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THE SECOND WORLD WAR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S.Churchill
第一卷
风云初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温斯顿·丘吉尔 著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永不言败

主目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
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
第三卷 伟大的同盟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
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

中译本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薛鸿时

一

瑞典文学院于1953年作出一项很不寻常的决定：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在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尽管丘吉尔著作等身，早年确实发表过长篇小说，但是，瑞典文学院授奖给他绝不是基于纯文学的理由，而是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朽功勋。授奖时间的选择也很耐人寻味，因为那一年丘吉尔恰好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丘吉尔的名字是与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及胜利紧密相连的。战前，他就以其远见卓识无情揭露希特勒的种种阴谋诡计，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他担任战时内阁首相兼国防大臣期间（1940--1945），尤其是在英国单独作战的危急关头，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英国顶住了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挫败了德军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与德国订有友好条约的苏联时，丘吉尔当天就发表广播演说，全力支持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是英、美与苏联结成伟大同盟的主要设计师；丘吉尔当时已年届古稀，仍以钢铁般的决心、不知疲倦的精神日理万机，亲自部署从欧洲、地中海到北非、中东、远东等广阔战场上的大小战役，他甚至还深入地研究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种种技术的细节，为战胜法西斯贡献出全部力量和智慧。他冒着德国飞机、潜艇截击的巨大风险，频频在英、美、苏联之间奔波，协调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他魁梧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战壕里、弹坑边，以刚毅不屈的神情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象征最后胜利的"V"字手势；他经常发表激动人心的广播演说，鼓舞人们的斗志，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定要迫使德、意、日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正如瑞典文学院院士G．利列斯特兰德在颁奖仪式上对代表丘吉尔前来领奖的丘吉尔夫人所说的："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该院士还借用丘吉尔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丘吉尔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

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

在每年仅有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中，丘吉尔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学院院士S．齐凡尔茨在颁奖词中说：

"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既是崇高的，又是中肯的。

二

早在丘吉尔担任战时内阁首脑以前，他就是一位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战前的全部历史只是为他在战时取得辉煌业绩做准备而已。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Churchill，SirWinston，1874-1965）于1874年11月30日生于英格兰牛津郡布伦海姆宫。

他的家庭是英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英国安妮女王时代的名将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嫡派子孙。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之子，曾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金融家列昂纳德·杰罗姆之女，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日后走上政坛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他那一半美国血统促使他终生致力于加强两大英语民族的团结。

丘吉尔幼年时代并没有从他那热衷功名、忙于社交的父母那里得到多少照料，但慈爱的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却让他充分享受到人间的温情。七岁时，他住进圣乔治寄宿学校。他十分淘气，常受老师的责打，是出名的"难管教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拉丁文。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小喜欢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调兵遣将的游戏，以及他特别爱好历史、地理这两门功课。

丘吉尔十三岁时进哈罗公学，但入学考试时拉丁文交了白卷。两年后转入军事专修班，这个班被功课好的同学们嘲讽为"笨蛋们的乐园"。十八岁时，他投考英国皇家军校（桑赫斯特军校的前身），考了三次才勉强被录取，但因分数不高，只能进骑兵专业。父亲写信骂他"丢人现眼"，但他并不气馁，回信表示他会以实际行动来回答父亲的责难。二十一岁时，他从军校毕业。这几年他刻苦努力，学业大

进，在一百三十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已升至第二十名。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任中尉。同一年，伦道夫勋爵和爱维莉丝特太太都病逝了。

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爆友，丘吉尔利用假期访问古巴，随西班牙殖民军的一支分遣队深入原始丛林作战。回国后，他写的战地报道在英国《每日记事报》上发表。1896年，丘吉尔随团调往印度，驻扎在班加罗尔，他暇时刻苦自学以弥补以前所受教育的不足。他最感兴趣的书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历代政治史。第二年，他以《加尔各达先驱报》记者身分参与镇压北部山区游牧部落起义的军事行动。

1898年，丘吉尔被调往埃及，亲身参加了镇压苏丹起义的恩图曼战役。他的印度战地报道文集《马拉次德野战部队记实》出版，受到舆论界的注意；翌年，他的苏丹战地报道文集《河上的战争》以出色的描写技巧赢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

1899年，丘吉尔在南非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人。那年十月，他辞去军职，以《晨邮报》记者身分赴南非报道布尔战争①。他乘坐的一列军车遭到伏击，他挺身而出指挥作战，使其他人得以乘机车逃走，但他自己却当了俘虏。后来，他奇迹般地从俘虏营中只身翻墙逃出，在当地唯一一家英国人开的煤矿的井下躲避了好几天。在这期间，英国报纸早就报道了他的事迹，人们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因此，当他于十二月安全到达英属领土德班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翌年，二十六岁的丘吉尔就当选为下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

1900年，他又出了两本通讯文集：《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萨伏罗拉》也出了单行本。这是丘吉尔唯一的纯文学作品，写的是一个虚构的国家"劳拉尼亚"内战中的故事。男主人公萨伏罗拉是一位青年政治家，他英勇机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具有一切令人羡慕的优秀品质。他憎恶暴政，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军事独裁者派自己美丽的妻子露西尔去探听萨伏罗拉的密谋，但是，她却转而同情他的事业并且爱上了他。书中的战争场面非常生动，起义者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占领了独裁者的官邸。萨伏罗拉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显然寄托着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和

追求。从萨伏罗拉的老保姆贝蒂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影子。小说出版后颇受好评，然而一心从政的作者却无意于继续在纯文学领域里耕耘，从此，他的写作才华便体现在数量巨大、气势恢宏的演说、政论、历史和传记著作中了。

①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曾建立三个奴役黑人的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及纳塔尔共和国。战争旷日持久，布尔人战败后还对英军展开游击活动。直至1910年，他们控制的地区才正式并入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

丘吉尔最初与他父亲一样，是以保守党政治家的身分进入下院的，但是，丘吉尔对英国的内外政策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一贯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不惜退党、转党；后来当了大臣，还曾因与主政者意见不一而不惜下台。1905年初，他因主张自由贸易而离开保守党，五月正式转入自由党，与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关系密切。同年十二月自由党政府成立，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是他担任的第一个高级政府职务。他在自由党内活动了二十年之久，1924年，他又因与自由党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党，并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选举。第二年，他又回到保守党内，在以后四十年中再也没有转过党。

从丘吉尔1908年出任商务大臣到他出任首相之前，共担任过九种大臣职务（依次为：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干得有声有色，颇有建树。如：在商务大臣任上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设立劳资协商会和劳动交易所，以解决失业问题。在海军大臣任上加速海军建设。在军需大臣任上，积极推动研制新式武器--坦克，这一切都为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做出了贡献。

丘吉尔的一些作为曾遭到非议，如1915年，他积极主张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结果失利，被免去海军大臣职务，改任没有实权的不管部大臣。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后，丘吉尔积极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从而被苏俄和全世界左翼人士公认为赤裸裸反

苏反共的反动人物。他的仕途也远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1922年，他抱病参加丹迪市选举，结果遭到惨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夜之间，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公职，失去了议席，失去了党派归属，甚至还失去了阑尾。"

从1929年-1939这长长的十年间，丘吉尔由于与相继执政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政见不合，一直处于在野的位置。他和他那位贤内助、终生伴侣克莱门蒂娜·霍齐尔一起在恰特韦尔庄园闲居，每天著书、绘画、砌墙、养猪，每件事都干得大有成绩：一幅风景画被拍卖掉了，拿到的钱用来资助丹迪市的失业者；他培养的猪在伊登布里哥肥猪展览会上不止一次获奖。表面看来，他似乎活得悠闲自在，其实他是"身居江湖，心在魏阙"，他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关于这些情况，将留在下一节再谈。

丘吉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出任首相以前出版的著作，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主要的还有：他父亲的传记《伦道夫·丘吉尔传》（1906）、《我的非洲之行》（1908）、《自由主义和社会问题》（1909）、《人民的权利》（1910）、宏篇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1923-1931）、《我的早年生活》（1930）、《印度》（1931）、《随想和奇遇》（1932）、《当代伟人》（1937）以及他的祖先的传记《马尔巴罗传》（1933-1938）。战后，他的主要著作除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外，还有《英语民族史》（1956-1958）。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全书约合中文三百六十万字，共分六大部分，于1948-1954年间陆续出版。作为盟军三巨头之一，丘吉尔得以站在最高点上俯瞰二十余年的全球局势，分析展现战争的起因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牵涉到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众多方面。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广泛、全面而具有权威性。书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通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以下拟按原书叙述的时间顺

序，简略分析二战期间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丘吉尔本人的思想言行，以供读者诸君研读全书时参考。

四

对于丘吉尔，西方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毫无保留地给予高度褒赞。1950年，《时代周刊》把他选为"本世纪的伟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此，我们无意于随声附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丘吉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概莫能外。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肯定他，我们只能肯定他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异功绩，关于这一方面，前文中已经充分表述过了。

但是，丘吉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反共。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分析、鉴别。丘吉尔对于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场从来直言不讳。1941年6月22日，他在声援苏联的那次著名的广播演说中是这样说的："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1942年，他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提起当年英国对苏联武装干涉的事来，他为了对丘吉尔表示友好起见，说：这不是丘吉尔的责任，而是劳合·乔治的责任。丘吉尔却坦率地说："我是干涉得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

在撰写本书时，丘吉尔尽管在主观上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如：他对卡廷屠杀事件的描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断定，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桩罪行是哪一方干的），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未能做到。他的鲜明的立场、深刻的偏见处处流露出来。在书中，他不但攻击斯大林，把他和希特勒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攻击"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这不仅十分谬误，而且违反了起码的常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不但有本质区别，并且是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主张民族平等，提倡国际主义，而纳粹主义则是一种以仇恨犹太民族为特征的丧心病狂的民族沙文主义。纵观全书，我们可发现约有二三十处的意义明确的"反共言论"，那些充满仇视、敌意等感情色彩的文字如：匪徒、暴君、魔鬼、阴谋、刽子手……等等，在本书中显得十分刺目和不谐调。应当承认，斯大林的某些作为，如先后与纳粹德国及日本法西斯订约是值得争议的，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伙同罗斯福订立损害中国盟友主权的协定更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决不能以此为由对伟大的共产

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对于上述几方面的错误，相信读者必定会作出应有的评判。

丘吉尔在本书中还有许多错误观点。如："李顿调查报告"明明是英国向日本妥协的产物，实质上是偏袒日本侵略者的，而丘吉尔却把它说成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

丘吉尔年轻时曾是英帝国殖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是轻视的，即使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位平等的同盟者，在丘吉尔的眼中仍是不能和英、美、苏平起平坐的"二等公民"。本书中他以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肆渲染英国"单独作战"如何光荣，对此，我们并不想反对，但是，若是说到"单独作战"的话，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至少比英国要早开始两年零两个月（且不说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算起也有八年有零）！无论是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有令世人肃然起敬的光荣业绩：台儿庄、昆仑关、百团大战、平型关……都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左权、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王铭章、谢晋元等无数志士仁人都是我们巍巍中华的民族英雄。但是，丘吉尔在本书中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未作应有的评价。对于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的中国英雄儿女，他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5月10日，四个中国师在昆弄及其上方越过萨尔温江，从而困扰了日军的侧翼。"这种极不公正的偏见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他早年殖民主义心态的潜在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问题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如：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条约"以及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条约"应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掌握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我们是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真实的。对于诸如"卡廷"事件等以前研究工作中的"禁区"，我们应该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新材料来修正以前在认识上的局限。在这类问题上，我们似乎不必采用"凡是老丘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老丘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办法。

总之，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独到的史实和思想材料，尽管拥有非常重大的军事、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并不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而是作者以其独特的身分、立场和观察角度写出的一部有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录。为遵循版权法的有关规定和给读者以"完整的本来面目"的原则，我们对原文未加删削和改动。我们深信广大读者能够以正确的目光阅读这部巨著，并且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只有这样，才可望得到更多的收获。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初稿

（丘吉尔诞辰120周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修订

志谢

在写作本书中，我在军事方面得到亨利·波纳尔爵士中将很大的帮助；在海军问题上得到艾伦准将的帮助；在欧洲和一般问题上得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迪金上校的帮助，他在我写作《马尔巴罗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也给了我帮助。爱德华·马什爵士在措辞用字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也曾给我很珍贵的帮助，他以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还将在以后继续给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

序言一

我曾在《世界危机》、《东战线》和《战后》三书中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我必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乃为承前之作。如果本书全部完成，与以上各书合起来，将成为又一次"三十年战争"的记载。

同前面各书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迪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述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许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经历了有历史记载以来两次最大劫难的人。不过在第一次大战中，我虽担任负责的、但毕竟还是次要的职位，而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因此这本书是我以不同的立场和非以前各书所能有的更大的权威来写的。

我的全部公务工作几乎都是我口授秘书办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时期内，我发布的备忘录、训令、私人电报和节略，总数几达一百万字。那时每天都得处理许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据的又是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因此，当时逐日逐日写出来的这些文件自然难免有许多缺点。但综合在一起，这就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或过去曾有过这种关于战争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记录。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

这三十年来的行动和主张，包含和表现了我的毕生努力，我愿人们据此而对我作出评断。我恪守我的一个原则：对于在战争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开或正式发表过意见，或提出过警告，我决不作事后的批评。实际上，我在事后的回顾中，已将当时争论中的许多严峻之词改得温和些了。我记述了那么多我所爱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难过，但是，如果不把过去的教训提出于未来之前，那就不对了。本书记下了那些诚实而善良的人的行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轻视他们，却不去扪心自问，不检讨自己履行公职的情形，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作为他自己的未来行为的借镜。

不要认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说的一切，更不要认为我只写些迎合公众的东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见解提出论证的。我已竭尽所能极其谨慎地核实材料，但是由于缴获敌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发现，不断有许多史实公布于世，这就有可能对我所下的结论提供新的东西。在全部情况尚未明了之前，应以当时的确实可靠的记录和用文字写下的意见作为根据。这样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称。我立即说："不需要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战给世界以重大的破坏，留剩下来的东西，在这次大战中又给毁光了。现在，在亿万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并取得了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

1948年3月

序言二

为新版写几句

趁这次重印的机会，我有可能改正一些细节上的错误。我感谢那些曾注意到这些错误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人。同时我必须表示，我十分珍视本书所受到的普遍欢迎。许多人曾给我写信谈及本书，我谨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次出新版，使出版社得以用较大的字体重新排版，希望这一变动会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满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恰特韦尔庄园

1949年6月14日

第一卷 风云紧急

本卷的主题

英语民族如何由于他们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第十二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第二十章　苏联之谜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战争边缘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第二十二章　战争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第二十四章　波兰的覆灭
第二十五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第二十六章　法国前线
第二十七章　战斗加剧
第二十八章　磁性水雷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第三十章　斯堪的纳维亚。芬兰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第三十二章　风暴之前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第三十四章　纳尔维克
第三十五章　特隆赫姆
第三十六章　在挪威的挫折
第三十七章　挪威：最后的阶段
第三十八章 政府倒台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附录（7）
附录（8）
附录（9）
附录（10）
附录（11）
附录（12）

附录（13）
附录（14）
附录（15）
附录（16）
附录（17）
附录（18-1）
附录（18-2）
附录（18-3）
返回主目录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1919-1939年）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谈起，应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个名称，丘吉尔应声便说："不需要的战争！"（TheUnnecessaryWar）他认为"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决策者们处置不当，致使德、意、日侵略势力迅速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

丘吉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要德国缴付巨额赔款。现代战争费用之巨是任何战败国都付不起的，因此赔偿是做不到的。事实正是如此，战胜国虽然没收了十亿镑的德国资产，却又给了德国十亿五千万镑以上的贷款，使德国经济迅速复兴。英、法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向人民说清楚事实真相，仍使劲宣传要"压榨德国"，逼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以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做法只会煽起德国民众的民族仇恨，英、美的贷款再多，他们也毫不感激。德国人把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看作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这种刻毒的民族主义仇恨集中体现在希特勒的身上，形成他那丧心病狂的反犹太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他决心要把德国人民引向一场复仇战争。

丘吉尔认为，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他说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就是这么干的。

丘吉尔认为，战胜国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是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东南欧迅速分裂为许多小国，结果使德国相对地扩大了。战后英、美两国还很热心地凿沉自己的军舰，拆毁自己的军事设备，并且强烈反对法国维持一支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与此同时，英、美却在华盛顿会议上允许日本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秘密地加速重整军备。他干得实在出色，以致两年后就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公开挑战了。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而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心使用武力来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政坛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的短视和软弱，就抓紧时机大胆出击了。1936年，他派军队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起初，他还有所顾虑，为了迷惑对手，便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虚情假意地提出要与东西方邻国订立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各国的当政者们竟会因此而感到心安理得，面对希特勒的挑衅不加理睬。这时，德国的空军力量已逐渐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逐渐超过法国。1938年3月，德国悍然吞并奥地利，并把下一个攻击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这时，苏联发出了警报，它建议与英、法等国举行会议，商讨对付德国威胁的办法，但是，英、法主政者们对苏联建议的反应都很冷淡。尽管丘吉尔一贯反苏反共，但他却认准纳粹德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强烈主张与苏联结盟，但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一心推行"绥靖"政策，紧接着就是张伯伦的德国之行。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用出卖捷克的可耻代价，换取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纸空文。当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还是很有市场的，回英国时，他不断向对他欢呼的人群挥动有希特勒签字的那份联合声明，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英国下院就张伯伦与希特勒的协定展开辩论。丘吉尔发表演说："他（希特勒）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

等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为了说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吞并会对欧洲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丘吉尔欲擒故纵，先说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很小，陆军也不大，"只比英国的大两三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也不大，只比意大利的"多两三倍"，听众这时才大吃一惊，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未来战争天平上的重要分量。这是丘吉尔在长期议会政治中磨练出来的高超的演说技巧的一个典型范例。尽管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但是在投票表决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仍以多数票通过了。

苏联对纳粹的战争威胁并没有坐视不管，9月2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鲜明的态度谴责德国，并表示愿同法国一起全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种正义的呼声竟然对英、法政府的对德政策丝毫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英、法以及东欧诸国领导人顽固的反共偏见在起作用。在希特勒完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政府于4月16日又一次提出与英、法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建议，但是，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领导人不愿与苏联结盟。他们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他们，这样就势必把他们的国家"并入共产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感到进退两难，它们既怕德国的侵略，又怕苏联的援助。另一个原因是短视的、偏狭的民族利己主义。例如：捷克即将被吞并时，波兰等国理应感到唇亡齿寒而全力支持捷克，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波兰当局居然还有心趁火打劫，对捷克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让特申边区。此外，匈牙利也想分得一杯羹。

苏联既然未能与英、法结成同盟，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在与英、法继续谈判的同时，开始秘密地与纳粹德国举行谈判。5月3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突然被免职一事是苏联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的征兆，因为李维诺夫一贯主张与英、法结盟，再加上他是个犹太人。就这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条款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签订，仅仅过了一星期，9月1日，德军就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共产主义的儿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　　※　　※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

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

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

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

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啊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　　※　　※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

"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

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　　※　　※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

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　　※　　※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

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

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

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徬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　　※　　※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

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

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

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①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①古希腊作家（约公元46年-120年）。--译者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　　※　　※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

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

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或丑陋的儿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　　※　　※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

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　　※　　※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

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

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

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更为真诚的代表。

※　　※　　※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

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

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①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①保守党四百一十三席，自由党四十席，工党一百五十一席。

※　　※　　※

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千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

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

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　　※　　※

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　　※　　※

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①引自特奥多尔·勒辛（1933年9月被纳粹暗杀）。

※　　※　　※

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

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的。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七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

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八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

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

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　　※　　※

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

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　　※　　※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　　※　　※

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

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　　※　　※

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九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

"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

但在十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

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一旦化为乌有。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是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

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俱、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但不要认为这纯粹是妄想狂和市场狂。任何一个社会从来不曾生产、共享和交换过为数如此巨大、种类如此繁多的货物。如果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勤劳和技巧，则彼此之间所能增进的利益，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虚荣、幻想和贪得无厌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取得的成就，终于把瑰丽的外貌毁坏殆尽。在1929年到1932年期间，紧接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物价惨跌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减缩，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使贸易普遍紧缩。各国纷纷实行关税的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这次总危机又带来了尖锐的金融危机，使国内信贷陷于瘫痪。破产和失业遍及全球。麦克唐纳政府曾提出过种种的诺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对着一百万到将近三百万人的失业，弄得他头昏脑胀。据说在美国，失业的人数达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整个银行业，已陷于混乱并顷刻崩溃。其造成的灾祸，波及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不过在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

一个以攻击资本为其基础的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保持对于像英国那样岛国的高度人为的经济所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应付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甚至不能运用党的纪律或采取必要的有力行动来使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而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工党政府之不能应付这次风潮，英国财政信用的突然崩溃，自由党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联合政府的产生。看来只有由各党组成的政府才能应付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本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力图引导工党群众拥护联合政府。鲍德温先生一向认为，只要他保持他的权力，别人尽可以担任官职。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

※　　※　　※

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选民作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的缔造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他们向人民提出了一个厉行节约和要求付出牺牲的纲领。这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当

时还不存在战争和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或要求罢了。最严峻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每个人的工资、薪俸或收入必须削减。人民大众被要求投票拥护一个厉行紧缩节约的政府。人民响应了，就像往常当他们激发起英雄气概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政策背弃以前的声明，废除金本位；尽管鲍德温先生不得不停止偿付而且永远也不再偿付美国战债（这些美国战债是鲍德温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向美国偿付的），自信心和信用还是恢复了。新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出来组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而仅仅有五十个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他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他的健康状况和精力迅速衰退；在决定命运的将近四年的时期内，他在越来越衰老的情况下在英国政体的最高地位执政。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来了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我在1928年的感想--对未来的战争的毁灭性恐怖--若干战争技术的预言--协约国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会改变的"--德国的陆军--十万志愿兵的限制--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第二个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撤销--德国的航空事业--违约与伪装--德国的海军--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改装的工厂--"十年无大战"的规定。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

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

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最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　　※　　※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

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　　※　　※

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　　※　　※

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

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不但需要培植骨干，恢复旧日的联队和编制，还要实行国民征兵制度，每年征集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志愿兵、青年运动、警察的扩编、老战友会，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组织，都可以在过渡时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没有实行普遍的国民兵役，则骨架虽全，总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国实行了几年的征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国军队相抗衡的军队。这里有一条非把凡尔赛和约加以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无法越过的界线。在此之前，可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和精细的准备，但总有一天会下最大的决心越过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这样看来，劳合·乔治的原则是对的。假使那时曾运用权力并以审慎的态度来贯彻这个原则，那么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不可能重新铸造出来。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论在入伍前受过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在联队或其他单位中至少呆上两年，只有经过了这一个训练时期，才可以把现代陆军所必不可缺的后备军逐渐组成和扩充起来。虽然，法国的人力在上次战争中有大得可怕的损耗，可是它能够有条不紊地、连续地训练每年入伍的士兵，并把受训过的士兵编入后备军籍而成为国家整个战斗人员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国都没有被允许建立这样的后备军。在这些年中，法国的军事体制却能顺利地训练和聚集起有组织的力量，这支力量是长期不断地武装和训练的结果。德国陆军或许可以培养和发扬它的军事精神和传统，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国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梦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来德国陆军的机构和核心的缔造者是赛克特将军。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时写道，"假使从1920年到1934年间，领导核心只是适合于小规模军队的需要，那就很难进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尔赛条约规定要把军官团的人数由三万四

千人减到四千人。德国人用了种种计策来突破这个致命的界线，而且尽管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种种努力，德国还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陆军的计划。赛克特的传记作者写道："敌人曾经竭力要消灭参谋部，并得到国内各政党的支持。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根据它的立场，曾有好几年正确地企图把高级参谋的训练搞得非常落后，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参谋部。他们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来了解参谋部的军官究竟是怎样训练的，但是我们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论关于体制或讲授的课程，一点也没有泄露。赛克特始终不让步；因为假使参谋部被破坏，那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参谋部的形式已经被破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保留住……"实际上，有好几千个穿便衣的参谋部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名义，集中在柏林，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透彻的说明："没有赛克特，今天（1940年）就没有在德国的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个小型的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不是也变成了小气派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还得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练和军事体育……这倒不是为了训练参谋部，而是要训练一批高级军官。"这些人将能按正规的军事要求来考虑问题。

赛克特认为，必须避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验中引申出错误的理论。那次战争中的一切教训，都经过透彻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拟出了新的训练原则和编订了各种新教程。

一切现有的操典都重新编写，而且不是为那十万兵员的军队而是为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来编写的。为了使协约国查不出来，这些操典的全部项目是用特别的字体印刷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供内部专用的操典，却是秘密的。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原则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种必须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种--如步兵部队、摩托化部队和炮兵部队--必须在战术上密切配合；而且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

冲锋枪部队、反坦克武器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其他种种，亦应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战争中，德国各军事将领都认为他们战术上的成功，全仗这种理论。到了1924年，赛克特已能感觉到德国陆军已在慢慢地增加，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他的传记作者说："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迈的陆军元帅马肯森为赛克特建成德国陆军而向他致贺，而且并非不恰当地把赛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沙恩霍斯特在法国于耶拿之役后占领德国的那几年内，曾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来反击拿破仑。"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协约国的管制也没有摧毁德国军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赛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的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的军官，由此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的技术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支军队就能够把德国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对在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从1925年起，这些"黑兵"全部由国防部来领导，由国家经费来维持。

参谋部的1925年计划，企图超出条约限制把军队加以扩充和改进，把现有的合法的七个步兵师增加两倍，然后到三倍，但是赛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个师。从1926年起，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过了十万兵员军队的编制。虽然它的实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稳步地超过这个数字了。

※　　※　　※

在洛迦诺会议后，人们都抱着善意和希望，在这种情绪下，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虽非无法补救但颇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国际联盟主持并经各方面同意的调查方案，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进行调查。据说这种部署可以作为洛迦诺条约的补充。但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福煦元帅的报告虽然指出：德国业已有效地解除武装；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废除军备的。必须要有若干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退了。当

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用许多隐蔽的、不显著的方式来破坏凡尔赛和约，而他们无疑地正在制订使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书面计划。他们有童子军，有士官团，以及由青年和退伍军人所组成的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队组织。但是不论陆军或海军，任何事情总不能大规模进行而不被发觉。至于实行国民征兵制度，建立空军，或超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来建造战舰，那就是公然违背德国应守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会在德国业已参加的国际联盟中被提出来。

至于空军，那是更难作明确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设立空军，所以在1920年5月，德国空军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说，他希望空军将再度建立起来，空军的精神亦将依然存在。他极力鼓励这样做。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以前的有经验的空军军官所组成的特殊团体。这是瞒着协约国委员会暗中成立的，而且连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让知道。这个团体以后逐渐扩大，直到国防部中各个办事机构或监察机构都有所谓"空军细胞"，而空军人员也逐渐被引进陆军各个单位，成为陆军的干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战时军官，是赛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发展能够配合军事上的需要。这个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陆军或海军中加以伪装的空军单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军军官担任其职务，他们根本没有商务航空的知识。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国全境就已经有了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的系统，已有训练飞行员和进行消极防空的教练。

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

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

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军陆军--施莱歇的阴谋--经济风暴的袭击--布吕宁总理--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军备均等--施莱歇的干扰--布吕宁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

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

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　　※　　※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　　※　　※

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

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

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　　※　　※

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　　※　　※

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　　※　　※

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

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

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

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

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

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

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

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　　※　　※

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

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

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

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　　※　　※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在靠马

路的一边下了车，我横过第五街时，根本没想到美国车行靠右的规则刚巧和欧洲相反，也没有注意到在那时英国尚未采用的红灯信号，结果被汽车猛烈碰撞。我变成残废达两个月。后来，我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逐渐恢复，慢慢才可以缓步行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国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讲。整个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说。总之，我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方面，国家的生活无声无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议会，鲍德温先生采纳和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被置之不理，也没有让议会有辩论这个法案的机会。我和其他大约七十位保守党员，组织了一个叫作"印度保卫同盟"的团体，在此后的四年内，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斗争到底，并得到人们相当大的支持，有时比数很接近，不过经常仍居少数地位。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像在裁军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它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左右两方坐在前排的头头们之间的纽带。两党头头们的支持者构成了绝大多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团体，把我们斥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支配了整个德国，德国武装力量之迅速的活跃的发展，使我同政府和国内各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分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哩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

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　　※　　※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

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　　※　　※

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

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　　※　　※

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

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①

①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　　※　　※

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①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

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　　※　　※

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

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　　※　　※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

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

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　　※　　※

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　　※　　※

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

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　　※　　※

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

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褐衫队体制之内，有一群人数较少而受过高级训练的骨干分子。他们穿黑色制服，称为党卫队，后来又称为黑衫队。这个组织，用意在于保护元首个人和担任特殊的机密工作。他们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率的。希姆莱是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出身。他预见到以希特勒和德国陆军为一方，而以罗姆和褐衫队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

睫。他想方设法把黑衫队投向希特勒的阵营。在另一方面，罗姆获得党内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革命计划已被搁在一边。德国陆军也有它的叛逆者。前总理施莱歇对于1933年1月的耻辱和当时陆军将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的继承人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歇以为机会到来了。他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为期不远。这是重演在布吕宁事件中他扮演过的角色，可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危险了。

究竟是因为罗姆的政变阴谋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还是因为希特勒和将军们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才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呢？这将长期成为德国争论不已的问题。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褐衫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种有威胁性的运动，而还不是搞政变阴谋；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越过的。不过，那时他们正在组织力量，后来又受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倒是真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令不得离开军营，黑衫队被发给了弹药。而在对方，褐衫队奉令处于戒备状态。罗姆经希特勒的同意，定于6月30日召集全体褐衫队高级领袖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举行会议。29日，希特勒得到局势严重的警告。他坐飞机到戈德斯贝格，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他汇报柏林即将发生变乱的惊人消息。根据戈培尔说，罗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举行起义的命令。这件事看来不大像，因为事实上恩斯特那时在不来梅，正要动身离开这个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据这一个似真似假的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飞机到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个生死关头，希特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在整个飞行中，他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飞机在6月30日清晨四点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私人卫士。他乘车到慕尼黑褐色大厦，召见当地冲锋队领袖，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到六点钟，他带了戈培尔和少数卫士乘车到维塞。

1934年夏季，罗姆因病到维塞疗养。他选定为他治病的医生的私人小别墅作他的住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指挥部来策动马上就要举行的叛乱，可以说再糟糕没有了。这个别墅位于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的尽头，进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见。

别墅内没有一间可以供据说褐衫队领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用的大房间。那里只有一架电话。这些事实都与暴动迫在眉睫的说法不符。如果罗姆和他的信徒们真的要进行叛变的话，那他们就的确太轻率了。

七点钟，元首的一列汽车开到罗姆的别墅门前。希特勒独自一个人，不带武器，径直地上了楼梯，走进罗姆的卧室。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完全出乎罗姆的意料之外，罗姆和他的私人僚属束手就擒，没有出什么乱子。希特勒一帮人带着他们的俘虏乘车回慕尼黑。在路上，他们遇到一队载着武装褐衫队员的卡车，这批人是奉命到维塞去出席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的。希特勒从他的汽车下来，召见他们的指挥官，以充分自信的权威，命令他把这些人带回去。他立刻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了一个小时，或者这批褐衫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整个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罗姆和他的一伙人被囚禁于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监禁的同一个监狱里。那一天下午，处决开始。

在罗姆的狱室中放了一枝手枪，但因为他不肯领情，于是狱门被打开了，几分钟内，他就被一排子弹打穿。在慕尼黑，整个下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枪决。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时轮换，使兵士的精神不致过度紧张。每隔十分钟光景，就可以听到一排枪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首都这里，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队的系统。施莱歇和他的以身体掩护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里被枪杀。施特拉塞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都被枪杀，但他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幸免。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结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样，整天听到行刑的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中，德国境内有许多与罗姆阴谋无关的

人也失踪了，他们由于私人挟嫌报复，有的还是因很久的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长奥托·卡尔的尸体。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数，各方估计不一，约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

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　　※　　※

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

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　　※　　※

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

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　　※　　※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　　※　　※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愿意重归德国。举行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本属确实无疑。居民中的多数肯定会投票赞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国；而且萨尔地区名义上虽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却受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投

票结果有加倍的保证。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要重归德国，但他还想坚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归并德国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证。他的遇害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在煤矿问题上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后，他在国际联盟上公开宣布，法国将不反对萨尔重归德国。

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英国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参加监督；这一小片被别国领土包围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主权统辖的土地--但泽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和势所必至的结果，但国家社会主义这次在道义上的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并且似乎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民意志的真诚典范这个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只是证明他一向认为协约国都是颓废的笨蛋这一看法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

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1934-1935年

德国的捷径--1933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选举--1934年2月7日的辩论--鲍德温先生对空中均势的保证--工党对扩充空军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的反对--1934年11月28日我提出正式警告--鲍德温先生的矛盾--1935年3月希特勒宣称德国已取得空中均势--麦克唐纳先生的惊慌--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承认错误--工党和自由党的态度--空军部的看法--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

德国参谋部不相信德国的陆军能在1943年以前重新建立起来，规模超过法国而又具备相应的兵工厂和武器配备。德国的海军，除了潜水艇以外，也不可能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内恢复旧观，并且在重建海军时，不免与其他的战备计划发生剧烈的竞争。然而，由于未成熟的文明不幸发明了内燃机和飞行技术，一种可供各国进行战争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现了，它可以很快地改变各国战争实力的对比。一个头等大国，假使在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和在科学的进步中有自己的一份，那么，它只需四五年的努力经营，就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也许是所向无敌的空军。这个期限当然还可以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和有所考虑而得以缩短。

德国空军的重建，和陆军的情形一样，经过了长期的和谨慎的秘密准备。早在1923年，赛克特就作出决定，未来的德国空军必须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当时，他暂时还满足于在"没有空军"的陆军内部建立一个外人不易察觉的、至少在最初几年内不被察觉的周详而完备的空军骨架。在各种军事力量中，空军的实力是最难估量的，或者甚至是最难以确切的语言来说明的。在任何时候，民用航空的工厂和训练场所的军事价值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容易加以判断的，更不用说加以精确说明了。掩饰、伪装和躲避条约的机会和办法是很多的。空军，也只有空军，才可以使希特勒有采取捷径的可能，使之在第一步获得均势，第二步在这一重要军备方面超过法英两国。但英国和法国该怎么办呢?

1933年秋，显而易见，英国在裁军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论它怎么告诫，也不论自己如何以身作则，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并不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个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两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英国裁军，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看来他们的感情得到并不了解当前事态的人们的支持。在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九千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一万票以上，胜利的当选人威尔莫特先生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那时的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这次的选举，给鲍德温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后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说中还提起它。在11月，德国国会举行选举，竞选者非经希特勒认可一概不得参加，纳粹分子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票数。

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对情况不了解或有错误了解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且对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不能对英国当时的政策作出正确的评论，但这当然不能为那些没有负起责任的政治领袖们辩解。政党或政治家，与其祸国，还不如下野好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在要求议会和人民采取必要防务措施时遭到拒绝的记载。对胆小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施行威吓，使他们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至少是不应该说话的。

1934年3月的军事预算，总数仅为两千万镑，包括成立四个新的空军中队，即把第一线的空军实力从八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八百九十架飞机所需的费用。第一年的财政开支为十三万镑。

关于这一层，我说：

大家承认我们的空军实力仅占第五位--如果算得上个地位的话。与我们最邻近的法国比起来，实力仅及其一半。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在武装起来。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

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的一天，而且也许为期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着我们所起的和我们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处在任由别国讹诈的地位……

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怨恨，一点也没有消除。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不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猖獗。洛迦诺会议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时我们对欧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着热烈的希望……

我要求鲍德温先生采取行动，因为他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责任。鲍德温先生在答复中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如果在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不能取得这种平等地位，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这是一个极其庄严和明确的保证，当时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积极行动，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保证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　　※

虽然德国还没有公开破坏和约中禁止它成立空军的条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运动的巨大发展，已使它可以很快就把早已成立的秘密和非法的空军加以扩充和加强。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喧嚷的指责，并不妨碍德国偷偷地把武器运给俄国。在另一方面，1927年以来，有不少德国航空驾驶员是由苏联按军事的目的给予训练的。两国间的关系有过许多波折，但根据1932年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报告，德国陆军与红军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正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上台就首先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一样，现在的纳粹德国同幅员广阔的

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来也没有因为公开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有所损害。

※　　※　　※

尽管如此，在1934年7月20日，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还是提出过一些为时已晚而又不够充实的提案，要在五年内扩充四十一个中队或大约八百二十架飞机。可是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对这些提案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

这个动议对扩充空军表示遗憾：

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

艾德礼先生为了支持反对党拒绝接受加强空军实力的措施，以反对党的名义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自由党拥护这个不信任的动议，虽然他们宁愿要他们自己的提案，动议内容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

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

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只要我们记住这是两个政党的负责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所说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危险是何等严重了。这还是处在酝酿的时期，那时如果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也许还会保有将能保证我们独立行动的空军实力。如果英国和法国在数量上都和德国保持均势，则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其实力就比德国强一倍，而我们或者不损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希特勒的暴力事业铲除于其萌芽状态之中。时机错过了，一切都迟了。我们虽然不能怀疑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的诚意。但他们

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在历史面前担当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奇怪的是，工党在以后的几年中，竟然不断声称自己具有优越的预见性，而对他们的反对党，则责之以未能为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　　※　　※

这一次，我有了方便的条件，以政府辩护者的身分来敦促重整军备了。保守党以超乎寻常的友善态度来听我发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由于英王陛下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中主要阁员的一贯态度，定可使反对党以相当的信任和重视来考虑增强国防的要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心里成天想着和平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首相，在大战时曾以极端的做法和极大的勇气来证明他的信念，证明他为了他所坚信的和平主义事业会作出多么大的牺牲。①在公众心里，一想起枢密院长就想起祈祷时常常说的"赐给我们时代以和平"这句话。

人们大概早就认为：如果这些大臣们站出来说，他们之所以要求把保证公众安全的现有军备作稍微的扩充，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他们的职责，那就会说服反对党，也会被认为是时局危险的一个证明，而政府是想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难的。

①指麦克唐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反战被捕入狱。--译者

请看政府所提出的辩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词之温和，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的。自从这个题目第一次提出讨论以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谦逊的特色。他们说，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提案的要求是多么小。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日内瓦裁军会议有成效，这个提案就可以随时停止。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虽然在一些浅见的人看来，只与国防的观念相联系，但实际上它只与集体安全的伟大原则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辩解与缓和的做法，反对党总是以极其轻率的态度给顶回去。他们对这些抚慰他们的努力的唯一答复，就是今晚就要表决的不信任议案。在我看来，在这个题目上，值得同某些舆论进行调和的时期已快结束了。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建立舆论专政的企图，如果这种专政能够持久，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

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然后，我进一步论证：德国已经获得接近同英国相等的空中均势。

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现今我国国防空军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供其考虑的第一点说明。第二，德国正在迅速扩充那支空军，所用的经费不仅包括预算中列出的巨额数字，而且包括公众的捐款--往往是强迫性的捐款--这是在德国各地正在实行而且早些时候就已经实行的了。到1935年底，即使政府这个提案付诸实行，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效率上和我们的国防空军几乎相等。

第三点说明是：如果德国继续扩充空军，而我们继续实行我们的计划，那么，到1936年的某个时候，德国在空中的实力肯定而且扎实地会比英国强大。第四，这是令人焦虑的一点：他们一旦在这方面领先，我们也许就永远追不上他们。

如果我这些话是无可否认的话，那么，下院各方面人士的忧虑，就情有可原了；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空军的物质力量，而且我必须说，还因为现时德国独裁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在·今·后·几·年·中·的·某·一·天，·不·得·不·承·认·德·国·空·军·比·我·们·强·大，·那·时，·他·们·就·得·负·责，·我·认·为·理·应·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为·国·家·负·起·主·要·的·责·任。

我在结尾中说：

反对党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德国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一向毫不客气地畅所欲言。但谁的批评都没有工党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派自由党的批评来得严厉。他们的各大报纸，现在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就责难的严厉而论，是最突出的。德国的当权者对这些批评极其愤恨。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友国裁军，我们就会没有盟国了；我们要冒犯强大的国家，但我们又完全忽略自己的防务。这是一种悲惨的和危险的形势。事实上，他们是用他们一贯推行的方法，用要求我

们投他们的票的办法，力图使我们置身于可怕而危险的境地。假使今晚我们投票反对他们，我们就有希望发现一条对国家的安全来说要比他们引导我们去遵循的更为美好的大道。

工党的不信任议案，当然因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我完全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经适当的准备拿来向全国呼吁，则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措施也会获得全国的支持。

※　　※　　※

要讲这段时期的事情，就必须记述我们从安全到死亡边缘这段漫长的路途中的一些里程碑。回想起来，我们享有的时间之长，使我不胜惊讶。在1933年，或者在1934年，英国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空军实力，足以对希特勒的野心给予必要的约束，甚至可能使德国的军事将领对希特勒的狂暴行为有所抑制。在我们面临异乎寻常的考验之前，还有整整五年多的时间。即使在那时，如果我们以合理的审慎和饱满的精力来行事，这次异乎寻常的考验也许不至于来临。英国和法国，凭借优越的空军，可以稳妥地发动国际联盟出面干预，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可能团结起来作他们的后盾。国际联盟本来可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

1934年11月28日，英国议会举行冬季会议。我代表几个朋友，①提议在答辩词上作一些修正，说"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在议会里，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想听我发言。我申述种种理由，以强调我们和全世界所遇到的严重危险，然后我进而讲到确切的事实。

①修正案署名者为丘吉尔先生、霍恩爵士、艾默里先生、格斯特上尉、温特顿勋爵和布思比先生。

第一，我断言现在德国已有了一支空军--这就是说，战斗飞机中队，具备必要的地勤部队，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和物资等必要储备，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集合而成为公开的、完整的空军中队，而且这支非法的空军很快就和我们的空军实力相等了。第二，在今后的一年内，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计划，不必加快步伐，而我们也按目前的基础，执行我们的计划，不减慢速度，并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到了明年今天，德国的空军至少就和我们相等，也许还要比我们强些。第三，以同样的基础，这就是说，双方都照目前的办

法来推行现有的计划，则再有一年，即从现在起再过二年，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百分之五十，到1937年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所有这些，正如我刚才说的，都是在德国不加快速度，而我们也不减慢速度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

紧接着，鲍德温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空军部顾问所提供的资料，对我作直接的反驳：

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我曾指出德国的数字，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线战斗力的数字，我也提出了我们第一线的数字，并说明只是第一线的数字，在其后面，我们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还要大得相当多；即使以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立即可以在欧洲使用的皇家空军实力相比，也是如此。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百·分·之·五·十。我不能预料两年以后的情形。丘吉尔先生说到1937年可能发生的情形。我所能做到的调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数字是相当夸大的。

※　　※　　※

这位事实上的首相这番透彻的保证，使大部分惊惶的人大为安心，也使许多批评者哑口无言。听到我的确切说明已被无可非议的权威所否认，人人都感到很欣慰。但这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认为鲍德温先生的顾问们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　　※　　※

冬季的几个月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详尽而明确地通知他。

丘吉尔先生致鲍德温先生1935年3月17日

我建议在星期二讨论空军预算时，把去年11月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我将尽力之所及分析一下你所提出的关于在各个时期英国与德国的国防空军实力的数字，即当时的，现在的，以及日历年度和财政年

度的1935年年底等等日期的数字。我认为，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同我们相等，也可能超过。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实行所制定的新计划，到1935年底或1936年初，德国的实力将比我们超过百分之五十。你将看到，这同你在去年11月所说的话刚刚相反，你说那时我们将比德国超过百分之五十。当然我将提到你在1934年所作的保证，即"我国的地位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将根据我所能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个保证并没有兑现，而且很快就会得到事实的证明。

我想，如果我像上次那样，事先让你知道我将采取的大致的路线，这也许对你有所方便。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代表政府的发言人能够证明我的看法与事实相反，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

空军预算在3月19日提交下院。我再次申述去年11月我所说的话，再一次直接向鲍德温先生的保证提出挑战。空军部次官作了充满自信的答复。到3月底，外交大臣和艾登先生赴德国访问希特勒先生，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希特勒亲自告诉他们，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和英国相等。这次谈话已记录在案。政府于4月3日将事实公布。5月初，首相在自己的机关报《新闻通讯》刊登了一篇文章，强调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其措词和我在1932年以来所常常采用的极为相似。他用"埋伏"这一个发人深省的词，这必定是出于他内心的焦虑。我们的确已陷入伏兵之中。麦克唐纳先生亲自领导这次辩论。他提到德国宣布要建立一支超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海军并违背和约建造潜水艇，然后他谈到空中形势：

在去年11月的辩论中，曾根据当时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而提出预算，枢密院长曾代表政府提出保证，不管德国将来建立怎么样的空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们就会置身于一种不能忍受的境地，这是本政府和空军部所充分了解的。下院在4月3日获知，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玺大臣访问柏林时，德国总理说，德国空军已达到和英国实力相等的地位。这一句话，就空军实力而论，不管作何解释，无疑地表明了德国空军的发展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政府和空军部已立即注意到这个事实。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

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政府已提议扩军。政府必须面对当前的风暴，必将遭到各种不公正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将被曲解；他们将被诽谤和被称为战争贩子；国内许多强有力的、人数众多和声音极端响亮的势力，将群起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骂的。为什么不能力争那些能给我们以安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坚决主张空军的费用必须充足呢？这样，英王陛下政府不管将会受到如何严峻的谴责，如何叫嚣的滥骂，至少可以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他们可以感到他们已尽了应尽的主要责任。

虽然下院在座各人都极端注意倾听我的发言，但我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深信不疑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重视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证据又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接着说：

我承认言语不能尽我之意。我想起1708年圣约翰大臣曾故意泄露政府机密。他向下院透露，阿尔曼扎战役的失败早在一年前的夏季就已成定局了，因为经下院投票通过派出作战的英国部队二万九千人，实际上开到西班牙的只有八千人。

一个月后，政府证实了这个消息。据记载，当时在下院有半小时之久没有一个议员想发言，或者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宣布有所评论。但那次事件与现在我们要应付的局势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挫折。在那次战争中，在西班牙所能发生的事情并不至于对英国有致命的危险……

今晚本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一致。我们必须同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渴望保持和平的大国和小国协同行动。一切明显符合这个要求的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国际联盟的权威和制裁，我觉得也不应该拒绝与之合作。这一种政策并不是打算关闭修订和约的大门，而在于取得一种安全感，并在研究那个问题〔修订和约〕之前，使一切通情达理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之中，我们必须建立起各种防卫力量，与我们的友邦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时在我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我从前在一本《笨拙》漫画杂志上读到的；我在八九岁在布赖顿上学时，很爱看这份画册。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不过我在发言中可没有念这几句诗。

直到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才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此处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谈一下去年11月我提出德国飞机数字这件事。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使我怀疑这些数字有错误的任何情报。我相信在那时候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

在此我愿重申，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但我要根据对局势的认识慎重声明，如果政府不采取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坚决步骤，我就不会再有片刻留在政府里。我认为在此应该说明的只是，目前对空军部的大量的报纸上和口头上的批评，说他们好像对建军计划的不完备，没有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以及其他等等都负有责任。我只想在这里复述一遍：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当时我希望这个耸人听闻的自我检讨会成为一件决定性的事件，至少会使议会成立一个由各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事实和我们的安全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可是下院却作出不同的反应。至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因为他们在九个月前对政府所采取的最温和的扩充空军的步骤曾提出或支持过一项不信任决议案，现在态度消极、不

明朗。他们正在展望未来的大选，准备以反对"保守党扩军政策"为号召。工党或自由党的发言人对鲍德温先生的披露和承认错误都缺乏准备，他们也没有打算改动他们的演说词，以适应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礼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赞成通过国际联盟来谋求集体安全。我们反对用武力来推行政策。

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和共同安全……我们已经说明，我国必须准备对集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政策不是以扩充军备，而是以裁减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我们的目标是裁减军备，并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国家的军备，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警察。

至少当这个宏伟的政策一时不能实现或者在实现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却没有说明。他不同意国防问题白皮书中所说的，参照美国的情况，我国有扩充海军的必要，参照俄国、日本、美国的空军情况，我国有扩充空军的必要等语。

"那些都是过时的议论，与集体安全体制格格不入。"他承认德国重整军备已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要抵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单靠我国或法国的力量，而是要靠国际联盟一切忠实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他将遇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军队，而是齐心合力的世界大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国的空军集中在国际联盟的手中；各国的空军必须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实体。当时，他和他的政党投票反对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莱爵士代表自由党要求政府召集"一个新的经济会议，使德国不仅置身于国际政治友好的气氛之中，并且使它能够在文化事业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标准上同我们积极合作……请政府提出详尽而明确的议案，以废除空军和加强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绝，则责任之所归就必须有明白而恰当的确定"。

不过（他说），虽然我们应大力进行裁军，这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在另一方面，一个非国际联盟会员国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陆军和也许是西欧最强大的空军，而且其扩张系数又比任何别国的空军都大，这种形势……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证据，证明有采取国防措施的必要时，自由党自必加以拥护……因此，增强国防势必与我们对集体安全体制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说法，我是不能表示赞同的。

他进而详细谈到"借他人的死亡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并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新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民总是认为战争武器的制造是一件极其严肃和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不向国家那么负责的人来办。"

辛克莱爵士认为空军军备的迅速扩充，应交给国家工厂进行；

至于扩充空军一事，他说确有此必要。

私营军火工厂的存在，长期以来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厌恶的怪物，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于用来进行哗众取宠的演说题目。在目前，认为单靠国营工厂就可以完成公认有其必要的空军扩充计划，那当然是荒谬的。国内大部分私营工厂，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装，以加强我们现有的制造能力。在反对派领袖的演说中，没有片言只字谈到他们也承认的当前危局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严重的、潜伏的事实。

政府的多数人看来已为鲍德温先生的坦率的发言所感动。他占有各种情报资料，却在他负有责任的重大问题上出错；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由于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浪潮。的确，许多保守党议员，由于我使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处于困境而迁怒于我。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　　※　　※

伦敦德里勋爵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是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卡斯尔雷①的直系后裔，是一个有着无限忠诚和爱国心的人。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他就出任空军大臣。在这时期内，前面所提及的重大变化影响到我国的事务，而空军部也变成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紧缩和裁军的几年内，他和空军部曾竭力从一位严峻而专断的财政大臣那里争取到维持原有的、并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在1934年夏季，内阁采纳了增设四十一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他们为之欢欣鼓舞。但英国政治，却是一热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从柏林返

国，整个内阁因希特勒宣称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相等而不胜震惊和无限忧虑。根据普遍承认的新形势，鲍德温先生必须承当他去年11月反驳我当时所说的话。内阁完全没想到我们的空军已被超过，照例又反过来用查究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部和该部的首长。

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

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　　※　　※

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

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　　※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　　※　　※

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

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我提醒议员们注意这种安排的缺点：

昨天首相说，这只是暂时的试验，我听到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将来恐怕也不会实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独个人负责外交事务的整体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个因素，每一件事情都为议会所同意的总目的服务。不管谁来当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必须在部里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重要的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听从他，并且只听从他一个人。我记得在战时我们曾讨论过统一指挥的问题，那时劳合·乔治先生说："这不是某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好些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军比两个将军好些的问题。"在这困难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没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没有理由不随时召见他或他的属员。现在的问题如此复杂繁重，时局如此不断变动，我认为这种混乱局面会因双重领导和双重责任而弄得更加混乱。

所有这些话全都不幸而言中。

※　　※　　※

正当人和事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英国政府办了一件极其惊人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海军部。

让陆、海、空的军人来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一个其标准同他们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当然，他们是遵循海军大臣和内阁的意向甚至指示来行事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负得起这个责任。不过海军部也吹来一股强烈的赞成之风。英德两国的海军部之间进行两国海军比例的谈判已有一些时日。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除准许有六艘不超过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之外，排水量达一万吨的军舰，不得超过六艘。英国海军部最近发现德国新近正在建造的两艘袖珍战列舰，即"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其吨位都远远超过和约所准许的限度，其规格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二万六千吨的轻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级的商船驱逐舰。

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性的破坏和约的行为，至少在两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已开始执行了，面对这种事实，海军部竟然还认为有订立英德海军协定的必要。

英国政府没有同它的法国盟友商量，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就这样进行了。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呼吁，并要求会员国支持对希特勒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却暗中进行协议，把凡尔赛和约中的海军条款抛到九霄云外。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不得超过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对海军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起战前曾满足于两国的比例为十六比十。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同时又偏信德国在表面上的保证，于是他们就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和约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潜水艇。按协议，德国可以建造的潜水艇，可达英国潜水艇实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国认为情势特殊，还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当然德国要保证他们的潜水艇永远不用来袭击商船。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潜水艇呢？因为，很明显，如果协定的其余部分被遵守，则仅就军舰而论，潜水艇是不能决定海战胜负的。

德国舰队可达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个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实上这对于德国海军的扩充，等于没有什么限制或约束。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实上，英国计划容许德国建造的军舰限额，已大大

超过德国所打算建造的程度，这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建造军舰和制造坦克之间对钢板需要的竞争。德国按规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二十一艘和驱逐舰六十四艘。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和驱逐舰二十五艘，而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及我们慷慨答应的数额的一半。如果他们不造或少造战列舰，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制造，则他们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国开战时，就可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对雷德尔海军上将说过，对英作战大概不至于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开始。所以，德国海军的发展计划，是建筑在长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潜水艇的建造才达到了协议所许可的程度。当他们能够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时，就立即援用准许他们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规定，到战争开始时，事实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于新战列舰的设计，因为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协定或伦敦会议的签署国，他们就有多一层便利。当英、法、美三国都受三万五千吨的限制时，他们就立即建造"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巨型军舰的设计，其排水量都超过四万五千吨，一旦完成，就肯定成为世界海面上最强大的军舰。

这个协定同时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来分裂协约国，使其中一个国家轻易地宽恕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他还可以由于与英国达成协定，在协定的核准下，获得重整军备的充分自由。协定的公布，给了国际联盟又一个打击。法国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国准许德国建造潜水艇，因为这将危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则从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国对盟友并无信义：只要英国自己的海军利益有了保障，它显然愿意尽量迁就德国，而不考虑受到德国陆军扩充的威胁的友邦利益。英国这种看来不讲道义的自私态度，不啻是鼓励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只是在两星期以前，还勇敢地对希特勒在德国陆军实行征兵制提出抗议，现在却发现英国在幕后暗中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其实力虽仅及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足够使它称雄于波罗的海了。

英国的大臣们对德国提出和我们合作废除潜水艇的建议，大大地卖了一番力气。其实德国人明知这个建议附有其他各国必须同时表示同意这一个条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表示同意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实在是最稳妥也没有的了。德国之所以同意对潜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对商船进行不人道的袭击，也是因为它明知别国不会同意之故。谁能相信德国人一旦有了庞大的潜水舰队之后，在看到他们的妇孺因英国的封锁而挨饿时，还会不去充分利用这种武器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十足受骗"。

这个协定不仅不可能把裁军推前一步，如果付诸实行，几年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舰的热潮。法国的海军，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舰只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装。而这又将影响意大利。至于我们，很明显，我们必须大规模重建英国舰队，以便在新式舰只方面维持三比一的优势。也许我们认为，德国海军既被允许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海军部来说，就是英国的海军要三倍于德国。这也许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虽则为时已晚地重建我们的舰队。但那些政治家在哪里呢？

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议会宣布这个协定。我一有机会，即在7月11日，其后又在7月22日，就对这个协定进行抨击：

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反应，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如果法国为了对抗德国而不得不把它的舰队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办理，那么各国一定会大量建造新舰，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亦将被迫重建我们的舰队，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这对于日本真是意外的收获！看看后果吧。海军大臣说要"正视现实"。可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英国的舰队将大部分停驻北海。这就意味着远东的整个形势大大改变，不但对美国和英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我引以为憾的是，关于德国海军复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磋商，也没有同那些和我们一样因德国大事扩军而影响其命运并深为恐惧的许多国家协同处理。德国所扩充的究竟是什么军备，那是无从精确估计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可以建造远比我们预料更为强大的军舰，连我们的海军部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已看到他们在空军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知德国在本财政年度开支的数额，那么，德国用于全面备战的巨额开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国大为震惊。大量的经费用在全国各地进行战备建设，使这个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且确实快要动员起来了。

※　　※　　※

霍尔爵士为了答复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种种批评，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提出了相反的论证。在这里也应该提出来:

英德海军协定完全不是一项自私的协定。我们决不会订立在我们看来对其他海军国家不利的协定。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至于海军裁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并且就我所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各海军国家的意图。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们看来，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确实有充分理由缔结这个协定。根据我们的海军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个协定看作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协定。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消除在大战前曾引起人们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海军的军备竞赛。顺便提一提，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说他们今后将消除使战争成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潜水艇对商船的无限制的袭击。第三，我们确实认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好机会，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的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由于现在的法国舰队同我们的舰队接近相等，因而这个协定可以使法国舰队比德国舰队永远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而在战前，它比德国大约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当世界对这些结果作冷静的观察时，极大多数赞成和

平、赞成限制军备的国家，都会说英国政府不但采取了明智的措施，并且采取了在当前状况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实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准许德国在今后五六年中大力从事扩充罢了。

※　　※　　※

这时，在陆军方面，德国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实行征兵制度，这是对凡尔赛和约从根本上进行挑战的开端。现在德国陆军的扩充和改组，其采取的步骤并不限于技术方面。

国社党国家的陆军的全部职能，需要有明确的确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训练的专门人材中的技术骨干分子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武装表征。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

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的正式的和合法的体现。这段话是：

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重蹈以前的错误：使军队负有它所没有或不应有的任务。德国的军队不应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应该成为促使所有的德国人互相了解互相调节的学校。国家生活中不论有什么分裂的因素，应通过军队来加以统一。它还应把青年人的眼界从其狭小的乡土领域扩大到整个德国国家。他所必须尊重的，不应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国的疆界；因为这才是他所要保卫的。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法律规定了新的军区编制。把陆军编为三个司令部辖区，分设司令部于柏林、卡塞尔和德累斯顿三地。再分成十个（后来改为十二个）军区。每一个军区有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此外还计划组织一种新部队--即装甲师，并且不久就成立了三个装甲师。

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

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国	法国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合计	3，172，000人	1，574，000人

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一成为事实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阴影。直到1935年，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远远没有使法国的陆军及其庞大的后备军达到应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说它的为数不少而强有力的盟国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本来还可以利用我们不难取得的国际联盟的权威作出断然的决议，或许也可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把德国传到日内瓦会议去，请它提出详细的解释，组织协约国联合调查团，调查它破坏和约、重整军备和建立军队的情形。如果德国拒绝，就立即重新占领莱茵河桥头堡，直至德国确实完全遵守和约为止。这还不至于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许不至于流血。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可以无限期推迟爆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对许多事实及其一般趋势是很清楚的，两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国的政府，由于着迷地玩弄政党政治而频频更迭，英国政府则与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得过且过，也导致同样的弊端。两国都未能采取有力的或断然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完全合乎条约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由于盟国的压力而全部接受裁军的要求，但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1935-1939年

有关技术问题的插曲--德国的讹诈力量--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鲍德温先生的邀请--防空研究委员会--一些普遍原则--我们工作的进展--雷达的发展--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蒂泽德的报告--海岸雷达网--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通讯网--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临我国东岸--敌我识别器--1939年到马特累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海军航空兵部队--建造新战列舰的问题--大炮的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数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一个不幸的结果--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那些对我们未来安全有着极其重要后果的技术方面的决定。为便于叙述，这一章包括从现在起到战争爆发前四年的全部过程。

我们在失去了空中均势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讹诈了。

如果我们曾及时采取步骤，建立一支比德国在破坏条约时所能建立的再强一半或一倍的空军，我们就有可能保有对未来的控制权。哪怕只是空军力量和德国相等（没有人会说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些危急的岁月里，对我们的防务充满信心，并给我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基础，以便进行外交活动和进一步扩充我们的空军，但现在我们已失去空中均势了。我们为了恢复空中均势所作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上一次大战中，飞机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它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一种主要的军事力量。大臣们必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德国独裁者发生冲突，伦敦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将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并非只有英国才有这些考虑，但这些考虑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其结果也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获致决定性的科学成果。是年八月，我们不仅促使已在进行研究的空军部官员还促使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个问题。九月间，我

们从夏纳到埃克斯累班，同鲍德温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要求由高级负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当我们回到伦敦时，因空军部发生财政困难，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在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奉命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记得，鲍德温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军部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他声称空中是无法防御的。"轰炸机总是可以穿过防线的。"既然这样，我们对空军部所属的委员会，就都失去信心，而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由空军部转到帝国国防委员会处理；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各位首长，即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将能监督和指导其活动，而必需的经费也有了保证，不致没有着落。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们进言。

2月间，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我们，我们便把这件事向他当面提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分歧。当我指出这个问题对和平的意义时，首相深表同意。我说，再没有比排除对平民进行突然空袭的想法更能减轻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了。当时，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看来已经很坏了，他茫然凝视着窗外的皇宫广场，对我们保证说，他正打算硬起心肠来克服来自空军部的阻难。空军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级的部门来干预他们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范围，按其性质来说，它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我从经验中感到，在这些问题上，只要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人充分说明这种需要，则科学总是能够提供一些东西。以前人们说，搜捕潜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潜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却终于发明出来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飞机更为困难。许多以前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上次大战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坚持不懈，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的迫切需要，使人们的头脑更为灵活，而科学也就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以屠杀妇孺、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从而迫使敌国投降这种可恶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受到人们的接受和鼓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一旦发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装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弹的飞机，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到较为安全，也可以使各国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战争灾难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但怕我们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比世界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损害；我们还怕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设备受到袭击，因为这将使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舰队，陷于瘫痪甚至被毁灭。所以，这不但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上消灭疑虑和战争的最坏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在英国恢复我们这个岛国的旧有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再三加以认真的思索和考虑，并且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天，发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变动，鲍德温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为斯温登勋爵）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烟室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对我说："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我说，我是批评我们的空军战备的人，我还得要保持我的行动自由。他说："这是不用说的。除了你从委员会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

我提出一个条件：林德曼教授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的成员，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几天以后，首相来函说：

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帮助。

当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随时对政策、计划和一切有关空军的一般性问题提出辩论。

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参加了那些会议，因此对我们这个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较详细。几年以来，我经常同林德曼进行密切的讨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包括的，不属于官方资料，而是从我和林德曼的交谈、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军事概念所得出来的想法和知识。这个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对1935年7月的情况所提出的看法。那时，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训练大量的飞行员显然是有困难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大批的飞机在夜间飞行，必由几架轰炸机长机率领。在国家生命陷于危险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战术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所写到的东西，已被更好的办法代替了，但有许多试验还是在我当权时进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获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谦恭的态度提出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在即，仓促写成，但仍希望它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一般的战术概念和技术上可行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须让科学家知道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飞机的设计必须符合一定的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并受到德国的进攻。

当这样一种战争爆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大陆盟国军队的动员。这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因为这会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入侵而受到牵制和阻碍。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将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在第一次的主要战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显著的落后。我们可以希望，德国在两三年之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发动这种陆、海军都起重大作用的战争，目前德国的海军还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它的重炮似乎还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军，制造重炮和训练人员，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做到的。

德国的大部分军火生产都集中在鲁尔，而该地又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轰炸。它一定认识到：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军用物资的供应

（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将会断绝。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么，甚至连铁的供应也将大大减少，因而它目前还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当然，它正在大力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将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到德国中部，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储存物资。看来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不大可能发动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陆、空三军同时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战争中它又几乎不会有什么盟国。

在这种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空军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炸毁敌方的交通，如铁路、公路、莱茵河的桥梁和公路铁路的桥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集结地带和军火库。其次是摧毁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军工厂。几乎可以断定，从预定军事行动的时刻开始，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迫·使·敌·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要不然法国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动员，并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样，德国准备用来对英法两国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就会显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即使在海、陆、空三军的联合战争中，德国还会企图炸毁伦敦或其他容易袭击的城市，以考验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验中的抵抗意志。其次，伦敦港以及我们舰队生命攸关的造船厂，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然而往往有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国当局也许会认为，用大规模的猛烈空袭也许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战术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在盟国军队实行动员和发动进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军摧毁大城市和屠杀平民的办法来迫使一个国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单用空军来发动攻击。几乎不用说，如果能够把英国同法国分隔开来，则英国就会成为这种攻击的最合适的牺牲品。因为英国进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袭报复之外，无非是海军封锁，但封锁是要在相当时期之后才能见效的。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式阻止空袭城市的话，那么，以"恐怖"来摧毁我们士气的可能性（这恐怕只是一种虚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战争

的胜败终归还是要由陆军和海军来决定。我们对防空越重视，就越能遏制纯粹空战的发生。

※　　※　　※

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　　※　　※

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

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

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　　※　　※

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模，而且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构成总的防空体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英国的成就并不在于设备的新奇，而在于实际运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　　※　　※

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　　※　　※

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　　※　　※

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

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

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

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决定已不能更改。但我还是提出，作为准备措施，应早日把较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设计好，现在还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改制较大口径的炮，即便要花相当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设计，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样。如果那时我知道这一点，我就得重新考虑我的意见了。所谓"多管炮塔"的用语，使我发生误会。三座四联装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设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所看到的许多缺点。十二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威力，虽不能同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相等，但在金属的重量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改进。

然而，海军部的这种方针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拖延了很多时间。工作开始不久，海军部就决定将重叠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

这次计划的变更又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完工延迟了至少一年之久。还有，我们的新舰现在已减为十门炮，于是，我以前认为它的舷炮齐射时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径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解决了把三座有三联装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装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径炮，法国人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上装炮八门。德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无意接受条约的限制，"俾斯麦"号的排水量便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只有我们，在这许多年之后才决定建造五艘与我们海军生命和保持我们制海权息息相关的战列舰，但结果还是从十六吋口径回到十四吋口径，而别的国家则加大了口径。因此，我们建造的几艘军舰，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更大的火力。

※　　※　　※

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领我到波特兰，让我参观"潜艇探测器"。这是侦察在水下的潜水艇的仪器，其方法是发射声波进入水中，当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反射回声。

根据这种回声来测定潜水艇的方位，可以相当准确。我们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新事物刚刚开始。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艇学校度过，他们给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我得到极其详尽的报告。于是我们乘驱逐舰出海，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习。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这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约在半哩外，二者始终保持联络，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过程。这是海军部的神圣的宝贝，是他们专心致志、埋头搞了一代的时间所获得的成绩。以前我曾常常批评他们的政策。但在这次，我无疑地同他们一样，对他们的成就作了过高的评价，我一时忘了海洋是多么地辽阔广大。虽然如此，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没有花大量资金，雇用和训练数以千计的技术熟练的官兵来进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虽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在对付德国潜艇的问题上（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许除了吃败仗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让我参观的那些情况，我深信国家要感谢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我深信，他们多年以来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们能够避免最大的危险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潜艇探测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为它的指示是隐约的、模糊不清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听到潜水艇那种东西会自投罗网。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潜艇探测器"本身没有征服潜水艇，但是，如果没有它，则潜水艇就征服不了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

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　　※　　※

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　　※　　※

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

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　　※　　※

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的心事；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并不认为法国会走得太远。于是我又谈到在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军队，谈到没有防卫的法国南部防线以及其他军事形势。

一般地说，我坚决劝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国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

※　　※　　※

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中，有人为了拥护集体安全和支持国际联盟盟约而组织了一次和平投票。这个计划受到国际联盟协会的赞许，但发起的人则基本上是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所提的问题如下：和平投票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

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裁军?

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

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用（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6月27日宣布投票结果：一千一百多万人具名作肯定的答复。在起初，各部大臣对和平投票似乎有点误会。它的名称掩盖了它的目的。它显然是把裁减军备和抵抗侵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联在一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第五个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实行，定可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塞西尔勋爵和国际联盟协会的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如不久事实所表明的，都愿意而且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一切必要行动都是国际联盟所倡导的话。在以后几个月中，他们对事实的估计有了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整整一年中，我极力使他们在我称之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　　※　　※

经过整个夏季，意大利的运兵船不断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军队和军需供应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亚东部边境一带。我在外交部谈话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内阁作出决定，并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的义务。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现危机；因为外交大臣最近才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应该请他把海军形势给我说清楚。

丘吉尔先生致霍尔爵士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曾否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按统计的数字（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一切），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

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　　※　　※

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

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　　※　　※

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　　※　　※

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　　※　　※

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

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在英国大选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他们真诚地支持制裁政策，认为这是结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可靠办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没有考虑过要运用舰队。种种流言盛行一时，说什么意大利的决死俯冲轰炸机队会向着我们的军舰甲板直冲下来，把军舰炸成碎片。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现已得到加强。它只须摆开架势，就可以使意大利的运输船从苏伊士运河退回去，其结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军提出挑战。听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个敌人。我在一开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叫我放心。我们的战列舰固然都很旧，而且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飞机掩护，高射炮弹药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军司令因为有人说他的舰队不足以进行海战而使他大为恼火。看来，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对意大利侵略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对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作过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决心了。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它的统治作孤注的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它除了在现代化轻巡洋舰方面略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

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太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　　※　　※

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逐渐团结起来以应付当前的迫切问题，而另一方面，正在举行的大选又使各个政党之间发生冲突，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同时并进。这种情况对鲍德温先生及其支持者大为有利。政府在大选中提出的宣言写道："一如既往，国际联盟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防止战争和建立世界和平永远是英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际联盟就是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具，我们也指望它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际联盟，保持和提高国联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不幸发生争端，我们一贯采取的政策不会因此有所动摇。"

在另一方面，在工党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贝文先生的积极活动，使他在工党群众中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工党正式领导人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于是同时提出两条互相对立的路线：一方面他们要求对意大利独裁者采用断然的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重整军备的政策。就这样，10月22日，艾德礼先生在下院发言时说："我们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我们拥护经济制裁。我们拥护国际联盟体制。"可是，在同一次发言中，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积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们不相信在这〔时候〕有所谓国防这一类东西。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继续裁减军备，而不是积累武器。"在选举期间，双方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当然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他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卷入战争。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

※　　※　　※

正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轰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国保守党大会在伯恩默思举行。看到这种形势，又是处在大选前夕，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团结起来了。

我拥护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

（1）改正帝国国防力量所存在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首先要改造我们的工业，使之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变为国防工业。

（2）为使我国空军实力取得同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最强大的外国空军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国舰队，加强皇家海军，以确保我们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

这几年来，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够了，而且我又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为这个要在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的印度法案已经通过了，不愿做官的障碍也就排除了。德国威胁的日渐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国军事机构的工作。我现在很锐敏地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惶惑不宁的法国和怯懦而又爱好和平的英国，很快就会受到欧洲独裁者的挑战。我对工党的改变态度，深表同情。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海军部有空缺，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我很想担任海军部的职务。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鲍德温先生的几个主要同僚，并不希望我参加政府。我代表一种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会努力以求贯彻的。

如果他们可以不要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这事件，多少还得看他们能否保持多数而定。

※　　※　　※

在大选中，首相强调说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他的主要发言，都特别提到我国海军状况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过，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军备的纲领上已达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标，他就急于想去抚慰国内那些职业的热爱和平分子，借以解除他们由于他谈到海军的需要时可能产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两个星期，他在伦敦市政厅会堂向和平协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庞大的军备。"政府掌握了关于德国大力备战的情报，他还能说出这句话来，这确实是一项奇特的诺言。于是，首相既获得了希望国家有所

准备以抵御未来危险的一派人的选票，同时也获得了认为赞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选票。

※　　※　　※

在埃平选区中，我针对重整军备的必要和实行严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这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般说来，我是拥护政府的，虽然我对政府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使我在保守党内的许多朋友很不高兴，可是投票结果，我以巨大的多数获选。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我认为保持我自己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我说："鉴于我所发表的各次演说，我从你们的投票中感到，你们希望我以一个议员的身分来运用我的独立判断，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国议会最高贵的传统，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看法。"大选的结果是鲍德温先生的胜利。他所得的票数比其他政党合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职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大战结束以来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拟的个人权力。他凭着熟练而幸运的谋略来应付国内政治，而由于他的声望又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胜利，使那些在印度问题上或防务的疏忽上反对过他的人都显得愚蠢可笑。

这一个在我国有史以来最不祥的、有着种种错误和缺点的政府，却受到全国的欢呼。但这一笔帐是要偿还的，新的下院几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偿还。

※　　※　　※

当时人们盛传我将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当鲍德温先生的胜利公布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部宣布他无意要我参加政府。他用这个办法来偿付他欠和平主义者代表的债务，这笔债是他在大选前几天向他们举借的。当时的报纸对我没有被邀参加政府一事，大大讥笑一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的走运。在我头顶上有几个肉眼看不见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我的画盒到温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　　※　　※

鲍德温先生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一件使他很为难的事情。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暂时不管时间的顺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在一次很难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经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当法国外交部长的赖伐尔先生进行会谈，结果在12月9日订立了霍尔-赖伐尔协定。现在来看看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认为英国正领导着国际联盟反抗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侵略这一想法，使全国情绪大为高涨。但是，选举一旦结束，大臣们觉得他们已拥有多数，可能执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许多麻烦事。其根源就在于鲍德温先生所说的"一定不会有战争"和"一定不会有大量的军备"。这位出色的党务经理人曾以领导世界反抗侵略的名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后来又极力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和平。

不但如此，现又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冲击。

范西塔特勋爵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彼此一条心。而现在英国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对面去了。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对一，现在却变成二对二了。我国事务的这种显著恶化，使法国更为焦虑。法国政府早在1月间就订立了法意协定，跟着又同意大利订立军事条约。据估计，这个军事条约，可以使法国抽出驻在法意边界上的十八个师调到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去。赖伐尔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谈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说法国决不会自找麻烦去干预在阿比西尼亚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人很有理由同英国大臣们争论。第一，几年来我们一直要他们裁减他们生存所系的陆军；

第二，英国领导国际联盟反对墨索里尼而大受欢迎，并因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们曾缔结一个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十分有利的海军协定，据说可以使我们除了潜艇战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为放心。

但是法国的战线又怎样呢？它应该怎样进行部署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军力呢？如果打起仗来，在最初六个月内，英国所能派出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且还有许多保留条件，所以他们的确不应多说话。现在，英国政府出于战斗的、道德的和对于世界的热烈情绪，"由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正在同意大利结不共戴天之仇。法国有许多令它担忧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种情形置之不顾，而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国已运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封锁苏

伊士运河，并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击败意大利的海军，那么，它也许就有权利在欧洲发号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确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不为阿比西尼亚而战。正直的鲍德温先生：在选区中获得胜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党多数，使他能再执政五年；作出义愤填膺的种种表现，可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所以，法国人强烈地感到，他们不能因为英国突然爆发了反对墨索里尼的强烈情绪就永远同意大利疏远。何况，他们还记得英国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军的挑战屈服，而且法国如果一旦遭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在开始时所能派出的军队，充其量只有两个师。赖伐尔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观点，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现了一套新的议论。有人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会愿意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妥协。毒气战争虽然对付落后的阿比西尼亚极为有效，但肯定不会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誉。阿比西尼亚人正在被击败。

据说他们并不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和割让大片的土地。如果满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东西，让阿比西尼亚保持其帝国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过巴黎的时候，范西塔特刚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参预这件事。但不要对范西塔特作错误的判断；他对德国的威胁始终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两国为了对付这个主要危险而成立最有力的联盟，同时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但是英国民族不时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少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进行战斗的了。

因为它在内心深处深信决不能从这种冲突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鲍德温先生和他的大臣们由于在日内瓦反对墨索里尼，已把英国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只有继续干下去才能够在历史的面前获得拯救。除非他们准备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和姿态，否则倒不如像美国一样，什么也不管，听其自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议论的计划，但不是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他们已经向千百万人民呼吁，而这些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没有武装的千百万民众的答复，却是压倒一切的呼声，他们大声呼

喊："是的，我们必须为了反对邪恶而进军，我们现在就要进军，给我们武器！"

新的下院朝气蓬勃。鉴于此后十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它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正当他们因大选结果而兴奋的时候，他们接到了霍尔爵士和赖伐尔先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大为震惊。这个危机几乎牺牲了鲍德温先生的政治生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议会和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鲍德温先生几乎从公认的全国领袖这个高峰上跌下来，跌到被人讥笑和鄙视的深渊。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议会里的处境实在可怜。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人民竟然为了这些讨厌的外交事务而操心。他们已经有一个拥有多数的保守党，又没有战争。他们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有经验的领航员却已感到和计算出这个风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13日，霍尔-赖伐尔建议的全文提交国际联盟。18日，内阁放弃了霍尔-赖伐尔建议，接着霍尔爵士就提出辞职。在19日的辩论中，鲍德温先生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了。人们在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国各地人民对于我可以称之为良心和荣誉的基础却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知道激发我国国民感情最深处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回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重新检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些建议不可能获得我国人民的支持，即使作为谈判的条件也是不成的。现在，非常明显，这些建议已经绝对地、彻底地寿终正寝了。本政府肯定不准备使它复活。如果出了什么风暴，而我又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我就宁可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如果我经过自我检查，发觉在那个风暴中有什么东西足以表明我曾经做过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我就会向它低头。

下院接受了这个申辩。危机过去了。艾登先生从日内瓦回来，首相召他到唐宁街10号，讨论霍尔辞职后的局势。艾登先生当即建议邀请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还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效劳。鲍德温先生回答说，他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并且已经通知奥

斯汀爵士本人，说他认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这也许是因为奥斯汀爵士健康状况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　　※　　※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星期的。当时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劝我不要回国。他们说，如果我介入这个激烈的冲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们住的那所舒适的巴塞罗那旅馆，是西班牙左派聚会的地方。

在我们吃午饭和晚餐的那个讲究的餐厅，经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热烈的青年在那里聚会，他们目光炯炯，谈论着不久就要使千百万西班牙人陷于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况。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却嚷着说："最好站开点，如果你回来，人们就会认为你个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这个劝告虽然不是奉承话，我也不喜欢听，但说我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倒是承认的。于是，我就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在阳光之下随便画点油画。后来林德曼来找我，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着西班牙东岸游弋，然后在丹吉尔登岸。在丹吉尔，我遇到罗瑟米尔勋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诉我，劳合·乔治先生在马拉喀什，那边的气候很好。我们就坐汽车到那里去。我在那讨人喜欢的摩洛哥绘画作乐，留连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　　※　　※

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意大利把这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释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阵线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世界上丧失了威信，这正好同新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声誉成对比。我国在巴伐利亚的一位代表写道："这里各方面的人谈到英国时的轻蔑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担心的是，今后德国在西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时，将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慕尼黑新闻》（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发人深省的几段是：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

……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军计划，共需要一万一千人，但实际上还缺七千人。还有，小规模的正规军也大量缺额，大约缺少一整个师。它的地方军（为业余军人而设的像安息日圣经学校一类）远远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名额，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战斗力量。不久以前，鲍德温先生自己就说过，他无意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均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太正确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轻率地提出要维护伟大的世界事业。他们曾大言不惭地要领导五十个国家前进。可

是，鲍德温先生遇到残酷的事实就退回来。长期以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与其说是考虑欧洲形势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国内舆论上有势力的分子。由于同意大利疏远，他们已打乱了欧洲的均势，而对阿比西尼亚却毫无帮助。他们使国际联盟遭到惨败，就算还没有使这个机构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击的话，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残。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　　※　　※

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　　※　　※

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　　※　　※

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

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　　※　　※

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　　※　　※

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

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　　※　　※

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

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

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　　※　　※

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

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　　※　　※

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

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　　※　　※

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　　※　　※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

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　　※　　※

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

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　　※　　※

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

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正义盛行于世，那时人类就可以享受科学为一切阶层所能提供的宝贵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谈到战争，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几乎被看作是发疯了……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英美两国对德国在莱茵兰设防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时，我就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

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至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筋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经过三个月、四个月或六个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强固的壁垒。这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会发生些什么后果呢？……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现在我们来看看东线，莱茵兰设防的后果，在东线可能来得更为直接。它对于我们固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但却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这篇警告，一言一语，都已陆续地和迅速地得到证实。

德国在占领莱茵兰和建立对法的防御工事以后，第二步显然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帝国了。以1934年7月暗杀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为开端的这一段事情，即将在下面的一章里写到。

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经非常坦白地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说，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他解释说：在德国把接着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国防线建设好以前，德国政府不但不会鼓励，而且会阻止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旦我国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已不能进入德国领土。这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集团就会兴起。"纽赖特又

对布利特先生说，奥地利的青年已逐渐转向纳粹，纳粹党统治奥地利已不可避免，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关键在于完成接邻法国边境的防线，不然的话，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争端，就会引起法国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不采用任何方法来影响奥地利内政，特别是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给予任何积极支持。这个诺言发表后不到五天，德国就有秘密训令传达到奥地利境内的国社党，叫他们扩大并加强他们的活动。同时，德国的参谋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准备时机一到就立刻动手。

第十二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

1936--1937年

英国的对外政策--新霸主--国际联盟--两年的间隔--1936年6月6日我对供应机构问题的备忘录--西班牙内战--不干涉政策--反共产国际公约--鲍德温先生的"坦白"发言--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艾伯特会堂的集会--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鲍德温先生的智慧--英王乔治六世登基--英王来信--鲍德温先生退休--张伯伦先生任首相--内阁的变动--鲍德温与张伯伦--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

我不妨在这一章里说明一下我多年以来所遵循的并仍将继续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请我做一次秘密演说，这是我对这些政策原则的最好的表述。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世，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是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极大的引诱力的。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蓬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经过这四次极其重要的战争之后，我国就以日益增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而低地国家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曾改变或减弱我们祖先所遵循的正义、智慧、勇气和审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现过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有丝毫减损。在军事、政治、经济或科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感到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他

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我们不会或不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迈进。我之所以向你们冒昧提出这个具有极大普遍意义的命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则其他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了。

①指荷兰和比利时。--译者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际政策规律；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在今天，在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只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它，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而且对邻国感到恐惧。他们勇敢、坚决，也爱好和平，但对自己的处境焦虑不安。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议会制度。

"另一方面，德国并不害怕别国。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着。在这种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我认为过去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再度出现了，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又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因为，请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们的帮助而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会掠夺我们，使我们陷于微贱和贫穷的境地。我们应该以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生存和绵续，以及这个岛国的伟大作为最崇高的责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

途，其实这只不过是让别国的更坏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国土，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命运罢了。

"在这个阶段中，国际联盟这个广泛的概念和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的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的自由，而在以往，我们的荣誉、伟大和文明的缔造者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战斗，并历尽艰难来赢得胜利的。英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理想，就是国际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义为根据进行耐心讨论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理想对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们还不知道几世纪以来这些种子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播下。它们牢牢地扎根在劳动人民的心中，就像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一样牢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想，因为它们是这个岛国的素质的精华。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个命题是：第一，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集合起来，使我们国内的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态度冒昧提出这几个主要论题供你们参考。其他问题将由此推演出来。

"发现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则总比运用这些原则容易。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同法国之间的有力联盟。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德国抱有不必要的敌对情绪。缓和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法国而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法国和我们一样，是议会民主国家，非常反对战争，而且也像我们那样，在进行防务工作时有着不少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势变得那么严重和危险的今天，别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从属的地位。

具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并对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处理瞬息万变和难以预料的事情时，总比那些鼠目寸光、凭日常见闻而冲动行事的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决定行动的方向。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国。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吧！如果这件工作非我们力量所能及，或者由于别国的软弱或错误而终于失败，那么，我们至少要确保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幸存的欧洲自由国家能够同舟共济，有充分而切实的希望度过任何风暴的袭击，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这一方再加上美国；如果把潜在的侵略国换个名称；如果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把不列颠海峡改为大西洋，把欧洲改为世界，那么，我的这个议论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适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强占莱茵兰到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其间相隔整整两年。这段间隔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预见到和我指出过的顺序进行，只是在连续的两次灾祸之间相隔的时间长了一些罢了。在这个期间内，德国并没有浪费时间。莱茵兰的设防，或"西墙"的建设在迅速进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不停顿地建筑起来。德国的陆军已建立在完备的征兵制基础上，还有情绪热烈的志愿兵充当生力军。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的成熟和素质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国的空军不但保持对英国空军的优势，而且越来越超过英国。德国的兵工厂极其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在国内，希特勒在1936年秋开始实行一个四年计划，改组德国的经济，以便打起仗来有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在国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奋斗》一书提到的为德国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联盟"。他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以及美国的孤立状态。他初次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不是孤注一掷，他知道他是经不起对方认真反抗的。强占莱茵兰和在莱茵兰设防是最大的赌博。结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对手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挑战。当他在1938年采取

第二个步骤时，他的恐吓就不再是虚张声势的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

※　　※　　※

我继续密切注视我们的战备工作。我同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尽力协助他。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这时是1936年6月6日。参看附录（3）。但直到1939年春，将近过了三年，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供应部，也不准备对我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　　※　　※

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议会政府日益衰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结果导致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变。根据列宁亲自制订的共产主义教义和课本，共产党人应协助一切左派运动，并帮助力量薄弱的宪政派、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政府执政，然后从中加以破坏，并从他们的逐渐失势的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实力并没有因对外战争而大伤元气。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团结。除了共产党的阴谋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策划的军事叛变阴谋。这两种势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采取合法行动的。西班牙各个阶级不得不考虑西班牙的前途。

共产党对这个衰败的议会政府进行渗透，使文明社会的一般保证都荡然无存了。双方都开始进行暗杀活动。共产主义的瘟疫异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们的政敌抓起来加以处决。在马德里及其四周，到处发生许多这类的暗杀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杀而达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领袖，有点像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中的卡森爵士这一类人物。这一罪行成为陆军将领采取行动的信号。佛朗哥将军在一个月之前曾写信给西班牙陆军部长，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陆军就会进行干预。在过去，西班牙的军事首长们曾发表过许多宣言。在圣胡尔霍将军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佛朗哥将军就举起叛乱的大旗。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内。在教会方面，除了黑袍教派这个值得注

意的例外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间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为好几个重要省份的首领。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们的长官杀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属于共产党一方的组织。共产党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时夺取了政权，并且按照他们的教义采取行动。残酷的内战开始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惨无人道地大量屠杀他们的政敌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规模来回报。西班牙人以惊人的精神从容就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被枪毙。军校学生极其顽强地保卫在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军事学院，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佛朗哥的军队由南向北挺进，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复仇的痕迹，终于赶到那里给他们解围。这是值得历史家们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这一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如果那时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就会杀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么会赞成共产党呢？但是，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过问西班牙的事情。

法国提出不干涉方案，让双方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打下去。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政府都赞成这个方案。结果，现在已归极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里虽有黄金，却不能以正当手续买到军火。本来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认双方处在交战状态，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所做的那样。所有的大国都采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国是严格遵守协议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都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不断地给这场厮杀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国，它用空军轰炸不设防的小城镇格尔尼卡，进行试验性的恐怖空袭。

在法国，勃鲁姆先生在六月间接替萨罗内阁而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受到议院中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以军用物资援助西班牙政府。空军部长科特先生本来对法国空军的实力不大关心；这时法国空军已日渐衰落；他却以飞机和军事设备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我为了这些发生的情况大为焦虑不安，于是在1936年7月31日给法国大使科尔宾写了一封信：

我力图保持旧日的主张，但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德国提出了由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的建议。如果法国把飞机等武器运给现时的马德里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另一方，那么，我可以肯

定，此间占优势的力量就一定会同德意两国亲近，而与法国疏远。我给你说这些话，请你不要介意，这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确信，严格遵守中立，强烈抗议破坏中立的行为，这就是目前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办法。如果内战陷于僵局，也许有一天国际联盟可能为了结束恐怖行为而出面干预。但是，尽管这样，我想也不见得就行得通。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记录下来。1936年11月25日，各国驻柏林大使被邀请到德国外交部，纽赖特先生向他们宣布德国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细节。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在缔约国境内或境外的国际活动。

※　　※　　※

在整个1936年，全国和议会都日益焦虑，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防空。在11月12日对首相在议会的答辩进行辩论时，我对鲍德温先生未能实现他的保证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这个保证就是："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鲍德温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发言中回答我说：

我想以最坦率的态度向本院说……我和丘吉尔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1-1932年我们处在财政危机时期，尽管反对党不接受这种提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发言中，并且在不同的场合，都竭尽所能提出和维护民主的原则，我说过，·民·主·制·度·总·得·比·独·裁·制·度·落·后·两·年。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以惊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会记得，那时正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你们会记得，那时全国正流行着一种也许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和平主义

情绪。你们会记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选·举·中，·联·合·政·府·的·一·个·议·席·约·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在·于·和·平·主·义·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大党的领袖，我的处境完全不是很好过的。当时，富勒姆选举中所表现的那种情绪正在全国流行，那时我曾自问，在今后一两年之内，有什么机会能使这种情绪转变，而认为国家应授权政府重整军备呢？假使那时我到人民中间去，说德国已在重整军备，因此我们也得重整军备，谁能设想在那个时候，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会立刻在那个召唤下联合起来呢？·依·我·的·观·点·来·看，·我·不·可·能·设·想·还·有·别·的·任·何·事·情·会·比·这·更·肯·定·地·使·我·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了。

这的确是惊人的坦白。这里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动机，竟达到有失体统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开说他因为怕选举失败就不为国家的安全尽责，这确实是我国议会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情。鲍德温先生当然不是出于想继续做官这个卑劣的动机。他在1936年的确很想退休。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工党一旦当权则所做的事情甚至会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还要少。工党反对防务措施的一切声明和投票，都有记录可查，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鲍德温先生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对英国人民的精神来说尤欠公允。去年他对空中均势的错误估计作了天真的认错而大获成功，这次可不行了。全议院大为震动。的确，这使人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进来，很可能使当时身体日趋衰弱的鲍德温先生遭受致命的打击。

当时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人看到未来的危险，一致要求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我国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国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极权主义冲击和我国政府的满足现状这两方面的威胁。我们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行武装起来，同时完全承认和运用国际联盟的权威。我把这个政策称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我们对鲍德温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视。这个运动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会堂的一次集会。

12月3日，各个政党的许多领导人物齐集在那里，其中有：深信国家处在危急关头中的强大的保守党右翼；国际联盟和平投票的领导人；许多大工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在大罢工时我的老对手工会主席沃尔特·西特林爵士；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当

时我们已感觉到，不仅我们的观点开始被人重视，而且已开始取得优势。正在这个时候，英王要跟他所钟爱的女人结婚；这件事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后面去了，立即发生了逊位危机。

当我为感谢的表决致答词时，有人高呼："国王万岁"，接着激发起长时间的欢呼。我当即表明我个人的立场：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笼罩在我们的心头。几分钟后我们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国王"。我将以我一生中唱这首歌时最衷心的热情来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于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而让时间和舆论来表示他们的意志，使人们所珍爱的独一无二的人格不至于和他所深爱的人民永远隔开。

我希望议会对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国王一定会接受英国和英帝国现在第一次表示出来的意见，英国人民也不致对王位占有者不给予宽容的考虑。

随后发生了为时甚短但十分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在爱德华八世童年时我就认识他了，在1910年我以内政大臣的身分在一次盛大集会上宣读立他为卡那封城的威尔斯亲王的诏书。我觉得我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

在那年夏季，我虽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数，但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他，也没有和他通信，现在他在苦恼中请首相允许和我商量。鲍德温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贝尔维德堡进谒国王。直到他逊位，我始终同他保持接触，我尽力请求国王和公众保持忍耐和不作仓促决定。我对此绝无后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首相证明他自己确实是英国人民感情的一个眼光敏锐的裁判。他显然看出了并且表达了全国的强烈意志。他对逊位问题处理得很机巧，使他在两个星期内从深渊上升到宝塔的尖顶。有好几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动上并没有不适当地为敌对情绪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几乎无法使人听到我说的话。我曾经在"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的号召下聚集了各种力量，并把自己视作这些力量的发端者，如今却分崩离析了。而我自己在舆论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家几乎普遍认为我的政治生命终于完结了。可是曾经对我如此敌视的这同一个下议院，竟然能在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直接受我的

引导，给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战胜所有的敌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这就证明，经常遵循自己良心的决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办法。

一个君王逊位，另一个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国内以及在整个帝国，充满人们心中的事就是到处举行盛大而庄严的对新君王的效忠仪式和圣奠。国外的事情和我们的国防已失去了对公众心理的吸引力。我们的岛国好像远离欧洲万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亲笔信，现在我得到允许把它记录在这里。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你给我一封很亲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向来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忠于我亲爱的哥哥的。你对在他12月份离开我们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表示了同情和谅解，我受感动之深，绝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认识到我作为君王所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分担的操劳。我收到你的祝福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你是我国的伟大政治家之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人，但愿国内和帝国现有的善意和希望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请相信我，

你的真诚的

乔治（国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于伯克郡，温莎，大花园，皇宫。

我在那时的地位影响已降到零，得到这样宽厚的表示，使我终生难忘。

乔治六世登基后，在1937年5月28日，鲍德温先生退休了。他长期担任官职，使他理所当然地获封伯爵阶位和获得嘉德勋章。他放下了他所积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却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权。他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离开了。谁将继任他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五年里不但担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个最能干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又是历史上的望族。一

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是"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当时他接受了，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的恭维。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①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①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

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　　※　　※

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1936-1938年

"全面战略目标"--德国的军备开支--独自进行的调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党代表团晋见首相--我对这件事的声明--普遍的结论--我的担忧--1936年11月23日我们的第二次集会--1938年5月12日斯温登勋爵离开空军部--议院的辩论--林德曼再次参加防空研究委员会--我同达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38年6月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达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计--法国空军的衰落--漫不经心的岛民。

在战争中和在对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样，如果从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许多选择办法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重点，一定大有好处。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就我个人而论，早在听到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我就毫不困难地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国，现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军事力量了，而勉强取得胜利的各协约国，却只知张着口呆看，手足无措，我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断用一切方法，一有机会就运用我对下院和个别大臣的影响来敦促我们的战备工作，并且为了不久会再度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的事业而寻求盟国和伙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担任绝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韦尔庄园看我，在我的游泳池里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阳光灿烂，池水温暖。我们只谈到未来的战争，但他还不有全相信战争必然会到来。当我送他出门时，他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德国人一年就花十亿镑来扩充军备。"我那时想，应该让议会和英国公众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我就着手研究德国的财政情况。那时德国每年都做预算而且还加以公布。不过单从他们的一大堆数字来看，

是很难知道真实情况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条途径是依靠两个在英国政治避难的德国人，他们不但极其能干，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目的。他们懂得德国预算数字所表示的详细情况和马克的价值等等。同时我又请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问他能否查清真实情况。斯特拉科斯契是"联合公司"这家商行的主持人，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一批极其干练和忠心的工作人员。这家在伦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搞这个问题。不久他们提出了精确而详尽的报告，说德国每年军事开支肯定在十亿镑左右。与此同时，那两位德国避难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按1936年的币值，每年十亿镑！

这样，我就有了两套资料，可以据此提出我的主张。在辩论的前一天，在议院的休息室里，我同当时仍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谈起来。我对他说："明天我就要问你，德国每年在战备上花十亿镑，究竟是不是事实，我将要求你给予明确的答复，或者加以证实或者加以否认。"张伯伦说：

"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　　※　　※

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索尔兹伯里侯爵

丘吉尔先生菲查伦子爵

罗伯特·霍恩爵士特伦查德子爵

艾默里先生劳埃德勋爵

约翰·吉尔摩爵士米尔恩勋爵

格斯特上尉

罗杰·凯斯海军上将

温特顿伯爵

亨利·克罗夫特爵士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沃尔默子爵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休·奥尼尔爵士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群杰出的人，没有私心，终身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们代表着不可忽视的来自保守党的有分量的意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也和我们一起参加，恐怕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以迫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晋见首相连续两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我经意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的确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来倾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参谋人员。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时十五分进行发言，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其中有几段放在附录（4）中。

我在结尾中说：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第二，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联合起来，加上两国的联合空军在靠近法比边界后面的地方进行飞行活动，还加上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一切力量，这就可以形成使我们获得拯救的威慑力量。这无论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详细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要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别的事情上吃点亏……说到更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我们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优秀青年培养为飞行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来鼓励他们，不管采用什么诱导方法。我们必须简化和加速飞机的制造，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并且毫不犹豫地同美国或别的国家订立合同，尽量购买各种飞机原料和设备。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在潜艇战的高潮时（1917年）也没有遇到过。

我忧心忡忡地想：·光·阴·似·箭。·如·果·我·们·长·久·不·去·整·顿·我·们·的·防·务，·我·们·就·可·能·受·强·敌·阻·止，·不·许·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了。

※　　※　　※

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

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　　※　　※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

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呢？考虑到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小，为什么我们的本土防卫队不能跟正规军同时装备起来呢？这对于英国的工业来说，恐怕不算一件难办的事。英国的工业，除了军火生产之外，在任何领域里都比德国工业灵活，产量也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

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　　※　　※

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个空军中队。

我也很想把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和我从英国资料所能得出的估计互相核证一下。因此我又说：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这是我从各方面收集的关于德国陆军现在和将来的实力的情报。如果我知道这份材料同你们的估计大致相符，则对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认为我有什么错误，只需用铅笔把数字写明就行。

摘要

德国陆军截至这个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个正规师，四个装甲师，全部是按战时编制满员的。非装甲师正在迅速扩充，使其力量扩大三倍，现在可能已达两倍。现有的七十多个炮兵师显然还没有装备齐全。全部陆军都欠缺军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十六个师，加上四个装甲师，即六十个全部装备的师级编制。在它后面还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数约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并且已

经配备骨干人员编制，如果使之成为现役军队中标准较低的一部分，则只需配备军械、轻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这还不包括奥地利的兵力在内。按最高估计，奥地利可以提供没有武装的十二个师的兵员，但他们随时可以由德国军火工业的总库中得到武器。此外还有许多编外兵员和组织，如边防军、民防队等等，相对来说，这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

1938年6月18日　　达拉第先生给我回信：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与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国陆军情况，与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可供作战的三十六个正规师中，有四个师已完全摩托化，还有两个师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战后从德国资料中得到的材料，我们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这份德国陆军情况的摘要是非常准确的。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来，其准确的程度实属惊人。这表明，在我为英国扩军所作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我绝不是没有充分的情报作为根据的。

※　　※　　※

这本书有几处提到法国的空军。有一个时期，法国的空军比我们多一倍，而那时德国则根本不许有空军。直到1933年，法国空军在欧洲占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那一年，法国开始对空军很不感兴趣，也不给予支持。他们不舍得花钱；任由工厂生产能力减缩；不设计现代化新式飞机。法国实行一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其产量当然不能同德国以战时状态的紧张工作相比。所有这些情况大约同上面曾加以详细说明的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西方各协约国有权建立它们认为对其安全所必需的空军，但它们都忽视这种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国虽按条约规定不得建立空军，但它却使它的空军成为外交工作乃至最终发动进攻的锋利的矛头。

1936年及其后几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法国的陆军和海军完成作战准备。可是在空军方面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努力。本书附录（5）有一个使人感到难堪的图解，明确表明法国空军下降和德国空军不断上升，而这两条线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

年2月居伊·拉尚布尔先生任空军部长时才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复兴法国空军。

但这时距战争爆发只有十八个月。法国固然无法阻止德国陆军逐年增长和成熟，从而赶上它自己的陆军。奇怪的是他们任由自己的空军继续下降，无人过问。我当然不能为友国和盟国的阁员分担责任或对他们加以责难，但当法国追查"罪人"时，很可以在这个方面追究一下。

※　　※　　※

英国全国和新选出的议会因感到德国的威胁，紧接着是德、意联合的威胁的逐渐降临而精神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变得很愿意甚至盼望采取一切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早两年就采取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难了。虽然他们的情绪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反对者的权力和他们任务的艰巨性却也不断增加。许多人都说，在我们任由德国夺取莱茵兰之后，除战争之外已没有别的方法来阻止希特勒了。这也许是后世各代人的判断。但我们本来可以做许多工作来使自己准备得好一些，从而减轻我们的危险。对于未能发生的事情，谁能说得定呢?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事情。而艾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号召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个独裁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那时如果能让他自己决定的话，他可能合用战争边缘的

手段，甚至还不只是边缘的手段来制裁独裁者。他是英法协约的忠实信徒。

他刚刚坚决主张英法两国举行参谋会谈。他很希望同苏联确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威胁。他对我国军备以及我国在外交上的反应的弱点感到不安。也许还可以说，我和他之间，自然除了他是一个负责官员这一点之外，在看法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一开头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为恶化，内阁里面这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就很可能发生意见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来是坚决赞同他的外交观点的人，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悠久的亲密的关系，始于1922年，那是在劳合·乔治首相时代，他担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始终没有损害我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则对他在印度总督任内的政策，我们之间曾发生过非常严重和持久的争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同时，我也感觉到，在他和艾登之间，也同样有这一条鸿沟或类似鸿沟的东西。总的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在组阁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为外交大臣，也许还明智一些。如果让艾登担任陆军部或海军部的职务，可能更为适当，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个气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张伯伦合作期内，这种不祥的形势，逐渐不断恶化。

直到这时，和在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员。他和霍尔--赖伐尔条约的意外关系，影响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许多政界人士对他的看法。

首相这时越来越信赖他的主要工业顾问威尔逊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许多问题还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首相认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或预见到德国威胁的增长，没有人比他更愿意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使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这个目标。外交大臣觉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卡多根也是一位声望很高和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经知道他要调职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这一特任职位。这个新名义，对外界说是一种升职，而且实在也很像升职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管理外交部的整个责任，已不再归他掌握了。他仍旧保持原有的那一间办公室，但

外交部的电文现在必须连同该部的详细意见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后才由他过目。范西塔特不愿意当驻巴黎大使，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处于这种超然的地位。

※　　※　　※

1937年夏季至该年年底，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辞职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出现的。

最初的分歧点，是因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张伯伦先生决定向两个独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请意大利大使格兰迪伯爵到唐宁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们进行会谈，但他没有参加。在会谈中，张伯伦先生说他希望改善英意关系。格兰迪伯爵向他建议，作为初步行动，如果首相能写一封信给墨索里尼作个人的呼吁，对局势也许会有好处。张伯伦先生坐下来。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但没有把这封信通知这时正在离首相官邸只有几步远的外交部里的外交大臣就把它发出去了。这封信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两国的关系因为意大利扩大对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趋恶化。

张伯伦先生自认为他有一种个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两个独裁者取得友好的关系，而且也认为他确实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墨索里尼，张伯伦先生同意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承认，作为全面解决两国纠纷的前提。

对于希特勒，他准备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示让步。而同时，他却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愿意考虑改善英国军备的状况，也不愿意考虑英法两国之间在参谋部级或政治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与意大利达成任何和解，那么它必须作为包括西班牙问题在内的全面解决地中海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国对这件事的深切谅解。在谈判这种全面解决方案时，我们是否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显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外交大臣看来，还没进行谈判就把这个条件去掉，表现出急于要谈判的样子，实属不智之举。

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

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　　※　　※

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

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　　※　　※

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的海盗行为，立即激起知道这件事的人去采取行动。9月10日地中海各国在尼翁举行会议，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偕同出席。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里，你说希望在去日内瓦之前来看我和劳合·乔治。今天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兹提出我们的见解，供你了解。

现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地中海区域出现潜水艇的海盗行为；它们丝毫不考虑船员的生命安全就击沉许多国家的商船。这些暴行必须加以制止。为了这个目的，地中海各国应该取得协议，把他们自己的潜水艇避开若干规定的商运航线。在这些航线内应由英法的海军负责搜索潜水艇，如果侦察器在这些航线上发现任何潜水艇，即应视为海盗，加以跟踪击沉。我们应以最客气的方式请意大利参加，不过如果它不参加，那我们就应该告诉它："我们打算就这样办了。"

同时，由于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国应该声明，如果意大利不参加协定，它就开放法西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边境，准许各种武器输入。这样一来，意大利就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地中

海航线上干海盗行为的潜艇，无论如何将被肃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参加这个协议，它也没有好处，因为法国就会开放边界。我们认为这一点最关重要。这种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国的行动的联合压力，再加上如果它固执己见就会冒很大危险而又毫无好处这个事实，这就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对墨索里尼发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两国确实是当真的。

看来本年内德国还不打算发动一次大战，如果希望要在将来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现在就必须把问题加以解决。现在我们所遭遇的危险，就是墨索里尼认为可以凭敲诈和威吓来取得一切，他认为最后我们只会说几句空话，结果还是后退。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现在应该摆出一条坚强的阵线。如果你觉得能够作这样的努力，我们愿意向你保证，不管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全国和下院，我们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个人来说，在莱茵兰非军事化遭到破坏后，你坚持同法国举行参谋部级的会谈，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觉得你现在又到了同样重要的时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觉得有助于英国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请你随便在私人的或公开的场合利用这封信。

又：这封信我曾读给劳合·乔治听，他对信内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会议是简短而成功的。会议同意成立英法联合巡逻舰队，防止潜水艇的骚扰。舰队奉有明确的命令。任何潜水艇只要遇上它们，肯定是要被击沉的。结果，意大利也勉强同意了这个规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终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1937年9月14日

你现在也许已经看到我们在尼翁会议中所采取的方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议相符合。我希望你会同意认为会议的结果是圆满的。在这里，看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重要的政治事实是，我们在会议中强调英法两国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欧两个民主国家在欧洲事务中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后同意的计划，是我们同法国共同草拟的。我必须说，他们和我们合作得再好没有了。他们准备提供的海军合作的范围，使我们感到诧异。可以公平地说，如果把他们的空军支援也算在内，我们的力量就各占一半了。

我承认我们在会议中的成就，仅仅是西班牙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们在各国中的威信，而这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国的态度，同样都是令人满意的。在土耳其的几乎是肝胆相见那样的友好领导之下，这些小国都表现得很好。查特菲尔德同每一个人接触，都得到极大的成功。我感觉到，尼翁会议正因为它开得很精简又取得了成功，对恢复我们在地图上的地位，有相当的贡献。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这次会议已经鼓励法国人和我们自己，要同心协力处理我们非常艰巨的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写信给我。我的确应该向你道贺，因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下院对会议的结果一定感到很满意。

我很高兴知道张伯伦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报纸所说的那样，在背后牵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决保持你已经获得的有利条件。墨索里尼只懂得优势武力，就像他现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样。那里的整个海军形势，从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根据地之日起，就已经完全改观。意大利绝不能抵抗英法两国的有力的联合行动。因此我希望能让墨索里尼自寻出路，以摆脱由于他自己犯了大错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现的局面，是我们为了无懈可击的目的联合起来对付他才形成的，而这个局面，本来是他应该尽力避免发生的。

现在他自食其果。英法两国海军的合作，现在已经开始，我希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两国的海军和空军继续互相利用彼此的设备。这种合作，将来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纠纷时是会用得着的。意大利继续在地中海设防，反对我们，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危险，将来是要加以对付的。现在我们的部署越变得永久化，则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也就越少。

伯纳德·巴鲁克来电说，他正写出他同美国总统谈话的结果（在我们伦敦谈话之后）。我毫不怀疑，总统反对独裁国家的言论是受到我们谈话的影响的。我深信关于关税和通货方面的问题，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谢谢你9月20日的来信，你对尼翁会议所说的勉励的话，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对尼翁会议局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结论对局势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过了头，他必须受到惩罚。八十艘英法两国的驱逐舰再加上强有力的大队飞机，在地中海上巡逻，这个壮景无疑使欧洲的舆论产生深刻的印象。

从我所获得的报告来看，德国自己也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今年的秋季，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守势。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我们两国的地位，使我和德尔博斯①都松了一口气。在我们前面，困难还多得很，而且在军事上说，当然也还远没有达到我所希望那样的强大，但尼翁会议已使我们得以改善我们的地位，并由此可以取得较多的时间。

①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你对于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给予重视，我衷心地同意。法国的态度，总的来说，当然与赖伐尔执政时期所表现的态度根本不同。法国海军参谋部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忙。他们对于联合舰队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海军部对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两国间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点，也是极有价值的。意大利参加了这个协议，不管其最后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响局势的实质的。

尼翁会议虽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证明英法的联合力量，如果表现得具有信心和准备不惜使用武力的话，对独裁者的心理和政策发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这种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但至少可以使战争推延。事实是，各种形式的"绥靖政策"只是鼓励侵略和加强独裁者对他们本国人民的权力；而西方民主国家只要作出任何反击的断然表示，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立即缓和起来。这个规律在整个1937年都表现出来了。1937年以后，局面和条件又迥然不同了。

※　　※　　※

1937年10月初，我应邀参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总理斯托亚丁诺维奇的宴会。餐后，我们站起来到处走走交谈。当我和艾登闲谈的时候，哈利法克斯勋爵走过来，兴奋地说，他接到戈林的邀请，请他去德国打猎，他很有希望借此机会同希特勒见见面。他说他已经和首相谈过这件事了，首相也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所以已经接受了邀请。当时我有这样的印象：艾登听见之后，有点诧异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气氛中过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猎手"的资格访问德国。纳粹的报纸对他表示欢迎，称他为"哈拉里法克斯"勋爵。"哈拉里！"本来是欧洲大陆上人们打猎时的呼喊。经过几次打猎款待以后，他的确终于被邀请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国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没有大事铺张的会晤。这次的会晤并不顺利，很难设想出有比他们这两个人更难互相了解的了。一个是约克郡高派教会出身的贵族和热爱和平的人，在英国旧式生活中彼此笑脸相迎、善意相处的环境中长大。他参加过战争，是个好军官。会晤的对方却是个出身于穷苦深渊的恶棍，由于受国家打败仗的刺激，充满着仇恨心和报复心，疯狂地要使日耳曼种族成为欧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这次会面除瞎说一通和手足无措之外，毫无所获。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一提，里宾特洛甫曾经两度邀请我去访问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两次分别以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和牛津郡义勇骑兵少校的身分，应德皇的邀请赴德参观演习，但现在的情况可完全不同了。剧烈的斗争正在进行，在斗争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国国家授权，我就会很乐于同希特勒会晤。但如果以个人身分去同他见面，那就会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对我的独裁者东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骗他了；如果我对他表示异议，又一定会使他生气，我还会被指责为破坏英德关系。因此，我对两次邀请都谢绝了，或者让它自然地推诿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所有曾访问过德国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为难，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受到更彻底的欺骗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况描写得那么兴高采烈，使今日读到这段记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无疑有一种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来客不恰当地对他得出力量和权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见，否则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里，艾登对我们军备扩充的迟缓，越来越感到焦虑。11日，他和首相有过一次会晤，想表示他的担心。张伯伦先生听了一会儿后，不愿听他说下去，劝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国后，他报告说，希特勒告诉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间的唯一有待解决的悬案。他相信德国人并不着急，目前没有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希望。他的结论是消极的，他的态度是被动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内阁中已几乎处于孤立的状况。首相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他和反对他的观点。一大批重要的阁员，都认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险，甚至有挑衅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较年轻的阁员则极愿了解他的观点，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表示不满，说艾登没有对他们推心置腹。不过艾登绝没有打算组织小集团来反对领袖。参谋长们也不能给他什么援助，实际上他们也劝告他慎重些，劝他多多考虑局势的危险性。他们不愿同法国人过分接近，以免承担超乎我们力量所能及的义务。他们认为俄国清党后的军事实力，已没有多大希望。他们认为，在处理我们的问题时，必须假定我们有三个敌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别国帮助。我们可能要求利用法国的空军基地，但在最初阶段我们都无力立刻派出军队。即使参谋部这种极其谨慎的建议，在内阁里也遭到强烈的抵抗。

※　　※　　※

但真正的决裂，是由于另一个新问题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访问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他带去罗斯福总统给张伯伦先生的一个密件。总统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不过，在他采取这一步骤之先，他愿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们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并且强调不要把这个建议的性质和事实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请求英国政府至迟在1月17日前给他回信，而且说明他的建议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才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这是一个重大但难以预测的步骤。

英国大使林赛爵士把这个绝密文件送交伦敦。他附加意见说：按照他个人的看法，总统的计划确实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

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则过去两年来英美两国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了。他十分恳切地促请英国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在12日收到这个电文，当晚即抄录送达在乡间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伦敦，根据他的训令给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复电。这时艾登先生正在法国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张伯伦先生的复电大意是说，他很感激罗斯福总统的信任，用这种方式来和他商量总统所提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计划；但他愿意说明自己和德意两国努力达成协议的立场，特别是对意大利方面。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论，如果觉得意大利确实愿意为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一事在法律上给予承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电文又说，首相提出了这些事实，目的是使总统可以考虑他目前这个建议是否与英国的努力有所抵触。因此，暂缓提出美国的计划是否较为明智。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

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　　※　　※

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

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　　※　　※

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　　※　　※

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

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

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堕落的民主国家饶舌一番了，但希特勒并不确信这一点。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历史学家和别的人，那些不必考虑每天怎样过和怎样去行动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说，如果希特勒继续扩充实力两三年之后才动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个命运了。不过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生命或国家生活中，并不存在十拿九稳这回事。希特勒决定赶快进行，要在他的全盛时期发动战争。

布洛姆堡因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军官团的势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职了；然后，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元首不仅对国家的政策，也对军事机构掌握了直接支配权。因为一个人好歹是有天赋的和权力很大的，对别人又能施加那么可怕的惩罚，他总要尽可能在极其广大的领域内来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意志。他这时的权力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争以后的权力颇为相似；当然他没有拿破仑驰骋战场亲自指挥，获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光荣。他的光荣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胜利而得来的；他周围的人和追随者们都知道，这种胜利完全出于他一人，出于他的判断能力和敢作敢为。

※　　※　　※

希特勒之渴望吞并奥地利共和国，除了在《我的奋斗》中明白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里面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从1934年7月多尔富斯总理被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以来，用金钱、阴谋、暴力来进行颠覆独立的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随着希特勒在别处取得的成功，无论在德国国内或对协约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壮大起来，但它必须逐步前进。在名义上，巴本奉令同奥地利政府维持最友

好的关系，促使奥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纳粹党为合法团体。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的态度对于希特勒尚有约束的作用。多尔富斯遇害后，意大利这位独裁者乘飞机到威尼斯，接见和抚慰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奥总理遗孀，那时意大利的大军在奥地利南部边界集中。但现在到了1938年初，欧洲各国的分合和价值标准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如果法国想突破它面前那条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日益坚固的齐格菲防线，恐怕非作大量牺牲不可。德国的西方大门已经紧闭。无效的制裁，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毫无损害，反而激怒了他，把他赶进德国的阵营。他很可能津津有味地想起马基亚维里的名言："人所必报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似乎一再被人看透了，只要暴力行为没有直接攻击到他们本身，他们是会向暴力低头的。这时巴本正在奥地利的政治结构中进行巧妙的活动。许多奥地利显要都在他的压力和阴谋之下屈服了。对维也纳非常重要的旅行业，因时局动荡不定而大受妨碍。恐怖分子的幕后活动和扔炸弹的暴行，使奥地利共和国的脆弱生命岌岌可危。

德国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可以促使最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参加维也纳的内阁，从而取得对奥地利政策的控制权。1938年2月12日，即希特勒取得最高军事统率权后的第八天，他传唤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先生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奥总理服从命令，同他的外交部长施米特一起去了。现在我们已见到许施尼格的记载，其中有下面一段的对话。①

①许施尼格：《奥地利安魂弥撒》，第37页以后。

希特勒曾经提到奥地利边境的防务。所有这些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些也许需要用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克服的东西，从而引起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间你们边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虚张声势的东西都将完蛋。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以上吗？谁知道--也许我将像一场春天的风暴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维也纳，那时你就会真正体验到点什么了。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丧命。军队之后，褐衫队和"奥地利兵团"也要跟着来的！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报仇，甚至连我自

己都不能。你要把奥地利变为第二个西班牙吗？所有这些，如果可能，我是愿意避免的。

许施尼格：我将取得必需的情报和停止在德国边界建筑防御工事。当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如你这样做就会引起流血。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谈阔论喽。但在这背后，有许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实存在。许施尼格先生，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这头一次的谈话是在上午十一点举行的。经过一次正式的午餐后，那些奥地利人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见到里宾特洛甫和巴本，一个书面的最后通牒提出来了。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对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实行大赦，把奥地利纳粹党正式并入由政府创导的"保卫祖国协会"。

稍后，希特勒接见奥地利总理。"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实行这个协定。"在德国约德尔将军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许施尼格和施米特再一次受到了最严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到晚上十一点，许施尼格签订了这个"协定草案"。①于是巴本陪同许施尼格一起坐着雪橇经过白雪皑皑的公路回到萨尔茨堡。在路上，巴本向他解释说："是的，元首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你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但你在下次来的时候就会舒服得多。元首可以说是真正的惹人喜欢的。"②

①《纽伦堡文件》（英国陛下政府出版局），第一编，第249页。

②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51-52页。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

我很高兴告诉诸位先生，在过去几天以内，我们和一个因为许多理由和我们特别密切的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谅解，德国和日耳曼的奥地利连结在一起了，这不仅因为两国都是同一民族，也因为两国共享一种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鉴于执行1936年7月11日协定所遇到的困难，形势迫使我们设法肃清在实现最后和解的路途上的种种误解和障碍。假使没有做到这一层，那么很明显，不论有意或无意，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不能忍受的局面，可能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灾难。

我很高兴能够向你们保证，我们这些想法同应我之邀请来访问我的那位奥地利总理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的想法和意图就是两国彼此设法使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其办法是，在现有的立法下，使抱有国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民能够享有在日耳曼的奥地利中别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法律权利。

与此有关的是，应该对和平作出切实的贡献，要颁布大赦，要通过在尽可能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个人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进行友好合作，使两国之间取得更深的了解，所有这些都是7月11日协定范围内的事及其补充。在这一方面，我愿在德国人民之前，向奥地利总理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他基于伟大的谅解和热情的诚意接受了我的邀请，和我一起工作，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能满足两国最大利益的途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为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日耳曼的子孙。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二卷，第1407-8页。

很难找得到比这个更地道的欺诈和伪善的样板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一定得益不少。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以引述，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奇怪的是在任何自由国家里的有知识的男女，对希特勒这些话本来早就该嗤之以鼻了。

※　　※　　※

我们暂时又得回到在前一章里讲过的在英国的严重局势。在第二天，2月21日，英国下院就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他的次官克兰伯恩勋爵的辞职，进行一场大辩论。克兰伯恩是一个"动于衷而不形于外"的人，他对艾登很忠诚和信任，愿意同进退。艾登自然不能公开提到罗

斯福总统的建议和这个建议所受到的挫折。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次要的。

艾登说：

我已经说到使我和我的同僚之间出现裂痕的直接分歧，但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那我就是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一·件·与·意·大·利·完·全·无·关·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决·定·才·是·根·本·的·分·歧。

他在结论中说：

我不相信，如果让外国有一个印象，相信我们屈服于不断的压力之下，就能够对欧洲的局势缓和有所推动。……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我确信进步首先有赖于民族的气质，而民族的气质又必须以坚决的精神表现出来。我深信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精神。如果不让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我认为对我国和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艾德礼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艾登先生的辞职，在意大利正被宣布为"墨索里尼的又一次大胜利"。"我们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件事，'你看我们领袖的威力多么大，英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下台了。'"我到第二天才发言，在发言中我对辞职的两位大臣作了一番赞扬。我也支持艾德礼先生的指责，我说：

上周是独裁者们的一个美满的一周--是他们所未曾有过的最美满的一周。德国独裁者已经把他的铁掌伸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身上，而意大利独裁者对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终局。他们之间的冲突已为时甚久。墨索里尼已取得胜利，现在对此不能有所怀疑了。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尊严、力量和主权都不能使前外交大臣所肩负的任务获得成功，这些任务是由全国人民和议会的公意委托给他的。……

这就结束了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受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委托，担任某种职务的那个英国人终于去职了，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则在为了国内的理由正迫切需要有所成就的时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全世界每一块地方，不管在那里，不管是实行什么制度的政府，凡是英国的朋友，都感到沮丧，而英国的敌人则兴高采烈。……

前外交大臣的辞职，也许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俗话说得好，大冲突通常由小事引起，但不会因为小的理由而发生。前外

交大臣恪守我们久已置之脑后的传统的旧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却采取另一种新政策。旧政策的内容就是极力在欧洲建立法律秩序，通过国际联盟建立有效的防止侵略者的力量。新政策是否以为不只是在感情上和自尊心上，而且也在物质上作出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屈服来和极权国家妥协，就可以保持和平呢?

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欧洲是混乱的。欧洲发生混乱的部分，是受议会政府统治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独裁者方面有什么纷乱。他们知道需要什么，而且谁也不能否认，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一步都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并且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损害，都是在1932到1935年间造成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是在1936年初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现在我们处于他的第三次行动的时候，但是这次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有利了。奥地利现在已受奴役，·我·们·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欧洲大陆的形势继续演变着。墨索里尼派人传了一个口讯给许施尼格，说他认为奥地利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态度是正确而又巧妙的。他保证意大利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绝不会改变，明确表示他个人的友谊。2月24日，奥地利总理自己向议会致词，欢迎同德国解决纠纷，但又相当尖锐地强调，如果有越出协定具体规定的情形，奥地利决不接受。3月3日，他经奥地利驻罗马的武官交给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领袖，说他打算举行公民投票，以加强奥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时后，他接到驻罗马的奥地利武官叙述他与墨索里尼会面情形的回电。在谈话中，领袖谈得很乐观，他说局势将会改善。罗马和伦敦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可以缓和，这肯定会减轻当前的压力。……至于公民投票问题，墨索里尼提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投票有满意的结果，人们会说是伪造的。如果结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即将受不了；如果结果是没有决定性的，则投票毫无用处。"但许

施尼格已决定进行。3月9日他正式宣布：在3月13日星期日，奥地利全国各地将举行公民投票。

最初风平浪静，赛斯-英夸特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就接受了这个主张。但到11日晨五点半，许施尼格被电话铃闹醒了。

维也纳警察局在电话里告诉他："一小时前，德国萨尔茨堡边界实行封锁，德国税务人员已经撤退。铁道交通已经切断。"

奥地利收到的第二个报告，就是他派驻慕尼黑的总领事发出的电报，告诉他该地德军已经动员；假定目的地--奥地利！

上午晚些时候，赛斯-英夸特跑来，说他刚接到戈林的电话，通知说公民投票必须在一小时内宣布取消。如果在限定时间内没有答复，戈林将认为赛斯-英夸特已不能自由通电话，因而他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许施尼格获得了负责官吏的报告，知道军警不尽可靠，于是就通知赛斯-英夸特说，公民投票将予以延期。一刻钟后，赛斯-英夸特回来见许施尼格，手里拿着戈林的答复，这是在一张电文纸上记下来的：

只有奥总理立即辞职，两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这才能挽救局势。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实行，德军即将开进奥地利。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66、72页。

许施尼格当即进谒米克拉斯总统，提出辞职。他在总统室时，收到了意大利政府打来的密码电，电文说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高年的总统态度很坚决，他说："这样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坚决拒绝任命一个纳粹党人为总理。他决定迫使德国人做出可耻的暴力行动，这正是德国人早已准备好的。

关于德国的反应，在约德尔将军3月10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许施尼格没有同他的阁员商量就突然命令在3月13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这是·在·没·有·计·划·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执政党取得巨大多数的办法。元首决定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当晚，3月9日到10日的夜间，他召见戈林，又把赖歇瑙将军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召回来。舒伯特将军和格莱斯-霍斯顿诺部长也奉命前来，后者本来和区领导人（伯克尔）同在莱茵兰选帝候领地。凯特尔将军在一点十五分把情况通报有关方面。十点钟，他乘车到总理

府。十点十五分，我跟着去总理府把原有的"奥托计划"草案交给他。十三时凯特尔将军通知作战参谋总长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因事留在伦敦。纽赖特暂管外交部事务。元首要把最后通牒送交奥地利内阁。他给墨索里尼发出一封私函，说明迫使元首采取行动的理由。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1页。

第二天，即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经过长期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奥托计划"开始实行了。在紧张的整个一天内，米克拉斯总统始终以坚决的态度拒绝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的要求。在战后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希特勒和他派到意大利领袖那里的特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的电话谈话记录曾被用作证据。这段对话很有趣：

黑森：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您问好。他已从奥地利方面获悉了，因为许施尼格把消息告诉了他。那时他曾说过，这（指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可能只是一种恐吓；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诉他（许施尼格）事势既不幸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无法改变了。然后墨索里尼接着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轻重的。

希特勒：请你转告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会忘记他。

黑森：是的。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现在仍然准备同他订立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协定。

黑森：是，这一点我也已经告诉他了。

希特勒：一待奥地利问题解决，我甘愿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黑森：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万一我们卷入战争，我不再害怕在军事上陷于可怕的形势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非常感谢他，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么援助，或发生什么危险，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和他为敌，我将坚决同他站在一起。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102-3页，及《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8-259页。

1943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从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他的确遵守了他的诺言。

※　　※　　※

向维也纳胜利进军向来是这位奥地利下士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奥地利首都的纳粹党曾计划举行火炬游行，以欢迎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时却不见大军驾临。只有三名巴伐利亚的军需官乘火车到达维也纳，为入侵的德军布置营房。这时这三个不知所措的军官被大众抬起来游行，以资点缀。后来，误时的原因慢慢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声音隆隆地越过了边界，快到林茨时却走不动了。虽然气候和道路的情况都很好，但大部分的坦克车坏了，摩托化的重炮兵出了毛病。从林茨到维也纳的路上，挤满了重型军用车辆，把交通堵住了。希特勒特别宠爱的第四军团司令赖歇瑙将军被认为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这件事也暴露出德国陆军在其重建的现阶段中尚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车辆拥塞的情形，大为震怒。轻坦克在拥挤混乱的道路上设法开了出来，七零八落地在星期日清晨开进维也纳。装甲车和摩托化重炮只好用火车运到维也纳，用了这种办法才算及时赶到参加仪式。希特勒在兴高采烈或惊惶失措的群众之中乘车进入维也纳的照片，是大家都看过的。但这个神秘性的光荣时刻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背景。事实上，德国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的明显缺点大动肝火。他申斥他的将领，而将领们也反唇相讥。他们提醒希特勒，说他不听弗里奇的警告，说德国的军事地位尚不能冒大战风险。后来，表面上的样子还是保持住了，正式的庆祝和游行也举行了。星期日那天，在大批德军和奥地利纳粹党人占领维也纳之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　　※　　※

里宾特洛甫先生这时正要离开伦敦，返国就任外交部长。

张伯伦先生特别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欢送，我和我的妻子应首相邀请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约有十六个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的旁边。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外交部信差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开，全神贯注地看。接着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到首相的坐处，把信交给首相。虽然卡多根的举动没有表现出发生了什么乱子，但我不由得注意到首相显然有点心神不定。不一会儿，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入座。后来我听说信的内容是说希特勒已向奥地利进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正在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宴会仍顺利进行，没有半点停顿。但不久张伯伦夫人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来说："让我们大家到客厅里喝点咖啡吧！"我们陆续走进客厅，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来，张伯伦夫妇显然希望快点把这个宴会结束。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闲散地站着只等同贵宾说再会。

但里宾特洛甫先生夫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气氛。

相反，他们拉着主人夫妇喋喋不休地谈了约半小时之久。有一阵，我同里宾特洛甫夫人谈起来，我以临别赠词的口气说：

"我希望英国和德国将保持友好。"她庄重地回答说："请你当心不要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都完全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办理公事和接听电话，是一个好策略。最后张伯伦先生对大使说：

"对不起，我得去处理急事。"说完立即走出房间。里宾特洛甫夫妇还是不走，因此我们大部分人都托词脱身回家。我想他们终于也走了。这是里宾特洛甫被绞死前我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这个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

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

多少个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又说：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

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的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和开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的奥匈帝

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现在俄国人发出警报了。3月18日，他们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时局。他们希望讨论一下，如遇德国对和平有重大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在国际联盟行动体制内履行法苏协定，哪怕是商量一个纲要也好。这个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都很冷淡。法国政府由于别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国内的飞机工厂发生严重的罢工。佛朗哥的军队正在深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班牙地区。张伯伦表示怀疑，态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前途危险的看法和为了抵抗这些危险所主张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法伊林先生告诉我们，首相曾在3月20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温斯顿所说的"大联盟"，其实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谈过，并把这个想法提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研究过。这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设想；而且直到你进而考虑它是否切实可行之前，会觉得这一设想几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体考虑时，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德国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法国或我们都毫无办法来救它。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且由于法国对它有条约义务我们对法国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47-348页。

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推理得来的。在现代大国或联盟之间的战争中，要保卫某个区域，并不单靠同一地区的努力。这涉及到整个战线的力量对比。这种情况，在战争尚未开始和战争还可避免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当然无需思索就可以报告首相，英国的海军和法国的陆军不可能

部署在波希米亚山头阵地上而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特勒入侵的军队之间。的确，这是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国如果肯定地知道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一定会引起全欧洲的大战，那么，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许还很可能阻止或延缓希特勒进行下一次的进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价值已给丢光了，希特勒的权力和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这时他却贸贸然向波兰提出保证，试想张伯伦先生这种在私下说的出自内心的推理竟错误到何种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对俄国动议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所必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过，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对的残酷事实：当时存在着"国际信任的重大妨碍"，政府对英国在欧洲的义务迟早必须作明确的解释。我们在中欧将负什么义务呢？"如果战争爆发，参战国家大概不会只限于那些承担法律义务的国家。战争将打到哪里为止？哪些国家会被卷入？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必须注意"排他性国家集团"固然有其弊害，但不这样做就只有让侵略者逐一消灭，各个击破，这样，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是非问题。事实上毕竟还有国际联盟及其宪章哩。

首相的路线现在是很明白地规定了："同时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对意大利采取姑息态度，对法国的义务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为了执行前两点，对最后一点必须作慎重和精确的解释。"

※　　※　　※

现在须请读者向西移到"绿岛"①去。"到提珀勒里去要走很远的路"②，但有时还是禁不住要去那里看看。由希特勒占领奥地利起，到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暴露止这个期间，我们必须转过来说说我们遭到的另一种性质大不相同的不幸。

自1938年初起，英国政府一直与南爱尔兰的德·瓦勒拉先生进行谈判，到4月25日双方签订了一个协定，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英国放弃占有南爱尔兰的昆斯敦和贝雷黑文这两个港口作海军用途的权利，并放弃在拉夫·斯威利的基地。这两个南部的港口，在我们海军防卫和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22年我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处理过内

阁当时所作的"爱尔兰方案"的细节问题。当时我把海军大将贝蒂请到殖民部，由他向迈克尔·科林斯③说明这两个港口在英国取得供应的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他立刻获得了科林斯的信服。科林斯说："你们当然必须占有这些港口，它们是你们生命所必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其后十六年中，一切都很顺利。昆斯敦和贝雷黑文为我们安全所必不可少这个理由，是容易了解的。它们是加油站，我们的驱逐舰队就是从那里向西开入大西洋搜索潜水艇和保护将开进英国而到达狭窄海口处的船队的。拉夫·斯威利也是保护船只开到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口所必需的。放弃这些地方，则我们的舰队，此后向北开就须从拉姆拉希出发；向南就要由彭布洛克码头或法尔默思开出。这样就会把我们海军的行动半径和保护范围在内海和境外都缩小了四百多哩。

①爱尔兰的别称。--译者

②提珀勒里是爱尔兰的一个地方，所引这句话出自一首英国军歌。--译者

③爱尔兰代表。--译者

参谋长委员会竟然同意放弃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保障，确实使我难以置信。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以为至少已保证在战时我们还有占用这几个爱尔兰港口的权利，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议会上宣布，英国放弃这些港口并不附有任何条件。后来我得到确实消息，英国政府这样爽快答应德·瓦勒拉先生的要求使他也感到十分诧异。他之所以把这一条列入要求之中，原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只要其他各条能有满意的解决，这一条原是可以放弃的。

查特菲尔德勋爵在他最后写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说明他和其他参谋长们所采取的方针。①凡是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个人仍然深信，这样毫无理由放弃我们在战时可以使用这些爱尔兰港口的权利，是对英国国家生活和安全的一个重大损失。很难设想有比这更不动脑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不错，没有这些港口，我们最后也把难关度过了。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港口就无法度过难关，我们也会用武力重行占领，而不致因此活活饿死。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这种缺乏深谋远虑的迁就妥协的例证很快就使我们丧失许多船只和生命了。

①查特菲尔德勋爵：《前车可鉴》，第18章。

整个保守党，除了代表北爱尔兰的几个议员外，全都支持首相。像这样的一种步骤，自然使身为反对派的工党和自由党也感到很高兴。因此，5月5日我站起来提出我的抗议时，我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大家带着怀疑的心情耐心地听我发言。有些人甚至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竟然提出这种毫无希望的抗议呢？我从没看到下院有比这更完全的错误。这时距宣战只有十五个月了。等到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败的时候，议员先生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我的演说词已经在《进入战斗》一书中全部引录，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引了--除了这一点：没有正视战时南爱尔兰的中立问题。

〔我问道〕如果我们同某个强国发生战争，我们能够保证南爱尔兰或他们自称的爱尔兰共和国不会宣布中立吗？这个敌国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肯定是在一切方面对南爱尔兰给予全部豁免，如果南爱尔兰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中立的可能性。这样的中立，也许我们不久就会体验到的。很可能当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却不能使用那些港口；

当我们需要保护英国居民使之免于匮乏甚或饥饿时，我们很可能要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谁愿意自己伸着头往绞索里套呢？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竟然会考虑这种做法呢？我们一旦撤出这些港口，都柏林政府想拒绝我们使用这些港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里有的是大炮，也可以布设水雷。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了。我们过去对这些港口曾享有权利；我们把这些权利放弃了；我们希望由此而取得他们的友好亲善，亲善到足以能为我们忍受艰苦。可是，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友善态度，"那么我们就重占这些港口"，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有这样做的权利了。在一场大战争中，我们如被宣布破坏爱尔兰的中立，我们就为世界舆论所不齿，我们参战的目的也得被玷污……我们为了空虚的幻想和贪图安逸，正在抛弃切实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关于防务的协定……使联合王国政府解除了1921年英爱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曾使政府负起在战时保卫科克、贝雷黑文和拉夫·斯威利等设防军港的沉重而微妙的任务。

如果把直布罗陀交给西班牙，把马耳他交给意大利，一定还可以解除得更彻底哩，而且两个地方对于我们居民的实际生存的关系还没有像南爱尔兰那些港口那么直接。

关于这个可悲的而又可惊的插曲，我就说到这里。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一个不至于成为历史争论的问题--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勃鲁姆先生的保证--1938年3月我访问巴黎--达拉第先生继勃鲁姆先生任总理--英意协定--同苏台德领袖谈话--德国将领的疑惧和抗争--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斯大林与贝奈斯--俄国国内的阴谋和清洗--达拉第6月12日的声明--希特勒对凯尔特的诺言--维德曼上尉赴伦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顿·布瓦向选民发表演说--8月31日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苏联大使到恰特韦尔庄园来访问我--我给外交部的报告--9月7日《泰晤士报》社论--博内先生的问题和英国的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危机演说。

有几年，关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还是愚蠢，似乎要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然而，根据战后从德国方面得来的资料，尤其是从纽伦堡审判中得到的材料，却显出未必是这样。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如果英法采取坚决行动，是否能使希特勒让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军事政变？第二，从慕尼黑事件到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大国的地位与德国比起来，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有所改善还是更坏？

关于在慕尼黑危机中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结束的事件，已经有过许多的著作，而且今后还会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只想提出几个主要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为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关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地位，这同德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的秘密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纳粹德国的政府公开宣布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并入德国版图之内，然后向东方扩张其生存空间。至于德国政策中比较不那么公开的目的，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于在打起仗时成为苏联的空军基地，也不能成为英法两国在军事上的补充力量。德国参谋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于草拟入侵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了。

有一个草案这样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4页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奥地利领土，是进攻波希米亚堡垒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当侵略奥地利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坐在汽车里对哈尔德将军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尔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这句话的意思。这使他看到了前景。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图，但同时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对军事的无知。他说："德国军队要从南面向捷克进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林茨的那条单轨铁道，会完全暴露出来，因而进行突然袭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战略观念是对的。德国本土的"西墙"正在加强，虽距完工为时尚远，但已足使法国军队引起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恐怖回忆。希特勒确信无论法国和英国都是不愿意打仗的。

在德国军队向奥地利进军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国大使向巴黎报告，说戈林曾对驻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保证，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3月14日，法国总理勃鲁姆先生对驻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声明，说法国将毫无保留地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些外交上的保证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大陆上整个战略形势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议论话题和大军现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了。在这些边区里，居民属于日耳曼种族，他们有一个爱借

故生端的、活跃的日耳曼国家主义党，一发生纠纷，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国领导人进行探索性的谈话。政府对我恢复同法国的接触表示赞同。我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先后会晤许多法国重要人物，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甘默林将军，保罗·雷诺、皮埃尔·科特、赫里欧、路易·马兰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对勃鲁姆说："德国的野战榴弹炮，在射程方面，当然也在打击力方面，据说都比你们法国改装过的七十五公分口径的重炮好。"他答道："关于法国的炮兵的情况，难道我要你来告诉我吗？"我说："当然不是，但请你问问你们的技术专科学校，最近给他们举行过一次关于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较的展览，但完全没有使他们信服。"他立即改变了态度，显得温和而友好。雷诺对我说：

"我们很了解，英国是不会实行征兵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支机械化军队呢？如果你们有六个装甲师，你们就会有一支强大的大陆性军队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话。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进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见过他，现在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那时他负有责任，态度激动；现在他没有担任官职，就比较冷静和稳定了。他深信法国除了和德国妥协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我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甘默林也来看我，他对当时法国陆军的力量很有信心，但当我问到他们的炮兵时，他就不大愉快了，因为他对这一方面非常内行。他在法国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不断动荡不安，勃鲁姆内阁不久也将倒台，这就分散了法国政府对欧洲舞台出现的危险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对于一旦出现全面危机时两国所应共同承担的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以免产生误会。4月10日，法国政府改组，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将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中担负法国政策的责任。

为了阻止德国进一步发动侵略，英国政府根据张伯伦先生的决定，在地中海方面谋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这样做就会加强法国的地位，并且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情。由于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以

前更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绝英国这种登门认错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以此来回报意大利对中欧表示难以估计的善意。外交部对这一项交易表示怀疑。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你真该看看外交部给我的草案；这真是使北极熊也得冻死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50页。

我同外交部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有所怀疑：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协定当然是墨索里尼的彻底胜利。他在地中海设防来对付我们，他征服阿比西尼亚，他在西班牙横行霸道，现在却获得我们的真诚接受。条约中规定我们非经"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设防，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至于其余部分，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拼凑几句补白罢了。

然而我又认为，要直率地反对这个协定，那还得慎重考虑。这已是既成事实了，并已被称为走向和平的一步。这个协定无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于燃点起欧洲大火灾。

法国为了不致和英国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制，以求自卫。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可能：墨索里尼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国干预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图。我以为英意协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图同德国搞一个类乎更冠冕堂皇的协定，一方面用以抚慰英国人民，同时又让德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使德国的东欧计划日趋完备。

上星期，张伯伦曾秘密向（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他"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同样协议的希望"。他们对此表示冷淡。

与此同时，我们在空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4月28日

……关于意大利协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见。墨索里尼所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以前曾经答应过而又被他自己破坏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把军队从利比亚撤出这一点是新的，他派到该地的军队，其

原来的目的，也许纯属扰乱性质。现在显然正像我以前所预料的一样，墨索里尼在罗马会谈开始以后，仍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使佛朗哥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话，那么，要是还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预，他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说，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实行起来恐怕也困难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离开西班牙之后才能生效。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必须要多少个月之后才能办到，而且重要的并不在于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于他们的专家和德国人都坚持有权呆在那里，这就使将来要确定是否已经撤退十分困难了，但也许有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问题。据我所知，那里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我担心在这个时候承认意大利的地位，就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在阿皇几百万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

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　　※　　※

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

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①

①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以前东欧一切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空谈；现在由于达拉第发表了这个重要声明，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历史的前面，法国和捷克在1924年所订的条约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时，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曾一再重申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

希特勒致凯特尔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至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号。

希特勒为了混淆视听，派他的随从副官维德曼上尉到伦敦。哈利法克斯勋爵在7月8日接见这位特使，外表上装成好像德国大使馆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为英国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不快。英国政府是否可以让戈林到伦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情况下，德国是会把进攻捷克的行动延缓一年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同德国大使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之前，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势，英国首相曾向捷克建议，派遣一个视察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协。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机会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个建议，经过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两国政府同意进行调解。

1938年7月26日，张伯伦在议会上宣布派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次日，捷克政府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法案草案，作为谈判的根据。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议会上说："我不相信目前欧洲各国的负责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勋爵抵达布拉格，同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冗长的和错综复杂的谈判。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谈判终于破裂了，从此局势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8月27日，这时已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曾去拜会他，大使说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书面训令，请德国及时告诉他可能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国边境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8月间，令人忧虑的情况日益严重。27日我向我的选区选民说：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导，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

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个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大臣们有一些接触。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关系，由于我同政府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响。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于他的继任者却不能这样说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时我也给他写信。偶尔，他也请我去看他。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1938年8月31日如果贝奈斯作了让步，而朗西曼也认为这个建议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为了加强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内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不至于使你为了可怕的保证承担责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国提出联合照会，说明：

（1）他们对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2）他们对德国的军事部署深感焦虑；（3）他们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4）德国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拟好这个照会之后，应由三国驻美大使把它交给罗斯福过目。我们还应竭力促使罗斯福对这个问题尽可能加以支持。我认为可能他会给希特勒送

一封信，强调指出时局的严重性，说他认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决。

依我看来，这种办法会使德国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坚持立场的好机会，而希特勒也许可以同罗斯福进行会谈而找到下台阶。固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难预言，只能当作一些希望罢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个·联·合·照·会。

有可能挽救局势的第二步，就是调动舰队，并把后备小舰队和巡洋舰队编入现役舰队。我的意思并不是召集皇家后备舰队或实行动员，但我认为，可以把五六个小舰队提高到第一舰队的规模，还可以利用大约二百艘拖网船作反潜艇之用。采取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军港口造成声势，作为阻止德国发动战争的威慑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也是一种及时的戒备，反正只会对我们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对一个以前曾亲身经历这类日子的人提出的这些建议不要见怪。很明显，行动迅速是至关重要的。

※　　※　　※

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1938年9月3日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

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

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

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　　※　　※

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

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　　※　　※

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　　※　　※

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

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件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

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　　※　　※

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维佐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觉得它今日所处的地位可以称为一种'微妙的形势'，它曾是--我们也许已经可以用'曾是'这两个字了，其理由我马上就告诉你们--不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兰、马扎尔、露西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我要郑重声明，它有必要用一个通盘的办法来加以解决。"①

①见里普卡：《慕尼黑及其后》，第117页。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再来并表明已接受这个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

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候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应延长他以前提出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在谈判未获结果之前不调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动。

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

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　　※　　※

正像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在早一些时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厦寓所时，我发现已有十五位先生齐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保守党党员：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布雷肯先生、劳

先生。大家的情绪极为热烈。各人的意见集中于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使俄国参加。"保守党内的意见如此热烈，表明了他们已完全抛开阶级、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等想法，表明了他们的情绪之高，这使我深深感动，惊叹不已。我把唐宁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说明公报的性质。大家听了都大为安心。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　　※　　※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　　※　　※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

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

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①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①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护的军队防守。在奥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万的兵力来防止人民暴动和捷克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后，参谋部认为，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很不可能使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

陆军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后又由德国海军部长雷德尔海军上将再加以强调。9月27日晚上十时，元首接见雷德尔。

雷德尔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呼吁。几小时后，传来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希特勒动摇了。上午二时，德国电台正式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德国官方通讯社给英国新闻界一个文告，再一次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在这时候，这个人和他的惊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紧张压力，一定是极其猛烈的。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面临着不利的舆论，又受到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严重警告，他能毅然改变方针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长期以来依靠威望来维持他的统治，现在又能否经得起退却呢？

※　　※　　※

正当元首和他的将领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

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2页。

与此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是："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总理，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新闻界是极力反对同德国较量的；我们也知道，经法国外交部授意的巴黎报纸又如何影射那个曾提到苏联的英国强硬公报，说它是伪造的东西。法国驻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当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希特勒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这时张伯伦正在向下院演说，报

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况。在他的演说快要结束时，坐在楼上贵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的电报传下来交给了首相。张伯伦那时正在叙述他给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采取的这一步骤所得的结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二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二十四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行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二十四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　　※　　※

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6页。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①

①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①

①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

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　　※　　※

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①，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

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①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　　※　　※

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　　※　　※

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

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　　※　　※

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

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过是一百来门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还缺乏训练。如果希特勒是诚实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实现，那么张伯伦先生就是对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骗，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弥补由于疏忽所造成的最恶劣的状况。这些考虑，以及一般人由于暂时避免了可怕的战争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赞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三四十名保守党员，除了以弃权来表明他们的反对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一致正式地这样做了。

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

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　　※　　※

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

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　　※　　※

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

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　　※　　※

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以自卫为目的的根本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双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许不得不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再说，对方在这次困难的谈判中，也许并不抱有激发首相的那种好意和信义。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被迫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也许还不够哩。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几个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首·相·对·希·特·勒·先·生·和·德·国·纳·粹·党·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绥·靖·政·策·是·否·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

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和国防力量，以防万一首相不幸而错了或受骗上当时，我们还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　　※　　※

不管对"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张伯伦先生总认为必须把意大利和德国拆开来。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充满希望地相信，他已获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还必须争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为代价高昂的同德国和解的平衡砝码。在他同意大利独裁者重温旧好的过程中，他必须拉着法国和他一起干。大家来一个普天同爱。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研究这个建议结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

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①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望签定一项具体的经济协定。对于前者，他们有了收获，于12月6日在巴黎签字了，至于后者，甚至博内先生也不愿接受，虽然他也很想充当法德谅解的缔造者。

①《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

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的使命，内中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动机。正像张伯伦希望离间罗马和柏林一样，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离间巴黎和伦敦。关于这件事，博内先生所叙述的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是有点意思的：

关于英国，我对里宾特洛甫申明，英德关系的改善对缓和欧洲局势的政策的任何发展一定大有帮助，而欧洲局势缓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间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德国外交部长力图把目前局势的责任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报纸，在慕尼黑事件结束时似乎曾一度表示过某种理解，但其后却对柏林政府采取最令人失望的态度。……

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在议会发表政见日见增多，以及某些报纸的评论，使德国极为愤慨；而在德国，是没有人能够限制报纸对此不作出反应的。我再一次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白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①

①《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一年内，人们对于究竟是希特勒还是协约国的实力增加得快些这个问题曾有过争论。在英国，许多知道我们防务空虚的人，看到我们的空军月月扩充，"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也快要大量出厂，因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空军中队不断有所扩编，高射炮增加了，转入战时工业的部署也不断加快进行，这些改进

似乎难能可贵，可是若与德国军备的巨大增长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军需品生产计划，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无生产，第二年只能有少量产品，第三年有成批的产品，第四年是大量生产，源源不绝。但目前希特勒德国的战备工作，几乎与战时的情形一样紧张而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它早已达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阶段了。而英国则只是在非紧急状态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而且规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国全部军事开支的总数是三亿零四百万镑，①而德国的军事开支至少有十五亿镑。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一倍，或可能超过两倍，而它的一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工厂也已开足马力，全部投入生产。因此他们不断得到比我们多得多的武器。

①1937至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镑；1938至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镑；1939至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协约国丧失了捷克军的二十一个正规师和已经动员的十五到十六个后备师，还失去了他们的山地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慕尼黑危机中曾使德国不得不部署三十个师的兵力，或者说，德国的受过完备训练的机动部队主力。根据哈尔德和约德尔两将军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只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师是第一线的正规军。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们无疑地等于损失了相当于三十五个师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这个中欧第二个最重要的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工厂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几乎相等。在全德国正在紧张地、几乎像在战时状态那样努力工作的时候，法国的劳工却早在1936年就已争得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陆军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起，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和编制上以及后备队伍的积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及其纯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随着装备的不断扩充，对官兵的训练和一般官兵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也日益取得进展。而法国陆军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扩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国超过

了。在1935年，法国即使没有前协约国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经重大战斗就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领德国。到1936年，法国的压倒优势的实力还不至于成为疑问。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透露，这种情况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因为知道了它们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曾极力阻挠希特勒采取各种行动，但正是这些成功的行动使希特勒声望增高。到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慕尼黑事件后的这一年内，德国陆军虽然在有训练的后备队这个方面仍较法国为弱，但它的效率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于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而德国的人口又比法国多一倍，所以德国军队不论按照任何标准都将胜过法国，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以军队的士气来说，德国人也是占上风的。抛弃盟国，尤其是害怕战争，就会使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丧。在德国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强之感，都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战斗本能，而法国却自认虚弱，使法国各级官兵大为丧气。

※　　※　　※

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开始赶上德国，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风"式和后来以"喷火"式等新式战斗机替换如"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的过程还刚刚开始。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配备了"旋风"式战斗机。而且，旧式飞机的储存和零件，因为此后不能使用，只好抛弃。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德国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有为数甚多的"米式"109飞机，这是我们的旧式飞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于我们有更多的配备新式飞机的中队，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个新式战斗机中队，每架飞机装配八挺机关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储存和替换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时，我们可以用来作战的新式战斗机一般有四十七个中队。

在德国方面，其实力增加的数字如下：

1938年	轰炸机1，466架	战斗机920架
1939年	轰炸机1，553架	战斗机1，090架
1940年	轰炸机1，558架	战斗机1，290架

德国空军的扩充，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努力，比起他们迟了差不多两年。在

1939年到1940年间，他们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们在现代战斗机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们在质量上差得太远，到了1939年，虽然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我们曾努力补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国较量时我们还是不行。

在1938年，伦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袭的，我们对此竟毫无准备，实属可悲。不过，除非德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取得了迫近我国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则，决定性的不列颠空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不能使用在当时航程尚短的战斗机来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军要击败法军还是不可能的。

德国用来突破法国阵线的大规模坦克的生产，是直到1940年起才开始的；法军在西线仍占优势，而东线的波兰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国当然不能像后来在法国被迫投降后的情形那样，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这还没有把俄国的态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实行的抵抗估计在内。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时期空军实力的对比的数字提出来，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我所写的结论。

据说我们因慕尼黑事件"获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两国同希特勒德国的对比，却远较慕尼黑危机时恶劣得多。

※　　※　　※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938年一年内，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并入德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毫无疑问，这个可怕的力量对比是转而有利于他的。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1939年1-4月

张伯伦访问罗马--德军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结--内阁的乐观主义--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政策上的彻底改变--3月31日我给首相的信--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同贝克上校的谈话--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登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错误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说--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军事计划会议--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的战略优势--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软弱态度--组织英国联合政府的宣传鼓动--克里普斯爵士的呼吁--斯坦利先生表示愿意辞职。

张伯伦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亲自和两个独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为改善。他不知道这两个独裁者已经下定决心了。他满怀希望地建议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一月份访问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时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请。会谈就在1月11日举行。可是现在当我们读到《齐亚诺日记》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里对我国和我国代表的评论时，不免使人面红耳赤。齐亚诺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齐亚诺又写道：

"英国人不想打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但并不想打仗……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已告结束了，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一个大失败，但没有什么害处……

当张伯伦坐的火车开动时，他的侨胞们唱着'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人'，这时他热泪盈眶。墨索里尼问道：'这是个什么歌子？'"两星期后，日记又写道："珀思勋爵把张伯伦准备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是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领袖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

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①不过，最后走上灭亡的道路的却是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自己。

①《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第9、10页。

与此同时，1月18日，里宾特洛甫抵达华沙，对波兰展开外交攻势。吞并捷克，继而包围波兰。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声言德国在但泽拥有主权，并把德国在波罗的海区域的控制权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尔，以此来截断波兰出海的通道。波兰政府对这种压迫表示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视着，等候发动战争的时机。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出现种种谣言，说德奥境内，特别是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之间地区，军队调动频繁。据说德国已按战时编制动员了四十个师。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国的支持，正在准备把他们的地方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克上校看见条顿民族的烈风已经吹向另一个方向，就松了一口气。他在华沙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对斯洛伐克人的愿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对待国家总理的礼节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领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议会上向张伯伦先生问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问题，当时张伯伦提醒下院说，这个建议是为了反对无故的侵略，而现在并未发生这种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这种侵略就发生了。

※　　※　　※

在三月份，英国政治舞台充满一种颠倒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拥护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各大臣和各个报纸，无视捷克斯洛伐克里里外外都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形势日益紧张，却仍对于这个使捷克万劫不复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举一个例子来说，3月10日，内政大臣在他选区发表演说时就说到他希望有一个五年和平计划，说是有了这个计划，不久就会出现"黄金时代"云云。当时，他们还在满怀希望地讨论同德国订立贸易协定的问题。著名的《笨拙》漫画杂志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就在这张讽刺画发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个因慕尼黑决议而被夺去边界防线的危危欲堕的捷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向布拉格进军的德国军队绝对控制了这个毫无抵抗的国家。

我记得，当报导这件大事的晚报送来的时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里。即使像我们那样对前途不抱幻想、并且一直在竭力证明这种局势的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暴行为，也不免大吃一惊。掌握一切秘密情报的英国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确实令人难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独立。暗中有波兰支持的匈牙利军队便开进了他们所要求的捷克东部省份喀尔巴阡--乌克兰。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布捷克受德国保护，就这样便把它并入德意志帝国。

3月15日，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六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当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保证在技术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首相却说：

"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从斯洛伐克国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以后，形势改变了。由于斯洛伐克发表了这个宣言，结果使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因内部分裂而归于消灭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说道："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张伯伦先生预定在两天后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我以为他一定会用最委婉的辞令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这样就可以同他在议会的演说在调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设想：他或许会说，亏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见之明，使英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实际就是中欧的命运，断然脱离关系。他或许会说：

"去年9月，我们决定不卷入大陆纷争的漩涡，这是何等幸运啊！我们现在可以任由这些与我们无关的国家以不流血、不费财力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既然在慕尼黑会议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

伐克，大多数英国人在他们了解局势的范围内又表示赞同，因此得出这些想法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这也是一些最积极拥护慕尼黑协定的人所采取的见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视的态度来等待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

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真心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听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在这一夜之间，他突然从过去的错误中转变过来了。如果说张伯伦未能了解希特勒，那么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国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错误地认为首相温良恭谦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热情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雨伞就是他的象征。

他不知道内维尔·张伯伦有一颗坚强的心，不愿受人欺骗。

他在伯明翰的演说，调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口气和以前很不一样……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讲稿抛到一边，勇敢地站起来与困难搏斗。"他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破坏慕尼黑协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证："这是我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可以保证，我对捷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决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说中说：

"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本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刚才给你们宣读的那些保证，怎么能够说是一致的呢？"

"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现在，我们听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所以才不得不侵占它的领土……如果那里发生骚乱，难道不是外国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

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小国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接着来呢？事实上，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和政策比较起来迥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他必定经过了极度紧张的思想斗争。15日那天，他还说："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轨。"但是现在却突然来个彻底转变。

不但如此，张伯伦之改变主意，并不限于口头上说说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册中的第二十"小国"就是波兰。由于首相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由于他必须与许多人士进行磋商，他在这个期间当然是极其忙碌的。过了两个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议会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立场，〔其后又说〕各自治领已获得详细的通知。

这时，已经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时候了。议院里各党各派的领导人都一致支持对波兰的保证。"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这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凡了解当时局势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多半意味着一场我们不免要卷入的大战。

※　　※　　※

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

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　　※　　※

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1914年8月间，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议，让我把舰队调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势尚未绝望·之·前，使舰队能够通过多佛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在我看来，现在充实空防人员，就有相类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这件事，请勿介意。

※　　※　　※

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波兰人以可耻的行径占取了特申，可是他们很快就得交纳他们的罚款了。3月21日，里宾特洛甫接见波兰驻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说话的声调比起以前进行讨论时的声调变得严厉得多了。由于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成立了斯洛伐克卫星国，德国军队就开到波兰的南部边界。利普斯基对里宾特洛甫说，波兰一般民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要对斯洛伐克采取保护制度，认为这种保护是直接针对波兰的。他还询问里宾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长最近进行会谈的情况，问及这次会谈是否对梅默尔有所影响。两天后（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军占领了梅默尔。

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人采取隔岸观火的

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

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俄国军队越过它们的领土去干涉德国。"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3月19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俄国政府，虽然在慕尼黑危机时被摈于大门之外，这时提出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见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不但如此，许多小国都恨它，怀疑它，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①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地受到冷淡的看待并且给打消了。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3页。

英国官方的算计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来提出它对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计划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以便使他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已准备就绪了。

3月29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宣布，他计划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包括纸面上增加的二十一万人（没有装备的）。

4月3日，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暗号叫"白色方案"。元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　　※　　※

4月4日，政府邀请我参加在萨伏伊饭店宴请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午宴。这位波兰外交部长是来伦敦作正式的重要访问的。去年我曾在里维埃拉认识他，当时我们两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现在我问他："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专车能否平安无事地经德国回到波兰吗？"他答道："我想我们还来得及平安回去。"

※　　※　　※

一个新的危机现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

4月9日，我写信给首相道：

我希望最迟在星期二再召集议会。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就是要说明，我是多么希望你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在我看来，现在时间毕竟是很重要的。恢复外交主动权已属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仅仅发表声明，或废弃英意协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济事的了。

星期天各报纸都直率地提到我们正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保证。我还注意到有几份报纸谈到英国海军已占领科孚。假使我们真的采取了这个步骤，那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步骤，这当然要经希腊的同意，那么，在我看来，既然报纸已把这种想法宣布出来，而且显然是形势的需要，科孚很快就会被意大利先行占领的。那时，要想重新把它夺回来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先行占领科孚，那时只要有少数几只英国军舰遭受袭击，那就会使墨索里尼面临着开始一场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其直接结果将使意大利国内一切反对同英国进行大战的力量获得最好的机会。这不但不会加重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而且反而使危险减少，但必须在今晚就采取行动。现在巴尔干半岛十分危险。如果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之下，而我们又显出如同他们的估计一样不能有所行动，那么，他们就只好同柏林和罗马妥协，以求取得最好的条件。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成何等绝望！我们将要对波兰承担责任，这就会使我们卷入东欧的纠纷中，而在这同时又放弃建立一个一旦建成即可获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写上面的话时，还不知道我国地中海舰队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地中海舰队当然应该集中，应该·在·海·上，摆开适当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阵势。

事实上，这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正分散在各处。我们的五艘主力舰，一艘在直布罗陀，另一艘在东地中海，其余三艘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而且其中两艘还没有小舰队护航。驱逐舰队则散布在欧洲和非洲沿海一带。另外一大队巡洋舰则集中在马耳他港，没有战列舰的强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护。正当我们的舰队因这样分散而实力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舰队集中在奥特朗托海峡，而意大利军队也正在集合登上军舰，准备进行某种性质严重的图谋。

4月13日，我在下院对这种疏忽的部署加以抨击：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弋，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二十五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

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地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几天后，我在一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对我国舰队的部署的不满：

我国舰队的部署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军大臣报告本土舰队进行戒备的情况，说紧张到连高射炮手想离开炮位走到下面来一下都不成。这是由于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所引起的结果。照我看来，这就超过戒备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舰队却像我在下院所说的那样，散布在地中海各处，处于极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而且，根据报纸所登的照片，"巴勒姆"号竟停驻在那不勒斯的码头。现在，地中海舰队已经集中，而且已经在它应该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无疑的一切已经妥善。但是，缺乏戒备的情形又移到本国海面上了。大西洋舰队除了少数几门高射炮之外，几天以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休假，所以实际上是失去了战斗力。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错开一下。所有的扫雷艇还在重新装备，还不能活动。这种情形又怎么能够与所说的星期二那天的紧张情况相吻合呢？看来这是严重违背连续的合理的戒备的规定的。毕竟现在所处的情形与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海务大臣现在患着重病，所以我预料有许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诺普的身上。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专为了告诉你个人的，以便你可以亲自去查明事实。所以，我请你对这封信严守秘密，因为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去麻烦首相，但我认为你是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的。

※　　※　　※

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侧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而且距波兰新工业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钟的飞行即可达到。波兰这个新工业中心，因为接近边区，现在已经迁到内地，比较靠近波兰的其他工业区了。"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6页。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①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十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受到更厉害得多的折磨。

①同上书，第107页。

※　　※　　※

首相过去一再保证不实行征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断然决定实行征兵了。大力促成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的，应该归功于陆军大臣霍

尔-贝利沙。他的确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进行了几次性质十分严重的谈话。在这种严重考验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在这段时期，他没有一天敢说这一天上班不是最后一次上班。

当然，在这个阶段实行征兵，还不能立刻组成一支军队。

当时只征召二十岁的男子；他们还得接受训练；在训练之后，还得给予武装配备。不过，对于法国、波兰和其他获得我国慷慨保证的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象征表示。在辩论中，反对党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自由党和工党在英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反对征兵的偏见面前退缩下来了。工党领袖提出如下动议：

在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候，本院对于政府违背诺言废弃志愿入伍的原则深表遗憾；从来志愿原则不曾使国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认为现在所提出的措施，实有考虑不周之处。非但不能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反而会招致分裂，并且使全国的努力受到挫折。这进一步证明政府在这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国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党领袖也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个步骤。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对于他们根据党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这种态度，颇为苦恼。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立场，并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决时，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政党的路线投票。投票结果，保守党以三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了他们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尽力劝告反对党要拥护这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对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使自由党和工党以后再也没有权利来批评当时的政府了。他们极其明白地表明他们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手段。不久他们就表明采取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手段。

※　　※　　※

虽然张伯伦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他显然是不害怕战争的。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说，首相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可能性越大，丘吉尔〔参加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①这句话不免带点蔑视的口气。我除了想再度入阁当大臣之外，我心里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很了解首相的见解。他很明白，如果爆发战争，他就会找我帮忙，而且他也准确地相信我一定会

答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见我参加政府就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表示，因而会使仅存的和平机会也消失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张伯伦先生不愿因为下院某一议员加入政府致使那么严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恶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6页。

三月间，我曾联合艾登先生和三十个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在夏季，国内掀起一阵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阁。站在独立的立场的克里普斯爵士对这次国内危机非常担忧。他曾访问我和各位大臣，极力主张组织他所说的"举国一致政府"。我是无能为力的。但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十分赞同。他写信给首相说，如果他的去职有助于政府的改组，他就愿意辞职。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1939年6月30日在这个时候，当你不胜焦思烦虑之际写信给你，我很犹豫，但鉴于事情紧急，请你原谅。我想我们都认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发战争的机会，就是让希特勒确实知道我们必定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而他的侵略就势必引起大战。至于我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一方面不会具有引起对方报复的威胁性，但却具有引人注意的戏剧性。除了现在就成立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成立的那种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就是举国一致、协力同心的戏剧性证明。我设想，这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美国，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在最后的时刻，还有可能获致满意的解决的话，那么，由这样一个政府来进行和解，也会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虑过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对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写信给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并且向你保证，如果你确实曾考虑成立这种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样--一定很乐意担任任何职位，不管职位怎么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内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这封信。

过了几个星期，差不多所有的报纸，由《每日电讯报》（7月3日）开头，《曼彻斯特卫报》加以强调，纷纷响应这个意见。我看到这种舆论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达，至为惊讶。写着"要丘吉尔回到政府去"的海报多得不得了，贴在首都招贴板上，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许

多自愿参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后挂着贴有同样标语的广告板，在下议院门前走来走去。这种宣传鼓动的方法与我无关，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请，我当然是会加入政府的。这次我个人又走运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逻辑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顺序演变下去。

第二十章　苏联之谜

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议成立三国同盟--边境国家左右为难--苏德接触增加了--李维诺夫的免职--莫洛托夫--英苏谈判--5月19日的辩论--劳合·乔治先生的发言--我对欧洲局势的发言--联俄的必要--太迟了--德意"钢铁公约"--苏联的外交策略。

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英德两国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友好关系。希特勒所希望的，只是对英国进行劝说或加以恐吓，要英国任由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张伯伦先生则满心想安抚他，感化他，教他温文知礼。可是现在，已到了英国政府的最后幻想破灭的时候了。内阁终于相信纳粹德国是要打仗的。于是，首相向四面八方的国家，只要不予拒绝的，都提供保证和订立盟约，也不管我们对这些国家能否给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兰提供保证之外，还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接着又同土耳其结盟。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提到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获得希特勒签名并在赫斯顿下飞机时拿在手里得意洋洋地向群众挥舞的那张倒霉的纸片。在这张纸上，他曾求得了他认为存在于他与希特勒之间、在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两个保证，即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条约。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已把前一个保证破坏无遗了；希特勒现在又要刷掉第二个保证了。

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道：

今天，既然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官方都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反对德国不可这样的观点，为证实这个观点还推行我们所知道的包围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条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决定在今天给英国政府一个牒文，说明这项决定。对我们来说，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还希望我们与英国之间能够避免军备竞赛--这只是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行动。不过如果英国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再度进行谈判，要是还有可能在我们之间达成明白而坦率的谅解的话，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①

①《希特勒讲演集》，第二卷，第1626页。

在希特勒推行他的政策的重要的关键时刻，英德海军协定显然使他获得很大的好处；而现在他却把这个条约说成是对英国的一种恩惠，为表示德国的不悦，就可以撤回这种恩典。希特勒向英国政府表示，他愿意同英国政府进一步讨论海军问题，也许他甚至希望以前上过他的当的人还会坚持绥靖政策。现在这个海军条约对他已是无关重要的了。他有意大利同他合作，他有空中优势；他还占有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他已经有了"西墙"。仅就海军方面来说，他早就把任何协定置诸不理，尽可能地加快速度来建造潜水艇了。他形式上早就援用条约规定的权利，建造与英国数目相等的潜艇了，但这丝毫不曾限制德国建造潜艇的计划。至于较大的舰只，海军协定对他虽给予慷慨的许诺，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全部消受。因此，他就厚颜无耻地巧妙表演，把条约向着制造这个条约的傻瓜，劈头盖脑地扔回去。

在同一篇演说中，希特勒也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他把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作为直接的理由。他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德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话，这个保证将使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条约义务与我在不久之前同毕苏德斯基元帅所订立的协定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认为波兰已单方面违反了这个协定，因此这个协定已不复存在了。我已经给波兰政府发出一个说明这种意见的牒文……

当时我对这篇演说词加以研究之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纳粹德国的目光非常可能转到波兰身上。希特勒先生的演说，不管能不能说明他内心的用意，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戏的主要目标，显然在于孤立波兰。他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对波兰展开猛烈的攻击，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德国的独裁者似乎认为，只要他所提出的要求是限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就可以使英波协定不能实行。他显然希望英国那些过去惯常叫喊"谁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的人现在也会叫喊"谁会为但泽和走廊地带打仗？"看来他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对慕尼黑协定的背信弃义，已经使英国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他的暴行，已经使英国政府尤其是首相在政策上完全改变了。

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废除，是一个极其严重和具有极大威胁性的步骤。直到本年1月当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他还对这个条约一再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是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经谈判订立的。它也和海军条约一样，对德国显然是有利的。这两个协定都曾在德国还是弱国的时候使德国地位好转。海军协定事实上等于英国宽恕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因而使斯特雷扎阵线的决定和国联行政院的决定都归于无效。德波协定则使德国的注意力得以集中于奥地利，其后集中于捷克斯洛伐克，使这两个不幸的国家惨遭蹂躏毁灭。德波协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了波兰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欧各国之间不能发展利益休戚相关的团结。现在，当这个协定已为德国效过劳之后，就被单方面的行动所抛弃了。波兰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现在正处在可能遭受侵略的范围之内。

※　　※　　※

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究竟牵涉到什么实际问题，急须加以考虑。这两个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他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驻苏大使和李维诺夫终于在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由于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受到那种对待，现在就不能对他们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们还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这个建议的全文没有公开。苏联的建议还主张这三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还加上波兰，要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提出保证。成立这个协定的障碍，就是这些和苏联同一边界的国家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它们和抵抗德的侵略，这样一来，苏联就会顺手把它们并入它们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国侵略还是接受苏联的援助。正是这种可怕的抉择，使英法两国的政策陷于瘫痪。

不管怎样，即使在事后看来，英法两国无疑地应该早就接受苏联的建议，宣布成立"三国同盟"；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援助的方法问题，则可留待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国之间加以解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情绪就大不相同了。

战时的盟国，相互之间总会倾向于听从对方的愿望；前线上一打响，战斗激烈，在和平时所不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也将大受欢迎。在这种本来可能已建立的大联盟之中，一个盟国如果没有得到邀请，要把军队开进另一个盟国境内，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张伯伦先生和外交部却被这个难解的难题弄得茫然失措了。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局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大的规模急剧地发展的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的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这种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只是当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像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才会出现为挽救世界作出决定的机会。

我们既然已使自己置身于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们就要抓住较好的希望，这是最关重要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念头而考虑同希特勒妥协。事实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根据俘获的德国外交部大宗档案，编辑并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的书，书中倒是告诉我们若干向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实事。看来早在1939年2月初，两国之间就有过一些接触；

但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贸易和商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受到慕尼黑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响，德苏两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这类问题又更加多了。俄国曾向捷克政府订购斯科达兵工厂的产品，现在斯科达工厂已成为德国的兵工厂，这些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访。当时他问起斯科达厂的合同，魏茨泽克说："由于外传俄英法三国成立空军协定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的有利条件尚待开创。"说到

这里，苏联大使立刻把话题由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

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　　※　　※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

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　　※　　※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　　※　　※

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

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

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　　※　　※

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他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①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①雷诺书中所引，前引书，第一卷，第585页。

※　　※　　※

5月8日，英国政府对4月16日的苏联照会终于作了答复。英国的复文内容没有公布，但塔斯社在5月9日发出了一项消息，列出了英国建议的要点。5月10日，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一项公报，大意说：路透社报导英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苏联对每一个邻国都必须分别作出保证；如苏联因为提供了这些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则英国必须保证援助苏联"，但这项报导是不符合事实的。公报说，苏联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国的反建议，其中并未提到苏联向每一个邻国分别提供保证的义务；相反，英国的反建议说，如果英法两国为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然而，英国的反建议并没有提到苏联若因履行对东欧任何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对苏联的援助。

同日晚些时候，张伯伦先生说，政府已承担了对东欧的新义务，但因种种困难没有邀请苏联直接参加。英国政府曾经提议，苏联自己应该发表同样的声明，表示愿意援助可能成为侵略对象的国家，并准备保护它们的独立，如果它们愿意接受的话。

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严格的方案。英国政府认为，尽管这个方案可能有别的一些优点，但它势必引起英国政府所提建议要避免的那些困难。他们因此向苏联政府指出困难之所在。同时，他们把他们的原提议作了某些修改。他们（英国政府）特别明白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希·望·他·们·之·是·否·进·行·干·预·要·视·英·法·是·否·进·行·干·预·而·定，·则·英·国·政·府·也·不·会·表·示·反·对。

可惜这一番话未曾在两个星期之前明白宣布。

这里应该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议会正式批准英土协定。我们希望，由于承担了这个新的义务就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这是我们对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的答复。正如我们同德国进行谈判的时期已告结束一样，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同意大利的关系也进入了同样的僵局。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仍然毫无进展。5月19日，全部问题在下院提出来了。辩论是简短而严肃的，发言的人几乎只限于各党领袖和曾任内阁大臣的重要人物。劳合·乔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须立即根据平等的条件同俄国订立最广泛的协定。劳合·乔治先生首先发言，他以惨淡的色调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和危险的图画：

目前这种局势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时普遍流传的感觉。那时我们获悉德国快要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但谁都不知道它向哪里攻击。我记得当时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前线将首当其冲；而我国的将军们则认为它将攻击我们。法国的将军们甚至对他们前线的哪个部分将首先受到攻击，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而我们的将军们也同样意见分歧。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就要受到极为强大的攻击罢了。整个气氛虽不能说是恐惧，至少也是心神不安。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阵线后面极其活跃，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准备。我看，这些都同目前的局势多少有点相像……我们都十分焦虑；

整个世界都感到侵略者正在准备发动另一次进攻。谁都不很清楚这次进攻将在什么地方爆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来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充进攻性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水艇。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占领和构筑新的阵地，这些阵地在他们对法国和我国作战时会使他们在战略上占优势地位……他们正在观察和调查自利比亚到北海一带作战时可能十分重要的一切形势。战线后方的活动有一种极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1918年也有这样的秘密，为的是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为防御作准备……他们不是为了抵抗来自法国、英国或俄国的进攻而进行准备。他们从来未受到威胁。

无论从私人方面或公开得来的消息，我也没有听过有任何暗示或提议，说我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地点发动进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所有这些准备，都不是为了防御的。这是为了执行某种既定的进攻计划，攻击与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某个国家。

※　　※　　※

劳合·乔治先生接着又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

两个独裁者的主要军事目的和计划，就是力求速战速决，避免长期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独裁者来说总是不合适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战争①的长期战争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俄国的坚强防御，虽然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但终于打垮了拿破仑。

德国的理想，现在是，而且一向就是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1866年的对奥地利的战争，不过打了几个星期；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实际上打了一两个月就告结束了。1914年的作战计划，本来也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几乎获得成功；要是没有俄国，他们或者就获得成功了。但是，只要他们不能迅速取胜，一切就完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德国的伟大军事思想家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1914年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缺少的是什么呢？在下一次大战中，他们又如何能补救这些缺陷，如何纠正或避免这些严重错误呢？

①指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译者

劳合·乔治先生从事实推进到想象，接着又说德国人已经有"两万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这些话远远超过事实，而且不恰当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这些年来，我们一小群人，奔走呼号，反复强调要重整军备，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起努力呢？他的话使全院为之寒心。两年以前，或者不如说三年以前，这一类的话和演说中所有的悲观主义，一定会受到讥讽和嘲笑。但在那时有的是时间，而现在，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确切，说这些话就已经太晚了。

首相在回答中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他对苏联建议的看法。

他对这个建议的态度当然是冷淡的，而且的确又是轻蔑的。他说：

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取得苏联的合作和协助以建立和平阵线，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也需要它，重视它。说我们轻视苏联的协助，纯属无稽之谈。至于如何精确估计俄军实力，或如何使俄军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有接受任何未经证实的见解，谁也不致愚蠢到认为这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局势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这番话所表现出的缺乏分寸，和我们在一年前见到的他拒绝罗斯福总统建议的话是一样的。

我于是就这个问题接下去讲：

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首相自称他很希望这样做，还说要按照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广泛而简单的形式进行。

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其他国家如果或希望要从这个联盟得益的话，这个联盟也可以扩大它的互相救助的范围。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

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这个简单的建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人说："你能信任苏联政府吗？"我想他们在莫斯科也会说："我们能信任张伯伦吗？"我希望我们能够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竭诚希望如此……

这个受到普遍接受的土耳其建议，对整个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都是一种促成团结和安定的巨大力量。同我们订立这个协定的土耳

其，与俄国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关系。它和罗马尼亚也很密切和友好。这些国家合起来正在互相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

英国和南欧各联合的国家之间有极为一致的利益，但在北欧不是也有同样的一致利益吗？以波罗的海各国来说，彼得大帝就曾经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战。现在，不让这些国家落入纳粹德国之手，是俄国至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北欧的重大利益。我也不必细说关于〔德国进攻〕乌克兰的议论，因为这意味着向俄国本土的进攻。你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东线，确实和俄国的主要利益都有关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他们是会把他们的利益与受到同样影响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给予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么，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我不懂得所有这些外交上的谨言慎行和迟延不决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幸发生最恶劣的形势，我们和他们一起卷入这种局面之中，还必须尽最大努力和他们一起奋斗。如果困难不至于发生，那很好，我们也可以在最初阶段获得安全。……

英国政府对波兰提出过保证。我听到政府提出这个保证时，我感到震惊。我现在还拥护这个保证，但我在听到时确实震惊。因为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使人感到将会采取这一步骤。我请求委员会注意，劳合·乔治先生在十天前和今天一再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个问题是：在保证提出之前有没有同参谋部商量过，诸如提出这种保证是否妥当，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实现这项保证的方法。全国都知道问题已经提出了，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真使人惶惑不安。

显然，俄国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实不只是平等待遇，而且还能使他相信盟国--和平阵线--所采用的办法很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俄国是不准备参加协定的。谁都不愿意同犹疑不决的领导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也须认清，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除非背后有一个与西方各国联合起来的友好的俄国给予他们以巨大而坚强的支持，它们是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大约一年的战争的。我基本上同意劳合·

乔治先生这个意见：如果要建立一条强有力的东线--一条东部的和平阵线，或者，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则变为作战的战线--那么，只有获得在东欧国家背后的友好的苏联的强大支持才有可能。

除非建立东线，否则在西线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像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这些国家，即使我们还没有对他们提出保证，一般也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他们，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1917年的经验吧。在1917年，俄国的战线已被击溃，士气涣散。革命和兵变使那支有纪律的庞大的军队逐渐丧失了斗志，前线上的情况乱得难以形容；然而，尽管如此，直至和约订立和把战线结束时为止，即使它在毫无战斗力和极其不幸的情况下，还吸住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德国军队。后来那条战线一旦结束，德国的一百万大军和五千门大炮就立即调到西线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几乎扭转了战争的发展形势，并要迫使我们接受一个灾难性的和平。

东线的问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现在没有人更多关注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当然我不是说要讨好苏联。

现在不是向什么国家讨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建议，公平的建议，而且照我看来，这个建议的条件，比政府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好些；这是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截了当和更为有力的建议。让我们不要把它扔在一旁，不了了之。我请求政府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无情的真理。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政府既曾长期忽略了我们的国防，又已经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一切，现在对技术问题不加考虑就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又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那么他们就辜负了国民的信任，而且，我还要加上一句，也辜负了国民对他们的宽容。

所有这一切现在无疑已嫌太迟了。艾德礼、辛克莱和艾登的发言，概括地说明危险迫在眉睫和与俄国结盟的必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在几星期以前还领导他们的党员投票反对全国征兵制度，使他们的地位大受削弱。他们所经常提出的辩解，是因为对外交政策不满，但他们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

如果全国人民不准备为了产生这种实力而接受必要的牺牲，那么，不管什么外交政策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　　※　　※

当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作出种种努力的时候，对方也在进行同样的活动。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于五月初在科莫举行会谈，获得了所谓"钢铁盟约"的正式的和公开的结果，并在5月22日由两国外交部长在柏林签字。这是对英国给东欧各国提供脆弱的保证的挑战性的答复。

在齐亚诺的日记中，记录了在签订这个盟约时和希特勒的一段谈话：

希特勒说他对这个盟约非常满意，而且确认地中海政策将由意大利主持。他对阿尔巴尼亚很感兴趣，对我们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控制巴尔干的坚强要塞的计划，表示热烈的赞成。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90页。

在签订"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即5月23日，希特勒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他在会上更明显地表露出洋洋自得的情绪。这次谈话的秘密纪要记录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的热潮之中，另外有两个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意大利和日本。我们对自己过去那段时期的确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按照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波兰不是一个"候补敌人"。波兰将总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的。虽然订立过友好协定，但波兰却总是暗中存心想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害我们。但泽根本不是争论的主题。这是一个我们在东方扩大生存空间和保障粮食供应的问题。因此，毫无问题我们绝对不能饶了波兰，我们不得不决定，一遇适当的机会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捷克事件的重演。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成功地孤立波兰将是决定性的一着。

如果不能断定德波冲突不至于引起西线的战争，那么战争将主要是对付法国和英国。如果法国、英国、俄国成立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那我就不得不对英法两国给予几次歼灭性的打击。我对于同英国达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们必须准备打仗。英国

把我们的发展看成是将会削弱它的地位的一种霸权的基础，所以英国是我们的敌人。

和英国的冲突，将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必须由武装部队加以占领。对他们的中立宣言，可以不予理会。

如果英国有干涉波兰战争的意向，我们就必须以闪电的速度来占领荷兰。我们必须致力于夺取从荷兰到须德海的新防线。以为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现在已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而是八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或政府，都必须以速战速决为目标。不过政府也必须准备打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

英国知道，战争的失败就是它的世界霸权的结束。英国是反对德国的推动力量。

英国人是骄傲的、勇敢的、顽强的，有坚强的抵抗力和具有组织才能。他们知道怎么去利用每一个新的进展。他们具有爱好冒险和北欧种族的勇敢精神，但一般德国人比他们高出一筹。我们在第一次大战中，如果我们拥有多两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又如果日德兰的海战在早上开始，英国舰队就会被击败，①而英国也就屈膝投降了。我们除了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之外，也必须作长期战争的准备。同时，我们必须排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机会。陆军必须坚守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所必需的基地。如果成功地占领并守住了荷兰和比利时，如果击败了法国，那么打败英国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②5月30日，德国外交部发给驻莫斯科大使如下训令："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在轴心国家的军队集结和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西方国家和苏联的重要联系已经完结了。5月30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对张伯伦先生5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给予答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两方见解的根本分歧。

〔他说〕远在四月中旬，苏维埃政府与英法政府进行谈判，讨论要采取的必要措施。那时开始的谈判，至今尚未结束。事情早就很清楚，如果对成立一条由和平国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反侵略阵线具有任何真诚的愿望，则下列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167-168页。希特勒显然对日德兰海战的事实一无所知。在这次海战中，英国舰队从头到尾都想把德国舰队引出来进行大决战而未成，如果进行了大决战，则英国舰队的压倒优势的火力，一定会很快就发生决定性作用。

②《纳粹-苏联的关系》，第15页。

由英法苏三国缔结一个纯粹是防御性的、强有力的反侵略互助公约。

由英法苏方面，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毫无例外地包括苏联近邻的一切欧洲国家提出保证，抵抗侵略者的进攻。

英法苏三国缔结明确的协定，规定一旦侵略者发动进攻，三国彼此之间互相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支援以及规定对被保证国家提供直接的和有力的援助的方式和范围。

谈判到了一个看来已无法打开的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虽然接受英国的保证，却不打算接受俄国政府同样方式的保证。在另一个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波罗的海各国，也抱有同样的态度。苏联政府明白表示，苏联所主张的互助公约，必须是把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在全面保证之内。现在这四个国家都拒绝了这个条件，也许它们由于害怕早就会拒绝这个条件的。芬兰和爱沙尼亚甚至声明，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向它们提出保证，它们将把它看作侵略行为。6月7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希特勒就轻易地把那条反对他的迟延不决的联盟的最后防线突破了。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战争边缘

对但泽的威胁--甘默林将军邀我参观莱茵河战线--和乔治将军同行--一些印象--法国采取守势--原子能研究的情况--我关于防空工作的信--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所作的新努力--波兰的阻挠--莫斯科军事谈判--1942年斯大林对我的说明--欺诈行为的记录--里宾特洛甫应邀前往莫斯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轰动世界的消息--希特勒的军令--"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英国的预防措施--首相给希特勒的信--傲慢的答复--希特勒推迟进攻日期--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信--意大利领袖的答复--最后的几天。

夏季一天天过去，全欧洲都不停地进行备战，外交家的态度、政治家的演说、人类的意愿越来越不被重视。德国的军事调动，似乎预示着它要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它同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纠纷，以此作为进犯波兰的第一步。6月10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表示他对时局感到焦虑，并且一再表明，如果波兰独立受到威胁，英国一定给予援助。基本上在国王影响下的比利时政府，以超然的精神，在6月23日宣布他们反对同英法举行参谋会议，并表示比利时决意保持严格的中立。

事态的发展趋势使英法两国的军队以及两国内部日益靠紧。

在整个7月份里，巴黎和伦敦之间往返频繁。7月14日法国国庆节，是一个显示英法团结的大好机会。我应法国政府邀请参加了这次盛典。

在游行后，我正要离开布尔歇时，甘默林将军建议我应该去参观法国前线。他说："你从来没看过莱茵河扇形战区，8月里请你再来，我们什么都让你参观。"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8月15日斯皮尔斯将军和我受到了他的密友乔治将军的欢迎。乔治将军是法国东北战线陆军总司令，也是最高统帅的可能的继承人。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极其能干的军官。我们在十天里一直在一起，互相研讨军事问题。我和甘默林随时有接触，这时他也正在考察这一部分前线的另外几个地方。

从劳特堡附近莱茵河的拐角那里起，我们遍历全部防区，直达瑞士的边境。在英国，像在1914年的情形一样，无忧无虑的人们这时正

在享受他们的假期，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沙滩上玩乐。可是在这里，沿着莱茵河一带，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临时桥梁都移到了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永久的桥梁都有重兵驻守，而且都埋有地雷。忠实可靠的军官日夜驻守着，一有信号，即可按动电钮把桥梁炸毁。这条巨大的河流，由于阿尔卑斯山积雪溶化，河水高涨，汹涌向前流去。

法军前哨中队蹲伏在丛林中的哨兵坑里。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地走到河边，但不能成群结队，以免露出目标。在河那一边约三百码之外，可以看到德国人在丛林之间悠闲地用大镐和铁铣构筑防御工事。在斯特拉斯堡所有河边住宅区里的居民，早就全部撤退了。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两辆汽车开过。在桥的两端，双方都详细验查护照，盘诘身分。在这里，德国哨所距离法国哨所约有一百米左右。他们之间没有往来。然而当时欧洲还是平静的，德法之间也没有发生纠纷。莱茵河不断以每小时六七哩的速度，滔滔滚流，波涛起伏。一两只载着孩子们的小游船在水面上掠过。在这次以后，一直过了五年多，我才再次看到莱茵河。1945年3月，我和蒙哥马利元帅乘小船横渡莱茵河，但那时是远在北部靠近韦塞尔的地方。

我回国后，我把我收集的札记送给陆军大臣，也许还送给同我有往来的其他大臣。我写道：

奇袭法国的前线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任何一点，都无法加以突破，除非付出极大的生命代价，花费许多时间，而在战斗进行的时间内，整个局势就会发生变化。在德国方面，情形也是如此，虽然程度略差一些。

但这一防线的两翼，是以两个中立的小国为依托的。比利时的态度，一般认为非常令人不满意。现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没有任何军事的关系。

在我能详细参观的防线的另一端，法国已竭尽全力进行准备，防范经由瑞士而来的侵袭。如果德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将沿阿勒河前进，并以一部分兵力开入或开向贝尔福山峡，以保护进攻主力的右翼。我个人认为，在战争开始时，德国对法国前线或对在其两翼的两个小国，绝不至于有任何重大的企图。

德国在攻击波兰之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他们按战时编制的现有的军队，已足够供东线作战之用了。即使在开始猛攻波兰的同时才

开始动员，仍可有充分的时间来增援齐格菲防线。所以，如果认为德国的动员才是警告的信号，这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法国在现在处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时期，似乎有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

※　　※　　※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10月底或11月初的泥泞时期，会使德国发动攻势有所妨碍，但在这时期来临之前，希特勒仍然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波兰加以沉重的打击。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现在德国准备在纽伦堡实行的示威行动--宣传之类--似乎和上述的结论相吻合。

※　　※　　※

在我这次访问所看到的事情，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多数负有重大责任的我的法国东道主，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守势，并不容反驳地向我灌输。同这些非常有能力的法国军官们谈话时，不禁使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认为德国比他们强，而法国又已不复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的生气勃勃的魄力了。法国将为其自身生存而战--只此而已！对面就是坚强的齐格菲防线，配备着增强了火力的新式武器。我想起上次大战时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攻势还有余悸哩。现在德国当然比慕尼黑事件时要强大得多。我们也不知道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所感到的深切焦虑。我们在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都已落到如此地步，以致没有一个负起责任的人（到这时为止，我还是在野的人，无责可负）敢于根据符合实际的推测来采取行动。这个推测就是，德国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漫长防线上，只有配备不全、训练不够的四十二个师。而在慕尼黑时期，德国在这条防线上则只有十三个师罢了。

※　　※　　※

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最担心的是英国政府也许会不顾我们的保证，在德国攻击波兰时畏缩不前，不敢对德开战。这时的张伯伦先生无疑已毅然改变了方针，虽然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当时对他的认识，并没有像一年以后那样深刻。我怕希特勒也许会再来一次虚张声势的恫吓，说什么他有什么新的行动或什么秘密武器之类，把我们这个已负担过重的内阁吓倒，或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

林德曼教授以前曾不时和我谈起原子能的事。我于是请他告诉我这一方面的现状如何。我和他谈话之后，写了下面的信给金斯利·伍德。以前已提到，我和伍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　　※　　※8月5日几星期以前，有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登有一篇文章谈到，根据最近的发现，一种名叫铀的特殊的原子，被中子击裂时会发生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乍看起来，这可能预示着将会发明一种破坏力极大的新爆炸物。·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论·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引·起·多·大·的·注·意，·并·且·将·来·也·许·终·于·具·有·实·用·上·的·重·要·性，·但·在·几·年·以·内，·这·种·发·现·决·不·会·导·致·可·以·在·作·战·中·大·规·模·使·用·的·危·险。

根据种种迹象，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有人会故意散播谣言，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制造出可怕的新的秘密爆炸武器，一下子把整个伦敦夷平。第五纵队当然也将设法用这种威胁的话来诱使我们接受另一次的屈服，因此，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说清楚。

第一，最有权威的学者认为，在铀里面，只有极少的成分能在这种作用中发生效力。如果要得到大规模的效果，就得先把这种成分提炼出来。这就得好几年才能成功；第二，只有把大量的铀集中在一起才能发生连锁反应。而一旦释放出能量，在还没有真正产生出猛烈的效果以前，一经轻微的引发就会引起爆炸。①

①这个困难后来当然终于被克服了，但这只是经过几年的研究用了极精密的方法才解决的。

它也许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各种爆炸物一样有效力，但不至于会产生更危险得多的效果；第三，这些试验不可能以小规模进行。如果他们已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试验（即取得了真正足以威胁我们的结果，而不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么要保持秘密就不大可能了；第四，在从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归柏林控制的领土内，只有少量的铀。

有人觉得这种新发现可以使纳粹有了某种足以毁灭其敌人的凶恶的、秘密的新爆炸物而大为恐惧。从上述所有的理由来看，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今后一定还会有各种不祥的流言蜚语、吓唬人的传闻。我希望没有人会听信这一套。

我的预测竟然如此正确，真是一件怪事。在原子能方面，摸到门路的倒不是德国人。他们实际上走错了路，正当罗斯福总统和我决定并获致值得纪念的协议来从事大规模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德国人却放弃了原子弹的研究而从事火箭或无人驾驶飞机的研究。关于我们这个协议，我们在后面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我提交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意见书中，也说：

1939年8月10日

英国对空袭的主要防御，是对来袭者抽取过境税。如果在每一次空袭中，能击落五分之一的敌弧 可以设想，开始的攻击必然是大规模的，在好几个小时之内接连不断地分批渡海进行空袭。但头次空袭的结果，并不能决定空战的胜负。空袭英国并不是一桩儿戏。

重大的死伤数字将迫使敌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得失。到了日间空袭不久就证明代价太大时，我们所要对付的就只限于对建筑物多的地区的盲目夜袭了。

墨索里尼在7月7日向英国大使说："告诉张伯伦，如果英国准备为保卫波兰而战，意大利一定和我们的盟国德国并肩作战。"但在幕后，他的态度恰巧相反。他在这个时候所企求的目的，无非是巩固他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摘取他在西班牙进行干涉的果实，消化他在阿尔巴尼亚所夺取的东西。

他并不愿意因为德国要征服波兰而卷入欧洲战争。他虽然屡次公开自吹自擂，但是对于意大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脆弱，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在1942年时，如果德国供给他军火，他是愿意主张作战的，但在1939年的时候就绝非如此！

在夏季，波兰所受到的压力日益猛烈，这时墨索里尼又想再作慕尼黑事件时代那样的和事佬了。他建议召开一个世界和平会议，但这个念头被希特勒敷衍了事地打消了。8月11日，齐亚诺在萨尔茨堡和里宾特洛甫会晤。齐亚诺的日记写道：

领袖非常希望我能用书面证据清楚地说明，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实为不智……要想把战争限于波兰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的战争又会使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损害。领袖从来没有这样毫无保留地和这样热烈地希望和平……里宾特洛甫一味托辞规避。我问起他关于德国政策的详

细情形时，他说话躲躲闪闪。关于德国对波兰的企图，他说谎的次数太多了，因此现在他对于他必须对我说的事情，以及他们实际上计划要做的事，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德国要打仗的决心是无可更改的了。即使他们取得的利益比他们所要求的还多，他们还是要进攻的。因为毁灭的魔鬼已经使他们着迷了……有时，我们的谈话极为紧张。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意见坦白说出来，但他却无动于衷。慢慢我就发觉我们在德国人的眼里是多么的渺小。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123页。

第二天，齐亚诺去见希特勒。我们现在得到了德国方面对这一次会见的记录。希特勒明白表示，他要和波兰彻底解决。他说他不惜被迫和英法一战，他要意大利参加进来。他说，"如果英国在国内要保持必要的兵力，则派赴法国的兵力最多只能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此外，还可以提供几个轰炸机中队，但决不能派出战斗机。因为德国的空军将立即袭击英国，英国需要战斗机来防卫本土。"关于法国，他说在消灭波兰之后--这不需要多少时间--德国就可以在西墙集中几百个师的兵力，这时法国就必须把它在殖民地和意大利边境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兵力集中于马奇诺防线来进行殊死战斗。齐亚诺在答复中，对他所听到的这番话的严重性表示诧异。他抱怨说，德国方面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表示，让他们知道波兰争端已到了如此严重和迫切的地步。相反，里宾特洛甫说过，但泽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解决。意大利的领袖虽然深信和西方各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应该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制定此事的计划。

在这次会谈之后，齐亚诺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意大利，向他的主人汇报。他发现墨索里尼这时已更加相信民主国家会不惜一战，因而更加希望自己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　　※　　※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又再度进行努力。

英国决定派一位特使去莫斯科。艾登先生在早几年前和斯大林有过成功的接触，自请前往，但这个慷慨的建议没有为首相所接受。6月12日，他派斯特朗先生担任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斯特朗先生固然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但在外交部以外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另一个错误，派遣这样一位次要的人物，实在是对别人侮辱不敬。他是否能通

过苏联机构的外围也很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已太迟了。自从1938年8月麦斯基被派到恰特韦尔来看我到现在，其间已发生了很多事情。慕尼黑事件已经发生了。希特勒的军队的发展又已多了一年的时间。他的兵工厂得到了斯科达工厂的补充，都在日夜开工。苏联政府十分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完了。贝奈斯已流亡在外。一个德国的总督在布拉格统治着。

另一方面，在俄国看来，波兰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年深日久的政治的和战略的问题。两国最后一次的主要冲突是1920年的华沙之战。那时加米涅夫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入波兰，毕苏斯基得到法国的魏刚将军以及达伯农勋爵领导的英国代表团的建议，把红军击退，接着加以追击，报之以血腥屠杀。在此后的几年中，波兰一直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它用左手联合并支持了反苏的波罗的海各国，又用它的右手在慕尼黑时期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劫掠。苏联政府明知波兰憎恨他们，也知道波兰无力抵抗德国的进攻。不过他们也深知他们自己的危险，深知他们需要时间来整顿他们最高统帅部内部所受到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朗先生的任务的前景是不美妙的。

谈判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愿意让苏联把他们从德国手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谈判始终没有进展。6月13日《真理报》的社论中表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有效中立，对苏联的安全极关重要。社论还说，这类国家的安全对英国和法国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是"连丘吉尔先生这样一个政治家"也承认的。这个问题，在6月15日在莫斯科提出讨论。第二天，俄国报纸宣称"苏联外交部方面认为初次会谈的结果并不完全顺利"。在整个7月份，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同法英两国代表从军事角度上继续谈判。英国政府于是派了德拉克斯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于8月10日前往莫斯科。这些军官并没有得到进行谈判的书面授权。法国代表由杜芒克将军率领。在俄国方面，则由伏罗希洛夫元帅出席主持。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苏联政府同时也同意德国派遣一个谈判代表到莫斯科。英法苏三国的军事会谈不久因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俄军过境而终归失败。波兰人的态度是，"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①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7页。

※　　※　　※

后来，在1942年8月间，有一天早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把苏联那时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斯大林说："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如果波兰受侵略，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下决心打仗，他们只希望英法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是阻止不了的。"当时斯大林曾问："法国在动员时可以派出多少师兵力去对抗德国？"回答是："大约一百个师。"于是他问："英国可以派多少？"回答是："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斯大林重复着说："啊，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对德作战，我们在俄国前线要派出多少个师？"这时停顿了片刻。"三百个师以上。"他没有告诉我这是他和谁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谈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话都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对我们外交部的斯特朗先生却颇为不利。

为了便于讨价还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必须把真正的意图掩藏起来，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摊牌。莫洛托夫及其下属在和英、德双方接触时，显出他们两面应付的惊人本领。直到8月4日，德国大使舒伦堡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还只能这样说："从莫洛托夫的整个态度看来，显然，苏联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改善德苏关系，但他们以前对德国的不信任还是根深蒂固的。我的总印象是：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现在是决心要和他们订约的。当然，谈判也许还要拖很久，尤其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不信任英国。……在我们方面，如果要使苏联政府转换方向，就必须作相当的努力。①"其实他不必担忧，大局已定了。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41页。

※　　※　　※

8月19日夜，斯大林向政治局宣布他准备同怠□　　□　　□磽胖钡酵砩喜耪业椒□尴Ｂ宸蛟□AＫ□苑ü□□磽磐懦に担核。"在一个秘密的协定中，德国声明它在政治上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都不感兴趣，但认为立陶宛应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已经划定。对波罗的海各国，德国只要求经济利益。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直到8月23日深夜才签订。②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8页。

②《纽伦堡文件》，第十编，第210页及其后。

※　　※　　※

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心平气和地记录了一切。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对于这类违背常理的行为所引起的非难和反感，只有两国的专制极权主义者才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知道希特勒还是斯大林这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最厌恶这个条约。双方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在这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斯大林无疑地知道，在希特勒和西方国家作战一年之后，德国就不再成为俄国的劲敌了。

希特勒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各个击破"。这一类的协定竟然能够成立，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在苏联方面，我们必须说明的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国军队部署的阵地越往西越好。这可以使俄国有时间从其广大帝国的各部分把军队集中起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俄国军队在1914年的不幸状况。当时他们在仅仅部分动员的情况下就向德军进攻。现在他们的边界，较上次大战时要偏东得多。因此，他们必须在受到攻击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武力也好，欺骗也好，都得首先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大部分。他们的政策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在全世界爆炸。苏联塔斯社说，8月21日到22日，里宾特洛甫正飞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政府当时所感到的情绪不论究竟如何，但他们当时没有恐惧的成分在内。他们立即宣称，"这件事绝不影响他们所决心要履行的义务。"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避免或延缓大战的爆发了。

※　　※　　※

我们仍有必要把"条约"的条件记录下来：

缔约国双方约定相互之间不进行单独的或和其他国家联合的任何暴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和任何攻击。

这个条约的有效期间为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没有一方提出废除则自动延长五年。在会议桌的周围，欢呼庆贺，祝酒干杯。斯大林还主动提议为德国元首干杯，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为祝他身体健康干杯。　　※　　※个非常平凡而简单的教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本书中还要谈到几个同样的例子。奸诈的人和政治家，虽然费尽心机，总是害了自己。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了二十二个月，斯大林和俄国的成千成万的生命，就得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一个在道德上毫无顾忌的政府，似乎总是大占便宜，为所欲为，但"一天结束时，一切都得算清楚，全部时间结束时，更得算清楚"。

※　　※　　※

希特勒从秘密谈判中知道同俄国谈判的条约一定会在8月22日签字，所以，甚至在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或在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之前，他就给他的总司令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决定同西方国家开战……与波兰的冲突是迟早要来的，我在春季即已有这样的决定，但我认为我应先打西方，而后再转向打东方……我们不用怕封锁。东方会给我们粮食、家畜、煤……我只怕在最后关头有某个下流痞会建议调解……政治上的目的已进了一步。摧毁英国霸权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在我把政治布置完成之后，军人就要开始这同一个任务了。

※　　※　　※

德苏条约的消息一公布，英国政府就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发出各项命令要海岸的重要地点的防卫部队以及防空部队集合待命，保卫易受攻击的各个据点。政府发电报给各自治领和殖民地，警告他们可能在短期间内要进入警戒阶段。掌玺大臣奉命把地方机构一律改为战时编制。8月23日，海军部得到内阁授权，征用商船二十五艘，把它们改成武装商船巡洋舰，另外征用拖网渔船三十五艘，装配潜艇探测器。为海外驻军征召了六千人的预备役。各雷达站的防空部署和防空部队的全面部署，已获批准。空军预备役二万四千人和所有的空军辅助部队，包括各气球中队在内，都应召服役。所有的服军役人员一律不准请假。海军部也向商船航运发出警告，此外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步骤。

※　　※　　※

首相决定把英国这些准备措施告诉希特勒。这一封信并没有记载在法伊林先生写的传记内，但在别的地方发表过。为了对张伯伦先生公正起见，这当然应该让大家知道：

阁下也许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这些行动在今晚的报纸上和无线电广播中已加以发表了。

英国政府认为，这些步骤是必要的，因为据报告，德国方面已进行军事调动。同时，德苏条约公布后，柏林某些人士显然认为英国将不会为了波兰而进行干预，认为这种万一的可能性已不必加以考虑。这实在是最大的错误。不论德苏协定的性质如何，都绝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这是英国政府一再公开明白说明的，也是他们决心要履行的。

有人说，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在1914年时把它的立场更清楚地加以说明，也许可以避免那一场大灾祸。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决意不再让人有这种悲剧性的误解。如有必要，他们决心并准备立即运用他们的全部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开始，其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如果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也会很快结束，这种想法，即使在战争各条战线上某一方面能取得一些胜利，也是极端危险的幻想。

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承认我确实想不出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一场使欧洲卷入战祸的灾难。鉴于统治者的行动对人类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我希望阁下对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种种，会加以最慎重的考虑。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57-158页。

希特勒在其答复中，在详述德国准备用"无可比拟的宽容大度"来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以后，跟着说了下面一段无耻谎话：

英国对波兰提供无条件的保证，不管可能引起冲突的原因如何，英国将在任何情况下都援助波兰。这种保证，只能被解释为对那个国家的一种鼓励，今后他们在这张特许证的掩护下，可以放手对波兰国内的一百五十万日耳曼居民施加惊人的恐怖行为。①

①同上书，第二编，第158页。

8月25日，英国政府公布同波兰订立的正式条约，确认以前所提供的保证。当时采取这个步骤是希望可以为德波直接谈判提供最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条约表明，如果直接谈判解决失败，英国就会站在波兰的一边。战后戈林在纽伦堡审讯中说：

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停止原订计划对波兰的进攻。我于是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停止。他说："不，我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预。"①实际上希特勒将进攻日期从8月25日推迟到9月1日，而且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同波兰进行了直接谈判。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同波兰达成协议，而是想给英王陛下政府种种机会，使之可以逃避保证。至于英国政府的思想，像议会和全国一样，根本不是这样。英国岛民的性格有点古怪，他们讨厌军事训练，近千年以来从来没有敌人入侵，但在危险日益临近和日益扩大时，他们反而越来越镇定，在危险到了迫在眉睫时，他们反而更为凶猛，在危险发展到了性命攸关的关※※※，曾使他们能够在多次危难中转危为安。

①同上书，第166页。

※※※

这个时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给墨索里尼。这封信最近在意大利发表了：

领袖：

若干时候以来，德国和俄国都在考虑有无可能使他们双方的政治关系能够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最近根据下述种种理由，更有在这方面获得具体结果的需要。

1．世界政治的总形势。

2．日本内阁还是迟迟不采取明确的立场。日本虽然准备参加一个反俄联盟，德国（据我看来，意大利也一样）根据目前的情况认为这只属次要的考虑。日本不愿针对英国而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而这在德国方面，我认为也在意大利方面，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3．从今春以来，德国和波兰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在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这不是由于德国的过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英国的行为……这些理由促使我迫切需要在德俄谈判中得出结果。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形告诉你。但最 ※ ※ ※德关系的意向--这种意向从李维诺夫去职的时候起就有了--越来越明显了，使我现在能在局势得到初步澄清以后，派我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拟订世界上现有的性质最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其全文不久即将公布。这个条约是无条件的，此外还规定凡有关德俄利益的一切问题，均应互相磋商。我也可以告诉你，领袖，有了这些规定，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实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 ※ ※ ※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7页。

墨索里尼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回答说：

马肯森大使刚刚转来你给我的信，兹敬复如下：

1．就与俄国达成协议一事而论，我完全赞同。

2．我觉得应避免同日本发生破裂或对它冷淡，以免它同民主国家集团日趋接近。……

3．莫斯科条约封锁了罗马尼亚，也可能改变土耳其的立场。土耳其接受过一笔英国借款，但它并没有签订盟约。土耳其方面采取新的态度会破坏法国和英国在东地中海方面的战略部署。

4．关于波兰，我完全理解德国的立场，我们深知这种紧张局势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

5．关于在军事行动发生后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见解有如下述：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能只限于局部时，意大利将向德国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政治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发动反攻时，我必须郑重提出，以目前意大利军事准备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在军事上采取主动的行动，这一点我已屡次并且及时地向你，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先生提过的。

但是，如果德国能立即以军火和原料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对付法国和英国可能对我们的攻击，那么，我们自可立即参战。在我们前

几次会晤时，我们预料战争将在1942年后发生。到那个时候，我的陆海空军就会按照我们约定的计划准备好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10页。

如果希特勒以前没有料到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就知道战争爆发时不能指望意大利进行武装干预。墨索里尼想在最后一分钟重演慕尼黑时的角色的任何企图，已被置之不理了。

意大利领袖关于德国的最后行动的消息，似乎不是由德国方面而是由英国方面得来的。齐亚诺在他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把德国向伦敦提出的建议全文通知我们，我们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①墨索里尼现在唯一的需要是希特勒默许意大利保守中立。关于这一点，希特勒答应了他。

①《齐亚诺日记》，第136页。

※　　※　　※

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

（一）现在东部边界的形势已达到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地步，要用和平方式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我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只有一点改变，就是陆军方面军事部署几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此限。至于任务和作战目标的分配都维持不变。

进攻日期--1939年9月1日。进攻时间--四时四十五分〔用红铅笔注上〕。

（三）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明明白白地由英法方面来负。开始时，对于对方的不重要的越境侵犯行为，只应采取纯粹局部行动来予以还击。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72页。

※　　※　　※

我从莱茵河回来后，在巴尔桑夫人那里过了几天晴朗的日子。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笑容可掬但心里却焦虑不安的人。

我们住在纳瓦尔的亨利王在伊夫里战役前住过一夜的那个古堡里。华莱士夫人和她的几个儿子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里。她的丈夫是

内阁部长。她正在等他到这里来。不久她接到他的来电，说他不能来了，至于何以不能来，以后再告诉她云云。

别的危险征兆也不断传来。人们都深感不安。甚至可爱的厄尔山谷的阳光，也失去了柔和的光线。在这种不安的气氛中，我要作画也是一件难事。我决定在8月26日回国，因为在国内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她。我路过巴黎时，请乔治将军同进午餐。

席间他把法德军队的数字全部都提出来，并按质量把这些师分为几等加以比较。这使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忍不住说："那你们占优势啊！"他回答道："德国军队很强，我们决不能先发制人。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们两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回到英国后，当晚我住在恰特韦尔家里。第二天我请艾恩赛德将军来和我呆在一起。他刚从波兰回来，他提供了有关波兰军队极有利的报导。他看过一师人在炮兵实弹射击配合下进行攻击演习，结果略有死伤。波兰的士气极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们力图估量这个不可知的局势。就在这个时候，我砌完了我的住宅的厨房的砖墙，这座住宅在去年就开始盖起来，准备在以后几年我全家居住在这里。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电报后，于8月30日经敦刻尔克回国。

※　　※　　※

当时在英国的有组织的德国纳粹党员，已知的有二万人。

按照他们在别的友好国家中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总是首先进行破坏和暗杀。我在当时并没有官方的保护，我也无意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我觉得我相当受人注目，必须防备万一。我有许多情报使我深信希特勒认为我是一个敌人。以前当过伦敦警察厅侦探的汤普森巡官现在已经退休。我请他带着手枪来我这里住。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武器，倒还是好好的。于是，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就警戒。这样就不会有人可以乘虚而入。在这时候，我知道如果战争一旦发生--谁还会怀疑这个呢？--一个重大的担子，必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来的。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9月3日，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三天，英、法对德国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了，张伯伦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延请丘吉尔入阁，担任海军大臣。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给丘吉尔来了一封信，祝贺他重返海军部。这是两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开始，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直接引向日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英、法对德宣战只是履行它们对波兰的诺言，只具有道义上的价值，其实它们都没有实力挽救波兰。9月19日，波兰在经过英勇抵抗以后，全军覆没了。从9月17日开始，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第二天占领维尔纽斯，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德军会师。一般的政治家只看到苏德合作的一面，而丘吉尔却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深刻的见解。10月1日，他在广播演说中明确指出：

苏联军队之所以要驻守在大大西移的战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他断言："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他预见到德、苏必战，他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以便能和苏联结成反德同盟。这样深刻的思想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远见卓识了。

宣战后最初的十个月里，双方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线，一时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陆战。法国在沿德国边境设有马奇诺防线，十分牢固，全线都有防坦克战壕，德军是难以从那里突破的，但是，法国北部边界却十分虚弱，由于比利时害怕得罪德国，表示要严守中立，拒绝英、法军队开进它的领土构筑坚固的屏障。这就为德军日后从那里突破、实行迂回包抄留下了隐患。

英国保卫挪威的战役失败了。英国舰队在成群结队的德国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英军只得撤回本国，把挪威的全部港口都丢失了。

1939年11月，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翌年3月，芬兰战败投降，全部满足了苏联对它的领土要求。

挪威战役的失败在英国下院引起强烈的不满，大多数议员都对张伯伦及其政府表示不信任。老牌政治家劳合·乔治的话最尖刻，他说：张伯伦曾一再吁请国人要为战争作出牺牲，这很好，请首相先来带个头，"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张伯伦尽管恋栈，至此也只得下台了，但是，他仍想让执行"绥靖"政策时的主要助手哈利法克斯勋爵来继承他的位置。哈利法克斯倒有自知之明，关键时刻，他推辞了。这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丘吉尔。过去六年来，他一贯大声疾呼要警惕德国的战争威胁，要加强战备，要结成反德联盟，他的话已不幸言中。只有他的崇高威信才能使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保持团结，只有他的经验和智慧才能领导英国取得最后胜利。5月10日，在研究新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平时开会总是滔滔不绝的丘吉尔却缄默不语，此时无声胜有声，战时各党联合政府首相的重任就这样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他自信对战争的全局有丰富的认识，有资格也有能力领导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那一夜他睡得特别香，指挥全局的大权落在他身上，他倒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

第二十六章　同维希和西班牙的关系

同法国讲团结--美国和加拿大同维希保持联系--戴高乐将军的困难--我10月21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这次广播演说的深远的影响--必须坚持重要措施--土伦舰队--罗斯福总统的干涉--海军部顾虑重重--11月间同总统的通信--对法国战舰采取坚决方针--致戴高乐将军电--贝当向总统提出保证--英国和西班牙--塞缪尔·霍尔被任命为驻西大使--佛朗哥将军的政策--西班牙敌视我们的危险--阿尔赫西拉斯湾与中立地带--西班牙政府对希特勒的巧妙外交--佛朗哥的拖延战术--苏涅尔的使命--9月19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西班牙的要求逐渐增加--10月4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10月23日希特勒和佛朗哥在汉达伊会晤--10月24日希特勒和贝当在蒙都瓦会晤--勾结对付英国--我在11月14日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贝当与赖伐尔决裂--希特勒对西班牙失望--佛朗哥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口是心非，忘恩负义--我给总统的电报。

尽管法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尽管我们在奥兰解决了法国的舰队，①并且同维希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同法国团结在一起的感情。法国惨遭敌人的破坏，身居枢要的法国人也受到种种个人的压迫，凡是未曾身受其苦的人，在评论个别人物时，应持慎

重态度。法国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深深相信，一旦把事实告诉法国全国人民，他们就一定会对共同事业作出最大的努力。当他们听说：他们只有听从声势煊赫的贝当元帅的话才能得救，听说英国给予法国的帮助是极少的，它不久也会被人征服或者自行投降，广大群众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不过，我确知，他们是希望我们打赢的，他们再没有什么比看见我们斗志昂扬地继续战斗更高兴的了。戴高乐将军英勇不屈，百折不回，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支持他。8月7日，我同他签订了一项满足实际需要的军事协定。他那振奋人心的演说，已通过英国广播电台播送到法国和全世界。贝当政府判处他死刑，反而使他的声名大噪。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并扩大他的活动范围。

①参见本书上部第十一章。--译者

同时，不仅要同法国、甚至还要同维希保持接触。因此，我总是尽量利用他们。这年末，美国把像李海海军上将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威望和地位的人派为驻维希大使，他本人与总统非常接近，这使我不胜欣幸。我一再促请麦肯齐·金把他那位干练和渊博的代表迪皮伊先生留在维希。当我们找不到什么道路进入一个庭院的时候，这儿至少打开了一扇窗子。7月25日，我把一份备忘录送交外交大臣，我说："我想在维希政府中策划一次阴谋，使那个政府中的某些人--也许在其余的人的同意之下--逃往北非，以便从北非海岸以独立的地位更有力地为法国讨价还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想利用粮食和其他利诱以及显而易见的论据。"抱着这种精神，我预定于10月接见一位名叫鲁吉埃先生的人，他自称是奉贝当元帅的亲自指示前来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或我的同僚对贝当怀有任何敬意，而仅仅是因为不应当任性堵塞任何接近法国的途径。我们一贯的政策，是要使维希政府及其成员体会到，从我们来说，他们要想改正错误是永不嫌迟的。不论以往发生过什么事，法国仍然是我们患难中的伙伴，除非两国之间真正发生了战争，否则便没有任何事情能阻碍法国与我们分享胜利。

这种方针颇使戴高乐难堪，他不避一切艰险，使法国国旗在海外高高飘扬，但是他在国外的追随者为数甚少，怎么也不能称作是另外一个有效的法国政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望，扩大他的权力，增加他的力量。

从他的处境来说，当然憎恨我们同维希之间的任何联系，认为我们唯一无二地只应忠实于他一人。他也觉得，他要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有一个地位，就应当十分注意这一点，即：他虽然是一个寄人篱下、依靠我们保护的流亡者，但必须对"不忠实的老大英国"保持高傲的态度。他不得不对英国人作出粗鲁的样子，以便向法国人表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他确曾坚定不移地贯彻这项方针。他甚至有一天还向我解释了一下这种伎俩，我也充分了解他的极端困难的处境。我始终对他莫大的魄力不胜钦佩。

※　　※　　※

10月21日，我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法国人民发出呼吁。为了准备这篇简短的演说，我曾煞费苦心，因为必须用法语来讲。我不满意最初用直译法翻译的稿子，因为它未能使我用英语表达的精神在法语中也体会得到，但是自由法国在伦敦的一位成员迪歇纳先生给我搞了一个比原译好得多的译本，我练习了好几次，最后在一次空袭的爆炸声中，从"新楼"的地下室播送出去。

法国人！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同你们在和平战争中并肩前进，现在我仍然循着这条道路在向前走。今晚，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论你们的遭遇如何，我就像在你们家中一样同你们谈话。我一再诵读刻在金路易①周围的那句祈祷文："愿上帝保佑法兰西。"我们在英国国内，虽处于德国鬼子的炮火之下，也没有忘记把我们同法国团结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们正不屈不挠、精神百倍地为了欧洲的自由以及公平对待各国普通人民的事业而努力，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曾同你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当善良的人们受到卑鄙邪恶之辈的袭击，惨遭蹂躏，陷入苦难的时候，他们应当非常小心，切不可彼此不和。我们共同的敌人时时刻刻在设法制造这种局面，当然，我们之间不幸也发生过许多事情，上了敌人的圈套。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尽量转祸为福，把它们变为好事。

①法国大革命前一种金币，在金币正面，周围刻有"愿上帝保佑法兰西"这句祈祷文。--译者

希特勒先生说，他要把伦敦化为灰烬，他的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轰炸，然而伦敦的居民却等闲视之，毫不畏惧。我们的空军除保卫自己

还有余。我们正在等待敌人宣传已久的入侵。连海里的鱼也在等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是1940年，虽然我们也曾时而遭受损失，但是，我们仍然同以往一样，掌握了制海权。到1941年，我们将掌握制空权。请你们记住这意味着什么。希特勒先生利用他的坦克和其他机械化武器，以及第五纵队与卖国贼的阴谋勾结，暂时征服了欧洲大多数最优秀的民族，而他那个小小的意大利帮凶，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馋涎欲滴地希望得点东西，可是却弄得精疲力竭，疲惫不堪，而且也很胆小。他们两人都想分割法国和法兰西帝国，把法国当作一只鸡：这个分一条腿，那个分一只翅膀或者一块胸脯。不但法兰西帝国将被这两个卑鄙的恶棍吞噬，就是阿尔萨斯-洛林也要再次遭受德国的奴役，尼斯、萨瓦和科西嘉--拿破仑的科西嘉①--就会从法兰西的大好版图中被人攫去，但是希特勒先生不仅是想盗窃他国人民的领土，或者把一块一块的领土纳入他的小小联邦。我要告诉你们实情，你们必须相信：这个恶徒，这个因怨恨和失败而形成的穷凶极恶的怪物，已决心要彻底消灭法兰西民族，要断送他们的生存和未来。他用种种狡猾和野蛮的手段，企图永远消灭为法国所特有的文化的源泉，阻碍法兰西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如果他的企图得逞，全欧洲将通通变为德国鬼子的领土，受纳粹匪帮的剥削、掠夺和欺凌。请你们原谅我说得这样坦率，因为现在不是转弯抹角地说话的时候。将来，法国之所以要受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是因为法国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全遭毁灭，荡然无存。陆军、海军、空军、宗教、法律、语言、文化、制度、文学、历史和传统，这一切都要在战胜国的军队的暴力和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下消灭殆尽。

①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译者

法国人，事不宜迟，赶快重振精神。应记住拿破仑在有一次战役之前说过的话："这些普鲁士人今天是如此地吹嘘，可是他们以前在耶拿①是三对一，在蒙米赖②是六对一。"我决不相信法兰西的灵魂已经死亡！我也决不相信它列居世界最大国之一的地位已永远消逝！希特勒先生的这些阴谋和罪行，将为他和他的每一个党羽带来报应，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能够活下来亲眼看到他们受此报应。事情尚未了结，但为期当不在远。我们正在跟踪追击，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和你

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也在跟踪追击。如果他不能毁灭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毁灭他和他的匪帮，消灭他们所干的一切事情。

因此，要有信心和希望，因为一切都会好转的。

①耶拿位于德国萨尔河畔，在魏玛东南十哩处，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重创普鲁士军于此。--译者

②蒙米赖位于法国中部，1814年拿破仑率军追击普军，大战于此，因拿破仑行军迅速，普军猝不及防，以致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译者

在目前这个艰难痛苦的时刻里，我们英国人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战争，以便赢得我们将同你们共享的胜利，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在战争中帮助我们，你们至少要做到不与我们为难。不久，你们就能够给这只为你们打击敌人的铁拳增加力量，你们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即使在目前，我们也相信，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听到我们在空中或海上，或不久--肯定是不久--在陆地上打了胜仗，他们的心便感到温暖，他们便热血沸腾，感到骄傲。

请你们记住，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我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英国人会像德国控制的无线电台所说的那样，想攫取你们的船只和殖民地。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不觊觎任何国家的任何东西，我们希望的，只是对我们的尊重。在法国殖民地和在所谓的法国非占领区的法国人，随时都有机会进行有用的活动。这一点我就不详细讲了。敌人正在收听。对于那些处于德国蛮子的严刑峻法、压迫和监视之下的许多人，英国人的心完全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愿对这些居住在沦陷区的法国人说，当他们考虑未来的时候，要想到伟大的法国人甘必大①在1870年以后谈到法国的未来和归趋时所说的话："要常常想到这件事，但口里不要说出来。"

①甘必大（1838-188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70年普鲁士入侵法国时，他在外省组织抵抗运动。--译者

晚安！为明早养精蓄锐而安歇吧！曙光即将来临。晨曦将灿烂地照耀着英勇、忠实的人，温暖地沐浴着为正义而受苦难的人，壮丽地抚慰着长眠的英灵。黎明就会发出这样的光辉。法兰西万岁！世界各国的普通人民向着他们公正和真实的传统，向着更广阔、充实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万岁。

毫无疑问，这次呼吁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法国人的心，直到今日，法国各阶层的男人和妇女还向我提及这件事，尽管我为了挽救我们共同的命运而不得不做过许多冷酷无情的事，而且有时是针对他们的，但是他们仍然对我非常亲切。

※　　※　　※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坚持重要措施。当欧洲和法国还处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的时候，我们不能放松封锁，尤其不能放松对法国的封锁。虽然我们有时为符合美国人的愿望，让几艘指定的船只载运医药用品到法国的非占领区去，但是我们却毫不踌躇地拦截并搜查所有其他出入法国港口的船只。

无论维希打算怎么办，我们也不抛弃戴高乐，不阻止他在法国殖民地内扩张他逐渐增长的势力范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目前羁留在法国殖民地港口的法国舰队的任何一部分驶还法国。海军部有时非常担心，唯恐法国宣战，因而加重我们的困难。我却总是相信，只要我们证明我们有无限期打下去的决心和能力，法国人民就打心眼里决不会容许维希政府采取这样一个违反天性的步骤。的确，这时法国人民已对英国抱有热烈的期望和同舟共济的心情，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们的希望也随之增长。甚至赖伐尔先生，当他不久以后出任贝当元帅的外交部长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秋去冬来，这时，我担心那两艘法国巨型战舰有企图开回土伦之虞，回到土伦后，它们便可在那里继续完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李海海军上将和贝当元帅的关系甚密。因此，我请罗斯福总统设法，结果没有使我的希望落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0月20日

我们从各方面听到传言，维希政府准备利用他们的军舰和殖民地军队去支援德国与我们为敌。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些报道，不过，如果土伦的法国舰队移交德国，则对我们将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总统

先生，如果你能使用最强硬的措辞对法国大使着重表明美国对这一出卖民主和自由事业的行动的非难，那一定会成为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维希方面将非常重视这种警告。

你一定知道，我们最近的两支军事运输舰队在西北航道所蒙受的重大损失。①此事发生在我们缺少驱逐舰的那段时期（这个时期的情况我已向你谈过）。感谢上帝，你们的五十艘驱逐舰正在陆续到达，有些不久就要参加战斗。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情况即将大大好转，因为届时我们将有许多自制的反潜舰只竣工，但是，由于需要用如此之多的小型舰只在英法海峡防御入侵，需要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海军部署，另外还有大量的护航工作，因此我们势必还要经历一段令人焦灼的紧张时期。

①从10月17日到19日三日之间，有三十三艘船只在西北航道被潜艇击沉，其中有二十二艘是英国船只。这些数字包括一支军事运输舰队的二十艘船。

于是总统便就土伦舰队一事向贝当政府发出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私人信件。他说："不能用一个政府已成为另一个强国的战俘这一事实来辩解它应当为它的征服者效劳，进攻它以前的盟国。"他提醒说，贝当元帅曾经向他提出过法国舰队将不投降的庄严保证。如果法国政府打算容许德国人利用法国舰队对英国舰队从事敌对行动，那将构成对美国政府的处心积虑的极为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任何这类性质的协定都肯定会破坏美、法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这将在美国的舆论中产生一股极端愤恨法国的浪潮，并将永远终止对法国人民的援助。如果法国采取这种政策，则美国在将来遇到某种时机，可以帮助法国保持其海外属地的时候，也决不会给予帮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0月26日

在我打电报给你，请你给贝当去电以前，你就已经打电报给他，向法国人提出了义正辞严的警告。我对你此举非常感激，但是一切尚在未知之数。外交部告诉我，他们已将我们最近收到的关于德国提出的条件的消息电告你了，据说，贝当已表示拒绝。从这方面说，移交非洲海岸的空军或潜艇基地，其遗害之大并不减于移交舰只。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基地如果掌握于恶徒之手，将对你们形成一种威胁，并

使我们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我希望你对法国人说明，你关于舰只的话也同样适用于出卖基地的举措。

尽管我们在过去五个月内受到入侵的威胁和空袭，我们仍照样继续不断地绕航好望角增援中东，把现代化的飞机和舰队中的主力舰只调往该地。我并不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我们现在仍要扩大对东方的增援。两个战场的压力都非常大，对一切援助，我们都将衷心感激。

这时，海军部非常担心有与维希决裂之虞，因而自然要低估让那两艘法国战舰驶还土伦对我方的不利。我针对这一点发出了指示。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自火车上发）1940年11月2日

自从法国背盟以后，我们就认为千万不可让"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落入敌人之手或者驶征可以继续完工的港口。为此，你们曾袭击"黎歇留"号，并且说，已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该舰失去了战斗力。"让·巴尔"号尚未竣工。

这两艘战舰都不适宜于在它们现在所停泊的大西洋中的非洲港口作战。我们既定的政策就是决不容许这两艘战舰落入恶人之手。据悉，第一海务大臣对阻止"让·巴尔"号驶还土伦之议不以为然，并且还说可以让该舰平安开过，这使我不胜诧异。我们始终认为土伦是敌人控制的港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竭尽全力（可惜没有成功）阻止"斯特拉斯堡"号抵达土伦。我认为，认为可以让"让·巴尔"号驶还土伦的主张，同阻止"斯特拉斯堡"号逃逸的行动，是无法调和的。

海军部应负责阻止这两艘战舰中的任何一艘开往大西洋或地中海的法国港口，从而开往土伦进行修理完工，然后，准备随时献给德国，或者被德国夺取。

首相致外交大臣（自火车上发）1940年11月2日

我不知道"让·巴尔"号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动。我已通知海军部，负责阻止该舰开进地中海。因此，这一点看来十分重要，即：你应向维希提出明白的警告，如果企图把该舰开往大西洋德国人控制的港口，或者开往地中海随时可以陷入敌人之手的港口，该舰将受到拦截，并在必要时予以击沉。

我在伦敦的私人办公室将给你送来我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副本。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1月10日

1．我们曾多次接获关于法国政府企图把"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开住地中海以便继续完工的报告，这使我们非常不安。万一发生此事，便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潜在的危险，而且势必给德国人控制这两艘舰只开辟道路。我们觉得，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阻止。

2．数日前，我们曾通过驻马德里大使就以下各点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警告："这一举措将更加诱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夺取法国舰队。我们不怀疑法国政府确有诚意，但我们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能力履行他们不让法国舰队落入敌人之手的诺言。我们特别想要避免英法海军之间发生冲突，因此希望：如果他们确有调遣这两艘舰只的打算，现在就不要这样做了。"

3．正如我们告诉法国政府的，我们并不怀疑他们有履行保证的诚意，但是，这两艘战舰一旦驶入法国的港口或进入敌人的势力范围，即便我们相信他们愿意履行他们提出的保证，但事实上，他们能否履行，还是没有把握的，我必须坦白地说，法国政府调回这两艘战舰，即使能说出充分的理由，但在我看来，其意图是很使人怀疑的。

4．如果你觉得能就此事再次向维希提出警告，定有莫大的裨益，因为，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对你我双方都有极大的危害。

※　　※　　※

我同戴高乐将军保持密切的联系。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利伯维尔）1940年11月10日

我急欲同你磋商。自你离开之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局势已大为改变。在法国各地产生了一种同情我们的强烈感情，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不会被人征服，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我们知道，维希政府由于美国向他们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而惊愕不止。另一方面，赖伐尔和满怀复仇情绪的达尔朗却在迫使法国对我们宣战，并以挑起海军方面的小冲突为乐。

我们对于在非洲的魏刚抱有希望，如果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则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是一定不小的。我们打算同维希签订某种临时协

定，以便减少发生意外的危险，并促使法国倾向于我方的势力得到发展。我们曾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轰炸直布罗陀或者采取其他挑衅行动，我们就要轰炸维希，无论维希政府迁往何处，我们也要追踪轰炸，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他们的答复。由此可知，你来此一谈是多么重要。因此，希望你能在利伯维尔略事安排后，即尽早归来。

请将你的计划见告。

11月13日，总统对我于10日发出的关于"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可能驶往地中海继续完工的电报，作了答复。

他立即训令美国驻维希的代办，要维希政府表明此事是否属实，并且向维希指出，美国政府极为关心的是：这两艘舰只应留在它们原来停泊的港口，以免被某一国家所控制或劫夺，从而在法国舰队将来的行动中，这两艘军舰可能被用来违反美国的利益。法国方面如采取任何这类步骤，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法美关系。他还提出，如果法国政府愿意出售的话，美国愿意购买这两艘舰只。

总统还告诉我，贝当曾向美国代办庄严保证，法国舰队，包括这两艘战舰在内，将永远不会落到德国人的手中。贝当元帅说，他曾对美国政府，英国政府，甚至对我本人，都提出过这样的保证。他说："我再度重申，这些舰只将用来保卫法国的属地和领土。除非英国攻击我们，否则，我们决不使用它们与英国作战。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出售那些舰只。根据停战条款不能出售，即使能够出售，德国人也决不容许。法国处于德国的蹂躏之下，无能为力。如果我有此自由，我也很愿出售，条件是战后应归还我们，用这个方法为法国保存这两艘军舰。我必须再次申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出售它们。"贝当元帅谈这番话时，态度非常严肃，但是对总统的建议丝毫没有惊愕或怨恨的表示。罗斯福总统又训令代办通知贝当元帅，美国关于这两艘舰只的建议，以及关于法国海军中其他舰只的建议，仍可随时进行商谈。

11月23日，总统又电告有关此事的进一步的保证。贝当元帅曾无条件申明，他要把这两艘舰只留在现在它们停泊的港口--达喀尔和卡萨布兰卡，如果这一计划有任何变动，他将事先通知总统。

※　　※　　※

对我们来说，西班牙的态度比维希的态度更为重要，尽管它同维希有密切的关系。西班牙可以帮我们很多忙，但更可以对我们为害甚大。在死亡枕藉的西班牙内战中，我们曾保持中立。佛朗哥将军从我们得到的援助微不足道，甚至根本没有得到援助，但他受轴心国家的好处甚大--也许连他的生命也是轴心国家给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援助过他。他不喜欢希特勒，而且怕希特勒。他喜欢墨索里尼，而且不怕墨索里尼。这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宣布中立，并从此严守中立。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着繁荣和互惠互利的贸易，从比斯开湾诸港运来的铁矿石对于我们的军需工业极关重要。但是，现在到了5月，"晦暗不明的战争"业已过去。纳粹德国的威力已为举世所公认。法国的战线已经崩溃。北方的同盟国军队正处于危险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很高兴地授予我以前的一位同僚（他前因内阁改组去职）以一项非常适合于他的才能和性情的新职位。5月17日，塞缪尔·霍尔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我确信，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能出色地完成这项任期五年的艰难、细致而且关系十分重大的任务了。这样，我们在马德里就有了很好的外交使节，不仅有很好的大使，而且还有很好的参赞阿瑟·晏肯先生①，还有海军武官希尔加思上校，他已从海军退伍，居住在马利奥尔卡岛，但是，现在又挟其对西班牙事务的丰富知识而应召任职。

①晏肯先生于1944年因飞机失事殒命。

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的政策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因为我们左翼政党对他的敌视态度而对英国有所怀恨。

这位心肠狭隘的暴君，只想怎样使他的精血已枯的人民摆脱另一次战争。他们已经打够了战争。他们有一百万人曾被自己的同胞屠杀。贫困、高昂的物价和艰难的岁月使这座荒凉的半岛毫无生气。西班牙再也不要战争，佛朗哥再也不要战争！他就是用这种平常的感情来了解和应付当时震撼全世界的巨大动荡的。

英王陛下政府非常满意这种平庸的见解。我们就是希望西班牙保持中立。我们想要同西班牙进行贸易，我们希望它不让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利用它的港口。我们不仅希望直布罗陀不受骚扰，也希望我们

的舰只能够利用阿尔赫西拉斯的碇泊所，希望我们日渐扩大的空军基地能利用直布罗陀连接大陆的地带。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这些便利条件才能到达地中海。西班牙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阿尔赫西拉斯背后的山上架设或者准许他人架设十余尊重型大炮。他们随时都有权利这样做，大炮一架设起来，便可随时发射，而我们的海、空军基地就无法利用了。直布罗陀可能再度经受一次长期的包围，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悬崖。西班牙掌握着英国在地中海上一切活动的钥匙，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西班牙也从来没有说不让我们通过。当时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几乎有两年之久，我们经常准备着一支五千人以上的远征军以及所需舰只，在接获命令之后几天之内便可出动，以备西班牙人不许我们使用直布罗陀港时，便可即时夺取加那利群岛，从空中和海上控制敌方潜艇，并绕航好望角与大洋洲保持联系。

佛朗哥政府另外还可用一种十分简便的方式给我们以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可以让希特勒的军队穿过半岛，替他们包围和攻占直布罗陀，同时他们自己则占领摩洛哥和法属北非。法国停战以后，德军曾于1940年6月27日大举进抵西班牙边境，建议在圣塞瓦斯蒂安和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城镇中和西班牙军队举行联欢，这简直使我们忧虑极了。有些德国军队事实上已经进入西班牙。但是正像1820年4月威灵顿公爵所说的："在欧洲，使干预他国事务的外国人最占不到便宜的国家，殆无过于西班牙。没有一个国家是像西班牙那样讨厌甚至卑视外国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不同，格格不入。"现在，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西班牙人在自己造成的内战灾祸中弄得精力疲惫、胆战心惊，就更不喜欢同别人打交道了。他们不愿外国军队在他们的国内开来开去。这些难缠的西班牙人，虽具有纳粹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但是外国人不进来总要好一些。佛朗哥的这种情绪极为强烈，并且以极端诡诈的手段使这种情绪成为行动。我们颇欣赏他的机智，尤其是因为他的机智对我们有利。

※　　※　　※

正如所有的人一样，西班牙政府对法国之突然沦陷和英国之可能崩溃或毁灭，大吃一惊。在全世界有许多人都接受了"欧洲新秩序"、"统治民族"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因此，佛朗哥在6月间表示，他准备加入战胜者的行列，分享战利品。一则由于他的欲壑难填，再

则由于他的老谋深算，他明白指出，西班牙的要求颇大。但是，这时希特勒觉得没有争取同盟者的必要。他也像佛朗哥一样，估计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后，便可结束大的敌对行动，而英国即将求和。因此，他对于马德里的这副积极拉拢的姿态并不怎么感觉兴趣。

到了8月，局势变了。那时已经看清，英国将坚持战斗，而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长期的。由于英国轻蔑地拒绝了希特勒7月19日的和平建议，于是希特勒便开始寻求同盟者；他除了去找他过去曾经援助过、而最近又表示要同他站在一起的这位独裁者以外，还能找谁呢？但是，佛朗哥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8月8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告诉柏林，总司令①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不过，他提出了某些要求。第一，保证将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包括奥兰在内，划归西班牙，并且要扩张西属非洲殖民地的某些领土。此外，还需要适当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因为西班牙的粮食只敷八个月的食用。最后，佛朗哥认为，要等到德国人在英国登陆以后，西班牙才能参战，"以免参战过早、战火拖延，使西班牙无法忍受，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危及现政权的根源。"同时，佛朗哥又致函墨索里尼，重申他提出的要求，并请他给予支持。墨索里尼于8月25日回信，劝告总司令"不要置身于欧洲历史之外"。希特勒因为西班牙的要求过高而感到棘手，而且有些要求将使他同维希重新发生纠纷。从法国夺去奥兰，那一定会导致法国在北非成立敌对的政府。他反复考虑这一问题的得失。

①指佛朗哥。--译者

其间，又过去了许多日子。9月间，看来大不列颠是能够抵御德国的空中攻势的。五十艘美国驱逐舰的移交，在欧洲各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西班牙觉得，美国在逐步走向战争。因此，佛朗哥和西班牙人便采取百般苛求的政策，并且还明确指出，必须要预先答应他们的要求。此外，还要求提供军需品，特别是西班牙面对直布罗陀的炮台所需的十五吋口径榴弹炮。在这段期间他们给德国人一些小恩惠。所有的西班牙报纸都是反英的。他们容许德国的情报人员在马德里到处乱走。由于西班牙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尔被怀疑为对德国缺乏热诚，于是便派遣长枪党的头子塞拉诺·苏涅尔为特使正式访问柏林，以便调整关系，保持伙伴精神。希特勒向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特别偏重于西

班牙人对美国的反感。他认为，这场战争也可能演变为洲际战--美洲对欧洲。一定要使西非沿岸的岛屿固若金汤。当天的晚些时候，里宾特洛甫要求在加那利群岛为德国准备一个军事基地。亲德的长枪党党徒苏涅尔竟拒绝讨论这一点，他一个劲儿地强调西班牙需要现代武器、粮食和石油，并且还要求牺牲法国来满足它的领土要求。西班牙在实现其参战的希望以前，所有这些都需要满足。

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向墨索里尼报告情况，并举行会谈。他说，元首认为英国的态度是"垂死挣扎，是完全不了解现实，是希望俄国和美国出兵干涉"。墨索里尼说，"美国是由于种种实际的利害关系，才站在英国一边的。"售与五十艘驱逐舰这件事，便足证明。他主张同日本结成同盟，以牵制美国的行动。"虽然从数量方面来说，美国海军可以算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认为，正如英国的陆军一样，它是一个松垮的组织。"领袖继续说："还有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问题。

意大利在南斯拉夫边境有五十万人，在希腊边境有二十万人。

意大利之看待希腊人，正如4月行动以前德国人之看待挪威人。从我们来说，必须解决希腊，当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埃及，英国舰队不能在亚历山大停泊而必须到希腊港口避难的时候，就尤其需要解决。"

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同意，主要的目标是击败英国。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击败？墨索里尼说，"要么，战争在春季以前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明年。"他当时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因此，一定要最有效地利用西班牙这一张牌。里宾特洛甫认为，先同日本结盟，接着西班牙就宣战，这对英国将是一个新的沉重的打击，然而苏涅尔却不说定日期。

※　　※　　※

当西班牙人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时候，希特勒争取他们支援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早在8月15日，约德尔将军就指出，要击败英国，除了直接入侵以外，还有其他方法，那就是：延长空战、加强潜艇战、夺取埃及和直布罗陀。希特勒非常赞成袭击直布罗陀，但是西班牙要求的条件太苛，同时，在9月底，他又有其他的打算。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这为他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　　※　　※

元首现在决定要亲自出马。10月4日，他在勃伦纳山口同墨索里尼会晤。他说西班牙政府的要求太高，步调迟缓。他担心，如果答应西班牙的要求便可能产生两种直接的后果：英国占领加那利群岛上的西班牙基地；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加入戴高乐的运动。他说，这样就会迫使轴心国家大大扩大它们作战的范围。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这种可能：使法国的武装部队在欧洲参加进攻英国的战役。墨索里尼侈谈他征服埃及的计划。希特勒愿意提供特别的卫队参加这次进攻。墨索里尼认为并不需要，至少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以前用不着他去支援。关于俄国问题，希特勒说，"必须了解，我之不信任斯大林，也如他之不信任我。"无论如何，莫洛托夫不久就要到柏林来，届时，元首的任务是要说服俄国，把它的精力转向印度。

10月23日，希特勒风尘仆仆地前往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汉达伊，同西班牙的独裁者会晤。西班牙人不但不因希特勒屈尊就驾引以为荣，据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反而提出"与他们的实力绝对不相称的要求"。西班牙要求修订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属加塔洛尼亚（法国的领土，在历史上曾一度同西班牙发生关系，但实际上是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割让阿尔及利亚由奥兰直到布兰科角的地方，还要求几乎整个的摩洛哥。会谈是通过译员进行的，历九小时之久。他们仅仅达成了一项含糊其辞的议定书，为军事谈判进行了安排。后来，希特勒在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说："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再搞这样的谈判。"①

①齐亚诺：《外交文件》第402页。

元首从汉达伊回国的途中，知会贝当元帅前往图尔附近的蒙都瓦去见他。这次会晤是赖伐尔安排的，他在两天以前曾在这里会见里宾特洛甫，他很惊奇地发现，希特勒也在此地。希特勒和赖伐尔两人都想鼓动法国为击败英国出一臂之力。元帅和他左右的大多数人最初对此事大吃一惊。但是赖伐尔却把这次事先安排的会谈说得天花乱坠。有人问他究竟是希特勒的主意还是有人向他建这样做的，赖伐尔回答道：

"你把他当成什么人？你以为希特勒还需要一个保姆吗？这个人啦，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他想会见元帅。再说，他也很尊敬元帅。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见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总而言之，同在契克

斯共进午餐大有不同。"①贝当被说变了心，同意这一计划。他认为他个人的威望可以同希特勒抗衡，同时，也值得给希特勒一个法国并不是不愿"合作"的印象。希特勒在西方无后顾之忧，便会打东方的主意，把他的军队转向东方。

①杜·穆兰·德·拉巴尔泰德：《幻想的时代》，第43-44页。

这次会晤是10月24日下午在一个隧道附近的希特勒的装甲火车上举行的。元首说，"我很高兴同一位对这次战争没有责任的法国人握手。"

之后，无非是说些可耻的客套话。元帅对于德、法两国之间在战前未曾发展密切的关系表示遗憾。也许现在还为时不晚。希特勒指出，是法国挑起战争的，现在它已经被打败，但是，他当前的目标是摧毁英国。在美国还不能有效地援助英国以前，占领不列颠或者使之变为废墟。他的用意是尽快结束战争，因为再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不合算的了。整个欧洲都要付出战争的代价，因此，这与整个的欧洲休戚相关。法国能够协助到什么程度呢？贝当承认合作的原则，但是解释说，他不能规定其范围。当时曾制成一份记录，根据记录，"与领袖的意见一致，元首表示，决心要见到法国在新欧洲中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在尽速击败英国这一点上，轴心国家同法国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法国政府应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轴心国家采取的防卫措施。细节问题由停战委员会同法国代表团协商解决。轴心国家承诺在同英国缔结和约时，为法国在非洲保留一块"基本上等于它目前拥有的"殖民地。

根据德国的记录，希特勒非常失望。连赖伐尔也祈求他在法国的舆论未酝酿成熟以前，不要硬逼法国对英国作战。后来希特勒曾说赖伐尔是"一个卑鄙的民主主义小政客"；但是，他对贝当元帅的印象较好。据说，贝当元帅回到维希的时候曾说过："讨论这个计划需要六个月，忘掉这个计划又需要六个月。"但是这场不名誉的交易，在法国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忘掉。

在10月里，我给我们驻马德里的大使发去一个电报：

首相致塞缪尔·霍尔1940年10月19日

我们对你处理艰巨任务的手腕不胜钦佩。我希望你能设法通过法国大使向维希传达两个根本的概念。第一，我们可以不究既往，愿同

一切向我们表明决心击败共同敌人的人合作。第二，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使所有被奴役的国家同时获得解放的胜利而战，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请设法使维希明了我们在此间认为必能达到的目的，即：我们一定能击败希特勒，虽然他能蹂躏欧洲大陆，虽然战争也许会延续一个长时期，但是他的灭亡是注定了的。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法国领袖前往非洲，他们在非洲有殖民地，有制海权，还能得到冻结在美国的法国黄金。如果从一开始就这样办，我们现在就已经把意大利打垮了。这是勇敢的人们前所未遇的大好机会。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建议能得到他们明确的反应，不过，如有机可乘的话，不妨设法转达。

我们曾收到有关蒙都瓦会谈的各种各样的报告，这些报告并没有改变我对维希究应采取什么态度的基本看法。这时正值11月，我写了一个备忘录，向我的同僚们表明我的意见。

1940年11月14日

虽然在政治上不能说要复仇，虽然我们应当永远向前看而不能向后看，但是，如果以为仅仅用和解及宽恕的政策就可以解决我们同维希之间的困难问题，那也是错误的。维希政府正处于德国的重大压力之下，能使他们引以为慰的，莫过于使他们感到在他们的另外一边是一个和蔼可亲、对人宽宏的英国。这就可以使他们以我们为牺牲去博得德国人的一点欢心，尽量徘徊观望战争的演变。恰恰相反，在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以严厉和粗暴的手段对待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希特勒固然不是善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应该记住，这些人曾犯了卑鄙无耻的罪行，使他们千秋万代受世人的唾骂，·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得·到·法·国·人·民·的·同·意。赖伐尔的确对英国怀有刻骨的仇恨，据说，他曾说过，他要见到我们化为"·斋·粉"，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压成粉碎，最后只剩下一块油迹。毫无疑问，如果他当权的话，他会利用英国出人意外的抗战做一笔交易，帮助德国摧毁我们，从而向他的德国主子讨取更好的价钱。达尔朗因为我们损害了他的舰队而对我们仇深似海。贝当一向是一个反英的失败主义者，现在已经是一个昏庸老朽的人了。以为这些人足资倚畀，那简直是幻想。不过，他们也可能由于法国日渐抬头的舆论和德国咄咄逼人态度而被迫采取有利于我们的政策。的

确，我们应当同他们保持接触。但是，为了发展这种有利的趋势，我们要有充分的把握，使维希那班人在德国和英国这上下两层磨石之间受尽折磨。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濒临灭亡的这一短暂期间内对我们表示比较驯顺的态度。

※　　※　　※

贝当元帅上了赖伐尔的圈套，长此下去，势必要同英国宣战，而北非殖民地也将为德国所占领，他越想越恨。12月13日赖伐尔到了维希，建议贝当前往巴黎，参加将拿破仑之子赖希塔德公爵（"鹰"）的骨灰移放老残军人退休院的仪式①，这是希特勒想锦上添花，用庄严的盟誓来巩固蒙都瓦达成的协议。

①拿破仑于1810年4月与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结婚，1811年生一子，即赖希塔德公爵。罗斯唐（Rostand）曾编一剧《鹰》（L'Aiglon），描绘其一生。老残军人退休院为其父陵墓所在地。--译者

然而，让凡尔登①的胜利者在法兰西国土上带着日耳曼仪仗队，出现在拿破仑皇帝的墓前，这并不使贝当感觉兴趣。

况且，他对赖伐尔的手腕和意图既感到厌倦，又感到害怕。于是，贝当的部下便设法逮捕了赖伐尔。德方有力的干预使他获得释放，但是贝当拒绝再让他当部长。赖伐尔忿忿而去，前往德军占领的巴黎。弗朗丹继任外交部长，我为此感到高兴。

这些事件标志着维希内部的变化。看来，他们终于到达了合作的极限。这时，出现了改善英法关系的希望，出现了美国以更加同情的心情了解维希的希望。

①凡尔登为法国东部军事重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凡尔登，战斗激烈，为历史上有名的战役，当时贝当曾指挥法军防区。--译者

※　　※　　※

写到这里，正好可以掉转笔锋，接叙西班牙的故事。这时，佛朗哥看清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西班牙厌弃任何另一场战争，德国能否获胜，毫无把握，于是就采取尽量拖延、尽量苛求的办法。这时，他是如此地信任苏涅尔，竟于10月18日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以撤

换贝格贝德尔来表明他对轴心国家的忠心。11月苏涅尔被召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辞色之间对西班牙之迟迟未能参战颇为不快。到这时，德国空军已在不列颠之战中失利。意大利也被牵制于希腊和北非的战斗中。塞拉诺·苏涅尔的答复未能符合希特勒的期望。

他没完没了地谈到半岛上的经济困难。过了三个星期，德国谍报机关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被派往马德里，为西班牙的参战作详细安排。他建议，德国军队于1月10日通过西班牙的国界，准备于1月30日进攻直布罗陀。当佛朗哥告诉他西班牙不能在上述日期参战时，他惊愕不止。看来，总司令是害怕英国海军夺取大西洋的岛屿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他还强调，西班牙缺乏粮食，并且经受不起一场持久战。由于德国在英国登陆的行动看来是无限期地往后推了，所以佛朗哥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在轴心国家把苏伊士运河拿下以前，他无论如何不采取行动，因为只有到了那时他才能确保西班牙不致卷入长期的敌对行动。

1941年2月6日，希特勒致函佛朗哥，措辞激烈，急如星火，要佛朗哥有男子气概，切勿再事拖延。佛朗哥复函，表示他始终不渝的忠诚。他主张，应以再接再厉的精神继续进行进攻直布罗陀的准备工作。他又另外提出一点，宣称，只有西班牙军队都配备了德国武器，才能用来发动这一行动。即使这一切都安排就绪，西班牙出于经济的原因也还是不能参战。因此，里宾特洛甫向元首报告，佛朗哥根本无意参战。希特勒非常愤慨，但是，由于他现在要进攻俄国，也许不愿像拿破仑一样再进行一项不成功的事业--同时进攻西班牙①。这时，沿比利牛斯山脉一带集结了大量的西班牙部队，他认为聪明的办法还是遵循他对付各个国家的策略--"各个击破"。佛朗哥就是这样玩弄种种微妙诡诈的手段和甜言蜜语的办法渡过了难关，使西班牙置身于战争之外；正当英国孤立无援的时候，这对我们有莫大的裨益。

①十九世纪初叶，拿破仑攻占了西班牙，后又进攻俄国。由于西班牙人民进行了持久的反抗斗争等原因，使拿破仑在西班牙和俄国同遭失败。--译者

当时，我们还不能认为西班牙这边就万事大吉，因此，我催促总统就其力之所能，推行怀柔政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1月23日

据我们获悉，西班牙的局势逐渐恶化，这个半岛已濒临饥馑。只要他们不参加战争，你就按月供给他们粮食，这个办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今不必计较小事，现在是明白无误地坦率告诉他们的时候了。德军如占领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对我们已经负担很重的海军来说，将更增加沉重的压力。德军不久就会在炮台上使用雷达（就是在黑夜也可以瞄准），这样，就可以日夜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由于即将在地中海东部展开主力战，由于需要绕航好望角增援和供应我们的部队，所以我们不能考虑在连接海峡或者海峡附近的陆地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直布罗陀能够经受长期的包围，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利用港口或者通过海峡，那又有什么用呢？德军一占领摩洛哥，即将麾师南下，潜艇和飞机不久便可从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自由出动。总统先生，我无须向你夸大这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害，也无须夸大这种危害即将临近西半球。我们必须尽量争取时间。

事实上，这一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尽管我们当时不知道，它确已永远过去了。目前人们喜欢谈论佛朗哥将军是多么的坏，因此，我愿把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何口是心非和忘恩负义的事实记载于此。不久我还要记载佛朗哥将军的恶劣品质如何对盟国的事业反而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十二章　战争

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入阁--9月2日的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重新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关于海军事务的知识--1914年和1939年的对照--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的威胁--空袭的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战时内阁的组织--张伯伦先生的最初选择--一个老一辈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6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或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

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①

①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采。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也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

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么？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

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声又响起来了。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作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刻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　　※　　※

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

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　　※　　※

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缺陷；就这些演说的本身而言，它们绝没有表达出皇家海军的巨大的实力，也没有表达出我自己对它的信心。如果说海军对于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种说法对张伯伦政府及其海军顾问，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作有效的保卫，以防日本同时的进攻，这个问题引起的严重困难较多，但在此时，这种进攻大概不会发生，同时，这种进攻大概一定会把美国卷入漩涡。因此，在我就职时，我感到我所指挥的，无疑是世界海军作战中一支最精锐的舰队；

而且我可以断言，我们会有时间来弥补和平时期的疏忽，并应付战争中同样肯定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　　※　　※

现在的情势，绝不是1914年的海军非常局面的重演。当时在我们参战时，主力舰方面，我们与敌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舰的比率是二比一。当时我们动员了八个作战分舰队，包括战列舰八艘，每一分舰队各有一个巡洋舰队及一个小舰队，另外还有重要的独立的巡洋舰队。我高兴地等待同敌人实力较逊、但仍不失为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的战斗。现在德国的海军刚刚开始重建，甚至还没有组成一个战斗阵势的实力。虽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两艘巨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吨位方面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还要一年。他们的轻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德国人用欺诈的手段从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国还有一万吨的"袖珍战列舰"三艘：即"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以及装有八呎口径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六艘，以及驱逐舰和较小的舰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舰只方面，敌人绝不能向我们的制海权挑战。在实力和数量上，英国海军同德国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且在科学训练或技术方面，也绝无理由认为它有任何的缺点。舰队除了缺乏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始终维持了它惯有的高水平。今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倒不是如何与敌人作战致胜，而是如何来担负起无数繁重的任务。

※　　※　　※

我对海军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到海军部时，已经大体形成了。对于敌人来说，控制波罗的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瑞典的铁矿石，尤其是为了保卫没有设防的德国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与柏林相距不过一百余哩）以防俄国的进攻，德国的海军必须设法控制波罗的海。所以，我坚信，在战争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德国一定不愿有损它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因此，它可能出动潜艇和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或者派一艘袖珍战列舰，来搔扰我们的航运，但绝不愿冒险牺牲任何为控制波罗的海所必需的舰只。按德国舰队这时的发展来看，它必须以控制波罗的海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标。我们为了维护制海权这个主要目标，并坚持我们主要的海军攻势--封锁，在北海方面，当然必须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但是为了监视波罗的海的以及赫尔戈兰湾的出口，似乎无需特别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基尔运河是沟通波罗的海的侧门，如果对它进行空袭，即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它不能使用，那也会显著地增强英国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给英斯基普爵士一个节略，讨论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1938年10月29日

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切断基尔运河，将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就。对这一点，我不准备作详细的说明，因为我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应该由一个专门技术委员会拟订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拟定计划变动的各项细节。基尔运河因为水闸很少而且运河两端的海面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弹，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过如果能在运河内投掷许多附有定时雷管的中型炸弹，有些在一天内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内爆炸，有些在一月内爆炸，因为它们爆炸的时间与地点不可捉摸，这就可以把运河封锁起来，使军舰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个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雷管，也应当予以考虑。

鉴于我们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况，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词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

※　　※　　※

在战事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总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吨，数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积较前增大，因此数量较少。然而这个总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给商用的。海军需要各种类型的辅助船舰，大部分必须从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中征调。所有国防部门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陆军和皇家空军需要船只装运军队和装备前往海外；海军需要船只担任舰队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别是载运油类燃料，供应遍布全世界的各个战略据点。为完成所有这些目标而需要的吨位，总计大约三百万吨，此外，还要加上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至1939年底，将所得与损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国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总吨位，大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　　※　　※

意大利并没有宣战。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势的变化。在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我们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以前，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我们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为妙。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联合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法国舰队为助。法国舰队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卓越才能和长期主管，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实力和效能，这是法国海军从帝政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国，则我们的第一战场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以外，我完全反对所有关于放弃地中海、仅仅封锁这个大内海两端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实力，即使没有法国海军及其设防港口的协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舰逐出地中海，并在两个月以内，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海军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国控制了地中海，对于处在敌对地位的意大利，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对它继续作战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它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将变成折下来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样。法国和我们在埃及的部队，可以随意获得增援，而它的部队即便不致活活饿死，亦将不胜负担，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以及法国的属地，就将陷于暴露状态，而招致由德国主持的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如果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获得一连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则对于对德国的主

要战争，一定会产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响。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碍我们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取得这些结果。

※　　※　　※

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　　※　　※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

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　　※　　※

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只有海战--海军部的作战计划--潜艇的袭击--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对商船的管制--护航制度--封锁--我主持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对南爱尔兰港口的需要--主力舰队的根据地--警戒措施不够充分--"捉迷藏"--我访问斯卡帕湾--在尤湾的回忆--"勇敢"号被击沉--巡洋舰政策--第一个月的潜艇战--收获很多的9月--更广泛的海战行动--波兰海军的锐气--罗斯福总统的来信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4页。

我觉得这个用语非常贴切而又达意传神，所以就用作本书下部的题目。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

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战斗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因此，海军部便成为事变中最活跃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们的船只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执行他们的正常业务。突然间，它们遭到事先妥为分布的德国潜艇的袭击，特别是在英国西面海洋的入口处。当天晚上九时，开往外国的一万三千五百吨客轮"雅典娜"号被鱼雷击中沉没，有一百二十人丧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国公民。这件暴行在几个小时内便传遍了全世界。德国政府为避免引起美国方面的任何误会起见，立

即发表一项声明，说我曾亲自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炸毁这艘客轮来破坏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谎言。①

①见《纽伦堡文件》，第4编，第267页及以后--"潜艇艇长的供词"。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船只。

我给海军部的第一个节略，就是关于潜艇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

海军情报局局长：1939年9月4日

请给我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请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对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日数和哩数，请分别加以估计。

我立即获悉敌人共有潜艇六十艘，到1940年初可以有一百艘。5日，他们提出了更详尽的答复，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潜艇，数量极多，可以看出敌人实在有意使其潜艇尽早地在极远的海洋中展开活动。

海军部对于增加我们反潜艇舰只数量的问题，已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尤其是已经做好准备，要征用八十六艘最大的和最快的拖网船，并在船上装备潜艇探测器；拖网船的改装工作已经进行到相当阶段。关于建造大小驱逐舰、巡洋舰以及许多辅助船只的战时造舰计划，也已详细拟定，自从宣战以后，即已自动实行。上一次的大战，已经证明护航制度有极大的优点。海军部好几天来管制着一切商船的行动。要求船长遵守关于航线以及参加护航队的命令。但是因为我们的护航舰只数量不多，所以在敌人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①以前，海军部不得不设法在海洋上采取躲避航行的政策，而且，最初不得不将其护航队限于英国的东部沿海一带，但"雅典娜"号的沉没，推翻了这些计划，此后，我们在北大西洋也采用了护航办法。

①德国的潜艇：

型式

吨位
1939年8
月在役潜艇的数量
预期在1939年12月服役的潜艇数量
预期在1940年初服役的潜艇数量
估计的续航能力
里程
日 期
沿海
250
30
32
32
4，000
33，每小
时5浬
远洋
500
10
10
23
7，200
30，每小
时10浬
远洋
517
9
15

17
远洋
712
2
2
—
8，400
35，每小
时10浬
远洋
740
8
13
16
远洋
1，060
—
2
11
10，000
42，每小
时10浬
远洋
1，028
1
（为土耳其建造而未交货的）
8，000
33，每小

时10浬

总计

60

74

99

护航队的组织早已完全准备就绪，并曾召集船主们，就有关他们的防御事项进行经常的磋商。此外，对于各船长已发出训令，指导他们如何应付在战时必然要遇到的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同时，向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信号和其他设备，使他们能够参加护航队。商船船员面对着不可预测的前途，抱着果敢的决心。他们不满足于担任消极的任务，却要求武装。

商船使用大炮进行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一向被认为合法的。

武装远洋商船和训练水手，使他们能够自卫，便成为海军部立即付诸实行的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迫使潜艇潜入海面下袭击，而不在海面上以炮火袭击，这不但使船只有较大的逃避机会，而且使袭击的潜艇浪费其宝贵的鱼雷，往往徒然消耗鱼雷而毫无所获。由于远大的预见，上次大战中用来对付潜艇的大炮被保存了下来，但防空的武器仍感到极端的缺乏。直到许多个月以后，才给商船提供了充分的防御空袭的装备，但在这段时期中，它们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在最初这段时间就计划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以内，使一千艘船只至少各有一门反潜艇大炮。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

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运以外，我们还必须将德国的贸易往来从海上驱逐出去，同时阻止德国的一切输入。我们极其严格地执行封锁政策。一个经济作战部已告成立，负有指导政策的责任，而海军部则主管执行的工作。敌人的航运，正如在1914年一样，几乎立即在公海上绝迹。德国的船只大部分躲避在中立国的港口内，或者在中途被阻截时，自行凿沉。

尽管如此，在1939年底以前，仍有敌人船只十五艘，共计七万五千吨，为盟国所俘获，并由我们加以使用。德国的大邮船"不来梅"号最初躲避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海港内，后来所以能回到德国，还是因为

英国潜艇"萨蒙鱼"号完全正确地、一丝不苟地遵守了国际法惯例而放过了它的缘故。①

①这艘潜艇由比克福德少校指挥。他因屡建奇功而被特殊晋级，但其后不久，即随该艇一同沉没，以身殉职。

※　　※　　※

我在9月4日晚上举行了海军部第一次会议。由于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我在下半夜上床睡觉以前，用我自己的措词记下了会议的结论，以便传阅并遵照执行：

1939年9月5日

（1）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当日本毫无动静，意大利虽然态度犹豫不决但仍保持中立时，从大西洋前来英国的海洋入口处，似乎将成为敌人主要的袭击目标。

（2）护航制度正在建立。所谓护航制度，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所有关于对抗在海上从事袭击的巡洋舰或重型军舰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以内。

（3）第一海务大臣正在考虑，将东方和地中海战区所能抽调的一切驱逐舰和护送舰只，派往英国西面的海洋入口处，其目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使护送的舰只增加到十二艘。这些舰只应在一个月的期限内提供使用，直到大量的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开始服役时为止。关于这类拖网船只在10月中可能交货的数量，应当准备报告。至少在最初的交货中，最好不要等待在船上安装大炮，而仅仅依靠使用深水炸弹。等到压力稍微减轻以后，可以重新考虑装炮问题。

（4）贸易司司长应该能够每天就驶近英伦三岛的一切英国船只的内向航行作出报告。为达到这个目的，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一间办公室和增添办事人员。应该准备一张尺寸很大的航线图，每天早晨注明距离我国海岸两天--最好是三天--航程以内的一切船只，对每一艘船的指导或管理，必须事先有预见，并加以规定，以便任何一条船，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个别处理。这个措施在二十四小时内即将实行，请提出建议以便补充，并在将来改进。同时应当和贸易部或其他有关部门保持必要的联系，并提出报告。

（5）贸易司明天也应当准备计划，规定由大西洋（包括比斯开湾在内）驶来的商船的每个船长或船主，在到达后应由一个有资格的海军人员前往访问。他应以贸易司司长的名义审查航程的纪录，包括曲折航行在内。如有违背或不合海军部训令的情况，海军部人员均应指出；如有严重违背训令的情况，应当给以处分，最重的予以撤职，以便惩一儆百。海军部承担责任，商船船长必须服从命令。关于这个计划的人事和规则，以及适当的处罚条例，均应详细制定。

（6）在目前，商船的航线似乎最好仍由地中海移往好望角航线。但运输军队的船队，不在此限。任何商船，如果就便的话，当然可以参加护航队。但是，这些护航队只能偶尔航行一次，即每一个月或三个星期不得超过一次，而且对于这些护航队，不应当视为保护贸易，而应当视为海军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7）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这个时期内，即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内，除海军作战或驶往埃及沿岸的航行以外，同时要禁止任何船只出入红海。

（8）这种不愉快的局势，在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交货后，将会逐渐缓和。其次，则要看意大利态度的决定。我们不能肯定意大利犹豫不决的态度，在今后的六个星期中便一定会明朗化，虽然我们应当加紧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尽快地促成对我们有利的结果。同时，我们在地中海的重型舰只应采取守势，因此，便可以不再需要它们在逼近意大利沿海一带时所必需的某种驱逐舰保护。

（9）关于德国五艘（或七艘）重型军舰中的任何一艘突然出来袭击，这个问题将成为海军特别严重的事件，需要特别的计划。海军部无法为商船护航队提供护送舰只，以抵抗严重的海上袭击。这些袭击如果发生，只能由主力舰队出动对付，进行海战，主力舰队并将组织必要的搜索舰队向敌人进攻，在未获结果以前，商船应当尽量远离现场为妙。

海军大臣以上述各节提交其海军同僚，请予考虑、批评和纠正，并希望能收到根据上述原则而提出的关于如何行动的建议。

开往国外的商船护航队的组织，几乎立即付诸实行。到9月8日，三条主要航线已开始通航，即由利物浦及泰晤士河驶往西方的海洋，以及在泰晤士河与福思河之间的沿海护航队。在这些港口和在国内外

许多其他港口管理护航队的人员，都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并已开始派遣。同时，所有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驶往外国的一切船只，凡未编入护航队的，都奉命驶往普利茅斯和米尔福德两个港口，所有单独的出口航行，全部取消。在海外，组织返国护航队的具体步骤正加速进行。其中最早的一批在9月14日由弗里敦和16日由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分别出发。在月底以前，正常的远洋护航队已经开航，出航的船队由泰晤士河和利物浦出发，而驶回的则从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和弗里敦出发。

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这个岛国提供食粮并发展我们的作战力量，而这时却因为突然不准我们再使用南爱尔兰各港口，而严重地影响了这种需要。我们的驱逐舰数量本嫌不足，而由于这个原因，更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续航能力。

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人员1939年9月5日有关部门的首脑，应该就所谓爱尔兰自由邦的所谓中立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拟出一个特别报告，由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部提交海军大臣。各种考虑都因此而产生：（1）西爱尔兰各港口的爱尔兰不满分子是否可能接济德国的潜艇，情报局的意见如何？如果他们能在伦敦投弹①，难道他们不会以燃料供应德国的潜艇？我们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①这是与战争无关的一次犯罪行为（按指爱尔兰独立党人在伦敦投掷炸弹一案--译者）。

（2）因为不能利用贝雷黑文港或其他南爱尔兰的反潜艇根据地，以致增加了我们驱逐舰的航程，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同时也应指出如有这些便利条件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

海军部应该认识到，我们也许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为爱尔兰的中立问题，引起了政治争端，这是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而海军大臣也不能肯定他能否解决。但应当提出全部情况，以便考虑。

※　　※　　※

在护航制度建立以后，海军第二个重大需要，就是为舰队物色一个安全的根据地。9月5日下午10时，我为这个问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唤起了我的许多旧的回忆。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斯卡帕湾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据点，英国海军从那里可以控制北海的出口，并执行封锁。在上次大战中，直到最后二年，我国的大舰队才被认为具有足

够的优势力量，可以向南移到罗塞斯湾，因为在当地，舰队可以利用一个头等的造船厂。但斯卡帕湾因为与德国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远，现在显然处于最好的位置，海军部在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选定它作为海军的基地。

1914年秋天，我国的大舰队中突然发生了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大家纷纷传说："德国潜艇已跟着他们进入了港口。"

当时海军部人士，谁都不信一艘潜在水中的潜艇能穿过进入斯卡帕大湖的错综复杂而且水流湍急的唯一航道。彭特兰海口的潮流湍急，时速约在八或十浬，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有力的阻碍。那时组成大舰队的舰只约有一百艘，在这巨大的阵列中，忽然蔓延着一种疑惧情绪。当时曾有两三次，尤其是在1914年10月17日，警报传出，说在停泊所内发现了一艘潜艇。于是群炮齐放，驱逐舰搜索海面，整个庞大舰队慌忙而又愤怒地驶出海外。最后的结果，证明海军部是正确的。在那次大战中，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克服这条航道的危险。直到1918年，就在战争结束时，曾有一艘德国潜艇企图闯入，但终于在这孤注一掷的尝试中遭到毁灭。尽管如此，关于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我们为了封闭所有的入口并使舰队安心而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我却留下了非常鲜明的但并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1939年，有两种危险应该加以考虑：（1）原有的危险，即潜艇的侵入；（2）新发生的危险，即空袭。在会议上，我发现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来防御现代化的袭击方式。这使我感到惊讶。在三个主要的入口处，已装有新型的反潜艇水栅，何这些只是一道铁丝网而已。在斯卡帕湾东面狭窄而弯曲的入口处，所设的防御工事，只有上次大战中放在那里的几艘封港船的残骸，现在增加了二三艘封港船，虽然防御有所增加，但情况仍然使人担忧。鉴于现代潜艇的体积大、速度快、马力强，以前认为波涛汹涌的急流足以阻止潜艇通过这些航道入口的想法，现在已不能使负责方面人士再信服了。我在海军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的结果是，下了许多命令，要求增加铁丝网的设置和堵塞入口的船只。

从空中来的新危险，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除了在霍伊岛的海军油库和驱逐舰停泊处有两个高射炮中队加以保护外，在斯卡帕湾可以说没有防空设备。在舰队留驻时，在柯克沃尔的附近，有一个机场

可以供海军飞机使用，但是没有为皇家空军直接参加防御所需的设备；至于沿海岸的雷达站虽然可以使用，却不完全有效。关于在威克驻扎两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的计划虽经核准。但这个措施在1940年以前不能实现。我要求一个立即行动的计划，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非常紧张，我们的办法极其有限，而我们的容易遭受空袭的地方--包括整个庞大的伦敦在内--又非常之多，因此提出要求太多也是徒然的。另一方面，现在只有五六艘巨舰需要空中的保护，而这些舰只本身也都装有强大的防空设备。为使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海军部准备在舰队留驻斯卡帕湾期间，派遣两个海军战斗机中队驻在当地，以资保护。

最重要的一点，似乎是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将炮队布置完竣，同时，除了照旧采用1914年秋季我们被迫采用的"捉迷藏"政策外，别无他法。苏格兰的西海岸，有许多为陆地所包围的停泊处，只要装好指示铁丝网，加上不断的巡逻，就很容易防止潜艇的袭击。在上次大战中，我们曾经发现一个有效的安全措施，就是躲藏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一架可能由叛徒接济燃料的飞机，在漫无目标的飞行中，由于好奇而进行窥探，也曾经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怖。现在飞机的航程使整个英伦三岛在任何时候都暴露在摄影侦察机之下，所以对于大规模的潜艇袭击或空中袭击，现在都没有可靠的隐蔽方法。不过，要保护的舰只，数量不多，而他们可以经常往来移动，所以，我们在没有其他办法以前，也只能欣然承担这种风险了。

※　　※　　※

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早地去视察斯卡帕湾。自从1938年6月查特菲尔德勋爵陪我到波特兰港反潜艇学校去参观以后，我一直没有和总司令福布斯爵士见面。于是我请假不参加每天召开的内阁会议，带了几个随员，在9月14日晚上，前往威克。以后的两天，我用大部分的时间视察港口入口处以及水栅和铁丝网。我确信这些设备和上次大战时同样完好，并且对它们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进。我和总司令一同呆在"纳尔逊"号旗舰上，同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不但讨论了斯卡帕湾，而且讨论了整个海军问题。舰队的其余舰只正隐蔽在尤湾。17日，海军上将和我乘"纳尔逊"号到了那里。在我们通过出入口进入大海以后，我发现这艘巨舰并没有驱逐舰护送，大为惊讶。我说："我以为，即便是一艘战列舰，也至少要有两艘驱逐舰护送，才能驶入大

海。"但是海军上将答复说："当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数量不足，无法实行这种规则。周围的巡逻艇很多，我们不要几个小时就能进入明奇海峡了。"

这一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样，非常可爱。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晚上，我们停泊在尤湾内，那里聚集了我们本土舰队的巨舰四五艘。进入海湾的狭口有好几重指示铁丝网封锁着，而无数备有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逻艇和哨船，正穿梭般地往来。苏格兰壮丽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耸立着，我的思想回到了二十五年前另一个9月，当时我就在这个海湾内访问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舰长们，发现他们的战舰排成长列，停泊在港内，正像我们现在一样，听任不可预测的命运的摆布。当时的舰长和海军上将们，大部分都已逝世，或久已退休。现在当我分头访问各舰时，介绍给我的负责高级军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年轻的海军上尉或甚至准尉。在上次大战以前，我曾有三年的准备，因而能够同大部分的高级军官相识，并核准他们的任命，但现在，这些都是新的人物和新的面孔了。完善的纪律、风度和举止以及惯常的海军仪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穿军服的和任职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舰船，大部分是在我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这真是一个离奇的经验，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样。在我多少年前所保持的地位中，现在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仍幸存至今。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危险也仍然继续存在。从海波下面来的危险，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潜艇而变得更为严重；从空中来的危险，不但能发现你的隐藏地点，并且能做更严重或更有毁灭性的袭击！

18日早晨，我又视察了两艘军舰，由于我在访问中对于总司令建立了绝对信任，我便从尤湾乘汽车前往因弗内斯，再转乘在那里等候我们的火车。途中，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清溪旁边，共进野餐。许多往事在我的脑海中起伏，使我觉得难以排遣。

"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

叙述帝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

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曾像我们那样感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体会到，当个人威信低落时，如果重要

的军舰沉没和事情发生差错，海军大臣会遭受何等的待遇。如果我们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我是否还要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费希尔、威尔逊、巴登伯格、杰利科、贝蒂、帕克南、斯特迪，①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只他一人还在！"

①以上诸人均系英国著名海军将领。--译者

我们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无限的苦难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波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俄国巨人已不再是同盟者，甚至不是中立者，而很可能变成一个敌人。意大利不是朋友。日本也不是盟国。美国会再参加我们这方面吗？英帝国虽然完整，光荣地团结一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我们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但在飞机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

我们在因弗内斯搭上火车，消磨整个下午和夜晚，前往伦敦。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尤斯顿下车时，我看到第一海务大臣在月台上，感到大为惊讶。庞德海军上将的神情极其严肃。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号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中被击沉了。""勇敢"号是我们最老的航空母舰之一，但在当时是一艘非常需要的舰只。我感谢他亲自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中，这种事是难免要时常发生的。我以前见得多了。"这样，我就回去洗澡，准备另一天的辛勤工作。

从战事爆发，到我们反潜艇辅助小舰队完成，其间有二三个星期的空隙，为弥补这个缺陷起见，我们决定比较放手地利用航空母舰，使它们帮助护送当时驶近我们海岸的大批没有武装、没有组织和没有护航的船只进入港口。这是必须采取的一种冒险作法。"勇敢"号由四

艘驱逐舰保护，就是担任这种任务的。在17日傍晚的时候，其中有两艘驱逐舰前去搜索一艘正在袭击一条商船的潜艇。在薄暮时，"勇敢"号转过船身，迎着风以便自己的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它在事先未曾预料的这种航行中，由于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竟恰巧同一艘德国潜艇相遇。在全部一千二百六十名海员中，有五百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船的马凯格·琼斯舰长在内。三天前，我们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即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军舰"皇家方舟"号，亦在同样情形下，受到了潜艇的袭击。所幸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潜艇本身却立即为护卫它的驱逐舰所击沉。

※　　※　　※

在我们海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对付海面上的袭击舰，这种袭击舰不可避免地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正如1914年一样。

9月12日我发出了下列节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9月12日

巡洋舰政策

在过去，我们曾企图使用巡洋舰来防止我们的贸易遭到突然的袭击；鉴于必须加以控制的海洋范围如是之大，原则是巡洋舰"愈多愈炒"。在搜索敌人的袭击舰或巡洋舰时，即使是小型巡洋舰亦能发挥作用，就"埃姆登"号一例来说，我们不得不集中了二十多艘军舰，才能将它捕获。然而，如果对巡洋舰政策采取长远的看法，我们似乎有规定新的搜索舰队的必要。假定一个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分队可以搜索八十哩的海面，则一艘巡洋舰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的护送下，就可以搜索到三百哩，如果再将舰只的移动计算在内，应当可以涉及四百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将来的袭击舰是强大的军舰，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深愿同单独的军舰作战。仅仅增加力量薄弱的小型巡洋舰的的数量，绝不是肃清海面上强大的袭击舰的办法。事实上，它们只能听任敌舰的摆布。袭击舰即便最后被它们团团围住，它也会摧毁其中一艘较弱的巡洋舰，突围而出。

每一个搜索舰队，必须具有搜索、捕获和击毁敌舰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许多优于万吨级的巡洋舰，或把我们自己的万吨级巡洋舰两艘合为一组。这些舰队必须由载有大约十二架或二十四

架飞机的小型航空母舰护卫，而它们的排水量则愈小愈好。一个理想的搜索舰队应该包括一艘能制敌死命的巡洋舰或两艘制敌力量不够充实的巡洋舰，加上一艘航空母舰，四艘远洋驱逐舰，再加上二三艘精制的快速油船。组成这种队形的舰队，在海上巡逻时，可以防止潜艇的袭击，能够搜索广大的海域，并能击毁任何发现的单独航行的袭击舰。

在这个节略中所讨论的组织搜索舰队的政策，即创立一种能够扫荡广大海域，并能在搜索范围内制服任何袭击舰的均衡实力，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讨论。后来美国人所采用的特遣舰队制度，就是将这种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因而对于海战技术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　　※

将近月底时，我认为我最好使下院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

海军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4日

关于反潜艇战和一般海军形势，是否应当由我向下院提出较你在演说中所谈的情况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作二十五或三十分钟的发言。我以为这是会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那天我私下接见六十名记者时，他们听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显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你认为这个意见不错，我不妨在演说中声明，我将在以后的讨论中作更详细的报告。我想报告当在星期四提出，因为预算案定在星期三讨论。

张伯伦先生欣然同意。因此，他在二十六日发表的演说中告诉下院，在他演说完毕后，我将就海上战争提出报告。这是我入阁以后，除了回答质问之外，第一次向议会发言。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在宣战后最初的七天中，我们在吨位方面的损失等于1917年（即上次大战中潜艇袭击达到顶点的一年）4月中一个星期所损失的吨位的半数。我们在以下各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实行了护航制度；其次，加紧武装我们所有的商船；第三，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攻。"在第一个星期中，被潜艇击沉的船舰共达六万五千吨；在第二个星期中，是四万六千吨；而在第三个星期中，是二万一千吨。在过去的六天中，我们只损失了九千吨。"①我在发言中始终遵守宁可唱低调并避免一切乐观预

测的习惯，这是过去沉痛的经验所给我的教训。我说："人们不应过分重视这些使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中充满了不愉快的意外。但我们当然可以说，就这些数字而论，我们确实不必有任何过分的失望或惊慌。"

①下面是正确的数字：

英国商船因敌人的行动而受到的损失，1939年9月（括弧中的数字表明船数。）

潜艇　　其他原因

（总吨位）　　（总吨位）

第一个星期（9月3-9日）　64，595（11）

第二个星期（9月10-16日）53，561（11）　11，437（2）（水雷）

第三个星期（9月17-23日）12，750（3）

第四个星期（9月24-30日）4，646（1）　5，051（1）（海上袭击舰）

总计　135，552（26）　16，488（3）

152，040（29）

此外，中立国和盟国的船只损失共计15艘。33，527吨。

同时（我继续说），我们遍及世界各地的整个庞大的贸易仍在继续着，没有受到阻碍，或发生显著的减少。大批的运输军队的船队，在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敌人的船舶与贸易从海上被肃清。现在躲藏在德国港口内或被扣留在中立国港内的德国船舶，已超过二百万吨……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星期中，我们实际截获、占有和改归我们自用的德国商船，比在我们自己商船中所损失的要多六万七千吨。……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得出过分乐观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下午，获得的国内供应品，确实比没有宣战和没有潜艇活动以前我们所应有的更多。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毫不冒昧地说，要把我们饿到屈服，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德国潜艇艇长时常竭力使其行为符合人道。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通知我们，并努力设法帮助海员前去港口。一个德国艇长亲自向我发来电讯，通知他刚才击沉的英国船只的位置，并要求派船去营救。他在

电报上署名"德国潜艇"。当时我对于如何投送复电，感到有些踌躇，但他现在已经落到我们的手中，受到了一切的优待。

在战争开始头两个星期内所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字，即便以六艘或七艘为最稳妥的估计，①这也是宣战时敌人所有全部潜艇中的十分之一，同时也许是在积极活动中的所有潜艇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英国对于潜艇的攻势只刚刚开始。我们搜索舰队的实力正日益强大。到十月底时，我们希望搜索舰队的实力能达到战争开始时的三倍。

①我们现在知道，1939年9月中，只有两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这次费时仅二十五分钟的发言，受到了下院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它纪录了德国潜艇最初对我们贸易进行袭击的失败。

我所担忧的是将来，但是我们为1941年所作的准备，现在在我们的巨大资源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正按照最大的规模尽快地进行着。

※　　※　　※

到了9月底，我们对于海战最初的交锋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满。我感到我已经胜任愉快地接管了这个我所熟悉的而又偏爱的重要部门。我现在了解海军部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将来会有什么任务。我知道一切事务的头绪。我访问了所有的主要军港，并会见了所有的总司令。按照创设海军部的特准状，海军大臣"就海军部的一切事务对英王和议会负责"。我确实感到自己应该准备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履行这种责任。

大体上说，9月份对于海军是顺利而又有收获的。我们完成了由和平时期转入战时的这个重大的、微妙的和危险的过渡阶段。一个遍及世界的贸易，突然受到违背正式国际协定的无限制潜艇战的打击，在最初几个星期中是没有办法不受损失的；但护航制度现在已顺利进行，几十艘商船每天离开港口，各自在船尾上安装一门大炮，有时使炮位适于高角射击，同时，派有少数有训练的炮手。装备着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和带有深水炸弹的其他小艇，都由海军部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妥为准备。他们现在参加服役的数量每天也不断增加，并都有经过训练的水手。我们都确信潜艇对于英国贸易的第一次攻势，已经被粉碎，而其威胁亦受到了彻底的和坚强的控制。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目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

上，在各种不同的完成阶段中。我们预料，在十二个月或最多在十八个月中，主要的潜艇战必然会发生。但到那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优先制造的大批新的小舰队和反潜艇船只，当能准备就绪，以相称的和有效的优势给潜艇以迎头痛击。不幸的是高射炮，特别是3．7吋口径的和双筒自动式的，仍感非常的缺乏，只能在几个月后才能改善；但在我们资源所能及的限度内，我们已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保卫我们的海军军港；同时，我们的舰队虽然能够控制海洋，但仍然必须继续采取"捉迷藏"办法。

※　　※　　※

就更广泛的海军作战而论，敌人对于我们的地位还没有做断然的挑战。在地中海的交通经过短期的中断后，我们的船只不久重新通过这个宝贵的走廊来往。同时，输送远征军前往法国的工作亦顺利进行着。"在北方某处"的本土舰队本身，随时准备阻截敌人少数重型军舰的突击。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方法，与上次大战中所采取的方法相类似。北方的巡逻线设在苏格兰和冰岛之间，到第一月结束时，运往德国的货物被截获的，共计将近三十万吨，而我们在海上因敌人的行动而损失的有十四万吨。在海外，我们的巡洋舰正在搜捕德国船只，同时保护我们的船只，使它们不受袭击舰的袭击。因此德国的航运完全停顿。到9月底，德国停留在外国港口内不能活动的船只，达到三百二十五艘，将近七十五万吨。因此，落到我们手中的实在不多。

我们的盟国亦有贡献。在控制地中海方面，法国负担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在本国领海和比斯开湾中，它们也帮助我们进行反潜艇战。而在中大西洋，以达喀尔作为基地的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盟国对付海上袭击舰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年轻的波兰海军大显身手。在战争的初期，三艘新式的驱逐舰和两艘潜艇"威尔克"号和"奥泽尔"号由波兰逃出，抗拒了德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终于到达了英国。潜艇"奥泽尔"号的逃亡真是一首史诗。它在德国侵入波兰时由格丁尼亚港出发，最初在波罗的海驶行，9月15日进入中立港口塔林，把患病的艇长送到岸上。爱沙尼亚当局决定把潜艇扣留，派了一个卫兵守在艇上，并拿走了它的航海图和大炮的尾栓。但它的指挥官毫不沮丧，在制服了看守的卫兵以后，把潜艇驶出港口。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这条潜艇继续受着海面和空中巡逻队的追

捕，但是即便没有航海图的帮助，最后仍由波罗的海逃入北海。在北海中，它以微弱的无线电讯，将其假定的位置通知了英国的电台，在10月14日，它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找到，并护送到达安全地带。

※　　※　　※

在9月中，我收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感到很高兴。我在上次大战中，同他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格雷饭店的一次晚宴上。他年富力强，仪表堂堂，给我的印象颇深，但当时没有机会攀谈，仅略一招呼而已。

罗斯福总统致丘吉尔先生。1939年9月11日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深知你的问题由于新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本质却没有多大的差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

你在当前这些事情发生以前能将《马尔巴罗传》全书完成，使我感到愉快--这书我已阅读过，深感津津有味。

我迅速地给了他回信，信末署名"海军人员"。这样，我们便开始长期而值得纪念的通信--双方都有近一千封之多，直到五年多以后他去世时为止。

第二十四章　波兰的覆灭

德国的侵略计划--波兰不完善的部署--炮队与坦克的劣势--波兰空军的毁灭--第一星期--第二星期--波兰英勇的反攻--歼灭战--苏联的出兵--华沙电台沉默了--现代的闪电战--我在9月21日提出的备忘录--我们当前的危险--我在10月1日的广播演说

这时候，我们围坐在内阁的会议桌旁，眼见一个弱国，按照希特勒的方法和蓄谋已久的计划，几乎就像由机械操作那样迅速地遭到了毁灭。波兰三面遭受德国的进攻。侵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个师，其中包括所有它的九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第三集团军（八个师）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华沙和比亚威斯托克。第四集团军（十二个师）奉命从波美拉尼亚出发，消灭但泽走廊的波兰军队，然后再沿维斯杜拉河两岸向东南行动，进攻华沙。面对波森凸出点的边境，由德国后备部队防守，但在他们的右翼一直向南，则是第八集团军（七个师），该军的任务是掩护主攻部队的左翼。担任主力进攻的是第十集团军（十七个师），奉命直攻华沙。再向南一点，是负有双重任务的第十四集团军（十四个师），第一个任务是占领克拉科夫以西的重要工业区；第二个任务是如果主攻前线顺利进展，它就直攻波兰东南部的伦贝格（即利沃夫）。

所以，德军对于边境的波兰军队准备首先予以突破，于是再以两个钳形攻势，把它们压服包围起来；第一个钳形攻势是从北方和西南进攻华沙；第二个钳形攻势，也就是范围更大的，是由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前进的第三集团军与攻占伦贝格以后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师所组成的。这样，从对华沙钳形合围中逃出的波兰军队，进入罗马尼亚的退路就被切断。德国出动了一千五百多架新式飞机，在波兰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它们的第一任务，是要压倒波兰空军，第二步再协助战场上的陆军，此外，再袭击军事设置以及所有的公路与铁路交通。同时，它们也要把战争恐怖散布到四面八方。

波兰军队在人数与装备方面，都远非入侵部队的敌手，而且它们的部署也不明智。它们把所有的部队都散布在它们本国的边境一带。同时它们也没有集中的后备部队。它们既采取自大和傲慢的方式反抗

德国的野心，却又害怕人们责备它们挑衅，不敢在适当的时机动员，来对付向它们周围大量集中的敌军。当时波兰军队已经做好或将要做好作战准备以应付最初的突然袭击的，共有三十个师，只占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二。形势变化的迅速，和德国空军的猛烈阻挠，使波兰其余的军队无法在整个前线阵地被突破以前赶到增援，而只是卷入了最后的崩溃。因此，三十师波兰部队，面临着比它们数量几乎多一倍的半圆形大包围，而在它们自己后面，却毫无支援。而且，它们还不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它们的大炮远不如敌人。它们只有一个装甲旅，却要应付当时被称为德国装甲部队的九个师。它们共有十二个骑兵旅，英勇地抗击成群结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可是它们的大刀和长矛，却不能损害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它们所有的九百架第一线飞机，其中或许有半数是新式的，遭到了敌人的出其不备的袭击，多数还没有飞上天空，就已经被摧毁了。

德国军队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在9月1日出动，它的空军首先出动袭击波兰飞机场上的波兰空军中队。在两天之内，波兰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歼灭。在一个星期内，德国军队已深入波兰。波兰军队在各处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归无效。所有边境上的波兰军队，除了在波森两翼已深深陷于包围中的兵团外，都被驱向后退。在罗兹的兵团，被德国第十集团军的主力截成两段，一部向东退到拉多姆，另一部被迫而向西北撤退；德国的两个装甲师，就穿过这个突破口，直扑华沙。

在更北面一点，是德国第四集团军，它到达而且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折而沿着河流扑向华沙。只有波兰北部的兵团，能够阻止德国第三集团军的进攻。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包抄，不得不退到纳雷夫河，防守河岸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相当坚强的防线。这就是闪电战第一个星期的结果。

第二个星期的特点，是剧烈的战斗，结果名义上约有二百万人的波兰军队，溃不成军，不再成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在南方德国第十四集团军继续推进到桑河。曾经退到拉多姆的四个波兰师，就在这支军队的北面被包围歼灭。第十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师冲到了华沙郊外，但是因为没有步兵跟随着，遭到华沙市民组织起来的殊死抵抗，不能有所进展。华沙的东北是德国第三集团军，从东

面包围华沙，其左翼纵队到达了距离战争前线有一百哩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波兰军队，就是在对华沙的钳形攻势的合围下进行搏斗而牺牲的。在波森的波兰兵团，和由于德国军队猛攻而自索恩和罗兹撤退的几师人会合，现在总数共有十二个师。德国第十集团军由比较薄弱的第八集团军作掩护，突过这支波兰部队的南翼，涌向华沙。虽然实际已被包围，波兰的波森兵团司令库特尔齐亚将军，决定向南进攻德军主力的侧翼。这次英勇果敢的波兰反攻，即所谓"布祖腊河之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不仅吸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团军，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华沙的目标，甚至从北方吸引来第四集团军的一个兵团。波森兵团，在所有这些强大的军队的进攻下，在毫无抵抗的空中轰炸的强大压力下，维持它们的永垂不朽的光荣战斗达十天之久；最后，在9月19日这天全军覆没。

同时，外圈钳形围攻的部队已经会师合围。第十四集团军在9月12日到达伦贝格的外围，向北进击，在17日和越过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三集团军部队会师。现在已经团团合围，没有一线之路可供离散的及敢于冒险的人逃脱了。20日，德国人宣布，维斯杜拉河之战，"是自古至今最大的歼灭战之一。"

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地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相会。在上次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违背他们和西方协约国所订的庄严协定，就在此地单独和德皇时代的德国媾和，并且屈辱地接受了德国严酷的媾和条件。而现在俄国共产党人，竟和希特勒的德国，就在这个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方，握手言欢。波兰的覆灭以及它全部被征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

可是华沙和莫德林尚未被征服。华沙的抵抗，主要是由于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真是伟大悲壮，但却毫无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猛烈的空中轰炸，以及许多从平静的西线，通过东西向的主要公路，迅速调来的重炮队的疯狂的炮击，华沙电台终于停止播送波兰国歌，而希特勒便进入了这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莫德林是维斯杜拉河下游二十哩的

一个要塞，曾经收容了索恩的兵团残部，继续苦战，直到28日为止。于是，在一个月中，一切都告结束。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就这样陷于残酷的桎梏之中，而对它施加这种桎梏的人们不仅要征服，而且要奴役，甚至要消灭它的广大人口。

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闪电战的一个完整的标本；看见了陆军与空军在战场上的密切配合；看见了对于一切交通线及任何可以成为目标的城镇所进行的猛烈轰炸；看见了活跃的第五纵队的身手；看见了间谍和伞兵队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批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陷阵，然而，波兰人却不是忍受这种苦难的最后一个民族。

※　　※　　※

苏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它们和希特勒商妥的界线为止，到了29日，苏德两国瓜分波兰的和约正式签字。我仍然确信苏德之间有深仇大恨，并相信这种仇恨绝难消释，而且我始终希望，苏联一定会由于局势的逼迫而倒向我们方面。

因此，对于苏联这种无情残暴的政策，我虽然感觉十分愤慨，而且在内阁中，在我周围的人们虽然情绪激动，但我仍保持冷静。我对苏联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他们不承认任何道德准则，只顾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至少他们对于我们并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此外，在有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我们的愤怒，必须服从于击败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一目标。我决心对他们可憎的行为，进行最好的解释。因此，我在9月25日致战时内阁一文中，用冷静的口气说：

虽然俄国人由于在最近的谈判中表现出最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应该受到谴责，但伏罗希洛夫元帅曾经提出，如果俄国作为波兰的盟国，俄国军队应该占领维尔纳（维尔纽斯）和伦贝格，这个要求，是一个完全正当的军事要求。但它却被波兰拒绝，拒绝的理由，虽是很自然的，但现在看来，却不够充分。结果，俄国以波兰的敌人的地位所占领的界线和阵地，正是它当初作为一个极不可靠的和被猜忌的朋友可能占领的那些地方。事实上的差别，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俄国人动员了极大的军队，而且已经显示出他们自己能够从他们战前的阵地迅速地向无数方推进。他们现在已和德国在边界相对峙，而德国要想不防守这个东部战线，是绝不可能的。它必须留驻一

支庞大的德国军队加以防守。据我了解，甘默林将军估计这支军队至少有二十个师，但很可能它有二十五个师，甚至更多，因此，一个东部战线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很可能，一个对于俄国、英国和法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起来。这只北极熊的左掌已经堵住了由波兰到罗马尼亚的通道。俄国对于巴尔干国家的斯拉夫民族有着传统的利害关系。德国人到达黑海地区，将成为对于俄国的一个极大的威胁，而对于土耳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这两个国家当然要共同努力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这正直接地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而且也绝不会同我们对土耳其的政策发生抵触。俄国很可能要强占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

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同我们的主要利益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制止德国向东南欧发展。罗马尼亚在上次大战期间，获得了重大的利益，因为协约国的胜利使它免于彻底的失败；如果在这次战争结束时，它仅仅丧失了比萨拉比亚及多布鲁加的南部地区，它就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为了巴尔干集团的利益，它应该乐意地将多布鲁加让与保加利亚。就现在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俄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应，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是有利的。因此，除了一个可能的东部战线外，一个可能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它将形成一个新月形，由里加湾直到亚得里亚海之滨（也许从那里继续延伸，越过勃伦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

我们当然非常愿意所有这些国家一同攻打这个唯一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可能性不应该加以排除。如果德国经过匈牙利攻打罗马尼亚，或退一步说，如果它攻打南斯拉夫，上述的可能性很快就要实现。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建立这个战线，增强这个战线，而且在这个战线的任何部分遭到袭击时，努力使它同时行动起来。看来，这种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同俄国重新建立关系，正如外交大臣已经很快地预见的那样。同时，这种政策也要求我们必须遵循首相宣布的下列政策；我们自己不要承诺对任何特殊领土问题的解决，而集中英法两国的全部努力以粉碎希特勒主义，同时要保证"德国的恐怖"在将来很长的时期内，不会再重新落在西方民主国家身上。最后一点，对法国人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而且非常确切地体现在首相的这段话中："我们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欧洲从它对于德国侵略所抱的那种永久而反复出现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使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保持他们的自由与独立。"这种说法应当经常而普遍地加以宣传。

根据这些总的估计，我们如何处理同土耳其的谈判，就比较容易考虑。我不认为，处理这个问题就像当初传说希特勒将用二十八个师等等去侵犯罗马尼亚的时候那么急迫。现在看来，那个家伙由于受到警告而不去从事他在东线的事业了；不过，他当然会随时重新使用他的威胁，而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利害问题，即使得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和东部战线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因此，缔结土耳其条约，似乎是最重要的。①

①见附录（11）

倘若最后局势的变化是希特勒在东线受到阻碍（当然，这点在现在还不能确定），在他面前有三种抉择：

（1）对西线发动主力进攻，这个进攻可能取道比利时，而且顺道占领荷兰；

（2）对英国工厂和海军军港等，或许对于法国飞机制造厂，展开猛烈的空袭。

（3）首相所说的那种"和平攻势"。

按我个人意见，我相信只有在德国在比利时和卢森堡边界对面集中了至少三十个师，上述第（1）点，才可能发生。

至于第（2）点，那个家伙似乎很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过，他也可能不这样做，或许他的那些现在看来更有威权的将军们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害怕空袭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大屠杀，因而同英国结下了血海深仇，也许将美国也卷入漩涡。至于第（3）点，如果他没有尝试第（2）点，那么，看来，我们的责任和政策应该是：拒绝一切能使他摆脱困境的方案而让他在冬季自作自受。与此同时，我们加速武装自己并组成我们的同盟。因此，总的前景似乎远比1914年的秋天有利，因为当时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已被占领，而俄国在坦嫩堡又一败涂地。

但是上述第（2）点始终未被排除。这是当前令人不安之处。

10月1日我在广播中又说：

波兰再一次遭到了两个大国的侵略。这两个大国曾经同其他大国一起奴役波兰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但却不能摧毁波兰民族的精神。华沙的英勇抵抗，表明波兰的灵魂是不可毁灭的，表明它正和一块岩石一样，暂时间固然可以被浪潮淹没，但终究会显露出来，仍旧是一块岩石。

俄国实行了一个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军队以波兰的友邦和盟国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驻守他们现在的阵线，但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阵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是纳粹德国不敢贸然进攻的一个东部防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这样做，则将违背俄国历史性的生存利益。

首相对我的言论，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刚才正在听温斯顿发表一篇非常出色的广播演说。我的见解和他完全相同。我们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它自认为是本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行动。绝不能相信，它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接踵而至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是对它有利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5页。

第二十五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我们每天的例会--为英国建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我们的重炮--我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给军需大臣的信及其复信--需要一个海运部--我9月15日致首相的信--他9月16日的复信--关于军火与人力的其他信件--我9月24日给财政大臣的信--节约运动--探求一个海军攻势--波罗的海--"凯瑟琳女皇"计划--强行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航道的计划--技术和战术的各个方面--战利品--第一海务大臣的意见--科克勋爵的任命--计划的进展--空军的否决--新的造舰计划--巡洋舰--驱逐舰--数量与体积--长期与短期的政策--加速计划的实施--需要防空战斗舰分队--"皇家君主"号级的军舰的浪费--我设立我自己的统计处

战时内阁及其额外的阁员，会同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若干秘书，于9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后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我想不起任何时期有过这样热的天气--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驼毛上衣，里面只穿一件亚麻布衬衫。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兰时所需要的气候。波兰人在防御计划中指望依靠的几条大河，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涉水而过，而且地面坚硬结实，坦克和各种车辆都可以往来。每天早晨，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都站在地图面前，提出长篇的报告和评价，不久，我们心中都明白波兰的抵抗必将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军部方面的情况向内阁提出报告，内容通常是关于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清单。拥有四个师兵力的英国远征军开始向法国移动，空军部因为不准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而感到遗憾。在其他方面，所处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国内防务的，当然，在外交方面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态度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应采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骤，是设立地面部队委员会，由当时的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任主席，其任务是，就我们应该建立的军队的规模和组织，向战时内阁提供意见。我是这个小型机构的委员，这个机构在内政部开会。仅仅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听取了将领们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致同意应该立即开始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同时并应立即设立各种军火制造厂，各种工厂，以及为支持军队作战所必需的各种军需供应。当时希望到第十八个月时，上述计划的三分之二，即

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已经派往法国，或者至少亦要能够适于作战。在这方面，塞缪尔·霍尔爵士很有眼光，并积极进行一切活动，我始终支持着他。另一方面，空军部担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及其供应，会过多地占用我们的技术工人和人力，以致影响他们执行为在两三年内建立一支强大无比的、占绝对优势的空军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论证的影响，对于要同意建立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种种条件，感到踌躇不决。战时内阁为了这个问题，意见发生分歧，直到一个多星期以后，才作出决定，同意采纳地面部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是同意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既然是战时内阁的一员，就必须采取全局观点，因此始终把我自己主管部门的需要放在服从主要计划的位置。我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场的广泛基础，并且也渴望能将我在以前曾经身历其境的这个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励下，我在各种问题发生时，先后写了不少信给他。我不愿在内阁会议中和他发生争执，而一直宁愿以书面提出意见。差不多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能一致，虽然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颇具戒心，但我很高兴地说，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过去，他对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传记作者，曾对这一点加以证明。此外，我也写信给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以及在部务或其他事务方面与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战时内阁很少单独开会，往往总有秘书或军事专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碍。战时内阁是一个认真而有效的机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紧密地团结一致，彼此间自由讨论，不拘形式，也不作记录。这方面的好处确实很大。这类会议，对于正式会议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会议上，一切事务得到处理，决议予以记录，作为行动的准绳。这两种程序，在处理极其困难的事务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需大臣时，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对于它们的下落，极为关切。这类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制成，但不论为了防守或进攻，一支军队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则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在1915年和陆军部发生的争执，而且也记得，由于要建立一个能占优势的极重炮队的问题而引起的种种政治

骚动，以及嗣后发生的事件如何证明了他的见解的正确。陆地战争的性质，在八个月以后，即在1940年间终于显示出来时，事实证明是和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争截然不同的。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大炮在本土防务方面，却满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这时，想起了这个埋藏着的宝库。如果我们把它忘却了，那真是太蠢了。

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务，我写信给首相：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几点意见，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发动轰炸，但法国军队作战的临近战区不在此限，因为我们对于法国军队的作战区当然要给予援助。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们进行战争时，应该使它符合比较人道的战争观念；在加强严酷的和激烈的战争手段方面，尽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难于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先德国而实行，必须等它做了以后，我们再做。时间每过一天，就会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隐蔽所，再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拥有的比较安全的避难所，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2）你应该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小型远征军现况的批评，说他们缺少坦克，缺少有训练的堑壕炮支队，尤其是重炮队。如果证明我们真是缺乏重炮队，那么，这种批评确是公正的……在1919年战争停止后，我任陆军大臣时，我曾下令将大量的重炮贮存起来，涂上油并妥为保管；我也记得在1918年，曾应总司令部的请求，为了支援军队在1919年进入德国，建造了两尊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这两尊炮并未用过，但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良的武器。它们不是轻易可以失掉的东西……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应看一看我们家里还有些什么；第二，应立即加以修理，并制造新式炮弹。

就这种笨重的武器来说，我在海军部也许能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笨重的东西，当然是最能胜任愉快的……。

（3）你也许愿意知道我改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建议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许四艘新战列舰外，所有的造舰工作全部停止，现在对于在1942年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只应暂时放弃。这个决定，应在六个月后重行加以考虑。由于这种变更，我才有余力来帮助陆军。另一方面，我应该竭力促进关于建造较小的反潜艇舰队的工

作。这一类的舰只，数量极其重要。有许多舰艇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们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潜艇的袭击，那么，这些数量可是绝对不够用的……。

（4）关于军队的供给以及它和空军的关系，请原谅我将我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而非老师传授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你参考。军需大臣现在根据五十五个师的基础来制定计划，这个计划不会使空军部或海军部蒙受不利，因为（1）关于确定地基和建筑工厂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不需要技术工人去干好多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敷设阴沟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筑工人即可；

（2）即便你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个月以内成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你可以将时间变更为三十六个月或甚至更长，而不会改变原有的规模。另一方面，军需大臣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制定庞大的计划，那么，到了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时，必将发生令人烦恼的耽搁。最好是让他制定大规模的计划，同时用变更时间因素的方法，来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一个工厂造好了，在不需要时，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厂并不存在，那么，到了需要你作进一步的努力时，便将束手无策了。只有在这些大工厂开工以后，你才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现在（中午）为止，没有接到关于船舶被潜艇击沉的新报告，换言之，我们在最近三十六小时内并无损失。

也许潜艇都去度周末了！但我却把时间消磨在准备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也写信给伯金博士：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陆军部时，我曾发过详细的指示，要求将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贮存起来。现在似乎这些重炮已经被发现了。据我看来，你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这些物资，尽量优先加以修理，并制造重炮弹。在重炮弹方面，海军部或许能够帮忙。如需要帮助时，请直接提出。

他给我的复信，使我非常满意：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从1938年9月的危机以来，陆军部一直关心你来信中所提到的超级重炮，并准备加以利用。九点二吋口径大炮和十二吋口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实际上在1月份即已开始修理。

这些重炮在1919年贮存时，工作作得很仔细，结果证明，它们在大体上情况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经损坏，必须更换新的，这种工作在本年度内已在继续进行。在本月中，我们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毕，我对于这项工作，当然给予最高的优先处理……

我对于你的来信非常感激。当你知道根据你的建议，已有许多工作完成，你一定会很高兴。

※　　※　　※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个人都说应该有一个海运部。今天我们和船主们举行会议时，船舶商会会长竭力向我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贸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联名提出申请，这样，当然就会削减他自己的任务。我可以断定议会中也会有这种强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极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运按照内阁的战时政策和局势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节约。

（2）规定并组织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在1940年夏季，也许将发生潜艇的袭击，我们预计会损失大量的吨位，因此，大规模造船计划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当然应该包括关于建造混凝土船只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钢铁期间，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需求量。

（3）照顾、慰问和鼓励商船船员。他们在被鱼雷袭击而获救以后，仍须不断地出海工作。在这种战争中，这些商船船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贸易大臣已告诉过你，如果要将他主管的部中有关机构分离出来另建立海运部，那就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允许有这种过渡时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选决定和公布以后，他亦必须罗致必要的僚属，并逐渐接管贸易部的有关机构。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也

很重要，即政府应该在受到议会或航运界方面的压力，和听到人们振振有词地反对现行的制度以前，就先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立海运部。

※　　※　　※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这个部成立了，并在10月13日予以公布。张伯伦先生选定吉尔摩爵士为首任部长。一般的批评认为，这个选择很不恰当。吉尔摩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苏格兰人，并且是一个著名的议员。他在鲍尔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过阁员。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职没有几个月便去世了，后来由罗纳德·克罗斯先生继任。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来。我想把我现在对于主要形势的看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德国人绝不会企图在西线发动一个攻势……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计划，显然是继续向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进，以至黑海为止，他也许已和俄国取得某种谅解，从而俄国可以取得波兰的一部分并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这冬季的几个月中，希特勒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和东邻结好，取得可靠的给养，从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获胜的奇观，并深信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封锁。所以，我认为在他还没有把东线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会在西线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张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切，以资自卫。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比利时能会同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采取必要的警戒。同时，在比利时后面的法国边境上，应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日夜修建防御工事。在这个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尤其应注意防御坦克的障碍物，例如：

竖立铁轨，挖掘深壕，树立混凝土桩，有的地方并应埋设地雷和准备可以立即淹没敌人的洪水等等。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三四个德国装甲师，可以发挥极大的进攻力量，对于这类攻势，必须要有障碍物，加上沉着应战的部队和强大的炮队防卫，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没有障碍物，对于装甲车辆的进攻，必将无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战时制造的大炮贮存了起来。它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极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一百四十

五门九吋口径的、大量的八吋口径的、将近二百门六吋口径的榴弹炮，还有数量极大的军火；事实上，这些重炮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小小的远征军，而且可供一支庞大的军队之用。这些重炮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地运往前线，这样，不管我们的军队还缺少什么，至少在重炮方面不会有什么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

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

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过，亦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　　※　　※

9月24日，我写信给财政大臣：

我经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财政部时，亦曾饱尝辛酸。我预期今后的预算，将以广大的富有阶级作为基础，具有严峻的性质。但我认为你应该同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反浪费运动，与之配合。鉴于我们现在支出庞大而所得效果极小，我认为"·金·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变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们为了避免浪费，曾实行过许多不愉快的限制，但这些限制终究对于战争的胜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你应该竭力告诉人民，有哪些事，他们应该避免去做。这并不是禁止支出的办法。·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前，一切都应该节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试以文具为例--这在各个部门都应该立即限制。用过的信封应重新粘过，可以重复使用。虽然这似乎是小事，是却能使每个官员--而我们现在有着几百万官员--都想到节约一事。

1918年，我们曾反复叮咛在前线的人们，实行积极的"节约运动"，人民也开始以实行节约为荣，并视为战时努力的部分内容。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向实际尚未作战的各地区内的英国远征军，灌输这些思想呢?

我正在设法删掉海军部一些庞大的海军改革计划，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实行的计划，一律删除。请你注意，不要让这些负责防御的人们和其他本位主义者把我们的能力消耗在长期的发展计划上，因为这种计划必须等到决定我们命运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才能够成熟。

我发现各个部门在经济上受到了极严厉的控制以后，仍充满了松弛浪费的现象。为你设想，最好带着你的僚属，用·批·评·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浪费现象，而不应采用拖延的方式。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候，不要妨碍各部门的行动；把责任交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能节约，必须立即对他们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问题写信给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视财力的节省，正如我重视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一样，因为节省财力确实是战时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你可以信赖我的支持，同时，我是一个花钱部门的首脑，你如有需要审查的地方，我一定会服从听命的。

※　　※　　※

在每次战争中，只要皇家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它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要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庞大目标。私掠船、实行海上袭击的巡洋舰，尤其是潜艇，使用各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于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经常被迫以防御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由于这个事实，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被迫实行，或退而采取防御性的海军战略和思想习惯。现代的种种发展，更加强了这种倾向。在两次大战中，在我主管海军部的时期内，我经常设法寻找各种反攻的方式，以杜绝迷恋于一味防御的思想。只要使敌人无法猜测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就可以大大便利于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先是希望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后来希望通过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岛屿，重新获得主动，并迫使海军软弱的敌国，专心研究它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过问我们的问题。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军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处理、危险加以防止以后，我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护航和封锁"政策。我竭力寻求以海军进攻德国的方法。

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

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月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　　※　　※

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①

①见附录（7）。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30％的富裕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许。这又是一个僵局。不过，这类的工作如果继续进行，我们也许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计划规定采取行动。但在战争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发展。

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时间，镇定沉着地进行安排，则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时遇难）

和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海军上将都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议以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进攻的舰队之内，这些船只后来在其他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　　※　　※

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现有的新舰建造计划和在战争发生时实行的战时扩充计划。

在任何时候，海军部至少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在同时进行。在1936和1937年间，有五艘战列舰已经着手建造，预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间，议会又核准建造四艘战列舰，但从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还有十九艘巡洋舰正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条约的限制，皇家海军在设计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名誉受到了歪曲和束缚。我们所有的巡洋舰，都是为了要遵照这些条约限制和"君子协定"而取得的结果。在和平时期，舰只便按照这种标准在困难的政治局面下年复一年地建造，用以维持海军的力量。在战时，一切舰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确的战术目标作为标准。我极希望建造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的巡洋舰，装有九点二吋口径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吋口径的炮弹的坚固装甲板，而且它必须有很远的续航能力，和超过任何现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的速度。在这以前，条约的限制阻止了我们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受它们的拘束，但战时许多事务迫切地需要优先处理，因而使这种长期计划同样无法实行。

驱逐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舰只，也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环节。1938年的造舰计划中完全没有驱逐舰，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当时在造船坞中，这种不可缺少的舰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货的只有九艘。因为要使每个新建的驱逐舰队能比上次建造的舰队更好，这种难以抗拒的倾向，便将建造的时间由二年延长到将近三年。海军方面当然希望有能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的舰只，并要使舰身大小，足以容纳在炮击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现代化

设备。显而易见，按照这种言之成理的论点而建造的舰只，很快就会变成小型巡洋舰，而不再是驱逐舰了。这些没有装甲的舰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过了二千吨，并载有二百名海军在海上行驶，它们本身便轻易地成了任何正规的巡洋舰的牺牲品了。驱逐舰原是防御潜艇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舰身的增大，它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已逾越了猎人的界线而成为被猪者了。我们需要的驱逐舰愈多愈好，但它们不断地改进和扩大，使造船厂所能容纳的数量，大受限制，并且大大延迟了完成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往往超过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们国内港口进出的远洋轮船达几百艘，沿海商船达几千艘之多。为了实行护航制度，为了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保卫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为了供应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基地，为了保护扫雷艇来履行它们连续不断的任务，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数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极重要的两个条件。

我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造舰计划，使它配合当时的需要，并尽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长期的造舰计划应该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这样就可以将劳动力和原料集中于我们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够建成的舰只；第二，必须设计出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只要它们能够在临近我们岛国的海面活动，以便使我们较大的驱逐舰能抽出来，派到较远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问题，我连续写了几个节略给我的海军部同僚：①

①参阅附录（8）

·鉴·于·潜·艇·的·威·胁·在·接·近1940·年·底·时·一·定·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建造的驱逐舰，必须注意数量和建造速度，而不应着重其大小和威力。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在一年以内能够完成的驱逐舰，按照这种情况，至少有五十艘应该立即开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在远洋服役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获得了我所计划的五十艘中型紧急式驱逐舰，则可以使所有较大的舰只移往海洋活动或作战。

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往往发生的冲突，在战时变得尤其剧烈。我规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舰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舰计划相竞争的应该停止。此外我们必须以能够在十二个月以内或者可能的话，在八个月以内建成的新型舰艇，来增加我们反潜艇舰队的数量。对于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恢复了驱潜快艇的旧称。在战事爆发以前不久，这类舰只已经定造了五十八艘，但还没有一艘开始建造。后来一种经过改进的类似舰只，在1940年定造的，则称为快速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型式的小舰艇，尤其是拖网船，必须在最短期间内迅速改装，增加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配备；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亦必须大量制造，以便担任沿海一带的任务。发出的定单，达到了我们造舰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内。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耽搁，使造船厂的交货，同我们的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①

①参阅附录（9）

※　　※　　※

我对于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见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占了优势。设计完成了，定单也发出了。但是，人们陆续提出各种理由，不主张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据的。据说如果德国的袖珍战列舰或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冲破了封锁线，我们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号级的舰只来护航。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对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将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碍作用，而关于把我们的劳动力与装甲优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分舰队，其舰只甲板上装着极厚的铁甲，速度不超过十五浬，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舰只所不及的抵御空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但我这个希望始终未能实现，使我深以为憾。到了1941和1942年，当时马尔他岛的保卫和援救变得非常迫切时，当我们极需轰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时，其他人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舰只，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始终是一种浪费和隐忧。它们不像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号一级那样，经过了重新改装；我们以

后将会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让它们参加作战时，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以及庞德海军上将和国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它们和敌人间的距离，能够相隔几千哩，而且愈远愈好。

※　　※　　※

我接任海军大臣和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以后，最初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为了这个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亲信。我们相处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们对于整个战局的见解和估计。我现在把他安置在海军部内，和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这些专家都是专注意现实而不管其他的人。这一批能干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导下，利用一切官方情报，能够不断地向我提供图表和图解，并就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战局加以解说。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分析各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一切文件，并且对于我自己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亦都加以研究。

这时，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统计机构。每个部门根据它自己的数字和论据而提出它的见解。空军部这样统计，而陆军部又那样统计。供应部和贸易部虽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当某些问题在内阁发生分歧时，有时引起了误解并浪费了时间。然而，我从开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稳定的情报来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个连系着。虽然最初，这只包括整个情报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大大地帮助我对于向我们不断涌来的无数事实和数字，形成一个正确和综合的见解。

第二十六章　法国前线

英国远征军开往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增强防御--侵略者的有利地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与攻势--马奇诺防线--公认守势具有的威力--不受欢迎的法国代替方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估计--希特勒的错误--西方的相对军事力量--德国可能进攻的路线--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在1939年9月18日提出的意见书--甘默林制定D计划--第八号训令--盟国最高军事会议9月17日在巴黎开会--D计划获得通过--D计划扩展至荷兰

战争刚一爆发，我们的远行军就立即开往法国。在上次大战以前，为了进行准备工作，至少消磨了三年的时间，而在这一次，直到1938年的春天，陆军部才专为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这时又出现了两个严重的新因素：第一，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和组织，远没有1914年那样简单。每一个师，都有机械化的运输，组织比较庞大，并且非战斗人员的数量更多。第二，由于过分畏惧敌人空袭运输军队的船只和军队登陆的港口，陆军部不得不只用法国南部的港口，而以圣纳泽尔为主要的基地。这样，陆军的交通线便大大地延长，结果延迟了英国部队的到达、部署和给养，并在沿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奇怪的是，我们的军队究竟应该在前线的哪一部分布防，在战争爆发前，竟然没有决定，但根据当时有力的推测，它应当在利尔以南；9月22日，这个推测得到了证实。到了10月中旬，由英国四个师组成的两个正规军军团，驻扎在沿法比边界的防地。它们都从专供军队登陆的遥远的港口，经过二百五十哩公路与铁路运输，才开抵目的地的。10月和11月间先后到达的三个步兵旅，在1939年12月间，编成第五师。

1940年1月，第四十八师由国内出发，接着，在二月间，第五十和第五十一师，3月间，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相继开来，共计到达的军队有十个师。我们的数量逐渐增加，于是，我们便接管了更多的防线。当然，我们在任何一个据点都没有和敌人发生接触。

在英国远征军①到达它们的指定阵地后，它们发现沿前线一带，已经筑好一条相当完整的人工防坦克战壕，并且每隔大约一千码的地点，有一个很大而又很显著的碉堡，可以使机关枪和反坦克炮沿着战壕进行纵射。此外，还有一个连绵不断的铁丝网带。在这个不寻常的秋冬两季中，我们军队的主要工作，是改善法国人建筑的防御工事，组成了一条与齐格菲防线相类似的防线。虽然气候严寒，但工作进展很快。根据空中摄影，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齐格菲防线由摩泽尔河向北方延伸的速度。尽管他们在取得国内资源和强迫征调劳工方面，享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我们的工作似乎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到了1940年5月德军进攻时，我们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四百个新碉堡。长达四十哩并设有护墙的防坦克战壕已经掘好，大量的铁丝网亦已装妥。由于交通线一直向后伸展到南特，因此，各种需要变得非常巨大。庞大的基地设施已经建立，公路已经加以改良，长达一百哩的宽轨铁路已经铺设，一个庞大的地下电报线系统已经埋好，几个供军团和军的司令官使用的地下总指挥部也接近完成。大约有五十个新机场和卫星机场都已经加以扩建或改进了跑道，使用了五万多吨的混凝土。

①英国远征军先头部队于9月4日在法国开始登陆。第一军团于9月19日，第二军团于10月3日先后登岸。总司令部最初在9月15日设在勒芒。军队的移动主要是经过瑟堡，车辆和给养经过布雷斯特和南特，而以勒芒和拉瓦尔为集合地点。

对于所有这些任务，英国军队都努力地工作着，并且为了丰富它们的经验起见，各个旅轮流被派到靠近梅斯一段的法国前线，那里正同敌人对峙，至少有一些巡逻活动。其余的时间，我们的部队都从事训练。这确是必要的。在战争爆发时，军队具有的准备程度远不及二十五年前约翰·弗伦奇爵士①的军队所达到的水准。在国内，军队已有好几年没有受到相当规模的操练。正规军校编制短少二万人，其中包括军官五千名，而根据以正规军保卫印度的"卡德韦尔计划"，其责任便大部分落在本土部队的身上，结果使本土部队的质量几乎和军队学员相等。1939年3月本土防卫队扩充一倍，其用意虽然很好，但很欠考虑，而同年5月又建立了民团，结果这两方面都从正规军中调用了大量的教官。在法国冬季驻防的几个月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各种的

训练计划都并入加紧设防的主要工作之内。我们的军队在这个难得的喘息期间，在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增进，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行为，但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都在焕发增进。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总司令。--译者

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沿交通线的军需库中，堆积着大量的给养和弹药。在塞纳河和松姆河之间，储存着十天的供应物资，在松姆河以北，还有七天的额外供应品。后一项给养，在德国人突破前线后，使英国军队渡过了难关。鉴于当时局势平静，勒阿弗尔以北的其他港口亦逐渐地陆续加以利用。迪埃普成为一个医院基地；费康专供运输军火；最后，我们利用的法国港口，共有十三个之多。

※　　※　　※

一个不受任何法律或条约约束的政府，同那些必须在犯罪国家开始进攻后才能产生战争情绪和进行计划的国家相比，它所具备的优越条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便宜。相反地，除非侵略者的胜利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否则，将来总有清算的日子。希特勒除了遇到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任意决定他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它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准备在比利时向它们求援时，立刻前往援救，但等到它要求援救的时候，可能时间已嫌太晚了。当然，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的五年中，英法两国在条约认可和国联赞同的范围内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政策，比利时也许可能恪守旧有的同盟，并允许组成一个共同的阵线。这样也许可能导致巨大的安全，并且也许可能避免了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种同盟，如有适当的组织，可能沿着比利时边境直到海边，筑成一道屏障，以防御在1914年几乎使我们完全覆灭而在1940年将使法国一败涂地的那种可怕的迂回战术。同时，这种同盟也可以使我们能够从比利时迅速攻入鲁尔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区，因而对于德国的侵略增加一种强大的阻力。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利时也不会遭受比以后实际遭受的更为悲惨的命运。当我们回想起美国当时置身局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提倡法国裁军；我们由于德国屡次破坏"和约"关于裁减军备的条款而

一再受到的挫折和屈辱；我们对于德国侵犯莱茵兰所表示的屈服；我们默认奥地利遭到兼并；

我们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以及承认德国占领布拉格--当我们回想起所有上述情况时，凡是在以往的那些岁月中，在英国或法国负责国家大事的人们都没有责备比利时的权利。在一个动摇和妥协的时期中，比利时只能严守中立，并且也只能希望它能在其设防的前线挡住德国的入侵，以待英法军队前来援助，借此聊以自慰而已。

※　　※　　※

在1914年，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由于怀着从1870年以来历代相传的复仇怒火，而富于激烈的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认为，数量上较弱的国家，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必须处处展开反攻，才能抵抗敌人的侵入。战争刚一开始时，穿着蓝衣红裤的法军，随着军乐队演奏的马赛曲，勇往直前。

德国人虽然正在侵入，但不论在何处遇到这种情况，便停下来对法军开枪射击，使它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主张采取攻势最力的首创者格朗梅松上校，就在战场的最前线为他的国家和他的信条而牺牲。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说明为什么防御炮火在1914至1916年或1917年这段期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亲自看到在南非战争中，少数波尔人使用自动来福枪，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这种火力，对于穿过旷野前进的军队，即便不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可以造成重大的伤亡。除此以外，当时还有日益增多的机关枪。

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的炮战。几百门，后来增到几千门的大炮，能把一个地区轰成粉碎；但是，英法军队在英勇牺牲以后，如果再要并肩前进去攻打凭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他们会面临着绵连相接的坚强工事；而他们压制第一线敌人的排炮，已把他们前面的土地，轰得弹坑累累，纵使他们进攻获胜，这些弹坑亦将成为他们再向前进的巨大障碍。从这些艰苦的经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采取守势，必胜无疑。此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已经大大增强。不过守势固有其利，同时亦有其弊，这在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时的法国，和1914年8月间同它的世代仇敌决一死战的法国，却完全不同了。报仇雪耻的精神，自从战争胜利、任务完成以后，已经烟消云散了，而培养这种精神的领袖们也都早已去世了。在上次大战

中，成年的法国人惨遭杀害的达一百五十万。在绝大多数的法国人的心目中，一想起攻势行动，便联想起1914年法国进攻时最初的失败、1917年尼韦尔将军的溃退、松姆河和帕森达勒的长期苦战，尤其是现代化武器的火力对于进攻部队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在法国和在英国，都没有人能彻底了解一种新事物所引起的后果，即装甲车辆能够抵御炮轰，并且能够每天向前推进一百哩。关于这个专题，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指挥官发表了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年老的贝当元帅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权威，对于法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闭塞了吸收新思想的途径，尤其是不赞成那些被古怪地称为"进攻武器"的东西。

在事过境迁以后，关于依赖马奇诺防线的政策，时常受到人们的指摘。这种政策确实造成了一种防御心理。但是，在保卫长达几百哩的边界时，明智的防御措施，往往是用防御工事尽可能地同敌人隔离，因而可以在军队驻守不动的条件下，节省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被看作是一长列互相连接的宝贵的出击口，尤其是能够被用来隔断大部分的前线，以便在它的后面集中一般后备队，或进行"大规模的调遣"。

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别，我们应该承认马奇诺防线是一个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实际上，非常古怪的是，这条防线并没有至少沿着默兹河一直向前延伸。如果能够一直延伸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屏障，使法国得以自由使用手上坚固锋利的宝剑向敌人冲锋陷阵。但是贝当元帅却反对延长防线。他竭力主张，阿登地区由于地形关系，绝不可能成为入侵的通道。因此，延长防线的计划被否决了。我在1937年视察梅斯时，吉罗将军曾对我说明马奇诺防线的攻势意义。但后来攻势的观念并没有付诸实行，而这条防线不仅吸收了大量有训练的正规军的士兵和技术人员，而且对于军事战略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反而产生了削弱的效果。

新的空中力量被恰当地看成是各种作战中的一个革命性的因素。鉴于当时双方可以使用的飞机的数量较少，它的效力不免被人们所夸大，并且一般认为空军可以在敌军发动进攻时阻碍大量军队的集中和运输，因此有利于守势方面。法国最高司令部，甚至认为法国的动员

时期，都有极大的危险，因为铁道中心可能遭到空袭的破坏，虽然当时德国飞机像盟国一样，数量极少，不足以担任这样重大的任务。空军首脑人物所表示的这些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到了战争的后期，当空军力量增加了十倍或二十倍时，并且得到了完全证实。但在战争开始时，这种看法则未免过早了。

※　　※　　※

在英国，有人开玩笑说，陆军部总是在准备着上次的战争。但在其他各部或其他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而就法国军队来说，确实如此。我也认为只要积极地采取防守措施，守势具有极大的力量。但我这时既不肩负任何责任，同时又无法获得连贯的情报来作出新的评价。我了解上次大战中的屠杀情形，使法国人民痛彻心腑，难以忘怀。德国已经获得了建造齐格菲防线的时间。如果将剩下的法国壮丁，派去攻打这座由炮火和混凝土合成的铜墙铁壁，这是多么可怕啊！在附录（15）中，我发表一种长期的方法（密码代号为"耕种者第六号"），当时我认为可以用来制服采取守势的敌军的火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中，根据我心中的想法，我觉得我和一般人对于守势的见解，并无不同，并且我相信反坦克的障碍物和野战炮，如有巧妙的布置，并备有足够的弹药，除了在黑夜或天然的和人造的雾中以外，都能将坦克加以击退或毁坏。

在万能的上帝对他的卑贱的仆人所确定的问题中，没有一件事是会同样发生两次的，即使有一件事看起来像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其中总有变化出入，使它不能一概而论。一般人是在具有固定结论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的心理，除了受非凡的天才的引导外，绝不能超越固有的结论。但我们不久将要看到，在双方处于静止状态八个月以后，希特勒突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大量防弹的或重型装甲的战车作前导，冲破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甚至也许是在发明火药以来的第一次，使大炮在战场上暂时几乎完全失去了效力。我们必将看到，火力的增强使少数部队就能够防守必需的阵地，因此缩小了人体的目标，大大地减少了实际战争中的流血程度。

※　　※　　※

没有任何一个边界，曾经像一直伸展过低地国家的法德边界那样，在战略上受到重视并被当作实验的题材。几个世纪以来，西欧所有的军事将领和军事学院，往往根据他们当时的最后一次战役的经验，对这片土地的每个方面，对它的山地和水道，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在目前这个时期内，如果比利时遭到德国的入侵，而盟国决定给予援助时，它们能够派兵驰往的，或者，如果比利时提出邀请时，它们能够根据一个妥善安排的计划秘密而突然地加以占据的，有两条防线：其中第一条防线是所谓斯凯尔特河线。这条线靠近法国边境，不需要长途行军，而且不冒重大的危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守住了一条"错误的防线"，这也并无害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以按照局势的发展而被建成一道防线。第二条防线是更加伟大的。它沿着默兹河，经过纪韦、迪南和那慕尔，再经卢万而至安特卫普。如果盟国能够占领，并在苦战中守住这条富于冒险性的防线，则德国入侵时采取右翼包抄将受到重大的阻碍；如果事实证明它的军队处于劣势，那么这就可以成为进入并控制鲁尔地区德国军火生产重要中心的一个值得歌颂的序幕。

由于国际道义准则的原因，不能在未获得比利时同意的情况下，穿过比利时的国境而向前推进，因此，只有从法德之间的边界前进，如果在斯特拉斯堡的北面和南面横过莱茵河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么，军队主要将进入黑森林区，这个地区也正像阿登山区一样，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适于进攻的地区。但是当时还有从斯特拉斯堡--梅斯前线向东北进入帕拉廷奈特的可能。这种推进，以莱茵河为其右翼，可能控制该河，直到北面的科布伦茨或科隆。从这里可以进入良好的作战地区；而这些可能性以及许多变化，很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西欧各参谋学院关于战争研究的部分内容。然而，在这部分地区，却有齐格菲防线，许多建筑坚固的混凝土碉堡互为犄角，大量的铁丝网构成了纵深阵地，到了1939年9月，这道防线已经是坚不可摧的了。法国人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最早日期，也许是9月第三个星期的最后几天。但到那时，波兰战役已告结束。到十月中旬，德国在西线的军队已有七十个师。法国在西线数量上的暂时优势，便迅速消失。法国如果从它的东部边境发动攻势，则必然会削弱他们在更为重要的北方防线的兵力。法国军队即使在开始时能够获得初步的胜利，但在一个月之内，他们

要想保持在东方所得的战果，就将感到极大的困难，而且无法抵御德国对它的北方防线展开的全力反攻。

这就是对于"为什么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直至波兰被摧毁？"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但是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已经输掉了。战争如果发生在1938年，那时捷克仍旧存在，可能有很好的胜利机会。在1936年，可能不会引起强大的反抗。在1933年，日内瓦一份决议书，可能不经过流血而获得服从。在1939年，甘默林将军不敢冒险进攻，也不能只怪他一人，因为自从历次危机发生以来，已经使这种危险大大地增加，而法国和英国政府对待危机也一直畏缩不前。

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到9月18日止，动员的各种军队至少有一百十六个师，其分布如下：西线四十二个师；德国中部十六个师；东线五十八个师。我们现在从敌人的记录中，了解到这个估计几乎完全正确。德国全部军力，共有一百零八个师到一百十七个师。进攻波兰的五十八个师，是最成熟的部队。剩下的五十或六十个师，素质参差不齐。其中由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边境沿西线一带，派驻了四十二个德国师（十四个现役师；二十五个后备师，和三个后备军）。德国的装甲师团或已派往波兰作战，或是尚未建立，而工厂还未开始大量生产坦克。英国远征军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它在10月第一个星期，只能派出两个师，到了第二个星期，又增加了两个师。自从慕尼黑危机以来，德国的相对力量虽然已有巨大的增加，但在波兰未被征服以前，德国最高司令部对于他们在西线的局势，仍然非常焦虑，只是由于希特勒的专制权力和坚决意志以及他认为法国和英国不愿作战的政治判断先后五次得到了证实，这才能够劝诱或迫使他们去接受他们认为不应该冒的风险。

希特勒确信法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腐败不堪，而法国军队也受到了沾染。他了解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认为只要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一旦妥协，而莫斯科抨击法国和英国政府发动一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就可以利用法国共产党的力量使法国的军事行动遭到削弱，或陷于瘫痪。他深知英国信奉和平主义，而且日益衰败。按照他的看法，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是由于英国少数好战分子的驱使而达到了宣战的地步，他们必然会尽可能地避免作战，而且在波兰一旦被击溃以后，愿意接受既成事实，正像一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前说明的屡次事件中，希特勒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他的将领们的论点和惧怕却是错误的。但他并不理解只要战争信号一旦发出，在大不列颠和英帝国将要发生的强烈的变化；他也不理解那些为争取和平不遗余力的人们，如何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为了赢得胜利而不顾疲劳地努力奋斗。他无法懂得我们岛国人民心灵上或精神上的力量，我们岛国人民不管怎样竭力反对战争或军事准备，但世世代代以来，却始终认为胜利是他们天生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英国军队在开始时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同时他也断定法国并不全心全意地作战。事实上这也确是真实的情况。结果他如愿以偿，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

※　　※　　※

我们的军官认为在德国完全战败波兰军队以后，它将在波兰境内留驻大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可能是质量较低的军队。如果它对于同俄国订立的条约有所疑虑，它在东线军队的总数，可能会增加到三十个师。所以根据最不利的假设，德国将会从东线抽调四十个师，使西线共有一百个师的实力。但到那时，法国可能已经动员了七十二个师，此外还有相当于十二个或者十四个师兵力的要塞守备部队，和四师英国远征军。除了在意大利边界应有法军十二个师驻守外，可以用来对付德国的兵力共有七十六个师。所以敌人和盟国相比较，占有四比三的优势；而且预计敌人可能组成额外的后备师团，使部队的总数在最近的将来，提高到一百三十个师。对付这种局面，法国在北非还有十四个师，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抽调回来，再加上英国以后可能逐渐增加的军队。

在空军方面，我们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在摧毁波兰以后，可能在西线集中二千架以上的轰炸机，而当时法英两国的合在一起的轰炸机数共计九百五十架。①因此，德国在解决波兰以后，不论在陆地上或空中，它的实力显然远比英法两国联合的实力强大。所以，根本不必考虑法国对德国展开攻势，然而德国是否可能向法国进攻呢?

①当时德国轰炸机的确数是一千五百四十六架。

当然，德国可能采取的办法有三个：第一，经过瑞士前来侵犯。这可以迂回地绕过马奇诺防线的南翼，但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有许多困难。第二，通过法德之间的边界侵犯法国。这似乎也不可能，因为

大家相信德国军队还不具备对马奇诺防线作正面攻坚战的充分装备和武装。第三，通过荷兰和比利时侵犯法国。这种进攻也会绕过马奇诺防线，并且可以避免对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正面进攻可能遭受的损失。参谋长委员会估计，为实行这种进攻，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必须从东线抽调二十九个师，另外再调动十四个师在后方列成梯形阵线，以便增援已经驻在西线的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调动，同时也无法使进攻部队得到充分的炮火支持。而且这种准备活动，在进攻开始以前的两个星期中，必然将被我们发觉。德国要想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则势必在今年晚些时候，但这种可能性却不能加以排除。

我们当然应该用空袭交通线和部队集中区的办法，来阻挠德国军队由东线向西线移动。因此，可以预料，德国在战争初期将会发动空战，目的是想通过空袭我们的飞机场和飞机工厂来削弱或消灭盟国方面的空军。但就英国而论，对于这种空战，并不是不欢迎的。我们下一个步骤，将是对付经过低地国家前来侵犯的德军。我们不能向前推进到荷兰，给它们以迎头痛击，但为了盟国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在比利时境内加以阻止。"我们知道，"参谋长委员会写道，"法国的意见认为，比利时如果仍旧能够在默兹河一带守住，法英军队应该占领纪韦-那慕尔一线，而英国远征军则在左翼作战。我们认为除非能在德国进攻以前的充分时间内，同比利时商妥，计划先行占领这一防线，否则这个计划便不宜采用……除非比利时目前的态度能有转变，我们能制定提前占领纪韦-那慕尔（亦称默兹-安特卫普）防线的计划，否则我们竭力主张，应该在法国边境已作好准备的阵地上，抵抗德国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被德军利用或占领的比利时和荷兰的城镇和铁道，当然都必须加以轰炸。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后来的变化经过，应该加以记录。9月20日，这个问题提交给战时内阁，经过简单的讨论以后，又提交给最高军事会议。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惯常的程序，依次征求甘默林将军的意见。甘默林将军在答复中，仅仅说明，关于D计划（即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的问题，法国代表团在它的报告中已经有所安排。在这个报告中有关作战的一节是："如果比利时及时提出请求，英法军队将进入

比利时，但不准备进行遭遇战。在公认的防线中，有斯凯尔特河防线和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在考虑法国的答复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向内阁提出了另一个意见书，讨论了关于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代替方案，但对于推进到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这个更重大的任务，则只字未提。10月4日，这第二个报告由参谋长委员会提交内阁时，他们并没有提到关于D计划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代替方案。因此，战时内阁认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已经得到满足，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或另作决议。这两次内阁会议，我都参加了，并没有感到尚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悬而未决。在10月间，我们和比利时没有作任何有效的部署，所以便假定我们向前推进当以斯凯尔特河防线为限。

在这个时期，甘默林将军正在同比利时进行秘密的谈判，确定：第一，比利时军队应保持充分的实力；第二，比利时应在更前面的那慕尔到卢万的防线上准备驻防。到11月初，法国和比利时在这几点上取得了协议，从11月5日到14日，在万森和拉费尔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英方艾恩赛德、纽沃尔和戈特曾出席参加了全部的或部分的会议。11月15日，甘默林发表了第八号训令，证实了14日订定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情形许可下"，应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以支援比利时。盟国最高军事会议11月17日在巴黎开会，张伯伦先生带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查特菲尔德勋爵和金斯利·伍德爵士前往出席。我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被邀请陪同首相出席这类会议的地位。当时的决议是："既然承认有必要尽量把德国军队阻截在最远的东部防线上，所以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应该竭力坚守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在这次会议上，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都一再强调这个决议的重要性，所以此后的行动，便受了这个决议的支配。事实上，这是一个赞成D计划的决议，于是，它便代替了以前议定的关于只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那个比较谨慎的协议。

D计划不久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关于法国第七集团军的任务。派遣这支军队在盟国军队的侧翼沿海岸推进的想法，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初被提出来的。吉罗将军率领一个后备军，驻在兰斯附近，本已感到烦躁不安，这时他被任为司令官。扩充D计划的目的，是要派军队经过安特卫普进入荷兰，以便援助荷兰人；第二，企图占

领荷兰的伐耳赫伦岛和贝弗兰岛的某些地区。如果德国军队已被阻截在艾伯特运河而不能前进，所有这些计划当然是很好的。甘默林将军希望实行这个计划。但乔治将军则认为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以内；他宁愿将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驻在战线中央的后方，作为后备军。关于他们的这些意见分歧，我们当时完全不了解。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度过了严冬，等待着来春。

从现在到德国发动攻势的六个月期间，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和他们的政府，对于战略原则未再作出任何新的决定。

第二十七章　战斗加剧

关于和平的提议--英法加以拒绝--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我关于英国军事准备的意见--在地中海方面对意大利的关系可能改善--国内战线--"皇家橡树"号的沉没--10月31日我第二次访问斯卡帕湾--关于舰队主要根据地的决定--张伯伦夫妇在海军部晚餐--"拉瓦尔品第"号被击沉--一个假警报

希特勒利用他的成功，向盟国提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我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我国对于他起来掌权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曾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他深信，我国与法国都是不堪一战的。9月3日英国和法国的宣战，是一个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外事件，但他坚决相信，波兰迅速土崩瓦解的景象，一定可以使衰败的民主国家认识到，它们能够影响东欧及中欧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对俄国十分放心，尽管俄国正在狼吞虎咽地并吞波兰的领土和波罗的海国家。实际上，就在这个10月中，他竟能把俘获的美国商船"燧石城"号，在德国捕获船押送员的监视下，开入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他不愿在这个阶段和法英两国继续作战。

他坚决认为，英王陛下政府一定非常乐意接受他在波兰所作的决定，如果他提出媾和的建议，一定可以使张伯伦先生及其旧同僚，在通过宣战而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守信以后，能够从议会中的好战分子迫使他们面临的困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他始终一刻也不曾想到，张伯伦先生以及英帝国与联邦的其他成员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是叫他灭亡，便是他们本身在这种努力中遭到灭亡。

俄国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订立了三个"互助协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战争中，摆脱了苏联政府的羁绊而获得了自由。这些小国完成了严厉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牺牲了以前俄国地主的利益，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农民生活方式。

它们一贯畏惧强大的邻邦--苏联，并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维持中立地位，因此设法避免一切挑衅。但是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的艰巨的任务很难实现。例如里加变成了一个搜集俄国方面情报的窃听站和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但是德国在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却乐于把它们加以放弃，现在苏联政府抱着积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贪婪心理向它的牺牲品扑去。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旧日的征服地。它们立即遭到苏联强大的军队的占领，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军，它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苏联使用了惯常的方法，对于所有反共反苏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清算。二十年来一直在他们本土过着自由生活、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许多人士，现在都失踪了。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余的人们被送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互助"的过程。

※　　※　　※

在国内方面，我们忙于扩充陆军和空军，并且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我们的海军实力。我继续向首相提供我的意见，并竭力把这种意见向其他同僚游说，以供采纳。

海军大臣致首相1939年10月1日

在这个周末，我不揣冒昧，向你提出我对于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

（1）在敌方对我们展开和平攻势的时候，我们对法国必须支持。虽然我们有接近一百万人的备战部队，但我们的贡献目前是，而且在今后许多个月中一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正在作极大的战时努力，虽然形式不同，但规模与我们1918年所作的努力相同；我们除了重视在空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外，正在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个师的庞大军队，在能够尽快地加以训练和装备以后，将立即派往任何需要的地点参加作战。

目前我们拥有的正规军，其中有四个或五个师的战斗力也许比任何其他部队要强大。但不要设想只受过六个月左右训练的本土防卫队，就能够参加作战而和至少已服役两年并具有更好装备的德国正规军正面对垒，而不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的结果；也不能设想它们能够和法国的军队并肩作战，因为大部分法军已有服役三年的经验。要迅速扩充我们在法国的部队，唯一的方法便是调回驻在印度的

职业军队，把它们作为骨干，对本土防卫队和征召入伍的人加以训练并组成新军。我现在不打算作详细的说明，但原则上我们应该派遣本土防卫队六万人到印度，维持境内的治安和完成他们的训练，同样地，把驻在印度的四万或四万五千名正规军调回欧洲。这些部队应调到法国南部的营地，该地的冬季气候，对于训练部队来说，要比在这里适宜，而且当地还有许多的军事设备；它们就可以成为组成八个或十个优秀的战地师的核心和基础。这些部队的质量，到了明年春季晚期，就可以同与它们正面对垒或并肩作战的部队实力相等。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在法国培植这样一支实力，这个事实对法国人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鼓励，并使他们感到满意。

（2）我对于空军部提出的关于他们战斗力的数字，非常关注。在战争爆发时，他们共有一百二十个中队，但这个数字，实际上，已缩减到只有九十六个能参加作战的中队。人们往往希望，在动员令一旦发出以后，就会有巨大的扩充。但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缩减的情况。在这方面发生的实际情形是为了要建立一支作战力量，却把许多中队中受过训练的空勤人员、技工或零件等等抽调走了，而这些残缺不全的中队，就被并在一起，成为一支庞大的所谓后备力量。如果冬季几个月安然度过，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袭，则又可能有大批新的飞机和大量受过训练的驾驶员，加入这个后备力量中去。即便把这个总数扣除种种合理的数额以后，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能够组成六个中队。如果能够组成中队，作为后备力量，待命出发，也比仅仅把大量剩余的驾驶员、剩余的飞机和零件合并在一起，要高明得多。目前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我敢断言，如果你发出命令，这种扩充是能够完成的。

（3）关于空袭预备警报计划的防御措施和经费支出，系按照计划所包括的全国各地遭受危险程度而定，但目前对于这种危险程度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于敌机空袭的目标地区，以及经过的飞行路线，应该列成表册，以便作为依据，对计划进行研究。在这些地区内，必须有大量全日工作人员。伦敦当然是主要的［目标］，其他城市很快也会变成类似的情况。在这些目标地区内，关于路灯制度，应该设法使防空人员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后能够加以控制；同时一方面应该日夜赶紧建筑和加强防空壕，但另一方面，剧场与电影院应该继续

开放，直至空袭实际开始时止，以保持人民的情绪。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应该立即准许恢复有限制的灯光照明，并开放娱乐场所。在这些地区内，不得有给予报酬的防空人员。一切都应该以自愿服务为基础，中央政府仅限于提出意见，其余统由地方当局处理。在这些包括联合王国至少八分之七面积的区域内，防毒面具可以留置家中，只有在目标地区内才须按照计划随身携带。现在实在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应该在下个星期中就发出具有这种内容的命令。

※　　※　　※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方面所发生的灾难，使我更加迫切地设法防止意大利卷入战争，并用种种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共同的利益。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我忙于一些行政事务。

海军大臣致内政大臣1939年10月7日

尽管我在这里往往整天忙于工作，但我对于国内战线，却不得不感到焦虑。关于不必要的严厉的灯火管制和限制娱乐等等，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推行到超乎情理以外的程度。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你是知道的。①但关于汽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是否海军没有输入充分的供应？正由海面运来、或者也许已经运到的供应数量，难道不比和平没有遭到破坏时的定货数量更大吗？我听说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和一大部分的企业，受到了这种限制的妨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当然是实行按标准价格的定量配给，和准许外加重税的自由购买。这样，人民将为了交通而付款，国家将因税收而得补益，车辆加多而登记费用亦可增加，全国的商业亦可以向前发展。

①参阅附录（12）

现在来看看粮食部为了赢取战争而筹划的种种定量配给。当然定量配给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但我听说，以肉类的定量配给比例，并不比德国的情况好多少。现在海路已经打开，是否还有任何需要来采取这种作法呢？

如果我们由于空袭或海上袭击而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挫折，也许就有必要来实施这种严峻的办法。不过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海军对于负责输入供应的工作已告失败，或将归于失败。

此外，我们究竟怎样对待所有下列这些中年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在上次大战中服过兵役，他们充满着活力而且富有经验，现

在却对他们中间的好几万人说，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除了在当地劳工介绍所登记以外，没有其他出路。目前的这种办法当然是很愚蠢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五十万四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自动参加），组成国民自卫军，再把我们所有上了年纪的大人物作为他们的领袖，并且加入这种新组织的结构？让这五十万人出来，推动年轻有为分子离开家园共赴国难。如果缺乏制服，一个臂章也可以应付，我敢断言，无论如何我们有充分的来福枪，从你前次同我的谈话中，我认为你是赞成这种想法的。如果是这样，让我们加以实行。

我从各方面听到关于国内战线缺乏组织的怨言。我们能不能设法予以补救？

※　　※　　※

当我们正在处理所有这些紧急事务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它触及了海军部的疼处。

我曾经提到过，由于一份关于德国潜艇进入斯卡帕湾的情报而引起的警报，曾经使英国的大舰队在1914年10月17日仓皇驶出到海上。那次警报，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现在，刚巧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几乎恰恰就在同一天，警报却成为事实。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半钟，一艘德国潜艇乘风破浪，突破了我们的防御工事，把停泊在湾内的"皇家橡树"号击沉了。最初，在一连串齐发的鱼雷中，只有一个击中了舰首，引起了低沉的爆炸声。舰上的海军上将和舰长认为停泊在斯卡帕湾内，非常安全，无法相信他们的军舰已经中了一枚鱼雷，因此，他们认为爆炸的声音，是由于军舰本身出了毛病。经过二十分钟以后，确实就是那艘潜艇，重新装好射管，发射第二批鱼雷。于是，有三四枚鱼雷迅速地连续击中军舰，把舰底炸开了。十分钟内，舰身便倾覆下沉。舰上大部分人员都正在作战岗位上，但因为舰身倾覆非常迅速，以致舱下的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根据德国人当时对于此事的报告所作的记载，现可以转录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三十分，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被第四十七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用鱼雷击沉。这次作战，由潜艇司令官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作了周密的计划。普里恩在天气晴朗的10月8日通过基尔运河，朝着西北北方向，驶往斯卡帕湾。10月13日清晨四点钟，潜艇停在奥克尼群岛外海。到下午七点钟，升到

海面，海上吹着清新的微风，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远处的海岸线朦胧可见；北极光的狭长流光，闪射出蓝色的光芒，横过夜空。潜艇向西前进。它悄悄地逐渐驶近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霍尔姆海峡。不幸的是，峡口的航道没有完全被阻塞住。在两艘沉船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普里恩以极高明的技巧，驶过翻腾打旋的海水。海岸已靠近了。

现在已经看得见岸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沿岸边道路回家。

突然整个海湾豁然开朗。柯克海峡已经过去了。他们已进入了湾内。在靠北岸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艘战列舰的影子映在水面上，它矗起的巨大帆柱，好像一幅黑布上的饰物。向它驶近，更近一些--所有的鱼雷射管已经准备就绪--没有警报，除了轻微的浪潮拍岸声，嘶嘶的气压声和发射导管杠杆的尖锐拔动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响。发射鱼雷！五秒--十秒--二十秒钟。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在黑暗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普里恩稍等几分钟后，再作第二次发射。发射导管预备好了。发射！鱼雷击中了船腹，引起了一阵隆隆的爆炸声。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连同七百八十六名官兵，包括布莱格罗夫海军少将（第二作战舰队司令），一起沉没。第四十七号潜艇悄悄地从缺口处退了出来。二十四小时以后，一艘阻截船开到了。

这一个插曲，应该看成是德国潜艇指挥官的光辉战绩，但它却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这对于任何负责战前警备事务的大臣，在政治上也许很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是新上台的人物，在这最初的几个月内可以免受这类的指责，而且反对党也没有利用这个不幸的事件，捞取资本。相反地，A·V·亚历山大先生①保持克制和同情的态度。我答应作最严格的调查。

①工党代表。--译者

在这一次，首相对于10月16日德国空袭福思湾的情形，在下院也作了报告。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企图用空军来打击我们的舰队。德国飞机约有十二架左右，每批两三架，前来袭击停在福思湾内的我方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爱丁堡"号两艘巡洋舰和"莫霍克"号驱逐舰受到了轻度的损坏。

军官和海员死伤二十五人；但敌方轰炸机四架被击落，其中三架是由战斗机中队击落的，一架是用高射炮打下的。也许只有一半轰炸

机能够安全返回德国。这是一个使它们不敢再轻易尝试的有效办法。

第二天，17日早晨，敌机又空袭了斯卡帕湾。已经解除武装并卸去铁甲、仅当作母舰使用的一艘旧军舰"艾恩公爵"号，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伤。它搁浅在浅海的海底，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这次又有一架敌机被击落焚毁。所幸本土舰队当时不在湾内。这些事件表明，如果再要使用斯卡帕湾，那就多么需要把斯卡帕湾防止各种袭击的工事加以改善。经过大约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享受该湾的主要便利。

※　　※　　※

斯卡帕湾遭到袭击和"皇家橡树"号的沉没，立即激起了海军部方面的反应。10月31日，我由第一海务大臣陪同，前往斯卡帕湾，在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关于保卫斯卡帕湾，我们现在一致同意的防御措施，包括在没有设防的东部航道中，加强水栅和增添额外的障碍船，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区和其他设施。在这些强大的障碍工事以外，还要再增加巡逻艇，和设置足以控制各处入口的大炮阵地。为了抵御空中袭击，计划装设八十八门重型的和四十门轻型的高射炮，再加上许多探照灯，同时增加防御汽球网。此外陆地上在奥克尼群岛和威克两处，组成强大的战斗机防卫力量。我们希望到1940年3月，所有这些部署能够完成，或者至少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使舰队能够重返旧地。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以作为驱逐舰的加油基地，但对于重型舰只的安置，则需要另找场所。

关于可能的代替基地，各方所提的理由不同，专家的意见亦不一致。海军部的意见赞成克莱德湾，但海军上将福布斯表示异议，他的理由是如果采用这个地点，则舰队到它的主要作战区，往返都要增加一天航程。而这样又使它必须增加驱逐舰队的实力，并将使重型的舰只在活动时必须分为两个分舰队。另一个代替基地是罗赛斯，在上次大战的后期，它曾经是我们的主要基地。就地理位置而言，它是更为适宜，不过，却更容易遭到空中的袭击。这次会议所作出的最后决定，在我回到伦敦以后草拟的节略中，曾加以总结。①

①参阅附录（10）。

我和张伯伦先生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11月13日星期五，他和他的夫人，到海军部大厦同我们共进晚餐。在大厦的顶楼，我们夫妇

占有一套舒适的房间。这天我们一桌四人。

我和张伯伦先生虽在鲍尔温先生内阁时曾同事五年之久，但在这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与张伯伦夫妇从未有过这类的交际。

我凑巧偶然把话题转到他过去在巴哈马群岛的生活，我很高兴地发觉，我的客人深深地陷于他个人的回忆中，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他在靠近拿骚的一个西印度荒岛上种植剑麻的六年奋斗史，源源本本地讲给我听。对于这个故事，我原来只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轮廓。他的父亲，伟大的约瑟夫·张伯伦，坚决相信这是一个机会，一方面可以为帝国发展一种新工业，同时也可以增加一家的财产。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在1890年把他从伯明翰召到加拿大，此后他们对于种植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加勒比海湾中，距拿骚岛约有四十哩左右，有一个小荒岛，岛上罕有人迹，但据说土壤适宜于种植剑麻。经过他的两个儿子详细勘察以后，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在安德罗斯群岛上买了一块土地，投下了一笔为开发土地所必须的资金。一切都已齐备，只等种植剑麻了。奥斯汀决心献身于下院的政治生涯，所以这个艰巨的工作就落在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肩上。

他不单因为孝顺，而且也抱着信念和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尝试种植剑麻。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只有拿骚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他告诉我们说，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个月。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趸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

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经过了五年以后，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了家去见他的严肃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不满意的。据我所知，当时他的家庭感到，虽然他们很宠爱他，但对于五万镑巨款付之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谈来，神情异常兴奋，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使我不胜神往。我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态度沉着的英国政治家

时，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远地方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我和内维尔·张伯伦一同共事大约二十年，但这样亲密的社交谈话，就我记忆所及，真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们进晚餐的时候，战事仍在进行，事件也继续发生。

在喝汤时，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等到吃甜品时，他又上来报告说，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而且以后过了一年多，才再有同样的纪录。当夫人们快要离开我们时，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美丽的眼光看着我说："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我向她保证，如果下次她再光临，我们一定会作出同样的结果。①

①根据战后的分析，可惜这种充满希望的报告没有得到证实。

※　　※　　※

我们在奥克尼群岛以北的漫长而薄弱的封锁线，大部分由商船改装和巡洋舰建成，有时再加上辅助的战列舰。这样的封锁线，当然很容易受到德国主力舰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德国的两艘快速的和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无法阻止敌方进行这样的袭击，我们希望把专门偷袭的敌舰，引来作一次决战。

11月23日薄暮，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巡逻的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拉瓦尔品第"号，发现一艘敌舰，正在迅速地向它逼近。它相信这艘不知名的敌舰是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便据此作了报告。它的司令官肯尼迪舰长，对于这种遭遇战的结局，丝毫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军舰原由远洋客轮改装而成，舷侧只有四门六吋口径的旧炮，而他的假想敌人，除了有一套强大的辅助武装外，装有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然而他却接受了这种强弱悬殊的逆势，决意用他的军舰奋战到底。敌舰在相距一万码处首先开火，"拉瓦尔品第"号立即加以反击。这种一面倒的作战，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但战斗仍继续下去，直到"拉瓦尔品第"号的大炮全部被毁，舰身成为一团烈焰冲天的火堆为止。天黑后不久全舰沉没，随舰殉职的有舰长和二百七十名英勇的官兵。只有三十八人幸免于难，其中二十七人被德国人俘虏，其余十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飘浮了三十六小时，才被另一艘英国船救起。

实际上作战的对方，却不是"德意志"号，而是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这两艘军舰在两天以前，离开德国，原想袭击我们的大西洋商船队，但航行中却遭遇并击沉了"拉瓦尔品第"号。它们因为深恐暴露踪迹，所以放弃了它们其他的任务，立即返回德国。因此，"拉瓦尔品第"号的英勇战斗，并非全无结果。在附近巡逻的巡洋舰"纽卡斯尔"号看到炮火的闪光，立即响应"拉瓦尔品第"号的第一次报告，它和巡洋舰"德里"号驶到作战地点时，"拉瓦尔品第"号还正在燃烧，尚未沉没。它紧追敌人，在下午六点十五分，在苍茫的暮霭和滂沱大雨中发现了两艘敌舰。它认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但在幽暗的夜色中失去了接触，而敌舰终于安然逸去。

这时有关方面的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把这两艘重要的德国军舰，引出来作一决战。海军总司令立即把他的整个舰队开往海洋。在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敌舰正在向东方退去，因此，我们迅速地组成强大的舰队，包括潜艇在内，预备在北海内加以阻截。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可能性，即敌人摆脱了我们的追击以后，可能重新折回，向西方驶去，进入大西洋。我们为我们的商船队提心吊胆，而局势又迫使我们使用全部可用的力量。为了监视北海的各个出口，我们组成了海上和空中的巡逻，此外一组强大的巡洋舰，把这种警戒扩展到挪威的沿海一带，在大西洋的战列舰"沃斯派特"号离开了它的护航队，前往丹麦海峡进行搜索，在未能发现任何踪迹以后，继续绕过冰岛的北部前进，与在北海担任监视的舰只会合。"胡德"号、法国的战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以及另外两艘法国巡洋舰，奉命开往冰岛海面，而"却敌"号与"狂暴"号亦从哈利法克斯港向同一目的地出发。到了25日，共有十四艘英国巡洋舰，带同与之配合的驱逐舰和潜艇，在战列舰的护卫下，仔细搜索北海的海面。但时运不佳，竟毫无发现，而且敌舰也没有任何向西方活动的迹象。虽然气候十分凛冽，这种辛苦的搜索，持续了七天之久。

第五天，我们正在海军部焦急地等待，并且仍然希望我们一定能够捕获这些辉煌的战利品时，我们的无线电测向站听到了一艘德国潜艇发报的声音。我们根据这个事实，断定我们在北海的战舰之一，受到了敌人的袭击。不久德国电台广播，据称以前击沉"皇家橡树"号的普里恩舰长，在谢特兰群岛以东击沉了一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

舰。消息传来时，我正和庞德海军上将在一起。英国的公众舆论对于英国船舰的沉没，非常敏感；"拉瓦尔品第"号在英勇战斗以后被击沉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的生命损失，如果继续没有予以报告，舆论对于海军部一定会有严重的反响。人们也许会质问：

"实力这样薄弱的一艘军舰，为什么不给它强大的支援就让它暴露？是不是德国的巡洋舰能够任意活动，甚至闯入了我们主力舰队防守的封锁区？是不是袭击的敌舰已经安然无恙地遁去？"

我们立即发出一个电讯进行查询，以解释这个疑团。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重新聚在一起，但仍无回音。这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我所以回想起这一件事，因为它表示了我和庞德海军上将之间，以及我们和同时在场的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之间的强烈的同志感情。我本于自己的责任感，说：

"我负全部的责任。"庞德说："不，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在非常烦恼中，互相紧紧地握手。我们两人在战争中虽然都已磨炼成为铁石心肠的人，但在遭受这种打击时，也不能不感到最难忍受的痛苦。

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八小时以后，事实表明被袭击的军舰是"诺福克"号，而它没有受到损坏。它没有遇到任何潜艇，只是敌机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投了一枚炸弹。不过，普里恩舰长却不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人。①"诺福克"号认为从乌云密布的天空投下的一枚炸弹，实际上却是德国的一枚鱼雷，差一点而没有击中目标，在船尾后面爆炸。普里恩从潜望镜中探望，看见水波涌起，但水波却把前面的舰只遮住了。他为了躲避预料中的炮击，立即潜入海底。半小时以后，他浮起潜艇作第二次的瞭望时，视线不大清楚，也不再有巡洋舰的踪迹。于是他便作了上述那样的报告。我们深受痛苦之余，这个消息使我们如释重负，同时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已经安然重返波罗的海的消息所造成的失望，也因此而稍稍减轻。现在我们知道，德国这两艘军舰，是在11月26日早晨，穿过我们在靠近挪威海岸巡逻的巡洋舰封锁线的。当时因为重雾，双方都没有互相发现。如果有现代化的雷达，则一定可以发生接触，不过那时还没有这种雷达。人们的一般印象对海军都颇为不利。关于海洋是非常广阔的，或者海军在许多区域内正在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所有这些情形，我们都不能使外界人士理解。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和受了若干严重的损失以

后，我们在另一方面却毫无可以表现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海军在干些什么？"

①参阅附录（14）

第二十八章　磁性水雷

（1939年11月和12月）

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海军情况--康平契先生--北方的水雷封锁线--磁性水雷--一个忠诚的行为--技术方面--扫雷方法--"消磁设备"--磁性水雷的袭击被克服并受到控制--报复方法--莱茵河中的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

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年和1937年开

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

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　　※　　※

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

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　　※　　※

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

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　　※　　※

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

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

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海面的袭击舰--德国袖珍战列舰--德国海军部的命令--英国搜索舰队--美洲的三百哩界限--我们向美国的提议--国内的忧虑--"德意志"号的慎重--"施佩伯爵"号的大胆--舰长朗斯多夫的策略--普拉特河口外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他的远见与幸运--12月13日的遭遇战--朗斯多夫的错误--"埃克塞特"号失去战斗力--德国袖珍战列舰的退却--"埃阿斯"号与"阿溪里"号的追击--"施佩"号逃入蒙得维的亚港--12月17日我给首相的信--英舰集中蒙得维的亚--朗斯多夫接到德国元首命令--"施佩"号的凿沉--朗斯多夫自杀--对英国商船最初的海上袭击结束--"阿尔特马克"号--"埃克塞特"号--普拉特河口外战争的影响--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

虽然潜艇的威胁，使我们受到最大的损害和承担最大的风险，但是海面袭击舰对我们的海洋贸易的袭击，如果让它持续下去，甚至更为可怕。凡尔赛和约准许建造的三艘德国袖珍战列舰，在设计时，德国人就有深谋远虑，准备将它们作为袭击商船的战舰。它们的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二十六浬的速度，以及装备的铁甲，通过巧妙的技术，都压缩在一万吨排水量的限度以内。任何一艘单独的英国巡洋舰，都不是它们的敌手。德国装备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比我们的巡洋舰更加现代化，所以，如果用来袭击商船，恐怕也是一个可怕的威胁。

此外，敌人也许还使用装备着重型武器的伪装商船。1914年"埃姆登"号和"克尼希堡"号的劫掠事件，以及我们被迫聚集了三十多艘战舰和武装商船来消灭它们的情景，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今仍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在这场新的战争爆发前，就有许多谣传，说有一两艘袖珍战列舰已经从德国驶出。我们本土舰队曾经进行搜索，但毫无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德意志"号和"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两艘军舰，都是在8月21日和24日之间从德国出发的，并在我们组织封锁线及北方巡逻舰队以前，已穿过危险区而在海洋中任意航行。9月3日，"德意志"号通过丹麦海峡后，就潜伏在格陵兰附近一带。"施佩伯爵"号穿过了北大西洋

的贸易航线而未被发现，已经到达亚速尔群岛以南很远的地方。这两艘军舰，各有一艘补助舰结伴驶行，以供应燃料及其他物品。它们最初都毫无活动，隐没在辽阔的海洋之中。除非它们从事袭击活动，否则就不会获得战利品。同时，只要它们不进行袭击，它们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8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命令，其见解是很高明的：

战时任务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手段，来阻挠并摧毁敌人的贸易航运……如果遇到敌人的海军，即使它们处于劣势，也只有在有利于完成主要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和它们交锋……

在作战区域，应时常变更所在的地点，这样就可以使敌人捉摸不定，而且即便没有获得明显的结果，至少也可以限制敌人商船的行动。此外，暂时离开当地，前往遥远的区域，也可以使敌人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假使敌人竟然使用优势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航运，而使我们不能获得直接的结果，那么，仅就敌人的航运受到这种限制来说，也足以表明我们已经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补给状况。

假如袖珍战列舰继续留在敌人的护航区，我们也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英国海军部，对于所有这些充满智慧的见解，也不得不痛心地表示同意。

※　　※　　※

9月30日，英国一艘五千吨的邮船"克莱门特"号在单独航行中，在伯南布哥海面为"施佩伯爵"号击沉。这个消息，使英国海军部大为震动。这正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

于是，许多搜索舰队立刻组成，包括我们一切可利用的航空母舰，另有战列舰、战斗巡洋舰和巡洋舰加以协助。根据一般判断，由两艘或更多的军舰组成的搜索舰队能够截获和击毁一艘袖珍战列舰。

总计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搜索两艘袭击舰，需要组成九个搜索舰队，包括二十三艘强大的军舰。我们为了保护重要的北大西洋商船队，又被迫加派了三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担任额外的护卫。这些需要，对我们本土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的实力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削

弱，因为我们必须从这些舰队中抽出十二艘最强大的军舰，其中包括三艘航空母舰。

各个搜索舰队从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分布很广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能够遍及我们的船舶所经过的各主要焦点区域。敌人要袭击我们的贸易航运，就不免置身在至少一个搜索舰队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为了使人们对于这些搜索活动的规模，获得一个概念，我把搜索活动达到高潮时期的各个搜索舰队，列成一个完备的一览表。

※　　※　　※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战争尽可能地远离他们的海岸。10月3日，二十一个美洲共和国的代表在巴拿马集会，决议宣布一个美洲安全区域，主张确定一个距离他们海岸三百到六百哩的区域，在这区域内，不得发生战争行动。我们也非常希望使得战争不扩展到美洲的水域--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对我们有利。因此，我迅速通知罗斯福总统，假如美国要求各交战国都尊重这个安全区域，那么，我们将立即宣布愿意接受他们的愿望--当然，其条件是我们按国际法应享有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假如这个安全区能够有效地加以维持，我们并不计较这个区域的范围向南延伸到什么地方。这个安全区如果仅仅由几个弱小的中立国家来担任戒备，则我们对于接受这个建议，就不免感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假如是由美国海军来担任戒备，我们便十分安心。在南美沿海一带巡弋的美国军舰愈多，我们也就愈加感到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正在搜索的德国袭击舰，或许宁愿离开美洲国家的领海，而转往南非的贸易航线，在那里我们准备对付它们。但是，假如有一艘海面袭击舰，竟然从美洲安全区出发展开活动，或逃入这个安全区避难，我们希望应该有所保障，或者允许我们实行自卫，以免遭到袭击舰的危害。搜索舰队组织表--1939年10月31日

a04.htm

北大西洋商船队增加的护航舰：

战列舰："复仇"号、"坚决"号、"沃斯派特"号。

巡洋舰："绿宝石"号、"企业"号。

在这段时期，我们对于在10月5日与10日间，好望角航路上发生的三艘船舶被击沉的事件，还没有获得确实的消息。所有这三艘船，都

是单独作归国航行的。我们没有接到它们求援的信号，但因它们逾期很久犹未到达，这才引起了疑虑。过了若干天，我们才能断定它们已成为袭击舰的牺牲品了。

我们的海军力量必须分散，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主要舰队，隐蔽在英国的西部沿海一带，这就使我和其他人感到焦虑。

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1939年10月21日

敌舰"舍尔"号最初在伯南布哥附近海面出现，以后它的行踪诡秘，不知去向，以及为什么它不袭击贸易航运，这就使人不得不发生疑问：德国人是否要挑动我们把剩余的船舰，作广泛的分散，假使如此，究竟为了什么目的？正如第一海务大臣所说的，论理他们当然应该希望我们把船舰集中在国内水域，以便成为他们空袭的目标。不但如此，他们怎样预料我们对于"舍尔"号出现在南大西洋的传说，将作出什么程度的反应？敌人的所有这些行动，看起来好像都是漫无目标的；然而德国人却不是一个无缘无故采取行动的民族。

你能确定这就是"舍尔"号，而不是一个诡计或假消息吗？

我听到德国无线电吹嘘，他们正在把我们的舰队驱出北海。在目前，这种说法却并不像他们以往胡诌的许多谎言那么虚假。因此，东部沿海或许会遭到海面军舰袭击的危险。我们是否能够调派我们自己的潜艇队驶出海外，部署在敌人进犯的可能路线附近活动？它们或许需要一艘保护它们的驱逐舰，来替它们侦察敌情。它们活动的地点，应该在远离我们拖网船的监视线以外。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某种变故，因为我们为了争取时间，现在已经作了相当距离的后退。

我是最不愿意煽起"侵略恐怖"的人。我在1914年到1915年的最初时期，曾不断地同这种思想斗争。尽管如此，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很好地考虑，譬如说有两万人渡海而来，在沿岸附近有深水的哈里奇或韦伯恩湾登陆，试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两万人的入侵可能使霍尔·贝利沙先生对其大军的训练具有远比现在预期的更为现实的意义。现在黑夜漫长，对于敌人的这种企图，颇为有利。陆军部对于预防这种非常事变，是否有任何布置？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在北海处于什么地位。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真的就要发生，但实质上是很有可能的。

"德意志"号原来企图侵扰我们横渡西北大西洋的生命线，但是它对自己奉到的指令，作了透彻慎重的解释。在它进行两个半月的巡弋

期间，始终没有接近过我们的护航队。由于它决心竭力避开英国的舰队，因此它只击沉了两艘船，其中一艘是挪威的小船。第三艘船，是美国的"燧石城"号，在载货前往英国途中，被它俘获，但后来却在挪威的一个海港被德国人释放。11月初，"德意志"号重新驶过北极的海洋，潜返德国。然而，这艘强大的军舰出现在我们主要的贸易航运线上，仅仅这个事实，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对我们在北大西洋的护航舰艇和搜索舰队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事实上，我们宁愿它出来活动，而不愿受它含有的那种隐晦的威胁。

"施佩伯爵"号却比较大胆而富于想象力，因此它不久便成为南大西洋中的注意中心。10月中旬，盟国的强大海军，就在这个广阔海域，展开了活动。一支舰队包括以弗里敦为根据地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战斗巡洋舰"声威"号，会同法国一支由两艘重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以及以达喀尔为根据地的英国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在好望角还有"苏塞克斯"号及"希罗普郡"号两艘重巡洋舰；同时在南美东部沿海一带，为了保护至普拉特河与里约热内卢的重要的航运起见，则有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包括"坎伯兰"号、"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阿溪里"号是一艘新西兰军舰，舰上官兵主要是新西兰人。

"施佩"号的作法是，在某一地点短暂地出现，找到了一个牺牲品以后，重又隐没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中。从它在好望角航线以南较远的地方第二次出现，仅仅击沉了一艘商船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发现它的踪迹。在这一个月期间，我们各搜索舰队，便在所有各个区域内，四处搜索，并且指示印度洋方面的舰队，保持特别警戒。其实，印度洋就是它的目的地。11月15日，它在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击沉了一艘英国小油船。这样，作为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在印度洋出现，以便把搜索舰队引到那个方向，然后，它的舰长--富有才智的朗斯多夫--便迅速折回，并且取道好望角南面较远的航线，重又进入大西洋。我们事先并不是没有料到这种行动，但是因为它迅速撤退，使我们要想拦截它的计划归于失败。海军部根本弄不清究竟事实上是一艘，还是两艘袭击舰，在进行诡秘的活动。于是，我们便要同时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处竭力搜索。这时我们还以为"施佩"号就是它的姊妹舰"舍尔"号。由于敌人的力量和我们被

迫采取的对付手段很不相称，确实使我们烦恼。这就使我回想起1914年12月间，先在科罗内尔，后来在福克兰群岛作战以前令人焦虑的几个星期，那时，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七八个地点，同时做好准备，等待冯·施佩海军上将率领以前的"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前来作战。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而令人困惑的难题仍是一样。

因此，当"施佩"号在好望角与弗里敦之间的航路上重新出现，在12月2日击沉两艘船只，并在7日又击沉了一艘，这个消息使我们确实感到如释重负。

※　　※　　※

从战争开始后，哈伍德海军准将的特别使命和职务，就是保护普拉特河口外及里约热内卢海面的英国航运，他深信"施佩"号迟早要向普拉特河驶来，因为在这一带，它可以掠取极其丰富的捕获品。他已经周密地考虑了在发生遭遇战时将要采取的战术。他所指挥的八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坎伯兰"号及"埃克塞特"号，六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联合起来，不但能够截获，而且可以击毁敌舰。但是，由于燃料和修整方面的需要，这四艘军舰似不大可能在"预期的那一天"同时应战。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就很难有把握了。哈伍德一听到"多里斯明星"号在12月2日被击沉的消息，便作出了正确的预测。虽然"施佩"号还在三千哩外，但他断定它将要向普拉特河驶来。他非常幸运而又明智地估计"施佩"号可能在13日这天到达。他命令所有可以作战的舰艇，在12月12日在该处集中。可惜"坎伯兰"号这时正在福克兰群岛修理；但是，到了13日早晨，"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已集合在普拉特河口外航路的中心。到了上午六点十四分钟，果然看见东方升起了黑烟。望眼欲穿的遭遇战，已经来临了。

哈伍德驻在"埃阿斯"舰上，从事调度他的舰只，使各舰从彼此相隔很远的方向来炮轰这艘袖珍战列舰，使敌舰的炮火顾此失彼。他以最高的速度，率领他的小型舰队向前进逼。"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最初瞥见小舰队时，以为只需要对付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所以也以最高速度向前驶去；但是，片刻以后，他认出了他的敌手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一场生死决斗已经临头了。双方的舰只现在以每小时将近五十哩的速度迅速接近。朗斯多夫这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作出决定了。他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立刻掉头驶去，在尽可能的长时间

内，使他的敌手处在他那十一吋口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的优势之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只最初无法发炮还击。这样，由于他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炮击，这就可以使他一方面加快自己的速度，另一方面迫使对方减低速度，从而扩大双方的距离。他也很可能不等到任何一艘敌舰向他发炮轰击以前，就给它以沉重的打击。可是相反地，他却决定继续向前逼近"埃克塞特"号。因此，双方几乎同时开始作战。

哈伍德海军准将的战术，证明是有利的。"埃克塞特"号舰上所有的八吋口径大炮，一齐发射，在战斗刚一开始就击中了"施佩"号。同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亦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炮击。不久"埃克塞特"号被一枚炮弹击中，除将B号炮塔击毁外，并将所有的舰桥交通毁坏，而所有在舰桥上的人员几乎非死即伤，同时该舰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但这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攻势猛烈，敌舰不能再予忽视，因此"施佩"号便把它的主要炮火移向它们，这样就使"埃克塞特"号在危急之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艘德国战舰处在三面夹攻之中，感到英国战舰的攻势过于猛烈，不久以后，便放出一道烟幕，转身离开，显然是企图驶向普拉特河。朗斯多夫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施佩"号掉头驶去以后，又重新炮轰已被十一吋口径炮弹击伤的"埃克塞特"号。该舰所有的前炮都被毁坏，腹部发生猛烈的燃烧，舰身严重倾斜。舰桥发生爆炸时，舰长贝尔未曾受伤；他便和两三名军官集合在后面的操纵台，使用一座硕果仅存的炮塔，使该舰继续战斗，直到七点三十分，由于压力不足，最后一个炮塔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他已无能为力了。到了七点四十分，"埃克塞特"号就转身驶去修理，不再参加作战了。

"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这时已经开始追击敌舰，它们以极度奋发的精神，继续作战。"施佩"号用舰上所有的重炮向它们轰击。七点二十五分，"埃阿斯"号两座后炮塔被击毁，"阿溪里"号亦遭到损伤。这两艘轻巡洋舰的炮火威力，不能同敌舰相匹敌，而驻在"埃阿斯"舰上的哈伍德，发觉他的炮弹逐渐短少，决定终止战斗，以待夜晚，因为到了晚上，他将有较好的机会来有效地使用轻便武器，或许可以使用鱼雷。因此，他便在一阵烟幕的掩护下，转身驶去，而敌人亦未追赶。这次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在这天剩下的

时间内"施佩"号向蒙得维的亚进发，英国巡洋舰紧随其后，彼此仅只偶而炮击。午夜过后不久，"施佩"号进入蒙得维的亚港，停泊在该处修理舰上被损坏的部分，装载必需品，将伤员送到岸上，把舰上人员换乘一艘德国商船，并将情形报告德国元首。"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则停泊在港外，决定如果德舰敢于驶出港外，就紧追不放直到将它摧毁为止。其间，在14日夜晚，"坎伯兰"号已经从福克兰群岛以最高的速度驶来，接替了严重损坏的"埃克塞特"号。

这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的来到，使一种不定的局势，又勉强地恢复了平衡。

13日，我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海军部的作战室，以异常兴奋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这场动人心魄的海战的戏剧性发展。那一天，我们的忧虑并没有终止，张伯伦先生这时正在法国访问我们的远征军。17日，我写信给他说：

1939年12月17日

如果"施佩"号今天晚上万一突围而出，我们希望以装备八门八吋口径大炮的"坎伯兰"号来代替六门大炮的"埃克塞特"号继续进行13日那天的战斗。"施佩"号现在知道，我们的"声望"号及"皇家方舟"号正在里约热内卢加油，因此，这是它的最好的机会。"多塞特郡"号及"希罗普郡"号正从好望角驶来，分别需要三天和四天才能到达此间。在"坎克塞特"号遭受严重创伤时，幸而"坎伯兰"号就在福克兰群岛，可以准备使用。"埃克塞特"号受到一百多次的炮轰，一座炮塔被击碎，三座炮失去作用，官兵死亡六十人，受伤二十人。"埃克塞特"号和敌方优势射程炮力相搏斗，确实进行了一次最英勇、最果敢的战斗。现在已经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戒备，防止"施佩"号的乘机潜逃，并且我已通知哈伍德（他现在是海军准将和荣誉爵士司令），在三百哩以外的任何地点，他可以自由对该舰进行袭击。但我们宁愿让它拘留起来，因为拘留比在战斗中沉没，更有损于德国海军的威望。

不但如此，像这一类的战斗，是富于危险性的，而我们绝不应该造成无谓的流血。

加拿大军队全部人员，在主要舰队的保护下，已经在今天早晨平安到达，受到了安东尼及梅西的欢迎，而且我相信格里诺克及格拉斯

哥的大多数人也会同样欢迎。我们准备给予热诚的接待。他们将要开往奥尔德肖特，我想不久你一定会亲自去看他们的。

今日东部沿海一带，从威克到多佛有过十次空袭，袭击单独航行的船舶，其中有些商船，由于敌人泄愤而受到机枪扫射。有一些人在甲板上中弹。

我确信你在前线的时候，一定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希望你会觉得，变换环境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当我们一听到海战发生时，我们就立即命令一些强大的舰队集中在蒙得维的亚海面，但是我们的搜索舰队，当然广布分散各处，没有一个舰队是在距离战区二千哩以内。在北方，包括"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的K搜索舰队，十天前从开普敦开始，正在完成一项扫荡的任务，现在已经到达伯南布哥以东六百哩及距蒙得维的亚二千五百哩的地点。在北面更远的地方，巡洋舰"海神"号和三艘驱逐舰刚和法国的X搜索舰队分开，向南驶去，以便同K搜索舰队会合。所有这些舰队，都奉命驶往蒙得维的亚；它们必须先得到里约热内卢加添燃料，但是我们设法造成一种印象，使外界认为它们已经离开里约热内卢，正以三十9304的时速驶往蒙得维的亚。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H搜索舰队在非洲沿海从事扩大的扫荡后，正在返回好望角途中，准备在该处增添燃料。只有"多塞特郡"号是在开普敦，可以立即调用，于是，它便立刻奉命去增援哈伍德海军准将，但相距尚有四千多哩的航程。后来又有"希罗普郡"号跟着出发。此外，为了防范"施佩"号可能向东南逃逸起见，此时正在德班的I搜索舰队，现在包括"康沃尔"号、"格罗斯特"号以及来自东印度群岛基地的航空母舰"鹰"号在内，都由南大西洋方面的舰队总司令指挥。

※　　※　　※

与此同时，"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在12月16日发给德国海军部的电报如下：

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战略形势，除巡洋舰及驱逐舰以外，尚有"皇家方舟"号及"声威"号，晚间封锁严密，要想逃往公海，突围返回祖国领海，已经绝望了。……是否可以不顾普拉特河口的海水深度不足，将船凿沉，还是宁可遭到拘禁，请予裁决。

在一次由德国元首主持，并有雷德尔和约德尔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复电如下：

尽一切努力，设法延长停泊在中立国水域的时间。……

如果可能，突破包围，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绝不可在乌拉圭被拘留。如果必须将船凿沉，要彻底加以破坏。

德国驻蒙得维的亚公使后来报告，关于企图延长七十二小时限期的交涉，毫无结果，于是，这些命令由德国最高司令部予以批准。

因此，在17日下午，"施佩"号将舰上七百多个海员以及行李和供应品转移到港内的德国商船上。嗣后不久，哈伍德海军上将获悉"施佩"号在起锚了。下午六时十五分，在广大群众的注视下，它离开海港，徐徐地向大海驶去，英国的巡洋舰正在贪婪地等待着。下午八时五十四分，在日落时，"埃阿斯"号舰上的飞机报告："'施佩伯爵'号已经自行炸毁。"这时"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还在一千哩之外。

朗斯多夫因为丧失了他的军舰，十分伤心。虽然他曾接到政府让他全权处理的命令，但在12月19日，却这样写道：

我现在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第三帝国的战斗人员是准备为国旗的荣誉而牺牲的。凿沉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的行动，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我非常愉快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洗刷任何可能玷污我们国旗的荣誉的耻辱。我对我的国家与元首的事业和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我将以这样的心情，面对我的命运。

那天晚上，他就开枪自杀了。

这样，在海洋上最初对英国贸易航运进行的海面袭击便告结束。在这以后，就没有其他袭击舰出现，直到1940年春季，敌人才开始一个新的战役，利用伪装的商船进行袭击。这种船只，比较容易避免被人发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使用像摧毁一艘袖珍战列舰那样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它们。

※　　※　　※

当"施佩"号自行凿沉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分布在各处的搜索舰队调回本国。然而，"施佩"号的补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仍在海上游弋，并且一般相信，这艘军舰载有九艘被袭击舰击沉的船舶的船员。

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17日

既然南大西洋上除了"阿尔特马克"号以外，实际上已经没有敌踪，所以将"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连同至少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调回本国，似乎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护航工作方面较为便利，并使各舰的修理工作及人员休假能够完成。我赞成你提的关于将两艘小型舰只在明天停泊在蒙得维的亚内港的计划，但我以为把K搜索舰队派往这样远的南方，是不妥的。而且，这么多的军舰，恐怕未必获准同时驶进港内。假如像你所提议的，一等到胜利进入蒙得维的亚港的仪式结束以后，"海神"号立即接替"埃阿斯"号，那就非常便利；并且，假如所有返回国内的舰只在归国途中能够竭力在南大西洋仔细搜索"阿尔特马克"号，那就很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并不是绝对需要的舰只调回国内。只要我们坚持在北方巡逻，我们就经常需要从克莱德湾派遣两艘或最好三艘舰只去增援北方巡逻舰队。坦南特舰长认为德国海军部一定急于有所表现，以图恢复他们的名誉，对此，我表示同意。

也许你会让我知道你对这些想法的意见。

同时，我对"埃克塞特"号非常焦虑。有人向我建议，就让该舰留在福克兰群岛直到战争结束，而不必加以修理，但我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39年12月17日

关于"埃克塞特"号所受损害的最初报告，表明了它所遭到的猛烈炮火以及敌人同它战斗的决心。同时，由于它能够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猛烈炮轰，因而对于海军部建造司来说也是莫大的光荣。这个故事应该尽快地加以宣传，但要删去一切不相宜的事实（即不应该让敌人知道的事实）。

关于修理方面，有什么建议？在福克兰群岛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该舰一定可以得到初步的修理，以便它能驶回本国进行彻底的修理。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及军需暑长：1939年12月23日

我们不应该立即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暂不修理"埃克塞特"号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强它的内部结构，用支柱加以支撑，并且将它所载的军火或其中大部分移到一些商船或供应船上。或许它可以装

上一部分木桶或空油桶，再把舰上人员大大地减少，然后在护卫舰只的保护下返航，或者驶到地中海，或者驶到我们的任何一所修船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无法将它修理，那就应该将它一切有用的大炮及设备拆卸，以便移装到新建的舰只上。

以上只不过是我的一般意见，也许你们会让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加以实行。

军需署长及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29日

关于在南美洲的海军少将来电声称"埃克塞特"号已不值得修理一节，我还没有看到复电。关于此点，我曾在备忘录中提出我的相反的意思。这件事现在究竟办得怎样了？我从你们的谈话中获悉，我们大家都赞同将该舰驶回国来彻底修理，而且修理所需的时间，也不如海军少将所设想的那么久。

关于"埃克塞特"号的问题，现在究竟预备怎样办？我们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在什么时候把它弄回来？

我们不能让它留在福克兰群岛，因为在该地，如果不是它会遭受危险，就是要有某些重要的军舰羁留在那里护卫着它。我将乐于听取你们的提议。

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埃克塞特"号平安地回到了本国。

我很荣幸地在普利茅斯港站在该舰支离破碎的甲板上，向它的勇敢的官兵们致敬。"埃克塞特"号以后被保留下来，又服役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特殊的功绩，直到1942年巽他海峡的决死战中，被日本人的大炮击毁。

※　　※　　※

普拉特河口外海战的结果，使英国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并且大大地增加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三艘较小的英国军舰，居然毫不犹豫地袭击一艘大炮远较它们为多、装甲远较它们为厚的敌舰，而且迫使敌舰逃遁，这种情景，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关于这次海战，有人将它同1914年8月德舰"戈本"号在奥特朗托海峡逃脱的不幸事件相比。但是，为了公平地评价当时的那位海军上将起见，我们应该记住，哈伍德海军准将率领的所有舰只，其航行速度，都比"施佩"号要快；相反地，在1914年，特罗布里奇海军上将所率领的舰队中除了一

艘军舰以外，其余军舰的速度都比"戈本"号要慢。然而，这次海战的情景，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而且使我们正在度过的灰暗和艰苦的冬天，比较轻松多了。

这时苏联政府对我们抱着不满的态度，他们在1939年12月31日在《红海军报》刊物上登载的评论，就是他们报导事实的一个例子：

没有人敢说德国丧失一艘战列舰，就是英国舰队的辉煌胜利。相反地，这正是英国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衰弱无能的表现。12月13日早晨，德国战列舰开始和"埃克塞特"号发生炮战，在几分钟以内，就迫使那艘巡洋舰退出战斗。据最近消息，"埃克塞特"号在驶往福克兰群岛途中，已在阿根廷沿海附近沉没。

※　　※　　※

12月23日，美洲各共和国就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向英、法、德三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侵犯了他们的安全区域。大约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艘德国商船在美国沿海附近被我国巡洋舰阻截的事件。其中一艘是三万二千吨的邮船"哥伦布"号，它自行凿沉；船上人员由一艘美国巡洋舰救去。另一艘便逃入佛罗里达州境内的领海中。罗斯福总统对于西半球沿海附近发生这些可恼的事件，亦不得不表示不满，因此我在答复中，乘机强调说明我们在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对于南美各共和国的利益。南美各国的贸易，曾因德国袭击舰的活动而受到阻挠，而南美各国的海港，亦被德国袭击舰当作它的补给船及情报中心。按照战争法，德国袭击舰有权俘获一切在南大西洋中和我们贸易的商船，或者在安置船员以后将船击沉；这些情况，对美洲的贸易利益，尤其是阿根廷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南美各共和国应该表示欢迎。整个南大西洋，现在已经没有，或许永远没有作战行动了。南美各国，对于这种解除战争忧虑的事实，应该珍视，因为它们现在实际上可以长期享受一个三千哩范围的安全区域的利益，而不仅限于三百哩了。

我不得不再补充一点，即皇家海军，为了尊重海上国际法，已经肩负起一个很重大的负担。只要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仅仅一艘袭击舰，我们就需要出动整个战斗舰队的一半力量，以确保世界贸易的安全。敌人无限制地投放磁性水雷，增加了我们的驱逐舰队和小型舰艇的繁

重工作。假如我们由于不胜负担而垮台，恐怕南美各共和国立刻就要遇到比听见一天遥远的海外炮声更为严重的许多忧虑，而且美国亦将在转瞬间，遭遇到更多的要它自己直接操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有权利请求美洲各国，对于我们在这个关键时期所承担的重任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对于为了使战争在合理的时间内和在正当的方式下能够结束而必需采取的行动，给予善意的解释。

第三十章　斯堪的纳维亚。芬兰

挪威半岛--瑞典的铁矿石--中立与挪威走廊水域--纠正了一个错误--德国的幕后情形--冯·雷德尔海军上将与罗森堡先生--维德孔·吉斯林--1939年12月14日希特勒的决定--苏联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活动--斯大林对芬兰的要求--1939年11月28日苏联对芬兰宣战--芬兰的英勇抗战--苏联的失败和挫折--世界各国感到满意--援助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论点--道义上的争端

从波罗的海海口至北极圈的这个半岛，延续一千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挪威的山脉趋向海洋，形成了一个由岛屿组成的连绵不断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岛屿与大陆之间，有一个走廊形状的领海，德国可以通过这个领海，维持与外海的交通，因此，对我们的封锁，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德国的战争工业，主要是依靠瑞典供应的铁矿石。在夏季，矿石由瑞典在波的尼亚湾上部的吕勒欧港输出，到了冬季，港口冻结，便由挪威西海岸的纳尔维克港输出。如果尊重这个走廊水域，就将听任整个这种贸易在中立国的掩护下自由进行。我们虽有优势的制海权，对它也无可奈何。海军参谋部对于德国享有这种重要的便利，深为不安，因此，我尽早地抓住机会，在内阁中提出这个问题。

我回想起在上次大战中，英、美政府对于在"水道"，即在这片受掩护的水域内布雷，并没有任何顾虑。1917至1918年间，从苏格兰直至挪威，横越北海，曾经敷设大范围的水雷封锁钱。但只要德国的商船和潜艇绕着这个封锁线的边缘驶行，安然无恙地悄悄过去，则这个水雷封锁线就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但我发现两个协约国的舰队，却没有在挪威的领海内布设任何水雷区。它们的海军将领埋怨说，除非把走廊水域同时封锁，否则花费了大量人力和金钱所完成的水雷封锁线，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因此，所有的协约国的政府，便对挪威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使它自行将走廊水域加以封锁。敷设一个广大的水雷封锁线，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它完成时，人们对于战争的结局，以及德国已经无力侵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大的怀疑了。然而，挪威政府直到1918年9月底，才被说服采取了行动。在他们实际完成布雷计划以前，战争已告结束。

1940年4月，当我最后把这个问题提交下院时，我说：

在上次的大战中，当我们和美国并肩作战时，德国的潜艇就特别利用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出发去进行它们在海上劫掠的冒险活动，使协约国觉得深受其害。于是，英、法、美三国政府联合向挪威人提出劝告，请他们（着手）在自己的领海内，横断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因此，从这次战争开始以来，海军部很自然地要提请英王陛下政府注意这个先例，今昔的情形尽管不是完全相同，而确有一些差别，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现代的极可尊重的先例；同样自然的，海军部也竭力主张，应该准许我们在挪威的领海内，敷设我们自己的布雷区，以迫使在这条航道上往来的德国贸易航运不得不移往公海。这样，它就必须冒险，很有可能接受我们大小封锁舰队所施加的关于战时禁运品的管制，或者被当作敌国战利品，直接被捕获。英王陛下政府长期踌躇不决，不愿受到即使是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谴责，这也是很自然而恰当的。

他们确实长期迟延而不能作出一个决定。

最初，大家对我提出的理由，反应很好。我的所有同僚，对于上述流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尊重小国的中立，是我们一致遵守的行为准则。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19日

今天早上，我提请内阁注意停止瑞典铁矿石由挪威的纳尔维克港启运的重要性，说明只要波的尼亚湾一封冻，纳尔维克的运输即将开始。我指出在1918年，我们曾获得美国的同意与合作，在横越挪威领海三哩的限度以内，布设了一个水雷区。我提议我们应该在短时期内，重行采取这种措施。

〔这点正如上面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明，而且我不久就接到了关于实际情况的通知。〕内阁，包括外交大臣在内，似乎非常赞成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进行准备。

（1）首先必须认真地同挪威人谈判，租用他们的所有商船。

（2）因为我们绝对不希望同瑞典人发生纠纷，贸易部应该同瑞典进行协商，由我们承购有关的矿石。

（3）应该使外交部完全了解我们的提议；1918年英、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全部事实，连同合理的解释，应该慎重地提出来。

（4）布雷计划的本身，应该由海军参谋部有关人员加以研究，并且在必要时通知经济作战司。

请随时告我关于计划的进展情况，这种计划在打击敌人战争工业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还需要内阁作出决定。

29日，我应同僚的要求，并且在海军部详尽地研究了整个问题以后，就这个主题，以及有关的租用中立国商船事，起草了一个报告提交内阁讨论。

瑞典与挪威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租·用·挪·威·的·商·船1939年9月29日

（1）挪威代表团即将到达，贸易大臣希望在几天内和他们进行谈判，准备租用他们所有的剩余商船，其中大部分是油船。

海军部认为租用这些商船极为重要，查特菲尔德勋爵曾提出书面意见，竭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从·纳·尔·维·克·起·运·供·给·德·国·的·矿·石

（2）到11月底，波的尼亚湾通常就要冻结，因此，瑞典的铁矿石只有通过波罗的海的奥克塞洛森德港，或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港才能运往德国。奥克塞洛森德港只能运输德国所需瑞典矿石量的大约五分之一。到冬季，主要的贸易通常都从纳尔维克港进行。从该港，商船可以顺挪威西部海岸而下，直到斯卡格拉克海峡以内，前往德国的整个航程，始终都在挪威的领海以内。

应该理解，瑞典铁矿石的充分供应，对德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在从10月至4月的冬季期间，截断或阻止这种从纳尔维克起运的供应，可以大大削弱它的抵抗能力。在战争初起的三个星期内，由于船员不愿航行以及其他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原因，没有任何运输铁矿石的船离开纳尔维克。如果这种令人满意的状态能够继续下去，海军部就不必要求采取特殊的行动。此外，与瑞典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谈判本身也许可以大大削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德国的矿石供应。

然而，如果由纳尔维克起运的对德国的供应，重新开始进行，我们就需要采取更严峻的行动。

·对·瑞·典·的·关·系

（3）我们和瑞典的关系，需要慎重地考虑。德国对瑞典采取威胁的行动。我们的制海权，也使我们获得了强大的武器，在必要时，我们必须用来对瑞典实行直接控制。然而，我们应该提议尽可能帮助瑞典人去解决他们的矿石问题，由我们以煤与他们进行交换，作为第（2）节中所述的政策的一部分内容；如果交换的煤尚嫌不足，至少一部分可以用其他方法给予赔偿。这是第二个步骤。

·关·于·所·有·可·用·的·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

（4）以上的各种考虑，引起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提议。我们是否应该用租用或其他的方式，保证控制我们所能得到的所有中立国家的剩余船只，包括挪威在内，从而使盟国能够管制世界上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并且能用有利的条件，再转租给那些照我们意见行事的国家?

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护航制度的有利条件，推广到不受我们直接管制的中立国家的船舶?

皇家海军截至目前为止，在抵御潜艇袭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按照海军部的观点，似乎足以证明应该采用后一途径。

这将意味着，我们对于在我们航线上航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船舶，都应该提供安全的护航，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我们管制禁运品的规则，并以外币偿付必要的酬金。因此，他们可以由于订定合同而免除战争的风险，而随着我们反潜艇战的成功，我们可以希望获得利润，以补偿反潜艇战的浩大费用。

这样，不仅我们拥有的，或受我们管制的船舶，而且还有独立的中立国船舶，在公海上都将受到英国的保护，如遇意外事故，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海军部并不认为这是超乎我们力量所及的事。如果在上一次大战开始时，对于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实行了某种类似的计划，那么无疑地早已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交易。在这次战争中，它很可能被证明是构成一个"自由航海国家联盟"的基础，而参加这个联盟则是很有利的。

（5）因此就要提出要求：如果内阁原则上赞同上述四个主要目标，就应该将问题重新交给各个有关部门，以便拟定详细的计划，采取迅速的行动。

在把这个报告在内阁中传阅并提出讨论以前，我要求海军参谋部对整个局势，再作一次彻底的探讨。

海军大臣致海军助理参谋长 1939年9月29日

请在明天早晨内阁举行会议时，重新召开我们在星期四曾经举行过的矿石会议，以便研究我提出的报告草案。除非其结果具有头等重要性，否则，我不便向内阁请求，对一个中立国家采取我所建议的严峻的行动。

我听说，目前并没有任何德国或瑞典船只，准备载运矿石由纳尔维克南运。又听说德国为预防冬季港口冻结，已由海道在奥克塞洛森德积聚矿石，以待在冬季中源源起运，由波罗的海通过基尔运河到达鲁尔区。这两种说法是否真实？如果我在挪威的领海内采取了布雷行动，而结果却无成效可言，那是很不妙的。

同时，假定挪威西海岸的矿石运输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值得努力加以阻截，你准备在什么地点进行阻截？

请你详细勘查海岸的情形，让我知道具体的地点。显然这个阻截地点无论如何应该在卑尔根以北。这样，挪威西海岸的南部，仍可自由航行，从挪威起运或由波罗的海来的贸易航运，仍可参加挪威商船队前来我国。所有这些，在我能把我的主张提交内阁以前，都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要等到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才打算提出来。

等到海军部对这一切表示同意并解决了以后，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交内阁。同以前一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需要都有同感，至于采取行动，我却不能获得他们的同意。外交部所提出的关于尊重中立的理由，很有份量，使我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如以后可以看到的，我使用种种方法，并在各种场合，坚持我的论点。然而，直到1940年4月，才决定采取我在1939年9月所提出的要求，但到那时，时间已经太晚了。

※　　※　　※

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注意力也移到同一个方向来了。10月3日海军参谋长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题为"在挪威取得基地"的建议。他要求："把海军作战参谋部关于扩展作战基地至北欧的可能性的意见，尽快地通知元首。现在必须确定，在俄、德两国的联合压力下，是否可能在挪威取得基地。以便改善我们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地位。"因此，他草拟了一系列的报告，在10月10日提交希特勒审阅。在这些报告中他写道，"我竭力说明，如果英国占领挪威，我们必将遭到的不利：英国将控制波罗的海的入口，对我们的海军作战及空袭英国形成包围形势，以及终止我们对瑞典施加压力。同时，我也强调占领挪威海岸对我们的好处：获得通往北大西洋的出口，英国不能再像1917-18年那样布置水雷封锁……元首立即看出挪威问题的重要性；他要我把报告留下，说明他希望亲自加以考虑。"

纳粹党的外交事务专家、主管国外宣传活动的一个专门机构的罗森堡，他的见解与雷德尔海军上将相同。他梦想"感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他们接受一个北欧集团的观念，其中包括所有的北欧民族，处在德国的天然的领导之下"。他在1939年初期，便认为他已经发现，挪威的极端的国家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这个党是由挪威前陆军部长维德孔·吉斯林所领导的。双方不久就发生了接触。吉斯林的活动，通过罗森堡的组织以及德国驻在奥斯陆的海军武官，和德国海军参谋部的计划联系起来了。

12月14日，吉斯林和他的助手哈格林到了柏林，由雷德尔引见希特勒，讨论在挪威进行政治上的策动。吉斯林带来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希特勒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假装不愿增加他承担的义务，说它宁愿保持一个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过，根据雷德尔所说，就在这同一天，他下令给德国最高指挥部，要求准备一个在挪威作战的计划。

当然，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毫不了解。

※　　※　　※

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突的场面。

这次冲突，在英法两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也大大地影响了关于挪威的讨论。苏俄从德国一卷入对英法两国的战争以后，就根据对德条约的精神，进行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通道。第一条路线是从东普

鲁士经过波罗的海国家而进入苏联；第二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湾的水域；第三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本土，横过卡累利阿地峡而至芬苏边境，距离列宁格勒近郊仅有二十哩的一个地方。苏联人没有忘记1919年列宁格勒所面临的危险。甚至高尔察克的白俄罗斯政府也曾通知巴黎和会，在波罗的海国家内的基地和芬兰，都是保护俄国首都所必需的地方。在1939年夏季，斯大林对英法两国的代表团也曾经说过措词相同的话；我们在以前的有关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小国的自然的恐惧心理，如何成为阻碍英法两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障碍，以及如何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协定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没有浪费时间；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奉召访问莫斯科，四天以后，他的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条约给予俄国在爱沙尼亚境内重要基地驻防的权利。10月21日，苏联红军与空军就去驻守。同时，对拉脱维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而且苏联的驻军也在立陶宛出现了。这样，通往列宁格勒的南路以及半个芬兰湾，已由苏联的武装部队很快地加以阻断，以防止德国可能入侵的野心。现在只剩下通过芬兰本土的一条路线了。

10月初，芬兰的政治家、曾经签订1921年苏芬和约的帕西基维先生到了莫斯科。苏联的要求范围很广，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边界线，必须后移相当的距离，使列宁格勒脱离敌方炮火的威胁。苏联的其他要求包括：芬兰割让芬兰湾内的若干岛屿；将雷贝锡半岛，连同芬兰在北极海内唯一的不冻港比特萨摩，一并租借给苏联；而最重要的是，将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汉戈港，租借给俄国作为海军及空军基地。芬兰人对以上要求，除最后一条外，都准备让步。在他们看来，如果芬兰湾的要害地点被俄国掌握以后，芬兰在战略上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将荡然无存。谈判在11月13日宣告破裂，芬兰政府开始动员，并加强他们在卡累利阿边境的军队。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以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千哩的芬兰边境，从八处进攻，同日早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受到苏联空军的轰炸。

苏联进攻的主力，最先是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兰的边境防御工事。这种工事包括一个设防地带，从南至北纵深约达二十哩，穿过积雪甚厚的森林区。它被称为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是芬兰的总司

令，同时是在1917年使芬兰免于被布尔什维克党征服的救星。苏联以它巨大的力量，无缘无故地进攻一个高度文明的生气蓬勃的小国，在英国、法国，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人们极端的愤慨，但不久，人们又感到惊讶和如释重负。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争中，苏联军队毫无进展，进攻的军队在开始时，几乎全是从列宁格勒的驻军中抽调来的。而芬兰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仅有将近二十万人，却表现了良好的战绩。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一种不久被人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新式手榴弹，对付俄国的坦克。

苏联政府也许预计可以长驱直入。他们初期对赫尔辛基及其他地方进行空袭，虽然规模不大，但希望借此可以造成人们的恐怖心理。他们最初使用的军队，虽然数量上比芬兰军队强大得多，但是素质较劣，训练不佳。空袭以及敌军侵入芬兰国土，结果使芬兰人斗志昂扬，万众一心，共同抵抗侵略者，并以绝对的决心和最高明的战术，进行战斗。担任进攻比特萨摩的俄国师团，诚然毫不费力地驱退了当地的七百名芬兰士兵，但对芬兰"腰部地带"的进攻，证明对侵略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一片地带几乎全是松林，地势稍有起伏，此时积雪冻结有一呎深厚。气候是非常的寒冷。芬兰人在雪屐和御寒衣服方面，都有良好的配备，相反地，俄国人两者都感缺乏。而且，芬兰人证明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富于进攻精神的战士，在侦察及森林战争方面，都受过高度的训练。俄国人依赖他们庞大的人数和重型的武器，结果却毫无成效。在整个战线上，芬兰边界的哨兵缓慢地撤离公路，俄国的纵队在他们的后面追踪。等到他们深入大约三十哩，他们就受到芬兰军队的袭击。苏联的军队，前面遇到芬兰在森林中筑成的防线，无法前进，左右两翼受到日夜不断的猛攻。

他们后面的交通线又遭到切断，于是，纵队被切得支离破碎。

如果侥幸的话，在损失惨重以后，重新退到开始进攻的地点。

到了12月底，俄国准备经过"腰部地带"而向前推进的整个计划已经破产了。

同时，对卡累利阿地峡曼纳海姆防线的进攻，结果也并不更妙。约有两师的苏联军队，准备在拉多加湖的北部进行一个包抄运动，但他们遇到了与更北面的地段的战争相同的命运。对曼纳海姆防线本身，苏联在12月初调遣了大约十二个师的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集团

攻击，在整个12月中，攻势持续不断。俄军大炮的轰击，不够充分；他们的坦克，大部分是轻型的；连续的正面进攻都被击退了，损失重大而毫无所获。到了这年年底，全线的失败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必须对付的敌人，与他们过去意料中的敌人大不相同。他们决定作出一次较大的努力。他们认清在北部的森林战争中，单凭数量的压力，是不能战胜芬兰人的优越战术和训练的，所以，他们决定用攻坚战的方法，集中全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

在这种攻坚战中，大量集中使用的大炮和重型坦克可以充分发挥威力。这种战争需要大规模的准备，所以从年底起，全线战争趋于沉寂，使芬兰人截至这时为止，战胜了他们的强大敌人。这一个出乎意外的事件，使全世界各国，无论是中立国或交战国，都同样地感到满意。这也是使苏联军队声誉扫地的一个广告。在英国方面，有许多人士庆幸我们不曾超出常轨把苏联拉到我们这边，同时，以他们能有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他们过于草率地作出了结论，以为清党行动已经破坏了俄国的军队，同时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本身的腐败和衰退，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持有这种见解的，不仅限于英国。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无疑都曾把芬兰战争所暴露的情形作了深刻的考虑，而且也无疑地在影响德国元首的思想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定的条约，大家对于苏联政府本来已经非常愤慨，而最近所表现的这种残暴的强国欺凌弱国的侵略行为，更如火上浇油。此外，又掺杂着蔑视苏联军队所表现的无能，和同情英勇的芬兰人的激奋心情。尽管英法两国本身已经宣战，但人们却迫切希望从英国、美国，尤其是法国，以飞机和其他宝贵的战争物资，以及派遣志愿军等办法，来援助芬兰。不过，无论是军火供给和志愿军，只有一条可能通往芬兰的路线。于是，起运铁矿石的纳尔维克港以及越过山地通往瑞典铁矿的铁路，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情上的，即便不是战略上的重要性。利用纳尔维克港及其铁路，作为供应芬兰军队的通道，影响到挪威和瑞典的中立。这两个国家，对于德国和俄国抱着同样的恐惧心理，它们只有一个目标，即置身于战争之外，因为战争已把它们包围起来，而且可能会把它们卷入漩涡。在它们看来，中立是保障它们继续生存的唯一机会。但是英国政府虽然很自然地不愿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打击德国，而在挪威的水道布雷因而即便是

在技术上造成了对挪威领海的侵犯，然而另一方面，它却根据与我们战时问题仅有间接关系的一种慷慨的情绪，向挪威、瑞典两国提出了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要求，即要求它们准许人员和供应品假道前往芬兰。

我对芬兰人抱着热烈的同情，支持关于援助他们的一切提议，而且也欢迎这种新的和有利的气氛，因为这样就可以切断对德国的重要的铁矿石供应，完成我们主要的战略利益。

如果纳尔维克变成了一个向芬兰人提供补给的盟国根据地，那就当然很容易阻止德国的船只在港口装载矿石，和安然通过挪威水道到达德国。不论根据什么理由，只要挪威和瑞典的抗议一旦被压制下去，较大的措施将包含较小的措施。这时海军部的目光也注视着俄国一艘巨型高效能的破冰船的动向，这艘船由摩尔曼斯克出发驶往德国，表面上是为了修理，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为德国装运矿石的船只打开现在已经封冻的波罗的海海岸的吕勒欧港。因此，我重新作出努力，争取大家的同意，实行在前次大战中已有某种先例的简单而不流血的办法，即在挪威水道实行布雷。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道义上的争端，我觉得应该把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提出来。挪威--矿石运输

海军大臣提出的报告1939年12月16日

（1）有效地阻止挪威对德国的矿石供应，应该列为战争中一项主要的攻势行动。在今后的许多月中，没有其他的措施会使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机会来减少战争中的浪费和破坏，或许防止伴随主力部队的交战而产生的大规模的屠杀。

（2）如果认为所得的利益，超过了遭受明显的和严重的反对，则这种阻止敌方供应的整个步骤必须执行。从吕勒欧起运的矿石，由于冬季冰冻已经停止，如果苏联的破冰船企图破冰解冻，我们绝不允许它进行。对于由纳尔维克起运的矿石，我们必须在沿岸两三个适当的地点，在挪威的领海内，陆续布下一系列的小规模布雷区加以阻止；这样，就可以迫使运载矿石前往德国的船只，不得不离开领海而驶入公海。在公海上，如果遇到了德国的船只，我们将它当作战利品予以捕获；如果是中立国的船只，则应受我们关于战争禁运品的管制。关于从波罗的海主要不冻港奥克塞洛森德起运的矿石，亦应该用既非外

交的亦非军事的方法加以阻止。对于所有这三个港口，我们都应该尽快地采用不同的适当方式加以处理。

（3）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使德国从现在起直至5月，无法获得一百万吨的矿石，而且切断了德国整个冬季的供应，虽然它仍然能够从耶夫勒或波罗的海其他次要的不冻港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供应。但是到了波的尼亚湾冰冻融解时，吕勒欧的充足的供应即将重新开放，而德国无疑正在计划不仅在冬季取得尽可能多的供应，而且在筹划它在1940年5月1日至12月15日所需的整个九百五十万吨，甚至更多的数量。

在这以后，它可能希望组织苏联方面的供应，从而可以进行一次长期的战争。

（4）假如到了明年5月，德国在工业及军火方面深感缺乏铁矿石，则阻止吕勒欧港的重开，将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海军目标。一个方法是，由英国潜艇在吕勒欧港外布下一个公开的布雷区，包括磁性水雷。此外，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从现在至1940年底，切断德国从瑞典取得的一切矿石供应，那么，对于德国作战能力的打击，将等于在战场上或在天空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且还不会招致严重的生命牺牲。实际上，这还可能立刻发生决定作用。

（5）在战争中每施加一个打击，就会有一个反打击。如果你向敌人打枪，他一定也会开枪还击。所以，我们绝对必须认真地面对德国可能采取的，或者在它的压迫下挪威或瑞典可能采取的反措施。就挪威而言，有三组正反相关的事连在一起。第一：以残酷的及违法的方式作战的德国人，曾经侵犯挪威的领海，而且未提警告便击沉了许多英国的和中立国的船只，事后又不加以援救。对付这种行为，我们的反应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布设布雷区。第二：有人说，挪威为了表示抗议起见，也许会取消我们和它订立的关于租用它的油船及其他船舶的重要协定，但这样一来，它就将丧失曾和我们订立的极其有利的交易，而且鉴于我们对战时禁运品实行控制，这类船只对它将变为毫无用处。它的船只就将空闲无用，船主也将陷于贫困境地。挪威政府如果采取这种步骤，则将违反挪威的利益；而利益问题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第三：

挪威可以把我们空军部和供应部所需要的铝及其他战争物资停止输出，作为报复。但在这方面，它的利益又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它不仅将损失这种贸易给予它的宝贵的利益，而且，如果英国对它停止供应铁矾土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就可以使以奥斯陆及卑尔根为中心的整个挪威工业，完全陷于停顿。简单地说，挪威如对我们进行报复，它将陷入经济的和工业的崩溃境地。

（6）挪威的同情倾向我们方面，它在未来摆脱德国的控制而获得独立，有赖于盟国的胜利。所以合理的假定是，除非德国对它施加暴力，迫使它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它不至于采取上述的两项措施，尽管它可能以此来进行威胁。

（7）如果德国认为以武力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合乎它利益的，那么，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它对挪威总会施加武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将蔓延到挪威和瑞典，但由于我们拥有制海权，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法、英两国的军队为什么不应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和德国侵略者作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可以自由选择挪威沿海的任何岛屿或适当地点，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样，我们在北方对德国的封锁，就可变成绝对的封锁。例如，我们可以占领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一方面对我们的贸易保持开放，同时对德国则完全断绝来往。英国控制挪威海岸线，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战略目标，这点应该竭力加以强调。因此，我们采取了现在所提议的行动，即使引起德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报复，那也看不出如何会使我们的地位变为不利。相反地，德国如果攻击挪威或瑞典，对我们来说，则是所获超过所失。关于这一点，可以作更详细的说明，但在此不必细述。

现在没有理由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设法通过纳尔维克从瑞典取得大量的和长期不断的矿石供应，同时转移所有对德国的矿石供应。我们必须以此作为目标。

我的结论如下：

（8）我们对挪威采取的行动，对于世界舆论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名誉，将会发生什么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我们为了要帮助遭到德国侵略的受害者，已经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原则，奋起作战了。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同时引起任何不人道的行为，是绝不能使中立国家丧失对我们的善意的。对于中立国家中最大的美国，也

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以最能帮助我们的巧妙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是非常足智多谋的。

（9）最后的裁判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从事战争，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法治和保护小国的自由。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就意味着世界将面临一个野蛮暴行的时代，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欧洲每一个小国的独立生存，都有致命的威胁。我们以国联盟约的名义，而且作为国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代理人，对于设法要加强和重新肯定的法律中的若干惯例，有权利而且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短暂的时期内加以摒弃。当我们为小国的权利与自由而战的时候，它们不应该束住我们的手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法律的条文，不应该用来妨碍保护和执行法律者的行动。如果侵略者一方面可以自由撕毁一切法律，从而享受一种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凭借它们对方对法律的内心尊重，以资掩护，从而又享受另一种利益，那是既非正当，同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以是否合法，而应该以是否合乎人道，作为我们的指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将会作出判断。现在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12月22日，内阁讨论了我的备忘录，我竭力为我的理由进行辩护。但我不能获得关于采取行动的任何决议。关于德国滥用挪威的领海，可以向挪威提出外交上的抗议，参谋长委员会奉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承担义务，在军事方面所引起的后果。他们被授权制订关于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以援助芬兰的计划，同时考虑德国可能占领挪威南部的问题。但对于海军部却不能发出执行的命令。在12月24日，我所分发的一个文件中，我把情报机关的报告，扼要地加以叙述，表明俄国对挪威可能施展阴谋。据说，苏联在摩尔曼斯克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行远征。我最后说："也许这个场所，将变成展开早期活动的舞台。"这些话证明一点也没有错：但活动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

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

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

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

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必须克服的种种议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是各个经济部门，如供应部、贸易部等的反对论调。第二，是联合计划委员会。第三，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第四，是所谓"不要为了小事而损害大的计划"这种别有用心的论调，其实，当时很少有机会坚决地尝试大的计划。第五，是法律上、道义上的反对论调，这派论调，后来逐渐地被压下去了。第六，是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但是请看美国对我们的"行动"的反应是多么的良好啊！第七，是内阁本身，议论纷纭，意见分歧。第八，是等到所有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以后，又要去和法国商量。最后，是必须使各个自治领以及它们的正义观念和我们协调一致，因为它们事先并没有参与我们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形使我感到，在现在的安排下，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坐待敌人进行可怕的袭击。对于这种袭击，我们无法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同时加以预防，而避免使国家的力量受到致命的消耗。

我已有两三个正在进行的计划，但我引以为忧的是，所有这些计划，会在消极论调和消极力量形成的巨大堡垒前面，化成泡影。因

此，如果我流露出烦恼，则请你原谅。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即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是绝不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关于纳尔维克的全部故事，现在由于低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被搁在一边。假使这个威胁成为事实，则必须根据崭新的事变，对形势加以研究了。……假使低地国家发生大战，对于挪威和瑞典，或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战争结果陷于相持不下的僵局，它们也许会感到远比以前更加自由，而对我们来说，则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事变。

※　　※　　※

另外，还有使人不安的原因。在改造我们的工业，使它投入战时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1月27日，我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竭力阐述扩大我们劳动力来源，招收大量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以代替被征调入伍的男子并增强我们国家力量等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我接着说：

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扩展，尤其要吸收那些能够从事熟练或半熟练生产的技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我们的工党同僚和工会领袖的援助与指导。我在前军需部极盛时代担任过该部大臣，所以能够以懂得一些内情者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需要数百万新工人，而且必须有百万以上的妇女勇敢地来参加我们的军事工业--进入炮弹工厂、军火工厂以及飞机工厂。假如不扩大这种劳动力的来源，假如不让英国妇女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参加战斗，我们就根本不能负起英法两国共同担负的责任中我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这件事，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似乎缺乏一种局势变得极其紧急的感觉。在工人和管理生产的人员中以及在军事行动中，都存在着"暧昧不明"的态度。直到5月初，才有了一个关于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提交内阁，透露了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报告，由我管辖的统计部门，在林德曼教授的主持下，加以彻底研究。虽然这时因挪威问题的喧嚣使我分心和激动，但我仍有时间把下面的备忘录，送给我的各位同僚：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1940年5月4日

本报告提出，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集团方面，至少还几乎没有开始把人力组织起来，进行军火生产。

据〔以前的文件的〕估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将需要在从事金属工业生产人员方面进行很大的扩充，其数量将达到71．5％。而实际上，本报告中所讨论的这个占整个金属工业人数五分之三的机械、动力和飞机集团，在1939年6月到1940年4月期间，只扩充了11．1％（十二万二千人）。这个比率少于上述所需要的扩充数的六分之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政府并未进行任何干涉，仅仅因为贸易的改善，人数的增长就和这次的增加同样快。

虽然每年有三十五万青年离开学校，可是在这个集团中，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就业男子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人。不但如此，妇女与年轻人的比率，也不过从26．6％增加剧27．6％。在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工人数仅占男工人数的十二分之一。在上次大战中，金属工业中的女工与男工的比率，曾由一比十增加到一比三。在上次大战中的第一年，从1914年7月至1915年7月，金属工业所吸收的新工人，达到原有工人的20％。在现在调查的这个足以代表整个金属工业的集团中，在过去十个月中，增加的人数仅占11％。

在海军部所属各部门中，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27％，因为缺乏工人的分类数字，这里没有考虑在内。

※　　※　　※

1月10日，我们对于西线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德国第七空军师的一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他错过了火车，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掠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并没收了他的文件；当时他曾拚命企图销毁文件，结果未遂。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实际计划。不久，这个德国少校便被释放，让他自己去向上级报告事实经过。当时我听到了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比利时不拟定一个计划，邀请英、法两国派兵开入它们的国家。但是比利时对这一点没做任何事。英、法、比利时三个有关的国家，都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或许是敌人的一个狡计，但这是不可能符合事实的。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企图使比利时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

的将来要向它发动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比利时做出德国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它和法英两国军队制订计划，让英法军队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夜晚，秘密而又迅速地进军。因此，我相信德国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13日，凯斯海军上将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们同意作出某种影响深远的保证，则比利时国王或许能够说服他的大臣们邀请英法两国军队"立刻"开进比利时去。按照我们的理解，"立刻"意味着现在"立刻"，而不是在德国侵入以后"立刻"。战时内阁决定答复说，除了已经包含在军事同盟条约中的保证以外，我们不能再给予任何其他保证，而且，如果要求盟国军队开入比利时，则必须尽早地发出邀请，以便使盟国军队能够预先制止德国的侵略，因为比利时政府显然认为德国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1月15日，凯斯海军上将发来电报说，比利时国王认为，如果他将英国的答复转达给他的政府，则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如果盟国的军队"立刻"开来，比利时和荷兰马上就会卷入战争，最好还是让德国承担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责任。比利时政府给达拉第先生一个类似的答复。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告诉我们，比利时政府认为，如果让德国作出侵略行动，英法两国的援助将"取得道义的性质"，这就会增加"获得胜利的机会"。

于是，比利时国王和他的陆军参谋们仅仅等待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尽管有了德国少校的文件，盟国和受威胁的国家都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却召见了戈林，在他获悉所有被截获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全部进攻计划以后，大发雷霆，然后下令准备新的修改方案。

由此显然易见，在1940年初，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把比利时与荷兰卷入漩涡，以便进攻法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种侵略行动开始，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就会立刻实行，其中包括法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军队的出动。"D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它付诸行动。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曾经非难过这个方案，但在1939年11月17日，巴黎会议却明确地、正式地加以批准。两个盟国在这个基础上，等待着逼近的突然袭击，而希特勒则正在等待用兵的季节，因为过了4月以后，就可能有适宜的气候了。

在冬季和春季中，英国远征军极度忙于自己的整顿工作，加强它们防线的防御工事，并准备从事不论进攻或防御的战争。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兵，都一律艰苦地努力工作；他们到最后作出的良好表现，大部分由于充分利用了冬季所提供的机会。到"晦暗不明的战争"终结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比以前高明多了，而且也壮大得多了。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于3月中开到法国，在1940年4月下半月中，继续推进至边境防线。同月内，第十二师、第二十三师和第四十六师也到达了。这些部队奉调开进法国境内，以便完成他们的训练，并且增强正在进行手头工作的劳动力量。他们甚至缺乏通常部队应有的武器和配备，同时也没有大炮。虽然如此，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终于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出色地尽了自己的责任。

今天回顾我们战前的部署，当时最可怕的缺陷，就是英国远征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也没有。英国本来是生产各种形式的坦克的发源地，可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对于这种不久将要支配战场的武器的发展竟大大地疏忽了，以致宣战以后的八个月中，我们这支小而优良的陆军，在严重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只有一个第一坦克旅，包括十七辆轻型坦克和一百辆"步兵"坦克。这一百辆"步兵"坦克中，只有二十三辆总算装了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其余各辆只装有机关枪。

此外，还有七个骑兵和义勇骑兵团，配有运送车辆及轻坦克，这批部队，正在改编为两个轻装甲旅。英国远征军除了缺少装甲配备以外，它的效能有了显著的进步。

※　　※　　※

法国前线的发展情形，就没有这样令人满意了。在一个实行全国征兵制的大军中，民众的情绪密切地反映到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驻扎在国内，与民众接触密切的时候，更加如此。我们不能说法国在1939年到1940年间，对于战争怀着高昂的情绪或甚至抱有很大的信心。过去十年来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造成了分裂和不满的现象。重要人士为了反对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势力，转向法西斯主义，轻信戈培尔的巧妙宣传，并在闲谈及谣传中传播开来。因此，在陆军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有的那种制造分裂的影响也在发生作用；而在漫长的冬季的几个月，由于等待，却给这种毒害势力以巩固的时间与机会。

要造成军队良好的士气，有许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使官兵全力从事有益的和有趣的工作。懒散无事是一个富有危险性的温床。在整个冬季中，有许多需要进行的工作；训练一事，需要继续注意；防御工事距离令人满意和完备的程度，还差得很远，甚至马奇诺防线，也缺少许多辅助性的野外堡垒；士兵体格方面的强壮，还需要锻炼。可是参观法国前线的人，看到前线普遍存在的那种超然冷漠气氛，正在进行的工作显得质量低劣，以及缺乏任何可见的活动，往往感到惊讶。在法国防线后面的公路上，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同英国驻守的一段防线背后，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络绎不绝地延伸到数里以外的情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在这个冬季中，法国军队的素质，由于放任自流而变得退化；如果它在秋天而不是在第二年春天作战，则它一定会有更英勇的表现。不久，它将被德国迅疾猛烈的攻击所吓倒。直到这个短暂的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国士兵的真正的战斗特质才有充分的发挥，奋起保卫他们的祖国，抵抗世代深仇的敌人，但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　　※　　※

与此同时，德国企图直接进攻挪威并且以闪电战方式占领丹麦的计划，亦正在进行中，凯特尔将军在1940年1月27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望"N"计划应当直接在我亲自指导下继续研究，并且同一般的战争政策作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元首已经指令我接管有关进一步准备工作的指导事宜。

这个战役的详细计划，则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

※　　※　　※

2月初，首相要到巴黎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他第一次邀我和他同行。我提议我们乘船前去，这事可以由我安排。于是，我们全体人员乘着一艘驱逐舰由多佛启航，及时到达巴黎，参加当晚的会议。在渡海途中，张伯伦先生给我看他对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收集的和平建议所作的答复。这个答复给我很好的印象。当我在他面前阅读完毕，我对他说："我以能够在你的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他听了，似乎感到高兴。

2月5日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援助芬兰"，并且核准了各种计划，预备派三个或四个师，同时说服挪威和瑞典，让我们运送供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前往芬兰，并附带取得对耶利瓦勒铁矿的控制权。但瑞典人，正如我们所料，对此表示不同意，因此虽然已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但整个计划，却完全失败。张伯伦先生代表我国，亲自主持会议，而出席的英国各部大臣，只发表了很少的意见。照会议记录，我始终不曾发言。

第二天，当我们重渡海峡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漂浮的水雷。于是我对舰长说："让我们用炮弹炸掉它。"这个水雷随着砰然一声巨响便炸开了。一大块碎片向我们打过来，刹那时，好像就要打在舰桥上，而这时所有的政治家和若干其他名流，都聚集在舰桥上。但很幸运，这个大碎片，落到了空荡荡的前甲板上，一个人也不曾受伤。于是一切都高高兴兴地过去了。从此以后，首相总是邀我和其他人员，陪着他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但是我却不能每一次都提供这样的消遣。

※　　※　　※

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援救芬兰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芬兰不能获得三万至四万受过训练的援军，它绝不能支持到春季以后；目前源源开到芬兰的成分混杂的志愿军，是不够的；

而如果芬兰遭到毁灭，这就是盟国的一个大失败。所以必须派遣盟国军队，经由比特萨摩或纳尔维克和（或）其它挪威海港。通过纳尔维克的作战更为可取，因为这可以使盟国"一箭双雕"（即：既可援助芬兰，又可切断铁矿运输）。英国的两个师，原定在2月中开往法国，应该暂时留在英国，准备在挪威作战。同时，我们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取得挪威人和瑞典人的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取得他们的合作。至于挪威和瑞典如果拒绝（看来很有可能拒绝），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未作正面的处理。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生动的插曲，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切，都趋于尖锐化。读者可以回想起，我对于要捕获"施佩伯爵"号的辅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一事所表示的关切。这只军舰，也是监禁我国被击沉的商船船员的一个浮动监狱。经"施佩伯爵"号舰长朗斯多夫按照国际法在蒙得维的亚港释放的英国俘虏告诉我们说，在"阿尔特马克"号舰上，

大约有三百名英国商船海员。这只军舰隐匿在南大西洋将近两个月，后来，该舰舰长指望我方的搜索已经中止，便企图潜回德国。

由于幸运和适宜的气候，直到2月14日在它经过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驶入挪威领海后，才被我们的飞机发现。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2月16日

就今晨我接到的报告所述情形，我们的巡洋舰及驱逐舰似乎应该在白天迅速向北搜索，到挪威沿海一带。如果发现"阿尔特马克"号，即便它是在挪威的领海内，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捕获。这只军舰把英国战俘载往德国，已经违反了中立法。是否一定还要派一两艘巡洋舰在今晚仔细搜索斯卡格拉克海峡？我们必须把"阿尔特马克"号当作一个非常宝贵的战利品。

用海军部公报的话来说："若干便于调遣的皇家军舰正在出动。"一个驱逐舰队，在英国军舰"科萨克"号舰长维安的指挥下，截住了"阿尔特马克"号，但没有立即加以拦阻。它便逃入约星峡湾，这是一条大约一哩半长的狭窄海湾，四周环峙着高峻的积雪山岩。两艘英国驱逐舰奉令向它围扰，以便进行检查。在峡湾的入口处，它们遇到两艘挪威炮艇。炮艇通知英国军舰说，"阿尔特马克"号没有武装，已经在前一天经过检查，并已获准通过挪威领海开往德国。我们的驱逐舰于是便撤退了。

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军部，我就出面干预，在取得外交大臣的同意后，指令我们的军舰进入峡湾。我过去不大采取直接的行动，但这一次我却对舰长维安发出以下的命令：

1940年2月16日下午5时25分

除非挪威的鱼雷艇负责护送"阿尔特马克"号前往卑尔根，舰上有英国和挪威双方卫队驻守，并由双方共同护航；否则，你应该派兵登上"阿尔特马克"号，释放俘虏，并将该舰占领，听候进一步的训令，再行发落。假使挪威鱼雷艇进行干涉，你们便应警告该艇离开。假使该鱼雷艇向你们开火，非到进攻形势严重时，不得还击。如果形势严重，必须自卫，则所用的火力，切勿超过必需的程度；如果对方停止炮火，我方也应停止。

其余的事便由维安去办了。那天晚上，他乘着探照灯四射的"科萨克"号，穿过了漂浮的冰块，进入峡湾。他先登上挪威炮艇"切尔"号，

要求必须将"阿尔特马克"号由双方联合护航，带到卑尔根，再依据国际法予以审问。挪威舰长一再担保地说，"阿尔特马克"号已被搜查过两次，证明它没有武器，而且舰上也没有英国俘虏。维安于是说，他预备自己登舰检查，并请这位挪威军官陪他同往。这个提议最后被拒绝了。

同时，"阿尔特马克"号就乘机开船；它企图撞击"科萨克"号，结果自己反而搁浅了。"科萨克"号强行逼近这艘军舰，而在两舰相靠以后，一队登舰检查人员便跳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接着发生了剧烈的肉搏战，在短兵相接中，德国人死了四个，伤了五个；一部分船员逃到了岸上，其余的都投降了。于是开始搜寻俘虏。霎时间，找出了几百人，都被禁闭在舱内，或锁在贮藏室内，甚至被关闭在空的油槽内。

接着响起了一阵叫喊声："海军来了！"各禁闭处所的门都被打开，被俘者便一拥而出冲到甲板上。总计共有二百九十九个俘虏获得释放，他们换乘我们的驱逐舰。搜查的人又发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有两门高射机关炮，四架机关枪。原来挪威人虽然曾经两度登上该舰，实际上未曾加以搜查。在冲突中，挪威炮艇自始至终默然地旁观。到了午夜，维安离开了峡湾，便向福思进发。

海军上将庞德和我，一同坐在海军部作战室里，心中有些担忧。我已经对外交部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也完全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步骤在技术上的严重性。对于这些步骤，如果要给以公正的判断，我们必须记住，直到那天为止，德国已经击沉过二十一万八千吨的斯堪的纳维亚船舶，使五百五十五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丧失了生命。但在我们国内和内阁方面，所关心的是舰上有没有英国俘虏。当早晨三点钟消息传来，有三百名英国俘虏，已被找到而且救出，我们听了真是愉快。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

我们以为这些英国俘虏由于饥饿与禁闭的折磨，境况一定十分可怜，所以便派救护车、医生、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到利思港去迎接他们。但是，看来他们都很健康，在驱逐舰上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上岸时，人人兴高采烈，因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对外就没有透露。他们的获救和舰长维安的行动，引起了英国人士热烈的欢腾，其情况不亚

于击沉"施佩伯爵"号以后的情形。这两件事情，增强了我的力量和海军的声望。"海军来了！"这句话，便有口皆碑，盛传一时。

对于挪威政府的行动，应当尽量加以原谅，因为挪威政府慑于德国的恐怖并玩忽英国的宽容，原是很自然的。他们对于英国军舰进入他们的领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张伯伦先生在下院的一篇演说的内容，包含着英国答复挪威抗议的要点：

根据科特教授（挪威外相）所表示的见解来看，挪威政府对于一艘德国军舰，为了达到逃避在公海上被捕并运送英国俘虏到德国监禁营的目的，而利用长达数百哩的挪威领海一节，并不反对。此种主张，同英王陛下政府所了解的国际法，大相径庭。在英国政府看来，这种主张将使得德国军舰滥用中立国水域的行动变为合法化，而且所造成的一种局势，是英王陛下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

※　　※　　※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希特勒是在12月14日作出了进攻挪威的决定，而军事参谋工作，则在凯特尔指挥下进行。"阿尔特马克"号事件，无疑成为对他们行动的一个刺激。按照凯特尔2月24日的建议，希特勒紧急召唤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到柏林。此时法尔肯霍斯特正在科布伦茨指挥一个军团。

他在1918年曾参加德国在芬兰的战役，他和元首开始会谈这个问题。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位将军曾叙述这次会谈的情形。

希特勒向我提起以前我在芬兰的经验，并对我说，"坐下来，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这位元首打断了我的话。他领我到一张铺着地图的桌子面前。他说："我心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占领挪威；因为我听说英国人要想在那里登陆，所以，我要趁他们未到以前就下手。"

于是，他就在房内踱来踱去，把他的理由解释给我听。他说："英国要是占领了挪威，就会造成一种战略上的迂回，就可以使他们进入波罗的海地区，而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既未驻扎军队，又无沿岸防御工事。我们在东方已经获得的成就和准备制胜西方的希望，都要被摧毁无遗；因为敌人所处的地位可以使它们直向柏林逼进，而攻破我们两个战线的中枢。第二和第三点就是，征服挪威可以保证我国舰队在威廉港湾的行动自由，并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瑞典铁矿石输入。"

……最后他对我说："我派你去指挥这个远征。"

当天下午，法尔肯霍斯特就被再度召到总理公署，和希特勒、凯特尔及约德尔讨论远征挪威的详细作战计划。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先后的次序。希特勒究竟是在执行所谓"黄色计划"（进攻法国）以前，还是在以后，进攻挪威？3月1日，他作了决定；先向挪威进攻。3月3日约德尔的日记上写道："元首决定先执行'威塞尔演习'计划，待完成后稍停几天，就实行'黄色计划'。"

※　　※　　※

最近我国整个东部沿海的航运，开始受到了令人可恼的空袭。除了开往较大港口的远洋船只以外，不论哪一天，在海上或沿海港口内，都有大约三百二十艘船只，它们的吨位在五百吨与二千吨之间，其中许多都是运煤到伦敦或南方去的。在这些小船中，只有少数最近才装上高射炮，所以敌人的飞机，便集中袭击这些容易得手的目标。它们甚至袭击灯塔船。这些为海员们忠实服务的灯塔船，停泊在我国沿海一带的浅滩附近毫无掩蔽之处，对于一切船只，甚至从事袭击的潜艇本身，都有用处，而在上次大战中，从未遭受过袭击。

现在竟有几艘被击沉或损坏了，最恶劣的事例发生在恒伯海面。那里有艘灯塔船，在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下，船中九名船员，竟有八名死于非命。

护航制度，在防御空袭方面，已经证明和防御潜艇有同样的效力，但是现在已经在尽一切努力使每只船都有若干种武器。在我们缺少高射炮的时候，我们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方法。甚至一个救生用的火箭也打下了一个空中强盗。国内舰队所剩余的机关枪，连同海军炮手，都分配给沿东海岸一带的英国及盟国商船。这些人员和武器，在每次航行经过危险地带时，随时从此船移到彼船。到2月底，陆军方面已能给以协助，因而开始成立了一个后来称为海上皇家炮队的组织。1944年当战争达到最剧烈的阶段时，担任这项职务者共有从正规军调来的将士三万八千余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人由陆军供给。在沿东海岸的护航路线上，有很大一部分，一遇到空袭，可以立刻通知最近的飞机场，取得战斗机的保护。

于是陆、海、空三军便打成一片。空袭飞机被击毁的数目逐渐增加。敌人对通常毫无防御的各国商船的扫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远比

预期的损失要大，因此袭击减少了。

整个前景，并非全部都是漆黑一团的。在外海上，自从12月中"施佩伯爵"号被毁后，就不再见袭击舰活动的迹象，而扫荡德国海上航运的工作，则在继续进行。2月中，有六艘德国船，从西班牙出发企图到达德国。只有一只船达到了目的；其余各船，有三艘被俘，一艘自行凿沉，另一艘在挪威被击毁。在2月及3月间，另有七艘德国船，企图冲出封锁线，被我国巡逻舰队截住。这七艘船，除其中一艘外，都由它们的船长自行凿沉。至1940年4月初止，由于被俘获或自行凿沉，德国人共损失船只七十艘，计三十四万吨；另一方面，还有二百十五艘德国船，仍然被困在中立国海港。德国潜艇发现我们的商船都已武装起来，便放弃炮击，改用鱼雷。

它们下一步的办法，就是又放弃鱼雷，改用最卑鄙的作战方式--不经警告的水雷。我们已经看到如何应付并战胜磁性水雷袭击的情形。虽然如此，在1月中，我们的损失，半数以上是由于磁性水雷，而中立国的损失，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我在2月底的海军预算中，曾评述海战的主要特色。据我推测，德国在参战时拥有的潜艇，已损失了一半。但是同意料相反，就是直到此时，很少有新的潜艇出现。据我们现在所知，实际上至2月底，德国潜艇有十六艘已被击沉，同时又增加了九艘。敌人的主要努力，尚未充分发挥。我们关于建造小船的计划，包括护航船只和补充损失的商船，规模极为庞大。海军部已经接管商船制造的统制，而格拉斯哥造船业者詹姆斯·利思戈爵士为了此事参加了海军部工作。在这次新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除去新造的和外国让与的船只抵偿以外，我们的损失不到二十万吨，而在1917年，仅仅在那个局势万分危急的4月份中，便损失了四十五万吨。①同时我们继续截获运往敌区的货物的吨数比我们自己所损失的还要多。

①参看附录（16）

每一个月〔我在结束我的演说时说〕，我们的输入，都有不断的增进。在1月中，虽有潜艇、水雷以及冬季的大风与大雾，海军安然无恙地运进英国港内的物资吨数，同前三年和平时期的平均数相比，大大地超过了五分之四。……当我们考虑到大量的英国船只被调遣来参加海军服役，或运送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或加入运输部队的航队前

往世界各地，我们可以谨慎地说，在这些结果中，并没有使人沮丧或惊惶的地方。

第三十二章　风暴之前

1940年3月

舰队回到斯卡帕湾--我们通过明奇海峡的航程--"航路上发现水雷的报告"--一次空袭警报--斯卡帕湾情况的改善--现在所了解的希特勒的计划--芬兰陷入绝境--达拉第先生徒然的努力--苏联和芬兰的停战条件--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危机--"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漂浮水雷准备就绪--达拉第先生的反对--达拉第政府的倒台--我致新总理雷诺先生函--3月28日的最高军事会议--张伯伦先生对局势的观察--最后关于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决定--7个月的拖延--各种攻势作战建议及计划--1940年4月5日张

伯伦先生的演说--德国即将采取行动的种种迹象3月12日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本土舰队将重新回到斯卡帕湾并使用它作为主要的根据地。我想我应该亲自愉快地参加我们海军事务中的这件大事，于是，就在克莱德湾登上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

这个舰队，包括五艘主力舰、一个巡洋舰分舰队，和大约二十艘驱逐舰。通过明奇海峡的航程，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将在黎明经过北部海峡，中午前后到达斯卡帕湾。"胡德"号及其他舰只，从罗赛斯出发，沿东海岸而上，会比我们早到几小时。明奇海峡的航行，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北部出口，宽阔只有一哩，而处处都是岩石海岸和暗礁，并且据说在这四周包围的海中匿藏着三艘潜艇。我们必须高速度地驶行，而且要曲折前进。所有在平常和平时期使用的灯光全部熄灭。所以，这是海军特别感到兴趣的航行任务。然而，正当我们午餐后要动身时，肩负主要直接责任的舰队舰长，即旗舰担任航行指挥的军官，忽然因患流行性感冒而病倒了。因此，舰长的助手，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海军上尉，就跑到舰桥上来，负责指挥舰队的行动。这个军官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竟来担任一项如此严肃的、需要非常完备的专业知识、准确性及判断力的工作。他虽然保持镇静的态度，但仍然不免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有许多事情要和舰队总司令讨论，所以直到午夜以后，我才到舰桥上去。这时四周都像乌绒似的，一片漆黑。天空是纯清的，但是

一颗星也看不见，而且也没有月亮。这艘巨舰，以十六浬的速度，破浪前进。人们只能够看见后面尾随的战舰的一团黑影。这里共有将近三十艘舰只，成群结队，秩序井然地鱼贯前进，除了船尾的小灯以外，没有任何照明的灯光；并且按照规定的防备潜艇的方法，不断地改变航线。它们现在已经有五个小时不见陆地和天日了。不久，海军上将福布斯到我这里来，我向他说："这样的航行是我很不愿意负责执行的事情。你怎样确定你会在天亮时到达明奇海峡的狭窄的出口呢？"他说："大臣，假如在这个时候，你是唯一能够发号施令的人，你怎样办呢？"我立刻回答说："我要抛锚，等到早晨再走。正如纳尔逊说的：'哈迪，抛锚啊！'"①但是海军上将回答说："现在，在我们脚下，海水的深度大约有六百呎。"当然，对于海军，我有多年以来所积累的完全的信赖。

我讲这个故事，只是要使得一般读者对于这种神奇的技能与准确性有深刻的认识；在陆地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业绩，但在必要时，却能够依靠这样的技能和准确性，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来完成。

①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之一。在1805年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他乘旗舰"胜利"号亲自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国海军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而获得全胜。但纳尔逊却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上面的引语系纳尔逊临终前对"胜利"号舰长托马斯·哈迪说的。--译者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才醒来。我们已到达明奇海峡以北的广阔海面，绕着苏格兰的西部顶端，向斯卡帕湾航行。当我们距离斯卡帕湾入口处大概还有半小时的航程时，获得信号，说德国飞机若干架，已在我们将要通过的主要入口处投下了水雷。于是福布斯海军上将决定必须令舰队离岸向西驶行二十四小时，直到航道畅通无阻时为止。因此整个舰队，便开始改变航线。他说："如果你想要换船，我可以很容易地派一艘驱逐舰送你上岸。'胡德'号已经在港内了，它可以照顾你。"我因为好不容易才能离开伦敦三天，便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们的行李迅速地搬到了甲板上；旗舰把速度减到三浬或四浬，从军舰上的艇架放下一只小快艇，小艇上有十二个系着救生带的海员。当我们这一小群人已经到了小艇内而我正向海军上将告别时，空

袭警报响起来了，于是整个旗舰突然忙碌起来，所有的高射炮位都派人把守，并采取了其他的措施。

旗舰必须把速度减低，而我们知道在这片水域中，已经潜伏着潜艇，因此使我焦急；但是海军上将说一切不必担忧，同时指着围绕着旗舰快速驶行的五艘驱逐舰，以及正在等候我们的第六艘驱逐舰。在我们的快艇和这艘驱逐舰之间，约有一浬的距离，我们划了一刻钟之久才到达。这光景倒很像处在以往的时代，不过现在水手们对于划桨，不是那样熟练罢了。旗舰此时已重新加快速度，在我们还未爬上驱逐舰时，便离开我们去追赶舰队其余的军舰了。驱逐舰上的军官们，都守在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只有外科医生来欢迎我们，引我们到军官室，室内桌上放着他的全部医疗器械，准备应付意外。

但是空袭没有发生，我们立刻就以高速度驶入斯卡帕湾。我们穿过了斯维塞海峡，这是一条小的次要海道，未被投下水雷。我的中校参谋汤普森说："这是商人的进出口。"实际上，这乃是指定给海军军需船舶的进出口。驱逐舰的上尉很不自然地说："这是准许小舰队通过的唯一进出口。"为使一切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我便问他是否还记得吉卜林的诗句：

"航路上发现水雷的报告传来，

警告一切来往船舰，叫它们停留着：

'传令给……'"

我背诵到这里，就让他续下去，他一字不差地继续背诵：

"'统一'号、'克拉里贝尔'号、'亚述'号、"啄木鸟'号及'万利'号。"①

①经班布里奇夫人和麦克米伦有限公司的同意，引自《海战》一书中的诗篇"扫雷艇"。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胡德"号，海军上将惠特沃思集合了他手下的大部分舰长来迎接我们，于是我就在舰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的全部时间将用于长时间的巡回视察。这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胡德"号，虽然它在1941年被"俾斯麦"号击沉以前，还曾服役了近两年的时间。

六个多月的不断努力，以及各种最优先的条件已经弥补了和平时期对斯卡帕湾的疏忽。三个主要的进出口航道，已用水栅和水雷加以

保护；在柯克海峡又增添了三只障碍船，以前普里恩的潜艇就是从这个海峡偷偷地溜进来，将"皇家橡树"号击沉的。此外，还有许多障碍船要开来。大量的驻军保卫着这个根据地和正在增添的炮台。我们已经计划用一百二十门高射炮，连同无数的探照灯和一个防空气球网来控制舰队停泊处的上空。所有这些措施，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空中的防御已经很强大。许多小舰艇都在进口处一带巡弋，频繁不停地活动着；而在凯思内斯机场则驻有二三个"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它们不论在白天或黑夜，都可以由当时所有的最优良的雷达装置之一导航，去阻截前来袭击的敌机。本土舰队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的根据地。而在上次大战中，皇家海军正是从这个著名的根据地出发，而称霸于全世界的海洋的。

※　　※　　※

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虽然已经选定5月10日为侵略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日期，但希特勒对于首先进攻挪威的实际日期，却尚未决定。有许多事情还得预先做好。3月14日，约德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英国以十五到十六艘潜艇，在北海守卫警戒着；弄不清究竟是因为它要保卫自己的作战行动，还是为了防止德国的作战行动。元首尚未决定根据什么理由执行"威塞尔演习计划"。

在德国作战机构的计划部门内，曾有一阵繁忙紧张的活动。进攻挪威和侵犯法国的准备工作，正在双管齐下，有效地继续进行下去。3月20日，法尔肯霍斯特提出报告说："威塞尔"作战计划有关他的部分，已经准备就绪。德国元首曾在3月16日下午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临时决定了发动进攻的日期，显然是4月9日。海军上将雷德尔曾问会议报告说：

……按照我的意见，英国在挪威登陆的危险，现在已经不严重了……至于最近的将来，英国会在北方采取什么行动，可以答复如下：他们会进一步企图阻挠德国在中立国海域的贸易，并制造事端，以便或许可以作为向挪威进行军事行动的借口。它的一个目的，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要截断德国由纳尔维克的输入。不过，威塞尔作战计划即使实行，这种贸易至少也必须暂时被截断。

·德·国·迟·早·会·面·临·执·行·威·塞·尔·作·战·计·划·的·必·要。所以，最好尽快地实行，最迟不超过4月15日，因为过了那一天，夜晚就太短

了；而且4月7日还有新月。假使威塞尔作战计划再延迟下去，海军作战的可能性，将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潜艇只能在驻在地再停留二三个星期了。在执行威塞尔作战计划时，无须等待那种有利于"黄色作战计划"的气候；因为阴暗和多雾的天气，更有利于威塞尔作战计划。海军和军舰准备作战的一般状况，现在是很良好的。

※　　※　　※

从这年年初开始，苏联就把主力压在芬兰人的身上。苏联加倍努力，企图在积雪融化以前，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芬兰人，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春天来临和积雪融化上，但不幸，这一年的春天和融雪季节却迟来了将近六个星期。2月1日，苏联开始对地峡展开强大攻势，前后持续了四十二天，同时对芬兰防线后方的基地仓库和铁路线的联接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紧密排列的苏联大炮先进行了十天的猛烈轰击，接着开始了有力的步兵进攻。经过十四天的战斗，这条防线就被攻破了。对于维伊普里主要的要塞炮台和基地的空袭，日益猛烈。到了2月底，曼纳海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俄国人现在可以集中军队进攻维伊普里湾了。芬兰人缺乏弹药，而且军队也精疲力竭了。

我们为保持荣誉而采取的循规蹈矩的做法，不仅使我们在战略上不能采取任何主动，同时也妨碍了关于输送军火给芬兰的一切有效措施。我们充其量只能从我们自己本感不足的贮存量中，调拨一些对芬兰无关重要的捐助物资。不过在法国，却有比较热诚和深厚的感情，并且得到达拉第的大力赞助。3月2日，他未曾同英国政府商量，就同意派送五万名志愿军和一百架轰炸机到芬兰。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样的做法，并且，鉴于在比利时境内捕获的德国少校身上发现的文件，以及情报机关陆续送来的关于德国军队在西线大量集中的情报，这种做法实在超过了谨慎从事的限度。虽然如此，英国仍然同意派遣五十架轰炸机。3月12日，内阁重新决定恢复在纳尔维克及特隆赫姆实行军事登陆的计划，接着，准备在斯塔万格和卑尔根继续登陆，作为因法国关系而使我们不得不从事的援助芬兰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计划规定要在3月20日付诸行动，虽然尚未获得挪威和瑞典的必要的同意。另一方面，在3月7日，帕西基维先生已再次前往莫斯科；这一次是讨论停战条件。12日，芬兰接受了俄国的条件。所有我们准备派兵登陆的计

划，又重新束之高阁，而正在集中的兵力，一部分也加以遣散。在英国候命出发的两个师，现在奉命开往法国，使我们对挪威的进攻兵力，减至十一个营。

※　　※　　※

与此同时，"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已经成熟。五个月的紧张努力，加上海军部的优先权作为后盾，使这个计划能够准时完成。海军上将菲茨杰拉德及其训练有素的由英国海军军官及陆战队员组成的各分遣队，已经驻在莱茵河的上游，准备在获得许可时便发动进攻。每个人对于这种新奇的作战行动都非常兴奋。我对于这个计划的详细解释，可参阅附录（17）。3月间，一切准备都已完成，最后我便向我的同僚和法国人征求同意。战时内阁极愿让我开始执行这个经过仔细准备的进攻计划，并且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由我尽一切可能与法国进行谈判。我自有生以来，每当法国人发生任何战争及困难时，我总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我相信，法国人如果肯为今天世界上任何其他外国人出力，也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战争"的现阶段中，我竟不能感动他们。当我催促得很紧的时候，他们却采用了一种我在过去或以后从未遇到的拒绝方法。达拉第先生以一种非常礼貌的态度，告诉我说："法国总统已经亲自出面干涉，不准采取任何只会引起对法国进行报复的侵略行动。"对于这种不要激怒敌人的想法，我却不能表示赞赏。希特勒对我国的海港滥布水雷，尽一切力量来扼杀我国的贸易。我们过去只用防御的手段来打击他。善良、正派而又文明的民族似乎只有束手待毙，而绝不能袭击别人。在这些日子里，可怕的德国火山，以及所有它隐藏在地下的火焰，已快到爆发点了。可是虚假的战争，还要持续几个月。在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是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不断讨论，议而不决，即或作出决议也被推翻，并且还要遵守"不可得罪敌人，如果得罪了他，徒然引起他的愤怒"这条清规戒律。另一方面，敌人却在准备一场浩劫--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正在向前推进，随时就要辗到我们身上来了！

※　　※　　※

芬兰的军事崩溃，引起了更多的反响。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希特勒有意给他的意大利主人这样的印象，即德国绝不会在西线发动陆地攻势。19日，张伯伦先生在下院演说。鉴

于批评日益增多，他便相当详细地回顾英国援助芬兰的始末。他很正确地强调我们的主要考虑是希望尊重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同时又对政府未曾迅速参加难有成效的援救芬兰的行动进行辩护。芬兰的战败对达拉第政府是一个致命伤。达拉第曾采取虽然迟缓却非常显著的行动，并且他个人对于我们在这方面所抱的忧虑，也作了过分的渲染。3月21日，以雷诺先生为首的新内阁组成了。它保证将以更大的努力推行战争行动。

我和雷诺的关系，建立在和我与达拉第的关系截然不同的基础上。雷诺、曼德尔和我，对慕尼黑事件，都抱有同样的感情，而达拉第却有另一种心情。所以我欢迎法国政府的变更，并且也希望，我的漂浮水雷计划被法国接受的机会，现在变得更大了。

丘吉尔先生致雷诺先生1940年3月22日

我听到一切事情都已经如此顺利而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达拉第重新参加了你的内阁，这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此间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勃鲁姆的自谦行为表示赞赏。

我很高兴，你现在主持国政，而曼德尔又和你共事。瞻望将来，我们两国政府必然会有极密切和最积极的合作。你知道，对于你前晚向我谈起的关于战争一般情势的种种忧虑，以及需要采取的有力的严厉措施，我都抱有同感；但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局势的变化，会如此迅速地对你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四年来，我们的想法是如此相同，所以我非常希望今后这种最密切的谅解会保持下去，而在我这方面，也会贡献我的力量。

关于上星期我到巴黎去处理的一件公事，我曾经写给甘默林一封信，兹将该信寄给你，请你对这个计划立刻给予同情的考虑。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这个"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且我们三人正准备坚决地敦促你的前任者予以接受。让这个宝贵的时机丧失，似乎是一件很大的憾事。我现已准备好六千个水雷，源源不断而来--可惜只是在陆地上--当然如果延期实施，不免会有泄漏秘密的危险。

我期望最高军事会议早日举行，并且相信英、法两国的同僚，在会议中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现在我们是真正的同僚了。

请你代我向曼德尔致意，并且请你相信，我以最大的热诚祝你成功。我们的共同安全，实在深切地有赖于你的成功……

3月28日，法国部长们到伦敦出席最高军事会议。张伯伦先生致开幕词，对于他所见的情景作了一个充分而清楚的说明。他说他的第一个建议是"某个作战计划，即一般称作'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必须立刻加以执行"，这使我非常满意。他又说明这个计划如何实行的方法，并称漂浮水雷已经积存了一定数量，以供有效而持续的使用。这个计划，将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而地点将在莱茵河几乎专供军用的那一段。在过去，从来不曾实行过类似的作战计划，而且也从来没有设计出这种特殊装置，以便能够利用河道的条件，成功地炸毁堰堤以及河道中遇到的各种船只。最后，因为武器的设计妥善，不致影响到中立国的水域。英国人预期这种袭击，会造成敌人极大的恐慌与混乱。大家知道，就准备工作和计划而言，没有一个民族比德国人更富有彻底的精神的；但是同样的，如果执行计划而告失败，也没有一个民族比德国人更加狼狈不堪的。他们不能随机应变。其次，战争已经使德国的铁路陷于周转困难的状态，因此，增加了他们对内地水道的依赖。我们除了漂浮水雷以外，还设计出其他武器，将用飞机投到德国内部没有急流的运河中，他敦促法国方面说，出奇制胜全靠行动迅速。如果迟延，就有泄露秘密的危险，并且目前河道的条件，已经快到非常有利的时机。至于德国的报复一节，如果德国以为英、法两国的城市值得一炸，它也不会等待一个借口。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法国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了。

接着，他又讲到德国有两个弱点：就是铁矿石和石油的供给。这些物资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在欧洲的南北两端。铁矿来自北方。他精确地说明了要截断德国从瑞典输入铁矿石供应的问题。他又谈到罗马尼亚和巴库的油田；如果可能，应用外交手段使德国无法利用。我对这种强有力的论调越听越高兴。我真没有想到。张伯伦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

雷诺先生讲起德国宣传对于法国士气的影响。德国的无线电广播每天晚上大声疾呼，宣称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并无争执；说战争的起源，在于英国给予波兰的空头支票；法国跟在英国后面，被拖入了战争；并且甚至说法国的情形不能维持长期的斗争。戈培尔对法国的政

策，似乎是让战争继续维持现存的缓慢速度，因为他指望现在已被征入伍的五百万法国人，将日益气馁，并且期待法国出现一个愿意牺牲英国而同德国妥协的新政府。

雷诺先生又说：在法国普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盟国怎样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双方的师的数字，"即便英国的努力"也计算在内，德国方面也比我们增加得快。因此，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希望达到为西线的战斗胜利所必需的人力方面的优势呢？我们不知道德国在物质装备方面继续进行什么活动。法国国内的一般感觉，认为战争已陷于僵局，而德国只是在等待时机。我们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切断敌人所仰给的石油及其他原料的供应，否则"大家可能会越来越感到，封锁并不是一个足以保证盟国事业获胜的强大武器"。关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本身虽然很好，但不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任何敌方的报复都会落在法国身上。然而，假如其他问题获得解决，他将作出特别的努力来取得法国的赞同。他对于切断瑞典铁矿石供应一事，反应积极，并说瑞典铁矿石的供应与德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结论是，盟国应在挪威沿海一带的领海布雷，然后以同样的行动，阻止正从吕勒欧港起运的铁矿石到达德国。他还强调阻挠德国获得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的重要性。

会议最后决定，在对挪威和瑞典致送措词笼统的通牒以后，我们应在4月5日在挪威领海敷设水雷区，并且，在取得法国军事委员会同意下，开始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于4月5日开始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并在4月15日，由空中将水雷投入德国各条运河。会议还取得协议，决定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盟国应该不等待正式的邀请，立刻派兵进入比利时；假如德国侵犯荷兰，而比利时不去援助，盟国为了援助荷兰起见，应该认为自己可以自由进入比利时。

最后，作为全体一致同意的明显的一点，会议公报声明，英法两国政府，已经一致同意下列郑重的宣言：

·在·现·在·的·战·争·期·间，·英、·法·两·国，·除·彼·此·取·得·协·议·外，·绝·不·单·独·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

这个协约后来发挥了很大的重要作用。

※　　※　　※

4月3日，英国内阁便执行最高军事会议的决议，海军部奉命于4月8日在挪威水道布雷。我把这个实际的敷雷活动称作"威尔弗雷德"，因为它本身是极小而又不违禁的。鉴于我们在挪威领海布雷，可能引起德国的报复，所以又一致议定，英国应派一个旅，法国应派一个分遣队开往纳尔维克肃清港口，并向瑞典边境推进。此外还应派遣部队占领斯塔万格、卑尔根及特隆赫姆，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基地。

现在值得我们回顾在最后作出关于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决议以前所经历的各个阶段。①我在1939年9月29日曾经提出这种要求。同时，与计划有关事宜，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所有道义上及技术上的反对理由：例如认为计划触犯中立，或者担心德国可能对挪威进行报复，或者根据截断从纳尔维克流向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的重要性，或者深怕影响中立国家和全世界的舆论--归根结底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对这个计划表示信服，战时内阁最后也表示赞同，而且实际上已决定加以执行了。过去他们曾经一度赞同这个计划，后来又撤销原议。那时候芬兰战争的复杂情况，占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大约六十天中"援助芬兰"的方案始终列入内阁的议程，最后一切都毫无结果。芬兰被俄国打垮，终于屈膝。现在，经过了所有这种徒然的畏缩、犹豫不决、政策的改变、在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士中间进行的无体无止的1939年11月27日，海军大臣对第一海务大臣提出一个节略，要求审查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建议。

①1939年9月29日，海军大臣请内阁注意瑞典铁矿石对于德国经济的价值。

1939年12月15日，海军大臣在内阁提出关于铁矿石运往德国的问题。

1939年12月16日，传阅送达内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备忘录。

1939年12月22日，内阁考虑备忘录。

1940年2月5日，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就援助芬兰事宜，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丘吉尔出席会议）。

1940年2月19日，英国内阁再次讨论水道布雷一案，海军部奉命进行准备。

1940年2月29日，布雷命令撤销。

1940年3月28日，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应该敷设水雷区。

1940年4月3日，英国内阁最后决定布雷。

1940年4月8日，水雷区敷设完毕。

争论等，我们最后达到了简单的一点。而关于这一点，早在七个月以前，我已经要求采取行动了。但是，在战争中，七个月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现在希特勒已经准备就绪，而且他所准备好的计划比以前更为强有力，更为完善了。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上述情况更加完美的实例，来证明通过委员会或甚至若干个委员会进行战争的办法，是多么无能为力而又愚蠢。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注定要担负主要的责任，并忍受不吉祥的挪威战役所引起的某些谴责。关于挪威战役的经过情形，不久就要叙述。假如在我最初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准许我自行筹划，便宜行事，那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战场上，或许早已有了非常好的结局，在各方面也都可以有美满的后果。而现在，一切都将成为灾难了。这真是所谓：

可以做的时候，他不要做，

等到他要做时，就很难做了。

在这里，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晦暗不明的战争"期间，以僚属身份所提出的各种进攻提议和计划。第一是进占并控制波罗的海；假如可能的话，这是主要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空军的威力而被否决。第二是将"皇家君主"号级的战斗舰加以改造，建立一个由装甲特厚的舰只所组成的密集的作战舰队，从而不太畏惧空中炸弹或鱼雷，这个计划，因为战争的变化以及必须优先建造航空母舰等情形，也中途废弃。第三是简单的战术行动，即在挪威水道布设水雷，以切断德国所依赖的主要的铁矿石供应。第四是"耕种者第六号"（附录15），即用一种长期的手段，来打破法国前线的僵局，而避免重复上次大战中大量杀伤的局面。

这个计划，却被德国装甲车的突击所否定，这种突击是把我们自己所发明的坦克用来摧毁我们，并且证明在这次的新战争中，进攻占有优势。第五是"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即用投放漂浮水雷的方法，使莱茵河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这个计划，从奉准执行的时候开始，就发挥了它的有限作用并且证明了它的效力。然而，它在法国的抵抗全

部瓦解中被勾消了。无论如何，这个计划，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实行，才能使敌人受到重大的伤害。

概括地说，关于陆地上的军队的战斗，我迷恋于防御炮火的威力，至于海上的战斗，我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内，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持对敌人的主动进攻，借以减轻由于我们的海上贸易成为敌人袭击的庞大目标而造成的可怕的苦难。但是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或像美国通常沂谓"虚假的"战争的长期昏睡状态中，无论法国或英国都无力应付德国报复性的突击。英国只是在法国被打败以后，依靠它的岛国有利地位，才从遭受失败的痛苦和面临被歼灭的威胁中，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德国相抗衡的民族决心。

※　　※　　※

这时，可信程度不同的各种不祥的消息，开始传来了。在4月3日战时内阁的会议上，陆军大臣告诉我们，陆军部已获得情报，说德国人已在罗斯托克集中强大军队，企图在必要时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大臣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情报。据驻柏林的瑞典公使馆说，在什切青和斯维纳明德现在已经集中了二十万吨的德国船舶，船上载有军队，谣传有四十万人。据说这些军队是准备在我们可能对纳尔维克或其他挪威海港发动进攻时，向我们展开反攻的，因为听说德国人对于我们要进攻上述地点，仍然惴惴不安。

不久，我们便获悉法国军事委员会不同意发动"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他们赞成在挪威水道布雷，但是反对任何足以引起对法国施加报复的事情。法国总理雷诺，通过法国大使向我们表示歉意。张伯伦先生在这个阶段，十分倾向于采取若干积极的行动，因此，对于法国的拒绝感到烦恼，他在和科尔班①谈话中，把两个作战计划连系起来，一方面英国可以按照法国的意愿截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但是同时，法国要允许我们在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磁性水雷所造成的一切损害时，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以便进行报复。尽管我热衷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却没有料到首相竟会如此积极主动。这两个作战计划都是手段，借以对敌人展开攻势，并使战争"不明朗的"阶段告一结束。因为这时我相信，"晦暗不明的"战争的延长，占便宜的是德国。然而，如果我们能在几天以内使法国同意按时执行这两个计划，则我愿意把"威尔弗雷德"计划再延迟几天实行。

①当时法国驻英大使。--译者

首相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于我的见解非常赞同，简直好像我们两人的心思几乎完全合而为一。他要我前往巴黎，并要我设法如何能够把那个显然从中作梗的达拉第先生说服。

我在4日晚上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上，会见了雷诺先生以及若干其他法国部长，我们似乎非常投机。我们曾邀请达拉第参加，但他推托已先有约会，不能前来。于是约定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因为我要竭力把达拉第说服，曾请求内阁允许我，向达拉第说明，即使"皇家海军"计划遭到否决，我们也要进行"威尔弗雷德"计划。

我在5日中午，在圣多米尼克街和达拉第会见，并且和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对他头天晚上不参加我们的宴会予以批评。他向我辩白，说他确实事先已有约会。在我看来，在新旧两个总理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大的裂痕。达拉第说，三个月以后，法国的空军可以获得充分的改进，足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付德国对于我们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所产生的反应。关于这一点，他准备用书面提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他对法国的工厂毫无防御一节，竭力加以强调。最后，他向我保证，法国的政治危机已经过去，而他将和雷诺先生融洽地一同进行工作。谈到这里，我们就分别了。

我用电话向战时内阁作了报告，它同意：尽管法国拒绝"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威尔弗雷德"计划仍应当进行，但希望就这个问题，双方进行一次正式的换文。在4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奉命通知法国政府，说明我们虽然自始至终极端重视尽早地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也执行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计划，但我们准备让步，按照法国的希望，只实行后一个计划。执行的日期，便最后确定为4月8日。

※　　※　　※

1940年4月4日，星期四，首相以异常乐观的精神，向保守党和统一党协会全国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演说：

经过了七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十倍……我觉得在这七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和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本身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们搁置了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编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际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

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因此，在我们度过的这七个月中，我们能够纠正并消除我们的弱点，增强并充分发挥各种进攻的和防守的武装力量，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然战斗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对付将来发生的任何局势了。

你们也许会说："是的，难道敌人不是也同样忙于准备吗？"敌人当然也是如此，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对于敌人的实力，以及敌人在它认为它的打击不会遭到加倍报复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毫不容情地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我也绝不加以低估。我承认这一切。但是我也要说：正因为它的准备已经非常完备，所以他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种说法证明是很欠考虑的。它主要假定我们和法国人都比在战争开始时期相对地要强大一些，但这种假定却是不合情理的。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进入了狂热地从事军火生产的第四年，而我们则处在初期阶段，就我们的成果和敌人相比，恐怕相当于它的第二年。不但如此，随着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到如今已有

四年之久的德国陆军，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武器了，而法国陆军先前在训练和团结方面所有的优点，却在不断地消失。首相没有表示预感到我们正处在重大事变的前夜，而在我看来，几乎可以断言陆地战争即将开始，总而言之，首相所谓的"希特勒错过时机"的说法，是一句不幸的话。

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能提出的各种次要策略，都已获得采纳；但英法双方都没有采取过任何重要性质的行动。就我们现有的计划而言，它有赖于实行封锁，其办法是在北部挪威走廊敷设水雷，并在东南方阻断德国的石油供应。在德国前线的后方，则毫无动静，一片沉寂。哪知突然间，盟国这种消极的小规模的政策，竟被出乎意外的猛烈的风暴一扫而光。我们就要了解全面战争的真正涵义了。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1940年4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一个尴尬的安排--"威尔弗雷德"计划--奥斯陆--德国占领挪威--中立的悲剧--全部舰队在海上--"萤火虫"号--"声威"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交战--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英国潜艇的活动--沃泊顿-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会议的结论--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英国人民的愤怒--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沃斯派特"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国王的来信。

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这事发生在1940年4月间。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3日，他坦率地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日，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但正在进行安排，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加以执行。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

会议结束时，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个部加以核对，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的战斗，必须像是两个恶汉殴斗，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所有这种情形，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海军部在战时，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在那里，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提出，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在15日，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

至于更换主席的问题，由首相在议会答复质询时，宣布如下：

我应海军大臣的请求，同意在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与总的战争指挥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事务时，亲自出任主席。

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而在遇到出乎意外的事变发生时，尤

其如此。虽然海军部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力，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而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作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但是尽管由于缺乏方法或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几乎每天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仍然继续在这个不定形的、友好的、但却散漫的组织中任职。

※　　※　　※

4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显要人物，包括政府成员在内，到公使馆观看电影。电影描述德国征服波兰的经过，而以德国轰炸华沙，恐怖场面达到高潮时结束。字幕映出："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这次的集会就在沉默和忧郁的气氛中散场，但是挪威政府最关心的却是英国的活动。4月8日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之间，四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港航道佛斯特峡湾的入口处，敷设我们的布雷区。早晨五时，伦敦广播了这个消息，五时三十分，英王陛下政府将一个照会提交挪威外交部长。在奥斯陆，这天早晨的时间都消磨在草拟对伦敦的抗议中。但在当天下午稍晚时候，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挪威沿海发现德国的战舰向北驶去，估计是前往纳尔维克。大约与此同时，挪威首都也收到了报告，据说一艘德国运输舰"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部沿海一带被波兰潜艇"奥泽尔"号击沉，大批的德国士兵由当地的渔民救起，据他们说是奉命前往卑尔根，帮助挪威保卫国家，抵抗英、法两国的入侵的。接踵而至的，还有更多的报告。德国已经攻入丹麦，但这个消息直到挪威本身被入侵以后才传到那里。因此，它没有接到正式的警告。丹麦进行了抵抗，但在少数忠诚的士兵被击毙以后，就很容易地被德国所占领。

那天晚上，德国的战舰逼近奥斯陆。外围的炮台开炮轰击。挪威的防御力量，有一艘布雷艇"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和两艘扫雷艇。黎明以后，两艘德国扫雷艇侵入峡湾口，让军队在海岸炮台附近登陆。其中一艘被"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击沉，但德国军队登陆成功，并夺取了炮台。而这艘勇敢的布雷艇在峡湾口挡住了两艘德国驱逐舰，并

击伤了巡洋舰"埃坶登"号。一艘只装备一座大炮的挪威武装捕鲸船，并没有接到任何特别命令，亦立即参加作战，抵抗侵略者。它的炮被击成粉碎，舰长的双腿被炸断。他为了避免使他的海员见了寒心起见，自己由甲板上滚入海中，慷慨就义。德国的主力舰队，在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统率下，这时已进入峡湾口，向奥斯卡斯堡要塞保护的海峡前进。挪威炮台开炮轰击，从岸上五百码远的地方发射的两个鱼雷准确地命中目标，"布吕歇尔"号迅速沉没，随船丧命的有德国派来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秘密警察分遣队。其他的德国舰只，包括"吕佐夫"号在内，被迫撤退。受伤的"埃姆登"号没有再继续参加海战。可是奥斯陆最后不是被海上来的敌舰所攻陷，而是由于敌人使用运输军队的飞机和在峡湾登陆的方法加以占领的。

希特勒的计划，立即闪电似的全面展开。德国军队分头袭击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北面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

最大胆的袭击是在纳尔维克。一个星期以来，按照常规驶回纳尔维克港的德国矿石运输船，沿着挪威中立所掩护的走廊水域向北驶行，表面上似乎空无一物，其实都满载着供应品和军火。十艘德国驱逐舰各自载运两百名士兵，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护卫下，几天以前离开了德国，在9日清早到达了纳尔维克。

两艘挪威战舰"诺格"号和"艾兹沃尔德"号停在峡湾中。它们准备作战到底。黎明时，它们发现有几艘驱逐舰高速度地向港内驶来，但在狂风暴雪下，起初不能断定它们是哪个国家的军舰。不久，一个德国军官乘了汽艇过来，要求"艾兹沃尔德"号投降。在接到该船司令官简短的答复"我进攻"以后，他立即退却了。但这艘军舰几乎立即被同时发射的一连串鱼雷炸毁，船员几乎全部罹难。同时，"诺格"号开炮轰击，但在几分钟以内，它也被鱼雷击中，立即沉没。

在这次勇敢的但毫无希望的抵抗中，两艘军舰上死亡的挪威水兵有二百八十七人，被救的不及一百人。在这以后，纳尔维克便轻而易举地被占领。这是一个战略要点--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利用了。

※　　※　　※

奇袭、残酷和准确，这些都是进攻无辜的和毫无防御的挪威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最初在各地登陆的部队，没有超过二千人的。所使用的军队有七个师，主力部队在汉堡和不来梅登上军舰，后续部队则在

什切青和但泽启航。用于进攻的共有三个师，另外四个师通过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加以支援。作战飞机有八百架，运输飞机有二百五十到三百架，这是德国计划中最显著的和重要的特点。在四十八小时内，挪威所有的主要港口都落入于德国手中。

※　　※　　※

7日，星期日夜间，我们的侦察飞机报告，在头一天曾发现一个德国舰队，包括一艘战斗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十四艘驱逐舰和一艘可能是运输舰在内，驶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口向纳兹驶去。我们在海军部的人，很难相信这个舰队会驶往纳尔维克。虽然哥本哈根传来的情报，说希特勒想要占领那个港口，但海军参谋部认为德国的舰只也许会回到斯卡格拉克海峡。然而我们仍立即下令采取下述的行动：本土舰队，包括"罗德尼"号、"却敌"号、"英勇"号、两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在内，已经起航，在4月7日下午八时三十分，离开斯卡帕湾；第二巡洋舰分舰队包括两艘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在同一天晚上十时，由罗赛斯出发。第一巡洋舰分舰队本来在罗赛斯装载部队准备在万一德国进攻挪威时去占领挪威港口的，奉命把士兵送回岸上，甚至把他们的军械留在舰上，尽快地驶往海上和舰队会合。巡洋舰"曙光"号和六艘驱逐舰，正也在克莱德湾担任类似的任务，奉命开往斯卡帕湾。这些果断的行动，都得到了总司令的同意。总之，所有可以使用的军舰都已奉命出动，所根据的假定是--但这点我们绝不同意--一个重大的紧急状态已经发生。与此同时，在纳尔维克港口外，有四艘驱逐舰在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八艘驱逐舰护卫之下，进行布雷工作。

战时内阁在星期一早晨开会时，我报告在佛斯特峡湾的水雷区已经在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完全布置就绪。我也详细说明，我们的所有舰队已经驶往海上，但这时我们已经确定德国的海军主力显然正在驶往纳尔维克。在出发前去敷设"威尔弗雷德"水雷区的途中，我们有一艘驱逐舰"萤火虫"号，因为晚上有一个水兵失足坠入海中，留在后面寻觅，以致和其余的舰只分散了。8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萤火虫"号报告它正在佛斯特峡湾西南约一百五十哩地方同敌方一艘驱逐舰发生接触。接着不久，它又报告看见另一艘驱逐舰在它的前面，后来报告说，它正在和优势的敌方舰队作战。九时四十五分以后，它不再拍发

电报了。从此以后，便再也听不到它的音讯。根据这个情况来估计，德国的舰队，除非被中途截留，否则可能在当天晚上大约十时到达纳尔维克。我们希望，它们会和"声威"号、"伯明翰"号以及它们的驱逐舰遭遇。因此，战斗也许不久即将发生。我说，"我们无法预言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但目前这种战斗必然不会在我们不利的条件下发生。"况且，总司令正率领着整个本土舰队由南方逼近战区。他现在大概到达了斯塔特兰对面的海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已经通知了他，他当然要保持沉默。德国人也知道我们的舰队已驶往海上，因为我们曾收听到一艘在奥克尼群岛附近的德国潜艇，在我们舰队离开斯卡帕湾时发出了很长的电讯。同时，在阿伯丁港外向北移动的第二巡洋舰分舰队，亦报告它正被敌机尾随着，预料在中午前后必将遭到袭击。海军和皇家空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战斗机飞往作战地点。当时没有可以便用的航空母舰，但水上飞机正在活动。有些地方大雾迷漫，但相信北方的气候较好，并继续放晴。

战时内阁记下了我的发言，并请我将我们收到的关于德国舰队行动的情报，通知挪威海军当局。总而言之，大家认为希特勒的目的是纳尔维克。

4月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张伯伦先生召集我们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德国侵略挪威和丹麦的情况。战时内阁议定，我应授权本土舰队总司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肃清卑尔根和特隆赫姆的敌方军队，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开始进行军事远征的准备工作，以便收复上述两个地方，并占领纳尔维克。不过，这些远征军必须在海军局势澄清以后才能出动。

※　　※　　※

战后我们从德国的记载中，获悉了"萤火虫"号的命运。

在8日，星期一的清晨，它首先遇到了一艘敌方驱逐舰，然后又遇到了第二艘。于是，在白浪滔天的大海中，双方进行了一场追逐战，直到巡洋舰"希佩尔"号突然来到了现场。

"希佩尔"号开炮时，"萤火虫"号退到烟幕后面。"希佩尔"号穿进烟幕向前逼进，不久在穿过烟幕时，发现英国驱逐舰正在它的附近，以最高的速度向它直冲过来。"希佩尔"号来不及躲避，于是，"萤火虫"号便撞在它敌手的万吨舰身上，将舰侧撞开了一个宽四十米的破

口。接着，它在残破不全的状态下驶去，舰上已经燃烧起来，几分钟以后，便炸毁了。

"希佩尔"号捞救了四十名水兵；它的勇敢的舰长正在被移往安全地点时，由于精疲力尽，从巡洋舰的甲板上翻身坠入海中，便失踪了。这样，"萤火虫"号的光亮便熄灭了，但它的舰长杰拉德·鲁普海军少校，身后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这个事迹也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当"萤火虫"号的电讯突然中断时，我们指望诱使胆敢到这么远的海域展开活动的德国主要舰队进行战斗。星期一，我们在敌舰的两侧都集中了优势的舰队。根据有待扫荡的海域来估计，很有希望同它们接触，而一有接触，我们就必须对它们集中进攻。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希佩尔"号正在护送德国军队前往特隆赫姆。它在当晚进入特隆赫姆，但"萤火虫"号使这艘强大的军舰失去战斗力达一个月之久。

"声威"号的惠特沃思海军中将一接到"萤火虫"号的电讯后，先向南方驶行，希望拦截敌人，但根据后来的情报和海军部的训令，他决定去防守纳尔维克港的入口处。9日，星期二，是一个风暴非常猛烈的日子，狂风怒号，暴风雪大作，海浪滔天。"声威"号在晨曦中，看见在佛斯特峡湾靠海方向约五十哩处，有两艘模糊的船影。这两艘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它们刚完成了护送远征军前往挪威的任务，但"声威"号当时只以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先在一万八千码处发炮轰击，不久即击中"格奈森诺"号，毁坏了它的主要的大炮控制设备，使它一时无法开炮。它的伴舰放出烟幕掩护了它，两艘军舰于是转向北去，战斗变成了追逐。同时"声威"号亦被命中两次，但损坏不大，接着它又第二次命中"格奈森诺"号，后来又击中了第三次。

在巨浪澎湃的海中，"声威"号以全速向前追击，但不久也不得不减为二十浬。在断断续续的暴风雪和德国军舰的烟幕中间，双方的炮火已经没有多大的效力。"声威"号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要追赶德国军舰，但它们的影踪终于在北方消失了。

※　　※　　※

4月9日早晨，福布斯海军上将率领主力舰队列阵在卑尔根港口外。早晨六时二十分，他电询海军部关于驻守当地的德军实力的情

报，因为他有意要派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在莱顿海军中将指挥下，去进攻所能找到的任何德国军舰。海军部也有相同的想法，因此，在八时二十分拍给他下列的电讯：

制定计划，准备袭击在卑尔根港内的德国战舰和运输舰，而且，假定该港的防务仍在挪威人手中，则控制该港的入口处。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兼顾的话，对于特隆赫姆也应该准备类似的计划。

海军部核准了福布斯海军上将进攻卑尔根的计划，但后来又警告他不应该指望防御的一方仍是友好的国家。为了避免分散实力起见，对于特隆赫姆的进攻，推迟到德国战斗巡洋舰被发现以后再实行。在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开始向八十哩外的卑尔根进发，因为遇到逆风，加以波涛汹涌，只能以十六浬的速度前进。不久，飞机报告在卑尔根港内有两艘巡洋舰而非一艘。我方仅有七艘驱逐舰，所以除非我们的巡洋舰也能一同进入港内，否则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第一海务大臣认为这些舰只在空袭和水雷的威胁下，冒险太大。在我参加内阁会议回来时，他立即和我商量，在阅读早晨往来的电讯并在作战室进行简短的讨论以后，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取消这次进攻。现在回想这事，我认为海军部对于总司令控制得太严格了，在已经知道他要强迫进入卑尔根港的原意以后，我们应该仅限于向他提供情报。

当天下午，敌机对舰队展开了猛烈的空袭，尤其是集中袭击莱顿海军中将的舰只。驱逐舰"廓尔喀"号被炸沉，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格拉斯哥"号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创伤。此外，旗舰"罗德尼"号亦被命中，但因有坚厚的甲板铁甲保护，未受重创。

在使用巡洋舰进攻卑尔根的计划取消时，福布斯海军上将提议在4月10日薄暮出动航空母舰"狂暴"号上装载鱼雷的海军飞机。海军部表示同意，并且也准备在9日晚上派皇家空军的轰炸机，10日早晨由哈茨登（奥克尼群岛）派海军飞机发动袭击。同时，我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继续封锁所有的入口处。空袭是成功的，德国巡洋舰"克尼希堡"号被海军飞机的三颗炸弹炸沉。"狂暴"号现在转赴特隆赫姆，据我们的侦察飞机报告，那里有敌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两艘。11日清晨我方飞机十八架出击，但除了商船外，仅发现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不幸的是，受创的"希佩尔"号已在夜间离去，并未发现任何巡洋舰，

而对两艘德国驱逐舰的袭击亦未成功，因为我们的鱼雷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已在浅水中搁浅了。

同时，我们的潜艇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活动。8日夜晚，它们发现了由波罗的海向北驶行的敌船，加以袭击，但未成功。但在9日，"游荡者"号在克里斯蒂安桑港外击沉了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第二天晚间，"金枪鱼"号又用鱼雷将从奥斯陆返回的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击沉。

除了这些胜利以外，潜艇在这个战役的第一个星期内，至少又击沉了九艘敌方运输舰和供应船，使敌方丧失了大量的海员。我们自己的损失亦很严重，4月间在防御严密的波罗的海入口处，有三艘英国潜艇被击毁。

※　　※　　※

9日晨，纳尔维克方面的情况不明。总司令希望在德军占领以前，抢先占领该港，因此，即下令指挥我们驱逐舰队的沃伯顿-李海军上校进入峡湾，阻止敌人的任何登陆行动。同时，海军部转给他一个报刊上的报导，说明已有一艘敌舰进入港内，并派了一小支军队登陆。电讯继续说：

向纳尔维克推进，击沉和捕获敌船。如果你认为可以从现有的敌军手中夺回纳尔维克，即可斟酌派遣军队登陆。

因此，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率领他自己小型舰队中的五艘驱逐舰，"哈代"号、"猎人"号、"哈沃克"号、"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进入了佛斯特峡湾。在特拉诺埃，挪威的领港人员告诉他，六艘比他的军舰更大的敌舰和一艘潜艇已经进入峡湾，而湾口的航道已经布雷。他拍发电报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计划在清晨进攻。"惠特沃思海军上将收到了这个电报后，考虑他是否应该以他自己现已扩大的分舰队，去加强进攻军舰的实力，但鉴于时间已极紧迫，他认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加以干预，也许会引起耽搁。事实上，我们在海军部的人，也不准备让"声威"号来冒这种危险，因为"声威"号是我们仅有的三艘战斗巡洋舰之一。海军部拍给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的最后一个电报如下：

挪威海岸一带的防守舰只也许已经在德军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进攻，只有你能判断。不论你作出何种决定，当全力支持。

他的答复是：

立即开始进攻。

在4月10日的浓雾和暴风雪中，这五艘英国驱逐舰驶入了峡湾，黎明时，到达了纳尔维克港外。在港内，停泊着敌方五艘驱逐舰。在第一次袭击中，"哈代"号的鱼雷击中了一艘挂着德国海军准将三角旗的军舰，海军准将立即丧命；另一艘驱逐舰被两枚鱼雷击沉，敌人其余的三艘驱逐舰被炮火所遏制，无法作有效的抵抗。港内尚有各国的商船二十三艘，包括英国的五艘在内，德国商船六艘亦被击毁。到这时为止，我方五艘驱逐舰中参加进攻的，只有三艘。"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留作后备力量，以便对付任何海岸炮台或新开来的德国舰只。现在它们参加第二次袭击，"霍特斯珀"号用鱼雷又击沉了两艘德国商船。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的军舰未受损伤，敌人的炮火显然已经停止，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后，也没有发现敌方舰只从任何海湾内出来向他袭击。

但这时我们的运气发生变化了，在它完成了第三次袭击后返回时，沃伯顿-李海军上校发现有三艘新舰只，从赫简斯峡湾驶来。它们并没有表示希望缩小距离，到相距七千码时便开始战斗。突然间，从前面的大雾中又出现了两艘战舰。

它们并不是最初所希望的前来援助的英国军舰，而是曾在巴兰根峡湾停泊的德国驱逐舰。德国军舰上重型的大炮立即开始发挥威力；"哈代"号舰桥被击毁，沃伯顿-李身受重伤，除了他的秘书斯坦宁海军上尉外，所有他的军官和同伴，或死或伤，该舰就由斯坦宁担任驾驶。后来一个炮弹在引擎内爆炸，在猛烈的炮火下，这艘驱逐舰搁浅了。"哈代"号舰长向他的小舰队发出的最后一个电讯是："继续与敌人作战。"

同时，"猎人"号已被击沉，"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都受了创伤，跟着"哈沃克"号驶向公海。曾经阻拦它们去路的敌舰，现在亦无力截住它们了。半小时以后，它们遭遇到一艘由公海驶来的大船，证明就是运输德国后备弹药的"劳恩费尔斯"号。它被"哈沃克"号开炮击中，不久就炸毁了。"哈代"号的幸存者，带着他们司令官的遗体，挣扎上岸，后者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和他们对于敌人以及在我们的海军史上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

9日，雷诺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偕同达尔朗海军上将飞抵伦敦，下午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讨论他们所谓"因在挪威领海内布雷而引起的德国行动"。张伯伦先生立即指出，敌人的措施当然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的行动完全无关。甚至在当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雷诺先生告诉我们，那天早晨，在法国总统主持下，法国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原则上决定，假如德国发动进攻，盟国军队将进入比利时境内。他说除了缩短战线以外，如果增加比利时的十八个师到二十个师，实际上可以抵销德国在西线的优势。法国准备把这个作战计划和在莱茵河上投放漂浮水雷联系起来。他又说，根据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德国对于低地国家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有人说这是几天内的事，也有人说这是几小时内的事。

关于派遣远征军前往挪威的问题，陆军大臣提请会议注意，原来为了援助芬兰而召集的两个英国师，已经派遣到法国。在英国国内可以派遣的部队只有十一个营。其中有两个营准备当晚乘船出发。其余的部队由于各种原因，在三四天内无法开拔。

会议同意，应该派遣坚强的军队开往挪威沿海可能登陆的港口，并制定了联合计划。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一个师奉命在两三天内登船出发。那天晚上，我们可以调出英军两个营，三天内再调五个营，十四天内再增加四个营--共计十一个营。如果要将更多的英国军队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则必须由法国抽调回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占领法罗群岛，并且应该向冰岛保证给它保护。关于在意大利进行干预时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部署，也一致商妥。同时决定应该向比利时政府提出紧急建议，要求他们邀请盟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境内。最后，并且确定德国如在西线发动进攻或侵入比利时，应该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　　※　　※

就挪威的情况而言，截至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使我非常不满。我写信给庞德海军上将：

1940年4月10日

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挪威沿海所有的港口，包括纳尔维克在内，如果要将他们从其中任何一个港口驱逐出来，必须经过大规模的战斗。挪威的中立，以及我们对中立的尊重，结果使我们无法制止这次残酷

的突然袭击。现在必须采取新的观点了。我们必须忍受由于敌人空袭我们北部基地的距离缩短而造成的不利地位。我们必须以随时警戒的水雷区来封锁卑尔根，并集中力量进攻纳尔维克，为了占领这个港口，必须经过长久而猛烈的战斗。

现在必须立即在挪威海岸取得一个或两个加油基地，在这方面有极大的选择余地，参谋部现在正加以研究。我们如果能够在挪威沿海有一个基地，即便是临时的，也有极大的好处，因为现在敌人在那里已有了基地，我们如无基地，一切更难进行。海军参谋部正在各个可用的地点中进行选择，条件是该处要有适当的而又可以防御的停泊所，并且同内地交通隔绝。除非我们不久就能够获得这种基地，否则，就不能同处在新局势下的德国人抗衡。

我们亦应该尽量利用我们在法罗群岛的便利条件。

纳尔维克必须力争。我们虽然已经相形见绌，但是却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个区域进行持久的认真的战斗，不会使敌人遭到比我们更大的消耗。

三天以来，由中立国家传出的种种情报和谣言，纷至沓来，而德国对于它给予英国海军的损失以及它不顾我们的优势海军力量，出奇制胜地攻占了挪威也得意洋洋，大吹大擂。

显然，英国已被人占先，猝不及防，而且像我写给第一海务大臣的信中所说的，已经相形见绌了。全国人民非常愤怒，而海军部则首当其冲。11日，星期四，我不得不应付一个激动而又愤怒的下院。我采取了我一贯认为在这种场合最有效的方法，即根据事件的发展，平心静气地从容不迫地详细说明事实，尤其着重于丑恶的事实真相。我第一次当众说明，从开战以来由于德国滥用挪威走廊水域或"受掩护的航道"而使我们遭到的不利处境，以及我们如何终于克服了顾虑。"这种顾虑曾使我们获得了光荣，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损害。"

如果这些中立国家，在德国按照一个科学化的计划对它们进行实际的进攻以前，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那么，谴责盟国不能给它们重大的援助和保护，是毫无意义的。挪威严格遵守中立是造成了它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们只能给它有限援助的原因。我相信，这个事实对于其他的国家应该有所警惕，这些国家在明天，或一个星期，或一

个月以后，也许会在同样以摧毁和奴役它们为目标的周密策划的计划下，成为牺牲品。

我叙述了我们舰队重新使用斯卡帕湾的经过，和我们为了在北方阻截德国的舰队而立即采取的行动，以及敌人事实上正处在我们两个优势的舰队的夹攻下的局面。

但是，它们逃脱了……你们会看一看地图，看到了插在各个地点的小旗时，也许会认为结果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当你们到了海上，发现它浩瀚无边，有风暴与浓雾，有黑夜的降临，以及存在的一切莫测的变化，你们就不能希望以适合于陆军行动的那种条件，来适用于海战的危险情势……我们谈到制海权时，并不是说在同一时间或在任何一个时间，都能控制海洋的每一部分。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凭我们的意志最后支配被选作战场的海洋的任何部分，由于这种方式，间接地使我们的意志可以支配海洋的任何一部分。假如认为皇家海军的生命和实力，应该消磨在挪威和丹麦沿海一带，进行不断的巡逻以防万一希特勒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打击，因而听任舰队成为德国潜艇袭击的目标，那真是愚不可及的想法。

我继续谈到我刚得到的种种消息，即星期二"声威"号和敌舰的交锋，在卑尔根港口外对于英国舰队的空袭，尤其是沃伯顿-李突进纳尔维克港并作战的情况，使下院听了逐渐满意。最后，我说：

每一个人必须认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轻率的赌注性质，即把德国全部舰队投入野蛮的海上战争，好像仅仅为了一个特殊的战役而把它当作非投不可的赌本似的……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法，使我感到这些代价重大的战役，也许正是陆上即将发生远为重大的事件的一个前奏。我们现在也许已经到了战争的第一次的主要搏斗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下院的冷漠疏远的态度似乎大有改变。

不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事件需要叙述。

4月10日晨，"沃斯派特"号加入了正向纳尔维克前进的总司令的舰队。等到获悉沃伯顿-李海军上校在清晨的袭击以后，我们决定再作一次尝试，命令巡洋舰"佩内洛普"号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根据今晨所得的经验，在认为适合作战时，即发动进攻。"但在传送电讯时，"佩内洛普"号正在搜索据报在博多港外的敌方运输舰，不幸忽然搁浅。第二天（12日），"狂暴"号派出俯冲飞机轰炸纳尔维克港内的敌方船舰。

空袭在气候恶劣和可见度很低的情况下竭力进行，据报被命中的敌方驱逐舰有四艘，而我们损失了两架飞机。这是不够的。我们迫切需要纳尔维克，所以决心至少要把德国海军肃清。现在战斗就要达到高潮了。

宝贵的"声威"号没有参加战争。惠特沃思海军上将在海上把"沃斯派特"号改为旗舰，13日中午，他由九艘驱逐舰和"狂暴"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护送，进入峡湾。该处没有水雷区；但有一艘潜艇已被驱逐舰赶走，另一艘潜艇被"沃斯派特"号自己的双翼海上飞机击沉，飞机并且发现在一个海湾潜藏着一艘德国驱逐舰正想从隐蔽处以鱼雷袭击我们的战列舰。这艘敌方驱逐舰很快地被击毁了。下午一时三十分，我们的舰只穿过海峡，到达距离纳尔维克十二哩的地方时，发现在前面的烟雾中，出现五艘敌方驱逐舰。剧烈的战斗立即发生，双方所有的舰只都开炮轰击，并迅速调动。"沃斯派特"号发现岸上没有炮台可以进攻，就使用它的厉害的炮火参加驱逐舰的战斗。它的十五吋口径大炮的轰鸣在四周的群山中回荡，宛如丧钟。敌舰处于绝对劣势，被迫退却。这场海战便分散成为个别小规模战斗。我们的舰只，有的进入了纳尔维克港，在那里完成摧毁敌舰的任务。其他则由"爱斯基摩"号率领，追逐企图躲避在罗姆巴克斯峡湾上游的三艘德舰，在那里把它们击毁。"爱斯基摩"号的舰头被鱼雷所击毁，但这次在纳尔维克港外发生的第二次海战中，逃过沃伯顿-李的袭击而幸存的八艘敌方驱逐舰全被击沉或损坏，而英国却没有损失一艘舰只。

海战结束后，惠特沃思海军上将想派遣由水兵和陆战队组成的登陆部队，上岸占领城市，在该处暂时似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不过，除非"沃斯派特"号的炮火能够控制全局，否则，数量上占有重大优势的德国士兵，势必会发动反攻。由于可能有来自空中和潜艇方面的危险，他觉得不应该把这艘优秀的舰只长期暴露，而遇到意外的危险。在下午六时，约有十二架德国飞机出现，这就更加强了他的决定。因此，次日清晨，在装载了驱逐舰上的受伤人员以后，他便下令撤退。

他说，"我的印象，是纳尔维克的敌方军队，由于今天的战斗而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我提议该城应该立即由主要的登陆部队加以占领。"两艘驱逐舰留在港口外警戒待变，其中一艘救出了"哈代"号上曾在岸上等待援救的幸存者。

※　　※　　※

英、德两国海军这次在北海的交锋，大大激动了英王陛下的爱好海军的本性，他写给我下面一封鼓励信：

白金汉宫

1940年4月12日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我一直想和你谈论关于最近在北海发生的重大事件。我既然出身海军，对于这事的发展，当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我有意克制自己，不愿占用你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从你兼任协调委员会主席以来，你的责任增加，必然十分操劳。但是，只要当前的局势稍有稳定，请你即来看我。同时，我应当向你道贺，因为在你的指导下，海军非常出色地抵抗了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侵略行动。请你善自珍摄，在这危急的时刻，尽量设法多加休息。

你的真挚的国王乔治

第三十四章　纳尔维克

希特勒对挪威的暴行--处心积虑的诡计--挪威人的反抗--向盟国呼吁--瑞典的地位--远征纳尔维克--给麦克西将军的训令--给科克勋爵的训令--直接进攻的问题--麦克西将军的反对--我希望集中在纳尔维克港实行围攻--4月13日战时内阁的结论--讨论特隆赫姆计划--来自纳尔维克的令人失望的消息--4月17日我给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备忘录--我们给海陆军司令的电报--纳尔维克的僵局。

多少世代以来，挪威质朴率直的人民，从事贸易、航海、渔业和农业，完全置身于世界政治的动乱之外。从前，北欧的海盗突然大批出动，对当时所知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行征服和劫掠这样的时代久已消逝了。在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的战争、拿破仑的骚动以及后来的种种冲突中，挪威，虽然已经脱离了丹麦，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遭到损害。因此，大部分人民直到这时为止，所想的仅仅是中立而已。一支小小的军队，和一个只希望在自己位于半北极地带的、山脉纵横的国家中安居乐业的民族，现在成为德国新发动的侵略的牺牲品了。

德国多年来实行的政策，是对挪威表示真挚的同情和友好。上次大战结束后，有好几千的德国儿童在挪威人的家里食宿。这些孩子现在在德国都已长大成人，其中许多人是热诚的纳粹党徒。此外，有一个吉斯林少校，他率领少数的青年，在挪威仿造了一个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在过去几年中，德国常召开北欧民族会议，邀请许多挪威人参加。德国的讲演者、演员、歌唱家和科学家，都先后访问挪威，促进共同的文化。所有这些活动都和希特勒的军事计划的具体部署交结在一起，从而布置了一个广泛分布在挪威内部的亲德阴谋活动。在这方面，每个德国外交官或领事人员，每个德国贸易代理机构，都接受驻奥斯陆的德国公使馆的指示，进行活动。他们现在所造成的丑行或进行的阴谋诡计，也许可以同历史上西西里人大杀法国侨民和圣·巴托洛穆节的大屠杀①相比。挪威国会议长卡尔·汉布罗曾写道：

①指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时于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穆节，在巴黎对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

就波兰和以后荷兰和比利时所发生的情况来说，双方都曾经交换过照会，并提出过最后通牒。但挪威的情况则不同。

德国人在友好的假面具下，企图在一个黑夜中，悄悄地、恶毒地，既不宣战，又不提出警告，而一举消灭掉一个国家。比德国侵略行为本身还要使挪威人惊慌的，乃是挪威全国人民忽然发现，一个多年来一向表示友好的大国，忽然变成了一个死敌；而与他们一向在商业上或专业方面有密切关系、在过去曾被热烈欢迎到他们家里作客的德国男女，原来是一些间谍和破坏分子。挪威的人民惊骇地发现，他们的德国朋友多年来一直处心积虑地制定最详细的计划，以侵犯并在嗣后奴役他们的国家。这比破坏条约和一切国际义务更使他们震惊。

挪威的国王、政府、陆军和人民，一旦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后，立即感到异常激愤，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德国人的渗透和宣传，过去蒙蔽了他们的视线，现在又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吉斯林少校出现在已被德军控制的电台上，成为这个被征服国家的亲德统治者。几乎所有的挪威官吏都拒绝为他服务。陆军已经动员，在鲁格将军的指挥下，立即开始同由奥斯陆向北推进的侵略者作战。能够获得武器的爱国者则进入山林。国王、内阁和国会最初撤退到离奥斯陆一百哩的哈马尔。德国的装甲车在后面紧追，德军并企图使用从空中投弹和机枪扫射等残忍的方法来消灭他们。但他们仍继续向全国发布命令，号召作最奋勇的抵抗。其余的人民被血淋淋的实例所威吓和吓倒，以致茫然失措，或悲哀地屈服。挪威半岛长约一千哩，人烟稀少，公路铁路不多，尤以北部为甚。希特勒征服挪威的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法，在作战上和策略上，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并且也是表明德国人的彻底、恶毒和残酷的一个永不磨灭的例证。

挪威政府以前由于惧怕德国，对我们十分冷淡，这时向我们提出了迫切的呼吁，要求援救。但从一开始，我们对于挪威南部，显然无力援助。我们所有经过训练的和许多半训练的部队，差不多都已派往法国。我们数量不大的但正在逐渐增长的空军，都已全部奉派去支援英国远征军、担任本土防务和接受严格的训练了。为保卫重要而易受袭击的地点，我们现有的高射炮，尚不及需要量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仍感到自己有责任，应该竭力去援助他们，即便因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利益会发生严重的干扰也在所不惜。看来，纳尔维克，为

了盟国整个事业的利益，是一定能够占领和保卫的。在这里，挪威国王可以悬挂他未被征服的国旗。为了保卫特隆赫姆，也应该竭力奋战。这样至少可以推迟侵略者向北进犯，直至纳尔维克重新被我们占领，并成为军队的基地为止。看来，这个基地能够从海上加以支持，但所需的力量，必须要胜过由陆地经过了五百哩山地而来的任何军队。内阁对于援助和保卫纳尔维克及特隆赫姆的一切可能措施深表赞同。由于援助芬兰计划没有实现而搁置的部队，以及为了进攻纳尔维克而保留着的一支精锐队伍，不久就可以整装待发。

但他们缺少飞机、高射炮、反坦克炮、坦克以及运输和训练。

挪威的整个北部地区已被大雪所掩盖，积雪很厚，是我们的士兵从来没有见过、感觉过或想象过的。我们既没有雪鞋，也没有雪橇--更没有善于滑雪的人。可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样，这个草率从事的战役便开始了。

※　　※　　※

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瑞典将成为德国或俄国的下一个牺牲者，或者甚至成为他们两国的牺牲者。如果瑞典出来援助它陷于苦难的邻邦，军事形势暂时将会改观。瑞典有一支良好的军队。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挪威。他们可以在德军到达以前，在特隆赫姆集中大批兵力，我们可以同他们在那里会师。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瑞典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希特勒出来报复，将给它毁灭性的打击。而俄国巨熊将从东方来伤害它。另一方面，瑞典可以将德国人所需要的全部铁矿石，在整个夏季中供给他们，以换取中立。对于瑞典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是，究竟保持有利可图的中立呢，还是被征服？它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根据我们这个没有准备的、但现在却很热诚的岛国的立场。这也不能责怪它。

4月11日早晨，在内阁会议以后，我写了以下的节略，说明我们为了小国的权利和国际法所作的牺牲，因而使我有理由提出下列的论点：

首相：

外交大臣：

对于今天早晨讨论的结果，以及我个人提出的意见，我都感到不能完全满意。我们所需要的，是瑞典不应该保持中立，而应该对德宣

战。我们所不需要的，是向它提供我们留作实行芬兰计划之用的三个师，或在战争持续期间供给它充足的粮食，或在斯德哥尔摩被炸时去轰炸柏林等。在现在押下这些赌注，实在太不值得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竭力提出一般性的保证，鼓励它参战，例如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给它援助，我们的军队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积极地展开活动，我们将把它当作友好的盟邦，和它齐心协力，而且我们绝不会抛开它而单独地，或者在它没有恢复原来的地位以前去同德国媾和。我们是否已经使英法军事代表团树立了这样的概念?

如果没有，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补救。此外，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活动，也应该积极展开。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如果提议由我们来保卫耶利瓦勒铁矿，瑞典人会说"敬谢不敏"，因为它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加以保卫。它的困难是在我们难以为助的南部。但我们如果能对它提出保证，说明我们打算尽早地以主力部队从大西洋打开经过纳尔维克通往瑞典的路线，同时我们也计划顺序肃清沿挪威海岸的德国据点，以便打开通往其他地方的通路，这样，也许会有一些效力。

如果大战在佛兰德①爆发，德国人将无法多派军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并不在西线展开进攻，我们也可以按照德国从西线撤下的军队的比例，将军队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法国有意劝说瑞典人参战。我认为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不应该泼冷水。如果听任他们继续保持中立，将铁矿石由耶利瓦勒沿波的尼亚湾运走，借此收买德国，这将是最不幸的事。

①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的全称。原为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国家。--译者

今天早晨，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充分了解，感到很抱歉。但是当我进来参加会议时，讨论已经开始，而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外交大臣的答复，也有使我信服的理由。他说首相和他对于我的意见，大体上表示赞同，但对于我所主张的向瑞典交涉的方法，表示怀疑。

1940年4月11日。

根据我们从与盟国友好的瑞典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情报看来，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只要在他们心中容易被理解为我们要将他们卷入战争的一种企图，则其结果恐怕恰恰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他们的直接反应可能是认为，我们还没有在挪威的一个或更多的港口获得立足点以前，设法要他们来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因此，其结果对于我们将会是害多利少。

※　　※　　※

几天前被解散的纳尔维克远征军，仅是一支小小的队伍，现在立即要把它重新集中起来，是很容易的。英军的一个旅及其辅助部队立即开始登船，4月12日，第一批护送舰只就向纳尔维克出发。一两个星期以后，法国的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三个营和其他法国部队也接着出发了。在纳尔维克北面，还驻有挪威军队，可以帮助我们登陆。4月5日，挑选了陆军少将麦克西来指挥可能派往纳尔维克的远征军。他所接到的训令，在措词方面，对于我们必须要求它给予某种便利的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来说，是完全合适的。训令的附录，对于轰炸一事，有下列的指示：

虽然知道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区域内，有一个正当的目标，但如果不能确切地找到它的位置，或不能证明毫无差错时，绝不能加以轰炸。如果轰炸，显然是违法的。

鉴于德军的猛烈进攻，4月10日，又向麦克西将军发出了新的更坚决的训令。这些训令使他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述的特别禁令并没有取消。训令内容如下：

英王陛下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野战部队去挪威北部，开始对德作战。这支部队的目的，是要肃清纳尔维克区的德军，并将纳尔维克本地加以占领。……你的初步任务是将部队驻扎在哈尔斯塔，保证同可能尚在当地的挪威军队取得连络，并收集对你能够计划进一步行动所必需的情报。我们并不要求你不顾对方的抵抗强行登陆。但你可能会因为被误认为敌人而遭到抵抗。因此，在你放弃登陆企图以前，要采取适当的步骤使对方知道你的部队的国籍。是否应该登陆，将由高级海军军官和你商量后，再作决定。如在哈尔斯塔无法登陆，应该设法在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试探。

当你拥有足够的军队时，必须实行登陆。

同时，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写了一封私人信给麦克西将军，其中说：

你也许会有利用海战的机会，如有这种机会，应该加以利用，必须大胆从事。

这种口气似乎和正式的训令不同。

在对波罗的海战略展开积极讨论的漫长的几个月中，我和科克-奥里瑞勋爵发生了密切的接触。虽然关于"凯瑟琳"计划的见解略有不同，但他和第一海务大臣的关系是融洽的。我根据长期的和艰苦的经验，充分理解，大胆地将事情写成书面，以便对它进行探讨和检验--一种智力上的探讨--和实际进行工作与完成，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庞德海军上将和我，根据稍有不同的观点，都认为在北方冒险进行海陆两栖作战中，应该由科克勋爵担任海军的司令。我们都竭力劝他不必因为害怕风险而踌躇不决，应该奋勇进击，以求占领纳尔维克。因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并能在一起展开充分的讨论，所以，我们给他特殊的便宜行事之权，而没有给他任何书面的命令。他确切地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他的报告中，他说，"我离开伦敦时所获得的印象极为明确，即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将敌人赶出纳尔维克。我应该尽量迅速从事，以便达到这个目的。"

这时，我们的参谋工作，并没有受到战争经验的锻炼，而各个军事部门的行动，除了在我刚刚开始主持的军事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中以外，亦缺乏一致的步骤。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我和海军部，都不知道陆军部给麦克西将军训令的内容，而海军部给科克勋爵的训令，因为是口头的，所以也没有书面文件可以送给陆军部参考。两个部的训令虽然都是基于同一个目的，但在语调上和重点上，多少有所不同；这对于陆军和海军两个司令间不久发生的意见分歧，也许是有关系的。

科克勋爵在4月12日晚由罗赛斯出发，乘"曙光"号以高速破浪前进。①他希望在哈尔斯塔和麦克西将军会见。哈尔斯塔是瓦格斯峡湾欣诺易岛上的一个小港，虽然距离纳尔维克约有六十哩，但已被选作军事根据地。但在14日，他收到了"沃斯派特"号舰上惠特沃思海军上将的电讯，后者头一天曾击毁了所有的德国驱逐舰和供应船。这次来电说："我深信，现在可以通过直接袭击的办法占领纳尔维克，而不必担心在登陆时遇到严重的抵抗。我认为登陆的主力，只要一支极小的

部队……"科克勋爵因此改变"曙光"号的航程，驶往罗弗敦群岛的希尔峡湾，侧击去纳尔维克的通路，同时命令"索斯安普敦"号前往该处和他会合。他的目的，是想组织一支担任直接进攻的部队，包括"索斯安普敦"号装载的苏格兰卫兵两个连，和"沃斯派特"号以及已在希尔峡湾的其他舰只上的水兵和陆战队。但他要和"索斯安普敦"号取得联络，非经过海军部不可。这就难免要迟延。海军部的答复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你必须和麦克西将军会合，与他一致行动。除非联合作战，否则不得进攻。"于是他离开希尔峡湾转向哈尔斯塔，率领运送第二十四旅的护航队，于15日早晨进入港内。他的护卫驱逐舰击沉了在附近游弋的第四十九号德国潜艇。

①（原书）第591页有一张纳尔维克作战图。

科克勋爵现在竭力敦促麦克西将军利用德国海军实力全部被毁的机会，乘早直接进攻纳尔维克，但麦克西将军答复说，敌人正以机枪阵地坚守着港口，同时还指出，他的运输舰所装载的部队与物资，不是为了进攻，而只是为了实行无抵抗的登陆之用的。他在哈尔斯塔的旅馆中设立了司令部，他的军队开始在附近登陆。第二天，他说，根据所得的情报，在纳尔维克登陆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海军排炮的掩护下，也不能成功。科克勋爵认为凭借优势的炮火，军队可以在纳尔维克登陆而不致遭受重大损失；但麦克西将军却不同意，并在其训令中找到了一些借口。我们海军部方面，也竭力主张直接进攻。在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中间，因此形成了一个僵局。

这时候，气候骤变，大雪纷飞。我们的军队对于这种具体情况，既无装备，亦未受过训练，因此，一切行动似乎陷于瘫痪。同时，在纳尔维克的德军，以其机枪阵地迫使我们日益扩大的军队寸步难行。这是一个严重的出乎预料的障碍。

※　　※　　※

我们这次临时准备的战役，种种事务，大部分都经过我的手，因此，我宁愿尽可能地用我在当时的言辞予以记录。首相和战时内阁都同样强烈地希望占领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

这个代号称为"莫里斯"计划的战役，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役。按照4月13日我们军事协调委员会的记录：

［我］深怕人们提出的建议，可能会削弱我们企图占领纳尔维克的决定。我们不允许有任何障碍来阻挠我们断然占领这个地方。我们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是很缜密地加以拟定的。

如果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而不加以改动，成功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方面，进攻特隆赫姆是带有更大投机性质的举动。在我们确实占领纳尔维克以前，任何调遣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去该地的提议，我都不能表示赞同。否则，我们可能在挪威沿岸一带，从事一些毫无成效的战斗行动，其中没有一个是会成功的。

同时，我们对于特隆赫姆地区，已给予适当的考虑，并已制订了计划，在必须进行大规模作战时，在那里获得登陆地点。在那天下午，海军将在纳姆索斯举行小规模登陆。帝国参谋总长已集中了五个营的兵力，其中两个营在4月16日可以在挪威沿岸登陆；如有必要，在4月21日还可以指派三个营。登陆的确实地点，将在那天晚上加以决定。

麦克西将军最初接到的命令是，在纳尔维克登陆后，他应该迅速地向耶利瓦勒铁矿区推进。但现在他奉命不要越过瑞典边界，因为如果瑞典保持友好态度，我们就不必为铁矿区担忧；如果瑞典抱有敌意，则占领矿区的困难未免太大了。

我又说：

对于纳尔维克的德军，可能有必要加以围攻。但是除非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坚决的战斗，否则，绝不应该让战斗退化为一种围困。根据这种谅解，我愿意发一个电报给法国，说明我们不单希望，并且认为，我们使用奇袭，应该能够成功地占领纳尔维克。同时，我们应该说明，因为命令有了改变，这种做法就比较容易，因为现在不必越过瑞典边界而去远征了。

战时内阁决定对于纳尔维克和特隆赫姆两地的战役，都加以尝试。眼光远大的陆军大臣警告我们说，为了增援挪威，也许不久就可能迫使我们从驻在法国的军队中抽调力量。他建议我们应就这一点，尽早地向法国提出。我赞同他的意见，但认为在一两天内，还没有和法国商洽的必要。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战时内阁批准了另一个建议，即将我们要重新占领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意图，通知瑞典和挪威两国政府；我们认为特隆赫姆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中心，但夺取纳尔

维克作为海军基地也是重要的。我们还要说明，我们无意派遣我们的军队越过瑞典边界。我们同时请求法国政府同意，让我们放手使用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派遣他们到纳尔维克以外的地方作战，并把我们告诉瑞典和挪威政府的一切通知了他们。我和斯坦利先生都不赞同分散我们的兵力。除了在其他地方作牵制性的进攻外，我们仍有意集中兵力进攻纳尔维克。但我们服从了多数的意见，这种意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正当的理由的。

※　　※　　※

16至17日的夜晚，从纳尔维克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

麦克西将军似乎不愿在舰队近距离的排炮掩护下，实行直接进攻，以占领这个城市；科克勋爵也没有办法来推动他。我将当时出现的局势，对我的委员会作了说明。

4月17日

（1）科克勋爵的电报表明，麦克西将军提议，在纳尔维克的入口处，占领两处未曾沦陷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驻守以待解冻。这也许要等到本月底。麦克西将军希望把第一个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半个旅兵力，归他调遣。这当然是办不到的。这种政策，意味着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将在纳尔维克前线按兵不动，而与此同时，德军必将宣称他们已使我们停止不前，而纳尔维克仍在他们手中。这对挪威人和中立国家，都将有极其不利的影响。而且，德军在纳尔维克的防御工事将继续加强，在时机到来时势必要用更大的气力，才能重新占领。这个消息，不但出乎预料，并且也是令人不快的。

陆军中一个最精锐的正规旅将因此而被浪费掉，同时因为士兵患病而损失实力，结果在战斗中毫无贡献。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是否将下述的电报，发给科克勋爵和麦克西将军：

"你们的建议，会在纳尔维克造成不利的僵局，并使我们最精锐的一个旅不能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将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派给你们。'沃斯派特'号在两三天内，需要派到其他地方去。因此，你们应详细考虑在'沃斯派特'号和驱逐舰的掩护下向纳尔维克进攻。这些军舰也可以在罗姆巴克斯峡湾作战。对这个港口和城市的占领，将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说明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并告诉我们，你们估计在海边阵地将要遇到的抵抗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很紧急的。"

（2）第二点要决定的是，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是否应该被派到纳姆索斯或越过纳姆索斯的地方去和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会合，还是比较容易地将他们留在斯卡帕湾，到22或23日，会同可以担任主力进攻的其他军队，一并用于特隆赫姆的战役。

（3）第一四六旅的两个营希望已在今天黎明前，在纳姆索斯和班德桑德登陆。"克劳布里"号舰上的第三营明天将要经过危险的航程前往纳姆索斯，如果一切顺利，可以在黄昏前后到达和登陆。利勒约纳斯的停泊处，整个下午被炸，两艘运输舰幸未命中，一万八千吨的大运输舰现在已经卸载，正在返回斯卡帕湾的途中。如果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先头部队要在纳姆索斯使用，他们应该直接开往该地，不应再到利勒约纳斯去集合。

（4）现在可以用来在特隆赫姆作为主攻力量的军队是否足够？这个问题，今天亦必须加以决定。有待动员，即有待装备的两个卫兵营，恐不能如期准备就绪。法国外籍军团的两个营恐怕不能如期到达。但从法国来的一个正规旅却可以在20日由罗赛斯出发。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半旅兵力也可以及时到达。加拿大军队一千名已准备就绪了。此外，还有一营的本土防卫队。这些部队是否足以压倒特隆赫姆的德军？如再耽搁，危险极大，这里不必再述。

（5）霍兰德海军上将今天晚上出发，去和18日回到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总司令会面，他必须携有完整的和明确的决议。海军对于运兵去特隆赫姆必定欣然从事，这是当然的。

（6）为了要占领昂达尔斯内斯，战斗也许会在今晚或明晨发生。我们希望从巡洋舰"加尔各答"号登陆一个先头部队，并且正在调动足够的巡洋舰，准备在黎明时，对付敌方五艘驱逐舰可能发动的袭击。

（7）海军将在今天清晨开始，以排炮轰击斯塔万格飞机场。

委员会同意了这个电报，于是电报就发出去了。然而，它却没有产生效果。这种袭击是否会获得成功，将始终是一个见解问题。部队进行这种袭击，虽然不必在雪上行军，但另一方面，必须在纳尔维克港和在罗姆巴克斯峡湾，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从毫无掩蔽的舰上强行登陆。我指望这艘巨舰上的大炮展开近距离炮击所产生的效力，可以摧毁海岸阵地，并且使德军整个机枪阵地上，满是滚滚的浓烟和被炮弹激起的积雪和泥土。适当的高度爆炸性炮弹，已由海军部供给了

战列舰和驱逐舰。科克勋爵既在当地，又可以估计炮击的性质，当然非常赞同展开这种袭击。我们有四千多名最精锐的正规军，包括卫兵旅和海军陆战队在内。他们一旦登陆以后，就会和防守的德军短兵相接。德军的正规部队，除了从被击沉的驱逐舰上救获的水兵以外，我们估计不会超过我们部队的半数。这个估计据我们现在所知是正确的。这种力量对比，倘若发生在上次大战中的西线，一定会被认为是一种有利的形势，而在这里，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新因素。后来，在这次大战期间，进行这种袭击有几十次之多，结果时常是成功的。

而且发给司令官们的命令，不但措词明确，性质紧急，并且显然考虑到会有重大的损失，所以他们是应该服从的。况且，如果进攻而被击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责任亦将完全落在国内当局的身上，并且是直接落在我的身上。我乐于承担这种责任。但是我或我的同僚或科克所说的一切，或所做的一切，都丝毫不能打动麦克西将军。他决心要等待积雪溶化。

至于炮击，他可以引证他接到的训令中所称不要危害平民一节，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把这种态度，来和敌人的情况，即他们根据长期的和深刻的盘算，不惜以生命和舰只孤注一掷，并且以近乎疯狂的锐气进行战斗，从而使德军赢得了不少辉煌胜利的情况，互相对比一下，那么，我们为了进行这个战役而遇到的种种不利条件，也就显而易见了。

第三十五章　特隆赫姆

一个主要的目标--明显的计划--"铁锤"作战计划--本土舰队总司令的态度--挑选将领担任指挥--一些意外事件--4月14日的形势--4月17日的形势--参谋人员的重新考虑--在没有遭到抵抗时空军的威力--计划的变更--罗杰·凯斯爵士的愿望和成就--4月19日我给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战时内阁同意放弃"铁锤"作战计划--4月20日谈进攻纳尔维克的紧迫性--伊斯梅将军的总结。

特隆赫姆，如果在我们的掌握中，当然可以成为在挪威中部进行重大战役的关键要地。我们如果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可以获得一个具有码头与船坞等设备的安全港口，在这里可以建立一支五万人或人数更多的军队，并以此作为它的根据地。在它附近，有一个可以容纳几个战斗机中队的机场。如果占领了特隆赫姆，就可以和瑞典有直接的铁路交通，大大地增加瑞典参战的机会，或在瑞典本身被袭击时，可以大大地增加互助的程度，只有从特隆赫姆，才能够可靠地阻截德国由奥斯陆向北推进。根据政策与战略方面最广义的理由，如果挪威中部是希特勒想要去的目的地，盟军就应该和他在该处进行最大规模的战斗。纳尔维克在遥远的北方，可以随时袭击或攻陷，而且始终需要加以保卫。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制海权。至于空中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巩固地占领挪威的飞机场，我们应该毫不踌躇地和当地的德国空军，在双方都要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一切可能的战斗。

法国军事委员会和英国战时内阁，以及它们大部分的顾问，都一致相信这些理由。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的意见也完全一致。甘默林将军愿意根据德国由西线抽调军队开往挪威的程度，相应地由法国抽调法军或撤走英国师团开往挪威。他显然欢迎在特隆赫姆以南地区，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斗，因为在那个区域，地面几乎到处都利于进行防御战争。看来，我们从海上把军队和供应品，通过特隆赫姆运到作战地点，一定会比德军由奥斯陆沿着唯一的公路和铁路线向北推进，要迅速得多，而且，他们后面的公路和铁路线，都可能被炸弹或由空中降落的部队所切断。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及时地占领特隆赫姆？我们是否能在敌军的主力部队从南面到达以前，赶到那里？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是否能在他们现在无敌的空中优势下，获得即便是短暂的喘息机会?

赞同进攻特隆赫姆的意见，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内阁的范围。进行这个战役的好处非常明显，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充分地认识。公众、俱乐部、报纸及其军事记者，在过去几天中，毫无拘束地讨论这个政策。我的好朋友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是主张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的拥护者，而且也是泽布勒赫之战的英雄和胜利者。他热烈希望能率领本土舰队或它的一部分舰队，冲过炮台，进入特隆赫姆峡湾，从海上登陆去攻打城市。科克勋爵也是一个海军元帅，虽然他是海军总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的前辈，但因为已奉命指挥纳尔维克的海军作战，所以军阶问题方面的困难，似乎已经解决了。海军元帅们一向是留在现役名单上的，而凯斯和海军部又时有接触。他非常激奋地一再告诉我，并写信提醒我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说那一次战役，如果我们没有被那些胆怯的干扰者所阻挠，本来可能很容易地将海峡打开。我也时常考虑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教训。特隆赫姆的炮台以及那里可能布置的水雷区，如果和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情况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有了飞机，它们可以把炸弹投在英国少数巨大军舰没有防护的甲板上，而这些军舰现在正是英国在海洋上的海军力量。

在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部大体上对于这种冒险行动，并没有畏缩的表示。4月13日，海军部正式将最高军事会议预备派遣军队去占领特隆赫姆的决定，通知了总司令，并以积极的态度，向他提出是否应该出动本土舰队去打开这条通路的问题。

你是否认为（电讯继续问）可以摧毁或压倒岸上的炮台，以便运输舰可以驶入港内？倘若如此，你提议应该使用多少舰只和哪些类型的舰只?

福布斯海军上将立即要求把特隆赫姆的防务情形告诉他。他表示同意说，如果战列舰具备适当的炮弹，在白天可能摧毁或压倒岸上的炮台。但当时本土舰队的舰只上都没有这类炮弹。他说，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运输舰，使它们在穿过入口处三十哩狭窄的海域时，不致受到猛烈的空袭；其次，是要实行敌前强行登陆，关于这

点，我们已经提出过充分的警告。在现有情况下，他不认为这个作战计划是可行的。

海军参谋部坚持他们的意见。海军部在我热烈的赞同下，于4月15日答复如下：

我们仍然认为所述的作战计划，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个作战计划，在七天以内不可能实行，因为在这个期间，将全力进行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大型运输舰进入危险地带时，不论在何处，空中的危险是无法减少的。我们的意思，是除了使用皇家空军轰炸斯塔万格飞机场以外，并派遣"萨福克"号在黎明用高度爆炸性炮弹加以轰击，希望借此可以使这个飞机场无法使用。至于特隆赫姆的飞机场，可以先用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轰炸机，然后再用排炮来对付。十五吋口径大炮用的高度爆炸性炮弹，已指定运往罗赛斯。"狂暴"号和第一巡洋舰分舰队将用来担任这个任务。因此，请你对于这个重要的计划，再作进一步的考虑。

福布斯海军上将虽然并不能够完全确信这个计划是妥善的，但由于这个电报，便用一种逐渐表示赞同的态度来着手进行。在以后的一次复电中，他说，就海军方面而论，除了他在登陆时，无法以空军来保卫运输舰外，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困难。他认为所需要的海军力量，是用"英勇"号和"声威"号来担任"光荣"号的防空工作，以"沃斯派特"号来担任轰击，此外至少要有四艘具有防空炮火的巡洋舰和大约二十艘驱逐舰。

※　　※　　※

从海上正面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正在以最快的进度准备时，另外两个辅助性的登陆行动，却已在进行了，其目的是要从陆地向前推进，以包围这个城市。其中第一个登陆行动，是在北面一百哩的纳姆索斯进行的。获有维多利亚勋章的卡顿·德·维阿尔特少将被选派来指挥这支军队，奉命"占据特隆赫姆地区"。他获悉海军将以三百人作初步的阵地占领，以便夺取并坚守据点，为他的部队登陆作准备。当时的意思是，用两个步兵旅和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一个轻装师在该处登陆，以呼应海军对于特隆赫姆的主力进攻，即"铁锤"作战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四六旅和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正从纳尔维克调来。卡顿·德·维阿尔特立即搭了一只水上飞机出发，在15日傍晚敌机大

举空袭下，到达了纳姆索斯。他的参谋官受了伤，但他在现场立即担任坚强的指挥。第二个登陆行动是在昂达耳斯内斯，在特隆赫姆西南沿公路大约一百五十哩的地方。这里也先由海军占领了阵地，摩根准将在4月18日率领一支陆军到达，担任指挥。统率在挪威中部作战的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委派梅西中将担任。他只能在陆军部指挥，因为目前在大洋的对面，还没有可以作为他的总司令部的地方。

※　　※　　※

15日，我提出报告，说明这些计划都在进行中，但所遇到的困难极其严重。纳姆索斯雪深四呎，对空袭毫无掩蔽。敌方拥有完全的制空权。我们既无高射炮，又无可供空军中队利用的机场，上将最初并不十分赞同在特隆赫姆强行登陆，因为空袭的危险很大，所以，最重要的，当然是皇家空军应继续袭击为敌机往北必须经过的斯塔万格机场。"萨福克"号将在4月17日以它的八呎日径大炮轰击这个机场。这个提议获得批准，于是排炮轰击按照计划，如期实行。机场受到了相当的损毁，但在"萨福克"号退回时，它受到了七小时的连续轰炸。它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在次日到达斯卡帕湾时，它的后甲板已经浸在水中了。

※　　※　　※

陆军大臣现在必须选派一个陆军司令官，但是他所作为的选择都很不顺利。斯坦利上校最初选定了当时颇有声望的霍特布拉克少将。他在4月17日在海军部举行的三军参谋长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他所担任的工作的详细指示。当晚十二时三十分，他忽然旧病发作，倒在"约克公爵台阶"上，丧失知觉，片刻后才被人发现。幸而他的文件都已交给了他的参谋人员，正在加以研究。次晨，伯尼-菲克林准将奉派继任他的职务。他也听取了详细的指示，乘火车出发前往爱丁堡。4月19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乘飞机飞往斯卡帕湾。他们的飞机在柯克沃尔机场坠毁，飞行员受了重伤。可是日期已经非常短促了。

4月17日，我向最高军事会议扼要地说明了参谋部为了在特隆赫姆实行登陆而制定的计划。立即可以使用的部队，有从法国调来的一个正规旅（计二千五百人），一千名加拿大军队，以及大约有一千人的本土防卫队的一个旅可以作为后备。

军事协调委员会接到的报告是，可以使用的军队，人数是充足的，并且虽然危险很大，但这种冒险的行动是值得的。这次作战将由舰队给予全力支持，并将增派两艘航空母舰参加，载有一百架飞机，其中包括四十五架战斗机。登陆日期，临时决定为4月22日。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第二个半旅，必须到4月25日，才能抵达特隆赫姆。希望到了那一天，他们能在特隆赫姆的码头登岸。

当时，在会议上，曾经询问三军参谋长对于上述的计划是否同意。空军参谋长代表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表示同意。这个战役当然有相当大的危险，但这些危险却值得一冒。

首相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空军给予配合的重要性。战时内阁对于这个计划，给予热烈的赞同，而我则尽一切努力，使它能够实现。

到这时为止，所有的参谋人员和他们的首长，似乎都决心要对特隆赫姆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福布斯海军上将正积极在准备进攻，当时似乎没有理由不遵守22日这个进攻日期。虽然我特别喜欢进攻纳尔维克，但是我以日益增长的信心投入这个大胆冒险的行动，并且愿意让舰队去冒一些危险，例如：峡湾入口处小炮台的轰击，可能的水雷区，而最严重的是，空袭的危险。舰只装备着在当时可以说很强大的高射炮。一群舰只联合起来，向空中射击的火力，可以迫使飞机不敢在准确投弹的高度进行袭击。我在这里应该说明，空军的力量在没有遇到反抗时，是非常可怕的。飞行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尽量低飞，并且在离地五十呎时，往往比在高空更为安全。他们可以准确投弹，并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士兵，唯一的危险是，偶而凑巧被步枪射中。我们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的小规模远征军，不得不在这些艰苦的情况下作战。

但舰队既有高射炮，又有一百架水上飞机，因此，它的实力在实际作战时，也许可以优于敌人所能派到那里的任何空中力量。如果特隆赫姆被占领以后，则附近的韦纳斯机场将落到我们手中，在几天以内，我们不仅可以在城区有大量的驻军，而且可以有几个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出动助战。如果我个人可以自由行事，我可能会坚持最初就有很大兴趣的战役，即纳尔维克战役；但我既然在一位可尊敬的首相和一个友好的内阁下任职，我现在只有期望这个令人兴奋的计划能

够成功。许多严肃而谨慎的大臣们都热烈赞同这个计划，并且它似乎也为海军参谋部和几乎所有我们的专家所拥护。这是17日的形势。

当时，我感到我们应该竭力使挪威国王及其顾问们了解我们的计划，因此，应该派一个能懂得挪威情况并且能作权威性发言的官员，去拜访挪威国王。海军上将爱德华·埃文斯爵士非常适合于担任这个任务，于是，他奉命乘飞机经过斯德哥尔摩前往挪威，到挪威国王的总部和他联系。他在该处需要尽一切力量设法帮助挪威政府进行抗战，并说明英国政府为了援助他们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从4月22日起，他和国王以及主要的挪威当局连续协商了几天，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困难。

※　　※　　※

在18日那一天，三军参谋长和海军部的意见，忽然发生了激烈的、决定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第一，他们愈来愈感到，将我们这么许多最优越的主力舰只投入这种冒险的行动，海军承担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其次，陆军部认为，即使舰队可以进入港内，而且安然驶出，但在德国空军的压力下，我们的部队实行敌前登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在特隆赫姆的北面和南面已经成功的登陆行动，在所有这些当局看来，似乎是一个危险要小得多的解决办法。于是三军参谋长拟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反对"铁锤"作战计划。

这个报告开始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包括敌前强行登陆的联合战役，是战争中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一种战斗方式。三军参谋长一贯认为，这种特殊的战役含有极严重的危险；因为由于形势紧急，所以没有时间对于这种性质的作战计划给予应有的详细而精密的准备，同时因为没有空中侦察或空中摄影，所以计划只好以地图和航海图作为根据。这个计划还有一个缺陷，即要使本土舰队几乎全部集中在一个可受敌方空军猛烈袭击的区域以内。此外，在这种形势下还有其他新因素应该加以考虑。我们已经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夺取了登陆据点，并在岸上驻扎了军队；根据可靠的报告，德军正在改进特隆赫姆的防务；关于我们企图在特隆赫姆直接登陆的消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三军参谋长根据这些新因素，对原来计划重新加以考虑，结果一致提议变更这个计划。

他们仍然认为我们有必要去占领特隆赫姆，将它作为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作战的根据地；但他们竭力主张不应该直接正面进攻，而应利用我们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军队登陆时出乎意外的成功，以钳形攻势由北面和南面来包抄特隆赫姆。他们说，采取了这种手段，我们可以使一种具有严重危险的冒险行动，变成为危险极少而可以获得同样效果的行动。计划变更以后，则报纸所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意图的消息，也可以变成对我们有利；因为利用这种有意泄露的消息，我们可以期望使敌人认为我们仍企图坚持我们的原定计划。因此，三军参谋长提议，我们应该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投入最大的兵力，占领通过当博斯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并由北面和南面包围特隆赫姆。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两地进行主力登陆以前不久，应从海上用排炮轰击特隆赫姆的外围炮台，使敌人认为我们即将在当地进行直接进攻。我们应该这样从陆地上包围特隆赫姆，从海上加以封锁，虽然占领城市在时间上将比原来的计划延迟，但我们军队的主力反而可能在较早的日期完成登陆。最后，三军参谋长们指出，放弃直接进攻而改用了这种包抄行动，可以使我们舰队中大量值得珍视的舰只，用于其他区域的战役，例如纳尔维克。这些有力的提议，不但由三军参谋长，并由他们的三个能干的副参谋长，包括新近任命的汤姆·菲利普斯上将和约翰·迪尔爵士在内联名提出。

关于否定这样一个积极的两栖作战计划，我们很难设想有任何反对意见会比他们的意见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内阁或大臣能够压倒他们的反对意见。在现行的制度下，三军参谋长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而且主要是独立的工作机构，不受首相或最高行政机构的任何具有权威性的代表的监督或指导。加上海、陆、空三军的首长，对于整个战局没有一个全面概念，他们都过分地局限于所属部门的看法。三军参谋长们在和他们本部门的大臣讨论后，开会协商，发表影响极大的节略或备忘录。这是当时我们指挥作战制度方面最不幸的缺点。

当我知道这种向后转的变更时，我非常愤怒，便向有关军官追根究底地询问原因。我不久就明白，仅仅在几天以前还主动拥护这个作战计划的所有专家们，现在都一致加以反对了。当然也有不随波逐流的人，眼前就有罗杰·凯斯爵士。

他热烈向往于战斗和光荣。他嘲笑这些迟迟发生的恐惧和反复再三的再考虑。他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率领少数旧舰只以及必需的运输舰，在德军还没有变得更加强盛以前，进入特隆赫姆峡湾，使军队登陆并攻打那个地方。凯斯有过极其伟大的成功纪录。在他心中热情奔放。在五月间的辩论时，曾有人提示"达达尼尔战役使我痛心疾首"。意思是说，因为那一次的事件，曾使我去职，所以我已没有冒险的能力了；但其实这是不真实的。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而必须要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行动，其间发生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

此外，当时有关的高级海军将领之间的个人关系，亦很特殊。罗杰·凯斯和科克勋爵一样，资历比总司令和第一海务大臣要高。庞德海军上将曾经在地中海担任凯斯的参谋官达两年之久。我如果采纳罗杰·凯斯的意见，而拒绝他的意见，则将导致他的辞职，而福布斯海军上将也势必请求解除他本人的职务。就我的职位而论，我当然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作战计划而使首相和我的战时内阁的同僚们面临这些人事上的戏剧性事件。而且这个作战计划，尽管有很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但对于整个战局，甚至即使对于挪威战役来说，基本上毕竟还是次要的。所以，我毫无疑问地认为，虽然参谋部改变了主意，而且对于他们经过删改的计划可以提出明显的反对理由，但我们仍然必须接受他们的意见。

于是，我接受了放弃"铁锤"计划的决定。我在18日下午，将事实汇报给首相。他虽然非常失望，但和我一样，除了接受这种新的形势外，也别无他法。在战争中，也正如在人生中一样，时常在遇到某个渴望实现的计划失败时，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可能最好的代替方案；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倘若不竭尽全力来促其实现，则是愚不可及的了。于是，我也掉转了我的枪口。我在4月19日向军事协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如下：

（1）由于卡顿·德·维阿尔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昂达耳斯内斯和南峡湾中其他港口轻而易举地实行了登陆、报刊不慎泄露了关于攻打特隆赫姆的机密，以及为了实行这个所谓"铁锤"作战计划而必需巨大的海军力量，同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使许多极其重要的舰只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近距离的空袭威胁之下，因此，三军参谋长及其副参谋长们提议，关于在两个钳形攻势与中间突破之间有所侧

重的计划，现在应将重点完全改变，意思是指：主力应改放在北面和南面的钳形攻势上，而中间对特隆赫姆的进攻则应改为仅仅是一种示威。

（2）由于事件和意见的迅速变动，我们必须采取上述的决定，首相已经加以核准，现正发出命令。

（3）提议应设法使人相信，对特隆赫姆的正面进攻即将发动，并应在适当的时机，以主力舰的排炮轰击外围炮台，以便强调这一行动。

（4）应尽一切的努力，以炮队增援卡顿·德·维阿尔特。

如果没有炮队，他的军队组织就不够健全。

（5）我们为"铁锤"计划而集中的所有军队，应尽快地大量用战舰运往罗姆斯德尔峡湾的各港口，向当博斯推进。在到达当博斯以后，除了派一部分阻截部队向南开到挪威的主要战线外，大部分兵力应转到北面，向特隆赫姆进发。在越过昂达耳斯内斯的一些的地方已有一旅兵力（摩根的）和六百名陆战队登陆。由法国调来的一个旅和辅助的本土防卫队的一个旅，将尽快地全部在这里参加战斗。这就可以攻下当博斯，而且把控制的范围伸展到从奥斯陆到特隆赫姆两条挪威铁路中靠东面的一条，而斯特伦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据点。此外，还有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第二个半旅、法国外籍军团两个营和加拿大军队一千人。他们的目的地在今天或明天可以暂不加以决定。

（6）在纳姆索斯的军队所处的地位，应认为仍有一些危险，但其司令官是惯于冒险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使用有决定性的优势兵力推进到昂达耳斯内斯--当博斯铁路线，以便在遇有机会时，越过这个最重要的据点，达到使特隆赫姆陷于孤立，并将它占领的目的。

（7）这个着重点的变更，虽然有改变计划之讥，但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已从一个危险较大的作战计划，转到了一个危险较小的作战计划，并且大大减少了"铁锤"计划加在海军身上的沉重负担。改用这个比较稳当的计划，似乎也能同样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如此做来，也未必就会使我们的目的迟延实现。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必然能够比使用另一种方法更早地将更多的兵力运到挪威境内。

（8）我们既然已竭力主张在纳尔维克进行奋勇的战斗，在这时，当然不能调走在纳尔维克的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因此已奉命驶回［该地］。纳尔维克还需要进一步的增援。这必须立即加以研究。加拿大军队也应在考虑之列。

（9）同时，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扫雷工作，现在已可能进行，以便肃清敌人的反潜艇船只，并有助于我方潜艇的活动。

第二天，我向战时内阁说明关于导致我们决定取消直接进攻特隆赫姆的形势，并申述首相所赞同的新计划。这个计划，大体上说来，是将法国阿尔卑斯步兵第一轻装师的全部兵力派给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由北面攻打特隆赫姆，另派由法国调来的几个正规旅去增援已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并进军去占领当博斯的摩根准将。另一个本土防卫队的旅将派往南线。这个在南面的军队的一部分兵力，或许可能一直向前推进，以增援在奥斯陆前线的挪威军队。我们很幸运，能够使所有的军队登陆而至今没有遭到任何损失（除了运输摩根准将所有车辆的船只以外）。按照现在的计划，规定在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应该使大约二万五千人离船上岸。法国曾提出可以额外派给我们两个轻装师。主要的限制因素，是缺少用来维持军队给养的必要基地和交通线，所有的基地，也容易受到猛烈的空袭。

接着，陆军大臣说，新计划同直接袭击特隆赫姆相比，危险并不较少。在我们能够占领特隆赫姆的飞机场以前，我们几乎无法抵御敌机大规模的空袭。同时，新计划也不能确切地被称为是对特隆赫姆的"钳形攻势"，因为北面的军队虽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对特隆赫姆施加压力，但南面的军队的首要任务，则是巩固它本身地位，以抵抗从南面来的德军攻势。

因此，由南面而要对特隆赫姆采取任何严重的行动，恐怕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实现。这个批评非常中肯。然而，艾恩赛德将军却大力赞助这个新行动。他希望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在取得法军的增援后，可以拥有一个大部分是非常机动的庞大军队，可能会跨过由特隆赫姆通往瑞典的铁道。至于已驻在当博斯的军队，他们却没有大炮或运输工具，但他们应该能采取守势。于是，我又发言，说明对特隆赫姆展开正面进攻的计划，被认为对于舰队和我们的登陆部队，都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在一次成功的袭击中，舰队因敌方空军活动而损失了

一艘主力舰。这个损失将会抵消我们作战中所获得的成功。而且，登陆部队显然可能要受到重大的伤亡。梅西将军的意见，认为所承担的风险与希望得到的效果，彼此不能相称，尤其因为这些效果通过其他方法也同样可以得到。

陆军大臣虽确切地指出，这些其他方法不能提供稳妥的或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也乐于加以尝试。我们都明了我们事实上只能在许多不愉快的办法中，进行选择，而且被迫去采取行动。于是，战时内阁便批准了改变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

我现在又重新回到纳尔维克问题。自从正面进攻特隆赫姆计划放弃以后，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似乎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加可能了，于是，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军事协调委员会如下：

（1）关于纳尔维克，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其重要性与迫切性，非言语所能尽述。如果战斗保持着静止状态，局势会对我们愈来愈不利。现在距波的尼亚湾的解冻日期，至迟也只有一个月了。到那时，德国人可能会要求瑞典准许德国自由通过铁矿区，以便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军队，并且也许会要求控制铁矿区。他们可能会许诺瑞典人，如果瑞典同意德国在它遥远的北部采取这种行动，德国可以保证使瑞典的其余地区不受骚扰。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为德国人必然会设法以武力或怀柔政策进入铁矿区，并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驻军。因此，我们至多仅有一个月的充裕时间了。

（2）在这个月中，我们不但必须攻陷那个城市和降服已经在那里登陆的德军，并且必须沿铁道推进到瑞典边境，在某个湖上取得一个有效的、防守严密的水上飞机基地。这样，我们即便不能控制铁矿区，也能阻止它在德军的控制之下进行生产。看来，似乎至少必须有（额外的）三千名士兵，立即派往纳尔维克，他们至迟应该在5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到达该地。这个命令现在应该立即发出，因为与此同时，如果形势澄清，要将部队调往其他地方，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如果这些军队都是英国的，则管理上将有很大的方便，但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不能做到，那么，是否可以将第二个法国轻装师的主力旅，派到纳尔维克去？派遣一艘巨舰进入希尔峡湾或附近地区，应该不会有过分的危险。

（3）我希望海军副参谋长能和陆军部中一个地位相当的官员进行洽商，讨论如何能满足这个需要以及船只和时间等问题。如不能占领纳尔维克，将成为一个重大的不幸事件，并且因而使德国控制了铁矿区。

伊斯梅将军在4月21日写的报告，对这个时候看到的一般局势，说得非常精辟：

在纳尔维克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要占领这个城市并掌握通往瑞典边界的铁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必要时派军队开入耶利瓦勒铁矿区，而占领铁矿区，则是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进行的一切战役的主要目的。

吕勒欧港的积冰大约在一个月内融化。积冰一旦融化，我们就应该预料到德国人必会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他们军队需要的通道，以便他们自己可以占领耶利瓦勒矿区，或许更进一步去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军队。因此，必须在一个月以内攻下纳尔维克。

在特隆赫姆区作战的目的，是要占领特隆赫姆，从而可以获得一个基地，以便在挪威中部和必要时在瑞典，展开进一步的作战活动。部队已在特隆赫姆北面的纳姆索斯和南面的昂达耳斯内斯进行登陆。我们的目的是，纳姆索斯的军队应该驻扎在从特隆赫姆通往东面的铁路两侧，从而由东面和东北面包围当地的德军。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和在利勒哈梅尔的挪威军队合作，占据一个防守的位置，以阻止由奥斯陆主要登陆地点出发的德军去增援特隆赫姆。在奥斯陆和特隆赫姆之间的公路和铁路，都应该加以防守。在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一部分军队才可以北上，从南面对特隆赫姆施加压力。

在目前，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特隆赫姆区。最重要的是支援挪威军队，并保证特隆赫姆不能获得增援。纳尔维克的占领，在目前并不十分紧迫，但它的紧迫性，将随着波的尼亚湾航道的解冻而日益增加。如果瑞典参战，纳尔维克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

现在正在挪威中部进行的战斗，具有极端冒险的性质，我们碰到了严重的困难。其中主要是：第一，为了急于要立即援助挪威人，迫使我们匆促将临时编成的军队--立即可用的任何军队--派去登陆。第二，我们进入挪威时，迫于形势，不得已选择了不足以维持庞大军队

组织的基地。全地区中唯一可用的基地是特隆赫姆，但该地已在敌人的掌握中。我们正在利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这些都只是次要的港口，卸下军需物资的设备，即使有也很少，而且和内地的交通也很简陋。因此，要把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大炮、供应品和汽油（这些在当地都是不能取得的）运上岸去，即使不受其他的障碍，也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在没有占领特隆赫姆以前，我们能在挪威维持的军队，数量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当然，人们可以说，我们在挪威进行的种种战役，即使能在当地取得成功，在现在看来，势必要被在法国即将发生的可怕战争的结果一扫而光。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盟国主力部队即要被敌人击溃，或驱入海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投入为继续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没有在特隆赫姆四周建立起庞大的陆军和空军，还是幸运的。掩盖着未来事件的帷幕正在一幅一幅地揭开，而我们凡人俗夫则必须一天一天地采取行动。根据我们在4月间所了解的情况，我的意见至今仍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应该坚持实行"铁锤"作战计划以及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对特隆赫姆的三面围攻；但在我们的专家顾问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向我们提出严重的反对理由时，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将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全部放弃，而集中全力攻打纳尔维克。但到了这时，这个计划已经太晚了。我们的许多部队都已登陆，而挪威人则正在呼吁援助。

第三十六章　在挪威的挫折

任命科克勋爵为驻纳尔维克的最高司令官--科克勋爵给我的信--麦克西将军对轰炸提出异议--英国内阁的答复--4月22日最高军事会议举行第八次会议--德国与盟国在陆军和空军方面的力量对比--斯堪的纳维亚的混乱局面--关于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决定--指挥权的又一次变更--5月1日的指令--特隆赫姆战役--在纳姆索斯的失败--昂达耳斯内斯远征中的佩吉特--战时内阁关于英军撤出挪威中部的决定--在莫绍恩的惨败--5月4日我的报告--格宾斯的军队--德军的北进--德国在方法上和素质上的优势。

4月20日，我获得同意，任命科克勋爵为纳尔维克区英国海、陆、空军的唯一司令，从而使麦克西将军直接受他的节制。科克勋爵富有充沛的进攻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很锐敏地认识到迟延的危险；但是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行政127管理方面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国内所能设想的情形。不仅如此，海军军官即使被授予最充分的权力，在纯军事问题上，也不便向陆军发号施令。假使海、陆军的地位互相对换，这种情形，甚至更为真确。我们曾经希望，通过解除麦克西将军的直接的重大责任，应该使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去采取大胆的战术，但结果却使我们大失所望。麦克西仍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理由来阻挠我们采取激烈的行动。自从临时决定进攻纳尔维克的主张遭到拒绝以后，一个星期以来的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我们逐渐不利。两千名德国士兵，无疑地是在日夜赶工，建筑他们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以及纳尔维克城，全都隐匿在大雪中。敌人这时无疑已经把那些从沉没的驱逐舰中逃脱出来的两三千水兵组织起来了。他们为使用空中力量来对付我们所作的安排，日益改进。我们的船舰和已经登陆的部队，受到了日益加剧的轰炸。21日这天，科克勋爵写信给我如下：

我写信来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力量，以免辜负你的期望。停滞不前的情形是很难克服的。当然，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天降大雪，在北部的山坡上，至今积雪仍有好几浬深。我本人曾亲自加以勘查，但因大雪两天来时断时续，局势没有好转。最初的错误是，原有的军队出发时，都假定他们不会遇到抵

抗，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例如坦噶战役①。目前士兵尚未获得小型武器弹药和淡水的储备，但是却有并不需要的成吨的军需品和人员。

①系指1914年在桑给巴尔附近的坦噶登陆。

我们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战斗机，因为我们在空中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个地方，天天有敌机来侦察，如果遇有运输舰或轮船等，即投弹轰炸。这些船舰终究难免要被命中。我昨天乘飞机在纳尔维克上空视察，但很难看得仔细。山石嶙峋的悬崖，除了露出的顶点以外，都被积雪掩盖；在这露出顶端的周围，积雪一定很深。从岸上直到水边，一片都是皑皑白雪，因此，无法看清水边的情况。

在等待可以发动攻势的条件时，我们同时实行破坏地下铁道等交通工具，轰炸和烧毁大的渡船，切断该城与外界的联络，……不能前进，令人十分着恼；而且我了解你一定诧异，为什么我们不前进？不过，我要向你保证，这绝不是我们有不愿前进的意思。

科克勋爵决定在海军排炮的轰击下，实行武装搜索，麦克西将军对此表示异议。他说，在预定对纳尔维克采取军事行动以前，他觉得他有责任声明，假使在纳尔维克的挪威男女及幼童，竟然遭受我们所计划的炮击，则他部下的将士，就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来说，都将引以为耻。科克勋爵自己不加任何评论，仅把这篇发言转来。首相和我都不能参加4月22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因为那天我们都要到巴黎去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在动身以前，我已草拟了一个答复，并且得到了我的同僚们的赞同：

我认为科克勋爵已经阅读了战争爆发时所颁发的"炮击训令"。假使他有鉴于敌人利用建筑物作掩护，以维持他们在纳尔维克的行动，因而感到有超越训令规定的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他可能有的一切方法，包括在可能的条件下散发传单，来提出六小时限期的警告；并要通知德军司令，必须命令城内所有的平民离开该城；如果阻止平民离去，德军应该负责。

他也可以宣布，在六小时的限期内，不破坏铁路线，以便平民可以从那条路线从容地撤退。

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政策，并坚决地声明："不能允许德国人把平民关在城内，以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使挪威的城镇变成了战争堡

垒。"

※　　※　　※

我们到巴黎时，心中对挪威战役不胜焦急慌乱，因为挪威战役的行动，原是由英国负责的。雷诺先生在欢迎我们以后，开始叙述总的军事形势，这种形势的严重性，使我们两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联合行动，相形之下，变成了次要的问题。雷诺先生说，地理位置使德国人永远享有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德国现有一百九十个师，其中可以用于西线方面的，有一百五十个师。盟国用来抵抗德国军队的，有一百个师，其中十个师是英国部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人口共计六千五百万，兵力达到二百四十八个师，其中二百零七个师在西线作战。而法国方面，则有一百一十八个师，其中一百一十个师驻防在西线；英国共有八十九个师，其中六十三个师是在西线。总计西线方面，协约国军队以一百七十三个师，对抗德军二百零七个师，直到后来美国参战，派来了三十四个师才使协约国的兵力与德国相等。但今天的形势，是多么不利啊！德国的人口现在已达八千万人。它显然可以建成三百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到今年年底止，法国很难期望英国能够派出二十个师的兵力参加西线。因此，我们势必面临敌人在数量上巨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优势。在目前，敌我双方在人数上，已是三与二之比，不久恐怕就要变成二与一之比。至于装备方面，德国在航空及飞机的装备方面，都占优势，而大炮及军火的聚积，也比我们要多。雷诺的发言到此为止。

我们逐步地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假使我们在1936年德国占领莱茵兰的时期就出来干涉，那时只需一个警察行动，便足以应付；或者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就出来干涉，那时德国虽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但能派到西线的兵力，还只有十三个师；或者甚至即使1939年9月以后才出来干涉，那时因为波兰还在抵抗，德国也只能派四十二个师来到西线。

因为曾经获得胜利的协约国，始终没有一次敢于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来抵抗希特勒的屡次侵略及破坏各种条约的行为，甚至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终于造成了德国今天这种令人生畏的优势。

※　　※　　※

对于这个阴沉的序曲的严重性，我们全都了解。在这个序曲结束后，我们重新又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混乱状态。

首相很明确地说明了当前的局势。我们已有一万三千名部队在纳姆索斯及昂达耳斯内斯登陆，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到我们期望的范围以外的地点。因为感到正面进攻特隆赫姆，将会需要过多的海军力量，于是决定改变计划而采取南北两面包抄的方式。但是在最近两天内，因为纳姆索斯遭到一次惨重的空袭，这些新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那里没有高射炮火的抵抗，德国人便可以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纳尔维克的全部德国战舰，已经完全消灭，但是陆地上的德国部队，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因此要在陆地上进攻敌人，一时还不可能。如果我们第一次的尝试不能成功，就得重新再接再厉。

张伯伦先生说，关于挪威中部，英国司令部迫切希望增援已经开往该地的部队，保护它们来抵抗德军由南面来的进攻，最后并协助占领特隆赫姆。该处需要生力军的增援，早已肯定无疑了。在最近的将来可以调派的，有英军五千名，法军七千名，波兰三千名，英国机械化部队三个营，英国轻坦克部队一个营，法国轻装师三个师以及英国本土防卫队的一个师。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可以派出多少军队，而在于可以登陆并在该国坚持作战的将士的数目，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雷诺先生说，法国可以派遣四个轻装师。

我在这些会议中，到现在才第一次充分发表了我的意见。

我向法国人指出，在敌方飞机及潜艇的袭击下把军队及供给品运送上岸时所遇到的困难。每条船只，都得用驱逐舰护航；

每个登陆地点必须由巡洋舰及驱逐舰不间断地保卫，不但在登陆时如此，而且要等到在岸上装起高射炮时为止。直到现在，盟国的船舶非常幸运，很少有被敌机击中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在作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盟国迄今为止，虽已有一万三千人安全登陆，但尚未建立作战根据地，在内地作战时，仅仅依赖薄弱的交通线，而且实际上，没有大炮或掩护作战的飞机。这就是挪威中部的局势。在纳尔维克，德国人的阵势没有这样的强大，而且港口也不像这样容易遭受空袭。一旦港口夺到手，士兵就可以用较快的速度登陆。凡是不能在更南面的海港登陆的部队，都应该调到纳尔维克。在奉派到纳尔维克作战的

部队中，或甚至还留在英国的部队中，没有一个部队能冒着大雪在当地越野行军的。在纳尔维克的任务，恐怕不仅要解放海港及城镇，甚至也不仅限于肃清整个地区的德国人，而是要使用与德国任何进一步策划相称的兵力，沿着铁路线推进到瑞典的边界。照英国司令部慎重考虑的见解，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即使这样会延迟部队在其他港口登陆的速度，但其程度也不超过它们在登陆时因上述各种困难而已经受到的限制。

我们全体一致承认当前这种不愉快的处境，以及暂时的无能为力。最高军事会议一致同意，当前的军事目标应该是：

（1）占领特隆赫姆。

（2）占领纳尔维克，并在瑞典边界，集中足够的盟国军队。

第二天，我们谈到荷兰人及比利时人面临的危险，以及他们拒绝和我们采取任何共同的措施。我们非常了解，意大利随时可能向我们宣战。关于地中海方面，庞德上将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将进行洽商，准备采取各种海军措施。在这次会议中，波兰政府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也被邀请参加。他宣称，他能够在几个月之内，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并且他正在采取积极的步骤，要在美国招募一个波兰师。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又取得协议：如果德国侵犯荷兰，盟国军队不必和比利时政府磋商，应该立即进兵比利时；英国皇家空军，可以出动轰炸德军部队集合地点及鲁尔区的炼油厂。

※　　※　　※

在我们出席会议归来后，我非常担心，我们不仅在为了对抗敌人所作的努力方面，而且在指挥作战所用的方法方面，都将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便写信给首相，内容如下：

我十分希望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来给你支持，因此，必须提醒你，你在挪威方面马上就要碰壁了。

我很感激你接受了我的请求，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等等。不过，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假使我不能拥有必要的权力，我不愿再从你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现在没有一个人是有权的。委员会有六个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三个大臣，还有伊斯梅将军。他们对于在挪威的作战行动（除纳尔维克战役外），都有发言权。但是除了你自

己以外，没有人负责制定和指挥军事政策。如果你觉得能够负起这个重任，你可以相信我将以海军大臣的地位对你表示始终如一的忠诚，假使你因为负有其他种种任务而觉得不能负起这个任务，你不妨将你的权力委托给一个能够筹划并指挥我们一般作战行动的代表，同时由你和战时内阁给予支持，直到有充足的理由不能给予支持时为止。

在我还没有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我接到了首相的一封信，说他一直在考虑着斯堪的纳维亚的形势，感觉到局面不能令人满意。他要我在那天晚上饭后，到唐宁街去见他，私下讨论整个形势。

我对于这次谈话的经过，没有留下记录。这次谈话，是非常融洽的。我当然把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中所述各点告诉了他，而首相因为我所持的各点具有充分而正当的理由，所以表示了同意。他十分愿意把我所要求的指挥权交给我，而且在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个人隔阂。然而他必须和许多重要人物商量，而且要说服他们。直等到5月1日，他才能向战时内阁及有关人士发出下列的通告：

1940年5月1日

我对关于探讨并决定各种国防问题的现行办法进行了研究，并同主管陆、海、空军部门的大臣们交换了意见。现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各位同僚传阅，其中说明已经决定在今后对这些办法实行某种改革，而海陆空三部大臣对此也一致表示同意。经海军大臣同意，伊斯梅少将（曾获三级巴斯勋章和三级特殊功勋章）已被任命为高级参谋官，主管中央参谋部。

该参谋部，按照备忘录中的说明，应听从海军大臣指挥。伊斯梅少将因任这种职务，并已被任命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额外委员。

内维尔·张伯伦

国防组织

为了使作战指挥事宜更加集中起见，对现行办法，将实行下列的改革：

海军大臣，在首相本人不主持会议时，将继续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并且在首相不出席会议时，将以首相代表的资格，在会议上处理战时内阁交议的一切事务。

海军大臣，将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负责领导并指挥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他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随时召集委员会，进行个人商谈。

三军参谋长，仍将负责对政府提出集体的意见，并且与其所属的参谋人员制定方案，以实现由海军大臣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目标；在提出方案时，并附上他们认为适当的评论。

三军参谋长，就其个人的身分而言，分别对各自部门的大臣负责，并应随时将所得的结论，报告他们的大臣。

如果时间许可，三军参谋长所拟的方案，连同他们的评论及海军大臣所作的任何评论，应呈送交军事协调委员会核准；并且除非军事协调委员会经战时内阁授权作出最后的决定，或在军事协调委员会发生异议时，这些方案，应送交战时内阁核准。

关于紧要事件，也许不能把方案提交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但是遇到这种情形，海军大臣无疑会有各种方法，和三军部门的大臣，作非正式的商讨。如果发生异议时，则应呈请首相决定。

为了便利上面概述的一般计划，并使海军大臣与三军参谋长之间有一个维持密切联系的便利方法起见，将成立一个适当的中央参谋部（与海军部的参谋部有区别）以协助海军大臣。该参谋部，由一个高级参谋官主持，他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额外委员之一。

我接受了这个办法。它似乎较前有了改进。我现在能够召集并主持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了。没有他们，什么事都无从做起。并且我已奉命正式负责对他们"进行领导和指挥"了。主管中央参谋部的高级参谋官伊斯梅将军，现已听我指挥，成为我所属的军官及代表；并且，由于这个资格而成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之一。我和伊斯梅将军相识好多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发生了亲密的、甚至更进一步的关系。于是，三军参谋长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集体对我负责，而我作为首相的代表，在名义上，可以使用我的权力，来左右他们的决议和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主要是向他们各自部门的大臣效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各军事部门的大臣，如果对于把他们拥有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他们的同僚之一，而不感到某种不快，这也是超乎人之常情的。而且，在备忘录中，已明白规定，我是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而履行职责的，因此，我负有无限的责任，但我自己手

中却缺乏执行职责的实权。虽然如此，我却感到也许我能够使这个新的机构发挥作用。但它命定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之久。

可是，从1940年5月1日起，直到1945年7月27日我卸任时为止，我在公私两方面和伊斯梅将军的关系，以及他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继续维持不断，而且也没有疏远。

※　　※　　※

现在有必要把特隆赫姆战役的实际经过详细地叙述一下。我们从纳姆索斯出发的北面的部队，离开特隆赫姆有八十哩；而我们从昂达耳斯内斯出发的南面的部队，距离该城市，则有一百五十哩。准备经过峡湾而展开的中央攻势（"铁锤"作战计划），已经放弃了；放弃的原因，一半是由于害怕付出的代价太大，一半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两侧包抄的攻势上。现在两侧包抄的运动战都完全失败了。纳姆索斯方面由卡顿·德·维阿尔特率领的军队，已遵照训令，冒着挪威的大雪和德国人的空袭，迅速前进。19日，有一个旅到达峡湾口，距离特隆赫姆五十哩的费尔达尔。我已经看出，德国人能够在一夜之间，派出一支实力比他们强大的军队，由特隆赫姆水路出发，来切断他们的后路，我并且向参谋部提出了警告。两天以后，这种情形果然发生了。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却了若干哩，直到他们可以阻截敌人的地方。道路积雪很深，使人无法忍受，而且现在在有些地方，积雪有时也开始融化。另一方面，渡过内峡湾而来的德军，也像我们一样缺乏车辆运输。由于这些原因，任何地面的剧烈战斗，都无法进行；沿途少数零散的部队，疲劳不堪地跋涉前进，但他们对于不可抵抗的敌方空军来说，已不成为袭击的目标了。要是卡顿·德·维阿尔特已经知道他只能获得数量有限的兵力，或者已经了解对特隆赫姆的中央攻势已被放弃--这个重要情况，我们的参谋部却没有通知他--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更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他是配合事先告诉他的那个主要目标而采取行动的。

最后，几乎人人都被弄得精疲力竭，沮丧而愤懑地退回到纳姆索斯，法国阿尔卑斯步兵旅仍留在该地。卡顿·德·维阿尔特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颇受人们尊重，这时宣称除了撤退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海军部便立刻进行准备，4月28日，发出命令，要求部队从纳姆索斯撤退。法国的分遣队将先于英军上船，留下部分穿滑雪鞋的部队，和我们的

后卫部队相配合。撤退的日期，可能是5月1日及2日夜晚。但最后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退了。所有的部队都在3日晚上船，等到黎明的时候，德国侦察飞机发现他们时，他们早已入海很远了。从早晨八时起到下午三时，敌方轰炸机成群结队，接二连三地来袭击我们的战舰及运输舰，当时因为没有英国空军来保护舰队，所幸各运输舰都没有被敌机击中。只有装载我们后卫部队的法国驱逐舰"比松"号及英舰"阿弗利第"号，"战斗到最后而沉没"。

我们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部队，却遭到了一系列不同的不幸事件，但是在此地，我们至少也使敌人遭到了重大的伤亡。为了响应挪威总司令鲁格将军的紧急求援，陆军准将摩根的第一四八步兵旅迅速前进，最远到达利勒哈梅尔。在该处，他们同精疲力尽、溃不成军的挪威部队会合。德国人曾使用他们三个装备齐全的师团的优势兵力，沿着从奥斯陆到当博斯及特隆赫姆的公路和铁路，一路追击这些挪威部队。

剧烈的战斗，接着便展开了。一艘装载着摩根准将的车辆以及所有大炮和迫击炮的船只，被击中沉没。但摩根准将部下那些年轻的本土防卫队，仍用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同时那些不仅配备着五吋九口径的榴弹炮，而且拥有许多重迫击炮及若干坦克的德国先锋队，英勇战斗。4月24日，从法国开来的第十五旅的主力营，到达了即将崩溃的前线。统率这些正规部队的佩吉特将军，从鲁格将军那里获悉挪威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不经过充分休整，并且重新加以装备，就不能再作战了。于是，他接管了作战的指挥权，把他的一个旅的其余部队，在刚刚开到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并以坚决的意志，对抗德军，进行了一系列猛烈的交锋。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幸而未被毁坏的铁路，佩吉特把他自己的部队、已经丧失七百人的摩根旅以及一些挪威部队，都救了出来。大批的英军，整整一天都藏在一条漫长的铁路隧道中，由他们那辆可贵的军需火车来供应给养。这样就完全未被敌人以及俯瞰一切的敌机所察觉。佩吉特经过了五次的后卫战，其中有数次曾给德军以重创，而且行军一百多哩，终于回到海边的昂达耳斯内斯。这个小地方，也和纳姆索斯一样，已被炸成平地；但是，在5月1日夜晚，第十五旅和摩根的第一四八旅的残余部队，都已登上英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本国。佩吉特将军在这几天中所表现的才能和

决心，使他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步晋级，直到后来担任高级统帅。

此外，空军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而进行的一次英勇的冒险行动，也应该予以记录。距离昂达耳斯内斯四十哩，已经冰冻了的雷谢斯科根湖，是唯一的降落"机场"。4月24日，由"光荣"号舰上起飞的一个"斗士"式战斗机中队飞到当地，它们立即遭受猛烈的袭击，海军航空兵部队立刻全力援助；但是，一面要为本身生存而战，一面要掩护相距二百哩远的两个远征军的作战；一面又要保护它们自己的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实在不是单独一个航空中队所能胜任的。到了4月26日，这队飞机便不能再起飞了，而当时又没有可以从英国飞来的轰炸机，给予长距离的支援。

※　　※　　※

我们为当地的局势所迫而实行的撤退，与战时内阁在接到由首相主持的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提议后所采取的决定，是相符合的。我们全体一致断定，要想占领并据守特隆赫姆，已非我们的能力所及了。实力薄弱的钳形攻势，两翼都已被击溃了。张伯伦先生向内阁宣称，虽然我们同时应该继续抵抗德国人的推进，但是必须制定计划，从纳姆索斯及昂达耳斯内斯撤退我们的部队。内阁对于这些提议颇感烦恼，然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　　※　　※

为了尽量延迟敌人向纳尔维克北进，我们现已派遣后来称为"突击部队"式的特种部队，由富于胆识的军官格宾斯上校率领，前往离海岸一百二十哩的莫绍恩。我最感焦急的，是驻在纳姆索斯的一小部分军队，必须使用任何可用的车辆，夺路而出，沿公路前往格朗。即使只有二百人，也足以从事小规模的后卫战。他们从格朗，一定可以觅路步行到莫绍恩。

我希望利用这种手段，使格宾斯能争取时间来建设阵地，以便抵抗敌人目前能够开到的极少数的部队。人们一再地告诉我，这条公路是无法通行的。梅西将军从伦敦发出了坚决的要求。他获得的答复是：即使一小队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使用他们的滑雪鞋，也不能通过这条道路。几天后，梅西将军在他的电报中说，"看来，如果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不能沿着这条公路退出，则德国人似乎显然也不能沿着

这条公路而前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后来德国人曾充分利用了这条公路，而且沿这条公路非常迅速地前进，使我们在莫绍恩的部队没有时间妥善地筑好他们的阵地。看来，我们势必不能守住这个地方。"事实证明这话一点也不错。驱逐舰"贾纳斯"号，曾载运阿尔卑斯步兵团士兵一百名及轻高射炮两门，由海道到达当地，但在德国人到来以前，该舰复又离去。

※　　※　　※

我们进行的挪威战役，现在已经达到了被许多重大事件所掩盖的地步了。德国人在计划、执行和力量方面，显然占有优势，他们把一个经过精密准备的作战计划，彻底地加以贯彻。他们充分了解如何在各个方面大规模地利用空军。不但如此，他们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小队组织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在纳尔维克，一个混合的、临时凑集的德国部队，为数仅六千人，竟能顽抗盟国部队二万人达六星期之久；而后来虽被我们从该城中逐出，但最后仍坚持着看到我们的部队被迫撤去。海军出色地发动了纳尔维克攻势，但因陆军司令不肯去冒公认的特大的危险，使它终于陷于瘫痪。我们的兵力，分散在纳尔维克与特隆赫姆两处，结果使这两处的进攻计划，都受到了损害。特隆赫姆中间突破战术的放弃，适足以表明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优柔寡断。这件事不但军事专家应该负责，就是那些过分轻信专家意见的政治首脑也应该负责。在纳姆索斯，我们的部队不过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往返跋涉了一次，只是在昂达耳斯内斯的远征中，算是打击了一下德国军队。德国人在七天内走过了从纳姆索斯到莫绍恩的公路，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为不可通行的道路。当格宾斯的部队向北退却期间，在博多和摩城两地，我们都是迟了一步；另一方面，敌人虽然必须克服困难，跋涉数百哩崎岖不平、积雪难行的田野，而且尽管我们有种种英勇的表现，他们终于迫使我们退回去。我们一向具有制海权，并能进攻沿着不设防海岸的任何地方，但现在却被在陆地上行军、不顾一切险阻、而越过遥远的路程的敌人抛在后面了。在这次挪威的交战中，我们一些最精锐的军队--苏格兰和爱尔兰卫队，被希特勒的精壮的、勇往直前的和训练有素的青年军队所挫败了。

为了尽到我们的职责起见，我们已经竭尽一切力量，企图在挪威境内固守下去。我们当然认为上苍对待我们非常残酷。现在我们可以

看到，幸而我们能摆脱这个困难的局面。同时，我们对于一系列的安全撤退，应该引以为慰。在特隆赫姆，是失败了！在纳尔维克，是进退维谷！这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中，我们能够在英国人民、我们的盟国以及友好的或敌对的中立国家面前展示的唯一成果。鉴于我本人在这些事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无法解释曾使我们遭到挫败的种种困难，以及我们的参谋部、我们的政府机构和我们的指挥作战方法等方面的种种缺点，我真奇怪我居然仍能保持我的地位，并继续享有公众对我的尊敬和议会对我的信任。

这就是因为六七年以来，我早已确切预料到局势的变化过程，并曾不断地提出警告；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注意，而现在人们却回想起来了。

※　　※　　※

"晦暗不明的战争"，因希特勒进攻挪威而告终。这种不明朗的状态，随着人们从未见过的一次最可怕的军事进攻的爆发而突然消失，一切都呈现在强烈的眩光之下了。我对于八个月以来曾使全世界人们发生惊异的英法两国的昏睡状态，曾加以说明。这个阶段，证明对盟国是最有害的。法国共产党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起，就向莫斯科学舌，指责战争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罪行"。

他们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军队的士气，并阻挠工厂的生产。法国的士气，无论就军队方面或民众方面来说，在现在的5月中，已显然比战争爆发时要低落多了。

英国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英国国内受苏联指挥的共产党，虽然活动繁忙，但势力薄弱。不过，我们的政府仍是一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它在一个和反对党极为疏远的首相的领导下，而且没有获得工会运动热烈的和积极的支持。政府方面的镇静的、诚恳的、但带有按部就班式的特色，没有在统治阶级或军火工厂中激起那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紧张努力。为了振发沉睡中的英国民族的潜力，我们需要有灾难的打击和危险局势的刺激。警钟很快就要响起来了。

第三十七章　挪威：最后的阶段

放弃对纳尔维克的直接进攻--在5月的登陆--奥金莱克将军被任为军事司令长官--5月28日占领城市--在法国的战争压倒了一切--撤退--返回英国的护航队--德国战斗巡洋舰的出现--"光荣"号和"热情"号被击沉--"阿卡斯塔"号的故事--空袭特隆赫姆的德国军舰--我们获得的一个重大结果--德国舰队的瓦解。

我们最好不管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在本章中叙述挪威插曲的结果。

4月16日以后，科克勋爵被迫放弃直接进攻纳尔维克的想法。4月24日，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和三艘巡洋舰曾进行了三小时的排炮轰击，但不能有效地击退当地的驻军。我曾请第一海务大臣设法安排，以比较次要的"坚决"号去代替"沃斯派特"号，因为就炮轰而言，前者同样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同时，因为法国和波兰军队的到达，尤其因为积雪融化的时期已经来临，这就促使科克勋爵加紧向城市进攻。根据新的计划，我方部队应在纳尔维克上面的峡湾端部登陆，然后再越过罗姆巴克斯峡湾，进攻纳尔维克。第二十四卫兵旅已经调去抵抗由特隆赫姆来犯的德军；但到5月初，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三个营、法国外籍军团两个营、波兰军队四个营和大约有三千五百人的挪威军队，都可供调用。在敌人方面，他们获得第三山地师团的一部分兵力的增援，这支增援部队不是从挪威南部空运来的，便是从瑞典由铁路偷运来的。

第一次登陆由法国分遣队司令贝图阿尔将军指挥。在5月12至13日夜晚，在别尔克维克胜利完成，损失极微。我派去统率挪威北部所有部队的奥金莱克将军当时也在场，并在第二天，负责指挥作战。他所接到的训令是切断敌方铁矿石的供应，并为挪威国王及其政府在国内保持一个立足之地。

这个新的英国司令官，很自然地要求大大增加兵力，使它能达到十七个营，两百门轻重高射炮和四个中队的飞机，但是可能答应给他的，大概只有他所要求的一半数量。

但这时，惊人的事件已经压倒了一切。5月24日，在面临一败涂地的危机时，我们决定将我们在法国和国内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使用。这个决定，得到了几乎普遍的赞同。不过，为了保证把纳尔维克港加以破坏，并掩护我们部队的撤退，我们必须先占领该城市。越过罗姆巴克斯峡湾而对纳尔维克进行的主力进攻，在5月27日开始。参加的部队有外籍军团两个营和挪威军队一个营，在精明强干的贝图阿尔将军的指挥下作战。这次登陆，完全成功。登陆时，几乎毫无损失，敌方的反攻也被击退。纳尔维克在5月28日被占领。曾经和兵力超过他们四倍的我方军队作过长期抵抗的德军，终于退入山地，留下来被我们俘虏的有四百人。

我们现在却不得不抛弃经过艰难困苦所赢得的一切。撤退本身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作战行动。它使得已因在挪威和英吉利海峡两面作战而过分铺开的舰队，承担了更加沉重的任务。敦刻尔克撤退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的身上，所有可以利用的轻型船舰都已南调，作战舰队本身，必须随时作好准备，抵抗敌人侵入本土。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调往南部沿海一带，担任防备敌人入侵的任务。海军总司令在斯卡帕湾可以遣调的主力舰，有"罗德尼"号、"英勇"号、"声威"号和"却敌"号。这些舰只是预备用来应付一切意外的。

纳尔维克的撤退进展很快。到6月8日，所有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军队约二万四千人，连同大量的物资和装备都已装上船，编成三个护航队驶往英国，而没有受到敌人的阻挠。

实际上，这时岸上的敌军，只不过是几千名分散的、没有组织的、但却胜利的官兵了。在这最后几天内，我们不但出动了海军飞机，并有陆上基地出发的一中队旋风式飞机，提供极其重要的保护，以抵抗德国的空军。这个中队奉命保持战斗活动直到最后一刻，在必要时，将它们的飞机破坏后撤退。

但这些飞行员凭借他们的勇气和技巧，完成了空前未有的功绩--也是他们最后的功绩--将所驾驶的旋风式飞机，降落在"光荣"号航空母舰上，和"皇家方舟"号及大队船舰一同返国。

为了掩护这些战斗，科克勋爵除了航空母舰外，尚有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考文垂"号以及十六艘驱逐舰和其他较小的舰艇。巡洋舰"得文郡"号，当时去接挪威国王及其部下离开特罗姆塞，所以它是

单独行动的。科克勋爵将他所安排的护航队情况通知了总司令，并请求保护，以免受到敌方重型军舰的袭击。福布斯海军上将在6月6日，派出"英勇"号去和运输部队的第一个护航队会合，将它护送到谢特兰群岛北面，然后再回去保护第二个护航队。总司令虽然有许多需要他兼顾的事务，他仍企图用他的战斗巡洋舰来保护运输舰。6月5日，他获得情报，说有两艘来历不明的船只，显然正在向冰岛驶去；后来又接到报告，说敌军已在该岛登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派他的战斗巡洋舰去调查这些报告，结果证明消息不确。于是，在这不幸的一天，我们在北方海洋可用的实力，都被广泛地分散了。当时纳尔维克护航队的航行以及对于它们的保护，完全遵照前六个星期中所使用的毫无差错的方法。在这条航路上，运输舰和战舰，包括航空母舰在内，以前一向是只派反潜艇的舰只护送的。到这时为止，从来没有发现过德国重型军舰的活动。现在，德国的重型军舰在修理好早期会战中所受到的损坏后，却突然在挪威沿海一带出现了。

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率领巡洋舰"希佩尔"号和四艘驱逐舰，在6月4日离开基尔，目的是要袭击纳尔维克区域内的航运和各个基地，借以解救他们残余的登陆部队。关于我们撤退的意图，他们直到6月7日才得到消息。德国海军司令听到英国护航队已在海上，决定袭击它们。8日清晨，他遇到了由拖网船护送的一艘油船、一艘空的运输舰"奥拉马"号和救护船"阿特兰蒂斯"号。他尊重"阿特兰蒂斯"号的豁免权，而将其余的舰艇都击沉了。

当天下午，"希佩尔"号和驱逐舰回到了特隆赫姆，但两艘战斗巡洋舰则仍继续在海上搜寻战利品。到下午四时，它们得到了酬报。它们看见航空母舰"光荣"号，以及护送它的驱逐舰"阿卡斯塔"号和"热情"号的浓烟。"光荣"号在早晨因燃料不足，而离队单独驶返本国，这时，大约在主要的护航队前面二百哩的地方。但这个解释不能使人信服。"光荣"号应该有足够的燃料，使它可以用护航队的速度一同前进。所有的舰只都应该在一起行动的。

双方的交锋，大约在下午四时三十分开始，彼此相距在二万七千码以上。在这个距离，"光荣"号的四吋口径大炮是完全无用的。它曾企图把它的鱼雷轰炸机升空作战，但没有等到飞机起飞，它的前飞机棚已被击中起火，将旋风式飞机烧毁，并使鱼雷不能由舱下吊上来装

在轰炸机上。在以后的半小时内，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使它完全失去逃脱的机会。

到了五时二十分，它的舷侧严重地倾斜。于是舰长下令撤离该舰。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它便沉没了。

同时，它的两艘驱逐舰也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它们都放出烟幕，努力设法掩护"光荣"号。它们在被击沉以前，都曾向敌舰发射鱼雷。"热情"号不久即被击沉。"阿卡斯塔"号由皇家海军的C·E·格拉斯弗德海军中校指挥，现在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舰单独应战；它的故事，由舰上的一个幸存者，一等水兵C·卡特叙述如下：

我们的舰上像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一个人说话。军舰现在正以全速避开敌舰。接着，传来了一大串的命令：准备所有的烟幕浮子，接连皮带管，各种其他的工作都准备就绪。我们这时仍在避开敌舰，并放出烟幕。我们所有的烟募浮子全都开放了。舰长于是将下述命令传给各个作战岗位："你们也许以为我们正在躲避敌舰，准备逃脱，其实并不如此。我们的友舰'热情'号已被击沉了，'光荣'号也正在沉没中，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祝你们的幸运。"接着，我们改变航程，进入我们自己的烟幕。我奉命负责发射第六和第七鱼雷射管。不久，我们穿出了烟幕，转向右舷改变航程，由左舷发射我们的鱼雷。这时，我才第一次瞥见敌舰，老实说，我似乎看到一艘大的［军舰］的一艘小的军舰。我们相距不远。我从我的［船尾］鱼雷射管发射出两个鱼雷，最前面的射管也正在发射鱼雷。我们都在注视着结果。这时欢声骤起，使我终身难忘。在一艘敌舰的左船头，黄色的光亮一闪，浓烟腾空而起，巨大的水柱向上直冲。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击中目标了。我们既然如此靠近，我个人认为是绝不会不击中的。敌舰对我们一弹不发。我认为这次袭击完全出乎它的意料。我们发射鱼雷后，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烟幕中去，又向右舷改变航程。"准备发射剩余的鱼雷"；这次，我们刚将舰首伸出烟幕，敌舰就狠狠地打击我们。一颗炮弹击中了机器舱，击毙了我的鱼雷射管的组员。我被抛到射管的后头。我一定被打晕了一阵，因为当我醒来时，我的手臂疼痛。军舰已停止不动了，并向左舷侧倾斜着。但是，精彩的插曲发生了，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总之，我爬回到我的控制座，我看见那两条军舰，我发射了剩余的鱼雷，没人叫我这样做，我猜想我是发狂了。只

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要发射鱼雷，但我却发射了。"阿卡斯塔"号的大炮正在不断地怒吼着，甚至舰侧已经倾斜，但仍开炮。后来敌舰打中了我们几次，但在船尾正中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我时常怀疑是否敌舰使用了鱼雷来袭击我们？无论如何，这次的爆炸似乎将军舰从海面上悬空提了起来。最后，舰长下令弃船。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上尉医官①。这是他登上的第一艘军舰，他的第一次战斗。在我跳入海中以前，我看见他仍在治疗伤兵，这是一个绝望的工作。当我在海中时，我看见舰长靠在舰桥上，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抽着。我们向他喊叫着，要他到我们的艇里来。他挥手表示"再会，并祝你们幸运"--一个勇敢的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①临时医官斯坦默斯，皇家海军义勇后备队。

一千四百七十四名皇家海军的军官和士兵，四十一名皇家空军人员，便这样牺牲了。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搜寻，但后来由一艘挪威船救起并运送返国的，只有三十九人。此外有六个人被敌船救起，带到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被"阿卡斯塔"号的鱼雷击中，受到重创，向特隆赫姆驶去。

当这次战斗正在进行时，巡洋舰"得文郡"号载着挪威国王及其大臣们，约在西南一百哩的海上。向北方驶来会合护航队的"英勇"号，还离得很远。从"光荣"号收到的唯一电讯，电码错误很多，意义不明，可见它的主要无线电讯设备早已被损坏。只有"得文郡"号收到了这个电讯，但因电文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它便没有打破当时的寂静，发出电讯转递这个消息，因为一经转递，就有将它的位置泄露的严重危险。在当时环境之下，这是极不相宜的。直到第二天的早晨，疑虑才开始产生。当时，"英勇"号遇到了"阿特兰蒂斯"号，知道了"奥拉马"号被击沉的消息，以及敌方主力舰已经开到海上。"英勇"号传递了这个情报，并加快速度去和科克勋爵的护航队会合。总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立即率领他仅有的军舰"罗德尼"号、"声威"号和六艘驱逐舰出发入海。

英勇的"阿卡斯塔"号给予"沙恩霍斯特"号的创伤，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敌人的这两艘战斗巡洋舰，放弃了进一步的战斗活动，立即回到特隆赫姆。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他们的海军司令没有遵守命令，擅

自放弃命令中所指示的目标，表示不满。他们又派出了"希佩尔"号，但这时已经太迟了。

10日，福布斯海军上将命令"皇家方舟"号加入他的舰队。当时接到了各方情报，据称敌舰正在特隆赫姆，他希望从空中加以袭击。11日皇家空军轰炸机展开攻势，但无效果。

第二天早晨，"皇家方舟"号的鸥鸟式飞机十五架发动了俯冲轰炸袭击。它们前来袭击，被敌方侦察机预先获悉，结果反而损失了八架之多。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幸，因为根据现在我们知道的情况，当时有一架鸥鸟式飞机所投的炸弹，正命中"沙恩霍斯特"号，但是没有爆炸。

在这些悲剧正在进行时，从纳尔维克驶来的护航队安全地回到了它们的目的地。英国在挪威的战役于是便告结束。

※　　※　　※

从这一切的残余和混乱的局面中，却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可能影响到战争的前途。德国人在和英国海军展开孤注一掷的战斗中，就这样断送了他们自己的海军，从而无法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高潮。在挪威沿海一带的历次海战中，盟国方面的损失，共计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海岸炮舰一艘和驱逐舰九艘。此外，还有巡洋舰六艘、海岸炮舰两艘和驱逐舰八艘受创，但可以在我们海军实力的范围内，加以修复。另一方面，到了1940年6月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可以作战的德国舰队却只剩下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虽然他们受伤的军舰大部分也像我们一样，是可以修好的，但是就侵犯英国这个最高目标来说，德国海军已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了。①

①见附录（18）。

①见第二十八章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0月23日我很希望你能于今天早晨和其他参谋长约定时间，以便根据舰队目前所处地位和黑夜加长的情况，讨论有关预防突袭或进攻的问题。在上次大战中，我经常和这些想法斗争，但是现在的环境与以前似不完全相同。我当然不了解军事部署，但在我看来，似乎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机动纵队或有组织的兵

力，如遇敌人突袭，就可以迅速出动给予反击。自然，空军部门也许可以担负全部的责任。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10月27日

我写的这个文件是预备送到内阁传阅的，请你们加以考虑。

为我们的利益计，当然无需反对俄国要求在波罗的海获得基地。这种基地只有在对付德国时才有需要，而在取得基地的过程中，俄国和德国利益的强烈冲突，就会明显起来。我们应该向芬兰人指出，保全他们的国家不受德国的进犯和征服是极为重要的，但俄国在芬兰湾或波的尼亚湾取得基地，也不会影响到芬兰的安全。除了德国以外，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实力，对我们来说绝不会强大到可怕的程度。只有德国才是那里的危险因素和敌人。实际上，使尽可能大的一部分波罗的海不被德国利用，对英国和俄国都有好处。俄国需要一些基地，来防止德国对波罗的海沿海省份或对彼得格勒进行侵略，是很自然的。如果上面的理论不错，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俄国人知道我们的观点，同时设法说服芬兰人对俄国人让步，并说服俄国以取得战略要点为限度。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秘书1939年10月29日

请设法在地下室内方便之处安放一个武器架，让海军部大厦的军官和所有体格强健的雇员，每人有一枝步枪、一把刺刀及子弹。五十份就够了。请于四十八小时内完成。

海军大臣致史末资将军函（私人密件）1939年10月29日低舷重炮舰"埃里伯斯"号已准备开往开普敦。你是知道的，我们从未认为需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来防卫开普敦，但为使深恐日本发动进攻的皮尔柯满意起见，我们同意在当地防御力量现代化之前暂时借出"埃里伯斯"号。我们知道开普敦的防御仍嫌薄弱，但德国现在没有主力舰，其仅有的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大概绝不敢开到南非的海面，如果它们竟敢开去，那么就会遭到一个虽然防御薄弱但远不是一个友好修船厂的炮火击毁的危险。假使它们冲出来，就会掀起大规模海战，我们将出动最强大的舰只，它们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直至把它们捕获为止。因此在我看来，你大概不需要这只船。反之，它如果在比利时的沿岸浅海中，尤其是如果荷兰被侵犯

时，就可以有种种的用处。实际上1914年费希尔和我就是为了这种用途，才造这艘船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影响的问题。我们不愿使你为难，宁可不用这只船。但如果你能以转租或转让的方式让这艘军舰再为我们所有，海军部将非常感谢，自然我们对南非联邦将予以赔偿。①

①史末资将军复信说，他自然愿照我们的意思办理。

祝一切顺利。

1939年11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1月4日

法国人在乡间设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机构，可以办理他们的全部海军事务，而且现已迁到那里。我们的政策，是继续留在伦敦，直到不能再留下去为止，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我们可能选作临时代替的机构的效率提到很高的水平。

请让我知道它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否能一经通知便立刻转移，而在指挥方面不致发生任何中断。电话等是否已装妥？有没有地下电线及其他设备？它们除伦敦的交换台外，是否同其他的电话交换台相接，还是单靠伦敦的总台？如果是这样，那是非常危险的。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人员1939年11月9日战争开始后十星期内，因我们从事战斗而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使我深为担忧。除非我们能加以控制，并把贸易减退限制在正常情况的20％的水平，否则即将发生严重的短缺。其他行政部门所提出的不满意见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只能以拖延来代替商船的沉没，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我坦白承认我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一方面，但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须时刻学习。我们必须暗中放松护航制度（但在公共场合又必须大吹大擂宣扬护航制度），尤其是远洋航线。我们对于现在所实施的限制，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航程的延长，必须进行细致的研究，并且必须承受较大的风险。鉴于我们的许多船只已经武装起来，所以现在有实行的可能。它们可以结成小队出发；即使对横越大西洋的船只，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必须采用这样的原则。如果我们在上述办法外，还能派出一支强大的驱逐舰队，专门巡行西部海岸入口处，当然就不必再部署指挥护航舰只的集合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了。这不是推翻或鄙弃以前的政策，那种政

策在开始时是必要的。我们把以前的政策加以改进和发展，是为了使政策的目的得以实现。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1989年11月9日

依我看来，圣赫勒拿岛及阿森松岛的防务必须充实加强，以防像"德意志"号这类敌舰输送登陆部队，加以占领。如果它们只有两门六吋口径大炮，以及港口内的一艘供应舰，我们就不免太愚蠢了。我认为该地的防军尚嫌薄弱。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1月15日

请把所提议的第一批加拿大护航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

有多少船，是些什么船，每只船上有多少人，护航队的航速如何，是否有防潜艇及防空的船舰护航？集合地点以及离港日期，应该口头通知。

海军大臣致秘书及海军助理参谋长1939年11月16日

你们是否确实知道通海军部地下室的通气孔十分安全？

如果现有的通气孔被炸弹炸坏，是否还有其他代用的通气孔？

如果庭院里起火怎么办？

目前不仅在庭院里，就是在地下层有些房间里，似乎都放着成堆的无用东西、木材以及其他可以引燃的材料。凡是不必要的可以引燃的材料，此后都应移开。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1月20日

在反潜艇战争中，最重要的办法莫过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小舰队，它的工作和驻在通路上的骑兵师一样，它不必去管商船来往和潜艇击沉商船的事情，而可以在大区域内有系统地广泛搜索。用这种方式，潜艇就无法在这些区域内藏身匿迹，而且这种策略还带来许多其他好处。①

①这个办法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2日

1．遇到发生突然的紧急事件，例如这次磁性水雷的惊人出现，凡对这种事件有任何知识或权威的人，自然应该集合起来，并从各方面来采取行动。但你是否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机

构，由我们所能找到的最适当的人选主持，直接在参谋部及海军本部领导之下，进行这类工作？这样的机构需要分成几个组；例如一个组专管搜集和鉴别从敌人最早在西海岸使用磁性水雷起，所有有关的材料，以及和幸存者进行谈话等等，以便把一切资料收集起来，加以集中。

2．第二组将专门处理试验方面的工作，"韦尔农"号的试验工作将为其中的一部分。我听说李斯特海军上将正在此地进行某种工作；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但最好大家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3．第三组专门负责在生产方面采取行动，设法使各项计划所需的材料，如期交货；而第四组显然是作战行动方面的，它实际已经成立。

我并不是说这个机构应该是永久性的或所有参加的人都应该全日在这里工作，他们应该以这项任务作为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而一切都应由最高一级加以指导和协调。

请你加以考虑，并提出一个使各方面都能配合的书面计划。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3日

1．我同意任命威克-沃克海军上将，负责协调有关磁性水雷的工作。但是他应该有明确的任务和具体的指示。（1）收集所有能够取得的资料。（2）协调和推进所有的试验工作，并确定轻重缓急。（3）就必要的生产任务提出建议。（4）在作战行动方面向海军参谋部提出意见。但作战行动问题必须时刻在海军参谋部和诺尔总司令的领导下独立进行。当然上述各项工作都应在海军部的领导下进行。

2．请给我准备一张关于各部门的职务分工表，并在表内明确海军部各技术部门的官员，如遇需要，须随时参加威克-沃克海军上将分派的工作。你在拟定这个计划时一定要和他商量。

3．从一开始，所有各项工作必须有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参加，此外也应和诺尔总司令保持联系，俾使他自12月1日起有充分的了解和活动。①

①见第二十八章及关于磁性水雷问题的附录（13）。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7日

1．我们对于德国得到瑞典铁矿石的事，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对于切断这种供应的重要性，一直有人表示怀疑。据经济作战部大臣告诉我说，情况恰好相反，如能使德国铁矿石输入中断三个月或甚至六个月，那么，不仅对于德国的作战能力，而且对于德国整个国家生活，都将发生无可比拟的严重影响。

2．海军参谋部曾向我口头提议，等到吕勒欧港冻结时，我们应该侵犯挪威的中立，派兵登陆，或者在纳尔维克港领海内派驻一艘军舰。我对这两种办法，都表示反对。

3．有人提议，在挪威沿岸某些偏僻的地点，如果可能，越向北越好，布设布雷区，以封锁挪威领海。请研究这个提议，并提供意见。如果挪威人肯自行布雷，那是再好没有。否则我们就必须制定一个实施布雷的计划。曾经有人怀疑，我们能否对这个布雷区保持必要的警戒，或能否阻截在布雷区以外行驶的装有矿石的船只。这种怀疑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曾在这个区域布雷，而且大家知道我们正在警戒和执行封锁，单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装矿石的船视为畏途了。而且这项任务，对我们本土舰队总司令来说，也不至十分繁重。不管怎样，请把你的确切看法告诉我。

4．必须注意，除了矿石以外，还有许多对德国非常有价值的商品，正通过挪威水道南下。据情报局长给我看的一个报告说，在11月，已有五艘装铁矿石的船由纳尔维克抵达德国，说现在有一些空船正在北上去装载矿石。经济作战大臣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并在各部门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

5．与此同时俄国人已通知我们，他们那只名义上是开往喀琅施塔得途中的庞大的北极破冰船，马上就要开入挪威的领海。但是同时我们听说，俄国人正在把这只破冰船租给德国，作为打开通往吕勒欧港冰路之用。如果把冰破开，而我们不采取其他反措施，那么流往德国的矿石，就将继续保持现在每月一百万吨的数字，因而完全挫败所有我们的策略。我们怎样应付这种局势呢？我将面告你一项建议；但与此同时，关于整个情势必须与外交部商量。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1月27日

我在空军看到每一个房间都备有蜡烛和火柴，以备急需。

请立即采取行动，使海军部也作同样的准备。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1月30日

烦请考虑，我们是否可以给大洋洲的护航舰队再增加第三只船。也许澳大利亚方面会再提供一艘巡洋舰，但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我们能否找出另外一艘装六吋口径大炮、有飞机弹射装备的舰只？这可以使"拉米伊"号在敌方发动海面舰只进攻时，较为自由地与敌作战。有了这艘船，还可以在运输舰队前面很远的或侧翼进行巡逻，这样就可以事先提出警告。假使在中国或印度的海面上，有了这样一艘配备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洋舰，那么，至少说明我们对德国潜艇有了某种明确的对付办法。运送一些澳洲师，是英帝国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如果发生意外，就将成为一场灾难。也许我们派遣在印度洋的潜艇之一，也可以加助一臂之力。

1939年12月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密件）

1939年12月3日

建设局长谈到，可以建造一艘装有压缩成四座十五吋口径大炮炮塔的新主力舰，我对此深感兴趣。这种战舰应该是战斗巡洋舰的型式，有厚的装甲，并确能抵挡空袭。请给我一份说明，并附上所需费用及时间的估计。这只船，可于"英王乔治五世"号一批完工后，"卤莽汉"号及"雄狮"号兴建前动工。①

①这只船的建造计划继续进行，即后来的"先锋"号。

海军大臣致秘书、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2月12日

1．为了防止发生敌人乘我们不备而采取突然袭击的危险，在圣诞节或新年中不得暂停办公或放假。在海军部和所有军港，必须实行最高一级警戒。另一方面，自现在起至2月15日之间，应该让参与参谋工作的官员差不多每人都能有一星期的休假。我很高兴听说海军部内正在计划这件事，并且我认为各军港也应尽可能这样做。

2．应该想一切办法来减轻驱逐舰水兵们所受到的辛苦紧张。我听说在德文波特，为巡逻回来的舰队全体人员安排了很好的慰劳活动，他们在港内休息两三天回到舰上后，恢复得非常好。在罗赛斯和斯卡

帕，也作了类似的安排，但我听说在斯卡帕的休假活动，远不如其他军港，在那里作短期休息的人员，都深为失望。当然，有的时候这是难免的，但我相信有关方面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在作战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慰劳这些海员。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威克-沃克海

军上将及科学研究局长（请即行动）1939年12月24日

我想你们已经预料到，敌人可能会使用音响引爆水雷或超声波水雷来代替磁性水雷。便中请给我一份意见。

海军大臣致秘书、海军副参谋长及

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28日

应该向外交部说明，关于意大利领海以六哩为限的规定，是战争开始时海军作为主动让步而制定的法令。我们始终没有通知意大利，也没有向世界公布。因此它不能成为任何谈判或协定的一部分，而只能是英国海军当局在特定情况下为便于工作所遵循的方针。现在它已经对我们不利，而且可能对我们的封锁政策有很大的妨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将以处理本部事务的方式，通知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以后只须遵守三哩的限度。同时本部将重申原来的训令：对意大利船只采取特别宽大的态度，并避免同该受惠国引起摩擦或不满。

请将所拟稿件交我。

1940年1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1940年1月4日

能否设法利用运河系统，以解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煤炭运输的紧张状态？请你准备一份意见，等我回来时交我。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鱼雷及

水雷制造局长、沃克海军少将及林德曼教授

1940年1月12日

"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关于这个问题，已在法国与它的高级军事当局充分讨论，并作了各种布置。菲茨杰拉德上校与杰弗里斯少校已见过必要的人员，现在应该可以向我提出他们的工作报告。法国军事人员指出，萨尔河和

摩泽尔河的上游以及莱茵河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可以采取许多可能的措施。大家深信，一定要等到我们的必需品有了真正大量供应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不仅第一次行动必须在所有各处都要以最大的规模进行，而且此后每天和每周都要有大量的供应，来无限期地保持最高紧张状态。

2．自然双方都理解，虽然现在要为一切行动作好准备，但最后的决定还要等两国政府来作出。

3．不管怎样，我准备把行动日期由2月月圆时推迟至3月月圆时。同时，应尽各种努力，使计划更加完善，并积累最大量的储备。

4．星期一晚九点半在我的办公室举行有关人员的会议。

到那时，每个人应能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而各方面的工作应当达到协调一致。我准备邀请空军大臣列席听取报告。报告可以个别提出，但有关人员应在休会时间一起商议。最重要的是，任何造成不合理的拖延的障碍或原因，都应在会上提出来，以便使作战计划尽快地准备好。我们也许会被迫在3月月圆前采取行动。①

①见第二十八章及第二十二章。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海

军副参谋长、秘书、及海军助理参谋长1940年1月12日

海军大臣谨向所有参加处理磁性水雷的有关人员，对于他们迄今所获得的成功表示祝贺。

海军大臣致厄斯本海军上将1940年1月13日

火箭推进武器

收到你1940年1月12日的报告。除了炸弹以外，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而在这项武器制造中，只有炸弹这一部分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我注意到文纳公司所制炸弹的某个构件已经落后。但你是否确信空军部在研究炸弹方面已尽了他们的力量?

请你给我写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报告；并且告诉我，我是否需要写信给空军大臣，请他们把这一部分工作，也像其他部分那样，移交给我们。这种不旋转的投射弹的试验非常重要。整个英国战舰及商船的安全，可能因这种发展而加强。我期待你把各方面工作切实协

调起来，并一齐向前推进，以便我们可以尽早地投入大规模成批生产。

今天关于发射的试验工作未能完成，我很遗憾，然而我从林德曼教授处知道，这个试验在原理方面是令人满意的。

请督促这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应该向空军部和陆军部提出报告、说明进展情况的时候，他们曾把这个问题中与他们有关的部分委托我代管。所以请你预备好一个简要的报告，说明截至目前的情况和今后的瞻望。①

①这个节略谈到的不旋转的投射弹（火箭），当时正在发展中，预备作攻击低飞飞机之用。这种武器，包括一组火箭，在达到预定的高度时，即发出拖曳的长金属线，每条线端各携有一颗由降落伞吊着的小炸弹。飞机和这种金属线缠在一起时，炸弹就被拽到机翼内，发生爆炸。

这种武器是一种应急武器，由于我们当时严重缺乏短程武器而设计的。其后即有更强大的武器取而代之。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1月3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关于混凝土船只的报告。我并不认为，过去对于这种设计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在钢筋混凝土方面已有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一类技工和材料，使我们原来造船计划的紧张状态得到相应的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设法立刻动手建造一艘可以出洋的混凝土船。①

①混凝土船只的发展，可望减轻我们重要的战争工业的负担。看来，这种船可以由普通造船业以外的工人很快地、而且成本很低地造成，此外还可节省大量的钢铁。但是这些好处，经研究后发现是根据不足的，而且发生了许多未曾预料的技术上的困难。我们曾造了一艘二千吨的试验性船只，但却是一个失败：以后试验工作虽继续进行，但用混凝土作船身，只造成了二百吨以内的驳船。

海军大臣致海军秘书1940年1月14日

也许你可以与克里普斯先生（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兄弟）见见面，他在上次大战中表现很好，是一个勇敢而能干的人。在我们某些扫雷艇中，一定有许多空缺。

〔附弗雷德里克·克里普斯先生来信，信中问到"他能否在扫雷方面做些工作？"〕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月16日

斯卡帕湾的防空

照我所建议的召开一次会议，在会议桌上来讨论问题，比由我准备一个报告，把问题提出来由内阁讨论一定会更好一些吧？现在在各方面都有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人人认为求局部的安全即是为国尽力。我们的陆军，就前线上的实力而言是薄弱的；我们的空军，令人失望地比德国为弱；而我们又不能设法截断他们所取得的重要的矿石供应；我们保持着完全消极的态度，我们的实力则越来越分散；海军方面要求斯卡帕湾和罗赛斯都要保持最高度的紧张。你是否感到我们或许正在走向失败？我觉得必须尽我的责任（即使在小事中亦应如此）设法有效地集中全力对付敌人，并防止我们实力的不必要的分散。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月19日

海军航空兵部队--战争开始后最初十二个月的费用估计

1．我对于海军航空兵部队对英国作战资源需求之多，早就越来越觉得不安。然而，现在这个估计简直使我吃惊，我不曾想到所需费用竟如此庞大。我一向是竭力提倡设立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英斯基普爵士最后在1938年所提出的折衷决议，实际上是由我起草的。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使海军航空兵部队在这场战争中，确能在杀死和战败德国人方面作出真正的贡献。

2．几年前当我们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进行讨论的时候，航空母舰飞机和岸上起飞飞机的发展，已使母舰飞机无法与之竞争。这样一来，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限于在大海上侦察搜索，在与海面舰只作战中识别敌舰，以及用海上飞机进行鱼雷袭击。不过敌方现有的海面战舰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可能的目标，仅限于可能突围而出的德国袭击舰或快速战斗舰。我们当然要为这些作好准备；但是，为此付出如此庞大的开支却是不值得的。

3．另一方面，我们的空军已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敌人对我们本岛、工厂、军港及商船以及港内舰队的空袭，看作是我们必须严加警惕和认真对付的唯一·可·能·致·命的打击。因此我急于解除皇家空军在海峡及北海方面一切沿岸巡逻的日常

任务，而由海军航空兵部队担当起这个责任，到了那个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担负起一项与为他们所付出的费用和他们的能力相称的任务。

4．以前，当空军部正兴旺发展的时候，他们深怕别人侵越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现在他们已取得很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可与皇家海军相等，他们的态度要谦让多了；此外，他们迫切希望增加他们自己的可以调度的力量。最近他们曾允许给我们组织两支以海岸为基地的飞行中队，以保卫奥克尼群岛等，因此我相信，如果处理得法，再加上目前的良好气氛，这个原则很可能应用到整个东部海岸。照我所知，我们具有担任这类职务的无比优越的驾驶员和飞行侦察员，所以这样做对海空军两部无疑都有好处。

5．因此，我提出一个原则，请你考虑，即应由第一海务大臣草拟一项计划，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内精简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驾驶员，连同技工及管理人员，组成以陆地为基地的六个、七个或八个航空中队，而航空母舰，尤其是没有装甲的航空母舰上的编制员额，应该根据需要尽量加以削减。至于外海侦察工作，我们只能配备极小的编制，也应根据当时北海的情势加以考虑。我们应该在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学校及其他机构内，为充实这些新的战斗力量严格罗致新兵。

6．如果这个计划的细节拟制完成，我就和空军部进行商洽，提议·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免除他们在本国沿岸的全部工作。今后对母舰飞机我们可以少要一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供应战斗机或中型轰炸机，最初也许不必是最新式的，但须能作短距离的战斗。然后我们应将整个责任担负起来，作为战时的非常措施，而把本部的职务范围留待战争结束以后再重新加以规定。

请告诉我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①

①事态的演变把这个计划打消了。在不列颠战役中，海军航空兵部队对皇家空军曾作出贡献。后来反潜艇战的发展，极度消耗了沿海司令部的力量，而沿海司令部为了应付其日益扩大的任务起见，又不得不大量地向轰炸司令部求援。

后来在1941年，又因"护卫航空母舰"一类舰只的出现，使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战败潜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潜艇是在一般陆地起飞飞机的航程范围以外活动的。

海军大臣致副参谋长、海军情报局长及秘书1940年1月31日

三十年前我在外交部看到用极易燃烧的纸张印制的密件书册，它们差不多可以立刻加以销毁。自那时以来，这方面的技术都有了进步。现在恐怕可以用硝盐纤维纸来印书，一经点燃，差不多就可立刻炸毁。现有的书籍，可以极方便地用拍照的方法，印在这种质料的纸上。上述两种方法分别或结合使用，就可以把这些书缩成很小的体积，用一种小型阅读器来阅读。请成立一个人数甚少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请向我提出人选。林德曼教授可以作我的代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1月31日

许多报纸登载了澳大利亚军队在启程参战前开过悉尼等处的照片。因此敌人一定知道，运兵船即将驶近红海入口和索科特拉岛一带。虽然现在还没有在印度洋上发现德国潜艇的情报，但是，我们如何能断定，没有一艘德国潜艇从马达加斯加（那里曾有过谣传）驶过来，进入红海，在某个意大利或阿拉伯港口加油呢？如果在索科特拉岛附近，能够提供反潜艇的护航，那我将感到放心得多。我们可以这样做：派驱逐舰"复仇"号由海法出发至一个指定地点（比如说，索科特拉岛以东二百哩处），在那里，同已从新加坡开始追随运输船队的"威斯特科特"号会合。有了这两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就可以提供完全的安全保证，而两艘中只须有一艘作广泛的搜索。

关于这个问题请给我一个答复。

附录（18-3）

1940年2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2月9日

战时第三应急舰队的特点

一千六百五十吨的驱逐舰的大小差不多和小巡洋舰相同。这种配备着二百人的没有装甲的舰只，如"格伦维尔"号及"埃克斯默思"号的事例所表明的，本身成了德国潜艇的猎物和目标。在这种舰队中驱逐舰的吨数与分舰队主舰的吨数仅差十吨。由于不断地增加驱逐舰的体积和造价，我们把一种狩猎性的舰只逐渐变成被狩猎的目标了。把这

样多的人，放在一艘没有装甲而极易受到攻击的舰只上，实在欠妥。制造这种船只所需时间很长，大概已来不及参加这次战争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数量较多可以更快交货的较小船舰。我们必须把这种大型驱逐舰的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简单的武装和非常持久的续航力是很大的优点。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附文件）、海军副参谋长、

海军情报局长、军需署长及秘书1940年2月11日

日本的实力--海军情报局文件02242A39号

1．对于日本现有及可能的造舰能力，有切合实际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能确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确有能力建造一支比英国和美国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海军更为优越的海军，才能向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日本的财政状况，已可悲地趋于恶化。它在中国地行一场毁灭性极大的战争，已有两年半之久，它在这个战场上一直要保持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的军队。至今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相反，一般认为中国的力量却正在加强。这在日本当然引起了一种显著的反应，内部的紧张状态是很严重的。

2．我们必须根据这些事实，来看他们表示准备制造新舰的一些声明。他们为了造军舰，必须自海外购买一大部分原料，这笔费用再加上对华战争的消耗，势必大大影响他们的外汇。第一海务大臣的表中所列他们的造船计划，以日元、英镑、美元计，需多少费用？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财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准备支出前所未有的庞大海军费用。

3．他们的钢铁生产量有多少？他们的钢铁消费量是多少？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日本的钢铁消费量一年约在三百万吨左右，而英国则是一千五百万吨，美国是五千四百万吨。然而，据说正在进行中的这项日本造舰计划，将会而且正在严重消耗英国或美国的实力。无疑，英美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将迫使日本作更大的努力。他们是否能飞速进行建造，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仅仅是谣传他们计划建造多少船只，不能视为有足够的根据的。我们与负责研究敌国或潜在敌国军事实力的莫顿小组或委员会研究过没有？

总之，我对于日本是否有力量建造一支与英国或美国现有及正在建造中的舰队实力相等的舰队，非常怀疑。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2月20日

鉴于昨日内阁的决定，应作好一切准备，尽快地执行所提及的作战计划。

请提出你的建议。

我认为这事非常迫切，因为必须把它与"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联系起来看。这个作战计划，因为较小而且简单，可叫作"威尔弗雷德作战计划"。①

①这是指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计划。但因为遇到第三十二章中所述的许多复杂政治情况，这个计划直至4月8日才执行。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等1940年2月24日

请你及早给我一个关于"埃克塞特"号目前情况及修理所需时间的报告。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该舰的全体兵员不要分散。如果"埃克塞特"号的修理需要三四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另外还有哪些巡洋舰能够顺路把"埃克塞特"号的全体人员连同他们现在的舰长一道载回？在陆军中，如果把这样一个作战单位拆散，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愚蠢的；我认为没有理由不把这种道义上的考虑也应用到海军中去。①

①在本书第二十九章中，载有我记述普拉特河战役后，"埃克塞特"号返回本国所发生的困难的节略。它当时有好几个月都是在修理状态中。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40年2月25日

小型战舰的重新分类

计划局长说，"驱逐舰这个词，联系起来，现在是指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一种特殊舰只。"这种说法是忽略了驱逐舰的整个历史。驱逐舰的主要任务，是以优势的炮火，击毁鱼雷艇。所谓驱逐击毁，并不专指用鱼雷来驱逐击毁，用深水炸弹或炮火同样可以表示这种意义。

第一海务大臣认为在舰名后面无需再用"舰只"一词，他希望所有舰只的名称以一个词为限，我同意他的意见。

我觉得驱逐舰一词，应该包括过去称为"快速护航艇"的舰只，这种舰只实际就是中型的驱逐舰。我不喜欢"捕鲸船"一词，这完全是一个误称，因为他们实际并不捕鲸，关于这方面我很愿听听有什么建

议。在现在分别称为"护航艇"、"巡逻艇"和"捕鲸船"的舰只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

现在最重要的似乎是，对这个问题从速作出简单的结论，并自3月1日起命令各司令部和各部门开始援用。请你给我一张已造和正在建造中的船只的分门别类的名单。①

①"快速护航艇"被称为"狩猎"级驱逐舰，因为它们都是以著名的猎犬为名。我们造了很多这种舰只，它们在反潜艇战和我们的两栖作战中服役，都取得出色成绩。后来又恢复了旧名。

"捕鲸船"被称为"驱潜快艇"，后来的一种型式称为"快速巡洋舰"。护送艇则称为'海岸炮舰'。

1940年3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1940年3月1日

我们应该准备一个计划，假设在3月发生战争时，如何把战列舰（以及其他舰只）集中在地中海。我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战争；但是将各种组合方法事先进行通盘考虑，是有好处的。①

①考虑的结果，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奉命重新开回地中海，但由于挪威战役的开始，它又奉命开回本国海面，直至5月才开抵地中海。在6月意大利宣战以前，原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的"马来亚"号、"拉米伊"号及"皇家君主"号也参加了地中海舰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40年3月5日

9月26日我们舰队受到空袭以后，我们都认为训练我们的高射炮手，使他们能射击较过去更快速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林德曼教授曾提出过新的设想，也曾进行过试验，"韦尔农"号也提出过照明弹等其他设想。关于这一切有些什么下文吗?当然天气一直十分不利，但是恐怕根本没有在我们领海上进行过高速率目标射击演习吧。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快速目标还没有制成一套有效的武器，又不能弄到必要的装置以使舰队发挥其威力，那么，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气候已经好转，舰队也已回到斯卡帕湾，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改进皇家海军舰只的大炮，对它们的安全有极重大的意义。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长1940年3月5日

1．修理船只比新建船只还是要好些。我们应该作出极大的努力，把这艘八千吨的"当玛拉"号变成一艘适用的运货船。现可立即将它接管，用最普通的方法修理，让它担任最艰苦的工作。

2．我们的抢救工作作得够不够？请把目前在我们沿海岸搁浅的船只的情况告诉我，关于使它们恢复航海能力所采取的措施也写一份报告。对于这种船只，所花的人力物力，在不影响生命与航行安全的前提下，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抢·救·和·修·理·部·门·中，·应·该·大·力·推·进·工·作。任何一天工作所完成的吨数，须超过新商船建造的速率。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3月6日

你若能与法国共同计议如何重新组编盟国舰队，以便应付意大利敌对或威胁的态度，这是比较稳妥的。等我回来时，你再把情况告诉我罢。

（在火车上）

海军大臣致海军部政务次官1940年3月11日

我很高兴，你和工会的谈判已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对于"劳工部训练中心"的问题，必须慎重。这个机构，按它以往的组织情况来说实际只是半慈善性质的组织，以救济贫民区的不幸人民为目的。它们从来不是为把半熟练工训练成为技工而组织起来的。根据这种组织的现状，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陷阱。我们必须要找能胜任的人去学习新的技艺。劳工大臣经常说，他的训练中心只能涉及失业人员，意思是指和平时期的失业人员。我们要招收培养的，却是较有生气的一类人，这些人不过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改变一下职业罢了。

我认为你还是要依靠造船厂和海军部所属专门技术学校来进行训练工作。

请谈谈你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3月14日

我们现在既然无权干涉挪威走廊，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两艘船首特别加固，最好装有撞角的快速商船呢？这种船只可以装上货物，驶入挪威水道，寻找德国运矿船或其他商船，然后假作意外地向它们撞击。这只是"Q"式船①的另一发展。

①伪装商船或渔船的武装船只，用于引诱敌国潜艇驶进炮火射程之内。--译者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海军情报局长

（请即行动）（密件）1940年3月22日

欣韦尔先生说，在维戈仍有许多德国商船，船上的船员有许多不是德国人，而在德国船员中，有许多不是纳粹分子。

他说，用一点钱和一定的组织工作，可能鼓动这些船只把船开到海上，再由我们的舰只加以截获。对那些把船开出的人，则给予适当的酬劳。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道理?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3月30日

自1940年3月29日《每日电讯报》剪下：纳粹船只二十艘准备开航。企图冲破封锁（阿姆斯特丹，星期五）。据闻"厄尔斯特"号现在鹿特丹。

我从《每日电讯报》上剪下这段新闻，并向情报局长提出咨询，是因为德船大批撤离荷兰港口，很可能是对荷兰本身的一个危险征兆。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军大臣致秘书1940年3月31日

战时内阁后备职业小组委员会财政部提出的意见

在失业人数近一百五十万人，而陆军没有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我主张应反对调动我们造船的人员，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调动会打乱海军部的工作布署。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内阁决定来解决。请你设法转告威尔逊爵士，我未能接纳他的意见，非常遗憾。

1940年4月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4月1日

关于正在修理的四十艘驱逐舰的复役问题，情况究竟如何？另外，对于新的驱逐舰，尤其是第四十分舰队的驱逐舰，可否把交工前的修整和添设新式装备这些颇费时间的工序省去一些，以便提前建成？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季的几个月内，获得最大数量的驱逐舰。等到我们的舰只更充裕时，再回厂作进一步的处理。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4日

虽然我看不出意大利局势有什么不利的变化，但我估计海军参谋部有关部门正在拟制，或已制成一项计划，准备一旦意大利迫使我们作战时，在地中海和它进行海战。内阁也许会向我们索取这样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能尽早地看到这个计划，无论如何四五天内要交来。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4月12日

我们应将力量高度集中于"胡德"号，因为我们可能要用全力对付意大利的威胁或攻击。

请给我一份说明它何时可以出海的时间表。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12日

除了法罗群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丹麦岛屿?

另外，请你要求参谋部研究一下，一旦荷兰陷落后库拉索的形势。第四海务大臣曾对我谈到，我们的石油供应有赖于库拉索炼油厂。我希望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

海军大臣致商船修理署长1940年4月12日

1940年4月9日有关造船所工人的周报

这个报告好得多了，这是第一次报告新商船产量有所提高。自从我们于2月1日接管以来，我们共增加了一万五千人。你是否认为前任政务次官的一切布署都已安排妥当，并正顺利地进行着？我们还需要三万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现在你是否能把预备向内阁提出的报告准备就绪呢？我本来想在上周把它送交内阁的。我希望报告能在下周准备好。

你是否可以让我先看看提纲?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13日

你主管下的一个部门应对西班牙岛屿作一番仔细的研究，万一西班牙被卷入战争不再信守中立的话。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

1940年4月13日

4月13日军需署长关于"胡德"号的记录①

①另见前4月12日海军大臣的节略。

这个记录所说的情况，与提议在马耳他岛修理这艘船时我所听到的，很不相同。当时我得到保证：整个修理工程只需要三十五天，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天就可出海，就是说只需要很短的时期。前几天我问起需要多少日子"胡德"号才能重修服役，据说还需要十四天。那么就是说，这条船到目前为止已经修理了二十天以上了，而现在又说必须加上4月的十七天，5月的三十一天，共计〔六十〕八天，即超过了这条重要船只在这个危急时期入港修理前人们告诉我的时间〔将近〕一倍。请解释一下这种异乎寻常的变更。而且在这〔六十〕八天以后，为修理它的后备供油舱，又需要十四天，总共是〔八十〕二天，即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期需时〔将近〕三个月。

我上次在斯卡帕湾时，负责"胡德"号的工程师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保养该船上有缺点的凝结管的方法，因此速率可达二十七浬，并且说这条船没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服役六个月。

鉴于意大利的态度，我很遗憾未能得知较精确的情况汇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14日

我们必须考虑，如果纳尔维克在最近的将来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打算怎样加以利用。第一，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便于利用的加油基地，我们在挪威沿岸活动的分舰队，就可以很经济地在这里加油。第二，我们需要以最积极的方式，把该处的大批矿石运往我国。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派遣一支适中的驻军，比如说，调本土防卫队约一千名；调派能够对付高空及低空飞机的几个强大的高射炮兵连；设立一个用周密布网、立水栅、也许再加上部分布雷等方法形成的封锁区；油船的供油要充足。淡水是否充分呢?

我们必须防备敌人不时的空袭。为了保卫海岸人口，应装设几门防卫海岸的大炮。沉没的德国鱼雷艇，也许可以提供其中一部分大炮。打捞和修理这些鱼雷艇的工作，必须进行研究，此外应使港口尽可能从速恢复工作。现在募集的海军陆战队工作队，可以派其中一部分到纳尔维克去。我相信那里大概有很好的工厂，可以完成修理工作。海军部一部分人员（我想应该是计划处罢）今天起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订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在于使纳尔维克一旦为我们控制以后，应在最短期间内，能够自给和自卫，因为在纳尔维克以南

沿海的一些地方，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所需大炮（高射炮），可由英国防空委员会供给。

海军大臣致文官大臣1940年4月16日

法罗群岛

以你在部内的经验和关系，你现在应该负起责任来协调行动，使法罗群岛能适合我们的目标。海军副参谋长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要求。请你每周提出一个报告。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取得一个飞机场和一个雷达站，同时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防空设备和几门海岸大炮。这个地方对于袭击舰来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基地。

海军大臣致首相1940年4月18日

对法国所获德国关于军火报告的评论

单靠无限制地使用大炮炮弹即可维持攻势，这种设想是错误的。造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地带或弹坑密布的地段，本身便成为进攻军队的一种难于逾越的障碍。步兵到一定时间总是要冲进这个地段，而且必须和守军进行肉搏战的。同时，就弹药的消耗而言，守方可以保持它的实力，直至敌军步兵进攻时再发射，因而可以节省大量的弹药。有人说，"所有的大规模攻势，都只是因为进攻军队没有充分的弹药而告中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战斗部队离开出发地点越来越远时，进攻的劲头就逐渐消失了。无论是弹药或是粮食，都将发生来不及供应的情况。他们越是用大炮把中间地带彻底破坏，向战斗部队运送弹药（即使弹药就在原已前移的临时贮藏站中）也越是困难。到这时候，就是发动反攻的时机了。

这篇非常有趣的报告，根据我的印象，一定是出自德国军火部门高级人员的手笔，他很自然会单纯着眼于炮弹。炮弹是极重要的，我们大概不会有嫌多的一天，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炮弹，就可以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何在战斗的各阶段中，为大炮输送弹药，对炮兵迄今一直是一个限制的因素。

海军大臣致萨默维尔海军上将1940年4月21日

请你把雷达站的目前情况，就有关海军及沿岸防务方面，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说明它的弱点以及你所希望采取的改进办法。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25日

我为在纳尔维克的入口处那些布雷区操心的原因是，"沃斯派特"号现在已经驶离该地，只有一艘未作好战斗准备的舰只"坚决"号在那里，如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林诺"号突然出现，这条船在大炮射程上定将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为躲避长射程的炮火，它或许可以隐蔽在峡湾里，迫使敌舰在距离缩短后再作战，要不然我们或可把"坚决"号修理一下。总之，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实保证纳尔维克不受海面敌舰的袭击。①

①当时我们的船只是以罗弗敦群岛的希尔峡湾为前进基地。这个基地掩护着由佛斯特峡湾通往纳尔维克的入口处。

（即日采取行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28日

根据法罗群岛传来的关于飞机及海上飞机基地的坏消息，以及我们必须在整个挪威海岸与德国人周旋的事实，我们似乎必须在冰岛方面占有一个基地，供我们飞船停留和北方巡逻队的舰只加油之用，请准备好事由根据，以便向外交部提出。我们越早让冰岛人知道这是我们的需要越好。①

①冰岛于5月10日由英军占领。

海军大臣致利斯戈爵士与军需署长1940年4月30日

自从德国侵略挪威、丹麦以来，我们所俘获船只约达七百五十艘，共计三百万吨。我们有必要来考虑这对于我们航运和造船现况的好处。显然，我们所得到的缓和，是我们在着手进行目前的计划时绝对没有料到的。我很愿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尤其是对于利斯戈爵士最近写的报告，感觉如何。

一些有关人事的问题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

1939年9月18日

我刚才核准了给北方巡逻队的电文。

关于纽芬兰的渔民：在这常有暴风雪的严冬季节，要有效执行电文里的任务，纽芬兰人的航海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生活在大海的狂风巨浪中，是世界上最顽强、技术最高的渔民。他们迫切希望得到雇用。请提出在纽芬兰立刻征集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一千名的

办法，同时起草给自治领事务处的必要函件和列出征募条件。他们对于海上的知识应有尽有，因此可以马上用某些方法对他们进行教练。这项工作至多在十天以后就应在纽芬兰开始进行。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1939年3月21日

在和本土舰队总司令谈话当中，我曾答应研究在斯卡帕湾为本土舰队及北方巡逻队准备一艘演戏及电影船。

我认为用船比在岸上设置娱乐设备要好得多。我想到在上次大战中为大舰队所作的安排，那时是用的"廓尔柯"号轮船。

这艘船除应有放映电影及舞台表演的设备外，应当有一个由海陆军招待所主办的大商店，还可以加一艘有冷藏储备的船只。

请你拟定计划，以便提供斯卡帕湾海军生活中这项极为重要的附属部分。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密件）1939年9月29日

泄密的问题

这个文件提议不经审判、不提出控诉、甚至不加询问而开除一个海军下级士官。在六个与例子同姓名的人当中，他因为有极洁白的牙齿而被认出。据说他曾在某一天午餐席上，说了一些可能是有失检点的话。文件中没有提到他被收买，也没有说他有叛卖的意图。在这些文件中，我看不出可在法院中指控他的任何根据，检察官也看不出。然而现在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机会，在大战刚一开始，就把他排斥到军队的大门之外，并使他一生背着奸细或卖国贼的嫌疑。

这种作法是不准许的。如果认为这种虽然不很严重，但也很令人恼火的泄密事件，值得追究，应当属于刑事诉讼的范围，那么就根据《海军惩戒法》上某个具体罪名，直接向军事法庭提出控诉，而只有军事法庭才能宣判他有罪或无罪。

对于造船厂的雇员和其他人员，如果证据也是这样含混和不充足就无需采取这种办法。作为行政上的措施，把他们稍微调动一下，还是可以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0月4日

请你把不能采用低级人员擢升办法的部门列出。能够应用和不能应用该办法的部门比例如何?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政务次官及秘书

1939年10月7日

请你们说明，为什么有些工种的人员不能因功擢升至委任级？为什么厨师或乘务员可以，电工或炮工或造船工人就不能？电报员可以，油漆工就不能？显然在德国油漆工要升至委任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0月7日

海军元帅

这个问题不需要口头交涉。请你为我起草致第一及第二海务大臣的节略，主要为了解决困难，起草成后由我签字。我很清楚地知道海军元帅和陆军元帅一样，应该一直保留在现役军官名册上，并且不应以年龄过轻即获得擢升而处于不利地位。你可以以私人名义向财政部说明，这里并不涉及钱的问题。如果只是挂一两天联合王国国旗，然后就退休到切尔特纳姆去，偶然给《泰晤士报》写写信，那么被任命为海军元帅又有什么价值呢?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和有关人员及秘书

1939年10月14日

〔皇家海军在雇用印度人或殖民地土著时〕不应根据种族或肤色实行区别对待。但在实际应用时，如果这个平等的理论推行的实例过多，就会发生很多困难。每一件事例，都应从行政工作是否能顺利推行出发，而判断其是非。如果印度人能够胜任而工作又需要，我看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在皇家舰只上服务；如果他们有值得作海军元帅的品质，也没理由一定不能升为海军元帅。但请不要从他们当中提升过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0月24日

我看没有理由要在战时停止在自治领征兵，或对自治领关闭海军的大门。我对于纽芬兰特别关切，关于该地我曾给予专门的指示。当然我们不能让纽芬兰人从纽芬兰"自己找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应该承担起征募尽可能多的兵员、予以训练并运至联合王国的责任和工作。我希望能召募一千名。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中，请写一份报告，确切地说明纽芬兰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

关于其他自治领方面，凡是合格的应征入伍人员，无论是只参加作战，或志愿永久服役，都应予以接受。这种海军人员可以在自治领海港如：悉尼、哈利法克斯、埃斯奎莫尔特和西蒙斯敦等地加以训练。然后再找机会把他们分批运回我国，或由在自治领靠岸的英国军舰征召他们服役。

为了克服困难，请根据上述方针拟出一个计划。

海军大臣致第四海务大臣1939年12月12日

我听说扫雷艇人员没有佩戴徽章，如果是这样，应该立即设法补救。我已请布雷肯先生要求肯尼思·克拉克爵士于一星期内绘成图样，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一待交货，马上分发。

海军大臣致海军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1939年12月19日

"萨蒙鱼"号战时巡逻的记述

我完全同意第二海务大臣昨天提出的备忘录。所提关于擢升和嘉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军官的还是士兵的，我都非常同意。关于擢升方面，我等待海务大臣们提出建议。海军秘书应准备好呈交英王的受奖名单，并且，如果可能，应于"萨蒙鱼"号再度出海前，把官兵名字一律公布。也许国王要亲自召见这位军官（比克福德少校），并在召见结束时授予服务优异勋章。请海军秘书设法弄清王宫内对此有何意见。对于"厄休拉"号的艇长，可能也需要给予类似的虽不必完全相同的奖励，而且，同"萨蒙鱼"号的情况一样，艇上水兵也必须一起参加授奖。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士兵和军官同时受奖。这项工作至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办完。

第一海务大臣致秘书1940年2月8日

某学员的入学资格

根据这个考生的较高的教育程度、他和军队的关系、以及他父亲1月4日信中所提出他的简历，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他坚决拒不接受。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在录取的决定中掺杂上阶级的偏见。所以除非向我提出更充分的现由，否则我要让我的海军秘书在照来件所提议的给他父亲写信以前，代表我去和那位青年谈谈。

海军大臣致秘书1940年2月25日

1939年11月参加海军学校入学考试落选的考生

如果我认为所作决定不公，我就不惜"对一个正式委员会的意见进行调查"，或甚至改变委员会的组织，或更换主席的人选。这个委员会自改组以来，已有多少时间了？那天我看见达特默思军校学生齐步走过时，不禁产生很坏的印象。反之，我看到一些准备升为军官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演习场上操练和受训时，却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们年龄自然大得多，但看起来却神气得多了。

不单我的海军秘书要和那位青年见面，我也希望有时间亲自和他谈一次。谁是选拔委员会中的海军代表？海军应该有合适的代表。

因此请行动起来。

请给我一份关于整个委员会的名单--写明每个委员的全部经历及任命日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2月25日

1．我愿照你们所提议的，让已经卓越地执行了艰巨任务的"萨蒙鱼"号，作为一艘额外的实习潜水艇，到德文波特去呆几个月。此外，让比克福德少校到海军部的计划司去（假定说六个月罢），可以使该司对于赫尔戈兰湾最近的形势，保持直接和密切的接触。我看这位军官似乎很干练，而且他对于反潜艇战经验极丰富，我希望尽快把这些经验搜集起来。

2．"厄休拉"号为什么不参加参挪威商船护航队呢，有什么理由吗？

3．此外还有一些船只，是潜艇司令认为工作过度紧张的。

这事以后可以研究一下。

4．如果战争是普通性的，人人都在全力作战，那就不需要讨论这种职务的变化。但鉴于目前首当其冲的，只是很少数的人，尤其是潜艇在布雷区中工作，冒受种种越来越大的危险，艰苦无比，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轮换制度，把曾经历过一段特别艰苦的工作时期，或建立功绩的舰只和官兵，调任比较轻松的工作，而让其他人员得到显声扬名的机会。是否可能让一些适于在赫尔戈兰湾工作的水手接替潜艇上的岗位，使更多的人来分负重担呢？希望你们加以研究。

5．"萨蒙鱼"和"厄休拉"号的人员是否已得到了他们的奖章和勋章？军官们已经经过授勋。让我们采取特别的措施，以保证士兵们在下次出海前，获得这些奖励。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第四海务大臣1940年3月24日

双陆棋在士官起居室、中级和下级士官室内都是一种良好的游戏，我想它一定可以使水手们得到消遣。罗瑟米尔勋爵给我的预备作各种娱乐费用的一千镑，现在怎样了？是否已用完，如何用的？如有必要，无疑我还可再筹到些款项。在战时舰上服务的环境中，双陆棋比扑克牌要好，因为它只消磨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而扑克牌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第二海务大臣1940年3月25日

我看到德国报纸上指控我们士兵犯劫掠罪。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阿尔特马克"号舰长的手表、经纬仪及铁十字勋章被窃，现在由某些水兵当作纪念品保留，我本认为不必提出此事的。任何这类的行为，必须严加禁止。凡是有些价值的纪念品，非经报告和批准，不得私自保存。敌人的个人财产可由国家予以没收，但绝不许个人没收。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1940年4月7日

我已见到那三个应考者。在这次教育选拔考试中，在四百名应考人员中三百二十名考试及格的、九十余名成绩优良者中，这三名青年分别考第五、第八、第十七名的，因此我不懂为什么说他们不合乎海军服役的要求。不错，在三人中，A略带一点伦敦土音，其他二人为商船队中一个大副及一个轮机长的儿子。但是选拔考试的整个目的是使有能力的人都有得到这个职业的机会，不问他的阶级和财富。一般来说，应该认为，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应考者，就会录取。然而在教育程度测验中成绩极差的人，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服役。但拒绝接受名列前茅的青年（除非他们有某种极为严重的缺点）是完全违背议会所批准的原则的。

我敢断言，如果这个委员会在面试这些青年之前，已经知道他们属于全部应考名单中最聪明的一批，就不会采取这样严厉的态度，根据一次口试就把他们全部否定。在我看来，今后委员会的口试应放在笔试以后举行，并把笔试的成绩摆在面前作参考。此外，如果早已决

定一个青年即使考了第一名，也在不取之列，那么就不应再让他参加考试，经受考试的紧张与焦虑了。

我还觉得，没有必要提出关于口试和经历的不合格的标准。此外还应通知口试委员会，他们可以对同一应考者，根据兵役中各单位的不同要求，予以不同的分数。显然，一个青年任军需官也许比任行政人员更为适合，委员会应该可以作出相应的不同的评定。

口试委员会当然没有必要面见每个应考的人员。教育程度测验必须要有标准。目前及格分数是四百分，满分是一千三百五十分。我注意到上次考试中考取的青年，都获得六百分以上。如果把教育程度测验的合格标准提高，那么口试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就自然会减轻了吗?

请提出修改目前制度的建议，以实现上述各点。对上面我所提的三人，应给予学员资格。

本书的铭言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志谢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卷书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文本，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再次表示感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序言在本卷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里，我肩负着重任。我担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在最初的四十天之后，我们是孤独地面临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发动的致命的进攻，苏俄这个敌对的中立国家在积极援助希特勒，而日本又是一个未可预知的威胁，但是，英王战时内阁兢兢业业地忠诚地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务，在议会的支持下，在英联邦和英帝国各地政府和人民的拥护下，终于完成了一切任务，并且战胜了我们所有的敌人。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1949年1月1日第二版的说明人们一直要求再版本书，我利用这个机会改正了细节方面的几个错误。许多人写信给我，让我注意这些错误，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正像第一卷一样，我必须感谢人们给予本书的许多好评，我向许多写信给我对本书表示关心的人谨致衷心的谢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恰特韦尔庄园

1950年1月10日

第三十八章 政府倒台

5月7日的辩论--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的决议--劳合·乔治在议会中的最后一击--我竭力设法扭转下院的形势--我对首相的劝告--5月9日的会议--德国的进攻--5月10日和首相的谈话--荷兰的苦难--张伯伦先生提出辞职--英王邀请我组织内阁--工党与自由党参加内阁--事实与梦想。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

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发表的演说；当时他在另一种场合下，曾经轻率地说过"希特勒错过了时机"。首相说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并且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质询时，明确地说明在挪威战役中，我还没有取得这种权力。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酷和激愤的态度，攻击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发言者发现他们博得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多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并领导舰队进攻。"

他身穿海军元帅的制服，以非常迎合当时下院情绪的态度，提出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

"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罢！"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和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的口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

第二天，5月8日，虽然议会中的辩论，在讨论休会动议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它却具有不信任决议的性质，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来，表示接受挑战，而且在一段不幸的发言中，向他的朋友们呼吁，要求给予支持。他有权利提出这种呼吁，因为他的这些朋友过去对于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曾给予支持，因此，在战前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中，应该分担他的责任。但到了今天，他们自觉惭愧，缄默不语，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反对派方面，进行充满敌意的示威了。这一天，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他在一篇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他企图替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而且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冒险企图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地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我的最大的努力，设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当我回想到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对我而发，而是以首相为对象。我尽

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为首相进行辩护。到十一点钟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八十一票的多数，但有三十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六十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实际上，无疑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不能度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坚决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损害我们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

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关于挪威的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

我所说的话，内容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来领导继续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却有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作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人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从伍德爵士那里，我知道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一般的时局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问，一同进行洽商。

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

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　　※　　※

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

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涌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①，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

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①施利芬为德国在1891年至1907年的总参谋长。他主张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德国军队的主力应越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攻法国。--译者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

"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则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罗致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

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钟之间，艾德礼先生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对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前四十八个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九点钟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词，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战斗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五年零三个月中，我所持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直至最后，当所有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无条件地投降，就是正在准备无条件地投降时，英国的选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职务，使我不能再处理他们的事务了。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些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格外的兴奋。我对事态的发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对于阅读这篇真实记载的读者们，我却不能隐瞒：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附录（1）

与格兰迪伯爵谈话的内容①

丘吉尔先生致范西塔特爵士　　1935年9月28日

虽然他为意大利的事件作了许多巧妙的辩解，但他当然是知道整个局势的……

①见（原书）第156页。

我告诉他说，自从议会休会以来，舆论方面有了急剧的发展。英国，实际上是整个不列颠帝国，可以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采取一致行动，而且各政党都认为这个机构是防止将来任何地区发生危险的最强有力的保障。他说，假如失去意大利，国联将受到伤害。意大利现政权失败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亲德的意大利的出现。他似乎宁愿采取经济制裁。他们准备接受农村公社式的生活。不论怎样穷困，他们都能忍受。他讲到英国舆论的变动如何难于捉摸。我说，这当然不能责怪驻外使节，但是必须认识到舆论已有所改变这一个事实。不仅如此，还必须料到，如果阿比西尼亚发生战争，开起炮来，打死了人，乡村被轰炸，等等，人们的情绪就更会无限高涨。他似乎认为，实施经济制裁之初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制裁的压力会逐渐增加，到某一时机就会发生战争。

我说英国舰队是很强大的，虽然在最近的将来必须加以重建，但它在目前还是良好而有效率的，并且已做好充分准备进行自卫。但是我又一再表明，以我们在地中海的利害而论，这纯粹是防御性的措施，而且我们的立场不会与国联的其他会员国有什么不同。他听到这句话，苦笑一下。

我于是讲到我们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能支配他自己的精神的人，比攻取一个城市的人还要伟大。"他回答说，除了在意大利以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那么想。他们必须对付手里拿着步枪的二十万人。墨索里尼的独裁，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独裁，而成功则是独裁制度力量的根本。最后，我说我赞成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三人聚在一起，总可以处理一些一个人独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情。意大利要求在阿比西尼亚方面占有优越的地位，要求阿比西尼亚必须进行内部改革，

这些毕竟已得到英法两国的充分理解。我告诉他，如果这种想法获得大家同意，我一定给予支持。英国公众愿意为了光荣的和平采取一切办法。我认为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当然是要提交国际联盟核准的。在我看来，使意大利这个在欧洲的一个强大而友好的因素不致遭到毁灭，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了。即使这个办法失败，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而现在我们却向着彻底的毁灭走去。

附录（2）

我关于海军航空兵的备忘录①

①见（原书）第143页。

1936年致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1．海军元帅主张，舰队的飞机，不论用于侦察、射击或空袭敌方舰队，都必须是完全由他来指挥，并且是他所能信赖的。这个意见是不可能反对的。这些飞机是他的眼睛。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各项步骤，必须按照海军部的主张行事。

2．有人认为这情况与陆军同空军的配合作战一样。我们不能赞成这种意见。和陆军配合作战的飞机从机场起飞作战，这和一般的空军作战是完全相同的，但飞机从战舰起飞，配合海军作战，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前一种情况的确纯属配合作战问题，而后一种情况则是现代海军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3．因此，海军部所统率的空军，和空军部所统率的空军必须有所区别。这个区别，不在于飞机的起落架的类型，也不一定在起飞的基地，而在于二者的任务有所不同，在于它是否主要执行海军的任务。

4．这些防御任务，大部分是能够加以明确规定的。例如，凡是必需配备在军舰上或航空母舰上的各种飞机（不论是用着陆轮的飞机、有浮舟的水上飞机，或飞艇；不论是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或发射鱼雷的水上飞机），这些飞机执行的一切任务，当然属于海军的范围。

5．因此，这个问题就缩小到应该选派哪些飞机由海岸基地起飞出海作战的。这个问题，又只有根据海军的任务和责任才能加以决定。附在军舰上的飞机，对于保护商船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在广阔的海面上尤其是如此。因为在广阔的海面上，一队巡洋舰，配有自己的侦察机，或两艘小型航空母舰，就可在一千哩的范围内进行巡逻搜索。但是不能要求海军--海军也没有要求过--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足以在英国海峡对付强敌的巨大空军力量对商船的集中攻击。事实上，我们必须实行空军对空军，海军对海军的原则。

对敌方的空军主力或他们派遣的特种机队的袭击，就要由英国皇家空军来应战。

6．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选择或改装一只或几只军舰来配合纯属空军的作战，例如要袭击某个远在敌后的基地或重要据点。这是空军的作战，必须使用通常不和舰队配合作战的那些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和空军部的作用就调换位置了。海军就得依照空军部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需要来调动舰队。这种特殊情况，绝不能说是打乱计划，恰恰是"按任务划分指挥权"的逻辑的一个例证。

7．在所规定的范围内，应把拨归海军的一切都全部交给海军。海军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应有全部统率权，并且为它配备全部工作人员。这个部队所需要的军官、见习士官、基层军官和技术兵等，可以由海军部从皇家海军中挑选。挑选出来的人，将在皇家空军的训练学校中受飞行技术和管理飞机方面的训练（在这些学校里也许还要配备海军军官），但是在掌握了飞机驾驶员和航空机械人员所必需的熟练程度之后，他们就须转到海军部所属的在陆地上的机构，接受为执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任务所必需的训练，正如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也转到空军学校学习空中作战一样。所以，海军航空兵部队所使用的全部人员，是海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训练、晋级，以及他们的事业和年金等，都完全由海军部掌管其事。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官兵和各种勤务人员，包括在船上的人员和在岸上机构的人员。

8．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完全成为海军兵种的同时，应该对各项任务加以重新调整。空军部应负起积极空防的责任。就海军而论，这就是说，所有海港的海岸高射炮、探照灯、飞机、防空气球和其他设备都要隶属于一个作战指挥部之下，不过司令官及其部下，当然要归要塞司令节制。

9．同样，伦敦的空防和其他有必要设置大规模空防设备的易受攻击地区的空防，亦应统一指挥，隶属于空军部。这个指挥机构，不但负责作战指挥，而且，只要能够办得到的话，应该包括积极空防的全部人员的训练、培养和管理方面的工作。

10．空军部理所当然地对积极空防有确定的指挥权，正如海军部应该有自己的"眼睛"一样。为了这个目的，空军应该成立一个名叫"空防"的新部门来指挥所有的高射炮、探照灯、防空气球以及与这个任务

有关的各种工作人员和皇家空军中随时可能被派参加这项任务的人员。在这个新部门之下，应设若干空军军官来主持，有适当的人员来协助，从事指挥特定地点或地区内一切积极空防事宜。

11．这并不是说，空军部或空军参谋部现在就能够独自担负起这个新的重大责任。在建立这个空防指挥系统的过程中，必须依靠原有的两个军种。陆军部和海军部中受过优良训练的参谋人员，必须与现有的空军参谋部的军官结合起来。

注意--新兵的招募问题，以及移交给防空司令部供作战和训练之用的各个单位的内部行政问题，不要成为一种障碍。除非将来另有更便利的解决办法，否则现在人员的来源仍应照旧。

12．这个备忘录，到此还没有谈到武器设备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极其简单的。海军部自会根据指定给他们的任务来决定所需要的飞机类型。他们在国家的财政和资源中需要占多少份额，要由国防协调大臣主持下的优先权委员会加以审核，再提交内阁决定。在现阶段，该部大臣当然是向现有人员发出指示。但是，如果战争发生或战备紧张，他就得把这些事情指示军需部办理。毫无疑问，在一般的航空生产方面，海军当然不能有优先权。不能让海军部挤掉别的需要。一切都必须根据最高的需要来加以考虑。

13．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海军部另行成立飞机设计的技术机构，与空军部或军需部所属的现有的这种单位分庭抗礼。不过海军部不妨成立一个技术参谋核心。他们可以对科学发展的可能方向，向两个部提出建议，并以恰当的技术用语向军需部提出海军的特殊需要。

14．总结起来，我们的主张是：

第一、海军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应享有全部指挥权，以完成属于海军范围的所有任务。

第二、必须从海、陆、空三军抽调人员成立一个新部门，隶属空军部，负指挥积极空防之责。

第三、关于武器、设备供应问题，必须由国防协调大臣主持下的优先权委员会来决定。目前可由现有的组织系统办理，但终归要成立一个军需部来处理。

附录（3）

关于军需机构的备忘录，1936年6月6日①

①见（原书）第191页。

1．目前国防协调大臣的职责包括一些互不相关和划分不当的职能。担任战略协调之责的大臣，其工作与担任下列职责的大臣的工作是不同的（虽然这两位大臣的工作范围又不是彼此无关的）。这些职责是（1）保证既定计划的执行。

（2）计划使英国工业能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为此也是为了现在的目的而建立最高的有效控制。

2．所以，第一步就是把属战略思想的任务，与平时和战时物资供应的任务彼此分开，并成立一个机构来掌管后者的事宜。一个彼此协调的安排是设四个不同的部--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和军需部，在这四个部之上由国防协调大臣对优先权作出最后决定。

3．不要再增设什么委员会了。不论多么专门和分工多么精细的委员会，再多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机构，就不能完成供应任务。必须有一个负责的有权力的指挥系统，其权力必须贯彻到全部英国工业。（不要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对工业的实际活动实行干预。）在目前，海、陆、空三军当局各自掌握自己的供应。而第四个，即在计划中的权力机构纯属咨询性质的。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有放弃现行供应办法的必要。现在需要的是，把海陆空三军的军需部联合为一个机构，有权处理战时工业的扩充事宜。（海军部对军舰的建造和某些特殊的海军储备，可以保留其支配权。）

4．这种机构的统一，不但包括供应任务，而且也包括设计任务。海陆空三个部用一般的技术用语提出他们所需要的军需品的类型、质量和数量，而军需部则应想方设法来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军需部的任务是把被批准的各项军需品在海陆空各军需要时送交它们使用。

5．要实现这件事情，或按时执行任何已核准的计划，在现时普通和平时期部署的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实行战时权力和应用战时方法。我们应该宣布一个过渡状态，不妨称为紧急准备时期。

6．这项法律的草案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适用于紧急准备阶段，第二部分适用于战时状态。第一部分现在就应实施。第二部分应该予以仔细研究，周密考虑，确定原则，草拟条文，以便一旦发生战争，只须向议会提出，即可付诸实行。我们必须使紧急阶段能够迅速而没有多大动乱地过渡到战时阶段去，因为全面的计划是早就做好了的。

7．为了把这个新计划付诸实行，应该先设立一个军需大臣。这个军需部可以设立一个军需委员会。每一个委员，应该都有责任去研究他所主管的四个或五个生产部门的问题。

此后，海陆空三军所属的负责供应、计划和订立合同等机关，将尽快地把业务逐步转移到新的军需部。以后，只有这个军需部才可以在经费问题上同财政部打交道（所谓"经费"指的是在已核准的计划范围内应付的款项）。

附录（4）

1936年7月28日我在两院保守党议员代表团谒见首相时的发言①

①见（原书）第204页。

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小小陆军的需要，以及在某种限度内也包括空军和海军的需要，尤其是武器和弹药，是统由陆军部供应的。陆军部为此目的，拥有若干由政府设立的工厂和经常打交道的私人承办厂商。这种办法只能应付和平时期的日常需要，其所贮存的物资，只能供给我们数量有限的正规军几个星期的战斗之用。在几个月以前，除此以外，便一无所有了。大约在三四个月以前，才准许陆军部的订货范围扩大到一般民用工业上去。

可是，在所有的大陆国家里，若干时候以来整个工业已经加以稳妥地和科学地改组，使之从和平体制变成战时体制了。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德国，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这个问题就已成为德国政府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和约，德国被禁止设有海军、陆军和空军，但它在矢志复仇的冲动之下，事实上已集中全力加紧把整个工业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在别人早已把问题解决之后，只有我们，现在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在1932年和1933年，我们仍有急起直追的时间。三年前，当希特勒取得权力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十几位官员在研究战时工业体制；而在德国，不断研究这个问题的，却不下五六百人。希特勒政权把这个庞大机构开动起来了。他们非等每种工业都开足马力绝不敢冒险破坏和约有关陆、海、空军的规定，因为他们希望，到那时只要他们没有立刻受到协约国的攻击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

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政府除了提出过或许能迷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一些零碎项目之外，没有向议会提到别的情况。

例如，我们在上星期听说，政府曾视察五十二家工厂，并同它们订立制造军火的合同；诺丁汉的旧的枪炮工厂要重新开工，伍尔维奇加油站要搬到西岸。但在三个月之前，还没有发一份定货单，而这些军火制造，从订货日起至少有十八个月没有一项能够达到大量交货的阶段。假使军火指的是投射物（炮弹和炸弹）以及装有发射火药的弹

壳，那么所有这些工厂就必须添加若干特殊用途的机械工具，还必须变更这些厂房的现有的布局。此外，还必须制造供实际制造所需的钻模和规测器，……这些特殊的机械工具、钻模和规测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由不同于承造炮弹的工厂的另一些工厂来制造。在这些特殊机械工具交货以后，把它们装设在工厂里并投入生产，还需要有一段时间。那时，只有到那时才能发货，最先是一点点，然后是一批批，最后才能大量生产，源源不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军用物资的积聚才能开始。这种不可避免的长期过程，我们到了现在还只是以极小的规模进行。订货的工厂，共有五十二家。其中十四家在上星期接受了合同。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德国军火工厂也许已增加到四五百家，并紧张地进行生产已近两年了。

至于大炮的问题，我所说的大炮，是指发射爆炸性炮弹的炮。建立一个大炮制造厂所经历的过程，必定是很长的。特殊的厂房和机械工具更加繁多，其布置亦更为精细。过去十年中，我们通常的和平时期的大炮产量，除了军舰上所用的大炮外，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在今后两年之内，肯定不可能有大量的野战炮和高射炮交货。去年德国恐怕至少制造了五千门炮，而在战争中还可以大大增加。所以我们当然应该建立炮厂，以便在必要时使我们能够建立和装备相当规模的国家军队。

我之所以提出投射物和大炮的问题，是因为它们是国防的核心；但这些理由和条件，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适用到整个装备问题。英国工业具有弹性，如果立刻开动起来，应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各式各样的装备，例如卡车以及像坦克和装甲车一类的武器，还可以生产陆军所需的各种轻级装备。但究竟开动了没有呢？我们听说，非等到正规军装备好之后，本土防卫队才能得到装备，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步枪和步枪弹药的情形。我希望至少有足够的数量以供一百万人之用。但是从新的供给来源提交步枪，要费很长的时间。

机关枪的生产甚至更需要提出来。我根本不知道勃朗宁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的生产计划。但是，如果在几个月之前才发出命令来建立必要的工厂，那么在1938年初以前，除了向外国直接购买以外，我们不可能期望有满意的交货。在德国，类似的工厂已经开工，并且能够大量供应，足够供给能使用机关枪的全国男子而有余。

这些道理也同样可以适用爆炸物，发射火药、信管、毒气、防毒面罩、探照灯、迫击炮、手榴弹、空袭炸弹等等的生产，也可以据此来考虑海军所需要的深水炸弹和水雷的生产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海军所需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军需品是依赖陆军部的，是依赖全国工业的发展的。如果缺少了一样，就会使海军受到极大的损失。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还有原料供应及其各种无限复杂的问题。

结论是什么呢？在国防物质装备上，至少从陆军部以往所负责的全部供应量以及海军部和陆军部由此产生的一切反应来看，我们要在约两年以后，才能有满意的改进。但如果按照我们现有的规模来进行，即使在两年之后，我们的供应情形，同我们在战时的需要，或者同别国在和平时期所达到的程度比起来，将是相差很远的。

显然，如果这些事实接近真实情况--我相信多半是估计过低的--那又怎么能够说不存在紧急状态呢？怎么能够说我们绝不能对国内正常贸易进行干预呢？怎么能够说我们无须同工会接触以解决劳动力削弱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说我们可以安然信赖国防协调大臣所说的"按工作需要多训练一些工人"这句话呢？怎么能够说我们不要做出惊扰公众的事情，不要做出使公众感到正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扰乱的事情呢？

有人抱怨说，国民不能体会国家的需要；工会不起作用；

陆军和本土防卫队的征募工作搞得松松垮垮，而且受到舆论界的阻碍。但是，只要政府向他们保证，说什么根本不存在紧急状态，则这种阻碍是不会消失的。

法国政府曾秘密给我一份对1936年德国空军力量的估计。这个估计，同我在去年1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上提出的估计数字几乎完全一致。现在空军参谋部认为法国的估计过高，我个人则认为估计过低。德国现时可以同时出动的飞机数目，恐怕不止一千五百架而是将近二千架。况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到了二千架就会停止。德国空军的整个设备和布局，其规模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也许已在规划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计划。即使我们接受法国估计的约一千四百架这个数字，那么，按照可以出动作战和连续作战的有训练的飞行员和军用飞机来估计，这时德国的实力就比我们首都的空军多一倍。而判定两国的力量对比，就必须考虑到两国补充能力。德国工业的组织，使工业肯定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一个月生产一千架飞机，以后还可逐

月增加。现时英国工业能每月生产三百架到三百五十架吗？我们要经过多少时候，才能达到和德国一样的潜在的军用生产数量呢？两年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中极高的损耗率，那么，两国开战以后，不到半年，我们的实力就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了。最迫切的事情，似乎莫过于为战时工业扩张做好准备，至少扩张到现时规模的三倍。今年，至少就今年的情况而论，我们显然没有赶上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这种情形到明年还会继续多久呢？谁也说不定。

据宣布，建造一百二十个空军中队和第一线飞机一千五百架的本土防卫计划，将在1937年4月1日完成。这个计划，在飞机、人员、组织、或补给方面究竟如何执行，议会从未获得任何消息。我们对此毫无所闻。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责备政府不向议会提供详细情况。因为现在这样做是太危险了。不过在完全不了解情况时，就不免使人感到十分焦虑，也自然会引起私下的议论……我很怀疑，到明年7月，我们是否能有三十个配备新式飞机的空军中队。据我所知，在一年或十五个月之内，新式飞机不会真的开始大量的交货。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手头有的是老式的陈旧的配备。

关于这些新式飞机，还有第二个问题。当这些飞机在十五个月后从制造厂中大量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们是否都装好一切必需的机械装置呢？就拿机关枪来说吧。如果我们要想得到二千架最新式的飞机，这就是说，从现在起十八个月之内，增加一千五百架，另五百架后备飞机，那么，对于这些飞机所需要的机关枪，究竟准备了没有呢？有些新式战斗机，机翼上装配的机关枪有八挺之多。即以平均每架飞机需四挺机关枪来计算，加上适当的储备，那么总数就需要一万挺机关枪。大规模制造勃朗宁机关枪，不是只在几个月以前才作出决定的吗？

现在让我们按投掷重量和射程范围作为测验轰炸力的标准，来考察我们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航空队吧。在这里我又必须和德国作一个比较。德国今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派遣这样的一队飞机，在一次出航中，向伦敦至少投下五百吨炸弹。从我们的军事统计中，我们知道，一吨炸弹平均炸死十人，伤三十人，并可造成价值五万镑的损失。认为德国的全部轰炸机队会连续不断地轰炸英国，这当然是无稽

之谈。因为其间也还有种种别的考虑因素。尽管如此，要实际估计两国轰炸机队的实力对比，那么，每次飞行投弹的总重量，仍不失为一个极为合理的标准。现在，我们假定，如果德国全部轰炸机队每一次飞到伦敦至少可能投下五百吨炸弹，那么，我们对德国又能够给予什么报复呢？他们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如何对柏林进行报复呢？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队飞机能够装有相当数量的炸弹飞往柏林。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呢？我请你考虑，明年这个时候，德国的航空队很可能可以装运约一千吨的炸弹。而那时我们还不能以六十吨以上的炸弹空袭柏林作为报复。

现在我们不谈柏林。新的轰炸机队的最大缺点，莫过于航程短。我们大部分新式重型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从本国起飞，仅仅能够飞抵德国的海岸。只有与我们距离最近的德国城市才处在这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所以，实际上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如从本国起飞对德国施行报复，就投弹的重量来看无异儿戏，而且攻击地点又只限于德国的边境。

假使我们的飞机可以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起飞，情况当然会好些。果然如此，则德国一些巨大而重要的工业区就在我们飞机攻击所及的范围以内。假使我们的空军同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联合作战，就会比我们单独作战有效得多了。

我现在转到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本土的积极空防和消极空防、地面空防和空中空防的问题。显然，我国大城市和重要的运输港口可能要经受人类社会从未受到的严重考验。请问在这个方面，究竟作过什么布置呢？就拿伦敦和它的七八百万居民来说吧。将近两年以前，我曾在下院提出铝热剂烧夷弹空袭的危险。这些比橘子稍为大一些的炸弹，即在那时的德国就已经制造出几百万个了。一架中型的飞机就可以散投五百个。我们必须设想到，在一次小规模的空袭中，真会有好几万个这种炸弹投落下来，使地面的房屋一层一层地烧光。假定只有一百处起火，而消防队只有九十队，我们又怎么办呢？真正的攻击，显然要比这个假定严重得多。我们必须料到，重磅炸弹会在同一时间投落下来。自来水、电灯、煤气、电话等各种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试问这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在世界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很可能要撤退大量居民，于是政府就得碰到公共秩序、卫生、食物供给等问题，这些个问题都要他们特别加以注意，而且说不定还要出动一切受过训练的队伍。

各补给海港，尤其是泰晤士河、索斯安普敦、布里斯托尔和默尔西河，没有一个不是在敌人攻击范围以内，假使受到攻击，事情又将如何呢？怎样从许许多多的补助途径来运进食物，这方面又作了什么部署？对于保卫我们的防空中心，又作了什么准备呢？所谓防空中心，我指的是我们继续进行抵抗所依靠的中心。关于居民和他们的苦难问题是一件事；我们能够藉以作战的手段，是另一件事。我们是否已安排好和建立了另一个政府所在地，以便在伦敦陷于混乱时把政府迁到那里去呢？当然，这个问题，在纸面上已经有人讨论了，但是否已经准备好一两个可以作为备用的指挥中心，备有深埋的电话线和无线电，使某种有系统的出主意的机构能够从那里发出必要的命令呢？……

附录（5）

第一线飞机产量比较①

①见（原书）第213页。

注：德国的数字是根据所缴获的文件；法国的数字是根据法国方面的材料。

附录（6）

海军实力表①

①见（原书）第367页。

1939年9月3日

（a）包括三艘改装的防空舰。

（b）包括改装的护航舰。

（c）十六艘用于反潜艇，其余用于扫雷。

（d）此外，还接收了为巴西建造的驱逐舰六艘。

（e）包括“雄狮”号和“卤莽汉”号，但其后又取消建造。

（f）始终没有完成。

（g）其中只有“欧根亲王”号一艘完成。

（h）包括训练巡洋舰“埃姆登”号。

（j）此外订造了五十八艘驱潜快艇，但没有动工建造。

（k）当时英国估计为五十九艘，再加上为土耳其建造但没有交货的一艘（见第二十三章）。

（l）在战时情况之下，其中有许多预料可在1940年完成。

（m）包括1939年9月3日所知道的正在建造或计划建造的全部潜艇；自战事爆发起至1940年底，实际建造完成的共有五十八艘。

英国和德国的舰队

英国（包括自治领）　　德国

美国

附录（7）

1939年9月12日的备忘录"凯瑟琳"计划①

①见（原书）第415页。

第一部分

（1）要进行一个特殊的作战计划，必须建造特别的器械。

海军建设局认为可以把一艘"R"舰［"皇家君主"号级战列舰之一］的吃水深度提高九呎，这样就可以使它驶过一个只有二十六呎深的海峡。现在敌方还没有设置大炮来控制这个海峡，而海峡的两旁都是中立国家。所以，把舰只的护甲带暂时提高到水平面以上，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这种办法就是在"R"舰的两旁加上两层浮箱（舰胴），使该船有了一条长达一百四十呎的横梁。而且在装置时，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船身内部可在船坞安装，外边部分可在海港安装。用装满或卸空这些浮箱的方法，就可以很方便地改变船只的吃水深度。而且，一旦驶过浅水海峡以后，船身仍可下降，使护甲带安稳地下降到吃水线以下。在船身完全升高的时候，船行速度或许可达十六浬，在船身降到普通吃水深度时，速度为十三或十四浬。这些速度都可用于作战。这比我所预料的要好得多。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浮箱，对于防御鱼雷，具有多一层的保护，有惊人的效果；实际上它们是超级的护船外壳。

此外，甲板上的装甲必须增厚，以便在势必发生的空袭时有特别的保护。

（2）这种浮箱，将称之为"套鞋"，而增厚的铁甲板，将称为"雨伞"。

（3）当所论及的战场的冰层在三月间（？）融化时，作战时间就会开始。如果我们在10月1日发出进行必要工作的命令，同时进行设计工作，我们就有六个月的时间，或许有七个月。虚耗夏季的光阴，是很不对的；因此，我们需要最高的优先权。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来作出估计。

（4）原则上，应该要有两艘"R"舰具备这样的准备，如果能够有三艘，当然就更好了。在1940年夏季，唯一可能出现的敌舰，恐怕就

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可以断定，这两艘军舰，也就是德国所仅有的巨舰，都不会暴露在装有十五吋口径大炮，足以粉碎它们的"R"舰面前。

（5）除了有这种装备的"R"舰以外，还得准备撞雷船十二艘。请你们把设计给我看。这些撞雷船，必须有足够深的吃水，以掩护他们所跟随的"R"舰，而且应由一小队机器舱人员在舰尾开动。它们须有坚固的船首，能经受任何水雷爆炸的冲击。在每一艘"R"舰的正前面，应有这样的一艘船。当各船列成纵队前进时，这种需要或者可以减少。我不能画出这些撞雷船的图样。我们必须预料会遇到两三排的水雷，每一艘撞雷船可以搞掉一排。也许普通的商船，照此加强装备后，即可充作撞雷船之用。

（6）除此以外，整个远征舰队必须备有足供三个月之用的汽油供应。因此，必须备有凸形甲板保护的运油船，其速度至少须为十二浬。我们可以认为假定航行速度为十二浬，如果事实上能够达到这个速度，那就更好了。

第二部分

（1）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个特定的战场（波罗的海），要保持这种控制权，就要将一队为敌方重型军舰所不敢相抗的舰队，派驻在波罗的海。在这个战斗舰队的周围，应有轻型舰只护航。据提议可以用一万吨的装有八吋炮巡洋舰三艘，六吋炮巡洋舰二艘，组成巡洋舰队，再加上最强大的战斗驱逐舰两个小队，潜艇一个分队，和相当多的补助舰；如或可能，还需有若干军需船和一队修理船。

（2）"凯瑟琳"舰队应于核准的日期，视形势适宜在夜间或白日渡过航线，必要时使用烟幕。各驱逐舰应驶在舰队的前面，撞雷船应在"R"舰的前面，巡洋舰和轻型舰只则应紧紧跟随其后。一切现有的扫雷器和其他防御器械都可以采用。所以，克服水雷的危险应该是能够做到的，而且又没有大炮封锁海峡。至于空中的猛烈攻击，应由舰队的联合炮火来加以迎击。

注意：同时还可以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并派出飞机换班飞到该舰维持。

第三部分

我们没有必要对控制这个战场的战略利益加以详细地论述。这是皇家海军发动一次最强大攻势的机会。把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隔开，就可以截断铁矿、粮食和其他贸易品的供应。当这个舰队到达战场并建立制海权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行动起决定作用。这时也就可以把这些国家拉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由陆地供应的便利基地。困难在于，只有当我们到达那里，他们才敢有所行动。但是，可供三个月用的汽油可以提供必要的最低需要量，那时，即使形势恶化，我们的舰队也不见得能去不能返。这个舰队一旦在战场出现，敌方一切力量就处在危险的境地。他们除非铤而走险，恐怕不敢派出船只在贸易航线上航行。他们不得不在整个北部海岸设防，以抵抗舰队的炮轰，或者还可能要抵抗我们登陆进攻，如果我们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结成同盟的话。这种活动对俄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把这一点计算在内。

严守秘密是必要的，因为必须完全做到迅雷不及掩耳。因此，对这个作战计划，应始终使用"凯瑟琳"一词。浮箱可称为"外加的护船壳"。至于凸形甲板的增厚，则是正常的防空准备。

我提出这些想法供你们研究，希望能因而解决种种困难。

丘吉尔

附录（8）

船舰的新建和改建①

①见（原书）第418页。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人 1939年10月8日

1．我们需要一些可供作战的军舰，需要那些由议会今天订购定期交货的舰只，这比浪费精力于日期遥远的、对免除我们的危险没有什么作用的造船工作要重要得多。

2．我们应以最大的努力，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这两只军舰能按订造合同的日期如期完成。在平常时期，承办厂商随自己的高兴来接受和执行合同，这种习惯，在战时是不能容许继续存在的。请把可以执行的惩罚告诉我，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把案件向皇家司法官提出。请把限制我们的因素告诉我。我向来认为装设大炮是问题之所在。如果这些舰只不能在约定的日期完工，则一切有关方面都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下星期五我将亲自去了解这些舰只的建造情况，并将亲自在海军部和你一起接见承造厂商。请为我准备这次从下午五时起的会晤。要是承造厂商说他办不到，那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只要给予充分的压力，充分利用资源和装置，事情就能办到。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在1940年7月要他们交出"英王乔治五世"号，再过三个月交出"威尔士亲王"号。

我们要用来取胜的这些舰只，必须在1940年加入现役。

请你们全力做好这件事，帮助我消除各种障碍。

3．以上的话也适用于航空母舰。"光辉"号要推迟五个月交货，我们知道推迟交货会发生什么影响。"胜利"号甚至要迟九个月。"可畏"号从1937年的计划来算，是迟了六个月，而"无畏"号则迟了五个月。所有这些军舰都是要参加作战的，并不是为了在战争终了后才出海的--那时或许舰上挂上德国旗也未可知！我现在请求你们把这件事督促一下。要是我们在1940年被打败，后来所造的航空母舰就救不了我们了。

4．第三，还有巡洋舰。例如，请看一看，"迪多"号原定在1939年6月完工，而现在却说要到1940年8月才能交货。这个失败该怎样解释

呢?

5．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仔细地把办工业或做生意与争取战争胜利这二者分别清楚。现在正在建造那些不能在1940年内完工的舰只的熟练工人，只要是需要或可行的，都应调去赶造那些可能在1940年完工的舰只。我们必须按需要来作出特别的安排，把建造交货限期较迟的舰只的工人，调去建造那些战争急需的舰只。一切预定在1941年完工的舰只可以暂时丢在一边，而预定在1942年完工的舰只更可置之不理。我们必须使那些能在1940年完成的舰只有建造优先权。

6．同样的原则，更适用于驱逐舰和轻型舰只。但是这些舰只的生产，似乎进行得很好。我还没有时间来详细考查这些舰只完工的日期。但是我们最急切需要的，是在1940年年底以前要有新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四艘及巡洋舰十二艘·加·入·现·役，·参·加·战·斗。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0月21日

这封信是我专写给你一个人看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就可以做出所需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若干不怕偶或有的飞机炸弹轰炸的主力舰。我们已能用舰胴和潜艇探测器来保护舰只以防潜艇的攻击。我们还要使它们能够防御空袭。一个重磅空中鱼雷袭击一艘军舰，击中的机会的确只有一百分之一，但是被击中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而两者的价值又相差十分悬殊，好像一个英雄被疟蚊叮着了一样。我们必须做到恢复旧有的观念：一只战舰在阵前必须能够抵御一切攻击。

我的主要意思是，我需要四五艘装甲极厚的军舰，我们想派它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去，可以高枕无忧。此外还可以有能够在远洋执行任务的各种类型的舰只。但是，如果没有一队足以抵抗空中轰炸的大型军舰，我们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今天早晨已经写信给你，谈到"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事。

但是我们至少必须把另外五艘军舰改装成足以防御空中袭击的舰只，这就是说，即使遇到从一万呎高空投下的一千磅的穿甲炸弹袭击也不怕。这就需要结构上的改造，但改造的工作并不如设想的那么大。总得把炮塔拆去一两座，这样就减去至少有两千吨的重量，就可以铺设六吋或七吋的钢板，只要舰身稳定限度许可，就尽量铺得厚些。拆去炮塔空出的地方，必须装上高射炮。这就是把八门炮减少为

四门，但是四门十五吋口径的炮，一定可以击沉"沙恩霍斯特"号或"格奈森诺"号。在德国新战列舰出现以前，我们必须把"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先行完成。因此，我们要集中力量先完成五六艘不怕空袭，因而能在英国海峡活动的军舰。高级的军舰便可专用于远洋活动。总之，把舰上的炮卸下来，加厚甲板。这是1940年军事主题。

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办，怎样把这些舰只弄到船坞里去改装呢?

我们不要考虑舰只的外观。请你把舰上的上层炮塔去掉吧。军舰的改装，一艘可以在普利茅斯，一艘在朴次茅斯，两艘在克莱德，还有一艘在太恩分别动工。改装后的装四门炮的军舰，如果炮术专家加以专心研究，是可以发挥很大的炮火威力的。但是，最要紧的是，必须多多增加高射炮，必须能够做到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1940年的军事主题，我们现在还来得及。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更加需要装甲的军火运输舰和装甲的油船，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做法都说明我们对于海战的考虑不必太多，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在猛烈空袭之下如何保持制海权的问题。

这个办法，应该在星期一提出，还要提供充分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星期四以前采取这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在那一天，让我们把审计宫、海军建设局长和海军军械局长一并请来，把我们的战线从船舷移到船顶上来。

·照·我·看·来，·战·争·大·概·会·拖·过·这·一·个·冬·天，·各·处·会·有·些·象·征·性·的·接·触，·可·是·到·了·春·季，·一·定·会·开·始·一·场·紧·张·而·激·烈·的·战·斗。

请记住，我们一起所作的决定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

丘吉尔

附录（9）

新造军舰计划，1939—1940年①

（不包括轻型海防舰艇）

①见（原书）第419页。

注：（a）包括后来取消的"雄狮"号、"卤莽汉"号、"征服者"号及"雷神"号在内。

（b）包括原在1939年计划中，而到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的四艘在内，其中两艘后来取消了。

（c）包括已定货但在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的五十八艘。

（d）已定货但在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

（e）"先锋"号。

（f）二十七艘后称大型快速巡洋舰。

（g）为巴西所造而接收过来的六艘驱逐舰。

附录（10）

舰队基地①

①见（原书）第443页。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其他人员

（按最后一段开始行动） 1939年11月21日

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总司令，于1939年10月31日曾在"纳尔逊"号上举行会议，决定在舰队各基地应有以下各种部署。

1．在春季以前，斯卡帕湾仅能作为舰队临时增添燃料的基地，还不能作基地之用。但以下的几种工作，应尽速进行：

（1）在没有设防的航道上设置沉没的障碍舰船。

（2）将防潜网改为两重，尤其是设置在必要的地方。这些防潜网，除了比从前的更为进步之外，其使用数量和范围至少要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峡道日常启闭工作须重新研究，使每次开放的时间缩短，以保证更大的安全。

（3）拖网船和带有漂网的扫海船的船队，应按上次大战所采用的规模，调往斯卡帕湾应用，船只的部署应由计划局周密考虑。但是所有的拖网船和带有漂网的扫海船，在斯卡帕湾恢复为主要基地之前，就是说，在1940年2月底以前，将供福思湾利用。

（4）简便营房的建筑应积极进行，不能停止。

（5）应建造混凝土的炮座，供架设防卫斯卡帕湾的八十门炮。此项工作应该在整个冬季内进行，但应等到春季，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时，才可以把炮运往架设。

（6）威克的飞机场，应该扩大到可容四个中队的飞机。

（7）雷达的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但如遇到更重要的任务，也应按先后次序。

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用来作驱逐舰加油基地。应照预定计划，进行油库伪装和建筑假油库等工作。在斯卡帕湾的人员，不应减少。除了已有的十二万吨油量外，该处存油，无须增加。现在从事建造地

下仓库的人们，可令其担任其他更迫切的工作，甚至担任最近部内所决定的事情。

2．尤湾A港应保持现状，现有人员亦应保持。甚至在斯卡帕湾的水道铁丝网完成以前，就应有一种永久性的水栅和水道铁丝网。淡水管子应立即完工，并须采取其他种种次要的措施，使此港成为便于舰队时常来休息的隐蔽的休息站。

3．罗赛斯港应成为舰队作战的主要基地，并应尽一切努力使该港发挥最大的效率。关于水道铁丝网的改进工作应优先进行。防空气球必须装置，以有效地防御敌机低飞攻击大桥下的碇泊处。以前调到克莱德湾的二十四门三点七吋的高射炮和四门双筒自动高射炮，应该在从舰队离开克莱德湾以后四天之内，分批调回福思湾。此事不宜做出十分急促的样子，各炮兵队尽可以很随便地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装运，只要从现在规定这个时间起，五天之内能够安设在福思湾即可。保护罗赛斯港的雷达，应尽力尽快优先装置。空军少将道丁今日正在与本土舰队总司令商讨从英国防空委员会获得支持的问题。以前和空军部议定的办法，必须认为是最低限度，希望在舰队第一次利用这个基地的时候，至少可以有六个空军中队能够参加作战。

请海军副参谋长查一下总司令和道丁少将会议的内容，把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料到舰队一到福思湾就会遭受攻击，所以必须准备应付。此后这个基地的各方面都将继续予以加强，直至能使舰队中最大的军舰都可以安全停泊。此外还应该有特别的部署，把军舰上的炮火与海岸上的炮火协调射击。

我看七十二门炮的集中火力应该可以掩护停泊舰只的区域了。

4．现已安放在克莱德湾的十六十防空气球，不可移动，因为这可以淆乱敌方，使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意图。

我非常希望海军副参谋长能够仔细核对一下这个记录，确定这里说的各项细节都是正确无误，并在取得第一海务大臣同意以后，即命令各部门切实执行。

丘吉尔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月3日斯卡帕湾的防御问题

1．9月间我们给斯卡帕湾各炮台等处配备人员时，据估计需要海军陆战队三千人。这个估计，现已由陆军部陆续增加，由三千人加到六千人，七千人，一万人，甚至一万一千人。

这个数字，当然完全超出皇家海军陆战队所能派出的限度。

2．不但如此，皇家海军陆战队"专任作战"人员的训练，只能在3月1日以后开始，到那时候陆军方面才能供给种种必需的装备。其实自9月以来，除了把军官和军士约八百名集合在一起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些人，随时可以用作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或机动的防守兵力。

另一方面，陆军部在人力储备上还有剩余的训练好的兵员，似乎准备编入斯卡帕湾的炮兵部队。那里高射炮现在正以每月十六门的速度进行装设。由于我们要在3月份以后利用这个基地，这当然是一个应付需要的最好办法。

3．万一陆军部不愿负起这个责任，那我们就要求他们自2月1日起给我们提供各种训练设备，并请他们给我们派来所缺乏的各级技术人员，给予我们以充分的协助；还要和他们商定逐步接管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由他们来负责，我们必须加紧催促他们。

4．我并不愿意海军部向陆军提出太多的要求。如果容许若干通融办法，则所需要的人数，似乎可能大大减少。每一门炮配备三十人，每一座探照灯设置十四人，这个数字是预备所有的炮和探照灯都能够长年地昼夜不断地配有全部人员。但是舰队经常是出海的，这时戒备级数不妨略为降低。不但如此，事实上在长时间空袭中，我们不能希望各炮连续不断地发射。假使真有这种攻击发生，那么舰队一定会出海了，因此，是否可以只让一部分的炮保持一级戒备状态，而另一部分在接到警报后准备时间可以长些。

5．是否的确需要一百零八座探照灯呢？这样远的距离，敌机能对舰队进行夜间空袭吗？直到现在，敌机空袭只限于白天，而且只有在白天，才能准确命中目标。

6．等到舰队准备把斯卡帕湾作为基地来使用时，我们就必须从罗赛斯港把一大部分的高射炮及其人员，最好是半数，调到斯卡帕湾。我们没有力量同时两处都作最高级戒备的装备。这也是一种经济之道。

7．所以我主张斯卡帕湾的防务，应该配置五千人，并应通知司令官，要仔细研究每一个炮兵阵地、每一个岗位所能作出的局部改进办法，以便逐步尽他所能地使这些炮发挥最大的威力。

8．像斯卡帕湾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坚强的防守力量，伞兵降落和潜艇袭击的事大概不至发生。所以，除了现有的炮兵团之外，不必再添一营军队了。不过，司令官应该设法组织一支足以应付紧急事态的部队，以应付这一类小规模的但未必发生的事情。

9．谢特兰群岛的情形和这里不同。在谢特兰，我们最好要有一个营的兵力，虽然这个营的装备不必像在西线那样好。

丘吉尔

附录（11）

对土耳其的海军援助①

①见（原书）第402页。

海军大臣的报告 1939年11月1日

第一海务大臣和我在今日下午接见土耳其的奥尔贝将军并把下述情形告诉他：

如果土耳其受到俄国威胁，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在接到土耳其的请求，在某种情况下就有意要使用比俄国的黑海舰队实力更为优越的海军来援助土耳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在士麦拿湾和伊斯米德湾配备反潜艇和空防的力量，必要时还得派遣英国的技术官员加以协助。这些戒备，是现有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置防潜网计划以外所增加的措施。

我们现在还没有答应土耳其什么东西，也没有订立军事协定。这种意外的事或许不会发生。我们希望俄国能严守中立，或者甚至对我方采取友好态度。不过，如果土耳其觉得处于危险地位，因而向英国要求海军援助时，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地中海的局势和意大利的态度同土耳其进行协商，希望能订立正式协定。也许只要英国舰队开抵士麦拿湾就可以阻止俄国走极端，而英国舰队进入伊斯米德湾，也许就可以阻止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口进行军事袭击了。不管怎样，我们采取为建立黑海制海权所必需的行动，也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

奥尔贝将军对这个说明表示十分满意。他说，他完全知道两国之间并无约束。他说他归国后将向他的政府报告，在这些基地上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对此事并没有想到法理的问题；因为，假使我们真的达到订立正式协约的阶段，那时当然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假定的理由是，土耳其只有在觉得自己处在严重危险，或已实际成为一个交战国的情形下才会向英国提出援助的请求。

附录（12）

灯火管制①

①见（原书）第438页。

海军大臣的意见 1939年11月20日

1．我冒昧向我的同僚建议，当现在的月亮开始亏缺的时候，灯火管制办法应该作合乎情理的改变。我们知道，德国政府现在的政策，并不是要在英法两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轰炸。轰炸非军事目标对他们并无好处。而要轰炸军事目标，最好并且或者只有在白天或月夜才能有好的效果。如果他们改变这个政策，或者我们实行空袭警报，那时我们再熄灭灯火不迟。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在有空袭预报时才熄灭街道的灯火。如果进行夜间空袭单是为了杀害平民，那么无论伦敦是否熄灭灯火，他们只要按定向方位和地图就可以很容易找着伦敦。敌机是无需用城市的辉煌灯火来作引导的，而且如果在空袭敌机进入我国之前就把灯火熄灭，那也就没有什么引导了。

不管怎样，灯光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2．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街道照明完全恢复平时状态。可以有种种改变方式。巴黎街道所实行的灯火管制，是很切实际而又有效的，可以看得见六百码以内的一切。街道的灯光亮度足以使车辆安全行驶，但又比和平时期的灯光暗得多。

3．我们为了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丧失生命；第二，就像空军大臣所提出的抗议一样，妨碍了军火生产，并且妨碍了海港工作，甚至妨碍西岸的工作；第三，引起群众焦躁和情绪低落，妨碍他们发挥作战的能力，并且因为大家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使英国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第四，使夜晚在黑暗街道中或闭灯的火车中的妇女和少女们担心受怕；第五，使商店营业、娱乐场所等事业受到影响。

因此我主张自12月1日起实行以下各点：

（1）各城镇和乡村的街道应该恢复较暗或限制的照明。

（2）汽车和火车，应该许其使用较大的灯光，即使也许要冒一定的危险。

（3）现有关于房屋住宅灯火管制的种种限制规定，群众已经习惯的，则仍应予以保持；但是为了轻微的违反规定就加以使人反感的惩罚，就不应再有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男子因在某处吸烟，火光太亮而被处罚，又有一妇人因为开灯照料她生病的婴孩，亦被罚款。）

（4）这种通融办法如获批准，应佐以一种有效的宣传，用无线电多次广播，印发布告，在各加油站分发给汽车司机，要他们知道，空袭警报时，司机应立即停车灭灯，所有其他灯光亦应一律熄灭。警报响后再露灯光者，应予严惩以儆效尤。

4．我们或许可以按照这些情况度过以后云雾甚多的冬季三月。假使战争激烈起来，或我们做了任何足以引起敌人报复的事，我们随时可以恢复现在的灯火管制办法。

丘吉尔

附录（13）

关于防御磁性水雷的各种措施的节略①

①见（原书）第455页。

关于磁性导炸装置的水雷和鱼雷的一般性能，在战争爆发前大家虽然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对于德国所发明的这种水雷的详情，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直到1939年11月23日在休伯里纳斯捞获了一个以后，我们才能利用过去研究所得的知识，立即研究适当的对付办法。

首先，需要的是扫雷的方法；第二是为各种船舶提供消极的防御方法，在未经扫雷或未完全扫雷的水道上保护船舶以防触雷。这两个问题都加以有效地解决了，以下几段将简单地叙述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积极的防御--扫雷新法磁性水雷

要扫除磁性水雷，必须在该种水雷的附近安置一个足以引发该水雷爆炸的强大的磁场装置，使水雷在扫雷艇的安全距离之外爆炸。早在1939年初我们就设计了一艘破雷舰，而这种破雷舰，现在已加以试验性的使用。这种破雷舰有强大的电磁装置，在该舰前进时，可以将前面的磁雷引炸。1940年初，这种破雷舰曾有若干成效，但是这种方法在大规模使用上，发现不甚适宜而且又不十分可靠。

同时我们又试制了各种用浅水船只拖带的电力扫雷器；

也试用过由低飞的飞机携带电磁线圈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有许多实际上的困难，而且飞机有很大危险。所有一切试验过的方法中，被称为L·L·扫雷法的似乎最有成功希望，于是人们集中力量来研制这种方法，使之更为完善。它的扫雷装置，包括一条很长的一般称作"尾巴"的粗电缆，由一小只船拖带，总是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船一起工作。强烈的电流，按仔细调整的时间间隔通过这些"尾巴"，这样就可以使水雷在距离扫雷艇相当遥远之处爆炸。这种装置的设计者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要使这种电缆具有浮力。这个问题，已由电缆工厂加以解决；起先是在电缆之上加一层叫作"索博"的橡皮套子，后来改用缝合网球的方法，也很有成效。

到了1940年春季，L·L·扫雷船的使用逐渐增多。自此以后，这个问题就在德国的水雷设计家和英国的水雷扫除专家两方面智力的斗争中去解决。德国人对水雷的性能，常常加以改变，而每一次改变又被扫雷器的改进所破。敌人虽然也有得手的时候，而且曾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主动，但最后总是给英国对手所制服。有时，往往能预料到德国水雷构造的改变而事先准备对付办法。直到战争终了的时候，L·L·扫雷法始终是对付纯粹磁性水雷的有效办法。

音响引爆水雷

1940年秋季，敌人开始使用一种新的"音响引爆"式水雷。这种水雷的导炸装置，是由船舶推进器在水中行走的声音来激发的。我们早已料到有这种发明，因而早已准备好应付的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扫雷艇发出一种合适的而且充分强烈的声音，使水雷在距很远的地方爆炸。在各种试验方法中，以"康果震动锤"最为有效。这种装置是装在船龙骨下的一个防水容器之内的。这个方法的效果，取决于找出正确的震动频率；这也和以前一样，必须先获得一个敌人的这种水雷标本，才能迅速取得成效。我们这次又有好运气，1940年10月发现第一个音响引爆水雷，到了11月，又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泥滩上打捞起完整的两个。接着很快就有了有效的对付方法了。

不久，我们发觉敌人在水雷中同时兼用音响和磁性导炸装置，无论碰着哪一种外因都能把水雷导炸。此外，敌人又有了许多反扫雷的办法，这就是使导炸装置在受到第一次或预定的若干次刺激时，不起作用，或者使水雷在敷设后一段时间以内不能引爆。因此，经我们扫雷艇彻底扫除甚至扫过若干次后的航道中，也许仍会有若干随后才能"成熟"的、造成危害的水雷。可是，虽然德国人的技巧才干有了种种结果，而且在1941年1月，我们因索伦特试验场被炸，致使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被毁，使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两方不停的斗智，继续下去还是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最后的胜利，就是对各有关方面不倦地努力工作的赞扬。

消极的防御--消磁

凡是钢制的船舶，都有永久性和感应性的磁性，这是一般的知识。由此产生的磁场的磁力如果够大，就可以触发那放在海中经过特别设计的水雷导炸装置；但如果把这磁场的磁力减小，也许就可以避

免这种危险。在浅水中，虽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相当程度的消磁性显然是可以做到的。1939年11月底以前，在朴次茅斯进行的初步试验，已表明船舶的磁性可以减小，其方法是在船身上以水平方向绕电缆，用船自身的电力在电缆上通电流。海军部立刻接受了这个原则；于是凡有发电设备的船舰，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并且，一方面加紧进行研究，以确定更准确的必要条件，同时也立即赶紧进行大规模的准备，用这种防御方法来装备舰队。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在超过十噚深的水域航行的船舰，使之可以不怕磁性水雷，而扫雷艇及其它小舰艇则在更浅的水域也可以安全航行。12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表明这种消磁圈的方法，使船只能够在别的未装上这种设备的船只的航行安全深度的一半深度的水域比较安全地航行，不但如此，这种装备无须变动船身的结构，也无须添设精密的器械，只是有许多船舰需要增添发电设备罢了。作为紧急措施，可以在船壳外面绕上临时电缆圈。这种工作几天内就可以完成，不过比较永久性的装在船内的这种设备，仍应在适当时机尽早装上。这样，在前一种情况下，正常的航运周转不会受太大的耽搁。这种方法称为"消磁法"。成立了一个组织，在海军中将莱恩-普尔的领导下，监督各船装设这种设备。

这项工作的供应问题和管理问题甚为繁重。根据调查，消磁圈一项，每星期需要使用的电缆长达一千五百哩，而国内的产量，最初只能供应上述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产量虽可提高，但这只有牺牲其他重大需要才能做到。因此，全部的需要只有由国外输入大量材料才能对付。此外，各海港都必须备有训练好的人员来管理装设工作，确定每一船舰的实际需要量，对各地管理航运调动的有关方面给予技术指导。所有这些保护性措施，把英国和各盟国商船队的大量船只都包括在内。

到1940年最初几个星期，这个组织在不断发展。在这个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使各船舶在我国各海港，尤其是有重大危险的东部沿海各港，能够自由进出。因此我们集中力量于装置临时消磁圈，全国生产的合用的电缆都征用了。电缆工人日夜工作，以应需求。在这期间，许多船舶出海时船身都围绕着电缆。这种电缆也许经

不起海浪的冲击，但至少可以使船只安然通过危险的沿岸水域，在再次进入可能有水雷的区域之前，又可以重新安装起来。

拭去磁力装置除了上面所说的方法以外，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消除磁力的方法，就是现在所谓"拭去磁力法"。这个方法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就是把一条粗电缆放在靠船身处，然后通以岸上所供应的强大电流。船上无须装置永久性的电缆，不过这个方法隔几个月以后，就须再来一次。这个方法对大轮船无效。但它因为可以适用于经常在危险地带航行的大量小型沿海船只，这就使装设消磁圈的部门大大地减轻压力。大量节约了时间、材料和人力。当盟军由敦刻尔克撤退时，尤其显出这种方法的特殊价值。那时许多各式各样的小船，平常不在大海航行，它们在经过这种简单的处理之后，就可以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周围的浅水区航行。

商船的消磁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1940年3月15日

我的同僚一定知道，我们对抗磁性水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消除船舶的磁性。这种方法能使船只在十噚以上的水域航行时，不受磁性水雷的威胁。

在联合王国各海港从事贸易的英国船，需要安装消磁圈的，共有四千三百艘。

消磁圈的安装工作，在1月中旬开始。到3月9日为止，已有军舰三百二十一艘、商船三百十二艘安装完毕。在这一天，有军舰二百十九艘、商船约二百九十艘，正在安装。

直至现在为止，电缆供应限制了安装工作的速度。但供应情况现已迅速改善。今后安装的速度，恐怕要受船厂劳动力供应的限制了。

如果一部分英国船只安装消磁圈的工作可以交由外国船坞去做，则将有很大的好处。和我国有贸易往来的中立国船只，约有七百艘。中立国船员，尤其是挪威轮船上的船员，对于在通达我国各港的贸易航路上碰上敌方水雷的危险，已开始感到不安。中立国船只的安全和中立国船员的信心，对我们都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把消除磁力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供给中立国家，使他们能够把同我国进行贸易的船舶加以消磁。

将若干英国船只交给外国船坞消磁，以及将消磁方法推广到中立国的船上，固有很大的好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泄漏秘密的不利问题。如果敌人知道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或许会（1）增加水雷的灵敏度，不然就会（2）在同一布雷区布设具有相反的磁极性的水雷。如果能够保持秘密，就可以延缓敌人的反措施。不过我们有关消磁圈设备的详细技术情形，非使国内所有修理船舶的厂家知道不可。这样广为分发的资料，几乎可以肯定，敌人很快就会知道的。

不过，敌人的（1）和（2）的两种办法，于敌人亦有不利之处，因为：

（1）会使水雷更容易扫除，而且也使没有消磁设备的船只减少危害，因为太灵敏的水雷总在距离船只很远的前方爆炸，或者甚至就在船舶的前面爆炸。

（2）颠倒磁极性，只对若干难以彻底消磁的船只有效，而且还须在水雷上设有灵敏度高的装置。

自从"伊丽莎白女王"，号驶抵纽约，以及后来在报上把这件事宣布以后，以上情形已经有了改变。敌人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所采用的防护方法。他们知道自己的水雷构造，所以不难推知消磁圈的作用。所以他们现在可以采取任何力所能及的反措施。报纸上的登载，更加促使中立国家加紧要求取得这种资料，我们如果继续拒绝把这种秘密告诉别人，实与我国鼓励中立国商船同我国进行贸易的政策有所抵触。

因此，我的顾问人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再把这种技术资料看作军事秘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重大损失。

因此，海军部提出：

（1）在必要时，应该使用中立国家的船坞为我国商船安装消磁圈，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资源不足。

（2）在必要时，应将这种消磁方法的技术情报供给中立国家，使中立国家与我国进行贸易的船只得以安装消磁圈。

丘吉尔

附录（14）

德国第四十七号潜艇作战日记节录①

1939年11年28日

德国时间

十二时四十分　方位北纬60°25′　在120度（正）方位发现桅杆。

东经01°　我认明是一艘"伦敦"号级巡洋

十二时四十九分　风向西北北10-　舰。

9海浪8有云

十三时三十四分　北纬60°24′　射程八百公呎（约八百八十码）

东经01°17′　估计巡洋舰速度为8浬。一鱼雷自第三号管射出。一分钟二十六秒后，闻爆炸声。我可看见在烟囱后面中弹后的损伤，上甲板已弯曲破裂。右舷的鱼雷管装置，向后弯过船边。舰上飞机搁在甲板尾部。该舰向右舷倾侧约五

度，即按反方向航行隐没于暴风雨

中。

十四时零三分露出海面，进行追击。

十四时二十分该巡洋舰再度出于90°的方位。我立即潜入水中想接近而击之，但该舰又在暴风雨中隐没。

十四时五十一分露出海面，在该区域搜寻，但未能寻获。

1939年11月29日，邓尼茨海军大将的作战日记，有下列的记载：

“在接到第四十七号潜艇对一艘巡洋舰施放鱼雷的报告之后，宣传部即称已击沉一艘巡洋舰。按照军人的见解，这种不正确的言过其实的宣传，并不合适。”

①见（原书）第447页。

附录（15）

"耕种者第六号"①

①见（原书）第497页。

在那些踌躇不决并在进行分析研究的月份中，我在一个问题上想了很多，而且尽力使这个想法得以实现。我想，一旦大战开始，这个想法也许有些用处。为了保守秘密，我们先把它叫作"第六号白兔"，后来又改称为"耕种者第六号"。

这是一种为陆军设想的方法，使他们可以不遭受过分或重大的死伤达到并穿过敌军战线。我相信，我们可以制造一种机器，能够在地上挖出一条壕沟，其深度和阔度足够使进攻的步兵，不久还可以使进攻的坦克车比较安全地前进，越过无人地带和铁丝网，然后在敌人的防区出现，这样就能够以同敌人相等或更优越的兵力，逼近作战。开凿这种壕沟的机器，必须有充分的前进速度，在黑夜的几小时内，能够穿越敌我两军阵线开出一条沟道。我希望能有每小时前进三哩或四哩的速度；但甚至每小时开半哩也就够了。如果在一条二十哩或二十五哩长的战线上采用这种方法，也许只要用二三百架这种掘壕机，到了黎明时候，就可有一队锐不可当的坚强步兵到达并深入德军阵地。有着几百条交通壕和后方联系，大量的援军和军需品就可以循着这些交通线源源接济。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其不意，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就深入敌军阵地。这种办法还可以无限制地做了再做。

二十五年前，当我曾命令制造第一辆坦克时，我请了海军建设局长德因纳科特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十一月，我又把这个问题向现在担任这个最重要职位的斯坦利·古多尔爵士提出，由他最能干的助手之一霍普金斯负责此事，还拨款十万镑作为实验之用。林肯市的拉斯敦·布希鲁公司在六个星期内就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工作模型，这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小机器，约有三呎长，在海军部地下室的沙地上进行试验成绩很好。我既得到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和其他英国军事专家的积极支持，便邀请首相和若干同僚参观表演。后来我又把这个机器带到法国，先后给甘默林将军和乔治将军观看，他们都表示赞同。12月6日，我获得保证，立即订造二百辆并享有制造上的绝对优先权，

1941年3月交货。同时有人建议制造再大一点的机器，以掘成一条宽度足够容纳坦克车的壕沟。

1940年2月7日，内阁和财政部核准建造二百辆挖狭壕的"步兵"式机器和四十辆挖宽壕的"军官式"机器。因为设计非常新颖，因之须首先建造主要部件的试验型。到了4月，遭到一点挫折。我们过去一向是靠简单的"默林--马林"型发动机来发动的，而现在空军部却需要全部这些机器，所以不得不改用其他比较笨重而巨大的发动机来代替。最后制成的机器，重达一百吨，长七十七呎，高八呎。这个庞然大物每小时可以在普通耕地中开成一条五呎深七呎半宽半哩长的壕沟，共推动泥土八千吨。1940年3月，全部制造程序都移交军需部所属的一个特别部门办理。担任建造工作的三百五十家厂商，对不论制造分散的部件或在特选的中心装配完成等工作，都绝对保密。对法国和比利时北部的土壤，也进行了地质分析，并且决定了若干适宜的区域，能利用这种装备作为发动强大攻势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在进行的每一阶段，都要做许多说服和推动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成。一个极不同的战争方式，不久就像排山倒海似的向我们压过来，把它面前的一切一扫而光。正像不久就看到的，我立即把这些精心结构的计划搁在一边，把这个计划所需的一切资源，移到别种用途上。只是制好了几个成品，留供某种特别的战术用途，或者用作紧急挖掘反坦克的壕沟之用。到1943年5月我们只有一个试验性的原型机，四个狭壕机，五个宽壕机，有的做好了，有的尚在制造之中。我看过大的原型机的试验，表现惊人效率之后，我批了几句话："把五架'军官'式机器撤销四架，但四架'步兵'式机器应妥为保存。也许它们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这几架剩下来的机器，放在仓库中，一直保留到1945年夏季。

那时我们正在用其他方法冲破齐格菲防线。除了一架以外后来都拆掉了。这就是耕种者第六号的始末。我对此是负责的并始终不后悔。

丘吉尔

附录（16）

战争开始后八个月内英国因敌方攻击所损失的商船数字①

附录（17）

"皇家海军"作战计划①

①见（原书）第517页。

海军大臣节略1940年3月4日

1．在3月12日以后，可能在任何时间，在发出通告的二十四小时内开始海军作战行动。在那时候，按照预订计划将有二千个海军式漂浮水雷可资使用。这些水雷包括三种不同的型式。此后已安排好每星期经常最少可以供给一千个水雷。英国海军队伍开到现场；作战的物资准备停当。当地的种种安排，已经通过甘默林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同法国洽妥。相信这些水雷可以使从卡尔斯鲁厄以下一百哩的河流受到威胁。把兵员和特种物资，集结于靠近敌人前线之处（四至六哩），虽然在马奇诺防线之内，总是有些危险的。据说这一个月河道的状况良好。到了四月里，积雪融化，河水或许会更深一些，那就不免要将水雷的尾部加长；支流的水或许会暂时不注入主流，甚或倒灌。

2．空军要等到四月中旬月圆时候，才能去准备好。所以除非事态遇到我们非动手不可，否则最好是等到那个时候。这样就可以同时搅扰整条河流因而使敌人辨不清我们海军行动的出发点。到了4月中旬，空军会有大量的水雷可以使用，这就可以在有月亮时每晚出动，在宾根和科布伦茨之间的各河区布雷。所有两种水雷，在漂流到荷兰边境之前，都会变成无害的东西。在4月底以前，专用于静水运河的特别水雷，希望可以准备好；最迟到5月月圆之夜，预备布放在流入黑利戈兰湾各河河口的水雷，也许可以准备好了。

3．因此，这一庞大的布雷战役应该按照下列时间表来执行：

第一天，发表布告，申述德国人对英国海岸、船舶和各河口所进行的攻击的情形，并宣布自此以后只要英国继续受到攻击，莱茵河就是已布雷的和禁止通过的区域。对各中立国家和平民，给予二十四小时的通告，要他们自此以后，停止使用和渡过该河。

第二天，入夜以后，就用两种办法，尽量布设水雷，越多越好，并须夜夜连续进行。那时，水雷可以大量供应，可以充分使用各种方

法来布雷。

第二十八天，开始在各静水运河和各河口布设水雷。自此以后，只要机会许可，一直要进行下去，直到敌人终止进行现在对我们的攻击、或者得到别的结果的时候才停止。

4．在原则方面，所需决定的是：

（1）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作战方式是否正当，是否得策?

（2）是否应事先提出警告？这会丧失迅雷不及掩耳的好处。不过，这一点并不被认为具有决定性质。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阻止使用河流和内地水道，而非专事破坏。

（3）我们是否须等到空军准备就绪后才执行这个计划？抑或在3月12日以后尽快开始海军行动?

（4）如果敌方报复，我们预料他会有什么报复方法？我们除了已经受到袭扰的沿海港口之外，英法两国并没有与莱茵河相似的天然上或经济上的特别地区。

5．负责这项作战计划的第五海务大臣，最好在星期四前往巴黎和法国作最后的详细协商，探明法国政府的反应如何。

根据达拉第、甘默林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态度，一般认为大概会有极好的反应。

附录（18-1）

在挪威战役中海军的损失①

1940年4月——6月德国海军的损失

被击沉的舰只

此外有扫雷艇三艘、巡逻艇二艘、运输舰十一艘、辅助舰四艘被击沉

被击伤舰只

挪威战役中盟国海军的损失被击沉的舰只

名号	种型	原因
"光荣"号	航空母舰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埃芬厄姆"号	巡洋舰	5月17日被击沉
"麻鹬"号防空	巡洋舰	5月26日被炸沉
"鹭鸶"号	海岸炮舰	4月30日被炸沉
"萤火虫"号	驱逐舰	4月8日被炮火击沉
"廓尔喀"号	"	4月9日被炸沉
"哈代"号	"	4月10日被炮火击沉
"猎人"号	"	4月10日被炮火击沉
"阿弗利第"号	"	5月3日被炸沉
"阿卡斯塔"号	"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热情"号	"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比松"号（法国）	"	5月3日被炸沉
"格罗姆"号（波兰）	"	5月4日被炸沉
"蓟草"号	潜艇	4月14日被德国潜艇击沉
"鳙白鱼"号	"	4月22日，不详
"蝶鲛"号	"	4月27日，不详
"海豹"号	"	5月5日触雷

"多里斯"号（法国） " 5月14日被德国潜艇击沉

"奥泽尔"号（波兰） " 6月6日，不详

此外尚有拖网船十一艘、载有兵员的运输船一艘、未载士兵的运输舰二艘、供应舰二艘被击沉。

被击伤舰只（不包括轻度损伤）

名号	种型	原因
"佩内洛普"号	巡洋舰	4月11日搁浅
"萨福克"号	"	4月17日被炸弹击中
"曙光"号	"	5月7日被炸弹击中
"库拉索"号	防空巡洋舰	4月24日被炸弹击中
"开罗"号	"	5月28日被炸弹击中
"埃米尔·贝尔坦"号（法国）	巡洋舰	4月19日被炸弹击中
"鹈鹕"号	海岸炮舰	4月22日被炸弹击中
"黑天鹅"号	驱逐舰	4月28日被炸弹击中
"霍特斯珀"号	"	4月10日被炮火击中
"日蚀"号	"	4月11日被炸弹击中
"旁遮普"号	"	4月13日被炮火击中
"科萨克"号	驱逐舰	4月13日被炮火击中

"爱斯基摩"号 " 4月13日被鱼雷击中

"苏格兰人"号 " 4月13日搁浅

"马奥利"号 " 5月2日被炸弹击中

"索马里"号 " 5月15日被炸弹击中

Ⅱ．海军大臣的节略在给海军部一些官员及部门负责人的备忘录和节略中常常使用简称。为便于读者了解，现将相当的全称列表于下。

简称	全称
Controller	军需署长和第三海军务大臣
ControllerM．S．R．	商船修造署署长
D．C．N．S．	海军副参谋长
A．C．N．S．	海军助理参谋长
D．T．I．	海军情报局长
D．N．O．	海军军械局长
D．N．D	贸易局长
D．N．C．	海军建设局长
D．T．M．	海军鱼雷与水雷制造局长
D．S．R．	科学研究局长

附录（18-2）

海军大臣致秘书及各部门 1939年9月4日

为避免混淆起见，在所有公文及公报中，德国潜艇以后一律正式称为U-boats。

海军大臣致海军情报局长及秘书 1939年9月6日

1．这份公报写得很好，我同意其中的原则。但是，首先在我们损失可能重大的时候（大约是9月份），要注意说明我们正在消灭德国潜艇。过些时候再实行保持缄默的政策。麦克纳马拉上校起草的每日公报，在第一星期内，如果可能，应该先交海军大臣过目；不过，海军大臣不在时，应该马上发表，不得迟延。最重要的是，海军部的公报应该保持翔实的信誉，语调不可牵强。今天公报的语调，非常恰当。

2．在议会开会期间，如果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发生，无论是坏事或好事，海军大臣或海军部政务次官愿在下院中提出说明，以答复友善的私下提出的问题。

在草拟这种说明的时候，应与作为海军大臣议会事务顾问的政务次官进行协商。而惊人的或重大的事件，则须由海军大臣或第一海务大臣慎重审查。

3．在下院发表任何有关海战的说明时，都应将内容通知上院议长斯坦诺普勋爵。

此外，海军大臣希望他的私人秘书，在这最初的几星期内，把斯坦诺普勋爵可能感到兴趣的问题，随时通知他。勋爵一向和海军部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与海军部的事态发展不应割断联系。

海军大臣致情报局长（密件）1939年9月6日爱尔兰西海岸的形势如何？在爱尔兰海岸的小湾或入口处，有没有任何接应德国潜艇的迹象？看来应该花些钱，找一些可靠的爱尔兰特工人员，对海港保持最严密的监视。这件事已经进行了吗？请报告。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9月6日

请告诉我多佛海峡布雷的进展情况，以后每周报告一次。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 1939年9月6日

1．关于调出旧商船弥补吨位损失问题，我们进行得如何？

调出多少？在什么地方？请你开列名单，并附吨数。必须安排船只的入坞和擦洗船底的工作，否则速度将受到严重影响。

2．关于如何尽量取得中立国的吨位，我很愿听取建议。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6日

1．现在批准添造即使在战时也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巡洋舰，实在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可在今后三个月内再作考虑。现在我们既然不再受任何条约限制，那么今后我们造的巡洋舰，就必须是新式的，足以制服德国现正建造的五艘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

2．请通知建设局长于方便时，给我准备一份关于一万四千吨或一万五千吨巡洋舰的说明，舰上须装九·二吋口径大炮、装备优质铁甲、可以抵抗八吋口径大炮的轰击、其航程与速度要超过现有的"德意志"号级或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德国巡洋舰。在建造这种舰只以前，看来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

3．所提计划中的其他部分，因都与搜索潜艇有关，并应于年内准备就绪，所以已予核准。

4．我很乐于讨论有关海军部一般政策的问题。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7日

训练居民完全熄灭他们私人住所的灯光，看来极为需要，迄今采取的办法已有成效。但由两个或三个中心点控制的庞大的灯火设备，当然属于另外一类的事。

虽然对于住家要实行灯火管制，但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前，为什么不能让可以控制的灯光继续照明？这样，当汽笛响起以后，整个范围的灯火系统，就可立刻一起熄灭。这样可以使空袭警报更加有力，而当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时，灯火一起明亮，人人都可以知道警报已经解除。这既免除了极大的不便，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黑暗引起的沮丧情绪。而且，因为至少有十分钟的多余时间，所以尽可从容地将灯火全部熄灭。

如果你没有异议，我就把此事通告我们的同僚。

海军建造的完工日期：军需暑长所作列表说明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 1939年9月9日

在和平时期，我们年年在政治纷争的环境中建造船只，以保持海军的实力。在战时，一定的战术目标必然会激励整个造船事业。如果我们弄明德国和意大利的实际和潜在的海军实力，我们就可清楚地知道，为了与它们匹敌，我们究竟需要建造多少船只。因此请根据可以取得的资料，告诉我这两个国家直到1941年为止可同我们比较的舰队实力（实际的和预期的）。·鉴·于·潜·艇·的·威·胁，·到1940·年·底·一·定·还·会·变·本·加·厉，今后所要建造的驱逐舰的型式，必须着重数量与建造速度，而不在体积和威力。应当可以设计一种不到一年即可完成的巡洋舰，若设计成功，应马上开始建造五十艘。我深知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分舰队的主力舰和能够执行远洋任务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有了五十艘我所设想的应急的中型驱逐舰，就可以将所有较大舰只替换出来，担任远洋任务并参加战斗。

请向我说明目前我们驱逐舰队的全部情况，但本文件提到要添造的舰只除外。在我没有熟悉驱逐舰实力情况之前，我不准备了解护航舰只等情况。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建设局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1日

在我们9月12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的会议召开之前，可考虑下列各点：

1．凡在1941年底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战列舰，全部工程一律停止一年。这个决定，以后每六个月可以重行考虑一次。把力量集中于"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约克公爵"号；如果"杰利科"号能在1941年内完成，亦可兴建，否则予以停工。

2．所有航空母舰的建造应按加速计划进行。

3．集中力量建造可在1941年年底前交货的"迪多"号级巡洋舰。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措置，应该可以把目前整个计划，限制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内，即十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建造新的"迪多"级巡洋舰。

4．"斐济"号级巡洋舰么？不要了！把火力不强的巡洋舰散布在各个海上的政策应该放弃，因为遇到德国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

舰（德国不久就将有五艘这种巡洋舰），它们既不能与之战斗，又逃脱不了。用两艘"斐济"级巡洋舰同一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作战，这种想法绝不能实现。①

①"斐济"号级舰只装备六吋口径大炮。但装备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后来同装备十一吋口径大炮的"施佩伯爵"号作了胜利的和光荣的战斗。

所有的经验说明，一群火力不强的舰只不是一艘强大舰只的敌手。（请看1914年8月"戈本"号逃出亚得里亚海口的事件。）

5．我很担心地看到，要到1940年底，即十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验收十艘驱逐舰，而本年内只有七艘，而且，还要再过九个月，另外六艘才能交货。不过我们已经接收了六艘为巴西建造的军舰，这些舰只将于1940年到达，可以使情势有所缓和。让我们尽最大努力推进这些工作罢。这种称为"驱逐舰"的舰只，为了适应九十年代法国蚊式舰队的需要，在设计方面已经背离了他们原来的"鱼雷艇驱逐舰"的任务。

它们实际上是没有装甲的小巡洋舰，但所费的人力和金钱，却远超过它们抗御同等舰只炮火的能力。然而，在作战和抵挡海洋巨浪时，却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6．快速护航舰：我现在了解到，这种船实际就是一千吨的中型驱逐舰。应该尽力加快这类舰只的全部建造工作。

7．我们还有捕鲸式的船只--但这些船只是九百四十吨，如需相当数量，费用就很庞大。我怀疑我们的美金储备是否能允许我们在美国定造四十艘这种船只。如果我们能制定计划，自己制造另一型式的船只，以补充捕鲸船那就更好。

8．我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可以由三名熟悉小舰队工作的海军军官和两名技术专家组成，立即开会解决下列问题：

计划一种反潜艇和飞机的船只，这种船只国内许多小船厂在一年内即可建成。设计图样一经批准，就着手制造一百艘。武装及设备必须尽量简单，同时应经常注意大量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这些船只的任务，是接管爱尔兰海峡、英吉利海峡、西海岸入口近岸一带、地中海和红海的反潜艇任务，以便腾出驱逐舰和快速护航舰，来担任航程更大的作战行动。

我冒昧提出下列细则，请委员会审查和修正：

五百至六百吨；

速率十六至十八海里；

装炮两门，口径四吋左右，但这要看从什么地方弄到什么大炮而定，自然最好是高射炮。

装有深水炸弹；

不备鱼雷，只具有一般活动范围。

这些船只将被认为是"价廉而讨厌的"（对我们而言是价廉，对敌人的潜艇而言是讨厌）。这种船只是为完成一种特殊但迫切的任务而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对海军无疑不再有什么价值--但让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罢。

9．潜艇建造计划已获批准，因为它们仍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能于明晚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逐条提出，我将非常感谢。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8日

虽说在大洋之中一般不可能使用弹射起飞飞机，但在南美大陆的岬角附近使用这种飞机却十分方便，问题是能不能在无人居住的地带或在岛屿的背风之处，划定降落地点或水面平静的海湾，以便自附近船只上弹射起飞的飞机可以在那里着陆，在被人发现之后，就可以声明是为了要求避难降落权利。然后再由巡洋舰就便载离。此事也许已经进行了罢。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0日我虽然非常希望加强此地的空防，并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但鉴于其他方面的大量需要，我认为装置八十门三·七吋口径大炮，规模太大，超过了合理的程度。在整个战争期间让三个高射炮团等（共六千二百人）死钉在斯卡帕湾，是太过分了。斯卡帕湾现在已经不是大舰队的根据地，那里只有三四艘重要的舰只。它们还可以使用其他港口。那里与德国的距离（四百三十哩）相当遥远。我们必须极其慎重，不要为了消极的防御而过度分散了我们的实力。

因此，我同意把增添十六门三·七吋口径大炮作为最迫切的工作。但我认为应由海军部来负责装置，免得由陆军部军械局来装置而造成长期拖延，并支出庞大费用。

对于第二批的二十门大炮，应根据马耳他的需要和英国飞机制造厂的情况加以考虑。关于剩下的四十四门三·七吋口径大炮全部更应这样考虑。它们最后用于何处，只能根据今后战争的需要而定。

根据舰队上重机关炮的火力来看，轻高射炮的数量似乎过多。探照灯与防空气球是非常需要的，那两个战斗机中队也是需要的。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雷达站？是否应在大陆上添设一个雷达站？

在这个问题上，把某些事情火速安排就绪，比制定1940年的大规模计划更为重要。

请提出经过削减的建议，以及对时间及所需款项的估算，但第一批不得拖延。

此外，请就马耳他以及查塔姆的防空情况，给我写一份报告。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1日今天看到航空母舰"阿尔戈斯"①号已在朴茨茅斯船坞中，很高兴。舰上的小艇已移交本土舰队总司令，但这些小艇无疑是很容易加以替换的，此外还可以装上各种炮。我们听说，现代的飞机需要一个较大的供起飞和降落的甲板。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最好制造一些与母舰相适应的飞机？因为制造飞机比制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要快多了。"勇敢"号上幸免于难的人员现在既已可供调用，我们就应尽快地让"阿尔戈斯"号出海服役。请考虑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应采取的步骤。我听说它在海上是一艘很坚固的军舰，如果不是这样，隔舱的间壁可加上支柱，或用其他方法加固。

①"阿尔戈斯"号后被调服役，并在地中海训练海军空兵部队驾驶员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工作。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1日海军副参谋长和我对于"韦尔农"号极感兴趣的所谓阿克蒂恩鱼雷防御网，都有很深的印象。这种网是在上次大战的末期发明的。它像一件女裙或衬裙，只有在船只开动时才发生效力。"韦尔农"号的人说，装上这种网的船，航速可达十八海里。"拉孔尼亚"号准备装上这种网作一次试航。

这种网是用细金属线织成的大孔网，应该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大批生产。我建议把它当作一件最为迫切和最重要的工作来作。

凡是商船、邮船，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没有驱逐舰保护而单独执行任务的战舰，都应装上这种网。是否可在本星期内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把这个已由海军当局进行到相当程度的计策抓紧，研究能否把它提到我们目前紧迫战争准备的最前列?

假使这个计策行得通，就需要大规模采用。①

①在发展这种网的过程中，曾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最初的试验都没有成功，直至1942年这种装置才算完善。此后即装置在七百五十艘船舰上，成效不等。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人员1939年9月21日

我们应该使国内各港口的司令官和各较小军港的官员都深切认识到，在敌机空袭时，凡能用来向飞机射击的一切大炮，无论在港内船上的或在造船所中的，都必须一起对敌机开火。应设法把这种炮火的火力与经常的防卫配合起来。必要时，干船坞内船上的高射炮炮手，可从供应舰船员中抽调充任。同时应特别安排电力的供应，对即使在大修中的船也不例外。如何使大量的火力集中攻击进犯的敌机，一定有许多方法。我们必须把今后的月明之夜，作为需要特别警戒的时期。请考虑是否能够发出一些一般性的训谕。

海军大臣致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及军需署长1939年9月23日请你尽快地提出一个在皇家舰只上装置雷达的计划，说明至现在为止已经进行的情形，以及对今后装置进度的估计，并附日期。此后，请每月交我一份报告，说明进度。第一次月报可在11月1日交来。

据说有十艘船舰曾因这种设备得到保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4日我们有许多驱逐舰及小舰艇，在目前艰苦的战斗条件下，发生互相碰撞的情形。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不要由于遇到偶然的意外事件的灾难，便挫伤了小舰队军官的锐气。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根据战时的自由，使用他们的舰只；并且，如果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有时仍发生一些事故，也不要使他们感觉犯了有失职守的错误。我深信你们早已抱着这种态度和看法，但我很希望海军部对这一点还要进一步加以强调。不应统一规定每一件损坏事故都要交付军事法庭。只要在事故中没有玩忽职

守和极端愚昧的情况，海军部应该使用自己的权力自行处置。在对敌作战时发生的错误，即使有不愉快的结果，也应予以最宽大的处理。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及

海军情报局长（一般指示）（最密件）1939年9月24日

1．杜兰蒂先生对英国是完全友善的。1917-1918年我任军需大臣期间，他是我的下属军官，但他在南爱尔兰（即所谓南爱尔兰自由邦），并没有支配的地位或权威。他一般采取温良恭谦的态度，代表了爱尔兰一切最好的品质。南爱尔兰四分之三的人民是同情我们的，但是少数心怀恶意、仇恨难消的人，却能造成很大的乱子，因此德·瓦勒拉也不敢对他们稍有冒犯。所有这种关于南北爱尔兰分立的议论，以及可以因南北爱尔兰的联合而得以消除仇恨心理的议论，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目前他们是不会联合的，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卖北爱尔兰忠于政府的人们，你们能否考虑这些见解，作为海军部和南爱兰进行交涉的根据?

2．现在似乎有不少证据，或者至少有可疑的迹象，表明在爱尔兰西部港口，德·瓦勒拉所不敢干涉的那一部分怀有恶意的人，正在支援德国的潜艇。而我们又被剥夺了使用贝雷黑文等港的权利。如果潜艇战越来越危急，我们应该强制南爱尔兰准许我们监视海岸，并让我们使用贝雷黑文等港。然而，如果在我们反击并采取了保卫措施以后，潜艇战缓和下来，则内阁也不希望面临因强制措施而可能引起的严重问题。

所以看起来目前的恶劣局势，暂时仍将继续下去。但是海军部应该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提出它对这种情况不满的意见，我本人也要经常向内阁提出我们受到损害的情况。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这样可恨，我们绝不能表示默然接受，更不能认为满意。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9月29日

我虽然极不愿在任何方面妨碍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判断，但我认为你们不妨指出，调派重型舰只深入北海，一定会招致敌机的轰炸，同时也不能吸引德国军舰离开它们的港口。虽然上一次没有发生炸弹击中的情况，但是很容易引起与我们的战术目标不相称的损失。内阁中有几个同僚曾向我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舰队与敌机的第一次交锋，已经圆满地过去了，而且我们取得了有用的资料，但是我们的重要舰只，在还没有达到必要的防空标准，足以对付时速二百五十哩的飞机以前，我们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①

①这指9月26日的事件，北海的本土舰队受到敌机袭击，没有遭到损害。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9月30日

的确，你所提出的所有这些互不关连的统计部门的情况，说明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心机构，由它汇集海军部的全部统计资料，并用不断简化和图表化的形式提交给我。

我希望在每个周末知道我们各方面的进展；我们雇用的全部人数、船舰的进展情况、建造工程的情况、与我们有关的军火生产情况、我们商船吨位和损失情况以及海军和商船队每一部门的数字。整个情况，应以小册子的形式提出，像1917年及1918年我任军需大臣期间、当时担任我的统计官员的莱敦爵士为我预备的小册子一样。每星期我都得到这样一本小册子，其中表明过去和每周的进展情况，并标明拖延的情况。我在一两小时以内，对全局就可以有所了解，因为我可以确切知道会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得到。

你认为怎样才能满足我这种需要呢?

1939年10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0月9日

在这一次交锋中，"皇家方舟"号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德国人宣称已把它击沉，声称击沉的驾驶员会受勋。此后几个星期中，德国的无线电天天重复这个问题:

"'皇家方舟'号在哪里？"

海军大臣的统计局应该有林德曼教授参加，他除了科学活动外，兼任此职。他需要一个熟悉海军部情况的秘书、一个统计专家和一个最好能兼任会计的机要打字员。该局的职务是:

1．每周向海军大臣提交一份实况报告，表明所有新建工程的进度和超越限期的情况，即便没有追究延迟原因也可以，海军大臣根据报告将自己进行调查。

2．提出关于所有英国的或由英国控制的商船统计报告，并按类别提出损失情况，以及新造或新获得船只的数字--

①一周内的，

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

此外再加交货的估计数字。

3．记录每周以及战事开始以来弹药、鱼雷、燃油等的消耗数字，附加每周的产量及预计数字。

4．对于海军航空兵部队作全面的连续的统计调查，不单包括飞机，而且包括驾驶员、机关枪及各种设备的数字，并指出明显的拖延情况。

5．每月提出有关各种人员损失的实况报告。

6．保存海军大臣提供的调查报告，和所有有关数字及实力的专门文件。

7．根据海军大臣的要求，为海军大臣在内阁发表的统计性报告，或其他各部的统计性文件，提供专门的调查分析。

在和林德曼教授商议决定本局人选以后（以上职务是否还须补充，也应请林德曼教授提出意见），立即将一份备忘录分送各个部门，请他们按照规定的时间把必要的统计数字送交统计局（简称S），并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

飞机的供应

1939年10月16日

这份极有趣的报告，很令人鼓舞，但它没有涉及战时内阁所要了解的问题--即新机的每月产量和组成皇家空军第一线战斗实力的中队数量两者间的差距。在1937年，我们听说，到1938年4月1日我们就会有一千七百五十架现代化装备的第一线飞机（见英斯基普演说词）。但是，照后来的说明，这种情形直到1939年4月1日才实现，下院对这个说明却还是表示满意的。我们始终得到保证，英国制度的特色，在于后备的规模远远超过德国。我们现在显然只有第一线飞机一千五百架，和准备投入战斗的充足后备。经过动员以后，1939年4月1日的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降到了九十六个中队。现在必须弄清，在今后11月、12月、1月、2月几个月内，究竟有多少新的中队将组织完成。自从5月

以来，战斗机的生产每月平均在七百架以上，最近的数字甚至还要高些，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理解我们第一线的战斗实力，为什么只能增加寥寥几个中队；为什么实际的实力，比原来说今年4月确已达到的数字为低。鉴于飞机产量这样高，驾驶员人数这样多，应该认为我们可以使第一线的战斗力，每月增加十个或十五个中队；究竟为什么做不到，却没有人提出说明。如以十个中队计算，每队十六架飞机，再加百分之百的后备机，则每月仅需三百二十架，即还远不到工厂现有产量的一半。内阁应该获得解释；这里有些什么限制我们的因素，他们应该得到详尽的说明。是否缺乏驾驶员，或技工，或高级的地勤人员，或机关枪，或任何其他的工具？工厂方面已经大量生产，究竟受到什么阻力不能立即组成中队，充实第一线战斗实力的阵容？对此我们当然不应长此不了解情况。这种情形也许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立即加以检查。

现在落后的倒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根据已经核定的规模，组成具有充分后备的战斗单位。

科学研究局长、军需署长及秘书1939年10月16日

1．我很感谢科学研究局长［关于海军研究局的］那份有趣的备忘录，他谈到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应该是由各军种提出他们所感到的需要。对于这一原则，我完全同意。一旦把这种需要用简单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以后，科学专家们几乎总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我们应该经常鼓励各个军种，把他们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障碍加以说明。例如，一个士兵在越过无人地带时，被枪弹击中，使他不能再发挥前进的能力。鼓励他或他的后继者要勇敢是没必要的，因为他们已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如果在士兵与枪弹之间有一层钢板或其他掩护的东西，那么他就不会丧失运动的能力。于是问题就变成如何在士兵的前面安放一个掩蔽物。由此又出现一个问题：掩蔽物太笨重，他无法携带，因此必须使那个掩蔽物具有运动的力量；用什么方法呢？最后产生了坦克。这自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2．在你们研究局的各部门中，工作主要集中于应用及发展方面，对物理的研究似乎没有怎么考虑。因此，听说克拉伦登实验所将专作物理研究之用，我很高兴，我将于本日内处理这个问题的报告。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39年10月18日

拖网船的征用

我已请农业大臣会同贝文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在他们自己把问题仔细探讨后，于明日四时十五分一同到海军部来。请通知所有有关人员，并正式发函给农业部，邀请他们出席。我将自己主持会议。

同时海军助理参谋长、贸易局长、军需署长或副署长和财务秘书，应于今晚开会，拟定一个根据海军需要、以"极力捕鱼"为目标的计划。因我们征用而直接造成的损失，应由各港分担，不要使曾制造最好的拖网船的港口，反而承受最严重的损失。除了这个平均分担损失的办法外，同时应以设备供给各造船厂，尽快地造成一种合用的拖网船。一旦这种拖网船大批出货，平均分担的拖网船在暂时征用后也已归还，就可以或者分配给各港，或者拨给曾经是主要征用对象的港口--这一点可由地方商议决定。保持渔业正常进行非常紧要，我们对待这方面的食品供应，必须像对付潜艇威胁那样艰苦斗争。①

①在整个战争时期，贸易局设有专组，负责处理我们在沿海活动的渔船的需要。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

副参谋长（最密件）1939年10月19日

土耳其的局势日趋尖锐化，假设土耳其要求我们派遣舰队开入黑海，而舰队的实力须相当强大，足以抵挡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土耳其北部海岸其他部分的军事压力；假设内阁同意，认为这样做可能阻止俄国参加战争，而即便是俄国参加了战争，也可以防止它进攻土耳其；我们能抽出这样的舰队吗?

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实力如何，需要多大的实力才能控制它们？在这个区域内，是不是只须派遣英国潜艇，加上几艘驱逐舰和两艘担任保护的巡洋舰，以土耳其的港口为基地，就可以发挥极大的保护作用？无论如何，海军参谋部应从各种军事角度去研究这个可能性，并应筹划抽调和维持这样一支舰队的办法。

如果俄国向我们宣战，显然我们必须守住黑海。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长1939年10月23日在进一步研究你们关于北方水雷封锁线的文章之前，我先要知道需用多少炸药，以及如何取得这些炸药而不致妨碍陆军的主要军火供应。军需署长今

天也许可以和柏金先生或他的化学组长讨论这一点。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限制我们的因素。我听到有人估计甲苯可能会缺乏。我认为水雷封锁线所需要的产量，将大大超过海军部无烟火药或炸药厂能达到的限度。我提议由军需署长从海军部及供应部非正式地搜集所有资料，等我们回来时再讨论。

附录（18-3）

1940年2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2月9日

战时第三应急舰队的特点

一千六百五十吨的驱逐舰的大小差不多和小巡洋舰相同。这种配备着二百人的没有装甲的舰只，如"格伦维尔"号及"埃克斯默思"号的事例所表明的，本身成了德国潜艇的猎物和目标。在这种舰队中驱逐舰的吨数与分舰队主舰的吨数仅差十吨。由于不断地增加驱逐舰的体积和造价，我们把一种狩猎性的舰只逐渐变成被狩猎的目标了。把这样多的人，放在一艘没有装甲而极易受到攻击的舰只上，实在欠妥。制造这种船只所需时间很长，大概已来不及参加这次战争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数量较多可以更快交货的较小船舰。我们必须把这种大型驱逐舰的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简单的武装和非常持久的续航力是很大的优点。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附文件）、海军副参谋长、

海军情报局长、军需署长及秘书1940年2月11日

日本的实力--海军情报局文件02242A39号

1．对于日本现有及可能的造舰能力，有切合实际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能确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确有能力建造一支比英国和美国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海军更为优越的海军，才能向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日本的财政状况，已可悲地趋于恶化。它在中国地行一场毁灭性极大的战争，已有两年半之久，它在这个战场上一直要保持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的军队。至今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相反，一般认为中国的力量却正在加强。这在日本当然引起了一种显著的反应，内部的紧张状态是很严重的。

2．我们必须根据这些事实，来看他们表示准备制造新舰的一些声明。他们为了造军舰，必须自海外购买一大部分原料，这笔费用再加上对华战争的消耗，势必大大影响他们的外汇。第一海务大臣的表中所列他们的造船计划，以日元、英镑、美元计，需多少费用？在我看

来，他们似乎是在财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准备支出前所未有的庞大海军费用。

3．他们的钢铁生产量有多少？他们的钢铁消费量是多少？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日本的钢铁消费量一年约在三百万吨左右，而英国则是一千五百万吨，美国是五千四百万吨。然而，据说正在进行中的这项日本造舰计划，将会而且正在严重消耗英国或美国的实力。无疑，英美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将迫使日本作更大的努力。他们是否能飞速进行建造，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仅仅是谣传他们计划建造多少船只，不能视为有足够的根据的。我们与负责研究敌国或潜在敌国军事实力的莫顿小组或委员会研究过没有？

总之，我对于日本是否有力量建造一支与英国或美国现有及正在建造中的舰队实力相等的舰队，非常怀疑。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2月20日

鉴于昨日内阁的决定，应作好一切准备，尽快地执行所提及的作战计划。

请提出你的建议。

我认为这事非常迫切，因为必须把它与"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联系起来看。这个作战计划，因为较小而且简单，可叫作"威尔弗雷德作战计划"。①

①这是指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计划。但因为遇到第三十二章中所述的许多复杂政治情况，这个计划直至4月8日才执行。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等1940年2月24日

请你及早给我一个关于"埃克塞特"号目前情况及修理所需时间的报告。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该舰的全体兵员不要分散。如果"埃克塞特"号的修理需要三四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另外还有哪些巡洋舰能够顺路把"埃克塞特"号的全体人员连同他们现在的舰长一道载回？在陆军中，如果把这样一个作战单位拆散，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愚蠢的；我认为没有理由不把这种道义上的考虑也应用到海军中去。①

①在本书第二十九章中，载有我记述普拉特河战役后，"埃克塞特"号返回本国所发生的困难的节略。它当时有好几个月都是在修理状态中。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40年2月25日

小型战舰的重新分类

计划局长说，"驱逐舰这个词，联系起来，现在是指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一种特殊舰只。"这种说法是忽略了驱逐舰的整个历史。驱逐舰的主要任务，是以优势的炮火，击毁鱼雷艇。所谓驱逐击毁，并不专指用鱼雷来驱逐击毁，用深水炸弹或炮火同样可以表示这种意义。

第一海务大臣认为在舰名后面无需再用"舰只"一词，他希望所有舰只的名称以一个词为限，我同意他的意见。

我觉得驱逐舰一词，应该包括过去称为"快速护航艇"的舰只，这种舰只实际就是中型的驱逐舰。我不喜欢"捕鲸船"一词，这完全是一个误称，因为他们实际并不捕鲸，关于这方面我很愿听听有什么建议。在现在分别称为"护航艇"、"巡逻艇"和"捕鲸船"的舰只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

现在最重要的似乎是，对这个问题从速作出简单的结论，并自3月1日起命令各司令部和各部门开始援用。请你给我一张已造和正在建造中的船只的分门别类的名单。①

①"快速护航艇"被称为"狩猎"级驱逐舰，因为它们都是以著名的猎犬为名。我们造了很多这种舰只，它们在反潜艇战和我们的两栖作战中服役，都取得出色成绩。后来又恢复了旧名。

"捕鲸船"被称为"驱潜快艇"，后来的一种型式称为"快速巡洋舰"。护送艇则称为'海岸炮舰'。

1940年3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1940年3月1日

我们应该准备一个计划，假设在3月发生战争时，如何把战列舰（以及其他舰只）集中在地中海。我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战争；但是将各种组合方法事先进行通盘考虑，是有好处的。①

①考虑的结果，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奉命重新开回地中海，但由于挪威战役的开始，它又奉命开回本国海面，直至5月才开抵地中海。在6月意大利宣战以前，原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的"马来亚"号、"拉米伊"号及"皇家君主"号也参加了地中海舰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40年3月5日

9月26日我们舰队受到空袭以后，我们都认为训练我们的高射炮手，使他们能射击较过去更快速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林德曼教授曾提出过新的设想，也曾进行过试验，"韦尔农"号也提出过照明弹等其他设想。关于这一切有些什么下文吗？当然天气一直十分不利，但是恐怕根本没有在我们领海上进行过高速率目标射击演习吧。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快速目标还没有制成一套有效的武器，又不能弄到必要的装置以使舰队发挥其威力，那么，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气候已经好转，舰队也已回到斯卡帕湾，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改进皇家海军舰只的大炮，对它们的安全有极重大的意义。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长1940年3月5日

1．修理船只比新建船只还是要好些。我们应该作出极大的努力，把这艘八千吨的"当玛拉"号变成一艘适用的运货船。现可立即将它接管，用最普通的方法修理，让它担任最艰苦的工作。

2．我们的抢救工作作得够不够？请把目前在我们沿海岸搁浅的船只的情况告诉我，关于使它们恢复航海能力所采取的措施也写一份报告。对于这种船只，所花的人力物力，在不影响生命与航行安全的前提下，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抢·救·和·修·理·部·门·中，·应·该·大·力·推·进·工·作。任何一天工作所完成的吨数，须超过新商船建造的速率。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3月6日

你若能与法国共同计议如何重新组编盟国舰队，以便应付意大利敌对或威胁的态度，这是比较稳妥的。等我回来时，你再把情况告诉我罢。

（在火车上）

海军大臣致海军部政务次官1940年3月11日

我很高兴，你和工会的谈判已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对于"劳工部训练中心"的问题，必须慎重。这个机构，按它以往的组织情况来说实际只是半慈善性质的组织，以救济贫民区的不幸人民为目的。它们从来不是为把半熟练工训练成为技工而组织起来的。根据这种组织的现状，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陷阱。我们必须要找能胜任的人去学习新的技艺。劳工大臣经常说，他的训练中心只能涉及失业人员，意思是指

和平时期的失业人员。我们要招收培养的，却是较有生气的一类人，这些人不过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改变一下职业罢了。

我认为你还是要依靠造船厂和海军部所属专门技术学校来进行训练工作。

请谈谈你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3月14日

我们现在既然无权干涉挪威走廊，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两艘船首特别加固，最好装有撞角的快速商船呢？这种船只可以装上货物，驶入挪威水道，寻找德国运矿船或其他商船，然后假作意外地向它们撞击。这只是"Q"式船①的另一发展。

①伪装商船或渔船的武装船只，用于引诱敌国潜艇驶进炮火射程之内。--译者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海军情报局长

（请即行动）（密件）1940年3月22日

欣韦尔先生说，在维戈仍有许多德国商船，船上的船员有许多不是德国人，而在德国船员中，有许多不是纳粹分子。

他说，用一点钱和一定的组织工作，可能鼓动这些船只把船开到海上，再由我们的舰只加以截获。对那些把船开出的人，则给予适当的酬劳。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道理？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3月30日

自1940年3月29日《每日电讯报》剪下：纳粹船只二十艘准备开航。企图冲破封锁（阿姆斯特丹，星期五）。据闻"厄尔斯特"号现在鹿特丹。

我从《每日电讯报》上剪下这段新闻，并向情报局长提出咨询，是因为德船大批撤离荷兰港口，很可能是对荷兰本身的一个危险征兆。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军大臣致秘书1940年3月31日

战时内阁后备职业小组委员会财政部提出的意见

在失业人数近一百五十万人，而陆军没有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我主张应反对调动我们造船的人员，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调动会打乱海军部的工作布署。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内阁决定来解决。请你设法转告威尔逊爵士，我未能接纳他的意见，非常遗憾。

1940年4月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4月1日

关于正在修理的四十艘驱逐舰的复役问题，情况究竟如何？另外，对于新的驱逐舰，尤其是第四十分舰队的驱逐舰，可否把交工前的修整和添设新式装备这些颇费时间的工序省去一些，以便提前建成？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季的几个月内，获得最大数量的驱逐舰。等到我们的舰只更充裕时，再回厂作进一步的处理。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4日

虽然我看不出意大利局势有什么不利的变化，但我估计海军参谋部有关部门正在拟制，或已制成一项计划，准备一旦意大利迫使我们作战时，在地中海和它进行海战。内阁也许会向我们索取这样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能尽早地看到这个计划，无论如何四五天内要交来。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4月12日

我们应将力量高度集中于"胡德"号，因为我们可能要用全力对付意大利的威胁或攻击。

请给我一份说明它何时可以出海的时间表。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12日

除了法罗群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丹麦岛屿?

另外，请你要求参谋部研究一下，一旦荷兰陷落后库拉索的形势。第四海务大臣曾对我谈到，我们的石油供应有赖于库拉索炼油厂。我希望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

海军大臣致商船修理署长1940年4月12日

1940年4月9日有关造船所工人的周报

这个报告好得多了，这是第一次报告新商船产量有所提高。自从我们于2月1日接管以来，我们共增加了一万五千人。你是否认为前任政务次官的一切布署都已安排妥当，并正顺利地进行着？我们还需要

三万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现在你是否能把预备向内阁提出的报告准备就绪呢？我本来想在上周把它送交内阁的。我希望报告能在下周准备好。

你是否可以让我先看看提纲?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13日

你主管下的一个部门应对西班牙岛屿作一番仔细的研究，万一西班牙被卷入战争不再信守中立的话。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

1940年4月13日

4月13日军需署长关于"胡德"号的记录①

①另见前4月12日海军大臣的节略。

这个记录所说的情况，与提议在马耳他岛修理这艘船时我所听到的，很不相同。当时我得到保证：整个修理工程只需要三十五天，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天就可出海，就是说只需要很短的时期。前几天我问起需要多少日子"胡德"号才能重修服役，据说还需要十四天。那么就是说，这条船到目前为止已经修理了二十天以上了，而现在又说必须加上4月的十七天，5月的三十一天，共计〔六十〕八天，即超过了这条重要船只在这个危急时期入港修理前人们告诉我的时间〔将近〕一倍。请解释一下这种异乎寻常的变更。而且在这〔六十〕八天以后，为修理它的后备供油舱，又需要十四天，总共是〔八十〕二天，即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期需时〔将近〕三个月。

我上次在斯卡帕湾时，负责"胡德"号的工程师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保养该船上有缺点的凝结管的方法，因此速率可达二十七浬，并且说这条船没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服役六个月。

鉴于意大利的态度，我很遗憾未能得知较精确的情况汇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14日

我们必须考虑，如果纳尔维克在最近的将来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打算怎样加以利用。第一，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便于利用的加油基地，我们在挪威沿岸活动的分舰队，就可以很经济地在这里加油。第二，我们需要以最积极的方式，把该处的大批矿石运往我国。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派遣一支适中的驻军，比如说，调本土防卫队约一千名；调派能够对付高空及低空飞机的几个强大的高射炮兵连；设立一个用周密布网、立水栅、也许再加上部分布雷等方法形成的封锁区；油船的供油要充足。淡水是否充分呢?

我们必须防备敌人不时的空袭。为了保卫海岸人口，应装设几门防卫海岸的大炮。沉没的德国鱼雷艇，也许可以提供其中一部分大炮。打捞和修理这些鱼雷艇的工作，必须进行研究，此外应使港口尽可能从速恢复工作。现在募集的海军陆战队工作队，可以派其中一部分到纳尔维克去。我相信那里大概有很好的工厂，可以完成修理工作。海军部一部分人员（我想应该是计划处罢）今天起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订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在于使纳尔维克一旦为我们控制以后，应在最短期间内，能够自给和自卫，因为在纳尔维克以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所需大炮（高射炮），可由英国防空委员会供给。

海军大臣致文官大臣1940年4月16日

法罗群岛

以你在部内的经验和关系，你现在应该负起责任来协调行动，使法罗群岛能适合我们的目标。海军副参谋长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要求。请你每周提出一个报告。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取得一个飞机场和一个雷达站，同时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防空设备和几门海岸大炮。这个地方对于袭击舰来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基地。

海军大臣致首相1940年4月18日

对法国所获德国关于军火报告的评论

单靠无限制地使用大炮炮弹即可维持攻势，这种设想是错误的。造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地带或弹坑密布的地段，本身便成为进攻军队的一种难于逾越的障碍。步兵到一定时间总是要冲进这个地段，而且必须和守军进行肉搏战的。同时，就弹药的消耗而言，守方可以保持它的实力，直至敌军步兵进攻时再发射，因而可以节省大量的弹药。有人说，"所有的大规模攻势，都只是因为进攻军队没有充分的弹药而告中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战斗部队离开出发地点越来越远时，进攻的劲头就逐渐消失了。无论是弹药或是粮食，都将发生来不及供应的情况。他们越是用大炮把中间地带彻底破坏，向战斗部队运送弹药

（即使弹药就在原已前移的临时贮藏站中）也越是困难。到这时候，就是发动反攻的时机了。

这篇非常有趣的报告，根据我的印象，一定是出自德国军火部门高级人员的手笔，他很自然会单纯着眼于炮弹。炮弹是极重要的，我们大概不会有嫌多的一天，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炮弹，就可以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何在战斗的各阶段中，为大炮输送弹药，对炮兵迄今一直是一个限制的因素。

海军大臣致萨默维尔海军上将1940年4月21日

请你把雷达站的目前情况，就有关海军及沿岸防务方面，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说明它的弱点以及你所希望采取的改进办法。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4月25日

我为在纳尔维克的入口处那些布雷区操心的原因是，"沃斯派特"号现在已经驶离该地，只有一艘未作好战斗准备的舰只"坚决"号在那里，如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林诺"号突然出现，这条船在大炮射程上定将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为躲避长射程的炮火，它或许可以隐蔽在峡湾里，迫使敌舰在距离缩短后再作战，要不然我们或可把"坚决"号修理一下。总之，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实保证纳尔维克不受海面敌舰的袭击。①

①当时我们的船只是以罗弗敦群岛的希尔峡湾为前进基地。这个基地掩护着由佛斯特峡湾通往纳尔维克的入口处。

（即日采取行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28日

根据法罗群岛传来的关于飞机及海上飞机基地的坏消息，以及我们必须在整个挪威海岸与德国人周旋的事实，我们似乎必须在冰岛方面占有一个基地，供我们飞船停留和北方巡逻队的舰只加油之用，请准备好事由根据，以便向外交部提出。我们越早让冰岛人知道这是我们的需要越好。①

①冰岛于5月10日由英军占领。

海军大臣致利斯戈爵士与军需署长1940年4月30日

自从德国侵略挪威、丹麦以来，我们所俘获船只约达七百五十艘，共计三百万吨。我们有必要来考虑这对于我们航运和造船现况的

好处。显然，我们所得到的缓和，是我们在着手进行目前的计划时绝对没有料到的。我很愿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尤其是对于利斯戈爵士最近写的报告，感觉如何。

一些有关人事的问题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

1939年9月18日

我刚才核准了给北方巡逻队的电文。

关于纽芬兰的渔民：在这常有暴风雪的严冬季节，要有效执行电文里的任务，纽芬兰人的航海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生活在大海的狂风巨浪中，是世界上最顽强、技术最高的渔民。他们迫切希望得到雇用。请提出在纽芬兰立刻征集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一千名的办法，同时起草给自治领事务处的必要函件和列出征募条件。他们对于海上的知识应有尽有，因此可以马上用某些方法对他们进行教练。这项工作至多在十天以后就应在纽芬兰开始进行。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1939年3月21日

在和本土舰队总司令谈话当中，我曾答应研究在斯卡帕湾为本土舰队及北方巡逻队准备一艘演戏及电影船。

我认为用船比在岸上设置娱乐设备要好得多。我想到在上次大战中为大舰队所作的安排，那时是用的"廓尔柯"号轮船。

这艘船除应有放映电影及舞台表演的设备外，应当有一个由海陆军招待所主办的大商店，还可以加一艘有冷藏储备的船只。

请你拟定计划，以便提供斯卡帕湾海军生活中这项极为重要的附属部分。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密件）1939年9月29日

泄密的问题

这个文件提议不经审判、不提出控诉、甚至不加询问而开除一个海军下级士官。在六个与例子同姓名的人当中，他因为有极洁白的牙齿而被认出。据说他曾在某一天午餐席上，说了一些可能是有失检点的话。文件中没有提到他被收买，也没有说他有叛卖的意图。在这些文件中，我看不出可在法院中指控他的任何根据，检察官也看不出。

然而现在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机会，在大战刚一开始，就把他排斥到军队的大门之外，并使他一生背着奸细或卖国贼的嫌疑。

这种作法是不准许的。如果认为这种虽然不很严重，但也很令人恼火的泄密事件，值得追究，应当属于刑事诉讼的范围，那么就根据《海军惩戒法》上某个具体罪名，直接向军事法庭提出控诉，而只有军事法庭才能宣判他有罪或无罪。

对于造船厂的雇员和其他人员，如果证据也是这样含混和不充足就无需采取这种办法。作为行政上的措施，把他们稍微调动一下，还是可以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0月4日

请你把不能采用低级人员擢升办法的部门列出。能够应用和不能应用该办法的部门比例如何?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政务次官及秘书

1939年10月7日

请你们说明，为什么有些工种的人员不能因功擢升至委任级？为什么厨师或乘务员可以，电工或炮工或造船工人就不能？电报员可以，油漆工就不能？显然在德国油漆工要升至委任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1939年10月7日

海军元帅

这个问题不需要口头交涉。请你为我起草致第一及第二海务大臣的节略，主要为了解决困难，起草成后由我签字。我很清楚地知道海军元帅和陆军元帅一样，应该一直保留在现役军官名册上，并且不应以年龄过轻即获得擢升而处于不利地位。你可以以私人名义向财政部说明，这里并不涉及钱的问题。如果只是挂一两天联合王国国旗，然后就退休到切尔特纳姆去，偶然给《泰晤士报》写写信，那么被任命为海军元帅又有什么价值呢?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和有关人员及秘书

1939年10月14日

〔皇家海军在雇用印度人或殖民地土著时〕不应根据种族或肤色实行区别对待。但在实际应用时，如果这个平等的理论推行的实例过

多，就会发生很多困难。每一件事例，都应从行政工作是否能顺利推行出发，而判断其是非。如果印度人能够胜任而工作又需要，我看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在皇家舰只上服务；如果他们有值得作海军元帅的品质，也没理由一定不能升为海军元帅。但请不要从他们当中提升过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0月24日

我看没有理由要在战时停止在自治领征兵，或对自治领关闭海军的大门。我对于纽芬兰特别关切，关于该地我曾给予专门的指示。当然我们不能让纽芬兰人从纽芬兰"自己找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应该承担起征募尽可能多的兵员、予以训练并运至联合王国的责任和工作。我希望能召募一千名。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中，请写一份报告，确切地说明纽芬兰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

关于其他自治领方面，凡是合格的应征入伍人员，无论是只参加作战，或志愿永久服役，都应予以接受。这种海军人员可以在自治领海港如：悉尼、哈利法克斯、埃斯奎莫尔特和西蒙斯敦等地加以训练。然后再找机会把他们分批运回我国，或由在自治领靠岸的英国军舰征召他们服役。

为了克服困难，请根据上述方针拟出一个计划。

海军大臣致第四海务大臣1939年12月12日

我听说扫雷艇人员没有佩戴徽章，如果是这样，应该立即设法补救。我已请布雷肯先生要求肯尼思·克拉克爵士于一星期内绘成图样，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一待交货，马上分发。

海军大臣致海军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1939年12月19日

"萨蒙鱼"号战时巡逻的记述

我完全同意第二海务大臣昨天提出的备忘录。所提关于擢升和嘉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军官的还是士兵的，我都非常同意。关于擢升方面，我等待海务大臣们提出建议。海军秘书应准备好呈交英王的受奖名单，并且，如果可能，应于"萨蒙鱼"号再度出海前，把官兵名字一律公布。也许国王要亲自召见这位军官（比克福德少校），并在召见结束时授予服务优异勋章。请海军秘书设法弄清王宫内对此有何意见。对于"厄休拉"号的艇长，可能也需要给予类似的虽不必完全相同

的奖励，而且，同"萨蒙鱼"号的情况一样，艇上水兵也必须一起参加授奖。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士兵和军官同时受奖。这项工作至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办完。

第一海务大臣致秘书1940年2月8日

某学员的入学资格

根据这个考生的较高的教育程度、他和军队的关系、以及他父亲1月4日信中所提出他的简历，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他坚决拒不接受。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在录取的决定中掺杂上阶级的偏见。所以除非向我提出更充分的现由，否则我要让我的海军秘书在照来件所提议的给他父亲写信以前，代表我去和那位青年谈谈。

海军大臣致秘书1940年2月25日

1939年11月参加海军学校入学考试落选的考生

如果我认为所作决定不公，我就不惜"对一个正式委员会的意见进行调查"，或甚至改变委员会的组织，或更换主席的人选。这个委员会自改组以来，已有多少时间了？那天我看见达特默思军校学生齐步走过时，不禁产生很坏的印象。反之，我看到一些准备升为军官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演习场上操练和受训时，却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们年龄自然大得多，但看起来却神气得多了。

不单我的海军秘书要和那位青年见面，我也希望有时间亲自和他谈一次。谁是选拔委员会中的海军代表？海军应该有合适的代表。

因此请行动起来。

请给我一份关于整个委员会的名单--写明每个委员的全部经历及任命日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2月25日

1．我愿照你们所提议的，让已经卓越地执行了艰巨任务的"萨蒙鱼"号，作为一艘额外的实习潜水艇，到德文波特去呆几个月。此外，让比克福德少校到海军部的计划司去（假定说六个月罢），可以使该司对于赫尔戈兰湾最近的形势，保持直接和密切的接触。我看这位军官似乎很干练，而且他对于反潜艇战经验极丰富，我希望尽快把这些经验搜集起来。

2．"厄休拉"号为什么不参加参挪威商船护航队呢，有什么理由吗?

3．此外还有一些船只，是潜艇司令认为工作过度紧张的。

这事以后可以研究一下。

4．如果战争是普通性的，人人都在全力作战，那就不需要讨论这种职务的变化。但鉴于目前首当其冲的，只是很少数的人，尤其是潜艇在布雷区中工作，冒受种种越来越大的危险，艰苦无比，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轮换制度，把曾经历过一段特别艰苦的工作时期，或建立功绩的舰只和官兵，调任比较轻松的工作，而让其他人员得到显声扬名的机会。是否可能让一些适于在赫尔戈兰湾工作的水手接替潜艇上的岗位，使更多的人来分负重担呢? 希望你们加以研究。

5．"萨蒙鱼"和"厄休拉"号的人员是否已得到了他们的奖章和勋章? 军官们已经经过授勋。让我们采取特别的措施，以保证士兵们在下次出海前，获得这些奖励。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第四海务大臣1940年3月24日

双陆棋在士官起居室、中级和下级士官室内都是一种良好的游戏，我想它一定可以使水手们得到消遣。罗瑟米尔勋爵给我的预备作各种娱乐费用的一千镑，现在怎样了? 是否已用完，如何用的? 如有必要，无疑我还可再筹到些款项。在战时舰上服务的环境中，双陆棋比扑克牌要好，因为它只消磨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而扑克牌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第二海务大臣1940年3月25日

我看到德国报纸上指控我们士兵犯劫掠罪。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阿尔特马克"号舰长的手表、经纬仪及铁十字勋章被窃，现在由某些水兵当作纪念品保留，我本认为不必提出此事的。任何这类的行为，必须严加禁止。凡是有些价值的纪念品，非经报告和批准，不得私自保存。敌人的个人财产可由国家予以没收，但绝不许个人没收。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1940年4月7日

我已见到那三个应考者。在这次教育选拔考试中，在四百名应考人员中三百二十名考试及格的、九十余名成绩优良者中，这三名青年分别考第五、第八、第十七名的，因此我不懂为什么说他们不合乎海

军服役的要求。不错，在三人中，A略带一点伦敦土音，其他二人为商船队中一个大副及一个轮机长的儿子。但是选拔考试的整个目的是使有能力的人都有得到这个职业的机会，不问他的阶级和财富。一般来说，应该认为，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应考者，就会录取。然而在教育程度测验中成绩极差的人，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服役。但拒绝接受名列前茅的青年（除非他们有某种极为严重的缺点）是完全违背议会所批准的原则的。

我敢断言，如果这个委员会在面试这些青年之前，已经知道他们属于全部应考名单中最聪明的一批，就不会采取这样严厉的态度，根据一次口试就把他们全部否定。在我看来，今后委员会的口试应放在笔试以后举行，并把笔试的成绩摆在面前作参考。此外，如果早已决定一个青年即使考了第一名，也在不取之列，那么就不应再让他参加考试，经受考试的紧张与焦虑了。

我还觉得，没有必要提出关于口试和经历的不合格的标准。此外还应通知口试委员会，他们可以对同一应考者，根据兵役中各单位的不同要求，予以不同的分数。显然，一个青年任军需官也许比任行政人员更为适合，委员会应该可以作出相应的不同的评定。

口试委员会当然没有必要面见每个应考的人员。教育程度测验必须要有标准。目前及格分数是四百分，满分是一千三百五十分。我注意到上次考试中考取的青年，都获得六百分以上。如果把教育程度测验的合格标准提高，那么口试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就自然会减轻了吗?

请提出修改目前制度的建议，以实现上述各点。对上面我所提的三人，应给予学员资格。

本书的铭言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志谢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卷书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文本，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再次表示感谢。遵照

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序言在本卷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里，我肩负着重任。我担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在最初的四十天之后，我们是孤独地面临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发动的致命的进攻，苏俄这个敌对的中立国家在积极援助希特勒，而日本又是一个未可预知的威胁，但是，英王战时内阁兢兢业业地忠诚地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务，在议会的支持下，在英联邦和英帝国各地政府和人民的拥护下，终于完成了一切任务，并且战胜了我们所有的敌人。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1949年1月1日第二版的说明人们一直要求再版本书，我利用这个机会改正了细节方面的几个错误。许多人写信给我，让我注意这些错误，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正像第一卷一样，我必须感谢人们给予本书的许多好评，我向许多写信给我对本书表示关心的人谨致衷心的谢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恰特韦尔庄园

1950年1月10日

第二卷 最光辉的时刻

本卷的主题

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

上部 法国的沦陷
第一章　全国联合
第二章　法兰西之战
第三章　法兰西之战
第四章　向海岸撤退
第五章　援救敦刻尔克
第六章　竞相抢夺
第七章　再谈法国
第八章　本土防御
第九章　法国的痛苦
第十章　波尔多停战
第十二章　反攻的利器
第十三章　绝境
第十四章　入侵问题
第十五章　“海狮”作战计划
第十六章　　不列颠之战
下部单独作战
第十七章　闪电战
第十八章　“伦敦毫不在乎”
第十九章　巫术战
第二十章　美国驱逐舰和西印度群岛的基地
第二十一章　埃及与中东
第二十二章　取道地中海
第二十三章　九月的紧张局势

第二十四章　达喀尔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第二十七章　墨索里尼进攻希腊
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第二十九章　德国与俄国
第三十章　海上的灾难
第三十一章　沙漠中的胜利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返回主目录

上部 法国的沦陷

（1940年5--6月）

法军在三周内土崩瓦解，英国远征军被赶下大海。接着，贝当元帅在德国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傀儡政府。英国顿时成了孤军，并且几乎已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意法西斯把英国逼进了死角。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还在对英国的属地虎视眈眈。大洋另一边的美国，除罗斯福总统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外，总的舆论仍倾向于孤立主义，想使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

5月13日，丘吉尔在演说中说：我们要"用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法国停战后，这个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

从5月27日到6月4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意义非常重大。英国远征军虽然丢掉了全部装备，但成功地撤回了三十余万官兵（包括一部分法国官兵），这是日后在英国重建一支军队的骨干。

第一章　全国联合

开始和结局--英国为共同事业所做的工作的分量--在整个战争中对敌作战的师数--光荣牺牲的人数--皇家海军的功勋--英国和美国投掷的炸弹--美国的军火援助加强了我们的作战力量--新内阁的组成--保守党对张伯伦克生的忠诚--下院的领导--迫害异端的行为及时受到制止--我5月11日致张伯伦先生的信--奇异的经验体会--大战方酣时组织政府--新同僚：克莱门特·艾德礼、阿瑟·格林伍德、阿奇博尔德·辛克莱、欧内斯特·贝文、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小型战时内阁--5月11日至5月15日，组织政府的几个阶段--闲话权力--新的作战指挥机构的实际和形式--三军大臣责任的改变--作战指挥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我个人的方法--书面指示--伊斯梅将军--我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战时内阁表现的亲切和信任--国防大臣的办公厅--该厅人员：

伊斯梅、霍利斯和雅各布--五年没有变动--参谋长委员会的稳定--自1941年至1945年，除一人死去外，没有其他变动--在最高机关政治家和军人亲密无间--私人通信--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我5月15日致总统的电报--"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我们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掐住我们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面临这种种事实和黯淡的前景，我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差不多正好是五个年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处境抱比较乐观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杀死了。

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批的俘获以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被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俘虏了。法国获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来。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携手迈进，迅速地摧毁了日本的抵抗。这一对比确实是惊人的。这五年中所经历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和危险的。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倒下去的人们，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些昂首阔步地走到尽头的人们，将因为曾经光荣地走过这条道路而永远感到骄傲。

※　　※　　※

要阐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经过，我首先有责任阐明愈是艰难愈是紧密团结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对那最终成为这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作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因此我作了一张表，这个表包括了整个的战争时期。表中指出，直到1944年7月为止，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总的数字不但包括了欧洲和非洲战区，并且也包括了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所有地区。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国军队到达诺曼底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个战区，我们一直有权利至少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讲话的；

直到上述时期为止，在任何月份内各个战区所有的师的集结情况也是如此。从1944年7月起，从与敌接触的师数来看，美国战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不断扩大，捷报频传，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后胜利。与敌作战的地面部队（按同一兵额计算的师数）

①英国驻法远征军。

②不包括在阿比西尼亚的游击队。

③不包括菲律宾军队。

东方战区和西方战区的分界线画在一条通过卡拉奇的南北线。

以下各地·没·有当作作战地区：

印度西北边境、直布罗陀、西非洲、冰岛、夏威夷、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

（1941年7月1日除外）。

马耳他岛作为一个作战地区，从1942年1月到1943年7月，阿拉斯加也作为一个作战地区。

外国分遣队--如自由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没有包括在内。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总数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约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①。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的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①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第1页。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把击毁的潜艇数字列表如下：敌方的潜艇损失

击毁潜艇总数：996

①"英军"和"美军"这两个词，包括他们作战时指挥的盟国部队在内。表中有零头数字的，是由英军、美军共同"击毁"的。共同"击毁"的事例很多，但在击毁的德国潜艇总数里，把零数加成为整数。

在空中，美国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时刻起，便以最大的规模做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战斗，特别是使用了他们的白天"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他们的空军既用来打击日本，也用来从英伦三岛打击德国。但是，当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后，便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白昼向德国投下过一颗炸弹，这是事实。不久之后，他们所做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

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合计起来，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以八吨对一吨之比，超过了美国飞机所投的炸弹，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国的轰炸才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如同在陆地和海上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就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国的巨大的作战努力才赶上和超过了我们。

有一点必须记住，从1941年1月开始实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我们的军需供应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

有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实际上就能够以全国四千八百万人当五千八百人去作战。同时，在海运方面"自由轮"的大量建造，使物资的供应能经过大西洋源源而来。另一方面，对整个战争期间各国的船运由于敌方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作一个分析，记在心里，其数字如下：

国别	损失总吨数	百分比
英国	11，357，000	54
美国	3，334，000	16
（不受敌人控制的）		
其他各国	6，503，000	30
21，194，000		100

在这些损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是在太平洋。

列举以上事实，并不是想得到不应有的功劳，而是要在一个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础上，说明在世界历史的危急关头，首当其冲的这个小岛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中做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

※　　※　　※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尤其是一个联合内阁，大概比在和平时期容易得多。责任感压倒一切，个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在各自的组织正式授权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毫无异议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给他们的岗位。把政党的基础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犹豫，那也还是为公考虑。这种崇高的行为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职位，抛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这种大关头和令人激动的时刻脱离公职，有许多人甚至是终身脱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我是他们主要的对手。接受我当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选的领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说在战前的几年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所选的领袖的缘故。这些考虑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担忧。我知道，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

入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　　※　　※

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

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　　※　　※

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

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　　※　　※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战时内阁1940年5月11日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丘吉尔先生*保守党

枢密院长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保守党
掌玺大臣克·理·艾德礼先生工党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先生工党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先生工党
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保守党
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自由党5月12日
大法官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保守党
贸易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无党派
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工党
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保守党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工党
粮食大臣伍尔顿勋爵B无党派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考尔德科特子爵*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保守党
农业大臣罗伯特·赫德森先生*保守党
运输大臣约翰·里思爵士*无党派
海运大臣罗纳德·克罗斯先生*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休·多尔顿先生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汉基勋爵*无党派5月15日
年金大臣W·J·沃默斯利爵士*保守党

邮政大臣W·S·莫里逊先生*保守党

主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保守党

检察总长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

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　　※　　※

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

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　　※　　※

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

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　　※　　※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

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我们两国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和我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这样作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作为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在各个方面的发言和行动都是有权威的；而在使战时内阁同意我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也几乎能够同等行动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颠。这样就获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减少参与其事的人数。我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它通过特别的密码电报机直接同白宫的总统联系。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我在傍晚、夜间或者甚至是清晨2点拟就的一切电文，都能在总统就寝以前到达他的手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答复往往就回来了。我总共发给他九百五十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八百份。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　　※　　※

内阁赞成我试向美国政府要驱逐舰；我便在5月15日下午起草我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为了保持我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我在署名时自称"前海军人员"；而且在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呼。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的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劫掠文明国家。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们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之间的差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又用一百艘潜水艇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第二，我们需要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这些飞机，你们正陆续得到交货。我们可以用正在美国为我们制造的飞机来偿还。第三，防空设备和弹药，如果我们能支持下去的话，我们的防空设备和弹药明年也将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们的矿石供应是来自瑞典、北非或许还来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美国购买钢材。其他原料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

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第五，我们得到许多报告，说德国伞兵部队或空运部队可能入侵爱尔兰。如果美国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最好是延长访问期），那将起

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指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你们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我们手中的详细材料，将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5月18日，我接到了总统的复电，对我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并且还谈到了我的特殊要求。复电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尽力使各盟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我们的代表，非常能干和忠诚的珀维斯先生（他不久之后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意见将得到最善意的考虑。关于我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一事，总统将仔细考虑。

关于日本人，他仅仅谈到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　　※　　※

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下院对这几句简单的话，一致投票赞成，并且一直休会到5月21日。

我们就这样一起着手进行我们共同的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我从国内各党派人士得到的忠诚和真诚帮助，是任何一位英国首相从他的内阁同僚中未曾得到过的。议会在进行自由的积极的批评的同时，对于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始终给以压倒多数的支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这真是好的很，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更加可怕得多。

第二章　法兰西之战

第一周

甘默林5月10日至5月16日

"D"计划--德军的阵势--德国和法国的装甲部队--法军和英军穿越比利时前进--荷兰遭到蹂躏--比利时问题--公认法国在军事艺术上首屈一指--阿登山脉中的缺口--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困难--"D"计划的进展--13日和14日的坏消息--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突破法军战线--英国空军损失惨重--我们本土防卫的最低极限--15日晨雷诺给我打电话--阿登山脉缺口对面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溃败--在荷兰"停火"--意大利的威胁--我乘飞机到巴黎--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谈--甘默林将军的谈话--没有战略后备队：

"一个也没有。"--计划对德军"凸出部"发动进攻--法国要求英国增派战斗机中队--5月16日夜间我给内阁的电报--内阁同意增派十个战斗机中队。

当我在5月10日晚间就任首相的时候，还没有人要求我和尚未组成的新内阁中的同僚对于抵御德国进攻荷、比、卢三国的问题做出什么新的决定。我们早已确信，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完全同意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这个计划从拂晓就已经开始执行了。事实上，到了11日的早晨，整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靠海那一侧，吉罗将军的法国陆军第七集团军已经开始冒险冲入荷兰国境。

在中心区，英国第十二轻骑兵团的装甲车巡逻队已经到达代尔河，在我们的战线以南，以约特将军第一集团军群所有的其余部队都急急开往默兹河。盟国军事首脑们认为，如果"D"计划获得成功，就可以从缩短对德战线中节省十二个到十五个师的兵力；当然除了荷兰陆军的十个师以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的二十二个师，如果没有这些师的兵力，我们在西线的总兵力就要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因此，我丝毫不想干预军事计划，只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迫在眉睫的交锋。

然而，如果我们在事后回顾当时的情景，就可看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39年9月18日所写的那篇重要报告①是写得非常出色的。在这篇报告中，曾明确指出：除非比利时人能够有效地守住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的防线，否则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去支援他们就是错误的；英

国人和法国人倒不如坚守法国的国境线，或者至多把左翼稍稍向前推进到斯凯尔特河一线。自从1939年9月的那几天以来，人们已经达成协议，要实行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然而，在这段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足以动摇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原来的见解。相反，却发生了许多事情足以加强这一见解。德军势力逐月增长，愈趋成熟，现在已拥有一支力量非常强大的装甲部队了。法国陆军受到苏俄灌输的共产主义的腐蚀，并且在前线上被漫长的严冬弄得士气消沉，实际上已经军心涣散了。比利时政府把国家的生死存亡寄托在希特勒会尊重国际法和比利时的中立上面，因而没有在他们的军事首脑和盟国的军事首脑之间做出什么有效的联合计划。在那慕尔--卢万一线上设置的反坦克障碍和防线，既不充分又未竣工。比利时陆军中有许多勇敢而又坚决的人，可是由于害怕破坏中立，而未能奋勇投入战斗。事实上，甚至在甘默林将军还没有下令执行他那准备已久的计划以前，比利时战线就已经被德国袭击的第一阵浪潮冲破了许多点。现在，顶多就只能希望在法国最高统帅部本想极力避免的那场"遭遇战"中打一场胜仗。八个月以前，当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德国陆军和空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去进攻和征服波兰。沿着整个西方战线，从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边界，共有四十二个没有配备装甲部队的德国师。法国动员之后，可以部署相当于七十个师的兵力和德军对峙。由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当时认为是不能够向德军进攻的。到1940年5月10日，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①参看第一卷，第二十六章。

敌人利用了历时八个月的拖延，并且由于摧毁了波兰，遂得以武装、配备和训练大约一百五十五个师，其中有十个师是装甲师（"坦克师"）。希特勒同斯大林签订了协定，因此他可以尽量减少东线的德军。据德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说，他们对俄国"只部署了一支轻装的掩护部队，几乎还不够用来执行征收关税的任务"。苏联政府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毫无预感，眼看他们不久之后就那么苦苦要求并等了很久才得以开辟的"第二战场"遭到德军破坏。因此，希特勒便能够用一百二十六个师的兵力和十个坦克师的全部强大的装甲武器向法国猛攻，十个坦克师拥有将近三千辆装甲车，其中至少有一千辆是重型坦克。

这一支庞大的兵力按下列次序部署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战线上：

B集团军群，有二十八个师，由冯·博克将军指挥，集结在从北海到埃克斯-拉-夏佩勒一线，准备席卷荷兰和比利时，然后作为德军的右翼向法国推进。

A集团军群，有四十四个师，由冯·龙德施泰特将军指挥，构成挺进的主力，部署在从埃克斯-拉-夏佩勒到摩泽尔河一线。

C集团军群，有十七个师，由冯·勒布将军指挥，扼守从摩泽尔河到瑞士边境一带的莱茵河。

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大约有四十七个师，其中二十个师作为各集团军群后方的直接后备，另外二十七个师留作一般后备。

这一阵势的确实兵力和部署，我们在当时当然是不知道的；和这阵势对峙的是：第一集团军群，由比约特将军指挥，计五十一个师，其中有九个师由后备军司令部掌握，九个英国师包括在内；这个集团军从马奇诺防线靠近隆维的一端伸展到比利时边境，再沿着比利时边境后面伸展到敦刻尔克前面的海滨。第二和第三集团军，由普雷特拉将军和贝松将军指挥，连同后备军在内共四十三个师，守卫从隆维到瑞士的法国边境。此外，法国有相当于九个师的兵力驻守马奇诺防线--以上共一百零三个师。如果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也投入战争，那么，在这个数字上还要再加比利时的二十二个师和荷兰的十个师。由于这两个国家很快就遭到了攻击，因而在5月10日这一天盟国在名义上可供使用的各种质量的师的总数为一百三十五个，或者说，实际上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敌人的师的数目是相等的。如果这支兵力得到适当的组织和装备，并受到良好的训练和指挥，那么，按上次大战的标准来说是很有希望止住敌人的侵略的。

然而，德国人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他们进攻的时间、方向和用来进攻的兵力。法国军队有一半以上是驻在法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因而比约特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群的五十一个法国师和英国师，连同比利时和荷兰能够调来的援军在内，就不得不在隆维和海岸之间抵御博克和龙德施泰特指挥的七十多个师的敌军的猛攻。德军在波兰较小的范围内以大部分防弹的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相结合使用，曾证明是成功的，这次又采用这种方式作主攻的前锋，由克莱斯特指挥德国"A"集团军群所属五个坦克师和三个摩托化师，从阿登向色当和蒙得梅进攻。

为了抵抗这种现代化的战争，法国部署了大约两千三百辆坦克，其中大多数是轻坦克。他们的装甲部队拥有一些强有力的现代装备，不过他们全部的装甲兵力有一半以上编入了分散的轻坦克营，以便与步兵协同作战。他们只有六个装甲师①可以用来抵御德国坦克师的密集进攻，可是这六个装甲师在前线部署得很分散，无法集结起来配合作战。英国本来是坦克的发源地，可是这时才刚刚完成它的第一个装甲师（三百二十八辆坦克）的编制和训练工作，而且还在英格兰。

①这个数字包括拥有坦克的所谓轻摩托化师在内。

这时集结在西方的德国战斗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法国。在法国的英国空军有十个战斗机中队（"旋风"式飞机），它们是从重要的本土防御中抽调出来的。另外还有八个"战斗"式战斗机中队，六个"布伦宁"式战斗机中队，五个"莱桑德"式战斗机中队。法国和英国空军当局都不曾给自己的空军配备俯冲轰炸机，这种俯冲轰炸机像在波兰战役中一样，在当时已经成为重要的武器，在后来挫败法国步兵的士气，尤其是挫败他们的黑人部队的士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5月9日到10日的那一夜里，以大规模地空袭飞机场、交通线、司令部和军火库作为前奏，博克和龙德施泰特率领的集团军群的所有德国部队，全都跨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国境线直奔法国而来。几乎每次都完全达到了全部的战术的突袭目的。从黑暗中猛然出现了无数支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的突击队，有很多都配备着轻火炮，在拂晓前使一百五十哩长的战线变成一片火海。荷兰和比利时在德国丝毫没有提出任何借口或警告的情况下遭到袭击，只有高声呼救。荷兰人信赖他们的洪水防线；凡是未被占领或未被出卖给敌人的水闸全都打开了，荷兰的边防军也对侵略者开枪射击。比利时人成功地破坏了默兹河上的桥梁，可是德军却完整无缺地夺取了横跨艾伯特运河的两座桥梁。

根据"D"计划，由比约特将军指挥的盟国第一集团军群，连同人数虽少但却异常精锐的英国陆军，在德军侵犯国境的时刻，应当向东推进，进入比利时。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拦阻敌军并据守默兹-卢万-安特卫普一线。在这道战线前面，沿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部署着比利时的主力部队。如果他们能顶住德军的第一次突击，第一集团军

群就去接应他们。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比利时军队会马上被压回来，退到盟军的防线上。事实上，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人们认为，这样一来，比利时的抵抗可以为英国和法国军队提供短暂的喘息机会，使他们能够布置新的阵地。除法国第九集团军的危急的阵线以外，这一点是做到了的。在极左翼即靠海的那一边，法国第七集团军应当占领那些控制着斯凯尔特河河口的海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向布雷达推进，去援助荷兰人。人们认为在我们南翼，阿登山脉是不可逾越的壁垒，在阿登山之南又有巩固的马奇诺防线一直伸展到莱茵河，再沿莱茵河伸展到瑞士。因此，似乎一切都取决于盟军北方各集团军由左侧反击，而这又取决于占领比利时的速度。一切事情都是这样非常详细地安排好了的，只要一声令下，远远超过一百万人的盟军便可向前猛进。5月10日晨5点30分，戈特勋爵接到乔治将军的电报，命令他："戒备一、二和三"，这就是说，立即准备进入比利时。早晨6点45分，甘默林将军下令执行"D"计划，法国最高统帅部（英国军队听它指挥）准备已久的计划立即付之实行。

※　　※　　※

柯立恩先生任荷兰首相时，于1937年来访问过我，他曾向我详细讲过荷兰洪水的惊人效力。他说，他只需从恰特韦尔的午餐桌上用电话传一道命令，就可以按一下电钮用无法逾越的洪水挡住侵略者。这是一个十足的无稽之谈。在现代的条件下，一个大国用来侵犯一个小国的军力是无法抵御的。

德军在各处都突破了，在运河上架起了桥梁，或者夺取了水闸和河水的控制设备。在一天之内荷兰防御工事的整个外线全被占领。同时，德国空军开始进攻一个没有设防的国家。鹿特丹被烧成一片废墟。海牙、乌德勒支和阿姆斯特丹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荷兰人希望还像上次大战那样，德军右翼会从荷兰绕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然而，荷兰人民在遭到打击的时候，立即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团结起来抵抗侵略。威廉明娜女王、她的家族和女王政府成员，由皇家海军安全地送到了英国，从英国继续鼓舞他们的人民，管理他们海外的庞大帝国。女王的海军和她的庞大的商船队毫无保留地交给英国指挥，在盟国的事业中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比利时的情况需要比较彻底地加以说明。比利时境内的几十万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坟墓，是上次大战的奋战标志。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比利时并没有认真地以过去为借鉴来制定它的政策。比利时的国家领导人以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法国内部的衰弱和英国的摇摆的和平主义。他们严守中立。

在他们再次遭受侵略之前的几年中，他们对待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的态度，无论如何从官方来说是相当不偏不倚的。对这种处境中的一个小国所担心的问题，应当有充分的谅解，可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几年来都在指摘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方针。他们保卫边疆使之免遭德国进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同法国和英国结成紧密的同盟。艾伯特运河防线和其他滨河阵地是满可以守住的，如果英国和法国军队有比利时军队的协助，在宣战之后及时开赴比利时边境，就可以从这些阵地准备和发动一次非常有力的攻势进攻德国。但是，比利时政府认为，他们的安全在于保持最严格的中立，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德国的诚意和对条约的尊重上。

甚至在英国和法国参战之后，仍然无法说服比利时人重新和过去的盟国站在一起。他们宣称要誓死保卫他们的中立，并把他们十分之九的兵力部署在同德国交界的边境，与此同时，他们严禁英法联军开进他们的国土去进行有效的准备来保卫比利时或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

在1939年冬季，由英国军队和处在它的右翼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沿法比边境修建新防线和反坦克壕。我们现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是："D计划"的全盘部署是不是应当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加以考虑，我们是不是扼守法国边境进行战斗，坚决抵抗，请比利时军队退到这条防线上来，而不要冒险地匆忙地冲到代尔河或艾伯特运河，这样更为明智。

※　　※　　※

不了解法国的军事首脑拥有极大的权威，不了解每个法国军官都抱有法国军事艺术是首屈一指的信念，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一时期的决策。在1914年到1918年的那次可怕的地面战斗中，法国指挥了战斗，并且负起战斗的主要重担。法国牺牲了一百四十万人之多。福煦担任最高统帅，英国本国的和英帝国的六七十个师，也像美国军队一样，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现在，英国的远征军为数只有三四十万

人，分散在从勒阿弗尔的基地沿海岸到前线的地区，与此相比较，法军拥有将近一百个师，或者说二百多万法国人，实际上防守着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漫长战线。因此，我们当然应该把自己放在他们的指挥之下，接受他们的判断。人们曾经期望，从宣战的时刻起，乔治将军将全盘指挥战场上的法国和英国军队，而甘默林将军则回到法国军事委员会，处于咨询地位。然而，甘默林将军却不愿放弃总司令的职权。他保留了最高指挥权。在八个月的暂时平静期间里，他和乔治将军之间在指挥权上发生了令人气愤的冲突。依我看来，乔治将军始终没有机会单独负责制订通盘的战略计划。

很久以来，英军总参谋部和我们的战地司令就担心马奇诺防线北端和英国军队沿法比边境修筑的工事之间的空隙。

陆军部长霍尔－贝利沙先生曾在战时内阁几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曾通过军事途径向法国提出意见，然而，内阁和我们的军事首脑自然不好意思批评那些兵力比我们大十倍的人。法国人认为，阿登山脉是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无法通过的。

贝当元帅曾对参议院陆军委员会说过："这一扇形地区没有危险。"他们曾沿默兹河修筑了许多野战工事，但是并没有像英国人沿比利时边境那样修筑设有碉堡和反坦克障碍的巩固的阵地。而且，柯拉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九集团军主要是由一些肯定低于法国标准的军队所组成的。在它的九个师中，有两个是部分机械化的骑兵师，有一个是要塞师，有两个师（六十一师和五十三师）是属于第二流的，有两个师（二十二师和十八师）比现役师稍差一些；只有两个师是常备正规军。因此，从色当到瓦兹河上的伊尔松，在一条长达五十哩的战线上，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而且只有两个师是职业军队。

不可能处处都是坚不可摧的。用轻装的掩护部队据守国境线的漫长的地段，常常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不过，这样做的目的只能是：集结较大的后备兵力在敌人的进攻点暴露时，进行反击。把四十三个师，或者说把法国机动部队的一半，分散在从隆维到瑞士国境的战线上，这是毫无远见的部署；因为在整个这条线上，不是有马奇诺防线的碉堡就是有河面宽广、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作为掩护，而且在莱茵河后面还有要塞系统。防御部队面临的风险比进攻部队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因为进攻部队在攻击点上大抵是比较强大的。就很长的战线来

说，只有依靠能够迅速投入一场决定性战斗的强大的机动后备兵力才能应付这种风险。这种有力的见解支持了这样一种评论，那就是法国的后备兵力不足，并且就他们当时的情况来说，分布得也很不恰当，所以就更可看出我们的这一评论是正确的。总之，阿登山脉背后的空隙是从德国通往巴黎的一条捷径；这个地方数百年来一直就是著名的战场。如果敌人从这里突破，北方各集团军的整个前进行动就要失去中心，而且它们与首都的一切交通联系也将同样受到威胁。

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张伯伦先生的战时内阁不应该在1939年秋季和冬季不敢同法国人彻底讨论这一问题；我曾参加张伯伦的内阁，对于内阁的一切措施和失策的地方，我应分担我应负的责任。那很可能是一场不愉快而困难的争论，因为法国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说："你们为什么不增派更多的英国军队呢？你们不愿意接防更长的一段战线吗？如果后备兵力不足，就请你们补充吧！我们已经动员了五百万人了①。我们听从你们关于海上作战的意见；我们按英国海军部制定的计划行动。请你们对法国陆军和我们历来掌握的陆战艺术表示应有的信任吧！"

①法国"动员"的五百万人，有许多是非武装人员--例如在工厂、在田地里工作的人，等等。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该同法国彻底讨论这一问题的。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对于他们对手的军事观点和总的安排了如指掌。就在这个秋季和冬季，德国的工业便生产了许多坦克，生产这些坦克的工厂必然是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好了，所以在战争开始以来的这八个月中，才有这样大批的产品。他们丝毫没有被穿越阿登山脉要遇到的天然险阻所吓倒。相反，他们相信，现代的机械化运输和强大的有组织的筑路能力，会使过去被认为无法逾越的这一地区成为侵入法国和打乱法国全部反攻计划的一条最短的和最稳妥、容易的途径，因此，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便计划穿过阿登山脉进行大规模的突击，在肩胛处切断盟军北方集团军的弯曲的左臂。这一行动除规模较大和速度与武器不同以外，就很像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①战役突袭普拉赞高原，切断和破坏奥俄联军的迂回运动，并突破其中央阵地。

①奥斯特利茨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州的城镇。--译者

※　　※　　※

命令一下达，北方各集团军就去抢救比利时，沿着所有的公路在居民的欢呼声中奔赴前方。"D计划"的第一阶段在5月12日完成。法军控制了从默兹河左岸到于伊的阵地，他们在默兹河对岸的轻装部队在敌军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向后退却。法国第一集团军的装甲师到达于伊-汉诺-蒂尔蒙战线。

比利时人在艾伯特运河失守之后，退到吉特河防线，进入从安特卫普到卢万他们的规定阵地。他们还在据守列日和那慕尔。法国第七集团军占领了伐耳赫伦岛和南比维兰，在赫伦塔耳斯-贝亨－沃普－索姆一线与德国第十八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法国第七集团军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军火补给都供应不上。英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如德军，但质量上的优势已完全显出来了。因此，截至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

然而，在13日，戈特勋爵的司令部便逐渐觉察到德军冲击法军第九集团军阵地的压力了。入夜时，敌人占领了迪南和色当之间的默兹河西岸。法国最高统帅部还弄不清楚：德军主力是要通过卢森堡进攻马奇诺防线的左翼呢，还是要通过马斯特里赫特，前往布鲁塞尔。沿着卢万-那慕尔-迪南到色当的整个战线，一场激烈的大战展开了，不过是在甘默林将军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展开的，因为法军第九集团军在迪南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就绪，敌人就到达了。

※　　※　　※

14日，坏消息开始传来。起初，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下午7时，我向内阁宣读了一封雷诺先生拍来的电报；电报说，德军已经从色当突破，法国人不能抵抗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的联合进攻，要求增援十个战斗机中队，以便重整战线。参谋长委员会接到的其他电报所谈情况大致相同，另外还谈到甘默林将军和乔治将军都认为局势严重，甘默林将军没料到敌人的推进是如此迅速。事实上，克莱斯特集团军群以其大量的轻重装甲部队，已经在法军与敌直接接触的战线上完全击溃或歼灭了法国军队，以过去战争中未曾有过的速度向前推进。几乎在两军交锋的阵地上，所有德军攻势之猛和火力之强都是无法抵抗的。他们还有两个装甲师在迪南地区渡过默兹河。在迪南以北法国第一集团军战线上的战斗最为激烈。英军第一军和第二军还固守从瓦弗到卢万

的阵地，在那里，我们的第三师在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下，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再往北，比利时军正在向安特卫普的防线撤退。法国第七集团军在靠海的那一边正在后撤，后撤的速度比他们早先前进的速度还要快。

从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刻起，我们就开始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将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就"流放"了将近一千七百枚①。这些水雷立即收到效果。

在卡尔斯鲁厄到美因茨之间几乎所有的河上交通都中断了，卡尔斯鲁厄的堤堰和许多浮桥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这一计划的成就，被纷至沓来的不幸事件淹没了。

①"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最初制定于1939年11月。这些水雷按计划是要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以破坏敌人的桥梁和船舶。这些水雷是从法国境内的上游投入河中的。参看第一卷附录。

所有的英国空军中队都在连续作战，他们主要的力量是用来攻击色当地区的浮桥。在英国空军英勇果敢地拚命攻击下，一些浮桥被摧毁，还有一些受到重创。在低空轰炸浮桥时，英国空军由于德国高射炮炮击造成的损失是很惨重的。有一次，六架飞机在完成任务之后只有一架飞回来。单是在这一天，我们一共损失了六十七架飞机，因为主要是同敌人的防空部队作战，所以只击落德机五十三架。那天夜间，皇家空军驻在法国的四百七十四架飞机，能用来作战的飞机只剩下二百零六架了。

这方面的详细情报是陆续得到的。不过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就个别战斗来说我们是占上风，可是照这样规模继续战斗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把皇家空军的飞机全部消耗殆尽。今后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紧迫的难题：在不使我们自己失去防御能力，从而不使我们丧失继续作战力量的前提下，我们究竟能够从英国派出多少架飞机。由于我们自己的天性驱使，同时由于有许多有力的军事论据，使我们感觉到法国不断提出的迫切要求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却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那就会要我们的命。

当时，所有这些问题都由整个战时内阁加以讨论，战时内阁一天要开数次会。首都战斗机指挥部司令道丁空军上将曾对我说过，只要

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就可以保卫英伦三岛，抵御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但如果少于这个数目，他就无能为力了。空战的失败，不但会使我们所有的机场和空军实力遭到毁灭，而且会使我们整个前途所系的飞机工厂也遭到毁灭。我的同事和我都决定：在那个限度内，我们可以为战争冒一切风险（那种风险是很大的），但是不管后果如何，决不超过那个限度。

15日清晨7点半左右，我被唤醒，说是雷诺先生打来电话，电话就在我的床边。他用英语讲，显得非常沉重。"我们被打败了。"我没有立即回答，于是他又重复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我说："不会败得这样快吧？"可是他回答说："在色当附近战线被突破了；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大批地涌了进来。"--他的话大意如此。于是我就说道：

"所有的经验都表明，这种进攻不久就会停止的。我想起了1918年3月21日那一天。在五天或六天的进攻以后，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给，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反攻的机会。这些话，是我当时听到福煦元帅亲口说的。"这种情形确实是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也是我们目前应该看到的。然而，这位法国总理又再次重复他开头那句话（后来证实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我说，我愿意到法国去一趟，当面谈谈。

这一天，柯拉率领的法国第九集团军完全溃不成军，残部分别由在北方接替柯拉的法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吉罗将军和正在南方组成的法国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加以整编。法军的防线的确被突破了一个缺口，差不多有五十哩长；通过这个缺口，敌军大量的装甲部队蜂拥而至。15日晚间，据说，德军的装甲车已经到了利亚尔和蒙科尔内；蒙科尔内在原来的战线后面六十哩。法国第一集团军在来梅尔以南一段五千码的战线上也被突破了。再往北，所有对英国军队的进攻都被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和英军右翼的法军一个师的撤退，使英军不得不组成一个向南的侧翼防线。法国第七集团军退到斯凯尔特河以西，进入安特卫普的防线，并且被逐出了伐耳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德岛。

这一天，在荷兰的战斗也结束了。由于荷兰最高统帅部在上午11点钟投降了，所以只有极少的荷兰军队撤退出来。

当然，这幅图画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失败了。在上次大战中，这类的事情我曾见过许多，战线被突破，即使是辽阔的战线被突破，这并没有使我意识到目前由于战线被突破而产生的可怕后果。由于多年来没接触过官方情报，我没有领会，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利用大批快速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会造成这样大的变化。我听说过这种情形，可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应当改变的内心的信念。即使真的改变了我内心的信念的话，我也是丝毫没有办法的。我给乔治将军通电话，他好像十分冷静，他向我报告说，正在堵塞色当的缺口。甘默林将军拍来的一封电报也说，那慕尔和色当之间的情况虽然危急，他对局势却处之泰然。上午11点钟我向内阁报告了雷诺的电话和其他消息。16日，德军的先头部队进抵拉卡佩耳-韦尔万-马尔-拉昂一线，德国第十四军的前锋则在蒙科尔内和埃纳河畔的纳夫沙泰尔给予支援。拉昂的陷落，证实敌人已经从色当附近的边界深入我方六十多哩。法国第一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在这种威胁下，同时在他们自己的战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遂奉命分三个阶段撤退到斯凯尔特河。虽然连陆军部还未曾得到任何详细的报告，而且也看不清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情况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当天下午就必须到巴黎去一趟。

※　　※　　※

我们必须预料到，前线的不幸的事件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意大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可是我们已经指示海运大臣，要他疏散地中海的船只。英国的船只回国时不再取道亚丁。我们已经命令载运澳大利亚军队到英国来的船队绕道好望角。我们指示国防委员会考虑一旦同意大利作战，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特别是对克里特岛应采取什么行动。从亚丁和直布罗陀撤退非战斗人员的计划已经实行。

※　　※　　※

大约在下午3点，我乘英国政府的"红鹤"式客机飞往巴黎，这种客机我们一共有三架。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我同行，另外还有伊斯梅。

这是一架很好的飞机，很舒适，每小时大约飞一百六十哩。因为这架飞机是非武装的，所以需要护航，可是我们飞进雨云层中，一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布尔歇。我们一走下"红鹤"式飞机就看到局势要比我

们所想象的坏得多。迎接我们的官员告诉伊斯梅将军说，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即将进入巴黎。我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听取了关于局势的报告以后，就乘车去法国外交部，于5点半钟到达。我被领进一间精致的房间里，雷诺在那里，还有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大家都站着。我们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在甘默林面前，在一个学生用的画架上挂着一幅地图，约有两码见方，有一条黑色墨水线标出盟军的战线。在这条线上的色当那里画了一块很小但是很不祥的凸出部。

总司令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在色当以北和色当以南，在大约五六十哩的一段战线上，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经被消灭或被击溃。一大批装甲车辆正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奔向亚眠和阿拉斯，目的显然是要在阿布维尔或其附近一带推进到海边，再不然就可能是指向巴黎。他说，在装甲部队后面有八个或十个全部摩托化的德国师正在挺进，分成左右两翼，进击两头被切断的法国军队。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五分钟，谁也没有插一句嘴。他说完以后，有一段时间相当长的沉默。我问："战略后备队在哪里？"接着，我又毫不在意地（确实是毫不在意地）改用法语说："机动部队在哪里？"①甘默林将军向我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

"一个也没有。"②

①②原文法文是"Oùest lamassedemanceuvre？"及"Aucune"。--译者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的火冒起滚滚黑烟，我隔窗望见年迈可敬的官员们正在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可见，已经是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过去的经验对我们有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不利，那就是：

事情永远不会照原样重演。不然的话，我想生活就会太容易了。归根结蒂，我们在过去也常常有战线被突破的情况，但总是能够重整旗鼓，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的。不过现在有两个新的因素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第一是，敌人的无法抵抗的装甲车辆到处袭击所有的交通线和乡村地区；第二，没有战略后备部队。"一个也没有"。我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对于伟大的法国陆军及其最高的军事首脑应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要防守前线五百哩长的阵地的司令官竟然

没有给自己准备大批的机动力量。谁也不敢担保能确有把握地守住这样辽阔的战线；可是，当敌人用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并且突破了战线时，司令官总该有而且必须有许多个师，在敌人第一次猛攻的威力用尽后，能够冲上前去，进行猛烈的反击的。

马奇诺防线是作什么用的？它本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使军队得到节约使用的，它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攻的出击口，还可以使大批的部队留作后备力量；这是办好这些事情的唯一的办法。可是现在却没有后备部队。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使我吃惊的事情之一。虽然我过去是忙于海军部的事务，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英国政府，尤其是陆军部，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我们不能借口说法国最高统帅部除了把笼统的轮廓告诉我们或戈特勋爵外，是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部署的。我们有权利要知道这些。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点。因为双方军队正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我回到窗前，望着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文件燃烧的火堆所升起的股股青烟。老先生们还在继续推着小车，使劲地把车上的文件投进火里。

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主要人物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次谈话，雷诺先生曾发表一份详细的记录。他在记录里说，我曾极力主张，北方各集团军不应撤退，相反，应当反攻。这确实是我当时的心情。不过，这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主张。须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灾难的严重，或者说认识到法国人的明显的绝望的心情。我们未曾指挥作战，我们的陆军只占前线军队的十分之一，而且是听从法国指挥的。法国的总司令和主要的部长们显然深信一切都完了，这使我和同我一起去的英国军官们大吃一惊，我在我所说的话里，没有一句不是极力反对他们的这个看法的。①然而，他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尽快地向南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久就都看出这一点了。

①由于叙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其他记录纷纷出现，我便要求伊斯梅勋爵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当时一直在我身旁）。他写道：

"我们并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我们三五成群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很可能讲了许多话。我敢肯定，关于应该怎样做，你并没有发表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主张'。当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认为，色当被突破一事是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1914-1918年间，曾有过多

次的'突破'，可是全都被顶住了，而且一般都是通过对凸出部的一侧或两侧展开反攻来顶住的。

"当你认识到法国最高统帅感到已经全盘失败的时候，你曾向甘默林提出许多问题，我相信这是具有双重目的的，第一，你想知道事情的经过以及他打算怎样做；第二，你想制止人们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你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向这个凸出部的两侧展开反攻？从北面还是从南面？'我敢肯定，你在会上并没有提法任何特别的战略或战术主张。你的论调的主旨是：'事情可能很糟，但绝不是不可挽救。'"

不久，甘默林将军又发言了。他在谈论是否现在应该集结兵力向突破口或"凸出部"--我们后来就是这样称呼这类东西的--侧翼展开反攻。有八九个师正在从战线的比较平静的地区--马奇诺防线撤下来；有两个或三个装甲师尚未投入战斗；还有八个或九个师正从非洲调来，两三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到达作战地区。吉罗将军奉命担任缺口以北的法军的司令。今后德军前进就要通过两条战线之间的走廊地带，在这两条战线上可以按照1917年和1918年的作战方式进行战斗。由于德军要建立日益扩大的两个侧卫，同时又要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补给，所以德国人或许保不住这条走廊地带。甘默林讲的话，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听来很有道理。然而我意识到，他的话并没有使这少数几个迄今是担负重责的有力人物感到信服。我接着问甘默林将军打算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向凸出部的侧翼进攻。他的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然后耸了耸肩膀表示毫无希望。我没有争论，也用不着争论。考虑到我们的贡献很微小--开战八个月了，才派出十个师，而且参加战斗的连一个现代化的坦克师也没有，我们英国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甘默林将军见面。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好心的人，对军事很精通，毫无疑问，他是有许多话可说的。①

①他的著作：《军中记事》（Servir）。并未阐明他本人在战争中的举措，也没有说明战争的一般过程。

※　　※　　※

甘默林将军的意见的主旨，而且的确也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后提出的所有意见的主旨，就是强调他们的空军处于劣势，并迫切要求增

派更多的皇家空军中队，轰炸机和战斗机都要，但首先是要战斗机。在其后的每一次会议上，直到法国沦陷为止，都一再请求增派战斗机去增援。在甘默林将军提出请求的过程中，他说，不但需要用战斗机来掩护法国陆军，也需要用战斗机来阻止德军的坦克。我针对这一点说道：

"不然，阻止坦克是炮兵的事。战斗机的任务是扫清战场的上空。"我们的首都空军战斗机队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不列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存有赖于它。不过，现在需要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我动身前的那天上午，内阁授权我再调四个战斗机中队到法国。我们回到大使馆同迪尔商谈以后，我决定要求内阁批准再增派六个中队。这就使我们国内只剩下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了，这是最后极限。作出这一决定是使人左右为难的。我告诉伊斯梅将军给伦敦打电话，通知内阁立即开会，以便讨论我的一封紧急电报，这封电报大约一小时以后即可发出。伊斯梅用印地语通电话，因为事先曾安排了一名印度陆军军官在他的办公室值勤。我的电报如下：

1940年5月16日下午9时

内阁如能立即开会考虑下列事项，我将感到欣慰。局势极端严重。疯狂的德军从色当突破后，发现法军部署不当，许多是部署在北方，其他在阿尔萨斯。至少需要四天才能调集二十个师来防守巴黎和进攻凸出部的两翼，目前这个凸出部宽达五十公里。

三个〔德国〕装甲师连同两个或三个步兵师已经冲过缺口，另有大批部队在他们后面兼程前进。因此，有两个严重的危险。第一，英国远征军大部将得不到掩护，难以退出战斗，撤至旧防线。第二，在法军能够充分集结军队进行抵抗以前，德军的进攻将使法军的战斗力消耗殆尽。

已经下令不惜任何牺牲保卫巴黎，可是已在花园中焚毁外交部的档案。我认为今后的两三天或四天，对于巴黎而且可能对于法国陆军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因此，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除援助四个战斗机中队以外--法国对于这四个中队非常感激--是否还能增派更多的战斗机中队，还有我们大部分的远程重轰炸机，是否能在明天和明天之后的几个夜间轰炸正在渡默兹河涌向凸出部的大批德军。即便这

样作，结果如何，尚难保证；但是，除非凸出部这一仗能够打胜，否则法国的抵抗就可能像波兰的抵抗那样迅速崩溃。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在明天调来他们要求的战斗机中队（即增派六个中队），并且集中法国和英国一切可以调用的空军，在以后的两天或三天中控制凸出部的上空，目的不是为了保卫那个局部地区，而是为了给法国陆军一个恢复士气和集结力量最后的机会。如果拒绝他们的请求从而招致他们的毁灭，这在历史上将是不好的。还有，我们无疑是能够调派强大的重轰炸机队进行夜间轰炸的。看来，目前敌人已将空军和坦克全部投入战斗中。我们不应低估他们的前进在有力的反击下将遇到的日益增加的困难。我想，如果此问完全失败，我们依然能够把我们自己剩下来的空中打击力量转用于协助我们的英国远征军，万一他们被迫撤退的话。我再次强调目前局势已极端严重，并陈述我的意见如上。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做。迪尔同意我的意见。我必须在午夜以前得到答复，以便鼓舞法国人。用印地语打电话到大使馆给伊斯梅。

大约在11点半钟回电来了。内阁说，"同意"。我立即偕伊斯梅乘车去雷诺的官邸。我们发现他的官邸有点儿黑沉沉的。过了一会儿，雷诺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于是，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十个战斗机中队！我劝他派人去请达拉第先生，达拉第先生立即应召前来总理官邸，听取英国内阁的决定。我希望，尽量在我们有限的力量许可的范围内，能够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法国朋友重新振作起来。达拉第一直一言未发。他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同我紧紧握手。我大约在清晨2点钟回到了大使馆，睡得很好，尽管零星空袭的炮声不时使人辗转翻身。早晨我乘飞机回国，尽管还有其他应办的急事，我却首先要抓紧遴选新政府第二级人员的工作。

第三章　法兰西之战

第二周

魏刚5月17日至5月24日

战争危急的程度在增加--地方防卫志愿军--从东部增援--5月18日和5月20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5月19日甘默林将军第十二号最后命令--法国内阁改组--魏刚将军的任命--5月20日关于小型舰只的第一道命令--"发电机"作战计划--魏刚的前线之行--比约特因汽车失事殒命--法军无法应付德国的装甲部队--5月21日艾恩赛德的报告--议会通过赋予政府以特殊权力--我第二次访问巴黎--魏刚的计划--北方各集团军的危险--阿拉斯周围的战斗--与雷诺先生的通信--约翰·迪尔爵士就任帝国总参谋长。

17日上午10点战时内阁开会，我就我这次巴黎之行和我所观察到的局势尽可能详细地向阁员作了报告。

我说，我已经告诉了法国人，除非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不然，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增派战斗机中队到法国去，从而使我们国家的安全遭到严重的危险。我觉得，加强空军力量的问题是英国内阁前所未遇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据说，德国空军的损失是我们的损失的四五倍，可是，我听说，法国的战斗机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在这一天甘默林认为大势"已去"，据报导，他已经说了："我只能在今天、明天（18日）和明天夜里担保巴黎的安全。"在挪威方面，看来我们是随时可以占领纳尔维克的，但是科克勋爵被告知，从来自法国的消息看来，已经不再能够向他增派援军了。

战事危急的紧张程度每小时都在增加。依照乔治将军的请求，英国陆军占据了从杜亚到佩龙讷的整个战线上的据点，以延长它的防护翼，从而试图掩护阿拉斯，因为阿拉斯是公路枢纽，对向南撤退极为重要。当天下午德军进入布鲁塞尔。

第二天进抵康布雷，经圣昆廷把我们的小股部队赶出了佩龙讷。法国第七集团军、比利时军、英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继续向斯凯尔特河撤退，那一天英军据守登德河沿岸，并编成"彼得军"分遣队（在彼得少将统率下由几个部队临时编成的），以防守阿拉斯。

午夜时分（5月18日-19日），比约特将军到戈特勋爵的司令部去会见他。不论是这位法国将军的面容表情，还是他当时提出的建议，都没有给盟军带来信心。从这个时刻起，英军总司令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要向海岸撤退了。在1941年3月公布了戈特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当前（19日夜间）的情况不是一道防线被压弯或暂时被突破，而是一个堡垒被围困了。"

在我访问巴黎并和内阁讨论之后，我感觉到必须向我的同僚们提出一个总的问题。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0年5月17日

你们今夜如果就法国政府撤出巴黎或巴黎沦陷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在必要时让英国远征军沿法国交通线或经比利时和海峡各港口撤出法国可能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我将非常感激。不用说，首先这份报告只不过是列举了出现的主要问题，因此可以在以后交给参谋人员去研究。我将在6点半钟亲自会见军事负责人。

※　　※　　※

荷兰的急转直下的结局一直在我们的脑际萦回。艾登先生以前曾建议战时内阁组织地方防卫志愿军，这一计划也已积极推行。在全国各地，在各镇各村，都有成群的意志坚决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用霰弹枪、猎枪、棍棒和长矛武装起来。

这在不久以后就可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但是正规军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5月18日一、鉴于继伞兵之后可能有大量空运部队着陆，所以我感觉到英国国内可以依靠的部队是不够的。我并不认为目前这种危险已迫在眉睫，因为法国大会战的胜负尚待分晓。

我希望你们对下列几点建议加以考虑，以便马上付诸实施：

（1）用载运澳大利亚部队到苏伊士的船只，把八营正规步兵从巴勒斯坦运回英国，适当护航，尽管有点风险，你们认为哪条航线最好，就走哪条航线。我希望能够取道地中海。

（2）澳大利亚快速护航队载运一万四千人于6月初抵达。

（3）这些船只应立刻载送八营本土防卫队前往印度，再从印度载运八营（更多些）正规军来英。快速护航队的速度应该提高。

二、必须竭力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控制外侨的建议，这些建议我已在另外一张纸上详细开列。对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也应采取措施；有相当多的人都应当加以保护性或预防性的拘留，包括他们的首脑在内。当然，这些措施在付诸实行以前必须提交内阁。

三、参谋长委员会应考虑，在所谓的装甲师中，只抽调一半前往法国，是否好一些。我们必须时刻准备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可能向法国提出很有利的媾和条件，因而整个重担将转到我们身上。

※　　※　　※

我还认为：在取得我的同僚们的同意之下，必须把以下两份重要的电报发给罗斯福总统，向他指出，如果法国和英国都被征服，美国的利益将受到多么严重的影响。内阁对这两份电报稿考虑了一下，但是没作什么修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5月18日

我无须告诉你事态的严重性。不管目前在法国进行的这场激战结果如何，我们都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预料到，英国不久就要遭到荷兰所遭到的那种攻击。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打好这一仗，但是，如果美国的援助要发挥作用的话，就必须从速发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5月20日

洛西恩已经把他和你谈话的内容向我报告了。我了解你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为那些驱逐舰的事情感到遗憾。如果它们能在六星期内到达这里，它们就一定会发挥无法估计的作用。法国的战事对于双方都有莫大的危险。我们虽然使敌人的空军遭受重大的损失，而且正在以一对二或一对三之比击落他们的飞机，但是他们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强大的优势。因此，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尽可能多地运来目前出厂交付贵国军队使用的柯蒂斯P－40型战斗机。

关于你同洛西恩谈话的结尾部分，我们的意见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在英国本土奋战到底，而且，倘若我们能够得到我们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单个对单个比他们强，我们能够在空战

中接近于势均力敌。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结果不好，现政府成员便可能下台。但是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都绝不投降。如果现政府成员下台，由另外一些人出面在这片废墟上和敌人进行谈判，那么，你就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同德国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就只有舰队了。如果美国听任这个国家受命运的摆布，那么，只要当时的负责人能为残存下来的居民争取到最有利的媾和条件，那就谁也没有权利去责怪他们。总统先生，请原谅我这么直率地提出这个令人可怕的事情。显然，我不能替我的后继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极端绝望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屈从于德国人的意志。然而，幸好目前还没有必要去考虑这种事情。再一次谢谢你的好意。……

※　　※　　※

雷诺先生现在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组。18日，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由他自己接任国防兼陆军部长。

19日晚7时，他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魏刚接替甘默林将军。

我曾与魏刚相识，那时他是福煦元帅的左右手，我很赞赏他1920年8月在华沙战役中巧妙地拦阻布尔什维克侵入波兰--这是当时对欧洲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他现在已经七十三岁了，不过，据说他办事雷厉风行，精力非常充沛。甘默林将军于5月19日上午9点45分发布了他最后的一道命令（第十二号），命令北方各集团军不要被敌人包围，要不惜任何牺牲强行向南转移到松姆河，并向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的德国装甲师进攻。同时，第二集团军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应当向北攻打到梅济埃尔。这几项决定都是很正确的。老实说，让北方各集团军向南总退却的命令至少已经迟误了四天。

一旦发现法军阵线中心有在色当被突破的危险，北方各集团军唯一的希望就是立即开往松姆河。然而，他们在比约特将军的指挥下，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撤退到斯凯尔特河，建立右方的防御侧翼。甚至在这时，也还是来得及向南撤退的。

北方司令部的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明显的瘫痪，以及前途的未可逆料，都使战时内阁感到极端焦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沉着而镇静的，可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和明确的见解，在这个见解后面有着默默的苦痛。19日（下午4点30分），我们被告知，戈特勋爵正在"研

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可能性"。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因为他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赞成开往南方。于是我们就派他带着我们的指示去见戈特勋爵，命令英国军队向西南方向转移，强行通过一切障碍，以便在南方同法军会师，并且敦促比利时军队遵从这一行动，或者，另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海峡各港口尽量撤出他们的军队。还要告诉戈特勋爵，我们的决定将由我们自己通知法国政府。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我们派迪尔前往乔治将军的司令部，我们和他的司令部有一条直通电话线。迪尔要在那里停留四天，把他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我们。甚至同戈特勋爵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非常困难，可是据报告，他们只有四天的给养和进行一次战斗的弹药了。

※　　※　　※

在5月20日晨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们又再次讨论了我们的陆军的形势。即使能够且战且退成功地撤到松姆河，我还是认为，可能有相当多的军队要被切断或被逐向海上。那次会议的记录上写道："首相认为，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集结大量的小型船只，准备随时驶往法国沿海的港口和海湾。"海军部根据这个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而且随着时日的迁移和形势的紧张，日益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19日即派驻在多佛尔的拉姆齐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当时他能够利用的船只是停泊在索斯安普敦和多佛尔的三十六只各式各样的私人船只。20日下午，根据伦敦的命令，包括海运部的代表在内的一切有关人员，在多佛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紧急撤退大量军队渡过海峡"的问题。当时的计划是，如果必需的话，就分别从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撤退，每二十四小时从每一港口撤出一万人。用三十艘旅客渡船、十二艘海军的扫海船和六艘沿岸贸易船，作为第一批的船只。5月22日，海军部命令征用在我们这里避难的四十艘荷兰小船，并配备海军的水手。这些船只是在5月25日到5月27日之间编入现役的。从哈里奇到韦默思一带，海运官员奉命登记所有吨位达一千吨的适用船只，对停泊在英国各港口的一切船只也进行了调查。这一被称为"发电机"的作战计划，在十天之后证明是陆军的大救星。

※　　※　　※

德军推进的方向现在已经看得更加清楚了。装甲车辆和机械化师不断通过缺口涌向亚眠和阿拉斯，然后西折沿松姆河推向海边。20日夜间，他们越过并切断北方各集团军所有的交通线后，进入阿布维尔。把防线一突破，这些可怕的致命的战车镰刀，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遇到抵抗。德军的坦克车--可怕的"德国坦克车①"--在开阔的田野里自由往来，在机械化运输的协助和补给下，每天前进三十到四十哩。

他们经过了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村庄，丝毫没有遇到抵抗，他们的军官们从坦克车的打开的炮塔伸出头来张望，得意洋洋地向居民招手。目击者谈到成群结队的法国战俘跟在他们旁边走着，有许多人还带着步枪，这些步枪不时地被收集起来，放在坦克下面压毁。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用几千辆战车会彻底打垮几个强大的集团军，而法国却完全没能同他们进行厮拼，战线一被突破，法国的一切抵抗便迅速瓦解。德军的整个行军路线都是沿主要公路前进的，然而在这些公路上似乎没有一处设有障碍。

①原文为法文。--译者

我在17日就曾经问过空军参谋长：难道在夜间不能找到敌人装甲车队宿营的地方进行轰炸吗？我们在战线的后方快要被这些到处奔驰的装甲车队打得七零八散了。

我这时给雷诺发去一封电报：

1940年5月21日

我们祝贺你们任命了魏刚，我们这里完全信任他。

要阻止坦克纵队突破薄弱的战线并深入后方，这是不可能的。一切想要堵塞缺口和围困德国侵略军的办法都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办法应该是：打开几个缺口。几辆坦克到达了某个地方，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开进一个城镇有什么用呢？城镇应该由步兵防守，如果坦克兵要想爬出车辆，他们就会遭到射击。如果他们得不到粮食、饮水和汽油，他们必然乱作一团，离开了事。凡属可能的地方，就应炸毁建筑物来堵截他们。每一个有重要交叉路口的城镇都应当用这种方法来把守。其次，对于开国地带的坦克纵队，必须用若干配备少数大炮的小股机动部队在开阔的乡间追击它们。坦克车的履带一定会磨损，它们的性能也会减低。这是对付入侵的装甲部队的一种方法。至于主力部队--它似乎不会很快到来--那么，对付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冲击

其侧翼。只有增加这场战斗的混乱状况，才能澄清这种混乱状况，这样才能使这场战斗变成一场混战。他们袭击我们的交通线，我们也应当袭击他们的交通线。我觉得我比战争开始时更有信心；不过，各线军队必须同时作战，我希望英军不久就可以有作战的机会。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我深信，我把我的见解向你讲出来，不会使你感到不快。

祝你成功。

魏刚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同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进行磋商。他想要亲自去视察北方的局势并同那里的司令官们会见，这是很自然的。对于一位在战事失利的危急时刻接管指挥权的将军是必须加以体谅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他不应该在收拾残局的时候离开最高职位，不应当迁延时日，过多地亲自去做。我们不妨详细地记述后来发生的事情。20日晨，魏刚接任甘默林的职务后，即做出安排，要在21日去视察北方各集团军。当他得悉通往北方的道路已被德军切断后，他决定乘飞机前往。他的飞机遭到攻击，被迫在加来降落。原定在伊普尔开会的时间不得不改在21日下午3时。他在这里会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和比约特将军。戈特勋爵没有接到开会时间和地点的通知，因而未能出席，也没有其他英国军官到会。比利时国王把这次会议说成是"四个小时杂乱无章地谈一阵"。会上讨论了三国军队的协作问题，魏刚计划的执行问题，以及万一这个计划失败后，英、法军队撤退到利斯河和比军撤退到伊土尔河的问题。下午7时，魏刚将军不得不离开。戈特勋爵直到8点钟才赶到，这时他从比约特将军那里收到一份会议的记录。魏刚乘车回到加来，乘潜水艇到迪埃普，转回巴黎。比约特驱车回去应付危急的局面，不到一小时，他就因撞车事故而殒命，因此，一切又被搁置起来了。

※　　※　　※

21日艾恩赛德回来报告说，戈特勋爵接到内阁的指示后，对他提出以下几点：

1．向南进军应同时包括斯凯尔特河的后卫行动，作为向敌人的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固守地区的进攻。在这样的运动中，应对两翼进行掩护。

2．鉴于行政管理的情况，持续的攻击战是困难的。

3．如果这样行动，法国第一集团军和比利时部队看来都不可能一致行动。

艾恩赛德补充说，北方法军统帅部内一团混乱；过去八天中比约特将军没有尽到协作的责任，而且显得毫无计划；英国远征军士气良好，作战伤亡迄今大约是五百人。他生动地描绘了道路上的情景，沿途都是一群群的难民，惨遭德国空军的扫射。他自己也曾遇到一次危险。

因此，战时内阁面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可怕的办法。第一个，英国陆军不惜任何代价，不管法军和比军是否合作，都要打开一条南下的出路到松姆河，戈特勋爵对于他的兵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表示怀疑；第二个，退到敦刻尔克以便从海上撤退，这样会遭到敌机空袭，而且肯定要丧失所有一切的大炮和装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很稀少而又很珍贵的。显然，应该冒极大的危险，实行第一个办法，可是也没有理由不为海上撤退做好一切可能的安排和准备，以防万一南下计划遭到失败。我向我的同僚们建议，我应前往法国会晤雷诺和魏刚，以便做出决定。迪尔可从乔治将军的司令部前往会晤地点同我见面。

※　　※　　※

这时，我的同僚们觉得，应当从议会取得一些特殊的权力；为此，在过去这几天中拟出了一项法案。这一法案实际上是要授与政府以无限的权力来支配英王陛下在大不列颠的全体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用法律的一般术语来说，议会赋与的权力是绝对的。《帝国国防法》"包括根据枢密院命令制定防卫条例的权力，规定：当英王陛下为了维护公共治安、保卫国土、维护公共秩序、或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为维持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供应或劳役，而认为必要或有利时，英王陛下的臣民应将他们自身、他们的劳务和他们的财产交由英王陛下处置"。

关于人的问题，劳工大臣受权可以命令任何人从事任何需要的劳务。这个条例授与他的权力，包括有一项关于公平工资的条款，在法案中写明，借以规定工资条目。各大中心城市将成立劳工供应委员会。对最广义的财产的控制也同样办理。对包括银行在内的一切企业的控制，应根据政府的命令办理。可以要求企业主呈交他们的帐簿以

供检查，超额利润课税百分之一百。要成立一个生产委员会，由格林伍德任主席；还要任命一名劳工供应局局长。

这项法案接着就由张伯伦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于22日下午送交议会，艾德礼先生亲自提议二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由保守党占绝大多数的上、下两院在表决的各个阶段中一致通过这个法案，并在当天晚上得到英王的批准。

在古代勇武的日子里，

罗马人为了罗马的纷争，

既不惜田产，又不吝金钱，

不顾妻子，不怕残废丧生。

这就是当时的心情。

※　　※　　※

5月22日，当我到达巴黎的时候，那里已是一番新的景象。甘默林去职了；达拉第退出了战争的舞台，雷诺一身兼任总理和陆军部长。由于德军进攻的方向肯定是转向海滨，巴黎目前还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法国最高统帅部依然还在万森。

雷诺先生同我驱车到那里时大约是中午时分。在花园里，我见到几位我曾在甘默林左右见过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身材高大的骑兵军官）正在忧郁地踱来踱去。副官说："还是原先那班旧人。"雷诺和我被引进魏刚的房间，随后又到地图室，在地图室里我们见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大地图。魏刚出来同我们见面。尽管他工作劳累又经过一夜的旅行，却依然精神饱满，心情轻松，行动敏捷。他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他讲述他的作战计划。他不想让北方各集团军开向南方或向后撤退。

他们应该从康布雷和阿拉斯一带向东南圣昆廷的方向进攻，以便在侧翼歼灭目前在他所谓的圣昆廷-亚眠袋形阵地上作战的敌军装甲师。他认为，北方各集团军的后方应交给比利时军掩护，由比军掩护他们向东，如果必要的话，掩护他们向北进攻。同时，一个拥有自阿尔萨斯、马奇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各个地区调来的十八到二十个师组成的新的法国集团军，在弗雷尔将军统率下，将沿松姆河建立一道战线。他们的左翼要通过亚眠向前推进到阿拉斯，这样，尽他们的最大

的努力，同北方各集团军会师。必须使敌人的装甲部队经常受到压力。魏刚说："不允许德国的装甲师保持主动权。"一切必要的命令都已在可能送达的范围内发出了。这时我们听说比约特将军刚刚因汽车失事殒命，魏刚曾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迪尔和我一致认为除去赞同这一计划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而且确实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强调说："通过阿拉斯，重新取得北方各集团军同南方各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解释说，戈特勋爵在向西南进攻的时候，还必须防卫他通往沿海的道路。为了保证既经决定的计划不至发生差错，我亲自口授，作了一份摘要，给魏刚过目，他表示同意。我据此向内阁报告，并向戈特勋爵发出下列电报：

1940年5月22日

今晨我同迪尔等一同飞往巴黎。雷诺、魏刚和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概括如下。这些结论和你从陆军部接到的总的指示是正相符合的。我们衷心祝你在冲往巴波姆和康布雷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

决议如下：

1．比军应撤退到伊士尔河防线并在那里驻守，水闸正在打开。

2．英国军队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应尽快向西南巴波姆和康布雷发起进攻，一定要在明天，大约用八个师的兵力，并在英军右翼布置比利时的骑兵队。

3．由于这次战役对双方军队至关重要而英军的交通线有赖于亚眠的解放，因此英国空军在这次战役进行中，日夜均应给与最大可能的援助。

4．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群正在向亚眠进攻并沿松姆河建立防线；该集团军群要向北进攻，并与向巴波姆一带向南进攻的英军会师。

由此可见，魏刚的新计划，除重点不同外，同撤销了的甘默林将军的第十二号命令并无区别。同战时内阁在19日发表的坚决的主张也没有不协调的地方。北方各集团军采取攻势向南进军，如果可能的话，就粉碎德国装甲部队的进攻。他们将和弗雷尔将军指挥的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群经亚眠向北的有利的推进相呼应。这一点如能实现就能起极重大的作用。

我曾私下对雷诺先生抱怨说，戈特曾一连四天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甚至在魏刚接任以后，也花了三天时间才做出决定。更换最高统帅是正确的，但因此而产生的拖延就是不幸的。

那天夜间我睡在大使馆里。空袭轻微，炮声震耳，可是没有听到一颗炸弹的爆炸声。巴黎的遭遇和伦敦不久就将忍受的灾难，真是大不相同。我渴望到贡比涅我的朋友乔治将军的司令部去看他。我们派在他的司令部的联络官斯韦恩准将曾有一个时期同我在一起，他就他所知道的法军的情况向我作了报告，而他所了解的，只是一部分情况而已。他们劝我，在这场大规模的、复杂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刻，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和经常切断交通线的危险，所以最好不要去。

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下达任何作战命令，战事的演变已经使敌人取得了支配权。17日，戈特已经开始指挥军队转到卢约尔古-阿尔勒防线，驻防阿拉斯，并不断加强其南部侧翼的兵力。法国第七集团军，除在伐耳赫伦岛战役遭受重创的第十六军以外，已经全部向南转移，与法军第一集团军会合。他们曾横断英军的后路，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20日，戈特曾通知比约特将军和布朗夏尔将军，建议在5月21日用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旅从阿拉斯向南进攻，比约特也同意从法国第一集团军抽调两个师配合。法军第一集团军有十三个师，集结在一个长约十九哩宽约十哩的长方形地区：摩德-伐朗兴-得尼昂-杜埃之间的地区。20日，敌人已在乌顿那德附近跨过斯凯尔特河；当时还面向东方的三个英国军，于23日撤退到我们在冬季沿法比边境构筑的防线；而在十二天以前，他们曾那么斗志旺盛地从这道防线冲向前去。这一天，英国远征军只发了一半的口粮。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有关法国颟顸无能的印象，促使我向雷诺提出抗议。

首相致雷诺先生 1940年5月23日

（抄件送戈特勋爵）

北方各集团军的交通线已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切断。

只有立即执行魏刚的计划才能解救这些集团军。我要求向北方和南方的法军司令官和比利时总司令部发出最严格的命令，执行这一计划，转败为胜。由于补给缺乏，时间是极其紧迫的。

上午11点半战时内阁开会的时候，我在会上读了这封电报，并指出，魏刚计划的完全成功，要靠法军采取主动，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主动的迹象。下午7点我们又开了一次会。

第二天我又发了一个电报：

首相致雷诺先生，转魏刚将军1940年5月24日

戈特将军来电说，北方战线三国军队互相协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不能进行这种协作了，因为他已经在南北两面作战，而且他的交通线也受到威胁。同时，罗杰·凯斯爵士还告诉我，直到今天（23日）下午3点，比利时司令部和国王还未曾接到任何指示。这种情形怎么能符合你所说的布朗夏尔和戈特在通力合作呢？我完全知道交通很困难，可是我感觉到北方战场缺乏有效的协作行动，而敌人却正在向这一地区集结。我深信你一定能够纠正这种局面。戈特还说，他的任何推进都是突围性质的，并且必须从南方前往营救，因为他已经没有（重复说没有）供激烈战斗之用的弹药了。不过，我们已经命令他坚持执行你们的计划。我们此间甚至还没有见到你自己的命令，对于你的北方作战计划的细节，毫无所闻。可否请你通过法国使团尽快将详情送交我们？祝你成功。

※　　※　　※

在这里，必须记述一下英军在阿拉斯附近进行的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司令官佛兰克林将军企图占领阿拉斯-康布雷-巴波姆地区。他统率的是英军第五师、第五十师和第一集团军坦克旅。他计划用这支装甲部队和两个师的各一个旅来进攻，由马特尔将军统一指挥，围绕阿拉斯的西面和南面，以森色河为直接目标。法军有两个师在东面康布雷-阿拉斯公路上协同作战。这两个英国师各只有两个旅；坦克的数目是：

"马克Ⅰ"型65辆，"马克Ⅱ"型18辆，这些坦克的履带的寿命都很短，现在已将近损坏。5月21日下午2时开始攻击，不久就发现遭到的抵抗远比预期的大得多。东翼法军的支援并未实现，西面也只限于一个轻机械化师。敌人的装甲兵力实际上包括德国第七和第八装甲师的大约四百辆坦克，一个名叫隆美尔的将军指挥第七装甲师。开始时，进攻顺利，俘敌四百名，可是却没有到达森色河一线，而德军以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进行反攻，空军全面支援，使英军伤亡重大。

第十二轻骑兵团不久就报告说，强大的敌军部队正向圣波尔移动，似将转向西面的侧翼。夜间，集团军坦克旅、第五师、第十三旅和第五十师第一百五十一旅逐渐撤退到斯卡尔普河。英军的这三个旅在这里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在附近地区击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我们仍据守着阿拉斯，可是敌人却逐渐向贝顿迂回。守卫我们西面侧翼的法军轻机械化师受到来自蒙圣爱罗瓦的压力，不久以后，敌军坦克就逼近了苏色兹。到23日下午7时，英军东翼遭到重大的压力，到达朗斯的敌军已经包围西翼。阵地岌岌可危。兵力过于悬殊，受到大批装甲部队的围攻，大部分被包围了。夜里10点，佛兰克林将军通知总司令部说，除非他的军队在夜间撤出，否则就无法撤退了。给他的回答是，三个小时以前就已经给他下了撤退的命令。这场战斗对于敌人有一些暂时的影响；他们当时写道："配备装甲部队的英军大举反攻"，曾使他们感到相当大的不安。

※　　※　　※

为了执行魏刚计划，戈特向这时指挥北方集团军的布朗夏尔将军建议，两个英国师，一个法国师和法国骑兵团应在杜·诺尔运河和斯凯尔特运河之间向南进攻。事实上，两个法国师曾两次到达康布雷的外围，可是每次都因遭受飞机轰炸而撤退。这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在这些日子里唯一的攻势作战。

※　　※　　※

在伦敦，我们对于从阿拉斯冒险突围的进展如何，毫无所悉。然而在二十四日却接连接到雷诺对我们大加责难的电报。他两封电报中的较短的那一封就可说明这种情形。

〔他说〕你在今早打电报给我说，你曾命令戈特将军继续执行魏刚的计划。现在魏刚将军告诉我，根据布朗夏尔将军的电报，当我们由南往北运动的军队顺利向北推进并希望在北方与盟军会师的时候，英军已擅自向沿海各港口撤退二十五哩。

英军的这种行动直接违反魏刚将军今天早晨再次正式下达的命令。这一撤退自然已使魏刚将军不得不改变他的全部部署。使他不得不放弃封闭缺口和恢复一条连续不断的战线的想法。我无须着重指出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

直到此刻，魏刚将军一直在指望弗雷尔将军的军队向北推进到亚眠、艾伯特运河和佩龙讷。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他们还在整编和集结中。下面是我给雷诺的答复：

1940年5月25日

昨晚我在电报中已将我们此间获悉的一切奉告，我们现在依然没有从戈特勋爵那里接到任何与之相反的消息。不过我应该告诉你，有一个参谋军官曾向陆军部报告，证实了你在电报中对我提到的两个师从阿拉斯撤退的消息。我想，迪尔将军在戈特勋爵处，已经通知他尽快派一名参谋军官乘飞机回来。一俟我们得悉事实经过，我将向你报告详情，然而，北方各集团军实际上显然已被包围，除取道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外，其他交通线已全被切断。

1940年5月25日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戈特依然坚持向南移动。就我们所悉，他因西侧受到压力并且为了保持和敦刻尔克之间的交通线以取得必不可少的补给，不得不在两个师中抽一部分兵力布置在他自己和日益增加的德军装甲部队之间。德军装甲部队的实力显然是无法抵御的，他们已相继占领阿布维尔和布洛涅，威胁加来和敦刻尔克，并且已占领了圣·奥梅尔。除非在右方有掩护，他怎能撤离北方战线向南移动呢？据我们所知道的英国远征军的移动，绝不能成为你们放弃越过松姆河向北推进这一部署的借口，我们相信，你们向北推进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第二，你抱怨说，从勒阿弗尔运走了大量物资。唯一运走的物资是瓦斯弹，把这种东西留在那里是轻率的，还有一些物资是从勒阿弗尔北岸搬到南岸。

第三，如果我发觉，由于事态演变而产生的极大压力迫使我们对业经同意的计划有所改变时，我将立即通知你。迪尔现在同戈特在一起，今晨，他完全相信，我们的军队能顺利脱围的唯一希望，在于向南转移和弗雷尔将军的积极北进。

你应该知道，自从向南转移已显然是〔必要的〕以来，我们已经等了一个星期，我们发现，我们同海岸之间的通路现在已被敌人大批的装甲车辆切断。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唯有继续向南移动，利用侧卫向西转移，势在必行。

斯皮尔斯将军明天早晨将去见你，当局势澄清后，尽快送他回来。

※　　※　　※

在内阁和高级将领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自从4月23日以来担任帝国副总参谋长的约翰·迪尔爵士，就其才能和战略知识来说，应该担任我们主要的军事顾问，使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知识。谁也不怀疑，他在军事方面的名望是远远胜过艾恩赛德的。

由于战争的厄运已到达极点，我和我的同僚们都非常希望约翰·迪尔爵士出任帝国总参谋长。如果我们遭到侵略的话，我们还必须为英国本土的防御选任一位总司令。5月25日深夜，艾恩赛德、迪尔、伊斯梅和我，另外还有一两个人，在海军部大楼我的房间里，研究战事形势。艾恩赛德将军自动建议他辞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说他十分愿意担任英国本土防御部队的指挥。鉴于这样一位指挥官所担负的工作在当时看来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的建议是勇敢的和大公无私的，因此，我就接受了艾恩赛德将军的建议；由于我感激他这时对我们的事业表现的态度，后来便授与他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约翰·迪尔爵士在5月27日就任帝国总参谋长。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动在当前是适当的。

第四章　向海岸撤退

5月24日至5月31日

回顾战局--哈尔德将军对希特勒亲自干预的叙述--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德军参谋部日记记载的真相--在决定性时刻停止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布洛涅防御战--加来的戏剧性事件--延长防线的后果--戈特放弃魏刚计划--他在5月25日的决定--堵塞比军的缺口--英军撤往敦刻尔克桥头阵地--英军四个师自利尔脱险--对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我给戈特勋爵的电报--我给凯斯海军上将的电报--波纳尔将军关于5月28日晨戈特与布朗夏尔会晤的记述--5月28日比军投降--5月28日布鲁克将军和第二军进行的决定性战斗--撤到桥头阵地--法国第一集团军半数由海路逃走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一令人难忘的战争截至目前这一阶段所经过的过程。

只有希特勒才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

比利时在它自身遭到攻击以前，一直是不愿意让盟军入境的，因此，军事上的主动是操在希特勒手中。他在5月10日发动了进攻。第一集团军群以英军为中心，不是在防御工事后面固守，而是冲入比利时，从事徒劳无功的援救，因为为时已经太晚了。法军在阿登山脉对面留下一道缺口，防御工事既不完善，防御力量又很薄弱。大战以来空前规模的装甲部队的侵犯，突破了法军战线的中央地带，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所有北方各集团军同南方以及同海岸的交通线有完全被切断的危险。法国最高统帅部至迟应该在14日向这些集团军发出紧急命令，以最大速度实行总退却，不但甘冒危险，即使物资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甘默林将军没有用无情的现实主义正视这一问题。法国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也就无法自行作出必要的决定。遭受威胁的左翼各集团军完全陷于混乱。

当他们感到敌人的兵力占优势时，便向后退却。由于迂回运动是围绕他们的右翼，他们便构筑了一道防御侧翼。如果他们在14日开始后撤，那么，到17日他们就可能回到他们的旧防线，从而获得一个突围的好机会。至少是损失了至关紧要的三天时间。从17日起，英国战

时内阁看得很清楚，只有立即向南突围才能挽救英国军队。他们决定要迫使法国政府和甘默林将军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他们自己的司令官戈特勋爵却怀疑，要脱离正在激战的战线，特别是还要同时冲过去，是否可能。19日，甘默林将军被免职，由魏刚接任。

甘默林的"第十二号命令"--他的最后一道命令，虽然迟了五天，但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也符合英国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主要论断。更换最高统帅，或者说没有统帅，又造成另外三天的拖延。魏刚将军在访问北方各集团军以后提出的大胆的计划，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他的计划基本上就是甘默林的计划，而且由于时间更加拖延，所以愈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当前这种进退维谷的可怕局势下，我们接受了魏刚计划，并且一直到25日我们始终是忠实地、坚决地努力执行，虽然在现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到25日，所有的交通线全被切断，我们微弱的反攻被击退，阿拉斯失守，比军的战线被突破，国王利奥波德准备投降，于是，逃往南方的全部希望遂成泡影。只剩海路可走了。我们能否到达海边？如果不能到达，我们是否一定会在开阔的战场上被敌人包围和击溃？我们陆军的全部大炮和装备一定会丧失殆尽，好几个月也补充不起来。可是那些大炮、装备同军队比较起来又值几何呢？只要有他们，英国将来建立军队，就有了核心和基础。戈特勋爵从25日以来就觉得从海路撤退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他在敦刻尔克附近建立一个桥头阵地，率领全部残剩的兵力打到那里去。这就需要英国军队严守纪律，需要英军司令官，包括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内，发挥他们的才智。需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已经做了。这是不是就够了呢?

※　　※　　※

现在必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的插曲。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曾声称，此刻希特勒对于战事曾亲自作了唯一一次有效的直接干预。据这位权威人士称，希特勒"为这些装甲部队担心，因为他们进入一个运河交错、处境不利的地区，要冒很大的危险，可是得不到任何重大的收获"。他觉得，不能让这些装甲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它们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相信他的空中优势能够制止从海路的大规模撤退的。据哈尔德说，希特勒因此就通过勃劳希

契给他一个电报，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尖兵甚至可以撤回"。哈尔德说，这样就给英国军队让出了一条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无论如何，我们在5月24日上午11时42分截获了一份德军的明码电报，大意说目前暂停向敦刻尔克-哈兹布鲁克-梅维尔一线进攻。哈尔德说，他代表陆军最高司令部（O．K．H．）拒绝对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行动进行干预，该集团军群奉有明确的命令制止敌人到达海岸。他争辩说，这一地区作战的成功越快越彻底，以后补充所损失的坦克也就越容易。第二天他奉命同勃劳希契一同参加一次会议。

这场激烈的争辩，最后由希特勒发出一道明确命令而告结束。希特勒说，他要派一名他本人的联络官到前线去监督执行他的命令。凯特尔奉命乘飞机前往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总部，其他军官奉派前往前线各指挥所。"我始终不能理解，"哈尔德将军说，"希特勒怎么会认为装甲兵团是在冒无谓的危险。凯特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呆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根据他讲的故事而产生的。"

其他德国将领也曾谈过颇为类似的情节，甚至暗示说，希特勒下这道命令是出于一个政治动机，以便在击败法国之后同英国有更好的媾和的机会。现在，由于发现了龙德施泰特总部当时记载的日记原本就是一个可靠的证明文件。日记记载的却是另一种说法。23日午夜，勃劳希契从最高统帅部带来命令，指示第四集团军仍由龙德施泰特指挥，以便进行"包围战"的"最后行动"。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到龙德施泰特总部，龙德施泰特对他说，他的装甲部队已前进了那么远，速度那么快，力量已大大减弱，需要停下来整顿，重新部署，以便对敌人进行最后的打击；他的参谋日记中写道：这个敌人"打仗非常顽强"，而且，龙德施泰特还预见到，他的很分散的兵力有遭到南北两方夹击的可能；事实上，魏刚计划如实行的话，就显然是盟军的反击。希特勒"完全同意"阿拉斯以东的攻击应由步兵执行，机动部队应继续扼守朗斯-贝顿-埃尔-圣奥梅尔-格拉夫林防线，以便截击受到东北方B集团军群压力的敌人。他也考虑到为以后的作战而保持装甲部队的兵力是极为必要的。然而，25日很早的时候，勃劳希契送来一份新的命令：总司令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龙德施泰特仗着有希特勒的口头答应，竟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

他没有把命令传达给第四集团军司令克卢格，他告诉克卢格要继续节省使用装甲师。克卢格对这种拖延提出抗议，可是直到第二天（26日），龙德施泰特才放手让他们行动，而且就是在这时，他还命令暂时不要以敦刻尔克为直接攻击的目标。

日记上记载了第四集团军抗议这种限制，集团军的参谋长于27日打电话说：

海峡各港口的情况如下：大船停在码头边，放着跳板，人们纷纷登船。所有的物资都丢在后面。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人以后重新装备起来和我们为敌。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装甲部队曾经停止前进；不过，这并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是龙德施泰特的主意。龙德施泰特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有理由的，既考虑到了装甲部队的情况，也考虑到了战争的总的形势，但是，他应该服从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或者，他至少应该告诉他们，希特勒在口头上是怎样对他说的。德军的司令官们普遍认为失掉了一个大好机会。

※　　※　　※

然而，在这一紧要关头影响德军装甲部队的行动的，还有另外的原因。

20日夜，德军主要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到达阿布维尔的海岸后，就沿着海岸经埃塔普勒向北方朝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前进，其目的显然是企图切断所有从海上逃走的去路。由于上次大战的经验，这一地区的情形又重现在我的心头，那时我曾使用机动的海军陆战旅从敦刻尔克攻击向巴黎进军的德军侧翼和后卫，因此，我无需去了解加来与敦刻尔克之间的洪水系统或格拉夫林洪水防线的重要性。水闸已经打开，洪水逐日奔流，这样就在南面掩护了我们的退却路线。布洛涅的防御战，尤其是加来的防御战，一直在狼狈的局面下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时英国立即派遣守军到达该地。5月22日布洛涅陷于孤立并遭到攻击，担任守备的是两个营和我们少数几个反坦克炮队中的一个炮队，另外还有一些法国部队。抵抗了三十六小时以后，他们报告说难以支持，我同意将残剩的守军连同法国部队从海路撤出。5月23日到24日的夜间由八艘驱逐舰将守军撤走，只损失了二百人。法军继续在城堡战斗到25日清晨。我对于我们的撤退感到遗憾。

早在几天以前，我就已经将海峡各港口的防卫工作交由帝国总参谋长直接指挥，我和他经常保持接触。我现在决定：

必须死守加来，不准守军从海路撤退，这里的守军计有步枪旅的一个营、第六十步枪旅的一个营、维多利亚女王步枪旅、皇家炮兵第二二九反坦克营和皇家坦克团的一个营，另外还有二十一辆轻坦克和二十七辆巡逻战车，以及同样数量的法军。为了争取两天或三天的时间，竟要牺牲这些经过训练的优良部队，实在令人痛心；这样的部队我们是很少的，而争取到的两天或三天时间有何裨益还值得怀疑，这几天究竟作何利用也难预定。陆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同意了这一令人痛心的措施。那时的电报和会议记录可以说明这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23日

除了魏刚昨晚发出的总的命令以外，我认为，为了保证军队经亚眠向南转移，绝对要尽早从敦刻尔克、加来或布洛涅为戈特的部队打开一条畅通的补给线。戈特不能再对他现在所处的险境无所觉察，他应该派出即使是一个师或任何必要的较少兵力，迎接我们从海岸向前推进的部队。如果装甲团连同巡逻战车确已在加来登陆，这就会使局势有所改善，而且会鼓励我们将那个装甲师的第二旅的余部派到那里去。如果要完成主要的撤退计划，就必须扫清这一海岸地区。防线后面的入侵者必须予以痛击和穷追。对于难民，应像魏刚建议的那样，把他们赶到田地里并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以便扫清道路。你同戈特有没有电话或电报联系，给他发一封密码电报需要多少时间？请你派一名参谋军官送一张地图到唐宁街来，绘明到今天所知的英军九个师的阵地详情。你无需亲自回信。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5月24日

我不能理解加来周围的局势。德国人正在封锁所有的出路，我们的坦克团困在城里，因为它受不了设置在郊外的野战炮。可是我料想这支围城的敌人兵力没有多大。那么，为什么不向他们进攻？戈特勋爵为什么不在我们从加来出击的同时从后面向他们发起进攻？戈特当然能调出一个或两个旅扫清他的交通线以取得他的军队所必需的供给。一位率领九个师的将军快要饿死了，却还不派出一支兵力去扫清他的交通线。还有什么比交通线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可以更好地使用预备队的地方呢？

这支封锁加来的兵力，必须立即由戈特予以攻击，由敦刻尔克的加拿大军攻击，由困在城里的我们的坦克出击。很显然，德国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干任何事情，他们的坦克可以三三两两地在我们整个后方活动，甚至被我们发现了也未受到攻击。而且，我们的坦克遇到他们的野战炮就退缩不前，可是我们的野战炮却不喜欢轰击他们的坦克。如果他们的摩托化炮兵能够远离他们的基地封锁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强大部队的炮兵封锁他们呢？……清除通往加来的交通线并保持畅通，主要靠英国远征军。

这种说法对于我们的军队是欠公平的，但是我要照我当时写的样子印在这里。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5月24日

海军副参谋长通知我说，（一道）命令已于上午2时发往加来，内称原则上已决定撤退；但这样做简直是发疯。撤出加来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使目前封锁加来的兵力转移到敦刻尔克。固守加来有许多理由，但主要的理由是要把敌人牵制在他们的战线上。海军部说，他们正在准备二十四门海军用的发射十二磅重炮弹的大炮，这种炮弹装上半穿甲弹头可以穿透任何坦克。其中一部分今晚即可准备完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25日

我必须尽快知道戈特为什么放弃阿拉斯以及他到底是如何使用他的其余的部队的。他是否还在执行魏刚计划，或者，他已经大半停顿下来？如果是后者，你对于今后几天事态可能的演变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主意？显然，他不应该不打一仗即陷入重围。他是否应当突围，冲向海岸，并且用占压倒优势的炮兵摧毁处于他和海岸之间的敌军装甲部队，并同时用强大的后卫部队掩护他自己和也要向后转移的比利时部队？至迟在明天必须作出决定。

任何一个机场，只要有片刻的安静，迪尔就一定能乘飞机回国，皇家空军应派遣整个中队护送他。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25日

请查明昨天发出撤出加来命令的军官究系何人，今晨我看到的这份非常泄气的电报究系何人起草；这份电报说什么是"为了盟军的团结"。这不是激励士兵战斗到底的办法。你们能肯定参谋部里一点儿失败主义的思想都没有吗？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25日

对守卫加来的旅长应给以大意如下的指示：目前，尽最大努力防守加来，对于我国及我们的陆军均属极端重要。第一，可牵制大部分敌人的装甲部队，使他们不能攻击我们的交通线。第二，保留一处脱围港口，部分英军可能取道此处回国。戈特勋爵已派军队增援你处，海军将竭尽所能维持你们的供应。帝国瞩目加来的保卫战，英王陛下政府深信，你和你的英勇将士将完成一项无愧英国名声的功绩。

这封电报大约是5月25日下午2时发给尼科尔森准将的。

不调回加来守军的最后决定是在5月26日晚间作出的。

直到那时，驱逐舰一直是准备好了的。艾登和艾恩赛德同我一起在海军部里。我们三人走出饭厅，在当晚9时商妥此事。

这把艾登自己的那个团也包括进去了，在上次大战中，他曾长期在该团服役和战斗过。一个人在战争中也是要吃饭喝水的，当我们默默无言地围着桌子坐下时，我不禁感到身体像生了病似的。

下面是发给准将的电报：

你们继续坚持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都对英国远征军有莫大的帮助，因此，政府决定，你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对你们坚守阵地的辉煌战绩表示最大的赞扬。将不（重复说不）撤退你们，原作撤退之用的舰只将回到多佛尔。"真理"号和"温莎"号要掩护司令官去扫雷并掩护他返回。

加来是成败的关键所在。许多其他的原因可能阻挠从敦刻尔克脱围，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加来的防御战赢得了三天时间，我们就可以保住格拉夫林的洪水防线，否则，纵使希特勒迟疑不决，龙德旋泰特发了命令①，我们所有的后路也将被切断，从而全军覆没的。

①即指龙德施泰特下令德装甲部队暂停前进一事。--译者

※　　※　　※

除以上种种情况外，现在又出现了一桩使事态趋于简单的不幸事件。迄今一直未大举进犯比利时防线的德军，于5月24日突破了库尔特累两侧的比军防线，该地距奥斯坦德和敦刻尔克不过三十哩。比利时国王不久就认为战局无望，准备投降。

到5月23日，英国远征军第一军和第二军逐步从比利时撤走，又退回到他们去年冬天在利尔北面和东面国境线上构筑的防线；围绕我军南翼进行包抄的德军已达海岸，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一面进行防御。戈特和他的司令部在事态的逼迫之下，已陆续把军队派到沿运河的拉巴塞-贝顿-埃尔-圣奥梅尔-瓦当一线阵地。这支兵力和法国第十六军的兵力在格拉夫林洪水防线处接近海岸。这一内弯面南的侧翼，主要是由英国第三集团军负责防守。这里没有一条连贯的防线，只有一系列在主要路口设置的防御"点"，其中，如圣奥梅尔和瓦当，已经陷于敌手。从卡塞尔往北的几条非常重要的道路已经受到威胁。戈特的后备队只有两个英国师，即第五师和第五十师；前文已经提到，这两个师为了冒险执行魏刚计划，在阿拉斯向南的反攻中几乎陷入重围。在这一天，英国远征军的扎营地总长达九十哩，处处都与敌军相距甚近。

英国远征军的南面是法军第一集团军；除有两个师部署在国境防御线上外，其余的十一个师溃不成军，蜷伏在杜埃北面和东面地区。该军遭到德军包围线东南一股兵力的袭击。

在我们的左方，比军已从利斯运河的许多地点被击退；由于他们向北退却，梅嫩以北便形成了一个缺口。

25日晚，戈特勋爵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的命令仍然是遵循魏刚计划向南进攻到康布雷。在这次进攻中，第五师和第五十师将被调遣与法军协同作战。已经约定的法军从松姆河向北的进攻，看来毫无实现的迹象。布洛涅最后一批守军已经撤退。加来还在坚守中。这时，戈特放弃了魏刚计划。他认为已经没有向南和向松姆河进军的希望了，而且，比利时防线的崩溃以及打开了通往北方的缺口，又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新的危险，足以影响战局。从截获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的一道命令中可以看出，一个军将向西北攻往伊普尔，另一个军西进，直驱维茨沙特，比利时人如何能抵挡这双管齐下的袭击呢?

戈特一则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自信，再则认为英国和法国政府或法军最高统帅部对他的指挥已全部中断，便决定放弃向南的进攻，一面堵塞行将因比军投降而在北面打开的缺口，一面向海岸移动。在这个时候，这是避免覆没或投降的唯一希望。下午6时，他命令第五师和第五十师和英国第二军一道前往堵塞比利时方面即将敞开的缺口。他将他的行动通知了代替比约特指挥第一集团军群的布朗夏尔将军；这

位将军承认形势紧急，遂于下午11时30分下令，在26日撤退到里尔以西的利斯运河后面的防线，以便在敦刻尔克周围建立桥头阵地。

5月26日凌晨，戈特和布朗夏尔制订了向海岸撤退的计划。因为法国第一集团军的路程较远，因此英国远征军在5月26日至27日夜间开始的运动是准备性的，而英国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后卫兵力依然要留在国境线上的防御阵地直到5月27日至28日夜。戈特勋爵的这一切行动都是由他个人负责决定的。不过，我们这时在国内，根据所得情报从稍稍不同的角度考虑，也已得出同样的结论。26日，陆军部拍去一封电报，同意他的行动，并批准他"与法军和比军协力向海岸行动"。大批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海军船只已经在积极地紧急集中了。

读者现在必须看看附图；图上表明了5月25日至26日夜间英军各师扼守地区的情形。

通往海岸走廊地区西侧的阵地在26日一天中大体上没有变动。第四十八师和四十四师阵地周围所受的压力较小，然而第二师却在埃尔和拉巴塞运河区激战，他们坚守阵地。再往东，在英法两国军队联合防守的卡尔文附近，德军展开了猛列的进攻。由于在附近露营的第五十师的两个营进行了反攻，局势才转危为安。在英军防线的左侧，第五师连同拨归该师指挥的第四十八师的一四三旅彻夜行军，在拂晓时接防伊普尔-科明运河防线，以便堵住英军与比军之间的缺口。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到达后不久，敌人就发起了攻击，激战终日。作为后备队的第一师的三个营也投入这场战斗。第五十师在利尔以南露营以后，便向北转移，以便在伊普尔附近延伸第五师的侧翼。比军竟日受到猛烈的攻击，右翼已被突破，因而报告说，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重新与英军防线取得联系的兵力，而且不能退到伊士尔运河的防线来配合英军的行动了。

与此同时，在敦刻尔克周围建立桥头阵地的工事正在进行。法国人要守住格拉夫林到伯格一线，从伯格沿运河经弗内斯到尼乌波特再到海岸一线则由英军防守。从两方面开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同部队交织在这道防线里。为了证实26日的命令，陆军部于27日下午1时给戈特勋爵发去一份电报，告诉他，他今后的任务是"尽可能撤出最大数目的军队"。前一天我曾通知雷诺先生，说明我们的政策是要撤退英国远征军，并要求他发出相应的命令。27日下午2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对

所属各军发出一道命令："在利斯河阵地上战斗到底，绝不后退。"电讯到此就中断了。

四个英国师和整个法国第一集团军情势十分危急，在利尔附近有被切断之虞。德军包围运动的两臂试图对他们实行合围。虽然我们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比较衔接的各个阶段的完备的地图室，同时也不可能从伦敦控制战局，可是我为里尔周围大批盟军的处境苦恼了三天，那里也有我们自己的四个优秀的师。不管怎样，这是机械化运输发挥少有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刻之一，戈特的命令一下，这四个师以惊人速度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全部撤回来了。与此同时，其余的英军则在走廊地区两侧激战以保持这条通往海岸的道路畅通。敌军的钳形包围圈，因第二师的牵制而有所延误，又因第五师的阻拦而耽搁了三天，最后在5月29日夜间才合围，当时的情形很像1942年斯大林格勒附近俄国人进行的伟大战役。这个陷阱用了两天半时间才封合，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法军只有马匹运输，尽管通往敦刻尔克的主要公路已被切断，二级公路上挤满了退却的军队、长长的运输车队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但是英军的四个师和法国第一集团军的大部（除第五军已损失外），均秩序井然地通过缺口撤退了。

※　　※　　※

关于我们单独继续作战的能力问题，我在十天前就要求张伯伦先生同其他大臣共同研究了；现在我正式把这个问题提交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我起草了一个参考材料，其中虽有意识地使用了一些辞句给以启发，但还是让三军参谋长能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不论什么意见都行。我事先就知道他们是绝对坚决的；不过，把这类决策书面记录下来还是明智的，而且我还希望能使议会放心，相信我们的决策是得到专门人员的意见的支持的。下面就是我写的参考材料和他们的答复：

1．按照首相发给的参考材料的下列各条的精神，我们曾重新检查了我们关于"英国在某种不测情况下的战略"的报告。

"一旦法国不能继续作战变为中立，而德军据守他们目前的阵地，比军在协助英国远征军撤退到海岸之后被迫投降；一旦德国向英国提出条件，要我们解除武装并割让奥克尼群岛海军基地等等，从而使英国完全处于德国的摆布之下；这样，我们单独继续同德国作战并可能同意大利作战的前景如何？

对于海军和空军能否寄予合理的希望，要求他们阻止敌人的猛烈入侵，而集结在本岛的兵力能否对抗来自空中的万人以内的部队的袭击；可否认为，英国的持久抵抗对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德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2．我们的结论包括在以下各段中。

3．只要我们的空军还存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联合起来应能制止德军从海上对我国进行的猛烈入侵。

4．如果德国取得了完全的空中优势，我们认为，海军可以对敌军的入侵抵挡一个时期，但不能无限期地抵抗下去。

5．当我们的海军不能阻止敌人的入侵，我们的空军也全部损失时，德国人如果发动入侵的话，我们的海岸和海滩防御部队就不能阻止德军坦克和步兵在我们的海岸建立巩固的立脚点。在上述情况下，我们的地面部队就不足以应付一场猛烈的入侵。

6．问题的关键在于空中优势。只要德国取得空中优势，它就可能单以空袭来试图制服我国。

7．德军除非彻底摧毁我们的空军和飞机工业（其中某些最重要的部分集中在考文垂和伯明翰），否则就不能取得完全的空中优势。

8．空袭飞机工厂可以在白天或夜间进行。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在白天大量空袭敌人的飞机工厂，以避免遭受严重损失，然而，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防御措施（我们正在火速进行这一工作），我们也没有把握能确保我们的飞机工业所仰赖的大的工业中心在夜间空袭中不至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害。敌人无须进行精确轰炸就可收到这样的效果。

9．空袭是否能成功地摧毁飞机工业，不仅取决于轰炸造成的物质损失，也取决于对工人产生的精神影响以及他们在大规模破坏面前是否有继续工作的决心。

10．因此，如果敌人对我本土的飞机工业不断进行夜袭，他们就可能在有关的工业区造成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从而使全部工作陷于停顿。

11．必须记住，德国人在飞机数量上占四比一的优势，而且，德国的飞机工厂相当分散而且也比较难于接近。

12．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拥有反攻用的轰炸机队，我们就能对德国的工业中心进行同样的攻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产生效果，使他们的一部分工业陷于停顿。

13．总之，我们的结论是：从表面上看，德国人很有胜利的把握；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我们的战斗人员和人民的士气能否抵销德国人在数量上和物质上享有的优势。我们相信能。

这份报告当然是在援救敦刻尔克以前的最暗淡的时刻写的，不但由纽沃尔、庞德和艾恩赛德三位参谋长署名，而且还有迪尔、菲利普斯和皮尔斯三位副参谋长署名。我必须承认，在几年之后读这篇报告，还是感觉到情况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但是，战时内阁和其他几位看过这篇报告的大臣全都是一个想法。没有进行讨论。我们都是一条心。

※　　※　　※

我现在亲自致函戈特勋爵：

1940年5月27日

1．在这情势严重的时刻，我一定要祝你成功。对于今后形势的演变，谁也不敢断言。不过，无论怎样总比陷入重围、坐以待毙好。我谨冒昧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大炮应用来击毁坦克，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用大炮攻打坦克，也可能受到损失的。第二，在配有炮队的一个旅占领奥斯坦德以前，我对那个地方非常担心。第三，进攻加来的德军坦克部队很可能已经疲惫了，无论如何，除攻击加来之外，是无暇他顾的。趁加来还在我们手中，派一支队伍向加来进攻可能是一个好机会。也许，向敌人的坦克进攻，敌人的坦克就不那么可怕了。

2．现在应将情况告诉比利时人。我正在将下列电报发给凯斯，不过，望你同国王亲自会晤。凯斯会从旁协助。我们要求他们为我们做出牺牲。

3．我想，（我们的）军队是知道在开辟一条回英国老家的路的。从来还没有过这么好的鼓励斗志的事。我们将以海军和空军所能做到的一切来支援你。安东尼·艾登现在正在我这里，他和我一起向你致意。〔附件〕

首相致凯斯海军上将

请将下列各点通知你的朋友（比利时国王）。我想，他知道英军和法军正在冲往格拉夫林和奥斯坦德之间的海岸（包括这两个地方在内）；他也知道，我们建议在危急的登船时刻由海军和空军全力支援。我们能替他做些什么呢？我们当然不能为了比利时而陷入重围，坐以待毙。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胜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除非希特勒被打败或是英国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否则，我们决不退出战争。相信你一定能在时机未晚以前和他一起乘飞机离开。要是我方战事顺利，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桥头阵地，如果要求的话，我们将试把一些比利时师由海路运往法国。最关重要的是，比利时应继续作战，国王的人身安全也至为紧要。

凯斯海军上将在28日回到英国以前没有接到我这封电报。因此，这一特别重要的电报没有传达给国王利奥波德。不过，这不要紧，因为27日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凯斯海军上将和我通了电话。下面一段就是从他的报告中摘录的。

27日下午5时左右，国王告诉我，他的军队已经崩溃，他正在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于是我就用无线电向戈特和陆军部发出密码电报。陆军部于下午5时54分收到这封电报。我立即乘车去拉潘尼并给首相打电话。首相事前一再接获报告，因此他丝毫不感惊讶，他只告诉我说，必须尽最大努力说服国王、王后〔母后〕和我一同到英国，并对我口述我应当在那天下午收到的电报：

1940年5月27日

"此间比利时大使馆从国王决定留下不走来看，估计国王已认为战事失败，打算单独媾和了。"

"为了不受国王的决定的约束，比利时立宪政府已经在外国的国土上重新建立起来。即便现在比利时军队不得不放下武器，但在法国还有适合服役年龄的比利时人二十万，物资也比1914年比利时掌握的多，所以还是能够进行抗战的。国王现在的决定是在分裂国家并把它置之于希特勒的卵翼之下。请将这几点意见转达国王，并让他知道他目前的抉择对于盟国和比利时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将首相的电报交给国王利奥波德，可是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同他的军队和人民留在一起……

在国内我发布了如下的通令：

（绝密）1940年5月28日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不过，无论大陆上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

28日晨，戈特勋爵再次会见布朗夏尔将军。我感激戈特勋爵的参谋长波纳尔在当时留下了如下的记录：

布朗夏尔今天会晤我们的时候，他在卡塞尔会谈中的那种热情业已消失。他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或计划。我们向他读了那份命令我们向海岸推进以便登船的电报。他大惊失色。这真是奇怪；因为他和戈特是受命建立桥头阵地的，除此之外，他还能想到什么其他的原因呢？这种准备行动哪能有别的目的呢？我们指出，我们双方都曾接到关于建立桥头阵地的类似的命令。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已经从我们的政府接到关于下一个合理步骤的命令（这道命令无疑已经通知法国政府），而他迄今还没有接到与此有关的命令。他听了这番话以后，稍稍镇定一点，但是还没有完全镇定下来。接着，我们说，我们也像他一样，希望在这最后阶段英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仍然在一起。因此，预料法国第一集团军要在今夜继续撤退，同我们一致行动。这时，他态度坚决，声称，这是办不到的。我们费尽唇舌，尽可能清楚地向他阐明左右局势的各种因素。德军在东北翼对我们的威胁，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可能不会有所增加（不过一旦增加，情况就必然十分严重）。目前最严重的是对我们西南翼这道较长战线的威胁。正如他十分清楚的，在那里，德国步兵师的前卫在炮兵的支援下昨天已在好几处发动进攻。虽然沃木、卡塞尔、阿兹布鲁克等主要地点守住了，可是有一些地方已经被突破。毫无疑问，德军必然要利用他们取得的优势，并且我们敢断言，各师的主力不久就会散开，拚命拦阻我们向海岸撤退（已下令我们撤退，虽然没有给他们下令）。因此，从利斯河撤退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必须在今夜回到海岸，至少也要到达伊普尔-波珀临格-卡塞尔一线。如果等到明天夜间才撤，那就等于是给德国人

两天时间，让他们抄到我们后面去，这样作，简直是太糊涂。我们认为，即便能够到达海岸，能脱围的部队，似乎连30％也达不到，的确，在前沿阵地的许多部队就永远到不了海岸了。可是，即便我们能挽救的受过高度训练的军官和士兵只是一小部分，那也会对战争继续下去有所裨益。因此，必须做一切可能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今夜撤退一段路程，即便只撤一部分也好……

其后，现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普利欧将军派来一名联络官。

这位联络官告诉布朗夏尔说，普利欧已经决定，他今夜一步也不能再往后撤了，因此，他准备留在运河的方形地区，其东北角在阿尔芒蒂埃尔，西南角在贝顿。这似乎使布朗夏尔反对撤退之意已决。我们请求他为了第一集团军和盟国的事业，命令普利欧至少也要抽出一些军队和我们一道撤退。他统率的部队不是全部过于疲劳，就是路途太远，以致无法撤退。因为凡是撤退到海岸的人总有·一·些上船的机会，而留在后面的人却肯定要遭到牺牲。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不去试试，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去试试的人，至少是有·一·些希望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使他动摇。他声称，从海滨撤退是不可能的--无疑，英国海军部已经为英国远征军作好准备，可是法国海军部是绝不可能为法国兵士这样做的。因此，去试试也是无益的--得不偿失。他同意普利欧的意见。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此说来，戈特既然知道法军第一集团军不一同撤退，他是否还打算今夜撤到伊普尔-波珀临格-卡塞尔一线呢？戈特回答说，他要撤。首先，他接到命令，要他们登船，因而就必须立即撤退。再等二十四小时，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执行这道命令了，因为军队就会被切断。其次，除了执行命令这一表面原因外，把部队继续留在目前四面受敌的阵地也是一种极糊涂的行为。他们在那里不久就会被击溃的。因此，依据这些理由，很抱歉，英国远征军必须撤退，即便法国第一集团军不撤。……

28日拂晓前，比利时军队投降了。戈特勋爵仅仅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小时才接到正式通知，不过在三天以前就已经预见到比军的崩溃，并采取了各种方法堵塞这一缺口了。我向议会报告此事，使用的语句比雷诺先生认为应当使用的语句缓和得多。

议会将会知道，比利时国王昨天派了一名全权代表到德军司令部请求在比军战线上停战。英国和法国政府已命令他们的将领，立即断绝和比军的联系，并在他们现在的阵地上坚持作战。德军司令部已答应了比利时的要求，比军已于今晨4时停止抵抗。

我不打算向议会建议，在此刻对身为比军总司令的比利时国王的行为做出论断。比军曾英勇作战，遭受重大伤亡，但同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比利时政府已经与国王的行动断绝关系，宣称它是唯一合法的比利时政府，并正式声明它决定站在盟国一方继续作战。

法国政府表示关心，因为我对利奥波德国王的行为的说法同雷诺先生的说法适成鲜明的对比。在我仔细查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比较充分的情报后，我6月4日在议会发言，不但要公平对待我们的法国盟友，而且也要公平对待目前在英国的比利时政府，我认为我有责任坦率阐述事实的真相。

到最后时刻，当比利时已经被侵入的时候，国王利奥波德要求我们给予援助，即便是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还是去援助了的。他和他将近五十万勇敢善战的陆军，守卫着我们的左翼，从而使我们唯一一条通往海岸撤退的道路保持畅通。

突然，事先未经商讨，也一点不通知，也不征求他的大臣们的意见，竟个人自作主张，派一名全权代表到德军司令部全军投降，从而使我军的整个侧翼和退路完全暴露。

我所说的这支英勇善战的军队，的确表现得无愧于它的光荣传统。他们被他们没有力量长期抵抗的敌人打败了。他们虽被打败和奉命投降，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光荣和名声。

28日一整天，英军脱围的成败未卜。从科明到伊普尔，再从伊普尔到海岸的战线上，布鲁克和他的第二军抵御东侧，竭力堵塞比军的缺口，打了一场出色的胜仗。在过去两天中，第五师扼守科明，击退了敌人的屡次进攻；但是，由于比军向北撤退，接着又投降，缺口遂展宽到无法堵塞的程度。英国远征军侧翼的掩护，现在就要由他们自己担任了。首先，由第五十师上去延长防线；接着，由新从里尔以东撤退下来的第三师和第四师乘摩托车兼程前进，延伸通往敦刻尔克这条重要走廊地带的掩护。德军在英军和比军之间的突击是无法阻止的；但是它的严重后果，即敌人向里迂回，过伊士尔河到海滨，从而

抄到正在奋战中的我军的背后，我们事前是预料到了的，并且处处采取了预防措施。

德军被击退，伤亡惨重。英军炮队--野战炮队和中型炮队，奉命把所有的炮弹都向敌人射去，强大的炮火对挫败德军的突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布鲁克浴血战斗的战线后面约仅四哩的地方，大批车辆和部队从早到晚继续不断地涌进继续扩大的敦刻尔克桥头阵地，并立即秩序井然地进入防线。

此外，在桥头阵地范围之内，主要的东西干道曾一度完全为车辆所堵塞，用压路机将堵塞道路的车辆拖进两旁的沟中，才清理出来了一条单向交通线。

28日下午，戈特下令全军撤入桥头阵地，当时桥头阵地已扩展到格拉夫林-伯格-弗内斯-尼乌波特一线。在这条战线上的英军各师从右到左，从伯格至尼乌波特海岸的顺序是：四十六师、四十二师、第一师、第五十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到29日，英国远征军大部分都已到达桥头阵地范围以内，这时海军的撤退措施开始充分发挥作用。5月30日，总司令部报告说，所有英国各师，或者说各师所余存的部队，都已进入桥头阵地。

法军第一集团军的一半以上到达了敦刻尔克，绝大部分都已平安上船。不过至少有五个师的退却线被德军在里尔以西的钳形运动所切断。28日，他们企图向西突围，但是没有成功；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在以后的三天中，里尔的法军在逐渐缩小的阵地上向越来越大的德军压力进行反击，直到31日晚，弹尽粮绝，才被迫投降，因此，约有五万法国人落入德军之手。这些法军在英勇的摩里尼埃将军的统率下，在关键的四天中至少牵制住了德军七个师，否则这些德国师便会参加敦刻尔克外围的战斗的。这对于他们比较幸运的伙伴和英国远征军的脱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　　※　　※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经验，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全面责任，在这几天闪烁不定的情景中注视着这一幕剧，既无法控制，想插手干预又怕害多利少。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忠实执行撤往松姆河的魏刚计划，就会使我们已经遇到的颇为严重的危险更加严重，但是，我们迅速批准了戈特放弃魏刚计划和转移到海岸的决定；他和

他的参谋人员以卓越的才能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在英国军事史中将永远是一个光辉的事例。

第五章　援救敦刻尔克

5月26日至6月4日

祝愿和祈祷仪式--"沉重的坏消息"--阁员的表现--小型船只的集结--七百艘船只--三个重大因素--"蚊式"舰队--撤退法国人--给戈特勋爵的最后命令--一个可能的结果--戈特把敦刻尔克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5月31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斯皮尔斯将军和贝当元帅--撤退完成--6月4日我向议会发表的演说--空军胜利的重大意义--英国的决心。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5月26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祝愿和祈祷仪式。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形之于外表，但是，我坐在歌唱班的座位上，也能感觉到那种郁积在心的激昂情绪，感觉到会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怕伤或者怕物质的损失，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

※　　※　　※

那一天是5月28日星期二，到这一天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下院了。在这段期间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我们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星期还没有过完之前就最后决定了。"下院，"我说道，"应当对沉重的坏消息有所准备。我只补充这么一点，在这次战争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自从政府组成以来，在内阁成员之外，我只与个别人见过面，而没有会晤更多的同僚，因此我觉得在我的下院办公室内召集战时内阁成员以外的所有内阁级大臣开一次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在座的大约有二十五人。我阐述了事态的过程，并且坦率地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以及一切成败难卜的事情。然后我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而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当然，无论在敦刻尔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

这时阁员的表现使我感到惊奇，因为，就这次聚会的人物来说，这二十五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议员，对战争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观点都很不相同。有许多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我的椅子旁边，一面喊叫一面拍我的背。

毫无疑问，在这紧要关头，如果我在主持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稍有踌躇，我会被他们赶下台的。我确信，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的这种表现，代表了下院，而且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　　※　　※

关于英国和法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已有翔实而完善的记载。自从20日以来，舰只和小型船只的集结便已在多佛尔港司令官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进行。26日晚，（下午6时57分）海军部一声令下，"发电机"作战计划便开始实行，第一批军队就在那天夜里运回国来。当布洛涅和加来失陷后，只有敦刻尔克港和连接比利时边境的开阔海滩还在我们手里。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救出大约四万五千人。翌晨，5月27日，采取紧急措施，搜寻更多的小型船只，以"应付特殊的需要"。这不得少于足敷撤退全部英国远征军之用。显而易见，除了较大的船只从敦刻尔克港装载士兵外，还需要大量的小型船只，以备在海滩应用。依照海运部里格斯先生的建议，由海军部官员从特丁顿到布赖特灵锡之间的各个船坞中找到了一共四十只可用的汽艇，第二天便集中在希尔内斯。同时，伦敦各码头定期航轮上的救生艇、泰晤士河上的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和游艇，只要可以沿海滩使用的运输工具，都一律征集备用。27日夜间，所有的小型船只像潮水似的涌向大海，先到我们的海峡港口，再从那里开往敦刻尔克，到达我们热爱的军队的身边。

一旦不需要保密了，海军部马上就放手让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船民普遍自发的行动充分开展起来。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着手进行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29日开来的小型船只数目还不

多，但是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四百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四百来只船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31日起，把大约十万人从海滨渡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我没有见到我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两三个经常见到的人。他们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在四无内运送了八百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之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约八百六十艘，其中将近七百艘是英国的，其余是同盟国的。

※　　※　　※

官方的统计数字表（表中不包括未参加载运军队的船只）如下：英国船只

①船上的救生艇以及有些私人的小船无记录可查，故未计入。

此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对周围地区的部署有条不紊、甚为严密。队伍到达时并不混乱，井然有序地沿着防御工事整顿，在两天之内使防御力量大为增加。阵容最好的队伍调去构筑防线。损失最大的部队，如第二师和第五师，作为后备队留在海滩上，然后，尽早登船。最初，前线有三个军，但是到29日，由于法军接过了更多的防线，所以有两个军就够了。敌人拼命追击我们的后撤部队，激烈的战斗没有停过；尤其在靠近尼乌波特和伯格的两翼更是激战不已。随着撤退的进行，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数目都在不断减少，所以防线也相应地缩短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三四天或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我们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战役的最后一击之用；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三个因素使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不久以后，兵士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在他们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但并不是不欢迎他们的。在那边，有救命的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人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的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

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散，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我们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我们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

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尽管他们很勇敢，但也被我们战胜，甚至被我们打得畏缩不前。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哩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使敌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敌机向海滩投下的炸弹，这些敌机从上空飞过，但是也许就飞不回去了。在陆军中甚至对空军有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军队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他们应当和空军紧紧握手的，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在议会中，我千方百计地向大家讲明这一事实。

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十天或十二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已在事态的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了丰硕的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它们全不顾敌人的轰炸，虽然轰炸常常使它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光荣的事情传到了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的岛国人民的耳里，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虽然小船的工作很出色，然而不要忘记最繁重的任务还是由军舰负担的，它们来往于英国和敦刻尔克港之间，载运了三分之二的士兵。正如本书第89-90页的损失表所表明的，驱逐舰起了主要的作用。私人船只和他们的商船水手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忽视。

※　　※　　※

人们以焦急的眼光和逐渐增长的希望注视着撤退的进展。27日晚，海军当局认为戈特勋爵的阵地已十分危急；海军部派往敦刻尔克担任高级海军军官职务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紧急电告，要求立即派遣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到海滩去，因为"明天夜间是否能撤退将成问题"。情势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去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28日是很紧张的一天，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有力支援，我们守住了陆上的阵地，因而紧张的局面又逐渐缓和。我方尽管在29日受到了严重损失（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其他船只被击沉，还有许多被击伤）但海军的计划却仍然照样执行。

绝没有发生过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问题。在法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什么怨言以前，我就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5月29日

（正本送帝国总参谋长）

应尽量使法国军队和我们共同从敦刻尔克撤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们单依靠他们自己的航运工具。应立即与驻在我国的法国代表团会商办法，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法国政府洽商，以免引起指责，或尽量避免引起指责。假使我们从敦刻尔克撤退那两个法国师，并以我们自己的军队临时代替他们，以便简化指挥，这样做也许比较妥善。但是请向我提出尽可能妥善的建议，并告我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首相致斯皮尔斯将军（巴黎）1940年5月29日

把以下文件送交雷诺，以便通知魏刚和乔治：

我们已从敦刻尔克港和海滩撤退了将近五万人，并希望今晚再撤退三万人。前线随时可被突破；或者，码头、海滩以从船舶也可能被空袭和西南方射来的炮火破坏得不能使用。没有人能够预料目前顺利撤退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或者将来我们还能救出多少人。我们希望法国军队尽量和我们共同撤退。已命令海军部在法国海军提出要求时予以援助。我们不知道将来被迫投降的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分担这一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忍受这种损失，不要对不可避免的混乱、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有什么怨言。

当我们撤退的军队一经改编就绪，并且准备好了为保障我们的生命、对付敌人扬言的甚或是迫在眉睫的进犯所必需的力量时，我们就要从圣纳泽尔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我正从印度和巴勒斯坦调来正规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队不久就可到达。现在我们正在亚眠以南搬运装备，足供五师的需要还有余。但这只是为了妥善部署和应付紧急的突击，我们不久将把增援我们驻在法国的军队的新计划送给你们。我怀着满腔的袍泽之情发出此信。请把你们的意见坦率告诉我，不必犹豫。

※　　※　　※

30日我在海军部作战室召集海、陆、空三军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我们研究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情况。军队撤退的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六千法国人；参加工作的各种船只共八百六十艘。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威克－沃克来电说，尽管有激烈的轰炸与空袭，在前一小时也有四千人上船。他还认为，敦刻尔克也许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军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我们和盟国的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我还说，当英军的力量缩减到一个军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告诉戈特勋爵上船回国，留下一个军长负责。英国军队应坚守阵地，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以便法国军队得以继续撤退。

由于我深知戈特勋爵的性格，所以我亲笔给他下了如下一道命令，由陆军部于30日下午2时正式发出：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可每隔三小时通过比利时西部的拉·潘尼报告情况。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到时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办法回国。这是按正确的军事程序部署的，此事不能由你个人自由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当你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一小部分时，你被敌人俘虏就等于是让敌人获得一种多余的胜利。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他认为

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很可能这封最后的电报对其他的大事和另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我在白宫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里几多尔①美国驻军即将面临的命运。我认为，我们在一位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已经缩减到他原来指挥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应当站在他的地位给他们指出这样处置的方法。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都很注意地读了那封电报，我感到惊奇地是，那封电报好像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天，过了一会儿，史汀生就来要一份电报的抄件，我立刻给了他。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这封电报促使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他部下的一位将军②，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后来才得以建立许多辉煌的战功，否则他不死也会成为日本的俘虏，不能参加战争。我希望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①珍珠港事件后三日，日军在吕宋北岸登陆（1941年12月10日），麦克阿瑟下令全军西撤进入巴丹半岛，据守科里几多尔，1942年3月17日温赖特（Wainwright）继麦克阿瑟指挥美菲军。1942年4月9日，巴丹守军被迫投降；1942年5月6日科里几多尔失陷。--译者

②指温赖特将军。--译者

※　　※　　※

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与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会商后通知戈特说，6月1日白天是可望守住东部外围阵地的最后时间。因此，应采取非常的紧急措施，尽可能保证撤退那时还留在海岸上的大约不到四千人的英国后卫部队。

后来发现这个数目的兵力不足以防御最后的掩护阵地，于是决定将英军的防御地区保持到6月1日与2日之间的午夜，同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撤退法军和英军。

5月31日晚，当戈特勋爵遵照命令将指挥权交与亚历山大少将，回到英国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

※　　※　　※

为了保持个人接触，避免产生误会，我必须在5月31日飞往巴黎，参加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的一次例会。与我同机前往的有艾德礼先生、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我也把5月30日从巴黎带着最新消息飞回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带去了。这位优秀的军官同时也是一位议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法军左翼和英军右翼之间的联络官，他在1916年曾带我巡视维密岭，并介绍我与法国第三十三军司令法约尔将军结识。他的法语口音非常好，而且袖上有五条受伤荣誉带，所以此刻正是用来处理我们两国之间值得焦虑的关系的适当人物。当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遇到麻烦，发生争论时，法国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十分冲动，而英国人则显得很迟钝，甚或显得粗鲁。但是斯皮尔斯却能够很从容有力地与法国枢要人物谈论，在这一点上，我还没有见过什么人能比得上他。

我们这一次未去外交部，而是到圣多米尼克街陆军部雷诺先生的办公室。艾德礼和我发现出面与我们会晤的法国内阁阁员只有雷诺和贝当元帅。这是贝当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会议中，这时他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副主席。他穿的是便服。我们的驻法大使、迪尔、伊斯梅和斯皮尔斯与我们一起出席，代表法国出席的是：魏刚、达尔朗、雷诺私人办公室主任德马尔热里上尉和法国战时内阁秘书博杜安先生。

第一个问题是挪威的局势。我说，英国政府经过充分考虑后认为：应当立即从纳尔维克地区撤退。我们部署在那里的军队、驱逐舰和一百门高射炮，在其他地方极端需要，因此，我们提议从6月2日开始撤退。英国海军可以把法国军队运送回国，可以护送挪威国王和任何愿意到法国来的挪威军队。雷诺说，法国政府同意这一措施。一旦与意大利开战，地中海上将急需这些驱逐舰，把一万六千人投入埃纳河和松姆河战线上也是很有用的。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接着，我就转过话题谈到敦刻尔克。法国人对北方兵团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多。当我告诉他们已经撤退了十六万五千人，其中有法军一万五千人时，他们都大吃一惊。

他们自然注意到，撤退的英军人数显然多于法军撤退的人数。

我解释道，这大部分是因为在后方有许多英军行政单位，这些单位的人员能够在战斗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以前先行登船。

此外，还由于法军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我来巴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确知：发给英军的命令是不是也同样发给了法军。现在防守中央阵地的英军三个师可以掩护所有的盟国军队撤退。这一部署以及海上运输，是英国为弥补盟军现在必然遭受的重大损失而做出的一种贡献。英王陛下政府已感觉到，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有必要命令戈特勋爵撤出战斗人员而将伤员留在后面。如果现在这个希望得以实现，便可能撤退二十万身体强健的士兵。这几乎是一种奇迹。四天以前，我还不敢担保能超过五万人。我反复谈到我们的装备遭到的惨重损失。雷诺对英国海军和空军备加赞许，我对他表示谢意。以后，我们相当详细地谈到了怎样重建英国在法国的部队。

同时，达尔朗海军上将草拟了一份给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的电报：

1．你指挥的几个师和英军司令指挥的几个师应在敦刻尔克周围据守一个桥头阵地。

2．当你确实认为桥头阵地外没有军队能够向登船地点前进时，防守桥头阵地的队伍应立即撤退并登船，让英国军队先上船。

我立刻插话说，英军决不先上船；英军和法军应按同等数字撤退--"挽臂同行"。英军要担任后卫。大家都同意这一点。

我们接着便谈到意大利。我阐述英国的意见说，如果意大利参战，我们就应以最有效的方式立即迎头痛击。许多意大利人反对战争，应当使所有的意大利人明白战争的残酷性。

我建议说，我们应当空袭由米兰、都灵、热那亚三城市构成的西北部工业区的三角地带。雷诺同意同盟国必须立刻出击；

达尔朗海军上将说，他已制定了一项计划，由海、空军轰炸意大利石油供应系统，意大利的石油大半储藏于法意边境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沿海一带；对必要的技术上的磋商也做出了安排。

随后我表示我的愿望说，我最近组成的政府中应有更多的阁员与他们对等的法国内阁成员彼此尽快地熟识。例如，我希望劳工大臣和工会领袖贝文先生访问巴黎。贝文先生表现了卓越的能力，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的工人阶级现在放弃的假日和特有权利，比上次大战中放弃的还多。雷诺热诚地同意了。

在约略谈到丹吉尔和使西班牙置身战争之外的重要意义以后，我讲了一下总的形势。我说：盟国必须以毫不退缩的态度来对付一切敌人。……美国已被最近的事态激怒起来了，即使他们没有参战，但很快就会大力援助我们。如果敌人入侵英国，那时美国发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英国不怕入侵，每一个大小村落都将进行激烈的抵抗。英国军队只要满足了本国的基本需要，余下的就可交给它的同盟国法国使用。……

我绝对相信，我们只能将战争进行到胜利。即使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击败了，另一个也决不可放弃斗争。如果英国本土遭到浩劫，化为一片焦土，英国政府便准备从"新世界"进行战争。如果德国击败两个盟国中的一国，或两国都被击败，它是不会对我们表示仁慈的；我们将永远沦为附庸和奴隶。宁可使西欧文明及其全部成就走向悲惨而壮烈的结局，也不可让两大民主国家苟延残喘，被人剥夺所有一切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

艾德礼先生接着说，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英国人民现在已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并且知道，一旦德国胜利，他们所建立的一切事物将被破坏无遗。德国人不仅杀人，而且也要消灭思想。我国人民所抱的决心是他们历史中前所未见的。"雷诺感谢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他确信，德国人民的士气并不像他们的军队获得暂时胜利时所表现得那样高涨。如果法国在英国的援助下能够守住松姆河，如果美国工业能补充我们军火的不足，我们就能确保胜利。他说，他对于我重申的保证--如果一国战败，另一国决不放弃斗争--是很感激的。

正式会议至此结束。

当我们离开会议桌以后，在重要人物中有几位在凸窗那边以异样的神情在一起谈论。其中为首的是贝当元帅。斯皮尔斯跟我在一起，帮助我用法语谈话，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那位年青的法国人，德马尔热里上尉，说要在非洲打到底。但是贝当元帅的态度显得不置可否，而且很阴沉，使我感到他要单独媾和。除了他所用的语言以外，他的人品、他的威望、他善处逆境的从容态度，对于迷信他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影响。有一位法国人，我记不清是谁了，很婉转地说，军事上继续不断的失利，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迫使法国修改它的外交政策。说到这里，斯皮尔斯马

上站出来，冲着贝当元帅用很地道的法语说道："元帅先生，我想你明白，那不就是意味着封锁吗？"另外一个人说道："那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接着，斯皮尔斯冲着贝当的面说："那不仅意味着封锁，而是轰炸德国人占领的所有港口。"我非常高兴他把这点说了出来。我唱着我经常唱的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论什么人掉了队，我们都要战斗下去。

※　　※　　※

又是一夜的小规模空袭，翌晨我就离开巴黎了。我一回国，就发出下面这封电报：

首相致魏刚将军1940年6月1日

撤退的最后关头已经临近了。五个战斗机中队几乎是轮番出动，未尝间断，我们力所能及的已止于此，但是今晨被炸沉的舰只已有六艘，其中有几艘满载军队。大炮的火力只威胁着实际通行的航道。敌人已逐渐逼近缩小了的桥头阵地。

如果要坚持到明天，我们可能损失无遗。如果今夜撤退，虽然要损失许多人，但是也必然能救出许多人。现在桥头阵地上法国能作战的部队，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多，并且我们怀疑留在那个地区的人是不是有那样多。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在碉堡中不能完全判明情况，你也不能，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因此，我们命令桥头阵地英国防区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与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共同会商，作出判断：是否可以守到明天。相信你会同意。

在5月31日和6月1日，敦刻尔克的战事虽未结束，但已到最后的高潮。两天来，在英国平安登陆的士兵已超过十三万二千人，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是在猛烈的空袭和炮火下用小船从海滩撤出来的。6月1日，清晨起，敌轰炸机拼命轰炸，每当我们自己的战斗机必须飞回加油时，它们便乘隙而来。敌机的袭击使密集的船只遭受严重的损失，几乎等于上个星期损失的总和。单单这一天，由于空袭、水雷、快速鱼雷艇的袭击，或其他不幸事故而沉没的船只就有三十一艘，被击毁的有十一艘。在陆地上，敌人增加了他们对桥头阵地的压力，他们竭力想冲进去。他们遭到盟国后卫部队的拼命抵抗，被全部击退。

在最后阶段，撤退工作便进行得很熟练和严密了。这是第一次能够事先作好计划，而不像过去那样临时看情况办事了。6月2日拂晓，

约有四千英军配备着七门高射炮和十二门反坦克炮与相当数量的法军坚守缩小了的敦刻尔克外围阵地。撤退工作现在只能在黑夜进行，海军上将拉姆齐决定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船只在当夜一起调到敦刻尔克港。除拖船和小艇外，包括十一艘驱逐舰和十四艘扫雷艇在内的四十四艘舰只于当晚从英国出发。四十只法国和比利时船只也参加了。

在午夜以前，英国的后卫队就上船了。

然而，敦刻尔克的战斗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们打算在那天夜里撤退更多的法军，其人数要大大超过他们自己提出的要求。结果是，当我们的船只（其中有许多还是空的）要在拂晓撤退时，还有大量法军留在岸上，其中有许多还在与敌人接触中。必须再作一次努力。尽管船员这些天来不断工作，没有休息，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们还是响应了号召。

6月4日，有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法国士兵在英国登陆，其中二万一千多人是英国舰只载运的。不幸的是，有几千人留在那里没有撤走，他们在愈来愈缩小的桥头阵地里一直战斗到4日早晨，这时敌人已经进入该城外围，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们英勇地战斗了许多天，掩护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同伴撤退。他们要在俘虏营里渡过今后的岁月。让我们记住：

要不是敦刻尔克后卫部队的坚持战斗，我们在英国重建一支保卫本土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军队的工作，就会大受挫折。在英国登陆的英国军队和盟国军队

①这些数字系摘自海军部记录最后整理出的数字。陆军部记录的在英国登陆的人数是336，427。

最后，在6月4日下午2点23分，海军部在法国同意之下宣布"发电机"作战计划现已完成。

议会于6月4日开会，我有责任先公开，然后在秘密会议中向议员报告全部经过。我的讲话稿现在还存在，这里只摘引其中的几段。刻不容缓的是，不仅应当向我们自己的人民阐明，而且也应当向全世界阐明，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是有可靠的依据的，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同时，把我自己对于抱有信心的道理加以说明，也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

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空军获得的。归来的许许多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活动；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关于这件事我曾听到许多议论；我现在所以要离题来谈谈这件事，其理由就在这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这是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德国空军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从海滩撤退成为不可能，并且要击沉所有密集在那里数以千计的船只；除此而外，你们能想象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的吗？除此而外，从整个战争的目的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军事重要性和军事意义呢？他们曾全力以赴，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了；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中遭到了挫败。我们把陆军撤退了；他们付出的代价，四倍于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已经证明，我们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优越。

当我们说在英伦上空抵御来自海外的袭击将对我们更有好处时，我应当指出，我从这些事实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论据，我们实际可行而又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论据想出来的。我对于这些青年飞行人员表示敬意。强大的法国陆军当时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大部分溃退了。难道不可以说，文明事业本身将由数千个飞行人员的本领和忠诚来保护吗？

有人对我们说，希特勒先生有一个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

过去也时常有人这么盘算过。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一年以后，有人对他说，"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杂草。"自从英国远征军归来后，这种杂草当然就更多了。

我们目前在英国本土拥有的兵力比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或上次大战中任何时候的兵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这一事实当然对抵抗入侵的本土防御问题起很有利的作用，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能打防御战。我们对我们的盟国负有义务。我们必须再重新组织、重新建立在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必须使我们本土的防御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组织水平，即只需极少数的人便可有效地保障安全，同时又可发挥攻势活动最大的潜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

我在结束语中有一段话，正如将来可以看到的，对美国的决策起到了及时的重要影响。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的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第六章　竞相抢夺

英国和意大利的传统友谊--中立对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利益--我就任首相后致墨索里尼的信--他语气强硬的回信--5月26日雷诺访问伦敦--法国和英国请求罗斯福总统进行干预--我转达5月28日内阁的决定的电报--如果意大利宣战即准备予以痛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意大利宣战--法军堵住了对阿尔卑斯阵地的进攻--齐亚诺1943年12月23日给我的信--罗斯福总统对意大利的警告--我6月11日给他的电报--英苏关系--莫洛托夫对德国胜利的祝贺--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我1940年6月25日致斯大林的信--苏联分得的赃物

英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加里波的和加富尔时候就开始了。意大利北部从奥地利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每一阶段、意大利走向统一与独立的每一步骤，都曾博得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者的同情。这已经养成一种亲密而持久的感421应。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原来缔结的三国同盟条约中约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均不卷入对大不列颠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所以参加协约国，受英国的影响最大。墨索里尼的上台和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建立，在其最初阶段，曾使英国的舆论分成几派，但是并没有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广阔的友好基础。我们曾见到，在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引起严重争论之前，他曾经和英国一道反对希特勒主义和德国的野心。我在前一卷书中曾谈到了鲍德温-张伯伦对阿比西尼亚采取的政策如何给我们两个大陆都带来了最坏的结果；谈到了我们如何与意大利的独裁者疏远但未破坏他的权力；谈到了没有援救阿比西尼亚使国际联盟受到了多大的损害。我们还看到，在姑息政策期间，张伯伦先生，塞缪尔·霍尔爵士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了和墨索里尼重修旧好，曾真心诚意地做过一番努力，但结果全属徒劳。最后，墨索里尼益发自信，认为英国的太阳已经落山，意大利的未来可以借德国的帮助在大英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紧接着便出现了柏林-罗马轴心，从这一点看，显然可以料到意大利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天便会参加对英国和法国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使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无可更改地承担义务之前，只要稍稍慎重一点，便一定会先看看战争将如何发展。采取等待的办法，

绝不会没有好处。双方都在争取意大利，意大利的利益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充分尊重，它签订了许多有利的协定，并且赢得了改进军备的时间。这样，局势未明的几个月过去了。假使意大利保持这种政策，它的命运究竟如何，还值得我们猜测。美国可以利用它大量的美籍意大利人的投票，很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想用武力把意大利拉到他那一边去，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坚持中立就可获得和平、繁荣以及力量的不断增长。一旦希特勒与俄国发生纠纷，这种美好的状态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好处愈来愈大；无论在和平或在战争行将结束的一年中，墨索里尼都将成为这个阳光普照的半岛及其勤劳富裕的人民历史上仅有的最贤明的政治家。这种情况要比他后来遇到的实际情况好得多。

在1924年以后的数年中，当我在鲍得温内阁任财政大臣时，我曾在保持意大利与英国之间的传统友谊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与沃尔皮伯爵商定的债务结算办法，比对法国采取的办法优厚得多。这位领袖曾向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而且，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谢绝了他给我的最高荣誉勋章。此外，在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同情和信念究竟在哪一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当我在1927年两次会见墨索里尼的时候，我们的个人关系是很亲密和融洽的。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除非我们最后走上极端，准备打仗，否则我是决不会鼓励英国同他决裂，或者鼓动国际联盟反对他的。对于我鼓吹的重整英国军备的主张，他虽然由于英国舆论不支持我的主张而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和希特勒一样，是理解和非常尊重这一主张的。

我们现在处于法国战事惨败的危机中，我身为首相，显然有责任尽我最大的努力，使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虽然我并不抱过多的幻想，但是我还是立即运用了我所有的一切手段和影响这么做了。在我出任政府首脑六天以后，我根据内阁的愿望，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呼吁信；这封信连同他的回信一起，两年之后在与当时不大相同的情况下发表了。

首相致墨索里尼先生1940年5月16日

现在我已出任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回顾我们在罗马的会晤，我甚愿越过这似乎在迅速扩大的鸿沟，对你这位意大利民族的领袖申述

我的友好之意。制止在英意两国人民之间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是否为时已晚呢？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和，无疑将使我们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并使地中海上空密布乌云。如果你硬要这么做，其结果必然如此；但是我声明，我从来不是伟大的意大利的敌人，心眼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意大利的立法者作对。目前在欧洲激烈进行的大战，其趋势若何尚难预言，但是我确信，无论大陆上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坚持到底，即便是单独作战，也要坚持，我有几分把握，相信我们将获得美国、甚至美洲所有各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请你相信，我所以发出这种庄严的呼吁，并不是因为我们力量软弱或心里恐惧，这一点将来会载诸史册的。凌驾于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其他种种要求之上的，是这样一种呼声：拉丁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共同继承者切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请倾听这一点，在可怕的信号发出以前，我以一切荣誉和尊敬恳求你。我们绝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号。

回信是很冷淡的。这封信的优点至少是说话很坦率。

墨索里尼先生致首相1940年5月18日

我之所以回答你的来信，是为了告诉你，你一定知道使我们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历史的和偶然的重大原因。不必追溯得太远，我愿提醒你，贵国政府1935年在日内瓦率先提出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当时意大利不过是为了要在非洲的阳光下获得一小块空间，它丝毫未损害贵国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领土。我也愿提醒你看看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里受人奴役的真实情况。如果贵国政府对德宣战是为了给你的签字增添荣誉，那么，你就应当明白，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对意德条约的同样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也将指导意大利今天的和明天的政策。

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对于墨索里尼打算在对他最有利的时刻参战，已毫不怀疑了。实际上，当法国军队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他就跟着下了决心了。他在5月13日告诉齐亚诺说，他要在一个月之内对法国和英国宣战。5月29日，他通知意大利的三军参谋长们，他已正式决定在6月5日以后的任何适宜的时候宣战。在希特勒的要求下，宣战的日期延至6月10日。

※　　※　　※

5月26日，北方各集团军的命运岌岌可危，没有人敢断定哪个部队能够脱围；这时，雷诺飞来英国和我们讨论这个我们心中也时时忧虑的问题。意大利可能随时宣战这一点必须预料到。这样，就要在法国燃起另一条战线的战火。一个新的敌人将像饿狼似的从南方向它扑来。用什么办法来诱使墨索里尼改变主意呢？这是当前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毫无办法，而法国总理认为可以试一试，但是他所讲的每一个论据，却反而使我更加相信毫无成功的希望。然而，雷诺在国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而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愿意充分考虑我们盟国的处境，它唯一的一件保卫生存的武器--它的陆军，正在崩溃。雷诺曾发表他访英的全部经过，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谈话①。哈利法克斯勋爵、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艾登先生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谈。虽然没有必要列举严重的事实，雷诺先生却毫不含糊地说法国有退出战争的可能。他本人是想打下去的，但是始终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也许不久就会被另外一个性格不同的人来代替。

①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二卷，第200页。

根据法国政府的建议，我们曾于5月25日联合请求罗斯福总统进行干预。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英国和法国授权他说明：我们了解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领土问题上对我们怀有宿怨，我们打算立即考虑任何合理的要求；同盟国将允许意大利以一种与任何交战国相等的地位参加和平会议；并且我们将邀请总统监督现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的实行。总统照办了；但是他的演说被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极端粗暴地拒绝了。在我们与雷诺会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总统的答复。法国总理现在提出了更明确的建议。显然，如果用他的那些建议来矫正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里受人奴役的情况"，那肯定会影响直布罗陀和苏伊士的地位。法国准备就突尼斯问题作同样的让步。

我们对这类意见不能表示丝毫的赞同。这并不是因为不应当对它们加以考虑，也不是因为在这种时机似乎不值得花那么大的代价去使意大利不参加战争。我自己的感觉是：根据我们当前的处境来看，如果我们战败了的话，任何东西墨索里尼都可以亲自去拿，或者由希特勒送给他。在快要死亡的时候，是很难与人讨价还价的。一旦与领袖开始了友好调停的谈判，我们就会破坏我们继续作战的力量。我发觉我的同僚都很坚决，毫不动摇。我们的想法更偏重于当墨索里尼宣战

时，马上就轰炸米兰和都灵，看看他的反应如何。雷诺心眼里并不反对这样作，他好像被我们说服了，或者，至少对我们说的意见感到满意。我们能允许他的，至多是将问题提交内阁，在第二天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雷诺和我单独在海军部进餐。下面的电文（其中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措辞）体现了战时内阁的结论：

首相致雷诺先生1940年5月28日

1．我和我的同僚以最仔细和同情的态度研究了你今天送交我的关于对墨索里尼先生作某些明确让步的建议，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双方当前面临的严重局面。

2．自从我们上次讨论此事以后，又发生了新的事件，即比利时军队的投降，这使我们的处境大大恶化，因为很明显，从海峡港口撤退布朗夏尔将军和戈特将军的部队，已经大成问题了。这样一种不幸事件的第一个影响是：在这样一个时机，德国是不可能提出任何可以接受的条件的，而且，无论我们或你们都不愿意在战争打到最后以前就牺牲我们的独立。

3．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上星期日所拟订的方案中建议，如果墨索里尼愿意与我们合作，促使所有的欧洲问题获得解决，从而保证我们的独立，并为欧洲奠定公平与持久和平的基础，我们就准备讨论它在地中海方面的要求。他现在提议增加某些特别的让步条件，我认为这些条件是不会打动墨索里尼先生的心的，而且，这些条件一经提出，往后就很难收回，就很难诱使他充当调停人，而我们上星期日讨论的方案正是要他担任这样的角色。

4．我和我的同僚们相信，墨索里尼先生早已考虑到他将在最后时刻承担这个角色；毫无疑问，他想在调停的过程中为意大利取得丰厚的利益。但是我们相信，在此刻，正当希特勒为胜利洋洋得意并肯定认为盟军的抵抗即将迅速和彻底瓦解时，墨索里尼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是难以成功的。我还可以提醒你，关于我们联合请求美国总统作出的建议，他已接到完全否定的答复，此外，哈利法克斯勋爵上星期六向意大利驻英大使提出的办法，也未得到答复。

5．因此，我们虽不排除在某个时候有与墨索里尼进行商洽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认为目前是适当的时机，而且我还不得不补充一点，

即据我看来，这对我国人民现在坚定不屈的士气将产生极端危险的影响。对法国的影响如何，你自己当能做出最好的判断。

6．你也许会问如何改善这个局面呢？我的答复是：在失掉我们的两个〔北方〕集团军和我们的比利时盟国的支援后，如果我们仍然表明有坚强的信心，我们便可立刻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并可博得美国的称赞，也许还可获得美国的物质援助。此外，我们觉得，只要我们两国站在一起，我们不可战胜的海军和空军（空军每天都要击毁为数惊人的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便可以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对德国国内生活继续施加压力。

7．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人也正在争取时间，他们遭受的损失、他们遇到的困难以及对于我们空袭的恐惧，正在削弱他们的勇气。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承认失败，我们就要失去转瞬就可赢得战争的光荣结果的良机，从而铸成一场悲剧。

8．据我看来，如果我们两国坚持到底，我们还能从丹麦或波兰的命运中挽救我们自己。我们的成功首先必须依靠我们的团结，其次则有赖于我们的勇气和耐心。

这样并未阻止法国政府在几天之后直接向意大利提出领土的让步，让墨索里尼以轻藐的态度对之。齐亚诺在6月3日向法国大使说，"墨索里尼对通过和平谈判从法国收回任何领土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已决定对法宣战。"①这正是我们预料到了的。

①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2卷，第209页。

※　　※　　※

我现在每天发出一系列的指示，以便准备停当，万一遭到墨索里尼的这种可恶的攻击，就能立即予以回击。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5月28日1．请将下列指示送交参谋长委员会：

一旦意大利参战，我们在进攻驻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军队方面，在用步枪和金钱接济阿比西尼亚起义军方面，以及普遍地骚扰耶个国家方面，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知道史末资将军已派一个南非联邦旅到东非。该旅已到达否？何时可到？有何其他布置？包括青尼罗省的军队在内的喀土穆驻军的

力量如何？这正是阿比西尼亚人在盟军协助下解放他们自己的机会。

2．意大利宣战后，如果法国仍是我们的盟国，那么英法联合舰队，从地中海的两端采取行动，对意大利发动积极的攻势，看来是极为适宜的。战端初起时，应与意大利的海军和空军同时交锋，以便了解它们的能力究竟如何，看它们自从上次大战以来是否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很重要。不应接受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所考虑的纯防御性战略。除非发现意大利的战斗力很强，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应即向前突击并采取某些冒险行动，这比保持一种明显的防御姿态好得多。当此时机，必须在各个战场上采取冒险行动。

3．我想，万一法国宣布中立，海军部是有应付的计划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其他人）1940年5月29日

我们必须尽快由巴勒斯坦调回八个营。我认为运兵船已不能通过地中海。所以只有在红海和波斯湾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今天下午可研究在这二者当中取一路线（通过沙漠到波斯湾），并应征询海军部的意见，请将所需时间和安全状况向我报告。澳大利亚军可暂时留在巴勒斯坦，但是，高级专员，也和其他人员一样，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的需要。

是否能从好望角用大邮船以极大速度载运这批士兵，应由海军部决定。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5月30日

一旦意大利宣战，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去夺取它所有的船只？在英国港口有多少意大利船，在海上的和外国港口的意大利船应如何办？请你立即将此信转达有关部门。

※　　※　　※

在前面谈到的5月31日的巴黎最高军事会议中，双方同意，盟军应尽早对在意大利境内所选择的目标采取攻势行动，并且同意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和空军人员应协商他们的计划。

我们还同意，万一意大利侵略希腊（已有这种迹象），我们应确保克里特岛勿使落于敌手。我在备忘录中继续申述了这一点。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0年6月2日

鉴于对里昂和马赛的〔可能的〕袭击，我们应在意大利宣战时用我们的重轰炸机回击意大利，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考虑，这些重轰炸机中队应在获得法国的允许以及后勤部队作好接纳它们的准备时，尽早飞往法国南部的机场。

请在今晚的会议中把你们的建议告我。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0年6月6日

战争一旦爆发或收到傲慢无礼的最后通牒时，我们应立即攻击意大利，这是极为重要的。请把开往法国南部机场的后勤部队的正确位置报告我。

齐亚诺特别赞成意大利早先制定的一项计划，即意大利在欧洲的行动应以进攻南斯拉夫为限，这样，既可巩固意大利在东欧的势力，又可加强她潜在的经济地位。墨索里尼本人也曾经一时为这一想法所打动。格拉齐亚尼写道，领袖在4月末告诉他："我们必须使南斯拉夫屈膝；我们需要原料，我们必须在它的矿里寻找那些原料。因此，我的战略指示是：在西方（法国）采取守势，在东方（南斯拉夫）采取攻势。请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①格拉齐亚尼说，他曾经极力忠告，以意大利军队装备之不足，特别是缺乏大炮，切莫重犯1915年伊松佐战役的错误。也有人提出了政治上的论点反对进攻南斯拉夫的计划。德国这时极力避免扰及东欧。他们怕刺激英国在巴尔干采取行动，并可能在无意中诱使俄国在东欧进一步活动。当时我不知道意大利政策的这一情况。

①格拉齐亚尼：《保卫祖国》（HoDifesolaPatria），第189页。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6月6日

在此以前，我曾反对因为意大利攻击（即如果它要攻击的话）南斯拉夫就与它作战，我想看一看，这对于南斯拉夫的独立是否会形成一种严重的打击，抑或意大利只是要在亚得里亚海夺取一些海军基地，然而这种局势已经改变了。意大利正不断地威胁着要与英国和法国作战，而且不是从"后门"作战。我们与意大利的破裂已近在眼前，其原因与南斯拉夫没有关系，因此，看来我们的主要方针最好是趁此机会使巴尔干动员起来。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　　※　　※

虽然美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关于这一点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动人的记述①），但是却未能使墨索里尼回心转意。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应付这场新的攻击和纠纷的准备工作早已相当充分了。6月10日下午4时45分，意大利外交部长通知英国大使说，意大利认为它从当天午夜起就与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了。对法国政府也送达了同样的照会。

当齐亚诺把照会递交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时，弗朗索瓦－蓬塞先生一面走向门口一面说道："你们也将发现德国人是难以侍候的主人。"墨索里尼在罗马从他的阳台上向组织好了的群众宣称，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已处于交战状态。据说，齐亚诺后来曾辩解说：这是"五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虽属稀少，但不一定是好机会。

①《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56章

意大利立即进攻阿尔卑斯阵地的法国军队，大不列颠也立即对意大利宣战。被阻拦在直布罗陀的五艘意大利舰只被夺取了，海军奉命截夺海上所有的意大利船只，并将它们带到我们控制的港口。12日夜晚，我们的轰炸机队从英国起飞，经过长距离飞行（即轻载飞行）之后，在都灵和米兰投下了它们的第一批炸弹。我们预期，等我们能够利用法国马赛机场时，我们就要享之以重大得多的炸弹。

在这里简短地谈谈法意战役也许比较方便。法国只能集结三师军队以及另外相当于三个师多一点的要塞部队，抵御意大利西部集团军从阿尔卑斯山山口和里维埃拉沿岸发动的进攻。该集团军在翁伯托亲王指挥之下共有三十二个师。此外，德国强大的装甲部队，迅速地沿罗纳谷而下，马上就要横断法国的后方。虽然如此，意大利人还是遭到了抵抗，甚至在新阵线的每一点上都被法国的阿尔卑斯部队牵制住，就是在巴黎已经陷落、里昂也落入德军之手以后，意军还无法进展。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18日在慕尼黑会面时，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因此，意大利于6月20日发动了新攻势。然而法军的阿尔卑斯阵地证明是不易攻陷的，意军向尼斯的主力攻击停顿在芒通的郊外。虽然法军在东南边境上保住了它的荣誉，然而德国却从南面抄了它的后路，从而使他们不能再进行战斗，同时，与德国缔结的停战协定也连带有法国向意大利要求停止敌对行动的条款。

※　　※　　※

我对意大利悲剧的叙述，也许可以用不幸的齐亚诺在他的岳父下令处决他之前不久写给我的一封信来结束。

丘吉尔先生：维罗纳，1943年12月23日

你也许不会感到惊奇：当我临近死期的时候，竟要向你略道衷曲，因为我对你景仰备至，把你看作是一位十字军的战士，虽然你有一个时期曾对我说过不公正的话。

在违背祖国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中，在与德国人共同作战时，我从来不是墨索里尼的帮凶。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我去年8月在罗马失踪，那是因为德国人使我相信我的孩子们已处于紧急的危险中。他们满口答应把我送到西班牙去，但是却违反我的意志将我和我的家属放逐到巴伐利亚。现在，我在维罗纳的狱中已将近三个月了，备受党卫军的野蛮虐待。我的末日已经临近。有人告诉我说，数日之内我的死期即将决定，然而在我看来，这正好使我免受这每天的苦难折磨。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意大利在德国兵的统治下蒙受耻辱和不可补偿的损害。

我现在要赎我的罪：我曾亲眼目睹而且深深痛恨希特勒和德国人为发动这次战争所做的冷酷的和残忍无情的准备。

在密室中看到这些万恶的匪帮准备将世界投入一场血战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按照匪徒的规矩，他们现在计划要镇压一个危险的证人。但是他们估计错了，因为我在很早以前就把我的日记和各种文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它们比我本人更能证明这些人所犯的罪行，证明后来那既可悲又卑鄙的傀儡墨索里尼为了他的虚荣和无视道德的价值而加入他们那一伙的情形。

我已作了安排，在我死之后，这些文件（佩西·洛恩爵士出使罗马时就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就尽快由盟国的报纸发表。

也许我今天向你贡献的只是很少的一点，但是我只有这一点以及我的生命能贡献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我深深相信这种事业是要得到胜利的。

应当把我的这一证词发表出去，让世人知道，让世人痛恨和记住，并且让那些对未来下判断的人不至忽略这一事实：

意大利之所以遭到不幸，不是它的人民的过失，而是由于一个人的可耻的行为。

你的诚实的格·齐亚诺

※　　※　　※

罗斯福总统于10日夜间发表了一篇演说。约在午夜时分，我和一部分军官在海军部作战室收听这篇演说，当时我仍在海军部办公。他强烈地谴责意大利，说："1940年6月10日这一天，手持匕首的人将匕首刺进了他的邻人的后背，"这时室内发出了一阵满意的叫声。我不知道在即将来到的总统选举中美籍意大利人的投票如何，但是我知道罗斯福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美国政党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决心，他是从来不怕风险的。这是一篇很漂亮的演说，它充满了情感，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讯息。趁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在临睡前给总统写信表示我的谢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6月11日

昨天夜里我们都收听了你的演说，你的宣言的伟大远见加强了我们的信念。。你关于美国将给予斗争中的盟国以物质援助的声明，对于目前处于黑暗但还不是绝望时刻的盟国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必须竭尽所能使法国继续战斗，并防止任何这样的想法，即巴黎一旦陷落就成为谈判的时机。你对他们激起的希望，将赋予他们以坚持的力量。他们应当继续保卫他们的每一寸土地并发挥他们陆军的全部战斗力量。这样，想速战速决的希特勒将受挫折，从而转向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抵抗他的凶焰，保卫我们的本土。由于救出了英国远征军，我们本土并不缺乏军队，一俟各师有了适合大陆军事需要的更好的装备后，就把它们派往法国。

我们的打算是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法国作战，进行1941年的战争。关于飞机，包括飞艇在内，我已给你发去电报，它们在当前大不列颠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但是更迫切需要的是驱逐舰。意大利的暴行使我们必须有驱逐舰以应付更多的潜艇，这些潜艇可能进入大西洋，而且，也许还会在西班牙的港口建立它们的基地。唯一能对付潜艇的舰只是驱逐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不过的，就是要把你们为我们重新装备的三十或四十艘旧驱逐舰拿到手。我们可以很快地给它们装上我们的潜艇探测器，这在我们战时新建造的舰只下

水以前，可以在这六个月内弥补我们舰只之不足。不论任何时候你需要这些舰只，请提前六个月通知，我们一定把原舰或价值相等于原舰的舰只归还给你，决不延误。

今后的六个月是最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一面要保卫东海岸免遭敌人入侵，同时又要应付德意潜艇对我们商船的新的严重袭击，则非我们力之所能，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交通就可能被切断。一天也不容损失。我和我的同僚对你为我们当前确应称之为共同事业正在做的以及想要做的种种努力，谨表衷心的感谢。

※　　※　　※

竞相抢夺的场面开始了，但是墨索里尼并不是唯一争食的饿狼。和狼合伙的还有熊。

我在前一卷中曾经叙及截至战争爆发及敌对行动开始以前的英苏关系，到那时，苏联和英法的关系，在俄国侵略芬兰期间实际上已濒于破裂。这时，德国和俄国在它们深刻的利害冲突能容许的范围内紧密合作。作为极权主义者，希特勒和斯大林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在每一个重要场合，莫洛托夫对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总是笑脸相迎，冒失而卑鄙地赞同德国的政策并称赞希特勒的军事措施。当德国进攻挪威时，他（4月7日）说：苏联政府了解德国是被迫采取这种措施的；说英国人的确做得太过分了；说他们完全忽视了中立国的权利……"我们希望德国在它的防御措施中完全成功。"①5月10日上午，希特勒煞费苦心地把他开始对法国和保持中立的荷、比、卢三国发动的进攻通知了斯大林。舒伦堡写道；"我拜访莫洛托夫。他赞赏这个消息，并且还说，他了解德国必须反抗英法的攻击以保护它自己。他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成功。"②

①《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第138页。

②同上，第142页。

虽然他们所说的话的含意在战争结束以前自然无法知晓，但是我们对于俄国的态度却丝毫不抱幻想。我们仍然遵循一种耐心的政策，试图与俄国重建互相信赖的关系，把希望寄托在事态的演变和俄国与德国根本的对立上面。我们认为聪明的办法是借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才能，派他充任驻莫斯科的大使。他愿意接受这一前途黯淡又无成功希望的任务。那时我们还未充分体会到，苏联共产党人恨极左

翼的政治家比恨保守党人或自由党人还甚。一个人在情感上越和共产主义接近，便越受苏联人的厌恶，除非他加入了党。

苏联政府同意接受克里普斯为大使，并将这一步骤向他们的纳粹同伙进行了解释。5月29日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苏联甚愿以木材换取英国的橡胶和锡。克里普斯的出使苏联，没有使人忐忑不安的理由，因为没有理由怀疑苏联对我们的忠诚态度，并且由于苏联不改变其对英政策的方向，因此对德国或德国的重大利益绝无危害。此间没有任何迹象足以使人相信最近德国的成功曾在苏联政府中引起对于德国的惊慌或恐惧。"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第143页。

法国的崩溃和法军的毁灭以及西方一切势力均衡的破坏，应该会在斯大林的头脑里产生某种反应的，但是苏联的领袖们似乎对他们自己的危险没有任何警觉。在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时，舒伦堡报告说，"莫洛托夫今晚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①

从这时起，差不多正好在一年之后，同一武装力量，完全出乎苏联政府的意料之外，把瀑布似的炮火和钢铁倾泻在俄国的领土上。我们现在才知道，希特勒在1940年击败法国仅仅四个月之后，便毅然决定了要对苏联进行歼灭战，那些曾经一度被苏联热烈祝贺过的德军，向东方开始了路程遥远、规模庞大、秘密布置的进军。苏联政府和它的共产党代理人以及它遍布世界的伙伴们对他们错误的估计和过去的行径进行回顾之后，不能不高呼开辟第二战场；曾被他们认为注定要遭受毁灭和奴役的英国，却在这第二战场中要扮演主要的角色。

①同上，第154页。

然而，我们比那些冷酷无情的策划人更能真实地洞察未来，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危险和他们的利益。这时我第一次向斯大林写信。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0年6月25日

当此欧洲面貌时刻都在变化的时候，我愿乘你接见英王陛下的新大使的机会，请他转交我本人写给你的一封信。

从地理上看，我们两国位于欧洲的两端，再从政治制度来看，可以说我们两国代表着极不相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实不会妨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中达成和谐与互利。

必须承认，在过去（诚然是在最近的过去）我们的关系由于互相猜疑而受到危害。去年8月，苏联政府决定，为了苏联的利益，应该中止与我们的谈判而与德国结成密切的关系，因此，德国几乎是在成为我国的敌人的同时成了贵国的朋友。

但是从那时起便发生了一种新的因素，使我敢于设想，我们两国都愿意重新建立以前的联系，以便在必要时，我们能就那些必然与我们双方都有利害关系的欧洲事务进行商谈。

目前摆在全欧洲（我们两国也包括在内）面前的问题就是欧洲的国家和人民对于德国在大陆建立霸权的形势将如何反应。

由于我们两国都不是位于欧洲之中而是位于它的两端，所以我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没有我们幸运，因此我们能够比它们更好地抵抗德国的霸权；正如你所知道的，英国政府的确想利用其地理位置和庞大资源来达到这一目的。

事实上，大不列颠的政策集中于两个目的，一个是使英国免遭纳粹政府企图强加在它头上的日耳曼统治；另一个是把欧洲的其余部分从德国正在强加给它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建立霸权是否威胁苏联的利益，这只有待苏联自己来判断。如果威胁的话，应该用什么最好的办法来保卫，也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已感觉到，欧洲（实际是全世界）目前经历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因此，我认为应将英国政府所感受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你坦白陈述。我希望这样做可以保证：苏联政府在与斯·克里普斯爵士的任何商谈中，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或者对英国政府准备就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推行分阶段征服与吞并的严密计划而引起的广泛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充分磋商的愿望，不至有所误解。

当然没有答复，我也并未期待答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平安到达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一次纯属礼仪性的冷淡的会见。

※　　※　　※

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正忙于攫取掳获物。在6月14日，即巴黎陷落那天，莫斯科对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指控它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搞军事阴谋，要求它彻底改组政府并作军事上的让步。6月15日，红军进犯立陶宛，斯梅托纳总统逃往东普鲁士。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遭到同样的待遇。必须立即成立亲苏政府并准许苏军进驻这些小国。抵抗是谈不到的。拉脱维亚的总统被放逐到俄国，维辛斯基先生到来，指定了一个临时政府，办理新的选举。在爱沙尼亚也如法炮制。

6月19日，日丹诺夫到达塔林，建立了同样的政权。从8月3日到6日，拿掉了亲苏的友好的和民主的政府的假幌子，克里姆林宫将波罗的海各国并入苏联。

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最后通牒于6月26日夜10时送交罗马尼亚驻莫斯科的公使。要求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省北部，并要求于第二天立即答复。德国虽然被俄国的这种威胁了它在罗马尼亚的经济利益的突然行动所激怒，但受到了1939年8月的德苏条约的约束；该条约承认俄国在东南欧这些地区享有独占的政治利益，因此，德国政府遂劝罗马尼亚屈服了。6月27日，罗马尼亚部队从上述两个省撤退，罗马尼亚领土沦入俄国之手。苏联武装部队现在牢牢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和多瑙河河口。

第七章　再谈法国

6月4日至6月12日

陆军士气旺盛--1940年6月2日我最初的想法和指示--失去的装备--总统、马歇尔将军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一个出于信义的行动--6月的双重压力--英国陆军的重新整编--英军极端缺乏现代武器--决定派遣我们唯一的装备良好的两个师前往法国--法国的战事：最后阶段--6月11日至12日第五十一苏格兰师的毁灭--"老苏格兰仍然是不可轻侮"--我第四次访问法国：布里阿尔--魏刚和贝当--请来乔治将军--我和魏刚的讨论--法国人阻止皇家空军轰炸都灵和米兰--德军进入巴黎--翌晨重开会议--达尔朗海军上将的诺言--辞别法军总司令部--我们的归途--我向战时内阁报告会议经过

当人们知道有多少人已经从敦刻尔克抢救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岛上和整个大英帝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种强烈的欣慰之感几乎令人认为是胜利了。陆军的精华二十五万人安然归国，是我们这几年屡遭挫败的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南方铁路局、陆军部调动司和泰晤士河口各港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多佛尔港的工作人员，曾做出安排使二十余万人能在这里登岸，并且迅速地分送到全国各地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最高度赞扬的成就。军队归来时，除了步枪、刺刀和几百挺机关枪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立即把他们送回他们的家，放他们七天假。他们与家人重新团聚的欢乐心情并未胜过他们要尽早与敌人周旋的坚定愿望。那些曾在战场上与德军打过仗的人抱有这种信念：如果给他们一个好机会，他们是能够打败敌人的。他们的士气很高，很快就重新回到他们的团里和营里去了。

所有的大臣和各部官员，无论是常任的或新选拔的，都满怀信心，精力充沛地日以继夜地工作，除这点外，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讲。我自己觉得我的精神受到了鼓舞，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我平生积累的知识。陆军的得救使我欢喜若狂。我天天将应当做的工作，向各部下达指示，并向战时内阁提出报告。伊斯梅将指示转送参谋长委员会，布里奇斯则将报告和指示分别送到战时内阁和有关部门。错误

改正了，缺点也弥补了。修改的情况是常有的，但大体上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得到实行的，其速度和效率是任何独裁制度都不能比拟的。

以下是当我确知陆军已经逃出敦刻尔克时的最初的想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日

国防大臣致参谋长委员会的便函。

英国远征军的顺利撤退使本土防御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一俟英国远征军各单位按本土防卫计划整编以后，我们在国内就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军队，足以应付极大规模的袭击。就是来二十万人，我们也应付得了。在第一批一万人的基础上，人数每增加一次，敌人入侵的困难、危险和损失也将随之增加。我们必须立即对局势抱新的看法。对有些问题应加以考虑，主要由陆军部考虑，但联合参谋部也应考虑:

1．使英国远征军具备新的战斗价值，最短需要多少时间?

2．应按什么方案加以改编? 是否应尽先用于本土，其次才考虑派往法国? 从总的方面说，我赞成这个方案。

3．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必须立刻整编，否则法军将不继续作战。即便是巴黎陷落，也必须吁请他们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应当考虑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桥头阵地和登陆地区的计划，在那里能展开一支大军。我们必须作出计划，向法国人表明，只要他们坚持下去，便有前途。

4．当英国远征军为国内防御进行整编以后，应即派遣三个师前往法国，与我们在松姆河以南的两个师会合，或开往届时任何法军撤往的地方。是否应立即派加拿大师去，尚待考虑。请给我一个方案。

5．如果我们在一星期以前，能预知敦刻尔克撤退的情形的话，纳尔维克的情况就将有所不同了。即便是现在，是否让一支部队在那里在自己维持自己的基础上留几个星期，还是一个应当重加考虑的问题。我对屡屡改变方针的缺点与危险，印象很深。对经济作战大臣的信和几天前总司令发来的电报必须作最后的权衡。

6．请海军部把驱逐舰队最近情况的报告送来，并说明在6月份内已经到达或可望到达的增援舰只有多少，有多少舰只可望修理竣事。

7．现在就可以让在巴勒斯坦的八个正规营在回国以前由从印度调来的八个营的土著士兵接替，这八个正规营必须调回来作新的英国远征军的骨干。

8．一俟澳大利亚军登岸，大船即应立即返航，载送八营或十营本土防卫队到孟买。这些船只应从印度带回第二批八营正规军，然后从英国载送第二批八营或十营本土防卫队到印度。应当考虑如何将同样的原则运用于驻在印度的炮兵的调遣上。

9．我军装备的损失必定使英国远征军原来准备在Z①＋十二个月内扩充二十个师的计划，减到在Z＋十八个月内最多只能增加十五个师；但是，我们必须制定一项计划，向法国人提出来。这支部队的主力应为装甲师、第五十一师、加拿大师和两师本土防卫队，于7月中旬交戈特勋爵指挥；另外再增加六个师，这六个师由二十四营正规军加上本土防卫队、第二加拿大师、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两师本土防卫队在Z＋十八个月内编成。也许我们还能比这做得更完善一点。

①"Z"表示战争的开始，即1939年9月3日。

10．最紧急的是：应至少有六个由英国远征军的正规军编成的旅担负本土防御。

11．为掩护今晚最后的撤退，对空军的合作有过什么布置？现在应该有可能减轻后卫队在这危急时刻所受的压力了。

最后我要谈一下我对于形势的总的看法。因为我个人不怕德军企图进攻我国而怕德军突破松姆河或埃纳河的法军阵线并攻陷巴黎，所以我很自然地相信德军将选择后一行动。这种或然性由于下述的事实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知道现在大不列颠的武装力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多了，他们的攻击部队将要遇到的，不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而是他们曾经领教过其锐气的士兵，他们曾被这些士兵打得退缩不前，而且当这些士兵撤退时，他们还不敢过分去干扰其撤退。今后几天内，在英国远征军或远征军的任何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整编完毕以前，必须认为局势仍然是危急的。

※　　※　　※

敦刻尔克的撤退当然有它比较黯淡的一面。我们丧失了远征军的全部装备，丧失了我们的工厂以前给陆军生产的第一批武器：

军火7，000吨

步枪90，000支

大炮2，300门

车辆82，000辆

轻机关枪8，000挺

反坦克枪400支

即便是现在的计划不受敌人干扰而能如期完成，也必须花费若干月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些损失。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强烈的情绪已经在她的领导人物的心里激动起来了。斯退丁纽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我在军需部共事的同僚的好儿子，我们的真挚的朋友--对于当时的事态曾有过正确而精彩的叙述①。美国立刻了解到，英国陆军的大部分已经脱围，只是损失了所有的装备。早在6月1日总统就命令陆军部和海军部向他报告，有什么武器可以拨给英国和法国。居于美国陆军首脑地位的是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他不仅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军人，而且是一位眼光远大的人物。他立刻命令他的军需署长和他的助理参谋长检查美国军械与军火储备的全部清单。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向他提出了答复；6月3日，马歇尔批准了开列的清单。第一批清单包括五十万支0．30吋口径的步枪，这是从1917年和1918年制造、用油脂封藏了二十多年的二百万支步枪中提出来的。每支枪附子弹二百五十发。有九百门七十五毫米的野战炮，附带有一百万发炮弹，八万挺机关枪，此外还有各种军火。斯退丁纽斯先生在他有关美国供应品的巨著里说道："因为要分秒必争，所以决定由陆军部将清单所列物品卖与（折价三千七百万美元）一家公司，由该公司立即转卖给英国和法国。"军械署署长韦森少将奉命处理这件事，从6月3日起，所有美国陆军的军械库和兵工厂开始包装，准备船运。该周末，六百多辆载重货车向新泽西州的拉里坦陆军码头驶去，从那里沿河而下到格雷夫森德湾。6月11日，十二只英国商船驶进该湾下碇，开始从驳船启货装舱。

①见《租借法案--胜利的武器》，1944。

由于采取了这些非常措施，当时美国余存的军械只敷装备一百八十万人之用，这是美国陆军动员计划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人数。这件事

在现在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表明了美国的信义和领袖气概，从它自己的军火中拿出那么多的武器来帮助一个在许多人看来已被打败的国家。他们永远不会对这件事感到后悔。正如下文将要再次谈到的，我们在7月中将这些珍贵的武器平安运过了大西洋，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收获，而且，无论是敌人或朋友，在对于入侵英国的所有估计上也把这件事看作一个重要因素。

※　　※　　※

科德尔·赫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谈到此事的话①：

①《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1卷，774-775页。

为了回答雷诺几乎是可怜的乞求支持的呼吁，总统曾促请丘吉尔先生向法国运送飞机，但是首相拒绝了。布利特（美国驻巴黎大使）对这项决定大发雷霆，并在6月5日向总统和我表示了他的担心：英国可能是要保存它的空军和舰队，以便与希特勒谈判时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然而总统和我并不这样想。法国已经完了，但是我们相信，英国在丘吉尔不屈不挠的领导下是准备继续战斗下去的。

伦敦与柏林绝不会谈判。恰在布利特拍来电报的前一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说。……

总统和我相信，丘吉尔说的是真心话。如果我们对英国继续作战的决心有所怀疑，我们就不会采取步骤，给它以物质的援助。如果我们曾经这样想过：在那些武器到达英国以前，丘吉尔政府早向德国投降了，那么，向英国运送武器，就不合逻辑。

※　　※　　※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6月份是特别艰难的一个月，因为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要挑起互不相容的两副重担：一方面是要尽到我们对法国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国内组织一支有力的军队，加强本岛的防御。这互不相容的双重压力，真是生死攸关，严重到了极点。然而我们遵循了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心中并不感到过分紧张。首先还是要尽先把我们手中经过训练并装备完备的军队派往法国，重新编好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其次，我们就要致力于本土的防御：

第一，重新组织和装备正规军；第二，在可能登陆的地点构筑防御工事；第三，尽可能地武装和组织民众；当然，要把英帝国各地能够调用的部队全部运送回国。这时，最急迫的危险似乎是德国用规模较小但机动性很强的坦克部队在英国登陆，打乱我们的部署，破坏我们的防务，再就是德国用伞兵降落。在与新任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保持密切的联系下，我致力于为这一切进行安排。

下面是陆军大臣和陆军部按照我发的指示制订的整编陆军的计划。现在已经有七个机动旅。从敦刻尔克撤回的各师已尽早整编，重新装备，并已走向他们的岗位。七个旅已及时编入经过改编的师。可用的本土防卫队有十四个师，人员都是在战时受过九个月严格训练的，并已得到了部分的装备。

其中一个师--第五十二师，已经能够到海外作战。第二个装甲师和四个陆军坦克旅正在编成中，但是缺乏坦克。第一加拿大师已经装备齐全。

所缺乏的不是人，而是武器。从塞纳河南的交通线和基地收回的步枪在八万支以上，到6月中旬，正规军的每一战士手里至少有一件武器。我们的野战炮很少，就是正规军的野战炮也很少。所有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的新大炮几乎完全在法国丢失。发射十八磅重炮弹的炮、四吋半口径和六吋口径的榴弹炮只剩下大约五百门。只有一百零三辆巡逻战车，一百一十四辆步兵坦克和二百五十二辆轻坦克。在步兵坦克中，有五十辆在国内皇家坦克团的一个营里，其余的在训练学校内。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它的敌人面前是如此地缺乏装备。

※　　※　　※

从一开始，我就同现任加拿大政府首脑和南非联邦政府首脑的老朋友们保持最密切的接触。

首相致麦肯齐·金1940年6月5日

英国的局势由于英国远征军奇迹般的撤退而大加改善了，这些军队重新装备以后，英国本土将拥有一支军队，其实力能应付任何可能入侵的敌人而有余。敦刻尔克的撤退，也是英德之间空军力量的一次重大考验。德国虽在飞机数量上占绝大优势，可是没有能力阻止撤退，并且所遭受的损失至少三倍于我。从技术上说，英国空军在防御本土上空方面比在海外作战更有许多便利。存在着的主要危险自然是

飞机工厂，但是，我们的空防如果强大到使敌机只能在夜里来的话，它们要想准确地轰炸就没有那么容易。因此，我对英国继续作战、防御本土和帝国以及实施封锁等方面的能力具有坚强的信心。

我不知道是否能促使法国继续作战，我希望，即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也要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我们正在把其他部队改编为英国远征军。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美国人太轻松地看到英国崩溃的前景，以为英国崩溃了，他们将获得英国的舰队和英帝国（大不列颠除外）的保护者的地位。如果美国参战而英国又局部被敌人占领，则事情就自然会像上面讲的那样发展。但是，如果美国继续保持中立，如果我们战败，那么，我便难以断言，势将建立的亲德政权会采取什么政策。

虽然总统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但是截至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给予我们以实际的援助。我们并不希望他们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在驱逐舰或飞机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连他们海军的分遣舰队都未来爱尔兰南部港口访问。在这一方面，如果你能施加什么压力的话，将有莫大的裨益。

对你给我们的一切援助、对已参加对德国潜艇作战的〔四艘加拿大〕驱逐舰，我们深表感激。谨致最诚挚的问候。

史末资远在南非，对于岛国空防的专门问题还没有知道最近的情况，所以自然难免要按照传统的原则看待法国的悲剧。"把所有的一切都集中用在决定点上。"我有种种便利，得以了解事实，知道空战司令空军上将道丁的详细计划。如果史末资和我聚首半小时，让我把资料摆在他的面前，我们的意见就能趋于一致，正如我们过去在处理重大的军事问题时意见往往趋于一致一样。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0年6月9日

我们当然要竭尽所能，同时进行：从空中打击敌人，并尽快地装备军队派往法国。把我们的战斗机大量派去参加法国的战争是错误的；如果遭到损失（目前是很可能的）我们就无法继续作战了。我想，我们有一个更艰苦、更长远和更有希望的任务在等待我们去完成。在本土抵抗德国的空袭比在法国要便利得多：我们能够集中非常强大的战斗机力量，并可望以我们一架的损失换取敌人四架或五架的损失，在法国，敌人的战斗机必然比我们的多，敌人的损失不大可能

超过二对一之比，而且在那里，我们的飞机往往是在没有防空设施的机场被击毁的。法国战争的成败，关键不在于我们于下月派去二十来个附有维修设备的战斗机中队。即便能用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牵制住敌人，希特勒也能倾注其全部（空军）力量攻击我们没有空防的本土，并利用白昼空袭毁灭我们将来生产飞机的设备。你所提到的古典的战争原则，在这个事例上被目前大量的事实改变了。·我·看·现·在·只·有·一·种·方·法·可·行，·即：·希·特·勒·若·攻·击·我·国，·就·在·他·的·攻·击·中·摧·毁·他·的·空·中·武·器。

如果他这样做，则冬季一到，欧洲将在他的脚下翻腾，并且美国在总统选举之后可能对他宣战。

我很感激你拍给我的电报。我英勇的老朋友，请经常对我提供你的意见。

※　　※　　※

除了我们坚决不同意派遣最后的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以外，我们认为我们援助法军的义务是至高无上的。按照以前的命令，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应在6月7日启程开往法国。

这些命令业经批准。在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的第三师是最先装备并预定派往法国的。本年初集结在英国的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集团军主力师，在自治领政府的完全同意下，派往布雷斯特，从6月11日起开始到达，而在此时看来，这已经是一种毫无希望的举措了。从挪威撤退的两个法国轻装备师，连同我们从敦刻尔克撤出的一切法国部队和人员，都已送回法国。

当德国不久就要把她的全部火力射向我们时，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还派遣了我们仅有的两个新编成的师--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和第一加拿大师到我们的节节失败的法国盟友那里去，这在战争的头八个月内，就我们能够派往法国的极有限的武装力量而论，可以说是我们的功绩。回忆起来，当我们决心继续战斗到底，当我们既处于敌人入侵的威胁之下，而法国又显然在崩溃的时候，我很奇怪：我们何以有勇气调走自己仅有的那一部分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明白：没有制海权或制空权或必需的登陆艇，要想渡过海峡就很困难。

※　　※　　※

在松姆河后方，我们在法国还有从马奇诺防线撤下来的完整的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和正在到达诺曼底的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此外，还有我们的第一（我们唯一的）装甲师（缺坦克营和供应队）调往加来。但是，这一师在企图渡过松姆河（这是魏刚计划的一部分）时遭到重创。到6月1日，该师的实力已降低到三分之一，因而调到塞纳河对岸重行整编。同时，人们称为"波曼部队"的混合部队从法国的基地和交通线集结起来。该部队由九个临时步兵营编成，主要武器是步枪和很少的反坦克武器。它既没有运输队，也没有通讯队。

法国第十集团军和英国的这一分遣队试图据守松姆河战线。第五十一师单独负责长达十六哩的阵线，其余的军队也同样地任务很重。6月4日，他们和法军的一个师和法军坦克向德军在阿布维尔的桥头阵地发动进攻，但是没有成功。

6月5日，法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法军阵线共有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集团军群。第二集团军群防御莱茵河防线和马奇诺防线；第四集团军群据守埃纳河沿岸；第三集团军群则负责从埃纳河到松姆河河口的战线。第三集团军群由第六、第七和第十集团军组成；所有在法国的英国部队编为第十集团军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拥有将近一百五十万人即大约六十五个师的这一辽阔的战线，现在即将受到一百二十四个德国师的攻击。这一百二十四个德国师也编成三个集团军群，即博克指挥的沿海战区；龙德施泰特指挥的中央战区；勒布指挥的东方战区。这些战区的德军分别在6月5日、6月9日和6月15日发动进攻。在6月5日夜间，我们得悉德军已在当天早晨从亚眠到拉昂-苏瓦松公路七十哩长的战线上发动了攻势。这是规模最大的会战。

在敦刻尔克战役中，我们已经见到德国装甲部队如何逡巡不前、按兵不动，以便用力量留在法国战争的最后阶段使用。所有这些装甲部队现在全部出动，向巴黎与海岸之间脆弱无力、临时布置、或摇摇欲坠的法军阵线猛扑。在本书中，我只能叙述有我们的军队参加的海岸侧翼的战斗。德军在6月7日再度发动攻势，两师装甲部队向鲁昂推进，想把法国第十集团军劈成两半。左侧的法国第九军，包括苏格兰高地师、两个法国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或者说所有该军的剩余部队，和第十集团军阵线上的其它部队隔开了。由三十辆英国坦克支援的"波曼部队"当时企图掩护鲁昂。6月8日该部队被赶回塞纳河，当晚

德军进入鲁昂城。第五十一师和法国第九军的残部被切断于鲁昂-迪埃普三面受敌的地区。

我们极端关怀第五十一师，怕它被逐回勒阿弗尔半岛，从而与主力部队隔断，该师司令官福琼少将事前曾奉命于必要时向鲁昂方面退却。然而已经瓦解的法军司令部却禁止采取这种行动。我们曾多次紧急陈述我们的意见，但是都没有用处，他们顽固地拒绝正视面前的事实，以致使法军第九军和我们的第五十一师全遭毁灭。6月9日，当鲁昂已陷入德军之手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才到达位于其北部三十五哩的迪埃普。

那时候才接到向勒阿弗尔撤退的命令。曾派一支部队掩护这一行动，但是在主力部队能够行动以前，德军已经穿插进来了。德军从东面进攻，抵达海岸，第五十一师的大部分和许多法国军队被切断。这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措置失当的事例，因为在整整三天以前就已完全看出了这一危险。

在6月10日，经过激战之后，该师与法国第九军一起退到圣伐勒里的外围，指望从海上撤退。这时候我们在勒阿弗尔半岛的所有的其他部队已迅速而且安全地上了船。11日至12日夜间，大雾弥漫，舰只不能从圣伐勒里撤退军队。12日晨，德军进抵南面的海崖，海滩直接处于德军炮火之下。城里出现了白旗。法国第九军在上午8时投降，苏格兰高地师的残部也被迫在上午10时30分投降。仅有英军官佐和士兵一千三百五十人和法军九百三十人逃脱了；八千英军和四千法军落入了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七坦克师之手。我非常恼恨法国人没有及时让我们的这个师退往鲁昂，而让它一再等待，直到它既不能到达勒阿弗尔又不能向南撤退，最后被迫同他们自己的军队一起投降。苏格兰高地师的命运是艰苦的，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补充该师缺额的苏格兰人替他们报了仇，他们与第九苏格兰师混合再次编成苏格兰高地师转战各个战场。从阿拉曼起，打过莱茵河，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想起了查尔斯·默里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几行诗①，恰好可以引用在这里：

①引自《回乡集》。

城堡里下了半旗，

昨晚奏了城堡首领的挽歌，

许许多多被夺走丈夫的村妇

孤独地祝祷她们的征人。

为了自由，为了尚未达到的目的，

把山谷中的人都集合起来，送到前方，

砍掉那恶毒的鹰爪，

把它们的羽毛扔进大海。

城堡和市镇上的英勇的人们，

离开他们的店铺和作坊

愉快地辞别朋友，勇猛地冲向敌人，

老苏格兰仍然是不可轻侮。

6月11日上午11时前后，雷诺拍来一封电报，他也曾致电罗斯福总统。法国的悲剧愈演愈烈。前几天我曾催促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我们再也不能在巴黎开会了。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毫无所悉。德军的先头部队一定相距很近。我费了很多周折才和他们见面聚会，但是现在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知道法国人打算怎么办。雷诺当时告诉我，他能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接待我们。政府已从巴黎迁到图尔。法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他指定了我应当降落的飞机场。我欣然接受，于是下令午饭后"红鹤"式飞机在亨顿机场作好准备，在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取得了我的同僚们的同意后，我们大约在下午2点钟就启程。临行前我曾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6月11日

法国人又请我前往，这说明危机已经到来。我现正启程前往。现在你在言论或行动方面如能给他们以援助，便可改变局面。

我们也耽心爱尔兰。如果美国派遣一支分遣舰队访问贝雷黑文将有莫大裨益，我敢肯定这一点。

※　　※　　※

这是我第四次法国之行，因为这次去主要是了解军事情况，于是便请陆军大臣艾登先生与我同行，另外还有现任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当然还有伊斯梅。德国空军现已深入海峡，我们必须作一个较大的迂回飞行。与前几次一样，"红鹤"式飞机由十二架"喷火"式战斗机

护送。几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小机场降落。法国人在场的不多，不久一位上校乘汽车来了。我露出一副笑容，显得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想，当情势极端不利时，这样做是适宜的，但是这位法国人却面色阴沉，颇为冷淡。我立刻体会到，从一周以前我们访问巴黎之后，情况已大为恶化。稍事休息后，就把我们送到一座别墅，我们在那里见到了雷诺先生、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将维耶曼，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级别较低的戴高乐将军，他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紧靠旁边的铁路上有一列总司令部的车厢，我们一行中有些人准备在这列车上安歇。别墅中只有一个电话，安放在盥洗室内。电话很忙，打一个电话要等很久，电话里叫喊的声音没有停过。

7时，我们步入会议室。伊斯梅将军作记录。我只重述了我始终一致的印象，这是无法不予以同意的。没有非难和互相指责。我们都要面对无情的事实。我们英国人不知道前线究在何处，我们焦虑的是：德军装甲部队会从某处突然而来，甚至会向我们这里突然而来。实际上，讨论的主题是围绕着这些方面：我力劝法国政府保卫巴黎。我强调在大城市内进行逐房抵抗对入侵的军队有巨大的消蚀力量。我向贝当元帅追述1918年英国第五集团军惨败后，在博韦他的列车中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我还故意不提福煦元帅，单单提他如何扭转了当时的局面。我也提醒他，克雷孟梭如何说过："我决定在巴黎的前面作战，在巴黎的城里作战，在巴黎的后面作战。"贝当元帅很平静地以庄严的态度回答说，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调动六十个师以上的大军，可是现在一个师也没有。他说那时战线上有六十师英军。就是把巴黎化为灰烬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局。

随后，魏刚将军就他所知的情况叙述了正在距此五六十哩进行的流动不定的战争的军事形势，他对于法军的英勇极力赞扬。他要求各方面增援--尤其是英国所有的战斗机队都应当立即投入战斗。他说，"这里是决定点。现在是决定性时刻。因此，把任何一个空军中队留在英国都是错误的。"但是，我按照我特别邀请空军上将道丁出席的一次内阁会议所作的决定回答道："这里不是决定点，现在也不是决定性时刻。

那个时刻将要到来，那就是希特勒调动他的空军向大不列颠大举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制空权，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海上交通

畅通无阻，（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将替你们赢回一切。"①为了防御大不列颠和英吉利海峡，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留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放弃。我们打算在任何情况下继续作战，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打下去，但是放弃这些空军中队，我们就将失去生存的机会。说到这里，我便请求将西北战线总司令乔治将军召来；他就在附近，他们当即派人去请乔治了。

①我感谢伊斯梅将军，他记下了这些话。

不久，乔治将军来了。当我们把最近的事态告诉他以后，他证实了魏刚将军所谈到的法国防线的情况。我又极力主张我的游击计划。德军在接触点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如果所有的法国军队，每一个师、每一个旅，在他们的战线上都不遗余力地作战，就可以使敌军的活动全部陷于停顿，但是他们却回答我说：公路上的状况十分可怕，难民拥挤，遭到无法抵御的德机机关枪的扫射，大量居民成批地逃窜，还有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在继续崩溃。谈到某一点时魏刚将军说，法国或将不得不要求停战。雷诺立刻喝阻他："那是政治问题。"根据伊斯梅的记录，我曾说过："如果法国在苦难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为了我们而有所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打下去。"当我提到法军不管在任何地方继续打下去就能够牵制或消耗德军一百个师时，魏刚将军答道，"即便是那样，他们也可拿出另外的一百个师来进攻和征服你们。到那时你们又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我说，我不是一位军事专家，但是我的技术顾问们认为，应付德军入侵大不列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半路上尽量淹死他们，对余下的人，他们一爬上岸，就敲他们的脑袋。魏刚苦笑着回答道："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你们有一道很好的反坦克障碍。"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值得注意的话，须知，在这次使人苦恼的全部会谈中，我一再感到内疚，觉得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的英国在对德的地面作战中未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让十分之九的屠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损失都落在法国身上，而且是落在法国一个国家的身上。

又过了一小时左右，我们起身洗手，那时饭已摆在会议桌上。在这个休息时间，我私下和乔治将军交谈并向他提出：

第一，在国内战线上，无论在哪里都要继续打下去，并在山岳地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第二，到非洲去，这个办法，我一个星期以前还认为是"失败主义的"办法。我的这位可尊敬的朋友，虽负有许多直接的责任，但在领导法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能够按自己的意见做过，所以对这两个办法似乎都不抱多大希望。

我轻描淡写地记述这几天的情形，但这对于我们全体来说是心灵上真正的痛苦。

※　　※　　※

10点钟左右大家坐下来进餐。我坐在雷诺的右边，戴高乐将军坐在我的右边。有一道汤、一道蛋卷或别的什么菜，还有咖啡和淡酒。此刻，即便是处在德军蹂躏的极端痛苦中，我们仍然是十分友好的，但是一个不和谐的插曲立刻就出现了。

读者可以回忆，我曾强调在意大利参战时就要迎头痛击的重要性，我们在法国的完全赞同下作了安排，把英国的重轰炸机队调到马赛附近的法国机场，以便袭击米兰和都灵。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进攻了。我们刚一坐下，在法国指挥英国空军的空军中将巴拉特就给伊斯梅打来电话，说地方当局反对英国轰炸机起飞，理由是轰炸意大利必然带来对法国南部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则非英国所能抵抗或阻止的。雷诺、魏刚、艾登、迪尔和我离开了餐桌，商量了一会儿以后，雷诺同意给法国有关当局下达命令，叫他们不要阻止轰炸机起飞。但是，后来在当天夜里，巴拉特空军中将又报告说，机场附近的法国居民拖来各式各样的乡村车辆堆放在机场，以致轰炸机无法起飞去执行它们的任务。

当我们离开餐桌，坐下喝咖啡和白兰地时，雷诺便告诉我说，贝当元帅已通知他，法国必须寻求停战，贝当已写好有关文件要他过目。雷诺说，"他还没有将这个文件交给我。

他还不好意思这么做。"当他心眼里认为一切郁完了、法国应当投降时，却支持（即便是暗中支持）魏刚要求我们调派最后的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就这件事，他也应该感到羞耻。因此我们在这个紊乱的别墅里或到几哩外的军车上去睡觉时，心里都很不愉快。德军于14日进入巴黎。

※　　※　　※

清晨我们又重开会议。空军中将巴拉特也出席了。雷诺重申其增派五个战斗机中队驻在法国基地上的主张；魏刚将军说，他迫切需要白昼轰炸机以弥补其军队之不足。我向他们保证说，一俟我回到伦敦，战时内阁将立即对法国要求增加空军援助的种种问题予以仔细的和同情的考虑；但是我又再度强调，要把联合王国的基本国防都调光，那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①

①关于这个问题，看一下甘默林将军1938年3月15日向法国最高空军会议陈述的意见，是很有趣的。"万一英国来援助我们，合理的希望是：它可能同意加强我们的轰炸机队，但须使用我们的空军基地。另一方面，要它把担负其本土防御的战斗机队派到法国，看来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短暂的会议快要结束时，我提出以下几个明确的问题：

1．巴黎和巴黎郊区群众难道不能像1914年那样，或像马德里那样，成为一种分散敌人和阻滞敌人的障碍吗?

2．难道不能让英军和法军越过塞纳河下游组织一次反攻吗?

3．如果协同作战的时期已过，岂不意味着敌人力量也几乎是平均分散吗？难道不能进行纵深战和〔攻击〕敌人的交通线吗？在敌人与法国陆军和大不列颠作战的同时，敌人的人力物力是否足以长久控制现在所征服的一切国家和法国的大部分土地呢?

4．这样，难道不能延长抵抗，以待美国参战吗?

魏刚将军同意在塞纳河下游进行反攻的想法，但同时又说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实行这项计划。他又说，据他的判断，德国人已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控制他们现在所征服的国家和法国的大部分土地。雷诺接着说，德国从开战以来已建立了五十五个师并制造了四千到五千辆重坦克。这当然是把他们建造的数字大大夸大了。

在结束时，我极其郑重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假使情况有任何变化，法国政府应立即通知英国政府，以便在他们采取指导战争第二阶段行动的最后决定之前派员前来法国，在任何方便的地点与他们会晤。

我们随即辞别贝当、魏刚和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人员，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们会晤。末了，我把海军上将达尔朗请到一旁，单独对他

说："达尔朗，你千万别让他们拿到法国的舰队啊。"他庄严地承诺，他决不那样做。

※　　※　　※

由于缺乏适用的汽油，因而十二架"喷火"式战斗机无法护送我们。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则等待天气晴朗，或则坐"红鹤"式飞机去试一试运气。我们已确知，在全部航程中都有阴云。而我们又急于归去。结果，我们的飞机单独起飞了。行前曾电告本国，如果可能的话，派护航机来海峡上空迎接我们。当我们飞近海岸时，天已开朗，顷刻之间万里无云。我们右方八千呎下面的勒阿弗尔正在燃烧。浓烟向东方飘去。新的护航机不见到来。不久，我看见有人和机长商谈了一会儿，于是飞机立刻俯冲到距平静的海面约一百呎的低空，飞机在这里往往是看不见的。出了什么事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看见两架德机在我们的下面向渔船开火。我们很幸运，德机的驾驶员未向上看。当我们临近英国海岸时，新护航机接着我们了，忠实的"红鹤"式飞机在亨顿机场安然降落。

※　　※　　※

当日下午5时我向战时内阁报告此行的结果。

我按照魏刚将军在我们的会议上讲的那样描述了法军的情况。法军已经打了六天六夜，现在几乎是完全精疲力竭了。

敌人以一百二十个师的兵力，加之以装甲部队的支援，进攻法军四十个师；在每一点上法军都失去了主动，打了败仗。敌人的装甲部队使法军高级司令部发生了大混乱，指挥失灵，在行动上，已支配不了下级司令部。法军现在是在最后一条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的战线上。这条战线已有两三处被突破；

倘若这条战线一旦崩溃，魏刚将军就不负继续作战的责任了。

魏刚将军显然认为法国之继续抗战没有前途，而贝当元帅则又下定决心求和。他认为：法国现正遭到德军有计划的破坏，他的职责是把全国的其余部分从这种命运中挽救出来。

我提到他那份谈求和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他只给雷诺看过，却未交给雷诺。"毫无疑问，"我说道："贝当在这关键时刻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向来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就是在上次大战中也是如此。"另一

方面，雷诺先生似乎决心打下去，与他一同参加会议的戴高乐将军赞成游击战。他年纪轻，很有朝气，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认为很有这样的可能，即：如果现在的战线一旦崩溃，雷诺将要求他指挥法军。达尔朗海军上将也宣称，他决不让法国海军投降敌人；他曾说过，他的最后的手段是将海军送到加拿大，但是他的计划很有可能被法国的政客们推翻。

很清楚，法国已接近有组织抗战的最后阶段了，战争中的一章正在结束。法国人可能用某些方法继续斗争。甚至将来可能出现两个法国政府，一个媾和，另一个从法国殖民地进行有组织的抗战，用法国海军在海上继续作战并在法国国内打游击。是不是会出现这些情况，现在言之尚为时过早。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仍须给予法国某些援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我们本岛的防御。

第八章　本土防御

6月

英国的极大的努力--即将到来的危险--"突击部队"问题--地方防卫志愿军更名为"国民自卫军"--缺乏攻打敌军坦克的武器--杰弗斯少校的实验机构--粘性炸弹--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帮助--为遣返其他法国队伍而进行的安排--对法国伤员的照顾--不用英国部队修防御工事，让他们进行紧张的训练--报界和空袭--存在着德国利用在欧洲夺获的工厂的危险--在中东和印度发生的问题--武装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问题--我们防御计划的进展--巨大的反坦克障碍和其他措施。

在未来的岁月里，读者在读到这些章节时，可能感到那掩蔽着未知之数的帷幕是多么严密和多么令人困惑。现在在事后情况已经完全明白时，大家才容易看到，我们在哪些地方做得太愚昧或者过于慌张，在哪些地方又疏忽大意或者做得太笨。在两个月内，我们曾有两次大为震惊。德国之侵入挪威、突破色当，以及继此而引起的种种演变，都不断证明德国操有先发制人的巨大力量。他们还作好了什么其他的准备--巨细无遗的准备和组织呢？在我们几乎是完全缺乏装备和解除了武装的岛上的十几或二十个可能登陆地点之一，他们会不会挟其新式武器，按周密的计划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突然从天而降呢？或者，他们会不会入侵爱尔兰呢？一个人的推理不论多么明确、看来多么可靠，但是如果他不作好预防万一的准备，这人就非常愚蠢。

"请你相信，"约翰逊博士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在半个月内就被绞死，他的思想便一定非常集中。"我始终确信我们一定会战胜，不过，形势逼人，我的工作非常忙碌，而可喜的是，我能使我的看法付诸实现。6月6日对我来说可说是一个极其活跃、未曾虚度的一日。早晨我躺在床上思索着黯淡的局势，向秘书口授了我一天要做的事情的备忘录，载明我应当就哪些问题发布指示。

首先我要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报告关于制造打飞机用的火箭和触发信管的各种部件的研制的进展情形；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又要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每周报道有关设计和生产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

的情况。我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指示这两位新任大臣和他们的庞大部门注意我早就特别关心的这些事项。我要求海军部至少把五十名经过训练或经过部分训练的驾驶员暂时调到空战司令部。有五十五名实际上已参加了空中大战。我要求制定一项计划：如果意大利一旦参战与我们为敌的话，就空袭都灵和米兰。我要求陆军部，按照荷兰流亡政府的愿望，制定编组荷兰旅的计划；

我催促外交大臣，承认不受被俘的比国国王节制的比利时政府为比利时唯一的合法政权，并且要求外交大臣鼓励南斯拉夫进行动员，以对抗意大利的威胁。我要求在我们于纳尔维克地区修筑而现在准备放弃的巴尔多弗斯和斯卡恩兰机场埋下延时爆发的炸弹，以使得这两个机场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不能使用。我记得，德军1918年最后退却曾经多么有效地利用过这种方法使我们迟迟不能使用铁路。可惜，我们连一个延时炸弹也没有！鉴于我们即将面临意大利的敌对行为，我为停泊在马耳他港进行各种修理的许多舰只感到担心。我曾就在英国本土伐木和生产木材一事写给军需大臣一份很长的备忘录。这是缩减我们进口木材吨数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此外，我们今后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能从挪威输入木材。在本书附录一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类备忘录。

我渴望有更多的正规军队，以便重建和扩充陆军。战争不是靠英勇的民兵能够打胜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6日

1．两个多星期以前，我听说有八营士兵可以在命令发出后的四十二天内离开印度到达英国。命令已经发出去了。直到6月6日（即今日）第一批八个营才离开印度，绕道好望角，要7月25日才能到达。

2．澳大利亚军正在乘巨轮前来，但他们似乎曾在开普敦耽搁了一个星期，而且现在只以十八浬而不是二十浬的速度前进，我相信二十浬是可能的。希望他们于15日前后到达。

是这样吗？无论如何--他们一经到达，应立即原船载运本土防卫队--愈多愈好--最好是十二个营，以最大的速度开往印度。到达印度后，立即把第二批的八个正规营全速运回英国。然后再载运另外一批本土防卫队去印度。将来的调动可在以后讨论……我现在要求的是：巨轮来去都要开足全速。

3．我获悉，从巴勒斯坦抽调几个营的工作，由于受到当地的反对，实际陷于停顿，我对此深感遗憾。韦维尔①将军只根据他自己的观点估计形势，这是很自然的事，而我们则要考虑建立一支劲旅，以尽量弥补在战争的第一年中未能以一支适当的英国远征军援助法国这一可悲的失败。你是否知道：

在上次大战的头一年内，我们有四十七个师参加战斗，当时每师有十二个营，并外加一个工兵营，而不像现在每师只有九个营？我们的确吃了疲疲沓沓的官僚作风的亏。

①韦维尔（Wavell）：旧译作"魏菲尔"。--译者

4．为了不抽调英国远征军，我一直愿意等待由八个印度土著营接替从巴勒斯坦调走的八个营的防务，如果前者能立即前往巴勒斯坦的话；但你勿须就此事给我一个时间表。是否可以取道巴斯拉和波斯湾运送这些不列颠营和他们的印度籍的接替者，对此我迄今尚未接到任何报告。

请尽快把报告送给我。

5．我也准备考虑另一办法，即直接采取这一步骤：将其余的澳大利亚军运送回国（即运送到不列颠）。希望你就这件事给我一份备忘录，特别指明可能启程的日期。

6．你不要以为我忽略了中东的局势。相反，在我看来，我们还要大大依靠印度，川流不息的印度部队应由孟买和［经］卡拉奇穿过沙漠前往巴勒斯坦和埃及。目前印度还没有做出值得一提的事。在上次大战的头九个月里，不单我们所有［英国］正规军是来自印度（其数字比现在的多得多），而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印度军在法国还参加了战斗。和二十五年前的事相比较，我们显然是很软弱、行动迟缓并缺乏活力和猛干的精神。我确实认为你和劳埃德与艾默里应当使我们在东方和中东的事务摆脱呆滞的局面。

※　　※　　※

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英国人都参加了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空前团结。男人和妇女在工厂里的车床和机器旁边辛勤地劳动，直到精疲力竭，倒卧在地，不得不把他们扶走，让他们回家，而他们的岗位则马上由另外的人提前上班接替。所有的男人和许多妇女唯一的愿望便是能够手持武器。

战时内阁和政府拧成一股绳，紧密团结，所有的人们对此仍然铭记不忘。人民丝毫没有恐惧之感，而他们在议院的代表也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情。在德国的打击下，我们的牺牲没有法国的牺牲大。没有别的事比敌人入侵的威胁更能促使英国人行动了，因为英国一千年也未被人入侵过。广大的人民都下定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宁可死去。用不着发表演说去激励他们的精神。他们很乐于听我表述他们的感情，对他们决心做的和打算做的事提出充足的理由。可能产生的唯一分歧，是有些人甚至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并且还认为疯狂的热情可以加强行动。

我们要派遣仅有的两个装备精良的师重返法国，这一决策使我们更加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抵御敌人对本岛的直接侵袭。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18日

我愿获悉与下列有关的情况：（1）沿海瞭望哨和沿海炮兵；（2）港口和设防的海湾的堵塞（即防御登陆地的设施）；

（3）准备直接支援前述地带的部队；（4）机动纵队和旅团；

（5）一般后备部队。

应派员向我解说上述各部队的情况，包括每个地区内可以使用的大炮。我曾发出指示，应立即用步兵坦克和巡逻战车装备第八坦克团，直到他们拥有五十二辆全部装甲并安有大炮的新坦克为止。本月和上月军用品的产量若何？要确实做到：很快把这些产品送到部队而不要搁置在仓库里。卡尔将军负责此事。让他提出报告。

关于成立冲锋队一事，本土部队总司令的意见如何？我们一向轻视这种想法，但是在上次大战中，德国由于采取这种办法而确实有所收获，在这次大战中，这又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因此，至少应当有两万名冲锋队即"豹队"［最后定名为"突击部队"］，人员可从现有的部队中抽调，作好就地歼灭小规模登陆部队或伞兵的准备。应以最新式的武器，如手提机关枪、手榴弹等，装备这些军官和士兵，并且在摩托车和装甲车方面应给予最大的便利。

※　　※　　※

艾登先生5月13日在内阁提出的关于建立地方防卫志愿军的计划，立刻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22日

请送来一份关于地方防卫志愿军情况的简明报告，说明征募和武装志愿军的进展情形，说明他们是用来对敌人进行监视还是用来正式作战？他们同警察、军事指挥部和地方长官的关系如何？他们听从谁的命令，向谁报告工作？你如果能将这些情况写成一份一两页的简明报告，我将不胜欣慰。

我许久就想使用"国民自卫军"这样的名称了。早在1939年10月我就提出过这一建议。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26日

我对你那支新编的大队伍的名称"地方防卫志愿军"不大赞同。"地方"这个辞不能激发人心。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今天向我建议用"民防队"这一名称，而我则认为用"国民自卫军"较好。如果认为"国民自卫军"更有力量，就不要因为已经制就臂章等原因而对改换名称有所犹豫。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27日

我希望你赞成我将"地方防卫志愿军"改名为"国民自卫军"的建议，因为"地方防卫志愿军"使我联想到地方政府和地方选择权。在我昨天的巡视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都赞成这一名称。

于是就更换了名称，这一强大的组织不久就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逐渐有了精良的武器，继续扩大。

※　　※　　※

在这些日子里，我主要担心的是德国坦克部队登陆。因为我曾设想过我们的坦克部队可以在德国海岸登陆，所以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敌人也可能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或反坦克弹药，甚至连普通的野炮都没有。从下面讲述的这件事就可以估量出我们是多么窘于应付这种危险。我曾巡视靠近多佛尔的圣马加里特湾的海滩。旅长告诉我说，他那个旅守卫着这长达四五哩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但是他只有三门反坦克炮。他说，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他用略带诘难的口气问我，他是否可以让他手下的士兵射击一发炮弹，以资练习，使他们至少知道这种武器的效果如何。我答道，我们供应不起演习炮弹，并且说，须等到最后一刻、在最近的射程以内才可开炮。

因此，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遵循通常的途径去寻找应付的办法了。为了使任何一个新颖的想法或新的发明不受机关办事程序的束缚而能迅速地运作起来，我决定以国防大臣的身分亲自领导杰弗里斯少校在怀特丘奇建立的实验场。1939年，当从事漂浮水雷的研究时，我在和这位卓越的军官的接触中获益匪浅，正如将在下文中见到的，他那聪明而具有发明才能的头脑曾对整个战争有所贡献。林德曼同杰弗斯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利用他们的头脑和我的权力。杰弗斯少校同另外几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向坦克车投掷的炸弹，可以从窗口投出，粘在坦克车上。当爆炸性极强的炸药实际接触钢板爆炸时，是特别有效的。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图景：那些忠诚爱国的士兵或民众飞奔到离坦克很近的地方投掷炸弹，尽管炸弹的爆炸会使他们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毫无疑问，会有好多人这样做。我还设想过，把这种炸弹装在短棒上，用少量炸药从来复枪打出去。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6日

目前最重要的是研究出能以来复枪射击坦克的投射弹，类似枪榴弹，或者用反坦克枪射击，类似迫击炮弹。粘爆弹似乎可用于前者，但是也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要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可以用反坦克枪或者用普通来复枪发射的投射弹。

我对此事催促得很紧。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16日

谁负责制造粘性炸弹？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推进得非常缓慢。请卡尔将军今天就这一情况做出报告，并就此事交给我一份简明的报告，从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叙述一下此事的情景。

应逐日催办此事，我希望每三天得到一份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4日

数日前我曾提及粘性炸弹的事。应事先做好有关制造的一切准备工作，使进一步的体验获得成功。请给我一份日程表，说明为什么在这样紧迫的进程中会出现延误的情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4日

据我了解，试验并不十分成功。炸弹不能粘附在布满灰尘和泥土的坦克车上。毫无疑问，可以发明粘性更强的混合剂，杰弗斯少校应

当坚持下去。

对于那些在过去不积极推进这种炸弹的制造而如今又嘲笑这事没有成功的军官，我非常讨厌。

最后，这种粘性炸弹终于被大家认为是我们最好的应急武器之一。我们在本土从来没使用过这种武器，但是，在普遍处于原始状态的叙利亚，曾证明了它的价值。

※　　※　　※

显然，我们应当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建立法国部队，以便帮助戴高乐将军使真正的法国的化身生存下去。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陆军、空军大臣1940年6月27日

1．应立刻用现在在我们手中的法国舰只把在爱恩特里营的一万三千六百名法国海军人员、特伦特姆公园的五千五百三十名陆军、阿罗公园的一千九百名士兵和布拉克普尔的分遣队送到法国的领土--摩洛哥去。

2．应当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要把他们送到法属非洲去，是因为法国所有的大港口全都在德国人的手里，并且法国政府将对他们未来的行动做出安排。

3．但是，如果有人想留在这里对德作战，他们应当立即说明。必须注意，不得违反任何一个军官或士兵的意志而把他们送回法国管辖区。载运船只明日即应准备停当。部队应在他们自己的军官指挥下行动，携带各人的武器，但是要尽可能地少带弹药。应对发给他们的军饷进行安排。从纳尔维克开来的舰只上的法国物资以及"伦巴第"号和其他舰只上的弹药都应由我国接收，抵偿我国支付的费用。

4．要特别照料法国的伤员。凡是可以送走而没有危险的，应尽可能直接送回法国。应当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看他们希望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如果希望把他们送到法国的大港口，就应当和德方作好安全进港的安排；不然的话，就送往卡萨布兰卡。所有危险的病号都应留在这里照料。

5．除了上述各部队成员中有些自愿留下来的以外，还一定有许多个别的人到这里来，希望能继续作战。应让这些人选择：是回法国还是在戴高乐将军指挥下的法国部队中充当士兵，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决

定告诉戴高乐将军，并且给予他以适当的便利，收集他的人。我对戴高乐将军向组织好的队伍讲话已不抱希望了，原因是他们的士气败坏得太快了。

我希望我们的陆军恢复正常并重新振作其战斗力，但是，由于有如此之多的队伍忙于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或沿岸地区构筑防御工事，所以我的愿望从最初便受到阻挠。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25日

只用五万七千人［非战斗人员］去修筑所有这些［防御］工事，这简直令人吃惊。另外，我担心有很大数量的部队都用去修筑防御工事。在目前这一阶段中，部队每天至少要训练八小时，包括每天早晨进行一次严格的检阅。所有必需的劳动都应当从非战斗人员方面设法。当我视察东安格里亚的时候甚至很难看到一营人在列队操练，旅团中的作战部队既不应该用于防守易受攻击的弱点，也不应该用于修筑防御工事。当然，这种情况不能马上改变，但是，应如何尽快地促成其实现，请向我提出建议。

※　　※　　※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0年6月26日

应当告诉报界和广播电台：要用冷静的态度和逐渐使公众淡然视之的口吻报道敌人的空袭。刊载这类消息不应当用过分惹人注目的篇幅或标题。应当使人民习惯于把空袭看作家常便饭。不应当明确说出遭受空袭的地点。不要刊登房屋倒塌的照片，除非有什么极其特殊的地方或是能说明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体多么有效，才可刊登。应当明白，大多数的人民根本受不到任何单独一次空袭的影响；如果未曾空袭到他们头上，他们对空袭就不会有任何可怕的印象。人人都应当学会把空袭或空袭警报看作不过是一场雷雨罢了。请你向报界权威人士讲述这些见解，劝他们予以协助。如果这样办有困难，我愿亲自会见报业主协会的人，但我希望不需要我亲自去。截至目前为止，报纸对这件事的处理还是值得称赞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6月27日

附件［自印度运送部队的日程表］使我急于知道你打算怎样使用这八个精锐的正规营。显然，他们将加强你们的突击部队。有人设想，可以把他们编成两个步兵师，每一师加上五个精锐的本土防卫队

营，共为十八个营。是不是也应当从这些正规营中拨出一定数目的军官和军士以加强拨归这些师的本土防卫队营呢？这样，您很快就会有六个步兵旅了。唉！

我担心炮兵一定要落后，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落后得太久。

※　　※　　※

由于和谈的谣言愈来愈多，同时，梵蒂冈又通过伯尔尼送来了一封信，我认为应当把下面的备忘录交给外交大臣：

1940年6月28日我希望向罗马教皇的使节说明：我们不想询问同希特勒媾和的条件，所有我们的外交官严禁接受任何这类建议。

但是，以下的文件表明了我们疑惧的心情。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29日

当我们正在加紧准备掌握制空权的时候，德国也一定在组织被占领国家的一切工业，使之生产适合［用来］进攻我国的飞机和其他军用品。因此，这是一场竞赛。他们不能马上使被夺的工厂立刻投入生产，与此同时，由于我们防御能力和陆军力量的增长，我们就能克服德国入侵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德国刚刚拿到手的工厂炸毁，则明年敌我双方生产量的比较将如何呢？德国人由于不再需要保持一支强大的部队和法军经常接触，所以他们在空军和其他方面也有余力来攻击我们。我们难道估计不到这种力量颇为强大吗？他们什么时候才发动攻击呢？到现在为止，因为情势紧急，我估计是在今后三个月中，但是1941年又当如何呢？在我看来，只有美国的大量援助才能使我们渡过这一关。

※　　※　　※

随着6月份的消逝，我们对德国可能在任何时候进攻我国的感觉愈来愈深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30日

应研究海军部的潮汐表、月光以及恒伯河、泰晤士河口和滩头堡的情况，以便确定哪几天最适于由海上登陆。应征询海军部的意见。

参谋长委员会一向非常担心敌人在爱尔兰登陆或空投伞兵。我觉得，我们的人力、物力极为有限，难以进行很适当的军事调配。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30日

在此关键时刻，如果把我们仅有的装备完整的两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调出大不列颠，将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措施，所以，我很怀疑：爱尔兰的情况是否像大陆作战一样需要使用成师的军队及其全部车辆呢？据说，即便是事前作好一切准备，从这里运一师人到爱尔兰也需时十天，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满意。应制定一项能使两三个轻装旅在接到通知后不久就可出发的计划，到达北爱尔兰的时间不要超过三天。备用的运输工具应事先运往。派遣大批的炮兵去爱尔兰是错误的。看来，海军不会在那里登陆。空投伞兵又不能携带许多大炮。最后，无论爱尔兰发生任何情况也没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

在从巴勒斯坦调回队伍这件事上，我曾遇到我的两位老朋友--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和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的阻挠，劳埃德勋爵是彻底反犹太而亲阿拉伯的，我曾希望武装该地犹太血统的殖民地人民。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在印度应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上，和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要把印度部队立即调往巴勒斯坦和中东，而总督和印度事务部则自然倾向于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依靠印度军需工厂的生产，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0年6月22日

1．我们在印度已经有大量部队，但是还没有为了战争的总的目的而善加利用。印度对这次战争的支援，远不如1914--1918年的多。……在我看来，战火很可能蔓延到中东，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气候很适合于印度部队。我建议把他们编成旅团，按照英国的新编制，每个旅团配备一定比例的炮兵。我希望在今冬就可编成六个或者八个这样的旅团。这些旅团中也应包括一些廓尔喀人旅。

2．应继续进行调送英国正规营的工作，在调送英国正规营后，接防的本土防卫队不得不延迟两星期才能开到，我对此不胜遗憾。请再次向总督保证，这事正在进行中。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0年6月28日

你主张的政策是错误的，其证明是你［我们］不得不在巴勒斯坦驻扎大量为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部队：

六个步兵营

九个义勇骑兵团

八个澳大利亚步兵营

总数可能有两万多人。这就是几年来坚持反犹太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战火严重地波及埃及，则必须撤出所有这些部队，那样一来，犹太血统的殖民地人民的处境就太危险了。虽然这些部队中有些是我们最精锐的，而且其他地方极其需要，但是，我敢肯定你会告诉我们说：这些部队不能撤出。如果把犹太人适当地武装起来，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自己的军队了，而且也不会出现犹太人攻打阿拉伯人的事，因为他们完全依靠我们，依靠我们的制海权。当我们都为了生存而战斗的时候，竟为了支持一部分保守党人所主张的政策而不动用这支庞大的军队，我认为简直是件可耻的事。

我曾经希望你对巴勒斯坦的局势从大处着眼，要把调出英国驻军当作当务之急。我当然不能赞同你为我拟订的答案。

我根本不承认在近东和印度的阿拉伯人的感情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受到伤害。现在我们和土耳其人保持这样友好的关系，我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　　※　　※

一百二十五年以来，在英吉利海峡的狭窄的海道对面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强大的敌人。必须把我们重建的正规军和人数更多但训练较差的本土防卫队加以改编和部署，以形成周密的防御系统，作好准备，如果侵略者到来，就消灭他们--因为想逃是逃不脱的。双方都是"生死攸关"。国民自卫军已经可以纳入总的防御组织之内了。6月25日，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他的计划送交总参谋长。这些计划当然都经专家十分小心地检查过，而我自己也曾非常注意地加以审查。这些计划大体上可以通过。在这庞大的未来计划的初步提纲中有三个主要之点：第一，在沿海敌军可能进犯的海滩上修筑"覆盖式"战壕，守卫海滨的士兵可以在守卫地点作战，另外由机动预备队予以支援，以便立即进行反击；第二，建立一条穿过英国东部中心的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以便保护伦敦和大工业中心不受敌军装甲车的侵犯；第三，在反坦克障碍线的后面，是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后备军。

随着时光的消逝，这第一个计划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补充和修改，但是总的精神却没有改变。如果受到袭击，所有的部队应即固守，不但要采取线形防御，而且要多方设防，同时，其余的队伍应迅速行

动，消灭无论是来自海上还是来自空中的侵略者。凡被切断了直接补充线的人们，不应当只停留在阵地里。他们应采取积极的行动从背后搅扰敌人，干扰敌人的交通，毁坏敌人的物资。一年以后，当德军像潮水似的涌进俄国时，俄国人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大。许多人一定由于在他们周围有数不清的人在活动而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能够理解以下这些活动的必要，如在海滩上拉铁丝网、埋地雷，在狭路上布置防御战车的障碍物，在十字路口建立碉堡，一再闯入他们的住宅在阁楼里堆满沙袋，在高尔夫球场上或最肥沃的土地和花园里掘宽广的反坦克壕等。所有这些麻烦的事，以及比这些更麻烦的事，他们都好好地接受了。

但是，他们有时一定会纳闷，是否有一个总的计划，或者是否有少数人在滥用他们新得到的干涉公民财产的职权。

我们是有一个周密、协调和包括各个方面的总计划的。这个计划后来发展成这样的形式：全面指挥权由伦敦总司令部掌握。整个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分为七个指挥部，下面又分为军管区和师管区。每个指挥部、军和师都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兵力为机动后备队，只派遣最少的兵力去据守他们特定的防区。这样，在海岸的后方便逐渐在每个师管区内建立了防御地带，在这些地带之后又有类似的军管区防御地带和指挥部防御地带，整个防御系统的纵深达一百哩或一百哩以上。

在这后面穿过南英格兰往北一直到诺丁汉郡境内建起了一道反坦克障碍物干线。最重要的是隶属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直接指挥的最后后备军。这就是我们保持一支人数尽可能多、机动性尽可能强的军队的政策。

在这总的组织中，又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对我们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各港口都各别处置。敌人似乎不至于直接从正面进攻一个设防的港口，所有我们的港口都已成为巩固的据点，从陆地和海上都可以同样进行防御。当我们的军事当局都普遍地接受并在国内严格地执行港湾设防这一原则的时候，在新加坡的历任高级军官却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使我不胜惊异，但是这是后来的事了。在英国数千平方哩的土地上都布置了障碍物以阻止空运部队登陆。我们的飞机场、雷达站和贮油库在1940年夏天就已经有三百七十五处，这些地方都需要特别守备队和它们自己的飞行人员加以防守。数千个"弱点"--桥梁、发电站、

仓库、重要的工厂和类似的地方--需要日夜防守，以免遭受破坏和突然的攻击。现在也制定了计划，当敌人夺获这种地方时，便立即销毁有利于敌人的物资。我们也制定了极为详细的计划，在对交通失去控制以前，就破坏港口设施，炸毁重要道路，使汽车运输、电报、电话、铁路和车辆陷于瘫痪，但是，尽管有这许多明智而又必要的预防措施（在进行这些工作中民政部门曾给予军事部门无限的帮助），但不能说这是"焦土政策"；英国人民要保卫英国，而不是要毁灭它。

第九章　法国的痛苦

给总统的电报--我访问图尔--形势恶化--博杜安先生--伟大的曼德尔--和雷诺的谈话--我拒绝解除法国在1940年3月28日承担的义务--赫里欧先生和让纳内先生的坚决态度--"应运而生的人"--法国政府决定迁往波尔多--6月13日罗斯福总统给雷诺先生的电报--我给总统的电报--给雷诺的电报--"英国和法国的永久联盟"--总统发来令人失望的电报--我6月14、15日致总统电--6月9日沿埃纳河的大战--法军战败--马奇诺防线无济于事的抵抗--我们微小的贡献--布鲁克将军的新指挥权--关于在布列塔尼半岛设立桥头阵地的会谈--布鲁克宣称军事形势已无可挽回--我同意--我军于6月16、17日撤退登船--贝当政府要求停战--第二次敦刻尔克撤退--十三万六千英军和两万名波兰军队运到不列颠--"兰卡斯特里亚"号惨剧--我6月16日致各自治领总理函--我对于英国上空的空战所寄与的希望。

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是否应继续单独作战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竟从未列入过战时内阁的议事日程。这是因为当时政府中各党派人士都认为这是无可置辩和理所当然的事，同时，我们也确实太忙，不能在这样一个不实际的空谈或无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再则，我们都一致满怀信心地对待这新的形势。我们决定把全部事实告诉各自治领。战时内阁要我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含义相同的信，并且由我表示支持法国政府的决心，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援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6月12日

我在法国最高统帅部度过了昨夜和今天早晨，魏刚将军和乔治将军以最严重的措辞向我说明了此间的形势。无疑，你已经从布利特先生处获悉全部详情。如果法国的前线一旦崩溃，巴黎陷落，魏刚将军正式向他的政府提出法国已不能再继续他所谓的"协同作战"，这时候，形势的演变若何，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年老的贝当元帅在1918年4月和7月间表现得并不怎样好，我很担心，他现在要用他个人的名声和威望替法国缔结一项和约。另一方面，雷诺则主张继续打下去，他手下有一位年轻的戴高乐将军，这位将军认为大有可为。达尔朗海

军上将宣称，他要把法国舰队送往加拿大。两艘新式巨舰如果落在恶人之手，将会造成莫大的损害。据我看，在法国一定有许多人愿意继续战斗，或者是在法国，或者是在法属殖民地，或者是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所以现在正是你尽力支持雷诺的时候，希望你扭转局势，使之有利于法国做最有效的和最长期的抵抗。虽然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我还是冒昧向你提出来。

※　　※　　※

6月13日，差不多是四年之后的同一天，我对法国进行我最后的一次访问。法国政府这时已撤退到图尔，情势愈来愈紧张。我带着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和伊斯梅将军，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勋爵也自愿跟我们一起去。在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精神振作的。这次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周围有一队"喷火"式战斗机护航，比以前绕了一个更大的弯向南迂回飞行。飞临图尔上空时，发现机场昨夜曾受到猛烈轰炸。虽然机场上有许多巨大的弹坑，但是我们和所有的护航机都顺利着陆。我们立刻感觉到事态是更加恶化了。机场上没有人来欢迎我们，也不像有人在希望我们来。我们从机场卫戍司令处借了一部军用汽车，驱车进城，开往市政府，据说法国政府的总部就设在那里。那里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但是据称，雷诺就要从乡下乘车赶来，曼德尔不久也要到来。

这时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主张先吃饭，商量一阵之后，我们便开车穿过几条街道，街上拥塞着难民的车辆，车顶上多半铺着床垫，车内塞满了行囊。我们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已经关了门，经过一番解说后，弄了一顿饭吃。正在吃饭的时候，博杜安先生来拜访我，他的权势在最近这些日子愈来愈大。他立刻温文尔雅地婉转表示，法国的抵抗是毫无希望了。

如果美国对德宣战，法国还可继续作战。我对此事有何想法呢？我没有和他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希望美国会参战，并说我们应当继续打下去。有人告诉我，他事后到处散布，说我曾同意这一点：除非美国参战，否则法国便可投降。

然后，我们又到市政府去，内务部部长曼德尔在那里等候我们。这位作过克雷孟梭的忠实的秘书和继续克雷孟梭生平事业的人，看来很精神抖擞。他简直就是精力和反抗的化身。他的午餐是一份肥美的

烤鸡，这时摆在他面前的盘子里还没有吃。他好像是一道阳光。他两只手里都拿着电话筒，一直在不断地用电话发布命令和决定。他的想法很简单：要在法国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便掩护尽可能多的人前往非洲。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英勇的法国人了。法兰西共和国光复后，把被雇用来暗杀他的凶手枪毙了，那是完全应当的。他的同胞和盟国都对他的一生深表敬仰。

不久，雷诺先生也来到了。最初他有些沮丧。魏刚将军曾向他报告，法国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了。前线许多地方已被突破；全国各地的公路上沿途都是潮水似的难民，许多军队也已秩序紊乱。最高统帅认为：应当趁法国还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到和平来临的时候，要求停战。这就是军方的意见。他当天还要给罗斯福先生再拍发一封电报，说明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盟国事业的命运掌握在美国之手。此后，不是停战就是媾和，二者必取其一。

雷诺先生接着说，内阁会议曾在前一天指示他问一问：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英国将采取什么态度。他自己深深知道这一庄严的誓约：任何盟国之一都不能单独媾和。魏刚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则说：法国已经为共同的事业牺牲了一切。它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它也成功地大大削弱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不承认法国在力量上已无法继续作战，如果还希望它打下去，从而使法国人民听凭那些玩弄手法牵着被征服的各国人民鼻子走的无情专家们的摆布，陷入必然的堕落和恶化的境地，那将是使人感到震惊的。

这就是他现在要提出来的问题。大不列颠会不会认识到法国面临的困难事实呢?

以下是英国官方的记录：

丘吉尔先生说，大不列颠认识到法国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牺牲是多么大。现在该轮到英国来做出牺牲了，英国对此已有所准备。由于在法国北方采取双方所同意的战略，战事遭受挫折，英国发现它目前在地面作战方面的贡献太小，因而感到悲痛。英国人还没有尝到德国皮鞭的滋味，但是是完全知道那是多么厉害的。虽然如此，英国人只有一个念头：打赢战争，消灭希特勒主义。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的；没有任何困难和顾虑能阻挡英国人民。他确信，英国人民有能力忍受一切、坚持下去、反攻敌人，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他们希望法

国从巴黎以南一直到地中海继续战斗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就从北非进行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等待的时间不会是没有尽头的：美国说一句话，就会使时间大为缩短。反之，法国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希特勒是不会遵守任何诺言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国继续战斗，以其优秀的海军和广大的法兰西帝国以及它仍然有力量进行大规模游击战的陆军继续战斗，如果德国没有能够毁灭英国（德国一定想毁灭英国，否则就要失败），如果那时德国的空中力量被粉碎，那么，这万恶的纳粹帝国就要全部垮台。如果美国马上给予援助，或者甚至只发表一个战争宣言，胜利就不会太远了。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要继续战斗。英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它的决心：决不讲和，决不投降。对它说来不战胜毋宁死。以上是他对雷诺先生的问题的回答。

雷诺先生说，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英国的决心。可是他急于要知道，当遇到某种意外情况时，英国将怎样反应。法国政府--现在的政府或是另一个政府--可能说："我们知道你们会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我们看到有胜利的希望，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早日胜利的充分希望。我们不能指望美国的援助。·在·隧·道·的·尽·头·没·有·光·明。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人民，让他们永远受德国人的统治。我们必须妥协。我们别无他法。……"时间已经太晚了，已不能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防御基地。在法国本土上，没有一块地方能使真正的法国政府可以逃脱敌人的俘虏。……因此，要对英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努力，贡献了它的青春和鲜血；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了；法国已经再拿不出什么东西贡献给共同的事业了，因此它有权单独媾和，这并不违背三个月前签定的庄严协定中包含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你是否承认呢？"

丘吉尔先生说，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非难和互相指责上，但是这并不是说，英国就同意与最近签订的协定相违背的行为。第一步应该由雷诺先生再致函罗斯福总统，将目前形势如实地告诉他。在考虑任何步骤以前，让他们先等一等回信。如果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法国就会恢复它的尊严和伟大。

虽然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请求在我做出答复之前，让我和我的同僚出去商议一下。于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就走出来，到一个

水滴滴的但满布阳光的花园中去，在那里谈了半小时。我们回来以后，我又重申我们的立场。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不能同意单独媾和。我们作战的目的是要彻底击败希特勒，我们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赞同解除法国的义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责难法国；但这和同意解除它履行诺言的责任是两码事。我极力主张法国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新的呼吁，我们将在伦敦对此给以支持。雷诺先生同意这样做，并且答应说，法国要一直坚持到知道他的最后呼吁的结果为止。

临行之前，我向雷诺先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有四百多名德国飞行员（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皇家空军击落的）现在囚禁在法国。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应该把他们交由我们看管。雷诺先生欣然允诺，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已经没有权力履行这个诺言了。这些德国飞行员后来又都参加不列颠之战，我们只得再一次击落他们。

我们谈话完了的时候，雷诺先生把我们带到隔壁的房间里，众院议长赫里欧先生和参院议长让纳内先生都坐在屋里。

这两位法国爱国者都非常激动地说，一定要誓死战斗。当我们顺着挤满人群的过道走进庭院的时候，我看见戴高乐将军毫无表情地呆立在门口。我低声向他用法语致意，叫他"应运而生的人①"，他依然是毫无感觉的样子。院子里大约有一百多位法国的领导人物，样子都很悲惨。有人把克雷孟梭的儿子领来见我。我和他紧紧握手。"喷火"式飞机已飞入空中，我在平安而迅速的归途中睡得十分香甜。这样做非常理智，因为在晚间就寝前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呢。

①"L'hommedudestin"--指拿破仑·波拿巴。--译者

在我们5点半钟左右离开图尔后，雷诺又在冈惹和他的阁员开会。他们由于我和我的同僚没有去参加他们的会议而感觉不快。无论我们要多么晚才能起飞回国，我们都很愿意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根本没有人来邀请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要召开法国内阁会议。

在冈惹通过了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的决议。雷诺向罗斯福发出了电报，极力呼吁美国参战，要求至少要美国舰队参战。

晚10时15分，我向战时内阁作了新的报告。我的报告得到了我同行的两位同伴的赞同。当我们还在坐着谈话的时候，肯尼迪大使带着罗斯福总统答复雷诺6月10日呼吁书的电报来了。

罗斯福总统致雷诺先生1940年6月13日

你6月10日的电报使我十分感动。我已对你和丘吉尔先生说过，我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盟国政府得到他们迫切需要的物资，我们正在加倍努力以便给予更大的援助。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并支持盟国为之而战的理想。

法国和英国军队所进行的英勇抵抗，给美国人民的印象很深。

特别使我本人感动的是，你宣称：法国为了捍卫民主要继续战斗下去，即便是因此而慢慢撤退，甚至撤退到北非和大西洋，也要继续战斗。要记住，法国和英国舰队应继续控制大西洋和其他的大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还要记住，从外来的重要物资是维持全部军队所必需的。

我也深为丘吉尔首相几天前就大英帝国继续抗战发表的谈话所鼓舞。这样的决心看来也适用于领土遍于全世界的法兰西帝国。在世界事务中，海军的力量依然可以说明历史的教训是正确的，这一点达尔朗海军上将知道得非常清楚。

我们全都认为总统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授权雷诺，公布他6月10日的电报，阐明其全部含义，现在他又送来了这样强有力的回电。如果法国因此而决定进一步忍受战争的痛苦，则美国将更进一步承担投入战争的义务。无论如何，总统的回电中包含两个等于处于交战状态的要点：第一，答应予以各种物资援助，不言而喻，这是积极的援助；第二，号召法国甚至在政府被逐出法国也要继续作战。我立刻发电向总统表示我们的谢意，同时也竭力以极端赞许的口吻评论总统致雷诺的电报。也许我不应该强调这几点，但是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一切现有的或能够得到的有利因素。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6月13日

肯尼迪大使当已向你报告英国和法国今天在图尔开会的情形，我已经把会议记录给他看过了。我不能夸大这一会议的严重性。他们快要完结了。魏刚主张，当他还有足够的军队免使法国陷于一片混乱的时候，应要求停战。雷诺问我们，鉴于法国的重大牺牲和痛苦，我们能否解除法国不单独媾和的义务。虽然我们因为不可避免地打输了这场恶仗，内心十分沉痛，但是，我毫不犹疑地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拒绝同意法国停战或单独媾和。我极力主张，要等到雷诺向你和美国再发

出一次求援的呼吁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我是支持他的呼吁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同意，目前雷诺和他的部长们心情都比较好转。

雷诺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他便不能鼓动法国人民继续战斗下去，而这种希望，只有等你尽量使美国进行最大限度的干涉才能产生。正如他所说的，他们希望在隧道的尽头能看见光明。

当我们乘飞机归国的时候，你已经拍来了这封庄严的电报，我一到达，肯尼迪大使就给我送来了。英国内阁为这封电报所深深感动。要我替他们表示谢意，可是，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为了使这封电报在扭转世界历史的进程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在明天--6月14日--公布这封电报是绝对必要的。我确信，这一定会使法国拒绝希特勒掩人耳目的和平。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和平是为了毁灭我们，是为了向称霸全世界这一目标迈进一大步。如果法国现在退出战争，那么，你在这封电报中阐述的在战略、经济、政治以及道义上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就全部落空。因此，我极力主张现在就发表这封电报。我们充分认识到，当希特勒一发现他不能在巴黎强迫实现纳粹式的和平，他就要把他的凶焰转向我们。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抵抗，如果我们获得成功，走向未来的新出路是非常广阔的，在成功之日所有的希望都将实现。

对雷诺先生，我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1940年6月13日

在我们归来对，曾收到罗斯福总统对你6月10日呼吁复文的副本。内阁一致认为，这一庄严的文件绝对有利于法国按照你自己在6月10日发表的宣言的精神继续抵抗，该宣言曾说，法国将在巴黎的前面、巴黎的后面，在一个省，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在非洲或者跨越大西洋进行抵抗。这个文件一方面提出了加倍给予物资援助的诺言，一方面又提出了明确的劝告，鼓励法国即便到了你所说的最艰难的地步也要继续战斗。如果法国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这一电报继续战斗，继续作战，我觉得美国就会无可挽回地承担了责任，要采取仅余的最后一步，即在形式上成为一个交战国，而事实上它早已经是交战国了。正如你预见到的，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要总统自己决定宣战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按照现在接到的总统的复电去做，我确信，这一步

就不可避免地要跟着到来。我们正在要求总统准许发表这封电报，但是即便他在这一两天内不同意这样做，但已记录在案，可以作为你的行动的根据。我们非常钦佩你和你的同僚们的决心，我衷心请求你们切莫错过这促成世界范围的跨海洋的和经济的联合的大好机会，这样的联合必然给纳粹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了明确的行动纲领，也见到了你所说的隧道尽头的一线光明。

最后，根据内阁的意见，我又拍给法国政府一封正式的电报，鼓励法国再接再励，在这封电报中，第一次提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永久联盟。

首相致雷诺先生 1940年6月13日

当英法两国的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为了两国决意捍卫的自由民主事业，英王陛下政府特向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致敬，赞扬法国军队在以寡敌众的战斗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法国军队的努力无愧于法国最光荣的传统，使敌军遭受惨重而持久的创伤。大不列颠将竭尽所能继续给予最大的援助。我们愿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两国人民和两个帝国之间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不能估计最近要落在两国人民头上的各种苦难有多大，但我们确信，这次战火的考验只能把我们两国熔化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我们再次向法兰西共和国提出我们的保证和决心，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在法国，在我们这个岛上，在海洋上，在天空中，战争蔓延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力、物力利用到最大的限度，要分担医治创伤的重担。我们绝不放弃战斗，我们要战斗到法国安如磐石、恢复过去的光荣，战斗到受迫害、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战斗到把文明从纳粹统治的恐怖中解救出来。我们比以前更加确信这一天终将到来。这一天可能比我们现在预期的还来得早。

所有这三个电报都是13日午夜以后我就寝之前亲自起草的，实际上是在14日零点以后的几个钟点内写出来的。

第二天总统打来一封电报，说他不能同意发表他致雷诺的电报。据肯尼迪先生说，总统本人愿意发表，但国务院虽一方面同情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却认为有极大的危险。总统向我致谢，感谢我向他报告图尔会议的经过，并且就英法部队的英勇作战，向英国和法国政府祝贺。总统再次保证，要给予一切物资援助和支持。可是他又接着

说，他已告诉肯尼迪大使，让他通知我，他13日的电报，毫无使美国政府承担战争义务的意图，并且也没有使美国政府承担这种义务。根据美国宪法，除国会外，任何人也无权承担这种性质的义务。

他特别惦念法国舰队的问题。国会根据总统的要求，已拨款五千万美元，给法国境内的难民提供食物和衣物。最后他向我表示，他重视我在信中提出的那件事的意义和作用。

这是一封令人失望的电报。

在我们桌子周围的人都充分了解，总统有被指责为僭越宪法权限的危险，因而会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落选，而我们的命运，以及比我们的命运更多的东西，都要以这次选举的结果为转移。我深信，为了处于极度危险的世界自由事业，不用说总统的职位，就是牺牲生命他也是愿意的，但是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遥隔大西洋，我就能感觉到他的痛苦，白宫的苦恼，在性质上不同于波尔多或伦敦的苦恼，但是个人的痛苦在程度上却没什么有不同。

在我的回电中，我曾就一旦欧洲沦陷、英国战败、美国将面临的危险提出了一些论点，以供总统去说服他人。这件事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6月14-15日

我对你的来电非常感激，我已将其中的关键语句转达雷诺，并向他提出了比较乐观的看法。我相信，他将因你不同意发表感到失望。我了解你在美国舆论和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到事态终于成熟时，就不是美国舆论所能控制的了。你是否考虑过希特勒将向法国提出什么条件？他可能说："法国舰队全部投降，我就给你们留下阿尔萨斯-洛林①。"不然就是："如果你们不把兵舰交出，我就捣毁你们的城池。"我个人深信，美国终归要走最后一步，但是目前对法国来说，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美国发表将在必要的时候参战的宣言，便可能挽救法国。不这么做，法国的抵抗在数日之内便要瓦解，那时就只有我们单独作战了。

①阿尔萨斯-洛林位于法国东部，靠近德国，为历史上法国与德国发生争议的地区。--译者

如果我们在此间的抵抗失败，现政府和我个人虽然一定要把舰队调往大西洋对岸，但是，这一斗争可能达到这种地步：现任的大臣们

到时已无力控制事态的演变，只要英国肯变成希特勒帝国的附庸，那么，讲和的条件是非常容易的。那时必然会成立亲德政府，进行和谈，使一个满目疮夷或饥寒交迫的民族不可抗拒地完全屈服于纳粹的意志。正如我过去曾向你提到过的，英国舰队的命运将决定美国的未来，原因是：如果英国舰队同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舰队联合起来，再加上德国庞大的工业资源，那么，占绝对压倒之势的海上力量便要掌握在希特勒之手。当然，希特勒也可能十分适度地使用这一力量。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未必这样做。海上力量的对比可能迅速发生剧变，而且必然是远在美国作好应付的准备以前发生。如果我们战败，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联邦，它远比新大陆的人数多、力量强，并且拥有更好的武装。

我很知道，总统先生，你的眼光早已洞察到这些深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有权把我以下的看法记录在案：美国的利益大大地系于我们的战斗和法国的战斗。

我通过肯尼迪大使给你送上一份海军参谋部制定的驱逐舰实力情况报告书，供你参考。如果我们必需把大部分驱逐舰留在东岸防止入侵（我们将这样做的），我们怎么能够应付德、意两国对我们赖以为生的食物和商品运输船只的攻击呢?

正如我曾经阐述过的，派遣三十五只驱逐舰便可以弥补今年年底我们新造舰只下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舰只的不足。这是一个可以立即采取的步骤，既具体可行，而且可能还具有决定的意义，我深切希望你衡量我这几句话的含意。

※　　※　　※

这时候，法国前线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德军于巴黎西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中，我们丧失了第五十一师，6月9日敌人进抵塞纳河和瓦兹河的下游。在南岸，被击溃的法国第十和第七集团军的残部匆匆地组织防御；他们被敌人从中央突破；

为了封闭这一缺口，首都卫戍部队，即所谓的巴黎兵团，开出巴黎，投入战斗。

再往东，沿埃纳河，第六、第四和第二集团军的情形要好得多了。他们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布置防线，并且得到了调来的援军。在敦刻尔克之役和敌军向鲁昂推进的这段期间内，相对说来，他们并未受

到多大骚扰，但是，要固守一条长达一百哩的战线，他们的力量还是不够，而敌人又利用了这段时间集结许多师的兵力，准备对他们作最后一击。6月9日，这条战线陷落了。尽管法国进行顽强的抵抗--当时法军战斗得非常坚决--德军还是在埃纳河南岸从苏瓦松到雷代尔一带建立了桥头阵地，在以后的两天中一直扩展到马恩河。在沿着海岸长驱直下的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德国装甲师，也被调过河来参加这一新的战役。八个装甲师两次猛冲，使已遭挫败的法军溃不成军。法军人数大减，一片混乱，已不能抵挡在人数、装备和技术上俱占优势的强大的敌军。四天之内，到6月16日，敌军遂进抵奥尔良和卢瓦尔河；在东部，德军发动猛攻，越过了迪戎和贝桑松，几乎达到了瑞士边境。

在巴黎以西，第十集团军的残部不到两师，被德军逼回西南方向，自塞纳河向阿朗松退却。首都于14日陷落；担任巴黎守备的第七集团军和巴黎兵团被击溃奔散；西部微弱的英法兵力就和其余的部队以及曾一度十分自豪的法军的残部隔断了。

马奇诺防线--法国的盾牌和捍卫者--的情况怎样呢？直到6月14日，德军也未对它直接进攻，那时，已经有一些作战部队离开了守卫部队，凡能参加的都参加了中部迅速撤退的队伍，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就在当天，在萨尔布吕肯之前的马奇诺防线被突破，敌军在科耳马尔附近越过莱茵河；撤退的法军被敌军追上，交上了火，不能脱身。两天以后，德军侵入贝桑松，切断了法军的退路。四十多万法军被包围，毫无逃脱的希望。许多被包围的守军拚死抵御，直到停战后，派法国军官去下达命令以后才投降。最后一批堡垒在6月30日服从了命令，但堡垒指挥官还抗议说，他的防御工事的每一据点依然完整无损。

在法国战场上，这一规模甚大但缺乏组织的战役便这样结束了。至于英军所能起的微弱的作用，则有待后文补叙。

※　　※　　※

布鲁克将军在率军撤往敦刻尔克时曾立下大功，特别在比军投降所造成的缺口处更是打得非常出色。因此，我们选派他指挥留在法国境内的英国军队和所有增援的部队，直到凑够足够的人数应由戈特勋爵去担任集团军司令官时为止。

布鲁克这时已经到达法国，他在14日会见了魏刚将军和乔治将军。魏刚说，法国军队已经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或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了。法国军队已被切成四段，其中，在最西端的是法军第十集团军。魏刚还告诉他，同盟国政府已经同意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桥头阵地，由英军和法军大致从南到北穿过雷恩一线共同防守。他命令布鲁克把他的部队部署在穿过该市镇的防线上。布鲁克指出，这条防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至少需要十五个师的兵力。魏刚告诉他说，他应当把他接到的指示看作是命令。

6月11日雷诺和我在布里阿尔时确曾一致同意穿过布列塔尼半岛下方布置一条类似"托里希-佛德腊希战线"①的防线。但是，这件事在当时就搁下了，这一计划，尽管有它的价值，但从未付诸实施。这一计划本身是很正确的，但是事态已经使它不可能成为现实。一旦法国的主力被击溃或者被消灭，这一桥头阵地虽然有很大价值，但在德军集中火力攻击之下，就不能长久固守。不过，即便是在这里只抵抗几个星期，那也可以保持和英国的联系，同时也可以使大批的法国部队从这条业已瓦解的辽阔战线的其他地方撤往非洲。

如果在法国的战斗要继续下去，那只有在布雷斯特半岛和孚日那样林木茂密的地区或山岳地区进行。否则，法国就只好投降。因此，任何人也不能嘲笑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桥头阵地的想法。在艾森豪威尔（当时还是一位不知名的美军上校）指挥下的盟军，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又把它替我们夺回来。

①托里希-佛德腊希（TorresVedras），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北四十三哩。1810年，英国威灵顿将军任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联军统帅与拿破仑作战时，曾在此建立"托里希-佛德腊希"战线。--译者

布鲁克将军和法国的司令官们谈话之后，又从自己的司令部的角度衡量了愈来愈坏的战局，接着便向陆军部报告，并用电话告诉艾登先生局势已无可挽回。所有的后续增援应即停止，留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共有十五万人）应立即重新上船。因为他认为我很固执，便在6月14日夜间给我打电话，很运气，他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于是极力劝我接受他的意见。我听得很清楚，十分钟以后，我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军必须离开。于是便根据他的意见下了命令。

他从此便不再接受法军司令的指挥。运回大量物资、装备和士兵的工作开始了。已经登陆的加拿大师先头部队又重新上船，第五十二师，除第一百五十七旅外，还没有参加战斗，也退回布雷斯特。在法国第十集团军指挥下作战的英国部队没有撤回来，但是我们所有的其他部队都在布雷斯特、瑟堡、圣马洛和圣纳泽尔上了船。6月15日，我们的部队不再接受法国第十集团军的指挥，第二天，当第十集团军继续向南撤退的时候，我军便向瑟堡移动。第一百五十七旅经过激战后，当夜脱围，乘卡车撤退，于6月17--18日的夜间登船。17日宣布了贝当政府要求停战的消息，贝当政府命令一切法国军队停止战斗，对我国部队连这个消息也不通知一声，因此，我们便命令布鲁克将军尽量抢救装备、尽量携带士兵登船归国。

当时，我们又重演了敦刻尔克撤退那一幕，规模既相当可观，使用的船只也比上次大。有两万多波兰军队拒绝投降，直奔海岸，后来搭乘我们的军舰到达英国。德军从各方面追击我军。在瑟堡半岛，德军于18日晨和我后卫在港口以南十哩的地方接触。最后一只船在午后4时离开法国，当时隆美尔指挥的敌第七坦克师离港口不到三哩。我方被俘的士兵为数无几。

从法国各港口撤退的英国军队共十三万六千名、大炮三百一十门；连同波兰军队总计十五万六千人。这反映了布鲁克将军手下组织登船的人员的巨大功绩，其中，为首的是英国军官德·方布兰克将军，他因积劳成疾，不久之后便与世长辞了。

在布雷斯特和西部港口撤退的人数众多。德军对英军运输舰只大肆轰炸。17日在圣·纳泽尔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事件。两万吨的邮船"兰卡斯特里亚"号上载有五千人，在将要启航之际遭到敌机的轰炸。船上有三千多人丧命。其余的人被小船从继续不断的空袭下努力抢救出来。下午，我在寂静的内阁办公室里获悉这项消息，我禁止发表，我说："今天报上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我本打算几天以后才发表这项消息，但是，意外事件纷至沓来，既令人如此沮丧，而又来得那么快，以致使我忘记了解除禁令，过了好久公众才知道这件骇人听闻的事。

※　　※　　※

为了减轻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法国投降感到震惊的程度，这时必须给各自治领的总理拍发电报，向他们表明，即使是单独作战，我们也有继续战斗的决心，我们的决心绝不是出于固执或绝望的挣扎，我们要以他们也许并不十分了解的实际理由和技术上的理由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我们在当前的实际力量。因此，在6月16日，尽管当天已经排满了许多工作要做，但我在那天下午还是口授了下面这封信。

首相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各位总理

1940年6月16日

〔开头有几句分别对每位总理单说的话。〕我并不认为我们对目前的形势已经无能为力了。法国是否就不在非洲或海洋上继续战斗，这一点无论如何还难以肯定，但是，不管法国人怎么做，希特勒已经决心要在这个岛上打败我们，否则他就要失败。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希特勒将集中轰炸，配合伞兵和空运部队的降落，并试图以陆军渡海入侵。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法国根本不能使我们免除这个危险，因为希特勒总是能够把这危险加到我们头上。毫无疑问，由于希特勒已经征服了邻近我们海岸的欧洲沿海地带，这个危险就更严重了，但是，这个危险大体上还是一样的。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付它。海军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能阻挡五千到一万人的袭击；但是我们还看不出：比如说一支八万到十万人的大军，怎能运过海峡，更不用说在我们占优势的海军的炮口下呆下去了。只要我们的空军还存在，就能为我们的舰队提供火力的援助，阻止敌军从海上登陆，并且消灭一大部分空运着陆的敌军。

由于援助法国和从敦刻尔克撤退，我们虽曾蒙受重大损失，但是我们还是设法保存了我们空军的战斗实力，而没有按法国的强烈呼吁轻率地把空军投入这场还不能算作是决定性的地面大战。我们高兴地告诉你，我们的空军现在像以往一样强大，而飞机的制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事实上，目前驾驶员成了一种限制性因素。我们的战斗机即便在法国那样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也经常使敌人遭受到一比二或一比二·五的损失。在敦刻尔克的撤退中，那地方已是无人地带，我们使敌人遭受到一比三或四的损失，德国的编队往往遇到只有他们飞机数目四分之一的我机便望风而逃。所有的空军权威人士都一致同意，保卫英国免于遭受来自海外的空袭，更有莫大的有利条件，因

为，第一我们有各种装置，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敌机从哪里飞来，其次，我们各空军中队的驻地相距很近，能使我们集中力量攻击入侵的敌机，并能调动足够的飞机，同时攻击敌人的轰炸机及其作为掩护之用的战斗机。所有他们被击落的飞机都是彻底的损失，而我们被击落的飞机和驾驶员则有许多还可以再度参加战斗。因此，我认为，狠狠地打击他们，使他们认识到，白天来犯牺牲太大，这决不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危险将是敌人夜间袭击我们的飞机制造厂，但是，夜间袭击不如白天袭击准确，而我们也作好了许多使敌机袭击的效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计划。当然，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飞机多得多，但是也不是多到使我们不敢抱这样一个美好而合理的希望：经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空战之后，把他们打得精疲力竭，一蹶不振。同时，我们的轰炸机当然要继续不断地轰炸他们的重要地点，特别是炼油厂、飞机制造厂和集中在鲁尔地区的密集的军需工厂。我们希望，我国人民经受得起敌机的轰炸和敌人的袭击。敌我双方都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轰炸。所有我们的情报表明，德国人对截至目前所遭受的损失颇感沮丧。

要记住，现在英国远征军已经归国，大部分都已重新装备或正在重新装备，如果说不够大陆作战的标准，但无论如何是足够保卫本土的，我们目前在本土拥有的军事力量比上次大战或这次大战的任何时期都强大得多，因此，我们希望能悉数消灭从空中降落或从海上袭来的敌军，给那些企图跟在他们后面来犯的敌人一个儆戒。我们当然必须预料到敌人将采取新的攻击形式并试图把坦克运过大海。就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我们都在作应付的准备。谁也不能预言或保证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的归趋，但是我们一定要精神百倍地进行这一斗争。

我向你这样详细地解说，以便表明，我们有确实的理由才下此决心：我们决不让法国的命运（不论其命运如何）吓得我们不敢把战争打到底。我个人相信，在我们这个岛上进行的激烈战斗和尸横遍野的情形将促使美国参战，即便我们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空军力量击敌，正如我上次在下院的一次讲话中所表明的，我们还可以把舰队调往大西洋的对岸去，从那里保卫大英帝国，使帝国能够继续作战，继续实施封锁。我相信，和美国戮力同心，我们一定可以把希特勒政权打个粉碎。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会通知你怎样帮助我们；我们确信，你

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至于我们，我们是完全下定决心这样做的。

以上的电稿是我在内阁办公室拟的，我一面口述，打字机一面打下来。通往花园的门大开着，外面阳光灿烂，十分温暖。这时，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中将坐在阳台上，我把草稿修改完了后，拿出去给他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他显然深受感动，立刻说，他完全同意我说的每一句话。当我把我的信念写成文件以后，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作，在发出去以前，我最后又读了一遍，感到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心。

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一切都成了事实。

第十章　波尔多停战

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魏刚将军的态度--魏刚和雷诺--肖当先生的阴险的建议--法国决定探询停战条件--英国坚持确保法国舰队--我6月16日致雷诺的电报--出了新问题--英国提议与法国结成永久的联盟--戴高乐将军满心希望这能加强雷诺先生的地位--雷诺先生感到满意--我6月16日的电报暂时扣下--我同工党及自由党领袖乘巡洋舰访问波尔多的计划未能实现--英国的建议未受到善意的对待--雷诺内阁垮台--雷诺辞职--在唐宁街同莫内先生及戴高乐将军的谈话--贝当元帅组成一个要求停战的法国政府--我6月17日致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的电报--我6月17日的广播--斯皮尔斯将军为戴高乐将军计划逃走--再次讨论在非洲抵抗--曼德尔的意图--海军上将达尔朗的圈套--"马西里亚"号的航行--曼德尔在卡萨布兰卡--达夫·库珀先生的使命--法国爱国者的命运--一种假定的推测--我的坚定的信心。

我们现在暂且不表军事失利的战场，来谈谈法国内阁的剧变以及在波尔多围绕着法国内阁的人物。

要确定事态演变的明确结果，并不容易。英国战时内阁几乎接连不断地开会，随时作出决定，就随时拍发电报。因为把电报译成密码需要两三个小时，另外也许还要再等一个小时才能发出去，所以外交部的官员就随时用电话把决定的内容通知我们的大使，大使也经常用电话答复，因此，便发生重复和短路等混乱现象。在海峡两岸事态的演变是如此的迅速，如果还按步就班地先辩论然后才作决定，就会耽误事情。

雷诺先生在14日晚从图尔来到法国政府的新址。他在9时左右接见了英国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通知他，英王陛下政府要坚持3月28日协定的规定，双方均不得与德国ae*和。他还提出，一旦法国政府决定迁往北非，英国将供应一切必需的运输船只。这两项声明都符合大使目前奉到的训令。

15日晨，雷诺又接见了英国大使，告诉他说，他已断然决定把政府分成两部分，把政权中心设在海外。这一政策显然是要把法国舰队调到德国势力达不到的港口去。当日午前，就收到了罗斯福总统对雷

诺6月13日呼吁的答复。我在拍给法国总理的电报中虽然尽量谈了罗斯福的答复的好处，但是我知道，那也必然会使他失望。如经（美国）国会批准，可以给予物资的援助，但是却谈不到美国参战的问题。法国目前不能指望美国宣战了，总统本人既无宣战之权，也不能促使国会授与宣战的权力。自从13日晚在图尔附近的冈惹召开内阁会议以后，就没有再开过会。现在阁员们全部到达波尔多了，遂于当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

※　　※　　※

几天以来，魏刚将军一直认为所有继续的抵抗都是徒劳的，因此，他打算，在法国军队还保持着相当的纪律和实力足以维持战败之后的国内秩序时，强迫法国政府要求停战。长期以来他对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恨之入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把他的国家所遭受的彻底破坏看作是上帝因为人们背弃基督的教义而给予的惩罚，因此，他便远远超过他的职责（他的职责尽管很大）所许可的范围，去使用他的最高军事地位的权力。他和法国总理唱反调，宣称法国军队不能再战斗下去了，应当趁着全国还没有陷于无政府状态以前，停止这场令人恐怖和徒劳无益的大屠杀。

另一方面，保罗·雷诺已经认识到，在法国进行的战争已经完了，但是，他仍然希望从非洲和法兰西帝国用法国舰队继续打下去。被希特勒所蹂躏的国家一个也没有退出战争。

实际上，这些国家都只是本土落入敌人之手，但是它们的政府却在海外竖起了它们的国旗，保持了国家的生存。雷诺愿意步这些国家的后尘，而且他有更多的可靠的手段。他想循荷兰投降的途径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固然要听任陆军--陆军的首长已经拒绝继续作战--在与敌人接触的地方放下武器，但另一方面却使国家保持了主权，可以利用它手中掌握的一切手段继续战斗。

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总理和最高统帅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雷诺建议，由政府以书面授权魏刚，以便由他下令"停火"。魏刚愤怒地拒绝了军事投降的建议。

"他绝不容许拿这可耻的事情来污染法国陆军的军旗。"他认为，投降一事虽势在必行，但应当由政府和国家出面进行，他所统帅的军队只是按军人的职责照办而已。魏刚将军虽然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却做错了。他认为军人有支配共和国合法政府的权利，因而把整个的抗战--不仅是法国的抗战而且是法兰西帝国的抗战--推向与他的合法的政治领袖的抉择背道而驰的方向。

且不谈这些有关法军荣誉的形式和议论，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由法国政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这就意味着法国结束了战争。通过谈判，法国的一部分可能不被占领，一部分军队享有自由；但是，如果从海外继续作战的话，则一切没有逃出法国的人便要被德国人直接加以控制，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将作为战俘被带往德国，得不到任何协定的保护。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它应当由共和国政府而不能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据魏刚看来，在他指挥之下的军队已不愿再打了，所以法兰西共和国应当屈服，并命令武装部队服从魏刚很乐于执行的停战命令；他这种立场，无论就各文明国家的法律和实践来说，或者就军人的天职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至少在理论上总理是有应付的办法的。他可以这样回答："你是在对抗共和国的宪法。从此刻起就解除你的司令职务。我将会得到必要的总统批准。"

可惜的是，雷诺先生对于他自己的立场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位跋扈的将军背后隐然可见很有名气的贝当元帅，他是雷诺最近如此失策地延揽到政府和内阁中的那批失败主义的阁员的中心人物，这班人都是决心要停战的。在他们的背后，还蜷伏着赖伐尔这个很阴险的人，他已经就任波尔多的市长，聚集了一小撮蠢蠢欲动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在他的周围。

赖伐尔的政策有简捷了当的效力和优点。法国不但应当和德国媾和，而且必须倒戈；应当和征服者结成同盟，忠忠实实地渡过海峡去打击共同的敌人，用这个功劳来保全它的利益和各个行省，站在胜利的一边来结束战争。显然，雷诺先生已经为他所经历的种种考验折磨得精疲力竭，他已经没有精神和体力来应付如此严峻的个人考验了。这种考验，的确只有奥利弗·克伦威尔、克雷孟梭、斯大林或希特勒一类人物才有手段应付。

15日下午进行讨论的时候，共和国总统也出席了会议，雷诺在会上对他的同僚说明了当前的局势后，便要求贝当元帅说服魏刚将军服从内阁的意见。他选派的这个说客真是再坏不过了。这位元帅走了出去，中间有一段间歇。过了一会儿，他和魏刚一起走回来，他现在支

持的就是魏刚的立场。在这紧要关头，重要阁员肖当先生塞进一个貌似折衷的阴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动摇分子颇有吸引力。他以内阁左翼分子的名义说道，雷诺认为和敌人妥协没有可能，这是正确的，但是，做出一副能够使法国团结一致的姿态也是十分明智的。

法国可以探询德国，停战的条件是什么，同时却完全保留拒绝这些条件的自由。当然，一经走上这个滑溜的斜坡，便不可能收住脚步。单单公布一下法国政府正在探询要什么条件德国才允许停战，这个消息的本身就足以破坏法军仅存的那点点士气。在发出这样一个致命的信号以后，怎么能命令士兵奋不顾身地进行顽强的抵抗呢？但是，由于阁员们亲眼目睹贝当和魏刚的表现，所以肖当的建议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产生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一致同意，征询一下英王陛下政府对这一步骤的看法若何，同时并通知英国政府，法国舰队无论如何绝不投降。这时，雷诺从桌边站起来宣称，他要辞职。但是共和国总统拦住了他，说道，如果雷诺辞职的话，他也要辞职。于是，又重新开始了一场混乱的讨论；在法国舰队不向德国投降和把它开往法国以外的港口以摆脱德国的势力这两个问题之间一直纠缠不清。他们一致同意请求英国政府允许法国探询德国的停战条件。电报马上就发出去了。

※　　※　　※

翌晨，雷诺又接见了英国大使，大使告诉他说，英国政府愿意接受法国的请求，条件是把法国的舰队置于德国的势力之外--事实上，就是把法国舰队调往英国的港口。为了节省时间，从伦敦打电话把这些指示通知坎贝尔大使。11时，混乱的内阁会议又开了一次会，勒布伦总统也出了席。参院议长让纳内先生被邀列席，代表他自己同时又代表他的同僚众院长赫里欧先生表示赞成总理把政府迁往北非的建议。贝当元帅一下站起来，宣读一封信（大家都认为这封信是别人替他写的），说要辞去阁员职务。他把话说完以后，便准备走出房间。共和国总统劝阻了他，条件是当天要给他一个答复。

这位元帅还抱怨大家把要求停战这件事耽搁了。雷诺回答说，如果同盟国的一方要求另一方解除它所承担的义务，按习惯要等待对方的答复。会议到此就结束了。午饭以后，大使把英国政府的书面答复

递交雷诺，他在当天早晨与雷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把从电话中获悉的答复要点告诉法国总理了。

※　　※　　※

这些天来，战时内阁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激动状态。阁员们寝食难忘的是法国的沦陷和法国的命运。至于我们自己的困境，我们要面临而且要单独面临的局面，都似乎退居其次了。大家一致的心情是：对我们盟国所遭遇的苦难感到悲痛，希望就人力所及去帮助它。此外，还有确保法国舰队这件无比重要的事。英国和法国之间"永久联盟"的建议，便是从这种精神中产生的。

并不是我首先提出这个建议来的。我初次听到这个明确的计划是15日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席上，在座的有哈利法克斯勋爵、科尔班先生、范西塔特爵士，另外还有一两个人。

显然，事前曾经进行过充分的讨论。14日，范西塔特和德斯蒙德·莫顿曾会见莫内先生和普利文先生（两位都是法国驻伦敦经济代表团团员），戴高乐将军也参加了，他是专为安排船只运输以便把法国政府和尽多的法国军队运往北非而乘飞机来此的。这几位先生已经拟出了英法联盟宣言的草稿，除了总的方面谈到联盟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雷诺提出一些活生生的振奋人心的新事实，使他能够把大多数阁员迁到北非去继续抗战。我对这件事最初的反应并不太好。我问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谁也说服不了我。然而当天下午在冗长的内阁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见到所有几个党的沉着坚定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都那么热心地赞成一项其意义和后果都尚未考虑成熟的重大计划，感到有几分惊讶。我没有抵制，一下就被这种激昂慷慨的感情所征服，正是这种感情使我们决心采取一种无私和无畏的高尚行为。

翌日午前战时内阁开会的时候，我们首先讨论如何答复雷诺在前晚送达的关于正式解除法国在英法协定中承担的义务的要求。内阁授权作如下的答复，我应大家的请求走到隔壁房间去起草。答复在16日下午12时35分发出。复文中又正式承认并重申当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坎贝尔的训令。

外交部致坎贝尔爵士请向雷诺先生递交已由内阁批准的下列电文：

丘吉尔先生致雷诺先生

1940年6月16日下午12时35分

关于不得单独进行停战或媾和谈判的协定，是我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的，而不是和法国任何一个个别政权或政界人物缔结的，因此，它就涉及到法国的荣誉。虽然如此，·假·定，·也·只·是·假·定，·法·国·舰·队·在·谈·判·期·间·立·即·驶·往·英·国·的·港·口，则英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法国政府为获悉在法国停战的条件而进行探询。英王陛下政府决心继续作战，毫不参与上述探询停战条件的事。

午后不久，外交部把同样措辞的第二封电报拍给罗纳德·坎贝尔爵士（6月16日下午3点10分）。

两封电报表示的措辞都是很强硬的，体现了战时内阁在上午会议中提出的主要目的。

外交部致坎贝尔爵士

请按照以下所述通知雷诺先生：

我们期望，当法国接到任何停战条件的答复时，便立即和我们磋商。其所以要进行磋商，不仅是由于我们两国有不得单独媾和或停战的条约，而且，特别是鉴于英军正和法军并肩作战，我们不得不考虑任何形式的停战对我们自己将有什么重大后果。你应予法国政府以这样的印象：约定把法国舰队调往英国港口，就表明我们心目中把法国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样看待。我们相信，如果法国政府表明，法国海军要处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那就会加强法国在任何停战谈判中的力量。至于法国空军，除非法国政府愿意调到英国来，我们认为应尽一切努力飞往北非。

我们期望，法国政府在停战谈判之前和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能尽一切可能把现在在法国境内的波兰、比利时和捷克的部队营救出来，把它们送往北非。英国正在为在此间接纳波兰和比利时政府进行安排。

※　　※　　※

当天下午3时我们再次开会。我提醒内阁，在前天的内阁会议快要结束时，曾就英法两国更加密切的联合再次发表宣言一事进行过一番讨论。上午我曾会见戴高乐将军，他说，为了给雷诺先生以必要的支

持，使他的政府能够继续作战，就必须采取某些引人注目的行动；他认为，就法英两国人民永久的联盟发表宣言便可达到这一目的，他这番话很打动了我的心。戴高乐将军和科尔班先生都担心今天上午战时内阁通过的、并在已经发出的电报上具体体现的决议措辞太尖锐了。

我听说，又起草了一篇新的宣言以供考虑，还听说戴高乐将军已打电话通知雷诺先生了。结果，大家认为目前还是暂缓采取行动的好。因此，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罗纳德·坎贝尔爵士，训令他把电文暂缓送出。

外交大臣随后说，上午开完会以后，他曾会见范西塔特爵士，说他曾请范西塔特起草一篇可以加强雷诺地位的引人注目的宣言。范西塔特征询过戴高乐将军、莫内先生、普利文先生和莫顿少校的意见。他们几个人共同草拟了一篇宣言。

戴高乐将军向他们强调，应当尽速公布这个文件，他要在当天晚上把草稿带回法国。戴高乐将军还建议，我应于次日前往法国会见雷诺先生。

大家传阅宣言草稿，每人都聚精会神地仔细阅读。大家一目了然都看出其中所有的难办的地方，但是最后，联盟宣言似乎还是博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我说，我最初的直觉本来是反对这种想法的，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绝不可让人指责我们缺乏想象力。显然，发表某种引人注目的声明对于法国之继续抗战是必要的。不可轻率地搁置这一提议，我见到战时内阁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心中感到鼓舞。

下午3时55分听说法国内阁会议将于5时开会，对是否能够继续抗战的问题作出决定。其次，戴高乐曾接到雷诺先生的电话说，如果在下午5时能接到支持联盟宣言的答复，他觉得他就可以坚持他的立场。根据这一点，战时内阁遂批准了英法联盟宣言的最后草稿，并且授权交戴高乐将军转送雷诺先生。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雷诺先生告诉此事。战时内阁又请我、艾德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代表英国的三个政党尽早和雷诺先生会见，以便讨论宣言草稿和有关的问题。

最后的草稿如下：联盟宣言

在当今世界历史这一最紧要的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谨发表宣言，宣布两国结成永久的联盟，在共同保障正义和自

由的事业中有毫不退缩的决心，反对把人类陷入机械生活和奴隶状态的制度。

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盟。

联盟的宪法将规定执行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联合机构。

每一个法国公民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的公民身份；每一个英国臣民也将成为法国的公民。

无论两国领土的任何地方遭受战争的破坏，恢复的责任将由两国分担，两国的资源将同等地并像一个国家似的用于这一目的。

在战争期间，只设一个单独的战时内阁，所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不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都将置于该战时内阁的指挥之下。最宜于从什么地方指挥，就从什么地方指挥。两国议会将正式合并。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国家已在组织新军。法国将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继续维持其现有的兵力。联盟将向美国呼吁，大力补充盟国的经济资源，并为共同的事业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

不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盟将集中全力打击敌人。

这样，我们必然战胜敌人。

所有这一切都及时通知了议会，但是，到这时候这件事已经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本人并没有起草这篇宣言。这是大家在会议桌上共同草拟的，我只对它提供了我的意见。后来，我把它拿到隔壁房间去，戴高乐将军、范西塔特、德斯蒙德·莫顿和科尔班先生都在那里等候着。戴高乐将军非常兴奋地读了这篇宣言。他用电话与波尔多联系，当电话接通后，他马上把宣言通知了雷诺先生。他和我们同样希望，这两个民族和两个帝国之间联盟和友好团结的庄严誓约，可使正在努力奋斗的法国总理设法尽量携带军队把政府迁往北非，并命令法国海军开往当前德国不能控制的港口。

※　　※　　※

现在让我们叙述一下对方的情形。英国大使递送了英国对法国要求解除3月28日所承担的义务的两封复文。根据大使的报告，心情沮丧

的雷诺先生对这两件答复不甚满意。他立刻说，把法国地中海舰队撤往英国港口，将招致意大利马上夺取突尼斯，并且也会增加英国舰队的困难。在戴高乐将军用电话把我的信通知他以前，他始终保持这样的想法。大使说，"这好像一副振奋精神的良药。"雷诺说，像这样的文件，他一定要为之斗争到底。这时，恰好曼德尔先生和马兰先生走了进来。他们也显然放心了。随后，雷诺先生迈着"轻快的步子"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告这一文件。他相信，有了这一强有力的保证，他一定能促使内阁会议同意迁往非洲继续作战的政策。我给英国大使打了电报，指示他暂缓递交上文所述那两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或者无论如何要暂不采取行动；这封电报是在雷诺总理刚刚离去之后送到的。于是便派了一个人追上前去告诉他：早先那两封电报应当"作废"（说"暂时扣下"也许比较好一点）。战时内阁丝毫没有变更它的立场。然而我们觉得最好是让《联盟宣言》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它能够使法国内阁会议精神重振的话，那么大的局面便可以带动小的事情，法国舰队也就会自动驶往德国所不能控制的港口。如果我们的建议得不到支持，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次充分行使我们的权利并提出我们的要求。

我们难以获悉法国政府内部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能和雷诺先生打交道了。

当天我曾在电话上同他谈过话，说我要立刻去看他。由于对波尔多的情况或即将发生的情况弄不清楚，所以我的战时内阁的同僚都主张我乘巡洋舰去，于是便进行了安排，定于次日在靠近布列塔尼半岛海岸外会晤。我本来应当乘飞机去的。但是，即便是乘飞机也为时太晚了。

外交部拍发了下列电报：

致坎贝尔爵士（波尔多）6月16日下午6时45分

首相将在掌玺大臣、空军大臣和三军的三位参谋长以及其他数名随行人员陪同下乘巡洋舰于明日-即17日-中午12时到达康加诺与雷诺先生会晤。此事已通知戴高乐将军，他表示会晤时间和地点都很方便。我们建议在舰上会晤，尽量不引人注意。已通知英舰"伯克利"号，如雷诺先生和他的随从人员愿意乘用的话，应即听从他们调遣。

16日下午8时外交大臣又用电话通知：

曾通知你把我的上两封电报暂时扣下，原因如下。

首相和戴高乐将军商谈以后，决定明日在布列塔尼和雷诺先生会晤，以便进一步试行劝阻法国政府要求停战。为了这一目的，他采纳了戴高乐将军的意见，将向雷诺先生提议，立刻共同发表一篇宣言，声明在各个领域立即成立最密切的英法联盟，以便进行战争。由英王陛下政府批准的宣言草稿原文将附在我即将拍出的下一封电报内。应立刻把原文向雷诺先生宣读。

该宣言草稿的提纲已由戴高乐将军用电话通知雷诺先生。雷诺回答道，由两国政府发表这样一篇宣言，将使法国政府的决策有所改变。

戴高乐将军将于今夜携带副本回法。

16日我们的战时内阁会议一直开到6点钟，会后我就衔命出发了。跟我一起去的有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三军的三位参谋长和各方面重要的官员和将领。一列专车正在滑铁卢等待。两个钟头以内我们就可以到达索斯安普敦；以三十浬的速度，乘一夜巡洋舰，到17日中午就可以到达会晤地点。

我们已经在列车中就座了。我的夫人也前来送过行。开车的时间奇怪地推迟了。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故。这时我的私人秘书气喘吁吁地从唐宁街赶到，带来坎贝尔从波尔多发出的以下消息：

已出现内阁危机。……午夜时分可望获得消息。此刻看来，预定明日举行的会晤已无可能。

听到个消息，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唐宁街。

※　　※　　※

以下是雷诺内阁的最后一幕。

雷诺对于《联盟宣言》所寄托的希望顷刻之间便消失了。

像这样一项真诚的建议遭到这样敌意的对待还是非常罕见的。总理把文件向内阁会议宣读了两遍。他宣称，他本人极力拥护，并说，他正安排次日同我会晤以便讨论一切细节，但是，这些心情不安的阁员们--有些是很有名气的，有些则名气不大--由于意见不一陷于分裂，而且在失败的沉重打击之下都表示得逡巡犹豫。我们听说，有些人因

偷听电话已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些人都是失败主义者。大多数人对接受这一影响深远的计划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在内阁会议中，绝大部分人是想全盘否决这个计划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惊讶并且表示不信任，连素日最友好、最坚决的人也无法表示可否。

内阁会议的召开是希望听到英国对法国的要求的答复，他们都一致同意要求英国允许法国解除3月28日所承担的义务，以便探询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什么。如果早把我们的正式答复给他们看了就可能，而且很有可能使大多数人接受我们的首要条件：把舰队开到英国，或者至少也会提出一些其他的适当方案，使他们得以和敌人开始谈判，同时，如果德国的条件太苛刻，他们还可以保留最后的选择，撤往非洲，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秩序，反秩序，无秩序"。

雷诺完全无法克服英法联盟这一建议所造成的不利印象。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一帮失败主义者甚至拒绝对它加以审查。他们提出了种种强烈的指责。说它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拿出来的计划"，是"突然袭击"，是"一个把法国沦为保护国或者夺取它的殖民地的计划"。他们说，这会把法国的地位贬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还有些人埋怨说，连平等的身份也没给予法国人，因为法国人只能取得英帝国的公民身份，而不是大不列颠的公民，但是英国人却可以做法国的公民。这种说法是和宣言原文不符的。

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论点。魏刚没有多费唇舌便说服了贝当，认为英国已经完了。法国的最高军事当局说"不出三个星期，英国就会像一只小鸡似的被人拧住它的脖子"。照贝当看来，同英国联盟无异"同死尸结成一体"。伊巴纳加雷在上次大战时曾是那样坚强，现在却大叫大嚷说：

"还是作纳粹的一个行省好些。我们至少明了那是怎么一回事。"魏刚将军的一个亲密朋友、参议员雷贝尔宣称，这个计划意味着法国的彻底的灭亡，总之分明是让法国隶属于英国。

雷诺虽然回答说"我宁愿同盟国合作而不愿同敌人合作"，也白费唇舌。曼德尔也问："你们宁愿作德国的一个区而不愿作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吗？"但是所有这些话都无济于事。

我们确知，雷诺在内阁会议阐述了我们的建议后，并未付诸表决。这个建议就这样自行消失了。这对于坚持战斗的法国总理来说，

是一个对他本人的致命打击，这标志着他在内阁的影响和威望已经完结。其后的一切讨论便转到停战和探询德国的条件上去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肖当先生显得既冷静又坚决。我们就舰队问题发出的两封电报始终没有提到内阁会议上去。我们要求在同德国谈判前，法国舰队应开往英国港口，这点始终没有获得雷诺内阁的考虑，这个内阁现在已经完全解体了。雷诺多日以来由于身心紧张已经精疲力竭了，在8点钟左右，他把辞呈递交总统，并建议总统召见贝当元帅。这一行动简直太轻率了。他似乎仍旧希望能够于次日和我会晤，并且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斯皮尔斯将军。斯皮尔斯说："明天就是另一个政府了，你再也不能代表任何人说话了。"

根据坎贝尔的报告（6月16日打来的电话），情况如下：

今天下午雷诺先生因为收到首相那封出色的电报而感到精神鼓舞，他后来告诉我们，赞成探询停战条件的势力太大了，使他无法应付。他把那封电报向内阁会议宣读了两遍，阐明了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给未来带来的一线希望，可是这番话没有起到作用。

我们对他进行了半小时的劝导工作，鼓励他竭力清除他同僚当中的那些恶势力。我们同曼德尔先生举行了短短的会谈以后，今天又再次拜访参院议长让纳内先生，他的见解（同众院议长的一样）是正确的，希望能够说服共和国总统，坚持让雷诺先生组织新政府。

我们要求他对总统很清楚地说明，首相电报中所包括的提议不适用于和敌人进行谈判的政府。

大约一小时以后，雷诺先生通知我们说，他失败了，已经递了辞呈。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以为他们还能够照老样子围着一张绿色的桌子谈判停战条件）的联合势力压倒了政府中懦弱的阁员，他们利用革命的恐怖说服了那批阁员。

※　　※　　※

6月16日下午莫内先生和戴高乐将军在内阁办公室里同我会晤。戴高乐将军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刚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从美国运载武器到波尔多的法国轮船"巴士德"号驶向英国港口。莫内正积极地拟订一个计划，如果法国单独媾和，就把法国在美国所订的一切军火合同都转让与英国。他显然已经预料到此事，而且希望尽可能从他所认为的世界大毁灭中多救出一些物资。他在这方面的整个态度对我们是

最有帮助的。随后，他掉转话锋，要求我们把所余的全部战斗机中队派到法国，去参加最后的一战，这一战役那时当然是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他，已经没有打最后一仗的可能了。甚至在这个阶段，他还使用老一套的观点："决定性的一战"，"良机不再"，"如果法国沦陷，一切就都完了"，等等。但是在这方面我不能答应他的请求。我的这两个法国客人这时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莫内在前。他们到了门口的时候，至此一言未发的戴高乐转过身来，朝我走了两三步，用英语说："我认为你做得很对。"从他冷静沉着的举止中，我感觉到，他具有一种惊人的忍受痛苦的力量。在同这位身材高大、性情冷静的人的接触中，我始终保持着这个印象："这才是法国的元帅。"他当天下午乘我派给他使用的英国飞机回波尔多去了，但是他在那里不会太久。

※　　※　　※

贝当元帅即刻着手组织法国政府，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到6月16日深夜，以贝当为首的一帮失败主义者就已经出现并且结合在一起了，因而组阁期间并不长。肖当先生（高唱"探询停战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的论调的人）是内阁会议的副主席。认为大势已去的魏刚将军掌管国防部。海军上将达尔朗任海军部长，博杜安先生任外交部长。

唯一的不顺当的事情显然是发生在赖伐尔先生身上，贝当元帅最初想给他司法部长的职位。赖伐尔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他要求出任外交部长，他以为单凭这个位置就可以实现他的计划：完全改变法国的联盟，颠倒过来打垮英国，在纳粹统治的新欧洲中当一个小伙计。在这个可怕的人物的一阵狂呼乱叫之下，贝当元帅便立刻屈服了。博杜安先生虽已到外交部视事，但知道自己的确不能胜任，准备马上放弃这个职位。但是，当他同外交部常务次长夏尔-鲁先生谈到此事时，这位次长很生气。他背后有魏刚的支持。当魏刚走进房来和这位声势煊赫的元帅谈话时，赖伐尔竟如此地暴跳如雷，以致两位军事领袖都感到愕然。这位次长断然拒绝在赖伐尔手下任职。面临这种局势，元帅又退让了，在一场激烈的争执以后，赖伐尔怒气冲冲地走了。

这时正是紧要关头。四个月以后，在10月28日那天赖伐尔终于就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人们对于军事上的估计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英国对德国的抵抗，到这时已成为一个影响战局的因素。很显然，这

个岛国是不可轻侮的。无论如何，她没有"在三个星期以内像一只小鸡一样被人拧住脖子"。这是一个新的事实；整个法国都对这个事实感到欢欣。

※　　※　　※

我们在16日的电报中曾同意法国探询停战条款，条件是法国舰队开往英国的港口。已经把这封电报正式递交贝当元帅。根据我的建议，战时内阁又批准了另外一封电报，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的话白说一阵。

17日，我给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发了一封私人电报，电报的副本由我驻法大使分别递交法国总统和海军上将达尔朗：

我愿向你重申我的坚定的信念：威望素著的贝当元帅和赫赫有名的魏刚将军--我们在两次对德大战中的战友--决不会把优秀的法国舰队交给敌人，从而损害他们的盟国。这一举动将在千百年历史上有损于他们的名声的。但是，当舰队还可以载着未来的希望和法国的荣誉开往英国或美国港口以保障它的安全时，如再浪费这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便很容易招致这种后果。

为了使这种呼吁在法国不至于缺乏友人的支持，我们派遣第一海务大臣（他认为他本人和海军上将达尔朗有个人的和业务上的密切联系）与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先生以及久已被人公认为法国的朋友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一同前往法国。19日那天，他们三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和新阁员们进行了种种可能的接触。他们得到了许多庄严的保证：决不使舰队落入德国人之手。但是却没有法国舰只开出德国兵力正在迅速接近的范围。

※　　※　　※

根据内阁的愿望，我在6月17日晚广播了如下的声明：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很坏，我对陷入重大灾难的英勇的法国人民深感悲痛。任何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变更对法国人民的感情或者使我们失去法兰西精神终将重振的信念。法国发生的一切并不影响我们的行动和目的。我们现已成为以武力保卫世界正义的唯一战士。我们要全力以赴，才不辜负这一崇高的荣誉。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本岛，只要有大英帝国，我们就要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直到把希特勒给人类造成的灾祸扫除干净。我们确信，我们终将达到一切目的。

※　　※　　※

17日上午，我在内阁对同僚们谈到我夜间同斯皮尔斯将军在电话中的谈话，斯皮尔斯说，他认为他在波尔多新政府中将不可能做出什么有益的工作了。他以焦灼的语气谈到戴高乐将军的安全。斯皮尔斯显然已经感觉到既然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戴高乐最好是离开法国。我欣然允诺就这件事进行妥善的安排，因此，戴高乐就在当天（17日）上午到他在波尔多的办公室，在下午约定了许多约会，以之作为掩护，然后和他的朋友斯皮尔斯一同驱车前往机场，为斯皮尔斯送行。

他们握手告别，当飞机开始移动的时候，戴高乐走上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机舱的门。飞机腾空而去，法国的警察和官员们都弄得目瞪口呆。戴高乐在这架小小的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当晚，他对法国人民作了令人难忘的广播。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如下：

法国并不孤立。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它可以和不列颠帝国联合起来，不列颠帝国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法国可以像英国那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其他希望继续作战的法国人并没有这样幸运。当贝当政府组成之后，前往非洲在德国控制的范围之外建立中心政权的计划仍然有实现的可能。6月18日贝当内阁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晚，勒布伦总统、贝当和参、众两院的议长曾举行会谈。似乎至少是一致同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非去。甚至贝当元帅也不反对。他本人愿意留在法国，但是认为内阁会议副主席肖当到北非去以他的名义行事也未尝不可。当紧急撤出的谣言在人心浮动的波尔多流传起来的时候，魏刚却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行动会破坏根据法国的倡议已在17日通过马德里开始进行的"光荣的"停战谈判。赖伐尔则大为震惊。他深怕在法国以外建立有效的抗战政权会使他决心采取的政策遭到挫败。他开始对麇集在波尔多的参、众两院议员进行说服工作。

作为海军部长的达尔朗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在这个时候把那些对他的行为进行批评的主要人物装在一只船里送走，是解决许多困难问题的一条最便捷的途径。一上了船，所有这些人就落到他的掌握之中，政府便有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做什么。他取得了新内阁的批

准之后，便请所有想去非洲的政界要人搭乘武装的辅助巡洋舰"马西里亚"号前往。

这条船定于20日从吉伦特河河口启碇。然而许多打算去非洲的人，包括让纳内和赫里欧在内，疑心这是一个圈套，宁愿取道西班牙由陆路前往。除了难民之外，最后一批人里有二十四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此外还有曼德尔、康平契和达拉第，他们都是积极主张迁往非洲。"马西里亚"号于21日下午启航。23日，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播出贝当政府已接受并签订了对德停战协定的消息。康平契立刻试行说服舰长驶往英国，但是，毫无疑问这位舰长事前曾得到过指示，竟对他两天以前的政治上的长官很冷淡地表示拒绝。这批不幸的爱国者们经历了多少焦灼不安的时辰，直到6月24日晚"马西里亚"号在卡萨布兰卡抛锚时心情才安定下来。

曼德尔现在还是照他平时的决定行事。他同达拉第草拟了一篇建立北非抗战政府的宣言，由他亲自担任总理。他上岸访问了英国领事之后，就在艾克赛西尔饭店住下来，然后他想通过哈瓦斯通讯社发表他的宣言。诺盖将军读完这篇宣言稿后，感到不安。他扣留了电文，不把它公布于世，反而拍给达尔朗和贝当。这两人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容许在德国控制的范围之外，建立另外一个潜在的敌对政府。曼德尔在饭店被捕，拘送到地方法庭，但是地方长官--后来被维希政府撤职--宣称他无罪，把他释放了。然而在总督诺盖的命令下，他再次被捕，禁闭在"马西里亚"号上，从此，这只船便被扣押在港口，受到严密的监视，船上的旅客不许同岸上通任何消息。

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以上所讲的种种事情，还惦念着那些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的命运。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4日

在闸门还没有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事，似乎是马上就建立一个机构，使法国的军官和士兵以及愿意参加战斗的重要技术人员能够脱身前往各个港口。应当像黑奴从前那样建立一种"地下铁路"①，并设立一个"紫蘩蒌"②式的团体。我毫不怀疑，有决心的人会川流不息地到来，我们需要能够得到的一切人力来保护法国的殖民地。海军和空军必须合作。当然，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委员会将拥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①"地下铁路"--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前，北方各州中同情黑人的人使用的一个暗语。当时，在北方几个州，同情黑人的人互相联络，逐渐形成一个秘密的地下系统，帮助黑人逃往加拿大。他们仿照铁路的办法，按一定"路线"沿途设"站"接送，故名"地下铁路"。--译者

②"紫蘩蒌"--是英国女作家奥尔克齐（Baromess Emmuska Orczy，1865--1947）的小说《紫蘩蒌》（Scarlet Pimpernel）中主人公的假名。--译者

在6月25日深夜战时内阁的会议席上，我们获悉一些消息，其中有一则是一只载有许多卓越的法国政治家的船已经开过了拉巴特。我们决定立刻和他们取得联系。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先生在戈特勋爵伴同下，在黎明乘"桑德兰"式飞艇动身前往拉巴特。他们在清晨到达那个小城。全城都下半旗，礼拜堂的钟声齐鸣，大教堂在举行庄严的仪式为法国的失败致哀。他们想和曼德尔取得联系的一切尝试都受到了阻止。副总督名叫莫里斯，他不但在电话里，而且在达夫·库珀请求会见时，当面告诉达夫·库珀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服从上级的命令。"倘使诺盖将军要我开枪自杀，我也要欣然服从。不幸的是，他对我下的命令比让我自杀还要残酷。"

这一批以前的法国部长和议员们实际是被当作逃犯看待。我们的使团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原路而回。过了几天（7月1日），我指示海军部试行截获"马西里亚"号，营救船上的人，然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这只船在卡萨布兰卡炮台下面停泊了大约三个星期之久，以后就把这批人送回法国去，听凭维希政府按照既便于他们自己而又讨好他们德国主子的办法处理。曼德尔开始度他的漫长而痛苦的拘禁岁月，直到1944年底被德国下令杀害。因此，无论在非洲或在伦敦建立一个坚强的代表法国的政府的希望便破灭了。

※　　※　　※

如果设想一下某些重大事件的演变不同或者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决策，结果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样去想象虽然无补于实际，但是却往往令人神往，而且有时还可以从中吸取教益。法国的沦陷是6月16日十余件偶然发生的事所铸成的，而每一件事的成败只系于毫厘之差。如果保罗·雷诺度过了16日的难关，那么，17日中午我就会和他会

面了，我有我国历来派遣出国的使团中最强大的代表团随行，并拥有代表英国的全权。我们一定会当面向贝当、魏刚、肖当以及其余的人提出我们直率的主张："除非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否则决不容许法国解除3月28日所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我们要提议成立永久的英法联盟。到非洲去，让我们并肩作战到底。"我们准可以获得共和国总统的支持，获得法国两院议长和所有集合在雷诺、曼德尔和戴高乐周围的意志坚决的人们的支持。在我看来，也许当时我们能够在桌面上鼓起失败主义者的勇气，促使他们转变态度，否则就让他们成为少数，甚或逮捕他们。

但是让我们再进一步继续这样梦幻似的设想。法国政府会退到北非。英法超国家组织或工作委员会--也许实际上会成为这个样子--将和希特勒对峙。英法两国舰队可从它们的港口完全控制地中海，所有的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在海上通行无阻。所有在保卫不列颠之外能够节余的空军力量，所有法国剩余的空军力量，经过美国装备的补充，以北非法国的机场作基地，不久即将成为进攻的首要因素。马耳他岛将立刻成为我们最活跃的海军基地，而不再是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危险地方。用重轰炸机从北非起飞去轰炸意大利远比从英国起飞便利得多。这将很有效地切断意大利和它驻利比亚以及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部队的交通线。如果为保卫埃及使用的战斗机不像实际投入的那样多，如果派往地中海战场的部队也不像实际派出的或准备派出的部队那样多，那么，加上余下的法国军队，我们便很可能把战争从地中海东部转移到地中海中部，并且在1941年中肃清北非沿岸所有的意大利军队。

法国绝不会失去其同盟国方面的主要交战国之一的地位，并将免于陷入可怕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曾经折磨而且现在还在折磨它的人民。法国本土无疑会屈服在德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这是在1942年11月英美发动进攻后才出现的情况。

现在整个这段经过摆在了我们的眼前，没有人能够否认，停战协定并未使法国免遭剧烈的创伤。

要猜测希特勒会采取什么行动，那就更难令人捉摸了。他会不会不管西班牙是否同意都硬要通过西班牙，并且在袭击甚或夺取直布罗陀之后，入侵丹吉尔和摩洛哥呢？这是美国非常关心的一个地区，并

且在罗斯福总统的心目中也是一件重大的事。希特勒怎能假道西班牙对非洲发动这一大规模进攻而又同时进行不列颠之战呢？他势必在二者之中取其一。如果他选定了非洲，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和法国的海外基地，我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量把陆军和空军调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我们当然欢迎在1940年秋季和冬季在友好的法属西北非或从法属西北非开始进行一场恶战。

以事后的见解来纵观整个局势，看来，希特勒的主要决策和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即不列颠之战和德国之大举东进，即便法国政府退到北非，也不会有所改变。巴黎陷落以后，希特勒欣喜若狂，这时，他自然要应付极端重大的问题。法国一经投降，只要可能，他就必然要征服或毁灭大不列颠。此外，他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进攻俄国。假道西班牙进攻西北非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这两个巨大的军事冒险都是有害的，或者，最低限度也会妨碍他对巴尔干各国的进攻。我深信不疑，如果法国政府曾迁往北非，盟国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不论希特勒是否向北非追击我国或法国，这种看法也同样是正确的。

1944年1月有一天，当我正在马拉喀什疗养的时候，乔治将军来和我共进午餐。闲谈中，我随口说出了我毫无根据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1940年6月法国政府没有迁往北非，所以结果才有这么好。1945年8月在审讯贝当的时候，乔治将军认为应当提出我这段话来作证。我不是埋怨，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事后推测并不代表我在战时或现在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十一章　海军上将达尔朗和法国舰队奥兰事件

英国会投降吗？--我6月18日的演说--"他们最光辉的时刻"--海军上将达尔朗的机会--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停战协定第八条--一项令人悲痛的决定--7月3日，"弩炮"作战计划的预定日期--我们对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奥兰的悲剧--我7月4日在议会的报告--全世界对消除法国海军的印象

法国崩溃后，所有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头脑里都产生了这个问题："英国也会投降吗？"单从我们针对各重大事件发表的公开声明来说，我曾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一再宣布过我们决心单独继续战斗。在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之后，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必要，就打它几年，如果必要，就单独战斗。"

这些话并不是毫无目的地加进去的，法国驻伦敦大使第二天奉命前来探问我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他，"怎么说的就怎么个意思。"6月18日，即波尔多崩溃的次日，我在下院发表讲话的时候，使下院想起了我说的这些话。随后，我"略举了我们毫不动摇地继续作战的决心所依据的确实理由"。我能够向议会保证，我们三军的参谋们都深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美好的和合理的希望。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收到所有四个自治领总理的电报，他们都拥护我们继续战斗的决策，并且声明，他们愿与我们共命运。"在统观这可怕的全局并以清醒的目光注视我们的危险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完全应该提高警惕，加倍努力，但却丝毫没有恐慌或畏惧的理由。"我接着还说："在上次大战的最初四年间，同盟国一直是遭受灾难和失败的。……我们心中曾反复自问：'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胜利呢？'谁也不能十分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非常突然而且大大出人意料，我们的凶恶的敌人在我们面前崩溃了，可是，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做了不少的蠢事，结果又把胜利的果实丢掉了。

"不论法国或法国政府或另外的法国政府将来如何演变，我们在这个岛上和英帝国范围里都将永远保持我们对法国人民同舟共济的感情。……如果我们的奋斗换来了最后的胜利，他们也将分享胜利的果实--是的，所有的人都将重获自由。

我们决不降低我们的正当要求；我们寸步不让。……捷克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已经把他们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联合在一起了。他们都将复兴他们的家园。"我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说：

"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在已宣告结束。我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存亡系于此战。我们英国人自身的生存以及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帝国是否能维系久远，也取决于这场战争。敌人的全部凶焰和暴力很快就会临到我们的头上。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这个岛上摧毁我们，否则，他就要失败。如果我们能够顶住他，整个欧洲就可获得自由，世界人民就能进入广阔的、光明灿烂的美好境地。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知道的和珍惜的一切，便会坠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由于滥用科学的智慧，我们遭受的祸害将更大，而且或许还历时更长，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这样勇敢地承担，

以便在英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所有这些时常被人引用的话，在胜利的时刻都将一一实现，但是现在却只不过是口头讲讲罢了。有些外国人是不懂得这遍布全球的不列颠民族的气质的。当不列颠人热血沸腾、情绪激昂的时候，他们还可能认为那只是虚张声势，摆出来作为和平谈判的优美序曲。希特勒之亟需结束西欧的战事，是显而易见的。他是能够提出最引诱人的条件来的。那些像我一样曾经研究过他的动机的人都觉得，以下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同意让不列颠和英帝国以及它的舰队原封不动，并缔结和约，从而取得里宾特洛甫在1937年同我谈到的那种在东欧放手行事的自由，在东欧放手行事正是希特勒心中的主要愿望。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给希特勒以重大的损害。在他对法国胜利的同时，我们确实只有失败。许多国家中的高明的谋略家，大多不理解海上入侵的问题和我们空军的质量，他们心中压倒一切的印象是德国很强大可怕，因此不相信这一点，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并不是每一个政府（不论是由民主制度或专制制度产生的），也不是每一个民族（在完全孤立无援似将被人抛弃的时候），都能毅然对付侵略的恐怖和鄙弃媾和的良好机会的，何况还可以列举许多似乎有理的媾和借口。动听的辞令不能当保证，也可能出现另一个政府。"战争贩子曾嚣张一时，但最后却失败了。"美国站得远远的。谁也没有对苏俄承担什么义务。英国为什么不可以和日本、美国、瑞典以及西班牙的旁观者一起，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甚或以欣赏的心情坐山观虎斗，瞧着纳粹帝国和共产帝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呢？后世的人们很难相信，我在这里概括的问题当时谁也不认为值得纳入内阁的议事日程，甚至在最秘密的私人会谈里也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些疑问只能以行动来澄清。行动就要开始了。

※　　※　　※

洛西恩勋爵曾应美国海军当局之请，很焦急地询问是否应从英国横渡大西洋运送英国舰队所需的军火和修理器材，我回电答复他：

1940年6月22日

目前还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的必要。

我也把以下电报发给我的自治领的朋友们：

致麦肯齐·金 1940年6月24日

你如果重读我6月5日的电报，便会认识到，万一祖国战败的话，并不发生将同美国磋商，促请美国参战并把我们的舰队调往大西洋对岸的问题。相反地，我觉得，目前考虑最后的事态并不见得十分明智。我对于我们保卫这个岛屿的能力具有坚强的信念。我认为，没有理由准备或赞成英国舰队的转移。我本人决不与希特勒进行任何和平谈判，但是，很显然，我却不能限制一个未来的政府不这么做。如果我们被美国抛弃，并在本岛被击溃，则未来的政府便很可能演吉斯林①那套把戏，准备接受德国的霸权和保护。如果你能像我在致总统的电报中那样促使他注意这种危机，那就是对我们的帮助了。

①吉斯林（Quisling）曾于1940年在纳粹统治下组织挪威傀儡政府。--译者

祝你一切顺利。我们甚为欣慰：优秀的加拿大师正在同我们一起为不列颠而战。

我又打电报给史末资，电文如下：

1940年6月27日

显然，我们首先必须击退入侵大不列颠的任何进攻部队，并表明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空军力量的发展。这只能通过考验来证明。·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这·里·击·溃·我·们，·他·大·概·就·要·掉·首·东·进。·当·然，·他·也·可·以·无·需·进·攻·不·列·颠·而·径·自·采·取·这·一·行·动，以便为他的军队觅得用武之地，同时又可减轻即将到来的冬季对他的压力。

我并不以为冬季的紧张是有决定意义的，但是要在饥饿的状态下只靠秘密警察和军事占领来控制整个欧洲，而没有·激·励·群·众·的·重·大·措·施，·就·不·是·一·种·维·持·长·久·的·办·法。

我们空军力量的发展，尤其是在没有被轰炸所波及的各地区的发展，将使希特勒在德国面临日益增加的困难，不论他在欧洲·或·亚·洲获得怎样的成功，这些困难很可能对他是有决定意义的。

现在我们为保卫英国本土而建立的强大部队正在根据进攻的原则进行编制，·可·能·在1940·年·和1941·年·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两·栖·部·队·的·攻·势·行·动。我们现在还是按照建立五十五个师的计划工作，但是我们的军火供应既然增加了，帝国的人力、物力也已动员起来，所以就有可能建立更多的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毕竟是处在内线作战

的地位。希特勒有很广大的饥饿地区要防守，而我们却控制了海洋。因此，对西欧的攻击目标有颇大的选择余地。

我给你发来这些私人电报，是为了和你对大局的看法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因为你的看法我一向是很尊重的。

我们有坚强的信念，认为我们能够经受得住这场最大的考验。

首相致洛西恩勋爵（华盛顿）1940年6月28日

当然，我不久就要发表广播演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现在发表演说有多大用处。不要过分注意美国舆论的涡流。只有事态演变的力量才能支配他们。在4月份以前，他们曾经那样肯定盟国必将获得胜利，以致认为无需给予什么援助。而现在他们又那样肯定我们将要失败，以致认为已经不可能给予援助了。我坚信，我们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并维持空军在空中的活跃。无论如何，我们决心要试一试。应继续不断地使总统和其他的人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敌人进攻英国成功，并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占领大部分地区，便可能出现吉斯林式的政府和德国媾和，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队便成为这种"主和政府"向德国讨价的可靠的本钱了。届时，英国对美国的反感就将和法国现在对我们的怨恨一样了。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确乎还没有从美国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援助。［步枪和野战炮直到7月底才到，而驱逐舰则又拒绝给我们。］我们知道总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想向共和和民主两党全国委员会讨好，是没有用的。真正重大的问题是希将勒能否在三个月以内成为不列颠的主人。我认为不能。但是这不是一件可以在事前争辩的事。你的心情要舒畅而镇静。

此间没有一个人情绪低落。

※　　※　　※

在波尔多即将结束的那些日子里，海军上将达尔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了。我和他的接触很少，而且都是正式的。我对他在重建法国海军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敬重，法国海军经过他十年的专门管理之后，其效能之好，胜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1939年12月，他曾访问英国，我们曾在海军部举行正式的宴会招待他。他在举杯致谢的答辞中，一开头就提醒我们，说他的曾祖父是在特拉法尔加之役①阵亡的。因此，我断定他是那些憎恨英国但心地善良的法国人之一。

在1月间举行的英法海军会谈也曾表明，这位海军上将凭其职业上的地位，对政治上居于海军部长的任何人是多么嫉妒。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很固执的观念，我相信，这在他的行为中是起一定的作用的。

①特拉法尔加在西班牙南海岸直布罗陀海峡的西口，1805年10月，英国海军在此地曾打败法国及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译者

此后，达尔朗曾经出席我前面谈到的大多数会议，当法国的抵抗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曾一再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舰队也绝不会落入德国人之手。现在在波尔多，这位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能干的海军上将一生事业的紧要关头到来了。他对于舰队的统率权实际上在各方面都是绝对的。只要他命令舰只开往英国、美国或法国殖民地的港口--有的已经启航--便无不唯命是从。6月17日上午，雷诺内阁倒台以后，他对乔治将军宣称，他已决心发布这项命令。第二天下午，乔治遇见他，问他情况如何。达尔朗回答说，他已改变了主意。问他为什么原因，他很简单地回答说，"我现在是海军部长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之所以改变主意是为了当海军部长，而是说他当了海军部长以后看法就不同了。

人类自私自利的打算是多么徒然无益啊！我们还很少见到比达尔朗更能说明这一点的实例。海军上将达尔朗只要乘自己的任何一艘军舰，前往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港口去，便可摆脱德国，成为德国控制不到的法兰西所有一切权益的主人。他不会像戴高乐将军出亡英国那样，只带着一颗不可征服的心和少数几个类似的人来。他可以率领居世界第四位的海军转移到德国的势力范围以外去，这支海军的官兵个个都是效忠于他的。如果这样做，达尔朗就会成为法国抗战的领袖，手里掌握着一件有力的武器。英国和美国的造船所和兵工厂都可以供他使用，支持他的舰队。他一旦获得承认，法国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就会保证他有充足的资源。整个法兰西帝国就会团结在他的周围。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成为"法国的解放者"。他那么热烈追求的荣誉和权利便唾手可得。但是他却不这样做，他担任了两年忧愁烦恼、卑鄙可耻的职务后，落得一个横死、不光彩的下场，他曾经辛勤服务过的法国海军和法兰西民族永远咒骂他的恶名。

※　　※　　※

最后有一段事情应当在这里记载一下，达尔朗曾在1942年12月4日--恰好在他被刺之前三个星期--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硬说他履行了他的诺言。因为这封信是为他自己辩解而且应当留为记录，所以我把它刊印在这里。法国舰艇上从来没有配备过德国人或者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用来对付我们，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这不完全是出于海军上将达尔朗的措施；但是他确曾在法国海军官兵的心里培养了这种想法：

在法国舰艇被德国人夺获之前，应不惜任何牺牲把它毁掉，因为他也像憎恨英国人那样憎恨德国人。

海军上将达尔朗致丘吉尔先生①

①这是译文

阿尔及尔，1942年12月4日

亲爱的首相先生：

1940年6月12日在布里阿尔魏刚将军司令部，你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达尔朗，我希望你千万不要把舰队交出去。"我回答你说："绝不会那样做，那是违背我们海军的传统和荣誉的。"1940年6月17日，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和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在波尔多也得到了我给劳埃德勋爵的同样答复。如果说我没有同意下令法国海军开往英国港口的话，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决定将使法国本土和北非全部遭到占领。

我承认，我对英国深恶痛绝的心情支配了我的一切，其所以是这样，是由于过去的惨痛事件触伤了我作为海军军人的心；另外，也是由于在我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曾通过杜普伊①先生给我传话说：在英国没有人对我说的话表示怀疑，但是认为我不能够加以实行。停泊在土伦的舰队自动毁灭，这正可证明我是言行一致的，因为我虽然已不再统率海军，但是该舰队却违背赖伐尔政府的愿望，执行了我以前发布的和一直没有改变的命令。根据我的领袖贝当元帅的命令，我不得不从1941年1月到1942年4月采取一种政策，以便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免遭轴心国家的占领和蹂躏。这种政策由于局势的急剧演变，因而和你们的政策是正相反对的。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那时候你不能帮助我们，而且向你作任何一种表示都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最不幸的后果。如果我们没有履行以我们自己的武力保卫法兰帝国这一义务的话（我始终拒绝德国的帮助，即使在叙利亚也是如此），则轴心国家便已进占北非，我们自己的陆军就会被他们

赶走了；英国第一集团军今天就根本不能在突尼斯和法国部队一起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

①杜普伊（Dupuy），加拿大驻维希政府的大使。--译者

当盟国军队于11月8日在非洲登陆的时候，我起初执行了我所奉到的命令。随后，当我一发现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便下令停火，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一场与交战双方的人们的亲密感情正相矛盾的战争。一方面受到维希政府的非难；另一方面我又不愿使这场战斗继续下去，所以我要听命于美国军事当局，只有这样，我才是忠于我的誓言。11月11日，我听到了德国违反停战条约、占领法国和贝当元帅提出严重抗议的消息。我这才认为我可以恢复行动的自由了，在忠于贝当元帅本人的同时，沿着对法兰西帝国的幸福最有利的道路前进，即对轴心国作战。在法属非洲最高当局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我以国家元首临时代理人的身分，在非洲组织了民族委员会并命令法国军队与盟国并肩作战。从这个时候起，法属西非便承认了我的权力。如果我的行动不在贝当元帅的庇护下，如果我只被人简单地看作异己分子，那么我将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成就。我深信，所有现在以自己的方式各自向德国进行战斗的法国人终将普遍地言归于好，不过，我认为，他们目前还必须继续他们各自的行动。现在存在着某种怨恨情绪，特别是在法属西非，正如你所知道的，这种情绪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使我难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我尽我的本分而不攻击任何一个人。我要求的是互惠互助。目前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击败轴心国；法国人民在获得解放的时候自会选择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他们的领袖。

首相先生，我感谢你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宣布，英国也和美国一样，希望法国重新建立它1939年的完整主权。当我的国家恢复了完整的主权和自由的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怀着我已经为国家很好效忠的心情退职隐居。

首相先生，请接受我最高的敬意。

法国舰队司令佛朗梭瓦·达尔朗

※　　※　　※

我们这些在伦敦最高当局负责的人都了解我们岛上实力的物质结构，而且对举国上下的精神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对最近的将来所抱的信心，并不是像国外通常所推测的全靠大胆恐吓或美妙的辞令，而是

建立在对实际事实的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上的。当我在下院讲话的时候，我所根据的是我和其他人曾经仔细研究过的事实--有些事实我们曾经研究过许多年。我现在就按照我和我的专门顾问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的体验详细分析"入侵问题"。但是首先要采取一个步骤。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悲惨可怕的。

法国海军如果加入德国和意大利舰队，再加上日本的威胁已经在地平线上愈来愈明显，这就会使大不列颠面临致命的危险，并将严重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德法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除为了保卫法国殖民地利益而留置那一部分外，应一律"在指定的港口集中，并在德国或意大利监督下复员和解除武装"。因此，很明显，法国的战舰将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接受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诚然，在同一条款中德国政府庄严地宣称，他们无意在战争中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法国舰只，但是，审度希特勒过去毫无信义的言行和当时的事实，有头脑的人谁能相信他的话呢？而且，该条款对于这项保证还有一条但书："为海岸警备和扫雷需用的舰只不在此限。"这句话怎么解释，全凭德国人。最后，停战协定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任何不遵守协定的借口而予以废除。事实上，这对我们一点也不安全。我们要不惜任何牺牲，甘冒任何风险，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不让法国舰队落入敌人之手，否则也许会使我们和其他国家遭到毁灭。

战时内阁毫不踌躇。那些在一个星期以前还衷心赞成和法国结成共同联盟的大臣们，这时都下定决心，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决策，在我一生参与的决策中，只有这个决策最违背天性，最使人感到痛苦。它使人想起1807年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港夺取丹麦舰队的一段史实来；但是现在呢，法国人就在昨天还是我们的亲爱的盟友，我们对于法国的不幸寄予的同情是十分真挚的。另一方面，这是一桩有关国家的生存和我们事业的存续的大事。这是一场希腊式的悲剧，但是，对于不列颠的生存和一切依赖于不列颠而生存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加重要的行动了。我想起1793年丹东①说的一句话："那些国王联合起来威吓我们，我们就把一个国王的头颅抛到他们的脚前，向他们挑战。"整个事情就是受这种观念支配的。

①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法律家，晚年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活跃人物。--译者

※　　※　　※

法国海军是照下列方式部署的：两艘战列舰，四艘轻巡洋舰（或反鱼雷舰），几艘潜水艇（包括一艘很大的"苏尔古夫号"在内），八艘驱逐舰，以及大约二百艘比较小的但是很有用的扫雷舰和反潜舰只，大部分停泊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这些舰只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在亚历山大港有法国战列舰一艘，法国巡洋舰四艘，其中三艘是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新式巡洋舰。另外还有一些小型舰只。这些舰只由一个强大的英国战斗舰队掩护。在地中海西端的奥兰及其附近的军港米尔斯克比尔停泊着法国舰队中两艘最好的舰只--"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这两艘战斗巡洋舰，比"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兰森诺"号好得多，建造的目的就是要在质量上超过它们。这些船只如落入德国人之手，将对我们的商船航线极为不利。另外还有两艘法国战列舰、几艘轻巡洋舰、一些驱逐舰、潜水艇和其他舰只。在阿尔及尔有七艘巡洋舰，其中四艘装有八吋口径的大炮，在马提尼克有一艘航空母舰和两艘轻巡洋舰。在卡萨布兰卡停泊着战舰"让·巴尔"号，它是刚从圣纳泽尔开来的，但是还没有装上大炮。在世界海军实力的估计上，这是重要的舰只之一。它还没有竣工，而且也不能在卡萨布兰卡继续装配完成。当然不准它开往其他的地方去了。即将完工的"黎歇留"号已开到达喀尔，这艘军舰可以航行，它的十五吋口径的大炮也可以射击。还有许多次要的法国舰只停泊在其他各个港口。最后，在土伦还停泊着一些舰只，则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了。"弩炮"作战计划确定：凡是我们能接近的法国舰队，都同时夺取、控制，或有效地使之失去作用或予以击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日

1．海军部现在把"纳尔逊"号和他的四艘驱逐舰留在本国海域，"弩炮"作战计划定于3日黎明发动。

2．在2--3日夜间，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在亚力山大，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可能，在马提尼克也按"弩炮"计划行事。必须考虑这种措施在达喀尔和卡萨布兰卡引起的反响，应采取一切警戒措施，以防有价值的舰只逃逸。

由于事态的急剧演变，我又补充道：

海军部应加强海峡中的舰队的力量，使它拥有四十艘驱逐舰，并有巡洋舰支持。应力求在两三日内达到这种实力，并在今后两星期以内维持这种实力，到时再看局势而定。与此同时在西部航道的损失是在所难免的。希就朴次茅斯和太恩河之间巡逻或可供使用的船只数目逐日给我一份日报。

※　　※　　※

7月3日天明不久，在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所有法国舰只都被英国夺获，加以控制。这一行动是突然的，需要出其不意地奇袭。我们使用了占绝对优势的武力，全部过程表明，如果德国人想要夺取停泊在他们控制下的各港口的任何法国军舰，那会是多么容易。在不列颠，除"苏尔古夫"号外，移交的方式都是友好的，水兵们都很乐意地上了岸。在"苏尔古夫"号潜艇上，两名英勇的英国军官和一名一等水兵被打死，①另外还有一名水兵受伤。也有一名法国水手被打死，但有好几百官兵自愿和我们结合在一起。"苏尔古夫"号在建立了辉煌的战功之后，于1942年2月19日被击沉，艇上英勇的法国海军官兵全部牺牲。

①海军中校D．V．斯普拉格（皇家海军）、海军上尉P．M．K．格里费兹（皇家海军）和一等水兵A．韦伯（皇家海军）。

※　　※　　※

致命的打击是在地中海西部。在直布罗陀，海军中将萨默维尔统率"H舰队"，包括战列巡洋舰"胡德"号、战列舰"英勇"号和"坚决"号、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两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于7月1日上午2时25分接到海军部的命令：

作好7月3日"弩炮"计划的准备。

在萨默维尔的官佐中有一位霍兰德上校，他是一位英勇的优秀军官，最近曾任驻巴黎的海军武官，对于法国深表同情，他的影响力很大。7月1日午后不久海军中将萨默维尔打电报说：

"H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在同霍兰德和其他的人商谈后，对他们的见解甚以为然，即无论如何应当避免使用武力。霍兰德认为，我方的攻击行动将使各处的法国人对我们产生不和。

海军部对于这个问题在下午6时20分作了答复：

英王陛下政府之意已决，如果你们提出的各项办法，法国人都不接受，便断然予以击沉。

午夜稍过后（7月2日上午1点零8分）便对萨默维尔发出了以下送交法国舰队司令的措辞谨严的函件原文：

英王陛下政府指示我向你送达下列文件：

英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洽商停战，是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同意，即：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前，法国舰队须开往英国港口，以免落入敌人之手。6月18日，内阁会议宣布：在陆上投降之前，法国舰队应加入英国海军行列，否则就自行凿沉。①

①这一段曾引起误解。直到6月14日海军上将达尔朗还赞成在某种情况下，把法国舰队调到英国港口，但在6月18日那天，他当了海军部长。此后，贝当元帅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拒绝对英国的要求给予特别的保证。因此，这一段中的第二句话就不再代表法国的立场。在危机期间，海军部主管官员不了解这最后一分钟的变化。

虽然法国现政府可以认为他们和德国与意大利的停战条件和这些承诺是调和一致的，但英王陛下政府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不相信德国和意大利不在对他们适当的时候夺取法国舰队，并用来对英国和它的盟国作战。法意停战协定规定：

法国舰艇应开回法国本国港口，在停战之后，还要求法国提供海岸防卫和扫雷需用的舰只。

迄今为止，我们曾经是你们的战友，不能坐视你们上好的舰只落入敌人德国或意大利的掌握。我们决心战斗到底，如果我们战胜了--我们认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我们决不忘记法国曾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利益就是法国的利益，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德国。如果我们战胜，我们庄严宣布，我们一定要恢复法国的光荣和领土。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做到：法国海军最精锐的舰只不至被敌人用来攻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英王陛下政府指示我要求现在在米尔斯克比尔和奥兰的法国舰队根据下列办法之一行事：

（甲）和我们一起航行，继续为取得对德国和意大利战争的胜利而战。

（乙）裁减船员，在我们的监督之下开往英国港口。裁减的船员应尽早遣返。

如果你接受以上两种办法之一，我们将在战争结束时把你的舰只归还法国，如果舰只在作战期间有所损坏，我们将照数赔偿。

（丙）另外一个办法是：如果你觉得必须约定，除非德国或意大利破坏停战，你们的舰只就不能用来攻打他们，那么，就裁减船员，随同我们一起开住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法国港口，例如马提尼克，在那里完全按我们的要求解除舰只的武装，或者交给美国妥为保管，直到战争结束，船员则可先行遣返。

如果你拒绝这些公平合理的建议，那么，我谨以最深的歉意，要求你们在六小时以内把你们的舰只凿沉。

最后，如果你们未能遵照上述办法行事，那么，我只好根据英王陛下政府的命令，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阻止你们的舰只落入德国或意大利之手。

2日晚，我命令海军部把以下电报发给海军中将（下午10时55分发）：

你所担负的任务，是历来英国舰队司令部所遇到的最不愉快和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对你完全信任，相信你会毫不留情地执行这一任务。

舰队司令在拂晓启航，大约在9点30分抵达奥兰附近海面。他派霍兰德上校亲自乘一艘驱逐舰拜访法国舰队司令让-苏尔。让-苏尔拒绝会面，霍兰德于是派人送去了上面引述的文件。舰队司令让-苏尔以书面答复说，决不容许法国的舰只原封不动地落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手里，还说，如果用武力，他们也将还以武力。

谈判继续了一整天。下午4点15分，霍兰德上校终于被允许登上"敦刻尔克"号，但随后和法国舰队司令的会见是很冷淡的。舰队司令让-苏尔在此以前曾给法国海军部发了两封电报；下午3点法国内阁会议开会研究英国的条件。魏刚将军出席了这次会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传记的作者是有记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似乎第三个办法，即把法国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在会上根本没有提。他说："海军上将达尔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也不知道他是了解还是不了解那几个条件，看来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把事情的一切细节告诉我们。

现在看来，英国最后通牒的条件没有当时人们给我们说的那么苛刻，而且还提出了第三个很可以接受的办法，即法国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水域。"①对于这一遗漏（如果说是遗漏的话），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过什么解释。从他们所拍来的电报看来，英国舰队司令和他的重要官佐都显然是非常难过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下达最直截了当的命令才能强迫他们对那些最近还是战友的人们开火。在海军部里也是感情很激动的，但是战时内阁的决定毫不动摇。

我整个下午都坐在内阁办公室里，同我的重要的同僚以及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下午6时26分发出了最后的电报：

①雅克·魏刚《魏刚将军的任务》。

法国舰只必须按我们的条件行动，否则，就让他们自行凿沉，或者在天黑之前由你们击沉。

但是行动已经开始了。下午5点54分，舰队司令萨默维尔向这支得到岸上炮台掩护的强大的法国舰队开了火。下午6点，他报告说正在激战中。轰击持续约十分钟之久。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被炸毁。"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逃走了，该舰虽然遭到"皇家方舟"号空投鱼雷的攻击，但是，也同从阿尔及尔开来的驱逐舰一样，到达了土伦。

在亚历山大港，法国舰队司令戈德弗鲁瓦和英国舰队司令坎宁安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同意放出燃油，卸掉大炮装置的主要部分，并遣返一部分船员。在达喀尔，7月8日那天，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对战列舰"黎歇留"号发动进攻，有一只汽艇进攻得最为英勇。"黎歇留"号被一枚空投鱼雷击中，受到重创。停泊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航空母舰和两艘轻巡洋舰，经过长时间的商谈后，根据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解除了武装。

7月4日，我向众议院详细报告了经过情形。虽然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从奥兰逃脱、"黎歇留"号已被打得不能行动的报告还未接到，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已经使德国人不能再对法国海军有多大的指望了。那天下午我讲了一个钟头或者还要长些，就我所知道的所有这些使人悒悒不乐的事情作了详细的报告。我对于我向议会和全世界所做的那篇报告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为了行文的匀称起见，我觉得在

结尾部分最好是引用一个文件来说明这个悲痛的插曲和我们所处的困境的真正的关系。因此，我便在众议院宣读了我那篇曾经内阁批准目前在政府高级官员中传阅的训令。

无论敌人谋划的入侵或者为保卫我们本土的战斗在哪一天到来，首相愿提醒所有在政府中--在军队或在民事部门--身居负责地位的人履行职责，保持戒备的精神和自信的力量。既然在时间和物资容许的范围以内采取了一切戒备措施，我们就毫无理由认为，在我国登陆的德国军队，不论是空投的还是从海上登陆的，其人数会多于我们目前强大的武装力量所能够消灭或俘获的。皇家空军情况良好，拥有前所未有的最大力量。德国海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而不列颠的陆军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首相嘱望英王陛下的所有身居要职的臣仆要做出沉着、坚决的榜样。他们应当制止并驳斥他们当中的或来自他们下属的种种模糊的和歪曲的言论。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任何军官或官员故意散布影响，扰乱人心，使人消沉，或者发表制造恐慌和低落情绪的言论，便应当毫不迟疑地检举，或者在必要时撤消他们的职务。只有那些在空中、在海洋和陆地上曾经和敌人交锋，并在军人的素质上毫不示弱的人才配得上成为战士。

当我通读这篇训令的时候，议院全场肃静，但是在最后却出现了我一生之中只经历过那么一次的场面。周围的人好像都站了起来，一起欢呼，欢呼之声经久不息。直到这时，保守党总是以几分保留的态度对待我的，每当我走进议院或者在紧要场合起立发言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从工党席位传来的，但是现在，在这庄严的、响彻云霄的和声中大家都联合在一起了。

在展开猛攻之后，一举就消除了法国海军这一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此事在所有的国家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认为，不列颠已经陷入绝境，快要打败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它已面临大军压境，战战兢兢地马上就要投降了，然而正是这个不列颠却能无情地打击它昨天最亲密的朋友，把无可争辩的制海权暂时掌握在自己手里。这表明英国战时内阁是无所畏惧的，是什么都会干到底的。这的确是真的。

※　　※　　※

贝当政府在7月1日迁到维希，企图成为非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当他们得到奥兰的消息后，便下令以空军对直布罗陀进行报复，从非洲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该港投掷了几颗炸弹。

在7月5日那天，他们正式和大不列颠断绝了关系。7月11日，总统勒布伦让位与贝当元帅，他以五百六十九票对八十票的绝大多数当上了国家元首，另有十七票弃权和许多人缺席。

法国的民族天性，使她的人民体会到奥兰事件的全部意义，举国悲痛，要把这新的惨痛事件化为新的希望和力量。戴高乐将军（我事前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表现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法国解放和光复后，曾正式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泰让先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卓越的成员，后来曾担任法国国防部长，我感谢他告诉过我一件事，这件事应当记述在这里。在土伦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两户农家，两家的儿子都是海军士兵，在奥兰英军的炮击下都被打死了。

举行葬仪的时候，所有的邻居们都参加了。两家都要求把英国国旗和法国国旗并覆在棺材上面，人们以尊敬的心情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从这件事里，我们就可看出，纯朴的人们领会事物的精神是怎样达到了崇高的境地。

※　　※　　※

在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弥漫着无限的欣慰之感。大西洋似乎又恢复了它的防御力，并使这一伟大的共和国有充裕的时间，为它的安全进行必要的准备。从此以后，就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不列颠要投降这类话了。这时唯一的问题是：它会遭到敌人的入侵和征服吗？现在是考验的时候了。

第十二章　反攻的利器

1940年

敦刻尔克撤退后我自己的反应--6月4日致伊斯梅将军的备志录--回顾一段往事--我1917年7月制定的旧计划--关于坦克登陆艇的最早的想法--1944年"桑葚"人工港的雏形--致伊斯梅将军关于反攻的指示--"突击部队"--坦克登陆艇和伞兵--我于1940年7月7日发出的关于号召制造能运送六七百辆坦克的海滩登陆艇的备忘录--我于1940年8月5日发出的关于装甲师计划的备忘录--一次能运送两师人的海上运输--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罗杰·凯斯爵士的任命--联合计划委员会由国防大臣直接领导--1940年和1941年登陆艇建造工作的进展--我1941年7月25日致罗斯福总统电--我一贯主张装甲部队在海滩登陆。

我对"敦刻尔克的奇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借发动一次反攻来适当利用这一奇迹。当许多事还难以逆料的时候，就显然有恢复主动的必要。6月4日是我颇为忙碌的一天，因为我要准备一个到下院去发表的重要的长篇讲话，关于这个讲话，我在上文已略略提及；但是，把这件事做完以后，我便赶忙就我认为在目前应该支配我们的思想、鼓舞我们行动的事项发出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6月4日

尽管我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空中有我们的战斗机构成的强大的防御力量，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理应如此担心--德国在英格兰登陆的危险。每一个港湾、每一片海滩、每一个港口都成了我们担心的所在。除此之外，可能有伞兵袭来，占领利物浦或者爱尔兰等。如果这种想法能激发我们的精力，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德国能不顾我们的海军力量，轻而易举地进犯我国，那么，有人便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却认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呢？"完全采取守势的老一套想法毁灭了法国，我们不能让这种想法破坏我们的一切主动精神。在被德国征服的国家沿海一带牵制住大批德国军队的办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立即着手组织袭击部队进攻这些沿海地带，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是友好的。这种部队可以由能够独立行动的、配备齐全的单位组成，每个单位人数约在一千人左右，合在一起时不超过一万人。攻

击目标应予保密，直到最后一刻，以便保证出敌不意的奇袭。我们在敦刻尔克目睹的事实说明，在必要时军队可以多么迅速地撤离（我认为也可前往）选定的地点。如果能使德国人猜想下一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进攻他们，而不是让他们迫使我们蜷局在这个岛上大构其防御工事，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啊！我们必须作一番努力，摆脱我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和先发制人的状态。

伊斯梅将上述意见传达给参谋长委员会；它在原则上得到了他们诚挚的拥护，并且反映在我们通过的许多决议中。它逐渐发展成为一项政策。这时候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坦克战上，不单是防御战，而且是进攻战。这就需要建造大批的坦克登陆艇，这件事后来就成为我经常注意的事项之一。因为这一切在将来必然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所以我必须在这里把一件久藏心中而现在又想起来的往事重新回顾一下。

※　　※　　※

我始终对两栖作战着迷，把坦克从特制的登陆艇开到敌人疏于戒备的海岸上去，这种想法在我的脑中盘旋很久了。我1917年7月17日在劳合·乔治政府就任军需大臣的前十日，我没有依靠专家的帮助，便自己制定了夺取弗里西安群岛中的博尔库姆岛和许尔特岛的计划。其目的是为小舰队和驱逐舰以及当时拥有的空军获得一个海外基地，以便加强我们在数量上颇占优势的海军作战，再次建立严密的封锁，以解除甚为活跃的敌方潜艇对我大西洋供应线的袭击，并便于美国军队调往法国。劳合·乔治先生深以这一计划为然，并把它特地印发给海军部和战时内阁。

这个计划有如下一段（第22段），这一段还从来没有公开过：

在舰队炮火掩护下，在［博尔库姆岛或许尔特岛］登陆的部队，［应由］防鱼雷运输舰上卸下装甲驳船去施放气体和烟幕以资协助。大约要准备一百只驳船才够一师人登陆之用。

此外应准备一定数目的--比如说五十只--·坦·克·登·陆·艇，·每·艘·登·陆·艇·载·一·辆·坦·克·或·几·辆·坦·克，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

只消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借自己的动力登陆，使步兵在进攻要塞或炮台的入口时不至受到铁丝网的阻挠。这是一个新的特色，可以避免过去登陆时的重大困难--需要［我们的］野战炮兵迅速登陆去破坏铁丝网。

还有第27段：

这里总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敌人会风闻我们的意图，事先调配精兵增援其驻防部队；至少对博尔库姆岛是如此，因为敌人对该岛的安危是非常敏感的。另一方面，·可·以·用·驳·船·的·挡·板·为·屏·蔽·进·行·登·陆，·挡·板·要·能·防·御·机·关·枪·子·弹。驳船的数目很多，即便遇到重火力（即重炮火力）也损失不大；·使·用·的·坦·克·甚·至·可·多·于·本·计·划·所·建·议·的·数·目，·特·别·要·使·用·高·速·轻·坦·克；这样，便可在敌人未作迎击准备的地区登陆。以上所说可能被人们认为是新的和非常可取的想法。

※　　※　　※

在这一文件中，我还另外制定了一个在荷恩礁（往北）浅水地带建造人工岛的方案：

第三十段。建议加以研究的方法之一如下：在恒伯河的哈里奇处、在瓦什湾、在梅得威河和泰晤士河里应准备一些平底船或沉箱（不是用钢铁而是用混凝土作的）。根据总计划，使它们按照所沉入的深度来作。当把水排出后，它们便飘浮在水面，因而可以把它们拖到人工岛的预定位置去。当到达以浮标标明的人工岛位置时，便打开嘴管，使它们沉到水底。

如果方便，随后可用吸泥管吸取泥沙逐渐把它们添满。平底船或沉箱的尺寸从50'×40'×20'到120'×80'×40'不等。·用·这·种·方·法·便·可·在·大·海·中·形·成·一·座·防·鱼·雷、·蔽·风·雨、·类·似·环·形·珊·瑚·岛·的·港·口，·设·有·驱·逐·舰·和·潜·水·艇·修·藏·坞·以·及·飞·机·降·落·台。

这一方案如果可行的话，便可以大大改进，而且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地方。也许还可以把混凝土的平底船或沉箱做得能负载一个完整的重炮炮塔，当外舱进水后，便沉到海底，像索楞特①炮台一样，地点任人选择。另外还可以建造其他可以沉入水底的混凝土构筑物，构筑物中备有储藏室、油库或卧舱。因为没有经过专家的研究，所以在这里只不过是指出可能性而已，所讲的也只是部件的制造和运输以及人工岛和驱逐舰基地的装配和放法。

①索楞特（Solent）为威特岛与英格兰之间的海峡。--译者

第三十一段：这一计划如果在技术上是正确的话，就可以毋需使用军队以及避免种种危险去袭击一个设防的岛屿。

·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出·敌·不·意·的·奇·袭，·因·为·德·国·虽·然·可·能·知·道·有·这·种·混·凝·土·制·的·船·只，·但·是，·他·们·推·论·的·结·果，·自·然·认·为·是·为·了·用·以·封·锁·河·口，·这·个·想·法·的·确·是·不·能·排·除·的。这样，在这种岛屿或防波堤系统实际上已将近完成之前，敌人是不会识破其用意的。

准备的时间无论如何需要一年。

这个文件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档案中搁置了将近二十五年。我在《世界危机》一书中没有发表这个计划，它在那本书里本可以自成一章，但一则限于篇幅，再则从未付诸实施，所以就没有公诸于世。这是一大幸事，因为我所谈的这些想法，在这次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德国人当然非常注意地阅读我有关战争的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地位的人的著作，由参谋人员加以研究，的确是一件普通的日常工作。这个旧文件的基本概念深深印在我的心中，而在这次新的紧急关头又形成了我们行动的基础，过了一段很长的期间后，使人难忘地体现为1943年的强大的坦克登陆艇队和1944年的"桑葚"港。①

①指在法国北部海面为登陆而建立的人工港口。--译者

※　　※　　※

在这未曾虚度的1940年6月6日那一天，我心中充满了如释重负之感和筹划未来的力量，着手草拟一系列的备忘录，下令进行并不断催促坦克登陆艇的设计和制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6日

我对昨天［日期为6月4日］发出的关于攻势行动的备忘录，进一步阐述如下：当澳大利亚军队到达后，是否应将他们编成若干个分遣队（每队二百五十人），配备手榴弹、迫击炮、手提机关枪、装甲车以及类似的武器，使他们既能在我国抵抗敌人的进攻，同时又能在目前被敌人占领的友好国家的海岸登陆。我们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种想法：海峡各港口和这些港口之间的地方是敌人的领土。关于选派优良的特遣人员潜往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沿岸等处，进行了什么布置？应拟定大胆计划，利用经过特殊训练、由射击手一级的士兵组成的部队，在这些海岸地带制造恐怖气氛，先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但是在以后，或者当我们组织好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袭加来或布

洛涅，杀伤和俘虏德国蛮子的守备队，固守该地，直到作好围攻该地或进行猛烈袭击的准备工作后，才离开。我们过去进行得很顺利的消极抵抗，现在一定要予以结束。我希望联合参谋部向我提出对整个德国沿海占领区进行猛烈的、大胆的、无间断的攻势的种种措施。·必·须·把·坦·克·和·装·甲·车·辆·装·在·平·底·船·上，·它·们·可·以·从·平·底·船·开·上·岸·去，出敌不意地深入内地袭击，切断重要的交通线，杀得德军尸横遍野，然后归来。大概在德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去进攻巴黎的时候，就只有普通的军队留在防线上了。应当对这一部分军队大肆骚扰。应采取的措施如下：

1．·建·议·组·织·攻·击·连。

2．·建·议·运·送·坦·克·使·其·在·海·滩·登·陆，·因·我·们·大·体·上·掌·握·制·海·权·而·敌·方·却·没·有。

3．在整个沿海地区建立适当的间谍和情报系统。

4．部署伞兵部队，其规模为五千人。

5．立刻把我们的六门十五吋口径大炮整顿好（即装上内管），使射程可达五十或六十哩，把它们安装在铁路炮架上或钢筋混凝土制的炮台上，以压制德军的炮火，德军在四个月之内，一定要隔着海峡向我们轰击。

在各方面都跟着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攻击连"后来定名为"突击部队"，其中有十连是从正规军和皇家海军陆战队抽调的。这一组织的核心在挪威战役中就开始形成了。关于射程能越过海峡的重炮，将在本书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我感到十分后悔的是，我曾允许将我自己建议的五千名伞兵部队减少到五百人。

我时时惦念着制造登陆艇的事，心中老是在考虑：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冒险，但另一方面也是将来进攻敌人的一种方案。在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开始试制攻击艇了，而且在纳尔维克战役中使用过几艘。其中大多数都在纳尔维克或敦刻尔克损失掉了。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可以吊上军队运输舰上的小艇，而且也需要远洋舰只，以便把坦克和大炮运往进攻地点，并把它们卸在海滩上。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7月7日

关于设计和制造给英国军队载运坦克越海进攻敌国的舰只，已进展到什么程度？可将这件事交给前海军造船总监霍普金斯先生进行研究，由于"耕种者第六号"①已经过时，他现在一定比较空闲。这类舰只一定要在一次航程中运送六七百辆坦克，并且能够把坦克卸在海滩上，或者从海滩把坦克运走，当然也同样能把坦克卸在码头上--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两种作用都结合起来。

①一种掘壕机，供进攻有防御工事的战线之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5日

日前我曾要求送交一份关于1941年装甲师发展的预报表，即：到3月底应有五个师，以后每月增加一个师，直到1941年8月底共有十个师为止；每师应配备装甲车和各种辅助车辆。

请告诉我陆军部的计划现在进行得如何；定制的坦克数目是否和这样大的计划相适合。

·另·外，·请·送·交·我·一·份·关·于·准·备·海·外·运·输·工·具·进·展·情·况·的·报·告，·这·些·运·输·工·具·应·当·在·一·次·行·动·中·足·敷·运·送·两·个·装·甲·师·之·用。谁在进行这项工作--是海军部还是军需部？我认为霍普金斯先生可能有空闲时间办理这件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9日

关于海上运送装甲车并把装甲车卸在海滩的舰只的设计和型式，请再给我一份报告。

7月间，我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联合作战指挥部，在参谋长委员会领导之下，研究和演习这种战术，由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充任指挥部的首长。他本人和我的密切接触以及和国防部的接触，可以克服由于这一特殊任命而引起的一切有关部门之间的困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7日

我已任命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为联合作战指挥部长官。他应接过现在由鲍恩将军担任的职务和支配的物资。应当通知鲍恩将军：由于现在扩大了这类作战的范围，因此需要由级别较高的军官负责，这一变动丝毫不影响他和他的部属。显然，他应当有效地进行协作。我

对这位军官所担任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务署署长的工作备致嘉许，无论如何，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这一机构中应起主要的作用。

在进一步做出安排的时候，罗杰·凯斯爵士可以通过代表国防大臣的伊斯梅将军和三军各部进行接触。

我曾经阐明，国防大臣办公厅是多么顺利地成立起来，并且权力日益增长。8月底我采取了我一向认为必须采取的唯一正式步骤。截至目前，联合计划委员会一直是在参谋长委员会领导之下工作的，参谋长委员会是他们职务上的直接上级。我觉得应当把这个很重要但迄今效率并不怎么高的机构置于我个人的控制之下。因此，我要求战时内阁对我们指挥作战的系统中这一明确的变动予以批准。所有我的同僚都欣然同意，于是我发出了下面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8月24日

1．从下周星期一起，联合计划委员会应直接听命于国防大臣，成为国防大臣办公厅--前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会办公地点设于里奇曼台街。该会将保留它在海、陆、空军部内现有的地位，并与这三个部保持联系。该会对国防大臣提交的计划应制定细节。他们在征询过伊斯梅将军的意见以后，也可以着手制定自己的计划。他们当然要为参谋长委员会服务，对提交的事项应加以审慎的研究。

2．所有联合计划委员会自己制定的以及根据上述各机构的指示制定的一切计划，都应提交参谋长委员会审核。

3．今后如有疑难或争论之处，或遇重大事项，则所有的计划应提交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审核，国防委员会由首相、掌玺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海、陆、空军部的三位大臣组成；

三军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也列席。

4．首相负有向战时内阁报告当前工作的责任；但参谋长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的关系不变。

参谋长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变动，没有表示什么重大的异议。约翰·迪尔爵士给陆军大臣写了一份备忘录，对此，我再度向他提出了保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31日

联合计划委员会应向我"提出军事上的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该会仅仅是根据我发出的指示制定计划而已。至于这些计划或这些计划往后的任何变动是否应当采纳，应仍像现在这样由参谋长委员会决定。很显然，参谋长委员会也有向内阁以及首相或国防大臣提出建议的集体责任。大家认为没有必要变更他们在组织法上的地位。并且我建议，还是像以前一样和他们合作，并通过他们进行工作。

我之所以觉得必须和联合计划委员会保持直接接触，并直接管辖这个机构，是因为在大战一年以后，我就想不起由现在的指挥作战系统提出的任何一项计划了。我深信，我能依赖你和其他两位军务大臣，帮助我发出切实有力的指示指挥战争，克服疲疲沓沓、拖拖拉拉的作风，这种作风迄今使我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让敌人走在前头了。

当然，必须时时增加联合计划委员会的人数。

实际上，这一新的程序进行得很顺利、很愉快，我想不起曾发生过任何困难。

※　　※　　※

从此以后便大力从事于制造各种类型的登陆艇，海军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司，主管这件事情。1940年10月对第一艘坦克登陆艇（L．C．T．）进行试验。因为觉得这些坦克登陆艇太小，所以只制造了大约三十艘，接着便改善了设计，为了便于由海上运往中东，便一部分一部分地制造，接着于1941年夏开始运到那里。这些舰艇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因为我们逐渐积累了经验，所以后来制造的这种奇特的舰艇的性能更不断地有所提高。海军部非常担心这种新式的特殊生产可能大量消耗造船业的资源。幸而后来证明坦克登陆艇的制造可以委托不从事造船的建造工程公司承担，这样便不至打乱大造船厂的工作与计划。这样就使我们预期的大规模计划有实现的可能，但是这样也使舰只的大小受到限制。

坦克登陆艇适用于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袭击战，或者在地中海进行规模较大的战争，但是不适宜于大海上作远程航行。

需要一种更大、更适宜于海上航行的舰只，这种舰只也应像坦克登陆艇一样，除了能在远洋航行中运送坦克和其他车辆以外，也能把坦克和其他车辆卸在海滩上。于是我便发出了设计这种船只的指示，

这种船只最初叫作"大西洋坦克登陆艇"，后来又改名为"坦克登陆舰"（L．S．T．）。建造这样的舰只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任务紧迫的造船厂的人力和物力。因此，第一个图样（海军部给它一个绰号叫"温奈特"）只建造了三艘；其余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制的，但样式是照后来设计的图样作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改装了三艘吃水浅的油船来运载坦克，这些船后来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到了1940年底，我们对于两栖作战的实际意义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这种特殊舰艇和许多种附件的生产日益发展，为使用这些新武器所必要的部队也由联合作战指挥部逐渐扩充和训练。为了这一目的，在国内和中东都成立了特别的训练中心。当这些概念及其实际的表现具备了一定的形式后，我们便介绍给我们的美国朋友。经过几年的努力，成效愈益显著，它们在正当需要的时候变成一种利器，在我们最伟大的计划和行动中确实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由于我们在这最初的几年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战事的前途有如此深刻的影响，所以我要提前叙述一些我们后来取得的重要进展，以便说明事态演变的始末。

1941年夏，参谋长委员会指出，建造登陆艇的计划只是和小规模作战有关，而我们要最后回到大陆去，就必须做出远远超出我们当时力所能及的更大的努力。这时海军部已经制成了坦克登陆舰的新设计图，并把它交给美国，在美国又共同制定了详细设计。1942年2月，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生产这种舰艇。这就是坦克登陆舰（乙型）（L．S．T．［2］），这种登陆舰在我们后来所有的战役中都表现了非常优越的性能，对于解决将重型车辆卸在海滩上这一难题，其贡献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舰艇最后建造了一千多艘。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两岸一直进行着袭击大陆用的许多型式的小艇的生产。所有这些小艇都需要用运送进攻部队的舰只运往战场。因此，便着手制定了一项巨大的改装计划，使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运输舰能够装载这些舰艇以及大量的其他特殊装备。这些舰只被称作"步兵登陆舰"（L．S．T．）。有的被编入皇家海军，其他的则保持商船的身份，船长和水手们在我们所有的攻势行动中都出色地完成了驾驶任务。这些船只在军运舰队中川流不息地向中东和其他地方运送增援部队，途中难免遭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得已的牺牲。供袭击部队用的

其他各种类型的辅助舰，这时候也开始生产了。1940年和1941年，由于我们要努力于潜艇战，所以在登陆艇的生产上受到了限制。截至1940年末，能用于登陆艇生产的人数不超过七千人，在第二年也没有大量增加，但到1944年，仅在英国投入这项巨大的工作的便不下七万人，另外在美国投入这项工作的人数就更多了。

※　　※　　※

因为所有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战局的前途有莫大的关系，我愿在此发表我于1941年拍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

1941年7月25日

此间一直在考虑我们的战争计划，不仅考虑1942年的战斗，而且也考虑1943年的战斗。在使主要的基地获得安全之后，就须计划夺取胜利所需要的庞大兵力。总的说来，首先我们必须加强封锁和宣传，然后要使德国和意大利不断遭受愈来愈猛烈的轰炸。单以这些行动便会引起敌人内部的动乱或崩溃，·但·是·也·应·当·制·定·这·样·的·计·划：·在·时·机·成·熟·时，·用·解·放·军·登·陆·去·解·救·被·征·服·的·人·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大·批·的·坦·克，·而·且·也·需·要·能·运·送·坦·克·并·直·接·把·坦·克·卸·在·海·滩·上·的·舰·只。从美国正在建造的大批商船中，抽出一部分来加以必要的改装，使它们适合于作坦克登陆舰，这在你不算一件难事。

不久以后：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9月8日

我的意见并不是要总统在已经安排好的生产任务之外，再去建造这种"温奈特"，而是要求总统，从美国正在为1942年建造的大批商船中拨出一部分，装上舰首或侧舱门，以便能将坦克从船上卸到海滩上，或者卸到坦克登陆艇上，再由坦克登陆艇运往海滩。

请帮助我向总统解释这一点，说明现在设计的美国商船应如何改装。

鉴于现在有人而且愈来愈有人硬说我反对1944年诺曼底那样的大规模敌前登陆，因此，为了便于人们的了解，我要阐明：从最初开始，我就大力推动并赋予主管部门以广泛的权限制造这种巨大的舰艇，编成舰队，把装甲部队运到海滩登陆；人们现在已普遍认识到，

没有这种舰艇，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我要用我当时写的文件，在本书中一步一步地阐明这个问题，指出我真正的一贯主张和具体的事实完全一致，和实际经过正相符合。

第十三章　绝境

1940年7月

英国能生存下去吗？--美国的忧虑--英国的坚决态度--事情一单纯，就放心了--希特勒7月19日的和平建议--我们的反应--德国的外交接触遭到拒绝--瑞典国王的活动--我视察受威胁的海岸--蒙哥马利将军和驻在布赖顿的第三师--公共汽车的重要性--布鲁克接替艾恩赛德指挥本土部队--我和布鲁克将军的接触--7月间发出的一部分指示和备忘录--伦敦的防御--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的状况--关于军队的增长和装备的统计--林德曼的图表--第二加拿大师调往冰岛的计划撤销--应防止敌人的船只集结在英吉利海峡--美国步枪运抵英国--特殊的戒备措施--法国的"七五"炮--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增设炮台--我们的应付措施--我到多佛尔去访问海军上将拉姆齐--善言诱导并催促改进我们的炮台--浅水炮舰"埃里伯斯"号--肯特海角的防卫--9月间英国重炮集中--我们力量的增长--考验过去了

1940年夏法国沦陷后，我们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各自治领、印度或各殖民地都不能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援或及时的供应。得胜的德国军队，装备十分完善，后方还有许多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现在正在大批集结，准备对我们作最后的一击。拥有强大军队的意大利已经向我们宣战，一心要在地中海和埃及把我们打垮。在远东，日本心怀叵测地瞪着眼睛瞧我们，并且直截了当地要求封锁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苏俄对纳粹德国负有条约义务，并且在原料方面大力支援希特勒。西班牙已经占领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①，可能随时与我为敌，并且要求取得直布罗陀，或者请德军协助它进攻直布罗陀，或者架设大炮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在贝当和波尔多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新近迁至维希，随时有可能被迫向我们宣战。土伦残存的法国舰队看来行将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确，我们的敌人真不少。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丹吉尔由英、法、西、意四国共管。大战爆发后，法国战败，西班牙遂于1940年6月14日派兵进占丹吉尔；至同年12月，宣布废除"国际共管"，把丹吉尔并入西属摩洛哥。摩洛哥独立后，恢复了对丹吉尔的主权。--译者

奥兰事件以后，各国已经看请，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决心战斗到底，然而，在英国虽说不存在士气不振的弱点，可是又如何克服这些严重的具体困难呢？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事实上，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五百门，中型和重型的坦克不到二百辆。要好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工厂才能制出弥补我们的敦刻尔克损失的那些军火。全世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末日已经到来，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极端惊慌不安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美国，其他所有幸存的自由国家亦复如此。美国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暗自忖度：为了沉迷于一种慷慨又无望的感情而枉费自己非常有限的资源，是否合适？他们不是应当尽心竭力、爱护每一件武器，以补救他们自己的疏于备战吗？要撇开这些令人信服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论点，就需要有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位贤明的总统和他的重要官员与高级顾问，即便面临第三届总统大选，也从未对我们的命运和意志失去信心，英国对他们实在感激不尽。

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表现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着一项任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沮丧。他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者。看来，他们宁愿血染他们的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这在历史上会写下光荣的一页的。这一类故事过去有的是，雅典人曾经被斯巴达所征服。迦太基人曾经独力抗击过罗马。在过去的史册上不乏这样的记载--还有好多悲剧根本没有记载或被人们永远遗忘：有些英勇、自豪和遇事达观的国家，甚或整个民族遭到消灭，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了解这一点的英国人并不多，而外国人则更少；甚至在战前那些举棋不定的年代里，怎样在海防以及后来在空防上保持重要设施这一点，也不是人们普遍认识得到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土地上看到敌人的营火，已经是将近一千年以前的事了。

在不列颠抗战的高潮时，每一个人都表现得很沉着，宁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全世界无论是敌是友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这种心情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　　※　　※

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6月间我们最大的危机之一是：我们把我们最后的后备部队也调到法国参加法军劳而无功的抵抗，同时，我空军实力又由于出击或向大陆转移而逐渐遭到削弱。如果希特勒具有过人的智慧，他就会放慢进攻法国战线的速度，或者在敦刻尔克之后在塞纳河一线停三四个星期，同时，进行侵略英国的准备。这样，他就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使我们左右为难：或者抛弃法国，让它去受苦；或者为了我们将来的生存耗尽我们最后的资源。我们愈鼓动法国打下去，我们对它承担的支援义务就愈大，防卫英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就愈加困难，尤其是更难保住有关英国生死存亡的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如果拒绝的话，便一定会引起我们正在挣扎博斗的盟国的无比愤慨，毒害我们的一切关系。我们的一些高级司令官在谈到我们当前新的大大简单化了的局面时，甚至表现出一种实际的宽慰态度。正如伦敦的一个军人俱乐部的一名侍者对一个垂头丧气的会员说，"不管怎样说，先生，我们已经参加了这场决赛，而且就在咱们自家的运动场上决赛咧！"

※　　※　　※

即便是在今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也未曾低估我们的实力。

齐亚诺说，在1940年7月7日他在柏林拜会希特勒时曾和冯·凯特尔将军作过一次长谈。凯特尔同希特勒一样，向他谈到进攻英国的问题。他一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他认为登陆是可能的，但又考虑到这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战斗，必须要非常谨慎，因为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岛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和沿海防御工事的情报少得可怜，而且也很不可靠"。①对大不列颠的飞机场、工厂、主要交通枢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看来还容易做到，而且也有必要，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英国空军的战斗力极强。凯特尔估计，英国人准备用于防御和反攻的飞机约有一千五百架。他承认，英国空军最近大大加强了攻击行动。执行轰炸任务时准确异常，而且出动的机群一次就达八十

架之多，然而，英国却非常缺少飞行员，而目前袭击德国城市的那一批飞行员，又不能由那些完全未受过训练的新飞行员来替换。凯特尔极力主张进攻直布罗陀，以便瓦解英帝国体系。至于战争要持续多久，凯特尔和希特勒都没有提过。只有希姆莱偶然说过，战争应该在10月初结束。

①齐亚诺：《外交文件》第378页。

齐亚诺的报告就是如此。他也曾根据"墨索里尼的好意"向希特勒提出派陆军十个师和三十个空军中队，参加侵略活动。陆军被婉言谢绝了。派去了几个空军中队，但是成绩不佳，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得意洋洋的演说，预言我很快就会到加拿大去避难，接着提出他所谓的"和平建议"。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有力的辞句：

在这个时刻，我扪心自问，我觉得我有责任再次向大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呼吁，希望它们诉诸理智和常识。我认为我自己有发出这种呼吁的地位，因为我并不是乞求恩赐的败军之将，而是胜利者，是在代表理智说话。我觉得没有理由使战争继续下去。一想到战争造成的创伤，我便感到悲痛。

……也许丘吉尔先生对我这次讲话会置之不理，说这不过是出于对最后胜利的恐惧和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受良心的谴责。

在希特勒作出这副姿态以后的几天里，德国在瑞典、美国和梵蒂冈开始了外交活动。希特勒在使欧洲屈服于他自己的意志以后，自然很乐于取得英国对他所干的事情的承认，从而结束战争。事实上，他的建议不是和平，而是要英国立即放弃它参战的种种目的。当德国驻华盛顿的代办试图和我驻美大使接触时，我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1940年7月20日

我不知道哈利法克斯勋爵今天是否在华盛顿，但应该通知洛西恩勋爵，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

但是，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在上院和下院都进行一场严肃的正式辩论。因此我同时函告张伯伦先生和艾德礼先生：

1940年7月20日

希特勒的演说也许值得由上下两院作出决议来答复。决议应该由两院议员提出。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的同僚们认为这样做未免小题大作，这一点，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于是决定改由外交大臣通过广播拒绝希特勒的姿态。22日晚，外交大臣就把希特勒那个"按照他的意志招降的劝告'撇在一边'了"。他把希特勒统治的欧洲的景象和我们为之而战的欧洲的景象作了一番对比，并且宣称，"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从收音机收听到希特勒的演说以后，还没有等国王陛下政府的授意，就立即对举行谈判的任何想法予以驳斥了。

齐亚诺谈到他在7月20日与希特勒的另一次会晤时说:

英国报纸对希特勒昨日的演说的反应表明，根本没有取得谅解的前景，因此，希特勒准备对英国给予军事上的打击。

他强调说，德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它的努力范围和经济控制范围早已大大削弱了大不列颠抵抗的可能性，因此在第一个回合里大不列颠就会崩溃。空袭已在几天前开始，并且在不断地加强。英国防空设施和战斗机的迎击不能有效地阻止德国的空袭。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了。①

①齐亚诺：《外交文件》第381页。

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也曾记述："19日晚，当英国的冷淡反应第一次传来时，在德国人中弥漫着一种遮掩不住的失望情绪。"希特勒"愿意和大不列颠取得谅解。他知道对英国的战争是一场艰巨的血战，他也知道各地的人民对流血抱有反感"。另一方面，墨索里尼"担心英国人可能在希特勒那篇极其狡猾的演说里找到一个借口，开始谈判"。齐亚诺说，"这样就会使墨索里尼大失所望，因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战争。"①他不必着急。他所需要的战争迟早会到来的。毫无疑问，德国继续在幕后进行外交活动。8月3日，瑞典国王认为和我们商谈此事的时机已至，我建议外交大臣用下面的话答复他，官方的正式复文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写出的:

（·开·始）1939年10月12日，英王陛下政府曾就德国的和平建议向议会作了深思熟虑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从那时起，纳粹德国侵犯了其邻近的小国，犯下了一连串新的万恶的罪行。挪威遭到蹂躏，现在被一支德国侵略军所占领。丹麦受到袭击和掠夺。比利时和荷兰虽尽力满足希特勒先生的意愿，而且德国政府还对它们作过种种尊重中立的保证，但是仍被德军占领和奴役。特别是在荷兰，种种蓄谋已久的阴险残酷的行为在鹿将丹的大屠杀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次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杀害，这城市重要部分被破坏。

①《齐亚诺日记》第277--278页。

这些可怕的事件在欧洲的史册上留下了黑暗的记载，给它抹上了无法洗刷的污点。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事件中认识到，没有丝毫理由背离他们1939年10月所通过的决议和确定的原则。相反，他们决心要竭尽所能用的一切手段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粉碎希特勒主义，把全世界从一个恶徒所带来的灾祸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决心是如此的坚定不移：他们宁愿同归于尽，也不畏缩或逃避自己的职责。他们深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会束手无策。这个任务也许是长期的；但是，正如德国在1918年一样，它随时都可要求停战或公开提出和议，但是，在提出任何这类要求或建议之前，德国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话作出有效的保证，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生活，同时，在全面和平中对大不列颠和英帝国提出有效的安全保障。（·完）

我补充道：

我觉得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有一些概念似乎过于卖弄聪明，在政策上流于繁文缛节的形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与有关问题的肃穆和朴素的气氛。目前我们一点成绩也没有，稍一开口就会引起误解。像我草拟的那种坚定的答复，才是迫使德国做出并非空话连篇的建议的唯一办法。

同一天，我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1940年8月3日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绝没有完结。

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绝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驰。

※　　※　　※

6月底，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伊斯梅将军在内阁向我提出建议，认为我应当视察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受到威胁的地区。

于是我每个星期抽出一两天的工夫从事这项愉快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就睡在我的专车上；我在火车上有种种设备进行我的日常工作，而且和白厅经常保持联系。我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许多可能登陆的地区。加拿大师（它不久就要由调往冰岛的一个师补充为一个军）在肯特郡为我举行了一次演习。我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在我最初的几次视察中，有一次我曾视察了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三师，这位将军我以前还没有见过。我的夫人与我同行。第三师驻在布赖顿附近。该师曾被优先重新装备，正在准备调往法国的时候，法国的抵抗就结束了。蒙哥马利将军的司令部设在斯特宁附近，他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演习，演习的主要特点是轻机枪车的侧翼运动，这种车辆，他那时候只能集合七八辆。演习完毕后，我们一道驱车，沿着海岸驶过肖朗和霍夫，一直到众所周知的布赖顿防线，对于这个地方，我有许多童年时候的回忆。我们在皇家阿尔宾饭店进午餐，该饭店正好面对码头的尽头。饭店完全空着，这里的人大部分已经撤走，但是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或操场上散步。我看见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队士兵正在码头的一个亭子里用沙袋堆筑一个机关枪据点，这很像我童年时候看要把戏的那种亭子一样，所以觉得很有趣。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宜人。我和这位将军谈得很投机，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愉快。然而：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3日

我发现第三师部署在沿海岸三十哩长的地区，而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集中起来留作后备，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入侵部队的前锋，我对此感觉不安，但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该师的步兵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充分的机械化装备，但缺乏载运士兵前往作战地点所必需的公共汽车①。配备公共汽车，随时作好准备，马上可以使用，这对所有的机

械化部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对散布在这么长的海岸上的第三师就尤其重要了。

①这是1914年9月在法国海岸登陆时，我为皇家海军师海军陆战旅所想出的老办法。当时我们从伦敦街头征集了五十辆公共汽车，海军部一夜之间便把它们运往法国。

我从朴次茅斯也听到同样的怨言，那里的部队还没有得到准备停当、马上可以使用的运输工具。鉴于国内有大量的运输工具，公共汽车和卡车都有，还有随英国远征军归来的许许多多汽车司机，当可立即弥补这方面的缺点。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今天通知第三师师长，如果他愿意的话，可征用那些到现在为了游览而往来行驶于布赖顿海滨的大批公共汽车。

※　　※　　※

7月中旬，陆军大臣建议说应由布鲁克将军接替艾恩赛德将军指挥本土部队。7月19日，在我继续视察可能被侵入的地区时，我视察了南方指挥部。他们为我举行了某种战术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不下十二辆坦克（！）。整个下午我和指挥这一防线的布鲁克将军坐着汽车巡视。他的功绩很卓越。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我军退往敦刻尔克时在伊普尔河附近打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战，而且在指挥我们于6月的头三个星期派往法国的那些新的部队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混乱，凭他过人的毅力和机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通过阿兰·布鲁克的两位勇敢的兄弟--我早年在军队生活中的朋友①--和他在私人方面也有联系。

①当我参加第四轻骑兵团时，他的兄弟维克多是第九枪骑兵团的部属，1895--1896年间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他的马后脚站起来，往后倒了下去，把他的骨盆摔断，使他终生痛苦不堪，然而，他还继续任职而且还能骑马。在他充当我们与法国骑兵师之间的联络官期间，于1914年从蒙斯撤退时，因过度疲劳而光荣牺牲了。

在重大的人选问题上，我的意见并不取决于这些私人关系和回忆，但它们是个人友谊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与阿兰·布鲁克在战时未尝间断的关系一直保持下去而且日渐成熟。在1940年7月的那个下午，我们一同乘车巡视达四个小时之久，我们对本土防御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同其他的人进行了必要的磋商以后，我同意陆军大臣的意

见，让布鲁克接替艾恩赛德将军指挥本土部队。艾恩赛德本着军人的尊严接受了退役的意见，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本着军人的尊严行事，这是他的特色。

布鲁克将军还有一个弟兄叫龙尼。他比维克多大，比我也大好几岁。在1895--1898年间，人们认为他是英国军队的后起之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历次战役中立下了殊勋，而且在参谋学校里就显得才华出众。在南非战争中，他是南非轻骑兵团（该团有六个骑兵营）的副官，在增援莱迪史米斯期间，我曾担任过几个月的助理副官。我们曾经在斯宾寇普、瓦尔克兰茨和图吉拉河一带一起作过战。我从他学到不少战术。在解放莱迪史密斯的那天夜晚，我们一同骑马进入该城。后来在1903年，虽然我当时只是议会的一个年轻的议员，我已经能够帮助他指挥索马里战役了，他在那次战役中，又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早年曾患严重的关节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能在国内指挥一个后备旅。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25年他早死为止。

在受到入侵威胁的一年半期间里，布鲁克组织并指挥着本土部队，后来，他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我们又继续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半，一直到获得胜利。我接着就要叙述1942年8月他劝我断然改变埃及和中东的指挥使我得到了许多益处，我还要叙述在1944年渡海进攻大陆的"霸王"作战计划的指挥上使他大失所望的原委。他在战争的大部分期间里曾长期担任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和帝国参谋总长的职务，这不仅使他对大英帝国而且对盟国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在本书各卷中将偶尔提到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但是也要提到我们之间的许多非常融洽的共同看法，并且表明我所珍惜的友谊。

※　　※　　※

这时候，我们愈来愈细致、愈来愈顽强地注视着敌人入侵的可能。我的一些备忘录将表明这一过程。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7月3日

据悉，各有关方面一致认为，你们应集中力量轰炸德军控制的各港口的舰只和驳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2日

请参阅议员韦奇伍德先生（关于伦敦防御）的信。这封信令人甚感兴趣而且有其特色。伦敦的形势如何？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就是：我们在伦敦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要进行战斗，让它吃掉大批的侵略军。

首相致韦奇伍德先生1940年7月5日

感谢你给我写来的信。我希望很快就能获得更多的步枪，继续武装国民自卫军（地方防卫志愿军）。请你相信，我们要保卫伦敦的每一条街道和它的郊区，如果入侵的敌军敢深入伦敦的话，伦敦就会把它·吃·掉，然而我们还是希望把他们大部分都淹死在海里好。

奇怪的是：负责制订入侵计划的德国陆军总司令在关于伦敦的问题上原来也用的是"吃掉"这个字眼，而现在又决定避免使用它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4日

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去鼓励和帮助那些住在受威胁的港口的人们修造适当的掩体，以便在敌人入侵时藏身？应该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军官或地方当局的代表应挨户访问，向那些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而决定留下来的家庭进行解释，让他们留在地下室里，而且把上面的建筑支撑加固。应当向他们提供意见和在材料方面给予帮助。应当检查他们的防毒面具。

自今日起，即应积极进行这些工作。这种办法将促使他们自动撤离，同时，也为那些留下来的人们作好适当的准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5日

目前应就居住在沿海一带受威胁的地区的居民问题对有关部门发出明确的指示：（1）应尽到一切可能鼓励他们自动撤离，一方面使他们无形中感到强迫命令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地方长官或地方团体在当地（不是在全国）进行宣传。

应对那些愿意留下或无处投奔的人说明：一旦在他们沿海的村镇与入侵的敌人交锋，他们就只有等待战争结束以后才能离去。因此，应当鼓励和帮助他们把地下室收拾停当，以便有安全的地方藏身。应当供给他们现有的各式各样的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我听说现在有些新式的不用钢材的掩体）。

只容许可靠的人居留。可疑分子必须全部离去。

请你们就这几点拟订具体方案，交我审批。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7月7日

（副本送伊斯梅将军）

我打算让统计局绘制有关三十个师的装备的图表，表明它们全套装备的进展状况。每一个师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每一方格又分为以下几部分，分别表示：军官与人员、步枪、轻机枪、轻机枪车、反坦克枪、反坦克炮、野炮、中型野炮（如果有的话）以及足够同时运送三个旅的运输工具等等。当这些小方格所表示的装备大部分完成后，图表便可涂成红色。

我希望每星期核阅图表一次。也可以为国民自卫军绘制同样的示意图，但只说明步枪和军服就够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7日

昨天麦克劳顿将军通知我们说，第二加拿大师全部派往冰岛，当时你和我同样感到惊讶。把这样精锐的部队投入那样遥远的战场，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显然，头三个营已经出发了。谁也没听说过这件事。我们应当尽快把两个加拿大师编为一个军来作战。

我已充分注意到有关训练等问题的争论，但是那些论点都不能使我信服。我们在这方面应该重新进行全面的检查。当然，可以把第二线的本土防卫队调往冰岛，他们应当在关键据点加强防御工事，然后配备"格宾斯"型的一个精锐的营，以便打击任何登陆的敌军。如你愿处理此事，我将不胜感激。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7月7日

1．我不明白，何以容忍任何舰只在法国海岸一带活动而不加袭击。仅仅使用空军肯定是不够的。应在飞机掩护之下派遣驱逐舰。难道我们真的要坐视德国人在我们卧榻之旁的英吉利海峡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而且在多佛尔海峡泰然自若地开来开去吗？这是一种新的而且是具有莫大威胁性的开端，必须予以还击。

2．我希望送交我一份报告，不仅阐明上述有关各点，而且说明我们在那边的布雷区的情况和改进办法。水雷是否经过十个月以后就失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当再敷设几排新的。为什么不在夜间设法在法国的航道上埋设一个水雷区，以待敌人派来扫清通路的舰艇

呢？我们决不可因为德军控制了法国的海岸就不使用我们的海军。如果德军向我们开炮，就应当派一只巨型军舰在适当的空军掩护下去轰击他们。

※　　※　　※

7月间，大批的美国武器运过大西洋，安全抵达英国。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因此，我一再发出命令，在运输和接收时应十分注意。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7日

我已请海军部进行种种特殊的安排，以便引导你们的步枪护航队进港。他们已派出四艘驱逐舰远道迎接，9日即可全部进港。你可向海军部探询进港的时间。听说你对起卸、接收和分发这批步枪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我感到非常高兴。起码应该把十万枝步枪在当夜或翌晨一二时送交部队。应准确地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按时由专车分发这些武器和军火，并由彻底通晓这门业务的高级军官到起卸的港口负责指挥。看来，你可能主张尽先分发给沿海地区，使危险地区的国民自卫军首先得到这批武器。希望你事先通知我你所决定的办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8日

关于使用比上一次速度更快的船只装运后一批美国弹药和枪弹一事，已采取了什么步骤？最近托运的一批军火不知交由什么船只运输，这些船只的速度如何？你最好向海军部探询查明。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7月27日

大批托运的枪炮和弹药正源源而来，除那个加拿大师以外，我们过去海运的任何物资都不能与这批军火相比。不要忘记，这二十万枝步枪就意味着二十万人，因为人们正等待着这些枪支。运送的船只能在7月31日抵达，这实在是好的很，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它们安全到达。损失这些枪支和野炮，将是一件最不幸的事。

当那些载运极其珍贵的武器的船只从美国抵达我们的海岸时，特备的火车早已在各个港口等待装运了。各郡、各镇和各村的国民自卫军几夜通宵不眠，等着接收这些武器。男人和妇女都日以继夜地装配这些武器以备使用。到7月底，从对付敌人的伞兵和空运着陆的部队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了，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马蜂窝"了。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我并不期望这样的

事），我们的许多男人和一些妇女手里都有武器了。第一批供国民自卫军使用的五十万支○·三○三口径步枪到达后（虽然每支枪只附有约五十发子弹，而我们在分发时只敢发给十发，同时，目前的工厂还没有开始制造），我们就能够把三十万支○·三○三口径的英式步枪拨给正在日益壮大的正规军使用了。

有一些吃毛求疵的专家瞧不起那些每门附有一千发炮弹的"七五"炮。现在没有拉炮的牵引车，没有立即获得更多弹药的办法。口径不同，就给操作方面带来许多困难，但是我不管这些，在整个1940年和1941年间，那九百门"七五"炮大大增加了我们国民自卫军的战斗力量。设计了许多器械，并且还训练了一批人员把炮从木板上推上卡车运走。当你为了生存而战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大炮总比没有大炮强，自从有了英国的"二五"炮和德国的榴弹炮以后，这种法国的"七五"炮虽已显得过时，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武器。

我们对八九月间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增设重炮一事非常注意。炮台尤其密集的地方是加来和灰鼻角附近，很显然，其目的不仅要阻止我们的军舰进入海峡，而且还要控制跨越海峡的最短的航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到9月中旬，下列的大炮已经架设起来，专为这一地区使用：

（一）在灰鼻角之南，"齐格菲"炮台设有三十八公分口径的大炮四门。

（二）在布格涅之北"腓特烈-奥古斯特"炮台设有三十·五公分口径的大炮三门。

（三）在灰鼻角，"大选帝侯"炮台设有二十八公分口径的大炮四门。

（四）在加来和白鼻角之间，"亨利公爵"炮台设有二十八公分口径的大炮二门。

（五）在加来东边，"奥登贝格"炮台设有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大炮二门。

（六）在灰鼻角-加来地区，M．1，M．2，M．3，M．4炮台一共设有十七公分口径的大炮十四门。

除此之外，到8月底，为了防御而沿法国海岸架设的德国陆军重型和中型炮台不下三十五座，另外，还用缴获的大炮架设了七座。

6月间，我曾下令在多佛尔海角架设射程可达海峡对岸的大炮，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果，尽管成果不如预期的那样大。

我个人很关怀这件事。我在今年夏季动荡不安的那几个月里，曾经到多佛尔去视察过几次。在城堡的要塞中，巨大的地下走廊和地下室都是在白垩层中挖成的，城堡有宽阔的阳台，天气晴朗时在阳台可以望见现在落入敌人之手的法国海岸。当时的司令官海军上将拉姆齐是我的朋友。他是第四轻骑兵团一名上校的儿子，我年轻时曾在这位上校手下服务，那时拉姆齐还是小孩子，我常常看见他到奥尔得肖特的兵营广场来。

战前三年，他因为和本土舰队司令意见不合辞去了参谋长职务，他为这件事同我商量过。这次，我和他谈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和多佛尔要塞司令一同去视察我们那些正在迅速改进的防御工事。

我在多佛尔和伦敦仔细研究了有关的情报，这些情报几乎每天都报导了德国炮台的发展状况。我在8月间就多佛尔炮击对岸一事发出的一连串备忘录表明，我很想在对方的大炮来不及还击之前摧毁他们的一些重炮阵地。我深信，这在8月间就能办到，因为我们至少拥有三门射程可达海峡对岸的最大的重型大炮。后来，由于德军力量太强，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硬拼。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3日

1．我命令在多佛尔架设的十四吋口径大炮应及早安装就绪，以便对付德军新设的炮台。在所有的大炮架齐之前，决不应开炮。但是现在即应制定射击的计划，同时，我也希望知道，在这一使人兴奋的射击中，对于有强大的战斗机队保护的落弹观测机曾进行了什么安排。此外，架设在铁路炮架上的两门十三·五吋口径的大炮也应作好准备，不管其射程是否能达到目标，都要准备好。应在其他不同地点架设其他伪装的大炮，设法发出适当的闪光、浓烟和尘土。请告诉我能想出什么办法。在铁路支线架设十三·五吋口径大炮的工作，想已着手进行了。请向我报告。

2．德国舰队之向南移动，进入基尔运河，形成了另外一种局面，同不久前本土舰队总司令要求在重型军舰的支援下跨过狭窄的海峡进

击大陆的意见书内所说的局面有所不同。

应征询海军部，如果总司令要提出进一步的意见的话，他是应当注意到敌人已改变了部署。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8月8日

在多佛尔的十四吋口径的大炮很快而且很有效地就定出位置并架设起来，使我深受感动。请你转达那些协助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们说，我对他们所做的真诚的努力备致嘉许。

敌人的炮台在8月22日第一次开火，轰击运输舰队，未收成效，后来又轰击多佛尔。我们用已安装完毕的十四吋口径大炮之一还击。自此以后，便不时发生炮战。多佛尔在9月间受到了六次轰击，最猛烈的一次是在9月9日，发射的炮弹超过一百五十发。运输舰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8月25日

如果你们提出由"埃里伯斯"号①轰击灰鼻角德军炮台的计划，我将不胜感激。听说你们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我觉得非常高兴。这最适合我们的需要。没有理由一定要等待安装在铁路上的大炮，如果它们安装好了，当然可以在破晓时和那门十四吋口径的大炮一起轰击。我们一定要粉碎那些炮台。我希望，我们不必等到下一个月"埃里伯斯"号开来了才干，我愿知道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月光条件最适宜。

①"埃里伯斯"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艘浅水炮舰，配有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经过重新装备后，于8月间驶往斯卡帕湾进行射击演习。由于演习中发现缺点，加上天气不良，因而延误了时间，直到9月底才驶抵多佛尔，因此，它到9月29－30日夜间才开始袭击加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8月27日

敌人企图逐步控制多佛尔海角和海峡最狭窄之处，这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进攻英国的一个当然的准备步骤。敌人从此要继续和我们的空军战斗，想要以多取胜，把我们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这样一来，就会把我们的军舰赶出海峡的基地。我们预料，他们还要在法国沿岸集结许多炮队。我们在用重炮保卫多佛尔海角方面正在进行什么布置？我在两个半月以前曾提出要架设重炮。已经架设了一门。铁路上的两门大炮也将架设停当。现在我们听说，这些大炮由于装药过

多而不准确。我们应当把大部分重炮炮筒内部加厚，改成较小的口径，加强炮筒的来复线，使射程至少达五十哩，这样在射击二十五或三十哩的时候，就会比较准确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就此事向我提出建议。应在多佛尔海角保持优势的炮兵阵地，不论这些阵地易于遭受什么样的攻击，我们也一定要坚持这样做。我们一定要争取用大炮来控制海峡，粉碎敌人的炮台，并加强我们自己的炮台。

我在另外一份备忘录中，曾要求由"埃里伯斯"号发动一次出敌不意的奇袭，我想这艘炮舰当可摧毁灰鼻角的炮台。

这是一艘装甲炮舰，可以抵御空袭。在这方面曾采取什么措施？它何时投入战斗？空军部当然应当协作。战斗应采取攻势。我们应当在白天用飞机进行落弹观察。也许由配备有"麦林"20型机枪的"旋风"式战斗机第一中队担任这项工作最为适宜。如果"埃里伯斯"号一旦遭受空袭，我空军即应给予以有力的保卫，并立即攻击敌人的空军。

请把你们的计划交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8月30日

我曾经就防卫肯特海角一事提出备忘录，此外，我们必须预料到，德军将尽快在法国沿岸设立许多威力巨大的炮台。

德军想要用大炮控制海峡，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目前我们比他们强，因为我们已有十四吋口径的大炮一门和架设在铁路上的十三·五吋口径的大炮两门。此外，还应该尽快把一大批最新式的六吋或八吋口径的大炮供给驻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我知道，海军部正考虑把正在大修中的"纽卡斯尔"号或"格拉斯哥"号的大炮卸下使用。应该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安装其中的一两个转塔。请把这方面的工作和日期用书面向我报告。有一门九·二吋口径的陆军演习用大炮正在架设中，我们肯定还有一些架设在铁路炮架上的十二吋口径的大炮。

如果我们的舰只不能利用海峡，敌人也休想利用。即便大炮射程达不到法国海岸，这些大炮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的某些重型大炮，如十八吋口径的榴弹炮和九·二吋口径的大炮，应该架设在能够阻止敌人登陆的港口和地方，而且，正如帝国总参谋长所说的，能够支援旨在阻止敌人建立桥头阵地而发动的反攻。

我们上次战争中保留下来的这批大炮大都搁置未用，而且修理了整整一年。

请交给我一份关于支援反攻并阻止敌人在泰晤士河南北两岸登陆的周密计划。我已经见到，在北边稍远的地区架设了一些很好的重炮。

我还希望了解关于多佛尔与伦敦、哈里奇与伦敦之间真正的［实际的］布防情况。现在沿岸的防御工事业已完成，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强这一带防线，这些防线毫不违背猛烈反攻的原则。

但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用一门或两门新式的六吋口径大炮轰击三万五千码以内的所有德国船只。同时，我正努力从美国获得至少两门十六吋口径的海岸炮。这种大炮的射程达四万五千码，不用装过多的炸药就能发射一·二五吨的炸弹。所以这种炮一定非常准确。美国陆军的斯特朗将军曾向我提及这种大炮，说是有希望取得的。他认为无需通过政府，美国陆军就可以从一些复式炮台匀出几门炮和炮架来。

请向我报告有关这种大炮的详细情形。在三个月之内筑成混凝土的基座想必是可能的，我想把这些炮运到这里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能够在甲板上装运这种大炮的舰只是很少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8月31日

对法国海岸炮台的攻击现在已经非常迫切。昨天的照片表明，那些大炮实际上已经按照方位支起，所以聪明的办法是：在那些大炮能够还击之前就先向它们开炮。敌人已经有足够的大炮安装停当了。所以我认为，"埃里伯斯"号不应延误，每多过一天，我们的任务就愈加艰巨。

由于我们在炮台方面的准备工作远远落后于敌人，所以破坏敌方的炮台并阻止其扩展似乎是当务之急。

9月初我们海防的重炮力量如下：

战前的海防力量

九·二吋口径大炮两门

六吋口径大炮六门

最近增加

十四吋口径大炮（海军）一门

九·二吋口径大炮两门（铁路炮架）

六吋口径大炮（海军）两门

四吋口径大炮（海军）两门

除此之外，很快就要从旧战舰"艾恩公爵"号卸下两门十三·五吋口径的大炮来补充，这两门大炮将安装在铁路炮架上，另外还有一座炮台安有从"胡德"号卸下的四门五·五吋口径大炮。这些补充的大炮大部分都由皇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操纵使用。

虽然我们在数量方面还比不过敌人，但我们照这样做法，就可集中强大的火力。

此外，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存下来的一门十八吋口径的榴弹炮和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已经架设起来，准备对付敌人登陆。所有这些大炮都是机动的；不论敌人在什么地方登陆，都能予以迎头痛击。

※　　※　　※

因为七八两月没有发生什么灾难便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心就镇定下来，觉得越来越有把握，能够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斗。我们确信，我们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全国人民都不遗余力地劳动，当他们经过一天的辛劳和通宵工作之后去睡觉时，心里感到十分愉快，愈来愈觉得：时间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胜利。所有的海滩现在都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防御工事。全国各地都编成了防区。工厂大量生产军火。到8月底，我们已经有二百五十多辆新坦克了！美国"出于信义的行动"已经收到成效。受过训练的全部英国正规军和本土防卫队从早到晚不停地操练，而且渴望着去和敌人打仗。国民自卫军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缺少步枪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拿起散弹枪、猎枪或私人用的手枪，或者，如果没有枪枝的话，就拿起长矛和棍棒。在不列颠不存在第五纵队，虽有少数间谍已被加以慎重逮捕和审问，并对他们进行了审查。为数甚少的共产党人已经销声匿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

里宾特洛甫在9月去罗马访问时，对齐亚诺说："英国的国境并没有设防。只要一师德国兵就足够把它彻底打垮。"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的无知。不过，我还是常常在想：假如二十万德国冲锋队真的登了陆，情况又将怎么样呢？双方都将遭到残酷的大屠杀。谁也不会对对方仁慈或宽大。他们一定会使用恐怖政策，而我们也准备不择手段。我打算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至少可以一个拼一个。"我甚至考虑到，这样恐怖的一幕最后一定会使美国的态度有所转变，然而这些起伏波动的思潮一个也没有见诸事实。忠勇的舰队远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灰蒙蒙的海面上游弋巡逻，彻夜注视敌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驾机飞翔，或者在他们优秀的飞机旁边沉着待命，一声令下便可立刻起飞。这是一个使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时代。

第十四章　入侵问题

过去对于入侵问题的研究--新的空军力量--我6月18日在议会作的报告--第一次出现的谣言--我6月28日的备忘录--我7月10日关于"入侵"问题的备忘录--机动后备队的重要性--两千哩的英国海岸线--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敌人可能进击的地点--我把他所估计的保证安全所需的兵力增加一倍--我1940年8月5日的备忘录--我对我军部署的建议--参谋长委员会和我的看法一致--我们偏重于东海岸--德军要进攻南海岸--我们转移阵线--八九两月我军部署的改变--敌人渡过北海进攻的危险依然存在--七八两月的紧张局面。

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尤其是过了三个星期法国政府宣布投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的心里都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希特勒是否会--或者退一步说是否能--入侵和征服我们这个岛呢？我对这个问题并非初次接触。作为海军大臣，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三年时间参加帝国国防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一切讨论。我代表海军部始终坚持，在本土防卫队和其他战时部队具备了战斗力之前，我们至少应从远征军的六个师中留下两个师来防卫本土。正如"闯将"威尔逊海军元帅所说："没有守门员，海军就踢不了这场国际足球。"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我们的情况是：我们的海军全部动员起来了，英国大舰队远离敌人的巢穴，在海上很安全，我们看不到眼前有什么意外、变节和灾难，觉得我们自己能在海军部做出比口头上讲的更为出色的工作。在阿斯奎斯先生1914年8月5日在内阁会议室召开的阁员与高级军事当局的特别会议上，我在取得第一海务大臣（巴吞贝格的路易亲王）的完全同意后，正式宣称：即便全部正规部队立即开赴法国，参加即将到来的大战，海军也能保证担负防卫本土的责任，击退敌人的入侵或大规模袭击。就我们来说，整个军队都可以调走。在头六个星期内，所有的六个师都调走了。

如果正确了解海军的意义，海军就可发挥巨大的作用。面对优势的大大小小的舰队，想把陆军运过海峡，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蒸汽机大大加强了海军保卫大不列颠的力量。在拿破仑时代，把他的平底船从布洛涅吹过英吉利海峡的那一阵风，也能把我们用来实施封锁的舰队刮跑。然而从那时候起，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清晰地说明，优势的海

军的力量大为增长，可以把侵略者歼灭在运送的途中。现代装备给军队带来的每一种麻烦，都给他们的海上运输造成更大的不便和危险，而登陆后的后勤工作也将遇到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我们本土的命运在上一次濒临危险的时候，我们掌握了优势的、而且在后来证明为十分充足的海上力量。敌人不可能和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海战。他们不能和我们的巡洋舰队交手。在小舰队和轻型舰只方面，我们比敌人多十倍。除此以外，还要把天气--特别是雾--给我们的许多好处估计在内。即便是天气对我们不利，而敌人竟在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登陆成功，但敌人对交通线的保持以及对占领据点的供应等问题还是无法解决。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

但是现在还有空军。这一极其重要的新事物在入侵问题上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显然，如果敌人利用优势的空中力量在多佛尔海峡两岸控制住狭窄的海面，我们的小舰队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甚至遭受致命的打击。除非遇到最严重的情况，否则谁也不想把巨型战舰和大巡洋舰开到受德国轰炸机控制的海面去。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让主力舰停泊在福思湾以南或普利茅斯以东，但是在哈里奇、诺奥沙洲、多佛尔、朴次茅斯和波特兰沿岸，我们的轻型战斗舰一直在不停地戒备巡逻，参加巡逻的舰只数目也在不断地增加。到9月间，巡逻的舰只已超过八百艘，敌人只有用空军才能消灭它们，而且只能逐步消灭。

然而，在空军方面谁的力量强大呢？在法兰西之战中，我们以一对二或三之比和德国作战，给予他们的损失的比例也相似。在敦刻尔克，因为我们需要不停地巡逻以掩护陆军的撤退，所以用一对四或五之比来战斗，结果很成功也很有利。

在我们自己的领海和无掩蔽的海岸与州郡上，空军司令道丁空军上将打算以一比七至八之比来进行对我方有利的战斗。

这个时期，德国空军的力量，就整个来说，据我们了解--我们是非常了解的--除了特别集中的地点以外，和我们的力量大约是三与一之比。虽然我们和凶猛、强大的德军作战是以寡敌众，但我的结论是：在我们的领空，在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领海上，我们能够击败德国的空军。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的话，我们的海军就可继续控制海洋，并摧毁来犯的一切敌人。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一向以思虑周密、具有远见著称的德国人，是否曾秘密准备了一个拥有特制登陆艇的巨大舰队，无需港口或码头就能在海滩的任何一处卸下坦克、大炮、摩托车，而且以后还能对登陆的部队提供充分的后勤呢?

我已经提到过，早在1917年我脑子里就这样想过，现在由于我指导的结果，已实际按这个想法做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德国有这样的装备，不过，在考虑问题时最好还是把最坏的一面估计在内。为了准备与诺曼底登陆同样规模的登陆装备，我们曾花了四年工夫，加紧进行试验，而且还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目前德国人要做到这一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当然可以大大减少，但是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斯比尔"式渡轮。

因此，德军想在1940年夏季或秋季进攻英国，就需要在局部地区拥有海军优势、空军优势和大批的特殊登陆舰艇，然而拥有海军优势的是我们；掌握制空权的也是我们；最后，我们认为（据我们现在了解确实如此），他们并没有建造或设计任何特殊的舰艇。以上就是我在1940年对德军入侵问题看法的思想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我逐日发出以下各章所包括的命令和指示。

※　　※　　※

6月18日，我在议会把总的梗概阐述得很清楚:

海军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能够防止五千或一万人的几股敌军趁黑夜或大雾弥漫的清晨突然越过海峡，在海岸的某些地点登陆袭击我们。海上力量的效力，特别是在现代的条件下，在于入侵部队的数量庞大。鉴于我方的军事力量，入侵的军队唯有人数众多才能有所作为。如果来犯的敌军数量庞大，那么，我们的海军就能发现，就能迎头痛击，就能一口把他们咬住。我们一定要记住，就说五个师吧，无论装备多么轻便，也要二百到二百五十只船来装载，而且由于现代化的飞机侦察和飞机摄影的技术，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护送，要组织和指挥这样一支队伍越过海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退一步说，这样一支队伍远在抵达海岸之前就很有可能遇到截击，所有的人都葬身大海，或者最惨的是在企图登陆的时候连同装备一起被打得粉碎。

※　　※　　※

早在6月底，有些人报告说敌人的作战计划可能把英吉利海峡包括在内，因此，我立即要求调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7日

很难相信：敌人能把大规模的运输舰队开列海峡各港口而不为我们所觉察，或者，用某些布置水雷的方法能阻止我们的扫雷艇为我海军半途截击敌运输舰队扫清一条航道。然而，仍应促请参谋长委员会对这种谣言加以注意。

跨越海峡入侵的可能性在当时虽然不大，但无论如何我们仍须对这种可能性作缜密的研究。我并不完全满意我们的军事部署。一定要使军队了解他们所担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尤其是，不应在遭受威胁的海岸分散部署固定的兵员浪费力量，或者不适当地在整个海岸线上布置重兵，从而耗尽国家的资源。因此，我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8日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备忘录

1．请参阅三军副参谋长送来的文件以及后来参谋长委员会送来的文件。

2．用坚固的防御工事封锁某些可能遭受袭击的海滩并对东海岸的大小港口采取安全措施，这是很妥善的办法。南海岸所受的直接危险比较小。如果没有一个港口及其码头等设施，敌人便不可能大举进犯。万一我们的海军失利，谁也不知道将在东海岸的什么地方与敌人交锋。也许有些地方会被侵占。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则沿岸战线的其他地方的部队，也会像马奇诺防线的部队一样，起不了作用。在海滨作战虽然有利于防守，但不能用防守全部海滨的办法来换取这种利益。设防地区一定要有所选择，然而，如果时间允许，设防的地区可以扩大并加以改进。

3．应竭尽所能，在需要设防的海岸部署一些固定的部队，并配备富有经验的上次大战的军官。国家的安全［毕竟是］决定于我们是否拥有许多"豹子"旅团（目前只有九个，但很快就会增至十五个），这样的旅团能迅速（即四小时内）开到被占领的地点去。侵略军即便到达海滩，想要登陆也极其困难；在我们海、陆、空军的猛烈夹攻下，想对他们运送给养就更困难了，因此，一切都决定于能否对躲过海上戒备而登陆的部队又迅速又坚决地进行战斗。只要野战部队不在海滩

防御战中耗尽力量，保持高度的机动性，隐蔽起来，一有情况，能马上出动，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4．万一不幸，敌人占领了某一个港口，便需要配备有炮兵的较大的部队来应付。应保留四个或五个精锐的师作为总后备队，以便应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不幸。估计敌人登陆的规模不会超过一万人，三处同时登陆，共计三万人；至于空运着陆的规模，在两个或三个地点同时降落的敌军总共不会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没有经常进行这种空降的力量。空运部队是否能在晚间强行登陆，还值得怀疑；在白天登陆，就容易［被我们的空军］消灭。

5．坦克方面的情况就有些不同，在某些地方安设大炮和障碍物来缩小坦克登陆的地点，是一种很妥当的办法。海军部应该报告可能用来运载坦克的驳船或平底船的大小、特点、速度以及这些船只是本身装有发动机还是由什么船拖引。由于这样的船每小时很难行驶七浬以上，所以在夏天它们一出动便会被发现，即便是有雾，甚至有大雾，无线电测向站也能够在它们离岸还有数小时的时候就发出警报。从隐蔽的港口开出的驱逐舰一定要狠狠打击这些船只。各地的固定部队应该不断加强障碍物的布置，成立防坦克小队。我们自己的坦克后备队一定要迎击敌人残存的坦克，而且，毫无疑问，坦克后备队应驻在能够［利用铁路］迅速开往受攻击的地方。

6．敌人的伞兵，第五纵队以及摩托车队可能渗入，或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伪装出现，这可以由我们的国民自卫军在特种兵分队的支援下去应付。对于［敌人］穿上英国军装的诡计一定要多加注意。

7．总的说来，我同意总司令的计划，但是应尽可能把野战部队从海滩抽调出来，编入"豹子"旅团以及其他可立即出动的机动部队。应着重注意总后备队。战争的胜负并不决定于海滩，而是决定于机动旅和总后备队。到空军由于长期空战和飞机供应全被摧毁而无力战斗时，海军的力量对防御大规模入侵依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8．以上的意见只适用于眼下夏季这几个月。我们在秋季到来之前一定可获得更好的装备，我们的力量将更加强大。

7月间，不论在英国政府内部或在一般公众中都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心里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我们不断进行侦察并利用空中摄影，但仍然没有发现波罗的海或莱茵河或斯凯尔特河各港口有船舶

大量集中的迹象，同时，我们也的确没有发现运输舰只或装有发动机的驳船从多佛尔海峡向英吉利海峡移动的情形，然而，为抵抗侵略而进行准备是我们每一个人最主要的任务，我们的军事当局和本土部队司令部都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个问题。关于入侵问题首相备忘录

首相致本土部队总司令、帝国总参谋长及斯梅将军

1940年7月10日

1．我觉得，用小型舰只甚至用小船运送军队沿我方海岸入侵，是很难想象的事。我还没有看到有这类船只大量集结的真正迹象，而且，除渡过最狭窄的海面以外，在我们为数众多的武装巡逻舰队的火力下，把大批军队送到海上去冒险，那是极端冒失甚至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海军部拥有一千多艘武装巡逻舰艇，其中经常有二三百艘在海上巡逻，舰上都配备有富有海上经验的船员。出人不意地跨越海峡是不可能的，在北海较阔的部分，侵略军更容易被消灭，因为他们的航程有一段是在白天。在这些巡逻舰只的后面，还有驱逐舰队，目前，这些驱逐舰就有四十艘部署在恒伯河和朴次茅斯之间，大多数是在最狭窄的海面上。晚间巡逻，白天休息的舰艇比较多些。因此，它们可能在晚间与运输军队的敌舰相遇，但是也可能在三小时以内抵达敌人在海岸登陆的任何一个地点或数个地点。他们可以马上把登陆艇击毁，拦截登陆部队，并向已经登陆的敌军轰击，无论这些军队装备怎样轻便，也要从他们的舰艇搬运军火和装备到海滩上来。不过，当我们的舰队采取阻击行动的时候，从黎明以后便需要我们的战斗机给予有力的支援。天亮以后，用战斗机掩护我们的驱逐舰，对我驱逐舰之猛烈阻击登陆的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2．你们应参阅（本土舰队）总司令对出于内阁的授意向他提出的问题的答复，问题是：如果敌人用重型军舰护送入侵部队，怎么办？答复是：就我们目前所知，除了停泊在特隆赫姆的军舰①外，他们没有一艘巨型战舰不在大修中，而特隆赫姆港的军舰已受到我们占绝大优势的舰队的密切监视。数日内（13日至16日），当"纳尔逊"号和"巴勒姆"号重新装配停当后，就很可能建立两支英国巨型舰队，每支舰队都具有非常强大的火力；因此，可以制止北面爆发战事的危险，同时，还可以迅速迎击特隆赫姆港军舰的向南进攻。此外，在泰晤士河和恒伯河的巡洋舰力量十分强大，和小舰队联合起来就足以有效地攻

击敌人用来掩护登陆的任何轻型巡洋舰。因此，我认为，敌人要想把大批装备齐全的军队送上英国的东海岸是非常困难的，不论是成批的部队或是渡海以后分成小股上岸都同样困难。如果敌人想用大型舰只运送军队从北边进击，则困难更大。也许还可以这么说：除了在波罗的海各港口以外，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大、小舰艇的集结，已到了使人不安的程度。借着空中的不断侦察和潜水艇的不断巡逻当可及时发出警报，同时，我们的布雷区也将对敌人增添一重障碍。

①事实上，停泊在特隆赫姆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都被鱼雷击中，不能行动。

3．南海岸受到敌人攻击的可能性更小。我们知道，法国各港口并没有大批船只集结，而小船的数目也不多。多佛尔的大炮火网正在加强，并将伸展到法国海岸。这一措施关系极为重大，已要求海军部不断地迅速督促这个工作。·他·们·认·为，·并·没·有·重·要·的·船·只、·军·舰·或·军·队·运·输·舰·穿·过·多·佛·尔·海·峡。

因此，我很难相信南海岸目前正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当然，敌人也许会从布雷斯特对爱尔兰发动小规模的袭击，但是，当入侵部队渡海的时候还是很危险的。

4．主要的危险将来自荷兰和德国的港口，主攻的目标是从多佛尔到瓦什一带海岸。随着夜间的时间愈来愈长，这一危险区将逐渐向北伸展，但是，到这时候，天气越来越不利了，用"渔舟入侵"的计划便更难实现了。此外，因为空中多云，当双方交锋的时候，敌人大概不能调配空军协助。

5．因此，我希望根据以上的推论（应和海军部核对一下），你们能·把·绝·大·部·分·编·好·的·师·从·海·岸·调·回·作·为·支·援·部·队·或·后·备·部·队，·以·便·进·行·最·高·形·式·的·攻·势·作·战·和·反·攻·的·训·练。至于海岸一带，因为已经设防，所以可逐步交由正规师以外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负责。我相信，你们在原则上会同意这种看法的，唯一的问题恐怕是接防的速度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也希望彼此同意用最快的速度进行。

6．本备忘录未论述空运部队的袭击，但这并不改变它的结论。

※　　※　　※

应当提到的是，我的顾问和我都认为，在七八两月东海岸比南海岸受到袭击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在这两个月里，两边海岸都没有受到袭击。下文即将提到，德国的计划是想用中型战舰（四千至五千吨）和小型的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现在我们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从波罗的海和北海各港口用大型运输舰运送大批军队的希望和意图；他们更没有从比斯开湾各港口发动攻击的计划。这并不意味着，在选择南海岸作为他们进攻的目标方面，他们考虑得对，而我们是考虑错了。入侵东海岸，如果敌人有办法在这方面下手的话，将更加可怕得多。当然，除非或者等到必要的舰只从多佛尔海峡开往南面并在法国港口集结，否则入侵南海岸是不可能的。在7月间还没有这种行动的任何迹象。

然而，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以防万一，同时，要避免分散我们机动部队的兵力，并集结后备军。这一细致而困难的问题，只能把每周的消息和事态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大不列颠的海岸线犬牙交错，有着无数的海湾，周围长达两千余哩，还不包括爱尔兰在内。这么大的一个周缘，它的任何一处或几处都可同时或相继遭到袭击，唯一的防御办法是沿着海岸或边境建立监视线和防线，以便阻击敌人；同时，尽可能建立庞大的、受过高度训练的机动部队作后备军，部署得当，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被袭击的地点，进行猛烈的反攻。当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发现自己被包围，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上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建立了一个蜘蛛网似的交通系统，但是却忘记了蜘蛛。法国由于部署不当，结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记忆犹新，我们有鉴于此，所以没有忘记"大规模运动战"；我尽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所容许的限度，不断推行这一政策。

我在7月10日发出的文件中所表明的见解，与海军部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两天以后，庞德海军上将送来了他和海军参谋处根据该文件起草的一篇内容完备、思虑周密的意见书。意见书中着重谈到我们要遇到的种种危险，这是很自然的，很适当的。

但是，庞德海军上将在总结中说，"一批为数十万左右的敌军，未遇海军的阻击就抵达我国海岸，这似乎是可能的。

……但是，除非德国空军同时战胜了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否则，要想维持他们的供应线就毫无可能。……如果敌人真的登陆进攻，他们就希望能很快打到伦敦，所到之处，一切供应取给于当地，并迫使英国政府投降。"第一海务大臣以最高数字十万人分别按敌军出发的港口和可能袭击我方的海岸列表如下：

从比斯开湾港口至南海岸……20，000

从海峡港口至南海岸……5，000

从荷兰和比利时港口至东海岸……12，000

从德国港口至东海岸……50，000

从挪威港口至谢特兰群岛、

冰岛和苏格兰海岸……10，000

97，000

我对这项估计很满意。由于敌人不能携带重武器，而且任何据点的供应线会很快就被切断，敌人即便在7月入侵，我们迅速改进的陆军也能对付。于是我把以下两项文件送交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部队司令部。首相的备忘录

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部队司令部应当研究这些文件。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可以作为一个工作的基础，同时，虽然我个人相信，海军部实际做的会比他们说的还好，而且入侵部队在运输途中的损失将进一步缩小进攻的规模，然而，我们地面部队的准备工作也应该做到万无一失的地步。·当·然，·就·地·面·部·队·来·说，·攻·击·的·规·模·应·该·增·加·一·倍，·即·以·二·十·万·人·照·第·一·海·务·大·臣·的·计·划［·所·定·的·比·例］·分·配。我本土部队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这样的入侵，而且它的力量还在迅速增长。

如果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查我们迎击敌人登陆的计划，使内阁知道作了些什么修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应当牢记在心，虽然最严重的攻击可能发生在北部，·然·而·由·于·伦·敦·的·头·等·重·要·地·位·和·这·一·带·海·面·十·分·狭·窄，·所·以·南·部·应·该·成·为·必·须·采·取·最·高·戒·备·措·施·的·地·区。

大家一致赞同这项原则，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们便按这个原则进行。对我们的主力舰队在狭窄的海面上所应采取的行动，发出了明

确的命令，我对这些命令完全同意。7月20日，与海军总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深入研究后，由海军部发布以下的决定：

（1）海军部首脑并不希望我们的重型军舰在尚未获得发现敌方重型军舰的报告之前，就开到南部去粉碎在我海岸登陆的敌军。

（2）如果敌人的重型军舰甘冒危险，在北海的南部向我海岸进发，以支持企图登陆的部队，则我方重型军舰也应冒险开往南部迎击。

为了对敌人进攻我绵亘的海岸线的种种可能和规模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从而避免不当地分散我方兵力，我在8月初又给参谋长委员会送去了一份备忘录。

关于入侵的防御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0年8月5日

考虑到试图在大不列颠的全部海岸线上设防，在作战力上将有巨大的消耗和种种不利，考虑到不适当地采取消极防御体系带来的危险，我希望对下列各点进行考虑：

1．我们始终应当以敌人的港口为防御入侵的第一道防线。用空中侦察、潜水艇监视和其他方法获得情报以后，我们接着就应以所有一切可用的适当的兵力坚决袭击敌人集结的舰只。

2．我们的第二道防线是严密的海上巡逻，以截击入侵的部队，并把他们消灭在运输途中。

3．第三道防线是：当敌人接近陆地，特别是当敌人正在登陆时，对他们进行反击。这种反击行动必须早在海上准备停当，必须由空军支援；海军和空军的反击应接连不断地进行，使入侵者无法补给占有的据点。

4．设立地面防御部队和本土部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敌人这样大批地到来，以便像上面所说的为海军和空军提供适当的攻击目标，并使空中或其他形式的侦察得以探知敌人的准备和行动。

5．然而，如果敌人在不同的地点登陆成功，则当地海滩上的抵抗应在上述我海、空军攻击的配合下尽量使敌人遭受重创。这样就会迫使敌人把弹药用尽，并把他们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地区。任何一段海岸是否能够防御，并不是按海岸上的兵力来衡量，而是看能够在多少小

时之内把机动部队调到登陆地点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必须乘敌人最弱的时候以全速和全力向敌人展开猛攻；所谓敌人最弱的时候，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在敌人正在下船的时候，而是在敌人已爬到岸上、交通被切断、供应用尽的时候。必须在六小时之内集结一万名充分武装的士兵，在十二小时之内集结两万，向任何一个敌人建立的有力据点进攻。在攻击的真正重心尚未判明之前，如何掌握后备部队，是本土部队司令部应该缜密考虑的一个问题。

6．必须承认，海军和空军在海峡，即从瓦什到多佛尔一带阻击入侵的任务比较困难。这一扇形海岸地段的防线也最接近敌人的最大攻击目标--伦敦。从多佛尔到兰兹恩德角这一扇形地段受到的威胁比较小，因为海军和空军确知大批的舰只不能进入法国海峡的港口，更不用说是作为掩护用的战舰了。目前据海军部的估计，在这条辽阔的前线上，进攻的规模不会超过五千人。①为了保证更大的安全把兵力增加一倍，就可作为妥善的安排，以便利用优势的人数进行迅速的反攻，同时还可以在南部的扇形地带节约大量的兵力；这一地带的海岸部队应尽量减少，而机动后备队则应尽量增多。这些机动后备队必须在接到通知后能马上开往东南扇形地带。显然，情况只能一周一周地判断。

①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及可能从遥远的比斯开湾各港口开来的两万人；不过，正如大家行将看到的，我所建议的我军的这种部署已足够应付这一潜在（我们现在才知道并不存在）危险。

7．当我们谈到大不列颠西海岸时，就要按一系列新的情况办事了。敌人必须经过宽阔的海面，一侦察到敌人逼近海岸的行动，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用巡洋舰和小型舰队袭击他们。海军部的部署必须符合这种需要。敌人目前没有战舰可以护送军队。比如说，面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我们会派一万二千人搭乘没有护航的商船前往挪威海岸或斯卡格拉克海峡①和卡特加特海峡②登陆吗？这会被人家看作是发疯。

①斯卡格拉克海峡，位于挪威南部与丹麦北部之间。--译者

②卡特加特海峡，位于瑞典与丹麦之间。--译者

8．然而，为了达到三重保险，海军部仍应继续执行从康沃尔到爱尔兰布置强大水雷区的计划，确保布里斯托尔海峡和爱尔兰海免遭来

自南面的侵袭。自从我们的商船绕行北方航线以来，我们从西（南）面的航道调走了大批巡逻舰只，西南面从此更加空虚，更缺乏防护，因而就更加需要在这一地区布雷。

9．这一布雷区的设置，将简化并缓和这一地区与康沃尔接触点以北的一切地方的防御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从康沃尔到坎泰尔岬这一扇形地带最不易遭受来自海上的侵袭。这里的防务只用几门大炮和陆上水雷发射管防护主要的港口，并在港口的出入口①小股的防御兵力就行了。不可把我们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一扇形地带。

①也就是说背面的出入口。

10．从坎泰尔岬以北到斯卡帕湾、谢将兰群岛和法罗群岛，全都处于主力舰队的活动范围以内。敌人从挪威海岸运送入侵部队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即使到达克罗马尔提河口，也不会立刻引起严重的问题。目前潜伏的敌人到那时将四处乱窜。敌人将遇到重重困难，走的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能够牵制敌军，直到调来足够的部队予以迎头痛击，并即刻切断其海上的交通线。这将使敌人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距离任何一个重要目的地的路程更加遥远，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车辆运输。在这个扇形地带要坚守所有的登陆据点是不可能的。结果将徒劳无功。和从伦敦对面的东南海岸入侵比较起来，我们将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反攻。

11．从克罗马尔提河口到瓦什，是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扇形地带，其位置仅次于从瓦什到多佛尔。然而，这里的一切港口和海湾都有海上和后方的防护，而且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优势兵力发动反攻。必须把太恩河看作仅次于伦敦的第二个重要的攻击目标，因为入侵的部队即大规模的奇袭部队可以在短时间内在这里造成严重的破坏（在提兹河的破坏程度较轻）。另一方面，和南面相比较，海上和空中的条件对我们都比较有利。

12．联合参谋部应对所有这些扇形地带确定其弱点和防御的相对比例，定出用在海滩和海港进行局部防御的人数以及在多少天、或多少小时之内能大举反攻。我对攻击和防御的相对比例，提出下列几点，请加以考虑：

克罗马尔提河口到瓦什（包括瓦什在内）①--3

瓦什到多佛尔海角--5

多佛尔海角到兰兹恩德角，并绕到开始布雷的区域1（1/2）

从开始布雷的区域到坎泰尔岬--1/4

坎泰尔岬往北到克罗马尔提河口1/2

①这些数字指的当然是比例数而不是师数。

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审核了我们的一切情报之后，由该委员会秘书霍利斯上校写一份报告，答复我的备忘录。关于入侵的防御

首相1940年8月13日

1．参谋长委员会在征询本土部队总司令的意见之后，对你［8月5日］的备忘录进行了研究，一致同意你在1--5段所阐述的原则。

2．本土部队总司令向我们一再说明：所有的官兵都认为，无比重要的是，如果敌人在海岸上得到了暂时的立足点，则必须立即向敌人展开反攻，所以他将采取这样的政策：当各师一经训练完毕，配备齐全，能够进行攻势作战时，就把它们调回来担任后备军。

3．参谋长委员会也同意你对沿岸各扇形地带的弱点和来自海上的攻击所估计的相对比例。的确，值得注意的是，本土部队各师目前的分布情况和你在第12段所列举的数字非常相近。分布的情况如下：

4．你在理论上提出的防御比例是：

克罗马尔提河口到瓦什……3

瓦什到多佛尔……5

多佛尔到北康沃尔……1（1/2）

北康沃尔到坎泰尔岬……1/4

坎泰尔岬到克罗马尔提河口……1/2

共计……10（1/4）

5．如果按照上述比例分配一支拥有十个师的兵力，则可把三个师分配在福思-瓦什扇形地带，五个师在瓦什-多佛尔扇形地带，等等，事实上，在本土上有二十六个师，而且，如果把你的数字乘以2．6，然后和这二十六个师的实际分布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下列结果：

6．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共同点甚至比乍一看去还要近似，原因是驻扎在紧靠伦敦北面和西北面的后备师既可以部署在瓦什--多佛尔扇形

地带，又可以部署在多佛尔--朴次茅斯扇形地带，因此，这两个扇形地带"可用的"师数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可供联合扇形地带使用的师共计十五个，而你要求的是十六又四分之三个师。

7．参谋长委员会指出，你的数字是根据来自海上的侵略的规模计算的，而实际的分配情况则把来自空中的侵略也考虑在内。因此，虽然目前南方沿岸的防御似乎稍稍超过于实际的需要，但理由是：我们在那里的防卫部队可能被敌战斗机形成的"幕"所笼罩，敌军可跨过相对说来是比较窄的海峡进行突击。

※　　※　　※

正当我们审核这些文件准备付印的时候，情况已开始大变。我们卓越的情报机构证实，希特勒已最后下令采取"海狮"作战计划，并已积极准备。看来此人是要试一试了。况且，攻击的战线和东部海岸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是在东部海岸之外的，但是，参谋长委员会、海军部和我仍然一致同意把重点放在东部海岸。

但是，此后的情况急转直下。大批自动推进的驳船和摩托艇开始在夜里渡过多佛尔海峡，沿法国海岸暗中移动，并逐渐集结在加来到布雷斯特一带法国海岸的各个港口。我们每日进行的空中摄影准确地证明了这一行动。已经不可能重新在接近法国海岸的海面布置水雷区了。我们立即开始用我们的小型舰只袭击那些运送部队的船只，轰炸机队集中轰炸新发现的一系列发动侵略的港口。同时，我们得到大量的情报说，德军有一个或几个军正沿这段敌方海岸集结，准备入侵。情报表明敌军铁路运输也很繁忙，并在加来海峡和诺曼底大量集结。后来，据报告，在布洛涅附近有两个山地作战师配备了骡子，显然是要攀越福克斯通悬崖。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海峡沿岸出现了大批威力强大的远程大炮。

为了应付新出现的威胁，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负荷从这条腿转移到另一条腿，并且改进了我们所有的运输条件，以便把我们日益壮大的机动后备队调往南部防线。大约在8月的第一个周末，现任本土部队总司令布鲁克将军指出，南部海岸遭受入侵的威胁也如同在东部海岸一样在增长。我军的人数、效率、机动性和装备也日益增加。

※　　※　　※

8月和9月之间，我军部署的变更如下：

因此，在9月下半月，我们已经能够把十六个精锐的师投入包括多佛尔在内的南部海岸防线，这十六个师中有三个装甲师或是相当于三个师的装甲旅，所有这些师都是当地沿岸防御部队的补充，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进攻任何一处登陆入侵的敌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狠狠地把敌人揍一顿，布鲁克将军已经摆好架势，在必要的时候就迎头痛击；谁也不如他擅长这一手。

※　　※　　※

在这期间，我们很不放心：从加来到特斯黑灵和黑利戈兰的那些海湾和河口以及荷兰和德国沿海的大群岛屿（上次战争中的"沙地之谜"）会不会隐藏着大批拥有小型或中型舰只的敌军。从哈里奇往右到朴次茅斯、波特兰，甚或到普利茅斯这一带以肯特海角为中心的地方似乎马上就要受到侵袭。我们只有一些反面的证据说明敌人不会从波罗的海用大型舰只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掀起第三个入侵的浪潮，以配合其他的浪潮。这对德军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把重型武器运送给已经登陆的部队或在停泊于东部海滩附近的补给船上和补给船附近建立大供应站。

我们现在迈入了一个非常紧张、需要非常警惕的时期。在这时期内，从瓦什往北一直到克罗马尔提河口，我们当然有重兵镇守；并且作出安排，如果敌人硬要从南方入侵，那么就从这里抽调兵力。我们这个岛上的铁路纵横交错，我们还继续控制着本土的领空，这些条件使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敌方兵力全部暴露后，如果在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六天有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够另外抽调四个或五个师增援南部防线。

我们曾对月光和潮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我们推测，敌人可能在夜间渡海、黎明登陆；我们现在知道，德国陆军统帅部也打算这样做。他们还希望在渡海途中有半明的月光，以便保持秩序并能正确无误地接近陆地。精确地衡量了这一切之后，海军部认为，对敌人最为有利的时机是在9月15至30日之间。我们现在发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摧毁在多佛尔海角、或在多佛尔到朴次茅斯这段海岸、甚或在波特兰登陆的任何入侵部队。当我们最高指挥机关的思想充分协调一致以后，我们对愈来愈清楚的图景不由得感到欣喜。这也许是打击强大敌人震动世界的一次

好机会。同样，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希特勒入侵的气氛和现象不能不使我们内心感到愤慨。的确，有些人从纯技术的观点出发真愿意看到他来试一下，看一看他渡海远征，全军覆没，对整个战局将产生什么影响。

7月和8月我们控制了大不列颠的上空，特别在东南部伦敦附近各郡的上空，我空军则更加强大，占据优势。加拿大集团军驻扎在伦敦和多佛尔之间，最便于待机而动。他们的刺刀锋利，斗志甚旺。能够为不列颠和自由狠狠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将使他们感到自豪。所有的人的心里都燃烧着这种烈火。规模庞大的错综复杂的防御系统、防御据点、反坦克障碍物、碉堡和掩蔽设施等布满了整个地区。海岸线上的防御工事和炮台比比皆是，同时，由于减少了大西洋上的护航舰只（这使我们的船运损失比较小），由于把新建的军舰编入现役，使小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提高。我们把"复仇"号、旧靶舰兼演习舰"百人队长"号和一艘巡洋舰调往普利茅斯。这时，本土舰队拥有最大的战斗力，可以巡航至恒伯河甚至瓦什湾也无多大危险，因此，我们在各方面都已作好充分的准备了。

最后，照例在10月份秋分时候常刮的暴风即将来临。很显然，如果希特勒真敢动手的话，那就是在9月，在9月中旬潮汐的涨落和月亮的盈亏都对他有利。

※　　※　　※

危险过去后，在议会中有时谈到"入侵的恐惧"。那些最了解情况的人当然是最不恐惧的。除了在空中和海上掌握优势以外，我们还有一支斗志旺盛的生力军（虽说装备还不十分充分），其人数和四年后德国集结在诺曼底抵抗我们返回欧洲大陆的军队不相上下。在诺曼底，我们虽然在头一个月里就有一百万人登陆，并拥有大量武器和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但战斗仍然是十分持久和残酷的，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扩大了开头占领的地区、开辟了广阔的战场，但是这些军事行动的意义只有在将来才能得到印证和了解。

※　　※　　※

现在话题应该转过去谈谈敌人那边的情形，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叙述一下敌人的准备和计划。

第十五章　“海狮”作战计划

德国海军部的计划--德国借征服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创造的条件--7月21日三军首脑与元首的会晤--希特勒明知困难还下达命令--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之间的争论--雷德尔和哈尔德意见不一--同意妥协方案--德国海军部新的顾虑--德国海军和陆军将领把责任推卸给戈林和空军--戈林接受了--希特勒推迟进攻日期--9月7日发出的"克伦威尔"命令--振奋精神的良药--德国人不懂得两栖作战--三军不和--德军把赌注压在空战上。

从我们缴获的德国档案中了解到1939年9月3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海军部就开始由参谋人员研究入侵大不列颠的问题。德国人和我们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深信不疑，唯一的方法是渡过英吉利海峡狭窄的海面。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另外的办法。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大大放心了。从英吉利海峡进犯，正好碰上我们防御设施最巩固的海岸；这是我们对法国的一条古老的海防前线，沿岸的港口都已设防，我们主要的舰队的基地都在这里；近年来，为了保卫伦敦，大多数机场和制空站也建立在此。在我们这个岛上，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使我们能够更加迅速地投入战斗或集中这么大的陆、海、空军兵力。雷德尔海军上将深恐一旦下令德国海军进攻英国，海军的力量不足。所以，他要求许多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完全控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岸、港口和河口，因此，这个计划在晦暗不明的战争时期就搁起来了。

突然，这些条件出人意外地具备了，他紧接着敦刻尔克之役和法国投降以后，就带着一份计划去见元首，虽然心里有些疑虑，但也感到十分高兴。他在5月21日，接着又在6月20日和希特勒谈论这个问题，其目的不是建议入侵，而是想说明，如果下令入侵英国，则需有详细的计划不可草率从事。希特勒心里也很怀疑，说"他完全了解这样一种任务的特殊困难"。他也抱有英国即将求和的希望。直到6月最后的一个星期，最高统帅部才打定了这个主意，直到7月2日才发出第一道命令，把入侵不列颠作为一件可能实现的战事计划。"元首断定：具有某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空中优势）就可以在英国登陆。"7月16日，希特勒发出指示说：

"尽管英国在军事上处于绝望的境地，但仍未作出求和的表示，因此我决定要准备一个在英国登陆的计划，并在必要时加以执行。……整个计划的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于是，各方面加紧进行这一工作。

※　　※　　※

德国海军的计划，我在6月间就有所风闻，基本上是机械的。他们打算从灰鼻角用重炮轰击多佛尔，再由强大的炮兵在多佛尔海峡法国海岸上给予掩护，从而在英吉利海峡最便捷的一条线上开辟一条狭窄的走廊，两侧用布雷区围起来，并在外缘布置潜艇保护。陆军从这条走廊坐渡船过海，大部队陆续分批增援。海军的任务到此为止，以后就由德国陆军将领们去解决问题。

我们拥有压倒的海军优势，在优势的空军掩护下用小型舰只就可粉碎他们的布雷区，并且摧毁那些为保护布雷区而集结的一二十艘潜艇，因此，这是个从开头就没有成功希望的主意。虽然如此，在法国沦陷以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要想避免持久的战争以及由这种战争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唯一的希望就是使英国投降。正如我们曾经叙及的，德国海军在挪威附近海面的战斗中曾受到重创；它自己都成了残兵败将，所以给予陆军的支援就很小。不过，德国海军还是有它自己的计划，谁也不能断言，他们会不会无意之中碰上好运气呢。

德国陆军统帅部对入侵英国的问题开始还感到相当犹豫。他们对这件事既无计划，又无准备，并且也未进行过这种训练，但是，由于在几个星期中接连打了几次漂亮的大胜仗，所以他们的胆子也就壮起来了。保证安全渡海不是陆军的责任，但大军一登了陆，他们便认为战斗的任务就应由他们担负了。的确，早在8月间，雷德尔海军上将就觉得应当提请他们注意渡海的危险，在渡越海峡时，说不定会全军覆没。当把运送陆军过海的责任明确地交给海军以后，德国海军部就一直表示悲观。

7月21日，三军首脑会见了元首。他告诉他们，战争的决定阶段已经到来，但是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希望转危为安。他谈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以及德国对苏俄的政治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他说，应该认识到执行"海狮"作战计划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最有效的方法。希特勒在同雷德尔海军上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才开始了解到，由

于潮汐、海流和海上的种种神秘，渡越海峡将牵涉到些什么问题。他把"海狮"作战计划说成是"一种非常大胆勇敢的事业"。"即使航程很短，但这不是渡过一条河，而是渡过敌人控制的一个海。这不像进攻挪威那样一下就可以过去的；采取突然袭击是不行的；在防守上有所准备并且极端坚决的敌人将对我们进行抵抗，并控制我们所必须利用的海域。陆军作战需要四十个师。最困难的问题是物资的补给和储备。我们不能指望在英国就地获得任何物资的供应。"首要的条件是完全控制空中，在多佛尔海峡使用威力强大的大炮掩护渡海，并用布雷区保护。他说道："一年中的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在9月份的下半个月天气非常恶劣，在10月中旬就开始有雾。因此，主要的登陆行动必须在9月15日完成，过了这一天以后，德国空军和重型武器的配合就不大可靠了。既然空军的配合是决定性的条件，就应该把这一点当作决定日期的主要因素。"

在登陆的海岸宽度和攻击目标的数目上，德国参谋人员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而相当粗暴的争论。陆军要求在多佛尔到波特兰以西的莱姆·里季斯的整个英国南部海岸的一系列地点登陆。他们还要求在多佛尔以北的拉姆斯格特进行辅助性登陆。而德国海军参谋部则说，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最适宜的地区是在北福兰角和威特岛西端之间的地方。陆军参谋部曾就这一点拟定计划，要在多佛尔往西到莱姆湾之间的各个地点登陆十万人，随后再马上紧接着登陆十六万人。德国陆军统帅哈尔德宣称，在布赖顿地区至少应登陆四个师。他还要求在迪尔同拉姆斯格特之间登陆；至少用十三个师，尽可能在整个战线的各点同时登陆。此外，德国空军还要求准备船舶，以便随同第一批登陆的军队运去五十二个高射炮中队。

但是，海军参谋长申明，像这样大规模或这样迅速的行动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无力承担护送登陆部队通过所提到的辽阔海域的任务。他的意思是陆军应该在这些范围以内挑选最有利的登陆地点。即使掌握了空中优势，海军的力量也不过一次能护送一批人渡海，他们认为多佛尔海峡最狭窄的部分是困难最少的航道。要把第二批的十六万人连同装备一次运过海峡，就需要二百万吨船舶。即便是具备了这种空想的必要条件，登船的港口也难以容纳如此大量的船舶。只能把这些师的第一梯队运过海峡去建立狭窄的桥头阵地，要运送这些师的第二

梯队登陆，就至少又需要两天，更不用说把认为必需登陆的第二批六个师运过去了。他进一步指出，在辽阔的海岸线登陆，便意味着各个选定的登陆地点涨潮的时间有三小时至五小时半的差别。因此，要么就在某些登陆地点接受不利的潮汐条件，要么就放弃同时登陆的想法。他这个意见是很难反驳的。

在你一个备忘录、我一个备忘录的论战中，消磨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直到8月7日哈尔德将军才和海军参谋长当面磋商。哈尔德在这次会谈中说，"我完全拒绝海军的建议。从陆军的观点来说，我认为这简直是自杀。干脆把登陆的部队直接送进碎肉机去好了。"海军参谋长答复道，他同样拒绝在辽阔的海岸线上登陆的计划，因为这只能使部队在运输途中遭到牺牲。最后希特勒采取折中办法，这个办法既不能满足陆军的要求又不能使海军满意。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规定"陆军的行动必须考虑到可资利用的船位和渡海与登陆的安全"。从迪尔到拉姆斯格特之间的登陆地点一概放弃了，但是登陆的海岸线从福克斯通伸展到博格诺。等到达成这样的协议，便已经到8月底了；当然，这一切都要靠取得空战的胜利，空战到现在已经进行六个星期了。

根据最后决定的登陆地点拟定了最后的计划。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龙德施泰特，但是由于缺乏船舶，把他的部队减为十三个师，后备部队为十二个师。来自鹿特丹与布洛涅之间各港口的第十六集团军将在亥斯、拉伊、黑斯廷斯和伊斯特本附近登陆；至于从布洛涅与勒阿弗尔之间各港口来的第九集团军则进攻布赖顿与沃信之间的海岸。多佛尔要从地面夺取；然后这两个军一齐向坎特伯雷-阿什福-梅菲尔德-阿伦德尔这条掩护线前进。总计，第一批将有十一个师登陆。

他们还乐观地希望，在登陆一星期以后，向前推进到格雷夫森德、赖吉特、彼得斯菲尔德和朴次茅斯。以第六集团军为后备部队，它所属各师随时待命增援，如果情况许可，还要把进攻的海岸伸展到韦默思。一旦建立了桥头阵地，就容易扩充这三个军的人数，"因为，"哈尔德将军说，"在大陆上已经没有对抗德国的军事力量了。"的确，德国是不缺乏勇猛善战、装备精良的部队的，但是这些部队却需要船舶和安全的运输。

最重大的头一项任务落在海军参谋部的身上。德国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吨海运船舶可以用来应付它的一切需要。载运入侵部队就需要用去一半多，这样一来就会在经济上引起巨大的混乱。9月初，海军参谋部报告已经征用：

运输舰168艘（共七十万吨）

驳船1910只

拖船及拖网船419只

摩托艇1600只

这些大批的舰只都需要配备船员，从海道和运河驶往集结的港口。其间，我们从7月初就接连不断地袭击停泊于威廉港、基尔运河、库克斯哈芬、不来梅和埃姆登的船舶；对停泊于法国港口和航行于比利时运河内的小型舰只和驳船也曾出其不意地加以袭击。9月1日，当准备入侵的大批船只开始向南移动时，就受到英国皇家空军的监视，及时报告他们的情况，并沿安特卫普到勒阿弗尔的全部海岸线猛烈地加以袭击。德国海军参谋部记录道："敌人在沿岸海面之继续进行战斗防卫、集中轰炸机轰炸'海狮'出发的港口以及沿岸的侦察活动，足以说明，敌人现在已经预备对付我方即将进行的登陆。"

又说："英国的轰炸机和英国空军的布雷队……仍然拥有充分的作战力，而且应该承认，英国部队的活动即使还没有使德国的运输受到决定性的阻碍，但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尽管一再受到阻碍，蒙受损失，德国海军还是完成了他们任务的第一部分。他们为事故和损失所打的百分之十的宽余全部用尽，但剩下的比第一阶段所计划的最低限度少不了多少。

这时，海军和陆军都把他们的负担推卸在德国空军身上。

开辟走廊的全部计划--面对英国舰队和小型舰只的压倒优势，由德国空军掩护，在航道的两侧敷设水雷--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德国空军是否能击败英国空军，在英吉利海峡和英格兰东南部完全掌握制空权，不仅在渡海航道的上空而且也在登陆地点的上空掌握制空权。三军中两个较老的军种都把责任推卸在戈林元帅身上。

戈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责任，因为他相信德国空军在数量上拥有颇大的优势，苦战几星期之后，就会打垮英国的空防，摧毁英国

在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机场，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除此以外，他还深信，轰炸英国，尤其是轰炸伦敦，会使颓废而爱好和平的英国人消沉到求和的地步，特别是入侵的威胁在他们的地平线上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更想求和。德国海军部则不以为然，他们顾虑重重。他们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进行"海狮"作战计划。7月间，他们曾建议，除非无限制的空袭和无限制的潜艇战能"使敌人根据元首提出的条件商谈和平"，否则就应推迟到1941年春才采取行动，但是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见到空军最高统帅有这样的把握，都很高兴。

对于纳粹德国来说，这些日子真是良辰美景。希特勒在迫使法国蒙受贡比涅停战协定①的羞辱以前，就已经高兴得手舞足蹈了。德国军队曾耀武扬威地穿过凯旋门一直走到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们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呢？为什么踌躇不决而不乘胜前进呢？因此，参与"海狮"作战计划的海、陆、空军都各自研究自己的范围内的有利因素，而把不利的一面留给自己的伙伴。

①1918年11月11日晨5时，福煦将军与德国军事代表在贡比涅密林中福煦将军专用的一节火车车厢内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次停战协定是在同一地方的同一节车厢内签订的。--译者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的疑虑产生了，行动往后推迟了。希特勒于7月16日发出的命令规定，一切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海、陆、空三军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到了7月底，希特勒遂同意以9月15日为入侵英国的最早的日期，同时，保留他的决定，等计划中的加强空战的结果判明以后采取行动。

8月30日，海军参谋部报告，由于英国对入侵舰队所采取的应付措施，准备工作不能在9月15日如期完成。根据他们的要求，将入侵日期推迟到9月21日，另外还附有一个条件：要提前十天通知他们。这就是说，应于9月11日发出预备命令。9月10日，海军参谋部再次报告，由于天气一直很坏和英国的反轰炸，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指出，虽然海军方面必要的准备到21日可以完成，但是所规定的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的这一行动条件却没有实现。因此，希特勒在11日又把预备命令推迟了三天，把最早的入侵日期改为24日，可是在14日他又把入侵的日期往后推了。

※　　※　　※

14日，雷德尔海军上将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一）目前的空中情况还未提供为完成这一行动所需要的条件，因此，危险仍然太大。

（二）"海狮"作战计划如果失败，将意味着英国的威望大增，而我们袭击英国的有力的影响即将化为乌有。

（三）对于英国，尤其对于伦敦，应当继续不断地进行空袭。如果天气良好，还要加强空袭而不必考虑到"海狮"。空袭当可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四）但是"海狮"作战计划却不可取消，以便使英国人时刻焦虑不安；如果外界获悉取消这一计划的消息，这就会使英国人大大感到松了一口气。

到了17日，行动的日期便无限期地往后推了，其主要的原因何在，敌我双方的看法并无二致。雷德尔继续说道：

（1）我方为在海峡沿岸登陆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为敌人广泛获悉，他们正在不断采取反措施。可举以下现象作为例证：敌军飞机对德国发动这一军事行动的港口进行袭击和侦察，敌驱逐舰在英国南部沿岸海面、多佛尔海峡和法、比沿岸海面频频出现，在靠近法国北部海岸的海面上常派舰巡逻，丘吉尔最近一次的演说，等等。

（2）敌本土舰队的大部分舰只虽仍停靠西部基地，但其主要舰只则已作好反击我军登陆的准备。

（3）我空中侦察机已在南方和东南方港口发现大批的驱逐舰（三十艘以上）。

（4）现有的一切情报表明，敌人的海军已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一战场。

※　　※　　※

8月间，在威特岛和康沃尔之间的沿岸各处，从海面上冲来了大约四十具德国士兵的尸体。德军曾在法国沿海用驳船演习登船。为了避免英国的轰炸，有些驳船开到海上去，或者由于遭到英机轰炸或者由于天气不良以致沉没。这就是到处谣传德军企图入侵的来源，据说，德军或则由于溺水，或则由于被海上燃烧的汽油烧死，损失奇重。我们没有对这种传说进行辟谣，这些传说在沦陷的国家中到处自由传

播，愈传愈夸大，给予被压迫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例如在布鲁塞尔，有一家商店在陈列的男子浴衣上就标明是："专供英吉利海峡游泳用。"

9月7日，我们获悉的情报表明，驳船和小型舰只正在向西和向南移动，前往奥斯坦德和勒阿弗尔之间的港口，由于这些集结船只的港口都遭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袭击，这些船只在德军即将采取实际行动以前是不会到这些港口来的。德国空军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雷斯特之间的攻击能力，由于从挪威调来了一百六十架轰炸机而加强了；在加来海峡地区的前沿飞机场上也见到有短程俯冲轰炸机队。前几天俘获的四个德国人承认是间谍，他们是在东南海岸从一个划艇上登陆后被俘的，他们说，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两星期内随时报告伊普斯韦奇-伦敦-里丁-牛津地区英国后备部队的动态。9月8日到10日之间的月光和潮汐条件，对于敌人进攻西南沿海都是有利的。在这一点上，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入侵的可能已迫在眉睫，防卫部队应马上准备待命。

当时，在本土部队司令部内，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原有的八小时内准备战斗的命令改为某些中间程度的"立即准备战斗"。因此，本土部队就在9月7日下午8时对东岸和南岸两个管区颁发了"克伦威尔"这个密码命令，意思是"入侵迫在眼前"；这些管区实际是沿海前哨部队的行动站。这个命令也送达驻在伦敦地区的所有部队以及总司令部后备队的第四和第七军。为了使联合王国内的所有其他管区知道这一情况，也向他们传达了这项命令。国内某些地方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根据这点就自作主张敲起教堂的钟来召集国民自卫军。这就引起了种种谣言，说敌人的伞兵登陆了，说德国的快速鱼雷艇已经接近海岸了。我和参谋长委员会都不知道已经使用"克伦威尔"这个明确的密码命令；于是在翌晨发出指示，要制订某些中间程度的戒备信号，以便在以后遇到情况时，逐步加强戒备，而不必宣布入侵迫在眼前。即使收到了"克伦威尔"这个密码命令，除非为了特殊任务，也不要召集国民自卫军；而且，只有当一名国民自卫军战士亲自目睹多达二十五名敌军伞兵降落，才能敲起教堂的钟，而不能因为听到别人敲钟或其他原因就去敲钟。这件事引起了很多议论和不安，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报纸和议会都没有对此事发表意见。对于一切有关的人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很有效的振奋精神的良药和防御演习。

※　　※　　※

当我们追述德国入侵的准备工作一直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他们早期的胜利心情怎样逐渐转变为怀疑，而到最后是完全失去信心。事实上，他们在1940年就已经丧失信心了；虽然在1941年曾再次提出这个计划，但是却从来没有像法国沦陷后的幸福日子里那样引起德国领袖们的幻想。在7月和8月这两个决定命运的月份中，我们见到，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曾向他的陆军和空军的同僚极力说明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将遇到的困难。他深知德国海军的弱点和缺乏做出充分准备的时间，力图对哈尔德所提出的在辽阔的海岸同时登陆大批部队的庞大计划加以限制。同时，野心勃勃的戈林却一心想单独使用他的空军获致惊人的胜利，而不愿意参加联合作战计划，不愿在有系统地削弱入侵区域中进行抵抗的敌海、空军方面充当较谦虚的配角。

从记录中显然可以看出，德国最高统帅部绝对不是一个抱有共同目的、互相对各自的能力和限度有适当了解的协作机构。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天空中最辉煌的明星。显然，从一开始就有摩擦，哈尔德只要能够把责任推到雷德尔身上，就不想修订自己的计划，使之符合实际的可能。元首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改善三军之间的关系似乎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德国，陆军的威望最高，陆军将领总是以对下属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海军同僚。没有办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德军陆军不愿在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甘受海军的支配。当约德尔将军在战后被人问到这些计划的时候，他不耐烦地答复道："我们的部署和犹里乌斯·凯撒的部署完全一样。"这句话表明一个地道的德国陆军军人对海上战争的态度，一点不了解登陆将遇到什么问题，不了解在设防的海岸上部署大批兵力将遇到些什么海上的风险。

在英国，不论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对海上的事情是彻底了解的。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代代相传，对它非常熟悉，它的传统不仅鼓舞我们的水兵，而且也鼓舞整个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沉着应付入侵的威胁，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三军参谋长在国防大臣统率下配合一致指挥军事行动的制度已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协作精神、互相了解和竭诚合作的典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有机会从海上大举进攻敌人的时候，我们行动的基础是彻底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并且充分了解

这样规模庞大、危险重重的行动在技术上的各种需要。即便是德国在1940年拥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两栖部队和现代化两栖作战的各种装备，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面前，他们的希望也会落空。事实上，他们既缺工具又缺乏训练。

※　　※　　※

我们曾见到，我们的许多顾虑和疑问是怎样愈来愈变为坚定的信心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满怀信心地分析了敌人的入侵计划。另一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元首越瞧这个冒险计划就越不喜欢。当然，我们互不了解对方的心情和对这种计划的评价；但是，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每过一个星期，就可愈加明确地看出德国海军部和英国海军部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以及元首和本书作者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如果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也这样意见一致的话，那就不用打仗了。当然，我们之间共同的看法是：一切都取决于空中战争。问题是双方战斗员如何见个分晓。此外，德国人捉摸不透：英国人民是否能经受得起空中的轰炸（轰炸的效果在当时曾被人大大地夸张），他们会不会屈服并迫使英王陛下政府投降。对于这一点，戈林元帅满以为有希望，而我们却一点也不畏惧。

第十六章　　不列颠之战

决定性的战斗--希特勒进退维谷--三个阶段--在本国领空作战的便利--"海狮"作战计划和空袭--敌机袭击太恩河地区--德国"亨克尔"式飞机的狂轰滥炸--比弗布鲁克勋爵大显身手--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和工人--内阁团结一致--核对德方的损失--首次空袭伦敦--德国海军参谋部焦灼不安--我在9月11日的广播演说--8月24日到9月6日的极端紧张的局面--空战司令部得心应手的指挥受到威胁--我方飞行员在两周之内阵亡或重伤四分之一--戈林过早空袭伦敦的失策--一个喘息的机会--9月15日是战斗达到最高潮的日子--我视察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空军少将帕克--战斗机大队作战指挥室--空袭开始--所有的后备队都已投入战斗--一次重大的胜利--9月17日，希特勒推迟"海狮"作战计划--事后对宣布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作一对比--光荣归于全体人民。

我们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一切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我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上空。不能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就不可能进行登船港口的布置、运输舰只的集结、航道的扫雷和敷设新的水雷区。完全掌握运输舰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是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条件。因此，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就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现在要打的就是这场战争。

我个人在心理上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毫不畏惧。

我曾在6月4日对议会说："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就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是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我又在6月9日对史末资说："我现在只看到一条唯一可靠的出路，那就是：让希特勒来进攻我国，在他来进攻的时候摧毁他的空中武器。"这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

关于构成不列颠之战的英德两国空军之间的战斗，已经有人写过许多很好的报道了。道丁空军上将的函电和空军部第156号小册子详尽地记述了我们在1941年和1943年所知道的主要事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想法和他们在各个阶段中内部的反应。看来，德国人在某些主要的战斗中的损失比我们当时所估计的要少得多，双方的报告都明显地夸大了，但是这场关系到英国的生存和世界的自由的著名战斗的主要特色和轮廓却是无人争辩的。

在法兰西之战中，德国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和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以后一样，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休整。这段间歇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除三个中队以外，全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希特勒没有想到，在法国崩溃以后，不列颠还是不接受和平建议。像贝当元帅、魏刚以及法国的其他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的、不依靠外援的智慧；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我们的意志力。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从慕尼黑以后学到了不少的东西。6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针对这种新形势作出努力，同时，德国空军也恢复了战斗力，并为他们的下一个任务进行了部署。下一个任务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必须进攻并征服英国，否则他就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在空中战胜英国，就可使英国停止抵抗；至于真正侵犯，即使实际可行的话，也没有必要，除非他要占领这个已经战败的国家。

德国空军在6月和7月初已经恢复了战斗力，进行了整编，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飞机场，准备从那里起飞进攻，并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来估量将要遇到的抵抗的强弱和规模。直到7月10日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猛烈的袭击，因此，通常就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另外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8月15日和9月15日。在德国人的攻势中，还有三个彼此衔接而又互相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是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舰队和位于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我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考验我们空军的力量，引它出战，把它消耗光；这样还可以使那些被划作即将入侵的目标的沿海城镇受到破坏。第二个阶段从8月24日到9月27日，是想消灭皇家空军及其设施，

从而打通一条通向伦敦的道路，对首都进行猛烈的、连续不断的轰炸。这样还可以切断首都与遭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在戈林看来，他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做还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就是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人员都一心希望结果如戈林之所料。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皇家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为了毁灭伦敦，就顾不上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海狮"作战计划的执行了。接着，当所有一切都失望了的时候，当他们由于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而无限期地推迟入侵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想在白天空战中获得胜利的希望幻灭了，皇家空军仍然精神抖擞，使他们感到头痛，戈林无可奈何，于是在10月份就对伦敦和各工业生产中心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

※　　※　　※

在战斗机的质量方面，双方不相上下。德国战斗机的速度较快，上升度较高；我们的战斗机则更为灵活，武器配备较强。他们的飞行员十分了解他们的人数多，而且是波兰、挪威、荷、比、卢和法兰西上空的骄傲的胜利者；我们的飞行员从个人来说，则具有极高的信心，而且有不列颠民族在极端艰难的时候充分显示出来的那种决心。德国人享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有利之点，而且很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们的空军部署在分布极广的许多基地，可以从那些基地集中强大的力量，利用佯攻，声东击西，攻击我们。但是，敌人把在海峡上空作战和飞越海峡作战的不利条件与在法国和比利时遇到的不利条件对比时，可能曾对前者估计不足。从他们努力组织一个有效的海上救护队来看，也表明他们认识到这些不利条件的严重性了。在7月和8月，每当发生空战时，就会有一些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德国运输机开始在海峡上空出现。我们不准许用这种方式救起那些在作战中被击落的敌方飞行员，让他们再来轰炸我们的平民。只要可能，我们就自己去救他们，把他们当作战俘。根据战时内阁批准的明确的命令，所有的德国救护机都被我们的战斗机强迫降落或击毁了。这些飞机上的德国飞行员和医生对于这种对待他们的方法表示惊讶，并且抗议说，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对这样一种意外情况有所规

定，因为签订这项公约时未曾预料到这种形式的战争。由于德国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毫无顾忌地违反所有的条约、战时法规和庄严的协定，因而他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发什么怨言。不久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对双方飞行员的海上救护工作都由他们的小型舰只进行，当然，德国人一发现它们就向它们开火。

※　　※　　※

在8月间，德国空军已经集结了二千六百六十九架作战用的飞机，其中有一千零一十五架轰炸机、三百四十六架俯冲轰炸机、九百三十三架战斗机和三百七十五架重型战斗机。

8月5日，元首的第17号指令批准对英国加紧进行空战。戈林从来没有把"海狮"作战计划放在眼里；他的心思全都用在"绝对的"空中战争。他后来对各项布置的胡乱更动，使德国海军参谋部感到困惑。德国海军参谋部认为，摧毁皇家空军和我国的飞机工业，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完成这一任务后，空战便应该转向攻击敌人的军舰和船舶。他们对戈林把海军的目标排在次要地位感到遗憾，而且因为一再拖延而感到苦恼。8月6日，他们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由于英国空军的不断威胁，德国在海峡敷设水雷的准备工作已无法进行。8月10日，海军参谋部的作战日记记道：

"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扫雷工作，由于空军停止活动而受影响，空军目前因为天气恶劣不能出动，而且，由于海军参谋部所不知道的原因，空军曾经失去了最近极为有利的天气所提供的机会。……

7月和8月初的连续不断的激烈空战，发生在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的上空。戈林和他那些老练的顾问们认为，他们一定把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吸引到这场在南方进行的战斗了。他们因此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各工业城市进行一次白天轰炸。这个距离对他们的第一流的战斗机--"米-109"式战斗机--来说是太远了。他们不得不冒险只用"米-110"式战斗机来掩护轰炸机，这种战斗机虽然航程达得到，但是性能较差，而目前决定成败的就是性能。虽然如此，在他们看来，这仍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步骤，值得冒险试一试。

于是，在8月15日，大约一百架轰炸机在四十架"米-110"式战斗机掩护下，对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与此同时，发动了一次八百多架飞机的空袭来牵制我们南部地区的空军，他们以为我们的空军全都集结在那里。这时充分显示了道丁对战斗机队的部署的正确性。这种危险早已预料到。七个"旋风"式或"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已经撤离南方激烈的战斗，到北方休息，并负责警卫那个地区。这些战斗机中队曾经遭到严重的损失，但还是满心不愿意退出战斗，飞行员们郑重表示他们一点也不疲倦。现在，一件意料不到的好事来了。当入侵的敌机飞过海岸时，这些战斗机中队正好去欢迎它们。三十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重轰炸机（"亨克尔111"式，每架飞机有四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英国的损失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伤。道丁空军中将在指挥空战方面的远见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更令人叹服的，是他的审慎和对强大压力的精确估计，在南方进行长达数星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时，在北方保留一支战斗机队。我们应当把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指挥才能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

从此以后，没有最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从那时起，瓦什湾以北在白天都一切平安。

8月15日的空战，是这次大战的这一时期中的最大一次空战；在长达五百哩的战线上，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这的确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在南方，我们所有的二十二个战斗机中队全都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有的还出动三次；德国方面的损失，连同在北方的损失在内，一共是七十六架，我方的损失是三十四架。这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次明显的惨败。

德国空军的司令官们，在衡量这次失败的后果时，必然感到十分焦虑，这次失败预示前途不利，但是，德国空军仍然把伦敦港与它那一大排码头和密密麻麻的船舶，以及不需要怎样瞒准就可以打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作为他们袭击的目标。

※　　※　　※

在战斗非常激烈、令人无限忧虑的这几个星期里，比弗布鲁克勋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用性能可靠的飞机来补充各个战斗机中队。官僚习气和推三拖四的作风，在按部就班、平平稳稳的秩序里还可以，但现在却不合时宜。他所有的那些令人叹服的

能力恰恰适合当前的需要。他本人非常乐观，精力也很充沛，令人感到鼓舞。我引以为幸的是，我有时候能够依靠他办事。他没有使人失望过。

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本人的精力与才华，再加上他能循循善诱，办法也多，就把许许多多的障碍一扫而光。供应线上的一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前线。新的或修复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供给喜出望外的战斗机中队，其数量之多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一切保养和维修的工作都很紧张地进行。我非常重视他所起的作用，因而在国王的批准下，于8月2日请他参加战时内阁。这时，他的长子马克斯·艾特肯，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也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至少击落了六架敌机。

我在这个时候朝夕相处的另外一位大臣是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他负责管理和动员全国人力的工作。所有军火工厂的工人们都乐于听从他的指示。在9月间，他也加入了战时内阁。工会会员们原来已经奉献了他们的财富、地位、权利和财产，现在把那些慢慢形成和十分珍惜的规章制度和特殊权利也一概抛弃。在硝烟弥漫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同比弗布鲁克和贝文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惜的是，后来他们发生了龃龉，并引起了许多摩擦，但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是和衷共济的。对于张伯伦先生的忠诚以及所有我内阁的同僚们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效率，我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过。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　　※　　※

我急于要对德国的损失作出一个精确的估计。虽然飞行员们都是很严格和诚实的，但他们往往是在云层之上的很高的高空作战，因此不可能确切弄清他们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敌机，或者，同一架敌机有多少人又说是他击落的，结果把数字报重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17日

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我，在星期四的战斗中，在我们的地面上共找到八十多架德机。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究竟是多少？

我问过空战总司令，他是否能够把这次作战中的陆地上空的战斗和海面上空的战斗加以区别。这是一个能使我们自己尽量精确计算所报的战果的好办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8月17日

当我们正在注视我国上空空战结果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忽视轰炸机司令部所遭到的严重损失。昨天晚上［损失］七架重轰炸机，现在又有二十一架飞机在地面--大部分在坦米尔机场--被击毁，总计一共是二十八架。这二十八架加上另外的二十二架战斗机，使我们当天的损失达到了五十架，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德方那天损失七十五架飞机对我有利的情景。事实上，我们这一天的损失是二对三。

请告诉我在地上击毁的那些飞机的类型。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8月21日

重要的事情是要击落德国飞机并在战斗中获胜，美国记者和美国公众还不怎么相信我们正在胜利，还不怎么相信我们的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当德国的空中进攻显然被击退时，他们很快就会了解真相。目前，当战斗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并且不断需要对空袭警报等事情作出决定的时候，对空战司令部说怪话，就很不好。坦白地说，我宁愿让事实本身来说明真相。把新闻记者带到空军中队去，使他们能够向美国公众表明战斗机飞行员并没有吹嘘或谎报击落敌机的数字，这种做法，使人感到憎厌。我想，我们对这一切还是冷静点、沉着点好。

那一天，当飞机生产部说他们单是在陆地上找到的被击落的德机不少于八十架的时候，我自己就做了一个调查，加以核实，现在另纸附去，请你一阅。这是一条对我们很有用处的好消息。老实说，我对美国人的怀疑有点不耐烦了。此事是将决定一切的。

※　　※　　※

8月20日，我能够向议会这样报告：

当然，敌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新飞机的生产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美国生产的飞机才刚刚开始运来。我们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力量，在经过了这样的几次战斗以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空战继续打下去，敌人愿意打多久就同他打多久，而且，打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能迅速地在空中先与敌人接近势均力敌，然后转入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取决于空中优势。

一直到8月底，戈林都未对空战抱悲观的看法。他和他周围的人认为，英国的地面设施、飞机工业和皇家空军的战斗力已经遭到严重的损失。他们估计，从8月8日算起，我们损失了一千一百一十五架飞

机，而德国只损失了四百六十七架。当然，双方都采取乐观的看法，德国人为他们的领导人着想，也应当如此。9月间，天气一直晴朗，因此德国空军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伦敦四周的机场设施受到了猛烈的袭击；6月夜间，六十八架飞机空袭伦敦，紧接着在7日又进行了约有三百架飞机参加的第一次大模规空袭。在当天和随后的几天（我们的高射炮在这几天增加了一倍），首都上空发生了连续不断的激烈空战，德国空军由于过多地估计了我们的损失，因而仍然怀有信心。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德国海军参谋部则非常关切他们本身的利害和责任，他们在9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南英格兰和海峡地区的上空已经击败敌方的空军，这一点对进一步判断局势是极端重要的。空军在初期的进攻确曾显著地削弱敌方战斗机的防御力量，从而使德国战斗机在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然而……

我们迄今还没有获得海军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指出的冒险进攻所必需的作战条件，即在海峡地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清除敌方空军在德国海军及辅助船只集结区域上空的活动……如果空军现在减少对伦敦的袭击，加强对朴次茅斯和多佛尔以及作战地区以内或其附近的军港的攻击，那就符合"海狮"作战计划的预定步骤了……

这时，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袭击具有决定的意义，海军参谋部不敢向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但他们一直感到不安，到12日遂得出如下的阴郁的结论：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

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担当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未曾看到德国空军对英国舰队的舰只进行任何袭击，它们现在在海峡中几乎可以畅行无阻，不受干扰，这对于渡海运输是极端危险的。因此，要防御英国的海军，就主要靠敷设水雷区，但是正如一再向最高统帅部解释过的，不能把布设雷区当作掩护航运的可靠手段。事实上，迄今为止，猛烈的空战并未对登陆行动有所裨益；因此，从作战方面和军事方面看，目前还不能考虑登陆计划的执行。

※　　※　　※

我在9月11日的一次广播中说：

每当天气适宜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往往一次就三四百架，向我们这个岛，特别是肯特海角蜂拥而来，企图在白天袭击军事目标及其他目标，但是，它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中队的迎击，几乎来一次就被击溃一次；他们的损失与我方的损失相比，平均飞机是三比一，飞行员是六比一。

德国人为了取得英格兰上空的白天制空权所作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决定整个战争的关键。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们却感到比以前强大了，而且的确比这次激烈战斗开始的七月强大多了。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进犯我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虽然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地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斯开湾的法国港口。

除此以外，由每十艘或十多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正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在德国于法国海岸新建的炮台的掩护下，躲躲闪闪地从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港口，从汉堡一直到布雷斯特，现在也集结了为数可观的船舶。最后，他们还准备了一些船只，打算从挪威的港口运送一支入侵部队。

在这些密集的舰只与驳船后面，大量的德军正在待命登船，准备开始一次非常危险和毫无把握的渡海航行。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打算在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正打算试一试；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当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而且现在就可能对英格兰、对苏格兰、对爱尔兰，或同时对这三个岛发动进攻。

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天气随时可能变坏。此外，敌人很难让那些集结的船只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待，因为它们每天夜里都要遭受我方轰炸机的轰炸而且时常受到我方在港口外面监视的战舰的炮击。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①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仑大军②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①德雷克（1545--1596年）英国海军将领。158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组织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德雷克奉命在霍华德勋爵统率下迎击。据传说，当时他正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道，"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译者

②拿破仑曾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由于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而被阻。后来演变为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译者

※　　※　　※

在8月24日到9月6日的战斗中，战斗机队作战不利。

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德国人不断以强大的空军袭击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的机场。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我方战斗机在白天对首都的防御，他们迫不及待地空袭首都。但是，对我们来说，使这些机场能够照常工作，保持畅通，使战斗机能够从机场起飞，远比保卫伦敦免遭恐怖轰炸重要得多。在两国空军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场战斗是为了保卫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所考虑的只是谁在空中打赢这场战争。当时驻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特别是驻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非常焦灼不安。这个大队的五个前进机场和六个战区机场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肯特海岸上的曼斯顿和利姆两地的机场有好几次接连几天不能供战斗机使用。在伦敦南面的比金山战区机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以致有一个星期之久只能供一个战斗机中队使用。如果敌人坚持对其邻近的战区机场进行猛烈袭击并破坏它们的作战指挥室或电话联络的话，空战司令部整个错综复杂的组织就可能瓦解。这不仅意味着伦敦遭受摧残，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失去这

一关键地区的全部制空权。正如读者将在本书附录（1）中的备忘录里看到的，有人带领我参观了其中的几个战区机场，特别是曼斯顿机场（8月28日）和距离我的住所不远的比金山机场。它们简直被炸得乱七八糟，跑道上到处是弹坑，无法使用。因此，当空战司令部在9月7日觉察到德国的空袭已转向伦敦，断定敌人已改变了计划的时候，这才松了一口气。戈林的确应当坚持轰炸我们的机场，因为我们空军的全部战斗力当时完全依靠这些机场的组织和配合。由于背离了古典的战争原则，背离了迄今为大家公认的人道原则，戈林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在这同一时期（8月24日至9月6日），就空战司令部的整个力量来说，消耗是很大的。它在这两个星期中的损失是：

一百零三名飞行员被打死，一百二十八名受重伤，四百六十六架"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被击毁或受重伤。在总数约一千人的飞行员中，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他们的空额只好从训练单位抽调二百六十个人来补充，这些人是新手，热情很高，但缺乏经验，其中很多人还没有学完全部飞行课程。

9月7日以后，在接连十天的夜间空袭中，伦敦的码头和铁路枢纽被炸，许多居民被炸死或炸伤，但实际上却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那时正是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个时期，我通常每星期抽出两个下午到肯特或苏塞克斯遭受空袭的地区去，以便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我使用了一列专车，专车上拥有最完善的设备，设有床和浴盆，有办公室、直通电话以及一些非常干练的工作人员。因此，我在途中除了睡眠以外，还能继续办公，唐宁街官邸的一切设备，这列车上几乎都有。

※　　※　　※

我们应当把9月15日看作是最高潮的日子。在那一天，德国空军继14日的两次猛烈空袭后，集中最大力量对伦敦再次进行白天空袭。

这是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之一，而且，和滑铁卢之战一样，也是在星期天。那天我在契克斯①。在这以前，我曾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几次，想要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是那几次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不过，今天的天气似乎对敌人有利，于是我便驱车

前往阿克斯布里奇，到大队指挥部去。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所辖的战斗机中队有二十五个之多，它负责的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以及所有经过这些地方通往伦敦的道路。空军少将帕克指挥这个与我们命运攸关的战斗机大队已经有六个月了。从敦刻尔克之役开始，所有英格兰南部白天的战斗全都由他指挥，他的一切部署和指挥系统都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我的妻子和我被带到距地面深达五十尺的防弹指挥室去。如果没有这种地下指挥中心和电话系统，"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一切优越性能都无法发挥，这种系统是战前在道丁的建议和敦促下由空军部设计和建造的。不朽的功绩应归于全体有关人员。在英格兰南部，当时有第十一战斗机大队的指挥部和它所属的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它们的担子都很重。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代表最高统帅部行使职权，但是它明智地把实际指挥战斗机中队的权力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而大队又通过驻在各郡的战斗机驻防中心控制各个中队。

①英国首相郊外官邸在契克斯。--译者

大队作战指挥室像一座小剧场，纵深约六十尺，一共有两层。我们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在我们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的周围约有二十名受过高度训练的青年男女和妇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我们的对面，在应当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六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六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这样，当最下面的一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就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两分钟内"立即起飞"，第二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则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五分钟内起飞，再上面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作好准备"，能在二十分钟内起飞，又一排灯泡表示哪些中队已经起飞，再上面一排表示哪些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再一排灯泡--红色灯泡--表示哪些中队正在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则表示哪些中队已在返航。左边，在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有四五名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我们的对空监视哨收到的情报，这时候，在我们的对空监视哨工作的，男的、女的和年轻的一共有五万多人。当时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它可以发出发现敌机飞近我国海岸的警报，而敌机飞临我们上空的情报，则主要靠那些携带着望远镜和

手提电话机的对空监视员提供。因此，在一场战斗中要收到好几千件情报。在这个地下指挥部的其他地方，有好几间屋子里挤满了经验丰富的人，他们迅速地把得到的情报加以甄别，每分钟一次把结果直接传达给楼下围在桌子周围的座标员和在玻璃座厢里指挥的军官。

右边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我们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那时候，我们的高射炮队有二百个是隶属空战司令部的。在夜间，不能让高射炮向我们的战斗机飞去接近敌机的那些空域开炮，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我过去对这个指挥系统的大致轮廓并不是毫无所知，因为我在战前一年到斯坦莫尔拜访道丁时，他已经向我讲解过了。这个指挥系统在不断的作战中得到了发展和改进，现在它的各个部门已结合成一部最完备的作战机器，像这样的机器，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

当我们走下楼去时，帕克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然而一刻钟以后，空袭座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据报告，"四十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的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了"二十多架"、"四十多架"的信号，很显然，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上开始布满了敌我双方的飞机。

信号接连传来，"四十多架"、"六十多架"，甚至有一次是"八十多架"。在我们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路线推动座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

在我们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的灯光表示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飞入上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这些关系如此重大的空中战斗，从开始接触起，只打了一小时多一点。敌人有充分的力量再派出几批的飞机进攻，而我们的战斗机中队，由于全力抢占高空，因此在七十或八十分钟后必须加油，或在作战五分钟后降落，补充弹药。如果在这加油或补充弹药的时候，敌人再新派来几中队无法阻拦的飞机的话，我们有些战斗机就有可能在地面被击毁。因此，在指挥我们的战斗机中队时，要注意的主要事项之一，就是在白天不要使过多的飞机同时在地面加油或补充弹药。

不久，红灯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

楼下有人在压低嗓门咕咕哝哝地说话，在那里，忙碌的座标员正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座标。帕克空军少将发布了如何部署他的战斗机队的总的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青年军官根据他的指示，作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我那天就坐在这位青年军官的旁边。几年以后，我才打听到他的名字。他名叫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后来在1947年，赛马俱乐部--他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位干事--邀请我观看德比赛马会时，我又见到过他。他对于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感到惊奇。）这时，他根据地图台上出现的最后情报，命令个别中队起飞巡逻。空军中将本人则在后面踱来踱去，警惕地观察这场战斗的每一个动态，注意地看着他这个执行命令的部下是不是做得正确，他只是偶尔下达一些明确的命令，无非是对某一个受威胁的地区进行增援。转眼之间，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有些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在斯坦莫尔的道丁，要求从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抽调三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万一当他自己的战斗机中队正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他的要求照办了。当时特别需要这三个中队来保护伦敦和我们的战斗机机场，因为第十一大队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那位年轻的军官就像是在处理例行公事一样，继续按照大队司令官的总的指示，用一种很平静、低沉而无变化的语调发布命令，而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我觉察到司令官有点焦灼不安，仍然静静地站在他那位部下的椅子后面。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是默默地察看。现在我问道：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一个也没有。"帕克空军少将回答道。他在事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记述里说，我听到这句话时"显得很沉重"。我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敌机"四十多架"或"五十多架"的袭击的话，我们的损失将多么惨重！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幸免的机会很少；真是危险极了。

又过了五分钟，我们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需要加油。

在许多场合下，由于我们的力量所限，无法对它们给予空中掩护。后来发现敌机飞回去了。下边桌子上移动着的座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没有出现新的袭击。

又过了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我们重新登上通向地面的楼梯，我们刚一走出去，"解除警报"的信号便响了。

"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帕克说道，"当然，在最后二十分钟，情报来得太多，使我们感到应付不了。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限度。"我问他们是否已经接到关于战果的报告，我接着说，看来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帕克回答说，他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当我在地下室时，有十多架敌机被击落，但当时无法得知关于战果、破坏或损失的全部情况。

下午4点30分我才回到契克斯，我立刻就上床睡午觉。

我因为观看第十一大队的作战经过，弄得太疲倦了，所以一直睡到8点钟才醒。当我按铃的时候，我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拿着世界各地消息的夜间汇报进来。这个汇报真是不如人意。不是这里出了差错，就是那里耽误了时机；或是说某某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在大西洋又沉没了许多船只。"但是，"马丁在他结束这段叙述时说，"这一切都由空战补偿了。

我们一共击落了一百八十三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四十架。"

※　　※　　※

虽然战后的资料表明敌人在那天的损失仅仅是五十六架，但9月15日仍不失为不列颠之战的关键一天。当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队大规模地袭击了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的船舶。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元首在9月17日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作战计划。直到10月12日才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

1941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它推迟到1942年春，"到那时对俄国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一个徒然的但是是很美妙的幻想。1942年2月13日，雷德尔海军上将为"海狮"作战计划最后一次谒见希特勒，并且

说服他同意将整个计划完全"搁起来"。"海狮"作战计划就这样完蛋了。而9月15日就可以算作它断命的日子。

※　　※　　※

德国海军参谋部打心眼里赞成所有这几次延期；事实上，延期是他们从中怂恿的。陆军首脑没有发出任何怨言。17日，我在议会里说："日复一日地等待，这种办法迟早会使人感到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星期日的战斗，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队历次战斗中成绩最辉煌、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我们可以怀着冷静的然而是日益增长的信心等待这一长期的空战的结局。"一位公正的观察家--美国战争计划司副司长、派驻伦敦观察德机空袭效果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特朗准将--于19日回到纽约时说，德国空军对皇家空军的损害并不严重，空中轰炸所造成的军事破坏比较小，而英国人所公布的德国飞机的损失数字"倾向于'保守'"。

可是伦敦上空的战斗还得进行，打个结果。虽然入侵的计划已被取消，但直到9月27日戈林才放弃了他用空战获胜的希望。10月间，虽然伦敦遭受的袭击很猛烈，但是德国人对其他许多地方也日以继夜地经常进行小规模袭击。集中轰炸变为分散轰炸；消耗战开始了。消耗！消耗谁呢?

飞机损失统计表

英国皇家空军损失的飞机。（完全报销或失踪）	实际击落的敌机（按德方记录）	我方宣布击落的敌机（被战斗机、高射炮、防空气球等击落）
每周总计：		
7月10日至13日一周……15	45	63
至7月20日一周……22	31	49
至7月27日一周……14	51	58
至8月3日一周……8	56	39
至8月10日一周……25	44	64
至8月17日一周……134	261	496

至8月24日一周	59	145	251
至8月31日一周	141	193	316
至9月7日一周	144	187	375
至9月14日一周	67	102	182
至9月21日一周	52	120	268
至9月28日一周	72	118	230
至10月5日一周	44	112	100
至10月12日一周	47	73	66
至10月19日一周	29	67	38
至10月26日一周	21	72	43
10月27日至31日一周	21	56	60
每月共计：			
7月（自7月10日起）	58	164	203
8月	360	662	1，133
9月	361	582	1，108
10月	136	325	254
总计	915	1，733	2，698

其它图表，请见附录（3）。

我们可以很冷静地根据事后掌握的材料，来研究在这可以称之为世界上决定性战役之一的战斗中，英国空军和德国空军的损失究竟是多少。在上面所附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希望和担心的情况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一对比。

毫无疑问，我们在估计敌人的损失时往往过于乐观。最终的结论为：入侵的德机与我机的损失是二比一，而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和宣布的三比一。可是这已经是够好了。皇家空军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胜利了。一支强大的新飞行员队伍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飞机厂，不仅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依靠它们来解决，而且我们进行长期战争的力量也依靠它们来维持，它们虽遭破坏，但是并没有瘫痪。工人们，不论熟练的或非熟练的、也不论男的或女的，都在战火中坚守他们的车床，在车间劳动，一如作战中的炮兵--他们也的确是炮兵。在军需

部，赫伯特·摩里逊激励着他所管辖的广泛范围之内的所有的人们。他命令他们"加油干"，他们就一定加油干。派尔将军指挥的防空司令部随时随地给空战以有效的支援。他们的重大贡献后来才有报导。忠诚不倦的对空监视哨片刻不离他们的岗位。组织严密的空战司令部--如果没有它，便一切都完了--在几个月的紧张战斗中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所有一切的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目　　录

下一章

□　　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吴万沈　　译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www.eshunet.com/

下部 单独作战

（1940年7月--12月底）

7月1日贝当伪政权迁往维希，7月5日与英国断交。伪政权属下还留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随时有落入德国之手的危险。丘吉尔下令采取果断措施对停泊在奥兰等地的法国舰队突然袭击，"夺取、控制或击毁之"。这项命令被坚决地贯彻执行。尽管打击昨天的亲密战友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这一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奥兰事件向全世界表明：英国决心战斗到底，绝不会投降。

保卫本土的"不列颠之战"是英国人民的光荣。希特勒已征服了法国，现在他集中整个欧洲的力量，决心登上英伦三岛。从7月10日开始，遮天蔽日的飞机轮番轰炸英国的港口、机场和战略设施，许多机场跑道都被炸得弹坑累累无法使用。从8月底开始，德国改为对伦敦、伯明翰、考文垂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狂轰滥炸。英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但顶住了敌人的疯狂攻击，并且还派飞机远航德国，对柏林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这一举措是战时内阁决定的，意在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英国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普通工人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生产军火，下班后又从事消防工作；许多优秀的上层人士也勇于自我牺牲，有一位萨福克伯爵志愿从事清除未爆炸炸弹的危险工作，他和两名助手在挖掘第三十五颗炸弹时，都被炸死了。有一次，丘吉尔视察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一个工人住宅区，只见人们爱国情绪高昂，在瓦砾堆中插起许多面小小的英国旗，高声喊道：

"我们要还击！"丘吉尔感动得流下热泪。一位老妇人见了喊道："看啊，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哭了！"具有这样的精神状态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10月12日，希特勒不得不正式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英国要想打下去就得大量补充军备。丘吉尔与罗斯福协商后决定：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的领地租给美国使用九十九年，以换取五十艘美国驱逐舰。为了抵偿英国向美国定购的武器货款，美国还派船到南非，运走了英国仅有的黄金储备。这对英国说来既是势在必行的，又是十分痛苦的事。丘吉尔认为，罗斯福这么做完全出于好

意，他用心良苦，想引起美国各界认识到英国的牺牲和困难，从而改变孤立主义的立场。

后来，罗斯福决定以"租借"的方式为英国提供军火，他在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邻居家失火了，我们应该立即把水龙带借给他，等火熄灭后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告诫美国人民："危险就在眼前……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这次谈话标志着美国对英国的公然支持和孤立主义的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和德、意、日商谈签订《四国公约》。苏联要求：德国从芬兰撤军并同意苏联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德国认为苏联的要价太高，结果这个公约未能缔结。其实，希特勒早已制订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不久就要付诸实施了。

第十七章　闪电战

德国袭击的几个连续阶段--戈林亲自指挥空战--他企图征服伦敦--希特勒的吹嘘--连续轰炸五十七夜（9月7日至11月3日）--派尔将军的高射炮火网--我个人的几点见闻--唐宁衔和"新楼"--张伯伦先生动大手术后的坚忍精神--他答应离开伦敦--他安详地死去--在唐宁街十号的一次晚餐--幸亏我忽然想到--投在财政部庭院中的一颗炸弹--帕尔麦尔大街起火--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毁--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饭店和战争损失保险方案--地下铁道作防空掩体用--我们预料伦敦将成为一片瓦砾--对政府机关的规定--"预备警报"和"空袭警报"--"报凶的鬼嚎"--改进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体--内阁提前用餐时间--议会表现的情绪--我劝议员们谨慎小心--他们的好运气。

德国对不列颠的空袭，反映了敌人是意见分歧，目标矛盾，而且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计划。在这几个月里，敌人曾经有三四次放弃了一种使我们感到极大压力的攻击方式，改而采取另外的新方式。不过，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彼此重叠的，很难用准确的日期加以划分。每一个阶段都和下一个阶段相衔接。初期的空袭是力图把我们的空军卷入在英吉利海峡和我国南部海岸上空的战斗；接着是袭击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空军的组织；

然后是接近并到达伦敦；跟着就以伦敦为最主要的空袭目标；

最后，当我们在伦敦上空战胜时，他们又重新分散袭击各郡城市和我们经默尔西河及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线。

我们曾经看到，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袭击我南部海岸机场时，是如何使我们疲于奔命。可是到9月7日，戈林公开掌握了空战的指挥权，由白天空袭改为夜间空袭，由袭击肯特和苏塞克斯的战斗机机场转为轰炸伦敦建筑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区。小规模的白天空袭是司空见惯，从未断过，而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仍可能到来；但总的来说，德国进攻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五十七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

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

在将近8月底的时候，敌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也立刻回敬，对柏林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由于我们必须飞越较远的距离，所以同从邻近的法国和比利时机场袭击伦敦相比，规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战时内阁极力主张还击，主张拼一下，向敌人挑战。我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深信，只有让希特勒认识到英国人的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惊或打乱他的计划。他在内心是佩服我们的。当然，他利用了我们对柏林的报复大作文章，并且公开宣布德国的既定政策--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他在9月4日宣称，"如果他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确曾拼命这么做了。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这些新的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本领和勇敢，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的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同样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受自由熏陶的社会力量是多么强大。

※　　※　　※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在此以前的三个星期对我各郡城市进行的初期轰炸，使我们大量分散了我们的高射炮部队，所以当伦敦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之初，它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门。当时认为最好是让第十一大队指挥的夜间战斗机在空中自由活动。在夜间战斗机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那时还处在幼稚阶段，使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我们的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当时，他们本身的技术也低得可怜。尽管如此，鉴于我们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四十八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我们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这轰隆隆的炮火给予敌人的损害并不大，但它却使居民们大为满意。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了。从此以后，高射炮队就经常开炮；当然，由于经常练习和熟练以及当前的迫切需要，射击技术便不断有所提高。德国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作战方法也大为改进的夜间战斗机飞临伦敦上空。夜间空袭之外，还伴之以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白昼空袭，有时来的是小队敌机，有时甚至仅仅只有一架，在整个二十四小时内，经常是每隔一会儿就有一次警报。七百万伦敦居民对于这种奇特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　　※　　※

关于"闪电战"，我当然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有许多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要讲，所以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谈几件我个人的见闻。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伦敦人的这些反映可以说是健康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吃晚饭。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觉得我们在冒不必要的危险。吃完晚饭后，我们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的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我的朋友们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这一次，证明了我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应当受到许多限制的看法是对的。

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

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　　※　　※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问他们在作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

"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　　※　　※

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

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座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五十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得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

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二百五十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①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①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译者

※　　※　　※

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

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　　※　　※

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至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

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财政部对这个战争保险方案曾经经历了几个情绪不定的阶段。最初，他们认为它将使他们遭到破产；但1941年5月以后，空袭中断了三年之久，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认为这个方案很有远见，表现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亏空了，足足付出了八亿九千万英镑之多。事情是这样，我很高兴。

※　　※　　※

这时，我们展望前途，认为伦敦除它的一部分坚固的现代化建筑以外，将逐渐在短期内变成一片瓦砾。我深为伦敦居民的生命担心，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照旧在原住所居住、睡觉，等着瞧。用砖和混凝土构筑的防空掩体在迅速地增加。

地下铁道能容纳很多人。还有几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纳七千人之多，他们日复一日地高枕无忧地在那儿过夜，不知道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要求尽快地在这些防空壕里筑起砖的避弹墙。关于利用地下铁道的问题，则有一番争论，最后以一项折中办法获得解决。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内政大臣和运输大臣

1940年9月21日

1．日前我曾在内阁询问为什么地下铁道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牺牲交通）用作防空壕，有人告诉我，硬说这是极不妥当的，还说，在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曾对整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现在我见到阿尔德威奇地下铁道用作防空壕了。请告诉我有关此事的详情，以及为什么放弃了以前那种武断的论点。

2．我仍然主张广泛利用地下铁道，我的意思不仅是利用车站而且还要利用铁道线，请送交我一份单页的简明报告，说明各地段所能容纳的人数，以及为使这些地段适用于新的用途而需要进行什么改建。

举例说，单是在阿尔德威奇一段是否就能容纳七十五万人？我们可以调剂交通与防空的相对需要。

3．我在等待内政大臣向我报告，将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下列事项--

（1）构筑更多的防空壕。

（2）加固现有的地下室。

（3）准备好可以使用的空地下室和房屋。

（4）最重要的是：利用发许可证的办法，对大部分人指定固定的地点，这样就可把他们安置在我们所指定的防空壕，避免拥挤。

在战争的这一新的阶段，不仅应当使工厂，而且更应当使经常日夜遭受轰炸的伦敦政府机关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

最初，只要警报一响，二十几个部的人员就都集合起来，被带到地下室去，不管是否有此必要。当时，对于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进入地下室，甚至感到骄傲。有许多次，来袭的敌机只有五六架--有时仅有一架。这些敌机往往没有飞临伦敦上空。一次小小的空袭就可使伦敦的行政管理机构停止工作一个多小时。

因此我提议，对于警报的放法，先有一个"预备警报"阶段；"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有所不同，"紧急警报"是只有当屋顶上的瞭望人（即后来人们所谓的"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意即敌机已到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才能发出。根据这项提议，定出了相应的措施。当我们生活在敌人不断白天空袭的情况下，为了使大家严格遵行这一规定，我要求每周汇报各部门职员有多少小时是在防空壕内度过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17日

请于明晚向我汇报伦敦的各大机关在9月16日空袭时呆在防空壕内未能工作的时数。

请伊斯梅将军向空军部和空战司令部了解一下：如果只有两三架敌机飞近伦敦，就不发紧急警报，他们对这一意见有何看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9月19日

请向我送交一份各部（三军各部包括在内）关于17和18日［各政府部门由于空袭警报而损失的时数］的报告，18日以后的报告，应逐日送来。在将报告送给我的同时，也送交各部首长传阅。这样便可看

出谁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没有收到某些部门的报告，则把已经收到的送交各部首长传阅。

※　　※　　※

这个办法鼓励了每一个人。在这些报告中有八份写得很认真。好笑的是，作战部门有些时候做得最差。他们对这种含蓄的责备，一方面感到不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鞭策，因此他们很快就改正了他们的看法。所有政府各部门时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不久，我们的战斗机使白天来袭的敌机损失惨重，于是白昼空袭的阶段就过去了。"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尽管没有断过，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在工作人员白天上班的时候被炸，也没有发生过炸死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表示怯弱或被引入歧途，则战时政府机构的工作时间将浪费多少啊！

早在9月1日，在猛烈的夜间空袭开始以前，我就曾写信给内政大臣和其他的人。空袭警报及防空

1．目前的空袭警报办法是为了应付偶尔对一定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应付一日数次分批的空袭，更不是为了应付夜间飞来的零星轰炸机。我们不能容许我国的大部地区每日数小时地陷于停顿状态，或在夜间经常惊扰不安。敌人要使他们所不能破坏的工厂的工作陷于停顿，从而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这是决不容许的。

2．因此，应当制订一套新的警报办法：

预备警报。

紧急警报。

解除警报。

一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不应因预备警报而中止。非公职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避或者把他们的子女安置在安全地点，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应该学会，而他们也的确学会了如何适应他们的危险环境，只采取那些与他们的职责相称或自己觉得适当的预防措施。

3．防空工作应该由人数充足的骨干分子来掌握，而不能像目前亮红灯警报那样，每次都把所有的人叫出去。应在一切担任战时生产的工厂里实行瞭望哨制度，并在发出预备警报后开始行动；瞭望哨有对当地工厂或机关发布警报的全权。

白天的预备警报信号，可由人数充足、负有专责的民间防空队员升起黄旗来表示。晚上可使用一明一灭的黄灯（或红灯）。对利用路灯的办法，应进行研究，也可利用电话发出特别信号。

4．紧急警报是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人们"隐蔽"起来，全体防空人员马上进入自己的岗位。它很可能是和实际的空袭同时发出或稍早一点发出。各地的日常工作须视当地的情况进行安排。

"紧急警报"的信号用汽笛发出。鸣了汽笛，也许就用不着再加灯光或电话信号了。

5．"解除警报"的信号可照现在的办法发出。发了"解除警报"，就结束"紧急警报"阶段。如果"预备警报"还在继续的话，则旗子仍应悬挂；如果敌机确已返航，则可撤除"预备警报"的旗子，熄灭"预备警报"的灯光。

"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的信号，在我国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在经常空袭的地区，如肯特郡东部、伦敦南部和东南部、东英吉利南部、伯明翰、德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预备警报"是司空见惯的。

"紧急警报"意味着实际的空袭。以上各项也适用于白厅区。

在我国其他地区，应尽量少使用"紧急警报"，以免防空人员疲于奔命。

6．在伦敦的各政府机关中，在实际的轰炸开始并按照新的规定响起"紧急警报"的汽笛以前，不应强迫任何人隐蔽。

任何人也不得仅仅因为伦敦已放预备警报而停止工作。

※　　※　　※

对于汽笛，即我向议会描述的"报丧的鬼嚎"，我不得不让步。

首相致内政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1940年9月14日

我答应议院在上星期内考虑有关空袭警报、汽笛、警笛、"杰姆乌鸦"等的新规定，然而，由于空袭的加剧，目前取消汽笛是不适宜的。我希望对上星期改进的做法向我作一简短的说明。

人们对于所有的贫苦的人们不胜同情，他们大都住在他们的小房里，上面没有任何东西掩护。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9月3日

尽管材料缺乏，但仍应竭力帮助人们排干他们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的积水，这样，这些防空掩体就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声望，还要为它们制备地板以防冬天下雨。边缘上疏落地砌上砖，不用灰泥，上面盖一层油毡，那就很好了，但必须要有排水沟和渗水井。我打算帮助你制定一个全盘计划来处理此事。可以通过广播发出指示，自然也应使用地区专员和地方当局。请送交我一份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首相私人办公室1940年9月11日

请搜集关于空袭对下列各项是否造成任何严重影响的报告：

（1）粮食供给及分配；

（2）无家可归的人数，以及对这些人的食品供应；

（3）消防人员的疲劳程度；

（4）伦敦地区的下水道；

（5）煤气与电；

（6）伦敦地区的水的供应；

（7）伊斯梅将军应查明轰炸对伍尔威奇的生产的实际影响。同时请参阅军需大臣送给我的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9月12日

请将我关于我们的办公时间略为提前的建议转达内阁和各大臣。午餐应在午后1时，而内阁办公时间应提前半小时。

从原则上说，如果我们早一点（例如下午7点15分）用晚餐的话，就比较方便。天黑得较早了，在下几个星期里，战斗机的掩护一旦撤除，就可能出现猛烈的轰炸。最好让职员和仆人尽早进入防空洞，并且要求各大臣在夜间空袭时要设法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公，特别是要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除非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否则将不受任何打扰。

当议会在星期二照常开会时，我提议这些不定期的会议在上午11点开，到下午4点或5点散。这样可使议员们在天黑以前回到他们的家，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天不黑就到达他们的防空壕。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愈趋明显。的确，由于白天愈来愈短，我们也许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办公时间再提前半小时。

※　　※　　※

议会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应怎样进行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议员们认为以身作则是他们的本分。这是对的，但很可能做得有些过分一点；我不得不劝告下院议员，要他们保持应有的谨慎，并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我在秘密会议上使他们认识到了应当采取必要的和周密的防护措施。他们同意：

不公布他们开会的日期与时间，并且，当"杰姆乌鸦"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他们就暂时停止辩论。接着，他们就规规矩矩地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十分拥挤和简陋的防空洞。在整个这段时期，议员们一直继续开会并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件事将永远为英国的议会增光。下院议员在这种问题上很敏感，而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容易捉摸。当一个会议厅被炸毁时，他们就搬到另一个会议厅去，我曾竭力说服他们，劝他们高高兴兴地听从明智的劝告。关于他们迁移会议场所的情形将于适当的时机另行叙述。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表现得富于理智，十分严肃。几个月后，议院被炸得粉碎，被炸的时间幸好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幸好议院里空无一人，而不是议员们济济一堂，正在开会。随着我们能够有效地击退白天空袭，遂大大地减少了个人的麻烦，但是，在头几个月里，我对议员们的安全始终惦念在心。归根结底，通过公正的普选产生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但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却以支持政府为荣，这是可与敌人争一日之长的一点。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任何一个独裁者是否能在他自己的整个国家里行使像英国战时内阁行使的那么多有效的权力。当我们一说出我们的意图时，人民的代表就支持我们，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服从，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侵害批评权利的事。批评家们几乎是始终不渝地以国家利益为重。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的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或利用警察和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主或用任何其他名词表达的英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忍受、克服并战胜一切考验时，我就感到骄傲。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但是，亡国灭种的事也好在没有发生。

第十八章　“伦敦毫不在乎”

又严肃又活泼--美国的激愤--伦敦的排水--疫疠的威胁--震碎的窗户--延时炸弹--与此有关的备忘录--未爆炸弹清除队--克服了处理中的危险--带降落伞的重型地雷弹--报复问题--德国后来受到的轰炸与我们受到的轰炸相比较--中央政府需要安全--迁往"围场"的演习--赫伯特·莫里森继约翰·安德森任内政大臣--敌人开始用烧夷弹袭击--全国消防总队--民间防空队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伦敦经受灾难的力量--为保卫统率作战机构的长期安排--我被安置在匹克迪里大街地下防空室以策安全--回到"新楼"--德国又一次改变计划--内地城市--考文垂--伯明翰--对港口的空袭--1940年12月29日的伦敦大火--英王在白金汉宫--英王陛下洞悉政务--对未来的一个想法。

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濛濛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①

①一天晚上，正当我来到"新楼"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嗓音和噼啪声。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七八个正在巡逻或值勤的国民自卫军聚集在门口。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道："我们坚持不懈，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呢！"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的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

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是设法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还是让疫疠蔓延？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耽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要互相残杀，彼此抵销。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　　※　　※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

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是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埋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粘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关紧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有人告诉我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用钻孔法①处理定时炸弹是很有效的。鉴于这些炸弹给我们造成愈来愈多的严重困难，我希望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请就钻孔法已应用到什么程度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①钻孔法是在炸弹外壳上钻一个孔，以便处理炸弹内部的炸药。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

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卜的专业小组组织起来了。有些在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之后还活着。另一些人则在经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次危险后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视察旅行中，不论到哪里，我都见到有未爆炸弹清除队。他们的脸色似乎与一般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同，然而也显得很勇敢和忠诚。他们的脸孔显得瘦削，显得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有神，双唇闭得特别紧，一举一动十分泰然。在描写我们艰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应当用在描述未爆炸弹清除队。①我心里记得的那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它小队的代表。

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记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遭到了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②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①在这样阴暗的景象里记述一个笑话似乎不大合适，但是，在战争中，一个士兵的粗犷的笑声往往反映了压在内心的感情。一个炸弹清除队正在挖一颗炸弹，他们当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人跳下坑去进行拆卸信管这一细致的工作。突然，他大喊大叫，要人们把他拉上来。他的同伴们马上跑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们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一起跑了五六十码远，认为这么远就炸不到了。他们扑倒在地，可是没有什么动静。这位出色的技术员非常狼狈。他的脸色苍白，呼吸也喘不过来。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道："我的天哪，那儿有一只大耗子！"

②原文为Mr．Valiant fortruth见约翰·布尼安（1628--1688年）著《天路历程》。--译者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　　※　　※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海军的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早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送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参阅）1940年9月19日

1．我们之所以反对对德国进行报复并不是仅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对有限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对我们更为有利。此外，

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中，敌人的导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术低劣，还不能说明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伞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敌人已完全抛弃只袭击军事目标的欺人之谈了。在五千尺的高空，敌人根本就看不清轰炸的目标。因此，这证明敌人是企图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我们应当考虑，敌人的士气是否能像我们的士气这样经得起这种轰炸。这是一个简单的战争思想。

3．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

把我们准备袭击的德国城市列一张清单，这个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们顶得住，并且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

4．公布这件事的时间和方式，要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停当。请注意，此事一经公布，即应随之实行。让军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大规模执行这一计划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伞的水雷投掷在以前未曾遭受过轰炸的德国市镇，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弹的话，也请说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间获悉关于适当报复--即同等的报复--最低限度的计划，对德国用带降落伞的水雷轰炸我国还之以轰炸他们的普通城市。据报告，今天敌人向我投掷水雷三十六颗，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颗。好吧，一百颗就一百颗，就按每日一百颗的标准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制定采取行动的最妥善的计划。如果我们还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万不可阻挠。

6．在以上情况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们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声吵嚷。请在星期六晚间向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个月以后，我仍旧催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不断有人根据道德上的和技术上的理由提出异议，进行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10月16日

据报告，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其中有许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险甚大。

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我获悉，我们是能够将同样的地雷弹或重型炸弹载运到德国去的，而且轰炸机中队也很想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空军部不准许。我认为，应当对我的看法和希望给以充分的考虑。

德国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军事目标，自从我催促这样做以来，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是谁在从中作梗?

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灾难困苦是很难与战争的最后三年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困苦相比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准备和德国人的彻底性，因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系统，并硬性规定强迫所有的人一律进去躲避。当我们最后进入德国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还有宽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虽被炸毁，但他们却能够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可是在伦敦，空袭虽然没有那样猛烈，但安全设备也远不如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以外，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轰炸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实际是在他们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里生活和休息的，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以英国人淡然视之的态度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炸弹片的设备以外，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其他的掩护，但是心理上的虚弱并不像身体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弹使用于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类组织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它的顺序和关系演变的，任何人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也确实未被征服。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的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继续工作的防御炸弹的坚固地方。曾经为了把政府所在地迁出伦敦制定过周密的计划。许多部门的机构早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特讷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广大地区内征用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出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但是，政府和议会现在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把轰炸想象得那么

猛烈，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所有的反应却恰恰相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

军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办公室1940年9月14日

1．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伦敦整批撤离黑色和黄色文职人员的问题。①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当伦敦中央区的确变得不能再居住时，才能考虑这么做。此外，文职人员的新办公处所不久便可被敌发现，遭到袭击，而伦敦的防空处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①这是官方的分类："黄色"文职人员是那些执行次要任务的人，因此，可以比"黑色"文职人员早日撤离。后者只要环境还许可他们继续工作，便继续留在伦敦。

2．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由白厅区转移到"围场"或其他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中枢能够有条不紊地积极发挥作用。在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空袭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现在必须作出计划，把战时内阁、战时内阁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分批迁往"围场"，甚至现在就可以从某些次要的方面开始进行。战时内阁的大臣应去看看他们在"围场"的办公处所，并做好准备，一有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们晚上需要安静的话，就应鼓励他们在那里过夜。秘密是无法保守的，但必须禁止向公众谈论。

我们应当预料到，白厅--威斯敏斯特区随时都可成为猛烈空袭的目标。德国的办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着就对我国进行大规模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用这种办法。白厅--威斯敏斯特区的景色是那样容易辨认，而泰晤士河及其两岸的高大建筑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作为可靠的标志，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地区是一定要轰炸的。我们必须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军部现在还没有迁移的必要。他们的防空设备尚称良好。空军部应开始迁移。陆军部与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4．务请即刻磋商，为把不超过两三百人的主要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助手迁移到新办公处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指出应该如何逐步完成。请在星期日晚间把报告交给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内阁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星期一，内阁将根据以前的规定，不在内阁会议室就在中央作战指挥室开会。

※　　※　　※

为了在伦敦坚持下去，必须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筑各式各样坚固的据点，以便使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数千名官员能在里面继续进行工作。曾在汉普斯特德附近为战时内阁准备了一个据点，设有办公室、卧室以及收发电报的设备和附有防护装置的电话。我们称之为"围场"。我在9月29日下令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好让大家知道，如果轰炸过于剧烈时，应该怎样做。"我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内阁应在那里开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其他各政府部门试行一次骨干人员转移的演习。如果可能的话，应为战时内阁大臣和列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准备午餐。"我们天不见亮就在"围场"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请各位大臣去检查他们睡觉和办公的房间，他们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以一顿愉快的午餐来庆祝这件事，然后就回白厅去了。内阁大臣们使用"围场"只此一次。我们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和办公室的顶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并精心安置了通风、给水设备，特别是电话设备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这些地下办公室远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码，所以采取了措施，不让里面的人为河水所困。

※　　※　　※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感到悠闲。由于白天接二连三的不断空袭，上下班时间人又十分拥挤，铁路线上时常发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厅区的交通遂成为一大问题。我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1940年10月12日

约在两周前，我曾发出指示，不应再谈论文职人员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为我担心，此事一公布，将对工厂有所影响，但是，现在我主张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个晚上在办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办公室吃饭），有三个晚上和两个白天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在伦敦上班而住在郊区的人们。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那么些排队等车的人，并且无疑迅速出入伦敦将越来越困难。每一政府部门应定出一个既有利工作又方便属员的计划。现在所做的

工作必须在五天之内做完。应当把上下班时间错开，在上下班交通拥挤的时间以前尽量使人们离去，使一天当中来往的车辆均匀。

请向我提出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附来拟在发给政府各部门传阅的文件中提出的办法。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经过仔细地研究后，就搁下来了。

※　　※　　※

由于张伯伦先生因重病退休，因此内阁产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是一位办事泼辣有力的军需大臣，而约翰·安德森爵士则曾经坚定而妥善地应付了对伦敦的闪电轰炸。到10月初，对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不断空袭是如此猛烈，以致在遭受着苦难的广大居民中引起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让一位受过长期锻炼的议会人士出掌内政部（它现在也是国内安全部）是有莫大裨益的。伦敦是敌人首先打击的地方。赫伯特·莫里森是伦敦人，他熟悉首都行政的每一个方面。他在伦敦行政管理上的经验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他曾经担任过伦敦郡议会的领袖，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主持该郡议会事务的主要人物。同时，我需要在内政部工作得非常出色的约翰·安德森出任枢密院长，管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政委员会，许许多多的事务都提交这个委员会处理，从而减轻内阁的负担。这样也可减轻我自己的负担，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指挥战争，在这项工作上，我的同僚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给我以行动的自由。

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阁员互调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并不是一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本书中的确是难以描述，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能依靠站在屋顶上充当消防队员的市民不间断地瞭望来防止无法控制的大火；有时，挤满残肢断臂的男人和妇女的医院也受到敌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时，公路与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而且，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的和辛勤劳动的生活还必须继续下去，每天早、晚必须把将近一百万的人运出和运进伦敦，使他们能按时上班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形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邀请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充分了解，不应对这一职务等闲视之。他要

求让他考虑几个小时，可是他很快就来找我说他将以担任这一职务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赞赏他这种勇于任事的决心。

在张伯伦先生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民防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照例每天早晨开会，讨论整个形势。为了使新内政大臣确能行使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力，我也每周（通常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　　※　　※

内阁人事更动不久，敌人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总的政策。迄今为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大多是只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我们受到了该月份中最猛烈的袭击，约有四百八十架德国飞机向我们投掷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另外还投掷了七万颗烧夷弹。我们此前曾督促伦敦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上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内地各城市采取的措施除外）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妇女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如何处理敌人对我们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我们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烧燃，火势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　　※　　※

不久以后，莫里森先生决定把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召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与器材标准，还有正式的级别。其他的民防队都成立了区分队，能

在接到命令后即刻赶往任何一个地方。把战前的"防空大队"改称为"民间防空队"。对大多数队员都发了很好的制服，而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赫伯特·莫里森得到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艾伦·威尔金森很大的帮助，我们对这位妇女最近的逝世感到悲伤。她每天昼夜不停地出入于防空壕，并在组织民间消防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里丁夫人的积极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也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袭击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存和活动。在工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住宅区内，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非常普遍，为了使它们适于居住，为了排除雨天的积水，曾尽到了一切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它就像一张沉重的钢铁做的厨房大案桌，四周围上硬铁丝，能够承受一座倒塌的小房子，因而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多人靠这种掩体保全了生命。至于其他的损失，"伦敦毫不在乎"。伦敦居民忍受了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忍受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全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况且，正如当时我在下院指出的，毁灭大城市这件事，是受"收益递减"律支配的。不久，许多炸弹都炸在已被炸毁的房子上，只不过把一堆瓦片弄得到处飞散而已。在广大地区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人们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毅力继续工作。这时，谁都以作为一个伦敦人而感到自豪。伦敦受到了全国的钦佩，我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也振起精神，准备在考验来临时全力以赴，决不落后于伦敦。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在羡慕伦敦的名气，并且有相当多的人由乡下赶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看看热闹"。由于市政管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趋势。

※　　※　　※

既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敌人对伦敦的轰炸可能一直继续到战争终了，因此应作长久之计安顿中央政府机构，保证安全。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10月22日

1．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敌人对伦敦空袭的大概的限度，这种空袭将是猛烈的和长期的。事实上，对白厅及政府中心的轰炸可能继续到所

有古老的不坚固的建筑物全被炸毁为止。

因此，应尽快在现有的十分坚固或能够加固的住宅和建筑物中准备住处，以便容纳行政管理机构的大批骨干职员与官员以及指挥战争的主要大臣和重要部门。由于我们具有不被敌人逐出伦敦的决心，由于我们要把为了"暗中迁移"在英格兰西部保留的房舍让与陆军部和其他部门，上述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或迁或留，必须作出决定，彻底执行。

2．"围场"的房舍颇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需要。战时内阁阁员不可能一连数星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让他们的大部分属员居住在比白厅现在的条件还差的地方。除了"围场"的房舍以外，就没有适宜的住所或防空掩体，而住在尼微尔厅的人便只好在"杰姆乌鸦"发出警报的时候来回奔跑。

应把"围场"当作最后的隐蔽处，这当中，可以让那些不须留在伦敦中心区的某些部门使用。

3．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建筑物和它们的地下隐蔽处不是极不安全，就是经不住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较老的建筑，如财政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已经倒塌，它的地下隐蔽处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查尔斯国王大街两边的外交部大楼和贸易部大楼都建造得非常坚固，它们的地下室相当安全。我已批准在作战指挥室与中央作战指挥室办公室以及位于贸易部大楼的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上面准备一层相当坚固的屋顶防护设备。只要施工不间断，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可完成。我们必须督促这一工作。即使完成这种防护工程，也不见得完全保险。里奇蒙台的防护未尽妥善，那里的主要工程受到了现有条件的影响。已要求贸易部迁往新址，当然，他们的大部分职员应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寻找住处，然而，必须把贸易部的迁移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

4．在伦敦有几幢坚固的、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它们在建造时就考虑到了空袭的条件。应立即将这几座建筑物准备停当，以便容纳战时内阁和战时内阁秘书处，并为主要的内阁大臣准备安全的住所。我们不必担心这样的住处过多，因为这类住处的需要量必然是愈来愈多的。最主要的是，必须使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保证其效率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5．我已要求为议会准备另外的会址。上下两院在开会期间，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两院的建筑物与会议厅的被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希望，当它被炸的时候，里面没有议员。在议会上下两院地下室所准备的安全设施完全不能抵御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威斯敏斯特宫①和白厅区是敌人轰炸的一个明显的主要目标，我敢说，在其附近已经落下过了五十多颗重型炸弹。内阁已经同意让两院换一个地方开会，到别处去试试看。我建议，请议会自下星期四起休会两星期，希望在这两星期中，在伦敦对他们开会的问题作出某种计划。

①即议会大厦，此地系古威斯敏斯特宫。--译者

6．我认为，应指定一位战时内阁大臣与财政大臣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急需进行的重大的和范围广泛的工作统一指导和监督；里思勋爵和他所主管的部应在内阁的监督下为此目的而工作。如果我的同僚们同意的话，我将请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已在进行此事）负责主持。

于是便委派比弗布鲁克勋爵负责建筑足以容纳许多国家机关全部重要人员的大批防御炸弹的据点，其中有十几个据点（有几个还是用地道连接起来的）在伦敦一直保存到今天。

有些据点直到飞机轰炸已成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工，而在1944和1945年敌人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和火箭袭击的时候，也只利用了很少的几处。虽然如此，尽管这些建筑物从来没有依照其原定的用途得到利用，可是总归使我们有了安全感。

海军部单独对着近卫骑兵队操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厚达二十呎，怎样去拆除它们，这只有在世界比较安全的时候，由我们的子孙去解决。

※　　※　　※

将近10月中旬的时候，乔赛亚·韦奇伍德因为我没有防御夜间空袭的绝对安全的防空设施，在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吵闹。他是我的一位老友，曾在达达尼尔海峡战争中受过重伤。

他一向是拥护单一税制的。后来他对税制的看法放宽了眼光，并且参加了工党。他的兄弟是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在战前就有远见，在匹克迪里大街建造了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办公室。它位于地下七十呎，上面有坚固、高大的建筑物。虽然有一颗炸弹曾深入潮湿的底土八十呎，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地下办公室的深度再加上它地面

上的建筑物，是足够保证其中任何人的安全的。各方面都开始怂恿我，利用这一隐蔽处睡觉。我终于答应了，从10月中一直到该年年底，只要轰炸一开始我就到那里处理我晚间的工作，并且安稳地睡觉。当一个人比其他大多数人享有更大的安全时，便很自然地要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有这么多人怂恿我，我就只好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在铁路防空室大约度过四十个夜晚后，"新楼"已经加固，于是我就搬回去了。我同我的夫人在那里一直舒适地住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这一座用石块砌成的坚固的楼房中，我们觉得很放心，只有很少几次才到下面的防空室去。

我的夫人还把我们仅有的几张照片挂在起居室里，而我认为最好是让起居室的墙壁空着。最后还是照她的意见把照片挂上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在晴朗的夜晚，从"新楼"圆顶附近的屋顶上可以看到伦敦美丽的景色。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带有防御弹片的顶栅的地方，可以在月光中散步并观看轰炸时的火光。1941年，我时常在晚饭后领我的美国客人到那上面去。他们总是极感兴趣的。

※　　※　　※

11月3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响警报。

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我们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举例来说，他们训练了一个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市希林顿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这纯粹是一种一时之计，一种过渡的办法。入侵不列颠的计划暂时是放弃了，而对俄国的进攻则尚未开始，除希特勒的亲信以外也没有人这样想，因此，残冬季节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个试验时期，试验夜间轰炸的技术装置，试验对英国海上贸易的袭击，并企图破坏我们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如果他们每次只专心于一件事，并且干到底，也许效果会好得多，但是，他们已经受到挫折。暂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这些新的轰炸战术是从11月14日夜以来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

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14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五百架德国飞机共投了六百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我们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被炸死的有四百人，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我们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在此以前从未受过轰炸考验的居民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11月15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由11月19日到22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八百人被炸死，两千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的生活和精神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我到这个城市去视察工厂并亲自看看轰炸的结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令我高兴和感动的事情。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向我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我马上叫汽车停了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我很高兴地（以首相的身份）亲吻了她。之后，我就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在那里面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的、明察事理的一百万居民则丝毫未被他们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所吓倒。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12月初，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的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炸弹的考验。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国家都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月29日，星期天，这几个星期的空袭又再一次在伦敦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在这次轰炸中用上了。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地带。轰炸的

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我们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座"雷恩"式教堂被炸毁或受到破坏。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全靠大家的英勇努力才得救了。直至今日，在大英帝国的最中心还有一片空旷的废墟，但是，当英王与王后来现场视察时，人们欢迎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任何皇家的盛典。

在这个还有好几个月才能结束的漫长的考验里，英王经常是留在白金汉宫。虽然在白金汉宫的地下室里正在修建适当的隐蔽处，但需要许多时间才能建成。而且，有好几次英王陛下由温莎到伦敦时，正好遇到空袭。有一次他和王后差一点被炸。我得到英王陛下的许可，在这里用他自己的原话记录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9月13日，星期五

我们［由温莎］到伦敦，正遇上空袭。这一天天气阴暗，下着大雨。王后和我到楼上可以眺望四方院落的小起居室（我无法使用我原来的起居室，因为在上次轰炸时炸坏了窗子）。突然，我们听到了一架俯冲轰炸机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看见两颗炸弹掠过白金汉宫的对面，落在四方院落中。当炸弹约在八十码以外的地方爆炸时，我们看到了火光并听到了爆炸声。爆炸风冲进了对着我们的窗子，而在四方院落里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弹坑。水从一个弹坑中被炸坏的自来水管里喷出来，通过炸坏的窗子流进过道。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们很快地跑进过道。一共六颗炸弹：两颗落在前院，两颗落在四方院，一颗炸毁了教堂，一颗落在花园里。

英王过去曾以海军中尉的身分参加过日德兰战役；他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兴奋，并以能在首都与他的臣民共患难而感到欣幸。我必须承认，在当时无论是我或是我的同僚都没有发觉这件事件的危险性。要是窗子是关着而不是开着的话，所有的玻璃将被震碎，飞到英王和王后的脸上，造成可怕的伤害，但是他们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像我这样经常见到他们和他们的侍从的人，也是在很久以后为了写这本书而问及此事的，才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严肃而镇静地想象着要在白厅的废墟上战斗。英王陛下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设立了一个打靶场，他和王室的其

他成员以及他的侍从武官们用手枪和冲锋枪刻苦地练习射击。不久，我从别人送给我的几支美国短卡宾枪中挑选一支送给英王。那是一支非常好的枪。

大约在这时候，英王改变了他接见我的方式，在我上任的最初两个月里，通常是每周正式接见我一次，时间是在下午5点左右。现在的安排是每逢星期二我和他共进午餐。这的确是一个共商国家大事的好办法，有时候王后也在座。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端着我们的盘子和酒杯到尚未竣工的防空室中去吃完我们的午餐。这每周一次的午餐变成了一种经常的制度。过了最初几个月以后，英王陛下决定用餐的时候一个仆从也不要，由我们自己上菜，互相招待。这事一直继续了四年半，在这中间我觉察到英王非常专心地阅读所有呈交给他的电报和公文。按英国的宪法制度，君王有权了解他的大臣们所负责的一切事务，并拥有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无限权力。我特别注意，要使国王了解一切情况，而在我们每周的会见中，我常常看出他已彻底洞悉那些我还没有批阅过的文件。在这些决定英国命运的年代里，能有这样好的国王和王后真是英国之福，而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坚决拥护者，我把我--作为首相--受到英王这么亲切的接待，看作是无上的光荣，我认为这是安娜女王在位、马尔巴罗①执政以后，就没有看见过的亲密关系。

①马尔巴罗（1650--1722年），为英国安娜女王在位时掌权的人物。--译者

※　　※　　※

这样我们就到了这一年的年末。为了照顾到情节的连贯，我已叙述到整个战局的前面了。读者将看到，所有这些霹雳和暴风雨反而愈加衬托出我们泰然处之的冷静态度，我们的作战活动就是靠这种冷静态度来维持的，我们的政策和外交也是按这种冷静态度进行的。真的，我必须写明，在最高当局，这些伤害未能致人于死地，反之，它们倒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们有明确的看法、忠实的友谊和明智的措施，然而，要是以为敌人的空袭比现在猛烈十倍或二十倍--甚至只猛烈两三倍--也同样会产生我在这儿描述的健康的反应的话，那也是不明智的。

第十九章　巫术战

隐蔽的斗争--林德曼的贡献--雷达的进度--德国的射束--琼斯先生的报告--分裂射束即"克尼克拜因"①的原理--扭转射束--戈林又愚蠢又顽固--XX装置--11月14至15日夜间的考文垂--诱敌的火光--Y装置还没有出世就被我们弄得没有用处--德国空军遭到挫败--英国科学的胜利--我们未来的计划--火箭炮队--派尔将军的指挥和大不列颠的防空队--空中布雷屏--近炸引信--反攻的前景--我们防空措施的充实。

①原文为德文Knickebein是分裂射束的代语。--译者

正当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驾驶员与驾驶员、高射炮队与飞机、残酷的轰炸与英国人民的刚毅进行着肉搏时，另外一场斗争也正在一步一步地、一月一月地进行。这是一场秘密的战争，战斗是胜还是负，公众是无从知晓的；即便在目前，除与此有关的少数几个高深的科学界人士以外，一般人也是难以理解的。人类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战争。用文字记载或口头描述这场战争，一般人是不懂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下这些术语，而未领会其深奥意义，不能运用其秘密，那么，空军战斗人员尽管拚命奋战，人民尽管英勇牺牲，都将徒劳无功。要不是英国的科学真比德国的科学优越，而且，要不是把科学神奇的手段有效地用之于生存斗争，我们便很可能已被击败，而且，一被击败，就会遭到毁灭。

十年前，有一位很有才智的人写道："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已经到达了人类理智的极限，可是各种有线通信都不中用了，他们只能用无法理解的信号同我们通讯。"然而，我们民族的命运和其他许许多多事情都取决于对这种信号的领悟，取决于针对所获得的印象采取正确和及时的行动。我对科学一无所知，不过，对科学家却有几分了解，以大臣的身分来处理自己不懂的事务也颇有经验。无论如何，我有一种敏锐的军事上的洞察力，能够分辨什么东西有益、什么东西有害、什么是救星，什么是祸害。我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四年的工作，使我得以熟悉有关雷达问题的梗概。因此，我便就我能力所及，埋头研究这场巫术战，并竭力保证，至少在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候，在利用所有有价值的成果上，不致发生阻碍，或者至少不被疏忽。虽然弗雷德里克·林德

曼的荣誉和才智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无疑总还有比他更高明的科学家。可是，对我说来，他具有两项最重要的条件。第一，正如本书曾经叙及的，他是我二十年来可靠的知心朋友。我们曾一同注意观察世界灾难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曾一同竭尽全力向人们发出过警报。现在我们已经处于这场灾难之中，而我又有权统率和武装我们作战的力量。我怎样才能获得这项知识呢?

这就要提到他的第二个条件了。林德曼能够辨认专家们从遥远的地方发来的信号，并用简明的通俗话给我解释是什么问题。一天之中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其中至少应有七小时睡眠，三小时吃饭和休息。任何一个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要想深入钻研这种穷毕生之力也无法钻透的问题，是一定要累死的。我所需要了解的是实际的研究成果，只要林德曼向我提出这方面有什么重大成就，我就开动机器，保证至少把其中一些重大而又难以理解的成就付之实行。

※　　※　　※

自从1939年以来，雷达的每个部分的技术一直在继续不停地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从1940年7月到9月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正如我所叙及的，主要还是靠人的眼睛和耳朵打仗的。在这几个月里，最初我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英国冬季常有的霾雾和密云，会像一件披风似的遮住我们这个岛屿，至少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掩护，不致在白天，尤其是不致在夜间遭受准确的轰炸。

有一个时期，德军轰炸机主要是靠无线电定向信标来导航的。在大陆上的许多地点建立了几十座这种像灯塔似的定向信标，每一个定向信标有不同的呼叫信号，德国人利用普通的定向无线电台，就能根据传来的任何两束这种电波的角度来确定他们的位置。作为反措施，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系列电台，我们称之为"梅康"①。这些称作"梅康"的电台拾取了德国电台的信号，并加以放大后再从英国某地放送出去。结果，常常把那些试图利用他们的定向信标导航的敌机引入歧途，有许多敌机就这样损失了。的确曾有一架德国轰炸机自动地在德文郡降落，以为那里是法国。

①原文为Meacoms，意思是错误信号发生装备，MEACONING则是接收敌人信标信号，并以同样频率播出此信号，以扰乱敌人。--译者

然而，我在6月间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林德曼教授向我报告说，他认为，德国人正在制造一种仪器，不论白天或黑夜，也不论天气好坏都可借助于这种仪器进行轰炸。目前似乎德国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无线电射束，这种射束就像是看不见的探照灯光，能够相当准确地把轰炸机导向它们的目标。定向信标指挥驾驶员，射束则指向目标。它们也许不能定准某一特定工厂，但它们肯定能定准某一城市，因此，我们不仅要担心有月光的夜晚--在月夜里，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无论如何也能同敌人一样看得很清楚--而且还必须估料到敌机在有云有雾的天气里进行最猛烈的空袭。

林德曼还告诉我，如果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就能找到使射束弯曲的办法，不过，我必须接见几位科学家，尤其是空军部情报研究所副所长R．V．琼斯博士，他是林德曼教授从前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于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于6月21日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到会的约有十五人，其中有亨利·蒂泽德爵士和几位空军司令官。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年轻人--我后来听说，他认为他突然被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定是开玩笑--他急忙走进内阁会议室，坐在桌子的最后一个席位上。根据计划，我请他首先发言。

他告诉我们说，几个月以来，从欧洲大陆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德国有了某种夜间轰炸的新方法，他们对这种新方法寄予莫大希望。这种新方法似乎同密码字"克尼克拜因"有几分关系，我们的情报人员曾多次提到这个字，但是无法解释。最初曾以为是敌人已经安排了间谍，在我们的城市中安装定向信标台，使他们的轰炸机能靠这种电台返航，可是这种想法后来证明是站不住的，数星期前，在敌方靠近海岸的某些偏僻地点拍摄得两三张奇异的矮塔的照片。看来，它们不像任何已知的无线电或雷达的正常的样子。就它们所在的地点来说，也不能以任何这种假定来说明。最近曾击落一架德国轰炸机，机上装有一架似乎比罗兰兹射束在夜间着陆所需用的更精密的装置，而这种装置唯一可以理解到的用途似乎就是夜间着陆。他把这个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综合起来，逐步论证，认为德国人可能正在计划按某种定向射束系统导航和投弹。几天前，根据这些线索反复盘问被击落的那架轰炸机中的一个驾驶员，他不得不承认他曾听说正在研究这种东西。以上就是琼斯博士发言的要点。

他用安详的声调讲了二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多一点，很有层次地摆出他根据所得情况推出的论据，就其令人信服的魔力来说，较福尔摩斯或勒科克先生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心里不禁想起《英戈耳斯比传奇》①中的诗句：

①《英戈耳斯比传奇》，是英国作家巴勒姆（R．H．Barham，1788--1845）用诗歌和散文写成的一本传说故事集。--译者

现在来了一位琼斯先生，他发誓证明，十五年前，他去斯通亨奇（去考察已故约翰·索尼爵士书中描述的石头），在路上曾听到一阵呻吟，

他随着呜咽的悲声寻找，他看到

一只乌鸦正在啄食一个少年鼓手的骸骨！

琼斯博士讲完以后，大家显得有点不相信。一位高级权威人士问道，即便这种射束是可能的，为什么德国人已经有了种种普通的导航设备，还要用射束呢？在两万呎以上的高空，星星经常是看得见的。所有我们自己的驾驶员都受过航行技术的艰苦训练，都认为他们是善于寻找航向和目标的。桌上其他的人似乎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　　※　　※

现在我要用我自己所能了解的词汇说明德军的射束如何使用以及我们如何使它扭转方向。无线电射束也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是不能高度集中的；它总要散开；不过，如果使用所谓的"分裂射束"法，就可以得到相当精确的结果。我们假定有两个互相平行的探照灯光束，它们这样一明一灭：左边的明右边就灭，反过来，右边的明左边就灭。如果一架进攻的飞机恰好位于两道光束的中间，驾驶员的航程便不断地被光束照明；可是，比方说，如果它偏右一些，更靠近右边光束的中心，这道光束就会增强，而驾驶员就会看到灯光闪烁不定，表明航向不对。驾驶员要避免光束的闪烁，他就得在两个光束的正中间飞行，两旁光束的强度相等。这条中间的路线就可引导他飞向目标。这样可以使从两座电台发射的两条射束在英格兰中部或南部的任何城镇上空交叉。德军的飞行员只需沿一条射束向前飞行，直到他检测到第二条射束时就投掷炸弹。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些！

以上所述，便是分裂射束和有名的"克尼克拜因"装置的原理，戈林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装置上，并使德国空军相信，不论阴天、下

雾或黑夜，都能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并且还可使进攻的飞机免遭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截击。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依恃他们有条理的头脑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规模计划，把他们空战胜败的赌注押在这么一种新发明上，他们认为，这种新发明也像磁性水雷一样，可以打败我们。因此，他们就不再像我们那样费事去训练一般的轰炸机驾驶员掌握困难的航行艺术了。这种方法十分简单和可靠，有利于训练大批的人员，靠无法抵御的科学取得大量的战果，所以很适合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德国驾驶员之追随射束，一如德国人民之追随他们的元首。除此以外他们就再没有可以追随的了。

可是，及时受到警告和立刻采取行动，使单纯的英国人找到了应付的办法。及时在我们国内建立适当的电台，我们就能干扰他们的射束。当然，我们的干扰几乎可以立即被敌人觉察。另外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地点设置一种重复发射器，加强分裂射束的一半信号，而不加强另一半信号。这样，试图在分裂射束两半边的信号都相等的航线上飞行的敌机驾驶员，就要逸出正确的航线。可炸毁一座城市或至少可严重破坏一座城市的大批炸弹，便会落到距离城市十五或二十哩以外的旷野里。我身任首相，无需再加研究，一旦认清了这场奇妙而厉害的竞赛的原理，我在6月间的这一天就发出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假定这种射束已经存在，一切对抗德军射束的研究工作，应绝对优先进行，执行这一决定时，如有人表示丝毫的迟疑或发生过失，均应向我报告。这一切，尽管作了这么多的工作，我并没有给内阁增添麻烦，甚至也没有给参谋长委员会增添麻烦。如果我遇到任何严重的阻碍，我当然要向那些友好的机关进行申诉，道出详细的原委。然而，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这有限的、而且在当时几乎是很神秘的范围里，人们很快就表示服从，一星半点的阻碍可以一扫而尽。

大约于8月23日，敌人在迪埃普和瑟堡附近新建的一批"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指向伯明翰，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当然我们需要克服"初期的困难"；但是在几天之内，"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就被扭转或受到干扰，在以后的两个月，即最危急的9月和10月，德国轰炸机在英格兰上空绕来绕去，盲目投弹，或者说，真的被引入歧途。

我偶然记起一件事。在我主持的国防部里，有一位军官；

当伦敦遭受空袭时，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去。这地方距离任何市镇都有十哩。他们看到三块田地以外发生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因而非常惊愕。他们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枚重型炸弹。他们奇怪，德国人为什么轰炸这个地方，并且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挨炸。这位军官第二天讲起这件事，可是由于要绝对保密，知道内幕的人极为有限，消息的限制极为严格，所以，虽然他也处于接近机密的地位，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以满意的解答。了解内幕的很少几个人只好报以会心的微笑。

德国飞行人员不久就怀疑他们的射束受到了干扰。据说，在这两个月中，没有人敢于告诉戈林，说他的射束受到扭转或干扰。由于他的愚昧无知，他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对德国空军发表特别的演讲和警告，对他们保证这种射束决不会出差错，谁敢怀疑，就立即开除。如前所述，在闪电战中，我们曾遭受重大损失，几乎任何敌机都能以任何方式袭击伦敦。当然，轰炸是极不准确的，德军所有的轰炸方法都受到我们的反措施的很大干扰，再加上他们一般的误差，所以落到目标范围以内的炸弹不超过五分之一。我们必须认为，这也等于是一个相当大的胜利了，因为德机的轰炸尽管只有五分之一炸中，但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　　※　　※

经过内部的一番斗争后，德国人终于修改了他们的方法。

他们很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大队，即"第一百作战小组"，使用的是它自己特有的一种射束。他们称之为"X装置"，这是一个神秘的名称，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使我们的情报人员大惑不解。到9月中旬，我们对于这种装置已有了充分的了解，能设计对抗的设备了，不过这种专门的干扰设备在今后两个月内还制造不出来。因此，"第一百作战小组"还能继续准确地进行轰炸。敌人赶紧利用这个小组领路，在目标地区投掷烧夷弹，引起大火，起火的地方便成为其余的已经不再受"克尼克拜因"信号指挥的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

11月14至15日，考文垂头一个成为用这种新方法攻击的目标。这时，虽然我们新的干扰设备已经开始制作，可是由于技术上的一个误差，因而还要过几个月才能有效地使用。

即便如此，我们关于射束的知识还是很有用的。根据敌人射束的方向和发射的时间，我们就能预测轰炸的目标、时间、路线和高度。我们的夜间战斗机，唉！在当时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方面的情报。然而，这类情报对消防队和其他民间防空队的贡献却是无法估计的。他们可以经常集中在遭受威胁的地区，并在轰炸开始以前对居民发出特殊警报。不久，我们的对抗措施有所改进，足以应付敌人的攻击了。与此同时，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空地上燃起许多诱敌的火光（暗语叫"海盘车"），把大量来袭的敌机引入歧途，这种办法常常能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到了1941年初，我们已经能够掌握"X装置"了，可是德国人也在大用脑筋，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又使用了一种称为"Y装置"的新装置。以前两种系统都是在目标上空使用交叉射束，而新系统则只使用一条射束，同时还使用一种无线电测量距离的特殊方法，使飞机驾驶员知道他沿射束飞行了多远。他飞行到准确的距离时便投弹。由于我们的幸运和一切有关人员的才智和努力，我们在德国人还未在实战中用这种"Y装置"之前几个月，就精确地弄清它的操作方法，当他们准备利用这种装置给轰炸机带路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办法使它失掉作用了。就在德军使用"Y装置"的第一夜，我们的新的干扰装置便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在听音器里听到敌军的带路飞机和地面指挥站之间用恶毒语言骂个不停，这就表明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因此，敌方空军人员对这一新发明的信心，从一开始就丧失无余，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便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1941年5月30日夜间都柏林的遭受轰炸，完全可以说是我们对Y射束进行干扰造成的事先未曾料到的、偶然的结果。

马蒂尼将军是德国在这个工作中的主持人，他在战后承认，他没有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率战争"已经开始；他还承认，他低估了英国情报机关和研究对抗措施的机构。当我们所有其他种种防御方法或则失败，或则还处于幼稚阶段的时候，我们利用他在射束战争中所犯的战略错误，使敌人把大量的炸弹投掷到我们城市以外的地方去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很可能致我们于死地的空袭的压力下，我们才能迅速改进我们的防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生产一种安装在飞机上的雷达，名为"A．I．"，自从1938年以来，防空研究委员会就曾

对此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颇有收获，希望利用它来探测并追踪敌人的轰炸机。可是这套设备太大、构造又太复杂，由驾驶员自己来操纵，难于胜任，因此，就把这种设备装在双座"伯伦翰"式战斗机上，后来又装在"勇士"式轰炸机上，由观测员操纵雷达，指挥驾驶员，直到看见敌机，并向它开火--通常是在夜间大约距离一百码。最初，我把这种装置叫作"嗅感器"，希望它早日应用。这必然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过，总是已经开始了。一个广泛的地面控制的拦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并已正式应用。英国飞行员驾驶着装有八挺重机枪--不久又装上加农炮的战斗机，不再像从前只凭机会，而是开始用拦截系统追击几乎是毫无防御的德军轰炸机了。

敌人之利用射束，现在对我们反而有利。他们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报警，报告他们袭击的时间和方向，使我有关地区的夜间战斗机中队及其一切仪器装置得以及时地充分发挥作用，使那里的高射炮部队得以周密部署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一套复杂科学进行指挥；对于这些，以后还要谈及。3月和4月间，德军轰炸机损失率日益增加，使德国军事首脑不胜焦虑。

他们发现，把英国的城市"夷为平地"，并不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样容易。5月间，德国空军奉到命令，停止对大不列颠的夜袭，准备在另一战场上采取行动，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法国沦陷后敌人企图征服不列颠的三次重大尝试，都被我们成功地击败或阻止了。第一次是德国空军在7、8、9月的不列颠之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敌人不但未能毁灭为我们的生存和前途所系的英国空军、机场和飞机工厂，反而自己--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占压倒的优势--遭受到难以忍受的损失。我们的第二次胜利紧接着第一次胜利。德军未能取得制空权，因而未能实现其横渡海峡入侵的计划。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的英勇，以及有利于这一点的优越组织，事实上使他们的功绩--在难以形容的不同条件下作出的功绩，同三百五十年前德雷克和他率领的无畏的小型舰只和勇敢的海员所作的功绩完全一样，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后，帕尔玛公爵①的强大的陆军也是在低地国家无可奈何地等待横渡海峡的船只。

①当西班牙以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帕尔玛公爵曾率陆军两万人进抵欧洲低地国家，企图渡过海峡登陆，但因缺乏载运船只，只有望

洋兴叹。--译者

第三次考验是对我们的城市在夜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规模轰炸。我战斗机驾驶员的无限忠心和他们的技术以及人民群众--尤其是首当其冲的伦敦居民和支援他们的民间防空组织--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又战胜并挫败了敌人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本章所讲的英国的科学和英国的科学家所起的令人永远难忘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高空和烈火熊熊的街上所作的种种巨大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

※　　※　　※

德国有一句有用的俗语："大树高不过天"，然而，我们有一切理由预期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将不断加强，一直持续下去。在希特勒真正进攻俄国以前，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空袭会逐渐减弱和停止。因此，我们竭尽全力来改进我们迄今赖以获得生存的措施和方法，并研究新的措施和方法。对有关雷达的各种研究和应用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在极为庞大的规模上延揽和组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人力、物力上给以最充分的便利。此外，还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他击落敌人轰炸机的方法，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敌人对我港口和城市一再进行残酷的血腥轰炸，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努力进行。我要提到三方面的发展（在本书附录中还要反复谈到），由于林德曼的鼓励，由于我们战前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共同研究的结果，我对这三个方面特别感到兴趣，并行使我的权力积极进行。第一是密集发射的火箭，用它加强我们的防空炮火；第二，以长铁丝把炸弹悬在降落伞上，放置在敌机飞来的航线上，成为空中布雷屏；第三是研究一种非常灵敏的引信，它无需击中目标，只要接近到飞机近旁就能爆炸。我们在三种方法上曾耗费了大量的费用和人力、物力，现在必须对它们作简短的记述。

在这几种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在1940年收到成效。到我们能够实际运用，至少还需要一年。当我们正要把新装置和新方法在战斗中加以使用的时候，敌人的空袭（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些新装置和新方法，就是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突然停止了，而且在将近三年的时间中几乎完全没有再来空袭，因此，批评家们往往低估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价值，这种价值只有遇到重大的考验才能获得证明，而且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妨碍这一领域的其他工作的发展。

※　　※　　※

单凭畸变射束是不够的。德机一旦击中正确的目标，除非被我们的"海盘车"诱火搞得弄不清目标，它们便很容易回到它们前个晚上炸起大火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把它们接下来，因此，我们便发明了两种新武器--火箭和空中布雷。我们的防空炮火装上雷达以后，只要敌机继续以同一速度按直线飞行，就可以十分准确地确定它的位置；不过，有经验的飞行员是很少按直线飞行的。当然，它们要作"Z"字形的飞行即"躲躲闪闪"地飞行，这就是说，在发炮到炮弹爆炸之间的二十或三十秒钟里，它们已经离开射击点半哩左右了。

解决办法是在预定命中点周围形成一大片密集的火网。

如果能大量制造高射炮，并对炮队配备充足的人员，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用一百门高射炮一起射击，那就好了。

但，这是我们的人力办不到的。代替的方法是改用火箭（为了保密，我们称之为"不旋转投射弹"），它既简单而且又经济。甚至在战前，克劳博士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时候，就研制了一种二吋和三吋的火箭，射击的高度几乎和我们的高射炮相等。一个三吋火箭所带的弹头比三吋高射炮的威力大得多。只是精确性较差一点。另一方面，火箭发射器有一种无法估计的优点，那就是：用不着增加我们任务已够繁重的兵工厂的负担，就可以非常迅速和非常容易地大量生产。曾经制造出数以千计的火箭发射器和几百万发炮弹。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将军，他曾在整个战争期间担任我们地面防空炮火的指挥工作；职业军人往往憎恶新奇的发明，唯独他不然，对于这种可以增加他的火力的发明表示欢迎。他将这种武器编成庞大的炮队，每队有九十六座火箭发射器，人员大半由国民自卫军中抽调，它的密集的火力，远远超过高射炮火的威力。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同派尔将军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我时常发现他非常机敏，可委以重任。除火箭炮队外，他所指挥的兵力，人数最多时一共有三十几万男人和妇女，高射炮有二千四百门，他不但在这扩充兵力的时期表现极好，就在对英国的空袭已被击退之后的日子里仍照样表现得极好。这时，他的任务是尽量从高射炮队的静态防御中抽出人力，在不减低炮火威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妇女和国民自卫军来代替正规军和技术人员。不过这件事的详情应在适当的地方再加以叙述。

不仅派尔将军的指挥任务曾得到我们科学家的研究的帮助，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的帮助成了一切措施的基础。

在不列颠之战的白天空袭阶段，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二百九十六架，另外还可能击毁或击伤七十四架。可是夜袭又给他们带来新的难题，这些难题靠他们现有的探照灯和声波定位器是无法克服的。从10月1日起算的四个月里，只击落了大约七十架敌机。雷达的出现挽救了这个局面。第一批指挥炮火的雷达装置在10月间应用，贝文先生和我花了大半夜时间观察它们的效果。直到12月才装设探照灯射束。但是，使用这种装置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经验，同时，这种装置的本身也需要作许多改进。在这样范围广阔的领域进行巨大的努力，使我们在1941年春得到了丰富的收获。

在5月前两周对伦敦的空袭中--德机的最后几次空袭--并击毁敌机七十余架，也就是说，比冬季四个月中击落的敌机还要多。当然，这一时期高射炮的数目也增加了。在12月份，共有重高射炮一千四百门、轻高射炮六百五十门；在5月份共有重高射炮一千六百八十七门、轻高射炮七百九十门，另外还大约有四十个火箭炮队。①我们防空炮火的效力的巨大增长，是由于科学家们向士兵提供了许多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由于兵士使这些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①参看本章最后的附表。

※　　※　　※

到1941年年中，当火箭炮队终于开始大量投入战斗的时候，空袭已经大大减少了，因而很少有机会证明它们的效能，但是，在实际作战中，为击落一架敌机所需要的火箭炮弹，比高射炮所需要的炮弹只稍稍多一点，但是高射炮炮弹的费用却贵得多，而且我们的高射炮也非常缺少。火箭本身的效能很多，它也是我们其他防空方法的一个补充。

当然，炮弹或火箭都一样，只有打到正确的地点并在恰当的时刻爆炸，才能生效，因此，还需努力制造空中布雷，用长铁丝悬吊在降落伞上，投置在敌人空军必经的航道上。这种布雷不能装在弹壳里。可是，火箭的外壳较薄，里面的容积较大。可以把三吋的火箭弹用七百呎长的铁丝吊在二万呎的高空，构成一个空中布雷区。这种三吋的火箭弹已经制造了相当多，留待伦敦遭到大规模空袭时使用。这种布

雷区比高射炮火优越之点，当然在于它能够维持其杀伤力达一分钟之久。因为无论机翼的任何部位触到铁丝，就会把布雷拖上来，直到碰到飞机而爆炸。这样，就无需像一般炮弹那样安装精确的引信了。

当然，也能用飞机载运的火箭布置空中布雷，或者简单地用小型汽球升上去。海军部努力支持后一办法。然而，事实上，从未大量使用火箭参加战斗。到了大量生产火箭的时候，大规模的轰炸已经停止了。可是，令人惊异也令人庆幸的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中，德国人没有发展这种办法来对抗我们的大规模空袭。甚至只需少数的布雷飞机就能在任何德国城市上空布置一个空中布雷区，炸毁我们的一部分轰炸机：空中布雷区愈多，我们的损失就越大。

※　　※　　※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1940年，俯冲轰炸机似乎对我们的船只和重要工厂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人们可能认为向船只俯冲轰炸的飞机容易被击落，因为炮手可以直接向它瞄准而不必考虑它的移动距离。可是飞机正朝下时是一个很小的目标，触发引信只有直接命中才起作用，而直接命中的情况是很少的。使用定时引信，使炮弹很准确地在掠过敌机时爆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间误差十分之一秒，距离目标就会误差几百呎，因此，似乎值得试制一种这样的信管：当炮弹一到达目标附近，无论命中与否都能自动爆炸。

由于炮弹弹头的空间很小，因而弹头容积较大的三吋火箭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0年，当我还在海军部的时候，我们曾竭力主张使用三吋火箭。使用光电管，只要光线一变，例如遇到敌机的影子，就会产生一种脉冲。1940年2月，我们造出了一个模型，我把模型带到内阁去，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拿给同僚们看过。把一个火柴匣从引信旁边抛过去，就可以看到它的指示灯的闪光。聚集在内阁的大臣们，包括首相在内，都对此大感兴趣。不过，从模拟的模型到完备地大量生产无线电信号机，还有一段漫长的历程。我们努力生产所谓的光电引信，可是在这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当我们能够大量生产时，我们的危险和敌人占上风的时刻已经暂时过去了。

1941年又试图设计一种类似的近炸引信，使用一架极小的雷达装置，当火箭接近飞机时就使弹头爆炸。在英国，初步的试验曾获得成功。我们把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告诉了美国人，他们不但完全制造成

功，而且大大缩小了它的体积，不仅能将全部装置放在火箭的头部，而且能放在炮弹的头部。美国制造的这种"近炸引信"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曾大量应用，对付德国在1944年用来袭击我们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V1）

以及在太平洋上对付日本的飞机，都证明十分有效。

※　　※　　※

"巫术战"的最后阶段，当然是发展和发明我们反攻德国所需要的雷达。这些发展和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防御努力中得出来的。它们所起的作用将在以后几卷中叙述。到1940年9月，我们还要忍受将近九个月的轰炸和苦难之后，形势才开始好转。可以这样说：当前，我们一方面在同眼前的危险进行富有成果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密切注视着可能出现转机的未来。

大不列颠的防空

1940--1941年的扩展

1940年7月　　1940年12月　　1941年5月

重型高射炮

总数：1，200　　总数：1，450　　总数：1，687

包括：4．5吋 355　　固定式 1，040　　固定式 1，247

3．7吋　　移动式 410　　移动式 440

固定式 313

3．7吋

移动式 306

3吋 226

轻型高射炮

总数：587 总致：650 总数：790

包括：

"双管自动"式273

3吋136

（适合低空射击）

20公分西班牙式38

炮弹重2磅的炮140
火箭炮队
无　　无　　总数：约40
探照灯
总数：3，932总数：4，500以上
（未全部配置兵员）人力
总数：157，319人　　总数：269，000人　　总数：312，500人
内有妇女6，000　　内有妇女6，500
人（炮队3，700　　人（炮队3，人（炮
人，司令部和行政队　　3，500人司令
管理2，300人）　　部和行政管理3，
000人）

第二十章　美国驱逐舰和西印度群岛的基地

我要求五十艘美国驱逐舰--洛西恩勋爵所起的作用--我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报--我们愿意把西印度群岛的基地租借与美国--我反对就舰队问题进行讨价还价--8月15日再电总统--总统的声明--我8月20日在议会的演说--8月22日致总统的电报--8月25日再电总统--8月27日再电总统--我们最后的建议--我就英国舰队提出的保证--9月5日对议会的讲话。

前已叙及，我在就任首相之后，于5月15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封电报中曾要求："借用你们四十或五十艘较旧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服役之前的差缺。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参加进来，又用一百艘潜艇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在意大利对我们宣战以后，我在6月11日的电报中再次谈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不过的，就是要把你们已经重新装备好的三十或四十艘旧驱逐舰拿到手。我们可以很快地给它们装上我们的潜艇探测器。……今后的六个月是最关重要的。"到7月底，我们已经单独作战，并开始进行决定命运的空战，鉴于空战之后敌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我重新提出我的要求。我充分了解总统的好意和他的困难，因此，我在每次电报中都使用坦率的辞句，竭力向他说明，如果英国一旦崩溃、希特勒称霸欧洲，掌握了欧洲所有的造船厂和海军，则美国将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

※　　※　　※

在关于此事的商讨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6月间发出的电报，由于强调了如果敌人登陆成功并征服英伦，将给美国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美国的高级官员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华盛顿要求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绝不将英国舰队交与德国。我们当然准备以最庄严的方式提出这种保证。既然我们已准备牺牲，我们就不怕提出保证。然而，在这敌人即将登陆的前夕和空战最激烈的时刻，我不愿意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曾经设想过这类万一发生的事情并从而得到鼓舞。何况到8月底，我们的处境已大为改善。全部正规军都已重新整编，相当大规模地重新装备了。国民自卫军积极投入活动。我们使德

国空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只是保卫我们自己的目的。在6月和7月间使我对抵御敌人入侵具有信心的那些论据，到9月以前就倍加使人信服了。

※　　※　　※

这时，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位才能卓越而且颇有影响的大使。从1919年劳合·乔治执政的年代起，甚至在这以前，我就认识菲利普·克尔了，他现在已经继承爵位，成为洛西恩侯爵。从凡尔赛到慕尼黑，以至最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往往是意见不同。随着事态演变日益紧张，洛西恩不仅对局势有了广泛的理解，而且眼光十分深远。当法国崩溃时，我曾拍给总统几封电报，谈到如果英国被敌人入侵并被征服，英国舰队可能遭遇的命运，洛西恩侯爵曾仔细推敲我这几封电报的严重涵义。他促请华盛顿的首脑们重视此事，他们大为震动，不仅同情英国及其事业，而更重要的，当然是关心美国的生存和安全。

洛西恩对于6月4日我在下院演说的最后一段话感到耽心，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永不投降，即使我们这岛屿或这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而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并解放这个旧世界。"他认为这些话会鼓励"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即便英国被征服，它的舰队也会横渡大西洋开到他们那边去"。读者知道我在幕后使用的辞句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我曾对外交大臣和这位大使说明了我们的立场。

首相致洛西恩勋爵 1940年6月9日

我演说中的最后一段话当然主要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说的，对他们来说，一想到两个大陆的战争和持久的战争，在目前就是很不愉快的；这段话也是对自治领说的，我们是他们的信托人。虽然如此，我心里一直记着你的话，并曾在致总统和麦肯齐·金的几封电报中提到你的观点。如果大不列颠沦陷，一个亲德的政府交出英国舰队，就可从德国取得远为宽大的条件，从而使德国和日本成为新世界的主人。英王陛下目前的顾问们决不会做这种怯懦的事，可是如果成立一个吉斯林式的傀儡政府，他们肯定要这样做，而且，也许他们也只能这样

做，总统应该清楚这一点。你应把这个意思转达总统，以便打消美国自以为得计的念头，以为照他们现在的政策，可以捡到大英帝国的残余。恰恰相反，他们所冒的危险十分可怕，他们的海军力量将被敌人的海军完全压倒。而且，使美国为敌人所感到畏惧的岛屿和海军基地，也一定会被纳粹夺去。如果我们失败，希特勒就可获得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大好机会。

我希望以上各点将有助于你和人们商谈。

过了一个月，依然毫无结果。随后，这位大使拍来一封令人鼓舞的电报。他（7月5--6日）说，美国具有远见的人士终于开始感觉到，如果战事对我不利而他们仍旧保持中立的话，他们就有完全失去英国舰队之虞，然而，除非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舰队或其残部在大不列颠战败时将开往大西洋对岸，否则，要使美国的公众舆论考虑让我们获得美国的驱逐舰，是极端困难的。

在7月底，我在许多方面同时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因此又重新提起这件事情。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7月31日

自从我上次冒昧以个人名义给你拍发电报以来，已经有一些时候了，其间曾发生许许多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现在已经到了极急迫的时候，请你让我们获得我们以前所要求的驱逐舰、汽艇和飞艇。德军已占领法国全部海岸，他们从那里可以派出潜艇和俯冲轰炸机袭击我们的商船和粮食运输船只，此外，我们的海军还须经常准备击退可能从英吉利海峡来的进攻，还要应付从挪威向爱尔兰、冰岛、谢特兰群岛和法罗群岛的袭击。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控制地中海的出口，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控制整个这个内海，从而制止战火严重地波及非洲。

我们已经在建造大批的驱逐舰和驱潜舰，不过在今后三四个月里，我们的舰只是不够的，这一点我在上次电报中已经告诉你了。近来敌人的空袭使我们的船只遭受重要的损失。

最近十天来，我们被炸沉了以下几艘驱逐舰："布拉曾"号、"科德林吞"号、"第莱特"号、"鹪鹩"号，还有这几艘被炸伤："猎犬"号、"朔风"号、"光辉"号、"格里芬"号、"蒙特罗斯"号、"沃波尔"号、"怀特西德"号，共计十一艘。这一切竟发生在敌人企图登陆以前！驱逐舰很容

易遭受敌机的轰炸，但是它们又必须在遭受空袭的地区巡航，以防止来自海上的袭击。我们不能长期经受目前这样的损失，如果我们得不到强有力的增援，则战争便将由于这个次要的而且是容易弥补的因素而遭到失败。

我已将我们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奉告，我深信，现在你已洞悉我们的情形，一定会竭尽所能，立即给我们送来五十或六十艘你们最旧的驱逐舰。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以便在西部航道上用来对付潜艇，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比较新的和炮火较好的舰只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抵抗敌人的入侵。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你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1941年我们就将造出大批的舰只，可是远在1941年以前，危机就要来临。我知道你将充分运用你的权力，不过我觉得我有资格并有义务向你陈明局势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如果给了驱逐舰，则非常有用的汽艇和飞艇也请随之给予我们。

我开始感觉到，如果我们能渡过今后的三四个月，则战争的前途就非常有望。空战情况良好。我们已击败了敌人的空袭并对德国进行轰炸，给希特勒以沉重的打击。不过，敌人的空袭使我们驱逐舰的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无法保护横渡大西洋的粮食运输和来往商船的航线。

今晚，最近一批步枪、大炮和弹药的运输船队即将到达。

专车正在等待将武器运送给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他们如不大量杀伤敌人是决不会放下这些武器的。我深信，由于你十分了解海上的情况，你将不会让我们因为缺少这些驱逐舰而难以渡过战争的难关。

三天以后，我致电我们的大使：

1940年8月3日

第二个办法，即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不言而喻，这将会使我们能够立即获得驱逐舰和飞艇。你应当让诺克斯上校和其他的人知道，我们赞同这样的要求。……

正如你所说的，要紧的是迅速解决。现在正是我们急需驱逐舰的时候。一到我们的手里，大约十天的工夫就能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

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们也应当预备一些潜艇探测器交给美国海军，帮助他们安装并讲解如何操作。希即本着这些原则火速进行。

在华盛顿进行了深入而又令人焦灼不安的商谈，8月的第一周，美国通过洛西恩勋爵向我们提出：用停泊在东部海岸各海军船坞中的五十艘经过修理的旧驱逐舰交换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一系列基地，另外再加上百慕大的基地。当然，这些舰只既陈旧而且效能又低，而美国从享有这些海岛基地的使用权所得到的战略上的安全则是永久的，所以两者之间的真正的价值当然是难以比较的，但是入侵的威胁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对大量舰只的需要，使我们刻不容缓地需要获得美国的驱逐舰。再说，这些海岛只是对美国才有战略价值。从前，它们是从欧洲或是从英国进攻美洲的跳板。现在，由于空军的威力，它们对于美国的安全更加重要，因而必须掌握在友好国家或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在目前开始为英国的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战争中，友好国家很可能掌握不住这些岛屿。正如我一向认为的，英国的生存与美国的生存是分不开的，在我和我的同僚们看来，将这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实际上是很有利的。因此，我没有以任何英国的狭隘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其意义比我们对于驱逐舰的需要或美国对于基地的需要更重大。美国将五十艘驱逐舰移交英国，这就肯定构成一种非中立的行为。按所有历史上的种种标准来说，德国政府就有理由对美国宣战。德国用这种简单办法解决重重困难，据总统判断，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我认为德国人根本不会这么做。希特勒对付敌手的办法是各个击破，这样才符合他的利益。他最不希望在结束对英国的战争之前卷入对美国的战争。然而，在1940年8月将驱逐舰交给英国，这件事本身就肯定会使美国更接近英国，同时更接近战争，这是在大西洋愈来愈多的一系列非中立行为中的第一个非中立行为，它对于我们极端有利。它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虽然希特勒敢怒而不敢言，但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举世都了解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

由于这一切理由，战时内阁和议会便批准了我们租借基地换取驱逐舰的政策，只要我们能说服西印度群岛各有关政府为了帝国而接受这种对他们的生活说来是一种重大的牺牲和烦恼的事情就行。8月6

日，洛西恩拍来电报说，总统切望就英国舰队将来的归趋立即得到答复。他希望得到这样的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绝不投降，也决不凿沉。据说，在驱逐舰问题上，这是对美国国会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他认为，完成立法程序的希望，正在稳步增长。

我向外交大臣表示了我个人的感触：

1940年8月7日

我认为事态十分清楚。我们没有使英国舰队投降或自行凿沉的意思。的确，这样的命运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部的头上。我国不能容忍任何关于本土万一被占领我们将何以处之的讨论。在入侵的前夕，这一类的讨论也许会有害于目前如此高昂的群众情绪。此外，我们绝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让美国政府到时可以这么说："根据我们把驱逐舰给你们的时候达成的谅解或协议，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你们把舰队开到大西洋这边来的时候了。"

我们应当拒绝发表任何像他们提出的那种声明，把这项交易仅仅限于殖民地的租借。

这时，我给洛西恩发去一封电报：

1940年8月7日

我们急需那五十或六十艘驱逐舰，希望能够到手。在今后的三四个月中，美国用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如此有效地帮助我们。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十分愿意将西印度群岛的海、空军基地设施无限期地租借给美国，这种无偿的租借的基础，是大不列颠和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双方必然的共同利益。因此，如果诺克斯上校提出这种性质或类似这种性质的建议，并随之立即把上述驱逐舰交与我们，我们将欣然接受。但是，此事同任何有关英国舰队将来归趋的磋商或声明毫无关系。显然，我们不可能就这一问题发表任何声明，也不同意他们发表任何声明。在我给你的密电和致总统的电报中，我曾一再提醒：如果敌人对大不列颠的入侵获得成功，英国吉斯林式的政府成立，并为战后残存的居民争取尽可能优渥的条件，美国将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你绝不可缩小这种严重性。

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焦虑不安是有理由的，我们无意减轻他们这种不安的心情。况且，就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不愿把英国的崩溃作为实际讨论的题目。几星期以前我就告诉过你，没有正当理由讨论任何有关英国舰队转移到美国或加拿大海岸的问题。我甚至不许可任何参谋人员谈论这一问题，更不许可进行任何技术上的准备，就是作一个计划，也是不许可的。

尤其重要的是，你应该认识到，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了获得驱逐舰或类似驱逐舰的东西而发表这种声明。请你立即表明这一点：我们绝不同意就我们全部的行动自由作最轻微的让步，也不容许发表任何这类失败主义的声明，因为这样做，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虽然我在6月4日的演说中曾认为，最好是让德国人认识到无限期海战的前景，可是我们不容任何中立的友邦也来谈论这一事情。当然，如果美国参战而成为一个盟国，我们就要同他们共同作战，并在这场最后将彻底击败敌人的战争中，在任何时候都将主动提出并和他们协商如何采取最妥善的部署。你在同总统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曾预见到这一点，当时你说，你敢断言，除非美国实际上成为战争中的盟国，我们绝不把英国舰队的任何一部分送到大西洋对岸。

我对总统发出如下的电报：

1940年8月15日

我无需告诉你，当我接到你的电报时是如何地感到欣慰，如何感激你为了给予我们一切可能的援助而作的不懈的努力。我确信，你将就力所能及给我们送来一切，因为你深知，你能让与我们的每一艘驱逐舰的价值都是难以衡量的。可是我们也需要你所提到的摩托鱼雷艇，以及尽可能多的飞艇和步枪。我们有一百万人在等待着步枪。

在这危急的时刻，你的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这些新的援助，在道义上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无限感激。

你认为有助于你向国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斡旋的几点，我们都能照办，不过，我深信，如果我说，必须保证决不延误地让我们获得舰只和飞艇，我们才愿意这样做，你也不会对我有所误解。关于就英国舰队提出保证的问题，我当然准备向你重申我6月4日在议会的讲话。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

生一种印象，认为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并非不可能的，那么，这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有害的，从你们的观点看来也可能是有害的。我们人民的情绪十分高昂。他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上周的激烈空战也理所当然地大大加强了他们对战事的信心。关于海、空军基地问题，我欣然同意你提出的租借九十九年的办法，对我们来说，这比采取购买的办法更容易接受。我相信，一旦在我们之间就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就可以对调整细节的问题从容地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就纽芬兰的基地问题同纽芬兰和加拿大政府进行磋商，那些地方对加拿大也有利害关系。我们将立即征求他们的同意。

总统先生，请容许我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和鼓励，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洛西恩认为这封回电的措辞恰到好处，他说，目前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总统可以不经立法程序就能让与这五十艘驱逐舰。这还不能肯定，不过，他认为，我们应当立即把英国驱逐舰的水兵派到哈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去。如果美国驱逐舰准备停当而没有英国水兵把它们开过大西洋的话，这将在美国造成极坏的印象。而且，当我们的水兵已经等待，这件事本身就有助于使美国国会感到情况紧急。

8月16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关于为保卫西半球--尤其是巴拿马运河--而获得海、空军基地问题，美国政府正在同大英帝国政府磋商。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同加拿大政府就西半球的防御问题进行商谈。"

总统接着声称，美国将给予大不列颠某种东西作为交换，不过他还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曾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关于空军基地的谈判，同驱逐舰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他说，驱逐舰不包括在将来的安排中。

※　　※　　※

总统因为要充分考虑美国国会和海军当局的意见，所以当然要竭力对他的国人说明这笔交易非常有利：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舰队，便可在这危急时刻换取无限的安全。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样说法却不怎么合适。把这些有多年历史的领土的任何部分租借出去，这个想法在议会和政府中必将引起很大的愤慨；如果对英国人说这纯粹是一场交易：用英国的领土交换五十艘驱逐舰，那肯

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的。因此，我就设法把这一笔交易放在最高的水平上来衡量，的确应当如此，因为它体现并保持了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

在总统的同意下，我于8月20日将这一问题提交议会，我当时讲的话，也许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意义：

不久前，我们获悉，美国也在耽心他们大西洋海岸的海、空防御，最近，罗斯福总统曾明确表示，他愿意同我们和加拿大自治领与纽芬兰商谈有关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发展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设施问题。当然，此中并没有任何转移主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未提过--也没有不经各有关殖民地的同意或违反其意愿而采取任何行动的问题，不过，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英王陛下政府衷心愿意在租借九十九年的基础上将防御设施移交给美国，我们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好处并不少于对他们的好处，而且还符合殖民地本身以及加拿大和纽芬兰的利益。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义，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耽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么做。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到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1940年8月22日

1．我对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胜感激。在我们之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如合同、讨价还价或售卖这一类事情。我们在内阁会议中决定向你提供大西洋沿岸的海、空军设施，完全不以你的驱逐舰和其他援助为条件，这是事实。据我们的看法，我们是患难中的两个朋友，彼此应竭尽所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情愿提供上述设施，不要任何代价，如果你明天发现碍难移交驱逐舰等，我们的提议仍然有效，因为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双方都有裨益的事。

2．在我们来往的信件中现在提出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认你运交给我们的军火是用来偿付上述海、空军设施的，我认为这很不妥当，甚至是很危险的。一旦接受了这种概念，双方的人民就要对所给与的和所取得的斤斤计较。他们将在货币的基础上计算这些军火的价值，把它

们这些军事设施的价值相比较，有的人可能认为值得，有的人则可能认为不值得。

3．另外，总统先生，正如你所熟知的，每一个岛屿和每一个地点都各有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如果那里只有一个港口或一个据点，那应如何划分，如何分享它的利益呢？在这种场合，我们愿意向你提出我们认为对双方都最有利的建议，而不斤斤计较，争论得失。

4．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要以我们所有一切能使你们获得安全的设施，使你在大西洋彼岸感到安全；当然，假如你投入资金加以大规模的发展，你必须获得长期租借的实际保证。

因此，目前不论是关于此事，还是关于舰队的前途，我都情愿停留于我昨天在议会所作的概括的声明上。这样，如果你将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更详细地列举，我们将立刻告诉你，你们哪些能够办到，然后由我们的专家作出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必要的安排。另一方面，关于你认为可以给与我们的军火援助等，我们完全听凭你的裁决和美国人民的意见。这完全是美国方面根据他们对这一世界战争的看法，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与这一战争的关系以及这一战争所要维护的事业，而自行决定的事情。

5．虽然这几天来空袭已见减少，我们的力量在许多方面日渐增长，但是我认为那个歹徒还没有把拳头完全伸出来。在我们现在通向海洋的唯一的定期航线--西北航道上，大批商船遭受损失，因此，如果你的五十艘驱逐舰能立即到来，将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这时，洛西恩来电说，萨默·韦尔斯先生曾告诉他，由于总统在宪法上所处的地位，他"绝不可能"把这些驱逐舰当作出于自愿的礼物送来，而只能把它们当作给英国的"交换条件"。根据现行的法律，无论是海军参谋长或是海军总部都不能提出证明，说这些舰只对国防无关重要，而没有这种证明，除非用一种能经他们证明是有助于美国安全的具体措施来换取，便不能合法地转移。总统曾设法另觅途径，但是没有其他途径可寻。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1940年8月25日

1．我充分了解，由于你在法律上和宪法上所遇到的困难，你希望订立一项体现在书面上的正式合同，但是我谨冒昧向你陈述，我预料这种程序将要遇到何种困难，甚至遇到何种危险。为了获得我们明确

提出的那份单子上所开的我们极端急需的工具，我们接到你的要求，把"根据美国的判断而提出的"从纽芬兰至英属圭亚那的一切岛屿和地区不加限制地让与美国使用。如果我们不能答应你的专家们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岂不是要被指责为破坏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代价的合同吗？你所承担的义务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则是无限的。虽然我们对这些驱逐舰非常需要，但是却不愿意为了获得它们就甘冒与美国发生误会的危险，或者与美国进行严重的争论。如果要把此事在合同上写明，则必须使双方的义务分明，对我方义务的规定，必须比以前更加明确，但是，这样一来就要耽搁一些时间。

正如我层次指出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驱逐舰，主要是为了弥补从现在到我们新造舰只到达英国前这段期间的舰只差缺数，这些新舰只，我在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了。我们新造舰只的数目相当多，比如说，到2月底我们就将验收二十艘驱逐舰和新中型驱逐舰、六十艘适于在海军中追击潜艇的轻型驱潜快艇、三十七艘摩托鱼雷艇、二十五艘摩托反潜艇、一百零四只"费尔迈"式木制反潜巡逻艇、二十九只七十二呎长的汽艇。在其后的六个月中，将有更大一批舰只竣工。正是在这从9月起到2月底止这批新舰只正在建造，即将下水的期间，你那五十艘驱逐舰才是无价之宝。这批驱逐舰到手，我们就可以减少西北航道上船只的损失，也可以在地中海对墨索里尼采取更强硬的方针，因此，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为了渡过这一舰只短缺的阶段，就开出一张可随意使用我们在大西洋的全部属地的空白支票，却是使不得的；在此期间，虽然会有更多的危险和灾难，我们却希望无论如何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这里已经将我们的困难十分坦率地说明了，我想你一定会理解的。

2．下面的程序不知是否可行？我立刻提出某些相当明确划定的设施，借以表明我们打算让与的范围，双方的专家可以就这些设施或另外有所增减的设施进行商谈，而我们对我们所能让与的设施保留最后的决定权。这一切我们完全放手去做，至于美国人民是否愿对我们助一臂之力，则全任他们的慷慨和好意了。不过，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向你提供可靠而有效的设施来保护你的大西洋海岸，并在你需要的时候即时交到你的手里。我已指示海军部和空军部初步拟出我们准备提供的设施，并给你的专家留有另外选择的余地。我建议在三两

天内把我们的初步意见给你送上，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公布。这样便不会发生争执，而美国人民也会对我们更为热情，因为他们将看出，我们是为了全世界的正义而战，对他们的安全和利益也是不胜关切的。

3．如果根据你们的法律规定或者出于海军的要求，你打算给予我的援助必须作为是给英国的"交换条件"，那我就看不出英国政府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了。难道你不能说，除非美国以某种方式报答，使海军把取自和给予英国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你就认为不便接受我们这份美好的献礼吗?

4．深知你一向是我们的好友，我对你不辞辛苦的努力不胜感激；给你增加的负担，深为抱歉。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1940年8月27日

1．洛西恩勋爵已将你们想得到的设施大致电告。我们的海军和空军专家从你们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以后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他们还认为，安提瓜可以作为飞艇基地用。我们也欢迎你们使用安提瓜。我们既定的政策，是使美国在它的大西洋沿岸"万无一失"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这句话是谁说的，你也许还记得。①

①1917年威尔逊总统说的。

2．我们已经准备立刻根据这种方针向你提出一项积极的建议。这当然应就细节问题立刻进行磋商，但是由于我在前封电报中申明的理由，如果发生分歧，我们是不喜欢用仲裁的办法解决的，因为，作为赠与者，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给予的设施的总的范围对礼物的内容保留最后的决定权，并且始终是按这样的谅解行事，即：我们将竭尽所能，满足美国的希望。

3．对于洛西恩勋爵起草的致国务卿的两封信，我完全同意。我们不同意发表第二封信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认为将来把舰队投降，或者把舰队或残余舰只自行凿沉的，更可能是德国政府。正如你所知道的，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过经验了。你会记得，我在几个月以前拍给你的一封私人电报中曾经提到，我们认为，这种事情是懦夫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看法。

4．在我们向你们提供了设施以后，如果你认为可以把以前提到的"工具"①或你认为适当的其他东西给我们，此事就可以解释为：不

是补偿或照顾我们，而是承认我们为美国的安全尽了力。

①也是威尔逊说的。

5．总统先生，鉴于墨索里尼最近对希腊的威胁，此事就尤其紧迫了。如果我们以远大的目光和崇高的善意来办理此事，我们现在还可以挽救这个古老的小国，免遭敌人的侵略和征服。就连未来的四十八小时也是很重要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27日

如果以我们的名义将洛西恩勋爵转达的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向公众公布，现在就必须用第一人称。比如："英王陛下政府对美国总统提出了如下的拟议：'我们怀着友谊和善意准备立刻会见你们的代表，研究在下列岛屿上提供有效的海、空军基地问题。'"等等。

请根据这种精神给我拟一份草稿，以便我能口授一封电报。务必在今天上午将草稿送来。

接着，就拟定电报如下：

英王陛下政府向美国总统提出了下列拟议：

我们怀着友谊和善意，准备立刻会见你们的代表，商讨在下列各地建立租期九十九年的海、空军基地问题。这些地方是：

纽芬兰安提瓜

百慕大圣卢西亚

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

牙买加英属圭亚那

细节问题，以后商定……

同时，我建议发表时用下述电文--美国总统为了要我提出他所希望的保证而拍给我的电报原文。

据悉，大不列颠首相曾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三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将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他地方。

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总统采用了这篇电文，于是我向他发出了以下事先经过双方同意的答复。

总统先生，你询问，我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方针"。当然是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这样，一切问题便令人愉快地迎刃而解了，9月5日，我用谨慎的措辞正式通知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

当我上次在议会讲话时，即已料到英美两国之间将进行一桩重大的事情，现在此事已经完成。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完成，使英、美两国的人民都普遍感到满意，也使我们全世界的朋友感到鼓舞。试图深入玩味来往的官方照会，以致于超过文件字面上的含意，那是错误的。我们进行的这种交换纯粹是两个友好国家之间本着信任、同情和好意的精神互相支援的措施。这些措施结合而成为一个正式的协议。必须完全按照这些措施所体现的这种意义来理解。只有非常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把驱逐舰交给英国，起码是违反了国际法，或者起码是影响了美国的非交战状态。

我相信，希特勒先生不会喜欢这次驱逐舰的让与，而且我也相信，他一旦抓住机会，就会向美国发泄怨气，所以我很高兴看到美国的海、陆、空军前线已经沿一条宽阔的弧线伸展到大西洋，使他们可以在远离其本土几百哩以外的地方扼制危险。海军部也曾对我们表示，他们切盼获得这五十艘驱逐舰，使他们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这舰只缺少的时期，我过去曾在本院讲过，在我们的战时计划中的大批新造舰只可供使用之前，是不可避免地有这么一段舰只缺少的时期的。

我想议会已认识到，我们明年在海上的力量将比现在强大得多，即便是现在，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应付目前的任务。

应当毫不迟延地把美国的驱逐舰编入现役舰队；实际上，英国水兵已经在各移交港口等待。你们可以称之为有准备的巧合。目前，我对整个这件事情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要说的了。

现在不是玩弄辞令的时候，但是，请允许我郑重向本议会进一忠言：当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时，就最好听其自然，不再究问。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五十艘美国驱逐舰。我们把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划定的海、空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为期九十九年。第三，我以向总统提出保证的形式重申我关于英国舰队决不凿沉或投降的诺言。我把这一切看作是平行的授受，是根据它们的功用而不是根据它们的价格进行的善意行为。总统觉得，把它们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提到国会，比较容易得到批准。我们彼此都不矛盾，两个国家都感觉满意。此事在欧洲发生的影响至为深远。

第二十一章　埃及与中东

1940年6月--7月--8月墨索里尼准备侵袭埃及--我们心悬两地的忧虑--意大利在北非的兵力--向埃及边境集结军队--一串珠子--我们的掩护部队掌握主动--我抱怨分散兵力--肯尼亚前线--巴勒斯坦--地中海的捷径--运输坦克必须绕道好望角--从海上切断意大利海岸公路的计划--内阁的中东委员会--韦维尔将军回国会商--同他进行严肃而紧张的讨论--8月16日的指示--尼罗河兵团的集合--该兵团使用的战术--索马里插曲--一次苦恼的挫折--意大利向阿尔巴尼亚增兵--我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报告总的形势。

由于法国退出战争以及英国在本土正在作着生死存亡的斗争，墨索里尼可能以为他控制地中海和重建古罗马帝国的美梦即将实现。他既然用不着防御在突尼斯的法国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加强他为进攻埃及而集结的大军。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于英伦三岛的命运，注视着入侵德军的集结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这些当然是我们首先关心的事情。许多国家认为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们的朋友们钦佩我们的沉着和坚定的态度，但是认为这种态度所依据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虽然如此，战时内阁仍决意把能够从本土决定性的战斗中节省出来的一切人力、物力用于防御所有进攻埃及的敌人。海军部宣称，由于空袭的危险，甚至连军事运输船队也不能通过地中海，于是使局面更加困难。所有的舰只必须绕航好望角。这样一来，便很可能有害于不列颠之战而又无补于埃及之战。奇怪的是，当时每一个有关人员都表现得十分镇定和愉快，可是事后撰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时却感到毛骨悚然。

※　　※　　※

当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宣战时，英国情报机构估计--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意大利除了在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驻兵以外，还有二十一万五千人驻在北非沿岸各省。分布如下：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有六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在昔兰尼加有两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此外，边防部队相当于三个师，共计十五个师。英国在埃及的兵力计有：第七装甲师，第四印度师的三分之二，

新西兰师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十四个英国营和两个皇家炮兵团（尚未编入更高级的编制单位），共约五万人。防守西部边境和保持埃及内部安全的兵力，都要由上述单位中抽调，因此，我们在战场上是以寡敌众，而且意大利的飞机也远远比我们的飞机多。

在七八月间，意大利在许多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由卡萨拉方面来的威胁向西面的喀土穆伸展。惊惶的情绪弥漫于肯尼亚，深恐意大利远征军从阿比西尼亚向南进军四百哩朝塔纳河和内罗毕推进。大批的意大利军队进入英属索马里，但是，所有这些忧虑，和意大利对埃及的侵袭比较起来，都是极微小的，很显然，意大利正在最大的规模上准备侵入埃及。

不久前，墨索里尼曾不间断地向东面的埃及调派军队。甚至在战前，就沿海岸修筑了一条宽阔的公路，从的黎波里的主要基地起，通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到埃及的边境。好几个月以来，沿着这条公路的军运十分频繁。在班加西、德尔纳、托卜鲁克、巴迪亚和苏卢姆逐渐建起了军火库，军火装得满满的。这条公路长达一千多哩，沿路都有意大利兵营和供应站，活像是一串珠子。

在这条公路靠近埃及边境的一端，意大利不动声色地慢慢集结和部署了一支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人的军队。在这支军队的前面闪耀着争夺的目标--埃及。在它的后面伸展着返回的黎波里的漫长的公路；再后面就是大海！这支经年累月逐渐聚集起来的军队，如果能继续向东推进，战胜所有企图拦路的军队，则它的命运将非常光明。如果它能取得三角洲的肥沃地带，就用不着再循那条漫长的原路回去了。另一方面，如果恶运降临，则能够生还的恐怕为数无几。

到了秋季，野战军和沿海岸一系列庞大供应站中的意大利人，至少有三十万；如果要向西撤退，即便不受我们的干扰，也只能逐步地、零零星星地撤。这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在埃及边境上的战争失利，如果前线崩溃，如果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那就只有全军覆没，或者战死，或者成为我们的俘虏，但是，在1940年7月，还不知在这场角逐中谁占上风。

那时，我们最前方的防御据点是在马特鲁港的兵站基点。

那里向西有一条很好的公路通西迪马拉尼，但是，由此到苏卢姆的边境，却没有一条能够维持在边境附近长期驻扎大量兵力的公路。

由我们一些最精锐的正规军组成了一支小的机械化掩护部队，包括第七轻骑兵团（配备轻坦克）、第十一轻骑兵团（配备装甲车），和第六十来福枪旅的两个汽车营和一个来福枪旅以及皇家摩托化骑炮兵的两个团。已经下令，战争一爆发，他们就马上进攻意方边境上的前哨据点，因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第十一轻骑兵团就越过了边境，出其不意地袭击尚未听到宣战消息的意军，并俘虏了一些意军。次夜，6月12日，他们也获得了同样的胜利；6月14日，他们和第七轻骑兵团以及第六十来福枪旅的一个连，攻陷了卡普措和马达累纳边境上的碉堡，并且俘虏意军二百二十名。16日，他们又深入袭击，击毁了十二辆坦克，截击了托卜鲁克-巴迪亚公路上的运输队，并俘虏了一名将军。

在这场规模虽小但颇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军队认为，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且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即将成为沙漠的主人。在他们未遇到敌人的大部队或设防据点以前，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并且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当双方大军相遇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方只占有他们眼下占领或休息的地方，而另一方则控制所有其余的地方。我在波尔战争中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在那里，除了我们兵营和宿营地火力网范围以内的弹丸之地以外，我们一寸地盘也没有，而波尔人则到处驰骋，爱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时，敌人从西方调来的兵力日益增加，到7月中旬，他们已经用两个师再加上另两个师的部分兵力恢复了他们的边界线。在8月初，我们的掩护部队由第七装甲师中的支援部队接替，包括第三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第六十来福枪旅的第一团、第二来福枪旅、第十一轻骑兵团、第六皇家坦克营的一个分队和皇家骑炮兵的两个机械化炮兵中队，其中一个中队配备了反坦克炮。这一支小小的军队分布在一条长达六十哩的战线上，继续打击敌人，取得愈来愈大的战果。在战争的头三个月，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到三千五百名，其中有七百人成了我们的战俘，我们方面的损失只有一百五十余人。这样，在意大利对大英帝国宣战的第一阶段，战事一开始就有利于我方。

※　　※　　※

以韦维尔将军为首的中东司令部建议，在马特鲁港的要塞阵地附近等待意大利的袭击。在我们能集结一个兵团以前，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于是我提出了下列任务：第一，尽量集结最大的兵力来对付意大利侵略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在其他许多地方甘冒风险。我对于军事当局容许兵力分散感到痛心。当然应该在喀土穆和青尼罗河加强兵力，防御意大利占领下的阿比西尼亚边境，但是，把二万五千人--包括南非联邦旅和两旅精锐的西非军队--闲置在肯尼亚，意义安在呢？1907年末，我曾在塔纳河以北的某些地方旅行过。这是一片风景宜人的原野，但是食物不足。认为意大利打算用一万五千到两万名远征军携带着大炮和现代化的装备，跋涉四五百哩到达内罗毕，这种想法看来可笑。在肯尼亚前线的后面有乌干达的宽轨铁路。我们已经控制了大海，并且可以借海运和铁路来往调动军队，这种便利不是敌人借陆路运输所能比拟的。鉴于我们在交通上所占的优势，尽量靠近内罗毕和宽轨铁路与意大利远征军作战，对我们是有利的。

因此，那里并不需要大量的军队。更需要这些军队的地方是埃及三角洲。我的意见得到某些实现，不过是和处处设防这一模糊的观念进行了一番长期的剧烈斗争之后才取得的。

我曾竭力设法从新加坡抽调军队，并且将已经开到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师首先调到印度受训，然后再派往西非沙漠地带。巴勒斯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有许多精锐的部队散布在巴勒斯坦：一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旅和我们自己精锐的义勇骑兵师，全部配备或即将配备装甲车辆；还有近卫骑兵，他们仍旧骑马，不过渴望拥有现代化武器；此外，还有大批行政人员。我打算把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武装起来，只要他们有适当的武器就会对一切进犯者作顽强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我心中系念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与虚弱的意大利人和严重的空中威胁进行斗争，保证地中海的自由通航，从而使马耳他岛能固若金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使军用运输船队，特别是运输坦克和大炮的船只，可以取道地中海，而不必绕航好望角。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值得冒许多风险。把一个师从英国绕道好望角送到埃及，这一师人在三个月内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参加战争，但是，这三个月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何况我们拥有的师数也很

少。最后，还有我们这个岛，目前正处在直接入侵的威胁之下。我们究竟能从我们的本土和总根据地抽调多少兵力去保卫中东呢?

※　　※　　※

正如在我的电报和备忘录中所表明的，从1940年7月开始，我就越来越系念中东的局势。那条沿海岸的长长的公路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一再想用轻装而强有力的军队从海上登陆，去把它切断。不过，那时我们当然没有适当的坦克登陆艇，然而我们应当能够设计一种供这一军事行动需要的工具。如果把这一行动与一场大战结合起来，当可分散敌人前线的兵力，对我们十分有利。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0日

请将下列事项提交参谋长委员会：

是否作好计划，从利比亚调派大军前往埃及边境，切断敌人基本上赖以运输各种供应品的沿海汽车路？仅用空袭或从海上轰击是不够的。不过，假如我们用几个精锐的旅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占据几个城镇或其他适当的据点，加上海军的支持，便可使敌人长期受到骚扰，要调很多部队来应付，他们一来，我们就走，再去袭击另外的地点。当然，这样一种行动，只有等到大部分敌军已开过了截击点以后，才能奏效。

也许沙漠本身就能为敌人提供自由运输供应品的便利。我怀疑是否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大利人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修筑这条长长的公路呢?

至于何以未能制订一个妥善的计划，我至今仍然不明白。

事实上，我们在中东或突尼斯的将领们从来未被说服去作此尝试，但是在1943年，巴顿将军在攻占西西里的战斗中，曾经成功地作了几次这种性质的迂回运动，并且得到明确的效果。直到1944年，我才终于能够在安齐奥①作一次这样的试验。当然，这一次的规模大得多；尽管登陆成功，却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决定性的效果。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①1944年，盟军企图突破意大利的坚强防线，占领罗马，曾在第勒尼安海岸安齐奥以北五十哩处登陆。--译者

※　　※　　※

我非常希望某些对战争富有经验而且对这一战场深深关怀的大臣们积极谈论中东的战局。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7月10日

我想，最好成立一个小型的大臣级常设委员会，包括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和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共同商讨中东战事的指挥（在这方面他们三人都有重大关系），并且告诉我，作为国防大臣应向内阁提出何种建议。请就此进行适当的安排。陆军大臣已同意担任主席。

艾登先生向该委员会报告了中东缺乏军队、装备和物资的情况，帝国参谋总长也同样感到不安。该委员会催促，将现在已经进驻埃及但实力远远不足的装甲师充分装备起来，并建议，一旦可以从国内抽调兵力，就尽早派去第二个装甲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这一结论，帝国总参谋长认为必须在国内危险逐渐减少而国外危险逐渐增加的情况下选定抽调兵力的时机。7月31日，艾登先生认为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可以从国内抽调一部分坦克，如果打算在9月底运达中东，就必须取道地中海运送这些坦克和其他装备。尽管德国进攻我本土的形势日益紧张，我仍然完全同意了所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也屡次向内阁提出了这一极其令人作难的抉择。

我对中东其他方面的事务也甚为关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23日

一万人的南非联邦旅在何处？它何以不参加中东的战争？

今天，我们已经同意，再以"旋风"式和其他新飞机增援南非空军。中东战役的配合情况如何？我最近命令成立的大臣级中东委员会作了些什么？目前既然打算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就更有必要用各种方法加紧和协同对意军在阿比西尼亚的阵地的进攻。务必将有关该地局势的报告送来，使我能在星期四早晨加以考虑。

我觉得迫切需要与韦维尔将军本人就利比亚沙漠地带急待解决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我以前还没有会见过这位杰出的、负有这么重大责任的军官，我要求陆军大臣，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请他回国，作一星期的商讨。他于8月8日到达，与参谋人员反复进行了讨论，并同我和艾登先生作了几次长谈。那时中东司令部的工作异乎寻常地掺杂着许多极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外交和行政等问题。我和我的同僚在一

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重重波折才领会到：要处理好供应的问题，就必须在一位总司令、一位国务大臣和一位殖民地行政长官之间分清他们各自在中东有哪些责任。我对韦维尔将军使用他拥有和支配的物资的大权虽不完全同意，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由他来掌握。我仰慕他的优秀品质，而且大家对他的信心也使我感动。

这几次商谈，不论是在口头上或在书面上都是严肃的。我像往常一样，把我的主张白纸黑字地用书面记下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韦维尔将军1940年8月10日

我非常感激你就埃及和索马里的形势向我作了详细的解说。我们还须对肯尼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情况进行商讨。我已提到你在肯尼亚拥有的那支很强大的军队，即：由六千白种南非人所组成的联邦旅，他们可能是目前仅有的适于在辽阔的原野上作战的优秀部队；还有人数肯定不少于两千的东非移民部队，他们已完全适应了那个地方的水土；历经重重困难从西海岸运来的两个西非旅也有六千人；另外至少还有两个英王的非洲来福枪旅；总共至少有两万人，或者还更多些。

在中东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事情的结果都将取决于亚历山大或苏伊士运河的战争的时候，为什么把他们都闲置在肯尼亚，在那里等着意大利从阿比西尼亚穿过重重困难的道路向南侵犯，或者让我们的军队也准备穿过那样困难的道路进攻阿比西尼亚，这样拖延时日呢?

当然，我不了解当地的确实情况，但是我认为，合理的部署是：用东非移民部队和英王的非洲来福枪旅驻守肯尼亚，牵制意军的南进。从海上运输军队总比意军取道陆地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始终可以出人意料地迅速增援。这一部署，可以使南非联邦旅和两个西非旅立刻转移到埃及三角洲，使你在决定性的战场在决定性的时刻获得极其宝贵的增援。如果不从一个战场到另一战场迅速地来回运输军队，制海权又有什么用处？我相信，我可以说服史末资将军批准南非联邦旅的这一调动。你或者可以在明晚将你对此事的见解见告，因为时间如此短促。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韦维尔将军1940年8月12日

1．我对于把南非联邦旅和西非旅放在肯尼亚颇不满意。

照现在的部署，这些部队在目前对埃及、喀土穆和索马里展开的紧急进攻中将起不了任何作用。当别处正在决一死战的时候，把大批

部队闲置不用，这种作法将永远被人认为是军事行动的致命伤。据说南非联邦旅没有受过训练，因而不能投入战斗，在尚未获得另外的情报以前，我不能承认这种论断。在战争爆发前，纳塔尔卡宾枪队比我们的英国本土防卫队所受的训练要好得多，而且他们好像是在宣战后才组织起来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认为南非联邦旅总的说来不如英国本土防卫队。无论如何，他们对付意大利人是足够好的。我已经在索取有关两者的组织和训练的详细材料。

2．我认为并没有适当地利用巴勒斯坦的大批部队。目前形势的关键有赖于武装犹太血统的殖民地人民，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自己的防务，以便在必要时只用很少量的英国军队在短期内担负巴勒斯坦的全部防务。应建议立即调用大部分驻军--包括义勇骑兵师。我不明白，迄今已在巴勒斯坦至少受了六个月训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何以只能抽调一个旅到埃及作战。他们在那里有多少人，他们的训练如何？这些人是花了很大的费用从澳大利亚运到巴勒斯坦，挑选为开往欧洲作战的第一批义勇军的。其中有许多人早已受过军事训练，况且在战争爆发后又训练了将近一年。如果由于我们对这支重要的军队支配不当，而只能有一个旅参加保卫埃及的决定性战斗，那将是莫大的耻辱！

3．毫无疑问，一定可以通过苏丹港把两个西非旅运往喀土穆。把来自各地的土著部队混杂在一起是一条高明的政策，因为可以用一伙人监督另一伙人遵守纪律。应立即将这两个旅派往苏丹，以便印度师到达后可立即用于埃及或索马里。如果只是为了用这两个旅驻守肯尼亚，那么，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它们调出西非。

4．请将肯尼亚境内到达兵役年龄的白种移民的统计数字见告。我们是否认为他们还没有组织任何地方部队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吗？如果还没有的话，那就越早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处境越好。除了那些移民和英王的非洲来福枪旅以外，眼下不应有任何部队留驻肯尼亚。为了增援埃及，我们不顾本土的危险和困难，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如不尽量利用当地的部队，那是难以令人同意的。

5．请将驻在埃及三角洲的两个英国师的详细情况见告。

在这一地区，单凭师的数目来考虑问题会引起错误的见解；也不能以还没有适当地装备齐全为口实而不使用这些优秀的正规部队。

6．至于说敌人的装甲部队和装甲车辆在沙漠上也能像在沿岸公路上那样行动自如，我们当然要进一步研究。这可能是说有履带的车辆，不过，如果硬要用这种车辆在多石的、疏松的沙漠上长途行驶，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坏。无论如何，沙漠中的车辆运输，除非装上沙漠用的加宽的特种印度橡胶轮胎，就难于行驶。意大利的车辆是否这样装备的，装备的程度如何?

7．关于使我们自己不需用的水井或水源长期"污浊化"①，有何布置？为了在即将放弃的道路上埋设地雷，是否已准备好充足的延时爆炸信管？务必将延时最长的信管，即至少延时十四日（但是我希望更能延长）的信管，用第一艘开往埃及的船运去。请研究，当我们放弃柏油路的时候，是否可以用重石油的化学作用或其他处理方法破坏沥青路面。

8．请送来一份有关中东所有部队--包括波兰和法国志愿军以及到达的兵员--的详细、精确的报告。

①使水不能饮用。--译者

我愿在今晚商谈以上各点。

※　　※　　※

参谋人员在8月10日讨论之后，迪尔在艾登的热烈赞同下，写信告我说，陆军部正在安排立刻将以下各部队派往埃及：一个包括五十二辆坦克的巡逻坦克营、一个轻坦克团（坦克五十二辆）和一个有五十辆坦克的步兵坦克营，以及四十八门反坦克炮、二十门轻型双筒自动高射炮、四十八门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的野战炮、五百挺轻机枪、二百五十支反坦克来福枪和必要的弹药。一俟装载完毕，便即刻出发。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绕航好望角呢还是冒险通过地中海。我极力敦促海军部（请参见下章），直接取道地中海运送。关于后一点曾进行过许多讨论。与此同时，内阁批准了这支装甲部队上船启程，至于走哪一条航线，等船队驶近直布罗陀时再最后决定。在8月26日以前，我们还可以有所选择，届时我们对于任何意大利进攻的紧迫程度当有更多的了解。不能浪费时间。当我们打起精神来对付一场生死攸关的危险时，这种输血的决定立刻显得事关重大，切合时宜。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犹豫。

※　　※　　※

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下列指示，最后是由我拟定的，内阁同参谋长委员会意见一致，未作任何修正，予以批准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8月16日给中东总司令的总的指示

1．现在必须预料到，敌人随时可从利比亚对埃及大举进攻。因此，应尽可能将最大的一支军队集结和布置在西部边境及其附近一带。一切政治的和行政的问题都应恰当地从属于这一部署。

2．现在敌人迫使我们撤出了索马里，但是，这在战略上是便利的。应该斟酌情况，将所有原驻索马里或准备调到索马里的部队全部调往亚丁，或经苏丹港调往苏丹，或者调到埃及。

3．保卫肯尼亚的重要性应次于保卫苏丹。当埃及和苏丹的危机过去后，在意大利的任何大规模远征军到达塔纳河以前，当然有时间从海上和铁路线增援肯尼亚。我们增援肯尼亚，总比意大利从阿比西尼亚或意属索马里调军队去快些。

4．因此，那两个西非旅或者那两个英王的非洲来福枪旅应立即开往喀土穆。我正要求史末资将军，准许南非联邦旅或其中的一大部分调往苏伊士运河区和埃及三角洲，保卫内部治安。应作出安排，让他们继续受训。我正要求海军部就印度洋和红海的运输可能性提出报告。

5．鉴于意大利在占领英属索马里后可能加剧对红海的空袭，因而加强我驻亚丁的空军，便成为重要的事情了。

6．在巴勒斯坦待机行动的两个旅--一个正规军旅和一个澳大利亚旅--现在即应开入埃及三角洲，以便为其他后备部队的调动扫清巴勒斯坦的交通障碍，一俟他们装备就绪可以野战，或为负责内部治安而组织停当时，便可开始调遣。

7．无论如何，应由三四个英国骑兵团--不带马匹--接替苏伊士运河区的必要防务，以便让那里的三个正规营可以作三角洲野战集团军的总后备队。

8．因此，驻在巴勒斯坦的其他澳大利亚部队--共六个营--［也］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天以内开往三角洲，担负内部治安或其他紧急任

务。如果方便，那个波兰旅和法国义勇军部队也应从巴勒斯坦开往三角洲，加入总后备队。

9．现在正在登船或在运送途中的印度师应尽量加速调运。除非认为从索马里撤出而又为亚丁所不需要的一部分军队加上来自肯尼亚的增援部队已足敷增援苏丹之用，否则，这一整个师，因别处需要孔急，应即开往苏伊士，参加三角洲集团军［后来称作尼罗河集团军］。除此以外，至少应有三个英国炮兵营--尽管是马拉的--立即从印度登船开往苏伊士。海军部将安排船只。

10．上述调遣工作大部分应在9月15日至10月1日之间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三角洲集团军应包括下列部队：

（1）在埃及的英国装甲部队。

（2）在马特鲁港的四个英国营、在亚历山大的两个营和在开罗的两个营，共计八个营。

（3）来自运河区的三个营。

（4）来自巴勒斯坦的英国后备旅--共有十四个英国正规步兵营。

（5）新西兰旅。

（6）来自巴勒斯坦的澳大利亚旅。

（7）波兰旅。

（8）来自东非的联邦旅的一部分。

（9）现在在马特鲁港后方的第四印度师。

（10）在运输途中的新印度师。

（11）即将到达苏伊士作为别动队的一万一千人。

（12）现在正在中东或已从印度启程前来的一切炮队（一百五十门大炮）。

第二部分

（13）到现在为止可以用来作战的埃及军队。

11．上述部队至迟应在10月1日以前编为三十九个营，包括装甲部队，共计五万六千人，大炮二百一十二门。内部治安部队不包括在内。

12．希望海军部把从英国抽调的那个包括三个坦克团的装甲旅经由地中海运往中东。如不可能，则希望他们能在10月的头两个星期绕过好望角到达。须知，这支部队是如此地需要在9月份到达，以致冒运输途中的相当大的危险也是值得的。

第三部分

在战术上对上述部队的使用：

13．必须以最高速度将马特鲁港阵地彻底加固。由三个埃及营防守的扇形地区应由三个英国营接防，使部队纯一。即使埃及政府想要把这三个营手中的大炮撤走，也要这样做。应与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研究：一旦在敌人向三角洲推进中行经马特鲁港时，我们是否可以从海上增援马特鲁港，并切断敌方交通。或者，袭击苏卢姆的交通线或更偏西一点的地方，也是一个好办法。

14．从马特鲁港到亚历山大防线之间的一切水源必须使之"污浊①"。关于这一点，另外有一个专门的附件。决不可试图留置少数士兵守护这一区域内靠近海岸的水井。遇必要时，应将第四印度师撤到亚历山大或从海上撤走。从苏卢姆到马特鲁港的公路，尤其是从马特鲁港到亚历山大的柏油路，在放弃的时候应该用延时爆发地雷或用化学方法处理沥青路面，使之不能通行。

①这是当时用来代替"不可饮用"的恶劣字眼。我很抱歉。

15．必须从亚历山大沿着耕作地带的边缘和三角洲的灌溉渠道，准备（其实早就应该准备了）一条主要防线，由整个三角洲兵团以及适当部署的后备队防守。为了这一目的，从海岸到耕作地带和主要灌溉渠道之间应修筑或完成最牢固的混凝土、沙袋和碉堡工事。这道防线前面的管道应敷设得越快越好。三角洲地区是阻止各种坦克最有效的障碍，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沙袋工事固守，以保卫埃及并且为亚历山大防线造成一道非常巩固的、延伸的侧翼。应利用尼罗河的泛滥造成一条四五哩宽的水浸地带，从阿斯旺控制水位。应在这个地带当中或其背后建筑一系列坚固的据点，配备大炮。

16．三角洲集团军就以这样的姿势等候着意大利的侵犯。

应预料到，敌人会大举进攻的，他们所受到的唯一的--但是严重的--限制，是水和汽油的供应。除非及时从英国抽调装甲部队增援，敌人一定会在右翼部署强大的装甲部队来包围或击退我们力量薄弱的

军队。即使他们不能袭击，也能妨碍马特鲁港。但是，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加强三角洲的主要防线的防御工事，并且坚决防守，他们就不得不疏散军队，这样，用水、汽油、食物和弹药的供应都有困难。一旦敌军疏散，而且卷入激烈战斗的时候，我们就可从马特鲁港出击，从海上炮击，对苏卢姆甚至更偏西的地方发动袭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这对他们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7．因此，保卫三角洲的战役将如以下所述：·在·从·亚·历·山·大·到·腹·地·的·左·翼·固·守，·伸·出·右·翼，·并·用·海·军·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同时，希望［我们］在马耳他岛［活动］的增援部队会阻止敌人陆续从欧洲调往非洲的--意大利的或德国的--增援部队。

18．·如·果·我·们·获·得·充·裕·的·时·间，这一切在10月1日以前便可完全准备停当。否则我们就只有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有受过训练的部队或正规军，不论是否已经充分装备，必须用于保卫三角洲。所有武装起来的白人以及印度或外国的部队则必须用于内部治安。必须使埃及军队在支援三角洲前线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这样，在埃及本身需要应付的就只是暴乱的群众了。

请遵照上述各条办理，并请于8月16日下午4时半同我进行详细的讨论。

韦维尔将军带着这个指示于8月的第三个星期回到了开罗。

※　　※　　※

现在我不得不记述一段军事上的插曲，事情虽小，但在当时却令人恼恨。意大利挟其远远超过我方的兵力把我们赶出了索马里。这段经过应当加以叙述。

直到1939年12月，我们对意作战的策略是撤出索马里；

但是，在那一个月，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宣布要防守这片领土，作为最后的一着，也要守住伯贝拉。拟构筑防御工事来保卫贯穿丘陵地带的特格阿琴峡谷。一个英国营（"苏格兰高地人团"）、两个印度营和两个东非营，再加上索马里的骆驼队和一个非洲轻炮兵中队以及反坦克炮和高射炮部队的小支队等，在8月初已经集结好了。韦维尔将军在7月21日打电报给陆军部说，不战而退将有损我们的威望，而且，在以后采取攻势行动时，索马里可能是个有价值的基地。在他逗留伦敦的期间，战斗开始了，于是他告诉内阁中东委员会说，索马

里的丧失，虽然在战略上无足轻重，但是对我们的威望却是一个打击。

8月3日，意大利的三个步兵营、十四个殖民地步兵营、两个山炮大队和配备中型坦克、轻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几个支队开进了英属索马里。8月10日，这一大队人马向我们进攻，11日晚，一位新任英国指挥官戈德温-奥斯丁将军到达战场。在给他的指示中说道，"你的任务是阻止意大利人越过主要阵地……在必要时可采取必要的撤退步骤。"12日和13日都有战事，敌人在强烈的炮击后占领了我们四个主要据点中的一个据点。15日晚，戈德温-奥斯丁将军决定撤退。他说，这"是使我们免遭惨败和歼灭的唯一途径"。中东司令部批准了撤退，并在强有力的后卫"苏格兰高地人团"营的掩护下顺利完成。

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它将作为我们唯一败于意大利之手的战役而载在史册。这丝毫无损于这个保护国的英国军队和索马里军队的官兵，他们用他们拥有的装备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并且服从了他们奉到的命令。意大利举国欢庆，墨索里尼对他进攻尼罗河平原的前景十分高兴，但是，韦维尔却为当地的司令官辩护，认为战斗非常激烈。

鉴于我们共同的传大事业，我不再强迫陆军部或韦维尔将军接受我的意见。

※　　※　　※

这时，我们的情报表明，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迅速增加，从而对希腊形成了威胁。德国为入侵英国所作的准备，规模逐渐加大，迹象也日益明显，所以我们势难减轻对德国和荷兰河口以及法国港口的轰炸，在这些地方集结了大量的驳船。关于从本土抽调轰炸机中队的问题，我还没有打好主意。无论如何，详尽制定计划，才是聪明的办法。说来也很奇怪，空军除了在空中以外，是所有军种中最不灵活的军种。一个中队可以在几小时内飞到目的地，但是它所需要的设施、仓库、油料、零件和修配车间则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设置起来。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8日

请就在计划派遣的兵力之外至少再调派四个重轰炸机中队到埃及一事，向我提出方案。如果希腊在意大利的威胁下被迫参战，这些中

队应尽量在便利于作战的情况下从希腊的前沿基地出发作战。在空袭意大利以前，可在那里加油。有许多最好的目标，包括意大利舰队在内，都是很容易袭击的。

如果希腊参战，从希腊出发作战，比从没有防御的马耳他出发作战好。报告要短，简单地说明办法、困难和目的，并附上一个时间表就行了。勿需论及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由内阁国防委员会决定。拟定尽可能好的计划，并不是说就一定要空军部或其他任何人采用这个计划，但是应竭尽全力来解决其中的困难。

※　　※　　※

用我在8月份送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的形势报告来结束本章，是最好不过了，这个报告是我6月16日的电报的补充。

首相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1940年8月11日

联合参谋部正在草拟有关太平洋形势的文件，但是我谨冒昧向你先简短地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极力设法避免与日本作战，一方面，在那些可能由日本军方造成决裂的若干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在不致于导致危险的问题上，比如在［日本人］逮捕人员方面，又坚持立场。我自己认为，除非德国进攻英国成功，否则日本不会宣战。一旦日本看到德国失败或不敢入侵英国，我认为太平洋的形势即将好转。当我们压着胸中的怒火对日本的威胁采取退让的政策时，我们始终是考虑到了你们的利益和安全的。

假如日本硬要对我们宣战，它在黄海以外的第一个目标可能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显然，美国是不喜欢日本这样做的。

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能预料。他们没有答应支援，但是他们在太平洋的主力舰队必然使日本海军部深有顾虑。在一场英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我们当然要保卫新加坡，如果它受到攻击--看来似乎还不致于--它应经受得起敌人的长期包围。我们当然也要调派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驻在锡兰，有了这些舰只，再加上将来会调回你处的所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对敌人巡洋舰的袭击来说，就是一支颇为强大的威慑力量。

我们将用更多的一级战舰来加强东地中海舰队。这支舰队自然可以随时经苏伊士运河调往印度洋，或去营救新加坡。

我们不希望这样做，即使日本宣战，我们也不这么做；我们只是在发现对你们的安全有严重危害时，才准备这么做。这一调动将使中东全部沦入敌手，而在地中海击败意大利的希望也将随之消失。我们必须预料到，埃及在最近的将来会受到猛烈的进攻，需要东地中海舰队去协助击退敌人。如果敌人的进攻获得成功，我东地中海舰队便不得不从苏伊士运河或直布罗陀撤离地中海。在这两种情况下，舰队的一大部分就可用来保卫你们。但是，我们希望留在埃及，并且在英日战争（万一发生战争的话）的初期将东地中海舰队留在亚历山大。谁也不能事先断定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只能逐天逐天地估量事态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现有的人力和物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宣战之后，是否会用大量的军队侵入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呢？我们认为未必如此，第一，日本现正陷入对中国的战争；第二，它要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聚敛财富；第三，它不敢把它的舰队的主力部分远驶南方，让美国舰队插在它的舰队和它的本国之间。如果日本硬要冒冒失失地违背其本身利益，大举进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在内阁的明确授权下向你们保证，那时，除了保证英国本岛（我们的一切都有赖于这个岛）的防御和给养外，我们将不顾地中海的损失并牺牲一切利益，及时调派一支舰队来支援你们，这支舰队能够对任何闯入澳大利亚海域的日本舰只予以打击，并且能够抵挡任何侵略部队，或者定能切断入侵部队与日本之间的交通。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事态不会这样演变。同日本人争取时间，可能会渡过目前险恶的局面。现在我们国内的力量比5月间我向你们拍发电报的时候已大为增强了。我们有了一支正在开始完善地装备起来的庞大军队。我们已经加强了沿岸的防务。我们已经有一支强大的机动后备队，包括我们的正规军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分遣队，并有若干装甲师或旅，作好准备，对任何登陆成功的敌军予以迎头痛击。我们已经从美国运来了他们大量援助我们的武器，大约有一千门大炮、六十万支来福枪和充分的弹药。由于解除了保卫法国的负担，我们的军队一天比一天强大，军火也逐渐增加。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其中许多还是退伍的军人，大多数都有来福枪或其他武器。

皇家空军继续表现了以前那种在个人技术方面胜过敌人的优点，正如我在6月16日给你们的电报中所说的，我对他们的成功，希望甚殷。昨天在英吉利海峡发生的一次大空战表明，我们能以一对三的比例战胜敌人，并且能以一架的损失换取敌人三架半的损失。比弗布鲁克勋爵在制造最优秀的飞机方面又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我们现有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力量几乎等于我上次给你们发电报时的两倍，而且手中还有大批备用的飞机。我不认为德国空军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击溃我们的空防。

海军的力量也一月比一月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验收我们在宣战时订制的大批舰只。在1940年6月到12月间，有五百多艘船只--其中大的小的都有，但包括许多重要的舰只--将编入我们的舰队。德国的海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弱。"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都因受创而停在船坞，"俾斯麦"号还没有试航，"提尔皮茨"比"俾斯麦"号还要晚三个月才能竣工。目前这两个星期十分紧要，往后敌人要想登陆就为时太晚了，但是正是在这紧要时候，敌人只有一艘袖珍战舰、两艘配备八吋口径大炮的"希佩尔"号--两艘轻巡洋舰，或许还有十来艘驱逐舰。敌人要想登陆成功，必须设法运输大量军队，但是，面对着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在几乎没有护航的情况下，企图把大量军队运过大海，那简直是一种逆情背理的行为，他们必然遭到我们岸上强大军事力量的迎击，至于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对登陆据点供应军火和给养，那就尤其困难了。另一方面，假如希特勒在天气突变以前不能登陆并占领不列颠，那就表明他已受到第一次而且也可能是致命的挫折了。

因此，我们非常沉着，信心愈来愈大，深信我们有成功地保卫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且能坚持渡过一年或两年，赢得最后胜利。

第二十二章　取道地中海

新的形势--法国退出，意大利进来--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亚历山大--卡拉布里亚附近海战得利--海军负担日益加重--对取道地中海顾虑重重--我7月12日的备忘录和第一海务大臣的答复--我7月15日备忘录--坎宁安海军上将对取道地中海增援的看法--第一海务大臣7月23日的备忘录--"帽子"作战计划--我尽量设法取道地中海运送坦克--我8月13日的备忘录--没有说服海军部--"帽子"作战计划的执行--成功的冒险--我9月8日致坎宁安海军上将的电报--增援马耳他岛空防的艰巨努力--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远程运输--开辟通往埃及的塔科拉迪路线--一点一点地积少成多--马耳他一直占居主要的地位。

在法国崩溃之前，地中海是由英国和法国舰队共同控制的。我们在直布罗陀驻扎了一支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小舰队，防守海峡。我地中海舰队部署在东地中海，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这年年初，当意大利的态度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我们加强了这支舰队，共有战舰四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二十二艘、航空母舰一艘、潜艇十二艘。法国地中海舰队拥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十四艘以及许多小型舰只。现在，法国退出了地中海，而意大利进来了。

数量上声势浩大的意大利舰队包括战舰六艘，其中两艘是最新式的（"利特里奥"号），配备有十五吋口径的大炮，但是，在较老的战舰中，有两艘则正在改装，不能马上使用。

除此以外，意大利舰队还拥有现代化的巡洋舰十九艘，其中七艘是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另外有驱逐舰和鱼雷艇一百二十艘，潜艇在百艘以上。

此外，还有一支强大的意大利空军在对付着我们。在6月底，看来形势是如此难于应付，以致海军部起初竟打算放弃东地中海，而将力量集中于直布罗陀。我反对这一打算，虽然根据意大利舰队表面上的力量看来，这样打算是有道理的，但与我印象中的战斗素质并不相称，而且，如果执行这一策略，就等于是宣布马耳他岛的完蛋。于是决定在两头都打下去。7月3日，参谋长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关于地中海的文件，他们在文件中强调了中东作为一个战场的重要性，但是认为

我们目前的策略大体上应采取守势。必须认真考虑到德国进攻埃及的可能性，不过，只要能将这支舰队留在东地中海，我们现有的部队便足以应付任何纯属局部性的进攻。

我们曾经谈到，在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的"H"舰队是怎么在6月底在直布罗陀组成的。这支舰队包括"胡德"号、"坚决"号、"英勇"号和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以及两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我们曾用这支舰队在奥兰完成了任务①。在东地中海上，我们发现坎宁安海军上将是一位品质极优而且十分英勇的军官。意大利一宣战，他马上就启碇出海去追寻敌人。皇家空军袭击托卜鲁克，并击沉意大利的旧巡洋舰"圣乔治"号。我们的舰队从海上炮击巴迪亚。双方的潜艇都很活跃，在6月底以前，我们击毁了敌潜艇十艘，我方也因为在深海遇到水雷而损失三艘。

①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7月8日，当我方舰队掩护着一支运输船队从马耳他开往亚历山大的时候，坎宁安海军上将发现了强大的意大利舰队。从意大利空袭的猛烈程度来看，显然敌人也正在采取重要的军事行动，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当时是打算把这位英国海军上将诱至某一海域，让意大利空军和潜艇倾其全力，集中对他猛攻。坎宁安海军上将立刻抓住机会，先发制人，虽然他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非常大胆地穿插到敌舰和敌方基地的中间。

次日，双方开始接触，采取远距离互轰，敌战舰一艘和巡洋舰两艘被击中，而英国舰队则未受任何损失。敌人不敢再打下去了，靠它们的速度较快，才得以逃逸，坎宁安海军上将一直穷追到离意大利大陆不到二十五哩的海域。在当天和其后的两天中，意大利猛烈的空袭未尝间断，但徒劳无功，我们的运输船队尽管时常遭受轰炸，却终于安抵亚历山大。这一场令人兴奋鼓舞的战斗确定了英国舰队在地中海的优势，而意大利的威望却受到了一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十天后，澳大利亚的巡洋舰"悉尼"号配合着英国的驱逐舰队击沉了一艘意大利巡洋舰。因此，我们与这个新敌人的初次交锋，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他们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这时落在海军部身上的担子是极其沉重的。由于存在着敌人入侵我本土的危险，因此需要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大量集中小舰队

和小型舰艇。敌人自8月份开始，从比斯开湾诸港利用潜艇作战，予我大西洋运输船队以重创，而他们自己的损失则不大。在此以前，我们从未试过意大利舰队的力量到底如何。同时，我们对日本宣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对我们在东方的帝国的殖民地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始终惦念在心。因此，这就难怪海军部对一切把我们的军舰放在地中海冒大风险的作法极端担忧，一心想在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采取极严格的守势。另一方面，我却不理解，何以从一开始就不让划归地中海的大量舰只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由若干空军中队和陆军增援马耳他。虽然对一切商运都正确地下令暂停了，而且一切开往埃及的大规模运输船队也必须绕航好望角，但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要绝对关闭这个内陆海。事实上，我却希望，通过几支特种运输船队的航行，我们可以策划和惹怒意大利舰队同我们较量。我希望有此一战，希望在德国还未在地中海战场出现（我早就担心德国在地中海出现）以前，在马耳他岛上适当地部署守军，并配备飞机和高射炮。在夏季和秋季的几个月中，我一直与海军部友善而紧张地商讨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作战活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7月12日我想，不如派"光辉"号到地中海去代替"皇家方舟"号。

这样，"光辉"号或者就可以把许多"旋风"式飞机运往马耳他。既然我们现在有许多"旋风"式飞机富裕，难道不能交由马耳他岛上的"斗士"式飞机的飞行员驾驶？这不会削弱我本土的空军力量。

既然德国人已经控制了法国全部以及比利时的矿区，对吕勒欧（在波罗的海）的作战便属次要了。必须注意在地中海作战。

你们本来要给我一份关于用续航力强的驱逐舰替换地中海小舰队的计划。可否将替换的日期一并见告？

当日，庞德海军上将通过海军大臣答复道：

我们现在对西地中海的空中作战已经获得了经验，当目前用东地中海舰队进行的这场战斗结束后，我们将立即判明我们在东地中海所面临的局面。

毫无疑问，由于我们对"H"舰队和东地中海舰队不能像对北海轰炸区内的舰只那样用战斗机来掩护，所以两个舰队都将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目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既要运飞机和高射炮到马耳他，又要运飞机到亚历山大。我很难断定，装载所有这类有用物资的船只驶过地中海，危险会不会太大，因而不如宁可耽搁些时日绕航好望角比较妥当。

另外还要考虑"光辉"号的问题，不过，此事无需即刻解决，因为它必须先返回本土，满装"海燕"式战斗机。

现在正在安排用另外一些续航力较强的驱逐舰去替换直布罗陀的驱逐舰，但是启航日期大概要取决于何时能对上述军舰驶往直布罗陀提供掩护。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7月15日

1．自从我否决了撤出东地中海并将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队调往直布罗陀的方案后，迄今已有三个星期了。我希望，我们不再重提这一方案。谁都可以看出我们在中地中海所冒的空中轰炸的危险。总有些时候，为了值得冒险的目的，我们必须去冒这种危险。军舰本来就是用来作战的。去年10月，我曾打算改装"皇家君主"级的舰只，不惜降低速度、加大舰胴，以装上防空用的厚甲板，当时，如果我的主张得到支持，我们今日的局面当截然不同。每一个阶段中发生的困难都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致使我的提议遭受波折，而现在我们并没有比一年以前取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给"皇家君主"级舰只装上了厚甲板，架设全部大炮或其中一部分大炮，我们便更可放心大胆地轰击意大利海岸了①。战前，海军部所属的各个机构都把空袭的危险估计得过低，并就战舰低御空袭的能力向议会发出许多满怀自信的议论。现在的趋势是走向另一极端，认为，不应该让英王陛下的军舰去冒敌机轰炸的危险，而要去寻找敌舰作战，往往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敌机的轰炸。……

①这个问题曾在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论及。

可以肯定，德国人一来，敌人在地中海的空袭必然加剧。

2．在马耳他构筑非常巩固的防空工事、驻扎几支最精锐的战斗机中队，是极关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事。这需要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我愿知道，在我看到的各项文件中所提出的防御力量的整个规模有多大。必须立刻安置炮位。我获悉，一小批高射炮和"旋风"式飞机现已到手，主要的装备也将随之启运。很可能在月底从我本土防御力量中

抽调大批部队前去。迫切需要的第一批部队应尽早运到马耳他。所需物资应分装数艘舰只，以免一艘被击中，而全遭损失。决不容许这些船只因绕航好望角而延误许多时间。就马耳他而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绕航的办法去躲避危险，我看不出，从亚历山大到马耳他--即使有危险--比从直布罗陀到马耳他更危险。

3．关于"光辉"号。鉴于我们在北海和大西洋采取守势，并且没有人提议将"光辉"号开到多佛尔以南和以北的狭窄水域（我们在该处有良好的海岸基地，驻有飞机）。因此，我领海以内的航空母舰可在距敌人海岸相当远的地方作战。但是在地中海，我们必须对意大利采取攻势，特别要使马耳他再度成为非常时期中的海军基地。"光辉"号有装甲甲板，最好调往地中海，而把"皇家方舟"号调回我本土海域作战。使"光辉"号参加战斗的准备工作拖延的时间已经很长，我希望知道，"海燕"式（高速度战斗机，何时开始装运，"光辉"号何时能替换"皇家方舟"号。

4．如能作出安排，将航程较远的驱逐舰调往直布罗陀，而将航程短的舰只调回本土，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我将很高兴。

※　　※　　※

在此期间，海军部的政策又经过一次极端缜密的研究，在7月15日拍给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电报中，又重申我们要在东地中海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意图。电文中指出，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方海军。在西地中海，"H"舰队将控制地中海西端的出口，并对意大利海岸发动攻势。总的说来，我同意这种强硬的政策。海军部要求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说明这两支舰队需要多少重型军舰；并请他建议，如果舰只应重新分配的话，则舰只交换是取道地中海，还是绕航好望角。

在答复中，他要求得到"英勇"号和"巴勒姆"号这两艘战舰。这样，他就拥有射程最远、速度最高的战舰四艘。他就可以不要那艘甲板防御差、速度也慢的"皇家君主"号了，这只战舰经常使他感到担心。另外，他还需要两艘航空母舰，包括"光辉"号在内，以及两艘配备八呎口径大炮的巡洋舰。

他同意第一海务大臣的意见，认为，在西地中海，一支包括"胡德"号和"皇家方舟"号以及一两艘"R"级战舰的舰队就可满足需要。他

认为，只要对马耳他岛以战斗机严加防护，并在亚历山大港建立补给基地，用这两支舰队，就足以控制地中海，永远保有东部海域。他在结论中说："通过配合一致的行动，从地中海增援当属可能，但最好是：所有一切的增援任务，一次完成。"

因此，在海军部的会谈中，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之间的共同看法是：必须用一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舰去补充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同时，应抓住这个机会，将供应物资的运输船队从亚历山大开往马耳他。后来在7月23日，第一海务大臣在写给海军大臣和我的备忘录中说：

我们曾就是否能取道地中海增援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增援舰只不仅包括补充东地中海舰队的战斗舰，而且还有商船，载运舰队所需的备用军火、马耳他需要的高射炮和马耳他与中东需要的飞机。舰队总司令肯定地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企图使满载贵重物资的商船通过中地中海是不妥当的，假使一艘或数艘船只因遭受破坏而降低速度，就不得不把它们凿沉。我的意见与总司令完全一致。

因此，后来以"帽子"为代号的重要作战计划，便没有为商船的通航作出规定。但是，在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全力支持下，曾向中地中海里的意大利舰队和空军挑战。我现在对海军部所采取的主要决策很感满意，并且希望，结果会使双方一决雌雄。因此，一切准备工作都积极进行。

数星期后，战时内阁在参谋长委员会的完全同意下，采取了大胆而影响深远的行动：我们不顾入侵的危险，把我们最好的坦克约近半数运往埃及；这一行动又重新引起地中海的通航问题，并且比以前更加尖锐。当然，我完全同意运送坦克，不过，我顾虑，如果绕航好望角，恐将延误时日，无补于这场决定埃及命运的战斗。第一海务大臣最初打算冒险一试，但是经过进一步研究后，认为这样做会打乱目前海军部主持的中心工作"帽子"作战计划。因为这至少要从直布罗陀派遣两艘高速摩托运输舰（时速十六浬）到马耳他，他认为这比取道亚历山大运去还危险。于是又引起了进一步的讨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8月11日

我不能接受这个拟议［即取道好望角运坦克到埃及］，它一方面使我们在最紧要的关头失去这些贵重物资［五十辆步兵坦克即"I"式坦

克］，另一方面又不能在中东需要孔亟的时刻送到那里使用。我必须要求海军部另行拟议并克服种种困难。如有必要，难道不能将有关人员分配到各驱逐舰--已从"H"舰队调派较大的一队驱逐舰到东地中海--然后像坎宁安海军上将现在所做的那样，将六艘驱逐舰派往西地中海，然后让它们回来吗?

关于取道好望角运送第三轻骑兵团（一个坦克团的人员）这件事，我并无异议，因为，在此期间，韦维尔将军只要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轻坦克，他便可在［坦克］人员的配备上作临时的安排。假如坦克手已经分配到舰艇上，我准备冒险取道地中海运送这五十辆步兵坦克；但是，不存在绕航好望角运送这些坦克和坦克手的问题，因为绕航好望角，他们势必在两个月内不起任何作用。从地中海运送的，应限于那些必不可少的人员，其余的可以绕行。

务请于明日（星期一）向我提出进一步的方案。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13日

1．正当法国退出这场战争的前夕，达尔朗海军上将曾在没有任何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或飞机掩护的情况下，白天炮轰热那亚，并且，未受任何损失，返回土伦。东地中海舰队曾三次深入地中海中部，然后折回亚历山大港，只有一艘军舰--"格罗斯特"号--被一颗炸弹击中。数周前，有一支快速运输船队和一支低速运输船队，从马耳他开到了亚历山大，未受任何损失，在它们的航程中，只有两天曾受到意大利飞机的骚扰。

2．海军部现在建议，从亚历山大调六艘驱逐舰去与"H"舰队会合。这几艘势难逃脱敌人空中侦察的驱逐舰将会处于停泊于本国基地的许许多多高速意大利巡洋舰队的空袭范围以内。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部曾对意大利海军的企图作了正确的估计，所以有理由断定这种调遣是极端冒险的。

3．我们现在被告知，在最近，用我们强大的舰队护送两艘时速只有十五浬的摩托运输舰到东地中海，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同时又要求我们，用大笔资金在不列颠西海岸大部地区加强防御工事，以防御海军部所说的可能的入侵--一万二千人从纪龙德［河］［或从］圣纳泽尔登船，没有任何军舰的保护，开往目的地。如果认为，在实力雄厚的英国海军面前，敌人可以不借军舰的掩护运

送一万二千人到爱尔兰或不列颠西海岸登陆，能说这和目前在地中海估计危险所采取的标准是一致的吗?

4．任何人也不知道，对埃及的主要攻势将在何时何地展开。不过，看来这样的可能性颇大：如果德国入侵大不列颠遭到挫败，或者根本不打算作出此尝试，那么，它就要大力催促并支援意大利进攻埃及。应当把9月看作是极其吃紧的关头。

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绕航好望角运送装甲旅，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样会使他们在9月份无论对英格兰或埃及的防卫都不起任何作用。

6．我要求重新研究至少派两艘摩托运输舰一起增援东地中海舰队的问题。人员可以分别搭载军舰；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这些摩托运输舰取道地中海所冒的危险，与绕航好望角运送装甲旅因而不能及时投入战斗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只要将人员适当地分配在军舰上，我愿对装甲车辆可能遭受的损失负完全责任。

我未能说服海军部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旅或至少运该旅的车辆。我对此事既痛心而又恼恨。尽管我与庞德海军上将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对他的判断力的信任始终未曾动摇，但是我们之间不断发生尖锐的争论。专业上的责任由他担负，而且，在与我共事的海军军官中，没有人比他更敢于冒险的了。

我们曾共事颇久。如果他不这样做，也就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果我不能说服他，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我对海军部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不能过分地强迫他们或是强迫我甚为器重的老朋友和同志庞德或海军大臣。我同海军部的关系是这么好，以致不愿利用正式向内阁控诉的方法，使这种关系受到损害。

8月15日，我终于向内阁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我曾经希望说服海军部，要他们将这两个装甲旅纳入"帽子"作战计划。如果由地中海运送坦克部队，可于9月5日前后到达亚历山大；如果取道好望角，则大约要再晚三个星期。然而帝国总参谋长并不认为意大利的大举进攻是迫在眉睫，韦维尔将军的看法也是如此。当我为采取近道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我认为不应由战时内阁负责来否决司令官们的决策，因而只好遗憾地勉强同意绕航好望角的较长航程。不过，参谋长委员会也为采取近道拟定了一项留待选择的办法，准备在"帽子"作战计划实

行以前，如果中东形势突然恶化，就加以使用。这两艘装有巡逻坦克和"l"式坦克的快速摩托运输舰将随舰队通过地中海。在增援舰只经过直布罗陀以前，应就航线问题作出决定。如果，根据来自中东的报告，认为没有必要实行这一留待选择的办法，那么，整个运输船队便继续绕航好望角。

从8月30日到9月5日，我们成功地执行了"帽子"作战计划并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坎宁安海军上将于8月30日从亚历山大港出发，在31日傍晚，据他的空军报告，前方发现一支包括两艘战舰和七艘巡洋舰的敌方舰队已接近我方。

他们希望与敌人开战，但是意大利人显然不是来挑衅的，因而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次夜，我们的飞机再度与敌接触，他们现在已经退到了塔兰托。从此以后，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只便在马耳他东南一带畅行无阻，敌机的干扰也不严重。运输船队安然抵达马耳他，只有一只船在空袭中受创。同时，增援舰只，包括"英勇"号（但不包括它那艘未经改建的姊妹舰"巴勒姆"号）、航空母舰"光辉"号和两艘拥的防空设备的巡洋舰，在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统率的"H"舰队护送下，正从直布罗陀开来。"英勇"号和巡洋舰顺利地把需要孔亟的枪炮和军火运到了马耳他，然后在9月3日又随着坎宁安海军上将向东驶去。在返回亚历山大的归途中，这支舰队曾袭击罗得岛和斯卡潘托岛，并且不费力气便击退了一次快速鱼雷艇的攻击。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安然回到了直布罗陀。

这一切使我深信，冒险从马耳他海峡运输我们的装甲旅，是值得试一试的，尤其是，我们是毅然冒着德军准备入侵的危险，而大量抽调我本土装甲部队的，所以更值得冒险试试，要是冒险取道那里的话，也许现在已经到了埃及，而不必多花费三个星期了。是的，在这三个星期内，埃及未曾发生严重的不幸。然而，我们对意大利空军过于恐惧的心理也的确妨碍了我海军的作战行动。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事态的演变已证明了我的看法。约在11月底，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H"舰队确曾将一支运输船队从西方护送到马耳他，在途中，与从塔兰托逃脱的一部分意大利舰队在撒丁岛附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战斗。在这支运输船队中，有一只船在增援东地中海的舰只的护航下，与另外三只来自马耳他的物资供应船一起，继续开往亚历山

大。自从意大利参战后，商船通过地中海的全程，这还是第一次。读者在下一卷中将会看到，1941年当德国空军已布满西西里岛的时候，我海军向埃及运输坦克时如何完成了一项更加艰险的任务。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9月7日

1．"帽子"作战计划的执行过程使我深信，放弃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车辆的主意是错误的。只要你阅读我那个曾列举应采取这条航线的种种理由的备忘录，你就会意识到，新的事实现在又加强了我的理由。……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9月7日

如果你将我在海军大臣任内屡次要求将"拉米伊"级军舰加厚甲板装甲、加大舰胴体积以抵御轰炸的情况简短地摘要见告，我将不胜欣幸。如果当我一再要求这样做的时候，便着手改装这些舰只，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进攻意大利海岸的工具了，这在政治、军事上很可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有一种倾向，迟迟不愿采取这一极其必要的步骤，而又不提出代替的办法。

为了我们明年不再像现在这样缺乏轰击用的舰只，我曾给你写过一次备忘录，重新提出这一改建计划，但迄今尚未蒙你见复。在阅读一些文件帮助我重温往事后，我愿就这个问题与你商谈。

如果对新建舰只的其他迫切需要不加以权衡，这个问题便永无解决之日。我的希望之所以终告破灭，不是由于原则上的分歧，而是由于遇到了这一暗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8日

下面是首相兼国防大臣致东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爵士的备忘录：

我为你最近在地中海东部和中部作战的胜利，为你的舰队增添了我们两艘最优秀的舰只以及其他有用的舰只而祝贺。但是，为保卫埃及和亚历山大所迫切需要的装甲旅，却仍需三个多星期才能到达战场，我对此深表遗憾。我希望你根据"帽子"作战计划执行期间以及"光辉"号和"英勇"号到达时获得的经验，再审度一下海军的形势。不但要衡量意大利海军在字面上的实力，也要估计他们打算进行抵抗的限度。在今年秋季进攻意大利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为越往后则德国人

的强有力的手便越能控制意大利的作战机构，到那时，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打算尽一切力量加强马耳他岛的防空工事，而且不久将运去一批我对之寄以厚望的新式武器，以便进行试验。我相信，在1941年4月以前，马耳他可以成为我舰队临时寄碇的安全基地。在此期间，假如你有任何关于攻势行动的建议，请送交海军部。我陆军和空军拟进击利比亚境内的意大利交通线，这一行动如适当其时，便足以阻止意大利对埃及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如果你能配合这一计划，我将不胜欣幸。争取主动，显然是有莫大裨益的。我希望"海燕"式［终于配备在我航空母舰上的快速战斗机］已予人以良好的印象。此间，争夺空中霸权的斗争仍极剧烈，但是我们对于最后的结局具有坚定的信念。

英国政府及其专门顾问在战前没有更清楚地预见到空军对我们控制地中海的作用十分重大，这的确是令人惊奇。无论如何，我们在空军竞赛中已如此地落在德国人的后面，因此，保卫不列颠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由我们在数量上已经低人一筹的空军承担。在不列颠之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每一次对地中海和埃及增援飞机，都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行动。即使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当我们认为已能在白天控制本土的领空时，也很难在闪电战的剧烈威胁下将战斗机派往马耳他或埃及。要从遭受轰炸的城市、重要的港口和军火工厂运走那些用来防御敌机的高射炮和炮弹，并绕航好望角运往埃及，或者冒极大的危险直接运往马耳他，也是极其令人痛心的。

尽管一再遭受损失和挫折，但对马耳他还是逐步加强了过去疏忽的空防。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在直布罗陀的若干任务之一，就是用一艘航空母舰将战斗机运送到能飞抵马耳他的距离以内。第一次尝试是在8月初，当时有十二架"旋风"式飞机从"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飞到该岛。在它们未到达之前，马耳他岛的空防只有三架"斗士"式飞机，当地的人很亲密地分别称这三架飞机为"信心"、"希望"和"仁慈"。我们在11月又作了第二次尝试，但是发生了一幕悲剧。从离该岛西面四百哩的"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十四架飞机中，有九架因风向改变，燃油用尽，结果连同机上忠心耿耿的驾驶员一起葬身大海。从此以后，为这一航程飞行安全所留的余地再也不抠得那样紧了，后来尽管有许多次类似的行动，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意外。

※　　※　　※

同时，也必须设法将飞机运往中东，既要避免地中海中的危险，又要避免因绕航好望角而过多地延误时间。从西非取道陆路的办法可能节省许多宝贵的时日和一些船舶。飞机不是从航空母舰飞上岸去，便是拆卸装箱运输，然后在某一港口重新装配和起飞。可资选择的港口有拉各斯和塔科拉迪。

经过审慎的研究后，选定了塔科拉迪，并且早在1940年8月21日工作队便到达该处。这条经过卡诺到喀土穆，最后到达开罗的道路共长三千七百哩。必须在塔科拉迪修建许多修理车间和种种设施，沿途还要设置各种加油站和休息站。9月5日从海路装箱运到了十二架"旋风"式和"伯伦翰"式飞机，次日又从航空母舰"阿尔戈斯"号飞来了三十架"旋风"式飞机。第一批空运于9月20日从塔科拉迪出发，四日之后到达了喀土穆。到年底，用这种一点一点地积少成多的方法将一百零七架飞机运到了埃及。

这条道路虽然开始得快，但必须经过好几个月的工作才能把它布置就绪。塔科拉迪的气候和当地流行的疟疾折磨着拆箱装配飞机的工人。航空母舰的使用，也由于其他刻不容缓的需要受到了限制。天气又不利于空运。因等待零件修配而不能使用的飞机，沿途堆积了起来。在飞越荒芜的大片沙漠时，引擎的耗损很大，因而缩短了它们的飞行寿命。工作初期的许多困难尚待解决。在1940年内，这种供应飞机的方法还没有收到成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开始，则尼罗河集团军以及其一切大胆行动便不能克服1941年的种种不幸的遭遇。

※　　※　　※

到1940年底，英国的海军又再次稳固地立足于地中海了。马耳他的防务，也因萨默维尔上将远道运去高射炮及其他设备而大大加强了。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东地中海内的攻势策略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意大利的空军强大，主动权却处处操在我们的手中，而马耳他岛在局势的演变中一直占居主要的地位，在对意大利及其驻非洲部队之间的交通线采取攻势行动时，该岛是一个前进的基地。

第二十三章　九月的紧张局势

空战的高潮--战斗机驾驶员精疲力竭--即将入侵的迹象--对敌方集结的驳船的轰炸令人失望--英国紧张--军需政策--我发出总指示--关于1941年需用物资的调查--一项为期八个月的计划--我于10月发出的关于优先权的备忘录--关于落后的武器--本土和埃及处于最紧张阶段--雾的危险--需要德·王尔德厂的弹药--飞机生产部的成就--贯彻建立突击部队的政策--9月13日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向前推进--他们停顿于西迪·巴拉尼--马耳他告急--所担忧的灾祸没有发生。

对于负责指挥不列颠之战的人说，9月和6月一样，也是一个顾此失彼、极端紧张的时期。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的一切均取决于空战的成败，现在空战仍极其激烈地进行，而且逐渐达到高潮。现在回忆往事，可以看出，皇家空军9月15日的胜利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点。不过，当时并不明显，而且，我们也难于断定，是否还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空袭将继续到何时。晴朗的天气有利于在白天进行大规模的空战。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空战一直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当我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到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部访问空军少将帕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种对空战表示欢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种虽很轻微但是是很明显的转变。我问及天气，他们告诉我说，预计数日之内天气良好。可是，好天气却不像月初那样受人欢迎。我清楚地感觉到，要是天气突然变坏，那不会被人们看作是坏事。

正当我同几位军官坐在帕克的办公室内的时候，一位军官送来了一份空军部的通知，说所有德·王尔德厂的弹药储存都已用尽。这个厂的弹药，战斗机驾驶员最喜欢使用。生产弹药的工厂已经被炸。我看出，这对帕克是沉重的打击。可是，当他吸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以后，便豪迈地说道："以前没有这种弹药，我们也打过仗，现在没有，还是能照样打下去。"

空军中将道丁时常在周末从阿克斯布里奇驱车到契克斯来，在我同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觉察到，空战司令部正处于极端紧张的局面中。我十分注意每周的数字汇报，汇报表明，只要敌人的空袭不再加剧，我们的飞机便足敷使用。不过图表没有反映出飞行员在精神上和

身体上的紧张程度。尽管他们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常常以一与五六之比战胜敌人，尽管他们意识到他们屡胜、敌人已遭严重损失，从而使他们占居上风，但人的忍耐力总是有限的。不论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有精疲力竭的时候。我想到了惠灵顿在滑铁卢之役的那天下午的心情："愿上帝今晚降临或者让布吕歇尔①到来。"

这一次，我们却不需要布吕歇尔到来。

①布吕歇尔（Blűcher）为滑铁卢之役与拿破伦作战的普鲁士陆军元帅--译者

与此同时，德国即将入侵的迹象日益增加。从我们的空中摄影中可以计算出，集结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港口及河口的自动推进驳船不下三千只。我们难以确定，是否有较大型的后备船只集结于来因河口或波罗的海，现在这个海与基尔运河仍然畅通。在我研究德国入侵的问题时，我已列举理由，论证我这样的信念，即：如果他们来犯，我们就迎头痛击，这样，他们倒不会来，而只能继续窥测时机。但是，当我一周一周地从空中摄影和谍报人员的报告中看到敌人入侵的准备日益加紧进行时，却不能不有悚然惊惧之感。这样的感觉会逐渐控制住你。可怕的敌人，除非有胜利的把握，并且按照德国人的周密思考作好了计划，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是否也会来一个突然袭击呢？他们会不会有坦克登陆艇或者其他什么更高明的应急办法？他们还缺少什么？所有我们夜间的轰炸都集中于德国人准备侵犯出发的港口，他们每天晚上似乎都在那里用驳船和其他船只进行登船和下船的演习。从空中摄影看，我们对那些集结于港湾或停泊在码头周围的大批驳船进行轰炸的结果。有好几次都使我感到失望。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9月23日这些摄影给我的印象是：轰炸机显然没有能力击中那些大批集结的驳船。我想，只要顺着那些排成长方形的船队连续投几颗爆破弹，就会引起一片混乱；而我发现，除了港湾入口处的几只驳船显然遭受破坏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秩序井然，这的确令人大失所望。

难道就没有办法加以改进吗？

我曾经叙及，参谋长委员会总是认为德国的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我却感到怀疑，并且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虽然如此，我却不能抑制由于长期衡量重大事件而产生的内心激动。的确，我们的每一条神经都

是绷得紧紧的。我们的司令官临事十分小心，非常精明，我们目前力量强大的军队高度警惕，我们的全体人民斗志昂扬，无所畏惧，所有这些，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巨细无遗地作好了准备。

※　　※　　※

现在，应从我们已被排除出欧洲大陆这个角度来重新审查我们的整个战时生产及其优先的地位。在这项工作中，我不断与军需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商讨。本月初，经过我身边的少数几个人的一番努力和仔细的核对之后，我替内阁拟定了一项关于军需的总的指示，以便指导我们1941年的军需工作。军需情况

首相备忘录

1940年9月3日

1．海军可能会使我们打败仗，唯有空军能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赢得空中的压倒优势。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能成为我们获得胜利的手段。

因此，我们必须发展空中力量，以载运数量日益增多的炸弹飞往德国，彻底粉碎敌人的作战活动和经济生活所依靠的一切工业和科学机构，同时遏制敌人于适当距离，使之不能接近我本土。目前，我们不能指望有其他方法战胜德国巨大的军事力量，使德国虽把兵力投入非洲战场或东方战场，也不能获得任何胜利。因此，空军和空军的大规模活动，在服从后面所述的条件下，应凌驾于海军和陆军，居于首位。

2．封锁的方法已经陈旧，对德国来说，不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征服了大片土地，可以劫掠被占领的国家或威胁人民为其利益服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特殊物资，如加以控制即足以影响德国的作战活动了。目前，海军在执行保持交通线畅通的任务中，感觉力量有些不够，但是，由于海军部采取了新的措施，美国驱逐舰已经到来，我造船厂制造的潜艇也日益增多，因而情况可望有显著的改善。海军部应注意于攻势作战计划，注意于轰击敌人或敌人所占领的海岸，特别是地中海的海岸。在未接到另外的命令以前，反潜舰只的生产应以最高速度进行，不得丝毫放松。海军的计划对空军并不十分抵触，并且应让出一些装甲板，供制造坦克之用。

3．关于陆军的兵力应尽速增加到五十五个师的决议，似乎无须重加考虑。在这一数字内，我们应建立十个装甲师，春季建立五个，夏季增加为七个，到1941年底共达十个。为执行这些军需供应计划，我们的兵工厂应全力以赴。在原则上，我同意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关于处理军需问题的方案，并认为，在这次战争中，不能采用1917--1918年那样的开炮射击规模。

4．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完成我本土和中东军队的装备。

最严重的弱点是：坦克和轻兵器的弹药，尤其是特种类型的弹药；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尤其是它们的弹药；迫击炮，尤其是迫击炮弹；还有来福枪。我们希望再从美国获得二十五万支来福枪，但不幸获悉，在1941年底以前，至多只能再制造五十万支。当然，随着我正规军之大批开往海外，势必要求国民自卫军和卫戍部队以远远超过现在的人数来保卫我本土。大大提高来福枪的生产力是极其必要的。

5．入侵的危险并不随冬季之来临而消失，来年德国可能以新奇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随着战事的进展，敌人越来越觉得有击败我们的必要，他们可能设计出现在还没有见过的各种渡海工具。应认为，实际的入侵永远在威胁着我们，但是，只要有重兵驻守本岛，这种威胁就未必能实现。除此以外，在1940--1941年可以预料到的唯一主要战场是中东。在那里，我们必须在海运和当地给养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投入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我们应预料到，我们将在埃及和苏丹，在土耳其、叙利亚或巴勒斯坦，还可能在伊拉克和波斯作战。应为这些战场准备十五个英国师、六个大洋洲师和至少六个印度师，但是这些师数并不是在上述五十五个师的范围之外的。人们不会想象，军火费用将接近上次大战的规模。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将成为主要因素。

6．对于敌人和敌人在欧洲或北非占领的地区，我们还可能进行两栖攻势作战。不过，这种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和物资应从以上总括提及的武器和物资中拨给。

7．鉴于德国陆军和空军装备的巨大规模，我们的任务，正如军需大臣正确地提醒我们的，确实是很艰巨的，但是，这次战争决不是一场互相用大批的人投射大量炮弹的战争。惟有发明新武器，尤其是借助科学的指导，才能最有效地应付敌人的优势兵力。比如说，现在正

从事于一系列的发明，以便在空中或地上，不管视力如何，也能发现和击中敌人的飞机。假如这些发明实现了我们所寄与的期望，则不但战略形势，而且军需情况也将大大改观。假如发射不旋转投射弹的武器可以获得弹药、导向器和其他辅助装置，使命中率比现在提高三四倍，则从地面重新占领空中的工作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海军将重新获得它以前所享有的大量的行动自由和力量，以采取攻势行动。陆军能够在许多地点登陆，而不会遇到"纳姆索斯"①那样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像优先重视空军那样，重视具有许多精密装置、前途无限的无线电测向器［雷达］的全部领域，事实上它是空军的一个主要部分。增加高级科学人员、训练将来操纵这类新武器和进行与此有关的研究工作的人员，是我们应当优先考虑和努力的工作。虽然现在改变现有计划还为时过早，但可以预料，这将大大地节省高射炮和弹药。

①在纳姆索斯（挪威港口--译者），对敌人的空中攻击毫无防御。

8．在1941年春季以前，除了敌人的大举入侵--看来未必实现--以外，还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大量开支或消耗军火的情形。虽然在中东随时可能展开激烈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但因运输增援部队和军需品有困难，所以兵员和开支的数目将受到限制。因此，如果不受干扰，我们将有八个月的时间用来大大改善军事装备的生产，在此期间内，可望稳步而迅速地积累军需品。我们的一切信贷和原料来源，尤其是技术工人，都必须集中地使用在这一用途上。

我的同僚们全都同意这项政策，各部也立即按照这项政策行动。

※　　※　　※

在10月份，我发现，我必须补充一份有关优先权的备忘录，优先权在各部之间引起了激烈的竞争，每个部都竭力争取自己的优先地位。优先权

首相的备忘录

1940年10月15日

1．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最高优先权，应给予我们所说的无线电部门。这一部门需要科学家、无线电专家、各级熟练工人和高级材料。我们作战的胜利和我们将来的战略，特别是海军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依靠这方面的进展。我们必须大大提高高射炮的准确性，给我们

的军舰和港口以更有效的保护。我们不仅要满怀信心地从各方面推进研究和试验工作，而且还要努力生产，经过数次挫折后，我们定可获得成功。

2．为了执行业经批准的目标计划，应给予飞机生产以天字第一号的优先权。有关部门的人员有职责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滥用这种优先权，避免不必要地妨碍其他重要部门。

为此，他们应按季度，或者，如果可行的话，按月份，事先计划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物资，以便将所有剩余部分能立即提供其他方面使用。在优先权的行使中，不能认为飞机生产完全可以垄断任何有限物资的供应。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

业经批准的飞机生产部的需要量要占用全部供应量，则虽有损于飞机的生产，也要从中特别拨出一部分来，供其他部门或其他方面最低的基本需要。如对这种划拨持有异议，应提交内阁裁决。

3．目前我们要建立五个装甲师和相当于另外三个师的装甲旅。这还不够。我们不能希望在人数上与敌人比谁的多，因此，必须要装甲战车的数量特别大。十个装甲师是我们1941年底的目标。因此，陆军应仔细审查他们对摩托车辆的需要，并从美国大批购买摩托车。防卫这个小岛的本土防卫部队，因已有各种高度发展的交通之便，故不能同样享有在国外作战的各师所需要的交通工具。他们应临时斟酌情况设法解决。一个参谋人员如果只凭理想办事，要求过高就不会对国家有所裨益，因为他只知道一再增加他的要求，直到总数庞大，难以应付。应就摩托车辆以及第一、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上的下列各英国师提出报告：

（1）国外作战部队，

（2）本土防卫部队，

（3）海岸警备部队。

任何借题发挥，制造困难的企图，在这物资缺乏的时刻都对我们有所不利。

在英国国内，只要可能就应利用马驭车辆以补摩托车之不足。我们曾经不明智地把我们的许多马匹卖给德国，不过现在在爱尔兰马匹还很多。

4．应对"落后的武器"的生产给以特殊的帮助并偶尔临时给以优先权，在这些武器中，要特别提出以下两种：

（1）来福枪。

（2）轻武器弹药--特别是特殊类型的弹药。应积极设法使新工厂投入生产。在年底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十六个月，还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用十二个月就足以建起一个弹药厂。因为军队没有像原先预料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才幸而逃过了这种过失所造成的最坏的后果。

迫击炮弹和反坦克炮弹的生产情况特别不能令人满意，必须设法予以改善。

在提交生产委员会和我的周报中，这种"落后的武器"的生产应为内容之一。

5．在小型舰艇和反潜舰只的建造方面，海军应行使其现有的优先权。这也适用于商船和登陆艇的建造。凡在1941年内不能竣工的一切较大的船只，应容许延期。必须作出计划，推进一切不与优先需要相抵触的工序和部件制造。尽量向美国订购钢板和装甲板。

到9月中旬，入侵的威胁似已近在眼前，因而不能再调派重要部队到东方去，特别是因为他们必须绕航好望角。多佛尔地区的形势十分紧迫，我到那里视察之后，便决定在数星期内暂缓把新西兰军和余留下来的两个坦克营调到中东。

同时，我还掌握了三艘人们称作"格伦［公司］船"的快速运输船，以备紧急时冲过地中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17日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从多佛尔海角的前沿阵地撤走新西兰旅。那两个巡逻战车营也不得离去。暂缓运送澳大利亚部队，让整个运输船队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才启航，岂不更好?

总之，部队绕航好望角，是不能及时到达，以有助于埃及一触即发的战事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却能发挥莫大的作用。也许等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海军部可能准备冒较大的危险了。不管怎样，真要使新西兰部队和这几个坦克营在整个10月份内不能在两个战场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作战，那是令人难以容许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19日

请注意，不要让"格伦船"离去，否则，就不能在需要迫切、值得冒险一试的时候取道地中海运送增援的装甲部队。

我不愿意到时听人说没有适当的船只可用。

请告知，如果我们决定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把一支运输船队从地中海西部开往东部，还有什么其他船只可供使用?

虽然这是一个晴朗的9月，但我们对霾雾怀有戒心。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0年9月16日请将第一海务大臣送来的这份报告［关于敌人在雾中登陆］的副本交给参谋长委员会，转送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并对这份报告作这样的补充："我认为雾是一种最严重的危险，因为雾有碍于双方的空军作战，不利于我们的炮队，妨碍我海军进行有组织的轰击，并且特别有利于敌人用潜入战术，建立登陆据点。万一下雾，则须在夜间和凌晨对敌人准备侵犯出发的港口投下最猛烈的空中弹幕。我愿意知道，在以下的天气条件下，海军打算用小型舰队在夜晚和黎明采取什么行动：（1）如果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雾，在英国方面的浓，在法国方面的薄；（2）如果两方面的雾都一样。

"我们是否建议利用无线电帮助导航？"

"在不断的轰炸下，敌人将因长期等待而陷于精疲力竭。

不过，雾仍旧是我们的敌人。"

尽管有这一切危险，但还是不要使士兵过度疲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9月18日

请征询参谋长委员会，由于天气恶劣，是否可以将一级警报酌情放宽为二级警报。请就此向我提出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18日请打听一下，是否有办法在敌人准备侵犯出发的一个或数个港湾撒布一层易燃的油料。这只不过是火烧战船的老把戏加上现代化的改良而已，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时代，就已经在敦刻尔克试用过了。①海军部一定会想出些办法。

①当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西摩尔勋爵曾率战舰数只驻扎敦刻尔克，以监视西班牙帕尔玛公爵所统率的两万名地面部队，他所统率的舰只曾在敦刻尔克海域攻击西班牙舰队。--译者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9月18日

德·王尔德厂的弹药极端重要。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显然认为工厂之被炸是一个颇大的打击。在你离开伍尔威奇去养病的那个星期中，产量降至三万八千发，其中的原因，我是十分了解的，我相信产量会恢复起来。请将你对以后四个星期的估计见告。如果有恢复的希望，我们就可稍稍挪用我们的备用物资。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9月25日

现送上我对统计局编制的轻武器弹药最近的生产统计表的意见。这些数字使我极其担忧。特别是德·王尔德厂的弹药，它们最有用，而受到的打击也最严重。在我看来，不仅是在第七号和第八号子弹的整个范围内，而且在德·王尔德厂弹药和穿甲弹方面都似乎应作最大的努力，我深深体会到你的困难。请告诉我，你在什么方面需要我帮助你克服困难?

请读者对我下面的一份备忘录多加原谅。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9月18日

你当然能购买一面新的海军旗。我每天早晨看见那面脏了的东西就难过。

※　　※　　※

新成立的飞机生产部所取得的成果，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9月21日

你交来的5月10日至8月30日各种类型的战斗机大见提高的生产数字，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如果你能把同样的数字计划到即将到来的9月30日，那我就向内阁宣读这些数字，而不采取传阅的办法。但是，如9月份的数字须迟至10月才能编好，那么，我就［把手头这一份］向内阁宣读。

你和你的部，对国家的贡献甚大。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9月25日

在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使我不得不请你将英王陛下政府最热诚的感谢和祝贺转致你主持的飞机生产部。

※　　※　　※

陆军大臣在突击队或冲锋队的问题上，同陆军部以及陆军的成见发生冲突；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我都一直设法帮助陆军大臣解决这件

事情。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25日

我一直在思索我们那一天晚上畅所欲言的谈话，并且我觉得应当给你写信，因为我听说关于突击部队的整个地位发生了问题。有人告诉我们，"不再招募了"，而且他们的前途也处在变化之中。因此，我想，我应写信告诉你，我是如此深刻地感觉到，德国无论在上次大战或此次大战中都曾正确地利用了冲锋队。1918年，对我们非常危险的渗入战就是冲锋队干的，而且，在1918年的最后四个月里，最后保卫德国的任务也主要是由许多部署得当、勇敢战斗的机关枪阵地的战士担负的。在这次战争中，所有这些因素更有所加强。法国的失败，是由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少数的装备精良的德国·精·锐·部·队一战而造成的，而后大批的德国陆军尾随而来，整顿征服的土地，并加以占领。如果我们要在1941年采取战斗行动，在性质上必须是水陆结合的，必然会有许多进行小规模战斗的机会，这一切都要依靠轻装而机警的部队出敌不意地登陆，他们要善于像一群猎犬似的行动，而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地大队伍进行。正规军现在已变得组织如此严密，装备如此复杂，运输设备如此庞大，以致很难在任何时间紧迫的战斗中使用他们。

因此，为了种种理由，我们必须实现组织冲锋队或突击部队的想法。我已要求抽调五千名伞兵，而且我们还至少要有一万名这种能够作闪电行动的小型"兄弟团"。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占领某些阵地，然后给予受过高度训练的正规军以进行大规模的战斗的机会。

因此，我希望，在你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前此采取的政策或使所有召集起来的志愿人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前，请给我同你谈谈这个问题的机会。

陆军部的反对非常固执，而且，军阶愈低的人，反对愈强烈。对于那些毕生从事于常备军正规训练的军人来说，一想到那些身着便装、自由散漫的大批"非正规军"，竟自隐然藐视正规军队的能力和勇敢，便觉得不胜愤慨。我们许多个最精锐的团的团长都大为不满。"他们能做到的事，我的营哪一样做不到？这个计划使整个陆军失去了它的威信和最优秀的官兵。我们在1918年就没有搞这一套，为什么现在

要搞呢？"对这类感触即便不同情也很容易理解。陆军部听取了他们的不平之鸣，但是我却抓得很紧。

※　　※　　※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9月8日

你告诉我说，你完全同意我对这些特种部队所提出的看法，并且要结束他们所处的那种地位不稳定的局面。不幸，这些部队迄今还不了解是否有什么布置。他们还不知道已经不打算解散他们了。虽然有一张申请人名单，但是所有的招募工作都已停顿，甚至不准他们去召集那些志愿参加而且经过考查批准的人。虽然这些部队都是由我们最优秀的、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组成，但是他们目前的装备只有来福枪，如果把他们投入抵抗侵略的混战，那恐怕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我希望，你能保证做到你的命令一下，能立即得到执行。或者请你向我解释一下，你的决定之所以未能贯彻，究竟是受到了什么阻碍。在我供职军事部门的长期经验中，我感到往往有这样一种危险，凡是与军队的偏见相反的事，总要遭到本机构中的低一级官员的阻挠或耽搁。要解决这种问题，只有用惩一儆百的办法。当部属见到这种情况后，你就可以指挥如意了。

如果你今晚可以同我共进晚餐，或许你会将此事见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9月21日

我对于突击部队的装备状况有所不满。不发给他们充分的作训练之用的装备--作战用的装备就更少了--就等于浪费优秀的人材。

务请就下列各点向我提出报告：

（1）对各突击部队已经发了些什么装备？

（2）这些部队所需装备的规模如何？

（3）为训练之用，可以立即发给他们什么装备？

我希望每周得到一份说明各突击部队装备情况的详细统计表。

※　　※　　※

首相致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阿兰·布鲁克爵士］

1940年9月21日

我们时常听说德国将如何侵入我辽阔的海岸，说他们打算用二十五万人登陆，随后还要发展大有希望的登陆据点。为应付敌人的这类进攻，我海岸的防卫组织看来还部署得非常得法。一个海岛防御海上入侵的困难，往往在于敌人集中非常优越的兵力于某一点。但是，如果敌人兵力分散得太稀疏，那么，即使大部分能够登陆，他们也将遇到分布在沿岸各处同等的或更加优越的兵力。这样就形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与另一条薄弱的战线对峙的局面。既然我能立即想象到：敌人将集中兵力进攻，向前推进，随后用大部队来攻击我们的薄弱防线，我便很难看出：敌人用许多小股部队登陆，而其中没有一个小股部队拥有足以突破我组织严密的海岸防线的力量，那有什么用处。如果他们在渡海途中损失十万人，另外有十五万人被堵截在岸上，那么，这样的登陆势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还没有等到我们的后备队投入战斗，敌人便已遭受莫大的损失了。因此，人们传说的德国的这个登陆计划，如果真的准备实施的话，我认为那倒非常适合我们的心意。要是他们用重兵攻击若干特别选定的地点，那倒危险得多了。

当我们下次会面时，你大概愿意谈谈这件事吧！

※　　※　　※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意大利进攻埃及的担忧，还没有指挥这次进攻的格拉齐亚尼元帅那样踌躇不安。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940年8月8日。格拉齐亚尼来访，他在谈话中，把进攻埃及当作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并且说，我们目前的准备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他攻击巴多格里奥，说他没有抑制领袖的进取精神--这件事"表明对于一个了解非洲的人来说，他必定是优柔寡断的，或者更往坏处说，是居心不良。那里的水源大感不足。我们会走向失败，在沙漠中，一打败仗就必然会引起迅速而全面的崩溃"。

我把这事报告了领袖，他极其烦恼，因为他上次同格拉齐亚尼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是：好像日内即将开始进攻。格拉齐亚尼并没有向我提到日期。他根本不愿意发动进攻，或者，无论如何在这两三个月内是不进攻的。墨索里尼在结束谈话时说，"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至少希望提升一级的人去做，而格拉齐亚尼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他的元帅的位置。"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281页。

一个月以后，总司令要求再延期一个月，但是墨索里尼回答道，假使他不在星期一进攻，就撤换他。元帅答应遵命。

齐亚诺说，"从来没有一次军事行动是在司令官如此不愿意的情形下进行的。"

9月13日，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开始了期待已久的行动，越过埃及边境，向前推进。①他们的军队共有六个步兵师和八个坦克营。我们的掩护部队包括三营步兵，一营坦克，三个炮兵中队，两个装甲车队。他们奉命边战边退，由于他们的素质和适应沙漠的优点，所以宜于这种战法。意大利军队是从猛烈轰击我苏卢姆这一边境市镇附近的阵地开始进攻的。

当硝烟和尘土消失以后，看见意军的阵容异常整齐。在前面，前后左右整齐地排列着摩托车部队；后面是轻坦克和几排摩托车辆。用一位英国上校的话来说，这番景象就好像"奥尔德肖特的长谷地方举行的诞辰庆祝会"②。面对着这样堂堂的阵势，第三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缓缓撤退，同时，我们的炮兵对如此宽宏大量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数目标加以猛轰。再往南，敌人有两个纵队向绵亘的山脉以南的辽阔沙漠移动，这条山脉与海岸平行，只能在哈尔伐亚--"地狱的火山口"--穿过，这地方在我们后来的历次战斗中都起了作用。每一个意大利纵队都拥有好几百车辆，有坦克、反坦克炮，前面是炮兵，乘坐卡车的步兵在中央。我们把他们屡次运用的这种阵势称作"刺猬"。在这一支庞大队伍的面前，我军撤退了，利用每一个机会袭击这些行动古怪、举棋不定的敌人。后来格拉齐亚尼解释说，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计划，不在沙漠上进行包围运动，而"把我的全军集结于左翼，以便沿着海岸火速到达西迪巴拉尼"。因此，这支庞大的意大利队伍便缓缓地按两条平行的路线沿着岸边公路前进。他们用乘坐卡车的步兵分批进攻，每批五十辆。在四天当中，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巧妙地从苏卢姆撤退到互相连接的阵地上，边退边予敌人以重创。

①见第545页地图（原书页码。--译者）。

②奥尔德肖特为英国汉普郡的一市镇，距伦敦三十五哩，为英国著名军事学校的所在地。诞辰指英王诞辰。--译者

17日，意军到达西迪巴拉尼。我们伤亡四十人，而敌人的伤亡则十倍于我，另外，被破坏的车辆有一百五十辆。在这里，意军的交通

线便延长了六十哩；他们停顿下来，打算在这里驻守三个月。他们不断受到我方小机动纵队的袭击，在给养补充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齐亚诺说，墨索里尼起初是"欣喜欲狂。他已负起这次进攻的全部责任，并且很骄傲地说他做得对"，但是当辗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的兴头便逐渐消失了。不过，我们在伦敦看来，在两三个月之内，一定有一支比我们所能集结的部队多得多的意军，将再次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埃及三角洲。另外，德军随时有出现于战场的可能！当然，我们不能以为格拉齐亚尼在进军后会长期按兵不动。我们有理由假定要在马特鲁港将打场大战。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迫切需要的装甲部队绕过好望角到来，没有耽误时间，产生不利的影响。

※　　※　　※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9月14日

我希望装甲旅能及时到达。我曾深信不疑能取道地中海安全运送该装甲旅，从而避免担心它不能及时到达的危险。不过，要记得，韦维尔将军本人曾赞同海、陆、空军几位总司令的声明，认为埃及的形势不值得冒此危险。正是由于这篇声明，才使我不能否决海军部的反对意见，否则，我必断然否决。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9月19日

（请伊斯梅将军过目。）

增援的装甲部队现已到达亚丁湾。我们深信，韦维尔将军当已作好一切安排，以便把他们尽早投入战斗。但愿如此。

没有像比弗布鲁克勋爵这样的人在码头上等着把他们送往前线，使我感到遗憾。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不知曾否考虑过以下的办法比较妥善，即：经苏伊士运河把这些车辆运往亚历山大，并在前线附近卸下，或者，在苏伊士集结专用列车和车皮、起重机以及其他设备。这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应由此间审查。在此以前，先拟一份电报，探询一下对这两种办法的意见以及韦维尔将军现在作了哪些安排。对这件事情，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要抓紧。

我一直为马耳他岛提心吊胆，该岛似乎毫无防御能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帝国参谋总长1940年9月21日这封［来自马耳他总督和驻军总司令的］电报证实了我对马耳他的忧虑。平均起来，每一个营要保卫十五哩的海滩防线，而且没有值得一提的后备力量准备反攻，结果将使该岛对于敌人的登陆部队将束手无策。你不要忘记，我们并未控制马耳他周围的海域。因此，看来危险是极大的。我本来认为需要四个营，但是由于运输舰只从西地中海行驶困难，所以目前只好满足于两个营。我们必须觅得两个精锐的营。在抽调方面显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　　※　　※

当我回忆这一切忧虑时，我想起了一个老人的故事，他临终时在床上说，他生平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忧虑，但是，他所忧虑的事却大都没有发生。对于我在1940年9月的生活来说，的确如此。德国在不列颠的空战中遭到败北。他们也未进行渡海入侵不列颠的尝试。事实上，这时希特勒已把目光转向东方了。意大利没有加紧进攻埃及。绕航好望角远道运去的坦克旅也及时到达，实际上，在9月间的马特鲁港的防卫战中倒没有用上，而是用在后来对我更为有利的一次战斗中了。在马耳他遭受到剧烈的空袭以前，我们已经找到了增援的办法，而且任何时候也没有人敢在这个要塞岛屿试图登陆。9月份就这样度过去了。

第二十四章　达喀尔

援助戴高乐的重要性--解放达喀尔的计划--支援自由法国军队的必要--我于1940年8月8日发出的备忘录--战时内阁批准"威吓"作战计划--拖延和泄密的危险--"雅克"传来的消息--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寻获法国巡洋舰--在白厅的失败--为时已晚--我建议战时内阁放弃这个计划--司令官们急欲进攻--戴高乐将军坚持--战时内阁授与各司令官便宜行事的全权--我致史末资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对达喀尔的进攻--军舰对炮台--维希法国的顽强抵抗--我海军的损失颇大--内阁和各司令官同意罢手--内阁和战地司令官的主张一变再变--为各司令官申述理由--议会不要求解释。

在这一时期，英王陛下政府非常重视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援助，为的是将法国的非洲属地和殖民地，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属地和殖民地，争取过来。我们获悉，这一切地区的大部分法国军官、官员和商人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因祖035国之突然战败而感到震惊，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尚未沦入希特勒的军队和贝当的伪政权之手，所以并无投降之意。在他们的眼中，戴高乐就好像是漆黑的夜晚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距离给了他们时间，而时间又给了他们机会。

一旦确知卡萨布兰卡已非我方兵力所能达到，我自然就想到了达喀尔。作为我个人的法国事务顾问机构而组织起来的那个小型工作委员会，对整个这件事的筹划，既富有信心而又十分积极。关于运送法国军队到西非登陆的拟议，我已于1940年8月3日晚从契克斯发出了批准书。戴高乐将军、斯皮尔斯少将和莫顿少校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提纲，目的是要在西非升起自由法国的旗帜，占领达喀尔，从而为戴高乐把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团结起来，然后再争取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卡特鲁将军预定从印度支那前来英国，准备在法属北非殖民地获得解放后，充任该地区的指挥。

8月4日，参谋长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计划委员会详细拟定的计划，并起草了向战时内阁提出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的方案是以下面的三个前提为基础的：第一，这些军队必须装备齐全，用船载运，以便能在任何法属西非港口登陆；

第二，这支远征军应全部由自由法国军队组成，除运输军队的船只及其护航军舰外，不包括任何英国人员；第三，此事应作为法国人之间的事来处理，从而使远征军登陆时不致遇到有效的抵抗。

自由法国军队的实力约有二千五百人，包括两个营、一个坦克连、数排炮兵和工兵、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对该战斗机小队应由我方供给"旋风"式飞机。这支军队可于8月10日在奥尔德肖特准备停当，估计运输船只和补给船只可于8月13日从利物浦启航，而军队运输船则在19日到23日之间出发，于28日抵达达喀尔，或者在几天之后到达其他港口，如科纳克里和杜阿拉。战时内阁在8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些方案。

不久以后，情况清楚了：戴高乐所要求的英国援助，比参谋长委员会所估计的多。因此，他们向我说，这将使我们承担的义务比以前预料的大，时间也更长，而且这支远征军也将开始失去自由法国的色彩。这时，我们人力、物力的供应已非常紧张，因而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再事增加的要求。不过，8月6日，我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会谈，并于8月7日晚11时召开一次参谋长委员会，讨论这一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自由法国军队登陆最好的地点是达喀尔。我声称，为了保证这支远征军的成功，英国军队应予以充分的支援，我要求他们根据这种方针拟出一个较大的计划。三军参谋长详细讨论了我们改善与维希的关系的政策和我们引导法国殖民地反对德国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说，戴高乐的行动，可能导致既同法国本土又同法国殖民地作战。虽然如此，如果当地的自由法国的谍报人员和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报告认为形势有利，他们就主张远征军前往。因此，我便在8月8日凌晨发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亚总督的来电说，在维希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下，德国势力有迅速伸展到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危险。除非我们采取神速而有力的行动，否则，由德国空军支援的强大的潜艇基地行将遍布于西非沿岸一带，如同欧洲西海岸一样，使我们难以接近，而只有德国人能使用。

2．自从内阁极力想在卡萨布兰卡采取行动并派遣达夫·库珀先生和戈特勋爵前往以后，迄今已有六个星期了，但是毫无结果。当地的

法国人抱有敌对态度。参谋长委员会又不能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局势显然已大为恶化。

3．使戴高乐将军尽早取得达喀尔，对英国利益似乎极为重要。如果他的秘密使者报告，能和平占领该处，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则应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和英国军队，并给予充分的海军掩护。行动一经开始，必须贯彻到底。戴高乐当可使此次行动具有一种法国的色彩，一旦成功，当然应由他的政府控制该地区，但是我们必须提供这一行动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足的兵力。

4．参谋长委员会应制定一项占领达喀尔的计划。在制定计划中，他们应把下列各项看作现已具备的条件：（1）戴高乐的军队以及所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法国军舰；（2）强大的英国海军，既能控制附近的法国军舰，又可掩护登陆；（3）装备齐全的一旅波兰军队；（4）皇家海军陆战旅，该旅原拟用于大西洋岛屿，但可尽先用来帮助戴高乐的军队登陆，或者换一个办法，从罗杰·凯斯爵士的军队中抽调突击队；（5）或由航空母舰，或由英属西非殖民地起飞的飞机，给以适当的空中支援。

5．立即作出一个计划，并配合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安排日期。

6．不打算在占领达喀尔后用英国军队驻守。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将宣布成立，并须自己维持自己，英国的援助只限于适当的供应，当然还要防止德国化的法国从海上侵袭。如果戴高乐不能长久抵御空袭和空降部队，我们便在破坏港口的一切设施之后，把他带走。当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夺取悬挂法国国旗的"黎歇留"号战舰，并把它修好。波兰人和比利时人可以取回他们的黄金，那是法国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为安全而运往非洲的。

7．为实现这一计划，最关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方便，就以英国船只作为运输舰，不过要悬挂法国国旗。关于英国运输舰换升法国国旗一事，不需要枢密院的命令或经过立法程序。

8．关于法国宣战的危险以及是否应对它进行拉拢的问题，留待内阁解决。

※　　※　　※

8月13日，我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件事，说明它已超出原来纯系法国远征军的计划范围。我的同僚们曾审查了以下的细节：在假定将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在黎明时分，用六个分遣队在达喀尔附近的六处海滩登陆，以便分散防守部队的力量。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个计划，但须请外交大臣对维希法国宣战的可能性加以考虑。尽我的能力对形势作了一番衡量以后，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形。这时，我已决定要冒这一次险了。我同意任命约翰·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欧文陆军少将担任这支远征军的司令。他们在8月12日晚上到契克斯来见我，我们把这件成败难卜的复杂的事情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研究了一番。我亲自拟定了给他们的指示。

于是，我对这次以"威吓"为代号的达喀尔远征的发起和鼓动，便负起了非比寻常的责任。虽然我觉得我们不能处处得利，而且也的确遇到过不幸的事，但是我从来未曾后悔过。达喀尔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方，而争取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很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得这些结果，我深深相信维希法国不会宣战。英国的顽强抵抗和美国的坚定态度，在法国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如果我们获胜，维希政府只会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以他们的抵抗得力，向德国主子请功。最严重的危险是战斗的时间拖长。不过，在这些日子里，再严重的危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见惯了。我意识到，纵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已拮据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也还能勉强应付。在德国对我本土的入侵日益临近，不断加紧的时候，我们尚且毫不吝惜地把坦克车的一半运送给韦维尔去保卫埃及。相形之下，这一次，真是不值一提。我们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都是些坚强不屈的人，越来越主张采取积极争取胜利的手段。于是，发出了所有有关的命令，事事都在令出必行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

我们当前的两种危险是拖延和泄密，而前者又加重了后者的危险。这时，在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是一群流亡在外、从事于武装反对统治着本国的现政府的英雄。他们情愿向自己的同胞开火，同意用英国大炮击沉法国的军舰。他们的领袖都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他们情绪紧张，乃至举动轻率，也是难免的，谁能责怪他们呢？战时内阁要命令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只需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几位司令和参谋长

委员会中的人就行了，此外，就无需告诉另外任何一个人。但是，戴高乐将军必须说服他的那群豪放的法国人同他一道干。所以许多人就必然会知道一切。在法国军队中，达喀尔已经成为共同的话题。在利物浦一家饭馆的宴会上，法国军官在敬酒时高喊"达喀尔！"我们进攻用的登陆艇必须用拖车从朴次茅斯附近穿过英格兰运到利物浦，而且护送人员又全身热带装备。

我们大家都处于战争的初期阶段。这时，本土的保密工作，与后来在"火炬"和"霸王"两个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采取的保密措施，简直不能相比。

此外，还有拖延的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9月8日进攻，但是现在看来主力军必须先到弗里敦去加油和进行最后的整顿。计划原来是按照法国运输船以十二浬的时速在十六天中到达达喀尔的日程拟定的。但是发现，装载着摩托车辆的船只时速只能达到八九浬，这一情况直到装船的时候才发现，向上报告，这时再改装快船也要损失时间，于事无补。总计比原定日期不可避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为对船速的估计错误，三天是由于装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难，还有两天是用来在弗里敦加油。现在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时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军各参谋长和戴高乐将军参加的会议，并且，根据记录，我对这个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舰队将于黎明到达达喀尔，飞机将在该城上空投下标语和传单，英国分遣舰队将停留在远处，而法国舰只则开往港口。一位使者将乘坐一只插着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侦察艇驶入港口，带着一封致当地总督的信，说明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已经到达。在信中，戴高乐将军将着重指出，他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解救达喀尔，免遭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并且还给驻军和居民带来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总督表示服从，便万事大吉；如果不是这样，而且海岸防御部队还要开火，那么，英国分遣舰队就逼近该港。如果抵抗持续不止，则英国军舰便向法国炮兵阵地开炮，不过要极力抑制。如果遇到顽强的抵抗，则英国军队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抵抗。要紧的是：务必在傍晚结束战斗，由戴高乐掌握达喀尔。

戴高乐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22日，我们再次会晤，外交大臣向我读了一封揭露泄密的信。至于这次泄密到底影响如何，谁也不知道。海军用于攻势作战的优点，即在于一经出动没有人能够确知它将攻打何处。大海是宽阔的，大洋更是广阔无边。以热带装备作为一条线索，也只不过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国人的妻子有与维希联系的嫌疑，据说，她认为集结于默尔西河的运输船是开往地中海的。即便"达喀尔"三字一时不慎，传了出去，那也是一个无从猜测的谜。当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经验而机警的时候，这种"保密"的办法发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时间的拖延使我担忧，使我不胜为难。至于是不是泄密了，谁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内阁在8月27日最后一致批准，开始行动。于是以9月19日为预定日期。

※　　※　　※

9月9日下午6时24分，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打电报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思海军上将，说在直布罗陀海岸有一个约会，他还向外交部再次报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传来的消息。法国分遣舰队可能试图驶过海峡，向西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预计此事可能发生于未来七十二小时。

这位上将并不是进攻达喀尔计划的幕中人，所以对此并未采取特别的行动。从丹吉尔同时也拍来了一封相同的电报给外交部，该电于10日上午7时50分收到。这时我们在伦敦正在遭受几乎是继续不停的轰炸。由于在空袭中工作屡屡停顿，密码部门积压了许多未译的电报。这封电报并未标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译。直到9月14日方译好准备分发，这时，才终于送到了海军部。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第二条线索。驻在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时得到法国海军部的正式通知说，有三艘"乔治·雷格"型的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已经离开土伦，准备在11日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作法，是当时维希政府已经承认了的正规程序，而且也是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慎重措施。这位英国海军武官立刻报告了海军部和驻在直布罗陀的诺思海军上将。海军部在9月10日晚11时50分接获这个消息。电报译出后，送给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转送给（海外）作战司司长。这位军官本来应当对这封电报的莫大重要性一目了然，因为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次达喀尔的远征。但是，他没有即时采取

行动，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把这封电报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一起送出。由于这一错误，当时他的上司们对他都很不高兴。

不过，当"烈性"号驱逐舰在地中海巡逻的时候，曾于9月11日上午5时15分在直布罗陀以东五十哩的海域内发现了这些法国舰只，并且随即报告了诺思海军上将。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在午夜零时8分发出的消息。晨7时，他命令"声威"号在一小时内升火待发，等待海军部的指示。由于作战司司长的错误，以及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另一封电报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搁，所以第一海务大臣直到三军各参谋长在内阁开会时，才知道"烈性"号驱逐舰发来了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部，命令"声威"号及所属驱逐舰升火待发。它们已经升火待发了。他接着就来到战时内阁。然而，由于分别发来的这两封电报--一封来自驻丹吉尔的总领事，另一封来自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正巧都被延误，而且各个部门都未加以重视，所以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如果这位总领事把头一封电报标明"重要"二字；或者，驻直布罗陀的这两位海军上将虽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觉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战司司长把第二封来电尽先送出，使第一海务大臣加以注意，并立刻阅读，那么，"声威"号当可拦阻这支法国舰队与之谈判，以等待明确的命令；战时内阁一定会发出明确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战时内阁会议之前，由我发出。

结果，所有我们的安排都宣告失败，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遂于11日上午8时35分开足马力（二十五浬）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开往非洲海岸。战时内阁闻悉后，立即指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命令"声威"号与法国军舰进行接触，询问它们的目的地，并声明，不准它们前往任何德国占领的港口。如果对方答称是开往南方，就应该告诉他们只能开到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它们进行跟踪。如果它们试图驶过卡萨布兰卡开往达喀尔，则应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12和13两日霾雾笼罩卡萨布兰卡。有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落；关于另外的军舰驶入卡萨布兰卡港的报告又互相矛盾；这时"声威"号及其他驱逐舰便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准备拦截这支法国分遣舰队。13日下午4时20分，"声威"号接获无线电报

告说，在卡萨布兰卡没有巡洋舰。其实，它们早已远远地开向南方，正全速向达喀尔开去。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机会。我们的远征军及其强大的护航舰队现在已经开到达喀尔以南，即将抵达弗里敦。9月14日上午12时16分，海军部通知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法国巡洋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并命令他阻止它们开进达喀尔。他应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舰只，包括"坎伯兰"号在内；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即便没有驱逐舰掩护，也应出动它的飞机作战。因此"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和"坎伯兰"号以及"皇家方舟"号便掉转舰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开，以便在达喀尔以北形成一条巡逻线。直到9月14日晚它们才到达巡逻水域。这时，那支法国分遣队的舰只早已在达喀尔港下锚，张开了甲板上的布篷。

这一段意外的事情决定了法英远征达喀尔的命运。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应当放弃这次远征。不费一兵一卒地登陆并由戴高乐将军占领达喀尔的全盘计划，看来，由于这支法国分遣舰队的到达已经失败，它们很可能载有援兵、优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维希政府的官员，去加强当地总督的决心、诱惑驻军并控制炮台。好在我们可以打消这个计划，而不致丧失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把这支远征军转移到杜阿拉去掩护戴高乐将军对法属喀麦隆采取的军事行动，然后将这些舰只和运输船遣散或调回本国。

于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概述了进占达喀尔计划自始至终的经过，谈到了从原定的9月13日往后延期的严重后果，谈到了各方面的情报泄露以及不幸让法国军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然后我宣称，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因而这一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了。内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在当天下午2时对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

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　　※　　※

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曾仔细地用书面列明他的一切顾虑。因此，我对于他们现在想把这个错综复杂、半政治性的作战计划付诸实验的高昂的热情感到惊喜。如果现场的军人认为此时应当大干，而且敢于大干，我们当然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干，所以我在9月16日下午11时52分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你们有对整个形势自行判断的充分自由，并请与戴高乐进行磋商，我们对你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均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不久，又收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他希望执行原来的计划。他说："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它新近否决从海上直接进攻达喀尔的决定，我要求，至少要当地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部队立即惠予协作，支援并掩护这场由我本人率领、用我自己的军队从内地进攻达喀尔的战斗。"①

①1940年9月17日上午11时55分收到。

这时，我们的司令官报告说：①

①海军部于1940年9月18日上午7时56分收到。

在今日的会议上，戴高乐坚持有及早对达喀尔下手的必要。……有人告诉他，如果派特工人员到达喀尔进行酝酿，不过多地延误应该采取的行动，并避免在行动中带有过于浓厚的英国色彩，则他很可能

在达喀尔得到有力的支持。他的特工人员已经在巴瑟斯特准备好了，而且也得到了指示。戴高乐现在建议，原定可不遇抵抗而进入达喀尔港口的计划应照旧进行，如果失败，自由法国部队将试行在律菲斯克登陆，遇必要时则由海空军支持，然后由此向达喀尔推进。英国部队只是在建立桥头阵地以后，需要他们支援时，才进行登陆……

对一切因素慎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这三艘巡洋舰虽到达达喀尔但并未怎么增加我们一向甘冒的危险，以致使我们应该放弃这一企图。因此，我们建议接受戴高乐的新建议，如果他失败了，则英国军队就应当着手登陆，像以前计划的那样尽力把他扶持起来。我们认为，增加［我们］海军的实力无论如何是最关重要的。

行动计划应在接到陛下政府的决定后四日内执行。

最后，欧文少将给帝国总参谋长来电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这一作战计划中，我曾承担了种种风险，从纯军事的观点说，这些风险本来是不应贸然承担的。

新接获的情报表明，这些风险有加重之势，但是，鉴于最后显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戴高乐也曾答应，在必要的时候，与英国军队合作到底，并且，他也不逃避将在法国人之间进行战斗的责任。

战时内阁于17日下午9时再度开会。一致同意由司令官便宜行事。最后的决定延至次日中午方才作出，因为知道差不多要一个星期以后方能发动进攻，所以不会耽搁时间。出于内阁的要求，我草拟了以下发给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司令官的电报：

我们在此间不能判明各个不同方案的利弊。我们授与你们全权，为实现这次远征的原有目的，可便宜行事，按照你们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进行。应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这封电报是在9月18日下午1时20分发出的。

※　　※　　※

现在就只等结果了。19日，第一海务大臣报称，法国分遣舰队或其中的一部分正离开达喀尔向南驶去。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该舰队曾把具有维希思想的部队、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运到达喀尔。遭遇剧烈抵抗的可能性随着新补充的军队的到来而愈益增加。势必有一场激烈

战斗。我的那些性格顽强、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同僚（在战争中正应如此）和我一样，都有一种等着事件自然发展的本能，因此，光听取各种报告，但什么意见也不发表。

20日，庞德海军上将告诉我们说，法国巡洋舰"普里莫格"号已被我"康沃尔"号和"德里"号截获，该舰已同意开往卡萨布兰卡，现在被押送那里。被"澳大利亚"号发现的那三艘法国军舰，原来是巡洋舰"乔治·莱格"号、"蒙卡"号和"光荣"号。19日中午，"坎伯兰"号与"澳大利亚"号会合，继续跟踪维希舰只，直到傍晚。这时，那几艘军舰转向北方，并把速度从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追逐。我们赶不上它们。下午9时，"光荣"号有一部发动机发生了障碍，前进的速度不能超过十五浬。它的舰长同意在"澳大利亚"号的押送下，回到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预计在午夜时分驶过达喀尔；"澳大利亚"号的舰长通知"光荣"号舰长说，如果受到潜艇的袭击，他应立刻把舰只沉没。无疑，"光荣"号舰长把这话告诉了达喀尔当局，因此，安然驶过了该地。追踪另外两艘维希罕舰的"坎伯兰"号，在一场暴雨中与那两艘军舰失去了联系，后来虽再次发现，但并未向它们开炮，让它们逃回了达喀尔。"普瓦蒂埃"号于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战时，便自行凿沉了。

※　　※　　※

我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经见到了我关于达喀尔的电报。我经常考虑你在历次电报中所说的不应忽视非洲的一番话。戴高乐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展开。我们不能坐视这些大概是出于德国的指使而派来的法国军舰和维希人员破坏这些实际的收获。如果达喀尔沦入德国之手，成为潜艇基地，则对好望角这条航线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已经着手布置，使戴高乐进占达喀尔，如果可能，就采取和平手段，如属必要，就采用武力；现在即将开始进攻的远征军，看来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与法国水兵和一部分驻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多半不致于会进行激烈抵抗，因为这块法属殖民地的士气低沉、处境困难，而且，由于我方之控制海

洋，他们势将面临毁灭和饥馑。不过，在交手以前，结果如何，谁也难以肯定。有人说，当法国的舆论--甚至在维希--在英国抵抗敌人的战斗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时候，不应冒此危险，并且认为，再来一次奥兰事件，将对我们极为不利，这一论点曾引起我们的重重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这种反对的意见最后不见得正确，无论如何，与袖手旁观、坐令维希政府击败戴高乐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如果说，维希政府在奥兰事件或在我方对它实行封锁之后都未曾宣战，那么，即使在达喀尔发生战斗，我看也是不致于宣战的。除了达喀尔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乐占领该港的政治作用外，还有以前错误地存储于非洲内地的六七千万盎司比利时和波兰的黄金，此外，那只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大战舰"黎歇留"号也会间接地落到我们手中。总之，事情已经决定了。

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为德国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权益施加压力。我们对叙利亚抱着莫大希望，卡特鲁将军下星期即将前往。现在马特鲁港即将发生一场大战，我希望我们的装甲增援部队能及时到达。

我对肯尼亚的危机并没有多大顾虑，如果我们据守后方而从铁路那边迎战，把困难的交通留给敌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正设法运送一些适用的坦克到这个战场去，此外，我觉得，那里驻扎的军队太多了，这些军队对于苏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着这条多年以来我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进，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勋爵转来你对于达喀尔的消息的反应，感到振奋。如果德国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潜艇和空军基地，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将有不利。看来达喀尔可能有一场剧烈的战斗，也可能不发生战斗。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命令要猛冲。

如果你派几艘美国军舰到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去，我们将不胜欣幸；我希望，到那时，我们已经拿下达喀尔，欢迎你们访问。不过，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请你透露给法国政府：在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

上，宣战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如果维希政府宣战，就和德国一样了，而维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权益，也势必被看作德国的权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国入侵我本土的问题，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来福枪的消息。

※　　※　　※

在进攻达喀尔的三天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无须在此详述。它们应当在军事史上占有它们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运气不佳的例子。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当然仔细研究过西非沿岸的天气条件。对长年累月的记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每年这个季节，气候是很稳定的，天空晴朗，时常有太阳。9月23日，当英法舰队逼近这个要塞时--戴高乐和他率领的舰队在前--却是大雾迷漫。我们原来希望，既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法国人还是土著，都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英国军舰只在远处接应而由戴高乐率领的军舰驶入港口，便可决定当地总督的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维希党羽已经成为达喀尔的主人；无可怀疑，维希政府的巡洋舰的到来，已使达喀尔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任何希望遭到破灭。戴高乐的两架飞机在当地机场一着陆，驾驶员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要拥护者的名单。戴高乐的代表乘着一只悬有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绝，随后乘坐一艘汽艇进港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射击，其中两人还受了伤。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这时，英国舰队在雾中逼近，驶到距岸边五千码的水域。上午10时，港内的一座炮台对我侧翼的一艘驱逐舰开炮，我方还击，于是很快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和"先见"号受轻伤，而"坎伯兰"号的机舱被击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国潜艇刚露出潜望镜就被飞机击中，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也起了火。

关于军舰对炮台的问题，曾经长年累月地争论了很久。纳尔逊说过，用一个六门炮的炮台，就足以抵御一百门炮的一列军舰。1916年，鲍尔弗在达达尼尔视察时说："如果军舰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达不到的地方轰击炮台，则战斗双方的势力便未必如此悬殊。"这一次，英国舰队如果正确地部署，在理论上是可以与达喀尔炮台交战的，而且可以在二万七千码的距离外，发射若干发炮弹之后击毁达喀尔炮台

九·四吋口径的大炮。但是，这时维希政府的军队还有那艘"黎歇留"号战舰，它可以用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同时轰击。英国海军上将必须把这一点估计在内。最要命的，是有雾。因此，在上午11时30分左右炮战完全停息，所有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只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乐将军企图让他的部队在律菲斯克登陆，但是，这时大雾更浓、方向愈难辨明，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下午4点30分，各司令官决定撤走军队运输舰，次日再继续作战。报导这一消息的电报于下午7时19分到达伦敦，于是我便在9月23日10时14分以我私人的名义向各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干到底。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均不罢手。

当夜向达喀尔总督递送了最后通牒，他答复说，要保卫该港，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说，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24日的能见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当我们的舰只逼近时，岸上的炮台向我方开火，同时"巴勒姆"号和"坚决"号与"黎歇留"号在距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域交战。

不久后，"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与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遭遇，结果将那艘驱逐舰击伤。大约在10时左右轰击停止，这时"黎歇留"号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击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另外一艘轻巡洋舰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敌方潜艇在企图阻扰我们前进时被我方投掷的深水炸弹逼上水面，船员宣布投降。我方没有一艘军舰被击中。下午，又开始轰击了一会儿。这一次，"巴勒姆"号被击中四次，但伤害不大。这一场轰击毫无结果，只是表明了对方防守牢固，守军有进行抵抗的决心。

9月25日恢复战斗。当日天气晴朗，我方舰队在离岸两万一千码的海域开炮，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准确的回击，也受到"黎歇留"号的两门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同时射击。达喀尔驻军司令所放的烟幕遮住了我们的目标。刚过9点，"坚决"号战舰便被一艘维希潜艇的鱼雷击中。此后，海军上将"鉴于'坚决'号的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

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　　※　　※

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

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　　※　　※

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　　※　　※

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

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　　※　　※

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

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转，但在肯尼亚，情形却相反，又调了一个山地炮队去，而不把该炮队调到苏丹。我担心史末资将军到那里去时，会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不过，我打算用电报同他联系。

最后还有：对英国正规军的浪费也很惊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开罗和亚历山大，仅仅用来执行警察任务，中东司令部在集中最大力量于战争以及缩小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差距方面，也进行得松松垮垮，很不得力。我曾索取有关这一问题的数字，迄今尚未接获任何答复。

我的想法与你一致，即于最近数月内在中东集结最强大的军队，我在其他文件中也曾指出我希望能在那里集结的师数，但是，我认为，首先，陆军部和埃及统帅部应最妥善地利用他们已有的大批部队，我们为这些部队已经付出浩大的开支。

此外，我对马耳他的情况也深感不安。现在大家已经同意派遣两营援军；但是却一再瞻前顾后，讨价还价，而且找了许多借口，说什么该岛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比将军对当地的情况有一个估计，他报告说，他手下的各营，每一个都要据守长达十五哩的防线，所有的后备队都派去保卫机场，一个也不剩，他的报告你见到了吗？我们在马耳他岛并没有掌握制海权，意大利可随时以两三万人的远征军，在意大利海军的支援下，进攻马耳他岛，你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尽管我们控制了大西洋，敌人无法进攻弗里敦，但是还要建议把这两个营调到那里，去补充当地的一个旅。我深信，你会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所表明的一些倾向同你心中的作战计划大不相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6日

无论舰队在什么时候由亚历山大开往地中海中部，均应将增援部队运往马耳他，我认为，该岛目前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些增援部队可以从驻防运河区的军队中抽调几个营，所遗防务由目前驻扎在巴勒斯坦不乘马的义勇骑兵队或澳大利亚分遣队接替，再不然由即将自肯尼亚调出的南非部队接替。务请就这几方面向我提出建议，并且在下一次至少要派一个营前往马耳他。我们不能把正规营浪费于埃及的内部治安。如果需要他们充当野战军，当然就无法调动，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用于野战。

※　　※　　※

我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并且深深感觉到，应当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当地去说，而不必通过没完没了的电报，因此，我当时问

他是否愿往中东一行，亲自视察一下。他非常愿意，并且立即动身。他普遍地视察了整个战区。在他出差期间，由我兼管陆军部。

这时，我也就我所见到的情形，向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整个军事形势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0月13日

1．目前当务之急是增援马耳他：

（1）尽量设法增派"旋风"式飞机飞往该岛；

（2）利用目前正在准备中的运输船队，尽可能装载最大的防空防备，以及各营部队和炮队--我获悉，另外一艘军队运输舰即将准备停当；

（3）从苏伊士运河区或在巴勒斯坦执行警察任务的部队中，抽调一个营，最好是两个营，当下次舰队自亚历山大开往马耳他时，即行运往。多比将军最近对当地情况的估计，已表明迫切需要加强防守力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一旦意大利觉得马耳他成了他们的肉中刺，敌人便可能调兵进攻的。因此，当从马耳他岛发动任何显著的行动之前，应即完成这些增援部队的调遣。

（4）甚至只要在马耳他岛有三辆步兵坦克也可起重要作用，不仅在实际的防务上，而且，只要敌人一知道马耳他岛拥有三辆坦克，就会感到害怕，也可以把一些模拟坦克车摆在从空中容易侦查出来的地方。

2．舰队之开往马耳他，须待该岛防空力量加强之后才行，但是，这是一个最感需要而且极端有利的步骤。我欢迎在马耳他驻扎舰队的拟议，即使是轻型舰队也行，因为这样可立即加强该岛的安全。据我了解，打算让这支舰队白天出港巡航，夜间返港停泊。应注意到，像"英勇"号这样一艘坚固的舰只，是比轻型舰只更经得起炸弹的袭击的，而且该舰还装有二十门高性能高射炮。既然在马耳他港可以驻扎轻型舰队，那么，除了危险较大以外，装甲坚固、武装完善的船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使用该港的理由。用多管不旋转投射弹（火箭密码名称）武器布置的空中布雷网，可以很有效地防御敌人的俯冲轰炸。

关于这一问题，希望海军部让我获悉更加充分的情况。

整个主力舰队的不时访问，对敌人的进攻将起莫大的威慑作用，并且，对［敌人］通往利比亚的交通线--只要敌人还在利比亚--也是一种威胁。

请将业已架起的高射炮的数目、新运输舰队［上面的高射炮］最大的载运量，连同预计架设起来的日期，一并见告。

3．同维希的关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立场，即：因为怕维希政府轰炸直布罗陀，就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旨，这样顾虑下去，是没有个完的。我们必须重申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主张，对所有船只，不论有无护航舰护送，一律对待，但不得侵犯西班牙的领海。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尽早在直布罗陀集结充足的兵力。同时，我们应就力所能及对达喀尔实施最严密的封锁，并且保护杜阿拉等地，使之免受法国在达喀尔的巡洋舰的反攻。同维希的会谈--如果举行的话--也许能达成不包括这些急要事项的临时协定。当然，如果我们确知维希政府或维希政府的一部分人真诚地倾向于我方，我们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他们放宽呎度。他们似乎越来越愿意顺着我们的意图行事，我个人不相信，对他们施加重大压力会妨碍这种有利于我的变化。维希政府想领导法国与我作战，已日渐困难。我们不必过分害怕妨碍这一趋势的发展，因为有利于我的主流可以主导和克服封锁和海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之类的涡流。我不相信我们与法国人会发生任何麻烦，以致有碍于我运输舰队立即开往马耳他。机会是有的，只不过就是遥远一点，要我们去争取。

4．轰炸机指挥部的最大目标，就是要重创"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使之失去战斗力。如果能够使"俾斯麦"号在三或四个月内不能战斗，则"英王乔治五世"号便可开往地中海东部展开活动，因而在舰队占领马耳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将迅速改变地中海上的战略形势。

5．如果过了10月尚无敌人入侵，我们即将就我们船舶所能容许的限度，绕航好望角，开始尽量增援中东，按原定计划，11月运送装甲部队、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圣诞节前运送一个英国师，1、2、3月间至少再运送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在必需的分遣队以外的。请告诉我，你目前的航运计划能适应这项任务到什么程度。

6．用轰炸机和战斗机进一步加强增援中东的时机业已到来。我愿获悉参谋长委员会准备做到什么程度，须知，虽然危险很大，但需要也很大。

7．请将有关未来六个月中补充地中海舰队的计划见告。

到年底，当可派遣三个驱逐舰分遣舰队前往地中海东部，另一个分遣舰队到直布罗陀。如果"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作监视"俾斯麦"号之用，那么，"纳尔逊"号或"罗德尼"号连同"巴勒姆"号或"伊丽莎白女王"号，应即开往亚历山大。你们打算用哪些巡洋舰补充？可否把"可畏"号（航空母舰）也派去，什么时候？

8．随着这些师之派往中东，应相应地发展本土防卫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以填补所遗缺额。任何时候，除了担任海滩防御的部队以外，至少应有十二个机动师（在国内）作为后备。

9．到9月底，还可提供六个师的两栖作战部队，其中两个师应为装甲师。利用这种部队的种种选择方案正在研究中。

※　　※　　※

这时，艾登先生正在视察的旅途中。他"对于最近直布罗陀防御工作的迅速进展有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项工作是"用了很大的精力、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想了很多办法，加紧向前推进的"。部队的士气高昂，要塞守军充满信心。他比较担心马耳他的局势，要求至少再派遣一个营和一个配备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大炮的炮队，当然，还应不断予以空军增援。总督多比将军认为，在1941年4月以前，马耳他应避免采取足以引起报复行动的攻势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到了1941年4月，增援飞机和高射炮的各种计划才会完成。

15日，艾登先生到达开罗。他同韦维尔将军和指挥沙漠兵团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进行了彻底的探讨。他们对于击退意军的进攻富有信心。威尔逊将军估计，意大利能够用来进攻马特鲁港的最大兵力不超过三个师，受到限制的因素是给养--尤其是水--和交通。针对意军的攻势，他拥有第七装甲师以及新调来的坦克团、第四印度师、由五个来福枪营组成的马特鲁港驻屯军、一个机关枪营和八九个炮队。第十六英国旅团和新西兰旅团已经从巴勒斯坦开到。一个澳大利亚旅团驻扎在亚历山大以西；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团也正向那里移动。另外还有一个波兰旅。艾登写道，威尔逊将军认为，如果空军保证给予充分的

支持，这些军队的集结足以应付敌人的威胁，并击败敌人。艾登还说，我以前建议的造成泛滥区①的计划业已实施，并已设置反坦克障碍物。他送来一张详细的军需品清单，尤其需要飞机。当时，敌人对伦敦的轰炸适在最高潮，要求飞机，说起来容易，但实在是难以拨给。他极力主张，11月份的军事运输舰队中应包括一个步兵坦克连，目的地为苏丹港，以便针对卡萨拉的意军采取攻势。

①借尼罗河的泛滥，于合适地点造成泛滥区，以阻止敌军的挺进。--译者

艾登在开罗也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动，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各将领首先说他们想采取攻势。艾登来电说："从我们今天的讨论看来，步兵坦克［马蒂尔达］在这个战场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韦维尔将军希望再有一个"I"式坦克营，以及一个旅部修理排，这对于保持坦克最高的使用率是特别重要的。"

虽然陆军大臣的来电中未曾提及采取攻势的事，但是我因为听到了这些好消息而不胜欣喜，于是敦促他继续视察。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10月16日

所有来电我均一一阅读，深感兴趣，并且认为你这次的视察，很有价值。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满足你的需要。同时，请你继续掌握当地局势。不必急于归来。

艾登还为一个土耳其军代表团到我集团军来，作了安排，并建议同史末资将军在喀土穆会晤，就全盘局势进行讨论，尤其要讨论从苏丹发动攻势的计划和我对肯尼亚驻军过多的责难。这次会晤确定在10月28日举行，这个日期后来具有了它的意义。我几乎无需多说，要求各种装备的请求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要求帮助阿比西尼亚起义的一万支来福枪，尤其是要求反坦克炮、反坦克枪、高射炮和空军的增援。这时，我们宁愿削减本土防御兵力而尽量满足这些需要。每个人得到的东西还不到他需要的一半，因此，无论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人，就不能给另一个同样处于危险的人，或者从他手中拿走。

艾登先生打算在喀土穆会谈后立即经拉各斯飞回伦敦，口头详细报告他所见到的和他所做的一切。这番情景使我深受鼓舞，从而急欲在西非沙漠地区转入攻势。因此，我给他打了一封电报：

1940年10月26日

你在离去之前，应同各军将领详细研究，是否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我不能从这里提出任何意见，但是，如有其他途径可循，那么，硬要待到集结和部署好了实力雄厚的大军之后才行动，便不是战略上的上策。我想，目前用防卫战和反攻来击退敌人进攻的计划，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敌人在德国军队大量到达以前并不贸然进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可不必就此问题作复，俟回英后再进行彻底商讨。

请仔细研究中东陆军的战地情况，以便从我们的给养力所能供应的庞大人数中获得最大比例的战斗士兵和战斗部队。请研究，是否可以临时从白种人分遣队中抽调兵力，担负苏伊士运河区和埃及内部的治安任务。所有的英国营都应具备机动性，俾随时可以参加战斗。我担心中东战斗力量同给养力量的比例差于其他任何地方。请你不要满足于一般的答复。甚至军队中的军械处和兵站人员以及其他技术分遣队都可以在他们的驻在地区维持秩序，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遇有紧急情况时使用。不仅要使最精锐的部队发挥作用，也要使第二和第三等部队发挥他们的作用。

于是，国内和现场的人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便逐渐趋于一致了。

第二十七章　墨索里尼进攻希腊

1940年10月-11月

墨索里尼决定进攻希腊--他10月19日给希特勒的信--佛罗伦萨会议--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侵入希腊--对海军上将坎宁安的舰队的增援--"光辉"号驶来--我们的义务--克里特岛的重要性--对希腊的空中支援--我1940年11月2日致空军参谋长的备忘录--在利比亚发动攻势的韦维尔--威尔逊计划--保密引起误解--再电艾登先生--希腊需要克里特师--艾登先生的最后几封电报--他回到英国--他申述"罗盘"作战计划--意见完全一致--战时内阁予以批准--舰队的飞机袭击意大利舰队--在塔兰托的英勇行动--在六个月内意大利舰队有一半失去了战斗力--海军的部署--我希望"罗盘"作战计划具有两栖作战的特色--我于11月26日致韦维尔电--对土耳其的政策--局势好转--在苏达湾的疏失--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张伯伦先生逝世--悼念张伯伦先生。

这时，在地中海的舞台上，墨索里尼又干出了一桩新的、但并非完全出乎预料的暴行，从而给我们已够麻烦的事情带来许多为难的问题和深远的影响。

领袖于1940年10月15日最后决定进攻希腊。当日早晨，在威尼斯宫召开了一次意大利军事首脑会议。他在会上的开场白如下：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说明--概括地说明我决意发动进攻希腊这一行动的方针。首先，这一行动在性质上既具有海上的目的，也具有领土的目的。领土的目的在于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全部海岸……和爱奥尼亚群岛--包括扎金索斯岛、克法利尼亚和科孚岛--还要占领萨洛尼卜。当我们达到这些目的时，将使我们在地中海和英国对峙的局面为之改观。其次，……要全部占领希腊，使它失去行动能力，并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将处于我们的政治经济范围之内。

把问题这样阐明以后，我便确定了日期--我的意见是一个钟头也不能拖延--决定于本月26日行动。早在我们参战之前，早在冲突开始之前，我经过了几个月的深思熟虑，现在已经把这一行动考虑成熟了。……我想补充一句，我预计在北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南斯拉夫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将保持缄默。……我估计在土耳其方面也不会有什

么麻烦，特别是因为德国已经在罗马尼亚站住了脚，而且保加利亚的实力已见增长。保加利亚可以在我们这场角逐中充当一个角色，我将采取必要的步骤，利用当前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好机会，使它产生觊觎马其顿①和获得一个出海口的企图获得实现……②10月19日，墨索里尼致函希特勒，说明他所采取的决策。当时，希特勒正在前往汉达伊和蒙都瓦的途中。这封信（信的内容没有公布过）似乎经过一番周折才转送给他。当那封信终于到他手里的时候，他立即向墨索里尼建议，举行一次会谈，商讨欧洲的全盘政治局势。这次会谈于10月28日在佛罗伦萨举行。当日早晨，意大利已开始了对希腊的进攻。然而，希特勒似乎不打算把进攻希腊的冒险行动当做商讨的主题。他很客气地说，德国同意意大利在希腊的行动，接着就谈起了他同佛朗哥和贝当会晤的经过。毫无疑问，他并不喜欢他的伙伴所干的事。过了几个星期，当意大利的进攻受到挫折的时候，他11月20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当我请求同你在佛罗伦萨会晤的时候，我怀着这样的希望踏上旅途：希望在你对希腊箭在弦上的行动（关于这一行动，我只听说过一个大概）开始以前阐明我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他还是以他的盟国的决策为然的。

①在希腊北部。--译者

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书信和文件》第61页。

※　　※　　※

10月28日拂晓前，意大利驻雅典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希腊首相默塔克塞斯将军。墨索里尼要求对意大利军队开放希腊全境。同时，意大利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也从数处进犯希腊。希腊军队在边境上绝不是没有准备的，所以希腊政府便拒绝了最后通牒。他们还提出张伯伦先生在1939年4月13日所作的保证。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履行。英王陛下在战时内阁的建议下，并出自他本人的愿望，答复希腊国王说：

"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人将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我回答默塔克塞斯将军的呼吁说："我们将就力之所能，给你们以一切援助。我们将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将分享共同的胜利。"在一段漫长的历程中，我们履行了我们的诺言。

※　　※　　※

虽然意大利舰队在数字上大大地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中海的实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9月间，"英勇"号、装甲航空母舰"光辉"号和两艘拥有防空设备的巡洋舰，安全地通过地中海，加入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亚历山大的舰队。在这以前，坎宁安的舰只的行踪经常被敌人发觉，并时常受到占优势的意大利空军的轰炸。配备了新式战斗机和最新式雷达设备的"光辉"号，击落了一些侦察机和攻击机，于是使我们舰队的行踪秘密，不让敌人知道。这一点，做得非常及时。

除了几个空军中队、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和一些象征性的军队以外，我们再也拿不出什么来了；而且，就连这些微不足道的兵力，也是从利比亚战场上急如星火的军事计划中忍痛缩减下来的。这时，我们突然想到了一项战略上的大事--克里特岛！绝对不能让意大利人拿去。我们必须先下手，而且马上下手。幸好，这时艾登先生正在中东，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一位身在现场的内阁同僚进行联系。他原来打算在喀土穆同史末资将军会谈后归国。我给他打了一个电报：

1940年10月29日

我认识到你和史末资会谈的重要性，但是我希望韦维尔先回开罗，接着，你也尽快赶去。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深信，必须作出一番努力，使我们在克里特岛站稳脚步，而且，为了夺取这个有价值的战利品，值得冒一次危险。你将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军事电报。

首相致艾登先生〔发往喀土穆〕1949年10月29日

看来，最关重要的是在苏达湾占有最好的飞机场和供应海军燃料的基地。成功地保卫克里特岛，对保卫埃及有莫大的帮助。克里特岛如丧失于意大利，将大大增加地中海的一切困难。这样大的战利品值得冒险，而且其价值几乎相当于在利比亚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势作战。同韦维尔和史末资全面研究这一问题后，务请毫不犹豫地提出大规模行动的建议，即使影响其他战区也在所不惜，请向我们提出还需要什么另外的支援，包括飞机和高射炮中队，均可提出。我们正在考虑怎样满足你们的需要。我认为你应立即回到开罗。

应希腊政府的请求，克里特岛最良好的港口苏达湾于两天之后被我军占领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0月30日

我们采取什么步骤从希腊前线获得消息？我们在那里有没有军事观察员？我们的武官在那里做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从埃及指派一位将军充任我军事代表团的团长驻在希腊的野战军司令部呢？让他们去观战，并把有关双方军队优劣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们。只要希腊方面同意，我希望每天或大致上每天收到一份详细的电报，把情况很准确地告诉我们。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0月30日我们对以下的部署并无异议：调两个营到弗里敦，待西非旅前往接防后，他们就可开往埃及。在大家同意西非旅应开往西非之前，这两个营不能离开英国。

就高射炮的供应来说，克里特岛和马耳他岛均应先于弗里敦，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不能同意把高射炮转运弗里敦，在这个阶段，我也不能同意〔向弗里敦〕调去一个战斗机中队。

海军应负责防止任何来自海上的远征军袭击我西非殖民地。

至于空袭，如法国人轰炸弗里敦或巴瑟斯特，我们就轰炸维希。我认为尚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

首相致空军少将朗莫尔①

①驻中东的空军总司令。

1940年11月1日

〔在派遣一个"伯伦翰"式战斗机中队到希腊去这件事上〕你作出了一个非常勇敢和明智的决定。我希望能够尽早地增援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空军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1月1日我提议，立即进行安排，把另外四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包括已经调往马耳他岛的那个中队在内）和四个"旋风"式战斗机中队调往中东。请将调遣计划送来核阅。我希望今天得到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1月1日

艾登先生要求拨发中东一万支步枪。难道不能从美国的供应中提供这些枪支，或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找到一小批步枪吗？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2日

1．我想，那四个轰炸机中队可取道马耳他岛飞往克里特岛或希腊。人员和地勤物资则由巡洋舰运送。务必尽早使这些空军中队从希

腊领土的基地出动，袭击意大利在塔兰托的舰队，并且普遍地骚扰意大利南部。对于这样重大的作战行动，海军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届时不会有军舰前来协助，为了运送那些必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时刻投入战斗的地勤人员和物资等，无论如何会有一艘军舰来的。

我认为，比较困难的是车辆，但也许可以从埃及调拨一批，而其余的则临时设法。

2．战斗机的运送当然比较困难些，但我希望它们能够从一艘航空母舰上飞往马耳他，就像上回的办法一样。如有必要的话，"狂暴"号应支援"皇家方舟"号。战斗机能否从马耳他飞到希腊的机场？如果不能，是否能飞到一艘航空母舰上去重新加油，然后再飞往希腊？在物资和地勤人员等方面，也将按照为轰炸机进行的安排，为这些战斗机作出同样的准备。

首相致艾登先生〔发往中东总司令部〕1940年11月2日

目前必须把希腊的形势当作压倒其他一切的问题来看。

我们深悉，我们的人力、物力薄弱。必须仔细研究对希腊的援助，不然，一旦被他们认为英国从不打算履行其提出的保证，我们即将失去在土耳其的整个有利地位。请你在开罗至少再逗留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真正作到我们双方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另外有三万人将于11月15日前后到达你们那里，这一定能够左右埃及地区的局势。

在艾登先生和韦维尔将军以及威尔逊将军举行的前几次会议和会谈中，他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意大利人不展开攻势，我们怎么办？他们作为一件重大的军事机密告诉他，正在拟定一项计划，准备在西非沙漠地带进攻意大利军队，而不坐等他们来攻马特鲁港。他和韦维尔两人都没有把这些想法通知我或参谋长委员会。韦维尔将军请求陆军大臣不要发出任何有关此事的电报，而等他回国后口头告诉我们。

因此，有几个星期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脑筋里有些什么打算。从我10月26日的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西非沙漠地带进行任何大规模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都会得到我的大力支持的。然而，在艾登先生尚未归来之前，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韦维尔和威尔逊

仍然纠缠在马特鲁港的防御战上，在那里等着挨打。在这个极端严重的关头，他们打算采取的唯一行动似乎是：派遣一营左右的兵力前往克里特岛、几个空军中队到希腊，抽调少数部队袭击多德卡尼斯群岛，并在苏丹发动一次大规模但是合乎机宜的攻势。我们曾冒极大风险，作了许多努力、花了许多代价才提供他们如此强大的兵力，然而他们对这支兵力的使用，看来一点也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双方的函电往来都是基于互相的误会的。韦维尔和陆军大臣认为，为了给予希腊作用不大的支援，我们硬要他们分散为了在西非沙漠地带展开攻势而集结的兵力。另一方面，我们由于不了解他们有发动攻势的意图，所以反对他们在这重要关头按兵不动或蹉跎时间。事实上，正如即将看到的，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的确，在11月1日，艾登先生秘密拍来一封电报：

我们不能从中东的兵力中抽调足以对希腊战局起任何决定性作用的空军或陆军增援部队。从这里调去这样的兵力，或者是把那些在运送途中的或业经批准的增援部队调去，将危及我们在中东的整个有利地位，·而·且·也·会·妨·碍·目·前·在·一·个·以·上·的·战·场·上·发·动·攻·势·的·计·划①。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和冒了许多重大的危险以后，目前就地面部队而言，我们已在此建立了一支能够应付裕如的防御②力量。我们不久便将处于能在某些方面发动攻势的有利地位，如果能够成功，将对整个战局有深远的影响。要我们放弃这项任务而另作他图，肯定是失策的，而且把我们的兵力零星地使用于一个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场，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帮助希腊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击意大利，从我们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而且业经制定了计划的地方出击，便能够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急欲尽早向你详细述说此间的部署和计划，我提议……于3日动身，从最便捷的路线回国。

①重点是作者加的。

②重点是作者加的。

这份电报和我发往喀土穆给他的电报错开了，后来他到了开罗，所以我那份电报又不得不重新发往开罗。

首相致艾登先生〔发往中东总司令部〕1940年11月3日

希腊局势的严重性及其后果，使你不得不前往开罗。无论这是多么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坐视希腊崩溃，不助一臂之力，这将对土

耳其和战争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

德国军队还没有出现在那里。必须使建立于克里特岛的燃料基地和飞机场逐步发展为永久性的作战要塞。这件事正在进行中。但必须作确实努力直接地援助希腊，即便只是派一些象征性的军队也行。我十分了解，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打定主意要在马特鲁港打一场大仗。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这场大战未必会发生。敌人将等待油管的竣工和扩大目前集结的军队。你们穿越沙漠进攻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在下两个月里，你们自己不能在利比亚发动重大攻势的话，你们就应当甘冒风险去加强希腊人的抗战。自从6月份起，已经派遣了七万多人前往中东司令部，11月15日以前将另有三万人到达，到年底还有五万三千人。装甲团已于昨日搭乘大规模的军事运输舰队启程。因此，我不能相信，你所说的那些小规模攻势，加上马特鲁港的主要防御，比在希腊采取有效的行动更重要。

我们在埃及按兵不动，兵力还日益增添，而对希腊的局势以及取决于它的一切，弃而不顾，那是不会有人感激我们的。丧失雅典，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丧失肯尼亚和喀土穆，我们并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请你仔细阅读帕勒里特（我们驻雅典的公使）的电报。在战争中，当发生新的事变时，必须加以应付，而且，不能让主要的问题服从局部的见解。没有人曾预料到，在今年这么晚的时候，意大利会进攻希腊。希腊如果在埃及与英国适当的援助下奋勇作战，也许能够挡住入侵者。我正在设法派遣实力雄厚的轰炸机队和战斗机队前往克里特岛和希腊增援，飞机从英国起飞，地勤物资由巡洋舰运送。如果这样切实可行的话，明天或星期一将电告详情。

相信你会牢牢掌握局势，抛弃一切消极的和被动的政策，抓住已经到了我们手里的时机。在战争中，"安全第一"必然导致毁灭，你说你安全，其实不安全。尽早把你的方案送来，或者说明你没有什么建议可提。

我又再发一次电报：

1940年11月4日

我们正在给你们派遣空军增援部队，参谋长委员会的附电已详细说明如何到达的细节。请立即派遣一个"斗士"式战斗机中队和两个"伯伦翰"式战斗机中队一共三个中队前往希腊。如有必要，请再派一个营

前往克里特岛。依照上述空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情况，再尽先派遣一个"斗士"式战斗机中队。希腊的飞机场上使用的高射炮，必须在这些中队到达以前运到。

这时，有人提议，要求希腊人把他们的克里特岛师留在该岛上。于是我发出了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1月6日

不让希腊人使用这个克里将岛师是很困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势必要向该岛投入更多的军队。重要的是：那里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军队，而且，要让敌人认为我们有大量的军队正在登陆。需要戒备的地区非常辽阔，而且反攻的后果也是极惨重的。

请把你的看法见告。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1月7日

如果我们只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克里特岛，不允许希腊人使用他们第五师的三分之二的兵力，那么，我们对希腊就没有多大帮助。保卫克里特岛有赖于海军，但是，无论如何，岸上必须驻扎一定的威慑部队。我怀疑，英国的两个营和希腊留下的三个营是不是够。我希望你按照我的要求给韦维尔将军拍发电报。他必须想尽方法来筹划：

（1）三四千人的英国补充队和十二尊大炮。这三四千人用不着装备齐全或机动。

（2）他只能从他不准备投入可能即将展开的战斗的军队中抽调这一部分兵力。

（3）我们应当告诉希腊人，我们可以抽出希腊的六个营和希腊第五师的炮兵队〔参加希腊主力部队作战〕。

必须千方百计赶运武器或装备，以便在克里特岛编成一个希腊的后备师。这一后备师，步枪和机关枪都很充足。不让希腊的一个师留在伊皮鲁斯前线参加战斗是很不当的，而由于我们在克里特岛没有足够的军队而丢失该岛，则是一种犯罪。

现在是艾登先生按照他的迫切希望回国向我们汇报的时候了。下面的电报便可说明原委。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0年11月3日

大家都极力主张，我应尽快回国，以便向你陈述从中东观察到的整个局势。切盼你能同意这一点。我打算明晨动身。

和你见面后，如有必要，我随时准备再飞返此间，深信，我们两人之间的会晤异常迫切。不可能用电报详细说明此间的局势的计划。

请速复。

我表示同意，于是陆军大臣便踏上了归途。在他动身时发给我的电报中曾提到下列几点：

在开罗的会议上讨论了克里特岛的形势。海军上将坎宁安着重指出，占领克里特岛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因为从该岛可以控制地中海东部并干扰意大利通向北非的交通运输，然而，由于缺乏反潜艇的防护，目前在苏达湾停泊舰队每次不可超过几个小时。

他认为，预料在最近的将来或是在希腊尚未被占领以前，意大利人不会攻占克里特岛。他和韦维尔一致同意作出安排把我11月1日电中所提及的增援部队的一部分立即运往克里特岛。海军上将坎宁安认为，不必在克里特岛驻扎大批的英国军队，他深信，一旦克里特岛人组织起来，一个营，再加防空部队就够了。然后，我们讨论了有关支援希腊的全部问题。正如我们在9月22日所说的，"在德国和意大利对埃及的危胁最后消除以前，我们可能给予希腊的任何援助都不能实现，因为埃及的安全对我们的战略，同时对希腊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希腊迫切需要的支援主要是空军。第三十"伯伦翰"战斗机中队今天业已飞往雅典。朗莫尔再次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极不愿意让更多的空军中队去承担希腊战场的任务。

他觉得，这样会使他的飞机受到意大利军队的袭击而大量损失，因为，在希腊或克里特岛的机场上，没有飞机防护库，没有适当的地面防空部队和其他防空设施，而且在短期内构筑这些设施也很困难……总而言之，所有的总司令都极力主张，保卫埃及对我们在中东的整个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认为，从战略上看，保卫埃及是最紧急的任务，比防止希腊被敌人攻陷更重要。如果我们想继续得到土耳其的支持，这也是极关重要的。……

他还用我的私人密码拍来下列补充电报：

1940年11月5日

尽管参谋长委员会来电调派的增援部队将为西非沙漠地带的行动带来更大的危险，伤亡人数也可能增加，但鉴于援助希腊的政治任务，我们就必须冒这些危险。撤兵虽然不利于在西非沙漠所作的部署，但还不致于把整个部署打乱。但是，超过目前规定的限度而增加所承担的义务或企图增加向希腊增援的速度，都将严重危及我们在埃及的处境。空军增援部队，特别是战斗机中队，何日到达埃及，接替调往希腊的空军，至今尚未确定。以往的经验表明，过去的预计没有实现，时间也大大落后于预期。现在，我觉得，我在此间再没有什么要做的了，所以打算明晨乘飞机动身。

※　　※　　※

陆军大臣在11月8日归来，当晚，在通常的空袭开始后，他来到了我在匹克迪里大街的临时地下寓所。他带来了那项我早就想要知道的讳莫如深的秘密。虽然现在才告诉我，但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艾登先生把韦维尔将军和威尔逊将军所想出的和拟定的计划相当详细地透露给我们指定的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我们为马特鲁港的防御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的布置，现在我们不必在强固的防线上等待意军来进攻了。相反，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要去打他们了。这一行动定名为"罗盘"作战计划。

从地图①上可以看出，格拉齐亚尼元帅率领的意大利军队--那时的兵力有八万多人，已经越过埃及边境，在长达五十哩的战线上，分别驻扎在一系列设防的营寨里，营寨与营寨之间相距甚远，不能互相支援，在他们的布置中也没有纵深配备。敌人在索法菲的右翼和它紧邻的尼贝瓦营寨之间有一段二十多哩宽的空隙。计划是通过这段空隙进行猛攻，然后向地中海方向，从西--也就是说从敌人的后方--攻打尼贝瓦的营寨并接着攻打图马尔的一系列营寨。同时，在海岸上，用小股兵力牵制索法菲的营寨和梅克蒂拉的营寨。为了这一目的，需要使用第七装甲师、第四印度师（目前已人数齐全）、英国第十六步兵旅，以及来自马特鲁港驻军的一支混合部队。这个计划含有严重的危险，但也有出奇制胜的机会。危险在于：当我军最精锐部队突入敌军阵地的心脏时，需要在空旷的沙漠地带接连两夜抢行七十哩，而且，在两个夜晚之间的白天，有被敌人发觉和空袭的危险。此外，关于口

粮和汽油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如果在预定的时间上出了差错，后果就十分严重。

①见第545页（原书页码。--译者）。

要达到的目的，是值得冒这场风险的。我们从海上运送的先头部队一到达布克·布克或其附近就能切断格拉齐亚尼元帅所率部队的四分之三的交通线。敌人在后方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在我军奋勇作战之下，将只好大批投降。这样一来，意军的阵线将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的最精锐的部队一旦被俘或被歼灭，他们就没有能够抵挡我军继续猛攻的残余兵力，也不可能沿着长达数百哩的海岸公路有组织地撤往的黎波里了。

这就是那些将军和陆军大臣商谈的绝对机密。这就是他们不愿意用电报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连声叫好。真是值得大干一番。当即决定：如果参谋长委员会和战时内阁同意，便立即批准，并对这大有希望的行动计划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把它摆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在我们十分紧张的人力、物力的使用上要不顾其他方面的急需，尽先用于这一计划。

之后，就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些计划。我准备我自己或是请别人谈一谈这件事，但是，当我的同僚们获悉战场上的将军们与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同我和艾登先生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见时，声称，他们不希望了解这个计划的详情，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并且表示，完全赞同采取这一攻势的策略。这就是战时内阁在几次重要的事情上所采取的态度，我在这里记录下来，可以作为典范，以便将来发生类似的危险和困难时照这样办。

※　　※　　※

意大利舰队对我们占领克里特岛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海军上将坎宁安早就急欲利用他目前已经大为加强的舰队飞机袭击停泊于塔兰托的主要基地的意大利舰队。这次袭击是在11月11日发动的，事前进行了一系列妥善配合的军事行动：部队到达了马耳他，另一批增援的舰只，其中包括"巴勒姆"号战舰、两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开到亚历山大港，最后，作为高潮，发动袭击。塔兰托位于意大利的靴形半岛的后跟，和马耳他相距三面二十哩。它宽阔的港口层层设防，足以抵御所有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我们有几架快速侦察机到了马耳他，

因此能辨识我们所要袭击的目标。英国的计划是从"光辉"号出动两批飞机，第一批十二架，第二批九架，其中有十一架携带鱼雷，其余的或携带炸弹，或携带照明弹。夜幕张开后不久，"光辉"号就从距塔兰托一百七十哩左右的海域派出了飞机。在意大利舰队一片火光和毁灭声中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小时。尽管高射炮火炽烈，但我军飞机只有两架被击落。其余的都安全飞返"光辉"号。

就打了这么一仗，遂使地中海海军力量的对比顿然改观。

空中拍摄的照片证明，有三艘战舰--其中之一是新建的"利特里奥"号--被鱼雷击中，除此之外，据说还有一艘巡洋舰被击中，而且造船厂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意大利的战舰有一半至少在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战斗力；我们的舰队空军，由于他们的英勇行为，及时抓住这样一个罕有的机会，因而欢喜不已。

恰好在这一天，意大利空军奉墨索里尼之命，竟参加了对大不列颠的空袭，从而为我空军袭击塔兰托一事平添了一点含有讽刺意味的色彩。一支意大利轰炸机队，在六十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企图轰炸梅德韦河盟国的军事运输舰队。他们遇到我战斗机的截击，有八架轰炸机和五架战斗机被击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干预我们的内政。他们还不如用这些飞机去保护他们在塔兰托的舰队哩。

※　　※　　※

我一直把详细的情况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电总统 1940年11月16日

我相信，你对塔兰托的事一定感到高兴。那三艘未曾受创的意大利战舰今日已经离开塔兰托，也许是撤往的里雅斯特去了。

还有一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电总统1940年11月21日

我曾指示海军部对塔兰托战役作了以下的海战记要，你也许会感兴趣：

（1）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对这次袭击筹划了许多时间；他本来打算，如果月光条件适合，就在10月21日（特拉法加日）①进击，但是由于"光辉"号出了小小的意外而延期。10月31日和11月1日，当他在地中海中部巡航时，他又考虑进攻，但是月亮不助美，并且，他还认

为，用附有降落伞的照明弹进行攻击，不甚有效。他深信，进攻的成败取决于月光和天气的好坏、取决于舰队的逼近不被敌人察觉，以及我方有效的侦察。侦察是由马耳他出动的飞艇和"格伦·马丁"式飞机中队进行的。11月11日-12日的夜间，所有上述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可惜，由于塔兰托海湾天气不佳，因而在12日-13日夜间未得再次进攻。

①1805年10月21日英国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取胜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译者

（2）曾采用复式发射管，这大概也有助于鱼雷的击中敌舰。

（3）希腊驻安哥拉的大使在11月11日报告说，意大利舰队正在塔兰托集中，准备进攻科孚岛。11月13日的侦察证明，未被击伤的战舰和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已经离开了塔兰托--大概是由于受到11日-12日进攻的缘故。

这时我给韦维尔将军发去一封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0年11月14日

参谋长委员会、三军大臣和我曾就最近的事态研究了全面的形势。意军在希腊前线的遭受阻击，英国海军袭击塔兰托舰队的成功，意大利空军人员在不列颠上空表现的无能，接到意大利国内士气低落的令人兴奋的报告，盖拉巴特①的局势，你自己在西非沙漠与敌接触的经验，特别是总的政治局势，这一切都非常有利于采取你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军事行动。德国大概不会长期不给它摇摇欲坠的盟国以援助。因此，看来，现在应该是从海、陆、空三方面冒险出击意大利的时候了。你应当和其他的总司令采取互相协调的行动。

①盖拉巴特位于苏丹边境，与埃塞俄比亚接壤。--译者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0年11月26日

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必然使你已经注意到，"罗盘"作战计划，对包括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在内的整个中东的局势、对法国在北非的态度、对目前正在惴惴不安的西班牙人的态度、对处于困境的意大利以及对整个战争，是多么重要。我虽不过分自信，但我不能不感到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并且深信，为取得丰功伟绩而冒险，是完全应该的。

已请海军部询问舰队分担的任务。如果能够成功，想你必有计划，加以充分的利用。我正在让参谋部研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

们是否有可能从海上进行长距离的运输，沿着海岸把作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运到前方，并修建新的供应基地，以供我们追击敌人的装甲车辆和装甲部队使用。我并不希望知道细节，但我愿确知，是否曾对这一切加以估计、探索和尽可能的准备。

有人说，希特勒是无论如何不会去援助他的伙伴，这是难于令人相信的。显然，德国的计划已远远超出了穿过保加利亚直达萨洛尼卡的范围。我们曾从几方面接获报告，说德国人并不赞同墨索里尼的冒险行动，所以他们想让墨索里尼自作自受。这使我更加怀疑：某种不妙的事已酝酿成熟，不久就可爆发。每迟延一天就对我们有利一天。也许，"罗盘"作战计划本身就会决定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行动，而且，无论如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能够向土耳其提出早日给予支援的保证，远远超过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程度。人们的确可以看到，中东的重心有突然从埃及转到巴尔干各国，从开罗转到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毫无疑问，你当然想到了这一点，而且此间的参谋部也正在进行研究。

正如我数日前告诉你的，我们支持你和威尔逊的任何深思熟虑的行动，而不计成败如何，因为在战争中，一个人只能争取成功而不能保证成功。

请转告朗莫尔，他从南部调回空军中队，不顾有遭受惩处之虞，①我对此非常钦佩。如果一切顺利，"狂暴"号及其载运的装备明日即将到达塔科拉迪。这将弥补我们为了支援希腊而从他手中抽调的力量；皇家空军在希腊的几次胜利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祝你们二人一切顺利，也祝海军上将坎宁安顺利，他近来的成就非常出色。我很高兴地听说，他发现苏达湾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①当意大利进攻希腊后，英国驻中东空军总司令朗莫尔因鉴于情势紧急，未经批准即从非洲南部调回一部分空军中队，并派遣空军中队支援希腊。--译者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11月26日

我建议向我国驻土耳其大使提出下列几点：

（开始）参谋人员曾就他们所见到的关于赞成和反对土耳其参战的各种论点提出报告；我们已把这些论点告诉了你，但是，我们不愿

你对我们自己的主张和对你的指示有任何疑难不明的地方。我们希望土耳其尽快参战。我们并不强迫它采取任何特殊的步骤去支援希腊，我们只希望它向保加利亚申明，如果德军假道保加利亚进攻希腊，或是保加利亚对希腊采取任何敌对行动，那么，土耳其就立即宣战。我们希望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现在共同协商，如果可能的话，便在一发现德军有向保加利亚移动的迹象时，立即向保加利亚和德国提出联合警告。如果德军穿过保加利亚，无论他们是否得到保加利亚的协助，土耳其都必须就在当时当地投入战斗，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土耳其不这样做，它将发现自己完全陷于孤立，巴尔干国家将被一一吞并，而且我们也将无力去帮助它。你可以提一下，到1941年夏，我们希望至少有十五个师在中东作战，到年底则差不多有二十五个师。我们毫不怀疑，我们能够在非洲击败意大利。

下午6时--参谋长委员会一致同意以上各点。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并请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1月30日

（送空军参谋长一阅）

"狂暴"号当立即返回，并运送另一批飞机和驾驶员作为中东的增援部队。在它尚未运完这批军队之前，应当尽力延缓它的检修。应由空军参谋长决定如何编组这支军队才好。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2月1日

我们在苏达湾〔克里特岛〕到底做得怎么样--即：军队、高射炮、海岸防御炮、探照灯、无线电、雷达测向器、防潜网、水雷和机场的准备等，做得怎么样?

我希望，一定要有数百名克里特岛人去加强防御工事并加长和改善飞机场。

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2月1日

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继续撤退，我们今天接到的关于意军难以在利比亚沙漠获得食物和饮水的报告，还有其他关于意军把飞机调回的黎波里以免遭受我方袭击的报告，以及三十三架拥有第一流驾驶员的"旋风"式战斗机的安全到达塔科拉迪，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新的

事实，使我们能够对局势抱更有信心的看法，应将我们的看法电告韦维尔将军。

一旦敌人溃逃，就能在一夜之间从海路把供应品和作战部队向前推进八十哩，并使新到达的军队去充当前锋，这种大占上风的情形在战争中是罕见的。韦维尔将军给我的复电似乎没有着重谈这一点，考虑到我们押在这场战斗中的赌注是如此重大，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把参谋人员研究的结果送他一阅，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拥有两栖部队而不加以使用，是一种罪行。因此，我希望，如果这份研究报告有所裨益，就用电报发去。无论如何，此事至迟必须在3日做好。

我还要提一下总的看法：我们现在占据了苏达湾，这就使我们对马耳他大大放下了心。只要舰队停泊在或是可以停泊的苏达湾，则敌人便很难试图在马耳他大举登陆，何况我们又从中东调去坦克和大炮增援该岛。……苏达湾的占领使东地中海的局面大为改观。

苏达湾的故事是悲惨的，直到1941年悲剧才开始上演。①我相信，我手中掌握的直接控制作战指挥的权力，可与这一时期中任何国家的任何执政者相匹敌。我所拥有的知识，战时内阁的推诚相与和积极协助，我所有的同僚的拳拳服膺，我们作战机构的效能的日益增长，这一切，都使我们可以把宪法的权力高度集中起来。但是，中东司令部所采取的行动，比我们所命令的以及我们大家所期望的相差得多！为了正确估计人的活动的限度，必须记住，在这同一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在从事许许多多的行动。然而，我仍然不胜诧异，我们竟未使苏达湾变为两栖作战的根据地，把整个克里特岛作为这一根据地的要塞。在一切事情上都取得了谅解和一致的意见，并且也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半搞半不搞的样子。我们不久就要因为我们的疏失付出惨重的代价。

①德军空运部队自1941年5月20日起进击克里特岛，双方战斗激烈，英守军被迫撤退，损失惨重。守军三万五千人，生还者仅及半数。--译者

※　　※　　※

意军之取道阿尔巴尼亚侵入希腊，使墨索里尼又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首次进攻的部队被击退，损失重大，而且希腊立即发动了反攻。在北部（马其顿）战区，希腊军队攻入阿尔巴尼亚，于11月22日

进占科尔察。在平都斯山脉北部的中心战区，意大利的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在沿海地区，意军刚一开始时长驱直入，但又匆忙从卡拉马斯河撤退。在帕帕戈斯将军的统率下，希腊军队在山地战中显示了高超的战术，他们出奇制胜，从两翼包抄敌人。到年末，他们英勇善战的结果，迫使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三十哩。意大利的二十七个师被希腊的十六个师围困在阿尔巴尼亚达数月之久。希腊出色的抗战，大大地鼓舞了其他巴尔干国家，而墨索里尼的威望则一落千丈。

※　　※　　※

11月9日，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在他的故乡汉普夏郡逝世。我曾得到英王的许可，把内阁的文件送到他家里去，他在临死的前几天，一直是不顾重病，非常关心国事。他临终时显得十分安详。我想，他死时必须感到心中非常宽慰，知道他的国家至少已摆脱了困境。

11月12日，当议会刚一召开时，我就致辞称赞他的为人和事迹。

我们在临终之际，都要对我们自己的言行反复省察。上天没有赋予人类在很大的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忍受。在一个时期，人们似乎做得对，在另一个时期，似乎又做错了。然后，过了几年，经过较长时间的深刻观察，以往一切，又事过境迁，显得迥然不同。事物有新的准绳。有另外的价值尺度。历史，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呢？一个人的唯一的向导就是他的良心；他追忆往事时，唯一的盾牌是他的行为正直和诚实。踏上人生的旅程而不举起这面盾牌，那是非常孟浪的，因为我们时常由于希望破灭和计划落空而受到嘲弄；但是，只要我们举起这面盾牌，就不管命运怎样捉弄我们，我们都可永远在光荣的行列中前进。

不管历史对这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可能说些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我们确信，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十分诚实地按照他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运用他那巨大的能力和权力，竭力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涂炭生灵的可怕的战争中把世界拯救出来。……希特勒先生大言不惭，故作姿态，胡说他只希望和平。这些狂言呓语，在内维尔·张伯伦肃穆的墓

前值得一提吗？漫长艰苦而又凶险莫测的岁月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我们至少是团结起来，怀着纯洁的心向前走去了。……

他同他已故的父亲和哥哥奥斯汀一样，都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各政党的成员，今晨一个不缺地聚集在这里，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称的"英国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

第二十八章　租借法案

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英国在美国的军火合同--洛西恩勋爵到迪奇利来见我--1939年11月，"现金购货，运输自理"--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损失的美元--1940年5月，一个新时代--我草拟1940年12月8日致总统的信--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共同利益--需要预先规划--英国自6月以来的恢复--即将于1941年到来的大西洋上的危机--我们船舶的损失--英、德战舰的力量--日本的威胁--大西洋上的生命线--美国对爱尔兰的影响--我要求每月多供给两千架飞机--陆军的装备--怎样支付账款--向美国呼吁--总统的发明："租借法案"--他12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消去美元的符号"--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菲利浦·洛西恩忽然逝世--我挑选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他的继任人--我赞赏哈利法克斯勋爵--艾登先生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外交部--马杰森上尉出任陆军大臣--等待"租借法案"通过--致总统的新年贺电。

这时，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这扩大的爱国主义保障了美国联邦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

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当我得到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消息后，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1月6日

我认为，在选举进行之际，我身为外国人，对美国政治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不会责备我，如果我说我曾经祝愿你取得成功，并且现在为你取得了成功感到庆幸。这并不是说，在我们两国都有义务来挽救的岌岌可危的世界大局上，除了你充分公正而自由地运用你的智谋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希求。我们正面临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出掌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成长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真奇怪，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复电。它很可能是被压在一大堆贺电里，由于公务紧急就搁在一边了。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向美国提出军火定单，虽同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磋商，但并不通过他们的手。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而时常在许多地方发生定货重叠的现象，尽管大家都怀着一片好心，但仍有可能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引起摩擦。斯退丁纽斯写道，"只有政府对一切防务用的物资采取单一的、统一的采购政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这项艰巨任务"。①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统筹安排所有在美国的军火定单。总统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在我们在美国定购的一万一千架飞机以外，再供应一万二千架。但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2页。

※　　※　　※

11月中旬，洛西恩勋爵从华盛顿乘飞机回国，同我在迪奇利一起盘桓了两天。人们劝我不要老是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特别是在月圆的

时候，恐怕敌人特别注意我的行踪。罗纳德·特里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多次在他们牛津附近的又宽敞又精致的住宅里盛情接待我和我的僚属。迪奇利和布伦宁相距仅四五哩。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接见了洛西恩大使。我觉得洛西恩完全变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一派贵族气概，超然于世俗之上。他讲究风度，有主见，落落寡合，举止端庄，批评严苛，但他的态度却很轻松和活泼，始终是一位很好的伙伴。现在，在我们一起遭受严重的打击之下，我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踏实、凡事深思的人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了如指掌。他在主持"驱逐舰与海空军基地交换"的谈判中，曾博得华盛顿的好感和信任。他和总统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在回国之前一直和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考虑"美元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3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一切海上运输，而英国和法国则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输"。在这项新的法令通过后的第三天，以才能出众的阿瑟·珀维斯先生为首的采购委员会就开始工作了。

※　　※　　※

英国参战时，有四十五亿美国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在大英帝国--当然主要是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二十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定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

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买商品应当严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以弥补我们的款项之不足。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自由进口，交付货款不受限制。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为了动用黄金、美元和私人财产，为了防止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的资财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国家，为了削减浪费金钱的进口货和其他的开支，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管制机构。除了确保我们不浪费货币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察看其他国家是否还接受我们的货币。英镑区的国家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采取了同样的外汇管理政策，而且也愿意接受和持有英镑。我们同其他国家作出安排，对他们用英镑支付，使英镑可以在英镑区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他们答应，保存暂时不用的英镑，并按外汇官价进行贸易。这种办法起初是同阿根廷和瑞典商定的，后来扩大到欧洲大陆和南美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办法是在1940年春季以后商妥的，我们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能够商定和维持这种办法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足见英镑是受人信任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英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把我们大部分宝贵的黄金和美元保存下来，以便向美国购买重要物资。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0页。

1940年5月，当战争急转直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时，我们意识到，在英美的关系上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从我组成新政府，由金斯利·伍德爵士出任财政大臣以来，我们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我们为生存而战，而且现在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罄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我们意识到，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从华盛顿直接给我们送来了非常友好的信息，而且还通过加拿大转告我们，他

们鼓励我们勇敢战斗，并指出，无论如何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有摩根索先生当财政部长，盟国的事业就有了一位始终不渝的拥护者。

我们在6月间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货合同接手过来，从而使我们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我们向各方面发出了新的订货单，订购飞机、坦克和商船，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兴建大规模的新工厂。

※　　※　　※

截至1940年11月，我们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我们已经卖掉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我们支付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我们只剩下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货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十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的使用。

洛西恩确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认真寻找一条最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和摩根索先生代表双方的财政部正在华盛顿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大使催促我写一封信，向总统全面地陈述我们的处境。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在迪奇利和他商量着草拟了一封致总统的私人信。11月16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阐述1941年的展望，将于数日后由洛西恩勋爵面交。"由于这份文件需要经过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再审核，而且还要经过战时内阁批准，所以在洛西恩返回华盛顿以前，未能完成手续。11月26日，我给他拍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仍在忙着致总统的那封信，希望能够在几天之内拍发给你。"这封信最后定稿的时候是12月8日，并且立即拍发给总统。由于这封信阐明了伦敦各有关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共同看法，而且对我们的前途起了显著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

白厅，唐宁街10号

亲爱的总统先生：1940年12月8日

1．在接近年终的时候，我觉得你也许希望我向你提出我们对1941年的展望。我这样做是出于至诚和信心。因为，我觉得，美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深信，美国的安全，以及我们这两个民主国家的未来和我

们所代表的文明，是和英联邦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分不开的。只有这样，那些为控制大西洋和印度洋所必不可少的制海权才能掌握在忠实的友好的国家之手。美国海军之控制太平洋和英国海军之控制大西洋，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安全和通商航道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防止战火蔓延到美国海岸的最可靠的方法。

2．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把一个现代国家的工业改变为满足战争目的的工业，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当最大的工业能力尽可能地从民用转用于军需生产的时候，便达到了饱和点。德国无疑地已在1939年年底达到了饱和点。我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只走了第二年的一半。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一定不如我们走得多。而且，我知道，美国目前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海、陆、空防御计划，完成这些计划无疑需要两年。在美国准备停当之前，坚持阵地并与纳粹势力博斗，是我们英国人对共同利益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许两年之内胜利便可到来，但是我们不应当这样打算，从而放松任何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努力。因此，我怀着莫大的敬意请你以友好和善意考虑这样一点，即：只要上述情况还存在，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益就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冒昧给你写这封信。

3．这场战争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而且看来还可能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因此使我们难以在任何德国人能够集结主力的战场上和他们的陆军抗衡。然而，我们能够借助于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德军只能投入较少部队的地区和他们周旋。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德国的统治从欧洲扩展到非洲和南亚。我们还必须在我本岛保持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强大到使渡海入侵成为敌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为了这些目的，我们正在尽快筹编五十到六十个师。即使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而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必不可少的伙伴，我们也不会请求美国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限制的因素是船舶而不是人员，必须把力量尽先用来运输军火和供应品，然后再用来从海上运送大量士兵。

4．对同盟国和欧洲来说，1940年上半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最后五个月，大不列颠孤军作战，坚强地，也许是出人意料地挽回了颓势，但这和你第三次被选为元首的那个伟大的共和国在军火和驱逐舰方面给予我们的莫大援助是分不开的。

5．大不列颠被敌人以优势兵力迅速一击就完全消灭的危险，目前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继此而来的，是另外一种长期的和逐渐形成的危险，虽然不像前一种危险那样突如其来、触目惊心，但也同样是致人死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就是船舶吨位继续不断地、一天一天地减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之下，房倒屋塌，平民惨遭杀伤，这我们是能够忍受的。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科学的进展，能够逐步应付空袭，而且在我们的空军力量更接近敌人的力量时便回敬他们，去袭击德国的军事目标。决定1941年的成败系于海上。除非我们确能维持我本土的食品供应和输入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军火，除非我们确能把我们的军队调动到各个战场去迎击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墨索里尼，而且把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并且确信，能够把所有这一切一直进行到使欧洲的独裁者精神崩溃，否则，我们就可能中途失败，同时，美国也将失去其为进行防御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因此，1941年整个战争的进展取决于船舶以及远涉重洋--特别是大西洋--的运输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使我们所需的船舶运输无限期地在海洋上来去航行，那么，我们就可把优势的空军力量转用于德国本土，更加上德国人民以及其他惨遭纳粹蹂躏的民族日益增长的反抗，也许就能给遭受浩劫的文明带来幸福，使它重见光明。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这项任务。

6．我们船舶损失的程度，几乎和上次战争损失最大的一年不相上下，最近几个月的损失数字，请见附件。在11月3日以前的五个星期内，损失共达四十二万零三百吨。为了使我们的作战活动保持充分力量，我们估计，每年应进口的吨数是四千三百万吨；9月间，进口吨数只达到了三千七百万吨，10月份达到三千八百万吨。如果船舶吨数像目前这样继续减少，那么，除非真能及时得到远远超过目前补充的吨数，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虽已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但要减少损失显然比上次战争困难得多。我们缺少法国海军、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协助，特别是缺少美国海军的协助，虽然美国海军曾在紧张的年代里给予我们重大的援助。敌人已控制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所有港口。越来越把这些港口和法国海岸附近的岛屿当作潜艇、飞艇和战斗机的基地。我们不能利用爱尔兰的港口和领土以便从空中和海上对我们的海岸进行巡逻。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可以进

入英伦三岛的航道，即北部航道，但是敌人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并以潜艇和远程轰炸机不断骚扰。除此之外，近几个月以来，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还出现了袭击商船的敌舰。现在我们还需要对付强大的袭击军舰的敌舰。我们既需要能够追击敌舰的舰只，也需要护航用的舰只。尽管我们的资源和准备都如此充分，但还是不够用。

7．在未来的六七个月里，我本土水域内战舰力量的对比不太能令人满意。"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1月份内一定可以服役。我们已经有了"英王乔治五世"号，并且希望"威尔斯亲王"号也能同时参加战斗行列。这些新式战舰的装甲方面，特别是在防御空袭方面，当然大大胜过二十年前设计的"罗德尼"号和"纳尔逊"号这类舰只。我们最近不得不把"罗德尼"号用于横渡大西洋护航，但是，当船只的数目这样少的时候，任何时候一个水雷或是一个鱼雷就会断然改变战斗行列的力量。当"约克公爵"号在6月份竣工时，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当"安森"号在1941年年底也参加战斗行列的时候，我们就更好了。但是，那两艘装设十五吋口径大炮的第一流的三万五千吨①新式德国战舰使我们不能不集中一支自开战以来尚未见过的雄厚的海军力量去对付。

①实际上它们都将近四万五千吨。

8．我们希望，意大利那两艘"利特里奥"级战舰暂时不能投入战斗，而且只要不配备德国海军，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也许它们会配备德国海军的！我们非常感激你在"黎歇留"号和"让·巴尔"号方面所给予的帮助，而且，我敢说，这样做就行了。但是，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这次战争中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舰队行动，即敌人至少将有两艘战舰相当于我们最优秀的、也是仅有的两艘新式战舰。我们不能缩减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因为土耳其的态度，实际上整个东地中海的局势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在那里保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些非近代化的较陈旧的战舰要用来作护航舰。因此，即使在战舰级的舰只上，我们也是十分紧张的。

9．还有第二种危险。维希政府或者参加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或者用某种办法，如从海路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侵犯自由法国的殖民地，使我们不得不去打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把现在尚留在他们手中的那支相当大的、没有受到损失的海军用来和轴心

国家一起作战。如果法国海军参加轴心国，则西非将立刻落到他们的手中，从而严重危及我们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而且也会影响到达喀尔，当然也会随之影响到南美。

10．第三种危险是在远东。看来很显然，日本正在穿过印度支那向南挺进到西贡和其他海、空军基地，这样他们就和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相距不远了。据悉，日本人正在准备五个精锐的师，以便有朝一日充当海外远征军。这种形势如果继续发展，则我们今天在远东的兵力就不能应付。

11．面对着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尽量利用1941这一年来建立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武器供应，尤其是飞机，一面在我本土冒着敌人的轰炸提高产量，一面得到海外的供应。从我罗列的那些事实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实可以看出，这项任务是至为艰巨的，因此，我觉得我有权，不，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以便美国能够给予这个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共同的事业以崇高的和决定性的援助。

12．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大西洋通向我本土的航道上防止和减少船舶的损失。要作到这一点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对付袭击的海军力量；一个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商船数目。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似乎有下列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甲）美国重申海上自由通航的原则，船舶不受非法的和战争的野蛮手段的骚扰，这是上次大战之后有的决议，而且德国在1935年欣然承诺并作了规定的。根据这项原则，美国船只可以和一些没有受到有效的、合法的封锁的国家自由进行贸易。

（乙）我认为，接着，就应以美国的武力，即护航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空军编队，保护这种合法的贸易。你如何能在战争期间在爱尔兰获得基地，这种保护措施就会更加有效。我想，这种保护措施大概不致于引起德国向美国宣战，虽然很可能不时发生一些危险的海上意外事件。可以看出，希将勒先生想避免德皇的错误。在他还没有彻底摧毁英国的军队以前，他是不想卷入对美国的战争的。他的铭言是"一个时期打击一个敌人"。

我冒昧陈述的这项政策，或与此相类似的政策，可使美国的断然行动被解释为积极的非交战性行动，而且，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确保英国的抵抗能够有效地想进行多久就进行多久，一直到取得胜利。

（丙）如果以上所述难以办到，那么，为了维护大西洋的航线，便不得不请你们赠予、借予或供给我们一大部分现在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此外，美国海军难道不能在靠近美国那面的大西洋扩大海上控制，以防止敌人的舰只侵扰通向美国正在西半球英属各岛上修建的海、空军基地的新航线？美国海军力量是如此强大，所以美国给予我们的上述援助将不会危及它对太平洋的控制。

（丁）我们还需要美国从中斡旋，需要美国政府不断地运用其全部影响力，为大不列颠在爱尔兰南部和西部海岸取得停泊小舰队的便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飞机取得向西活动于大西洋上空的便利。如果宣布英国的长期抵抗以及为了源源运送在北美为大不列颠准备的重要军需品而确保大西洋航线畅通无阻，是美国的一种利益，那么，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也许愿意向爱尔兰政府指出，爱尔兰当前的政策正在给美国本身造成危险。

如果爱尔兰由于它所采取的行动有招致德国进攻之虞，英国陛下政府当然会事先采取最有效的保护措施的。我们不能强迫北爱尔兰人民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脱离联合王国而参加南爱尔兰。但是，我不怀疑，如果爱尔兰政府在这紧急关头表明它和英语世界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那么，就能够成立一个全爱尔兰的防务委员会，而且，从这个委员会起，或许在战后能以某种形式实现爱尔兰的统一。

13．以上措施的目的，是把目前海上的大量损失缩减到可以控制的程度。除此之外，为供应大不列颠和供大不列颠全力从事战争需要用的商船吨数，应当大大增加，并超过现在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年产量一百二十五万吨，这一点极关重要。护航系统、绕航、"之"字航行，目前输入供应品的航程遥远以及我国西部各港口的拥挤，这一切，已使我们现有船舶的效率大约减低了三分之一。为了确保最后的胜利，至少必须增加三百万吨的商船建造能力。只有美国能够供应这种需要。展望将来，1942年的生产规模似乎应当和上次战争在霍格岛①计划的生产规模相似。与此同时，我们请求美国在1941年把它所拥有的或是控制的商船，除供自己的需用外，悉数提供我们，并设法把目前正在为国家海务局建造的商船拨出一大部分来供我们使用。

①霍格岛在美国费城南部。--译者

14．再者，我们指望，共和国的工业力量能够弥补我们国内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不足。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得不到大规模的增援，我们就不能在空中取得绝对优势，去削弱并摧毁德国在欧洲的控制。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于一项计划，要在1942年春季把我们的第一线飞机增加到七千架。但是非常明显，这项计划还不能使我们具备我们需要的优势去冲开通向胜利的大门。为了取得这种优势，我们显然需要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所能支援的最多的飞机。我们虽处于敌人不断的轰炸之下，但我们迫切希望，把原定的生产计划在本国完成一大部分。根据目前的安排，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计划生产中得到飞机，但是，即使把这些飞机全部拨给我们的空军中队，我们仍然没有希望取得必要的优势。所以，总统先生，可否请你认真考虑一批紧急的定货，以联合结算的方式每月再增加二千架作战用的飞机？我认为，在这批飞机中，绝大部分应当是重轰炸机，因为我们主要是靠这种武器去粉碎德国军事力量的基础的。我知道，这将使美国的工业组织承担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由于我们的迫切需要，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向世界上最有办法、最有才能的技术人员发出呼吁。我们要求他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可以办到的。

15．你也收到了有关我们陆军的需要的情况。在军火制造方面，我们虽然处于敌人的轰炸之下，但仍然稳步增长。在工作母机的供应和某几种物品的让与方面，如果没有你的一贯的协助，我们就不可能希望在1941年装备五十个师。我感激已经充分作好的安排，感激你们对我们计划编成的部队支援装备，感激你们对我们的十个补充师及时提供美式武器，以便投入1942年的战斗。但是，当独裁统治开始衰退的时候，许多力图恢复自由的国家便可能要求得到武器，而他们除了指望美国的工厂以外，别无其他来源。因此，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美国尽量扩大小型武器、大炮和坦克的生产能力的重要性。

16．我正在准备向你提出一份完善的计划，说明我们希望从你们那里得到的各种军火，当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已经取得了双方的同意的。如果美国军队选用的武器的类型和那些已经在实际战争中--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证实了它的性能的武器的类型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大大地节约时间和精力。这样，储存的大炮、军火和飞机就可

以交换，从而大大增加它们的数量。然而，这是一个深奥的技术问题，所以我就不在此详述了。

17．最后，我要谈一谈财政的问题。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提取了我们大部分的美元存款来支付到期的帐款。的确，正如你所知道的，那些已经提交或正在磋商中的定单，包括那些为在美国建立军需工厂业经支付或有待支付的开销在内，已经超过大不列颠手中残存的全部外汇储备若干倍。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以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的利益的。战后，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就不能多于我们对美国出口的货物，购买的范围将不超过那些适合你们的关税条件和工业经济的出口货的数量。不仅我们在大不列颠要备尝艰苦，就是美国也将因出口能力的削减而引起广泛的失业。

18．再者，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是决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的，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我们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19．总统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这封信附有一个统计表，列明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同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损失的吨数。①这封信是我写的最重要

的书信之一，当它送别我们伟大的朋友的手中时，他正乘美国军舰"图斯卡露莎"号在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游弋。他左右的人全是他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告诉我说，罗斯福先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而且，经过了两天他都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他绞尽脑汁，默默沉思。

①见附录（2）。

他从默默沉思中得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决策。总统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他应该作什么。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国家跟着他走，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据斯退丁纽斯说，早在去年夏季，总统就在船舶资源防务谘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过，"英国无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这种想法似乎最初是来源于财政部，是财政部的法律顾问，特别是缅因州的奥斯卡·斯·考克斯，在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启示下提出来的。

原来，根据1892年的一项法令，陆军部长"在认为符合于公众利益的时候"，在国家不需要的前提下，可以把陆军的财产租借出去，为期不超过五年。这项法令的应用有先例可援，租借陆军各项用品的情况是屡见不鲜，有案可查的。

因此，罗斯福总统心中早就有了"租借"这个字和运用租借的原则来满足英国的需要之意，以之作为代替不久就要使英国失去所有偿付能力的无限期借贷政策的一种办法。现在，所有这一切一变而为果断的行动，宣告了"租借"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总统在12月16日从加勒比海归来，翌日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在离他四五百呎远的地方有一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龙带去接在他的水龙头上，那么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十五块美元，你得给我十五块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作！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十五块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他还说："无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因此，姑且不谈我们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对在全世界维系民主制度于不坠深感兴趣，就是从自私

的观念和美国的国防出发，我们也应竭力帮助大英帝国去保卫它自己。"他最后说：

"我打算消除美元符号。"

在这个基础上，永垂不朽的"租借法案"立即草拟完毕，提交国会。后来我向议会说：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光明磊落的行为"。法案一经国会通过，就马上改变了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帐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因为我们对希特勒暴政的继续抵抗，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共和国休戚相关的。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今后决定美国武器的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

※　　※　　※

正是在此时刻，在菲利浦·洛西恩的公职最重要的时刻，他和我们永别了。他回华盛顿不久，忽然大病不起。他始终不懈地工作到死。在12月12日那一天，他功成身殁，与世长辞。这对我们国家和正义事业都是一个损失。在大西洋两岸，他受到各界朋友的哀悼。我在两个星期前，还同他促膝密谈，一闻死讯，不胜震惊。在下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我对他致辞悼念，与大家一起对他的功绩表示莫大的敬意。

※　　※　　※

这时，我必须即刻选择洛西恩的继任人。就我们这时和美国的关系来看，我们需要一位全国知名并谙熟世界政治各个方面的政治家充当大使。在探悉总统接受我的提名人之后，我于是请劳合·乔治先生担任这个职务。7月间，他觉得他不能参加战时内阁，在英国的政界中不甚得意。他对战争和导致战争的事件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不同。然而，毫无疑问，他是我们公民中的第一流人物，而且他那不可比拟的才能和经验也会有助于他的使命成功。我和他在内阁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二天进午餐时又谈了一次。他由于被邀请担任大使而流露出衷心的喜悦。"我告诉我的朋友说，"他说道，"首相要我担任一个非常光荣的职务。"他很清楚，他已年届七十七岁的高龄，不应承当这样吃力的任务。自从我和他进行了长谈后，我觉察到，在我前此请他参加战时内阁以后的这几个月里，他已苍老了许多，因此我怀着遗憾的心情，毅然决定放弃我的计划。

之后，我就想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保守党内威望极高。而且由于目前正担任外交大臣而声名更著。由外交大臣出任大使，足见这一使命极端重要。他高尚的人格到处受人尊敬，但另一方面，他在战前几年中所作的事情，以及事态的演变，使他遭到了全国联合政府中工党方面的非难、甚至于敌视。我知道他本人也明白这种情形。

当我向他提出此事，向他提出这件肯定不是提高个人地位的事时，他只简短而庄严地说，认为他在哪里最有用，他就到哪里去工作。为了进一步强调他的职责的重要性，我作出安排，无论他何时离美回国，他都将继续充任战时内阁阁员。这一安排之所以未曾遇到丝毫阻碍，应归功于有关人物的气度和阅历，在其后的六年里，无论是在联合政府或是在工党-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期间，哈利法克斯在驻美大使任内都克尽厥职，取得显著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成就。

罗斯福总统、赫尔先生以及华盛顿的高级人物都非常满意哈利法克斯勋爵这一人选。的确，我立即看出，总统对他比对我提出的第一次人选满意。美国和英国国内都非常赞同指派这样一位新大使，并认为，从各方面来说，都能胜任并适合当前的局面。

※　　※　　※

我毫不迟疑应由谁来补外交部的空缺。正如本书所揭示的，在过去的四年中，我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都和安东尼·艾登的意见极为一致。我曾经叙及，1938年春，当他和张伯伦先生分道扬镳时①我如何焦虑不安、心情激动。当表决慕尼黑协定时，我们曾一起拒绝投票。在那年凄惨的冬天，我们一起反抗保守党在我们选区里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直是团结一致的，在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又成为同僚。艾登的大部分公职生活是从事于外交事务的研究。他身居外交大臣要职时，成绩卓著，却在刚四十二岁的时候，即行辞职，其原因今天回顾起来，各党派都是加以赞许的。在这惊涛骇浪的一年里，他作为陆军大臣，起了良好的作用，他在处理陆军事务的过程中使我们二人更为接近。在天天出现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上，即使未事前磋商，我们两人的看法也是差不多的。我切盼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保持愉快的、协调的友谊，我这个希望在其后四年半的战争和政策制定中，确实得到了满足。艾登遗憾地离开

了陆军部，他被那里所有的那些紧张的工作、振奋人心的事迹吸引住了，但他终于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了外交部。

①见第一卷。--译者

※　　※　　※

我向英王提出，由马杰森上尉补艾登先生陆军大臣的遗缺；那时，他是全国联合政府的总督导员。这一遴选引起了一些非议。戴维·马杰森曾任下议院执政党督导员办公厅主任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所以他要负责带领和鼓励保守党中那班有忍耐心和稳健的多数派，这些人曾长期支持鲍尔温和张伯伦的内阁。在印度法案上，我作为保守党反对派的主要人物，曾经多次同他激烈争辩。在我离开公职生活的十一年里，我同他的接触也不少，而且总是一见面就如同仇敌。我对他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是一个能力高强的人，不管他的领袖是谁，他都忠心耿耿为他效劳，诚诚实实地对待他的对手。工党和自由党的督导员也有同样的看法，这样的声誉对执行这种特殊的职务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当我出任首相时，大家都认为，我会另选他人担任这一职务，但我深信，马杰森将像他对我的前任那样尽心竭力为我效劳；在这一点上他丝毫没有让我失望。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当过团长，受过磨练，得过战功十字勋章。因此，他既具有丰富的军人的经历，又谙熟下议院的事务。

我指派詹姆斯·斯图尔特上尉代替马杰森的职位，我和他也有过多次的争执，但我对他的为人却十分尊重。

※　　※　　※

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这段期间内，我们的美元非常紧张。我们的朋友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应急方法。美国政府买下了根据我们的定单在美国建立的几个兵工厂。他们把这些工厂纳入美国防务计划之内，但嘱咐我们继续尽量使用。美国国防部定购了一些并非他们所急需的军需品，以便制成之后转让给我们。另一方面，美国也作出了几件在我们看来是苛酷难堪的事。总统派了一只军舰到开普敦，要把我们储存在那里的黄金扫数运走。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我们把英国在美国的大企业--科陶尔股份公司按比它本来的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卖掉了。我有一种感觉，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用来着重

反映我们的困难处境，并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去抵制那些反对租借法案的人。无论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我们总算度过了难关。

12月30日，总统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人拥护他的政策。"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2月31日我们对你昨天发表的谈话非常感激。我们特别欢迎你所讲的关于支援我们的计划的梗概，没有这种支援就不可能在欧洲和亚洲根除希特勒主义。我们当然可以猜出，你为什么没有能够详细说明如何实现你的提案。同时，有些事情也使我焦虑不安。

首先，派军舰到开普敦去起运黄金，可能引起令人为难的后果。这件事可以说一定会被人知道。这将使英国及各自治领群情鼎沸、舆论哗然，也会使敌人感到高兴，说你派人去拿走我们的最后一点储备。如果你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么，我们便下令，把开普敦的黄金装船启运。但是，如何可能的话，我们就应避免这么作。比如说，我们能否采取一项技术措施，用南非的黄金调换渥太华别有用途的黄金，并设法把渥太华的黄金运到纽约？我们必须立即得到回音，因为那只船已在途中。

我着急的第二件事是：我们不知道国会将用多长的时间来辩论你的提案，如果时间拖延下去，我们怎能提出军火定单和付清价款。总统先生，请你记住，我们不知你的想法如何，也不知道美国究竟打算怎么办，而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如果我们不得不拖欠你们承包人的债款（他们还要支付他们的工人），那对整个世界的局势将发生什么影响呢？

这岂不被敌人利用，说英国和美国的合作已完全破产吗？几个星期的拖延也许就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后果。

第三，除了中间这段时期以外，当国会批准了你的计划以后，还有许多有关该计划适用范围的问题。现有的定货在全部交清之前，应

付出的大批价款如何处理？对这些定货预先支付的巨额款项已花光了我们的资财。我们继续需要各种各样的美国商品，并不一定是武器，--比如说，还需要原料和汽油。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希腊和一些流亡的盟国政府，都迫切需要美元来维持他们的战斗活动。我并不希望立即知道，你将怎样解决后面这几个问题。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愿意向你全部摊开我们在世界各处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而且除了为共同事业所需要的帮助以外，我们别无他求。我们当然希望确知，你准备用来武装你们自己的权力，将强大到足以应付这些重大的问题，经得住一切适当的考验。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勋爵正在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先生商谈这些事，他将说明我们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承担的战争义务，我们不能要求你们对此给予直接的帮助，但却需要黄金和美元。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荷兰和比利时的黄金，届时我们必须以硬币偿还。

昨晚，敌人烧毁了大半个伦敦市，伦敦以及各郡城市横遭破坏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当我今天去看那些仍在燃烧的废墟的时候，伦敦居民的斗志昂扬，就像四个月前敌人于9月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感谢你对全世界的声明：支持并有效地武装我们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是和美利坚合众国将来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

在暴风雨即将向我们袭来的新年里，我衷心祝你一切顺利。

第二十九章　德国与俄国

希特勒转向东方--斯大林试图安抚德国--共产党在英国工厂中阴谋策划--苏联的错误估计--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他同里宾特洛甫及元首会晤--苏联和纳粹的谈判--瓜分大英帝国的计划--与元首再次辩论--中间穿插了一次英国的空袭--在一个防空洞内会谈--1942年8月斯大林对我述说经过--希特勒最后决意进攻俄国--军事准备--协定草案--苏联提出更多的要求--舒伦堡大使努力达成协议--1940年12月的"巴巴罗莎"作战计划。

希特勒未能打败或征服不列颠。这个岛国显然要坚持到底。大家都知道，没有制海权或制空权，便不可能把德国军队运过海峡。冬季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暴已经来临。德国想用轰炸来恐吓不列颠民族或粉碎其作战能力和作战意志的企图，业经破灭，闪电战的代价十分昂贵。要想恢复"海狮"作战计划，势必有许多个月的耽延，而每过一个星期，英国国内军队的发展、成熟和装备便更加好转，便愈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海狮"计划，运输也愈益困难。到1941年的4月或5月，即使用七十五万人，装备齐全，也难胜任。到那时，到何处去找这样大规模的渡海袭击所必需的船舶、驳船和特别的登陆艇呢？在英国日益增长的空中力量下，他们如何集结？

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由于有英国和美国各工厂积极生产的支持，由于在以加拿大为中心的各自治领采取了训练飞行人员的庞大计划，将使已经在质量上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拿破仑在1804年的情形一样，在没有完全弄清东方无后顾之忧以前，他是迟迟不敢进攻我们这个岛的。现在他觉得，在孤注一掷地入侵不列颠以前，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同俄国的关系搞清楚。和拿破仑率领大军由布洛涅到乌尔姆、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的情况一样，希特勒也受着同样的压力的支配，按同样的想法行事，暂时放弃毁灭大不列颠的欲望和需要。现在，这出戏就只能这样收场。

毫无疑问，他在1940年9月底就已经打定主意了。从那时以后，对英国的空袭，虽然时常由于普遍增加飞机而规模较大，但是在元首的思想和德国的计划中，都只占第二位了。

空袭也许是用来有效地掩饰其他计划的，希特勒已不再指望靠空袭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向东去吧！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个人并不讨厌德国于1941年春季或夏季发动对英国的进攻。我相信，敌人将遭受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特定的军事冒险中从未遭受过的惨败和伤亡。但是我也不会这么简单，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就希望敌人真来入侵。在战争中，你不反对的事，敌人也往往不做。况且，在指挥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当时间在一年或两年内对我们有利，并且还会获得强大的盟国时，我感谢上帝，使我们的人民免于遭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从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件就可看出，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德国会在1941年侵袭英国。到了1941年年底，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再是单独作战；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国家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是，有许多难以逆料的惊心动魄的大事都出现在这令人难忘的一年里。

当不明白真相的欧洲人和外界人士认为我们的命运似乎已经绝望，或者最多也不过是存亡莫卜的时候，纳粹德国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却在世界事务中占了首位。一经看出英国不能像法国和低地国家那样被吓倒和制服时，这两个专制暴虐的大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便又显现出来了。说句公道话，斯大林在尽最大努力，忠实地和希特勒合作的同时，也在苏俄的广大群众中尽量聚集他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德国每打一次胜仗，他和莫洛托夫都照例毕恭毕敬地表示祝贺。他们把大批的食物和重要的原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德国。他们第五纵队的共产党员极力扰乱我们的工厂。他们的广播对我们备加诬蔑和诽谤。他们随时准备就两国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同纳粹德国获致永久的解决，幸灾乐祸地希望英国的力量遭到最后的毁灭。但是，他们也一直认识到，这项政策可能失败。他们打定主意利用各种方法争取时间；就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来看，他们也无意把俄国的利益或野心单单置于德国胜利的基础之上。这两大集权国家，都缺乏道德上的节制，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中彬彬有礼，却又冷酷无情。

当然，对于芬兰和罗马尼亚，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苏联领袖们对法国的沦陷和第二战场的结束（不久以后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重

开这个战场）感到震惊。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突然的瓦解，满以为在西线会出现双方长期互相消耗的局面。现在没有西线了！但是，在尚未看清英国在1940年是否将屈服或被消灭以前，就对于勾结德国的办法大事改变，那也是愚蠢的。由于克里姆林宫逐渐认识到，英国能够应付一场持久的、无限期的战争，而且在战争期间，在美国周围和日本本土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斯大林就更加意识到他的危险，就更加想争取时间。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为了要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显然牺牲了许多利益，冒了许多风险。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表现得愚昧无知。从1940年9月一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发动进击的时候为止，他真是一个既冷酷无情，又诡计多端，又孤陋寡闻的巨人。

※　　※　　※

在前面把情况略事交代之后，我们不妨来谈谈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插曲。当这位布尔什维克的使者到达纳粹德国的心脏地区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恭维话，受到了一切隆重的款待。在以后的两天中，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也同希特勒--进行了冗长而紧张的会谈。他们艰难可怕地交换意见和当面折冲，在1948年初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从缴获的文件中选编的《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这本书中暴露无遗。为了要叙述或了解其中的经过，就必须引用其中的材料。

莫洛托夫第一次是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①

①见《纳粹-苏联关系》，第218页以后诸页。

1940年11月12日

德国外交部长说，他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已表明德国坚信：

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改变大英帝国的末日业已开始来临这一事实。英国已被击败，最后承认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也许不久就要认输，因为英国的形势正日渐恶化。当然，德国也欢迎及早结束战斗，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也不愿意不必要地牺牲人的生命。如果英国不在最近的将来打好主意，承认失败，那他们来年也一定是要求和的。德国正在日以继夜地继续轰炸英国。德国也将逐步充分利用其潜艇，使英国遭受严重的损失。德国认为，英国也许会由于这些袭击而

被迫放弃斗争。在英国，已显然有某种不安的心情，看来事情将采取这样的解决途径，但是，如果目前的攻击方式还不能迫使英国屈膝的话，则德国一到气候条件许可，就要坚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从而彻底摧毁英国。到目前为止，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迄今之所以未能进行，完全是由于天气不良的缘故。……

英国或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在欧洲大陆登陆或采取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彻底失败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一点，英国人还不了解，因为在大不列颠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再则，因为这个国家是由一个名叫丘吉尔的人领导的，此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外行，他以前的事业，每到关键时刻都彻底失败，这一次还要失败。

再说，轴心国家已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在欧洲压倒英国。

甚至法国--法国业已战败，而且要为战争付出代价（附带说一下，法国人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也接受了这一原则：

法国将来绝不支持英国和唐·吉诃德式的非洲的征服者戴高乐。轴心国家由于具有异常强大的实力地位，因此，它们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如何迅速结束这场已经打胜的战争。

※　　※　　※

午餐后，元首接见了这位苏联使节，并再次侈谈英国的全盘失败。他说，战争带来了许多违背德国意图的复杂情况，时常迫使它不得不从军事上对某些事情作出反应。

接着，元首向莫洛托夫概述了到目前为止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还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已使英国在大陆上没有盟国了。

……英国的报复手段实在可笑，俄国的先生们可以亲自看到所谓的毁灭柏林是何等虚构。天气一好转，德国即将给予英国以沉重的、最后的打击。当前，德国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这场最后的斗争进行军事部署，而且要澄清在这次最后摊牌中和摊牌之后的极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他重新检查了同俄国的关系，他不是从消极的精神出发，而是想要积极加以调整--如果可能的话，使之经历一个长时期。他在这方面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德国不想从俄国获得军事援助。

2．由于战事蔓延极广，德国为了对付英国，曾被迫深入远离其本国的地方，而它对这些地方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根本不感兴趣。

3．虽然如此，德国也有某些需要，这些需要的全部重要意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显示出来，它们对德国是绝对重要的。

在这些需要中，包含有某些原料的来源，德国认为这些原料是极端重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

※　　※　　※

莫洛托夫对这一切含糊其辞地随声附和了一番。

莫洛托夫问到了《三国条约》①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新秩序中要苏联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在柏林会谈和德国外交部长预计的莫斯科之行中必须加以讨论，俄国人肯定期望德国外长访问成行。而且，关于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也有些问题需要澄清。如果俄国政府能够获得关于以上各项问题的解释，它也许更容易对元首的问题提出更明确的答复。苏联对欧洲的新秩序表示关心，特别是对这种新秩序的进度和形式表示关心，它也想了解所谓大东亚圈的范围。

①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的条约。

元首回答说，三国条约的宗旨是要根据欧洲国家的天然利益来调整欧洲的局面，因此，德国现在要求苏联自己表示它感兴趣的地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苏俄的合作，就不能决定。这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亚洲，要求俄国合作，一起来划定大东亚圈，并提出它对那里的要求。德国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担任调停人。俄国决不会碰到任何一项既成事实。

当元首着手建立上述各大国的联合时，他认为最困难的一点倒不是德俄关系，而是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之间的合作是否可能的问题。只有现在……他才觉得，可能通过同苏联的磋商来解决黑海、巴尔干和土耳其的问题。

当会谈结束时，元首总结道，这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向着广泛的合作迈出了第一个具体步骤：会谈曾充分考虑到西欧的问题，要由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来解决；同时认为远东的问题，主要是俄国和日

本的事情，但德国愿以调停人的身分居间调处。这是一个反对美国企图"靠欧洲发财"的问题。美国对欧洲、非洲或亚洲没有置喙的余地。

莫洛托夫表示，他同意元首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地位的说法。他认为，只要俄国能以伙伴而不仅仅是以对象的身分进行合作，则俄国参加三国条约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苏联参加共同事业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条约的目的和意义，特别是关于大东亚圈的区划，必须首先予以更明确的规定。

※　　※　　※

当11月13日恢复会谈的时候；

莫洛托夫提出立陶宛那条狭窄的领土的问题，并着重说苏联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尚未获得德国明确的答复，但是，这一问题正在等待着决定。关于布科维纳，他承认，这牵涉到另外一块土地，在秘密议定中没有载明这一块土地。俄国最初的要求仅限于北布科维纳。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应当了解俄国对南布科维纳的关心。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也没有获得答复。相反，德国却保证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而完全不顾俄国对南布科维纳的愿望。

元首答复道，俄国哪怕只占领布科维纳的一部分，那就是德国方面很大的让步了。……

但是莫洛托夫坚持他以前说过的话：俄国所希望的重新划分都是极微小的。

元首答复道，如果德俄合作要在将来产生实际的结果，苏联政府必须了解德国正在从事生死攸关的战争，它无论如何要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双方在原则上同意芬兰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两国与其继续纯理论的讨论，不如转入更重要的问题。

英国被征服以后，英帝国将要作为一份拥有四千万平方公里、范围遍及世界的破产者的庞大财产被人瓜分。在这份破产者的财产中，俄国可以分到真正通往大洋的不冻的出海口。四千五百万的少数英国人迄今统治着大英帝国的六亿居民。他就要摧毁这个少数了。就是美国，它事实上也无非是要从这份破产者的财产中拣几项特别适合于美国的东西。当然，德国要避免在它攻击英帝国心脏英伦三岛的战斗中再遇到其他分散其力量的冲突。因此，他（元首）不喜欢意大利对希腊发动的战争，因为，这样做，就要将部队分散到外国，而不能集中

兵力于一点来攻击英国。在波罗的海区域发动战争也是一样。对英国的战争将进行到最后为止，他毫不怀疑，英伦三岛一被挫败，即可使帝国趋于瓦解。如果以为可从加拿大来统治并团结帝国，那是在做梦。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世界范围的前景了。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这些问题都要在同俄国的联合外交谈判中解决，并作出使苏联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安排。一切对这份破产者的财产有兴趣的国家，彼此都应当尽弃前嫌，专心考虑瓜分英帝国的问题。这适用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很感兴趣地倾听了元首的议论，并且对他所了解的每一件事情表示同意。

※　　※　　※

接着，希特勒就退席，去睡觉了。在苏联大使馆用过晚餐以后，英国空军空袭柏林。事先我们就听说了这次的会谈，我们虽然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但也不愿完全置身事外。发了"空袭警报"以后，他们都躲到防空洞去了，这两位外交部长在更安全的环境中继续会谈，直到半夜。德国的官方记载说：

由于空袭警报，两位部长于下午9时40分前往德国外交部长的防空室，以便进行最后的会谈。……

里宾特洛甫说，讨论波兰新秩序的问题，时机尚未成熟。

巴尔干问题已详加讨论了。德国人在巴尔干各国只有经济利益，我们不愿意英国在那里扰乱我们。德国对罗马尼亚提出保证这件事，显然是被莫斯科误解了，……德国政府的一切决策的主导精神，完全是要保持巴尔干各国的和平，阻止英国插足其间并干预我们把物资运往德国。因此，德国在巴尔干的行动，完全是由于我们对英国作战的环境使然的。只要英国承认失败，向德国求和，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利益将只是限于经济方面，德国军队就要撤出罗马尼亚。正如元首一再宣称的，德国对巴尔干各国领土不感兴趣。他只能一再反复说明，决定性的问题是：在消灭英帝国的伟大事业中，苏联是否准备或者能否同德国合作。如果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关系，并且划分势力范围，我们对于其他问题就能很容易地达成谅解。关于势力范围的划分，已经再三谈过了。因此，正如元首讲得清清楚楚的，为了苏联和德国的

利益，要求共事的伙伴们不要对立，而要互相倚靠，以便在实现他们的愿望时互相支持……

莫洛托夫在答复中说，德国认为对英国的战争实际上已经胜利。因此，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说德国是在对英国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他只能这样理解：那就是说德国是在为"生存"而战，而英国则是为"死亡"而战。关于合作的问题，他是十分同意的，但是他补充说，合作必须建基于彻底的谅解。这种想法也曾表明于斯大林的信中。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也必须解决，但是，关于这一点，他（莫洛托夫）当时还不能表示一定的主张，因为他不知道斯大林和他在莫斯科的其他朋友关于这件事的意见。不过，他必须说，所有这些明日的重大问题是同今日的问题和执行现行协定分不开的。

……

至此，莫洛托夫先生向德国外交部长亲切告别，并强调说明，他对这次的空袭警报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能与德国外交部长进行如此彻底的会谈，应归功于这次警报。

※　　※　　※

当我1942年8月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从斯大林的口中获得了关于这次会谈的简短说明，内容基本上同德国的记录没有什么出入，不过更简要罢了。

斯大林说："不久以前，大家都埋怨莫洛托夫过分亲德。

现在每个人又说他过分亲英。但是，我们谁也没有相信过德国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自己曾经历过这种情形，所以体会他们的感觉。元帅说："当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前往柏林会见里宾特洛甫时，你们有所风闻，并派飞机去空袭。"我点了点头。"响警报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带路，走下了许多层阶梯，到了一间装饰豪华的防空室。他进去以后，空袭就开始了。他把门关起来对莫洛托夫说：'现在在这儿，就只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为什么不划分一下呢？'莫洛托夫说：'英国的意见呢？"英国，'里宾特洛甫说：'英国已经完了。它再也不能起大国的作用了。'英洛托夫说：'如果完了的话，我们为什么到这个防空室来呢，是谁在这儿扔炸弹呢？'"

※　　※　　※

柏林会谈对于希特勒内心深处的决定丝毫没有发生影响。10月间，凯特尔、约德尔和德国总参谋部都根据他的命令拟定计划，把德国军队东调，以便于1941年初夏进攻俄国。

在这一阶段还没有必要规定正式的日期，因为这也受天气的影响。考虑到越过国境以后还需要走那么远的距离，而且要在冬季开始以前攻克莫斯科，所以5月初显然是最相宜的。而且，沿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两千哩的战线集结与部署德国军队，以及准备所有的兵站、营房和铁道侧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来没有承担过的最艰巨的军事任务之一，无论在计划和行动上都不容有所延误。在这一切之上，还亟需保守秘密，蒙骗对方。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利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掩护，每种形式都各有其优点。第一种是在瓜分和分配大英帝国远东殖民地的基础上进行有关共同政策的细致的谈判，第二种是通过匈牙利不断地增派军队以控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这在军事上有重大的收获，同时，又可掩盖或解释在该战线南翼集结德国军队，进行针对俄国的部署。

谈判系采取由德国提出建议草案的方式，邀请苏俄参加《三国条约》，把英国在东方的权益给予俄国。如果斯大林接受了这一方案的话，事态也许会在一个时期内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变。希特勒随时都可暂时搁下进攻俄国的计划。拥有百万军队的大陆上的两大帝国结为军事同盟，会怎样分割巴尔干、土耳其、波斯和中东，甚至进一步图谋攫取印度，同时还有那热衷的伙伴日本所倡导的"大东亚计划"，结果如何，我们真是难以设想。但是希特勒一心要摧毁布尔什维克，他对他们恨之入骨。他相信，他有力量使他一生的大志能如愿以偿。以后，一切都可以归他所有了。从柏林会谈和其他的接触中，他必然已经看出，他让里宾特洛甫送交莫斯科的建议远远不能满足俄国的野心。

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信件中曾发现一分《四国公约》的草案，上面没有载明日期。据说舒伦堡于1940年11月26日曾与莫洛托夫会谈，这份草案显然就是他们会谈的基础。根据这一草案，德、意、日三国同意尊重彼此的天然势力范围。由于这些势

力范围互相接触，因此，由此引起的问题，他们将以友好的方式经常地互相磋商。

德、意、日三国又共同宣布，它们承认并尊重苏联目前的领土范围。

四国决不参加或支持以反对四国中任何一国为目的的国家联合。它们将在经济问题上彼此通力协助，并且要补充和扩大彼此现有的各项协定。协定的有效期为十年。

在《四国公约》之外，还有秘密议定书，在议定书中，德国声明，除在缔结和约时重新划分的欧洲领土以外，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中非的土地；意大利声明，除了重新划分的欧洲的领土以外，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北非和东北非的土地；日本声明，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日本帝国本土以南的东亚地区；

苏联声明，它的领土愿望集中于苏联国土以南通向印度洋的地区。

四国声明，除特殊问题尚待解决外，它们都互相尊重这些领土愿望，并且不反对它们获得这些领土。①

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林会谈中，虽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主要是着重谈瓜分英国的领土，但在协定草案中却没有提大英帝国的名字，而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地领土却明确包括于根据秘密议定书所瓜分的地区之内。在柏林会谈和莫斯科会谈中，虽然英国看来是最特出和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但它却不是希特勒心目中唯一的俘获目标。他正在设法要更广泛地重新分配正在同他作战、或曾同他作战的国家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领土。

※　　※　　※

不出所料，苏联政府没有接受德国的方案。他们在欧洲单独同德国周旋，而日本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又对他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对自己逐渐增长的力量和广大的领土深有信心，他们的领土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之多。因此，他们一再讨价还价。1940年11月26日，舒伦堡把俄国的反建议草案送到柏林。俄国的反建议提出：德国军队应立即撤离芬兰，因为根据1939年的条约，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今后几个月内，为了保证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由苏联与在地理位置位于苏联黑海疆界安全区以内的保加利亚

缔结互助条约，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在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范围内为苏联陆军和海军建立基地；承认巴统和巴库以南凡是通往波斯湾的地区为苏联领土愿望的中心；日本放弃在北萨哈林岛①开采煤炭和石油的权利。

①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译者

没有对这一建议给以明确的答复。希特勒根本不打算和俄国讲调和折中。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是值得双方本着友好的精神进行长期的仔细研究的。苏联当然是希望而且也的确在等待德国的答复。在这期间双方都向本已大军云集的边境开始增兵，希特勒的右手已经伸向巴尔干了。

※　　※　　※

凯特尔和约德尔根据元首的命令拟定的计划，现在已充分成熟，使他能在1940年12月18日从他的司令部发出他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莎"作战计划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作好准备，以便在结束对英战争之前就能·在·一·场·快·速·战·中·摧·毁·苏·俄。

为此，陆军必须投入所有一切可以调用的部队，但要留一部分部队保证占领区免遭敌人突然袭击。

·空·军的任务是：以强大的战斗机队在东战场支援陆军，以期迅速结束地面战斗，并使敌人空袭德国东部领土的损失尽量减少。除充分保护整个作战地区和由我方控制的军需工业区，以免遭受敌人的空袭外，除不中断对英国的攻势行动，特别是对英国补给线的攻击外，空军的一切主力均应集中于东方。

·海·军的主力在东方战没进行期间仍应毫不松懈地打击英国。

我将在决定开始行动之前大约八星期下令·集·中进攻苏俄的兵力。

需要较多时间才能作好准备的工作，现在马上开始准备--如果尚未作好准备的话--并应于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

进攻的意图无论如何不得泄漏，这一点极关重要。

最高统帅部应根据以下各项进行准备：

I．·总·的·目·的

采取猛攻，以装甲部队分股穿插、深入敌军的方式摧毁俄国西部的庞大陆军，并阻止有作战能力的敌军退入辽阔的俄国领土。

在迅速的追击之下，到达一条线上，从这里俄国空军将不再能袭击德国的领土。这一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大致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建立一条针对俄国亚洲地区的防线。以后，如有必要，可用德国空军消灭俄国残留在乌拉尔的工业区。

在战斗过程中，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将很快失去其基地，因而不能再从事战斗。

战斗一开始，就应予俄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以阻止其有效地参与战斗。

Ⅱ．可能的同盟国及其任务：

1．在我们作战的两翼，我们可望·罗·马·尼·亚和·芬·兰积极参加对苏俄的战争。

在两国参战以后，最高统帅部将在适当的时间协调并决定把它们的武装力量以什么方式置于德国的指挥之下。

2．·罗·马·尼·亚的任务是：会同集中在该国的军队，遏制与它对峙的敌人，此外，还要在后方进行辅助工作。

3．·芬·兰应掩护从挪威调来进行重新部署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第二十一军团的部分）的集结，并与该集团军群协同作战。此外，芬兰还将担任攻克汉戈的任务。

4．预计，至少从开始行动起，·瑞·典的铁道和公路可以用来集结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

Ⅲ．关于作战的指示：

1．·陆·军（我现在批准送来的计划）：

在作战区域中，按普里皮亚特沼泽划分南北战区，主力应置于战区之北。此处应准备两个集团军群。

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南部集团军群--整个战线的中心--应以特别强大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从华沙周围和华沙以北地区向前进攻，消灭在白俄罗斯的敌军。……只有在俄国的抵抗非常迅速地崩溃时，我们才有理由同时进攻两个目标。……

·部·署·在·普·里·皮·亚·特·沼·泽·以·南·的·集·团·军·群，应将其主力置于从卢布林通向基辅的地区，以便利用强大的装甲部队迅速插入俄军的侧翼和后方，然后沿第聂伯河迫使敌军侧翼陷入我包围。

在右翼的德国-罗马尼亚联合集团军群将担负下列任务：

（甲）保护罗马尼亚的领土，从而保护整个作战地区的南翼；

（乙）南方集团军群在北翼进攻时，应遏制对峙的敌军，并根据形势的逐步发展，会同空军，在我们追击的时候，不让敌军安然地撤过德涅斯特河；

〔并且〕在北方，要迅速到达莫斯科。

占领这一城市，意味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还意味着攻克了最重要的铁道中心。

2．·空·军

空军的任务，是要尽量使俄国空军参与作战的行动陷于瘫痪，使之不能战斗，并且在主要的作战地点支援陆军，特别是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和侧翼的南方集团军群。俄国的铁道应按照其对于作战的重要程度依次予以切断，或者，大胆使用伞兵和空运部队夺取其附近的最重要目标（河流渡口）。

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空军并直接支援陆军，在重大战斗中，不必对军需工业进行袭击。只有在完成机动的战斗以后才能考虑这样的袭击--主要是对乌拉尔区。……

Ⅳ．各军总司令根据这一指示发布的各项命令，应该清楚地表明，这些命令都是·预·防·性·措·施，以备俄国万一改变它目前对我们的态度时使用。参加早期准备工作的军官的人数应该尽量少，增补人员应尽量推迟，而且仅限于要求个别的人进行活动。否则，准备情况一旦被发现--这些计划执行的时间尚未确定--就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引起极为不利的危险。

Ⅴ．希各军总司令根据这一指示提出补充计划的报告。

武装部队各部门预计的准备工作，包括它们的进度在内，应通过最高统帅部向我报告。

阿道夫·希特勒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260页以下。

从这时起，1941年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轮廓业已形成。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德国和俄国之间为了瓜分我们帝国和毁灭我们而讨价还价的情形，也难以揣摩日本尚未打好的主意。我们活跃的情报人员还没有看出德国陆军的主力部队已向东移动。他们只看出了德军渗入并逐步集结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形。要是我们知道本章所讲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当时就可以大松一口气了。德国、俄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但是谁知道呢？此时，我们还是决心："打下去！"

第三十章　海上的灾难

伪装的水面袭击舰--"舍尔"号的远航--"贾尔维斯湾"号救了护航队--"舍尔"号再次劫掠--"希佩尔"号意外的发现--不平衡的压力--潜艇的危险支配战局--在西北航道逐渐增加的阻碍--潜水员的忧虑--令人痛心的损失--需要把控制西部航道的指挥部从普利茅斯移往利物浦--进口锐减--在布罗迪-福兰德附近海面的损失--取消对爱尔兰的补助金--我12月13日致总统电--海军部的建议说明情况不妙--在水下像地毯似的敷设一层水雷--增援和鼓励空军海岸部队--他们的反击取得最后胜利。

1939年12月，"施佩伯爵"号在普拉特河口外的战斗中被击毁，使德国第一次在开阔的洋面上袭击我方船只的活动突然中止。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挪威的战斗，使德国海军在它自家的水域内一时陷于瘫痪，残余的舰只必须为执行进攻英国的计划而予以保留。海军上将雷德尔关于德国进行海战的看法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元首召开的会议中，他却很难使他的意见得到采纳。他甚至有一次不得不反抗陆军提出的一项建议：拆卸所有他的重型舰只上的武器，把大炮架设在海岸的远程炮台上。在夏季，他给许多商船加上装备，变成伪装的袭击舰。同我们的武装商船--巡洋舰相比，这些船只的武器配备较强，一般的航速较大，而且还配有侦察飞机。在1940年4月和6月之间，就有五艘这样的舰只躲过了我们的巡逻舰进入大西洋，而第六艘则通过危险的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北部海岸进入太平洋。该舰在一艘俄国破冰船的援助下，在两个月内完成航程，于9月经白令海而出现于太平洋。雷德尔海军上将为这些舰只的行动规定了三个目的：第一，击毁或夺取敌人的舰只；第二，扰乱敌船的行动；第三，迫使英国战舰为应付德国海军的威胁而分散其使用于护航和巡逻的船只。这些考虑得十分周到的战术使我们蒙受损害，难以应付。在9月的头两个星期，这五艘伪装的袭击舰便出没在我们的贸易航线上。其中两艘在大西洋，两艘在印度洋，第五艘在奥克兰和新西兰敷设水雷之后，便进入太平洋。在整个一年中只同它们交过两次手。7月29日，"袭击舰E"在南大西洋上受到武装商船"阿尔坎塔拉"号的袭击，经过一场毫无结果的战斗后逃走了。12月，另外一艘武装商船"卡那封堡"号又在普拉特河口外对它展开攻击，但它在受了一点伤之后又脱逃了。直到

1940年9月底，这五艘袭击舰共击沉和夺获了我们三十六只船，总计二十三万五千吨。

在1940年10月底，"舍尔"号袖珍战舰终于准备停当，即将服役。当进攻英国的计划束之高阁的时候，该舰于10月27日驶离德国，经过冰岛以北的丹麦海峡闯入大西洋。一个月以后，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希佩尔"号巡洋舰又相继而去。"舍尔"号曾奉命袭击北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那时在这条线上护航的战舰已经撤往地中海去增援。克兰克舰长断定，有一支开回英国的运输船队已于10月27日离开哈利法克斯，他希望能在11月3日前后截击这支船队。5日，他的飞机报告，在东南方发现八艘舰只，于是他便出发追击。下午2时27分，他发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船，即"莫潘"号，他把船上的六十八名船员劫上他的战舰后，就开炮把它击沉了。

他用威胁的手段阻止了"莫潘"号发出无线电报告。下午4时50分，当他们正在忙于搞"莫潘"号的时候，共有三十七艘船的"H．X．84"号运输船队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在运输船队的当中是海上护送舰--武装商船巡洋舰"贾尔维斯湾"号。舰上的指挥官皇家海军上校费根马上认识到，这次遭遇凶多吉少。用无线电发出了遇见敌人的报告后，他唯一的念头是尽量拖长同敌袖珍战舰的周旋，从而争取时间，以便使运输船队散开。夜幕降临，许多船只便有脱逃的机会。当运输船队散开的时候，"贾尔维斯湾"号开足马力，迎上它那威力强大的敌手。"舍尔"号在一万八千码的距离外开炮。

"贾尔维斯湾"号旧式的六吋口径大炮的炮弹打不到敌舰。这样对敌人无还手之力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6时，"贾尔维斯湾"号上已大火熊熊，完全失去控制，于是敌舰遂舍之而去。

它最后在8时左右沉没，损失官兵二百余人。在这些牺牲的人当中也有费根上校，他同他的船一起沉入大海。曾对他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英勇行为，他的英勇事迹在皇家海军史中占有光荣的一页。

"舍尔"号没有等到战斗结束，便去追击运输船队，但是这时冬夜已经临近。船只都已散开，在天黑以前它只追上并击沉了五只。它的位置既已暴露，就不能再事逗留在这一海域，它预料，英国强大的舰

队将即刻向这一海域集中。因此，这支宝贵的运输船队的绝大部分都由于"贾尔维斯湾"号的忠勇献身而获救。商船船员的精神与护航舰船员的精神相比，并无逊色。有一只船，即油船"圣德米特里欧"号，装载石油七千吨，因已起火燃烧，便被放弃了。但是，翌日晨，一部分船员又登上船去，扑灭了大火，经过英勇的努力，虽没有罗盘和航海设备，也把它连同船上宝贵的物资开进了一个英国港口。不过，此次还是一共损失了四万七千吨船舶和二百零六名商船船员。

"舍尔"号打定主意，要尽可能把它的追击者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向南疾驶；十天之后，它遇见了一艘德国的补给船，补充了燃料和给养。11月24日，它出现于西印度群岛，击沉了开往库腊索的"霍巴特港"号，然后兼程折回佛德角群岛。其后，它的活动蔓延到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直到1941年4月成功地横过丹麦海峡后回到基尔。它巡航五个月的收获是：击沉或夺获船只十六艘，共九万九千吨。

※　　※　　※

从6月以后，军队运送船队（电报代号为"W．S．"①）每月都在强大的护航舰保护下绕航好望角，开往中东和印度。同时，印度洋各港口之间许多军队运送船队的来往以及加拿大军队川流不息地经由大西洋到达英国，也对海军增加了莫大的负担，穷于应付。因此，我们不能再次组成像1939年到几个海上去搜寻"施佩伯爵"号那样的搜索队。我们的巡洋舰都部署在主要航线附近辐辏点的水域内，单独航行的船只必须出没无常地航行，并利用海洋的辽阔无边来保护自己。

①我在战后才知道，我使用了那么多次数的这两个字是英国海军部的用语，意即"温斯顿的专号"。（W．S．是"WinstonSpecials"的缩写。--译者）

1940年圣诞节那天，由二十艘军队运输舰和供应船只组成的开往中东的"W．S．5A"运输船队，在差不多到达亚速尔群岛的时候，受到了在"舍尔"号出发一个月之后驶离德国的"希佩尔"号巡洋舰的袭击。那时能见度很低，"希佩尔"号不意遽然发现，护航舰中有"贝里克"号、"幸运"号和"杜尼丁"号这几艘巡洋舰。"希佩尔"号和"贝里克"号展开了短暂而猛烈的战斗，双方都受了创。"希佩尔"号逃跑了，尽管我本土舰队和从直布罗陀开去截它的H舰队曾竭尽全力，它还是

在大雾之中逃到了布雷斯特；运输船队中只有载运三万多人的"帝国骑兵队"号必须开往直布罗陀修理。

我们不能不对远洋航行感觉不安。我们知道，有不知其数的敌伪装商船在南方洋面上劫掠。袖珍战舰"舍尔"号出没无常，并且已经隐藏起来了。"希佩尔"号随时都可以从布雷斯特开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这两艘巡洋战舰大约不久也要开始行动。

敌方袭击舰的数目，同海军部为防备敌舰和保卫辽阔的航线所部署的舰只之间，力量相差十分悬殊，这种情形已在本书第一卷中讲到了。海军部需要在许多辐辏点有所准备，对千万艘商船给予保护，因此，除了对军队运送船队以外，不能担保不偶然发生一些可悲的灾难。

※　　※　　※

在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更加严重的危险。在战争中，真正使我感到害怕的是潜艇的危害。敌人的入侵，甚至在空战以前，我就断定是不会成功的。空战胜利以后，战事有利于我方。我们能够在对我们有利而敌人显然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淹死或杀死可恶的敌人。在战争这么残酷的状况下，能够打这种战争，我们就应该满足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命线，甚至连远洋航线，特别是英伦三岛的门户，也受到了威胁。我对于海上战斗感到的忧虑，比我对所谓的"不列颠之战"的光荣的空战感到忧虑，远远过之。

素日同我保持亲密友谊和密切联系的海军部，也同样是忧心忡忡，尤其是因为保卫我们的海岸不受侵犯，保持我们通往海外的生命线畅通无阻，是他们首要的责任。海军始终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最高的、神圣的、无可旁贷的职责。所以我们一起权衡并考虑这一问题。不是通过辉煌的战役和灿烂的成就这类形式来表现。而是通过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公众也不了解的统计、图表和曲线来表现的。

潜艇战将使我们的进口和船舶减少多少呢？它是否会达到毁灭我们生存的程度呢？这里不是故作姿态或耸人听闻的场所，这里只有图表上缓慢而冷静地绘制的线条，表明我们可能要被人扼杀。与此相比，尽管有作好了准备要直扑敌人的勇敢的陆军，或者为进行沙漠战拟定了妥善的计划，也意义不大了。在这阴森的领域中，人民崇高而忠实的精神也于事无补。要么，我们把粮食、军需和武器从新大陆和

英帝国殖民地渡过大洋运抵我国，否则，它们就运不来。从敦刻尔克到波尔多一带的全部法国海岸线既已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就毫不迟延地在侵占了的领土上为他们的潜艇和与之合作的飞机建立基地。从7月以后，我们被迫放弃爱尔兰以南的航道，因为那里当然不会允许我们派驻战斗机。所有的船舶都需要绕航北爱尔兰开进来。感谢上帝，北爱尔兰在这里成了很忠实可靠的哨兵。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湾成了我们赖以呼吸的肺叶。在东海岸和英吉利海峡，小船在敌人越来越多的飞机、快速鱼雷艇①和水雷的袭击下，继续往来。由于东海岸的航线无法改变，所以运输船队在福思湾到伦敦之间航行，几乎每天都等于是在打仗。大船敢于在东海岸冒险的很少，在英吉利海峡连一只也没有。

①德国的快速鱼雷艇等于英国的"海岸轻巡逻艇"。

在1940年7月到1941年7月这十二个月中，我们船舶蒙受的损失非常严重，而到1941年7月，我们就可以说大西洋中的"不列颠之战"已经打胜了。美国参战后，在东海岸尚未建立护航制度之前，损失尤其严重。但到那时，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独作战了。1940年的最后六个月内损失非常重大，仅仅因为冬季的大风才稍稍好一点，潜艇遭到击沉的也不多。我们由于扩大了布置深水炸弹的方式和采取时时变更航线的办法占了一些便宜；但是，由于入侵的威胁，我们必须在海峡中集中强大的海军，而大批新建造的反潜舰只的到来是陆陆续续的。这一阴影笼罩着海军部和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在9月22日以前的那个星期，达到了自从开战以来最高的损失率，事实上，超过我们在1917年同一时期所受的损失。

被击沉的船只有二十七艘之多，将近十六万吨，其中有许多艘是从哈利法克斯开来的运输船队的船只。10月间，当"舍尔"号还非常活跃的时候，另外一支大西洋运输船船队遭到潜艇的袭击，三十四艘船中被击沉二十艘。

到临近11月和12月的时候，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河口的河湾，比战争中其他一切因素重要得多。这时，我们当然可以袭击德·瓦勒拉的爱尔兰，用新式武器收复南方的港口。

我常常说，除非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没有任何原因能使我去这样做。万一，需要维护自己生存的情况终于到来。那就只好这么办。

但即便采取这种激烈的措施，也只能缓和于一时。唯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保证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的出入自由。

少数了解情况的人，每天相遇的时候，都是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人们都知道，深入水中的潜水员，每分钟都离不开他的通气管，如果他看见大群大群的鲨鱼咬他的通气管，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尤其是在他已经没有被拉上海面的希望时更是着急！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海面的。居住在这个非常拥挤的海岛上的四千六百万人都是潜水员，他们正在世界各处从事于范围广大的作战活动，这座海岛被大自然和地心引力固定在海底了。鲨鱼将如何对待他的通气管呢？怎样才能驱散或杀死鲨鱼呢？

早在8月初，我就认为，由普利茅斯的司令部从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控制西部航道，是不可能的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4日

西北航道一再发生的严重损失令人非常担忧，我深望海军部像处理磁性水雷那样，积极努力，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在控制这些航道方面，似乎效率很是不够。无疑，这是由于防御入侵，以致缺乏驱逐舰的缘故。请立即将该水域内可用和已用的驱逐舰、驱潜快艇、装有潜艇探索器的拖网船以及飞机的全部配备情况见告。上述舰只的活动由谁负责？是不是由普利茅斯的司令部和内史密斯海军上将的部属指挥？你们把入口由南方移往北方，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把司令部设在普利茅斯是否合适？是否应在克莱德河新设一个第一线指挥部，或者，内史密斯海军上将（在普利茅斯司令部的总司令）是否应移驻那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此这样下去。南部的布雷掩护进展如何？是否可以稍过一些时候再改变这些布置，利用这短暂的空隙时间开进几批运输船队？这只是一个顺便提出的建议。

只用一个航道系统，危险总是越来越大的。除非加紧努力，集中比敌人更多的舰只加以保护，否则，便不能克服这种危险。不久，敌人就会晓得应该把所有一切力量集中用在这里的。这和早前在东海岸敷设水雷区以后的莫里湾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我深信，海军部一定会及时妥善处理，但显然还需要有新的、巨大的推动力。希见复。

我遇到了阻力。海军部接受了我在9月间提出的把司令部从普利茅斯移到北方的意见，很正确地以默尔西河代替克莱德河，但是，花了

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司令部的组织以及它的作战室和细致的通讯网筹备就绪，而且还进行了许多临时的改变。这个新司令部由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负责，他于1941年2月在利物浦就职，司令部的人数甚多，机构愈益扩大。此后，利物浦几乎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军港。这次移动的需要和利益到这时已为大家所公认了。

到1940年底，我对于情势不妙的进口锐减越来越担心。

这是遭受敌潜艇攻击的另一后果。我们不仅损失船只，而且我们为了避免船只损失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又使我们的全部商船往来受到影响。这时，我们能够依靠的少数港口已经过于拥挤。所有船只的出入港口以及它们的航行，在时间上都延长了。进口是最后的考验。在截至6月8日的那一星期内，适当法兰西之战达到高潮的时候，我们输入了一百二十万零一千五百三十五吨货物，石油尚不在内。到了7月底，就从这个最高的进口数字下降到每星期不到七十五万吨。虽然8月间有颇大的提高，但是每星期的平均数字仍然下降，在该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每星期都是八十万吨多一点。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2月3日

应对哈利法克斯运输船队所遭遇的新灾难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约在一星期前，我们曾听说，有多至十三艘的潜艇埋伏在这些航道上。让运输船队转往明奇海峡岂不好吗？既然出口的运输船队由于天气不良而延期，进口运输船队的护航舰也因而不能及时到达危险水域，那么，转往明奇海峡，岂不更为得策吗？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0年12月5日

由于我们的船只在爱尔兰沿海沉没甚多，由于我们不能利用爱尔兰的港口，以致给我们的航运和财政造成负担；务请召集会议，讨论采取哪些措施减轻这些负担。应邀请下列大臣参加会议：贸易、航运、农业、粮食及自治领。如果大家在原则上的意见一致，即应拟定总的计划，以便尽快开始行动，并同时制定一个日程表和进行的方案。在目前阶段，不必考虑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处理。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是拟订切实可行的妥善方案，内容务求周密，从而使我们比他人受害较少。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12月13日

收到12月3日关于钢的来函，甚谢。希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推行你的建议。

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司竟迟迟不肯卸货，致使货车积压，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应采取措施阻止这种事情。

实例表明，所有不是载石油的船，在利物浦入港、装卸及离港的平均时间，都从2月的十二天半增加到7月的十五天和10月的十九天半。在布里斯托尔，从九天半增加到十四天半，但是，在格拉斯哥却一直是十二天。改善这种情况，看来是整个局势中最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12月13日

我发现，九十月份石油的进口，只有五六月份的一半，并且只够我们消耗量的三分之二。我知道，油船并不缺少，进口减少是由于南海岸和西海岸有一部分地区不让油船入港的结果，因此，许多油船便暂时停泊在克莱德河，其他的则停在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到最近，才让一些油船开往南海岸和东海岸，因而11月份石油的进口便增加了。

从你的前任①对我8月26日备忘录的答复来看，我了解，他对于由西海岸港口进口石油所作的准备感觉满意。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实现。

①约翰·里思爵士。他后来成为里思勋爵，并于1940年10月3日出任工程与建筑大臣。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可以遵循两种方针。要么，使油船冒更大的危险，从南海岸和东海岸的港口进口，从而增加我们目前的进口数量；或者，我们就继续使用我们的存货，等将来西海岸处理石油的设施准备就绪后加以补充，同时容忍由此产生的不便。希与海军大臣磋商，这两种方针各如何采用。

本备忘录副本已另送海军大臣。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12月14日

请将有关美国驱逐舰情况的详细报告交来，列明它们的那许多缺点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得到的微小的助益。希将报告于近日送来，以便加以考虑。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2月27日

关于从出口运输船队的船只上发射消耗性的飞机这件事，你们进行了什么布置？我听说，有一项计划是从油船上弹射这种飞机，而每一运输船队内几乎总是有几艘油船的。它们可以去袭击"福克－乌尔夫"式飞机，然后在海上降落，把驾驶员救起来，飞机是否抢救，则视情形而定。

你们对这个计划有何意见？

我们在下一卷中即将见到，这一计划是很有成效的。早在1941年初就已经制成了能发射战斗机去袭击"福克－乌尔夫"式飞机的船只了。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12月27日据说，我们的航运能力之所以减低五分之二，是由于在英国港口船只进出港及装卸货物的时间浪费所致。现在，我们让那么多船舶呆在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必须估计到，敌人对它们的袭击将日益加剧，因此，这一问题看来是我们整个战线中最危险的一个方面。

请来函说明：

（甲）事实。

（乙）你现在在做些什么，打算怎样处理。

（丙）你要别人怎样帮忙。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12月29日

这些〔引诱潜艇的船只〕①在这次战争中到目前为止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海军部应考虑是否将它们改作其他用途的问题。我想，这些船只上一定有不少熟练的海员。请将这些船只的名称以及它们的吨数、速度等等开一个清单交来。当它们巡航的时候，是否可以搭载军队，或载运军需品？

①一种新式船只，相当于1914-1918年使用的"Q"船："Q"船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曾有效地用来引诱潜艇，以便将它击毁。在这次战争中，情况大大改变了，它们也就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

※　　※　　※

在这些压力之下，我对于拒绝我们使用爱尔兰南部各港口，不胜忿怒。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0年12月1日

爱尔兰的行动使我们陷于困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爱尔兰的）补助金。我们不能说，一直到我们断气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补助金。我们应当用这笔钱去建造或者向美国购买更多的船只，因为我们在布罗迪-福兰德附近海面被击沉的船只太多了。

请告诉我，如何停止这些补助金，爱尔兰人在财政方面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须知，我们并不担心他们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因为这样倒省了我们通过德国在德·瓦勒拉帮助下建立的封锁线把大量肥料和饲料运进爱尔兰。目前倒不必把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一一列举，只说明，我们在财政方面能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希于明日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2月3日

我给你和三军各参谋长每人送去一份关于爱尔兰的文件。财政大臣也表示同意，毫无疑义，补助金在通知以后不久就可以停止拨付。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军事上的反应。如果他们请德国人到他们的港口去，他们将引起爱尔兰人民的分裂，我们也必然要阻止德国人。他们会设法保持中立，也会为自己带来战争。

既然我们可以中断英格兰和南爱尔兰之间的电讯联系，如果他们撤除各种电讯和警戒设施，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情形会很严重么？既然潜艇一次出海可航行三十天左右，限制的因素不是需要补充燃料和给养而是船员急于回家，潜艇需要修理，所以他们让德国潜艇到爱尔兰西海岸港口去补充燃料和给养，这有什么了不起？请将你们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你们想到的其他问题见告。

我认为应当使总统也了解和同意这一政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2月13日

北大西洋的运输仍然是我们最担忧的事。希特勒无疑将对我航运增加潜艇和空中的袭击，并且袭击的范围将越来越深入大西洋。由于我们不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和机场，我们的困难已使我们的小型舰队疲于奔命，难以应付。到目前为止，你那五十艘驱逐舰能参加战斗的只有很少几艘，因为，它们停航已久，一遇大西洋的风浪，当然要出现许多毛病。我正安排作出极为详尽的技术性报告，说明，为了使旧式驱逐舰适合于目前的任务应当怎样修复和改进，这个报告对你们自己的较旧式的驱逐舰也许还是有用的。

同时，我们在海上已如此地难于应付，因此，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冒着敌人的袭击，把四十万吨饲料和肥料运往爱尔兰。我们需要这些吨位来装运我们自己的供应品，同时，我们也不需要爱尔兰运送给我们的粮食。我们必须集中力量于最重要的事。内阁建议，通知德·瓦勒拉，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继续供给他了。当然，他会有很多的粮食供给他的人民，但是，却不能保持像现在这样繁荣的贸易。对于这一点，我很遗憾，但是，我们也必须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存，把我们经过千难万险所得来的货运用之于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松一口气，也可使他更乐于考虑共同的利益。如果我们被迫把我们的吨位集中用于大不列颠的供应时，你的反应如何，请极为秘密地告诉我。我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对于爱尔兰的农业生产者给以大量的补助金。你也了解，当德·瓦勒拉袖手旁观，看着我们要被敌人困死的时候，我们还要冒着飞机和潜艇的袭击向爱尔兰供应物资并大量补助他们，我们商船的海员以及一般的公众舆论都是对此大不以为然的。

※　　※　　※

12月的一个傍晚，我在楼下的作战指挥室召开会议，出席的只有海军部的人和海员。参加会议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危险和困难已骤然加剧。我回想起1917年2月和3月的情形，那时，潜艇击沉我船只数字的曲线逐步上升，尽管皇家海军极力应付，人们也怀疑同盟国究竟还能打几个月的仗。没有比海军上将们建议的计划更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当前的危险了。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压倒一切地优先集中我们的力量打开一条通向海洋的出路。为此，他们建议从衔接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的北部海峡朝向大海的那一端起，一直到北爱尔兰西北水深一百噚的线上，像地毯似的敷设一层水雷。从这些沿岸附近的水域一直通到大洋，敷设宽三哩、长六十哩的水下水雷区。假定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即使严重影响战地作战或重新武装我们军队的需要，也要把所有一切现在的炸药通通集中用于这一任务，像地毯似的敷设这一层水雷。

让我谈谈这个办法。把数千个触发水雷系在海底，使它们停留在离水面三十五呎之内的地方。在这条航道上，开来英国的货船或开往海外作战的舰只，可以来来往往而船只的龙骨不致触到水雷。但是，

闯进这一布雷区的潜艇却将立即被炸毁；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发现，顶好不来。这是最好的防御方法。无论如何，胜过于束手无策。这是最后的一着。当夜，我对提出的详细方案予以初步的批准和指示。这样的方针意味着，潜水员此后对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操心，而只注意他的通气管就行了，但是他还有别的事要做。

同时，我们还命令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控制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的河口和北爱尔兰周围地区。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不能有丝毫迁就。它应压倒一切，优先执行。轰炸德国居于其次。一切适用的飞机、驾驶员和器材都应当集中用来对敌进行反击，用战斗机攻击敌人的轰炸机，在这些重要的海峡地带，用海面舰只在轰炸机协助下攻击敌方潜艇。许多其他重要的计划都被抛在一边，推迟办理或者不办。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呼吸。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即将见到海军和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在执行这一反击计划中所获得的成功达到了什么程度；即将见到我们如何控制了出海口，我们的战斗机如何击落敌"亨克尔Ⅲ"式轰炸机，我们如何在敌方潜艇想要窒息我们的那些海中反而窒息了它们。在这里，只说明这一点就够了，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的成功，使我们不需要在水下像地毯似的敷设一层水雷了。在这件事对于我们的战时经济尚未发生任何重大的影响以前，不健康的防卫思想和计划就已经云消雾散了，我们再次用犀利的武器扫清了通向我们这个岛屿的航道。

第三十一章　沙漠中的胜利

间歇和准备--12月6日至8日的挺进--完全成功--我给总统、孟席斯先生和韦维尔将军的信--"击溃主力"--《马太福音》--《雅各书》--1月3日的巴迪亚--1月21日的托卜鲁克--俘虏十一万三千人，缴获大炮七百多门--齐亚诺的日记--墨索里尼的反应--我向议院提出关于前途的警告--潜艇的威胁--我对意大利人民的广播--"一个人，只有那一个人有罪"--阿比西尼亚的起义--皇帝回国--试图挽救维希--我给贝当元帅的信--给魏刚将军的信--解放吉布提的计划："玛丽"作战计划--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飞机场--任择其一的财富--年终岁末--我接到英王的一封手谕--我于1月5日具复--大不列颠民族和帝国的荣誉--自由的旗帜飘扬--但致命的危险迫在眉睫。

在一个伟大的行动开始之前，真是度日如年。补救的方法，就是去处理另外的紧急事务，紧急的事情在当时的确是不少的。我们的将军们要采取攻势，我是如此的高兴，所以对结果如何，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忧虑。我对于把军队浪费在肯尼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内部的治安上，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我对于那些担负这一重任的著名的团队以及受过长期训练的职业军官与士兵的品质和高昂的斗志，是深信不疑的。艾登也觉得颇有把握，尤其相信指挥作战的威尔逊将军；但他们在当时都是"穿绿夹克的"①，并且在上次大战中也是在"穿绿夹克的"部队中作战。同时，在少数几个知道内情的人以外，还有许多可谈可作的事。

①来福枪旅和英王皇家来福枪旅。

所有那些将在这场攻击战中被使用的部队，都把他们在极端复杂的攻势中将要承担的特殊任务演习了一个月或一个多月。计划的细节是由威尔逊中将和奥康纳少将制订的，韦维尔将军时常亲临检阅。只有少数军官知道全部计划的范围，而在文件上却对此事确实只字没提。为了作到出敌不意，发动突然袭击，曾设法给予敌人以下的印象：我们的部队由于增援希腊而大见削弱，并有继续撤退之势。12月6日，我们那些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受过沙漠中的锻炼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陆军约二万五千人挺进了四十多哩，并于翌日一动不动地整日

蜷伏在沙漠的荒沙中，未被意大利空军发现。12月8日，他们又兼程前进，部队在当夜才初次被告知，这不是在沙漠中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月拂晓，揭开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序幕。

在其后的四日内，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分散的战斗蔓延于大约相当于约克郡那样大的地区，对于这些战斗，我就不在此详加叙述了。一切进展顺利。一个旅在上午7时进攻尼贝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就攻克该城。下午1时30分开始进攻图马尔兵营，到傍晚几乎整个兵营地区全被我军占领，大部守军被俘。同时，第七装甲师在西面切断了沿岸公路，从而孤立了西迪·巴拉尼。驻防马特鲁港的部队，其中包括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也同时准备停当，待命出击。10日天刚破晓，他们便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正面的意军阵地。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到10时，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指挥部报告说，俘虏太多，已无法清点，"大约有五□的军官和二百□的士兵。"

他们每隔一小时就从战场上把消息发往唐宁街我的寓所。虽然难以获悉详细的作战状况，但总的印象是好的，我记得一个青年军官从第七装甲师的一辆坦克车里发来的电报使我印象很深，他说，"已经到达布克·布克的第二个布。"我曾于10日告知下议院：沙漠中的战事正在进行；已俘虏敌军五百名，并击毙意大利将官一名；我军已进抵海岸。"要估计正在进行中的大战的范围或结果都为时尚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说，初步阶段已告成功。"当天下午，我军攻占西迪巴拉尼。

自12月11日起，战斗的主要内容是：第七装甲师，接着是英国第十六步兵旅（摩托化）和与第四印度师换防的澳大利亚第六师，继续追击意大利逃军。12月12日，我可以告诉下院说，布克·布克和西迪巴拉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已经落入不列颠和大英帝国部队之手，并且已将七千俘虏送到马特鲁港。"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意大利人被包围，但是，如果说，至少有三师意军的精锐，其中包括许许多多'黑衫党'组织，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虏，却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正一鼓作气地继续向西追击。空军正在轰炸，海军正对准敌人退却的主要公路轰击，并且已接获报告，另外又有大量的俘获。

"估计这些军事行动的规模虽尚嫌过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在这个非洲战场上所奠定的胜利是第一等的胜利，是阿奇博尔德·韦维

尔爵士、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计划这一极端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参谋人员以及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敢来完成这一军事行动的部队的最高功绩。整个问题必须从这样的事实背景来衡量，即仅仅以三四个月以前，我们对埃及的防卫还是很担心的。我们的忧虑现在已经一扫而空，英国已经充分履行了有效地对抗入侵者以保卫埃及的保证和诺言。"

在西迪巴拉尼的胜利已最终确定的时候，即12月12日，韦维尔将军自己主动地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他不是把刚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留在战场上作为总后备队，而是立刻把它调往厄立特里亚，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该师一部分由海道前往苏丹港，另一部分则乘火车再换船溯尼罗河而上。其中有一部分几乎是直接从西迪巴拉尼前线开往他们登船的地点，他们到达七百哩以外的战场后，很快又投入战斗。前往苏丹港的部队首批于12月底到达，而全部调遣是1月21日完成的。该师参加对1月19日由卡萨拉向克伦撤退的意军的追击，在克伦遇到意军主力的抵抗。我们即将看到，普拉特将军即使有英国第四和第五两个印度师，而在克伦的战斗任务依然是艰巨的。如果没有韦维尔将军先见之明的决策，不但克伦之战的胜利难保，就是阿比西尼亚的解放也会遥遥无期。北非沿岸和阿比西尼亚最近的事态演变证明总司令对形势的轻重得失和周围情况的估计是多么正确。

※　　※　　※

我赶快向一切有关人员表示祝贺，并催促他们不遗余力地追击敌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12月13日

我确信，你对我们在利比亚获得的胜利将感到高兴。如果我们善于利用我们的成功，此次胜利，再加上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挫折，将使墨索里尼的日子十分难过。战役的全部结果尚未得悉，但是，如意大利被击溃，则我们的事业将较四五个月以前更有希望。

丘吉尔先生致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1940年12月13日

我深信，你将由于帝国军队在利比亚获得的辉煌胜利而感到欢欣。这次胜利，更加上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挫败，将使墨索里尼的日子十分难过。你记得，几个月以前，连是否能成功地防卫尼罗河三

角洲和苏伊士运河，我都不敢保证。我们在本岛处于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之下，冒着极大的危险绕航好望角运送军队、坦克和大炮，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报酬。我们正计划在中东集结代表整个帝国的强大陆军和庞大的海军，以应付德国突然转向那里，同时，如有必要，可以朝着你们的方向东进。总要加倍努力才能成功。祝你一切顺利。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0年12月13日

我衷心祝贺你获得的光辉胜利，它实现了我们的最高的希望。当我在下院讲述需要进行多么高明的参谋工作和陆军如何勇敢地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时，四座欢声雷动。一俟全部结果判明，英王将致电嘉奖。同时，请向威尔逊转达我的感谢和敬意，并请你本人也接受我的感谢和敬意。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自然，在你的思想里，追击敌人占首要地位。当胜利者精疲力竭之日，正是可以从失败者身上取得最大的补偿之时。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利比亚的失败更能使墨索里尼战栗的了。无疑，你曾经考虑，在意大利领土上占领几处港口，让舰队运输你所需要的一切人员和装备，利用这些港口作为新的跳板，以便沿着海岸追击敌人，直至遇到真正的抵抗为止。看来，这些人就像是成熟的庄稼，等我们去收割。请尽快将你的想法和计划见告。……

一俟你完全结束非洲海岸的行动，我们就可对我们的前景作出新的看法，有几个可供选择的大好机会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到12月15日，已从埃及境内扫荡了所有的敌军。留在昔兰尼加的大部分意军撤退到已被孤立的巴迪亚防御阵地以内。这样便结束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第一阶段，使敌人五个师大部被歼。俘虏敌军三万八千余名。我们自己的损失是：阵亡一百三十三人，受伤三百八十七人，失踪八人。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0年12月16日尼罗河兵团对帝国和我们的事业作出了光荣的贡献，我们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收获。我们深深感谢你、威尔逊和其他的司令官们，你们优秀的军事技术和大胆无畏的领导为我们赢得了利比亚沙漠的巨大胜利。现在，你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努力把他们逐出非洲海岸。前曾得悉你

们有进攻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之意，现在又获悉你们攻占苏卢姆和卡普措的最近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深信，你只有在确知不能再向前进以后，才放弃主要的目标转而在苏丹或多德卡尼斯群岛采取辅助行动。苏丹极关重要，而且显然是可以拿下来的，还可节省两个印度旅（即英国第四印度师）而不致影响利比亚的追击战。稍等一下之后再开始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行动，不至于增加困难。但是，不能让这两个行动使进一步击溃意军主力的最高任务受到影响。当然，我远在国内不能对特殊情况妄下判断，但我认为，拿破仑的铭言"击溃主力，其余便迎刃而解了"，应该记取。我必须重申我在上封电报提出的主张：进行两栖作战并在敌后登陆，以便切断敌军部队并使我军能由海上运送物资和军队。

朗莫尔对皇家空军调度有方，与陆军合作颇著成绩，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和祝贺。我希望，大部分新的"旋风"式战斗机已安全到达他那里。请告诉他，我们又让"狂暴"号装载了更多的可从塔科拉迪起飞的飞机。他也将得到通过"超额"〔行动计划〕运去的那批飞机。这两批飞机都将于1月初到达。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0年12月18日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韦维尔将军政首相1940年12月19日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　　※　　※

巴迪亚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意军另外四个师的大部分都驻在它周围十七哩以内的地方。防御工事是由连续不断的反坦克壕和铁线网障碍物构成的，每隔一段有一座混凝土的碉堡，后面还有第二道防御工事。袭击这样强大的巩固阵地需要准备。第七装甲师阻止敌人向北方和西北方向逃跑。为攻击这一阵地，我们可以调用的军队有第六澳

大利亚师、英军第十六步兵旅、皇家坦克团第七营（二十六辆坦克）、一个机枪营、一个野炮团和一个中程炮团。

为了写完沙漠中的胜利这一段，我就顾不上谈新年的事了。1月3日清晨开始攻击。一营澳大利亚军，在强大的密集炮火掩护下，在西边的外围阵地攻占了一个据点。在他们的后面，工兵冲进了反坦克壕。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东面和东南面扫荡。当时，他们唱着一支从美国电影上学来的歌曲，这支歌不久在英国也流行起来了：

"我们去看那位巫师，

那位神秘的奥兹的巫师

我们听说他是巫师中的祖师，

如果世间果真有巫师。"

这支歌经常使我想起这些轻松愉快的日子。4日下午，英国坦克--即所谓的"马蒂尔达"--在步兵的支援下攻入巴迪亚；5日，守敌全部投降。共俘敌四万五千人，缴获大炮四百六十二门。

翌日，1月6日，轮到了托卜鲁克，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它的交通；7日，领先的澳大利亚旅已进抵其东部防线的前面。

这里的外围阵地长达二十七哩，与巴迪亚的阵地相似，只是在许多地点反坦克壕的深度不够，起不到作用。驻防的军队包括一个完整的步兵师、一个军司令部和从前面阵地撤下来的大量残余部队。直到1月21日才得以发动攻击，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冲入南面的外围阵地。该师的其它两旅进入临时建立的桥头阵地，向左右两翼扩大。傍晚，防区的三分之一已被我军占领，翌日凌晨一切抵抗都停止了。俘虏近三万人，缴获大炮二百三十六门。沙漠兵团于六个星期内在缺水缺粮的地带前进二百余哩，攻占两座经常配有海、空军部队的设防巩固的港口，俘虏敌军十一万三千名，缴获大炮七百余门。侵入并希望征服埃及的意大利庞大的陆军，到现在已经溃不成军了，只是由于距离和供应上的莫大困难才耽延了英军无限地向西推进。

在所有这些战斗的过程中，舰队曾给予有力的支援。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依次受到舰队的猛烈轰击，舰队的飞机也参加了陆上作战。尤其是，海军除了为运送军事人员进入被占领的港口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之外，还每天为陆军先头部队输送三千吨供应品，支援陆军的前进。我们胜利的陆军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大大归功于皇家空军对意大利空军的优势。我空军虽然在数量上逊于敌人，但是，飞行人员勇于进攻的精神，迅速地使他们在士气上完全压倒敌人，从而享有空中活动的自由。我们对敌人机场的袭击收获颇大，后来发现，被击毁和委弃的敌机达数百架之多。

※　　※　　※

看看对方的反应，往往是件有趣的事。读者已经熟知齐亚诺伯爵了，请对软弱的人不必过事苛责，这种人是容易受金钱和地位的诱惑而误入歧途的。那些成功地抵制了这些诱惑的人，可以对事情作出评论。当齐亚诺面对行刑队时，他完全偿清了他的债。坏人是由不同的材料制成的。然而，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想：宁可当一个大坏人，也不愿当一个齐亚诺或各种各样的潜在的齐亚诺之一。我们已经见到齐亚诺每天写下的日记。①

①《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季编辑，315-317页。

其中有以下数则：12月8日：没有新的事情。12月9日：策划对巴多格里奥的阴谋。12月10日："晴天霹雳似的传来英军进攻西迪巴拉尼的消息。起初看来似乎并不严重，但格拉齐亚尼随后拍来的电报证明，我们惨遭败北。"当日，齐亚诺曾两次见到他的岳父，觉得他的岳父还很镇静。"他抛开个人立场，以客观的态度评论这件事。……更加执迷于格拉齐亚尼的威望。"11日，罗马的枢要人物不得不承认四师意军已经被歼；而更坏的是：格拉齐亚尼强调敌人的勇敢和策略，而不谈他自己将采取什么反击的措施。墨索里尼还保持泰然自若的样子。"他认为，在每次战争的转折关头，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许多痛苦的日子。"如果英军到达边境就停下来了，便不致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相反，如果他们进抵托卜鲁克，"他以为局势就接近悲剧了。"晚间，领袖获悉，在两天之内五个师都"被粉碎了"。显然，这五师意军总是出了什么差错！

12月12日，格拉齐亚尼拍来一封"大祸临头的电报"。他打算一直撤退到的黎波里，"以便使国旗至少能在那个要塞上飘扬"。他因墨索里尼过分受隆美尔的影响硬要他冒这么大的危险去攻埃及而十分恼

火。他抱怨说，他是被逼迫去打一场"跳蚤与大象"的斗争的。显然，跳蚤已经吞下了大半个象。

15日，齐亚诺本人也无法断定英国人是否到边境就罢休，他把他的这个看法扼要地写在日记上。格拉齐亚尼背离了军人的行为，对他的上司激烈地反唇相讥。墨索里尼说了一句也许是相当公道的话："这又是一个我犯不着对他生气的人，因为我瞧不起他。"他仍然希望，英军的前进，至少能被阻止在德尔纳。

※　　※　　※

我每天都向议院报告我们在沙漠中的进展，12月19日，我就整个战局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我叙述了我们本土防御的改进，并促请大家提高警惕。我们预料，敌人的空袭仍将继续；我们对防空洞的安排，卫生设施的改良，以及努力改善人们在夜间休息时的极坏的条件，都是政府在国内的当务之急。"防空大队、内政部和卫生部与在利比亚沙漠中追击意军的装甲部队一样，也是在前线作战。"关于船舶在大西洋的损失，我认为也有提出警告的必要。"船舶损失率依然使人不胜忧虑；虽说不像1917年最危急的时候那么坏，但是，我们仍应认识到，我们在一年以前似乎已经克服的这种危险，也可能重现。今后，我们将不断加强我们小型舰队和其他防御方法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把对付敌方潜艇和现在正在袭击我们的敌远程轰炸机，以保持这条我们与海外交通的航道畅通无阻，作为我们一切军事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

※　　※　　※

我觉得，通过广播对意大利人民讲几句话，现在正是时候，因此，12月23日夜，我向他们提醒了英意之间的长期友谊，而现在我们却在互相战争。"……我们的军队正在粉碎并且一定要粉碎你们的非洲帝国。……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意大利人，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这都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把意大利人民投入了对大英帝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使意大利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情和友谊。我不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毫无约束地执掌大权十八年之后，把你们的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的边缘，这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这一个

人，违背意大利国王和皇室的意旨，违背教皇以及梵蒂冈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宗旨，违背根本就不想打这次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使古罗马的继承人和后裔与凶恶残暴的异教徒为伍。

我宣读了我出任首相时致墨索里尼的信和他于1940年5月18日写给我的回信①，接着，我又说：

①见本卷上部第六章，第107页。--译者

这位领袖，在执掌独裁政权十八年之后，把信赖他的人民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出路是多么不妙：要么，准备在海上、空中和非洲遭受整个大英帝国的炮击，遭受希腊民族的猛烈反攻；要么，换一个办法，从勃伦纳山口请阿提拉①率领贪婪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占领、镇压和保护意大利人民，而他和他的纳粹党徒对意大利人民是直言不讳地极端蔑视的，种族与种族之间像他们对你们这样蔑视的情形还从未见过。

①阿提拉为五世纪匈奴帝国国王，曾攻掠高卢，侵入意大利，致使西罗马乞和，此处喻希特勒。--译者

一个人，而且只有那个人使你们遭遇的结果就是如此。我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一天--这一天必定到来--再详谈这正在逐步展现的故事。

奇怪得很，在这同一天，墨索里尼对齐亚诺谈到意大利陆军的士气时说①："无论如何，我得承认，1914年的意大利人比现在的意大利人好。这不是夸赞那时的制度，只不过讲实话罢了。"第二天，他望着窗外说，"这场雪和寒冷的天气很好。这样，我们这些不中用的意大利人，这个劣等民族，将有所改进。"在他认为是对衰落的大英帝国进行了六个月的侵略战争之后，意大利陆军在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失败折磨着这个邪恶的人的心，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愉快的感触就是如此。

①《齐亚诺日记》，第321页

※　　※　　※

这时，事态演变迅速，因而对一切可能的举措都必须事先加以考虑，这样，我们才能应付裕如。我们在利比亚的胜利已经在阿比西尼亚激起了对于意大利的反叛。我切盼海尔·塞拉西皇帝能如愿重返故国。外交部认为这一步骤为时尚早。我听从了新任外交大臣的意见，

但是也没拖延多少时间，皇帝甘冒一切危险，不久便回到他的国土上了。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外交大臣、伊斯梅将军，并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2月30日

看来，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满足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愿望。据我了解，我们已经制止我们的军官进入盖拉人①的地方。只是使用几营埃塞俄比亚逃亡者筑路未免可惜，这些人也许可以煽起起义叛变的。我们在肯尼亚有军队六万四千人，完全处于不活动状态，他们当然能代替这些筑路者。首先一点，我极力赞成海尔·塞拉西回到阿比西尼亚。无论阿比西尼亚各部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但毫无疑义的是，皇帝的归国足以表明，起义的声势大振，并且可与我们在利比亚胜利的传闻联系起来。

①埃塞俄比亚东南部、肯尼亚北部和当时英属东非说库西蒂克语的几个部族人。--译者

如果代我草拟一封致阿比西尼亚皇帝表示同意的复函，我将不胜欣幸。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12月31日

人们认为，最好由阿比西尼亚皇帝自己判断，他在什么时候可冒生命的危险归国复位。你在你的备忘录中说，我们是"在仓皇中被迫采取时机不成熟的而且可能招致灾祸的行动"。我一点也不愿意在"仓皇中被迫"采取行动，但是，我愿望知道阿比西尼亚皇帝何以在几个月中竟无任何行动的理由。我切望把拍给他的电报拟得再稍为明显一些，而拍给迈耳斯·兰普森爵士的电报应更加明确肯定。不过，这只是些应予强调的事；如果根据你的见解，认为你不便给予更明显的指示，我也不坚持改变电文。

如果我们作战顺利（很可能是如此），对海尔·塞拉西的复位将给予什么保证，对意大利在东非的地位有什么意见，这个问题正获得外交部的注意。今晨我听你谈及此事，深感高兴。

※　　※　　※

最后，我亟欲给维希政府一个机会去利用事态的这一有利的转变。在战争中是没有生气、泄愤或怨恨的余地的。主要的目标必须压倒一切令人烦恼的次要原因。数星期前，参谋长委员会和陆军部的参谋部曾准备了一支拥有六个师的远征军，并拟订计划，如果法国表示同意的话，便在摩洛哥登陆。我们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加拿大驻维希的代表迪皮伊先生可以作为我们与贝当元帅联系的媒介。必须将情况随时通知美国；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总统对丹吉尔、卡萨布兰卡、甚至非洲的整个大西洋海岸线表示关心，美国军事当局认为，如果德国把这条海岸线据为潜艇的基地，则将危及美国的安全。因此，在参谋长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的完全同意下，由迪皮伊先生亲自把以下的函件送交维希政府，并由外交部通知我们驻华盛顿的代办。

首相致贝当元帅1940年12月31日

如果法国政府在最近在任何时候决定迁往北非，或从那里重新开始对意大利和德国作战，我们愿意派遣一支拥有六个师的装备良好的强大远征军去援助摩洛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防务。一俟运输和登陆设备准备就绪，这几个师即可出发。现在，我们在英格兰有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陆军，除了应付敌人的入侵之外，还有大量受过良好训练而且正在迅速改进的后备部队。中东的形势也日见好转。

2．英国空军现在已开始扩充，也可能提供有力的援助。

3．英法舰队将再度联合，并由双方共同使用摩洛哥和北非的基地，以确保对地中海的控制。

4．我们愿意与你所指派的任何军事代表举行最机密的参谋会议。

5．另一方面，延误是危险的。德国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用威胁或利诱的方法假道西班牙直下，使我们不能利用直布罗陀的碇泊所，他们将在海峡两岸有效地控制炮台，并在机场驻扎他们的空军。他们惯于搞突然袭击，如果他们在摩洛哥海岸站住了脚，则一切计划都将落空。除非我们打定主意要共同策划并毅然采取行动，否则，局面便可能随时恶化，希望也将破灭。最重要的是，法国政府要理解到，我们是能够并且愿意提供有力的、日益增加的援助的。但是，一经蹉跎，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还通过另外一个人把内容相似的一封信送交现驻阿尔及尔的总司令魏刚将军。两方面都没有回信。

※　　※　　※

我们曾作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和计划，其中的大部分已作了安排和准备，并在原则上已经批准，现在，让我们对它们检查一番。首先当然是保卫本岛不被敌人入侵。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武装并装备了将近三十个高度机动的师，虽不一定每个师都达到现代装备的最高标准；其中大部分是正规军，士兵都受过十五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们认为，除了驻防海岸的部队以外，再使用其中的一十五个师，就足以应付来自海外的入侵。除了我们的后备部队以外，我们的国民自卫军现在已经有百多万人，他们都有来福枪和一些子弹。因此，一旦需要和有机会时，我们可以把十二个或十五个师用于海外的攻势行动。已经利用船只或其他安排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从印度增援中东，尤其是增援尼罗河集团军。由于地中海仍然不能通航，这些运输船队和它们的护航舰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耗费许多星期的时间。

其次，如果维希政府或北非的法国人愿意团结在共同事业之下，我们已经准备好一支拥有六个师的远征军，并配备一部分空军，可以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主要是卡萨布兰卡，进行不遭受抵抗并得到援助的登陆。德国人可能取道西班牙派遣同等数目和装备的军队，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支精锐的军队比德军更快地调到摩洛哥或直布罗陀对岸的休达，这要看西班牙的抵抗程度如何。但是，如果我们接到请求，同时我们也愿意的话，我们是可以在卡迪斯登陆，去帮助西班牙人的。

第三，如果西班牙政府屈服于德国的压力，变为希特勒的党羽或共同交战国，因而使我们不能再使用直布罗陀的港口，我们便使用那个已经准备停当的精锐的旅和四艘适用的快速运输舰去攻取或占领一些大西洋的岛屿。换一个办法是，如果葡萄牙政府同意的话，我们可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援用1373年的英葡同盟条约，"朋友对朋友，敌人对敌人"，以神速的行动在佛德角群岛建立一个基地。这一命名为"开花弹"的作战计划，可使我们获得必要的空军基地和船舶补充燃料的基地，使海军能够控制绕航好望角的那段极关重要的航线。

第四，从英国派遣一个法国戴高乐旅，连同西非的援军，绕航好望角前往埃及，以便在情况许可时夺取吉布提（"玛丽"作战计划）。①

①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2月1日

戴高乐将军告诉我，他想收复吉布提--今后在一切与这一行动有关的文件和电报中均称之为"玛丽"。他要从赤道非洲派三营法军到埃及，勒·让蒂奥姆将军将同他们在那里相会。这几营军队将用于埃及的防务，或者可能在表面上作为对保卫希腊的一种象征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没有秘密可言。相反，应大事宣扬他们已到埃及。但是，时机一成熟，就由英国海军舰只把这几个营护送到吉布提。

除此以外，不再向英国要求其他援助。戴高乐将军相信--附件自然也是赞成这种意见的--勒·让蒂奥姆能控制该地，把该地的驻军争取过来，联合在一起，并立即与意军作战。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发展，也是戴高乐在目前能够作到的一件最好的事。请仔细地研究这一计划，并与戴高乐一起研究。应谆谆告诫所有有关人员十分注意保密，千万不要说这个地名。达喀尔的教训应该牢记。我估计，那几个法国营到达埃及至少需时两个月。

请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

增援马耳他岛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尤其是空军的增援（"绞盘"作战计划），目的在于重新控制西西里和突尼斯之间的航道。作为这一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曾制定计划，用一旅突击部队--罗杰·凯斯爵士愿亲任指挥--夺取潘特莱里亚这个小岩石岛（"车间"作战计划）。已经下达命令，如果由于希腊局势的变化需要增援克里特岛的驻军，则应尽全力把该岛的苏达湾发展成一个巩固的海、空军基地。我们正在希腊增建机场，以便协助希腊陆军并袭击意大利，或在必要时袭击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土耳其积极增建机场和对土耳其给予技术援助，也同样在进行。

最后，我们还使用一切方法煽动阿比西尼亚起义，并以可观的兵力驻在喀土穆，以便袭击卡萨拉附近以对付驻在阿比西尼亚境内的大量意军的威胁。曾经计划，由陆军和海军联合从肯尼亚沿东非海岸向红海推进，夺取意大利的设防港口阿萨布和马萨瓦，目的在于夺取意大利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属地。

这样，我就可以把一个考虑周密、计划详细而有充分选择余地的行动方案提交战时内阁，一下命令，便可立即执行，打击敌人；并且，从作战中，我们是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主动的、连续的海外攻势作

战方法的，即使作战的规模不大，也有利于我们1941年上半年的战争活动。在这期间，我们主要的作战力量，在人员、军火、飞机、坦克以及大炮各方面都将不断地、大大地壮大起来。

※　　※　　※

在这年终的时候，这一年的光明和阴暗都刺人眼目地显现在画面上。我们还活着。我们已经击败德国的空军。我们这个岛没有遭受敌人入侵。国内的陆军现在已极为强大。伦敦在经历考验之后仍巍然屹立。一切与本土制空权有关的事项都得到迅速的改进。听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党人诽谤我们，胡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在工厂里机器之声震耳欲聋，整个不列颠民族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我们得到了更生，我们感到自豪，我们精神振奋，奔腾前进。在利比亚的沙漠上发射出胜利的光芒；大西洋彼岸的伟大的共和国越来越接近于承担起它的义务，并对我们进行援助了。

这时，我奉到英王慰勉有加的手谕。

桑德林厄姆

我亲爱的首相1941年1月2日

我衷心祝你新年快乐，并愿我们在来年见到这场战争将接近结束。我在此逗留期间，觉得体力日渐恢复；这对我大有裨益；环境的变换和户外运动无异于良好的补剂。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的时候，我认为我不应离开我的职责所在的地方。然而，我应当把这次旅行当作医疗，希望归去时身体强健，精神焕发，重新以充沛的精力与敌人战斗。

我衷心希望并确信你在圣诞节能百忙之中抽暇稍事休息。我对你在过去七个月中作为我的首相的一切经营擘划备致赞佩，我对我们每周一同进餐时的谈话，甚有兴味。我希望在我归来后我们仍继续每周同进一次午餐，我切盼与你一起谈话。

我希望于下星期一到谢菲尔德①

巡视。我可以在这一天

从这里直接前往。……

再次为你祝福。

你的诚挚的

国王乔治

我表示衷心的感激。

陛下：1941年1月5日

①谢菲尔德曾遭受惨重的轰炸。

奉到陛下慰勉有加的手谕，极感荣幸。自从我出任海军大臣，尤其是担任首相以来，陛下和王后对于我的恩眷，是我在为生存而进行激烈斗争的坎坷历程中获取力量和鼓舞的泉源。作为君王的一个大臣，我在陛下的父亲和祖父治下供职多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曾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供职，但是，陛下待我的亲切仁厚，已超过所能想象的程度。

陛下，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不亚于英吉利君主国历史中所曾有过的最艰难、严峻的日子，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我们每周在那座惨遭轰炸的古老的白金汉宫共进午餐，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对陛下和王后不惧危险不怕劳累的旺盛精神深有感受。这场战争使君王和人民的关系空前密切，陛下和王后比过去任何一个君王都更受各个阶层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爱戴。在英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关头，我荣膺重任，担任首相，得侍立于陛下的左右，内心窃幸，感到自豪；值兹"巴迪亚日"，英勇的澳大利亚军又俘获意军两万--我于此日上书--足证我们的前途美好，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陛下的忠实臣仆

温斯顿·斯·丘吉尔

※　　※　　※

我深信，我们可以把这惊涛骇浪的一年当作我们悠久的英吉利和大不列颠帝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年，也是最艰难的一年。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就是这个伟大的古老的英格兰。信念和决心燃起的炽烈的火焰，使我们渡过了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公爵对路易十四进行的二十五年战争。我们曾经有过查塔姆①的光荣时代。我们曾对拿破仑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的生存由于英国海军在纳尔逊和他的同僚的出色的领导下掌握了制海权而得到保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牺牲了一百万人，但所有这些与1940年相比，都相形见

绌。在这年年底，这个古老的蕞尔海岛，连同效忠的联邦、自治领和普天之下的属地，已经证明它是能够负起支配世界命运的全部重担的。我们没有被吓倒，我们也没有动摇。我们并未失败。英国人民和英国民族的精神已经证明是不可征服的。联邦和帝国的堡垒是攻不破的。我们虽单独作战，但任何见义勇为的人都给我们以支持，我们在暴君达到胜利的高峰时向他挑战。

①即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1708-1778年）。皮特为英国历史中的政治家，在他当权的年代，英国先后在印度、非洲和加拿大发动侵略，海军称霸海上。--译者

我们的一切潜力现在都发挥出来了。空袭的恐怖业经克服。我们这个岛令人莫测高深，是不可侵犯的。今后，我们也将获得战斗的武器。今后，我们也将成为一部结构极为严密的作战机器。我们已经向世界表明，我们自己能够保卫自己。关于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不列颠，许多人曾经认为它已经完了，可是，现在仍然在比赛场上，而且比过去强大得多，它的力量正与日俱增。时间再一次对我们有利，而且不仅限于我国一隅。美国正在迅速地武装，越来越接近于战争。在战争爆发时，苏俄愚昧地错误估计我们不堪一击，并从德国换取了暂时的权益，分得了一份赃物；它现在也比以前强大多了，并且巩固了它为保卫自己而取得的许多前沿阵地。日本似乎是由于世界大战显然有拖长之势，而一时畏缩不前，它密切地注视着俄国和美国，深思熟虑：怎样做才明智而有利。

大不列颠和它分布辽阔的自治领和属地，似乎曾经濒临毁灭的边缘，它的心脏几乎被敌人刺穿，它集中全力于战争问题至今已十五十月之久，训练作战人员，把无穷无尽的种种力量都用之于战争。弱小的中立国和被征服的国家，在大吃一惊和顿觉宽慰之后，见到天空的明星仍然发射着灿烂的光辉。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迸发出奔腾的激情。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公理决不会被人蹂躏到底。自由的旗帜--在这紧要关头是英国国旗--仍将迎风飘扬。

尽管我和我忠诚的同僚，根据精确的情报，站在高处，综观战局，但感到忧虑的事仍然不少。我们已经觉察到敌人潜艇封锁的阴影。我们的一切计划能否成功，完全以我们能否击退这一威胁为转

移。法兰西之战失败了。不列颠之战胜利了。大西洋之战现在就要开始了。

。

附录（6）

缩写表

附录（1）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1940年5-12月5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并转有关人员1940年5月18日近炸引信及所需的火箭发射器迄今一直被认为是保护船只的重要武器，但是，为保护飞机制造厂及其他特别重要的地点，则需要的数目甚至更大，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迫切。在这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希于明日拟具计划，以便从事必要的生产。对发射器的设计是否需要修改？海军军械司司长对此事可在船只方面给予协助，但要注意不要使海岸易受攻击的地方的补给停顿。希于明晚向我报告进行此项生产需要些什么机构或办法。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0年5月23日你对韦奇伍德①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我完全同意；我不愿招募犹太籍部队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作战。眼下在巴勒斯坦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是：将目前尚羁留在那里的十一个营的精锐正规部队抽调出来。因此犹太人必须武装起来保卫他们自己，而且要尽速地把他们适当地组织起来。我们可以用海军力量--我们的海军力量已把他们与外界隔离--和其他友好的方法下院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先生。经常防止他们去攻击阿拉伯人。另一方面，由于军队必须早日撤离，因此当我们的军队撤离的时候，也不能让犹太人毫无武装。

①下院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先生。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0年5月24日

希与林德曼一谈，以便商定最近和将来的飞机生产数字。

长期以来，我总认为，空军部并没有把供给他们的飞机尽量分发出去；林德曼正在为我索取关于他们手中的全部飞机的统计表，以便查明这些飞机的用途。

极为重要的是：所有储存及备用的飞机不仅应加以应用，而且还应连同驾驶人员编成中队。现在战火已如此近迫，因此必须准备最大数量的飞机，甚至还要像你所说的，连教练机和民航机也要用上，以便装载炸弹去轰炸敌人在荷、比、法等国沿岸的机场。我必须了解出厂的及使用的飞机的全部数字，希按周让我熟悉最新的情况。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5月24日

关于坦克的情况，希列具一张单页的报表。我们已向陆军提供多少？每种坦克一个月能制造多少？制造厂方面尚有多少？预计的数字多大？重型坦克的计划如何？

注：--现在的作战方式以及坦克能摧毁防御工事的事实，将影响"耕耘者"的制造计划，看来只需一个缩小的数字就够了。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5月24日

我认为各大臣必须出席的这样和那样的委员会实在太多，而这些委员会又得不到充分的结果。应采用裁撤及合并的办法把它们加以减少。第二，内阁为报表所苦，应努力减少报表的数目，使之在较小的范围使用，报表的数目较少。请内阁办公厅人员提出实现这两项简化报表的办法。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5月27日

你在今天的公报里，有几处把"使之不能作战"的敌机和"被击毁"的敌机加以区别。这两者之间是真有区别，还是仅仅为了避免文字重复？如果是为了避免文字重复的话，那就不符合英文权威的解释。不应因辞害意。

在比利时海岸作战，你认为是天气晴朗好还是多云好，也请在今天提出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29日

由于战争方式的改变，使"耕耘者第6号"的用途已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它在几种进攻和防守作战中有用，但已不能再认为是突破要塞防线的唯一利器了。我建议，今天就指令军需大臣将计划缩减一半。可能过几天以后它将被缩减到四分之一。省下来的人力、物力可用于制造坦克。如果德国人在九个月中能制造出坦克来，我们也一定能办得到。请把你额外优先制造一千辆坦克的总方案交给我，这些坦克应能对付敌人可能于1941年开始使用的经过改进的坦克。

如果反坦克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也应该成立起来，以便研究和设计攻打最新式的德国坦克的各种器械。请将提出的名单交来。6月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6月3日

关于将两万被拘留的人送往纽芬兰或圣赫勒拿岛一事是否已着手进行？此事是否系枢密院议长手中办理的事项之一？

如果是，请向他问一下。我希望尽快用船把他们送走，但是我想，在那边也需要进行许多布置。这些事是否都在进行？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4月3日

内阁从你的报告中获悉，你现在缺乏战斗机驾驶员，而此事已经成为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我们对此甚为忧虑。

空军部承认这一方面的失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大量的飞机是专为训练飞行人员之用的，比德国人在这方面用的飞机多得多。几个月以前，我们听空军部说，好几千名驾驶员没有飞机，因此这些人势需"重新编点"：提到的人数达七千之多，他们都比我们屡次俘虏的德国驾驶员飞行的时数多。新近却又说缺少驾驶员，这应如何解释呢？

比弗布鲁克勋爵对于飞机的供应和修理，以及在飞机制造部门清除混乱和弊病方面已经取得惊人的进展。我非常希望你在人员方面也能作到这个地步，因为，如果我们由于缺乏驾驶员而将飞机闲置不用，则将成为一件可悲的事。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3日

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希望每隔数日或每一周将军火生产的增减情况作一个简明的报告送来。除非你将报告送来，否则，我就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看法。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3日

请阅附件（生产计划：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似乎有很多思想不严密的地方。显然，在今后五个月中凡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要"加紧去办"，尽管以后生产必然下降，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修改业经批准的三年作战计划。真的，如果法国完了的话，这些计划就比前更加需要了。

请将你的意见告我。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7日

（密件）

我听到近炸引信的制造再度迟延，极为忧虑。

鉴于此事极端重要，而且我曾多次指示尽量推动这一工作，所以的确应当由两三家公司同时试制，以便一处失败，他处仍可继续进行。

请向我报告，此事已进行到什么程度。

你至今还没有给我一份详细报告，把在我们制成近炸引信以前已经为近炸引信定制的火箭及为普通引信定制的火箭的生产情况见告。

你应当继续进行稳定投弹瞄准器的制造，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按他们摧毁我们飞机工厂的程度去摧毁他们的飞机工厂。如果你能把（甲）所有对近炸引信感兴趣的人和（乙）所有对稳定投弹瞄准器感兴趣的人召集在一起，我将在下星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督促他们进行。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0年6月11日

在12月22日召开的一次投弹瞄准器设计会议上决定，应火速将两千六百个"马克Ⅱ"型空投炸弹改装为高空稳定瞄准投弹，当时百分之九十的绘图工作已经完成。请将随后进行的工作确切地告诉我。为什么只改装了一个投弹瞄准器?

我请你翻阅一下案卷，查明是谁在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6月11日

这份报告①写得极好。希即作出安排，用你昨日提及的空军中队去空袭你所提到的那几段河流，据悉，那里的船只来往甚为频繁。此事，不需要请求法国的允许，但继续投放河道水雷，却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正在办理此事。在这期间，你们更尽快在下游行动起来。你们打算如何进行，请向我提出报告。

①关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的报告。见第一卷。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0年6月16日

你曾否考虑过招募一个西印度群岛团是不是合适？该团可分为三个营，多用英国军官，并且应代表大多数的岛屿；成为帝国兵力的一部分，给土著人民一个效忠的机会，并且使金钱流入这些贫困的岛屿。

我们现在缺乏武器，但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6月17日

我很满意你所建议的重型战舰在西地中海的部署，即：以"却敌"号及"声威"号封锁斯卡帕湾；"罗德尼"号、"纳尔逊"号及"英勇"号在罗赛斯保护该岛；"胡德"号及"皇家方舟"号在直布罗陀与"坚决"号会合，注视法国舰队的归趋。

极端重要的是：驻在亚历山大的舰队应留在那里保护埃及，免遭意大利的进攻，否则我们在东方的地位将过早地受到破坏。这支舰队安置得很好，足以维护我们在土耳其的利益，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而且，如局势改变，还可以向西出击或经苏伊士运河来保卫帝国，也可以绕过好望角开到我们的贸易航线。

必须经常注意东方舰队的部署；在确知法国舰队的遭遇和西班牙是否宣战以后，还可以对它重新加以考虑。

即使西班牙宣战，也不应因此就认为我们应当放弃东地中海。如果我们必须放弃直布罗陀，则应立即攻占加那利群岛，作为控制地中海西部入口的一个十分良好的基地。

首相致国内安全大臣1940年6月20日

据悉，已于上星期六作出决定，由你部负责，施放烟幕以掩蔽工厂及类似的工业目标。我愿意知道，你派谁担任这项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和取得了什么进展。

首相致海军部1940年6月23日

我想让"胡德"号及"皇家方舟"号停在直布罗陀港里无所事事，是很不好的，因为在那里随时可以受到岸上的轰击。

它们添加燃料之后，应当出航，只时而回来作短期逗留。

正在采取什么步骤?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4日

雷诺先生已郑重应允把在法国被俘的德国飞行员送来我国，对此，是否接到任何消息?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6月24日

看来，无需就驱逐舰的事于今日或明日再度致电总统。显然，法国舰队的归趋将影响他的举措，我对此事抱有希望。我还难以决定现在是否应召开参谋会议。我想，美国方面几乎将使会议全部集中在英国舰队转移到大西洋彼岸基地的问题上。值此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崇高

的斗争而振奋精神的时候，谈论这类问题是一定会削弱我们的信心的。关于驱逐舰及飞艇的事，我不久即将再次亲自给总统拍发电报。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0年6月25日

你的前任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由于武装自己而给予的残酷惩罚，使我们的部队本不必要而现在却必须留在那里保护他们。请确切地告诉我，犹太人有些什么自卫的武器及组织。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6月25日

感谢你6月22日关于增加美国钢材进口数量的来信。我了解，由于将法国合同转给我们，下月的购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我们现在每月购置的数量约为六十万吨。这是令人满意的，在我们能购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美国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6月26日

我认为，提出在战争结束时"讨论"直布罗陀问题的建议，对我们是毫无好处的。西班牙人知道，如果我们获胜，讨论将得不到结果，如果我们战败，讨论就没有必要了。我不相信，光用这一类词句就能影响西班牙的决策。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8日

虽然我们对法国海军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我愿意听听海军部如何估计某些可能发生的后果，即：法国抱敌对态度，德国和意大利夺取了我们未能夺取的那一部分法国海军。希于下星期日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6月28日

这是一个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民工）数字①。我那天在内阁说五万七千人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这个数字只代表实际使用的人数的一小部分，十万人才更接近目标，还有不少人要在周末以前到来。而现在我们只有四万人。请就此事向我提出详细的解释。

①构筑防御工事的民工。我上次的备忘录（1940年6月25日）见本卷第八章第151页。

由于忽略了使用民工竟使战斗部队不能从事训练，那是非常错误的。

必须在星期一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首相致内政大世1940年6月28日

请将你所逮捕的知名人士开一个名单交来。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29日

如果我们能有大量不论在云雾或黑夜都能由雷达指挥的多管发射器及火箭，并且有在白天能有效地使用、在月夜及星光下虽效果较差但也能使用的近炸引信，则对空袭的防卫将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制造这种结合数种性能的武器，是当前最高的目标。我们在各方面已离此目标不远，但也似乎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请把你的意见及事实汇集起来见告，以便由我给予最高的优先权，推动此事。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6月29日

据我看来，封锁大部分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手中唯一的决定性武器就是对德国大量空袭。

如果我们不用在法国维持一支军队，也不用把牛肉、煤等等供应品送到法国去，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就可释去重负。关于此事，希有报告交我。

牛肉供应问题受到了多大影响？我们向法国军队供应牛肉的义务业经解除。确实令人不解何以国内军队的配给量远比重型军火工人的配给量为多。冻肉与鲜肉的复杂问题也将受到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虽然我还不能确知在哪一方面受到影响。7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2日

如果真的有几百名德军乘军队运输艇在泽西岛或格恩济岛登陆，应即研究夜间在该两岛秘密登陆，击毙或俘虏侵略者的计划。这项功绩正合由突击部队来建立。由居民或撤出的人中得到必要的情报当无困难。在战斗中，敌人唯一可能的增援是由航空母舰运来；这样就给空军战斗机造成一个好机会。务请拟订计划交来。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7月3日

我不能容忍，让一大帮依附贝当政府的法国有影响的人士任意在我国及法国驻在我国的军事人员中，大量进行有效宣传来反对我们公开地和积极地推行的援助戴高乐的全部政策。据我看来，试在摩洛哥成立一个法国政府，取得对"让·巴尔"号及其它舰只的控制，从大西洋海岸的一个基地，在摩洛哥展开一场战斗，都是极关重要的。内阁在

原则上热烈赞成这一尝试，而且，除技术上的细节外，我很难同意放弃这种尝试，从而采取早就证明对我们的利益有害的消极防卫政策。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副参谋长及海军助理参谋长1940年7月5日

德国人现已占有法国全部海岸，希望你们用书面告诉我，你们在海峡护航船队方面曾经进行了些什么安排？昨日敌人飞机及快速鱼雷艇对我护航船队的袭击都是很严重的。我愿在今晨得到这样的保证：形势已经得到控制，空军也正在有效地协同作战。

首相致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及空军大臣

（由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执行）

1940年7月5日

有人向我说，在战时内阁以外的"高级"同僚，因为不能多知道一些军事方面的情况而感到不快。如果掌管军事的大臣们能轮流同他们座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解释总的形势，这会是很有益处的。如每周集会一次，则三军的每位大臣就能各三周同他们会一次面。我想，这对于你们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负担。对任何人都不要谈将来的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必须永远只让极少数的人知道；但对于过去的解释和现在的说明，可以说得多一点。上述办法料能得到你们的同意，所以我由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发出了指示。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0年7月6日

请于今天向联合情报参谋部索取一份有关敌人准备空袭或登陆的一切新迹象的详细报告。今晚将报告交来。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0年7月8日

鉴于目前战局的严重，对战斗机的需要至为迫切；在粉碎敌人的进攻之前，应以战斗机的生产为头等重要的工作。但是，当我详细考虑如何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我看到只有一条可靠的途径。我们没有可以打败德国军事力量的大陆陆军部队。封锁已被打破；希特勒可以从亚洲并可能从非洲获得物资。如他在此间被击退或者不试图入侵英国，他将反身东向，而我们将没有力量阻止他。但是有一件事可以使他回过头来，并且把他打倒，这就是英国用很大的重轰炸机对纳粹本土进行绝对的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轰炸。我们必须具备条件，用这个

方法打败他们，舍此，我就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我们不能接受低于空中优势的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取得空中优势呢?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7月11日

一般说来，轰炸机队的损失似乎不应该有这么重；去轰炸不来梅，每六架飞机中只有一架飞还，这是最令人引以为忧的。目前对下列事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甲）侦察德国港口以及由德国控制的港口和河口的情况；（乙）对我侦察发现的驳船和集结的船只进行轰炸。除此之外，对德国进行的远程轰炸，应注意，既要经常不断地进行，又要尽量节省飞机及人员。最重要的是建成大批的轰炸机队，目前的数目还是很少的。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7月11日

我想，你应当准备一项提案，对于任何议员，凡是在目前战争期间未经国务大臣准假而擅离职守达六个月以上的，应撤销其议席。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2日

仿造并安装小型圆形掩体的工作进行得如何？这种掩体能安设在机场的中心，并能用压缩空气瓶将它升高二三呎，如同一个控制机场的角楼。我是上周视察兰利机场时初次看到这种掩体的。这对于防御伞兵看来是一个好办法，应大力推广。希拟定一个计划交来。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12日

现在是你在部队中宣传你的政绩的时候了，办法是把小徽章及等级符号发给所有各团和单位，这是他们很喜爱的。我曾见到伦敦的爱尔兰兵佩带绿色及孔雀蓝色的丝穗。我们不难筹措制造铜徽章的费用，所需用的金属是微乎其微的。应鼓励所有团队的士、官佩带功勋标志。法国军队中有一种颇为新奇的办法：士、官还佩戴另外一种非正式的团队徽章，他们将这些徽章赠送给人民。我很喜欢这种办法，我相信，这一定能使我们将过长期艰苦生活的官兵感到高兴。你对于军乐队所采取的措施，我觉得很好，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听到他们在街头演奏呢？就是小规模的阅兵游行也是极为有益的，特别是在利物浦及格拉斯哥这类城市，总之，凡有部队的地方又有空闲时间就应设法作军事表演。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7月12日

1．我们同意军的接触，使我们觉得可从海上和空中对意大利本土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攻击。舰队能更自由地使用马耳他，这看来也是很有希望的。应拟订计划，用各式高射炮及飞机大力加强马耳他岛的空防。该岛也曾经被看作是由"投蛋人"布置空中布雷屏能够收效的地方。最后，还有光电引信①，这种引信8月底即可制成，在白天使用可产生很良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在那里能有一支更强大的空军部队，就可大大减少敌人报复之忧。

①这是利用光电作用引发的信管。--译者

2．立即拟具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加强马耳他岛的防空力量，希在三日内将计划交来，并附上对时间的估计。在大炮送出之前，谅可通知马耳他岛将炮位准备停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2日

请将下列通知转达参谋长委员会

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使法国部队成为优良的坚强部队，能在陆地、海上和空中作战，鼓励他们自愿与我们一起战斗，对他们给予很好的照顾，激发他们对法兰西国旗等等的感情，并且把他们看作是继续从事战争的法国的代表。

参谋长委员会应负责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

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波兰人，适用于荷兰、捷克及比利时在我国的部队，以及反纳粹的德国人的外籍军团。不应仅仅以管理上的不便为理由而阻碍这项国策。大不列颠正在独力作战，需要使这场战争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从而大大增加我们的力量与威信。

我盼望能得到全心全意执行这项政策的保证。我发现奥林匹亚的情况很不好；无疑，有一些军官在泼冷水，阻挠法国士兵志愿参战。现在有一个帮助法国人的机会，那就是使他们7月14日①举行的庆祝仪式获得莫大的成功，那天他们将给福煦②的塑像敬献花圈。

①法国国庆日。--译者

②福煦（1851-1929年）--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代表协约国接受德军投降。--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3日

提请海军部注意这些舰只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王子"号。它的速度如何？如果我们损失了这五万支来福枪，这将是一个灾难。还要提请海军部注意于7月8日至12日之间由纽约启程的运输船队的巨大影响。各运输船队将在何时进入危险地带？何时到达？希将采取的措施向我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7月13日

我接到各方面的建议，认为应再进行一次蒙羞祈祷日的活动。

你可否私下探询一下大主教对于此事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4日

我认为，现在每人都应当对他的防毒面具加以注意，此事甚为重要。我料想其中许多都需要仔细检修，希特勒很可能有对我们使用毒气的计划。你可否考虑，如何着手这项必要的检修工作？应立即采取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空军副参谋长1940年7月15日

我完全同意你提出的在目前月盈期进行轰炸的方案。但是，我不了解，我们何以在基尔运河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为这可以阻止准备好的驳船和船只从波罗的海出动，对我入侵。我听说，你在这个地区投掷了一些炸弹，但未见成效。希把你过去在这方面的作法告诉我。进行了多少次空袭，投掷了多少炸弹，用的是哪种炸弹，何以运河现在仍然畅通？你能否作出使将来能得到更好结果的计划？这当然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眼下正是关系尤其重大的时候。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5日

要确实做到，在十四吋口径大炮的上面加建防护设备，以免遭受轰炸。应架设钢架，上覆沙袋，与沿海架设的六吋口径大炮上面的相同。全部要加上伪装。你将知道，大炮在发射一百二十发之后就必须更换。这时必须拆卸钢架，待更换大炮后再重新架设起来。这谅必没有什么困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18日

希不断督促陆军部借建立工兵营或其它办法发展外籍军团。请每周向我送交报告。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7月19日

我当然不打算让大孩子给麦肯齐·金先生送一封信去，也不打算让小孩子去送。如果我派任何人送什么信去的话，那就是我完全反对在目前从本国撤走。①（限即日行动）

①指政府发起的关于将儿童撤至加拿大及美国的计划。在"贝拿勒斯城"号于1940年9月17日被潜艇击沉后，这个计划就放弃了。

首相致内务大臣1940年7月19日

我近来曾注意到，全国各地的地方长官及其他法院在执行最近的法案及规定中，判处了许许多多泄露机密的案件。所有这些案件都应由内政部重新加以审查，对于国家没有恶意或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国王陛下有意予以赦免。你挑选几件最近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公开宣布赦免，就可给地方法官以必要的指导，没有这种指导，他们是难于领会议会的用意和目的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7月20日

我以前曾提醒你们注意这种危险。我认为不应该让"胡德"号停泊在直布罗陀港，在那里它有突然遭受重榴弹炮轰击的危险。"胡德"号和"皇家方舟"号均应出海巡航，"英勇"号和"坚决"号是否同行，则视情况而定。假使西班牙局势不进一步恶化，它们可以返回原地加添燃料或执行任何其他任务。请把你们的意见见告。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7月20日

关于中日之间达成全面的、公允的和体面的和平一事，你是否认为我们不必操之过急？蒋是不要这种和平的；亲华人士也无一人赞成；这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滇缅公路的难题，反而使它愈加糟糕。我认为，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对我们是不利的。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一个来月，看一看情况如何，岂非善策?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20日

请仔细看看韦奇伍德上校关于"伦敦防务"的这封信。据我看，对政府中心区，计划上只按抵御五百伞兵或第五纵队这样的规模即可。现在的计划如何？准备应付多大的规模?

你可以给乔斯帮些忙。他是一个很开朗宽宏的人。

首相致不管部大臣1940年7月20日

据我获悉的消息，我颇怀疑，我们是否正在适当地开发我们国内的木材资源。

当然，这主要是军需大臣主管的事；我知道，他最近已经针对这一问题在部内进行了一些调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21日

希就保卫白厅、中央政府等处的计划向我提出报告。准备抵御的袭击规模有多大，由谁负责这种措施？为什么要在圣詹姆斯公园设置一道反坦克障碍物？谁命令这样做的？何时下令撤销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7月23日

我听说，如果在机场上停放更多的油车，则战斗机的加油将迅速得多，鉴于在空战中使飞机重回天空所争取的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我希望立即采取措施，使加油设备增加一倍或大大增加。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23日

我好像还没有接到你对于我提出的以下问题的答复：加拿大第二师及其一切作为是否正在冰岛被浪费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7月23日

1．当然，尽一切力量秘密取得有关各被蹂躏国家中德国军队的最详尽情报，以及与当地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和安插谍报人员，是一项紧迫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希望，经济作战部新成立的那个机构正在抓紧机会大规模地进行这一工作。这种工作，没有一项是带有军事行动的性质的。

2．用过去在布洛涅及格恩济岛的那种愚蠢失策的方法来骚扰这些国家的海岸，是很不明智的。必须严格避免搞些小袭击动作，并且不要发布讨厌的文告，以免激起沿岸居民与我们作对。

3．罗杰·凯斯爵士正在研究进行中等规模--即五千人以上一万人以下--袭击的全部计划。今年冬季可以对法国海岸进行两三次这样的袭击。一俟入侵的危险减退或消失，而罗杰·凯斯的书面计划也已完成，我们就共同商讨，并令参谋人员从事详细的准备。这种中等规模的袭击如能顺利进行，就不会有人反对以小股部队骚扰法国的海岸了。

4．应预计于1941年的春天和夏天发动大规模装甲部队的突然进攻。在这方面的物资准备既已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现在只需对这类进

攻的可能性作大致的研究就行了，在8月底以前无需就此事向参谋部发什么命令。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并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7月24日

除反纳粹的德国人（他们可以先当工兵）以外，应对所有外籍军团发给步枪及弹药。是用国民自卫军手中的那些英国军用步枪（这种步枪正在用美国步枪替换），还是直接用美国步枪武装外籍军团①，你们当然已经研究过了。总的说来，我赞成前一办法。最迫切的是重新武装波兰人及法国人，因为我们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需要他们在国外作战。外籍军团的武装，仅就步枪来说，在优先权方面，应后于英国军队而先于国民自卫军。他们应搭配一小部分轻机关枪等，即使从我们自己的军队中拨给他们，也应当这样办。关于供给他们大炮的事，进行得如何？拨给几门"75"炮就可以了。应尽量使波兰军队训练成熟。请每周就人数和武器送一份报告给我。

①法国人……2000

波兰人……14000

荷兰人……1000

捷克人……4000

挪威人……1000

比利时人……500

反纳粹的……3000

25500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7月25日

我不能不觉得，在入侵部队登陆地点的后面布雷这一计划的意义，要比海军参谋部在我三星期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所认识的意义更大。在此期间，我曾送去便函，提请你们进一步考虑。

如果入侵部队在晚间或早晨登陆，我小型舰队可在白天从背后攻击他们，而这些小型舰队又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这是势必进行的空战的一部分。然而，在入晚之后，可以靠近海岸布置一层或一道水

雷，以切断对登陆地点的一切增援，水雷一布置停当，就无需防备空袭，因此，小型舰队也无需在第二天驶回，这样便可避免空袭和防空中的损失。无论如何，我总认为，如果不在小型舰队使用攻击或敷设水雷这两者当中选择其一，以封锁敌人的登陆，这就是缺乏远虑。敌人可能在数处登陆，你们可用水雷封锁一处，以便攻击另一处。当然，登陆的敌人如果占据了一个港口而不仅是一处海滩，则以上的办法将应用得更广。

请对此事进一步加以注意，并报告哪些船只可供使用，何时能将这些船只准备停当或改装竣事。

首相致海军副参谋长1940年7月25日

对于用水雷及障碍物封锁德国、荷兰及比利时港口一事，已进行到什么程度，请给我送一份报告来。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7月26日

我昨天应郭先生①之请会见了他，并坦率地向他阐述了滇缅公路的情况。我亲口把我经由外交部致蒋介石的信告诉了他。他当然急于要我说明在三个月的期限届满后，将怎么办。我说，一切要看那时的情形而定，我无法预测。我向他保证，我们决不强要蒋将军违反他的意愿和政策来接受条件或进行谈判。郭先生似甚满意，但面有忧色。

①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郭泰祺。--译者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0年7月28日

罗马尼亚政府既然在征用英国人的财产，难道我们不可向罗马尼亚人表明，我们将要动用他们的冻结资金来补偿我国人民？我知道，大约六个星期以前，你已经将罗马尼亚在伦敦的财产查封。这些人对我们的做法是很恶劣的。8月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1日

鉴于日本采取威胁态度，探知"俾斯麦"号及"提尔皮茨"号的行踪是十分重要的。请将你们最近获得的情报送来。

我认为空军应极力设法把这些舰只弄得失去战斗力，因为，在未来几个月里，它们的活动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日本向我们开战，或者迫使我们作战，我想，你们应将"胡德"号、三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拉米伊"级战舰及十二艘远程驱逐舰派往新加坡。

请将业已竣工的日本战斗巡洋舰的图例（即构造细部）交来。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2日

请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舰只分布得如此之广，但是，我完全同意海军部提出的应付紧张局面的原则。我觉得，"胡德"号比"声威"号的威慑力量大。请就空中袭击"俾斯麦"号及"提尔皮茨"号的可能性向我提出报告。我认为，这是应当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除此以外，对于日本将进行的军事冒险，目前无需作任何新的部署。

据悉，在托利岛附近海面炸沉我油船三只，这引起我莫大的关心。希从东海岸向那里调派几艘驱逐舰。不过，我们最好等8月份月盈期过去以后再办。

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大炮和步枪也将要分发给部队了。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日

1．下星期，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审查空军部增加飞机驾驶员人数及训练驾驶员的计划。请先问一下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意见。

2．希就秋季对部队讲授战术课程的计划，向我提出报告。

3．收集各种废铁的工作，作了哪些安排？希交来一份单页的简短报告，说明今年的进展。

4．当我供职海军部的时候，我对船舶打捞修理处的工作特别感到兴趣，并于四个月前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当时，由一位海军军官，即迪尤尔上校，主持该处工作。从那天起，在船只打捞修理方面作了些什么工作，请给我一份报告。

5．我也希望，在本周内，对一旦遭到入侵，防空大队及警察应担负的任务作出决定。此事是首先由掌玺大臣处理的。

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准许把防空大队队员调到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一去就可以参加战斗。防空大队队员的报酬已停止或限制到什么程度？应对这种报酬继续加以限制。

6．希就坦克师的进展及将来建立坦克师的计划向我提出报告。到〔1941年〕3月31日，应有五个装甲师，到5月底，应再增加两个师。希告知我，在这件事上，目前人员和物资的前景如何，也希望把最近对于装甲师的编制和组织的意见见告。应将这一切列在一页纸的报告上，表明所有的主要和次要之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日

赶制国民自卫军的制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希将交付制服的预计日期见告。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8月2日

我所反对的是：不管任何情况，一发现敌人舰只，就把它击沉；或者，对于船员的安全不采取适当措施即将其击沉。

除此之外，如果因为空袭或其他军事原因不能将俘获的船只作为战利品带进港口，则没有理由反对将敌舰击沉。将船只击沉，损失宝贵的吨位，其不利之处是显然可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二十次中，竟有十九次海军部不能按照通常的办法派一批船员登船，把它开回来。对"赫尔米恩"号所采取的行动，①我不反对，此事的处理，与上述的总的原则是相吻合的。

①"赫尔米恩"号是一只希腊小轮船，1940年7月28日在运送军事物资去意大利的途中，在爱琴海受到我巡洋舰的截击。在截击时，我巡洋舰遭到飞机的袭击。于是，我舰将"赫尔米恩"号击沉，让船员登上靠近陆地的小船。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8月2日

放假及缩短工时的全部问题，应尽早提交内阁考虑。认为危险已经过去，尚嫌过早。告诉工人们说，他们已经疲劳了，这是很错误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稍为放松一点也是必不可少的。请与贝文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及军需大臣联系，以便内阁商讨时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我也想知道，对于文职官员和各位大臣及高级军职人员的假日，正在作何安排。必须对此事作出决定，但是我们应当极为小心，不要在升平气氛中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首相致掌玺大臣及内政大臣1940年8月3日

随函附送莫蒂斯通勋爵关于敌人入侵时警察应有的职责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急速加以解决。我们当然不能对这样一种做法负责，即：在任何被侵入的地区，警察应阻止人民抵抗敌人，并且放下他们的武器，成为敌人的仆从。我坦白地说，我对于规章中需要修改的部分还没有想到切实的办法。然而，在原则上，警察似应随同最末一批英王陛下的部队从一切被敌人侵入的地区撤退。这种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防空大队及消防队等。

他们将转往其它地区服务。也许，在宣布入侵时，警察、防空大队、消防队等应自动成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3日

一切有关法国或其他被占领国家的谍报报告请送莫顿少校，他负责向我报告。这一指示应切实执行。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3日

看来，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使用戴高乐将军的一部分兵力。

因此，使他那三个营、以及坦克连和司令部等装备齐全，是极关重要和非常迫切的。显然，对此业已采取措施，但我仍希望你尽力加速行动；请告我，自从见到昨天莫顿少校的备忘录以后，情况有何改进。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0年8月3日

1．我想，关于工厂的工作和全体人员的假期的通令，不论生产委员会是否同意，也应由劳工大臣于星期二提交内阁。

我们必须给予假日，但不要造成假日的气氛。因此，似乎应当仅仅这样宣布："正在尽可能地这样局部安排交错休假"，或类似这样的话。

2．我同意霍勒期·威尔逊爵士致各部门函。这是根据我的指示写的。

3．如果你调整各大臣的假日并使三军也对驻在政府中心区的高级军官作出同样的休假安排，我将非常高兴。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8月4日

本备忘录所附关于第一次在多佛尔使用带铁丝的不旋转投射弹布置空中布雷屏的报告，我已送我的同僚传阅。这类武器看来极关重要，在地对空的防御上，特别是易于遭受俯冲轰炸的船只和港口方面，将产生决定性的变化。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0年8月4日

你采用什么办法集中讨论战争的第二个年头的粮食、航运和农业政策问题？我想，似乎应使用一千八百万运输吨位（运粮食），多耕一百五十万亩土地，并指示粮食部就增加粮食配给和进一步作好粮食贮藏工作提交一份计划。在上述的基础上，这谅必能够做到。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8月4日

日本采取敌对行动的危险，使击毁德国主力舰的任务更加重要了。我了解，空军打算，一俟月光充足，便即刻对这些船只加以猛烈袭击。停在基尔运河浮码头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停在汉堡的"俾斯麦"号和威廉港的"提尔皮茨"号都是极端重要的目标。哪怕使"俾斯麦"号只耽搁几个月，也将严重地影响海上力量的整个平衡。

请把你们的意见告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5日

我对于自法国非占领区接获的情报，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不满意。我们同这些地区隔绝的情况，似乎与我们和德国隔绝的情况一样。我不愿意这些报告由情报机关经过挑选和作成摘要后再送来。目前莫顿少校将为我审查这些报告，并向我提交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报告。所有的报告他都要看，并把翔实可靠的报告原件呈交给我。

再者，希就改善和开展我们有关法国的情报并使谍报人员继续不断地来往的办法提出建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必要的话，海军方面可以给予便利。就目前维希政府而论，我们只弄到这样一点情报，这是不值得称道的。对美国、瑞士和西班牙的谍报人员利用到什么程度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5日

有多少定单订制二十个一组、十个一组、五个一组的不旋转投弹多管发射器和单管发射器？

有多少--

（1）普通火箭，

（2）空中布雷，

（3）光电引信，

（4）无线电引信，

已发定单？预计以上几种在今后六个月内能交付多少？

不久，架设在英国军舰上的多管发射器即将使用光电引信，以代替空中布雷。这就需要改装发射管。海军部应及早研究，以便在看来这种改变合乎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毫不拖延地把新的发射管安装在英国军舰现有的炮架上。

用军舰上的大炮发射短的空中布雷的研究工作有无进展，海军部也应就此提出报告。

我希望把我离开海军部以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重新了解一下。

首相致矿产大臣1940年8月6日

据说，你在夏季把大批的煤贮藏起来，以备冬季使用。我愿意知道这种非常聪明的未雨绸缪的措施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去年1月间，我们非常缺乏煤，以致不胜焦急，我希望你采取预防措施。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7日

请让我知道，对于训练士兵使用现在已经开始大量生产的粘性炸弹作了些什么安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9日

请向军需大臣索取一份载明各项进口计划的报告书。关于这些项目，应征求林德曼教授的意见。请送我一阅。

关于战争第二年的计划，还未向我分条详细地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8月9日

第一师所拥有的装备按比例来说特别高，并且还包括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旅，我发现，该师分布于海滩各地，而未留作后备，以备反攻，对此，我甚感不安。现在还有几个师仍然闲着未上前线？使配备有大量大炮等武器的师驻守在海滩各地，理由安在？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8月9日

如果要在放慢飞机生产和坦克生产之间加以选择的话，我宁愿牺牲坦克的生产，但我想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互相抵触之处不多，当可调整。我从你的谈话中推测，你觉得能够同军需大臣磋商办理。

附录（1-2）

首相致新闻大臣 1940年8月9日

使戴高乐将军经常用法语在无线电广播中讲话，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法语的宣传转播到非洲，是很重要的。有人告我说，比利时人将从刚果方面予以协助。

我们有没有办法向西非电台转送我们和戴高乐之间达成的协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10日

请按周给我准备一份关于拨交部队的美国"75"炮和拨交国民自卫军的。300来福枪的报表，并在表上载明他们得了这些来福枪之后，交出了多少"李－梅特福特"式步枪。请立即着手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8月10日

首相希望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御部队总司令会商后，向他报告驻防海滩各地的部队和后备队所使用的小型武器弹药的情况。

首相致矿产大臣 1940年8月11日

我确信，你将趁着出口市场停顿的机会，在全国增加我们的储存。希望你加紧办理此事，特别是居于重要地位的煤气、水和电厂的储存。我注意到，水和电的供应量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积累这些分布得很好的储存方面，切不可处置失当，我们迟早是要用它们的。

我要致运输大臣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铁路的情况。

由于法国战败和我们丧失了四分之三的出口市场，因而大大打乱了你的计划，这一定会使你部感到莫大的压力。在你作出一切增加生产的努力之后，要解释突如其来的不景气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毫不怀疑，人们是能够理解的。你告诉我的肯特郡矿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态度，我认为的确是使全国工人感到鼓舞的精神表现。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0年8月11日

由于我们为戴高乐将军计划了某些活动，因而尽量对北非和西非广播法国的新闻是非常重要的。务使英国广播公司配合这一要求，并请于星期一交我一份说明一切安排均令人满意的报告。

我不需要过分强调，你有充分的权力使英国广播公司服从你的命令。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8月11日

由于敌人的轰炸和我方封锁港口，可能引起种种困难，请交我一份详细报告说明你部为应付这些困难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国四分之一的进口物资通常是由伦敦港进来的，五分之一是经地默尔西河，从索斯安普敦、布里斯托尔海峡和恒伯河各进口十分之一。我们必须有个想象：这些门户或者全部或者部分会被封锁起来，或者一次封锁一处，或者一次封锁数处，但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制定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种种计划。

鉴于我们的船舶大量增加，港口设施和公路设施也许比缺乏船舶吨位更难解决，有碍工作的进行，因此，你为应付各种不测事件所作的准备，也许是最重要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8月12日

目前是否应在军需部之下设置木材管理局?

请向军需部索取一份关于目前木材的情况和政策的简要报告。

首相致掌玺大臣和马杰森上尉1940年8月12日

在众议院休会之前，由我概括地讲一下战争的情况也许是比较方便的，把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和新政府头三个月的情况都讲一讲。人们是希望我这么讲一下的，我想，星期二，即20日，是最适当的日子。当然，应该在公开会议上讲。请告诉我你们的意见若何。可在本星期中及时通告此事。

如果届时能够录音，就可替我省掉许多麻烦，到晚上可以用无线电播送全篇讲话，或者播送普遍感觉兴趣的那几个部分。如不作出决议，能够这样安排吗？如果不行，则本星期内能否通过一个决议？我想下院不会反对。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8月12日

交来的〔关于在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对警察的指示〕草案，与我对最近内阁的决定的看法不相符合。我们并不指望或者鼓励非武装部队人员作战，但是我们也并不禁止。应将警察分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对防空大队也应尽快地这样办理。武装人员要积极配合其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作战，必要时和他们一起撤退；非武装人员要积极协助执行对民众实行的"原地不动"的政策。如果他们落在敌人有效地占领的地区内，他们可以和其余的居民一起投降并屈服，但不得在那些地方以任何方式帮助敌人维持秩序，也不能在其他方面帮助敌人。他们应尽可能帮助居民。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8月13日

我愿知道铁路当局贮存了多少煤，同平时的贮存量相比如何。由于我们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陷于停顿，现在应有颇大的剩余。无疑，你会利用这一时机，把所有能够利用的煤场堆满，这样，在采煤中断的时候，或者，甚至在另一个非常困难的冬季，我们便可在各个分布适当的地点有大量存煤，以供铁路之需。不得由于磋商价格而停止贮存。如属必要，就必须采取仲裁的办法，以保证煤价的公平合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13日

如果由于缺乏装备和其他设施而必须限制现在国民自卫军的数目，则可招募一支国民自卫军后备队，对后备队的队员暂时只发给臂章，不供给武器和制服，你看这样是不是可以？他们唯一的任务是学习一些训练课程，以便能按地区组织起来、使用像"莫洛托夫鸡尾酒"①这一类简单的武器，并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报到，听候命令。

①一种瓶装手榴弹，适于攻击坦克车。--译者

除非采取一些这样的步骤，否则那些被拒绝入伍的人们一定会感到迷惑不解，大失所望，从而失去成立国民自卫军的主旨之一--给全体人民以协助保护祖国的机会。我切盼避免由于国民自卫军停止招募新兵以致使许多人感到失望和委屈。

请告诉我，你觉得这一建议如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19日

据称，〔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执行"威吓"〔达喀尔〕的作战计划的唯一适当的日期是9月12日，如果因为暴风雨而错过这一天，

那么，就要到27日和28日，当潮水和月色条件适宜时，才能发动，这是真的吗？这番话提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坎宁安海军上将不应主张只有在潮水和月光条件都非常理想的时候才能执行这一作战计划。虽然条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只要条件还过得去，就应当尽早开始。人们必须在各种天气和各种情况下作战。如果拖延到8日以后，势将造成莫大的不幸。请今日向我报告此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1日

我对火焰喷射器的论点颇不以为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和其他形式的战争努力相关联的。敌人入侵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减退。敌人入侵时，排成纵队从设有这种装置的狭路中通过，看来不大可能。设立石油作战处，是不必要地重叠我们的机构。我毫不怀疑，不论什么方法，只要机会场合适当，就一定十分有效；但是会出现这种机会吗？如果出现，就一定会在我们设想在的场合吗？军队不先以小股兵力扫清道路，并在纵队两侧保护侧翼，是不会沿大道行进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8月22日

我在等待你提出关于重新执行建造主力舰的计划方案，这一计划已由我提经上次内阁会议批准了。不能撇开对钢和工人的总需要来单独解决这件事，但是，从原则上讲，我是赞成重新开始这一计划的。

我希望，利用现在的机会去修理那些不幸被我们忽视了的舰只，把"皇家君主"级舰只改装为适当装甲并装有厚甲板防雷胴的军舰。明年进攻意大利时将需要这些舰只。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把它们改装好。当然，在重新开始建造战舰计划之前，应先改装这些舰只。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4日

请将杰弗里斯少校的情况告我。他是谁任用的？由谁领导？我认为这位军官是一位特别能干而有魄力的人，应当把他提升到更高的地位。一定要把他提升为中校，以便给他以更大的权限。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和空军副参谋长1940年8月24日

增加空军中队的数目，增加能够立即投入战斗的飞机和飞行人员，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作战一年以后，我们仅仅有效地装配了一千七百五十架飞机，而其中又只有四分之三能够立即使用。你不可以此为满足，这个数目少于我们在战前所预计的能够使用的数目。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8月25日

我很有兴味地阅读了你交来的关于港口清理的备忘录。

我注意到，运输大臣怀疑，我国是否能通过西部港口得到你所预期的那样规模的供应。希就此提出你的意见。

去冬的寒流所引起的广泛紊乱现象是否会引起人们这样的怀疑：在遇到突然变故的时候，铁路系统能否立即适应?

无疑，对于石油（它未包括在粮食或军需品的计划之内）的进口是已经作好了安排的。看来，在和平时期，我国石油的进口五分之二是通过伦敦和索斯安普敦的。我们的储存很多，但是，如果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公路运输以减轻铁路运输的话，我们的消耗量当然就要增加。

我猜想你一定和粮食大臣及军需大臣讨论过他们的进口计划，这样，一旦有巨大的变更，就可以立即实施另外的计划。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25日

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国民自卫军的新突击队组织（人们称之为"辅助队"）的成长和发展。

据说，这些辅助队在组织上既严密而又富于想象，因此，在敌人进犯的时候，当可作为正规部队的一支有用的辅助力量。

希将进展情形随时见告。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25日

附件表明，仅在一日之内便损失了四万多吨。我认为此事是如此重要，需要战时内阁予以特殊的考虑。因此，可否请你们准备一份报告，说明最近的损失数字及其原因，说明海军部为应付这种危险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你们认为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战时内阁可在哪方面予海军部以帮助。

希于下星期四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份报告。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25日

请立即把斯劳发生的情况通知陆军部。指出车辆这样大量集中的危险性，以及分散和隐蔽车辆的必要性。请责成陆军部研究一个尽量

疏散库存车辆的计划。我们也应查明，车库中是否已无积压或多余的车辆。如果一千辆宝贵的车辆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毁，将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的事。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8月25日

我于星期四参观了肯利〔机场〕，见到了大家所谈论的炮手，并让他发射了一支火箭。此外，这是在我今年年初主持的海军部委员会上提出使用这种遇险火箭的想法的。因此，我对这个问题十分熟悉。空军部提出过奢的要求，并利用自己的优先地位，严重地干扰其他并不是不重要的生产项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同意这种说法：用P．A．C．火箭①可能是抵御低空袭击的一种很好的中间防御；但是必须把这种火箭的生产纳入总的生产计划中去。我个人认为，每月大约制造五千枚就够了，但是，我情愿同意每星期生产一千五百枚，即一个月六千枚。如果你所说的收回铁丝的计划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证明能够有效地节约铁丝，便可酌量增加生产。

①P．A．C．是"PariachuteandCable"（降落伞和铁丝）的缩写。P．A．C．火箭是不旋转投射弹的一种；关于不旋转投射弹，在1940年1月1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有所说明。请参阅第一卷第二版第674页。（原书页码。--译者）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8月25日

陆军部曾奉战时内阁的命令，负责处理延时炸弹。这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一个特殊手段。昨夜，敌人在伦敦市内投下了一些这种炸弹，致使交通受到阻碍。他们甚至可能投到白厅！我觉得，应尽量设法在大城市准备足够的清除队来应付这种方式的袭击。这些清除队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庶不致浪费人力和物力。他们必须乘坐机动车辆，能够迅速地从一处到他处。我想，你们已采取了一套报告未爆炸弹及其降落时间的严密办法，应立即将这些报告送交本土防卫司令部延时炸弹清除处（该处想必已经成立）或各地区的分处。这种工作极其危险，应当把它看作是特别光荣的，任务一经完成，即应颁发奖励。

我很想看看你关于新成立的延时炸弹清理处的计划及人数，如果把截至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和采用的方法写成一篇简短的报告送来，我

将感到十分高兴。我想，你和你所需要的科学界权威人士是有密切联系的。

另一方面，我正向空军部索取有关他们同样用延时炸弹去报复敌人的情况。

（请伊斯梅将军一阅）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8月25日

我觉得，当我们的战斗如此剧烈的时候，你还保持空运中队目前的规模，不甚合适。唯一的目的当然是增加我们战斗机中队的后备力量和作战力量以及解决教练机的问题。你的主导思想必须是充实"战斗力"。一切都应以此为转移，行政的便利或地方既定的权益都必须让路。我若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要反复搜罗。我看见亨顿机场有大量的飞机，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宁愿把政府人员坐飞机观察的安排全部取消，而不愿以此作为一个理由，把这些力量置于战争之外。

我曾想过，亨顿机场可提供的飞机至少能编成两个属于后备队的优秀战斗机中队或轰炸机中队，这样，队员就可以得到应拨发给他们的飞机，在适当的时候来练习。一有情况，就可以把他们投入战斗。

你是否可以每天考虑一下空军的非军事方面的种种问题？各基地的指挥官自然是想尽量把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海军将领也是如此。即使你已经彻底搜罗过了，但再过几个星期去巡视一遍，你又将另有大量收获。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你的老朋友的这些看法。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8月27日

请将以下文件送交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坎宁安：

首相兼国防大臣指示：

指示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亚历山大。中东驻军总司令将通知你们，只能在马特鲁港驻扎一定数目的军队。应尽一切力量保卫这一阵地，然而，如果这一阵地和中间的某些阵地遭受威胁或发生变化，则需扼守从亚历山大向南沿（三角洲）耕种区一线。由于飞机往往每小时可飞行三百哩而且相当耐航，所以从一百二十哩外空袭亚力山大港的舰队，不见得一定比从二十哩外去空袭的飞机的效果小。实际上，一般认为，最好是使机场离实际的战线远一点。机场并不随着部队的战线

前进而前进。此间，每人都知道亚历山大失守将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它将迫使整个舰队离开地中海。如果你们能事先就如何更有效地保卫马特鲁港和其他阵地向我提出有益的建议，我将十分感激。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联合计划委员会1940年8月28日

现在夜长昼短的时期即将到来，因此灯火管制问题，势需重新研究。我赞成采取·遮·蔽·灯·光而不·全·部·熄·灯的办法。为此，必须拟定一套使用街头辅助照明电灯的周密办法。应尽先在使用煤气灯照明的整个伦敦中心区实施。对其他各大城市中心区所采取的最妥善的办法也要进行研究，并对各地方的方案加以审查。这样，灯火便可以随意明暗，遇到空袭警报时最后可以熄灭。这种灯光本身不应过于明亮。对于商店橱窗使用的减弱的灯光也必须加以研究，以便把去年圣诞节实施的便利办法长久地维持下去。凡是特许在夜间不必熄灯而继续开工的工厂地区，就不要阻止其周围一带采取遮蔽灯光的办法，这样，就可使目标不过于明显。也应当考虑在空防薄弱城市的适当距离以外的空地上设置诱敌的火光和迷惑照明的办法。

首相致空军大臣、空军参谋长及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29日

我昨天视察曼斯顿机场时发现，虽然从上次空袭后已经整整过了四个多晴天，但是，飞机跑道上的大部分弹坑还没有填平，机场简直不能使用，我对这种情况，十分担心。当你想起德国人在斯塔文杰机场的所作所为，以及多么神速地填平弹坑，我就必须对这种效率不高的修复破坏的办法着重提出抗议。包括空军可提供的人员在内，那里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工作。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有效的工具，整个的作法，看来和保持这样一个战斗要害的意义不相称。

所有的弹坑至迟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填平，所有超过二十四小时还没有填平弹坑的情形，应即向上级汇报。为了保证这项工作更为有效，应即组成一些填坑连。比如说，开始，你可以在处于猛烈轰炸下的英格兰南部搞两个连，每连有二百五十人。这些填坑连应配备各种有效的工具，并高度机动，以便在数小时之内便能赶到任何被炸出弹坑的地方去工作。

与此同时，在遭受空袭地区的每个机场，都应由当地的承包商积存无需补充就至少可以填满一百个弹坑的大小砾石和其他适宜的材

料；这种办法将来也要推广到其他城方去。这样，当机动的机场修复连到达目的地时，就马上有材料可用了。

不久前，我发现德国人把石子装在木框子里来填补弹坑。

在挪威战役中，海军副参谋长曾提请我对此注意，也许他可以把他当时拍给我的那份电报给你看看。

这件事现在归空军部哪一个部门管?

弹坑填平后，应设法加以伪装，使它们好像没有填过似的，但这只是修饰而已。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30日

（转所有有关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国内保安部、飞机生产部和供应部）

我们可以预料，在空袭中，许多玻璃窗都将破碎。到冬天可能缺乏玻璃，如不换上好玻璃，将严重地损坏建筑物。

因此，在使用玻璃上应极力节约。玻璃破了，如果可能的话，只安装一两块玻璃，其余就用木板挡起来。我们供给不起大窗户用的玻璃。所有温室不需要的玻璃--如果温室是空着的话--都应当贮存起来。我在曼斯顿见到一应很大的温室，里面有许多玻璃；但玻璃破了许多，已经不能用了，我指示，应当把其余的玻璃好好保存起来。

玻璃供应的情况如何？看来应当催促一下制造商。

政府大楼应当都安装只有一两块玻璃的临时窗户，这样，在这种窗户震坏时，就可以换那一两块玻璃。请就此事向我提出一份详细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31日

如果法属印度①希望通商，应当要他们表明愿和戴高乐将军联系。否则，就不和他们通商！这不是一桩那么随便的事情。应通知印度事务大臣。

①法国在印度马德拉斯境内的几个属地，即卡里卡尔、本地治里、亚纳姆和马赫。这几个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50年通过公民投票归还了印度。--译者

现在，与任何法国属地接触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31日

除已拨往中东的那一部分巡逻战车以外，我没有批准另外再拨送任何巡逻战车。虽然在原则上应当拨送足以装备一个完整的装甲师的巡逻战车，但是，从我本土进一步抽调，只能依据我本土兵力的情况而定。不征求我的意见，就不能作出这样重要的决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必须和内阁商议。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8月31日

据悉，我国化学战用品的储存已经多起来了，这使我非常高兴。请将总数见告。必要的容器应和供应相配合。容器够不够？请催促一下。9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1日

当然，如果用滑翔机比用降落伞好，我们就应当用滑翔机，但是是否已认真地研究了？采取一种没有把握的、试验性的计划而放弃另外一种业已证实了的计划，我们是否有上当的危险？在滑翔机方面作了哪些安排，请向我提出详细的报告。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9月1日

你们报告说，在16日以前你们不能轰击那些德国远距离炮台，这使我不胜关注。你们让敌人的大炮一天一天地集中起来，这样，不久以后，英国舰只便难以进入多佛尔海峡，并且为敌人之进攻多佛尔本身准备了条件。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应付此事。

当然，当实际上按照方位架起大炮而我方无力还击时，敌人便要开始行动。在多佛尔本身的防卫上，重炮力量一般薄弱，这也是一件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我们决不可坐视危险日益加深而不设法预先防止。"埃里伯斯"号在16日一定要遇到比它和其他任何舰只在下星期中遇到的火力大一倍。

我记得，在上次大战中，我们经常轰击克诺库和比利时沿岸的其他德国炮台。在固定了浮标并使用测音设备后，可以在夜间非常准确地射击。我要求在本周提出作战方案。请看所附的照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1日

我猜想你们一定在考虑，如果流血不多，或者不流血，"威吓"作战计划也成了功，那将出现什么局面。看来，戴高乐在那里和稍偏北

的地方站稳之后，他就会试图在摩洛哥找一个立足点，我们的军舰和军队就可以用来再进行一次"威吓"作战计划，如果有效，就立刻在更重要的地区进行。在其他地区进行的这种作战，可称之为"威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9月1日

关于在本年冬季为部队的教育和文娱进行安排一事，请向我提出一份详细的报告。谁将负责这项重要的工作?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0年9月1日

1．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觉得，现在不可能从目前在此间进行的剧烈战斗中抽调飞机或高射炮去保卫印度，因为那里并不急需；也不可能把美国供给的物资拿到印度去建立飞机制造工业。我们已经为了中东的增援和重新装备而冒了许多危险，许多人可能对此提出质问，当我本土的战斗渐渐停止后，这一战场将在长时期内占用我们所有多余的物资。

2．非常重要的是，在目前，印度应当帮助我们，而不能是我们肩上的一个负但。如果你考虑一下被牵制在印度的英国部队和炮兵的数目，以及在开战一年后到达战场的为数有限的印度军队，就知道这笔帐亏损太多了。你现在加倍努力为将于1941年在中东展开的大规模重要战役组织印度师，这使我感到高兴。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部军需署署长

1940年9月5日

我一直非常焦急要把"英王乔治五世"号开往北部。如果，"俾斯麦"号完工，"英王乔治五世"号遇到甚么意外，那将是重大的损失。当然，电机工人等可乘该舰到北部，直到斯卡帕湾。这艘战舰曾经过令人着急的长期检修，如果在刚刚竣工而又十分需要的时候把它丧失掉，那将是极其痛心的。

比起斯卡帕湾来，太恩河的防御是太差了。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9月5日

可否致电洛西恩勋爵，表示战时内阁赞成他处理整个驱逐舰问题的方式，并向他致意。

同时，关于二十艘摩托鱼雷艇、五架P．B．Y．型〔飞艇〕、一百五十到二百架飞机、二十五万枝来福枪以及其他武器的事进行得如何？我想，他们曾答应过上述武器，而且另外还答应过许多。应立即提出这些问题，连一小时也不可耽误。"要趁热打铁。"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9月8日

我接到这封（关于巴勒斯坦的骑兵师）的电报，非常高兴。眼见这些精锐的部队整整闲了一年，令人不胜痛心。能够越早把他们编成机关枪营，然后改编为摩托部队、最后改编为装甲部队，那就越好。请不要让这件事受到任何阻碍。目前，要把苏格兰龙骑兵第二团和近卫骑兵束缚在马上，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让几营步兵或骑兵骑着矮马保卫巴勒斯坦崎岖多山的地带，这犹可说，但是，这些有古老传统的正规团队是有权利在这次战争中干一番事业的。我希望，在这一方针得到实行之前，能先见到你们同意这一方针的电报。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9月9日

我已阅读你关于新计划的报告。我知道，你看过我3月间向内阁提出的备忘录以后，将重行草拟你的备忘录。我对拒绝重建"皇家君主"级的舰只①颇不满意。我认为，除了那些能在1942年年底以前竣工的舰只以外，"皇家君主"级舰只的建造应先于所有其他的战舰。这意味着，你可以继续建造"豪"号，至于其他五艘主力舰的问题，可以到明年提出海军预算的时候再行考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中止航空母舰"顽强"号以及八艘暂时搁置的巡洋舰的施工。如果所有的新舰只能至迟在十五个月以内完成的话，我就当然批准补充那些由于改装反潜舰而空缺的舰只。所有要超过这个限期才能建造成的特大型驱逐舰，都应列于战时紧急计划以外。

①参阅本卷第二十二章，我于1940年9月7日（应为7月15日。--译者）发出的备忘录中的意见，以及下面我分别于1940年9月15日和1940年12月26日发出的备忘录。

你拟定了最后的方案以后，我们可以开会讨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10日

1．新加坡的主要防御力量是舰队。舰队不论是否在该地，都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挥保护该地的作用。例如，目前我们刚刚大力加强了的中东舰队，一旦接获命令，很快便可驶抵新加坡。如属必要，舰队在驶抵新加坡以前就可投入一场战斗，因为它可在那个要塞添加燃料、军火和进行修理。即便日本人在马来亚登了陆，甚至已经开始对该要塞进行包围，一支优势的驰援舰队也不会因此就不能发挥其威力。相反，包围者由于陷入沼泽和丛林之中、与本国切断了联系，他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2．因此，新加坡的防御，应以强有力的地方驻军和海军的一般潜力为基础。试图保卫马来半岛和坚守全部马来亚--一个长达四百哩、最宽处达二百哩的辽阔地域，这个想法是不能接受的。只派一师人去，不论配备多么有效的通讯工具等等，对于这样的任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要保卫一个几乎和英格兰一样大的地方，一师人顶什么用?

3．同日本决裂的危险现在并不比以往更加严重。日本人进攻新加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那将把他们舰队的一大部分用于远在黄海以外的海域；事实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没有比这样做更加愚蠢的了。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舰队之出现于太平洋，始终是日本最担心的事。他们大概是不会孤注一掷的。他们历来极端谨慎，而现在尤其真正需要懂慎，因为他们已深深陷入对中国的战争。

4．我宁愿澳大利亚旅前往印度而不到马来亚，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印度训练，更便于他们作好开往中东的准备。听说他们可在中东受训，这使我很高兴。

5．因此，我认为，就政治局势而论，并不需要把澳大利亚第七师撤离它现在的驻防地点，该地在战略上和行政上都是最适宜的。应根据这一意见草拟一封给澳大利亚政府的电报。

首相致巴勒斯坦特拉维夫市市长1940年9月15日

我对特拉维夫在最近的空袭中遭受的损失，深表同情。这种毫无理智的野蛮行为，必将加强我们共同的决心。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9月15日

1．关于你的新计划。我非常怀疑日本的数字是否正确。

海军情报处往往过分夸大日本人的实力和效率。但是，我并不反对恢复修建战舰的计划，只要这种计划适合于更迫切的战争需要，便可采用。许多修建战舰的工厂和工人是不能用去做其他事情的。请向我提出报告，说明建造这些舰只，每年需要多少经费、钢材和工人。应集中全力于"豪"号。

2．当入侵问题一经澄清，即着手建造两艘"皇"〔"皇家君主"〕级军舰，并把"英王乔治五世"号编入现役，我就感觉满意了。在这期间，可以储备材料，作好准备。这样，从现在起，过十八个月--即到1942年夏季，这些舰只便可竣工。

3．你应催促"顽强"号的施工，但是，到明年年初以前，我们无需考虑另一艘航空母舰的建造问题。不过，可以事先完成制图工作。

4．我想，你知道建造"贝尔法斯特"型的舰只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考虑到一大批巡洋舰已在建造中，我希望你不要坚持把这四艘也列入今年的计划之内。

5．我是极力赞成建造驱逐舰的，不论驱逐舰的大小，也不论它们的耐航力如何，只要能在十五个月以内竣工便可。应当认为这是绝对的限制，其他一切都要与这一限制相配合。以前我们建造驱逐舰需要三年，每个人都自作聪明地对建造工程改了又改，我想同军需署署长和海军建设局局长讨论一下驱逐舰的图样。这些驱逐舰只是为了这次战争才建造的，应装设防御飞机轰炸的良好设备。最高的速率并不怎么重要。你所说的潜艇继续深入西部海域活动的情形当然是真实的，但是，驱潜快艇（以前称为捕鲸船）的耐航力和射程都很好。

6．潜艇计划已经非常庞大，影响了其他作战的需要。我想，你最好重新审查一下，除财政部已经同意的二十四艘以外，另外再建十四艘是否必要。

7．应加倍努力，尽快制造登陆艇。联合计划委员会是否认为这些数字就够了呢?

8．我很惊奇，你只要求五十艘反快速鱼雷艇的舰只。除非你的力量只能造这么多，否则，造一百艘更为适当。

9．一般说来，造船的速度和提前完成的日期，在目前应当认为是建造新舰中的最大功效。把造船公司的定货簿写得满满的，船厂里满是人人都知道不能交付的定单，这毫无用处。关于这一计划，我想，

你曾同詹姆斯·利思戈爵士商谈过，并曾听他谈这项计划对我商船建造以及已经减少了的钢产量将有什么影响。在战时，过分占用其他部门需要的物资是非常错误的。

10．我请海军建设局局长设计的装甲鱼雷艇上的撞角结果如何?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0年9月15日

1．一年多以前，都认为不久就可以在内地遍设雷达。但一年以来，我们还是完全依靠对空监视哨。他们的工作成绩卓著；不过，遇到像昨天和今天这样的天气，要想观察准确就有很大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如果在内地哪怕只有五六处雷达站，就会为我们在空中截击敌机带来莫大的好处。这一点在威特海角的希尔内斯岛的上空尤为重要，因为这可能是空袭伦敦的主要路线。我获悉，在这一带海岸地方有些雷达站有两套设备，作为防御轰炸的保险措施。这些设备或许可以重新部署一下，使之参加战争行动。在其他地方，可以设置新的雷达站。我认为这是非常急迫的事。

2．明天，星期一，空军中将朱伯特·德·拉·费尔德将召集所有有关的科学界权威人士讨论并于当日向我报告--

（1）设立上述雷达站的必要性，（2）雷达站的实际效用以及即便使少数雷达站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

他将提出方案，尽早使六个或十二个雷达站开始工作，并再建立备用的雷达站。

3．如果能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我将亲自交给飞机生产大臣。

首相致西科尔斯基将军1940年9月18日

9月14日来电说，波兰政府、波兰武装部队以及波兰人民闻悉英王及王后在最近德机轰炸白金汉宫时幸免于难的消息都引以为慰，我对此深表感谢。正如两陛下所说的，这些卑怯的空袭只有更加加强我们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9月18日

敌人将试用磁雷和其它方法来尽量炸碎我们的门窗玻璃，而冬季又已来临。我们住宅内白天采光的方法势必要回到比较原始的状态。应控制国内所有现存的玻璃，并设法增加供应。应鼓励或强迫每一个人至少把窗户上的玻璃减少到现有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作为备用。窗

户应根据情况用胶合板或其他纤维板挡好，把余下的门窗玻璃保存起来，以便有玻璃破了时，用来替换。在空袭目标集中地区，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请即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通过决议，采取强制行动，在最广泛的范围进行，并请我协助你们扫除一切阻碍。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9月19日

我昨晚曾就这一问题给你一份备忘录，想你正在替我进行研究。

直到目前为止，一共毁坏了多少平方呎玻璃？是否能作出估计？当然，我们每月的玻璃生产如果大于毁损的数量，那就不必担心了。

请将尽可能精确的估计交来。

首相致邮政大臣1940年9月19日

有许多人对于空袭中的邮政工作表示不满。请给我一份报告，谈一下你作了哪些工作。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9月21日

据我了解，从印度开来的旅，都包括一个英国营和三个印度营，这是正常而理想的编制。但是，这封电报好像是说，印度旅只有印度部队。如果属实，则中东总司令所提出的改革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署长1940年9月21日

在中东以及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海军军火消耗的情况如何？希将供应上出现的薄弱环节见告。是否已经克服了4·7弹药的困难？希以短函见复。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9月21日

请看一下今天早晨报上发表的空军部公报。其中有这样的话：

"敌方编队受到我战斗机的拦截，但是多云的天气使空战遇到困难。截至目前所收到的报告表明，敌机四架被击落。我方损失战斗机七架，其中三架的驾驶员安然无恙。"

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新战术获得成功，结果，使我方损失战斗机七架，而他们只损失四架，这是极不聪明的。

目前，我们正在战事得利的时候，当然用不着隐讳我们的损失，但是，也确实没有必要公布某一战斗中的损失。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22日

从各方面作好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来福枪〔从美国〕运来。这些枪支至少应分载四只快船。其中一部分可否用定期客轮运载？请告诉我海军部打算怎么办。希望在购委会〔采购委员会〕方面不要像美国斯特朗将军所说的那样由于重新装箱而造成延误。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的9月22日

我曾请求洛西恩勋爵向你转达了我们还有哪些急迫的要求。我们对那二十五万支来福枪需要迫切，因为我有二十五万受过训练、正式服役的士兵，这些枪支可以交他们使用。如果你能安排必要的拨付手续，我将不胜感激。我们将作好各种的安排，尽速将枪支运来。这样我们就可从国民自卫军手中把二十五万支303吋来福枪拨交正规军，让国民自卫军用八十万支美国来福枪装备起来。即使弹药还没有到，这些来福枪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业已运来的弹药。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1940年9月22日

各方面都要求卡特鲁将军前往叙利亚。因此，我负责用你的名义请他前往。当然，众所周知，他目前的地位完全是从你那里得来的，我将再次对他说明这一点。有时，因为问题急迫，而又难于向远方的人解释，就只好就地决定。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还来得及阻止他前往，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行动。

祝你明晨的计划顺利。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9月23日

我认为生产G．L．装置①是极端重要的，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加紧生产。我了解，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寻找必需的熟练工人，希望尽力满足这一需要。最要紧的是快。

①控制高射炮的雷达装置。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9月23日

你们所说的那件报告的内容不过如此，所谈的情形也同样适用于苏丹。我们把在苏丹所迫切需要的军队和大炮都安放在肯尼亚了。

至于你们所说的肯尼亚作战计划中的辽阔的战略前线，我认为：如果我们往后靠，倚凭蒙巴萨到湖边的那条铁路，我们就可有一条侧面交通线，它比任何能够通向我防区的路线都好得多，可以向敌人开

始组织进攻的地点突然运去我们的优势兵力。虽然没有人能够肯定敌人从哪里发动进攻，但是，我深信，正确的部署可节约肯尼亚的〔军队〕到最大的程度，以增援苏丹。需要照顾肯尼亚的是，拨给约十辆巡逻战车。如果把这些战车放在适当的铁路车辆上，便可以对意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给以致命的打击。但是，把许多大炮和军队放在那里不用，让人看来却是一种最令人痛心的办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要求停止把山炮队从亚丁调往肯尼亚，而考虑把它或另一支炮队调往苏丹。请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所有在肯尼亚的军队的给养、来福枪、机关枪和炮兵的情形。

首相致"丘吉尔"号驱逐舰舰长1940年9月25日

你的舰只将以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姓名命名，这使我感到高兴。兹送上他亲笔写的信件一封，可以悬挂的舰上的军官室中，祝大家幸运。谢谢你的亲切的来信。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9月25日

洛西恩勋爵来电称，拟乘飞机归国一行。我同意。请即批准，并按照你认为最便利的作法进行安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26日

如果这些事实（敌人使用盲目射线导向轰炸）属实，那将是致命的危险，无以复加的危险。希参谋长委员会利用他们所有的办法，并于明晚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

（1）危险的实况，

（2）防御的措施。

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建议采取任何行动，请他们放心，他们能够在人力、物力以及所有其他方面获得最高的优先权。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9月26日

贝文先生正在提倡一种用混合物制成的防空帽，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如果这种帽子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人不受落下的碎片等的伤害，就一定要大规模地生产，最后尽量发放。

请于今日就试验的情况送交一份报告，并会同军需大臣将生产的估计见告。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0年9月26日

我见到你送来的帽子，甚为高兴，在没有钢盔以前，像这样的东西应该尽快地大量生产，以便发放。我见到，今天有些报纸称之为"破布帽"，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希望你能够想出更好的名称来。

我已嘱内政大臣提出一份详细的报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9月26日

考虑到一切都要以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否能成功地供应飞机为转移；考虑到他在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和其他地方所受到的沉重打击，我热诚地希望你们在这些备用物资上立即充分满足他的愿望。

首相致农业大臣1940年9月26日

有人建议，到中秋前后，把生猪减低到目前数字的三分之一，我对此大不谓然。这当然不是内阁的意思。你为什么不要求进口更多的饲料？这样，我们才能研究，如果有什么物资可以减少输入的话，就予以减少，让饲料更多地进口。同时，由于大量屠宰生猪，而对即将流入市场的剩余咸肉的保藏，作了什么安排？如果鼓励私人用家庭中的残汤剩饭养猪，你估计猪的数目能增加多少？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9月28日

近来的空袭说明，某些重要的弹药，特别是德·王尔德厂的弹药，系集中在一个工厂生产，结果，在一次空袭中被炸中，我们的生产就大为减少。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各种特别重要的弹药生产的分布情况。这样就可估计出生产锐减的危险程度，并可考虑怎样做才能把危险更广泛地加以分散。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28日

1．这两份〔关于化学战的物资供应〕文件使我很感忧虑。

我了解，兰德尔〔工厂〕根据战时内阁于1939年10月13日--几乎恰好一年以前--颁发的命令一直就在全力以赴地生产。未能遵照命令行事究竟是什么原因，谁应负责？

2．第二，好像根本就没有采取步骤制造投射弹或容器以便从天空或从大炮中放出各种毒气。现在拟定的计划显然需要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得到结果。请就这一问题立即向我作出报告。必须给予最高的优先权。我认为这种危险很大。

3．第三，必须研究我们对德国平民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范围要尽量扩大。我们绝不首先干，但是我们必须能够予以回敬。在这个问题上，速度是最重要的。

4．第四，应立即采取措施，使兰德尔工厂能全力生产，而且要特别注意把现有的存货加以分散。

5．目前的存货究竟有多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9月29日

这些〔关于战争第一年中的高射炮火〕数字是令人兴奋的。你应当请派尔将军无论如何要把9月份的数字送来。

我希望尽快见到一份统计表，说明9月份每二十四小时发射的弹药数。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军需大臣及贸易大臣1940年9月30日

我深信，我们应当增加我们从美国购买的钢材，以便节省运输矿石的吨位。我很想再购入几百万吨各种不同成色的钢材。这样，我们就可以恢复修造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的计划，并且应付其他各种对钢材的迫切需要。必要时我将致电总统。10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10月4日

这说明，这位大使对于美国参战的后果已产生了极端严重的错误观念。一定要立即告诉他，美国参战，不论是对德国、意大利或者日本作战，都是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的；从弹药方面来看，再没有比大英帝国和美国成为共同交战国更重要的了；如果日本进攻美国而又不对我宣战，我们就应当立即站在美国一边，对日本宣战。

肯尼迪①硬说，美国保持中立比美国同我们并肩作战对我们更为有利，我很吃惊，这种迷惑人的废话怎么流传得这么广泛。应该对我驻在有关各国的大使发出明确的指示。

①美国驻英大使。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10月9日

……任何人都知道中东需要飞机。能否从这里拨出，这很难说。须知，我们同德国的空军相比、不论是战斗机或轰炸机，我们的数量

都大大地处于劣势，同时，我们的飞机生产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应请空军参谋长和空军大臣提出明确的建议。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1940年10月10日

接读来电，不胜欣幸，谨祝你和决心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法国人取得成功。我们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克服一切障碍，共享我们事业的胜利果实。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0月12日

德军海岸远射程大炮在使用雷达方面的进展是令人担扰的。长久以来，我们就从事于这种装置的研究，并于数星期前提请人们注意。那时有人告诉我，在人力、物力的使用上没有居先的优先权，因为还有其他更紧急的需要。也许现在可以提高它的优先权了。显然，从防御海上的轰炸来看，它可使黑夜变为白昼。

请考虑，是否可以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而同时又不影响其他的无线电装置的制造计划。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0月13日

在西非海岸驻扎许多英国部队极为不利。鉴于局势业已改变，请考虑用返航的运输船队的空船从肯尼亚运回一个西非旅。这当不致于增加船队的负担。

首相致詹姆斯·格里格爵士1940年10月13日

本土防卫妇女辅助服务队正在热烈地讨论：队员结婚后，如果愿意的话，是否可以退伍。几乎每个人都对此表示赞成。

加以禁止，恐于事无补，如果她们擅自离去，那也没有办法处分她们。因此，只有自尊心最强的人才会受到妨碍。对于这个问题，请送来一份单页的报告，说明赞成和反对的意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0月14日

请拟具一份两页纸的报告，说明德国发展它所蹂躏的国家中的军火工业、尤其是飞机工业的可能性有多大，说明这些邪恶的作用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显示出来。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10月15日

如果你愿意把我刚刚阅过的10月13日海军参谋部的报告①送各大臣传阅，我并不反对。当然，这是一份最悲观胆小的报告，从海军部

收到这样一份报告，是令人十分沮丧的。

在该报告的第三节中有不少夸张性的说法，主张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海上保持全面的控制"，然而在许多个海上，我们所需要的却只是有效的通航能力。第五节说，"计算德国的实力，从现在（10月15日）起要加上"提尔皮茨"号和"俾斯麦"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认为，就连"俾斯麦"号也像"英王乔治五世"号一样尚待完工，而"英王乔治五世"号是可与"俾斯麦"号同时完工或较早完工的。据我收到的每一份报告来看，"提尔皮茨"号要在"俾斯麦"号三十月以后才能完工，到那时，我们的"威尔斯亲王"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也竣工了。如果向内阁提出这样的报告，我便不得不加以诘难。

①关于我们对维希政府政策的海军方面的情况。

2．整个的论点是要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必须屈从维希的愿望，因为他们有能力用轰炸的办法把我们赶出直布罗陀。我同海军参谋部完全一样不愿意在直布罗陀受到干扰，但是，我并不认为实行封锁就会使法国人轰炸直布罗陀，就更不用说因此就对我们宣战了。当法国全国越来越站在我们一边的时候，我不相信维希政府有能力对我们作战。我曾在一份供大家传阅的关于总政策的备忘录中谈到了这一点，兹将有关的摘要随函寄上。

3．这份报告中有一点可取之处，即建议我们告诉维希，如果他们轰炸直布罗陀，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报复，比方说，我们不是轰炸卡萨布兰卡，而是轰炸维希，我对此要补充一点：我们还要轰炸维希政府占领的其他地方。这是正确的意见；同时，也应当牢记在心，对维希卑屈，不一定就能阻止他们接受他们德国主子的命令对我宣战，而对他们采取坚定的态度，也不一定就会吓得他们不走向我们这一边来。

这些问题并不急迫，因为我们拦截"普利莫格"号①没有成功。

①一艘法国商船。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0月18日

我们飞机有什么盲目着陆设备？多少飞机有这样的装置。

应能指引它们安全降落，如同大战前民航机在雾中降落的情形一样。请将详情见告。昨晚的事故非常严重。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0月19日

上星期，你告诉我，你想把一个装甲师交给霍巴特少将①，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很看重这位军官，丝毫不为某些方面对他的偏见所动。凡是有坚强性格和独立见解的人，往往引起人们的这种偏见。在这件事中，霍巴特将军的独立见解也不幸地证明了这种情形。总参谋部在战前连坦克本身的适当型式也没有设计出来，因而使我们坐失这种发明的所有成果。这些成果却被敌人所利用，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们应当知道，他是一位穷究事理根源并具有远见的军官。

①霍巴特将军当时是国民自卫军中的一位班长，曾经恰当地被任命为指挥一个装甲师的军官，他担任这项职务时成绩卓著，一直到战争结束。在1945年我们首次越过莱茵河的那一天，我曾同他很愉快地谈过一次话。那时，他的工作受到蒙哥马利将军的极大赞赏。

我在上星期给你的备忘录中说过，希望你在当日，即星期二，向我提出任命他的建议，最迟也不要超过这一星期。希即注意，尽早办理任命事宜。

自从我发出上星期的那份备忘录以后，我曾仔细地阅读了你的来信以及赞成和反对霍巴特将军的意见摘要。我们目前正在从事战争，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我们不能把陆军军官的任命限制于在个人的事业中没有引起过反对意见的人。霍巴特将军的种种优点和缺点，几乎可以说恰好是英国历史中许多伟大司令官所共同具有的。马尔巴罗可以算得是一位模范军人，士兵都很爱戴他。克伦威尔、沃尔夫、克莱夫、戈登以及在不同范围活动的劳伦斯，都有非常近似来信列为缺点的各种特性。他们也有其他的优良品质，因此，我相信霍巴特将军也有。目前是我们考验有魄力和远见的人的时候，而不可完全局限于按照平常的标准认为是完全稳妥的人。

因此，希望你不要对你在一星期以前对我提出的建议有所顾虑，因为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上的直觉是健康的和正确的。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0月19日

难道没有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一艰巨的军事行政职务（国民自卫军总监）么？召回退休的军官担任这样的职务，在军界内和军界外都引起了许多批评。为什么不找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给他一个临时的官阶呢？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0月19日

根据对轻武器弹药产量的估计，以及10月份工厂开工以后我们的处境之可大大改善，并预计在1941年3月31日以前生产可以扩大；又考虑到，除非敌人入侵，在中东以外不会有什么战事，而中东的战事规模也比较小；因此，我认为现在应对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多发一些弹药，以供演习之用。据我了解，他每周只有二百万发作演习之用的子弹，因而训练大大地受到了阻碍。虽然把陆军部很少的库存完全拿出来似乎是一种冒险，但是我认为应当考虑从11月1日起，发给演习用的数额是否可以增加一倍--每星期四百万发。我希望你同参谋长委员会立即会商。①

①决定按增加的数额供给。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0月20日

1．海、陆、空三军的几位总司令最后一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是否认为这种会议很有益处？有谁参加？

我想在下星期前后亲自主持一次这样的会议。

2．请拟订一份计划，说明怎样使这些高级将领更充分地了解我们的战争政策。

附录（1-3）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20日

按目前的政策，我轰炸机队的力量，从现在起，到明年4或5月，不但不扩大，反而减少，这使我深为忧虑。显然，应尽量设法增加这一期间的投弹能力。目前为轰炸所作的安排，在月光期间可能是最妥善的，唯一的困难是我们的轰炸机少而可炸的军事目标又多。我们的轰炸机队有限，除了准确地轰炸深入德国内地的军事目标以外，决不可用于其他目的。但是，能否组织一支第二线的轰炸机队，让它们特别是在月光暗淡的时候从安全的高空向最近的德国大片建筑物集中的地区（那里的军事目标很多）投掷炸弹？当然，这显然是指鲁尔。目的是要找出易于辨识的目标，航程要短，又要安全。

这样的第二线轰炸机队或辅助轰炸机队，在冬季这几个月内如何编组？航校的航空人员是否可以偶尔出动？除敌人入侵以外，陆军眼

下不会有什么战斗，因此"莱桑德"式飞机或侦察机的驾驶员中难道没有人能作这种简单的轰炸吗?

我要求你们，竭尽全力，用我所建议的第二线轰炸机队，在允许不必特别准确地投弹的情况下，向德国投掷大量的炸弹。

请你向我提出最妥善的建议，然后，我们可以研究这是否可行。

我们的轰炸机装有盲目着陆设备的很少，原因何在？飞机生产大臣告诉我，现已制成许多罗兰兹射束装置。在上星期有一天发生的那种严重损失决不可重演。不仅轰炸机需要盲目着陆设备（这在民航机上已经用了许多年了），而且，战斗机如果在夜间出动的话，由于这类设备逐渐增加，因此，战斗机也应装上能够安全着陆的装置。请将你们的意见见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10月20日

目前正在草拟不仅由个别适于截击的飞机、也由装有八挺机枪的战斗机中队进行夜间战斗的计划，请考虑：在我战斗机进行战斗而我高射炮须停止射击的空域内，我高射炮是否可以放空炮。这样会（甲）地面上的闪光把敌人弄得慌慌张张，使他不大容易觉察我战斗机即将对他进行袭击，于是，这就有了真正军事上的理由；（乙）这会发出轰鸣声，用以掩盖我战斗机对敌机的逼近，同时，也可打破使居民感到沮丧的沉寂。仅为第二个目的放空炮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有军事上的原因，就不会有人反对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0月20日

我对于波兰军队的装备不良不胜关切，已经证明，他们在军事上具有颇高的能力。我打算本星期三检阅他们。

请于星期一向我提出装备这支军队的最妥善的方法。我最关心的是，不要使他们感到泄气。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10月20日

不能从"守卫政府机关的国民自卫军"索取钢盔。星期四晚，有四名在唐宁街附近被炸死。白厅区被炸之惨，正如全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不论任何人，既把钢盔发给他了，又再向他要回来，这是很困难的。我听说陆军打算要三百万顶钢盔，这使我不胜诧异。我还不知道

我们的陆军竟有三百万人咧。请送交一份正规军手中拥有的钢盔数字详细统计表，并且列明不同的部门，即：野战军或训练单位或牵制营等，各有多少，以及库存……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及詹姆斯·格里格爵士1940年10月21日

欧文将军①关于他怎样到弗里敦去、又怎样回来的这份长长的报告，着重地指出了他进行的战役的种种困难。他事先就预见到了所有的困难以及准备中的各种缺点。他一定彻底了解，他之所以被硬拖去进行一次严重的危险的战事，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他洞悉这一军事行动有它的缺点和危险，洞悉这些缺点和危险又因为海军未能阻止法国的巡洋舰和援军到达达喀尔而大为增加，然而，他却不顾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深思熟虑的意见--目前情况已大有变化，不能再按原计划进行--仍然要坚持这一军事行动，这就更加使人惊奇了。但是，对于在应付敌人上的任何疏失，对于任何真心打仗的表现，都应以宽大的态度来对待。当这位军官受命统率这支远征军以前，曾经很能干地指挥过一师人，现在既然归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复职。但是，他如果认为：（甲）在战争中，没有进行长期的准备，就不应当发动任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曾眼见二十五个法国人就攻占了喀麦隆人驻守的杜阿拉，或者（乙）在任何情况下，船只同炮台交战都不会获得胜利，那他就错了。后一个看法，在大雾突然反常地降临达喀尔的情况下也许是对的；但是，舰只如果在炮台的射程达不到的距离轰击炮台，或者炮台炮手对于进攻的部队非常恐惧，毫无效率，或者对进攻的部队态度友好的话，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①见第二卷第二十四章。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1940年10月21日

我在研究你那封关于非洲及其在目前战争中的战略和政治危机的信上所用的时间，也许多了一些。我反对设立特别委员会。正如澳大利亚人的兔子过多弄得没法办一样，我们也因为委员会过多而甚为苦恼。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假定我们将同维希法国或西班牙作战，或者南非的局势行将恶化。我确信，以你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知识，你一定能够选任一些你所需要的殖民部官员，并且自己准备你认为应当送交国防委员会或战时内阁的一切报告。如果你认为需要设立一个委员

会，我建议由内阁中东委员会来办你所提出的事项，作为他们现在工作范围的一个补充。

又及：我准备将一个西非旅由肯尼亚调回西海岸。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新闻大臣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1940年10月24日

沃尔特·西特林爵士即将前往美国，代表英国职工大会同美国的工会洽谈。他是一位品格出众而又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位枢密院顾问。我们应当给他以外交官的身分，以便利他的工作。纯属工会事务的一切费用都由英国职工大会担负，但是，我认为，在所有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工作方面，一切费用应由新闻部支付。希新闻大臣研究这一问题，看怎么办。无论如何，对于沃尔特爵士应当极为敬重，因为，我深信，我们可以完全信赖他的忠诚和谨慎。11月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1日

我们能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共有五百二十名，而大致能够使用的飞机则只有五百另七架，飞机储存库中有大批待用的飞机，我们却不去提取，这是怎么回事?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11月1日

请送来一份不超过两页的报告，对于7月1日，以来被俘的德国飞行员加以分析，如人数、年龄、训练情况等，轰炸机与战斗机的俘虏要分别开列。关于他们，如有其他情报也很欢迎。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1月6日

虽然我怀疑那艘袖珍战舰是不是开往洛里昂了，但是空军应当设法尽早在那里拦击，并且现在就应当通知空军。如果该舰驶往洛里昂，则入港时，有被你俘获的可能，停在港中将受到轰炸，出港时又有被俘的可能。出入洛里昂港只有一条航道。它如果是在基尔，情形就不同了，它可以经由赫尔戈兰湾或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或者偷偷地驶过挪威走廊前往特隆赫姆。我宁愿它驶往洛里昂而不愿它逃往南方，或者出没于大西洋航线，或者回到冰岛的这边或那边。

如果它继续危害贸易，你便应设法同它交战。

经过进一步的考虑后，我同意我们的两艘重型船只最好停留在北方。

这些意见仅供你参考。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1月6日

你曾对我着重说明，任命一位第一流的人物去统率国民自卫军是多么重要，如果选任前驻法派遣军参谋长担任这一职务，国民自卫军将感到多么高兴，于是就任命了波纳尔将军。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我很惊奇地发现，他准备前往美国接任帕克南－沃尔什将军的职务。我费了不少气力才制止了这一变动。但是，不久以后，波纳尔又被派往爱尔兰去了。我想，他对于国民自卫军队会有所贡献，因为他已熟悉他的职务，官兵也开始信赖他，而正在这个时候他却被调去作别的事，由伊斯特伍德将军担任他的职务。我想，这仅仅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但是，我仍然依照我应尽的本分设法认识伊斯特伍德将军，我想，国民自卫军的重要军官们也是这样做的。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因为他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我想，他在这一个月中努力从事他的工作，设法了解他新担任的重大任务，而且谈起他的工作来也很有见地。现在你又向我建议把他调走，另外任命第三个新人，这一切都是四个月以内的事。

所有这些迅速的变动都是与军队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容易受到人们最严厉的批评。我不准备同意解除伊斯特伍德将军指挥国民自卫军的职务。从我来讲，如果你想成立国民自卫军总监处，应即由他掌握。如一切顺利，陆军大臣在两天以内便可归来，我将把本备忘录的副本送给他。仍希随时与我磋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6日

昨晚，我飞机至少有七架在降落时摔坏或失踪。正如你所知道的，轰炸机队的力量发展缓慢是使我非常焦急的一件事。如果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进行轰炸，必然使飞行员冒不必要的危险、受不必要的损失。轰炸出动的架次不防酌减，以便我们一面积聚力量，而同时又可对许多目标继续进行轰炸。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11月8日

许多政府部门自然都成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统计机构，但是好像又另外有一个单独归内阁生产委员会的统计处，当然，军需部的统计机构包括的范围也很广。我有我自己的统计机构，由林德曼教授负责。

必须设法统一，只使用完全相同的数字。人们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争辩，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我希望，所有的统计数字都集中于我首相及国防大臣的统计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发表最后的权威统计数字。各部门的统计机构当然可依照目前的情形照常进行，但是应同中央统计局取得一致。

请你研究这一问题，告诉我，怎样才能最迅速和最有效地达到我的愿望。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11月8日

请告诉我，在解决排队问题和使车辆畅通方面有什么进展。由于提前实施灯火管制，许多人一定感到非常不便。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1月9日

请就去年在潜艇探测器和听潜器方面的技术改进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0年11月9日

据初步调查，近数月来，各港口船只进出港的时间似乎反而较前有所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货运集中在西部少数几个港口所致。造成迟误的原因，究竟是港口设备不全，还是清理码头上的货物有困难？如果铁路的确无法解决这些特殊的运输问题，你是否能作出计划，充分利用我们公路运输的巨大潜力？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10日

大致说来，在中东总共有一千架飞机和一万七千名空军人员，编成三十点五个空军中队；初步装备，共有三百九十五架作战型的飞机，估计其中有三百架可随时起飞作战。可惜，在六十五架"旋风"式飞机中，可调用的中队（除马耳他岛外）却只有两个。除"伯伦翰Ⅳ"式飞机以外，它们是仅有的新式飞机。所有这支庞大部队的其余部分，都用的是陈旧的或性能低的飞机。因此，应尽所能加快用新式飞机调换那些陈旧的飞机，而且，当然还可利用现有熟练的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来使用新飞机。既然如此，对中东空军的"补充"，在原则上，

除非这一地区有更复杂的新型飞机，就不需要增加人员。不过，作为目前派去的一部分增援部队--即四个"威灵顿"式飞机中队和四个"旋风"式飞机中队--我们多派去了三千多人员。

由于人员众多与能够使用的飞机的架数很不相称，又由于此间和国内获得作战物资经常很费力，使皇家空军的人力和物力均有所浪费。不包括在初步装备的三十个空军中队以内的六百架飞机，究竟作何用途？当然，有一部分可以解释为是作教练、联络和运输之用。但是，在七百三十二架作战用的飞机中，只有三百九十五架用于战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希望能作出最切实的努力，使这支极为庞大的部队的人员、物资和经费能充分发挥作用；首先，重新补充；其次，利用未编入空军中队的大批飞机，组成更多的空军中队；第三，发展各地区的作战训练单位或其他的训练设施。

首相致卫生大臣1940年11月10日

我见到你所报告的无家可归的人数，本周减少了一千五百人，总数已降至一万人。请告诉我，有多少是新来的，有多少已经离去。对于一万人这样一个小数目，如果下周人数增加不多的话，你当可设法解决。

无家可归的人留在收容所的平均时间是多少？

首相致空军大臣①

1940年11月10日

①空军部已开始拟订方案，在契克斯设置双管自动式高射炮，以加强防卫。

怎么说这种炸弹在装载和搬运上有危险呢？在运送时，当然不装上雷管，因此是不会爆炸的。

在契克斯有一个防空洞，可有效地从侧面防止炸伤，但是仍需考虑房舍的安全。是否可派人来检查一下防空设备。

汽车道上正在铺草皮。

把双管自动式高射炮从战斗岗位上移来，我于心不安。试几个目前尚在实验阶段的火箭如何？

在有月光的期间，我想稍稍改变一下我的行止。你和你的僚属关心我的安全，甚感。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11月10日

我希望你亲自处理这件事。在制造这些粘爆弹的过程中，我们曾遇到了莫大的困难，所有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不亲临参观试验的话，有关方面便不会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去对待这种炸弹的制造。现在正是让希腊人来试验这种炸弹的时候，这似乎对他们很有用处。"

首相致中东空军总司令1940年11月12日

我每日都在设法尽快将"旋风"式飞机等送往你的司令部。这在今后三个星期中尤为重要。请每日报告你实际收到的飞机以及可以投入战斗的飞机数。

我获悉，你在中东（不包括肯尼亚在内），约有飞机一千架、驾驶员一千名、空军人员一万六千名，这使我不胜惊愕。

我急欲尽快地以新式飞机来重新装备你的部队；但是，飞机如果到达，你能利用全部设施，真正作好利用大批现代化飞机的战斗准备吗？请通过空军部提出报告，你采取什么步骤从你所掌握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中获得更大的战斗力。

我担心，为应付希腊形势的种种迫切需要，以及希腊战局对中东的重要性，将打乱你在这非常紧急关头中的安排。祝你一切顺利。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及伊斯梅将军

1940年11月12日

首相曾注意到，私人秘书和其他人员在正式公文中以教名互相称呼的习惯日见普遍，应即加以制止。在各部之间来往的函件中，教名的使用应仅限于简短的便条或纯系私人性质的信件。

这在按姓氏找人时，有很大的困难。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11月12日

在冬季，你如何处理家庭防空掩体的舒适问题--安装地板、排水，以及其他？曾怎样设法把掩体设于室内？我认为，在掩体内设置留声机和收音机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做得怎样了？这岂不是伦敦市长经费的一项很好的用途吗？我认为，在停电许多星期后，使居民重

享经过改善的照明，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11月12日

在今后数月中，我们势须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控制叙利亚。最好是发动一个魏刚或戴高乐运动，但这办法却不可指望，而且，在我们解决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以前，我们抽不出部队去从事于北部的冒险行动。但是，决不能让意大利或卑鄙的维希分子在叙利亚占居上风或在那里呆下去。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11月15日我想，在未得到空军部，尤其是参谋长委员会的批准以前，这不能讲。我个人觉得，不应宣布这些确实的数字①。这使敌人知道得太多了。正如一个博物学家一样，他得到鱼龙的一根尾骶骨，就可以把整个鱼龙重新塑造出来。这件事，我越想越反对。

①比弗布鲁克勋爵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讲的有关飞机实力的数字。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15日

这等于一夜之间损失轰炸机十一架。数日前，我曾在备忘录中说，不应在这种异常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硬要强行出动。鉴于你们补充新飞机异常缓慢，这样的损失，我们是损失不起的。如果长此以往，你将削弱轰炸机队的力量，以致难以保持为应付严重事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实力。我们也没有获得什么战果，足以说明这些损失是值得的或者是得到了抵偿的。我认为，在轰炸机总数一百三十九架中损失十一架--即约百分之八--是目前我们轰炸机发展阶段中的一次极惨痛的事件。

请将11月上半月的飞机损失数字见告。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1月17日

1．我每天都极其关心地注意这些数字。我的图表上表明，现在我们不但不能保持在水平线上，这个星期还有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在轰炸机队方面。像考文垂那样被敌机轰炸后，我们不能狠狠地加以还击，这实在是令人难过，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还是应让轰炸机队再稍事休整。可以这样办：（1）不必对每一个需要袭击的目标都派那

么多的轰炸机去；（2）遇敌密集的高射炮火时，不要飞得过低，投弹的准确性差一点也可以；（3）选择有组织的空防力量较弱的地方，保证完成我们的轰炸任务。德国一定有些城镇没有料到我方的轰炸，因而疏于准备防空设施，可是却有些次要的军事目标。这期间，应对这些城镇中的一部分进行轰炸。

2．如果我们的轰炸机超过五百架，并能继续增加，我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但是，鉴于战争的胜败难以逆料，我们在进行经常性的轰炸和保持我们自己的高标准时，必须十分慎重，而不要忽视我们的人力和物力。这些意见当然不适用于意大利，我们对意大利应甘冒最大的风险。受创的"利特里奥"号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1月18日

据确息，有六十四艘驱逐舰可于11月15日在西北航道使用。因此，到11月16日止，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总数为六十艘。但是，目前令人为难的是：在一百五十一艘驱逐舰中，只有八十四艘可供使用，而西北航道上的六十艘，却只有三十三艘可供使用。当我们在一个月前举行会议时，发觉西北航道舰队司令只有二十四艘驱逐舰可供使用，而过去这个月中所得到的全部成就，只是在原有力量上增加了九艘。

不过，在这期间，你曾陆续把美国驱逐舰编入现役，而且我也曾得到保证，我们自己的船厂将陆续不断地有舰只下水。我不明白，何以各方面都一致作出这种严重错误的决定，何以这么大的一部分驱逐舰以种种理由搁置不用。是修理工作跟不上吗？美国驱逐舰的情况如何？我们在修理和新建工作方面失败了吗？

我想于星期四上午10时在海军部作战室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1月18日

据悉，11月6日至7日晚，德国第一百作战小组的一架飞机飞临布里德港附近的海面。该中队以配备特殊仪器著称，德国人想利用这种仪器发射的奥妙的射束导航，以便进行精确的夜间轰炸。可能从海上捞获被我击落的这架飞机或其装置的大好时机业已失去，因为陆军方面声称，这架飞机进入了他们的辖区，他们不想去捞获，也不容许海军当局这样作。

请作出计划，保证在今后，能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尽可能获得侵入我国或接近我国海岸的德国飞机的全部情报和装备，不可因部门之间的分歧而坐失难逢的良机。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1940年11月18日

来电正由有关部门处理。我们不断受到少数议员和某些报社撰稿人的苛刻批评。这种情况令人恼怒，在任何一个处在我们当前这样困难环境的国家，是不会容许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件好事，可使任何一个政府保持警惕，及时觉察自己的缺点，加以补救。请勿以为我们一切都完善无缺，但是，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力量，为战争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士气是高昂的。祝一切顺利。

首相致加拿大总理1940年11月20日

1．我对你的来电和你为了进一步发展联合空军训练计划而慷慨提供设施不胜感激。我深信，我们将努力实施这一计划。

2．目前正在根据最近的发展检查空军训练的必要设备，在这一方面，战时内阁得知，在这种业经证明为必要的进一步措施上，他们可依靠加拿大政府全心全力的协助，战时内阁认为，此事的意义极为重大，加拿大政府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已经作出非常卓越的贡献。

3．一俟检查结束，我就把我们进一步共同努力的最正确的方向告诉你，供你考虑。

4．正如来电所述，发展联合训练计划的一切办法，都应由一切有关政府之间拟定讨论题目，并取得协议。你是否同意我将你的电报和我的答复转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总理，或者，由你自己送去好?

5．如你同意，我们将竭诚邀请空军少将布雷德纳到我国作短期访问。这样的访问，对于商讨许多有关训练方面的问题极为重要，并且可使布雷德纳空军少将了解我们将来发展空军的计划详细的最新情况。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0年11月22日

我想，最好让德·瓦勒拉自作自受，暂时不去管他。再没有比《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话更善意或者更公平的了。目前为德·瓦勒拉的声

辩，是要我们不仅被他们扼住咽喉，而且还应该毫无怨言地忍受自己的命运。

应该让约翰·马菲爵士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掀起的怒潮，特别是商船水手的愤怒，也不应该鼓励他以为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抚慰德·瓦勒拉，求得一切都太平无事，即便我们遭到毁灭，也在所不顾。除此以外，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对德·瓦勒拉越少打交道越好，我们当然没有对他提出任何保证的必要。

当议会的质询送到后，请送我一阅。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0年11月22日

这个行动一经宣布，即须进行，但是毛里求斯的情况，不应使当地人民在战争时期一直遭受禁闭。内阁要求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请向我提出你的建议。

〔注：这里谈的是把非法迁居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用船送往毛里求斯的建议。〕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1月22日

（请伊斯梅将军一阅）

据我看，斯塔克海军上将的意见是对的，"D"①计划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同时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一有机会，我们即应用一切办法来使斯塔克海军上将的策略更坚强有力，而不应再发表与这个计划相矛盾的议论。

①"D"计划：撇开一切其他方面的需要，而对欧洲战场提供所有可能的海、陆军援助。这样，就必须不顾种种后果，在太平洋采取一个严格的防御计划，并放弃在远东大量增兵的企图。另一方面，由于把力量完全集中于欧洲地区，击败德国就更有把握，如果以后为了美国的利益而需要对付日本，也可采取必要的步骤。

2．如果日本站在一方对我作战，而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则可用充足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以远距离控制来遏制日本。

只要有一支占优势的主力舰队驻在新加坡或檀香山，日本海军便似乎不敢贸然远离其本国基地。在太平洋上有敌对的、优势的美国舰队，日本就决不敢试图围攻新加坡。美国舰队除了在太平洋部署必要的力量外，余下的部分再加上我们的海军，便足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持除了日本近海以外的全部海洋的制海权。在远东严格采取守势，并甘

愿承担其后果，也是我们的策略。一旦德国被击败，日本就会成为我们联合舰队的囊中物了。

3．美国海军的看法使我感到鼓舞。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11月23日

在这些〔对犯有偷掠行为的辅助消防队人员的〕判决中，似乎轻重太悬殊，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正在设法对这种极恶劣的罪行的判刑定下标准。为了当时饮用而偷盗威士忌酒，处五年徒刑；而偷窃贵重物品，却只处三个月或六个月徒刑，这两者相比，似乎太不成比例了。惩戒性的处罚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必须让人们知道，私吞就是偷窃。不过，我仍然希望知道，你们是否正在对这类案件进行检查和划一判刑标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1月24日

我今天已把分别自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打给外交部的两份电报送给你，两封电报的估计都一样，认为目前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最多三万人，也就是一个整师。你的情报处说，在罗马尼亚境内有德军五个师，而且在三四天之内就可以集结在保-希国境线上。从上述来电看，你的情报处应仔细重新核实一下他们提供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种估计过于悲观，对敌人行动的速度及其准备程度的估计，也许都超过事实。你可否再把整个问题重新加以仔细地研究？我个人认为，要在希腊国境造成任何严重情况，需要两个星期，也许需要一个月。重要的是：不管实际的情况如何，要把它弄清楚。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1940年11月24日

这份文件说明，我们在制造巡逻坦克方面已经完全失败，而且，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在明年内也无法补足目前不足的数目。因此，在这种前途黯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尽可能以最妥善可行的办法来装备我们的装甲师。在坦克生产的现阶段，数量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任何可用的坦克，总比没有好。可先把装甲师编好，进行训练，随后再提高坦克的质量和性能。不应该因为速度小而轻视"I型"坦克；在缺乏巡逻坦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这种坦克当作我们的主要武器。

·由·于·我·们·没·有·别·的·武·器，·我·们·必·须·暂·时·使·我·们·的·战·术·适·应·于·这·种·武·器。同时，必须把巡逻坦克和A22〔一种新型坦克〕的生产努力提高到最大的限度。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1月24日

应立即向美国提出三万五千辆车辆的全部订单，勿再拖延。同时，应继续向陆军部了解他们所需要的数量。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0年11月27日

我觉得，希腊的纠纷似乎很严重。如果德国推迟其假道保加利亚对希腊的进攻，或者竟不进攻，那将对我们有莫大的利益。我不愿意让希腊的人民感觉到，我们为了只能算是进行一次军事检阅，就强迫他们采取行动，从而被德国人利用为向希腊进军的借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只是把这个会议向后推迟，直到东欧这一非常混乱的局面能够看得稍微清楚一些再说。

我想，应该通知各自治领，我们正在等待希腊局势的进一步澄清，告诉他们，这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不需要向盟国政府说明任何理由，只对他们保证这种拖延不会长久就行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1月28日

将逾期五日的报告给我，毫无用处。海军大臣每天都精确地掌握着小型舰队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要通过战时内阁或国防部。请告诉海军部，每星期将他们各小型舰队的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在西部航道上的巡逻，最多只有三十艘具有战斗力的舰只，这使我非常担心。明天，请把前数星期内小型舰队的航行图交我审阅。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0年11月28日

请将目前的失业数字见告，尽量详细分类，并比较一下：

（1）战争爆发时的数字，

（2）新政府成立时的数字。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1月30日

我不理解：有了五十艘美国驱逐舰编入现役，何以不能在11月23日以前将可供作战用的总舰数增至七十七艘以上，而在10月16日，它们就已经是一百零六艘了。究竟在10月16日至10月26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作战用的驱逐舰减少了二十八艘，为什么在11月16日至11月23日之间（正是在另外十几艘美国驱逐舰编入现役的时候）又从八十四艘减少到七十七艘?

首相致本土防御部队总司令1940年11月30日

我已经准许教堂可以在圣诞节那天鸣钟，因为入侵紧迫的危险已经大大减退。但是，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在那一天用什么别的办法发布警报；其次，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教堂召唤人们作礼拜的钟声，在没有任何敌人入侵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引起惊扰。当然，警惕性是绝对不可放松的。12月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0年12月1日

（请伊斯梅将军一阅，并转参谋长委员会）

所有这些关于大西洋作战计划和大西洋岛屿的谈论都是很危险的，而且也违反了以前把这方面的作战计划称作"开花弹"的决定。我认为，不需要打这么多冗长而不着边际的电报，如果凡事都要这样在各部和全世界宣扬，那就无法搞军事行动了。

请向我保证作到：今后在发电报之前，未经我审查电文就不得用电报谈论这种事情。

也请确切地告诉我，以前曾给哪些官员和机构分发过这种电报。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940年12月3日

（亲阅最密电）

1．你270号电悉。今晨，我们曾与联合作战指挥部指挥罗杰·凯斯爵士通盘考虑此事，他将全部掌握投入的一切兵力，执行这一计划，最后的计划正在由他草拟。他的任命将不属于海军方面，而仅限于指挥这些联合作战行动。如有必要，他可以放弃他的海军军阶。考虑到该岛的大小、起伏不平的地形、房屋栉比以及碉堡零散，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同守军混杂在一起，敌空军的反攻就不会多么严重。直到战斗全部结束以前，敌机还不会发现是哪一方据守着哪个地方；即便到那时候，还可能有意大利的旗帜在不明显的地方飘扬着。

2．要夺取"车间"①，无疑是危险的，但是，当初如不冒险，便永远不能解决泽布勒赫②，这件事此次可资借鉴。突击部队都受过高度的训练，都是为了执行这种任务而精心挑选的志愿兵。这次行动当然可能由于气候原因和运输船队的既定日期而妨碍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兵力可前往马耳他岛或苏达湾，另作他用。如果条件有利，则应不惜一切代价进行。

①攻占潘特莱里亚。

②泽布勒赫为比利时一港口，位于布鲁日北，两地有运河沟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攻占该地。先将潜水艇由铁路运往布鲁日，然后，再驶过布鲁日运河到泽布勒赫出海袭击协约国及中立国的舰只。英国为了阻止德国潜水艇利用布鲁日运河，秘密准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发动了对泽布勒赫的攻击。一支突击队在德国守军前强行登陆，又有满载水泥的三艘旧巡洋舰乘机进入港口，其中两艘自行凿沉于运河河口处，所载水泥遂暂时堵塞住了布鲁日运河。--译者

3．你为高射炮等将调出东地中海和承担新的任务而不安，这些不安可以因缴获敌人的大批高射炮而消除。即使我们留下的驻军不多，看来敌人也没有重新攻占的企图。突击部队把该岛移交给正规军以后，就可撤离，去执行其他任务。

4．在把"车间"作战计划同你所提及的另一计划--今后称作"上下颚"①（·重·复·一·下"上下颚"）计划--加以比较时，下述请加斟酌。

①进攻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作战计划。

"上下颚"计划需要一万或一万二千人，而且，如果要攻占其中的那两座大岛，事情就更大了。至于攻占你所提及的那些小岛屿，只能惊动整个地区，除非继续干下去，则很难有任何重大的收获。第二、夺取"上下颚"地区，会引起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激烈对抗，这是我们现在最不希望的事。第三、我们的报告表明，"上下颚"地区正逐渐陷于饥饿，也许，晚一些时候动手，我们用较少的代价就能拿到。除此以外，试行"车间"计划，并不意味着在以后要取消"上下颚"计划，除非舰只和登陆艇全部损失殆尽--这也是可能的--否则，决不取消。另外，对敌人在北非沿岸一带的陆上交通线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可提供一些机会。

5．从战略上说，"车间"计划可使我们的空军更能控制敌人同利比亚军队来往最频繁的路线，同时也可对我经过所谓的"海峡"①的护航队和运输舰只提供更好的空中保护。此间联合参谋部认为，清除我们东西方交通之间的这重障碍，是有莫大价值的。除此以外，我们需要表明，我们能够进行猛烈的两栖攻势作战。因此，我要求你，如果到零点，条件适宜的话，就尽你最大的努力，争取胜利。

①海峡指达达尼尔海峡。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0年12月3日

国王今天问我，是否缺少飞机上使用的仪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2月4日

两架探照灯（在苏达湾）似乎很不够。应当怎样设法增加呢?

2．鉴于"格拉斯哥"号系在停泊时遭到一架水上飞机的鱼雷袭击的，是否在距停泊的舰只不远处张设水道铁丝网加以保护？我想，这是意大利人在塔兰托所采取的方法，但在进攻时就把它们拿掉。请就这一问题给我一份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0年12月9日

军队编制

1．我了解，你打算在最近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兵员。

报上说，大约是一百万人左右。这不得不使我对你所掌握的兵员的分配进行检查。根据你的文件，分配给远征军和中东方面的兵力共有二十七个英国师。每师有三万五千人，包括军、集团军、保卫交通线的部队等等，还有七万名驻在中东的保安部队。

2．目前，一个英国师的被认可的编制是一万五千五百人。

每师只有九个营，每营八百五十人，即一个师大约七千五百人。在所有各营的编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勤务人员，而我怀疑每个营的步枪与机枪的兵力--即战斗力量--是否超过七百五十人。因此，在一个英国步兵师中，实际作战的人数只有六千七百五十人。这样一来，二十七个师的作战步兵，按一般所说的拿刺刀或步枪的人数来说，是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人。过去常说，步兵是"陆军的中坚"，所有其他的兵种都是附随于步兵的。在新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无疑是有所改变，但总的说来，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一个师的编制就是以它的九个营的步兵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加上每个营所配备的一个炮兵连，一定比例的通信兵和工兵，营、旅、师的辎重兵以及其他人员，这一切组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单位，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五百名。

3．当我们把师当作一个单位来看时，我们就会发现，以每个师正式规定的编制为一万五千五百人，现在二十七个师却至少需要一百零一万五千人。这就使每一个编制为一万五千五百人的师，实际上变成

了三万五千人，而各师本身又是充分独立的。因此，远征军或中东的每个师，在规定的一万五千五百人的编制满员以外，又几乎要增添两万人。

现在，请你解释一下为数达五十四万之多的这一大批官兵是怎么回事。据说，军、集团军、保卫交通线的部队等等，再加上中东七万人的保安部队，是需要那么多我国的成年人的。

4．有人可能认为，如果照这样办的话，这件事就可到此为止。相反，这只是刚刚开始。从所附的图表就可看出，几乎还需要两百万人。任何人都不会对本土野战军拥有七个师表示异议，但是，把每师的编制一万五千五百人增至二万四千人，却令人吃惊了。这一共需要十七万人。

5．大不列颠防空部队所需要的五十万人，在对付夜间轰炸机的办法未得到改善、英国的空中优势未进一步增长以前，应暂予维持。

6．鉴于给正在训练中的部队和牵制部队的常任官佐和"不能参加作战"的人数已经留有很大的余地，现在还说要二十万人，这个数字实在令人不快。在那二十七个师和七个本土师战斗人员配备齐全以后，参谋人员、勤杂人员和卫兵等还需要十五万人。除了供给这二十七个师和七个本土师的一切必需品以外，还有多达三十五万人的参谋人员和勤杂人员，由国家把他们当作是穿咔叽军装的英雄供养着。

7．同以上所述的情形相比较，除中东以外，七万五千名的海外驻军似乎不能算多，印度和缅甸一共三万五千人，似嫌少了。

8．请你对以十五万人补充各军、集团军和对英国师以外的各师配备保卫交通线的部队加以详细的解释。据我所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的后方勤务大多是自己负责办理。无论如何，我想知道，这十五万人在他们将要工作的各师后方每个部门分配多少。

9．净余下来的冗员三十三万人当然是纯理论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完全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三十五万名常任官佐、勤杂人员以及其他不能作战的人来补充。

10．目前暂且扣除那三十三万名冗员--这些人要到1942年3月以后才用得着--和中东、印度及缅甸以外的十一万名海外驻军，还剩下二百五十万零五千人，用来配备上述的二十七个师和七个本土师，等于

每师是七万四千人。即使除掉大不列颠防空部队所需的五十万人，我们还有二百多万人--即：可为三十四个师每师提供差不多六万人。

在我请求内阁批准再次征兵之前，必须把这一问题彻底研究一下，至少要把在战斗部队后面的一百万冗员裁减掉，把他们切实有效地用之于军事。如果听任从民间征来如此之多的人，由国家供养，对战争只能起微乎其微的作用，那我们就是失职。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2月9日

请交给我一份关于海军部船舶打捞修理处的工作进展的报告，说明：他们作了些什么工作，以及，为了迅速满足船舶修理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要扩充的话，打算如何扩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2月11日

请制作罗得岛和勒罗斯的模型。告诉我，它们什么时候能作好。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12月14日

在空军部与飞机生产部之间的争吵中，有一件事是有助于公众利益的，那就是，使我清楚地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听到了双方各自坚持的论点。你可否仔细阅读一下所附的这封（比弗布鲁克勋爵写的）信中的种种申述，特别是关于你在9月1日有一千多架不能使用的教练机一事的申述？鉴于新内阁成立时，在空军后勤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工作效率低落的情形，使得我们当时只有四十五架飞机可用，而现在我们则有一千二百架左右，所以我早就怀疑，在训练单位和空军部门中又重新出现了这种现象，遂使大批飞机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我特别记得，你部下一位高级军官曾说过，空军训练部是按照不能使用的飞机占百分之五十来规划工作的。

谁应当对修理和训练单位负责呢？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把整个修理工作推给飞机生产部，然后你就能对他们的种种缺点进行批评了。

还请你注意，自从进行了调整以来，修理好了的飞机与引擎的数目是如何增加的。

我现在要重提你昨日把你致飞机生产部的信给我的时候我对你谈到的那个问题。空军部的看法是：德国人第一线作战用的飞机几达六

千架，而我们则大约有两千架。空军部还认为，德国人的飞机产量为每月一千八百架，其中只有四百架是供训练单位用的，而我们的飞机产量则为每月一千四百架，而供训练单位用的飞机也是四百架。既然德国人拨作教练用的飞机架数与我相等，你又怎么解释他们能以多于我三倍的飞机参加第一线作战呢？根据你的数字--老实说我并不相信这些数字（除非是为了争论）--双方教练机的架数相同，而德国人则显然拥有比你大三倍的战斗力量。我知道你准会说，你准备在将来进行扩充，但是他们也一定会继续保持比我们多三倍的飞机，并且也会扩充。

我以莫大的关心注视着你们这场争论的发展。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12月15日

在敌人猛烈轰炸之下，这是出色的成就①，且不谈新生产的飞机，只就修理好的飞机而言，这完全是你的功劳。我们现在在空军后勤部队有了一千二百架飞机，甚令人宽慰。工厂的疏散自然使你感到很不方便，但是，为了分散以免被敌人炸毁的危险，这也是绝对必要的。

①比弗布鲁克勋爵送来的统计表，把飞机的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作了一个比较。

此外，你并不是完全追求数量，相反，你也曾努力追求质量。

对第一段①之所以有所责难，当然是由于空军部和飞机生产部之间的争吵。他们把你看作是一个无情的批评者，甚至是一个敌人。他们由于把飞机生产部的这部分工作从他们手里夺走而感到气愤，我丝毫也不怀疑，他们一有机会就大发牢骚。我坚信，两个部门之间进行激烈的批评与反批评，要比彼此奉承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因此，你必须要忍受这种激励人心但又令人不快的战时情况。

①比弗布鲁克勋爵1940年12月14日的备忘录第一段的大意是：有时听人们说，如果在1940年5月不另设飞机生产部的话，空军部也能达到现在飞机生产部的产量。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0年12月15日

从我致孟席斯先生的电报中，你可看出，我并不认为远东的局势有急遽恶化的危险。利比亚之战的胜利加强了而且大大加强了我的电

报中所提出的论点。我并不主张过分分散我们的兵力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正相反，我是想在中东建立一支尽可能大的海、陆、空军，并使这支兵力处于机动状态，以便在希腊并不久在色雷斯进行战争，或者，万一日本改变态度，就去增援新加坡。正当我们在西北航道面临严重危险之际，我碍难调派你所说的那许多飞机，特别是P·B·Y·式〔飞艇〕。因此，我不同意你的电报，我认为，我本人的这封电报（已用红笔修改）在目前就足够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2月15日

你对于在希腊大规模兴建机场以容纳新式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调动骨干人员和备用的零件等事在如何进行?

在我看来，这对最近的将来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设法作到不因突然事件惊惶失措。

希望你每两星期向我汇报一次。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2月20日

请告诉我：第二装甲师最快能于何日--

（1）在苏伊士登陆，和

（2）可在西非沙漠作战。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0年12月20日我希望你能设法休息几天，抓住一切机会早些上床睡觉。

战争将是长期的，你所负的责任极为重大。你完全可以派你的代表前来参加我所召集的会议。

请原谅我提醒你这几点，因为有好些人都对我说，你工作太累了。

如果德军在新年入侵，德军便可能使用毒气，而我方也可能以毒气回敬，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12月21日

内阁曾于1938年10月下令储存两千吨芥子气，但到1940年10月，尚未完成，战时内阁已下令追查此事，想必你还记得。

我从你部收到的最近的消息，说12月9日芥子气的储存数是一千四百八十五吨。你部还告诉我，另一批芥子气计六百五十吨在上星期即可备齐，生产也相应地在提高。是否曾履行这一诺言?

同时，我还注意到，新式二十五磅底部发射毒气弹终于认真地开始生产了，并且，到12月9日，已有七千八百一十二枚这种类型的毒气弹充装完毕。我愿知道，这一数字和陆军所要求储备的这种类型的毒气弹的总数比起来相差多少，何时才能达到这一储备数字。

新式六吋底部发射毒气弹到现在还一枚也没有充装。陆军要求储备多少这种类型的毒气弹，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一储备?

我已将本备忘录的副本送交陆军大臣。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0年12月22日

据悉，中央物资统筹发配局曾为可能缺少的必需物资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调查。

据称，最感缺乏的，是飞机、坦克、大炮和运输工具的生产所端赖的落锻钢。据估计，1941年所需要的落锻钢约为四十四万一千吨。目前，国内每年可生产二十万零八千吨。我获悉，已向美国定购七千吨，到1941年年底，定货可能增至每年二万五千吨。即使对需要的估计偏高，但依然大感不足。

预期国内生产可能会有一些增长，但是我们需要把生产增加一倍。落锻钢制造业共有一万四千名工人，但是，据报告称：自8月以来，只吸收了三百名工人；该制造业认为，每一季度只能吸收一千名工人；而且，招募工人还很困难。对这一切应加以调查。

在此斯问，唯一可立即采取的行动，看来就是向美国多买落锻钢了，必要的话，可以为此派一名专家前往。

首相致工程与建筑大臣1940年12月22日

据悉，为满足无家可归的人和疏散计划的需要而举办的各种福利事业中，痛感房屋缺乏。也知道你与卫生大臣已经在共同寻找房屋。

希望你就力所能及加紧办理此事。

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载明在已经征用的房屋中，有哪些尚未用于战时用途而又可能适合这方面的需要。

首相致查特菲尔德勋爵1940年12月22日

我因发现"乔治勋章"颁发得这样少而深以为憾，我本来希望，颁发的数目十倍于此。我原想你会与遭受猛烈轰炸的各地方的当局取得联系，一定要让他们交来被推荐的名单，以便遴选，并且使各部门都重视这件事情。难道你不能在这方面再事努力？到现在，你应掌握一些典型事例，通报各有关当局和部门，要求他们以此来衡量他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

如需要我帮助，请即见告。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2月22日

波罗的海即将结冰。请告诉我波罗的海的局势与未来的展望。

今年夏季运入瑞典矿石的情形若何？海军参谋部应对此事进行必要的查询。

通过挪威水路运输过什么物资?

过去八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对德国矿石供应的影响如何。

即便我们不在挪威水路敷设一个正规的水雷区，难道我们不能敷设磁性水雷吗？我们似乎完全把这件事忘记了。

请就此事送交我一份备忘录，并说明，是否能够设法进行。

附录（1-4）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2月22日

联合计划委员会人员的工作自然是分为两部分：

（1）所有他们现时为参谋长委员会作的工作，和（2）指定他们制定的长远的将来计划，这类计划他们业已着手进行。

我现在所指的是后一部分工作。我想，最好任命一名将来计划总监--或用其他恰当的头衔--来指导并协调拟定特别计划的工作，主持联合计划委员会人员的一切会议并直接和我--国防大臣--联系。我认为，奥利弗·斯坦利少校〔前陆军大臣〕以他在外交和内阁事务中的经验而言，定能推动这一工作积极进行，而我是只能偶尔催促一下他们的。

应当给他一个临时军阶，使他成为高级军官。

请按我这个意见为我拟就具体建议。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0年12月22日

我从军需大臣送来的一份报告上看到，在过去一个月中，军需部交付皇家空军装有毒气的炸弹和容器数量显著下降，这使我感到不安，从11月11日至12月9日的四个星期中，交付的总数：

30磅炸弹……无

250磅炸弹……18

250磅容器……无

500磅容器……25

1000磅容器……9

我知道，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工厂被炸，和某些部件的供应有困难。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需要大力供应飞机用的毒气容器，以便在必要时立即用以报复敌人，这件事极关重要，希将为了改进这些容器的交货状况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对今后三个月交货的预计见告。

〔为了国家的安全而严重触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使我极为关心。我曾受人权法案、人身保障法和陪审制等概念的培养，虽议会一再表示同意，我也深感痛心，要对破坏这些原则的事情担负责任。在6、7、8、9这几个月，我国的情况似乎是那样危急，以致不能对国家的行为加以任何限制。

现在，我们既然有了喘息的机会，我们似乎就有义务进一步过细处理被拘留者的案件。在此以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审查制度，有许多在我国危急时期被拘捕的人都已由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内政大臣下令释放了。〕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12月22日

不要忘记，这些政治犯并不是被控犯有任何不法行为的人，也不是等候审讯或在押候审的人。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犯了任何为法律所不容许的罪行，只是由于对公众的危险和战争的情况才把他们拘留起来的。要我对这种同英国的自由、人身保障等基本原则极不相容的行动负责，我自然深感不安。

由于对公众的危险而采取这种行动，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危险现在正在减退。

对莫斯利①和他妻子，左翼的成见很深；对潘迪特·尼赫鲁，则右翼的成见甚重。我曾特别要求取消对后者实行那样严格的监禁。在外

国，这种人都是被拘禁在堡垒里的--至少，只要这个世界还是文明世界，便往往是这样拘禁他们的。这种想法使我注意到目前监禁莫斯利和其他这类人的详细情形。每星期沐浴一次是否指热水浴。如果允许每天沐浴一次难道就错了吗？根据第八条规章，是否有什么设施供他们经常的户外运动和娱乐游戏之用？既然通信必须经过检查，我就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限制每星期只能写两封信。允许他们看些什么书？是否只限于监狱图书馆的书？是否允许看报？对著述或研究专门问题所需要的纸张笔墨有什么规定？是否允许他们有无线电收音机？为夫妻见面作了什么安排，为莫斯利的妻子看她在断奶之前被迫分离的婴儿作了什么安排？请将你个人关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告诉我。

①英国法西斯联盟（黑衫党）头子，1940年5月为英政府所逮捕。--译者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0年12月23日1．你答应在新加坡用军队、装备和弹药相助，我非常感激，希望你按所提各项供应。这样，我们将设法在5月间用约等于一个印度师的兵力来替换你们的军队。

2．关于日本对英帝国开战的危险，在我看来，肯定已经比6月间法国垮台以后，要小得多。从那时起，我们曾击退了德国空军的进攻，用我们日益强大的地面部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入侵，并且在利比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那时起，意大利在海上、陆地和空中都暴露了他们的脆弱无能，除非或直到德国取道土耳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攻，我们再也不怀疑我们是否有防守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的力量了。这将是一件长期的事。我们占领了克里特岛，正在使那里的苏达湾成为第二个斯卡帕湾；我们和希腊连战连捷；我们现在在希腊有种种便利，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从那里进攻意大利，因此，我们在东地中海的地位已大为改善。

3．我们不能因预防日本而失去我海、陆军在地中海的胜利以及我海、陆、空军在该地区日益有利的形势。在当前这一关键时刻，要我们的海军驶离地中海，就不能不前功尽弃，并断送日后的一切希望。反过来，随着意大利的海军力量的逐渐削弱，我地中海舰队的机动能力就可大大增加，等到把意大利舰队粉碎得不能在战争中起任何作用，而且意大利也崩溃--这是很可能的--不再成为一个交战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派遣强大的海军作战力量到新加坡，而不致蒙受任何重大

的不利。在取得这种成果以前，我们必须耐心而坚定地忍受我们在东方的忧患，但是，我们大家都显然理解：如果澳大利亚严重地受到侵略的威胁，我们将为了我们的亲戚而毫不犹豫地酌量放弃或完全牺牲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

4．在地中海以外，海军也大大地增加了负担。当"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加入德国舰队的时候--也许已经参加了--德国人就可以再次组成一支作战的舰队。"英王乔治五世"号已准备停当，但是，"威尔斯亲王"号还要等几个月才能竣工，"约克公爵"号要等到仲夏，"安森"号则须到1941年年底。在今后的六个月中，我们比过去更需要集中力量于斯卡帕湾。在大西洋出现了袭击商船的袖珍战舰，迫使我们要再次用战舰来护送我们的运输船队，我们在南大西洋也派有搜索袭击舰的小舰队，在必要时，还要派到印度洋。同时，我们还要时时提防达尔朗可能把法国那部分完整的舰队出卖给德国。

5．由于这一切原因，当前海军的负担，就我在这次大战或上次大战所见到的情形来说，是最沉重的。要在新加坡建立一支分遣舰队，必然断送我在地中海的地位。我相信，除非或直到日本的威胁远比目前大得多，你是一定不希望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深信，日本一旦参战，美国就会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样，海军的责任就由他们去承担，解救我们的种种危难。

6．关于空军支援马来亚的问题，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建议火速派往大量飞机。但是，因为形势在不断变化，我们碍难定出拨交新加坡使用的飞机的确切数字。其次，在西北航道的殊死斗争中，正需要我们的飞艇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儿日本进攻的可能，就把飞艇闲置在那里。

总之，我们的政策是：在中东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并保持这支兵力可以随时调动，或在利比亚、希腊，而且不久还要到色雷斯作战，或者，在日本的态度更加恶劣时，用来增援新加坡。这样就可以避免兵力分散，同时，也可以使胜利从多方面得到有力的保障。

7．最后，我应当告诉你，我们正派大批运输船队向中东运送军队和军火，到2月间，那里的军队将接近三十万人。这又要加重护航任务

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要想冲破重重难关，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各地甘冒风险，我相信我们是一定会冲破这些难关的。

8．至于运输和设备等细节问题，我将责成陆军部直接和墨尔本陆军司令部办理。

祝一切顺利。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12月23日

请设法使我能得到各作战地区的大量照片，如苏卢姆、巴迪亚等。

可以告诉你手下的一名职员注意这件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2月23日

给迪皮伊先生（正在前往北非）的便函如果你见到魏刚或诺盖将军，你就说我们在英格兰已经有了一支装备完善的大军，并且在抗御入侵所需的军队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后备军，他们曾经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进展迅速。

中东的形势也日趋好转。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法国政府决定在非洲重新对德、意作战，我们随时都可派遣一支强大而装备完善的远征军去支援摩洛哥、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防卫。只要有运输和登陆设备，我们的这几个师马上可以登船启程。英国空军现在已经开始扩充，将来也可以给予有力的支援。把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再度联合起来，并共同使用摩洛哥和北非的基地，地中海的制海权就有保证。我们愿意同魏刚将军或他所任命的官员举行最机密的参谋会议。

另一方面，拖延是危险的。德国人随时都可用武力或利诱的办法假道西班牙进攻，致使直布罗陀这个碇泊所不能使用，他们会把海峡两边的炮台有效地控制住，并在一些飞机场上驻扎他们的空军。快速进击是他们的惯伎，一旦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站住了脚，则一切计划就无法实施。如果认真准备采取大胆的行动，并制定计划，我们是愿意等一段时间的。

不过，形势可能随时恶化，希望也将随之幻灭。最重要的是，贝当元帅的政府应该知道，我们能够而且愿意给他们愈来愈多的有力支援。但是，只要稍事磋跎，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首相致海运大臣1940年12月24日

我知道你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使用外国船只的讲话。能不能把你的讲稿，以及你在美国报纸上所看到的反应交给我?

我有一种印象，仿佛美国人对于我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英国还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船舶吨位。

在这方面，你想必记得我曾屡次询问：完全行驶于联合王国境外各港口之间的英国船只的吨位究竟有多少。

根据海运部上月的报告，在英国所有吨位在一千六百吨以上的非油船船只中，有二百三十多万吨在海外各国之间从事于贸易。请就这点向我提出充分的说明。还有大约二百万吨挪威、比利时和波兰的船只也在海外从事商运，油船尚不在内。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及伊斯梅将军

1940年12月25日

随着新年的到来，必须再作一番努力来限制保密文件在军队和其他部门中传阅。在各军事部门、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和自治领事务部等，应该对一切文件的分发重新作一次审查，使收阅人尽量减少。

应征询主管复写各种文件的官员的意见，然后给我作一份统计表，说明每种保密文件的复写份数。

请向我报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0年12月25日

我认为，使各自治领充分了解战事进展的情况，并不违背原则。凡是有自治领军队参加作战的战场的消息，就尤其应详尽地报道，但不必传播到与之无关的自治领去。总而言之，应该作一番努力，使这么多极端机密的情报不在这一广大的范围内到处流传……现在，有一种危险：自治领事务部的官员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办一种满载绝密消息的报纸，然后发给同他们打交道的四大自治领政府去传阅。他们的想法是，传布的越多，对国家的贡献越大。其他一些部门也有这种癖好，喜欢尽量搜集机密情报，以能在各政府部门中积极传布这类消息而感到骄傲。我正不断努力，要竭力限制或抵制这种倾向，对这种倾向如果不加制止，则战争将无法进行。

因此，虽说不改变原则，但在作法上应该有适当的保密措施。

我希望，一切属于机密性质的文件，特别是关于作战或当前军队调动的文件，在发出以前，应先征求我的意见。

首相致卫生大臣及国内保安大臣1940年12月25日

随函附上我们昨日会谈的记录。按照这个记录采取措施。

我认为，各防空壕内应该只有一个主管人，负责全盘照管壕内的人的健康和舒适。该主管人应承担卫生和床上用品储存等工作。我认为，在敌人轰炸下，国内安全和内政部既然任务重大，就不应该照管涉及害虫和卫生设备的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卫生部的范围，凡属防空壕里面的生活问题，事无巨细，都应由该部负责。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及林德曼教授

1940年12月26日

我要在下星期一、二、三日下午5时在地下作战指挥室审查1941年的进口计划。由你和林德曼教授拟定日程。星期六晚，请将有关运输粮食和供应品的紧急计划以及三军提出的弥补目前损失的要求送来审核。林德曼教授应于星期六晚向我提出突出的事例和重要的图表。召集下列人员来开会：

枢密院院长，

掌玺大臣，

不管部大臣，

飞机生产大臣，

军需大臣，

粮食、运输和海运三位大臣。

（只大臣到会）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12月26日

在反坦克枪、二吋和三吋口径迫击炮方面，武器和弹药之间太不配称，尤以三吋迫击炮为甚。我们的反坦克枪足以装备二十三个半师，但是每月只有三万二千发子弹，仅供五个半师之用。我们的二吋口径迫击炮足以装备三十三个师，每师一百零八门，但是，每月只有三万二千四百发炮弹，仅供四个半师之用。悬殊最大的是三吋口径迫

击炮；非常奇怪，我们所有的数量可以装备将近四十个师，每师十八门，但是，每月只有一万四千发炮弹，仅供一个半师之用。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0年12月26日

只要能在六个月内修复那四艘安装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军舰并使其他一切舰只修理竣工，我就答应放弃我怀抱已久而又屡次落空的愿望：将"坚决"号改装为一艘适于近海作战的战舰。

自从开战以来，这四艘舰只的遭遇可以和海军史中最悲惨的一页所记载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双旋转炮塔战舰的遭遇相提并论。

我希望你能向我肯定地保证，六个月完工的条件可以实现，当然，如果敌人采取军事行动则又当别论①。

①参阅我1940年9月15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0年12月26日

我认为，应该作一番更大的努力，从1月份起拦截通过挪威水路的矿砂运输。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当在冰岛--法罗海峡问题之上，后者是在目前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利用性能完全不同的水雷进行的一场大战。现在我们既然无需预先通知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秘密敷设水雷，所以今年袭击挪威海岸的条件比去年大见优越，但是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却似乎同样重大。

请向我提出一份更详尽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0年12月26日

当遭受入侵的时候，具备战术条件最为重要。我切盼目前不要进行毒气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恐怕敌人已有使用毒气的打算，而且，也许急欲使用。因此，必须作好一切防备工作，并竭力增加我们的报复力量。

有时我怀疑：如果我声明，除非对方首先对我们使用毒气，否则我们决不使用，这会不会对敌人起一些威慑作用，不过，我们实际上已经用必要的容器储存了几千吨各式各样的剧烈毒气，而且可以立即对德国进行报复。总之，我认为，除非或者直到有证据说明敌人即将对我们使用毒气，否则，我们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无论如何，他们会为自己打算盘的，林德曼教授曾提到这一点。他们一定要说我们以毒

气战相威胁，并且将很快地制造借口。第三，在任何一篇这样的声明中，都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如果谁有不同的看法，我很乐于知道。

这个问题使我非常担心。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0年12月26日

我在报纸上看到，有许多人因为违反了战时条例或者做了平时不会做的事情而被判处徒刑。我很想知道监狱里的人数比起战前来如何，包括被拘禁和被判处徒刑的人在内。

请告诉我几个简单的数字。现在关在监狱里的人是否大大增加了？①

①这方面的数字使人很放心。

首相致海运大臣1940年12月27日

请把你目前决定的进口计划的主要项目按

（1）今后四个月，（2）1941年。

开列在一页纸上交来。我希望明天（星期六）可以收到。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12月27日1．关于人们说的我对"玛丽"作战计划①的看法，我完全不承认。我有一个印象：我曾发出过一份书面备忘录。请把它找出来。在我来说，不用书面发布命令是不常有的事。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我申明如下：

①攻占吉布提。

2．参谋长委员会和我本人都认为"玛丽"作战计划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为了这一目的，不仅要派外籍军团，而且还要另外派两个法国营，随1月4日启航的运输船队出发，驻扎在苏丹港。从那里，他们或者参加"玛丽"作战计划，或者开往埃及。如果单派外籍军团而不派法国的其他部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曾指令拟出建议：从这里开出空运输舰，把另外两个营载往弗里敦，以便使全部法军会齐，一同前往。

请今日将执行此事的建议拟好交我。

等这些军队到达苏丹港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0年12月27日

我收到了你11月14日关于冷藏肉的报告，甚感。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根据后来的情况加以新的补充。我对肉食的情况颇为担心。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2月27日

1．过去，反坦克枪的生产很出色，我们已经造好了将近三万支。但是另一方面，供这种武器使用的弹药的生产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事实上，还不到应有比例的五分之一。不能使弹药和反坦克枪的生产相"配合"，是我们目前军火生产计划中最大的缺点。对军队来说，发给这样大量的反坦克枪无异于欺骗，因为弹药的缺乏会使这些枪枝很快失去作用，和废铁一样没有用处。在许多地方，连一发子弹也不能用于练习，要留到真正对敌作战时使用。

2．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陆军部把他们的要求集中在弹药上，而不要再事增加反坦克枪与弹药之间已经如此之大的悬殊。但是，与此相反，由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原因，陆军要求的反坦克枪竟从三万一千支突然增加到七万一千支，而师还是那么多。这一决定是什么时候作出的？谁作的？理由安在？当时是否考虑过如何使原已远远落后的弹药生产赶上枪支的大量增加？请就这一问题向我提出详细的报告。

3．不过，德国人现在已经两次轰炸小希思地区的工厂，使反坦克枪的生产受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不可能在陆军部所希望的日期完成它所需要的七万一千支枪。另一方面，希望弹药的供应现在可以乘机赶过枪支的生产。这样看来，我们的计划所需要的重大调整反倒是由敌人的行动造成的。

4．鉴于上述原因，陆军目前的这个计划如有重大变动，尤其是由于这种变动需要建立新的厂子，从而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紧急任务时，务请通知我。在我的图表中所包括的设备项目中，凡有重要更动之处应事先向我报告。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及空军部1940年12月29日

似乎很奇怪，在到12月27日为止的一个星期中，仅仅从塔科拉迪派去了一架飞机，而实际上在那里待命出发的飞机不少于四十四架。是否塔科拉迪的管理工作出了什么岔子？

我们能否得到一份关于那里的情况的特别报告？很快就将由"狂暴"号给他们运去第二批飞机。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空军大臣、空军参谋长及飞机生产大臣

（密件）1940年12月30日

1．我对于我轰炸机队这种发展停滞的状态十分关心。战斗机队的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但轰炸机队，特别是轰炸机的飞行员，却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我认为，轰炸机队的迅速扩充，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军事目标之一。我们当然要靠轰炸机队来控制我们的海岸线和中东地区。如果像我所听说的那样，使发展受到阻碍的原因是缺乏飞行员，那么，我们就势须让我们派往中东的驾驶员和机务人员在交送飞机之后返回来，或者，采取对业已编成的轰炸机中队影响较小的办法，另外从中东调还驾驶员和机务人员来驾驶轰炸机。我们的方针是重新配备中东的飞行人员，而且必须在我们能够增派永久性的援军以前完成。必须通知朗莫尔空军中将把同等数目的各级优秀飞行人员送还，勿再增加其已经为数过多的人了。

2．为了增加可以使用的飞行员的人数，必须加速进行训练工作，也可采取某些以生手代熟手的办法。

3．每天向我汇报的数字都很令人不快。而且我从很高的权威人士那里听说，在未来的很多个月内，大量增加对德作战的飞行人员是不可能的。除非以远比现在所掌握的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在扩充空军计划方面已经用尽了人类所有的智慧和力量来扭转这种全盘失败的局面，我便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4．经常对统计表进行研究，就可看出这一问题：就飞机而论，我们对轰炸机的生产是否曾给予足够的重视。战斗机的生产正在迅速增长；我们在这方面有这样好的形势，令人不胜欣慰。我们必须增加对德国的投弹量，而最适合于这种任务的某些型式的飞机却似乎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生产出来。我很清楚敌人的空袭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不过，我想知道，这是否可以补救，是否可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5．我希望每星期接到一份扩充进度表和一份说明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扭转目前这种暗淡情况的方案。

附录（2）

表一系我在1940年12月8日致总统信①中列举的数字。

①见本卷第二十八章第494页（原书页码。——译者）。

表二是按照战后了解的情况最后估计的数字。

表一　海上每周的损失

注：截止于12月1日的这一周，是有详细数字的最后一个整周，从情况的性质来看，应看作是暂定的。

在全部期间内，随后吨数在五百吨和五百吨以上的现役舰（以前是商船）被敌人击沉二十艘，总共约计183000吨。

表二　英国、盟国和中立国运输船每月的损失

1940年5月至1940年12月

附录（3）

1940年不列颠之战中的飞机实力①

①参见本卷第十六章。

1．1940年的飞机生产，总生产量战斗机生产量

2．在不列颠之战中轰炸指挥部逐周作战力量表

战斗序列（轰炸指挥部）和飞机贮存库中的轰炸机总数

轰炸指挥部

飞机供应数

按当时作战标准装备，作好出勤准备的飞机数

3．空战指挥部逐周作战力量表 4．不列颠之战中英国和德国战斗机实力的比较前表所示为空战指挥部的全部实力，其中包括"伯伦翰"式飞机和"无畏"式飞机。但是，为了比较起见，这两种类型的飞机还不能算作白天战斗力量的一部分，白天战斗力量为"旋风"式飞机和"喷火"式飞机。

从7月10日到10月31日之间具有代表性的日期内，后面这两种类型的飞机，总起来每天可参加战斗的中队的大致平均数为：

中队……49

作好准备的飞机和飞行员……608

关于德国方面，目前还未获得适于参加战斗的飞机数字；

因此，只能按初步装备来比较。德国的"初步装备"是：

单发动机……约850

双发动机（麦塞施密特110式）……约350

……共1200

可以加以比较的英国可以参加战斗的中队的初步装备数字是：在十二个星期中平均为980。

附录（4）

丘吉尔先划代号表

弩炮：　　对一切可以接近得到的法国舰队加以夺取、控制，或有效地使之失去战斗力或击沉。

罗盘：　　在西非沙漠采取进攻。

克伦威尔：　　如敌人对英国的入侵迫在眉睫，就加以使用的报警密码。

发电机：　　1940年5月海军撤退英国远征军。

超额：　　1941年1月飞机增援中东。

帽子：　　舰队通过地中海增援和运送供应物资到马耳他。

上、下颚：　　进攻多德卡尼斯。

玛丽：　　攻占吉布提。

威吓：　　夺取达喀尔。

桑葚：　　人工港。

霸王：　　解放法国

海狮：　　德军入侵不列颠的计划。

开花弹：　　攻占佛得角群岛。

火炬：　　英美联合进攻北非。

绞盘：　　以战斗机增援马耳他。

车间：　　攻占潘特莱里亚。

附录（5）

丘吉尔先生与孟席斯先生关于达喀尔的来往函电①

①见本卷第二十四章。

孟席斯先生致首相1940年9月29日

我们对达喀尔事件感到非常不安，此事已经对澳大利亚发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谈谈实质问题：

很难理解，如果没有获得胜利的绝对把握，为什么要作此尝试。像这样犹犹豫豫地去进攻，在我们远在此地的人看来，简直是在糟蹋自己的威信。

其次，谈谈作法问题：

直到报上都已经公布此事以后，才让澳大利亚政府知道作战的详情，才让它知道已经作出了放弃进攻达喀尔的决定，这是绝对错误的。我尽量不公开批评，但我要私下告诉你，得不到大英帝国正式的官方消息，这往往是令人难堪的。最后，我要坦白地说，澳大利亚政府殷切希望，切莫低估中东的困难，在中东获得彻底胜利是绝对必要的。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1940年10月2日

收到9月29日来电，深感遗憾，因为，尽管个别的小战役打得不好，但我认为，我们所作的重大努力还是值得人们给以宽厚的谅解。……由于法国舰只从土伦把维希的人运到了达喀尔，由于敌对的法国海军掌握了炮台，达喀尔的局面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海军虽然曾竭尽所能，但未能在法国舰只前往达喀尔的途中拦住它们。在我们对达喀尔的防卫力量进行了强烈的考验并蒙受我曾报告你的那些损失后，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实行和支援登陆的力量，他们不愿使我们卷进一次海岸作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海岸作战不像海上的攻击，可以随时停止，它可能使我们深深地卷入而不得脱身。

关于你的批评，如果说，"没有获得胜利的绝对把握"，就不应作此尝试的话，那么，你便会发现，我们就只好完全处于守势了。在考

虑达喀尔法国守军的抵抗程度这样的未知因素时，难免有弄不准确和冒险之处。例如杜阿拉，该处由喀麦隆人驻守，在塞内加尔军队拒绝前进后，由二十五名法军就把它拿下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当时也没有压倒的优势兵力，应不应当行动呢？第二，我不能接受所谓"犹犹豫豫地去进攻"的指责。过去五个月的斗争，曾博得举世的赞叹，我希望，你没有从我们这五个月的斗争中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一个"犹豫的政府"，或者说，我在执行职务时是犹豫的。我想，毫无疑问，从澳大利亚的大选中曾利用我的名字这点来看，我们的这些努力是在澳大利亚博得了人们的称赞的。

我们是应该时刻注意，要在发布新闻以前，把情况通知你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禁止德国和维希的无线电台在我们接到我们的司令官的报告以前就把达喀尔的事情的经过公布出去。

至于你对中东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我们低估了那里的困难，当然，我们的兵力比意大利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兵力要少得多，而德国又随时可以去支援他们。法国的背叛使整个中东陷于困境，并切断了我们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我们在此间必须对付入侵的威胁和德国空军拼命对我城市、工厂和港口的轰炸，但是，我们曾继续不断地向中东增援，尽管国内情况危险，物资缺乏，我们还是送去了三万余人，把我们最好的坦克车几乎运去的一半，还把我们用来保护我们重要的飞机工厂的许多高射炮以及舰队中最优良的两艘军舰--"光辉"号和"英勇"号以及大量的"旋风"式战斗机和"威灵顿"式轰炸机也调去了。我们是当敌人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集结驳船和各种船舶，足以在一夜之间一次把五十万人送到我们海岸的情况下增援中东的。因此，如果中东的困难和危险还不能完全克服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祖国规避了它应当分担的危险和牺牲。目前，埃及和苏丹的形势比我们前些时候担心的情形好些。尽管这样，我亲爱的总理和朋友--你曾允许我把你看作朋友--我仍然不能保证在中东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或者，开罗、喀土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不致陷入意大利或德国人的手中。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地方会陷入敌人之手，我们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抵抗敌人准备向我们发动的进攻。但是我不能担保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也不能担保使人痛心和可悲的事件不会发生，或者，担保不会遇到失望和挫折。相反，我认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我们冲破那些包围着我们的致命的危险以前，我们一定还要受许多艰难困苦的时日的熬煎。

我想，由于你的很高的地位和来电异常严厉的口吻，我应当以同样的坦率态度回答。

孟席斯先生致丘吉尔先生1940年10月4日

10月2日来电业已收到，对其中的某些内容深感不安。

我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关怀达喀尔的失败。当我重读我那封电报时，我也觉察到有些话说得未免卤直。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怎么会从我的电报中找出一言半语说你或英国政府在政府、精神或成就方面表现犹豫呢?

由于此间最近的选举结果，我的地位极不稳定，因此，我也许不久即将下台，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明，尽管我们相隔万里，但我以能代表澳大利亚同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人民共同努力而感到非常自豪。我时时刻刻都在运用我在国内掌握的手段来鼓励澳大利亚人，使他们认识到，大不列颠在为我们而战，它的英雄气概以及超人的乐观精神和沉着态度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面盾牌，也是一种鼓舞。

至于说到你本人，由我来歌颂恐不适宜，但是，我于9月3日战争一周年那天致你的电报可以代表我整个的心意。如果你认为我9月29日那封电报是在吹毛求疵或者在泼冷水，我真觉得痛心。

我不再谈达喀尔的事了，因为此事有它的教训，用不着我来指出。我想说明的真正之点是：如果能将此事的情报尽量及时而详尽地告诉我们，我们远在这里的人，便可以更迅速地得到此事的教训。

关于中东，我并没有寻求或试图获得保证。我们所要求的--我相信，我们前已得到许诺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应该尽人力之所能及去充分增援和装备中东。在这一点上，你的来电使我非常满意。

你说，如果中东的困难和危险未能完全克服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祖国规避了它应当分担的危险和牺牲，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以为澳大利亚是在规避它应担负的责任。我们已将成千上万的官兵送往中东，船只能运多少就运多少。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兵营中还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的远征军，其中许多人不久即将开往中东。

尽管公众因为十分担心日本可能采取行动而非常怀疑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我的政府仍然扩充了海军、空军和陆军的队伍，并把我们的人力、物力用之于军火生产，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见的，而且在一年以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些地方性的利益和问题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在极端重要的新南威尔士州遭到挫败，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没有对我们的贡献规定限度，因为我们知道英国面临的种种危险是没有限度的。

我所以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于我们实际参加作战的海外主要战场的关心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很深切的。

我亲爱的首相，请不要把这些事所引起的焦虑说成是卑怯、自私或不明事理。最要紧的是请你了解：不论我秘密拍发任何质问甚至批评的电报，澳大利亚是见义勇为的，并且愿意追随你到底，而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这样做。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 1940年10月6日

来电词义恳挚，深为感激。如果我曾认为你的批评有些严厉而复电过事争辩，务请原宥。我正在派人准备有关达喀尔事件各个阶段的报告，不久即将作为密件送给你和你的同僚。我不打算在议会中为自己作任何辩护，因为这样一申辩只能使敌人称快。澳大利亚在你的领导之下为共同事业所作的一切使我非常感激。在那紧张的几个月中，有澳大利亚的人和我们在一起，使人深为安慰。当我检阅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表现和精神备致嘉许。他们刚刚得到二十四门好的野战炮。他们不久就要出发去参加在中东的澳大利亚军队，在明年的战斗中也许还要在前线作战。我们将就力所能及按照他们应当得到的武器装备他们。目前中东的形势似乎已趋稳定。如果军队在马特鲁港作战，下月或六个星期内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在数目上大概不会少于敌人。这将给有名的大战术家威尔逊将军和他出色的部队提供一个好机会。伦敦居民面对着敌人的轰炸，表现得非常英勇，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这样残酷地轰炸将给政府带来数不清的问题。我们正在逐步克服我们的困难，并且，我深信，希特勒恐吓群众的作法，也将同他的磁性水雷和其他凶恶的计划一样，遭到失败。祝你本人一切顺利。

附录（6）

缩写表

A．A．guns　　高射炮。

A．D．G．B．　　大不列颠防空部队。

A．F．S．　　辅助消防队。

A．F．V．s　　装甲战车。

A．G．R．M．　　皇家海军陆战队副官长。

A．R．P．　　防空大队。

A．S．U．　　空军后勤部队。

A．T．rifles　　反坦克枪。

A．T．S．　　（妇女）辅助志愿队。

B．E．F．　　英国远征军。

C．A．S．　　空军参谋长。

C．I．G．S．　　帝国总参谋长。

C．－in－C．　　总司令。

Controller　　第三海务大臣和军需署署长。

C．N．S．　　海军参谋长（第一海务大臣）

C．O．S．　　参谋长委员会。

D．N．C．　　海军建设局局长。

F．O．　　外交部。

G．H．Q．　　总司令部。

G．O．C．　　总指挥官。

G．Q．G．　　法军总司令部。（Grand Quartier Général）

H．F．　　本土部队。

H．M．G．　　英王陛下政府。

L．D．V．　　地方防卫志愿军（更名国民自卫军）。

M．A．P．　　飞机生产部。

M．E．W．　经济作战部。

M．O．I．　新闻部。

M．ofL．　劳工部。

M．ofS．　军需部。

O．K．H．　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Ober kommandodes Heeres）。

O．T．U．　作战训练单位。

P．M．　首相。

U．P．　不旋转投射弹--即火箭的代号。

V．C．A．S．　空军副参谋长。

V．C．I．G．S．　帝国副总参谋长。

V．C．N．S．　海军副参谋长。

W．A．A．F．　妇女辅助空军队。

W．R．N．S．　妇女皇家海军志愿队（"Wrens"）。

第三卷 伟大的同盟

本卷的主题

英国人怎样历尽艰辛继续作战，直到苏联和美国参加这场大战。

上部 德国东进
第一章　沙漠地区和巴尔干各国
第二章　战火蔓延
第三章　闪电战与反闪电战。赫斯
第四章　地中海战争
第五章　征服意大利在非洲的帝国
第六章　援助希腊的决定
第七章　大西洋战役（1941年）西部海口地区
第八章　大西洋战役（1941年）美国的干涉
第九章　南斯拉夫
第十章　日本特使
第十一章　沙漠侧翼。隆美尔。托卜鲁克
第十二章　希腊战役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与“老虎”计划
第十四章　伊拉克的背叛
第十五章　克里特岛：危机临头
第十六章　克里特岛：战役经过
第十七章　“俾斯麦”号的命运
第十八章　叙利亚
第十九章　韦维尔将军的最后努力：“战斧”计划
第二十章　苏联的报应
下部 战争临到美国
第二十一章　我们的苏联盟友
第二十二章　非洲战事的间歇托卜鲁克的防御战
第二十三章　我同罗斯福的会晤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宪章
第二十五章　对俄国的援助
第二十六章　波斯与中东1941年夏季和秋季
第二十七章　英国的实力日益增强　1941年秋季
第二十八章　同俄国更密切的接触　1941年秋季和冬季
第二十九章　前进之路
第三十章　在陆地、空中和海上进行的“十字军战士”行动
第三十一章　日本
第三十二章　珍珠港
第三十三章　在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航行
第三十四章　我提出的作战计划和以后战事的演变
第三十五章　华盛顿和渥太华之行
第三十六章　英美一致
第三十七章　回到暴风雨中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附录（7-1）
附录（7-3）
附录（7-2）
附录（7-4）
附录（8）
附录（10）
附录（9）
附录（11）

附录（12）
附录（13）
附录（14）
返回主目录

上部 德国东进

（1941年1月--6月）

1941年上半年，英国仍在北非、地中海、中东和广阔的大西洋上孤军奋战。形势十分危急，上半年军舰和商船就损失三百万吨之巨。5月间，罗斯福决定在冰岛设立基地，由美国海军参与护航。

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双方在有争议的萨哈林岛问题上都作了让步。在以后的岁月里，双方都基本遵守这个条约，直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时才失效。

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之间就全面解决太平洋问题的谈判则毫无进展，主要障碍在于：美国坚持要求日本先从中国大陆撤兵。

6月22日，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顷刻之间西部边界被全线突破，苏联损失极为惨重。当天，丘吉尔就发表广播演说，他承认自己二十五年来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苏联人民已经在对纳粹德国作战，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变得不重要了。他向全世界明确宣告："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可能给与的一切援助。苏联人民的英勇奋战根本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现在它再也不必孤军作战了。"

英国开始通过危险的北海航线向苏联摩尔曼斯克港运送军火、物资。由丘吉尔夫人带头，英国红十字会展开为苏联募捐活动，在其后四年里，共募集了将近八百万英镑和大批医疗物品。

第一章　沙漠地区和巴尔干各国

1941年是多事之秋--稳固的基础--战争的关键--沙漠里的虚假黎明--我于1月6日对战争的估计--坚强的班加西侧翼--阿比西尼亚战役--西班牙之谈--维希的暧昧态度--德国空军在西西里岛的威胁--巴尔干各国被蹂躏的危险--支援希腊的必要--我们的主要任务--希特勒的新年感想--他于1940年12月31日致墨索里尼函--我们对于西班牙的看法不谋而合--希特勒关于俄国和非洲的结论--艾登先生的焦虑--限制沙漠进军的必要--史末资将军的指示--韦维尔飞往雅典--我于1月26日致韦维尔电--我于1月12日致史末资将军的复电。

回顾扰攘不安的战争年代，我想不起有任何时期像1941年上半年这样，战事急如星火，许多问题一起涌来，或接踵而至，更直接地困扰着我和我的同僚的了。事件的规模逐年增大，但是必须作出的决定，却并非更加困难。1942年，我们在军事上遭受更大的灾难，不过到了那时我们已经不再孤立，我们的命运已经和伟大同盟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在1941年中的问题，没有一部分不是和其他问题相互关联而获得解决的。拨给一个战场的物资，必须取自另一战场。把力量用在这里，便意味着在那里冒着危险。我们的物质资源极为有限。有十几个强国的态度，是友好，是观望，还是有敌对的可能，尚在未定之天。在国内，我们必须应付潜艇战、敌人入侵的威胁和接连不断的闪电战；在中东，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战役；第三，我们必须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战线。在以前一段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得不孤军作战。在经过一场大风大浪之后，我们又得在急流中挣扎了。我们凭着独自的努力，逐日为不致在急流中溺毙而斗争并克尽自己的职责，而较前远为重大的事件却又在冷酷无情地向前发展着，这篇记述的困难之一，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比例失当。

※　　※　　※

我们在大不列颠总算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我确信，只要我们在国内保持高度的戒备和必要的兵力，德国在1941年进攻我国的尝试对我们并不是不利的。德国空军在各个战场的实力和1940年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我们国内的战斗机中队则已从五十一个扩充到七

十八个，轰炸机中队已从二十七个扩充到四十五个。德国人并没有在1940年的空战中获胜。看来，他们在1941年也没有获胜的希望。我们本土上的陆军已经大大加强。从1940年9月到1941年9月，已从二十六个现役师增加到三十四个现役师，另有五个装甲师。

加之军队已经训练成熟，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也已大量增加。国民自卫军已经从一百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人，并且这时都持有枪枝。在兵员数额、机动性、装备、训练、组织和防御工事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改进。当然，希特勒为了侵犯我国，需要时时拥有超过需要的兵员。他要征服我们，至少需运送一百万名士兵和所需要的给养横渡英吉利海峡。到1941年，他可能拥有大量的--纵然不是足够的--登陆艇，但是，由于我们拥有优势的空军和海军，足以控制海空，我们深信我们有摧毁或重创德国入侵舰队的能力。因此，我们在1940年所依靠的一切论据，现在都无可比拟地更加强有力了。只要我们不放松警惕，或者，不大肆削减我们自己的防卫力量，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便不会感到忧虑。

虽然我们的美国朋友--他们当中有些将军曾经访问过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很为担心，而且全世界一般都认为德国进攻不列颠是很可能的事，但是，我们自己却放心大胆地尽我们现有船舶的运输能力把所有军队运送到海外去，投入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攻势作战。我们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即在于此，而其最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就是从1941年开始的。

在战争中，军队必须战斗。非洲是我们唯一能够和敌人在陆地上周旋的一个洲。保卫埃及和马耳他岛是我们的职责，而意大利帝国的毁灭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第一个战利品。英国在中东抵抗耀武扬威的轴心国家，我们试图联合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共同抵御敌人，便是我们当前叙述的主题与线索。

※　　※　　※

沙漠地区①中的胜利使这一年头几天笼罩着一片喜悦的气氛。巴尔迪亚于1月5日被攻克，守军四万余人投降。看来，托卜鲁克当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它果然在两个星期内被攻陷了，俘虏将近三万人。19日，我们收复了苏丹境内的卡萨拉。20日，进入意大利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几天以后，夺获敌方兵站基地比夏。20日，海尔·塞拉西皇

帝返回阿比西尼亚。但是，在这一时期内，我们曾屡屡获得关于德国为发动巴尔干战役而进行调遣和准备的报告。我向三军参谋长们提出了我对整个战局的估计，他们大体上都同意我的看法。

①指北非利比亚沙漠地区。--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月6日

一

迅速摧毁在东北非的意大利武装部队，是我们在1941年最初数月内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一旦摧毁昔兰尼加的意军，尼罗河集团军便可担任其他任务。至于将担任什么任务，我们目前还不能说。

2．巴尔迪亚攻克以后，我们便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前进基地，以便夺取托卜鲁克。拿下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以后，我们便几乎可以完全放弃对亚历山大港的陆上交通，而依赖海运来支持我们向西继续进军。现在应订出尽量利用托卜鲁克的各项计划。

3．驻在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以西的攻击部队无需过多。

英国第二和第七装甲师、第六澳大利亚师、不久即可改编为师的新西兰旅团，或许还有一两个英国旅，共计不超过四万到四万五千人，便足以制服意军残余的抵抗力量并攻克班加西。沿海岸公路从托卜鲁克到班加西的距离只有二百五十多哩，而从亚历山大港到托卜鲁克则有三百七十哩左右。因此，一旦把托卜鲁克建为基地并作为我们陆上交通的起点，陆路运输当不至于比目前更形紧张，并且可以重新从托卜鲁克出动，托卜鲁克的地位就是过去亚历山大的地位，而且只需要维持人数不多但足敷使用的攻击部队便可。攻占班加西以后，利比亚战役的现阶段即告结束。

4．问题在于：需要多少时间？考虑到意军的最精锐部队、车辆及装备等损失惨重，考虑到我们拥有制海权这一事实，昔兰尼加的崩溃指日可待。的确，一切事情随时可能发生急遽变化，因此显然需要尽速进行。但是，如果班加西及其东部地区在3月份以内顺利地为我军占领并用作陆军和海军基地，便可满足我们的总的战略上的需要了。

5．因此，上述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丝毫不影响同时在阿比西尼亚进行攻击意军的战役。韦维尔将军已经把第四印度师调回来。第五印度师也随时可以调用，因此，已有可能执行进攻卡萨拉的作战计

划，并在阿比西尼亚境内更广泛地发动起义，同时肯尼亚的部队也可以沿鲁道夫湖向北挺进。在阿比西尼亚被切断的意大利守军，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提出要求停战的建议。这支军队之所以还能支持，一定是由于抱着如下的希望：以为意军能占领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从而恢复交通，使军需物资可以取道尼罗河与红海运来。这些希望已经落空了。另一方面，由于阿比西尼亚幅员辽阔，缺乏各种交通，特别是缺乏海上交通，以及难以维持大批军队的给养等原因，可能使他们不定期地拖延下去。但是，在4月底以前，驻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将会屈服或被击溃，这种希望不是没有道理的。

6．当这一点变得明显的时候，在肯尼亚以及在苏丹和阿比西尼亚的全部精锐部队，便可以向北移动。此后，这些部队将成为一支后备军，用于东地中海区域作战。如果我们假定目前驻在中东地区军队的总实力约为三十七万人（包括W．S．①第五号及第六号运输船队在内），我们可以有理由期望，在阿比西尼亚、昔兰尼加、埃及和巴勒斯坦派驻必要的守军和保安部队以后，尼罗河流域将驻有相当于十个师的军队，连同从国内调去的另外两个师，共有十二个师。这样，这十二个师到4月底就可以调往他处（如果没有新的干扰的话）。

①W．S．即"温斯顿专号"（Winston'sSpecials）的缩写，详见本书第二卷原书第528页。--译者

二

7．德国人要想违反西班牙人民和政府的意愿，强行假道西班牙以进攻直布罗陀海峡，那是最危险、最无把握的冒险行动，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更是如此。希特勒要压服的已经有那么多的愤愤不平的民族，因此他轻易不敢再得罪西班牙，这点是并不奇怪的。当然，如果得到西班牙政府的允许的话，德国人要想控制里斯本以及阿耳赫西拉斯和休达的炮台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希尔加思海军上校［我国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曾经久居西班牙，最近曾与我国驻西班牙大使交换过意见。根据他的看法，西班牙政府越来越不至于允许希特勒假道或参加战争，与我为敌。韦维尔将军在利比亚的胜利，在西班牙的舆论中已经起了并且还要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德国人得不到允许，他们绝不至于在4月以前试图强行侵入并穿越西班牙。从各种观点来看，这种拖延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能够利用直布罗陀；我们有时间让在中东的

部队在那里完成任务，这支部队以后便可调往他处。最重要的是：法国和维希的事态的演变已有好转的可能。

8．我们现在应极端慎重，不要在西班牙出事，或使西班牙政府比现在更敌视我们，或者挑逗希特勒先生对西班牙采取激烈的方针。这种种情况都是出于臆测，难以肯定。但是，希特勒在政治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对他比较有利的时候，却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穿过西班牙去进攻直布罗陀，这一事实大体上构成一项合情合理、足以凭信的假定：德国在西班牙的任何冒险尝试，至少要等到春季。

三

9．德国在西班牙的冒险需延至春季的可能性，引起了这样的希望：维希政府在德国的压力或实际侵犯下，也许会到北非重新作战，或者授权魏刚将军这样做。如果在直布罗陀海峡落入德国人手中之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无限期地抵抗德国试图夺取直布罗陀海峡的行动。我们可以经由大西洋的港口把军队调往摩洛哥；我们可以利用法国在北非的空军基地。地中海区域的整个形势将会完全改观，变得对我方有利。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残余部队将站不住脚。我们很可能打开地中海的航路，将军需物资和援军运到中东去。

10．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向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保证，从他们觉得能够采取我们所殷切希望的那个极端重要的步骤时起，我们将以多至六个师的陆军，实力充足的空军和必要的海军去协助他们。我们也曾使他们感觉到，如果一直等到德国人已经穿过西班牙而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和摩洛哥北部时才采取行动，将发生什么样的危险。维希政府将如何动作，我们只能等着瞧。与此同时，我们要在海军方便的时候，间歇地对法国实行封锁。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原因是要坚持原则，部分原因是要造成英法摩擦的"烟幕"，特别是为了不让维希政府感觉到，他们如果无所事事，仅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也不会让他们过不去。法国的事态将会迅速发展，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希特勒先生大概了解这一点。但是，可能的是：

在西班牙发生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之前，法国事态的发展即已达到最高潮。

四

11．我们仍应预料到，希特勒不久即将大举进攻，而且他现在正以德国人所具有的一干到底的精神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当然，他可以很容易地经由意大利南下，在西西里岛建立空军力量。或许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

请参谋长委员会加紧研究"流入"［占领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不难想象，这项计划应当紧急进行。然而，目前还看不出将"流入"作战计划放在利比亚的作战行动之前进行的理由，无论如何，在攻占托卜鲁克并且在那里--即使不再往西的话--设立一个巩固的前进基地以保护埃及以前，肯定是不能这样做的。

五

12．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最符合我们利益的，莫过于使德国向巴尔干的任何进军推迟到春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应当设想德国可能提前开始行动。希腊军队的功绩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对他们只给予微不足道的空军援助，他们对此并未计较。但是，如果他们在得手以后遇到挫折或陷入僵局，我们就应当预料到，他们将立刻要求更多的援助。我们能够迅速给与的唯一援助是从中东再抽调四五个中队的空军，或许几个炮兵团，以及第二装甲师的部分或全部坦克；第二装甲师现已抵达埃及，并且正在那里从容地进行整顿。

"狂暴"号已驶抵塔科拉迪，四十架"旋风"式战斗机以及其他飞机的到达，不久将使朗莫尔空军中将的实力远远超过一百架"旋风"式战斗机。他在这次进攻中遭到的损失特别少。他从亚丁和苏丹撤回空军部队的措施证明是正确的。托卜鲁克可能于不久以后被我们占领，其后似乎应该对希腊提供强大的空军增援部队，其中应包括一些"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希腊的飞机场的跑道是否已经加长，以适应"旋风"式飞机的需要？克里特岛上的飞机场是否已经修筑得可供这类飞机在中途降落？时候一到，对这些飞机场的需要可能会异常迫切，现在就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也必须弄清楚，将第二装甲师调往比雷埃夫斯港需要多少时间和人力。

13．所有的估计表明，希腊军队如不能攻占发罗拉，后果将不堪设想。韦维尔将军仅仅依靠他目前用于西部沙漠地区的部队--尽管他的空军已有所减少--或许能够攻占昔兰尼加省，在班加西站住脚；但是，为了占领班加西，而使希腊军队失掉攻占发罗拉的机会，从而使

希腊人沮丧愤怒，或竟促使他们同意大利单独媾和，那就不妥当了。因此，我们应预料到，在攻占托卜鲁克之后，尼罗河集团军继续向西推进或许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我看得十分清楚，在确保埃及的西侧以后，应尽先援助希腊。

六

14．南斯拉夫的态度，很可能决定于我们对希腊的支援和希腊军队进军发罗拉的命运。虽然我们不可能下什么断语，但是德军经由罗马尼亚进抵黑海，再假道他们的旧日盟国保加利亚而直驱萨洛尼卡，却比强行穿越南斯拉夫要显得更合乎情理一些。军队调动频繁，谣言比以前更多，似乎都表明这一点。德国显然正在集结兵力，并在改进直驱东南欧的交通。我们应当采取措施，以便确保土耳其在敌人进入保加利亚时参战。如果南斯拉夫的立场坚定，不受敌人愚弄，如果希腊军队攻占发罗拉，在阿尔巴尼亚稳住阵脚，如果土耳其成为我们的一个积极的盟国，那么，俄国的态度就可能受到良好的影响。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德军进抵黑海，或通过保加利亚进入爱琴海，对俄国是怎样不利，并且确实是致命的威胁。仅仅恐惧就足以使俄国人不敢参战。在巴尔干建立一条巩固的同盟国战线，加上英国海陆空军威望的日益提高，或许可以减轻这种恐惧情绪，然而，我们却不可指望着这一点。

七

15．最后一个问题，却是支配我们一切作战活动的一个问题，便是敌人入侵的威胁、空战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以及对我西部港口和西北交通线带来的重大压力。现在希特勒先生要困死或击溃大不列颠的心情，无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只要英国空军在希特勒的背后日益强大，而且只要他必须压制整个欧洲怨声载道、饥肠辘辘的各国人民，那么，即使希特勒在东欧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击败俄国、征服乌克兰并由黑海进抵里海，这些行动无论获得分别的或全部的成功，都不能给他带来胜利的和平。因此，阻止入侵、维持我们本土的食粮供应和加速军备生产的任务，绝不可因其他任何目标受到妨碍。

※　　※　　※

希特勒也有他的新年感想。把他在一个星期前写给墨索里尼的信和我的估计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关于佛朗哥将军和西班牙的态度，我们的看法显然不谋而合。

领袖，1940年12月31日

……我在检查了整个形势之后，得出以下的结论：

1．就西部战争的本身来说，我们已取得了胜利。要击溃英国，仍需作出最后的极大的努力。为了决定完成此举的方式，我们必须估量一下，在我们加强了空军和潜艇攻势产生效果以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英国幸免于全面崩溃的。

在这场战斗中，当我们获得初步的胜利后，德国即需制定最后进攻英伦三岛的重大决策。进攻英国所集中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巨大的供应站--所需要的防空设施，将远远超过我们原来的估计。

2．·法·国。法国政府已解除赖伐尔的职务。他们通知我的正式理由是不真实的。我毫不怀疑，真正的理由在于：魏刚将军从北非提出了无异于讹诈的要求；而维希政府要进行抗拒，则将有失去北非的危险。我也认为，在维希政府内部可能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派系，他们赞成魏刚的政策，至少是暗中赞成。我并不认为贝当本人是不忠诚的，但是不知其真心到底如何。对这一切，都需要经常警惕并密切注视事态的演变。

3．·西·班·牙。由于深深地为局势所困扰，而且佛朗哥认为局势恶化，因此西班牙已拒绝与轴心国家合作。我恐怕佛朗哥行将铸成他毕生中的大错。我认为，他接受民主国家的原料和小麦作为不参加战争的一种报酬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

民主国家将让他惶惶不可终日，等他耗尽最后一粒小麦以后就对他作战。

我为西班牙的这一切甚感遗憾，因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准备，要在1月10日越过西班牙边界，于2月初进攻直布罗陀。我想，可以比较快地取得成功。准备用于这一行动的军队曾经过特别的选拔和训练。一旦直布罗陀海峡落到我们手中，即可彻底消除法国在北非和西非倒戈的危险。

因此，佛朗哥的这项决策使我大失所望，这同我们--你，领袖和我本人--在他处于患难中所给与的援助是不相称的。我仍然抱有希望，很少的希望，他将在最后一分钟觉察到他的所作所为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希望他，即使是姗姗来迟，也应设法与我们共同作战，而我们的胜利将决定他自己的命运。

4．·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同样迟迟不愿与三国同盟条约①发生关系，不愿在其国际关系中采取鲜明的态度。这是由于苏俄对它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压力。如果保加利亚国王曾立即依附我们的条约，谁也不敢对他施加这样的压力。最糟糕的是，这种势力毒化舆论，而舆论并不是不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坏影响的。

①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的盟约。--译者

5．无疑，在这次冲突中采取最鲜明的态度的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安东奈斯库将军已认识到，他的政权的前途，甚至他本人的前途，依赖于我们的胜利。他根据这一点得出了清晰明了、直截了当的结论，这使我对他格外尊敬。

匈牙利人的忠诚态度也不稍逊。自从12月13日以来，德国曾经不断地经由匈牙利向罗马尼亚调运军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已经把它们的铁路网交给我使用，因而德国的一些师团能够迅速地开往紧急的地点。我还不能多谈那些正在计划中的或者可能需要采取的作战计划，因为这些计划此刻正在制定中。无论如何，我们的兵力将足以排除任何从侧翼反攻的威胁。

领袖，把你在阿尔巴尼亚的战线稳定下来，以便至少牵制一部分希腊军队和英国希腊联军，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6．·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正在慎重地争取时间。如果形势顺利的话，它或许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现在看来，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依附三国同盟条约。在我们军事上的成就改进心理上的趋势以前，我不指望取得更多的东西。

7．·俄·国。如果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有发生内部冲突的危险，但有必要预料到其严重的后果并有事先防范的现成办法。

我认为，只要斯大林在世，俄国便不会采取任何与我为敌的行动，何况我们本身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挫折。领袖，我认为最关重要的是：作为圆满结束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德国应拥有一支足以应付东

方任何不测事件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的实力显得愈强，我们用它去应付一种不测危险的可能性就会愈少。我愿在这些总的考虑之外附带说明一点：我们现在同苏联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即将缔结一项使双方感到满意的贸易协定，并且大有希望可以用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那些仍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争论问题。

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关于芬兰和君士坦丁堡这两项问题上仍然有分歧。关于芬兰，我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芬兰基本上是属于我们的势力范围的，我们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一地区不要发生第二次战争。

与此相对照，把君士坦丁堡放弃给俄国、把保加利亚放弃给布尔什维主义，就不合乎我们的利益了。然而，即使在这类问题上，只要抱着好意，便可获得解决，从而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并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愿望。如果莫斯科了解到，谁也不能强迫我们接受我们认为不满意的安排，那么解决起来就更容易了。

8．·非·洲。

领袖，我认为，在这一战区内，目前还不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准备这样的一个行动，至少需要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现在即将进入在本年中德国装甲部队不能有效地从事战斗的季节。因为在这样的气温下，我们实际上甚至连装甲车也不能应用，除非装置特殊的冷却设备。装甲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于需要整日行驶的远距离战术性作战中的。

在这一战区内，最有决定意义的办法似乎是增加反坦克武器，即使这意味着其他战区的意大利部队得不到这类特殊的大炮。

正如我最近谈过的，我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一切办法用我们的空军去削弱英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地位，因为在这一战区内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不能使局势有所改进。

至于其他方面，领袖，在3月份以前还不能作出任何重要的决定。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和文件》，第83页。

※　　※　　※

艾登先生正密切注视着东方的乌云。

外交大臣致首相 1941年1月6日

兹值巴尔迪亚胜利①之际，请接受我的敬意与祝贺！未知我可否妄自篡改你的一句名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交出过这么多的东西给这么少的人。"

①英军于1941年1月3日突破巴尔迪亚防线，5日，巴尔迪亚意大利守军投降，英军俘虏意军三万多人。--译者

但是，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要对于国际范围内一个不甚令人满意的区域--巴尔干--唤起注意。在过去数日内，从各方面接获的大量情报表明，德国正在巴尔干加紧准备，目的在于最后袭击希腊。屡次提及的袭击日期是3月初，但是，我深信，德国人一定要极力提前开始行动。我没有资格断言，在今年此时，经由保加利亚对萨洛尼卡采取军事行动是否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德国将进行武力干涉，以防止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彻底溃败。我们接获关于敌人业已增加空军以便对希腊军队作战的报告，并且，帕普哥斯将军声称，他的进军已因此而缓慢下来。德国人的方法是在地面采取任何行动以前必先建立空中优势，上述情形与此正相吻合。

在政治方面，保加利亚政府的态度使我甚为不安。他们目前的表现，好像已控制不了局势。他们的报纸越来越处于德国人的支配之下，现在只不过是轴心国宣传机构的传声筒而已。最重要的是，勿使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由于我们在北非的胜利而放松戒备，我们正尽力在政治方面保证做到这一点。这一切问题是否需提交国防委员会考虑，请酌定。

我读了这篇备忘录后，发出了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月6日

请看一下所附外交大臣的备忘录。在道路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显然有必要沿利比亚海岸追击意大利军队，但是，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加派四五个皇家空军中队至希腊，也有可能抽调英国第二装甲师的部分人员前往。

在目前的时刻，我的目光不能越出班加西以外，而且如果托卜鲁克被我军攻占，则班加西以东的意军便为数有限，而且绝非精

锐。……

虽然由于幸运和勇敢，我们或许可以在利比亚海岸比较容易地收集到最快人意的战利品，但是必须时刻重视攻占发罗拉和维持希腊前线的极大重要性。

※　　※　　※

1月8日，国防委员会一致同意，鉴于德军可能提前经由保加利亚进军希腊，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头等重要的工作就是竭尽所能、千方百计立即给予希腊以最大的援助。此外，还一致同意，应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我们援助希腊的方式与范围作出决定。同一日，我收到史末资将军以下的电报。这封电报并不是看到我于两天前发出的备忘录才草拟的。他和我的意见--当时业经三军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同意--完全一致，因此加强了我的信心。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1941年1月8日

由于中东的伟大胜利，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将来的方针。

韦维尔不久即可乘胜进抵托卜鲁克。他是否应再向前推进？的黎波里未免太远了。即使到班加西，它距离埃及边界已等于从埃及边界到亚力山大港的距离了。不过，要推进至班加西也许有正当理由--无论就海军或其他方面说。如果没有充分或特殊的理由，我认为应到托卜鲁克为止。越过托卜鲁克，则有危险，无需赘述。应将一支适当的防御兵力驻扎在托卜鲁克的设防阵地内，而将其余的军队撤至埃及和中东；那里需要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以防敌人假道巴尔干各国向我进攻。

2．但是，我想建议，在现阶段也应考虑到如何澄清阿比西尼亚的局面。占领阿比西尼亚，将意味着对墨索里尼的威望和法西斯的掠夺以致命的一击。意大利可能被迫退出战争，而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或可改观。德国将再次被孤立，并有可能遭到某种程度的失效。

3．及早澄清阿比西尼亚局势，还有这样的论据：该地意大利军队的士气现在一定非常低落；及早结束阿比西尼亚战役可以腾出大量兵力来增援我中东前线。如果能够立即抽调韦维尔的一部分中东军队，从北面加强对阿比西尼亚的进攻，同时再从肯尼亚发动攻势，则有可能迅速瓦解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如果从两方面同时进攻的话，我认为，在北面和肯尼亚各增添一个师就够了。

4．如果这样一项同时进攻的计划得到批准，我准备提供在南部增加的一师军队。该师除了捷克式轻机关枪不足外，业经准备就绪，只要船只一到便可立即出动。从南北两方运送这样多的军队必然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如果我的建议得到批准的话，应尽快作出决定。从南面发动的攻势将迅速地把战线推移到远离肯尼亚的地方，因此势必要放弃目前在那里推行的大部分计划。如果想在像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这样大的地区内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和旷日持久的战事，那么就必须制定南北夹击的计划。为了实施这项计划，在北面增添一师军队是必要的，也许是足够的。我希望这师军队可以调出，尽管谣传德军正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大量集中。

问题是：在俄国是一个不可估计的因素、土耳其又采取敌对的态度的情况下，德国是否敢于燃起巴尔干的战火。意大利军队在非洲和希腊的失败，连同德国空军袭击英国的失败，已使局势大为改观，因此德军的集结可能仅仅是为了安抚意军并诱使英军远离不列颠；德国人要大举进攻不列颠，这是势难避免的。整个局势应由参谋人员进行考虑，他们掌握充分的实际情况。据我看来，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从中东军队抽调一个师加上必要的空军来加强驻在苏丹的兵力，以便从北面发动攻势，这似乎不至于立即遇到多大危险。如能速战速决，便可在意大利和中东产生深远的影响。

※　　※　　※

1月10日，三军参谋长警告驻中东各司令官：德军可能在本月底以前开始进攻希腊。他们认为，德军将假道保加利亚，进军的路线则可能是沿斯特鲁马河流域而下，直指萨洛尼卡。他们将投入三个师，由二百架俯冲轰炸机支援，并且在3月份以后，可能再增加三四个师。三军参谋长们附带说明，英王陛下政府尽量给予希腊军队以最大援助的决议意味着，托卜鲁克一经攻占，所有中东的其他军事行动应即退居次要的地位；他们并已准许自中东抽调机械化部队、特种团队和空军，抽调的兵力应以以下列举者为限：一个步兵坦克中队、一个巡逻坦克团①、十个炮兵团、五个空军中队。

①"步兵"坦克是为了伴随和支持步兵而设计的，是一种重型、缓慢、装甲坚固的坦克。

驻在开罗的司令官们认为，德军集结于罗马尼亚--我们事前曾提醒过他们--只不过是一种神经战，目的在于诱使我们分散中东的军队和阻止我们在利比亚的推进。韦维尔希望三军参谋长"紧急考虑敌人的调遣是否为虚张声势"。

我读了这封与事实大有出入的复电以后，发出了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或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月10日

三军参谋长们应于明日--星期六上午--举行会议，以便考虑从中东司令部发来的几封电报。关于本件所附由我"巡逻"坦克比步兵坦克快、炮火火力强，但装甲较轻。它在战斗中具有高度的机动性。

"轻型"坦克速度快，装甲薄，只装有机关枪。这是用作侦察的。

起草的致韦维尔将军和朗莫尔空军中将的电报，除非他们认为还有应与我磋商之处，即可发出。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1月10日

你们认为，德军集结于罗马尼亚，不过是一种"神经战的调遣"，或"分散我方兵力之计"，这种想法适与我们接获的情报相反。我们接到的许多详细的情报表明，假道保加利亚、直驱希腊边境而以萨洛尼卡为目标的大规模行动将在本月底以前开始。敌人用于这次进攻的兵力不会太大，但是战斗力是极强的。到2月中旬，所有能够越过保、希边境的敌军，看来只有一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约一百八十架俯冲轰炸机和一些空降兵部队。

2．但是，如果不阻止这支军队的前进，那么它在希腊所起的作用，可能和德军之突破色当①在法国所起的作用相同。希腊在阿尔巴尼亚的各师部队将遭到致命的影响。这是从我们接获的情报中了解到的事实和得出的推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德国人为了对我们造成最大的损害，不正是应该这样做吗？希腊的毁灭将使你在利比亚获得的胜利黯然失色，而且确实可能影响土耳其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于盟国的命运表示漠不关心的话，这种情形尤其难免。因此，你现在必须使你的计划服从正受到危险的更大利益。

①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以及在1940年，德军曾两度大败法军于色当。--译者

3．不得使攻占托卜鲁克的行动受到任何的阻碍，但是，其后即应以援助希腊为主，而使利比亚的一切军事行动为副。

因此，你从收到这封电报时起，即应按照规定的限度作好准备，以便立即支援希腊。这些问题曾经内阁国防委员会认真地进行权衡，而史末资将军在他经过独自思考后发出的电报中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4．我们盼望并要求你们迅速而积极地按照决议行事，对此，我们当负完全责任。你会同有关人员访问雅典，将使你想出最妥善的办法来执行上述决议。雅典之行事不宜迟。

三军参谋长意见一致，于是便发出了这封电报。人们即将看到，我们这时的意图并不是要对希腊提供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只不过派遣一些特种团队和技术部队而已。

韦维尔将军和朗莫尔空军中将根据这些命令飞往雅典，与梅塔克萨斯将军和帕普哥斯将军会谈。1月15日，他们向我们报告说，在我们能够派遣足够的部队发动攻势以前，希腊政府不愿我们的任何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三军参谋长收到电报后，于1月17日电复说，我们当然不能强迫希腊接受支援。这样一来，我们便改变了对于最近将来的看法，决定推进至班加西，同时尽可能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一支最强大的战略后备军。

于是，三军参谋长于1月21日向韦维尔将军提议，攻占班加西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他们认为，如果把班加西建成一个设防巩固的海空军基地，即可放弃陆上路线，从而节省人力和车辆。他们并敦促他尽快夺取多德卡尼斯群岛，特别是罗得岛，以便阻止德国空军抢先占领那些岛屿，威胁我们同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交通。他们还敦促他编成四个师的战略后备军，以便随时协助这两个国家。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1月26日

德国飞机出现于地中海中部，已迫使我暂时放弃了我以前所抱的希望：开辟、监视通过地中海中部各海峡的航道，从而使运兵船队能够定期通过。除非这种局势在今年最初几个月内得到改善，船只的缺乏和绕航好望角的航程，无疑将使尼罗河集团军和中东战区实力的增长难以达到我所希望的程度。我发现，我们不惜莫大的代价、甘冒不测的风险派出的运输船队竟包括大批后勤人员，而使我们编成的战斗

部队增加有限，这使我非常痛心。我将尽力用各种方法支持你；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要求你使我确信：在中东确实作到人尽其用，并尽量编成以师或更好是以旅为单位的部队。属于后勤和军事机构的内勤士兵，应有效地执行内部保安任务。……

从各方面接到的情报使我深信，现在德军已驻扎在保加利亚飞机场，正在作进攻希腊的各种准备。这种渗透，可能（几乎肯定会）在土耳其人面对任何露骨的入侵问题以前达到决定性的程度，届时德国人将对土耳其人说：献出君士坦丁堡，否则将遭到轰炸。我们必须预料到巴尔干各国将遭受一系列非常惨重的打击，而且可能普遍地屈从德国的要求。你能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的战略后备军越强大，把这支军队调往欧洲海岸的准备工作越充分，我们就越有可能作出有利的决定。

我现在电复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1月12日

我们考虑了三四天之后，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结论，这时正好接到你8日的电报。我亲自向国防委员会宣读来电，在座的有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大臣、艾德礼和艾登。大家意见完全一致，令人不胜惊异。唯一的分歧点在于：我们认为，大军从肯尼亚北进，会由于运输工具不足而受到长期拖延。起义顺利；阿比西尼亚皇帝不久即可返国。由卡萨拉--阿戈达特一线进军可截断敌军的主力。你提到的军队已在途中。应尽量保持从肯尼亚施加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一线占用过多的军队。请及早派遣一个师。该师快到时，或许能在红海登陆。鉴于局势变幻莫测，最好尽可能保持流动性，但是现在即请派来。

托卜鲁克可能有二万五千名意军陷入重围。完全同意在到达托卜鲁克以后，不再以重大代价向前推进，如果道路良好的话，便继续前进，以便尽量在远离埃及的西面布置侧翼；

同时，把一切有用的部队和装备调往保希边境一触即发的战争的前线。当然，韦维尔和他的同僚一心想追击敌军，但是韦维尔将于星期一或星期二前往雅典同希腊人商谈增援事宜。不能保证成功；只能作出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安排。天气、山陵、渡过多瑙河、希保边境设防地带，种种因素都有利于我。土耳其、南斯拉夫和俄国见到英国援助希腊，或许都会受到有利于我方的影响。

无论巴尔干各国发生什么事，驻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军队都有被消灭的可能。此事一旦实现，即应将用于肯尼亚的所有有用的部队和物资调往地中海地区。希望将南非联邦的军队调到那里，以便参加夏季的战斗。我们仍在继续绕航好望角运送大批增援部队。十分感谢你的各项协助，尤其感激你的可靠的判断，这和我们经过一番苦思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二章　战火蔓延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交往更加密切--哈里·霍普金斯到达伦敦--我与总统之间珍贵的联系人--我们的斯卡帕湾之行--温德尔·威尔基先生--"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政治和战略--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德国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计谋--苏联的关心--里宾特洛甫的解释--我于1月31日致伊诺努总统的电报--我们对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土耳其缺乏现代化装备--成立巴尔干联合战线的必要。

随着新年的来临，我和罗斯福总统的交往更加密切了。我已经向他发出了祝贺新春的信件。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1月1日

现在，当我们在动乱中度过新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应当代表英国政府，而且确实是代表整个英帝国，告诉你，总统先生，我们是以多么热烈的心情来感激和赞美你的那篇宣言：你在上星期日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发表的令人难忘的宣言。

我们无从预卜我们的前途究竟如何，但是，随着这次号角的召唤，我们正在振作精神、信心百倍地向前迈进，并且坚信你所说的，所有使用英语的民族和具有同样理想的民族最终将会有美好的前途。

1月10日，有一位先生带着最高国书到唐宁街来见我。

我在事前曾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介绍他是总统最密切的亲信和私人代表。因此我作了布置，当他抵达时，由布伦丹·布雷肯先生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由我单独与他共进午餐。

我就这样会见了哈里·霍普金斯--这是一位特殊人物，他在整个战争的活动中，曾经起了而且还将要起决定性的作用。

他的身体孱弱多病，却精神奕奕。他是一座行将倾圮的灯塔，从这里发射光芒，引导伟大的舰队进港。他也擅长寓意讽刺的幽默。我总是乐于和他相处，特别是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他有时也颇使人难堪，出语尖酸刻薄。我的经验教导我，人们在必要时这样做一下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首次会晤时，呆在一起约三小时。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个人的魄力以及他所负的特别重要的使命。这时，正当敌人对伦敦的轰炸达到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地方性的难题纷至沓来。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位对于我们的生存关系重大的总统特使。他目光炯炯，以平静而抑制的热情说道：

"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要共同打赢这场战争。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他派遣我到这里来告诉你，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将不惜一切牺牲、用尽一切方法来支持你到底。只要是人类的力量能够办到的，他没有不愿意办的。"

凡是在漫长的斗争历程中接触过哈里·霍普金斯的人，都会同意我对这位非凡人物的叙述。我们之间从此开始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历经各种变动和动乱一直稳定地发展着。他是总统和我之间取得联系的最可靠、最理想的渠道。但是还远不止此，他有几年还是罗斯福本人的主要支持者和鼓舞者。

一位是没有公职的下属，一位正在统率着那个强大的共和国，这两人合在一起就能够作出对整个英语世界极关重要的决策。当然，霍普金斯妒忌他人分享他个人对领袖所起的影响，也容不下美国人中的竞争者。因此，他在某些方面证实了诗人格雷的诗句，"受宠的人没有朋友。"①然而这不干我的事。他坐在那里，身体瘦削、羸弱有病，但是却充分表现出对我们的事业有精辟的理解。这个事业就是击败、毁灭、杀死希特勒，除此以外的一切意图、忠诚或目的均不在考虑之列。在美国历史中，像这样光芒四射的人物确不多见。

①托马斯·格雷（1716--1771），美国诗人。--译者

哈里·霍普金斯常常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我曾经参加过美国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行政要人有二十人或者更多。当讨论茫无头绪、在座的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这时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性的问题，"的确，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之点。我们是不是要应付这个问题呢？"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受到重视，大家一重视，问题也就获得解决了。他是众人之中的一位真正的领袖，而且，每当碰到危机时，不论在热情和智慧双方面，都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憎

恨强暴的那种热情可以与他对贫弱者的爱护之诚相媲美，特别是当强暴一时得逞的时候。

※　　※　　※

为了使我国新任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赴美莅任时的场面显得格外隆重，我作了安排，由我国最新、最强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在几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载送他和他的夫人渡过重洋。我乘专车伴送他们北上，并到斯卡帕湾送别。我利用这一机会视察舰队；我自从离开海军部以后，就没有再巡视过舰队。这恰好符合我要更进一步结识哈里·霍普金斯的计划。我们一起来到了舰队，视察舰只和防务。我的夫人与我同行，她从一艘驱逐舰跳下，又攀上另一艘驱逐舰，动作之敏捷为所有其他的人所不及。霍普金斯几乎落入海中。我乘坐我的专车回到格拉斯哥，受到了许多群众的欢迎，会见了所有的地方长官，访问了许多工厂，视察了防务、消防和空防组织，并且发表了多次即席讲话。然后，我们前往太恩赛德，经过情形也是一样。我时时刻刻要了解这个人，要了解他的领袖。霍普金斯同我盘桓约十日，在这期间，他使我和那个伟大共和国新近再次当选的领袖在精神上完全合拍。

后来，我带他到多佛尔去视察我们的重型炮台，这些炮台雄视着英吉利海峡那边的法国海岸--对我们来说是德国海岸。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13日

霍普金斯同我在一起度过了周末，他正同我一起在舰队基地作短期的旅行，因此我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从容讨论一切问题。承蒙你派遣十分卓越的、同你如此亲密无间而又得到你充分信任的一位特使来，我十分感激。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19日

你或许已经知道，哈利法克斯乘我们的新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即将抵达安纳波利斯。该舰当然不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意去看一看这艘军舰。如果你能为此作出安排，我们将接待你或你的高级海军将领到舰上参观，并以此感到自豪。该舰将于1月24日上午七时驶抵切萨皮克湾的入口。如果你能将任何建议或希望通知我，我们当遵命办到。

※　　※　　※

其后，也在这一个月里，总统的最近一次选举中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来到英国。他也携带着总统签署的最高介绍信。由于他是公认的共和党领袖，因此我们作出了种种安排（敌人也对这种安排作了帮助），使他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伦敦的各种困难情形。他也曾到契克斯①度过一夜，我和这位非常干练而富有魄力的人还进行过一次长谈。三年后，他竟因病不幸逝世。

①契克斯在伦敦西北三十哩，是英国首相的郊外官邸。--译者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28日

昨日，我接待了威尔基。你所引用的朗费罗的诗句使我深受感动。我要把它镶在镜框里，作为这些惊涛骇浪的岁月中的一个纪念物，并作为我们友谊关系的一个标志；我们的友谊是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由于电讯相通和精神相通而建立起来的。

我得到的各项情报表明，德国人正在坚持作进攻我国的准备，我们也正准备给他们以应得的回敬。另一方面，从东方传来的消息表明，敌人大批陆军、空军已开入罗马尼亚，德国空军的先头部队已有数千人在保加利亚政府的一意纵容下潜入保加利亚的飞机场。希特勒当然要对英伦三岛进行严重威胁，一则是要以此把我们牵制在这里，再则是掩护他的东进计划。但是，他手下的军队是如此之多，因此他是能够在两方面同时发动攻势的。请你放心，我们将在两方面全力以赴。

你对哈利法克斯的隆重接待和为了给予我们以及时的援助而正在进行的一切，使我感激不尽。我与霍普金斯结识，实在感到高兴；凡是和霍普金斯见过面的人莫不感到欣慰和鼓舞。人们不难看出他为什么和你这样亲近的原因。杜诺万上校在中东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谨致敬意和最亲切的问候。希望你已经康复。

以下是总统的来函：

华盛顿，白宫

亲爱的丘吉尔1941年1月20日

温德尔·威尔基将向你面交这封信。①他在这里的确是支持捐弃党派门户之见的。

①罗斯福这封信的影印原件刊登在原书第25页，中译本未予刊用。--译者

我想，这一首诗适用于你的人民，正如它适用于我们一样：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

从朗费罗的"建舟咏"①中摘引的这些灿烂的诗句，令人受到鼓舞。

①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的"建舟咏"，是他的《海边与炉边》诗集中的一篇。--译者

※　　※　　※

在一场大的战争中，要把军事和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在国家的领导层，军事和政治是合而为一的。当然，军人们认为军事是唯一和至上的，他们在提到政治考虑时甚至带着一些轻蔑的口吻。而且，"政治"这个字眼，由于和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而被混淆，甚至被玷污了。因此，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中，许多文献受到曲解，这种曲解是由于人们抱有这样的观念：在战争中只有军事上的考虑是重要的，军人由于政客们的干涉而不能贯彻他们明确的、专业上的意见；这些政客为了私人或党派的利益影响了关系重大的战局。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和我本人之间一向保持着极其密切、非常融洽的关系，同时这时英国完全没有党派门户之见，因此我们就得以把军政之间的意见分歧缩减到最小程度。

当我们在东北非对意大利的作战继续获胜、而希腊人在阿尔巴尼亚大有攻克发罗拉的希望时，我们接到的关于德军的调遣及其意图的所有消息都日益清楚地证明，希特勒即将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干涉。从1月初起，我就预料德国空军将进驻西西里岛，从而威胁马耳他岛和我们恢复地中海交通的一切希望。我也担心他们将在班泰雷利亚岛建立空军站，利用空军站所能提供的一切便利向的黎波

里调遣德国军队--可能是装甲部队。事实证明，他们认为并没有占领班泰雷利亚岛的必要，但是我们却相信他们正在计划建立一条经由意大利到非洲的南北通道，同时利用同一办法来阻止我们在地中海东西两面的活动。

这时还出现了对巴尔干各国其中包括希腊和土耳其的威胁，它们可能在威逼利诱之下降顺希特勒帝国，或者，它们如不依从，便被征服。过去曾经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见到的那种令人憎恶的过程，是否会在东南欧重演?

包括英勇的希腊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国家，是否会一一降服？土耳其在陷于孤立之后，是否会被迫为德国军队开辟通往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和波斯的道路？是否能促成巴尔干各国的团结、建立一条巴尔干战线，从而使德国的新的侵略活动代价过高，变为得不偿失？巴尔干各国对德国的抵抗，是否会在苏俄引起重大而有益的反应？巴尔干地区各国肯定是受共同的利害关系支配的，而且只要它们容许这种利害关系影响它们的估计，那么它们甚至还可能为共同的感情所支配。这些国家的利害关系大致是相同的，那么我们能否从我们虽属紧张但在日益增长的资源中找到额外的对外援助，来激发这些国家为共同事业而行动？或者与此相反，我们只应管自己的事务，只求在东北非的战役中取得胜利，而听任希腊、巴尔干各国，甚至可能还有土耳其和中东的所有其他国家，都走上毁灭的道路?

如果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只管自己的决策，我们在精神上本可以减轻莫大负担；许多曾向我们表示过意见的下级军官，在他们的著作中是拥护这一决策的。这些作者在指出我们已经蒙受的灾祸方面，确实是有便利的条件；但是，他们没有知识去充分考虑这种相反的政策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希特勒如果能够不经一战而使希腊屈膝，使巴尔干各国并入他的统治体系中，然后再强迫土耳其允许他的军队假道南下和东进，那么，难道他不可以就征服和瓜分这些广大地区的问题同苏联妥协，而把最后不可避免的德苏争吵推迟到以后的一个时期？或者，更可能的是，难道他不可以用更大的兵力提前进攻俄国？以下几章所要探讨和揭露的主要问题就是：英王陛下政府的行动，是否曾决定性地、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希特勒在东南欧

的动向；以及这种行动是否曾首先对俄国的行动、接着对它的命运产生过影响。

※　　※　　※

上卷已经谈过，希腊在受到意大利进攻以后，我们曾经给予它以适量的援助，并且有四个英国空军中队驻扎在希腊飞机场上，他们在战斗中曾取得一些成就。现在我们值得来看一看德国方面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

1月7日，里宾特洛甫通知驻莫斯科的德国使团的负责人：

从1月初以来，德国的精锐部队已取道匈牙利进驻罗马尼亚。军队的调动正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完全同意下继续进行。这些军队暂时将驻扎在罗马尼亚南部。调动这些军队的原因在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有从希腊全境逐出所有英国人的必要。德国军队拥有这样的实力，足以应付多瑙河流域的任何军事任务和来自任何方面的意外事件。我们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只是为了不让英国军队在希腊有立足之地，而不是为了对付任何巴尔干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

至于怎样进行会谈的指示：总的精神是持谨慎的态度。如果遇到紧迫的正式询问，可按照具体情况向他们指出，这类询问应在柏林提出。在不得不举行会谈时，应以笼统的措辞提出意见。·在·提·出·意·见·的·时·候，·可·以·指·出，·我·们·已·接·到·可·靠·的·报·告，·包·括·各·兵·种·的·英·国·增·援·部·队·已·越·来·越·多·地·开·往·希·腊，·以·此·作·为·煞·像·有·理·的·理·由，·同·时，·也·可·请·他·们·回·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洛·尼·卡·战·役①。关于德军的实力，暂时仍应含糊其辞。将来，我们可能会有兴趣公开我军的全部实力，而且还要进行鼓舞人心的夸张。这方面的指示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出。

①萨洛尼卡是希腊的一个港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两国军队于1915年在该港登陆，以袭击德军。--译者

同日，他又致电德国驻日本大使：

请秘密通知日本外相本人，相当强大的德国分遣队目前正调往罗马尼亚。军队的调动是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完全同意之下进行的。在希腊，可能有必要进行干涉，因此运送这些部队是作为我们进行干涉时的一种安全措施来布置的；如果英国军队在希腊获得立足点，而势必要进行干涉的话，即可按照需要开始行动。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于1月8日电复：

关于德国调派军队前往罗马尼亚一事，此间谣言纷纭；调动的人数甚至估计达二十万人。此间政府人士、广播电台和苏联报纸还尚未谈及此事。

苏联政府对于这些部队的调动将会极其关心，将会希望知道集结这些部队的用意何在，特别是希望了解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可能受到多大的影响。请指示应如何应付。

德国外长同日电复。

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1941年1月8日

请你不要同苏联政府谈论德国向罗马尼亚增调军队的问题。

如果莫洛托夫先生或苏联政府中其他有影响的人士问及此事，请即说明，根据你接到的消息，派遣德军完全是针对英国作出的预防性军事措施。英国已派遣军队进入希腊国土，预料他们最近还将增派部队。德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容忍英国在希腊国土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另有通知以前，请勿详谈细节。

※　　※　　※

到1月中旬，俄国人非常焦灼不安，于是在柏林提出了这一问题。1月17日，俄国大使访问德国外交部，传达了一个备忘录，其基本内容如下：

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大批德国军队已驻在罗马尼亚，现在并正准备开入保加利亚，其目的在于占领保加利亚、希腊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无疑将试图阻止德军的行动，占领这两处海峡，同土耳其联合起来对保加利亚发动军事行动，而使保加利亚成为战场。苏联政府曾一再向德国政府声明，它认为保加利亚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是保障苏联安全的地区，对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事件不能漠不关心。鉴于这一切，苏联政府认为应当提出警告，它对任何外国武装部队在保加利亚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出现，均将看成是对苏联安全权益的侵犯。

1月21日，德国外交部召见俄国大使，通知他说，德国政府没有接到有关英国想要占领土耳其两个海峡的任何报告。他们也不相信土耳其会允许英国军队进入它的领土。但是，他们接到情报，英国有意并

且即将在希腊领土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德国的不可改变的方针是，不容许英国军队立足于希腊领土，因为这无异于威胁德国在巴尔干的重大权益。因此，德国正在巴尔干集结一定数量的军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英国人在希腊获得任何立足点。德国政府相信，这一行动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英国在这些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也是违反苏联的利益的。①事情就暂时停顿在那里。

①见《纳粹--苏联关系》，第268，271--272页。

※　　※　　※

几天以后，我致电土耳其总统。

首相致伊诺努总统（在安卡拉）1941年1月31日

总统先生，土耳其和英国的权益受到的迅速增加的威胁促使我直接同你通信。我接到可靠的情报，德军已经进驻保加利亚的飞机场。临时营房正在准备中，数千前方勤务人员已经到达。这是在保加利亚皇家空军并且无疑是在保加利亚政府的一意纵容下进行的。不久，或许在数星期以内，德国军队和空军中队即将开始调往保加利亚。空军中队将只需从它们在罗马尼亚的航空站飞往他们在保加利亚正在准备中的基地，便可立即投入战斗。届时，除非你不允许德国人向保加利亚进军，或反对他们通过保加利亚，他们将会在同一天晚上轰炸伊斯坦布尔和阿德里亚诺堡，并且将使用俯冲轰炸机轰炸你驻扎在色雷斯的军队。他们无疑是希望不战而进驻萨洛尼卡，或者是强迫希腊同意大利媾和，并把希腊及其所属岛屿上的空军基地交给意大利，这样就可以危及我们在埃及的驻军和土耳其军队之间的交通。他们将阻止我们的海军使用士麦拿，他们将完全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口，从而从三面包围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一般说来，这也有利于他们对亚历山大和埃及的进攻。

总统先生，我当然知道，土耳其在这些致命的危险临头时将会宣战。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能够控制保加利亚机场的莫大便利交给敌人，而不发一弹或不发一言呢?

实际上，德国正准备在土耳其边境重施它于1940年4月及5月用于法国边境的故伎。但是这一次，它所遇到的不是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中立国家，如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而是共谋者和过去的同盟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无疑已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而且从来也没有抵抗的

力量。我再说一遍，这一切可能在2月或3月临到我们头上；而且，自从保加利亚飞机场作好接待德国空军的准备工作并由进驻的空军人员和地勤人员使用时起，德国人甚至不必调动大批部队，便可得到一切便利。我们是不是打算袖手旁观，听任别人从容准备对我们进行这样致命的打击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通常应有的谨慎和预见，我们就应该受到我们各自国家严厉的谴责。事到如今，我们已经等待得过久了。

因此，总统先生，我向你建议，为了保卫土耳其，你我应采取德国人在保加利亚飞机场所采取的同样措施。我的政府希望在准备就绪之后，尽早向土耳其派遣至少十个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另外，现在已在希腊作战的还有五个空军中队，如果希腊一旦投降或战败，我们准备将这五个中队转移到土耳其飞机场。我们还想让我们日益增强的最优秀的空军从土耳其基地起飞进行空战。这样，我们将为土耳其陆军增添空军支援，这是它们为保持它们著名的陆军专长时所不可或缺的。

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德军推进到保加利亚国境以内，或者在保加利亚的德国空军人员不从速撤退，我们在空军中队进驻土耳其以后，就要使土耳其能够以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来威胁敌人。除非得到你的同意，我们是不打算从土耳其的飞机场采取这样行动的。

将来还有更多的问题。俄国的态度摇摆不定，我们是希望它保持忠实、友好的态度的。制止俄国援助德国的最好方法--即便是间接的方法--莫如保持一支十分强大的、能够［从土耳其］袭击巴库油田的英国轰炸机队。俄国有一大部分农业是依靠这些油田供应石油的，一旦这些油田被毁，将会发生严重的饥馑。

这样，土耳其一旦得到空军的保卫，就可能有办法去制止德国蹂躏保加利亚、征服希腊，并消除俄国对德军的畏惧心理。如果要取得这种决定性的地位，那就一时一刻也不容延缓，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在得到你的同意后，立即发布必要的命令，派遣我们的前方人员立刻启程前往土耳其。他们是着军服，还是着便衣，完全遵照你的意见行事。

还有一点，我们准备运送一百门高射炮给你。这些高射炮现在或是已在埃及，或是正在运往埃及的途中。高射炮都配备有全部的操纵

人员，如果你愿意的话，操纵人员将着军服，否则即乔装为教练员。

同查克麦克元帅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措施，以及有关海军方面的措施，将在适当时机执行。

一旦我们两国在战争中结为盟国，我们在利比亚获得的胜利将使我们得以采取更直接、更及时的措施来援助土耳其；

我们当和你戮力同心，并利用我们的日益壮大的力量来援助你的英勇的军队。

※　　※　　※

我也将以下的备忘录送交三军参谋长：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月31日

我们绝不可忽视我们已传达给韦维尔将军的决定，攻占托卜鲁克以后，应尽先考虑希腊和土耳其的形势。推进至班加西是最合乎理想的，我们在后来发出的几封电报中已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在执行这一行动时，仍然只能使用那些与欧洲的需要无关的军队。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月底才能攻下班加西，这一点应使韦维尔将军了解。举例来说，答应支援土耳其的空军就不能推迟到那时再派遣。但是，也许可能兼顾双方。

于是，三军参谋长致电中东各位总司令，请他们注意我致伊诺努总统的电报，并补充如下：

抵制德军渗入保加利亚，是当前首先要采取的步骤。我们充分认识到，只要不影响欧洲的利益，推进至班加西以确保埃及和东地中海的舰队基地是有利的。因此，尽快地攻占班加西极为重要。我们欢迎你采取"下颚"作战计划［罗得岛］的打算，所以我们不惜使西地中海的类似行动暂停数月，而派遣了三艘"格伦"式快速运输舰给你。我们所以这样部署，是希望防止德国空降部队占领"下颚"，因为那将妨碍我们对土耳其的交通。我们曾要求你尽早开始实行这个作战计划。

最后，我们必须重申，希腊、土耳其局势举足轻重，应在你心中占有首要位置。

这时，我知道土耳其的处境已经变得多么危险。我们显然不能认为，战前我们同它订立的条约，在形势已经变化以后对它仍然有约束力。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的时候，土耳其曾动员了它的精锐而勇敢的

军队。然而，这完全是依据第一次大战的情况作出的反应。土耳其的步兵和先前同样优秀，他们的野战炮队也是值得一提的。但是他们缺乏现代化武器，自从1940年5月以来，现代化武器已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们的航空设施极其薄弱简陋。他们没有坦克或装甲车，既没有制造和修理这类车辆的工厂，也没有受过训练的能使用这些车辆的士兵和人员。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高射炮或反坦克炮。他们的通信设施很不健全，还不知道有雷达。而且，在他们好战的特性中，却不具有接受所有这些现代发明的倾向。

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却已被德国基本上武装起来，用的是在1940年历次战役中取自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数量很大的各种装备。德国人拥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可以用来武装他们的盟国。至于我们这一方面，由于敦刻尔克之役损失惨重，由于必须建立本土军队以抵御敌人入侵，由于应付闪电战对我国城市不断施加的压力以及维持中东的战事，所以只能在牺牲其他迫切需要的情形下对其他国家进行少量的武器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驻在色雷斯的土耳其军队与保加利亚的军队相比，是处于严重的、几乎绝望的不利地位。如果在这种危险之上，再增添哪怕是数量不大的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分遣队，那么，土耳其就很难支持得了这种压力。

在战争不断扩大的现阶段整个过程中，唯一的政策或希望在于制定一个联合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力量的计划；我们现在正力求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对希腊的援助还仅限于第一步，只派了少数几个空军中队；这些空军部队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埃及时从埃及调往希腊的。第二个阶段是建议派遣技术部队，这在三军参谋长的电报中已作了说明，但希腊人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所持的理由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似乎可能在班加西和班加西以西的地区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沙漠侧翼，并尽可能在埃及集结最大的机动部队或战略后备军。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2月份。

第三章　闪电战与反闪电战·赫斯

闪电战继续进行--必须估计德国空军的实力--各部之间的意见分歧--法官辛格尔顿先生于1940年12月进行的调查--他于1941年1月21日提出的报告--德国准备进攻俄国--并准备轰炸和困死我们--闪电战的三个阶段--我们的烟幕和诱敌篝火--德国空军于1941年3月和4月间转向港口--我于4月12日访问布里斯托尔--我们继续干扰敌人的射束--5月10日敌空军以燃烧弹轰炸伦敦--无法控制的大火--下院被毁--德国空军编队调往东方--我们调查德国的雷达防御--射束战延期--我在迪奇莱度过周末--出乎意料的奇闻--鲁道夫·赫斯在苏格兰降陆--揣测他的动机--德方的解释--我就如何对待他发出指示--我告诉总统--西门勋爵于6月10日接见赫斯--识破希特勒的心理--斯大林在1944年的好奇心。

当1940年行将结束，我们在继续遭受闪电战的袭击时，看来十分需要展望一下未来并试行估量我们还要遭受多大的苦难。敌人对我们工厂和人民进行的夜间空袭还要持续多久？

它将增加到怎样厉害的程度？我们必须首先对德国空军实际的和相对的力量，以及他们的1941年计划作出最可靠的估计。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12月2日

今年冬季，德国人无疑将要大力扩充空军，预料明年春天一定会对我们进行更猛烈的空袭。因此十分需要就德国空军（1）到3月31日和（2）到6月30日可能增加到多大规模，作出最精确的判断。如果有其他日期更便于计算又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话，便不一定非用上列日期不可。重要的是切勿夸大德国的能力，因此，那些限制的因素--例如引擎、特种原料、驾驶员的训练以及我们的轰炸效果等等--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德国对被占领国家中的工厂利用的情况。

我希望你部情报处就这个重要问题向我提出一份报告（不超过两三页）。他们在草拟这份报告时，如能和林德曼教授保持联系，将会得到许多方便，同时也可使我们不致因为采用不同的计算基础而发生争执。我一方面要求这份报告写得简短些，同时我也想了解一下据以写成这份报告的数据和论证的方法。我不知道飞机生产部对这些情况

了解到怎样的程度。如各部门意见一致，将使人不胜欣慰。你将如何着手，望告。时间以一个星期为限。

※　　※　　※

在林德曼教授和他的统计处的协助下，我开始探索这个情况不明的领域。我们调查了空军部的记录。我们把这些记录和经济作战部与空军部情报处迥然不同的数字和分歧颇大的判断进行比较，又和飞机生产部的看法进行了对照。我让各部健康地摆出他们的不同论点。这是探明真相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三个部门中职位较低的官员之间非常友好协调。一天下午，我很高兴地把他们召集到契克斯。各方都提出了事实与数字，而且每一方都为了疑窦而辗转苦思。证据既是如此互相矛盾，而所有的见证人又那么急于弄清真相，所以，我觉得应请一位心地公正、头脑敏锐、清晰而且毫无先入之见的人来进行鉴别和判断。于是我说服所有有关人员，将他们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提供出来，交由一位杰出的裁判来弄清真相。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1940年12月9日

我在星期六同空军部情报处和经济作战部的官员一起研究了四个小时。我未能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也许真实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勾画整个未来战局的情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如何使用力量的问题。上面提到的两个部门的官员，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极为友好，我很想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调查，以便鉴定证据，确定事实。应该有一位不偏不倚的并谙于判断证据、反复核实的主席。法官辛格尔顿曾经充任炮兵军官，具有作战经验，最近曾为我进行关于飞机投弹瞄准器的调查，我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指导这些讨论，并为澄清这一重大问题的种种难解之谜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来。当然，应向他提供一切现有的材料。我愿意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知道你们的意见。同时，我已将我在星期六的讨论中所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写成一篇报告，供有关各部进行思考研究。对其中的每一个事实都可以怀疑、修正或推翻。我已经将副本分别送达有关情报处，这个报告将成为我准备进行的调查的纲目。

我聚精会神地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亲自写成了这份报告。

由于涉及相当多的技术问题，所以我把它列入本书附录①，供希望探索这一争论问题的人阅读。

①参阅附录（4）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0年12月13日

德国每月飞机的生产量估计为一千八百架。空军部情报处认为，其中只有四百架用作教练机。空军部认为德国在前线上保持的实力相当于我们的两倍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教练机的数目看来是很少的。我们若是换一种做法，如果空军部对于教练机的需要都有正当理由，如果我们不是毫不顾惜地滥用教练机，［如果不是］把大批教练机停放在飞机场上不用，那么，德国就不能凭这样少的教练机来维持他前线的实力。

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将在星期日前来同我共进午餐，我想请他着手进行我们一致同意的调查工作。

※　　※　　※

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同空军人员及其他专家工作得很出色。1月21日，他向我提出了最后报告。要用实际的数字来比较英国和德国空军的实力，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方都把它的空军力量分成核定编成的飞机、飞机总数、"适于作战的飞机"和"前线飞机"等项。这些项目彼此不同，分别由双方任意规定而且时常变动。而且皇家空军有本土空军与海外空军之分，而这时德国的空军则全部驻在国内。因此，我不想拿一些值得争论的统计数字来为难读者。法官的结论是，德国空军和英国空军的实力约为四比三。虽然空军部（情报处）仍然认为德国的飞机还要多于此数，而经济作战部则认为少于此数，但意见却相当接近，于是辛格尔顿的估计便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的基础。我从他的报告中得到了鼓励，这个报告表明，我们的空军力量正在稳步地赶上德国。当法兰西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飞机至少超过我们一倍。现在据报告，他们同我们不过是四与三之比了。我们在战后了解到，实际上是接近于三比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空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最高速度，同时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在运输途中的大批美援飞机。

※　　※　　※

在1940年底，希特勒便已认识到，单凭直接的空袭是无法摧毁不列颠的。不列颠战役曾经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挫败，对城市进行的残酷轰炸并没有吓倒这个国家或它的政府。在1941年初夏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吸引了德国大部分的空军力量。我们在5月底以前多次遭到的激烈轰炸表明，敌人已不再倾注其全部力量空袭我国了。对我们来说，这些轰炸是极其残酷的，但它们已不再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或德国元首的主要意图了。在希特勒看来，继续空袭大不列颠是集结兵力对付俄国的一种必要的、方便的掩护手段。他的乐观的日程表设想苏联将和法国一样，在一场为期六个星期的战役中被摧毁，然后所有德国军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1941年秋季最后征服不列颠。在这期间，这个顽固不屈的国家将被拖垮，首先用远程飞机支援潜艇进行封锁；其次是空袭它的城市，特别是港口。德国陆军的"海狮"作战计划（进攻英国）现在已被"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进攻俄国）所代替。德国海军奉命集中骚扰我们在大西洋上的交通，德国空军则袭击我港口和海口。试与滥炸伦敦和一般市民的行动相比较，这是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我们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以全部的现有力量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　　※　　※

回顾起来，1941年的闪电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和2月间，敌人因天气恶劣而未得逞。除了加的夫、朴次茅斯和斯温西以外，我们的民防组织得到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喘息机会。帝国防务委员会在战前早就建立了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的制度，它代表着与港务机构有关的一切重要权益。经过1940年冬季艰苦经验的磨练，而军事运输部又愿意采取分权的办法来给予支持，这些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现在得以更有效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它们也能够通过地区委员很有把握地获得外界的援助。我们也不忽视积极的防御方法。不少地方准备了烟幕，这种方法很不受欢迎，因为烟幕污染了当地居民的房屋；但是后来在保护英格兰中部工业中心时证实了它的价值。也曾准备好诱敌篝火，以迷惑敌人的轰炸机，整个防御计划的各个部分已交织成为一个配合得宜的体系。

天气较好的日子到来了，敌人又开始进行激烈的闪电战。

第二个阶段，有时称之为"德国空军漫游港口"的阶段，是从3月初开始的。每日有一次或两次空袭，轰炸尽管很厉害，却并未完全破坏

我们的港口。在3月8日，以及其后的连续三个晚上，朴次茅斯受到猛烈的空袭，船坞被毁。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在11日受到袭击。在以后几日的夜间，轮到了默尔西河一带。13日和14日，德国空军首次猛烈袭击克莱德河，居民死伤两千人以上，船厂停工，有的厂停工至6月，有的停工至11月。约翰·布朗造船厂因大火停工，直到4月间才恢复正常的生产。这家公司从3月6日起发生大罢工，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多数罢工工人因轰炸而无家可归，但是，遭受轰炸的损失和危险却使他们回到工厂，热烈地工作起来。默尔西河一带、英格兰中部、埃塞克斯郡和伦敦都在3月底受到了另一次轰炸。

4月份以后才开始受到最猛烈的空袭。4月8日，敌人集中轰炸考文垂。全国另一个受到猛烈轰炸的地方是朴次茅斯。

伦敦在16日和17日遭到严重的空袭，炸死两千三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敌人试图利用持续的轰炸来摧毁我们大部分主要港口，对某些港口曾连续轰炸达一星期之久。普利茅斯从4月1日到29日遭受空袭，虽然借着诱敌篝火挽救了一些船坞，但是，城市却遭到重大损失。5月1日敌人空袭达到了最高潮，利物浦和默尔西河一带曾连续七个晚上受到空袭。无家可归者七万六千人，死伤三千人。在一百四十四处停泊所中有六十九处被炸得不堪使用，因而起岸的吨位一时曾减少到四分之一。如果敌人坚持下去的话，大西洋战役甚至会更加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但是，敌人像往常一样，又转到别处去了。敌人对哈尔狂轰滥炸了两个晚上，毁坏了四万人居住的房屋，炸掉了粮食仓库，使海军机械厂瘫痪了近两个月之久。贝尔法斯特过去曾两次遭受轰炸，4月间又遭受了一次空袭。

※　　※　　※

4月21日，我以布里斯托尔大学名誉校长的身分授予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以及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我的夫人与我同行。我们的专车停在野外的一条侧线上过夜，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听到对布里斯托尔城的剧烈空袭。专车在清晨进站，我们直接驱车到饭店去。我在饭店里见到了许多高级官员，我几乎立即出发去巡视这个城市被炸得最惨的地方。空袭服务团的人员正在热情地工作着，仍然有人从瓦砾堆中被挖掘出来。苦难深重，但是市民的意志却是不可战胜的。在一个休息站里，

有许多老年妇人，她们的家已经被毁，她们坐在那里，似乎仍然惊魂未定，这情景是凄惨的。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们擦去眼泪，为国王和国家欢呼。

授予学位的仪式按照计划而行。我乘车巡视被炸得最惨的地区达一小时，然后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切都按照严格的仪式进行，可是紧挨着这所大学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还在燃烧，而且几位主要人物身上崭新的大学礼服，却遮盖不住由于一夜辛苦湿透了和污染了的制服。这番情景实在令人感动。我说：

"今天到场的人中，有许多位通宵坚守岗位。我们大家都一直处于敌人猛烈、持久的轰炸的威胁之下。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聚首一堂，是坚忍与冷静、英勇无畏与超脱俗务的标志，这和我们所知道的、相信的关于古代罗马和现代希腊的一切品质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我常到全国各地，只要我能够摆脱总部的事务几个小时或者一天，我便到各地去巡视。我见到了敌人的空袭所造成的创伤，但是我也在劫后废墟中见到了沉着、自信、明快而含有笑意的眼光，这眼光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已与一个远比任何人类的或个人的问题高超得多、广阔得多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我见到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精神。我见到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出来、在数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目前的时刻，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定能使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的后世子孙将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的祖先。"

※　　※　　※

在这期间，巫术战正在以它奇特的方式逐步展开。关于它的最初的一些新式武器的制造情况已经在以前的一卷书中述及。我们曾经设想，我们的科学家们对当时尚未证实的雷达所作出的诺言一定会兑现；早在1937年秋季，我们便围绕着这一设想重新制定了大不列颠的空防计划。1939年9月，当张伯伦先生的座机载着争取和平的使团出国时，海岸雷达网中最初的五个雷达站，即防卫泰晤士河口的五个雷达站，就曾用来瞭望他的座机起飞和返航。从1939年春季起，曾在从敦提到朴次茅斯的十八个雷达站开始了每日二十四小时的瞭望，在其后六年中从未中断。这些雷达站犹如空袭警报机构的看门狗；它们既使我们的战时生产免于受到严重损失，又免除了我们的民防工作人员难

以忍受的负担。它们使高射炮手不必过多地、令人腻味地呆在操作岗位上。它们使我们免于消耗人力与飞机，如果我们的无比优秀的但力量微薄的战斗机队不得不经常巡逻的话，这支力量势必消耗殆尽。它们的精确程度还不能满足夜间截击的需要，但是它们能使日间战斗机得以在最有利的高度和方位上等待敌机。它们对于日间战斗的胜利所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中，曾受到其他新式技术设计①装备起来的观察站的支援和辅助。这些观察站在低空飞行的敌机逼近时，便发出警报--他们发出警报时距敌机到来的时间虽都很短，但却很有价值。

①在我们的隐语中称作C．H．L．和C．H．E．L．

※　　※　　※

1941年，尽管德国在射束上有了种种改进，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干扰。这里可以举一个实例。德国人计划在5月8日夜间空袭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第二个是诺丁汉。由于我们干扰了他们射向德尔比的射束，他们还是空袭了诺丁汉，那里有从昨夜起还在燃烧着的小火。他们的原来的误差又使他们将第二个轰炸指向贝尔沃山谷，从这个山谷到诺丁汉的距离和从诺丁汉到德尔比的距离大致相等。德国公报宣称，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被炸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飞近德尔比，但是曾在旷野中投下了二百三十颗高爆炸力的炸弹和大量的燃烧弹，伤亡总数为两只小鸡。

最剧烈的一次空袭是最后的一次。5月10日，敌机载着燃烧弹重临伦敦。敌人燃起了两千多处火灾，并炸毁了自来水总管道约一百五十处，这时正值泰晤士河潮水低落，我们无法扑灭火灾。翌晨六时，据报告称，有数百处火灾无法控制，有四处火灾一直烧到13日夜间。这是整个闪电战的夜间空袭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五座码头和七十一个要害地区--其中一半是工厂--被击中。所有主要的火车站中，除了一处以外，都停止通车数星期，直达路线直到6月初才完全通车。死伤三千余人。从其他方面来说，这次空袭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下院被炸毁。一颗炸弹造成了在多少年内也修复不了的破坏。不过，我们称幸的是当时正是下院阒然无人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的炮队和夜间战斗机击毁了敌机十六架，这是我们在夜间战斗中所获得的最大战果，这基本上也是我们在巫术战中辛苦一冬的成果。

这是敌人告别时的一击，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5月22日，凯塞林把他的空军司令部迁往波森①，并且在6月初把全部空军调往东方了。直到将近三年以后，伦敦的民防组织才又不得不对付1944年2月间的"小型闪电战"以及其后火箭和飞弹的袭击。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的十二个月中，我国居民伤亡的人数为：死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人，重伤五万零八百五十六人，共计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

①在波兰，即波兹南。--译者

敌人除了用雷达来协助高射炮队作战外，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用于进攻性的新发明上，如射束等。当他们觉察到有防御自己的必要时，1941年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当然，在英国，我们曾经把寻找轰炸目标的工作委托给我们规模宏大、开支浩繁的航空学校，而且雷达的设想主要是用于自卫。我们在掌握了射束技术、情况有了全面好转以后，便着手研究德国的雷达设施，以便我们在反击时扫除障碍。1941年2月，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德国供侦察飞机使用的一个雷达站，并且拍摄了照片，几乎同时便收到了它所发出的电波。在瑟堡附近发现这个标本以后，我们便借助于空中摄影和谍报人员，沿欧洲敌占区西海岸搜寻类似的雷达站。到1941年年中，皇家空军试图大举夜袭德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洞悉他们的全部防御设施。正如我方的情形一样，这些设施大部分是依靠雷达。对德国设在海岸的雷达设施进行了研究后，我们又逐步回到德国夜间战斗机防御线的问题上去。这些防御线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起，经由德国西北部和荷兰直达法国比利时边境，形成一广大的带形地区。但是，在1941年最后的几个月中，无论我们的或敌人的新设施都没有发挥什么大的作用。德国轰炸机队曾满怀希望，按照预定的日程在进攻俄国六个星期之后回师西欧。它如果真的回来的话，它将在空袭不列颠时得到许多新的射束站的支援，这些射束站设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备有更强大功率的送波机，以便协助轰炸机冲破英国的干扰而飞临目的地。这些轰炸机，会遇到我方用以干扰和回避敌人新射束的许多新送波机，以及我夜间战斗机上大加改进的雷达。俄国卷入战争可能性的日益增加，阻止了射束的新角逐，双方在无线电方面的巨大努力暂时都没有用于战争。

※　　※　　※

5月11日，星期日，我正在迪奇莱度周末。晚上不断传来关于伦敦在昨晚遭受严重空袭的消息。我对此无能为力，就去观看由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影片，这是招待我的主人为我布置的。我走出两次，询问空袭的情形，据称相当严重。有趣的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我也乐得散一散心。不久，一位秘书告诉我，有人来电话，说他代表汉密尔顿公爵，请我谈话。

公爵是我私人的朋友，他正在苏格兰东部担任一个战斗机战区的司令，但是，我想不到他会同我有什么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谈的事情。可是，来电话的人一定要和我说话，他说事情对于内阁有迫切的重要性。我请布雷肯先生去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几分钟后，布雷肯先生告诉我说，公爵说他有一件惊人的消息要报告，因此我派人去请他来。他一到便告诉我说，他单独会见了一个德国俘虏，那个俘虏自称是鲁道夫·赫斯。"赫斯到了苏格兰！"我想这是奇闻，然而报告的却是真事。

他自己驾驶飞机，穿着德国空军中尉的制服，从奥格斯堡起飞，用降落伞着陆。他最初说他的名字叫"霍恩"。他在着陆时曾受轻伤，被送往格拉斯哥附近的陆军医院，直到这时才弄清楚他是谁。不久，他经过几道手续后被送往伦敦塔。

后来，他又被转移到英国其他拘留俘虏的地方去，一直留到1945年10月6日。那一天，他在纽伦堡的囚室内和他的某些旧日同僚重逢，这些都是战时幸存下来、即将由胜利者审判和处决的人。

我从来没有对这个逃亡事件怎么重视。我知道，这对事态的演变毫无关系。这件事在英国、美国、俄国，尤其在德国各处，曾经轰动一时，而且有人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书。这里，我仅把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写在下面。

※　　※　　※

鲁道夫·赫斯相貌英俊，年纪还轻，颇得希特勒的赏识，并成为他幕僚中的一名亲信。他崇拜希特勒，而且极其关心争论中的世界问题。他时常一个人或同其他二三人和希特勒同桌进餐。他知道并且也能了解希特勒的内心活动--他仇恨苏俄，他渴望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钦佩英国并切望同英帝国友好，他蔑视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人比

赫斯更了解希特勒，或在希特勒公余之暇见到他的次数更多。随着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希特勒一起进餐的人势必增加了。

三军将领、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也不时得以插足于这个经过挑选的掌握独裁大权的小圈子里来。这位副元首觉得自己已黯然失色。党的指示现在算得了什么？这是行动而不是嬉戏的时候了。

他发现，在战争条件下，他已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和他所敬爱的元首成为知心朋友；于是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嫉妒，嫉妒又影响了他的性格，因此，我们应当对他逃亡行动的价值打一个适当的折扣。他觉得，在这里的全都是能够和元首亲密相处、同桌共餐的将领们和其他人。他们在起他们的作用，但是，我鲁道夫将凭着无比忠诚的行为，压倒所有这些人，为我的元首带来更大的成就、更大的慰藉，就是把他们的贡献加在一起，也难和我相比。我要到英国讲和去。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为了实现这样的希望而舍弃生命，我是多么高兴啊！这种心情虽属天真，但确实是既无恶意，又非卑鄙的。

赫斯对于欧洲局势的想法是：英国已经被战争贩子们--丘吉尔代表着他们的肤浅政见--剥夺了它的真正利益，背弃了与德国亲善友好的政策，尤其是破坏了它与其他国家共同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只要他，鲁道夫，能够深入英国的心脏地区，而使英王相信希特勒是如何关怀英国，那么目前在这个不幸的岛国里执政的、为它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灾难的邪恶势力将被扫除净尽。英国怎能生存下去呢？法国已被征服了。德国潜艇即将破坏英国所有海上的交通；德国的空袭将搞垮英国的工业，摧毁英国的城市。

但是他应该找谁呢？汉密尔顿公爵曾经和他的政治顾问豪斯霍费尔的儿子①相识。他也知道汉密尔顿公爵是皇室庶务局长。像这样一位人物或许每晚与英王共同进餐并且能和他说心腹话。这是得以直接接近英王的一个渠道。

①汉密尔顿公爵初次遇到纳粹的"地理政治学"理论创造者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是在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这时公爵正在对德国和俄国的空军力量先后进行研究。他的儿子因有参加谋杀希特勒阴谋的嫌疑，于1944年被纳粹党处决。

※　　※　　※

几天以后，一家德国报纸的通告说道，"看来，党员赫斯是生活在梦幻之中，因此，他觉得，他能促成英德之间的谅解。……这个空想家终于成为他的幻觉的牺牲品，国社党对此不胜遗憾。不过，强加在德国身上的这场战争仍将继续，不受任何影响。"这个事件弄得希特勒很尴尬。这好比我所信任的同僚，比赫斯稍微年轻些的外交大臣，窃取了一架"喷火"式飞机，用降落伞降落在贝希特斯加登广场一样。纳粹党人逮捕了赫斯的几名副官，无疑是泄了一点愤。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5月13日

总的看来，不把他［赫斯先生］置于内政部管辖之下，而把他当作一名俘虏置于陆军部管辖之下，是较为方便的，但是也应该把他当作一名可能要控诉其严重政治罪行的人看待。正如其他的纳粹领袖一样，这个人可能是一名战犯，在战争结束时，他和他的同党很可能被宣布为丧失法律保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悔悟会对他有所裨益。

2．目前应在距离伦敦不太远的一所适当的房屋里把他严格地隔离起来，并应尽量设法去研究他的心理状态，从他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况。

3．应保证他的健康和舒适，供给他食物、书籍、文具和娱乐。除外交部另有规定者外，不准他和外界或访问者有任何接触。应委派特别的看守人员。不准他看报、收听无线电。

应尊重他的人格，像对待落在我们手中的一位重要的将军一样对待他。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41年5月16日

请立即就接见赫斯时的三次谈话写出一篇相当详细的摘要，其中要特别强调我［为下院］已拟就但尚未发表的那篇声明中提到的各点，然后我将在这个摘要上附一说明电报，发给罗斯福总统。

2．我已批准了陆军部的建议：今晚把他送往伦敦塔，并立即在奥尔德肖特为他准备拘留场所。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5月17日

外交部代表已与赫斯进行了三次谈话。

在5月11日到12日的夜间进行第一次谈话时，赫斯参考着他的笔记滔滔不绝地长谈了一番。第一部分概括过去三十年来英德之间的关系，意思是想指出德国总是对的，英国总是错的。第二部分着重说明，德国必然会取得胜利，道理在于潜艇和空中武器的配合在不断发展，德国士气的坚定以及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支持希特勒等等。第三部分概述了解决办法。赫斯说，他的元首从来没有任何反对英帝国的企图，英帝国除应归还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外将维持原状，以此作为让他在欧洲自由行动的交换条件。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希特勒将不同英国的现政府谈判。这是诱使我们离弃所有的朋友，以便暂时保持大部分海外领土的老花样。

外交部代表询问他，当他说到希特勒在欧洲自由行动时，他的意思是把俄国包括在欧洲还是亚洲。他回答道，"在亚洲。"不过，他又补充道，德国对俄国有某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否认正在计划进攻俄国的谣言。

赫斯所给予人的印象是：他认定德国必能战胜，但是他已看出，这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难免蒙受许多生命的损失与物质的破坏。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能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有解决的基础，便可能结束战争，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在5月14日进行第二次谈话时，赫斯又提出了两点：

（1）在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德国必须支持拉希德·阿里①，必须将英国人逐出伊拉克。

①为当时伊拉克亲德的代表人物，与德国关系至为密切。后来，曾在德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出任伊拉克首相。--译者

（2）在空军合作下的潜艇战将继续进行，直至切断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为止。即使英伦三岛投降而帝国继续作战，对不列颠的封锁仍将继续下去，即使这意味着不列颠最后一个居民被饿死，也不解除封锁。

在5月15日进行第三次谈话时，除了突然地对你的国家以及你们能给予我们的援助的程度说出些颇为轻蔑的话外，并没有再透露什么情况。我特别感觉到，他自以为知道你们的飞机类型和生产情况，其实对此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赫斯的健康情况看来很好，情绪并不激动，看不出他有精神错乱的一般症状。他宣称，这次出奔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如果他说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想同英国"和平运动"的成员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推翻英国现政府。如果他说的是老实话，如果他精神正常，那么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足以说明德国情报机构的愚昧无知。他不至于受到虐待，但是报纸不宜把他和他的冒险经历渲染过甚。我们不可忘记，他应对希特勒所犯的一切罪行负一部分责任，而且又可能是一名战犯，他的命运最终必须系于盟国政府的裁决。

总统先生，上述一切仅供你自己参阅。在我们这里，我们认为最好让报纸连续登载一段时候，以便使德国人捉摸不透。这里的被俘德国军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为不安。我想，德国武装部队一定也非常担心他可能说些什么话。

赫斯本人对医生们的解释更不足以说明问题。5月22日，他的医生报告说："他说他对1940年大举空袭伦敦非常反感，他每想到杀害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便感到十分难受。当他想到他自己的妻儿时，这种憎恶情绪便分外强烈，因此，他想到飞往英国，以便与他认为存在于英国的人数众多的反战派讲和。他着重说明，这个打算丝毫不受私人利益的支配，这是出于一种日益增强的理想主义的冲动。"①

①里斯编：《鲁道夫·赫斯案件》，第2页。

"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了这样的念头，所以当他听到卡尔·豪斯霍费尔的表示了同样感情的话时，便受了感动，同时豪斯霍费尔还提到汉密尔顿公爵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定会极端厌恶这种愚蠢已极的屠杀。豪斯霍费尔又说，他曾在梦中三次见到赫斯驾驶一架飞机，不知飞往什么地方去。赫斯认为这些话出自这样一个人的口中，必然是上天授意，让他飞到这个国家来作为和平使者，会见汉密尔顿公爵，再由他引见英王乔治。英国政府被推翻，由希望和平的政党取而代之。他坚持说不同现在执政的'集团'打交道，因为这个'集团'将极力阻挠他。但是，他究竟要以哪些政治家为对手却又非常模糊，他似乎也极不了解我们政界人物的姓名和地位。……他叙述，他怎样和维利·梅塞施米特接洽，从而获得在德国境内为出奔而作的远程飞行训练的便利，又怎样在准备就绪后启程飞来。他自称没有同党。他在安排航程

上表现了相当的技能，他亲自规定了航线，飞行准确，因而能够在离目的地敦加发尔仅仅十哩左右的地方降陆。"①

①里斯编：《鲁道夫·赫斯案件》，第18--19页。

※　　※　　※

内阁请西蒙勋爵接见他，于是他们在6月10日会晤了。

赫斯说，"当元首得出英国不通情理的结论时，他就采取了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①的行动准则：'打仗时温文尔雅，是笨蛋。要打，就得狠打，能打哪里，就打哪里。'但是，我可以证明，元首向来不肯轻易发布这类［空军和潜艇的］进攻命令。这使他极为痛心。英国人民成为这种作战方法的牺牲者，他时常对他们寄予莫大的同情。……他说过，即使战胜的话，也不应该把任何苛刻条件强加在我们希望与之达成协议的国家。"那么，赫斯的主要想法是："我认为，英国一旦知道这个事实，它便可能准备达成协议。"只要英国知道希特勒真的是多么仁慈，它便当然会使他如愿以偿！

①约翰·阿巴思诺特·费希尔（1841--1920），英国海军将领，曾在英国海军部历任要职，参加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译者

※　　※　　※

对于赫斯的心理状态曾经进行过多次医学上的详细研究。的确，他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他想在追求权力、地位和对领袖的崇拜中求得平静，然而他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他热烈地相信，他已识破了希特勒的心理。只要英国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将避免多少痛苦，而双方意见取得一致又是多么容易啊！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其他的次要条件是归还德国殖民地，从伊拉克撤走和对意大利停战媾和。事实上，英国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它不同意这些条件，"迟早总有一天它会被迫同意的。"西蒙勋爵针对这一点回答道，"我想，英国内阁并不怎么欢迎那个特殊的论点，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有的是勇气，并且，我们也不太喜欢受人威胁！"

德国即将进攻俄国，并且正为此进行大规模的准备，这种情况若说同希特勒十分亲密的赫斯不知道，那真是咄咄怪事，不然就是他明明知道而不肯说。苏联政府对于赫斯的事件深感兴趣，他们围绕着这个事件作出了种种与事实不符的臆测。三年以后，我在第二次访问莫

斯科时，发现斯大林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在餐桌上向我问起赫斯赴英的真相。我简单地把我写在本书中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感觉到，他认为曾经有过某种深入的谈判或策划，由德国和英国联合起来进攻俄国，但是流产了。想到他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我发现他在这一点上却糊涂起来，感到非常奇怪。当译员明白地说出他不相信我的话时，我通过我的译员回答说，"当我就我所知道的范围说明事实真相时，我希望它能够被接受。"斯大林对于这个相当生硬的回答报以和蔼的一笑。"即使在俄国，我们的特工人员也不一定把所有发生的事都告诉我。"我就此打住了话头。

※　　※　　※

回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我高兴的是，我对于赫斯已经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对待方法并不负有责任。无论一个接近希特勒的德国人可能犯了多大的道义上的罪恶，但是我认为，赫斯已经用他那出于愚蠢的仁爱之心的狂热行为赎了罪。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出于他本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尽管不是奉命前来，却具有某些特使的性质。这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不是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个事件。

第四章　地中海战争

马耳他岛的极端重要性--凯斯海军上将攻取班泰雷利亚岛的计划--计划延期执行--我国海军于1月10日同德国空军的遭遇战--航空母舰"光辉"号失去战斗力--"索斯安普敦"号被击沉，"格罗斯特"号受创--向马耳他岛增援空军--德军决意攻击马耳他岛--多比总督--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于2月9日袭击热那亚--增援马耳他岛的守军--我方潜艇的活动与成就--歼灭了敌人的一支运输船队--我军于2月6日攻克班加西--完全占领昔兰尼加--艾登和迪尔赴中东的任务--我于2月12日致电韦维尔将军--他的复电--对外交大臣的指示--我于2月15日致史末资将军--我主持外交部事务--我于2月20日致电艾登先生--艾登先生同时发来的电报--苏伊士运河受到水雷的威胁--艾登先生2月21日的报告--他前往雅典--他于2月22日提出的报告--希腊将坚持作战--它接受了派遣英国军队的建议--战时内阁赞成向希腊派兵--前途未可逆料。

自从纳尔逊时代以来，马耳他岛就像是一名忠诚的英国哨兵，捍卫着地中海中部那条狭窄的、重要的海上走廊。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比过去更大了。为满足我们在埃及部署大量军队的需要，我们的运输船队自由地通过地中海同时阻止敌人向的黎波里增援军队，已成为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了。同时，德国新式空中武器不但对马耳他岛，而且对英国在这些狭窄的海面上有效地保持制海权，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如果没有这种现代武器的危险，我们的任务就简单多了。我们原来能够在地中海自由通航，并可以断绝所有其他国家的海上往来。现在已不可能以马耳他岛作为主力舰队的根据地了。该岛本身就受到敌人从意大利各港口出击的威胁，并遭受经常的、多次的空袭。敌人的空军也使我们的运输船队因危险莫测，几乎无法通过突尼斯海峡及马耳他海峡，只好绕道好望角，经历漫长的航程。与此同时，敌人占优势的空军使我们的战舰若不甘冒重大的损失和危险，便不能在中地中海充分展开活动，这样他们便得以保持一条向的黎波里运送军队和给养的补给线。

意属班泰雷利亚岛距马耳他岛约一百四十哩，扼着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西部海峡的咽喉。该岛素以设防巩固著称，并有一个极有价值的飞机场。这是敌人通往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航线上的重要据点，它

如果落到我们手中，将显著地扩大我们能在马耳他岛周围布置的空军掩护区。1940年9月，我曾请海军上将凯斯制定一项计划，用新编成的突击队夺取班泰雷利亚岛。我们的设想是，两三艘军队运输舰跟在我们一支防守力量很强的运输船队后面。当运输船队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时，这几艘军队运输舰便在黑暗中转换方向，出其不意地猛扑该岛。这一被称为"车间"的作战计划，越来越获得三军参谋长的支持。凯斯热情洋溢地声称，他要抛开海军上将的身分，亲自领队进攻。

我和左右的人并不认为实际攻占该岛有多大困难，但是，当我们在马耳他岛已受到沉重的压力时，要保持这一战利品的困难却引起了我们的疑虑。虽然如此，我仍然在1940年12月28日发出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我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车间"作战计划的价值很高，但要有一个周密完善的计划，再遇上一个好机会。如果成功的话，"车间"作战计划的效果将使人大吃一谅，并大大地增加我们在中地中海的战略地位。这也是使我们的商船队和军队运输舰队得以通过突尼斯海峡和马耳他海峡的最重要的一步，从而使我们的航运得到莫大方便。如果德国人接管意大利，他们势必要接管那个"车间"岛屿，既可用它骚扰航运，又可用于抵御攻击，从而为我方造成极端困难的局面，这种危险就更增加事情的紧急性。

三军参谋长立即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我在新年又就这件事发出了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月13日

德国空军顺利开进西西里岛，可能是地中海中部局势恶化的开端。敌人对"光辉"号和两艘巡洋舰成功地进行俯冲轰炸表明，这类军舰有装备空雷投掷器的必要。我不知道何以"光辉"号未能安装两个空雷投掷器。应竭力催促有关方面使用经过改进的适合海军使用的空雷。似乎很需要用高速飞机到海面去追逐俯冲轰炸机。我们的确应当设法在"可畏"号航空母舰驶入地中海以前，在舰上配备六架"格伦门"式战斗机。

2．我非常担心德国人驻扎到班泰雷利亚岛，果然如此的话，他们便可以用强大的俯冲轰炸机队封锁海峡。古语说，"及时缝一针，省得缝九针"，恐怕这件事就是这句古话的又一例证。

3．现在有重新审查"车间"计划的必要。事情已经演变得远较以前更为急迫，同时更为困难，而且一旦德国人进驻该岛，那就更加困难了。望于一星期内将该计划重新修订并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也应就尽早觅得开始这一行动的机会订出计划。关于是否一试的问题，只有在采用的方法和时机安排妥当以后才能决定。

4．我仍然完全相信，"车间"是关系重大的战役。

大家的意见已完全一致，但是，由于从事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来得及在原定1月底的日期开始行动。1月18日晨，在契克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我同意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参谋长等的意见，把日期推迟一个月。我想，我本来是能够使会议通过维持原定计划的决议，但是，我和其他人，一则忙于更加重大的事务，再则听说突击队还没有完全训练好，所以没有坚持原定的日期。凯斯当时不在场，他闻悉后大失所望。这次推迟使这项计划成为泡影。在1月底以前很久，德国空军早就进驻西西里岛，于是，局势完全改观。我们没有得到的这项战利品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我们在1942年占领班泰雷利亚岛，在我们的运输船队冲破敌人拦截驶往马耳他岛的航程中，有许多优秀舰只可以免遭损失，而且敌人通向的黎波里的航线也会受到更大的骚扰。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很可能被德国的空中进攻所压倒，失去有利地位，而使马耳他岛的防务在这时更加复杂起来。

我深深感到迫切需要班泰雷利亚岛，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我们面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1943年5月，我们摧毁了在突尼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以后，一支英国登陆部队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在经过猛烈的轰炸之后，才攻占了班泰雷利亚岛。那时，我们在这一战场上已有极为强大的力量，虽然在事前认为任务非常艰巨，却没有受到损失。

※　　※　　※

我方海军同德国空军第一次激烈的遭遇战，发生于1月10日。那时，舰队正掩护一系列的重要行动，这些行动包括：

一支运输船队从西面驶过中地中海，其他船只正从东面向马耳他岛运送给养，以及各种小规模的运输船队正驶往希腊。那天清晨，驱逐舰"豪侠"号在马耳他海峡内护送主力舰队时触了水雷。不久便出现了尾随侦察的敌机；当日下午，德国轰炸机开始猛烈袭击。敌机集中

轰炸由博伊德上校指挥的新航空母舰"光辉"号。在三次空袭中，"光辉"号被巨型炸弹击中六次，重创起火，死八十三人，重伤六十人。该舰幸亏有装甲甲板，才能有效地进行抵御，舰上配备的飞机至少击毁了五架来袭的敌机。这天夜间，在空袭愈益加剧、舵机失灵的情况下，博伊德上校把"光辉"号驶进了马耳他。

当夜，坎宁安海军上将率领主力舰队在马耳他岛以南护送向东行驶的运输船队，未受阻挠。翌日，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格罗斯特"号在快要驶抵马耳他岛东岸时，受到了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这些敌机是从太阳照射过来的方向飞来的，因此未被发现。"格罗斯特"号被击中一弹，未曾爆炸，受创轻微。但是，"索斯安普顿"号的机舱却被击中了。

烈火熊熊，无法扑灭，该舰不得不放弃，随后便沉没了。这样，运输船队虽然安全地驶到目的地，舰队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德国人觉察到那艘受伤的"光辉"号在马耳他岛处境危险，所以决心要摧毁它。但是，我们驻在该岛的空军已经增强，因此在战斗中，一天之内便击落敌机十九架。尽管"光辉"号在船坞中又被炸弹击中，它还能于1月23日晚启航。

敌人发现它已驶去，千方百计地搜寻，但该舰于两天后安抵亚历山大。

这时，从西西里岛出击的德机不下二百五十架。马耳他岛在1月间受到五十八次轰炸，从这以后直到5月底，每日遭到三四次轰炸，中间只有短暂的间歇。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增加了。1941年4月到6月间，海军上将萨默维尔的H舰队曾出动六次，将相当数量的飞行小队运送到马耳他岛的航程以内，同时有二百二十四架"旋风"式战斗机连同少数其他型式的飞机从西面飞抵战场。给养和增援部队也从东面运到。到了6月，击退了敌人第一次猛烈的袭击，该岛才得以幸存。大难的来临是在1942年。

多比将军在马耳他岛是一位杰出的总督。他以自己的决心鼓舞着各等级和各阶层的军民。他是一位军人，在领导作战和宗教热忱方面使人忆起戈登将军①，甚至使人忆起更早的"铁骑兵"②和"严肃同盟者"③。

①查尔斯·乔治·戈登（1833--85），英国殖民主义者，曾从事侵略中国、埃及和苏丹的活动，是血腥镇压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刽子手。1885年，苏丹人民在武装起义中杀死戈登。--译者

②十七世纪时，英国克伦威尔部下的骑兵，剽悍善战，被人称为"铁骑兵"。--译者

③十七世纪时，英格兰和苏格兰为反抗英王查尔斯一世所缔结的"严肃同盟"的加盟者。--译者

首相致多比将军（在马耳他）1941年1月21日

你的英勇的守军和居民在海军、尤其是在皇家空军的协助下，为抵抗德、意军队的进攻正进行着辉煌的、令人难忘的保卫战，我代表战时内阁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全体英国人民，实际上是全体英帝国的人民，正逐日注视着奋战中的马耳他岛，我们确信，你们的努力必将赢得成功与光荣。

※　　※　　※

在地中海区域的事件日益扩大的紧张局面下，我们试图设法在意大利本土上与敌人作战。据说意大利人士气低落，因此在他们的本土上攻打他们，将使他们更加沮丧，而使我们所期望的意大利的崩溃能早日实现。2月9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对热那亚的港口发动了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袭击。H舰队，其中包括"声威"号、"马来亚"号和"谢菲尔德"号，出现于热那亚附近的海面，对该城猛烈轰击达半小时。同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飞机对里窝那和比萨进行轰炸，并在斯佩西亚海面敷设水雷。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奇袭，仅仅遇到热那亚海岸炮台的火力微弱、完全无效的还击。港口设备和船舶受到很大损失。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在低云层的掩护下撤退，成功地躲开了在撒丁岛以西进行搜索的敌方舰队的拦截。

※　　※　　※

这时，德国人对地中海发生了兴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马耳他岛进行增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2月6日

英国在苏达湾设立加油站固然已加重了［敌人］袭击马耳他岛的困难，但是我仍希望尽早再派去一个营，使总兵力达到七个英国营。

考虑到意大利军队在非洲的溃败，从埃及抽调这第七个营当无多大困难，问题在于安排舰队运送，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运送两个营不是和运送一个营同样方便吗?

面包房用车只送一个面包，所费不赀，似乎可惜；如果还有其他面包可送，车上可以毫不费事地装载两个面包嘛。务请考虑这一点。切勿拖延。

※　　※　　※

到4月初，我们已能够加强袭击敌人为隆美尔驻在利比亚的部队运送给养的舰只了。在这一行动中，从马耳他岛出动的英国潜艇担任主要角色，而且它们活动的规模和得到的收获都稳步增长。在这一活动中，海军少校马尔科姆·汪克林有卓越的表现，他的英雄业绩使他后来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第二年，他同他的舰艇"支持"号同时沉没了，但是，他所作出的榜样永远活在继承他的工作的人们心中。

4月10日，一支由四艘驱逐舰组成的战斗舰队驶往马耳他岛，由麦克上校在"迦佛斯湾"号舰上任指挥，准备攻击敌运输船队。他们在一星期之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他们遇到敌人的一支向南行驶的运输船队：五艘运输船，由三艘驱逐舰护航。在一场近距离的大混战中，所有这些舰只都被歼灭。我们的驱逐舰"莫霍克"号也被鱼雷击中，因而只得任其沉没，但是该舰的舰长和绝大多数官兵都已获救。仅在这次行动中，便击沉了满载一万四千吨重要作战物资的敌人船舶。

※　　※　　※

好消息不断从非洲沙漠传来。第六澳大利亚师于2月6日攻入班加西，较预定的日期早三个星期。2月5日拂晓，英国第七装甲师（当时兵力以坦克计为一旅）在越过许多崎岖不平的地区后进抵姆苏斯。该师是奉命去切断海岸公路的。当晚，一个敌军纵队约有五千人，碰到我们在贝达富姆设下的路障，很快便投降了。2月6日清晨，敌军的几个主力纵队开始进入这条公路，我们同陆续前进的部队激战了一整天，这些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坦克。傍晚时分，敌军狼狈不堪，车辆乱成一团，绵亘几达二十哩，正面被堵，侧翼被攻。2月7日拂晓后不久，他们出动三十辆坦克作最后的一击，这次又遭失败，于是伯根佐利将军便率部投降了。

这样，在两个月之中，尼罗河集团军前进了五百哩，歼灭意大利部队超过九个师，俘虏十三万人，缴获坦克四百辆、大炮一千二百九十门。昔兰尼加已完全被我军攻克。

※　　※　　※

尽管获得这些胜利，关系到中东命运的军事、外交问题依然是如此严重而复杂，而且，有待韦维尔将军处理的事务又这样繁多，因此在2月11日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议，派遣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前往开罗予以协助。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2月12日

你在最近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以出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攻占昔兰尼加，请接受我的衷心的祝贺。我已经按照你的愿望嘉奖了奥康纳将军和克雷将军。

2．国防委员会于昨晚考虑了整个局势，其中包括：第一，美国供应方面极其顺利的发展；第二，日本对我们采取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态度，它在最近显然有进攻我们的可能；第三，无疑地，敌人企图进攻我国本土有极大的可能性。处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必须确定地中海的各项计划。

3．我们对于在托卜鲁克已建立一道保卫埃及的侧翼应感到满意。我们并曾向你谈过，今后应以支援希腊和（或）土耳其为优先的任务，但是，如果你能轻易地攻下班加西而又不影响欧洲方面的需要，那就更好了。现在你已经在预期的时间三星期以前获得了这项战利品，这使我们不胜欣慰。但是，这并不变更--实际上是确认--我们以前发出的指令，即现在你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希腊和（或）土耳其。这样就不必认真地部署兵力去进攻的黎波里了。但向那方面发动小规模的佯攻会是一种有益的牵制行动。因此，你应该在班加西站稳，集结所有可资利用的部队于埃及三角洲，以备调往欧洲。

4．希腊和土耳其直到现在一直拒绝我们提供技术部队，因为它们认为，这些部队太少，不足以解决它们的主要问题，却惹人注目，以致会引起德国的干涉。然而，德国的干涉却日益露骨，日益紧迫，现在已到了随时可以发动的程度了。如果土耳其和南斯拉夫通知保加利亚：如果保加利亚不同它们联合起来抵抗德国的南进，它们即将向它进攻，这样就可在它的南进道路上设下一道障碍，使德国需要投入更

多的兵力，其数量远远超过目前它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军队。但是，我恐怕它们不会这样办，它们将坐失联合抵抗的良机，重蹈低地国家的覆辙。

5．我们必须首先想到我们的盟国希腊，事实上它正在英勇地战斗着。如果希腊被击溃，或者被迫同意大利单独媾和，并且不顾我们的利益而把空军和海军的战略基地让与德国，那么，对土耳其的影响将不堪设想。但是，如果希腊在英国的支援下能够将德国的进军抵挡几个月，这将有利于促成土耳其出面干涉的机会。因此，看来我们应该极力设法，使我们得以向希腊人建议把一向用于保卫埃及的那支战斗部队调往希腊，并就运送人力、物力尽量支援这支部队的工作订出各项计划。

6．我们不知道希腊对这一重大建议的反应如何。我们不知道它将用什么方法去抵抗德国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发动的进攻，我们有理由假定，他们已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经由阿尔巴尼亚调动军队，去防守山口和沿着或靠近保加利亚边境已经建立起来的防线。他们肯定不能在阿尔巴尼亚乘胜前进，而毫不考虑存在于他们右翼（也几乎等于是后方）的致命危险。如果他们果然有一项妥善计划，我们便应竭尽全力予以支持，并在希腊和德国人作战，从而可望将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拉进战争。你应立即开始拟订计划和日程，并对航运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7．我们不是让你推迟［攻占］罗得岛，我们认为这是最迫切的任务。

8．为了使我们的军事、外交方面的各项措施得到最理想的配合机会，以便在巴尔干对付德国，我们正派遣外交大臣和迪尔将军前往开罗，与你一同工作。他们将在2月12日出发，当在2月14日或15日到达。你在开罗检查了整个形势并督促了各项准备工作以后，当然要同他们一起前往雅典，并且，如果方便的话，再从雅典到安卡拉。我们希望，尽可能以最妥善的方式、在最短的时期内至少向希腊提供四个师--其中包括一个装甲师--和希腊飞机场可以容纳得下的新增空军，连同一切可以供给的军需品。

9．至于我们应该使用希腊的哪些港口，或者我们应该力求据守或使希腊人据守哪一条战线，我们在这里无法表示意见。那只能同希腊

统帅部就地解决。

10．万一不能同希腊人达成任何圆满的协议，不能拟出一项实际可行的军事计划，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从破船中拣回一些东西。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特岛，并取得可以用作空军基地的任何希腊岛屿。我们也可以重新考虑进军的黎波里的问题。但是，这不过是在赛马中已经输了以后拿到一些安慰奖品而已。土耳其当会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们。

韦维尔将军于2月12日回电，对我的祝贺表示感谢。不用说，他早就在考虑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了。他希望能够追加他以前对可资调用的后备军提出的估计数字，特别是如果澳大利亚政府肯予增加人数的话，那就更好了。当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来伦敦路过开罗时，韦维尔已经同他谈过这一点，并得到他的欣然同意。他欢迎外交大臣和迪尔将军的访问。他说，"我们当竭尽全力挫败德国人在巴尔干的计划，但是，由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犹豫、南斯拉夫的胆怯，我们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船只和港口方面的困难情形，我们的军队只能分批到达。"

※　　※　　※

我草拟了关于外交大臣所负使命的指示，并获得内阁正式批准。

1941年2月12日

外交大臣在访问地中海战区期间，将在所有有关军事、外交的事务方面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他将于必要时经由首相向战时内阁汇报情况。

2．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迅速地援助希腊。为此，他将会同中东战区总司令、埃及政府以及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政府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当然，他将使外交部了解全面的情况，并由外交部或首相将国内计划与意见的各项变动情况通知他。

3．帝国总参谋长将在军事方面向他提供意见，外交大臣应保证，遇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时，应把他的意见呈报英王陛下政府。

4．应对以下各点特别注意：

（1）驻守利比亚和班加西的西部边境的部队至少需要多少，应采取什么措施使班加西成为一个主要的驻防地区和空军基地？应着重指

出及早放弃陆上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

（2）参照我们要使意大利这个国家脱离墨索里尼政权的愿望，应在昔兰尼加实行什么制度和政策。

（3）及早执行"下颚"［罗得岛］作战计划。如果必要的话，应使驻在开普敦的突击队整装待命［以便进行敌前登陆］，但不可因此而妨碍主要行动。

（4）在埃及三角洲建立实力强大、装备精良的部队，编制以师或旅为单位，这些部队应能尽早派往希腊。

（5）关于为结束厄立特里亚的战事和摧毁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阵地将尽量征用我们的人力、物力问题。前者是迫切的；后者虽属必要，却不得影响主要行动。或许应俟其瓜熟蒂落。

（6）目前在肯尼亚作战的大军达七万多人，应对此进行严格的检查，特别是要把南非师抽调到埃及服役。与史末资将军的任何联系最好通过首相。外交大臣也可以同史末资将军再举行一次会谈。

（7）外交大臣在同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将军和任何其他官员访问雅典时，有全权同希腊政府就当时的情况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他将使英王陛下政府了解各项情况，或者尽可能取得政府的协助。在事态紧急时，应根据自己的判断便宜行事。

（8）他将直接同南斯拉夫及土耳其政府联系，将公文副本送交外交部。其目的在于使这两个国家同时作战，或尽力而为。为此，他应在方便时召见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或驻土耳其的大使。他将牢记：一方面，作战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在必要时应和希腊患难与共；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土耳其的利益对我们的重要性也不在希腊的利益之下。希腊和土耳其要求我们进行空军和军火的援助，这种要求我们应该是能够予以满足的。

（9）外交大臣将致力于以下的问题：使中东的陆军和空军在实现上述目标时，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并保证把该战区内许多重要的部队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划中，使它们都能即时发挥作用。

（10）他应通过首相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准备用于各个方面的司令官的人选。在这方面，他当然将与享有英王陛下政府莫大信任的韦

维尔将军磋商。驻扎在希腊的军队司令官的人选关系重大，希望在推荐时取得各有关方面的同意。

（11）空军上将朗莫尔将依据本指示中所阐明的政策的总的精神遵照外交大臣的意旨和决定行事。但是遇有不同的意见时，外交大臣也应通过首相把空军上将的意见转达战时内阁。中东空军的职责是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最大的空军力量，这与支援苏丹及阿比西尼亚的战斗以及保卫班加西是并不矛盾的。

（12）外交大臣将与坎宁安海军上将就为了达到以上各项目的所需要的海上行动进行磋商，并可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予以进一步的支援，或者是运输舰或者是战列舰，当按照需要而定。

（13）他将向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与伊拉克、巴基斯坦或阿拉伯有关而与上述各项目的相配合的任何政策。他可以直接同这些国家和印度政府联系，虽然不用强迫的形式。应使印度事务部了解全面情况。

（14）他应就直布罗陀、马耳他岛的整个局势提出报告，如果在归程中能路过塔科拉迪的话，也应报告该地情况。

（15）简言之，他应当为我们的困难搜集线索，并不断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果事态过于紧急，来不及向国内请示，他可方便行事，不必有所顾虑。

※　　※　　※

我想，应使史末资知道艾登的使命，并且希望他能够亲身前往开罗一行。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2月15日

提前攻克昔兰尼加的班加西，使我们欢欣鼓舞，这为埃及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侧翼。基斯马尤的攻克也使人称快。现在，我们应当设法协助希腊，敦促土耳其去抵抗德国即将对爱琴海发动的攻势。我们不能保证在欧洲大陆上获得良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已尽到最大的力量而仍无效果的话，我们就应当尽量从残局中保全一些岛屿。因此，我们已派遣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前往开罗，再从开罗访问雅典和安卡拉，以便与有关方面协商，建立最坚强的阵线。他们可能在中东逗留三星期。请考虑你能否同他们会晤。请将你致他们的函电副本交由联合王国高级专员转达给我。

※　　※　　※

在艾登先生出国期间，我负责处理外交部事务。这自然加重了我的工作。但是，我自从就任首相以来，就习惯于阅读每日收到的重要电报和特别报告，并且在和罗斯福总统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的通讯中，曾亲自起草许多的最重要的对外函电。除了特殊情况，我把接见外国大使的事务交给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和政务次官巴特勒先生。这时，整个外交事务和军事策略已融合为一，而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总得过问，并尽可能地进行筹划。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2月20日

你已平安抵达，甚慰。我为了把第五十师运往你处，费了很大周折，我已向海运部要到一些额外的船只，又得到海军部的慷慨协助。复电使我有些不解。显然，中东司令部没有弄清楚运输船队的组成情况。……希望你能说明这些情况。

国内和中东都应当知道运输船队和战场的详细情况，此点极为重要。我的印象是：在中东，我们所供应的军队数量庞大、杂乱无章，许多部队在技术上尚未训练成熟。英国第六师和第七澳大利亚师似乎在相当时期内还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

请查明，为了使他们成为有效的战斗部队，我们应当运送什么装备。就地从其他尚未训练成熟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分作为临时补充，这肯定是能够办到的。如果能在另外的基础单位中获得实际效果的话，编制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近中东给养人数的统计报告表明，从12月31日到1月31日约增加五万人。难道从这些增援的军队中没有出现能够作战的部队吗？如果实际作战部队与给养人数比较起来为数甚少，加之把这样少的部队调往另一战场的行动又如此拖沓，而且这种状况又无法求得改进，那么就必须承认，我们在非洲大陆上作战的力量已经到顶，而整个中东的事务就必须居于次要的地位了。

2．我对于我军在克伦①遇到的挫折颇为关心。阿比西尼亚的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将厄立特里亚的敌军肃清。在部署空军和其他军队时，请注意此点。

①在厄立特里亚。--译者

3．如果你们心里感到在希腊的冒险行动不过是重蹈在挪威的覆辙，那么，你们就不必认为非从事这一行动不可了。如果不能订出妥

善的计划，请即说明。但是，你当然知道，如果成功，会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这封电报同艾登先生的来电恰好是同时发出的，艾登先生的电报清楚地说明了战地有关人员的信念，并报告了他和迪尔在开罗同三位总司令举行会议时得出的结论。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应就能力所及尽早给希腊以最大的援助。如果希腊接受我们所提供的援助，我们相信，这是阻止德军前进、使希腊免遭蹂躏的极好机会。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而空军尤感不足，因此如果有效地支援希腊，便不能同时再援助土耳其。

他说明，由于我们空军力量不足，能否守住足以掩护萨洛尼卡的一条向前推进了的战线，尚无把握。接着，他又说道：

韦维尔将军提出以下的军事部署：昔兰尼加的驻防任务将由训练和装备较差的一个澳大利亚师、正在训练中的印度摩托旅和第七装甲师仅余的一个装甲旅团担任。你或许记得，该装甲师的人员、装备从来就没有足额。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曾报告新的困难情况：由于班加西的港口被毁，目前还不能经由海路为该地的驻防部队运送给养，因此，供应物资必须从托卜鲁克经由陆路运送。现在正在编成第六师，将用于罗得岛。在厄立特里亚的战斗胜利结束以前，不能削减正在那里作战的部队。克伦确实难以攻陷。另一方面，已同意可以削减在肯尼亚的军队，并已发出撤退南非师的准备命令，在船只备齐时便调往埃及。我希望，我在归国以前与史末资商谈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事项。

因此，韦维尔将军在最近和不久以后可将以下的部队用于希腊：首先是一个装甲旅和现在已扩充到三个步兵旅的新西兰师，这些部队已整装待发；接着是波兰旅、一个澳大利亚师，如果需要的话，再调去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澳大利亚师以供使用。运送这些部队将不可避免地使后方勤务极度紧张，并需要作出许多临时性的安排。

时间现在还不能排定，因为这要根据同希腊磋商的结果以及船舶的情形而定。据估计，调运上述部队至少需用舰只五十三艘。当然，这些舰只只有不顾一切地扣留抵达中东的运输船队才能获得。除此之外，苏伊士运河的水雷威胁又使我们增添了一重顾虑。现正采取有效

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措施充分生效并从国内运到物资以前，这条运河将经常有被封闭五天到七天的危险。

据我个人得出的结论--这也是迪尔将军和各位总司令所一致同意的--在最近的将来，我们的人力、物力应尽先用于援助希腊，它现在正进行战斗，并且受到了威胁。在这以后能够给土耳其多大援助，那就要看能够到达中东的空军增援部队的多少以及非洲战场的人力、物力的消耗情况而定了。

我现在的打算是：通知希腊方面，我们现在准备援助他们，并·催·促他们，援助一到便立即接受。如果他们肯接受这项援助并且甘冒因此可能提前卷入对德敌对行动的任何危险，那么我们便有了可能在希腊据守一条战线的大好机会。如果我们现在分散我们有限的力量，尤其是空军，那么我们就无法有效地援助希腊，也无法有效地援助土耳其。

这封电报中"催促"一词的重点是我加的，不可对这一词的词义有所误解。艾登先生的意思并不是把这一词用于希腊接受英国援助的原则上，而是用于--如果他们决意接受的话--他们接受的时间上。

我发出了以下的复电：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2月21日

我始终觉得，你应当在访问安卡拉之前先行访问希腊，此点极关重要，否则，你可能在安卡拉先作出承诺，从而使你不能放手援助正在战斗中的希腊。因此，我完全同意你建议的日程。

我又致电史末资将军：

1941年2月21日

你担心俄国的态度已经使土耳其受到不良影响，它可能至多不过是保持真正的中立；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现在，我们派往开罗的使节应考虑希腊的整个局势。我当随时将情况奉告。

同日，艾登先生从开罗发来另一封电报。

谈到对希腊战局的一般展望，在目前的时刻，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大陆同德军作战当然是赌博。谁也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当我们在伦敦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冒失败的危险的，认为与希腊人共患难总比袖手旁观要好。这是这里人们的共同信念。再者，出征希腊虽

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我们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希腊全境遍遭蹂躏以前阻止德军的前进。

我们必须想到，赌注是很大的。如果不援助希腊，就难以希望南斯拉夫采取任何行动，而土耳其的前途也容易受到影响。因此，虽然我们大家都不能够担保我们不会被迫进行孤注一掷，我们还是认为援助希腊是势在必行的。当然也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明天看到希腊人时，他们竟不愿意我们访问。

我们曾讨论过关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迪尔、韦维尔和我一致认为，必须选拔一位得到希腊人尊敬而又能控制那些同他共事的希腊军官的人物。我们挑选的也必须是一位极擅长于战术的军人。因此，我们决定将司令官一职授与威尔逊，由现任巴勒斯坦司令官的尼姆接替他担任昔兰尼加军事长官一职。……威尔逊在此间一般公众和士兵中威望极高，任命他去指挥派往希腊的军队，将是向希腊人保证，我们正倾全力援助他们。

※　　※　　※

2月22日，艾登先生同韦维尔将军、约翰·迪尔爵士和其他官员飞往雅典，准备同希腊国王和政府商谈。当艾登先生于晚间抵达与希腊人初次接触时，他应邀访问在泰托伊的王宫。见面后，国王立即问他是否愿意单独会见首相。他向国王说，不必单独会见，因为他想在纯军事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如果我们给予希腊以援助，这应当基于军事的理由，因此他不愿意让政治的因素起不适当的作用。但是国王坚持邀请，他便同意了。在会晤时，首相科里西斯向他宣读了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列举了希腊内阁在前一两天举行讨论的结果。

由于这篇声明构成了我们行动的基础，我把全文刊载于下。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1年2月22日

下列文件是我们今天开始会谈时由希腊首相交给我的一篇声明的摘要。

"1．我愿最坚定地重申，希腊作为一个忠实的盟国，决心用它全部力量继续作战，直到最后胜利。我们的决心不限于对意大利作战，也将适用于德国的任何侵略。

"2．希腊在马其顿只有三个师，驻在保加利亚边境。因此，就产生一个纯军事性的问题：应当派遣多少增援部队才能使希腊军队抗击得了德国军队。希腊政府对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国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动员情况已获得大致可靠的情报，但是，希腊政府到现在为止，却只知道在一个月的期间内他们可能从英国获得哪些援助。而且，他们也不了解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意图。在这种情形下，阁下来到中东有极大的帮助，不仅能澄清局面，而且能扭转局面，使之适合于大不列颠和希腊的共同利益。

"3．我愿再次重申，不管结果如何，不管希腊在马其顿击退敌人有无任何希望，它都将保卫它的国土，哪怕只是孤军奋战，也要战斗下去。"

希腊政府希望我们了解，他们的决定是在还不知道我们能否给他们任何援助之前作出的。国王希望艾登先生在军事会谈开始·以·前了解这一点，因此这个文件就构成了他们会谈的基础。

军事会议和参谋会议彻夜进行，第二天又继续开会一整天。艾登先生于会后发来以下这封最重要的电报，日期为24日。

外交大臣致首相1941年2月24日

今日［23日］已同希腊政府就各项问题达成协议。

在讨论结束时，我问希腊政府是否欢迎英国军队按照我们建议的人数和条件进驻希腊，这时，希腊首相正式宣称，希腊政府以感激的心情接受我们的建议，并已批准双方参谋人员所商定的一切详细安排。

2．我们在今日下午抵达此间后，便同希腊国王一起会见了首相和帕普哥斯将军。我按照我们的看法说明了国际形势，并且详细地谈到德国对巴尔干国家的图谋。然后，我解释了伦敦各部大臣和三军参谋长得出的、并经中东战区各总司令完全同意的结论，这个结论认为，我们应当尽早给予希腊以最大限度的援助。随后，我们一一列举我们能够向希腊提供的部队的详细情况，说明这是我们在目前的时刻力所能及的最大援助。至于将来能做到什么程度，将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和我们的人力、物力的情形而定。我只能说，我们所提供的军队都是装备完善、训练有素的，所以我们确信他们将尽到他们的责任。

3．希腊首相在重申希腊决心抵抗德国保卫自己后，又提及希腊政府的顾虑，他们惟恐英国的援助微小适足以引起德国的进攻。他声称，考虑到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举棋不定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判断希腊现有的军队和英国能够提供的军队是否足以有效地抵御德军。因此，首相希望在希腊政府承担义务之前，由军事专家根据英国提供援助的情况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我坦白地指出首相所持的态度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由于害怕激怒德国人而推迟行动，这样的行动必然是为时过晚的。

4．随后，迪尔将军、中东战区总司令和空军司令官同帕普哥斯将军举行会谈。他们认为，由于南斯拉夫的态度不明，唯一可守的一条战线而且也是来得及从阿尔巴尼亚撤出军队来防守的一条战线，便是瓦尔达尔河以西的奥林匹斯--佛里亚--埃德萨--凯马克查兰一线。如果我们确知南斯拉夫的意图，便可在更北面的地方据守一条战线--从内斯多斯河口到贝里斯，以掩护萨洛尼卡。除非得到南斯拉夫的默契，要据守一条掩护萨洛尼卡的战线，恐怕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希腊的左翼有遭受德军攻击的危险。

他随后叙述了经过双方同意的详细安排。

会谈历时约十小时，讨论了政治、军事合作的主要问题。

……希腊代表在讨论各项问题时态度坦率、公正，使我们非常感动。我确信，他们是决心用全副力量进行抵抗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唯有支持他们，别无选择余地，不论最后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危险，但我们必须接受危险。

他在另一封电报中说道：

我们都确信，我们采取的是正确的方针，因为事情紧迫，料想你是不愿我们为了一一向国内请示以致误失时机的。

危险是巨大的，但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正在接受困难的任务，这对我们人力、物力的需要颇大，特别是在战斗机方面。……

根据这些得到迪尔与韦维尔同意的电报，内阁决定全部批准这些建议。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2月24日

三军参谋长已对你从开罗和雅典发来的电报中所建议的正确行动表示赞成，我已于今晚将所有问题提交战时内阁，孟席斯先生也在场。全体一致依照你的希望通过了决议，不过，当然，孟席斯先生必须电告本国。我们设想，你也已经同新西兰政府解决了关于他们军队的问题。无需顾虑这两方面有什么困难。因此，既然一切都已明朗，我们一致给你下令：

"开足马力前进。"

※　　※　　※

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做到的只不过是下列几个步骤：尽可能在埃及三角洲集结最大的战略后备军，制定了一些计划，准备了向希腊运送军队的船舶。如果局势由于希腊采取相反的政策或其他任何事件而有所改变，我们必须站在最有利的地位上来应付这种局势。令人高兴的是，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后，我们终于能够圆满地结束阿比西尼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战事，而把实力雄厚的军队并入我们在埃及的"机动部队"。既然我们无从预测敌人的意向以及友邦和中立国家的反应，那么在我们面前似乎就有着各种重要选择的可能。前途仍然未可逆料。我们虽然还没有投入一个师，但我们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也未尝虚掷一日。

第五章　征服意大利在非洲的帝国

意大利在非洲的帝国的起源和成长--1896年在阿杜瓦的惨败--1911年意大利侵入的黎波里--墨索里尼的野心--意大利殖民地有显著的发展--堂皇的堡垒与兵力--"五千年难逢的机会"--韦维尔的新计划--肃清苏丹的战事--克伦久攻不下--桑福德发动起义--皇帝重返阿比西尼亚--肯尼亚的军队没有利用起来--史末资指出应进攻基斯马尤--坎宁安提议暂停进攻--我们催促及早行动--攻克基斯马尤--在意属索马里进行的一场闪电战--克复英属索马里全境--进攻法属索马里并封锁吉布提--总统关怀阿比西尼亚境内的意大利平民--争夺克伦--向印度军队致敬--意大利海军被逐出红海--追击意大利军队--阿比西尼亚皇帝重返首都--阿奥斯塔公爵投降--阿比西尼亚战事结束。

1940年，当墨索里尼在法国沦陷后对大不列颠宣战时，意大利在北非和东非的帝国呈现着一番壮丽的景象。意大利王国在十九世纪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中是后来者。工业力量薄弱，军事力量自然也就不强，但是由于人口膨胀，于是在重重困难下参加了争夺非洲的竞赛，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意大利便日甚一日地把目光转到向非洲的扩张。十六年后，马萨瓦被占领，于是厄立特里亚便正式成为意属领土。

意属索马里殖民地及其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也慢慢地发展起来。介于这两处早期殖民地之间的是古老的埃塞俄比亚王国。

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扩张运动，克里斯皮①先生向这块荒凉地带进军，希望借此为意大利在欧洲事务中获得大国的地位。1896年，意大利在阿杜瓦遭受到惨重的失败，当时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全军被歼，这次失败促成了他的垮台，中断了意大利在非洲的冒险行动。

①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19-1901），意大利领土扩张主义者，于1894年组阁，极力主张在非洲扩张领土，用武力征服阿比西尼亚。--译者

这次悲惨的事件深深印在意大利人的记忆中。1911年，意大利政府突然派军跨海到的黎波里，开始进行征服行动，震惊了当时平静的

世界。法国和英国既需争取意大利来抵制日益加剧的德国威胁，而土耳其于1912年在巴尔干之战中遭受失败，又使意大利得以在北非海岸建立一处脆弱的根据地。意大利在第一次大战中站在战胜国一边，这一事实追认了它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占有权，这就使它重温罗马帝国的旧梦，不久便把这片地方更名为利比亚了。塞努西教团①的起义，对于意大利日益增长的人口在阿拉伯沙漠殷勤从事的占领与殖民活动来说，依然是一种不断的挑战。

①北非的伊斯兰教的教团，创于1837年。--译者

这就是墨索里尼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狂澜中攫得政权时的形势。在以后的年代中，意大利就作为一个向非洲殖民的强国进行有计划的扩张。北非的广大土地被压制在格拉齐亚尼将军军事统治的严刑峻法之下。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移民增加；沙荒开垦出来；炮台和飞机场建筑起来；公路和铁路遍布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在付出所有这些巨大的、但不是不起效果的人力、物力的背后，举国潜伏着为在阿杜瓦的败北和耻辱报仇雪恨的愿望。我在本书第一卷已叙述过，墨索里尼的坚决果敢怎样挫败了英国通过国际联盟所表现出来的畏首畏尾和半心半意的抵抗，而使"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①的权威归于无效。我们也曾看到，这种种冲突与征服阿比西尼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怎样的影响。

①墨索里尼语。"一个国家"是指英国，当时英国拟借国际联盟制裁意大利。

参阅本书第一卷原书第156页及163页。--译者

1940年6月，当英帝国在法西斯党人的眼中似乎即将崩溃，而法国则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候，意大利在非洲的帝国则大肆扩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已构成了一片广大的领土。这片土地受到意大利税收的哺育，有将近二十五万意大利殖民者在四十万以上的意大利和土著军队的保护下苦心经营，已开始繁荣起来。他们在红海与地中海的各处港口都已设防。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接到了意大利设防规模的情况，认为这些港口都可列为上等的海军根据地。

如果英帝国崩溃（当时在墨索里尼看来这是势所必然的），那么，埃及、英属索马里和英属东非并入意大利现有的属地，那就果真会形成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一片辽阔的土地，像这样的大帝国，自从

凯撒以来，还没有见过。这里有那位命途多舛的齐亚诺所称的"五千年难逢的机会"。这一引人入胜的空中楼阁现在就要突然幻灭了。

※　　※　　※

直到1940年12月为止，我们在整个东非对意大利人所采取的态度纯粹是防御性的。12月2日，韦维尔将军在开罗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制订了一个新的方针。他还没有打算用正规部队深入阿比西尼亚，但是，将要逐出于1940年7月4日占领苏丹境内卡萨拉和加拉巴特的意军。当这些小规模的攻势作战结束后，韦维尔原来打算将大多数的军队撤往中东作战，由在英国军官、武器和金钱扶植、接济下的爱国运动担负这样的任务：使意大利人难以守住阿比西尼亚，从而在最后光复他们的国土。

1月间，在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肃清苏丹的战役。在最初阶段，战事顺利。普拉特部下有第五英印师，1月间，又得到第四英印师的增援，该师系由西部沙漠调来，它在上年12月份西部沙漠胜利的战役中发挥了作用。这支军队由六个空军中队支援。1月19日，两个意大利师在遭受攻击的威胁下并在受到一次轰炸以后，撤离卡萨拉。不久，他们放弃加拉巴特，退出了苏丹。我们从卡萨拉继续追击，直到位于克伦的那个异常巩固的山区阵地为止，没有遇到严重的阻碍。在克伦阵地，敌人的两个常备师团拥有坚固的防御设施，顽强据守。2月初发动的几次进攻未有收获，因此普拉特打定主意，为攻陷这一阵地，应当不顾后勤的迟延，这在有充分准备的进攻中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期间，在阿比西尼亚境内发动起义的工作业已取得进展。在桑福德准将指挥下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苏丹营和一些经过选拔的英国军官和军士构成了起义的核心。这些英国军官中有后来建立奇勋的温盖特上校。由于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大，援助他们的爱国人士也越来越多。阿比西尼亚皇帝于1月20日重返他的王国，戈贾姆西面大部分地区内的敌人也逐步被肃清。

※　　※　　※

读过上一卷的人们当可了解到，我对于驻扎在肯尼亚的大批军队长期以来无所行动是不满意的。史末资曾于1940年11月访问肯尼亚，并且催促我们采取攻势，攻击目标为意属港口基斯马尤。

他给我发来下列电报：

1940年11月5日

我在肯尼亚时曾视察大多数前线，并且同坎宁安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共同研究作战计划。那里也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士气旺盛，一般形势良好，但是，在沙漠中和在靠近沙漠的地区长期无所行动，也会招来危险。在最近期间，最理想的攻击目标是基斯马尤，目前它对我们的重要基地蒙巴萨是一个严重威胁。一旦攻克并固守基斯马尤，我们的大部分军队便可从这荒凉的沙漠地区向北移动，以威胁亚的斯亚贝巴。为了进攻基斯马尤，坎宁安要求得到比原来设想更多的军队，因此，一俟船舶准备就绪，我即将从南非联邦再派遣一个步兵旅。极需补给轻机枪，并需准备更多的运水和运供应品的车辆。阿比西尼亚内部严重动荡不安，我们如从南北夹击，那么意军可能在夏季崩溃，这样，就可以腾出相当多的军队来用于更北的那个更重要的战场上。

这同我的意见完全符合。那个旅已从开普敦运出。我知道一切都在准备中，以便在雨季开始以前于1月间进军。因此，我在看到以下的电报时大吃一惊：

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11月23日

坎宁安已决定，今冬不可能进行大胆的战役。他建议于12月中旬在肯尼亚北部进行一系列的小规模战斗，并要求把两个西非旅派来作战。

南非高级专员告诉我们，史末资将军本来希望于1月间进攻基斯马尤，但是尽管派遣了第三南非联邦旅，进攻还是显然要延期到5月，史末资对此表示失望。我在1940年11月25日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质问，预定进攻基斯马尤的行动为什么延期到5月。约翰·迪尔爵士说，他收到韦维尔将军的来电，说他不久即将召集司令官开会，包括坎宁安将军在内，以便商讨今后六个月内的计划。

我们大家对于迪尔的答复都不满意，因此，国防委员会请三军参谋长要求韦维尔将军对此事作充分的解释，并再向首相提出报告。

我把以下的备忘录送交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0年11月26日

我知道，你们将为你们现在提出的在5月以前不能进攻基斯马尤的理由送来详细的报告，而且你们将尽力不因这些理由作出让步。但是如果决定在5月以前不能有所行动，西非旅就必须搭乘首批的空载运输舰开往西海岸，以替换现在驻扎在弗里敦的那个营。

请求保留那一旅人又不让他们参加作战，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由于韦维尔在12月2日召开会议的结果，决定进攻卡萨拉的意军，并在阿比西尼亚千方百计地鼓动起义，但是，攻打基斯马尤仍需延缓至春雨季节以后，即5月或6月。

※　　※　　※

我继续指责驻在肯尼亚的军队人数太多，无所事事。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1月26日

你于21日发来的电报使我大惑不解。我原以为你要在埃及三角洲集结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军，如果这样做，是符合我们从这里发出的指示精神的。的确没有必要再派一个南非师去壮大那支包括各兵种为数七万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目前在肯尼亚实际上无所事事。我曾请史末资将军--他也已经同意--对这个新编师团的目的地暂不作固定规定，因为，我想在安排好运输舰只等等以后，他可能愿意将这个师调往北方，加入尼罗河集团军。你似乎不愿接受一个南非师，而运送一个南非师的航程比从国内运送要近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形下，你怎能指望我在航运方面面临莫大困难时（实际上它已影响我们运进粮食及军火的工作），去为你从国内向中东运送更多师团呢？我的确希望把现在驻在肯尼亚的两个南非师在数月之内调往埃及三角洲，并把那个西非旅按照约定调往弗里敦。逐步将南非的兵力投入主要的战场，是史末资将军的大胆而合理的政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他扫兴。

韦维尔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在雨季以前开始行动。他向肯尼亚司令部做了鼓励工作，于是我们不久就接到以下的消息：驻在内罗毕的部队可望于2月10日到16日之间执行"帆布"作战计划（即进攻基斯马尤的行动）。这预示东非战场上将有一次真正的行动。我在接到韦维尔将军于1941年2月2日发来的电报时，不胜欣慰。他在这封电报中说到："我在肯尼亚已经批准了约于2月中旬试行攻占基斯马尤的建议。敌人拥有坚强的阵地，我们在给养方面又受到限制，但是我认为这次行动大有成功的希望。……总之，我已对普拉特和坎宁安发

出指示，要他们在今后两个月内用最大力量进攻意属东非。"于是，我们取得了进展。结果表明，现场的司令官们对困难作了多么过分的夸张，我们在国内催促他们从速行动又是多么正确。

坎宁安将军的大举进攻定于2月份开始。由六个旅和六个就地征募的大队组成的一支意大利部队据守着朱巴河，基斯马尤就在河口。坎宁安将军于2月10日面对着这支部队部署了四个旅团。我军于14日进占基斯马尤，未曾遇到抵抗。

敌人的重要阵地布置在基斯马尤港之北、朱巴河对岸的杰利布。22日，我军从敌军两翼及其后方进击该阵地，获得很大战果。敌军全军溃败，阵亡、被俘、或逃往丛林中的有三万余人。敌人空军遭到南非飞机的痛击，未能参加战斗。再向北二百哩便是意属索马里的主要港口摩加迪沙，现在，向这座港口推进已没有什么障碍了。我摩托化部队于25日进入该港，发现大批器材和粮食服装，还有四十余万加仑的宝贵汽油。飞机场上有二十一架被击毁的飞机。坎宁安将军正确地断定，他的下一步行动不致遭到敌人的抵抗。尽管第一南非师除了一个旅以外都留驻原地未动，以便用于其他战役，但是他还有足够的进攻部队。距离遥远是唯一问题。运输与给养是决定因素。坎宁安获得韦维尔将军的许可，以距摩加迪沙不下七百四十哩的季季加为下一攻击目标。部队仅仅停歇了三天，于3月1日继续向前推进，排除了一些微弱的抵抗，而且很少遇到敌空军的截击，因为敌人的飞机场屡受袭击。他们于3月17日进抵季季加。这些战役都是打得很出色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3月1日

我衷心祝贺你们在意属索马里的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果。坎宁安将军率领他的士气昂扬、训练有素、组织完善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勇猛、果敢而又非常成功的战役，请向他传达英王陛下政府的感激与嘉许。望你请他将这封贺电传达给他的部队。如果你认为适当的话，可以公布电文。

你无疑将与史末资将军于7日讨论今后的战役问题。如你所知，我始终希望南非各师开往地中海沿岸。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3月2日

十分感谢你的祝贺。我已把你的贺电转达坎宁安将军。

2．坎宁安正率轻装部队向费尔弗［约在摩加迪沙和多罗以北二百哩］推进，这将完成对意属索马里的占领。由于给养和运输方面的情形，他认为不能在3月21日以前向哈拉尔进军。他将于3月7日来开罗，届时，我们当就将来计划与南非各师的行动进行磋商。

3．我已指示亚丁方面对柏培拉进行侦察，以便在可能时收复该地。

※　　※　　※

到了这时，我们可以从亚丁派兵支援了。我们派驻在那里的四个空军中队，除了在红海值勤以外，曾经从它们的中央据点出动，袭击敌人的空军基地，以支援坎宁安和普拉特所进行的战役。3月16日，我们的两个营在柏培拉登陆。敌守军一个旅被瓦解，二百人被俘。这时，英属索马里全境已迅速收复，因此可以通过柏培拉港更方便地支援坎宁安将军继续向前推进了。他重新开始向哈拉尔挺进，该地守军于3月26日投降。他于3月29日进入迪雷达瓦。到这里就接近从法属索马里来的铁路了。如果维希法国对我们开放吉布提港的话，必然会大大地有利于我们的补给。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坎宁安将军在迪雷达瓦集结他的人力、物力，以便最后直捣亚的斯亚贝巴。在3月份一个月中，他同第十一非洲师和第一南非旅从摩加迪沙开始跋涉了八百五十哩。自从越过朱巴河以来，他的部队曾击毙、俘虏或打散敌军达五万余人，而他的部队的伤亡还不到五百人。

由于获得了这些成功，种种纠纷也产生了。戴高乐将军和勒让蒂约姆将军赞成对吉布提港实行严格封锁的政策，而韦维尔将军则惟恐这一政策适足以促使吉布提的守军坚持抵抗。他建议，不如通知他们：准予运入足够的供应品，如儿童所需的牛奶，以免他们遭受困苦；准许该港的任何部队，可依据其志愿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并将其余的军队撤至其他法国殖民地；准备就利用法属索马里的铁路以补给他自己的军队问题而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1日

我们认为，你应当尽可能严格遵循三军参谋长于3月25日电报中规定的政策行事，任何可能是必要的修改都应事先同戴高乐将军磋商。尤其是，同法属索马里的最初联系应由自由法国当局进行，同时应毫

不迟疑地尽量利用封锁这一武器。不必顾虑会伤害魏刚和维希的感情。我们在此间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2．我希望，你在这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上将是能够充分重视戴高乐将军意见的。英王陛下政府已向戴高乐将军作出庄严的保证，并极力支持他担任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

※　　※　　※

总统曾经关切阿比西尼亚境内的意大利平民的情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4日

此间已慎重考虑了斯福札伯爵［关于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建议。我请求你了解我们的困难。阿奥斯塔公爵的确准备让出亚的斯亚贝巴，率部到山区继续作战数星期甚或数个月，同时由我们完全负责数万平民的卫生与安全。在有组织的战斗停止以前，我们无法履行这一任务。我们甚至还没有取得吉布提港，铁路线已被切断，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运输力都用于支持我们远征中的部队。结果很可能是令人悲叹的混乱，全部重担将要加在我们身上，正像过去南非战争时集中营的情形一样。只要公爵停止战斗，我们当即尽量设法，或有得到圆满结果的可能。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继续抵抗下去，将会拖延我们对利比亚的增援，你可以看出，现在对利比亚的增援是多么迫切。意军继续抵抗下去，不仅是给予敌人以军事上莫大便利的问题，而是使我们承担一项我们承担不了的任务。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30日

最近攻占［吉布提］是适宜的。请考虑，要摧毁法军的抵抗需要什么样的军队，能否觅得这些军队而又不致影响其他方面的需要。进击的时间当然决定于叙利亚境内事态的发展，这可能导致同维希政府决裂，或者也许会导致叙利亚境内的法军同自由法国合作。无论情况如何，占领吉布提的行动都是适宜的。在此期间，应极其严格地实施封锁，同时也可以在吉布提边境进行你认为有益的集结兵力的准备行动。

这样也许可以避免实际战斗，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究竟在何时开始行动，只有同我们商量后才能决定。

※　　※　　※

在这时期，阿比西尼亚战役已经有了进展。克伦守军顽强抵抗。无法包抄这个阵地的两翼，只能从正面直接攻击。普拉特为了从正面进攻而集结人力、物力以及部署他的两个师，只有一条公路可用，而这条公路又全部处于敌人的视野之内。

铁路终点在一百五十哩以外，所以不但他的各项准备工作需时数星期，而且也根本谈不到奇袭。这时，空军--包括从亚丁出动的空军在内--起了不可估价的作用。在这次战役的最初阶段，意大利飞行员表现得相当主动，但是，自从增援南非战斗机中队的"旋风"式战斗机到达之后，我们便很快取得了优势。在克伦最后一战的各准备阶段中，意军在陆空两方面经常遭受袭击。不久，敌人便不再干涉我军的移动，而且在战斗打响以后，支援作战的空军，在为我军的挺进扫清道路和打击敌军的士气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次战斗不易得手，我军伤亡三千人。最初三日--3月15日到17日--过去后，战事曾一度中断，以便进行整编。20日，韦维尔将军电告，战斗激烈。敌军曾一再猛烈反攻，尽管他们的损失极其严重，并且只有一次得手，但尚无立即崩溃迹象。显然，意军为保全这座要塞要决一死战。他们的空军活动频繁，我们从伦敦方面看，这一仗打得似乎势均力敌，因此我们提出增援的问题，但是，已经没有必要增援了。3月25日，再次开始猛攻，两天后，意军防线崩溃，克伦攻下来了。追兵势如破竹。阿斯马拉于4月1日攻克，马萨瓦守军于4月8日投降，俘虏达一万人。

克伦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第四和第五英印师赢得的。我对他们的英勇予以适当的表扬。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1年4月7日

印度部队在厄立特里亚的成就鼓舞了整个帝国。就我来说，他们在攀登并且终于征服险峻的克伦山地时表现的热情和毅力，使我忆起多年前的"西北边境"的战事。我以曾荣幸地在战场上与来自印度斯坦各地的印度士兵共同作战过的一员的身份，并代表英王陛下政府，请阁下把我们在注视着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所感到的自豪与敬佩之意，转达给他们和整个印度军队。

我立即电告坎宁安和普拉特将军以及他们的英勇的部队：我和英王陛下政府衷心祝贺"你们在这次令人难忘的奋战中所获得及时而辉煌的最大成就"。

其他方面的肃清敌军的战斗也取得成效。意大利在参战时，在红海拥有驱逐舰九艘、潜艇八艘和许多小型船只。现在，所有这些舰只已经被皇家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击沉。到了4月11日，罗斯福总统已可宣布，红海和亚丁湾已经不是"交战水域"，因此已对美国船只开放了。

厄立特里亚意军的残余部队向南退却二百三十哩，穿过山区，在阿姆巴阿拉吉建立了阵地。普拉特将军跟踪追击。这时，第四印度师和大部分支援作战的空军中队则调往埃及，这件事即将于下文中提及。普拉特即以剩余的兵力同敌军搏斗。

坎宁安将军于4月6日进抵亚的斯亚贝巴，飞机场上的意大利空军的残余飞机已被炸毁。他派遣南非旅经由德西埃向北挺进，抄阿姆巴阿拉吉意军的后路，意大利军队的抵抗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他们的退路已被切断，普拉特将军又从北面进击，更加上爱国者的袭扰和我空军的机关枪扫射与轰炸。4月初，温盖特的苏丹营和地方部队，连同向阿皇投诚的非正规部队，把戈贾姆的敌军一万二千人逐至德布腊马科斯。其中一半被俘，其余的则逃往北部的冈达尔。阿比西尼亚皇帝于5月5日重返首都。

※　　※　　※

我们回顾墨索里尼在欧洲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进攻阿比西尼亚而将事态导向战争，并回忆起他曾经怎样顺利地抗拒国际联盟--"一个国家领导五十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本来是可以用坚定和行动从阴霾密布的欧洲局势中轻易地排除这种纠纷的。现在，我们在历尽种种困难和危险之后，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缅怀往事，我不禁以激动的心情向海尔·塞拉西致贺。

首相致埃塞俄比亚皇帝1941年5月9日

英国和英帝国获悉，皇帝陛下在万众欢腾中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胜欣慰。陛下是在合法的君王中被法西斯--纳粹的罪犯们赶下宝座和撵出国土的第一人，现在你又是在凯歌声中重返故国的第一人。我将及时向协助埃塞俄比亚爱国志士终于彻底消灭意大利军事篡夺的那些英国和英帝国司令官、军官和士兵们传达陛下对他们所表示的谢意。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埃塞俄比亚在终于推翻恶势力之后，将得到长期的和平与进步。

阿奥斯塔公爵是意大利国王的堂兄弟。自从1937年以来，他即出任意属东非总督兼阿比西尼亚总督，并从1939年起担任这些属地内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他是一个侠义而有教养的人，曾经留学英国，妻子是一位法国公主，他素日不得墨索里尼的欢心。"领袖"根据某些理由认为他心慈手软，也缺乏指挥军事的才能。他率同他的残部于5月17日投降，1942年作为一名战俘死于内罗毕。

自从1月间开战以来，在敌军原有的二十二万余人中，半数以上已被俘或被歼。现在还有好几千人盘踞在阿比西尼亚山区的要塞之中。

※　　※　　※

摧毁东非意大利帝国和军队，是和其他地区许多更重大的事件同时进行的，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将东非战役的情况作一结束了。我们以前曾顾虑，居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意大利两万平民可能被阿比西尼亚人屠杀，这种顾虑现已消除。在更靠北的地区，四千五百名意军和就地征募的军队被爱国者逼入德布腊塔博尔后，于7月2日向英国的一个骑兵营和一个连投降。阿比西尼亚的西南部的敌军已被自亚的斯亚贝巴开来的第十一非洲师和从肯尼亚边境向北推进的第十二师肃清。他们经过一系列的战役--这些战役受到地形和天气的莫大阻碍--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已肃清全境的四万名敌军。在夏季，由比利时军官指挥的刚果土著军队，从刚果横越非洲二千哩前来参加最后阶段的战役，俘获敌军一万五千名。未被攻克的只剩下冈达尔一地。但是，这时雨季已经来临，因此必须待雨季过后才能予以最后的一击。9月底开始紧缩包围网，战事于11月27日结束，我们俘获意军一万一千五百名，当地军队一万二千名和野战炮四十八门。

墨索里尼想用武力征服的方法来建立一个非洲帝国，并用古罗马的精神向那里移殖意大利人的迷梦，从此幻灭了。

第六章　援助希腊的决定

埃及三角洲的战略后备军--当机立断的时刻--我们有撤销原议的自由--成立巴尔干阵线的希望--坎宁安海军上将论海军所冒的危险--我于2月23日致电史末资将军--艾登先生于2月28日同土耳其人会谈--我对于这次会谈的评论--南斯拉夫是个关键--德军进入保加利亚--雅典发生令人不安的局势变化--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我对这个局势的看法以及我于3月6日致艾登先生的电报--我驻雅典大使感到痛心--援助希腊还是抛弃希腊？--艾登先生审慎的复电--史末资和三军参谋长劝告我们继续进行下去--3月7日简短的内阁会议和最后决定--新西兰的反应--波兰的反应--我于3月14日致电艾登先生--我于3月10日致电总统。

直到现在，我们除了在埃及不断进行大规模准备工作以及前面已经谈过的雅典会谈和协定以外，对于在希腊从事的冒险还没有承担义务。一道命令就可以中止准备工作，而且111在埃及三角洲集结一支包括四个师的战略后备军，就其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总是一件好事。既然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雅典协定的条款，那么，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便可以要求解除对这项协定所负的义务。危险从各方面逼来，但是，直到3月初为止，我仍觉得十分坦然，并且基本上觉得进退自如，因为我们手上握有一支"机动部队"。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明确决定要不要派遣尼罗河集团军前往希腊的时刻了。我们必须采取这一重大步骤，不仅是为了援助处于危险和苦难中的希腊，而且是为了建立包括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在内的一条巴尔干阵线，以抵御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这对苏俄也将发生我们难以估计的影响。如果苏联的领导人当时已觉察到即将临头的大祸，那么，他们肯定会认为这些对他们都是极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自己派遣部队去，并不能决定巴尔干的问题。我们的有限希望在于鼓动和组织联合行动。如果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在我们的指引之下一致行动起来，那么，在我们看来，希特勒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暂时把巴尔干各国搁置一边；或者是在同我们的联合部队大战一场以后在那个地区建立起一条主要战线。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俄国进行大规模进攻。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对我们政策的成功就会有较大的把握。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他将遇到两头落空的危险，而且在巴尔干采取一个初步行动很可能会损害他的主要行动。这是实际的情形，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做对了；至少，我们做到的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我们的目的是要鼓舞和联合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我们力所能及的职责在于援助希腊。为了这一切目的，我们在埃及三角洲部署四个师是十分恰当的。

※　　※　　※

3月4日，坎宁安海军上将向我们指出，向希腊调动尼罗河集团军和皇家空军，势必使我海军在地中海冒相当大的危险。这一调动意味着在以后两个月内将不断地运送兵员、物资和车辆。尤其是驱逐舰，将不得不承担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战斗机和高射炮的防御力量将受到削弱。如果德国人从保加利亚发动空中攻势，我们的运输船队无论在海上和登陆港口都将遭受损失。况且，我们也不能不把意大利舰队在海面上的行动估计在内。我们可以用驻在克里特岛苏达湾的战列舰对付意大利舰队，但是，这样做又必须削弱驱逐舰对运输船队的护航力，并使通往昔兰尼加的补给线实际上失去掩护。这一切又将反过来加剧马耳他岛的紧张局势。在对这些军队和运输船队开始进行大规模调动时，我们还要十分担心船舰在苏伊士运河容易受到磁性水雷和感音水雷的袭击。坎宁安海军上将说，一切进攻计划，包括对罗得岛的海空联合进攻在内，都必须延期执行。他手中人力物力将会抽调一空，但是，他深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也应该冒这些危险。暂缓执行进攻罗得岛的计划，使我们非常失望。我们认识到该岛的极端重要性。罗得岛和斯卡潘托岛是关键的据点，因为拥有邻近克里特岛的极有价值的飞机场。在以后的数年中，我们曾有多次计划进攻罗得岛。我们始终没有能够把这一计划与其他重大事件的演变配合起来。

※　　※　　※

这时我获悉，史末资将军应艾登先生的热烈邀请正前往开罗，我向他发去以下的电报：

1941年2月28日

你将去会晤艾登与迪尔，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已采取了一项重大而又冒险的决定：支援希腊并试图建立一条巴尔干阵线。我希望在你们举行会议以后能听到你本人对此事的意见。这一决定使增援埃及和利比亚成为极端必要的任务，希望你同韦维尔与迪尔磋商，及早把"莨苕"［即第一南非师］调往地中海战区，船舶方面的困难颇大，可向我提出。我们在东非迅速获得成就有助于我们的其他任务。仅仅几个星期以前，他们还说，不能在5月以前向基斯马尤进军。现在摩加迪沙和整个地区都已落入我们手中了。

※　　※　　※

艾登先生关于他在安卡拉同土耳其人的会谈的情况报告，并不使人乐观。土耳其人同我们一样，痛感危险当前，但是他们同希腊人一样，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军队对实际的战斗并没有多大帮助。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1年2月28日

今晨，帝国参谋总长和我同总理、外交部长和查克麦克元帅在极其坦率和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会谈。

关于我们尽早给予希腊以最大援助的决定，受到了欢迎。

他们重申，土耳其在受到德国攻击时有决心战斗，并声称，他们深信德国进攻希腊意味着下一个便要轮到土耳其。但是，由于土耳其的军队目前还没有进攻能力，因此他们认为，土耳其在补救了它的缺陷并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以前不参加战争，是更有利于共同的事业的。

土耳其人自信在受到攻击时能够在短时期内抵挡住德军，但希望我们能够立刻给予援助。……他们声称，打算和南斯拉夫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他们曾应我方之请与南斯拉夫政府联系，但是至今只收到一件措词闪烁的复文。他们担心，如果土耳其卷入对德战争，俄国将会［对他们］进攻。

会谈的结果是，土耳其答应到相当阶段时无论如何也要参战。当然，它如果受到攻击，将即刻参战。但是，如果德国人给予它以重行装备的时间，它将善加利用，并将在有利于共同事业而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时刻参加作战。

我电复说：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雅典）1941年3月1日

德国人的行动显然是要蹂躏保加利亚，再用空袭的威胁来恫吓土耳其，强迫希腊退出战争，然后转向南斯拉夫，逼使它俯首听命；其后是否进攻土耳其，那就看敌人的方便了。

现在，你主要应向南斯拉夫呼吁。·南·斯·拉·夫·之·突·然·挥·师·南·进，·将·使·意·大·利·蒙·受·最·大·的·灾·难，·这·对·整·个·巴·尔·干·局·势·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①

①着重点是我后来加的。--作者

如果土耳其同时宣战，那么敌人在几个月之内便很难集结足够的军队，在几个月当中，我方空军力量将会有所增长。如果有成功的希望（无论如何会有几个月的成功），我就情愿冒重大的危险；应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但是，我希望你这样去处理有关希腊的事务：如果对所有的因素（包括可能进攻罗得岛）进行最后的考虑以后，觉得什么希望也没有，那么你就有使希腊摆脱任何约束、也使我们摆脱任何约束的权力。显然，要作出最后决定，你和我们都还有几天的时间。在此期间，一切应按照原定办法进行。

※　　※　　※

现在应该叙述一下我们为了警告南斯拉夫政府所作的努力。萨洛尼卡的整个防务如何，要看南斯拉夫是否参战而定，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意图。3月2日，我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贝尔先生在雅典会见了艾登先生。他说，南斯拉夫人害怕德国，内部也因政治纠纷而动荡不安。然而却有一种可能性：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援助希腊的计划，便可能准备接受援助。艾登先生和希腊人惟恐敌人发觉。5日，外交大臣送别坎贝尔先生，他携带一封致摄政的密信回到贝尔格莱德。艾登先生在密信中说，南斯拉夫的命运已在德国掌握之中，希腊与土耳其打算在受到攻击时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南斯拉夫应当参加我们的阵营。艾登请坎贝尔向摄政口头传达：英国已决定就力所能及尽快地以强大的陆、空军援助希腊，因此，如果南斯拉夫派遣一位参谋人员前来雅典，我们将请他参加会谈。萨洛尼卡能否防守得了，要看南斯拉夫的态度。如果它对德国屈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劝告它不如参加我们这一边，这样就会有一支英国军队和它并肩作战。我们将在希腊投入最大的力量，而且我们守住一条战线是很有希望的。

※　　※　　※

3月1日，德国陆军开始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陆军已动员起来，沿希腊边境部署了阵地。德军继续全面向南进军，得到保加利亚各方面的协助。第二天，艾登先生和迪尔将军自安卡拉返回雅典，于是继续军事会谈。由于会谈的结果，艾登先生发来一封说明形势十分严重的电报。

艾登先生和帝国总参谋长致首相1941年3月5日

我们抵达此间后发现局势已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而且气氛和上次访问时大不相同。

2．帕普哥斯将军在上次会谈时曾坚持，把驻在马其顿的全部军队撤至阿利阿克蒙一线是军事上唯一合理的办法。我们预期，撤退到阿利阿克蒙线的行动业已开始。不料，我们发现实行上并未开始任何行动。帕普哥斯辩解说，双方曾经同意，在上次会谈中所通过的决议应以收到南斯拉夫表示态度的复文而定。

3．现在，帕普哥斯建议以四个师据守靠近马其顿边境的一道防线，但是他认为这道防线也守不了多久，他又建议只保住阿尔巴尼亚战线。这似乎是承认绝望，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4．他建议，英国军队到达以后应分批开往马其顿边界上的战线，尽管看来英军不可能及时到达。我们当然拒绝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和我们同意派遣军队的条件是完全不符合的。我们已电邀中东总司令前来雅典参加会谈。他于3月3日到达，会谈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由于帕普哥斯的态度僵硬，我们不得不请希腊国王协助，国王在以后的困难的会谈中始终保持冷静，有决心，而且肯于协助。

5．最后，他们愿意提供三个希腊师。……

6．因此，我们面临以下的三种选择：

（1）接受帕普哥斯一再提及的试图把我方军队零星开往马其顿边界的计划。

（2）接受三个希腊师，用于阿利阿克蒙线，这三师兵力约等于十六个到二十三个营，而不是我们在上次访问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所预期的三十五个营，并在这支军队的后方集结我们的军队。

（3）完全取消我们给予军事援助的建议。

7．我们一致认为，第一项办法适足以导致军事方面的摇摆不定，而第三项办法也似乎是同样有极大危害。……

8．因此，我们在稍事犹豫之后同意了第二项办法，但附有一个条件：授权威尔逊将军负责阿利阿克蒙全线的指挥和组织工作，当他能够接任这项工作时立即负起责任。这一点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9．我们的军事顾问认为，这条战线形势险要，敌人进击的通道很少，因此在这条战线阻截并抵御德军的推进，不是没有希望的。遇到最坏的情况时，总还可以穿越最适于后卫战的山野从这条战线边战边退。

10．我们一致确信，我们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中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两天的焦虑不安非言语所能形容，但是，既然作出了决定，希腊方面的一般气氛显然好转。严酷的事实仍然是，我们的部队，包括我自治领的部队在内，将投入一场比我们在一星期前的估计更加危险的战役。无疑地，将要由你决定是否向各自治领政府发出通知。……

※　　※　　※

这时，在伦敦，我们的看法起了显著的变化。参谋长委员会注意到种种因素的演变都不利于我们的巴尔干政策，尤其不利于派遣一支军队前往希腊。他们首先着重指出局势的主要变化：希腊总司令意气消沉；希腊人没有执行他们在十二天以前所承担的义务--如果南斯拉夫不参战，便把他们的军队撤退至我们必须据守的那一条防线；本来应有三十五个希腊营协助我们据守这条防线，而现在至多不过有二十三个营，都是新编的，没有作战经验，而且缺少炮兵。此外，我们曾经期望希腊能够从阿尔巴尼亚前线调回几个师。但是，"帕普哥斯将军现在却声称，这不行了，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敌人在人数上已占优势。"

提起我们自己的困难来，三军参谋长指出，他们一向希望在进军希腊以前或与此同时攻克罗得岛，而现在须待进军完毕后才能办到。这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集中我们的空军去抵御德军的前进，而且，目前为了保护我们通向希腊的交通线，还必须对罗得岛发动"相当规模"的空战。最后，这时苏伊士运河已完全被水雷封锁，在3月11日以前难望扫清。装载摩托运输工具的船只有一半在运河以北，而所有装载人员的船只则在运河以南，而且时间越来越紧迫。参谋长委员会估

计，到3月15日，德国可以在阿利阿克蒙河一线集结两个师，到22日可以再集结三个师。这些师中有一个是装甲师。假定希腊军队只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阻止在这一线的前方，那么，我们最多只能有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新西兰旅对抗第一批入侵的两个德国师。

他们总结道，"这一行动的冒险性已大大地增加。"然而，他们觉得，目前还不能对现场人员所提出的军事上的意见表示异议，现场人员认为局势绝不是毫无希望的。

※　　※　　※

星期日晚间，我独自一人在契克斯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和当天早晨战时内阁讨论会上的趋势进行了反复考虑。然后，我向艾登先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他这时已离开雅典前往开罗。我在这封电报中的口气的确与前有所不同。但是，我对于最后决定负完全责任，因为，我确知，如果我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深信不疑的话，我是能够停止援助希腊整个计划的。取消一项计划毕竟比执行一项计划容易得多。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6日

局势的确是在恶化。参谋长委员会已作出评论，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个评论附后。帕普哥斯未能履行2月22日同你达成的协议，他的军队要想在阿尔巴尼亚和敌人脱离接触显然是有困难的；以及参谋长委员会举出的其他不利因素（例如进攻罗得岛的延期以及苏伊士运河遭受封锁）--上述种种情况使内阁难以相信，我们现在还拥有足以挽回希腊命运的任何力量。如果土耳其和（或）南斯拉夫参战，情况自然会有不同，但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曾极力推动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德国。我们能够及时运往希腊战场的军队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切勿力劝希腊舍弃它自己的明智的判断，而单独从事毫无希望的抵抗。

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部队投入你所说的较前更为危险的冒险行动中，势必引起帝国内部的严重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你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估计向各自治领政府摊开。预料他们是不会同意作战的。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获得成功的任何理由，当然除非我们十分重视迪尔和韦维尔的意见。

我们切不可使希腊人觉得有拒绝德国最后通牒的义务。

如果他们自己决心作战，我们应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患难与共。但是，德国的迅速进军，可能使任何强大的英帝国部队来不及同德军交锋。

只要土耳其仍然忠实地保持中立，丧失希腊和巴尔干各国，绝不是我们主要的灾难。我们可以攻取罗得岛，并考虑"流入"作战计划［进击西西里岛］或进攻的黎波里的计划。

我们曾接到许多方面的劝告，认为我们可耻地被逐出希腊，比巴尔干各国向德国屈服，更危害我们在西班牙和维希的声望；

单独凭我们有限的军队，我们从来也没有希望能够阻止它们屈服。

如果没有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新情况的话，明天的内阁会议可能要通过决议。我给你发来这封电报，为的是让你对决议的内容先有精神上的准备。

这封电报附有参谋长委员会说明严重形势的评论，其摘要已写进这封电报了。

※　　※　　※

迈克尔·帕勒里特爵士在雅典读到我提请注意的电报后，感到十分痛心。他致电现已到达开罗的外交大臣说：

1941年3月6日

我刚读过首相致你的电报。我无需着重指出，撤销实际上由帝国总参谋长和希腊总司令签订的、而威尔逊将军现在正在亲自执行的协定，将发生怎样的影响。希腊总司令和帝国总参谋长原来已向希腊国王作出保证，说有把握可以成功，现在我们怎能将国王抛开不管呢？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希腊人和全世界将嘲笑我们食言。

2．"切不可使希腊人觉得有拒绝最后通牒的义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决定在必要时单独对德作战。问题是我们去援助他们，还是抛弃他们。

当日他又电艾登先生说：

希腊国王今日对空军武官说，他对你的访问非常感激，并表示完全有决心履行为抵御德国的进攻而约定的行动计划。

他确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由于帕普哥斯将军和他的政府具有共同的信念而感到满意。他着重指出尽速行事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向此间派遣足够的空军，以便挫败德国惯于用作攻势开端的空袭。德国最初在空中的失败，比任何其他事实都更能打破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全国和他一样具有成功的信念。我自从你离开以后，还没有亲自会见过他。

随后又在另一封电报中说：

今晨，威尔逊将军同帕普哥斯将军进行了一次极其满意的谈话。他因帕普哥斯的态度已有显著的好转而非常高兴。他发现，他肯于协助，并急欲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合作。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6日

战时内阁在接获你的复电以前暂不作出任何决定。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1年3月6日

今天下午，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在同三位总司令的磋商时，重新审查了这一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雅典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无疑地使我们承担重大的义务，冒严重的危险，尤其是因为我们海、空军方面的人力、物力有限。帕勒里特向开罗发来的电报，表明了希腊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2．这封电报不过向你表明，在等待内阁的指示时我们自己是怎样看这一问题的。

他又来电说：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1年3月6日

今天晚上，我们同史末资将军和总司令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明晨当将更加详细的估计电达。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7日

今日，我将向内阁提出你经过深思熟虑的复电。在此期间，你应以最大速度进行各项准备和军队调遣的工作。

2．我深受感动的是，你和你的军事顾问们--迪尔、韦维尔，我想还有威尔逊--在充分了解了当地情形和技术上的条件，并考虑了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后，全面权衡轻重得失，保持了坚定不移的态度。

3．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我们切不可负起这样的责任：

劝说希腊人违背自己的明智判断而投入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致使他们的国家可能遭到迅速的毁灭。但是，如果他们在知道我们在各个预定的日期能派的军队是多么有限以后仍愿决一死战，那么，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显然应当同他们患难与共。千万不要让人家说这样的话（据你的表示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给予的援助很少，是靠强行说服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我从你的态度以及从雅典发来的电报中看出，你肯定是了解这一点的。

4．第二，担负这项重大任务的主要军队是新西兰师，到3月份以后，还有澳大利亚军队。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我们之所以从事这项冒险行动（它们对这个冒险行动也不至畏惧），并不是由于一位英国内阁大臣在雅典承担了任何义务，并不是由于帝国总参谋长签订了协定，而是因为迪尔、韦维尔和其他总司令等确信有值得一战的大好机会。我认为，你针对我们的质询电报所作的正面答复已含有此意。

5．请你在百忙中记住下面一点，截至目前，你除了以崇高的义务为理由外，还没有向我们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或理由，以便据此向这两个自治领证明这次行动是得当的。精确的军事估价是必不可少的。

6．你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同你和你的卓越的军官们在一起。

7日，我们在伦敦接到艾登先生原来约定的就此事提出的详细报告。

艾登先生致首相1941年3月7日

以下是你的特使们的意见：

1．我们已与总司令们及史末资重新仔细审查了整个局势。我们一致感到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变更我们以前判断的任何理由。

2．根本就不存在强迫希腊违背其明智的判断的问题。当我们最初在泰托伊王宫会晤时，希腊首相在会议的开始就交给我一篇书面声明，宣称希腊决心抵御意大利或德国进攻，即便单独作战也在所不辞。希腊政府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态度，只是对于战争的结果所抱的信心时高时低而已。希腊人认识到，只要意大利和德国威胁着他们的

边境，便没有通向光荣和平的道路。希腊人唯有不计成败，继续奋斗，否则只能落得和罗马尼亚相同的命运。

3．我们已经对希腊承担了义务。皇家空军的八个中队、地面防务人员和高射炮兵，已经在几个月以前就在那里展开了活动。

4．举世皆知，我们在利比亚取得胜利后已经有足够调遣的军队。如果我们不作进一步的努力，不在陆地上进行武装干涉，以拯救希腊的崩溃，这将是最大的不幸。以后一定会失去南斯拉夫；而且，如果德军和意军得以立足于希腊而我们不设法抵御的话，甚至土耳其是否有保持坚定的力量，我们也丝毫没有把握。如果我们可耻地被逐出希腊，这无疑会使我们威信扫地，但是，即使在希腊作战失败，总比坐视希腊听凭命运的摆布对于我们的损害要轻些。……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一致同意遵循以前所建议的方针，对希腊进行援助。

因此我们殷切地希望，在原定的派遣自治领军队方面不要发生困难。同时，如果要使战事有相当的成功机会，就需要设法弥补我军极其严重的差距，特别是在空军方面的差距。

我们在抵达这里以后曾经多次强调，空军力量薄弱是我们在这一战场上主要的隐忧。德国是在内线作战，正从西西里岛和的黎波里、从巴尔干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我们对本身的增援则没有相应的增加，而大事削减业经批准拨来的"战斧"式战斗机又造成严重的打击。此间的皇家空军天天在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空军交锋，并在其他地区同日益增加的德国空军作战。

在这一战场上，空中战斗将是激烈的。朗莫尔要求给他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他能保住他的空中力量，则这次冒险行动的大部分危险和困难都将消失。

在三军参谋长的列席下，我向战时内阁会议提出了这一问题，以便作出最后决定。阁员们对事情的前前后后都是了解的。尽管我们不能派出多于已经分配的和正在运输途中的飞机，阁员们都毫无难色，也没有分歧的意见。我个人觉得，现场人员都是久经考验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行动没有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任何影响。史末资以他的足智多谋，从不同的角度以新鲜的见解考虑了问题，也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违反了希腊的意志，强加于人。我

们没有强行说服任何人。的确，我们有最高权威的专家，他们可以完全自由行事，他们充分了解人们和现场的情况。我的同僚们在多次成功的冒险中经受了锻炼，现在他们能独自得出同样的结论。孟席斯先生肩负特殊的重担，却勇气十足。

大家热情洋溢，都主张及早行动。内阁会议开的时间不长，但作出了最后的决议。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7日

今晨内阁根据你从雅典和开罗发来的电报以及我的电报研究了行动计划。三军参谋长认为，鉴于战地总司令们、帝国总参谋长和有关部队的司令官等所表示坚定不移的意见，此事应即继续进行。内阁决定授权你继续进行这一行动计划，·并·由·内·阁·对·此·事·负·完·全·责·任。①我们当照此通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

①着重点是我后来加的。--作者

两天以后，我又以个人的语气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9日

我完全同意你在巴尔干问题的电报中所谈的处理方法。

看来，南斯拉夫仍有加入我方的可能，这比完全关门的可能性要大。

2．你在逗留在现场的时候，应同埃及总理、法鲁克以及其他任何有关人员开诚布公地磋商我们对安全的要求。罗马尼亚公使馆竟变为德国间谍的巢穴，苏伊士运河区内敌人的特务横行，这都是不可容忍的。我请你设法阻止这种情况：得到我们拯救的人竟以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对待我们。

3．希转告史末资，如果他现在离此不远，能到这里来一趟，并像过去一样在战时内阁中工作一个月，我将非常高兴。

4．请勿忽视在给你的指示中关于节约利用中东军队的部分。我依靠你解决这个问题，务求做到人人都发挥作用。大可费几天工夫致力于这一工作。

※　　※　　※

这时，新西兰对于我们提出的调派一师部队的要求，慨然许诺。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1941年3月12日

你的复电使我们大受感动。无论战争胜败如何，这将在新西兰的历史中大放光芒，并为世界各地自由人类的后世子孙所钦佩。

我们将忠诚不懈地力求满足你在电文结束时所提出的要求和设想。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1941年3月14日

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你宜留在中东，直到这一危机的开始阶段成熟时为止。我在对你发出的指示中，已指出使一切有关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行动趋于协调一致的方法。南斯拉夫的态度依然不是毫无希望的，随时可以出现一种使你可能前往会谈的局面。随着事态的演变，土耳其需要有人给予鼓励和指导。除你以外，没有人能够通盘掌握在你坚持要求下我们业已采纳的这项事关重大的政策。战时内阁需要在当地有一位代表，而我实在盼望你留在那里。

2．我今晨会见了西科尔斯基，已请求他派遣波兰旅。他慨然许诺，但提出要求说，这一个旅是波兰民族仅存的少数象征之一，幸勿轻易抛弃，或让它听任命运的摆布。我答应给与完善的装备，绝不使它比我们自己的血肉冒更大的危险。

他说，"你们有几百万大军，我们只有这少数的部队。"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们要求这些勇敢的异邦人士的是什么，并希望韦维尔将军始终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3．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还没有使用一个英国师团。我正在设法派遣第五十师随同W．S．第八号运输船队于4月22日启程前往。特派一支运输船队只不过节省一星期的时间，而且我们也抽调不出额外的护送舰来。

4．韦维尔还没有通知我们"格伦"式运输舰①是否已驶过苏伊士运河，但是，我想此事是极端迫切的。你已知道的一个情报表明，德国因预料英国即将占领罗得岛，正在准备从该岛撤退人员。你不应轻易地同意无限期地延缓对罗得岛的进攻。我们需要尽早攻占该岛，然后，不问得手与否，我们都需调走英国第六师。我们切不可被人指责为只让别人的军队冒险。你应力促并期望在月底以前攻克罗得岛。

①指专为军事行动而准备的三艘快速运输舰。见本书第二卷，第410页。--作者（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5．帕普哥斯不从阿尔巴尼亚调回三个或四个师去加强他的右方前线，你是否能将原因见告？据说最近意军曾遭受挫折，而德军的推进则尚未开始，因此他仍有时间从阿尔巴尼亚撤退军队。据我看，目前希腊军队的战略部署是最危险的。

帕普哥斯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你知道的话，务请见告。

6．当然，如果南斯拉夫加入我方作战，这将证明希腊将兵力用于阿尔巴尼亚是对的。但是，南斯拉夫的动向尚不清楚。我猜想你和迪尔已仔细研究过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进攻意军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最大的胜利，同时可以获得为维护他们的独立所必不可少的大宗装备，这在其他地方是难以及时得到的。

7．勿使利姆诺斯岛轻易地被德军占领用作空军基地。

8．似应在克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再从那里撤回空军中队。

9．你的电报（谈到朗莫尔不满的那封电报），忽视了在运输途中的飞机。

在详述了空军方面的这些增援情况以后，我又说：

朗莫尔认为你应取道拉各斯回国，波特尔也赞同这个意见，我所以希望你和迪尔留在现场，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因为不然的话，除了我在第一节中谈到的重大理由外，你们二人将在关键的七天中既不能在伦敦发挥作用，又不能在现场有所作为。此间诸事顺利，我们已开始在月夜相当成功地击落德机。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认为应该把我们的计划电告总统，并就此结束这令人焦灼不安的一章。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3月10日

我现在应当把我们对希腊作出的决定告诉你。尽管从班加西向的黎波里推进这种尝试颇能吸引人，而且我们仍有可能将相当数量的军队用于这一行动，但是我们却觉得同希腊人并肩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他们曾向我们声明，他们决心抵抗德国侵略者，即使单独作战也在所不辞。我们的韦维尔将军和迪尔将军曾陪同艾登先生前往开罗。两位将军在同我们开诚布公地磋商后，相信有值得一战的大好机会。因此，我们正把大部分尼罗河集团军派往希腊，并尽量增援空军。史末

资正调派南非军队前往埃及三角洲。总统先生，你当可估量风险有多么大。

·在·这·一·时·刻，·南·斯·拉·夫·的·行·动·是·个·关·键。·还·没·有·一·个·国·家·遇·到·过·这·样·一·个·军·事·上·的·大·好·机·会。·如·果·他·们·在·阿·尔·巴·尼·亚·袭·击·意·军·的·后·方，·那·就·难·以·估·量·在·几·个·星·期·内·将·发·生·多·么·重·大·的·事·件。整个局势可能改观，而土耳其的行动也肯定会有利于我方。人们觉得俄国至少可以对土耳其重申其保证：不在高加索对它施加压力，或在黑海与它对抗，虽然俄国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出于恐惧。你派驻土耳其、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大使所产生的有利的影响在此刻具有莫大的价值，而且确实有扭转局势的可能，这一点是无需我多说的。

在这一方面，多诺万在巴尔干和中东的长期旅行中做了出色的工作，我应为此向你致谢。他始终具有令人感到鼓舞和温暖的热情。

第七章　大西洋战役（1941年）西部海口地区

极大的焦虑--德国潜艇与飞机联合作战--西部海口地区形势紧张--我们的对策--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上岸物资减少一半--船舶的损失和港口的拥塞--1月间成立进口管理委员会--由枢密院长主持的委员会的工作--我于1月28日发出的备忘录--2月22日的备忘录--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于2月17日由普利茅斯迁往利物浦--我们较旧的船只在暴风雨中受到很大破坏--希特勒在1月30日的恫吓--海军部打捞处--德国巡洋舰的出击--"希尔"号在南大西洋--"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突然驶出--3月15日到16日两天中我们有八万吨船舶被击沉--3月22日，德国攻击舰艇隐匿在布雷斯特--希特勒的错误--大西洋战役--大西洋战役委员会--我于3月6日发出的指示--德国潜艇组成"狼群"--战术问题--租借法案的通过--3月26日通过的进口预算案--同美国的密切关系--"敦刻尔克"号事件--罗斯福总统对维希施加压力。

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使我们最感不安。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近并出入我们的港口。我在前一卷曾谈到德国占领北起北角①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①在挪威马格吕岛。--译者

敌人的潜艇在速度、续航力和活动半径方面都不断有所改进，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我们海上运输的粮食和商品。它们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在1941年的第一季度，新潜艇的生产率是每月十艘，不久后就增加到每月十八艘。这些潜艇包括所谓五百吨型和七百四十吨型两种，前者的巡航航程为一万一千哩，后者则达一万五千哩。

这时，在德国潜艇带来的灾难以外，又加上远程飞机在远洋所进行的空袭。在这些飞机中，被称作兀鹰的"福克乌尔夫200"式飞机是最可怕的一种，幸亏在最初为数有限。它们可以从布雷斯特或波尔多起飞，在不列颠岛上空盘旋一周，到挪威加油，然后于次日返航。我们

由于缺乏护航舰，不得不编成包括四五十艘船只的庞大运输船队，敌人的远程飞机在途中可以从高空俯瞰这些运输船队的出航或返航，它们可以用毁灭性的炸弹袭击这些运输船队或个别船只，也可能把方位示知待机而动的潜艇，以便进行截击。还在12月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准备作为最后手段的办法：从默尔西河口及克莱德河河口起，到爱尔兰西北六百呎深的水域线止，设置水中爆炸网。①

①建议的水雷屏从未设置。见本书第二卷，第三十章，第536，537页。

这时，我们已下令扩充并重新部署空军海防总队，尽先供给驾驶员以及飞机。我们计划到1941年6月，海防总队的飞机增加到十五个中队，而且在这些增援的飞机中包括我们预期在4月底收到的五十七架美国"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在内。南爱尔兰拒绝给予我们以一切便利，再次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北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加紧建造新飞机场。

以上谈到的种种不利条件继续存在，而且有些还变本加厉。由于英国科学和技术取得成就，由于二万名忠实的工作人员携带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新奇仪器，不辞辛苦地把研究成果在上千的小艇上运用起来，我们才使磁性水雷这条绞索松动一些，不让敌人勒紧。我们沿不列颠东海岸的整个海上运输工作，经常处于德国轻轰炸机或战斗机的威胁之下，因此海运量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认为对我们的生存有极大关系的伦敦港，这时的吞吐量已降到四分之一。英吉利海峡是实际作战的水域。敌人对默尔西河、克莱德河和布里斯托尔的空袭，严重地破坏了这些仅存的主要商港。爱尔兰海峡和布里斯托尔海峡或则遭受封锁，或则受到严重障碍。每一位权威的专家，如果在一年前遇到现在这些情况，都会立即宣布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

我们的保护措施规模很大，要求又非常细致，其中包括护航、变更航线、使用消磁电缆、扫雷、不走地中海航线等等。大多数船只的航行时间和航行距离都有所延长。同时，由于轰炸与灯火管制，船只在港口也要拖延一些时日。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我们船舶的有效运输力大为降低，这种情况比实际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在开始的时候，海军部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使船只能够安全进港，并以沉船愈少成就则

愈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就。但是，现在却不能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了。我们一致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和作战活动，都依靠安全起岸的进口物资的数量。我在2月中旬向第一海务大臣发出备忘录中说，"我了解到，1月份载货进口的船只不及去年1月份的一半。"

压力在不断地增加，同时我们损失的船舶远远超过了我们新建的船舶。美国的庞大资源只能缓慢地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再期望意外地获得大量的船只，像1940年春季挪威、丹麦、荷兰与比利时被敌人占领后那样大量船只落入我们手中。

而且被击伤的船只数量很多，远远地超过我们的修复能力，同时我们的港口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拥挤，使我们穷于应付。3月初，被击伤的船只共达二百六十万吨位，其中有九十三万吨位是一面修理，'一面装货，近一百七十万吨位的船只无法使用，必须修理。我如果能回避得了这些严重的麻烦问题，而在军事方面从事于虽不顺利、却是生气勃勃的冒险行动，那简直是如释重负。我是多么愿意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来替代这些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表明的难以捉摸、难以估量的危险啊！

※　　※　　※

早在1941年1月，我们便已经成立了进口管理委员会，它包括主要的进口部门在内，由军需大臣任主席。同时并成立与此平行的机构--生产管理委员会，由劳工大臣任主席。

前一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应付进口的形势，改进船舶和运输的组织工作，并解决港口的劳工与组织方面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两个掌握大权的机构时常在一起商讨问题。这时，我密切地同它们合作，使它们的行动协调一致。

首相致海运大臣1941年1月4日

进口管理委员会应研究进口的整个形势，而进口形势的发展是设置该管理委员会的原因之一。我将亲自同进口管理委员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力求作出必要的决定。我希望，如果对我们的船舶、船舶周转时间、港口与劳工潜力更有效地利用起来，可用的吨位将超过你目前估计的三千三百万吨。

海运部、运输部，连同劳工部，应积极同进口管理委员会合作，进口委员会也应有效地协调这些部门的工作。此外，将要求海军部进

一步致力于船舶的修理工作，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商船的建造也在所不惜。我们希望美援即将到来，我们希望随着昼长夜短以及我们增援的重要护航舰只已开始活动，我们的运输船队将能获得较大的安全。

首相致进口管理委员会1941年1月23日

请你们不必受海运部提出的船舶损失估计的限制，或把它作为将来计算的根据。据海运部的估计，每年船舶的损失达五百二十五万吨，计算的基础是从法国崩溃时算起，包括了我军自挪威和法国撤退时所蒙受的异常损失在内。另一种较好的计算方法，是按月平均计算，得出1940年全年的损失为四百二十五万吨。或者再用一种计算方法，把开战以来的损失除去撤退军队时的特殊损失，得出的年损量为三百七十五万吨到四百万吨。

2．为慎重起见，可假定这样的损失率将会继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采取了改进方法以及我们的舰队增加了驱逐舰以后，损失数字就不会减低。我考虑了这一点，认为可靠的办法是把开战以来的损失按月平均计算。

1941年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我的估计是正确的。

※　　※　　※

今年年初，我请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担任一项特殊任务--编制并推行关于把国家的全部经济资源纳入战时体制的计划。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1月28日

进口管理委员会和生产管理委员会应实际处理各自范围内业务上的问题，但是经济政策方面的较大问题，则应由你所主持的委员会，主要应由你处理，此点甚为重要。这是与了解各方面情况的公众舆论的意向相符合的。因此，你应毫不迟疑地着手统筹全局。你应召请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向你直接陈述意见。你可提出你所需要的任何助手或办事人员，当然，应该利用统计处。林德曼教授和他所主持的机构将按照你所希望的任何方式进行协助，并充任你我之间的联络员。

希望你卓越有力地领导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应该至少每周一定开会一次，如果不能更多的话。

请就以上所述问题与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磋商，并将你的补充意见见告。

安德森把他的全副精力、成熟的见解和行政才能完全用在这项工作中。他在国内充任文官、在孟加拉充任总督的长期经验，使他对政府部门和公务制度具有丰富的知识。不久，他便赢得了他内阁同僚们的信任，并使枢密院长所主持的这个委员会，成为协调各部计划使之符合整个战时经济政策的有力工具。其后，该委员会不论在执行战时经济政策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能够代表战时内阁行使很大的权限和裁决权。他对经济政策和国内战线各项问题的得力控制，使我能够抽身致力于军事方面的工作。

※　　※　　※

首相致军需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1941年2月22日

首相希你将所附备忘录和示意图提请进口管理委员会注意。这些材料是在首相亲自指导下由林德曼教授编制的。它们揭露了一种极其严重、迄今尚难解释的倾向，如不加以纠正，则势必危及不列颠的生存，并使它的作战活动陷于瘫痪。

首相不解何以在船舶沉没的数目减少（虽然还很严重）、吨位总数（且不谈航线问题）所减无多时，进口物资反而惊人地下降。

他很高兴地见到，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情况大见好转，希望这可能是进口管理委员会的初步成就。

首相愿在星期二下午五时召见进口管理委员会人员，目的在于了解他们能否提出进一步的措施去防止一种可能致命的危险。

※　　※　　※

早在1940年8月4日，我就曾要求海军部把西部海口地区指挥中心从普利茅斯迁往克莱德河。①这项建议曾遇到阻力，直到1941年2月，海军部才因事态演变的压力日渐增大而表示赞同。于是向北迁移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正确地选定了默尔西河代替克莱德河。2月17日，诺布尔海军上将在利物浦就任西部海口地区总司令。空军海防总队司令鲍希尔空军上将同他密切合作。新成立的联合司令部不久便开始工作，并且从4月15日起，两个司令部在海军部的作战指挥下熔铸成为一件精良的武器。

①见本书第二卷，第三十章，第531页。

※　　※　　※

新年伊始，狂风暴雨几乎不断地袭来，使我们较旧的船只遭到很大破坏，这些舰只尽管已使用多年，船身不固，我们仍不得不用于远洋航线。不久，希特勒于1941年1月30日在柏林发表演说，他以毁灭相威胁，并且信心十足地指出，他们正以海空联合作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他希望他这样会使我们粮尽弹绝，屈膝投降。他说，"到春季，我们将在海洋中展开潜艇战，而且他们将会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睡大觉［全场欢呼］。空军也将发挥作用，全部武装部队将迫使他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首相致进口管理委员会1941年2月25日

据悉，海军部打捞处最近在维持我们船舶的数量方面作出了和新建船舶一样的重大贡献；在1940年的最后五个月中，打捞的船舶总吨数为三十七万吨，新建船舶则为三十四万吨；而打捞处正在打捞的船只数目迅速增长，从8月份的十艘增加到现在的三十艘左右。

我们祝贺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我确信，如果能设法协助他们扩充设备和物色适当军官的话，进口管理委员会一定会在这些措施方面予以协助。

当前，由于缺乏修理能力，我们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我深信，你所主持的委员会正在计划加强修理能力，同时，正利用海外的设施去修复那些在修理以前还能出航一次的船只。

※　　※　　※

这时，敌人除了对我们进行潜艇战以外，还以威力强大的巡洋舰进行出击，使我们蒙受了严重的损失。1940年11月间，"希尔"号在袭击一支运输船队时，曾击沉我著名的"迦佛斯湾"号，其经过情形以前谈过。1月间，"希尔"号在南大西洋，正驶往印度洋。它在三个月内击毁我船只十艘，共计六万吨，然后成功地返航，于1941年4月1日抵达德国。

我们没有能够部署像一年以前追踪"斯佩伯爵"号的强大舰队去对付它。曾于1940年12月初闯入大西洋的巡洋舰"希佩尔"号正隐匿在布雷斯特。1月底，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当终于修

复了在挪威之役所受的创伤，奉命到北大西洋出击，而"希佩尔"号则袭扰从塞拉利昂开始的航线。这两艘战斗巡洋舰在海军上将卢金斯指挥下最初试行驶出时，差一点被英国的本土舰队击毁。久久不散的大雾拯救了它们。它们于2月3日顺利地通过丹麦海峡，未被发现。在此同时，"希佩尔"号已驶离布雷斯特南下。

2月8日，这两艘德国战斗巡洋舰游弋在哈利法克斯航线上，了望到一支正在驶近的英国运输船队。德舰立即分开，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袭击。突然间，他们意外地发现这支运输船队由战列舰"拉米伊"号护航。卢金斯上将立即撤走。

他在奉到的基本训令中，要求避免和一艘势均力敌的敌舰交锋，据他的解释，这是指英国任何一艘装有十五吋口径大炮的战舰。他的谨慎小心使他获得了报酬。他于2月22日击沉了五艘船舶，它们是一支出航的运输船队中掉队的船只。卢金斯惟恐我方反击，便驶往更南的海域，在3月8日遇到了从弗里敦开来的一支运输船队。但是，这次他又发现其中有一艘战列舰--"马来亚"号，因而只得召集潜艇，让他们集结前来袭击。潜艇击沉了五只运输船。他在这一海域露面以后，便再度回到西大西洋。这时，他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3月15日，他截击从一支出航的运输船队中掉队的六艘空油船，把它们全部击沉或掳获。第二天，他又击沉船只十艘，大多数是属于那同一支运输船队的。这样，他在两天之内便击毁或掳获了八万吨以上的船舶。

但是，正护送从哈利法克斯港出航的一支运输船队的"罗德尼"号驶近来了。卢金斯海军上将已经冒了足够的危险，而且还将大显身手。3月22日清晨，他驶进布雷斯特港。在两个月的巡航中，"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击沉或掳获了船只二十二艘，总吨位是十一万五千吨。这时，"希佩尔"号曾在亚速尔群岛附近遇到一支从塞拉利昂返航的运输船队。在历时一小时的疯狂袭击中，十九只船被它击沉了七只。它无意拯救幸存的船员，而于两日后驶还布雷斯特港。这是我们在潜艇战中的损失之外增加的重大损失。此外，这些威力强大的敌舰的出现，迫使我们几乎把每一艘足资利用的主力舰都用于护航。有一个时期，本土舰队总司令手下只有一艘战列舰。

这时，"俾斯麦"号还没有编入现役。料想德国海军部正在等待该舰和它的僚舰"提尔皮茨"号的竣工。希特勒利用他这两艘庞大战列舰

的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使它们在波罗的海中随时待命，同时不断放出即将出击的谣言。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在斯卡帕湾或其附近一带集结几乎每一艘新舰，而他却可安享选择出击时机的所有便利，不必处于经常戒备的紧张状态中。由于船舶需要定期检修，因此我们的力量很难维持海军优势所必需的适当余力。任何严重的意外事件，都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力量。

※　　※　　※

我日日夜夜地思虑这一触目惊心的问题。这时，我把获得胜利的唯一而可靠的希望寄托于我们进行无限期的持久战的能力，以待获得压倒的空中优势，以及其他大国或许加入我方作战。但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线的这种致命危险使我坐卧不宁。早在3月间，庞德海军上将曾向战时内阁报告船舶沉没的特别严重的情况。我已看到过有关的数字，所以当我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与庞德会晤后，我对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件事的重要性提到最高度，超出所有其他事项之上。我要将它称之为'大西洋战役'。"这个名称和九个月以前"不列颠战役"的称谓相似，是使一切有关人员和有关部门注意潜艇战的一个信号。

为了使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予以最密切的注意，并得以及时发出指示，以便扫除困难与障碍，推动许多有关部门的工作，于是我设立了大西洋作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所有有关的大臣和高级官员出席，其中有军方人员也有文官。开会时间通常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会议对整个局势进行仔细的检查，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没有因犹豫不决而暂时搁置的问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足以表明1941年大西洋战役的步调。从3月19日到5月8日这段期间，委员会每周开会，从未间断。然后有一个时期，每隔两周开会一次，最后阶段则开会次数更少。最终的一次会是在10月22日召开的。

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数千名干练的、忠实的工作人员，他们互相配合，局面一新，他们从许许多多的角度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一方面的战事。正如曾在前一章中表明的，3月6日的形势逼人的一日，当时，关于是否派遣军队前往希腊还是悬而未决。虽然如此，在这个决定作出以前，我就写了题为"大西洋战役"的指令。我于1941年6月25日向下院秘密会议宣读了这项指令，但是，为了叙述这段历史，也有必要将这个文件刊载在这里。大西洋战役

国防大臣指令1941年3月6日

鉴于德国方面的各项声明，我们必须认为大西洋战役已经开始。

在今后四个月中，我们应设法挫败敌人旨在断绝我粮食供应和同美国联系的行动。为此目的，应即采取以下措施：

1．我们应随时随地对德国潜艇和"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采取攻势。应对海上的德国潜艇进行搜索，对在造船厂或船坞中的潜艇进行轰炸。应对用于攻击我船舶的"福克乌尔夫"式及其他轰炸机进行空中袭击，或在飞机场上将它们击毁。

2．应尽先致力于下列任务：在船舶上装备飞机弹射机或用其他方法发射战斗机，以抵御袭击我船舶的敌轰炸机。应于一星期内提出实施的办法。

3．应积极推动下列工作：所有业经批准或正在准备中的关于集中空军海防总队的主力用于西北海口地区各项措施，以及由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协助控制东海岸的措施。随着昼长夜短和采取新航线，德国潜艇的威胁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有所减少。特别重要的是有效地对付"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和可能出现的"容克88"式轰炸机。

4．鉴于极需大量用于护航的驱逐舰，应即考虑在这个新的战役的紧张阶段结束以前，现已服役的美国驱逐舰是否有必要入坞去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装。

5．海军部应会同海运部重新审查关于从运输船队中剔出时速在十二到十三海里的船只这一问题，并重新考虑，是否可使这类船只试航一个时期。

6．海军部得优先申请所有短射程高射炮，以及能够安装于往来危险海域中的那些适当商船上的其他武器。已命令英国防空部队及有关工厂提供二百门"博弗斯"式高射炮或同等的其他型式高射炮。但是，除此之外，仍应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射炮，连同炮手或主要炮手一起，以备海军部随时接收。

应制定为期三个月的计划。

7．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对于我们所特别依赖的港口（默尔西河、克莱德河及布里斯托尔海峡）进行集中轰炸。

因此，这些港口应备有最大的防卫能力。进行情形如何，应于一星期内提出报告。

8．各有关部门应一致协力，加紧处理目前聚集在我们港口的大量受创船舶。到6月底，这批船舶因修复而减少的净吨数应不少于四十万吨。为达到这一目的，无论在商船和海军舰艇的建造方面，不妨暂时采取照顾眼前急需的办法。凡是在1941年9月以前不能竣工的新建商船，即应停工，而将工人转到修理工作方面。海军部已答应尽早从军舰建造或军舰修理的长期施工计划中抽调五千工人，另外应从长期的商船建造任务中再抽调五千人。

9．即使冒相当的危险，也必须应用各种简化和加速修理与装置消磁电缆的方法，以期改进英国港口船舶周转过于缓慢的情况。在船舶进出港的过程中如能节省十五天，其本身就等于增加五百万吨进口物资，或［等于］增加一百二十五万吨的进口船舶。海军部已指示驻在各港口的军官极力协助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其中包括修理工作在内。以后应随时发出命令，应指令驻在港口的军官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是否有什么建议。召开港口官员的会议也许是必要的，在会议中可以提出所有的困难并交换意见。

10．劳工大臣曾在他同劳资双方举行的会议中就港口劳工互相交流的问题达成协议。这将真正有效地增加总劳动力。

无论如何，至少应尽早再抽调四万人投入船舶修理、造船和船坞工作中去。在港口和造船厂内，应就地进行有力的宣传工作，以便使所有工作人员认识到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却不宜于在当地利用报纸或无线电广播，因为这只能鼓励敌人作进一步的努力。

11．运输部应保证克服码头上堆积和拥塞的现象，应随时运走一切起岸的货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运输大臣可要求进口管理委员会主席给予他所需要的任何进一步的协助。

他每周也应向进口管理委员会报告改进港口状况的进展情形。改进港口拥塞情况，我们是特别借助于从其他港口调拨起重机等工具。他也应报告关于在较小港口增添新设施的进展情形，以及能否进一步利用驳船来增加装卸速度的问题。

12．已经由海军部运输处、海运部和运输部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他们将每日开会，就进口管理委员会主席所遇到的障碍或

困难提出报告，进口管理委员会应使所有这些措施协调一致，并每周向我提出报告，以便由我请求内阁授权去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

13．除了在国内所采取的措施以外，必须尽到最大的努力去保证我船舶缩短在海外港口的周转时间。应向各有关方面就这一点发出特别指示，并要求他们就执行指示时所采取的措施和遇到的困难提出报告。

※　　※　　※

也在这事务繁忙的3月6日，我又根据我所了解的进口情形，写了一份关于陆军兵力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载在本卷附录中。①

①见本卷附录（6）。

※　　※　　※

这时，德国潜艇开始应用被称为"狼群"战术的新方法。

这就是由几艘潜艇协作从不同的方向袭击。这时候，袭击通常是在夜间进行的，潜艇开足马力在海面上疾驶，因此只有靠近它时才能发现它。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驱逐舰才能够迅速地追上它们。

这类战术成为以后一二年中战斗的关键，这使我们面对着两个问题。第一，怎样保卫我们的运输船队，使它们免遭这种高速度的夜间袭击。潜艇探测器在敌人的这种袭击中实际上已失去作用。解决的途径不仅在于增加快速护航舰艇的数目，而且更有赖于发展有效的雷达。此外，还必须立即求得解决的办法，否则，我们的损失不久就要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过去，我们曾相当成功地对付德国潜艇在战争初期所进行的小规模进攻，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当的安全感。现在，正当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刻，我们却缺乏适应需要的科学设备。我们奋力钻研这一问题。由于我国科学家们不遗余力地研究，加上海军、空军人员通力协作，研究工作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效果是慢慢地显出来的，因此一时之间仍不免令人忧心忡忡，并继续蒙受重大损失。

第二是需要利用升至水面的潜艇易于遭受空袭的弱点。

我们只有在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战局，从而敢于诱敌来袭的时候，才会在长期作战中获得胜利。为此，我们需要足以击毁敌潜艇的空中武器，以及训练海、空军去使用这种武器的时间。在这两个问题终于获致解决以后，德国潜艇再度被迫潜入水中进行袭击，因此可以用那

些较旧的、久经试用的方法去对付它了。这方面的重大缓和只是在又过了两年以后才实现。

新的"狼群"战术是由海军上将邓尼茨发起的。他是德国潜艇舰队总司令，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任潜艇艇长。而在这期间积极运用这一战术的，则是那个凶狠的普里恩和德国其他第一流的潜艇舰队司令。报应迅速临到他们头上了。3月8日，普里恩的第四十七号潜艇连同他本人和所有艇员被驱逐舰"狼獾"号击沉，九天以后，第九十九号和第一百号潜艇在联合袭击一支运输船队时被击沉。两艘潜艇都是由杰出的海军军官指挥的，失去了这三位能手之后，对于战争的进行起了显著的影响。后来的德国潜艇司令官在凶狠和剽悍方面，没有能够和他们相比的。3月份，在西部海口地区有五艘潜艇被击沉，因此，虽然我们遭受到惨重的损失--因潜艇而损失船舶二十四万三千吨，因空袭击损失船舶十一万三千吨--但是大西洋战役的第一回合却可以说是个平局。

※　　※　　※

这时，大西洋彼岸即将发生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些日子里，我同霍普金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为了"一批二十五万枝来复枪和弹药已安全运到"对他表示谢意之后，于2月2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

但是，我日益焦虑着西北海口地区船舶损失率的增高以及驶抵英国的船舶吨位的减少。自从我上次同你会晤以来，这种情形已每况愈下。请告知何时能通过［租借］法案。此间的紧张情形日甚一日。

不久，从美国传来了好消息。国会已通过租借法案，并于3月11日由总统急切地予以批准了。霍普金斯最先将情况通知我。这立即使人得到慰藉和鼓舞。物资就要运来了。我们只要挨过这一刻就好了。

首相致霍普金斯先生1941年3月9日

承以消息见告，感谢上帝。紧张情形严重。诚恳地向你致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3月9日

我们在患难中及时得到你们这样非常应急的援助，整个英帝国谨向你和美国人民祝福。

我在2月9日的广播演说中曾说过，"给我们工具，我们将能完成任务。"这只是暂时的说法。我们短缺的正多，但我们自当尽力而为。

※　　※　　※

现在，我们必须编制1941德国潜艇年的进口预算，正如财政大臣编制财政预算一样。到3月底，所有有关方式方法的讨论与研究都已完成，因此我能够就海陆空三军的规模和性质，以及我们应当争取的进口物资的数量和性质，向战时内阁提出我的最后建议。进口计划

首相备忘录1941年3月26日

我们应当设想，1941年的进口额不少于三千一百万吨。

在这个基础上，粮食的进口不得少于一千五百万吨，而贸易部的进口额则应为一百万吨。这样，留给军需部的进口额为一千五百万吨，而他们根据三千五百万吨的进口计划而算出的数额则为一千九百万吨。因此，军需部的进口额应削减四百万吨，并应据此编制修正计划。看来，黑色金属、木材和纸浆是削减的主要对象。现在我们即可随意从美国购买钢材，所以不必认为保留全部现有的钢铁工业是必要的因素。我们应设法用最集中的方式，采取最便捷的航线进口物资，也应把这一原则应用到粮食的进口方面。

2．如果我们的进口总额降至三千一百万吨以下，其不敷之数应暂由粮食部和军需部的进口额中核减，核减比例为粮食一吨、军需品二吨。如果进口额超过三千一百万吨，其超出之数也当按照同一比例分配。到秋季，在今年的收成揭晓后，将重新检查整个情况。

3．我已收到陆军部对我关于陆军规模备忘录的复文，他们曾对这个备忘录考虑了三星期之久。①我的备忘录所涉及的范围不超出1942年，并应根据事态的发展而重新检查。我所提出的"约二百万"这一数字，可按照陆军部的愿望解释为"二百一十九万五千［人］"，他们已照此作了安排。陆军部提议，以十二个装甲师和九个陆军坦克旅来代替我所拟议的十五个装甲师的数字，此项提案可予批准，并可同意使帝国陆军总额到1942年3月达到五十九又三分之一个"标准师"这一指标数字。结果，从现在起到1942年末，可在人力的征用上节省四十七万五千人。这一方面的节省，以及通过对步兵与炮兵的削减来增加装甲部队，当可大大减轻军需部在供应营房、服装和子弹方面的负担。

①见本卷附录（6）。

4．1月间，曾将珀维斯计划提交罗斯福总统，以说明我国陆军的总规模。现在，可根据军需部的愿望对这一计划作更加明确的规定，

在重新作出规定时，如果方便的话，应将装甲部队所占比例的改变也包括在调整工作之内。但是重要的是，凡属我们需要而又可能从美国得到的物资一概不得核减；尤其应当保留那额外的十个师的装备。

5．海军计划是另有一份备忘录谈到，①但是可以在此阐明下列与进口有关的原则。

①见本卷附录（13）。

留下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三艘，必须全速予以完成。"先锋"号的建造是最需要的，它是唯一能够在1945年以前--1943年--竣工的主力舰。还需要一艘新的浅水炮舰。目前还不能着手建造任何其他重型军舰，在今后六个月以内，也不能为海军的其他用途提供装甲板；同时，也不得新设装甲板工厂。到9月1日，应再根据（1）大西洋战役，（2）美国与战争的关系，重新检查这一方面的局势。

海军部对于装甲板的需求，既不得超过为1941年度规定的一万六千五百吨，也不得超过为1942年度规定的二万五千吨。如不超过以上的限制，军需部便可执行扩大坦克生产的计划。

6．粮食部和农业部应当在1941年进口额一千五百万吨的基础上，联合制定一项为期十八个月的计划。必要时可以用我们的牲畜作为今后六个月内肉类的储备。但应借大量进口的方法尽可能为我国在战时提供最多样化的食品。既然计划为期长达十八个月，当可避免政策的遽然改变，并可利用储备作为调剂因素，同时要善于利用分配的物资。

7．应使英国空军在上述限制条件下利用目前在人力、物力上所给予的优先权和拨给它的物资，继续得到最大的发展。

当以上这些明确的指示经战时内阁同意后，所有有关部门都遵照执行，毫无异议。

※　　※　　※

从通过租借法案时起，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在我们的压力下对维希法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德国战斗巡洋舰最近的劫掠行径已经表明这类威力强大的军舰的危害性，它们不久还将得到"俾斯麦"号的增援。我们也担心德国人可能要控制法国舰队，并使那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号为他们服役。

我致电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2日

我们接到完全可靠的消息：维希政府已得到停战委员会的"许可"，将从奥兰把战列舰"敦刻尔克"号由全部"斯特拉斯堡"分队护送到土伦，以便"解除武装"。

2．看来，调动的目的肯定是为了修理，所以我们当然应该假定，这是遵照德国的命令行事的。

3．我无需向你指出这个行动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危险。德国在海上进行袭击的军舰所造成的威胁已经够大的了。现在在他们的攻击舰队中又增加这样一艘军舰，这的确是又使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如果达尔朗海军上将说话算数，那么我们可以希望，他将采用最后手段，命令能够出海的海军舰只离开法国本土的港口。但是，"敦刻尔克"号如已进入船坞，无法行驶而必须修理，那就会使德国人有时间去夺取并占有这艘军舰。

4．我担心，这将不祥地证实我们对达尔朗的最坏的怀疑。

5．你曾经通过派驻维希的大使向法国政府指出，如果将停泊在法国本土港口内的法国军舰逐步转移到北非的大西洋沿岸港口，便可大大地有助于关于供应法国非占领区粮食的谈判。现在，达尔朗不但没有遵照你的要求行事，反而故意地违背你的要求。

6．我热切地希望你能立即向贝当元帅指出，如果达尔朗坚持这个行动，他将使本国断绝接济，最后丧失美国的同情。

我们自己在这种形势下，在供给法国粮食的问题上当然不能有所帮助。可能还有一线希望：贝当元帅或许会制止他采取这种行动，否则这件事对我们是如此重大，以致我们可能不顾一切危险的后果也得设法拦截和击沉这艘军舰。我希望得知你已理解这是一个必要步骤。

7．极为重要的当然是，不能使法国人和他们的主子发觉我们可能采取在第六节中提及的那个激烈手段。

事情虽然紧急，但是我在获悉总统的看法和希望以前不打算采取行动。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4月3日

除非（或直到）接到罗斯福总统表示不加反对的复电，不得对"敦刻尔克"号战列舰进行攻击。他的答复中如未提及此事，即可认为默许。

2．在接到复电后，如属可能，第一海务大臣应与掌玺大臣磋商，并作出决定，无需我来参加。

3．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发动这一攻击的。可惜我们不能确保成功。对于一艘由驱逐舰严加护卫的军舰发动攻击，成功的希望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4．我认为，维希方面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于的这件取媚德寇的勾当已经被人发觉。他们可以用反复的广播很容易地向法国人民说明，这艘战列舰是在束手无策的情形下移交给德国的，因为一旦德军来袭，这艘军舰不能像法国舰队中能够行驶的舰只一样驶离土伦的船坞。

※　　※　　※

次日，我们从总统的复电中获悉，至少可以稍待几天再作决定，因为"敦刻尔克"号在今后十天之内不会离开奥兰。

他于4月6日告诉我们说，美国派驻维希的参赞马修斯先生已要求贝当元帅急速约定时间会谈。贝当元帅答应了，但是，当马修斯向贝当说明他要讨论"敦刻尔克"号的问题时，这位元帅显然不知底细，便召见达尔朗。达尔朗来了，他说这种消息当然是从英国人方面得来的，并且诉说英国人想要使他们自己的舰队成为地中海唯一的舰队。他承认，他正要把这艘战列舰调到土伦来，因为无法在奥兰施工修理，并说他肯定不打算把它留在那里。贝当和他过去曾以个人名誉担保法国舰只不致落入德国人之手，现在他又作出这种保证。"敦刻尔克"号不致立即被调离奥兰，而且在十日或更长的时间内也不能准备就绪。美国驻维希的大使馆人员相信这是真情，并且认为，即使把这艘战列舰开到土伦，也不能使它在8月底以前服役。达尔朗当时曾说了一系列反英的话；贝当元帅答应给马修斯先生一份正式答复。总统说，贝当领会书面文字的能力显然胜过他对记忆力的信赖，因此，他可能在进行一番更加仔细的研究之后，提出我们所要求的保证。

我向罗斯福总统表示谢意和仍难去怀的关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6日

你积极干预"敦刻尔克"号问题，使我不胜感激。的确，土伦在三个月至半年内是修理不了这艘军舰的，但是又何必非要我们把这个问题老放在心头呢？达尔朗以个人名誉保证该舰不致落入德国人之手，这种名誉正是扎根在不名誉之中的。一艘在船坞中或在大修中的舰只，在德国人得以进占土伦之前，大概也是难以脱逃的。德国军官和特务一直守在现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夺取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船只是多么容易呀。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既定政策：反对把一切法国舰只从非洲港口调往德国控制下或可能由德国控制的法国港口，并鼓励一切相反方向的调动。如果达尔朗把"敦刻尔克"号调往土伦，他难道不能要求调动停泊在卡萨布兰卡的"让·巴尔"号或停泊在达喀尔的"黎歇留"号？

因此，请尽力继续坚定不移地、毫不放松地施加最大的压力。

显然，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我们确实知道该舰将于4月早晨驶出，而且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了。贝当知道的事不及卑鄙的达尔朗知道的一半。如果你的压力能制止达尔朗的行动，而且已发生了制止的作用，那比我们冒各种危险、采取激烈的行动步骤好多了。

2．问题在于及时公布这项消息是否有助于制止达尔朗的行动。如果我于星期三在下院发表类似这样的讲话，你是否介意："这样的危险一直存在：达尔朗可能把'敦刻尔克'号从奥兰调往土伦，以便用于作战。这一行动将会影响全世界海军力量的平衡，不仅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且还会影响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已向贝当元帅提出抗议，这当可向维希政府表明：这一步骤是多么不符合法国的利益。英王陛下政府当然不得不把这一步骤视为由希特勒所唆使的一种威胁行动，视为达尔朗海军上将的阴谋中的一个步骤，以便使他作为德国人所信任的代理人而由他个人控制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英王陛下政府将保留对该舰在航行中或在土伦港的修理时采取任何适当行动的自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势，英王陛下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因为，他们除了盼望法国摆脱德国的羁绊并维持法帝国的完整外，对法国并无其他意图或政策。"你对这个讲话有何意见，你能否在幕后解决此事，均望见告。

4月9日，我在下院发表了这一讲话，而"敦刻尔克"号事件终于因维希政府屈服于总统的压力而获得解决。两天以后，总统送给我一份

法国正式复文的抄件。

1941年4月11日

美国代办于4月4日递交贝当元帅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以下的一则消息：据称，法国政府"经威斯巴登停战委员会授权"，正准备把"敦刻尔克"号从奥兰转移到土伦；而此时正是美国政府希望法国海军进行相反方向的调动的时候。

这个备忘录又说，"如果进行这样的调动，美国政府便不能继续它所希望推行的政策：对法国非占领区尽量提供必不可少的援助，更谈不到可望实行的其他合作办法了。"

元帅领导下的政府诚诚恳恳、毫无顾虑地承认，它确实打算让"敦刻尔克"号作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转移到土伦。

但是，这项措施是在行使充分的主权和没有任何外国压力的情形下采取的，而且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

美国政府完全了解，"敦刻尔克"号是在1940年7月间由于受到恶毒的袭击而造成重创的，许多法国人在这次袭击中丧失了生命。

该舰现在可以行驶；但是，它的最后修理却需要在无水的船坞中进行，而这种修理只能在土伦进行，因为无论在北非或法国非占领区还没有像土伦这样足以容纳该舰的兵工厂。这就是所以考虑转移"敦刻尔克"号的唯一原因，而且这种转移始终是必要的。虽然如此，鉴于美国政府对于这一转移似乎要加上一点政治意义，因此法国同意推迟该舰的准备工作，直到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为止。法国政府希望借此向美国联邦政府表明：它自己真诚地愿意就其力所能及遵循它答应履行的政策，以便使法属非洲和法国非占领区的物资供应得到保障。

但是由于推迟最后修复它的最宝贵的军舰之一，法国政府在自尊心和本身利益方面都受到重大的牺牲，从而影响其保卫法兰西帝国的能力以及保卫法国海上运输的手段。

因此，法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在伦敦出面斡旋，以便获得英国政府的保证，在"敦刻尔克"号停留在北非的期间，不再夺取我们往来于法属殖民地、法属非洲与法国非占领区之间的合法商船。事实很明显，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受到饥馑威胁的国家，如果它的曾经得到保证

要予以保护的商船继续受到追逐与袭击的话，便不能要求它放弃利用一切保卫手段。

当然，我们没有给与这样的保证。罗斯福总统这次有力的干涉，使我们同维希法国的关系中的敌视程度比以前缓和了一些。

第八章　大西洋战役（1941年）美国的干涉

美国的武装援助--在华盛顿秘密举行的参谋人员会议--美国海军基地的发展--德国潜艇西移--冰岛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航线--皇家加拿大海军的成长--设在纽芬兰圣约翰斯的护航舰前哨基地--损失继续增加--三个月内被击沉船舶八十万吨以上--美国的更多援助--安全区域于4月11日扩大--美国的海上边疆--亚速尔群岛--我于4月24日发出的电报--海军部同戈姆利海军上将的会谈--美国总统于5月27日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希特勒害怕同美国作战--德国潜艇遭遇困难--敌人凶狠的联合战术瓦解了--我们从6月起开始取得优势--我们需要更多和更快的护航舰--以及远程飞机--还有优良的雷达--由船上发射战斗机以对付"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停止公布每周船只沉没数字--我们设在利物浦的联合司令部的成就--美国于7月7日占领冰岛--来自布雷斯特的威胁--作战机构的统一指挥--我们的损失和紧张的努力--莱瑟斯勋爵的任命--刘易斯·道格拉斯先生--清理港口内堆积货物办法得到改善。

现在，潜艇战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间，我们消灭了三名德国的海上"王牌"，我们的防御措施也有所改进，这些都对潜艇战术发生了影响。敌人发现西部海口地区战事过于激烈，便把潜艇西移到更远的海域。由于南爱尔兰拒绝我们利用它的港口，我们只有少数小型舰队的护航舰只可以驶入那些海港，而且在那里也得不到空中掩护。我们从联合王国海军基地出航的护航舰，只能在通往哈利法克斯航线约四分之一的航程中对我运输船队提供有效的掩护。4月初，一个"狼群"在西经28度袭击一支运输船队，当时护航舰还没有赶到。在一场历时很久的战斗中，二十二只船中有十只被击沉，一艘德国潜艇也被击毁。我们无论如何总得设法扩大我们的控制范围，否则我们生存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

直到现在为止，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援助还只限于物资供应；但是，在目前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下，总统依据他作为三军统帅所享有的、并载明于美国宪法的各项权力行事，开始给予我们武装援助。他决意不容许德国潜艇和攻击舰艇所进行的战争逼近美国海岸，并且要确保他运送给不列颠的军火至少要运过运输途中的一半路程。

早在1940年7月，他就派遣了一个海、陆军使团到英国来进行"探索性的会谈"。

美国海军观察员戈姆利海军上将不久就满意地见到，不列颠已经下了百折不回的决心，并且能够抵御得了逼到眼前的任何威胁。他和英国海军部共同担负的任务是，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将美国的力量集中用于：第一，根据现行政策的"除了参战以外的一切援助方面"；第二，一旦美国被卷入战争时，同英国武装部队联合作战。

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两大英语国家对大西洋联防的广泛计划。1941年1月，在华盛顿开始了参谋人员的秘密会谈，会谈范围涉及整个战局，并制定了一项联合的世界战略。美国军事首脑同意，一旦战火蔓延到美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和欧洲应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必须首先击败希特勒，美国在大西洋战役中所提供的援助便是根据这个概念筹划的。为了适应大西洋中联合远洋运输船队的需要，各项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1941年3月，美国军官访问大不列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和空军选择基地。随即开始了建筑基地的工程。在这期间，美国在西大西洋英国领土内发展基地的工作（这项工作在1940年便已开始），进展非常迅速。北大西洋的运输船队的最重要的基地是纽芬兰的阿根夏。美国的武装部队借助于这一基地和联合王国的港口，可以对大西洋战役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或者说，在规划这些措施的时候，看来是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

在加拿大与大不列颠之间有纽芬兰、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岛屿都位于哈利法克斯港与苏格兰之间那条最短的，也可以说是弧形的航线的一侧，离航线不远。以这些"踏脚石"为基地的武装部队，可以分段地控制整条航线。格陵兰是完全缺乏资源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其余两个岛迅速地善加利用。有人说过，"谁占领了冰岛，谁就牢牢地握着一把手枪对着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当丹麦在1940年遭受蹂躏时，我们所以在冰岛人民的同意下占领该岛，就是根据这种想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对付德国潜艇了，于是我们于1941年4月在该岛设立了基地，以供我护航舰分队和飞机使用。冰岛成为一个单独的指挥区，从那里起，我们把海上护航舰的活动范围扩展到西经35度。虽然如此，西面仍有一个不祥的缺口，暂时还无法弥补。5月间，一支从哈利法克

斯港出航的运输船队在西经41度受到猛烈的袭击，并在我反潜艇护航舰能够赶到以前丧失了船舶九艘。

这时皇家加拿大海军的力量正在增长，他们的新式护航快艇开始大量地从造船厂驶出。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加拿大准备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担任重要角色。从哈利法克斯港出航的那支运输船队的损失，十分清楚地表明，要护航，就非得实施从加拿大到不列颠的全线护航不可。于是，英国海军部于5月23日请求加拿大和纽芬兰政府同意，利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为我们联合护航舰队的前哨基地。他们立即表示同意，到月底，全线的连续护航终于实现了。从那时起，皇家加拿大海军便负起了护航责任，用他们自己的人力物力保护那条远洋航线西段的运输船队。我们能从大不列颠和冰岛保护其余航程上的舰只。尽管如此，可资利用的舰艇数目仍然极少，难以完成护航的责任。这时，我们的损失急剧上升。

到5月为止的三个月中，仅由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就有一百四十二只，共计八十一万八千吨。其中九十九只，共约六十万吨是英国的。德国人为了获得这些战果，在北大西洋继续不断地保持十二艘左右的潜艇，此外，还在弗里敦附近的海域进行猛烈袭击，力图扼杀我们的防务。在这一海域内，仅在5月一个月中，六艘潜艇便击沉三十二艘船只。

※　　※　　※

在美国，总统正一步一步地靠拢我们，而且他的有力的干涉不久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有必要在冰岛发展基地，他也在同月采取步骤，在格陵兰设立了一个专供美军使用的航空基地。据悉，德国人已在格陵兰东海岸面对着冰岛的地方设置了气象站，因此总统的行动是十分及时的。

此外，我们还可根据其他决定，将我们在地中海或其他海域的激战中受伤的商船和军舰，都送往美国的船厂里修理，这就使我们国内极其紧张的人力、物力立即得到了非常必要的缓和。总统在4月4日的电报中证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报还提到，他已拨出经费另行修建五十八处下水场并新建船舶二百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4日

我刚刚收到由美国大使转来关于船舶情况的电报，这使我不胜感激。

2．在过去几个星期内，我们已经在我国西北海口地区加强护航，狠狠地打击了德国潜艇。现在，它们已驶往更西的海域，并于今晨（4月3日）在西经29度击沉我船舶四艘，这件事发生在我护航舰赶往现场的前一日。击败德国潜艇，只是驱逐舰和护航舰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被弄得精疲力尽，顾此失彼。如果我们能得到你们十艘快艇并配备好人员，我们将让他们驻扎在冰岛。从冰岛起，他们巡航的有效半径可对我运输船队提供掩护，并与我驻在英国的护航舰的控制范围相衔接。在西北海口地区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远程飞机。这种飞机正陆续运来。现在，虽然我们的损失日趋严重，但是我希望，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之后，这种威胁将会减少，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许多"旋风"式战斗机，它们从商船上起飞，在危险水域内巡逻或护航。

一星期后，传来了关系重大的消息。总统于4月11日打电报告诉我，美国政府打算把从战争初期以来就划定的所谓安全地带和巡逻区域，扩展到包括西经26度左右以西全部北大西洋水域在内的一线。为了这一目的，总统建议利用从格陵兰、纽芬兰、新斯科舍、美国、百慕大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以后还可能再扩大到巴西）出动的飞机与海军舰只。他敦促我们极其秘密地将运输船队的行踪通知他，"从而使我们的巡逻舰只，得以寻觅侵略国家在安全地带的新线以西出动的任何舰只或飞机。"就美国方面来说，只要在他们的巡逻区域内发现可能是侵略国家的舰只或飞机，将会立即公布其位置。总统最后说，"我不一定就此发表特别的声明。我可能决定发布有关海军行动的必要命令，而让时间去证实这个新的巡逻区域的存在。"

我把这封电报转到海军部，心中如释重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16日

我本来打算更加详细地电复你关于大西洋的重要来电。

海军部接到这个消息，十分放心，十分满意，并已拟就一份技术意见书。他们知道戈姆利海军上将约于两天后到此，因此极欲知道是不是最好在发出这份意见书以前先同他商量一下。我不知道戈姆利是否知情。此事确实是非常紧迫非常重要的。目前约有十五艘潜艇在西

经30度活动。当然，从格陵兰出动美国水上飞机当将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

两天以后，4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总统于4月11日的电报中提及的那条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线。其后，这条沿着西经26度划定的界线遂成为美国实际上的海上边疆。这条分界线把英国在美洲的或邻近美洲的领土、格陵兰和亚速尔群岛，都包括在美国范围以内，并且，不久以后又向东扩展，把冰岛也包括进去。根据这项声明，美国军舰将在西半球的海域巡逻，并随时将这一区域中敌人的任何活动通知我们。但是，美国仍然是非交战国，所以还不能在这一阶段对我们的运输船队提供直接的保护。英国依然独自担负在全线上保护运输船队的责任。

这时，英国和美国的海军首脑正在担心亚速尔群岛的形势。我们非常怀疑敌人正计划夺取这些岛屿，用作潜艇和飞机的基地。这些岛屿靠近北大西洋的中心，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对于我船舶往来在南面所造成的莫大威胁，正如冰岛在北面所造成的威胁一样。英国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出现。

葡萄牙政府充分意识到这对他们本国的危险，曾发出了紧急的呼吁，我们为了回答这个呼吁，已计划并准备编成了一支远征军，以阻止德国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我们也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如果希特勒进军西班牙，我们便进占大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当我们清楚地见到希特勒已经把目光转向俄国的时候，派遣远征军的紧急性便告消失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24日

我现在详细答复你于4月11日的来电。我所以复电迟迟，因为等待戈姆利海军上将，他到达英国的日期一直未定。

第一海务大臣曾同戈姆利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曾就讨论的结果向我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2．在大西洋战役中，除了敌机在我们海岸周围造成的威胁外，我们还面临两个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德国潜艇和袭击舰艇的问题。

3．关于德国潜艇，当它们在西北海口地区西经22度一带活动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当成功地制服了这些祸害。现在它们在西经30度一带活动，这也许是出于我们的成就，也许是另有原因。

4．但是，由于美国给我们送来驱逐舰，以及利用冰岛作为护航舰只的加油站，我们已经能够逐步加强我们的护航舰队了。

5．可以预期，敌人对此的反应是派遣潜艇更深入西部海域，而且由于大多数潜艇是以洛里昂或以波尔多为基地，因此他们不需要使潜艇从它们的基地航行比现在更远的路程，便能做到这一点。

6．因此，西经35度以西、格陵兰以南，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危险海域，而且是我们难以应付的一个海域。这样，从格陵兰进行的空中侦察，如能将这一海域包括在内，将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发现了一艘潜艇的位置，我们便可以用信号来改变运输船队的航线，从而摆脱危险。

7．另一个使我们颇难应付的海域，是从弗里敦经过佛得角群岛到亚速尔群岛一带。由于在这条航线上行驶的船只续航力［有限］，我们不能使我们的运输船队在西面过远的航线上行驶。事实上，它们只是用减少运货数量、多带燃料的方法，才能在这条航线上行驶。我们正尽力为这些运输船队提供适当的护航舰只，但是为数甚少。因此如果由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进行的空中侦察，能把运输船队前方一段距离的海域包括在内，这将是极大的帮助。

8．我们把运输船队的行踪通知美国海军当局，是没有困难的。

9．至于袭击舰艇，以纽芬兰附近海面最为危险，因为我们有大量没有护航的船舶通航这一海域。这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猎囊。如能再从纽芬兰或新斯科舍增加任何远程的空中侦察，将会有极大助益。

10．我们希望在新斯科舍或纽芬兰驻扎一艘强大的主力舰，它可以利用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袭击舰艇活动的任何情报。

11．在我们的贸易航线上，在西经26度以西，还有一些海域是敌人可能在那里活动的。在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我们贸易航线的附近，也有一些海域有敌人的供应舰只，敌人的舰艇到那里添加燃料。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搜索到这些海域，因为我们没有担负这项任务的舰只。如果我们知道即将对任何特定海域进行侦察，我们当设法在其附近布置一些舰艇，它们将能对付得了任何被发现的敌方袭击舰艇。

仅仅在这些海域内进行空中侦察就足以使敌人大伤脑筋，何况还有你们的舰只播送情报。

12．据了解，英美军舰互通秘密消息的办法业经商定。

13．有一点仅供你个人参考。另外还有一个与上述问题密切有关、并使我和海军参谋部越发不安的问题。德国正在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可能随时失去抵抗力，从而使直布罗陀的碇泊所无法应用。德国人无需调遣大批军队穿过西班牙，就能做到这一点，只要占领足以妨害该碇泊所的炮台，有几千名炮兵和技术人员便够了。他们已经对丹吉尔进行了一些他们惯用的初步渗透，因此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可能迅速地陷于敌人的炮兵专家之手。

14．当然，一旦西班牙屈服或遭受攻击，我们将派出久已处于待命状态中的两支远征军，一支从不列颠出发，进驻亚速尔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随后再进驻第二个岛屿；另一支则开往佛得角群岛，如法炮制。但是，从接到信号起，这些行动将需时八日，而且没有人敢断言，德国人没有制定先发制人的计划。由于我们在海军方面的其他负担，我们没有可供经常进行监视的力量。如果你能尽早派遣一支美国分舰队，在这一带进行友好的巡航，将会有极大帮助。这或可使纳粹袭击舰艇望风而逃，从而得以使我们经常进入这一带的海域，并且也可以向我们提供宝贵的情报。

15．我曾同福雷斯特尔先生进行长谈，而且我将于明晚同他和哈里曼研究一下默尔西河区域的局势，这对西北海口地区是极其重要的。

※　　※　　※

在此期间，由于海军部同戈姆利海军上将会谈的结果，我们同美国商定了关于美国在大西洋方面援助我们的详细计划。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24日

我听到"防御西半球的海军计划第二号"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这个计划几乎完全包括我的去电中所提及的各点，我的这封电报与美国官方电报是同时从两头发出的。你们这样快地采取行动，使人不胜感动。我们刚刚接到报告，说有一艘海面袭击舰正在百慕大东南约三百哩的海域进行活动。我们将利用一切方法把我们运输船队和其他方面

的情况通知美国舰队总司令。戈姆利海军上将现与我国海军部保持密切联系，即将作出关于参谋人员方面的必要的安排。

2．英国来往于好望角的船只所采取的航线是以某些海域中是否可能有德国潜艇活动为转移的，但是，现在用的是西经26度以西的一条航线，而且只要可能，今后将继续利用这条航线。

3．我们欢迎美国海军在我国西北海口地区准备基地所采取的有力步骤。……你所采取的行动非常有助于决定大西洋战役的胜利。

我们当然要严守机密。但是，我确信你会体会到，如果你能以任何方式透露这方面情况或发表声明，便可能在关键的时刻有力地影响土耳其和西班牙的态度。

总统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重担由皇家加拿大海军和美国海军担起来以后，我们再接再励，继续奋战。美国越来越走向战争，而"俾斯麦"号在5月底闯入大西洋，更加速了这种世界潮流的发展。这一段插曲将在适当的时候谈到。5月27日，即"俾斯麦"号被击沉的同一日，总统在广播中宣称，"战火正逼近西半球的边缘。……大西洋战役现在已从北极寒冷的冰域伸展到南极的冰封大陆。"他继续说，"如果坐待他们［敌人］进入我们的前院，那将是自杀。……

因此我们已将我们的巡逻扩大到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总统在结束这篇演说时，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

※　　※　　※

证据充分表明，德国人对美国扩大其活动范围极感不安，而且雷德尔海军上将与邓尼茨海军上将曾恳请希特勒，给予德国潜艇以更大的自由，允许它们在美国海岸展开活动，并对编入运输船队中的或在夜间航行时无照明的美国舰只进行袭击。但是，希特勒严加拒绝。他始终畏惧同美国交战的后果，而坚持德国的武装部队应避免挑衅性的行动。

※　　※　　※

敌人由于作战范围扩大，力量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到6月间，除了作为训练用的潜艇不计外，在海上活动的潜艇计有三十五艘，但是，这些新下水的潜艇在人员的配备上，新手人数超过了训练有素的乘员，特别是缺乏有经验的艇长。新潜艇上"能力薄弱"的艇员，大多

数是些年轻的、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艇员的毅力与技巧方面每况愈下。而且战斗已扩大到更遥远的茫茫大洋中，这就中断了可怕的潜艇与飞机的联合作战。大量的德国飞机并不具备在海上作战的装备或训练。虽然如此，在上面谈到的3、4、5这三个月内，被飞机炸沉的船只仍有一百七十九艘，合共五十四万吨，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在这个总数中，有四万吨是在5月初敌人对利物浦船坞的两次猛烈空袭中被毁的，经过情形已在以前的一章中谈过了。我要感谢的是，德国人没有继续袭击这个遭受重创的目标。这时，磁性水雷的那种令人防不胜防的威胁一直存在于我们沿岸一带，它们取得的成功时多时少，但是，我们的防御措施仍能压倒它。到1941年，触雷沉没的船只便大大地减少了。

到6月，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援助下，我们在本国领海和大西洋上的防御措施得到稳步进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在我们的作战活动中又开始占优先地位。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改进我们护航舰只的组织工作，并发展新武器和新装置以便帮助它们执行任务。当前最为需要的是更多的、更快的、燃料耐久力更强的护航舰只以及更多的远程飞机，尤其是性能良好的雷达。单靠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是不够的，每一支运输船队都需要从船上起飞的飞机，以便在昼间侦察任何在袭击距离以内的潜艇，强迫它潜入水中，从而阻止它发动袭击或发出信号以召集其他潜艇赶来现场。即便如此，海上空军力量在这一阶段的功能主要是在侦察方面。飞机能够发现潜艇并强迫它们潜入水底，但是还不具备击毁潜艇的力量，而且它们的效用在夜间大受限制。在潜艇战中，空军的致敌于死命的威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对于"福克乌尔夫"式敌机，空中武器就能够很快地奏效了。我们利用飞机弹射机所发射的战斗机，不久就制服了这种飞机的袭击，这种飞机弹射机是装置在普通商船上，也装置在配备有海军人员的改装舰只上。战斗机驾驶员像鹰一样被抛向它的猎取物，他们最初是靠一艘护航舰在海中打捞才得以保全生命的。

"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既然本身在空中遇到了劲敌，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援助潜艇，并且逐渐变为猎物，而不是猎人了。

我们在这不幸的几个月内因敌人的行动而遭受到的损失，显示了这场生死斗争的紧张情形：

总吨数

1月……320，000

2月……402，000

3月……537，000

4月……654，000

5月……500，000

6月……431，000

4月份的数字，当然包括在希腊附近作战时的例外损失在内。

※　　※　　※

我密切注视着船舶的损失情况。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4月14日

应自即日起停止公布每周船舶的沉没数字，这就是说，不再公布，下星期二就不公布。如报界问及为什么还没有公布本周的数字，可答复说，以后将按月而不按周公布。如有人评论说，我们害怕每周公布是由于像你所例举的说法，我们"要隐瞒最近的船舶损失"，在这种场合便可答复说，"对，我们就是要隐瞒。"敌友双方无疑都要作出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是最后要由事实来决定。在最近期间，我们要准备忍受比这类评论更令人难堪的许多事情。

我当亲自在下院答复任何与此有关的质询。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军及大西洋委员会其他有关成员

1941年4月28日

我们不打算将装置飞机弹射机的船只当作普通货船使用；任何时候也不能预期这类船只的数目能达到以前提到的二百艘。

2．现在有五艘装有飞机弹射机的巡逻船只，正像"飞马"号一样从事活动。第一批装有飞机弹射机的商船十艘应尽早参加它们的活动，并应在这十五艘船只的基础上建立经常性的巡逻制度，以便控制有"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活动的海域，或在这样的海域中护送我运输船队。

3．在这些船只中，有些船只可能是较大、较快、价值较高超过了从事这项巡逻工作需要的商船，因此应尽早由海运部拨出的其他较小

的船只来代替。已经装设飞机弹射机的大船，既已由其他船只代替，可往返航行于弗里敦到不列颠的航线上。由于它们在每一次航程中都有机会驶过两个危险海域，因此那些由弹射机射出的"旋风"式战斗机便有充分作战的机会。

4．如果投入西北海口地区巡逻的这十五艘舰只被证明为有效并认为有予以增加的必要，应即提出建议。同时，应将现在用于巡逻任务的"勇士"式战斗机退还战斗机司令部，因为战斗机司令部极其迫切地需要它们来进行夜间的战斗。

※　　※　　※

我们曾尽速地在加拿大与冰岛发展和扩大我们的基地，并根据这种新情况来筹划我们的护航工作。我们增加了较旧的驱逐舰的燃料载量，因而也增加了它们的活动半径。在利物浦新成立的联合司令部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斗争。由于有更多的护航舰参加现役，而且人员又取得了经验，于是，诺布尔海军上将便把它们编为在分队司令指挥之下的永久性分队。这样就培养了必要的合作精神，士兵们也习惯于齐心协力，并且清楚地了解司令官的工作方法。这些护航舰分队的效率越来越高。它们的力量在增长，而潜艇的力量便逐渐衰退了。

6月间，总统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他决定在冰岛设立一个基地。经双方同意，英国守军将由美国部队替换。美国部队于7月7日抵达冰岛，于是该岛便被包括到西半球防御体系之内了。其后，由美国军舰护送的美国运输船队经常驶往雷克雅未克，因此美国虽然还没有参战，却允许外国船只受他们的护航船队的保护了。

※　　※　　※

在这危急的几个月中，那两艘德国战斗巡洋舰却始终停泊在布雷斯特未动。看来，它们随时可能再度闯进大西洋，使我方舰只再次遭受重大破坏。它们所以一直没有驶出，这应归功于皇家空军。空军对碇泊在港口中的这两艘敌舰进行多次轰炸，效果良好，以致它们终年未敢离港。不久以后，敌人便转念让它们驶还本国，但是，即使这一点，直到1942年才办到。希特勒的侵俄计划，不久就给我们的空中任务带来了极其需要的喘息机会。为了准备这一新的冒险行动，德国空军必须重新部署力量，因此，它们在5月份以后对我船舶进行空袭的规模就缩小了。

※　　※　　※

在大西洋战役中，我们对起作用的各项已知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成果，行文至此，我们值得先谈谈其中的几项成果。一件大大有利的条件是：在通过许多决议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同心同德，而且，我作为首相，享有我的同僚授与我的充分权限，这是我在这样广泛的行政范围内进行统一指挥时所不可或缺的。我以国防大臣的身份主持的作战机构能够精确地执行所有的决议。

6月底，我根据海军部的材料向下院报告：在北大西洋中，英国船舶由于敌机轰炸而遭受损失的数字已显然下降：

2月……86，000吨

3月……69，000吨

4月……59，000吨

5月……21，000吨

6月（当日为止）……18，000吨①

①据现在所知，在下述1941年的五个月中，由敌空袭所造成的损失总数，包括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以及在希腊的损失，有如下表：

月份	英国	盟国	中立国	总数
2月	51，865	34，243	3，197	89，305
3月	70，266	36，780	5，731	112，777
4月	122，503	164，006	9，909	296，418
5月	115，131	21，004	125	136．260
6月	39，301	18，449	3，664	61，414
总数	399，066	274，482	22，626	696．174

我于3月6日发出的指示中，原来打算把因需要修理而不能行驶的船舶一百七十万吨，到7月1日修复四十万吨。其后，我们的雄心更大了，我们定的指标是到同一限期修复七十五万吨。实际上，我们修复了七十万吨。这个成就是在5月初当默尔西河与克莱德河不断遭受敌人空袭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一大批沉没船舶一向被认为无法施教而放弃了，现在经我们卓越的打捞处捞起后便被列入修理清单之内，这批值得欢迎的额外增加的船舶可算是另一收获。由于利用了各种方法，船

舶的周转时间也大大减少了，在这一方面每天节省出来的时间相当于在一年中实际输入物资二十五万吨。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复杂情形。我们经常不能做好安排使一只船在最方便的港口卸货。一艘船装载几种货物，在卸货过程中可能需要访问几个港口，因此它在航经沿海一带时便增加了受到轰炸或触雷而被毁的危险；何况，这时港口本身，特别是东海岸的港口，又随时会受到可能使之陷于暂时瘫痪状态的袭击。我们规模最大的主要港口伦敦，由于向东海岸派遣大型舰只有遭到飞机、快速鱼雷艇和水雷袭击的危险，因此已基本上不能使用。于是，东海岸的港口便不能负起它们的全部任务，而大部分的负担就落在利物浦、克莱德河和布里斯托尔海峡这些西部港口的肩上了。虽然如此，由于百般努力的结果，伦敦港、恒伯河和东海岸更靠北的港口，在这些困难时期却始终能对沿海船舶和一部分远洋船舶开放。

※　　※　　※

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我发出了在我战时任期中最重要、最幸运的任命之一。1930年，当我不任公职时，我生平第一次--而且是仅有的一次--接受了一个董事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在因奇卡普勋爵举办的一个公司的分支机构内，这些分支机构远及伊比利亚半岛及东方航线。八年之中，我经常出席按月举行的董事会议，并且兢兢业业地尽自己一份责任。

在这些会议上，我逐渐觉察到有一个出色的人物。他所主持的公司达三十或四十家以上，而与我有联系的那家公司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单位。我不久就看出弗雷德里克·莱瑟斯是这个联合企业的大脑中心和控制力量。他洞悉各项情况，并受到绝对信任。我年复一年地从我的渺小的地位上密切地注视着他。我对我自己说道，"一朝发生另一次战争，这里就有一个人，他将像1917与1918年在我领导下服务于军火部的那些卓越的商业领袖们一样发挥作用。"

1939年战争爆发时，莱瑟斯自荐到海运部服务。我当时在海军部，彼此之间不常来往，因为他的职务是专门的，而且是另有所属。但是，现在在1941年，正值大西洋战役紧张之际，十分需要把我们的航运管理同借助于铁路、公路从我们遭到袭击的港口起运供应品的一切事宜结合在一起，我就越来越想到了他。5月8日，我去拜访他。我

和他进行一番详细磋商后，把海运部和运输部改组为一个统一的机构。我请莱瑟斯主持这一机构。为了要给予他以必要的权限，我设置了军事运输大臣的职位。当我向下院提请授予某人以大臣级的高位时，如果此人是多年未在下院中被人提出过的人，我总是感到踌躇。未得入阁的老练议员可能使新进的人受窘，而新进者又总是为了他必须准备和发表的演说而过分担心。因此，我向国王申请，对这位新任大臣赐以爵位。

从这时起，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莱瑟斯勋爵一直主管军事运输部的整个部务，而且他的声誉在以后的四年中与年俱增。在国内，他获得三军参谋长和各部的信任，并在这一关系重大的领域内同美国的重要人物建立了亲密而融洽的关系。同他处得最融洽的是在美国海运部任职而后来出任驻伦敦大使的刘易士·道格拉斯先生。在处理作战事务中，莱瑟斯给我极大帮助。凡是我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不能完成的极少。有好几次，在调运额外的一个师或把它从英国舰只移往美国舰只上或者在应付其他急要的问题上，所有有关人员和有关部门都束手无策，我就亲自求助于他，而困难就像魔术一般顿时消失了。

※　　※　　※

到6月25日，我已能在下院秘密会议中报告清理港口堆积物资的一些令人欣慰的情况了。

我从来不容许以任何借口为我们港口的拥塞情形作辩护，因为尽管我们有一切困难，但是我们实际上不过是处理并预计处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左右。但是，我们正在作很大的努力。国会特别委员会曾建议在内地建筑分类仓库，以便迅速起运堆积于易遭受空袭的码头旁的货物。六座这样的仓库正在兴建中，以供西海岸各处港口使用。到9月间，第一座仓库便可部分使用。为了要尽量利用南威尔士的各处港口，我们正为新港到塞文河隧道的铁路线敷设双轨；这条双轨线的一部分已经使用。某些交通运输的拥塞地点是我国西部的内地铁路交叉点，因为加给它们的负担已超过了兴建时所预计的限度。即将疏通这些拥塞地点。关于在适当的碇泊所采取船边卸货的办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不但是一种减轻的办法，而且在遇到非常剧烈的袭击时，也可以用作一种替代办法。

我们正在大加扩充起重设备，一方面是为了装备新的紧急港口，另一方面是使现有的港口设施在遇到空袭时有更大的伸缩余地。仅在5月份，从英国工厂和美国运来的活动式起重机就有一百三十架，而在过去四个月中每月平均供应量则是五十架。

根据这种种情况，我觉得可以请求下院批准（事前已经发出命令）停止每周公布我船舶吨位损失的数字了，因为这对敌人有很大帮助，而报界与国会只是把它设想得如何重要而已。正如上文所述，我已于4月间发出包含有这种意思的指示。这时我说，"我相信一定有人叫嚷，不但是德国人，其中也有我国某些善意的爱国人士。让他们叫嚷吧。我们必须想到我们的水兵和商船水手们，想到我们同胞的生命和我们国家的生存，他们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看来，下院听到这种种说明以后大大地放了心，因此给我充分的支持。我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年秋季抵御或阻止住敌人的真正入侵，那么我们就能够借助于美国现在所承担的义务度过1941年。我们希望在1942年获得肯定的空中优势，不但可以对德国进行非常激烈的攻势轰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扭转我们因德国人控制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各港口而面临的在战略上的极其不利的局面。如果我们能够使敌人无法利用他们所占有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和飞机场，或者至少大大地减低它们的效用，那么到了有大量武器到手的1942年，就没有理由不能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年中遇到的苦难，将会轻于现在必须忍受和已经熬过来的磨难。

因此，我在结束时说：

我只补充一句话。我们不要忘记，敌人有他们自己的困难；其中，有些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知道得比我们要清楚的困难；而且，所有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斗争，都是在不顾力不相称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用坚强的毅力经过奋战才夺得胜利的。

第九章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危难--德国布下的罗网收紧了--多诺万上校于1941年1月衔命赴贝尔格莱德--希特勒于2月14日提出的建议--保加利亚依附三国同盟条约--保罗亲王于3月4日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南斯拉夫人的反对--努力激励南斯拉夫人--3月25日同德国签订的秘密协定--我于3月26日发出的电报--贝尔格莱德于3月27日发生的不流血的革命--保罗亲王被迫辞职--公众的热情--希特勒的愤怒--他决定粉碎南斯拉夫--他下令毁灭贝尔格莱德--他致墨索里尼的电报--德国的计划被打乱--巴尔干集团未能成立--希特勒对匈牙利的威胁--匈牙利总参谋长的背叛--艾登先生的警告--泰来基伯爵于4月2日自杀--我对南斯拉夫的希望--对土耳其的希望--我于3月30日致电澳大利亚--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机会--迪尔赴贝尔格莱德的使命--混乱与瘫痪--迪尔于4月4日发出的报告--我的呼吁和警告--苏联的姿态--4月6日至8日执行的"惩罚"作战计划--茫然的熊。

以前已经谈过，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于1934年10月在马赛遇刺身死，①这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来说，是进入分崩离析时期的开始；从此以后，它在欧洲的独立地位便下降了。法西斯意大利对它在政治上所抱的敌对态度以及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东南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内部已失去稳定，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又互相敌视，遂使这一南欧的斯拉夫国家力量消耗殆尽。在温文尔雅的保罗亲王的摄政下，南斯拉夫王国的声威日益下降。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麦契克博士，顽固地推行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合作的政策。克罗地亚人中的极端分子，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保护下，从海外基地策划使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政府不再同巴尔干小协约国合作，以便奉行它同轴心国取得谅解的"现实"政策。这一政策的拥护者是于1937年3月25日签订意大利南斯拉夫协定的斯托亚丁诺维奇先生。一年以后在慕尼黑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了他所抱的态度是恰当的。斯托亚丁诺维奇在国内的地位，由于克罗地亚农民和担心同德意建立密切关系的塞尔维亚反对党结成联盟而被削弱，结果他在选举中失败，并于1939年2月被迫辞职。

①见本书第一卷，第六章，原书第96页。--译者

新任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他的外交大臣马科维奇想要安抚正在膨胀中的轴心势力。1939年8月，他同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于是麦契克参加了贝尔格莱德政府。同月，传来了签订德苏协定的消息。尽管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塞尔维亚人由于斯拉夫人的天性而一向倾向于俄国。苏联在慕尼黑会议时期的态度，曾经促使他们希望东欧仍然可以保持团结一致。

现在，签订了这项决定命运的协定，这似乎是一举而将巴尔干各国置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1940年6月间法国的沦陷，使南欧的斯拉夫人失去了他们传统的友人与保护者。俄国人暴露了他们对罗马尼亚的图谋并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1940年8月，德意两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把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张下的罗网正在收紧。1940年11月，马科维奇首次秘密首途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脱身离去，没有正式签订使他的国家对轴心国承担义务的协定，但是却同轴心国的小伙伴匈牙利于12月12日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

※　　※　　※

这类印象越来越多，因此引起了我们的关心。在这种气氛中，保罗亲王尽力奉行中立政策。他特别担心，南斯拉夫或其邻国的任何行动可能激起德国人南进到巴尔干半岛。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月14日

内阁应在今天考虑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关于保罗亲王的观点的电报。我的看法没有因这些电报而有所改变。应当由希腊人说出，他们是否愿意韦维尔访问雅典，也应当由希腊人判断德国人的反应。

再则，如果德国人要南进的话，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借口。

看来，他们正在执行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我们不能设想，这项计划的执行，会因我们的任何无足轻重的行动而加速或推迟。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德国人动向的证据看来是确凿无疑的。面对着这个证据，保罗亲王的态度简直如同一个不幸的人同一只老虎一起关在笼子里，他只求不去惹它，岂不知老虎进食的时间快到了。

1941年1月底，在这些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日子里，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多诺万上校，奉美国政府之命，到贝尔格莱德来探听东南欧的舆情。这时人人危惧，大臣们和主要的政界人物都不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保罗亲王谢绝了艾登先生提出的一次访问。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他名叫西莫维奇，是在武装部队军官团中代表民族主义分子的一位空军将官。他的空军司令部设在与贝尔格莱德隔河相对的泽蒙，从12月起，这里就成为反对德军侵入巴尔干、反对南斯拉夫政府因循贻误的秘密中心了。

2月14日，茨维特科维奇和马科维奇应召至贝希特斯加登。他们一同倾听了希特勒关于胜利的德国的威力，以及着重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关系密切的一席谈话。希特勒提议，如果南斯拉夫依附三国同盟条约，那么，在对希腊发动军事行动时，将不假道南斯拉夫进军，而仅仅使用它的公路和铁路运送军用品。这两个大臣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贝尔格莱德。加入轴心国可能触怒塞尔维亚人。对德作战可能在克罗地亚引起有关效忠的矛盾。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可能是唯一盟国的希腊，正与二十多万意军激战，而且正受到德国即将进攻的威胁。英国的援助似乎靠不住，而且至多不过是象征性的。希特勒为了促使南斯拉夫政府采取使他满意的决定，已着手对南斯拉夫进行战略上的包围。3月1日，保加利亚依附了三国同盟条约，同日晚间，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抵塞尔维亚边境。

那时，南斯拉夫为了避免挑衅，依然没有动员它的军队。现在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3月4日，保罗亲王自贝尔格莱德动身，秘密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在莫大的压力下，口头上答应南斯拉夫将步保加利亚的后尘。他回国以后，在一次王室会议和同军政首脑分别举行的谈话中，发现有反对意见。辩论激烈，但是，德国的最后通牒却是实在的。西莫维奇将军应召来到白宫--保罗亲王的位于俯瞰贝尔格莱德的山上寓所，他坚决反对投降。

塞尔维亚不能接受这样的决策，而且这会危及王朝，但是，保罗亲王已经使他的国家实际上承担了义务。

※　　※　　※

我从伦敦百般设法鼓励南斯拉夫抵抗德国。3月22日，我致电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博士。

1941年3月22日

阁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最后将会一败涂地，这是肯定不移的。英美民主国家已分别宣布了自己的决心，任何审慎而有远见的人都不

能对此有所怀疑。德国人心狠手毒，人数只有六千五百万，大多数已在忙于压制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以及现在正受他们欺压与掠夺的许多其他古老民族。英帝国和美国的人民仅在他们本国和英属自治领的就有将近两亿人。我们拥有不可抗衡的制海权，并且在美国的援助下，不久即将获得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英帝国和美国拥有更多的财富与技术资源，而且它们的钢产量超过世界上其余国家钢产量的总和。它们决心要制止万恶的独裁者们--其中之一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无可挽救--蹂躏自由的事业，倒转世界进步的潮流。我们知道，所有真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的心，都在为他们的国家的自由、完善与独立而搏动，并且他们也和英语世界的人民一样展望着未来。

如果这时南斯拉夫自愿落得罗马尼亚的下场，或者甘犯保加利亚的罪行，成为蓄意危害希腊的同谋者，那么它肯定会遭到万劫不复的毁灭。它只能推迟而不能逃出战争的苦难。到那时，它的勇敢的军队将四面受敌，在毫无希望毫无救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能及时抓住良机，他们便能得到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好机会。如果南斯拉夫同土耳其和希腊站到一起，又获得英帝国所能给与的一切援助，那么便可消弭德国人带来的灾祸，并与上次大战一样确有绝对把握地获得最后胜利。我确信阁下是能够认清世界大势的。

但是，在3月20日夜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依附三国同盟条约，然而有三个大臣因此辞职。茨维特科维奇和马科维奇于3月24日秘密离开贝尔格莱德，从郊区的一个火车站登上开往维也纳的火车。次日，他们在维也纳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签字仪式已在贝尔格莱德电台广播。

大祸即将临头的谣言传遍了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和私人谈话中。

这时，我向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坎贝尔先生发出了指示。

1941年3月26日

你和保罗亲王或各位大臣之间切勿发生任何隔阂。继续纠缠、叮问、力争。要求接见。不要让他们说出"不"字。紧紧地缠住他们，向他们指出，德国人已经认为这个国家是非亡不可了。要想责难他们，要想体面块脱身，已经没有时间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发现政府已

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便不要忽视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的任何代替办法。我赞赏你前此所做的各项工作。望用一切办法继续努力。

※　　※　　※

数月以来，西莫维奇身边的少数军官，一直在讨论如果政府向德国投降便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他们缜密地制定了一个革命的行动计划。计划中的起义的首领是南斯拉夫空军司令博拉·米尔科维奇将军，协助他的几百名爱国人士中有一位是陆军军官克尼兹维奇少校和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一个教授，他曾借助于自己在塞尔维亚民主党里的地位同各方面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知道这一计划的人只限于少数可靠的军官，军阶几乎都是在上校以下。联络网从贝尔格莱德起伸展到全国的主要驻防地点，如萨格勒布、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等地。谋反者在贝尔格莱德掌握的部队如下：王室近卫军两个团，团长除外；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个营；在王宫值勤的一连宪兵；首都高射炮师的部分人员；以西莫维奇为司令的驻在泽蒙的空军司令部；一些士官学校；还有某些炮兵和工兵部队。

3月26日，在贝尔格莱德传开了关于南斯拉夫首相等人自维也纳归来和签订协定的消息，这时，谋反者决定开始行动。于是发出信号，要在3月27日黎明以前夺取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地点和王室府第，连同年轻的国王彼得二世在内。当军队在果敢的军官们指挥之下封闭位于首都郊区的王宫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也可以说是洞悉无遗的保罗亲王正在开往萨格勒布的火车中。比这次革命进行得更加顺利的革命殆不多见。没有流血。某些高级军官被逮捕。茨维特科维奇被警察带到西莫维奇的司令部后被迫提出辞职书。在首都的适当地点安置着机关枪和大炮。保罗亲王抵达萨格勒布后获悉，西莫维奇已经以青年国王彼得二世的名义接管了政府，并解散了摄政会议。萨格勒布的陆军司令官要求亲王立即返回首都。他在抵达贝尔格莱德后立刻被送到西莫维奇将军的办公处。然后，他同其他两位摄政同时在退位书上签了字。他获得许可，在几小时内摒挡一切，然后就在当夜同他的家属一起出国到希腊去了。

这一计划是由一部分秘密结合起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军官们制定和执行的，他们的心情和真正的舆论情绪是一致的。他们的行动使公众热情奔放。贝尔格莱德的街头立刻挤满了塞尔维亚人，反复地

呼唤着"宁要战争，不要协定；宁愿死亡，不做奴隶"。广场上，人们在跳舞；到处出现了英法两国的国旗；英勇无畏而手无寸铁的群众洋溢着敌忾同仇的情绪高唱塞尔维亚国歌。年轻的国王过去曾沿着一根雨水管从楼上爬下，从而脱出摄政的监护；3月28日，他在贝尔格莱德大教堂在热烈的欢呼中宣誓。德国公使公然受到侮辱，群众向他的汽车吐唾沫。军队的成就在全国激起了一片蓬勃的朝气。这个一向难有作为、长期处于倒行逆施的统治之下、惟恐遭人毒手的民族，现在却在暴君和征服者势力最盛的时刻，起来对他进行了英勇无畏的反抗了。

※　　※　　※

希特勒感到切骨之痛。他大为震怒，这种震怒往往使他一时失去理智，而有时则促使他发动最可怕的冒险行动。一个月以后，当他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他同舒伦堡谈话时说道，"南斯拉夫的武装政变有如晴天霹雳。27日早晨消息传来时，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是这时，他在愤怒之下召见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将领。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都来了，里宾特洛甫后来也到了。会议纪录存在纽伦堡档案内。希特勒叙述了这次剧变后南斯拉夫的局势。他说，在将来对希腊的军事行动（"马利他"行动计划）中，南斯拉夫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而且在以后对俄国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它甚至更靠不住。他认为，在发动"巴巴罗萨"以前，南斯拉夫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这是一大幸事。

元首决心不待南斯拉夫新政府可能宣称效忠以前，便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军·事·上·摧·毁·南·斯·拉·夫，·并·使·它·不·复·成·为·一·个·国·家·单·位。不必进行外交上的探询，也不必送交最后通牒。对于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保证当予"注意"，但这些保证在将来是无论如何不足信赖的。只要适当的手段和军队准备好，便立刻开始进攻。

将要求意大利、匈牙利，并在某些方面要求保加利亚，在进攻南斯拉夫时提供实际的军事支援。罗马尼亚的主要任务是防御俄国。此事已经通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大使。今日将致电墨索里尼。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打击应·残·酷·无·情，并以闪电战从军事上去摧毁它。这样便可充分地威压住土耳其，并在以后进攻希腊时也将起到有利的影响。可以设想，当我们进

攻时，克罗地亚人将倒向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保证他们获得适当的政治待遇（以后可以自治）。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将会受到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欢迎，因为将允许这些国家获得领土：意大利获得亚得里亚海沿岸，匈牙利获得巴纳特地区，保加利亚获得马其顿。按照这一计划，我们应加速进行一切准备工作，并投入足以使南斯拉夫在最短期间内崩溃的强大兵力。……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尽早开始用波状攻击的方式摧毁南斯拉夫空军的地面设施和首都贝尔格莱德。

同日，希特勒签发"第25号指令"：

我的意图是，采取从阜姆和索非亚地区向贝尔格莱德和更南的地区进行强力突破的方法，进入南斯拉夫，其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军队遭到决定性的挫败，使南斯拉夫南部同其他地区隔绝，并使这个地方成为德意军队进一步对希腊作战的基地。

我命令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1）当足够的军队已经集中而气象条件又适宜时，便应立即进行昼夜不断的空袭，以摧毁南斯拉夫的一切地面设施和贝尔格莱德。

（2）如果可能，应即同时（但绝不可提前）开始"马利他"作战计划，初步的有限目标是夺取萨洛尼卡港和迪奥斯山区。

这时，他致电墨索里尼说道：

领袖，事态的演变迫使我用电报这一最快的通讯方法，来向你陈述我对于局势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后果的估计。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南斯拉夫是我们希腊的争端中的一个危险因素。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考虑，只要南斯拉夫的态度暧昧不明，并且在辽阔的前线上威胁我前进纵队的左翼，德国便无论如何不应参与色雷斯的战事。

2．为了这一原因，我曾经想尽方法，并诚心诚意地力求把南斯拉夫拉进我们以互利维系在一起的集体之内。不幸这些努力没有成功，也许是由于着手太迟而未能产生任何具体的结果。今天接到的报告已证实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紧急的转变。

3．我并不认为这种局势是极大的灾难，但是却是一种困难的局面，因此，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不愿意到最后危及我们的全局的话，就必须避免任何错误。

4．现在，我愿恳挚地要求你，领袖，在今后几天之内切勿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希特勒同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有给予意军以致命一击的大好机会。

我认为，你应调派一切可供使用的军队，控制和掩护从南斯拉夫通往阿尔巴尼亚的最重要的山口。这些措施不应认为是长期的打算，而只是为了至少在两三星期内防止发生危机的辅助措施。

领袖，我也认为，你应利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以最快的速度加强你在意南前线上的军队。

……领袖，如果在采取这些措施后仍然听不到什么动静，我深信，我们两人都将看到不次于挪威之役的成功。这是我坚如花岗石的信念。

将军们这天通宵草拟作战命令。凯特尔在他的证词里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德国的最大危险是"从背后进攻意大利军队"。约德尔证实说："我通宵在总理官邸工作，这也表明了事件的突然性。28日上午四时，我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我们同意大利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络官林特伦将军。"凯特尔的记录如下："进攻南斯拉夫的决定意味着彻底打乱到那时为止的一切军事调遣和安排。必须重新调整'马利他'作战计划。必须从北方假道匈牙利调派新的部队。一切都需要临时筹措。"

※　　※　　※

自从慕尼黑会议时期起，匈牙利就随着德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而取得的外交胜利，来扩张它在1920年后的边疆，而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则力求维持中立地位。匈牙利的外交政策是：极力避免成为轴心国战时盟国，以免对轴心国承担明确的义务。匈牙利在维也纳会议上依附了三国同盟条约，但是，像罗马尼亚一样，没有承担具体的义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不愿巴尔干国家之间发生任何争端。他们希望同时控制所有这些国家。为了这一原因，他们迫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接受了关于解决特兰西瓦尼亚的方案。墨索里尼进攻希腊（希特勒是不赞成的），使英国有可能干涉东南欧。

于是希特勒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它效法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榜样，加入轴心国集团。当南斯拉夫首相和外交大臣为此应召前往维也纳时，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3月27日发生于贝尔格莱德的戏剧

性事件，使巴尔干各国团结起来依附于轴心国的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了。

匈牙利立即受到直接的影响。虽然德国进击顽强不驯的南斯拉夫人的主要力量显然是取道罗马尼亚，但是，所有交通线都通过匈牙利领土。德国政府对贝尔格莱德事件的第一个反应，几乎便是用飞机把匈牙利驻柏林公使送往布达佩斯，随身携带紧急公文面交匈牙利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

·南·斯·拉·夫·将·被·消·灭，因为它最近已公然放弃同轴心国家取得谅解的政策。德国的大部分武装部队必须假道匈牙利。但不在匈牙利边境展开主力攻势。匈牙利军队届时应当介入，同时，为酬谢匈牙利的合作，它可以收复它所有过去一度被迫割让给南斯拉夫的领土。事急，希即时作正面答复。①

①乌来因-雷维丘著：《德国的战争：俄国的和平》，第89页。

匈牙利因曾与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而受到束缚，这项条约是在1940年12月才签订的。但是，公然拒绝德国的要求，只能使德军在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占领匈牙利。在特里亚农条约①中，匈牙利曾将南部边境的领土割与南斯拉夫，如今收复失地也是一种诱惑。匈牙利总理泰来基伯爵始终一贯地设法为他的国家保持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他绝不相信德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他不大相信，意大利作为轴心国盟国之一能够保持独立自主。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撕毁他亲手签订的匈南协定。但是，主动权却被匈牙利总参谋部从他手中夺去了，总参谋长韦特将军是德国血统，他已背着匈牙利政府同德国最高统帅部擅自作出了安排。关于军队过境的详细办法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商定的。

①1920年6月协约国和匈牙利在法国凡尔赛签订的条约。特里亚农是法国凡尔赛宫的花园内一座建筑物。--译者

泰来基立即指责韦特的行为是叛国。1941年4月2日晚，他收到匈牙利驻伦敦公使的一封电报，内称，英国外交部已正式向他声明，如果匈牙利参加德国对南斯拉夫的任何行动，它就必须预期大不列颠即将对它宣战。因此，匈牙利必须作出抉择：或是徒然反抗德国军队过境，或是站在公然反对同盟国的一边并出卖南斯拉夫。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下，泰来基伯爵为挽救他个人的荣誉只有一条路可走。九点

钟刚过，他离开了匈牙利外交部，回到桑多尔宫的官邸。他在官邸接了一个电话。据信电话中传来的消息是，德国军队已经越过匈牙利边境。不久，他就举枪自杀了。他的自杀是使他自己和他的人民，赎取他们在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行动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作出的牺牲。这使他在历史中洗清了他的罪名，却不能制止德国军队的前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

※　　※　　※

贝尔格莱德的革命消息自然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曾千方百计要在巴尔干成立一个同盟国战线，并防止所有这些国家逐个地陷入希特勒的魔掌，这一事件至少是我们努力的一个具体的结果。我最早收到的电报是在我首次以保守党领袖的身份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以前的半小时。我在结束时说道：

现在，我向你们和全国报告重大的消息。今日清晨，南斯拉夫民族获得了新生。贝尔格莱德发生了革命；据报告，刚刚在昨天把国家的荣誉与自由签字送掉的首相和大臣已被逮捕。这个勇敢的、尚武的民族，看到他们的国家被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和阴险奸诈的轴心国家所出卖，因此人人激起了满腔怒火，这次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愤怒情绪中爆发起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希望--我当然只是根据我所收到的消息说话--南斯拉夫将成立一个足以保卫国家自由与完整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在它的英勇奋斗中将从英帝国获得一切可能的支援和救助，而且，我不怀疑，当然也将用它自己的方式从美国获得同样的支持。英帝国同它的盟国将和南斯拉夫民族同舟共济，我们将继续并肩前进，共同努力，直到获得最后胜利为止。

※　　※　　※

艾登先生在归国途中已经行抵马耳他岛，但我接到贝尔格莱德革命的消息后，认为他应该改变计划，同迪尔和韦维尔将军等留在当地。

首相致艾登先生1941年3月27日

鉴于塞尔维亚的武装政变，你们两人当然最好留在开罗，以便就事态的演变进行磋商。现在的确是拉进土耳其并在巴尔干成立联合战线的机会。你能否在塞浦路斯岛或雅典召集一切有关人员举行一次会

议？你在了解了形势以后，是否应前往贝尔格莱德一行？在此同时，我们也在继续尽力而为。

我致电土耳其总统：

总统阁下1941年3月27日

正在贝尔格莱德及南斯拉夫全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可能为防止德国侵入巴尔干半岛提供大好机会。的确，现在已经到了成立一个德国不敢对它发动攻击的联合战线的时候了。我已电请罗斯福总统，将提供物资供应的范围，扩大到东欧所有抵抗德国侵略的国家。我正请艾登先生和迪尔将军协商有关共同安全的一切可能措施。

这天，我一直在草拟以下致艾登的电报，他现在已到达雅典。

1941年3月28日

我们得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在巴尔干的需要是什么，对土耳其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再顺应事态的发展向这个目标努力。

2．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和我们自己在这个战场上已动员了一共七十个师的部队。德国集结的军队还没有超过三十个师。因此，拥有七十个师的一方可以对拥有三十个师的一方说，"如果你们进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国，那就是同我们全体作战。"这样，德军要么从交通困难的山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要么从本国调来大批援军。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因为首先，要把增援部队运到战场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次，这个战场本身，尤其是通向战场的交通线，如不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改善，就运输不了大批军队。因此，由巴尔干三国联合发出照会，便可能维持和平，或使德国人的进军长期地拖延下去。他们或许在好几个月之内不能进军，因此误过了季节。在此期间，英国的增援部队和英美的供应物资将大大地加强同盟国军队的抵抗力。所以，只要三个同盟国能够联合一致，便可出现德国不致试图南侵的大好前景。土耳其的要求正在于此。

3．这是土耳其避免战争的大好机会。不然请看另外一种情景：如果这三个国家依然不团结一致，德国人就会觉得，不如暂且将希腊和南斯拉夫放在一边，而迅速地在色雷斯集中全部攻击力量，以便对付土耳其。各方面的电报已经透露有这种可能。这样，土耳其由于无所作为，便面临兵力集中于一身的最大危险。无可怀疑，集结于色雷斯的大量土耳其军队，不久即将在混乱中被驱回察塔尔查［防线］和博

斯普鲁斯海峡，而南斯拉夫或希腊则没有任何义务或机会去用反击或延长战线的方法排除这种压力。

4．任何掌权的人将要发布的适当命令是：（1）如上所述，在外交上宣布联合一致，并要求不受干涉，（2）同时，将大部分土耳其军队撤至察塔尔查和亚洲海岸，仅在色雷斯驻扎强大的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这样一个坚定的、表示联合一致的政策，结合着妥善的战略性的撤退，就可防止德国在色雷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无需土耳其采取任何攻势，而且除非德国军队撤退，否则势必使他们在一条漫长的战线上陷入僵持局面，这条战线从察塔尔查防线起经鲁勃尔-纳斯脱战区直到塞尔维亚北部前线。即使这种局面，也难望在短期间内出现。但是，对于把速战速决看得特别重要的敌人来说，这是何等危险和不利的形势啊！如果能够办到的话，这的确符合于土耳其的真正利益，所以我们不管他们是如何冷淡，总该努力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土耳其最大的危险在于单独集结大军于色雷斯。

5．以上所述各点怎样和英国的利益趋于一致呢？如果德国不顾各方反对，竟对巴尔干进攻，我们就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兵力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它扬言绝不愿把战火蔓延到巴尔干，而且置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于不顾，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军队转移到包括的黎波里、西西里岛和意大利靴形半岛趾形地区在内的中地中海区域，发动强大的夏秋季攻势。我们应当用右手拿着坚固的盾牌去捍卫我们在中东的利益，而用左手在中地中海区域采取中等规模的猛烈行动。

6．如果在巴尔干半岛成立联合战线，德国便可能觉得，不如改弦更张，对俄国下手；考虑一下我们已接到许多关于德国在波兰集结军队并在瑞典与芬兰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的报告，德国要对俄国下手，难道不可能吗？

7．这些意见是否有用，请你考虑。

我也曾致电澳大利亚联邦代理总理法丁先生。

1941年3月30日

一个月以前，当我们决定派遣军队前往希腊时，这看上去好像是由一个位高而任重的人指挥的一项徒然无功的军事冒险行动。但是，星期四在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表明，我们对于整个巴尔干局势所采取的这项措施和其他措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的计划已被打

乱，而我们可能重新希望同土耳其成立巴尔干战线，其中包括来自四个有关国家的同盟军约七十个师。当然，事情还没有确定。但是即便是现在，也已显示出"光辉"［进军希腊的远征］的真正意义，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一项大规模计划的原动力。不论结局如何，自从我们采取这一决定后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已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推迟行动也可以使我们在希腊前线的军队得到充分集中，避免零打碎敲地作战。结局尚不可知，但是，战利品已有所增加，而危险则有所减少。我同孟席斯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希望能和你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

※　　※　　※

现已决定，艾登留在雅典同土耳其人联系，而让迪尔将军前往贝尔格莱德。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除非即时由所有有关国家成立共同战线，否则南斯拉夫的处境是无望的。但是，摆在南斯拉夫面前的，仍然存在前已述及的大好机会，那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乱七八糟的意大利军队的毫无防守力量的后方给予致命的一击。如果他们及时行动，便可能在军事上完成一件大事。虽然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北部受到蹂躏，却能够夺获大批军火与装备，从而使他们获得力量，以便在山区进行游击战，这是他们现在的唯一希望。这是了不起的一击，它将影响整个巴尔干的局面。在伦敦与我朝夕相处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第151页（原书。--译者）的插图表明我们认为实际可行的军事行动。

这时，迪尔将军已到达贝尔格莱德，我对他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1941年4月1日

种种具体情况表明，德国正在迅速地重新部署军队，以便进攻南斯拉夫。在对付德国方面争取到时间，意味着对付意大利方面失去时机。南斯拉夫应不顾一切，尽早集结充分兵力进攻意大利。他们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及时获得影响深远的初步成就和大量装备。

多年铸成的大错难以纠正于一朝。在普遍的振奋心情平息下来以后，贝尔格莱德的每一个人都觉察到，灾难与死亡即将临头，而且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高统帅部认为必须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派驻卫戍军，藉以维持一种虚假的内部团结。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动员他们的军队了。但是战略计划一点也没有。迪尔在贝尔格莱德只看到混乱与瘫痪。

"尽管我作了最大努力，"他在4月1日向艾登先生报告说，"我不能说服首相同意你在最近前来访问。他坦率地说，南斯拉夫主要由于顾虑对内部局势发生影响，所以决心不采取可能被认为是向德国挑战的任何行动。"这时，德国能调集的全部兵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猛扑过来。

4月4日，迪尔将军发来了关于他贝尔格莱德之行的详细报告，表明南斯拉夫的大臣们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是多么无动于衷。人们看到他们的情绪和外表，一定会认为，他们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作出对德和、战问题的决定哩。实际上，他们距离德军的大举进攻，只有七十二小时的时间了。迪尔写道：

贝尔格莱德访问之行的最后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失望，无论如何难以促使西莫维奇［将军］签订任何协定。虽然如此，我却为南斯拉夫领袖们的反抗精神所感动：如果南斯拉夫受到攻击或德国进攻萨洛尼卡，他们便要挺身而战。今日举行的参谋人员会谈将在交换意见方面产生有益的结果，而且，我希望，这也同样有助于双方在应付种种意外事件的妥善计划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些计划对双方都没有拘束力，但是届时南斯拉夫准备付诸实施，这是有相当希望的。

事实上，西莫维奇虽然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领袖，却绝不是一位独裁者。他负有使内阁团结一致的艰巨任务，因此不敢向他们建议同我们订立任何形式的协定。而且，如不知照内阁并获得内阁的同意，他也不敢实行这类协定。但是，他和那位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陆军大臣伊利茨似乎都有作战的决心。……

南斯拉夫的军队还没有作好作战的准备，所以西莫维奇想要争取到一段时间以完成军队的动员和集结。出于内部政治的原因，他不能先启战端，而必须等待德军发动。他期望德军自保加利亚进攻南斯拉夫南部，而暂时置希腊于不顾。

……南斯拉夫人将在阿尔巴尼亚进行配合，但是即使在那里，在德国攻击他们或侵犯他们的重要利益以前，南斯拉夫军队也不首先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我发出以下的呼吁：

首相致西莫维奇将军1941年4月4日

我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德国正迅速地集结大批地面部队和空军向贵国推进。据我驻在法国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德国正在调动大批空军。据我非洲陆军情报处的情报，德军已从的黎波里撤退轰炸机。我不能理解关于你们正在争取时间的说法。获得胜利与安全的唯一良策，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取得先发制人的决定性胜利，并收集落到你们手中的大量装备。

等到你们的总参谋部所报告的那四个正在蒂罗尔区登车的德国山地师抵达阿尔巴尼亚之后，你们将遇到和士气消沉的意军后卫迥然不相同的抵抗。这是我初次荣幸地致电阁下，我衷心地为贵国政府的成就、为其命运系于你的领导的这个英勇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　　※　　※

现在我们应当记述一下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容许它的谋划掺入一点感情成分的唯一事例。

贝尔格莱德的民族运动是自发性的起义，同人数既少而又非法、但为苏联所扶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活动完全无关。

斯大林在等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决定作出一点姿态。他的官员正同南斯拉夫派驻莫斯科的公使加弗里罗维奇先生，以及革命后从贝尔格莱德派去的一个使团，进行谈判。谈判没有什么进展。在4月5日到6日的夜间，这些南斯拉夫人突然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接待他们的是斯大林本人，他交给他们一份业经拟妥、等待签字的条约。签字手续迅速地完成了。俄国同意尊重"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当它受到攻击时，俄国将采取"基于友好关系的"亲善态度。这总算是一副友好的姿态。加弗里罗维奇独自留下同斯大林讨论军需品的供应问题，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他们的谈话结束时，德军已开始进攻了。

※　　※　　※

4月6日晨，德国轰炸机出现于贝尔格莱德的上空。它们从罗马尼亚被占领的飞机场轮番起飞，对南斯拉夫首都进行系统的空袭达三日之久。它们擦着屋顶飞过，不怕遇到抵抗，残酷无情地炸毁了这个城市。这就是称之谓"惩罚"的作战计划。当4月8日终于恢复平静时，贝尔格莱德有一万七千多市民死于街头或瓦砾堆中。一场硝烟弥漫、火

光烛天的恶梦过去后，从动物园的被炸毁的笼子中跑出了惊慌万状的动物。一只受伤的鹳鸟一跛一跛地走过烟火正浓的那家最大的旅馆。一只茫然凝视、莫明所以的熊，迈着缓慢而笨重的步伐，蹒跚地经过这个地狱般的场所走向多瑙河。它并不是仅有的一只茫然不知所以的熊。

"惩罚"作战计划已经完成了。

第十章　日本特使

从远东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增援香港问题--日本大使馆中的纷扰--我于2月15日和20日致总统的电报--2月24日日本大使来访--3月4日又来访--德国担心日本陷入同美国的纠纷--东京的三项决定--松冈洋右的使命--他于3月27日会见里宾特洛甫--又会见希特勒--"精神上的共产主义"--我于4月2日致松冈洋右函--他访问罗马--在莫斯科的逗留--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斯大林的殷勤--近卫文磨公爵愿同美国达成谅解--松冈洋右给我的复函--日本内阁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松冈洋右辞职--日本希望获得解决办法--三个老谋深算的帝国的失算。

新年伊始，从远东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日本海军在印度支那南部沿海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据称，日本军舰已出现在西贡港和暹罗湾。1月31日，日本政府为维希法国与暹罗之间进行调停已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谣言四起，都说这次东南亚边界纠纷的解决将是日本参战的序幕。这时德国也正在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它进攻新加坡以打击英国。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受审时说道，"我设法怂恿日本进攻新加坡，是因为无法同英国媾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军事措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总之，元首指示我，要千方百计通过外交途径削弱英国的地位，从而达到媾和的目的。我们相信，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让日本进攻英国在东亚的据点。"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十编，第200页。

※　　※　　※

约在此时，我驻远东总司令接连来电，催促增援香港。我不赞同他的意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1月7日

这完全错误。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要守住或驰援香港，是毫无希望的。增加我们势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当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在那里发生的任何纠纷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上消耗我们的实力。日本要对英帝国宣战，谅必酝酿已久，因此无论香港有

两个营，还是有六个营，并不影响日本的抉择。我宁愿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更少些，但是抽调任何一部分军队必然引人注目，造成危险。

以后当可见到，我自己没有坚持这一主张，派去了两个加拿大营作为增援部队。

※　　※　　※

在2月的第二个星期中，我觉察到，在伦敦的日本大使馆和日侨居住区中有骚动不安的情形。他们显然非常兴奋，并且无所顾忌地互相谈论。在这几天里我们察言观色，探听消息。我接到各种报告，这些报告的确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已接到本国政府的通知，要他们毫不延迟地摒挡行装。在通常是十分沉默的人中发生这样骚动，这使我感觉到日本可能很快便要突然对我采取战争行动了。因此，我认为最好把我的顾虑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2月15日

许多蛛丝马迹似可表明，日本准备在今后数星期或数月内对我们作战，或制造某种事件迫使我们对它作战。我个人不相信，这是用以掩饰日本侵略暹罗和印度支那的一种神经战。但是，我认为，我应该让你了解，如果日本海军力量袭击我们的话，我们势将面临我们海军的能力无法应付的局面。

我个人并不认为日本会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围攻新加坡，但日本肯定要占领他们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及其附近的任何战略地点和油田，从而为日后对新加坡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造成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也会袭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港口和海岸，使已经把所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派住中东去的那些自治领极其不安。但是，我所最担心的攻击，是可能包括战斗巡洋舰在内的袭击舰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我们贸易航线与交通线上所进行的袭击。我们可以不顾在其他方面引起的灾难，派遣几艘威力强大的军舰到这些辽阔的洋面上来，但是一切贸易将不得不藉运输船队来进行，那样一来贸易活动就只能稀稀拉拉地进行了。这不仅对我国整个战时经济将增添极大的限制和混乱，而且也将使我们原来计划从澳大利亚与印度抽调力量，来加强中东部队的所有增援工作，陷于停顿。对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任何大举进攻的威胁，当然要迫使我们从东地中海撤退我们的舰队，以致可能为那一区域带来军事上的灾祸，而且土耳其也势必采取通融办法，为了德国贸

易与石油供应而重新开放黑海。因此，总统先生，你可以看出，日本只要派遣战斗巡洋舰和十二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到东方洋面，便会大大地削弱我们的作战活动。而且，日本如对南太平洋那两个澳洲民主国家进行严重的侵略威胁，那么我们的力量就要受到更大的削弱了。

有人认为，照日本现在的心情看来，它将毫不迟疑地寻衅或企图对大不列颠和美国同时作战。据我个人的看法，它肯定占不了上风，但是没有人敢断言。凡是你能使日本害怕同时对两国作战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消除这种危险。但是，如果日本将矛头指向我国，而我们又是孤军作战，那么后果的严重性就恐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在伦敦的日本人的骚动，开始时突如其来，旋即遽然而止。他们再度恢复了沉默以及东方人的拘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2月20日

我已获悉关于日本的较好的消息。显然，松冈洋右将于最近访问柏林、罗马和莫斯科。这很可能是用来掩饰暂不对大不列颠采取行动的一种外交伎俩。如果日本推迟了原来像是一触即发的进攻，这多半是出于畏惧美国。越利用这种畏惧心理越好，但是，我完全明了，你在我们希望所在的［租借］法案通过以前所遇到的困难。我上次在"私人密电"中所作的关于我国海军由于日本进攻大不列颠将受到如何影响的估计，在一切情形下都有效。

※　　※　　※

2月24日，日本大使重光葵先生前来见我。当时留有会谈记录。

我详细叙述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自从1902年英日同盟以来我本人对日本的感情，以及我们大家在此间所抱的不使两国关系破裂的强烈愿望。日本不能期望我们以赞同的态度来看待它正在中国所进行的活动。但是，我们保持了一种正确的中立态度，而且这种中立与我们过去帮助日本对俄国作战时所表现的确实大不相同。我们丝毫没有进攻日本的意图，而且除了希望它繁荣与和平以外，没有其他愿望。我并且说，如果它在已经忙于和中国作战的这个阶段，又同大不列颠和美国作战，那将是十分遗憾的。

大使说，日本没有进攻我们或美国的意图，并且不愿卷进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战争之中。他们没有袭击新加坡或澳大利亚的企图。他

并且一再重复，他们并不打算在荷属东印度获得一个立足点或进行侵略。他说，日本唯一愤愤不平的事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这是在鼓励中国而增加日本的困难。……我觉得必须提醒他，他们曾同轴心国家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而这事当然一直使我耿耿于怀。人们难以相信，对德国如此有利而对日本则如此无利的条约不包括一些秘密条款。而且，无论如何，日本已经使我们怀疑，在发生某种不测事件时，它将如何解释这一条约。大使说，他们曾经在当时已作了解释，而且，他们的目的是缩小冲突，等等。我告诉他，签订轴心国条约是日本的一个极大错误。危害日美关系的事莫过于此，而且使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的原因也莫过于此。

然后，我重申我的友好保证。他的态度始终是非常友好、和解的，我们当然知道他在这些问题上所站的立场。

3月4日--在重光葵先生谅必已经向东京报告了会谈经过以后--我在一项备忘录中记述了他的第二次访问。

今日，日本大使来访，以动听的辞令说明日本不愿卷入战争，不愿同大不列颠决裂的强烈愿望。他把三国同盟条约说成是维持和平的条约，并说这只是出于日本要求缩小冲突的愿望。我明确地向他提出这一问题：该条约是否授予日本以解释任何特定局势的充分权利，并问他这个条约曾否规定日本有参战的义务。他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他实际上已默认了。我诚恳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保证，并托他向日本外相转达我的谢意。我想，除非等到它确知我们将战败的时候，它是不至于向我们进攻的。我很怀疑，如果美国同我们联合起来，它是否肯加入轴心国一边作战。它要这样做，那确实是很愚蠢的。如果美国不和我们联合的话，它参战还算较有道理。

基于大不相同的理由，这也是德国人的看法。德国和日本都急于夺取和瓜分英帝国，但是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走向这个目标。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日本应该用兵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而不必顾虑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和部署于其侧翼的主力舰队。在2月和3月内，他们一直在催促日本政府立即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而不必担心美国。希特勒在许多问题上一忍再忍，这才没有激起美国参战。我们的确见到，他容忍了多少美国的行动，而其中任何一个行动都足以构成战端的充分理由。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最渴望的就是由日本进攻他们称之

为"英格兰"的国家--这个名称一直萦绕于脑际--而无论如何要让自己不卷入同美国的纠纷中。他们对东京保证，如果日本大举进攻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美国将不敢有所行动。日本海陆军将领绝不相信这种推论，或者说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据他们的看法，除非事先袭击美国的基地，或者同美国在外交上获得解决办法，便谈不到在东南亚发动军事行动。

这时，在日本复杂政局的幕后，似乎出现了三项决策。第一，派遣外相松冈洋右亲身前往欧洲考察德国控制欧洲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德国进攻英国之举究竟在何时开始。英国的武装力量是不是一直牵制在海上防御方面，以致当日本一旦进攻它的东方属地时无力派遣增援部队。虽然松冈曾在美国留学，但是他却极端反美。他对纳粹运动和作战中的德国的威力不胜钦佩。他已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了。也许有时他已意识到自己在日本也扮演类似的角色。第二，日本政府决定他们的海、陆军军部放手策划对美国珍珠港基地以及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与马来亚的军事行动。第三，派遣野村海军上将这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到华盛顿去探索同美国在太平洋取得全面解决的机会。这不但可以作为一种伪装，而且也许可以导致和平解决。因此，日本内阁中互相对立的意见便趋于一致了。

※　　※　　※

松冈于3月12日衔命启程。他在25日路过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会谈两小时，并告诉德国大使舒伦堡，他一定亲自向里宾特洛甫叙述会谈的详情。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缴获文件彻底暴露了松冈的使命和德国人的整个心情和想法。3月27日，这位日本特使在柏林以一个志同道合者的身分，受到里宾特洛甫的热诚欢迎。这个德国外交部长大肆夸耀他的国家的威力。他说：

德国已经到了对英作战的最后阶段。去年冬季，元首便已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因此德国今日足可在任何地方对付英国。元首掌握的军事力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德国拥有二百四十个战斗师，其中有一百八十六个是头等的突击师，二十四个是装甲师。德国空军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采用了新型飞机，因此它在这一领域中不但堪与英美匹敌，而且肯定地比它们优越。

在战争爆发时，德国海军只拥有数量较少的战列舰。但是新建的战列舰业已竣工，因此最后一艘不久就可以投入现役。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一样，这一次德国海军并不是停留在港口内，而是从开战的第一日起就用来对付敌人。松冈可能从过去几个星期的报告中获悉，大型的德国战列舰曾经非常成功地截断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供应线。①

①指"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于2月及3月突入大西洋展开袭击活动。

直到现在，使用的潜艇数目还很少。在每一次，至多只有八九艘潜艇用来对付敌人。虽然如此，这样少数的潜艇在空军的配合下，在1月和2月间每月就击沉敌人船舶七十五万吨，而且德国随时都可以对此提供确实的证明。再说，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英国由于流动水雷和磁性水雷而蒙受的巨大额外损失在内。到4月初，潜艇的数目将增加八倍至十倍，因此届时将有六十艘到八十艘潜艇继续不断地用来对付敌人。

元首已采用这样的战术：最初只要少数的潜艇，而用其余的潜艇为一支较大的潜艇舰队训练必要的人员，以便随后给予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可以预期，将来德国潜艇击沉的船舶吨数，要大大地超过现在已被击沉的数字。在这种情形下，单是潜艇就可以算作是绝对致命的手段了。

在欧洲大陆上，除了留在希腊的少数英军外，德国实际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敌人。德国将击败英国在欧洲登陆或在欧陆固守的任何企图。因此，它不能容忍英国留在希腊。希腊问题固属次要，但是，借助于对希腊的进军--这或者是必要的--可获得东地中海区域的主要据点，以备进一步作战之用。

在非洲，意大利在最近几个月内运气不佳，因为那里的意大利军队不熟谙现代坦克战术，并在反坦克防御方面没有准备，因此英国的装甲师就比较容易地攻下了那些不甚重要的意军据点。现已完全堵塞了英军任何继续前进的道路。元首已经派遣最能干的德国军官之一，隆美尔将军，统率着充足的德军前往的黎波里。我们曾希望韦维尔将军发动进攻，可惜这未成事实。英军曾经在一个前哨据点同德军遭遇，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是以后就放弃任何继续进攻的主意了。如果他们偶然企图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发动另一次进攻，他们

将会全军覆没。在这里，敌我优劣之势也将有逆转的一日，英军即将绝迹于北非，甚至溃逃时比开来时还要快。

在地中海方面，德国空军两个月来成绩斐然，使顽强坚持航行的英国船舶遭到严重的损失。苏伊士运河曾经长期被堵塞，而且还要堵塞下去。英国要在地中海坚持下去，已经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

那么，如果我们总结欧洲的军事局势，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军事范围内，轴心国已完全控制了欧洲大陆。在德国的指挥之下，有一支几乎是完全备而不用的庞大军队，可以在元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刻与任何地点使用。

里宾特洛甫谈过军事局势，又谈政治局势，他说：

他可以机密地告诉松冈，目前同俄国的关系确实是适当的，但也算不得十分友好。当莫洛托夫前来访问时，我们曾建议俄国参加三国同盟条约，后来俄国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其中包括：德国牺牲其在芬兰的利益，允许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设立基地，以及［苏联］对巴尔干各国、特别是保加利亚的局势的强大影响。元首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德国不能永久赞助俄国这样的政策。德国为了它自己的经济，最需要巴尔干半岛，所以不愿让它受到俄国的支配。为了这一原因，德国已向罗马尼亚提出一个保证。特别是由于最后这个行动，俄国人感到很不满意。德国又不得不同保加利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有利的据点，以便从那里将英国人逐出希腊。德国不得不决定采取这种方针，因为否则就无法进行这一战役。这也是俄国大不中意的事。

在这些情形下，同俄国的关系外表上是正常的、适当的，但是，俄国人曾经在相当时期内一遇机会便对德国表现出不友好态度。在过去几日内对土耳其发表的声明就是其中的一例。德国清楚地觉察到，自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俄国和英国就一直在暗中、甚至相当公开地建立联系。德国正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动向。

里宾特洛甫接着说道：

他私人认识斯大林，认为他无意冒险；但是，这也难以肯定。德国在东欧的军队已随时待机而动。·如·果·俄·国·有·朝·一·日·采·取·可·以·被·解·释·为·威·胁·德·国·的·立·场，·元·首·将·摧·毁·俄·国。·德·国·确·信，·

对·俄·作·战·的·结·果，·将·是·德·国·武·力·的·绝·对·胜·利·和·俄·国·军·队·与·俄·国·国·家·的·全·部·毁·灭。·元·首·深·信，·如·对·苏·联·采·取·行·动，·在·几·个·月·之·内·将·不·复·有·俄·国·这·个·大·国·的·存·在。无论如何，元首并不是仅仅指望同俄国订立的条约，而首先是依赖他的国防军。

苏联不顾一切反对的抗议，仍然继续在国外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一点也不容我们忽视。它不但试图在德国而且也试图在法国、荷兰与比利时的被占领区继续进行其误人的宣传活动。这种宣传对于德国当然不足以构成危险。但是，它在其他国家中引起些什么样的不幸后果，松冈是很清楚的。德国外交部长举出了波罗的海国家为例，现在，这些国家在被俄国占领一年后，所有知识分子已被消灭，到处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情景。德国正在戒备，它绝不会忍受俄国的任何危害。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德国为了对英国进行最后一场战斗，必须保卫它的后方。因此，德国对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如有朝一日认为它是严重的话，便绝不容忍。德国要尽速征服英国，它不愿任何事情阻碍这项活动。

这就是德国外交部长在这样的场合所使用的郑重字眼，所以松冈绝不能抱怨说，他当时不洞悉内情。里宾特洛甫随后又重申：

轴心国家已经肯定地取得胜利了。无论如何，它已经没有战败的可能了。英国承认战败，现在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究在何时，他当然不能预言。可能很快。这要看今后三四个月内事态的发展，但是，英国在本年内投降却是极其可能的事。

最后，他谈到美国。

无可置疑，如果不是罗斯福一直给予丘吉尔以新希望的话，英国早就要放弃作战了。罗斯福的意图究竟何在，这是很难说的。美国对英国的军火援助要真正见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美国运到的飞机的质量也是成问题的。一个远离战争的国家不可能出产最优秀的飞机。德国飞行员把截至目前所遇到的敌机称之为"废物"。

他说，三国同盟条约首要的目的是威慑美国，使之不敢参战。新秩序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它是日本的敌人，也同样是轴心国的敌人。

里宾特洛甫接着说道，元首经过仔细的考虑后认为，如果日本决定尽快地积极参加对英作战，这将是有利的。譬如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新加坡，将成为迅速毁灭英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在目前对英国的作战中，日本做到给新加坡以决定性的一击，那么罗斯福就要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了。如果他对日本宣战，他就必须预料到，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利于日本。他在使美国的威望蒙受如此严重的损失以前，或许要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思考。在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征服新加坡，将在东亚的那一区域内获得绝对优势的地位。它这才货真价实地做到"快刀斩乱麻"。

※　　※　　※

午餐以后，希特勒接见松冈。元首用他自己的话详述德国在军事上的胜利。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已有波兰六十个师、挪威六个师、荷兰十八个师、比利时二十二个师和法国一百三十八个师，以及英国十二三个师被逐出欧洲大陆。对抗轴心国的意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希特勒接着谈到英国船舶吨位的损失。真正的潜艇战刚刚才开始。在本月及未来的几个月中，英国船舶损失的程度将远远地超过它现在的损失率。在空中，尽管英国人屡屡声称取得成就，德国已掌握绝对的优势。德国空军在未来几个月中的空袭实际上将大大地增强。德国实施封锁的功效，已使英国粮食的配给比在德国还要严格。同时，战争将要继续下去，准备对英国作最后的一击。

松冈倾听着希特勒的高谈阔论。他对德国元首的以诚相待表示谢意。他说，他大体上同意希特勒的看法。在日本，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有些知识界的人士只有一位强有力的人才能驾驭得了。如果日本感觉到，如不采取果断行动，就会失却千年一遇的机会的话，它肯定会采取果断行动的。他曾经向日本皇族的两位亲王解释过，准备工作总是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的，必须冒险。日本早晚是要进攻的。日本的那些犹豫不决的政治家们总是拖延不决，并且多多少少是按照亲英或亲美的态度行事。就他个人而言，他希望尽快进攻。可惜他并不控制日本，但是他要说服那些能左右局势的人赞同他的见解。他总有一天会成功，但是，在目前的这样情况下，他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保证它将采取行动。他回国后将密切注意这些问题。他不能承担具体的义务，但是他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这些是很重要的保留。

然后，他提到路过莫斯科时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形。最初，他只想对莫洛托夫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但是俄国政府提议他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会见。把必要的翻译时间计算在内，他同莫洛托夫谈了或许有十分钟，同斯大林谈了二十五分钟。他对斯大林说，日本人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共产主义。这种日本式的精神上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被西方产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推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日本极其剧烈，但是为恢复旧理想而奋斗的人深信，最后他们必将获得胜利。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极力阻挠建立"新秩序"的代表。他曾告诉斯大林说，在英帝国崩溃以后，日俄之间的分歧即将消除。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日本、德国与苏俄的共同敌人。斯大林思索了一番后说道，苏俄从来没有和大不列颠融洽相处，而且也永远不会融洽相处。

※　　※　　※

柏林会谈于3月28日和29日继续进行，而没有改变其重要的特征：第一，德国人力图说服日本进攻英帝国；第二，他们承认同俄国的关系是不可靠的；第三，他们坦白地说，希特勒热切希望避免同美国冲突。

关于德国是否仍同以前一样要在不列颠登陆，和现在如何看德苏关系这两项重要问题，松冈都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

他曾提出这一问题：当他归国路过莫斯科时，是应该稍稍触及政治问题呢，还是更深入地谈论，里宾特洛甫通过他的翻译员回答说，"你最好把你的访问看作只是一种礼节。"①

①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301页。

※　　※　　※

当然，我不知道柏林秘密谈判的实质或性质，但是，却深深地感觉到它的重要性。这时，日本大使奉松冈之召前往欧洲大陆同他会晤，我想，我应托他把一些相反的意见带交他的首长。如果重光先生对英国和美国心怀敌意，并且致力于对我们作战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擅长欺骗的人；他以彬彬有礼的姿态接受了替我带信的任务。结果，他没有成行，于是，我把那封信用电报发给我驻莫斯科的大使，以便在松冈先生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归国时交给他。

丘吉尔先生致松冈洋右先生 1941年4月2日

我冒昧地提出几个在我看来值得日本帝国政府与人民注意的问题。

1．德国既无制海权，也不能在白昼控制英国的上空，难道它能在1941年春季、夏季或秋季进攻或征服大不列颠？德国是否会作这样的尝试？等待这些问题水落石出以后再说，难道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2．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把它们的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生产的情况下，德国对英国船舶的袭击，能否猛烈到足以阻止美援抵达英国海岸的程度？

3．日本参加三国同盟条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美国参战的可能性？

4．如果美国加入大不列颠一边作战，而日本则站在轴心国一边，这两个英语国家的海军优势，难道不足以使它们先行收拾欧洲的轴心国家，而后倾注其联合力量对付日本？

5．对德国来说，意大利是一支力量，还是一个负担？意大利舰队的威力是否名副其实？它的虚名是否还像以前那么大？

6．在1941年末以前，英国空军的力量是否会超过德国？在1942年末以前，是否会大大超过？

7．随着岁月的推移，被德国军队和秘密警察压制着的许多国家，是越来越喜欢德国人，还是越来越不喜欢他们？

8．1941年，美国的钢产量将达到七千五百万吨，大不列颠的钢产量约可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吨，总计将近九千万吨，这是否确实？如果德国像上次大战一样战败，日本的七百万吨钢产量，难道足以供单独作战之用？

日本可以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得出避免一场严重灾难并大大改进其与西方两大海军强国关系的论断。

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是相当愉快的，现在我也不在乎这封信写得像样不像样。

※　　※　　※

这时，松冈前往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和教皇。他回到柏林后，于4月4日会见希特勒，德国保存的关于他当时对希特勒所讲的话的记录，现在在我们手中。他说，墨索里尼曾对他谈起希腊、南斯拉夫和

北非的战况以及意大利方面在这些战役中的任务。他最后谈到苏俄和美国。"领袖"说，一个人对于他的敌人的重要性必须具有清楚的概念。头号敌人是美国，而苏俄只能居于第二位。"领袖"用这样的见解使他认识到：对于头号敌人美国，必须小心提防，却不应触犯。另一方面，一个人对一切不测应有万全的准备。松冈同意于这种想法。

※　　※　　※

松冈在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归国以前，曾在莫斯科逗留一星期。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得到的关于这些谈话的唯一记述，是来自德国大使舒伦堡，当然他所了解到的，仅限于俄国人和日本人愿意让他知道的事情。看来，关于德国威力的一切陈述，无论是事实还是夸张，都没有使这位日本特使信服。德国的领袖们对于同美国的冲突所持的谨慎态度，在松冈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暗影。同时，他也从里宾特洛甫的措辞中觉察到德苏之间越来越险恶、越来越加深的裂痕。关于这方面情况，他向他的新东道主到底谈了多少，我们难以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松冈站在特殊有利的地位观察了形势，并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那里接到我用电报发出的那封包含许多问句的信以后，似乎觉得自己对莫洛托夫要比对里宾特洛甫亲近些。在这个列强的盛衰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德国所要求日本的是，采取一发而不可收回的步骤去对英国宣战，因而可能对英语世界宣战。而俄国则仅要求它别造次，等着瞧。显然，松冈不相信英国已经完了。他不能确定德俄之间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他无意使他的国家采取断然的行动，或者说，他也没有权力这样做。他很愿意订立一项中立条约，这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让难以预测的事变自己露出眉目，因为它们不久一定会露出眉目的。

因此，4月13日当松冈在莫斯科访问舒伦堡向他告别时，他以很不得体的谨严口吻提到，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在最后一刻谈定了，并且"很有可能在今日下午当地时间2时签字"。双方在有争议的萨哈林岛问题上都作了让步。他向德国大使保证说，这项新条约并不影响三国同盟条约。他又说，英美新闻记者曾经报道他的莫斯科之行已经完全失败，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不能不对英国和美国发生影响。

关于松冈离苏返日时，斯大林在火车站安排的团结友爱气氛，舒伦堡曾作了记录。由于鸣放礼炮和举行仪式，火车耽搁了一小时，显然，这是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现了，他们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向松冈和其他日本人致意，并祝他们一路愉快。然后，斯大林当众寻找德国大使。"他一找到我，"舒伦堡说，"就走上来搂住我的肩膀。'我们一定要继续友好。现在你应尽一切力量去达到这个目的。'"随后，斯大林转向德国陆军武官，他在认准了是武官本人以后对他说道，"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你们的朋友。"舒伦堡又说，"斯大林无疑地是故意同克雷布斯上校和我打招呼的，他有意借此吸引许多在场的人的注意。"

这类拥抱完全是故作姿态。斯大林从他自己接到的报告中，一定已知道德国军队在俄国整个边境的大规模部署；这时，英国情报人员已经开始观察到这种情形了。这只不过是希特勒对俄国发动可怕的袭击之前十个星期的事情。如果不是受到希腊和南斯拉夫战争的拖延的话，那只是五个星期之前的事情。

※　　※　　※

松冈于4月底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回到了东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到机场迎接。近卫告诉他说，就在当日，日本曾考虑就太平洋区域同美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这是同松冈的主见背道而驰的。他虽满腹狐疑，但就大体来说，仍然是一个相信德国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在三国同盟条约和同俄国缔结中立条约的声势的支持下，他看不出有同美国妥协的特殊必要，他认为美国绝不会在大西洋对德同时又在太平洋对日作战。因此，这位外相发现，政府人士的心情同他自己的心情大异其趣。尽管他激烈反对，日本决意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并且还要瞒着德国。5月4日，松冈亲自把美国送交日本的关于由美国从调停日中纠纷着手，而达到太平洋问题全面解决的照会文本，告知德国大使。这项提议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要求日本先从中国撤兵。

※　　※　　※

松冈在莫斯科收到我的信，他回国时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写了一封空洞的复函，在抵达东京后发出。

松冈先生致温斯顿·丘吉尔先生1941年4月22日

阁下，我刚从旅途中归来。我愿急速通知阁下，我已经收到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本月12日晚间在莫斯科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据他说，这是寄给我的一封信的内容的抄本，原函日期为1941年4月2日，发自伦敦，该函现已寄往东京。

当我们的大使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同我会晤时，贵国政府曾竭力设法给与他以种种的便利，我愿对此表示谢意。当我获悉他不能成行时，我深以为憾。请阁下相信，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在不偏不倚地审查一切事实和非常谨慎地权衡它所面临的局势中的一切因素之后制定的，它始终坚持奋斗的目标，在于最后实现它称之为八纮一宇的理想境界这一伟大的民族目的和民族愿望；所谓八纮一宇，就是日本人对于普遍和平的概念，在这种普遍的和平中，任何民族、所有民族都不受征服、压迫和剥削。再者，我想无需告诉阁下，这一政策一经制定，即将毅然决然地但又极其慎重地贯彻执行，并照顾到形势变化的每一细节。

阁下的忠实仆人松冈洋右

※　　※　　※

松冈和他在日本政府中的同僚，不久就面临需要这样进行"不偏不倚的审查"的局面。6月28日，在希特勒侵俄之后一个星期，日本内阁和皇室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松冈发现他的地位已不可挽救地遭到削弱。他已经"失掉面子"，因为他事先不知道希特勒有进攻俄国的意图。他主张加入德方，但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极力反对。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折中政策。

决定扩充军备；并援用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款，该款规定本条约对俄无效。又决定秘密通知德国，日本将对"亚洲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战，并援引与俄国缔结的中立条约，作为不参与德苏战争的理由。在另一方面，又一致决定继续向南洋发展，并完成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这些决定是松冈所不赞同的。为了要游说人们赞成加入德方作战，他把他的一篇演说印成小册子，以便广为散发。日本政府禁止发行。7月16日，他便辞职了。

日本政府虽不打算追随德国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政策并不表现温和派在日本公共生活中得势。增强日本武装部队的工作正加紧进行，并且将要在印度支那南部设立基地。这是进攻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殖

民地的前奏。根据目前已得到的证据来看，日本政策的主持人认定，美国或英国是不至于对计划中的南进政策采取任何有力的对抗措施的。

因此，随着这场世界性戏剧继续演下去，我们便可看到，所有这三个老谋深算的帝国此刻是怎样铸成既有不利于它们的图谋，又危及它们的安全的错误。希特勒决意要对俄作战，这是造成他的毁灭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一直不知道或者低估了行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打击，致使俄国备尝艰苦。日本确实失去了实现它的美梦的大好机会--姑且认为它有过这种机会。

第十一章　沙漠侧翼。隆美尔。托卜鲁克

关系重大的沙漠侧翼--韦维尔的部署--他于3月2日对局势的估计--隆美尔于2月12日抵达的黎波里--他决心进攻--一位卓越的将领--阿盖拉是个门户--我们的实力不足--韦维尔和迪尔于3月17日亲自视察--我于3月26日致电韦维尔--他的复电--昔兰尼加的局势--隆美尔于3月31日进攻阿盖拉--我装甲部队的失败--我于4月2日发出的电报--德军兵力出人意外--撤出班加西--尼姆将军和奥康纳将军被俘--据守托卜鲁克的重要性--韦维尔的决定--德军获得制空权--我于4月14日发出的指示--我于4月16日致电总统--韦维尔的解释。

我们在巴尔干成立一条战线的所有努力，都是以确保在北非的沙漠侧翼为基础的。这一侧翼或许应该设在托卜鲁克，但是，韦维尔的迅速西进和班加西的攻克已使我们占领了昔兰尼加全境。这一区域的门户就是阿盖拉的海角一隅之地。在伦敦和开罗的有关当局一致认为，应不惜一切代价据守阿盖拉，这是超过所有其他军事行动的重要任务。意大利军队在昔兰尼加全军覆没，而敌人调集新军又必须跋涉漫长的路程，所有这一切都使韦维尔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可以用少量的军队据守这个重要的西翼，而以训练较差的军队去替换他那支久经战斗的部队。沙漠侧翼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所在，任何方面都无意使它为了希腊或巴尔干的任何事件而受到损失或威胁。

英国第七装甲师曾于2月底撤至埃及休整并重新装备。

这支赫赫有名的部队曾立过很大的战功。它的坦克曾跋涉很远的路程，大部分已不堪使用。它的兵员由于战斗和病伤，已经减少，但仍然拥有一个核心力量，其成员是最有经验、久经锻炼而且是惯于沙漠作战的战斗人员。像这样的人员，我们在别处是难以找到的。如果不保留这支无双的部队的核心力量，并从英国派遣训练有素、精力充沛而生气勃勃的官兵来补充它的实力，如果不把我们所能找到的最精良的新坦克或配件运送给他们，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只有这样，第七装甲师才能够继续存在并恢复其实力。

只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几个星期中曾作出重大决定--我便觉察到，第七装甲师已不是保护我重要沙漠侧翼的一个力量了。它的防务

已经由一个装甲旅和第二装甲师的支援部队所接替。第六澳大利亚师也已由第九澳大利亚师替换。所有这些新部队都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而且更糟糕的是，为了使即将开往希腊的几个师达到充分的编制标准，曾从这些部队抽走了许多装备和运输工具。这些部队痛感运输工具的不足，而且部队的部署和机动性也受到影响。由于再向前进遇到了给养上的困难，一个澳大利亚旅已退到托卜鲁克，那里还有一个已改为摩托化的印度骑兵旅，这支部队最近才编成，并且还在训练中。

※　　※　　※

这时，我情报人员的报告开始引起了三军参谋长的关心。

2月27日，他们向韦维尔发出一封电报，提出警告说："鉴于德国装甲部队和空军已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此间已在考虑埃及和昔兰尼加的防务问题。请简要电告你的意见。"针对这封电报发来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复电，其中包括下列内容：

1941年3月2日

最近的消息表明，近日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增援部队包括两个意大利步兵师、两个意大利摩托化炮兵团和估计至多为一个装甲旅团的德国装甲部队。还没有其他汽车运输队登陆的迹象，所以敌军一定是仍然缺乏运输工具。但是，最近的空中侦察发现，在的黎波里到锡尔特的公路上，机动车辆大量增加。

2．的黎波里距阿盖拉有四百七十一哩，距班加西有六百四十六哩。它们之间只有一条公路可通，并且在距的黎波里四百一十哩以上的线路上水源不足；这些因素，连同运输工具的缺乏，限制着敌人目前的威胁。敌人至多可能在三星期以内沿着这条海岸公路维持一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并且，如果他们调得到另外一个装甲旅的话，也可能同时运用这一装甲旅经由洪和马拉达两地越过沙漠袭击我们的侧翼。

3．敌人可能利用进攻性的巡逻在阿盖拉试探我们的兵力，如果发现我们力量虚弱，就前进至阿杰达比亚，以便将他们的前哨登陆地点再向前推进。我不认为他们会用这样的兵力试图夺回班加西。

4．敌人最后可能使用两个德国师去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支军队，连同一个或两个步兵师，是经过的黎波里地区所能提供的最大兵力。航运的危险、陆路的困难和酷暑的临近，都将使敌人难以在夏末以前发动这样的攻势。在海上对敌运输船队、在空中对的黎波里进行有效干扰，可能使这一时期拖延一阵。……

意大利空军对昔兰尼加的威胁在目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另一方面，德军在中地中海区域却站稳了。……德国伞兵部队可能降落在我们的交通线上，与装甲部队配合行动。

从敌人可能于最近发动的攻势的规模来看，我预计他们不至于利用伞兵，但是他们可能在以后大规模的攻势中利用伞兵配合作战。

※　　※　　※

但是这时有一位新人物跃登世界舞台，他是将在德国军事史占有一席地位的一名德国武士。埃尔温·隆美尔于1891年11月生于符腾堡省的海登海姆。他童年时代体质孱弱，在家读书读到九岁才转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他的父亲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1910年，他在符腾堡团中任见习军官。当他在但泽军官学校受训时，他的教官们说道，他身材虽小，但很强壮。他在智力方面并不出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转战于阿尔贡地区、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曾经两次受伤而获得最高级的铁十字勋章和战功勋章。在两次大战之间，他担任团级军官，并供职于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波兰战役中任元首行营的司令官，其后担任第十五军第七装甲师司令。这一个师的绰号叫"鬼怪"，是德军突破马斯河的先锋。英军于1940年5月21日在阿拉斯反攻时，他几乎被俘。之后，他统率着他的师经由拉巴西向利尔推进。如果这一次突击再多获得一点点成就，或者如果没有被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进行限制的话，便可能把包括蒙哥马利将军所指挥的第三师在内的大部分英军切断。他指挥的这一师是越过松姆河、沿着塞纳河直指鲁昂的尖兵，曾席卷法军左翼，而在圣梵勒利附近俘获大批英法军队。他这一师最先进抵英吉利海峡，而在我们最后的一批军队刚刚撤退后进入瑟堡，隆美尔在这里接受了该港与法国俘虏三万人的投降。

由于这许多战绩和功勋，他于1941年初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的司令。2月12日，他率同他的部下抵达的黎波里，协同他从前曾与之对垒从而建立了殊勋的那个盟国①作战。那时，意军的希望只求据守的黎波里塔尼亚，而隆美尔则负责指挥在意军司令统率下日益

扩充的德国分遣队。他立即争取进行攻势行动。4月初，意军总司令试图说服他，在未获得他的同意前，德国的非洲军团不得前进。这时，隆美尔抗议道，"作为一名德国将领，他必须按照形势的需要发布命令。"他宣称，因供应问题而提出任何保留都是"毫无道理的"。他要求并获得了行动的完全自由权。

①指意大利，隆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意大利作战。--译者

隆美尔在非洲战役中自始至终表现出是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特别擅长于在一次战役之后迅速整编，争取新的胜利。

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赌博家，善于掌握供应问题，而且藐视种种阻碍。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是放手让他去做，后来对他的成就感到惊愕，因此有意抑制他。他热心作战，一往无前，使我们受到严重的灾难。但是，他对于我1942年1月在下院对他的称赞是当之无愧的（这番话并不是没有引起公众的指责），当时，我提到他时说道，"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他也值得受我们的尊敬，因为尽管他是一名忠诚的德国军人，后来却憎恨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并且参与了1944年企图驱除这个狂徒与暴君以拯救德国的密谋。为此，他牺牲了生命。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进行的残酷战争中，侠义行为是没有地位的。大规模的无情屠杀和群众意向压倒了一切公平意见。我对隆美尔所表示的敬意，虽然曾被评判为不合时宜，但我仍不懊悔，也无意收回。

※　　※　　※

在伦敦，我们接受韦维尔3月2日发来的电报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阿盖拉隘路是全局的核心。如果敌人突破阿杰达比亚，那么班加西以及托卜鲁克以西的一切据点便都岌岌可危了。他们可以选择通往并越过班加西的那条良好的沿海公路，或者选择利用直通梅基利与托卜鲁克而把二百哩长、一百哩宽的沙漠突出部分切断的那些小路。我们曾于2月间采取后一路线，因而切断并俘获经由班加西撤退的数千意军。如果隆美尔也走这条沙漠路线，用同样的办法欺骗我们，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只要我们据守在阿盖拉的门户，敌人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来愚弄我们。那里有良好的地形，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布防，

部分原因在于托卜鲁克向外运输的任务过于紧张，而班加西的港口据鉴定还不能使用。

这一仗打得如何，不仅依靠是否熟悉地形，也要看是否熟悉沙漠作战的条件。我们以前的前进是十分迅速，我们的胜利是十分容易，十分彻底，以致我们在这一时期没有牢牢掌握这些战略要领。但是，如果我们在装甲和质量方面而不是在人数方面占有优势，加上空军力量势均力敌，那么即使失去那个门户，也还是能够使比较精锐、比较活跃的军队在一场沙漠的混战中获胜的。我们所作的安排却没有一项达到这些条件。我们在空军方面处于劣势，我们的装甲部队大感不足（理由将在以后说明），而托卜鲁克以西的军队，在训练与装备两方面也都不完善。

3月17日，韦维尔将军和迪尔将军到昔兰尼加，亲自进行视察。他们乘汽车经由安特拉特到阿盖拉，迪尔立即感觉到防卫阿盖拉与班加西之间大片沙漠地带的困难。他在3月18日从开罗发给国内帝国副总参谋长的一封电报中说道，显著的事实是：在阿盖拉与班加西以东的那些盐田之间的沙漠，一片空旷，很适宜于装甲车辆的行驶；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较强的装甲部队将获得胜利。步兵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当然，在这些辽阔的沙漠中，给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完全有利于守方。他说，韦维尔已经着手解决防守方面的困难问题了。

据说，这位帝国总参谋长曾在路上遇见莫斯黑德将军手下的澳大利亚参谋人员，他在同他们谈话时曾表示这样的意见：看来，军队要在最近"碰得头破血流"；又说"也不仅在这一处地方"。①后一种意见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不一致。

①科林斯少将著：《韦维尔勋爵》，第355页。

※　　※　　※

3月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德国军队正从的黎波里开往阿盖拉。韦维尔于3月20日报告说，敌军似乎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有限度的进攻，昔兰尼加边境的局势使他感到有些不安。如果我们的前哨部队被逐出他们现在的阵地，在班加西以南将没有阻挡敌军的适当据点，因为这一地区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但是，敌人由于后勤的问题，只能作一次有限度的进攻。

我发给他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3月26日

我们对德军迅速向阿盖拉进军当然是关心的。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只要不遇抵抗，就向前推进。我想你正等待着这只乌龟把头伸得长长的，然后把它一刀两断吧。我看很有必要让他们及早尝尝我军战斗力的味道。第七装甲师的情况如何？现在何地？务请把你的估计见告。我极端赞同你向史末资将军提出的关于从第一南非师中抽调一个旅的要求。必须竭力加速第二南非师的调遣。英国第五十师已于22日启程。

……

韦维尔立即复电如下：

1941年3月27日

还没有迹象表明在阿盖拉有大量德军；或许大部分是意军，德军不过稍微加强了些。

2．我必须承认，在攻克班加西以后，为了对希腊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我们在昔兰尼加是冒了相当大的危险的。那时我估计，可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军放在一边不动，而德军鉴于意大利海军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至冒险遣送大批装甲部队到非洲来。因此，我作出安排，只在昔兰尼加留少数装甲部队和一个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澳大利亚师。

3．当我们对希腊承担了义务以后，德军向的黎波里增援的证据就越来越多了，增援是和空袭马耳他岛同时进行的，意在阻止我们从马耳他岛轰炸的黎波里，我以前对这种轰炸曾抱有很大希望。德国空军对班加西的空袭，使我供应船只不能利用该港，这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4．结果，目前我在昔兰尼加的兵力甚为薄弱，而又无法获得最感需要的装甲部队的增援。第二装甲师的一个旅驻在昔兰尼加，另一个旅在希腊。第七装甲师正返回［开罗］，由于没有备用的坦克，所以依靠修理，很费时间。今后一两个月的形势令人焦虑，但是敌人也有其极为困难的问题。我确信，敌军的人数是大大地夸大了。不过，现在我不敢随意地大胆使用我的少数装甲部队。

现正着手采取步骤增援昔兰尼加。……我本身的主要困难是在运输方面。

他又补充了足以使我们想到他关心的是多方面问题的一番话：

我刚从克伦前线归来。攻克此地是印度师的卓越成就，他们尽管伤亡相当惨重，但兴高采烈。普拉特将尽快向阿斯马拉推进，而且我已经命令坎宁安从哈拉尔继续向亚的斯亚贝巴挺进，哈拉尔是在昨日投降的。

※　　※　　※

隆美尔于3月31日开始对阿盖拉进攻。尼姆将军奉到的命令是，在敌人进逼时，打一场拖延战，然后退到班加西附近，并应尽量持久地掩护该港。他还奉令在必要时在破坏该港后撤退。因此，我们在阿盖拉的装甲师--实际上只有一个装甲旅和该师的支援部队--在以后两天内缓缓地撤退了。在空军方面，敌人确实是强得多。意大利空军仍然是无足轻重，但是德国空军约有一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韦维尔将军于4月2日报告，昔兰尼加的前哨部队受到德国一个殖民地装甲师的袭击。"昨日，有几个前哨据点受到袭击和破坏。目前的损失虽还不算严重，但是装甲旅的车辆情形使尼姆非常担忧，损坏的车辆看来不少。至少在三四个星期之内我抽调不出装甲部队来，因此我提醒他，即使要撤退一大部分军队，甚至可能从班加西撤退，也要保存三个旅。"

我根据韦维尔将军以前的估计，仍然觉得敌人的潜在力量有限。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2日

看来极需切断德军对昔兰尼加的推进。使德军遭受任何挫折，将对我们的威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策略上的目的而放弃阵地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果真要从班加西撤退是使人极为难受的。我不明白，敌军在这条漫长而缺水的海岸公路上经过长途跋涉以后，怎能构成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而且我不认为敌军在进攻昔兰尼加以后还有多么强大的兵力。如果你能歼灭这一小股向你进攻的敌军，你便可在长期间内高枕无忧了。当然，如果敌人得以继续向前挺进，他们便要使你逐步丧失你的胜利成果。你身边有一个像奥康纳或克雷那样的人来应付这种边境问题吗?

4月2日，我们的第二装甲师的支援部队被敌军五十辆坦克逐出阿杰达比亚，而撤至其东北三十五哩的安特拉特境内。该师则奉命撤至班加西附近。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德军袭击下秩序紊乱，损失惨重。电讯最后说，"已下令破坏班加西的港口。"韦维尔将军于3日飞临前线，归来后报告说，装甲旅的大部分遭到占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已溃不成军。

这将使班加西以东及东北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左翼失去掩护。"他们的撤退或许是必要的。"他说，由于敌人在利比亚的兵力强大，第七澳大利亚师不能开往希腊，而必须调往西部沙漠。英国第六师仍未装备停当，必须留作后备。"这就要推迟对罗得岛的进攻。"于是，在一击之下，而且，几乎在一日之中，作为我们一切决定的基础的沙漠侧翼便崩溃了，并且大事削减了本来就力量薄弱的那支派往希腊的部队的力量。攻占罗得岛是我空军在爱琴海的作战计划的重要部分，现在也不能实现了。

从班加西撤退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那支支援部队被派往北部，以掩护第九澳大利亚师从4月初便已开始的撤退。同时，第三装甲旅将开往梅基利，以防止敌人试图阻挠撤退的任何行动，另外还从托卜鲁克调派印度摩托化骑兵旅的两个团驰往增援。

※　　※　　※

这一出乎预料的新形势使我坐卧不宁。我于同日致电仍在雅典的艾登先生。

首相致艾登先生1941年4月3日

已撤出班加西，形势严重，因为德军一经立足于那里的飞机场，便可能阻止我们利用托卜鲁克港。找出在战略和战术上切断敌军的方法。请告诉我，命令规定撤退到哪一据点。

第九澳大利亚师是怎样撤退的，撤退多远？请回忆一下，韦维尔在他3月2日的电报中曾提出许多有力的论点，表示深信他的西翼是安全可靠的。

2．远比失地重要的是具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和德军对阵，他们一上战场就足以把我们逐退数十哩。这可能在整个巴尔干和土耳其引起最恶劣的反响。务请返回开罗查明一切。我们迟早要和德国鬼子一战。应尽力订出调动部队的妥善计划，但无论如何要战斗。能否从

海上袭击他们的背后，以切断沿海公路？即使因此放弃对罗得岛的进攻，亦在所不惜。

艾登先生从开罗发来的复电：

1941年4月5日

迪尔和我今晚安全抵达开罗，已同韦维尔与特德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朗莫尔在苏丹，未参加。

我们一致得出的总结论是：德意军队在昔兰尼加的努力是德国在进攻巴尔干以前安排的一种主要牵制行动。这样的论断并不足以减少间接威胁埃及的严重性，因为预料敌人显然是要尽量利用他已取得的任何机会。不幸，德军初次出动就获得了预期以上的成就，并且正在乘胜前进……。

※　　※　　※

韦维尔的前线之行是要让奥康纳接任司令的职务。这位军官当时尚未恢复健康，他向总司令表示，在战争中途，最好不要真地接替尼姆的司令职务，而是用他对于当地的专门知识从旁协助。韦维尔同意了。这次商定的办法未得顺利实行，或者说，没有实行多久。6日夜间，我大批军队从班加西撤退。第九澳大利亚师正沿着海岸公路向东撤退。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尼姆将军偕同奥康纳将军乘坐一辆汽车，未带任何护卫，从一条小路驶去。在黑暗中，他们突然被截住，一队德国巡逻兵从车窗伸进手枪对着他们；这时，他们除了个人投降以外别无办法。尼姆曾获得维多利亚勋章，奥康纳从各方面来说是我们的最有经验和最有成就的沙漠地区司令官；我们损失了这两位英勇的陆军中将，不胜悲痛。

4月6日下午，韦维尔、艾登、迪尔、朗莫尔和坎宁安在开罗举行会议，会上讨论了在哪里据守的问题。韦维尔决定在可能范围内据守托卜鲁克，并按照他个人素日行动敏捷的习惯，于8日晨同澳大利亚的莱维拉克将军一起飞往该地；他把莱维拉克留下暂时充任司令官。艾登和迪尔启程返国，而战时内阁则正等待着他们满载在雅典和开罗搜集的情况归来。

据韦维尔报告，第九澳大利亚师的撤退似乎未遇到阻碍，但不得不把二千四百名意大利俘虏留在巴尔卡。不过，他于同日又电称，西部沙漠的局势已经大大恶化。敌军已从沙漠路线向梅基利进发。第二

装甲师由于机件损坏和遭受空袭，又损失了一些车辆。第三装甲旅简直没有作战能力。

这时，我给韦维尔将军发去以下电报：

1941年4月7日

托卜鲁克有意大利军队筑起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你肯定能够据守，至少要守到--或除非是--敌人派来强大的炮队时为止。敌军能够在几个星期内做到这一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敌军要想拿下托卜鲁克并向埃及挺进，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能够从海上增援，并威胁他们的交通线。

因此托卜鲁克似乎是应死守而绝不作撤退之想的一个地方。

希将你的意见告知。

韦维尔于4月8日飞往托卜鲁克，并下令保卫这一要塞。

黄昏时分，他动身返回开罗。途中飞机引擎损坏，他们被迫在黑暗中着陆。飞机撞毁，他们步出飞机，站在空旷的沙漠上，不知身在何处。这位总司令决定将他的秘密文件焚毁。他们等了好久看见一辆车上的灯光。万幸，这原来是一队英国巡逻兵，他们走近时声势逼人。在开罗的人员因韦维尔失踪，在这六小时中一直惶恐不安，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位总司令回到开罗后立即复电。他在详述部队的情况后说："虽然敌军经过初步行动已经困顿不堪，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多长的喘息时间，我仍然很是焦虑。托卜鲁克并不是一个好守之地；其后方的漫长的交通线几乎毫无掩护，而且交通混乱。"

由于这封电报的最末一句话似乎并未说清是否据守托卜鲁克的问题，于是，我同三军参谋长秘密会商后，草拟了以下的电报：

首相及参谋长委员会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10日

我们在等待你对战局的全面估计。在此期间，你也应当知道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此间认为，如不经过长期抵抗就放弃托卜鲁克要塞，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一条安全的海上交通线。敌人的防线是漫长的，而且如果得不到从容布置的时间，也一定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守住托卜鲁克，即使守军只有少数可以袭击敌军交通线的装甲车辆，那么敌人要敢越过托卜鲁克，就只有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如果你

放弃托卜鲁克，并跋涉二百六十哩而退至马特鲁港，你自己不是还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吗？我们确信，你应在扎卜鲁克坚持作战到底。

但是，我们在散会以前便已获悉，韦维尔已作出据守托卜鲁克的最后决定。他说，"我建议据守托卜鲁克；在巴尔迪亚-塞卢姆地区驻扎一支部队，应尽量提高其机动性，以便保护交通线，并在敌人进攻托卜鲁克时袭击其侧翼或后卫；同时在马特鲁港地区按原计划布防。分布兵力以争取时间，而不致冒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是一项困难的计算问题。我的实力有限，特别是在机动与装甲部队、反坦克炮及高射炮方面。这将是同时间竞赛。"

因此，我们那封电报没有发出，而代之以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10日

我们诚恳地赞同你据守托卜鲁克的决定，并将尽力予以援助。

※　　※　　※

沿着海岸公路向托卜鲁克撤退，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内地，只有第二装甲师司令部于4月7日抵达梅基利，它已完全同其所属部队失去联系。4月6日，该司令部和两个印度摩托化团发觉他们已经被包围。他们击退了敌军的进攻，拒绝了两通招降的最后通牒，其中之一是由隆美尔签字的。许多士兵夺路冲出，俘虏德军一百名，但是大多数则被迫退回兵营，并且在那里投降了。失踪的第三装甲旅现在只剩了十二辆坦克，据说由于缺少汽油而开往德尔纳；4月6日夜间，该旅在德尔纳附近遭到伏击和歼灭。在这几场战斗中，德国空军始终保持绝对的空中优势。这对敌人的成功帮助实在不小。8日夜间，澳大利亚部队开抵托卜鲁克，这时并已得到经由海路从埃及开来的第七澳大利亚师的一个旅的增援。敌军的先头部队包括德国第五［轻］装甲师的一部分，一个意大利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步兵师等，他们于4月12日攻占巴尔迪亚，但是没有试图突破埃及边境的防线。

敌军以重型装甲车和摩托化步兵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周围，并向巴尔迪亚和塞卢姆挺进。其他部队则袭击托卜鲁克的防御工事。我守军包括第九澳大利亚师、第七澳大利亚师的一个旅团和少数装甲部队，他们曾击退两次进攻，并击毁敌人一些坦克。韦维尔鉴于形势已变，将领被俘，不得不改组指挥系统如下：托卜鲁克要塞，莫斯黑德

将军；西部沙漠，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埃及部队，马歇尔-康沃尔将军；

巴勒斯坦，戈德温-奥斯汀将军。

这位总司令说，"如果我有时间实行以上编制，我们将回到与去年秋季很相像的形势，只是多了托卜鲁克这个赘瘤。但是我们在地面上将受到更大的压力，而且空军如不发挥效力，恐难逃过像意军在去年对我发动的那种进攻。我看，至少在几个月内是没有希望解托卜鲁克之围的。……埃及可能采取的态度，显然将成为令人非常担忧的事。今后几个月是很困难的，且不说希腊会发生什么问题。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13日

我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为尼罗河流域而战。从情理上说，不可能有其他结论。我们有五十万人在这一地区或在运送途中，而且军需品堆积如山。为了保卫这一地区，我们是不计损失的。我们必须固守托卜鲁克，不是作为一个防守阵地，而是作为阻止敌人从问道大举进攻埃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桥头堡。我们的海、空军必须切断或干扰敌人横跨中地中海的交通线。这一仗一定要打到水落石出，而且总得要费些时间。

敌人在长达八百多哩的陆路交通线上困难重重，要想大举进攻，非准备数月不可。即使我托卜鲁克的守军不得不从我们拥有制海权的海面撤退，我们还有已经建立起来的其他作战阵地。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局面不仅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是有希望的。迪尔和艾登刚刚归来，他们都同意这种看法。

这时，从托卜鲁克传来了好消息，大胆顽强的敌人初次遭到了明显的挫折。

韦维尔将军致陆军部1941年4月14日

利比亚。据4月14日晨在扎卜鲁克俘获的二三百名德国战俘称，他们被我军炮火打得狼狈不堪，并且缺乏食物与饮水。这些部队在进攻中被击退时哭了，所以他们的士气一定很低落的。

他们或许是因为趾高气扬得太过分了，所以才哭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14日

请将战时内阁最衷心的祝贺转达所有参加这次最成功的战斗的人。打得好，托卜鲁克！应当把托卜鲁克看作一个出击港口，请勿把它看成一个"赘瘤"，我们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你能否找到一些缺乏运输工具的精锐部队去协助据守外围？这样，即使腾不出两个澳大利亚旅团，至少也可以腾出一个来，作为要塞的总后备队和潜在的打击力量。

※　　※　　※

这时，埃及边境和托卜鲁克方面似乎已经得到暂时稳定的局面，所以我在考虑了整个形势之后，对参谋长委员会发出了以下指令：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指令关于地中海战争

1941年4月14日

如果德国人能够继续从的黎波里港和沿海公路为他们进攻昔兰尼加和埃及的部队获得给养，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以优势的装甲部队来攻击我们，从而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反之，如果他们从意大利与西西里岛通往的黎波里的交通线被切断，而的黎波里与阿盖拉之间的沿海公路的交通线又不断地受到骚扰，那么，他们便没有理由不遭受到重大的失败。

2．现在，在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下的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海面舰艇，并尽可能由飞机和潜艇协助，来阻止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一切海上交通。为了达到这一最重要的目的，在必要时必须接受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严重损失。对的黎波里的港口，必须利用轮番轰击和（或）封锁与布雷的方法，使之不能使用，但须注意，布雷不可妨碍封锁或炮轰。我巡洋舰、驱逐舰与潜艇应在海军航空队与皇家空军的协助下袭击来往于非洲的敌运输船队。敌人运输船队每有一支漏网，就应看作是海军的一次重大失败。皇家海军的威望将系于能否阻止这条航线上的运输。

3．为了上述目的，应把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队加强到必要的程度。"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装有很厚的装甲甲板，所以特别适宜于抵御德国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我们对于这类轰炸机不必过分畏惧。应随时乘机从西地中海调派其他巡洋舰、布雷舰和驱逐舰前来增援。关于把"百人队长"号用作封港船一事应即进行研究，但是，为了有效地封锁的黎波里港，就是使用一艘现役的战列舰也在所不惜。

4．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队在获得增援后，他应能组成两支炮轰分舰队，以便轮番轰击的黎波里港，特别是在知道港内停泊着船舶或运输船队的时候。

5．为了控制横跨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应在马耳他岛驻扎极为适当的海军，而马耳他岛的空军则应对驻防的海军提供掩护。这支空军应根据马耳他飞机场的容纳量用最新式、最优秀的战斗机来保持其最大的实力。在飞机的使用方面，用于对防卫马耳他岛的海军提供掩护的战斗机应优先于袭击的黎波里的轰炸机。

6．应尽量设法利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火箭推进武器［火箭］，特别是利用经过改进的海军方法发射的快速空雷，去保卫马耳他港口。

7．重要性仅次于的黎波里港的，就是在的黎波里与阿盖拉之间的那条长达四百哩的沿海公路。这条公路应该由那些从"格伦"式战舰换乘特制登陆艇而登陆的部队不断进行骚扰性的袭击。应放手使用集结干埃及的突击队和其他部队，以求达到这一目的，应对从海上登陆夺取特别据点的行动加以研究，并选定对我最有利的据点，以便立即行动。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甘于蒙受损失。但是，在这种骚扰性战斗中可以用小股部队，如果可能的话，过些时候再把他们撤回来。

即使能把少数轻型坦克或中型坦克运到岸上，它们也可以沿着公路扫荡，迅速击毁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的汽车队。应试用每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法不断骚扰这一段公路，而不顾惜必要的损失。

8．以上各节中所列事项都是当务之急，因为敌人的空军将比现在日见强大，尤其是如果他们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进攻一如预料取得成功的话，就更需尽速进行。因此，坎宁安海军上将不应坐待增援的战列舰驶到后才开始行动，也不应当为了进攻罗得岛而扣留"格伦"式军舰。

9．我们曾决定要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卫托卜鲁克。但是，不应把［据守］托卜鲁克看作是一种防御措施，而应把它看作袭击敌人交通线的一个无比重要的桥头堡或出击港口。应根据需要给予托卜鲁克以步兵和装甲战车的增援，使之得以对敌人的侧翼与后卫进行活跃的、不断的袭击。如果能够把一部分外围防线交由没有运输工具的军队去防守，便有可能组成一支既能用作这一要塞的后备部队又可用以打击敌人的机动部队。如果敌人在引诱之下，发动类似围攻托卜鲁克

的任何行动，并因此被迫运送重炮部队及其给养，这将是对我大大有利的机会。

10．尤其必要的是，韦维尔将军应恢复其对敌军在战斗力方面所占的优势，歼灭他们的小股突击部队，而不要让我们被他们骚扰和追击。每遇到敌军的巡逻队，便应袭击，并应大胆使用我们自己的巡逻队。乘坐装甲车或摩托车的小队英国兵，有时或是步兵，应毫不迟疑地用炸弹和炮击的方法袭击个别的坦克，保卫不列颠的计划中便列有这样一条。重要的是，即使是小小接触，也要与敌交锋，以便使它消耗弹药，而敌人的弹药供应必定是极其困难的。

11．利用我皇家空军去袭击敌交通线或战车集中地点，其意义显而易见，无需赘述。

这一切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　　※　　※

我让总统充分了解一切情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16日

我难以断言希腊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低估德国在欧洲大陆军事机器的巨大力量。

我个人并不为利比亚--埃及的局势过分担心。据我们估计，德国人在该地区拥有一个殖民地装甲师，或者还有一个普通装甲师的全部，估计拥有六百到六百五十辆坦克，其中许多已被击毁或损坏。除了包括在德国装甲师里的几个营以外，昔兰尼加还没有德国步兵。汽油、食物、饮水和弹药供应的困难一定是严重的，我们从战俘的谈话中也获悉这些大胆的部队所处的供应紧张的状态。当敌人进攻时，我们自己的装甲部队的大部分车辆正在修理中，现在我们当然要设法使他们投入战斗，而且我们正从中东各地增援埃及。我们在中东的兵力约计有五十万人。我认为托卜鲁克是一座宝贵的桥头堡或出去港口。我们毫不感到目前我空军已被敌人压倒，我们的空中力量正在不断地增强。我们地中海舰队正在得到大力支援，它将倾注其全副力量用于切断海面和海岸交通。除了德军以外，当然还有意军，而且我们相信，德国现在正从西西里岛派出或企图派出第三个装甲师。

德军于14日--15日的夜间进攻托卜鲁克，被我军击退，我看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在这一场小规模的激烈战斗中，敌军被俘、阵亡、损失坦克和飞机，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损失。

这次战斗使敌军初次尝到失败的滋味，而且他们再打下去也讨不到多大便宜。在此期间，我们在中地中海切断敌军的供应方面，获得显著的成就。今日（16日）凌晨，从马耳他岛驶出的四艘驱逐舰，发现一支由五艘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型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船上满载军火和机动车辆，并有三艘意大利驱逐舰护航。这支运输船队和所有的护航舰都被击沉了。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损失了一艘驱逐舰。关于我们的实力，我们目前正保守秘密。

※　　※　　※

然而，正当我们在希腊的冒险行动全面开展的时候，我们的沙漠侧翼遭到失败，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灾难。我在相当时期内对于所以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大惑不解，因此战事略一停息，我便觉得必须要求韦维尔将军对于事情的经过进行一些解释。我一直等到4月24日才向他提出了对他是一种精神负担的要求。

我们仍在等待阿盖拉和梅基利方面的战况。这几场战斗使我们损失了第三装甲旅和一个摩托化骑兵旅的精华。我们显然已受到一次重大的失效。因此，为了理解你的困难以及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有必要概括地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和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谋略上、战术上比不过敌人，还是因为据说是过早地破坏了汽油库造成的错误？根据幸存者的报告，一定能够使我们对于这场关键性战斗得到一个有头有尾的报告。如果你不将情况报告的话，我便无法再帮助你了。……

韦维尔于25日电复。他指出，因为几乎所有有关的高级军官都已失踪，所以无从获悉他们的行动和动机，他必须慎重行事，以免不公正地归咎于他们。正如他素日的性格一样，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同日，他又发来总结这次战斗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曾注意到，第二装甲师司令部和第三装甲旅要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够熟悉沙漠和沙漠作战的情况。他曾经希望，在敌军大举进攻以前，至少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适应当地环境

的时间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安顿停当，攻击就开始了，而且至少比他的参谋人员根据时间与空间计算出来的可能日期早了两个星期，但是敌军的实力则大致同他的估计相符。他曾经料到，敌人将有限度地向阿杰达比亚挺进。缴获的文件和战俘的供述一直证实了敌人的本意不过如此。我们现在知道，敌人的初步成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①后来他们所以能够乘胜追击，完全是由于第三装甲旅过早而不幸地被击溃。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敌人从阿杰达比亚推进的部队是临时匆匆编成的，它包括由德意两国部队编成的八支小纵队，其中有几支纵队与后方供应脱节，不得不由飞机运送物资。

①德斯蒙德·扬在他所著的《隆美尔》一书中谈到隆美尔的初期进攻及其丰富的成果，曾使他自己的上司和我们一样大为惊讶。

我第三装甲旅是一支临时编成的部队，拥有机械装备不良的巡逻坦克一个团、轻型坦克一个团和用［缴获的］意大利中型坦克装备起来的一个团。从昔兰尼加战役结束时我装甲战车的情况来看，如果准备派往希腊的军队配备任何装甲力量的话，这一个旅就可能成为他能够投入这场战斗的最精锐的部队。如果它拥有充分的实力并有较长的时间作为一支战斗部队而安顿下来的话，它本来是足以对付得了预料中的进攻的。

直到德军进攻之前不久，我才知道我们主要依靠的那个巡逻坦克团机械装备很差的情况。这些坦克的一部分在抵达前线以前就损坏了，而许多其余的坦克则在初期战斗中由于机件存在缺陷而成了牺牲品。第二装甲师另外一个准备开往希腊的巡逻坦克团似乎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我们的轻型坦克对全部装设大炮的德国坦克是无能为力的。用［缴获的］意大利坦克装备起来的那个团，还没有时间练熟那类坦克。

发给装甲师的指示是，在受到优势兵力攻击时逐步撤退，以便保存实力，等待供应上的困难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并为我方的反攻造成机会。这是我发出的指示。

结果发现这是错误的策略。立即反攻，至少可以重创敌军并大大推迟其行动。也许能够完全阻止敌军。当时的情况是，第三装甲旅在撤退时由于机械损坏，供应脱节，没有怎么打，便全部溃散了；而没

有作战经验的第二装甲师司令部似乎已控制不了局势。部分原因也在于信号人员缺少经验。

……

我在开战后第一日视察前线时，觉得需要一位富有沙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因此电召奥康纳前来协助尼姆。这两位将军在撤退时一起被突入德尔纳的敌军纵队的巡逻兵俘获。

以上便是这一悲惨插曲的梗概，主要的责任在我。显然，当撤退时，在指挥第二装甲师司令部和第三装甲旅方面是有错误的，但是我希望等到主要有关人员能够提出关于作战行动的详尽报告和理由时，再作论断。他们的困难是相当大的。

看来甚至在撤退与混乱中，我军依然斗志昂扬，并且有许多沉着应变、坚决应战的事例。

我复电说：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4月28日

谢谢你就西部边境的战事所作的概要叙述。我们似乎运气不佳。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后挽回损失。祝你一切顺利。

第十二章　希腊战役

海军于3月28日在马塔潘角附近海面的胜利--我们派遣军队前往希腊--帕普哥斯将军传来令人失望的消息--皇家空军飞机数量落后于敌人--德军进攻--德军于4月6日对比雷埃夫斯港发动毁灭性的袭击--南斯拉夫被蹂躏--并投降--我们左翼的危险--帕普哥斯将军建议我们撤军--向德摩比勒退却--我于4月17日致韦维尔电--希腊首相自杀--我4月18日的指示--敌军受到阻截--保持德摩比勒阵地的希望--4月21日作出撤兵的决定--希腊于4月24日最后投降--纳姆索斯一幕的重演--在纳夫普利昂发生的灾祸--皇家海军的成就--我军五分之四人员被救出--希腊人尚武精神未失光芒--总统胸襟宽广的估计--我于5月4日给他的复电--我于5月3日的广播。

快到3月底时，已明显地可以看出，意大利舰队即将大规模出动，或许是开往爱琴海。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暂时让我们的运输船队避开，他自己则于3月27日薄暮乘"沃斯派特"号，并率同"英勇"号与"巴勒姆"号、航空母舰"可畏"号和驱逐舰九艘驶离亚历山大港。当时驻在克里特岛由海军中将普里德姆--威佩尔指挥的一支包括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的轻舰队奉命于翌日在该岛之南同总司令会合。

28日黎明，从"可畏"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报告说，敌巡洋舰四艘和驱逐舰六艘正向东南方驶去。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我巡洋舰队旗舰"猎户座"号也看到了这些舰只。意大利舰队中有三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而所有英国的巡洋舰装的是六吋的大炮。但是，经过半小时不分胜负的战斗后，敌舰退去，英国巡洋舰尾追。两小时后，"猎户座"号发现了敌人的一艘战列舰--"维多利奥·威尼托"号，该舰从十六哩的距离外向它开炮。这一次，双方互换一下角色。

"猎户座"号率同它的巡洋舰朝着英国主力舰队的方向退去，这时，英国作战舰队约在七十哩以外，正以全速迎面驶来。从"可畏"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队袭击飞机飞临现场并袭击意大利战列舰，该舰立即向西北退去。

这时，我侦察飞机在我前进的舰队以北约一百哩处，发现了敌人另外一支由五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

而"维多利奥·维尼托"号战列舰由于一再受到从"可畏"号以及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沿岸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袭击，分明已经受创，航速不能超过十五浬。晚间，为发动第三次袭击而从"可畏"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发现所有敌舰都在用高射炮来保护这艘受创的战列舰。我们的飞机没有试图穿过火网，但是击中了重巡洋舰"波拉"号，只见该舰退出战斗序列，停泊下来。入夜，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让驱逐舰出击，并甘冒用主力舰队进行夜战的危险，以求击毁受伤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不让它们驶入从其本国海岸基地起飞的飞机的掩护范围以内。在黑暗中行驶时，他出敌不意地向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发动了袭击，这是驰援"波拉"号的"阜姆"号和"扎拉"号，它们都装有八吋口径的大炮。在近距离内，"阜姆"号立即被"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舰上十五吋口径大炮偏舷齐射的炮火所压倒，并被击沉。"扎拉"号受到我三艘战列舰的围攻，旋即在熊熊的大火中烧毁了。

随后，坎宁安海军上将为了避免误认友舰为敌舰，就命令舰队撤退，仅把驱逐舰留在现场去对付那艘受创的巡洋舰和护卫该舰的两艘驱逐舰。它们也发现那艘受创的"波拉"号并击沉了它。在这次幸运的夜战中，机会凑巧，英国舰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到了早晨，我们的飞机没有寻到"维多利奥·威尼托"号，所以我们的舰队便驶回亚历山大港。在这一紧急关头，由于在马塔潘角附近海面获得的这次及时的、可喜的胜利，所以没有人能再向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挑战了。

※　　※　　※

按照登船的次序来说，开往希腊的派遣军包括英国第一装甲师、新西兰旅和第六澳大利亚师。这些部队都是占用中东其他部队的武器而充分装备起来的。接着开往希腊的是波兰旅和第七澳大利亚师。部队从3月5日起开始出动。计划是要据守自阿利阿克蒙河口起经佛里亚和埃德萨直达南斯拉夫边境的阿利阿克蒙防线。我军将与部署在这条前线上的希腊军队会师，其中包括以下各部队：第十二与第二十希腊师（每师有六个营和三四个炮兵连），第十九师（摩托化），该师人数不足，训练也不充分，还有从色雷斯开来的大约六个营。

这支名义上有七个师的军队，将由威尔逊将军指挥。

这些希腊部队远远少于帕普哥斯将军原来答应的五个优秀的希腊师。①当时，大部分的希腊军队，约计十五个师，正在阿尔巴尼亚，

同他们没有能够攻克的培拉特和发罗拉对峙中。他们击退了意军于3月9日发动的一次攻势，其余的希腊军队，计有三个师与边防军，则在马其顿，帕普哥斯将军不肯把它们撤回。因此德军一进攻，打了四天，便被击溃了。随后开去的希腊第十九（摩托化）师也被歼灭或打散了。我们驻在希腊的空军，在3月间只有七个中队（八十架作战飞机），而且由于缺乏降陆场地以及信号联络欠佳，行动大受影响。虽然在4月间派去了少数增援飞机，皇家空军在数目上还是远远不及敌人。这些中队中的两个中队在阿尔巴尼亚前线作战。其余的五个中队，在从埃及调来从事夜战的两个"韦林顿"式轰炸机中队的支援下，须应付所有其他的作战需要。它们要对阵的是一支拥有八百余架作战飞机的德国空军。

①帕普哥斯后来一直声称，他最初同意据守阿利阿克蒙防线是以澄清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的局势为先决条件的，但局势一直没有澄清。

奉命进攻南斯拉夫南部和希腊的是德国第十二集团军，它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四个是装甲师。在这些师中，有五个师，包括三个装甲师，担负向南进攻雅典的任务。阿利阿克蒙阵地的弱点在于他的左翼。德军若经由南斯拉夫南部向前推进，这个左翼就会被包抄。我们同南斯拉夫参谋部接触很少，希腊人或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防御计划和准备的程度。但是，我们曾经希望，在敌人必须越过的那个麻烦地区，南斯拉夫人至少能阻挡他们一段时期。后来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帕普哥斯将军认为从阿尔巴尼亚撤兵来抗击这样的包抄行动根本行不通。这不但会严重地影响士气，而且希腊军队十分缺乏运输工具，交通情况又非常糟糕，所以在敌军已到跟前时再作大规模撤退是不可能的事。等他后来想改变决定时，肯定已经来不及了。我第一装甲旅就在这种情势下于3月27日开往前方的，数日以后，新西兰师又接着开去了。

※　　※　　※

4月6日凌晨，德军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对比雷埃夫斯港发动了猛烈的空袭。我派遣军的运输船队正在该港卸货。停泊在该港码头的英国船"弗雷泽氏族"号上载有烈性炸药二百吨，这只船发生爆炸，几乎完全毁坏了这个港口。这件不幸的事使我们不得不改由其他

港口和较小的港口起卸军需品。单单这次袭击就使我们和希腊损失船舶十一艘，共计四万三千吨。

从此以后，盟军便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空袭下继续从海路维持军队的给养，而对于敌人的空袭竟没有有效的对策。海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敌人在罗得岛的空军基地，但是，抽调不出充足兵力来执行这一任务。在此期间，船舶大量损失是免不了的。幸好最近马塔潘角海面战役，正如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捷报中所说，已给了意大利舰队一个教训，使它们在年内不敢出动。在这一时期，意大利舰队如果积极参与战斗，将使我海军根本无法在希腊执行任务。

在猛烈地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同时，已集结在边境上的德国军队分数路进攻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参谋部不打算予意军后卫以致命的一击。他们认为绝不可放弃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因此不得不试图保卫整个边界线。部署在北部的南斯拉夫四个军团，在迅速而不可抗拒地后撤，因为它们遇到了德国装甲纵队和向萨格勒布挺进的德意军队。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军在策应着这支德国装甲纵队。南斯拉夫的主力部队被迫仓皇南退，于是德国军队于4月13日进入贝尔格莱德。

这时，利斯特将军集结在保加利亚的德国第十二集团军已向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进军。他们于10日进入莫纳斯提尔和雅尼纳，因此切断了南斯拉夫军和希腊军之间的任何联系，并击溃了南部的南斯拉夫军队。

※　　※　　※

我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坎贝尔先生，在南斯拉夫的抗战已经崩溃时，随同守军离开了首都。这时他请求给予指示，于是我向他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英国派驻南斯拉夫公使1941年4月13日

在任何时候，要想派遣英国海面军舰或者英国或美国的商船或运输船只越过发罗拉再向亚得里亚海北面行驶，都是不可能的。此中道理在于空军方面，在上次战役中，实际上等于没有空军。舰只眼看着被击沉，空军简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们拨给南斯拉夫战场的所有飞机都已通过空军中将多比亚克之手交给南斯拉夫参谋部使用了。目前再没有更多的飞机可拨。你应记取，南斯拉夫没有给予我们以帮助他

们的机会，它也拒绝订立一个共同计划，但是埋怨是无益的，所以你应自行斟酌，这样的坏消息应该向他们谈到什么程度。

2．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国王或政府要离开他们的国土，那里幅员辽阔，境内多山，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武装战士。德国的坦克无疑地可以沿着公路或小路行驶，但是，要征服塞尔维亚军队，就必须调来步兵。那样一来，就有机会杀他们了。年轻的国王和大臣们当然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在任何时刻，如果国王和少数随从人员被迫离开国境而且难以觅得飞机时，英国可派遣一艘潜艇到科托尔或其附近的其他地方去接应。

3．除了对山区进行有效的防卫以外，任何部分的塞尔维亚军队得以从陆路获得我们军需品的唯一方法，就是经由莫纳斯提尔同驻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建立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参与希腊的保卫战，并分得共有的接济。如果这一切都失败了的话，就应尽量把战斗人员撤住附近岛屿或埃及。

4．你应当继续尽力鼓舞南斯拉夫政府和军队的斗志，提醒他们，在上次战争中，塞尔维亚的战事是怎样转危为安的。

但是，南斯拉夫进行游击战还是以后的事情。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了。①

①国王彼得是从科托尔乘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森德兰"式水上飞机撤退的。罗纳德·坎贝尔先生曾行至亚得里亚海岸。4月18日，他和他的僚属落入意军之手。我们曾试图营救他和他的僚属；一星期后，英国潜艇"摄政"号奉令驶往科托尔湾。该潜艇的人员发现意军已经占领科托尔。有一名意国军官被带到潜艇上来作为人质，而艇上则派一位军官去同意军谈判释放英国外交团的事。正当此时，有三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飞来，对"摄政"号投弹，并用机枪扫射，以致艇长和艇员受伤。该艇不得不在海岸大炮射击下驶往海面并逃过布雷区。英国外交官员和僚属被解往意大利拘留：6月间，经与意大利政府交涉后，按照国际惯例，被遣返英国。

※　　※　　※

这次突然的崩溃使希腊人的主要希望顿成泡影。这是"各个击破"的又一实例。我们曾力促采取联合行动，但是失败了，这完全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时我们都觉得前途是凶险已极。

当德军侵入希腊的时候，英国第一装甲师已进抵瓦尔达尔河。新西兰师则在阿利阿克蒙河一带。他们的左侧是希腊第十二师和希腊第二十师。第六澳大利亚师的主力部队也正在开来。到4月8日，已可清楚地看出，南斯拉夫军队在南部的抵抗正在瓦解，阿利阿克蒙阵地的左翼即将受到威胁。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曾派遣一个澳大利亚旅团急速前往堵截敌军从莫纳斯提尔前进的通道，随后第一装甲旅又开去同该旅团会合。敌人的前进由于公路遭受破坏以及皇家空军几次有效的轰炸而受到拖延，但是到4月10日，敌军开始了对我侧卫的进攻。在恶劣的天气中经过两天的苦战，才遏止了敌军的进攻。

再往西，只有一个希腊骑兵师同驻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保持着联系，于是威尔逊将军决定，必须把他遭受重压的左翼撤退到科扎尼和格拉文纳。这一行动于4月13日完成，但是在此过程中，第十二和第二十希腊师已开始瓦解，不再起有效作用。从此以后，我派遣军只好孤军作战了。到4月14日，新西兰师也被撤回，以防守奥林匹斯山以北的那个险要山口。该师的一个旅正在掩护通往拉里萨的大道。敌军数次猛烈进攻，未曾得手。但是，威尔逊的左翼仍然受到威胁，因此决定撤退到德摩比勒。他就商于帕普哥斯。帕普哥斯同意，而且他在这一时期已建议英军撤出希腊。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在雅典）1941年4月13日

我高兴地看到希腊第二十师和骑兵师将要堵塞希腊西部军队和你军之间的缺口。德军如通过这个缺口向南进军，显然将会包抄你的阿利阿克蒙阵地，而且将会更有把握地去包围驻在阿尔巴尼亚的全部希腊军队。我不能理解，希腊西部军队为什么不毅然撤回希腊。据帝国总参谋长称，曾经屡次提出这几点，结果无效。在这令人难忘的时刻，我祝你一切顺利。

我也高兴地听到，国王目前不离开希腊。他有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但是，他或任何部分的希腊军队如被迫退出希腊的话，我们将在塞浦路斯岛为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且，我们当就力所能及把他们送往该岛。鉴于克里特岛可以藉海路获得给养，一支精锐的希腊军队如果驻防该岛，也是件非常有利的事。

其后的几天是具有决定性的日子。韦维尔于16日来电称，威尔逊将军曾与帕普哥斯将军举行过一次会谈，后者说，希腊军队受到莫大

的压力，并且由于空袭，后勤工作困难重重。他同意撤退到德摩比勒阵地。撤退行动业已开始。帕普哥斯重申他的建议，我们应即撤出英国军队，以免使希腊遭受重大破坏。威尔逊认为，这种行动应随着占领新阵地开始，并应立即安排撤退工作。韦维尔指示威尔逊，只要希腊军能够抵抗，便应继续同他们并肩作战，但是准许他在必要时继续撤退。我们已经发出命令，所有开往希腊的船只应即驶回，所有船只一律不再装载人员、物资，正在装载或已经装载的船只应即卸空。他设想，在我们的军队实际登船撤出以前，应该接到希腊政府关于此事的正式请求。他认为克里特岛是守得住的。

对于这项严重的、但并非料想不到的消息，我立即发出了复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17日

你没有将帝国军队在希腊前线情况的消息报告我们。

2．我们不能违背希腊军总司令的愿望而留在希腊，致使他的国家遭受兵燹。威尔逊或帕勒里特①在接到帕普哥斯的请求后，应取得希腊政府对这个请求的认可。在获得希腊政府的认可后，应即开始撤退，但不得妨碍同希腊军队合作而撤至德摩比勒阵地的行动。当然，你应当设法尽量救出物资。

①英国驻希腊公使。--译者

3．必须尽力据守克里特岛，你在重新部署你的部队时，应为此作好准备。希腊军队的精锐部队连同国王和政府应在克里特岛站稳。我们将竭力支援并维持克里特岛的防御。

17日，威尔逊将军从提佛驱车前往泰托伊王宫，在那里会见了国王、帕普哥斯将军和我们的大使。大家承认，撤退至德摩比勒一线是唯一可能的计划。威尔逊将军深信他可以暂时守住这道防线。讨论的主题是撤退的方法和次序。希腊政府至少在其后一个星期内不离开希腊。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希腊首相科里西斯先生。他是在梅塔克萨斯逝世时被选继任的。他除了私生活洁白无瑕并具有清晰而坚定的信念外，并无担任公职的资格。看来他是无力挽救祖国于危亡，或者是无力承担自己的重任了。同匈牙利的泰来基伯爵一样，他决心以死自赎。在18日，他自杀了。

后人追忆起他时，应对他表示敬意。

※　　※　　※

在这动乱局面下，应设法尽量安排好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空军中将朗莫尔请求指示他如何使用他的过度紧张的空军。因此，我发给三军参谋长一项指示，他们一致赞同，并照原文电达中东各位司令。

参谋长委员会致各位总司令1941年4月8日

以下是首相兼国防大臣的指示。

1．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完全置之不顾的，因此要想在这些工作中很精确地规定轻重缓急，是不可能的。但是，以下各节可以用作指导。从希腊救出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军队是整个帝国都在关心的大事。

2．由于托卜鲁克尚有足供两月之用的军需品，因此应该可以在从希腊撤军的紧张阶段开始以前或过去以后安排出入托卜鲁克的船只。

3．你们应将掩护撤退和支持利比亚战役两事截然分开。

但是，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这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则应尽先照顾在利比亚的获胜。

4．目前不必为伊拉克的事担忧。那里的事情看来进行得还顺利。

5．克里特岛最初只能用作一个容纳从希腊救出的各种物资的地方。该岛的全面防务应留待日后规划。在此期间，岛上所有部队应利用分散的方法防备空袭，如发现伞兵或空运着陆的入侵者，便用刺刀去对付他们。

6．根据以上谈到的总的情况，在利比亚争取胜利是首要问题，从希腊撤军是其次。托卜鲁克的航运，除非为获得胜利所必需，便应根据便利条件随时安排。伊拉克问题可置之不顾，而克里特岛的防务则可留待以后处理。

※　　※　　※

向德摩比勒退却，是一次很困难的军事行动，因为敌军既已被堵截于坦波谷、奥林匹斯山口以及其他地点，我们的部队全部必须通过狭窄瓶口的拉里萨。威尔逊预料他的西翼将受到最危险的威胁，因此在卡拉巴卡布置了一个旅团来应付这种威胁。但是，危机却发生在东面，即坦波谷和奥林匹斯山口。第五新西兰旅在该山口死守了三天，

这是必须据守的三天。坦波谷则甚至更加危急，因为这是德军通往拉里萨最短的路线。最初只由第二十一新西兰营据守，后来又增援了一个澳大利亚旅。这地方也守了三天，这三天是我们全部军队通过拥挤的拉里萨所必须的时间。

在4月13日以前，天气恶劣，敌人无法充分利用其十倍于我的空中优势。但是，15日黎明，敌空军猛烈袭击拉里萨附近的飞机场，炸毁我许多残存的飞执。其余的飞机则被调回雅典，因为中途没有降陆地点。16日和17日均是阴天，但是以后转晴，于是德国空军大批出动，不断地对我川流不息地开往德摩比勒的军队袭击。它们并不是没有遇到抵抗，在雅典附近的一次空袭中敌机被击落二十二架，而我"旋风"式战斗机损失五架。

这几场打得顽强而巧妙的后卫战，在各个方面都阻止了猛扑过来的德军，使他们遭受严重的损失。到4月20日，占领德摩比勒阵地的任务才告完成。这个阵地的正面是坚强的，但是我军需防守海岸公路，防备敌人从优卑亚岛侵入，而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敌军向德尔法移动，所以他们的任务是十分紧张的。不过德军进展缓慢，因此这一阵地从来没有受到严重的考验。在这同一天，在阿尔巴尼亚前线的希腊部队投降了。

然而，我却没有放弃最后在德摩比勒阵地站稳的希望。在古代的著名战役①以后，千百年已消逝过去了。如今难道不能再出现一次不朽的武功?

①德摩比勒是由希腊北部进入中部必经之路，在历史上，在这里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战役，如公元前480年希腊人抵抗波斯人进攻的战役，公元前279年希腊人抵抗高卢人入侵的战役。--译者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4月20日

我越想越相信，如果现场的将领们认为可以据守德摩比勒阵地两三个星期，并使希腊部队继续作战，或能保持足够的希腊军队，那么，只要有关自治领同意，我们就一定支持他们据守下去。我不相信，如果敌人受到重大损失，我军的撤退反而会更加困难。反之，只要敌人的空军被牵制在希腊，利比亚的局势便可稳定下来，并使我们可以运送更多的坦克［到托卜鲁克去］。如果我们能可靠地做到这一步，并守住托卜鲁克阵地，那么我们甚至会觉得有足够的力量从埃及

进行增援。我很不愿见到我军撤离希腊，如果只是英国部队，如果仅仅根据军事的理由便可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那么只要威尔逊认为可以打下去，我便要敦促他奋战到底。

无论如何，在我们答应撤军以前，应于明日内阁会议后将这一问题正式提交各自治领考虑。当然，我不知道我们部队抵达新的重要阵地时的情况如何。

21日，韦维尔将军询问希腊国王，希腊军队的情形如何，以及希腊军队能否立即给予德摩比勒左翼以有效的援助。国王说，在敌人能够发动进攻以前，已经来不及派遣任何有组织的希腊部队支援英军的左翼了。韦维尔将军回答说，既然如此，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立即采取步骤，使他能够救出的那一部分英国军队登船撤退。国王完全同意，而且看来也早有此意。他在谈话中表示，他使英军陷于这样的境地，深以为憾。韦维尔将军然后叮嘱国王，务需绝对保守秘密，并需采取一切措施使登船成功--例如应维持雅典城内的秩序；国王和政府迁往克里特岛的时间应尽量推迟；在埃皮鲁斯的希腊军队应当坚守不动，并防止敌人利用任何机会从西面沿着科林思湾北岸前进。国王答应竭力协助。但是，这一切都是空话。4月24日，希腊在德国压倒的威力之下最后投降了。

※　　※　　※

现在我们又面临另一次我们在1940年曾遇到过的海上撤退。在一般情况下，从希腊有组织地撤退五万余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普里德姆-威佩尔海军中将（在船上）和贝利-格罗曼海军少将（在岸上）会同陆军司令部的指挥下，我皇家海军完全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敦刻尔克战役中，我们总的来说，是拥有制空权的。在希腊，却是德国人完全地、绝对地控制着天空，因此他们可以对港口和撤退中的军队进行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军队显然只能在夜间登船，而且在白天，军队在海滩附近必须避免被敌机发现。这是纳姆索斯①一幕的重演，但其规模则大了十倍。

①见本书第一卷第三十六章，原书第580页。--译者

坎宁安海军上将几乎把他包括六艘巡洋舰和十九艘驱逐舰的轻型舰队的全部投入这一任务。这些舰只连同十一艘运输舰和袭击舰以及

许多较小的舰艇，于4月24日夜间在希腊南部的小港和海滩开始营救工作。

这项工作连续进行了五夜。26日，敌人利用伞兵袭击，夺获了横跨科林思运河的那座重要的桥梁，德军从此便涌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使我精疲力竭的士兵在奋力行抵南部海滩的途中不断遭受袭击。24日和25日的夜间，运出一万七千人，损失运输舰两艘。26日夜间，又从五处登船地点运出一万九千五百人左右。在纳夫普利昂湾发生了惨祸。运输舰"斯拉马特"号为了使登船人数达到最大限度（这是英勇的但是不当的努力），停泊的时间过久。破晓后不久，正当离岸时，被俯冲轰炸机炸沉。舰上有士兵七百名，大部分被驱逐舰"金刚石"号和"鸮□"号救起，这两艘驱逐舰在几小时后在空袭中又被击沉。三艘船上的生还者不过五十人。

28日和29日，有两艘巡洋舰和六舰驱逐舰努力营救在卡拉马塔附近海滩上的八千名军队和一千四百名南斯拉夫避难者。奉令先去安排登船事宜的一艘驱逐舰，发现敌人已经占领该镇，数处起火，因此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营救工作。虽然经过一次反攻把德军逐出该镇，但四艘驱逐舰用舰上的小艇从东面的海滩上只救出了约莫四百五十人。同日夜间，"阿贾克斯"号和三艘驱逐舰从摩尼姆斐希亚救出四千三百人。

这几件事标志着主要的撤退工作已近尾声。在其后的两日内，曾从各处岛屿或海面的小艇中救起小股零散的士兵，而在其后的数月内，希腊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千四百名官兵分别地只身回到埃及。

※　　※　　※

下表载明陆军最后撤退数字：

损失数字如下：

一共安全救出五万零六百六十二人，其中包括皇家空军人员和数千名塞浦路斯人、巴勒斯坦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原来派往希腊部队人数的80％。这些成果应完全归功于我皇家和盟国的商船队船员们的果敢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他们在敌人为阻挠他们的工作而进行的极其残酷的行动面前毫不畏缩。从4月21日到撤退结束时止，我们在敌人的空袭中丧失船舶二十六艘。其中有二十一艘是希腊的船只，并且包括五艘医疗救护船。其余的是英国与荷兰的船

只。皇家空军配合着从克里特岛出动的一支海军航空队力图减轻撤退的困难，但因敌机占压倒优势，无能为力。虽然如此，从11月起就被派往希腊的为数极少的空军中队却战绩卓著。它们击毁敌机二百三十一架，并且投掷了五百吨炸弹。它们自己损失飞机二百零九架，其中有七十二架是在空战中损失的，损失固属惨重，但其战绩却是值得效法的。

这时，希腊那一支规模虽小但颇精悍的海军归英国指挥。

一艘巡洋舰、六艘现代化驱逐舰和四艘潜艇逃往亚历山大港，于4月25日抵达。其后，希腊海军曾在我地中海的作战中屡建奇勋。

※　　※　　※

如果这篇悲剧性故事的叙述使人得到的印象是，英帝国及英国军队没有从他们的希腊盟军方面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请不要忘记，希腊人在4月间在双方实力悬殊下进行的三个星期的战斗，是他们对意大利进行五个月的苦战中最艰苦的一段，而他们在对意作战中几乎已经耗尽了全国的有生力量。10月间，他们突然受到兵力至少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的进攻，他们最初击退了侵略者，随后又在反攻中追击敌军四十哩，把他们逐回阿尔巴尼亚境内。他们在整个严冬在山区同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的敌军短兵相接。驻在西北部的希腊军队既没有运输工具，又没有公路，无法进行快速行军，以便在最后的时刻对抗德军从其侧翼和后方发动的强大的新攻势。它的实力几乎在一场保卫祖国的长期而英勇的战斗中消耗殆尽了。

我们并没有相互埋怨。希腊人对我们的部队诚恳地表示友谊，进行帮助，他们这种高尚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最后。雅典人民和其他撤退地点的人民，对于将来可能拯救他们的人的安全，似乎比对他们自己的命运还要关心。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依然闪烁着光芒。

※　　※　　※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我们在希腊的冒险行动中的重要事实都叙述过了。人们在事情过去以后，是容易在精神与道义上选择那些必须采取的适当立场的。我的这篇记述，是按照事件的实际情况和所采取的行动的实际过程写下来的。将来在情况完全清楚时，当可作出判断；而且，最后，在我们的生命消逝以后，历史将作出冷静、公正而寓意深长的定论。

毫无疑问，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蹂躏希腊的罪行，以及我们为了抵抗强暴并从魔掌中抢救出能够抢救的一切所作的努力，深深地感动了美国人民，尤其是感动了那位领导美国人民的伟大人物。这时，我同总统有过一次动人的电报往来。他说，"……我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想法是：

你在希腊进行的工作不仅是英勇的而且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由于德军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其人力、物力将会受到巨大的损失，这样就使你们在领土方面的损失获得了超额的补偿。

你在事前已把所有能够节省下来的兵员和装备运往希腊，因此你能够打一场完全必要的持久战，而且这种打法还可用于包括北非和近东在内的东地中海其他地区。再者，如果需要再从其他地方撤退的话，那将成为在战争现阶段中缩短英国战线、大大地延长轴心国战线并迫使敌人耗费大量人力与装备的计划的一部分。我满意地感觉到，在此间和在英国，公众舆论越来越认识到：即使你需要在东地中海区域再撤出一些地方，但你绝不会容许任何大规模的崩溃或投降，而且，归根到底，海军对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控制，终将使你们赢得战争。

我的复电可能被认为与这封胸襟宽广的来电应该得到的回答并不相称。我觉得自己受当前事件的束缚过甚，同时也清楚了解美国的情绪正在高涨，因此我将内容放在谈论未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5月4日

你的友好的来电使我深信，任何暂时的、不论是多么严重的挫折，都不足以动摇你支持我们直到获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我们不可过分自信，以为丧失埃及和中东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会大大地增加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危险，并且肯定会延长战争，以致带来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灾难和军事上的危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战斗到底，但是，请记住，西班牙、维希、土耳其和日本的态度最后可能取决于这一战场上战斗的结果。我不能赞同这样的意见，丧失埃及和中东不过是顺利进行一场海洋上的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欧洲全部和亚洲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征服或胁迫而变为轴心国体系的一部分，那么，由英伦三岛、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对这个庞大集团进行的战争将会是艰苦、长期而且前景黯淡的。

因此，如果你现在或在最近不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则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可能变得对我们极为不利。总统先生，我确信，如果我毫不掩饰地道出我心中的话，你是不会对我发生误会的。在土耳其、近东以及西班牙，悲观情绪日见增长，据我看来，唯一足以扭转这种趋势的决定性力量，便是美国立刻作为一个交战国参加我方。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毫不怀疑，我们当能维持地中海区域的局势，直到你们的军火的威力支配全局的时候。

我们决心为埃及从其前哨据点托卜鲁克和克里特岛战斗至最后一寸土和最后一滴血。我们曾为此冒了极大的危险。我个人认为，尽管用坦克和飞机进行增援有实际困难，我们仍将获胜。不过，我恳求你，总统先生，切勿低估可能随着中东的崩溃而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前哨据点都是决胜的据点，我们还要丧失多少个这样的据点呢?

关于维希方面，我们切盼你能带头用又打又拉的办法从他们那里尽量得到实惠。·只·有·你·能·制·止·德·国·人·进·入·摩·洛·哥。①一旦他们在那里站稳，便无需从陆上进军；不久，他们就要派遣空运部队前往达喀尔。

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我在急切地等待着你打算发表的那篇新的广播演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让我向你致以感谢之忱，谢谢你采取措施，在船舶和油船方面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谢谢你在各方面对我们及共同事业进行的慷慨无私、见义勇为的帮助。

※　　※　　※

我在前一天晚上的广播演说中，不仅企图表达英语世界人们的共同心情，而且要说明支配我们命运的那些主要事实。

我们在纵观欧洲和非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在亚洲可能发生的事件时，难免是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千万不可失去判断的能力，以致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当我们以冷静沉着的目光注视着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时，如果回忆我们已经克服了的那些困难的话，新的信心便会油然而生。现在发生的事，就其严重性来

说，没有一件比得上我们去年所经历的那些危险。将来可能发生于东方的问题，没有一件可以和正在西方发生的问题相比。

当我上次对你们讲话的时候，我曾引用朗费罗的诗句，这是罗斯福总统亲笔写给我的。我还想起另外几行诗来，虽然没有那几行著称，但是，在今天晚上，用以说明我们的命运，似乎是贴切中肯的。而且我相信凡是说英语的地方，凡是飘扬着自由旗帜的地方，人们的想法都是这样。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①

①本诗摘自1849年10月13日阿瑟·休·克拉夫致威廉·阿林厄姆的信，该信原件于1941年6月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赠送给丘吉尔先生。--作者（克拉夫是英国诗人，1819--1861。--译者）

第十三章　的黎波里与“老虎”计划

从沙漠到海面--坎宁安海军上将的焦虑--我们有袭击的黎波里的必要--炮轰的一个困难替代办法--第一海务大臣的强烈主张--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复电--4月21日的一次成功的和未流血的行动--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强烈看法--功在大家--我对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解释--美国的援助--韦维尔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于4月20日发出的备忘录--国防委员会同意取道地中海运送三百辆坦克--我于4月22日对托卜鲁克守军提出严厉批评--隆美尔的援军到达--"老虎"运到--辉煌的成就--向克里特岛运送坦克--我希望将"老虎"计划进行下去--韦维尔未曾力请。

我沙漠侧翼的溃败在非洲引起的后果，已在前面谈到。它也意味着我们已失去攻占罗得岛的可能，而该岛却正是我们与希腊之间交通的障碍。它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在希腊所发动的本已十分危险的军事行动，尽管这一行动本来也是成功不了的。现在，我们在叙述沙漠事件的经过情形时，应该谈一谈同时在海面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派遣军队前往希腊已使我东地中海舰队受到了多么大的压力，然而，这还只是在这混乱时期中交给他们的任务之一。早在4月10日，坎宁安海军上将就感觉到，隆美尔气焰嚣张的装甲部队之突然挺进，对他自己的处境极其不利。他警告我们说：

如果德国能在下月越过地中海向北非运送足够的军队，他们便至少可以控制一直到马特鲁港的地区；如果他们做到这一步，那么亚历山大港在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的空袭之下，是否还能作为舰队的基地，就很成问题了。除非摧毁的黎波里港，否则德国人便大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用炮击的手段去摧毁的黎波里港并不是实际可行的办法。这不仅是作战舰队需冒风险的问题，而且，就其所发生的有效影响来说，是否值得采取这种办法，也成问题。我觉得，解决的办法是进行连续不断的空袭。……因此，我认为必须立即派遣远程轰炸机飞往埃及去执行这一任务，而且此事不可受到任何阻碍。这样的任务很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时间，而其结果则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保持东地中海区域。我愿再强调一下时间的因素，这是关系重大的。

天哪，要想在几个星期以内在埃及建立一支足以对摧毁的黎波里收显著成效的远程轰炸机队，又谈何容易。从海面炮击，除了实行起来远较有效而经济外，也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同时我也觉得，我舰队尽管当时在希腊战役中担负了艰巨的任务，但是仍然可能用这一方式对保卫埃及作出重大贡献。

※　　※　　※

海军部与坎宁安海军上将之间为了是否需要袭击的黎波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第一海务大臣由于深知总统给予的美援，便向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提出了一项代替飞机轰炸的困难的办法--让他的舰队不顾一切损失到最危险的海域内炮击的黎波里。这件事在我海军史上是很不寻常的。

海军部致电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941年4月15日

为了稳定中东的局势，显然有必要采取果断的措施。经过彻底研究之后，我们认为，仅仅对的黎波里进行空袭，恐怕还不足以阻止主要通过该港运入利比亚的增援。

因此必须对的黎波里采取一些足以严重破坏敌人交通的措施，使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恢复。我们认为，在该港及通往该港的航道到处密布水雷，可收相当成效，但是我们也不能坐等这一项措施的见效。因此必须及早采取其他办法。

有两条可供选择的办法：（1）炮击该港；（2）设法封锁。

海军部各位长官同你的意见一致，认为炮击的成效未必可靠，甚至期望暂时急剧减低敌人的增援率也是不大可能的。

因此我们已经决定，必须试行以封锁与炮击相辅而行的办法，炮击任务应由封锁船在驶近港口时在直射的距离内执行。

对可供使用的舰只类型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由"巴勒姆"号和一艘"C"级巡洋舰执行此项任务。

使用"巴勒姆"号担任这项任务，无疑会使你深感惋惜。

但是我们认为，与其使几艘舰只在炮击时受创，从而招致令人大失所望的结果，远不如完全牺牲一艘军舰，但能取得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战果。

这项命令的用意是要使英勇的坎宁安确信我们在白厅的人所看到的事态的规模，并且确信在这一危急关头，应当奋不顾身地冒一切危险。坟宁安海军上将对于使他牺牲像"巴勒姆"号这样的一级战列舰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 1941年4月15日

海军部各位长官和英王陛下政府已决定要在摧毁的黎波里的行动中牺牲一艘战列舰，我充分了解他们在作出这一决定以前一定是经过极其慎重考虑的。但是，我认为，只有具备以下的条件，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第一，成功有相当的把握；第二，成功以后，结果是有效的。我认为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谈到能否成功的问题，我看把这艘大的战舰驶到恰当的地点，究竟有没有十分之一的可能，也很难说。

即使我们成功的话，我们也要损失一艘一级战舰，而该舰的丧失势将大大增长意大利海军的锐气，而且敌人仅仅根据这一行动便可揣测到，我们认为昔兰尼加的局势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如果这一行动失败或只是部分成功，将更加强这些不利的影响。而且我们又不得不从大西洋战役中抽调另一艘战舰来代替。

我们从所有这些行动中得到的报偿，至多是使这座港口不堪使用，但它仍可卸货，而且还有其他法属港口可以代替。

在这些考虑中，我还没有把那两艘军舰上将近千名官兵的必然丧亡计算在内，他们被轻率地投入这一行动，茫然不知这项任务的目的，而且，我也看不出及时把他们撤走的希望。①

①一艘船如用作封锁船或纵火船，在驶近目标时，舰上只留少数基干船员。

与其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使用"巴勒姆"号以换取如此渺茫的成功机会，我宁愿调派全部作战舰队进行出击并冒不测的危险。

根据上述理由，我觉得应对海军部各位长官作出的决定提出疑问，并切盼根据这些论点再作考虑。

我们在接到舰队将炮击的黎波里的消息时，心上不无感到宽慰。海军部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在远离战场的伦敦分担他的责任。4月21日黎明时分，坎宁安率同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巴勒姆"号、"英勇"号和

巡洋舰"格罗斯特"号以及驱逐舰出现于的黎波里附近海面，炮轰该港达四十分钟之久。这次行动出乎所有的人意料之外，是一次完全的奇袭，海岸大炮在二十分钟之内没有还击，空军也没有任何抵抗。港内船只以及码头和港口设备损失惨重。一座汽油库及其周围的房屋起了熊熊的大火。英国舰队安然撤退，一艘船只也未被击中。

坎宁安海军上将报告说，"今日（星期一）上午五时，我舰队在从一万一千码到一万四千码之间的距离内炮击的黎波里港达四十二分钟之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完成了奇袭，这可能是由于德军空军已被调往其他战区执行任务去了。

……我对采取这种炮击策略的看法，当在以后的电报中奉告。"

这位总司令紧接着发来了第二封电报，他在这封电报中激昂地表示了他的感想。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1941年4月23日

我们发现，我们目前所承担的任务似已超过我们能够顺利执行的能力。

我愿清楚地表明，我依然坚决反对由地中海舰队炮击的黎波里的策略。我们上次幸而脱险，但是这只是出于德国空军忙于其他地区事务的原因。我们完成了奇袭，但全部地中海舰队费了五天才完成这一任务，而一支从埃及出动的重型轰炸机队则或许只需几个小时。在这次行动中，我舰队所冒的危险相当大，而且在我看来是不值得的，并且为此而停下了目前极其紧迫的所有其他任务。……

我看不出"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怎样能［从大西洋］抽调出来加入地中海舰队。

我看空军部好像要把他们自己的责任转嫁给海军，而且空军也没有按照其应该协同海军作战的职责来支援我们。

据我看来，这件事反映有关双方高级海军将领所作出的贡献，并足以向将来读海军史的人们表明，在这一紧急关头，我们大家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极不寻常的压力。海军部在我出于真心的同意下迫使他们的总司令冒了不必要的危险，这也许是实情；而未遭损失这一事实也不足以绝对证明他们有功而无过。另一方面，只有我们在国内的人才能够权衡世界大事的轻重缓急，而最后责任则应由我们承担。虽然

我依然深信第一海务大臣的行动是有力而正确的，但认为他应向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进行最详细的解释，并向他介绍从亚历山大港所能见到的更广阔的战争形势。

首相致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941年4月24日

地中海舰队的首要任务在于切断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一切交通，这是不容违背的原则。

2．我甚感遗憾的是，你想采用飞机袭击的想法妨碍了你对的黎波里的炮击。我们应当早就看到此点，但是现在也无须后悔，何况我们已获得了实际的成果，而且舰只与人员也未受损失。我个人对于这次未受损失并不觉得惊奇。敌人在非洲主要根据地上的主要炮台，尽管是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但还是过了二十分钟以后才开炮还击，这一事实完全可以表明，敌人是不可能同时处处都常备不懈的。我设想，在这种情形下，封锁计划肯定可以实行。

3．关于我们的空中支援问题：你应将情况弄清楚；因为情况不明就不能下断语。空军参谋长告诉我，要投掷同你们在四十二分钟内向的黎波里发射的炮弹同样重量的炸弹，即五百三十吨炸弹，（1）如从马耳他岛出动一个"韦林顿"式轰炸机中队，可能需要十个半星期；（2）如从埃及出动一个"斯特林"式轰炸机中队则需要三十个星期。

……

5．各战区之间兵力的重要部署系由我主持的国防委员会负责，与空军部无干，该部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决议而已。自从11月份以来，我就想尽各种方法，通过各样途径，把飞机运往中东。我们冒了很大的危险，遭受很大的牺牲，特别是一支战斗机中队在飞往马耳他时，三分之二的飞机被击落海中，而"狂暴"号则不得不把本身在大西洋的任务搁置一边，往返塔科拉迪三次。我在此间一面力图用各种方法去支援你，并赞扬你的历次成就，因此，我诚恳地希望你也要相信我们在中枢是力图在许多困难中作出健全而勇敢决定的。

……

7．你不明白我为什么建议将"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从大西洋调来加入地中海舰队。我之所以认为这两艘军舰特别适合，是因为它们有装甲板，因为我担心敌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能否将它们抽调出来，要看大西洋的形势。鉴于你身居高级将领的地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一

个情况。我很久以来就同罗斯福总统保持经常密切的联系。现在，他已开始担任西经26度以西的很大一部分巡逻任务。从4月24日午夜起，拥有大量水上飞机的整个美国大西洋舰队已经开始执行这一计划的第一阶段的任务。美国军舰将要沿着我护航队的航线巡逻，尾随--或者如他们的说法"跟踪"--所有被发现的袭击舰和潜艇，并每隔四小时用明码向全世界广播它们的方位，如遇必要，还可增加广播次数。此事希望勿作突然宣布，而是让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被人了解。因此我极为机密地透露给你。它为海军部减轻了莫大的负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当然，它也很容易引起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

因此，在目前的时刻，你无需对大西洋过分担忧，可把你的力量（我们正在多方设法加强）全部用于切断敌人同非洲之间的交通，无论是通过的黎波里还是昔兰尼加的交通都需切断。这是关系到埃及战役的一项任务。

8．我所以不厌其烦地给你写来全部情况，是由于你所获得的成就使我钦佩，是由于你需要照顾的方面甚多，是由于我同情你不得不使你的舰队冒许多危险，而且还由于你的职责极端重要。

※　　※　　※

我的最后的目的仍然是要在西部沙漠获得胜利，要在隆美尔的势力发展过于强大以前，在凶悍的新装甲师全部抵达以前，摧毁他的军队。我们无论如何要从这场溃败中挽救我们在埃及的地位。因此，我必须详细叙述一段插话；在这件事中，我比寻常承担了更直接的责任。韦维尔在他的沙漠侧翼所打的这场败仗几乎使他的装甲车辆丧失殆尽。4月20日（星期日），我在迪奇莱度周末正坐在床上工作时，收到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的一封电报，该电透露了他极其困难的处境。他说，尽管昔兰尼加的局势已有好转，但是，瞻望未来，仍不免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惴惴不安，其原因是我在坦克方面的力量薄弱，尤其是巡逻坦克。如你所知，这次沙漠战役的胜负多半取决于装甲部队的力量。……敌人在昔兰尼加的战线上也许至少拥有坦克一百五十辆，其中的半数是中型坦克。目前，这些坦克的大部分部署在巴尔迪亚-塞卢姆地区，并且，如果敌人能够解决供应问题的话，也许正在作向前推进的准备。我有一支实力薄弱的装甲部队，它在托卜鲁克是由巡逻坦克、步兵坦克和轻型坦克混合组成的，在马特鲁地区是一个巡

逻坦克中队。……到本月底，可望用于协助马特鲁地区防务的装甲部队，至多是一个巡逻坦克团和一个步兵坦克团，每团都缺一个中队。到5月份，我也许可能再从工厂获得三十辆到四十辆巡逻坦克，用以组成一支力量薄弱的新部队。此外，还可获得少量步兵坦克，这些坦克也许需要用于亚历山大港的近郊防御，以防敌人万一发动突击。我不能指望从希腊收回任何坦克，同时在相当时期内也不会有更多的坦克运来。

他又补充道：

最新消息。我刚刚接到一项令人不安的情报。我本来预料本月初在的黎波里登陆的另一个德国殖民地师将于本月底在战场上出现。现在有些部队已经被认出来了。我适才得到报告说，最近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殖民地师，而是一个装甲师。果若如此，局势确实是严重的，因为一个装甲师拥有四百辆坦克，其中有一百三十八辆是中型坦克。如果敌人能够解决供应问题，这将给我们带来很大阻碍。容我对这一则令人不快的消息加以分析研究后，再续电奉闻。①

①这个估计证明是夸大的。

韦维尔将军在同日发来的另外一封电报中，详细说明了他的坦克的情形。他说，我们将会看到，到5月底，只能为埃及提供两团巡逻坦克，并且没有后备坦克足以代替被击毁的坦克，·而·目·前·在·埃·及·则·有·足·够·编·成·六·个·坦·克·团·的·受·过·训·练·的·优·秀·人·员。我认为，在步兵坦克之外，供应巡逻坦克是十分重要的，在沙漠作战中，步兵坦克的速度和活动半径都嫌不足。帝国总参谋长，务请鼎力协助。

我在读了这几封令人吃惊的电报以后，决定不再考虑海军部的反对，便径行派遣一支运输船队装载韦维尔将军所需要的全部坦克，通过地中海直接开往亚历山大港。我们有一支装载着大批增援装甲车辆的运输船队即将启航，绕道好望角。我决定让这支运输船队中装载坦克的快速舰只在直布罗陀分程，抄近路行驶，这样可以节省将近四十天的时间。当时伊斯梅将军正住在附近，他在中午来看我。于是，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

我请他立即携带这份备忘录前往伦敦，并说明我对于采取这一步骤是极为重视的。备忘录内容如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4月20日

请看一下韦维尔将军最近发来的电报。中东战事的命运是吉是凶，我们是否要丧失苏伊士运河，我们在埃及建立起来的大批部队是否要一败涂地或陷于混乱状态，美国通过红海同我们携手合作的一切希望是否要断绝--这一切都可能取决于几百辆装甲车辆。如果可能的话，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装甲车辆运到。

2．我当于明日（即21日，星期日）中午主持一次由三军参谋长和海、陆、空军各大臣参加的会议，并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搜集情报。

3．达到这一重大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派遣W．S．第七号运输船队中的车辆运输快速舰只·取·道·地·中·海开往亚历山大港。韦维尔将军的电报指明，他所需要的是坦克，而不是人。我们必须冒丧失这些车辆或其中一部分的危险。即使只能运到一半，也可扭转局面。那五艘车辆运输舰装载二百五十辆坦克，其中除十四辆外都是步兵坦克。应尽量设法在这次交运的坦克中增加巡逻坦克的数字。据悉如果船只能多停留约二十四小时，即可多装二十辆，这就是说，由车辆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将于4月23日晨启航。

4．运送人员的船只将绕航好望角，但应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指示临时改变航程。

5．我已要求海运部，在上述启航日期之前，设法找到另外两艘速率相同的车辆运输舰，而不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需要。

如能找到，即应从国内最优秀的装甲师中再拨出一百辆巡逻坦克。料想这些坦克还适宜于热带作战，当然那些"适于沙漠作战的"特殊装置是谈不上的。

6．海军部和空军部应于·本·日考虑并订出计划，以便使这支关系重大运输船队能够通过地中海。当然，我们必须敢于冒险，不指望准保成功。但是到那时，马耳他岛谅已获得增援。蒙巴顿指挥的驱逐舰和其他海军增援当已到达该岛（或是同运输船队同时启航）。敌俯冲轰炸机有许多其他目标，而且它们也不知道运输船队装载的是什么。

7．争取时间最为重要，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请根据可能制定一份日程交来。如以时速十六海里计算，从启航之日（即4月23日）起，航程不过八日左右，就算十天吧。这样我们就可于5月的第一个星期给予韦维尔将军以有效的支援了。最重要的是保密，除了高级人员以

外，不得使任何人得知运输船队中的某些舰只在直布罗陀分途的用意。应使运输船队上的每一个人认为他们是绕航好望角。

当伊斯梅抵达伦敦时，三军参谋长正在开会，他们就我的备忘录进行讨论，直到深夜。他们最初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不赞成。使车辆运输舰安然通过中地中海的希望不大，因为在进入海峡以前的一日和在驶过马耳他岛以后的早晨，它们势将遭受敌方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而这些海域又都在我驻扎在海岸基地的战斗机的航程以外。会上有人表示这样的意见：国内的坦克力量已经薄弱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这时我们在海外损失大量坦克，海外部队势必要求补充，结果将使本土的坦克力量更加分散。

但是国防委员会在第二天开会时，庞德海军上将支持我的意见，并同意运输船队通过地中海，这使我非常满意。空军参谋长波特尔空军中将说，他将设法安排一个"勇士"式战斗机中队从马耳他岛加强掩护。然后，我要求委员会考虑再增加一百辆巡逻坦克，交由这支船队运输。我宁愿因此耽搁两天启航。迪尔将军则以本土防御缺少坦克为理由，反对追加这些坦克。1940年7月，他曾同意我们把仅有的少数坦克的半数装船绕道好望角运往中东，这不过是十个月以前的事，想到这点，我不能不认为他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正如读者所了解的，我并不认为1941年4月敌人入侵的危险是多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适当的准备。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会议决定执行我称之为"老虎"的计划；运输船队中应加入第六只船，以便装运六十七辆第六型号的（巡逻）坦克。但是，尽管多方设法，这只船却没有及时装完，与运输船队同时启航。

※　　※　　※

我刻不容缓地把这则好消息通知韦维尔。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22日

在过去几天中，我一直为你力争运送增援物资；我们正在把最优秀的坦克三百零七辆装船取道地中海运往你处，你可望于5月10日左右收到这批坦克。我确信，你听到这项消息时一定是很高兴的。在这批坦克中，有九十九辆是第四型号和第六型号的巡逻坦克，以及第六型号巡逻坦克的必要零件，此外还有一百八十辆步兵坦克。

2．你在4月18日的电报中说，你有足以编成六个团的受过坦克训练的人员。因此，我们由近便的航线只给你运送车辆。人员则按照前议，绕航好望角，但临时可能有变动。

3．你将通过往常的联系途径收到：（1）关于正在运出的坦克和配件的详细说明书，这些配件适用于你以前已经收到的坦克；（2）关于为适应沙漠作战必须安装的各种配件的说明书。望你立即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使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逐步进展，并使著名的第七装甲师--该师的溃散殊出我们的意料--在克雷的指挥下再建新的胜利战功。

4．你在收到详细通知后，应向我们提交关于尽早把这些车辆投入战斗的计划。如果这批车辆闯过航程上的难关（这当然是保证不了的），以后的事情就得看你的了。到6月底，不应再有德军留在昔兰尼加。

5．你在准备把这些车辆投入战斗的过程中，应放出风声说它们正在绕航好望角的运输途中，因为保密问题极为重要，这里知道的人也只有几个。这样，你在收到这批坦克以后，就有出奇制胜的机会。祝你一切顺利。

※　　※　　※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在为托卜鲁克的情势忧心忡忡。韦维尔于24日报告说，空军战斗机方面的情况相当严重。派往希腊的"旋风"式战斗机已损失一空，而且由于敌人最近空袭托卜鲁克，驻在该地的一大部分"旋风"式战斗机已被击毁击伤。空军中将朗莫尔认为，要想在托卜鲁克市区以内驻扎一个战斗机中队，不过是徒然招致重大损失。

因此，在战斗机队的生力军建立起来以前，敌人在托卜鲁克一定会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这天早晨，守军击退了一次进攻，毙伤很多敌军，并俘虏一百五十人。

这时人们的心情是惶惑不安，并且有些悲观失望。我不得不对这种情绪提出严厉的批评。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22日

我们绝不可忘记，被围的军队比围攻的军队强过三倍四倍。他们想舒适一些，这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他们必须当心，千万不要让

自己被一支较小的部队困住，从而失去袭击敌军交通线的力量。我们期望拥有一百门大炮和大量军需品的二万五千名士兵，能够抵御得了跋涉七百哩而来的四千五百名敌军，并守住这一设防巩固的地区；即使敌军是德国军队，也能顶得住，守得了，何况有些包围托卜鲁克的军队并不是德军。我所用的数字是由陆军部供给的。我们绝不要在和敌人对比时妄自菲薄。

※　　※　　※

不久，韦维尔将军传来关于隆美尔的援军即将抵达的消息，这令人更加不安。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在渡过地中海时受到一些损失）也许在4月21日以前登陆完毕。有几支部队已经在托卜鲁克对面或卡普措堡地区被我军认出。据战俘称，该师仍然缺乏运输供应品的车辆。根据我们对抵达的黎波里的船只的观察，要想把这个师装备齐全，似乎还需要二十一船物资，平均每船装载五六千吨。该师在深入东部地区时的给养问题，要依靠班加西和昔兰尼加的其他小港口解决。有迹象表明，敌人在经常利用班加西港。他们运输供应品至少需要十五天。根据这一假定，第十五装甲师、第五轻摩托师和阿里埃特师及特兰托师①将于6月中旬以后进军，而不是只从7月以后进军，这比以前的估计加快了两星期。韦维尔又补充说，他应当承认，德军的行动往往出乎人的预料；他不敢保准敌人的能力就不能超过他的估计。例如，昨晚他们就开始从塞卢姆地区进军，而根据我们对他们的供应状况的估计来看，这是很难办到的。

①后面这两个师是意大利师。--译者

我们未能把班加西用作一个有用的基地，但自从落入德军手中以后，它就起了这样重要的作用，这在我们在国内的人看来，实在是令人难以满意的。

※　　※　　※

在其后的两个星期中，我的急切的注意力和焦燥不安的心情都集中到"老虎"计划的命运上了。我并未低估第一海务大臣所冒的风险、我也知道海军部正为此捏着一把汗。这支运输船队包括五艘时速十五海里的船，在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的H舰队（"声威"号、"马来亚"号、"皇家方舟"号和"谢菲尔德"号）的护卫下于5月6日驶过直布罗陀。同这支运输船队一起航行的还有增援地中海舰队的舰只，其中包

括"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巡洋舰"水上水神"号、"斐济"号。5月8日，敌机屡屡空袭，均被击退，我方未受损失，七架敌机被击毁。但是，在当日夜间，运输船队中有两艘船在驶近突尼斯海峡时触雷。其中之一，"帝国颂歌"号，爆炸起火，随即沉没；另一艘，"新西兰之星"号，还能继续随运输船队航行。在驶抵斯可基海峡入口处之后，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与运输船队分手而驶回直布罗陀。他派遣六艘驱逐舰随同巡洋舰"格罗斯特"号去增援护航舰只。9日下午，坎宁安海军上将抓紧机会将一支运输船队送到马耳他岛，然后在马耳他岛之南五十哩处与"老虎"运输船队会合。于是他的全部舰只都向亚历山大港驶去，途中未再受任何损失，安全抵达目的地。在这些行动中，他们还曾趁机在5月7日和10日两次用轻型舰队于夜间炮击班加西。

这支为我希望所寄的重要运输船队已平安驶过突尼斯海峡，现在并已得到经过加强的地中海舰队全力保护，我得悉之后不胜欣慰。这事并未定局，但我的思想又已转到了克里特岛方面，这时我们确实得知德国即将以空降部队大举进攻该岛。我觉得，如果德国能夺取并利用该岛的飞机场，那么他们便能得到几乎无限的增援力量。我又感到，要阻止德国人进兵，甚至十几辆步兵坦克便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要求三军参谋长考虑，可否让"老虎"运输船队中的一只船在航程中折向克里特岛，以便卸下几辆步兵坦克。我的那些谙行的同僚，同意我的关于坦克对保卫克里特岛特别有用的想法，但却认为，这样改变航程势必危及那只船上的其余的宝贵物资，这是不相宜的。因此，我于5月9日向他们建议，如果"认为让'拉蒙特氏族'号驶入苏达湾是过于危险的话，该船应在驶抵亚历山大港卸货以后立即运去十二辆坦克，或由其他船只装运"。于是按照我的建议发出了命令。韦维尔于5月10日复电称，他"已经设法向克里特岛运送六辆步兵坦克和十五辆轻型坦克"，而且"如果一切顺利，当可于数日内抵达"。

※　　※　　※

当然，我切盼"老虎"计划再取得一些辉煌成就。我当时可能并未觉察到，这项计划已给各有关方面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尽管其主要责任显然应由我担负。我认为，我对于取道地中海的危险的判断终于证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的海军界的朋友们则说，这是因为我们碰到了难得的好运气和好天气。海军部当然不希望由于这次成功而让

他们接连不断地采取这类危险行动，于是我遇到了据我看来是相当严重的阻力。如果不是由于韦维尔将军不但未曾力请、反而持反对意见的话，我就一定要把争议提交内阁，请求裁决。韦维尔的态度使我无所依据。因此，有五十辆巡逻坦克和五十辆步兵坦克是由其后的一支运输船队绕航好望角运到的，这支运输船队到7月15日才碇泊在苏伊士。

到了这时，发生的事情已有许许多多，但是并不都是不如人意的。

第十四章　伊拉克的背叛

1930年的英伊条约--"黄金方阵"--印度派来的援军--进攻哈巴尼亚--航空学校奋勇协助--韦维尔不愿派遣军队--他顾虑重重--国内的坚定态度--从哈巴尼亚传来较好的消息--伊拉克军队的崩溃与逃窜--我于5月9日致韦维尔电--他的复电--"哈巴尼亚部队"到达--5月23日希特勒的为时已晚的指令--向巴格达进军--拉希德·阿里逃亡--有效地占领伊拉克--摄政重返巴格达--以少许代价勉强地扭转了严重的危机--伦敦与开罗间的意见分歧。

1930年缔结的英国-伊拉克条约规定：在和平时期，我们除了享有其他权利外，得以在巴士拉附近和在哈巴尼亚保有空军基地，以及随时运送军队与军需的权利。这个条约还规定：在战时，我们将享有运送武装部队的各项便利，包括铁路、河流、港口和飞机场的使用权在内。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宣战；而当意大利参战时，伊拉克政府甚至连断绝关系这一步也没有做到。因此，意大利驻巴格达公使馆遂成为轴心国从事宣传活动、煽动反英情绪的主要中心。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的协助；这些人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从巴勒斯坦逃出、后来在巴格达获得避难所的。

随着法国的崩溃和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委员到达叙利亚，英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这种局势使我们非常担心。但是，由于我们正用兵于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是谈不到的，只好就力所能及妥善应付。1941年3月，形势更加恶化。同德国有勾结的拉希德·阿里出任总理，并开始同三名显赫的伊拉克军官策划阴谋；这些人号称"黄金方阵"。3月底，亲英的摄政阿卜杜尔-伊拉都督逃出了巴格达。

现在，确保伊拉克位于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巴士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于是我向印度事务大臣发出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1年4月8日

你以前曾经提出，你或许能够从边防部队中再为中东抽调一个师。伊拉克的局势已趋恶化。我们必须确保巴士拉，因为美国方面越来越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大规模的飞机装配基地，以便把有关物资直接

运往该港。鉴于战争必然有向东发展的趋势，这项计划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我即将向三军参谋长们说明你将研究上述问题的可能性。奥金莱克将军也打算另外再提供一支部队。

艾默里先生于同日将此意电告印度总督，于是林利思戈勋爵和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立即提出，可以向巴士拉调派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而且这些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已经登上开往马来亚的船了。其余的部队也将尽速开到。4月18日，在前一日空运到舒艾巴的一营英国兵的掩护之下，该旅团在巴士拉登陆，未遇到抵抗。我们又请求印度政府，把也已指定开往马来亚的两个旅迅速运到巴士拉。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及各有关方面

1941年4月20日

应尽快向巴士拉派遣军队。至少要将原已答应过的那三个旅火速运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20日

应该向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①说明，我们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主要用意，是在巴士拉掩护并建立一座大规模的装配基地，并向他说明，凡是在内地发生的事情，除了发生于哈巴尼亚的以外，目前都属于次要性质。我们行使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来从事这次登陆并避免流血，但在必要时，为了确保登陆成功，应当使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因此，我们在巴士拉的地位并不是仅仅以条约为依据，而且也是根据战争所引起的新的事态。我们不可就派兵前往巴格达或假道伊拉克增兵巴勒斯坦等问题作出任何保证。伊拉克现政府本身就是靠武装改变篡夺权力的政府，伊拉克这个国家早已在精神实质上侵犯了我们根据条约获得的权益，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们不承认它们有要求作出保证的权利。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要擅自解释，以免束缚自己手脚。

①英国驻巴格达大使。

我大使据此通知拉希德·阿里，说还有一些运兵船只将于30日驶抵巴士拉。拉希德·阿里回答说，在已到达巴士拉的部队开出该港以前，他不允许再有任何登陆行动。奥金莱克将军奉到的指示是，部队仍将

继续登陆。拉希德·阿里一直指望德国飞机、甚至德国空运部队前来援助，这时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他的初步敌对行动，是对我们在伊拉克沙漠中的空军训练基地哈巴尼亚下手。4月29日，二百三十名英国妇孺刚从巴格达空运到哈巴尼亚来。驻扎在营地的英军，共计不过二千二百多人，而平民人数竟不下九千人。因此，那所航空学校便成为极其重要的据点。在那里担任指挥的斯马特空军少将采取了勇敢而及时的防备措施，以应付日益加剧的危机。航空学校过去只有些老式的飞机和作为训练之用的飞机，但是已从埃及运来少数"斗士"战斗机，于是把各种类型的飞机八十二架临时编成四个中队。从印度空运来的一营英国兵也已于29日抵达。外围防御工事长达七哩，只有些孤零零的铁丝网，确实是很不够的。30日，伊拉克部队从巴格达开来，出现于不到一哩之外的一座俯瞰飞机场和兵营的高地上。不久，又从巴格达开来援军，增加到九千人，并携有大炮五十门。其后两日是消磨于毫无结果的谈判中，到5月2日黎明时分战斗便开始了。

※　　※　　※

这次新出现的危险局面刚一开始，韦维尔将军便抱着极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态度。他说，他将进行准备工作，并尽力造成这样的印象：我方正在巴勒斯坦集结大批部队，准备开始行动，这就可能对伊拉克政府起到一些影响。据他看来，他能够调遣的军队数量不多，而且时间上又赶不及。这支军队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开拔。调走这支军队，将使我在巴勒斯坦的兵力薄弱，处境危险，而且那里已经有了煽动叛乱的情况。他说，"我曾经不断提醒你，在目前形势下，不能从巴勒斯坦调兵支援我们派往伊拉克的军队，而且经常劝告你，应避免同伊拉克发生纠纷。……我在各处的部队已经十分紧张，我绝不能再把其中的一部分贸然投入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行动中去。"

在叙利亚，我方兵力也同样紧张。中东战区各位总司令曾经说过，在澳大利亚军队重新装备就绪以前，如果不在伊拉克承担任务，能够向叙利亚调运的军队最多只有一个机械化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不能指望这支军队能对付得了德国可能派往叙利亚的军队，而且只有在维希法国积极抵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派军队去。如果

决定向叙利亚进军，当然最好是尽先派遣英国军队，而不是派遣自由法国的军队，后者的干预将引起极大的愤慨。

5月4日，我们把关于伊拉克的决定电告韦维尔将军：

用兵于伊拉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基地，并且控制该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确保波斯的石油。

由于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的优势，经由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已显得更加重要。……即使我们没有向巴士拉派遣军队，伊拉克在轴心国的指使下仍然会出现哈巴尼亚目前的局面，到头来我们还是不得不在伊拉克的抵抗之下强行在巴士拉登陆，那样一来，便失去了不受抵抗即可建立一座桥头堡的机会。……由土耳其出面的调停，当然可以接受。我们不能让步。确保埃及的安全仍然是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挽救哈巴尼亚，并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

奥金莱克将军愿意继续提供援军，如果能安排好船只的话，到6月10日，可再运送五个步兵旅及其附属部队。我们对于他这种敢作敢为的气概感到满意。韦维尔将军虽然遵从命令，但是心实不满。他在5日的来电中说，"你的来电很少考虑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自己正在集结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解救哈巴尼亚，或者，哈巴尼亚是否能支持到这支军队可能于12日赶到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有责任以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我认为伊拉克战事拖下去，将严重地危及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在政治方面引起的反响是难以估量的，并且可能招致我在近两年来煞费苦心地力图避免的结果，即我基地内部发生严重的动乱。因此，我再次强烈地请求你尽早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5月6日

应立即考虑韦维尔将军和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并于今日午餐前在下院向我提出报告。

应注意以下各点：

（1）来电提及的部队似乎相当强大，为什么他们还认为不足以应付伊拉克军队？你们的意见如何？骑兵师根据想当然的原因一直留在

巴勒斯坦，在这一时期内，竟连一支机动纵队的基本队伍都没有编成！

（2）我驻在哈巴尼亚的部队何以将于12日以前让步？就截至目前的报告来看，他们的损失并不算大。昨天晚上，他们的步兵出击成功，并且据报告说，只要我们的空军一出现，敌军的炮击即行停止。空军应极力设法增援和鼓舞哈巴尼亚。

再从埃及空运一部分步兵作为援军，的确可以办到吗？应命令战地指挥官，必须不屈不挠地坚守下去。

韦维尔将军的建议是通过谈判解决，我们怎能照此行事呢？我们猜想，伊拉克人可能在德国人的怂恿下坚持要我们从巴士拉撤退，或者是要求我方部队在他们的摆布下分成若干小队，退出伊拉克，开往巴勒斯坦。我驻巴士拉的高级海军军官认为，我军若在该地崩溃或投降，将招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印度政府的意见也是一样。韦维尔将军的态度使我深感不安。看来他在东面侧翼同在西面侧翼一样被敌人吓住了。

虽然他手下有大批部队，并有大规模运输船队行将到达，他似乎连几营人、几连人都调不出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已精疲力竭了。

对印度总司令增援巴士拉的建议，似应以极端赞同的态度加以考虑。

※　　※　　※

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我在中午时分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上，将所有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解决。大家的决心很大。他们决定发出以下命令：

参谋长委员会致韦维尔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1年5月6日

国防委员会已考虑了你昨日的来电。除非伊拉克让步并确保轴心国以后对伊拉克不再有所图谋，否则我们便不能接受谈判解决的方式。局势的实际情形是，拉希德·阿里早已同轴心国勾结起来，他不过是想等到轴心国能够援助他的时候再动手罢了。我军进抵巴士拉，已迫使他在轴心国还没有准备停当时就动起手来。因此，只要我们不坐失时机，便可依靠大胆的行动来取得扭转局势的大好机会。

因此，三军参谋长已向国防委员会说明，他们准备承担及早派遣你来电中所提及的部队的责任。国防委员会指示，应通知空军少将斯马特：他将得到援助，在此期间，他的任务是要保卫哈巴尼亚到最后一刻。在维持埃及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空军力量支援我军在伊拉克的战斗。

※　　※　　※

这时，在哈巴尼亚那所航空学校的几支空军中队，会同从波斯湾顶端舒艾巴起飞的"韦林顿"式轰炸机，袭击高地上的伊拉克军队。他们以炮击我军营地作为还击，他们的飞机也参加作战，向我军阵地投弹和扫射。当日，我军死伤四十余人，被击毁击伤的飞机有二十二架。尽管在密集的炮火下起飞困难，我飞行员仍继续进行袭击。敌人步兵的进攻并未扩大，而且他们的炮火也已逐渐被压制住了。原来，敌人的炮手在受到空袭时，甚至在看到我方飞机在上空掠过时，就弃炮而逃了。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胆怯心情，因此从第二天起就能够把我们的一部分空军用于对付伊拉克的空军和他们的基地了。5月3日和4日两天的夜间，地面巡逻队采取攻势，从哈巴尼亚出动去袭击敌军防线。到5月5日，敌军已遭受皇家空军连续四天的空袭，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便在夜间从高地撤退。我军追击，在一场顺利的战斗中，俘获战俘四百名、大炮十二门、机枪六十挺、装甲车十辆。从法卢贾开来的一支增援纵队在途中被我方发觉，被我方派去的四十架飞机全部歼灭。因此，到5月7日，哈巴尼亚之围已解。我守军曾从埃及获得战斗机的增援；英国妇孺都已乘飞机撤退至巴士拉；拥有约计六十架飞机的伊拉克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这些好消息只是迟迟地、点滴地传来的。

首相致斯马特空军少将1941年5月7日

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旧观。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我们将给予你一切可能的援助。望再接再励。

※　　※　　※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7日

看来，哈巴尼亚的形势已大大改进；目前对伊拉克采取果敢的行动，或可在德军到达以前粉碎伊拉克的背叛。德军当然可以乘重轰炸

机直接飞往，但是，轰炸机只能运一些暂时应用的供应品，而难望持久作战。我们应予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在德军到来之前士气便已受到影响。我认为，如已肃清鲁特巴和哈巴尼亚，［我］纵队即可占领巴格达，或乘胜尽量取得其他成就。关于对部落的鼓动工作以及政府的政策，将另行电达。

韦维尔将军已直接电复三军参谋长

1941年5月8日

我认为，在今后几个月伊拉克政局不利于我的情况下，你们应当认清我们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从印度派去的军队能够确保巴士拉，但是，据我看来，除非充分得到当地人民和部落的合作，是不能向北推进的。从巴勒斯坦派去的军队，可以解救哈巴尼亚，据守通往巴格达的通道，以防止伊拉克再向哈巴尼亚进军，但是，却不能在遭到抵抗的情形下进入巴格达，或在那里据守。……因为，为避免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区域内卷入军事上重大纠纷，我仍然建议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寻求政治上的解决。

我虽然知道韦维尔将军行事谨慎，为人忠诚，还是继续对他施加压力。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9日

国防委员会考虑了你于5月8日发来关于伊拉克的电报。我们得到情报，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党羽正处于绝望的窘境中。虽然如此，你仍应同他们奋战。正在巴勒斯坦准备中的那支机动纵队，应照你所建议的日期进军，如果可能，应尽量提前，不论是在鲁特巴，还是在哈巴尼亚，都要积极与敌军周旋。该纵队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师以后，你应尽量利用当时的形势，毫不迟疑地攻入巴格达，甚至不惜用一支很小的部队，采取德军惯于冒险而从中得利的那样冒险行动。

2．除非拉希德·阿里立即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所提出的条件，便谈不到同他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徒然拖延时间，坐使德国空军开来。我们认为，你向伊拉克抽调一部分地面部队，不致立即影响到你在西部沙漠的问题。空军应尽力兼顾双方。除非你在西部沙漠已实际遭受敌军的进攻或者你即将发动攻势，特德空军中将才可以拒绝调派必要的空军去支援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我试图让韦维尔将军放心，我们并不打算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只不过是要应付当前的需要而已。

你不必担心伊拉克遥远的未来。你当前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友好的政府，并以昂扬的斗志击败拉希德·阿里的军队。目前，我们不准备卷进任何从巴士拉溯河而上的大规模进军，也没有规定要占领基尔库克或摩苏尔。我们并不打算改变伊拉克的独立地位，并已按照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发出详细的指示。但是，关键在于行动，即机动纵队迅速进军，以便使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德军可能不久即将到来。我们希望这支纵队于10日出动，12日抵达哈巴尼亚，假如哈巴尼亚能够守住的话。

实际上，他们不但已经守住哈巴尼亚，而且还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我们相信你已按照这些日程行事，而且你会极力敦促他们加速行动。

韦维尔对历次向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作了勇敢的回答。他于13日报告说，"我不等'老虎'计划的坦克抵达，便已命令将现有的全部坦克加入戈特的部队中，并在塞卢姆地区进攻敌军。……如果在西部沙漠进行顺利，我即将设法增兵巴勒斯坦，以便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我们当设法尽速解决缠手的伊拉克问题。……我正在尽力加强克里特岛的防御，以应付敌人即将发动的进攻。今日下午，我曾同卡特鲁讨论叙利亚问题。"

※　　※　　※

到这时，"老虎"已安全抵达亚历山大港。我十分希望在克里特岛、在西部沙漠、在叙利亚，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些互有关连的冒险行动，命运却各不相同。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5月14日

你即将前往巴士拉会见韦维尔，这使我不胜欣慰。他将告诉你关于"老虎"和"灼热"作战计划［保卫克里特岛］的情况。如能在利比亚一战获胜，将会在德国人和伊拉克人的心目中改变伊拉克的一切价值。

2．你曾为巴士拉作了极大努力，我们不胜感激。印度部队能在那里集结得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觉得，现在不能贸然挥师向北进攻巴格达（除非道路情况良好才可以小支部队推进），更谈不到进军基尔

库克和（或）摩苏尔。我们在获悉"老虎"和"灼热"的进展情况以前还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目前的时刻，我们只能设法在巴格达成立友好的政府，并在巴士拉尽力建立最强大的桥头堡。现在，我们试图控制叙利亚的可能性更小，但可准许自由法国人在那里放手行事。在利比亚击败德军是左右全局的大事，在做到这一步之前，我们不能有更远大的看法。到那时，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　　※　　※

在此期间，我们在克里特岛遇到了一些更残酷的虽然不是更危险的事件。在叙述这些事件以前，最好让我把伊拉克的故事说完。

驰援我伊拉克作战部队的"哈巴尼亚部队"，是从巴勒斯坦开来的一个摩托化旅团。这个旅团的先头部队于5月18日赶到哈巴尼亚，以便继续进攻这时在法卢贾据守横跨幼发拉底河大桥的敌军。这时，伊拉克人已经不是唯一的敌人了。第一批德国飞机已于5月13日进驻摩苏尔飞机场。其后，我方空军必须担起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袭击德国飞机并阻止它们通过铁路运输从叙利亚获得供应。"哈巴尼亚部队"的先锋队伍和原在哈巴尼亚的守军的地面部队于5月19日对法卢贾发动进攻。由于洪水泛滥，不能直接从西面逼近，于是派遣小股纵队渡过法卢贾上游的一座飞桥去切断敌守军的退路；还有另一支空运部队着陆，以便阻截通往巴格达的公路。

我们原来期望这一行动，加上空袭，将迫使一旅多人的敌军投降或溃散。但是后来还是需要从地面进攻。我军在河西岸有一小支部队，他们的任务原来是用步枪防止敌军破坏那座重要的桥梁；现在他们奉命向前突击，结果非常成功，并无一人伤亡。敌人屈服了，被俘三百人。三天以后的一次反攻也被我军击退了。

我们曾费了几天的工夫为最后进军巴格达进行准备工作。在这几天中，我空军对伊拉克北部飞机场上的德国空军采取行动，终于粉碎了他们的企图。后来又来了一个意大利战斗机中队，但是无所成就。负责轴心国空军中队同伊拉克军队配合作战的德国军官是陆军元帅布隆贝格的儿子，他在巴格达着陆时，头部中了一弹，这得谢谢他的盟友由于判断错误开了枪。他的继任者费尔米将军虽然在着陆时比较幸运，却也束手无策。他奉到希特勒气势汹汹的指令的日期是5月23日，到了这个时候，轴心国进行有效干涉的一切时机已经过去了。

希特勒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三十号指令战地大本营：

1941年5月23日

在中东，阿拉伯人自由运动是我们对抗英国的天然盟友。

就这一点来说，在伊拉克煽起叛乱是特别重要的。应使这种叛乱扩展到伊拉克境外，以便在中东加强那些与英国敌对的力量，截断英国的交通线并将英国军队与英国船舶牵制在这里，从而削弱它在其他战区的力量。为了这些理由，我已决定通过支援伊拉克去推动中东战事的发展。将来结合着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能否最后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位，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问题都尚在未定之天。

5月27日夜间，我军开始向巴格达进军，由于到处洪水泛滥以及许多灌溉沟渠上的桥梁被炸毁，进展迟缓。但是，我先头部队已于5月30日抵达巴格达近郊。虽然我军人数有限，而且城中还驻有伊拉克的一个师，他们的出现却使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僚属惊惶失措，于是拉希德·阿里等就在当日偕同其他祸首，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以及耶路撒冷的前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官等逃往波斯。次日，5月31日，停战协定签字，伊拉克的摄政复位，新政府就职。我们不久即以陆空部队占领境内所有的重要地点。

这样，德国要想在伊拉克鼓动背叛并想以些微的代价控制这一广大地区的图谋，遂功败垂成。印度部队一个旅于4月18日在巴士拉登陆是及时的。这迫使拉希德·阿里在尚未布置就绪之前就开始了行动。即便如此，我们的为数有限的部队也曾经与时间竞赛。航空学校奋勇保卫哈巴尼亚，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当然，德国人手中有一支随时可以调动的空运部队；这支部队这时本来可能使德国人囊括叙利亚、伊拉克、波斯以及它们的宝贵的油田。希特勒的手本可以远远地伸向印度，并向日本招手示意。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所选择的却是把他的最优秀的空军使用在另一方面。

我们时常听到军事专家谆谆教导人们，优势兵力要用于决定性的战场。此话确实大有道理。但是在战争中，这一原则同所有其他的原则一样，是受着事实与形势的支配的，否则战略就太容易了。它将变为一部军事操典而不是一种艺术了；它所依据的就只是些条条框框，而不是通过审度变化万端的局势而作出的明智而恰到好处的判断了。

希特勒的确失去了以些许代价在中东取得巨大战利品的机会。我们在不列颠，虽然窘迫万分，却得以藉着有限的军队免于遭受影响深远或难以弥补的损失。

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中东的极其紧张局面使韦维尔同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伊拉克的背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而已。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如：德国即将对克里特岛发动的进攻，我们在西部沙漠进攻隆美尔的计划，阿比西尼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战事，以及急需在叙利亚预先防止德军的入侵，等等。同样，整个地中海的局势，从伦敦看来，也不过是我们面临着的世界问题中的一个次要部分而已；在这些世界问题中，德国入侵的威胁、潜艇战和日本的态度则是其主要特征。只有战时内阁发挥力量，紧密团结，政治与军事首脑之间互相尊重而又看法一致，以及指挥作战的机构工作顺利，才得以使我们克服了这些艰难险阻，当然免不了要受到严重的创伤。

读者当会觉察到，英国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同他们驻在开罗的任务艰巨但仍英勇奋斗的总司令之间的关系在日趋紧张。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虽然说，觉得最高兴、得到最大慰藉的人莫过于韦维尔自己，但是这一段插曲不能不在他的心中和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一道暗影。同时，奥金莱克将军按照我们的愿望并在印度总督真挚的同意下，那样迅速地把一个印度师派往巴士拉，并毫不迟疑地答应提供印度援军，这种热心任事的态度，使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生气勃勃、个人才能至今还没有发挥出来的人物。这些印象的结果，在事件进一步发展时将可以看到。

第十五章　克里特岛：危机临头

克里特岛的形势--防御力量薄弱，部署也不恰当--开罗的指挥机构担当着极重的任务--国内和战地一致同意保卫克里特岛--我们的精确情报--韦维尔于4月30日视察克里特岛--伯纳德·弗赖伯格出任司令--我于5月1日致坎宁安海军上将电--设法增援我们的空军--韦维尔与弗赖伯格不抱幻想--弗赖伯格致韦维尔及致新西兰政府的电报--韦维尔于5月2日发来的电报--新西兰为自己军队的处境担心--我于5月3日致弗雷泽先生电--弗赖伯格毫不畏惧--德军对克里特岛进行空中封锁--我们可怜的空军力量--德军的进攻计划--"科罗拉多"和"灼热"作战计划--屏息以待的时刻--韦维尔的幽默--我把情况告知史末资--濒临战争的边缘。

论证和事态的演变已经表明，克里特岛在我们的地中海各项事务中有着极大的战略上的重要性。英国军舰如能以苏达湾为基地或在那里补充燃料，便能够给予马耳他岛以极其有力的掩护。如果我们在克里特岛基地的防空设施巩固，则我占优势的海军将发挥充分的作用，并可击退任何由海路进犯的敌军。但是，仅在一百哩以外就是意大利的罗得岛要塞，该岛机场广阔，设施巩固。自从今年年初以来，罗得岛就是我们夺取和占领的目标，我们已从英国把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派往中东，以便根据形势的需要进驻罗得岛或苏达湾。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是一支优秀的部队，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装备，共计有五千三百余人。此外，在莱科克上校指挥下的突击队约二千余人也已经绕航好望角到达中东；这支突击队连同即将在埃及编成的英国第六师，可构成足以夺取罗得岛的进攻部队。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延缓了这一行动；在此期间，如果德国派遣飞机前往罗得岛，那么克里特岛便岌岌可危了。派往中东的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留在亚历山大港待命，以应付紧急事件，并未派去协助攻取并据守罗得岛，也未派去建立苏达湾的防御设施并充实其守卫人员。

在克里特岛当地，各项设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读者当已见到我一再发出的关于在苏达湾设防的指令。我甚至曾用过"第二个斯卡帕湾"①这种说法。我们占领该岛已近六个月，但是至今只能在该港配备一支稍强的高射炮队，而且还是在牺牲其他更迫切的需要的情况下才办到的。而中东指挥部也无法在当地或其他地方觅得劳工去扩展飞机

场。当希腊还在盟国手中的时候，根本谈不到派遣大批驻军前往克里特岛，或在该岛的飞机场上驻扎强大的空军。但是，现在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便能够容纳到来的援军或在必要时容纳派来的部队。但是，既没有制定计划，也没有设法推动。在六个月之中，换了六位司令官。中东指挥部本来应当更仔细地研究足以使克里特岛防御海空袭击的条件。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在该岛南面的斯法基亚或廷巴基设置港口，即使这点做不到，至少也要准备一些登陆设施；谁也没有想到应筑成一条由此通往苏达湾和飞机场的公路，以便从埃及增援克里特岛西部。对问题研究不透，对命令执行不力，这些责任应由开罗和白厅双方分担。

①位于苏格兰北部，为英国的重要军港。--译者

一直到在昔兰尼加、克里特岛和沙漠地区败北以后，我才体会到韦维尔将军的机构担负了多么重的担子，而得到多么少的支持。韦维尔是尽力而为的；但是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却过于薄弱，因此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

※　　※　　※

德国征服希腊后，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最后的立足之地，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场所。我们确实知道德国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岛屿。对于我们说来，它是埃及和马耳他岛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我们现在正处于失败与遭难的混乱局面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负责人之间，无论是国内或战地的负责人之间，在据守克里特岛的问题上，并没有意见的分歧。韦维尔来电（4月16日）称，"我认为应据守克里特岛。"次日又来电称，"我们正准备［从希腊］撤退，据守克里特岛。"

※　　※　　※

我们早就知道，戈林一直在努力建立和发展一支能够进行大规模着陆的强大空降部队。这正投合德国那班热心、忠诚的纳粹青年的心意。德国伞兵师是一支精锐部队，我们在研究如何防御德军进犯本土的问题时曾考虑过它的作用。但是，德国的所有这类计划至少需要暂时取得日间的制空权。德国在不列颠的上空没有得到这种制空权。克里特岛的情形却不同了。敌人在巴尔干和爱琴海享有充分的而且看来是持久的空中优势，他们现在就是以此作为主要武器。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情报机关还没有一次得到过这样可靠而详细的情报。敌军占领雅典以后，德国参谋人员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已不像平时那样慎于保密，而我们驻在希腊的谍报人员则积极、大胆地进行活动。在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关于德国下一行动的重要情报。德国第十一空军军团的调动和有关人员的兴奋心情，以及德国人在希腊港口疯狂地搜集小型舰艇的活动情况，未能逃过有心人的耳目。一切都表明，德国即将从海上和空中进击克里特岛。在历次战役中，我个人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煞费苦心地研究和衡量证据，或弄清这样的问题：总司令们对敌人即将发动的袭击的规模确已得到深刻印象，并已传达到战地的将军们了。

4月28日，在伦敦的我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就敌人进攻克里特岛计划的规模与性质作出了估计，他们认为，敌人同时以空运和海运部队进攻该岛的行动已迫在眉睫。他们认为，敌人在巴尔干各国可能搜集到三百一十五架远程轰炸机、六十架双引擎战斗机、二百四十架俯冲轰炸机和二百七十架单引擎战斗机，以供各种用途；敌人在第一次袭击时可能投下伞兵或空降部队三四千名，而且可能每日从希腊进行两三次突击，从罗得岛进行三四次突击，都以战斗机掩护。在空运和海运部队到达之前将有猛烈的轰炸，而且要进行海上袭击，并不缺少军队和船舶。

我们立即把以上情况电告开罗司令部，同一天我个人又亲自致电韦维尔将军，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28日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来看，德国似乎即将以空降部队和轰炸机大举进攻克里特岛。希将驻在该岛的部队情况和你的计划见告。这应该是消灭伞兵部队的大好机会。必须坚守该岛。

韦维尔将军最初并没有接受我们认为克里特岛是敌人进攻目标的看法，他认为德国人可能故意传播谣言，以掩护他们的真正计划。虽然如此，他还是立即以他素日处理军务的充沛精力与机动敏捷进行部署，并亲自飞往该岛。他的复电表明当时情形。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及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4月29日

4月18日克里特岛便得到有可能被德国空降部队进攻的警告。目前，该岛除原有长期驻军三个步兵营、重型高射炮两个中队、轻型高

射炮三个中队和海防炮队外，至少还有从希腊撤出的士兵三万人。正在组织这批士兵防御该岛的重要地点，如苏达湾、干尼亚、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据报告称，士气良好。武器主要是步枪，还有少数轻机关枪。此外还编成了几支希腊新兵部队，用以保卫飞机场和［看守］战俘。

2．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将于5月的前两个星期中抵达克里特岛。

3．我打算于明日视察克里特岛，归来后当即报告。

4．或许进攻克里特岛的计划是为了掩护对叙利亚或塞浦路斯岛的进攻，而真正的计划则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军队也只有到最后时刻才透露。这正符合德国的惯伎。

我曾经向帝国总参谋长建议任命弗赖伯格将军为克里特岛驻军司令；他向韦维尔提出，韦维尔立即同意。伯纳德·弗赖伯格同我结识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新西兰一名青年志愿兵的身份历经艰辛辗转来到英国，他持有给我的一封介绍信，于1914年9月的一天到海军部来见我，并请求委派职务。那时，我正在创立皇家海军师，不久便进行了必要的推荐。几天以后，他被任命为"胡德"营中的一名海军中尉。这里不能一一叙述他屡屡建立的赫赫战功；由于这些战功，他在前线作战的四年中被提升为旅长，并于1918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紧急关头被任命为所有据守巴叶尔正面缺口部队的司令官，部队人数几达一个军。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带有两条金线的殊勋勋章标志着他出类拔萃的功勋。

弗赖伯格正如唯一可以同他匹敌的卡尔东·德·威亚尔一样，无愧于我送给他们的"不怕炮火的军人"的称号。两人都是在炮火中成名，虽然遍体鳞伤但精神与肉体不受影响。

在20年代，我曾同伯纳德·弗赖伯格住在一所乡村房屋里，有一天，我请他把伤痕给我看看。他脱去衣服，我在他身上数出了二十七处瘢痕和深深的伤口。在这些伤痕之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将新添三处伤痕。但是，当然，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每当被一颗子弹或一片弹片击中时，几乎总是留下两处伤口，因为大都是子弹穿进来又穿出去。"在这场新战争爆发时，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于担任新西兰师的师长，他自己也很希望被选中。1940年9月间，我曾经遐想要给他一个权限更大的职务。现在，他出任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司令官的机

会终于到来了。弗赖伯格有这样的长处：无论被派往什么地方，无论上级拨给他什么军队，都愿意以一颗不可战胜的心去为英王和英国作战，而且他个人不屈不挠的坚定精神也在感染着他周围所有的人。

我们在国内极力协助任务艰巨的司令官们和军队。

首相致坎宁安海军上将1941年5月1日

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用空军增援你们。我们已决定尽快重复最近［在空军增援方面］的行动，其规模比以前的增援要大得多。将使用"皇家方舟"号、"阿尔戈斯"号、"狂暴"号和"胜利"号运载多至一百四十架新增的"旋风"式战斗机以及十八架"海燕"式战斗机，驾驶员将随同飞机前往。我们希望，到5月25日，有六十四架"旋风"式战斗机和九架"海燕"式战斗机抵达中东。与此同时，将有二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于5月23日启程前往塔科拉迪，以加速"旋风"式战斗机与"战斧"式战斗机的运送工作。由于使用上述航空母舰，航行路线可经由塔科拉迪到埃及，这样就能增加一些运输能力，它将转用于增加运送"战斧"式战斗机和"旋风"式战斗机。同时也将尽量运送"伯伦翰"式轰炸机。

关于增援轰炸机的情况，可能于今后另行电告。

2．海军再次以极其出色而非常成功的行动救出陆军，并运出全数军队的五分之四，我为此向你致贺。

3．现在我们必须为保卫克里特岛和马耳他岛而艰苦战斗。克里特岛看来即将遭受敌军大规模的袭击；马耳他岛可作为我小型舰队的基地，由此展开袭扰敌人通往利比亚的交通线。美国态度的不断改善和他们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态度，都足以证明我们冒此风险是值得的。你制订的"老虎"计划极其妥善，大有成功的希望。

4．但是，我们最希望你进行的任务是使昔兰尼加各港口不能从海上运入军需品，并尽量摧毁这些港口。我们每当听到敌人一船接一船地运到宝贵的飞机用油时，就忧虑不安。这一场保卫埃及的大战正如韦林顿公爵所说的"势均力敌"。但是，如果我们能照我们所计划的那样借"老虎"和"美洲虎"计划［空军增援］支援你和韦维尔，而且你能断绝敌军的供应，那么，我们在中东的大军不久即将重占上风。祝你一切顺利。

※　　※　　※

弗赖伯格和韦维尔并不抱幻想。

弗赖伯格将军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1日

我现有的军队完全不足以应付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除非大大增加战斗机，并派遣海军应付由海道而来的袭击，我很难希望单靠地面部队守住阵地。现在，这支军队由于希腊战役的结果，已失去所有的大炮，掘壕工具不足，车辆很少，而且装备和弹药的战时储备也不够。这里的军队能够战斗而且愿意战斗，但是没有海空军的充分支持，是无望击退进犯的敌军的。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立即调派上述部队，请即重新考虑据守克里特岛的问题。我觉得，根据我的委任状上为我规定的职责，我应当把我这一师中大部分军队目前的处境告知新西兰政府。

他又通知他的本国政府说：

1941年5月1日

我觉得我有责任报告克里特岛的军事情况。伦敦作出的决定是不惜一切代价据守克里特岛。我已经收到陆军部关于敌军进攻规模的估计。据我看来，只有在海、空军充分支持之下才能据守该岛。目前尚无派来足以抵御海路入侵的海军的迹象，而岛上的空军则只有六架"旋风"式战斗机和十七架旧式飞机。军队能够而且愿意战斗，但是，由于希腊战役的结果，已失去所有的大炮，掘壕工具不足，车辆很少，装备与弹药的战时储备也不够。我愿着重向政府指出新西兰师大部分军队面临的严重局势，并建议由你向伦敦最高当局施加压力，或则供给我们以充足的人力、物力以保卫该岛，或则重新考虑誓死据守该岛的决策。此事我当然已致电中东总司令正式表示了我的意见。

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5月2日

克里特岛的防御将为我海、陆、空三军带来困难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敌人握有空中优势。港口和飞机场都位于该岛的北部，因此我飞机和船舶的活动更容易被敌人发现。岛上唯一的一条良好公路（并不太好）是沿北海岸从东向西，也是暴露无遗的。

2．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良好公路，南岸没有港口，虽然时间允许的话，可以逐步兴建。岛上非常缺乏运输工具。

3．必须大量输入居民用粮。如果各城镇遭到猛烈轰炸，而我们又不能提供战斗机保护，那么我们便可能面临政治问题。

4．为了有效地驻守该岛，至少需要三个旅团和相当多的高射炮部队。现在的守军有三个英国正规营、六个新西兰营、一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由希腊撤出的部队编成的混合营。来自希腊的这两个营，人数和装备不足。没有大炮。高射炮队的规模不大，但在加强中。

5．至于空军，目前岛上没有新式飞机。

6．目前，希腊军队多半未受过训练，也未武装。

7．正在应付一切困难，如有时间，困难可以克服，但空防将始终是个困难问题。

新西兰政府当然担心他们那一师军队。我向新西兰政府以及在前来英国途中行抵开罗的新西兰总理弗雷泽先生解释了这种情况。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1941年5月3日

新西兰师在希腊战役中英勇战斗后，能够在撤退的紧急时刻秩序井然地抵达克里特岛，这使我非常高兴。当然，我们将极力设法重新装备他们，特别是正在运去大炮。韦维尔将军在大炮方面是实力雄厚的。成功地保卫克里特岛是保卫埃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韦维尔将军已接受我任命弗赖伯格为全岛守军司令的建议，这使我不胜欣慰。请你放心，我们将尽力支持他。

2．我们的情报表明，敌人不久即将以空降部队进击克里特岛，也可能试图从海路进攻。我们的海军一定会尽力阻止敌人的海上进攻，而且这方面的攻击也不致有多大的规模。就空降部队的袭击来说，这对新西兰军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将同敌军进行肉搏战，而敌军在这种场合却不能利用它所充分依赖的坦克与大炮。如果敌人在克里特岛登陆成功，那将是他们陷于窘境的开端，而不是终局。岛上山峦绵亘，森林茂密，你的军队大有用武之地。我们增援该岛比敌人更容易，况且岛上已有军队三万余人。

3．但是，敌人或许只是佯攻克里特岛，而实则将越过该岛向东推进。我们在使用我们既属有限而又负担过重的空军时，必须考虑到一切意外事件。为什么说数量有限而又负担过重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

在此间没有日益增长的人力物力和储备，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尽一切力量以空军去增援中东。

这只是因为我们依靠现在能够利用的航线和方法，把飞机和驾驶人员送往现场有实际的困难。你可放心，我们当尽力增援我们的空军，而且我们此刻正从事影响非常深远但又危险的努力。中东各方面都竞相需要空军支援，此事当由各位总司令负责处理。我也希望，中东的局势将于一个月左右有所好转。

4．当新西兰师从希腊撤退时，新西兰全国抑制着焦急不安的情绪，表现得庄重而又冷静，这使此间每一个人都不胜敬佩。该师在希腊予敌人以重创，并使我们履行了对希腊的诺言后，顺利地结束了战斗，这对帝国来说，是莫大的慰藉。

弗赖伯格毫不畏怯。他当时没有立即相信敌空降部队进攻的规模将会那么巨大。他怕的是敌军有组织地从海上大举进攻。尽管我们的空军力量薄弱，但是，我们希望海军能阻止敌军从海路进攻。

弗赖伯格将军致首相（在英国）1941年5月5日

我不知道什么叫畏惧；我丝毫不担心空降部队的进攻；我已作好部署，我觉得我手下的部队能够应付这种进攻。海运部队若同空降部队联合进攻情形就不同了。如果在我能够把大炮和运输工具运来以前，敌军即发动联合进攻，则局势恐将难以应付。即便如此，只要海军能给予支援，我相信将不致失利。

在我们获得装备和运输工具并增加少量的战斗机后，当可据守克里特岛。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有一段防御力量薄弱的时期。

此间人人精神抖擞，急欲再同敌军一战，我们在希腊时一遇到他们就予以迎头痛击。

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新西兰官兵在希腊后卫战中所作出的重要而英勇的表现，他们都愤愤不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立即尽力设法消除新西兰官兵所抱的不平之感。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7日

你若无意见，请将以下电文转达弗赖伯格将军：

不列颠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怀着感激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新西兰师在名垂千古的希腊战场上所建立的伟大战功。我们对战役的全部情况只是逐渐得到了解，而且现在还在了解中。随着战地报道的日益增多，我们就日益了解你们在一项光荣的任务和著名的业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整个帝国和英语世界中，新西兰的名称令人肃然起敬。我们的心现正同你们在一起。愿上帝保佑你们。

※　　※　　※

克里特岛的地理形势的确使防御甚感困难。它的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该岛所有易于受敌的据点都在公路沿线。

每一据点的防御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这条公路被敌人切断并派重兵把守，我们就不能把中央后备军随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从南岸到北岸，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廷巴基有从南部海岸向北的一些小路，它们不适宜于摩托化运输车辆的行驶。当有关军事领导人开始感到危机临头时，才百般设法向该岛运送增援部队、给养和武器，特别是大炮，但是，为时已晚了。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德国空军从希腊及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了日间封锁，它们袭击来往该岛的一切船只，特别是对唯一设有港口的北岸封锁得尤其严密。在5月的头三个星期中，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二万七千吨，到达该岛的还不到三千吨，其余的物资不得不转运回来，途中损失了三千吨以上。我防空实力包括十六门重型高射炮（3．7吋口径的可移动的高射炮）、三十六门轻型高射炮（"博弗斯"式）和二十四架防空探照灯。只有九辆半旧的步兵坦克分配在各飞机场上，此外还有十六辆轻型坦克。5月9日，一部分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抵达该岛，其中包括一个重型高射炮队和一个轻型高射炮队，当即被派往苏达湾，以加强防御。抵达克里特岛的机动保卫队共计约二千人，但却有三千人留在埃及，虽然这批人当时是能够开来的。岛上有六千名意大利战俘，这又给该岛的防卫工作增加了负担。

我守卫部队的力量主要是用于保护登陆地点。在伊腊克林有两个英国营和三个希腊营；在雷西姆农周围有第十九澳大利亚旅和六个希腊营；在苏达湾附近有两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希腊营；在马利姆，有一个新西兰旅驻扎在飞机场附近，另一个旅在其东面，准备随时接应。在这些守军之外还有几支来复枪队，是由撤出希腊的兵员临时编

成的团队。希腊营的人数不足，武器只有杂牌的来复枪，弹药无多。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帝国军队共计约二万八千六百人。

德国之所以能够发动进攻，当然只是由于我在克里特岛空军力量薄弱。5月初，皇家空军在该岛的飞机有十二架"伯伦翰"式轰炸机、六架"旋风"式战斗机、十二架"斗士"战斗机和属于海军航空队的六架"海燕"式与"布鲁斯特"式战斗机，这些飞机只有一半是能用的。飞机分配在雷西姆农小型机场、只供战斗机使用的马利姆飞机场及可容纳各种类型飞机的伊腊克林飞机场上。这和敌人行将投入该岛的具有压倒之势的空军相比，不过是个零头而已。我有关方面都充分感觉到我空军的劣势，于是在5月19日，即在德国进攻的前一日，已将留在该岛的所有飞机都撤往埃及。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和中东战区各位总司令都知道，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或则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形下作战；或则赶快退出该岛，这在5月初还是来得及的。但是，我们大家一致同意迎战；而且根据我们事后的见解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尽管我们在各方面力量不足，我们距离胜利是多么接近；而且即使失败，这一战斗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又是多么深远。涉想及此，我们就应当对我们所冒的危险和所付的代价感到心安理得了。

※　　※　　※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德军进击克里特岛的计划，这是我们在克里特战役开始以后了解到的。该计划系交由第十一空军军团执行，其中包括第七空军师和第五山地师，而由第六山地师接应。近一万六千人--大多数是伞兵--将空投着陆，另有七千人从海上登陆。此外还有第八空军军团进行空军支援。可以参加作战的飞机数目是：轰炸机二百八十架；俯冲轰炸机一百五十架；战斗机（"梅塞施密特109"式和"梅塞施密特100"式）一百八十架；侦察机四十架；滑翔机一百架；"容克52"式（运输机）五百三十架；共计一千二百八十架。

海运部队和一批供应品将由以希腊轻帆船①编成的两支运输船队运送。它们除了德国空军的掩护外，没有其他护航措施。我们不久即将见到它们的命运如何。

①希腊轻帆船是一种双桅帆船，现在通常用摩托推动。

空降部队的进攻是计划在三个区域进行的：东面在伊腊克林；中部在雷西姆农、苏达、干尼亚；最重要的当然是在西部的马利姆。大

体说来，发动进攻前的准备行动，是用重达一千磅的炸弹对地面及防空设施集中轰炸一小时。接着是乘滑翔机和（或）用降落伞着陆的主力部队从天而降。再接着就是用运输机载运的增援部队。在他们的整个作战概念中，关键的一着应该是把马利姆飞机场夺到手。他们若仅靠空投在马利姆飞机场数哩之外的乡间的伞兵，不可能使运送军队的飞机将第六山地师送到这个机场着陆（每架飞机可载四五十人），然后再飞回去继续载运。德军当时必须有效地、顺利地占领那座飞机场，这不但是为了飞机的着陆，而且也是为了飞机的再度起飞。他们只有借助于多次往复飞行，才能够运来作为他们整个计划基础的大量军队。

※　　※　　※

我们采用"科罗拉多"这个暗号来表示克里特岛，并按照我们的想象用"灼热"来表示德军的进击。

令人惴惴不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只是由于忙于其他问题，才稍稍排解心中的焦躁不安。德军进击的时刻越来越近了。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12日

请考虑是否再派至少十二辆步兵坦克连同熟练人员，前去协助［抗击］"灼热"作战计划。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14日

我接到的种种情报表明，敌人将于17日以后的任何一日开始执行"灼热"作战计划。看来敌人的每一行动都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而且布置得甚为周密。希望你已为"科罗拉多"准备了足够的防御力量，而且原在那里的军队也已获得必要的大炮、机关枪和装甲车。敌人准备发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一项计划，很可能会推迟开始行动的日期。因此你们现在运出增援部队完全可能及时赶到，而且万一敌军已获得一个立足点的话，他们一定可以赶上第二个回合。我特别期望我们的优秀部队得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的机会，因为敌军在该岛缺乏其通常具有的机械化的有利条件，而且我们比敌人确实更容易得到增援。我想，你已同坎宁安海军上将磋商过各项细节，而且你和特德在考虑了其他任务以后也已商定最妥善的空军作战计划。祝你一切顺利。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15日

我越来越感到敌人即将进攻"科罗拉多"的兵力十分雄厚，特别是空降部队。我相信一切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都已运到该岛。

韦维尔在这种时候依然是十分幽默。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15日

已尽力装备"科罗拉多"，以防甲虫肆虐。最近运去的增援包括步兵坦克六辆、轻型坦克十六辆、高射炮十八门、野战炮十七门和一营部队。我正准备派遣一小支部队，约一营或两营，连同一些坦克，在"科罗拉多"南岸登陆，作为后备队，也打算把波兰旅留作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但是增援部队登陆是个困难问题。

2．坎宁安、特德和我于5月12日讨论了"科罗拉多"问题，接着就举行了三军参谋会议。我们力求商定互相配合的计划。

3．保卫"科罗拉多"并非易事，而且德国的闪电战往往先要采取阻挠对方增援的措施。但是，我们有坚决果敢的司令官领导的意志坚强的部队，他们人人都在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因此我希望敌人将会发现他们的"灼热"作战计划的确是个灼热烫手的家伙。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16日

适才收到弗赖伯格以下的电报：

"已完成克里特岛的防御计划，刚从视察访务的最后一站归来。我在这次视察中受到莫大鼓舞。各处官兵均已准备就绪，士气昂扬。所有防御工事都已扩充，阵地尽可能布置铁丝网。我们安置了四十五门野战炮，储藏了足够的弹药。每一飞机场均配备两辆步兵坦克。运输车辆正在起岸并拨交各部队。第二批'莱斯特'式坦克已经运到，将可加强伊腊克林的防卫。我不愿过分自信，但觉得我们至少能够一显身手。

我相信，在皇家海军协助下，我们能够守住克里特岛。"

首相致地中海战区总司令1941年5月18日

我们抵御敌"灼热"行动如获成功，当可影响整个世界局势。在这场足以震动各个战场的重大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中，愿上帝保佑你们。

首相致弗赖伯格将军1941年5月18日

我们高兴地得知你已作好坚强的部署，增援部队也已抵达。在决定命运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时时刻刻在系念着你们。

我们确信，你和你部下勇敢的士兵将建立不朽的功勋。皇家海军将尽力而为。你在你据守的地方获得的胜利，将有力地影响世界局势。

我向经常同我保持联系的史末资谈了我的全部看法。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5月16日

我像寻常一样，对你的军事见解极为赞同。最近我曾采取措施增援韦维尔的最薄弱的环节，我希望我们在今后几星期内能够在西部沙漠的重大攻势行动中获得成功。我们预料敌人马上便要大举进攻克里特岛，并已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如果我们在以上两地得手，那么，我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就简单了。我们正千方百计对中东进行最有力的空中增援。

我相信今年夏季的东地中海战役能获得胜利，并能确保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罗斯福总统正在极力把美国供应品运往苏伊士。我们非常欢迎南非军队开往地中海沿岸。

2．西地中海的局势令人更为担心，但是西班牙一直顶住了德国的压力。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让达尔朗知道，如果维希的飞机轰炸直布罗陀，我们将不轰炸法国，而是要轰炸维希那班卑鄙之徒，无论他们躲到哪里去也不罢手。我们并没有忽视直布罗陀港会无法使用的可能性，因此已尽力作好最周密的准备。美国也许会愿意进一步参与西非事务，特别是在达喀尔。

3．大西洋战役终于进行顺利。希特勒想在5月间使封锁达到高潮但未能如愿，我运输船队在过去六个星期中反而获得许多个月以来最出色的成绩。我们在大西洋一定会得到美国日益增加的援助，而且我个人深信，我们在年终以前将在各个重要方面加强我们的地位。美国方面正在积极准备，以便弥补1942年船舶的损失，因此我觉得他们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作出伟大决定的时刻。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过分指望这一点。

4．看来，希特勒正集中力量对付俄国。部队、装甲车和飞机正不停地从巴尔干向北、从法国和德国向东移动。我个人认为，对他最有利的行动是进攻乌克兰和高加索，那样可以确保谷类与汽油的供应。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但是我们希望经过一段岁月能从他的背后彻底摧毁他的本土。我确信，上帝必帮助我们消灭纳粹政权。

5．国王对我说，他将于5月24日以专电祝贺你的诞辰，所以现在我向你致衷心贺忱。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克里特岛战役的边缘。

第十六章　克里特岛：战役经过

德国空军军团--德军在5月20日开始进攻--据守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马利姆于5月23日失陷--海军参加战斗--击毁德国运兵船队--海军付出重大代价，但坎宁安海军上将还是投入全部力量--丧失"格罗斯特"号和"斐济"号--"凯利"号和"克什米尔"号沉没--坎宁安海军上将发来的电报说明情况严重--弗赖伯格将军报告战局危急--已无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于5月26日决定撤退--艰苦而凄惨的任务--在伊腊克林营救守军时的惨剧--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撤退工作继续进行--德军对岛上居民的暴行--他们付出的代价--得不偿失的胜利。

从战斗时的许多方面来看，克里特岛战役是古今无匹的。

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战斗。在战争史中，这是第一次用大规模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国空军军团表现了希特勒青年运动的热情，并强烈地体现了他们要为1918年的战败而复仇的条顿精神。德国男儿的精华就表现在这些勇敢的、受过高度训练而忠诚不二的纳粹降落伞部队上面。他们的强烈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德国的光荣和世界霸权的祭坛上。他们注定要遇到满怀自豪感的士兵，其中有许多人是千里迢迢地来自世界的另一方，他们以义勇军的身分为祖国而战，为他们所认为的正义与自由的事业而战。本章叙述的就是这两者相逢决一死战的经过。

德国人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倾注了其可能调动的全部兵力。这是戈林在空军方面莫大的成就。如果英国失去了本土上空的制空权，德国本来可能在1940年就用这支部队进击英伦三岛，但是他们没有如愿以偿。这支部队本来也可能用于袭击马耳他岛。但是，我们幸免了。德国空军军团待命出击以一试其锋芒，已经有七个多月了。现在，戈林终于能够对他们发出久经期待的号令。当刚一交锋时，我们不知道德国的降落伞部队究竟有多少。第十一空军军团也许只是六个空军军团之一。一直等到几个月以后，我们才弄清楚它原来是唯一的一个。它确实是德国长矛的锋尖。这支部队究竟是怎样旗开得胜，又是怎样土崩瓦解的，且看下文。

※　　※　　※

战斗于5月20日晨开始。在德国历来发动的进攻中，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不顾一切，这样残酷无情。他们的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目标是马利姆飞机场。在一小时之内，敌机对该机场周围的据点进行最猛烈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其猛烈程度为前所未见。几乎在刹那之间，我大部分的高射炮便失去了作用。在轰炸停止以前，滑翔机就开始在马利姆飞机场的西面着陆。上午八时，敌机向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的地区三百尺到六百尺的上空投下大批伞兵。敌机川流不息地飞来，在上午投下一个团，共四营人，下午又投下一个团。在空投中，完全不顾人员的伤亡和飞机的损失。着陆伞兵在飞机场及其附近遇到第五新西兰旅一个营的坚决抵抗，该旅的其余部队在东面接应。我军无论在什么地方被发觉，就受到猛烈的轰炸，敌人使用大量五百磅重甚至重达一千磅的炸弹。

白天进行反攻是不可能的。仅仅由两辆步兵坦克举行的反攻失败了。敌人的滑翔机或军队运输机，在海滩上、在丛林中或在烈火熊熊的飞机场上着陆或撞毁。第一日，在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及其附近着陆的德国伞兵共计五千余名。他们在新西兰军队的炮火下和殊死的肉搏战中损失惨重。在我们的防区内，几乎所有着陆的德国伞兵都已死亡，多半是被击毙的。当日入夜之前，我们仍然保有飞机场，但是到了晚上，该营所剩无几的士兵退到支援部队的防地。派去增援的两个连已来不及为确保飞机场进行反攻了。不过，飞机场仍然处于我军炮火控制之下。

这天早晨，敌机大举空袭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接着便在下午空投伞兵，在两地分别投下两个营和四个营。激烈的战斗立即展开，但是，到傍晚时分，我们依然坚守着那两处飞机场。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依然有较小的空降部队着陆，战火浓烈，德军伤亡惨重。因此，第一日的战果，除了马利姆以外，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但是，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德军这时已自由地出没在各个地区了。敌军进攻的威力远远超过英国司令部的预测，而我军抵抗的猛烈程度也使敌人震惊。

以下是我们所获得的报告：

弗赖伯格将军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0日下午十时

今天竟日苦战。我军受到极大压力。我相信，我们至今还据守着雷西姆农、伊腊克林与马利姆的飞机场和两座港口。

守住这些地方的希望甚微，如果我把情况说得很乐观，那就错了。战斗激烈，我们击毙了大批德军。交通极端困难。对干尼亚的空袭非常厉害。此间每一人都认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将战斗到底。

敌军于第二日继续进攻，军队运输机又出现于该岛上空。

马利姆飞机场虽仍然处于我大炮和迫击炮密集的炮火下，敌运兵飞机却继续在飞机场及其东面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着陆。

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不计损失，在这一区域内，至少有一百架飞机撞毁在地面上。虽然如此，飞机还在不断地飞来。当日夜间进行的一次反攻已攻到飞机场的边缘，但是白天一到，德国空军便又立即出现，因此未能守住攻下的地段。

到了第三天，敌军已能有效地利用马利姆飞机场了。运兵飞机继续飞来，每小时达二十余架次。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时敌机已能够飞回去继续载运援军了。据估计，在这几天以及其后的几天内，共有六百多架敌运兵飞机在这个机场上相当成功地着陆，或撞毁。随着敌军逐渐增加，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终于不得不放弃发动大规模反攻的计划，于是第五新西兰旅逐步后退，直到离马利姆约十哩的地方。干尼亚和苏达湾地区没有什么变化，雷西姆农仍然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在伊腊克林，敌人正在飞机场的东面着陆，在那里开始形成一个敌军据点，并在扩大中。在5月20日的初攻过去以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而集中主要兵力进攻苏达湾地区。

※　　※　　※

根据空中侦察的报告，爱琴海上出现了希腊轻帆船。坎宁安海军上将已于20日派遣一支轻舰队驶往克里特岛的西北。该舰队包括在金海军少将指挥下的巡洋舰"水上女神"号和"珀斯"号以及驱逐舰"坎大哈"号、"努比亚"号、"金斯顿"号和"朱诺"号。

在海军少将罗林斯指挥下的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包括战舰"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由八艘驱逐舰掩护，部署在克里特岛的西面，以便监视预料中的意大利舰队的参战。

21日，我舰只竟日遭受猛烈空袭。驱逐舰"朱诺"号被击中，两分钟后沉没，死亡惨重。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猎户座"号也受创，但

仍继续作战。

当夜，我们疲倦的部队望见北方天际通明，火光闪现，知道皇家海军正在作战。载运德国第一批海路进攻部队的运输船队已经冒着决一死战的使命出航了。下午，据报，成批的小型船只已驶近克里特岛，于是坎宁安海军上将命令他的轻舰队驶入爱琴海，以阻止德军在黑暗中登陆。夜间十一时三十分，海军少将格伦尼率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和"阿贾克斯"号以及驱逐舰四艘在干尼亚以北十八哩的海域截住了德军运兵船队；运兵船队主要是由轻帆船组成的，由鱼雷艇护航。英国舰只追逐它们的猎物达两个半小时，击沉满载德国军队的轻帆船不下十二只和轮船三艘。据估计，当夜溺毙的德军达四千人。

※　　※　　※

这时，金海军少将率领巡洋舰"水上女神"号、"珀斯"号、"加尔各答"号和"卡莱尔"号及驱逐舰三艘，于21日整宵在伊腊克林附近海面巡逻，于22日黎明时分开始向北游弋。有一只载运军队的轻帆船被击毁，到十点钟的时候，该舰队驶近米洛斯岛。几分钟后，望见北面有一艘敌驱逐舰，还有五只小型船只，于是立即开火。随后看到另一艘驱逐舰正放出烟幕，在烟幕后面有大批轻帆船。实际上，我们已经截住了另一支满载军队的重要运送船队。我空中侦察队已经把这件事报告坎宁安海军上将，但是等到向金海军少将证实这则消息时，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从黎明起，他的舰只就不断遭受空袭，截至此时虽无一艘舰只受创，但高射炮弹都快用光了。舰队速度也已减低，因为"卡莱尔"号每小时只能行驶二十一哩。金海军少将没有充分觉察到战利品即将到手，觉得如再深入北部海域，恐将危及整个舰队，于是下令向西撤退。当总司令收到信号时，立刻发出以下的命令：

坚持下去。保持在看得见信号的距离中。绝不可让我陆军在克里特岛失望。千万不要让敌人的海运部队在克里特岛登陆。

现在要消灭这支运兵船队为时已晚。因为它已折回，并且分头向星罗棋布的岛屿散开了。这样，至少有五千名德国士兵逃脱了他们前一批伙伴的命运。德国当局命令这些实际上毫无防御力量的运兵船队，横渡既无制海权而又无制空权的海域，这种大胆行动足以说明，他们于1940年9月间可能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采取什么样的大规模行

动。这也说明，德国人不了解海军抵御进攻部队的威力，以及由于这种无知而可能在生命方面付出的代价。

金海军少将虽下令撤退，却没有使他所指挥的分舰队免遭空袭。如果他要击毁那支运兵船队的话，他所蒙受的损失大概也不过如此。在其后的三个半小时内，他的舰只不断地遭受轰炸。他的旗舰"水上女神"号和"卡莱尔"号受创，"卡莱尔"号的舰长汉普顿海军上校遇难。这时，罗林斯海军少将正从西面急急驶过安迪基提腊海峡前来接应，他所率领的舰只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与"英勇"号，巡洋舰"格罗斯特"号与"斐济"号，另有驱逐舰七艘；下午一时十分，两支舰队相遇。"沃斯派特"号在刚刚驶到的一刹那，就被一颗炸弹击中，右舷的四吋口径和六吋口径大炮被炸毁，速度减低。这时敌机业已逃走，这两支联合在一起的英国分舰队遂向西南方退去。坎宁安海军上将坚决果敢，无论牺牲多大，也要歼灭由海路而来的进犯者，他确实是不惜孤注一掷。显然，在这几场战斗中，他为了这一目的不但毫不迟疑地冒险投入他最宝贵的舰只，而且不惜拿东地中海的整个制海权作为赌注。他在这一战斗中的表现颇受海军部的嘉许。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投下最大赌注的不仅是德国的指挥部门一方。

四十八小时海战的经过使敌人服输了，他们没有再试图用海运部队登陆，直到克里特岛的命运成为定局。

※　　※　　※

5月22日和23日，是我海军损失惨重的日子。罗林斯海军少将分舰队中的驱逐舰"猎犬"号被炸沉。现在已联合在一起的这支舰队的指挥官金海军上将，命令其他两艘驱逐舰去营救幸存者，又命令巡洋舰"格罗斯特"号与"斐济"号去抵御继续不断而愈益加剧的空袭。这样便耽误了全舰队的行动，并且大大地延长了遭受空袭的时间。22日下午二时五十七分，金海军上将据报那两艘巡洋舰上的高射炮弹行将告罄，于是便嘱咐它们相机退去。下午三点三十分，据报，"格罗斯特"号与"斐济"号正从后面冒着猛烈的空袭高速驶近舰队。二十分钟后，"格罗斯特"号连中炸弹数枚，立即停航，舰上烈火熊熊，上层甲板尸骸枕藉。"斐济"号束手无策，只得离去。该舰既与舰队失去联系，燃料又逐渐减少，于是会同它的两艘驱逐舰直接向亚历山大港的方向驶去。该舰在途中三个小时之内受到敌轰炸机编队的近二十次轰炸，所有的

重型高射炮炮弹都使用完了，就在这时，它被敌军一架"梅塞施密特109"式轰炸机击中；该机是穿过云端逼近的，因此未被发现。该舰受到猛烈轰炸后，船身倾斜，但仍能以十七海里的时速航行，直到在另一次空袭中被三颗炸弹击中要害才停航。晚八时十五分，该舰倾覆，随后便沉没了，但是随同护航的两艘驱逐舰，把全体乘员七百八十人中的五百二十三人救起，于天黑以后驶还基地。

※　　※　　※

这时，在西面二十哩的舰队曾反复受到敌机的空袭，"英勇"号被击中，但未受重伤。下午四时，海军上校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乘"凯利"号驱逐舰并率同其他四艘最新式的驱逐舰从马耳他岛驶来，参加舰队作战。这支包括五艘驱逐舰的小舰队是我们刚刚增援中地中海的。薄暮后，他的驱逐舰奉命驶还去寻觅"格罗斯特"号和"斐济"号两舰的幸存者。

但是，总司令要派遣这几艘驱逐舰乘着黑夜去巡航克里特岛北岸附近海域，便搁下了这项仁慈的工作。这是又一项正确的但却是令人痛心的决定。蒙巴顿的驱逐舰于22日夜间彻夜在干尼亚附近海面巡逻，而麦克海军上校则乘"迦佛斯湾"号并率同其他三艘驱逐舰搜索通往伊腊克林的航道。有一艘满载军队的轻帆船被"凯利"号击毁，另一艘起火。到黎明时分，驱逐舰才向南撤去。

夜间，坎宁安海军上将了解了总的形势以及"格罗斯特"号和"斐济"号的损失情况。由于亚历山大港的信号发布处抄缮工作上的错误，他发现不仅是巡洋舰，就是战列舰的高射炮炮弹几乎都快要用罄了。因此他在上午四时命令全部舰队向东撤退。其实，战列舰上弹药充足，坎宁安后来说，如果他当时知道真实情况的话，他是不会下令撤退的。如果舰队留在那里，我们便有可能避免第二天早晨遭受的另一场灾祸。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

23日黎明，"凯利"号和"克什米尔"号绕航克里特岛西面以全速进行撤退。它们在航行中遭受两次猛烈的的空袭，幸未受创，到了上午七时五十五分，被一支二十四架俯冲轰炸机的空军编队追上了。两舰转瞬之间即被击沉，死二百一十人。幸亏驱逐舰"基普林"号就在附近，该舰不顾继续不断的轰炸，从海中救起官兵二百七十九名，其中包括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而该舰本身则未受创。第二天早晨，"基普

林"号在离亚历山大港还有五十哩的时候就没有燃料了，舰上从船头到船尾都是人，但是，却安然遇到派出迎接的舰只并被拖进亚历山大港。

※　　※　　※

这样，在5月22日和23日的战斗中，我海军的损失如下：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三艘被击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长期不能使用，此外还有"英勇"号及许多其他舰只受到重创。虽然如此，克里特岛的海防仍很巩固。海军不负众望。在克里特岛战役结束之前，没有一个德国人从海上登陆该岛。

地中海总司令还不知道他自己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他在23日来电说：

过去四天的战斗，完全是地中海舰队和德国空军的较量。

……我恐怕，我们必须承认在克里特岛沿海海域的失败，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损失过大，因此阻止敌人海运部队进攻克里特岛是得不偿失的。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惨痛的结局。正如我一向担心的那样，由于敌人享有非我空军所能抗衡的制空权，战斗又是在一个有限的海域进行，加上地中海的不良气候，因此敌我力量悬殊，我们惟有伺机奇袭并极端慎重地用兵才能获胜。……

英王陛下军舰"可畏"号［航空母舰］已受创无法航行，这或许还是幸运的，因为我担心现在说不定已经沉没了。

海军部立即电复，指出：

如果只是地中海舰队和德国空军进行较量，我们也许只得接受你所建议的关于舰队行动的种种限制。但是，除此而外，还有保卫克里特岛的战争。如果在我驻在克里特岛的陆军得以顺利应付所有敌空降部队以前，舰队能够阻止敌人经由海路向该岛运送援军和给养，那么我驻在该岛的陆军就或许能够击败敌人海运部队的袭击。因此，在这一两天内极为重要的任务是阻止敌海运部队抵达该岛，即使舰队受到更多的损失也在所不惜。海军部各长官充分了解你的舰队在执行任务中遇到的莫大困难。

当克里特岛的战事令人极度紧张的时候，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1941年5月23日

克里特岛战事激烈，因为我们在有效航距以内没有飞机场，不能用空军协助防卫或掩护我巡逻舰队。我们的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今日沉没。我们正在歼灭大量德国最精锐的军队，并至少击沉一支运兵船队。

又致电韦维尔：

1941年5月23日

克里特岛之战必须打赢。即使敌人获得巩固的据点，也必须在该岛无限期地战斗下去，这样便可把敌人的主要攻击力量牵制在这场战斗中。这至少将给予你时间去动员"虎仔"①并控制住西部沙漠的局势。只要战事持续下去，还可保护塞浦路斯岛。希望你每夜尽量向克里特岛增援。能否运送更多的坦克以收复被敌人占领的飞机场？敌人最精锐部队的力量谅已用尽，其损失也一定极其惨重。再拖下去，他们是受不了的。以下是我要对弗赖伯格将军说的话："全世界正注视着你进行的辉煌战斗，大局将以此为转移。"

①指取道地中海运往中东的坦克。--译者

参谋长委员会完全同意，并致电各位总司令：

1941年5月24日

我们在克里特岛有莫大的困难，但是从我们接获一切情报来看，敌人的困难也并不少。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敌人的力量就可能山穷水尽了。我们最急需的看来是尽快向该岛派遣最强大的援军，以保证将已经登陆的敌军在获得有力的增援以前就被歼灭。你深知这次战斗极为重要，因此必须冒最大的危险，以确保成功。

坎宁安海军上将答复海军部23日的电报说：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1941年5月26日

请海军部各位长官放心并相信：爱琴海战斗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害怕遭受损失，而是需要避免对于我们自己并没有相应的利益但危及舰队的损失。就我所知，敌人并未成功地从海路向克里特岛运进任何像样的援军，如果说他们确实也运到一些的话。但是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敌军的增援不久便可达到可观的程度。

2．我们对于可能遭受的损失，确实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

三日之内，已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四艘被击沉，战列舰一艘几个月内不能再参加作战，此外还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四艘遭受重创。我们如果再受一次这样的损失，便不能保持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了。

3．其实，敌人并不是非借海路运送兵员和供应品不可。

因为尽管他们的运兵船只遭受损失和被迫返航，但空军力量暂时还十分充足，能够随意用飞机增援并为登陆的部队运送给养。我方空军丝毫不能制止这种行动，而我驻克里特岛的部队经常见到成批的"容克52"型飞机横行无阻，这也是可能影响我们士气的一个因素。

4．我觉得，海军部各长官应当知道，最近的行动对于人员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轻型舰艇和机械的力量即将耗尽，而军官和士兵也快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了。自从2月底开始"光辉"作战计划［援助希腊的计划］以来，我们一直不停地使用这些人员和舰艇，几乎到了他们能够忍受的极限。他们现在任务更是倍加繁重，又面临敌人的集中空袭，而这种空袭与挪威之役的空袭相比，我深信后者不过是儿戏而已。人的使用超过一定限度是不恰当的。

5．我所能够做到的已超过原先的预计。驱逐舰和巡洋舰每夜都在克里特岛北岸海域进行扫荡，我们曾经炮击马利姆，而今晨又袭击斯卡潘托岛。一艘潜艇正注视着米洛斯岛的动静。……但是，我还没有得到我恳切请求的侦察机的增援。

6．在写完以上各节后，我得悉英王陛下军舰"可畏"号和"努比亚"号已被炸弹击中，正在驶还港口。详细情形尚不清楚。

摆在这位坚定的总司令面前的还有更严重的考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经受得了这些考验的。

※　　※　　※

但是，到26日深夜，韦维尔收到了弗赖伯格发来的严重消息。弗赖伯格说：

我很痛心，不得不向你报告，我认为在我指挥下防守苏达湾的部队已经到了人力所能忍受的限度了。无论各位总司令根据军事观点作出什么样决定，我们在这里的阵地里守不下去了。像我们这样一支装备不良而又缺乏机动性的人数不多的部队，是抵挡不了我们在过去七

日中所遇到的集中轰炸的。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从后勤观点来看，要全部撤出这支部队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立刻作出决定，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登船。这一战区一旦被攻陷，敌人用同样的方法拿下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将不过是时间问题。除了威尔士团和突击队外，所有我们的军队都已经不能采取任何攻势。如果你从整个中东局势考虑，认为争取时间是有用的，那么，我们当继续坚持。我却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苏达湾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处于敌军炮火之下。

又有新的严重的伤亡，我们固定的大炮多半已经丧失了。

我致电弗赖伯格:

1941年5月27日

你所进行的光荣的保卫战受到各地人们的敬佩。我们知道敌人已处于困境。我们正就力所能及给予你以各种援助。

首相致中东总司令1941年5月27日

克里特岛的胜利，在这场战争的转折时刻是极为重要的。

望继续投入一切可能的援助。

※　　※　　※

但是当夜我们获悉，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已消失了。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27日

我恐怕克里特岛的局势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干尼亚前线已经崩溃，苏达湾看来最多不过能再保持二十四小时。已经无法投入援军。……

2．我们在该岛的军队，多半是在希腊受过敌人压倒之势空袭的严重考验的，现在，他们在克里特岛又受到同样的磨难，而且空袭规模有增无已。这样继续不停而又无法抵抗的空袭，必将迫使最顽强的军队迟早都要放弃阵地，并使后勤支援实际上无法进行。

3．刚才接到弗赖伯格的来电，据称保全苏达湾地区军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撤退到岛的南部海滩上，昼伏夜出。据称，雷西姆农的军队已被切断，给养告罄。伊腊克林的部队显然也快要被包围了。

4．我恐怕我们必须承认，克里特岛不能再守下去，部队必须尽量撤出。敌人空袭的规模空前强大，而且由于多种客观原因，这种空袭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要想抵御这样的空袭的威力是不可能的。

※　　※　　※

地面战斗进行到第四天，弗赖伯格在马利姆--干尼亚战区建立了一条新阵线。由于德国空军得以自由使用飞机场，德国方面的兵力不断增长。5月26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日。我被迫退至干尼亚附近的部队，处于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已达六天之久。最后，他们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通往内地的一段战线被突破，敌人进抵苏达湾。同弗赖伯格司令部已无法联系，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职权下令部队开始向南撤退，横越该岛到达斯法基亚。当天深夜，便作出了撤出克里特岛的决定。部队在越过山区的小路上，情形非常混乱。幸运的是，在莱科克上校指挥下的两支突击队（约七百五十人），已于26日夜间乘布雷舰"阿布提埃尔"号在苏达湾登陆。这支算得上是生力军的兵力，连同第五新西兰旅及第七和第八澳大利亚营的残部，打了一场坚强的后卫战，这才使我们几乎所有在苏达湾--干尼亚--马利姆区域内的残余部队觅路退到南海岸。

在雷西姆农，虽然部队在通往内地的一段地区完全被包围，而且给养与弹药越来越少，但仍然坚守阵地。曾用摩托艇运去一些口粮，但是不能把突围向南海岸撤退的命令传达给他们。敌军逐步合围，直到30日，残存部队在击毙德军至少三百人后因粮尽而投降了。设法逃出的约有一百四十人。

在伊腊克林，德军在飞机场以东的兵力日见增多。守军曾经获得一部分阿盖尔和萨瑟兰苏格兰高地人的部队的增援。这支部队是在廷巴基登陆，夺路进抵伊腊克林与守军会合的。这时海军也已及时地赶来营救。

※　　※　　※

我们不得不再次面临惨痛的撤退守军的任务以及必然蒙受的重大损失。不断受到敌机袭击、任务极为繁重的舰队，必须设法使二万二千人登船撤退，大多数是从斯法基亚空旷的海滩上登船，而舰只又必须驶过三百五十哩内敌空军控制的海域。皇家空军尽量设法从埃及派出几架能够飞临目标的飞机。主要目标是敌人控制的马利姆飞机场，于是于白天和夜间多次轰炸该机场。虽然这类行动对我空军人员已是沉重的负担，但是他们必须进行的小规模行动并没有起什么了不起的

作用。空军中将特德答应对舰只提供战斗机掩护，但是他提醒我们，这种掩护不会很多，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斯法基亚是南部海岸一个小小的渔村，位于高达五百尺的峭壁之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部队必须隐匿在峭壁边缘附近，等到召唤时再出来登船。在阿利斯海军上校指挥下的四艘驱逐舰于28日夜间抵达，载去七百人，并为现已集合起来的大批官兵带来食物。在返航中有战斗机掩护，因此只有一艘驱逐舰受到轻伤。至少有一万五千人隐藏在斯法基亚附近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弗赖伯格的后卫部队一直在进行战斗。

一场惨剧正在等待着另一支同时出动的舰队。这支舰队包括巡洋舰"猎户座"号、"阿贾克斯"号和"代多"号以及六艘驱逐舰，在罗林斯海军上将指挥下前往营救伊腊克林的守军。从上午五时直到薄暮，从斯卡潘托岛起飞的敌机不断地猛烈袭击该舰队。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驱逐舰"帝国"号几乎被击中，前者不得不驶回。驱逐舰于午夜以前驶抵伊腊克林，把军队载运到等候在外海的巡洋舰上。到早晨三时二十分，任务完成。四千人已经上船，于是开始返航。半小时后，受创的驱逐舰"帝国"号的舵机突然发生故障，险些与巡洋舰相撞。全部舰队必须在黎明时分尽可能驶入南部海域。但是，罗林斯海军上将却决定命令驱逐舰"赫脱斯保"号驶回，把"帝国"号驱逐舰上所有军队和乘员接走，并将"帝国"号击沉。他本人所乘军舰则减速至每小时十五里，这样，载运着九百名士兵的"赫脱斯保"号在黎明以前和他重新会合。他现在已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日出时才折向南驶过卡索斯海峡。事先曾布置战斗机掩护，但是，一半出于时间变更的原因，飞机没有找到舰只。可怕的轰炸从上午六时开始，一直炸到下午三时，这时舰队离亚历山大港还不到一百哩。

"希尔伍德"号首先遇难。该舰于上午六时二十五分被一颗炸弹击中，不能跟随护航船队同行。罗林斯上将正确地作出决定，认为他必须让这艘受创的舰只自行决定命运。最后该舰驶近克里特岛的海岸。舰上大多数的人虽然成为战俘，却保全了生命。更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在其后的四小时内，巡洋舰"代多"号和"猎户座"号及驱逐舰"诱敌"号都被击中。舰队的速度减至二十一里，但仍能一起结队南行。"猎户座"号舰上的情况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舰上除了船员外，还有军队一千一百名。一颗炸弹穿过舰桥，落到拥挤不堪的下甲板上，

约有二百六十人炸死，二百八十人受伤。舰长巴克海军上校遇难，船受重创并起火焚烧。到了中午，海军航空队的两架"海燕"式战斗机飞来，这才使人心稍定。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尽管百般努力，却找不到遇难的舰队，但与敌机数次交锋，并至少击毁敌机两架。舰队于29日下午八时驶抵亚历山大港，这时我们发现，从伊腊克林救出的守军死伤或被俘者有五分之一。

※　　※　　※

我们已经看到，驻在开罗的各位总司令受到国内政治与军事当局多么沉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的一大部分又怎样转移到我们毅然响应号召与敌人交锋的军队身上。但是，经历过29日发生的种种事件后，韦维尔将军和他的同僚不得不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决定：究竟还要用多大的力量去从克里特岛撤退我们的军队。陆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境中，空军无能为力，任务再次落在已经疲惫不堪而又被炸弹炸得遍体鳞伤的海军的肩上了。在坎宁安海军上将看来，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抛弃陆军是违背历来传统的。他说，"海军建造好一艘军舰，要费三年的时间。要建立新的传统，则需要三百年。撤退［即营救］仍应继续。"但是，只是在经过一番苦思并同海军部与韦维尔将军磋商后，才作出坚持下去的决定。到29日晨，运出的军队已将近五千人，但是，还有大批人员仍在等待援救，他们躲在通往斯法基亚所有的路口上，在白天只要一露形迹，就立即遭到轰炸。这次使海军再冒无限损失的决定，无论从感情或从其结果来看，都是恰当的。

28日傍晚，金海军上将率同"月神"号、"珀斯"号、"加尔各答"号、"考文垂"号、袭击舰"格兰盖尔"号及三艘驱逐舰驶往斯法基亚。29日夜间，约有六千人顺利地上了船，"格兰盖尔"号的登陆艇在这项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晨三点二十分，全部舰队开始返航，虽然在30日受到三次空袭，却安然抵达亚历山大港。只有巡洋舰"珀斯"号因锅炉间被击中受创。这种幸运应归功于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它们为数虽少，却在返航途中不止一次击溃了敌机的进攻。当时以为29日到30日的夜间将是最后努力的一夜，但是在29日那天，却感觉到局势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严重。因此，在30日早晨，阿利斯海军上校率同四艘驱逐舰再次驶往斯法基亚。

驱逐舰中有两艘不得不折返，但是他率领"内皮尔"号和"尼赞"号（海得拉巴王子和人民赠送给我们的一艘驱逐舰）

继续前进，成功地使一千五百余名士兵登上了船。在返航中，这两艘驱逐舰都差一点被炸弹炸沉，虽受了一些损伤，还是安然地驶抵亚历山大港。几天以前，希腊国王在历尽艰险后已和英国公使一起离开该岛。当夜，根据驻开罗各位总司令的命令，弗赖伯格将军也乘飞机撤出该岛。

5月30日发出命令，为营救残留在该岛的军队作最后努力。当时以为残留在斯法基亚的士兵不超过三千人，但是以后的消息证明，实际人数在两倍以上。金海军上将于31日早晨再次率同"月神"号、"阿布提埃尔"号和三艘驱逐舰驶往该岛。他们不能希望把所有的人都运回来，但是坎宁安海军上将命令这些舰只要尽量容纳士兵。同时，海军部接到通知说，这是最后一夜的撤退。登船工作进行顺利，舰只于6月1日晨三时返航，安全地载运将近四千名军队抵达亚历山大港。派去接应进港的巡洋舰"加尔各答"号在距离亚历山大一百哩以内被炸弹击沉。

有五千名以上的英国和英帝国的军队被遗留在克里特岛上的一些地方，韦维尔将军准许他们投降。但是有许多人分散在这个长达一百六十哩多山的岛上。他们和希腊士兵得到乡村居民的救助。这种情形一经查出，居民就受到残酷的处分。这些无辜的英勇的农民受到野蛮的报复，二十人或三十人一批一批地被枪决。我为了这个缘故，于三年后的1944年向最高军事会议建议，当地发生的罪行应就地审判，并将刑事被告人送到当地受审。这一个原则被接受了，因此有些未经偿还的血债得到了清偿。

※　　※　　※

一万六千五百人被安全地运到埃及。这差不多全是英国和英帝国的军队。后来，各种突击队的冒险行动又救出一千人左右。我们的损失是死伤和被俘约一万三千人。此外，还有海军伤亡将近二千人。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据计算，在马利姆和苏达湾区域内共有德军坟墓四千多个，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另有坟墓一千个。此外还有大量的但人数不明的德军溺毙在海中，后来在希腊的医院中又死了一些受伤的德军。总共计算起来，敌人伤亡人数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约有

一百七十架运兵飞机被击毁击伤，但是他们为赢得这次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不能以伤亡多寡来衡量的。

克里特岛战役，除了争夺战略据点的意义以外，也是在艰苦不懈的斗争中获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例证。当时，我们不知道德国有多少伞兵师。的确，由于发生了克里特岛战役，正如本书即将叙述的，我们就为本土防务进行准备，其目标是足以抵御四五个这样剽悍无畏的空降师，而且后来我们同美国也建成了规模甚至更大的空降师。但是，德国第七空降师实际上是戈林仅有的一个空降师。这个师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已被歼灭了。戈林的最勇敢的士兵中有五千多人阵亡，因此德国空降师组织的整个结构就无可挽救地瓦解了，再也没有以任何有效的形式出现过。在争夺克里特岛的那场混乱的、既令人沮丧而又徒劳无功的战斗中，参加作战的新西兰士兵和其他的英国、英帝国及希腊的军队也许已意识到，他们已在一件重大事件中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个重大的事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解除了莫大的隐忧。

德国丧失了他们最优秀的战士，因此他们威力强大的空降和跳伞部队不能在中东即将发生的事件中起任何作用。戈林在克里特岛赢得的只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他投入该岛的武装力量本可以轻易地为他夺取塞浦路斯、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波斯。这支部队正是需要用来蹂躏那些摇摆不定、不会认真抵抗的广大地区的部队。他却愚蠢地在同英帝国的战士们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往往是肉搏战）中抛弃了这种几乎是无限的机会和无法代替的军队。

现在我们手里有第十一空军军团的"作战报告"，第七空降师就是这个军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回忆起我们在克里特岛的作战部署所受到的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听一听另一方面的说法倒是有趣的。德国人说，"英国在克里特岛的地面部队，大约是我们估计的三倍。他们对岛上的作战区域曾用尽各种方法非常仔细地作了防守准备。……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已极为巧妙地作了伪装。……由于缺乏情报而未能对敌情加以正确的估计，给第十一空军军团的进攻带来极大危险并造成了非常惨重的伤亡。"

在德国人审讯我们的战俘的报告中有以下一段叙述。我对那些不知姓名的朋友怀着感激的心情，冒昧地引用一下：

关于英国军队的精神和士气，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们在作战时遭受许多挫折，但是总的看来对于丘吉尔仍然是绝对信任的。

※　　※　　※

我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地位，至少从道理上来看，不能不因在克里特岛的战斗和撤退中的损失而受到严重的影响。3月28日的马塔潘角战役，总算是将意大利海军暂时赶进它的港口。但是现在新的惨重的损失却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在克里特岛战役结束后，坎宁安海军上将只有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七艘驱逐舰可以服役。另外有九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埃及修理，而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巴勒姆"号和他仅有的一艘航空母舰"可畏"号以及其他几艘军舰，则不得不离开亚历山大港到别处去修理。作战中丧失了三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必须尽快地派去增援舰队以恢复均势。但是，正如即将叙述到的，摆在我们前边的还有更大的不幸。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着的这个时期，对意大利人来说，是对我们在东地中海区域不稳定的制海权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困难进行挑战的大好良机。我们很难说他们就不利用这个机会。

第十七章　“俾斯麦”号的命运

大西洋上的危险--"俾斯麦"号与"欧根亲王"号于5月21日出海--丹麦海峡--我在契克斯焦急地等着消息--"胡德"号于5月24日被击沉--"俾斯麦"号南驶--"欧根亲王"号逃脱--午夜时分鱼雷击中"俾斯麦"号--5月25日失去"俾斯麦"号的踪迹--但26日又找到该舰--燃料的缺乏--"谢菲尔德"号与"皇家方舟"号--"俾斯麦"号失去控制--维安海军上校的驱逐舰队--"罗德尼"号于5月27日开炮--我向下院提出报告--大家都有功劳--我致电总统。

在希腊已经崩溃、西部沙漠的一切尚未定局、而我们在克里特岛的激烈战斗中正在失利的时候，英德海军在大西洋上插进了一段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

除了德国潜艇不断与我们进行斗争外，德国海上袭击舰给我们的船舶造成的损失已有七十五万吨以上。敌人的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及巡洋舰"希佩尔"号，在威力强大的高射炮的保护下仍然停泊在布雷斯特。谁也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再来侵扰我们的贸易航线。到5月中旬，种种迹象表明，新建成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可能在那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的伴同下，即将投入战斗。所有这些威力强大的快速舰只在大西洋辽阔的海域内配合在一起，将使我们的海军力量受到最大的考验。"俾斯麦"号装有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八门，建造时没有受条约的限制，是海洋上装甲最重的军舰。它的排水量超过我们最新式的战列舰将近一万吨，而速率则至少相等。

希特勒在5月间视察该舰时说，"你是德国海军的骄傲。"

为了应付这种即将到来的威胁，总司令托维海军上将把我们的新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及战斗巡洋舰"胡德"号部署在斯卡帕湾。在直布罗陀港，有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统率的"声威"号和"皇家方舟"号。"却敌"号和新航空母舰"胜利"号这时即将护送一支载运二万余人的运兵船队到中东去。"罗德尼"号和"拉米伊"号在大西洋上护航，它们之中的任何一艘，如果单独同"俾斯麦"号相遇，都有可能已被击沉了。"复仇"号在哈利法克斯港，正准备出航。这时，航行

在海面或准备出航的运输船队共有十一支，其中包括一支冒着丧失大量生命危险的极为宝贵的运兵船队。巡洋舰在北海的各处海口进行巡逻，空中侦察队警惕地注视着挪威海岸。海上的形势是不分明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所以经常同我保持接触的海军部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而且也敏锐地感觉到我们分布在各个海域的商船已成了敌人的目标。

5月21日凌晨，我们获悉两艘很大的战舰在强大的掩护舰只的伴随下驶出了卡特加特海峡，并且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都已停泊在卑尔根峡湾。显然，重要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于是我们在大西洋的全部指挥机构立刻开始了紧张的活动。海军部采取了这样正确的、传统的原则：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的袭击舰队，而听任运输船队、甚至那支运兵船队去冒险。"胡德"号、"威尔士亲王"号和六艘驱逐舰，于22日午夜后不久即驶离斯卡帕湾，去掩护"诺福克"号和"萨福克"号，这两艘军舰当时正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称为丹麦海峡的那段沉寂的、冰封的海面上巡逻。巡洋舰"曼彻斯特"号和"伯明翰"号奉命防卫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海峡。"却敌"号和"胜利"号则由总司令直接调度。那支运兵船队，经批准仅由驱逐舰护航，自克莱德湾启航。

5月22日，星期四，是情况多变、令人不安的一日。北海上空满布乌云，而且下起雨来。尽管天气恶劣，一架从哈特斯顿（在奥克尼群岛）起飞的海军飞机还是飞到卑尔根峡湾，冒着猛烈的炮火，坚决地完成了侦察任务。那两艘敌舰已经不在那里了！当托维海军上将在当晚八时接到这项消息时，他立刻登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率领"胜利"号、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在北海西面占下一个中心位置，这样，敌人无论选择在冰岛的哪一面行动，他都可以支持他的巡洋舰巡逻。"却敌"号将在第二天早晨在海上同他会合。海军部断定敌舰可能通过丹麦海峡。当天晚上，我在收到报告几分钟后致电总统：

昨日（21日），我们发现"俾斯麦"号、"欧根亲王"号和八艘商船停泊在卑尔根。云层甚低，我们无法进行空袭。今夜，［我们发觉］它们已经出航。我们有理由相信，敌人想在大西洋对我船只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如果我们不能追踪它们的去向，你的海军一定可以为我们指出它们的位置。"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胡

德"号、"却敌"号和航空母舰"胜利"号，连同附属舰只，将追寻它们的踪迹。请将消息见告，我们当可完成任务。

"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实际上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就离开卑尔根了，这时正在冰岛的东北，向丹麦海峡驶去。这里流冰群拥塞，把海峡缩小到仅有八十哩宽，海峡大部分笼罩着一片浓雾。23日傍晚，"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先后发现两艘军舰从北方驶来，正在上空无云的一片海域中擦着流冰的边缘驶过。海军部先收到"诺福克"号的观测报告，于是立刻用密码广播给一切有关方面。追击开始了；目的物已经在望；于是我们所有的舰队都向敌舰驶去。总司令的旗舰向西航行并加快速度。"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调整了方向，以期在第二天晨黎明时分在冰岛的西面截击敌舰。海军部通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H舰队（"声威"号、"皇家方舟"号和巡洋舰"谢菲尔德"号）向北高速行驶，以保护当时已驶过爱尔兰海岸一半以上的那支运兵船队，或者参加战斗。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已升火待发，于24日晨二时离开直布罗陀。后来证明，这些舰只的启航注定了"俾斯麦"号的命运。

※　　※　　※

我于星期五下午（23日）前往契克斯。艾夫里尔·哈里曼、伊斯梅将军及波纳尔将军同我在一起，将一直待到星期一。由于克里特岛战事方酣，这可能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周末。

当然，在郊外官邸里，各色秘书人员应有尽有，而且同海军部里的值勤官以及其他关键部门也有直通电话联系。海军部预计，"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将在拂晓通过丹麦海峡，而且"威尔士亲王"号和"胡德"号连同两三艘巡洋舰将迫使它们交战。我们所有的舰只都按照总计划向现场移动。我们焦急不安地等了半宵，直到两三点钟才去就寝。

大约在七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去听可怕的消息。我们最大的、也是我们的最快的主力舰"胡德"号已被炸沉。它的船体构造虽然较轻，却装有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八门，并且是我们所最珍视的军舰之一。丧失这艘主力舰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但是我知道我们所有在场的舰只正在从四面八方向"俾斯麦"号逼近，因此我确信我们不久以后一定会击沉它，除非它掉头向北驶回本国。我一直向走廊尽头处

哈里曼的房间里走去，两人一见面，异口同声地说，"'胡德'号炸沉了，但是我们一定能打沉'俾斯麦'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极度疲乏，便又睡着了。大约在八点半钟的时候，我的私人秘书主任马丁穿着睡衣走进了我的房间，他那端正严肃的脸上浮现出紧张的神色。"我们击中了它没有？"我问道。"没有，而且'威尔士亲王'号已经驶出战场了。"这令人失望极了。难道"俾斯麦"号已经向北驶回本国去了吗?

这是我最为担忧的事情。现在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了。

※　　※　　※

原来那天整个夜晚（23--24日晚），"诺福克"号和"萨福克"号在雨雪交加之下，不管天气如何恶劣，不管敌舰如何尽力想摆脱它们，还是非常巧妙地盯住了它，而且它们的信号整夜不停地指出敌舰、友舰的确切位置。当北极的黎明逐渐变为白昼时，可以看见"俾斯麦"号在南面十二哩处向南行驶。一会儿的工夫，"诺福克"号的左舷前部冒起了一股浓烟。"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都已赶到视线之内。

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即将开始。天色渐亮以后，在"胡德"号上可以判明敌舰正在西北十七哩的海域。英国舰只当即开战。

"胡德"号于上午五点五十二分在距离敌人二万五千码处开了炮。"俾斯麦"号还击，"胡德"号当即中了一颗炮弹。这颗炮弹使该舰四吋口径的大炮起了火。火焰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一直烧到舰上的整个中央部分。这时，我们的所有舰只都投入了战斗，"俾斯麦"号也中了弹。突然间，灾难临头了。在六点钟的时候，当"俾斯麦"号发射了它的第五次排炮后，"胡德"号发生一阵猛烈的爆炸，船身分裂为二。几分钟后，它就在烟雾弥漫中沉没在波涛之下了。除了三人外，它的一千五百多名英勇官兵，包括兰斯洛特·霍兰海军中将和拉尔夫·克尔海军上校在内，全都遇难了。

"威尔士亲王"号迅速地改变航向，以便避开"胡德"号的漂在海面的残物，并且继续这场已经不相匹敌的战斗。不久，"俾斯麦"号的炮火就打中了它。在几分钟内，它中了四枚十五吋的炮弹，其中有一枚击毁了舰桥，舰桥上的人非死即伤。这时，舰尾的水下部分也被击穿一洞。利希海军上校是舰桥上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决定暂停战斗，于

是在烟幕下离开了战场。但是，"威尔士亲王"号已使"俾斯麦"号受到了毁坏，因此该舰的速度减低了。事实上，"俾斯麦"号水下船身被两枚重型炮弹击中，其中有一枚将一个油槽打穿，大量的油不断流失，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国司令官继续向西南方向驶去，舰后留下一条显著的油的航迹。

现在，指挥的任务落到巡洋舰"诺福克"号舰桥上的威克-沃克海军少将的肩上了。他必须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决定：

该立刻重新开战，还是牵制住敌人，以待总司令率同"英王乔治五世"号和航空母舰"胜利"号的到来。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威尔士亲王"号的状况。这艘战舰不过在最近才服役，而且利希海军上校不过在一星期以前才作出报告说该舰"可以作战"。它已经遭受重创，舰上十四吋口径的大炮共有十门，其中两门已不能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俾斯麦"号的对手，大有疑问。因此，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决定不重新作战，只注视着敌人的动静。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正确的。

※　　※　　※

如果"俾斯麦"号当初对于自己取得的轰传遐迩的胜利战果感到满足的话，那才真是明智的。它在几分钟之内就摧毁了皇家海军中最优秀的舰只之一，可以带着大功返回德国了。它的声威和潜在的攻击力量，将会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对这些是既估量不透也解释不了的。

另外，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它已经被"威尔士亲王"号重创，而且大量流油。这样，它怎能希望在大西洋上执行破坏我商船的任务呢？它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满载胜利而归，以便再随时找出击的机会；或者继续行动，这几乎是必然要遭到毁灭。它的司令官作出了一拼到底的决定，这只有因为得意忘形，或者因为他奉有严格的命令，才能解释得了。我在十点钟左右会见我的美国朋友①时，由于已经知道"俾斯麦"号正在向南行驶，因此我能够以新的信心谈论这场海战的结局。

①指哈里曼。--译者

我每天必须用很长的时间，及时地阅读那些川流不息地由专用电话传来或信差送来的有关军事、外交和谍报的电报。

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为一个人只要有事做，就心有所用，顾不得忧虑了。但是，我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件事：那艘庞大的、载

重四万五千吨的、几乎是不怕炮火的"俾斯麦"号，正向南疾驶，直指我们的运兵船队，而且还有"欧根"号作它的侦察舰。我又想到了这些运输船队。它们的护航战列舰已经在这次追击中离开了它们。那支运兵船队载运的全是我们宝贵的士兵，现在想必已经驶到了爱尔兰以南。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正以全速向它驶近，眼看就要驶到这支运兵船队与危险水域的中间。我向海军部值勤官问了时间和距离。他的报告使我放心。虽然我运兵船队每小时只能航行十二海里左右，而"俾斯麦"号据我们所知，可以航行二十五海里，但是两者之间还有一大段距离。而且，只要我们能够盯住"俾斯麦"号不放，我们就能够把它追到死路上去。不过，如果我们在夜间失去它的行踪，怎么办呢？它将会驶到哪里去？它大有选择的余地，而我们则几乎到处都可以受到攻击。

下院在星期二开会时，议员们的情绪看来是好不了的。5月10日，下院被炸毁，现在大家挤在离下院不远的教堂房子内。这的确是暴风雨中的一个避难港，但是没有便利的设备。

办公室、吸烟室、饭厅以及所有常用的设备都是因陋就简。空袭警报频繁，议员们的生活所需渐感缺乏。星期二开会时，他们能听得下这些话吗？--"胡德"号之仇未报，我们的运输船队有几支受到敌舰的袭击甚至已被歼灭，"俾斯麦"号已经回到德国或者到达法国占领区的一个港口，克里特岛已经失陷，以及撤退中难免有重大伤亡，等等。如果能够使他们相信我们并没有把事情做坏，我深信，他们是忠诚勇敢的。但是能够说服他们吗？我的美国客人以为我轻松自在，但是强作笑容是并不花费什么的呵。

24日一整天，英国几艘巡洋舰和"威尔士亲王"号继续尾随"俾斯麦"号和它的僚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托维海军上将仍然离得很远，但是发来信号说，他希望在25日晨九时参加战斗。海军部召集所有的舰只。远在东南方五百哩的"罗德尼"号奉令抄近行驶。"拉米伊"号奉令离开那支回国的运输船队，开到敌舰的西侧。从哈利法克斯驶出的"复仇"号也奉命赶往现场。巡洋舰摆下阵势，防备敌舰向北向东逃逸。这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则从直布罗陀向北兼程行进。虽然海上一切变幻无常，网是在越收越紧了。

当晚六点四十分前后，"俾斯麦"号突然转身同追击它的舰只交锋，因此发生了一次时间不长的遭遇战。现在我们知道，这一行动是为了掩护"欧根亲王"号逃逸。该舰随即高速南行，在海上添加燃料后，顺利无阻地于十日后驶抵布雷斯特港。托维海军上将派遣"胜利"号先行一段，以便进行一次空袭，减低敌舰的速度。"胜利"号新近才服现役，舰上的飞行人员中有些是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晚十时，在四艘巡洋舰的掩护下，该舰派出了它的九架"旗鱼"式鱼雷飞机。

这些飞机要在雨和低云层中迎着强烈的逆风飞行一百二十哩。飞机由海军少校埃斯蒙德率领，在"诺福克"号的无线电的导航下，于两小时后①发现了"俾斯麦"号，当即冒着猛烈的炮火英勇地进行袭击。它们的一个鱼雷击中敌舰舰桥的下方。在"胜利"号舰上，大家正在为飞机怎样回到舰上的问题发愁。这时海上已是一片漆黑，风势猛烈，阵雨使人睁不开眼睛，而且这些驾驶员就是白天在甲板上降落也不熟练。另外，唯一可以引导他们安全返航的降落指示灯也已经失灵。因此也顾不得身边有没有德国潜艇，便把探照灯和信号灯全都打开，来帮助这些驾驶员飞近。他们的卓越努力获得了报酬，这是我乐于一述的。全体飞行人员在黑暗中安全地降落在甲板上，大家莫不感到欢欣和宽慰。

①当时英国舰只用的是双重的英国夏令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提前二小时），另外，它们这时已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很远，所以它们的钟面上的时间大约要比太阳时间早四小时。这样，袭击大约是在太阳时间下午八时。

我们的舰只为第二天早晨的决战再次作好了准备，而海军部的希望却是再次落空。25日晨三时后不久，"萨福克"号突然间出乎意料地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行踪。该舰曾经巧妙地运用雷达尾随在敌舰的左后方。这时所有舰只在向南行驶到德国潜艇出没的海域时，都左右曲折地前进，而这也就是造成不幸的原因。"萨福克"号在它雷达装置上就失去"俾斯麦"号的踪迹，但在向内航行时又能重新观察到。它或许因为经过长久和成功的尾随以后过于自信了。但是现在当它再一次转向西面时，敌舰已经不在想象的航线上了。它是向西了，还是急忙转身向北向东了？这引起了莫大的焦虑，而且使一切力量的集中都前功尽弃。"英王乔治五世"号在天明时分向西搜索了一下，相信"俾斯

麦"号正向北海航行，于是就向东驶去，而这时所有的英国追击舰只也都朝着这个方向驶去。海军部越来越相信，"俾斯麦"号正驶往布雷斯特，但是直到六点钟，这个想法才肯定下来。海军部随即命令所有的舰只驶向更南的航线上去。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失去"俾斯麦"号的踪迹而引起的混乱和拖延，已经使该舰溜过警戒线而在它的安全竞赛中遥遥领先。到晚上十一时它已驶入英国旗舰以东的海域。它因油槽已漏，缺少燃料。在该舰和本国之间仍然隔着装有十六吋口径大炮的"罗德尼"号，但是，"罗德尼"号也正向东北方向行驶，而于下午在"俾斯麦"号的前方错过。开头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天，到最后却是一片失望与挫折。幸而有"声威"号、"皇家方舟"号和巡洋舰"谢菲尔德"号从南方乘风破浪驶来，它们正在一条可以截击敌舰的航线上节节逼近。

到5月26日晨，我散在广大水域的舰只已经艰苦地航行了四日之久，燃料已成为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几艘追击舰已经不得不减低速度。显然，在这样浩瀚无际的海洋中，我们的一切努力可能转眼成空。可是在上午十点钟，正当希望开始破灭的时候，"俾斯麦"号又被发现了。海军部和空军海防总队正派出驻扎在爱尔兰的厄恩湖的"卡塔利娜"式远程轰炸机进行搜索。当时其中一架发现那艘逃舰正向布雷斯特驶去，离该港约有七百哩。"俾斯麦"号击伤了这只飞机，于是线又断了。但是不到一小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两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又发现了它。它仍然在"声威"号以西相当远的海域内，还没有进入德国空军从布雷斯特起飞的威力强大的空军掩护网以内。然而"声威"号一艘军舰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等待"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的到来，这两艘战舰仍然远远地落在敌舰的后面。但是，以救出德国"阿尔特马克"号袭击舰上的英国俘虏著称的维安海军上校，①这时仍然在"科萨克"号舰上，正率同其他四艘驱逐舰向前行进，这四艘舰只先曾奉令护卫那支运兵船队，继而奉令驶离它们。他收到一架"卡塔利娜"式飞机发出的信号，告诉他"俾斯麦"号的位置。他没有等待新的命令，就立刻向敌舰驶去。

①参阅本书第一卷第三十一章，原书第506页。--译者

在这争先恐后的局面下，免不了要发生新的混乱。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急于向北驶去，曾派遣"谢菲尔德"号去逼近并尾随敌舰。"皇家方舟"号不知道这个行动，所以当它派出飞机进行袭击时，飞机上的雷达

便引导飞机向"谢菲尔德"号飞去。它们投弹袭击，但未击中。"谢菲尔德"号知道炸错了，巧妙地躲开，没有开炮。①

①一架飞机向"谢菲尔德"号发出信号说，"敬了你一条鳟鱼，真对不住！"

飞行员怀着歉意飞还"皇家方舟"号。这时"谢菲尔德"号又找到了"俾斯麦"号的踪迹，并一直死钉住了它。下午七时刚过，十五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又从"皇家方舟"号起飞。这时离敌舰不到四十哩，这次没有找错目标。这些飞机由那艘宽宏大量的"谢菲尔德"号指示目标，英勇果敢地进行了猛烈袭击。到九点三十分，它们完成了任务。有两只鱼雷肯定是命中了，可能还有第三只命中的鱼雷。据一架追踪的飞机报告，曾见到"俾斯麦"号整整转了两个圈子，看来它已经失去控制。这时，维安海军上校的几艘驱逐舰正在逼近，它们在整个夜间包围着这艘受伤的军舰，遇着机会就用鱼雷去袭击它。

※　　※　　※

这星期一的晚间，我到了海军部，在作战室中的海图上观看作战的情况，战报每隔几分钟就送来一批。"你在这儿在干些什么呢？"我问军需署长弗雷泽上将。"我等着瞧瞧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他说。四个钟头很快地过去了，我在离开时，可以看出庞德海军上将和他手下卓越的专家们确信，"俾斯麦"号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德国司令官卢金斯海军上将丝毫不存侥幸的想法。快到午夜时，他报告说，"船已不堪操纵。我们将战至最后一颗炮弹。元首万岁！""俾斯麦"号离布雷斯特仍然有四百哩，它甚至连这么远也行驶不了。这时，德国派来强大的轰炸机队援救该舰，德国潜艇也急急赶来，有一艘鱼雷已经用完了的德国潜艇报告说，"皇家方舟"号曾在易于遭受袭击的距离内从它旁边驶过。这时，"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正在驶近。燃料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托维海军上将已经作出决定：除非能够把"俾斯麦"号的速度大大减低，否则到午夜时他非放弃追击不可。第一海务大臣根据我的建议发出信号，让他继续追击，就是需要用拖船把他的舰只拖回国去，也要继续下去。但是，这时已经获悉，"俾斯麦"号实际上正朝着错误的方向驶去。它的主炮还完整无损，因此托维海军上将决定在第二天早晨迫使它交战。

27日黎明时分，正刮着西北风。"罗德尼"号在上午八点四十七分开炮，一分钟后，"英王乔治五世"号也开了炮。英国军舰的炮火很快地开始命中，隔了一会儿，"俾斯麦"号也开了炮。尽管德国军舰上的人员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已精疲力尽，人在工作岗位上就昏昏入睡，但是它的炮火在短时间内还是准确的。当它发射第三排炮时，炮弹曾落在"罗德尼"号的前后，但其后，英国军舰的攻击便占压倒之势，半小时后它的大炮多半已寂然无声。它的中部起了火，舰身急剧向左倾斜。这时，"罗德尼"号驶过它的舰首，在最多不过四千码的距离外，向它射出密集的炮弹。到十点十五分的时候，"俾斯麦"号舰上的炮一片沉寂，舰桅已被打掉了。它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着，火光熊熊，烟雾冲天，但是，就是到这时，它还未沉没。

在十一点钟，我必须在教堂房子内向下院报告克里特岛战役和"俾斯麦"号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我说，"今天早晨，天亮后不久，实际上已不能动弹、而又得不到援助的'俾斯麦'号，受到英国追击的战列舰的攻击。我不知道炮击的结果怎样。但是，看来，'俾斯麦'号还没有被炮火击沉，现在将用鱼雷迅速了结它。我想，这一行动正在进行中，而且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丧失'胡德'号虽然是我们莫大的损失，但是，'俾斯麦'号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新的、威力最强的战列舰了。"我刚刚坐下，就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使我不得不再站起来发言。我征得下院的同意后说，"我刚接到消息，'俾斯麦'号已经沉没了。"看来他们都为此感到满意。

用鱼雷作最后一击的是巡洋舰"多塞特郡"号。那艘强大的战舰在十点四十分的时候船底朝天沉没了。随同这艘战舰葬身海底的约有两千个德国人和他们的舰队司令卢金斯海军上将。我们救起一百一十名幸存者，他们精疲力竭，但面有愠色。施救工作由于一艘德国潜艇的出现而告中止，英国舰只不得不离去。还有五名德国人被一艘德国潜艇和一艘气象观测船救起，但是随后驶到的西班牙巡洋舰"卡那利亚斯"号只发现一些浮尸。

※　　※　　※

这段插曲使我们对有关海战的许多重要问题看得格外清晰，它表明这艘德国战舰在结构方面的巨大力量，也表明它的出击使我们的许多舰只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与危险。如果它这次脱逃了的话，它的继

续存在所产生的精神上影响，以及它可能给我们的船舶造成物质上的损害，都是灾难性的。人们会对于我们控制海洋的能力疑虑重重，而且这些疑虑将被传播到全世界，给我们造成莫大的损害和不安。一切有关方面都曾经为获得这次成功的战果而作出努力。开始追踪的是巡洋舰，这次追踪引起了第一次不幸的交锋。接着，当失去了敌舰的踪迹时，是飞机发现了它，并指引巡洋舰回到追踪航线上去。其后引导舰载飞机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是一艘巡洋舰，最后是几艘驱逐舰在漫漫长夜中死死缠住敌舰，使我战列舰得以赶到最后消灭它的战场。虽然大家都有功劳，我们却不可忘记，这次旷日持久的战斗，是以"威尔士亲王"号的大炮重创"俾斯麦"号为转折点的。所以战列舰和大炮在开头和结尾都是起主要作用的。

大西洋上的交通继续平安无事。

我于28日致电总统:

我以后再告诉你关于同"俾斯麦"号战斗的秘密情况。它是一艘威力强大的战舰，是军舰建造史上的一项杰作。击沉这艘敌舰，使我们的战列舰的紧张状况得到缓和，不然，我们就不得不把"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那两艘"纳尔逊"式战舰都拴在斯卡帕湾，以防"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的出击，因为它们可以选择时机，而我们又必须空出一艘战列舰来重新装备。现在，情形就不同了。这对日本人将起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非常有利于我方的。我预料他们正在对形势重作估计。

第十八章　叙利亚

在叙利亚发生的危险--德国特务人员和飞机到达--埃及和土耳其的反响--达尔朗海军上将同德国人谈判--我们的兵力紧张--我于5月8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5月9日致韦维尔的电报--韦维尔和自由法国--韦维尔与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误会--韦维尔的准备和他的疑虑--"输出商"作战计划--国防委员会批准韦维尔的计划--我于6月6日致电戴高乐将军--6月7日致电总统--进军开始--需要援军而援军就到--攻克大马士革--当茨将军于7月12日请求停战--叙利亚战役的重要结果。

叙利亚是法兰西帝国的许多海外领土之一。法国政府投降后，这些领土认为它们本身应受法国政府投降协定的约束，而且，维希当局又在竭力阻止地中海东岸地区法国军队中的任何人越过巴勒斯坦投向我方。波兰旅开过来了，但是法国人却很少过来。1940年8月间，意大利停战委员会出现了，于是在战争爆发时被拘禁的德国特务获得释放并活动起来。到了年底，又来了许多德国人，他们挟其充裕的经费，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中从事煽动反英与反犹情绪的活动。到1941年3月底，叙利亚的形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德国空军已经从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基地进攻苏伊士运河，而且显然随时可以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特别是利用空降部队。德国人一旦控制了叙利亚，则埃及、重要的运河区和阿巴丹的炼油厂便势将处于不断遭受空袭的直接威胁下。我们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的陆上交通也将受到危害。埃及很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反响，我们在土耳其和整个中东的外交地位将大大受到削弱。

5月2日，拉希德·阿里请求希特勒以武装力量支持他在伊拉克进行的反英活动。翌日，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就接到指示：要求法国政府准许飞机和军需品经由叙利亚运送给拉希德·阿里的军队。5月5日和6日，达尔朗海军上将同德国商定了一项初步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运到叙利亚而由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掌握的军需品，将有四分之三被运往伊拉克，德国空军并将获得在叙利亚着陆的便利。维希高级专员兼总司令当茨将军已接到这方面的指示，因此从5月9日到月底，约有德国飞机一百架、意大利飞机二十架在叙利亚飞机场降落。

这时，正如前交谈过的，中东司令部的任务繁重到了极点。保卫埃及是主要任务；我们已经从希腊撤走；必须防卫克里特岛；马耳他岛在请求增援；阿比西尼亚尚未完全攻克；

现在又必须为伊拉克提供军队。为了保卫北面的巴勒斯坦，能够调用的军队只有第一骑兵师。这是一支优秀的军队，但因别处的需要调走了它的炮队和附属部队。戴高乐将军极力主张尽早让自由法国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必要时可以不用英国军队支援。但是由于有了在达喀尔的失败经验，无论是现场的韦维尔将军还是我们这些在伦敦的人，都觉得单独使用自由法国的军队，即使是抵抗德国人经由叙利亚的进军，也是不相宜的，然而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事。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白白放弃叙利亚，而不千方百计地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虽然不愿意增加韦维尔的负担，却不得不促请他尽力帮助自由法国的军队。4月28日，他复电说，他能够调派的军队只有一个旅。我在这封电报上批道：

"看来很有必要由韦维尔将军将［他提到的］那个旅团和机动队尽量准备就绪，并开往巴勒斯坦边境待命。"因此，三军参谋长指示韦维尔将军：对于当茨将军不应说准一定提供援助，但是，如果他抵抗德军从海面登陆或从空中着陆，那么英国将立刻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也曾命令韦维尔将军，对德国的任何袭击立即采取空军行动。

展望前景，凶险已极。我在5月8日向三军参谋长提出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今天上午内阁将举行会议，请三军参谋长为我就叙利亚问题提供意见。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德国以少量军队在叙利亚获得一个立足点，然后以叙利亚作为跳板，去控制伊拉克和波斯的领空。韦维尔将军不必为他的东翼发生这样的动乱而烦恼，这是无用的。……我们应当用各种方法进行援助，而不必顾虑维希政府的反应。

请各位参谋长指出目前最宜采取什么措施，十分感激。

5月9日，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我致电韦维尔将军：

你肯定已意识到叙利亚有被几千名空运德军夺取的严重危险。我们的情报使我们相信，达尔朗海军上将或许已经同德国人达成了交易，要协助德军进入叙利亚。你现在兵力甚感缺乏，我们别无办法，

惟有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便利，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的军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皇家空军则对付德军的降落。欢迎你提出任何更好的办法。

5月14日，皇家空军奉令对叙利亚境内的以及法国飞机场上的德国飞机采取行动。17日，韦维尔将军来电说，因需从巴勒斯坦向伊拉克调派军队，叙利亚的事只好单独使用自由法国军队，或从埃及派出军队。他深感自由法国军队不济事，可能使局势恶化。他在结尾时说，他希望除非有绝对的必要，不要使他承担对叙利亚的义务。参谋长委员会回电说，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唯一办法只是在不影响西部沙漠安全的条件下临时抽调出一支大军，并说他应当准备好尽早进驻叙利亚。那支军队的组成可由他自行决定。

5月21日，正当德军进攻克里特岛的时候，韦维尔命令第七澳大利亚师（不包括驻在托卜鲁克的那个旅）准备进驻巴勒斯坦，并指示在本月初从希腊归来后刚担任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司令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拟订进军叙利亚的计划。

※　　※　　※

这时，我们这些远在国内的人和韦维尔将军之间发生了一次误会，原因是他从参谋长委员会的一封电报中得到一种印象：我们信赖自由法国的领袖们而不信赖他本人的意见。因此，他致电帝国总参谋长说，如果这样，他宁愿被解除总司令的职务。我赶忙就这一点向他提出保证，但同时觉得有必要说明，我们决心要在叙利亚冒险，并决心对这个归根到底不是军事任务的行动负完全责任。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1日

当前叙利亚的事务，绝不可妨碍我们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的胜利。……

我们并不反对你把英国军队与那支开往叙利亚的自由法国军队混合编在一起。但是，正如你所清楚地表明的，你没有发动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的实力，而且昨日已向你发出指示，目前能办到的只是准备最好的条件去实行三军参谋长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的政治入侵。

你若认为这封电报里所提的政策是根据自由法国的领袖们的意见决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是出于此间对各个战区的战事和政策握有

最高指挥权的人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利用少量空军、游客和地方叛变能够得到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么，我们就不必害怕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也不怕面对由于失败而可能造成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我们对这一决定当然负完全责任，如果你觉得碍难执行的话，我们当按照你可能表示的要卸除总司令职务的要求进行安排。

韦维尔在复电中表示，他对情况已完全了解。他解释说，自由法国方面关于叙利亚形势的情报，已证明是不可靠的，这使他在克里特岛、伊拉克和西部沙漠地区正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时，不愿意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22日

叙利亚的局势令人不安，因为德国空军已进驻到叙利亚，他们离运河及苏伊士比从马特鲁港到那里近得多。看来［维希］法国现在已完全投靠德国。我同坎宁安、特德和布莱梅仔细商谈后，正向巴勒斯坦调去增援部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对叙利亚采取行动，而软弱的行动是不顶事的。目前，中东的整个局势主要是由空军力量和空军基地支配着。敌人在希腊有了空军基地，我们就难以守住克里特岛，他们如果在昔兰尼加、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将使我们难以据守埃及。尼罗河集团军的目标在于尽可能迫使昔兰尼加的敌军向西撤退，阻止他们在叙利亚获得立足点，并坚守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就我们的实力和空军的实力来说，要达到这些目标是不容易的。我知道你了解这一切，并正在千方百计地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也在竭尽所能确保中东。今后的几个月是艰苦的，但是我们决不气馁。

我于次日复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3日

谢谢你的来电。当前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各尽所能，互相帮助。……

关于叙利亚。我们所重视的是你的意见，而不是自由法国的意见。你最好使戴高乐同你接近。不知我能否帮助你同他接近，请告。·我·们·不·能·因·顾·及·叙·利·亚·而·使·克·里·特·岛·战·役·失·败。因此现在恐怕惟有采取中下之策了。……

关于伊拉克。我们希望哈巴尼亚部队不久将进入巴格达，在那里建立摄政政府。

当据守克里特岛的希望逐渐消失时，德国可能对叙利亚的威胁，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5月25日，韦维尔将军电告他关于"输出商"作战计划的大纲。"输出商"是当时叙利亚作战计划所用的代号。威尔逊将军正准备率领一支军队北进，其中包括第七澳大利亚师、自由法国军队、已经摩托化的第一骑兵师的一部和一些其他部队。韦维尔估计，最早的行动日期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虽然德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设立空军基地的危险，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同时配合着德军假道土耳其的地面行动--这种可能性不能不考虑--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但是我们必须尽先设法使西部沙漠的"战斧"作战计划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成就。

5月27日晚上，内阁国防委员会开会，对中东的整个局势进行研究，我把会议的结论归纳到致韦维尔将军的一封电报中。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8日

……我们即将在中东采取的行动将根据以下的情况决定。

（1）敌人占领克里特岛后，便可经由希腊及克里特岛的西海岸开辟直接通昔兰尼加的交通线。除非我们的空军能够立足于昔兰尼加，否则我们就既不能切断这条交通线，也不能轻易地保持住马耳他岛，并继续切断敌人通往的黎波里的交通线。

（2）敌人假道土耳其和（或）叙利亚的进攻，在许多星期内也不能发展到具有真正威力的程度。

我们的第一目标必须是在西部沙漠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并在一次战役中倾注全力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

在此期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趁德国方面因弗赖伯格的奋勇抗击而受到极大消耗的空军力量得到恢复以前，就在叙利亚站住脚，因此，我们批准你在5月25日的电报中扼要送来的总计划。

于是，我们就在克里特岛失守和优先集中兵力于西部沙漠的不安心情中，展开了占领叙利亚的准备工作。

6月3日，我致电韦维尔将军：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6月3日

盼确切地电告你对叙利亚将使用哪些地面部队和空军。

你怎样使用波兰旅？看来，在一开始就尽量使用和显示强大的空军力量是重要的，所以，甚至是较旧的飞机也可以起些作用，正如它们在伊拉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样。

2．克里特岛战役引起暴风雨般的批评，我正被迫就许多问题进行解释。你现在不必为此事烦恼，只致力于叙利亚，尤其是"战斧"作战计划。这两件事就是对批评的答复，无论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批评。可供"战斧"作战计划利用的空军优势，将远远超过你在几个月内可能获得的空军。正如拿破仑所说，"战争将会作出答复。"祝你一切顺利。

韦维尔于5日复电，告诉我们他将使用多少军队。他将尽可能地避免冲突，进军将以展开宣传、散发传单和显示威力入手。如遇抵抗，则使用最大的兵力。他说，他对占领叙利亚所需要兵力的估计一直是两个师和一个装甲师或至少［一些］装甲旅。因此，他的看法肯定是：成功至少可以说有些问题，而且要看法国驻军和当地居民的态度而定。

※　　※　　※

我想到戴高乐正面临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联合进军叙利亚的前夕，我向他发出以下表示好意的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1941年6月6日

我希望就我们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联合行动的成功，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希望你满意地看到，我们正在想尽办法来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确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实际上我们将来在中东的整个政策，都必须表现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我们对于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一致。你知道，我们不想从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不打算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为自己取得好处。

基于这一原因，我欢迎你作出的关于允许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决定，而且正如你所了解的，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这项决定提供有力的保证。我同意，我们绝不可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我们双方必须在这一前提下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要求。我确信，你对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是一定牢记在心的。

我们的心时时刻刻同你和自由法国的士兵们在一起。在当前维希政府的卑鄙无耻达于极点的时候，愿自由法国的忠诚与勇敢挽救法国的荣誉。

我不得不请求你，在此局势严重的时刻，不要坚持宣布卡特鲁为叙利亚高级专员。

我照例把详细情形告诉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6月7日

我们一些军队将于明晨进入叙利亚，以防止德国人的继续渗透。成就如何，主要以当地法国军队的态度为定。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是重要力量，但不充当前锋。他正对阿拉伯人发表宣言，以法国的名义，允许他们完全独立，给予他们成立三或一（或者三合一）的自由阿拉伯国家的机会。这些国家同法国的关系，将由多少有点像英埃条约的一个保障既得利益的条约固定下来。卡特鲁将军将不称为高级专员，而称为法国全权代表。

2．我无法断定，维希政府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会作出什么反应。我看他们不至于做出比现在正在做的还要坏得多的事来，但是，他们当然是可能对直布罗陀或弗里敦采取报复手段。如果你对他们继续施加压力，我不胜感激。在叙利亚，我们除了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外，丝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

※　　※　　※

韦维尔为了这次进军所能调集的全部军队计有：第七澳大利亚师，第一骑兵师的一部，最近从厄立特里亚调回的第五印度步兵旅，在勒让蒂奥姆将军指挥下包括六个营、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坦克连的自由法国军队。空军支援最初仅限于大约七十架飞机。海军和空军必须尽先支援克里特岛战役。

为了向叙利亚进军，计抽调了巡洋舰两艘和驱逐舰十艘，另外还有一些小型舰艇。在当茨将军指挥下的维希军队，计有陆军十八个营，它们拥有大炮一百二十门、坦克九十辆，共计三万五千人；空军拥有飞机九十架；海军则有以贝鲁特为基地的驱逐舰两艘、潜艇三艘。

这支盟军的任务是夺取大马士革、拉亚克和贝鲁特，作为占领全境的第一步。进军是在6月8日开始的，最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谁也不能断定维希方面要打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们的进攻不足以构成奇袭，有些人却认为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但是，当敌人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么薄弱的时候，也振作起来奋勇抵抗了，他们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保持他们军队的荣誉。自由法国的军队被阻于离大马士革十哩的地方，敌人在他们东翼进行的反攻威胁着他们的交通线。沿海岸公路进军的澳大利亚师，因地势险阻，进展迟缓。英国的一个营遭遇到有坦克协助作战的两营敌军的反攻，在库奈特拉受挫。海军曾同维希的驱逐舰交锋，但是它们速度较快，逃跑了。9日，发生了一次短时的海上遭遇战，驱逐舰"贾纳斯"号被击中要害。15日，有两艘英国驱逐舰在炮击西顿时被敌机炸伤，但是有一艘维希的驱逐舰从西面驶近海岸时被海军航空兵部队炸沉。

这第一个星期的战斗打下来，韦维尔清楚地看出有派遣援军的必要。他设法为这时已部分编成的英国第六师的一个旅调集运输工具，并于6月底再将另一个旅送到叙利亚。他也设法抽调曾经参加攻打巴格达的第一骑兵师（"哈巴尼亚部队"）一个旅团，从南部越过沙漠向巴尔米拉进攻，还命令驻在伊拉克的第十印度师的两个旅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进攻阿勒颇。这种扩大战局的办法，自6月20日起开始奏效。大马士革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后，于21日被澳大利亚师攻下。他们的前进曾得力于从海面在敌后登陆的第十一突击队的勇敢的袭击。在这次奋勇的一击中，突击队丧失了它的指挥官佩德上校和四名军官，士兵伤亡约一百二十名，超过这支突击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7月第一个星期的战斗使维希军队的崩溃已近在眼前。

当茨将军知道他的力量已经用到尽头了。他仍然有大约两万四千人，但是已经没有继续抵抗的可能。他剩余的空军几乎不到五分之一。7月12日上午八时半，维希方面的特使前来请求停战。我方准许了他们的要求，签订了一项协定，于是叙利亚便被同盟国占领了。我们的伤亡人数在四千六百人以上；敌军伤亡人数约为六千五百人。这期间曾发生过一个不愉快的事件。在战斗中被俘的英国俘虏匆匆地被运送到维希法国，他们在那里一定会落入德国人之手。当这件事已被发

现而对方并不设法补救时，当茨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即被拘留作为人质。这产生了符合希望的效果，他们遣还了我们的人员。

※　　※　　※

叙利亚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改善了我们在中东的战略地位。这粉碎了敌人自地中海向东渗透的任何新的企图，使我们保卫苏伊士运河的防线北移二百五十哩，并且解除了土耳其对它南部边疆的隐忧。它现在如果遭到侵袭的话，就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友好强国的援助。虽然为了叙述上的便利，需要把伊拉克、克里特岛、叙利亚和西部沙漠四个部分的战事分开，但是绝不可忘记，它们是连贯在一起，并且是互相影响，从而产生危急存亡与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重大事件。虽然如此，可以断言，最后结果将在实际上而不是在表面上构成英国和英帝国军队在中东无可怀疑的重大胜利。这件功劳应由我们在伦敦与开罗的负责当局平分。

使我们遭受莫大牺牲的克里特岛战役，摧毁了德国空降军团的攻击力量。伊拉克的背叛终于被压制下去了。我们以人数极少、临时凑集的兵力重新获得那个广大地区的控制权。

占领和征服叙利亚，为的是应付十分紧急的需要，而正如所有事实所表明的，这一行动终止了德国向波斯湾和印度的进军。如果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但求稳重行事，不把每一个据点当作一个获胜的据点，不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所有的司令官身上，我们就只落得克里特岛战役的损失，而不能拿到在进行那场艰苦而光荣的战斗之后所得来的报酬。如果韦维尔将军在精疲力竭之时，又被事件的发展和我们的命令所带来的极度紧张搞得无法支持，那么战争和土耳其的整个前途就可能变得不堪设想。人们常说，不要勉强做你办不到的事，又说，做事得有确切把握。但是这种原则，同生活与战争中的其他原则一样，是有例外的。

还有一个战役，即我和三军参谋长视为最关重要的西部沙漠战役，还有待叙述。这次战事虽然未获成功，却使隆美尔裹足不前近五个月之久。

在叙利亚发生的危险--德国特务人员和飞机到达--埃及和土耳其的反响--达尔朗海军上将同德国人谈判--我们的兵力紧张--我于5月8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5月9日致韦维尔的电报--韦维尔和自由法国--

韦维尔与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误会--韦维尔的准备和他的疑虑--"输出商"作战计划--国防委员会批准韦维尔的计划--我于6月6日致电戴高乐将军--6月7日致电总统--进军开始--需要援军而援军就到--攻克大马士革--当茨将军于7月12日请求停战--叙利亚战役的重要结果。

叙利亚是法兰西帝国的许多海外领土之一。法国政府投降后，这些领土认为它们本身应受法国政府投降协定的约束，而且，维希当局又在竭力阻止地中海东岸地区法国军队中的任何人越过巴勒斯坦投向我方。波兰旅开过来了，但是法国人却很少过来。1940年8月间，意大利停战委员会出现了，于是在战争爆发时被拘禁的德国特务获得释放并活动起来。到了年底，又来了许多德国人，他们挟其充裕的经费，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中从事煽动反英与反犹情绪的活动。到1941年3月底，叙利亚的形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德国空军已经从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基地进攻苏伊士运河，而且显然随时可以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特别是利用空降部队。德国人一旦控制了叙利亚，则埃及、重要的运河区和阿巴丹的炼油厂便势将处于不断遭受空袭的直接威胁下。我们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的陆上交通也将受到危害。埃及很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反响，我们在土耳其和整个中东的外交地位将大大受到削弱。

5月2日，拉希德·阿里请求希特勒以武装力量支持他在伊拉克进行的反英活动。翌日，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就接到指示：要求法国政府准许飞机和军需品经由叙利亚运送给拉希德·阿里的军队。5月5日和6日，达尔朗海军上将同德国商定了一项初步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运到叙利亚而由意大利停战委员会掌握的军需品，将有四分之三被运往伊拉克，德国空军并将获得在叙利亚着陆的便利。维希高级专员兼总司令当茨将军已接到这方面的指示，因此从5月9日到月底，约有德国飞机一百架、意大利飞机二十架在叙利亚飞机场降落。

这时，正如前交谈过的，中东司令部的任务繁重到了极点。保卫埃及是主要任务；我们已经从希腊撤走；必须防卫克里特岛；马耳他岛在请求增援；阿比西尼亚尚未完全攻克；

现在又必须为伊拉克提供军队。为了保卫北面的巴勒斯坦，能够调用的军队只有第一骑兵师。这是一支优秀的军队，但因别处的需要调走了它的炮队和附属部队。戴高乐将军极力主张尽早让自由法国的

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必要时可以不用英国军队支援。但是由于有了在达喀尔的失败经验，无论是现场的韦维尔将军还是我们这些在伦敦的人，都觉得单独使用自由法国的军队，即使是抵抗德国人经由叙利亚的进军，也是不相宜的，然而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事。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白白放弃叙利亚，而不千方百计地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虽然不愿意增加韦维尔的负担，却不得不促请他尽力帮助自由法国的军队。4月28日，他复电说，他能够调派的军队只有一个旅。我在这封电报上批道：

"看来很有必要由韦维尔将军将［他提到的］那个旅团和机动队尽量准备就绪，并开往巴勒斯坦边境待命。"因此，三军参谋长指示韦维尔将军：对于当茨将军不应说准一定提供援助，但是，如果他抵抗德军从海面登陆或从空中着陆，那么英国将立刻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也曾命令韦维尔将军，对德国的任何袭击立即采取空军行动。

展望前景，凶险已极。我在5月8日向三军参谋长提出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今天上午内阁将举行会议，请三军参谋长为我就叙利亚问题提供意见。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德国以少量军队在叙利亚获得一个立足点，然后以叙利亚作为跳板，去控制伊拉克和波斯的领空。韦维尔将军不必为他的东翼发生这样的动乱而烦恼，这是无用的。……我们应当用各种方法进行援助，而不必顾虑维希政府的反应。

请各位参谋长指出目前最宜采取什么措施，十分感激。

5月9日，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我致电韦维尔将军：

你肯定已意识到叙利亚有被几千名空运德军夺取的严重危险。我们的情报使我们相信，达尔朗海军上将或许已经同德国人达成了交易，要协助德军进入叙利亚。你现在兵力甚感缺乏，我们别无办法，惟有为卡特鲁将军提供必要的运输便利，让他和他的自由法国的军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尽力而为，皇家空军则对付德军的降落。欢迎你提出任何更好的办法。

5月14日，皇家空军奉令对叙利亚境内的以及法国飞机场上的德国飞机采取行动。17日，韦维尔将军来电说，因需从巴勒斯坦向伊拉克调派军队，叙利亚的事只好单独使用自由法国军队，或从埃及派出军

队。他深感自由法国军队不济事，可能使局势恶化。他在结尾时说，他希望除非有绝对的必要，不要使他承担对叙利亚的义务。参谋长委员会回电说，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唯一办法只是在不影响西部沙漠安全的条件下临时抽调出一支大军，并说他应当准备好尽早进驻叙利亚。那支军队的组成可由他自行决定。

5月21日，正当德军进攻克里特岛的时候，韦维尔命令第七澳大利亚师（不包括驻在托卜鲁克的那个旅）准备进驻巴勒斯坦，并指示在本月初从希腊归来后刚担任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司令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拟订进军叙利亚的计划。

※　　※　　※

这时，我们这些远在国内的人和韦维尔将军之间发生了一次误会，原因是他从参谋长委员会的一封电报中得到一种印象：我们信赖自由法国的领袖们而不信赖他本人的意见。因此，他致电帝国总参谋长说，如果这样，他宁愿被解除总司令的职务。我赶忙就这一点向他提出保证，但同时觉得有必要说明，我们决心要在叙利亚冒险，并决心对这个归根到底不是军事任务的行动负完全责任。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1日

当前叙利亚的事务，绝不可妨碍我们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的胜利。……

我们并不反对你把英国军队与那支开往叙利亚的自由法国军队混合编在一起。但是，正如你所清楚地表明的，你没有发动一次正规的军事行动的实力，而且昨日已向你发出指示，目前能办到的只是准备最好的条件去实行三军参谋长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的政治入侵。

你若认为这封电报里所提的政策是根据自由法国的领袖们的意见决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是出于此间对各个战区的战事和政策握有最高指挥权的人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利用少量空军、游客和地方叛变能够得到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么，我们就不必害怕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也不怕面对由于失败而可能造成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我们对这一决定当然负完全责任，如果你觉得碍难执行的话，我们当按照你可能表示的要卸除总司令职务的要求进行安排。

韦维尔在复电中表示，他对情况已完全了解。他解释说，自由法国方面关于叙利亚形势的情报，已证明是不可靠的，这使他在克里特岛、伊拉克和西部沙漠地区正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时，不愿意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22日

叙利亚的局势令人不安，因为德国空军已进驻到叙利亚，他们离运河及苏伊士比从马特鲁港到那里近得多。看来［维希］法国现在已完全投靠德国。我同坎宁安、特德和布莱梅仔细商谈后，正向巴勒斯坦调去增援部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对叙利亚采取行动，而软弱的行动是不顶事的。目前，中东的整个局势主要是由空军力量和空军基地支配着。敌人在希腊有了空军基地，我们就难以守住克里特岛，他们如果在昔兰尼加、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将使我们难以据守埃及。尼罗河集团军的目标在于尽可能迫使昔兰尼加的敌军向西撤退，阻止他们在叙利亚获得立足点，并坚守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就我们的实力和空军的实力来说，要达到这些目标是不容易的。我知道你了解这一切，并正在千方百计地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也在竭尽所能确保中东。今后的几个月是艰苦的，但是我们决不气馁。

我于次日复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3日

谢谢你的来电。当前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各尽所能，互相帮助。……

关于叙利亚。我们所重视的是你的意见，而不是自由法国的意见。你最好使戴高乐同你接近。不知我能否帮助你同他接近，请告。·我·们·不·能·因·顾·及·叙·利·亚·而·使·克·里·特·岛·战·役·失·败。因此现在恐怕惟有采取中下之策了。……

关于伊拉克。我们希望哈巴尼亚部队不久将进入巴格达，在那里建立摄政政府。

当据守克里特岛的希望逐渐消失时，德国可能对叙利亚的威胁，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5月25日，韦维尔将军电告他关于"输出商"作战计划的大纲。"输出商"是当时叙利亚作战计划所用的代号。威尔逊将军正准备率领一支军队北进，其中包括第七澳大利亚师、自由法国

军队、已经摩托化的第一骑兵师的一部和一些其他部队。韦维尔估计，最早的行动日期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虽然德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设立空军基地的危险，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同时配合着德军假道土耳其的地面行动--这种可能性不能不考虑--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但是我们必须尽先设法使西部沙漠的"战斧"作战计划取得决定性的军事成就。

5月27日晚上，内阁国防委员会开会，对中东的整个局势进行研究，我把会议的结论归纳到致韦维尔将军的一封电报中。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28日

……我们即将在中东采取的行动将根据以下的情况决定。

（1）敌人占领克里特岛后，便可经由希腊及克里特岛的西海岸开辟直接通昔兰尼加的交通线。除非我们的空军能够立足于昔兰尼加，否则我们就既不能切断这条交通线，也不能轻易地保持住马耳他岛，并继续切断敌人通往的黎波里的交通线。

（2）敌人假道土耳其和（或）叙利亚的进攻，在许多星期内也不能发展到具有真正威力的程度。

我们的第一目标必须是在西部沙漠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并在一次战役中倾注全力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

在此期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趁德国方面因弗赖伯格的奋勇抗击而受到极大消耗的空军力量得到恢复以前，就在叙利亚站住脚，因此，我们批准你在5月25日的电报中扼要送来的总计划。

于是，我们就在克里特岛失守和优先集中兵力于西部沙漠的不安心情中，展开了占领叙利亚的准备工作。

6月3日，我致电韦维尔将军：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6月3日

盼确切地电告你对叙利亚将使用哪些地面部队和空军。

你怎样使用波兰旅？看来，在一开始就尽量使用和显示强大的空军力量是重要的，所以，甚至是较旧的飞机也可以起些作用，正如它们在伊拉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样。

2．克里特岛战役引起暴风雨般的批评，我正被迫就许多问题进行解释。你现在不必为此事烦恼，只致力于叙利亚，尤其是"战斧"作战

计划。这两件事就是对批评的答复，无论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批评。可供"战斧"作战计划利用的空军优势，将远远超过你在几个月内可能获得的空军。正如拿破仑所说，"战争将会作出答复。"祝你一切顺利。

韦维尔于5日复电，告诉我们他将使用多少军队。他将尽可能地避免冲突，进军将以展开宣传、散发传单和显示威力入手。如遇抵抗，则使用最大的兵力。他说，他对占领叙利亚所需要兵力的估计一直是两个师和一个装甲师或至少［一些］装甲旅。因此，他的看法肯定是：成功至少可以说有些问题，而且要看法国驻军和当地居民的态度而定。

※　　※　　※

我想到戴高乐正面临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因此在我们联合进军叙利亚的前夕，我向他发出以下表示好意的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1941年6月6日

我希望就我们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联合行动的成功，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希望你满意地看到，我们正在想尽办法来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确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实际上我们将来在中东的整个政策，都必须表现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我们对于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一致。你知道，我们不想从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不打算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为自己取得好处。

基于这一原因，我欢迎你作出的关于允许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决定，而且正如你所了解的，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这项决定提供有力的保证。我同意，我们绝不可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我们双方必须在这一前提下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要求。我确信，你对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是一定牢记在心的。

我们的心时时刻刻同你和自由法国的士兵们在一起。在当前维希政府的卑鄙无耻达于极点的时候，愿自由法国的忠诚与勇敢挽救法国的荣誉。

我不得不请求你，在此局势严重的时刻，不要坚持宣布卡特鲁为叙利亚高级专员。

我照例把详细情形告诉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6月7日

我们一些军队将于明晨进入叙利亚，以防止德国人的继续渗透。成就如何，主要以当地法国军队的态度为定。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是重要力量，但不充当前锋。他正对阿拉伯人发表宣言，以法国的名义，允许他们完全独立，给予他们成立三或一（或者三合一）的自由阿拉伯国家的机会。这些国家同法国的关系，将由多少有点像英埃条约的一个保障既得利益的条约固定下来。卡特鲁将军将不称为高级专员，而称为法国全权代表。

2．我无法断定，维希政府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会作出什么反应。我看他们不至于做出比现在正在做的还要坏得多的事来，但是，他们当然是可能对直布罗陀或弗里敦采取报复手段。如果你对他们继续施加压力，我不胜感激。在叙利亚，我们除了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外，丝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

※　　※　　※

韦维尔为了这次进军所能调集的全部军队计有：第七澳大利亚师，第一骑兵师的一部，最近从厄立特里亚调回的第五印度步兵旅，在勒让蒂奥姆将军指挥下包括六个营、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坦克连的自由法国军队。空军支援最初仅限于大约七十架飞机。海军和空军必须尽先支援克里特岛战役。

为了向叙利亚进军，计抽调了巡洋舰两艘和驱逐舰十艘，另外还有一些小型舰艇。在当茨将军指挥下的维希军队，计有陆军十八个营，它们拥有大炮一百二十门、坦克九十辆，共计三万五千人；空军拥有飞机九十架；海军则有以贝鲁特为基地的驱逐舰两艘、潜艇三艘。

这支盟军的任务是夺取大马士革、拉亚克和贝鲁特，作为占领全境的第一步。进军是在6月8日开始的，最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谁也不能断定维希方面要打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们的进攻不足以构成奇袭，有些人却认为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但是，当敌人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么薄弱的时候，也振作起来奋勇抵抗了，他们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保持他们军队的荣誉。自由法国的军队被阻于离大马士革十哩的地方，敌人在他们东翼进行的反攻威胁着他们的

交通线。沿海岸公路进军的澳大利亚师，因地势险阻，进展迟缓。英国的一个营遭遇到有坦克协助作战的两营敌军的反攻，在库奈特拉受挫。海军曾同维希的驱逐舰交锋，但是它们速度较快，逃跑了。9日，发生了一次短时的海上遭遇战，驱逐舰"贾纳斯"号被击中要害。15日，有两艘英国驱逐舰在炮击西顿时被敌机炸伤，但是有一艘维希的驱逐舰从西面驶近海岸时被海军航空兵部队炸沉。

这第一个星期的战斗打下来，韦维尔清楚地看出有派遣援军的必要。他设法为这时已部分编成的英国第六师的一个旅调集运输工具，并于6月底再将另一个旅送到叙利亚。他也设法抽调曾经参加攻打巴格达的第一骑兵师（"哈巴尼亚部队"）一个旅团，从南部越过沙漠向巴尔米拉进攻，还命令驻在伊拉克的第十印度师的两个旅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进攻阿勒颇。这种扩大战局的办法，自6月20日起开始奏效。大马士革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后，于21日被澳大利亚师攻下。他们的前进曾得力于从海面在敌后登陆的第十一突击队的勇敢的袭击。在这次奋勇的一击中，突击队丧失了它的指挥官佩德上校和四名军官，士兵伤亡约一百二十名，超过这支突击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7月第一个星期的战斗使维希军队的崩溃已近在眼前。

当茨将军知道他的力量已经用到尽头了。他仍然有大约两万四千人，但是已经没有继续抵抗的可能。他剩余的空军几乎不到五分之一。7月12日上午八时半，维希方面的特使前来请求停战。我方准许了他们的要求，签订了一项协定，于是叙利亚便被同盟国占领了。我们的伤亡人数在四千六百人以上；敌军伤亡人数约为六千五百人。这期间曾发生过一个不愉快的事件。在战斗中被俘的英国俘虏匆匆地被运送到维希法国，他们在那里一定会落入德国人之手。当这件事已被发现而对方并不设法补救时，当茨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即被拘留作为人质。这产生了符合希望的效果，他们遣还了我们的人员。

※　　※　　※

叙利亚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改善了我们在中东的战略地位。这粉碎了敌人自地中海向东渗透的任何新的企图，使我们保卫苏伊士运河的防线北移二百五十哩，并且解除了土耳其对它南部边疆的隐忧。它现在如果遭到侵袭的话，就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友好强国的援助。虽然为了叙述上的便利，需要把伊拉克、克里特岛、叙利亚和西部沙漠四个

部分的战事分开，但是绝不可忘记，它们是连贯在一起，并且是互相影响，从而产生危急存亡与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重大事件。虽然如此，可以断言，最后结果将在实际上而不是在表面上构成英国和英帝国军队在中东无可怀疑的重大胜利。这件功劳应由我们在伦敦与开罗的负责当局平分。

使我们遭受莫大牺牲的克里特岛战役，摧毁了德国空降军团的攻击力量。伊拉克的背叛终于被压制下去了。我们以人数极少、临时凑集的兵力重新获得那个广大地区的控制权。

占领和征服叙利亚，为的是应付十分紧急的需要，而正如所有事实所表明的，这一行动终止了德国向波斯湾和印度的进军。如果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但求稳重行事，不把每一个据点当作一个获胜的据点，不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所有的司令官身上，我们就只落得克里特岛战役的损失，而不能拿到在进行那场艰苦而光荣的战斗之后所得来的报酬。如果韦维尔将军在精疲力竭之时，又被事件的发展和我们的命令所带来的极度紧张搞得无法支持，那么战争和土耳其的整个前途就可能变得不堪设想。人们常说，不要勉强做你办不到的事，又说，做事得有确切把握。但是这种原则，同生活与战争中的其他原则一样，是有例外的。

还有一个战役，即我和三军参谋长视为最关重要的西部沙漠战役，还有待叙述。这次战事虽然未获成功，却使隆美尔裹足不前近五个月之久。

第十九章　韦维尔将军的

第十九章　韦维尔将军的最后努力：“战斧”计划

必须击败隆美尔--韦维尔的决心--5月15日和16日进攻塞卢姆和卡普措堡--有限的成就--"虎仔"在最初遭到的暂时困难--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开到--哈尔法亚于5月26日失守--"战斧"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低估了敌军的实力--我们于6月15日开始进攻--6月17日一天诸事不利--隆美尔没有追击--驯良的马--我于6月21日发出的电报--奥金莱克将军接替韦维尔将军--须在开罗办移交--一位总监--一封电报--奥利维尔·利特尔顿上尉--他被任命为驻中东国务大臣--我于7月4日致电罗斯福总统。

我们在国内的人都念念不忘要在西部沙漠击败隆美尔。

我们大家，不论是军是民，都认为这是最关重要的事，没有任何分歧。撤出希腊的悲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骚乱、在克里特岛的惨痛斗争，若和我们对西部沙漠的胜利所应寄予的那一线希望相比较，就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了。在伦敦，人们对这件事是没有什么争论的。

韦维尔当然要天天要碰到其他方面的棘手的问题，但是，他在思想上却坚定地和我们一致，认为粉碎隆美尔的大胆进攻，从而解救托卜鲁克之围，将使一切得到补偿。此外，他体会到，我们冒了多大危险，才将他在沙漠侧翼崩溃时所丧失的装甲车辆补足起来。他对于"老虎"计划抱有信心。他知道，经由地中海运给他将近三百辆坦克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他精神焕发，并且没有忽视这一广泛的原则：在战争中，正如在生活中，凡事都是相对的。我们一致的战略概念可以说是正确的。这时，我们有一个间谍同隆美尔的总部保持密切接触，他供给我们确实的情报：隆美尔虽有实权，但地位很不稳固，困难很大。我们知道，他想保住自己但活动余地是很小的，也知道，德国最高统帅部已向他下了十分严厉的命令，不要妄图侥幸，而坐失胜利的机会。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7日

你和你部下的将军们可以自行判断，战术上的可能性是在塞卢姆，还是在托卜鲁克。但是，如果"老虎"计划成功的话，那就可放手大干了。"老虎"计划一经完成，我便立即命令从马耳他岛抽调"旋

风"式飞机给你。那些德国鬼子一旦丧失主动权，就远不是那样危险可怕了。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韦维尔得到了我们的一切情报，他力图争取主动，甚至在克里特岛战役迫在眉睫的时候，就想趁那声势逼人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从的黎波里长途跋涉尚未全数到达以前，趁班加西还未被敌人有效地开辟为供应捷径以前，击败隆美尔。因此，他甚至想在按照"老虎"计划运到的坦克（韦维尔和我通讯时称为"虎仔"）能够参加作战以前，就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动进攻。5月初，西部沙漠的装甲部队只不过包括驻扎在马特鲁东南的两中队巡逻坦克和两中队步兵坦克。韦维尔希望到6月初能把这个部队建立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他认为，他已看出了一个可以在"虎仔"准备就绪以前下手的机会。他希望在敌人获得第十五装甲师的增援以前，出其不意地加以袭击。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9日

我已经命令将现有的坦克全部拨归戈特的部队使用，以便在塞卢姆地区发动攻势。此事正积极准备中，不久当可实现。只有在"老虎"计划完全失败的情形下，我才取消这一行动。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13日

我未等待"老虎"，已命令现有的坦克加入戈特的部队，以袭击敌人的塞卢姆地区。行动当于一两天内开始，我认为戈特能够对付得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如果得手，当考虑立即由戈特的部队和托卜鲁克守军采取联合行动，把敌军驱至托卜鲁克以西。此事可能需要等待按照"老虎"计划运来的部分坦克，但我急于要在敌人获得增援以前尽快采取行动。

我得到三军参谋长积极的完全的同意。国内外意见一致，是多么令人快慰啊！

空军参谋长致特德空军中将1941年5月14日

今天，参谋长委员会已对你的估计表示完全同意，首相和我随后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对于总的安排非常满意，而且因为由你主持这场即将到来的重要而又复杂的空战而觉得高兴。

2．以下关于进度和各个时期的侧重点的总的设想可能对你有所帮助，而又不致妨碍你的行动自由。

3．在利比亚取得胜利，在时间和重要性上应排在第一。

其结果将会左右德国人和伊位克人对伊拉克局势的看法。

4．我们在伊拉克的目的是要在巴格达重建一个友好的政府，所以你应尽力协助，但是绝不可妨碍在西部沙漠获胜。

5．此间认为"灼热"作战计划［德军对克里特岛的进攻］可能是在利比亚的较小规模的战役之后而在一个较小规模的战役之前进行，这个较大规模的战役能否发动，得看"虎仔"的情况而定。由于军事行动的复杂性，"科罗拉多"［克里特岛］可能比预期的时间晚一些受到攻击，这一点你可以考虑，但不可据此行事。

6．一个明显的成果抵得上十多个聪明的防范措施。关于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在以后再作长远之计。沙漠地区军事行动的头等重要意义，将会证明我们在别处承担必要的风险是完全值得的。

※　　※　　※

在戈特将军指挥下的一支军队，由配备大约五十五辆坦克的第七装甲旅和第二十二警备旅组成，这时沿着壕沟内壁的上方向西北挺进，于5月15日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在左方的装甲旅则向西迪阿最兹进军。敌军迅速转入反攻，于当日下午夺回卡普措堡，使攻克该港的达勒姆轻步兵营遭受重大伤亡。第七装甲旅不得不撤出西迪阿最兹。敌军使用坦克约七十部，其实力超出我们原来的设想。我们虽然在当夜仍然据守着塞卢姆，但已决定于次日（16日）全军撤退，只在哈尔法亚和西迪苏里曼壕沟内壁上的隘口留驻守军。

韦维尔关于这次行动的报告并不十分乐观。他说，在初步进军肃清了塞卢姆-巴尔迪亚地区的敌军以后，敌军用坦克反攻，迫使我们撤退到哈尔法亚。我们还能保住塞卢姆的前哨据点，托卜鲁克守军的一次出击也取得局部成就。我们曾重创敌军。我们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5月17日

我们对行动结果还觉得满意。你没有使用"虎仔"，就已经发动攻势，前进三十哩，攻克哈尔法亚和塞卢姆，俘获德军五百名，并且使

敌军在兵员与坦克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为了这一战果，二十辆步兵坦克的损失和一千或一千五百人的伤亡似乎算不得是过高的代价。

2．从托卜鲁克传来的消息也很好，特别是敌军的损失比我们大。敌人的确担心托卜鲁克，所以当该地转趋平静时，就发出显然满意的报告。在托卜鲁克继续战斗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3．敌人正在派遣援军，企图重新稳定局势。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因为他们大概受不了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迪尔和我都相信，持久的压力将会获得良好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敌人处境极为困难。我们确信你一定会在塞卢姆和托卜鲁克坚持战斗。敌人大概不像你那样能够弥补兵力的不足。设想你正在这两处地方充分运用你的强有力的机械化野战炮队，迫使敌军耗尽弹药，据我们了解，敌军正缺乏弹药。如果不增加你个人的负担，在你的幕僚中能指派一位官员，每晚将你的司令部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和局势写成详细的报告发来，我们当不胜感激。像西部沙漠战役这样对世界局势关系重大的战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就越显得有此必要了。

4．你打算何时使"虎仔"参加战斗?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18日

敌军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强些，已经迫使我们退居守势，以待"虎仔"参加战斗。这在月底以前不会实现，而且最好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以便他们适应当地的条件，但是这要看局势如何而定。敌人正在前沿地区集结兵力，并且可能要继续前进。你当已听到阿奥斯塔公爵投降的消息，这实际上结束了东非战事。

※　　※　　※

韦维尔于5月20日报告，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一个坦克营据信已开抵前线。这样一来，在隆美尔获得增援以前击败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尽管在事前进行了准备，但"虎仔"的起卸、装配以及使它们的性能适合沙漠作战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耽搁。许多步兵坦克在运达后，发现机件并不甚好。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1941年5月25日

谢谢你的来电。我们体会到，我们在这里的负担与责任虽然重大，但如果同你那样英勇负起的任务相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

使"虎仔"断奶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但是，甚至老虎也有"长牙时期的病痛"。①

①"断奶"，指使坦克适应当地的条件。"长牙时期的病痛"是英国俗话，原意指婴儿初生牙时的不舒适，比喻事业开始时总会遇到暂时的困难。--译者

我的夫人说，"我记得，有几个星期日，在契克斯的人们非常焦虑，甚至愤怒，因为新运去的坦克不能马上投入战斗。"

然而灾难不久就临头了。在其后的一个星期中，发现敌军装甲车辆调动频繁。我们从以后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隆美尔正计划发动猛烈攻势，以便缓和托卜鲁克的局势，并决心要克复哈尔法亚并据守该地，使我在托卜鲁克的处境更加困难。他部署了新到达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大部分部队，除了将其中一小支侦察部队派往南面外，主力则集中于卡普措堡与西迪俄马之间的边界上。哈尔法亚是由一个混合营据守的，其中包括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第三营、一个炮兵联队和两个坦克中队。我们其余的边界守军，除了派往南面的侦察巡逻队外，已经向后方撤退了相当距离。敌人于5月26日向哈尔法亚推进，当晚就夺获了隘口北部的高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所据守的全部阵地。试图夺还这一高地的反攻未能得手。第二天早晨，敌军在猛烈炮击以后，至少由两个营和六十部坦克开始联合进攻，这使我们这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后备部队距离过远，不能参加战斗，因而惟有干脆撤出这支军队。目的达到了，但是损失惨重。我们的坦克只有两部还能够使用，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损失军官八人、士兵一百六十五名。敌人既已达到目标，便设法在哈尔法亚稳住脚跟。正如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占领的这个阵地，三个星期后成了我们的一大障碍。

※　　※　　※

"战斧"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但是有其难以令人乐观的一面。

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5月28日

装甲部队将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现在所有可以调用的装甲部队都已投入"战斧"作战计划中。由于种种困难，第七装甲师的重编工作一

再延长。从马特鲁向前推进，最早要到6月7日才能开始，而且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2．我想应当告诉你，据我看来，这次行动到底能得到多少收获还很难说。我希望，这次战斗能把敌军赶到抚卜鲁克以西，并同托卜鲁克重新建立陆上交通。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当尽量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从最近的几次战斗已经看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的装甲车太轻，不能抵御敌人战斗机的火力，并且由于没有安装大炮，抵御不了德国的八轮装甲车，后者有炮，而且速度也较大。这使我们的侦察工作甚感困难。我们的步兵坦克在沙漠上作战，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并且已经在敌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的炮火下受到相当大的创伤。我们的巡逻坦克在威力或速度双方面都赶不上德国的中型坦克。技术上的障碍仍然太多。我们将不能不顾兵力的劣势，像对付意大利军队那样，具有十足的信心应战。以上的因素可能限制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得到适当的装甲部队的增援，并保持足够的后备部队。

5月31日，韦维尔将军电告他在改编第七装甲师时遇到的技术上的困难。他能够发动"战斧"战役的最早日期是6月15日。他觉察到推迟发动战役的危险，敌人将会利用时机获得空军增援并猛攻托卜鲁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主要是坦克的交锋，他就必须给那个装甲师创造致胜的机会，而在等待中争取到的时间当会"使成功的希望倍增"。

我这时怀着渴望和疑虑等候着我们在沙漠中的攻势，这次攻势可能产生使整个战役的进展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为了使第七装甲师能够熟练地掌握"虎仔"，曾额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担心在这段时间中，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可能已经全部运到隆美尔那里了。

根据我们的情报，我们这时知道，敌方已经运入或正在运往东昔兰尼加的部队有德国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以及意大利的阿里埃特装甲师、特兰托摩托化师和布雷西亚步兵师。另有一个意大利步兵师在德尔纳充当后备军。

德国人已经很快地利用了班加西，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可能已经在很大范围内通过该港获得给养，这和我们在这年年初的表现对照起来，实在令人不安。

韦维尔在来电中说，大部分敌军部署在托卜鲁克的前面，拥有中型坦克约一百三十辆，轻坦克约七十辆。据我们估计，在前沿地区只有中型坦克一百辆，兵力相当于七个德国营和九个意大利营。因此，我们认为敌军的坦克实力有三分之二是留在离边境七十哩的后方。如果托卜鲁克守军能够用一次出击暂时牵制住周围的敌军，那么在边境的装甲车辆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拥有一百辆到一百八十辆坦克的优势。韦维尔评论说，这类估计是错误的。就当前所能肯定的来说，德军在这场边境战役中完全没有用意大利坦克。德军成功地向前方集结了他们自己的一大部分装甲车辆，我们并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他们投入了二百多辆坦克，对我们的一百八十辆坦克。

※　　※　　※

"战斧"作战计划早在6月15日就开始了。克雷将军统率我们的装甲部队，梅塞维将军统率第四印度师和第二十二警备旅。全部力量约二万五千人，由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任指挥。最初，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敌人在哈尔法亚周围的防守顶住了南北两面的夹击，警备旅却在下午攻克了卡普措堡，俘虏敌军数百名。这个旅的一部分部队又向塞卢姆西面的防御地带推进，但是被敌人挡住了。为了掩护外翼而推进的第七装甲旅，没有遇到敌军的里克，就抵达卡普措堡西面的一个阵地。6月16日，战事无进展。哈尔法亚和塞卢姆的敌军坚守，与我军对抗，并且在下午就出现了强大的敌坦克部队，明显的意图是要从西面包抄我们的进攻部队。

第七装甲师，包括装甲旅和支援部队，都出动去应付这一威胁。他们在西迪俄马附近与敌军交锋，但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回。因此，应由该师掩护的主要进攻的一个侧翼就陷入危险了。

第二天，即6月17日，一切事情都出了问题。警备旅于当日晨还留在卡普措堡，并且面对着塞卢姆。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据说配备有一百辆坦克，从他们手中夺去了卡普措堡。第七装甲旅这时仅有能够使用的巡逻坦克约二十辆，在西迪苏里曼附近过夜。昨夜迫使他们从西迪俄马撤退的那支敌军正向哈尔法亚前进，有切断警备旅之势。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克雷建议，由第七装甲旅从南面进攻，而第四装甲旅则在被解除它同警备旅合作的任务后自北面进攻。但是，第四装甲旅刚刚开拔，从西面开来的另一支敌装甲纵队威胁了警备旅的侧翼。

第四装甲旅击退了这次进攻，但是敌军的压力继续增加，因此梅塞维告诉克雷说，他惟恐步兵被切断，所以不能离开这个装甲旅。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韦维尔将军飞临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的作战司令部。他仍然希望克雷的装甲部队的进攻能帮助扭转局势。他登上飞机，飞到第七装甲师的所在地。他刚到那里，就获悉梅塞维将军已经独自作出决定，认为他既然在侧翼与后方受到双重威胁（据他现在的估计至少有二百辆坦克），必须立即撤退，以免被围。他已经按照这个决定颁发了命令。韦维尔偕同克雷远在沙漠侧翼，面对着这个事实，就同意了这项决定。我们的攻击失败了。全军的撤退在我们战斗机的掩护下秩序良好。敌人没有穷追，部分原因是敌装甲部队受到皇家空军轰炸机的猛烈袭击。但是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隆美尔的命令是完全采取守势，养精蓄锐以备秋季一战。现在他若让自己越过边境猛追猛赶，以致遭受损失，是直接与那些命令相违背的。

用战斗机来直接掩护我们军队的策略，虽然有效，却造成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空军伤亡率的相应增高。第二天，当敌空军加强他们的活动时，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实行某种程度的掩护，一面以大编队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攻势。当17日撤退开始时，敌空军曾以相当大的规模对我军进行四次袭击，我战斗机队不但击退了其中的三次，而且经常与轰炸机一起低飞，以袭击敌军纵队。这类袭击无疑阻碍了敌军的行动，并使它遭受重大伤亡。我们的飞行员对我撤退中的军队帮助很大，但由于区别敌我军队不易，曾遇到一些障碍。

在三天的战斗中，我军的伤亡人数为一千多一点，其中一百五十人阵亡，二百五十人失踪。丧失的坦克有巡逻坦克二十九辆、步兵坦克五十八辆，巡逻坦克大部分是被敌军击毁的。步兵坦克的损失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机件损坏，没有运输工具把它们拖回。据称，敌军一百辆坦克中的最优秀部分也被击毁。我军俘敌五百七十人，并且掩埋了许多敌军尸体。

※　　※　　※

虽然这场战斗同地中海地区的历次战役比较起来，规模不大，它的失败对我却是一次沉痛的打击。沙漠战事的得手，本来会意味着隆美尔的气焰嚣张的军队的毁灭。我们本可以解托卜鲁克之围，而敌军

的退却很可能会像原先进军时一样迅速地退到班加西以西。在我看来，我们所以要冒"老虎"计划的种种危险，正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关于17日战事的经过，我还没有得到消息。我知道结果不久就会传来，因此就到恰特韦尔庄园去了，我要一人独处，闭门不见来客。我在这里接到了战事经过的报告。我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达数小时之久。

※　　※　　※

凡是逐一读过韦维尔将军与我及三军参谋长之间往来的电报的读者，对于我1941年6月下旬所采取的决定当会有思想准备。我们在国内有一种感觉，韦维尔已经是一个身心交瘁的人了。大可以说，我们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互不相同的战区的非常任务汇集到总司令一身，而各战区的战事时得时失，尤其是失利的战局，这种种情况所形成的压力是军人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过的。我对韦维尔就克里特岛的防务进行的安排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因为他没有再送去少数的坦克。三军参谋长不顾他的意见，主张采取那次规模虽小但极其幸运的进军伊拉克的行动，其结果是哈巴尼亚得到解围，并在该地区取得全面的成功。他们的一封电报使他在一怒之下申请辞职，虽然他没有坚辞，但我也没有拒绝。最后还有"战斧"作战计划，韦维尔忠实地执行这一计划，没有辜负我成功地运去"虎仔"所冒的风险。我对于中东司令部接受"虎仔"时所作的安排有所不满。这批坦克是经由凶险已极的地中海运去支援他们的，途中冒了很大风险，而我们碰到的运气却是稀有的。我钦佩他进行这一小规模的、但可能是很重要的战斗时所表现的精神；我钦佩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那个辽阔而混乱的战场上乘飞机四处视察所表现的勇气。但是，正如前文叙述过的，这次战役似乎没有配合好，特别是未能从托卜鲁克这个出击口进行突击，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合行动。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沙漠侧翼已被隆美尔突破。

这一事实破坏并推翻了我们已经着手的用兵希腊的各项计划。这些计划虽有莫测的危险，但也有诱人的报酬，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巴尔干之战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每天都在我身边的伊斯梅将军曾记录以下的话："所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韦维尔的私交和顾问在内，都有这样的印象：他由于沙漠侧翼被突破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情报

出了错误，所以那次急遽的猛扑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我好像记得艾登说过，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这不是真实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出于悲痛说的话。要对这一切下正确的判断，只有联系包括于本卷中的当时可靠的文件，而且无疑地也要根据以后陆续发现的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事实终归是：在实行"战斧"作战计划之后，我得出结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

奥金莱克将军现任印度总司令。我很不喜欢他在挪威战役的纳尔维克作战时所抱的态度。他似乎过于偏重安全与十拿九稳，而这两件事在战争中是并不存在的。他总想让一切事情都能按照他认为是起码条件的要求得到满足才行。但是，我对他的才能，对他的风度和高尚的人格，印象很深。纳尔维克一役以后，他接管南部战区司令部，我从许多官方及私人方面听到评论，证实他曾给那个重要的战区带来活力与严密的组织。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人们交口称誉。我们曾经看到，他派遣印度军队前往巴士拉的行动是多么敏捷，也曾看到他专心致志地扑灭伊拉克叛乱的热情。我深信，任命奥金莱克，就是让一位生气虎虎的新人物去肩负中东的复杂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韦维尔将在那规模庞大的印度司令部内获得时间，以便在那些新的、迫在眼前的挑战和机会来到以前恢复他的精力。我发现，我的意见在伦敦的内阁和军界人士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读者不要忘记，我从来不独断独行，所以我总是同政界和专门人员的看法一致并集中了他们的意见。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6月21日

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命奥金莱克将军去接替你指挥中东部队，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你在胜利和失利时对部队指挥和统率有方，使我不胜钦佩，同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胜利，将蜚声于英国陆军历史，并且对我们赢得这次艰苦战争的最后胜利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是，我觉得，在你长期肩负了这样艰巨的任务以后，这个受到最严重的威胁的战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需要一位新手。我确信，你是接任印度总司令的最适当人物和最卓越的军官。此事我已征询过印度总督的意见。他向我保证，你承担这个伟大的职位

和任务将在印度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附带说明，他本人同一位具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辉煌成绩"的人物共事，将感到自豪。因此，我打算向国王陛下提名你担任此职。

2．我已命令奥金莱克将军即刻动身前往开罗。他抵达后，你应协助他熟悉整个形势，并同他一起研究应付显然迫在眉睫的德军东进时你们二人将要采取的共同措施。我相信，他至迟在四五天之内就可以乘飞机到达。你同他解决了各项问题后，应尽早乘便前往印度。不必公布这件事，在你们分别到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1年6月21日

请你将下列电文转达奥金莱克将军。我已另电韦维尔将军。

在对整个形势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考虑以后，我已决定提请国王任命你为英王陛下驻中东总司令。你应立即前往开罗接替韦维尔将军。韦维尔将军将继你为印度总司令。你应和他商谈整个形势，也应同他一起研究为了阻止德军显然即将开始的东进你们将采取怎样的共同措施。希将抵达日期见告。

在你就任新职以前，应对这次调动绝对保密。

韦维尔以安详持重的态度接受了这项决定。他那时正要飞往阿比西尼亚，后来证明这是极其危险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在读了我的电报后说，"首相做得很对。这个战场上应该有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应该有一位新手。"关于就任新的司令职务，他完全服从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

※　　※　　※

几个月以来，我为驻开罗的参谋人员显然不足而放心不下。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那位勉力支撑的总司令身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必此要的负担。总司令本人，和其他司令官一起，早在4月18日就曾请求减轻负担并予以协助。他的两位专职同僚曾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间设立某种权力机构，在英王陛下政府所规定的政策的广泛范围内，处理有关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以上的政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当然是直接向战时内阁而不是向任何一个部门负责。"当艾登先生访问开罗时，各位总司令曾感觉到有高级政治当局近在身边的便利。他离开以后，他们感到茫然若失。

我曾在6月4日命海宁将军担任我新设的"总监"这一非常职务。这位军官曾经在帝国总参谋长出国期间代理过他的职务，因此熟悉战时内阁程序和战争的整个情况。我希望他能替韦维尔主持一切有关供应和技术管理的事务。我打算请他详细检查整个后勤机构，特别要注意那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和飞机修配厂，以及正在逐日发展中的铁路、公路和港口设施。这样，各有关司令就可以不必为许多琐碎的事务操心，而只须集中精力于作战。

我的儿子伦道夫曾随同突击队出发，现在突击队大部分已散到各地，这时他正在沙漠服务。他是议会议员，接触面很广。我不常收到他的信息，但是，在6月7日，我收到外交部转来的以下电报，这是他从开罗，在我们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的知情和鼓励下发出的：

私人密电。伦道夫·丘吉尔致首相

这里如果没有一位能力坚强的文官亲临现场逐日进行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指导，我不知道我们怎能开始取得胜利。为什么不派一位战时内阁的成员来主持整个作战活动？派来的战时内阁成员，除了需要少数身边工作人员外，还需要两位能力卓越的人来调配供应和指导检查、情报及宣传工作。此间有识之士多半已感觉到，有按照这个想法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仅仅调动人员是不够的，看来现在已到了改变体制很成熟很有利的时候了。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但我认为目前形势确实不妙，要取得任何成功，非采取紧急措施不可。

这封电报确实使我拿定了主意。两星期后，我在给他的复电中说，"我近日已反复考虑了你那封有益的、有见解的电报中谈到的想法。"于是我立即采取行动。

我曾在1940年10月邀请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参加政府出任贸易大臣。我从他幼年起就认识他。他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经在1904年任鲍尔弗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爱尔兰自治运动分裂以前是格拉德斯通先生的一位年轻的私人秘书。多年以来，他是下院的一位出色的议员。他的儿子是在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曾在近卫步兵第一团服务过，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战斗，几度受伤，几度荣获勋章。我记得在1918年他被毒气弹炸伤之后，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他。那一次他还算很幸运，那颗毒气弹在他的脚下爆炸，烧着他的全身，如果那是一颗比较常规的、比较合乎人道的高爆炸力的炸弹的

话，他就一定被炸死了。他退伍后进入商界，担任一家大五金公司的总经理。我知道他的才能出众，所以毫不迟疑地把他拉进议会，并赋予重任。他在贸易大臣任期内的政绩，博得我们的联合政府中各党人士的尊敬。我不喜欢他于1914年提出的关于发给衣着配给证的提案，但是我发现内阁和下院都表示赞成，这无疑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尽管他作为下院中的一位新人还有许多有待学习的事，但是我这次不平凡的遴选，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适得其人的。他是一位多方面的活动家，所以我这时觉得他在各方面都适合于出任战时内阁驻中东大臣这个新的、前所未有的职位。这将从军事长官们的肩上又卸除一大部分负担。我发现，我的想法已迅速为各政党的同僚们所接受。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6月29日

国王欣然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为战时内阁国务大臣，勋爵比弗布鲁克为军需大臣。利特尔顿上尉将偕同少数机要秘书人员于30日乘飞机离英，当于7月3日抵达开罗。他的身份是战时内阁驻中东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要替中东最高司令部主持一切非军事的事务，并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就地迅速地解决关系到几个部或几方面、而一向须向国内请示的许多问题。这和你4月18日电报的意见一致，不过更进了一大步。我给利特尔顿上尉的指示，将于下次电报中述及。

奥金莱克将军抵达后，请即转告此事，并转告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关于利特尔顿上尉的行程与使命，在他抵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　　※　　※

这些新的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行政上的反应，是同中东总司令的易人相配合、相适应的。我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就是我对上述情形的最好的总结。总统这时正给予这个战场以最重要的物质支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7月4日

我们决定更换中东总司令是根据下列几点理由。韦维尔曾全歼意大利的军队，征服意大利在非洲建立的帝国，战绩是辉煌的。他又曾百折不挠地抵抗德军的进攻，并且，自从这一战役开始以来，就同时在三四个方面指导战事与策略。我必须认为他是我们最卓越的将领。

但是，虽不应公开说明，我们却感觉到，他在长期肩负艰巨任务之后，已经精力不济了。

这个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战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和精力充沛的人物。可以接替他的职务的最适当、最卓越的军官，惟有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我们确信，奥金莱克将给尼罗河流域的防务带来新的活力和谨严的作风，而韦维尔将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印度总司令。当我们的沙漠侧翼向东移动时，他将在目前划归印度的整个广大活动范围以内，协助奥金莱克。韦维尔将以印度总司令的资格指挥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韦维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决定。他说：他认为，我们进行这次人事调整，并在中东的许多问题上提出新的主意，采取新的行动，是明智的。印度总督曾向我保证，韦维尔的辉煌成就将使他获得印度军方和舆论的热烈欢迎。

目前中东德军的攻势暂趋平静，这为我方总司令的易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奥利弗·利特尔顿也正在此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代表战时内阁驻在该战区内，分担各位总司令身上的一向是他们额外负担的许多非军事任务，例如同自由法国人的关系、同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关系、被我占领的敌国领土上的行政管理、宣传工作与经济战等等。驻中东国务大臣也将监督总监（另一新设职位）的活动，包括当地与美国供应品有关的一切事项。

总监（海宁将军）将替陆军总司令分担有关后勤和供应安排的具体事务。

我希望，这一切人事更动将给我们在中东的活动带来莫大的生气和推动力量，并保证来自联合王国、海外的英帝国和美国的庞大人力、物力获得充分的利用。哈里曼肯定会向你报告一切。我们正请他在开罗等待利特尔顿的到达（现在预计于7月5日抵达），以便集中各种情报，并商定有关接收美国供应物资的办法。

第二十章　苏联的报应

苏联的错误估计--德军在东方的部署--难以想象的前景--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看法--参谋长委员会5月31日提出的警告--一道闪电--我于4月3日亲自警告斯大林--令人恼火的延误--希特勒两次推迟"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三个集团军群--阻止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努力--我于5月16日致电史末资将军--斯大林的幻想--塔斯社6月13日的广播--6月21日里宾特洛甫发出的一封决定命运的电报--6月22日宣战--舒伦堡--希特勒的残酷政策--契克斯的周末--总统的保证--德军进攻--我于6月22日发表广播演说。

内米西斯是"司报应的女神，她毁伤一切非分的幸运，抑制那随之而来的骄傲情绪，……并且是大奸大恶的惩罚者"。①

①见《牛津英语词典》。

现在我们必须揭露苏联政府和庞大的共产党机构的冷酷算计的谬误与虚妄，必须揭露他们对自己处境认识的极端无知。他们对于西方列强的命运漠不关心，尽管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破灭，但不久以后他们又大声疾呼地要求开辟这一战场。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觉察到，希特勒在六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决意要毁灭他们了。如果说，他们的情报组织曾经报告过德国正向东欧部署大军（这时正日益扩大规模）的消息，他们却忽略了采取许多必要的对策。这样，他们就听任德国蹂躏所有巴尔干国家。他们仇恨、憎恶西方民主国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本身安全有莫大关系的那四个国家，即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本来是能于1月间在英国的积极援助下由苏联联合起来成立巴尔干战线反抗希特勒的。他们却让这些国家陷于混乱，于是，除了土耳其以外，都一个一个地被德国吞并。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但是我们怀疑历史上是否有像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犯的那样错误，他们抛弃在巴尔干的一切机会而因循等待，他们也没有能够觉察到那即将对俄国发动的猛攻。我们此前一向把他们看作自私的谋略家，现在证明他们还是傻瓜。俄国的力量、群众、勇敢和坚忍还有待考验，但就战略、政策、预见和才能来判

断，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受骗上当的笨伯。

※　　※　　※

希特勒于1940年12月18日发出的"巴巴罗萨"指令，已经定下了为进攻俄国而集结的军队的总的部署和主要任务。那时，德国在东线的全部兵力为三十四个师。要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三倍以上，需要一个庞大的计划和准备过程，所以占了1941年初几个月的时间。在1、2月间，"元首"决意在巴尔干采取冒险行动，因而有五个师从东部开往南部，其中有三个师是装甲师。5月间，德国部署在东部的军队增至八十七个师，另外，被牵制在巴尔干的德军不下二十五个师。从德国进攻俄国的重要性和冒险性来看，这样严重地分散兵力从而妨碍其东部军队的集结，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就要看到，我们在巴尔干的抵抗，特别是南斯拉夫的革命，怎样使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拖延了五个星期之久。没有人能够精确地估计，在冬季来临之前的这次拖延，对德俄战役的胜败，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莫斯科因此而得到了保全。在5月份和6月初，德国许多精锐师团和所有装甲师都从巴尔干开往东线，所以在开战的时候，德国以一百二十个师的兵力进攻，其中有十七个师是装甲师，十二个师是摩托化师。有六个罗马尼亚师也包括在他们的南路集团军群之内。

作为总后备军的另外二十六个师已经集结，或正在集结。所以，在7月初，德国最高统帅部能够依靠的兵力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师，并得到约二千七百架飞机的主力空军的支援。

※　　※　　※

直到3月底，我还不相信希特勒决心要同俄国决一死战，也不相信这场战争已近在眼前。我们的情报材料很详细地透露出1941年1至3月份大批德军向巴尔干进军并进入这些国家的情形。我们的情报人员能够在这些准中立国家中很自由地活动，并且能够随时准确地通知我们关于德国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向东南欧集结大军的情况。但是，这些消息中没有一则与进攻俄国有必然的联系。所有这些消息，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用德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权益和采取的政策来解释，用德国对希腊的企图以及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协议来解释。关于大量德军经由德国本土向进攻俄国的主要战线--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

移动的情况，就更难看到什么情报了。要说德国在这个阶段，在澄清巴尔干局势以前还能与俄国打一场大仗，这在我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不知道1940年11月间莫洛托夫、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柏林举行的谈话要旨，也不知道紧接着会谈后进行的谈判和建议缔结的协定的内容。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同我们对峙着的力量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德国飞机对不列颠的空袭继续加强。苏联政府对德国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集结军队的情形讳莫如深，而且显然是接受了这一事实；我们曾得到俄国把大批贵重的供应品运往德国的证据；德俄两国之间在蹂躏和瓜分英国在东方的帝国方面显然有共同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很像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要牺牲我们作成交易，而不像要互相打仗。现在我们知道，这种交易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斯大林的目的。

这些是我们的三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共有的印象。4月7日，该委员会声称，在欧洲盛传着德国计划进攻俄国的消息。

他们说，虽然德国在东欧拥有大量军队，并预料迟早将同俄国一战，但它还不至于就要开辟另一条大规模战争的战线。据他们看来，它在1941年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击败联合王国。一直到5月23日，三军联合情报委员会还报告说，即将对俄国进攻的谣言已经消停，并且说，听说两国之间即将缔结一个新的协定。他们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德国需要加强经济，以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德国要获得俄国的必要协助，既可以用武力，也可以用协定。他们认为，德国将选择后一途径，尽管武力威胁将有助于后者的实现。现在，这一威胁正在形成。

许多证据表明，在波兰的德国占领区内，公路和铁路侧线正在修筑，飞机场正在兴建，而且军队正在大规模地集结，其中包括自巴尔干各国开来的军队和空军在内。

我们的三军参谋长比他们的顾问们看得远，而且更加肯定。他们在5月31日警告中东司令部说，"我们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德国现在正集结大批陆军和空军去对付俄国。在这种威胁下，他们可能要求俄国作出对我们极为有害的让步。如果俄国拒绝，德国即将进军。"

直到6月5日，联合情报委员会才报告说，德国在东欧进行军事准备的规模，看来已表明要发生一件比签定经济协定更重大的问题。可能的是，德国要从它的东部边疆上消除日益强大的苏联军队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们认为，目前还难断言其结果是战争还是协定。6月10

日，他们声称，"在6月的下半月，我们当可看到不是战争，就是协定了。"最后，他们在6月12日报告说，"现在有新证据，表明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要扫除苏联的障碍，发动进攻。"

※　　※　　※

我一向不满足于这种集体智慧的做法，宁愿亲自阅读原始材料。因此早在1940年夏季，我就请德斯蒙德·莫顿少校每天为我选取珍闻。我一直阅读这些消息，这样便形成了我自己的见解，有时还形成得很早。①

①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0年8月5日

因此我在1941年3月底以欣慰而兴奋的心情，读到了从可靠方面寄来的关于德国装甲部队在从布加勒斯特到克拉科夫的铁路上往返调动的情报。这份情报表明，当南斯拉夫的大臣们在维也纳屈服时，在经由罗马尼亚向希腊和南斯拉夫南调的五个德国装甲师中，就立刻有三个师被北调至克拉科夫。其次，在贝尔格莱德爆发革命以后，这种运输工作又倒转了方向，那三个装甲师又被调回罗马尼亚。约六十列火车的转轨和回驶是瞒不过我当地的情报人员的。

这份情报对我来说好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东欧的局面。突然之间把这样多需要用于巴尔干的装甲部队调往克拉科夫，只能意味着希特勒打算在5月间进攻俄国。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他的主要意图。由于贝尔格莱德爆发革命，这些部队必须回到罗马尼亚去，这一事实可能使进攻日期不得不从5月延至6月。我立刻把这项重大消息电告留在雅典的艾登先生。

我不愿意让收到的这样一类情报先经各级情报机关挑选和摘编。目前将由莫顿少校为我做审查工作，他将向我提交他认为具有较大重要性的情报。应让他看到各项情报。请向我提交可靠材料的原件。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雅典）1941年3月30日

我对这个情报的解释是，那个坏家伙曾经集结大量的装甲部队以队其他力量，去威吓南斯拉夫和希腊，是想兵不血刃地取得前者或两者。当他确信南斯拉夫会加入轴心国时，他就从五个装甲师中抽调三个师去对付那只熊，认为留下来的两个师足以了结希腊的问题。但是，贝尔格莱德的革命却破坏了这幅美景，使部队的北调中途停顿。

据我看，这只能意味着他要尽早进攻南斯拉夫，不然就是要对土耳其采取行动。

看来，他要用重兵于巴尔干半岛，而暂置大熊于一旁。此外，这种朝令夕改的情形，与贝尔格莱德政变联系起来看，正说明德国对东南欧和东欧的计划都是庞大的。这就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明显的迹象。你和迪尔是否同意我的印象，请慎重考虑后见告。

我也想寻找些方法来警告斯大林，通过让他注意他所面临的危险，以便同他建立像我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那样联系。

我把电文写得简短而含蓄，希望凭借这一事实，而且凭借这是我在1940年6月25日介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任大使时发出官方电报后的第一次通讯这一点，能引起他的注意和深思。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1年4月3日

以下是我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报，只可由你面交。

我曾从一位可靠的情报人员处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德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上了圈套时（即3月20日以后），他们就开始从罗马尼亚把五个装甲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部。

他们在听到塞尔维亚人的革命时，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阁下大可玩味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

这时已经从开罗回国的外交大臣又加了一些说明：

如果你接到这封信后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种看法，你可以指出，德国军事部署的这种变化一定意味着，由于南斯拉夫的行动，希特勒现在已经推迟了他原来威胁苏联政府的计划。果若如此，苏联政府当可乘此时机去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种推迟表明，敌人的军队并不是无限的，也表明成立类似联合战线这样的组织是有利的。

2．苏联政府加强自己地位的方法，显然是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物质援助，并通过希腊援助南斯拉夫。这种援助可能增加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困难，以致进一步拖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但是，如果现在不乘机尽力阻挠德国的计划，那么几个月之内，危机便可再起。

3．当然，你不会暗示我们自己需要苏联政府的任何帮助，或者暗示苏联政府仅仅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应采取行动，但是，我们要他们了

解的是：希特勒在能进攻时迟早是要向他们进攻的；如果他没有遇到像目前在巴尔干遇到的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他同我们正在交战这一事实的本身并不足以阻止他向苏联发动进攻；因此采取每一种可能的步骤，确实使他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图解决巴尔干问题，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我驻苏大使直到4月12日才发来回电。他说，他在收到我的电报以前，曾以私人名义写给维辛斯基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苏联政府接二连三地未能抵制德国对巴尔干的侵略，并以最有力的措辞说，如果苏联不愿错过与别人结盟来保卫国境的最后机会，它就必须立即采取有力的政策，同巴尔干地区仍然反对轴心国的国家合作。

［他说，］如果我通过莫洛托夫递交首相这封以简短的电文和较弱的语气来表达同一主题的电报，我担心，唯一的效果可能是减弱由我致维辛斯基的信已经造成的印象。我确信，苏联政府将难以理解，根据他们肯定是清楚了解的事实作出的这样简短而片断的评论，其中既未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表明态度，又未建议他们采取行动，何以要用这样隆重的方式递交这封电报。

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些考虑告诉你，因为我深怕递交首相的信，不但不能生效，而且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但是如果你不赞同这个意见，我当立即设法同莫洛托夫会晤。

外交大臣为此向我写来一个签呈：

我认为，在这个新形势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关于不必递交你的电报的论点是有力的。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打算告诉他，现在不必递交这封电报，但是，如果维辛斯基对他的信的反应良好，他应将你的电报中的事实告诉他。同时，我要请他尽快把他致维辛斯基的信的摘要电告，并随后送来该信的全文。

我因此事和发生的拖延甚感烦恼。这是在德军进攻以前我直接致斯大林的唯一的一封电报。电文的简明扼要，这次通讯的非常意义，加之是由英国政府首脑发来而由英国大使亲自送交俄国政府首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赋予它以特殊的重要性，为了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4月16日

我把递交我致斯大林的私人电报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

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受到拒绝。大使并未敏感到那些事实在军事上的意义。务请照办。

又一个备忘录如下：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4月18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否已经送交我警告斯大林关于德国可能发动进攻的私人电报？我十分重视这项意味极其深长的消息，却又耽搁如此之久，实在令人极为惊讶。

因此，外交大臣于18日电令大使递交我的电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回音，因此我又查问原因。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4月30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在何时把我的电报送交斯大林的？请你让他将情况报来。

外交大臣致首相1941年4月30日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是在4月19日把电报送交维辛斯基先生的，而维辛斯基先生于4月23日书面通知他，那封电报已转交斯大林先生。

我非常抱歉，由于失误，没有即时把报告这件事的电报送给你。现在将抄件附上。

这就是那些抄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自莫斯科致外交大臣1941年4月19日

我今日已将电文送交维辛斯基，请他转交斯大林。说明是否应合并在电文内，或作为我自己的附带说明，你在来电中未说清楚。因此，鉴于我曾于4月11日致函维辛斯基，并于昨日同他会晤，我觉得最好不加任何说明，而说明也只是重述而已。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自莫斯科致外交大臣

1941年4月22日

维辛斯基今日以书面通知我，他已将电报转交斯大林。①

①艾登在4月30日的备忘录中说维辛斯基于23日通知克里普斯，这封电报说是22日，日期显然有误，现均按原文照译。--译者

如果及时以我所指定的方式送交我的电报，是否会改变事态的进程，我无法作出任何最后的判断。虽然如此，我仍然因为没有有效地按照我的指示办事而感到遗憾。如果我同斯大林有任何直接接触的话，我或许可以使他免于让那么多的空军在地面上被毁。

※　　※　　※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在12月18日的指令中曾规定5月15日为进攻俄国的日期，但是他在对贝尔格莱德革命的盛怒之下，于3月27日把进攻日期推迟一个月，以后又推迟到6月22日。到3月中旬，德国在北面向俄国主要前线调动军队，已经不是需要采取特别隐蔽措施的行动了。但是，柏林当局在3月13日下令在德国境内工作的俄国考察团人员停止工作，并遣送他们返国。在德国这一个地区的俄国人只许逗留到3月25日为止。在北部地区，德国已经集结强大的部队。3月20日以后，还要集结更强大的兵力。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第279页。

4月22日，苏联方面向德国外交部指控，越来越多的德国飞机连续侵犯俄国边界。从3月27日到4月18日，这类事件有八十次。俄国的照会并指出，"如果德国飞机继续飞越苏联边界，将会发生严重事件。"

德国的答复是一系列对苏联飞机的反指控。

※　　※　　※

这时，一百二十个最优秀的德国师团分成三个集团军群，正在沿俄国前线集结中。在龙德施泰特指挥下的南路集团军群，由于以前已阐明过的原因，在装甲方面是很不齐全的。它的装甲师最近才从希腊和南斯拉夫调回德国。尽管进攻日期延至6月22日，但由于装甲车辆在巴尔干受到消耗和磨损，急需休整与检查。

4月13日，舒伦堡从莫斯科回到柏林。希特勒于4月28日接见他，接见时，以俄国对南斯拉夫的姿态为题，大发了一通议论。按照舒伦堡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他曾试图为苏联的行动辩解。他说，"俄国听到德国即将进攻的谣言十分震惊。他不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希特勒说他已受到塞尔维亚事件的事先警告。据他看来，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是一些国家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一个例证。"但是舒伦堡却坚持他从莫斯科发来的一切报告中所遵循的主旨。"我深信，斯大林甚至准备对我们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已经对我们的经济谈判人员表示过（如果我们

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请求的话），俄国每年可供给我们五百万吨粮食。"①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332页。

舒伦堡于4月30日回到莫斯科，他同希特勒的会晤使他恍然大悟。他得到的一个清晰的印象是，希特勒一心一意要发动战争。他似乎还试图用这种看法警告俄国驻柏林大使戴卡诺索夫，而且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为他的俄德谅解政策坚持奋斗。

德国外交部常务次官魏茨泽克，是一位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中常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极其能干的文职人员。他并不是一位握有行政权的政务官，所以按照英国的习惯来说，他对国家政策并不负责。战胜国设立的法庭判处他徒刑七年，现在他正在服刑期间。他虽列为战犯，但确曾书面忠告过他的上司。当时，他的上司并未采纳，这是我们引以为幸的。他对这次会晤作过以下的评论：

魏茨泽克致里宾特洛甫柏林，1941年4月28日

我可以把我对于德俄冲突的看法概括为一句话。如果俄国每一座化为灰烬的城市，对我们来说其价值抵得上一艘沉没了的英国军舰的话，我就赞成发动今夏的德俄战争。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能在军事意义上成为俄国的战胜者，而另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却要成为失败者。

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致命的打击，也许会被认为是一种诱人的事，而且，囊括欧亚大陆来对付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和它的仆从们，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但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于这种计划能否加速英国的崩溃。

我们必须分清两种可能性：

（1）英国已经近于崩溃。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却又增添一个新的对手，那将会增长英国的志气。俄国不是英国的潜在的盟国。英国不能期望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好处。俄国人并不希望推迟英国的崩溃。对俄作战并不能毁灭英国人的任何希望。

（2）如果我们不相信英国崩溃即在眼前，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想到，要使用武力，就必须从苏联领土上得到给养。我们将胜利进驻莫斯科，并越过莫斯科，我认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非常怀疑，面对

斯拉夫人著名的消极抵抗，我们能否得到实惠。我看不出在俄国这个国家中有任何拥有实力的反对派，它能够接替共产主义制度，同我们联合起来，并为我们服务。因此，我们或许不得不预料斯大林制度将在俄国东部及西伯利亚继续下去，而且在1942年春季将重新爆发敌对行动。通向太平洋的门户依然是不通的。

德国进攻俄国，只会给予英国人以新的精神力量。这会被他们解释为德国人对于对英作战并没有胜利的把握。因此，我们不仅要承认战争还要持续很久，而且我们可能由于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延长战争，而不是缩短战争。

5月7日，舒伦堡满怀希望地报告说，斯大林已经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成为苏联政府的首脑。

更换的原因可能在于最近在对外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

这些错误导致了火热的德苏关系的冷却，而斯大林则是一直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和保持双方这种诚挚关系的。

斯大林有了新职位，将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面一切措施负责。……我深信，斯大林将利用他的新地位亲自致力于维持和发展德苏之间的良好关系。

德国海军武官自莫斯科发来报告，用这样的话来表示同一要点："斯大林是德苏合作的中心。"俄国对德国姑息的事例增多了。5月3日，俄国正式承认伊拉克亲德的拉希德·阿里政府。5月7日，比利时和挪威的外交代表被俄国驱逐出境，甚至南斯拉夫公使也在被逐之列。6月初，希腊公使馆全体人员被赶出莫斯科。正如德国陆军部经济司长托马斯将军后来在他的论述德国战时经济一文中所写的："俄国人履行交货任务直到进攻前夕，在最后几天，还从远东用快车急运橡胶。"

当然，关于莫斯科方面的心情，我们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情报，但是，德国的目的似乎是一目了然而又可以理解的。我在5月16日电告史末资将军说："看来，希特勒正在集结兵力对付俄国。军队、装甲部队和飞机正在不停地从巴尔干向北调动，从法国和德国调往东方。"斯大林一定是委曲求全地保持他对希特勒的政策所抱的幻想。在德军经过又一个月的紧张调动和部署以后，舒伦堡于6月13日向德国外交部可以发去以下的电报了：

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刚交给我一条塔斯社电讯。该电讯将在今晚广播，明日见报。其内容如下：

甚至在英国大使克里普斯回到伦敦以前，但特别是从他回去以后，英国和其他国家报纸都大肆传播苏德战争已迫在眉睫的种种谣言。这些谣言说：

1．德国大概已经向苏联提出了种种领土和经济要求，而且德国和苏联即将谈判订立一项新的、更密切的协定。

2．苏联大概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因此，德国已经在苏联边界集结军队，以便进攻俄国。

3．苏联方面也许已经开始进行对德作战的紧张准备，并已在德国边界集结军队。

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但莫斯科负责当局认为必须说明，这是由反对苏联和德国的势力所发动的一种愚蠢的宣传攻势，他们巴不得战争扩大并加剧。

希特勒对于他的欺骗与隐瞒伎俩的成功，以及对于他的受害人的心理状态，理应感到满足。

莫洛托夫直到最后的愚昧无知是值得记载下来的。

舒伦堡致德国外交部莫斯科，1941年6月22日凌晨一点十七分

莫洛托夫于昨晚九时三十分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我。他首先提到苏方指称德国飞机屡次侵越边界的事，并说已指示戴卡诺索夫为这件事会见德国外交部长，然后莫洛托夫说了以下的话：

许多迹象表明，德国政府对于苏联政府感到不满，甚至谣传德苏战争已迫在眉睫。这些谣言之所以历久不衰，是由于德国对于塔斯社6月13日的电讯并无任何反应，是由于这则电讯甚至在德国都没有刊载。苏联政府无法了解德国感到不满的理由。如果当时是南斯拉夫问题引起这种不满的话，他（莫洛托夫）认为通过以前的联系，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如果我能告诉他以造成德苏关系目前状况的原因，他当不胜感激。

我回答说，我不能答复他的问题，因为我不了解实情，我当把他的话转达柏林。

※　　※　　※

但是，现在，时辰已经到了。

里宾特洛甫致舒伦堡柏林，1941年6月21日

1．收到这封电报后，应将仍然留在手头的一切密码资料销毁。无线电收发报机应即停用。

2．请立刻告诉莫洛托夫先生，你有一件急事要通知他，所以要立刻见他。见面后，请向他宣读以下声明：

"……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违背它所承担的义务，（1）不但继续、甚至加强了它暗中破坏德国和欧洲的企图；

（2）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

（3）把它的全部军队集结在德国边界待命。

"因此，苏联政府已经破坏了它同德国订立的条约，并且即将在德国的危急存亡的时刻从背后发动进攻，所以元首已经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抵制这种威胁。"

请你不要同他讨论这项通知。苏联政府应负责保障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6月22日晨四时，里宾特洛甫把正式宣战书递交驻柏林的俄国大使。黎明时分，舒伦堡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洛托夫。

后者沉默地倾听了德国大使所宣读的通知，然后评论说，"这就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刚轰炸了我们十多个未设防的村庄。

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对待吗？"①

①这是舒伦堡伯爵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举。1943年末，他的名字被列在阴谋反对希特勒的德国秘密团体名单中，他在将来接替纳粹政权的政府内，是可能出任外交部长的人选，因为他有特殊的资格能同斯大林谈判单独媾和。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一案发生后，他被纳粹党逮捕，拘禁在德国秘密警察的监狱中。11月10日被处决。

面对着塔斯社的广播，要想在艾登先生已经向驻伦敦的苏联大使提出的各项警告之外再说些什么，或者由我重新作出私人的努力去唤醒斯大林注意他的危险，都是徒劳无益的事。美国甚至经常地把更确实的情报送交苏联政府。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打破斯大林在他自己和那可怕的事实之间所持的愚昧的偏见和固执的想法。虽然按照德国的估计，俄国有一百八十六个师集结在它的边界，其中有一百一

十九个师面对着德国前线，但俄国军队却多半受到突然袭击。德军在前沿地带没有见到任何准备进攻的迹象，而且俄国的掩护部队很快地就被打败了。类似1939年9月1日波兰空军遇到的那种灾难，这时又以大得多的规模重新降临在俄国的飞机场上。天亮以后，数百架俄国飞机被发现，在能够起飞以前就被炸毁了。这样，苏联的宣传机器于午夜播送出来的仇恨英国和美国的叫嚣，到了黎明时分就被德国的炮声压下去了。

不义之人不见得总是聪明的，独裁者也不见得总是正确的。

※　　※　　※

为了完成这篇记述，我不能不谈一下希特勒为对付他的新敌人所采取的一项凶狠的决策，以及在荒凉或毁灭的辽阔土地上和冬季的严寒中进行殊死战的一切压力下实行这一决策的经过。希特勒在1941年6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发布口头命令，这在颇大的程度上规定了德军对俄国军队和人民的所作所为，因而造成许多残忍和野蛮的暴行。按照纽伦堡文件，哈尔德将军作证说：

在进攻俄国以前，元首召集所有与最高统帅部有关的将领和人员举行会议，讨论即将进攻俄国的问题。我记不起这次会议的确切日期了。……在这次会议上，元首说，在对俄战争中所用的方法，将不得不和对付西方国家的方法有所不同。……他说，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在俄国人来说，就是拼命。他说，俄国既然不是海牙公约的签字国，那么，对待俄国战俘的方法就不一定要按照公约的条款。……他［又］说，所谓人民委员不应被当作战俘看待。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六编，第310及以后几页。

又据凯特尔说：

希特勒谈话的主题是：这次战争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决战；

由于这一事实，在这次［对俄］战争中，就不可能应用如我们军人所知的、那些按照国际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方法。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十一编，第16页。

※　　※　　※

6月20日（星期五）晚上，我独自乘车到契克斯去。我知道，德国对俄国的进攻不过是几天内的事，或许是几小时内的事。我曾经安排

在星期六晚上就此事发表一个广播演说。

这当然得用审慎的词句。而且这时苏联政府态度傲慢，盲目无知，把我们提出的一切警告，只当作是被打败的人想拉别人同归于尽的图谋。我在汽车中思索的结果，把这次广播演说推迟到星期日晚上，我想到那时一切会明朗起来。所以星期六像往常一样，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了。

五天以前，即6月15日，我曾经电告总统如下：

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德国不但已经把主力部队部署在芬兰到罗马尼亚一线，而且已完成了空军和装甲部队的调动。昨日，"卢佐夫"号袖珍战列舰试图从斯卡格拉克海峡出航，当即被我驻在海岸的飞机用鱼雷击中。该战舰原来很可能是想开往北方，以加强北极侧翼的海军力量的。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间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政治反应，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

周末在我处作客的美国大使，把总统的答复告诉了我。总统答应，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当立刻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怀南特先生口头上转达了这项保证。

※　　※　　※

我在星期日（22日）早晨醒来以后，听到了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信念已变成了事实。我毫不怀疑我们的任务和政策是什么，也毫不怀疑我要说的话是什么。现在尚待完成的只是起草这篇演说稿了。我吩咐负责人员立刻公告我将在当晚九时发表广播演说。不久，迪尔将军从伦敦赶来，带着详细的消息进入我的卧室。德军已经从一条辽阔的战线进攻俄国，已经突然袭击了苏联一大部分停留在地面上的空军，并且似乎正锐不可当地迅速前进。这位帝国总参谋长又说，"我想，他们将会成群地被包围。"

我一整天在起草我的广播稿。没有时间去同战时内阁商量，而且也没有必要。我知道，我们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一致的。艾登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是在10日离开莫斯科的）也一整天和我在一起。

※　　※　　※

我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先生在这个周末值勤，他所写的这个星期日契克斯的情况，或许是值得一读的。

6月21日，星期六，我在晚餐以前到了契克斯，怀南特夫妇、艾登夫妇和爱德华·布里奇斯正在那里。进餐时，丘吉尔先生说，德国进攻俄国，现在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了。他认为，希特勒正指望得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但是希特勒错了，我们应当全力帮助俄国。怀南特说，美国的态度也是一样。

饭后，当我同丘吉尔先生在槌球草场上散步时，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我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同流合污了。丘吉尔先生答道，"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翌日晨四时，我被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惊醒，电话说，德国已经进攻俄国了。首相曾经常说，除非敌人打到［英格兰］，不得因别的事情把他唤醒。因此，我延迟到八点钟才告诉他。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英国广播公司，我在今晚九时广播。"他在上午十一时开始准备讲稿，除了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克兰伯恩勋爵和比弗布鲁克勋爵共进午餐外，他整天都在忙于此事。……讲稿在八时四十分才准备好。

※　　※　　※

我在这次广播中说：

"纳粹制度同共产主义最坏的特征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区别。它除了贪得无厌和种族统治而外，没有任何宗旨和原则。

它的残酷行为和凶暴侵略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各式各样的人类罪行。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在捍卫着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田地。我看到的是，他们在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啊，是的，大家经常都在祈祷--她们在祝愿亲人平安，祝愿她们的

赡养者、战斗者和保护者的归来。我看到俄国上万的村庄，那里穿衣吃饭都依靠土地，生活虽然十分艰辛，可是那里仍然有着基本的人类乐趣，少女们在欢笑，儿童们在嬉戏。我看到，纳粹的战争机器正以疯狂的进攻，向这一切猛冲过去；跟着过去的是身着华丽戎装、佩刀和鞋跟叮当作响的普鲁士军官们，以及刚刚威吓过、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那些奸诈的专业特务们。我也看到大批头脑愚钝、受过训练、唯命是从而凶暴残忍的德国士兵，像一群爬行的蝗虫在蹒跚行进。我看到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飞翔，它们被英国人多次鞭挞仍然伤痛在身，却想寻找它们认为是比较省力和稳当的猎取对象。

"在这一切令人头晕目眩的突然袭击的背后，我看到那一小撮计划、组织和发动这种造成人类极大恐怖的恶棍。……

"我必须宣布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我确信伟大的自治领不久就会一致同意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宣布这项决定，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必须发表这个宣言，但是，我们将要采取什么政策，你们还有怀疑吗？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绝不和敌人谈判，我们绝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会谈，我们将在陆地上对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里对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中对他作战，直到邀天之助，我们把他的影子从地球上消除尽净，把世界上的人民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止。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与的一切援助。我们将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和盟国呼吁，请他们采取同一方针，并且如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坚持到底。……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美国的行动，不应当由我来讲，但是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希特勒妄想他对苏俄的进攻，将会使决心消灭他的伟大民主国家的目标有丝毫偏离，或者会使他们的努力有丝毫松懈，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相反地，我们从他的暴政下拯救人类的努力将得到增强和鼓舞。我们将加强而不是减弱我们的决心和手段。

"有些国家和政府行事愚蠢，它们让自己被人家各个击破，但是如果它们采取联合行动的话，它们本来是能够拯救自己，并且能够使世界免于发生这场灾祸的，但是现在不是针对它们的愚蠢向它们讲清这些道理的时候。我在几分钟前谈到迫使或诱使希特勒对俄国进行冒险所表现出来的嗜杀和贪欲时，我曾指出在他的暴行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动机。他想摧毁俄国的力量，因为，他希望，如果他能得逞，就可以把他的陆空军主力从东欧调回，再大举进攻这个岛国。他知道，他必须征服这个岛国，否则他就要因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来到以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大不列颠，他希望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重演他各个击破敌人的故伎。他一向就是依靠这种手段起家的。然后，他就可以为他的最后行动扫清障碍，这最后行动就是使西半球屈服于他的意志和制度之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征服别国的一切战果都是空的。

"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下部 战争临到美国

（1941年6月--12月）

美国大力增加军火生产以供应英、苏两国之需。罗斯福答应：从1942年7月1日起，供给苏联作战飞机三千六百架，供给英、苏两国的坦克，各自从每月一千二百辆增加到每月两千辆。

8月，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军舰赴纽芬兰与罗斯福会晤。英、美两国通过了《大西洋宪章》，宣布："在最后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这就是日后建立联合国的思想基础。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德国海军对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到的美国船只施行袭击。三天后，德国正式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战。丘吉尔早就设想的英、美、苏三国的伟大同盟终于实现了。

志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我的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志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序言

正如其他各卷一样，本卷只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史料。我是从英国首相兼任对军事负有特殊责任的国防大臣的角度来叙述这段历史的。由于军事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所以我对英国进行的战役都已谈到，并且相当详细地作了叙述。同

时，关于盟国的斗争，除了用作背景外，则无法一一叙述。为了尽量求得公正，这些战役情况应留待它们本国的历史家，或将来更接近于通史的英国著述去记载。我承认我不可能使这些记载的篇幅保持匀称的比例，因此我便力求将我们自己的历史事件写得真实些。

主要线索仍然是我日常指挥作战和处理英国事务的一系列指令、电报和备忘录。这些全都是原始文件，在这里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引用的。因此，与现在事实真相大白后我可能写出的任何著述相比较，这些文件是更加确实可靠的记载，而且，我相信，它们能更确切地说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的看法。在这些文件中，虽然包括一些后来证明是未曾言中的意见和预测，但是我希望通过整个文件可以判断我个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功过。只有这样，读者才能了解我们在当时的知识水平的局限下必须处理的实际问题。

对我的函电的答复，往往是政府各部门冗长的备忘录。刊载这些文件，篇幅既不容许，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我也确实没有这种权力，因此，我谨慎地尽可能避免对个别的人有所指责。凡属可能，我都是力求对复电进行概括的叙述，但是，总的说来，这里刊用的文件是能够说明情况的。

我们在本卷中要再一次谈到大规模的战争。在俄国前线的战斗中双方投入的师数，和投入法兰西战役的师数相当。在一条比法兰西战线长得多的战线的各个据点上，大量军队进行鏖战，杀戮之多，非这次战争中其他地区的杀伤情况所可比拟。我对德国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战斗，是作为英国和西方盟国的行动的背景才谈到，超过这一点我是不能尝试的。1941年和1942年俄国的英雄史实值得人们进行详细的、冷静的研究，并用英文记述下来。外国人要想叙述俄国人的痛苦与光荣，没有便利的条件，虽然如此，还是应当努力。也不应当由于苏联政府已经把一切荣誉据为己有而使这种心情冷淡下去。

希特勒进攻俄国，结束了几乎整整一年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年中，大不列颠和它的帝国毫不气馁地独力作战，并在不断地增强力量。六个月以后，美国受到日本猛烈的袭击，成为我们的全心全意的盟国。我们的联合行动，早在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往来函电中先就打好了基础，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预测我们作战的方式，而且可以推断我们

行动的后果。整个英语世界在作战方面有效的合作和伟大同盟的建立，构成了我这一卷书的结尾。

温斯顿·斯·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　　1950年1月1日

第二十一章　我们的苏联盟友

希特勒进攻俄国的计划--苏联对英国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俄国不懂得登陆战--我致电斯大林--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海军的联系--建议成立军事同盟--斯大林催促开辟第二战场--我们的说理的答复--我们供应俄国军队的努力--一万吨橡胶--试图同斯大林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毫无成果--德军攻势的扩展--俄国对波兰的态度--我们的意见--俄国最初是我们的负担。

希特勒对俄国发动的进攻，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和关系。苏联的成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没有在了解全局和慎思明辨的基础上为保证其自身的安全采取许多必要的步骤。另一方面，由于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却赢得了时间，因而在1941年6月22日考验的时刻来临时，他们的力量比希特勒所想象的强大得多。或许，不仅是希特勒，就连他的将军们，也曾因苏军在苏芬战争中所表现的低劣战术而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遭受突然袭击的是俄国人，因而在开战之初巨大的灾难就落在他们的头上。这篇记述所能做到的，仅限于向读者介绍当时俄国军民所投入的这场新的巨大斗争的显著特征。

德国的战线是沿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条边界线划成的。

在利布指挥下的北路集团军群拥有二十九个师，其中包括三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将从东普鲁士向列宁格勒进军。在博克指挥下的中路集团军群共有五十个师，其中包括九个装甲师和六个摩托化师，将由波兰北部向斯摩棱斯克推进。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路集团军群拥有四十一个师，其中包括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将从波兰南部向第聂伯河下游挺进。另外还保留或者不久即可集结二十六个师，作为一般后备军。有二千七百架以上的飞机支援进攻。在北部，有十二个波兰师向列宁格勒推进，以支援主攻。在南部，有罗马尼亚军队的十一个师沿普鲁特河列阵以守，另有六个师参加南路集团军群的进攻。总共有一百六十四个师向东滚滚而来。

根据现有最可靠的材料，侵略军遇到俄国一百一十九个师和至少五千架飞机的抵抗。在芬兰、高加索和中部俄罗斯，还另有六十七个师可以调用。俄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同德国军队接近相等，但立即在

德国装甲部队的深入突进之下后退，他们的空军也受到严重损失。别的一些国家都已遭到突然袭击而被攻占了。只有幅员广大的俄国享有国土辽阔这一无上的有利条件。这次又将证明，这是它的救星。在第一个月中，德军长驱直入俄国境内三百哩。斯摩棱斯克经过激战而失陷，在激战中俄军曾作过猛烈的反攻，但是，列宁格勒却未被攻陷，而基辅也仍在俄军手中。

※　　※　　※

苏联政府在遭到希特勒袭击以前，似乎除了自己而外不关心任何人。后来，这种态度当然变得更加显著。直到此时，他们无动于衷地看着1940年法国战线的崩溃，看着1941年我们为开辟巴尔干战线而徒然付出的努力。他们曾给予纳粹德国以重要的经济援助，并且在许多次要的方面帮助他们，现在，他们在受了欺骗和突然袭击以后，自己也处于德国熠熠发光的利剑之下了。他们最初的愿望和持久的政策就是要求大不列颠和它的帝国给与一切可能的援助。在过去八个月中，斯大林和希特勒可能瓜分大不列颠帝国的图谋一直迷惑着苏联，使它没有注意到德国在东欧集结军队的进程。他们毫不迟疑地用急迫而絮聒的话向挣扎于敌人不断袭扰下的不列颠呼吁，要求把英国军队所非常缺乏的军火运送给他们。他们力促美国把我们正在指望着的大批军需品转运给他们。尤其是，甚至在1941年夏季，他们就大声疾呼地要求英国不顾危险与牺牲派兵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为数有限的英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我们的工厂里做尽了坏事，并且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时，竟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开始在围墙和板壁上涂写"立刻开辟第二战场"的标语。

我们没有让这些相当可悲而可耻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心思，我们注视着俄国人民在他们的政府带给他们的灾难下所作的英勇牺牲，以及他们热情地保卫国土的情况。只要战斗持续着，这就会补偿一切。

※　　※　　※

俄国人丝毫不明了为了使一支大军在敌人防御坚强的海岸上登陆并予以支持而必须进行的登陆作战的性质。甚至美国人当时也大都不了解其中的困难。在进攻地点，不但必须掌握海上优势，还必须掌握空中优势。此外，还有第三种关系重大的因素。一大队特制的登陆艇，尤其是多种类型的坦克登陆艇，是在强大的敌人阵地面前成功地

进行登陆的根本条件。为了建立这支登陆艇队，正如前文已经叙及而后文还要叙及的，我许久以来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便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登陆艇队，也不能在1943年夏季以前准备就绪，而它的力量，正如现在为广大的人们所认识到的，要等到1944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现在我们到达的这个时期中，即1941年秋季，除了在德军防御最坚强的加来海峡而外，我们还没有掌握欧洲的制空权。登陆艇还只在建造中。我们甚至还没有在英国建成一支军队，像我们必须在法国领土上与之抗衡的敌军那样强大，那样训练有素，那样装备精良。然而，关于第二战场的问题，荒唐的说法和错误的论述仍然像瀑布一般倾泻出来。的确，要在这时或任何别的时候使苏联政府相信这一点，那是没有希望的。后来，斯大林甚至有一次向我建议，如果英国人胆怯的话，他愿意派遣三个或四个军团来担任这件事。由于缺乏船舶和其他物质条件，要照他的话行事，是我的力量所不能及的。

※　　※　　※

苏联政府对于我在德军进攻的那天向俄国和全世界发表的广播演说，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只有《真理报》和俄国其他的政府机关报登载出演讲词的一部分，并要求我们接待一个俄国的军事代表团。最高一级官员的缄默是令人难堪的，因而我认为我应当打破这个沉闷局面。我十分理解，他们考虑到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所经历的一切事，并回忆起二十年前我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府之间发生过的事，可能感到羞愧，因此，我致电斯大林，表示我们要就力所能及给予俄国人民以一切援助。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7月7日

此间，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俄国军队正在对纳粹无端发动的残酷侵略进行如此坚强和勇敢的抵抗。我们对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勇敢和坚强都一致表示敬佩。我们要在时间、地域和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战事越持久，我们当能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的空军正在不分昼夜地猛烈袭击所有我们能够达到的德国占领区和德国本土。昨天就越海进行昼间袭击约四百架次。星期六夜间，有二百多架重轰炸机袭击德国城市，其中有一些轰炸机每架载炸弹三吨。昨夜出动的重轰炸机约有二百五十架。轰炸将持续进行。这样，我们希望迫使希特勒把他的一部分空军力量调回西欧，以减轻一

些对你们的压力。除此而外，我海军部已按照我的意图准备最近在北冰洋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我希望，在这以后，英国和俄国的海军将建立联系。同时，我们在沿挪威海岸扫荡的结果，已经截住许多为了对俄作战正在北驶的运载各种供应物资的船只。

我们欢迎俄国军事代表团前来，以便协商未来的计划。

我们唯有继续战斗，以铲除这些恶徒。

显然，第一步是要按照苏联当局所同意的途径同苏联军事统帅部建立联系。因此，在取得必要的我们的新同盟国的同意之后，就立刻派遣一个权力很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在两国海军之间建立关系也是一件迫切的事。我于7月10日将如下的备忘录送交海军部：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7月10日

看来，派遣一支小的混合英国舰队前往北冰洋同俄国海军建立联系并会同作战，是绝对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在我们所计划的行动之前做好。一支被称为英国舰队的舰队前往北冰洋，对于俄国海军以及俄国陆军的全面抵抗所起的作用，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并使许多英国人免于流血。

如果俄国人无论如何直到冬季临近的时期能保持阵地并且继续打下去，那么，我们得到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俄国过早地同德国媾和，会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感到十分失望。只要他们继续抗战，战线在哪里倒没有多大关系。俄国人民已经表现出他们是值得支持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作出牺牲，甘冒危险，以维持他们的士气，即使有些困难，而且我也知道这些困难，我们还要这样做。……那支舰队无疑应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关于这事，务希及早见告。

※　　※　　※

我们也希望在这初期阶段建立起两国军事同盟的一般基础。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1年7月10日

请立即把首相以下的电文转达斯大林先生：

克里普斯大使曾报告他同你举行会谈的经过，并分两个项目列举建议中的英俄共同宣言的内容。即：（1）不具体规定数量或性质的互助。（2）任何一国都不单独媾和。我曾立即召开战时内阁会议。现在

此间的新西兰自治领总理弗雷泽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们需要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各自治领磋商，但是，同时，我却愿向你保证，我们完全赞成你所建议的这项共同宣言。我们认为，一俟我们得到各自治领的答复，当立即签字，并随即向全世界公布。

2．供你自己参阅，我们打算发表包括以下内容的宣言：

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和苏联政府双方同意宣告如下：（1）两国政府互相约定，在目前对德战争中互相给予一切援助。

（2）两国政府互相约定，在这次战争中，除非双方同意，既不谈判也不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

3．因为必须同自治领磋商，暂时不要把原电文通知斯大林。但是，这可帮助你明了我们的意图，并帮助你向斯大林提供他可能要求的任何解释。

两国外交部之间曾有官方函电往来，但是，直到7月19日，我才第一次收到斯大林先生的直接来电。在那天，苏联派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先生访问我，并递交以下电文：

斯大林先生致首相1941年7月18日

承你发来两封私人电报，请让我表示谢意。

你的电报是后来促使两国政府意见一致的起点。现在，正如你有充分的理由说的那句话，苏联和大不列颠已经在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结成战友。我毫不怀疑，尽管有困难，我们两国将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我们的共同敌人。

也许，我应当说，苏联军队在前线上的形势依然紧张。希特勒出人意料地撕毁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他突然进攻苏联，这两件事使德国军队占了便宜，苏联军队现在仍然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军队若不是在基希涅夫、利沃夫、布列斯特、考那斯和维堡等地区抵抗德军的进攻，而是在敖德萨、卡美涅次-波多尔斯基、明斯克区域和列宁格勒的周围进行抵御，那么，德军的形势当会更加有利许多倍，这是容易想象得到的。

因此，据我看来，如果能够在西面（即法国北部）并在北面（即北极地区）开辟一个对抗希特勒的战场，那么，苏联以及英国的军事形势将会大大改善。

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不但能够牵制希特勒在东欧的军队，同时也会使希特勒入侵英国成为不可能。开辟这一战场是符合英国军队以及英国南部全体人民的愿望的。

我充分了解开辟这样一个战场所遇到的那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尽管有困难，还是应当开辟这个战场，这不但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也有利于大不列颠本身。现在是开辟这个战场的最适宜的时刻，因为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调到东欧，并且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他在东欧占领的阵地。

在北面开辟一个战场是更容易的事。这里，在英国方面，只需由海军和空军采取行动，无需派遣军队或炮兵登陆。苏联的陆海空军将参与这一战斗。如果英国能从挪威志愿军中调派一个轻装师或更多的兵力到这一战场来，以便用来在挪威北部组织对德国的反抗，我们当表示欢迎。

这样，在我们通讯之初，俄国就力促开辟第二战场，并且，在我们后来的函电往来中，除了极北地区以外，始终不顾物质条件反复提起这一主题。初次收到的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含有在苏联的态度方面我所见到的唯一的后悔表示。他在这封电报中自动为苏联转到我们这方面来辩护，为战争爆发前他同希特勒妥协辩护，并且，如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的，强调俄国把德国部署的军队尽量阻截在波兰西部以赢得时间来充分发展俄国的广泛的军事力量的战略上的需要。我从来没有轻视这一论点，所以能够以了解的措词来答复。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7月20日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的电报，非常高兴地从多方面听到俄国军队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英勇战斗和多次有力的反攻。

我充分了解，由于迫使敌人在一条向前面的西方战线上部署军队作战，以消耗他最初行动的一部分力量，你们因而已经得到的军事上的好处。

2．我们要做凡是力所能及的、对你们有帮助的可行而有效的事，但是我请你了解我们在资源和地理位置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从德军进攻俄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仔细考虑过进攻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可能性。我三军参谋长找不出任何方法来采取对你们可能有些微裨益的相当规模的行动。德国单是在法国就拥有四十个师，而且德

国人已经在一年多时间内努力不懈地沿法国海岸设防，所以大炮、铁丝网、碉堡和海滩地雷密布。我们能够暂时掌握空中优势和得到战斗机掩护的唯一地段就是从敦刻尔克到布洛涅。这一地段尽是堡垒，许多重炮控制着海面入口，其中许多重炮的射程可以越过海峡。夜间黑暗的时间不足五个小时，即使在那段时间里，全区也被探照灯照亮。要想强行登陆，会遭受严重的伤亡而被击退，而小规模的袭击只会导致对我们双方害多利少的失败。用不着敌人从侵俄战线上抽调一支军队时，就会被敌人击溃。

3．你一定记得，我们已经单独作战一年以上了。而且，尽管我们的资源日益增长，并且从现在起将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在国内和中东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此外，我海军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为我们的命脉所系的大西洋战役，为保护那些在德国潜艇和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封锁下航行的运输船队，已使我们没有丝毫余力了。

4．因此，我们必须在北面寻求能给予任何迅速援助的可能。过去三个星期以来，我海军参谋部就曾筹划在挪威和芬兰以北用舰载飞机袭击德国船舶的行动，希望藉此摧毁敌人从海路运输军队去攻击你北极侧翼。我们已经要求你的参谋部从7月28日到8月2日，即我们打算进行袭击的期间，把俄国舰只驶离某一水域。第二，我们正在派遣巡洋舰和驱逐舰前往斯皮茨伯根群岛，它们从那里可以协同你们的海军袭击敌人的船舶。第三，我们正要派遣一支潜艇队去截击北极沿岸的德国船只，尽管由于北极昼的缘故，这一任务是特别危险的。第四，我们正要派遣一艘布雷舰携带各种供应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能尽力做到的事。我希望能做更多的事。务请严守秘密，直到我们告诉你公开这些事不致有害时为止。

5．实际上并没有挪威轻装师。而且在北极昼中，如果不先取得相当的战斗机的空中掩护，无论是英国军队或俄国军队，要想在德国占领的地区登陆，是不可能的。我们于去年在纳姆索斯、今年在克里特岛都有过尝试这种冒险行动的惨痛经验。

6．作为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正在研究派几个英国战斗机中队驻扎在摩尔曼斯克。这事首先需要运去一批高射炮，然后再将飞机运到那里。有些飞机可以从航空母舰上飞去，另一些可以用船运去。当这

些飞机驻扎停当后，我们驻在斯皮茨伯根群岛的舰队就可以驶到摩尔曼斯克来，配合你们的海军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已经派出一支强大的俯冲轰炸机队，如果我们进驻该地区的话，这些轰炸机是留待我们击落的。因此，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但是这一切当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7．如你想到任何其他建议，请勿迟疑向我们提出。我们也在竭力想其他的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方法。

※　　※　　※

从最初起，我就尽力用军火和军需品支援俄国，一方面是从美国供应的物资中大量转让，一方面是直接由英国作出牺牲。9月初，就有相当于两个"旋风"式战斗机中队的飞机由英舰"阿尔戈斯"号运往摩尔曼斯克，以协助俄国防卫这个海军根据地，并同该地区的俄国军队合作。到9月11日，这些战斗机中队已开始行动，并且英勇地作战三个月。我知道，在我们联盟的初期，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事很少，所以我想用礼节来填补这个空缺。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7月25日

我高兴地通知你，战时内阁已经决定尽快以二百架"战斧"式战斗机运往俄国，尽管这将严重地减少我们战斗机的力量。这些飞机中有一百四十架将从此间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另有六十架将从美国供应我们的物资中拨出。关于备用零件及装置飞机的美国人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同美国政府商定。

2．为数达两三百万双的短统靴不久当可在我国备好装船运出。我们也设法在今年供应大宗橡胶、锡、羊毛、呢绒、黄麻、铅和虫胶片。你对于原料的其他一切需求正由我们仔细考虑中。如果此间无法供应，或供应量有限，我们将同美国商量。

关于详细情况，自当经由通常的官方途径通知。

3．我们正以敬佩和激动的心情注视着俄国的伟大战斗。

我们的一切消息都表明，敌人的损失严重，忧虑重重。我们对德国的空袭当以日益增长的力量来继续进行。

橡胶是稀少而宝贵的，可是俄国对橡胶的需要是非常大的。我甚至动用了我们的少量储备。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7月28日

关于橡胶，我们当从此间或美国经由最方便、最快速的航线运去。请确切说明需要何种橡胶，以及你希望从哪条航线运去。初步命令已经发出。……

2．俄国军队为保卫本土而进行的伟大抗战，把大家联合起来了。德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遭受轰炸的冬季，他们将受到空前沉重的打击。我在前电中提到的海军行动正在进行中。

你在伟大的战斗中体会到我们作出更多贡献的困难，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当尽力为之。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7月31日

经我亲自料理后，现在已经安排好，把一万吨橡胶从我国运往俄国北方的一个港口。

鉴于你们需用迫切，我们不惜冒险从我们国内的储备中拨出这个数量，而我们国内的储备量并不太大，并且需要经过一段时日才能补足。装载这批橡胶和某些其他供应物资的英国船只，当在一个星期或至多十天内装好货物，并将在海军部安排好护航舰之后立即驶往你们的北方的一个港口。这一万吨是已经从马来亚拨出的一万吨橡胶之外的。

※　　※　　※

我竭尽一切力量，想通过频繁的私人电报，建立起像我同罗斯福总统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愉快关系。在同莫斯科的频繁通讯中，我受到许多挫折，只偶尔听到一句好话。有许多次，发去的电报完全得不到答复，或是被搁置多日后方才见复。

苏联政府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在本土上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就是赐给我们一种莫大的恩惠。他们战斗的时间越长，我们负的债就越重。这不是一种公平的见解。在长期的通讯中，我有两三次不得不用直率的语言提出抗议，特别是抗议对我们的海员使用不当，这些海员是冒这么大的危险把供应物资运到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的。但是，我几乎总是忍受恫吓与斥责，而报之以"耐心的一耸肩"，因为对一切不得不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的人来说，"容忍是证明资格的

标记"。而且，我也经常体谅斯大林和他的不屈不挠的俄罗斯民族所受到的压力。

※　　※　　※

侵入俄国的德国军队已深入俄国境内。但是，到7月底，希特勒与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意见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勃劳希契认为，部署在莫斯科前面的提摩盛科集团军群是俄军的主力，所以必须首先把它击溃。这是正统派的作战原则。因此，勃劳希契主张攻取莫斯科，因为它是整个俄国的军事、政治和工业的神经中枢。希特勒坚决不同意。他想要掠取领土，并在最广阔的战线上击溃俄国军队。在北方，他要求攻下列宁格勒，在南方，要求掠取顿涅茨河流域工业区、克里米亚半岛和通向俄国高加索石油产区的通路。其间，攻取莫斯科的行动可以等待一下。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希特勒压制住了他的陆军统帅们。北路集团军群从中路获得增援后奉令急速进攻列宁格勒。德国中路集团军群则奉命采取守势。该集团军群奉令派遣一个装甲兵团去包抄在龙德施泰特所部追击下越过第聂伯河的俄军侧翼。在这次行动中，德军节节胜利。到9月初，俄军在科诺托普-克烈缅楚格-基辅这个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袋形阵地，在整个9月份的殊死战斗中，有五十多万人战死或被俘。在北方，德军就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列宁格勒虽被包围，但没有被攻下。希特勒的决策并不正确。他这时又决定转回到中路来。围攻列宁格勒的部队，奉令派遣机动部队和部分支援的空军去增援重新开始的对莫斯科的进攻。曾被派往南部支援龙德施泰特的那个装甲兵团，又开回来参加这次进攻。到9月底，以前一度放弃的从中路突破的计划，又重新准备实施。这时南部的各个集团军则向顿河下游东进，从而进窥高加索。

※　　※　　※

俄国对波兰的态度，成为我们早期对苏联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德国进攻俄国，对海外的波兰人来说，并不算是意外的事。自从1941年3月以来，波兰地下工作人员就曾向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报告关于德军集结于俄国西部边境的消息。在发生战事的情况下，苏俄与波兰流亡政府间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个问题是：把1939年8月德苏条约中有关波兰的条款废弃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危及

一个已结成的英俄军事同盟的一致性。当德国进攻俄国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时，重新建立于1939年断绝了的波俄关系，就成为重要的事了。两国政府的会谈在英国赞助下于7月5日在伦敦开始。波兰由它的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充任代表，俄国的代表是苏驻英大使麦斯基先生。波兰人有以下两个目的：

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德俄商定瓜分波兰的协议无效；释放俄国在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后移送到苏联境内的所有波兰战俘和平民。

在整个7月份中，谈判始终在冷淡的气氛中进行。俄国人固执地拒绝承担任何符合波兰人愿望的明确的义务。俄国认为不应讨论关于它的西部边界的问题。能够信任它在可能是遥远的将来--当欧洲的敌对行动结束时--公平对待这件事吗？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左右为难。我们对德作战，是我们对波兰提出保证的直接结果。我们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维护我们的第一个盟国的利益。在战争中的这一阶段，我们不能承认1939年俄国占领波兰领土的合法性。现在，在1941年的夏季，在对德战争中俄国参加我方还不到两星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强迫我们受到严重威胁的新盟国，哪怕是说一句空话，去放弃它世世代代认为对于它的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些毗邻它的边境的地区。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波兰将来领土的问题必须延搁到形势好转的时刻去解决。我们负有一种不讨好的责任去劝说西科尔斯基将军，要他信赖苏联在将来解决俄波关系的诚意，而不必在此时坚持为将来取得任何书面的保证。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真诚地希望，主要的盟国在加深了对希特勒共同战斗的伙伴关系的经验以后，将能够在会议桌上通过友好的讨论来解决领土问题。在这战争的紧要关头，当前线正在交锋的时刻，一切都必须从属于加强共同的军事努力。而且，在这次战争中，以现在被留在俄国的数千名波兰人为基础的一支复活的波兰军队，将会起卓越的作用。俄国方面准备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同意这一点。

7月30日，经过多次激烈讨论后，波俄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外交关系恢复了，并且将在俄国国土上建立一支波兰军队，隶属于苏联政府的最高统帅部。除了一句笼统的话：

1939年关于改变波兰领土的德俄条约"已经失效"外，没有提到边界问题。我外交大臣于7月30日致波兰政府的正式照会中说明了我们的意见：

值兹签订苏波协定之际，我愿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你，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按照联合王国与波兰签订的1939年8月25日互助条约的规定，并没有同苏联缔结影响到该国和波兰关系的任何协定。我也愿意对你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并不承认自从1939年8月以来波兰领土的任何变更。

艾登先生同日在下院引述了这项照会，并说：

苏波协定第一节中说明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有关改变波兰领土的苏德条约已经失效。英王陛下政府对于这类事的态度，曾由首相于1940年9月5日在下院作了概括的说明，当时他说，英王陛下政府无意承认未经有关各方自由表示同意与诚意的任何领土变更。这一点也适用于自1939年8月以来波兰的领土变更，所以我在正式照会中这样通知了波兰政府。

并且，艾登先生在结束对一项质询的回答时说："我刚才向本院宣读的双方照会并不涉及由英王陛下政府提供任何有关边界的保证。"

这件事就发展到这里。在这年秋季中，波兰人便从事于集合他们的在苏联拘留营中尚存的那些同胞们这项凄凉的工作。

※　　※　　※

我们欢迎俄国参战，但是俄国参战并没有立刻对我们有所帮助。德国军队是那么强大，看来，在许多个月中，他们既能保持入侵英国的威胁，同时又能深入俄国。几乎所有负责的军事人员都认为俄国军队不久将被打败，并且大部分将被击溃。苏联政府让他们的空军在地面上遭受突然袭击，俄国的军事准备又远未完成，这使他们在开始时便处在不利的境况。俄国军队受到重创。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有着有能力而专断的作战指示，完全不顾惜人命的牺牲以及在德军前进地区的后方展开了残酷的游击战，列宁格勒以南整条长达一千二百哩的俄军战线还是发生了后退约四五百海里的全线退却。苏联政府的力量，俄国人民的坚强，他们在人力方面不可估量的潜力，他们的国土的广阔，俄国冬季的严寒--这些都是使希特勒的军队最后遭到毁灭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1941年没有显露出来。罗斯福总统曾于1941年9月间宣称，俄军战线能够守得住，莫斯科不会失陷，当时人们认为他是非常大胆的。俄国人民的光荣的力量与爱国心证实了这个看法。

甚至在1942年8月，当我访问莫斯科并在那里举行会议之后，曾随同我前往的布鲁克将军还附和这样的看法：德军将越过高加索山脉，并将控制里海区域。因此，我们曾以可能的最大规模去准备一次叙利亚和波斯的防御战。对于俄国的抵抗能力，我始终采取比我的军事顾问们更乐观的看法。斯大林总理在莫斯科曾向我保证，他将守住高加索战线，德军将不致有一兵一卒抵达里海，我对此坚信不疑。但是，关于苏联的资源和意图，他们向我们透露得很少，所以有关这两种可能性的任何意见，都不过是猜测而已。

的确，由于俄国参战，转移了德国对大不列颠的空袭，并且减少了入侵的威胁。这使我们在地中海区域得到了重大的解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作出最重大的牺牲，并输出大量的物资。我们终于开始有精良的装备了。我们的军火工厂终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军需品了。我们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军队正在激战，急需最新式的武器，尤其是坦克与飞机。英国国内的军队正在殷切地等待早就许给他们的新式装备。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把类型日益繁多的新式装备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了。就在这时，我们却不得不拨出大批武器和包括橡胶、汽油的各种重要的物资。落在我们肩上的负担是组织英国供应品、尤其是美国供应品的运输船队冒着北极航道的种种危险和严寒开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所有这些美国供应物资事实上是从已经、或将要成功地运过大西洋供我们自己使用的物资中拨出的。为了大批调拨这类物资，为了日益增长的美援物资不能源源运来的情况下不影响我们在西部沙漠的作战，我们就只好限制那些为了慎重而必须针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去防卫马来半岛和我东方帝国及属地的准备。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历史将要加以肯定的结论：俄国的抵抗粉碎了德军的力量，并给予日耳曼民族的有生力量以致命的创伤。但是应当明白指出：在俄国参战后一年多的时期内，它在我们的心目中，与其说是一种帮助，毋宁说是一种负担。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欢迎这个强大的国家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我们都觉得，即便苏联军队退到乌拉尔山，俄国仍然会发挥巨大的力量，而且，如果它坚持作战的话，会发挥最大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十二章　非洲战事的东作战，也不能忘记澳大利亚军队在中东历次战斗中的英勇战绩。

第二十二章　非洲战事的间歇托卜鲁克的防御战

奥金莱克将军于7月2日出任司令--有在西部沙漠发动攻势的必要--我于7月6日发出的电报--奥金莱克过高的要求--"英国"师--推迟四个半月--对北方侧翼的不必要的担忧--三军参谋长于7月19日发出的电报--我于同日发出的电报--奥金莱克7月23日的生硬的复电--他来伦敦--我不信服，但表示同意--德国对隆美尔的处境和北非前途的看法--孟席斯先生回国--我们对战时内阁的组织意见不一致--孟席斯先生下台--我拍给他的电报--同法丁先生的政府的关系--从托卜鲁克撤出澳大利亚师的要求--一个澳大利亚旅得到更替--澳大利亚坚持全部更替--我于9月17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他有辞职之意--继续向法丁先生呼吁--连遭拒绝--法丁先生的政府垮台--柯廷先生的工党执政--又一次关于托卜鲁克的呼吁--再遭拒绝--我们答应了澳大利亚的要求--接替军队时遭到的相当大的损失--皇家海军防卫托卜鲁克的活动。

奥金莱克将军事实上已于7月2日出任中东司令，而于7月5日正式就职。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同我们的新总司令开始联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7月1日

你在危急的时刻担负起伟大的指挥任务。当一切事实摆在你面前之后，你就要决定应否在西部沙漠重新采取攻势，如果要采取的话，当在何时。你应当特别注意托卜鲁克的形势，特别注意敌人增援利比亚的进程和敌人暂时专心致力于进攻俄国。你也应该考虑到，叙利亚方面的军事行动如果松弛下来将产生麻烦的危险，应就这两个战场或其中之一作出决定。

你应当断定，这些行动能否配合在一起以及怎样配合。你当然会深深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我们将很高兴听到你尽快报告的消息。

第二天又发去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7月2日

一旦肃清叙利亚，我们希望你考虑派威尔逊到西部沙漠去，但是这当然要听凭你来决定。

非常遗憾的是，后来再度提出的这项建议没有被接受。

奥金莱克将军于7月4日答复了我的第一封电报。他同意，一旦确保叙利亚并随之重新巩固我们在伊拉克的地位时就可筹划在西部沙漠发动攻势。但是足够的装甲部队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估计需要两个或三个装甲师，连同一个摩托化师。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旨在把敌人驱出北非的这次进军，将不得不分为若干阶段。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占领昔兰尼加，这也是需要分期进行的。这位将军在结尾时说，在西部沙漠和叙利亚同时采取行动，将"招致在两条战线上都遭到失败"。

我认为，把我们所全面看到的局势申述一下是明智之举。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7月6日

我同意完成对叙利亚的行动，并且，我们在此间始终认为，确保叙利亚是确保或夺回塞浦路斯的必要基础。人们希望，叙利亚的事不久就会解决，而且你也不至于在塞浦路斯遇到阻碍。我们充分认识到，在事态的演变下，应暂缓开始西部沙漠的攻势行动，而尽先致力于这两方面的作战。

2．虽然如此，今年秋季，西部沙漠仍然是保卫尼罗河流域的决定性的战场。只有收复昔兰尼加东部的飞机场，我海空军才能对敌人由海上运输的给养采取有效的行动。

3．韦维尔将军在他4月18日的电报中提到，他有六团受过训练的装甲部队人员在等待坦克。这就是我们决定运去"老虎"计划中的坦克的一个主要因素。除此而外，另有三个坦克团的人员现在正绕道好望角前来。因此，尽管韦维尔和你都强调要进一步训练这些已经受过训练的装甲部队，我们却充分体会到你对装甲车辆的需要。我们估计，如果你的工场组织适当的话，到7月底，你就可以有五百辆巡逻坦克、步兵坦克和美国巡逻坦克，此外还有大量各种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

4．供应坦克的情况在7、8两月份内不能有所改进，除非从美国运到一些，以及由国内作少数的补充。须知，就是等到7、8月以后，因为我们必须从9月1日起专心致力于抵抗入侵，所以总参谋部自然不愿意把一大批坦克绕道好望角运往非洲（现在这是唯一的运送路线），这样就使这些坦克在10月初以前在国内国外都不能发挥作用。10月以后，美国供应的武器装备当可增加，因而我们在此间的局势就会有所改善。但是，在那时以前，又会发生许多事情。

5．目前，我们的情报表明，有大批意军增援利比亚，但德军很少，或者没有。不过，如果俄国战线崩溃，便可能很快地改变这种局面，结果对你不利，而国内面对着的入侵威胁也没有减少。

6．我们已经把空军增援的规模告诉了你。看来，你可能在7、8两月和9月的部分时期内掌握明显的空中优势。但是，其后，如果俄国战线崩溃，只会腾出大批德国空军增援到非洲来。如果敌人并不打算进攻我国，而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话，他们在9月份就可以在你的西线上取得空中优势。

7．此外，还有有关托卜鲁克的问题。我们从此间无法判断，两个月内托卜鲁克对攻势行动的价值如何，或者在这期间内可能发生什么事。看来，敌人攻陷或完全围困托卜鲁克，是［他们］大举进攻埃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步骤。

8．基于这一切观点，很难看出，在9月的下半月以后，你的处境会比现在变得好些，而很可能是要恶化。我深信，你将很快地对整个问题作出成熟的考虑。……

9．关于空军。我觉得，为了有利于一切主要的战斗的目的，你的计划必须控制中东全部空军的使用。当然要记住，空军本身负有战略上的主要任务，切不可消耗在对陆军提供小规模的掩护上面，像塞卢姆之战中发生过的情形。你在电报中说到支援陆军的飞机、支援海军的飞机和用于个别战略任务上的飞机。问题是比例怎样？这当由各总司令随时会商安排。但是，这些安排不应妨碍空军对你已制定的任何主要作战计划作出完整的贡献。人们不禁觉得，在塞卢姆战役［代号"战斧"］中，我们的空中优势被浪费掉了，而且，当敌人调派全部可供调遣的坦克来击败我们的沙漠攻势时，我们驻托卜鲁克的军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奥金莱克将军于7月15日答复说，他打算尽快以一个师去增援塞浦路斯，他了解收复昔兰尼加的必要性，但是他不敢肯定在9月以后还能守住托卜鲁克。关于那六团已经受过训练的装甲部队人员，他说道，新运到的美国坦克的特点和装备，使有关战术的操作方法有所改变，因而必须提供时间来学习这些课程。他承认，到7月底，他将拥有约五百辆的巡逻坦克、步兵坦克和美国坦克。但是，任何一场战斗，都需要百分之五十的后备坦克，这样就可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坦克留在工

场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坦克用来立即补充作战的损失。这可算是一个标准太高的条件，将军们只有在天国里才能享受到这种方便。况且要求这种方便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奥金莱克强调，必须给予时间来进行个别训练和集体训练，以及培养为发挥作战效率所不可缺少的协作精神。他认为，进行决战的战线是北方战线（即德军经由土耳其、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进攻），而不是沙漠。

从以上的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两人的看法和估计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使我大为失望。这位将军的最初的一些决定也是使人感到困惑的。由于我长期坚持的结果，终于使英国第五十师运到埃及。敌方的宣传硬说，英国的政策是要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作战，就是不用自己的军队作战，这样，可免使联合王国的人流血，我对此是很敏感的。英国军队在中东（包括希腊和克里特岛在内）的伤亡，实际上大于我们所有其他军队合在一起的伤亡。但是惯用的部队名称引起了不合事实的错误印象。印度师中三分之一的步兵和全部炮兵都是英国人，但并不称为英国--印度师。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装甲部队完全是英国的，但是在部队的名称上却看不出来。屡次叮嘱加上"英国"字样的命令，取消不了相沿成习的做法。英国第六师的许多营曾参加激烈的战斗，但是，在事态紧张的情况下没有能够把这个师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这不是一件小事。在任何关于战事的报道中，很少提到"英国"军队，这一事实使敌人的嘲弄更加动听。因而不单在美国，就是在澳大利亚也引起对我不利的评论。我曾经指望，第五十师开入埃及的部署，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抵御这些来自各方的非难。奥金莱克将军决定把这个师派往塞浦路斯，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并且还要成为我们无端遭受非难的资料。国内三军各参谋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对于如此奇怪地使用这支优秀部队的安排，也同样表示惊异。的确，这是不能同我们任何理解到的战略观念相调和的。

奥金莱克将军作出的一项更严重得多的决定，就是推迟在西部沙漠对隆美尔的一切战斗，起初推迟三个月，最后推迟四个半月以上。韦维尔于6月15日采取的"战斧"行动是可以辩解的。因为，虽然我们受到相当挫折而退回原阵地，德军却在整个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完全不能前进。他们的交通线由于受到托卜鲁克的威胁，不能运到必要的装甲部队或甚至炮弹的增援，以使隆美尔除了凭着他的意志力和威望坚

守外，还能有所作为。他的军队的给养问题使他煞费踌躇，因而人数只能逐步增加。在这种情形下，英军既有足够使用的公路、铁路和海上交通线，而且在兵员与物资方面又不断地以比德军大得多的速度得到加强，就应该不断地和他交战。

将军们在得到机会的时候，都往往愿意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时机来打一场正式的仗，而不愿意用一连串不显眼的战斗去消耗敌人。他们自然宁愿操必胜之券而不愿冒危险。他们却忘记了，战争是永不休止的，它一天一天地像火一样燃烧着，不但在一个战场上，而且对整个战事带来不断变化的结果。这时，俄国军队正处于艰难困苦的时刻中。

据我看来，第三个错误观念是对北面侧翼的过分重视。对这一侧翼，的确需要保持最大的警惕，并且理应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许多防御性的准备，建筑坚固的防线。但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不久就比6月间大大改善了。叙利亚被征服。

伊拉克的叛乱已经被镇压下去。我们的军队据守着沙漠中所有的重要据点。尤其是，德俄之间的战事给予土耳其以新的信心。只要这个战事的胜负未决，德国就不会提出让它的军队通过土耳其领土的要求。由于英国和俄国的行动，波斯不久就将加入同盟国的阵营。这将使我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冬季。

当此时期，总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在西部沙漠采取决定性行动的。

※　　※　　※

7月19日，三军参谋长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你说，你在获得至少两个、最好是三个受过适当训练的装甲师以前，是不能考虑在西部沙漠采取攻势的。在德国进攻俄国以前，我们不可能考虑从此间增援任何相当数目的巡逻坦克，因为我们不得不把敌人于8月或9月入侵我本土看作是显然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不能说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因为俄国可能很快就崩溃。但是，如果增援坦克可以收复昔兰尼加并获得这一战果的一切利益的话，我们就准备一试。……你在7月15日的来电中，对于能否在9月以后据守托卜鲁克表示疑惑。因此，我们认为，为收复昔兰尼加而发动的任何攻势，不能推迟到9月以后。按照我们的估计，我们相对的空军力量可以

一直增长到9月，甚至在9月以后也可能继续增长，但这当然要取决于目前俄国战事的结果。

根据以上的考虑，此间看来，收复昔兰尼加的大好机会--即使不是唯一的机会，就是至迟于9月底发动攻势。如果我们立即另外运给你一百五十辆巡逻坦克，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预计，这些坦克在9月13日到20日之间可运抵苏伊士。我们也打算借W．S．第十一号［运输船队］运给你四万兵员，让你自己去决定在我们能够供给的兵员和物资中什么是你所最需要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不能在9月底在西部沙漠发动进攻，那么，我们觉得，在我们实际上肯定敌人不会在本年度进攻以前，没有理由调用进口食粮的船只，并拆散第一装甲师来为你运送一百五十辆坦克。

我个人也给他发去一封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7月19日

三军参谋长和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都曾长时间考虑你于7月15日答复我6月去电的电报。三军参谋长现在把他们的意见传达给你，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2．看来，如果你能在9月中旬从此间和美国再得到一大批坦克，连同其他的大量增援，那么，你就可以把它们作为后备，凭着这支后备力量，在得手时可以加紧攻势，失利时可以保卫埃及。

3．国防委员会看到，第五十师，即你所有的那个完备而崭新的英国师竟关闭在塞浦路斯岛，担负着似乎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任务，因而深感关切，并且不理解怎么就不能找到其他的军队。

4．他们看不出，最早在9月底以前，德国怎么能从北面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展开攻势。国防委员会认为，波斯处于德国人的渗透和阴谋的更大危险中，因而应当在那里采取有力的行动。但这件事是在韦维尔将军的职权范围以内，他显然要采取行动的意图，正受到此间热切和认真的注意。

5．如果我们不利用因德俄战端而得来的暂息时期去恢复昔兰尼加的局势，这个机会可能不可复得。自从敌军在塞卢姆失利，已经过去一个月了，要想重新采取行动，可能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内，一定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用于训练。看来，理应在局势演变得对

我们不利以前，在西部沙漠进行一场激烈的大决战，理应冒非此不足以获得胜利的大风险。

我们仍然认为，如果要发动下次攻势，除非你打算亲自指挥，应由威尔逊担任指挥。

奥金莱克将军于7月23日答复了我的电报。他说，把第五十师调到塞浦路斯岛是他经过最审慎的考虑后才决定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把促使我这样做而且据我看来是无可争辩的那些详细理由电告你。我希望关于这类部署的事由我全权处理。"他认为，德军可能在9月的上半月经由安纳托利亚①对叙利亚发动攻势。

①即小亚细亚。--译者

我完全同意利用目前德国专心致力于侵俄战事的机会在利比亚打击敌人，但是，我必须重申，据我看来，用目前我们所能使用的不足的人力物力去发动一次攻势，并不是合理的作战行动。结果，几乎必然要把我们能够发动有相当成功可能的攻势的日期更长久地推延下去。要想成功，就必须冒险。如果有着冒险的充分理由，我是甘愿冒险的。

最后，他说：

我当前的意图是：第一，尽快巩固我们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的地位，并且保持我们在叙利亚的地位。第二，对各师和各旅加紧进行迫切需要的整编和重新装备工作，这些师和旅不但曾在希腊、克里特岛、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叙利亚遭受到伤亡与装备的损失，而且在很多场合不被作为编队而作为零星小股来使用。第三，协同总监加速改组有关补给、调动和修理等的后方勤务机构并使之现代化。第四，保障我装甲部队的训练和装备；如果没有这些部队就不可能采取攻势。

第五，积极为在利比亚的攻势进行侦察和计划，这曾在中东各总司令于7月19日致三军参谋长的电报中提及。我确信，计划的结果，我将请求你在最近进一步提供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物资装备。

※　　※　　※

这时我不禁感觉到奥金莱克将军的态度僵硬，这对我们共同奋斗的事业是没有益处的。开战以来出版的书籍表明，开罗作战参谋部中

一部分有势力的部属，对于派遣军队前往希腊的决策是多么遗憾。他们不知道韦维尔将军曾怎样欣然无保留地接受了这项决策，更不知道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曾怎样探索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几乎遭到否决。据说，韦维尔曾被一些政界人士引入歧途，而一连串的失败就是在他依从了他们的意愿以后遭到的。现在，作为他的善良性情的报酬，在他赢得多次胜利以后遭受到挫败的时候被解职了。我不怀疑，在这些参谋人员中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即这位新司令不应让他自己被迫采取危险的冒险行动，而应该慢慢来，稳扎稳打。这样的一种心情一定会感染了奥金莱克将军。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单凭通讯，不会使事情有多大进展。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7月23日

所有你给我们的电报和我们给你的电报表明，我们应当面谈一下。三军参谋长殷切地期待着。除非当前的战局使你难以脱身，希望你携同一两位参谋军官立刻前来。在你离职期间（此事应保密），你的职务当由布莱梅代理。

奥金莱克愿意前来。他在伦敦的短期逗留从各方面看来是有益的。他同战时内阁阁员，同三军参谋长，同陆军部都处得融洽无间。他同我在首相郊外官邸度过了一个长的周末。

现在，我们的前途如何，大部分要系于这位卓越军官的才能，当我们对他有了进一步认识的时候，当他熟识了英国作战机构的领导人物并见到作战机构多么顺利地进行工作时，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增长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使他放弃为准备在11月1日发动一次精心筹划的攻势而长期拖延的决定。这一攻势将称为"十字军战士"行动，将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战。他的确用详尽的议论使我的军事顾问们的观点发生动摇。至于我自己，却没有被他说服。但是，奥金莱克将军的无可怀疑的才能，他的阐释能力，他的高贵、庄严而威严的品格使我觉得他可能终究是对的，并且，纵然错了，他也不失为最好的人选。因此，我同意于11月发动攻势，并为这次攻势的成功而努力。我们没有说服他，如果这场战斗到来的话，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任指挥，我们为此感到很遗憾。他宁愿选择在阿比西尼亚历次胜利以后声望很高的艾伦·坎宁安将军。我们必须竭力把事情做好，有头无尾的事

是不值得一试的。因此，我们同意了他的决定，从而也分担了他的责任。

※　　※　　※

现在我们完全知道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隆美尔的处境的看法。他们非常钦佩他的胆略和显现出这种胆略的那些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认为他处于很大的危险中。他们严禁他在得到强大的援军以前冒任何进一步的危险。或许，他可以借助他的威望，混过他处境危险的时期，以待德国最高统帅部就力所能及给予他以最大的援助。他的交通线长达一千哩，直到的黎波里。为了得到至少一部分供应物资和新的军队，班加西是一个有价值的距离最近的港口。

但是，无论到的黎波里或班加西，都不免在航运中蒙受越来越大的损失。已在人数上大占优势的英军每天都在增加。德军坦克只不过在性能和编制方面占优势。他们在空军方面较弱。他们很缺乏炮弹，因而非常害怕把炮弹射完。托卜鲁克似乎成为隆美尔背后的致命威胁，任何时候我军都可以从这里出击，切断他的交通线。他们猜不透我们的进攻计划，究竟是从托卜鲁克出击，还是要以主力进攻。但是，只要我们静止不动，他们对于过去的每一天就感到庆幸。

1941年6月2日，德意两国在勃伦纳山隘举行会议。军事方面的主要人物为凯特尔元帅和卡瓦勒罗将军。凯特尔同意，在秋季以前无法对埃及发动攻势。在这一攻势中不应使用大量军队，而只应使用少数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进攻部队的人数应为四个装甲师，其中有两个德国师，此外还应有三个摩托化师。在北非不得有任何多余的粮食消费者，而只能就粮食的供应量规定战斗兵员。卡瓦勒罗将军说，在非洲军中服役的意大利师已经严重损耗，已经丧失了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兵员和装备。车辆的情况非常差，帕维亚师只有二十七辆卡车。

凯特尔认为，更迫切的需要是备置高射炮和海岸大炮，以便更好地防御敌人对供应港口和供应站的袭击。其次，要紧的是，应将增援非洲军团的炮队运到，因为今后行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攻取托卜鲁克。目前，德意军队因为没有重炮，所以不能攻取该地。且不谈供应战斗部队的事，在攻势开始以前，务必准备下大批供应物资，并准备好运输纵队。单单德国非洲军团每月就需要四万吨到五万吨供应物

资，此外，还有对意军的供应。意军可获得非洲军团所不需要的一切车辆。

德国运输机中可以利用的舱位很少。意军必须自己去保卫海上和海岸运输，因为德国空军正在撤出西西里岛。更强大的德国空军部队正调往北非，以保护海岸和海岸运输。

卡瓦勒罗将军对于这位德国军事首长的一席话表示感谢。他和墨索里尼都赞同他的意见。意大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它目前的阵地。北非的防卫部队数量过少。参加围攻托卜鲁克的军队必须调换下来，休息一个时期。塞卢姆的局势是经常有危险。

8月间，德国空军作战参谋部报告说：

我北非军队供应的紧张情形为人们所熟知。……直到现在，还不曾充分利用班加西港的吞吐能力。自从克复德尔纳以来，还没有在港口区修理英国人所毁坏的部分。……也必须修理巴尔迪亚港。因此，我们迫切地要求通知意大利人，要他们立即开始必要的工作。利用班加西、德尔纳和巴尔迪亚运入供应物资是绝对必要的。这将减轻的黎波里港的部分负担，并减少从的黎波里到班加西这一段危险的沿岸运输。非洲的运输情况极其严重，使我们越来越难利用从的黎波里到班加西的陆上交通线。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那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在·东·欧·停·止·战·斗·以·前，·增·援·地·中·海·区·域·的·空·军·是·不·可·能·的。

8月底，在凯特尔和卡瓦勒罗将军在俄国前线希特勒的司令部中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凯特尔说，在攻陷托卜鲁克以前，不能认为北非的局势已成定局。如果对非洲的运输进行顺利，用于进攻的德国军队可于9月中旬准备就绪。卡瓦勒罗将军回答说，领袖已经命令加速进行进攻托卜鲁克的准备工作。意军到9月中旬还不能准备好发动攻势，这点是肯定的，大概到9月底才能准备好。

事实上，他们在9月底并没有准备就绪。无论德军或意军在10月里也没有准备好，在11月里也没有准备好。他们在受到攻击时，可以顽强抵抗，这是无可怀疑的。

德国和意大利的参谋部于8月29日意见趋于一致，认为：

最近，不可能从利比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一次攻势。即使在秋季攻下托卜鲁克，力量的对比也不允许这样做。这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有限目标的进攻，因为向东推进一步，就会使我们紧张的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使英国的供应情况进一步改善。

1941年9月9日，德国联络参谋部在评论局势时说：

尽管德意空军不断地袭击托卜鲁克，但是那里的局面大体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够制止敌人在夜间用驱逐舰和小型舰艇向这座堡垒运送给养。……根据非洲空军司令部的说法，托卜鲁克的防空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坚强，和马耳他岛的防空力量差不了多少。……英国守军的多次突击，无论是强的和弱的，似乎都是为了发现包围阵线的弱点。这是突围的准备，预料这将与南方战线未来的攻势同时开始。……

※　　※　　※

我已经陈述了关于延缓攻势的军事讨论。我还必须记录下我的信念：奥金莱克将军在沙漠地区延迟了四个半月才同敌人交锋，这件事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幸的。

本章也必须包括关于我们同澳大利亚政府间意见分歧的叙述。澳大利亚的英勇的军队在整个埃及保卫战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　　※　　※

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于5月间同我们告别。他在英国的长期逗留是最难得的事。他曾经在两个危急的月份参与了战时内阁，并且会同我们作出许多最困难的决定。他对于战时内阁的组织，对于我在指挥战事中行使如此广泛的权力，都感到不满。他有好几次就这两点向我表示意见，而我也提出了不能赞同他的意见的理由。他希望成立一个包括四个自治领的代表在内的帝国战时内阁。他在经由加拿大归国途中，曾把他的建议正式用书面提交麦肯齐·金先生、史末资将军和弗雷泽先生。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赞成这种变动，并且，麦肯齐·金先生还特别运用宪法上的有力论据，反对加拿大由于派遣代表而对伦敦的一个会议中作出的决定承担义务。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8月19日

不用说，如果你能再次访问我们，在你能够逗留的期间，以总理的身份出席我们的会议，是最受欢迎的。我们当欢迎所有用这种方法来为我们分担责任的自治领总理。要让自治领总理以外的阁员参加战时内阁是不可能的，因为四个自治领的代表将使战时内阁常任的成员增加过多，会引起一些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的有关组织的重大变革。据我调查所得，其他自治领不会同意由单独一个自治领派出的阁员在战时内阁中充任它们的代表。我希望你在拟订计划时记住这几点。致最亲切的问候。

但是，不久，澳大利亚政府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紧接着这么多的不幸之后，联邦内阁在指挥战事方面存在着意见分歧。澳大利亚工党反对为批准孟席斯先生访问伦敦而举行的表决。鉴于政府内外表示的这些政见，他把辞职书交给他的同僚，并表示愿在一个澳大利亚全国性的内阁中服务。8月25日，澳大利亚工党拒绝了这项建议，并要求政府辞职。

28日，孟席斯先生辞职，由副总理法丁先生接替。澳大利亚政府由于失去了它的最能干的人物而被削弱了，在议会中只占一票的多数，并且在这危难的时期又遇到了一个渴望获得地方政权的反对党。我同他尽管有前面提到的意见分歧，听到孟席斯先生下台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两人的见解虽然严重不合，我们的关系却是极友好的。他在参加战时内阁的两个月内所得到的对于我们的事务和战事的了解，以及我们大家同他建立的一切联系都白费了，我觉得这是令人不胜惋惜的事。于是我给他发去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1941年8月28日

虽然我小心地避免干预澳大利亚的政治，但是，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听到你辞职的消息后是多么难过。你曾在这惊涛骇浪的两年中执掌国政，并且在澳大利亚最不安的期间前来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对于你所表现的勇气，对于你所给予的帮助，都非常感激。通过我们私人的友谊，我获益非浅。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正当我能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在达达尼尔海峡有相当获胜的可能时，我却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①。处于这类情况下，确知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总是一种安慰。我的妻子和全家向你问候。

①此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译者

※　　※　　※

我赶忙同法丁先生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就战时内阁的组织以及日本的威胁向他提出我们的论点。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8月29日

现在，你已经承担起你的伟大的职务，我以最真诚的愿望祝你成功，并向你保证，我和我的同僚当竭尽所能以我们同孟席斯先生共事的友好精神和诚意同你合作。我们高兴地得知孟席斯先生现在你的领导下担任国防协调部长的职务。

然后，我根据我的同僚的意见，对孟席斯先生提出的那些问题从帝国和宪法两方面加以详细的解释。这包括在本书附录中。①

①附录（8）。

我们同法丁先生的政府和以后同柯廷先生的工党政府的关系，并不如我们同它的前任政府的关系那么和谐，并且发生了一种危及我们作战努力的严重的意见分歧。新政府在反对党的沉重压力下，非常关心澳大利亚师在托卜鲁克的处境。

他们想要把他们派往中东的军队集合为一支军队，以便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休息、整顿纪律和重新装备，从而满足澳大利亚舆论的要求。他们也担心那个堡垒里的军队"身体抵抗力减退"，担心由于他们的抵抗力继续减退和不能抵御敌人的坚决进攻而引起一场灾难的危险。因此，他们要求立即另派军队去接替这些澳大利亚部队。奥金莱克强烈地抗议这个变动，他指出接替的困难，指出这将打乱他的新攻势计划。我试图使这位将军安心。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9月6日

我相信，如果直率地把实际情况摆在澳大利亚人的面前，他们是会干下去的。我们不愿意让你对托卜鲁克的供应和你的其他配合行动受到妨碍。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招致这样结果的话，那么，就让我把事实告诉他们。澳大利亚不会容忍任何失掉体面的事。当然，如果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话，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

我认为，应当对我们的兄弟政府提出详尽的解释。这些函电也见于附录中。①

①附录（8）。

※　　※　　※

根据我的提议，奥金莱克将军曾设法撤出驻防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步兵旅团中的一个旅而代之以波兰旅。这使海军冒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几乎所有的舰只都受到敌机的袭击。这位总司令最后提出他中止这个行动的理由，宣称，这可能"进一步推迟西部沙漠的攻势"。"因此，我建议，"他说，"要干脆打消继续大规模替换驻防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人员的念头，而立刻以一个步兵坦克营增援守军。"我把他的电报转给法丁先生，并向他作以下的呼吁：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9月11日

兹送上奥金莱克将军就接替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军队一事给我的亲启电报全文。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你会妥善处理这件事。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是同中东战区的海空军司令长期会商的结果。

2．你可以从他的电报中看出，即使你坚持接替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军队，实际上也不可能及时完成这项工作，让你能在本月中向联邦议会提出你所期望的说明。实际上，只有一半可以在9月无月光的期间撤出，另一半则不得不在10月的下半月撤出。这时，正是一切有关攻势的准备趋于紧张的时候，同时，空军的准备工作也需要他们集中全力去对付敌人的后方地区、供应站和飞机场。［况且］无论如何，你也无法向联邦议会提出任何说明，因为，对公众作出任何即将接替澳大利亚军队的暗示，都会招致敌人在你们的军队撤出时对托卜鲁克港口和沿海岸进行猛烈的空袭。但是，如果你坚持要撤出澳大利亚军队，我们当不顾势必蒙受的损失和对于前途的危害而发出命令。据守托卜鲁克，直到胜利到来，是澳大利亚的光荣。这一光荣如果不受剥夺的话，靠上帝的帮助，将永远属于它。我相信，你会仔细估量你对剥夺澳大利亚这一光荣在历史的面前所负的重大责任。

3．我不得不再请你注意，务必对未来的行动和部队的调遣绝对保密。这些情况是由于接替澳大利亚军队的问题而迫使总司令向我们透露的。

结果徒劳无功，我只好作以下的答复：

首相致法丁先生1941年9月15日

将立刻按照你的决定发布命令。目前保守秘密是对大家极其重要的事。

我致电奥金莱克说：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9月17日

我对于澳大利亚的态度觉得痛心，但是，长久以来，我就担心，似乎我们只用自治领的军队在中东进行一切战斗的看法，会在澳大利亚和世界舆论方面引起危险的反响。出于这个原因（且不谈对你增援的愿望），我曾经不断地督促派出一些英国步兵师。你知道，你把英国第五十师派往塞浦路斯岛的决定是使我们感到痛苦的事。我知道，当你把这个师安排在那里的时候，你以为塞浦路斯岛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但是，局势已经由于德军入侵俄国的战事而发生变化，因此，我确信，你将继续考虑，应否派这个英国师担任似乎没有危险的防御任务。……

我希望澳大利亚军队的撤退不致再推迟［你的］攻势。局势已经恶化。敌军的汽油供应远比以前多。非洲装甲军现已改为非洲装甲集团军①。你要想等待另外得到一旅人，你就很可能发现敌军另外增加了一师人。敌人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运输车辆的运动和供应站的设置。1942年中东战役的整个前途以及我们对土耳其和俄国的关系都系于这一攻势。

①隆美尔指挥下的德国装甲部队。--译者

在奥金莱克将军方面，由于法丁政府坚持他们的要求，他感到莫大的屈辱，以致想辞职，理由是他没有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信任。这件事，当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有害的。

我请那时驻在开罗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设法调处。

首相致国务大臣1941年9月18日

奥金莱克以为我们同他意见不合［关于托卜鲁克澳大利亚军队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一系列电报，其中特别是我于9月11日致法丁并抄送奥金莱克，现在又抄送给你的电报表明，我们怎样极力劝澳大利亚撤销在当前的时刻撤离前线的决议。况且，当奥金莱克归国的期间，我特意鼓励他，不要因为不必要的接替而使托卜鲁克的防御受到影响。

2．我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感到惊异，我确信，如果把实际情况摆出来，他们就会取消这一决定。我们应当体谅这个政府，它只拥有一票的多数，并面对着激烈的反对党，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持有孤立主义的见解。

3．最要紧的是，大不列颠和澳大利亚之间不应发生公开的争论，因此，必须抑制一切私人为感情以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所以发生麻烦，大都是因为在历次战斗中没有英国的步兵师，致使世人和澳大利亚以为我们只使用自治领的军队作战。

4．我正致电奥金莱克，告诉他，三军参谋长完全同意他在军事上的观点。

这样，私人方面的纠葛暂时消除了，但是，要在10月间撤出最后一批澳大利亚军队的实际行动，仍然是一件有待我们去解决的事。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9月29日

现在一切都系于这场战斗。敌人可能容许给你以你所需要的时间。但是，每一天稽延，都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我们要赢取的是土耳其，它的行动很可能取决于昔兰尼加之战的胜利。

我希望说服澳大利亚政府，不必在10月无月光的期间从托卜鲁克撤出他们最后的两个旅，以免妨碍你的行动。

这时，我向法丁先生报告全盘局势，再次作强烈的呼吁。

答复是固执的，但是这时，法丁先生的政府在一次关于预算的表决中被击败，于是，在柯廷先生领导下组成了同样只有一票多数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我赶忙同这位给我拍来电报的新总理开始友谊的联系。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10月8日

感谢你在总摄联邦事务之际给我发来电报。我诚恳向你表示同样的良好愿望。你可以确信我们将在最亲密的信任与友谊的基础上同你共事。

但是这个新政府同样反对我们的请求，所以最好就写完这个不愉快的插曲吧。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0月5日

我觉得遗憾的是，我没有从前任澳大利亚政府在有关避免另外一次"过分负担"［接替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军队］的问题上得到任何有益的答复，并且，我还没有同新政府取得任何联系，但是我希望"十字军战士"行动不致延期。

※　　※　　※

经过一段适当的间隔后，我就托卜鲁克的问题致电柯廷先生。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10月14日

我觉得，应当请你再次考虑我致你的前任总理的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奥金莱克将军再次来电说，如果其余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够在即将来临的战斗定局以前留在托卜鲁克，将对他有莫大的帮助和便利。我不想重述我曾经用过的那些论点，但是，我只愿补充这一句：如果你觉得能够同意的话，那就不会让你们的军队去冒任何过分或不当的危险，同时，我们将非常恳切地认为这是当前战斗中的一种友好行动。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0月14日

我曾说过，如果其余的澳大利亚军队的接替能延至"十字军战士"行动以后，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今晨把附上的［以上的］电报发给澳大利亚政府。也许这个新政府愿意给予你所期望的便利。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当为澳大利亚和历史感到高兴。一两天内，我就可获悉他们的决定，并将情况奉告。

2．关于俄国的消息日趋严重。现在一切就要看你了。

柯廷先生的政府依从他们的前任的决定，因此，我不得不通知奥金莱克将军，接替澳大利亚军队的工作必须进行。

※　　※　　※

托卜鲁克在被围期间，尽管敌军的空袭从未间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始终得到海军的支持。况且，当时不能用战斗机去掩护该港，因为这时我们的飞机场是在东面很远的地方。

普通的商船很快就不能在通往埃及的航线上航行，因而一切都必须在无月色的夜间用驱逐舰和小型舰艇载运。从7月以后，这一条托卜鲁克航线的情况由于增添了"阿布提埃尔"号和"拉托娜"号这两艘快速布雷舰而大见好转。除了维持军火和给养的供应外，还有大批军队运

入或运出这座被围的堡垒，并需运进包括坦克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海军总共运交守军兵员三万四千名、坦克七十二辆、大炮九十二门、军需品三万四千吨。此外，除了伤兵和俘虏不计外，他们撤出的军队几乎等于运入的军队。这一艰巨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使海军损失了布雷舰一艘、驱逐舰二艘以及其他舰艇二十二艘，另有十八艘受重创。有九艘商船和两艘医院船也被击沉或受创。这些牺牲使得托卜鲁克的守军在二百四十二日中抵御住敌军继续不断的袭击。在这一段时间内，这座堡垒在整个战役的战略方面，尤其是在即将发动的攻势的战略方面，起了积极的、显著的作用。

※　　※　　※

10月25日夜间，为澳大利亚的两个政党所殷切期望的行动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开始了，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我把这个消息电告柯廷先生。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10月26日

昨夜，我海军舰只在驶往托卜鲁克载运最后一批澳大利亚军队一千二百人时，在敌机空袭下，我们的新的快速布雷舰"拉托娜"号被击沉，驱逐舰"英雄"号受创。上天保佑，你们的兵员并不在船上。我还没有获悉我们的伤亡人数。据坎宁安海军上将报告，在下一次（11月）无月光的时期以前，不可能运出这一千二百名兵员。已经尽了一切人力来适应你的愿望。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10月27日

幸而英舰"拉托娜"号只载运三十八名其他军士到托卜鲁克去。其余的，为数约一千人，则在三艘伴随的驱逐舰上。

从十九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敌机低空轰炸约十五次。伤亡人数为：英舰"拉托娜"号上海军军官四名失踪、一名受伤，船员二十五名失踪、十七名受伤。陆军军官六名失踪；其他军士七名失踪，一名受伤。英舰"英雄"号上无伤亡。敌机空袭没有在接替工作的早期阶段开始，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　　※　　※

我因为不得不述说这件事而感到痛苦。永不提及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此外，澳大利亚的人民有权利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以及为什么

会发生这件事。另一方面，必须记住，且不谈他们受到的严格的政党制度的限制，澳大利亚的各届政府也没有什么理由在这时信任英国对战事的指挥，况且，在沙漠侧翼被突破时，以及在希腊战役中，他们的军队所冒的危险又使他们不胜焦虑。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澳大利亚的崇高动机。这一动机使它把仅有的三个完整的师，即澳大利亚

第二十三章　我同罗斯福的会晤

我国领导阶层中在战略上的意见分歧--1941年的入侵问题--约翰·迪尔爵士5月6日的文件--国内装甲部队的实力和情况--令人担忧的其他理由--我于5月13日发出的答复--我的看法占上风--哈里·霍普金斯第二次来访--美国担心入侵问题，并对我们试图据守中东的战略表示怀疑--我们于7月24日举行的会议--美国军官的见解--英国的团结一致--新加坡呢，还是开罗？--如在开罗那样，在新加坡也设置常驻国务大臣的计划--达夫·库珀先生赴远东的使命--对日本施加压力--我同总统在纽芬兰会晤的计划--霍普金斯赴莫斯科的使命--一次愉快的航行--"威尔士亲王"号驶抵会晤地点--同总统的会晤--8月10日星期日的早晨。

关于敌人入侵不列颠的问题，曾经在本卷和以前各卷中屡次论及。但是，在1941年5月间，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以不可忽视的根据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于5月6日向我提出以下重要的文件，并以副本送交他的海空军同僚和伊斯梅将军。如果依从这项建议，将意味着完全回复到防守的地位。除了为中东或远东征募士兵外，将不可能再派出任何增援部队。我们将没有任何可以用来采取主动行动的部队。

的确，我中东装甲部队既然每月需补充正常消耗的五十辆坦克才能勉强维持，这样，奥金莱克将军不但自己将不能进攻，而且很可能在力量上被敌人压倒。

中东对联合王国安全的关系

1941年5月6日

入侵的可能性好像暂时已经减少了。但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一旦从巴尔干战场撤出后，便能够在六至八个星期内集结起来进攻我本土。由于美援日见增加，敌人一定在专注地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发动这场可能为他赢得胜利的战役。

2．德军在巴尔干和利比亚这两个地形大不相同的区域内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有强大空军支持的装甲部队是一支威力无比强大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这样的配合始终左右着每一个战场。在防守方面，因为无法预测敌人的进攻地点，就必须蒙受分散兵力的不利，而

且，能否成功，就必然主要在于保持用于反攻的坦克、防坦克武器和飞机的大量储备。

3．三军参谋长经过详尽的调查以后，最近估计，敌装甲部队进攻我本土的规模为六个装甲师，总计约有二千四百辆坦克。我完全同意本土部队总司令的意见，他认为，为了防御这样规模的进攻以保障大不列颠的安全，共需要六个装甲师和四个陆军坦克旅（即约需二千六百辆坦克）。东部管区和东南管区应各部署其中的两个装甲师和两个陆军坦克旅，以便对分别由东英吉利及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海岸渗入的敌军进行反攻。其他的两个装甲师可用作后备，指定其中的一个师在北部备用。

然后，他说明截至1941年6月国内装甲部队编制的状况，他指出，我们为本土防务而保有的坦克总数约为一千二百五十辆，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辆轻型坦克和四百九十辆教练用坦克，在这些坦克中有三百六十辆坦克可以在接获通知三星期后用于作战。他详细论述了对装甲部队施以特别训练的必要，并且继续说：

6．保卫着我们防御薄弱的漫长海岸线的步兵部队部署在宽广的阵地上，一个师的防线长达四十五哩，因而不可能控制多大的纵深。我们的海滩障碍物是优良的，但是，那些师所拥有的防坦克炮不到标准数的一半，并且缺乏防坦克地雷。

用特制登陆艇载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定能够登陆。皇家空军有许多任务要完成，并且我们没有专为同陆军密切配合的轰炸而设计和训练的空军。德国空军当不顾一切争取进军道路上的空中优势。因此，我们的陆上防卫，将主要依靠我们的装甲部队进行强大而迅速的反攻的能力。但是，把训练因素计算在内，据我估计，到6月间，我国的装甲部队将相当于三个实力充足的装甲师，以此对抗敌人的六个装甲师。

7．认为德国没有制海权，认为我空军能歼灭敌远征军于启航之前和在海滩上，或能在空中扫荡敌人掩护登陆的空军，或者认为这般规模的登陆在技术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从而忽视敌装甲部队进行猛攻的可能性是危险的。要在我本土周围的海域内集结足够的海军舰只，将需要五天到七天的时间。我们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应付六个以上的入侵港口，就是应付六个入侵港口，还要赶上好天气。不能依靠

空袭去挫败敌军的登陆行动，正如敌人凭着空袭没有阻止住我们在敦刻尔克的登船一样。如果敌人不顾必然要遭受的重大损失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就不能完全抵制住敌人的轰炸机，而且，无疑，德国的计划当包括消灭我战斗机于基地之上的措施。至于登陆在技术方面的困难，德国人曾多次证明他们在制定计划和制造特殊装备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周密性，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作好妥善安排的时间。补给问题当不致像预料的那样会大大消耗他们的资源。装甲部队在短期内所需要的食物和汽油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况且敌人可以在当地找到足敷需要的数量。

8．我们在挪威和比利时都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最近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事件，再次教导我们去认识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

9．据我看来，丧失埃及将不致造成灾难，并且，不经过最激烈的战斗，我们不会甘愿蒙受这一灾难。但是，丧失埃及不会结束战争。单单一次成功的入侵，就足以招致我们最后的失败。因此，关系重大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所以联合王国的防御必须列为第一位。在先后次序上，埃及也不能列为第二位，因为，作为最后的依靠，新加坡的安全应在埃及的安全之先，这已经是我们战略上的一条公认的原则，然而新加坡的防务仍然大大低于标准。

10．当然，在战争中必须冒除，但应当是适当的冒险。我们绝不可因减少重要地点的安全而犯错误。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在尚未失去时机以前减少不重要地点的损失。

11．大不列颠的防务是和防卫爱尔兰、占领大西洋各岛的问题分不开的。我相信，我们在保卫大不列颠的安全方面，即使没有退到限度以下，也已经退到了极限了。据我看，在今后三个月内，不应再从本国冒险运出过多的坦克，应以维持已在中东或正在运往中东途中的坦克的后备数量为限。即使是这个数量，按每月消耗百分之十计算，也需要每月运出约五十辆坦克。

我收到这个文件，感到惊奇，一星期后以有几分争辩的口气答复如下：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5月13日

你于5月6日交来的文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同意的，也有许多言论使我不能信服。我完全同意你在第八节中所说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曾低

估了德国在挪威、比利时和利比亚的力量。其中，比利时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我从未听到任何一个英国的军人指出马奇诺防线支线的脆弱性，或者反对英国占领比利时。我提出这一点，只不过是要表明，甚至最老练的军事专家的意见，有时在战争的变幻莫测中也可能是错误的。

2．……我揣测，你宁愿丧失埃及与尼罗河流域，宁愿我们集结在那里的五十万大军投降或被歼灭而不愿丧失新加坡。我却不以为然，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丧失新加坡。新加坡的防御所需要的军队，只不过占在尼罗河流域抵御德意军队所需要的部队的一小部分。我曾经告诉你据以部署新加坡防务的政治论据。就是说，如果日本参战，美国完全可能加入我们这边。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也不致在一开始就围攻新加坡，因为，围攻新加坡和把它的巡洋舰与战列巡洋舰分布在东方贸易线上相比，是对它危险得多而对我为害较少的行动。

当然，这时，日本人还没有在印度支那立足。

3．我不知道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行动是否可以用作"他们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的例证。仅仅作为对历史看法的一种练习，我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集结了一支大军，乘南斯拉夫还没有动员并被它的战前政府出卖的时候，对它发动进攻。当时希腊的军队被意大利军队歼灭殆尽，希腊乃为意大利军所占，于是我们实际上在单独抵抗他们的占压倒优势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的装甲车辆，实际上没有空军。德国虽拥有这些轻易得来的便利，却不能有力地阻止我军巧妙地脱身和再行登船，这一事实激起了我的信心，而不是引起惧怕。

4．第十节中所述的至理名言完全要看适用于形势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希望，最后一句话同埃及目前的局势没有任何关联。

我见过的许多政府，如果听到最高军事权威所作出的如此严重的论断，是会感到颓丧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困难去说服我的政界同僚，并且，当然，我受到海军和空军的首长的支持。因此，我的看法占了上风，因而对中东的增援未予减少并继续不断地运去。读者可以看到，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重申那些反驳关于德国入侵不列颠有成功可能的一类见解的论据。约翰·迪尔爵士本人一定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舆论同他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在提出警告以后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是，两个月以后，又从另一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哈里·霍普金斯于7月中第二次由总统派遣来到英国。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希特勒入侵俄国而形成的新局势，以及这个新局势对于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指望从美国得到的一切物资的影响。第二，一位美国将军在充分便利的条件下进行视察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对于我们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怀疑。这曾引起总统的焦虑。因此，第三，前文曾提及，总统对于我们试图保卫埃及和中东是否明智的疑虑已经加深了。我们会不会由于试图做过多事而丧失一切呢？最后，就是设法安排我和罗斯福不久在一个地方会晤的问题。

这次，霍普金斯不是单独一人了。有好几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驻在伦敦，表面上是和租借法案有关的，特别是戈姆利海军上将，他参加我们的海军部的日常工作，共同研究大西洋作战问题和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所分担的任务。我于7月24日在唐宁街十号同霍普金斯的一伙人以及三军参谋长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戈姆利海军上将外，还有称为"特别观察员"的钱尼陆军少将和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李准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刚刚结束埃及之行归来，当他逗留埃及期间，经我指示，请他参观我们所有的军事设施。这时，他也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

霍普金斯说，"在美国身居要职并决定防务方面的政策"的人们认为，中东对英帝国说来，是一个无法防守的阵地，而为了保持这个阵地，英国正在作出很大的牺牲。依照他们的看法，大西洋战役是最后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战斗，所以应该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这上面。他说，总统是比较倾向于支持中东战事的，因为，他认为，哪里有敌人，就应当在哪里同敌人作战。钱尼将军把英帝国的四个问题按照以下的次序排列：联合王国和大西洋航线的防卫；新加坡和通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航线的防卫；一般海洋航线的防卫；第四，中东的防卫。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是他把它们按照这个次序排列。李将军同意钱尼将军的意见。戈姆利上将表示，如果美国军火大量运往中东的话，他担心中东运输线的安全。这不会削弱大西洋的战斗吗？

然后，我请英国三军参谋长发表他们的看法。第一海务大臣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对于歼灭一支入侵的敌军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信心。空军参谋长指出，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对比，已经比去年9月大大增强

了，并且提到，我们摧毁入侵敌军出发港口的能力最近已经增长。帝国总参谋长也以自信的语气发表意见，说道，现在英国陆军要比去年9月间强大得不可胜计。我接着说明经过克里特岛的教训以后为保卫飞机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我邀请我们的客人去参观他们感到兴趣的任何一个飞机场。"敌人可能使用毒气，但是，如果这样，那反而对他们自己不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立即报复，而且，他们在海岸上可能建立的任何据点，都是我们的集中的目标。毒气战也会扩展到敌人的本国去。"然后，我请迪尔谈一谈关于中东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与他于5月间写的文件相反的意见，他有力地阐述了使我们必须留在那里的几个原因。

在讨论结束时，我感觉到，我们的美国朋友经过我们的说明而信服了，并且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留有深刻的印象。

※　　※　　※

虽然如此，如果日本对我们开战的话，我们对本国防务所抱的信心却不能扩展到远东。约翰·迪尔爵士也为这些令人焦虑的事而感到不安。我仍然有这样的印象：在迪尔的心目中，新加坡比开罗重要。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问题，正如要让你选择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将被杀死一样。就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生于马来亚的不测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抵得上丧失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五分之一。我不能容忍放弃为埃及而斗争的想法，所以就决心情愿在马来亚付出任何被勒索的代价。我的同僚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觉得有再次在远东派驻国务大臣的必要。驻远东国务大臣同战时内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可以解除各总司令和当地总督们的部分负担，并协助我们去解决很快积累起来的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有一位朋友和同僚达夫·库珀先生，当时任新闻大臣。他根据他身居中枢的观点而了解全盘局势。他的坚定的性格促使他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后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他有口才，又有文采。他有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军官的军事上的经历。这一切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最高的资格。7月21日，他调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由布伦丹·布雷肯先生继任新闻大臣。8月初，他在他的妻子黛安娜夫人陪同下，取道美国前往远东。直到10月底，他才在回到新加坡后发来报告。

※　　※　　※

好几个月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就在密切协调下应付日本。7月底，日本已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占领。由于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处于可以进袭马来亚的英国人、菲律宾的美国人和东印度的荷兰人的态势。7月24日，总统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全面解决的序幕，应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撤出日本军队。为了给这些建议增添分量，颁发了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财产的行政命令。这使一切贸易陷于停顿。英国政府同时采取了行动，两天以后，荷兰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荷兰附和这项措施意味着一下子剥夺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石油供应。

※　　※　　※

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霍普金斯来到唐宁街的花园中，我们同坐在阳光下。他一开口就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我会晤。我随即答道，我确信内阁将允许我请假。这样，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点选定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日期定为8月9日。接着，命令我们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准备出发，我渴望同罗斯福先生会晤。到现在，我已同他日益亲密地通信将近两年了。况且，我们之间的一次会谈，将昭告世人：英美两国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担心，将使日本仔细考虑，并使我们欢欣鼓舞。关于美国介入大西洋问题，援助俄国问题，我们本身的供应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问题，都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7月25日

内阁已同意我的休假。我正在作这样的安排，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将于8月4日启航，约在8日、9日、10日期间同你会晤。实际秘密会晤地点待以后再定。海军部将由通常联系途径将详情奉告。我将携同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空军副参谋长弗里曼前往。我对这次当可有益于将来的会谈寄予莫大的期望。

我对伊斯梅说道，"你和波特尔必须留下，以便照料事务。"

我携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彻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与雅各布上校，以及我个人的幕僚。此外，还有技术与行政部门以及计划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总统说，他将携同美国三军首长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斯与会。那时在北大西洋有大量

的德国潜艇，所以必须极端保密。为了确保秘密，总统在表面上是休假巡游，但在海中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把他的游艇留在后面作为迷障。这时，哈里·霍普金斯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得到罗斯福的许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兰飞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险的漫长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最详尽地获悉苏联的局势和需要。他将在斯卡帕湾登上"威尔士亲王"号。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这列载运我们一行人员（包括大批译电人员）的长长的专车。我们在斯卡帕湾从一艘驱逐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8月4日黄昏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同护送它的几艘驱逐舰驶入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我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在长途飞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会议之后是那样疲惫不堪。的确，他在两天以前抵达斯卡帕的时候是那样精神萎靡，以致庞德海军上将立刻让他躺在床上，并留他在那里休息。虽然这样，他却像往常那样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复了气力，并告诉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经过。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8月4日至5日

哈里从俄国归来，疲乏不堪，但是现在又活泼起来了。我们将在途中使他恢复体康。我们刚启程。德国人就在二十七年前的今天发动了上次大战。我们这次必须好好地干一下。发生两次大战应该是够多的了。我对我们的会晤怀着很大的希望。向你致最亲切的问候。

位于螺旋桨上面的那些宽敞的舱房，当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最舒适，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涛汹涌的时候，则由于摆动而使人难以安身，所以我就迁移到舰桥上舰队司令的舱房内，在那里工作和睡眠。我很喜欢我们的舰长利希，他英俊可爱，具有英国水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唉！不到四个月，他和他的许多伙伴，就随着他那艘极好的战舰永远沉没在波涛之下了。第二天，海上风浪是这样大，使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否则就得丢开我们的驱逐舰护航队。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作出了决定。自此以后，我们就单独以高速度继续航行。据报告，曾发现几艘德国潜艇，因此，我们曲折前进，并作大迂回，以躲开它们。舰上严禁发出无线电波的声音。我们能够收到电报，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只能偶尔交谈。因此，我的日常工作暂停，并且有一种生疏的空闲感，这是自从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个月以

来，我第一次能够看一本消遣的书。驻开罗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曾送给我一本书，叫作《皇家海军霍恩布洛尔上校》①，我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我趁一个适当的机会电告他说，"我发现霍恩布洛尔好得很。"这竟在中东司令部中引起了不安，那里的人以为"霍恩布洛尔"是他们不曾获悉的某项特殊军事行动的暗号。由于海面波涛汹涌，后甲板不能使用，但是我每日三四次出入各个舱房，并上下通向舰桥的各个扶梯，因而得到充分的运动。晚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院，在那里为我们一行人和那些不值勤的军官放映最新最好的影片。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餐后，观看'汉密尔顿夫人'影片。非常好。首相看过五次，还是深受感动。放映完毕后，他对大家说：'诸位，这部影片的内容很像你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大事，所以我想，它会使你们感兴趣的。'"这次航行是一支令人愉快的插曲。

①福雷斯特（C．S．Forester）著的一部小说。

※　　※　　※

当我在位于舰桥上那间虽然狭小但是舒适的舱房和床上休息时，我根据我研究过的关于春季战事的一切报告，思索沙漠地区未来的战斗。我在思索中拟出致三军参谋长的一项备忘录，其中第一句是我非常得意的："在这次战争中首先恢复被重型装甲坦克夺去的大炮在战场上的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享有盛名。"这句话将见于本卷的相应的地方。①

①见本卷第442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在我离职期间，以代首相名义行使职权的艾德礼先生关心我的安全。他担心，如果消息有一点泄漏，敌人将派"提尔皮茨"号军舰去追击"威尔士亲王"号。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8月6日

我觉得，走漏消息不会有多大危险。如果［下院］有人直接询问，应要求询问者不要提出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非要问不可，应作这样的回答："我不承担答复关于谣传的事。"关于"提尔皮茨"号的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我确信，在返航时罗斯福会考虑到我们出海时的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新的驱逐舰护卫队。

在启程以前，我想，最好让比弗布鲁克勋爵为我们处理关于对俄国供应美国物资的整个问题。我恐怕会失去我们切盼而急需的物资。所以临行时留下以下的指示：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军和机要室

1941年8月3日

10日或10日前后，将有一架可能载送比弗布鲁克勋爵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从伦敦起飞。这架飞机除了携带信件和紧急公文外，还要携带外交部各门类的最重要电报，这些电报可能是经过译释的。必须派干练的人员从事拣选，并把电报装入一个沉重的箱子里，以便在飞机发生意外时沉入海中。

此事务必办妥。

当我在海上时，我发出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1年8月7日

如果你愿意来，我非常欢迎，请安排在11日下午或12日早晨到达，但请勿冒不必要的危险。或许，最好你在这一边［美国］多逗留些时日。

※　　※　　※

我们于8月9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会晤地点。

首相呈国王陛下1941年8月9日

为尽我微末的职务，我已安全抵达，即将于本日上午谒见总统。

在海军互致例行的敬礼以后，我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向罗斯福总统致敬。总统以完全的礼仪接待我。在奏两国国歌时，他由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搀扶而站立着，然后对我致最热烈的欢迎词。我把国王的一封信交给他，并介绍我们一行人员。随后，总统和我本人之间、萨姆纳·韦尔斯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之间以及双方的参谋人员之间分别开始会谈，在我们逗留的几天内几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有时个人对个人，有时举行较大的会议。

在星期日（8月10日）的早晨，罗斯福先生带着他的僚属和几百名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各级的官兵代表来到"威尔士亲王"号舰上，在后甲板上参加礼拜仪式。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次礼拜是我们两国人

民信仰一致的一种极为动人的表现。凡是参加这次礼拜仪式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呈现在那拥挤的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美国和英国的牧师共读祈祷文；英美两国的最高级海陆空军军官们成为一个整体，聚集在总统和我的背后；密集的英美两国的水兵队伍完全混合在一起，他们合用着一本圣经，一齐热烈地参加双方都熟悉的祈祷与唱诗。

我亲自选择了两首赞美诗--"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我们结束时唱了"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这首诗，麦考利的著作使我们忆起，这是铁骑军在把约翰·汉普登的遗体送入坟墓时曾经歌唱的那首诗。每一个字都好像震动心弦。这是生活中的伟大时刻。唱诗的人中约有一半不久即将战死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宪章

我起草的大西洋宪章原稿--总统建议的改动--我们于8月11日进行的讨论--保障帝国特惠权的必要--大西洋各岛屿的问题--我们在对日本的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我向外交部和内阁提出的8月11日的报告--内阁的迅速答复--大西洋宪章的定稿--英美联合致斯大林的电报--我发出关于美国供应物资的备忘录--帕维斯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我于8月12日致内阁的报告--国王和内阁的贺电--致澳大利亚总理的报告--冰岛之行--8月19日我回到伦敦。

罗斯福总统在我们最初会晤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够拟订一项联合宣言，规定一些广泛的原则，以便沿着同一道路引导我们的政策。我亟愿依从这项极其有益的建议，因而于次日（8月10日）交给他一篇初步的宣言大纲，内容如下：英美两国关于原则的联合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举行会谈，以寻求和商定面对纳粹和德国的侵略保障其各自国家的安全以及解除由于德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危难的对策。他们认为，应公布某些为双方接受的原则，作为他们制定政策的指南针，并据此希望世界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的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它们唯一关心的是捍卫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所谓选择必然是空谈。

第四，两国将力求实现重要产品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其范围不仅限于它们各自的疆界以内，也及于世界各国之间。

第五，两国寻求和平。这种和平不仅要永远消灭纳粹暴政，还要利用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得以在它们自己的疆界内让人民安居乐业，在渡过海洋时没有受到非法袭击的恐惧，也没有必要去维持负担沉重的军备。

考虑到所有关于我的反动的"旧世界"的观点的传说，以及据说使总统因此感到的痛苦，我愿意记录下来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那个文件的却稿的实质与精神，是出自英国方面，是我自己的手笔。

8月11日肯定将是工作紧张的一日。

首相致海军部1941年8月11日

此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尽力译出由此问发出的电报。

当我们在早晨会晤时，总统交给我一份修正稿，我们以此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唯一同我的初稿有重大不同的是第四点（关于取得原料问题）。总统希望插入"不加歧视，并在平等的条件下"字样。总统还提出了另外两节：

第六，两国寻求能够在公共海洋上确保安全的和平。

第七，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遵从放弃使用武力的精神。因为，如果那些在本国以外威胁或可能威胁使用武力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便不可能维持将来的和平。两国相信，这类国家解除武装是十分重要的。两国要进一步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

在我们讨论这个文件之前，总统说明，他的意思是要同时（可能在8月14日）在华盛顿和伦敦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

声明中包括以下各点：总统和首相曾在海上举行会谈；他们曾携带各自的僚属与会；他们的僚属曾讨论了按照租借法案援助各个民主国家的问题；关于海军和陆军方面的会谈，没有在美国国会授权的范围以外承担任何未来的义务。声明将接着说，首相和总统曾讨论过有关世界文明的某些原则，并且双方同意就这些原则发表一项声明。我要求，不必在这种声明中强调没有承担义务这句话。这会使德国有隙可乘，并将使中立国和战败国意气沮丧。我们也不喜欢听这句话。因此，我很希望总统把这项声明的内容只限于援助民主国家的积极部分，尤其是，因为他提及租借法案而已经使自己站得住了。总统接受了这个意见。

接着就对宣言的修正稿进行详细的讨论。双方对几处小的改动很容易就同意了。主要的困难在第四点和第七点，特别是第四点。关于这一点，我立刻指出，"不加歧视"这几个词，可能用作非难渥太华协

定的依据，所以我碍难接受。这项宣言的文本是一定要提交本国政府的，而且，如果要维持现在的措辞的话，就一定要提交各自治领政府。我难以希望它会被接受。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指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并且，这一节体现着美国国务院在过去九年中所力求实现的理想。我不得不提到英国八十年来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美国关税而坚持自由贸易的经验。我们曾经允许我们的一切殖民地尽量输入外国商品。甚至大不列颠周围沿海的贸易也对全世界的商业竞争开放。所有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美国接连施行保护政策。听到这番话后，韦尔斯先生似乎有一点惊慌不安。我随后说，如果能够插入"在适当地顾到两国现有义务的条件下"，删除"不加歧视"，并以"贸易"代替"市场"，那么，我当可把宣言文本提交英王陛下政府，并可有几分他们将能够接受的希望。总统显然很受感动。他没有再坚持己见。

关于第七点的那些概念，我指出，虽然我接受这个宣言本文，英国的舆论也将因为宣言中没有表示要建立一种国际组织来维持战后和平的任何意图而感到失望。我答应竭力去寻求一个适当的修正方案，而在当天稍晚些时候向总统建议，在第二句中加上"在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前"这一段词句。

※　　※　　※

在双方海军和陆军首长之间，也连续不断地举行会议，并且在广泛的范围内取得一致意见。我曾经向总统约略述及德国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危险，并说明我们为对抗这一行动而占领加那利群岛的计划--即"香客"作战计划。然后，我把这次讨论的概要电告艾登先生。

首相致外交部1941年8月11日

总统曾收到萨拉查博士的一封信。信中说明，万一德国侵犯葡萄牙，他指望把亚速尔群岛作为他自己和他的政府的撤退地点。并且说，他的国家和英国有悠久的联盟关系，因而他指望在被迫留在亚速尔群岛的时期得到英国的保护。

2．但是，如果英国因其他地区的事务过多而无暇顾及的话，他愿意接受美国的援助，以代替英国的保护。总统很愿意接受这项呼吁，希望英国在发生预料的情况时向萨拉查博士提出转移责任的通知。以上安排也适用于佛得角群岛。

3．我告诉了总统，我们打算实施称为"香客"的作战计划。我们可能被迫在德国进犯伊比利亚半岛以前就采取行动，在行动中当非常忙碌。我指出，"香客"作战计划虽然不致一定会引起该半岛的危机，但这种可能性也很大；并询问，我们为实施"香客"作战计划而进行的种种安排，会不会成为他接受第一节中所指出的责任的任何障碍。他回答说，"香客"作战计划既然不影响葡萄牙，所以对他的行动没有关系。

4．总统认为，如果葡萄牙的岛屿遇到危险，他将认为有理由去采取行动，因而我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如果实行"香客"作战计划，那些岛屿必将遇到危险，因为德国人当更有需要在那些地方对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5．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愿意援助葡属大西洋岛屿，并保持一支用于这一目的的强大部队。

我曾将以上所述给总统看过，他认为这是对于事实的正确说明。

※　　※　　※

然后，在同一天，我们的话题转到远东方面。7月26日加于日本的经济制裁曾使东京震动。我们之中恐怕谁也没有认识到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是多么有力。近卫公爵立刻设法恢复外交谈判。于是，日本驻华盛顿特使野村海军大将于8月6日把有关全面解决争端的建议递交国务院。日本答应不再向东南亚推进，并表示，将在"中国事件"（他们用以称呼对中国六年战争的词）解决后自印度支那撤退。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恢复对日本的贸易关系，并协助日本从西南太平洋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原料。显然，这是措词圆滑的建议，日本凭着这项建议可于现在取得它所能得到的一切，而对将来则不承担任何义务。无疑，这是近卫从他的内阁所能得出的上策。我们在"奥古斯塔"号舰上的会议桌旁，没有必要就已经明确了的问题进行争辩。我在会议中拍给艾登先生的电报，可以充分说明这件事。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8月11日

关于日本方面的局势如下：

总统在前些时候曾向日本提议，使印度支那和暹罗在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保证下中立化。日本的答复（俟把更紧急的电报处理完毕后，当立即将全文电达）对于不侵犯暹罗和自

印度支那撤军的原则表示同意，但另外提出许多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譬如说，自印度支那撤退军队，要在"中国事件"解决以后才实行，这就意味着，撤军要等到蒋介石被绞死以后才能实现，并进一步要求承认日本在这些地区占优势地位。还要求美国在这些地区不再进行任何军事准备，并寻求取消经济制裁。

2．总统的想法是要就这些碍难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从而获得延宕的时间，比方说，拖延三十天，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改善我们在新加坡的局势，而使日本不得不无所行动。但是，他将向日本提出这样的条件：在谈判期间停止侵略行动，不把印度支那用作进攻中国的基地。他也将完全维持旨在对付日本的那些经济措施。这些谈判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总统认为，赢得的一个月时间是可宝贵的。我当然指出，日本会欺骗他，会力图进攻中国，或切断中缅交通线。但是，你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应当从这些方面开始谈判，而且，鉴于美国和日本之间过去的情况，接受这一事实是必要的。

3．在这些谈判的进程中，总统将会重新提出关于暹罗和印度支那中立化的建议。

4．总统在海上巡游，大约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回去，届时，他将把一份照会交给日本大使。他将在照会的结尾加上我起草的这段话：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将造成一种局势，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对抗措施，即使由此引起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也在所不计。"

他还要加进一些话，大意是说，显而易见，苏联既是美国的友好国家，美国政府也同样关心在西北太平洋区域发生的冲突。

5．我想，这完全是好事，我们应当立即参加，并设法使荷兰人全心全意地参加进去，因为，日本人如果不是要拒绝总统提出的条件（继续经济制裁，日本不采取行动，不侵入暹罗），就是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而一面同美国在外交上虚与委蛇。

在这种情况下，刚才［在第四节中］述及的最后一段所举出的条件将会大大发挥作用，并且类似的宣言也会收到充分的效果。也应当把这件事随时通知苏联政府。要把我们正在为中国人做的事告诉他们，可能是危险的，然而，我们可以用笼统的措词向他们保证，我们的一切措施都曾考虑到他们的安全。

6．根据这一切理由，我认为，我们应当赞同已提出的行动方针，并通知各自治领，让它们知道，这是向着用联合力量制止日本侵略的一大进展。

※　　※　　※

我把会谈中所有主要问题的详尽概要电告艾德礼先生。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8月11日

关于海军第四点计划［美国海军接管美洲与冰岛间的大西洋海域］，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

第二，总统准备采取配合"香客"作战计划或与之相呼应的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行动。

第三，他打算用拖延时间（比如说，一个月）的办法同日本进行谈判。在这个期间内，日本将不在印度支那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并不侵犯暹罗。他已经同意用我拟就的一项非常严重的警告结束他的照会。……

第四，总统要在全面披露会议消息时（也许在14日或15日），发表联合宣言，由他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签字，以便乘此有利的时机阐明鼓励着美国和英国的那些广泛的原则。我把他起草的宣言稿随电附上。你当可看出，其中并不是没有在起草一切这类宣言时所必然遇到的困难。第四项条件显然有加以修正的必要，以保证我们履行在渥太华所承担的义务，而不致损害帝国特惠权的前途。到战后，当经济得到全面解决而全世界断然减低关税和消除贸易障碍时，这一点当可着手解决。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解决。为了迅速取得一致意见，我深信，他将接受我们的修正意见。

第七节的现实意义是最为显著的。无疑，总统打算将有罪的国家解除武装，并在一个不定的长时期内维持英美联合的强大的海空军备。

注意到我们对于国际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看法，我建议在"必须"一词后作以下的修正："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前。"

他会不大喜欢这样修正，但是，他非常重视联合宣言，他相信，联合宣言将影响美国舆论的整个动向，所以我想，他会表示同意。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提出一些不必要的异议，是十分轻率的举动。我们必须把这项宣言当作一种暂定的和部分表达战争目的的文件，以使一切国家确知我们的正义的目的，而不是表明我们应当在胜利以后建立的那种完备机构。

你应召集全体战时内阁阁员，连同你认为必须参加的其他人员，于今晚举行会议，并请毫不迟延地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其间，关于其他事项的详情，连同卡多根的会谈报告，将立即电告。我担心，如果不能发表联合宣言，总统将非常恼火，我们的重大利益可能因而受到影响。

我本来打算在12日下午离开这里，但是现在我们双方都要把离开的时间推迟二十四小时。

我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才把这些电报口述完毕。在此后十二小时内，我就要从战时内阁接获最有助益的复电，这将是全体有关人员的功绩。我后来获悉，我的电报直到午夜过后才发到伦敦，许多大臣已经就寝。虽然如此，次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全体人员都出席了，包括当时在英国的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先生在内。充分讨论的结果，他们在上午四时刚过后就拍发给我一封电报，表示欢迎这项提议，并提出关于第四点（关于在世界贸易方面不加歧视）的另外一种说法，另外又插入关于社会安全问题的一节。这时，我已经获悉总统已经接受我于8月11日向他建议的所有的修正词句。

※　　※　　※

8月12日，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去看总统，为了就宣言的最后形式同他取得一致意见。我向总统提出内阁对于第四点的修正文，但是，他宁愿依从业经同意的措词，我对这点也就没有再坚持。他欣然同意插入内阁希望添入的关于社会安全的那一节。许多词句上的改动都经双方同意，于是宣言定稿。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

1941年8月12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曾举行会谈，认为应当公布某些有关两国国策的共同原则，他们希望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世界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的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

第四，两国在适当照顾到它们现有的义务的条件下，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贸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为其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原料。

第五，两国愿意在经济领域内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最充分的合作，目的在于使所有国家改善劳动标准，发展经济，享有社会安全。

第六，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

第七，这样的一种和平应当使所有的人能够在公共海洋上下受阻碍地航行。

第八，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实际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在自己的国界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可能进行侵略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备，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两国相信，必须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解除这类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赞助和提倡一切其他实际可行的方法，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

在此以后，我才收到内阁于8月12日晨再次举行会议的结果的电报。这封电报说明内阁对于第四点问题感到疑虑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最后的定稿中"在适当照顾到它们现有义务的条件下"这一句实际上节制着全节，已足以保障我们的立场。

这项联合宣言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名义上仍属中立，却会同一个交战国发表这样的宣言，仅就这一事实而论，就是惊人的。宣言中包括有"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的词句（这是根据我的原稿中的一句话写的），这等于一个挑战，在平时这种挑战意味着战争行动。最后，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最后一节的现实意义。这一节清楚而鲜明地宣告，在战后，美国将和我们联合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直到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局面为止。

※　　※　　※

总统和我本人也拟就联名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1941年8月12日

哈里·霍普金斯自莫斯科归来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我们趁着研究这一报告的机会磋商，当你们正在对纳粹的进攻进行英勇抵抗的时候，我们两国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你们的国家。目前，我们正通力合作，尽量提供你们最急需的物资。

许多船已经载运物资驶离我们的海岸，最近将有更多的货船驶出。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一项更长时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以前，我们还要走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如果不能赢得完全的胜利，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就白费了。

战争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着，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还可能发展出更多的战线。我们的资源虽然雄厚，却是有限的，因而必然要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在何时何地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以使我们的共同努力达到最大限度。这也同样适用于军用产品和原料。

你们的武装部队和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各种需要，只有凭着充分了解我们在作出决定时所必须考虑到的那些因素，才能决定。为了便于我们大家迅速规定我们合在一起的资源的分配，我们建议，筹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高级代表出席，以便直接和你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你同意举行这个会议，我们想要告诉你，在这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我们将继续尽快地运送军需物资和材料。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英勇而坚决的抵抗，对于击败希特勒主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立即制定将来分配我们的合在一起的资源的方案。

※　　※　　※

比弗布鲁克勋爵渴望接到我在出国时发出的邀请。同时，我也需要帕维斯先生，他无论如何是要回到华盛顿去的。我认为，比弗布鲁克和帕维斯（他在很多方面代表加拿大）会合在一起，可提供大好机会，去应付我们忍痛与苏俄分用供应物资的问题，这是应当做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也希望比弗布鲁克能够推动和扩充美国的全部生产规模。因预料他们要到来，我拟好了一项备忘录（见附录9）。比

弗布鲁克和帕维斯前后相隔几小时从普累斯特威克分乘两架飞机出发。谁乘哪一架飞机，两人有同等的机会。比弗布鲁克平安抵达纽芬兰飞机场，下了长途火车后于12日晨和我相会。帕维斯和机上所有其他乘客遭遇了不幸，当飞机起飞后，没过几分钟就撞在一座并不太高的山上，以致全部殒命。帕维斯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他掌握着许多有关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线索，并且，在与它们的谐调的合作中，他一向是出主意的人。当马克斯①抵达后，我告诉他这个骇人的消息。他沉默了片刻，没有说什么。这是战争时期啊。

①比弗布鲁克的名字。--译者

※　　※　　※

以下的电报总结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结果：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8月12日

内阁给我的复电异常迅速，请代致谢。我曾把你们另拟的第四点条文向总统提出，但他宁愿维持业经同意的措词。我自己并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任何真正的区别。"照顾到现有的义务"那句话保障了我们同自治领的关系。我们看不出廉价劳工的竞争会有什么妨碍，因为，在得出较好的解决办法以前，一切国家都保留依照他们认为适当的办法维持原关税或征收关税的权利。

2．总统诚恳地接受了你们新添的第五节，但是，你将看到，提到"匮乏"的地方，是按照总统原来的意思安排的，即在第六节的末尾。另外又增加了少数润饰文字、无关内容的词句。

3．我们曾特别着重总统致日本照会中锋芒所在的警告。

人们总担心，国务院会把照会的语调降低，但是总统曾明确地答应使用强硬的措词。

4．由于俄国作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来到饥饿者的餐桌旁，由于我们自己和美国的军队都需要作出大规模的补充计划，改订美国的生产计划和扩充美国的生产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事了。总统打算不久即请求国会通过五十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总统欢迎比弗布鲁克到华盛顿去，而且，我深信，这是一个必要的实际步骤。请你也看看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名致亲爱的老约①的电报。我相信，他们将派遣哈里曼充任代表，所以我建议让比弗布鲁克代表我们前往莫斯科或俄国政府所在的

任何地方。我们不希望在俄国举行的会议在9月的下半月以前就开始，因为我们希望到那时可以知道冬季俄国的前线将在什么地方。

①指斯大林。--译者

5．他们即将再运交我们十五万支步枪，我还要求增加重轰炸机和坦克的分配额。我希望他们将担任全部航运工作，并由美国驾驶员在英国和西非运输，其中有许多人可以留下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战争训练。

6．由于你的迅速行动，我才能够在今天（12日）动身回国。总统派遣美国驱逐舰同我们一起航行，这些驱逐舰并不被当作护航舰，但将在遇到任何麻烦时参加我方行动。小富兰克林①就在其中一艘驱逐舰上服役，并奉派充任我在冰岛②那一天与我联系的联络官。我们将在冰岛举行一次对英美军队的联合检阅。

①即罗斯福的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译者

②为了避免与Lreland（爱尔兰）混淆，我曾指示英国官员务必把Lceland（冰岛）写成Lceland（c）。这的确是一个防止混淆的必要措施。

7．比弗布鲁克勋爵现正同哈里曼乘飞机前往美国。

8．我确信，我的同僚们将会感到我此行是有许多收获的。

我深信，我已经同我们的伟大的朋友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

我在启航回国以前收到国王的一份贺电。在航程中，我答复了这封电报和其他电报。

首相呈国王陛下1941年8月13日

对于陛下的祝愿不胜感激。掌玺大臣将呈送一切有关会谈经过的电报全文。我已经同总统建立起最真挚的私人友谊，我深信，陛下将认为会谈的结果证明此行是有益的。总统曾交给我一封他私人致陛下的信，我希望在19日（星期二）午餐时面呈。

我又电复代表内阁发来电报的艾德礼先生。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8月13日

多谢你来电。我高兴地获悉，你将亲自广播政府声明与联合宣言。请你在前言与本文之间作一明确的间断，你可以说，"我现在就宣读联合宣言的本文。"我认为，我不必作任何评论，因为公布宣言就足

以使报纸喧腾了。我可能在回来后的星期日晚间广播，到那时，美国方面对于我们的会谈和宣言的反应将已明显。

对新闻界可以给以任何必要的机密指导，但是，他们必然会看出，联合宣言中的第一件大事是：最后摧毁纳粹政权；

解除各侵略国的武装，而英美则仍然保持军备。关于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的功过，最好留给他们去研究。

2．作为一件秘密消息告诉你，总统为了掩护我回国，将留在海上，直到周末。我对他说，这是不必要的，但是他却坚持这样做。

3．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要知道大家对于这些事的意见如何。

4．我非常愉快地读到你在国会闭会时发表的那篇关于战事状况的精彩演说。

我把如下的电报发给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

1941年8月15日

你无疑已经见到与大西洋会谈有关的电报。我相信你会赞同我们所做的事。总统答应我，用双方同意的措词向日本提出警告。一旦我们知道他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就要站在他的一边，明白表示，如果日本卷入对美国的战争，它也就是同英国和英国的自治领作战。我正同艾登安排这件事，你将由通常的联系途径得到通知。你将注意到，总统的警告包括如果日本对俄国进攻的情况，所以斯大林也许也要参加，荷兰当然也不会置身局外。如果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战线能够成立的话，我深信，日本将会老实一些时候，但要紧的是使用最坚决的措词和保持最坚强的联合。

2．美国海军正在有效地接管从美国到冰岛的一段大西洋水域，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防务负担，等于腾出五十艘驱逐舰和驱潜快艇。这些舰艇不久就可用于本土海面和南大西洋。

到冰岛的航程一路无事，只是在某一个地点，由于据报附近发现德国潜艇而不得不改变航线。我们这一段航程的护航舰只有两艘美国驱逐舰，总统的儿子海军少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在其中的一艘驱逐舰上。在15日，我们遇到由七十三艘船只组成的驶向本国的一个联合运输船队，所有的船只在幸运地通过大西洋上一段航程后，秩序

井然，阵容整齐。这种情景令人振奋。那些商船上的海员见到了"威尔士亲王"号也很高兴。

我们在8月16日（星期六）晨抵达冰岛，停泊在赫瓦尔斯湾，从这里换乘驱逐舰至雷克雅未克。在抵达港口时，我受到一大群人的热烈欢迎。在我们逗留的期间，只要人们认出了我们，就向我们表示友好的欢迎，到我们在下午离开时，热情洋溢的场面达到最高潮，欢呼声和鼓掌声不绝于耳。人们告诉我，这样的欢呼和鼓掌声在雷克雅未克的大街上是很少听到过的。

我到冰岛议会大厦进行短时间的访问，向摄政者和冰岛内阁成员表示敬意，随后参加联合检阅英美军队的仪式。一长列三人一排的队伍走过，当时"美国海军进行曲"的曲调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以致长时间在我的脑际萦回。我抽暇去视察我们正在建造的新飞机场，参观那些奇异的温泉和利用温泉而设置的温室。我立刻想到，这些温泉也可以用来为雷克雅未克取暖，并且试图甚至在战时就推行这个计划。我高兴地获悉，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了。我同站在我旁边的总统的儿子一起接受了军队的敬礼，这次检阅又一次为英美的团结一致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在回到赫瓦尔斯湾后，我视察了"拉米伊"号，并对停泊在港湾中的英美舰只上的船员代表讲话。这些舰只中也包括驱逐舰"赫克拉"号和"丘吉尔"号。

经过这次长时间的、令人非常疲倦的跋涉后，我们在暮色苍茫中启程向斯卡帕湾驶去。一路平安无事。18日早抵达该湾，我于第二天回到了伦敦。

第二十五章　对俄国的援助

俄国勇士和即将来临的冬季--比弗布鲁克勋爵积极提倡援俄--我们在重要军火方面的牺牲--比弗布鲁克与哈里曼使团--我于8月29日致斯大林的信--他的复信--我同麦斯基大使的会晤--一种威胁的态度--我给斯大林的回答--我把我的焦虑告诉罗斯福--9月5日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斯大林再次来电--异想天开的建议--我的反应--比弗布鲁克勋爵乘"伦敦"号启程赴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于9月21日致斯大林的信--比弗布鲁克使团在莫斯科--一次冷淡的接待--同美国人的真诚的接触--关于以物资援助俄国的议定书--运输船队连续不断地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莫斯科坚持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俄国战事的危机--我于10月28日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电报--一份坦白的说明--冬季为俄国军队布下屏障--丘吉尔夫人的"援俄"基金。

这时，在俄国前线上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德国军队曾施加多次猛烈的打击，但是到这时事情有了另外的一面。尽管俄国的损失惨重，他们的抵抗却仍然顽强不屈。他们的士兵拼死作战，他们的军队获得了经验与技术。游击队在德军的后方兴起，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地袭击交通线。德军占据的俄国铁路系统实际上不敷应用。公路在繁重的运输下日益损坏，而雨后的行动又往往离不开公路。运输车辆出现了许多损坏的迹象。再过三个月就要进入俄国严寒的冬季。莫斯科能够在这段时间内被攻陷吗？况且，即使被攻陷，难道就到此为止吗？决定命运的问题就在于此。虽然希特勒还因为基辅之战的胜利而洋洋得意，德国的将领们可能已经感觉到，他们最初的疑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前线上，行动已经被耽延了四个星期。中路集团军群还没有完成交给它的"歼灭白俄罗斯地区敌军"的任务。

但是，到深秋，当俄国前线上的最大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苏联就更迫切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了。

※　　※　　※

比弗布鲁克勋爵从美国归来，他曾在美国促进已经强大得足以大大增加产量的工业能力。他这时成为战时内阁中力争援助俄国的人士。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当时，我们正想到为准备利比亚

沙漠地区的战斗而受到的压力，以及影响所有我们的马来亚和远东事务的对日本的深深忧虑，我们正想到所有援俄供应品都出自英国最需要的物资，在我们决定战时政策的最高领导层中是需要有人为俄国的要求力争的。我试图保持那个公平地呈现在我头脑中的主要比例，并和我的同僚们商量我所偏重的项目。为了我们的新盟友，对我们本身十分重要的安全可能失去保障，我们的各种计划有失败之虞，我们只好忍受这些令人不快的事--这个新盟友是任性、暴躁而且贪得无厌的，并且，就在不久以前对我们的生死存亡还是漠不关心的。

我自冰岛归国的途中，曾想到等比弗布鲁克和艾夫里尔·哈里曼从华盛顿归来后，我们当能够对军需品和物资作出全面的估计，他们就可前往莫斯科，提出我们能够和敢于分给俄国的全部物资。我们曾就8月12日联合提出供应物资项目的细节进行长时间的、煞费苦心的讨论。军事部门觉得这好像是把它们的皮一块一块地剥去，但是，我们仍就力所能及尽量搜集物资，并答应从我们自己指望的美援物资中拨出一大部分，以对苏联的抗战作出有效的贡献。我于8月28日向我的同僚建议派遣比弗布鲁克勋爵前往莫斯科。内阁欣然同意派他去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总统则认为哈里曼是代表他自己的适当人选。

因此，我通知比弗布鲁克勋爵。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1941年8月30日

我想请你偕同哈里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对俄国军队的长期供应问题。尽管我们有橡胶、皮靴等，但是，这种供应几乎要完全依靠美国的资源。美国必须安装大批新的设备。供应的多少当然受到输入港口和船舶缺乏的限制。等到巴士拉到里海的窄轨铁道于春季铺设双轨后，这段铁路将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们自己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但是，在1942年的年中或年底以前，不能大量运送，而主要计划将是关于1943年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协助制定援俄计划，而且要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致遭受过大的损耗。即使你自己受到俄国环境的影响，我在此间也要始终坚持这样做。然而，我确信，你是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且公众的意见对此已经表示赞同。

派遣哈里曼的决定意味着，霍普金斯因体力不支，不能亲自前往。目前还没有派遣艾登的必要。

至于日期，我们要以美方的意旨而定。但是我们必须以出于诚意的精神行事，使任何人也没有可能说我们欺骗俄国人，或者说我们玩弄拖延的把戏。应在今后几天内决定这个会议的日期。我认为两个星期上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和长期计划有关的。

作为这次派遣使节的先行措施，我在致斯大林先生的一封信中用概括的词句把局势作了一个概述。

1941年8月29日

我一直在设法，要在长期援助安排好以前，对你们的英勇抗战所有帮助。关于长期援助的安排，我们正在同美国磋商，并且将成为莫斯科会议的议题。麦斯基曾表示，由于损失很大，你们非常需要战斗机。我们正在火速运出我在上次电报中提及的二百架"战斧"式战斗机。我们的两个中队，包括四十架"旋风"式战斗机，可在9月6日左右抵达摩尔曼斯克。我确信，你了解战斗机是我们本土防卫的基础，况且，我们还力图在利比亚取得空中优势，还要供给土耳其，以便使它加入到我们这边来。尽管如此，如果你们的驾驶员能有效地驾驶"旋风"式飞机的话，我还可以再运送二百架，连以前运送的一共是四百四十五架。这些飞机是装有八挺和十二挺机枪的"旋风"式战斗机，我们发现，它们在作战中性能优异。我们现在就能够运出一百架，随后分两批运出，每批五十架，连同机械师、教练员、零件和装备等一起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在此期间，如果你打算派遣你们的驾驶员和机械师到摩尔曼斯克的飞行中队去，就可以作出安排，让他们熟悉这种新式的飞机。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话，此间就可发出命令，通过我们的陆空军代表团电达详细的技术说明。

2．关于波斯人已决定停止抵抗的消息是最可喜的。我们进入波斯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油田，而是要开辟一条敌人无法切断的通往俄国的路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发展波斯湾到里海的铁路，并确保这段铁路在得到印度增援的铁路器材后畅通无阻。我外交大臣曾请奏斯基转达我们要同波斯政府商订的办法以期赢得一个友好的民族，而不致仅仅为了保护铁路线而被迫多余地驻扎几师人。粮食正从印度运去，并且，如果波斯人屈服的话，我们将继续支付应付给波斯国王

的石油开采税。我们正指令我们的先头部队推进，在我部队司令们决定的，大约是在哈马丹和喀斯文之间的某一地点同你们的军队会师。让全世界知道英俄军队实际上已经会师，这是一件好事。据我们看来，在当前的时刻，我们双方最好都不强行进入德黑兰，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要打开一条通路。我们正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基地，我们希望使这个基地成为接受美国供应物资的一个设备良好的不冻港，这样，这些供应物资就能够运抵里海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

3．我必须再次表示英国人民对俄国军民为抵抗纳粹罪犯而进行的令人惊叹的战斗不胜钦佩。麦克法伦将军在前线所看到的一切，使他深为感动。我们将面临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但是希特勒在我们的日益加剧的空袭下也不会舒适地度过冬季。我非常感激阁下就日本取道海参崴运送供应品的问题向它提出强硬的警告。当我会见罗斯福总统的时候，他似乎有意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不论在南太平洋，还是在西北太平洋，采取强硬的对策，于是我赶快宣布，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将站在他的一边。我亟愿为蒋介石多做些事，要超过我们迄今觉得足够有力的事。我们不愿同日本作战，我确信，防止这场战争的方法，就是使那些分散而缺乏自信的民族看到他们面对着最强大的联合力量的前景。

9月4日晚间，麦斯基先生来见我，递交斯大林的复信。

这是7月份以来斯大林给我的第一封信。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1941年9月4日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的亲启信件。

你答应，在以前允许供给的二百架飞机之外，再售与①苏联二百架战斗机，我对此表示谢意。我毫不怀疑，苏联的飞行员将学会操纵它们，使用它们。

①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但是，我必须说明，显然，不能很快地全部利用这些飞机，而是分期分批用于作战，所以它们不能为东线带来显著的变化。它们之所以不能引起重大变化，不但是因为这样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飞机的供应，而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三个星期内苏联军队的形势已经在像乌克兰和列宁格勒那样重要的地区内大大恶化了。

事实上，我们约在三星期前在前线上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在上星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有一支包括三十到三十四个德国步兵师的生力军和大量坦克、飞机调到东线来，以及二十个芬兰师和二十六个罗马尼亚师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增加。德国人认为西部的危险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他们深信，西方现在没有第二战场，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正在毫无顾忌地把所有的军队调到东方来。德国认为把他们的敌人各个击破：首先是俄国，然后是英国人，是十分可能的。

结果，我们已经丧失了乌克兰的一大半，而且，敌人已经到了列宁格勒的门口。

这些情况发展的如果，我们已经丧失了克利佛埃罗格铁矿区和乌克兰境内的许多冶金工厂；我们已经撤走了分设于第聂伯河滨和提赫文的两座铝工厂，撤走了乌克兰境内的一座汽车制造厂和两座飞机制造厂，这些工厂非经过七至八个月的时间是不能在新厂址开工的。

这已经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能力，使苏联面对着一种极大的威胁。所引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非常不利的局势。

我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即本年内在巴尔干地区或法国的某一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德国从东线调走三十到四十个师，同时，保证在今年10月初运交苏联三万吨铝，每月至少援助飞机四百架、（小型或中型的）坦克五百辆。

没有这两种方式的援助，苏联将不是战败，就是被大大削弱，以致在长期内不能以在前线上反对希特勒主义的实际行动去援助它的盟国。

我深知这封信将使阁下感到沮丧，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验曾教导我要正视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是多么令人不快；也不要害怕说实话，尽管这些话是多么不受欢迎。波斯事件的结果的确很好。英苏军队的联合行动预先决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只要我们的军队联合行动，将来的情况也会是这样。但是波斯不过是一个插曲罢了。战争的结局当然不会在波斯决定。

苏联同英国一样，不愿同日本打仗。苏联认为不可以违反协定，包括和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在内。但是，如果日本违反这个协定而进攻苏联，它将受到苏联军队给予的应有的回击。

最后，请允许我对你向苏联军队的战斗所表示的赞赏致谢，苏联军队正在为了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对希特勒匪帮进行着浴血的战斗。

※　　※　　※

苏联大使在艾登先生陪同下，在我处和我谈话一个半小时。他用激烈的措辞强调，过去十一个星期内，俄国怎样实际上单独抵御德国猛烈的进攻。俄国军队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攻击力量。他说，他不愿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但是，这可能是历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苏俄战败，我们怎能打胜这场战争呢？麦斯基先生着重指出俄国前线上的危机的极端严重性，言语沉痛，博得了我的同情。但是，我立刻感觉到他的呼吁中暗含着威胁的意思，于是我被触怒了。我对这位相识多年的大使说，"请记住，仅仅在四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为敌。的确，我们曾认为你们很可能会那样做。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确信我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你们站在我方或站在敌方。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你们做些什么，在所有的人们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备我们的。"

当我说得激烈的时候，大使大声说："丘吉尔先生阁下，请冷静一些吧！"但是，以后他的语调明显地改变了。

讨论转入往来电报中所涉及的问题。大使吁请立即在法国或比利时与荷兰海岸登陆。我阐明不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军事上的理由，并且说，这一行动也不能解救俄国。我说，我曾在那天花了五小时的时间同我们的专家们研究大大提高横贯波斯的铁路的运输量的方法。我提到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的莫斯科之行。我提到，我们决意要给予俄国我们所能节省下来和运出的一切供应物资。最后，艾登先生和我告诉他，从我们这方面，我们要对芬兰表明，如果芬兰军队向俄国进军，越过1918年的边界线，我们就要对芬兰宣战。麦斯基先生当然不能放弃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而继续争辩是无益的。

※　　※　　※

我立刻就这次会谈和斯大林的来电所引起的问题同内阁磋商，并在当晚发出复电。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9月4日

我按照你的来电的精神立刻答复你。虽然我们不应当不去作出应有的努力，但是，事实上，英国在西欧除了采取空中行动以外，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去迫使德国在冬季来临以前把军队从东欧调往西欧。没有土耳其的协助，就没有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如果阁下愿意知道我三军参谋长据以作出这些结论的全部理由的话，我当一一列举。这些理由已经在我偕同外交大臣与三军参谋长和你们的大使在今天举行会谈时讨论过。不论用意多么好的行动，只会造成损失惨重的失败，只会对希特勒有利，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有好处。

2．我所掌握的情报给我一种印象，即德国侵略凶焰的顶点已经过去，而冬季的来临将使你们的英勇的军队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

3．关于供应物资方面。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工业所受到的重大损失，所以我们已经并且将要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们。我正电请罗斯福总统让哈里曼先生的使团从速启程来伦敦，并且，我们将试图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告诉你英美双方共同许诺每月运送的飞机与坦克的数目，以及橡胶、铝、布匹等的供应量。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准备从英国的生产量内运送给你每月所需要的飞机和坦克的总数的一半。我们希望美国将供应你所需要的总数的另一半。我们将千方百计立即开始给你们不断运送军事装备的工作。

4．我们已经发出命令，供应波斯铁路车辆，把它现在的运输量--每日对开两次列车，提高到最大限度--每日对开十二次列车。到1942年春季，当可做到这一步，在此期间，将不断地提高。在将机车改装为内燃机车后将把一批机车和车辆从我国取道好望角运去，并且将扩充铁路沿线的给水设备。第一批四十八台机车和四百辆钢制货车即将启运。

5．现在，我们准备同你商定联合计划。英国军队是否会强大得足以在1942年侵入欧洲大陆，必须取决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但是，我们可能在极北地区夜长昼短的期间协助你们。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把我们中东的军队扩充到七十五万人，以后，到1942年夏季，再扩充到一百万人。一旦消灭了在利比亚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后，这些军队即可调往你们的南部侧翼配合作战。我们也希望鼓励土耳其至少

是信守中立。在这期间，我们要继续对德国进行日愈剧烈的空袭并保持海运畅通，以使我们自己得以生存。

6．你在来电的第一节中，使用了"售与"这个词。我们从未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并且从来没有想到要你们付款这件事。我们所能给予你们的任何援助，最好同美国租借法案一样，根据同舟共济的原则，没有以金钱计算的正式帐目。

7．我们愿就力所能及对芬兰施加压力，包括立即通知它，如果它继续越过旧日边界线，我们将对它宣战。我们正要求美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影响芬兰。

我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乘着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同时向总统发出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9月5日

苏联大使昨晚把附上的这封电报交给我和艾登，并用含义模糊的措词说：事态严重，转机将系于我们的答复。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可能单独媾和的印象，尽管他的谈话中没有一言半语足以肯定这种想法。内阁认为应当发出附上的复电。希望你不致因为我们在复电中提及可能给予的美援而感觉不快。我觉得，这可能是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只好尽力为之。

致最亲切的问候……

我驻莫斯科大使很自然地用最强烈的措词支持苏联的呼吁。对于这件事，我也发出一封电报，我认为这足以成为他在未来的辩论中作为回答的依据。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1年9月5日

如果在法国或比利时与荷兰的海岸成功地采取任何牵制行动，以迫使德国军队从俄国撤回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要付出最高昂的代价，我们也应当发出这样的命令。我们所有的将领们都确信，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在遭受惨重的伤亡下被击退，或者，即便能够建立小规模的登陆据点，也不得不在几天以后撤退。法国沿岸的防御设施已经巩固到最高限度，·德·国·在·西·欧·所·保·有·的·兵·力·仍·然·大·于·我·们·在·大·不·列·颠·所·保·有·的·兵·力，并且还有强大的空军支援。目前我们还没有可以用来运送大批军队到欧洲大陆去的船舶，除非把运送过程拉

长到许多个月份。把我们的一些小舰队用于这一行动，结果会使我海军对我中东军队的支援陷于瘫痪状态，并使整个大西洋上的交通运输停顿。这可能意味着大西洋战役的失败，意味着不列颠各岛的饥馑与毁灭。我们现在或过去都没有找到足以影响东线战事的办法。从德国进攻俄国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督促我三军参谋长去研究各种形式的行动。他们一致持有这里所表明的看法。

2．如果斯大林提到在巴尔干开辟战场的话，你应当记住，即使在我们能运用地中海的船舶时，我们也费了七个星期的时间才把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旅运送到希腊，况且，自从我们被驱逐出希腊以后，希腊全境和许多岛屿上的飞机场已经被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占领，并完全处于我战斗机的掩护范围以外。我觉得奇怪的是，人们竟忘记了当我们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撤退时我们的船舶和舰队所遭受的损失。现在的情况远较那时为不利，而我们的海军力量也已经减弱。

3．当你说到"一种超人的努力"时，我想，你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时间、空间和地理条件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些禀赋。

4．如果法国战线还存在，西欧局势就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样的话，我毫不怀疑，德国绝不可能进攻俄国，因为我们可以立刻在法国战线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我们不愿抱怨，但是，使希特勒能够回师进攻法国以前摧毁波兰，或者，使他能够集结军队进攻俄国以前摧毁法国，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5．从我们的大为减少了的储备中拨出的四百四十架战斗机，若和俄国空军遭受的损失相比，无疑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忍痛而不顾危险的牺牲。我们竭尽全力才维持住皇家空军不分昼夜对敌人进行袭击，而且法国海岸上空的战斗所具有的势均力敌的特点表明，德国仍然在西欧拥有强大的空军力量。

6．我们能够做到或者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没有一件可以影响俄国前线上进行的剧烈战斗。我们仍然可以为1942年的战役作出安排。在波斯境内开辟的路线将尽量开放。凡是能从英国的资源中找到和装船的物资，凡是能从本来要运交英国的美国资源中找到和装船的物资，都将尽快运出。我正促请罗斯福总统尽早派遣哈里曼先生前来，好让俄国人知道他们在1942年可以得到些什么援助，去弥补他们的军火工业所受到的损失，并据以制定他们的计划。同时，我将在今天答复斯

大林的来电，这封电报专供你自己作为指导性的文件。我十分同情你因就近见到俄国的苦难而产生的感情，但是，同情或感情都不能推翻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为了答复斯大林的一项要求，我于9月9日发给我国驻莫斯科大使以下的电报：

请代首相通知斯大林先生，我们正设法从加拿大供应五千吨铝，一俟商定装运办法后即可启运。以后，将每月供应二千吨。除非俄国政府宁愿利用波斯路线，首批载运的铝锭将取道海参崴运往。

9月15日，我又收到斯大林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曾在上次电报中说明苏联政府的观点，即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开辟第二战场是改善局势的最根本的方法。你在来电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重申，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图谋。

我毫不怀疑，英国政府愿意苏联胜利，并且正在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如果说，据他们想象，目前不可能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或许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给予苏联以积极的军事援助的方法?

据我看，英国可以无需冒任何风险派遣二十五到三十个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或者取道伊朗运往苏联南部地区。

这样，苏英军队就可以在苏联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合作。在上次大战时，类似的情况曾在法国出现。这个办法会是一种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会是对希特勒侵略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俄国政府的首脑，既然有许多军事专家提供意见，竟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看来，要同一个想入非非的人争辩，是没有希望会得出什么结果来的。

他继续说：

你答应每月以铝、坦克和飞机来援助我们，我非常感激。

英国政府不是按照通常的商业原则［而是］按照战友情谊与合作的原则以铝、坦克和飞机援助我们，我对这种好意表示衷心欢迎。我希望，英国政府将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苏联政府知道怎样感谢来自盟国的帮助的。

关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9月12日递交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有一点须加以说明。该备忘录中说："如果苏联政府为了防止在列宁格勒停泊的海军舰艇落入敌人之手而被迫把它们炸毁，英王陛下政府将于战后承认苏联政府所提出的由英王陛下政府给与一定的补偿以修复所毁舰艇的要求。"

在苏联停泊在列宁格勒的舰艇真被销毁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甘愿对苏联政府受到的损失提供部分补偿，苏联政府了解并感谢英国政府的好意。无可怀疑，在必要时将采取这样的方针。但是，应当对这种损失负责的不是英国，而是德国。

因此，我认为，战后应该由德国赔偿这种损失。

我尽可能对这封来电发出最妥善的复电。

首相致斯大林先生1941年9月17日

多谢你的来电。哈里曼使团已全体到达，正在终日与比弗布鲁克及其僚属工作。目的是要通盘考虑全部资源，以便能同你们制定具体的计划，通过每一条可能的路线逐月运送物资，帮助你们尽快地修复你们的军火工业所遭受的破坏。照罗斯福总统的意思，这项计划应实行到6月底为止，但是，当然，我们要继续援助你们直到胜利。我希望，会议能于本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但是，在全体有关人员都已安全到达以前，不应公布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他们所经的路线和旅行方法当在以后电告。

2．我对开辟波斯湾到里海的通路非常重视。不仅由铁路，而且也由一条宽阔的公路来开辟这条通路。在修筑这条公路的工程中，我们希望在人力和组织方面得到美国的协助。比弗布鲁克勋爵当可说明供应和运输的整个计划。他同哈里曼亲密无间。

3．我们可以同你们进行军事合作的一切可能的战区，都已经由我方参谋部考虑过。南北两翼的确有着最有利的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地在挪威采取行动，瑞典的态度会大大受到影响，但是，当前，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可以用来实行这个计划的船舶。另外，在南方，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如果能把土耳其争取过来，我们就可以又有一支可供调用的强大军队。土耳其会愿意加入我们这一边，但是它害怕，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答应派驻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并供给他所缺乏的工业器材，或许会对他们

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要同你研究任何其他形式的有用的援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4．我完全同意首先以德国的赔偿来补充俄国的舰队。胜利之后，我们一定能支配德国和意大利的重要舰只。据我们看来，用这些舰只补偿俄国海军的损失是最适当的。

※　　※　　※

我于10月25日电复我国驻苏大使关于苏联要求派遣二十五至三十个英国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或巴士拉登陆的异想天开的建议。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莫斯科）

1941年10月25日

你说，派遣"二十五至三十个师到俄国前线上去作战"的想法实际上是荒唐的。你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当我们的船舶多而敌人的潜艇少的时候，我们还费了八个月的时间才越过海峡在法国境内建成十个师。在最近六个月内，我们经过了很大的困难才把第五十师运往中东。我们正在采取非常措施把第十八师运去。我们所有的船舶全都用上了，要想腾出船只来，只能从我们维持中东供应的那些关系重大的运输船队中拨出，或者从运输援俄物资的船只中拨出。我们只不过在勉强地维持着生活所需和军火制造。当前派往摩尔曼斯克的任何部队都不能在冬季的"永夜"中行动。

2．南方侧翼的局势如下：俄国在波斯有五个师，我们愿意派军队去接替。的确，为了维持我们派往北方的军队的给养，即将占用仅有的几条补给线之一，这几个师应当在此以前调回去保卫本国。把两个装备齐全的英国师从此间运到高加索或是里海以北，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到那时，这两个师所能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了。

※　　※　　※

这时，在伦敦举行的比弗布鲁克-哈里曼会谈已经结束。

9月22日，英美供应代表团从斯卡帕湾乘巡洋舰"伦敦"号启程，经由北极海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从那里乘飞机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靠他们去办。我给予比弗布鲁克勋爵总的指示，这是我的战时内阁同僚在国防委员会上所赞同的。这个重要文件见于本卷附录。此外，我托比弗布鲁克勋爵亲自交给斯大林以下的信：

亲爱的斯大林总理：1914年9月21日

英美代表团已经启程，这封信将由比弗布鲁克勋爵交给你。比弗布鲁克享有内阁最充分的信任，并且是我的最老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已经同哈里曼先生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哈里曼先生是一个杰出的美国人，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共同事业的胜利。他们将向你提出在英美两国的非常殷切的会商中我们能够商定的一切办法。

罗斯福总统曾决定，我们的提议首先是研讨我们从1941年10月初到1942年6月底这九个月内每月交给你们的物资总额的问题。你可以精确地获悉我们能够逐月运交的物资，以便最恰当地运用你们的储备物资。

按照美国的提议，供应期限不超过1942年6月底，但是，我毫不怀疑，两国在6月以后可以提供大得多的供应物资总额，并且，你可以确信我们将就力所能及弥补你们的军事工业由于纳粹侵略而造成的大量减产。我不打算预先提及比弗布鲁克勋爵对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话。

你将了解到，直到6月底为止的物资总额差不多完全是出于英国的生产，或者由我们自己购买或按租借法案供给我们的美国工业产品。美国曾决意把他们能够输出的全部剩余物资供给我们，而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内也不容易有效地开辟新的供应来源。我觉得有希望进一步大大推动美国的生产，到1943年，美国的强大工业将全力以赴地生产军用物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不但要在我们自己现在预定的生产方面作出真正增长的贡献，而且要设法使我国人民进一步作出额外的努力，以满足我们的共同需要。但是你会明了，我们的军队和所计划的军用物资供应量大概只抵得上你们的或德国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我们的首要任务和需要就是使海路畅通，第二个任务就是取得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这两个任务对于在不列颠群岛上的四千四百万人的人力来说是首要的事。我们永远不能希望拥有一支足以和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相比拟的军队或军需工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竭力援助你们。

伊斯梅将军是我派往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他熟悉我们的全部军事策略。我委派他同你的司令官们研究为了实际合作而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在利比亚西翼肃清敌人，我们就有相当大的一支空军和陆军部队在俄国战线南翼配合作战。

据我看来，如果能够让土耳其拒绝德国假道的要求，或者，更好的情况是，如果它参加我方作战，我们就可以得到最迅速而有效的帮助。我确信你会相当重视这个问题。

我始终和你一样，同情中国人民抗日卫国的斗争。当然，我们不愿日本加入我们的敌人那边，但是，我同罗斯福总统举行会谈的结果，已经迫使日本政府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我曾毫不迟疑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卷入对日战争，英国将立即加入美国一边。我认为，我们三国应当竭力继续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不致引起日本宣战。

无疑，我们的人民还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和困苦。但是我抱有很大希望，美国将作为一个交战国而加入战争，果若如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只要坚持，就一定胜利。

我抱有这样的希望，随着战争持续下去，可以见到，构成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英帝国、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将并肩前进，反抗他们的迫害者。我确信，他们走的道路将导向胜利。

衷心祝愿俄国军队成功，愿纳粹暴君灭亡。

你的忠实的朋友，

温斯顿·斯·丘吉尔

※　　※　　※

我们的代表团于9月28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会谈中丝毫没有友好的气氛。看来，俄国人几乎认为苏联当时所处的困难境地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苏联的将领和官员们不向他们的英美同事提供任何情报。他们甚至不告诉我们的代表苏联计算它对我们的宝贵的作战物资的需要量的依据。我们的代表团差不多直到逗留期间的最后一晚，才受到正式的款待。当晚，他们应邀赴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我们绝不可以认为这类场合对心情沉重的人们来说是于事无补的。相反，这类场合中的许多私人接触，可以造成一种能够达成协议的气氛。但是，当时没有这种心情，几乎好像是我们到莫斯科来请求施予恩惠一样。

伊斯梅将军讲过一件事，这件事虽不一定真实，却相当有趣，可以引来使本段记述读起来轻松一些。他的勤务兵是一家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曾由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一个向导带领去参观莫斯科的风景。那个俄国向导说，"这是艾登饭店，从前是里宾特洛甫饭店。这是丘吉尔街，从前是希特勒街。这是比弗布鲁克火车站，从前是戈林火车站。同志，抽一支香烟好吗？"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回答说，"谢谢你，同志，从前是劣货！"这个故事虽然滑稽，却足以表明当时会谈的奇异气氛。

※　　※　　※

同这一切相对照，我同美国人的接触越来越热情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9月22日

正当我们为了必须拨给俄国的全部物资发愁的时候，接到了你［致哈里曼先生］关于坦克的那封令人高兴的电报。可能比以前的产量将近增加一倍的前景鼓舞着每一个人。两国的代表团已经在非常善意与友好的气氛中启程。

致最亲切的问候。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1941年9月25日

现在，我们的代表团正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乘这个时候全盘考察一下伦敦会谈所涉及的范围或许是有益的。

2．我们双方对俄国提供的物资都是必要而且值得提供的。但是，不必隐讳这个事实，这些援俄物资大量占去了你们扩充军队和我们加强作战努力所需要的装备。你知道在今后九个月中最大的困难所在。

我们双方必须致力于弥补必然造成的差额。我们在此间大概不能扩充生产计划使之超出原定计划很多。我恳切希望，你们能够通过立即作出的短期的努力来提高你们的生产计划的一般水平。

3．你当已闻悉，就赢得胜利的全部需要进行的讨论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已经拟就一项双方签署的备忘录，就我们能够预见到的，列举预计可能需要的各项物资。此项备忘录即将由恩比克将军带回华盛顿。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将不得不在华盛顿进行，并且，应加上为维持俄国抗战所需要的各项物资的估计。能否设法在1942年下半年达到现在为1943年上半年计划的产量？如果这一努力能够成功的

话，不但可为赢得胜利的生产计划奠定基础，而且也比其他方面更有助于迅速满足我们双方的短期需要。这样，也将使我们能够在1942年下半年给与俄国人以更大的援助。

10月2日，我从总统那里获悉关于美国将来生产坦克和飞机的计划。从1942年7月起，到1943年1月止，美国每月将以一千二百辆坦克分配给英俄两国，并在以后六个月内每月分配二千辆。美国通知它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可以答应从7月1日起每月供给俄国四百辆坦克，并且，在同我们的代表讨论后，还可以增加那个日期以后的供给数目。

美国当能履行这项增加坦克供应的义务，因为当时它的坦克生产就要增加一倍，每月将达到二千五百辆以上。

总统又告诉我，他已经答应从1942年7月1日起到1943年7月1日止，超过已经商定了的数目，供给俄国前线使用的飞机三千六百架。

※　　※　　※

结果，在莫斯科达成了一项友好的协议。有关方面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列举了英国和美国能够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期间提供俄国的供应物资。这使我们已经由于军火非常缺乏而受到妨碍的军事计划被打乱了。一切都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不但要拿出我们自己的产品，而且还必须放弃美国本来可以运交我们的最重要的军火。美国人和我们都没有对于把这些供应物资经过危险难行的海洋和北极航线运到俄国的运输事宜作出任何许诺。我们曾建议，运输船队应待浮冰退去后启航，当时，斯大林曾无礼地责备我们，因此，我们提出的保证只是这些供应物资将"在英国和美国的生产中心交付"，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议定书的前言结束处写道，"英国和美国将对于把这些物资运到苏联的工作给予援助，并帮助起卸。"

10月4日，比弗布鲁克勋爵电告我说：

这个协定的效果是大大鼓舞了莫斯科的士气。维持这样的士气有赖于物资的运交。……

我不认为此间的军事局势可以在冬季的几个月内平稳无事。我的确相信，旺盛的士气才能使局势安稳。

我们拿出了我们的宝贵的物资，而接受这些物资的是正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着的人们。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在莫斯科）1941年10月3日

对你和大家致最衷心的祝贺。这次会议所揭示的团结与成功是有巨大价值的。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好这件事。

现在，回来吧，并且使［此处有一组密码无法译出］材料。此间的乐观情绪是无法抑制的。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海上）1941年10月6日

我们为促成你的计划成功，未尝虚掷一小时的光阴。我已经把以下电报发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1年10月6日

我高兴地从比弗布鲁克勋爵处获悉，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会议已经成功。速给不啻倍给。我们要循环不息地派出运输船队，每隔十天一次。下列物资正在途中，将于10月12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

重型坦克二十辆；战斗机一百九十三架（10月份以前的总额。）

下列物资将于10月12日运出，10月29日抵达：

重型坦克一百四十辆；"旋风"式战斗机一百架；捷克式轻机枪战车二百辆；防坦克枪二百枝及弹药；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五十门及弹药。

下列物资将于10月22日运出：

战斗机二百架；重型坦克一百二十辆。

以上是10月份运交飞机的总额，还有二百八十辆坦克将于11月6日运抵俄国。捷克式轻机枪战车、防坦克枪和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都将于10月运到。有二十辆坦克已取道波斯转运，另有十五辆即将从加拿大经由海参崴转运。因此，运出的坦克总数是三百一十五辆，此数比全部总额尚少十九辆。

差额将于11月份内补足。以上供应方案不包括从美国运出的供应物资。

2．在安排定期往返航行的运输船队时，我们指望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有关方面担任大部分起卸工作。我想，这一部分工作已经安排好。致良好的祝愿。

虽然伊斯梅将军有全权和充分的资格向苏联的领袖们说明变化不定的军事局势并同他们进行讨论，但是，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决定不要因为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而使他们的任务复杂化。因此，在莫斯科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俄国人非正式地继续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看来，他们丝毫不能接受任何表明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论点。他们所受的苦难，就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这样，我们的大使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

这时，已经是深秋时分，博克指挥下的德国中路集团军群于10月2日重新向莫斯科进军。两个集团军从西南直接向这个都城推进，一个装甲兵团向两翼扩展。奥勒尔于10月8日被攻陷，一星期后，位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公路上的加里宁城落入敌手。提摩盛科元帅的军队的两翼既受到这样的威胁，又处于德军中路攻势的强大压力之下，提摩盛科元帅把他的军队撤退到莫斯科以西四十哩一线上，准备迎战。这时，俄国的局势已经严重到极点。苏联政府、外交使团和一切可以迁移的工业部门都从莫斯科向东撤退到相距五百多哩的古比雪夫。10月19日斯大林宣布首都处于被围状态，并发布了一道当天的命令："誓死保卫莫斯科。"俄国的军民忠诚地遵守了他的命令。虽然从奥勒尔出动的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已经进抵图拉，虽然莫斯科城这时已经三面被围并遭到敌机轰炸，但是到10月底，俄军的抵抗明显地加强了，而德军的前进则受到确定的遏止。

※　　※　　※

我继续支持我驻苏大使。他正在遭受许多艰难困苦，单独担负着艰难的任务。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古比雪夫）

1941年10月28日

我十分同情你的困难处境，也十分同情处在极度苦难中的俄国。他们肯定没有权利来责备我们。他们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条约，使希特勒敢于毫无顾忌地侵犯波兰，从而引起了这场战争，就在这时，他们铸成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坐视法国军队被打垮，避而不去开辟一个有效的第二战场。如果他们在6月22日以前预先同我们商量的话，本来可以作出许多安排，把我们现在在军火方面给与他们的巨大援助提前实现。但是，直到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意作

战，或者，他们将站在哪一边。我们已经独自支撑了整整一年；而在此期间，英国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在莫斯科的指使下，竭力妨碍我们进行战争的努力。如果我国于1940年7月或8月被敌军入侵以致被摧毁，或者今年在大西洋战役中遭受饥馑，他们会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如果他们在巴尔干国家受到攻击时就行动起来，还大有可为，但是，他们完全听任希特勒去选择他的时机和攻击目标。一个具有这种经历的政府，竟谴责我们企图征服非洲或在波斯靠牺牲俄国的利益而得利，或有意使"俄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使我觉得对于这一类责难无庸加以理会。如果说，他们对我们怀有疑虑，那不过是出于他们内心感到自己的罪过，受到良心的谴责罢了。

2．我们对俄国是以至诚相待的，我们曾竭力帮助他们，不惜打乱我们重整军备的计划，不惜在敌人可能入侵的来年春季冒很大的风险。我们还要就力所能及为他们做更多的事，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要派遣两三个英国师或英印师进入俄国腹地去被敌军包围和歼灭，以作为象征性的牺牲，那是愚蠢的。俄国从来不缺乏人力，现在它有几百万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需要的是现代化的装备。我们正在给他们运送这种现代化的装备，并将尽港口和交通的最大限度运送这种现代化装备。

3．同时，我们自己就要进行战斗，这是长期计划的结果，要想推翻这些计划是疯狂的行为。我们曾经建议替换在波斯北部的五个俄国师，可以派遣适合于维持内部治安但其装备不足以抵抗德军的印度师去接替。我觉得遗憾，莫洛托夫拒绝了我们派遣少数部队到高加索去的建议。我们千方百计地使土耳其保持友好的中立，使它不致受到德国许诺割给俄国的领土的诱惑。当然，我们并不期望那些受到这样沉重打击而正在奋勇作战的人们对我们表示感激，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们的指责而不安。当然，你无须在俄国遭受创痛之余用这些事实去刺激他们，但是，我指望你竭力使俄国人相信英国的忠诚、正直和勇敢。

4．我认为，你和麦克法伦［我们派往俄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现在乘飞机回国不会有什么益处。我只能重复我曾在这里讲过的话，并且，我希望永远不致有人要我在公众面前辩解这件事。我确信，你的职责就是同那些正在受到严峻考验的人们在一起，现在还不能断定他

们不会在这场考验中赢得胜利。现在的任何一天，希特勒都可能下令在东方停止进军而把他的军队调转过来对付我们。

暂时，我们可以把希特勒和斯大林演出的这出戏写到这里为止。这时，冬季为俄国的军队布下了一道屏障。

※　　※　　※

我的妻子深深地感觉到，当德国军队如潮水一般越过俄国的草原，而我们却不能给予俄国以任何军事援助，几个月过去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我告诉她说，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一段长时期内我们所能做到的事，只是大量运送各种供应物资。艾登先生和我鼓励她试行用自愿捐助的办法募集医药援助基金。这件事已经由英国红十字会和圣约翰医院开始举办，于是我的妻子就应这个联合组织的邀请去带头呼吁"援助俄国"。10月底，她在他们的赞助下发出第一次呼吁书：

在我国，没有一个人不因为目前在俄国发生的骇人的重大事件而深深地感觉不安。我们惊叹俄国人的防御力量和进行防御的才能。俄国人民的英勇、坚强和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了我们，使我们深感敬佩。尤其是，人类遭受苦难规模之广大使我们震惊，使我们怜悯。……

在我们已经运往俄国的供应品中，有紧急手术用具五十三套、输血设备三十套、各种外科用针七万枚及M．和B．693号药片一百万片。这种药片是新的消毒特效药，它已经革新了对许多由细菌引起的病症的治疗方法。此外，我们还运去半吨非那西汀①和大约七吨脱脂棉。当然，这不过是刚刚开始。……

①一种退热药。--译者

我们曾宣布，我们的募捐指标是一百万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募捐开始后仅仅十二天，基金总数已经达三十七万镑。我们仁慈亲爱的国王和王后在上星期又捐赠红十字会三千镑，当时曾经表示，愿意从这笔联合捐款中拨出一千镑，作为援俄基金。他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件事大部分有赖于雇主们的协助。我愿意这样说：不论什么地方，只要雇主对于募集现已开始征募的这项基金提供便利，每星期挣取些微工资的工人们就会欣然捐助。因此，从国王和王后起，到最低

微的工人和村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好意与同情的表示。在村舍与王宫之间，在那些仅仅可以捐献几个便士的人和像纳菲尔德勋爵（他送来一张五万镑的支票）那样非常慷慨的捐助人之间，会有千百万人愿意参加对俄国人民的这一捐献。

人们立即作出了慷慨的响应。在其后四年中，她热心而负责地致力于这项工作。一共从贫富人等募集了将近八百万镑。很多富有的人慷慨解囊，可是基金的大部分是广大群众从每周工资中节省下来的捐款。这样，通过红十字会和圣约翰医院的强大的组织，尽管北极运输船队遭受严重的损失，医药和外科器材、各种慰劳品和特制设备却川流不息地通过多冰而危险莫测的海洋运给英勇的俄国军队和人民。

第二十六章　波斯与中东1941年夏季和秋季

英苏对波斯的要求--联合行动的需要--韦维尔将军的坚定的意见--艾登先生7月22日的备忘录--我的警戒和查询--枢密院长的委员会的报告--同俄国一起行动的决定--反抗的兵力--战斗开始--波斯国王屈服--对波斯政府提出的条件--国王退位，他的年轻的儿子即位--英苏一致--通往俄国的新供应线的发展--开往马耳他的船队--德国人对于地中海战事的看法--在马耳他布置海面舰队的需要--"K舰队"的诞生--关于一支机动后备军的计划--我向总统呼吁--他的快速反应--用于载运两个英国师的美国运输舰--他在大西洋上的协助--尼罗河集团军的实力增强--三军参谋长的焦虑--我的9月18日的备忘录--沙漠战役居优先地位--我于9月20日致史末资将军的电报--我的战术备忘录--恢复大炮的地位--大炮对坦克--高射炮火对地面部队的掩护--陆军司令和空军司令在作战时的关系。

因为要把各种军火和供应物资运送给苏联政府，因为北极航道险阻重重，加上波斯将来可能具有的战略上的价值，所以我们急欲开辟经由波斯通往俄国的最完善的交通线。波斯的油田是引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德国已经在德黑兰设置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人数众多，活动频繁，因此德国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镇压了伊拉克的叛变和英法占领叙利亚，这两件事虽然是侥幸完成的，却打消了希特勒进军东方的计划。我们欢迎同俄国人携手的机会，因而向他们建议采取一次联合行动。我对于发动波斯之战并不是没有一些顾虑的，但是主战的论点使人无可置辩。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韦维尔将军将在印度指挥这一军事行动。

1941年7月11日，内阁的一个委员会请三军参谋长考虑，如果波斯政府拒绝驱逐它目前雇用的德国人，同俄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是否合宜。7月18日，他们建议，我们应当采取坚定的态度去对付波斯政府。韦维尔将军也竭力主张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曾在前一天用如下的词句致电陆军部：

据我看来，打算对伊朗采取温和态度是不可理解的事。现在伊朗清除德国人，对印度的防务是重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那么，就

会再次出现不久前在伊拉克及时扑灭的那类叛变事件。我们必须通过伊朗同俄国携手。如果伊朗现任政府不愿提供这种便利，就必须迫使它让位给一个愿意这样做的政府。当德俄战局未定的时候，应尽可能施加最大的压力，以达到这个目的。……

21日，我电复韦维尔将军说：

内阁将于明日考虑波斯局势。我同你的意见大体一致，赞成由英俄两国对波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驱逐德国人出境，否则就要承担后果。问题是，万一遭到拒绝的话，我们有哪些军队可以使用。

我三军参谋长建议，行动应限于南部，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师，以便在一小队空军的支持下夺取油田。这支军队势必要从伊拉克派来，但是，我驻在伊拉克的军队还不足以维持内部治安。他们作出结论说，如果在今后三个月内必须派遣一支军队进入波斯，这支军队将不得不从中东调军队来替换。

外交大臣在7月22日送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他对局势的看法：

今天早晨，我进一步考虑了对伊朗施加压力的问题。我越研究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就看得越清楚：一切有赖于我们为保护伊朗油田而在伊拉克集结一支充足的兵力的能力。在做好军事准备以前，先施加经济压力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因为波斯国王完全了解油田对于我们的价值，如果他看出我们之间要发生纠纷，他可能先采取行动。

我们曾接获显然可靠的报告，据称，伊朗已经在俄国边界、在伊拉克边界和油田地区集结军队。我希望我们将竭尽所能尽早加强我驻在伊拉克的兵力。如果我们能乘着俄国军队还没有在南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就做好这件事，那么，就有相当希望使伊朗人依从我们的意愿而不必诉诸武力，但是，我们不可以在军事部署就绪以前，采取外交行动，不然，我们就会惹来一场灾难。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更需要及早增援我们驻在伊拉克的军队。如果俄国战败，我们将不得不准备自己去占领伊朗油田，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施加于伊朗人要他们把我们赶出伊朗的那种压力就会是无法抵御的。

※　　※　　※

在波斯的行动计划虽已经成为取得最后成功所必需的周密策划，但我并不以此为满足。因此，我在7月31日前往普拉森夏湾的前夕发出了关于在枢密院长的主持下为这件事设置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指示。

我认为，我们未曾以这个问题具有深远影响的性质所要求的那种注意，来研究包括如果波斯不顺从我们的要求就对它开战在内的这个行动计划。一方面，我承认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认为需要通盘考虑、互相协作以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外交部与陆军部之间，中东司令部与印度政府之间。如果没有考虑到种种不测事件的精确计划，我们切不可采取这一关系重大的步骤。比如说，如果阿瓦士油田周围和附近的波斯军队捕去英波石油公司的所有雇用人员当作人质，将怎么样呢？巴赫蒂亚里山区和当地居民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德黑兰英国侨民的情形又将怎样呢？有没有宁可破坏油井而下让它们落入我们手中的危险呢？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因为轰炸德黑兰而造成一次大失策。我们可以调用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当地居民和波斯官方的抵抗下占领阿瓦士油田呢？我们打算向北推进多远？有哪些飞机场可以使用？如果波斯人拒绝协助，又将怎样使铁路通车？

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都必须经过透彻的思考。最好由枢密院长会同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通盘审查一番，并于下星期初向战时内阁提出报告。在此期间，应进行一切属于准备性质的必要行动。我赞成这项政策，但是它关系非常重大，应当彻底考虑可能引起的后果和不同的局势，制定周密而详尽的计划并经过批准。在此以前，不可将它付诸实施。

我认为，伊朗（Lran）和伊拉克（lraq）这两个名称有相似之处，会引起混淆。

首相致外交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1年8月2日

在一切函电中，用"波斯"代替"伊朗"比较方便，否则，由于伊朗和伊拉克有相似之处，很容易发生危险的错误。

在方便的场合，可将"伊朗"加括号写在"波斯"后面。

对波斯政府的正式函电，当然应该使用他们所喜欢的名称。

以后我又发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8月29日

在不引起麻烦的情况下，请搀合使用"波斯"代替"伊朗"。

我听到波斯政府现在（1949年）已经正式改用"波斯"名称，实在感到高兴。

当我出国逗留海上期间，波斯问题专门委员会用电报向我报告已经由战时内阁批准的工作结果。从他们8月6日的来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波斯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驱逐德国特务人员和侨民出境，因此，我们将不得不诉诸武力。第二步就是使我们的外交与军事计划同俄国人的计划协调起来。8月13日，艾登先生在外交部接见麦斯基先生，商定我们各自向德黑兰提出的照会的内容。这一外交行动将是我们最后的表示。麦斯基先生对外交大臣说，"在递交这份备忘录后，苏联政府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除非同我们联合行动，他们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收到这项消息后批示（8月19日）道，"我认为俄国的意见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在来得及的时候，同他们一起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已经约定采取行动了。万一波斯的抵抗较我们所预料的为强，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进一步增援中东战区的可能性。8月24日，在我们原订计划进军波斯的前夕，我把下列备忘录送交三军的参谋长：

必须即刻向东方派遣援军。据说，第十印度师的每一旅中并没有配备一个英国营，这是真的吗？果然如此，应采取最便捷的路线，为奎南将军运送三营英国军队。既然奥金莱克将军打算在若干星期内在西部沙漠按兵不动，就应指示他派遣比目前所安排的更多的军队到东方去。现在至少应有相当于另外一个师包括上述三个英国营的军队开始调动。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可以很容易地把这支军队调回。请告诉我在埃及有哪些军队可资调用。第五十师的最后一旅现在何处？目前，塞浦路斯确实并无危险。

鉴于波斯政府的顽抗态度，我伊拉克驻军司令奎南将军于7月22日奉令准备占领阿巴丹的炼油厂和油田，并占领位于北面二百五十哩靠近哈纳金的油田。波斯对8月17日英苏联合照会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而英苏军队定于25日进入波斯。哈维将军指挥的阿巴丹战区的英帝国军队有第八印度步兵师。斯利姆将军指挥的哈纳金战区的英帝国军

队有第九装甲旅、一个印度坦克团、四个英国营和一个英国炮兵团。支援作战的空军包括一个陆空联络机中队、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轰炸机中队。第一个目标是夺取油田；第二个目标是进入波斯，在同俄国合作下控制波斯的交通，并开辟一条直达里海的通路。预料在南部战线上可能遇到拥有十六辆轻型坦克的两个波斯师的抵抗，在北部战线上可能遇到三个师的抵抗。

阿巴丹炼油厂是由一个步兵旅夺得的。这个旅在巴士拉登上海军舰艇，于8月25日黎明时登陆。大部分波斯军队未及防备，乘卡车逃走了。曾发生一些巷战，我军夺获了几只波斯海军舰艇。同时，第八师的其余部队从陆上夺取了霍拉姆沙赫尔港，并且有一支军队被派往北部，向阿瓦士进发。当我们的军队正逼近阿瓦士的时候，传来关于波斯国王颁发"停火"命令的消息，于是波斯司令官命令他的军队回到营房去。在北部，没有费力就夺得了油田，于是斯利姆将军的军队沿着公路向克尔曼沙赫推进三十哩。不过，这时他们来到了那座形势险要的佩塔山隘。这个山隘，如果由抱有防守决心的军队据守的话，一定会成为一道障碍。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派遣了一支纵队从南面包抄。这支纵队在击破一些抵抗之后，于8月27日进抵波斯防线后方的沙赫阿巴德。这一个行动，配合着几次轰炸，使防守山隘的军队不能支持下去，因而急忙放弃了阵地。重新开始了向克尔曼沙赫的进军，于28日发现敌军在公路对面的一个阵地上集合。但是，正要进攻的时候，一位波斯军官举着白旗来到了，于是战事就此告终。

我们的伤亡人数是二十二人阵亡，四十二人受伤。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这个弱小而古老的国家进行的这场为期短暂而战果丰硕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英国和俄国是为了它们的生存而战。战争中无法律可言。我们胜利后，波斯保持住它的独立，这是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事。

※　　※　　※

波斯的抵抗瓦解得这样快，使我们同克里姆林宫的接触又成为几乎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当时，我们提议由英俄两国在波斯采取联合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打通波斯湾到里海的交通线。我们也希望，通过英俄军队的直接合作，同我们的新盟国建立更密切、更友好的关系。当然，我们双方曾经同意驱逐或俘获波斯境内的所有德国人，肃清德国

在德黑兰和其他地区的势力和阴谋活动。至于有关石油、共产主义以及波斯战后的前途等深远而微妙的问题，都是潜在着的问题，但是，据我看来，不必为了这些问题妨碍我们之间的友情和好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8月27日

现在看来，波斯的抵抗不很激烈，因此，我想知道打算怎样推进并同俄国人会师？打算怎样使铁路运输在我们手中正常进行。我们不仅仅要占领油田，而且要开辟直达俄国的交通线。我们已经向波斯国王提出某些条件，但是可能遭到拒绝，或者，俄国人可能不同意。因此，请告知同俄国人会师的计划以及预料我军在下星期内的动向。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8月30日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我们在波斯的行动已经成功。现在，你当然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回国。我对于你制定的铁路计划深感兴趣，此间正在周密地进行审查。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你又取得一次成就而高兴。

但是，韦维尔将军的伦敦之行，却因为需要派他到德黑兰去而中止。他既然会说流利的俄语，我也希望他成为同苏联最高司令部进行联系的桥梁。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9月1日

我同意三军参谋长的意见，认为你目前到德黑兰去会有助于布拉德［英国公使］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并保证把俄国的势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

首相致布拉德爵士（在德黑兰）1941年9月3日

虽然我们现在还说不出在这些地区的战争将如何发展，但是，为了供应俄国，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开辟波斯湾直达里海的运输路线。我们很可能于1942年派遣大量兵力在波斯境内作战和以波斯作为基地，并且一定会派驻一支强大的空军。

我们希望，无论如何，在目前这个阶段中，英俄两国没有占领德黑兰的必要，但是，波斯政府如果要避免这件事的话，就必须忠诚可靠地协助我们，并表现应有的欣然从事的精神。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反对波斯国王，但是，除非产生良好的结果，否则，就要追究他对波斯人民的治理不善。虽然说，我们愿意以同波斯政府达成协议的方法

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权益，而不愿驱使他们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是，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因此，你当可利用俄国有占领德黑兰的可能这一情况作为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利。不必顾虑俄国过分地侵占波斯领土，因为他们唯一的愿望只是为运入美国供应物资取得那条通路。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1年9月16日

我急欲了结同波斯缔结联盟的事，并同你派往波斯的军队作出一种密切而有效的工作安排。现在可以看到波斯各部族中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动乱、波斯当权政府行将崩溃的迹象。

如果动乱蔓延的话，将意味着为弹压这些波斯部族而浪费我们的兵力，进而意味着这些部队的调动和给养又将增加公路和铁路运输的负担，而我们是要保持这些交通线畅通无阻，以便把供应物资运送给你们。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在我们作战的时期使波斯人相安无事。阁下如果明确表示同意这一方针，当可加强我们在这个小战区的事务的有利趋势。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在出使俄国中）1941年9月21日

韦维尔将军打算在返回印度途中取道巴格达前往第比利斯。他会说俄语，所以我想要请他统辖或可能指挥（如果这支军队扩充得够大的话）我们打算在即将来临的这场战斗中在里海地区及其附近提供俄国的那支援军。因此，重要的是，应当让他同俄国的高级军事当局就俄国的南翼和波斯的整个局势进行商讨。

你可在会谈中提出这件事来讨论，并设法从中取得最大的成果。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1年10月12日

我们在波斯仅有的利益是，第一，以它作为抵御德国向东方渗透的一道壁垒；第二，为运往里海地区的供应物资取得一条通路。如果你愿意撤退那五个或六个俄国师以用于战斗前线，我们当担负起维持治安并维持和改善供应路线的全部责任。我代表英国向你保证，我们绝不会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时牺牲俄国的任何正当权益来为我们本身谋求任何利益。无论如何，为了避免会引起使供应路线断绝的危险的内部动乱的发展，签订三国条约是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韦维尔将军将于10月18日到达第比利斯，他将同你方的将领们就你所指示他们去同他解决的问题进行商讨。

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示我们对你们进行的这场伟大而英勇的斗争是多么钦佩。我们希望不久以行动来证明。

※　　※　　※

同俄国人进行的一切安排都顺利而迅速地达成了协议。

对波斯政府提出的条件主要是：停止一切抵抗；驱逐德国人；

在战争时期保持中立；让同盟国使用波斯的交通线为俄国输送军用物资。进一步占领波斯的行动在和平状态下完成了。英俄军队在融洽亲睦的气氛中会师。德黑兰于9月17日由双方的军队占领，波斯国王则已于先一日让位给他那个年满二十二岁的有才干的儿子。9月20日，新国王接受同盟国的劝告，恢复了君主立宪政体。他的父亲不久后即出国，过着安闲的流亡生活，于1944年死于约翰内斯堡①。我们的大多数军队已撤离波斯，只留下几支分遣队来保卫交通线，英俄两国的军队也于10月18日撤出德黑兰。此后，我们的军队在奎南将军指挥下一方面从事于准备防御工事，以防德军可能从土耳其或高加索侵入，一方面从事于后勤工作的准备，以便在德军的入侵急迫时迎接大批援军到来。

①南非的一个城市。--译者

这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开辟经由波斯湾通向俄国的主要供应路线。由于在德黑兰有着一个友好的政府，港口扩充了，内河航运发展了，公路筑成了，铁路也改建了。从1941年9月起，英国军队开始和发展这项事业，不久后就由美国接手并完成了。这使我们能够在四年半的时期中运送给俄国五百万吨物资。

※　　※　　※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地中海这个主要战区的情况。

敌我双方都利用夏季来增援在利比亚沙漠的军队。就我们来说，加强马耳他岛的防御是最要紧的事。克里特岛的失守，使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队失去一个就近添加燃料以使我们保护马耳他岛的海军力量发挥作用的基地。这时，敌海运部队从意大利或西西里岛袭击马耳他岛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直到1942年才批准这样的计划。敌人位于克里特岛和昔兰尼加的空军基地严重地威胁着从亚历山大开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的航线，使我们不

得不完全依靠西面的航线运输送供应物资。在执行这项任务中，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驻在直布罗陀的H舰队立下了卓越的功劳。海军部曾断定为格外危险的这条航线成为唯一可以通行的航线了。幸而在这时希特勒由于侵俄的需要，不得不从西西里岛撤出他的空军。这使马耳他岛的局势得以缓和，并使我们重新掌握了马耳他海峡的制空权。这不仅有利于来自西面的运输船队的航行，而且使我们能够予增援隆美尔的兵员运输舰和物资供应船只以沉重的打击。

有两支规模相当大的运输船队经过战斗成功地开到马耳他岛。其中每一支运输船队的航行都是一次重大的海军行动。

7月间，有一支包括六艘供应船的运输船队驶抵马耳他岛，有七艘空船开出。隔了两夜，意大利人出动了约二十艘快速鱼雷艇和八艘小型潜艇对瓦莱塔港进行他们唯一的一次猛攻。

这个港进行了保卫战。该港的防御据点大部分是由马耳他岛人防守，尽管来袭的敌军勇猛，但几乎全部歼灭了这股进犯的敌军。9月间，另外一支包括九艘兵员运输舰的运输船队在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罗德尼"号、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以及五艘巡洋舰和十八艘驱逐舰所组成的强大护航队的护卫下驶抵马耳他岛，兵员运输舰只损失一艘。除了这几支主要的运输船队而外，另外还有许多供应船驶抵该岛。在开往马耳他岛的三十四艘船中，共有三十二艘历经险阻，英勇奋斗后安全到达。这些补给使这个要塞不但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能够进击敌人。在到9月为止的三个月中，有四十三艘轴心国的船只，共计十五万吨，还有六十四艘较小的舰艇在非洲的航线上被驻扎在马耳他岛上的英国飞机、潜艇和驱逐舰击沉。在10月份，运给隆美尔的供应物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运输途中沉没。这点很可能在1941年的沙漠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　　※

就我们现在所知，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工作的那位德国海军上将于9月间报告说：

现在，像以前一向那样，英国舰队控制着地中海。……

意大利舰队没有能够阻止敌人的海军行动，但是，在和意大利空军合作下，确曾阻碍了英国运输船队在地中海航线上的定期航行。……

英国给我们带来最大危险的武器就是潜艇，特别是从马耳他岛出动的潜艇。在提及的这个期间内，曾发生潜艇袭击三十六次，其中有十九次是成功的。……由于西西里岛上的意大利空军的力量薄弱，马耳他岛对德意通往北非的航线的威胁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增加了。……而且，从马耳他岛出动的飞机几乎一日不停地袭击的黎波里。最近，英国飞机比以前更频繁地飞临西西里岛的港口。……现在驻扎在西西里岛和北非的意大利空军部队不足以阻止英国空军和海军的行动。……对于低估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局势所引起的危险，我再次发出紧急的警告。

※　　※　　※

我对于沙漠攻势的拖延和敌人运给隆美尔的增援所抱有的忧虑，并没有因为上述那些措施的成功而解除，我甚至促请海军部作出更大的努力。我特别希望在马耳他岛驻扎一支新的海面舰队。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送伊斯梅将军阅）1941年8月22日

请尽快考虑派遣一支小舰队，并且，如有可能的话，派遣一两艘巡洋舰前往马耳他岛。

2．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看看现在的情形距我们的本意有多么远。我们曾制定计划要牺牲"巴勒姆"号来堵塞的黎波里港，而你们认为这是极端重要的。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曾建议另一决一死战的办法，即炮轰的黎波里港。后来，我们按照这一建议采取行动，结果，没有折损一兵一卒，没有损伤一只船。蒙巴顿率领的小舰队曾开到马耳他岛。这一切都发生在几个月以前。最好把日期查出来。事态的紧急性怎么就会减退了呢？现在，我们怎么竟甘心看着我们从前认为不堪忍受而现在则以更大规模对我们进行着的事呢？

3．蒙巴顿率领的小舰队所以从马耳他岛撤走的原因，与其说是摆脱那里的危险，毋宁说是应克里特岛事件的需要。这支小舰队实际上是在这个事件中被敌人摧毁的。这样，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本意，而这是大家一致同意并为海军部所热心支持的。

4．这一期间曾发生了三件事。第一，马耳他岛的防务在空军和高射炮方面已经显著地加强，而德国的空军有一部分已经调往俄国。第二，大西洋战役已经急转直下，局势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有更多对付潜艇的舰只，并且，美国在西经二十六度以西的行动，使我们能够

重新部署我们的驱逐舰和驱潜快艇，因而可以指望得到巨大的解救。第三，奥金莱克将军无意在11月以前采取行动。

5．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待着让越来越多的增援（主要是意军和供应物资）在利比亚累积起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奥金莱克将军在最后认为完全准备停当的时候，他的处境若同敌人相较，不见得比现在会好一些。

6．我盼望在周末以后得到你的回音，以便于星期一晚间举行参谋长会议时提出讨论。

有关方面接受了这一策略，但实行起来还需要些时间。10月间，在马耳他岛编成了一支出击舰队，由巡洋舰"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及驱逐舰"矛枪"号和"活泼"号组成，称作"K舰队"。这支舰队不久就作出了重要而及时的贡献。

※　　※　　※

我在这时抱有更广泛的目的。在战争中事先作出计划虽不见得一定可能却总是可取的。随着奥金莱克推迟攻势的决定和波斯战役的获胜而来的间歇期造成了一个机会。从各方面来看，我希望在这时以最大的航运能力来增援东方。我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沙漠战斗中将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俄国将怎样据守高加索的防线。除此而外，还一直存在着日本的威胁以及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切潜在的危险。我想要再派两个英国师到东方去。如果这两个师到年底前后可以绕过好望角，那么，我们手里就有一些实力去应付意外事件。

事实上，这两个师会成为一支机动的后备军，一支"机动部队"，单靠这支部队，我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刻有调遣兵力的广阔余地。我曾在艰苦的经历中取得这点经验教训，而取得这种经验教训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

因此，我一心要给我沙漠作战部队再派去两个师，并保留一支机动的后备军以应付中东的需要或不测，好使我们有更大的把握。当时，我们没有船舶运输这支军队。所有那些可以从大西洋战役中抽调出来的船舶，都已经用之于绕道好望角的运输船队或自澳大利亚或印度开出的运输船队。甚至莱瑟斯①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来。但是，从我同罗斯福总统的来往函电中日见恳挚的情感来看，我确信，他会借给我几艘快速的美国运输舰。正如即将在下文见到的，我并没有想错。

当然，这不能继续实行好多个月。但是，我渴望我们有些船舶在印度洋上航行，以便应付可能遭遇到的各种不幸的紧急事件。

①当时英国的军事运输大臣。--译者

首相致帝国参谋长和海运大臣1941年8月22日

请尽早拟订再向中东运送两个完整步兵师的计划供我们在星期一晚间考虑。请将需要的船舶见告。有些卡车已经在美国装船，当然可以直接从美国运去。当美国如数供给这批卡车后，我当请求总统为运输这批卡车借给我们所需要的船舶，我敢说我能够借到。

作为以上计划的修正方案，这两个师可以先到哈利法克斯或纽约，再从那里登上美国的船只。海运大臣应以全副精力制订这项计划，并交给我一份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报告。我深信，到11月底，我们将有另外两个师到达中东战区，但是，他们将在波斯还是在伊拉克或中东战区作战要取决于当时的形势。请将第一装甲师开往中东的日程表也交来。

复杂的细节经同莱瑟斯勋爵和三军参谋长彻底讨论后得到了解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8月26日

务请按照我们昨晚讨论的决定，同莱瑟斯勋爵和陆军部调遣司商定办法，以推进这次增援中东的措施。必须运用机智，多方设法，以尽量减少我向总统提出的要求。要求的内容是请美国派遣一些舰只作一次往返航行--从美国到我国，到中东，再回到美国。这些舰只当可于1月或2月间回到美国备用。如果能够把"诺曼底"号接收过来的话，可以在特立尼达换船，这样，就可以及早遣还一些较小的舰只。如果使用"诺曼底"号，也应当考虑到中东港口接船的事，包括换乘小舰艇进港的安排。

请拟订最完善的计划交来并列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这样，我就可以亲自主持最后一次会议。输入物资可以削减。

这时，我向总统呼吁。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1941年9月1日

在波斯顺利得到的良好结果，使我们同俄国人开始接触。

我们打算把波斯湾到里海的铁路铺设双轨，或者至少大大加以改善，以便开辟一条可靠的通路，使长期供应俄国的物资得以运抵伏尔加河流域的俄国后备军据点。此外，重要的是鼓励土耳其成为一座防御德军进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坚固堡垒。为了这两个重要的目标，我打算除了从现在起到圣诞节期间用我们自己的船只向中东运送十五万名增援部队外，再运送两个正规英国师，共计四万人。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提供全部船舶。你可否从10月初到明年2月借给我们配备美国船员的运输船十二艘和货船二十艘？这些船只可按照情况悬挂任何旗帜，载运货物到联合王国的港口。如果这些船只能够在10月初运抵此间，我们当可把它们派出去作为我们在10月份和11月份派往中东的运输船队的补充船只。

2．总统先生，我从我们的会谈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知道这是一件难办的事，但是，中东方面极其需要更多的英国军队。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住土耳其并支持俄国，从而阻止希特勒继续东进，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当然，借出这些运输船只将会妨碍美国大量向欧洲或非洲派遣军队，但是，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请求过在我们能够合理地加以预测的任何不远的将来时期中实行这样的调遣。

3．至于如何偿还敌人击沉的船只，我们将完全按照你们的意见办理。直到现在，我们的防卫严密的军队运输船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确信，在当前的时刻，这将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明智而又切实的步骤，如果你能促其实现，我将非常感激。

这个呼吁引起了最有帮助和最慷慨的反应。"我确信，"总统于6日说道，"我们可以协助你们实行增援中东驻军的计划。无论如何，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我们能提供载运两万人的运输舰。"他说，这些船只将是配备着美国海军人员的美国海军运输舰，并且说，美国的中立法案允许海军的舰只驶入任何港口。此外，美国海运委员会将另派十艘或十二艘船前往北大西洋，航行于美国各港口与大不列颠之间，这样，我们就能腾出十艘或十二艘货船来驶往中东。他说，"我把我们最好的运输舰借给你们。附带说一句，我因为你们要增援中东而觉得很高兴。"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9月7日

你对于我关于中东航运问题的呼吁的迅速答复，使我不胜感激，并且，因为你赞成这一策略而觉得非常高兴。我也正在计划再派十七个战斗机中队前往中东战区。

2．在我关于以物资援俄的电报中，我本来要加上一句：

"如果他们继续作战，那是值得的；如果他们不继续作战，我们就不必运去。"我们自己在坦克供应方面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以上这一论点使我决定采取这一政策。

3．我们大家都以莫大的关心期待着你答应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我将于星期二在下院讲话。

与此同时，总统开始执行他同我在普拉森夏湾达成的关于美国更直接地介入大西洋事务的协议。

※　　※　　※

这时，我设法尽量利用总统给我们的宝贵礼物--运输舰。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9月17日

必须尽可能做到加速美国快速运输舰的行动和出入港口与装卸货物的过程，以获得作第二次航行的利益。不必为了载运加拿大装甲部队而耽误这些快速运输舰队从美国启航的日期。载运这些部队是顺便的事，但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不同意把这些船只在联合王国港口的装船工作从10月23日

推迟到11月15日。应进行一次使第一暂编师在最短期间登船的机动演习。如果同运输船队的行动相配合，在这件事上至少当可节省两个星期的时间。

2．尼罗河集团军的阵容是良好的。他们既然休息了将近五个月没有参加战斗，这也是不足为奇的。那六十个英国营平均每营有八百八十人，那四十五个炮兵团缺额不过百分之九。想不到这批炮队中有四分之一以上能够在以后的四个月内进行继续不断的猛烈炮击，所以炮队的应募兵员无须尽先登船。那六个坦克运输连和十六个标准化摩托运输连应该居于优先地位。这也适用于海军接替人员和印度增援部队，并适用于供给驻在伊拉克的那两个新印度师的炮队等。一万到两万名步兵应募兵员可以在便利时登船，并且可能有迫切需要的皇家陆军勤务团的专门技术工作队要登船。但是，让我们记住，在"十字军战

士"行动以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运到那里去。对马来亚的增援可以等待些时候，对西非的增援是否运去可酌情办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谁应该先登船的问题。

3．主要的目的是按照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把英国第一和第二师运到中东去。把载运行动延长一两个月，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美国船只作第二次航行的话，就必然会使所有的迫切需要得到满足。谈不到有任何东西永远不能运送。

4．我要空军部继续扩充中东现有的空军中队，使之增加到六十二个半中队。

5．希就以上各点制订增援中东的修正方案。我也很愿意在今晚或明晚与参谋长委员会讨论任何特殊的困难问题。

※　　※　　※

虽然三军参谋长同意再派遣两个师到东方去，但难免有些疑虑。我意识到种种危险，但仍然把奥金莱克的攻势放在首位。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9月18日

我们应当估计一下，在所有的运输船队抵达以前的这段时期内会不会发生剧烈战斗。不可认为发生这类战斗的危险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时期的，也不可认为我们应当在任何指定的时刻提供最大限度的实际作战兵力的增援。看来，可以预期的唯一的剧烈战斗就是耽延已久的西部沙漠攻势。现在已经不能及时地为准备这次攻势运去任何东西［即尚未发出］。但是，如果这个攻势能够成功的话，则包括专门技术单位在内的运输队（皇家陆军勤务团）的工作将非常紧张，不论是据守既得的阵地或是大胆地向西跃进。在这种情形下，我有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我最初认为是过分的皇家陆军勤务团的需要。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中所提供的数字为一万三千五百人；如果把原拟于10月份由运输船队运往印度的五个步兵营的行期延缓一下，就可以增加四千人。前者的迫切性似乎大于后者。印度的兵力无疑是非常薄弱的，但是，根据这次新的安排，他们仍将获得七千九百人，即三个营加上为了扩充部队的应募兵员。这是英军进入印度的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因此，我有意把为数四千人的那五个营的行期延缓到新年，而空出来的四千个舱位用于皇家陆军勤务团对中东的增援。应向印度驻军司令部解释，这次延缓不过是短期的，扩充计划当继续进行。

2．我们难以预料，在我们的运输船队航行到1941年底并于1942年2月底到来的这段期间内，其他的"剧烈战斗"将从哪一地区并沿着哪一条进攻路线展开。在这五个月的时期内，土耳其不见得对德军开放入侵叙利亚的门户，而且，如果土耳其拒绝的话，敌人更不会强行从小亚细亚打开一条通路。除非俄国完全崩溃，德国不致轻易地对土耳其发动大规模战争，因为，这或许要多死一百万人。因此我认为，在冬季过去以前，就是说在3月份以前，没有从北面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危险。这也是三军参谋长在多次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

3．此外，敌人可以对我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唯一路线，就是取道高加索越过里海区域的路线。要采取这条路线，就必须以控制目前俄国享有压倒海军优势的黑海为先决条件，并需攻陷塞瓦斯托波尔和诺沃罗西斯克，然后由巴统横穿高加索而至巴库，或者，从黑海的北面采取行动而由高加索南下。

这是不可能在冬季采取的行动。第三种可能将是德军沿里海进军，强行越过伏尔加河一线而歼灭俄国仅余的后备军。除非我们假定俄国投降或崩溃，这显然是在今后六个月内无法完成的一个行动。除非俄国投降或崩溃，由俄国海军坚守的里海一定依然是北方的一大屏障。

4．因此，德军要想发动我们想象中的"剧烈战斗"，就必须使土耳其和（或）俄国在上述期间内屈服，否则，德军就必须从安纳托利亚或取道高加索或沿里海北部强行进攻。

如果对公认的战争的变化不定有一个合理而又实际的看法，当可看出，1942年春季以前，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可能。

5．因此，我不能接受那种每天一直有同样危险的理论，并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1942年3月以前除了中东战区的西部沙漠之战外将没有任何"剧烈战斗"。当然，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攻势，那就自当别论了。在这些情况下，我觉得，我可以对增派两个师作为增援的先头部队的这种明确决定所包含的在政治与战略上的主要问题予以相当的重视。

6．这些考虑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在道义上有必要在中东作出一种实在的、显然由英国付出代价的贡献来，以洗刷我们一直在牺牲别人的部队和生命的污名，尽管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公平。第二，我们能

够在参谋人员会谈中提及的那些军队之外又增加两个师，会对土耳其发生影响，从而增加一些左右土耳其的行动的机会。第三，我不愿推翻我向总统提出呼吁的根据。第四，这两个师可能取道巴士拉前进，以便给里海以北的俄国后备军以有效的援助。

在运送这两个师的三个月内，我们仍然有各种选择的机会。……

※　　※　　※

我照例把情况告诉史末资。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11月20日

从现在到圣诞节这一段时期中，我将派遣两个师和大约八万名其他援兵到中东去。为了促成这件事，我不得不请求罗斯福借给我们美国运输舰，他已经慷慨地借给了。如果我们能够肃清昔兰尼加之敌，我们将有充足的军队在里海区域援助俄国并（或）影响土耳其的行动。后者是我们迫切希望的事。希望至少可以赢得土耳其抗拒德军假道安纳托利亚进军的要求。同时，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正前往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在坦克、飞机和其他极其需要的军火方面作出重大牺牲。如果俄国人坚持下去，这是值得的。如果他们退出战争，我们就不须运送了。希望从里海到尼罗河这个地区的兵力的总数在1942年达到二十五个师。如果俄国硬要我们运送我们实际能够派往俄国去的那几个师，那么，兵员和给养的运输，必然要妨碍我们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波斯铁路。我非常怀疑，俄国人这样做是否明智。这一切问题将在莫斯科加以讨论，并由我们的参谋人员加以研究。发展情形如何，当陆续奉告。

※　　※　　※

我们都念念不忘沙漠地区。我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前往普拉森夏湾时，曾在途中就关于即将到来的西部沙漠之战写了一个备忘录，现在，我把它重述一番。我曾把原稿送交帝国总参谋长看过，也送交本土部队总司令布鲁克将军看过。

除了少数与原则无关的小改动外，他们表示完全同意。

从10月7日起，我把这个文件分发各高级司令官传阅。

第四节中述及关于陆军和空军司令的规定，经电达奥金莱克将军和特德空军中将实行。这项规定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肯定无论在

作战时期或准备阶段陆军司令对于空军的使用都有最高权力。自此以后，这项规定就在英国军队中通行，而后来又由美国独立地加以发展。

国防大臣备忘录在这次战争中首先恢复被重型装甲坦克夺去的大炮在战场上的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享有盛名。为了这个目的，有三项规定是必要的：

（1）每一门野战炮或机动高射炮都应当备有充足的实体穿甲曳光弹。这样，每一门机动炮将成为一门防坦克炮，而每一炮兵队都拥有它本身的防御坦克的能力。

（2）当大炮受到坦克攻击时，应当欢迎这个机会。应当用大炮战斗到敌人抵达炮口时为止。炮队应使用烈性爆炸弹，以迅速发射的炮火同驶近的坦克交锋，直到它们驶到近距离为止。在这一阶段，坦克的履带是最容易击毁的目标。在近距离内，应发射实体穿甲弹。只要有敌军分遣队存在，战斗就应该继续下去。最后一弹应该在不超过十码的距离内射出。

或者，一些炮兵装作失去战斗力，或抑制他们的火力，以便获得在最近距离内发射穿甲弹的极好机会。

（3）由于应用以上战术的结果，特别是当炮队同坦克作战时，大炮往往会被坦克压倒而丧失。只要是战斗到敌人抵达炮口时为止，就绝不可认为这是一种灾难，相反，这是有关炮队的无上荣誉。击毁了坦克就足以抵偿野战炮或机动高射炮的损失而有余。德国人对于掳获到的大炮并没有用处，因为他们拥有大量他们所乐于使用的本国型式的炮。我们自己的供应足以补充不足的数额。

皇家炮兵必须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即用坦克来进攻一群适当布置的英国炮兵队并不是合算的事，而这些炮队将总是等待着它们来进攻，以便摧毁一大批坦克。我们的炮在坦克驶近时不可退去，正像韦林顿的方阵在滑铁卢当敌人的骑兵逼近时不退却一样。

2．德国人把他们所谓"高射"炮队放在他们的最前面的队伍中并把这种炮队散布在他们的一切装甲和辎重纵队里。

自从他们开始侵入法国时起就采用这种方法，以后继续加以改进。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原则应该是，一切编队不论是纵队还是展开的队伍都应配备一定比例数量的高射炮以资保护。这一个原则适用于

各种纵队，而这些纵队应该获得大量机关枪和"博弗斯"式高射炮的供应，因为这类武器的供应已经更加充足了。

3．现在有二百五十门"博弗斯"式高射炮正在运交奥金莱克将军，以便他尽可能以最好方式用于他的各个纵队，以及在进攻过程中所必需的各个部队集合地点或加油站。

陆军在抵御空袭时，必须不再完全依赖飞机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要放弃在行动中的纵队的上空维持飞机巡逻的那种想法。这样"分配"飞机是不合理的；如果大规模采用这种有害的行动，空军优势就不能维持。

4．在中东陆军总司令一旦宣布即将展开一次战役以后，空军司令长官就应当给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援，不管其他目标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战役的胜利可以补偿一切，并创造新的决定性的有利局势。陆军总司令当对空军司令长官指定出他在对敌人后方设施进行准备性质的攻击时和在战役进行时在空军方面所需要完成的行动的目标和任务。空军司令长官就当用最有效的方法对这些目标使用最大限度的力量。这不仅适用于永久拨归陆军航空队的任何中队，也适用于战区内可以出动的全部空军。

5．如有必要，轰炸机可以用来作为对远程或边远的纵队的运输或补给飞机，唯一目的就是使军事行动得到成功。由于两位总司令的利益相同，我们认为不会引起任何困难。空军司令长官在准备时期内自然要把一切例行事项搁置一旁而集中于轰炸敌人的后方勤务地点。他不但要用夜袭，也要在战斗机保护下在白天进行袭击来完成此事。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同敌人的战斗机较量一番，并且有最好的机会去获得当地的制空权。在准备时期是正确的事，可以甚至更大的力量适用于战役中。所有敌人集合或加油的地点，或在行进中的纵队都应该由轰炸机于白天在强大的战斗机掩护下加以袭击。

这样引起的空战，不但其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总的结果也有直接的贡献。

蒙哥马利将军不是这个备忘录的受文者，直到1943年，第八集团军在阿拉曼取得胜利之后十八个月，我在的黎波里遇见他以后，才偶然给他看了一份抄件。他写道："这个文件现在还是同撰写时一样正确。"那时，他因为恢复了大炮在战场上的地位而享有盛名。

第二十七章　英国的实力日益增强　　1941年秋季

对我们的军事地位的回顾--我的10月4日的备忘录--保存本土部队的军事效能的必要--对大不列颠空防的限制--我们的战斗机实力有巨大的增长--我们的轰炸攻势所受到的限制--陆军实力：我的10月9日的指令--人力问题：我的11月6日的备忘录--我对于入侵威胁提出疑问--一个关于国民自卫军的计划--恩比克将军的任务和报告--我对此作出的评论--我们的大西洋生命线--9月11日总统的"首先射击"的命令--给史末资将军的电报--运输船队获得更大的安全--10月31日"鲁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我们在比斯开湾的空中攻势--一艘潜艇向一架飞机投降--通往俄国的海路--8月12日我们开往俄国的第一个运输船队--"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受到控制--我们发展了护航航空母舰--我们的第一流的潜艇歼灭者--地中海里的德国潜艇--对德国海面袭击舰的战争--英国在1941年秋季的力量--船舶损失表。

当冬季临近的时候，对于1942年陆军的人数和编制，必须根据新形势来检查一番。我们不能确定德国在这时还没有建造各式各样的用于入侵用的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我们自己就正以日益扩大的规模来进行这件事。的确，它的需要甚至还要大一些。在10月间我们不能确定希特勒在其进攻的第一阶段中已经打败并逐退了俄国军队之后，不会如他的一大伙将领们最初劝告他做的那样，忽然停下来而占据一个冬季阵地。他既然已经及时做好准备，难道就不会经由在他控制下的横贯欧洲的各条道路调回二三十个师用来在春季入侵大不列颠吗？他是否没有足够的优良军队仍然留在西方战区之内，这甚至是无人知悉的事。看来也有可能的是，德国空军可以很迅速地再从东方调回到西方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对于这样的一种突然变化有所准备。本土部队总司令艾伦·布鲁克爵士有责任来陈述这种紧要的需要。他十分正确地说明了本土防务的需要，并且这的确是由他和他的阵容强大的僚属以最有力的方式提出来的。他们要求获得大批兵员，并向我们表示如果这些兵员不能派来，战斗部队就要受到可怕的削减。要把我们的已经极其紧张的人力加以正确的分配--这个责任就落在作为国防大臣的我同三军参谋长的肩上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0月4日

本土部队总司令声称，到了春季，除在爱尔兰的三个师之外，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师的标准编制削减到十一个完全机动的师，这使我深感不安。这样取消了我们半数以上的陆军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在任何这样的局势接近于讨论的程度以前，你们本来便应该向内阁发出警告。

2．要这样削减陆军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或必要的。撇开实际作战不谈，在冬季由于正常消耗而将形成的损失不会超过六万人，而超过这个数目的补充已经安排好了。那二十六个标准师、九个地方师和七个装甲师，包括国民自卫军（在成立中）在内，无论如何是不应削减的。如果需要新部队，可以在那四个或五个独立旅和那十二个未编旅的营中求得解决。

3．请立即对总司令的声明进行研究，并向我提出报告。

在这期间，必须遵守以下的规则：在事先没有及时获得我的明确认可以前，任何现有的师编队不应在标准上有所削减或被改变成一种不同的形式。我也必须知悉你们希望成立以代替现有部队的任何新部队和在人员或装备上属于编制方面的任何重要变动。盼以现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任何变动列表交来。

与此同时，我尽一切力量来提高本土部队的效能，并防止民政部门对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和表面动听的要求。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1年10月5日

我不赞成要利用陆军在冬季去挖掘下水道或做其他属于这类性质的工作的意见。空军有类似的计划，其情形并不如此。他们打算派出皇家空军里的八千名熟练技师，穿着制服，由各工厂借用约六个月。他们的情形和陆军完全不同，我认为他们的计划是好的。

2．应该使军事方面的考虑支配你的思想，所以你不应当对我国的软弱分子让步，这些软弱分子不懂得素质、效率、行动敏捷、纪律良好，是一支或许不得不同德军会战的武装部队的主要特征。

3．在任何紧急时候，如遭到猛烈空袭或收获时期，陆军自当提供即时和慷慨的援助。但是在春季我们将需要我们的一切兵员，以及每一个部队处于最高度的准备状态。甚至在春季以前也可能有作战的需要。你的责任就是要按照我以国防大臣的资格发出的那些指令来使他们像斗鸡那样地准备好。全体官兵应从事检阅、操练、演习，各班、

各排和各连的个人品质的充分发展，中级军官的不断的提升与淘汰，以及各式各样的教程和竞赛等活动。应该举行许多次通过城市和工业区的有军乐队伴随的行军。对于生活的单调，应该用给官兵以更多的假期的方法来加以调剂。应当配备运送军人到城市里去消遣的车辆，以作为与必须接受的那种艰苦训练相对应的一点儿娱乐。我们需要最高级类型的正规部队，而不是那种假定在入侵果然来到时可以出来参与战事的身上沾着污泥的民团。我于上星期向下院指出贪图轻松容易的、庸俗的权宜措施的危险性，以及我们由此已经被引入的黑暗境界。

我们的机动战斗部队可以取得人力补充的主要来源，当然是在派尔将军指挥下的高射炮部队和其他防空部队。人们担心以后有甚至更大规模的空袭，因此要求在防空方面作实际的扩充。我抵制了这些倾向，并再次开始议论以入侵危险为背景的问题，入侵的危险仍然总是隐藏在我的心中。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大不列颠的防空问题首相指令

1941年10月8日

我们难以预料今年冬季的空袭将会剧烈到何种程度，以及明年春季入侵的危险又将如何。这两只兀鹰将在我们的头顶之上一直盘旋到战争结束。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我们对它们的戒备过分地削弱我们的机动野战军和我们在准备攻势中的其他形势的努力。

2．看来合理的是把大不列颠防空人员总额固定在目前的二十八万人的数字上，加上他们可以吸引到的另行招募的妇女人数。这将至少要比我们去年用以抵御历次空袭的人数多了三万人。建议添增的五万人，使总额达三十三万人，是无法供应的。现在有更多的高空和低空高射炮即将到手。这些炮之中有些可以架设在增设的炮兵队当中，然而除非英国防空部门能够设法以可嘉的思虑与机巧在上述人员数目范围以内给这些炮配备人员，政府将不得不把它们保管起来。

3．考虑到英德空军之间现有的平衡状态，以及俄国的因素，敌人将不至于对大不列颠进行继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以配合入侵或作为入侵的前奏。他需要节省以为入侵之用。……

4．因此，英国防空委员会必须尽可能变得富有弹性而把静止性的防御保持在最小限度。为了这个目的，尽可能大的一部分防空应该采

用机动形式。派尔将军应该拟出计划，以最多的机动高射炮增援布鲁克将军的军队。那些军队有时候必须从炮位上取下他们的炮，否则也可以再备置一套机动的炮。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必要时把重量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去了。……

6．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工厂造出了炮就不断增加炮和炮兵队，致使我们的经过训练的有限人力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固定在静止的和消极性的防御上。

7．应该由各方协助派尔将军制定计划，以增加陆军的机动高射炮和增援海岸炮兵队。同时，须在不增加（除妇女外）他的兵员（二十八万人）的条件下维持去年给我们以那么良好服务的那种必不可少的最低标准。

8．请参谋长委员会提出意见，并考虑应作何种建议以使上述各项原则得以实行。

※　　※　　※

我们的战斗机实力这时已经有了巨大的增进，并且不仅在抵御入侵方面提供更大的安全，即对战略的策划也开拓了其他种种前景。

首相致 空军参谋长1941年9月1日

我愉快地在上次报告书中见到我们在本国空军方面实际上拥有一百个战斗机中队（九十九个半）。俄国加入为一个交战国和我们在中东（包括波斯）的地位的改善所引起的战争局势的巨大变化，使得我想再给中东以大量的增援，以期影响土耳其，并（或）在南部侧翼支持俄国。我的思想转到派遣多至二十个完整的战斗机中队到伊拉克-波斯和叙利亚战区去。在保卫我们所控制的领土或我们的盟国的领土时，这些中队也许会同德国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交战，而我们将在那时再次造成像去年德国人在不列颠战役中对我们进行空袭时使我们能给予他们以重大损失的那样的有利的战斗条件。

这比起在法国进行的那些非常艰苦的战斗来，可能是更为有利的事，像在法国那样艰苦的战斗，遇有必要时我们自当继续进行。这一支空军将不得不经过漫长的海路绕道好望角前往，因而要到年底才能出动。它应当携带一个或两个控制中心那样的有效组织（如第十一组那样），以使战斗机防卫的全部力量得以发挥出来。这一支空军在入

侵时期过去以前是不会离开本国的。当然，它是在你为了供应东方而掌握在手中的全部空军以外的一支附加的部队。

如果你对这一局势就它所有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将所需的人员数额、对于船舶的需要情况和你对于这种战争力量的重要转移所持有的看法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有这样的战斗机队在里海以北和以南的地区作战，这将成为对俄国的战争努力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并且与轰炸机队联合起来，就可能长期地阻遏德军东进。印度空军将在同一区域内出动。

我一直在不停地竭力设法增加和促进轰炸机的生产、这项生产甚至已经远远落后于主张增加它们的生产的那些人们的最低要求了。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1年9月7日

我对于重型和中型轰炸机生产扩充的缓慢一直深为关心。为了要使第一线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的数目达到四千架，皇家空军需要在1941年7月到1943年7月期间制造出二万二千架，其中有五千五百架可望得自美国。最近的预测表明在其余的一万六千五百架中，只有一万一千架可以得自我们自己的工厂。如果我们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不能安于这种局面；因此，我同飞机生产大臣及查尔斯·克雷文爵士讨论之后，已经发出指令，着即制定一个计划来扩大我们的努力，在这个期间总共生产一万四千五百架，而不是一万一千架。这只有凭着大大集中努力并侵占我们的别种需要才能达成。原料和机床方面不应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将会有足够的驾驶员去驾驶这些飞机。问题的难点将是找到足够的熟练工人来开动这些机器，以及训练大批男女新手。这种熟练工人只有在牺牲别种生产项目的条件下才能找到。

我已经要求飞机生产大臣为这项新纲领制定一个计划，并说明他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而必须提出的要求。我也要求他对于如何才能满足这些要求提出建议。我已经要求空军大臣把他的扩充皇家空军的计划加以调整，以配合这个新的生产计划。这将使飞机场的修建、炸弹的制造与装药等获得相当的缓和，因为全部第一线飞机的数目将比目前所计划的要迟一些时候才会达到。

我希望你取得飞机生产大臣所要提出的计划，召集可能有关的各大臣举行会议，并提出补充这项计划的一些提议以供我考虑。指出对于我们的其他活动有何影响是必要的。或许有必要将海军部的建造计

划延缓执行，或者将陆军装备的生产量予以削减。最重要的是确实必须削减大批新工厂的建立，这些工厂目前刚开工兴建，或是即将动工兴建，它们不仅在建造方面，而且在所需用的材料的制造方面，需要吸收非常多的劳力。你应该索取关于所有这类工厂说明建造目的、动工日期和施工情况以及它们可能开工生产的年份和月份的报告书。其他的长期计划必须给制造更多轰炸机的那种凌驾一切的需要让路。

我把这件事当作目前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希望于两星期内收到你的初步建议。以后，你必须监察这项计划的进行，而我将定期召集会议以资策励。

※　　※　　※

同时，我却不得不把我们的一些最可靠的官员本着他们固有的热诚提出的主张压制下去。空军海防总队由于我们不得不对它所预期的扩充规模加以削减而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我在这时的任务就是同时在所有的行政战线上奋斗，并在许多相互冲突的需要中向内阁提出建议，以采取正确的解决办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10月7日

我们都希望对德国的空中攻势将使空军参谋部的期望得以实现。我们正在竭力建立一支我们所想要的、尽可能最大规模的轰炸机部队，而且我们无意改变这个政策。但是我不赞成对于这种攻击方法抱有无限信心，更不赞成用算术的方式来表达那种信心。这种方法是我们目前能够用来摧毁敌人士气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美国参战，这种方法将会在1943年内由装甲部队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了的那些被占领国家内同时袭击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只有用这一个办法才能够确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所有的德国城市被炸得大部分不能居住，军事控制未必就会被削弱，或者甚至军事工业也未必不能进行生产。

2．空军参谋部把他们的主张说得太过分，将会造成一种错误。我们在战前曾经被他们所描绘的空袭造成破坏的情景所迷误。这点由下列一事可以说明：实际为空袭事件准备的病床有二十五万张，而所需要的从来没有超过六千张。这种空袭破坏的情景曾经被夸大到那样的地步，致使对战前政策负有责任的那些政治家感到沮丧，因而在1938年8月间遗弃捷克斯洛伐克一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空军参谋部又孜孜不倦地劝说我们相信，如果敌人占据了低地国

家，更不必说占据了法国，我们的处境将会由于空袭而十分危殆。但是由于我们并不过分注意这类说法，我们已经找到一种很好的方法来维持下去了。

3．或许德国的士气将要涣散，并且我们的轰炸将在促成这种结果方面起着一种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切事情都是同时在运动的，所以十分可能的是，1943年纳粹的作战能力将广布于全欧洲，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不靠本国的实际的建设。

4．如果敌人的空军被削减到那样的地步，以致可以白天对工厂实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那么，情形就不同了。但是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来说，这样的轰炸不能在战斗机掩护的半径以外完成。人们必须尽力而为，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在这次战争中有获胜的任何确切办法，或者在势均力敌者之间有任何其他战争办法，这些人都不是聪明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下去。

不论何时你如愿意，我将高兴地同你讨论这些一般的问题。

※　　※　　※

关于我们指望在1942年达到的陆军实力与特点，以及为维持陆军所必要的有关人力调配的措施，目前我获得了大概的结论。对于下列方案和因而要施行的措施，我得到了有关当局的同意。

陆军的实力国防大臣指令

1941年10月9日

我们现时在联合王国内（包括北爱尔兰）有二十六个标准的摩托化步兵师和波兰师，总计二十七个师，配备精良，有大炮和运输工具，平均每师约为一万五千五百人，还有十个军的组织和军的直属部队（六万一千人）。有八个在海滨执行任务的地方师，平均每师约为一万人，除海岸大炮外没有其他大炮，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运输工具。我们有五个装甲师和四个属于集团军的坦克旅；全部包括十四个装甲旅（有五个师小队）、四个拥有大炮和运输工具的旅团、七个步兵旅和十二个未编旅的营；此外还有八个飞机场防守营和本土防卫营及青年兵营里的十万人。

2．现提议将这种编制改为二十七个标准化师（以下称作野战师），加上波兰师（这个师将有一个装甲小队），总共为二十八个

师；并将装甲部队增至七个装甲师，连同八个集团军属坦克旅，全部包括二十二个装甲旅（有七个师小队）。那四个旅团将继续保留。用以代替那八个地方师和上述的其他部队的，将有十三个旅，加上相当于两个同盟国旅的军队和八个"分遣营"；以上各部队构成本土野战军，这支军队可以估计为相当于四十五个师的兵力。此外，将仍然有八个飞机场防守营和本土防卫营及青年兵营。

3．这些变动的目的就是要增加陆军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装甲部队方面，并准备增添野战炮、防坦克炮和高射炮，包括将在1942年成立的新增的五个印度师所需要的炮在内。为了这后一个目的，将必须供应在印度军队中多至十七个英国营的需要。

4．削减第二节中所述及的兵力是与我们的战争需要不适合的。为了在以后九个月内，即是到1942年7月1日为止，维持这种兵力，并且也为了维持为在中东的军队，为在印度的军队以及为我们在冰岛、直布罗陀、马耳他、香港等地的驻军的应募部队，因为每一季度的正常损失量为五万人，所以必须提供二十七万八千人补充陆军的兵员。为了这种供应，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陆军方面除已招募妇女六万三千名外，还需要至少再招募十四万二千名妇女。

于是我详细陈述了我们在国内外的军队的情况。结论表明了我们在那些迫使美国参战的非常事件发生之前所具有的军事资源和布置的实力。指令继续说：

10．如果把我们的陆军以师或相当于师的单位来计算，1942年的规划大致如下：

联合王国 45

防空师 12

尼罗河集团军 16

派驻伊拉克和波斯的印度集团军 9

在本土的印度陆军 8

要塞驻军 7

非洲本地师 2

共计 99

11．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在1942年发展、装备和维持所有这些部队。

※　　※　　※

除了给军队配置兵员外，这时正在扩充中的军火工厂和工场在人力方面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如果要维持全国的士气，那就必须使民众也获得足够的营养。贝文先生在劳工与兵役部以一位富有经验的工会领袖的身分，利用他的一切知识和影响来搜罗所需要的人员。人力同样是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资源的度量的一个方面，这点已经是明显的。劳工供给者贝文先生和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共同设计出一种直到战事结束对我们有极大帮助的制度，使我们能够为国内或战场上的为战争服务的工作动员了比起在这次战争或以前的任何一次战争中世界上任何国家来在人口中占更大比例的男子和妇女。最初，这项工作是从不甚重要的职务上转调人员。当人力储备低落时，一切对人力的要求就不得不削减。枢密院长同他的人力调配委员会往往需要排除一些阻力来对相互竞争的要求加以裁定。所获结果则提交给我和战时内阁。

这类关于人力调查的第一次报告于11月间提交战时内阁。我把我自己对于枢密院长在报告中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主要问题所持的想法向我的同僚们提出。显然，我们这时必须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妇女的身上。人力调配问题首相的备忘录

1941年11月6日

如果我说出我对于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所形成的临时意见，这或许能使我的同僚们感到方便些。

男子强迫服兵役的年龄应该提高十年，包括五十一岁以下所有的男子在内。虽然这或许并不能使很多的男子可以用来担负现役的战斗任务，但却可以帮助劳工大臣去找到军队中担任非战斗职务的人员。

对于以后再次提高这种年龄标准的可能性，不必予以排除，但是看来在上限增加十年在目前是足够的了。

2．征召十八岁半以代替从前的十九岁的青年男子入伍，似乎已经完全成为定案。的确，我倒愿意再进一步在十八岁时就征召他们入伍，如果这将有任何真正的贡献的话。

3．大体说来，鉴于军中男子显然不喜欢这种方法，我对于目前征召妇女加入辅助服务队已成定例一事并不感到满意，但是对于志愿的应募，应该大力加以鼓励。

4．假如内阁决议赞同强迫妇女加入辅助服务队，可以考虑的是，所用方法是否应为个别选择，而不按照年龄整批征召。后一种制度会不可避免地阻止妇女加入，直到按照她们的年龄整批被征召。

5．对于引导妇女投入军火工业的运动，应该予以促进。

对于现有的各种人力，应该加紧利用。……

6．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鼓励雇主们进一步在工业上利用已婚妇女的劳务。这往往将不得不以部分时间的服务为原则，因此，必须设法减轻准备完成双重任务的妇女的负担。

※　　※　　※

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入侵这整个问题不得不再提出来辩论。我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并且越发相信不会发生入侵。同时，这是健全的方法，它使得我们把可以调用的兵力作重要的适当的布置。这时，本土司令部提出庞大的增加装甲配备的要求，并且关于德国大量建造坦克登陆艇的传说也被认为相当可信。如果不读当时写成的文件，人们就不能了解局势是何等紧张，以及要作出一些会可悲地为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决定又是何等容易。我好像是动物园里的一个饲养员在分配折半的口粮给一些巨大的动物吃，幸而它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好的老饲养员。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1月3日

一切经验表明所有的总司令必定索取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东西，并且总是用最低的数字来描述他们自己的实力。……

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我才愉快地看到我们可以有一千辆坦克用来对付一次秋季入侵。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二千辆或更多一些，而且到了春季，至少还会有一千五百辆可供使用，使坦克的总数达到三千五百辆。

布鲁克将军应当以可能的最好的方法把这些坦克编队，须记住为了本土抵御入侵的防务，应当把可能有的最大数目放在前线的编队里，至于后备队则无须具有在中东所要求的那种规模。

2．虽然我正号召以最有力的措施来抵抗春季入侵，我对于有关入侵规模的那些传说，当然仍抱非常怀疑的态度。传说有八百艘平底船，每只船装运十辆坦克，航行时速为八海里。支持这种传说的证据是建立在最脆弱的基础上的--有一个侦察人员曾经在一个地方见到几艘这样的船在建造中，于是他就认为在别的地方也有这样的船在建造，总数达八百艘。如果有任何别的足以支持这种传说的证据，盼告诉我。

3．随着摄影技术的改进和空军力量的增强，对于在低地国家的各河口集中大量船只的行动，应该大力阻止。现在我们既然获得了加来海峡的制空权，就看不出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怎样可以供入侵之用。对于聚集在这些港口和那些较小港口内的船只，可以在白天在战斗机掩护下予以轰炸。去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4．要违背我们对俄国的诺言，是谈不到的事。当然，如果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结冰，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利用其他路线。但是现在，当记载着我们的诺言的文件上的墨迹未干，而我们又不曾能够做出任何别的事情来帮助俄国人时，我们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未免过早了。……

我认为有必要拟好一个计划，以便把精选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在万一入侵发生时用来作为陆军的编制。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1月23日

大家认为由于在港口及河口内有大量船只集中，以及军队有大规模调动，入侵的危险将逐渐地显露出来。在这些过程（可以想象这些过程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可能终于不过是一个骗人的计策）的某一阶段上，我们当不得不宣布"警戒"。设若要正确地选定这个时刻，它应当在入侵开始的日子以前大约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使全部国民自卫军从那时起停止他们的平民的工作，而仅是要征召特别的一部分使之并入军队，就像民团往常那样。

2．国民自卫军的其余部分要等到入侵开始时刻（就我们所能预测的）以前几天内，或者只在侵略军已经开始登船的时候，才予以征召。但是他们在从"警戒"到警报这段期间内应当提高警惕。

3．我心中所指的那特别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当然不包括十八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人，而是包括那些现时从事后备性质的职业，未被

允许加入军队，但已自动参加了国民自卫军的为数众多的强壮的男子。这一种人将参加额外操练，并将由于参加这类操练而获得金钱报酬。他们在"警戒"时刻来到以前不会以全部时间出来。并无须按照陆军部的装备标准来编成旅，致使这项提议遇到困难。他们将配备有步枪、机关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战车。可以将他们编成营。他们在"警戒"时刻来到以前将不改变其特有的平民和志愿兵的身分。

务盼以在每一个军区内成立四个营为标准向我提出明确的建议。

※　　※　　※

我欢迎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对于我们这个岛的防务非常关心，他们已经把这个岛视作美国安全的棱堡。我们曾经看到他们怎样害怕我们据守中东的努力会危及本土的安全。在9月和10月间，一位美国军官恩比克将军由马歇尔将军派遣来英，我恳挚地邀请他遍访所有我们的国内和海滨防地，并请他把所得到的结论充分地向我和他自己的政府报告。恩比克将军是一位最能干的批评家，并且是英国的一位好朋友。但是我从最初起就感觉到他未免过分危言耸听。快到11月底的时候他提出了他的报告，我把我对于这份报告的评语按照当时写成的样子刊印出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1月23日

恩比克将军关于英国防务体系的这份报告，是以此间用作进行各项准备的基础的对于入侵的兵力的假定为依据的。

这类准备无疑曾由恩比克将军获悉，但是我必须说明的就是，虽然为了使我们的防务达到标准，我们可以接受这些资料，它们并没有任何确实的根据，只不过是出于审慎的思虑罢了。

……

这项报告的重大错误，正如关于入侵的许多研究的错误一样，就是它抹煞了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具有这样巨大规模的一次入侵，不能不被发觉就准备好。必须集合在河口与港口以内的船只，不但会有所传说的八百艘登陆艇，而且也会有许多别的船只和大型船只。空中摄影将会发现这一过程，而且空军将会在很可能有两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内予以最猛烈的轰炸。从敦刻尔克起到迪埃普，我们的空军力量现在已经足够使得我们能在战斗机掩护下进行白昼袭击。敌人在克服了登船的困难以后，将仍然有调度这些船只并引导它们渡海的必要。

到了那个时候，就有理由期望调动海军予以强烈的抵抗。恩比克将军假定将来没有警报，而且所有我们的小型舰艇将用于大西洋之战。但是一旦把入侵的规模提高到猛烈袭击的标准以上，这就不正确了。盼交我一份时间表（写在一张纸上），说明海军从"警戒"的第一天起到第二十天止每天将做的工作，以及哪些舰队将可供调遣。

这个初步的又是不可缺少的整个阶段，在恩比克将军的思想中不起任何作用，然而这个岛国抵抗入侵的主要的和久经考验的防御就包括在其中。我们有意要训练我们的陆军并保持它的锐气，所以就自然强调在敌人登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有责任去粉碎入侵舰队的集合和在它通过海峡时给以决定性的打击。绝不可以免除海军和空军的这项义务。

※　　※　　※

当1941年接近结束--而且不可预测的顶点也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确实安心地把那致命的对德国潜艇的战争的经过回顾一下。我在6月底在国会秘密会议中所揭示的那些有利的趋势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变得更加明显了。我们的资源正在增加。到了7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北大西洋各处，以及到弗里敦的航线上的运输船队建立起尽管微弱，然而是继续不断的护航舰队。当德国正在竭尽全力增加它的潜艇的时候，美国与我国的积极合作正在成为现实。我们的虽然仍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新式武器，以及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在消灭潜艇方面所进行的有效的战术上的配合，都正在改进中。我们在军事上非常有用的适用于远洋的雷达设备已经投入生产，这并不是没有遭到失败的危险的，而失败的危险从制图板上开始就存在。我们仍然不得不依赖在海上的闪避作为我们的主要防御方法。我们能够招惹敌人来进攻的那一天还是遥远的。

9月4日，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单独驶往冰岛的时候被一艘德国潜艇袭击未中。一星期后，9月11日总统发布了"首先射击"的命令。他在一次广播中说："从现在起，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军舰驶入美国的防务所必须保护的海域，它们就是甘愿冒险。我以美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身分所发布的命令就是要立刻实行那个政策。"9月16日，美国护航舰首次给哈利法克斯航线上我们的航运队以直接保护。这立刻就使我们的紧张万分的小舰队获得解脱。但只是在两个月以后，总统才成功

地摆脱了中立法的拘束；按照这些法律，美国船只不得装运货物往英国，甚至也不能武装起来自卫。

我把这事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9月14日

我对于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满意，对于他的这个行动只有与我们在会晤时所商定的实际海军行动联系起来才能作出判断。他的防线从北极起沿着西经十度直达法罗群岛附近，然后折向西南到西经二十六度而达赤道。他将袭击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发现到的任何轴心国船只。在前几天，有十六艘德国潜艇在这个禁区以内大约一千哩的、靠近格陵兰岛尖端的海面上击沉了我们的一个运输船队。在我请求派遣美国驱逐舰从冰岛出发以援助我们的护航舰之后，它们随即于昨日驶往，所以如果德国潜艇没有在那时逃逸，英美舰队本来会已经对它们采取联合行动了。美国承担了保护航行于美洲与冰岛间的除运兵船队以外的所有英国的快速运输船队的责任，这将使海军部能够从我们以哈利法克斯为基地的五十二艘驱逐舰和驱潜快艇中调回或许四十艘，并把它们集中在本土周围的海域中。这种不可估价的增援可以使得出动护航舰以外的成群的追猎舰只去歼灭德国潜艇第一次成为可能。希特勒将不得不在大西洋战役中败北和经常与美国商船和军舰冲突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我们知道他重视以饥馑来扼杀我们甚于入侵。美国公众接受了"首先射击"的宣言，而对于它所适用的广大区域则并不知悉，我认为他们将支持总统把这项原则作更充分和更进一步的应用，由于这个原则的应用，战争就可能随时发生。以上各节专供你本人最机密地阅悉。

※　　※　　※

虽然这时德国出动的潜艇数目五倍于1940年，但是我们的船舶损失却大见减少。自7月到11月，在哈利法克斯航线上的那些快速运输船队中没有一艘商船被击沉。从布雷顿角岛的锡德尼启航，全程只由英国和加拿大的护航舰负责保护的那些航行缓慢的运输船队在7月和8月间也没有遭到袭击，但是在9月间就发生了我给史末资将军的电报中所述及的同十二艘以上的一群德国潜艇在从格陵兰到冰岛的海面上历时七天的战斗。运输船队里的六十四艘船只中有十六艘被击沉，德国潜艇有两艘被歼灭。10月31日，在哈利法克斯航线上的运输船队能免遭

袭击的状况终于被打破，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被鱼雷击中而沉没，死亡惨重。这是美国海军在仍然未曾宣布的战争中所遭受的第一次损失。8月间，取消了对于在任何一个运输船队中航行的船只数目所加的限制。快速和缓慢的运输船队往往在部分航程中结合同行，于是在8月9日就有由一百艘船只组成的一个联合运输船队安全抵达英国。在到9月底为止的这三个月中，每星期平均输入额将近一百万吨，这表明每星期增加约八万吨。

监视着在布雷斯特港的德国巡洋舰的我们的空中巡逻队，觉察到以比斯开湾各港口为基地的德国潜艇经常在海面上进出这些基地，并沿着划定得相当清楚的路线驶过比斯开湾。这就给我们的空军海防总队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是识别问题。虽然我们的航空用的雷达现正产生出相当的结果，我们却没有方法在夜间识别目标，这要等到稍迟以后，发展了飞机上用的探照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要求是可以击沉潜艇的一种空中武器。我们的飞机上装备的炸弹和深水炸弹对于提供袭击的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来说，是不够准确或没有足够的摧毁力量的。尽管如此，在到11月为止的那三个月中，我们还是进行了二十八次袭击。到了12月，敌人被迫在夜间或在水下驶过比斯开湾中的危险区域。因此，一艘德国潜艇能够进行追击的时间缩减了约五天。

8月间，空军海防总队的一架"亨德森"式轰炸机在西部入口地区用深水炸弹袭击一艘德国潜艇。德国潜艇受伤而无法潜入水中，因而艇上的水兵企图使用他们的炮，但是这架"亨德森"式轰炸机却用它自己的机枪把艇上的水兵驱到潜艇的下层去，于是在战争史中第一次有一艘潜艇升起白旗向一架飞机投降。海上波涛汹涌，附近没有海面船只，然而这架"亨德森"式轰炸机却无情地监视着它的猎获物。飞机发出了求助的信号，于是在第二天，那艘潜艇被一艘渔船拖曳到冰岛。以后，它被编入皇家海军服役。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　　※　　※

英国海军这时增添了一种新的负担。援助俄国的需要使注意力集中在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海路上。在快到7月底的时候，维安--现在已经是一位海军上将--奉命侦察斯皮茨伯根群岛。他派一支军队登陆去破坏敌方的堆煤站，并救出几个被德国人强迫服役的挪威

人。有三艘载着煤的德国煤船也在这次敏捷的行动中被掳获。大约与此同时，从航空母舰"愤怒"号与"胜利"号上起飞的五十六架飞机对在位于北角顶端的比特萨摩和基尔克内斯港内的德国船舶进行英勇的袭击。这次袭击使敌人受到一些损伤，但是我们的飞机损失了十六架，后来没有再次进行袭击。

8月12日，驶往俄国的由六艘船舰组成的第一次"P．Q．"运输船队从利物浦启航，取道冰岛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自此以后，驶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定期按月开行一次或二次。

它们有强大的护卫，还没有受到过敌人的干涉。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冰封的时候，就使用摩尔曼斯克的港口。关于成功地把军需物资运送给俄国军队作了过多的庆祝与宣传，而接着在下一年就遭到重大的损失。

※　　※　　※

随着俄国参战，德国飞机对于我国海岸附近的船舶的袭击减少了一些。"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飞行的区域很广，但就是为应付这种危险而设计的我们的装有战斗机弹射机的船只现正制造出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许多成功。从直布罗陀和塞拉利昂到本国的航线成为德国飞机和潜艇攻击的目标，这就使我们在8月和9月间损失了三十一艘商船和三艘护航舰。在这些船舰当中就有因掳获德国军舰"阿尔特马克"号和围攻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而著名的驱逐舰"科萨克"号。

可以从一个飞行甲板上出动六架飞机的第一艘真正的护航航空母舰--英舰"大胆"号--于9月间进入现役，并立即证明了这一类型的军舰的价值。它不仅可以歼灭或驱逐"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而且也可以在昼间进行空中侦察，使德国潜艇潜在水面之下，并且及时提供有关这些潜艇的警报。

在以后许多年中，在美国建造了大批在对潜艇的战争中和以后的两栖作战中起着重大作用的船只；这些船只都是以"大胆"号作为模型建造的。

"大胆"号本身的生涯短暂。它在12月21日，在护卫从直布罗陀驶往本国的一个运输船队时，经过一次最英勇的战斗，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率领运输船队护航舰的沃克中校这次在历时几昼夜的战斗中大大地显出了他的才能，在约有九艘的德国潜艇中就有四艘被摧毁，此

外还击落两架"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某夜，他的坐舰"鹳鸟"号在黑夜中追逐一艘德国潜艇而和它相撞。两艘船边靠边地那么相近，以致"鹳鸟"号舰上的四吋口径的炮无法充分降低，因而炮手们"只好挥舞拳头而大声咒骂"，直到深水炸弹发挥了作用。

沃克中校获得擢升而成为我们的第一流的德国潜艇歼灭者。

在他于1944年因病早丧以前，他和他所指挥的几队护航舰曾经击沉了二十艘德国潜艇，其中一次就击沉了六艘。

德国派潜艇到地中海去的决定，使我们在大西洋上获得进一步的缓和。有五艘德国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被击毁，有六艘被击伤，因而被迫退回，但是有二十四艘得以成功地通过，并且如在以后一章中读者将看到的，成为地中海上的一大祸害。

※　　※　　※

伪装的德国商船也在继续对我们的海洋贸易进行着战争。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外遭遇到德国的"袭击舰G"。由于伪装，德舰竟成功地在开火以前诱使它的对手驶入平射程以内。两艘船都被击沉了。有二十五名德国人以后被救起，其余的终于在澳大利亚西部登了岸。

"悉尼"号的七百多名官兵却无一生还。这是在幽僻的海域内的一次凄惨的牺牲。

几天以后，曾经击毁了我方二十艘总计约十四万吨的船舶的"袭击舰C"在南大西洋被我巡洋舰"多塞特郡"号追获并击沉了。前后共计有九艘伪装的德国海面袭击舰所造成的损失如下：

沉船数	总吨数
1940年	54366，644
1941年	44226，527
1942年	30194，625
1943年	649，482

因此，我们甚至在1941年就有确实的理由对于海洋战争给予我们商务上的影响的整个趋势感到满意。在1941年11月，我们因德国潜艇的袭击而受到的损失降到1940年5月以来的最低数字。尽管希特勒夸耀，尽管德国的潜艇与空军力量增加了，以及我们在海洋上的运输船

队不断增多了，英国和同盟国在1941年的船舶损失数字并不大于1940年。当然，双方都有更多的攻击目标，但是我们击沉的德国潜艇数目（包括意大利的潜艇在内）却从1940年的四十二艘上升到1941年的五十三艘。本章末所载的表值得加以仔细研究。

※　　※　　※

这样，我们在临到战争中一次最大变化的前夕的时候，就已经在军事力量方面有了巨大的增加，并且仍然在实际力量和对许多问题的控制方面稳定地进展。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有力量保卫我们这个岛国，并且能够就我们的船舶所能装运的最大限量来派遣军队到国外去。我们不知道将来怎样，但是经过克服了一切困难以后，对将来也不会感到恐惧。入侵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并且同时我们通过大洋的生命线却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广阔、更加众多和更加富有成果。我们对于这个岛国的入口地区的控制逐月都见增强。德国空军和潜艇威胁着要实行的那种束缚，已经被打破，并且敌人已经被驱逐到远离我们的海岸的地方去了。粮食、军火和供应品越来越多川流不息地运到我国。我们自己的工厂的产品正在逐月增加。地中海区域、北非的西部沙漠和中东虽然仍处于危险中，但是在11月快要结束的那几天，就陆地、海上和空中三方面来说，我们对于战争到目前为止的进程是感到庆幸的。

因遭敌人袭击英国、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和渔船损失的总吨数统计表（括员内系船舶数目）

1949年5月1日订正

第二十八章　同俄国更密切的接触　1941年秋季和冬季

英苏关系--军事协作的困难--我们努力在高加索进行协助--我们对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的问题--11月4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他11月8日的复电--11月20日艾登先生与苏联大使的谈话--我提议派艾登先生前往莫斯科--斯大林予以接受--我无意同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决裂--我向曼纳海姆元帅呼吁--艾登先生赴莫斯科的使命--我12月5日的指令--德国闪电战的首次失败。

这时有两个主题支配着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第一是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商谈处于模糊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第二是俄国要求我们同轴心国的卫星国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绝交。如我们所已经见到的那样，在最近的莫斯科会谈中，在前一方面是几乎没有进展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于11月1日以下列备忘录送交外交大臣：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1月1日

我不知悉我们曾经采取过在军事方面不进行商谈的方针。相反地，我们不是明确地告诉过他们，我们将在军事方面进行商谈吗？的确，我曾经撰就了撇开供应问题不谈而专谈军事局势的一项文件①以供比弗布鲁克勋爵作为指导方针。伊斯梅将军奉派到俄国去，就是为了要开始军事商讨。在事实上，这不可能产生任何差别，因为在目前并没有可以采取的任何真正重要的实际步骤。他或许已经用事实和数字来阐释要我们派遣"二十五个到三十个师"到俄国前线去的那项建议是何等愚蠢和实际上办不到的事。他可能已经解释过甚至在俄国前线的随便哪一端调入两个或三个师就会怎样堵塞了为俄国运送供应物资所需的交通线。另一方面，我却不明白在会议时这类谈论何以不曾在某一个时候涉及。无疑，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斯大林曾经接触到军事问题。

①见附录（10）。

韦维尔将军已经到过第比利斯而找不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任何当权的人士。他俄语说得很好，所以最好由他到莫斯科一行。在未来的许多个月中，我们只有经由南面侧翼才能够进入俄国。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事实弄明白。

附言--你应该一阅刚才收到的韦维尔来电，此电说明甚至派两个师到塔布里兹或以北将怎样会完全堵塞穿越波斯的铁路。

我感觉到只要能够成立一个军事商谈的机构，就可以在一种不至于引起误会的合理情况下把联合行动的问题付诸讨论。当时局势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性质，从我的下列备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1月5日

我们不知道德国人将要在什么时候进入高加索，也不知道他们来到那个山脉障壁以前还要经过多么久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俄国人将要做些什么事，他们将要使用多少军队，或者他们将要抵抗多久。可以十分肯定，如果德国人紧逼，英国的第五十师或第十八师都不能及时到达现场。我们由于"十字军战士"行动的稽延而受到箝制，所以在目前不可能看到那个范围以外的情况。我不信德国人将被阻止而不能占领巴库油田，或者俄国人将会有效地破坏这些油田。俄国人不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并且以非常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任何询问。

2．我们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派遣四个或五个重轰炸机中队驻扎在波斯北部以援助俄国人保卫高加索，如果这是可能的，并且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去有效地轰炸巴库油田，使这片土地燃烧起来。这些轰炸机中队当然需要战斗机保护。

要供应这些轰炸机或战斗机，就要等到"十字军战士"行动和它的后果能够被断定以后。但是应当根据这样的意图即把大量空军从利比亚调到波斯，以便尽可能长期地使敌人得不到油田来制定一个计划。务盼在下星期内把这事做好，以便我们能看出牵涉到一些什么问题。没有人可以断定俄国人将能维持黑海的控制权多久，虽然拥有他们的那些军队而竟把这种控制权失去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　　※　　※

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我们同芬兰断绝邦交的问题是在最初由麦斯基先生在他和我于9月4日会晤时提出的。①我知道这是俄国人对之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问题。芬兰人曾经利用德国进攻俄国的机会，于1941年7月在卡累利阿前线重新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希望恢复按照前一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所失去的那些领土。他们的军事行动在1941年秋季不但对列宁格勒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从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

格尔斯克到俄德前线的那些补给线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和我们从8月份以来，都曾经以严厉的词句就这种局势可能引起的后果向芬兰人提出警告。他们的态度是，为了他们防备俄国的自身安全，他们需要在争论中的东卡累利阿省，而且前两年的历史加强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可是现在俄国正从事于与德国的生死搏斗，要同盟国允许芬兰作为德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去割断俄国同西方联系的北方的主要交通线，那是显然不可能的。

①见本卷第406页。

罗马尼亚的情形同芬兰相似。俄国人已经在1940年6月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从而控制了多瑙河口。现在，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安东奈斯库元帅的领导下，同德国结成联盟，不但已经重新占领了比萨拉比亚省，而且深入俄国的黑海区域各省，正如芬兰人在东卡累利阿那样。匈牙利位于横跨中欧和东南欧的交通要冲，因此匈牙利人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也是有直接帮助的。

但是我绝不能信赖宣战是应付这种局势的正确方法。在美国和我们施加压力下，芬兰将仍有同意公平合理的和平条件的可能。关于罗马尼亚问题，至少有各种理由可以据以相信安东奈斯库的独裁政权将不致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我决定致电斯大林元帅商谈军事计划和合作问题以及避免对轴心国的这几个卫星国宣战的问题。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1年11月4日

为了要清理一些事务和策划将来，我准备派遣我国驻印度、波斯和伊拉克的部队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到莫斯科、古比雪夫、第比利斯或你所乐意的任何地方同你会晤。此外，我们秘密选定的新任远东总司令佩吉特将军将与韦维尔将军同来。佩吉特将军曾经在此间洞悉一切内情，因而将携有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方面最近和最成熟的意见。这两位军官当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们的现状怎样，什么事是做得到的以及我们认为什么是明智的。他们可以在两星期内到达你那里。你愿意接待他们吗?

2．在我9月6日的电报中，我们曾经告诉你，我们愿意对芬兰宣战。但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英国在此刻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是不是真的好事？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因为我们的极端封锁政策已经对它们实行了。我的判断是反对宣战的，因为，第一，芬兰有

许多朋友在美国，所以为谨慎计，应该顾到这个事实。第二，关于罗马尼亚和匈亚利问题：这些国家充满了我们的朋友；它们被希特勒压服而被用作爪牙，但是一旦那个歹徒时运不利，它们可能很容易地回到我们这边来。英国的宣战只会把它们全都冻结起来，并且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希特勒是反对我们的一个牢固的欧洲大同盟的首脑。务请不要认为这是由于缺乏热诚或友谊才使我们怀疑这个步骤的利益的。我们的自治领除澳大利亚外，都不愿意采取这一步骤。虽然如此，但若你认为这将是对你们的一种真正帮助，而且是值得做的事，我当再次向内阁提出这个问题。

3．我希望我们的供应物资同它们运进来一样快速地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运走。有少数物资现正开始经由波斯运入。我们将尽力从这两条道路将物资输入。请你确保同这些坦克与飞机一齐前往的技师们获得充分的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把这些武器交给你们的人员。目前，我们派在古比雪夫的使团接触不到这一切事务。他们只不过是要帮助你们。这些武器是我们冒险运去的，所以我们热切希望它们得到最好的利用。由你发布一道命令是必要的。

4．我不能将我们的即时的军事计划奉告，不能将比你们所能告诉我的你们的军事计划更多的情况奉告，但是请放心，我们不会闲着无所行动。

5．为了使日本安静下来，我们即将派遣能够掳获和歼灭任何日本军舰的我们的最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进入印度洋，并且我们正在那里建立一支强大的战列舰队。我正促请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增加压力而使他们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以使海参崴的航路不致受阻。

6．我不想在赞扬的话语方面多费词句，因为你已经从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方面知悉我们对于你们的卓越的战斗的感想如何。请信赖我们的不倦的支持。

7．如果我能直接从你那里获悉你已经收到这封电报，我将感到高兴。

11月11日，麦斯基先生把斯大林对这封电报的冷淡的措词闪烁的复电交给了我。

斯大林先生致首相1941年11月8日

你的来电于11月7日收到。

关于应当把苏联与大不列颠之间的关系加以澄清这一点，我完全和你意见一致。目前，这种澄清的状况是不存在的。缺乏这种澄清是由于两种情况：

（1）关于战争目标和关于战后和平组织的计划，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明确的谅解。

（2）关于在军事上互相援助以便在欧洲反对希特勒，苏联和大不列颠之间并无协定。

只要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到一致，英苏关系就不可能澄清。不仅如此，坦率地说来，只要目前的局势存在，要获得相互信任就有困难。当然，关于供给苏联以军用物资的那个协定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它并不足以解决、也不足以完全概括我们两国关系的全部问题。如果你的来电所提及的韦维尔将军和佩吉特将军到莫斯科来是为了要缔结关于上面述及的那两个根本问题的协定，那么，我当然会乐于同他们会晤并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设若这些将军们的任务只限于提出情报的一些问题和次要事项的考虑，那么我认为这就不值得打扰他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我找出些时间来进行会谈，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2．据我看来，在大不列颠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的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秘密的外交途径的。完全出乎苏联意料之外，这整个问题，从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起，直到美国政府考虑这个问题止，却得到广泛的公开传布。这整个问题现正在报章（友好的和敌对的）上被随意讨论着。经过这一切之后，英国政府把它对于我们的建议所持的否定态度通知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呢？要表示苏英之间缺乏一致性吗？

3．你可以放心，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从英国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切军械迅速地运到适当地点。对于通过波斯的路线，也将采取同样的做法。关于这方面，我可以请你注意一个事实（虽然这是小事）：坦克、飞机和大炮是在包装不良的情况下运来的，有时一部车辆的部件分装在几只船上，［以及］由于包装不完善，飞机运到时已经破损。

※　　※　　※

看来，甚至斯大林在一些时候以后已经感觉到他的这封电报的语气未免太过分。我对这封来电并不想答复。缄默足以表示我的看法。11月20日，苏联驻伦敦大使到外交部访问艾登先生。以下即是艾登先生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一记录以电报发给这时在古比雪夫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苏联大使今天下午要求见我，当时他说他曾经收到斯大林先生的训令，要他来向我转达说，他在最近发给首相电报时只是着眼于实际的和事务性质的问题。斯大林先生当然无意触犯英国政府的任何成员，更不用说触犯首相了。

斯大林先生确实非常忙碌于处理前线的事务，并且除掉前线事务外实际上没有机会想到任何别的事情。他曾经提出了关于在欧洲进行以反对希特勒为目的的、互相的军事援助和战后和平组织这些重要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此绝不希望由于任何个人的误会或情绪而使之复杂化。斯大林先生在实行他所采取的方针时也曾克服了某些个人情绪，因为关于芬兰的这件事曾经使他和苏联全国极为痛心。"我的祖国，"斯大林先生说过，"感到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我们的要求是秘密地提出的。然后，整个事情就公开了，而且又发生了英王陛下政府认为不可能接受苏联的要求这个事实。

这就使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对于我国人民的心理发生沮丧的影响。"斯大林先生曾经因此事感到痛心，但是尽管这样，他仍然只追求一个目的：就在欧洲进行以反对希特勒为目的的、互相的军事援助和战后和平组织的问题达成一项协定。

斯大林的复电清楚地说明，依照俄国领袖们目前的想法，单纯的军事商谈不会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斯大林关于芬兰的电报中几乎是歇斯底里的语调，表明了我们两国之间在谅解方面存在的分歧。因此，我提议派遣艾登先生衔命赴俄，以再行试图调和我们的关系。我于11月21日致电斯大林先生，就是这个意思：

刚收到你的来电，谢谢。在战争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同罗斯福总统进行私人间的通讯，这已经使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谅解，并且往往有助于使事情得以迅速办理。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你在同等的友谊与信任的条件下合作。

2．关于芬兰问题。当我发给你9月4日的电报时，我已经完全准备建议内阁对芬兰宣战。以后的消息使我想到，如果能够使芬兰人停止战斗而按兵不动，或者返回本国，这比我们用正式宣战的方法把他们同犯罪的轴心国家一道放在罪犯的席位上，从而使他们作战到底，对于俄国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将更为有利。但是，如果他们在今后两个星期内还不停止作战，而且你仍然要我们对他们宣战，那么，我们定将照办。我同你的意见一致，认为将此事作任何的公布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责任不在我们。

3．设若我们在利比亚进攻的结果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摧毁那里的德意军队的话，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就可能比较向来更从容地就战争全局作一番广泛的考察。

4．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意在不远的将来派遣你所认识的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经由地中海到莫斯科或其他地方来和你会晤。他将由高级的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专家陪同前来，当能讨论各种有关战争的问题，不仅包括派遣军队进入高加索，也包括派遣军队进入你方军队在南方的战线的问题。我们的船舶资源和交通线，都不允许使用大批船只，并且即使如此，你也得在经由波斯输送军队和输送供应物资之间加以抉择。

5．我注意到你也希望讨论战后和平组织问题。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尽我们的最大力量在同你们联盟的情况下，和在经常同你商量的情况下去作战，并且不管战争持续多久；而当我们战胜（我确信我们必将战胜）的时候，我们希望苏俄、英国和美国将以摧毁纳粹主义的三个主要伙伴和执行者的身分在胜利者的会议桌上相会。当然，第一个目的将是防止德国，尤其是防止普鲁士对我们第三次突然袭击。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则不是，并且也不打算成为这样的国家，这个事实并不成为对我们为了互相的安全和正当利益而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的任何障碍。外交大臣当能就这方面的全部问题和你进行讨论。

6．很可能的是，你们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防卫，以及沿着全部俄国前线对侵略者的卓越抵抗，将使纳粹政权的内部结构受到致命的损伤。我们绝不应当指望着这种好运气，我们惟有继续竭尽全力打击敌人。

斯大林先生于两日后复电，语调较前平静了一些：

1941年11月23日

谢谢你发来电报。我诚恳地欢迎你在来电中所表示的要经由在友谊和信任基础上的私人通讯来同我合作的意愿。我希望这将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胜利作出很大的贡献。

2．关于芬兰问题，苏联除了要求芬兰停止军事行动和事实上退出战争以外，从未--至少在最初没有--提出任何别的要求。但是如果芬兰经过你所指定的那个短时期，连这点都拒绝依从，那么，我相信英国宣战将会是合理而且必要的。如若不然，那就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我们之间关于对希特勒及其热心的同谋者作战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而且希特勒侵略的同谋者可以进行他们的卑鄙勾当而不受惩罚。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我们或许可以稍等待一些时候。

3．我定当支持你派遣外交大臣艾登先生早日访问苏联的提议。我相信我们共同考虑和接受一项有关苏英军队在我们的前线上的共同军事行动的协定，并迅速地付诸实施，会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考虑和接受有关战后和平组织的一项计划，应该以防止德国，首先是防止普鲁士再次破坏和平和再次把各国人民投入可怕的屠杀这个总的概念为基础，这是对的。

4．我对于存在于苏联为一方和英国与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国家组织上的差异不应该，而且也不能阻碍我们在有关我们的相互安全和合法利益方面的一切根本问题上获得完满的解决这一点，完全和你意见一致。如果在这方面仍然有些疏漏和怀疑之处，我希望在同艾登先生谈判的过程中将得以消除。

5．请接受我对于英军在利比亚攻势中的成功的开端所表示的祝贺。

6．苏联军队对希特勒军队的战斗仍然紧张。但是尽管有一切困难，我们的军队的抵抗在加强，并且将继续加强。我们战胜敌人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　　※　　※

由于斯大林迫切呼吁的结果，当经决定进行安排，对芬兰人，也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递交附有期限的一项最后通牒。正如以下的各

备忘录所表明的那样，我是极为勉强地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1月28日

你似乎认为在12月3日对这三个国家［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是当然的事。我不愿意在我们知道芬兰将如何行事以前就作出这种决定。况且3日太早。5日是我给斯大林去电以后的两个星期终了的日子。我不过在今晚才把我的电报发给曼纳海姆。我们必须留出相当时间以待答复。

我认为这项措施不智的见解依然不变，并且我仍然希望芬兰人会撤兵。我不曾料到在此时采取这一步骤。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1月29日

关于芬兰诸国。如果有使芬兰退出这次大战的一线希望，我并不欲为时间所限。请阅我致斯大林的［11月21日的］电报，其中有言，"如果他们在今后两个星期内还不停止作战，·而·且·你·仍·然·要·我·们·对·他·们·宣·战……"。因此，程序应当如下。

如果到了5日，我们还没有听到芬兰人行将退出战争，或者我们已经听到他们在顽强抗拒，那时我们就致电斯大林说，"·如·果·他·仍·然·希·望"，我们当立即宣战。接着将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这也要按照他的意愿来做。

※　　※　　※

这时，在苏联政府知情和同意下，我认为值得向芬兰领袖曼纳海姆元帅本人作最后一次呼吁。

首相致曼纳海姆元帅1941年11月29日

我想起行将发生的那件事，深感悲伤，这就是我们出于对我们的盟国俄罗斯的忠诚，将不得不在几天内对芬兰宣战。

如果我们宣战，我们遇有机会也就会作战的。的确，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战争期间推进得很远，足以保障你们的安全，现在能够中止并撤离了。这无需作出任何公开宣告，只消脱离战斗和停止军事行动，在严寒的冬季里是有各种理由来这样做的，如此就在事实上退出了战争。我希望我能够使阁下相信我们将要击败纳粹党人。我觉得比在1917年或1918年信心更大。设若芬兰使它自己置身于同那些犯罪的和战败的纳粹党人在一起的席位上，你的国家所有在英国的许多朋友将

会感到极其痛心。我回忆起我们关于上次大战的愉快谈话和通讯，因而想到及早发出这封纯粹是私人性质的电报供你考虑。

12月2日，我收到曼纳海姆元帅的复电。

曼纳海姆元帅致丘吉尔首相1941年12月2日

昨天，我荣幸地收到由美国驻赫尔辛基的公使转交的你1941年11月29日的来电，我对于你给我这封私人电报的好意表示感谢。我确信你将了解在我军到达据我看来将会保障我们所需要的安全的阵地以前，我不可能停止目前的军事行动。设若为了保卫芬兰而进行的这些军事行动使我的国家同英国发生冲突，我当引为憾事，并且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被迫对芬兰宣战，我将深感痛心。承蒙在这艰苦的岁月中赐我以私人电报，我对此十分感激。

这项答复清楚地表明芬兰不打算把它的军队撤到1939年的边界，因此，英国政府就进行宣战的安排。接着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　　※　　※

为艾登先生的莫斯科之行而作的准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他将由帝国副总参谋长奈将军陪同前往。在莫斯科的会谈将要在军事和一般方面对战争作全面的回顾，并且如果可能，将签订一项正式书面的同盟条约。

12月5日，我写出一份给外交大臣的一项总指示，从我们这方面的看法对于军事局势的某些方面作了检查。现在就要谈到的西部沙漠战事已经达到高潮。

1941年12月5日

正在吸入轴心国那么多资源的利比亚战事的延长，或许需要使用我们曾经希望可以用来保卫高加索或在俄国前线上作战的第五十和第十八两个英国师。因此，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师不可能他调。我们的援助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形式（撇开供应物资不谈），就是在俄军的南翼放置一支强大的空军，比方说十个中队；在那里，除其他事务外，它们可以协助保护黑海上的俄国海军基地。这些中队将要在利比亚战役得胜后尽早从那里撤出。它们的地面人员和辎重将不致如派遣步兵师那样过分阻塞穿越波斯的交通线。中东最高司令部已经奉令为这项

调动拟定计划，此项调动的完成当然取决于为进行详细侦察而提供的便利。

2．对俄国以及对英国来说，土耳其的态度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土耳其五十个师的军队需要空军支援。我们已经答应在土耳其受到攻击时，就派遣少则四个，多至十二个战斗机中队到土耳其去。果然如此，我们可能需要把打算派遣到俄国南部战线上的那些中队撤出一部分来。如何对于我们在黑海两岸的飞机予以最好的使用以及所用飞机的类型等事，需要按照情况由英国和俄国政府及参谋部会商决定。

※　　※　　※

在这些交往进行的期间，俄国前线的军事危机的紧急性已经减退。希特勒曾经决定再作一次巨大的努力，在11月13日下令发动一次在年终以前攻下莫斯科的"秋季攻势"。这个计划为博克和古得利安所反对，他们建议在冬季德军应当掘壕固守。他们的建议被驳回了。在11月下半月，德军在两翼曾经稍有进展，但是不仅由于守军和居民的顽强抵抗，也由于这时已经袭来的严寒，德军于12月4日开始的中路主要攻势都完全崩溃。自动武器使用不灵；飞机和坦克的马达不能发动。由于冬季服装不足，德国士兵处于半冻僵的状态。

就像在他以前一个世纪走过这条道路的那位至高无上的军事天才①一样，希特勒这时才发现俄国的冬季意味着什么。

①指波拿巴·拿破仑。--译者

他在冷酷的事实面前低了头。于是发出训令，要军队撤退到位于后方的一条较好的战线上，虽然他们还要同时抵抗俄军的进攻。这类进攻是不少的。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内，俄军的进攻继续不断，因而在莫斯科以南和以北的德国装甲部队被迫后退，直到12月31日才稳定在离莫斯科城六十哩的一条由北到南的战线上；而德军曾经进入离城二十哩以内的地方。在北方，德军的遭遇未见好些。列宁格勒与苏联后方的联系确实曾被完全切断，并被南面的德军和北面的芬兰军队紧紧包围，但是一切进攻都被击退了。在南方德军有较多的收获。龙德施泰特曾经一度抵达罗斯托夫，并转换方向到达高加索。他在这里由于冒进而被击退四十哩。尽管如此，他已经推进了五百哩。俄国的南部工业地区和乌克兰的肥沃的麦田已经落在他的背后了。只是在克里米亚还有一些俄国人有待逐退或歼灭。

这样，德军在六个月的战役中已经获得巨大成就，并且使他们的敌人受到任何别的国家所经不起的损失，但是他们所企图占领的三个主要目标--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河下游则仍然牢固地握在俄国人的手中。离高加索、伏尔加河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仍然遥远。俄国军队还远没有被击溃，却愈战愈强，并且到来年，其实力一定会更加增长。冬季已经来临。战事的旷日持久是势所必然的了。

所有反对纳粹的国家，无论大小，见到德国闪电战首次失败，无不欢欣鼓舞。只要德国军队在东方从事于生死搏斗，对于我们这个岛国的入侵威胁就消除了。那场搏斗会持续多久，没有人能够预料。至少，希特勒对前途仍然具有信心。他在秋季同他的将军们发生过的许多争论以及他们未能满足他的深远的意图，导致总司令勃劳希契的解职。龙德施泰特也去职了。从此以后，希特勒亲自指挥在东方的军队，他自信他的将才，满心希望俄军在1942年早日崩溃。

※　　※　　※

我们同苏联的商谈（它在以后阶段中似乎进行得还顺利）已在前面先行叙述过了，接着便将介绍奥金莱克将军在西部沙漠发动的攻势。商谈和攻势同样都因为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国的事件而被移到一个不同的阶段上去了。

我们将在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了大大不同的组合的情况下在适当的过程中回到这些题目上来。

第二十九章　前进之路

英国关于1941年秋季的计划--在西部沙漠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唯一可能的"第二战场"--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接替罗杰·凯斯爵士--奥金莱克要求再次延期--艾德礼先生访问华盛顿--我于10月20日致总统的信件--我对于战争的思想的阐述--要求美国派兵到北爱尔兰的建议--赢得西部沙漠胜利的深远影响--坦克登陆艇是在欧洲登陆时不可缺少的装备--我于10月25日致驻中东国务大臣的电报--中东各总司令的反应--我们放弃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我的10月28日的备忘录--假如俄国战败，德国将采取的计划--德国在地中海上实力虚弱的几个月--德国潜艇到达战场--对于沙漠战役的训示。

政策和意愿都使得我同总统作最亲密的通讯。每星期，往往几乎是每天，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我们英国人的想法和意图以及战争全面局势的一切情况最详尽地告诉他。无疑地，这类函电交往得到他的最密切的注意，并且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和同情。他的答复自然是比较有保留的，但是这时，我对于他的立场和意愿，却已经知悉得很清楚了。我负责领导一个被死敌攻击而正在奋斗中的国家。他则居于一个强大的中立国的首领地位，高高在上，威风凛凛，而且他亟欲把他的国家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可是他还看不出怎样去做才好。这时，英国必须制定它自己的作战计划：怎样以实际上可能的最大规模来调集我们的一切军队对希特勒作战；怎样以军用物资和只能是小规模的牵制行动来帮助俄国人；最重要的是怎样生存下去！

可是仍然有一个在我的心中已经形成，而大部分又为三军参谋长基本上接受的关于1941年内所余时间和1942年的计划。在这个时期，这项计划当然是根据美国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而给我们以国会所允许的一切援助这种情况来制定的。由于我同总统通讯，我已经觉察到他对于一切海军事务特别留意，并且他不独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而且也按照他个人的想法，对于法属北非，包括达喀尔在内，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岛屿，感到特别关注。这类想法同我自己的见解也是调和的，并且如我相信以后可以判明的那样，也是同我们在单独作战时，以及和如果成为交战国的美国联合行动时可能尽力做到的战略相调和的。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西部沙漠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把隆美尔从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逐退。如要一切进行顺利，这可能导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脱离维希而集合起来，或许甚至维希本身也会参加。这种目的不过是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希望。但是我们在联合王国内却准备好了一个装甲师和三个野战师，并且具有充足的船舰力量可以把它们在德国空军被吸引在俄国的时候运送到地中海西部的任何地点。如果我们占领的黎波里，而法国又无所行动，那么，我们既然占有马耳他岛，这就使我们能够袭击西西里岛，这样就可以在欧洲开辟当我们单独在西方奋斗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唯一可能的"第二战场"。除去挪威以外，不管我们在战场上的运气怎样好，我看不出我们自己在1942年能够做出任何其他事来。进攻西西里的计划由三军参谋长和计划委员会仔细制定。我们称它作"鞭绳"。

一旦隆美尔被击败，而他的为数不多的莽撞的军队被歼灭，并且的黎波里又为我们所有，要使我们的四个师的最精锐部队（约八万人）在西西里岛登陆，并征服这个岛屿，我们认为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曾经从西西里岛上的飞机场出动而使我们受到那么多危害的德国空军，已经被调到俄国去了，西西里岛上这时已经没有德国军队。当我们的远征军在海上航行，并且已经进入地中海的时候，它当然会被敌人发现，但是敌人无法知悉我们是开往法属北非--比塞大、阿尔及尔、奥兰--还是开往西西里岛或撒丁岛的。这就是海军国家所享有的有利的选择自由。在1942年当中，还有什么别的积极攻势计划大不列颠和英帝国可以单独采用呢？我们怎样才可以大规模地同德国人交战呢？有什么计划会提供我们很多的、在战争的变化无常的情况下非常值得向往的选择呢？这可能超出了我们单独支撑的能力。也可能出什么岔子。

但是无论如何，这总不致危及我们越过大西洋的生命线，或者损害我们本国抵御入侵的防御力量。

看到了前进的道路是一回事，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又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一项有雄心的计划比完全没有要好些。一切首先以奥金莱克将军在西部沙漠准备了很久的那个攻势的成功为转移。一切必须联系到由于德军可能突入里海地区，或者沿着同一方向通过土耳其或进入中东--叙利亚、巴勒斯坦、波斯和伊拉克--致使我们受到的那些不测的危

险来加以估计，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结果证明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我在研究这些假想的计划所经过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取得三军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及战时内阁中我的各部大臣同僚们的确信与支持。最后，一切都确切按照既定次序完成了，但却是直到1942年和1943年才实现的，而那时的形势和我们在1941年10月间所能推测的相比，已大不相同，而且是有利得多了。

※　　※　　※

虽然这一切推想影响了我们的秘密圈子里的人们的意见，我却决意不使进攻欧洲大陆的器材和计划的准备工作有所松懈。罗杰·凯斯爵士这时已经到了七十高龄。他在建立突击队和推进进攻时使用的船舰的设计和建造方面，曾经作出宝贵的贡献。他的海军元帅的崇高职位和坚强的个性曾经在各后勤部门中引起不少摩擦，因而我从个人方面来说非常抱憾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委派一位新的年轻的人物去领导那个海外组织，将是符合公众的利益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皇家海军中只不过是一位上校，但是他的功绩和才能，据我看来，足以使他很有资格去担任这个遗缺。他这时负着特殊使命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受到非常尊敬的接待。他同太平洋舰队一起巡游，并且在回到华盛顿以后同总统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他受权将我们关于登陆欧洲所进行的准备和我心目中的计划告知总统。总统对他表示最大的信任，并邀请他到白宫小住。在他实际到白宫去以前，我不得不把他召回本国。

首相致路易斯·蒙巴顿勋爵1941年10月10日

我们需要你立刻回国来干某种你将最感兴趣的事。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1941年10月10日

我们需要蒙巴顿到此间来担任一项活动很多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请向总统解释，他因不能履行荣幸地被邀访问白宫之约而感到十分怅惘。他将在离美以前求见总统一次。

※　　※　　※

我因奥金莱克将军为了完成他的部署而要求最后延期将近两个星期而感到烦恼。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0月18日

你的来电加深了我的不安。日期是由你向国防委员会提出的，我们虽然觉得稽延是最危险的，但是仍接受了你的要求，并且以此为目标而进行我们的全面计划。要对国会和全国解释正当俄国在这一整段时期中被炮火轰得粉碎的时候我们的中东军队怎么会停顿四个半月未同敌人交战，那是不可能的。我一向都在设法防止公众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可以在任何时刻发生。况且，我们可以在其间取得任何成功的那几个宝贵的星期正在消逝。关于你再次延期一事，并没有给我预告，也没有提出理由。我必须能够在星期一将你现在所要求再次延期的天数告知战时内阁。

再者，掌玺大臣将于星期一携带致总统的一封私人信前往美国。在这封信（将交与罗斯福先生单独阅览，并于阅后焚毁或退回）中，我打算说明你意欲在11月初的月明之夜进攻。我有必要使总统知道我们的机密而借此以激发他的友好行动。鉴于我们正在准备"鞭绳"①的计划，我在这封信中请求他派遣三个或四个美国师来替换我们驻扎在北爱尔兰的军队，以作为防备德军春季入侵的更大保障。我指定掌玺大臣衔命赴美的日期是和你报告给我们的日期相关联的。当然，如果只不过是耽搁两三天的事情，那倒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在已经商定的计划中不经预告或提出理由而作重要的变更，那么，我就不可能全面协调战事的行动了。因此，务盼及时来电。

①即进攻西西里岛。

如奥金莱克将军所愿望的，日期最后定为11月18日。

※　　※　　※

我揣测总统的心里可能在怎样思索，就决定在奥金莱克于西部沙漠进行相当大的冒险的前夕把我的全部思想向他表述。这时一般公认为副首相的艾德礼先生行将访问华盛顿，去参加国际劳工会议，因此我就让他把下面这封信带交总统。这与罗斯福先生本人的思想发展是很相符合的。这一点将会日益明显。

首相致总统1941年10月20日第一部分

亲爱的总统先生，

在本年秋季的某一个时候，奥金莱克将军将要尽他可以调集的最大兵力在昔兰尼加进攻德意军队。①我们相信他的军队在兵员、大

炮、飞机，特别在坦克方面，将会比敌人的强大。他的目的将是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并且尽快地攻下班加西。

①确实日期和"十字军战士"这个代号是在另一个单独的备忘录中说明的。

2．设若这次战事得利，为了进一步向黎波里推进而准备好了的那些计划即可付诸实施。设若这进一步的努力又获得成功，重要的反应是预料得到的，为深谋远虑计，可以预先加以研究。

3．魏刚将军可能受到鼓动而参与战事，或则德国人会向他或维希提出要求在法属北非给与便利，这可能逼着他投入战争。

4．为了要利用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我们正保留着相当于一个装甲师和三个野战师的军队，而且备有船只约从11月中旬起可以出动。这一支军队可以在法国邀请时经由卡萨布兰卡进入摩洛哥，否则即在地中海区域协助在利比亚取得胜利。

5．为了要给这些准备以有效的掩护，我们已经准备了袭击挪威海岸并且也去增援摩尔曼斯克的俄军的大规模的计划。在这类计划中有的比较具体，有的则仅是初步的设想。

6．因此，看来可能的是，除了在绕道好望角前往苏伊士的途程中将于11月7日抵达哈利法克斯港的第十八师以外，我们将不得不从大不列颠调出四个或者甚至五个师。我们必须预料到希特勒一旦稳定了俄国前线，将立刻开始在西方集合或许达到四五十个师的兵力，以侵入不列颠群岛。我们已经获得也许是夸大了的报告，据称德国人正在建造八百艘船，每艘可以装载八辆或十辆坦克渡越北海而在海滨的任何地点登陆。当然，还会有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规模如何尚无从预测。人们可以设想他的程序是：1939年，波兰；1940年，法国；1941年，俄国；1942年，英国；1943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必须准备着从3月份起去应付一次最大的突击。

7．在这种情况下把四个或五个师（包括一个装甲师）调离联合王国，我们显然是在冒着危险。设若事态的演变幸运地正如本函最初几节里所假定的那样，设若我们在事实上把国内军队减削到上述那种程度，那么，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美国军和装甲师，连同可能派出的空军，布置在爱尔兰北部（当然是应那个政府以及英王陛下政府的邀请），因而使得我们能够在现在被替换的驻扎在冰岛的军队以外，又

把我们现在用来保卫大不列颠的那三个师撤出，那将是一种很大的保证和一项最高的军事利益。

8．如果我们知道你能够采取这一步骤的话，我们当感觉到可以更加自由地按照我所概述的做法采取有力的行动。此外，美国军队到达北爱尔兰将对整个爱尔兰自由邦产生重大的影响，带来不可估量的有利后果，也会成为对于德国入侵计划的一种阻碍。我希望这事可以在你的思想中占有一个有利的地位。我并不想提议在我们看到即将到来的那个战役的结果以前就作出任何决定。

在说到指挥的问题和海空军对陆军的关系的几段以后，我的信继续说：第二部分

13．我所得到的一切消息都趋向于指明英军在昔兰尼加对德军的一次胜利将改变地中海区域战争的整个面貌。西班牙可能受到鼓舞而争取中立。对于士气已经涣丧的意大利，也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是，土耳其可能在抵抗希特勒一事上坚定起来。我们并不要求土耳其在目前积极参战，只不过要求它对德国人的威胁和讨好维持坚强不屈的抵抗态度。只要土耳其不被侵犯或被引诱，这一大块长方形的不够发达的地方对于我们尼罗河集团军的东面侧翼来说，就始终是不可越过的屏障。设若土耳其被迫参战，我们当然将不得不给它以可以在别处（在法属北非或在高加索）更好地利用的大量支援。我们正对土耳其作出支援的诺言（以军事局势为断），这种支援的数量为四至六个师和二十或三十个空军中队，并且正在同他们一起在安纳托利亚积极地修筑必要的飞机场。但是为土耳其所需要以保持其安全的，就是英军战胜德军而使一切诺言成为真实的和有效的。

14．上述的这些部署并不容许我们·在·以·后·六·个·月·内对于俄国保卫高加索和里海区域作出任何重大贡献。我们所能给与俄国人的最好的帮助，就是接替现在麇集在波斯北部的那五个俄国师。如果这些师被调回本国，用于战场，我已经对斯大林提出英国的保证，即俄国的正当利益当不致受到损害，并且我们绝不会以损害他们的办法来在波斯谋取利益。但是我看不出在上述的期间内，我们怎样可以派遣一支比象征性的军队更多一些的部队进入高加索和俄国人怎样可以在波斯保留类似的一支军队。由于俄国人的来到、他们的理论和行为使得波斯非常不安，而且如果发生骚动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部署三个或

四个英印师来维持自波斯湾到里海的那些交通线使之畅通无阻。成为我们联合援俄政策一个重要部分的这些交通线，就会这样因为需要提供额外军队而大部分被阻塞了。我已在设法使俄国人看清这点。

15．在我们于大西洋上会晤以前我于1941年7月25日发给你的电报中，说到1943年的长期计划：比方说，有一万五千辆坦克，由几百艘有特殊装备的远洋船舶运送到三四个起义时机成熟了的国家的海滩上同时登陆。我曾经提议在这个阶段可以很容易地就你们现时从事那么大规模建造的商船中拨出一部分来加以必要的改装。我现在把海军部制成的图样送给你，这些图样指出这些船舶所需要的处理方法。你将看到，这按照估计不过增加成本约五万镑，我想也要耽搁相当时间。我认为这样装置的船只应该不少于二百艘。时间是足够的，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在1943年以前［实行］这样的计划。但是同你现已开始实行的坦克制造计划相关联的主要问题是装运这些坦克远涉重洋，并使其在沿着希特勒承担防务的那漫长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的海滩上登陆的能力。因此，总统先生，我相信这将获得你的赞同。

16．我把我所写的关于野战炮和高射炮的使用的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寄给你。这是同第一部分中所述即将到来的进攻和我们的本国陆军应付入侵的编制有关的。①所有权威人士对于其中所提出的原则都表示同意，我欢迎你把这个文件交给你们的军官们阅看，如果你认为这是值得的话。

①见本卷第446页。（原书页码）下同。

17．我也把我所写的关于不列颠和英帝国陆军现在和未来编制的一份备忘录寄奉，供你个人参阅，这个编制是我们企图在1942年实行的。①当然，约达一百个师的这个数字，正如所充分说明的那样，并不意味着一百个机动的标准野战师。

有些是驻军，有些是高射炮队，有些相当于旅团。但是广义地说，这表现了比我们在战争爆发时所计划的更加巨大的军事力量布置。这种布置成为可能，是由于我们自从在敦刻尔克受到损失以后还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战事这个事实，因而军火与后备兵员有了大量的积累，而不是大量消耗掉了。

①见本卷第452页。

18．我还没有提到日本的威胁，这种威胁在过去几天中似乎变得格外厉害了。我也没提到你在大西洋上给我们的巨大帮助，因为我们在会晤时曾经那么详尽地讨论过这些重大问题，而现在事情的演变却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然而我仍然认为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行动愈是有力，则维持和平的希望就愈大。但是假如和平被破坏而美国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你可以确信英国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对日本宣战。我们希望在圣诞节以前能够派出一支相当大的战列舰队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去。

19．最后，总统先生，让我告诉你，我多么羡慕掌玺大臣能够飞往美国同你长谈。我因不能离开，所以只好利用这个写给你这样长的一封信的机会。我可以要求把所有谈到即将实现的那些军事行动的话，除你自己一人知道外绝对保守秘密吗？为了这个目的，我已经把这封信的第一部分［包含我们的攻势的确实日期］同其余部分分开，希望你于阅后迅速把它付之一炬。

致最亲切的问候和一切良好祝愿，总统先生，

你的诚挚的朋友，

温斯顿·斯·丘吉尔

※　　※　　※

我也通过国务大臣把这些计划向中东各总司令详尽揭示，使他们了解到即将由他们去进行的那个战役--"十字军战士"--可以为我们开辟一条继续前进的道路，而且这也是为了要再次着重指出他们的攻势的迫切性，这一个文件是发给一个不同的方面的，它表现了与艾德礼先生在完全同意下携交总统的我的信相同的观念的另外一面。

首相致国务大臣1941年10月25日

没有人可以认定德国将要在冬季继续在俄国作战而不能解脱出来。比这更加可能的是，在一个月左右之内，俄国前线上除南方以外将要呈现静止状态。由于军火储量的损失，纵然守住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俄国也将不得不［暂时］降为二等军事强国。希特勒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把他的军队留比方说三分之一的数目去进攻俄国而仍然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威胁英国，给西班牙施加压力，并派遣援军以整顿意大利，以及在东方推进。

2．因此，人们必不可以猜想，到明年或来春，我们的情况将会好些。相反地，就"鞭绳"［西西里岛作战计划］来说，它或许是"过了今朝，时机不再来"的一个事例。据我的看法，到12月底，这类希望将无限期断绝。

3．希特勒的弱点在空军。英国空军已经比他的空军强大，而且在美国的援助下，正在更加迅速地增长。俄国的空军或许有德国空军的三分之二，布置于适宜的纵深，而且情况十分良好。即使把值得计算进去的那部分意大利的空军也计算在内，希特勒也没有足够的空军来同时支援他的陆军部队所能采取的行动。但是英国空军的主要部分必须留在国内以防御入侵，所以大部分没有使用。

4．因此，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要寻求使我们能够在各战区内同时在有利的条件下和敌人的空军交战的形势。"鞭绳"行动就非常可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5．如果我们在1月份以前能够达成的黎波里、马耳他、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的各飞机场的联合，并且能够在这些飞机场上立定脚根，那么，从国内出发而以上述体系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轰炸机就可以对轴心国的软弱伙伴意大利进行猛烈的、可能是决定性的袭击。意大利在西西里以北缺乏飞机场，这就会使此事成为可能。在这个新战区内的一切空战就会直接削减敌人对大不列颠，对尼罗河流域以及支援他在东南方面的进军的正常的空军所采取的行动。

6．英国在地中海中部占有空中优势，也会使我们取得其他利益。以第九节所述为条件，从地中海起始的海上航线将由具有强大护卫的运输船队航行，从而带来船舶方面的一切节省，以及对东方战事的支援力量的加强。

7．接着这些成就（包括英军抵达突尼斯边界在内）而来的法国和法属北非的反应，可能促使魏刚采取行动并带来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8．以上所述当然以"十字军战士"行动得胜为基础。你应当欢迎敌人的兵力，特别是空军力量，受到一种非常强有力的牵制，这种牵制是实行"鞭绳"作战计划将会产生的结果，如果它和"杂技家"作战计划［美国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同时并举的话。没有比突然同时出现许多目标可以给我们以更大安全，或者使敌人受到更大挫败的了。这特

别适用于当敌人正从俄国战区腾出多余的空军，给他们重新装备，以便在别处作战而留下的这几个星期。如我确信你了解的那样，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在利比亚逐步缓进，稳扎稳打，而在其他地方平静无事，那就必定会招致最大限度的对抗，并且必然使这种对抗有时间来加以集中。这样的一种方针必然会让德国人有充分时间加强对西西里岛的增援，并使德国军队进一步控制意大利。我希望，你同我一样，感觉到目前出现的机会的转瞬即逝的性质，以及留给德国在它把在俄国的战线加以整理之后能够在别的战区重新布置它的军队的这个喘息时间又是多么短暂。如你说得很对的，这是"一个选好时机的问题"。

9．对于我们企图在地中海中部获得一个空中优势的区域，从而开辟航路一事，敌人的反应将怎样呢？鉴于他尚能在意大利使用的飞机场布置的情况，他要使优势空军发挥力量，就将花费一些时间。因此，他势必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以封闭直布罗陀海峡。我们趋于相信西班牙人将感到愤慨并抵抗德国人对他们的国家的任何侵犯，因为这些愠怒而饥饿的西班牙人是厌恶德国人的。英国在"十字军战士"行动中获胜，将要大大影响西班牙政府的情绪。无疑地，希特勒可以强行通过西班牙，正如他能够控制意大利那样。他的障碍是在政治领域内。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德国为盟主并服从"新秩序"的欧洲合众国。这不独有赖于对各国人民的征服，而且甚至更有赖于各国人民的合作。没有什么比现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着的谋杀与报复、屠杀人质等的不断发生会更有效地毁灭这样的希望。如果在他的军队所分布的那些已经很广大的被征服而且难以控制的地区之外，又加上西班牙和意大利，对他来说，这将是所要采取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

10．基于上述一切理由，"十字军战士"和"鞭绳"同时并举和密切联系，似乎非常适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除在利比亚进军外，我们将不能继续无所行动。我正碰到俄国提出的派一支英国军队尽早地开赴俄军左翼前线的要求。在英国人民对于他们认为我们无所作为这一点日益愤懑之下要无限期地抵制这样的要求，将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设若决定放弃"鞭绳"作战计划或应法国邀请在法属北非采取的另一行动（如三军参谋长的报告中所述），那么，就有必要及早准备调动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进入俄国。

11．你的进一步的意见，应于星期一晚国防委员会开会以前送交我们。

在开罗的各总司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把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巴士拉和高加索、以及"陶鲁斯山堡"①的防御视作首要之图。他们不认为攻占西西里岛是可行的或必要的。他们的心思在右方，并向着东面，并且设若决定向西行动而我们的努力得以成功，他们宁愿占领比塞大而不对西西里岛作任何企图。我充分了解他们的理论，这个理论得到在印度的韦维尔将军的大力支持。他们于10月27日在体现了我所提出的那些论点的一封电报中说明了他们的结论。结果，我放弃了进攻西西里岛（"鞭绳"作战计划）的念头。

①陶鲁斯山脉在小亚细亚东南部，土耳其境内。--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0月28日

鉴于中东方面最近来电和你本人断然舍弃你所主张而由我赞同的"鞭绳"作战计划，我现在认为那项计划已经完结。

2．但是应当有一支相当于两个师和一个装甲师的军队准备就绪，以便利用"十字军战士"行动和"杂技家"行动，假如这两个行动成功的话。除把希望当作理由，并没有理由去希望魏刚将军由于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而会邀请我们进入比塞大或卡萨布兰卡。设若他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去利用这个很大的转机。该总司令等应当立即研究这个问题，并就此事与中东总部，特别是与坎宁安海军上将商量。

3．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由于英军一旦获胜，法国的人心受到影响，或者是，由于德国实际上或可能丧失的黎波里因而要求贝当准许他们使用这个战区（这一情况是不应排除的）。

4．这个行动的名称定为"体育家"。

5．重要的是要立刻知道应该发布哪些命令去把"鞭绳"作战计划改变为"体育家"作战计划，以使船舶受到最少的可能的侵犯，其次就是要知道对船舶的需要情况以及这些需要的全部影响。

6．我已经收到从美国传来的报告，据称那里的友人颇为美国干涉摩洛哥的意念所吸引，并且诺克斯上校曾经对哈利法克斯勋爵谈到派遣十五万名美国军队在那里登陆的事情。

如果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好在"十字军战士"行动成功后任何看来适当的时刻向魏刚将军提出同样的建议，或无论如何提出英国的一项建议。这可能扭转局势使之对我们有利。因此，应该用最有效的词句来表达这项建议。我在"十字军战士"行动的结果判明以前，将不亲自对总统提及此事。

7．我曾经收到他请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携来的一封信，内中他表示对丹吉尔有强烈的兴趣。这也需要研究一下，可是它显然要引起同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很大纠纷，然而如果为了这件事而牺牲法国同我们合作的机会，那将是错误的。

撇开放弃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不论，我们全都坚持我们对于各种价值和机会的估计，因而我在获得联合一致的决定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11月2日

虽然充分了解到韦维尔将军的观点，我们已经明确地决定实行这样的程序，即"十字军战士"，"杂技家"，"体育家"。不能倒转这个程序。

因此，如果一切进行顺利，我们的计划是：击败隆美尔的军队而肃清昔兰尼加之敌；进军至的黎波里；以及在法国如果提供协助和提出邀请的情况下进入法属西北非洲。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以先前两个计划顺利达成为前提，并且可以代替第三个计划。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推想，因而我不愿继续同中东司令部作战略上的争辩。

首相致国务大臣1941年11月11日

我对于你和奥金莱克关于"十字军战士"行动的电报除缄默外无以答复。在我们知道这个行动进展得怎样以前，不能对未来采取任何看法。战役是一层面纱，透过它盯着看是不明智的。

※　　※　　※

随后来看看敌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

在1941年7月间，德国陆军作战计划部曾经研究过称作"东方"作战计划的，用来推翻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的未来军事行动。他们的主要假定是，对俄国的战争将在秋季胜利地结束。假定这样--一个大大的"假

定"--从高加索出动的一个装甲兵团将在1941年末到1942年初的冬季经由波斯长驱南下。在土耳其顺从的条件下，一支包括十个师，其中一半是装甲和摩托化的军队将从保加利亚越过安纳托利亚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土耳其抵抗的话，那就需要两倍于这样的兵力，因此，这项计划就不得不留待1942年去实行。在非洲的德意军队不过排列在第三位。他们在1941年夏秋两季的任务，除了要攻陷托卜鲁克外，纯粹是防御性的。到冬季，他们在兵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将要予以补充，然后，在对波斯和伊拉克进行总攻击而使我们的注意力和军队分散的时候，利比亚方面的轴心国军队将要向开罗进攻。

德国最高司令部从来就不赞成在非洲进行冒险。德国派遣军队去非洲，不过是为了阻止意军的溃败。当意军的溃败被阻止而我们被逐退了的时候，这种成就并没有引起德军意图的任何改变。越过地中海的海上航程有被从马耳他出动的潜艇与飞机袭击的危险，因而是不合他们的意的。由于"轴心国在增援方面与同盟国相比会遭遇到更大的困难"，北非将始终不过是一个不重要的战区。同意大利人在陆海空方面合作，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德军司令部只是勉强地同意补充隆美尔部队的不足。设若敌人有意的话，他们是能够在付出可以接受的代价的条件下把足以使我们的地位不能维持的必要数量的军队拨出和运来的。不久将要看到，他们的主要障碍--马耳他岛--怎样从来没有遭到袭击。无疑地，他们在克里特岛的惨重损失是制止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因素。

※　　※　　※

德国陆军部于1941年8月初发至指挥西、北、南各路集团军群的将领们的一封信，概述了在打败俄国后接着去谋取的目标：

（1）加强在北非的武装部队，目的在使夺取托卜鲁克成为可能。为了使必要的运输舰只得以通过，德国空军应恢复对马耳他的袭击。

在气候状况不致引起耽延和运输舰只的服务得以确保按照计划进行的条件下，可以假定进攻托卜鲁克的战役将在9月中旬开始。

（2）"菲力克斯"计划［即是在西班牙的积极参加下攻取直布罗陀港］必须在1941年实行。

（3）设若东方战役结束而土耳其加入我们这一边，打算在经过最少八十五天的时期的准备后对在埃及方向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

攻。……

※　　※　　※

因此，秋季和冬季里的各个月份是我们的好时机。德国空军已经撤离西西里岛。俄国前线耗尽了为意大利海军所需要的燃料。在8月份，给隆美尔的供应物资和援军的百分之三十三损失了。在10月，这项重要数字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三。

意大利人被迫而组织了用以代替的一条空运补给钱。在9月底，墨索里尼着手以每月运送一万五千人的规模由空运输送援军至的黎波里，但是到了10月底，只有九千人到达。同时，到的黎波里的海上运输则处于停顿状态，只有少数运输船队溜过我们的封锁线而驶抵班加西。但是10月份的损失终于迫使德国最高司令部输送汽油给意大利海军。他们也采取了一个更重要得多的步骤。邓尼茨海军上将勉强同意从大西洋的战斗中撤出二十五艘潜艇进入地中海。这是一个真正的打击，其后果不用很久就会显现出来。

在这期间，我们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而施行的控制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由海军部按照我所愿望的在那里建立起来的"K舰队"的活动取得了丰富的战果。在11月8日的晚间，根据飞机报告，它们袭击了自从恢复航行以来的第一批意大利运输船队，这批运输船队包括七艘商船，有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护卫，还另有四艘驱逐舰支援。所有商船很快就被消灭。有一艘驱逐舰被我们的巡洋舰击沉，另一艘受伤。意大利的巡洋舰并没有参与战事。我把这个好消息电告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1月9日

驶往班加西的轴心国运输船队在意大利与希腊之间被歼灭一事，就其本身及其后果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值得注意的是，那两艘意大利的重巡洋舰竟不敢对抗我们的两艘装有六吋口径炮的轻巡洋舰，而他们的六艘［实际上是四艘］驱逐舰也不敢对抗我们的两艘军舰。

我对于莫斯科前线也具有愈来愈好的印象。

轴心国的运输船队再次被迫停航，因而隆美尔有充分的理由去向德国最高司令部诉苦。

隆美尔将军致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1941年11月9日

1．对北非军队和供应物资输送的速度已经更加减低了。

到1941年10月底，在意大利答应的六万吨供应物资中，运抵班加西的只有八千零九十三吨。在原定用于进攻托卜鲁克的那些军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炮队和各种重要的交通队甚至到11月20日都不能从欧洲运到。再者，那二十门在突尼斯向法国买来的十五点五厘米口径的大炮何时可以运到，还不能确定。……在我们请求派来用于在11月间进攻托卜鲁克的三个意大利师当中，只有一师可供使用，而且这个师的兵额不足。

※　　※　　※

但是这时，我们无灾难和有利的期间结束了。德国潜艇来到了这个战场。"皇家方舟"号在使更多的飞机起飞到马耳他以后，正当驶回直布罗陀的时候，于11月12日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一切挽救这艘船的企图都失败了，于是在我们的许多战事中战绩显赫的这艘有名的老资格的军舰就在离开直布罗陀只有二十五哩航程的时候沉没了。这是我们在地中海上的舰队所受到的一系列的惨重损失的开端，也是我们在那里的在以前从来不为我们所知悉的一个弱点。但是这时，为发动我们的耽延已久的攻势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因而我们现在必须转到西部沙漠方面了。

※　　※　　※

11月15日，我以国王的训示电达奥金莱克将军，以备他在认为适当的"条件、时机和情况"下应用。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1月15日

我奉国王之命对西部沙漠的陆军和皇家空军的所有官兵，并对地中海舰队，传达陛下对于他们将在面临的十分重要的战役中以足资矜式的忠诚尽其职守一事所具有的信念。

不列颠和英帝国的军队将第一次以充足的各种现代武器的装备与德军周旋。这个战役本身将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现在是为最后胜利、祖国和自由而进行最猛烈的一击的时候了。

驻在沙漠地带的军队也许会为历史增添同布莱宁战役和滑铁卢战役①并列的一页。各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我们所有的心都与你们在一起。愿上帝支持正义的一方！

①1704年8月，马尔巴罗公爵率领英军与奥军联合打败法军与巴伐利亚军于布莱宁；1815年6月，韦林顿公爵击败拿破仑于滑铁卢。--译者

第三十章　在陆地、空中和海上进行的“十字军战士”行动

现代战役缺乏戏剧意味--敌我双方的军队和作战计划--第八集团军进攻--突击成功--最初三天--第十三军突破边界防线--奥金莱克将军的战事报告--隆美尔的大胆举动--在摇摆中的战局--奥金莱克飞到沙漠司令部--他给坎宁安将军的命令挽救了战局--他更换坎宁安将军的决定--我11月20日给总统的信件--来自维希的危险--海军对敌人运输船队的袭击--新西兰师向西迪雷泽格坚决推进--隆美尔退却，舍弃了他的边防军--托卜鲁克解围--战役中的损失--罗马的忧郁--海军的灾难--"皇家方舟"号和"巴勒姆"号被击沉--"人控鱼雷"在亚历山大港袭击--"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受重伤--"K舰队"遭受打击--"海王星"号的丧失--英国东地中海舰队的实际消灭--希特勒把空军从俄国调回西西里岛--我们在地中海的局势恶劣到极点。

关于现代战役的叙述，很容易失却戏剧意味，因为它们展开的区域很广，并且往往要经过几个星期才能决定胜负，而在历史上有名的那些战场上，民族和帝国的命运在几个小时之中，几平方哩地区以内就决定了。行动快速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在西部沙漠中的冲突，把今昔的这种对比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坦克已经以一种有大得多的威力和活动范围广大得多的武器来代替了昔日战争中的骑兵，而且它们的机动运用在许多方面像海军作战，只不过是以沙的海代替了咸水的海罢了。

决胜的特点是装甲纵队的战斗性能，正好像一支巡洋舰队的战斗性能，而不是它们遇到敌人时所在的位置，或敌人出现在地平线的哪一部分。坦克师或坦克旅，以及更小的编队，能够那么迅速地在任何方向形成战线，以致被包抄、或后方被袭击、或被切断的危险的重要性大大减少了。在另一方面，一切都时刻依赖于燃料和弹药，并且这两者的供应问题对于装甲部队来说，较对于海洋上的自给的船只和舰队要复杂得多。

因此，为军事学术所依据的那些原则有了新的说法，而且每一次会战都获得它本身的教训。

包含在这类沙漠战斗中的战争努力之巨大，绝不可以低估。虽然在每一方面的军队中，只有大约九万或十万的战斗部队从事作战，这些部队却需要两三倍的人员和物资来支持他们奋力对抗。标志着奥金莱克将军的攻势开始的在西迪雷泽格的激烈冲突，从全面看来，表现了战争的许多最生动的特点。双方总司令亲自参预，是和古时一样具有主宰作用和决定性的，而且双方冒险之大，也和古时不相上下。

※　　※　　※

奥金莱克将军的任务，首先是要收复昔兰尼加并在这个过程中摧毁敌人的装甲配备，其次，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就要攻克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了这些目的，即将担任新命名为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坎宁安将军被授与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连同托卜鲁克的守军在内包括大约六个师和后备的三个旅。①

①第八集团军的编制如下：

第十三军（戈德温-奥斯汀）

第七装甲师（第七装甲旅，第四印度师第二十二装甲旅）

新西兰师

第四装甲旅团

第一陆军坦克旅

第一南非师（两个旅）

第三十军（诺里）

第二十二警卫旅团

英国坦克的总数为七百二十四辆，包括巡逻坦克三百六十七辆，另外还有后备的二百辆。皇家空军将在一个月以前加强它的行动，以袭扰敌人的交通线，并为这次战役取得制空权。在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指挥下的西部沙漠空军，包括有十六个战斗机中队、十二个中型轰炸机中队、五个重轰炸机中队和三个陆军航空中队。在总数为一千三百一十一架现代作战飞机中，有一千零七十二架是可以使用的，此外可以从马耳他出动十个中队。

在隆美尔的前线的后方七十哩处有托卜鲁克的守军驻扎着，它包括五个旅团和一个装甲旅。这个要塞是他经常专注的，并且由于它在战略上的威胁性，直到现在都阻止着对埃及的任何进攻。消除托卜鲁

克是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既定方针，因而已经作了一切可能的准备，要在11月23日开始向这个地方进攻。隆美尔的军队是由那个庞大的非洲军团组成的，它包括第十五和第二十一德国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以及七个意大利师，其中有一个装甲师。敌人的坦克数目，据估计为三百八十八辆，但是照我们现在从敌人的记录中所查悉，实际是五百五十八辆。在中型和重型坦克中，有三分之二是德国的，并且携有比我们坦克上发射二磅重的炮弹的炮更大些的炮。再者，敌人在防坦克武器方面占显著的优势。轴心国的空军包括有一百九十架德国飞机，其中只有一百二十架在进攻时可以使用，另有三百多架意大利飞机，其中大概有二百架是可用的。

※　　※　　※

在坎宁安将军指挥下的第八集团军，将以它的两个军进攻，并向西和向北推进，以进抵托卜鲁克，而托卜鲁克的守军则同时向着他们猛烈地突围。为了这个目的，第十三军将进攻并占领从哈尔法亚到西迪俄马的敌人的边界防线，并进行包抄和包围，这样就可以把据守这些防御工事的军队切断，然后向托卜鲁克推进。在这个时候，几乎包括我们的全部装甲部队的第三十军，就广泛地在这沙漠侧翼进行扫荡，他们将寻找隆美尔的大部分装甲部队并与之交战，至少要拖住他们，以使第十三军得到掩护。

※　　※　　※

尽管要作大规模的准备，还是做到了完全的战术上的突袭。轴心国军队为了要在11月23日向托卜鲁克进攻而正在占据新阵地。为了要在这紧要关头对敌军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予以打击，苏格兰突击队的五十人在莱科克上校指挥下由潜艇运送到敌军战线后方二百哩的海岸上的一个地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能够登陆的三十人分成两组，一组去割断电话线和电报线，另一组在凯斯海军上将的儿子凯斯中校率领下去袭击隆美尔的住所。在17日午夜，他们闯进了德军司令部的一所房屋，许多德国人被枪杀了，但是隆美尔本人不在那里。

在漆黑的一个房间里短兵相接时，凯斯遇难。他死后被授予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行为。①

①因为海面风浪过大，两个袭击组的幸存者无法再行登舟，于是在敌人猛追下，莱科克上校命令他们分散隐藏在倒坍的乡村里。只有

莱科克上校和曾在对德军司令部的袭击中表现优异的特里军曹，经过五个星期的困苦和拚死冒险，终于回到我们的阵线。

※　　※　　※

11月8日很早的时候，在大雨中，第八集团军迅速前进，于是按照计划，第三十军围绕敌人阵地进抵边界，第十三军最初未遇抵抗，从南面进逼西迪雷泽格。这一个山脊约有一百呎高，北面差不多是峭壁，俯临隆美尔的自西往东的主要交通线卡普措小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飞机场。向南望去，虽然地形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却把那起伏不平的沙漠尽收入眼帘。双方都断定这是整个交战地区的关键所在，也是解救托卜鲁克之围的重要阶梯。

在最初三天，一切进行顺利。19日，被认为是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部分的一支部队从他们驻扎的海岸地区向南移动，次日，在西迪俄马以西十五哩的地方同我们的第四和第二十二装甲旅遭遇。英国第七装甲师因搜寻敌人而分散得很开。它的一个旅（第七旅）和支援部队攻陷了西迪雷泽格。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接连受到非洲军团的攻击，这个军团的装甲部队一向比较集中。在21日和22日这两整天内，主要是在飞机场及周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实际上上，双方的所有装甲部队都卷入了这个战场，大批地来回于敌方炮火下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坦克的装备较强，并且驶到冲突地点的数量较多，因而占优势。尽管有旅长乔克·坎贝尔的英勇卓越的领导，德军仍占优势，我们在坦克方面受到较大的损失。22日夜间，德军再次占领西迪雷泽格。指挥第三十军的诺里将军丧失了三分之二的装甲部队，因而下令全面后撤二十哩，以便在阿布德小道以北地方整编所属。这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　　※　　※

19日夜间，奥金莱克电告我说："现在看来这次袭击似乎确实出于敌人意料之外，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击的迫近和分量。虽然有待证实，有征象表明他现在正企图从巴尔迪亚-塞卢姆地区撤退。在我们知悉我们的装甲部队今日到达的地区以前，不可能在这时对战事作进一步的推断。我自己对局势是乐观的。……"特德也报告说："空战的目前阶段似乎令人满意地进行。17日到18日的非常袭击，推翻了我们击毁德国战斗机的计划，但是它们也有助于在最初两天内限制敌人的空

中行动。昨日又有十四架"容克87"式轰炸机在地面上被焚毁。夜间，重轰炸机出动了五十六架次。驻马耳他的空军把班加西也包括在目标之内。曾将弹药十吨空运给第四装甲旅。"

※　　※　　※

同时，11月21日敌人的装甲部队既然有意一战，坎宁安将军于是命令第十三军前进。第四印度师已经绕道进至西迪俄马周围。在它的左侧，由弗赖伯格将军率领的新西兰师向北移动而抵达巴尔迪亚的郊外，这样就切断了所有边界驻军的交通线。他们攻占了非洲军团司令部，并于23日几乎克复他们的第七装甲师弟兄们刚被逐出的西迪雷泽格。11月24日弗赖伯格把新西兰师的大部分军队集合在飞机场以东五哩处。因此，我们的装甲部队自从在西迪雷泽格被击退后，就在这天进行整编。托卜鲁克守军已经发动出击，正在对德国步兵剧烈战斗，但是还没有突围。新西兰师经过一次胜利进军后，到达西迪雷泽格城下。敌人的边界驻军已经被切断，他们的装甲部队在战胜了第三十军之后，布置在比尔古比以北。

双方互相猛攻，都蒙受严重损失，战局是胜负未决的。

※　　※　　※

关于这个战役的最好的叙述，莫过于奥金莱克将军的最后一次报告，这是在1948年公布于伦敦公报上的。

由于德国装甲师似乎这时已经决心应战，并据报坦克有大量损失，坎宁安将军就准许发出信号，令托卜鲁克守军开始出击，并令第十三军开始行动。但是在11月21日，我们开始遇到困难。如所预料，敌人立刻对西迪雷泽格所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他的几个装甲师避开了第四和第二十二装甲旅。这时，敌人的全部装甲部队联合起来要把我们逐出这个紧要地区，并阻止援助到达被隔绝在那里的支援部队和第七装甲旅。本来并未打算让这些部队实行长久防御，他们竟设法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御了21日一整天，这是他们的很大的功绩。原来期望第五南非步兵旅于敌人展开攻势以前到达战场，但是他们未能办到，这部分地由于阿里埃特装甲师①的对抗，部分地是由于在处理出征时所携带的大量车辆方面缺少经验。

①意大利的装甲师，见本卷第十九章。--译者

次日，所有三个装甲旅会合保卫这个地区。但是我们的坦克和防坦克炮纵然非常英勇地作战，却敌不过德国人，于是在11月22日傍晚，第三十军就被迫撤退，它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坦克，而且给托卜鲁克守军留下一大片突出阵地去防守。

敌人以惊人的方式取得成功。在一次夜袭中，他们冷不防地向第四装甲旅进攻，并将它完全击溃，这个旅的一百辆坦克是我们的剩余的装甲力量的三分之二。23日他们实际上歼灭了第五南非步兵旅，这是诺里将军所指挥的仅有的两个步兵旅之一--没有运输工具可以运来更多的步兵旅--然后，在24日，他们用几个装甲师对边界作有力的还击。在这之前，已经十分明显的是，最初的一些报告曾经大大夸张了敌人坦克的损失，敌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多，而且性能更好的坦克，并且能够从他们掌握的战场上再次恢复所损失的数量。

在敌对的装甲部队之间的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产生了极其危急的局势。……

※　　※　　※

这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使人想起了美国南北战争时，1862年"杰布"·斯图尔特在约克敦半岛上乘骑绕过麦克莱伦的事。①然而这次是用了本身就是一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来实行的，这个部队的毁灭将注定其余的轴心国军队的命运。隆美尔决意要攫取战术上的主动权而以装甲部队强行东进至边界，希望借以造成那么多的混乱，并引起那么多的惊慌，以便诱使我们的司令部不战而退。他很可能想到先前在6月15日的沙漠战役中。他的装甲部队的进击曾获得报酬而导致麦塞维将军于决胜时刻退却的那种幸运。他这次又如何接近成功，可见下文。

①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将领"杰布"·斯图尔特（即詹姆斯·斯图尔特）奉命侦察北军将领麦克莱伦的军队右翼所在，他不但完成使命，而且乘骑绕过麦克莱伦的阵地后方，将消息报告给总部。--译者

他集合了仍然成为战场上的一支最大兵力的非洲军团的大部分沿着阿布德公路或小道直冲至比尔设斐森，第三十军本部和两个大军需站险些被发现；而如果没有这两个军需站，我们就不可能继续战斗。在抵达边界以后，他把他的部队分成若干纵队，其中有几个纵队转向北面和南面，其余的一直往前，进入埃及境内二十哩。他在我们的后

方大事破坏，并且俘虏了许多人。可是他的纵队对于第四印度师并没有发生影响。它们受到从第七装甲旅、立援部队和警卫旅里匆忙编成的分遣队的追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空军这时已经在敌对双方的军队上空取得了高度的制空权，因而一直在沿路上袭扰敌军。隆美尔的纵队实际上没有获得它们自己空军的支援，受到我们的军队在德国控制战场上空时曾经领会过和忍受过的痛苦。26日，敌人的所有装甲部队都折转向北而在巴尔迪亚及其附近暂避。次日，他们接奉退回西迪雷泽格的紧急命令，乃急忙西行回到西迪雷泽格。隆美尔的大胆的战术已经失败了，但是正如现在即将可以看到的那样，只靠一个人，即对方总司令之力才遏止了他。

※　　※　　※

从奥金莱克和特德在这个期间发给我的逐日电报中选出一些片断来，这或许是有意思的事。奥金莱克于21日发来好消息，"侥幸，狐狸的洞已经被堵塞，猎犬在追逐中。"当日续电说："第二十二装甲旅和敌人的装甲部队于11月18日在比尔古比的交战，比先前的报告所表明的要更加激烈，并且明显的结果就是我们大约损失巡逻坦克四十辆，其中有许多辆已经在后来修理好，敌人坦克的损失据估计为五十五辆。西迪雷泽格正由第七装甲师的支援部队和第五南非步兵旅据守。托卜鲁克守军今晨出击。……由于战斗已经发展，并且正以这么大的速度在发展，对于敌人坦克的损失估计很难达到确切的数字。……到今天为止，战事方面的一种显著特征，就是我们完全掌握空中优势，并且陆军和空军的合作极好。"

22日，他总结他的报告说："看来很有希望达到我们的最近目标，即摧毁德国的装甲部队。"以后续电说："官兵的精神和锐气高得惊人。据我看来，坎宁安迄今是以高超的技巧和胆略来打这场极端复杂的仗的。……我以为多半要看德国第十五装甲师中曾否有很多坦克同第二十一装甲师一起参与已往四天的装甲部队会战，或者这个师是否仍然相当完整而定。我希望是前一种情况，但是还不能确定。"23日传来有些比较阴暗的印象："看来好像战事行将达到高潮。无论如何，有一些在比尔古比以北的德国坦克成功地突围了。我们在西迪雷泽格的军队，曾经于昨日受到据称出动一百辆坦克的敌军从东西南面的强大的压迫。

这类片断引语表明最高统帅部里几乎每个小时所感到的印象，而且这些材料当然只是他们发来的报告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　　※　　※

我们遭受到的重大打击和对由隆美尔的袭击所造成的我们战线后方的混乱的印象，致使坎宁安将军对总司令说，如果我们的攻势继续下去，可能招致我们坦克部队的覆灭，因而危及埃及的安全。这将意味着承认被打败和整个行动的失败。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奥金莱克将军亲自干预了。在坎宁安的请求下，他同空军中将特德于11月23日飞到沙漠地区驻军司令部，他充分知道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却命令坎宁安将军"继续对敌人加紧进攻"。凭着他个人的行动，奥金莱克就这样挽救了这次战役，并证明了他作为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卓越才能。

他于24日从前方司令部电告我说：

我于抵达后发现坎宁安由于据报我们仍然可用的坦克为数很少而对局势感到恐慌。显然，五天继续不断的战斗和调动，使得我们装甲师有相当程度的紊乱与由于敌人袭击造成的损失，以及机械的损坏。这的确是有理由的，但是现在没有关系了。……敌人昨晚进攻时用了意大利坦克，我把这点认作是他们缺乏自己的坦克的证明。我深信他们已经把力量用到尽头而在拚命挣扎，因而我们必须继续对他们施加无情的压力。在这过程中我们可能实际上至少暂时使我们所有的坦克失去机动性，但是只要我们把敌人的坦克全都击毁，那就没有关系了。敌人已经让西迪俄马和塞卢姆的守军听天由命，以及我们已经俘敌三千多名（其中包括一千名德国人），……这样一些事实是有重大意义的。据此，我已经命令坎宁安将军以一切可用的资源从事进攻，克复西迪雷泽格，并与托卜鲁克守军会合，托卜鲁克守军则应进攻其正面的敌军以为策应。官兵们都精神振奋，配备着步兵坦克的新西兰师集中在西迪雷泽格的前方。敌人正在拚命战斗，但是我们始终意料到这一点。

我立刻答复：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1月25日

24日来电收悉。我真诚地赞同你的看法和意向，而且不问结果如何，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分担你作战到底的责任。不是有了一切，就是一无所有，但是我确信你是更强者，并将获胜。

2．你无疑已经收到我关于第一装甲师的其余部队于今日在苏伊士登陆的电报。如果用得着的话，尽早地把它投入战斗而不必顾及未来。用一切部队紧紧地扼住敌人，将制敌于死命。

3．你的伟大的精神和意志力大大鼓舞了我。请为掌握制空权而予特德和皇家空军表扬。

※　　※　　※

奥金莱克于25日回到开罗以后电告我说："我已经决定以我现在的副参谋长里奇将军来暂时代替坎宁安将军。这并不是因为我心中对于目前局势有任何忧虑，而是因为我已得出违背自己愿望的结论，即坎宁安为人迄今都值得钦佩，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从守势方面去考虑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坦克损失重大的缘故。我在采取这个果断的步骤以前，曾经急切地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并且在今日下午回来以后同国务大臣进行磋商。我虽然了解到从一般理由来说，在目前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不适宜的，但是深信我是对的。我当竭力减少宣扬。"

在他给坎宁安将军的公函中，奥金莱克写道："我已形成一个意见……认为现在你是从防御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进攻来考虑问题，因此我对于你把我继续进攻的命令艰苦地贯彻到底的能力已失掉信心。"

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对于这位总司令的决定，曾经加以解释，并坚决地予以支持。我立即给他发去一封电报。

首相致国务大臣1941年11月25日

奥金莱克将军对于所有的司令官们享有最高权力，他在这次战役中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将得到我们批准。你的举动和态度非常可嘉。盼［将此电］告知奥金莱克将军。

我在这里将把这个对于那位有关的英勇军官来说是多么痛心的事件留给他的哥哥海军总司令①和他们两人的私人朋友奥金莱克将军去思量了。我对于奥金莱克将军不受一切私人顾虑的影响，不受折衷或推迟行动的一切诱惑的影响的行为深感敬佩。

①指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坎宁安海军上校。--译者

※　　※　　※

到了战役的这个阶段，我必须转而记述别的几桩密切有关的事件。在11月20日，当消息还好的时候，我发给总统一电，促请他竭力

设法使维希在这重要关头不要有什么行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1月20日

我们的军队在利比亚的逼进和展开，已取得很大成功，敌人受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直到现在才了解到我们对他们采取的行动的规模之大。今天可能有激烈的敌我装甲部队之间的战斗。已经发布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现在开始的战事推进到决胜点。看来机会并不是不利的。

2．如果正当我们可能从东方，并从国内影响北非的事务时，魏刚由某一亲德的军官所接替，那将是一件损害重大的事。我希望你竭力劝说维希保全魏刚的司令职务。设若这点不能办到，则可同意由如乔治将军那样的退职的友好人士来代替。自从法国崩溃以来，我没有见过乔治，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的心地是正当的。我很了解他。无论怎样，总统先生，如果我们在利比亚大胜，突尼斯和法属北非全部都可能对我们开放，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利用取得的成就。在另一方面，我却担心希特勒鉴于的黎波里可能受到危险而或将要求占领比塞大。对于维希法国来说，错过今朝，则时不再来，而且这又是他们赎罪的最后机会。

※　　※　　※

切断隆美尔的燃料供应在此刻也有重大关系，因而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和那位海军总司令，力促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打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1月23日

当人们看到现在有非常宝贵的一船一船的燃料运往班加西，而敌人又集中空军于伯宁那时，似乎就应当冒一次特别的危险使这些地方失去效用，哪怕只有三四天也好。敌人畏惧这种行动，显然是很有根据的。唯一可以进行这种冒险的时刻，就是当敌人处于战斗最困难的时候。一旦他们能够用从战区撤回或逃回的军队来增援，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现时在班加西以及在阿盖拉以西，部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不费力取得，但是一旦主要战役结束，取得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将大大提高。我确信你将对此加以考虑。请回忆一下当法国崩溃时，他们凭吹嘘与欺诈获得了多少东西。"绿洲"部队有什么任务?

首相致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

1941年11月23日

我请第一海务大臣于今日发电给你，说明拦截装运援兵、给养尤其是燃料到班加西去的海面船只的十分重要性。我们在此间获得的消息表明有许多船只现正驶近该地或正在启航。敌人曾经要求空军保护，但是由于他们的驻非洲的空军正在倾全力作战而不能给予保护。我们已经把这一切消息再次告诉你。我盼望由海军部那里听到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阻止了这些船只，除了有助于获得一次极为重要的胜利外，还可以拯救数千人的生命。

这位海军上将立即亲自电复我:

收到你的23日来电。我对于班加西供应线的重要性自然是非常敏锐地感觉到的，为了应付局势而作好的部署当已于此时由第一海务大臣向你说明。我们的第一着，就是凭地中海两端的舰队的威胁来拦阻敌人的运输船队，并且这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现在，运输船队既经恢复航行，它们将受到海面舰只、飞机和潜艇的袭击。不幸，你所提到的据报德国空军倾全力于陆上战斗一事，实际上未得到证明，敌人正在非常关心我们的行动。与此相反，我们主要在侦察机方面力量薄弱，这给我们的轻舰队的工作加上了一层严重的危险，这些轻舰队在需要利用它们的速度的时候，不得不在附近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行动。

他尽力而为，但是最有效的一击却是从马耳他方面作出的。24日夜间，"K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驶出该港，截获了敌人迫切期待的两艘运油船。因此我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奥金莱克:

1941年11月25日

昨夜，我们派遣"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从马耳他出发而及时地击沉那两艘关系重大的运油船"普罗西达"号和"马里乍"号。坎宁安海军上将正在追逐其他船舰。

※　　※　　※

当隆美尔以非洲军团通过英国第八集团军的交通线和后方，从事于大胆和损失巨大的袭击时，弗赖伯格和他的新西兰军队在第一陆军坦克旅的支持下向西迪雷泽格紧逼。经过两天的剧烈战斗，他们收复了这个城市。同时，托卜鲁克守军再次出击而攻陷了艾德丢打。26日夜，托卜鲁克守军和救援部队建立了联系。属于新西兰师和第十三军本部的一些部队进入被围困的托卜鲁克城。这一局势导致隆美尔由巴

尔迪亚返回。他奋力打通到西迪雷泽格的道路。以改编的、这时纠合了一百二十辆坦克的第七装甲师由侧面进攻。他再次占领了西迪雷泽格。他逐退第六新西兰旅，使它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以致失去了战斗力。他们和第四旅，除有两营同托卜鲁克守军会合外，都向东南撤退至边界，于是那个英勇的师在损失三千多人以后，就在这里进行整编。托卜鲁克守军依然处于孤立境地，他们根据一个勇敢的决定在坚守着一切既得的阵地。

里奇将军这时改编了他的军队，他把托卜鲁克守军置于第十三军的统辖下，而把新西兰师转入后备队。在西迪雷泽格以西十五哩的一个山谷中的阿德姆也位于敌人自东往西的主要交通线上，因而这时成为攻击的目标。我们的两个军都用上了。第十三军从艾德丢打推进，第三十军从南袭来。在这些准备工作进行期间，隆美尔作了最后一次突击，以营救他的边界守军。他的这次突击被击退了，于是轴心国军队开始向加柴拉防线实行总退却。

※　　※　　※

我们的电报不断发来。26日奥金莱克说："今天的消息不多，但很好。今天早晨新西兰军队已经望见托卜鲁克守军了，我刚才听到新西兰军队克复了西迪雷泽格。激烈的战斗在继续进行中。敌人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显然仍在我们后方的巴尔迪亚、比尔设斐森和哈尔法亚之间的地区转来转去，但是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可以确定，这种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的突击是一种意在转移我们对托卜鲁克的注意力的袭击。这明显地失败了。"

关于更替坎宁安将军一事，他补充说："我最感激你给我的支持。在这方面，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这对我们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实难以言表，而且这并不是可以用装甲师或任何别的东西来衡量的。隆美尔还没有完蛋，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我相信我们将保持主动。"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1月26日

无疑地，你经常在考虑把后备军调往战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以运输为条件的，而且对你说来，在把需要供应给养的兵额维持在最小限度的条件下工作，是多么重要。然而我很想知道你现有后备队的情

况。假设你还需要一个师，或两三个旅的话，你将从何处获得？我猜想你在必要时可以从巴格达调回第五十师中的一个旅。

请将你的实力和想法见告。

奥金莱克答复说，由于在西部沙漠给养困难，问题在于能够以生力军来代替疲惫的军队，而不在于增添新的编队，虽然他当然愿意有更多的军队开往前方以壮声势。他正把第五十师的一个步兵旅团编入总部的后备军内，但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召回在前往伊拉克途中的那其余的两个旅团。

我虽然真诚地赞许最高司令部所做的一切事情，但认为奥金莱克没有亲自去指挥，而把指挥一职委托给在战场上未经考验的他部下的一位军官，这未免是一件憾事。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1941年11月27日

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对于你既然挽救过一次战局，而此次却不再去赢得这一战役的胜利，都感到诧异。你出现在当地，将是对大家的一种鼓舞，然而这当然完全由你去判断。

他答复说：

我曾经仔细考虑过我应否亲自去接替坎宁安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我很了解系于这个战役的局势，但是我得出结论，认为我在总司令部更为有用，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整个战役的局势，并保有适当的权衡轻重的意识。……当然，在需要时我将前往［里奇处］察看。

我和帝国总参谋长都未信服，但是我们没有强迫他接受我们的意见。

奥金莱克30日的电报结尾说："我们的辎重纵队于29日晨抵达托卜鲁克。第十三军司令［戈德温-奥斯汀将军］对你的生日的贺词是，'到托卜鲁克的走廊已经肃清，并且安全。

托卜鲁克同我一样得到解救。'"12月1日，奥金莱克亲自前往前方司令部，他和里奇将军同在一起待了十天。他没有亲自去担任指挥，但密切地监督着他的下属。据我看来，这对他们双方都不是最好的安排。

但是第八集团军这时已占优势，所以这位总司令在12月10日就能够告诉我说："显然，敌人正向西方全数撤退。阿德姆已被我攻陷。南非和印度军队在那里和来自托卜鲁克的英军会师，因此我认为现在可以宣称托卜鲁克已经解围。我们正在同皇家空军最充分的合作下大力追击敌人。"

※　　※　　※

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记载获悉敌人在"十字军战士"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这时在巴尔迪亚、塞卢姆和哈尔法亚被切断而以后被俘的守军在内，大约为德军一万三千人和意军二万人，总计三万三千人，连同坦克三百辆。可与之作比较的同一时期内（11月18日到1月中旬）不列颠和英帝国军队的损失为：官兵二千九百零八人阵亡，七千三百三十九人受伤，七千四百五十七人失踪；共计为一万七千七百零四人，连同坦克二百七十八辆。这项损失的十分之九是在这次攻势的第一个月里发生的。

※　　※　　※

关于沙漠上的战事，我们到这里才达到缓和的、而且的确是欢欣的时刻。德国记载显示出这个打击对罗马军界人士心中所产生的忧郁情绪。

1941年12月2日

北非局势需要作出最大努力来供应德国军队，补充大量损失和提供第一流的援军。按照目前海上形势，空中运输机必须成为越过地中海的主要载运工具。

12月4日的记载又说：

领袖说到解放比塞大港是克服运输困难的唯一方法。占领马耳他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通过突尼斯的供应，要想更长久地守住利比亚是不可能的。由于未能及时打通供应线，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形势是危急的。过去的一些决定曾经受到对俄战争的强烈影响。

海军在西部沙漠上的战争中向来是一个重要因素。皇家海军以及皇家空军，由于摧毁了轴心国的供应和支持第八集团军的推进，曾经有助于使隆美尔的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但是这时，就在这个紧要关

头，我们在东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却因遭到一系列的灾难而实际上被消灭了。

※　　※　　※

德国潜艇在地中海的冲击力是沉重的。"皇家方舟"号已经消失了。两星期后，"巴勒姆"号中了三枚鱼雷而在三分钟内顷覆，损失五百人以上。接着发生了更多的事情。12月18日夜间，一艘意大利潜艇驶近亚历山大港，放出了三枚"人控鱼雷"，每枚由两人操纵。他们乘港口栅门开放让船舶通过时钻进港内。他们安放了定时炸弹，这些炸弹就在19日凌晨在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的下面爆炸了。两舰都受重伤，有几个月之久成为无用的负担。这样，在几个星期之中，我们的东方战列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被消灭了。我还必须说到在另一个战区内"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的丧失。我们曾经成功地把战列舰队的损失隐瞒了一些时候。过了许久以后，在秘密会议时我对下院说："在几个星期之内，我们丧失掉或者长期失却战斗力的大型军舰有七艘，即是我们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三分之一以上。"

可是"K舰队"也受到打击。就在亚历山大港的灾难发生的那天，有消息传到马耳他，说有敌人的一个重要运输船队向的黎波里驶去。巡洋舰"海王星"号、"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率同驱逐舰四艘，立即出发追逐。在驶近的黎波里港时，我们的舰只进入一个新布雷区。"海王星"号触雷，受重伤，其余的两艘巡洋舰也都受了伤，但还能驶去。不久，驱逐舰"坎大哈"号驶入布雷区去营救"海王星"号舰上的官兵，但是它也触了一枚水雷而无能为力。"海王星"号飘荡在布雷区内，又触了两枚水雷，随即沉没。它的七百多名官兵中只有一人生存，他在木筏上经过四天后被敌俘虏，他的舰长奥康纳和其他的十三名官兵则在木筏上死亡了。"坎大哈"号仍然浮在海面而终于飘泊出布雷区以外，在第二天夜里驱逐舰"美洲虎"号找到了它，救出了它的大多数官兵。

德国参谋部对于这个事件的评论是有启发性的。"'海王星'号的沉没对于据守的黎波里塔尼亚说来，或许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英国舰队或许已经歼灭了意大利的运输船队。毫

无疑问，在这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损失了这些供应物资，是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的。"

"K舰队"的光芒就这样熄灭了。巡洋舰"加拉提亚"号也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东地中海舰队所剩余的全部船只有几艘驱逐舰和维安海军上将的舰队的三艘巡洋舰而已。

直到11月底为止，我们在陆上、海上和空中方面的联合努力，曾经在地中海取得成功。我们现在在海军方面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此时，在12月5日，希特勒终于了解到隆美尔的致命的危险，便下令把整个的一个空军大队从俄国调到西西里岛和北非来。在凯塞林将军指挥下，对马耳他发动了一次新的空中攻势。对这个岛屿的袭击达到了新的高峰，马耳他只有为生存而奋斗。到年底，掌握着通往的黎波里的海路上的制空权的是德国空军，因此他们使隆美尔的军队能够在战败之后重新装备。海上、空中和陆上的战事的相互作用，是很少有像在这几个月的事件中表现得那样显著的。

但是这时，在世界大事的突然发作下，一切都相形失色了。

第三十一章　日本

日本和十九世纪--适应时变的奇迹--旧日本隐匿了--不可测度--日本陆军的体系--海军的体系--德国和英国的传授--商人阶段--1889年的日本宪法--"新元老"--1936年的反共公约--1939年8月的希特勒-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法国崩溃后日本的精神奋发--近卫公爵当政--三国协定--冬天对于英国的抵抗的感想--激动在增长--天皇和公爵们--1941年7月26日英美经济制裁的效果--英国的经常的忧虑--我们有单独对日作战的危险--我的8月25日和29日的备忘录--海军的部署--我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的报告--1941年10月近卫公爵辞职--东条大将掌权--蒋介石的呼吁--11月5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的复电--11月9日我致史末资将军的电报--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11月23日我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总统关于他的谈判的叙述--暂定条约的十点照会--赫尔先生的决定--英国在获得消息方面所受到的限制--"魔术"--我的1941年11月30日的电报--12月1日事已决定--我于1941年12月2日发出的备忘录--对克拉地峡的威胁--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惊人的插曲--美国领袖们的一致态度--"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来了"--日本的罪愆--疯狂的一次便宜。

在日本的悠久和离奇的历史中行将作一次最可怕的冒险的时刻已经来到。自从1592年军阀丰臣秀吉决意同中国进行生死搏斗，并使用海军去侵略朝鲜以来，日本还没有采取过任何像这样的与兴亡攸关的步骤。传统和习俗的牢固延续，曾经引导这些可畏的远东岛民度过许多世纪。从来和神秘的事物分不开的勇武、纪律和民族精神，曾经维持着这个冷酷而蛮勇的亚洲民族的生命力。欧洲大约在公元1300年从马可波罗那里首次听到有关他们的存在。日本的国教是佛教的一支。

基督教传教士后来的侵入、他们的信徒的虔诚和这些信徒被凶恶地灭绝，曾经是欧洲人不怎么注意的一段插曲。对于为数在二十五万人以上的基督教民众的残酷屠杀，经过二十四年，到1638年左右才告完毕。在这件事以后，日本陷入严格的与世隔绝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带着它本身的嘈杂挑战之声来到世界上为止，几乎一无所闻地经过了许多代。曾经有过完全隔绝的一段时期。日本人的艺术、文化和信

仰，曾经支持了一种严密的社会结构。科学、机器和西方哲学，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

但是蒸汽机变更了地球上的距离，于是在大约一百年以前，船舶从远洋来到日本而以武器和思想敲击了日本紧闭着的封建之门。在培利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于1853年进行了一次不受欢迎的访问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一艘英国或美国的炮舰能够以英国或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日本国家的外表行为。随着外国军舰而来的，就是白人曾经发现，并且准备传授或出卖的那些奇妙的技艺。十三世纪的贫乏而朴素的文化就和那微笑的、昌盛的而又武装得很好的十九世纪的文明呈现在一起了。

※　　※　　※

山姆大叔①和不列颠尼亚②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两代的时间内，除掉悠久的过去以外就没有什么背景的日本人民，从武士的双手剑进步到铁甲舰、来福线大炮、鱼雷和马克沁式机关枪；并且在工业方面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指导下从中古到现代的过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国被超过，而且被击败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败北，而且被运到大陆上去的在满洲打了几次大胜仗的卓越的军队所击败，都感到惊愕。日本这时就置身于大强国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们对他们尊敬，自己也觉得惊异。"当我们拿我们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的美丽产品送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轻视我们，嘲笑我们；但是自从我们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头等的海军和陆军以来，我们就被当作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了。"但是他们所增添的一切，不过是实用科学的装饰和甲胄罢了。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后面依然存在着古老的日本。我记得在我年轻时，英国漫画家怎样习以为常地把日本描画为一个伶俐的、整洁的、穿着制服的送信男童。有一次，我看见一幅美国的漫画，式样就大不相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和尚模样的战士，屹然而立，雄赳赳的，容貌可畏，一只手放在他的短剑之上。

①美国国名的诙谐语。--译者

②不列颠人格化的名词（女性）。--译者

我并不自命为曾经研究过日本，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我只是在报章中，少数书籍中，以及在我曾经服务过的许多政府部门的

官方文件中看到了一些。在俄日战争时，我是站在它的一边的。我欢迎在这次战争以前订立的英日条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在海军部时，我闻悉日本参加协约国和德国被排斥于远东之外而感到欢欣。在1921年，我怀着遗憾参与终止英日同盟的事，我们从这个同盟方面曾经获得力量和利益。但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在日本的友谊和美国的友谊之间作出选择，我毫不怀疑我们应采取何种方针。

※　　※　　※

在作战和制定政策时，要始终力求把自己放在俾斯麦所谓"另一个人"的地位上。一位大臣愈是能够尽量地和具有同情地这样做，他免于错误的可能就愈大。关于相反的观点他知道得愈多，则在应付方面愈不至于有所迷惑。但是没有深刻和充分的认识的想象，就是一个陷阱，因而在我们的专家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形成任何关于日本人的思想和真实的印象。他们的思想，的确是不可测度的。旧的和新的社会，当中隔着若干时代，两者怎样混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这是外国人所不能了解的。的确，日本是否知道它自己的思想，或者在它的天性中有什么力量会在决定的时刻支配一切，这是一个疑问。

日本陆军这个体系形成一系列同一中心的、凭武士道传统联合起来的圈子；武士道传统鼓励所有的军官和他们的部下去为日本的军誉而死，并对每个人的祖先堂无愧。但是由于日本是从长久隔离中出现于围绕着它的广阔世界上，而又欣然把迄今未想象到其威力的凶器放在它的战士手中，所以经过了冷静而缓慢的发展，也形成了要控制亚洲，或许随后还要领导亚洲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甚至传说有什么"一百年计划"，纵然这不过是对于不断在变化的情况和事件具有推动力的一种背景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时期中对陆军的权力和野心的最有力的抑制来自海军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日本的陆军是由德国的教官训练，而海军则是由英国的教官训练的。这就遗留下精神状态上的持久区别，而这种精神状态又因服兵役的生活条件而显著起来。陆军军官从来不大走出国境以外--除非去作战--因而比起常常访问外国港口因而知道关于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的海军军官来，就养成了一种更加陕隘的自高自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并且，陆军感觉到它能够击

败或抵御存在于远东的或者可以开到远东来的任何军队，而海军则痛苦地觉察到它在舰队实力方面逊于英国和美国的海军，特别是在日本本国海域以外作战更是如此。因此，海军对于事物的看法，比陆军较为谨慎和稳健。

商人阶级不像陆军或海军那样受到官方的注意或具有正式组织，他们从来也不曾有过对他们赖以生存的金融、工业和贸易的各种事业的共同的单一的政策。他们的影响是部分通过国会中的。政党，部分通过同宫廷人物的联系而发挥的。

总的说来，商业利益反对做重大的军事冒险，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在中国有投资的人，却支持陆军的扩张政策。

由于陆军有传统的威望，并且大家相信它是反对私人资本家的企图的国家利益保卫者，所以日本民众在紧急关头是趋向于支持陆军而不支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

※　　※　　※

按照1889年的日本宪法，订立条约、宣战和缔结和约等属于天皇的特权而不受国会的控制。天皇也具有对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但是他却被认为是根据海军和陆军的幕僚长们的意见去行使权力，并根据内阁的意见去指导外交政策的。

按照日本宪法，内阁不对国会负责，虽然它需要两院的多数投票方能立法。首相是由天皇遴选和任命的。依照习惯，天皇根据"元老"的意见而决定这样的遴选和任命。在本世纪之初曾有好几位元老，但是在他们死后并没有人去补充，直到1940年只剩下西园寺公爵了。在他于那年年底死后，首相的提名由称作"新元老"的所有卸任首相举行会议来决定，这些新元老在1941年有八位。

内阁里的陆相和海相必须分别为现役军人中的一位陆军大将和海军大将。设若一位首相找不到一位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他就无法组成内阁，或把它维持下去，而且门户之见是那样强烈，以致一位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不会在其政策为他的军部所坚决不赞同的一个内阁中担任陆相或海相。因此，陆军部和海军部就能够用从内阁中召回，或威胁着要召回担任相职的军人的方法来在政策方面发挥一种持续不断的而且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　　※

日本曾经在1936年同德国缔结反共公约，这原来是由日本陆军省同代表国社党的里宾特洛甫背着双方当时的外交部长谈判的。这还不是同盟，但是它提供了同盟的基础。1939年春季，以平沼男爵为首相的那个内阁里的陆相企图同德国缔结一个完全的军事同盟条约。由于海相米内大将的反对，他没有成功。在1939年8月间，日本不但从事于在1937年7月间开始的对中国的战争，而且也卷入了新成立的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地方性的和俄国的敌对行动。沿着这个战火未熄的前线和它的后方，双方布置着大军。当德国在欧洲战事爆发的前夕未经同它的反共伙伴日本协商或给予通知即同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人是有理由感觉受到了薄待的。他们同俄国的争论落到后面去了，而对德国则非常愤慨。英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曾经使我们同昔日的盟国疏远起来，在欧洲战事的最初几个月内，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是友好的。但是对德国的热情，在日本是很少有或简直是没有的。

平沼内阁由于德苏条约而"失掉面子"，因而不得不辞职。

继任内阁由阿部大将任首相，阿部大将虽然是陆军出身（退役的），却算得是一位温和派人物，他于1940年1月为米内海军大将所接替，米内大将在任平沼内阁的海相时曾经反对同德国缔结同盟。在阿部和米内的政府下，日本的政策是对欧洲守中立，结合着日本本身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不久，极度的动乱震撼了全世界。在希特勒的突击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沦陷了，英国有在1940年秋季被侵入和毁灭的可能，于是想念已久的一些灿烂计划由梦想变成了现实。从在远东拥有大片属地的法国、荷兰和很可能还有英国的崩溃中，日本是不是将一无所获呢？它的历史性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来到呢？深沉的热情在陆军和民族主义的政界人士中激动起来了。他们要求日本立即开始南进，夺取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为了要强迫执行这个政策，陆相畑大将退出了内阁，因而迫使米内海军大将辞去首相职务。

清醒和慎重分子在日本从来不乏其人，他们要维持控制就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元老推荐近卫公爵接替米内，近卫是一个少壮的贵族，同宫廷有密切关系，但是同陆军的领袖们也友好。他在职期间是从1940年7月起到1941年10月止。

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极其灵活的政治家，他的方法就是给陆军以一些象征性的满足而不曾准许它把国家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在1940年夏季，近卫公爵设法约束陆军不对英国和荷兰的属地进行任何袭击。在另一方面，他却同意为了要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空军基地而对维希法国施加压力，并在9月间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规定日本在美国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加入欧洲战争时有在轴心国的一边参战的义务。

在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已更加明显。到1940年11月底，不列颠战役的结果以及希特勒从入侵英国的大话退回去，这在日本都被认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英国对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进行的成功的空袭使几艘现代的第一级战列舰失却战斗力达数月之久一事，使日本海军深深地感觉到新式空军的威力和它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用于突袭的时候。日本转而相信英国并没有完蛋。它无疑将继续战斗下去，并且的确正在变得更强了。在那里普遍感觉到，日本签订三国条约是一个错误。那里始终隐约出现了一种恐惧--害怕英帝国和美国联合行动，将两支海上最强大的海军联合起来，它们的资源一旦开发，将是不可计量和无以匹敌的。看来这种危险越来越近了。1941年春季，近卫得到他的内阁的同意和美国开始谈判，以期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陆相东条大将这次支持近卫的政策而反对外相松冈，因而松冈的认为同美国的这种谈判违反日德同盟的一些声明被驳回了。

※　　※　　※

虽然这样，日本人思想上的激动却不断地变得更加强烈。

在他们的正常的现代政治生活的进程下面，有几千名虽然职位较低，居于负责地位的军官和人员似乎听到祖先预言战争将临的声音。

他们一定会有愧于曾经向他们认为同帝俄一样的十三世纪蒙古人加重地报仇的祖先吗？先辈的这种莫大的武功，激励着子孙们去做最大胆的尝试。何况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中。新的力量和新的巨人已经出现了。欧洲将要有一个"新秩序"。

这是不是在亚洲也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时候呢？在这全部轮廓中，有着经过仔细和耐心的设想而与世界大变动中的每一次变化相适应的计划。陆军的领袖们主张应当由他们作为选择发出信号的时刻的

权威。他们当然可以断言，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最好的机会--法国的崩溃--已经被小心或者说怯懦的政客们错过了。

有最上层贵族依附于左右的天皇和公爵们是反对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他们在一个暴乱的时代中必然要丧失许多东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出国旅行而会见过外国宫廷中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物。他们羡慕欧洲的生活，畏惧欧洲和美国的强大的力量。他们羡慕英国君主政体的巩固的王位。他们继续依靠他们的肤浅的议会制度，并希望能够太平无事地继续在位或统治。可是谁料得到陆军会干些什么呢？宗法制度，天皇或任何一个朝代从来都没有能够同陆军分离开来。天皇和公爵们希图和平与谨慎，但是无意于为了这样的事业而遭到毁灭。

※　　※　　※

1941年7月间经济制裁的断然实行，使日本政局的内部危机达到爆发的关头。保守派分子震惊，温和派的领袖们吓慌了。这已经牵涉到日本陆军在制定日本政策方面作为一个构成因素而在国内享有的威望问题。在此以前海军曾经发挥它的约束力。但是美国、英国和荷兰所实行的禁运，断绝了海军的，而且实则为日本的全部战争力量所依靠的一切石油供应。日本海军立即不得不专靠它的石油储备来维持，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在十八个月的供应量中消耗了四个月的供应量。显然，这是一种束缚，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就是对日本来说或者与美国达成协议，或者走向战争。美国的要求限定日本不但需从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新侵略方面撤退，而且也需从他们已经花费巨大，一直在那里进行了这么久的战争的中国本部撤退。这是一个合乎正义的但是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外交上不能获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协议的话，海军在战争政策上就与陆军联合一致。海军这时已经把它的航空队发展到具有高度进攻能力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方针的意志。

在日本统治人物的圈子里所进行的紧张辩论，一直延长到夏秋两季。我们现在知悉，不惜同美国一战的这个最主要问题，是紧接着禁运以后在7月31日讨论的。所有的日本领袖人物都清楚地看出，进行选择的时间是短促的。德国可能在日本实现它的任何野心以前就在欧洲战胜。日美政府间的谈判在继续进行。日本政界里的保守派人士和宫

廷，则希望获得使他们能够控制国内主战派的一些条款。美国国务院和我一样，相信日本可能终于在美国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缩。

※　　※　　※

读者曾经看到我们对日本的忧虑怎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无情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它的欲望和机会是同样明显的。我们觉得诧异，它为什么不在法国崩溃时就进行一击。在这以后，我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始终万分紧张地在保卫不列颠岛使之免于毁灭和继续进行西部沙漠战事。我承认，我觉得整个日本的威胁比起我们的别种需要来，是处在不祥的朦胧状态中的。我感觉，设若日本向我们进攻，美国将参战。设若美国不参战，我们是无法保卫荷属东印度，而且其实也无法保卫我们自己在东方的帝国的。另一方面，设若日本的侵略把美国卷入战争，我倒宁愿这样。我相信这点。我们在1941年的战略安排的先后次序是：第一，保卫不列颠岛，包括入侵威胁和潜艇战争；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争；第三，在6月以后，对苏俄运送供应物资；最后，抵抗日本的进攻。但是始终认为这是当然的事，即设若日本侵入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我们应当牺牲中东而去保卫我们本身的亲戚和同宗。我们大家认为这种意外的事件是既遥远而又未必成为事实的，因为马来亚、暹罗，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将足供日本作多次更容易和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征服。如果马来亚的命运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我确信我们这时能够不惜使用一切力量来挽回局势，即使甚至中东战区溃败或断绝对苏联的供应。在另一方面，美国参战，却可压倒一切祸害的总和。

切不要以为这些豁达的决定是无意识地或者没有经过战时内阁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的深刻和不断的用心研究就作出来的。

※　　※　　※

在过了些时候以后，我认识到总统于7月26日宣布并由我们和荷兰参加的禁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我就愈来愈急切地要使英美两国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对日本作最大可能的示威。海军舰队是我们所能够腾出的一切。我们曾经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资源。

8月25日，我以一项备忘录送给第一海务大臣，说到成立一支东方舰队的事，并申述了我对于如何组成这支舰队的意见。我强烈地感到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置一支威慑性的舰队在印度洋中，而且这支

舰队可由最少数的最好的船舰组成。第一海务大臣答复说，海军部的计划是到1942年初在锡兰建立一支舰队，包括战列舰"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和小型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皇家方舟"号将在以后派去，但是要到4月份才能派去。在这时期当中，那四艘"皇家"级的战列舰将作为运送军队船队的护送舰队派至印度洋。第一海务大臣在他的备忘录中详述了大西洋战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大西洋中保留所有我们的三艘最新式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以防备德舰"提尔皮茨"号的可能出击，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喜欢这些布置。用旧式"皇家"级战列舰来担任护航工作，对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是有效的，但是设若敌人为了袭击而准备派遣一艘快速的现代战列舰出来，它们和它们护航的运输船队将会变成瓮中之鳖。按照它们目前的情况，这些旧式军舰将不过是一些漂浮着的棺材罢了。因此，将有必要调派一两艘快速主力舰以防止日本人派出个别的重型袭击舰。

我以下面的话来结束致海军部的信：

1941年8月29日

……我必须补充说，我觉得日本绝不会在已经陷在中国的同时对抗美国、英国和俄国现在形成的反对它的联合力量。

很可能的是，它将同美国进行谈判，至少在三个月内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或积极参加轴心国。没有比我所提到的那个舰队，尤其是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出现，会更加使它犹豫的了。这实在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防止方法。①

①我与第一海务大臣此时来往的信函刊于附录（11）内。以供愿意对此事作更详细的研究者阅读。由于在此时还不能预见的一些理由，派出的战列舰是"威尔士亲王"号，而不是"纳尔逊"号或"罗德尼"号。

※　　※　　※

决定派遣"威尔士亲王"号与"却敌"号，连同驱逐舰四艘和作为一个主要的组成成分的现代化装甲航空母舰"无畏"号以作为我们的远东舰队的第一批舰只。不幸"无畏"号遭到一个事故而致暂时失去战斗力。我们决定不顾这个事实而让两艘快速的主力舰继续向前行驶，希

望借以稳定日本的政局，并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联系起来。我们的总海军策略，就是要在太平洋中的美国主力舰队遥远的掩护下建立起以新加坡为根据地的一支英国的东方舰队，这支舰队到1942年春季将要拥有各种性能的主力舰七艘、一级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十艘和驱逐舰二十四艘。直到此时为我们所信赖的海军副参谋长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被遴选为司令，并于10月24日在"格里诺克"号军舰上升起他的司令旗。

※　　※　　※

我于10月底致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的总理，告以我们打算在远东实行的海军部署详情。

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日本不致贸然对美、英、中、荷四国进行战争，除非是（或者要等到）俄国确实已经崩溃。即使在那时，他们也可能要等待德国已经许诺的在春季对不列颠群岛的入侵。俄国的抵抗仍然是强有力的，尤其是在莫斯科城下，而且冬季现已逼近。

2．海军部的部署曾经是在将近今年年底时建立起由"罗德尼"号、"纳尔逊"号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主要以新加坡为根据地。但是这计划已经由于"纳尔逊"号最近受伤而遭到破坏，"纳尔逊"号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修理。

3．在这个间期，为了进一步制止日本，我们正在派遣我们的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到印度洋去同"却敌"号会合。这是不顾本国舰队总司令的抗议而实行的，并且是我们所冒的一项重大危险。"威尔士亲王"号不久就将驶抵开普敦。此外，那四艘"皇家"级战列舰一经准备就绪，即将调到东方水域。以后，"却敌"号将由"声威"号接替，后者具有更大的续航力。

4．据我看来，"威尔士亲王"号将是最好的可能制止日本的因素，所以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把它永久地抽调出去。但是我必须清楚地指出，由于在"约克公爵"号在12月间准备妥当以前存在着"提尔皮茨"号突然出击的危险和其他的作战可能性，"威尔士亲王"号的调动必须在它抵达开普敦时重新考虑一下。

※　　※　　※

10月间，近卫公爵卸下了他的重担。他曾经要求同罗斯福在檀香山举行一次亲自会谈，他希望携同他的陆军和海军首长参加，以使他

们在可能解决的事项方面受到约束。但是他的提议被总统拒绝了，于是陆军方面的舆论对这个明智的政治家的批评增加了。他的地位由东条大将所接替，东条大将同时任首相、陆相和内务相。按照现代习惯在战后被战胜国处以绞刑的这个东条大将在受审时说，他亲自接管内务省是因为"他面对着显示内部将有混乱的一种可怕趋势，如果决定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话"。他奉天皇的命令，恢复同美国的外交谈判，但是同他的政府成员有一种默契，即在内阁的建议遭到拒绝时，日本将走向战争。在1941年11月间，当东条和幕僚长以战事或将不免一节告知天皇时，天皇表示希望仍可作进一步努力以避免这次战祸，但对东条说，"若事态果如你所说的，则除进行战争准备外，别无他法。"

我于11月初收到蒋介石将军关于日本人将在中国继续有所行动的一项措词激昂的警告。他认为日本人已下决心从印度支那进攻，夺取昆明而切断滇缅公路。他呼吁英国从马来亚空运援助。他在结束时说：

乍看起来，你或许会以为正当贵国在欧洲与中东如此英勇作战之际，此事将使贵国卷入对日战争。余之所见不同。余不信当中国坚持抗战之时，日本尚自觉有进攻能力，惟一旦无此顾虑，彼当于其认为适当时机进攻贵国。……中国业经达到抗战之最严重关头。目前能否保卫至新加坡与缅甸之陆上通路，首先须视英美是否愿意合作以保卫云南为断。倘若日本人在此处突破战线，则吾人与贵国之联系将被切断，而贵国同美国与荷属东印度在空军与海军方面进行协调之全部机构将以新方式并从新方向受到严重威胁。余愿尽一切力量以表示余之信念，即畀予中国以余所述之援助实属明智与有远见之举。能使日本溃败并保证现时抵抗侵略之国家获胜，舍此别无他途。切盼见复。

我除把这项警告转给总统外，不能多所作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1月5日

我已经收到蒋介石要求空运援助而给我们两人的呼吁。

你知道就新加坡的空军实力来说我们的处境如何。尽管如此，我当准备派遣驾驶员，甚至一些飞机，只要他们能够及时抵达。

2．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最全面和最不容忽视的一种制止日本的方法。日本人迄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而天皇似乎在施行约束。当我们在普拉森夏湾谈论这事时，你说到要赢得时间，这个政策

直到如今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正逐步迫使日本人在和、战之间作出决定。

3．现在看来，他们似乎会进入云南，切断滇缅公路而给蒋介石带来损害重大的后果。如果他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

4．中国人已经呼吁，要我们就日本人进攻云南一事对日本人提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也这样向你呼吁了。我希望你会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提醒日本人，像这样从我们向来未承认他们有权利去驻扎军队的一个地区对中国进攻，这将是公然无视美国政府所明白表示过的态度。我们当然准备发出同样的一项照会。

5．没有一项由我们自己独立作出的行动可以阻止日本，因为我们在别处已经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可是当然，我们愿意和你们站在一起，并竭力支持你们，不论你们选定何种方针。我自己认为日本更可能是被局势卷入战争，而不大会是毅然投入战争。请将你的想法见告。

总统于11月9日答复说，虽然低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会铸成大错，他却怀疑日本所作的由陆路向昆明进攻的准备会不会证明日本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推进。他将竭力根据租借法案来援助中国，并在中国成立美国志愿空军。他觉得照日本的情形，任何"新的拘于形式的口头警告或劝诫"至少会具有产生出相反效果的均等机会。"整个问题将由我们加以持续和认真的注意、研究和努力。"

我以重复说明这项谨慎回答的要点的方法来竭力安慰那位大元帅。

我们除了继续实行我们在远东的海军计划，并让美国去试行以外交方法尽可能长久地使日本在太平洋上保持平静以外，别无方针可循。

※　　※　　※

我致函史末资将军，他曾提出更大的一些问题。

1941年11月9日

我认为由我亲自向罗斯福呼吁在这个时候参战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在大西洋会议时，我对他的官员们说过，我倒宁愿美国现在宣战

而在六个月内得不到供应物资，而不愿获得加倍的供应物资而美国没有宣战。当人们把这句话重复说给他听时，他认为这是一句苛刻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他在宪法上的困难。他可以行政首脑的资格去采取行动，但是只有国会才能宣战。他甚至对我说过，"我可以永不宣战，但我可以使战争发生。假如我去要求国会宣战，他们可能举行辩论达三个月之久。"征兵法案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而如果没有这个法案，则美国陆军就会已经瓦解了。他现在已经使实际上取消中立法令一事以微小的多数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如果获得众议院的赞同，就一定意味着德国和美国的船舰在大西洋上经常战斗。美国舆论最近已经有了进步，但是就国会来说，那完全是一个清点票数的问题。当然，倘若我看出有任何方法可以有助于把这种形势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当然愿意这样做。当此时刻，我们必须具有耐心，并信赖潮流正顺着我们的道路，并且向着重大事件发展。

※　　※　　※

11月10日，在首相照例出席的伦敦市政厅年度宴会上，我说：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在将近四十年以前，在1902年，曾经投票赞成英日同盟条约，并始终竭力促进同日本这个海岛帝国的良好关系，又始终是一个热情的愿望日本人好并且赞赏他们的许多才能和品质的人，但是现在我深切遗憾地看到日本和英语世界之间的冲突正在开始。

美国在远东的由来已久的利益是众所周知的。它正在尽力寻求在太平洋上保持和平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它的努力会不会成功，但是设若它失败了而美国卷入对日本的战争，那么，我就得说，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这是我的职责。

如果我们尽量冷静地观察这个茫茫无际的阴暗局面，就可以看到，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十分不必要地投入一次世界战争，他们将不难发现自己在太平洋中和人口将近占人类四分之三的一些国家对抗，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冒险行为。

如果钢是现代战争的首要基础，那么，对于一个每年钢产量大约只有七百万吨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完全无端地引起对现在钢产量大约为九千万吨的美国的一次战争，这会是相当危险的事；而这还没有把英国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计算在内。因此，我希望太平洋上的

和平将可按照日本的最明智的政治家所显示出来的愿望来得到保持。但是旨在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保卫现时陷入危境的共同事业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并还在继续进行中。

※　　※　　※

11月20日，日本把它的"最后之言"送达华盛顿。虽然从这些提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实际上不过是企图不经过战争而获得胜利果实，美国政府觉得不能不作一次最后的外交建议。我们曾经接到关于这项日本照会的通知，并被要求提出我们的意见。11月23日，我在致外交大臣的一项备忘录中写道：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1月23日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不发生进一步的侵略和战争，因为我们已经尝够了战争的苦头。美国不会抛弃中国的事业，所以我们可以在问题的这一方面稳妥地追随它。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一种使日本可以在西伯利亚自由地对俄国进攻的安排。

我本人怀疑这在目前是否会发生。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在大西洋会议上曾经亲自加进了一段话，"在北方必须不得再有任何侵略。"我想就这点可以［同美国人］达成协议。我认为由日本正式宣布废除轴心国条约是不必要的。他们置身战争之外这事本身就会使德国人大失所望和受到损害。我们不应当同意对于美国或英国援助中国加以禁止的任何规定，但是美国不致要求我们这样做。

以上述为条件，在经济方面对日本放松一步而使他们足够勉强活下去--哪怕我们只获得又三个月的时间，会是值得的，然而这些不过是初步的意见。

我必须说，如果我获悉美日协定已经订立，而按照这个协定我们在以后三个月内在远东的情况不会比现在还坏，那么，我就感到高兴了。

※　　※　　※

11月25日，总统发给我一封电报，说明谈判的情况。日本政府曾经提议在同中国谋取全面解决或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前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而在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之时，日本将准备从印度支那完全撤退作为回报，美国应以石油供给日本，避免干涉日

本在中国恢复和平的努力，协助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的产品，并把日美两国间的商务关系置于正常基础之上。双方应同意在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不作任何"武装进展"。

接着，美国打算提出一个反建议，一般地接受了日本照会中的条件而简要地提出专门条件，附于日本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的条款之后，而并不提及中国局势。美国准备接受把原来的冻结命令加以修正的一项有限的经济协定。例如石油只可以按月供平民的需要而运出。美国的这项建议的有效时期将为三个月，并基于这样的一种谅解，即在这个期间将讨论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全面解决办法。

当我读到昔日称为、而现在仍然称为"暂定条约"的这项草拟的复文时，我认为它是不适当的。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蒋介石都有这个意见，蒋介石曾以一项激烈的抗议送达华盛顿。但是我深深地觉察到当我们就单靠美国去决定行动的一个问题对他们的政策加以评论时，我们所必需遵守的那些限制。我了解到随着"英国人正力图把我们拉入战争"的这种想法而来的危险。因此，我就不去触动这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听凭总统去处理，于是我只提到中国方面而发给他下列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1月26日

今晚收到你关于日本的电报，也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关于讨论情形和你对日本的反建议的详细报告。……当然，处理这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于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们的行动。我们觉得日本人对他们自己是最没有信心的。

这封电报当然在标明的日期的当天黎明时到达华盛顿。

赫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夜间，丘吉尔先生致总统对我们的暂定条约加以评论的一封电报送到了。显然受到蒋介石给他的电报的影响，这位首相疑虑在暂定条约的影响下那位大元帅是不是只能得到"非常菲薄的口粮"。据他说，中国是使他焦虑不安的原因，而中国的崩溃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我就这个问题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们再次谈论以后得到了

我们应当取消这个暂定条约的结论。作为代替，我们应当向日本人只提出旨在达到全面解决的那十点建议；原来暂定条约是作为这个建议的前言的。虽然这个暂定条约里的项目不过包括一些为数微小的棉花、石油和几种别的商品，其数量与日本所要求的无限制供应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明显的是，美国舆论甚至对于以有限数量的石油供应日本也将普遍地反对。中国人激烈地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不是不赞同，就是冷淡。

……因此，日本会同意这个暂定条约的一点希望，并不足以保证有理由去承担那些包含在其中的危险，特别是中国士气和抵抗的崩溃和甚至瓦解的危险。

※　　※　　※

我们直到此时还没有听到过那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但符合我们和各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实际上超出我们曾经敢于要求的事情之上。就在26日那天，赫尔先生在国务院接见了日本的特使们。他甚至连总统于23日电告我的那个暂定条约都没有对他们提到。相反地，他交给他们这个"十点照会"。其中两点如下：

日本政府将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退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除首都临时设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的在中国的任何政府或政权。

特使们都"目瞪口呆"，极其狼狈地退出去了。这可能是真诚的。他们之所以被遴选，大都是由于他们以谋求和平和温和人士而著名，因而可以哄骗美国不加防备，直到一切都决定下来和一切都准备好了为止。他们不大知道他们的政府的全部心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赫尔先生在这方面所知道的事要比他们多。美国人从1940年底起就已经破获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密码，而一直在译出大量的他们的军事和外交电报。

在秘密的美国人圈子里说到这些电报时称作"魔术"。美国人把"魔术"对我们复述一遍，但是在我们收到以前，有不可避免的稽延--有时两三天。因此，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并不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我对此并无怨言。

在那同一个下午，总统以下列电报发给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

准备工作正日益明显……以便在最近作出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虽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次行动的实力，或者它将指向滇缅公路、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还是菲律宾群岛。向泰国推进，似乎是最可能的。我认为这下一次日本的侵略有引起美日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

※　　※　　※

当我们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1月29日访问国务院时，赫尔先生对他说，来自日本的危险"就悬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中的外交方面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

目前，问题将由陆军和海军的官员们去处理，我已经同他们谈过。……日本可能在出乎我们意料的时机突然行动。……

我认为，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现在全面地重新开始的无限制征服的方针可能是孤注一掷，因而需要最大的勇气并做最大的冒险。"他又说："当丘吉尔收到蒋关于暂定条约的强烈抗议时，如果他给蒋一封强硬电报使之振作起来，以日本人和美国人正在显示出来的那样的热情去战斗，那就会更好一些。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项抗议转交给我们，而从他那方面并不反对。……"

我不知道日本的计划已定，也不知道总统的决心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1月30日

据我看来，有一种避免日本与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的重要方法还没有使用，这就是秘密或公开地（以你认为哪一种方式最好而定）明白宣布，日本采取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将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了解你在宪法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公平正直地把进一步侵略行动的悲惨性质向日本提示，就让它因侵略行动而陷入战祸，那将是可悲的事。我要求你考虑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许是很近的），你可否说日本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将使你不得不把最严重的问题向国会提出，或大意如此的话。我们当然会发表类似的宣言，或参加一个联合宣言，无论如何我们正在作出与你们同时采取行动的安排。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冒昧促请你采取这样的方针，但是我深信这可以使一切改观，并防止战争悲惨地扩大。

但是他和东条都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世界大事也是这样。

※　　※　　※

30日，午后不久（美国时间），赫尔先生访问总统，总统的桌上放着我在昨夜发出的同日电报。①他们认为我关于对日本提出一个联合警告的建议不会有任何好处。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这时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封截获到的自东京发至柏林，日期也是11月30日的电报，这封电报告诉日本驻柏林大使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如下的通知：

①读者不必由于这些电报上注明的日期而感到迷惑，只要这些电报的先后次序不乱就行。我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英国时间），我发出的任何电报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去翻电码和译释。尽管这样，我在就寝以前拟好的任何电报为了实际的目的几乎是立即送达总统的--这就是说，当他睡醒或在必要时把他唤醒的时候。

非常秘密地对他们说，存在着通过某一场军事冲突而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突然爆发的极度危险，并附带说明这个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梦想到的来得更快。

我于12月2日收到这类电报的译文。这不需要英国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我们只须等待而已。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事实上已经在25日载着即将袭击珍珠港的全部海军航空队启航。当然，这支舰队是仍然受东京的约束命令的支配的。

※　　※　　※

12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御前会议，作出了对美国开战的决定。按照东条在受审时的作证，天皇未发一言。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太平洋上如死一般地沉寂。可能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的那些方法都一一试过了。这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侵略行动发生过。我的最深的忧虑就是日本人会向我们或荷兰人进攻和宪法上的困难会阻止美国宣战。经过12月2日举行的一次长时间的内阁会议，我给外交大臣一份体现了我们的结论的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2月2日

我们的既定政策就是不先于美国去采取行动。除非在日本企图夺取克拉地峡的情况下，美国直接面临日本的一次新的侵略行动，还有一些时间。如果美国行动了，我们当立即行动，支持他们。如果美国并不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

日本可以随时袭击荷兰属地。在美日谈判之后，这将是对美国的一种直接冒犯。我们应当告诉荷兰人说，我们不会去阻止这项日本侵略产生的全部影响，日本的这个侵略行动，对美国来说，乃是它与日本之间的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美国对日本宣战，我们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如果经过相当时期而看出美国即使有我们的直接支持而还不能采取任何断然行动，那么，我们纵然独力支撑，也当与荷兰人同心协作。

任何对不列颠属地的袭击，当然带来对大不列颠的战争。

※　　※　　※

警惕的英国情报机构和空中侦察，不久就察觉到有些调动和活动表明"日本行将进攻暹罗，而且这项进攻将包括海运部队夺取克拉地峡上的战略地点的一次远征"。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盛顿。在我们和我们的远东总司令之间，以及同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都有一系列冗长的电报来往，谈论我们应否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克拉地峡。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理由，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认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次要战区内首先发动攻击而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在12月6日，伦敦和华盛顿都知道了一支大约有三十五艘运输舰、八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的日本舰队正从印度支那驶过暹罗湾。另外一些日本舰队也在海上执行其他任务。

※　　※　　※

一个庞大的美国国会调查团在1946年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这项报告详尽地叙述了导致美日战争的那些事件，以及未能通过军事部门给他们无掩蔽的舰队和守军发出积极"警戒"命令的经过。每一个细节，包括译释日本的密电和这些密电的本文，共计四十卷都已经公诸于世。美国的力量足够使它经得起美国宪法的精神所要求的这种严格考验。

我不想在这篇叙述中企图宣布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惊人的插曲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总统左右的并为他所信任的那些卓越的美国人士和我一样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将在远东进攻英国或荷兰的属地，并将小心地避开美国，以及因而国会将不批准美国宣战的那种巨大危险。美国领袖人物了解到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将征服许多广大地区，如再结合着德国侵俄的胜利和以后英国的被侵入，那将使美国单独地面对着洋洋

得意的侵略者们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力量。那么，不但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伟大道德事业将要被抛弃，就是美国和至今才对他们的危险有了一些觉醒的美国人民的生命也可能遭到毁灭。总统和他所信任的朋友们长久以来就认识到在反抗希特勒和希特勒所主张的一切事情的战争中美国守中立的严重危险性，并且由于国会的掣肘而辗转不安，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就在几个月以前只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必须恢复的强迫兵役制，如果不恢复这个制度，他们的陆军就已经在世界动乱当中几乎瓦解了。罗斯福、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将军、斯塔克海军上将和作为他们大家的联系人物的哈里·霍普金斯，都是同心同德的。后代的美国人和各地区的自由人民将因他们的先见而感谢上帝。

日本对美国的袭击，使美国的问题和任务大大地简单化了。美国对于这次袭击的实际形式，甚至它的规模，与对于整个美国国家为了它本身的安全而将空前团结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中这个事实比起来看得非常之不重要，我们怎么会对此感到惊奇呢？据他们看来，如我所见一样，日本去袭击美国，并和它开战，这无异于自杀。再者，关于敌人全部的和最近的目的，他们比我们在英国知道得更早。我们想起克伦威尔在注视着苏格兰军队从邓巴的高岗上往下进扑时怎样地大声呼道，"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来了。"①

①指1650年苏格兰军队进攻英格兰一事。--译者

我们也一定不可以容许利用外交来往的详细叙述来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受害的无辜者，说它不过是要借着欧洲战争的机会来求得适度的扩张或分润，而这时遇到美国向它提出了不能期望它的被狂热地鼓动起来的而且有了充分准备的人民接受的一些建议。多年以来，日本一直以它的恶意侵略和征服在折磨着中国。此时，由于它强占印度支那而在事实上以及由于签订三国协定而在形式上都已经同轴心国家共一命运了。让它去做它敢于做的事而承担一切后果吧。

日本竟会同英美开战，并且可能终于同俄国开战，因而自取灭亡，这曾经似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宣战是和理性不相容的。我确信由于这样的一次冒进，它将遭到毁灭达一个世代之久，而这已经被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各国的政府与人民并不总是作出合乎理性的决定的。有时，他们作出疯狂的决定，或者一派人掌了权而强迫所有别的人服从他们并帮助他们去做愚蠢的事。我曾经毫不迟疑地一再叙述到我不

认为日本将做出疯狂行动的信念。不管我们怎样诚恳地力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们都不能察看到为理性所无法解释的人类思维和幻想的过程。

然而，疯狂是一种灾害，它在战争时使人去谋求突袭的便宜。

第三十二章　珍珠港

12月7日，星期日，在首相别墅--我的美国客人--无线电收音机中九点钟的消息--日本进攻美国--我和总统通话--我给德瓦莱拉的电报--我高兴--胜利的必然性--我决定赴华盛顿--上国王书--总统为回程担忧--英国对日本宣战--我给日本大使的信--国会一致赞成宣战--达夫·库珀先生的任命--美国所受灾难之大--菲律宾群岛遭到袭击--希特勒的惊愕--我们讨论关于使用"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的问题--菲利普斯海军上将的冒险计划--缺乏空军支援--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撤退--试图再进--日本人的致命袭击--"一切沉入波涛之下"--早晨带来了可怕的消息--我离国的准备--我12月12日对下院的声明--艾登先生衔命启程赴莫斯科--我告诉他一些消息。

那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晚间。首相别墅中只有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我在一起用膳。我在九点钟的新闻节目开始后不久，就拧开我的无线电小收音机。有许多项关于俄国前线和在利比亚的英国前线战事的消息，在这以后有几句话说到日本人在夏威夷袭击美国船只，以及在荷属东印度也袭击了英国船只。接着有一项声明，说在新闻节目以后将有某某先生作评论，然后将开始听众问题解答节目，或诸如此类的话。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的印象，但是艾夫里尔说这件日本人袭击美国人的事情是有点重要性的，因而我们不顾疲劳和休息都坐着不睡。这时，听到消息的膳司索耶斯走进房间说，"十分确实。我们在外面亲自听到这个消息。日本人已经袭击美国人。"大家沉默。在11月11日伦敦市长官邸的午餐会上，我曾经说过，如果日本人进攻美国，英国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我从桌旁立起，走过客厅到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经常在工作的。我要求接通总统的电话。那位大使随我出来，他猜想我将采取某种不可挽回的行动，就说，"你不认为最好先证实一下吗？"

两三分钟后，罗斯福先生的电话接通了。"总统先生，这件关于日本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十分确实。"他回答说。

"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我让怀南特去听电话，他们对讲了几句，这位大使最初

说，"好，""好"--然后显然更严肃了，叫了一声"啊！"我再继续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或大意如此的一些话。然后我们回到客厅里，试图把我们的思想整顿一下，以适应这已经发生了的世界头等大事，此事具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性质，甚至使那些接近中枢的人物也吃惊得目瞪口呆。我的两位美国朋友以令人钦佩的刚毅精神忍受这次震惊。我们还不知道美国海军已经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他们不曾悲叹他们的国家已经处在战争中。事实上，人们几乎可以认为他们是从一种长期的痛苦中得到了解救。

※　　※　　※

国会到星期二才开会，议员们散居在这个岛国的各个地方，当时交通又存在着各种困难。我令办公室设法打电话给下院议长先生、国会的各党领袖和其他有关人士，要在次日召集两院联席会议。我打电话给外交部，要他们准备毫不耽延地办理对日宣战事宜（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手续的），以便及时赶上国会开会，并且一定要召集并通知战时内阁的全体成员，以及我正确地认为已经获得消息的三军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各大臣。

我把这事做好以后，我的思想就立刻转到一向萦萦于怀的事情。我以下列电报发致德瓦莱拉先生①：

①爱尔兰自由邦的行政首领。--译者

1941年12月8日

现在，你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吧！我愿在你所希望的地方同你会晤。

我也想到在奋斗中的中国，因而致电蒋介石说：

1941年12月8日

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们也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1941年12月8日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非常想念你。--温斯顿，艾夫里尔。

※　　※　　※

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说来，是最高兴的事。我不能预言事件的发展如何。我并不擅自以为已经精确地衡量过日本的武力，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拼命到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

是的，经过敦刻尔克；经过法国的崩溃；经过在奥兰的那次可怕的插曲；经过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我们是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经过那潜艇战的生死搏斗--险些输掉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经过十七个月的孤单奋战和十九个月在可怕的苦难中由我负荷的艰巨。我们已经战胜了。英格兰将生存下去；不列颠将生存下去；联邦和英帝国将生存下去。战争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怎样收场，没有人能够预言，而且在这时我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悠久的岛国历史中，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创伤和毁坏，我们将再次以安全和胜利的姿态出现。我们不会被消灭。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我们在孤立无援时，甚至都不会死亡。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据我所见，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甚至三倍于他们的敌人的力量。无疑地，这将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我预料东方将会遭到可怕的损失，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局面。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人。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已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愚蠢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不仅敌国才有，他们可能低估美国的力量。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不团结的。他们将在远处闲逛。他们将永远不会与人揪成一团。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他们在敌友的眼中，都将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斑点。现在，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这个人数众多，但是遥远的、富足而健谈的民族的弱点来了。可是我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土地的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人的热血曾经在我的血管中流动。我想起爱德华·格雷①在三十多年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当我去睡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并且洋溢着感情与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

①爱德华·格雷（1862--1933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英国驻美大使。--译者

※　　※　　※

我刚醒来就决定马上去看罗斯福。我们这事在我们于中午开会时提交战时内阁讨论。我得到他们的赞同以后，就上书国王。

1941年12月8日

陛下，

在我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认为那是我的职责，即应当毫不耽延地访问华盛顿，只要此事为罗斯福总统所赞同，而我相信他会赞同的。关于英美防务与攻势的全部计划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商定。我们也必须留意，勿让我们从美国获得的那部分军火和其他援助受到大于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当我在华盛顿时，艾登先生将在莫斯科，这样，三大盟国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当可更易于解决。

这些理由已于今日由我的内阁同僚们一致接受，因此，我请求陛下允许我出国。我打算很快就乘军舰启程，离国期间总共约为三个星期。我将携同如我赴大西洋会议一样多的人员前往。

在我离国期间，掌玺大臣将代理我的职务而由枢密院长、财政大臣和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加以协助。我打算请陆海空军三位大臣在这期间暂时列席战时内阁。在我离国期间，外交部将向枢密院长呈报，国防委员会将向掌玺大臣呈报。当然，我将经常经由无线电与一切在进行中的事项保持接触，并可在必要时作出决定。我打算携同第一海务大臣和空军参谋长前往，因为在高的阶层上同美国人协商一切办法乃是最重要的事。

我希望获得陛下对此事的批准。关于我的意图，自当保守秘密。

陛下的最诚挚、最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斯·丘吉尔

再者：我预料德意两国按照条约上的义务，都将对美国宣战。我将延缓向总统提出访问的建议，直到这种局势更趋于明朗为止。

国王同意了。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2月9日

收到你的12月8日来电，谢谢。现在我们既然如你所说"风雨同舟"，那么，我们再举行一次会议，会不会是明智之举呢？我们可以根据现实和新的事实去检查全部战争计划，以及生产与分配问题。我觉得这一切事项（其中有些正引起我的关注）在最高一级的行政阶层上能够得到最好的解决。再次同你会晤，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快乐，并且愈早愈好。

2．如你愿意，我可以在一两天内由此间启程，乘军舰到巴尔的摩或安纳波利斯。航程约需八日，我将安排逗留一个星期，以便每一重要事项都可以在我们之间获得解决。我将携同庞德、波特尔、迪尔和比弗布鲁克，连同必要的人员前来。

3．你的意见如何，请尽速见示。

总统担心在我的回程中会发生危险。我致电请他放心。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2月10日

我们以为回程没有任何严重危险，但是巨大的危险却在于我们不在最高一级上详尽讨论海军局势的极端严重性，以及所牵涉到的一切有关生产与分配问题。我已准备好在百慕大和你会晤，或由百慕大飞往华盛顿。我觉得面对着新的（特别是在太平洋中的）不利局势，如果再等待一个月才决定我们的共同行动，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我曾希望于明天夜间启程，但将延迟航行，以待获知你所指定的会晤地点。我对于最后胜利，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这么大的信心，然而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达到胜利。致最亲切的问候。

次日，我又收到总统来电。他说获悉我将在白宫待些时候他很高兴。他觉得他本人不能离开美国。动员正在进行，而且太平洋上的海军局势还是不确定的。他确信我们可以解决有关生产与供应的一切困难。他再次强调我本人在旅途上的危险，他认为应当予以审慎考虑。

※　　※　　※

战时内阁授权立即对日本宣战，一切手续都已安排停当。

由于艾登已经启程赴莫斯科而由我负责外交部事务，我以下列的信送达日本大使：

外交部1941年12月8日

先生，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于12月7日晚获悉日本武装部队未于事前以宣战方式或以宣战为条件的最后通牒方式发出警告，即企图在马来亚海岸登陆，并轰炸新加坡与香港。

鉴于这类无端侵略的粗暴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了日本与联合王国均系订约国的有关开始敌对行动的第三次海牙条约第一款的规定，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派驻东京大使已经奉到训令以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名义通知日本帝国政府，两国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

致崇高的敬意。

温斯顿·斯·丘吉尔

有些人不喜欢这种拘于仪式的作风。但是当你不得不去杀一个人的时候，客气一点，毕竟不会花费什么。

※　　※　　※

国会在下午三点钟开会，尽管发出通知的时间短促而国会大厅却坐满了人。按照英国宪法，国王根据阁员们的意见而宣战，因而使国会面对着既成事实。我们因此就能够提前履行我们对美国的诺言，而实际上在美国国会能够采取行动以前就对日本宣战。荷兰王国政府也宣战了。我在发言时说：

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低估了我们在此间，或在美国不得不遇到的那些新发生的危险的严重性。敌人已经大胆地进攻，这可能由于轻率而起，但是也可能由于自信其实力。英语世界和我们的英勇的俄罗斯同盟国正在受到的这种考验，肯定地将是艰苦的，特别是在这开始的时候，并且可能是长期的，但是当我们环视这个世界的阴暗景象时，我们却没有理由去怀疑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或者怀疑我们的实力和意志力是否将足以支持这个事业。

我们这边至少拥有地球上五分之四的人口。我们对于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未来是负有责任的。在过去，我们有过一道闪烁的光；在目

前，我们有了一道发着火焰的光；在将来就会有一道照耀全部陆地与海洋的光。

两院一致投票赞成这项决定。

※　　※　　※

我认为这时必须立刻任命已经回到新加坡的达夫·库珀先生为远东事务常驻大臣。

首相致达夫·库珀先生1941年12月9日

你已经被任命为常驻新加坡远东事务内阁大臣。你将通过战时内阁秘书在战时内阁领导下服务，并直接向战时内阁呈报。你受权成立一个军事参议院，应先将其组成及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呈报。这大抵将同军事方面的总司令所辖地域相符合。你的主要任务将是协助成功地进行远东的军事行动，所用的方法为（1）尽可能多地解除各总司令迄今担负的额外责任；和（2）给他们以明确的政治指导。

2．你的职能也将包括在时间不容许向国内请示的地方，就地解决紧急事项。你可设立一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机构，以便迅速解决否则即须向此间各部请示的那些次要的例行事项。关于你需要特别指示的一切事项，只要有时间你可向国内请示。无论如何，你当经常向国王陛下政府报告。

3．当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被任命为驻开罗的国务大臣时，曾经规定这并不影响国王陛下政府派驻中东的代表们现有的责任，或者影响他们对国内各部门的公务上的关系。同样规定也将适用于远东。要把这个机构成功地建立起来，多半要看你在这初期紧要关头怎样掌握它而定。

4．你既熟悉各公务部门和内阁办事程序，当能对远东事务发挥一种有力的、即时商量的影响。盼立刻把你的具体建议和你对于任命及其范围的划定和公布的方式的愿望发来电报告我。祝你幸运，并致最亲切的问候。我们必须在各个地方把这个战事进行到底。

达夫·库珀大力地并且以明确的思想来从事这些新的任务，但是我抱憾的是，我们在华盛顿就远东最高司令一职同美国商定的办法使得他的职务成为多余的了，因而我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就训令他回国。他不幸没有被容许继续战斗下去。

※　　※　　※

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听到关于在珍珠港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况，但是现在，其经过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

直到1941年初为止，日本对美国的海军作战计划是当美国人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打开一条通路以横渡太平洋来解救他们在这个前哨据点的守军的时候，由他们的主力舰队在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作战。突袭珍珠港的念头是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大将想到的。在任何方式的宣战以前这种奸险袭击的准备，是极端秘密地进行的。到了11月22日，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袭击舰队，连同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支援舰队，就在日本本部以北，千岛群岛中的一个人迹罕至的碇泊地点集中了。袭击日期已经定为12月7日（星期日），于是在11月26日（东经日期），这支舰队就在南云海军大将指挥下启航。保持在夏威夷以北很远的地方，在这北纬区域的大雾暴风下，南云驶近了他的目标而没有被发觉。在那不祥的一天，日出以前，进攻是从珍珠港以北约莫二百七十五哩的位置上发起的。有三百六十架飞机参加，包括在战斗机掩护下的各式轰炸机。上午七点五十五分，第一颗炸弹落下。港内有美国海军舰艇九十四艘。在这些舰艇当中，太平洋舰队的八艘战列舰是主要目标。幸而航空母舰，连同强大的巡洋舰队，因在别处有任务，不在港内。

这次袭击的经过经常被叙述得有声有色。这里说明突出的事实，并记下日本飞行员的残酷的效能就足够了。到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的当儿，第一批鱼雷和俯冲轰炸机已完成了袭击。到上午十点钟，战斗已经结束，敌人撤走了。在他们的后面留下了被炸得七零八落而笼罩在一片火与烟之中的一支舰队和美国的复仇心。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已经炸毁，"俄克拉荷马"号已经倾覆，"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亚"号已经在停泊地点沉没，并且除了在干船坞的"宾夕法尼亚"号以外，其他的每一艘战列舰都受到重伤。有两千多美国人丧失性命，将近有两千人受伤。太平洋上的优势已经转入日本人手中，在战略上的世界力量对比暂时起了根本的变化。

※　　※　　※

我们的美国同盟国还有着另外一系列的不幸事件。

在麦克阿瑟将军担任司令的菲律宾群岛方面，曾经在11月20日收到指出在外交关系方面将有严重变化的一项警告。

指挥着那实力有限的美国亚洲舰队的哈特海军上将曾经和邻近的英荷海军当局进行磋商，并按照他的作战计划，开始把他的舰只向南散开，以图在荷属海面上联合他的未来的盟友集结一支袭击舰队。他可以调度的舰只除十二艘旧式驱逐舰和各式辅助舰只外，只有重巡洋舰一艘和轻巡洋舰二艘。他的实力差不多完全在于他的潜艇，共有二十八艘。12月8日上午三点钟，哈特海军上将截获了一个说到袭击珍珠港这项惊人消息的电报。他没有等待华盛顿方面证实，就立即警告一切有关方面，说明敌对行动已经开始。在黎明时，日本的俯冲轰炸机来袭了，在以后几天内，空袭始终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着。10日，在喀维特的海军基地完全被焚毁，同日，日本人在吕宋岛北部首次登陆。灾难在迅速地增加。美国的大部分空军在战斗中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到12月20日，美国空军的残余部分已经撤退到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哈特海军上将的船舰已经在几天以前开始向南散开，只留下潜艇来同敌人在海上较量。12月21日，日本入侵部队的主力在林加延湾登陆，直接威胁马尼拉。此后，事态的发展一如已经在马来亚进行着的那样，但据守时间则较长。

这样，日本长期以来蓄谋的计划在一片胜利的火焰中爆发了，然而这不是终局。

※　　※　　※

日本派驻柏林大使的电报说到他访问里宾特洛甫的情形。

在袭击珍珠港的次日一点钟，我访问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对他说明我们的希望是要德意两国立刻发出对美国的正式宣战。据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那时正在［东普鲁士］总部的一个会议中讨论怎样才可以使宣战手续办理得给德国人民一个好印象，他将立刻把你的意愿转达给希特勒，并竭力使这种意愿适当地得到实现。

希特勒和他的僚属都吃了一惊。约德尔在受审时说到希特勒怎样"为了传达这个消息给凯特尔元帅和我本人而在深夜来到我的地图室。此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他在12月8日早晨就命令德国海军对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到的美国船只施行袭击。这是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的三天以前的事。

※　　※　　※

我在9日晚间十点钟在内阁的作战室召集了大多数由海军部官员参加的一个会议来检讨海军局势。我们大约有十二人。我们试行衡量在我们对日本的战争形势中起了这个根本变化的后果。除了大西洋以外，我们已经失去每一个海洋的控制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所有在它们范围内的重要岛屿都容易受到袭击了。我们手里只掌握着一种关键性的武器。

"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已经抵达新加坡。它们被派遣到这些水域来，就是为了要把行踪不明的性能最高的主力舰所能加于敌人的一切海军作战计算上的那种捉摸不定的威胁力量发挥出来。我们这时应当怎样去使用它们呢？显然，它们必须出海而隐没在无数岛屿之间。一般意见都赞同那样做。

我自己认为它们应当驶越太平洋去同残存的美国舰队会合。这在此间会表现出一种豪迈的姿态，而且把英语世界联合在一起。我们已经诚恳地同意美国海军部把他们的主力舰从大西洋撤退。这样，在几个月之内在美国西海岸就可能有一支能够在必要时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海战的舰队。这样的一支舰队和这样的一种事实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在大洋洲的同胞们来说，将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掩护。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想法，都感到很大兴趣。但是由于时间已晚，我们决定将这个问题留在夜间再考虑一下再在次晨解决如何处置"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的问题。

在两小时以内，它们都沉到海底了。

※　　※　　※

在这些船舰的悲惨事件中，意外的因素起了那样决定命运的作用，现在必须加以叙述。

"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已于12月2日驶抵新加坡。12月5日，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飞抵马尼拉同麦克阿瑟将军和哈特海军上将讨论可能采取的联合行动。哈特海军上将同意让美国的四艘驱逐舰加入菲利普斯的舰队。两位海军上将都感到新加坡和马尼拉在这时都不是一支联合舰队的适宜的根据地。次日，消息传来，有一支庞大的日本海运部队远征军已经进入暹罗湾。显然，决定性的事件已经迫近。

菲利普斯于7日早晨返回新加坡。在8日午夜后不久，据报在哥打巴鲁确有敌军在进行登陆，以后又据报，在宋卡附近和北大年也有敌军在进行登陆（见地图）。日本对马来亚的一次大规模入侵已经开始了。①

①日本在马来亚和远东的袭击是在袭击珍珠港的几小时以内发生的。由于各地区所用时间不同，这就不易看出来。下表表明与格林威治时间相对照的事件发生次序。

当地时间格林威治时间

第一次在马来亚登陆12月8日中午12．2512月7日下午4．55

袭击珍珠港12月7日上午8．0012月7日下午6．30

第一次空袭菲律宾群岛12月8日黎明12月7日下午9．00

第一次空袭香港12月8日上午8．0012月7日下午11．30

菲利普斯海军上将认为在敌人离船登陆时予以攻击是他的职责。在一次他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一致认为海军不可能在这危急阶段置身于战事之外。他把他的意图报告了海军部。

他要求新加坡空军司令部把战斗机调到我们的北部飞机场，并要求我们的力量单薄的空军给以最大协助--即在12月9日在他的舰队以北一百哩地区进行侦察，在12月10日从白昼起在宋卡海面上进行侦察，并在12月10日早晨在宋卡一带给以战斗机掩护。这最后一项最重要的协助是不可能给予的，第一因为预料新加坡将遭到进攻，第二因为北部的飞机场已经守不住了。当这项信号传达给他的时候，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已经在8日下午五点三十分率领"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以及驱逐舰"伊列克特拉"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和"坦尼多斯"号驶出港口了。信号又曾警告，有一支庞大的日本轰炸机队驻扎在印度支那南部的空军基地上。由于暴风雨时作和低云层不利于空军行动，菲利普斯决意向前追赶。9日傍晚，天气放晴，他不久就有理由相信他正被敌人的飞机跟踪。出敌人不意地加以袭击的希望消失了，并且必须预料到次晨在靠近宋卡的地方会遭到猛烈的空袭。因此，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大胆企图，于黄昏后转向基地驶回。他的确已经尽了他的力量，并且本来一切可以安然无事了。但是在午夜左右，由于一种很大的不幸，据报在哥打巴鲁以南一百五十多哩的关丹地方另有一股敌军登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认为既然他的舰队最后一次被敌

人窥见是向北而行，那么，就不致被预料到在10日昼间会驶到向南那么远的地方来。他终归可以完成突袭的任务。他承担了危险而把他的军舰折向关丹。

日本的记录没有说到曾经于9日从空中窥见这支英国舰队，但是据一艘潜艇报告，这支舰队在下午两点钟正向北行驶。基地在西贡附近的日本第二十二航空队正在装载炸弹，准备袭击新加坡。他们立即把炸弹换为鱼雷并决定对英国军舰夜袭。他们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在午夜返回基地。10日，在黎明前，另一艘日本潜艇报告，英国军舰正向南行驶，于是在上午六点钟，由九架日本飞机组成的一个搜索队出发了，接着在一小时后，由八十四架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以大约九架为一批分批组成的一支强大的袭击队出发了。

关于敌军在关丹登陆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但是由于新加坡方面并没有发来更正的电报，那位海军上将仍然在期望着，直到天明后不久，驱逐舰"特快"号抵达那个港口而发现没有敌人的踪迹时为止。在继续南航以前，这支舰队花费了些时间去搜索先前发现到的一艘拖轮和一些别的小舰艇。

但是这时危机已经来临，而命运是艰苦的。日本航空队曾经向南远巡到新加坡而没有窥见任何船舰。它们是在向北回航时才偶然发现它们追寻的目标的。

在上午十点二十分，"威尔士亲王"号看见了一架跟踪的飞机，于是在上午十一点以后不久，第一批轰炸机出现了。敌人接连地分批袭击。当第一批飞机袭击时，"却敌"号中了一枚炸弹而起火，但是这不久就受到控制，因而船的速度并没有减低。在第二批飞机袭击时，"威尔士亲王"号同时被好像靠近在一起的两枚鱼雷击中，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海水开始进入船舱。左舷的两只推进器失灵，这只船从此就没有再被完全控制住了。在这次袭击中，"却敌"号没有被击中。

几分钟后，另一批飞机向"却敌"号迫近，而它再次避开袭击，没有受伤。到这时，两艘船已经隔开一段距离，因而坦南特舰长在给新加坡发出紧急信号，报告"敌机在轰炸"以后，就把"却敌"号转向海军上将所乘的旗舰行驶。

在下午十二点二十二分，敌人对这两艘主力舰进行了另一次致命的袭击。在成功地闪避了许多鱼雷之后，"却敌"号的中部被击中。此

后不久，在另一次袭击中，一枚鱼雷毁坏了它的操舵装置，然后很快地接连又有三枚鱼雷命中目标。坦南特舰长认识到他的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敏捷地命令所有官兵到甲板上来，无疑地，这个及时的行动拯救了许多生命。在下午十二点三十三分，"却敌"号倾覆并沉没。"威尔士亲王"号在大约下午十二点二十三分的时候又被两枚鱼雷击中，以后很快又被一枚鱼雷击中。它的速度减到八海里，它不久也处在下沉的状态中。经过另一次轰炸，又被命中一次，它倾覆了，于下午一点二十分沉没。几艘驱逐舰从将近三千名官兵中救起了两千名。总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和他的旗舰舰长约翰·利希都淹死了。

※　　※　　※

在答复三军参谋长对于为什么没有从新加坡派出战斗机去援助这个舰队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时，经证实，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因为要保持无线电沉寂，所以在9日并没有发出他改变计划的信号。因此，新加坡方面并不知道他在10日早晨时的位置，直到中午才收到坦南特舰长的紧急信号。当时立即派出了战斗机。战斗机到达时，只赶上了目睹"威尔士亲王"号下沉。

在判断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当此灾难的日子里所采取的行动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有正当理由使他相信他企图对关丹的袭击将不在他所最担忧的以海岸为基地的敌方鱼雷轰炸机的有效航程之内，因而他只需要对付在他撤退期间由普通远程轰炸机匆促组成的进攻。西贡飞机场到关丹的距离是四百哩，而且在当时还没有鱼雷轰炸机曾经试图袭击位于接近这个航程的目标。日本人在空战方面的效率，在这时都被我们自己和美国人大大低估了。

※　　※　　※

我于10日正在开箱子的时候，床边电话铃响了。那是第一海务大臣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奇特。他发出一种咳嗽和吞咽的声音，所以我最初听不大清楚。"首相，我不得不向你报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我们认为是被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斯已经淹死。""你确信这是真的吗？""一点也没有疑惑。"于是我把话筒放下。

幸而我是独自一个人。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这篇记述的读者当可了解到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十足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坎。

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中，除了正在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珍珠港残存的主力舰外，没有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和没有防御的。

当下院在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刚开会时，我就去亲自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

我给下院带来坏消息，我想这是我应该及早传达给你们的。新加坡方面已经发来报告，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已经在对进攻马来亚的日本人作战时被击沉。除日本官方公报所载以外，还没有获悉详细情形，那项公报声称两艘船舰都是在空袭中被击沉的。

我可以附带说，在下院下次开会时，我将乘机就战争的全面局势作一简短的说明，这个局势从有利的和不利的许多观点来看，在过去几天内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

※　　※　　※

这时，我于14日启程赴美的一切计划在秘密进行中。在其间的九十六个小时是事务纷繁的。11日，我必须对下院就新局势作详尽的说明。对于在利比亚拖延很久、显然胜负未决的战役，人们的忧虑很多，而且不满情绪也不小。我丝毫不曾隐瞒这种前景，即在日本的手下有很严重的惩罚在等着我们。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历次胜利已经揭露了希特勒的东方战役所造成的致命的错误，并且冬季仍然要显示其威力的。

潜艇战暂时已在控制中，我们的损失大大减少了。最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这时正在我们这一边作战。最后的胜利是确定可以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发了言。

我用了最冷静的叙述事实的方式而避免作出早期成功的一切诺言。我结束时这样说:

自然，我不应当准备来讨论远东和太平洋上所产生的局势，或者为了恢复局势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很可能我们将不得不受到巨大的惩

罚，但是我们将在同美国和荷兰密切合作下尽最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大不列颠和众国的海军力量曾经大大优于--而且现在仍然大大优于--三个轴心国联合在一起的舰队。但是我们必不可低估在马来亚和夏威夷所受到的损失的严重性，或者低估已经袭击了我们的这个新敌人的力量，或者低估为了要在远东产生、整顿和调派取得绝对胜利所必需的那支庞大军队而需要的时限。

我们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这就需要人人很快作出一次新的奋发。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在供应方面对俄国信守诺言，而同时我们又必须预料到至少在以后几个月内抵达不列颠的美国供应物资的数量和美国海军所给援助的程度将减少。这个缺额必须加以补足，而且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可以把它补足。但我现在深信不疑，美国的一亿三千万人民已经决心打这场战争，并且他们一经定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把这件事--他们一定会--当作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去进行，那么，军火产量和各种援助将要大大超过一直保持到现在的平时基础上所可能期望的标准。现在，不但英亲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欧洲的降伏于敌人残暴统治下的所有被征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团体的身上。我以前曾说过，人类的五分之四站在我们这一边。

这可能是说少了。曾经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些可怕祸害的，只不过是这些结帮成伙的恶人和他们的军事或党派组织而已。

假如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在一千年的史册上不致被遗忘的教训，那的确会给我们这一个世代带来耻辱哩。

下院非常沉默，似乎暂时不加判断。我并不希求或盼望他们会作出更多的表示。

※　　※　　※

在12月7日到8日的夜间，正当珍珠港的消息真实地向我们透露时，艾登先生已经从斯卡帕湾启航赴莫斯科。时间上是来得及叫他转回来的，但是我考虑到由于这个新事件的爆发使他的任务显得更为重要了。俄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和所有美国对俄国和英国的军火供应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引起了很大的而且也是微妙的问题。内阁坚决采取

这种看法。艾登继续他的航程，而我则使他及时获知消息。要告诉他的话是很多的。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海上）1941年12月10日

自从你离开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美国已经在夏威夷遭受一次大灾难，目前只有两艘现役战列舰在太平洋中对付日本的十艘战列舰。他们正从大西洋召回所有的战列舰。

第二，根据美国的消息，我们行将在马来亚和整个远东地区受到享有制海权的日本军队的猛攻。第三，据我看来，意大利和德国必然将对美国宣战。第四，俄国军队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全线、在库尔斯克以及在南方都取得辉煌的成功。德国军队在可怕的冬季条件里和俄国日益增强的反攻之下，大部分采取守势，或在撤退中。第五，据奥金莱克报告，利比亚的形势已经转变，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二战场上，前面仍有很多剧烈的战斗。第六，有从中东派遣空军去增援马来亚的迫切需要。

2．鉴于以上情况，你不应在目前提出十个中队的建议。

每一件事都以美国的供应为转移，所以在我到达那里以前，我说不出我们所处的地位如何。

3．希望你的健康有进步。我们在这里的日子真好过［原文如此］。

当我登船时，续电说：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海上）1941年12月12日

"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的丧失，连同美国在珍珠港的损失，使日本的战列舰队得到了太平洋的全部控制权。他们可以用任何一支在海外的舰队在任何地点进攻。幸而地区是如此广大，以致他们的力量的使用只能是部分和有限的。我们认为他们将要向菲律宾、新加坡和滇缅公路进攻。在英美两国的新战列舰建造完成，从而恢复实际优势以前，还要经过好多个月。美国在太平洋灾难和宣战的震动下，已经在目前禁运一切物资。我希望能使这点放松一下，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俄国既然打了胜仗，而我们又有新危险，我们不能作出任何超出约定的供应额的许诺。你应当指出，就我们来说，既然在东方有对于

战斗机的这一切需要，飞机是怎样严重缺少。在另一方面，美国参战就补偿了一切，所以假以时日并耐心期待，将获致必然的胜利。……

我刚启行。

第三十三章　在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航行

我们乘"约克公爵，号航行--我的一行人员--我们同国内的通讯和接触--我们应当迫使苏联对日宣战吗？--12月16日到18日艾登先生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斯大林对于解决战后问题的意见--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内阁支持我的抗议--继续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俄国和日本--友好的离别--我们同维希的关系：非福即祸--日军进攻香港--守军的竭力抵抗--投降--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我于12月12日给韦维尔的电极--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达夫·库珀的劝告和我的信念--沙漠攻势的进展--隆美尔退却到阿盖拉--德国空军回到地中海--对于美国政策的忧虑--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乐观情绪--无端的担忧。

当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的这个时候，基于许多重大理由，我有留在伦敦的必要。我从来不怀疑，英美之间的完全谅解比一切别的事都重要，我得立即率领能够抽派出来的最强的一队专家顾问们前往华盛顿。大家认为我们要在这个季节乘飞机朝一个不利的方向前去，未免过于冒险，因此，我们就在12日旅行到克莱德河。"威尔士亲王"号已不复存在。"英王乔治五世"号在监视着"提尔皮茨"号。新诞生的"约克公爵"号可以载运我们，同时也可以逐渐发挥它的十足的效能。

我们一行的主要人员是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空军中将和这时已经由布鲁克将军接替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迪尔元帅。我殷切希望布鲁克留在伦敦，以便掌握那些等待着他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邀请仍然知道我们的事务内情而为大家所信任和尊敬的迪尔代替他同我到华盛顿去。这里将要对他开辟一个新的活动领域。

同我来的也有在1941年成为我的常年医药顾问的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航海，而在以后的各次旅行中，他都随我同行。我能够活着，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可靠的照料。虽然我不能在他患病时说服他听从我的劝告，而他也不能总是指望我绝对遵照他的一切指示，我们却结为忠实朋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活下来了。

为了顾到迂回曲折地行驶以避开埋伏的德国潜艇，我们希望以平均二十浬的速度在七天内完成这次航行。按照海军部制定的路线我们

沿爱尔兰海峡而下，进入比斯开湾。天气不佳。有狂风巨浪。天空布满朵朵白云。我们必须穿过德国潜艇来往于法国西部各港口和大西洋上的搜索区域之间的通路。德国潜艇在附近有那么多，以致海军部命令我们的舰长不要将我们的小舰队抛在后面；但是这个小舰队在风浪中的航速不能超过六浬，因而我们就以这种速度绕着爱尔兰南部缓慢地行驶了四十八个小时。我们通过了离布雷斯特不到四百哩的地区，我不禁想起一星期前，"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遭受基地在海岸上的鱼雷轰炸机袭击而被炸毁的情形。

云层使我们的所有护卫飞机无法同我们会合（除偶尔有一架外），但是当我走到舰桥上的时候，我却望见一大片不受欢迎的蔚蓝色天空出现了。然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顺利。那艘巨舰率同护卫的驱逐舰徐缓地向前驶去。可是我们对于它的低速感到不耐烦了。在第二天的夜里，我们驶近德国潜艇的出没路线。作出这个决定的庞德海军上将说道，我们本身撞着一艘潜艇比被一艘潜艇用鱼雷击中的机会还要多一些。

当夜一片漆黑。所以我们甩开了驱逐舰而以可能的最大速度单独在不停息的大风浪中向前行驶。我们密闭舱口，巨浪撞击着甲板。比弗布鲁克勋爵诉苦说，他要是乘一艘潜艇也同乘这艘军舰差不多。

我们的大批译电人员当然可以由无线电收到许多事情来做。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程度内发出复电。在新派出的护卫舰艇从亚速尔群岛驶来同我们会合后，它们可以在白天收取到我们用摩尔斯电报符号译成的密电，然后，在我们后方一百哩左右的地方，把这些密电发出而不致暴露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无线电不通的恐怖--我们是处在世界大战之中啊。

※　　※　　※

我们在旅行中也在考虑我们的一切问题，我的心思则同外交大臣在一起，他也在航行中，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前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要求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的这个政策。我已经将下列电报发给艾登先生：

1941年12月12日

你在离国以前，曾经就俄国对日本宣战是否对我们有利征询三军参谋长的意见。参谋长们经过考虑后，表示意见如下：

俄国对日本宣战，对我们会非常有利，只要，但仅仅是只要，俄国人自信这不会在目前或明春危害到他们的西部战线。

三军参谋长然后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两者相抵后，他们着重指出避免俄国在西线崩溃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

我继续对外交大臣说：

如果你们的讨论导致你认为俄国人准备对日本宣战，那么，可以考虑的是应否由美国人，而不是由我们去施加所需要的任何压力。

作为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给他的一句附言，我补充道：

鉴于美国、中国并且我预料澳大利亚显明地强烈希望俄国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你不应做任何事情来阻碍这事的顺利进行，如果斯大林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去那样做的话。考虑到我们曾经能做出的贡献是多么微小，我们不应当对他施加过分的压力。

次日又续电说：

很可能，在俄国前线最近的一些成就会使斯大林更愿意面对一场对日本的战争。局势日益变得对我们有利，所以你得就地判断对他施加压力到什么程度和多大强度才是明智的。

在我们的航程中，我收到了不久就到达莫斯科的艾登先生发来的一系列的电报，叙述他在抵达后所面对着的苏联方面关于其他事项的意见。

这些电报的内容由他在回国后用自己的话语概括在1942年1月5日的详细报告中：

……当我于12月16日第一次同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会谈时，斯大林先生相当详细地陈述了他所认为战后欧洲各国国境边界应如何划定的意见，特别是他对于如何处置德国的意见。他提议恢复奥地利为一个独立国，使莱茵区从普鲁士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并在可能范围内组成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国。他又提议应将东普鲁士移交给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他建议南斯拉夫应该复国，甚至从意大利方面取得某些额外领土，阿尔巴尼亚应该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土耳其应取得多德卡尼斯群岛，关于在爱琴海中对希腊具有重要性的岛屿，则可作有利于希腊的调整。土耳其也可以

取得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以及在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区域。一般说来，被占领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在内，应该恢复战前的国境，而且斯大林先生准备支持联合王国在西欧国家--例如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获得基地等的任何特别安排。关于苏联的特殊利益，斯大林先生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方面希望恢复1941年德国进攻以前的局势。"寇松线"应当成为将来苏波边界的根据，罗马尼亚应当以基地等的特殊便利给与苏联，并从匈牙利现在占有的领土内取得补偿。

在这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大致同意由德国用物品来赔偿被占领国家的原则，尤其是关于用机床等来赔偿，而拒绝金钱赔偿为不适当。他对于"民主国家"在战后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表示有兴趣，并声称苏联不反对欧洲某些国家结成联邦关系，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在12月17日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促请英王陛下政府立即承认苏联的未来边界，特别是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和恢复1941年苏芬边界。他认为任何英苏协定的缔结有赖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我虽然应允于回国后就商于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美国政府和英王陛下各自治领政府，却曾对斯大林先生解释说，由于我们与美国已有约定在先，英王陛下政府要在目前阶段对于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斯大林先生认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这个问题曾经在12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俄国的要求中最前列的，就是关于由俄国于战争初期征服的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最后并入苏联的那项要求。还有许多别的关于俄国主权扩张的条件，结合着对于无限制供应和不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强烈呼吁。我刚读过这些电报之后，立即对归并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作出激烈的反应。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0日

斯大林关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要求是直接违反他曾经赞同的大西洋宪章第一、第二和第三款的。要使我们未经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就订立这样的协定，不论是秘密的或公开的，直率的或隐含的，那是无论如何谈不到的。

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些问题只能在我们战胜后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上解决。

2．仅仅要订立一个可以公布的协定的愿望，绝不应该导致我们作出不正当的许诺。外交大臣应付得极好，所以即使他不得不悄然离开莫斯科，也不应当丧气。俄国人无论如何是要为他们的生存继续作战的，并且要依赖我们给以很大数量的供应物资，这些物资是由我们极艰苦地搜罗来，并将忠诚地交与他们的。

3．我希望内阁将同意把上述各节通知外交大臣。无疑地，他将运用必要的机敏审慎方法去行事，但是他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的立场。

战时内阁与我的意见相同，于是就发出电报。我答复艾登先生如下：

首相（在海上）致艾登先生（在莫斯科）

1941年12月20日

你自然不会对斯大林粗鲁行事。我们对美国负有义务，不得订立秘密或特殊协定。如果拿这些建议去同罗斯福总统商量，那么就会遭到断然拒绝，而且可能引起双方长久的麻烦。

2．俄国在西部边疆的战略上的安全，将是缔结和平条约会谈的目的之一。列宁格勒的地位已经由事变证明是特别危险的。第一个目的将是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任何战争。把普鲁士从南部德国分离开来和普鲁士本身实际定界问题，将是以后有待决定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这一切都是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或许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们现在必须经过艰苦和长期的奋斗以赢得胜利。如果现在公开提出这些问题来，那只会促使所有的德国人都集合在希特勒的周围。

3．即使在这时非正式地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问题，据我看来，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是我应当采取的一种方针，以避免突然或最终地关闭会谈之门。如果你不能把根据你所收到的内阁文件里提出的方针而发表的一项联合公告携带回国，你也不必感到失望。我确信你的访问已经获致最大的效益，并且你的态度将获得普遍的赞同。

这次航程似乎很长。

艾登先生以他自己的话语叙述了他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结束的经过。

我们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告别的。在我作了许多解释后，斯大林先生似已充分了解我们在目前无力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对于我们在利比亚的攻势的进展，表示有很大的兴趣，并且认为最合意的事就是根据轴心国集团会随着它的最薄弱环节的毁灭而崩溃这个原则去打败意大利。

他不认为他已经有足够力量去继续对德国作战而又激起与日本的敌对行动。他希望到明年春季能够把他的远东军队恢复到在他被迫从中抽调一部分到西方以前的那种实力，他没有约定在明年春季对日本宣战，而只是要在那时把这事重新考虑一下，虽然他宁愿敌对行动由日本人开始，正如他似乎预料事情将会是那样。

※　　※　　※

但是我们这时放心不下的在对外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法国。美国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发生战争，这对维希法国将产生什么影响？在英国我们保持同戴高乐的关系。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却同维希有密切而有所助益的接触。处在德国人掌握中的贝当正在患病。有人说，他因前列腺扩张而必须经过手术治疗。魏刚已经奉召由北非回到维希，并被解除了司令职务。看来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最得意的时候。况且奥金莱克在利比亚及其以外地区的胜利，在最高一级上展现了关于法属北非的一切问题。希特勒在沙漠地区遭到挫折，在俄国被遏阻之后，会不会坚持派遣德军，这时不经过西班牙，而是由海上和空中进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达略尔呢？这样做法，或其中的某些做法，会不会是他对美国参战的回答呢？

有迹象表明达尔朗海军上将可能继承或接替贝当，并且外交部已经收到了些秘密探询，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伟大盟国对他的关系怎样。这些可能发生的使人为难的事情牵涉到我们的整个海军局势--土伦舰队、在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的两艘未造成的战列舰、封锁和许多别的事情。在我们从首相别墅乘火车到克莱德河的旅程中，我曾经把一项关于海军局势的备忘录送给在相邻的房间的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12月13日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对维希提出一项非福即祸的联合建议。如果对维希不成，就对法属北非提出。

我们还说不出美国参战对法国会发生怎样的影响，也有希望从利比亚方面的胜利获致有利的反应。尤其是德国军队在俄国的灾难日益加剧，将影响到所有的人的心理。很可能的是，如果美国提议派遣一支美国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加上我们在执行"体育家"作战计划时所能给予的援助，将会决定法属北非（马达加斯加可能附带在内）的行动。无论如何，这是值得一试的。在我们知道维希将怎样答复以前，我不愿在有关"体育家"或"短棒"作战计划的部署方面作任何变更。

必须记住，美国一般会赞成把北非和西非作为英美联合行动的一个主要战区的。

我致电史末资将军说:

1941年12月20日

我认为再次渡过大西洋是我的职责，希望在几天以内就全部指导战争的问题同罗斯福总统会商。我虽然希望从他那方而获得对于在法属北非和西非实行一种前进政策的协助。

这是符合美国人的意念的，但是他们很可能过分专心致力于对日本的战争。我当随时把情况通知你。

※　　※　　※

在这个期间，战事在新旧各战区进行着。我对于处在日本的压倒力量冲击下的香港的命运，并不存有幻想。但是英国的抵抗如能进行得更好一些，对大家的好处就更大一些。香港是在差不多和珍珠港同时受到日本攻击的。在莫尔特比陆军少将指挥下的守军，面对着从一开始就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一项任务。日本人用了三个师的兵力，而我们只能集合六个营来对付他们，其中有两个营是加拿大军队。此外有少数的机动炮兵、有两千多人的商民自卫团和保卫港口的海岸炮与高射炮。在围攻中，日本人始终享有不可抗争的制空权。在当地居民中有一支活跃的"第五纵队"给予敌人不少协助。

为了在完成破坏九龙港以前阻滞进犯之敌，守军中的三个营，携炮十六门在大陆上展开。他们不久就遭到猛烈的攻击，12月11日奉令向岛上撤退。这在以后两日的夜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

首相致香港总督和守军1941年12月12日

我们正在逐日和逐时地注视着你们对于香港这个港口和堡垒的防御。你们保卫着在世界文明史中久已闻名的介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一个环节。我们确信香港对于野蛮的而且是无端的袭击的抵御，将给英国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在你们受磨难时，我们所有人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抵抗的每一天，都使我们更接近于那必然到来的最后胜利。

敌人为了横渡大陆与香港岛之间的那段一哩宽的海面而进行的准备，费了几天的工夫，他们在这几无中按照一定的次序炮击、轰炸和以迫击炮轰击我们的阵地。12月18日夜间，他们首次登陆，后续的增援部队积极向内陆推进。由于进攻的兵力不断增强，防军被迫逐步后退，他们的人数因伤亡重大而减少。他们没有获得增援或救助的希望，但是他们继续战斗。

首相致香港总督1941年12月21日

我们闻悉日本人已在香港岛上登陆，深为关心。我们在此间不能断定使登陆成为可能或妨碍对侵略军施行有效反攻的情况。但是绝不可有投降的意念。岛上的每一地段都需要争夺，并且必须极其顽强地抵抗敌人。

应当迫使敌人消耗最多的生命和装备。在内线防御中必须奋力作战，而且如属需要，就逐屋作战。你能够维持抵抗的每一天，你都对全世界的同盟国事业有帮助，并且由于进行长期抵抗，你和你的士兵就能够获得我们确信将应属于你们的那种不朽的光荣。

这些命令在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服从。在许多忠诚的行为中，这里可以记述一件事。12月19日，据加拿大旅长劳森报告，他的本部已经被攻；战斗正在平射程内进行；他将到战地作战到底。他那样做了，他和同他在一起的官兵都阵亡了。守军支持了一个星期。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人，包括来自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一些人员，都参加了拼死的抵抗。

与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相媲美的是英国平民的坚忍精神。

在耶稣圣诞节那天，已到了维不持下去的极限，因而投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在他们坚毅的总督马克·扬爵士的领导下，这个殖民地已

经打了一场漂亮的仗。的确，他们已经获得了应当属于他们的那种"不朽的光荣"。

※　　※　　※

在马来亚，有另外一系列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日军于12月8日在这个半岛上的几处登陆，同时对我们的飞机场施行破坏性的空袭，这些空袭严重地损伤了我们的实力已经薄弱的空军，而立即使北部的各个飞机场不能使用。在哥打巴鲁，海滨防御工事是由一个步兵旅沿着一条三十哩长的前线据守着的，日本人却成功地使一个师的大部分部队登陆，虽然我们的岸上军队和空军曾经予以重创。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敌人已经在陆上稳固地立下脚来，附近的飞机场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因而已经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个旅奉令向南撤退。

在12月8日那同一天，在更北的地方，日军曾经在北大年和宋卡登陆，未遇抵抗。勇敢出动的荷兰潜艇击沉了他们的几艘船舰。在12月12日以前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事，12月12日那天，敌人用他们的最精锐的一个师在亚罗士打以北地方成功地袭击了第十一印度师，使它受到重大的损失。

※　　※　　※

我在离国以前曾电达印度驻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

1941年12月12日

你现在必须向东看。缅甸已经置于你的管区之内。你必须抵抗日军向缅甸和印度推进，并力图切断他们往马来半岛的交通。我们正把现正在绕道好望角的第十八师，连同现正在运往高加索和里海战区的途中的皇家空军的四个战斗机中队调到孟买来。我们也正在运送给你特别的一批高射炮和防坦克炮，有些已在运输途中。你应当保留第十七印度师，用来防御日军。把这些军队按照你的意思予以最好的配合，并给他们在东方战线上以最大的利用。

2．有一项建议，打算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方便时刻由你和奥金莱克商定办法把伊拉克和波斯划归开罗管区。俄国的胜仗和奥金莱克在利比亚的推进已经暂时解除了德军闯入叙利亚-伊拉克-波斯战区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再次发生，但是我们有着别的更紧迫的危险要去应付。

3．我希望由过去四天中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所引起的这些新部署将得到你的赞同。我将一面顾到我们所处的这种非常紧张状况而力图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供给你以装甲车辆、飞机和英国人员。务盼将你的意见和需要详尽电告。

我也发出以下电报：

首相致掌玺大臣，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2月13日

务盼竭力设法调动人员和物资进入印度，并在利比亚决战取得胜利时立刻由中东派出空军去增援，在利比亚决战以后，应作出努力以尽早运出装甲车辆。

首相致缅甸总督1941年12月13日

韦维尔已经受命负责缅甸的陆空防务。我们已经把正在绕道好望角的第十八师、四个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与防坦克炮等转运到孟买，以便他按照他的判断予以最好的利用。利比亚战事进行顺利，但是我不能在〔战事〕达到明确的胜负决定以前从那里调走任何空军部队。正在进行一切准备在战胜后调四个到六个轰炸机中队到你的战区去。

致一切良好的祝愿。

※　　※　　※

马来半岛的防御战含有一种重大战略上的选择在内。我抱有明确的信念：可惜我无力从大洋当中予以实行。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2月15日

注意勿让最后保卫新加坡岛和要塞所需要的军队在马来半岛上被消耗殆尽或被切断。就重要性来说，任何事物不能同这个要塞相比。你确信我们将有足够的军队作长期防御吗?

同奥金莱克和自治领政府磋商把第一澳大利亚师从巴勒斯坦调到新加坡去。盼以办理情形具报。

我们的国务大臣达夫·库珀先生曾独立地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使我感到高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2月19日

达夫·库珀表示了和我在那封以"注意"一词开始的电报中所告诉你的相同的忧虑。达夫·库珀建议为了据守新加坡而去集中兵力保卫柔佛，这是同此间迪尔的意见正相符合的。

2．在英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海军舰只遭到灾难以后，我们没法阻止日本人不断以大量军队在暹罗和马来半岛登陆。因此，除了爆破和采取阻滞敌军前进的行动外，要据守在柔佛防线以北的任何地区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道防线本身只能够作为新加坡岛要塞和海军基地的最后防御战的一部分来予以据守。

3．现在应该告诉当地驻军总司令，他的任务只限定于保卫柔佛和新加坡，并且绝不可以任何事来与用最大力量保卫新加坡相抗争。这却不应妨碍他在向南撤退时应用阻滞战术和爆破，以及作有秩序的撤退。

4．你没有说出现在谁是远东总司令。波纳尔已经到达那里没有？如果没有，他在何处？他应该尽早乘飞机到那里。

5．由好望角转运至印度的一切增援部队应由韦维尔用来保卫缅甸，或在形势需要时运送给远东司令部，这是我们一向的意图。你转运高射炮和战斗机中队的行动，我们完全赞同。

6．第十八师也可以同样地由韦维尔用于自己的需要，或协助远东司令部，但是为什么停留在那里呢？如果第十八师东调的话，看来明智的做法是，至少派遣一个澳大利亚师进入印度来代替它。

7．请说明你正在办理的事情和你打算怎样去克服运送增援部队到新加坡去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再者，关于减少新加坡岛上的无用人口一事，已经进行得怎样了？关于供应物资的答复怎样？

※　　※　　※

在本卷书中，不可能把这个故事说到尽头。新加坡的悲剧不久就一定会展现出来。这里只要说到，在这个月剩余的日子里，印度师对沿着这个半岛的西海岸南下突进的敌人的主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阻击战斗就足够了。12月17日，敌人侵入槟榔屿，在那里尽管进行了爆破，还是有许多小型舰艇完整地被敌人夺去了。这些舰艇在后来使敌人能够屡次以小股的两栖作战部队作侧面的进攻。到这月底，我们几次受到猛烈攻击的军队在怡保附近作战，这离开他们最初据守的阵地足有一百五十哩远，到那时，日军在这个半岛上登陆的至少已经有三

个足额的师，包括禁卫军在内。在空中，敌人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急速地布置在所占领的机场上的飞机的质量超出了一切预料。我们被迫采取守势，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12月16日，婆罗洲北部也被侵入，不久就被攻占，但是这已经在我们成功地破坏了那些巨大而宝贵的炼油设备以后了。在所有这些战事中，荷兰潜艇击毁了敌人的不少船舰。

※　　※　　※

当我们航行时，奥金莱克将军在沙漠地区的战事在顺利进行中。轴心国军队巧妙地避开了各种包围策略而成功地退到由加柴拉向南的一道后方阵线。12月13日，第八集团军对这个阵地发动攻击。这个集团军这时包括第七装甲师，连同第四装甲旅和支援部队、第四英印师、警卫旅（摩托化的）、第五新西兰旅、波兰旅团和第三十二陆军坦克旅。所有这些部队都拨归第十三军司令部指挥。第三十军则必须对付被切断和遗弃在塞卢姆、哈尔法亚和巴尔迪亚并在顽强战斗的敌方守军。敌人在加柴拉打得不错，但是他们的沙漠侧翼却被我们的装甲部队包抄，因而隆美尔开始由德尔纳撤退至阿杰达比亚和阿盖拉。他们在一路上被我们的凡是能够在这些辽阔的区域内运动和补给的一切部队所追击。

从12月的第一个星期起，敌人的空军就显著增强了。德国空军第一军团已经从俄国战区撤出而调到地中海地区。据德国的记录表明，这个军团的飞机数目从11月15日的四百架（合用的为二百零六架）增加到一个月后的六百三十七架（合用的为三百三十九架）。其中大部分飞机被派到西西里岛保护通往北非的海路，而在沙漠地区则有在效率高的"梅塞施密特109"式战斗机护卫下开始愈来愈多地出现的俯冲轰炸机。皇家空军在战斗的第一个星期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能保持了。我们在以后将要看到敌人于12月和次年1月在地中海上的空军力量的恢复和我们的制海权在几个月中的实际消失怎样剥夺了奥金莱克那么努力争取而且是长久期待的胜利的果实。

※　　※　　※

当"约克公爵"号缓慢地向西行驶时，我们一行中的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工作，而且我们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我们必须解决的那些新的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殷切地，但也有些焦急地展望同总统和他的政治顾

问、军事顾问们第一次作为盟友的直接接触。我们在离国以前就知道日本在珍珠港的暴行已经使美国人民深为激动。我们所收到的官方报告和报章摘要都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即全国的愤怒都将转向日本。我们担心着整个战争的真正轻重缓急所在可能不被人们所了解。我们觉察到有一种重大的危险，即美国可能在太平洋进行对日本的战争，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我曾经在以前的一章中叙述过英国的持久的并且直到此时正日益增长的力量。对德国潜艇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曾经显著地对我们有利。我们不怀疑我们有保持我们大洋通路开放的能力。我们确信如果希特勒试图侵入这个岛国，我们能够把他打败。俄国的抵抗力量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对于利比亚战役，曾经抱有过奢的希望。然而我们的未来的一切计划都有赖于大量运入各种美国供应物资，就像现在这样川流不息地渡过大西洋而来一样。我们尤其指望飞机和坦克，以及巨大的美国商船的建造。直到此时，美国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总统曾经能够，并且愿意从美国的武装部队方面把大量的装备转交给我们，因为这些部队并不在作战。现在美国既然同德国、意大利尤其是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中，这一种做法就必然要受到限制了。本国的需要难道不是肯定要占第一位的吗？在俄国被袭击以后，我们为了援助苏联军队而曾经正当地牺牲了这时终于从我们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大部分装备和供应品。美国已经移交给俄国的供应品比要不然就会由我们自己得到的供应品甚至还要多些，由于俄国给纳粹侵略者以卓越的抵抗，我们曾经完全赞同这一切。

尽管这样，但是要推迟装备我们自己的军队，尤其是不将急切需要的武器给与我们的在利比亚激战的军队，那也同样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认为，"美国第一"对于我们的盟国来说将成为主要的原则。我们担心在美国军队大规模出动以前将有一段漫长的时期，而在这个准备时期中，我们势将大为受窘。这将发生于我们自己必须在马来亚、印度洋、缅甸和印度面对一个新的可怕的敌人的时候。显然，分配供应品问题将有予以深切注意的必要，并且将隐藏着许多困难和微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通知，所有根据租借法案的交货计划都已经停止，以待调整。幸而英国的军火与飞机工厂的生产这时正在扩大范围并具有发展的势头，而且的确不久即将具有很大的数量。但是当"约克公

爵"号顶着不停息的狂风向前行驶时，朦胧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有一长列的"难关"以及可能发生拒绝供应关键项目的事情，这将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产部门。比弗布鲁克回他往常在困难时一样是乐观的。他宣布说，美国的资源迄今甚至还没有被搔破表面，这些资源是无法估量的，而且一旦美国人民的全部力量转移到这场斗争上来，所获得的结果将远远超过任何已经计划或想象到的情况。再者，他认为美国人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在生产领域中的力量。所有目前的统计数字将因美国的努力而被超过和抹掉。大家将得到足够的东西，他在这一方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一切考虑和那主要的战略问题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

我们将能够说服总统和美国的军事首长们相信日本的失败并不足以造成希特勒的失败，而希特勒的失败却可以使日本的覆灭仅仅成为一个时间和费点事的问题吗？我们曾经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仔细思量这个重大的问题。两位参谋长和迪尔将军连同霍利斯和他的军官们准备了几个文件论述这整个问题，并强调这场战争是一体的观点。如将看到的，这些工作和忧虑都是不必要的。

第三十四章　我提出的作

第三十四章　我提出的作战计划和以后战事的演变

我为总统撰写的三个文件--第一部分，大西洋战场--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与损失--我对于奥金莱克将军在昔兰尼加的胜利所抱的不可靠的希望--德军可能突入高加索--争取法属北非的迫切需要--英美对北非的增援--请求美国派兵到北爱尔兰--请求美国轰炸机队从英国去袭击德国--维希可能拒绝在北非合作--因此而起的1942年英美联合战役--我们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西班牙问题--1942年的几个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太平洋战场--日本的海军优势--他们的资源是渐减因素--我们有恢复海上优势的必要--英国以"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提供给美国--航空母舰的战争--临时造舰的紧急需要--建立一支过分庞大的美国陆军的危险--我主张有在欧洲大陆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必要--第三部分，1943年战役--1943年初可能发生的局势--西非和北非在英美控制中--土耳其实际加入同盟国战线--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获得立足点--准备在西欧和南欧登陆的必要--1943年的主要攻势--大部分是两栖作战--对德意轰炸以作不断的准备--在1943年或1944年结束战争的希望--参谋部赞同我的意见--所有目标终于达成--幸而最后进攻被推迟。

强行减少了日常事务，无需参加内阁会议或接见的这八天航程，使得我能够依照我根据战事突然扩大的情况的所见所觉把整个战局检查一番。我忆起拿破仑说到能够久而不倦地把事物集中在心中思索的效用--他说，"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我试图这样做，如往常一样凭口授把我的思想用打字机记录下来。为了准备去见总统和进行同美国的商谈，我按照我所认为应该怎样进行这场战争而提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未来进程的三个文件。在制定这些文件的时候，我由于带来了两位参谋长庞德和波特尔以及迪尔将军，并且一些有关事实可以由霍利斯将军与秘书处及时核对，因而是确有把握的。每一个文件费去四五个小时，历时两三天之久。由于我心中有一个这场战争的整个景象，想出这一切并不为难，但是很慢。其实，用普通写法，在同一时间内是可以写两三遍的。当每一个文件经过核对而完成时，我就把它送给我的职业上的同僚们作为我个人信念的一个表示。他们同时也正在为联合参谋会议准备他们自己的文件。我高兴地发现，虽然我的主题比较概括而他们的比较专门，却有着我们在原则和评价方面一

向有的协调。没有任何足以引起争辩的不同意见的表示，而且论据中很少需要改正的。这样，虽然任何人都没有确切地或严格地受到约束，我们大家却达到一套建设性的、我们明确地一致同意的原则。

第一个文件综述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欧洲战区1942年战役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由英美军队去占领非洲的全部海岸和从达喀尔到土耳其边界的地中海东部的海岸。第二个文件说到为了恢复太平洋上的控制权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并指明1942年5月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月份。它特别详细地讨论了需要用临时大量建造的方法来增加航空母舰。第三个文件说明最后目标就是由大批英美军队在德国占领区内最适宜的地方登陆以解放欧洲，并指定1943年为这次最主要的攻击的时期。

我在耶稣圣诞节前把这三个文件交给了总统。我说明这些文件虽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却并不妨碍参谋人员之间作任何正式的意见交换。我把它们写成为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形式。我又对总统说明，这些文件并不是特意写来专供他阅读的，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他应当知道我所想的事情，以及我愿望做到和就大不列颠而言将力求实行的事情。他在收到后立即阅读，并于次日询问他能否保留这些文件的抄本。

我对于这点欣然同意。

对于由艾德礼先生送交的涉及这些问题的我于10月20日发出的信，①我虽然没有获得正式答复，并且的确也不盼望有答复，却感觉到关于在法属西北非洲采取行动一事，总统正循着和我相同的思路思考得很多。在10月间，我只能对他说明我们英国人在仍然单独作战的时候所具有的想法和计划。我们现在是盟友了，所以必须采取共同的和更大规模的行动。我确信他和我将取得大部分一致的意见，这个基础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是满怀希望的。

①见本卷第482页。

第一部分大西洋战场

1941年12月16日

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和损失是这时战争中的首要事实。

我们无法说出德国军队和纳粹政权所受到的灾难将有多大。

这一个政权向来都是依靠轻易和便宜得来的成功而存在的。

它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不是它所想象的迅速和轻易的胜利，而是一个冬季的杀戮和燃料与装备的最大规模的消耗的冲击了。

大不列颠和合众国除了确保把我们所许诺的供应物资准时不误地运送以外，在这一件事中都没有任何任务要担负。我们只有用这种方法来维持我们对斯大林的影响并能够把俄国的强大努力网罗入这场战争的总体之内。

2①．即将到来的奥金莱克将军在昔兰尼加的胜利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对德国力量的一种损伤，我们可以期望在本年底以前，敌人在利比亚的军队将显然有被全歼的可能。这不但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消除了我们在尼罗河流域的军队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从西方入侵的那个主要威胁。当然，奥金莱克将军将要尽速地紧接着实现称为"杂技家"的作战计划，这应当使他能够占领的黎波里，因而可以使他的装甲部队前锋到达法属突尼斯边界。他可能于我们在华盛顿分手以前提供一种预测。

①这一节由于奥金莱克将军以后的败绩而证明为不实。在这时，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抱有希望的。

3．德国人在俄国的损失和失败以及他们被逐出利比亚，当然会迫使他们在明年春季作一次最大的努力向东南方长驱直入高加索或突进至安纳托利亚，或两者并行，以冲破围拢他们的那道圈子，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他们一定具有进行这项任务的作战能力。俄国军队经过冬季恢复过来之后，将要在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的全线上对他们施加沉重的打击。

他们可能容易地被迫自克里米亚撤退。目前没有理由认为俄国海军不能控制黑海，也不应认为德国现在的有生力量足以使进攻土耳其和穿越安纳托利亚成为纳粹政权在目前形势下可以担负的事情。土耳其人有五十个师，他们的作战能力和他们的国家的天然屏障是有名的。纵然土耳其是始终为安全着想的，俄国控制黑海和英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及北非海岸的成就，结合着意大利海军的被证实的虚弱性，将会使我们这方面有理由来作出各种努力使土耳其采取一致行动，并且必定足以鼓励它抵抗德国的入侵。·虽·然·如·果·认·为·德·国·向·东·南·方·突·入·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前·线·的·危·险·已·经·消·除，·那·未·

免·轻·率，·但·现·在·看·来，·这·种·危·险·同·一·向·的·情·况·比·起·来·肯·定·是·很·少·有·发·生·的·可·能·了。

4．·因·此，·我·们·应·当·努·力·争·取·法·属·北·非，·而·且·现·在·就·是·对·维·希·政·府·和·北·非·的·法·国·当·局·运·用·我·们·所·能·使·用·的·各·种·诱·导·方·法·和·施·加·压·力·的·方·式·的·时·候·了。德军在俄国的受挫，英军在利比亚的胜利，意大利的士气衰落和军事上的崩溃，而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相互宣战，一定对法国和法帝国的人心发生强烈的影响。现在就是对维希并对法属北非提出非福即祸的表示的时候了，福就在于美国和英国允诺把法国重建为一个强大国家，并保证它的领土不被削减。这就应当连带着由英美远征军从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和阿尔及利亚的便于登陆的地点并由奥金莱克将军从东面推进的部队提供积极的援助。

对于法国人和效忠的摩尔人，应当供应足量的军需品。应当要求维希把他们的舰队从土伦调到奥兰和比塞大，并使法国再作为一个主要交战国来参加战争。

这意味着德国人将接管法国全境，并把它作为占领区来统治。看来已被占领区域和迄今尚未被占领区域的情况未见得有很大的差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欧洲的法兰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完全的封锁。当然，始终有一种可能，即德国人由于被牵制在俄国，即使法属北非同他们交战，也许对于接管法国的未被占领地区并不在意。

5．如果我们能够使维希哪怕只是默许法属北非站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得准备尽早地派出大量军队。·撇·开·假·如·奥·金·莱·克·将·军·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得·胜·时·能·够·从·东·面·带·来·的·军·队·不·论，·我·们·在·不·列·颠·准·备·好·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约·有·五·万·五·千·人，·包·括·两·个·师·和·一·个·装·甲·部·队，·连·同·运·输·船·只。·这·些·军·队·可·以·接·受·邀·请，·于·奉·到·登·船·命·令·后·的·第·二·十·三·天·进·入·法·属·北·非。·从·马·耳·他·出·动·的·主·要·部·队·和·空·军·可·以·在·接·获·通·知·后·的·短·时·间·内·抵·达·比·塞·大。·我·们·希·望·美·国·同·时·应·允·在·以·后·六·个·月·内·由·卡·萨·布·兰·卡·和·非·洲·的·其·他·大·西·洋·港·口·派·来·不·少·于·十·五·万·人·的·兵·员。重要的是，应该有相当数目的美国部队，比方说，二万五千人，在获得不论是维希或法属北非的同意后，于最早时刻开去。

6．我们也要求美国派遣相当于三个师和一个装甲师的军队进入北爱尔兰。如有必要，这些师可以在北爱尔兰完成他们的训练。在那里驻有美国军队，将会被敌人所知悉，可能引起他们多估驻军的实际人数。在不列颠群岛有美国军队驻扎，这对德国的入侵企图，将是又一种强大的防止力量。这将使我们能够用另外两个师和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充实法属北非战役的兵力。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序列的军队加在已经驻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之上，并且有适当的空军支援，那么，德国人要通过他们未能控制的海面去征服北非，就不得不进行一次非常困难而且损失重大的战役了。由于我们越过大西洋的通路是直接而方便的，而敌人的地中海上通路则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正如他们在利比亚冒险尝试中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所以西北非洲战区是最有利于英美行动的战区。

7．这里可以提及，我们非常希望美国轰炸机队以不列颠群岛为基地来对德国采取行动。我们自己的轰炸机的轰炸计划不副我们所望。这个计划是庞大的，并且在增加着它的项目，但是它的充分发展已经被耽搁了。必须记住，我们对于以越来越猛烈和准确地对德国城市与港口施行轰炸来影响德国的生产和士气一事，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再加上他们在俄国的失败，这就可能对德国人民的作战意志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引起对德国政府的内部反应。如果美国派遣比方说二十个轰炸机中队到联合王国来，就会加强和加速这个过程，并且这也会是对于德国对美国宣战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答复。在大不列颠境内将作出安排来增进这个过程，并发展英美两国从现在起直到战争结束的没有最高限额规定的对德国的轰炸。

8．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维希拒绝采取如我们所愿望的行动，相反地，他们可能煽动法属北非积极抵抗。他们可能协助德国军队进入北非；德国人可能强行通过西班牙，或被允许假道；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可能归德国控制，而维希可能使法国和法帝国积极同德国合作来反对我们，虽然这点看来不大会有效地进行。法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同英国站在一边的，而现在有更多的人同美国站在一边。达尔朗海军上将未必会把土伦港的舰队完整地交给德国。最不致发生的事是法国士兵和水兵会认真地对美国和英国作战。虽然这样，我们绝不可以排除

法国和北非的那些失败主义分子半真半假地同德国联合的可能性。果然如此，我们在北非的工作就要困难得多了。

·在1·9·4·2··年·内·必·须·进·行·一·个·战·役·以·占·领·或·征·服·全·部·北·非·海·岸，·包·括·摩·洛·哥·在·大·西·洋·海·岸·上·的·港·口·在·内。·在·这·年·年·底·以·前，·必·须·攻·克·达·喀·尔·和·法·属·西·非·的·其·他·港·口。·但·是，·虽·然·为·了·防·止·德·国·人·侵·入，·进·兵·法·属·北·非·是·迫·切·的，·为·了·控·制·达·喀·尔·和·法·属·西·非·港·口·也·很·可·能·获·得·八·九·个·月·的·准·备·时·间。

·计·划·应·当·立·即·制·定。·如·果·有·充·分·时·间·和·准·备，·并·提·供·适·当·装·备，·以·上·后·面·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

9．我们同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关系需要检查。直到现在，美国并没有承担类似我同他的来往函电中所包括的那些义务。并不是特别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他的运动已经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了新的敌意。美国现在觉得能够对他采取的任何行动应当特别地产生一种效果，即重新规定我们对他和法国的义务，以使这些义务更密切地依存于他和法兰西民族在洗雪国耻方面所可能作出的努力。设若维希对法属北非将采取如我们所愿望的那种行动，美国和英国就得设法促成"自由法国"（戴高乐派）和将要再次拿起武器来抵抗德国的其他法国人之间的和解。相反地，如果维希坚持同德国勾结而我们不得不打进法属北非和西非，那么，就必须给予戴高乐派运动援助，并充分地加以利用。

10．我们无法预测在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事。·看·来·可·能·的·是，·西·班·牙·人·将·不·让·德·国·人·自·由·通·过·西·班·牙·以·袭·击·直·布·罗·陀·和·侵·入·北·非。可能有渗入情事，但是让一支军队通过的正式要求将会遭到拒绝。果然如此，对于德国人企图强行通过西班牙来说，冬季会是最坏的季节。况且希特勒有着将近整个欧洲在战败和半饥饿的情况下要用武力去镇压，当很可能不致轻易去接管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和陷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愠怒的、凶猛的和饥饿的人民对他进行的激烈的游击战争中。

英国和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可能方法来加强这些人民的抵抗意志。目前的有限供应政策应该继续下去。

直布罗陀港口和基地对于我们的价值非常大，以致于除非伊比利亚半岛被侵占或西班牙人准许德国人通过他们的国境，德国人根本不用想去侵占大西洋上的岛屿。

11．·总·括·地·说，1·9·4·2··年·西·方·战·事·的·主·要·攻·势·努·力·包·括·英·国·和·美·国·占·领·并·控·制·法·国·在·北·非·的·和·西·非·的·全·部·属·地·和·由·英·国·进·一·步·控·制·从·突·尼·斯·到·埃·及·的·整·个·北·非·海·岸，·这·样·如·果·船·舰·情·况·容·许·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由·通·过·地·中·海·到·达·中·近·东·诸·国·和·苏·伊·士·运·河。·这·类·重·大·目·标·只·有·在·维·持·英·美·两·国·在·大·西·洋·上·的·海·军·优·势·和·空·中·优·势，·供·应·线·继·续·不·被·阻·断，·以·及·不·列·颠·群·岛·得·到·抵·御·入·侵·的·有·效·保·障·的·条·件·下·才·能·够·达·到。

※　　※　　※

我的关于太平洋战事的第二个文件是在我们已经上岸后才完成的。第二部分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20日

日本人享有海军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够运送军队到差不多任何他们想要去的地点去，把它占领下来，并建立为海空军添加燃料的基地。同盟国将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进行一般舰队战斗的能力。它们运送军队的能力有赖于减少拦截机会的海洋面积。即使没有占优势的海军，我们也可以在各处施行突然袭击。但是我们没法越过海洋持续进攻。因此，我们得预料到被逐一夺去太平洋上的属地和据点，而敌人则很容易逐个地在每一个地点立足并歼灭当地的守军。

2．在这过渡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受到进攻地点顽强抵抗，并且遇有机会即冒一切必要的危险而将供应物资和增援部队偷运过去。如果我们的军队顽强抵抗，而我们又尽可能多地予以增援，那么，敌人将被迫承担远离本国而又日益增加的海外义务；他的船舶资源将很紧张，他的交通运输将提供容易受到破坏的目标，而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一切可以使用的海军和空军--特别是潜艇--应该集中它们的作战努力。最重要的是不应当让敌人轻易获得大的利益；应当迫使他供养一切征服地，使他的战线拉长，资源耗竭。

3．日本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的因素。由于在中国进行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中。他们在袭击珍珠港

的那天乃是他们的力量最大的时候。如果真的如斯大林所说，他们在自己的空军以外拥有一千五百架德国飞机（他一定曾有机会获知这些飞机是怎样运去的），那么，他们现在除掉用国内每月三百到五百架的微小产量来补充耗损外已无法补充他们的耗损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使他们在海外征服地维持着可能的最大数量军队，并尽可能使他们不停歇地忙碌，以便使其交通运输达到饱和状态并造成很高的飞机消耗率。如果我们无所行动而让他们安闲自在，他们就会能够便宜地和轻易地扩展他们的征服地，出动最少数量的海外军队，就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只承担最少的义务，这样就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害。所以正确和必要的做法就是在我们具有相当把握的每一个地点同他们作战，使他们不断地消耗和扩展。

4．但是我们必须坚定地以尽早恢复海上优势为目标。这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取得：第一，加强我们的主力舰。那两艘不受条约限制而建造的日本的新战列舰必须看作是影响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据了解，有两艘美国的新战列舰到5月可以用于作战。当然，战争中的一切计划必须以敌人的行动、偶然的事故和不幸事件为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的战列舰的数目不再减少，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不可预测的紧急事情，我们希望把"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与这两艘美国的新战列舰会合在一起，以使装有十六吋口径大炮的现代主力舰达到四艘。作为这个舰队的后盾，应有足够数量的可以使用的美国的经过改造的旧式战列舰，使之能够在5月以后的任何时候，在有利的形势下，计划进行一次舰队战斗。在太平洋上恢复我们的海军优势，纵然不作实力较量，也会保证整个美洲西海岸的安全，因而防止那些担负进攻任务的军队不必要地被分散在大规模的防御性工作上。

·因·此，·我·们·必·须·把·在·太·平·洋·上·成·立·一·支·肯·定·占·优·势·的·作·战·舰·队·定·为·一·个·主·要·战·略·目·标，·并·且·必·须·以5·月·为·达·成·这·个·目·的·的·月·份。

5．不但在那时，即在过渡期间，也应该把航空母舰的战争发展到可能的最大程度。我们自己正在成立由三艘航空母舰组成而拥有相当数量的护卫舰只的一支舰队，在南非、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水域中活动。美国已经拥有七艘正规的航空母舰，而日本则有十艘，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较大。·除·了·这·支·正·规·的·航·空·母·舰·舰·队·之·外，·我·

们·还·必·须·大·大·发·展·一·批·大·小·兼·备·的·临·时·建·造·的·航·空·母·舰。·我·们·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迅·速·地·扩·大·我·们·的·制·海·权。·即·使·这·些·母·舰·只·能·供·少·数·飞·机·起·飞，·它·们·却·可·以·与·其·他·母·舰·联·合·而·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发·展·一·种·浮·动·的·空·军·设·施，·这·种·设·施·既·足·以·使·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获·得·和·保·持·对·基·地·在·海·岸·上·的·飞·机·的·局·部·空·中·优·势，·也·足·以·掩·护·军·队·登·陆，·以·袭·击·敌·人·的·新·征·服·地·区。·除·非·肯·定·地·获·得·这·种·局·部·的·空·中·优·势，·或·者·在·获·得·局·部·空·中·优·势·之·前，·即·使·我·方·占·有·相·当·优·势·的·舰·队·也·会·在·一·种·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我·们·除·现·已·在·望·的·将·在1·9·4·2··年·造·成·的·战·列·舰·之·外，·不·能·获·得·更·多·的·战·列·舰，·但·是·我·们·能·够，·并·且·必·须·获·得·更·多·的·航·空·母·舰。·建·造·一·艘·战·列·舰·需·时·五·年，·但·是·临·时·在·六·个·月·内·造·成·一·艘·航·空·母·舰·却·是·可·能·的。·因·而·这·里·就·有·一·个·发·明·与·技·巧·的·领·域，·同·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产·生·了·在·密·西·西·比·河·上·作·战·的·那·些·舰·队·和·小·舰·艇·队·的·情·况·相·似。必须承认，优先发展适当类型的舰载飞机，将必然使我们打算作为对德国的主要作战方式的最大规模的轰炸攻势推迟下去。然而这是一个时间和程度的问题。我们不能希望在1942年达到我们为那年规定的在德国投弹数量的水平，但是我们将在1943年超过这个水平。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可能要在晚些时候才会实现，但总是会实现的。而且在这过渡期间，德国城市和其他目标并不会消失。虽然必须作出各种努力来加速对德国的投弹率，直到达为1943年和1944年规定的巨大规模，但是由于其他需要，说不定我们会被迫推迟我们的计划。因此，更加重要的将是在这个期间，美国轰炸机中队的一个编队，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应以不列颠群岛为基地来对德国的城市和海港采取行动。

接着的几段谈到取得空军基地问题、俄国介入对日战争问题、太平洋上的护航问题和利用新加坡问题，这里无需刊载。最后一段如下：

12．我们不必担忧太平洋上的这次战争在首次突击过去以后将会吸引过大的一部分美国军队。我们应当希望他们在1942年用于欧洲的军队人数，将不致众多到为他们在太平洋上的行动所阻碍，虽然这些

行动一定是有限的。·将·对·我·们·发·生·危·害·的·就·是·创·立·一·支·一·千·万·兵·员·的·庞·大·美·国·陆·军，·它·至·少·在·两·年·的·训·练·期·间·内·会·吸·收·所·有·可·以·利·用·的·供·应·品·而·一·无·行·动·地·在·防·守·着·美·洲·大·陆。防止产生这一种局势，并适当地利用不久即将出现的大量军队和充足的军火供应的最好办法，就是使美国人能够在太平洋上恢复他们的制海权而不阻碍他们去从事他们可能打算进行的那些显然是次要的海外军事行动。

※　　※　　※

关于我一贯反对对欧洲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点，曾经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公布于世，因而着重说明真相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始终认为以可能的最大规模对那些在德国占领下的国家进行决定性的袭击，是唯一可以致胜的方法，并且应该选定1943年夏季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时期。读者将会看到，还在1941年年终以前我所计划的行动规模就规定为四十个装甲师和一百万其他兵种的部队作为最初阶段中基本上需要的军队。当我注意到根据对于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一种虚妄的臆测而写成的那许多书籍时，我觉得必须使读者注意到当时撰写的那些真正负责的文件，其中有一些别的例子将在叙述的过程中列举出来。第三部分在1943年进行的战役

1941年12月18日

如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所概述的行动在1942年顺利完成，1943年年初的局势可能如下：

（1）美国和英国将已经恢复了在太平洋上的实际海军优势，日本人在海外的一切侵略事业将由于他们的交通线受到攻击和由于英美派遣远征军去收复失地而陷入危险。

（2）不列颠群岛将依然完整，并比往昔有更强大的抵御入侵的准备。

（3）从达喀尔起到苏伊士运河为止，以及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起到土耳其边界为止的整个西非和北非海岸将会在英美两国手中。

土耳其虽然不一定在作战，却会肯定加入了美英俄阵线。

俄国的地位会坚强地巩固起来，英美所允诺的物资供应会部分补偿了俄国所丧失了的军火生产能力。可能已经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建

立了立足点而在意大利内部引起了可能是极为有利的反应。

2．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使战争结束。战争不可能因为把日本逐回它自己的国境内和击败它的海外军队而结束。战争只能通过在欧洲击败德国的军队，或者通过由于战事不利、经济上的困难和盟国的轰炸攻势所引起的德国内部动乱而结束。当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力量发展而开始为德国人所认识到的时候，德国的内部崩溃总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指望这点。我们的计划必须按照这样一种假定来进行，即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的抵抗将继续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而他们的潜艇战争将要由日益增加的许多艇队来进行。

3．因此，我们必须准备派遣力量足以使被征服的人民能够起义的英美军队在适当地点相继或同时登陆，以解放西欧和南欧被占领的国家。由于会遭到德国采取的残酷的镇压措施，这些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是绝不可能起义的，但是设若有足够数量拥有适当配备的军队在以下的几个国家登陆，即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的海峡沿岸和大西洋沿岸以及在意大利，并可能在巴尔干各国登陆，那么，德国的驻军就不足以应付解放军队的力量和起义人民的愤怒了。只要我们保持着选择进攻地点所需要的制海权，德国人就不可能在每一个这样的国家中拥有足够数量的作有效抵抗的军队。尤其是他们无法从侧面由北到南或由西到东调动他们的装甲部队；他们只有不得不把它分配到各个被征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它将处于毫无希望的分散状态；或者不得不把它调回到德国境内的一个中央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会在我们从海外进攻并建立了大片重要的立足点以前开到。

4．这里我们就必须面对着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间的通常有的抵触问题。战争是一种不断的斗争，必须逐日进行。为将来作好准备，只有经过相当困难，并在一定限度以内才行。

经验表明，预测通常是虚假的，而准备总是落后的。虽然这样，却必须有一个计划和主题，以便使战争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胜利结束。在现代情况下，不把精心制作的专门器械准备好，就不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进攻战，因此计划就更加有必要了。

5．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面对着不仅是要把日本逐回其本国和恢复太平洋上的不可争辩的控制权的问题，而且也要在1943年夏季由美

国和英国的军队在欧洲被征服国家的海岸上登陆以解放这些国家的问题。应该制定在所有上述的国家中登陆的计划。关于究竟选择哪三四个国家的问题，应该尽可能留待以后解决，以便可以从局势的演变中获得好处，并且确保秘密。

6．在原则上，登陆应该由能够用登陆艇或从特别改装的远洋船只上在海滩而不是在港口上岸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实行。这样，可能展开进攻的前线就有那么广阔，以致压制着这些各别国家的德国军队不可能在所有地点都是足够强大的。必须制成一种登陆装备，以使这类大规模登陆能够迅速而稳妥地完成。英美的各个远征军先头部队应该到1943年春季的时候在冰岛、不列颠群岛，并且如果可能，在法属摩洛哥和埃及集结。主力将直接越过大洋。

7．不必认为此事需要大量兵员。如果装甲部队的侵袭成功，当地人民（必须把武器带给他们）的起义将成为解放攻势的主体。四十个装甲师，每师一万五千人，或相当于这些师的坦克旅（其中英国将努力提供将近半数），人数将达到六十万。在这批装甲部队的后面有另外一百万各兵种的军队，这一数量的军队将足够从希特勒的统治下夺回大片地区。但是这类战役一旦发动，将需要不惜巨大耗费地予以供应。我们的各项工业和训练机构到1942年年终的时候当已具有充分的规模了。

8．除了对海洋的控制权（没有这种控制权，一切就无法进行）以外，对这一切行动来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优势空军，而为了进行登陆，大大发展母舰上装载的飞机将是必要的。然而，对于1942年的战事来说，这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为了消耗敌人，并阻碍他的防御方面的准备，从英国对德和从马耳他并且如果可能从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对意大利的轰炸攻势的强度必须尽可能使之达到最高。考虑到英国的第一线飞机实力已经略优于德国，俄国空军已经在大部分俄国前线上建立了优势，并且可以认为其实力是德国的第一线飞机实力的五分之三，况且还要加上美国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甚至在1943年夏季以前我们还不能确立一种决定性的空中优势。何况在这期间，还可以给德国以猛烈的和不断的惩罚。注意到轰炸攻势必然是一个程度问题和目标不可能被移去这个事实，优先发展在许多现有

的或必须造成的母舰和临时改装的母舰上所需要的战斗机和携带鱼雷的飞机，将是正确的。

9．如果我们现在规定下这些任务来并注意不使它们过多地侵占目前的需要，那么，即使德国未曾崩溃于前，我们也可以希望在1943年或1944年年终获得胜利。现在就宣布我们要在1943年派遣解放军队进入欧洲的意图，可能是有益的。这会给予被征服的人民以希望，并且阻止他们与德国侵略者有任何交往。促使并保持好几千万人的心思顺着我们的方向活动，就这一事实本身来说，即是一种强有力的气氛影响。

我在航程中，在写成这个文件的那天，对三军参谋长宣读了一遍。以下系摘自我们的会议记录：

首相说，他希望三军参谋长通篇审查这个文件，他打算用这个文件作为他和总统会谈的根据。他认为让英亲国和美国的人民知道大规模入侵欧洲大陆是我们在1943年的目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般说来，战争的三个阶段可以称作（Ⅰ）紧缩包围圈。

（Ⅱ）解放各国人民。

（Ⅲ）最后对德国城堡进攻。

我的专职同僚们完全赞同这些意见，并且广泛地赞同在其他文件里所陈述的意见，这些意见确实总括了我们就这时已经形成的关于战争问题的联合研究和讨论的结果。

※　　※　　※

把以后发生的事作为对照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对于这三个文件是感到满意的；现在再看这些文件时，就会看出它们和英美两国在1942年和1943年战役中实际所做的事是非常符合的。我终于获得总统对于远征西北非（"火炬"作战计划）的同意，这就形成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登陆进攻。我殷切盼望渡过海峡并解放法国（这个作战计划当时称作"围歼"，以后改称"霸王"），在1943年夏季实现。

但是计划未来虽然重要，并且有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预测未来，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这样重大事件的日程不会被敌人的行动和反击打乱。这些备忘录中的所有目标都曾由英美军队按照这里所定的次序达到了。我对于奥金莱克将军将在1942年2月肃清利比亚所抱的希望落

空了。他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大挫折，关于这些情况即将叙述到。希特勒或许就是受到这种成就的鼓舞才决定作出巨大努力为保住突尼斯而战，于是不久就经由意大利和越过地中海调了二十余万生力军到达这里。因此，英美军队就卷入了一场比我所筹划的规模更大、时间更久的北非战役了。由于这个原因，日程表被迫推迟了四个月。英美盟国到1942年年终的时候还没有控制"法国在北非和西非的全部属地和由英国进一步控制从突尼斯到埃及的整个北非海岸"（第一部分，第十一节）。我们在1943年5月才获得这些结果。因此，我曾经殷切盼望和努力进行的越过海峡并解放法国这个最主要的计划未能在那年夏季实行，而被迫推迟了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夏季。

随后的回顾和我们现在所获得的全部了解的情况，使我确信，我们的计划落空对于我们倒是一件幸运的事。那次远征被耽搁了一年，免除了我们进行在那时充其量也不过是极其危险而且可能带来震惊全世界的灾难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希特勒是聪明的，他应该减少他在北非的损失而在新建立的美国军队和人员达到业务上充分成熟和优良时期以前，并在大队登陆艇和那些浮动港口（"桑葚"）被特别建成的很久以前，以两倍于他在1944年所保有的兵力来和我们在法国会战。我现在确信即使"火炬"行动如我所希望那样在1942年结束，或者即使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在1943年越过海峡的企图也会导致一次最大的惨败，并对战争结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在1943年全年当中日益感觉到这点，因而承认"霸王"作战计划的延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充分了解我们的苏联盟友的烦恼和愤怒。

我们要到1944年才能越过海峡这事一旦确定下来，需要强迫敌人在地中海作战就成为很清楚的事了。我们只有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登陆才能够与敌人打一场大规模的仗，并且至少把轴心国伙伴中较弱的一个打垮。我获得总统的同意，让马歇尔将军在1943年5月随我从华盛顿到阿尔及尔来，就是为了要保证这项决定的执行这个明显的目的。这一切将在实际事件发生时加以详细叙述。

第三十五章　华盛顿和渥太华之行

抵达白宫--竭诚的欢迎--事务繁忙--英美在法属北非进行干涉--我向战时内阁报告我们首次讨论的情况--大同盟计划--赫尔先生和"自由法国"运动--诺克斯先生和威克岛--澳大利亚的忧虑--我于12月25日向柯廷先生提出的报告--圣诞节在白宫--我向美国国会演说--圣诞节次日的一次难忘的经验--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任命韦维尔将军--前途无望的任务--我延长逗留时期--到渥太华之行--我于12月30日向加拿大议会演说--哈里·劳德爵士--对战争前途的预测--在火车上度过除夕。

我们原来打算乘船溯波托马克河而上，再乘汽车前往白宫，但是我们经过将近十天的海上生活后，都急于结束行程。

因此，我们另行安排改为从汉普顿停泊处乘飞机，于12月22日黄昏后在华盛顿机场着陆。总统坐在汽车里在那里等候。我安慰而愉快地紧握住他那有力的手。不久，我们就抵达白宫，这里从各方面说来将成为我们在以后三个星期内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受到罗斯福夫人的欢迎，她费尽心思以使我们居住得适意。

我必须承认，我心里忙于想着一大堆的事情和我所必须完成的个人任务，以致在我的记忆中在重新清醒以前只保留了对于这些日子的一种模糊印象。当然，显著的特点是我同总统的接触。我们每天有几个小时见面，并且总是在一起进午餐，哈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我们。我们只谈事务，在许多方面（有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达成了大量的协议。晚餐是比较具有社交性质的场合，但是也同样充满亲近和友好的气氛。总统拘泥于礼仪，亲自配好开头饮用的鸡尾酒，我把他坐在上面的椅车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表示尊敬，并也想到沃尔特·雷利爵士①把他的外衣铺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的故事。这位杰出政治家把他的意志贯彻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将近十年之久，而他的心思似乎对激动我自己的心弦的那些推动力都作出了响应。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慕之情，这种感情随着我们结交的年代增进。因为我们两人由于需要或习惯，不得不在床上料理许多工作，所以只要他想来找我，他就来到我的房间里访谈，并且鼓励我对他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霍普金斯就住在我的卧室对面的房间里，而在他的隔壁，不久

就设置好了我旅行中的地图室。总统对于皮姆上尉所完成的这项设置很感兴趣。他喜欢来到这里专心研究很快就布满几面墙壁的各个战区的大地图，在地图上舰队和军队的调动都准确而迅速地记录下来了。不久，他也设置了他自己的效率极高的地图室。

①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据传说，曾经脱下他华丽的外衣铺在路上的泥地上让女王走过。--译者

以小时计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很快认识到在圣诞节以后，我必须立即对美国国会演说，并且在几天后在渥太华对加拿大议会演说。这些伟大的事项强使我的生命与精力接受繁重的要求，而且又是在所有的每日商谈和大量日常事务之外附加的。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把这一切事做完的。

※　　※　　※

一份关于我们在22日夜间第一次讨论的记录曾经保存下来。我立刻向总统和他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人员提出英美在法属北非进行干涉的计划。总统在这时当然还没有读到我在船上写成的文件，我要等到次日才能把这些文件交给他。但是他显然对于我10月20日的信费过一番思索功夫。因此，我们大家发现我们的立场颇为相同。我给国内的报告表明我们在到达的那天夜间就深入地谈到了重要的问题。

首相致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2月23日

总统和我于昨夜（12月22日）讨论了北非局势。赫尔先生、韦尔斯先生、霍普金斯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参加了讨论。

2．我们一致认为如果希特勒被阻于俄国，他就一定会企图做点别的事，而他最可能采取的路线就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北非。我们在利比亚的成就，以及和法属北非携手的前景，是使希特勒想（如果他能够的话）尽快地占领摩洛哥的另一个理由。同时，根据报告，似乎威胁还不是迫在眉睫的，这或许是因为希特勒现在手中还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

3．我们一致认为在西北非洲和大西洋岛屿预先制止德国人是至关紧要的。除了其他一切理由之外，那两艘法国战列舰"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对于夺得它们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真正的战利品。所以讨论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去·进·行，而是·怎·样·去·进·行。

4．曾有各种建议：

（1）美国政府可以用非常严肃和坚决的措词对维希说明这是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处境而站到保证使法兰西复国的这一边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作为这样做的表征，可以邀请贝当派魏刚代表他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同盟国会议。

（2）可以根据由于英国的推进和美国的参战并有意派遣一支军队到北非来而根本改观了的北非局势去同魏刚打交道。

5．在另一方面，有人建议说，采取这种程序的结果可能是得到贝当和魏刚的圆滑诺言而德国人却同时获知我们的意图，因此，如果要打这些交道，合适的办法就是·不·管·接·到·邀·请·与·否①，都制定出进入北非的一切计划。我着重指出由于美国参与这事，在法国，以及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上的影响。赫尔先生认为当事情发展下去时，很可能在北非会出现一个领袖。

①原文为作者使用的斜体字。

总统说，他急切要使美国的地面部队尽快地在能够有最大助益的地方进行支援，并赞同在随便哪一种情况下，即不管接到邀请与否，都把进入北非的计划准备好的那个意见。

6．大家同意把这项计划交与各参谋部根据下述的这个假定去研究，即在那个区域内预先制止德国人的至关紧要的，而且利比亚战役如所预期那样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大家承认船舶问题显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7．我陈述了利比亚战事的进展情况，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显然对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并受到鼓舞。

8．在谈话中，总统提到他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建议由美国更替我们在北爱尔兰的军队，并说要派三个或四个师到那里去。我热烈地欢迎这点，并说我希望那些师中将有一个装甲师。大家认为这不会同准备把一支美国军队开往北非的事情相冲突。

※　　※　　※

在一两天后，总统向我提出的第一个主要计划就是起草一项将由所有对德国和意大利或对日本进行战争的国家签字的庄严宣言。总统和我重复应用我们制定大西洋宪章的方法而各把宣言稿准备好，再把

它们合在一起。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国内，战时内阁立刻对于所计划成立的大同盟的规模感到既惊奇又震动。当时曾有很多迅速的电讯来往，并且关于哪些政府和当局将在宣言上签字，以及对于先后次序也发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欣然把首位给与美国。战时内阁非常正确地不愿把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包括在内。赫尔先生反对插入"当局"字样，我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要包括"自由法国"运动的组织在内，而这个组织在那时是不得美国国务院的欢心的。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科德尔·赫尔先生，我同他进行了几次会谈。据我看来，他在当时并不完全接近总统。在许多大事件当中，有一个小事件似乎支配着他的思想，这点使我惊异。在我离开英国以前，戴高乐将军曾经通知我们说，他想去解放由维希总督罗贝尔海军上将据守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①。"自由法国"的海军舰队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件事的，并且英国外交部也看不出有反对的理由。但是如以后所出现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却想让一支加拿大远征军去占领。因此，我们要求戴高乐住手，而他的确说过他将这样做。然而，他却命令他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攻取了这些岛屿。"自由法国"的水兵们受到人民的热烈接待，并且一次公民投票表明有百分之九十的多数反对维希。

①两岛均在纽芬兰岛之南，法属殖民地。--译者

这事对赫尔先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认为国务院的政策已经遭到触犯。他在圣诞节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的初步消息表明，所谓①自由法国的船只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专断的行动，它违反一切有关方面的协议，并且委实未经美国政府事前知晓或任何意义上同意。"他意欲把"自由法国人"逐出他们从维希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这两个岛屿，但是美国舆论却强烈地持另一种看法。他们在这严重时刻看到这两个岛已经获得解放感到很高兴。因为设在这些岛上的一个正在向全世界散布维希的谎言和毒素的并很可能发出秘密信号给这时追猎美国船只的德国潜艇的可憎恶的电台当可从此寂默无声了。"所谓自由法国"一词几乎引起了普遍的愤慨。

①原文为作者使用的斜体字。

赫尔先生的真正才能我是认识的，我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但是我认为他把至多不过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推到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的地

方去了。在我们日常谈话中我看出总统对于这全盘事情是不满意的。总之，有很多其他的烦恼缠绕着我们，或者即将落到我们的头上来。我在外交部的强烈敦促下，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和"所谓"自由法国。关于这个事件，美国和法国的书籍曾经有许多篇章的叙述，但是我们的主要讨论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丝毫影响。

※　　※　　※

有一天下午，海军部长诺克斯先生显得非常苦恼的样子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你曾经遇见过多次灾难。请你告诉我，你对于以下的事情觉得怎样。我们曾经命令我们的舰队去同日本人打一次仗以解救威克岛，但是，在航行的几小时内，舰队司令已经决定转回来。在像这样的情形下，你当如何对待你的舰队司令呢？"我回答说，"当舰队司令们说出他们不能做什么事的时候，去干涉他们是危险的。他们总是有什么天气呀，燃料呀，或者别的事情拿来争辩。"威克岛经过少数美国海军陆战队拚死据守以后，就在那天陷落了，这些陆战队在他们阵亡或被俘以前使日本人受到远较他们自己的人数为多的损失。

※　　※　　※

我们必须尽量体察澳大利亚政府由于日本战争机构的骇人的效率而陷入的心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失去了；他们最好的三个师在埃及，还有一个师在新加坡。他们了解到新加坡有致命的危险，他们担忧着澳大利亚本身会真的遭到侵略。

包括着过半数的全洲人口的他们所有的大城市都位于海岸上。集体退入内地，在没有兵工厂或供应物资的情况下组织游击队，就迫在他们的眼前。母国的援助是路途遥远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大洋洲的海面上只能慢慢建立起来。我本人并不相信当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有那么多诱人的猎取物在掌握中的时候，他们会越过三千哩重洋去侵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内阁所见到的情景却不相同，强烈的凶兆使他们全体深为担忧。甚至在这危难的时刻，他们还坚持党派的倾轧。工党政府只占有两票多数。他们甚至反对为了防御本土的强迫兵役制。虽然容许反对党参加军事会议，全国联合政府却没有成立。

我致电柯廷先生如下：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12月25日

在日本加入战争以后，我们立即把正在乘着美国运输舰绕道好望角航行的英国第十八师在总统的允许下转调到孟买和锡兰，并且罗斯福先生现在已经同意使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装载的那个主要的［英国］旅直接前往新加坡。我们取消了把第十七印度师从印度调到波斯的计划，这个师现正开往马来亚。一星期前，我从船上拍无线电报到伦敦，建议由你把一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基斯坦召回，使它进入印度以接替派去的其他军队，或者如果能够安排，就直接前往新加坡。我已经使军事当局认识到，重要的是不要把需要用来保卫新加坡和柔佛的通路的军队完全用于保卫马来半岛北部。

他们将要缓慢地撤退，一面打拖延战，一面破坏交通。

2．美国和我们在海军方面遭受到的重大损失，使日本人有以大批援军登陆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赞同你在12月24日致凯西先生的电报中表示的看法，认为新加坡要塞有早日陷落的危险，因为我们决心以最大毅力去保卫这个要塞。

3．你曾经获知支援你们的空军部队已经在途中。正当胜利在我们掌握中的时候，不顾奥金莱克将军的判断而把他的兵力调开，以致放松对隆美尔和利比亚的控制，这会是不明智的。我们已经训令驻中东的各总司令去商定计划，在利比亚局势容许时立即派遣战斗机和坦克到新加坡去。

4．我和三军参谋长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密切磋商中，我们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他们不但感到保有新加坡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急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不断地由澳大利亚调军队和飞机去解救菲律宾群岛。如果菲律宾群岛陷落，总统可以同意把军队和飞机调到新加坡来。他也十分愿意派遣大量军队到澳大利亚来，因为美国人急切地想在澳大利亚建立对日战争的重要基地。韦维尔将军已经被任命为缅甸及印度的司令，并奉令把抵达印度的援军供给马来亚和缅甸前线。

他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也认识到新加坡的极端重要性。波纳尔将军现在已经到达。他是一位能力极强的陆军军官。

5．你可以指望，我将竭力加强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我正从我们的美国盟友方面寻求合作。我将在一两天内更明确地电告。

※　　※　　※

简单的庆祝仪式点缀着我们的圣诞节。白宫的花园里摆上了传统的圣诞树，总统和我在阳台上对聚集在幽暗中的许多群众作了简短的演说。我敢于把我所用的词句发表在这里，因为这些词句在这个场合和在这个环境中似乎是非常自然地从我心中发出来的。

我在远离我的本国，远离我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我实在不能说我觉得远离了家乡，度过这个纪念节日。不管是由于我的母亲方面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经过多年的活动频繁的生活而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内追求同一个理想的伟大民族的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着的崇高感情关系，我在这里--合众国的中心和最高地点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

我感觉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夕。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中，而国与国之间却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的武器互相进攻。设若我们不能确信把我们引向战场的并不是对于任何别国人民的土地或财富的贪欲，并不是卑俗的野心，也不是损人利己的不健康的欲望，那么，我们这个圣诞节期①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幸的。这里，在席卷了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的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当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都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着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而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快乐与和平的岛屿。

①指12月24日到1月6日。--译者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要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而使得这些孩子们不致被别人夺去了他们的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的世界上的权利。

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总统和我在圣诞节日同赴教堂，我在简单的仪式中获得了安宁，并欣赏地歌唱著名的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啊，小市镇伯利恒"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的确，对于一切信仰宇宙是在精神统治下的人，这可以使他的信念大大坚强起来。

※　　※　　※

我是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去履行对美国国会演说的邀约的。对于我所确信的英语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联盟来说，这个场合是重要的。我在以前从来没有对一个外国议会演说过。但是就我而言，因为可以把我的母亲方面的男性世系上溯五代是一位在乔治·华盛顿的军队里服役的尉官，所以就有可能感觉到有血统上的权利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的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代表们发表演说。事情居然有这样的发展，这的确是奇特的；尽管不配如此，我再次感觉到我在某种决定了的计划中被使用了（我提到这点，或许可邀原宥）。

我花费圣诞日的大部分时光来准备我的演说。12月26日，当我在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陪同下从白宫向国会议事厅出发时，总统祝我幸运。沿着那些广阔的通路似乎有大批群众，但是为了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在美国是远超出英国的习惯做法的）却把他们隔开很远，有两三辆满载着武装便衣警察的汽车聚集在我们周围护卫。我下车后，出于一种强烈的兄弟情感，我想走到欢呼的群众面前去，但人们不允许我这样做。议事厅里面的情景是动人而又非同等闲的，我从一排扩音器看出去所见的那个半圆形大厅已经挤满人了。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十分自在，并感到比有时在英国下院还更加自信。人们以最大的善意和注意力来听取我所说的话。

在我的演说中，人们正好在我所期望的地方发出笑声和鼓掌声。声响最大的反应是在我说到日本的暴行时问道，"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一类人看待？"的时候。从这个庄严的集会中，我不断地意识到美国国家的能力和意志力。谁还怀疑一切将会好起来呢？

我结束演说时这样说：

参议院议员们和众议院议员们，我再费片刻时间从目前的纷争和动乱转而谈到未来的更广泛的基础。我们正在这里共同抵御一群要毁灭我们的强大敌人；我们正在这里共同保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在

仅仅一个世代之中，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有两次临到我们头上；在我们一生之中，命运之神的长臂已经有两次伸过大洋来把美国拉入战争的最前线。如果我们在上次战争以后就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为了本身安全而采取了共同措施，这次祸患的再次发生是我们绝不会遭遇到的。

难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女，对遭受苦难的人类，不负有确保这些灾难不致第三次吞没我们的义务吗？恶性疫病可以在旧世界爆发而把破坏性的灾害带到新世界来，一旦开始蔓延，新世界就无法逃避；这已经得到证明了。我们为职责和谨慎所驱使，必须：第一，经常地和警觉地把憎恨和复仇的病源中心地区加以检查与及时处理，第二，成立一种适当组织，以确保这种疫病可以在它开始发生的最早的时期，在它还没有蔓延和猖獗于全球的时候，就受到控制。

五六年前，美国和英国可以不流一滴血而很容易地坚持要德国履行在世界大战后它所签订的条约中关于裁军的条款，并且也有机会去保证德国获得我们在大西洋宪章中所宣布过的不应不让任何国家（无纶战胜国或战败国）享有的那些原料，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再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曾经需要大力槌击，或者，如果你们容许我用别的语言，我就说，这人一定是心灵受到蒙蔽，如果他看不出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伟大的目标和计划正在完成，而我们荣幸地就是它的忠诚服务者。我们并未得到能窥测未来奥秘的禀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和不可侵犯的希望与信念，即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大家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后来，那些领袖们随着我出来而走近围绕着议事厅的群众们，使我能够对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秘密警察和他们的汽车又在我们的左右卫护行驶，把我送回白宫，总统曾经听到我的演说，他告诉我，我讲得很好。

※　　※　　※

在华盛顿人们正在紧张活动中。在不断接触和讨论的这些日子当中，我推测到总统同他的幕僚与顾问们正在拟定一项要向我提出的重要建议。在军事领域和在商务或生产领域里，美国人的思想自然倾向明确的、全盘的、合乎逻辑的最大规模的结论上。他们的实际思想和

行动就建立在这些结论之上。他们觉得一旦把基础按照真实和广泛的方针作成了计划，所有其他阶段将会自然地，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跟着来到。英国人的思想却与此很不相同。我们并不认为合乎逻辑而又明确的原则对于在迅速变化和不可限定的形势下所应做的事情来说，一定就是唯一的锁钥。特别是在战争时，我们更加重视随机应变和临时安排，我们企图按照正在展开的事件去生存和制胜，而不渴望常以一些基本决定来支配事件。

关于这两种意见，有很多争辩的余地。分歧之处在于着重之点，但这是根深蒂固的。

哈里·霍普金斯对我说，"在你知道我们属意何人之前，不必匆忙地就拒绝总统行将对你提出的建议。"根据这一点，我看出了在东南亚成立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划定界线的问题即将来到。

次日，我获知美国人建议遴选韦维尔。由于遴选了一位英国司令官，我受到了祝贺，但是据我看来，由于日本人进袭，这位司令官指挥的战区不久将被攻陷，而能够拨归他调遣的军队也将被歼灭。我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在获悉此事后也有同样的反应。

记录载明我在12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对他们说，我完全不相信这个安排是可行的或合适的。"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加以据守的，每一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困难问题在于应用运到那个区域的资源。这是只能由那些有关政府解决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附合美国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事。

※　　※　　※

艾德礼先生将他本人和内阁对于我向美国国会所作演说的贺电发给我，我在复电中开始向他提出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问题。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8日

获悉你们对我的演说感到满意我很高兴。欢迎是超乎寻常的。这里的工作进行得最为热烈。今天，总统和我费了五个小时去接见所有其他盟国或友邦以及英国自治领的代表们，并对他们说了激励的话。我同总统的会谈日益亲密而友好。比弗布鲁克也在供应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在西南太平洋统一指挥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昨夜，总统竭力主张要我任命一位单一的军官去指挥英国、美国和荷兰的陆海空军，今大早晨，马歇尔将军应我的邀请来访，他非常坚定地主张这件事。美国的海军部官员持反对意见，但是肯定地必将作出一种新的、影响深远的安排。

总统属意的人选是韦维尔将军。马歇尔显然已经进一步拟定了详细计划，并起草了训令稿。迄今我对计划持批评态度，虽然我钦佩这个提议的宽宏大量，我已表示担心它对美国舆论的影响。参谋长们已经整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当于今夜在获知他们的意见后，将我经过考虑的意见电告。

3．我将于明天下午启程赴渥太华，逗留两个整天，将在星期二对加拿大议会演说；然后回到此间再耽搁三四天，因为有很多事情要作出决定。我们正在作很大努力去寻找为各项必要的军队调动所需的船只。对全体同事致最亲切的问候。

在这样一种确实的基础上行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在我能够获悉本国方面的任何经过考虑的意见以前，有必要去满足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的迫切愿望。事件发展得太快了，以致不能隔着大西洋作长时间的讨论。28日这天是我在同总统举行会议并同僚属们草拟下面的一系列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说明事实的电报中过去的。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9日

我已经对总统表示同意，我们应当接受他的建议，但必须得到内阁批准，他的建议是由马歇尔将军最热烈地赞同的：

（1）在西南太平洋应建立统一的指挥。界线还没有最后划定，但是姑认为包括马来半岛，包括缅甸前线在内，到菲律宾群岛，并向南到主要是达尔文港的那些必要的供应基地和澳大利亚北部的供应线。

（2）应任命韦维尔将军为美国、英国、英帝国与荷兰的所有可以由各有关政府拨归那个战区的陆海空军的总司令，或者如果愿意，称为最高司令。

（3）韦维尔将军的本部最初应设在泗水，他将以一位美国军官为副总司令。看来布雷特将军可能当选。

（4）战区内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的海军舰队，应按照（1）和（2）节中所规定的总则拨归美国的海军司令指挥。

（5）打算令韦维尔将军在南太平洋部分成立一个参谋部，正如从前福煦的高级统辖参谋部对于在法国的那些庞大的英法军队参谋部一样。他将接受一个适当的联合机构的命令，这个机构将对作为国防大臣的我和总统负责，总统也是所有美国军队的总司令。

（6）包括在韦维尔将军管区内的主要司令官将有缅甸总司令、新加坡和马来亚总司令、荷属东印度总司令、菲律宾群岛总司令和经由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北部的南方交通线总司令。

（7）对印度则必须任命一位代理总司令，澳大利亚则将有自己的总司令，印度和澳大利亚除按上述情况外，将不在韦维尔将军的管区以内，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一方面从英国和中东，另一方面从美国把人员和物资运入战斗地区时所经过的两大基地。

（8）美国海军将继续对菲律宾群岛和大洋洲以东，包括美国到大洋洲的通路在内的整个太平洋负责。

（9）正在草拟给最高司令的训令，训令将保障各有关政府的必要的剩余利益，并概括地规定出最高司令的任务。这项草稿你不久就可收到。

2．我不曾企图对我们接受这项雅量与无私的美国建议去进行辩护或反驳，把这项建议作为一种制胜方法来看，我已经深信其优点。行动是迫切的，甚至在我于1月1日从加拿大回来以前，或许就得见诸实行。当然要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商议，但应等到我获悉战时内阁的意见以后，才能进行商议。这时，假如得到一切方面的赞同，此间人员将拟订细节。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9日

事情发展得很快。对于我在上次电报中所提出的、参谋长委员会也已赞同的办法，总统已经取得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同意。因此，我急切等待你的批准。总统将在我对他说明你同意时向荷兰人提议。外交部应当采取同样行动。

你也应当把以下电报发给韦维尔将军。此间人员正独自拟定细节，也同美国人一起拟定细节。达夫·库珀的使命形势如何，需要检

查，并且无论如何不可使这类更大的解决办法复杂化起来。请把你的意见告我。

我得仰仗你来使国王获知各方面的消息，并取得他的批准。

我不得不向韦维尔将军提出的建议肯定是只有最高的责任感才能促使他去接受的。他将不得不在混乱的局面中承受失败的重担，这几乎是必然的了。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9日

务请在内阁批准总的政策以后把下文发给韦维尔将军：

总统同他的陆海军顾问们曾向我着重指出西南太平洋方面统一指挥的迫切需要，并且一致愿望，特别为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所竭力主张，由你去担任拨归那个战区的盟国陆海空军最高司令。有关训令正在起草中，里面的条款不久即将公布。虽然我希望在所涉及的没有先例的各点上这些条款将使你感到安心，我当然将乐于获知你对于各点的意见。

2．我确信你将珍视对你表示的信任，所以我要求你立即承担你的任务。事情是非常迫切的，所以不可因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的细节而稽延公开宣布，最迟的公布日期是1月1日，星期四。

3．你是具有同时照管若干各别战区的经验的唯一人员，你知道我们将支持你，并使你受到公正待遇。大家都认识到局势是多么阴暗和困难。总统将宣告你的任命是由他的意愿所促成的。

4．务请将你对于参谋部的意见告诉我，这个参谋部基本上将是一个前线参谋部，而不是一个实际指挥机构。如果你愿意使波纳尔充任你的参谋长，那么，珀西瓦尔就可以担任新加坡和马来亚司令。

※　　※　　※

我已经在12月27日把以下电报发给艾德礼先生：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1年12月27日

多谢你同意延长我逗留的时期。

我将在12月30日，星期二对加拿大下院演说。早在新年期间就要再生下一个蛋来［即在英国下院演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乘12月28日到29日的夜车到渥太华，住在总督阿斯隆勋爵处。我于29日出席加拿大战时内阁的一个会议。以后，总理麦肯齐·金介绍

我同反对党--保守党的领袖们会面，并让我留下来同他们在一起。这几位先生在忠诚和决心方面是无人胜过他们的，但是他们同时却叹息没有获得亲自去进行战争的荣誉而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反对党--自由党的党人们所表示出来的、为他们毕生拥护的许多意见。

我于30日对加拿大议会演说。在永不休止的行政工作进行中，要准备我的两篇越过大西洋去讲述而又传遍全世界的演说词，是一种极其辛苦的费力的工作。对于一位顽强的政界人物来说，讲演并不是一种重大的负担，但是在这样一种带电的大气中，要选择什么是要说的，什么是不要说的话，却令人担心和为难。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来准备。在加拿大讲述的演说中最成功之处就在说到维希政府的地方，加拿大仍然与这个政府保持着关系。

［在1940年］到北非去，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在那里本来会居于法兰西帝国的领导地位。在非洲，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会拥有压倒优势的制海权。他们会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利用他们储存在海外的所有的黄金。假如他们这样做，意大利可能已经在1940年年终以前被迫退出战争，法国将会在同盟国的会议中，以及在战胜国的会议桌上，维持住它的国家地位。可是他们的将军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当我警告他们说，不管他们怎样做，不列颠将单独继续作战的时候，他们的将军们对他们的总理和他的分裂的内阁说，"三个星期之后，英国将要像一只小鸡那样扭断自己的脖子。"嘿！什么小鸡，什么脖子，这是多么恶意的话呀！"

这进行得很好。为了引起回忆，我引述了哈里·劳德爵士的关于上次大战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开头一句是：

如果我们大家回顾过去的历史

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说出我们现

在的地位。

我在讲稿中写的是"那位伟大的老喜剧作家"。我在快讲到这儿时想到了"吟游诗人"这个字眼。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改进！我欢欣地知道他那时正在倾听，并且由于被引述到而感到高兴。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我为一个凭着他的激动人心的歌曲和勇敢的生平而对苏格兰民族和英帝国有过不可估量的功劳的人找到一个正确的字眼了。

在演说结束时，我大胆地试图对战争前途予以预测。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战争的三个主要时期或阶段。首先是巩固、联合和进行最后准备的时期。在这个必然以有着很多剧烈的战事为特征的时期中，我们将仍然在聚集我们的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并取得必要的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与船舶吨位，以使我们的陆军不论所需要的人数是多少都能够渡过把我们和敌人隔开来的海洋（俄国的情况除外）。只有当美国已经取得那么大的进展的，而你们正在予以有力援助的那个巨大的造船计划的进行达到高潮时，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全体男丁和现代科学装备的力量对准敌人。这一个时期将持续多久，要看投入所有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造船厂中的生产努力的热情如何而定。

然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作解放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以收复已经失去或者还要失去的领土为目的，我们也必须指望被征服的民族从拯救和解放他们的军队与空军大批出现于他们的国境时起举行起义。为了这个目的，被敌人攻占的国家或地区，被征服的政府或政权，不应当松懈为了那个得到救援的日子而作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和准备。侵略者（不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在各处都必须被当作应当尽可能避开和隔离的患传染病的人。在不可能进行积极抵抗的情况下，必须维持消极抵抗。必须使侵略者和暴君们感觉到他们的昙花一现的胜利将要遭到可怕的清算，他们就是被追缉的人，他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于充当敌人的工具的那些卖国贼和叛徒们，将予以特别的惩罚，将把他们移交给他们的同胞们去审判。

有一个第三阶段也得加以筹划，这就是对欧亚两洲的犯罪国家的城堡和本土进攻。

这样，我企图用几句话来阐明未来的暗淡和不可测度的奥秘。但是在这样对我们应当力图循以前进的道路加以预测时，我们绝不可忘记的是敌人的力量和敌人的行动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而且你们当注意到我没有企图给各个阶段以任何时限上的规定。这些时限，要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和战争的危险而变化无常的进程而定。

我很幸运，在华盛顿和渥太华的这些演说都很合时宜。这两篇演说的发表，是正当我们大家由于同盟的建立和它带来压倒优势的潜力而能够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并且又是在日本经过长期的、不可思议

的准备而进行的袭击使一连串的损失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甚至在我以自信的语调讲话时，我能预先感觉到不久即将打在我们裸露的皮肉上的鞭挞。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以及在这些大洋的波涛所冲击的一切亚洲的陆地和岛屿上，不仅英国和荷兰，而且美国也不得不付出骇人的代价。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然是一个无限的军事灾难时期。

在光明再来到以前，我们必须忍受许多黑暗和令人厌倦的遭受失败和损失的月份。当我在除夕乘火车回华盛顿时，我被邀请到坐满了许多美国的重要新闻记者的车厢里去。我并不是抱有幻想地去祝贺他们大家度过一个光荣的新年。"1942年即将来临。这将是辛苦的一年--奋斗和危难的一年，并且是走向胜利的一大步。祝我们大家都安全而光荣地度过这一年！"

第三十六章　英美一致

联合国公约签字--李维诺夫的疑惧--美国军队被派到北爱尔兰--致战时内阁的1月3日报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它的顺利进行的效率--没有俄国代表参加--约翰·迪尔爵士的特殊地位--比弗布鲁克勋爵的"酵素"--美国的"军事生产局史"--美国供应品生产的大发展--商船产量的大发展--在棕榈海滨的休憩--有效的保密--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坏消息--意大利的"人控鱼雷"--我们的地中海作战舰队失去战斗力--对埃及的空军增援--关于印度自治的不合时宜的建议--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我于1月8日给艾登先生的电报--温德尔·威尔基：一个有趣的事件--回到白宫。

当我回到白宫时，在联合国公约上签字的一切手续都准备好了。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有过许多电报来往，但是这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统曾经以最大的热诚努力去说服新近由于时局转变而再次得势的苏联大使李维诺夫接受"宗教自由"一语。因此，他被特地邀请到总统室里和我们共进午餐。他在本国有过艰苦的经验之后，不得不小心从事。后来，总统单独和他长谈，涉及他的灵魂问题和地狱之火的危险问题。罗斯福先生有几次对我们谈起他对这位俄国人说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的确，我有一次对罗斯福先生作出许诺--如果他在下次竞选总统时失败，我当推荐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①。但是我并没有就这点向内阁或国王作任何正式推荐，由于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获胜，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李维诺夫显然在恐惧和战栗中就"宗教自由"问题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却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战时内阁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论点，我是第一次失业保险法的起草人，所以真诚地同意了。经过在一个星期中大量的电报来往于世界各地之后，在大同盟的所有国家之间达成了协议。

①英国国教的最高领导人。--译者

"联合国"的名称是由总统提出，用来代替"协约国"这个名称。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进。我指出拜伦的《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我的朋友看：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都将永垂不朽。

1月1日早晨，总统坐在椅车上被推到我这里来。我从浴室出来，同意了宣言草稿。单凭宣言本身并不能赢得各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它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作战的目的。随后，在那天，罗斯福、我、李维诺夫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在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个庄严的文件。汇集其余二十二十国家的签字的任务留给国务院去办了。这里得将宣言的最后本文记录下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作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　　※　　※

在我向总统提出的别的一些请求当中，调遣三个或四个美国师进入北爱尔兰一事居于显要地位。我觉得有六万或七万美国军队开抵厄尔斯特①，将是美国决心在欧洲进行直接干涉的明确表示。这些新招募的军队可以正如在美国国内一样在厄尔斯特完成他们的训练，而同

时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因素。德国人必然要把这个行动认为是制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又一个部署。我希望他们将夸大登陆军队的数目，这样就会继续注意西方。此外，渡过大西洋而来的每个美国师，使我们可以派遣一个训练有素的英国师出国到中东去，或者当然--而这是一向在我心上的--到北非去。虽然没有多少人（即使有的话）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这却是走向我一心指望的由同盟国军队突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的第一个步骤。总统完全觉察到这点，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赋予这个概念以明确的形式，我却感觉到我们的思想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行的，虽然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还没有必要去讨论具体的方法。

①爱尔兰岛北部地区的名称。--译者

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和他的专职顾问们也觉得进入爱尔兰的行动是同他们尽早进袭欧洲的意图相合的。因此，一切在顺利进行中。我们急于使敌人知道这个战略性行动，所以公布了事实，当然没有说出军队的数目来。我们也希望这将使德国军队留在西方，因而对俄国的战事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不能使英国公众和报纸明白我们的理由，所以就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评论。例如，有人问道，"为什么要把美国军队派到厄尔斯特去呢？把他们用于新加坡不是要好得多吗？"当我后来意识到这一种观点时，我想起波普①的诗句来：

①亚历山大·波普（1688--1744年），英国诗人。--译者

列位神祇啊！消灭空间和时间，

而使两位情人快乐吧。

当然，要派出一支军队通过那一大段路程而及时地发挥任何效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　　※

我把所有这些决定报告战时内阁。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3日

你当已收到我说到我们昨天所做的事情的两封电报。总统已经为现在进行合作的所有这些国家选择了"联合国"的名称。这比"同

盟"或"协约国"要好得多，因为"同盟"这个字眼使他遇到宪法上的困难，而"协约国"则是平淡的。

2．我们无法把"或当局"这几个字插入宣言的最后一节中，因为李维诺夫不过是一个机械死板的人，他显然在经过他的遭遇之后，吓得心神不定。这可用换函的方式包括进去，函中说明"国家"这个名词包括像"自由法国"组织，或者可能在西班牙、北非或德国本身产生的起义组织那样的当局在内。由于已经有将近三十个国家获得通知，走漏消息是必然的事，所以亟待决定。总统也渴望在1月1日签字。

3．关于给韦维尔的训令，从速决定也是紧要的。这里，又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须知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而是结合在一起了。我个人赞成把缅甸包括在韦维尔的战区以内；

但是当地的缅甸总司令当然要以印度为根据地，并且具有他自己的任务。韦维尔必须与蒋介石作友好的接触，看来蒋介石对他和布雷特都不曾有太好的印象。

4．大批美国军队和空军调入北爱尔兰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现在搜罗必要的船只，以便如果可能当这些军队在运动期间就开始进行"超级体育家"作战计划。

5．我们在这里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极其亲近和随便，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形成对总统最大的敬佩。他的目光之远大、他的决心和他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是称赞不尽的。这里对于开头的一些不幸，并没有丝毫激动或烦恼的迹象，人们把这些不幸当作是当然的事，这些不幸将由集合拥有压倒优势的各种兵力来予以补偿。当然，在公众之中，不久将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6．请向战时内阁转致我对于他们非常善意的新年贺电的谢意。你喜欢我在加拿大的演说，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在那里受到的接待使我感动。

未来的历史家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第一次华盛顿会议--代号称作"阿卡迪亚"--的最宝贵和最持久的成果就是设立了现在著名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因为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必须住在靠近本国政府的地方，所以就由常驻华盛顿的高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每日，实际上每小时都同伦敦接触，因此就能够在不分昼夜的任何时刻对他们的美国同僚们说明和阐释英

国的三军参谋长对于任何一个战争问题的意见。在世界各地区--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德黑兰、开罗、马耳他和克里米亚半岛--频繁举行的会议，把长官们本人集合在一起，有时达两星期之久。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战争期间举行的二百次正式集会中，有不下八九十次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中举行的，而且大多数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这些隆重的集会中作出的。

经常的程序是，在清晨的时候，每一方的参谋长委员会自行开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双方集会而成为一体；他们往往在晚间又举行一次联合会议。他们考虑到战争的全盘指挥问题，并向总统和我提出商定的意见。当然这时我们自己的直接商讨经由电话或电报继续进行着，而我们是同自己的参谋人员保持着密切接触的。然而，专业顾问们的建议由全体会议加以考虑，于是就把命令发给所有的在战场上的司令官。不管在联合参谋长的会议上意见冲突是多么尖锐，不管争辩是多么坦率而甚至热烈，对于共同事业的真诚效忠却凌驾于国家或个人的利益之上。一经达成并由政府首脑们批准了的决定，就由大家，特别是由其原来的意见被推翻了的那些人完全忠诚地予以实行。从来没有一次不能达成对于行动的有效协议，或者不能发出给每个战区的司令官的明确的训令。每个执行命令的军官都知道他所收到的命令是具有双方政府的联合观念和专家权威的。在同盟国中从来没有设立过一个比这个机构更有用的作成机构，它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却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到今天，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俄国人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他们有着一个辽远的、单一的、独立的战场，所以参谋部的合并既没有必要，也是无法实行的。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行动的一般范围和时间，而他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这就足够了。在这类事情方面，我们尽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密切接触。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亲自到莫斯科的几次访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所有三个国家的参谋长们都聚晤在一张桌子的周围。

具有共同语言，当然是英美之间一切商讨中的最大便利。

在利用译员时所发生的稽延和常有的部分误会得以免除了。

但是有着说法的不同，这在初期曾经引起过一个有趣的事件。

英国参谋人员拟好了一个打算作为一件紧急的事提出来的文件，因而通知他们的美国同事们说，他们希望"列入议程"。

对于美国参谋人员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文件搁置在抽屉里并忘掉它。经过长时间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以后，双方才知道他们对于此事的得失之处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所要求的是同一件事。

※　　※　　※

我曾经叙述过迪尔元帅虽然不再是帝国总参谋长，却怎样地同我们一起乘"约克公爵"号前来。他曾经在一切商讨中起了他的充分作用，这不但在海上是这样，在我们会见美国的领袖们时，尤其是这样。我立刻看出他在他们面前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没有一位由我们在这次战争期间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军官曾经获得美国人的同等程度的尊重和信任。他的品格、谨慎和机智，使他几乎立刻获得总统的信任。同时，他同马歇尔将军又建立了一种真诚的同事关系和私人友谊。

※　　※　　※

在生产领域内曾经安排了大规模的扩充。在这些方面，比弗布鲁克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的人物。美国官方发表的战时工业动员经过①对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明。美国战时生产管理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曾经拟定了一些庞大的计划。"但是，"据这个美国的记载所说，"作大胆尝试的需要，却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于12月29日给予纳尔逊以重大的影响的。……"经过情形，最好用纳尔逊先生自己的话语来描述：

①《战时生产局史》，1940--1945年。

比弗布鲁克勋爵强调这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把生产的眼界放得比1942年的高得很多，以对付一个资源丰富而顽强的敌人。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进行的这样一种战争中所特有的物资损失还没有经验。……他再三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在计划生产必要的战争物资方面应当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高。

例如他认为我们应当在1942年计划生产坦克四万五千辆，而不是努森先生所估计的三万辆。

这项美国记载继续说：

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把他逐渐灌入纳尔逊心中的酵素给与总统。在给总统的一项备忘录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把预料中的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1942年的生产与英国、俄国和美国的需要相比较。这种比较暴露了1942年的计划生产有巨额不足。坦克的不足数额是一万零五百辆；飞机的不足数额是二万六千七百三十架；大炮的不足数额是二万二千六百门；

步枪的不足数额是一百六十万枝。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生产指标必须增加，他深信指标可以实现，是由于"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1942年的生产指标应该包括坦克四万五千辆，防坦克炮一万七千七百门、战斗机二万四千架和两倍于原定在那时制造的，并包括一切计划增加的产额在内的高射炮。

结果是订出了一系列的生产指标，其数量甚至超过纳尔逊所提出的。总统深信关于我们的工业能力的概念必须予以完全的检验。……他指示要完成一项军火生产计划，即在1942年生产作战飞机四万五千架，坦克四万五千辆，高射炮两万门，防坦克炮一万四千九百门和机关枪五十万挺。

我把所有这些好消息向国内报告。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4日

关于供应问题，曾经举行过一系列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总统本人和副总统主持的。每天，都进行谈判，讨论细节。

然后，在星期五，举行了由总统和我主持的一次会议。在星期六举行了两次会议。最后的结论是：

决定提高1942年的美国商船生产量到自重八百万吨，1943年到自重一千万吨，新的1942年造船计划在生产方面增加三分之一。

1942年和1943年作战武器生产计划经决定如下：

武器1942年1943年

作战飞机45，000100，000

坦克45，00075，000

高射炮20，00035，000

防坦克炮14，900未定

地面和坦克

用的机关枪500，00未定

新的1942年生产计划表明1942年的生产计划上有所增加，在美国参战后此项计划曾经规定如下：

作战飞机31，250

坦克29，550

高射炮8，900

防坦克炮11，700

地面和坦克用的机关枪238，000

指令已经发给一切有关部门。本星期内［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将简略地叙述到生产计划。预算将包括必要的财政项目。

马克斯此次任务完成得极好，霍普金斯简直是一位天使。

希望你听到生产计划有了大量的增加而感到欢喜。

到1943年底，这些惊人的数字已经被达到或超过。例1942年5，339，000吨

1943年12，384，000吨

不断地集中心思于整个战事，经常同总统和他的主要顾如在船舶方面，美国建造的新船吨数如下：

问们以及同我自己的顾问们商讨，我的两篇演说和加拿大之行，连同需要作出决定的紧急事务纷至沓来和所有同国内的同事们相互往来的电报--这一切使得在华盛顿的这个期间不但紧张和辛苦，而且甚至使我精疲力竭。我的美国朋友们认为我看起来已经疲倦了，因而应当休息一下。因此，斯退丁纽斯先生非常善意地把他的在靠近棕榈海滨的一个僻静处所的小别墅交给我使用，于是我在1月4日就乘飞机到那里去了。我动身前的夜间，在白宫的我的房间里的气温调节一时失灵，温度高得使人感到闷热，我在企图开窗时心脏稍微紧张了一些，以致引起延续了几天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的医药顾问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却决定不使南方之行延期。

马歇尔将军陪同我们乘飞机前往，我同他作了几次欢洽的谈话。我们在斯退丁纽斯的别墅里过了五天，我们躺在荫凉处或日光下，沐浴在令人愉快的波浪中，尽管有一次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鲨鱼。他们说，那不过是一条"海底鲨"①，但是我并不完全放心。被一条海底鲨

吃掉同被任何别种鲨鱼吃掉是一样不好的事，所以我从那时起就留在浅水的地方。

①栖于海底的鲨鱼，一般不大活泼。--译者

关于我的行踪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白宫曾经对新闻界发出通知，说总统和我的一切行动应当被看待为如同美国的战列舰的行动一样。因此，报纸上没有出现只字。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在佛罗里达迎接我，并且有许多同我作过愉快交谈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等候在我们休憩处所的门口，但是没有一点儿消息泄漏到报纸上去。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5日

我将要到南方去几天，希望完全隐避一下，总统将要到海德公园去。在此期间，参谋人员正在辛勤地工作，我们回来后将对结果加以处理。在拟定攻势计划中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美国军队开入爱尔兰这个巨大行动在这一边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你必须确保我们那边把一切事情准备好。请注意要在这方面把工作做好，并且对于他们的特殊饮食等类事务，需要加以研究。

2．我猜想你了解到我们不但企图满足眼前的需要，而且也企图制定一个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有效地使用美国军队于敌方战线的计划。船舶是限制的因素。

3．我将高兴地把一切必要事项电达，因为我将经常保持电报联系。他们在这里正力图保守我的所在地点的秘密。关于我回国或我的行踪的消息，最好不要让我们的报纸加以推测。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7日

经过一段相当劳累的时期以后，遵照查尔斯·威尔逊①的劝告，我现正在南方休息几天。总统正在阻止美国报纸提到这事。请确保在英国不发出任何消息，否则美国报界将要着恼，而我将被他们和游客们所纠缠。

①查尔斯·威尔逊爵士现为莫兰勋爵。

※　　※　　※

当我躺卧在"棕榈海滨"的柔和阳光下，并口述这一切电报和备忘录时，传来了关于意大利的"人控鱼雷"袭击亚历山大港而使"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失去战斗力的消息。这事曾经在先前的一章中谈

过。这个不幸事件紧接着这时所有我们的其他军舰损失而来，是最不凑巧，又最令人烦恼的了。我立刻看出它的严重性。地中海上的作战舰队暂时已不存在，而我们保卫埃及使其免于受到海上的直接进攻的海军力量已经暂时中断了。在这紧急关头，似乎有必要把从英国南部海岸所能够搜罗得到的鱼雷飞机都派出去。不久即将看到，这招致了不愉快的后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空军大臣1942年1月7日

鉴于地中海上的海军局势，从海防空军总队或轰炸机总队派出强大的空军增援，特别是鱼雷飞机，是显然迫切和重要的。适当放松对德国等国和船舶的轰炸机攻势，这种做法必须加以接受。阿诺德将军①对我说，他将尽早派出两个轰炸机队，即八十架轰炸机，还有一些战斗机中队到厄尔斯特去。务请将你在做的事情和坎宁安海军上将是否获得安慰见告。

①美国陆军航空队队长。

我因惟恐意大利的冒险行动会在斯卡帕湾重演也感到不安。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2年1月9日

非常令人不快的亚历山大港事件已经使我想到斯卡帕湾防范这种方式的袭击的安全问题。我们是不是事实上每隔二十分钟用深水炸弹巡逻入口处呢？无疑地，强大的水流比起亚历山大港的平静水面来会提供更多的保护。

现在情况怎样？

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让敌人知悉我们那两艘平稳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大型战列舰的真实情况。

※　　※　　※

我现在腾出了一些时间来处理几个困扰着我的困难问题。当然，印度总督和内阁再次提出了为印度制订一部新宪法，以使国民大会党在这部宪法之下团结起来，致力于共同事业和他们本身的安全的那种想法。我们将要在以后的一卷书中看到这一种无益的幻想。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7日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了解到在敌人已到边界上的时候在印度提出宪法的问题，尤其是修改宪法的那种危险。在这时使国民大会党掌权，

因此我们可以"从印度获得更多的东西"的想法，似乎是缺乏根据的。但是如果采取任何选举形式或议会形式的基础，那就会成为必然的结果。把敌对的政界分子带到防御机构中来，就会使行动瘫痪。仅仅挑选友好的印度人，这将不致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满足政治上的要求。印度的自由党人虽然花言巧语，却从来没有能够兑现。印度军队正在出色地战斗，但是必须记住，他们是效忠于英王兼印度皇帝的，而国民大会和印度僧侣机构的统治将绝不会为一个正在战斗着的民族所容忍。

2．我认为你在美国舆论方面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我所见到的一切报纸上对印度的评论都是格外克制的，尤其是自从他们参战以后。这里的思想都集中在尽早打赢这场战争上。已经获得对省政府的控制权的国民大会党提名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重新负担起他们作为部长的责任，并显示出他们能够在这紧急的时候成功地做好委托给他们的巨大任务。务请把这些意见转达给内阁。我相信我们不致脱离我们所审慎采取的立场。

我因艾登先生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苏联的领土野心（特别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消息而感到非常不安。这些国家是彼得大帝的征服地，两百年以来处于沙皇的统治下。自从俄国革命以后，它们成为欧洲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它们就是现在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那些国家，可是非常活跃和凶暴。希特勒在1939年战争爆发以前和苏联打交道时，曾经把它们当作抵押品抛弃了。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严厉的俄国和共产党人的清洗。凡是有权势的人物和分子都被以种种方法清除掉了。自此以后，这些刚强的民族的生活就转入地下了。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久希特勒带着一种纳粹式的反清洗回来了。最后，在总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再次控制了这些国家。这样，那要命的梳子来回几次梳过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是公理在什么地方是没有疑问的。

波罗的海国家应该独立自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2年1月8日

除在事实上承认以外，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1941年的俄国边界。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同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为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而把他们移交给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次战

争的一切原则，并将辱没我们的事业。这也适用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芬兰，因为据我推测，对于这个国家是并不完全有意去征服和吞并的。

2．俄国可以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而提出往列宁格勒的通路问题，芬兰人曾经利用这些通路来向它进攻。在波罗的海上有着一些对俄国的安全可能是必要的岛屿。在某些场合对布科维纳或比萨拉比亚的边界也可以援用战略上的安全为理由。在这些情况下，设若居民愿意，就必须让他们撤出，并给以赔偿。在其他的一切情况下，领土的转让则必须在战争结束以后由自由和公正地举行的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与俄国所建议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以前都谈不到解决边界的问题。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同我一样坚定地持这个观点，他有好几次向我表示他对于我们在莫斯科所采取的坚定路线感到欣喜。假若英国内阁屈从这样的方针的话，我是不能作它的拥护者的。

3．我认为我们的诚意就包括在维护斯大林曾表示赞成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之中。我们同美国的联合也靠这一点。……

5．关于我们拒绝在战争的现阶段中做出有损于和平谈判的事，或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对俄国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必须看到，他们只不过在遭到德国袭击时才参加战争，而在先前对于我们的命运表现毫不关心，并且他们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他们的军队曾经非常英勇地作战，并且在他们保卫本国本土的战斗中显示了无可置疑的巨大力量。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却从未想到我们。相反地，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援助他们，因为我们钦佩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列。

6．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战争结束时力量的对比将是怎样，或者战胜国的军队将到达什么地方。但是看来可能的是，美国和英国远不致精疲力竭，而将成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集团，而且苏联在建设方面将需要我们的援助，这将远较我们那时需求于他们的援助为多。

7．你曾经允诺由我们和美国及自治领共同研究俄国的要求。那项诺言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对于由我任首长的任何英国政府的意见，绝不可以有任何误解，这个意见就是它坚持大西洋宪章中所公布

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只要有关于割让领土的问题发生，就必须使这些原则格外发生作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切关于领土的边界问题都必须留待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去决定。

从法律上来说，事情的现状就是这样。

※　　※　　※

当我在"棕榈海滨"时，我当然以电话同总统和在华盛顿的英国参谋人员保持经常接触，而且在必要时，我也可以与伦敦通话。发生过一桩虽然在当时令人尴尬却是有趣的事件。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曾经要求同我会面。这时，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紧张。罗斯福对于我同反对党的著名人物会晤一事，似乎一点也不热心，因而我一直没有这样做。但是想起温德尔·威尔基在一年以前，于1941年1月间访问英国的事，以及我与他建立起来的恳挚关系，我觉得我不应当没有和他会面就离开美国的海岸，这也是我们的大使的意见。因此，我就在5日傍晚打电话给他。过了一些时候，我被告诉说，"你的电话接通了。"我就说，"我非常高兴同你谈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会面。我将要在明天晚上乘火车回来。你能不能在某一个地点上火车，同我一起旅行几小时？下星期六你将在哪里？"有一个声音答话说，"唔，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在写字台旁边。"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以为你在对谁讲话？"我回答说，"对温德尔·威尔基先生，不是吗？"答话是，"不对，你在对总统说话。"我听得不很清楚，就问，"谁？"

答话说，"你在对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话。"我说道，"我本来不想在这时打扰你。我是要同温德尔·威尔基说话的，可是你们的电话交换机弄错了。"总统说，"我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很好，而且快乐。"接着就愉快地谈了些私人的行动和计划，末了我问道，"我想你不致介意我盼望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吧？"对于这点，罗斯福说，"我不会介意的。"于是我们的谈话结束。

必须记住的是，这是在我们友好相处的早期，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认为应该从哈里·霍普金斯那里探听一下曾否造成任何开罪之处。因此，我写信给他说：

请你告诉我，我盼望同我们说到的那个人谈话的这个行动是否有任何被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因为我确实认为以礼对待一位重要的社会

人士，我是在按照我的职责行事；所以除非你给我以相反的劝告，我仍打算那样做。

霍普金斯说，不曾造成什么妨害。

※　　※　　※

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9日

3．你从来往的电报，就将看出我在这里并不是闲着的。

的确，我过的这种隐居生活已经使我能够把事情比在华盛顿的忙乱状态中更清晰地集中起来。我正在草拟一个论英美合作的重要文件，我将在回去以后立即同三军参谋部商讨，然后同总统商讨。

4．我非常高兴地获悉8日的辩论平和地过去了，并且下院愿意推迟对主要问题的讨论。当然，那些絮聒之言和咆哮之声，已经完全报道到了这里，并且人们会认为这是代表下院的意见的。曾经传到这里来的有几句话对于美国的舆论是不甚有益的，所以我将对总统说明我们不再能够控制个别议员表示奇特的意见，一如他不能控制美国国会里来自边远地区的议员们的意见那样。盼告知你和安东尼①发言的要点。

5．设若我把在星期二的讲话作为一种报告，而由别人紧接着动议休会，这可能是合宜的。这会使通常的批评能够提出来而且我还保有答复的权利。但是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不禁感觉到我们有好多话要说，虽然我们不能把精彩的部分说出来。

我于9日晚间乘火车启程回华盛顿，11日抵达白宫。途中一直忙于公务。

第三十七章　回到暴风雨中

英美商谈后关于战争的另外一些文件--美国陆军的扩充--空军的扩充--日见增加的军火和船舶产量--派遣一支美国军队至北爱尔兰的重要性--隆美尔的顽强抵抗和北非计划的被推迟--需要继续不断地交战以消耗德国的空军--俄国军队在南方抗战的胜利使我们转危为安--高加索地区的潜在危险--对日本的战争--我们需要恢复主动权--袭击日本征服地的机动攻击部队--1月12日在白宫的最后一次会议--英美意见完全一致--马歇尔将军的提问--我们启程返国--总统的担忧--"波音"式飞机--我想使用它--波特尔和庞德的专家意见--决定乘飞机而不乘"约克公爵"号--我对百慕大议会演说--一次长途飞行--黎明时的危机--安抵普利茅斯。

当我在佛罗里达休息的时候，我拟就了致参谋长委员会并交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分成两部分的第四个备忘录。这也是为了给美国人看而写成的。它和先前三个文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我和总统同他的顾问们，以及联合的三军参谋长相互之间在华盛顿开始商谈以后写成的。接着在我回到伦敦以后，我就把所有这些文件交战时内阁传阅，供他们参考。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已经达成很多的协议，而战时内阁实际上在很广大的程度上赞同为我们的事务所规定的方向。在这里，我只提出那些较为概括的方面来。①

①由于篇幅关系，第9、10、14、15和16节从略。

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及国防委员会

1942年1月10日

我已经利用几天安静和隐居的机会把这次战争的特点就其在我于此间进行商讨以后所表现的情况回顾了一遍。

美国已经受到攻击而同三个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中，并愿望尽可能迅速和有效地使它的受过训练的军队开往前线作战。由于船只紧张，这在1942年内不可能以很大的规模实现。

在这期间，美国陆军将从略多于三十个师和五个装甲师的兵力上升到大约六十个师和十个装甲师的总额，目前保有或即将召集大约三百七十五万人编入陆军和空军（一百万人以上）。人力储备实际上是

无限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召集更大数目的兵员，将是对战争努力的一种错误指导。

2．在1942年中运到实际战斗前线去的数目，似乎不会超过上述美国军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在1943年，由从前和最近的造船计划所产生的船舶吨位大大增加，一定能够把比以前大得多的部队运过海洋，所以1943年夏季可能以大规模的攻势行动为其特征，这些行动在此期间应该予以仔细研究。

3．已经具有强大力量而又在迅速增强的美国空军可以在1942年内参与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不列颠群岛为基地的强大轰炸机队应该袭击德国和入侵港口，这已经在计划中。美国战斗机中队可以参与大不列颠的防御战，以及对战斗机航程内的法国沿海地区的控制。

4．总统已向国会宣布，美国的军火和船舶产量的巨大增加将在1942年进行而在1943年达到全盛；这使希特勒觉得比往昔更有必要在充分受到美国的压力以前，在1942年就进行决战。

5．希特勒曾经有时间来准备（也许是大量生产）能够在任何海滩登陆的运送坦克的车辆。无疑地，他已经在不易加以估量的程度上发展了用降落伞，尤其是用滑翔机来进行的空运部队的袭击。总统曾经宣布大不列颠为联合国的重要堡垒，这表达了美国主要战略家所赞同的意见。大不列颠的确是在行将开始的1942年的紧要战役中可能使这次战争遭到失败的唯一地区。让不列颠群岛的有效防御受到危险，这将是最轻率的事。

6．因此，派遣四个美国师（其中一个师是装甲师）进入北爱尔兰，是一项最有必要的作战措施，不应受到任何阻碍。

更替英国在冰岛的军队，将腾出另外一个英国师来。但是有人建议说，应该要求美国当局考虑在冰岛训练尽可能多的军队在山地和雪地作战，因为只有拥有人数众多的受过这种训练的能滑雪的山地部队，才能为将来解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作战做好准备。……

7．敌人在昔兰尼加的顽强抵抗、隆美尔将军撤退或率同一部分军队逃走的可能、或许已经到达的黎波里的增援部队和必须预料在拖延期间开到的其他增援部队，而尤其是我们的前进部队的给养困难--这一切将要延误，或甚至可以阻止"杂技家"作战计划［肃清的黎波里］的全部完成。因此，我们是能够对"超级体育家"作战计划［英美军队

联合占领法属北非］加以更彻底的研究，并最快地进行"磁石"行动［美国军队开到北爱尔兰］的。

8．……德国的前线空军在数量上已经少于英国的前线空军。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必须留下来对付俄国。然而大部分英国空军却不得不被束缚在国内，目前虽然面对着较前分散得多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但还是不能调开，因为敌人保有良好的内部交通线，并且有迅速移动的能力。此外，还有意大利的空军须加以考虑。

11．我们应当放在我们前面的目标是用不断交战的方法来逐渐消耗德国的空军力量。在俄国前线上正在这样做。在英国前线上，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内施行，除非敌人恢复他的轰炸攻势或昼间攻势。但是在地中海区域，敌人显出有开展一条战线的意向；所以在那里我们应该以优势兵力来对付它，而优势兵力只有美国空军到达才能取得。最重要的是使德国空军在每一个可能的时机，并在每一个攻击地点继续不断地作战。我们经受这种消耗的能力远远超过他们。的确，注意到在将来即将运来的大量供应，我们就好像格兰特将军①在他的最后一次战役中那样，差不多能够经受二比一的损失。在1942年失去战斗力的一架德国飞机或一名德国飞行员抵得上1943年的两架或两名。我们只有凭着使他经常进行空战才可以迫使敌人把空军力量消耗到超出他的飞机工厂和航空学校的补充能力的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次取得主动权，因为敌人将要像我们一向那样完全忙于应付日常需要和勉强支持。

①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年）是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总司令。1864年5月在与南军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北军虽遭到较大的伤亡，但终于获胜。--译者

12．俄国军队沿着顿河及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所进行的成功的抵抗，使得俄国继续控制黑海，这给与我们以很大的救助，我们应为之欢呼。三个月以前，我们曾不得不预料德军通过高加索而推进至里海和巴库油田。那种危险几乎肯定地在或许有四五个月的期间内，直到冬季结束时可以防止了，况且俄国军队在南方继续不断的成功的抵抗又当然会使我们得到完全的保护。

13．但是这种危险可能在晚春又出现。石油供应的紧张在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国家中已经显得严重，这就使得夺取巴库和波斯油田成

为对德国说来是极关重要的目标而仅次于成功地侵入不列颠群岛的那种需要。……在气候状况改善后，德国陆军的巨大力量可能立即重新施展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满足于在沿俄德战线的北段和中段采取一种防守的姿态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方经由高加索到位于那边的油田。对日本的战争

17．人们普遍认为如德国战败而致崩溃，将使日本受到不可抵抗的压力；而日本的战败却绝不会使世界大战结束。再者，太平洋上的辽阔距离和日本人已经夺取或可能夺取的那些有利的关键性的前进据点将使认真侵入日本本土成为旷日持久的事。由主要以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根据地的军队去逐一克复现在委任于韦维尔将军的西南太平洋区域里的岛屿、飞机场和海军基地，这也同样会是旷日持久的。战胜德国似乎可能要比战胜日本来得快些。考虑到我们有其他的任务要去完成以及船只的限制，无论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能期望在上述区域发展足够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的优势。

18．虽然因此应当把对德国的战争列为首位，但是要说我们对日本则"立于守势地位"，那就错了；相反地，使我们在德国战败以前能够在远东度过当中这一段时期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主动权，哪怕是在较小的规模上。

19．在有上千岛屿，其中有许多可以变为临时海空军基地的一个区域中，纯粹消极的防御会碰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日本人既然获得暂时的海上控制权和在广大区域上的空中优势，就有力量来夺取差不多任何他们所想要的地点，人们希望，新加坡要塞除外。他们可以用一支巡回部队向各处出动，肃清我们或荷兰人迄今还能够据守的任何驻防地。他们将力图利用一种计划周详的空军基地网来保持他们所据有的地方，并且无疑地，他们希望在若干个月以内保证占领新加坡要塞。一旦占领了这个地方和马尼拉，并在各个中枢地方建立了空军基地，他们就建成了能够作长期抵抗的一种海空防御体系。……将由英国竭力予以协助的美国海军优势到1942年夏季的时候应该得到恢复。

20．此后，或者尽可能早地，就应该对日本人已经占据的岛屿或海港组织袭击。据我了解，总统已经命令在美国西海岸成立一支类似游击队的军队。这种军队由于它的特种性能，对于在两栖作战中攻取

关键性的据点和防御工事是非常有用的。它需要由许多小规模的旅团支持，这些旅团的机动性和配备要正好适合所预料的特殊任务，而且每一个任务都是经过研究才规定的。除非根据战略上的理由有需要外，并不需要在攻占或收复的岛屿上驻留。歼灭或俘获当地守军，破坏任何有用的设施然后离去，这就足够了。每一次任务和行动所需要的军队的确实组成是一种分别研究的事项。根据我们的经验，看来必要的是应该有足够的舰载飞机和坦克部队及坦克登陆艇的掩护。敌人不可能有准备，他在许多地方一定是极易受到攻击的。在经过甚至只有少数几次像这种性质的成功的行动以后（所有这些行动对于部队和司令官们说来，都是可用来进行教练的极宝贵的经验），敌人将被吓得不敢以薄弱的兵力来据守一些地方，而将被迫集中兵力于某些坚固的据点。那时，如果我们不想保有太多岛屿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很容易地获得一些适当的岛屿，而且在这些岛屿上就可以临时建立起暂时的或永久性的空军基地和加燃料的基地。

在敌人的各孤立的驻防地之中造成恐怖，看来乃是对更大规模地收复失地和建立作为自澳大利亚北进的踏脚石的强大基地的行动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准备。

我把这个文件交给了总统。

※　　※　　※

当我回到白宫的时候，我发现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工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且大部分是同我的意见一致的。总统在1月12日召集了一个会议，这时对于战争的总的原则和目标都有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分歧之处只限于先后次序和着重点，而且一切都受到那个严酷而专断的因素--船舶的支配。

据英国记录所载，"总统非常重视组织一次'超级体育家'行动--即美英联合对北非的远征。派遣九万名美国军队和九万名英国军队连同一支巨大的空军进入北非的一个暂定的时间表已经拟定。"决定派遣两师美国军队到北爱尔兰，其目的已经在前面叙述过。总统曾经私下对我说，他将在必要时尽快地派遣五万名美国军队到澳大利亚和控制着日本人的进路的那些岛屿。有二万五千名军队将尽早开出去占领新喀里多尼亚和介乎美国与大洋洲之间的其他踏脚地点。在"主要战略"方面，参谋人员一致同意"只应从对德作战方面抽调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军

队来保卫在其他战区的重要利益"。没有人比马歇尔将军对于得出这个基本决定更有关系了。

有一天晚上，这位将军来看我，并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

他曾经同意派遣将近三万美国兵到北爱尔兰去。我们当然已经把两艘"女王"号级的船--世界上仅有的八万吨的船--交给他为了这个目的去使用。马歇尔将军问我究竟我们应该让多少人登船，并提及艇、筏和其他漂浮器材只能供应大约八千人之用。设若不顾这点，则可以装载一万六千人。我给了他以下的回答："我只能把我们的做法告诉你。你必须自己判断你将冒的危险。设若这是实际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部分，我们可以把尽这两只船所能容纳的全部数量的人装载上去。

设若这不过是一个在合理的时候调动军队的问题，我们就不应当超过救生艇、筏等所容许的限度。这是要由你来决定的。"

他听到这话，缄默不语，于是我们的谈话就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些船在第一次航行时只装载了较小数目的军队，但后来则载满到船边。偏巧命运帮助了我们的朋友。

※　　※　　※

我必须从白宫和美国人民的殷勤好客和令人兴奋的气氛中离去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当时美国人民对抗暴君和侵略者是屹然不屈，义愤填膺的。我必须回到那里去的地方并不是有什么阳光普照的景色的。虽然我切望回到伦敦，并且确信我们将赢得最后胜利，我却不断地感到一定会持续许多月的一段巨大的灾难时期即将来临。我对于在西部沙漠获胜而使隆美尔覆灭的希望已经消失。隆美尔已经逃脱。奥金莱克在西迪雷泽格和加柴拉的成就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些成就在我们拟订英美突袭法属北非的一切计划方面所给与我们的声势确实减弱了，因而这个行动明显地被推迟了几个月。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2年1月12日

由于我不久即将缄默一些时候（虽然我相信不致永久如此），务盼于今晚把我动身以前需要在这里作出决定的任何重要问题发电告我。

我于14日向总统告别。他似乎为航程的危险而担忧。我们待在华盛顿的消息为全世界所闻知已经有许多天了，据图表所示，在我们回

国的航线上有德国潜艇二十艘以上。我们在明媚的天气中从诺福克乘飞机到百慕大，"约克公爵"号率同护卫的驱逐舰就在这里的珊瑚礁里边等着我们。我们乘的是一架巨型"波音"式水上飞机，它给了我最好的印象。在三小时的飞行中，我和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上尉交上了朋友，他看来是一位具有很高才能和经验丰富的人。我掌握操纵器一些时候，试试这个三十吨或不止三十吨重的在空中的庞大机器。我愈来愈喜爱这架飞机。不久之后，我问这位上尉道，"从百慕大飞到英国怎样？它能够装载足量的汽油吗？"

他虽然外表迟钝，却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测，我们后面会吹来一小时四十哩的风。我们可以在二十小时内完成飞行。"我问有多远，他说，"大约三千五百哩。"我对此不免有所思虑。

但是在我们降陆以后，我把这事向波特尔和庞德提出了。

在马来亚正发生着非同等闲的事件；我们都应该尽早回国。空军参谋长立刻说，他认为这种冒险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而他不能对这事负责。第一海务大臣支持他的同僚。有"约克公爵"号连同它的驱逐舰在那里，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它将给我们提供舒适与稳妥。我说，"对于你曾经指给我看的那些德国潜艇又怎么说呢？"这位海军上将对它们作出一种轻蔑的手势，这表明了他对于给与一艘有适当护卫而又快速的战列舰的这种威胁所持的真正见解。我想到这两位军官都以为我的计划就是我自己乘飞机而让他们乘"约克公爵"号回国，所以我说，"当然，我们大家都可以有座位。"他们两人听到这句话后，表情有了明显的改变。经过相当时间的停顿以后，波特尔说，这事可加以研究，他将同飞机机长详细讨论，并同气象局研究天气形势。这件事就谈到这里为止。

两小时后，他们两人都回来了，波特尔说，他认为这事是可行的。那架飞机在适当的条件下是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由于有强烈的顺风，预测到的天气是特别有利的。无疑地，迅速回国是非常重要的事。庞德说，他非常器重那位机长，他确实具有无比丰富的经验。当然这是一次冒险，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有德国潜艇须加以考虑。所以我们决定飞行，除非天气变坏。出发时间是次日下午两点钟。大家认为必须把我们的行李减少到只剩下几箱重要文件。迪

尔将留在华盛顿充任我与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我们一行将只有我本人、两位参谋长和马克斯·比弗布鲁克、查尔斯·威尔逊、以及霍利斯。所有其余的人将乘"约克公爵"号航行。

那天下午，我向百慕大议会演说，这是西半球最老的议会。我劝说他们同意并尽力援助在这个岛上建立美国海空军基地，他们对于这事觉得有点为难。整个帝国的生存现在正处于危险中。我们同美国联盟的顺利发展使得最后胜利必然到来，尽管途程会是漫长的。他们没有反对。总督诺利斯勋爵在那天晚上设宴招待岛上的著名人士和不久即将离去的客人。我们大家都兴致勃勃。只有我称作中校参谋的汤米①害怕他得不到飞机上的座位。他阐述了他一想到要由水路回国，感到多么伤心。我提醒他应想到自己对海军服役的忠诚和海上生涯提供给一位勇敢的水手的乐趣。我详细地谈到来自德国潜艇方面的那些不可否认的危险。他是一个很不容易安抚的人。然而他有一个办法。他已经说服了飞机上的一个膳务员让他代替其位置；他将亲自去洗餐具。但是我问道，机长的意思怎样呢？照汤米的想法，如果机长在最后时刻碰到这样的安排，他将不会反对。他已经查明了他的体重比那个膳务员轻些。我耸了一耸肩，于是我们去就寝，时候已经到了深夜了。

①皇家海军汤普森中校。

我过早地醒来，心中觉得一定不会再睡着了。我必须承认，我觉得相当害怕。我想到大洋的广阔，想到我们在临近不列颠群岛的陆地以前要飞越一千哩的距离。我想到我或许已经做了一件冒失的事，这是一件要碰运气的事。我一向畏惧在大西洋上飞行，但是这件事已经决定了。虽然如此，我必须承认，如果在早餐时，或者甚至在午餐以前，他们到我这里来报告天气已经有了变化，因而我们必须经由海上回去的话，我是很容易会听从经过老远的路来接我们的那艘华丽的军舰载着我们作一次航行的。

灿烂的阳光照射着这个岛，天气形势很好已经得到证实了。正午时分，我们乘汽艇来到飞机那里。我们在码头上耽搁了一小时，因为到"约克公爵"号那里去取行李的一艘值日艇花费了超出预定的时间。汤米显得郁郁不乐。机长已经以机长们所惯有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弃置不理了。那个膳务员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机组人员；他不能再容许一个

人搭乘；每一只油箱都装满了汽油。就凭这样，要离开水面起飞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们滑行到港口的远处的一端而把汤米留下来像诗中的厄林勋爵那样悲伤①，只不过为了不同的理由罢了。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我们在这类旅行中是从不分离的。

①托马斯·坎贝尔的诗《厄林勋爵的女儿》。［译者按：坎贝尔（1777--1844年）是苏格兰诗人。《厄林勋爵的女儿》描写厄林勋爵的女儿与情人私奔，厄林勋爵率骑兵追赶，没有把女儿追回，因而极端悲伤。］

如机长所预料的，要飞离水面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的确，我以为我们难以飞越那些围绕着港口的低低的小山。其实，并没有危险；我们有着技术优良的可靠的人。飞机在离开珊瑚礁四分之一哩处笨重地升起了，这使我们免得升高几百呎。关于这类巨大的飞机上的使人感到舒适的设备，那是无庸置疑的。我在飞机的尾部的双人室里占有一张精美宽大的床铺，两边都有巨大的窗户。往下经过各个房间到会客室和餐厅去，要走过一段有三四十呎的相当长的通道，在餐厅里，食物和饮料是应有尽有。飞机飞行平稳，震动并不使人感到不舒服，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并且吃了一顿快活的晚餐。这类飞机有两层，登上一架常规的扶梯可走到操纵室。天黑了，一切报告都良好。我们这时正在七千呎的高度飞过浓雾。人们可以看见机翼的前缘连同倾泻在翼面上的巨大的炽热的排出气流。这时在这类飞机上用一只间歇地膨胀和收缩的大橡皮管来防止冰冻。机长对我解释它怎样作用，我不时看见它一膨胀就有冰裂开而脱落。我上床熟睡了几个小时。

※　　※　　※

正当黎明以前我醒了，于是就到操纵室去。天色越发明亮了。在我们下面是几乎连绵不断的云层。

在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有一小时光景之后，我意识到在我的周围有一种忧虑不安的感觉。我们是应该从西南方飞近英国的，我们应当已经飞过了锡利群岛，但是我们通过云层中的任何空隙并没有看到它们。由于我们在雾中飞行已经过了十小时以上，并且在那段时间内只看见过一颗星，我们很可能稍微离开了我们的航线。无线电联络当然受到正常的战时规则的限制。显然，从进行着的讨论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不久，一直在研究位置的波特尔同机长说了一

句话，然后对我说，"我们将立刻转向北飞。"这样做了，再经过半小时出入于云层之后，我们看见了英格兰，不久就到达普利茅斯上空，在这里，飞机避开那些在闪闪发光的防空气球，我们安然降落了。

当我离开飞机时，机长说道，"我在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在使你安全降落在港口时那样感到快慰。"我当时没有了解到他这句话的意义。后来我获悉，如果我们在转向北飞以前再继续按照原来的航向飞行五六分钟，我们就要飞到在布雷斯特的德国炮台上空了。我们在夜间飞行时过于偏向南方了。况且断然作出的改正不是使我们从西南方飞来，而是从南方偏东的方向飞来的--这就是说，从敌人的方向而不是从预期我们所应从的那个方向飞来的。我在几个星期以后听说，这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我们所乘的飞机被报告为从布雷斯特飞来的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于是有战斗机总队的六架"旋风"式战斗机奉令出动把我们击落，但是它们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

我电告罗福斯总统说，"我们从百慕大作长途飞行，借着一股时速为三十哩的顺风而抵达此间。"

附录（1）

略语表

A．A．guns．　高射炮

A．D．G．B．　英国防空委员会

A．F．V．s．　装甲战车

A．G．R．M．　皇家海军陆战队高级副官

A．R．P．　空袭警备处

A．T．rifles　防坦克步枪

A．T．S．　（妇女）地方辅助服务队

C．A．S．　空军参谋长

C．I．G．S．　帝国总参谋长

C．－in－C．　总司令

Controller．　第三海务大臣兼军需署长

C．O．S．　参谋长

D．N．C．　海军建设局局长

F．O．　外交部

G．H．Q．　总部

G．O．C．　总指挥官

H．F．　本土部队

H．M．G．　英王陛下政府

M．A．P．　飞机生产部

M．E．W．　经济作战部

M．O．I．　新闻部

M．ofL．　劳工部

M．ofS．　军需部

P．M．　首相

U．P．　不旋转的炮弹--火箭的代号

V．C．A．S．　空军副参谋长
V．C．I．G．S．　帝国副总参谋长
V．C．N．S．　海军副参谋长
W．A．A．F．　空军妇女辅助工作队
W．R．N．S．　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

附录（2）

密码代号表

（德国的密码代号加星号为记）

Acrobat（杂技家）：由昔兰尼加向的黎波里进军。

Arcadia（阿卡迪亚）：1941年12月第一次华盛顿会议。

BBarbarossa（巴巴罗萨）：德国入侵俄国的计划。

Battleaxe（战斧）：1941年6月进攻塞卢姆、托卜鲁克和卡普措堡地区的作战计划。

Canvas（帆布）：进攻基斯马尤。

Colorado（科罗拉多）：克里特岛。

Crusader（十字军战士）：1941年11月在西部沙漠的作战计划。

Exporter（输出商）：在叙利亚的作战计划。

BFelix（菲力克斯）：德国夺取直布罗陀的计划。

Gymnast（体育家）：英国占领法属北非。

Influx（流入）：占领西西里岛。

Jaguar（美洲虎）：增援马耳他岛，1941年。

Lustre（光辉）：援助希腊。

Magnet（磁石）：调遣美国军队至北爱尔兰。

338Mandibles（下颚）：进攻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作战计划。

BMarita（马利他）：德国入侵希腊的计划。

Mulberry（桑葚）：人工港。

Orient（东方）：德国企图颠覆英国在中东各处的地位的计划。

Overlord（霸王）：1944年解放法国的作战计划。

Pilgrim（香客）：占领加那利群岛。

BPunishment（惩罚）：德国轰炸贝尔格莱德。

Round-up（围歼）：1943年解放法国的作战计划（以后改为霸王）。

Scorcher（灼热）：保卫克里特岛。

BSeaLion（海狮）：德国入侵英国的计划。

Supercharge（增压）：调换在托卜鲁克的澳大利亚军队。

Super-Gymnast（超级体育家）：英美联合占领法属北非。

Tiger（老虎）：．W．S．第八号运输船队的一部分通过地中海。

Torch（火炬）：英美对法属北非的作战计划。

Truncheon（短棒）：对里窝那的联合袭击。

Whipcord（鞭绳）：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

Workshop（车间）：夺取班泰雷利亚岛。

附录（3）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1941年1--6月）

1月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西尔先生

1941年1月1日

随着新年度的开始，一定要开展一次新的、有力的运动，以便加强一切与指导作战有关的事务的保密工作。你们应当考虑下列各点，请共同研究后向我提出报告。

重新颁布一年前发出的关于不准闲谈和讨论陆海空军情况的公告。为了引起大家注意，可能需要一套新的布告。

2．重新发出一年前发给各部门的命令。

3．进一步严格限制秘密文件的传递范围，特别是有关军事行动、武装部队人数、外文政策等文件。应要求政府各部提出限制文件传递范围的办法。由于政府各部和白厅的机关人员工作日益繁重，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4．凡是机密文件，都应放在装有弹簧锁的匣子里。各部大臣和他们的私人秘书应在办公桌上放置装有弹簧锁的匣子，他们离开办公室时绝不可以把机密文件放在公文盘内。

5．匣子在不使用时应随手锁好。应尽量限制外人进入机要秘书和各部大臣的办公室，并应设置接待室，以便接待来客。

6．应设计一种带红星的小标签，加放在最机密的文件上--即有关军事行动和武装部队人数的文件。办公室里的秘书并不需要全都阅读这类带红星的文件。在传递这类文件时一定要放置在锁好的文件匣里，传毕随即放到另外一个匣子里锁好，以备我和各大臣使用。

7．应对有关未来军事行动的电报加以限制。最近，我有时收到讲述未来军事行动的电报，其中既提到地名又提到将来的代号。昨日，有关"流入"作战计划的电报也是如此。应将所有这类载有地名和代号的文件收集起来予以焚毁，或置于保险箱中。

8．应要求各部大臣尽量限制必须参加讨论机密事务的人员。对于进入国会的私人秘书（除非是枢密顾问官）除了执行国会方面和政治上的任务必须了解的事情以外，没有必要将其他消息通知他们。

9．目前外国男女新闻记者的活动使我们很伤脑筋。今天报纸上刊载的恩格尔泄露的消息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应提出办法来限制他们获得机密消息的便利条件。必须记住，对美国报界透露的事情都会立刻传到德国去，而且我们毫无补救的办法。

10．必须减少广泛传阅情报报告的情况，并节制增发各种报告的一般趋势。应要求和战争有关的每一部门提出报告，说明他们在新的一年中打算进一步采用哪些限制和缩减的措施。前些时候，前任内阁曾决定，不属于战时内阁的大臣在发表谈话前，应事先把关于战争的讲稿，或在讲稿中谈到战争的部分提交新闻大臣审阅。显然，这个办法现在已经不用了。现况究竟如何，请向我报告。有一种更方便的办法，是由准备提到这类问题的大臣们于事前同代表国防大臣的伊斯梅将军商量。出使国外的官员，未经主管部大臣的批准，不得公开发表讲话，谈及他们的工作。

11．关于向友好国家的武官传达机密消息的问题，我已作了处理。我们限制了向他们传达的消息的性质。这种方法应继续使用--传达文件的大部分内容由可在报纸上刊登的有趣的补白材料构成。

12．报纸上一再刊载--大多数是无意的--一些与我们不利的有关战争和策略的事实。对于这种新闻，凡是事先未经检查的，均应在事后提出控告。新闻部应就该部目前所作工作提出报告。

上述问题均望考虑，你们想到的其他问题，也请告诉我。

至于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问题通知各有关当局，亦请提出意见。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1年1月3日

我认为对这个［德国］军团要极其仔细地进行反复清洗，以便确保没有纳粹的小组在里面发展起来。我非常赞成招募友好的德国人入伍，用严格的纪律加以约束，而不要让他们留在集中营里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加倍小心，以免混进谬种。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抄送军需大臣和海运大臣）

1941年1月3日

我对于"贝德福城"号所载货物的损失感到极其痛心。这是我们在军火方面遭受的最大的损失。七百五十万发子弹的损失，对我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如果把这些货物分装在较多的船上，那就会好一些。

2．我想你们大概已对这次互撞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驶入和驶出的两支运输船队的航线如此接近，进行了调查。我要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的损失是严重的。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1月4日

请将所有相当部的、构成中央政府一个部分的委员会，连同可能存在的下属委员会，列表交阅。

2．请各个部门将所有目前存在的、与各个部门平行的委员会，列表呈报。

3．这个调查材料就是我们在新年时精简这类委员会的前奏。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1月4日

战争目标委员会已经大体上完成了拟制声明草稿的工作，现在应即送交内阁审阅。无论如何，战争目标和本国的重建（已交不管部大臣负责）相比，是一个大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要让这类遥远的战后问题消耗了进行战争（可能达数年之久）所需的精力。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洛赫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1年1月4日

人们对于光电信管①最感兴趣的是它在高空对付飞行在一万呎以上的飞机的效能。这种飞机并不进行俯冲轰炸，而企图利用改进的投弹瞄准器来击中英国船舰或陆上目标。我们希望能够使八只或更多的排炮在敌机近旁一齐爆炸，而将它摧毁。即使这个办法只能在天气晴朗时奏效，也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可以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布置重要的军事行动。

2．对于这项高空工作，无论是在制造方面或在研究及训练方面，是否抓得很紧？有关的军官知道全部情况么？这种信管的最初的目的

本来是防御俯冲轰炸机，而不管是使用光电信管还是防空信管，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目前必须把重点放在高空工作方面。

①光电信管：一种早期的近发引信。

3．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在最高空点燃空雷的防空信管。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才能在战术和作战上收到最大的效果。①

①防空信管：用以对付飞机的一种火箭和降落伞装置。

首相致内政大臣和卫生大臣1941年1月4日

如果防空洞不安全，但还在使用（目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应当如何处理？我认为应当规定，凡是正在使用的防空洞，不管安全与否，都必须由卫生大臣负责洞内的布置，而对于合格的和不合格的防空洞不应区别对待。只要防空洞还在使用之中，卫生大臣就得过问。另一方面，随着防空洞设备的增加和改进，国内安全大臣当然可以把那些最不安全的防空洞关闭起来。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请告诉我。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经济作战大臣1941年1月5日

我在草拟对意大利的讲话时，特意把意大利人民同法西斯政权和墨索里尼区分开来；而现在法国既然已经退出了战争，我当然要多谈一些纳粹党人而少谈一些日耳曼人。我们绝不能让仇恨遮掩了我们的目光，或让感情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一种有效得多的方法是设法把普鲁士人同南日耳曼人区别开来。我记得"普鲁士"这个名词最近似乎不常使用。我所重视并准备强调的提法是"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

（即日办理）

首相致工程与建筑大臣1941年1月6日

（卫生大臣一阅）

正因为房产的破坏大为增加，你就更有必要把轻度损坏的建筑物的急修工作看作是最重要的任务。请每周向我报告你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经常看到有很多房屋的墙壁和屋顶都完整，只有窗户没有修理好，结果不能居住。我认为这是你目前首要的战时任务。不要让建设新世界的广泛计划占用了你保全旧世界残存的东西所需要的精力。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月11日

前几天你曾同我谈判电报篇幅冗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应当加以制止的恶习。在国外的公使和大使们似乎认为他们向国内所作的报告的篇幅愈长，他们完成的任务就愈好。

各种闲言和传闻，不管可信与否，都发来了。好像是要滔滔不断地闲聊，谁也不想把话说得简洁一些。我建议你发出一项通令，指责过分唠叨或琐细的电报，并向发电报的人指出"此电无需这样长"。不把思想压缩在适当的篇幅之内，是极端懒惰的表现。我很想把这些电报都读完，但觉得篇幅越来越长了。

应如何处理，盼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月12日

驻巴基斯坦骑兵师的机械化问题，很使人伤脑筋。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就已经把这些军队连同马匹运出，驻在中东花很多的钱来维持着。几个月以前，陆军部决定将他们改为机械化军队。我欣然同意了。现在，我亲自进行调查才知道这事根本未予办理，而全师人员将再运回国内--大概是不带马匹--并且还要等到6月1日才开始启运。他们回国后，还要再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就这样，八千五百名官兵，其中包括我们一些最优秀的正规和义勇骑兵团，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战争岁月中，花费大量金钱，却除了做些守卫工作外，什么也没做。

2．请将下列各项所需费用计算后具报：

（1）把这些军队运送到中东。

（2）从战争开始起，到1942年3月初止，对他们的口粮、薪饷和津贴的供给。

（3）把他们再运送回国。

3．这些军队在中东一定有许多更好的用途。考虑到他们原有的优良素质，他们一定可以很快地完成新的额外训练。组织和编制的工作不一定完全依照国内机械化或装甲编队的规模。对于这些军队，独立摩托化旅团的编制，可能比师的编制更为合宜。1918年春季或1917年秋季的近卫骑兵队，都曾很快地改编成为机枪团，而在埃塔普勒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训练。我不明白这个骑兵师为什么不在巴基斯

坦进行训练，他们在那里无论如何可以算是当地的守卫部队。谁都会认为这是最合适的地方。

4．我们缴获的一部分意大利坦克装备可以由这些能力极强的正规或半正规部队接收。如果不用这些坦克装备，还可以用轻机枪战车来代替（或代替一部分），我们备有大量这种战车，派出二百辆是没有问题的。

5．还有一些其他的解决办法。他们可以像上次大战中的那几个骑兵师那样，改编成为一个步兵师，或者组成几个独立的旅团。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将他们全体编为一些足额的步兵营。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还可以把他们调往印度去，换出在那里服役的相等营数（譬如说，八个营）的正规部队来。或者，也可以使他们成为控制伊拉克的一支军队的核心。

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我们正勒紧裤带，以日见减少的船舶运送军队到东方去，那就根本谈不到运送这一大批兵员和这些宝贵的干部回国了，特别是当中东战事正处于高潮的时候。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1年1月12日

从中东方面发来的作战报告一定要像目前这样冗长和详尽么？每当十来架飞机空袭敌人战线，就详细地叙述经过，在两地用密码电报译来译去，电报线路被弄得拥挤不堪，这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我建议把最近两月这些例行电报的每星期平均字数计算一下，并要求朗莫尔空军中将减少电报篇幅，譬如说减少现在篇幅的三分之一。

外交部也在要求缩短电文。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1年1月12日

这种宣传①不应允许，因为它直接违反国会的意愿，并且妨害我们的抗敌工作。既然莫斯利已被拘禁，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把颠覆分子和共产党人也同样地拘禁起来。对于妨碍我们作战努力的人，不管他们属于极右派，还是极左派，都应按法律与规章予以惩处。这就是保守党的看法，而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看法，也是全国上下都会赞同的看法。我知道你是希望公平办事的，而如果你向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充分的支持。"同样对象同样对待！"

①共产党致一切积极劳动的男女工人的传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月13日

我认为进攻多德卡尼斯群岛中这些较小的岛屿是不明智的。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用处；而对于进攻那些较大的岛屿来说，也不需要占据它们，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克里特岛。如果惊动了这一区域，就会使敌人有所防备；并且会促成希腊与土耳其的不和，而这种情况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试验性的调查。国防委员会并没有批准这些军事行动。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1年1月17日

我已经读过了这两个文件，在我看来，它们对于我们所了解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南爱尔兰目前局势，并没有多少补充。战略上的形势曾一再经过研究，而且海军部有一个文件，谈到我们对于爱尔兰基地以及南部和西部海岸的机场的迫切需要。我正请伊斯梅将军注意把这个情况通知你。

我认为，目前若说这些基地的占有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是不对的。缺少了它们，我们将受到重大损害和妨碍。在目前若说得太过分就不真实了。但是我却不能作出狄龙先生所建议的保证：

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侵犯爱尔兰的中立"。我个人并不承认爱尔兰的中立是合法的行为。既然南爱尔兰不承认那个条约，而我们又没有承认南爱尔兰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如果由于不能使用爱尔兰的基地，我们的作战努力所受到的危害有致我们于死命的危险的话（目前还不致这样），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自卫和保卫我们的事业的行动了。目前却应像你所做的那样把我们最近决定的政策付诸实施，而且必须想尽一切方法借助美国的影响。我曾同霍普金斯先生作过几次长谈，他可能要亲自访问爱尔兰，而我认为他的访问可能是有益处的。我认为，除非你接到德瓦莱拉先生的直接邀请，现在还不到你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从经济上和航运上施加压力，看看收效如何，可能较好。爱尔兰事态的缓慢进展，随时可因德国入侵而被粗暴地打断，到那时，不管我们受到邀请与否，都不得不去赶走侵略者。因此，目前我看也只能实行我们最近采取的政策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月18日

如果你同意，我希望把里窝那（Livorno）这个地方用英文名称来亨（Leghorn）来称呼；伊斯坦布尔（Istanbul）这个地方用英文名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称呼。当然，在写或说土耳其语时，我们可以用土耳其名称；而如果你有机会用意大利语同墨索里尼愉快地谈话时，那么用里窝那（Livorno）就是正确的了。

此外，暹罗这个名称为什么被泰国这个名称所淹没呢?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和内政大臣

1941年1月19日

有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敌人将较早地对我们使用毒气。武装部队完全跟得上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现已习惯于使用面具和眼罩。但最好还是给各司令部重新发出指示，并考虑是否需要任何新式过滤器，以防可能使用的新式毒气。

请就这点拟一报告交我（一页）。

2．但是平民所有的防毒面具情况怎样？是否经常检修这些面具？现在很少有人随身携带面具了。有没有积极的防毒训练制度？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是极其迫切了。请就目前情况以及如何使工作取得高度的效率，尽快拟一报告交我。这个报告也应包括消毒方法和工作人员等项在内。

3．最后，在报纸上或英国广播电台上，一点也不能透露出我们正在大搞预防毒气的筹划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只能被敌人利用来作为部分借口，他们会说我们准备对他们施用毒气，然而，我认为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作一次努力。

首相致本土部队总司令1941年1月20日

如果有少量的大型水陆两用坦克登陆横行，你打算怎样对付呢？我想你的轻装部队会把它们包围起来，紧紧地盯着它们，阻止坦克兵增添燃料或得到食物与睡眠，或者使他们一刻也不能脱离车辆上装甲的保护，我这种想法对吗？如果说，这样登陆的坦克不超过四十辆，那么，除了大炮、地雷和坦克陷阱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外，是不是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它们逼至绝境?

无论如何，请将你的计划告我。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1月21日

我了解到最近几个星期里每星期运到伦敦的煤是二十五万吨。如果矿务局对于需要量的估计正确，那么，除非从现在起到3月底止每星期运到四十一万吨，不然就要发生缺煤的情况。

我希望知道你是否同意矿务局的估计，以及，如果同意的话，你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按照需要量来增加供应。我感到很难理解为什么最近三个月的铁路运煤量竟降到只有去年的五分之三。

首相致卫生大臣1941年1月21日

能否使伦敦各收容所里无家可归的人数更快地减少下去？我真希望在本星期内就能将他们全部遣散才好。谁也不敢说什么时候会再来一次猛烈的袭击，所以没有空袭的一个星期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时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月22日

我希望三军参谋长确实已经慎重地考虑过，对罗弗敦群岛的作战会不会惊动挪威海岸，并使德国对该半岛进行增援。

据我看来，由于我们的袭击是针对一些岛屿的，而且显然与封锁措施有关，所以不会有这种危险。据我了解，这次作战并不需要向陆地上推进。

希望你们提出意见。①

①1941年3月4日，有两个突击队在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进行了一次极其成功的袭击。敌人的重要供应品和若干船舶被毁，二百名德军被俘，三百一十四名挪威志愿兵被安全救出。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五海务大臣1941年1月23日

（抄送海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我愿提醒你们注意，尽快设法为作战于地中海的航空母舰配备十几架"格伦门·燕子"式或改装的"布鲁斯特"式战斗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对于这事已经催促了一些时候，而现在地中海区总司令发文第824号又十分明确地说，"'海燕'式战斗机实在不够迅速。"在我们的航空母舰上配备数量较少的真正快速的战斗机，是绝对有必要的。

没有这些战斗机，我们的船舶的全部行动都要受到阻碍。我很了解机翼不能折叠的困难、缺乏制动钩等等情况，但却不能轻易地相信在4月份以前一定不能解决这些困难。

我请求你们对于提前完成此事给予认真的考虑。即使只能供给少数的飞机，也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缓和和好处。作为一种特殊任务，把几十架飞机的机翼用手工改装成折叠式，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吧。

我觉得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种小规模改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12月26日进行的第二次袭击中，我们的军队再一次暂时占领了港口。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1月23日

关于·步·枪（·新·的）的问题。自去年8月份以来步枪生产下降的情况如下：

8月……9，586

9月……8，320

10月……7，545

11月……4，363

12月……4，743（主要是用现存的零件装配的）

据我了解，这种下降是由于伯明翰的小希思工业区遭到几次空袭、生产完全停顿的缘故。请告诉我目前生产恢复得怎样了。

2．·三·点·七·吋·高·射·炮·架在9、10和11月三个月，三点七吋高射炮架的生产率（设备的装配要受它的限制）大约每月为八十架。但在12月，就降到了百分之六十七，据我所知，这是伯明翰和考文垂遭受空袭的反响。原来预计的交货量将会受到什么影响?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月26日

星期五我视察多佛，看到那些最新和最好的炮台的安装工作进行得很缓慢，而且时作时辍，这种情况使我非常不安。

（1）有些随时可以架设的炮，由于附属器材如瞄准器和控制器等没有交货，而不能投入战斗。海军部军需署长有这样一项建议：可以暂时巧妙地制成简单的可以使用的控制仪器，尽快使这些大炮能够作

战，虽然这些简单仪器在技术上不如以后供应的正规控制器那么令人满意。

（2）有些大炮，由于迟迟没有安上炮架而不能装好备用，其原因在于缺乏固定炮架的木材，劳动效率很差和天气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在所附《工作进度报告》中已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如果像"交货日期未定"这样生硬的说法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工作缺乏主动性。

关于第二点，如果缺乏为工作进展所必需的一些设备，那么，似乎就需要即时采取某些措施，至于劳工问题，则可提交劳工部解决。

据我了解，各种拖延原因都已经通过"通常的途径"上报，但据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所知，似乎不见有多少行动。因此，最好要从"通常的途径"的另一端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调查，以便弄明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拖延究竟是发生在哪一个环节上。

我从拉姆齐海军上将的谈话中了解到他的看法是：这项工作之所以缺乏推动力，是因为似乎没有一位高级军官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他个人关心的事情，虽然有几位级别稍低的军官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是积极的。

海军部军需署长说过，他可以设法解决弹药缺乏的那两个问题--即五吋半信管和六吋炮弹的缺乏--但关于这事的报告似乎也在"通常的途径"的中途搁浅了。

完成这些炮台是极其迫切的任务，所以我请求参谋长委员会发出一切必要的训令，并请他们敦促将每周的报告交来。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1年1月31日

我同意你［与杜兰蒂先生］谈话的总方针。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答应作出那样的保证，理由就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关于武器问题。如果南爱尔兰确实有意参战，我们当然会让他们分得（如果可能，可以让他们事先分得）我们的防空武器，而且还可以秘密地同他们一起，为他们的防务尽可能作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不过，在我们对南爱尔兰的态度还不能感到满意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更多的武器，而且我们自己肯定不会供给他们武器。

有关斯威利海湾的让步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说明事情发展的趋势。我们绝不应向德瓦莱拉先生隐瞒我们反对爱尔兰中立政策的深刻和强烈的情绪。我们已经容忍和默认了这个政策，但在法律上，我们从来没有承认南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而且它自己已经放弃了自治领的地位。它的国际地位是不明确和不正常的。如果目前这种局势持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恐不至如此），在南北爱尔兰之间就会裂开一道这一代人无法越过的鸿沟。

2月

首相致经济作战大臣1941年2月1日

（抄送财政大臣、军需大臣）

德国即使可以拿铝来代替铜，但这两种金属总的供应情况很可能是极其紧张的。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一定已在考虑如何阻止它取得铜的供应了吧。

据我了解，南美的铜矿中有相当大的过剩产品。我听说，目前还不能证明已经从南美把铜运往德国，但去年南美曾输出约七万吨至俄国，十五万吨至日本，而据估计，俄国和日本的铜的储存量足够一年的消费。显然，一旦德国用完了它的储存量，它就合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南美的铜，所以，最要紧的是，预先采取措施阻止日本和俄国增加储存量，并堵塞德国取得智利的过剩铜矿石的途径。

我们正从加拿大、罗得西亚、南非和比属刚果输入约六十万吨铜。由于这些来源都是在我们控制之下的，所以我们可以转向南美去购买，而不必担心德国从我们所放弃的来源取得供应。

我了解到你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也知道财政部对于我们是否应当把金钱花费在抢购方面抱着怀疑态度。盼将你们的计划向我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2月2日

"玛丽"［吉布提］也许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军事行动。不应把这些塞内加尔人派往阿比西尼亚，而应把他们留到外籍军团的一个营开到的时候。打算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怎样安置？

一定要考虑到魏刚随时可能向我们这边靠拢，而如果真是这样，自由法国的军队就可以进入吉布提，去鼓动那些反正的守军，甚至可

以向意军开火。

如果我们在厄立特里亚进军的结果使英国军队同吉布提的法国移民取得了联系，那么，就可能形成另一种有利的局势。无论如何，既然这种有利的可能性将要出现，那么如果我们不把现有的自由法国军队掌握在手里，那就太可惜了。至于政治后果，只有在发动战事的前几天才能加以判断。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2月4日

请读一读2月4日的《泰晤士报》。据该报刊载，在这个师里从将军到士兵一律强制参加七哩越野赛跑，这确实是真事吗？军事参议院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吗？依我看，这未免太过分了。一位校官或将官不应为了和年轻小伙子竞赛，一下子在野外跑七哩，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军官们当然有责任保持自己身体强壮，但更重要的是替手下士兵们着想，并作出关系到他们的安全或舒适的决定。这个师的司令是谁？他亲自跑了七哩么？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去踢足球，可能比作战要更适合一些。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①的野外能跑七哩吗？恐怕是别的人被他逼得跑路吧。根据我多年观察所得到的经验，在较高级的军官当中，具有高级运动员资格的人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军人。

①奥斯特利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的东南，拿破仑曾在该地击溃俄奥联军。--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2月4日

（抄送本土部队总司令）

有人说，不管情况怎样紧急，或怎样仔细地预先作好准备工作，要从大不列颠调一个师到爱尔兰去，那就非要十一天的时间不可。这种说法值得你切实注意。当我们回忆起去年5月间在敌人不断的袭击下大批部队从敦刻尔克转移到多佛及泰晤士河时，就感到人员的调动显然不会成为限制的因素。因此，问题就在于大炮与车辆的运送。这的确是值得特别加以研究的。请把安排这十一天时间的精确日程表（要说明人员、大炮和车辆登船的次序）送来一阅。从这个程序表中大概就可以看出，完全用不了十一天的时间，这个师的大约十分之九的人员就可以参加作战。另外，还有一个办法：一部分的运输车辆、军需物资，甚至有一些大炮，包括轻机枪战车在内，可以从我们本国的储

备中调出，预先运到爱尔兰去；如果在那里用不着的话，也等于是我们的储备。既然我们现在还有时间，那就可以想出些巧妙的方法来缩短这十一天的时间，在两个设备良好的港口之间（航程仅仅需要几个小时）运送一万五千名士兵。必要时可适当修改既定的编制标准，以便达到军队迅速调动和疏开这个战术上的重要目的。

我们必须记住，在最近的称作"胜利者"的演习中，［我们曾假定］有五个德国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面对着顽强的抵抗，在空旷的海滩上，而不是在有码头和起重机的港口上，于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登陆。如果我们假定德国人能够这样做，或甚至只能做到一半，那么，我们就得拿这种情况来对照一下这样的说法：从克莱德河口调一个师到贝尔法斯特需时十一天。另外还有参谋长委员会的说法，他们说，要使一个英国师在无抵抗的情形下沿着丹吉尔的码头登陆，需要三十天。那些在"胜利者"演习中为德军设计登陆的军官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怎样可以用不到十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一师人经由贝尔法斯特运到爱尔兰。

拟定详细办法，计划用十一天来完成这项调动的那些军官是谁？让他们同那些设计大量德军在我们的海滩上迅速登陆，而整师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在四十八小时内即能完全处于作战状态的那些军官们接触一下，不是很明智的办法吗？

显然，最好是尽可能不要在短期内急于作出关于运送这个师的决定，这样就需要我们拟定出最好的计划，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师的最大部分调到爱尔兰参加战斗。在作好这项调查研究之前，我不准备批准这个师的调动。在我们认为敌人所能做到的和事实上我们自己所能做到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们必须努力弥补这种差距。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1年2月5日

我认为把士兵们或达到从军年龄的男子用来担任烟幕防护工作是错误的。你应尽量利用超龄的志愿人员，或妇女或少年。在不远的将来，对于适合现役的人力将有很大的需要。

我无法支持你目前向陆军部提出的要求。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2月5日

有几支装载着极重要的军火的运输船队现在就要开到。

我知道你们的紧张情况，但确信你们将作出最大的努力。

2．我们又得到一批赠品：二十五万枝步枪和五千万发子弹--.300吋步枪子弹。迅速而安全地把这些武器运到此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盼同其他有关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并向我报告研究结果。我绝不能让一艘船装载五万枝以上来福枪或一千万发以上子弹。尽可能少装。

首相致农业大臣1941年2月6日

我看出你害怕数达五十万吨的北爱尔兰马铃薯可能因为无法销售而不得不毁掉，养猪数目的锐减已使饲料的出路受到限制。

我注意到你曾对粮食政策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表示乐观，但只对二十万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

如果真的有这一大批过剩的饲料，另一方面又由于惧怕饲料不足，而使养猪数目锐减，就似乎太糟糕了。我相信可以想办法把这项过剩食料利用起来。我们现在经不起把几十万吨食物扔掉。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2月6日

前些时候，我们曾要求希腊为十四个空军中队准备飞机场，现在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另外，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以后，你提出了派遣十个中队到土耳其的建议，这项建议土耳其人还没有接受，但有可能接受。土耳其总统接到我的电报后已提前结束他的旅行。假设他们真的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希腊看到这个情况后，除了已经分给他们的五个中队以外还要求更多的援助，你将如何应付？我看你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我也将用很大精力来和你一起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实质上等于以同一头猪应允卖给两个顾客了呢？我们也许可以对"应允"这个字眼，从法律上进行模棱两可的解释，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刻的研究。请告诉我你的看法，和你想到的办法。

对于时间或优先次序，以前并未提起，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大有伸缩余地。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运大臣1941年2月11日

"新多伦多"号轮船在抵达利物浦后，奉命折向北方开往伦敦，是否属实？因为船长反对，他指出船上载货价值巨大，仅手提机枪就有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七架，子弹就有二百四十五万六千发，后来才取消了这项命令，情况是否如此？每当这种载有大宗宝贵军火的船只抵达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务请向我提交一份报告。我随信附上一份即将抵达的船只名单，我一向根据这个材料了解这些重要货物的动向。上面提到的那艘船在第五页上。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2月12日

我希望每隔三天能够看到一份关于"狂暴"号现况的报告。必须日夜赶工，使它能够适于服役，这是最为紧迫的任务。

首相致外交部1941年2月12日

我们已向魏刚提出了重大的建议，但还没有收到答复。显然，只有纳粹党人对维希施加压力所产生的力量才能推动他。

我们目前对他不应采取恳求的态度。在他通过某种途径答复我发给他的电报以前，不应让他得到供应。这些人至今不曾表现出一点高贵或勇敢的品质，所以最好是减少他们的粮食供应，直到他们清醒过来为止。

在海军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必要时应实际封锁的政策。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2月12日

我见到一种新的标记［在电报稿上］："仅供军官阅读。"

我认为这个办法是不恰当的，因为，除了军官以外，还有很多人有必要知道最机密的事情。我希望知道这个办法是怎样开始实行起来的，可是现在我却完全不相信应该继续实行下去。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2月12日

伯金博士［在他对政府机构的老板作风表示不满的信中］说得非常正确，因此用官腔来敷衍他是不行的。我提议你去看看他，并处理他提出的问题。我听到很多关于政府完全不能公允待人的事例。在我看来，伯金博士的信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你让这些部门真正振作起来。人在当权的时候，是不了解普通老百姓对于一些恶劣事物

有怎样感觉的。伯金博士人很能干，又有经验。你能不能使他畅所欲言，看他可以提出些什么建议？我认为他对有些缺点提的意见有道理，你看他是否可以举出一些实例来？

首相致军需大臣，转进口管理局1941年2月14日

我很急于派遣一个完整的步兵师，连同大炮和必备的车辆，随同W．S．第七号运输船队前往中东。关于兵员，可用把别人换下来的方法安插进去，但是运送大炮和车辆则需要另备船只。我听说，除了用于装载陆军部原来就准备让这个运输船队运送的四百五十辆车辆所需的船只以外，还需要八艘汽车运输舰。

我了解到，如果要使这些船只与运输船队同时、或在运输船队到达后不久驶抵埃及的话，装船工作就必须在2月21日前后开始。请考虑怎样弄到这八艘船只，并向我报告有些什么办法以及这对于进口工作有些什么影响，但暂勿采取行动。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助理1941年2月15日

根据你的报告，人们会以为［多佛的防务］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令人不满的地方。但这却肯定不是我在当地见到的那些负责军官们的意见。他们牢骚满腹，话语里饱含着情绪，使我甚感痛心。我希望每星期见到海防炮队司令的报告，这项报告可通过你处转来，你如果有什么意见，尽可附在上面。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2月15日

（经我特别指示，只给战时内阁和陆海空军各大臣传阅。）

去年9月间，我们研究了［白厅在空袭时易遭破坏］这种种情况，而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可以在伦敦坚持到底。现在，虽然各个建筑还远远不能算是安全，却已有很多改善。迁都的确有很大困难，但是另一处大本营所在地却一定要在3月1日以前准备就绪，使之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我一直关心的是，本土部队总部除了他们使用的房屋结构相当坚固、可以提供一些保护外，没有其他保护设施。

有多少颗炸弹曾落在离中央作战指挥室一千码之内的地方？我个人不同意我们并未作过认真准备的说法，但是我们确实应当为经受一次用二千磅、或甚至五千磅炸弹进行轰炸的新袭击作好准备。

在掩护本土部队总部方面，应加速作出更大的努力。

首相致经济作战大臣1941年2月16日

（新闻大臣一阅。）

关于［在法国和比利时用作宣传的］联系传单，我是赞同的，但是所有工作有赖于以你和新闻大臣为一方，以戴高乐为另一方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绝不可对戴高乐限制过多。

我们从来没有从维希方面得到丝毫优待，甚至一点礼遇也没有，所以促进自由法国运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政策。我确信如果你同戴高乐或他的人员去商量，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我认为在现时的相互竞争的法国人中他是最好的一个，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地对他给予照顾。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副总参谋长1941年2月17日

我认为调遣这个师［到北爱尔兰去］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把第五十师调走。

2．但同时却应拟定计划，以便在不得不调遣时能够按照需要加速进行调动。这些计划应包括：（1）重新考虑海军部反对使用默尔西河口和克莱德河口的意见。有没有较小的港口可以用作上船的口岸？（2）在安排调动工作时是否可以先安排四天的预备期，以便在这四天里将额外的车辆运输舰集中起来？（3）反对调动部分车辆的意见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当这些军队还在英国时可以再发给它们另外一批车辆，以便练习使用，然后，可以把这一批，或是把旧的一批运到爱尔兰去。我不相信从汽车的机动储备中会抽不出一部分来满足这样小量的需要。把斯劳等地的汽车库稍稍搜索和紧缩一下，就一定会得到所需要的车辆。

3．这个师在调动时在海峡两边都不能作战的时间有十一天，我们若不把这段时间缩短五天，我们绝不能感到满意。必须将这个期间缩短成六天，但是也许各方面希望得到适当的预防通知。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2月17日

我对于这一批优秀士兵［在巴基斯坦的骑兵师］的遭遇深感遗憾；陆军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在6月间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开始进行训练，这就使他们长期不能参加作战，对此我也感到很可惜。

帝国总参谋长所说的"深秋"，其确切意义是什么？

在此期间，这个师可能需要担负下述任务中一切必要的工作，如保卫苏伊士运河、维持秩序等，或者在必要时，护送战俘，以便替换出一些英国营来参加作战。

第一骑兵师已于1941年7月23日更名为第十装甲师，但是长期没有在战场上出现。它的坦克于1942年春季被抽去补充第一和第七装甲师的作战损失。1942年8月，它的司令部和一个旅（第八旅）开到前线，参加阿拉姆·哈勒法战役。

其他一旅（第九旅）已随后开到，附属于新西兰师内，并参加了阿拉曼战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2月17日

如果日本进攻英属哥伦比亚，对于应付那里的日本移民有何准备？这当然是加拿大政府的事，但是在这个自治领内有无足够的军队可以调用，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大约三十年前，当发生反日暴动时，日本人表现得极其坚强和有组织，结果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

首相致外交部1941年2月17日

我怀着疑虑和不安注视着这种局势发展［任命达尔朗海军上将为贝当元帅的继承人］。我们从维希方面所得到的只是不友好的待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赖伐尔当继承人比达尔朗要好些，因为达尔朗是一个危险、刻薄和野心勃勃的人，而又没有赖伐尔那一身臭名。我认为目前对这类人非抱强硬态度不可，而只要我们有船，就要实行封锁。目前不应再以冷淡态度对待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运动，只有这些人还帮我们做过些事情，而且我们对他们有过非常庄严的约定。应将重点稍微移动一下。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41年2月17日

请对艾登先生反对驻外国代表向外交部拍发冗长电报的命令再次引起注意。一个外交代表的热诚和效率，是以他所提供的情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衡量的。他必须先为自己做许多筛选的工作，而不要不管听到什么互相矛盾的闲谈，都一起通过拥塞的线路给我们发来。发来的消息太多，事情的真相就不容易看出，就成为见树不见林了。将"背景材料"成袋地送来，却没有害处。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陆军大臣和帝国副总参谋长

1941年2月17日

一定不要让"师"这个名词混淆我们的概念。一个师是由各个兵种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用来对付敌人的一个战术单位。将几个师合起来而组成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编制越大，所拥有的军队则越多。在不可能将一个师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的地方，或将师作为大于师的建制的一部分来使用的地方，则不存在上述特点。虽然为了便于执行行政任务，对于负有特别任务的、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可以给予师的名义，但我们不要因此而有所误解。

2．比如说，我们常常谈到在冰岛的一个"师"，但是如果将这个师和那些对德国人作战的师同样看待，那就荒谬了。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师必须做些什么事，以及它是怎样分布的。

它分成几个守卫队，驻守在一个广大区域的各个登陆地点，它无疑有一部分机动纵队，可以迅速开往任何受威胁地点。它的炮队和师以外的部队，以及补给线上的勤务，应当按照适合于冰岛的实际任务的规模来组织和支配。把它称作"冰岛部队"就合适了，它丝毫不像一个常规的师。它可能在某个方面需要较多，而在另一方面需要较少。

3．非洲殖民地师，确实完全不应当叫作师。没有人打算使它们同一个欧洲军队对阵。它们是由一大批西非和东非的步枪兵组成的，这些步枪兵被编成营，有时为了执行行政方面的任务，被编成旅。我们现在可以预料到，几个月后意大利军队将在北非被肃清。在那以后还会有什么敌人来和这三个非洲殖民地师对阵呢？只要是熟悉这些广大地域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非洲"师"将分散到多个小的哨所和要塞去，但保有一些包括装甲车等在内的机动纵队。至于说向它们提供师或军所拥有的炮队，并按照英国标准配上一部分补给线军队，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如利比亚，由于气候较冷，这些军队则不能使用。我们不能设想在阿比西尼亚一"解放"以后就去压制它。人们的确在想象整个东北非会很快地回到和平时期状况。因此，我不能承认这三个非洲殖民地师为师。它们实际上不过是非洲防卫部队里的一些杂牌军队而已。

首相致帝国副参谋长和作战局长1941年2月17日

韦维尔将军有三十一个英国正规营，其中就我所能算出的，大约只有十五个营编入师的建制。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改正。他为克里特岛和马耳他岛找几个营，就要这样为难，真使人惊奇。如果要把西非旅从肯尼亚调到弗里敦的话，那么，目前在那里日渐退化的两个英国营可以开来加入尼罗河集团军。

用以护送俘虏到印度去的三个营、现在巴基斯坦尚未使用的整个义勇和正规骑兵师、据说还没有按照正规编制标准装备的大批澳大利亚部队、波兰旅、正在等候编入还没有受到任何伤亡的特遣部队--所有这些部队如能巧妙地和经济地加以利用，都是很好的兵力来源。

在东非有英国营么？

请协助我研究这些问题。

首相致运输大臣1941年2月18日

我听说必须对"新多伦多"号的卸货或转移港口作出决定的那些人竟不知船上装的是什么货物，不禁大吃一惊。我个人对于装载大批军火驶来的船只总是要亲自核对的。你没有及时地取得这类船只的清单，也没有亲自注视这些重要货物的命运吗？如果没有，请即作出安排，并向我报告何时安排完毕，以及安排的具体办法。

首相致劳工与兵役大臣1941年2月20日

（抄送军需大臣）

我们非常缺乏弹药。生产完全由于装药的关系而受到阻碍，而装药又因劳工的关系受到阻碍。有了我们目前这些工厂，如果我们能够供给劳工，使工厂继续开工，到5月中旬我们就可以增加弹药产量至两倍半。

需要增添的劳工：

3月31日以前5月15日以前

熟练男工340940

其他男工9，20020，200

女工22，50040，900

总计（约数）32，00062，000

你们在提供这批劳工方面有何困难，以及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正在采取哪些措施，盼告。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2月20日

为了把航运数字同据以拟定消费计划的数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已作了安排，这是令人满意的。

在此期间，尽管需求量增加了，但看来在本季度的头五个星期中对消费者的钢的交货率并不高于过去的三个季度。

我了解到在过去七个月里，钢的输入额相当于二百三十万净吨，钢产量相当于五百一十万净吨，而交与消费者的数量只有六百一十万净吨。如果能够把这显然多出的一百三十万吨中的一部分提供消费者应用，情况不是可以大大地缓和下来么？

据我了解，铁矿砂的输入额仍然超出原定计划，而钢和其他货品则落后于计划。从航运的情况看来，这似乎是怪事。

首相致石油管理委员会秘书1941年2月21日

1月11日前的一周的石油输入额很低，此事前曾送来报告；1月11日以后的输入额仍然很低，只达去年1月份输入额的一半，并且只够消费量的一半。

我相信你们正在采取措施，尽量从美国取得石油，以避免从波斯湾绕道好望角长途运来。可以同美国生产商人商洽，让他们的东方购买者从波斯湾、缅甸和荷属东印度取得供应，以补偿运交给我们的相应数量的石油，同时采取一些办法以保持信誉。

首相致加拿大总理1941年2月21日

我读了你于2月17日在加拿大下院的演说词，感到很愉快。你使人们对于未来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动荡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是十分正确的。想到我们现在比去年秋天准备得好得多，心中感到宽慰。

我还想告诉你，由于你在2月2日的广播中强有力地列举了你所搜集的事实，这里每一个人都受到极大的效舞。你们的船舶和飞机正在这里做着伟大的工作。你们的空军训练计划是战争中主要的因素之一，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你们的陆军的计划是极其有帮助的。我上星期同麦克诺顿共进午餐；并且同他和他的重要军官们就加拿大军团问题进行了畅谈，这些军队已驻扎在我们的国防重地上。陆军大

臣现正在我这里，他希望对这一切表示赞同，并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看到整个英帝国同心协力，多么快慰。请相信我，朋友，我是了解你在指导加拿大的巨大作战努力方面所以获得成功的理由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2月22日

我们的经过批准的陆军规模是五十五个师，另加一个额外的南非师，而据我的意见，须减掉三个非洲殖民地师；战术师的总数为五十三个，其中有十一个应当是装甲师。我看目前不必变更这个目标。

2．在今后六个月内，陆军只需要十三万人，而劳工大臣准备提供十五万人。你看这样做是不是更稳妥些：目前先作出只管六个月的决定，四个月以后，当我们对作战的规模和性质了解得更清楚时再重新研究一下局势。

3．请将你对于劳工大臣的报告的意见，以及对林德曼教授为我准备的几个文件（将作为密件处理）的意见告我。我很倾向于对装甲师进行比现在更大的扩充，但是目前没有必要作出决定，因为目前的困难在于坦克和坦克炮，而不在于人员方面。

4．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支持陆军的，但我要确信陆军会自行精简才给予支持。

附录（3-2）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41年2月23日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应当继续对戴高乐将军给予更多的支持。我不信法兰西民族会效忠于任何一个因为德国人喜欢他而作了国家元首的人。我们应当耐心说服华盛顿不要把粮食供给法国未被占领区或北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使我们的驻华盛顿大使了解人们对于维希-魏刚活动情况种种不满情绪。达尔朗确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恶棍。他的欺诈行为和魏刚的软弱无能，正在被人们看得越发清楚，这将助长戴高乐的声誉。

首相致帝国副总参谋长1941年2月26日

我希望知道目前在印度的旧式大炮有哪些种类，以及每种各有多少。我希望那里新成立的一些团队用发射二十五磅炮弹的大炮来进行训练，但实际上，那里现有的未经改制的能发射十八磅炮弹的旧式大

炮已足够当地使用了。另外，我估计那些在印度的、不包括在那四个师的炮队之内的老的炮兵团队一定已定期获得大炮的补充吧。

旧式大炮在印度还有储备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2月26日

请将在马来亚的军队和在新加坡的驻军的分布情况及给养人数告我，并说明那里的军事编制的情况。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2月28日

据报告，原定于3月2日驶抵尤湾的"加尔各答城"号将驶往哈尔，于3月9日抵达。绝不能让这艘船驶往东海岸。

它载有机关枪一千七百挺、飞机引擎四十四台和子弹不下一千四百万发。这些子弹对于大不列颠的防务是绝对必要的，而这项防务的很大一部分已由海军委托陆军和空军担任。可恨的是，虽然有种种新的危险，竟然有人提议让这样一只船驶往东海岸。我准备将这份备忘录抄送运输大臣。

现在还有另外一艘非常重要的船只，"幼利阿底斯"号，它应于3月3日抵达利物浦。这艘船载有九百多万发子弹。

我希望你们向我提交一份如何处理这两艘船只的专题报告。

3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3月1日

我听到那二十五万枝步枪和五千万发子弹已经随同运送加拿大军队的船队安全抵达，才放下了心。当我提出让海军部放弃．303吋步枪，换用美国的．300吋步枪的时候，有人在别的报告上向我提出建议说，如果把新运到的美国步枪交与在英国的驻军，腾出二十五万枝．300吋步枪来，以备正规军之用，可能产生更大的变化和更好的效果。我想这事现在可以照此办理。上次美国步枪运到时，我们曾照例作了一次演习，并且准备了专车等候等等。现在我希望你要准备为这批新的意外收获赶快进行一次演习，以便这批武器能够尽早地交到需要者的手中。

你们正在做什么安排，盼告。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1年3月1日

韦维尔将军同大多数英国军官一样，是坚决亲阿拉伯的。

在向那些乘船遇难的非法移民发给许可证时，他发来一封电报，措词激烈，不亚于这一封，他在电报中预测阿拉伯世界将发生普遍的灾难，而巴士拉-巴格达-海法这一条线也会丧失。应当把这封电报以及我的复电取出来仔细看看，我在复电里驳斥了韦维尔将军，并向他解释了内阁作出决定的理由。一切都顺利，谁也没有吭一声。

从上述情形看来，我丝毫没有被这一切胡言乱语所打动。

阿拉伯人看到最近获得的胜利，现在是不会生事的。但是为了"光辉"［援助希腊］这项政策，我不愿在这个时候使韦维尔将军为了在一些无关当前战局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感到烦恼。因此，应当告诉韦兹曼博士，关于犹太部队的计划必须推迟六个月，不过可以在四个月后再考虑一次。只须提出缺乏装备为理由就可以了。

首相致国内安全大臣、新闻大臣和空军大臣

1941年3月7日

过去两个月内，空袭已大大减少，因而我看不出为什么现在要放弃我们用以度过7到11月（包括7、11两月在内）

的经过慎重考虑的办法。我并没有察觉到对公众士气产生了什么"消沉的影响"，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已十分习惯于这些事了。因此，正如目前有人向我建议的那样，我要坚决反对改变我们用以应付敌人对平民的狂轰滥炸（现在敌人也许已经放弃这样做了）的办法。而如果敌人命中了特殊军事目标我们就发出明确的信号，我将更加感到遗憾。然而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我十分赞成将这些问题全部提交内阁再次进行讨论。①

①这是对国内安全大臣、空军大臣和新闻大臣的备忘录的答复，该备忘录提出了一些措施，以防止关于空袭造成伤亡和破坏的有害的谣言广为流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3月9日

我对于这次［进攻卡斯特洛里佐］军事行动真感到莫名其妙。我认为三军参谋长有责任好好调查一下。海军怎么能让这一大批援军登陆呢？像这一类的情况，关键全在于海军能否使该岛孤立。

为了即将到来的和更为重要的一些作战行动，我们有必要将这事澄清。并不是想要对那些正在很多方面为我们作出优良成绩而且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人们作难，但是不让这类糊涂事重演，对于我们的成功是完全必要的。①

①卡斯特洛里佐岛位于罗得岛与塞浦路斯岛的中途，它是从多德卡尼斯群岛伸展到叙利亚的一条链形岛屿中的一个环节。2月25日，一个英国突击队在遭遇轻微抵抗后占领了这个岛屿。海军由于没有注视事态的发展而撤退到塞浦路斯。后来，敌人进行了猛烈空袭，他们的援军在未遇到我们海军抵抗的情况下登了陆。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岛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3月10日

低飞袭击只是在有低云层或雾天才能造成真正的危险，因为这时我们的战斗机找不到敌机。为了保卫工厂，应考虑使用悬挂在小气球上的空雷。因为它只需要二十磅的升力，所以一只很小的气球就够了。当人们建议把这个方法用于防御河口时，曾决定需要在较高的空中布雷，以便起到双重的防御作用，这就必须生产大得多的气球，而这种大型气球又需用电力绞车，等等。我们必须满足于利用能达到一千或一千五百呎的高度、不用电力绞车的较小和较简单的气球，来达到防御的目的。在有风的日子，可用风筝代替绞车。

这种防御方法对于飞机场并不适合，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飞机起飞或着陆时，就必须把气球全部拉下来。因此，为了保卫飞机场，利用火箭把空雷带到空中去似乎特别适宜。

（即日办理）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3月10日

显然是有两种情况，即战斗正在进行的地区和并未进行战斗的地区。"各安原位"（Stayput）这个词完全不适用于第二种情况。这种地区最多，可能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对于这些地区，应该命令它们"照常活动"（carryon）。

"各安原位"（stayput）这个说法对于战斗正在进行的地区，也并不见得真正适合。首先，这是美国的俚语，其次，它并不能表达实情。人民并没有被"安"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用"紧守原地"（standfast）或"坚守原地"（standfirm）

等字眼呢？在这两者当中，我喜欢后者。这是英国的说法，而且它能确切地表达第三段的意思。

关于毁灭地图等等那几段，显然只适用于战斗区域。如果照该文件的上下文看来，全国范围内的地图、汽车和自行车可能都要被销毁了。

你可以这样来开头："如果这个岛国受到严重的侵犯，全国人民将立即得到或是'照常活动'（carryon）或是'坚守原地'（standfirm）的命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命令将是下列文件中头三段所规定的'照常活动'（carryon）。'坚守原地'（standfirm）的命令只适用于实际上战斗正在进行的地区，其用意就是要保证不要让逃难的人堵塞住道路，以及保证凡是决定停留在可能遭受袭击的地区的人，如东海岸和南海岸一带，都将在他的住所或防空洞内'坚守原地'（standfirm），直到邻近地区的敌人被歼灭或赶走为止。"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3月10日

3月8日来函收悉。你建议派到美国去的粮食代表团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望告。我此刻正在积极地考虑派遣阿瑟·索尔特爵士到美国去推动商船建造的事宜。这是需要不断努力与注意的一项工作，因为我们要在美国的船厂里进行一项庞大的造船计划。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建成的船只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半。

但是我认为粮食问题和这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美国有丰富的粮食，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美元分配额，我们应该可以明智地选择如何利用我们的吨位。为什么为这个问题还要派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呢？

我一直在尽量地限制派到美国去的代表团的数目，但是我很愿意听取你所提出的理由。

首相致陆军大臣等1941年3月10日

我们应当向美国政府清楚地、前后一致地陈述我们的需要，而不应当使他们为我们所作的努力，由于对我们的重要要求和这些要求的先后次序有任何怀疑而受到阻碍，这是极端重要的事。

最近有一次，我处理了这个问题的某一方面，当时我指示说，所有为美国政府准备的有关我们的作战努力的统计报告，应当集中到我这里来，经过协调后再由我们派驻华盛顿的大使传送。

现在，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已引起了我的注意。霍普金斯先生报告说，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中的武官惯于根据他们同伦敦海陆空军和军需部门的下级官员的接触得来的消息发出电文，而这些消息同提交给华盛顿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情况相比，则大有出入。他举出一个事例：正当美国海军部被敦促把驱逐舰拨给我们的时候，却听到伦敦一个军事部门里某个不知姓名的官员发表的、被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位武官传去的意见，说是在我们获得更多的远程轰炸机以前，要用驱逐舰来对付潜艇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我希望你能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陆军部的官员们在同美国大使馆人员，特别是大使馆武官发生接触时，不要发表可能同某些人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华盛顿极力主张的见解相抵触的意见。这些官员也许不知道他们偶尔说出的看法是很容易传到华盛顿去的。另外，同美国大使馆武官进行接触的官员们应当大体上知道我们不时向华盛顿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的性质，这样他们就可以注意不说出同那些要求不相符合的话来，这也是很重要的。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1年3月11日

我希望你今晚能为我准备好分门别类的进口计划概况表，以便我考虑在哪些地方用铅笔再划掉五十万吨进口的粮食。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3月12日

我见到关于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增辟飞机场的报告。我们前些时候计划在本岛东南部修建的飞机场，估计现在已一个接着一个地启用了吧？望向我提交一份说明增辟工作进展或完成情况的简短报告。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3月14日

轰炸机昨晚又取得一次成功。只损失了一架，但它却捕到了它的猎物。我不能理解在设计和制造投弹装备方面怎么会有这样惊人的拖延。有许多比这项任务难得多的问题都正在获得解决，而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好像已经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如果从机械方面找不到解决办法，难道不能在飞机腹部打开一个洞，让一个人俯卧着，用手把炸弹（大约同斯蒂尔顿干酪①一般大小）从洞口一个一个地投下去吗？投弹的间隔不会绝对地有规律，但可能照样会碰上运气，不管怎样，我要亲自看看这种投弹装置。如果你能设法召集有关人员，我可

以在今天（星期五）下午四时到诺索尔特飞机场来。如你也来，并在契克斯住一晚，那就更好了。

①英国的干酪，以产于斯蒂尔顿地方得名。--译者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危险。海军部气球防空网人员即已把空雷和它的电线、降落伞等想法透露出去，敌人在不久以后也许会派快艇来，而当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的时候，可能又嫌太迟了。

现在敌人似乎正把注意力转向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河，并且一定会逐步移向那些既定的地点，·现·在确实正是轰炸机大显身手的时候。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3月14日

你的［扩充皇家空军的］计划是以假定这四个月丧失［驾驶员］一千五百五十人为根据的，而实际数字是一千二百二十九人。因此，你省下了三百二十一名驾驶员，你原来估计的百分之二十六是谨慎的数字。这是令人满意的。

2．我一直预测并屡次对你说，在冬季几个月中战争活动将显著地减少。情况确实是这样。你对今后四个月或六个月中（包括3月份在内）的估计如何，望告。你的"假设"（你喜欢用这个词，使用"估计"似乎更自然一些），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正在尽快地造就尽量多的驾驶员，并且我们的计划是根据训练机构的规模而不是根据指定的任务而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估计一下可能性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3月15日

我同意第五十师与W．S．第八号运输船队同行，并同意应当为这个运输船队增添船舰，以便保证不致为了运送第五十师（将全部出发）就挤掉原来准备运送的主要人员物资。请告诉我，这样追加运输任务将会引起什么问题。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部军需署长1941年3月15日

请就载运坦克的船只建造进度写一份报告交我。现有多少船只？它们的吨位如何？每次出海可运载多少坦克？每艘船只在什么时候造好？在何处建造？它们可以装载什么型坦克？

首相致外交部 1941年3月15日

我是一个坚决拥护君主制度的人，所以在原则上赞成君主立宪制，因为它是抵制独裁制度的壁垒，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英国如果想要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国，那是错误的，这样只会引起偏见与反对。但是外交部的主要政策应当是以友善的目光看待别国人民朝着君主政体的自然演变。如果我们不能给与支持，当然也不应加以阻挠。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1年3月21日

我希望不要用"公共食堂"（Communal Feeding Centres）这个名称。这是一个可厌的词汇，使人联想到共产主义和救贫院。我建议你们把它们叫作"英国餐厅"（British Restaurants）。提到"餐厅"这个字，谁都会想到一顿美餐，所以如果他们得不到别的东西的话，至少可以听到一个好名字。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3月21日

我在海军部时曾屡次要求更好地发展在海上添加燃料的工作。现在我们发现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能够一次出海几星期，而不驶进任何基地或港口去添加燃料。在海上增添燃料，如果他们能办到，而我们不能，那是丢脸的。我们的舰只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搜捕敌舰而很有希望时，不得不舍弃敌人，到六七百哩以外的地方去加添燃料。有人说，德国人知道他们的船舰所在的地方，能够把他们的油船派到这些地方去，而我们，由于采取守势，没有主动权，对于情况的变化一点也摸不透，这种说法不能使我相信。应设法把几艘油船布置在离开航线不远的适当位置上，这样，如果我们的船舰照目前的情况进行活动，它们就可以随时召唤一艘油船，与它进行会合。由于忽视在海上添加燃料的原则，英国海军的力量将受到严重的阻碍。海军部有责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2．还有一件事，甚至令人还要痛心，即我们在非洲海岸外比较平静的海面上也不能够给我们的驱逐舰添加燃料。目前这个大运输船队从塞拉利昂北上，每天都被一艘追踪的德国潜艇击沉一两艘船只，而且现在那艘护送战列舰本身也中了鱼雷，想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痛心。让一艘战列舰跟着速度六浬半的运输船队慢慢悠悠地行驶，而除了三艘驱潜快艇外没有其他强大的反潜艇舰只护送，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那些塞拉利昂运输船队一定要有驱逐舰随行。船舰在这些海面上被击沉，和在我们的西北海口一带被击沉一样，是我们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同样地是大西洋战役的一部分。我听说驱逐舰不能航行这么远。为什么它们不能像目前在形势压力下对驱潜快艇所做的那样，在海上增添燃料呢？我高兴地听到有空军增援。然而驱逐舰也是需要的。它们必须全程随行，并由护送舰给它们增添燃料。

3．对于佛得角群岛被德国人用来当作潜艇加油基地的问题，现在必须重新进行研究，主要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我希望听取你对以上各点的意见。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空军大臣1941年3月21日

敌人不但用飞机攻击我们的船只，而且还用飞机指示潜艇来进行攻击；我们在西北海口的损失，大半由于这个缘故。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摧毁"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雷达的方法，来发现它们的位置并指示远程战斗机或舰载飞机去迎击，我们是应当可以使它们遭受重大损失的。是否有可能在罗考尔设置一个雷达站？那里的位置太好了，所以，不管怎样不方便和不好办，还是值得作出巨大努力，至少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在那里维持一个雷达站。洛克·厄恩以南的山丘也是有价值的地点。如果我们可以设法在托里岛或在克里海岸外某个岛上建立雷达站，那就更好了。可以把这些岛屿私下租给几位富有的美国朋友。如果上述问题中有任何一项可以办到，那么，在军事方面能达到什么结果，此外还有哪些可能性是已经经过研究或可以加以研究的，统望从技术的角度向我提出报告。

我们还应当研究对德国飞机与潜艇间的通讯进行干扰的办法。我了解到它们的方法是这样的，即"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发信号至布雷斯特，再从布雷斯特将指示发给潜艇，全部过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是否可以干扰他们的通讯，或用连续的假造电讯来对各有关方面进行干扰？我们对于干扰"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的无线电导航法（这种方法在天气恶劣时对于海上飞行是必不可少的）的常用设备大概不致忽视吧。

我估计我们可以测定敌人发出信号的地点。如果敌人在飞机上安装雷达，那么，用适当的设备来测定其位置并探测它的起飞地点应当

是可以办到的。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3月22日

如果在比斯开湾的港口内确实有敌人的战列巡洋舰的话，那么，海空军就应作出一切努力在那里歼灭它们，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毅然面对重大的危险与牺牲。但是，如果不幸它们逃掉而且恢复其劫掠行为，那就似乎有必要按照下列方法采取行动，而且现在就应加以考虑。

为了恢复在大西洋上的主动权，应尽早地成立三个搜索组，即"声威"号和"皇家方舟"号为一组，"胡德"号和"狂暴"号为一组，"却敌"号和"阿尔戈斯"号为一组。每一组必须备有一两艘油船，并且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使这些船只能够在海上增添燃料。油船不一定要伴随搜索组，但应逗留在可以同它们会合的地方。

2．从冰岛到佛得角群岛的海上战线大体上将分成三段，每段有一个搜索组经常在工作。虽然它们的工作和运输船队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经过邻近地带的运输船队将给与额外的保护。这些部署应在4月底以前完成，并尽快地分期开始行动。

3．应计划将一艘或更多的船舰改建为飞机运输舰，以便能够尽早换下"狂暴"号。同时空军部将设法增运飞机到塔科拉迪。

4．鉴于我们的执行护航任务的舰队已经广为分散，因此不能反对用"纳尔逊"号代替"胡德"号。

5．必须为弗里敦的运输船队组织一支小舰队。这支舰队可从那些剩下来的二十五艘美国驱逐舰中抽调组成，这些美国驱逐舰反正是要在这南部海域活动的。必须设法让护航的巡洋舰或战列舰为这些驱逐舰添加燃料。

6．目前的迹象证明德国人正在渗入佛得角群岛，而且这些岛屿有可能被他们利用来为德国潜艇增添燃料，因此，有必要尽早地执行"敏捷"作战计划。我们一旦占有了这些岛屿，就一定要在那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燃料基地，并把敌人的潜艇供应船赶走。我愿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得失进行研究。

应当尽量抽调水上飞机到弗里敦地区使用（可多至六架），这些水上飞机也将从新攻占的岛屿起飞。

7．请把你对以上各点的意见，连同如何付之实现的一切可能办法告我。

首相致林德曼教授1941年3月22日

假定我们能维持三千五百万吨的［进口］计划的话，你应该考虑在尽量不引起危害的情况下从军需部转移二百万吨到粮食部。如果不能实现三千五百万吨的计划，就得把这种转移按比例减少，但无论如何应满足现有的粮食最低要求。请给我草拟一份计划，以便明晚同安德鲁·邓肯爵士讨论。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3月23日

应当要求陆军部和中东方面对他们所征用的全部肉类冷藏船只，以及这些船只目前使用的地点和方法，作一个确切的说明。我听说有些船只在中东用作军需的仓库。盼交我一详尽清单，在清单中要把已经经过重大改装成为军队运送舰的，和那些易于恢复原来任务的船只区别开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和海军部

1941年3月23日

陆军部要求给运兵船上每人每日供应八加仑水，而且这个要求已成为造成运载兵员数目大大减少的一个因素，此事是否真实？对于陆军部的标准是否进行过公正的研究？我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号和"玛丽王后"号都只运载兵员三千五百人，不禁大为惊异。这个数字并不见得多于它们从事豪华的客运时所装运的人数。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1915年5月"阿奎泰尼亚"号或"毛里塔尼亚"号曾装载八千多兵员到达达尼尔海峡。

2．将人员从这些运输船上移到开普敦的巨型班轮上去，能不能收到节省船舶之效？既然在红海不久将没有敌人的潜艇和飞机的踪迹，那么，安排一次从开普敦启航的快运，似乎是很不错的事。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3月23日

这些话大部分只是空谈。譬如，说是没有为较小港口要起重机，说这话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没有利用这些较小的港口，当然也不会感到这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的确应当搞一些设备，以便把货物卸到驳船和沿海船上，并通过对公路或铁路交通的改进而使小港口不担负运输任务。请把可以这样使用的港口开一个清单交我，并向我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我以后草拟一份备忘录（关于采取有效的重要保证措施的备忘录）。我们在克莱德河和默尔西河冒的风险太大了。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你需要任何帮助都可以向我提出。

首相致诺瓦那加邦主贾姆先生1941年3月24日

3月17日邦主院所通过的决议的措辞使我的同僚和我很受鼓舞，在决议的慷慨文字中还提到了我，特别使我感动。

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表扬印度军队在北非对于帝国的胜利所作出的英勇贡献，而且他们深知这种贡献在规模和范围方面与日俱增。我代表我的同僚请求殿下向邦主院转达我们对于印度各邦主和各民族所表现的刚毅精神的赞赏。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1年3月25日

用这些大成问题的事情［入侵的可能性］来烦扰各个自治领，用意何在？它们要求我们作这方面的判断吗？问题的另一方面自然也应当加以说明，即：

1．即使敌人初期登陆成功，他们和这些地点的交通也将在一星期内被我们的海军截断。

2．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在英国保持白天空中优势，因此我们的轰炸机队不但能在夜间，而且也能在白天对各个登陆地点的敌人，如"纳姆索斯"一役那样，集中地轰炸，迫其撤退。

3．除了海滩上的兵力外，我们在4月1日将有相当于近三十个师一千辆坦克的实力作为预备力量，可以投到各个入侵地点。

4．我们有国民自卫军一百六十万人，其中一百万人有步枪或机关枪，以对付伞兵等等不时的降落。

然而坦率地说，除非认为有必要恐吓各自治领才能使它们克尽其职，我看不出夸夸其谈地把这些情况都说出来有什么用处--其中有些情况透露出去，还是有害的。

首相致外交部1941年3月28日

应以正式礼节对待斯托亚丁诺维奇先生，但须经常加以监视。应当告诉总监，他是一个坏人，而且在目前关键时刻，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塞尔维亚"吉斯林"。让他和总督或总督的家庭之间，或他与毛里求斯人民之间发生官方以外的联系，是不相宜的。对他的饮食起居方面的待遇应按照上校规格。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部队总司令1941年3月30日

1．在"胜利者"这个抗击入侵的演习中，我们假定敌人有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师和两个步兵师在诺福克海岸不顾顽强的抵抗而登陆。他们杀开一条血路登上了岸，并假定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后全部投入了战斗。

2．我料想有关参谋人员已设计好这个惊人事迹的细节。

望交我一阅。譬如说，装运这五个师要用多少船只和运输舰?

这五个师有多少装甲车辆？有多少辆运货汽车、多少门炮、多少弹药、多少士兵、多少吨军需品、他们在最初四十八小时内向前推进多远、假设有多少士兵和车辆在最初的十二小时中登了陆、损失数字占百分之几？在最初四十八小时的战斗中，运输舰和军需船的情况怎样？它们已经把货物卸完了吗，还是仍然停在海滩外近岸的地方？它们有哪些海军的护卫？这时敌人的登陆是不是由他们的优势的白日战斗机队加以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掩护各个登陆地点，敌人须用多少架战斗机?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将来的攻势行动是极有价值的。我很希望让这些参谋人员再拟出一个我们在法国海岸登陆的方案：登陆的部队是一支完全相似的军队，登陆的地点也同样要在我们战斗机可以进行保护的范围内，并假定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拥有海军优势。如果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像这样的事迹，那就会成为历史上的创举，所以，如果这些参谋人员决定致力于这项冒险行动，并能详细说明如何实现它，我当非常情愿把它向国防委员会提出，以便尽早地采取行动。

4月

首相致安德鲁·邓肯爵士和进口管理委员会

1941年4月1日

在上次"大西洋战役"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油船的周转大有改进，主要是由于抽油的方法有所改良。其实不然。时间上已从11．3天缩短到3．3天。

节省的时间主要是因为组织工作做得好，并且改进了机构。附表可以说明这一点。全部节约下来的时间的三分之一弱，得之于输油方法的改进；三分之二由于更加干练的组织。

你同你的委员会应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考虑海运部采用石油管理委员会的方法能采用到什么程度。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1年4月2日

我在《每日电讯》上见到一项消息，据称你不久将向国会说明赛马业的发展前途。你打算说些什么，请于事先告我。

如果采取的措施威胁着赛马业，使它在战时停止营业，或者使纯种马绝灭，那么，就有必要将这整个问题提交内阁研究解决。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4月4日

关于在海上添加燃料的问题。考虑到"马来亚"号正在护送一个航速八吋（甚至可能是六浬）的运输船队，我看不应强调它给一艘航速十二浬的驱逐舰加油的危险。当然，在给驱逐舰加油的时候，这艘战列舰无法运用技巧以避免鱼雷的袭击。但在另一方面，驱逐舰与运输船队同行，则远远可以补偿这种暂时的不利。如果派四艘驱逐般与这些运输船队同行，那么，一艘加添燃料，其余三艘可以担任保护的责任。

无论如何，最糟的莫过于把一艘战列舰拴在一个航速六或八浬的运输船队里，而又没有反潜艇的舰只对它进行保护。上面谈到的那个运输船队正是这种情况。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4月5日

［关于中东方面的空军］有两件事使我难以置信：

1．尽管人员总额达二万六千六百人，驾驶员有一千一百七十五人，执行任务的飞机有一千零四十四架，我们却只能对二百九十二架敌机作战。

2．尽管有这样大量的人员和一批老式的飞机，空军总司令在新飞机运到时竟找不到必要的勤务人员，而只好派遣许多人员绕过好望角前往中东，结果造成毁灭性的拖延。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4月5日

如果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在纽约取得七艘快艇，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再从冰岛给它们配好人员，使它们能在两周后参加战斗呢？无论如何，请保证将一切准备停当，为这些船只尽早配好人员，使之参加战斗。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4月8日

复活节期间工作不应当有严重的中断，这是非常重要的。

星期一的例会应在下午五时举行。各部大臣须能随时收听电话。大臣们最好是轮流休假。

请开列休假的和留在办公室的人员名单交我。据说复活节期间是很好的入侵的时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4月8日

我们必须知道托卜鲁克的最详尽的情况。请拟就一项不仅包括托卜鲁克而且包括阿德姆地区在内的大规模的计划，并尽早制成一个模型。同时请为我准备从空中和从地面上摄制的最清晰的照片。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4月8日

我从机床调查表上看到1940年6月到11月机床的生产工作，每周平均时数从六十六小时降到五十八小时，不禁有些担忧。当然，要在各种不同的机床之间取得完全的平衡，使一切机床都得到充分利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实际工作时数似乎比可以期望的要低。一小部分损失（每周一个半小时）是直接由于空袭造成的。此外的损失，可能是由于在熄灯时间内大都将工厂关闭的影响。请告诉我现在各工厂实行几班制。

如果我们不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机床，那么，要求美国的机床急速交货，就很难说出口。

我正以同样的备忘录分致飞机生产大臣和海军大臣。

（即日办理）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1年4月10日

昨天你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行动，非常感谢。你将在几天内拟定一项计划，使巴士拉成为一个宏伟的美国装配点，我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当然，你会把你的计划分成几个阶段来制定，这样，我们才可以随着这个计划的逐步发展对它加以利用。还要准备一个广泛的防空计划。必须设置一些必要的雷达站，使我们的战斗机能够及时起飞。请向军方索取这个地方的大量照片，连同你的报告一齐交来。报告要尽量简短。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15日

从这份报表上（我每星期都要研究报表），你将看出我们的重型坦克有一千一百六十九辆是在军队手中的。在不远的将来，每月二百多辆坦克的产量将有所增加。如果人员的训练还跟不上久经拖延的坦克交货情况，那就是陆军部的责任了。把二百三十八辆巡逻坦克给与一个装甲师，而对于另一个装甲师却只分给三十八辆，如果训练因此而遭到困难，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如果第十一装甲师再多几辆步兵坦克，训练的进度就会快些。

我个人并不相信把各个师搞成完全一样才是对的。但是使一个师的武器（尽管速度不同）得到很好的配合，应当是可行的。另外，这些装甲车辆中有些还应当携带野战炮，甚至一两门大炮或迫击炮。希望把德国人的做法写一个报告给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1年4月15日

我听说海军部正在研究用长形的阿克蒂恩鱼雷防御网，或类似的装置，装在航行于运输船队两边的护送舰后面。希望将进展情况报来。①

①当时正在研究用阿克蒂恩网装在商船上来防御鱼雷。护航舰只装上这种网后，都会严重防碍它们的行动自由。见第一卷，附录（2），1939年9月21日备忘录。

如果这种东西可以研究成功，那么它就会对解决我们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4月15日

如果敌人的行动迫使我们发动化学进攻战的话，我对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状况是很不满意的。

我面前摆着海陆空军化学战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报告，还有军需部所作的一份评论。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下列几个特点：

（1）毒气弹缺乏的情况仍然严重。虽然六吋和五吋半的毒气弹本来应该在2月份开始生产，但到现在还没有生产出来。我了解到二十五磅毒气炮弹的短缺是由于缺少空弹壳的缘故。

（2）三十磅的1号L．C．炸弹的生产将跟不上陆军使用的五火箭推进武器（新式的机动投射器）的生产。的确，供应的数量甚至连用于训练都嫌不足。

（3）光气的生产不足。目前的产量约达设计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先前曾有几个月只达到百分之五十。

我提议由国防委员会（管供应的小组）尽早举行会议来对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

为了使这次检查尽可能地详细，我希望飞机生产大臣和军需大臣各自就与自己部门有关的情况拟就简短而概括的说明交来，以便在会议以前传阅，其内容需说明每一种主要的毒气武器和组成材料（包括毒气在内）的下列情况：

（1）对它们提出的总需要量，注明日期。

（2）4月1日各部所保管的组成材料的存货量。

（3）到4月1日为止对皇家空军或陆军当局的供应量。

（4）以后六个月中每月的约计产量。

我希望这些说明在一星期内交到。可以把它们交给布里奇斯爵士。

我正以同样的备忘录分致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和飞机生产大臣。

附录（3-3）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1年4月16日

请用一页纸将现在和去年9月份英国本土部队的实力列表说明，其中包括：（1）步枪和小型高射炮数字；（2）大炮--包括各型野战炮和中型炮（合为一个项目），以及海防大炮和重型及轻型高射炮数字；（3）在军队手中的步兵坦克和巡逻坦克的数字；（4）战斗队伍的给养人数和步枪数字；

（5）师及旅团的数字：在海滨上，及在海滨后方属于集团军或总司令部后备队或其他部队的人数各若干；（6）现在和去年9月份的可以作战的战斗机数字各若干；（7）两个时期中的轰炸机的投弹数目和重量各若干；（8）两个时期中本国海面上的小舰队实力如何。只要约略的整数就可以了。不必过于详细。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4月17日

必须承认，轰炸机司令部不能击中布雷斯特港内的敌巡洋舰，相当肯定地说明这个兵种的失败。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认真的低空白日袭击。所有的经验都说明，空军部忽视俯冲轰炸机类型飞机的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我们即缺乏进攻的能力，又普遍流行着害怕损失的心理，这就是我们为空军部的错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2．德国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是在战争当中最重要的舰只，因为我们没有既能俘获它们又能击沉它们的武器。我从未要求你在和敌人搏斗的同时还要与天气搏斗，但是往后好天气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不应放弃对这两艘敌舰的战斗。与此相反，应努力克服失败的原因。希望你同海军部研究以下问题：

"胜利"号虽未准备就绪，但可以在它的上甲板上放置"旋风"式战斗机二十架。有了这么多的战斗机保护，是否就完全可以使十多架轰炸机，在备有我们所能改进的最准确的投弹瞄准器的情况下，进行黎明袭击了呢？请立即对此进行研究并向我提出报告。

3．我当然是赞成袭击德国的，也是赞成使用最重的炸弹狠狠打击柏林的，而且我也同意轰炸机司令部的大部分飞机应用来对付德国的目标；但是对于那些战列巡洋舰也应每天摄取照片，而且除了上面提出的在白天进行特殊袭击外，还应经常地袭击它们，天气适宜时用少数飞机，在黑暗中察觉舰只移动时则出动较大的编队进行袭击。①

①"格奈森诺"号事实上已于4月6日在布雷斯特港被空军海防总队的一架飞机施放的鱼雷击中。在这次英勇的袭击中，飞机坠毁，机上所有人员都牺牲了。我们追授驾驶员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几天后，轰炸机司令部的飞机对这一艘军舰投弹命中四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成就。

7月间，"沙恩霍斯特"号为了试航和海上训练，曾从布雷斯特移到比斯开湾的拉帕利斯，但三天后在港内被炸弹击中，受到重创。它驶回布雷斯特进行进一步的大修。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18日

第七装甲师曾经进行许多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不少出色成绩，他们在2月6日攻克班加西后，奉命开回开罗进行重新装备。这就需要跋涉四百多哩，并且一定会使很多坦克的履带完全磨损。有人报道说，的黎波里已有德国人在活动，果若如此，那么把这个师从这么远的地方调回，则是一种失策的举动。这个师的坦克不可能同时全部需要长期的大修。应当在前方设立临时工场进行小修，同时将工作人员送到那里去。除了第三装甲旅外，第七师的装甲旅中还会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这种情况。然而韦维尔将军和他的军官们似乎认为在5月底以前不致有什么麻烦的事发生。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估计，它已经带来了令人痛心的结果。

2．在这些装甲部队回去后，至少有一百一十四辆巡逻坦克和四十八辆步兵坦克，总共一百六十二辆，进了埃及的工场，现在还在那里。预料最快到5月15日才有四十辆出厂，到5月30日有四十一辆出厂。能够用本身的动力驶回的坦克，竟然全部都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而在托卜鲁克的坦克只有少数几辆从工场驶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盼向我提交一份报告，准确地说明巡逻坦克和步兵坦克进入埃及各工厂的日期以及那些已修好的坦克的出厂日期和其余的坦克将要出厂的日期。看来在修理工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工作懈怠和严重的管理不善的情况。

3．据说4月底即将从美国运来六十辆第三型号巡逻坦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坦克？我们至今还没有听说这方面的情况。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4月20日

目前在利比亚，有些德国坦克已落到我们手中。这些坦克即使是坏的，我们也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找一位熟练的英国坦克设计师或其他适当的工程专家来对它们进行检查。

在形势许可下，到一定的时候可把一辆德国坦克或适当的部件运回国来。同时，如果在中东目前没有合适的专家，就应当立即派一位

前去，以便就地进行检查。

我正以同样的备忘录送交军需大臣。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4月21日

我希望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坦克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应邀请各坦克师司令官以及军需部的代表们参加。会议日期应定为下星期一，即5月5日。

应鼓励坦克部队的军官们准备提出建议，并可自由发表意见。应当按照总司令的会议那样制订一个议程。

务请将一切安排妥当，并为我拟出一个格式适当的备忘录，以便送交陆军部。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22日

我已经同克劳福德将军一道检查了坦克的情况。在把那六十七辆巡逻坦克和它们的备用部件送出去之后，下面三个月的交货量应超过二百八十八辆。步兵坦克的交货量可能达到五百辆，而且我们差不多肯定可以在5月和6月获得大批A．22式坦克的交货。看来IV号坦克和VI号坦克的备用部件，除驾驶盘和比较次要的一两个部件外，大致相同。引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中东方面已有VI号坦克能够调用的大量部件。因此，我们只须将不相同的部件送去就可以了。

你在今后三个月里感到的困难，是为你收到的坦克找到受过适当训练的部队。

2．由军队掌握的那一千一百部坦克在训练中不要磨损太甚，我希望你要亲自过问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突然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所倚赖的那一个师的坦克，像第七装甲师的坦克那样，在我们最需要它们的时候竟不得不去进行长期修理。

依我看，训练应分两个部分：（1）关于使用坦克的训练。为了实行这种训练，必须配备模型坦克，即使是在装备尚未齐全的师中也应如此；（2）战术的训练。在训练当中，应尽可能避免坦克的大规模移动。很多演习肯定可以用轻机枪战车以坦克的驾驶速度来进行，直接使用坦克来演习，会使它的履带受到磨损，因此这种办法只能偶尔使用。在交锋前平时一直骑"驽马"的原则应当得到骑兵军官们的赞赏。

请就上述问题向我提出一个报告。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23日

我设想你在不远的将来所感到的麻烦将是［国内］坦克过剩。你谈到这些车辆的速度和行程。在实践中，事情不会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进行的。一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的大军，很少有必要作长时间的进军或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每个行动中要浪费许多个小时，因为大多数的人等在一旁，只有少数人能够前进。因此，赞成混合编制的理由就远为充足了，而我想为了使一个师有清一色的坦克，而把五个师的巡逻坦克都撤销了，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这就是"坦克议会"上必须讨论的问题之一（我正要给你送去一份关于这个会议的备忘录）。我们必须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在英国，距离一般都是很短，乡间都是圈地，所以巡逻坦克和步兵坦克之间的差别将渐渐减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由同一类坦克组成的部队，其编制不应超过一个旅。在这战事暂时平静的时刻，应将坦克更平均地分配给各个部队。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4月23日

从这次战争得到的一切教训，都有力地说明必须拥有优良的和充足的防坦克武器。能够生产的防坦克炮必然是有限的；因而就更有必要加紧制造可以起到防坦克作用的代替物。

我曾认为迫击炮是特别合适的，并且听说你已决定订购二千门这种炮，连同三十万发对付坦克的炮弹和六十万发对付人的炮弹。这些武器何时可以送到军队里去？多少时候可以送出一批？望拟一计划交我。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4月23日

谣言频传，说德国人正在制造厚甲坦克--提到的数字是四到六时。对于这种装甲，现在所有的防坦克炮，或甚至机动大炮都不能穿透；履带和其他脆弱部分则目标很小。

试验证明，施于甲板的粘性炸药，比如像布莱克上校和杰弗里斯上校加以改进的迫击炮所用的那种，具有很大的穿透能力，这可能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以无所准备。我确信陆军部是感觉到了厚甲坦克的威胁而且正在积极考虑对策的。盼交我一个报告。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4月24日

根据风向从不同角度施放的烟幕，会不会使托卜鲁克港内的船只得到很好的保护？你拥有必要的物资和器材么？

2．关于托卜鲁克的驻军最近缴获的德国坦克，我们希望了解其详情。特别是，它们是否适合在热带、沙漠以及在很热的天气中使用？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军需大臣1941年4月24日

我提议举行定期会议来考虑坦克和防坦克问题，第一次会议将于5月5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唐宁街十号举行。

请你们自己在适当的官员陪同下出席这些会议。陆军部方面，我建议应请帝国总参谋长、帝国助理总参谋长和波普将军到会，另外应邀请马特尔将军和他的装甲师师长等出席。在军需部方面，我希望伯顿先生、布朗海军上将和克劳福德将军出席。

2．我特别希望鼓励所有与会官员提出关于应当讨论哪些问题的建议，并鼓励他们各抒己见。我实际上是想成立一个"坦克议会"。

3．我的国防部将为每次会议拟订议程，这个议程将包括你们愿意列入的任何事项以及坦克司令官们愿意提出的任何建议或问题。我本人则希望讨论装甲师的编制、目前它们在机械效率方面的情况以及1943年的一些较重大的问题。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1941年4月28日

请勿阻拦总统直接对我提出他的问题，也别劝他禁止任何海军官员这样做。我同他的私人关系是重要的，如果这种关系被一般的日常公事关系所代替，那是很可惜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4月28日

盼于今日交来我在去年夏季写的关于命令准备好五千名伞兵的备忘录①，所有导致我后来同意把人数减低到五百名的各有关部门的备忘录也请一并交来。我盼望在午前以前收到这项档案。

①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0年9月1日

如果滑翔机计划比降落伞计划更好，我们当然应当采用，但是会不会认真地搞下去呢？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危险，即盲目相信一种结果难料而且尚在实验中的办法，却丢掉了另外一种已经证明为有效的办法？关于滑翔机计划进行情形，盼交来一份详尽报告。

2．请把目前所有赞成增加跳伞和滑翔机部队的建议，连同关于预期结果的时间表一并交我。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4月28日

作战局长昨日谈到已拟好在必要时自埃及撤退的计划。

让我看看这些计划以及所有有关的资料。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4月28日

中东总司令前些时候完全忙于指挥顺利地进行撤退的工作，但现在他必须重新致力于封锁昔兰尼加各港口，以及捕获那些船只或尽量地捕获船只。封锁昔兰尼加各港口应当比封锁的黎波里容易得多。两者都要尝试，然而如果不能封锁后者，那是特别可惜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4月29日

我们曾宣称我们在占领班加西港时该港毫无用处，又曾宣称我们撤退时已把它完全封锁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却在随意地使用该港，这岂非怪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4月29日

我了解到星期六着陆的伞兵中有几个人的指关节受到严重割伤。你们曾考虑过保护他们的手和［给他们］护膝的问题吗?

5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5月4日

请将在新加坡管理十五吋口径大炮和探照灯的炮手和人员的效率，写一报告交我。那里有雷达设备吗?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5月4日

这份［发给罗斯福总统的关于在美国扩充轰炸机生产的电稿］当然应该通过正常途径送出。我不愿向罗斯福总统发出有关总计划的电报，这个计划是应当由为此而精心组成的机构彻底地加以讨论的。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1年5月4日

士兵在休假时因敌人的行动而死亡者，其遗孀只获得其夫在值勤时死亡的抚恤金的半数，此事是否属实?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1年5月10日

你认为这种区别是否合理？需用很多钱吗？有人告诉我一个事例，一名水兵于值勤时因醉酒而溺毙，其遗孀获得百分之百的抚恤金；另一水兵在正当的休假期间因敌人的行动致死，其妻受到的待遇则远为不如。我非常怀疑，如果把服役期间的正当休假视同服役一样，就会花费你很多金钱？这样做是会消除某些看来颇有根据的不满情绪的。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1年5月16日

我对于因敌人炮火致死和因普通事故致死，是作明显区分的。这是我们在战争损害赔偿法案中一直成功地保持下来的一种分界线。我们受到空袭是新近的事，不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我不同意下述主张，即把特殊待遇扩大到普通事故，并从武装部队扩大到受雇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如民防队员之类的人员身上。我认为在正规部队中被长期雇用而受军纪约束的人员，在休假期间同在部队时一样，可以在其遗孀取得抚恤金等等方面享受同样的特权。这又是一条可以有效地加以保持的界线。

在一个有纪律的正规部队中，休假被认为是应得的，并且是部队的正常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只因为士兵是在休假时被敌人炮火击中而其遗孀只获得别人抚恤金的半数，那就会引起对管理机构的鄙视。

如将规章按照我的建议进行修改，开支共有多少，望告。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5月6日

应调查在克里特岛的军队有无足够的好地图。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久将会发现，所有来到这里的德国人，都比我们的士兵对这个岛屿有更详细的了解。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5月6日

它［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的旅程竟用了十二个星期，是怎么一回事，而已经装箱的设备竟和它的使用毫无关系，又是什么原因？当初首先应把海军基地机动修配厂的全套设备装载到船上，这样才可以拿下来使用。

我觉得应对办事遗误之处进行查究。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5月7日

请你考虑一下，公开发表我给松冈的信好不好。我认为重要的是，应使一般日本人民以及比松冈派的军人更大的集团知道他们现正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5月8日

我们既已攻克了巴尔迪亚、托卜鲁克、马萨瓦、阿萨布、基斯马尤和其他意属非洲港口，那么就请你为我准备一份报告，说明我们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敌人海空防御设备的确切情况，以便同我们情报部门原来的估计作比较。可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编写报告。我首先是要知道事实，一定勿让情报部门知道要同他们的数字进行比较。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1941年5月8日

我准备向国王呈请任命你为英国陆军名誉元帅，不知道你是否希望我这样做。我觉得，根据你在我们的军务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南非军队的重要性，这个任命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合宜的，至于你的老友和同志，他们能够对你表示这种敬意，会感到多么高兴，那就不消说了。

首相致比利时首相1941年5月10日

在德国政府违背最庄严的约定，无端地对比利时领土发动武装进攻一周年的今天，我愿以英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对比利时政府、比利时帝国和比利时武装部队及商船在过去一年中给与同盟国事业的有效援助表示感谢。你们的士兵们在比利时战役中抵抗侵略者，而目前则在他们的家园中对侵略者的意愿进行抗拒，我们也是忘怀不了的。英王陛下政府和英国人民对于目前处在可恨的纳粹暴政下的比利时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与钦佩，这些人民以他们的勇敢和坚忍精神在保卫自由方面每日都有所贡献。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5月10日

目前，埃及战役的结局依靠空军增援要比依靠坦克更多。

一定要从各个地方，通过各条路线，包括接连实行"美洲虎"计划在内，将战斗机调去。必须疏通塔科拉迪这个狭窄的瓶口，解除其拥塞情况。我曾在别的文件里要求再派出一批"韦林顿"式轰炸机，至少

要再派六个中队。应筹办一个经常性的水上飞机航线，以便将在埃及的多余的驾驶员遣回。

应利用空军上将朗莫尔在英格兰的机会拟就一个全面的增援计划。速办为要，因为各方面都传来敌人正加紧活动的消息。

首相致麦肯齐·金1941年5月11日

欣悉孟席斯先生的访问非常成功。他在这里同我们一起度过了特别紧张的时刻，我们觉得他是一位忠实的同志。如果可以安排的话，在7月或8月举行一次英帝国会议，为期一月或六个星期，最为合宜。我希望我们在中东将取得良好的成就，希望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向你致以一切良好的祝愿。

你领导加拿大团结一致地前进，实在令人敬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5月10日

我料想你现在已经知道阿诺德将军对我们提出的很好的建议，即美国的迅速扩充的训练飞机驾驶员的名额将有三分之一留给这里的学员。由于训练将在下月初开始，我们已经积极做好准备工作，第一批青年五百五十人现已准备启程，第二批五百五十人将接踵前来。我现在了解到法律上还有些困难。总统先生，我希望困难不严重，因为，如果现在事情拖延下来，将使我们感到失望，而且将推翻我们的筹备工作。阿诺德将军的建议给我们的训练工作增添了便利条件，我们喜出望外，极其欢迎。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会这样快地找到这样多的现成的、配合得很好的飞机、机场和教练员。这将大大加速我们在空军方面的成就。

首相致阿诺德将军1941年5月11日

我对于你们在埃及的观察员报告的情况非常感激。据空军部告诉我，我们最近已将所能物色到的最好的军官送到塔科拉迪，可是他们对于美国式的飞机和发动机，必然不如对英国式的熟悉，所以欢迎你提供美国专家。需要的人数和军阶的详细情况将尽快由空军部送达。

2．在西非的热带气候下，没有人能够像在国内一样地苦干和久干。我们愿意分三班工作，并正在筹划利用船舶来增添一些居住的地方。

3．我们正将我们的一位最精明能干的高级技术官员派往非洲，他将对总司令负责而在埃及管理维修工作，并总管塔科拉迪的增援航线，而这条航线是由空军部单独负责的。在一条从英国或美国的工厂开始到埃及为止的线路上，有必要把管理权适当地分散到局部环节上。

4．送到塔科拉迪去的某些新兵在技术上缺乏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可是目前皇家空军中普遍地存在着掺入大量生手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将经过挑选的人派出。我们感激地接受你暂借专家的提议，并正催促飞机生产部备好工具和设备。

5．英国购买代表团进行视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有这种看法。我正将你们的批评转达飞机生产部。

6．对于你们已经给与的援助，以及你们提供熟练技术人员的建议，我非常感谢。飞机的装配并不是自塔科拉迪交货的唯一薄弱环节。我们要想加速交货，就必须相应地增加运送飞机机件的驾驶员所使用的运输机。你所答应的将美国运输机运到非洲交货的事可以加速进行么？非常感谢你直接打电报给我。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5月14日

关于我的第二号"老虎"，计划尚需说明一点，即人们希望把它订在6月半以后无月光的时候进行。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最好派"胜利"号立即前往，这样也就给了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所渴望的东西：两艘装甲的航空母舰。可是为了这个目的，最好让"胜利"号，以及在可能范围内让伴随着它的其他航空母舰，获得一批能从浮舟上射出去的最好的和速度最高的战斗机。美国的那些"燕子"式飞机怎样了？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听到关于它们的消息了，可是据说由于速度高，它们是很有前途的。"老虎"计划的卸货工作进行得怎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5月16日

马提尼克①的局势怎样？那五千磅黄金仍然在那里么？那里有哪些法国军队？港内有哪些法国船只？我想，美国考虑到维希政府的卖国行径，或许可以接管马提尼克，以防止它被用作德国潜艇的基地。

①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小岛屿，现为法国的"湾外省"之一。--译者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5月16日

收到你5月15日的备忘录。你告诉我，第七装甲师中一个旅的巡逻坦克计有二百一十辆（包括百分之二十的后备在内），步兵坦克旅的坦克计有步兵坦克二百辆--这样算来，第七装甲师总共有重型坦克四百辆。我们必须设法以相类似的东西来作比较。我听说德国的原则是每一部重型坦克配合两辆轻型坦克，所以一个德国装甲师约有一百三十五辆重型坦克。换句话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重型坦克比我们的一个坦克旅的还要少。我们的装甲旅除重型坦克外在轻型坦克或装甲车方面的装备怎样？它们在这类辅助装备方面一定是配备得很充足吧。如果你能把第七装甲师的标准装备（根据你所说明的情况）和一个德国的完整的装甲师的装备分两栏列出，另外再加一个第三栏，列出一个德国殖民地师的装备来交给我，那将对我们帮助很大，而且将大大地简化我们的工作。

你是否注意到，从各方面送来的报告都说明，在通过接触而弄清的德国师中，他们都只使用一个炮兵大队。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5月17日

在2月底的时候，海军部改装成巡洋舰的商船似乎已有四十艘一万吨和一万吨以上的船只。我记得从那时起有三艘已被击沉。我们目前非常缺少运兵船只，因此我不得不要求你们从这些船只中拨出几艘。我建议你把超过三十艘的船只交出--即大约七艘，保留它们的武装，但减少水手，并挑选装载军队最多的那七艘。这样，它们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以及它们所属的运输船队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1年5月17日

看到这张关于打捞处所做大量工作的图表，我迫切希望你向该处负责人员转达我的高度的和明确的赞扬。可否将你的建议拟一草稿交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5月26日

看到我们的情报部门对于一些意属港口（现已落入我们手中）的防务所作的估计何等夸大，感到很有趣。我早已怀疑意大利人（或许法国人也这样）希望人们相信他们的海防规模十分宏大。譬如我们听说马萨瓦的防御设备有四门八吋的、十门大口径的和十六门六吋的大炮，总共有三十门威力巨大的大炮，实际上一门也没有。根据这次真

相的暴露，各部门的情报处应将它们所估计的外国海防的规模重新加以仔细检查，否则所估计的规模就可能成为行动的障碍。①

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5月27日

这是一段［关于降落伞部队和滑翔机的］可悲的经历，我自己被来自某方面的阻力所压服，我感到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对照正在克里特岛，以及可能不久就要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发生的情况，阅读空军参谋部的报告时，便可看出这些阻力所依靠的根据是何等错误。

2．请参看1940年9月1日我关于滑翔机的备忘录。

①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滑翔机的生产一直停留于最小的规模，因此我们目前实际上除了这五百架以外，既没有伞兵，也没有滑翔机。

①参看第677页脚注。

3．因此，我们总是落后于敌人。我们本应拥有五千名伞兵和按照德国标准的一个空降师，而且随着经验的增加，力量会逐渐增强。我们本来还应拥有一些载运飞机［即运输机］。这一切，在1942年（如果可能，将要提前）的地中海的战斗中都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收复被敌人轻而易举地占领的那几个岛屿。我们可能被迫在东方，在波斯或伊拉克北部的广大地区应战。整整一年的时间已经失去了，我现在要求三军参谋长提出尽可能设法弥补局势的建议。

全部档案将于今晚提交三军参谋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5月27日

我基本上同意帝国总参谋长的评论；但是，各个作战行动的优先次序和重点显然必须由参谋长委员会作出规定。

望三军参谋长们立即考虑所提出的下列指令：

鉴于韦维尔将军最近的来电，应命令他立即自克里特岛撤退，要不惜一切物质损失，救出尽可能多的人员，不论是用增援或用其他方法，只要最有效便可采用。

2．敌人既然已在南面攻下了苏达湾或卡斯特里，他们一定非常急于从海上运一支部队登陆。海军仍然不可放松他们的海上保卫工作，同时还要设法给敌人以重创，以补偿我们自己的一些损失。

3．由于来自克里特岛的空袭的压力不断增加，因此，从西部和从北部来保卫埃及，构成一个标准的军事问题：一支中央部队抵抗来自两个相反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选择，似乎完全应决定于实际情况。

4．敌人通过土耳其及（或）叙利亚发动进攻，在许多个星期内都不能大规模地展开，在这个时期中的事态演变可能使进攻成为不可能的事。

5．只有在西部沙漠才存在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的机会。

在这里，作战目的绝不能仅限于把敌人击退到任何特定的一线或地区为止，而是在一次我们以全力作战的决定性战役中，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或其绝大部分。然后应有可能在两星期中大败昔兰尼加的德军。韦维尔将军拥有四百辆以上的重型坦克，敌人则有一百三十辆重型坦克另加他们的九吨坦克，双方都有轻装甲部队。韦维尔将军拥有大量的其他武器，特别是大炮。他有可靠的交通线、充足的军需品和来自海上的许多援助。因此，他在西部沙漠中应以最大的力量有力地打击在军需与弹药方面已感巨大困难的敌人。这是取得巨大军事胜利的唯一机会，它不应受到任何阻碍。

6．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反对他提出的专用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的建议，他可以在德国人的空军力量经过巨大消耗而得到恢复以前，取得那里的飞机场（德国空军力量的消耗是弗赖伯格的军队出乎意料地猛力抵抗所造成的）。

7．在此紧要关头，不应把兵力浪费在塞浦路斯岛。除非我们得到叙利亚的飞机场，否则是无法守住塞浦路斯的。在得到这些飞机场以后，如果我们再在昔兰尼加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在足够的空军掩护下，就有可能进入塞浦路斯。我们绝不能让克里特岛战斗的艰苦状况在塞浦路斯重演。

8．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立即恢复并扩大"美洲虎"计划。"胜利"号目前没有任务。因为从英国调出的第五十师（缺一个旅）连同别

的援军也快要开到，所以必须尽最大力量催促所有的军队和运输工具从阿比西尼亚向北移动。

9．总的说来，应发出下列命令：

（1）自克里特岛撤退。

（2）摧毁昔兰尼加的德军，从而使托卜鲁克解围并取得其西面的飞机场。

（3）在昔兰尼加取得第（2）项的胜利后，尽力在叙利亚为增援部队划定驻防范围。

所有上述行动应能在6月中旬以前完成。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

1941年5月29日

对你在加拿大、美国，而尤其是在回国以后所作的有力和动人的演说，谨致衷心的祝贺。这些演说已经在英国作了充分报道，从而肯定了你从我们的人民方面所赢得的一切友好情谊。我也感谢你亲切地提到我本人。我谈到澳大利亚的消息，往往就想起查塔姆有名的祈祷语："成为一个民族吧！"①

①威廉·皮特，尊称查塔姆伯爵（1708--1778），英国人，这一句话是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说的。--译者

敬祝一切如意。

首相致农业大臣和苏格兰事务大臣1941年5月30日

我一直在考虑你们4月初送来的关于在苏格兰生产甜菜的备忘录。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即为了节省船舶的吨位，应当继续生产甜菜。另外我听说每英亩所产甜菜的淀粉当量比马铃薯高出三分之二。但是我根据你们说的话来推断，农民为了收入的关系，却宁愿生产马铃薯，而马铃薯并不缺少。

因此，事情很明显，应当采取措施来保证生产足够的甜菜，必要时可牺牲马铃薯。各有关部门之间应有可能商议决定：是在苏格兰，还是在北英格兰增加生产。但是，看来最方便的是在苏格兰生产这增加的数量，然后由库柏工厂加工。

如果今年获得这项额外的产量为时已嫌太晚的话，那么就应当采取步骤，保证1942年不再出现这种短缺。的确，既然在目前情况下甜

菜显然是很有价值的农作物，那么就应考虑将来应否大大增加甜菜的种植面积。过些时候，请再就这个问题向我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6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6月1日

尽管我最坚决地主张［目前］我们不应把兵力耗费在保卫塞浦路斯岛方面，我却不想排除需要空防的可能性，甚至在我们控制叙利亚的飞机场以前，也应对该岛进行空中保护。

如果由于"虎仔"计划成功而能抽调两三个战斗机中队，那么就应当把这些中队派去；无论如何，此刻就应当作好准备，以便随时可以在塞浦路斯接收这些战斗机。我不知道现有飞机场的处境和情况如何。

希望各参谋部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6月1日

我希望立即把西非旅由东非调回弗里敦，并利用缴获来的意大利武器装备目前正在弗里敦或其附近进行组编的预备旅，为了这个问题我同吉法德将军谈过一次话。他说，西非各营平均需要八十名英国军官和士官，预备旅是得不到这些军官的，并且即使供给他们这些军官，最好还是让他们使用我们所能弄到的任何现代配备。有人曾向我提出，波兰师中波兰军官过多，为数达几千人，可以配备到这个西非预备旅去。我确信可以很容易说服西科尔斯基将军物色二三百名，而且这些人会是很好的军官。

务盼研究此事并拟就一项计划。应与吉法德将军磋商，而且我希望他在离开英国以前收到报告，目的是把西非旅从东部调到西部并以利用意大利的装备和注入波兰白种人成分的办法来加强预备旅。①

①根据所提建议，约有四百名波兰军官被派到西非师去，他们表现极好。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6月1日

最危险的莫过于告诉敌人国会将于某日开会，而且在开会之前还来得及布置空袭。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敌人所知道的情况都是他们自己搞到的。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6月2日

我知道你正在加紧进行［延长战斗机航程］这项紧要工作，很高兴。谁都知道，顾到航程，就不得不牺牲火力与机动性，然而这也许是非常值得的。

我认为你所说的还不全面。我们还必须修改飞机，使我们不论是用轰炸机还是用战斗机都能在白天在指定的地点作战。这一点对爱琴海来说是特别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应当能够在战斗机保护下在白天轰炸克里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飞机场。我们必须将飞机改进得能飞必要的航程。另外，既然有很大一部分德国空军正在向东移动，而法国已经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就应当企图在白天进入德国，进行猛烈的轰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战斗机航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西部战场就会束手无策，在东部战场就要挨打。

首相致马耳他总督1941年6月6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总的看法。陆军部将仔细研究你所提出的各点。看来在两三个星期之内还不会进攻马耳他。在这期间，其他重要的事情将要作出决定，从而使我们能够采取新的看法，或迫使我们采取新的看法。你可以确信，我们把马耳他看作是英帝国一把总钥匙的。我们确信你就是执掌这把钥匙的人，所以我们愿尽一切人力来帮助你。

（即日办理）

首相致林德免教授1941年6月7日

我曾几次请你将德国和英国的空军实力就辛格尔顿法官调查结束时的情况加以核对。希望你至迟在星期一将这项报告交来。

我猜想敌人损失的飞机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新的生产率是多少？目前的情况如何？我还是在两个多月前详细查对过一次。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6月9日

如果不能控制叙利亚的飞机场，就不可能守住塞浦路斯。

因此，我们认为最好是设法取得这些飞机场，那时我们才可以更有效地支援塞浦路斯。此刻那里有一个澳大利亚师的机械化骑兵团和

一个英国营，另外有当地的军队和六架"旋风"式战斗机。除非敌人以相当雄厚的兵力进袭，这些军队还是可以抵御敌人的。如果敌人在我们掌握了叙利亚以前就大举进攻，那么，在塞浦路斯的一千五百名士兵就不得不避入峥嵘的高山里去，并在那里尽量坚持游击战。如果我们不能控制叙利亚，或者德国人击败了山中的游击队，那么，我们或许就要让很多人撤出来。三军参谋长并不认为这样安排军队是不公平的。有战争中，比这种情况还糟的事多着哩。除了立即撤退（因而使敌人未遇到抵抗便成功地登陆），别无其他办法。我很想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对你有所帮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设法让澳大利亚军队，不论有无增援部队，自塞浦路斯撤退。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伊斯保将军1941年6月11日

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最严格地封锁吉布提港。我们已经对这些人提出了最公平的条件。绝不可采取任何可以减轻封锁的严厉程度的行动。但是，如果提出报告，说明新生婴儿和幼儿的数目，那么，在最严格的限制和监视下可以准许将极有限的营养品运入城中。

亚丁总督无论如何不可采取任何足以削弱封锁的行动，而且未经我的同意，任何种类的供应品不得运入城中。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6月14日

我得悉在减少民用汽油定量计划中规定，每隔三个月按基本定量减半配售一次，此项办法将于今年8月实行。能否避免在8月份开始呢？我们必须想到银行假日，想到有很多人自从战争以来可能是第一次得到休假。他们一定满心想着在7月底将他们的汽车装足汽油，并想着自由支配8月份的全部配给量。

你可否安排在10月里开始这种试行办法？为了补偿损失，可以另在冬季多加一次减半配售。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伍尔顿勋爵和农业大臣1941年6月14日

我非常高兴地从你们这里得悉，"十二只母鸡"的计划将要放弃，以便实行"若不加入公共养鸡场，官方不给饲养十二只母鸡以上的人配给饲料"的政策。"公有鸡饲料只用来生产公有鸡蛋。"

2．你对于兔子的生产，也合理地处理了吗？纵然兔子本身并不富于营养，但很可以用来缓和每餐吃素的情况。它们主要吃青草和蔬菜，那么鼓励饲养和繁殖有什么害处呢？

3．我欢迎你增加肉类的配给量，但是如果到了冬季，正当新鲜蔬菜也将减少的时候，又把肉类配给量减下来，那会是一件憾事。你能否增加进口美国罐头碎牛肉、猪肉和咸肉，以弥补冬季的不足？人们越是不得不多吃面包，则所需的运输量就越大。单纯倚赖面包过活，是会变本加厉发展的坏事。

看来你应进一步努力开辟肉类来源。

4．大批屠宰牛羊使我非常不安。活的牛羊是我们的主要储备。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1年6月15日

我在若干时候以前曾建议你请休·道丁爵士撰文叙述不列颠战役的经过，这个战役是在他的指挥下于去年7、8、9三个月内进行的。据我所知，空军参谋长方面对此并无反对意见，想来你也如此。

请即采取必要的正式行动，如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6月18日

请于今日编制一个最常用的叙利亚和利比亚地名表。每个地名选用其最简单的拼法和大家熟知的写法。以后就要用电报发往中东，并连同补遗部分送往各有关方面。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1年6月18日

我日前在报纸上见到一项报道，说空军在召集几千名志愿人员去保卫飞机场。其用意何在？报道说，这是部分地运用克里特岛的教训。但很多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小小措施要大加宣扬。也许这些消息都是无稽之谈。

2．我要趁此机会说的是，所有在飞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都必须在使用武器方面以及为保卫机场所必须的一切演习中，经受紧张、有效和严格的训练。必须发挥每一个人在保卫方面的作用，并应作各种努力来达到高度敏捷性和效能。

请交我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报告。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1941年6月19日

收到你6月13日的来电，谢谢。我极其珍视你的意见。

根据最近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来看，这些意见特别有益处。你可以确信，我总是想到自由法国运动的利益，这个运动对于法国的新生是十分重要的。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6月20日

请用书面明确地集中说明下列问题：

（1）关于陆军和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中队取得更密切联系的问题，目前已提出什么办法；

（2）如果敌人入侵，联合王国各飞机场的责任问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6月23日

皇家空军在对加来海峡的出色的攻势中所取得的成就，应可鼓励我们把这种攻势逐日加紧进行，只要是它的结果有利就行。应当尽量地增加白天起飞的轰炸机数目，以便充分袭击在白天能见到的各个目标。为了这个目的，应要求内阁同意对所有被敌人利用来大规模地进行修理或制造飞机的重要工厂进行轰炸，而在敌人控制区域内的任何重要目标都应当受到最猛烈的白天轰炸和有效的破坏。应当及时警告法国工人远离工厂，但这不应阻止我们在他们得到通知以前开始轰炸。

2．各参谋部可根据我们在这个区域确立空中优势的假定，来考虑应否在空军的充分掩护下展开一次大规模袭击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所想到的是二万五千到三万人的规模--或许是用突击队再加上一个加拿大师。可能有必要建立一支与战术计划充分配合的军队，而不必拘泥于习用的师的编制。

只要我们在英吉利海峡和加来海峡保持住空中优势，那就应当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果。

3．其他目标则是：毁坏大炮和炮台，毁坏一切船舶（虽然目前已经没有多少了），毁坏一切军需品并击毙和俘获一大批德军。另外可试图封锁加来港和布洛涅港。

4．我希望在今晚九时四十五分进行初步讨论，在我们获得空中优势的前提下，如果上述提议原则上得到赞同，那么就应尽快地使计划臻于完善。目前敌人既忙于对付俄国，这正是我们趁早猛揍敌人的时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海军

部军需署长、及其他有关人员1941年6月27日

英国在海外的两栖袭击，通常是在夜间开始进行。我们希望在这种时候便把相当数目的"博弗斯"式高射炮运到岸上，但是这些高射炮在抵御俯冲轰炸机的袭击，以掩护登陆地点方面，是很不够的，而在黎明时或黎明后不久在登陆地点几乎到处都可能遭到俯冲轰炸机的袭击。这些高射炮先要在黑暗中占好位置，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调整好高射瞄准器和联合控制器。

2．自开始登陆到夺取机场并最后部署好英国战斗机中队及空中掩护，中间有一个过程，需要提供有效的防空炮火（至少是低空炮火）作为支援。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有准备水上炮台这一个方法，这种炮台可以在初步进攻的黑暗时间内占好位置，自黎明起即准备好给登陆地点以保护。

3．目前有一百七十艘坦克登陆艇正在逐月地迅速出厂。

最少应将十二艘坦克登陆艇装备起来充作水上炮台。它们应当装有"博弗斯"式高射炮，或者装上备有空防信管或光电信管的各种火箭投射器。大型坦克登陆艇很适合于安装这种武器。希望就安装高射炮或火箭投射器，或两者兼有的最好方法拟订一个计划。应研究指挥射击的最好形式和四角型船舰的原理，以便同时从各个部位对来攻的敌人射击。这是炮术专家和火箭专家的任务，应当让他们知道可利用的甲板面积，并就所需要的专门装置与人员拟出全面的计划。海军部军需署长应提出报告，说明这些舰艇应怎样修改。应立即照此装配一艘登陆艇，并训练一批作为核心的军官，在上述条件下利用水上炮台作战。目前要装备的不必超过一艘，这一艘可充作训练和实验之用，但是其余的十一艘应当作好装置高射炮或火箭投射器的准备，可改进之处则尽量改进。应将所有大炮底座制好并装上，以便迅速安装大炮。在这期间，这一批高射炮和火箭投射器仍可在大不列颠空防组织中继续发挥作用，至于所需要的一批，则可加标志，以便在水陆两用行动迫在眉睫时迅速调用。

盼于一星期内向我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你们提议采取的行动并列出一个时间表。①

①这项备忘录说明登陆艇上高射炮火的起源，这是一种改装的载有火力强大的一组轻型高射炮的坦克登陆艇。它的用途是在突袭时给与登陆艇以严密的空中防卫。到1942年5月，有六艘这种坦克登陆艇参加了战斗，以后数目就大大地增加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6月27日

请将每星期到国防部专室来阅读档案的总司令官的人数及姓名开单交我，以便我知道有谁利用过它。另请将供他们查看的第一份档案样本交我一阅。

（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6月27日

前些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用名字来代替坦克的各种标号要好得多。这些名字很容易记住，并可避免用标记和号数引起名称的混乱。这种意见在当时并未博得赞同，但显然是有实际需要的，比如一般都把2号步兵坦克叫作马蒂尔达坦克，而其他步兵坦克中有一种就叫作瓦伦丁坦克。此外，现有的命名也有改动的变化。我记得A．22就有一个别名。因此，希望你编制一个清单，将我们以及美国现有的和正在建造或设计中的一切坦克已用的正式名称，按照类型和标号，并连同建议的名称列出，以便考虑和讨论。

（即日办理）

首相致外交大臣、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6月28日

是谁使得美国人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宁愿他们的驱逐舰队在大西洋上他们本国那一边活动，而不要在我们这一边活动？谁散播了这种说法，谁就是大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并应立即不准他同美国人接触。我完全同意史汀生先生的意见。我是否可以要求立即承认这个意见为既定政策，并且，如有必要，于星期一提交内阁讨论？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6月28日

据我了解，从飞机场竣工能够使用之日起到实际接收之日止，防务上并没有什么准备，或简直一点没有，而且这段时间往往很长，特别是在主要工程完竣后尚须进行小规模整理之时。这似乎是我们防务上的严重漏洞。盼将现况见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1年6月29日

下文是对我6月20日的备忘录的进一步说明，主要谈皇家空军在单独就地保卫飞机场方面的责任问题。凡是穿着空军服装的人员都应携带武器--不管是步枪，手提机关枪，手枪，长矛，还是钉头槌；并且每人都应毫无例外地每天至少进行操练和演习一小时。每个空军人员都应安排列防卫计划里去。至少每星期应发一次警报作为演习（预先说明这是演习的信号），每个人都要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至多在五分钟内就应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站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各级官兵都必须懂得，人们期望他们的就是为保卫他们的飞机场而战斗和牺牲。同保卫计划相配合的每个建筑物都应有所准备，这样，敌人的降落伞或滑翔机部队到来时就非逐一加以攻打不可。每一个这样的岗位都要有一个领导人。两三小时后，部队就会开到；在这段时间里每小岗位都应抵抗并要守住阵地--哪怕是一所茅舍或凌乱不堪的地方也是一样--使敌人不得不一处一处地攻占。这对敌人来说，是一种缓慢的和消耗的过程。

2．照料少数英勇的驾驶员（在一般情况下唯独他们肩负着全部战斗任务）的大量非战斗人员是皇家空军的组织工作中所固有的难题。现在有了让这一大批人员在必要的勤务上增添战斗技能的机会了。每个飞机场应成为战斗的空军地面人员所据守的要塞，而不是身穿制服的、年富力强的文职人员在几支部队的保护下所使用的住所。

3．为了使我能够详细研究这个问题，请为我开列诺索尔特飞机场的确切的部署情况，分别说明每一线的空军人员、他所做工作、他所持武器和在防务计划中所担负的任务。五十万身穿制服的人员中的优秀部分，享有皇家空军的一切声望，却除了为驾驶员们做些必要的勤务外，竟不具备一定的战斗价值，我们是绝对经不起这样巨大浪费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6月29日

我们必须设想约有二十五万伞兵和由滑翔机或毁机着陆的飞机载运的部队从空中降落。每一个身穿制服的人员和所有其他志愿杀敌的人，不管在哪里遇到敌人，都必须袭击他们并极其敏捷地向他们进攻--

"让每一个人杀死一个德国鬼子。"

必须不断地谆谆教导所有英王陛下军队官兵，使他们具备这种精神--特别是对陆军学校、训练单位和兵站。所有后方勤务人员必须养成能够只身进行顽强抵抗的品质。由军队占据着的建筑物，非经猛攻，都不应投降。人人都要备有某种武器，即使是一把钉头槌或一支长矛。对于这种新式的分散入侵，人人都要进行强烈抵抗，这种精神是极为需要的。我深信很多工作已在进行。

请准确地告诉我，在我们本岛的给养人数中究竟有多少身穿制服的人员，他们的武装情况如何。

我希望让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到这份备忘录和附件，并发表他的意见。另外请将钉头槌和长矛的样品送来一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6月30日

尽管我们使敌人伤亡惨重，但仍有大批敌人援军不断渡海抵达非洲。皇家海军似乎束手无策。皇家空军只能阻挡约五分之一的敌军。你们无疑已感到局势的极端严重性吧。

（即日办理）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6月30日

在讨论安德鲁·邓肯爵士的提案的秘密会议上，欣韦尔先生对我们在"重型坦克"方面的现状提出了问题。截至目前，我们一直把A．22型当作我们应当制造的最重的坦克，虽然还有一种更大型式的坦克，我们也在上面花了不少力气（我记得由斯特恩厂研究试制的）。另外我记得还有一种试验性的型式。当然，由于海运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和俄国或欧陆上一些大国有所不同，虽然，这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可是根据最高权威方面的消息，现在俄国人似乎已经生产了一种很大的坦克，据说重量在七十吨以上，德国的六磅防坦克炮弹对它也无能为力。我认为制造更重坦克的问题现在显然已经非常突出了。我们必须对整个情况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弄清自己的现状--而且要快。

附录（4）

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41年12月9日）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自从十五个月前战争开始以来，估计德国空军取得用于各个战场和各种用途的不同类型的飞机共二万二千架，英国空军共得到一万八千架。在过去八个月的激烈战斗时期内，德国空军从4月到11月止（包括这两个月在内）得到一万二千架，英国空军，除从国外运来的一千架以外，得到一万一千架。在这战斗的八个月中，两方空军都在全力扩充，得到的飞机数目大致相等，平均每月为一千四百到一千五百架。

2．在这八个月中，英国空军的前线实力一直维持在二千一百架左右，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因此，每月生产一千四百架飞机正好在激烈交战期间维持了二千一百架的前线实力。

如果我们这样来计算，在这一千四百架中有五百架是教练机，另有二百架是专作教练用的作战飞机--这在战事激烈时是很宽的估数--那么，就是说每月有七百架作战飞机，即我们的前线飞机编制的三分之一被勾销了。实际上，数目或许还要大些，因为无论如何就轰炸机中队而言，每月损失的轰炸机相当于前线飞机编制的五分之二。

3．德国的损失比例当然不会比我们小。据空军部估计，他们从5月到8月的作战损失约为三千架，从8月到10月底为二千八百架--即共计五千八百架。我们在同时期内的作战损失则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

4．空军部空军情报处根据所获情报判断，在5月1日的时候，德国的前线空军约为我们的三倍--六千架左右。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且如果他们的损失比例并不高于我们的话，那么，他们每月损耗至少会有二千架（如果按五分之二来计算那就还要多）。如果我们估计他们的平均产量为一千五百架是正确的，而且推断其中有一千一百架是用于作战的，那么，德国空军就一定以二千减一千一百的比率而逐渐减少，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减少的数目至少是九百架。由于战线缩短，损失和减少率当然会下降，但是经过四个月以后，其实力一定要比四千架少得多。

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是德国人为了预防不测而储备了大量的飞机。但从他们战前的产量来看，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无论怎样，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因为飞机很快就会过时。一个国家的空军，若是善作安排，就该在战争爆发时各有一批足以应付最初两三个月的储备，供战争机器开动时运用，以后则靠生产来维持。

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切地弄清在我们前线编制中每月注销百分之几的飞机，是由于什么原因。应当能够对我们的作战损失和德国的作战损失作出准确的估计，计算时可假定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损失比例和我们的相同。应注意一点：德国人分派到教练单位因而注销的飞机数目，一定会和我们在这方面的数目相等（应将军官训练班算作训练单位）。

5．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每月只生产四百架教练机。从这样的生产量看，它远不足以补充空军情报处认为德国人所拥有的庞大空军的驾驶员的损耗。我们用的教练机多得多，直接交到加拿大训练学校的尚未计算在内。

我们听说德国有大量战前培训的后备驾驶员，而且在战俘中很少发现战后培训的驾驶员。如果这是真的，而且他们确实是有大量的飞机储备，那么，为什么两者并未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大规模空战期间，作战飞机的数目并未相应地增加，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6．必须尽一切力量澄清目前的互相矛盾的说法。经济作战部对于产量的估计，同前线实力大大超过三千架的估计数字是不相符的。以这个数字同德国在敦刻尔克和在不列颠战役时期的产量相比较，是一致的（将有利的地理方面的因素计算在内）。空军情报处的估计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看来目前可以解释这种矛盾的理由不外是：

（1）经济作战部的估计极其错误，德国的产量几乎是他们所推测的两倍。再则德国人在不列颠战役中或在敦刻尔克并未作出很大努力。

（2）与此相反，我们的德国情报组被德国人欺骗了（德国人可能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们相信的数字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数字。

（3）德国情报组所统计的部队并不全是我们所说的前线部队，其中有一大部分（至少三分之一）为非作战部队，或许相当于军官训练

班。

附录（5）

被敌人击沉的英国、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和渔船

每月数字统计表（1949年5月1日修正数字）

说明——12月份的损失包括在远东损失的约27吨在内。其中英国损失194000吨。

附录（6）

军事指令和备忘录（1941年1--6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1月6日

W．S．第五号A运输船队已经启程，第五号B即将启程，因此，关于这两个船队已经没有问题了。它们一共载有五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二千人前往印度等地，四万三千人前往中东。在前往中东的四万三千人中，约有二万二千人是用以补充战斗部队和特遣部队的，二万一千人是技术人员、补给线人员及基地驻军等，其中约有四千人为海军和空军。这样，在中东的集团军可得到战斗人员二万二千名和其他人员一万七千名。

2．从中东集团军（在肯尼亚和亚丁的将近七万人除外）

目前成分，可以看出它有战斗部队十五万人。在这些部队后面有四万名补给线人员和二万名基地驻军与分遣队--即十五万加六万。现在又加上W．S．第五号A和B运输船队的二万二千名战斗人员及一万七千名补给线人员、基地驻军等，总计有十七万二千名战斗人员和七万七千名后勤人员。

3．W．S．第六号运输船队现正进行装载的计有战斗部队八千五百人，加上四千名新兵里一部分战斗人员--约二千五百人--总计战斗部队一万一千人；此外还有机动海军基地人员五千三百人（晚些时候运到）及皇家空军（包括前往开普敦的训练班）与海军七千人、自由法国军队二千人，基地驻军和其他分遣队约九千人。这个运输船队抵达后，中东方面的总数字将为战斗部队十八万三千名和后勤部队八万六千名--即十五与七之比。战斗部队对后勤人员的比数越来越减少，这是须加注意的。

4．但是对于"战斗部队"这个类别需要更仔细地分析。

例如，据称第七澳大利亚师一万四千八百人均未受过训练，而且大部分是没有装备的；还有骑兵师八千五百人，其机械化尚无进展，他们除了维持当地秩序外，实际上不能称为战斗部队。我还可以指出其他几个部队，从其有效的机动性方面看，同样称不上是战斗部队--这种部队约有六千人。这样，就应当从战斗部队总数内减去二万九千

人才对，把它从十八万三千减到十五万四千，而在后勤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项下加上二万九千人，从八万六千增至十一万五千。因此，应当说中东集团军的实力（除在肯尼亚和亚丁的七万人不计外）有：

战斗部队十五万四千人和后勤与非战斗人员（除了就近维持当地治安外）十一万五千人。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似乎过高。必须记住，从战斗部队中可以再减去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每个师或旅团都有它自己的第一线运输队，而一般都认为一个师或旅团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军事单位。再者，我们不应忘记，为了供应所有这些后勤和未经组编的或无战斗力的人员，就得对英国人民的口粮进行严格的削减，而最近还要进一步削减；也不能忘记，每一个士兵和每一吨供应物资都必须由船舶冒着敌人潜艇、空袭和袭击舰袭击的重大危险，绕道好望角进行载运，这些船舶的来回航程，连同进出港口和装卸，所需时间不下四个月。因此，一切忠诚的人，不论是在国内或在中东，都有责任设法增加战斗部队的数字而将后勤与非战斗人员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的限度。在这方面，行政管理工作大有作出出色贡献的极好机会，这种出色的工作也许会对战时经济产生相当于战场上一次大捷的结果。

5．如果上述W．S．第五号A和B及W．S．第六号运输船队所载后勤人员过多的情况，确实能够鼓舞上面第四段中提到的那二万九千名非战斗人员，使他们成为战斗人员，那么我就满足了。譬如说，是否可以使第七澳大利亚师取得必要的辅助部队，使它能够担任超出当地范围以外的军事行动?

是否可以让那八千五百人组成的骑兵师成为机械化部队，并能以几个旅的兵力或至少以几个团的兵力对敌作战呢？果能如此，那么，虽然目前拥挤在我们各运输船队里的非战斗部队的比数仍然是一个难题，但无论如何，中东集团军的作战人数会有显著的增加，而且即使推迟运送第五十师也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关于这一点，也许会传来一些令人宽慰的消息。

在W．S．第六号运输船队中运送第五十师的第一旅，是否比运送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更好一些，现正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的权衡。但准备工作可能进行已久，这时想改变计划，恐怕不容易了。鉴于参谋

长委员会在将近三个月之中将无所行动，这个问题必须于明日（7日）交由他们来考虑。

6．否则就必须按照现在的建议行事，准予派出W．S．第六号运输船队（人数已减到三万四千人或更少一些）。我对中东驻军的最后成分感到非常遗憾。在所有这些运输船队抵达后，它的总额将达二十四万人，再加四万三千人，再加二万人--总计超过三十万人，还要加上在亚了和肯尼亚的七万人--总共支饷和领取口粮的人数为三十七万人。在这支庞大的军队中，只有下列是作战部队：

第六澳大利亚师。

一个新西兰师（由两个旅团组成）。

第四印度师。

第五印度师。

第十六步兵旅。

第二装甲师。

第七装甲师（不完全）。

英国第六师（不完全）。

以及从肯尼亚和亚丁的七万人中抽调组成的那些战斗单位--例如，两个南非旅、两个西非旅和当地的东非军队。我们希望不久除这些部队外，（1）再将以上不完全的部队补充完全，（2）再用未经分类的和在后勤部队搜罗到的兵员组成英国第七师。这些后勤部队有：

第七澳大利亚师，一个机械化骑兵师。

这样就达到约十个师（步兵、装甲兵和骑兵），再加上大约一个肯尼亚的师--总共十一个师。虽然有这些部队，但从这么广阔的地域中得到的收获是很少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月21日

我们昨晚讨论后作出以下的决定：

三艘"格伦"式军舰，连同指定由它们运出的全部登陆艇及突击队（减去一个，因韦维尔将军已经有了一个突击队），应尽早起航，绕道好望角到达苏伊士港。

2．剩下来的有：

（1）由于埃及已有一个突击队而多余的那个突击队。

（2）已搭乘"卡兰加"号的突击队部队。

（3）国内其余的突击部队。应把这些部队立即补足到五千人而且全部装备起来，并应以全速继续进行训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丧失为新登陆艇配备人员和使用它们所必需的主要的进攻武器，而新登陆艇现正从造船厂源源而来。

联合作战指挥官必须留在国内，以便重新组编这支军队，并使它达到足额五千人。

盼于本日（21日）拟就一项实现第一、二两段的计划交我。

3．应通知韦维尔将军，他向班加西进军的计划已得到批准。除非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困难，他同时还应在尼罗河三角洲布置一支足以在登陆艇和突击队抵达后能拿下"下颚"作战计划的主要目标［罗得岛］的军队。在这期间，他应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尽早发动进攻。应叮嘱他根据上述想法具报什么时候能够采取行动，以及他准备用哪些主力部队。希望进攻日期不迟于3月1日。

4．韦维尔将军还应立即在尼罗河三角洲开始建立一支战略后备军，以备需要时在希腊或土耳其应用。他在班加西的一支野战军和以该港口为基地的一个装甲师稳固地站住脚以后，就可以放弃陆上交通线，以节省人力与运输。

如果［我们］攻下班加西，就要使它成为一个设防坚固的海空军基地，大炮等可于必要时取自亚历山大港和各交通线上距离不太远的港口或据点。因此，他应能在以后两个月内编成一支战略性攻击部队（用于"下颚"作战计划的军队可以当作这支军队的第一批）。希望这支军队不久可以达到相当于四个师的实力，虽然用旅团编制也许会更好些。

5．空军的部署首先要照顾我们对希腊所承担的义务，但也要与上述行动相配合。中东空军作战总司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源源不断地派出战斗机增援队去支持马耳他岛的抵抗。

为了使这些任务顺利完成，"愤怒"号将装载第三批四十架"旋风"式战斗机作另一次航行。

6．不管是为了"流入"作战计划，还是为了"约克"作战计划，应准备一支由两个师以及一些军直属部队和经过整编的突击队所组成的远征军，前往地中海西部作战，以便根据形势的要求协助韦维尔将军。对于这两项作战计划都要加以研究和修订，使它们臻于完善，两者之中，"约克"作战计划更为实际可行一些。应当委派一位司令官，并力求在3月1日以后准备开始行动。上述计划是否与以后驶往中东的运输船队发生抵触，需研究并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月29日

你为了按照我的意见办事作出巨大努力，削减了陆军对英国人力的要求，我非常感谢。

2．我仍然不理解，一个师有了各兵种一万五千人就应该算是齐备了，为什么需要三万五千人呢。也许以一个包括三个师的军来说更方便些。按照你的算法，这样一个军需要十万零五千人，其中只有四万五千人属于野战部队。请你为我列一张表，说明所余六万人是如何在以下各种部队间分配的：

（1）军直属部队，（2）分配到该军来的集团军直属部队，（3）补给线部队。

3．我也不明白我们计算补给线部队的标准是什么。大不列颠岛上的军队驻扎在它们的供应基地的中心，驻扎在世界上最发达的铁路网的中心。他们拥有的公路多得不可以数计，并且是高级公路，一旦敌人入侵，他们需要行军的路程至多不过是七十到一百哩，虽然也可能需要乘火车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作较长距离的侧面移动。这种情况和在法国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在法国，由于选择了圣纳泽尔等港口为基地，就必须维持一条五百哩长的交通线（主要是公路）。

去年此时为首批派往法国的十个师提供的补给线部队的规模，同你现在准备为留在大不列颠的防守军队提供的补给线部队的规模，究竟有些什么不同？

4．我们若不事先推测一下今后十二个月内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问题将无从解决。我们当然需要在海滩的后面保持不下十五个英国师，以防入侵。对于这些师的大部分来说，比在法国的军队（英国远征军）小得多的规模就足够了。由于地中海现已封锁，中东军队的编成工作将会放慢速度。但是我们应当筹划，到7月的时候，在尼罗河三角

洲或［沿］尼罗河而上，将有四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师、一加一个南非师①、八个印度师中的六个师和三个英国师（或兵力相等的旅团）。此外，在非洲还有四个非洲殖民地师。当然，最后的这四个师并不是普通所说的师，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当作战场上的主要战术部队来使用。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东西非洲和苏丹的驻防军，只需要补充少数的炮兵和技术兵，补给线部队可由当地解决。请告诉我，你打算为这四个驻屯的或地方化的所谓"师"提供什么规模的军直属部队、集团军直属部队和补给线部队。不管从哪方面的意义来讲都把它们叫作师，难道是正确的吗?

①英国原有的五十七个师以外新增的一个师。

5．让我们再来谈尼罗河集团军和它的十六个师，必须看到这一点：一旦我们攻下班加西并用一支以它为基地的野战部队坚守该地，埃及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用印度师来维持其国内治安就可以了，这几个印度师事实上将会驻扎在可能发生骚动的中心点附近，它们不会像在法国或佛兰德作战的英国师，甚至像在国内的英国师那样，必须进行战斗。对于这些师，你准备供给它们什么规模的补给线部队？你认为有必要给它们编成军，并按照欧洲的定额供给它们中型炮和重型炮等等么?

6．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来考虑：我们在这个战场上的主要目标是让尼罗河集团军中尽可能大的一支军队，参加大规模军事行动，来协助希腊或土耳其或两者进行战斗。你认为到7月份将有多少个师（或相当于这些师的兵力）可在东南欧作战？依我看，那四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师，两个南非师中的一个师，三个英国师和六个印度师中的三个师，一共十二个师，应当可以参加作战。这些军队必须按照最高标准来装备，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德国人。另一方面，他们只能逐步地参加战斗--到3月底大约有四个师参加，其余的要等到船舶和装备有了着落以后。因此，问题就是：要为那些对德国人作战的十二个师按头等标准进行装备，那些防止埃及境内发生骚乱或负责驻守被征服的意大利领土的军队，按相差很多的二等标准进行装备，而对于所谓非洲殖民地师，则按照更低的标准。我希望，有了这个总的情况（总参谋部还应加以仔细研究），你的问题就可以更清楚地明确下来了--那就是：在国内的五个英国师要有最高度的机动性；十个师要有二等的

机动性，这十个师逐渐在中东发展为具有最大规模的十二个师，以便在希腊或土耳其对德国人作战；在埃及、苏丹等地的四个师要有中等规模；还有四个非洲殖民地师，则按照当地情况进行编制--共计三十五个师，加上在马来亚服役的两个印度师，总共三十七个师，这样，在你的五十八个师①的总数内还剩下二十一个师。在这些师中，九个是装甲师，还剩下十二个英国步兵师有待安排。

①原有五十七个师，另加一个南非师。

7．这十二个英国师的前景是怎样的呢？它们之中至多有六个师，在接到通知后需立即开往法属北非，或者，如果西班牙对我们友好，就同它合作，当然不能两者兼顾。这六个师将分成两个包括三个师的军，参加作战，但由于航运紧张，它们只能逐步地投入战斗。这些部队，只要是作战，那就是与德国人作战。因此，必须按最适当的标准进行装备。但需注意，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没有使用重炮或很多中型炮的机会，而如果是在西班牙作战，则很可能要采取游击战的形式。

8．在未来好几个月中，我们都不可能使那其余的六个师按照最高标准武装起来，但是，如果到8月底它们能够达到在海外对德作战的标准，那就很令人满意了。

9．五十八十师的总数中包括九个装甲师。打算怎样分配这些装甲师呢？根据初步的想法，四个师在国内，两个师准备在非洲西部进行两栖作战，三个师在中东或巴尔干战场，这样的分配似乎是合适的。显而易见，凡是派到国外去的师，其后勤与修理工作将需要比那些靠近英国所有的大工场的师有更大的规模。你们是否已估计到这些区别？

10．每月八千五百人的作战伤亡率，从理论上讲，并不算是过高的估计数字。但实际上，除了发生入侵的情况外，好几个月内都不会展开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作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办法，从1941年7月1日起，再开始以每月八千五百人来计算可能比较妥当。这样［预计］会省下六万人来。

11．由于一般原因，每月裁汰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人（或每年裁汰二十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人），这个数字似乎很高，如果英国国内供应和居住条件改善，以及士兵们本身对于生活更加适应，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可以下降。……我希望知道，从陆军中退职的这些士兵里，有

多少人是不适于担任其他任何形式的战时工作的。每月死亡数目、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总数、适于担任较轻职务者和适于担任军火制造工作者各为多少？我希望在裁汰的人数中每月至少有一万人能够担任其他工作。这点对陆军部是重要的，因为陆军向国家提出人力的要求时，应当把它所放弃不要的人当中仍能担任非军事工作的人员，算作它自己的人。这当然不会影响到问题的本质，而只影响到问题的提法，然而这仍然是重要的。

12．由于新方法的使用和我们日益增长的空中优势，我认为英国防空委员会今后将节约出很多人力。每门炮所需要的人数是惊人的。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应能做到在很多地区削减这方面的人数，并可将警戒状态的标准稍微放低一些。在这些项目下哪怕只节省很小的百分数，也会使目前新参加战斗的高射炮和探照灯配备较少的人力。

13．我希望"海滩营"这个名词，不要意味着完全由一群年轻、健康、经过优良训练的兵员负责一项特定职务。必须采取轮换制度--所有各旅轮流在海滩中值勤，或者到后方在机动师里服役。

14．一般说来，我认为陆军截至1942年10月1日为止要求九十万人，减去六万人，再减去十五万人（见第10和第11段）--净数六十九万人，不算过多。训练需要继续不断地进行；裁汰的人数必须补上。一旦陆军开始进行激烈战斗，那时，自然要从民间吸收大批人手，并从军火制造和空袭警备处方面吸收人员。我所切望的是，在今年六个月军事行动最少的时期内，把人力要求保持在限度以内。

15．我在等待你们将这个备忘录中所询问到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但是，如果仅仅为了从上面提出的巨大总数中节省一万八千人，而不得不缩减二十个中等团或四百八十门大炮，或者，由于要节省五千六百人而不得不缩减拥有一百六十八门大炮的七个野战团，我将深感遗憾。加强陆军的战斗部队，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宁愿在从理论上计算裁汰人数时冒一些危险（即使以后证明是错误的），也比现在不能提出合适的大炮定额要好些。陆军规模国防大臣指令

1941年3月6日

1939年9月内阁批准建立一支五十五个师的野战集团军时，没有了解到陆军部所设想的一个师，连同它分配到的军直属部队、集团军直属部队、总部和补给线部队的编制在内，将需要四万二千人，而各种

训练机构和各种驻防军、军需库守卫人员或不属于野战军的军队尚不在内。另外，那个时候还认为我们的大部分陆军将在与上次大战差不多的条件下和法国陆军并肩作战，可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陆军却必须留在国内保卫本岛，以抵御入侵。第三，由于航运紧张，不可能将大量军队运往海外并维持其供应，特别是按照陆军部队认为必要的那种高标准。

2．这五十五个师（现在变成五十七个）中有三十六个是英国的军队，二十一个是来自海外的军队．在这三十六个英国师中，有一个（所谓的）师在冰岛，一个师（第六师）正在埃及筹建，再加上在埃及的两个装甲师，目前在海外的英国师共计有四个。

3．目前属于国内陆军的，有二十五个英国步兵师和正在组编的相当于七个装甲师的部队。以每师一万九千五百人计算，这二十五个英国步兵师总计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人，而那七个装甲师，每师以一万四千人计算，总计有九万八千人，总共是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人。除了师的编制以外，本土部队总司令还有十个独立旅，包括各警备旅、二十七个海滩旅和十四个未编成旅的营，都是英国的。平均每旅以三千五百人计算，这四十二个旅或相当于旅的军队约计有十五万人。因此，国内属于英国战术军队的总人数达七十三万五千五百人。

4．在国内属于我们的给养人数的英国士兵，共有一百八十万人。上述部队占去七十三万五千五百人，下余一百零六万四千五百人，就应当是军直属部队、集团军直属部队、总部直属部队及英国防空委员会人员，或训练机构兵员、军需库守卫人员等，以及海外军队的后方勤务人员了。

5．陆军必须以这一百零六万四千五百人作为人力的来源。通过精打细算，通过节省地和巧妙地使用人力，以及根据人力的来源改变编制，应有可能使战斗实力有很大的增进。

除了这个主要的人力储备而外，陆军可以指望每年征召十八和十九岁的壮丁入伍。只有在很多的师同时并继续不断地作战，因而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除了发生入侵情况外，这是极端不可能的--才能允许它进一步地占用大不列颠的人力资源。换句话说，陆军可以维持它目前大约二百万英国士兵这个数字，至于说对他们如何评价，那就要看他们怎样有效地利用这些人去进行战斗了。

6．同时，最好是计划将装甲部队逐步增加到相当于十四个装甲师的数额（如果澳大利亚装甲师编成，即为十五个师），其中包括陆军坦克旅。这样就需要减掉几个步兵师，到那时英国陆军将有十四个装甲师（或相当于这些师的部队）及大约二十二个步兵师。陆军部和军需部应当按照这个规模提出建议。

7．不应将那三个东非师和一个西非师，组成高于旅或高于它们的小型机动队在任务的编制。

8．我们不可能从英国向我们在中东的陆军供给大量的补充兵员，因为我们到中东去必须绕道好望角。这支军队的补充兵员主要必须取自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以后可自美国取得军火。我们可望派去并留在中东的军队最多不过是三四个英国师。必须考虑到，由于魏刚将军的缄默，我们可以不用向他提供多达六个师的援助了，当然，即使我们以军队援助他们，我们也是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在西部战线，我们需要提供的最多是一支由八或十个师所组成的水陆两用袭击部队（大多数是装甲的）。在欧洲大陆上对德国军队进行武装进攻，是不可能的事。

9．上面谈到的一些考虑和整个形势，使得陆军除了抵御入侵外，不可能在打败敌人方面起主要作用。这项任务只能由海军的持久力，以及最重要的，由空军优势所起的效果来完成。陆军在较次一级的军事行动中可以在海外作出很有价值和很重要的贡献，而它的组织和特性正是应当适应这类特殊的行动。

10．以上指令对于人力供应、弹药、军需等方面将引起什么反应，应作出估计。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1941年6月4日

我相当时期以来，一直在考虑能用什么方法来减轻你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负担问题，因为你需要指挥四个不同的战役，而且还担负那么多的半政治性和外交方面的事务。

2．在过去九个月内，我们曾把国内全部产量的将近百分之五十运送给你（坦克除外，另减去印度所分得的那一部分）。目前你有领取口粮的士兵五十三万人、野战炮五百门、高射炮三百五十门、重型坦克四百五十辆以及防坦克炮三百五十门。从1月到5月你已收到了七千多辆机动车辆。除去部队外，单单是新兵，我们从年初起到现在就已

经送去了一万三千人。南部战事已经过去两个月，因此部队能够向北移动了，可是你要抽出一个旅，甚至一个营显然都感到为难，而且你不断地来电诉说你缺乏运输车辆，并说你的行动因此受到了限制。

3．为了帮助你作出最好的成绩，我想尽可能地减轻你的行政工作，好让你能够专心致力于策略和军事行动方面。在国内这里，布鲁克将军必须指挥和训练一支庞大的军队，可是在他背后有陆军部和军需部。在中东方面也必须确定类似这样的职务划分，不过在中东你作为总司令，具有支配整个战区的最高权力。

4．以上所述，除作必要的变更外，也适用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5．航运的紧张，使得对中东的增援不能达到我在几个月前所希望的规模，而且夏末和秋季有入侵的可能，也使总参谋部和本土部队司令部十分吝啬。但是，我们根据形势，希望在今后的四个月中，即6月、7月、8月和9月，除了第五十步兵师外，再给你运送一个步兵师以及足够新兵和分遣队应用的物资和各种配备。因此，为了进行秋冬两季可能很激烈的战役，应有可能编成以下机动野战部队：

四个澳大利亚师。

一个新西兰师。

两个英印师（第四和第五）。

两个南非师。

英国第六步兵师--就地编成；

英国第五十步兵师；和新成立的一个师（共计三个英国师）。

目前你已准备好的或正在编成的有第七和第二装甲师，另外你还必须尽量利用那支正在改编为装甲部队的训练有素的骑兵师。总共是十五个师。这样就有大约六十万人，而在不妨碍机动师的前提下，内部保安部队和后勤人员也必须要从这六十万人里抽出。

6．将来所有的英印师都要从巴士拉开入，我并希望能够把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交由非洲土著军队（除去需调回西非的一个西非旅）和武装的白人警察负责防守。

7．在昔兰尼加和叙利亚作战的尼罗河集团军要得到维持和发展，需要的更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和修配厂，这种规模比你以前所拥有的更

大得多。不但要提高埃及各修配厂的生产能力和效率，而且还要建立更多的有适当港口设备的基地（譬如说在苏丹港和马萨瓦）--也许可以利用有良好建筑物的阿斯马拉城，以及吉布提港（我们拿下来以后）。同时，印度政府在我们积极帮助下将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发展，希望不久至少会有六个或七个师，连同装备，可以开始从那里调过来。

8．因此，我提议在你的总的指挥之下，设立一个机构，由一位高级军官来领导，这位高级军官的名称是"中东集团军总监"。这位军官将有充足的僚属，大部分从你现在的后勤人员中抽调，另外还有一部分强有力而且逐步扩大的文职人员，他们将如前所述，替你担任像陆军部和军需部为布鲁克将军所担任的许多事务。这位军官的职责主要是对后勤人员，包括不属于战术部队或不在积极作战区域内工作的军事人员在内，进行监督与管理。

9．除了那三十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舰外，罗斯福总统现正派来另外四十艘船只，它们所装货物包括另一批从美国陆军生产部拨出的二百辆轻型坦克，以及许多其他重要项目（我将给你一张清单）。据我看来，将来为你的军队供应的军需品，可能大部分直接由美国经由东西两路运来。我正设法安排此事。

10．因此，我们现在准备派海宁将军和飞机生产部的韦斯特布鲁克先生乘飞机前往你处。海宁将军将任总监。陆军部将在给你的另一份电报中把给他的指令发来。在他的指挥下，韦斯特布鲁克先生将负责担任港口和运输设备的发展事宜，以及全部装甲车和机动车辆的接收、维护和修理。他将携带一些负责专门项目如运输、港口发展和修配厂等的顾问。

他将同道森空军中将合作（道森空军中将负责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性质相同的事务），目的在于统一利用资源。

11．海宁将军的任务首先是就地研究并和你讨论如何实现并正确解释以上各节所谈的总的指示和政策，而这些暗示和政策必须当作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在他抵达后两个星期内，必须将报告用电报发到国内。我希望大家对此意见一致，但若有分歧，我将迅速加以解决。而且我不容许此项计划在具体执行当中（目前必须一一执行）有执行不力或不周之处。

12．由于美国供应物资数量巨大而且重要，并且如果没有这些供应品，中东战事就无法按照所需要的规模进行，所以我已要求罗斯福总统，准许他派在此间的特使哈里曼先生同使团里的其他成员，立即前往中东。哈里曼先生得到我充分的信任，他同总统以及哈里·霍普金斯先生有最密切的关系。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更好地为你帮忙。哈里曼先生将随带一两位助手，这些助手，在此间都表现得极有才能和极其热情。如果大量美国供应品一批一批地抵达，而我们却缺乏接收货物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没有为将来订出大规模的计划。那真是极糟糕的事。此外，有必要让相当数量的美国工程师和机械师前来，以便维护和检修他们本国型式的飞机、坦克和汽车。我把哈里曼先生托付给你，你要特别注意照顾。他将向他本国政府和作为国防大臣的我汇报工作。

附录（7-1）

7月

首相致希腊国王1941年7月1日

我在这紧张、危险和忧愁的几个月里常常思念陛下，我愿奉告，你在英国的许多朋友以及一般英国人民，对于你在这些人事变迁中所抱的态度是多么敬佩。此间人人都已下了非胜即死的决心。我们将以最大的热诚欢迎陛下莅临。我希望并深信，当好日子来临的时候，希腊所获得的荣誉将有助于治愈它目前所受到的创伤。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7月1日

德国人正大量地利用火焰喷射器。情况究竟如何?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7月1日

我估计我们已采取有效办法，使叙利亚的维希军队不能由海路得到增援。这事目前情况如何?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7月1日

我注意到你们5月份实际消耗的二千九百二十吨炸弹还不到原来估计今年第二季度每月消耗量的一半，按照这个消耗率，你们的储存量可供三十个月之用。

我们当然最不希望你们在准备大量投弹时，感到炸弹短缺。但是从这些数字上看来，你也许希望重新检查一下你的需要。这些需要似乎主要是由于你想要获得约六个月的储备而提出的。

除非你真正确信你们能够充分利用这大量储备，不然我们应当考虑将一部分多余的炸弹用在其他方面。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7月2日

我很高兴，原来认为是出于你手制订的那个蛋品计划，实际上并不是你想要执行的计划。在增加食品总供应量和维持公平分配这两种需要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一件难事。我们对于用个人的［生产］努力来增加自己供应量的人不应控制过严。

肉类形势正在有所改进，这是令人满意的。我并希望由于我们敦促美国增产猪肉，我们不久就能提高配给量，而且不至于紧跟着又将配给量降低。

我们不想强迫农民屠宰他们不靠进口饲料即可养肥的菜牛，因而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当然也不能因为农民不愿出售菜牛而使全国忍受饥饿。你们无疑可以用同农业大臣商定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或许是根据一项谨慎拟制的物价政策），尽可能使肉类供应保持恒定不变--当然也要照顾到季节的因素。

至于小麦问题，我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储存量，不如说是我们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人们由于肉类短少而多吃面包，以致不得不输入更多的小麦，这就减少了可用以输入其他食物的船舶吨位。我不相信今年的收成有被敌人毁坏的极大危险。我们发现烧毁农作物是很难的事，如果你问问空军部，他们就会对你解释，为什么我国多露的情况，使得在此间烧毁农作物比在欧洲大陆上还要难。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7月3日

要在战争进行当中建立一支像我们设想的那种大型装甲部队，这种部队必须具有很大的临时性，而且这项原则特别适合于较为落后的装甲部队。师的编制是否适用于装甲部队，非常值得怀疑。由独立的旅团组成"皇家坦克军团"的办法，在作战和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更好一些。我们的一个训练最佳、装甲最好的部队，第七装甲师，打起仗来"不如一个旅"（事实上它只有两个旅以及一些附加成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师的编制是多么不适合。但是，有些部队如果师的编制已经形成，而且已经配备好一个装甲师规模的武装，那么，目前战争的情况就不允许它改变编制而造成混乱了。对于比较落后的部队，情况就有所不同。它们应当一贯地编为旅团，用当时可以得到的最精良武器装备起来，并以增加最新装甲车辆的比例来逐步扩充。应当注意使它们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保有一定的战斗价值。要同时以同样的装备给与所有的装甲旅团，或许是不可能的。它们必须接受现有的装备，有什么就尽量地利用什么。比如，在国内建立一个新的（或落后的）装甲旅团时，它首先应当接受全部剩余的装甲车或轻机枪战车，并且应当立即具有"旅的意识"。它们应当按团或旅的演习要求进行训练，正如它们是一个装备齐全的装甲部队一样。在各种无线电讯工作方面更

应如此。在紧急的时候，它们就要作为一个摩托化机关枪部队进行战斗。在可以弄到相当数量的坦克时，则应当把这些坦克拨到各团作为发展的核心，直至最后士兵们习惯于摩托车辆的照管并熟悉了装甲旅部队的演习时为止。这时他们也许终于可以用到手的坦克全部装备起来，然后这些坦克又将为后来弄到手或从配备更齐全的部队拨来的新式坦克所代替。这样，在每一阶段，凡是不适于在坦克部队工作的人员就会被淘汰，学到坦克战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到了紧急关头，这种装甲部队就会保持实际的战斗价值。

2．至于那支长期以来在巴基斯坦不成其为军事要素的骑兵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个骑兵师应在战争紧急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改编为两个旅团，每一个旅团由三个坦克团、十二门摩托化野战炮、一个摩托化机关枪团和一些附属部队组成。应当最优先地编成这两个装甲旅团，其中一个一定要比其他更为落后的英国装甲部队先编成。如果这两个旅能够利用现已开始起运的美国轻中型坦克，首先从原来仅仅是摩托化机关枪部队发展成为坦克部队，那就非常方便了。

罗斯福总统已经通知我（除即将运到的六十辆坦克及其他定货外），他已经拨了二百辆轻型巡逻坦克，准备在以后几个月内用美国船只运到苏伊士。这些新增的二百辆坦克的确应当成为由骑兵师改编的那两个装甲旅团的主要装备。各团中其余部分可暂时继续使用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的装甲车或轻机枪战车。这些优秀军队得到那些意外的二百辆美国轻型巡逻坦克后，会成为两个精锐的装甲旅，非常适合于在巴基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这个方法比任何［其他］可以取得同样战斗价值的方法都要快得多。

首相致莫顿少校1941年7月6日

请查明是否保存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在法兰西或摩洛哥因为同情戴高乐而被维希政府的法院判处监禁的法国青年的姓名，以便日后加以照顾。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7月6日

自从你和艾登先生奉命前往开罗执行某些任务，其中特别是负责调查并汇报中东部队内部组织情况以来，已近六月。

可是今天，我们对于详细情况还是很不了解，真是遗憾已极。

陆军部对于各个战斗部队的发展情况应当有全面了解，同时，如果我不知道这种全貌，也一定不能履行我的职责。

2．要求一个师或旅团按月呈报他们的主要装备情况，并不算过分。我不能设想，一位胜任的师长竟会不了解他的部队的每周--其实可以说每天--的装备情况。

3．考虑到每天数字起伏很大，我们应当按月作出报告，其中包括空军的详细情况。

海宁将军的机构应当知道全部情形，而且他们向我们报告应当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你以为我们需要这项报告，仅仅是为了统计数字，那是错误的。不清楚地了解中东各部队的近期情况，国防部或战时内阁就无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或作出任何决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继续处于无知和混乱的状态，这样是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如果你建议在报告细节方面稍微简单一些，我是很同意的，但我必须坚持了解全部重要情况。

请参看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7月5日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谈到首相要求就中东各部队的装备分配详情开列清单。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7月6日

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报告近卫骑兵队，警卫骑兵队以及埃塞克斯义勇骑兵队曾经参加攻取巴尔米拉的战役呢？这些部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由于参加战斗而被敌人认出来了，因此不可能因为什么军事方面的理由而不把这个有趣的消息向英国公众宣布。

像这样以作战机密为名而滥用新闻检查权，那就难怪国会以及新闻界要感到不满，而且这样做就会使更重要的问题更难于做到保密。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7月7日

我高兴地知道你正就我们对于猪肉及奶制品的总需要量，向美国有关当局提供一个估计数字，并且已经要求他们订出一个大量增加蛋品供应的计划。我相信从美国输入的粮食总额，要比目前所设想的一百三十三万吨大得多。我经过一定的观察后感到，美国人由于没有实

际粮食配给制，是一定可以生产更多粮食向我们输出的。（美国每年的猪肉产量往往增减近五十万吨。）

我相信我们正作出各种努力，从最近的地区取得我们所需的肉类。如果我们能适当地通知阿根廷并向他们提出一项保障，他们或许也可以扩大他们的肉类生产。

我们的食用油和油料，当然是尽可能取自非洲，而且是装载在从中东驶回的船只上运来的。我们目前无法为了这项入口而派遣船只到印度或太平洋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7月9日

应将大意如下的电报发给国务大臣，以便他了解情况。

此电系由首相发来。亲启密件。电文开始：两星期前，来了一位代理人（我们认为确为代理人），要为我们和维希之间建立联络关系。我们同他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会谈。他现在发给我们如下的电文，日期为7月5日：

"1、法国政府已向当茨将军发出以下的总指令：

"英军占领叙利亚后，法国的文职人员必须留任，并与自由法国军队协作，继续履行职务。

"2、我奉令极恳切地要求你们重视这个指令。你们在这次所表示的友好态度将产生最良好的印象。

"3、这是我的政府在我回国后迅速表示的第一个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那就会对我未来的行动产生不幸的影响。"

这事必须和你已经知道的正式请求休战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建议答复贝当和昂齐泽的代理人的要点是：

1、英国在叙利亚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外，并无其他要求。

2、阿拉伯的独立是最主要的问题，任何事情均不能与此抵触。

3、在目前情况下，戴高乐当然是暂时代表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的。因此，他将维持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不损害阿拉伯独立的前提下，法国在叙利亚享有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大特权。

4、同时必须竭力缓和戴高乐追随者和法国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有维护阿拉伯独立的义务，但是我们认为法国可以抱有这种目

的，即战后在叙利亚享有我们在两次大战之间在伊拉克取得的那种地位。

5、不要忘记：我们在战胜后（我们是会战胜的）是不会容忍阿尔萨斯-洛林或任何法国殖民地同法国分离的。因此，望你在我们两国目前所遭受的这种可憎的困境中，很好地摸索前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7月10日

以后"landing"（登陆）一词将专门用于从海上登陆。凡是从空中抵达，就要说"descents"（降落），今后官方函电一律采用这种用法。

首相致本土部队总司令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7月10日关于防降落伞的演习

据说袭击将在黎明时进行。然而这不会意味着所有降落伞和滑翔部队都在黎明时抵达。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基地调动一千架运兵飞机，或相当此数的飞机，将占用几个小时--至少四五个小时，也就是说，几乎要费去目前这个季节的所有黑夜时间。因此，由于路程不远，这些飞机或是在夜间分批抵达（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开始时刻可能是凌晨一点钟），或是第一批在黎明时抵达，其余的则在白天其他时间陆续飞到。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他们将被我们的战斗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伞兵在白天分批抵达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在夜间进行这种降落。在夜间寻找精确的低空降落地点，是有很大困难的。

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都必须与空军参谋部一起进行研究。如果是根据不真实的材料和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依据，就来搞这种必然会引起不少混乱的参谋人员演习或研究，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一万二千名伞兵于黎明时着陆。我们该怎么办？"说这个话是十分容易的，但是对于我所指出的那些调遣情况不进行仔细分析，这句话就没有意义。

2．较小规模的袭击很可能是更加危险的。五百个亡命之徒事先毫无迹象，突然在天空出现。他们可能于白天，或者在晨光熹微时，在政府所在地的中心或附近降落。但是首先他们要被无线电探向器测到，而且要冒着夜间被拦截、白天几乎肯定被消灭的严重危险。然而，在战争中突然袭击具有极高的价值，所以应当对这事进行周密的研究。如果经过研究认为有一点可能的话，那么就无论如何要设法使

政府与行政机构的各个中心，获得防止这种突然轰击的安全保障。最初一小时是关系最为重大的一小时，而最初十分钟又是关系最为重大的十分钟。

3．我希望本土部队同空军参谋部商议，并为我作出以上问题和建议的明确答案。研究两三天应当足够了。

首相致本土部队总司令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7月10日

我们为了防备敌人袭击飞机场，在防御设施上所作战略和战术上的伪装，其现况如何？哪一个机构正在研究从克里特岛的马利姆飞机场及其附近的炮台所得到的教训？

我们显然可在下列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1）将真炮隐藏而把假炮显露出来，以欺骗敌人。完全可以用两三门甚至更多的假炮来掩护一门真炮。

（2）最好的伪装办法就是使炮兵阵地变化多端，使人目迷心乱，难辨真伪。

指定某些炮台在袭击初期暂停发炮的战术，一定也正在研究之中。

盼于下星期六向我提交一个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7月11日

请找一下记录那两日辩论生产问题的国会记录，并将与政府某些部有关的所有段落摘抄下来，送交各该部，并要求它们于7月19日以前答复。

此外请摘出所有与集中指挥战事有关的各节，交我一阅。

我认为这里有许多论点提得非常好。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7月11日

虽然敌人用无线电波射束指示轰炸在去冬由于我们的干扰归于失效，但是他们似乎正以经过改进的无线电接收器重新装备他们的全部轰炸机，并想于明冬用许许多多的无线电射束站来压倒我们的反措施。

当然，利用无线电的方法，并不能阻止敌人在明亮的月夜寻到并轰炸像考文垂和伯明翰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的正常的夜间防卫却应在这种时候发生最大效力。我们的主要危险就是在黑暗多云之夜，所以我们应当作好一切准备，来对付敌人的无线电射束指示的轰炸，这些射束站的位置和波长我们现在是知道的。

据说所需设备与寻常商业上用的悬殊并不太大，所以即使我们自己不能制造，也应当可以从美国取得。一切都应在秋季之前准备好。现况如何，我们现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的新发展，盼见告。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7月12日

我愉快地得悉，在美国"请求到的"粮食数量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你在5月份报告书中所提出的数字。我知道我们计划中的全部需要量比迄今"请求到的"数量大得多。我确信，只要把需要详尽地通知美国，他们是能够而且会生产，或者用某种方法来提供我们所急需的食物中很大一部分的。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缩短运货的航程，我们所需要的船舶几乎全部可以解决。

唯一令人疑虑的是，你所提出的猪肉要求量是否充足。如果要美国供给我们牛肉或羊肉，它会感到困难，但猪肉供应可以迅速增加，并且必要时可装在没有冷藏设备的船上输入。

（即日办理）

首相致飞机生产部、查尔斯·克雷文爵士、空军大臣、空军参谋长（由伊斯梅将军加以补充或在一星期内提出关于进展的报告），和彻韦尔勋爵1941年7月12日

我对于飞机生产部的各项新计划深感担心，从这些计划看，今后十二或十八个月内飞机生产的数目将处于停滞状态。

当然，在新计划的后一阶段将会专心致力于新产品的生产。我曾要求用每一种型式的飞机所需工时将这些数字验算一下。

当然，这样一算，从现在起到第十二个月的时候，英国生产的数字约增加百分之五十。加上美国的数字，则无论从飞机数目，还是从工时来计算，其结果都会有所增加，而1942年7月的产量同现在相比几乎是一·七五与一之比。

2．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们估计德国的月产数字为二千一百架，这也就是我们在1942年7月以前一直要维持的数字，实际上7月以后也还是这个数字，不过新产品的计划不计在内。我们必须设想，德国人也会把他们的飞机数目改用工时计算而从中得到安慰。他们也有可能要在大小和质量方面取得类似的改进。总之，根据我所见到的数字来看，英国和德国的飞机制造，在今后十二个月内，双方数字似乎不相上下。我们若要有任何增加，那就是美国为我们生产的那一部分了。另外，飞机生产部曾警告说，他们的预计数字也许会减少百分之十五，这一点还没有计算在内。

3．我们对于上述情势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排除了我们取得决定性优势的一切可能。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优势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希望重新检查这些计划，并由有关的最高当局方面重新审查以下三种扩充方法，以及任何其他可以想出的方法。这三种方法是:

（1）用加速机床的操作并延长其使用时间，或用飞机生产部生产范围内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来增加目前的数字。

（2）建立新厂和装配厂，或将因为疏散而撤空的工厂重新占用或充分占用。鉴于我们对于大不列颠领空的日间制空权在日益加强，而且夜战设施也有改进，这样做也许是正确的。

（3）将轰炸机制造计划重新分类，以便提高那些经受了考验的各类型飞机在那段时期内的交货量。

战斗机一定要不断地力争优势，所以设计工作可能需要迅速变化。但是今后十二个月内，大部分轰炸机将在稳定的情况下和中等航程以内进行活动。虽然我们对所有的远程或高空飞行或日间作战所需的轰炸机还须进行彻底的改进，但大部分轰炸机将于夜间带着炸弹到比如鲁尔地区或其他附近的目标上投掷。空军参谋部看来可以把他们的活动分为近距离和远距离两种，而以此为基础，可以让有些还没有达到最大产量的优良产品，维持一个较长的生产高峰时期，使数目有一定的增加。举例来说，"布莱克普尔·韦林顿"式远程轰炸机似乎就可以这样做。这种轰炸机是一种新产品，将于11月达到它的生产高峰，但是只能在那种水平上维持六个月。假如能够让高峰时期维持十二个月，那么，从11月份以后或许会有较大的交货量。

4．衡量轰炸机实力的标准是：我们对于德、意境内那些能够合理预测的目标，每月能够投掷多少吨重的炸弹。空军参谋部在按计划提出生产数字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个目的?

或许生产一种负荷更重的新式飞机，会产生更好的结果。但是凡是能够携带两吨炸弹至鲁尔的飞机，在被废弃以前应当让它继续生产一个长的时期。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我考虑到，过于匆忙地改变生产品种将引起重大损失，因此已经关照飞机生产部根据这一点重新研究他们的计划。

5．新计划在实质上比3月份的数字少，而且远较［1940年］10月份的数字为低。但是有很多生产材料已经根据10月份的要求储积起来。因此，如果一切因素都配合得宜的话，数字应可大大地增加。空军部应当根据两种情况--一方面，经验证明伤亡损失确已减少；另一方面目前据说是为了与飞机的数字成比例，驾驶员编制有了极大的增加--说明这个最近的计划（抛开计划的扩充不论）是怎样地和今后十二个月的驾驶员的培养相配合的。计算炸弹、炸药、大炮和一切附属物的需要量时，不但要和现有计划而且要和必要的扩充联系起来考虑。不管怎样，·在·原·则·上·我·们·的·目·标·至·少·是，·到1942·年·年·底·我·们·的·空·军·实·力·将·为·德·国·空·军·实·力·的·两·倍。·如·果·我·们·现·在·就·重·新·作·出·巨·大·努·力，·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既·然·现·在·还·没·有·提·出·取·得·胜·利·的·其·他·方·法，·这·就·是·所·能·想·到·的·最·起·码·的·方·法·了。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7月16日

国内安全部对于德国烈性炸弹的效果进行的调查证明，爆炸气浪所造成的损害比弹片所造成的大得多，爆炸气浪能够毁坏建筑物等等，而弹片碰到的有效目标则很少，特别是在夜间，那时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掩护。

烈性炸药对弹壳的比例越大，爆炸气浪就越大。如果金属弹壳的重量增加，弹片就增多。

我们一般用的炸弹，其装药与壳重的比率约为三十比七十。德国人采用较大比率，约为五十比五十。这些炸弹不仅在毁坏城市方面效率较大，它们的成本也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重新考虑我们的炸弹装药与壳重的比率，特别是因为空军部现已要求大大增加产量。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7月16日

盼交我一份有关盲目降陆设备的简短报告，说明皇家空军在装置这种设备方面达到何等程度。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7月17日

我感到，国会完全不了解，由于分配原则的改进，我们在处理种种优先问题方面，已做得越来越好了。盼交我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不要超过一页。事实上，我觉得目前我们很少听到优先问题的议论了。它偶尔也许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我认为，总的说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曾经根据心理上的理由，非常恰当地调整了把最高优先权给予坦克生产的问题。优先问题目前已经转化成为如何打破难关的问题。谁也不能享有绝对的优先权，而把别人都排除在外。最近并没有发生互相冲突的事。盼于星期五以前对此问题大胆发表意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有关各部1941年7月17日

6月份毒气容器减产，原因何在？从一千五百吨降至五百吨，令人震惊，并且是绝对地违反内阁好几个月来所发出的明确指示的。谁应对此负责？必须作出最大限度的确实努力，并且要特别优先地制造并储藏尽可能最大数量的毒气，并把它装入容器内。

究竟谁应对减产负责，望见告。

人家随时可能向我们追究责任。必须拟就报告，以便下星期在内阁讨论。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1年7月19日

我希望将我的意见记录在卷，即由于发表意见而判决徒刑［埃尔西·奥林小姐因为对两名士兵说，希特勒是一个好的统治者，比丘吉尔先生好，被判处徒刑五年］，未免过重，因为意见虽然恶毒，但未进行阴谋活动，根据我们国家内部的情况，没有理由要作如此不合理的违背人道的严酷处理。我认为这样过分的作法，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即日办理）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7月20日

我极力反对让这艘［"格伦"式］军舰驶回国内。我们由于希望进行"下颚"作战计划，并为了进攻其他岛屿，才派遣这三艘军舰绕道好望角前往中东，派出时心里是很不愿意的。那些突击队员已经零打碎敲地使用光了，现在突击队已经解散了。最近的中东政权并没有表现出有能力进行联合军事行动。联合作战指挥官并没有设立，仅仅有一个不起劲的、没有什么作用的委员会。然而我们不能排除以后有必要采取登陆行动。其他两艘"格伦"式军舰正在修理中，让这一艘离去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希望三军参谋长通盘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7月21日

根据3月间宣布开始大西洋战役时发出的指示，空军海防总队得到一大批特殊的增援。据我了解，为了执行这个指示，所有最近从美国来的B24飞行堡垒，都送给空军海防总队了。在美国，人们认为这些飞机是对付柏林等城市的理想轰炸机。霍普金斯先生曾就它们的用途询问于我，并且似乎根据美国人的印象而感觉这些飞机正闲置未用，因为我们没有人手来配备它们。我正在纠正这种印象，但是，我认为，从全局来考虑，如果用这些轰炸机去轰炸德国，那倒是很合适的。再者，空军海防总队已经得到了六十五架"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和若干"森德兰"式水上飞机，而且最近的战果以及美国占领冰岛（这事将由第一海务大臣告你）即将带来的结果，都会使大西洋战役的局势缓和很多。

希望听取你的意见。

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说他颇感短缺，现未扩充力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7月23日

我希望在中东的突击队尽早地整编。应当任命莱科克旅长为联合作战指挥官，而不应让一个并无多大权力的军官委员会来掌管。应将三艘"格伦"式运输舰和联合作战指挥官，连同他的部队，直接置于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下，由坎宁安海军上将负责全部联合作战事宜，包

括海上运输，但须不超过一旅人。中东司令部确实没有正确对待这支宝贵的军队，而是把它扔在一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7月25日

请你将运到马耳他的援军和军需品的确切数量与详情，以及原来在马耳他的守军的实力，用一张纸写明交给我。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1941年7月25日

请你简略地向我说明我们的步枪生产情况。1939年9月是怎样预计的？其结果如何？由于轰炸损失了多少？到1941年终的新的估计是多少？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7月25日

承以坦克制造计划的消息见告，至为感激。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的危急时期内，我们的坦克资源得到这样的增加，好极好极。关于长期策略，我们的一切经验都说明，现代战争需要武装与装甲更重的车辆，因此我们应当计划增加中型坦克的产量而牺牲轻型坦克，但是当然不能使你的空军计划受到影响。

2．我对于你提出的把我们的坦克部队的士兵送到美国去训练的建议，非常感兴趣。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当尽快将意见奉告。

3．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的作战计划，不仅考虑1942年的战斗，而且还考虑到1943年的战斗。在使主要的基地获得安全保障以后，就有必要对取得胜利所需的兵力拟出最大规模的计划了。概括地说，我们必须首先以加强封锁与宣传为目标，然后就必须使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不断的而且日益加剧的空袭。仅仅这些措施就可能引起敌人的内部动乱或崩溃。但是还要制订出计划，在时机成熟时让解救的军队登陆，以援助被征服的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不但要有大量坦克，也要有大量能够运送这些军队并让他们直接在海滩上登陆的船舶。将你们建造的大量商船中的一部分进行必要的改装，使它们适合于充作坦克登陆快艇之用，这对你们来说，当不致有什么困难吧。

4．如果你同意这个使德国屈膝的概括性想法，我们就必须立即考虑下列两件事：

（1）就我们对主要作战武器，例如飞机、坦克等的共同需要量，拟制双方同意的估计数字。

（2）然后考虑如何进行联合生产，以满足这些需求。

5．我建议我们设在伦敦的联合参谋部应从速就（1）项开始工作，然后应由我们的技术专家们就（2）项进行工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与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7月26日

应非常重视为本土部队总司令增加大量机动高射炮的问题，特别是低升限的炮，以便配合野战师作战并供军队和装甲纵队使用。

德国人总是把他们的高射炮布置在前方，这是十分正确的。没有机动的"博弗斯"式高射炮掩护，就不应集合大军或让他们前进。

不知那二百一十八门炮是否会这样使用？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很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三军参谋长考虑这一点。

在其他方面，我完全同意你们建议的调动办法。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7月27日

我了解到你正在考虑，如果必须实行次要食品配给制的话，则采用一种具有伸缩性的票券制度，根据这种制度，用票券可以在多种货品中选购，并且不用到指定的商店去登记。

虽说固定的配给制度或许更容易管理，但是给消费者以适当选择自由的制度似乎优越得多。个人的喜好有时能够用巧妙的办法来加以打消的。此外，你有权改变各种货品的价格（钱数和券额两者都可改变），这就使你能够有力地控制需求量。

因此，如果你考虑后认为扩大配给范围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看来这种有伸缩性的票券制度是有很多优点的。我希望到适当的时候能够听取你对于这事的意见。

首相致枢密院长、劳工与兵役大臣及陆军大臣

1941年7月27日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二百一十九万五千人对于陆军的需要来说为数太少了，应尽快地予以增加；陆军大臣现正对他的额外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

2．因此，必须催促已奉战时内阁命令对此事作详尽检查的人力委员会，火速进行工作。我希望一经搜集了主要事实，不必等待作出全面的报告，即可由枢密院长同有关大臣们商讨，参照人力的总形势，

把陆军的额外需要作为紧急问题来考虑，并就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措施提出报告。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1年7月30日

我切望在两星期内了解惠特尔设计的喷气飞机引擎的试验是否成功。我希望试验成功，但我曾听你说起，目前使用的涡轮叶片是可以用的。我们绝不能容许由于设计师想要取得新颖的改进而耽搁时间。应尽力在明年夏天敌人可能开始高空轰炸的时候，将这些飞机编成中队。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7月31日

我需要很多的关于苏丹港、马萨瓦（在红海海岸正兴建起来的新港口）、阿斯马拉、巴士拉、托卜鲁克等地的照片。

8月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8月9日

我听说有这样一项建议：取得补充配给汽油的汽车主，如果不备有将每次行程记入的里程记录表，则构成刑事犯罪。

我们若把这样的过失搞成刑事犯罪从而增加刑事犯罪的数量，是不策略的：这些过失并不引起民愤，也不易被人觉察，而且要对这种过失进行处罚只能是胡判乱断。把不备有里程记录当作刑事犯罪，就属于这类作法，特别是事情涉及到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汽油消费量的二十五分之一的问题。

我听说还有另外一项建议，即对汽车主说明，如果他们没有里程记录表，他们的补充配给额就有扣发和减发的危险。

这种办法难道还不够么？

首相致进口管理委员会1941年8月9日

我听说，进口管理委员会即将考虑如何为美国于最近移交给我们的又一批船舶准备装货的问题。首要的是将我们获得的一切船舶吨位，不管是来自美国的，还是由于我们的航运状况有所改善而得来的，加以充分利用，以便输入货物来增进我们的作战成绩，并给人民带来增进健康的和多样化的食品。

2．必须将装船的货物准备好，一有船只就可装运，因此应立刻拟就一份报告，说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增加我们的订货和在各海口

附近储备货物方面，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

3．我听说你们建议要在本年下半年进口软木七十四万八千吨，硬木四十二万二千吨。这远远超过了在最近一次大西洋战役会议上提出的数字。要进口这大宗木材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更有用的货物？你们是否曾给农业大臣进口其他物资的机会？例如五十万吨玉蜀黍（可以在美国获得），对于维持我们的养鸡数目会起很大作用。

首相致海军大臣、空军大臣和飞机生产大臣

1941年8月16日

说来令人难过。你们阅读备忘录就可以知道，本来答应了我们，从4月份开始，每月供给我们折翼的"格伦门"式战斗机二十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得到一架，而且现在只答应我们按照海军大臣7月26日的备忘录①中开列的计划办理。

①关于"燕子"Ⅱ型飞机的交货的备忘录。

2．我认为，为"胜利"号和"皇家方舟"号提供六架到十二架"格伦门"式战斗机，是首要的任务。对于在地中海作战的任何航空母舰来说，更应提供这些飞机。当这些快速的战斗机飞上天空与敌人交战时，必然会使敌人大吃一惊，这几乎立刻可使形势大为缓和。

在海上减少敌人的轰炸机袭击，这个任务在重要性与迫切性方面，远远超过地中海上的一艘航空母舰所能完成的任何其他任务。即使这些战斗机只能在离开母舰四十到五十哩的航程内飞行，它们也能完成一切必要的任务。必须使敌人认识到，他们的飞机飞近一艘由航空母舰护航的船只所遭受的打击，几乎会和遭受自陆上基地起飞的战斗机的打击同样沉重。

3．现在我们在地中海东部并没有航空母舰。因此，目前无须派遣折翼"格伦门"式战斗机前往。现在分配给联合王国的"格伦门"式战斗机的8月、9月、10月份定额（共计二十二架）和现在分配给中东的9月和10月份定额二十四架--共计四十六架--应全部运到联合王国，用来装备我们的航空母舰。将来再考虑10月以后对中东的交货。

请就航空母舰配备"格伦门"式战斗机的情况每月呈交报告。

4．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获得下一艘新航空母舰"无畏"号？

5．除非有我尚未觉察到的相反的理由，现在即应发出以下命令：

"应将9月和10月份的几批折翼'格伦门'式战斗机十二架运至联合王国，而·不·要［再说一遍，·不·要］运至中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8月16日突击队

我已同奥金莱克将军商定，让那三艘"格伦"式军舰全部留在中东，并尽速改装成可进行两栖作战的舰只。

2．改编突击队时，应尽量利用志愿人员，以及那些愿意离开现在部队回到突击队来的老队员（这些人现在分散在各个部队里）。莱科克旅长应担负指挥工作，任联合作战指挥官。

3．联合作战指挥官和突击队将由奥金莱克将军直接指挥。我先前提出的办法，让他们受海军总司令指挥一节，应取消。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8月19日

与其削减我们在冰岛的军队，不如把这个地方作高山部队的训练场所还更重要一些。你是否可以给与炮队几门山炮，而不要把他们撤回来？为了给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山地作战训练的最大数量的士兵配备雪橇、雪鞋等物，请给我拟定一个计划。目前又有几个美国人已经来到，这就使训练更容易进行了。我认为成立这些高山部队是我们编制中的一项重要特色。我要求大力进行这项工作。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8月19日

你作了全面的解释，①很感谢。即使飞行员们犯了错误，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误事的是制度。空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缺乏有效而密切的联系，证明有进行巨大改革的必要。陆军的需要应由空军部以协助的精神予以满足。由于资源日益增加，空军有责任来满足陆军的需要。我希望得到你的保证：你一定日夜努力，以清除战争机器中这种可悲的故障。我们不必追究既往，然而，如果以后陆军再受到不良的待遇，那么，就应该说是空军部没有尽到它的主要职责了。

①指对于第二装甲师在1941年3月和4月从昔兰尼加撤退期间的行动的解释。

（即日办理）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8月20日

盼一阅所附彻韦尔勋爵在我指示下拟就的［关于毒气和毒气武器的］报告。我们必须料到将有大规模毒气战。它随时可能爆发。请看过去不得不加在芥子气生产上的惊人限制；

并请看看对于这点的解释。空军部停止二百五十磅炸弹的装药工作，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看来是最没有远见，而且是违反内阁的若干决定的，那些决定的大意是应生产最大限量的毒气，并将它装入适当的容器内，或储藏起来。

我请求你亲自注视这个新的动向。这整个问题是极端危险和紧要的。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8月20日

我绝不相信，把［汽车主必须备有里程记录表］这种额外义务强加在公众的头上有充分理由。要填的表格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官员靠这些表格安身立命，但人们却越来越不耐烦了--这也是难怪的。如果你觉得没有其他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不如就将这事提交内阁去吧。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1年8月20日

当然要送出邀请书，不过，一般要由你来会见昂山。

［这里谈是的艾默里先生的一项备忘录。该备忘录谈到缅甸的情况以及缅甸总理昂山欲访英国。］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8月25日

请你用一张纸将日本现役舰队和小舰队，连同建造日期，以及现已建成的舰只，开列清单交我。

（即日办理）

首相致农业大臣1941年8月26日

我听说收成很糟。目前情况如何？圣斯威辛节①后的四十天已过去了。如果天气好了，你估计怎样？唉，我们言之过早了。

①7月15日。英国民间传说，这天晴或雨，将继续四十天晴或雨。--译者

首相致生产管理委员会1941年8月26日

我对于目前仍将大量人力与原料用于建筑方面的情况感到关切。工厂与房屋建造的计划每年用去进口材料（铁、钢和木材）二百二十五万吨，雇用七十五万人。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对所有新的建厂计划一律不予批准的时候了（特殊情况除外）？目前有这么多的工厂是仅仅处于半开工的状态，难道还应该在这方面再花钱吗？是否可以把建筑材料用来建筑寄宿舍和文化娱乐场所，供现有工厂里需要加班的工人享用呢？

对于部队提出的要求，也应力求节约。在这些要求方面很容易形成超过现在的需要和可用的资源的浪费。

我相信能够想出一些办法，使那些浪费进口物资的设计得不到批准。

请对我说明你们用什么保证措施来确保：

（1）新的工厂或建筑工程是确有必要的。

（2）这些工程的计划和设计上属于最节约的。

（3）建筑工人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8月27日

我的确支持这种看法：空军部过去在满足陆军与海军的特别需要方面，是极其苛刻和不合作的。海军在战前成功地摆脱了羁绊，可是陆军却仍然感觉得不到应有的空军协助。若说这是因为扩充皇家空军有无上的需要，倒也有一些道理，但目前既然那种需要已经不再是那么压倒一切的了，我就希望陆军感到愤愤不平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一般都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发展俯冲轰炸机，是因为空军部害怕这种与陆军有特殊联系的武器，会导致一个独立的陆军航空队的建成。

上述各种情况都是在你任职以前发生的，可是现在我们却还在承受其后果。

附录（7-3）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9月25日

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位伊斯兰教法典解说大师是在德黑兰日本公使馆内。设法使他投诚，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我估计此时你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他逃逸吧。望尽一切力量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1年9月25日

目前正在制定出许多计划，使军队在冬季得到娱乐。他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使用政府车辆，到最近的较大城镇去。军官们则没有这项特权。也许可以订出办法来，让军官们自己负担汽油费，适当地享用现有的政府车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钱的，无力雇用任何其他交通工具，不过这个办法却是公平而且可以为他们所接受的。车辆的使用，可由军或师的参谋加以控制。

盼将你的意见告见。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9月25日

"格拉夫"号德国潜艇在修好以后，交给南斯拉夫海军不是很好吗？他们有一艘潜艇的全部人员现已抵达亚历山大港，但是艇上的条件太差，舰队司令不准许它出海。我倒很想让这些南斯拉夫人驾驶一艘掳获来的德国潜艇。①

①即1941年8月在西部海口地区被一架"赫德森"式飞机掳获到的德国潜艇。见本卷第460页。

首相致工程与建筑大臣1941年9月27日

我非常怀疑我是否还能再住在沃尔默古堡①里，或者更确实点说，在战后是否还有任何人能够住在这样精美的房屋里。我在接受五港监守人职位（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恭维）时，我曾向国王提及此事。显然，我目前不想住在那里，因为这个地方完全在法国海岸敌人炮台的射程之内，而且只要有报道说我住在那里就足以使这块地方全部被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让工程与建筑部，于战时以他们认为最有助于公众利益的方式接管，是完全恰当的。因此，我希望在我并不使用这个古堡的时期，或不从它身上取得任何利益的时期，由国家来照管它和那些花园。战后再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你看应当怎么办，希见告。

①五港监守人员的官邸，在英国东南沿海的沃尔默城。五港指英国南岸五港：即多佛、桑威奇、黑斯廷斯、新罗姆尼和海斯。--译者

（即日办理）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9月30日

我在上星期视察"无畏"号的时候，听说分配给这艘重要战舰的少数"旋风"式战斗机仅属于低级的型式，"旋风"I号，感到很惊奇。我相信可以办到这一点：派到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都是能够担任工作的最好的飞机。今年全年的情况清楚地说明，如果从航空母舰上能够飞出最高级的战斗机，就可以使海军重新参加原已不能参加的巨大的战略性战斗。在选择具有适当质量与性能的飞机方面，航空母舰应有最高的优先权。①

①当时皇家空军无力抽调比较新型的英国战斗机供海军使用。（参阅1941年8月16日的备忘录。）

10月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0月1日

我们的军队是在如此笨重的基础上组成的，以致不能进行有效的海外或两栖战斗；这种危险现已越来越大了。装甲师的状况最近引起了注意。由于新方法和新要求不断出现，人数增多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为了保持陆军的效率，非进行经常的裁减不可。

2．由于我们急需罗致兵员，以维持作战部队的适当实力，因此在后勤方面不断地节约人力，就成为紧迫的任务。我正在竭力维持陆军的实力，以避免人们对于陆军的很有名声的规模和被迫而采取的明显的消极态度，意见越来越大。因此我感到不得不促请陆军部协助，并依靠你们来帮助我。

3．为了这个目的，应成立由熟悉部队编成工作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命令他们拟订一个计划，目的是在后勤和非战斗部队方面裁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员，并须说明，怎样可以在造成最小损害的条件下完成此事。这项工作应在本月15日以前完成，到那时国防委员会就能看出，在按照建议进行的特别裁减工作中，还剩下一些什么事情要

做。关于这个委员会的人选，我希望你同我商量一下。如果这个委员会成立不了的话，我将不得不要求组织一个部以外的委员会，因为我知道要使一个部自身进行改革是多么困难。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1年10月3日

我希望你在大西洋战役委员会下次开会时提出一个报告，以便在会上进行研究。报告内容：如果我们目前所依靠的任何一个主要港口被毁而不能使用的话，我们在为代用的港口提供设备的工作方面，已取得了哪些进展。

（即日办理）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10月4日

我极其重视在10月初将坦克和飞机运抵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事。应立刻开始交货，至为紧要。盼即拟订应当建议和准备的事项，并于星期一晚间交给我一个报告。可能需要派出一支专程的运输船队。

我无论怎样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是不过分的。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0月6日

我对于新成立的陆军时事局所实行的计划，感到有些焦虑。这个计划究竟如何，要看团级军官们所领导的对于这方面的讨论，究竟会削弱还是加强我们军队的坚强纪律，而没有这种纪律，我们的军队就敌不过受过高度训练的德国军队。

适于在战场上进行指挥的才能，并不一定适于指导这类性质的讨论。这样的讨论难道不是只会给那些口若悬河的职业宣传家和鼓动家提供机会吗？它们同经过训练的教师或专家们所作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演讲相比，看来是迥不相同的。

盼考虑此事，并将你个人的意见告诉我。在此期间，请暂停这方面的活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1年10月8日

在同怀南特大使商谈后，我向你发来此电，将我国内阁就一些使我们感到为难的问题进行讨论的结果陈述一下。

我们一直在慎重地考虑，关于即将在下周恢复讨论的小麦会议，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对于目前提出的小麦协定对于战争

形势将引起的反响，感到相当担心。协定草案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它的用意是强迫欧洲的小麦输入国家承担一系列的义务，作为战后立即获得救济的条件，这些义务包括严格限制它们的小麦生产在内，而这种限制会致命地伤及它们的农业体系。这样就会触及许多国家的政策上的痛处。在我们看来，凡是包含着这种意思的小麦协定，都是极端危险的。它会给纳粹宣传机关提供一个武器，而他们是会立即利用这个武器的。它会引起普遍的怀疑，究竟美国和联合王国在战后以什么精神来发挥它们的威力，并且它会使目前希望并以行动促使德国战败的欧洲人士慌乱和气馁。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所有意味着英美将干涉欧洲农业政策的条款，从协定草案中删除。

要使俄国与任何协定发生关系，也会是困难的。在筹备小麦会议时，俄国还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感到，不同俄国商量即行缔结可能严重影响它的利益的协定，或者当它正在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当它的最肥沃的麦田还在战争区域内的时候，向它提出这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办不到的。

我们一直在考虑，为了应付这些困难，我们能够给我们的代表们（目前正在赴华盛顿途中）发出什么样的指示，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令人满意、而又与目前的协定草案纲要相一致的办法。这个草案当然要进行相当的修改；并且我们也感到将谈判拖长会有导致失败的危险，这是我们力求避免的。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欢迎联合建立小麦储备、以供战后救济之用的建议。协定中有一些其他重要特点，是不损害（或者说，可以很容易地改变提出的方式就不致损害）未参与国家的利益的--例如，四个参与协定的输出国关于各自输出额的比率的协定，以及关于使谷仓"永远保持常量"的条款。

其他的政策方面的有争议的问题，可由会议进行有益的探讨，目的在于为以后作出决定打下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想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我觉得似乎是想得太简单了。抛开未参与会议的一些重要国家会受到影响这个事实不论，我认为，设法把这些问题，安排到英美在战后经济总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更大范围的讨论中去，似乎是有好处的。

我们希望能够及早开始这项讨论，对此，哈利法克斯勋爵将能作出更全面的解释。

如果你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当照此意见指示我们的代表团。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1941年10月8日

（抄送自治领事务大臣）

我现在认为成立一个爱尔兰旅，并在皇家空军中成立一个爱尔兰中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早就成立了这些部队，我们一定已经使他们取得巨大成就了。驾驶员菲纽肯可能是一个伟大人物。①

①空军中校爱尔兰人菲纽肯（曾获得殊勋勋章、十字飞行勋章并带两条记功带）在二十一岁时牺牲。他在多次立功后，于1942年7月在一次对敌人在法国的目标进行大规模袭击中率领一个战斗机中队。人们总是说，德国空军绝不会击中他的；他的"喷火"式战斗机果然是被地面上的一个特别的机枪阵地上射出的子弹打中的。他慢慢地飞向大海，平静地同他的同伴们谈着话。最后，在离开法国海岸十哩时，他发出最后的信息，这或许是在引擎停止时说出的："伙计们，永别了。"他在离海面十英尺时炸毁飞机，飞机立刻下沉。

菲纽肯经常发誓不作俘虏，这或许就是他飞向大海而不去内陆降落的原因，他如果飞向内陆，是很有生存的可能。

请向我提出建议。这种作法将来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0月9日

关于成立一个爱尔兰旅的事，盼将意见告诉我，如果可能，并将计划见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0月10日

我看到报纸上谈到一些奇怪的军事法庭审判实例。第一个实例，一名军曹当众对一位国民自卫军中尉说，"你敢怎么样？"又说，"住口。"但只受到申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本应把他降为小兵。第二个实例，有些士兵被人听到称呼军曹们为"三条纹①的杂种"，却显然很体面地被开释了，理由是这句话在军中是很普通的。作证的那位少校说，当这句话说到他本人时，他往往装作没听见。

①指军曹所戴臂章上的三条纹。--译者

与此成为鲜明的对比的是，两名加拿大士兵自加拿大逃出，为了想参战而历尽艰险抵达此间，却被判六十天的拘禁。

这一切似乎需要你和陆军当局加以非常明确的指导。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大臣、军需大臣和飞机生产大臣

1941年10月11日

我已经重新读过"阿尔比马尔"式轰炸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它需要一个比迄今向我提出的要肯定和明确得多的答复。我希望知道两位军需大臣将提出什么证据，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并希望从空军大臣方面了解：（1）到了首批五百架完成的时候，这种飞机的真正用途是什么。他能对我说，到了明年夏季，这种飞机是真正有用的么？它可以轰炸德国的哪些地方？是不是只能用来轰炸法国境内的敌人发动进攻的港口呢？（2）为什么拒绝公布这个报告呢？--请简单说明其理由。报告中哪些是特别对敌人有价值的情报呢?

由于这个问题将于下星期三提出来辩论，而我非常可能需要亲自照顾这次辩论，所以我对于我的根据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此事至为迫切。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10月12日

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曾考虑了你所提出的关于U．P．武器①及其附属的近发信管的变体（即光电管与无线电）的问题。目前最需要的，是为已经布置好的五十门炮制造防空炮弹。光电管与无线电尚在研究和实验的阶段，但应力促加紧研究；如果它们能够有效地解决，对海军是有巨大战略上的利益的。

①即不旋转的炮弹（unrotatedprojectile），火箭的假名。参阅1941年12月6日备忘录脚注。

到目前为止，一直由我对已经进行的一切工作负完全责任。你作为军需大臣，愿意掌握全部制造和研究工作；如果你从本备忘录的日期起开始负起责任，我将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海陆空三军，希望你一定要安排必要的协商。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1年10月15日

请告诉我，自从向驻喀布尔的英国代表提出把德国人赶出阿富汗的问题那一天起，这位代表发来的电文共有多少字。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10月16日

谁应对通过无线电向德国人广播有关交换俘虏的各种电报负责？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调查。这些电报里含有称谢的词句，并且是用直接和敌人通话的方式表达的。这是正式的调查，应向作为国防大臣的我报告。

盼提出调查团组成人员的名单（即日办理）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1年10月17日

空袭掩避所计划自3月份以来进展很快，虽然计划指标可能并没有完成，但比起去年来一定是好得多了。鉴于空袭和防空的形势，他们必须准备对人力紧张的情况（特别是陆军的）作出一定的贡献。在这方面应当多抽出些人力。在我就这个问题给内政大臣等人送去备忘录之前，希望你将它并入你的总计划的范围内，并向我提出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0月17日

我不赞成这种在陆军士兵中鼓励进行政治讨论的制度。

你们的简短草稿中所写的供军官们用作指导的资料，比起日

报上能够找到的指导资料水平低多了。要讨论而又不希望引起辩论，简直是异想天开。一有辩论，就必然会损害纪律。唯一的健全原则就是"军中无政治"。

我希望你尽可能迅速和妥当地结束此事，并使有关人员改做有益的工作。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0月18日

我视察里奇蒙混合高射炮队时，非常惊异地获悉［妇女］地方辅助服务队目前的政策是，混合炮队里的服务队人员不应认为自己是炮队的一部分，并且不让她们具有"炮队的集体感"。这对服务队人员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她们被剥夺了引以自豪的徽章和炮兵标记等。考虑到她们事实上分担了炮队的危险与工作，不让她们从形式上归入炮队是说不过去的。

2．在目前形势下，陆军部地方辅助服务队总部也很可能发出一个命令，将高射瞄准队里的一员调到别的部队去，这就能使一个炮队丧失全部效能。高射炮队指挥部对于这类问题并无发言权。显然，当我们正倚靠这些混合炮队作我们的防务的主力时，上述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

3．我发现，部队里上上下下普遍地希望把作为炮队人员而为国家服务的妇女称作"炮手"和"皇家炮兵团团员"。保留"地方辅助服务队"字样，是不会引起异议的。

首相致总督导员1941年10月18日

如果下院要在秘密会议中进行分组表决，它必须自己来组织这项工作，不但要准备一些普通的计票人，而且还要挑选一些担任秘书的议员来，按照分组情况在名单上作记号。这些分组名单将作为特种文件归议长保管。

2．但是，如果下院根据政府的或其他方面的动议，以多数票表决认为将表决单和提付表决的问题公布出来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或因表决后所发生的宪法上的反应而是必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院也必须通过各党领袖间的协商来决定同时将秘密会议经过公布的符合公众利益的说法。各党领袖之间或由下院选出的议员之间的协商，可以按照下列协商方式进行：一是对上院意见必须提出异议时所采用的协商方式；

一是按照议会法令而举行会议的协商方式。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就必须把即将公布的说明秘密会议辩论经过的文件，当作法案一样地在下院逐字进行辩论和通过，同时保留修改的全权。

3．这样，作为唯一权力机构的下院，就会在每一阶段控制着它本身的程序，并用多数票来表达它的意愿。我认为他们是会赞成采用这种程序的。

首相致贸易大臣1941年10月19日

我非常感激你根据我9月13日的备忘录就1942年的预计给我作了清楚而又全面的说明。我看你对于小麦和钢的进口似有十足的把握，而我们从石油管理委员会方面也得到了关于石油的非常良好的报告。我赞成输入三千三百万吨的原则，这是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来达到的目标。我很希望肉类配给额能够得到改进。我设想，我们对俄国承担的

义务，不要在这三千三百万吨的限额内偿付。在所有同美国的商谈中，我们应当把这个限额看作是进口的最低限度。

你现在应当为战时内阁准备一项说明，这项说明经过以枢密院长为首的委员会审查后，可在11月间进行讨论。

首相致英国政府驻喀布尔代表1941年10月19日

我很赞赏你处理驱逐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问题所用的方法，但我想你应当知道，从9月11日将这项任务交给你的这天起到10月17日止，你已发来了六千六百三十九个密码字组。这样大量地拍发电报所花费的人力金钱，和这样冗长的电文给上级行政方面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效果，是永远不应忘记的。我深信清晰和中肯是可以和简洁调和一致的。

（即日办理）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1年10月20日

在我的关于陆军实力的报告（你已经看到过了）中，陆军［吸收的］总人数定为二十七万八千人，其中有五万名是补充伤亡的人数。这是从现在起到1942年6月底止的九个月的数字。怎样可使这些数字和你所定的1942年6月底以前十二个月的三十五万五千人的数字相符呢?

2．对于皇家空军的要求，不能按照他们所提出的那样予以满足。他们正在驾驶员的后面排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地勤人员队伍。你准备把这些要求加以削减或分散呢，还是不得不接受他们所提出的数字呢?我认为这里可以减掉五万人。

3．根据我初步的想法，我不准备承认民防方面有增添人员的需要。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是否经过审查？民防人员不但不能增加，我还希望在1942年内能够将他们进一步地裁减。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10月24日

我对于有关在摩尔曼斯克的两个空军中队所作的安排，并不满意。我原以为他们将驾驶着飞机移到战线南部，在那里可能会同俄国的空军会合作战。结果并非如此，而只是把人员送去了事。这两个中队预计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再行作战呢？我们在有关俄国人方面所犯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没有派出八个空军战斗机中队。这些中队

本应赢得很大的名声，击毁若干德国飞机，并使全部战线受到巨大鼓舞。这是许多批评中我觉得唯一击中要害的批评。

首相致陆军情报局局长1941年10月24日

我的一般印象是，［在俄国］双方的战斗规模都缩小了，而且比起一个月以前来，每日从事战斗的师数也少多了。你觉得怎样?

预计在莫斯科地区隆冬何时来临?

前线有掘壕固守的迹象么?

在你看来，莫斯科在冬季以前被攻下的可能性如何？我看有一半的可能性。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0月29日

这一切似乎是在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十分复杂。妇女可以参加地方辅助服务队，并应始终佩带辅助队的徽章。这样就可以保证，无论她们在哪里，她们在待遇、生活等等的特殊需要方面都能维持最起码的标准（由组织地方辅助服务队的那些有地位的妇女给她们进行安排）。但是当她们被调派到一个战斗部队中、而实际上与男子一起分担那个部队里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和艰辛时，她们应完全变成那个部队的成员。她们除应佩带地方辅助服务队的徽章以外，还应佩带一切适合于她们的等级的团队标帜。虽然她们的福利仍由地方辅助服务队队部来管理，却应把她们当作是从地方辅助服务队分出来，并入战斗部队的人员。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法律上的身分有所改变，并且也不需要国会进行讨论（虽然必要时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国会的批准）。

2．考虑到高射炮队中保有大批妇女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炮队的效率要依靠缜密组编的炮手，所以不同炮队指挥商量，绝对不应将这些妇女任意调走。有人的想法是：我们有一支叫作地方辅助服务队的部队，这个部队虽有它自己的总司令，但它的一部分则同某些炮队在一起工作，并不时地帮助炮队，这种想法是违反我们的主要利益的，而我们的主要利益就是以较少的兵员维持较多的高射炮队。

3．你说我在许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不确，很好。我愿意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希望在11月4日星期二下午五时举行一个会议，由派尔将军和英国防空委员会的其他官员及地方辅助服务队的代表们出席，并希望你和陆军部高级副官也来参加。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0月31日

我非常高兴地见到第五十师调离塞浦路斯，并欣悉它可以由第五印度师的一部分人来接替，但是关于把第五十师调到高加索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在此期间，它在何处待命为好?

2．这些调动无论如何不能妨害"十字军战士"作战计划。

盼再次向我作出保证。

11月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11月5日

我对于公布我们俘获到的德国潜艇战俘数字，感到非常遗憾。我在六个月前曾表示不赞同公布这项数字。数字是那么小，将它公布只不过是将我们对潜艇作战的失败公诸于世而已。这种泄露是绝对不需要的，徒然长敌人的志气，灭友军的威风。

你们事先知道要这样做么?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1年11月5日

收到你对于我的备忘录的答复。

我认为你不应当拒绝这样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机械师和装配师将努力工作，争取得到各种型号的引擎的资格证书］。我听说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维持他们的空军方面达到高度的节约，就是由于这种办法。

我必须请求你对此事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1年11月7日

据我看，二十艘突袭登陆艇、二十艘重型支援舰和一百二十七艘坦克登陆艇是不敷应用的。这一建造计划必须与陆军的计划力求取得一致。1943年内可能需要进行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①

①这些评语指的是海军部1942年的新造舰计划。

后来作了许多改动。从以下的注释，可以看出我们所作努力的规模:

（1）运输船队护送舰。约于此时订购而在美国船厂建造的有一百多艘护航快艇，于1941年中交货。

（2）此处第一次提到航空母舰"鹰"号。这艘航空母舰于1942年末着手建造，预计需要将近四年才可造成。事实上，这艘军舰至今还没完成。

（3）装有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这些巡洋舰中有两艘成为英国的"防御"号和"超群"号。那艘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一直未造成。

（4）驱逐舰。以下驱逐舰是在订购中或在不同的建造阶段中：

（5）登陆艇。以后几年中，各种类型的登陆艇的建造都有很大的增加。

3．如果在印度建造一个小型浮船坞，需时多久，它可以替代什么别的建筑?

4．鉴于"英王乔治五世"号级舰只的悲惨经历，如不将"雄狮"号（姑且不谈以后修建的船只）的全部设计，交给由指挥过或使用过这类舰只的海军军官组成的会议来审查，即行着手建造，那是错误的。我赞成设置三个三联装十六吋大炮炮塔的原则。你在1942年需要多少装甲板？如果设计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愿支持炮塔和炮架的开始建造，这当然以不妨害坦克建造计划为前提。

5．盼将在美国建造一百艘护航舰的情况见告。

6．请将估计在1943年底德、意、日将建成的那十一艘新的或现代化的主力舰，和我们的十一艘，分别开列名单。看来战争很可能在任何一艘新的主力舰建成（即1947年）以前结束。如果我们战胜，我们将解除敌人的武装。如果我们战败，敌人将解除我们的武装。

7．关于那艘新航空母舰，必须根据其他方面对装甲板和造船工人的要求加以考虑。这艘舰只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建成?

8．我赞同建造三艘装有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和一艘装有三联装八吋口径大炮塔的巡洋舰。

9．请将"重型支援舰"的情况简略地对我讲一下。

10．你在建造计划中没有提到驱逐舰。我想这是由于所有船厂的驱逐舰已被预定一空的缘故。请交我一份报告书，说明有多少艘驱逐舰是已在建造中的，把它们分成三级，并指明每级建成的速度。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空军参谋长

1941年11月9日

让我们加速筹备派遣志愿驾驶员和飞机，参加陈纳德的飞行队［在中国的国际空军］。盼将所提的建议见告。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1年11月11日

最近，夜间轰炸机和日间战斗机遭受的损失都非常重大。

目前没有必要过分地催促战斗机在法国上空进行进攻；每月约有两次扫荡（而不是四次），再加上对船舶进行不断的袭击，应该是足够了。虽然可以将袭击的程度减轻，但是应当保持持续袭击的印象。

2．我曾有好几次在内阁中反对对天气情况不作适当考虑，而强行在夜间轰炸德国。现在轰炸柏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上星期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鉴于美国的轰炸机制造计划没有完成，我们是经不起那样规模的损失的。我们不能仅仅为了一般的目的，而蒙受像在某个战役中或是为了某项决定性的军事目标而心甘情愿遭受的损失。对天气与敌人同时作战，是没有必要的。

3．现在，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的责任，都在于养精蓄锐以待明春。

4．盼交我一份详尽的报告，说明上次猛袭柏林的那一夜，我们的轰炸机所受到的重大损失。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11月11日

根据生产情况来看，飞机不断消耗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请每周将在联合王国内因敌人的行动，或由于其他原因而被注销的全部飞机数字，按照类别向我报告。另外请交我一个清单（虽然这并不迫切），开列每星期中损坏、而中队不能自行修理的飞机。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11月11日

在10月份头两个星期中，轰炸机司令部为了参加陆军演习而取消了对船舶的轰炸，因而使敌人在那个时期未遭损失，是否真有其事？

是什么时候作出这种为了演习而放弃作战的决定的？是谁作出决定的？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1年11月12日

我得悉你在释放其余的甘地主义犯人方面搞得如此过分，不胜惊讶。如你所知，我始终觉得对于像尼赫鲁这样的人，应该把他当作被拘留的政治犯，而不以罪犯对待，所以凡是减轻其罪名的作法，我都是欢迎的。但是我对于这次全部释放的总的印象是，在成功时反而投降。作为一种宽大的举动而释放这些罪犯，却无疑地会被宣称为甘地党的一次胜利。尼赫鲁等人将犯新的罪行，势须再次经过审判与定罪的全部程序。无论哪一方面都不会对你表示谢意。对于霍普和哈利特的反对意见，不应轻易否定。

2．今晚我在内阁中谈到此事，内阁觉得他们在收到你的正式建议后必须要有较长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最早在星期一以前不可能答复你，所以我请印发事务大臣要求你提出动议的日期（17日）推迟几天。我们在必须等待别国政府答复时，在下院是常常这样做的。

（即日办理）

附录（7-2）

首相致外交部 1941年8月27日

请用几句话说明暹罗是怎样自称为泰国的。这两个名称各有何历史价值?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8月27日

几方面的迹象表明，德国人正向摩尔曼斯克移动。看来虽然我们在进行那次无效的空袭时并未发现德国运输舰，但目前确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在移动。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我们在北方肯定不能再有什么行动了么？我们的两个飞机中队何时抵达摩尔曼斯克？海军方面不能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德国运输舰的调动么？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1年8月28日

我们国内实际上还有多少黄金，在南非在我们控制下的有多少？不必害怕：我并不是向你要什么。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1年8月28日

哈考特·约翰斯通先生将主持一个各部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有关各机构的代表组成，目的是在目前敌人空袭较少期间，订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灯火管制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下列方面可以放宽一些：

（1）放宽战时紧要事务所需车辆的灯火管制；

（2）放宽工厂和港口的灯火管制。

目的是获得战争物资的最大生产量。

2．这个委员会应该考虑的事项中还有：

（1）准许哪种车辆放宽灯火管制；

（2）灯光应当减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车辆在相当速度下行驶；

（3）哪些是军需部、飞机生产部和海军部特别需要放宽灯火管制的特定路线和特定地区；

（4）如果因敌人的行动而必须在一定地区或全国恢复原来管制办法，如何迅速恢复原状。

3．这个委员会需在一星期内向首相提出报告。希望所有各部为了公众利益而尽力合作。应当把制定尽可能完善的计划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技术上的研究，并不见得要求有关各部的领导人一定采纳。为了总政策的关系，可将这项计划呈送由战时内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去决定。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8月29日

我必须提请你注意［在不列颠的］巡逻坦克的情况。本星期中，在四百零八辆坦克内，实际上不能用的超过了能用的。这个数字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制度，显然需要认真处理。

不能用的比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大。

应当由谁负此责任，你准备如何处理，望见告。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8月29日

在对鹿特丹港的商船和船坞进行日间袭击时，十七架"伯伦翰"式轰炸机损失了七架，这是极严重的损失。如果是在袭击"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或"提尔皮茨"号，或者袭击一个南行至的黎波里的运输船队时，遭受这样的损失，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除了对这些船舰造成损害外，还达到了头等的战略上的目的。但是对于袭击并不从事于紧要供应工作的商船来说，这种损失就不相称了。我们本月的轰炸机损失很严重，而轰炸机司令部又没有像原来希望的那样进行扩充。我虽然非常钦佩驾驶员们的勇敢，却不愿他们受到太大的压力。可以多选择较容易的目标，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返航，而少选择造成我方伤亡的目标。

望交我一个报告，说明8月份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包括在着陆时撞毁的在内）被注销的轰炸机总数和飞机生产部交来的轰炸机的数字，以及制造和进口的数字。

（即日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8月30日

关于在中东增强夜战战斗机的防卫力量一节，进展如何?

我料想他们绝不会赶得上我们的新发明。但是亚历山大、苏伊士和苏伊士运河却是极重要的地方。

请为我准备一个简短的报告。在拟制夜战的前进梯队的计划、组织和供应的一个清单方面，派尔将军可能是有帮助的。这一切都非常重要。速办为要。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8月30日

应将对俄作战中德国飞机被击毁一千七百架这个估计数字，与辛格尔顿就各战场英德飞机数目的对比进行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联系起来研究。

便中请将研究结果告我。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1941年8月30日

好得很。

"对于袭击鹿特丹和其他目标时所表现的忠诚与勇敢，是无法用任何言词来赞颂的。轻装旅在巴拉克拉瓦的冲锋陷阵①，同这些几乎每日涌现的丰功伟绩相比，已显得黯然失色。"

①巴拉克拉瓦是克里木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东南的一个小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土耳其军队与俄军在该地进行过多次战斗。--译者

请将这些话告诉那些轰炸机中队，如果你认为合适，也可公布。①

①这封信是回答关于"伯伦翰"式轰炸机袭击鹿特丹港内船舶的一个备忘录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8月30日

我个人虽然对于我们现有的炸药十分满意，却觉得我们绝不能停滞不前。因此我认为应当按照彻韦尔勋爵建议的方向采取行动，并应指定约翰·安德森爵士为内阁中负专责的大臣。①

①这里指的是进行原子弹研究的早期计划，我们用代号"合金管"来称呼这种研究。

我希望知道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8月31日

如果你认为合适，而且船只又已安全抵港，就请你向海军部作战参谋处、贸易处、西部海口总司令、空军海防总队及其他有关方面，转达我对于上星期中使那么多船只能够通过德国潜艇特别集中地区所表现的警惕性、灵敏性和组织的机动性所表示的祝贺。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8月31日

我们修建的压倒外国广播的大广播站进行得怎样了？装置工作已经耽搁了很久，但是我听说曾经给它以最优先的地位。请交我一个简短报告--用半页纸。

2．应把德国摄制的侵俄影片在英国放映，而且也应送往美国，我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怀南特先生完全赞同将影片送往美国。我上星期曾告诉你，我认为在放映大西洋会议与冰岛这些影片之前把这些德国暴行放映十分钟是最好的办法。这事进行得怎样?

3．冰岛人可曾得到一部关于他们自己的影片的拷贝?

9月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9月8日

请为我准备一份简短报告，说明延期信管的现状。

上次大战结束时，德国人曾大规模地利用这类信管，使我们无法使用铁路线，而且在从法国撤退时曾用以设置诡雷。

延续的时间自数日至数月不等，这样，不定的状况一直存在，而铁路线则持续地处于中断的状态。我听说它是利用一只金属制的比烟盒大不了多少的盒子，在盒里放上一种酸性物质，这种酸性物质逐渐腐蚀一条金属线，因而引起接触或打开一个小孔。当然现在一定有了很多改进的地方。

从我们在东方部署的总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应相当大规模地设置这类装置。我们正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波斯、塞浦路斯等地建造飞机场，并且正在改善和扩展一些铁路和公路。如果我们必须后退的话，我们应当想办法使敌人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使用它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事先埋下地雷而在上面留一个封闭的狭小通路，以便在必须为这些地雷装好信管时，经由这些通路放入适当的信管。每一个飞机场应有二十或三十个地雷埋置其下。到必须撤退时，就可以放入信管而将地面填平。危险期一定要至少维持六个月，铁路每哩应至少有三个或

四个地雷（无论如何在铁路前段要这样），所有的桥梁和隧道都要埋置地雷。由于不知道一条铁路或公路何时会中断而造成的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比一次广泛的破坏给敌人带来的困难甚至还要大。

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1年9月8日

报纸上所说在所谓耶和华的见证人①中有许多年富力强的人，他们并不参加战时的工作，真是这样的吗?

①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英国的组织又称作国际圣经研究会。--译者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9月10日

（抄送空军大臣）

你在8月29日的备忘录中告诉我，五万枚"杰弗里斯"式炸弹（即马勃菌①炸弹）的定货是无法生产的，你只能提供一万枚。

①马勃菌，一种蘑菇，球状，成熟时裂开，喷出尘土状孢子。--译者

我认为这是由于缺少炸药的缘故。据说九枚粘性炸弹的炸药含量可以填装两枚马勃菌炸弹。因此，我们可以推迟填装十八万枚粘性炸弹，就可得到那余下的四万枚马勃菌炸弹。

据我了解，按照目前的生产率，这大约不过是六个星期的产量，所以我赞同推迟填装粘性炸弹。

迫击炮应继续照常生产。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9月10日

请一阅所附比弗布鲁克勋爵［关于横贯波斯的铁路］的信件。鉴于摩尔曼斯克一线有危险，而我们有大批物资正准备运往俄国，以及在修筑通过波斯的铁路的同时又须继续进行货运，会有很多困难，因此怎样尽量利用公路运输似乎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我可以致电霍普金斯先生，要求拨给所需的卡车、司机和机械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相信美国方面会很快地把它们运到巴士拉来的。我不知道公路状况如何，但是这整个问题，连同车辆从美国运来时改善公路的计划，必须进行研究。

如有可能，请于明日将意见见告，以便我能够开始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9月12日

整个英国陆军（在中东的除外）不可能无限期地作为一支抵御入侵的本土驻防军，而处于静止和被动的状态。即使完全不从军事上来考虑，这样一种方针也会使陆军名声扫地。

这一点无庸我细讲。

2．应编成相当于六个师的一支远征军，以便在海外作战。

3．除非局势发生意外变化，使得我们可以在西班牙或摩洛哥开辟新战场，或者入侵迫在眉睫，我们则应当努务在最早的适当时刻解放挪威。

4．应拟就一项计划，在我们认为最适当的地方采取行动。

应于本月底以前将这项计划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1年9月13日

在波斯铁路两端的沙普尔港（Bandar Shahpur）和沙赫港（Bandar Shan）确实容易混淆。因此，在所有的英国公函来往中，应称这两地为里海班达①（Bandar Caspian）和波斯湾班达（Bandar Gulf）。盼按此大意发出指示。

①"班达"是波斯语，"港口"的意思。--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9月13日

当然需要把这篇评价［写给各自治领总理看的关于总战略的评价］写得合乎目前的情况。它一点也没有谈到我们对波斯的占领，以及发展一条直通俄国（我们已同它携手）的道路的重要性。到9月底或10月半再来看俄国的前景就容易多了。文中并没有提到对土耳其的可能进攻或对它施加压力，及其后果如何。

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写成这篇文章呢？现在这种样子的文章只能引起各自治领的慌乱和忧虑。例如，说我们据守埃及的理由之一，就是要防止意大利舰队冲过苏伊士运河把英国海军逐出印度洋。如果我们据守埃及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的话，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9月13日

虽然我没有要求［美国船只护送增援中东的军队］进行第二次航行，但是我希望它们能来。对于逐步运出那些原来早就应该开往中东的大批军队来说，这是很大的帮助。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满意。我希望马上知道详情，以便申谢。请就第二次航行所带来的便利之处提出报告。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1年9月13日

希特勒枪决挪威的工会会员并判处其余的人长期徒刑一事，的确应使之引起更大的哄动。难道工会联合会不应通过决议，表示同情么？你为什么不同西特林接触而促成公众的坚决抗议？两位被害者的姓名应作为烈士予以宣扬。

首相致安德鲁·邓肯爵士1941年9月13日

彻韦尔勋爵按我要求，已经拟就关于预测进口情况的简短报告。你们目前也正在进口管理委员会中研究这项计划。我用的是日历年，所以我所希望制定的进口预算必须是1942年的。我盼望至迟在11月间确定这项预算。在此期间，就战争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进行比较，并对第三年作出预测，是有用处的。

你一定要随时想到，一旦我们需要派出一支远征军时，我就不得不进一步要求大量的船舶。希望你将初步意见告诉我，彻韦尔教授的报告正好作为依据。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1941年9月13日

我们有必要防止1942年陆军实力会有所减少，而且需要采取特殊的保证措施。在未来的相当时期内，绝不能将陆军的军火移作别用。我已经要求除了开到东方去的那两个师以外，再准备一支由六个师组成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究竟要到哪里去，将看形势而定。留下来的军队刚够保卫国内的安全。

在提供必要的兵员方面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不过我希望从大不列颠防空委员会、空袭警备处、空军海防总队和重炮队，连同一部分后勤机构，能够抽出二三十万人来。我们将从后备工作中抽调大批人员。目前几个师有解体的严重危险。

请以上述原则作为你工作的指导。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1年9月14日

从空军提出的需求可以看出，它使用地勤人员毫无节制。

我们现在计划到1942年春季把八十个空军中队放在中东。那里的空军地勤人员已有四万五千人，现在又提议增加四万人，这样，每一个拥有十六架第一线飞机的中队就有地面人员一千多人。显然必须对这些编制进行彻底的调查，按照它们现在的规模搞下去，我们的作战努力势将遭到毁灭。

同时，到12月底为止，运输船队中只能载运二万名空军人员。

还应注意，从此间派出的只有十三个空军中队，并不是如这些报告中所说的十七个中队。

2．根据我向总统提出的请求，应将新增的那两个师全部运出。如果不是因为在中东增加两个强有力的师具有吸引力的话，他是绝不会给我以额外的船舶的。我无法为了装运分遣队和新兵再向他提出借用船舶的要求。

3．以上共计六万人。看来接着就该轮到开往印度的军队了，因为他们开到那里，可使我们编成额外的四个师。防坦克炮和高射炮的运输，当然要优先于野战炮和中型炮（这些在中东方面已有大量供应）。陆军方面另增一万八千名陆军后勤队的要求，很难说是合理的。有什么特定任务需要这支在人数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去执行呢?

4．关于新兵的问题。尼罗河集团军最近没有作战，所以纵然有寻常的因病损耗，我却觉得不应将补充第一批增援部队的新兵（即在基地上足额人数之外另增的百分之十的新兵，或用来补充估计中的额外消耗的新兵），比已编好的战斗部队占优先的地位。他们应在方便的时候再运。

5．现在请制一个表交我，开列目前据称需要这另增的三万一千名新兵的每个营或炮兵团（英国的）的现有人数。补充步兵的新兵应优先于其他兵种。

6．前些时候，我曾经得到一些说明中东地区战斗部队对后勤人员的比率的数字。假如可以把目前所要求的十四万二千人全部运出，是

否按照最新的情况将这些数字加以修正呢?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9月20日

（抄送空军大臣）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意大利空投传单，特别指出下列事实：几十万意大利人从阳光普照的家园被遣往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去送死--这样做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效果。望将此事交由政治作战局考虑。

为此我已将这项备忘录的抄本送交空军大臣，以便他们考虑如何采取行动。

（即日办理）

首相致霍利斯上校1941年9月21日

目前迫击炮正在源源交货。它们在战术上的应用有何进展？应立刻成立一个实验性的迫击炮队或团，以发展这项武器的应用，并向各部队推广使用。望向我提出意见，说明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1年9月21日

我们派往法国上空的战斗机驾驶员是否带有足够的法国货币？我听说只给他们五十法郎。依我之见，至少应让他们携带三千法郎，作为一个驾驶员的一部分装备，并于交接班时将此款随同交接。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9月21日

我不打算把这事放过或让它蒙混过去，或被遗忘。听任六百名德国退伍军人回到维希法国，让德国继续用来对付我们，这已不止是一个需要训诫的问题。要对付这些人，可能要牺牲六百个英国人，但却这样随随便便地让他们从我们手指缝里滑掉了。应由陆军部写一封正式的信件致中东总司令，就他采取的这项行动进行质问，并指出叙利亚指挥部的这种因循行为损害英国利益的严重性。如果一个军曹或伍长犯了过失，他就要受到惩罚或申斥。在威尔逊将军左右的僚属们既未提出问题，又不了解情况，应当受到谴责。如果威尔逊将军自己引咎，那么，他可以将功赎过，但应使他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危害。他们应作出最充分的解释。①

①所作解释将责任广为分散，以致难以执行纪律处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9月21日

谢谢你。我从最近的电报中高兴地看到这项建议：重新部署前方地区，使前方部队在敌人再有类似行动时，采取攻势行动，予以打击。我听说这次调整约在本月23日完成。如果现在作这种调整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早些这样做呢。

敌人在装甲车手下（并无坦克）损失了十辆坦克等等，这就证明原来是可以搞一次大规模"捕捉"的。不过我们也许会有第二次机会。也许没有。命运是变幻莫测的。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1年9月25日

附上过去十五个月中关于化学战攻守措施官方来往信函摘要一份，并附一表，说明较重要的毒气武器的储备情况。你们对于目前情况，以及我们在必要时对德国人施行报复的方法，是否感到满意，望报告。

由于化学变质的关系，维持储备可能有困难。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消耗，库存是可以逐步倒换的。也请将你对这方面的意见告诉我。

附录（7-4）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1月13日

盼一阅所附贝弗里奇关于三军技术人员所作调查的报告的摘要和劳工大臣的信。显然，这项报告对陆军部的名誉伤害最大，所以在公布以前必须由陆军部提出纠正弊害的适当而明确的建议，与报告同时公布。

没有人期望陆军（现正扩大二十倍）在组织方面具有和海军（扩充不到两倍）相同的效率。但是你应当赶上空军的标准，空军的增长也是很迅速的。

我建议你成立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主席或可由财务秘书担任，以探求一个适当的计划。这项计划应于两星期内拟就，经我同意后，即可将全部要公布的文件提交内阁。

（即日办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11月14日

我因为这些事实而感到非常不安：我们每月击沉的德国潜艇不到两艘①，而它们增加的数目则将近二十。我们在方法上的失败是十分明显的，令人痛心的，而海军部在战前曾宣扬过这些方法。我估计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丧失的现役潜艇远较敌人的损失为多。

①经过战后分析，查明这时期的德国潜艇损失如下：9月，两艘；10月，两艘；11月，五艘，12月，九艘。同时期英国潜艇损失为三艘。

盼将实际数字见告。

2．我认为整个局势非常严重，因而愿意在不远的将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对整个问题进行检查，并考虑除现行措施外有无任何其他办法。

请告诉我，我们的潜艇追猎舰估计每月可增加多少。把所有关于德国人在训练艇员及其他方面的困难情况汇总并检查一下。请告诉我你们何时可以准备就绪。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1年11月15日

我希望知道，你在使那十二对已婚在押者拘留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什么行动。现在马恩岛上秩序既已恢复，所以，应该说不让他们前去是收有什么特殊理由的。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在英国是一定会找到一些可以设法让夫妇取得合理联系的监狱的。

当外国人被拘留时，夫妇都是拘留在同一个地方，这是真的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不同方式对待英国籍的夫妇似乎是会引起民愤的。

反对第十八条乙项的情绪非常强烈，所以，如果用那样苛刻的方法来实施这项条文，我就不准备毫无保留地支持它了。我们考虑的是拘留，并非监禁。

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的妻子现已入狱十八个月，至今却丝毫没有对她提出任何控诉的迹象，并且她是和丈夫隔离开的。

在被拘留者当中是否可以假释一些人，或让一些人找出保人，予以释放呢，这个问题也曾考虑过么？

希望在下院进行辩论以前，你向内阁提出建议。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1月17日

把九个海滩师或州郡师列在比野战师较低的等级，似乎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它们之中每师只不过是缺少两个皇家工兵连和一个炮兵团，以及较高标准的运输车辆。盼向我提出一个计划，准备在1942年3月31日以前，如不可能，即在6月底以前，把这些师提高到野战师的标准，并告诉我需要增加多少人力，以及装备是否现成。

按照卡车等的出产率，额外的运输车辆不久即应有着落，尤其是如果在陆军的主要部分进行适当的搜罗的话，那就更快。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1941年11月17日

我的希望是在年底前将1942年战时生产预算完全计划好，并提请内阁批准。为了这个目的，海、陆、空军的已经制订得差不多的计划必须决定下来，随之而来的军需部的任务也要拟订出来。

同时应检查进口计划（已以三千三百万吨为基本任务订好计划）和国内生产。我建议从额外的二百万吨可利用的进口额中，将五十万吨用于食品和饲料，其余的一百五十万吨用于军火，以补足本年的大

量削减。但是这并不是说让一些不必要的进口货物，如木材一类，过分地增加。必须把重点放在更迫切的作战努力方面。

第三个问题是人力问题，现正在内阁讨论中，但已研究得很成熟，很快就要解决了。

我看可以拟出一个指令，将以上各节概括地加以说明，大约在12月15日开始传阅。你们或许可以在拟制好后让我预先研究一下。这个指令不应超过我的白色、方形、双折纸一张，并应依照去年的形式拟出。

首相致教育大臣1941年11月22日

盼交我一份简略报告，说明在1941年的战争状况下小学毕业的十五岁及十五岁以上的男孩数目。

这些男孩中有多少人参加了任何形式的工业生产或职业？十五岁到十八岁半的男孩中有多少人在军火厂中工作？有多少人进入各种军训队？有多少人在中学肄业或升入大学？

我切望我们不但要重视这些男孩的生活中的教育和训练方面，而且要同样重视空袭警备处、高射炮队等单位对大批男孩的需求。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11月23日

目前关于航空母舰的分布计划是怎样的？自从收到这些电报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皇家方舟"号，但仍旧拥有四艘新的很好的航空母舰。我不想派它们当中任何一艘绕道好望角出去，而使它受到耗损，除非这样的一次航行，恰好是在进行不可避免的训练时期内。目前我正注视着地中海的局势发展。当然，如果坎宁安海军上将驻扎在地中海中部，或者我们取得的黎波里，或者法属北非参加作战，那么，就值得至少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那里去。我们目前还无法看清局势。我想你会把一艘较旧的航空母舰给与印度洋和太平洋方面吧。

请向我提交一份简短报告。

首相致K舰队司令1941年11月27日

对于你抵达马耳他岛以来取得的优良成绩，致以贺忱，并请你为我向各级官兵说明，他们从事作战而建立的两次功绩，即11月8日歼灭敌人的运输船队和上星期一歼灭油船两艘，已经对于正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大战起了非常肯定的作用。

舰队工作取得极大的成果，所有有关人员都可以因真正帮助了不列颠和我们的事业而感到自豪。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空军参谋长

1941年11月28日

［为了协助南斯拉夫境内的游击队员］凡是人力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请你就我们能做些什么，提出报告。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11月28日

我总觉得，推测到12月15日将有三十六艘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活动，这种估计是过高了。①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是否可能至少派十二艘驱逐舰增援地中海。这些驱逐舰不一定需要待在那里很久，因为随着利比亚战局的决定，形势会发生变化。但是舰只的众多，是我们成功地搜捕敌舰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我们是应当取得良好战果的。

①战后获得的数字证明，1941年12月间在北大西洋作战的德国潜艇平均每日有八艘。此外，在随便哪一天都有许多艘德国潜艇在驶出或驶回本国时经过北大西洋。

1941年11月间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舶是六万一千七百吨，这是1940年5月以来每月记录中的最低数字。

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工作可做，盼告。

请将11月份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数字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11月29日

我对于有关西非波兰军官的这项计划（我个人对此很感兴趣）的执行情况感到不满。给与前往这些热带地区的波兰军官以一笔特别的置装津贴，显然有必要。然而这几个月却是在讨价还价中度过的。开始时允给五镑，最后定为十五镑。

我料想这就是对待这种尝试所使用的典型方法了。

我曾在其他文件中指示过，应邀请二百多名波兰军官报名应试。关于在西非和在国内办理这事的进展情况，应按周交我本人一份报告。如有任何从中作梗的迹象，请向我报告，并请你亲自从国防部方面进行查究。请告诉我陆军部中负责办理这事的官员为谁，你应利用经常咨询的方法确定使他按照规定办事。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1年11月30日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目前应继续保持和维希的关系和对北非的供应，并不露形迹地维持任何其他接触。如果在我们知道利比亚战役的结果及其反应以前就失去任何接触，是十分错误的。要断绝关系，随时都可以断绝，但要恢复接触，就比较困难了。

12月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和战斗机司令部司令

1941年12月6日

以下是我们昨晚讨论时得到的主要结论：

1．"前进"①应于1942年2月1日开始使用，除非在调查过去十年或十二年的天气情况后证明3月可能远较2月为顺利。如果是那样，则应将此事再交我作出决定。

①"前进"是一种无线电装置的名称；利用这种装置，我们的轰炸机在轰炸德国时可以确定其方位。

2．应竭力扩大战斗机队的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将后备驾驶员和飞机编成一些中队，这样，如果战斗延长下去，就可以轮换。

3．作为一种试验，可以给夜间战斗机中队分配一些日间战斗机，目的是，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采取两用战斗机中队的办法。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12月6日

你在你的各项艰难工作中，已取得许多成就，但鸡蛋分配计划似乎是个例外。我听到许多方面传来的怨言，而且鸡蛋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现将农业大臣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提出的报告送交与你。

请将你的计划和政策给我作一个简略的说明。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1年12月6日

我希望能够在12月11日星期四下午到舒伯利内斯去，请安排由以下类型的U．P．武器进行一次表演，不胜感激：①

①K型：防空火箭

L型A．D．装置|

J型A．D．装置|保卫飞机场和类似地方，以防御低飞飞机的火箭。

5吋U式火箭：原来是为了发射化学战的弹药而设计的，但后来变为形成地面火网的武器。

3吋U式火箭：形成防空火网的武器。

1．K型。

2．L型的A．D．装置。

3．J型的A．D．装置。

4．5吋U式火箭。

5．3吋U式火箭。

关于你在12月2日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有关优先问题的建议，我认为，在作出决定以前，需将各种武器查看一次，以便比较其优点，因此我希望你能随我前往。

如果天阴，当然作罢。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1年12月7日

在阿比西尼亚的冈达尔和其他地方缴获的意大利步枪，是如何处理的？有多少枪支，多少弹药？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1年12月9日

（亲启）

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你写给我的关于地方辅助服务队的备忘录，我很愿意让你所提出的原则得到一次试验。希望你能想些办法，使得这些炮队对于地方辅助服务队中的优秀分子和现在不得已而参加服务队的妇女们具有吸引力。我担心人们有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反对妇女参加足以致命的工作。我们必须扫除这种心理。此外在管理地方辅助服务队的妇女们当中还流行着一种想法，认为不能让任何事物来影响对地方辅助服务队的忠诚，而炮队集体感则是与她们的兴趣或意向相违背的。不能容忍这样的想法。妇女指挥人员的主要职务在于福利，这应是她们的主要工作。

条件是很差而且艰难的，而且我预料将愈来愈坏，因为很大一批人正被强迫（或者多少有些强迫）纳入陆军部的掌握中。你作为国务大臣，对于使所有这些青年妇女不受到粗野的待遇，负有主要责任。诺克斯夫人和她的助手们在这方面所做工作一定是值得赞赏的，但是

需注意不要让她们妨碍炮队的活泼快乐的生活，或者打消妇女们参加炮队并像对地方辅助服务队那样关心炮队的积极性。

我很希望得到你进一步的报告，说明你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你在备忘录中阐明的原则。对于在炮队中服务成绩优良的妇女，应将各种小的奖励品和勋章发给她们。

首相致林务委员会主席1941年12月9日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伐木公司为了牟利正在把我们的许多林地无情地伐光。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一部分最优良的树木得以保留，并且适当地考虑乡村的面貌？我知道我们不得不大事采伐，但是也没有理由不将一定数量的树木保留下来。

盼以数行的篇幅将你重新栽植的办法告我。你每伐下一棵大树来，一定会补植两三棵吧。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1年12月9日

你说你原来就很想将糖果和巧克力归入计点配给计划之内，而且希望接着就这样做。等到能够实行它们的配给时再这样做，岂不更好？如果你现在推行糖果配给制，那么，一切守旧势力和简化行政工作的论点都将严阵以待，等到你以后再提出改动的建议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我听说在枢密院长的委员会中，大家都承认，糖果配给将比我们的任何一种物品的配给更容易引起违法行为。凡是足以减损对配给条例的尊重的事物，我们都应反对。如果我们人为地制造出一些法律治不了，又不为舆论所谴责的不法行为，那么，逃避法律约束的习惯就可以蔓延到会引起危害的其他方面。

我们不实行糖果和巧克力的配给，已经过了这么久，那么，再推迟一些时候，也还是可以过得去的。我们应当设法毫无例外地遵守一项原则，那就是，只要是你感到不得不实行某种次要食品的配给时，都应将它归入计点配给制度内。

（即日办理）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1年12月10日

我见到有消息说，你认为议会议员有和别人同等地应召服兵役的义务。我所创立的、在上次大战中奉行而在这次大战中也必须奉行的

一项规定就是，在下院的服务，应看作是担任国家最高职务。任何下院议员或上院议员都有权自行决定，他是否要完成那项服务或用某种其他方式来服务。两院议员，如果在任何时刻认为政治上的任务有需要，在接到适当的通知后，就可以随时退出武装部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作，以便出席议会。

要冒犯这项原则，我是绝不能同意的。

首相致掌玺大臣和粮食大臣1941年12月12日

据我看来，现在宣布这些定量限制，是一种错误。这将使人感到我们发生了恐慌。由于美国完全卷入战争，我们的地位已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进。储备是充足的。我们一齐都在作战，而他们比我们吃得好些。

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不作此种性质的宣布，并希望在战时内阁作出任何最后决定以前再就商于我。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

1941年12月18日

［收到你关于成立一个波兰装甲师的可能性的备忘录。］我认为，不应当拖延到所有英国装甲师不但已经配备完全，而且还有大批坦克充作后备的时候，才把坦克发给波兰军队。我以为大家已经取得同意，首先应发给各师以初步配备，以后有更多坦克到手时再逐渐建立后备力量。波兰军队应在这个基础上与英国师受到同等待遇。我看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可能同意以1943年4月1日为期限是对这个问题的公平处理方法，所以我希望你按照我所指出的基础向我提出建议。

2．给波兰人以很好的坦克配备，并使他们能够组成一个军团在一起战斗，这的确是可能办到的。陆军中所有单位具有完全相同的编制，这当然是便利的，但并不是非如此不可。

波兰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完全一样的装备，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有英国装甲师扩充后达到的三千五百辆车辆。实际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六个月内再获得二百辆坦克，以后再逐步形成通常的满额编队。把这支波兰军队合在一起使用，而不是把坦克成分和其余部分分开来，一定是可以办到的。

我希望你向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1年12月21日

收到你关于贝弗里奇报告书的备忘录。

在贝弗里奇关于三军中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报告书发表的同时由陆军部公布的备忘录，不但必须比目前他所提出的要更加切实，而且要更加精确。

2．陆军部还应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他们的职责在于造成一种有效率的战争机器，而不是造成一种管理完善的工业组织。因此，绝不可做出任何严重破坏班、排和连的团结的事来，而且鉴于有入侵的危险，绝不容许在本国港口内引起陆军体系的全面混乱。

3．然而必须清楚地说明，目前怎样根据各部队的技术人员的现状来使用他们，以及将怎样更好地使用他们。备忘录就是应该这样地对贝弗里奇报告书中足以影响陆军团结和军事效率的建议坚决地进行反驳。

4．这并不意味着陆军部可以利用军事效率为借口，来掩盖报告书中所揭露的严重缺点。备忘录不应仅仅是一篇粉饰的文件，而应表示正在认真地作出努力来纠正缺点。只有在陆军部能够具体地，而非抽象地说明它正在进行改正的情况下，国会和公众才能放心。因此，备忘录应逐一地，并以一般人易于了解的方式，就报告书中主要各点作出说明。

5．这就是：

（1）说明陆军中未经利用的技术人员储备，足够满足将来对于技术兵员（重武器技术兵除外）的全部需要。

（2）说明经过对许多野战部队的编制的检查，可以做到对于技术人员的经济利用。

（3）说明有些部队（这些部队目前虽未从事作战，但将为前线所需要）的兵员的技术，可采取更有效的步骤加以利用。

（4）说明负责技术人员考试、重新集中和调动的机构可能进行巨大的改进。

（5）说明应成立一个特种机械化工程兵科，以终止目前机构重复的现象。

（6）说明新征的兵员应征募到整个陆军，而不应征募到特定的军团或某一单位。

6．陆军部的答复若要做到切合实际，就必须仔细地推敲。

你应当组成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来草拟这个答复，我建议可让财务秘书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和陆军部高级副官来参加这个委员会。我盼望这项答复在1月10日提交与我，以便在必要时及时提交内阁。

首相致本土部队总司令（佩吉特将军）

1941年12月22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赞赏的文件［厄特森-凯尔索将军论步兵训练］，对于其中每一个字我都赞同。我高兴地想到，在你的广大的新管辖范围内，你将有机会实行文件里面的许多明智与令人鼓舞的原则。你可以指望我从各方面来帮助你。我已尽了一切力量来防止班和排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或让步兵除紧急时期或收割时期以外从事其他的民间工作。我虽然非常赞赏这种想法，即一个配备精良的步兵营以一群猎犬的勇猛精神和团结一致来进行战斗，但也切望要有机智敏捷的一面。我希望射击训练不致与有任何不必要的变更，而擦洗装备也不致与有效的野战训练发生矛盾。

2．盼再向我提出报告，说明你是如何应用这个文件里的一些想法的，并将原件送还。我很喜欢这个文件。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1年12月22日

收到你关于鸡蛋分配计划的备忘录。

有三十七万小生产者有足够的养鸡的劲头，这是值得庆祝的事；在这方面我所听到的唯一不满就是未曾得到充分的鼓励。后院养鸡毕竟是可以利用很多废弃食物，因而是能够节省粮食的。

你的进口额已削减到三分之一，我很了解你的困难。但是我希望你把已经纳入计划之中的数量运进，使这种厨房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动物蛋白质不致发生短缺。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

1941年12月22日

现在还来创造这些古怪的编号：龙骑团、骠骑团和枪骑团，真是荒唐已极。它们之中哪一个团也没有骑枪、佩刀或长矛，而且挨号编

成的已有第十八、第二十和第十九骠骑团以及第五和第二十一枪骑团。的确，按说应该先恢复使用这些过时的武器，然后再重新使用这些新的、不真实的、矫揉造作的称号。我希望你向我说明陆军部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怎样想的。

附录（8）

首相致澳大利亚政府的电报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①1941年8月29日

①参阅第366页。

现在在你担任重大的公职之际，我最诚挚地祝愿你获得成功，并向你保证，我和我的同僚们将尽力以我们同孟席斯先生共事时同样友好和诚恳的精神来和你一同工作。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孟席斯先生在你领导下正担任国防协调部长。

2．我们一直在注视着你在此间派驻代表一事在澳大利亚引起的困难。如果我对你说明我们这方面的情况以及我们所处的地位，或许是有益的。

3．自从由威斯敏斯特法规所体现的1926年英帝国会议宣言发表以来，所有各自治领政府都同母国政府处于同等地位，并且都可以直接谒见英王。目前由我充任首脑的英王陛下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政府的内阁，是对我们自己的议会负责的，并且是因为在下院拥有多数票，所以由国王加以任命的。因此，不经过组织上的变更（这类变更必须与所有自治领商榷）要使一位对澳大利亚联邦立法机构负责的澳大利亚部长成为我们这个机构中的一员，是不可能的。史末资将军在上次大战中的前例并不适用，因为他是当时的战时内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国王任命他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因为他代表着南非或各自治领的意见。

4．但是实际上，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有一位自治领总理访问英国--自治领的总理们并不能经常地或过久地访问英国--他总是被邀请同我们一起出席议会，并完全参加我们的讨论。这是因为他是我们自治领姊妹国的政府首脑，和我们一起从事共同斗争，并且可以认为，他不但有权根据本国指示代表该自治领发言，而且对于讨论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许多争论，也可表态。这对我们是巨大的便利，而且也加快办事的速度。

5．总理以外的一位自治领部长的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不是一位首脑，而仅仅是一位使节。在这次战争中，曾经有许多总理以外

的自治领部长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前来访问我们，我总是随时准备和他们商谈，或让他们和那些与他们有关的各部大臣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在一般情况下，是由自治领事务大臣和有关自治领的高级专员招待他们，并且为他们创造一切便利条件，来进行任何必须做的工作。就我所知，这种办法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

6．我曾考虑过这种建议，即在这次战争期间，每一个自治领应有总理以外的一位部长同我们一起出席联合王国的内阁会议。我已从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自治领的各位总理方面获悉，他们并不希望有这样的代表，而且对于我们现行的办法感到很满意。有些自治领总理竟抱有极其相反的看法，认为除总理外，没有人能够代表他们的政府发言（除非奉有特别指示），并且他们可能发现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会因为他们的部长作为与会的一方所作出的决议而遭到损害，因为在战时有些决议是需要很迅速地作出的。

7．从我们作为联合王国国王陛下的臣仆、我们这些在本国的人来看，也有许多困难。我们内阁目前有阁员八人，有很多议论，认为我们不应超过五人。另增四个自治领代表，就会牵涉到至少要有同样数目的英国大臣退出战时内阁的问题。我们的议会和民主制度，和你们一样，是有一种政治基础的。我本人觉得我不能够如目前向我建议的那样，向国王陛下建议在联合王国的内阁中另增四个自治领部长，使我们的人数多到无法进行工作，或者将目前若干同僚摈除在外，而他们都是他们所属政党中的领导人物。

8．如果你希望从澳大利亚方面派遣任何人充任特使，以便就我们共同作战努力中某个方面进行讨论，我们当然应该以极其体谅和尊重的态度来欢迎他，但是他不会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政府日常工作中的一位共同负责的人员。

9．他和现有的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以及自治领事务大臣之间的关系，要由你来决定。但是，如果作为常规制度而让这样一个使节留在此间，现有的高级专员的职能似乎在相当范围内就变得重复了，而自治领事务大臣同这些高级专员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普遍地受到影响。这种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但很可能要碰到这些问题。由高级专员们每日和自治领事务大臣进行接触的这种工作制度进行得很顺利，我深信其余的三个自治领会反对作任何变更。

10．如果安排得了的话，我们当然欢迎自治领总理们举行一次会议，但是，如你所知，在路途遥远和选择时间方面，困难是很大的。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也很愿意考虑成立一个帝国战时内阁的问题。但是影响如此深远的一种变化，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形成，而只能根据目前效忠国王的各个政府的普遍愿望而使之实现。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1941年9月7日

我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位，可能受到德国进军的威胁：

（1）通过安纳托利亚进攻叙利亚；

（2）通过高加索和波斯（伊朗）进攻伊拉克；

（3）（1）和（2）相结合。

·通·过·安·纳·托·利·亚。--如果土耳其不允许德军假道，那么德国为了征服土耳其而必须调动的大批陆空军，就很难在不到六至八个星期中从俄国撤出，并重新装备和集中起来。根据安纳托利亚的天气情况，从12月1日起到3月底止，实际上是无法采取军事行动的。因此，我们觉得德国人在土耳其边界集中足够的军队来征服那个国家，在目前还不可能，这要等到很晚以后才行，所以在春季以前不可能通过安纳托利亚进攻叙利亚。

但是，如果出乎意料，土耳其竟允许德军假道，那么在年底以前，就可能有三四个德国师开抵叙利亚边界，并以每月一个师的速度进行增援。如果通过土耳其领海上的那些航线可以利用，这一支军队可能得到更多的补充。因此，事态的发展多半要看我们可能给予土耳其多大的协助。关于此点，我们已经指示派驻安卡拉的代办，根据以下方针发表谈话：

（1）如果土耳其进行抵抗，我们当立刻以大量兵力相助。

虽然我们在中东的根本目的是歼灭德国的非洲军团和收复昔兰尼加，但是我们期望至迟在12月1日以前可以派遣四个师和至少一个装甲旅到土耳其去。空军支援将具相当规模，因而应作准备，以容纳八个战斗机中队、一个陆空联络机中队、两个重轰炸机中队和六个中型轰炸机中队所组成的一支空军。

（2）我们将提供一支强有力的高射炮队，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军队和指定给我们的飞机场，此外我们马上就要特别运送一批一百门3．7

吋高射炮给土耳其人。这些高射炮并不在每月六门的经常分配额之内。

·通·过·高·加·索·和·波·斯。--即使俄国的崩溃提前到来，德国人要通过高加索对波斯和伊拉克作大规模进军，在本年内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波斯取得的控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右翼的安全。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本身为了应付德国进军（不管它通过哪条道路前来）而采取的行动，我们首先需要为空军获得能攻能守的方便条件。因此目前正在采取步骤，在这个地区的全境，并在取得土耳其人同意后在安纳托利亚，改进和增加飞机场设备。这样将使我们在中东的空军获得应变的能力。

其次则需要在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全境内改进铁路和公路交通。这项工作正在全速推进。

此外，正在采取步骤尽快地在巴士拉区域改进我们的供应设施，包括修建新的港口在内，这样，拟议中的要增调至波斯湾的军队就可以得到供应。

·西·部·沙·漠。--我们必须尽早肃清昔兰尼加东部地区，这不但是为了要保卫我们在埃及的基地，而且也是为了要保持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目前的形势如下：

据估计，敌人目前在昔兰尼加拥有两个德国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轻摩托化师）和六个意大利师（包括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装甲师）。我们认为他们不可能用这些部队来对尼罗河三角洲发动一次重大的攻势。他们在供应方面有很大困难，并且缺乏运输汽车。此外，我们正在击沉他们从意大利运来的很大一部分增援的兵员积物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在哈尔法亚-卡普措-巴尔迪亚一线建立起坚强的基地，并组织起汽车运输队和供应，那么就有可能对西迪巴拉尼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攻势。

我们的目的就是一有有利机会即采取攻势，但是总司令并不愿意再冒如"战斧"作战计划那种挫折的危险，或在他觉得有把握以前就采取行动。据他估计，为了这次攻势，他的装甲部队一定不能少于两个装甲师。这些装甲师要等到11月1日才能准备就绪，可以作战，但这并

不排除他在有利机会到来时提前进攻的可能。据守托卜鲁克的重要性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附录（10）

英美俄三国会议①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总指示1941年9月22日

①见第413页。

比弗布鲁克-哈里曼会谈结果所造成的形势，已在比弗布鲁克勋爵今天的报告中作了说明。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义务履行我们答应给俄国一部分坦克和飞机的诺言，并认为比弗布鲁克勋爵有相当的权限，决定在莫斯科会谈中提供多少其他装备与物资。

2．必须向俄国保证，自1942年7月1日起到1943年6月30日止，数量肯定会有增加。在这期间，英国战时生产将达顶峰，美国也将进入发展战时生产的第三年。比较明智的作法是，不要根据对英美生产的乐观估计定出精细数字，因而受到约束。答应把英美产量中一定的百分数给与俄国，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立即要求增加。如果俄国人没有提供他们的生产数字，我们就不要泄露我们对于联合生产的推测数字。但是应当要求他们根据他们可能固守的后方各线的情况，说明他们的剩余物资还有多少。比弗布鲁克勋爵可对这些较远的前景采取适当的乐观看法，来鼓励俄国人作长期抗战。

3．应提请俄国人注意航运所受到的限制，更应使他们注意到从各个输入港口进行运输所受到的限制。应着重向他们指出：全世界的航运遭到迅速破坏的情况，要使航运恢复应作怎样的努力，以及我们本国的基本需求已经达到减无可减的程度。

4．应在美国赞同下，鼓励开放海参崴航线，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日本进行威慑。要特别强调以最大规模和最大努力，来发展自波斯湾到里海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因时间关系，横贯波斯的铁路运输的发展和汽车公路的修筑不得不受到实际的限制，对于这一点应加以解释。必须指出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沿着这条路线输送军需品和输送军队（与他们的给养）之间的矛盾。俄国人无疑将根据冬季结冰和敌人可能采取行动这两种情况，对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容纳量和设备以及它对俄罗斯中部的铁路联系，提出他们自己的估计。

5．会谈必须以美国并非交战国为前提。英国人力的负担已经很重，1942年内及以后还要更加紧张。我们除了从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得到援助外，我们自己的人力已全部占用了。我们必须使庞大的商船队不断地行驶，借以取得食物来养活自己。我们必须保卫不列颠各岛免受入侵，而德国人却可随时集结优势的军队来攻打我们。我们又必须防备敌人的空军主力进行最危险的空袭，因为敌人随时都能迅速地将空军主力从东部调到西部来。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在中东的军队，并据守一条从里海到西部沙漠的防线。我们希望在1942年内在这条战线上集结将近二十五个师（英国的、印度的和各自治领的），连同在这些不发达地区所需要的特别后勤人员和相应的强大空军计算在内，约达一百万人。为了供应这些军队（大部分须绕道好望角运送），运输十分紧张，运货船只周转又很费时，这些情况在必要时也应详加解释。

6．为了保卫不列颠各岛，我们拥有略超过两百万人的一支陆军，并有一百五十万左右的国民自卫军进行支援。我们只有约三百五十万支步枪，明年内只能再获得十万支左右。在这支两百万人的陆军中，野战部队占九十万人，其中包括二十个机动步兵师，九个机动性较差的州郡师或海滩师和六个装甲师（其中有三个师只是部分编成），连同五个陆军坦克旅（其中只有一个旅是完全编成了的）。我们正在建立的庞大空军需要将近一百万人；已有七十五万人应征入伍。海军已经吸收了五十万名水兵和陆战队人员。再加上造船业、飞机生产和军需工业以及国内粮食生产和其他民用工业（都已减到最低限度）的需要，将可看出在四千四百万人口中，从事工作的男子和可使用的妇女劳动力已经（或即将）达到极限。

7．在国内野战军后面的一百一十万预备人员当中，如将大不列颠空防机构、海岸防卫队、北爱尔兰驻防军、备选拔的部队和军事训练学校、以及飞机场和各薄弱地点的防军除去，则所余无几了。

8．要使国内的野战军超过已经提到的师数（不到四十个师），是不可能的，而且还需作出巨大努力，一面维持国内现有的兵力，一面为中东、印度和其他海外驻地--如冰岛、直布罗陀、马耳他、亚丁、新加坡、香港--供应新兵。

9．我们不能让英国防备入侵的军队降到二十五个步兵师和四五个装甲师以下。必须注意，敌人通过欧洲的主要的东西向铁路线调运军队，远比我们从海外调回一个师快得多。因此，可以用于海外攻势的师为数是很少的。

10．除了准备在1942年内在中东建立的那二十五个英国师和帝国师以外，一支由六个或七个师组成、包括两个装甲师的远征军就是所能设想的最大兵力了。这支军队正在准备之中。即使有更多的师可以调用，也没有船舶来装运比这个数字更大的军队和维持他们在海外的给养。一切关于由英国派遣二十或三十个师去进攻欧洲西岸，或通过海路运送到俄国去作战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这点应说得一清二楚。

11．如有可能，我们很想在明春进行陆上干涉。一切可能办法都在研究中，包括在俄国前线的南北两翼采取行动在内。在北翼，对挪威的一次远征将会引起激烈的暴动，而且如果暴动成功的话，则可能赢得瑞典政府连同它的优良的军队，站到我们这边来。这点已经经过详细研究，但却看不出俄国军队如何可以进行帮助；事实上，如果俄国进行干涉，则会不可挽救地引起瑞典的反抗。芬兰就已经宣布敌对态度了。

12．我们随时可能需要应付西班牙的敌对态度，和德国人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西非的侵入。如果法国人在非洲抵抗的话，我们可以调用现有的军队派去援助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下，海路都是短的，不能和绕道好望角的遥远距离相提并论。

13．在中东，在俄国的南翼，我们将部署上述的强大军队。一旦在西部沙漠和昔兰尼加肃清了目前在那里活动的德、意军队，我们的中东军队就可以自由选择行动了。如果他们增加对俄国人的援助，不论是在高加索，还是在里海的东面，那就必须考虑到，对他们的供应会使从波斯湾开始的铁路和公路通道堵塞。另外一方面，如果可以赢得土耳其，却是巨大的收获。不独德国人前往叙利亚和埃及的通路会被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切断，而且也可以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维持黑海的防务，从而有助于高加索的保卫。土耳其采取何种行动，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取决于我们答应在它参战后在军队和现代化装备方面提供多大援助。其中特别包括机场、坦克、防坦克炮和高射炮等等援助。应

向俄国人清楚地说明，在这些装备和军队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从对俄国的援助中抽出来的，因为这些援助就是我们所能给与的一切。然而为了诱导土耳其站到我们这边来，尤其是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样做，英俄两国是值得将它们商定的办法重新加以研究和修正的。

14．我们对于波兰和捷克军队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很感兴趣（捷克军队只有少数），我们愿在配备方面给予帮助。应当指出，波兰人和捷克人在美国有一些有影响的团体。如果可以把我们配备中的一部分分给波兰人和捷克人，那是会产生良好效果的。

15．俄国人无疑会问到你们打算怎样去赢得胜利，我们对此的回答应当是，"继续战斗到纳粹体制崩溃为止，正如上一次战斗到德皇体制崩溃为止一样。"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和敌人交锋，就对他们作战。我们将用宣传的方法来破坏他们，用封锁的方法来压制他们，尤其是要不断地、无情地以日益增加的炸弹来轰炸他们的本土。上次大战中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战胜，何时才能战胜，但是由于决不屈服，决不懈怠，我们安然渡过了危机。我们在去年一整年间曾经毫不迟疑地单独对付德国和意大利。英国大众对于歼灭纳粹势力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这些名词是被我们当作打倒的目标，而不是当作对日耳曼民族具有深仇大恨的普遍谴责之词来使用的。我们和俄国人意见一致，都希望把德国人分离开来，并孤立犯罪的纳粹政权。

16．我们当然无从预测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已由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府批准了的那些措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随时使美国卷入战争，或是宣而后战，或是不宣而战。果若如此，我们就可以指望在1943年内对德国进行总攻了。如果德国的士气与团结大大减弱，对于被征服的欧洲国家的控制也有所松弛，那就有可能派遣大批装甲部队，同时在几个被征服国家的海岸上登陆，并到处发动起义。关于这件事的计划，现正由英国参谋人员加以研究。

附录（9）

英国派往美国的购买代表团①

1941年8月11日首相指令

①见第396页。

我们已向美国定购了供英国作战用的大宗军需品及其他物资。关于这些军需品的定购问题，英国各部之间，以及英国国内生产与英国向美国定货这两个方面之间，都已取得协议。珀维斯先生已奉命负最终责任，所以如有任何不协调的情况，应向他报告，以便在国防大臣的办公室内解决。但是，现在不但为了英国的缘故，而且也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需要，有必要准备更大量的供应，特别是在船舶、轰炸机和坦克方面。再者，俄国已经成了反对希特勒的一个积极合作者，这样就不仅需要把英国原有的和追加的定货作某些调整，而且从更为长远的政策考虑，也需要大大扩建工厂，增加设备。

2．就英国的补充计划来说，并不需要考虑重轰炸机和坦克之间何者优先的问题。我们已不再认为优先问题决定于时间因素，我们认为它决定于在同一时间内各分配多少数量。

如果我们的美国同僚们对我们说明产量将要极大增加的前景（不管是通过改进现有工厂的生产，还是通过筹建新厂），并让我们知道他们对于划分英国和美国需要的看法，我们就可以根据上述原则来处理英国各部之间的分配问题。例如，我们认为不应当由于我们需要有重轰炸机的补充计划，就必须将同时扩充坦克的问题一概摈除在外。重轰炸机与坦克之间在整个计划中的比率可以定为六对四，或六点五对三点五，两种生产可尽速地同时进行。这样的解决方法可以认为是最合宜的。

3．我们极其欢迎再拨给我们十五万枝步枪。虽然子弹非常缺乏，但为了装备战斗机机场的保卫人员，这些步枪是绝对需要的。这些人员中在目前至少有十五万人不得不用矛、钉头槌和手榴弹为武器。虽然在英国，300吋步枪子弹非常缺乏，而每支步枪还摊不到八十多发，但目前美国的生产正在增长，为我们提供子弹，本月份将可把我们透支的五千万发全部付清，而且以后还将达到每月二千到二千五百万

发。即使只给某些飞机场上持步枪的兵员每人十发子弹，也比我们目前不得不采用的临时办法好得多，而且还能使我们对所有穿制服的人员发出最严格的指示，要他们作战到底，而如果没有武器交给有关的士兵与飞行员，就不能很有信心地发出这样的指示。

因此，我们希望这十五万支步枪能够尽快地交货，因为9月15日以后，就是完全可以进行入侵的季节了。如果我们对罗斯福总统说，敌人正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港口积极地进行大规模的准备，以便入侵（这在目前尚无迹象），我们就可以请求他们，作为应急的办法将另一批，300吋步枪子弹赶前运来，这批子弹可在以后从我们的逐月生产份额内偿还。

4．看来很有必要立刻就俄国的重新装备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经过英美两国军需部的初步会商后，应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会议，这看来是可行的，而且确实是势在必行的。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为了参加任何必要的初步商谈，首相愿提名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为有权代表英国所有各部的英国代表，他应于今日抵达这里。

附录（11）

印度洋上的海军部署首相与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间来往信函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8月25日

在不远的将来应有可能在印度洋上布置一个威慑性的分舰队。这样的一支舰队应由极少数的最好的舰只组成。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提尔皮茨"号--德国用以对付我们十五六艘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的剩下来的唯一主力舰--给我们带来的紧张情况，就可以看出，在东方海面上有一支短小精悍而快速的舰队，会对日本海军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国舰队存在一天，"提尔皮茨"号几乎肯定不会驶出波罗的海，因为它是唯一足以阻止俄国在那里取得优势的一艘舰只。然而，要是所作部署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变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给总司令提供两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和一艘"纳尔逊"号级的舰只。这样才可以为事故、修理和休假留有余地。

在那宽阔的洋面上，还应提供一艘航空母舰，最好是［一艘］没有装甲的。

2．最经济的部署是，一旦"约克公爵"号克服了建造上的缺点，就可通过特立尼达岛和西蒙斯敦把它派遣到东方去。

它可以同"却敌"号或"声威"号及一艘快速的航空母舰会合。这一支强有力的舰队可以在亚丁--新加坡--西蒙斯顿这个三角地区露面。它会产生使日本海军无法行动的作用。

"约克公爵"号可以在它到东方去的漫长而安全的航程上逐渐完成其适应过程，本土舰队总司令手中剩有两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是足够强大的。依我之见，就资源的使用来说，这比较把"威尔士亲王"号从它也许会遭遇到"提尔皮茨"号（虽然不大可能）的地区内派出去，要更加节省更起作用。

3．我不赞成在现阶段把旧式的"皇家"级战列舰派到东方去。在遥远的海面维持舰只众多的舰队，会大大增加配备人员的问题，因为有更多的人员要送过去。此外，旧式的舰只容易遭到现代化的日本舰只的毒手，它们既不能战斗，也无法逃脱。但是它们在护航方面可能是

有用的，不过这要等到我们需要护航的时候（现在还不能确定，而且据我的看法，甚至未必会有可能）。

4．但是我却在原则上赞成在10月底在上述三角地区布置一支强大、快速、高级的分舰队，并对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说明我们将这样做。美国同日本的谈判可能拖延一个时期。美国人现在说需要九十天，而日本人可能感到不妨且谈且看俄国局势如何。

5．如有可能，以装甲的［航空母舰］"胜利"号来更替"皇家方舟"号，在地中海的狭窄海面上服役，总是一件有利的事，而且我想你可能愿意用一艘"纳尔逊"号级的战列舰，以及"却敌"号或"声威"号，来加强H舰队。

6．当然，本土舰队总司令可能需要一艘航空母舰，以备随时调用（最好是"皇家方舟"号）。"狂暴"号将不得不再执行运送飞机到塔科拉迪的任务。将"胜利"号安置在H舰队中是合适的。剩下来可以应东方三角地区及地中海上的需要的，有"光辉"号、"无敌"号、和"无畏"号（在它们到手以后），还有"鹰"号和"阿尔戈斯"号。你们在年底时应该可以应付裕如了。

盼就以上各节向我提出你们的意见。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41年8月28日

请看所附关于部署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建议：

1．在收到你的备忘录以前，我们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审查，在收到后又进行了审查。

2．你的建议和我们的建议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和"纳尔逊"号级战列舰的分配问题。我完全理解，把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在完成适应过程后派到印度洋去是很有利的，但是当我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以后，觉得不能提出此项建议，理由见于本备忘录中。

3．我认为在未完成适应过程之前，不应将"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舰派往国外，理由如下：

（1）一艘舰艇，除非它能够任意利用一切必要的训练目标，是不能进行其适应性训练的。

（2）一艘舰艇如果得不到一个连续不断的适应性训练时期，就不可能真正地恢复原来的效能。

（3）舰上具备复杂的机械和电气装置，而海员中又有百分之六十是二十一岁以下、从来没有到过海上的人，所以最初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瞎用器材的情况。因此，适应性训练应在靠近造船厂或包工厂的地方进行，这是很重要的。

4．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及早进行主力舰的重新分配，正在修理或改装中的船舰为数很多，使我们不能这样做。只要"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都在海上，我们就不得不推迟改装工作。

5．关于航空母舰的形势，也不能令人满意，但这是由于"光辉"号和"无敌"号在作战中受到损伤，以及"狂暴"号和"皇家方舟"号须进行重大改装的缘故。主力舰和航空母舰布置情况

说明：舰只名称后括号内的日期为该舰抵达停泊地点的日期。要达到的最后部署情况

拟议中的"最后部署"所根据的理由

本土舰队和H舰队

（1）大西洋是重要区域，因为，就是在大西洋，而且也只有在大西洋，我们有在海战中战败的可能。

（2）只要"提尔皮茨"号存在，就非让两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在一起行动不可。

（3）由于速度不同，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和一艘"纳尔逊"号级的战列舰采取联合行动并不理想。

（4）为了要有两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可以随时调用，就必须在本国海面上保有三艘这种战列舰，准备有一艘为鱼雷、炸弹或水雷所损伤，或为了进行改装。

（5）我们认为第三艘战列舰可以归到在直布罗陀的H舰队内，不必让这三艘战舰都停泊在斯卡帕湾。

（6）如果"提尔皮茨"号真的设法冲出来的话，它可以使我们的北大西洋贸易瘫痪到极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必须尽早迫使它作战，同时我们绝不能让"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中的任何一艘届时不参加战斗。

（7）H舰队中的主力舰不仅要能够抵御空袭，而且也要快速。只有"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才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

（8）"马来亚"号分配给本土舰队，是因为在大西洋上除"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外还必须有另一艘主力舰来执行以下任务：

（a）护送重要的运兵船队。

（b）紧急时掩护西经26度以东的运输船队。

（c）必要时支持H舰队在地中海西部作战。

（9）（a）部署中未见"皇家方舟"号，这是因为它必须进行改装而暂由"无畏"号代替，它要等到1942年4月才可调用。

（b）布置中未见"鹰"号，这是因为要留它在本国海面准备进行"香客"作战计划［占领加那利群岛］时用。

在亭可马里的舰只

（10）建议派遣"纳尔逊"号、"罗德尼"号和"声威"号到亭可马里或新加坡，理由如下：

（a）到可能组成一支东方舰队时（这要看何时能调用巡洋舰，特别是驱逐舰），"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最后将成为这支舰队的一部分。

（b）东方舰队组成后，"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将是"皇家"级战列舰的最好的后援，这样组合起来，就成为我们所具备的速度最一致的舰队。

（c）在我们能够在远东成立一个舰队，足以对付日本人可能派遣到南方来的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舰队以前，必须制止日本在印度洋中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通过派遣主力舰在印度洋护送我们的运输船队，来制止日本人派遣战列舰到这个区域来。

我们希望通过派遣一艘战斗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到印度洋，来制止日本人派遣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到这个区域，来袭击我们的往来船只。

我们认为用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的战列舰来代替上述的一艘战列舰所增加的安全程度，不足以为它离开本国海面所引起的不利来作辩解，因为它的速度赶不上日本的一艘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

（d）如果对日战争还没有爆发，那么，先将"纳尔逊"号、"罗德尼"号、"声威"号和那艘航空母舰派遣到新加坡去，这或许是相宜的。因为，这样它们将可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威慑性舰队。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它们将不得不退至亭可马里。这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决定。

（e）由于必须让"皇家方舟"号进行改装，所以不可能派遣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参加这个舰队，除非从H舰队中撤出"无畏"号。

在印度洋建议目前将四艘"皇家"级战列舰派遣到印度洋去，的运兵护理由如下：

航舰只

（a）北大西洋的护航任务已不再需要它们。

（b）它们是终将成为东方舰队的一部分的，所以在参加东方舰队以前，宜于使它们留在免遭空袭和德国潜艇袭击的海面上。

（c）利用它们来护送运兵船队，可以缓和巡洋舰的紧张状态。

（d）它们来到印度洋，连同"纳尔逊"号、"罗德尼"号、和"声威"号，可以在相当程度内满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于增援远东的愿望。

加强印度洋防务的临时部署必须将"却敌"号留在本国海面，直到"英王乔治五世"号于9月3日可以调用时为止。"却敌"号将护送W．S．第十一号运输船队，然后于10月7日抵达亭可马里。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8月29日

这的确是错误的部署：在印度洋上成立这样一支舰队，其数量不少，在给养和人力方面耗货巨大，但是组成成分则完全是些缓慢的、行将废弃或非现代化的船只；它们既不能同日本的主力舰队进行舰队战斗，也不能单独或成对地用作袭击舰，来对日本的现代化快速重型舰只发生威慑作用。我们可能是为形势所迫才作出这样部署，但是这种部署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2．将四艘"皇家"级战列舰用于护航任务，以对付敌人的配备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总的安排，使得敌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派出单独一艘快速现代化战列舰进行奇袭，那么，所有这些旧舰和它们护卫的运输船队就很容易成为牺牲品。"皇家"级战列舰在它们目前的状态下，会成为海上的灵柩的。要使"皇家"级战列舰

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合理地用于护航任务，就必须派出一两艘快速的重型舰只，来防止敌人派出单只重型袭击舰而不怕受到惩罚。

我们应反复讲解海军战略上的真正原则，其中之一当然就是用少数最优良的快速舰只来对付一支优势舰队。

3．海军部本身对于"提尔皮茨"号的特别关心，说明我在我的备忘录中冒昧地提出的部署方案是有根据的。"提尔皮茨"号对我们所起的作用，正如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在印度洋中对日本海军将起的作用一样。它使对方产生一种不可捉摸的普遍的恐怖心理，而且立即在各处起威胁作用。它出没无常，直接引起对方的反应和不安。

4．海军部认为必须用三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来遏制"提尔皮茨"号这个事实，是对我们最新式舰只的设计的真实反映，这些最新式舰只，由于大炮的火力不够和炮郭中部有飞机库的缘故而削弱了威力，所以显然被断定为不堪与对方的同等级舰只单独作战。但是，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却不相信在大西洋上保留三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建议是有足够根据的。因为我考虑到（1）目前我们可以指望美国方面的部署，（2）航空母舰对付"提尔皮茨"号那样的舰只（如果它闯出来的话），已证明是遏制得了的。看来只要俄国舰队存在，"提尔皮茨"号不大可能撤离波罗的海；

再者，"俾斯麦"号和所有它的供应船的命运一定还留在德国人的记忆之中。他们如果把"提尔皮茨"号派出来，这是何等愚蠢！而把它留在原地，则不但牵制着我们的三艘最强大和最新的战列舰，同时还控制着波罗的海。因此，我觉得正在为大西洋作的准备是过多了，这种浪费比战争以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浪费都要大得多。

5．对于"皇家"级战列舰的最好利用是：即使迟至今日，还是给它们重新装上甲板，以防飞机的袭击；然后将它们组成航速较慢的分舰队，使我们重新取得通行地中海和不定期地防守马耳他岛的力量。

6．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我认为日本在它正忙于中国事务的时候，是不会与美国、英国和俄国目前组成的联合战线相对抗的。它很可能会同美国进行谈判，为期至少三个月，而在此期间不再作出任何侵略行动或积极参加轴心国。再没有比我所提到的那个舰队的出现，尤其是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出现，更足以增加它的犹豫了。这的确可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威慑力量。

附录（12）

供应中东的坦克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1941年7月11日

［国内］部队拥有的一千四百四十一辆步兵坦克和巡逻坦克中有三百九十一辆"不适宜作战"。这个数字未免过高了；

我确信，如果能够采用类似去年空军采用的修理方法，是可以减低这个数字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向我提出关于加速处理这类修理工作的意见。失去战斗能力的坦克数目，绝不应超过国内所有坦克的百分之十。鉴于准备工作的高潮时期即将到来，情况更应如此。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1年8月19日

你在1941年7月15日［关于国内坦克修理工作］的备忘录中提出一些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全都能得到满足的话，日

子当然是太好过了。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凡是可以做到的事，我们当然都应做到，但是主要还要靠你们真正的努力和良好的管理。我十分惊讶地得知，一个月以来，我们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步兵坦克不能使用，并且在四百辆巡逻坦克中不适宜战斗的不下一百五十七辆之多。我毫不怀疑，你们对于这样的失败解释起来会有一大堆理由，然而失败却终归是失败。

请勿让人们认为你是安于现状的。如果你只是采取为自己辩解的态度，那就没有改进的希望了。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1年8月27日

你8月6日的备忘录说明为了要对坦克进行空中袭击，目前最有希望的武器就是"杰弗里斯"式炸弹，而且我欣然获悉你已经定购了五万颗。

据我了解，这类武器是用普通轻型炸弹的容器装成的，所以应该能够立即应用。我赞成推迟粘性炸弹和一部分迫击炮弹的继续制造，以便使"杰弗里斯"式炸弹立即得到充足供应。看来在制订好战术，而驾驶员又经过一些演习后，命中的机会很可能会像初步试验已证明的

那样大大地增加。我们应当立即得到大量的演习用的假炸弹，并挑选一批驾驶员对地面目标进行多次演习。如果得到预期的进步，我们就应当立即研究是否可能早日派遣一艘军舰通过地中海把足量的炸弹连同经过实习的驾驶员一起运送出去。

另外可考虑俄国人能否立即迅速造成这类炸弹；如有可能，应将一切详情告诉他们。

（即日办理）

首相致军需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8月27日

有时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德国人在利比亚已在他们的坦克里装上了六磅炮弹的炮。我认为，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他们会想办法来破坏普通步兵坦克的，这种坦克在巴尔迪亚等地曾把意军打得落花流水。德国人手中有一些在敦刻尔克得到的样品，他们也取得了一些巡逻坦克，所以他们不难制造一些足以击败我们坦克的武器。

2．我现在力求对我们的事情看得远一些，力求成立派往挪威去的高山部队，力求取得在利比亚以坦克对敌人实行突击的力量。但是马上人人都会起来制造困难，以致在三四个月以后，当我们想要付诸行动时，我们就会遭到惯有的无可挽回的拒绝。我们应当至迟在1月或2月，就能够把至少一百门适合于沙漠作战的A．22型坦克运到战场。要这样做，就得完成适应沙漠作战的各种小小改动。为什么不可以在对坦克本身作最后改进的同时来进行这些改动呢？在埃及的那些人，除非就地将坦克试验一下，是绝不会相信这些坦克是适于沙漠战斗的。在国内作成的各种改进部分可用飞机送去或用电报说明。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是要等到1942年初才将两部坦克运去，被尼罗河当局嗤之以鼻，然后在试验中发觉一系列的新缺点。

3．我要求做到的是这些：现在就将两部这样的坦克，连同相当数目的熟练人员和备件运出；应当使这些人员随时了解这里所作的改进，同时要让他们处理"适合沙漠战斗"的问题，并将所作改进的结果随时告诉我们。我本来愿意让这两件工作都在国内进行，但是，如果在国内进行，无论如何要等到1942年才能完成，然后又必须在中东重新搞一遍。因此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还是对的。

盼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一些帮助。

1942年春季，这些坦克除在中东外，还准备在什么地方作战？

〔这两辆"丘吉尔"式坦克于9月底运往中东，于12月12日抵达。奥金莱克将军曾答应亲自过问在沙漠中进行试验的事宜，因此我在收到他25日的电报时，大为震惊，电报中说：

"这些车辆放置在前部凹形甲板上，没有遮盖，也没有锁好。结果车辆受到海水侵蚀，收到时两辆坦克的底层都有水，板壁上有铁锈痕迹，高达九吋。

"电气和无线电装置受到相当损伤，需要十四天的专门处理才能使坦克开动。运送和装载方法非常差。所有美国坦克运出时，一切缝隙和门都是用保护的带子贴好的。……"

我立即请辛格尔顿法官进行调查。他在1942年3月10日报告说："本案暴露了管理失当达到惊人的程度。"坦克是放在露天甲板上的，未曾涂油，它们的门未曾锁上，甚至都没有用防雨布盖好的。"损伤的造成，"他说，"是由于未曾用正常方法准备装运。如果那两位装配师伴随着这些坦克，大部分损失是可以、而且肯定会得到避免的。"这当然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我曾要求，而由陆军部下令要做到的事。辛格尔顿法官说，由于陆军部内与这事有关的那位将军已经身故，所以难以说出谁应负责。他继续申述如下：

"原来的安排改变了，这些改变是在有些离奇的情况下发生的，其来龙去脉已不易查明。制造商行的总经理和那位少将于9月15日在萨沃伊饭店里一次午宴上相遇，当时前者询及能否让他的装配师乘飞机到中东去，因为他们在那里有用处，并且可以了解到一些改进的地方。后来那位少将就关照军需部设法让这两人飞往中东而不必在船上浪费几个星期的时间。"

甚至没有一个制造商行的人来看看这些坦克的装船。港口军械官未曾进入坦克中去，因此对于它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部下有一位军曹曾进入一部坦克并注意到没有很好地"上油"，但是也没有向任何人报告。

可是到了调查完毕的时候，战事已经展开，因而我在1942年6月1日给伊斯梅将军的备忘录中写道：

"可惜我太忙，没有功夫穷追这些兔子，使它们得到应有的下场，而别人也无能为力。"〕

（即日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1年10月21日

请为我及时核对并澄清下列各点，以备今晚开会时用。

1．中东发来的电报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奥金莱克将军说，他盼望于9月间收到的那一百五十辆坦克，在10月4日到14日才运到。实际上，这些坦克是在10月2日抵达的，迟于他预期的日子一天。卸下全部坦克，费时十二日。然后怎样呢？我们听说，他们须将坦克拆开，以便进行改装，使它们适合于沙漠战斗并加强前轴。我们现在了解到，就车轴而论，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添加适合沙漠战斗的零件，只需一两天工夫，便可全部在坦克上装好。然而我们不知道中东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他们真的已经把坦克拆开，并开始接车轴么？

果若如此，他们所说要耽搁三个星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虽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怎么没有人同坦克一起前往，以便对那里的人们说明一切呢？

2．根据别的电报和讨论，我得知一个装甲旅或师，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用它的新车辆练习发炮和进行联合演习。这对第二十二装甲旅来说，究竟适用到何种程度？他们在出发时是用这些坦克充分地进行过训练的。我猜想，他们会提出必须进行一些额外的沙漠实习，这看来是合理的要求。

3．但是，如果这一百五十辆坦克在10月14日才运完，然后再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使它们适合于沙漠战斗，这就要拖延到11月7日了。那么，军队练习使用这些坦克，以及在司令官指挥下用它们进行训练所需的一个月或略短一些的时间，又如何安排呢？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拼凑起来的情况），道理都不充分，即使修正过的计划也不尽合理。我们必须查明：（1）在机械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或正在做些什么，以及这一百五十辆坦克中每辆的现况如何；（2）陆军部关于车轴方面的电报发去后，处理方法将有何改变，有无可能缩短日期；（3）关于第二十二装甲旅的沙漠训练时期是多久？

盼将这一切澄清一下，并拟好必要的电报备我今晚考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1年11月24日

关于第一装甲师剩余部队的情况，望向我提出详细报告。

他们是在何时抵达的，他们的坦克情况如何？他们适合于沙漠战斗到何种程度？车轴怎样？他们的训练程度如何？能否设法加速训练或加速起卸工作？

〔我把这些细节刊印在此，为的是说明虽然花了很大力量，大家也认识到有此需要，而且也有热心工作的助手，但是要把事情做好，仍然是多么困难。〕

附录（13）

有关海军工作的指令和备忘录（1941年3-12月）

海军造舰计划

〔我一向非常关心我们的新式战列舰的大炮火力问题。在第一卷中，我曾总结了1937年我同海军部的讨论，当时"英王乔治五世"号级的设计正在审查中。①

①见第一卷，第九章。

根据我的看法，这五艘舰只的大炮口径确实太小了。继它们之后建造的四艘"雄狮"号级战列舰是打算安装十六吋口径大炮的，最先两艘在战争爆发以前确已着手建造，但在1939年10月却完全停工。

我在1941年3月27日的指令中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在这项指令中我根据我们有许多其他迫切任务需要照顾的情况，说明了我对于未来海军造舰计划的总的看法。〕

1941年海军造舰计划国防大臣指令

1941年3月27日

在这次战争中，海军造舰计划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所有船台从未空闲过。然而在本年这个时候，海军部仍宜就他们目前对于建造新舰的需要，开具一个总清单，请内阁批准他们的政策。

2．用于反潜艇战争、扫雷、反击鱼雷艇和进行袭击性登陆的一些小型舰只的建造，应当根据我们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进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应当用设计简单、施工迅速和尽可能多建这些原则，来支配这些小型舰艇的全部建造计划。驱逐舰的建造无论如何不应超过十五个月的时间。我从海军部军需署长那里得悉，除非由于敌人的行动或罢工，他保证现在计划的四十艘能够作到这点。

3．我们目前不能考虑建造那些在1942年内不能完成的重型舰只。这就排除了"雄狮"号和"卤莽汉"号的继续建造，及"征服者"号和"怒喝者"号的兴建。根据这个原则，1940年计划中规定的四艘重巡洋舰也不可能开工。因此，修建工作将限于三艘剩余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完成，和1941年计划中规定的三艘轻巡洋舰的建造，而这些舰

只，据了解，都可在1942年底以前完成。另外还有一艘浅水炮舰，因为大炮已经准备好，也可以在1942年底以前完工。

4．由于需要将劳力集中在商船和作战舰队的修理工作上，所以在"胜利"号、"无畏"号和"不屈"号完成后，不可能开始新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这种新航空母舰无论如何在1944年以前不能造成。

5．海军对于甲板的需要，可根据上述情况调整，以满足陆军坦克计划的需要，所以1941年可以一万六千五百吨为限，1942年可以二万五千吨为限。目前无须建立新的甲板厂。

6．以上原则的一个例外是"先锋"号，它可以在1943年完成，并且是我们在1945年以前无论如何可以造好的唯一的主力舰。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先锋"号的大炮和炮塔，所以，只要是能不超出第5节中关于甲板供应的限度，加紧建造显然是合适的。

7．上述一切都不应妨碍任何延期建造的船舰（特别是那艘新式航空母舰）的制图和设计工作。

8．鉴于有集中力量于修理工作的必要，1942年新商船的产量可从现在的目标一百二十五万吨减至一百一十万吨，并且凡是在1941年底以前不能完成的商船，我们现在都不应进行建造。我们必须指望美国造舰方面在1942年给我们以接济。

9．我们的全部重型舰只建造计划将在1941年9月1日进行审查，审查时根据：

（1）大西洋战役的情况，（2）美国和战争的关系。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部军需署长

1941年8月16日

我对于拟议中的"雄狮"号和"卤莽汉"号的设计极感兴趣。一般结构和制图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盼告。

2．最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五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舰的明显的缺点在这两艘舰只上重新出现，那些缺点是：

（1）从我们多次考验过的十五吋大炮倒退到十四吋；

（2）由于在船的中部设置飞机场而损害了结构。仅仅为了要保有两架低质量的飞机，而不惜放弃了曾在"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舰上得到很好体现的关于炮郭的那个原则。

如果船舰中央约有四十尺长的话，就必须在这紧要部位装设相当重的甲板，而根据在船头和船尾之间尽量配备较少掩护物的需要，这种办法是缺乏远见的。由于在船的中腰打开这个空隙，很可能有一千或一千五百吨的铁甲用在不恰当的地方。

3．我听说（并且希望），将在"雄狮"号和"卤莽汉"号上的三个三联装炮塔内装置九门十六吋大炮，其中六门直接向前发炮，而后炮塔则尽可能地放在最靠前的方位上。应使这三个炮塔尽可能接近，并形成中央炮郭，包括烟囱和指挥塔在内，并以炮塔和最重的铁甲来掩护弹药库和重要机器所在地。如果这些可以办到，就应当能够装上一层六吋［水面下］凸甲板远远地伸向前面，可能的话，一直伸向舰首，以便在舰首受伤后保持航速。

4．虽然从一艘战列舰上能够飞出两架飞机，看来是很先进的，但在设计的其余部分所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然而在一艘具有上述炮郭的船舰上也许可能从后甲板上发出一两架飞机，可是绝不能为了这点而严重地牺牲设计。一艘如"雄狮"号或"卤莽汉"号那么重要的主力舰，必须依靠一艘航空母舰或至少一艘能够发出飞机的巡洋舰和它合作。无论如何不应为了要携带飞机而使它受到损害。

5．我很希望看到，这两艘舰只在目前已批准的期限以前加紧造成。但在采取任何决定以前，应召开由若干海军军官参加的一次会议，军官中应包括曾在"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上服役的前任和现任司令官们。"阿利苏萨"号的良好设计，就是1911年冬天根据我指示召开的一次海军将领会议的讨论后产生的。

盼提出你们的意见。

〔第一海务大臣证实，将在这类舰只上的三个三联装炮塔内安装九门大炮，而且在设计方面是与各司令官商量过的。他坚持认为，"英王乔治五世"号级舰上的飞机库并不减弱炮郭的防御力。关于这点，应将机器所在地的掩护考虑在内，而这类舰只的机器所在地比"纳尔逊"号级舰只是大大地增加了。

我们曾经缜密地考虑过恢复建造"雄狮"号和"卤莽汉"号的问题，但是决定作罢，理由如下：

（1）建造炮塔时，妨碍高射炮设备和海防大炮炮架的出产。

（2）对于铁甲的需要将与坦克的制造相抵触。

（3）这类船舰需占用我们的船厂大量劳动力。

最后由一个事实决定了问题，即在战争期间完成这些舰只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取消了前议。

我当时急于知道以我们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与同时期的美国舰只相比，情况如何。〕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1年9月1日

我不禁痛悔我们没有为那五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装上三台三联装十六吋大炮炮塔。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是空发议论，难以挽回了。但是，由于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想着这些问题，所以我很希望知道，海军部对于与"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同时期的美国舰只的情况有怎样的了解。斯塔克海军上将对我说，他们用的是三台三联装十六吋大炮炮塔。当我问他是否超过三万五千吨的限额时，他说，"没有超过，可是它们把原来保留的用于改变方向的那五百吨吨位放弃了。"

请就你们海军部了解到的这些美国船舰的情况告我。

另外请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处理飞机库的，以及"英王乔五世"号级战列舰在力量和结构上，是否有一些可以补偿火力损失的优点。

〔第一海务大臣答复说，同等的美国船舰（"北卡罗来纳"号）拥有较重的主炮，但副炮则较轻。英国的军舰拥有较重的保护铁甲，速度也略快些。他认为，英国把两架飞机放在船中腰飞机库里的办法，比美国在后甲板上装置两个露在外面的飞机弹射器的方法要好。在我的9月22日的备忘录和他的10月26的复信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海军部军需署长、和海军建设局长

1941年9月22日美舰"北卡罗来纳"号与英舰"英王乔治五世"号的比较

我是极其赞成坚固的舰只的，所以，我在得知我们的舰只比他们的舰只多一千三百七十吨铁甲，而且船身重量又多出七百九十吨时，感到非常高兴。装甲带较深，舰首坚固，这是好的。能够以此与高速度相结合（已经做到），是很令人满意的。然而，要说在舰中腰（而不在舰尾）添加飞机场所造成炮郭区域的延长，并没有耗费很多优质铁甲，也无害于"炮郭"的作用（舰只的作战及漂浮都依靠这种作用），我却仍然不相信。我希望在其他文件里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2．我们的船比美国的长些、窄些、又深些，我想这样会增加速度。

3．我们已经比条约限额超过了一千七百五十吨，而装有十六吋大炮的美舰，则未曾逾限，或只超过二百吨。这是真的吗?

4．装备二十门五吋高射炮和副炮，与装备十六门五·二五吋大炮，都有一定的理由；事实上，有些人宁愿装备更多的炮位，以便对付来自各个方向的空袭。

5．当我们对九门十六吋大炮和十门十四吋大炮进行比较的时候，心中很难过，或者说应当难过。九门十六吋大炮，每发炮弹重二千七百磅，共计二万四千三百磅。十门十四吋的大炮，每发炮弹重一千五百九十磅，共计一万五千九百磅。舷侧炮火差额是八千四百磅。

6．令人感兴趣的是：德国人在"俾斯麦"号舰上选用了两门十五吋炮的四个炮塔，而我们则走到另一个极端，采用了三个炮塔，其中两个是四门炮的，可是炮比较小。美国人介乎两者之间，也许是适得其中，具有最大的打击力量。

第一海务大臣致首相1941年10月2日

我对于你所提出的各点再逐节附上一些意见。美舰"北卡罗来纳"号和英舰"英王乔治五世"号

"英王乔治五世"号在舰中腰部位为飞机安排空间的方法，已经在"雄狮"号和"卤莽汉"号舰上再次被采用。这段空地有五十五吋长，给人一种有空隙的印象，可是实际上，在装甲甲板下面的炮郭里并无空隙存在。从"A"炮塔的前端到"Y"炮塔的后端的空间完全为弹药库、炮弹房和推进机器所占满，这些都是须用重甲保护的。假使把飞机移走，这些铁甲装到别处也并无什么用处。

2．这一点已获得证实。

3．在开始建造"英王乔治五世"号时我们是要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标准排水量的舰只的，可是在建造过程中加添了些附加物，并且有些估计的重量（主要是炮）与实际不符。所以这艘船造好后超重一千七百五十吨。

美国的那艘船造好后，也可能会超重。但是，假如我们原来准备接受美国船只的船身尺寸和掩护铁甲的话，我们估计是可以把它造成

一艘三万五千二百吨标准排水量的船只的。

4．美国船上装置若干五吋的炮，是牺牲近射程高射炮而装成的。

5．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根据"英王乔治五世"号的设计，原来是要装置十二门十四吋炮的，但因掩护铁甲增加，就放弃了两门。十四吋炮的火力可能略高一些。

6．据估计，"俾斯麦"号的标准排水量为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吨。看来美国人一旦能够设计一艘装备十六吋口径大炮的他们所真正喜爱的舰只，他们就要达到"衣阿华"号级的四万五千吨排水量了。

附录（14）

1941年各部大臣任命名单

（战时内阁成员姓名之下有黑点）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大臣及国防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及渔业大臣 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1）·比·弗·布·鲁·克·勋·爵

（2）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5月1日任命）

缅甸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殖民地事务大臣 （1）劳埃德勋爵

（任期至2月4日）

（2）莫因勋爵

（2月8日任命）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子爵

经济作战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教育委员会主席 （1）赫沃尔德·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2）巴特勒先生

（7月20日任命）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卫生大臣 （1）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

（2）布朗先生（2月8日任命）

内政大臣 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印度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 （1）达夫·库珀先生

（2）布伦丹·布雷肯先生（7月20日任命）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1）汉基勋爵

（2）达夫·库珀先生（7月20日任命）

检察官员：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1）库珀先生

（2）里德先生（6月6日任命）

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1）里德先生

（2）戴维·金·默里爵士（6月6日任命）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 ·约·翰…安·德·森·爵·士

掌玺大臣 ·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

驻中东国务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7月1日任命）

国务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5月1日至6月29日）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主计大臣 （1）克兰伯恩子爵

（2）汉基勋爵（7月20日任命）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 W．S．莫里森先生

苏格兰事务大臣 （1）布朗先生

（2）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2月8日任命）

海运大臣① 克罗斯先生（5月1日辞职）

①1941年5月1日，运输大臣和海运大臣职务合并，并另设置军事运输大臣的新职位。

军需大臣 （1）安德鲁·邓肯爵士

（2）·比·弗·布·鲁·克·勋·爵（6月29日任命）

贸易大臣 （1）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2）安德鲁·邓肯爵士（6月29日任命）

运输大臣①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5月1日辞职）

陆军大臣 马杰森上尉军事运输大臣②

莱瑟斯勋爵（5月1日任命）

工程与建筑大臣 里思勋爵

①1941年5月1日，运输大臣和海运大臣职务合并，并另设置军事运输大臣的新职位。

②1941年5月1日，运输大臣和海运大臣职务合并，并另设置军事运输大臣的新职位。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

志谢
序言
上部　日本的猛攻
第一章　大洋洲方面的忧虑
第二章　沙漠上的挫折
第三章　马来亚的惩罚
第四章　信任投票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第七章　潜艇的乐园
第八章　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失守
第九章　进犯缅甸
第十章　锡兰和孟加拉湾
第十一章　缺少船舶的致命难题
第十二章　印度：克里普斯调查团
第十三章　马达加斯加
第十四章　美国海战胜利①珊瑚海和中途岛
第十五章　北极护航运输船队
第十六章　空中攻势
第十七章　马耳他岛与沙漠
第十八章　“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第十九章　莫洛托夫的访问
第二十章　战略的自然选择
第二十一章　隆美尔的进攻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第二十三章　不信任投票

下部　挽回非洲局势
第二十四章　第八集团军陷入绝境
第二十五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第一次会议
第二十八章　莫斯科建立了联系
第二十九章　回到开罗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第三十一章　不安和紧张
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谢谢你”
第三十三章　阿拉曼战役
第三十四章　火炬点燃起来了
第三十五章　达尔朗插曲
第三十六章　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
第三十七章　我们需要会晤
第三十八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第三十九章　阿达纳与的黎波里
第四十章　回国后的困境
第四十一章　俄国与西方盟国
第四十二章　突尼斯的胜利
第四十三章　第三次访问华盛顿
第四十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
第四十五章　向意大利进军
附录（1）
附录（2）
附录（3-1）
附录（3-2）
附录（3-3）

附录（3-4）
附录（3-5）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附录（7）
附录（8）
返回主目录

志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我的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致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意义或实质。

美国海军预备队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上校所著关于海军战斗的一些书籍，清楚地表现了美国舰队的战斗行动；

在此，我要对他表示谢意。

罗斯福财物保管理事会允许在本卷中引用总统的一些电文，还有其他友好同意发表其私人信件、均一并致谢。

序言

在《风云紧急》、《最光辉的时刻》和《伟大的同盟》各卷中，我已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对下列事件予以描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纳粹德国对欧洲的征服，以及英国孤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直至德国进攻俄国和日本的猛攻使苏联和美国成为我们的盟国时为止。

岁暮年初，我和罗斯福总统在我们的海陆军顾问的支持之下，于华盛顿宣布了伟大的同盟，并且规定了未来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我们现在又必须面临日本的猛攻了。

这就是我在1942年1月17日在普利茅斯降落时的情况；本卷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

再一次说明一下，书中的内容是按照因兼任国防大臣而在军事上负有特殊责任的英国首相的看法来写的。我又依据我一系列的指令、电报和备忘录，而这些材料对于当时起草的时刻具有重大意义和关系，此刻我也写不出更好的词句了。

这些原始文件是在事情临头时由我口授的。当时写的文章既出于我自己的手，但愿对我作出论断时即以此为据。全部谜我已揭晓出来了，放一阵马后炮，那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留给历史家们，他们在适当的时期，一定能够把考虑成熟的判断宣布出来。

我把这一卷称之为《命运的关键》，因为，我们从此摆脱了源源而来的灾难，转到接连不断的胜利。在最初的六个月里，诸事不吉；在最后六个月中，就凡事顺利了，而且，这一可喜的转变继续到斗争的结束。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51年1月1日

上部　日本的猛攻

（1942年1月——7月）

德国占领了苏联西部广大地区，日本又暂时成了太平洋的主人，它们的攻势还没有越过顶峰，同盟国还需历尽重重的困难和挫折：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的辽阔海域都沦入敌手；在北非，“沙漠之狐”隆美尔又大败英军并连续追击三百英里，使英军苦心经营所积累的武器辎重丧失殆尽。

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中的巨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上的局势。

第一章　大洋洲方面的忧虑

战争的新形势——最后胜利的保证——英美在太平洋的孤立无援——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发生的冲突——我同柯廷先生的来往电讯——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鲍登先生关于新加坡危急情况的报告——柯廷先生发表在《墨尔本先驱报》上的文章——我负起分配我国物资的全责——1月3日我给柯廷先生的答复——1月14日的答复——第一护航队安抵新加坡——1月17日对新西兰的解释——柯廷先生1月18日来电和我的复电——总的观察——澳大利亚情况——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执行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新的一年——1942年——以完全不同的形势展现在英国的面前了，我们不再孤立无援；在我们的身旁站着两个强大的盟国。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俄国和美国都已同英帝国紧密合作，坚定不移地战斗到底。这种联合已使最后胜利确定无疑，除非它在某种压力下分崩离析，除非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崭新的武器。事实上，交战国双方都在似饥若渴地摸索着，企图掌握一种新的作战武器。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原子弹的秘密注定要落到我们已经占了上风的盟国的掌握中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可怕的血腥的战斗。我们无法预料这场血战的发展进程，但对于结局却是完全有把握的。

这时，“伟大的同盟”不得不面对日本所发动的进攻。这次进攻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美两国的前线——如果可以称之为英美前线的话——成了残酷而猛烈的攻击对象。任何时候都无法设想日本能战胜美国；但是在菲律宾群岛和其他岛屿，在太平洋，美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英国和不幸的荷兰则在东南亚蒙受损失。当时俄国正在和德国主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日本所发动的进攻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只不过是本来英美用于援助它的力量和物资现在则转用在其他地方而已。英美两国还得遭受长期的惨败。这些惨败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局，但对两国人民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英国由于力量被钳制在他处，因而简直没有招架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资源无穷，但还仅仅在开始组织的阶段，因而也有穷于应付之感。对我们英伦三岛的人们来说，一切事情似乎都每况愈下，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便知道，战争是赢定了的。

※　　※　　※

尽管有新的负担落在我们肩上，但英国本土却没有增加新的危险。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突然之间倒感到自己成了战争的最前线。他们发现自身可能成为直接被侵犯的对象。战争不再意味着远涉重洋，运送人力物力去支援危难中的祖国。这个新的敌人可以直捣澳洲本上。澳洲大陆的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防御的。而他们所有的大城市又都在沿海一带。他们仅有的训练有素的四个义勇师、新西兰师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军官，都远在大洋彼岸。太平洋的海军控制权，转瞬之间就落到日本手中了，而且不知要落多久。澳大利亚的空军简直等于不存在。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澳大利亚，他们的内阁只一心一意考虑自身的事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怎能引以为奇呢?

值此危急之秋，值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员及其专业顾问们也似乎感到澳大利亚联邦已濒临毁灭之际，他们还不和衷共济，共赴时艰，这一事实将永远被看作是值得惊异的。然而他们的党力量不强且态度僵硬，以致地方主义的政治牢不可破地主宰着一切。工党政府以两席的多数垄断了全部行政权，甚至连保卫本土的征兵措施都遭到了禁止。这些派性的决策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的，而且使得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尽可能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又要在全球战略上保持真正的平衡。

这卷书的黯淡无光的记载，必须从我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先生的通信开始。我们就调遣驻防在托卜鲁克的澳洲军队所进行的商谈是不愉快的。后来战局好转，他到英国来，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这位杰出不凡的澳洲人士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我个人和他也建立了友谊。不幸他中道溘逝，死非其时，我们的友谊也从此中断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我过分注意我们在看法上无法取得一致的许多严重的分歧。我对于在拍给他的电报中所流露出的任何急躁情绪，是深表遗憾的。

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柯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通过他们驻华盛顿的代表凯西先生给我发来一系列函电。柯廷先生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下列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值此严重关头，我愿乘二位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会商之时，一陈己见。

2．我已就俄国问题致电丘吉尔先生。我认为这一问题，与对日作战有重大关系，深望二位在会商期间予以考虑。

3．兹就一项更迫切事件略申我见。

4．根据一切报告，事态非常明显，日本人已控制北马来亚的天空和海洋。驻防该地的少数英国军队只有一个澳洲师，因而我们已派遣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马来亚，两个空军中队前往荷属东印度。陆军必须有空军的支持，否则势将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覆辙，而新加坡亦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5．新加坡的沦陷将意味着菲律宾群岛的孤立，荷属东印度的沦陷，以及企图围困一切其他基地。这也必然会在这一区域内切断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

6．这种挫折对于美国和我们的利益都将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

7．联合王国决定派往马来亚的增援，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敷所需，特别是在飞机方面，而在用于作战的飞机方面尤甚……少量的增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事实上，在马来亚抵抗日军的力量将直接取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抵抗力量。

8．我们的战士曾经奋勇作战，将来仍将奋勇作战，但是5大洋洲方面的忧虑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支援。在中东我们有三师兵力。我们的空军正在英国和中东作战，也正在加拿大受训练。我们已运送大量物资到英国、中东和印度去。我们这里的资源的确是极其有限的。

9．你们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个局势。如果美国政府有意，我们在太平洋区域乐于接受一位美国海军司令官的统辖。总统曾说过，澳大利亚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基地，但是要使它作为一个基地，则必须增援新加坡。

10．尽管我们困难重重，我们正进一步向马来亚增援。

11．如果这件事被看作是极端迫切的问题，我将深以为幸。

伊瓦特博士从英联邦驻新加坡专员鲍登先生那里得到的报告已转交给我。消息是严重的，并且已经加以证实。

1942年12月26日

今天看到的报告，指出空军形势日益恶化。昨天英国损失了八架战斗机，日本只损失了三四架。

吉隆坡和瑞天咸港现在是我方供空军侦察用的前方降落场，但是面对着日本飞机的优势，连进行空军侦察也很困难。

我们的战斗机大部分已向新加坡撤退，以保卫岛屿和基地。然而，空军指挥官表示，载有紧急需要的援军、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航队即将来到，为了派战斗机有效地加以护卫，他只好听任新加坡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报告又说：

我必须强调指出，马来亚保卫战形势的恶化，使整个防御体系有崩溃之势。装箱的新式战斗机如期运到，但装配需数星期，且有被炸毁的危险，不能挽救局面。盼望已久的增援部队将全部用来同前线疲劳的军队换防，但改变不了多少局面。英国现在的防御政策是要把保卫马来亚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岛，以保护海军基地，只能让担任保卫马来亚的包括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内的先锋部队孤立无援了。

目前对于增援马来亚防务的措施，从实际上看来，不过是摆摆样子。我以为，挽救新加坡的办法是立刻从中东用飞机调遣强有力的援军，大批最新式的战斗机，并配有受过充分作战训练的人员。增援部队不应该是多少旅，而应该是多少师，必须火速到达，以便调遣。凡是没有威力的，非现代化的，不立刻可用的，都无济于事。按照现在的情势，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沦陷不过是几周之内的事情。如要营救新加坡和在马来亚的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必须立刻采取彻底而有效的行动。

事实十分明显，如果不是立即空援，新加坡势必陷落，我怀疑，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前来访问在目前会产生什么效果。几小时内，不要等到几天之内，就必须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的判断，鲍登的这番概括正确地把情势摆出来了。“若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后果不堪设想。”

※　　※　　※

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亲笔签名的文章，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向全世界大肆宣传。他在文章里说：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太平洋的战斗必须作为总冲突的一个附属部分来看待。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战区不如太平洋战区那样重要，而是说澳大利亚要求一项能发挥各民主国家的最大力量而坚决击退日本的联合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认为，太平洋的战斗首先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关系而有什么内疚。

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入侵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崩溃，而不列颠能依然维持下去。

为此，我们抱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崩溃，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制订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支柱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给我国以能够坚持到战局不利于敌人的信心。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将是争取俄国的援助，并与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一道，连同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订出一个太平洋的战略计划来。

这种论调在美国上层人士当中，在加拿大，都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我敢断定，这些焦急不安的流露，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心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立刻就说："如果澳大利亚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的盟国那么重要，这就等于自杀，这就是一项既靠不住而又危险的政策。"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艾德礼先生说："我希望对这件事不要再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我们要尽人力之所及，去支援他们。……"我心中痛苦地权衡着要不要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作一次广播演说。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设法搁下一切问题，等我回来，以便我自己去应付任何反对意见。……如果马来半岛已因利比亚和俄国的关系孤立无援，首先应由我负责，但我还要照

样做下去。议会里倘有质问，希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回国后亲自答复，幸甚幸甚。”

关于军事形势，我立即向柯廷先生作了答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地区限于现在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斗地带。因此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海洋交通线。这当然不是说，在我们的资源所及的范围内，对重要地区和交通线竟不加以保护。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当负责保护这些交通线，包括同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海岸临近的各岛屿在内。这就是我们正在全力要求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权统率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显然，我如果不能说服美国人负起这部分责任，我们只好竭尽全力，勉为其难；但我依然希望我们的意见会被接受下来，果能如此，我们或你们在那地区的所有船舰，在那里作战时当然要听美国指挥。从来谁也没有想把盟军的主力集中在新划出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的。……

我在这里日夜工作，要尽可能为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安全，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我们的资源有限，而危险非应付不可。就在不久以前，你还坚决要求中东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得到最高级的配备。在那里前景虽好，战事却尚未结束。在当初日本是否参战尚不能确定的时候，如果把飞机坦克等等调往马来半岛，因而有损于奥金莱克的作战，那不是大蠢事吗？由于俄国的胜利和奥金莱克的成功，高加索地区的危险已经和缓下来，这才可能大量增援你们；而暂时牺牲中东（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何况马来亚现在已经成了战区，这也是妥当的。……

我和柯廷先生继续交换意见。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1年1月11日

日本人竟能轻而易举地霸占除柔佛以外的马来亚全境，总司令认为即便现在要执行他保卫这有限地区的计划，还须遭受某些危险；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令人焦急不安。

据报告，第八澳大利亚师即将奉命进行决战。政府毫不怀疑这一师能保持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最优秀的传统，完成任务。不过，我恳请你按照我早先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意图，千方百计增援马来亚，多多益

善。我特别关切空军的力量；倘使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难免群情愤激。必须妥作安排，使无发生的可能。

你会注意到我们同意将第六、第七两澳大利亚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组织，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证，并且更详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机。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总结了我们的情况。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4日

1．一旦日本获得制海权，而我们又须同德意两国作殊死战，我不知道谁还指望马来亚能够守得住。唯一紧要的地方是新加坡要塞及其重要的后方。我个人所忧虑的是，唯恐我们为争取时间而沿半岛打后卫战，反把长期保卫新加坡所必需的实力消耗殆尽。这方面可用的兵力原等于四个师，其中一个师已经丧失，另一个师受到损失，赢得了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当初调回得快些，损失得更少，那就好了。

2．全力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显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辽远的岗位上无法判断到底是让丰盛港方面冒些险，在半岛西北边作战好呢，还是让全部军队现在就退守到岛上的要塞里。我个人认为韦维尔是对的，那种主张是受到三军参谋长支持的。我相信你对于这一主张的大部分是会同意的。

3．我绝对相信你们的军队在即将来到的战斗中会以无上的气概来完成本身的任务，为了增援新加坡及其后方，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两支装载第四印度旅团及其运输工具的护航队已经到达，一支运载英国第十八师主力旅的、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定于13日来到。对于这四千五百名士兵在一艘军舰上通过巽他海峡，我自然很担心。我还是希望他们及时到达，同他们的澳大利亚弟兄们共守岗位。我把我们所掌握的、向这个重要战场移动的全部详情以及到达日期都告诉你。韦维尔希望2月后半月有一次反攻的可能，这是很有道理的。

4．你一定已注意到我建议把两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勒斯坦抽调到同澳大利亚休戚相关的新战区去。阻制他们移动的唯一因素是船舶问题。我们要尽力从本国调动力量来换防。

5．任何关于克里特岛和希腊的责难，我概不接受。我们正在祖国竭尽全力，来应付当前的危机和进犯。我们消除了一切党派的分歧，不仅对男子，并且也对妇女实施了普遍的义务兵役。我们派去支援远东战争的最优良的军舰中有两艘已惨遭击沉。我们正在从被削弱了的力量中组织最大限度的进一步的海军援助。在利比亚战役中，据报导，大英帝国至1月7日为止，丧失了军官一千二百名，士兵一万六千名，用这样一支较小的兵力在沙漠地带是可以维持前卫阵地的。阿盖拉附近的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你们英勇地久守托卜鲁克的全部军队由我军换防而撤走之后，我们已经胜利地解了围。因此我希望你对关怀澳大利亚人的生命财产的人们作出判断时，能采取体谅的态度。……

至少这些是好消息：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4日

关系重大的护航队，包括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在内，载有五十架“旋风”式飞机，一个反坦克团，五十门大炮；一个重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一个轻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还有英国步兵第五十四旅团，共约九千人，已于昨天准时安抵新加坡。

弗雷泽先生也表示了他的忧虑，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　　1942年1月17日

1．一如既往，我欢迎你坦率地表示意见，以及你在向我提出意见时的公正的说理的态度。总的说来，我对于这些意见是十分同情的。

2．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这次战争一直采取了有益的、现实的态度；这次战争在欧洲有限的区域内开始，逐渐扩展到几乎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到了新西兰的大门前。

3．你如果以为过去我们不曾关心你们的需要，虽然我们实际上从来不是如此，我能够向你保证，伦敦与惠灵顿之间尽管相隔极远，绝不能使我们对你们漠不关心，或者让你们在危急的时刻得不到安慰。

4．如果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内，我不能详细地研究你的每一个论点，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自从来电以后，你可从现在收到的复电中了解到我们和美国正在派去的陆军和空援情况。我希望新的澳新军团海军战区的成立，也能合你的心意。

而且，美国正计划早日调遣大批陆军和空军到远东地区去。

5．但是，你不要盼望我作出给予支援的诺言，这是不能兑现的；也不要期待我答应早日挽救远东的局面，这种局面将来是会改善的，但是必需相当时间。

6．我体会到，你［责备我们］过去在军事观点上表现得过分自满，没有顾及太平洋全区和新西兰局部可能发生的危险，而上了当。可是谁能预知美国海军舰队会在12月7日一开始就受到严重的打击，何况还有这次打击和随之而来的我们两艘优良军舰的丧失所带来的后果?

这次战争的种种事变始终是不可预料的，对于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利。我不知道，德军参谋部是否料事如神，永远不错。此如说，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以及俄国的抵抗一定已经动摇了希特勒对于军事估计的精确性的信心。

※　　※　　※

不久，柯廷先生答复了我的14日的电报。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8日

1．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从我的电报中看出这样一个意见，以为我们预计整个马来亚即使没有海军的优势也能保卫下来。

2．相反，你如果查阅1941年12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报告第一次新加坡会议的电报，即可看到以下的电文，不幸而言中了：

“代表团所作出的总的结论是，在远东缺乏一支主力舰队的情况下，目前这一地区所能用来保卫马来亚的兵力和配备，完全不足以应付日军的大举进犯。”

3．联合王国三军参谋长部署了以下的兵力：

（1）认为保卫马来亚所必需的陆军。

（2）供应（1）项部队的全部配备。

（3）对马来亚“保证相当程度的安全”所必需的空军。

4．对于这一地区，我们已在陆军、空军以及物资方面贡献了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并且一贯要求加强所有的防卫工作，但是现已存在着某种安于现状的想法，根据日军迅速的进展，这是不对头的。我在［12月5日］电报里说事态堪虑，原因就在于此。……

6．远在193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得到过保证说，联合王国的目的在于使新加坡成为攻不破的要塞。当1933年帝国国防委员会视察新加坡防务的时候，［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曾经指出了新加坡失陷或者主力舰队无法使用时所将引起的严重后果。他声称，归根结底，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内防卫体系是以新加坡的完整和主力舰队在此驻防为基础的。他补充说，如果这一点没有相当的把握，澳大利亚考虑到海军防御入侵力量的不可靠，将不得不筹划更为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以抵挡这样的危险。我把旧事重提，无非是要把我们所信奉的关于帝国和地方防务的概念切实澄清一下。就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而言，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是较少的，这业已影响我们在其他战区进行合作的决策。

7．我对于克里特岛和希腊方面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我对你有所责备，我也并不是对任何人下断语，但是不能否认，空军支援的范围并没有按照诺言……我所以向澳大利亚人民坦率地说明这种局势，因为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认清事实，不要以为万事大吉，到后来反而会在事实前面感到幻灭。

8．对于联合王国人民所作的卓越的努力，谁也没有像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们怀着那样敬佩的心情。不过，我们对于自己所作出的努力，甚至对于你所认为我们不曾做到的种种事情，都不作任何辩解。如你所知，帝国的各部分处境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而且各有其特殊的问题。……

我有责任充分体谅澳大利亚政府所经历的忧患以及困扰他们的危险，但是我不能不提及澳大利亚各政党，特别是工党，在战前对于防务的疏忽和对姑息政策竟予以强力的支持。

由于这份电报，总结了我所能够采取的立场，应当把它载在这里。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19日

1．谢谢你坦率地陈述意见。我对于战争爆发以前的防务疏忽和绥靖政策这一点，不负任何责任。我曾在野十一年，并在战争开始前六个年头中间，我曾不断提出过警告。另一方面，从1940年5月间出任首相以来，我在决定资源的轻重缓急以及一般分配上，担负了完全的责任。从那个日子起，本岛源源向东接济援军和飞机，发挥了我们最大

限度的运输量，利用了所有可能运送飞机和坦克的方法。我认为中东这一战区比起新辟的美、英、荷、澳战区来更为紧迫。我们也必须对俄国履行运送军火的诺言。谁也不能逆料日本的行动，但我确知，一旦日本进攻我们和你们，美国就要参加战争，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最后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2．必须记住，仅仅在三个月前，即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所驻扎的中东，我们面临着隆美尔从西和从北横扫高加索、波斯、叙利亚、伊拉克而来的两面夹攻的威胁。在这样的困境中，各种军事理论都指出了必须集中全力去消灭进犯军的一个方面。我想，在以我们的能力结成最强大的地中海东岸——里海战线的同时，最好把隆美尔搞掉。这条战线远远不是我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后来隆美尔的部队有三分之二被消灭了，昔兰尼加被肃清了，但这仅仅是侥幸的。实在说，在奥金莱克接替坎宁安的时候，胜负还未见分晓。

3．我虽不能保证隆美尔部队的全部消灭，我们至少得到了切实的成功，已使我们摆脱了一个严重的危险，解放了重要的兵力。同时，俄国惊人的、料想不到的抵抗给了我们相当的喘息时间，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可能更好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第十七印度师，不久再把几个别的从前分派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上的印度步兵师，连同英国第十八师和第七、第八两个澳大利亚师，还有力量雄厚的飞机和一些装甲部队，都从中东调到远东战区去。我们正在迅速进行。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被隆美尔打败，如果高加索、巴库油井和波斯都遭蹂躏，我们的景况将是何等悲惨。我肯定地认为当日本还处在和平状态的时候，如果把打败隆美尔所需的兵力调到马来半岛去增援，那是会犯错误的。处处图安全，处处不会强大。

4．我们应当感到庆幸，一则因俄国的胜利，二则因我们抵抗隆美尔的巨大成功，三则因美国跟我们同时受到日本的攻击。我们在过去以及将来不得不冒可怕的危险，这种责任应该由一切在职和不在职的、没有认识到纳粹的威胁、没有乘其弱小的时候加以消灭的人们来承担。

5．1941—1942年交迭之际，我们和美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的海军灾难，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一小时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

一下子被暂时打破了。又过一小时，“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了。这样一来，日本暂时获得了太平洋的控制权，无疑地，我们在远东还要进一步受到痛苦的惩罚。在影响你们的新危机中，我当批准派遣三艘地中海的快速战舰，连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和刚刚修好的“沃斯派特”号组成一支印度洋上的新舰队，调去保护你们，这可能会起最大的作用。

6．我已把“巴勒姆”号被击沉的消息告诉了你。现在我又必须通知你，“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都已在水下受到“人控鱼雷”的毁坏，这个鱼雷使一艘要停止活动三个月，另一艘六个月。关于上述这三艘军舰，敌人还不知道底细，你当然明白，我们不必去启发他们，我不能不请你保守这最近的绝对的秘密。

7．不过，这种恶劣的处境是会过去的。到5月里，美国在夏威夷将有一支优越的舰队。我们曾经鼓励他们，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就把他们的两艘新战舰撤出大西洋，这样做是不惜加重我们自己的负担的。我们正从四艘新式的航空母舰中抽出两艘，可能三艘，调往印度洋。“沃斯派特”号快要到达那里，“英勇”号也将随后到达。这样，只要不再遭遇不幸，印度洋和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对比，将一定有利于我们，而一切日军的海外军事行动将失去他们现有的自信。与此同时，我们正设法在地中海加强空军力量，以解决缺乏一支战列舰队的问题，而“安森”号［我们最新的战列舰］的即将来到和“约克公爵”号的建造完成，将使我们能够应付美国实力因增援太平洋而在大西洋大大减少的局势。

8．我们一定不要灰心丧气，不要互相责难，而应该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切勿怀疑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忠诚。我不能为将来提供什么保证，我相信严重的考验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从来也不曾这样乐观过，确信我们将安全地、并且光荣地从黑暗深渊里走出来。

收到复电如下：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22日

1．多谢你的详尽的答复，愿以同心协力报答你的盛意。

2．如同你当初预料到的欧洲事件一样，我们觉得对于太平洋的局势，比我们在伦敦所认识到的看得更加清楚了。

3．事实不幸证实了我们对于马来亚的看法的正确，戈登·贝内特关于局势严重的报告使我非常不安。

4．你所提出的长远纲领是振奋人心的，但是迫切的需要是在最近的将来。日军即将受到大举的反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对我们要把他们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的实力，给予致命的打击。

澳大利亚人自称他们了解和预见到远东方面来自日本的危险，要比我在伦敦所了解的、预见的更清楚，这种论调只能就战争的全局来加以判断。集中注意力去研究他们自己的处境，这是他们的本分。我们不得不替大家着想。

※　　※　　※

为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政府在对日战争的全部行动中有全面的、持久的配合，我们提出在伦敦成立一个机构。

我将其最后形式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总理作了报告。

1942年1月19日

〔应〕由部长级的人员成立一个远东委员会。我愿任主席，其他成员将为掌玺大臣（他是我在国防委员会上的代表）达夫·库珀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澳大利亚的成员假定为厄尔·佩奇，新西兰的代表开始可能是高级专员，还要有一位荷兰的内阁大臣。委员会将与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会委员共同商量，由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予以协助。会议的职责是将各代表国的意见汇总后向主席提出报告，并将主席的意见带给委员会。这当然不会妨碍厄尔·佩奇像现在那样在涉及澳大利亚事务的时候去出席内阁会议。你同意么？

我也正在同弗雷泽以及荷兰政府商量。

2月10日，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当主席，出席者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格布兰迪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密契·范·维杜纳）、厄尔·佩奇爵士（代表澳大利亚）、W．J．乔丹先生（代表新西兰）、艾默里先生（代表印度和缅甸）和三军参谋长。在后来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也有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太平洋全区对日战争所执行的广泛的基本政策”。

华盛顿方面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伦敦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

1943年8月召开的。战争继续由原来的机构指挥，但是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能使没有代表参加常设机构的国家得就战争如何进行发表意见。

这一切不久即被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打乱了。

第二章　沙漠上的挫折

隆美尔向阿盖拉的退却——运输工具的缺乏——悲惨的1月——我在华盛顿同奥金莱克的通信——奥金莱克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企图在2月中旬进攻——他的1月15日来电——巴尔迪亚和哈尔法亚连同俘虏一万四千名向我方第三十军投降——我回伦敦——准备我的向国会报告书——隆美尔发动威力侦察——不妙的消息——震惊：班加西完了！——奥金莱克飞往前进司令部——他的1月26日来电——隆美尔利用他的优势——撤出班加西——奥金莱克在1月29日和1月31日的两次报告——我们后撤了约三百哩——命运的反复无常——英国装甲部队的数量和质量——第一装甲师事件——影响深远的败绩。

前一卷叙述了奥金莱克将军在西非沙漠地区经过长期准备后取得的胜利以及托卜鲁克的解围。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我觉得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谈论他将来的行动。但是隆美尔却设法将他的部队整整齐齐地撤到加柴拉以南一带的阵地。在这里他受到了戈德温—奥斯汀将军指挥的第十三军的攻击，经过三天战斗之后，于12月16日被迫退却。我们的机动部队试图从沙漠的侧翼迂回包围，阻截隆美尔沿着滨海通往班加西的道路撤退。天气的恶劣，道路的崎岖，尤其是给养的艰难等等，都使这个企图归于失败。敌人的队伍，在第四英印师追击之下，虽然处境艰难，还是到达了班加西。敌人的装甲部队，通过梅基利，沿着沙漠道路撤退，我第七装甲师在后面追击着。不久，警卫旅也来支援第七装甲师的追击。

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再度取得类似上一年的胜利，当时意大利军队从班加西向南退却，我军迅速向安特拉特挺进，因此把他们切断了。俘获了大批敌人。但是要及时提供一支十分强大的兵力，已势不可能；敌人也已完全觉察到他们有再度陷入重围的危险。因此当我们的先行部队到达安特拉特时，就发现该地守卫得很坚固，不能前进了。在这道防线的后面，隆美尔把他所有的部队撤退到阿杰达比亚，负隅坚守，顽抗我军；同时在阿盖拉建筑坚强的阵地。他是在1月7日太太平平地退到那里的。

这时，第十三军在后勤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天气恶劣，敌机侵扰，不幸把班加西港的整理工作耽误下来了。先头部队的供应因此不得不从托卜鲁克经陆路输送，积累起来的也没有多少。第四英印师也因此不能从班加西南调，我们应付阿盖拉敌军的兵力，只有警卫旅和第七装甲师。第七装甲师在一月中旬由新从国内调来的第一装甲师换防。有一个时期，这些部队因实力不够雄厚，既不能进攻，又不能着手修理防御工事，以防反攻。

※　　※　　※

就在这同一个不幸的角落，过了一年，军事上的灾难又再度摧毁了1942年英国在沙漠地区的整个战役；在这悲惨的1月份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是需要切切实实叙述一番的。

1月9日奥金莱克将军打电报到华盛顿给我，在叙述他的部署之后，报告情况如下：

关于敌军可能的行动预测如下。坚守阿盖拉—马腊达战线。意大利第十军团，连同布雷西亚、帕维亚两师，守卫阿盖拉地区，由德军第九十轻快师人员增强之。意大利机动军，连同特兰托、的里雅斯特两师和德军第九十轻快师人员，驻在马腊达，阻挡我军从南面包围阿盖拉。德军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可能还有阿里埃特装甲师为后备，准备反攻。

第二日来电：

昨日警卫旅团（两营）在阿杰达比亚西南十二哩的阵地仍被牵制。

当时我在白宫的地图室内办公，不难看出这些语不惊人的电报意味着什么。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11日

我恐怕此电收到时，敌军七个半师大部分已乘机逃逸，现在还正在沿交通线退却。我也注意到，九艘一万吨的商船据报告已安抵的黎波里。大家明白，你以为你直走阿卜德这一路线，定能切断隆美尔的意大利步兵部队，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漏网了。这种种情况将使“杂技家”计划［长驱直入的黎波里］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敢断定，你和你

的部队已经竭尽人力，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事实，它们会大大影响“体育家”和“超体育家”计划。

这里必须再度注意到海上战争对于第八集团军前途的重大影响。K舰队［马耳他舰队］的覆没，随之在12月19日

“海王星”号巡洋舰于的黎波里附近水雷区内的丧失，使敌护航舰队能够满载重要的供应物资通过海面，在危急关头去补充隆美尔的军队。

请记住，“体育家”是我们在法属北非援助魏刚将军的计划，如果他乐于接受的话。为此，我们叫一个装甲师和三个野战师整装待命，一俟接到通知，即从英国启程；我们还叫一个相当人数的空军分遣队也整装待命。魏刚和维希都没有好好答复我们的提议，但我们一直希望隆美尔被打败和我们能进驻的黎波里，以便长驱直入突尼斯，这样就会鼓励他们两者之一或两者都改弦更张。“超体育家”是英美干涉法属北非的更远大的计划；我早已觉得罗斯福总统对此极为赞同，我虽在12月16日的文件里提出，把它当作1942年战役中英美在西方的主要的两栖作战。因此，敌人在阿杰达比亚的坚决的抵抗和他们有条不紊地撤到阿盖拉，对于我和我一切的想法来说，要比在沙漠地区仅仅阻碍我们向西进展，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事实上我和总统讨论的全部计划中，这是一个不利之点。然而从奥金莱克将军以后拍来的电报看来，好像诸事顺利，决定性的行动已迫在眼前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2日

1．我想还不能说敌军各师大部分已经躲开我们了。不错，他们说起来还用着师的名义，但是这些师徒有空名。比方说，我们知道德国第九十轻快师，原有九千人，现在只剩下三千五百人，该师剩下来的野战炮只有一门。

2．依我估计，德意原有队伍中乘机逃脱的不超过三分之一，总计德国人一万七千名，意大利人一万八千名。这些人漫无组织，既缺乏高级指挥官，又缺少物资，又由于我方继续施加压力，他们已筋疲力尽，肯定不会有三万五千人那么大的兵力。

3．我有理由相信，六艘船舰［平均每艘七千二百吨］最近已经到达的黎波里。

4．我深信，我们应该推动“杂技家”计划，理由很多，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现由是要使德国继续在俄国和利比亚两条战线上受到攻击。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被形势所逼而轻举妄动，里奇将军亦不会如此。但是听了俄国战线上令人振奋的消息，我觉得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去维持利比亚方面的压力。……我确信，敌人的窘况比我们所敢于想象的还要严重。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2日

1．敌军似已完全撤退到梅尔塞—卜雷加堡—马特克斯—季奥芬—阿盖拉地区，我军在其东线和南线同敌军接触。根据我们对敌方部署的了解，好像他们的编制和作战单位在数量上是薄弱的，他们正在运用德军仅有的物资去加强意大利各师的残余力量。

2．班加西作为一个陆上基地，扩展得很好，但是天气恶劣，一直未见好转，有时是很厉害的沙风暴，遮天蔽日，能见度几等于零，以致装卸运输大受妨碍。

3．里奇将军正在实行他的计划，我希望我们不久就有更强大的兵力能在前线集中。敌军的虚弱和瓦解之势愈来愈明显了。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13日

12日来电欣悉。我今天送给总统看了。我确信，你准备积极推进，并在阿盖拉—马腊达战线上争取决战，这是很对的。不论结果如何，愿给你支持。

从1月12日到1月21日，隆美尔的部队在阿盖拉阵地上不见动静，而从地中海到南边名叫“利比亚沙海”的地方保持着长约五十哩的缺口。这条战线上的盐田、沙丘和小的峭壁都很有利于防守，敌人小心翼翼，用了地雷和铁丝网来加强它们。奥金莱克将军觉得在2月中旬以前，还不能袭击这个阵地。在这期间，他派了警卫旅两个主力营和第一装甲师的支援队同隆美尔的军队相周旋。在此背后，在差不多九十哩之外的安特拉特驻扎着梅塞维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一装甲师的剩余部队。这些部队，连同驻在班加西及其以东地区的第四英印师组成了第十三军，由戈德温—奥斯汀将军指挥。这一军分散得很广，由于后勤上的困难，造成了前线薄弱、援军遥远的局面。至于用地雷或别种障碍物来保卫英军前线的安排，也并没有作出。按照计划，如果隆美尔

展开反攻，我们的前锋部队准备撤退。然而奥金莱克将军不信隆美尔有进攻的能力，他以为自己颇有富裕时间来加强兵力和作好供应。

奥金莱克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月15日

1．敌军现今显然在巩固阿盖拉周围的阵地。……敌军在前方的全部兵力估计为：德军一万七千人，野战炮五十门，反坦克炮七十门，中型坦克车十二辆，轻坦克二十辆；意军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三十门，反坦克炮六十门，M．13型坦克五十辆，约为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2．我们的前锋部队，包括警卫旅团、第一和第七两个装甲师的支援队①、四个装甲车团、第二装甲旅，他们同敌人的全线相接触，巡逻队已到阿盖拉—马腊达一带。

①1月19日，在敌军进攻前二天，第七装甲师支援队奉令撤回，重新整编。

3．除在空中外，敌军并未积极进犯；他们的空中活动近已增加，大概由于船只到达的黎波里后，已使燃料问题有所改进。我方空军继续表现得非常活跃，一面向敌方进攻，一面为我方港口和前锋部队作掩护。敌机继续攻击我方港口和班加西以东的公路交通线，但未造成严重的破坏。

4．班加西港口发展顺利，虽因天气恶劣、海面汹涌而有所耽搁，供应品仍在起卸。

※　　※　　※

不久消息传来，报导巴尔迪亚、塞卢姆和哈尔法亚连同俘虏一万四千名，战争物资无数，向我第三十军投降，我军伤亡不到五百名。与此同时，我军士兵一千一百名也获得了解放。

※　　※　　※

我从百慕大飞回本国以前，没有得到什么更重要的消息；

我同总统告别的时候，确实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关于在北非大事冒险的想法逐渐趋于一致，这种感觉到后来证明是完全对头的。我到了伦敦以后，消息依然很好，尽管在新的战役发生以前，显然要有一个停顿阶段，但是，这阶段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长些。

我刚回国，在百事繁忙之中，还不得不准备一场正式的议会辩论。自从上次我在下议院作了长篇讲话之后，发生了许多世界大事，到现在应该向全国报告一下。从我在报纸上所能看到的消息，到我每日至少花一小时工夫阅读的材料，都透露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心理，以为我们对于应付日军在东方和远东的突袭显然没有作好准备。在公众看来，沙漠地区的战役进行得不错；我很高兴，能向议会说明事实的真相。我请求我的同僚们给我相当的时间。

※　　※　　※

不幸的是，奥金莱克将军低估了敌人重整旗鼓的力量。马耳他岛上的皇家空军，在空军少将劳埃德果敢坚决的领导下，曾向意大利港口和船舰展开秋季攻势，促成了陆战的胜利。但12月里，它遭到西西里岛上德国空军中队集中强大的力量的袭击，搞垮了它。我们最近在海上的失利，大大削弱了海军上将坎宁安率领的舰队，以致在一个时期内，这个舰队不能有效地阻挠通到的黎波里的航线。现在供应品已可自由地送到隆美尔手里。1月21日他派三个纵队，每队约一千名有坦克支援的摩托化步兵，发动了威力侦察。这些纵队迅速地突破了我方部队接合部的缺口，这些部队没有坦克的掩护。戈德温—奥斯汀将军于是命令撤退，先退到阿杰达比亚，然后拦住敌军从安特拉特到姆苏斯的去路。

23日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3日

1．显然，1月21日隆美尔向东移动，是因为估计将遭到我军的攻击。他发现前面所遭遇的只有轻快部队，明显地作出了向前推进的决定，企图扰乱我们的主要交通线，他似乎以为此线是以班加西为基地的。1月21日在阿杰达比亚东南崎岖难行的沙丘地带撤退时，第一装甲师支援队的几个纵队，据报损失大炮七门，机动车辆一百辆；伤亡若干，详情未知。

2．如果隆美尔硬要推进，特别是在交通中枢班加西一带，他似乎会使他向东的侧翼遭受我军装甲部队的打击，那里我们约有一百五十辆巡逻坦克，还有美国坦克。昨夜几乎深入到安特拉特的小股敌军纵队，猜想是一支突击队。

3．我觉得国内公众可能因敌军重占阿杰达比亚而惶惑不安，但这恰恰是隆重美尔被诱深入，自取不利。隆美尔的行动阻止了我们预定进攻阿盖拉的侦察等准备工作，但你也知道，迟迟不进的主要因素，以前是现在仍是在班加西及其前方需要建立足够的后备军。……我深信里奇将军正在窥伺时机，在条件比阿盖拉更有利于我们的地方展开遭遇战，因为阿盖拉既有沼泽地，道路又不便。……

我当时接受了这种看法，对于21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全部前进部队正在迅速地总撤退，都丝毫不知道。直到此刻，我没有理由会想到灾祸将临。相反地，我所获悉的是英军即将进攻的消息。我们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转移或许已经耽误了，但是奥金莱克对于将来却似乎颇有把握。可是就在24日那天，传来了含义不同的消息。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4日下午3时

……敌人显然能够拥有出人不意的兵力向前推进，他们初步的进展看来的确已使我们的前锋部队暂时遭到了挫折。

这些部队，你知道实力是很弱的，已被赶出了大路。……隆美尔再一次来了个大胆的冲击。……他的意想不到的初步成功，说不定就像去年那样，使他得意忘形，得寸进尺。但是这次他的供应情况却远远不能和去年相比，而且那时他还有生力军。局势的发展固不能尽如人意，但我希望把它挽回过来，终于有利于我们。

然而消息又是令人震惊。24日晚上来了一份军用电报。

第八集团军海军联络官致地中海总司令　　1942年1月24日

撤离班加西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仅仅是作为预防措施。

现在尚未下令进行破坏工作。在此情况之下，非战斗人员正在夜间移动，尽可能向东移到最远的地方。……班加西一旦失守，德尔纳亦不可保。

我听了这个消息，就给奥金莱克拍了下面一份电报，我还不曾从他那里得到类似的报告。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25日

接获第八集团军关于撤离班加西和德尔纳的报告，深为不安。的确从来也没有人给我指出，使我能想到这种情势竟有发生的可能。非

战斗人员已向东移动，班加西的破坏工作尚未下令，这一切将使战役发生变化，跟我们所考虑到的都不相同。你在安特拉特地区真的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吗？我们新的装甲部队不能同重整旗鼓的德军坦克较量一下吗？我看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对我是个意料不到的危机。他们为什么要撤离得那么快？为什么第四［英］印师不坚守班加西，像德国兵坚守哈尔法亚那样？现在部署所显然面临的这种退却，意味着“十字军战士”计划的失败和“杂技家”计划的破产。①

①我军进攻利比亚和向的黎波里挺进的计划。

奥金莱克当即赶到里奇将军的前进司令部那里去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6日

1．我昨日从开罗飞到此地。形势不妙，第一装甲师和警卫旅团虽经苦战，显然不能把局面稳定下来。敌军昨日将我军击退到姆苏斯，且已越过该地，不过，仍在其东部转移的纵队，昨晚显然曾与敌军交锋。①……

①详细部署见地图。

4．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重装备和基地设施，经我批准已撤出班加西。里奇将军已直接统率第四印度师，并且命令该师从班加西之南尽力进攻，另派混合纵队去切断安特拉特一带敌军的交通和侧翼。第一装甲师正竭尽一切力量，把敌军牵制在察鲁巴南部和梅基利西部，并保护第四印度师的侧翼。

5．敌军的编制，经交战后判定为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阿里埃特师和第九十轻快师。

隆美尔把主力军部署在姆苏斯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西北进攻班加西，或向东方进攻梅基利。他是两面进攻的。他的企图是夺取班加西，但他也派遣了一支部队到东北去，向我方交通线佯攻。这个佯攻是十分得手的。我们预定派遣从班加西抽调的第四印度师的一部分、装甲师以及从察鲁巴抽调的警卫旅向南反攻的计划迅速取消了，撤出了班加西，整个第十三军退到了加柴拉—比尔哈凯姆战线上。

※　　※　　※

班加西的失守，马上成为突出事件。

奥金莱克将军（在前进指挥部）致首相　　1942年1月27日

关于在班加西采取过早行动的报告，也使我十分不安。我已查询，其间显然有些误会，可能是由于下级指挥官过于轻举妄动，竟命令海军人员全部撤退，并在撤离之前破坏了几艘驳船以及码头上的系船柱。归陆军负责的港口主要破坏工作并没有实行，除破坏几个敌军仓库外，任何破坏工作都没有实行。皇家空军显然破坏了一些汽油，这也是出于误会。这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是令人遗憾的，但并不是损失重大的。我正在追究责任。

奥金莱克将军详述了军事动态以后，将经过情形概括如下：

……我担心我方装甲部队的确没有好好同敌军进行过较量；

他们蒙受严重损失，而没有力量使敌军受到相等的损失。原因尚未清楚，大概由于我军分散过广，不能集中起来，对敌军密集的队形采取一致行动。这或许仅仅是种种理由之一。第一装甲师或该师的残余部队现已集中，受到装甲车队的掩护，我希望它可以立刻投入攻击战斗，但我等待着该师师长的报告。其他方面的行动需要调查，这即将进行。同时，目的是要恢复主动权，紧逼敌军，可能时消灭他们，否则也得迫他们后退。我确信里奇将军已抱定决心，要实现这个目的。特德和我现在住在这里。

第二天来电：

敌军已将部队分开，显然企图夺取梅基利和班加西两地。这是隆美尔惯施的大胆的手法，也可以说明低估了我军抵抗进犯的力量。很可能，他的坦克大部分担任向东突击。他的移动，除了可能向班加西进行外，并没有打乱里奇将军预定的反攻计划

※　　※　　※

在这里我觉得十分清楚，奥金莱克将军一直不曾了解沙漠地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一个电报说明第二装甲师，其实是第十三军的遭遇如何。我希望，他现在既在里奇将军的司令部，就能够查明真相。当时，我也一无所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1月28日

1．我对你完全信任，你能坚持下来，我是感到高兴的。

2．你一定已经看到关于隆美尔意图所在的情报，他竟想肃清班加西—姆苏斯—梅基利这个三角地带，然后撤退到阿盖拉附近的等待线

上。这似乎增加了我军坚持到底的必要。

3．我十分急切地要进一步听到你关于我军装甲部队被敌军劣势兵力击败的消息。这次打击够深重的。

他对于这次发生的灾难，只是埋怨我军坦克质量的低劣，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更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9日

形势已恶化，恐怕我们非暂时撤离班加西不可。今天一早，第七印度步兵旅被敌军两个各兵种混合编成的纵队以优势的力量所迫退。敌军每个纵队至少有坦克二十五辆。

同时，至少拥有一千五百辆机械化车辆的一支强大纵队，已从南向阿比亚尔挺进。因有受包围的威胁，第四印度师师长决定在可能情况下在班加西南部停止行动。……按照这种情形，我认为他做得对。班加西的破坏工作已奉命执行。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了。

必须承认，敌军的胜利出于他们和我们的意料。他们的战术高明而又大胆。现在需要看看他们该把姆苏斯一带的装甲部队分散到什么程度，才能维持进犯班加西所需要的巨大力量。隆美尔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也是如此。到现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但是，里奇将军和我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扭转局势。第一装甲师在坦克和大炮方面损失惨重，这个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可能暂时受到了削弱，但愿不是如此。

据我所见，并无散漫或混乱现象，士气也不曾丧失。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31日

1．1月28日电示，于昨日下午收到，谢谢。遗憾得很，我们只得放弃班加西，但损失只是暂时的。

2．关于第一装甲师的行动：我不知道敌军方面的坦克究竟会比我们每天实际能整装待命的坦克要少多少，虽然很可能我们在作战地区的坦克力量原来是胜过他们的。我已经向你举出了我军装甲部队战败的一些原因，我想这些原因还是有道理的。其他在目前无法解决的困难，我已经提到，在于我军两磅弹大炮同德军大炮比起来射程短，性能差，还有我军巡逻坦克同德军坦克比起来，机械上不可靠。而且，我也不满意那种说我军装甲部队的战术领导水平极高、足以抵消德军

物力上的优势的说法。事情不幸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善的。

3．我无可奈何地作出这样一个结论，要对付德军装甲部队，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装甲部队按照现在那样的装备，那样的组织，那样的领导，至少需有二比一的优势。就连这样，他们若要成功，还必须同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取得最密切的协作，因为步兵、炮兵除了反坦克炮方面差一些之外，完全有能力对付德军相应的部队。这些原则现正密切按照情势的许可，在此加以运用，但是我还担心，迹象表明皇家装甲部队的人员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装备正在丧失信心。必须尽一切可能来纠正这一点。

4．里奇将军和我密切地注意着隆美尔可能有的意图，但是不论这些意图如何，他一定会运用最小的纵队来争取成功，直到他遭到抵抗为止。对抗这种行动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

……

隆美尔再度证明他是沙漠战术的能手，比我们的指挥官高明，他重占了昔兰尼加的大部分，这次一退几乎三百哩，打破了我们的希望，使我们放弃了班加西。丧失了奥金莱克将军为盼望已久的2月中旬的进攻而收集的一切储备。隆美尔一定感到惊奇：怎么他开始进犯时只用小小三个纵队，在他所能纠集的军队的支援下发动进攻，竟能获得压倒的胜利。里奇将军重新整编了残缺不全的第十三军和其他从加柴拉和托卜鲁克一带调上来的部队。在这里追击部队和被追击的部队都喘不过气来，互相对峙，一直到5月底，那时隆美尔才能够重新发动攻击。

形势的反复无常和军事上的严重灾难，根本原因是这样的：敌军实际上能在地中海自由航行，借以增援和补给他们的装甲部队，他们还能从俄国战线上调回大部分空军。但是现场上的战术变化却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说明。决定性的一天是1月25日，那天敌军突破战线，直达姆苏斯。从此之后，情况的混乱和计划的一变再变，使隆美尔得到了主动的机会。

警卫旅不明白为什么不许他们作一次抵抗，而撤退的命令却下了又下，非服从不可，第四英印师也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最近才从敌军的文件中透露出来，敌军的坦克原来比我军优越。他们的非洲军团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参战，意军有八十辆或更多一些，以对我军第一装甲师的一百五十辆。然而，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这一师，还是没有说明。奥金莱克来电报告说："该师新从联合王国到达，没有在沙漠上作战的经验；"这个电报又提出总评说，"不但我军全部坦克敌不过德军坦克，而且我军的巡逻坦克作战时机械上也比较低劣。装备既较差，我军在机械上又不可靠，何况同德军相比，防坦克武器大为缺少，因而情况更加严重。"

这一切论调须要仔细分析一番。第一装甲师是我军所拥有的最好的一支部队。该军士兵大部分都受过两年以上的训练，同我们的正规军比起来，效率也达到了一样高的水平。他们是在11月里在埃及登陆的。他们在离开英国以前，曾经根据一切最近的情报和经验，尽了一切力量，使他们的车辆能适合沙漠的条件。在开罗的工厂里又经过了例行的检查，然后这一师通过沙漠开往安特拉特去，于1月6日到达。为了保护履带，坦克车通过全部沙漠地区时装在特殊的运输车上，到了安特拉特，完整无损。可是，这精锐的一师部队还没有投入多大战斗，就损失了一百多辆坦克。在仓卒撤退时，已经运到的大批大批的汽油，全部被抛弃了；有许多坦克因燃料告罄，被遗弃在后面。

警卫旅奉命撤退时，还发现了大批汽油，因敌军逼近，不得不把它们毁掉。可是他们看见不少坦克抛弃在沙漠里，他们就尽力运来了不少汽油，自己驾驶了这些坦克。单单科尔斯特里姆的一个连就集合了六辆，把它们驶到了安全地带；其他部队收集得更多。事实上，有些连队把获得的几辆坦克，按照德军那样，同摩托化步兵配合起来，这样，他们在实际上就比当初出动时更加强大。建立像装甲师那样的单位，还有专家和受过训练的士兵，要付出多少代价和劳动力；绕过好望角把它运到，要作出多少的努力；派它去打仗又要做好多少的准备——当我们想起这种种，而又看到如此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真是痛心极了。德军虽然离开的黎波里的基地四百多哩，还能得逞，而我们却遭失败，相形之下，回顾起来，就更使人难堪了。英国国民在查究这些事情的时候，切勿受人迷惑，以为我军坦克在技术上的拙劣是造成这次损失巨大、影响深远的败绩的唯一原因。

第三章　马来亚的惩罚

马来半岛的激战——日军的继续挺进——昔加末—麻坡战役——我军向新加坡撤退——一个可以辩论的战略问题——新加坡守备部队的分散——波纳尔将军的备忘录——我对西海岸海军防务的不满——海军大臣的答复——韦维尔将军对长期保卫新加坡的怀疑——我的1月15日的电报——1月16日韦维尔的答复——没有永久性的接陆堡垒——没有野战防御——1月19日我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1月20日三军参谋长给韦维尔将军的指令——1月20日致韦维尔将军电——对保持滇缅公路畅通的强调——韦维尔的悲观的报告——三军参谋长的进退两难——厄尔·佩奇爵士的干涉——柯廷先生的1月23日来电——“不可饶恕的叛变”——我们在新加坡执行奋战到底的方针。

1941年12月底以前马来亚的情形，已在前一卷中叙述过了。新年一开始，由第九、第十一英印师组成的，陆军中将希思指挥的我军第三军，在东西两海岸受到严重的攻击。敌军已从哥打巴鲁沿着海岸公路向南移动，现在已在关丹同我军第九师的一个旅团短兵相接。西面，第十一印度师在金宝守着一个坚强的山头阵地，有一旅在其左侧防守霹雳河。第八澳大利亚师的两个旅被留在柔佛邦内，其中一旅驻守丰盛港的海滩；这里敌军迟早可能要来登陆，这就会在我军先锋部队背后插进来。到现在日军至少出动了整整三个师来对付我们，船舰正汇集宋卡，说明另外的师可能来到。我军方面，殷切盼望中的增援也正在来到。到了1月中旬，第四十五印度旅，即英国第十八师的主力旅，以及五十架“旋风”式战斗机安全到达了。到月底，第十八师全师和印度派来的另外一旅可以如期开来。

在新加坡以南狭窄的海面上保护这些运输船队，需要使用我军现有的、除小型舰艇以外的全部海军力量以及我方剩余的、几乎全部的战斗机。因此，日本空军能够自由地袭击我方部队和交通线。荷兰人为了忠实地执行他们同我们订的协定，已经派遣了四个飞行中队来参加新加坡的保卫战，但是这些中队如同我们的中队一样，等于一笔白白浪费的资产。

剩下来的仅仅几架轰炸机，缺乏战斗机的掩护，不能有所作为。我军战斗部队的任务是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办法是要在连绵不绝的阵地上，尽量将敌军牵制在北面，而不使自己过多作战，以免影响新加坡本岛保卫战的前途。

快到12月底的时候，曾经企图组织一支小小的两栖作战部队，以便沿着西海岸打与敌阵的后方。12月27日我们发动了一次袭击，颇为成功，但敌军几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能够很快地使我方薄弱的海军不能开出瑞天咸港进行作战。1月1日，刚从美国开到的一支拥有六艘快速登陆艇的小舰队被击毁了。此后，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在海面上躲避日军的突击了。

在四天猛烈的进犯中，金宝阵地是第十一印度师防守的，但是接着在1月2日，据报日军在霹雳河口附近登陆，这样一来，该师的后路就有被切断的危险。希思将军预料在瓜拉雪兰莪附近离后方几哩的地方将有一次来自海上的袭击，下令叫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从瑞天咸港展开海陆反攻，但是一无所得。第二夜，即1月3日、4日之交的夜晚，好像有军队在瓜拉雪兰莪附近登陆，但是不知道军队的实力如何。

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少得可怜，而又混乱，无论如何，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阻挡。我军撤退了，在斯林河上又组成了一条防线，把一旅兵派到西南方，以防可能来自后方的袭击。

※　　※　　※

等待着下一次不可避免的进犯的只是一些精疲力竭的部队；在过去三周中，他们大部分都在继续不停地作战，因此，抵抗不住1月7日落到他们头上的猛攻。日本人出动坦克在月光下直沿大路进攻，并突破了防线。两个旅都陷于混乱状态，受了很大损失，好容易才得突围而出。这次严重的失败，打乱了我们延宕敌军而等待增援的计划。而且东海岸上第九师也受了严重的影响。该师在关丹的一个旅使日军伤亡了二千人之后，业已撤退，全师集中在劳勿附近。如果在西海岸上进一步撤退，就会暴露它的侧翼。

正在此时，韦维尔将军在他赴美、英、荷、澳司令部就任的途中，已经到达新加坡，访问了前线。他下令大举撤退，完全摆脱日军，使我军疲劳的士兵在任何所能集合的新锐部队或者比较新锐的部

队的后面得到喘息的机会。选择的地点是沿着麻坡河约有一百五十哩远的后方，右侧靠近昔加末。澳大利亚师的戈登·贝内特少将负责指挥，计有他自己部队中的一个旅（第二十七旅）、从东海岸撤退的第九英印师以及新开到的第四十五印度步兵旅。一向首当其冲的第十一英印师，准备调到后方休整。撤退是在1月10日开始的。经过一些激烈的后卫战之后，敌军被摆脱了，四天之后，新防线也组成了。同时，瑞天咸港的海上基地已被放弃，我军轻型的残余舰艇退到本加榄港去了。1月16日，一小股日军就在这里从海上登陆。只有两艘军舰还能截堵它，而这两艘军舰却没有找到敌军。

那支最关重要的运输船队，载了第十八师主力旅（第五十三旅）以及一批五十架“旋风”式战斗机，现在正在新加坡起卸。它们是由海军和空军部队安全地护送的。他们经历了海路的风险，在敌军制空权的范围之内，很容易受到袭击。

但这些增援部队的作用，并不像它们的数量所显示的那样重要。第四十五印度旅是新兵，只受过部分的训练，对于丛林战还没受过训练。英国第十八师，经过了三个月的航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作战力量，但他们一登陆就投入了势在必败的战斗。

大家对“旋风”式战斗机寄以极大的希望。这里终于有质量很高、足以抗衡日军的飞机了。它们以最大的速度装配起来，飞入了云霄。最初几天它们果然使敌军损失颇大，但是一切情况对新到的驾驶员来说都是生疏的，不上几天，日方飞机数量占有优势，使我方损失日益惨重。这些“旋风”式飞机就很快地减少了。

※　　※　　※

昔加末—麻坡战役，猛烈地争夺了一个星期。戈登·贝内特将军部署了他的大部分队伍，堵住通到昔加末的去路，另有第四十五印度旅和一个澳大利亚营，以及后来参加的另一个营，防守麻坡河的下游。他们在昔加末前方的伏击，非常成功，使日军付出了几百人的性命，后来的战斗虽然激烈，敌军却被截住了。但在麻坡，四个守备营于1月15日受到了日本禁卫师团全师的攻击，既有正面的攻击，又有侧面从海上接二连三登陆的袭击。有好几天，他们夺路南去，还是受敌包围。结果他们被迫放弃了运输工具，分成小队冲出去。这支军队全部四千人中，只有八百人回来，旅长邓肯、各营营长和第四十五旅各副

指挥官一齐牺牲了。这支小小的队伍，顽强地抵抗着众寡悬殊、控制天空的敌军，从而使昔加末的守军在侧面和后方都没有遭受威胁，才能及时撤退。为了保护这次撤退，第五十三旅的两个英国营被调来参战，正在前线后面整编的第十一英印师有一部分部署起来，以应付敌军在本加榄港及其以南沿海海岸登陆的威胁。

我们的部队现在分布在从丰盛港到本加榄港横贯马来半岛南端、长九十哩的战线上。敌军紧紧相随。在丰盛港和居銮有激烈的遭遇战，但是决定性的进攻又一次发生在西海岸；

在那里两个英国营在本加榄港守了五天。那时所有直接的出口都已被堵，部队沿海岸退下二十哩，有二千人接连几夜由海军撤走。

与此同时，日军得到了坚强的增援。1月15日，一个大护航队将两师生力军运到宋卡，他们从那里南下，向我军战线的中心居銮进军。这时敌军在马来亚已有足足五师人。1月26日，据我军勇敢而力量单薄的空中侦察队报告，兴楼洋面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十一艘，运输舰两艘，还有许多小型舰艇。我军所能集结起来参加空战的二十三架飞机，全部出动，两次去攻击它们。日本各运输队在战斗机保护之下，我方飞机，特别是老式“角马”式战斗机损失惨重。但是我们的攻击适中要害，那两艘运输舰被击中了，敌机至少有十三架被毁。这次勇猛的出击就是我军空军战斗部队的回光反照。

第二天晚上两艘从新加坡驶来的驱逐舰试图出击，但是遇到了截击，其中一艘被击沉了。已登陆的日军迅速地从兴楼沿海岸南下，攻打驻在丰盛港的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这样，1月27日在丰盛港我方战线的右方，在战线的中心居銮，在我方暴露着的左翼，都有密集的战斗。珀西瓦尔将军决定退到新加坡岛上去。每一个人，每一辆车，到了最后阶段，必须越过长堤才能到那里。在开始阶段，一个旅大部分丧亡了，但是到了1月21日早晨，其余的军队都已过去，便将背后的长堤炸毁了。

※　　※　　※

如果当初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来保卫新加坡全岛，而仅仅用轻快机动部队来牵制日军南下马来半岛，是不是较为有利，这至少是可以辩论的。经我批准的当地指挥官的决定，是要在柔佛为保卫新加坡而作战，但是要尽量拖延敌军向新加坡进逼。马来半岛的防卫战，不外

乎接二连三的撤退，有猛烈的后卫战，也有顽强的支援。这次战斗给了作战的军队和指挥官很高的荣誉。可是当援军到达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部被敌人一批一批吸引过去了。敌人有种种便利。他们在战前对于地形和条件早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们早已拟订了谨慎的、大规模的计划，指使特务秘密渗入，暗藏自行车车辆以供日军自行车队之用。优势的兵力和大量的储备早已汇集在那里；有些储备还不是必需的。日军各师团对于丛林战都是内行的。

上面已经提起过，日军的制空权是因为我军照顾其他地区的迫切需要而造成的，当地指挥官对这一点完全没有责任，但这却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我们派去保卫新加坡的这样一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和几乎所有在日本宣战之后派去的援军，都在半岛上英勇作战时消耗光了。等到他们通过长堤到达他们原定的最重要的战场的时候，劲头已经没有了。他们同当地守备队和基地许多分遣队在这里会师；这些人增添了我们的人数，尽管没有增添我们的力量。另外还有英国第十八师的两个新旅，他们是经过长途的航行，在陌生的、没有想象到的环境里新从船上登陆的。得为新加坡进行决战并本来准备在这战场完成这个崇高目标的这支军队，在日军开始进攻以前已经受了损耗。虽然可以说还有十万人，但已经不成其为一支军队了。

※　　※　　※

读者可以在附录①中看到波纳尔将军在1949年写的备忘录；这充分说明了在战前的年代里关于新加坡要塞所采取的方针。其中涉及1940年8月间以及后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时所作出的各种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守备队人数大量的增加，尤其是空军的增援。供给这些需要的资源，正如我上面所谈，都用在别处了，只在日本宣战和美国参战以后，才能实施大规模的供应。到那时已经太迟了。当地各指挥官所要求的，甚至比三军参谋长所设想的还要多。要满足任何一方的需要都是不可能的。波纳尔将军的备忘录里作了公正的叙述。我在这几页书里，只能谈谈当时经过的情形。

①本卷附录（4）。

※　　※　　※

新加坡的悲剧发生之后，接着国内就展开了最认真严肃的辩论，我同韦维尔将军、同柯廷先生之间紧张地交换了电函。

首相（在华盛顿）至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9日

正如你在历次电报中所得悉的，我一直焦切地盼望着马来半岛的英国部队能够尽量保全，以用来保卫新加坡要塞及其柔佛腹地。我因此十分赞成目前正在展开后卫战的这一方式，这样可给敌人造成大量的损失，拖住敌人，并破坏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阵地接二连三地被敌军的海运活动所转移。敌军乘没有武装的轮船、木船或渔船沿半岛西岸被运南下，又从各河港里上来，迫使我们后退。只要有一二艘潜艇把这些没有武装的运输军队的船只用四吋口径的大炮或鱼雷击沉，就能够发生作用，把这些可被利用的河口堵住。敌机来时，潜艇总能够潜入水底；这样就可以保护半岛上我军的西翼，能使每寸土地在让出时尽可能获得最高的代价，而不使自己的军队陷于危险。我将十分高兴，如果你能告诉我目前情况怎么样，为此还能做些什么，使我可向总统说明，因为我是经常同他讨论战事的各个方面的。

对我就日军在马来亚西岸进行的海陆活动提出的批评性问题，韦维尔将军答复如下：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0日

致三军参谋长的报告马来亚总形势的电报谅已看到。自从西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一出现，我就考虑对它用海军作战。开始是试用巡逻船，但是它们在白昼受到空袭的打击。最近三夜，驱逐舰“侦察”号从苏门答腊基地出动。现在只有三艘荷兰潜艇在马来亚作战；现已作出安排，从1月12日起，一有潜艇从其他军事行动中调回，即到槟榔屿和雪兰莪之间的西海岸作战。

我对这个电报不能感到满意，对后来接到的更详细的解释也是这样。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月22日

这实在是不妙。在马来亚西海岸上，我们已被一支周围并无战舰的敌军绝对地占了上风，而且显然被战胜了。因此我们的部队被迫从一个接一个的阵地上退下来，宝贵的时间被敌军赢得了，普遍不安的情况已在我们战斗部队中间产生了。缺点是明显不过的。为什么会让敌军获得这一切船舰呢？

我们显然没有什么船只，或只有二三只，尽管这些海面直到最近还是我们所控制的。其次，提到重机关枪的射击来自岸上，敌军又怎样能夺到这些海岸的呢？这些驳船一定是沿海［岸］下来的，他们不可能在控制海岸每一部分的据点都配备着机关枪。

你一定要去搜集更加确实的情报。连一只战舰也没有的日本人竟能控制马来亚西海岸，这难道不是英军在海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败绩之一吗？我脾气不好，抱歉得很，但我还是要一份经过更彻底的调查后的进一步的报告。

海军上将庞德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

第一海务大臣致首相　　1942年1月24日

1．你1月22日的指示，纯粹是从海军观点来看马来亚西海岸的军事行动的，但我们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敌军占有空军优势的近海，小船艇无论哪里都可活动，这既是海军问题，也是空军问题。

2．这种沿海岸的渗入如果发生在1941年，我想这还可以说海军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到了1942年，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3．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了解，看起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据总督给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电报，战前已经作好安排，将全部船艇驶到河流上游，使敌人连小船也得不到；在军事当局接到当地已受威胁的通知时，这一点显然已经做到了。我方这一行动部分地遭到失败，因为敌军从丛林小径渗入，到达了上游我们的船艇所隐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所有机动船和其他船只大多数都已破坏。

（2）失败似乎在槟榔屿已经开始了，在那里贯彻“焦土政策”的措施好像全部失败了。这样一来，敌军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小船，而开始沿着海岸南下。在那一带，我们一无防御。由于敌方空军的优势，我们也不能保持什么东西。

（3）为了从离开新加坡三百四十哩的槟榔屿去反击敌军的进攻，我们在新加坡有少数小船，装着轻炮，这些都是战事爆发时临时准备起来的。由于敌军掌握着制空权，要这些小船在白昼移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些试图移动的船只都被击沉了。

（4）敌军已从宋卡经陆路运来了摩托登陆艇，正在使用它们。

4．现在的情况是，马来亚的海军少将正在用尽力量，补充巡逻艇；曾询问过韦维尔将军，荷兰军队能否予以援助，也询问过印度政府，皇家印度海军能否予以协助。空军也以其有限的实力进行着合作。

应当承认，我方能够参战的作战舰艇，只能勉勉强强保卫增援的运输船队并使通到新加坡的海路畅通无阻。至于沿海工事，除了几只武装简陋的小船和一些改装的、备有劣等武器的商船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我们这几艘力量薄弱的船舰，面对着强大无比的空军力量，已经坚持下来了。它们不乏勇气，只是没有取得成功的手段。

※　　※　　※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韦维尔将军早怀疑我们能否长期保卫新加坡。读者自会明白，由于目军必须先把重炮卸运上岸、搬运到适当地点安装好，然后才能围困要塞，我是多么指望这个岛屿和要塞能顶得住啊。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原希望至少要进行两个月的抵抗。我注视着我们的部队从马来半岛撤退时所遭受的损耗，心中忧虑，但没有作出有效的干涉。

另一方面，却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1942年1月14日

昨日，即1月13日飞抵新加坡，乘汽车到昔加末，会见希思和戈登·贝内特。计划正在执行，但是由于吉隆坡以北的战斗，第九师、第十一师在人数上、士气上又受到打击，敌军的前进比我所想象的更为迅速。新加坡的保卫战将是够呛的事，我们需要运气好，才能盼望运输船队如期平安到达。昨日整天大雨，掩护了重要的运输船队的最后驶近，还可能推迟敌军的进展。戈登·贝内特和澳大利亚军精神饱满，我确信他们会狠狠地打击敌人的。

※　　※　　※

为了了解我一直认为毫无问题的近陆防务及其抵御包围的准备工作，我发了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在华盛顿）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15日

1．万一你们被迫退到岛上，会发生何种后果，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2．保卫这个地区需要有多少军队？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像在香港那样的登陆？靠近陆地一带设有什么防御工程和障碍物？你有没有把握，能用要塞大炮去压制任何部署围攻炮队的企图吗？万事齐备了么？对于无用的人口作了什么布置？我一向以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该岛的保卫战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但我还希望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3．这里对你发来的电报，人人感到高兴，这使大家感觉到你是如何意气风发地正在大抓你那艰巨的任务。所有的美国人正像你的英国朋友一样，对你怀着同样的信任。

一直等我回到伦敦以后，我才接到韦维尔的复电。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6日

我近日逗留在新加坡时讨论了该岛的保卫问题，并且要求作出详细计划。直到最近，所有计划都是以击退海上向岛上的进犯并牵制陆上在柔佛或以北地区的进犯为基础的；对于炸毁长堤，虽然已经作了布置，但对于在岛北建筑防御工事以阻止敌军横渡柔佛海峡一节，却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最重型的要塞大炮能向四面八方回转，但是平直的弹道使大炮不能适用于进行炮战，实在不能保证用它们来压制围攻的炮队。供应情况尚属满意。已授权将某些空军设施和储藏品迁到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免拥挤。一俟接到详细计划，当再电告。大半要看空军形势而定。

我在19日早晨读到这份电报，不胜惊异，痛苦之至。原来海军基地和城市的陆地方面，并没有设置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来加以掩护。而且，更使人震惊的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特别自从日军已经在印度支那扎下根来以后，竟没有任何司令官采取值得一提的措施来构筑野战防御。至于野战防御的空无所有，他们竟连提也没有提过。

就我对于战争的一切所见所闻，我相信，根据现代的火力，只要有几个星期就可完成强大的野战防御，也可用地雷和其他障碍物来限制和隔断敌军的进攻线。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那里竟没有团团一圈永久性的彼此分离的炮台来保卫这个著名要塞的后方。我不能明白，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但是当地既没有一个官员，国内也没

有一个专门的顾问曾经认识到这项极端需要的措施。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甚至连看见过我的电报的，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指出这一点来；我的电报是根据错误的假定，以为正规的包围是少不了的。我在书本上读到过1877年的普列文战役，还在机关枪时代以前，土耳其人在俄军袭击的虎口之中，就在普列文临时筑起了防御工事；我曾在1917年考察过凡尔登，在那里，在一年前，一支野战军驻扎在彼此分离的炮台里和炮台之间，造成了如此辉煌的战迹。我相信敌人要粉碎新加坡各个坚强的据点，定会被迫大规模地运用炮兵部队，而由于困难重重，旷日持久，这样就会阻碍炮兵部队的集中，会阻碍军火沿着马来亚的交通线集结起来。而现在这一切突然间化为乌有，我面前只见一片可怕的景象：全岛几乎赤裸裸的，即使还不是筋疲力尽却已疲惫不堪的军队，撤退到岛上来了。

我把这些情形写下来，并非要原谅自己。这是我早该知道的。我的顾问们也早该知道；早该有人告诉我，我早该问问他们。我提了几千个问题，恰恰没有问起这件事，原因在于我的头脑中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没有接陆防御，正像一艘战舰下水时是不可能没有舰底一样。我知道为解释这个失策而提出的种种理由：一则军队忙于训练，忙于在北马来亚修筑防御工事；二则民工的缺乏；三则战前经济的限制以及陆军部的集中管理；四则陆军的作用是保护该岛北海岸的海军基地，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在北岸前面作战，而不是沿岸打仗。我认为这些理由不见得能够成立。防御工事是早应该建筑起来的。

我当时的立即反应，是要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我立刻口授了下面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19日

1．我必须承认，韦维尔将军16日来电及其他关于同一问题的电报，使我十分惊异。我丝毫不曾想到，具有半哩到一哩宽天堑的新加坡要塞的背后，竟没有全部设防，以抵抗来自北方的攻击；我出航时，曾同约翰·迪尔爵士谈论过这件事，他也丝毫没有想到。如果不把岛建设成一个城堡，那么把它当作要塞还有什么用处呢？建筑一条独立工事线，使探照灯和交叉射击同低洼地带遍地的电线网和障碍物互相结合，同时又准备相当数量弹药，使要塞的大炮能控制敌军设在柔

佛的炮台，这是和平时期的起码设备；如果一个要塞已经建筑了二十年，竟没有这样的设备，真是令人不能置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这次战争的两年半的时间中，不是更应该把必须的野战工事筑好了吗？在讨论这些问题的任何时候，你们竟没有一个人把这一点向我指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早就应该做到，因为在最近两年来发出的各份备忘录中，我三番五次地表示，我依靠新加坡岛上这样的防御设施去抵抗正式的围攻，从不依靠克拉海峡的计划。此刻在英国，我们已经发现了有必要保护所有炮台的后部，以防后方登陆的袭击；朴次茅斯的波茨唐山炮台早就指出这些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原则。……

2．几座面海炮台和一个海军基地还算不得是个要塞，要塞乃是一个·四·周·完·全·设·防的坚固的阵地。仅仅有面海炮台而没有要塞炮台或固定的防御工事以保护后方，无论什么理由都是不能原谅的。由于这一疏忽，要塞的整个命运，就操在一万名乘坐小船强渡海峡的士兵手里了。我正告你，这将是可能暴露出来的最大的丑事之一。

3．际兹柔佛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应当立刻作出计划，尽量作好工作，计划里应当包括：

（1）设法在北方战线运用要塞大炮，办法是：使用弱炸药，如无弱炸药，装入一定数量的高爆炸药。

（2）在可以集结相当兵力的登陆地点，埋地雷，筑路障。

（3）在栲树丛生的沼泽地及其他地方，架设铁丝网，布置陷阱。

（4）建筑野战工事和坚固的据点，能进行野炮和机枪的交叉射击。

（5）在柔佛海峡或在火力范围内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有小船发现，即加以征集，并置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6）在海峡每一端配置野炮，小心加以掩蔽，并装设探照灯，借以消灭任何企图进入海峡的敌船。

（7）建立三四个机动性反攻预备纵队的核心，当被逐出柔佛时即可在此基础上建立军队。

（8）应雇用全体男性居民建筑防御工事。采取最严厉的强迫方法，务使锄头、铲子能物尽其用。

（9）不但新加坡必须用尽方法来维持保卫工作，而且全岛也必须战斗到底，直至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坚强的据点分别遭受破坏为止。

（10）最后，新加坡市必须改成一个城堡，保卫到底。投降是不能考虑的。……

因此三军参谋长发出了下面的指示：

三军参谋长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20日

柔佛战役可能不利于你们，应当加以考虑，并为最大可能保卫该岛做好一切准备。几个重点如下：

1．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使要塞大炮能用来对付向陆地的进犯，并且要将有效的射击操纵组织好。当检查储备的可能性时，希告知高爆炸药最迫切的需要数量。

2．海峡通到陆地的进路，岛上的登陆场所及其出口，要用铁丝网、地雷、陷阱或者其他可能的办法加以阻碍。

3．一部分保卫海滩的大炮和机关枪要从南边转移到岛北和岛西去。

4．海峡内或海峡外而在该岛火力范围内的所有船只或小船，都要集中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或者加以破坏。

5．防御必须以地域体系为基础，使所有地面防卫的位置足以控制最危险的进犯通道。鉴于沼泽地带部署海滩防御的困难，要建立一个机动预备部队的良好体系，准备进行迅速的反攻。也要在腹地发展一个交通壕网，以防止登陆成功后的扩大阵地。为此，以及一般地为了各种防御工事，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民工和军工。

6．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范以奇袭取胜的夜间登陆的企图。在这一点上，鉴于日军的战略和机动性，要再度侦察似乎不会有人登陆的地点。

7．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柔佛和新加坡的飞机场以及其他可能登陆的地方，使据报正在印度支那准备的日本空运部队不得侵入。必须充分利用皇家空军人员。

8．要采取有效办法，疏散和管制平民，并镇压第五纵队的活动。

9．参加固定的保卫工作的人员须要武装起来，并在本地防卫计划中分配好任务。

10全岛要彻底搞好信号通讯，又要同苏门答腊机场取得联络，那里可给近距离支援的飞机用作基地。

11．［我们］相信在以上几点中有许多已经在进行之中，望早日告知为盼。其余各点应即开始行动，切勿拖延；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准备持久的保卫工作。

同时，我也打电报给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20日

你现在既已担任美、英、荷、澳四国的西南太平洋最高统帅，我当然不能直接向你发出指示。你的一切作战命令（我希望愈少愈好），将由总统在华盛顿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转来。虽然如此，当我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问题时，我主张能继续我们的通讯。特别是牵涉到新加坡那样的要塞的地方防务时，更要这样。你阅读今日参谋长委员会发给你的关于新加坡岛的接陆防御的电报，必须本着这个精神。你的许多电报使我大为不安，我要十分清楚地指出：我盼望寸土必守，每一物资或每一个防御设施都能炸得粉碎，以免被敌军掳获，非到了在新加坡市的废墟中进行持久战以后，绝不能考虑到任何投降问题。

我也发电给三军参谋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0日

此事［缅甸的增援］确归最高统帅掌握，但是三军参谋长应当表示意见。显然，任何事情都不应使我们对新加坡战役有所分心，但如果新加坡失陷，部队迅速转移到缅甸去还是可能的。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保持新加坡更为重要。

三军参谋长致珀西瓦尔将军（在新加坡）　　1942年1月21日

1．战时内阁讨论了马来亚最近的形势。

2．内阁接到关于日军在马来亚西岸我方战线后继续登陆的报告，十分不安。本来希望当地海军部队能够临时部署，有效地对付大概没

有武装的敌船的入侵。请将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及你们希望对这件事所采取的行动详细见告。

3．另一个讨论到的问题是新加坡岛的供水问题。回想到香港不得不因缺水而投降，你能保证新加坡即使同马来半岛断绝，也可以维持下去吗?

4．一个月以前，总督奉令尽量将无用的人口从新加坡疏散。请电告已经疏散的人数和将来的计划。

※　　※　　※

21日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公文匣子上面放着韦维尔将军的下列电报，报告守卫新加坡的前景悲观之极。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9日

我派到新加坡去研究该岛防卫计划的官员现已回来。防卫该岛北部的计划正在准备拟订中。·守·住·该·岛·所·需·要·的·部·队·人·数，·大·致·同·防·卫·柔·佛·所·需·要·的·人·数·一·样·多，·或·者·还·要·多·一·些。①我已命令珀西瓦尔在柔佛战斗到底，但要订出计划，万一柔佛战役失败，就要尽可能地延长岛上的抵抗。可是我必须报告你，柔佛一旦失陷，该岛还能守多久，我是怀疑的。要塞大炮的设置是用来打船只的，弹药大部分也仅供此用；有许多大炮只能向海面射击。②守备队一部分已调到柔佛，留下来的许多部队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我给你看黯淡的前景，很是抱歉，但我不愿你对岛上要塞存着错误的印象。新加坡防御工事的建筑，是完全用于向海面攻击的。我仍然盼望柔佛可以守到下一次护航队来到的时候。

①是我用的斜体。——作者［这里改为下加黑点。——译者］②这点并不准确，大多数的大炮也可以向陆地射击。

后来又接到了下面的电报：

波纳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0日

由于情势拟趋恶化，韦维尔已匆匆飞往新加坡。

麻坡一线，情势混乱，但四十五旅和第二澳大利亚营正在撤离巴克里地区，期与五十三步兵旅会合，步兵旅要夺取本加榄港以北八哩的巴荣山。右翼现撤到昔加末河背后，今晚撤回拉比斯。

韦维尔回来时将有电告。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1942年1月20日

1．今天飞到新加坡，会见珀西瓦尔、希思和西蒙斯。

马来亚形势十分恶化。第四十五印度步兵旅全旅和两个澳大利亚营被隔断在麻坡以东的巴克里，显然未能撤退。五十三旅在巴克里以东二十哩的巴荣，也正受到严重打击。

2．按照南部情况，昔加末—拉比斯地区的军队有撤退必要，可能有向柔佛、巴鲁总撤退又最后撤回岛上的必要。

3．保卫本岛的准备工作正在用仅有的资源积极进行。保卫能否成功，取决于柔佛撤回的军队的人数和情况，增援的到达以及空军在岛上维持战斗机的能力。如果诸事顺利，保卫时期可望延长。

4．新加坡今晨被轰炸两次，每次有敌机约五十架。军事损失目前未详。

韦维尔将军也答复了我20日的电报，但是在晚上才到我手里。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21日

1．你愿继续让我知道你的意见，高兴得很。

2．我渴望你对于新加坡的防御不要有错误的印象。直到近来，我自己才认识到，防御的规划完全是仅仅针对海面攻击的。三军参谋长来电所举各点，已全部经过研究，已尽可能加以执行。

3．我希望将印度旅以及十八师的剩余部队调到新加坡，减除伤亡数以后，保卫本岛应该有相当于三师左右的军力，如果我们被迫而出此策的话。后来的援军大概要用于防守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两地力量薄弱。为此，我们正和荷兰方面编制计划。

※　　※　　※

我对于韦维尔十九日的电报沉思了好久。我一向只是想到激励他们，并尽可能地强迫他们死守该岛、要塞和市区；除非政策有了决定性的改变，无论如何，这个态度是应当坚持下去的。但是现在我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缅甸，考虑到开赴新加坡的援军。这些援军可能遭劫，也可能挽回。扭转他们的航向北向仰光，还有充足的时间。因此我起草了如下的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并及时送到伊斯梅将军手中，以供他们在21日十一时三十分开会之用。但我要坦白承认，我并没有下决心。我依靠我的朋友们和顾问们。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十分难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1日

1．鉴于韦维尔将军这封带来极坏消息的电报，我们在今晚的国防委员会开会时，必须对整个局势重新加以考虑。

我们正好犯了我在启程的船上拍发“留神”一电时所担心的错误。本来可以在柔佛、或无论如何可以沿新加坡海岸形成一条扎扎实实的防线的部队，已被各个击破了。在接陆方面没有建立起防御线。海军对于敌军在半岛西海岸的包抄没有采取防御行动。韦维尔将军已经表示意见，认为保卫新加坡岛要比在柔佛打胜仗需要更多的军队，而柔佛的战役几乎可以肯定是失败了。

他的电报对于持久的防御不抱什么希望。明显得很，这种防御只是要使目前正在途中的全部援军来作牺牲。如果韦维尔将军仍然怀疑能否拖到几个星期以上，那么，随之而起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立刻炸毁各码头、炮台和工厂，集中一切力量去保卫缅甸，并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呢?

2．据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就应当加以正视，并率直地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如果海军和陆军的全部破坏工作做得彻底，新加坡［对于敌人］还有什么超过西南太平洋上许多港口的价值？在另一方面，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我们很可能由于办事糊涂，对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有所顾虑，就会使新加坡与滇缅公路二者都丢失。这一决定，显然要看新加坡岛能守多久而定。如果只能守几个星期，那么牺牲我们的全部援军和飞机，当然是不值得的了。

3．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到，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几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

请将以上一切在今晨加以考虑。

※　　※　　※

三军参谋长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在当晚开国防委员会时，要我们采取这样重大的步骤，也是同样踌躇不决的。

韦维尔将军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要负起直接的、初步的责任。

我自己感到问题十分棘手，不能坚持我的新看法，如果当时我已下了决定，也就会坚持下去了。我们中间谁也没有预见到防御战竟会在三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之内崩溃，否则至少能花一两天工夫来作进一步考虑的。

※　　※　　※

澳大利亚代表厄尔·佩奇爵士，当然是不出席参谋长委员会的，我也没有请他参加国防委员会。不知怎样，他看到了我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他立刻打电报给他的政府。

1月14日我们接到柯廷先生的电报，电报中有一番严厉的责备。

柯廷先生致首相　　1942年1月23日

由于今天战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马来亚形势的报告，我发出下列的电报：

……据佩奇报告，国防委员会已经考虑撤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问题。由于我们得到过一切保证，撤出新加坡将被各处认为不可饶恕的背叛。在帝国和地方的防务体系中，新加坡是一个中心要塞。正如我的电报所指出的，我们都明白，该地建设得牢不可破，无论如何，它能作长期的坚持，直到主力舰队来到的时候。

甚至在紧急的时候，援军应当转移到荷属东印度，而不是到缅甸去。其他任何别种作法将引起极大反感，而且可能促使荷兰进行单独媾和。

根据援军源源而来的保证，我们已经切实执行了协定中我方担负的责任。我们盼望你不要因撤退而破坏整个的目的。

马来亚的形势和对拉包尔的进犯，引起了公众惴惴不安，以为盟军软弱无能，不能制止日军的前进。我政府既认识到自己应负责使公众作好准备，以便有抵抗侵略者的可能，对于为什么还不能阻止敌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也有加以解释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彻底探讨形势中的一切可能性，亦属责无旁贷，何况澳大利亚人民以众多的人数，志愿参军，服役海外，但当他们的抵抗力、帝国的威信以及盟国事业的巩固可能已受到无法弥补损失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为局势的改进等待很久。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

柯迁先生的电报，又严厉，又不寻常。“不可饶恕的背叛”这一说法，同真理或军事事实并不相符。大祸即将临头。

我们能够躲避吗？得失怎样相抵呢？在这时候，这些重要军队的目的地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用现实的眼光来审查这些问题，就无所谓“背叛”。况且，澳大利亚战事委员会并不能衡量全局。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要求完全忽视缅甸，事实证明缅甸是我们唯一有办法拯救的地方。

说柯廷先生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在方针上早已得出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当然要如我所建议的那样，“率直地”把事情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可是我在会上感觉到，反对放弃远东这个有名的重要据点的意见是很坚决的。正当美国人在科里几多尔方面顽强作战的时候，英国要是来个“临难而退”，这在全世界、特别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一个纯粹军事性的决定应该是怎样，那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经过大家的同意或默许，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增援新加坡，支持它的防务。第十八师继续前行，其一部分早已登陆了。

第四章　信任投票

政治气氛——向国会提出灾难将临警告的必要——成立生产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俄国回来——我请他当军需大臣——下议院和我的讲话的广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决的重要性——沙漠战役的汇报——我对隆美尔的赞扬——我们在远东的赤手空拳——我们在资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责任——前途艰险——辩论中友好的语气——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美国和盟国的欣慰——二十位自由党议员中六位弃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不接受军需大臣的职务——1月31日我给他的信。

关于我到华盛顿去的使命以及在我离国五星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国会作一次详细汇报。我心目中有两个突出的事实。第一是，伟大同盟最后必定会胜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们猛攻中，一连串无可估量的大灾难将要降临到我们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帝国，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危险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胁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个评论者，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许多已犯过的错误。有许多人并且认为，改进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从而缩短可怕的历程，已是他们的责任。我自己为了我们已经遭受的种种失败，惴惴不安，谁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这些失败还只是大灾难的开端。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各报消息灵通而又不着边际的评论，二三十位能干的议员的诡谲的经常的冷嘲热讽，议院会客厅的气氛，在使我觉察到有一种令人为难的、不愉快的、无法回答的但又是肤浅的意见，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地向我逼将过来。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1940年时保全下来，我曾经出过微力，我可以指望他们对此抱有好感。我并不低估国民的忠诚，这像波澜壮阔的潮流，簇拥着我前进。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对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于情况的需要，我曾向周围人士明白指出，对我一个人的职权和责任有丝毫的削减，我是不容许的。新闻界议论纷纷，主张我继续担任首相，发表演说，但是把指挥战事的实际工作让

给别人担任。我决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让步，自己负起首要的直接的责任来，要求下议院对我投一次信任票。我还记得法国人有句名言，“Onne rè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①

①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镇静才能控制人的心灵。”——译者

向议会和全国提出灾难将临的警告，这是尤其必要的。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一些虚幻的希望，但转眼就落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英国人民能够坚强地乐观地面对危机或灾难，但他们痛恨受骗，痛恨替他们负责办事的人自己处在一种无根据的幻想中。我觉得用最暗淡的词句描写目前的光景，从而藐视未来的灾祸，这不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对于战事的整个的指挥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关头这样做，也可能不至于影响军事形势，不至于动摇大家现在都有资格感觉到的那种最后胜利的基本信念。尽管每天总有使人震动、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时工夫，集中思想，来考虑一篇范围广泛、内容新颖的万言书；尽管沙漠地区战争失利的火焰烧到我的脚跟来，我还是把我的汇报和对于我们情况的判断准备好了。

※　　※　　※

这时节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个生产部，其大臣参加战时内阁。1941年7月间，在我首途访问罗斯福总统以前，我在下议院里作了长时间的辩论，说明当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的必要。但是舆论仍在趋向这个意见，不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而且由于有关人员和部门的处境，使这个主张更得到了强调。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主管全部生产工作。难道就不应该有一位相应的官员吗？大家都瞩望于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华盛顿的成就已经叙述过了，他在美国最上层的人士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的军需部中，我主管过现在归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掌管的职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纠缠得很厉害，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权威机构，那就方便多了。

由于现在每件事的规模愈来愈大，这种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鲁克是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领导这样大的一个联合机构，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愉快的了。

自从他从飞机生产部调到军需部以来，这两个业务相关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战时内阁一级的生

产大臣的领导之下，把我们军事生产的这两个大部门结合起来，不但可以恢复协调，而且可以增进效果；他是早已有这个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担任生产大臣。而现在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认为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可以作为他的两个僚属。他俩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全面的判断力；这一切还在我思想中盘旋的时候，一位新人物出现了。

※　　※　　※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结束他在俄国的任务。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奉命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感觉到这个使命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进攻还没有把俄国同我们拉在一起以前的时期里，我们的使节在莫斯科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他难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机会，莫洛托夫对待他和其他盟国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机中，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种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劳无功的状况不但重新出现，而且益加恶化了。后来，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现在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许多事情，大使的职务跟决定性的事务日益分离了。德军进犯时，斯塔福德正在国内，已经向我表示愿意离任之意，但他接受了并且赞成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该在俄国初遭患难的时候召回他。从那时到现在，快八个月了，一位具有他这样身分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议院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俄国回来。由于工党反对他的极端主义，早在几年前就把他驱逐出党，所以这时他已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国全国对俄国的英勇抵抗有热烈的好感，由此而联想到他担任大使的职位，因而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英国左派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制造了一种论调，说俄国所以参战，站到孤独的、艰苦万状的英国这边来，他要比当代任何人贡献更大。极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为他值得活动活动，作个候补首相；这些圈子里有人说他将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他们希望把这批人组成一种举足轻重的议会力量。我个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欢他，巴不得把他延揽到政府里来，在政府里，我们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的。由于他先前的工党的同僚并无异议，我就寻找机会。

对于左翼的意见如何，我虽然消息灵通，却完全依据着事情的恰当与否来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任军需大臣时，克里普斯是英帝国最大的炸药厂副厂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具有这种实际的行政经验，又具有突出的聪明才干。我觉得，派他负责军需部是最符合于公众利益的，而且这又可作为成立生产部这一重大规划的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与我同进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一次愉快的长谈。我向他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并且解释了这种职务在军事生产全局里的地位。他说要考虑，以后再作答复。

※　　※　　※

1月27日辩论开始，我把问题提到下议院。我可以看出，他们都还有一肚子的气；原来我回国后曾经请求将我即将作出的汇报录下音来，以便用来向大英帝国和美国进行广播，他们却提出种种同当时形势要求毫不相干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我撤销了我的请求，尽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议会里对这种请求是绝不会拒绝的。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站起来说话了。

自从我回国以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必须要求下议院投一次信任票来支持我，这完全是正常的、宪政的、民主的手续。展开关于战事的辩论已经提出来了。我便以最放手的、最自由的方式为辩论安排了三个整天的时间。任何议员都可以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应当说的话，议论或者反对内阁，或者反对政府的组成或个别人员，做到畅所欲言，只要对军事秘密予以保留，而下议院一向是小心遵守这一点的。你们还有比此更自由的么？你们还有比此更能发挥民主的么？别的国家很少有如此巩固的制度，能在国家展开生死斗争的时候，还能维持这样的制度。

我有义务向下议院解释，我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求给我非常的支持。有人建议，我们应当进行三天这样的一种辩论，在辩论中，政府无疑地会受到担子挑得较轻的人们狠狠的抨击，到最后不付表决，大家就散会了。这样一来，新闻界中那一部分抱着敌对态度的——有些已公开表示了敌对——就会振振有辞，说政府的信用破产了，甚至在一切已经过去、所有讨论已经举行过之后，还会作出暗示，说有人曾

经私下向我表示，我如果要求议会投信任票，那我就是十分轻率的。……

我们近来从远东得到了许多坏消息，我想，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坏消息传来，等下我就要说明理由。坏消息之中还会包藏不少说明见识上和行动上都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事故。

谁也不会装腔作势地说，没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居然会发生了这些不幸。我看这一切好比惊风骇涛向我们滚滚而来，这就是我要求下议院投一次正式的、严肃的信任票的另一个理由；在这一斗争中，下议院是从来也不退缩的。下议院如果不坚持两件事，第一件自由辩论；第二件在以后来一次明确的、老实的、坦率的投票，那么就有亏职责了。随后，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究竟处境如何，所有我们必须打交道的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都会知道我们处境如何，而他们又处境如何。因为我们举行一次自由辩论，能参加辩论的可能只有二三十位议员，所以我要求四五百位坐着不发言的议员们表示意见。

我要求投一次信任票就是因为情况糟糕，而且更糟糕的还要来到。如果一位议员要对内阁提出有益的批评，甚至作严厉的谴责，这样做和他对内阁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话，那么他尽可进一步行动，并且搞得更凶一些。但是如果有一位有体面的先生对于政府极不满意，而且觉得为了公众利益的缘故，应当把它推翻，那么，他应当有大丈夫的气概，在议会里表明他的主张。用直截了当的话把道理说明白，甚至说得再清楚些，那是无可反对的，政府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求符合于辩论过程中所树立的标准。不过在辩论中，谁都不必说漂亮话，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我曾经投票反对过我当选后所支持的政府，有时回顾起来，我就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在这艰难的时期里，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本分。

※　　※　　※

我就沙漠地区的战事给他们作了一些报告。

奥金莱克将军为他的战役要求作五个月的准备，但在11月18日他就向敌人进攻。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分散的、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之间在沙漠地区展开了最激烈的、连续不断的战役，每天清晨

互相搜索，整天拚着命，往往打仗打到深夜。这里打的仗，结果竟同当初所预料的大不相同。

一切是分散的，混乱的。大部分是依靠着个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部分如此，但不是全部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奥金莱克将军亲自出马，改变指挥，下令不惜任何牺牲，必须坚持进攻，施加无情的压力，那么这次战役早就会在11月24日失败了。要不是这一果敢的决定，我们在这时候，就该已经退到出发时所占的老战线上来了，或者还要退得后一些。托卜鲁克可能已经沦陷，隆美尔可能已向尼罗河前进了。此后，战事明朗化了。昔兰尼加收复了，那地方还得守下去。我们还没有能够歼灭隆美尔的军队，不过他们几乎三分之二受了伤，当了俘虏，或是死了。①

①核实数字，附有战后关于敌军伤亡人数的资料，载于第三卷下部第三十章511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英军伤亡总数计一万七千七百零四名，敌军伤亡总数约三万三千名。

议会当然没有认识到隆美尔反攻成功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能听到过英国迅速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后即将透露的较大的计划。班加西和阿杰达比亚的陷落，已经是众所周知，这好像是沙漠地区战事中胜负无常的一段插曲。而且，正如这里转载的电报所指出的，关于发生了什么和其发生的理由，我也没有正确的情报。

我不能不对隆美尔赞扬几句。

我不能说目前在昔兰尼加西线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所遇到的是个很大胆很有本事的敌手，我如果撇开战争的破坏来说，他还是个伟大的将军。他一定得到了援军。另一个战役，甚至现在就在进行中，至于战役分晓如何，我有条规矩，就是从来不发表关于战役的预言。我订了这条规矩时常感到欣慰。当然，谁也没有说我们没有机会。……

我提到隆美尔的话，当时顺顺利利过去了。后来听说，有些人感到不痛快。他们不能理解，对于一个敌军将领也要指出什么长处来。这样的小气，原是人情之常，但是这种心情，同取得战争胜利的精神，或是建立持久和平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　　※　　※

我随即讲到了我们在远东赤手空拳的更重要的问题。

我已经把这几个月的经过情形向下议院报告了，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资源是搞得多么紧张，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活下来，真是好不容易，真是好运气——我们是谈不上什么功劳的。如果我们听从了三四个月前大喊大叫的吵闹，要我们进攻法国或低地诸国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我们还能看见墙上写的标语："立即开辟第二战场"。谁没有感觉到这句话的吸引力呢？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热烈的诱惑，我们的地位会变成怎样的呢。我们每一吨位的船舶，每一支小舰队，每一架飞机，我们军队的全部力量都要使用出来，而且都要用在法国海岸线上或是低地诸国的海岸线上，去作殊死的斗争。远东和中东的一切灾难比起另一个更糟糕的敦刻尔克问题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想，在那些曾为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发表意见、侃侃而谈、甚至大叫大嚷的人们当中，有的现在会重整旗鼓，圆滑地提出质询，问为什么我们在马来亚、缅甸、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会没有足够的部队呢？

在两年半的战争中，我们仅仅能够凑合着应付过来。……

我们刚刚看得见我们的前途。看起来，我们是处在极困难的时期中；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投入我们最后的一分力量，看起来，我们正在走向胜利，这比从前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既然在这里和尼罗河流域对付德国和意大利，就势必没有力量为保卫远东做好准备工作。……也许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就势必不能为保卫远东抵抗日本进犯做好准备工作。内阁的方针向来是，直到我们肯定美国也会参战之前，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下议院还记得吧，当我们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低下头来，把滇缅公路封锁几个月。我记得，在我们现在的批评家当中，有的因此非常愤怒，但是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时候，也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或英帝国能够单枪匹马地同德国和意大利打仗，能够从事不列颠战役、大西洋战役和中东战役，同时又在缅甸、马来半岛广泛地在远东做好彻底的准备，来应付日本那样拥有七十多个机动师、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力量、一支巨大空军的巨大的军事帝国的冲击，来应付八九千万坚强好战的亚洲人的进犯。如果我们开始就在远东那些

广漠无垠的区域里分散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早被消灭了。如果我们把战线上迫切需要的大批大批的部队调到没有战事的或者永远不会有战事的地区去，那么，我们就完全做错了。那么，我们就会错过足以使我们大家平安地脱离我们陷入的可怕境遇的机会（现在看来不仅只是一个机会）。……

采取的决定，是要对俄国作出我们的贡献，设法打败隆美尔，并从地中海布岸到里海组成一条更加坚强的战线。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力所能及的，仅仅是在远东作一个适度的、部分的准备，以应付假想中的日本猛攻的危险。六万名士兵的确在新加坡集中了，但是现代空军、坦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队都是要优先供应尼罗河流域的。

对于这个决定，在其广泛的战略方面以及对于有关俄国的外交政策方面，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处理得不当，我比谁的过失都大。如果我们今夜没有在缅甸和马来亚准备好巨大的现代空军和坦克，我比谁的责任都大。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找出替罪羊来，把责任推在将军们或者空军人员们或者海军人员们的身上呢？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要求，把忠实可靠的同僚和朋友们赶出去，借以平息英国和澳大利亚新闻界某部分人士的叫嚷，或者借以抵消我们在马来亚和远东的败北以及我们还得在那里继续接受的惩罚呢？

我不得不使下议院受了几乎两小时的累。他们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听得到的一切。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们听了这番议论，并非无动于衷。鉴于我所看到的情形即将来到，我想在讲话结束的时候，该把情况作最坏的估计，虽不使人绝望，亦不预作任何诺言。

我虽然感到胜利和解放有汹涌澎湃之势，会把我们和各国受苦难的人民平平安安地带到最终的目标去，但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战争加在我身上的负担，比在1940年惊心动魄的夏天还要来得沉重。有那么多的战线已经开辟了，有那么多的薄弱的地方要去防卫，有那么多不能避免的祸难，还有那么多刺耳的声音，现在我们能够更坦白地谈谈战争的这些错综复杂情况了。因此，我觉得作为下议院的公仆，我有权利到这里来，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违背良心和不顾较正确的判断，去行动，去找替罪羊，借以巩固我的地位；

请求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干那些哗众取宠于一时而终于无济于战争的事情来。恰恰相反，请求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援助。我从来不敢对将来作出预言。我坚持我原来的纲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这一切是我所曾经贡献的，过了五个月后，在这里面我又添加了“许多缺点、错误和失望”。但是，我看见了光明已从乌云后面闪现出来，在我们道路上越照越亮，正是因此，我在此刻壮大了胆量，要求下议院宣布一次信任，作为联合国家武库中一件新添的武器。

※　　※　　※

辩论连续进行了3天。但是语气对于我显得出乎意外的友好。有的事下议院是无疑要去做的。战时内阁中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同僚们，大力地甚至于热烈地支持着政府的工作。

到了29日，我只好结束辩论。当时我担心得不到表决。我试图用激将法迫使批评我们的政论家们到投票走廊里来反对我们，同时，又不要得罪现在已经毫无反对意见的议员们。但是我所敢说的话，没有什么能刺激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中心怀不满的人们去参加投票。在付表决的时候，独立工党对信任投票提出异议，幸而，该党占三个议席。两个需要去作点票员，因而结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我感谢少数党领袖詹姆斯·马克斯顿，是他把这件事搞得非水落石出不可。新闻界的大事宣传，倒使表示慰问和庆祝的电报从各方面纷至沓来。白宫的美国朋友们表示得最为热烈。总统六十寿辰，我拍电致贺。他复电说：“跟您在同一个十年，妙极了。”但是新闻界中爱唠叨的人并非没有办法。他们见风使舵，敏捷得像松鼠一样。说什么要求投信任票是多么不必要呀！谁曾梦想要同联合政府挑战呢？我管这些话叫“刺耳的声音”，这不过是灾难临头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议会保守党领袖　　1942年1月31日

我为保守党投票成绩辉煌，而且两年来票数有增无已，向你祝贺。

我要写信给自由党领袖谈谈他们的投票。或许你要核阅一下，特将该函附上，如无异议，希即封寄。

丘吉尔先生致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1942年1月31日

自由党在下议院投信任票时的情形，该请你注意一下，在二十个总人数中，六名弃权或缺席，只有十四名代表你党。这十四名中三名是大臣，就是你自己、约翰斯顿和富特。你们在贵族院中还有一位次官。这种情况，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党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既然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党会对于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有所批评。

同时，《新闻纪事报》已成了评论得最尖锐的、常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之一，可惜还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独立性之后。

我向你建议，这些情形需要你认真注意。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曾以议会中席次的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然而，议席既已如此之少，那么依我看来，党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郑重地决定参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项上，团结一致地行动。

※　　※　　※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发言，但在辩论进展时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说明在我所提的条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请他担任军需大臣的建议。他说，要实行增产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须使军需大臣能在本部门中完全当家作主，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并在分配和决定优先重点方面负责。“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我觉得在所提的条件之下接受这项任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感觉到我不能使这一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众都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对于你所肩负的重担，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经过最慎重和急切的考虑之后，我觉得不能不作出这个消极的结论，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复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认为除非另有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我的权力所能答应的），便不能帮我们的忙，担任军需部的重任。

以军需大臣为战时内阁的成员，是违反由生产大臣负主管军需品整个部门之责这一政策的，议院最近已经表示对这一政策坚定不移。这样做，也会进一步脱离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的时候和成立以后，舆论对这一点是十分强调的。我们已经从五位成员增加

到八位；你如果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据·职·权］再加上军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飞机生产大臣排除在外。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列在战时内阁之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它们所供应的作战部门的大臣级长官包括进去。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两个原则都遭受到破坏。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无论下议院或公众都是不会赞成的①。

①“依据职权”字样是我2月9日给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见第69页

你建议我可以时常和你会晤，那是一件乐事。我将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见，尽管我过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实际的帮助。也许有一天我总是能够得到的。

事情到这里搁下来了——但只是暂时的。

第五章　内阁的变动

政治上的日益紧张——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健康——我和他的关系——他出任了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新的权宜之计：下议院领袖——莫因勋爵离开殖民地事务部——2月里的灾难——政府中进一步的变动——比弗布鲁克勋爵2月17日的信——他辞职了——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任生产大臣——新旧的战时内阁——其他大臣的变动——我们会议中的日常工作——我个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来信——我蝉联国防大臣。

信任票不过给人以暂时的慰藉。大难即将临头，我至少已给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间大难果然降临了。同时我觉察到政界中的紧张情况也在增长。有的要求“加强”政府。他们说，“新的血液”应该加进去。现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当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压迫而作出更动，在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曾为这件事用过一些强硬的言词。但是过了2月份，要成立生产部看来无论如何要有一次变更，这次变更应该具有内阁改组的性质。新闻部驻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人员都报导了英国国内的政争会造成莫大的危害。明显得很，对于艰难的、麻烦的人事问题必须立即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成立一个生产部，尽管必须采取温和的办法总比采用激烈的办法好，虽然采用激烈的办法也许是必要的。

当我组织生产部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候，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难过。他开始患严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从华盛顿回国以后，有天晚上我们在新楼开会，我听见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很不耐烦，突兀地说，“哪一位出去一趟，把猫叫的声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因为这可以说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时期的紧张情况，而这又是促进比弗布鲁克行动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时，在万呎以上的空间飞行，以便减轻由于高度而产生的气喘病。

这种毛病是比弗布鲁克神经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经衰弱。在我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冲动的辞职打回去了。但是他现在增强了对职务的坦率而强烈的厌倦之意；虽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广泛更无束缚的权力的心情，内心却盼望从重担和忧虑之中解放出来，在我的同僚中还有许多人也是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没有像我那样知道他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断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对我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务中和扫尾工作中有过长期的协作。除了我所十分尊敬但关系一直不算密切的大法官西蒙勋爵之外，比弗布鲁克是跟我一道在前一次斗争中经历了震惊和劳顿的唯一同僚。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是属于老一辈的。在前些日子的危机和争论中，我们往往站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我们还彼此反对得厉害；但总的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关系，这是我的绵延不断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历经宦海浮沉，但是由于私人间的亲密友谊始终不渝，所以这种关系就更加巩固了。在这些暴风骤雨的新的年代里，同一位一向虽没有行政权力而往往能发号施令的人物，谈谈当时的困难和问题，把它们同我们已经克服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比较比较，这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乐事。我的其他同僚当年还都是不知名的人士，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在记忆犹新的过去的日子里驰骋在战场上的年轻军官。

我已经准备就绪，要把一个巨大的新任务交给比弗布鲁克，使他得以充分发挥才能，而容易引起他生气的种种阻碍将减到最低限度。2月4日向议会宣布了成立生产部，任命比弗布鲁克勋爵为生产大臣，他的原有职务由安德鲁·邓肯爵士继任。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要在幕后安排一下。按照比弗布鲁克的要求并经莱瑟斯勋爵的完全同意，我又把军事运输部并入筹划中的生产部。这本来不在我原来计划之内，但是莱瑟斯勋爵希望跟比弗布鲁克一道工作，并且在他领导之下，他们二人又能非常融洽，因此我觉得进一步的合并是有利的。但是划分责任的每一细节，都像作战一样要经过一番斗争。我的耐心还算不小，可是最后我忍耐到极点了。

丘吉尔先生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2年2月10日

我即将在几小时内将白皮书送达议会，兹特寄上校样一份。就我而论，是定稿了。上一个星期，为了作好安排，使你满意，而于公众有益，又为了消除即将同你发生接触的各部门的顾虑，我已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敢肯定，承担这一工作，并尽最大的力量把它办成功，这是你的责任，并且你是有充分的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我认为，莱瑟斯关于军事运输部对于商船的类型应有有效的发言权的论点，是很有力量的，因为该部是这一问题唯一的权威，而且了解情况。如果，其他一切已经解决之后，你还在这一点上，或者同我为你规划的这一大机构有关的任何其他一点上弄翻了，那么，鉴于我们所处的形势极度危急，牵涉的利害关系又十分广泛，我不得不指出，你会受到国内和美国严厉的批评。因此，我希望你顾全大局，勿使你的国家、你的朋友、特别是你的名誉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这件事上，我将按照计划办理，今日上午提出白皮书，如果，在另一方面，你决定要断绝我们的关系，我将请求议会允许我将我的报告推迟到星期四。这封信是由布里奇斯亲自送给你的，请你托他把回音带给我。

比弗布鲁克勋爵接受了这一决定，明确规定生产部职责的白皮书于是在2月10日由我向议会提出。我向议会里宣读了开头的主要四节：

1．生产大臣是遵照国防大臣和战时内阁的方针对于一切战时生产事宜负主要责任的战时内阁大臣。该大臣执行一切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任务，但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事务除外。

2．其任务包括现有生产能力和原料的分配（包括原料进口的安排）、在必要时生产优先权的决定，以及对有关的各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管辖与领导。

3．尽管本白皮书中有所规定，负责有关生产的部门的各大臣在主管各部时对议会所负的责任，依旧不变；各部的任何大臣级长官，对有关正当履行职责方面的问题，有权向国防大臣或战时内阁申诉。

4．生产大臣又代表战时内阁对在国内和美国所设立的、处理盟国间军需品的分配和原料问题的联合机构，讨论时主持会议。

读到这里，我被霍尔—贝利沙先生打断了话，向我询问，为什么人力和劳工问题不包括在这一建议之中。这当然是牵涉到比弗布鲁克

勋爵和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势不两立的个人关系，因此我又宣读了另外三节，内容如下：

8．劳工与兵役大臣是战时内阁大臣，将来在战时内阁总的领导之下行使原属生产管理委员会掌管的有关人力和劳工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对武装部队、民防、战时生产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分配人力资源，并处理生产方面的一般劳工问题。

9．处理对于人力的要求和分配，是劳工与兵役大臣职责的一部分，他有责任对他认为可能更有效地经济使用人力的方针发布指示。为此目的，他的官员得根据需要，有取得人力使用的情报的便利。

10．各生产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一切劳工问题将由劳工大臣和生产大臣或他们所委派的官员商讨解决。这三个供应部门将保留其现有的、独立的劳工组织。

最后，我要求对白皮书进行仔细的研究，对于这一计划给予试行的机会；如有辩论的需要时，我当提供一切使利。

※　　※　　※

这一切正在发展的时候，期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和态度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表现出仿佛他有谈话需要发表的样子。他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作过一次广播，受到欢迎；

因此他受了鼓励，坚持要求新闻大臣进一步给予机会，进行广播演说。2月9日我写信给他，原文如下：

我了解到，你在布里斯托尔答复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时说，“你最好去问丘吉尔先生”，或诸如此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好不好发表你在1月29日的来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呢？

我发觉到在第二页上“如果再加上军需大臣在内”这几个字前面，我忘了插入“依据职权”字样。比弗布鲁克当然不是以军需大臣身分参加战时内阁的，而是他在1940年秋季任飞机生产大臣时，由于一般性的理由被指定的。所以我提出要添上这几个字，这不过是想将我的原意说清楚罢了。

依照他的意愿，我没有把函件发表出来，但是在我看来明显得很，他的加入战时内阁是受到普遍欢迎的。既要满足这个需要，又要符合许多有势力的人士方面所表示的同样强烈的愿望，认为战时内阁

应当切实减少阁员，所有阁员应当尽可能摆脱各部的行政责任的约束；要两面顾到是不容易的，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

当1940年5月间政府组成时，我担任若干职务又兼下议院议长一职。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礼先生处理，我只参与无论如何必须处理的重要事务。据我看，斯塔福德爵士有种种的才能足以领导下议院。他是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们所追求而现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广泛的活动范围交给他了。我同艾德礼先生讨论了这个办法，在这种紧张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宝贵的。我向他建议，他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位让给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被授副首相的头衔，但在组织上不作变动，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而不是实际上的变革。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请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我把这个职务同贵族院领袖一职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莫因勋爵担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于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这样对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来经过一连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断送在开罗一个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亲爱的沃尔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对殖民地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感遗憾。形势和舆论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许多人坚决主张这一部门应由一位战时内阁阁员负责。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兰伯恩担任你的职务，从我对你的认识看来，从你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表现看来，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这风暴袭击的时期同你共事，向来使我很感到愉快；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务时，发挥了高度的才能，又为了你所经常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十二分真挚地向你表示感谢。

莫因以一贯的庄严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内阁方面的职务。“几乎不必说，”他写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补充一句话，你给了我在这样有意义的机构服务一年的机会，你又始终对我关怀、体贴，我将永远感激。”

※　　※　　※

当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穷于应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动荡的时候，国外的祸难又临到我们的头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备下一章加以叙述）。如我们早先所估计的那样，英帝国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虏。甚至在这以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个插曲，我看虽然是次要的，但在公众中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不安。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从布雷斯特逃脱，闯过英吉利海峡。据公众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们虽在多佛的炮台轰击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军和海军部队猛攻之下，竟能完整无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头谈这件事。公众对于内阁及其指挥战事的信心发生动摇，的确是不足为怪的。

※　　※　　※

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　　※　　※

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们仰望着政府，要把信心恢复过来。满足这个要求，就是政府的责任。

内阁机构的变更，能作出什么事情来给予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众对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时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开始减退了。

2．任命一位国防大臣，或是一位国防次官么？但是这一职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众满意、又能在你领导之下使你满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满足目前公众情绪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样，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会使你满意的。

3．成立一个由少数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其中每位都指导几个部，而又不担任各部的具体职责么？应当采取这个计划。

战时内阁应由现内阁中最有能力的贝文、最得人心的阁员艾登和工党领袖艾德礼组成。

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当去掉。他们都是勇士，比较那三十位更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员是被公众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们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国防大臣之中，无论如何有一位是同公众格格不入的。可能有两位。

这当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无意去助长或支持公众的任何激动情绪。

你的永久的朋友马克斯他还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①的话寄给我，没有写日期；也许他已经把这段话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费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达进行会谈。明白地向他们指出，你并没被目前的苦难所压倒。无论他们是国家，还是个人，只有面对苦难而不畏缩，只有进行最强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①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　　※　　※

但是现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辞职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觉得不能再负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责任。我竭力劝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当着我面前，进行了冗长而恼人的讨论，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强他。因此我同意他

退出战时内阁，到美国去担任一些职责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够影响总统周围的人物，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还可以在西印度的一个岛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养和安静。有许多不赏识他的品质或者不了解他对战事的贡献的人，还有某些同他吵过架的人，都称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写来最后一封信，说明了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亲爱的温斯顿：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开本部，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现在我必须把我二十一个月来的高度冒险的经历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给我的支持。

你担着很大的风险，把我拉进了内阁；你又因把我留在这里，遭到一部分阁员的攻击。

我所给你的，同你所给我的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亏了你，我才能够声名显赫。公众的信任，实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来的。这些恩惠使我有权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单中得到一席之地，当你拯救我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助手们是替你服务的。

临别在即，我特写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给国家的领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进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亲切的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绪宁静之后，要他回来，但当时我没有将这一意图告诉同僚们。

※　　※　　※

负重大责任的生产部，现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继任人选，我倒并不感到困难。我把奥利弗·利特尔顿看成是一个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又活动能力极大的人，这些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我在他童年时在他父亲家里就同他相识。1940年我使他脱离平民生活出任贸易大臣并进入议会。在贸易部时他已经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为驻开罗国务大臣，因中东军事失利，他首当其冲，将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铁路事业上，他倡议了或者贯彻了许多重要的改革。这些使他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华盛顿受到了十分

的尊重。我还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当驻开罗国务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亚驻华盛顿代表R．G．凯西先生，受到继任他的任命。

战时内阁的改组是2月19日宣布的，虽然现在延揽了两位新人，人数却从八位减到了七位。读者自会看到，同舆论的强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实现了我的意见，即战时内阁的成员也应该是负责部门的主持者，不仅仅当个空头顾问，除了想想、讲讲、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数意见作出决定以外，就没有事干了。

旧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掌玺大臣艾德礼先生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新阁

首相丘吉尔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兼众议院议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枢密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大臣贝文先生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克兰伯恩勋爵觉得，作为上议院议长，他应当是战时内阁的阁员，至少也应经常出席会议。他也急欲加强政府在上议院中的辩论力量；按照惯例——在宪法上虽然不是强制的，上议院至少该有两位国务大臣。在这时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贵族身分去进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克兰伯恩勋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认为，把那种“在战时内阁开会时经常出席的绝对权”给与任何一位领导上议院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小型组织的议论是大家所坚决主张的。上议院和战时内阁之间从前唯一的联系是比弗布鲁克，他是难得来参加会议的，即使参加，也只是讨论他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　　※　　※

在这个国内政治紧张而有变化、国外又遭失败的时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每时每刻要办的公务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虑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来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响，我个人的权力倒似乎加强了。我并不因为有人想解除我的职责而感到难受。我所要求的是，经过适当的讨论之后，能够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军参谋长靠得更紧，这种团结在政府各部门中

都是觉察到的。在战时内阁中，或者在人数多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外面却有继续不断的压力，要我改变指导战事的方法，以便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效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

准。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我当然不愿蝉联首相，即使只一个小时。这一点既为众所周知，它就驳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诘难；许多关于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一些非个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议，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对所有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谢。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对于新加坡未曾进行调查——珀西瓦尔将军的部署——已经削弱的守备队——白厅中没有幻想——破坏工事的重要性——美、英、荷、澳战区的总政策——2月2日我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力量的薄弱——2月8日日军横渡海峡——他们在岛上站稳了脚跟——2月10日我致韦维尔将军的电报——韦维尔绝望的复电——11日和12日全线激战——日军受挫——不幸的撤退队伍——新加坡市内的严重情况——韦维尔下令坚持防御——2月14日他给我的电报——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容许韦维尔有权决定投降——他给珀西瓦尔将军最后的命令——投降——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据我判断，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派皇家委员会调查新加坡沦陷的原委，是不可能的。我们抽不出人员、时间和精力来。议会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我当然想到，为了对有关的官兵作出公正的判断，一旦战斗停止，应立即就全部的原委进行调查。只是后来的政府没有开始进行罢了。好多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证人已去世了。也许我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称职的法院，能对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作出正式的判断。在这些篇幅中我并不打算越俎代庖，来替代这样的法院，也不打算对于个人的行动表示意见。我限定范围，只把我所相信不疑的突出事实记录下来，并引用当时有记载的文件。读者可以从这些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对这里的军事方面的叙述，自己负责。我作这个叙述，受到波纳尔将军的大力协助。当华盛顿的会谈作出创建美、英、荷、澳司令部的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是远东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美、英、荷、澳司令部建立后，他作了韦维尔将军的参谋长。要不是这样，他会被选去挑那副落在珀西瓦尔将军肩膀上的重担。

第三军（军长希思上将）现由主力已于1月29日到达的英国第十八师（师长贝克威思—史密斯少将）以及已经吸收第九师的残余部队的第十一英印师（师长基少将）组成。这一军负责的地区是沿着岛的北岸向长堤伸展，但长堤不在其内。从长堤开始的一线由第八澳大利亚师（师长戈登·贝内特少将）负责，第四十四印度旅归他指挥。这一旅

几天以前才开到，同第四十五旅一样，是由青年和受过部分训练的军队组成。南岸由要塞部队保卫，有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全部归西蒙斯少将指挥。

守卫海岸的重炮中能向北面轰击的，弹药有限，要对付敌军正在集结的密林丛生的地区，是没有什么大用的。只有一个战斗机中队留在岛上，也只有一个飞机场尚可使用。由于伤亡和消耗，现在最后集中的守备军已由陆军部估计的十万六千人减少到八万五千人光景，其中还包括基地和后勤部门以及各种非战斗部队。这个总数之内约有七万人是武装的。

野战防御的准备和障碍物的布置，虽然投下了不少的本地人力，却同现在出现的迫切要求不相称。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军队的士气，经过长途的撤退和岛上的激战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受到威胁的北岸和西岸，有宽度从六百码到二千码不等的柔佛海峡作为屏障；几条江河河口上栲树丛生的沼泽，也有相当的掩护作用。三十哩长的战线需要防守，敌军在对岸丛林中有什么行动，是完全看不到的。岛的内地也大都被繁茂的草木和种植园隐蔽起来，人们看不到远处。武吉智马村四周的地带设有军需品大仓库和三个供应用水的水库，极为重要。在这一切后面就是新加坡市，当时市内住着不同种族的居民约一百万人，还有一批难民。

※　　※　　※

我们在国内不再抱着长期保卫新加坡的幻想。唯一的问题是要打多久。三军参谋长早在1月21日就注意到破坏工作，曾电示珀西瓦尔将军，“万一情况极度恶化”，在新加坡千万不能疏忽。他们说，“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他们也谈到破坏军火。1月31日我对这个文件作了批语道：“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应该有充分时间作好安排。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

两天以后我又发了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日

1．必办之事：第一，海军基地应全部摧毁，务使所有的码头和工厂至少在十八个月内全部不能再用；第二，要塞大炮应当全部破坏，使在同样长的时期中不能再用。这样，新加坡将对敌军失去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海军基地的价值。布置上述的破坏工作，不应引起惊慌，因为它们都是在军事地区进行，公众严禁入内的；安置炸药的具体工作可由工兵担任。

2．对于破坏其他贵重财物，也应作出计划，但在准备时不得削弱防卫的力量；将军说得好，防卫工作必须延长到最后的一刻。能拖一天，就好一天。

※　　※　　※

关于印度洋上的一般形势，我同参谋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向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2月2日

今晚十时，我想同三军参谋长开一次参谋会议，讨论对马来亚和缅甸的进一步增援以及印度洋的保卫工作。

我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1．·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上星期方才得悉岛上三个飞机场中有两个已被马来半岛的炮火控制了？为什么没有建造别的飞机场？北岸的防御有何进展？关于内地的交通、辐射公路等等做了些什么？长堤虽部分受到破坏，我料想已特别用炮火和机关枪火力来加以控制。就登陆这一点说，敌军好像什么都能干，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干，那么从海上向日军通到马来亚的交通线进行反击，现在订了什么计划呢？

2．关于派护航队载运援军、部队、飞机和粮食直驶新加坡前往救援一节，现在正作何计划？已作出什么安排，从苏门答腊和爪哇派遣重轰炸机去袭击日军飞机场，以进行援救？

有没有任何计划，在附属岛屿上建立新空军基地？在对留在新加坡岛上的男性居民布置义务劳动上，已经作了些什么布置？必须进一步努力减少无用的人口。这些事情有许多是在韦维尔将军权力范围之内的，但是我们必须完全了解情况，保证任何一点都没有忽视。

3．·印·度·洋·基·地——对于确保这些基地，我们在进行些什么工作？比如说，亭可马里守备队情况如何？大炮怎样？为保护它的出入口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附近有什么飞机场可用？海军是负责印度洋防御工作的。有什么增援计划？三艘航空母舰何时可以航行？“沃斯派特”号将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英勇”号的修理工作进行得怎样？我注意到有一艘潜艇在孟加拉湾用·炮·火击沉了一艘商船。在这些区域内航行的商船都武装起来了吗？船上有没有内行的炮手？正在采取何种措施使本地的力量防守孟加拉湾？现在，我们似乎没有什么轻型的或重型的海军部队能够活动了。准备派什么驱逐舰、驱潜快艇和巡洋舰到印度洋面上去？盼寄我一份以后四个月内逐月增援的时间表。

4．两个澳大利亚师调到美、英、荷、澳战区以后，还准备进行什么别的增援？鉴于美国人将按照“磁铁”作战计划来到［北爱尔兰］，鉴于可能进攻的日期由于俄国方面及其他原因而推迟，看来我国至少还得派遣四师兵力。至于这几师是否调到埃及，还是到地中海东岸—里海一线，还是到印度，还是到美、英、荷、澳战区，必须在以后再加考虑。重要的问题是要使他们动起来。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切实减少给养和进口货，以便调遣更多的军队。用比较小型的商船载运军队，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从弗里敦出发的西印度旅怎么样了？我们在苏伊士以东需要有更多的士兵。整个战区必须检查一下。

5．增援印度已是当务之急。日军的胜利在全亚洲引起的反应如何，我十分关切。增加英国部队在印度的人数是会有必要的。这些部队不必是完整编制的师，因为他们只是维持内部安全，防备叛变。在这一点上，应该考虑到用登陆师，还有一些独立营。

6．在别的文件中，我已提到美军开入波斯湾、在地中海东岸—里海一线编成一支部队的可能性。

盼将以上各节的实施计划连同时间表一并寄我，并请按你自己周详的考虑，增添上列的问题。

※　　※　　※

新加坡空军的情况愈来愈糟。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日

我注意到，你已命令刚到新加坡的“旋风”式飞机飞往巨港。乍看起来，这个新决定表示着对防守新加坡的失望；请说明其理由为盼。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3日

关于大多数战斗机撤至苏门答腊的决定，是在1月29日我同皮尔斯访问新加坡时作出的。部队退入新加坡后，岛上四个飞机场中有三个已暴露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空袭飞机场的规模日益加大，不得不将轰炸机撤到苏门答腊比较安全的基地上去。马来亚的丢失说明了据守苏门答腊南部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有在苏门答腊维持机场的必要，以便进行进攻战，使敌机轰炸新加坡的规模有所减小。用战斗机保卫这些机场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把战斗机留在新加坡已暴露的机场上，会在几日之内招致毁灭。同时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维持战斗机的保卫工作，即在卡兰机场上保留一个飞行中队的力量，并在情势许可时利用其他机场，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战斗机加油。

我想，以上部署对新加坡的空防提供了最好的前景，表明守卫新加坡是有决心的，有希望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4日

1．得悉你打算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旋风”式战斗机加油，借以维持战斗机保卫新加坡的工作，很为欣慰。

2．但是，你的大部分战斗机不能从各自基地起飞截击，而竟要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之间浪费这许多飞行时间，却是严重的不利。

3．我虽了解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飞机有暴露的危险，却仍不明白，在日军进犯新加坡的同时，苏门答腊基地上会强烈地感到有用战斗机防卫的必要。而且，我们还想增派“旋风”式战斗机约九十架，在2月底以前用“雅典娜”号和“无畏”号运到你处。因此我希望用战斗机支援新加坡时，能冒一切必要的风险。

4．很难明白，留在岛上的战斗机为什么一半是“野牛”式的？如果数量必须限制，在质量方面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　　※　　※

2月8日早晨，巡逻队报告，敌军正在岛西北种植园上集结，我方各阵地受到猛烈的炮击。下午十时四十五分，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步兵旅，在克兰寺河西边，遭到日军第五师和第十八师的攻击。袭击的高潮是利用装甲的登陆舰艇，越过柔佛海峡来的；原来他们经过长期的

周密计划，早把这些舰艇从陆路上运到下水的地点了。战斗非常激烈，许多船只被击沉了；但是，澳军在地面上是稀少的，敌军的部队在许多地点登陆。等到这一旅重整旗鼓的时候，敌军已经占领了阿马肯村，那儿是附近地区许多条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第二日早晨八时，他们进犯登嘉飞机场。可以组织一条阻击线的显著地点是克兰寺河上游和裕廊河上游中间比较狭窄的一道地峡。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和第四十四印度旅奉命退到了这个阵地，由司令部后备队调两营士兵予以支援。

军事报告如下：

珀西瓦尔将军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9日

敌人昨晚在西岸强力登陆，已推进五哩。登嘉机场落入敌手。据守此区的澳军旅伤亡很重。由于利用司令部后备队作战，已暂时阻住敌军前进；但是由于我军必须防守的海岸线极长，形势无疑是严重的。已经作出计划，拟在必要时集中兵力掩护新加坡。

※　　※　　※

9日晚上，在长堤和克兰寺河之间第二十七澳大利亚旅的防线前面遭遇了一次新的类似的进攻，敌人再度得手，占得立足点，因而在该旅和克兰寺河—裕廊河一线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但如此，两旅兵从西边撤退到这条不曾设置防御工事的战线上来，走过了头，正在进退未定时，敌人已经越过了这条线。第十一印度师的一个旅和英国第十八师的一支拥有三个营的大部队接连被派去收复戈登·贝内特的战线上的阵地，但是到10日晚上，日本人已经逼近武吉智马村，当天夜间在坦克的配合之下，又取得了不少进展。

消息传来，我即去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0日

我想你应当知道我们对新加坡局势的看法。据帝国总参谋长对内阁的报告，珀西瓦尔有十万余人，其中有三万三千英国人，一万七千澳大利亚人。我怀疑日军在马来半岛全境有没有这么多人，即有没有五个师已在前方，第六个师将要开到。在这些情况之下，守军人数一定大大超过了已经渡过海峡的日本军队，他们应当好好打一次，把敌

人消灭。在这阶段，决不能有保全军队或是爱惜居民的想法。此次战斗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底。第十八师有机会可以名垂青史。

司令官和高级军官应当同部队共生死。英帝国和英军的荣誉在此一举。我盼望你对于任何形式的软弱行为绝不表示怜悯。

俄国人打仗打得那样不错，美国人在吕宋又是这样顽强，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整个名誉，也是与此次战斗息息相关。务盼调遣每个部队同敌军短兵相接，决一雌雄。我确信这番话也表达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之所以如此奉告，是为了同你分担负担。

韦维尔以悲观的语调报道了他的访问情况。

韦维尔将军政首相　　1942年2月11日

1．我在新加坡逗留二十四小时，今日回来。正在我离开之前，得到你的电报。我会见了全体师长和总督，并将电报中所指示的方针向他们作了传达。我以同样的内容，给珀西瓦尔留下了一个书面指示。

2．保卫新加坡的战役进行得不顺利。日本人，凭其惯用的渗透战术，在西部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应有的速度。我已命令珀西瓦尔派该线所有可能利用的军队进行反攻。有些军队士气不振，我竟看不到有士气高涨的。在四面被水包围的地方，有广阔的临水陆地需要坚守，地面条件对防御是不利的。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

3．正在尽一切可能，以激励斗争精神和乐观情绪，但我还不能说这些努力到现在已全部成功。我已发出最坚决的命令，决不容许有任何投降思想，所有军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4．我想珀西瓦尔所能部署的军队人数不见得像你所提的那样多。我想他所有的最多不超过六万至七万人。但是，如果他的军队能够鼓动起来，以充分的活力和决心从事战斗，他是足以应付登陆的敌人的。

5．北边三个机场之一现在已落在敌人手中，其他两个处于炮火之下，不能再用。岛南尚有的机场在不断的轰炸之下，用处已受到极度的限制。

6．我从新加坡回来时，黑暗中在码头上摔了一跤，背上折断两根小骨。伤势不重，但须住院数天，可能在二三星期内形同残废。

※　　※　　※

2月11日是全线混战的一天。从后备军抽调了一支混成部队，去填补麦克里奇水库和武吉智马公路中间的缺口。靠近敌人那一头的长堤已被破坏，一俟我方的掩护部队撤离，他们就能迅速把它修好。日本禁卫旅当晚越过长堤向前进犯，逼近义顺村。第二天，即12日，第三军奉命撤退到一个环形阵地，从武吉智马公路延伸到第五十三师据守的两个水库，然后扩展至巴耶黎巴村和卡兰。从章仪岬调来的要塞部队在这条线的后方收缩。武吉智马公路以南，在12日激战了一天。

第二十二澳大利亚师依然固守武吉智马村以南的阵地，敌军从该村攻击了四十八小时，还不能使他们转移。他们现在处于孤立，奉命退到东陵。第四十四印度旅和第一马来亚旅从这里把战线向南伸展。

13日，日军没有什么进展。驻守巴实班让山岭的马来亚团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第十八师团，他们是在重炮轰击了两个小时后进犯的。

※　　※　　※

13日，将三千名指定的人员从海道撤至爪哇的预定计划开始执行。奉命撤离的人们包括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进行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同行的还有在要塞上指挥空军、海军的空军少将普尔福德和海军少将斯普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海上旅行。一支给进犯苏门答腊军队护航的日本海军部队袭击了他们。这一天和第二天从新加坡启航的各式各样的小船约八十只几乎全被敌军击沉或掳获。普尔福德和斯普纳的下落一直到战后才知道。2月15日他们坐的船遭受敌军驱逐舰的攻击，被逐到一个小岛的滩上。他们和同舟的大约四十五人，上了岸，没有受到阻碍。

其中有一人，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军官，随即坐了一只本地小船启程，经过了许多风险，于2月27日平安地到达了巴达维亚。到了那时，爪哇本身也很混乱，但是依然作了安排，派一架飞机去拯救那些幸存的人们。不幸这番努力是失败了。在小岛上，这批遭难的而现在又染上疟疾的人们，苟延残喘，希望愈来愈少，只是没有受到敌人的惊扰。3月底前普尔福德等十四人死了；斯普纳等四人到4月里也死了。5月14日幸存的高级军官、空军中校阿特金斯认识到末日快要到来。他

同另外七个人驾了一只本地船驶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于是差人到小岛上，把残存的几个人带走，他们后来在新加坡俘虏营里受尽折磨。

※　　※　　※

14日的主要的战斗是在南段武吉智马公路两面进行的，我军被迫退到了已成为最后的一条防线上。此刻新加坡市内的情形是骇人听闻的。民工溃散了，水的供应就要停止了，由于仓库已落入敌军之手，军用粮食和弹药的储备已经告竭。这时候，有组织的破坏计划已着手实行。固定防御工事的大炮以及几乎所有的野战炮和高射炮，连同秘密的装备和文件，一齐都被破坏。所有航空汽油和空投炸弹，都被烧毁或者炸毁。

关于海军基地的破坏，情形有些混乱。命令下去了，浮船坞被击沉了，干船坞的铁浮门和抽水机械都破坏了，但是全部计划中还有不少项目没有搞完。

当天海峡殖民地总督向殖民地事务部报告说：

1942年2月14日

司令官向我报告，新加坡市现已受到紧张的围攻。半径三哩之内现有一百万人。水的供应受到严重破坏，势难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街道上死人枕藉，不能埋葬。我们面临着断水的威胁，结果难免疫疠流行。我觉得把这种情况通知司令官，是我应尽的责任。

※　　※　　※

下列电报往返于韦维尔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之间，可是伦敦方面，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因我要求，方才接到。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你必须像现在那样，坚决战斗到底。但是尽了一切可能的人力之后，某些勇敢坚决的人员得乘坐小船逃跑，取道南行，经各岛屿前往苏门答腊。这种小船，如有保护沙袋，并装上机关炮或小炮，例如两磅弹炮，也可以有保卫苏门答腊海面的作用。

珀西瓦尔将军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敌人现距海岸不到五千码，新加坡全市已在其野战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

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顽强的进攻，又不能发动反攻。我们切望有机会采取攻势，尽管这一点仅仅是摆摆姿态，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因为能够执行这种进攻任务的部队也都没有了。在这些情势之下，抵抗不见得能持续一两天之久。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市内遭受巨大的损失和惨重的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由于海外帝国的关心，我觉得必须转达他们的意见。将来必会到达一个阶段，那时为了军队和平民的利益，继续流血就毫无意义。你的2月10日的指示正在执行，但在上述情形之下，请你考虑，可否给我更大的自由行动权?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4日

你必须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愈久愈好，到必要时进行巷战。你们牵制敌人，造成他们死伤的行动，可能在其他战区发生重大的影响。完全了解你的处境，但是继续战斗是必要的。

这时韦维尔给我拍来下面的电报，看来这已是定论。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接到珀西瓦尔来电，敌军逼近市区，他的部队不能再作反攻。已命令他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必要时进行巷战。我怕抵抗不会坚持很久。

※　　※　　※

读者还会想起1月21日我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提到放弃新加坡的防御行动，将援军转调仰光；以及我当时不曾坚持我的主张的情况。当时我们大家心肠一横，要在新加坡决一雌雄，那么唯一的成功机会（实际上是我们大家盼望的争取时间），便是发出严厉的命令，号召奋不顾身，战斗到底。

韦维尔将军接受了这些命令，并作出保证，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他即向珀西瓦尔将军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不论指挥战局的最高领导有什么疑虑，战场上的将军无需了解这些，而只应当接受简单而又明白的指示，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原则。但是到了此刻，新加坡方面的确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如果强求无谓的牺牲，既无胜利的希望，反而使这个居民稠密、一筹莫展而且惊惶失措的大城市陷于巷战的恐怖之中，我确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把我的主张告诉了布鲁克将军，他

也觉得国内不该再向韦维尔将军施加压力，而该授权给他，以便作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我即发出电报，表示我们对这决定应共同负责。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4日

一旦在新加坡不能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你当然是唯一的决定人，并应据此精神指示珀西瓦尔。帝国总参谋长同意。

总司令随即向珀西瓦尔将军下令，全文附在他给我的电报内：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5日

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收到珀西瓦尔两份电报，声称由于市内水荒和其他困难，他的抵抗力量现在已大为削弱。两次复电都命令他奋战到底。我现已向他发出以下的电报：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5日

只要你还能使敌人蒙受伤亡和损失，只要你的部队实力上还能支持，你就必须坚持战斗。争取时间并使敌人蒙受损失，在这紧要关头是极度重要的。等到你心中有数，认为这点不可能再做下去，我许你相机行事，停止抵抗。在采取这一行动之时，所有对敌人有用的兵器、装备和运输工具，当然必须加以毁坏。在最后停止战斗之前，要对意志坚决的团体或个人给予机会，以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逃出。他们一定要有武装。盼告知〔你的〕意图。不管情况如何，对于你和全体部队在最后几天作出英勇的努力，我表示感谢。

2月15日星期日，是投降的一天。军粮的储备只够二三天了，枪炮弹药所余无几，车辆用的汽油简直没有了。最糟糕的，水的供应最多只能再维持二十四小时。高级指挥官向珀西瓦尔将军提出意见，或者反攻，或者投降，在这两条办法中，第一条是筋疲力尽的部队所办不到的。他决定投降，并给韦维尔将军发出了他最后的悲惨的电报。

1942年2月15日

由于敌军攻击所遭受的损失，水、汽油、粮食和弹药都已告罄。因此不能再继续作战。各级将士已尽了最大努力，对于你的支援表示感谢。

日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终于得到了。下午八时三十分，敌对行为宣告结束。

※　　※　　※

在这暗淡的时刻，接到了我们的最伟大的盟国的来电，堪以告慰：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2月19日

我了解到新加坡的沦陷会怎样使你和英国人民蒙受影响。这会使得著名的坐在后排的监督有了得意的一天，但是我们的挫折无论如何严重——我一刻也不会低估它们——我们还必须时时期待着打击敌人所必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你安心下来，因为我确知你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你知道，我时常想念你，我也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认为我干得了，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切盼回音。

第七章　潜艇的乐园

敌军潜艇的惊人的扩充——袭击美国沿海一带的船只——1942年2月的严重损失——希特勒在国内拚命地集中德国舰队——“提尔皮茨”号派到特隆赫姆——希特勒决定从布雷斯特撤回“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2月11日和12日逃遁成功——英国国内的愤怒——对我们大为有利的调动——总统的看法——我在4月的秘密会议上为海军部辩护——德国潜艇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肆虐——英国派遣反潜艇舰队到美国——3月12日我给哈里·霍普金斯的电报——总统要求空袭德国潜艇基地——我向他解释我们的主张——在圣纳泽尔的辉煌功绩——4月1日美国海军开始采用护航制度——海军上将邓尼茨改变攻击目标——希特勒没有集中力量从事潜艇战的错误——从1月到7月间盟军损失统计表——秋季的战斗——远程飞机和护航运输舰的需要——海面力量的“支援分遣队”——11月4日我召集新的反潜艇委员会——我向麦肯齐·金先生请求援助——冬天带来喘息的机会。

我们是以轻松的心情和高涨的情绪来欢迎美国的参战的。从此以后，我们的重担将有一位拥有无穷资源的伙伴来与我们共同挑起来了；我们可以预期，在海战中，敌人的潜艇势将迅速就范。尽管在我们的盟国未能投入全部力量以前，损失仍然不能避免，但是，有了美国的帮助，我们在大西洋的生命线就会有了保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欧洲和在中东展开反希特勒的战争了。不过，远东暂时还会呈现出黯淡的局面。

但是，1942年将会发生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而在大西洋上，这一年也是整个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到1941年年底，敌军潜艇舰队已经增加到二百五十艘左右，据海军上将邓尼茨报告，其中约一百艘可以作战，而且每月还要增加十五艘。

起初，我们的联防力量虽然比我们在单独作战时强大得多，但是，由于我们现在遭受攻击的目标更多了，对付敌人新的攻击，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敌军潜艇在美洲海面横行无阻，简直要把我们拖到了无限期延长战争的灾难中去。如果我们被迫

中断我们在大西洋上的航运，或者对之暂时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的联合作战计划也要全部停顿下来。

12月12日，在一次有德国元首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向美洲沿海发动潜艇战。但是，由于许多德国潜艇和最干练的指挥官都调到了地中海，而且，由于邓尼茨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不在挪威和北极的洋面上保持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最初只派遣了六艘七百四十吨型较大的潜艇。这些潜艇在12月18日到30日间离开比斯开湾港口，奉命深入纽芬兰和纽约间沿海航线北端，靠近回国运输船队汇集的一些港口。它们的骚扰立刻得逞。到1月底，三十一艘船只，合计约二十万吨，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岸一带被击沉了。不久以后，攻势朝南推进，越过汉普顿海峡和哈特勒斯角，直下佛罗里达海岸。

在海上这条大道上，有的是美国和盟国的无防御设备的船只。

宝贵的油船队也沿着这条航路络绎不绝地往返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湾之间。这条交通线如果受到阻碍，我们的整个战时经济和全部作战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在加勒比海上，在大批目标中，德国潜艇专挑油船作为捣乱的对象。中立国家的各种船只也同盟国船只一道遭到袭击。这种屠杀的范围每星期都在扩大。2月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造成的损失增至七十一艘，计三十八万四千吨，除两艘以外，全部在美洲地区被击沉。我们从开战以来所蒙受的损失，要算这次最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要克服了。

※　　※　　※

这一切的破坏，虽然还没有达到1917年最严重时期的悲惨数字，却远远超过了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记录。这一切破坏不过是十二艘至十五艘德国潜艇一度在这个地区出现时造成的。在好几个月里，美国海军所提供的保护真是太不够了。两年来，全面战争不断向美洲大陆推进，而对于这种致命的进攻，竟没有做好更多的准备，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根据美国总统“全面支援英国而不参战”的政策，已经给我们出了很大的力了。我们得到了五十艘旧驱逐舰和十艘美国缉私船，我们也拿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西印度群岛基地作为交换。然而，我们的盟国对这些船只现在又念念不忘。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太平洋对美国海军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尽管在这次斗争以前和斗争的过程中，关于

我们所采取的防御措施的情报，他们是都知道的，可是，居然没有为沿海的护航和增添小型船只作任何计划，真是值得注意的。

美国对海岸空防也没有制订确实的计划。美国陆军航空兵固然控制了几乎全部的以海岸为基地的军用飞机，却没有受过反潜艇战的训练；而海军方面，尽管有水上飞机和水陆两用飞机的装备，却没有进行反潜艇战的办法。因此在这事关重大的几个月中，美国的有效的防御系统是经过麻烦而犹豫不决的步骤才建立起来的。在此期间，美国和盟国在船只、货运和生命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假使德国人用他们那些重型水面舰只进犯大西洋，那么损失会更要严重得多了。希特勒满以为我们打算在最近期间进攻挪威北部。由于他只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就错过了大西洋上的大好机会，而把一切可用的水面舰只和许多宝贵的潜艇都集中到挪威海面。他说：

“挪威在这次战争中是决定命运的地区。”挪威地区确实重要，读者也是明白的，但在此时此刻，德国的机会却在于大西洋。

德国的海军上将都主张在海上采取攻势，但是，由于他们的元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竟无效果；同时，又由于燃料的缺乏，他的战略决策反而更加有力了。

在1月间，他已经把他唯一的一艘、世界上最强的一艘战列舰“提尔皮茨”号派到特隆赫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5日

1．得悉“提尔皮茨”号在特隆赫姆出现已经有三天了。

击毁，或即使击伤这艘军舰，是当前海上最大的大事。其他任何目标都不能和它相比。它现在不可能有布雷斯特与德国本土各港口那样的高射炮火的保护。即使仅仅把它击伤，要把它拖回德国去，也是不易办到的。毫无疑问，最好等到有月光的时候进行袭击，但是，月光下的攻击效果总不如白昼攻击。如能成功，整个世界的海军形势将会全部改观，而且，太平洋上的制海权也会失而复得。

2．在轰炸机队、海军航空兵部队与航空母舰之间必须进行合作。应即拟订计划，派航空母舰上的鱼雷飞机和重型轰炸机在白昼或拂晓进行袭击。战争的全部战略计划在此时期以这艘军舰为转移，因为它已使四倍于它的英国主力舰陷于瘫痪，更不用说美国那两艘被困在大西洋的新战列舰了。我认为这件事具有最迫切、最重要的意义。明天

我将在内阁里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在星期二晚上举行国防委员会时，还必须加以详细考虑。

※　　※　　※

希特勒决定把“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两艘战列巡洋舰调回本国港口，作为他的防御方针的一部分。这两艘军舰被封锁在布雷斯特已快一年了，在这期间，对我们的海上运输队又是一种严重的威胁。1月12日，曾为这个问题在柏林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当时，德国海军当局讨论了贯彻元首意图的计划。希特勒的发言如下：

驻在布雷斯特的海军部队尤其起了一种可嘉的作用，它牵制了敌方空军，使它们不能向德国本土进行攻击。只要由于这几艘舰只完整无损，敌人认为不得不进攻，那么，这种有利的形势就会继续存在。我们的舰只驻在布雷斯特，能把敌方海军牵制起来；如果把它们调驻挪威，也是一样可能的。

如果我认为这些舰只在四五个月内有保持完整无损的可能，随后由于全局的改观，可以用来从事大西洋的战斗，那么，我就会更愿意让它们留在布雷斯特。但是，在我看来．形势不见得会这样发展，我决定把它们撤出布雷斯特，以免它们因暴露而每天都有遭到袭击的可能。

这一决定节外生枝，当时在英国引起了不少骚动和叫嚷，因此需要在这里顺便说几句。

※　　※　　※

2月11日晚上，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连同“欧根亲王”号巡洋舰逃出了布雷斯特，顺利地通过了英吉利海峡，重新获得本国港口的掩护。

由于我们冬天在地中海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整个东方舰队又暂时无能为力，正如我在前一卷所提到的，我们就不得不把我们的鱼雷飞机几乎全部派去保卫埃及，以防敌人可能从海上入侵。然而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可能的准备，来监视布雷斯特，并打算用炸弹和鱼雷从空中和海上对付敌人任何突围出击的行动。又在海峡上和荷兰沿海一带沿着假定的航线敷设了水雷。海军部预料到会在夜间偷渡多佛海峡；但是，那位德国海军上将却选择夜间离开布雷斯特，利用深夜的漆黑来逃避我方的巡逻，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出多佛海峡的炮火。

他就在11日午夜之前从布雷斯特启碇了。

12日早晨，雾霭迷濛；当发觉敌舰时，我方巡逻飞机的雷达突然失灵。我们岸上的雷达也没有能够发现。当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不幸的事故。大战开始以后，我们得悉德国雷达总监马蒂尼将军已经制订了一项周密的计划。德国的雷达干扰以前很不灵，由于增添了许多新的装置，就大大加强了，但是，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天不致引起怀疑，那些新的干扰器是逐渐使用的，因此，这种干扰仿佛是一天天厉害起来的。

我们的雷达操纵人员并没有滥发牢骚，而且，也无人发觉任何异常现象。但是，到了2月12日，这种干扰非常强烈，我们的沿海雷达简直没有用了。直到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海军部才得到消息。到这时，在逃的巡洋舰和强大的护航飞机与驱逐舰已距布洛涅不到二十哩了。午后不久，多佛海峡的重炮台都开了火，五艘摩托鱼雷快艇组成的第一批战斗队也立刻出海攻。由埃斯蒙德少校（他领导过向“俾斯麦”号的第一次攻击）率领六架“旗鱼”式鱼雷飞机也从肯特郡曼斯顿起飞，来不及等待十多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支援。这些“旗鱼”式飞机遭到敌机猛烈的攻击，虽然向敌军投下了携带的鱼雷，但是，代价惨重。它们没有一架归来，只有五人遇救。埃斯蒙德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一批批的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接连不断地袭击了敌人，直到傍晚方才停止。我方同德国的战斗机激烈地混战了一场。

由于敌机在数量上的优势，我方损失较敌方为重。当德国巡洋舰在下午三时半光景离开荷兰海岸时，从哈里季开来的五艘驱逐舰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猛烈的炮火下，从三千码左右的地方发射了鱼雷。然而，德国舰队在多佛海峡炮台的炮火下，在鱼雷的袭击下，都丝毫未受损伤，仍按着航程前进；到13日上午，所有德国舰队都回到了本国。这个消息使英国公众大为惊异，他们不明白出了什么事，自然以为这是德国控制了英吉利海峡的明证。不久，我们却通过特工人员发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都在我们空投的鱼雷网下成为牺牲品了。一直过了六个月，“沙恩霍斯特”号才恢复了战斗能力，而“格奈森诺”号却再也没有在战争中出现。不过，这个消息不能公开，于是，全国的怒潮势不可遏。

为了缓和责难之声，特举行一次正式调查，就那些可以公布的事实作了报告。从事后看来，从大处着想，这个插曲倒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罗斯福总统在电报中说：“鉴于有些人把这次海峡上的插曲当作失败，在下星期一晚上我发表广播演说的时候，我要就此说几句话。我越来越相信，德国的全部舰只既集中在德国境内，就使我们在北大西洋海军的共同问题更加简单了。”但是，在当时，除了我们参与机密的小圈子以外，在大同盟的每个人看来，这件事糟得很。

我跟罗斯福先生的看法一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2月17日

由于德国海军部队从布雷斯特撤退，本土海面和大西洋的海军形势，肯定地得到了缓和。它们在那里威胁着我们开往东方的所有运输队，我们不得不派两艘军舰护航。它们的分舰队既可以开到大西洋的贸易航线上，又可以驶入地中海。

我们巴不得它就在现在的地方，而不是在原来的地方。我方轰炸机的力量可以不再分散，现在可以专门用来对付德国了。

最后，你可能已经得悉，“欧根亲王”号已被击伤，“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也中了鱼雷，前者已中了两次。这样，至少可以使它们在六个月内不能出来胡作非为；在此期间，我们双方的海军实力都会得到有力的补充。我们未能把它们击沉，自然非常遗憾。我们正在进行调查，追究我们在白天竟不知道它们开走的原因。

※　　※　　※

直到两个多月以后，我才能在4月23日的秘密会议上将这些明显的事实对下议院宣布出来。

这两艘敌舰通过海峡，引起了英国忠诚民众的震惊，这使我十分感动。……我们的鱼雷飞机由于埃及的需要而削弱了。至于海军，我们没有把主力舰留在海峡，理由是很明显的。我们只有六艘驱逐舰来攻击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这一事倒也请大家注意过。有人质询，我们其余的舰队到哪里去了?

回答是，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远在大西洋一带，护送从美国运来的粮食和军火，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活不了。……很多人都认为德舰通过海峡，令人非常诧异，非常惊慌。它们本来可以向南突破，也许

就驶入地中海。它们本来可以远涉大西洋，袭击商船。它们本来可以驶到北方一带，设法取道挪威的峡湾，回到本国的海面。但是，在一般公众看来，唯一不可能的便是取道英吉利海峡，穿过多佛海峡。因此，我要把海军部的述评摘要宣读一下。这份文件是在德国巡洋舰突围前十日，即2月2日起草的。这时，它们的演习和航行试验以及德国护航驱逐舰的到达，都已经说明它们打什么主意了。述评说：

·乍·看·起·来，·这·样·经·海·峡·北·上，·对·德·国·人·来·说，·好·像·是·冒·险·的。·但·很·可·能，·由·于·他·们·的·巨·型·舰·只·并·不·十·分·中·用，·他·们·宁·愿·采·取·这·一·航·线，·一·则·在·安·全·方·面·依·靠·中·用·的·驱·逐·舰·和·飞·机，·二·则·完·全·了·解，·我·方·没·有·巨·型·的·舰·只·可·以·在·海·峡·阻·挡·他·们。·因·此，·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和·那·艘·八·吋·炮·口·的·巡·洋·舰，·带·着·五·艘·大·的·和·五·艘·小·的·驱·逐·舰，·天·上·还·有·二·十·来·架·战·斗·机（·另·有·增·援·力·量·随·叫·随·到），·经·海·峡·北·上。

·考·虑·到·所·有·的·因·素，·看·来·德·国·舰·只·靠·东·行·驶，·经·海·峡·北·上，·风·险·就·会·比·取·道·海·洋·前·往·挪·威·小·得·多；·既·然·如·此，·德·国·人·不·会·在·他·们·作·好·充·分·准·备·前·进·行·冒·险。·他·们·一·旦·离·开·布·雷·斯·特，·海·峡·这·条·道·路·看·来·就·是·他·们·最·可·能·采·取·的·途·径。

※　　※　　※

引证海军参谋部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起草的文件，正如我所预料的，给下议院留下深刻的印象，决不是事后任何说明所能作得到的。

与此同时，德方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骚扰，依然猖獗。一位德国潜艇司令官向邓尼茨报告，再有十倍的潜艇也可以找到大批的目标。德国潜艇白昼停在海底，一到夜间，则以很高的海面速度选择它们最有价值的对象。它们所携带的每一枚鱼雷，几乎都猎得了它们的牺牲品。当鱼雷耗尽的时候，大炮也几乎同样有效。大西洋沿岸的、其海滨曾经灯火辉煌的各城市，每夜都听得见海岸附近作战的声音，看得见船只在海面上焚毁、沉没的情景，它们还要搭救生还和受伤的人们。

人们对政府极为愤激，而政府也搞得十分尴尬。但是，美国人虽然容易激怒，却是不容易吓倒的。

我们在伦敦以忧虑和苦闷的心情在注视着这种不幸。早在2月6日，我就给霍普金斯发出了私人的忠告：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西北方面击沉船只，损失严重，不知是否引起了总统的注意，最好能了解一下。从1月12日以来，已证实的损失达十五万八千二百零八吨，又估计中的损失达八万三千七百四十吨，以及可能的损失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吨，总计二十五万九千三百十一吨。

2月10日，我们主动向美国海军提供了二十四艘设备最完善的反潜艇拖网船，十艘驱潜快艇，并带着训练有素的船员。它们受到了我们盟国的欢迎。第一批于3月间到达纽约。

尽管少得很，但是，我们是抽出了最大的力量的。“这都是英国送来的，这都是尽它之所有送来的。”在必要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在基本的最低限度护航舰只还没有集聚起来之前，沿海运输船队是无法启程的。现有的作战舰只和战斗机，最初只能用于巡逻受威胁的地区。敌人很容易逃过巡逻队，而到别处去追逐那些没有防御的牺牲品，2月16日，一艘德国潜水艇出现在荷属西印度群岛阿鲁巴岛的大油港外，在击毁一只小油船和击伤另一只以后，又从海港外面轰击了岸上的设备，不过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企图用鱼雷袭击一艘停泊在旁边的大油船，也没有得逞。同一天，其他几艘潜艇在同一地区的海面上击沉了三只油船。不久以后，另一艘潜艇驶入英属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港口，击沉停泊着的两艘船只以后，竟平安无损地撤出去了。运送军队到远东去的定期邮船，本来常常在这里加油，最近这一次事故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它们的航线。幸而“玛丽王后”号和其他大邮船并没有在这一带地方遭到攻击。

3月间，查尔斯顿和纽约之间的地区倒成为最紧张的地区了。单个的潜艇也能横行于整个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一带，肆无忌惮，令人难忍。在这个月份里，击沉船只将近五十万吨，其中四分之三是在距美国海岸三百哩以内的地区被击沉的，而且，将近半数吨位是属于油船。反之，德国潜艇在美洲洋面仅仅损失了两艘，它们是在3月间被美国飞机在纽芬兰洋面护航时击沉的，直到4月14日，美国驱逐舰“罗珀”号击沉了一只潜艇，这才是水面舰只在美国的大西洋沿海第一次收获。

※　　※　　※

3月间，我重新考虑到一个问题，它在当时成了大战中的一个重点。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3月12日

1．无数油船在西经40度以西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量被击沉，我对此极为担忧。1月份船只被击沉或击伤十八艘，共计二十一万一千载货吨；2月份增加到三十四艘，共计三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一载货吨；在3月份最初的十一天里，就被击沉七艘，共计八万八千四百四十九载货吨。据报告，昨天一天就有三万吨被击沉或击伤。这样算起来，在这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仅仅在这一带海面上就有六十来只油船被击沉或击伤。总计约有六十七万五千载货吨。此外，还有许多油船误了期。

2．大西洋运输船队的任务经过调整后，相当多的美国驱逐舰摆脱了横渡大西洋航线上的护航任务，而能担任其他工作。我们已经让与二十四艘反潜艇拖网船，其中已有二十三艘现已开到你处。

3．形势严重，必须取某种激烈行动，我们很希望你能从太平洋中抽出一些驱逐舰，另外再提供一些护航力量，以便在我们移交给你们的十艘驱潜快艇参加战斗以前，能在西印度群岛百慕大地区组织紧急运输船队。

4．此外只有两个变通办法：或者暂时停止油船的航行，不过这样就会严重地危害我方作战物资的供应；或者是延长哈利法克斯—联合王国间的运输周转期〔即减少运输量〕，这样，在一段时期里可以调出足够的护航舰只来充实西印度群岛的运输队。不过，必须认识到这不但会使我们的进口额每月削减三万吨左右，而且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生效。

5．我希望最高级海军当局能对这些变通办法边行讨论。

如果我们因延长运输船队的周转期而暂时不得不减少进口，你方必须考虑到在下半年另增新吨位来帮助我们解决。不知以上一切径向总统提出是否合宜，请告诉我。

6．我接到总统关于各项重大问题的出色的电报，想到我们对于战争的看法是一致的，真是大为放心，甚感快慰，请代我个人向金〔和〕马歇尔代为致意，并对他们说：“美好的日子又要来到了。”

※　　※　　※

美国总统就这个问题和海军整个形势，同他的海军上将们急切地进行了讨论后，对我的电报作了详细的答复。他对拖网船和防潜快艇的到达，表示欢迎。在横渡大西洋的护航力量方面，他提出了种种的节约方法，包括在7月1日以前延长运输的周转期，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大量增产小型护航舰只和飞机。他对我们下半年的进口计划方面，向我重新作了必要的保证。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补充说明，我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20日

关于采取行动反击大西洋上的潜艇威胁这一问题，你最近有电报给霍普金斯，备见关怀；这使我不得不请你对如何猛攻潜艇的基地、建造和修理的场所等问题特别加以考虑，这样才能在策源地、在潜艇必然集结的地方，制止潜艇的活动。

经过研究，并制订计划之后，我回答道：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29日

1．为了对付德国潜艇今后的阴谋，我们强调轰击潜艇的巢穴，昨晚特派轰炸机二百五十架，其中包括重型轰炸机四十三架，前往吕贝克，据报战果空前辉煌。这是遵照你的意图进行的。

2．海军部和皇家空军海防总队已经拟订一项计划，准备在比斯开湾各处海口日夜巡逻。比斯开湾诸港是潜艇前往加勒比海和美洲沿岸作战的最近和最理想的出发点。德国目前的惯技是，白昼潜行水中，夜间则在海面开足马力。我们希望，飞机的夜袭和威胁会阻碍它们的夜航活动，迫使它们多多在白昼暴露。因此，重要的是日夜进行威胁，从而拖长它们的航程，缩减你方的作战时间。由于巡逻区域内来来往往的潜艇从来没有少于六艘，每个月多多少少可望取得一些击毁和击伤的战果，上述的好处，更是锦上添花了。

3．鉴于你方依然遭受严重的损失，运输船队组成以后，也只能予以部分的弥补，因此海军部急于要派四个轰炸机中队，以后再增加六个中队到比斯开湾去执行这个新的巡逻任务。既然有这些好处，我以十二分殷切的心情要求满足他们的愿望。

4．另一方面，轰炸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我们寻找目标的新方法正在收到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的轰炸机队还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扩充起来。我们对于“兰开斯特”式飞机的翼梢有结构上的缺点，深感失望。这样就使我们四个中队的最新、最好的飞机要停止使用达数月之久。就在这个时候，当天气正在好转，当德国人正把他们的高射炮火撤出城市，准备进攻俄国，当你一心盼望我们轰炸潜艇的巢穴，当石油目标特别引起注意的时候，要从轰炸机司令部另外抽出这六个中队，我觉得很困难，何况哈里斯在那里本来又干得非常出色呢。

※　　※　　※

3月底，我们在圣纳泽尔取得了光辉而英勇的战绩。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方是“提尔皮茨”号一旦受伤时能入坞修理的唯一场所。如能把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之一的地方摧毁，“提尔皮茨”号要从特隆赫姆突围而出，驶入大西洋，就更加危险，因而可能就认为不值得干了了。我们的各个突击队都跃跃欲试，而且，这个光荣任务又是与高明的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驱逐舰和轻型海防舰只组成的一支远征队，在皇家海军赖德中校率领之下，又在埃塞克斯团纽曼上校协助之下，带着二百五十名突击队员，在3月25日下午从法耳默思出发了。他们要在敌人不断巡逻下通过四百哩海面，还要从卢瓦尔河口上溯五哩。

远征队的目的是要破坏大水闸的闸门。“坎贝尔顿”号——五十艘美国老驱逐舰之一——在舰首装三吨烈性炸药，在密集而厉害的炮火之下，冲入了闸门。它在这儿自动凿沉，舰上主要的大型破坏炸弹的信管已经装好，等一些时候就要爆炸。把这艘驱逐舰带到这儿来的是贝蒂少校，科普兰少校带着一支登陆部队从甲板上跳上了岸，准备去破坏船坞机器。

敌人以压倒的优势兵力拦截他们，一场猛烈的战斗开始了。登陆部队除五人外，全部战死或被俘。赖德中校的舰艇在它带着他的残余兵力向大海突围时，虽然四面遭受轰击，竟奇迹一般地冲向大海而不沉，终于平安地回国了。但是，大爆炸还没有发生。信管出了毛病。直到第二天，当一大伙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正在那艘堵在闸门口的“坎贝尔顿”号残骸上检查时，那只军舰才以毁灭性的力量爆炸起来，炸死了好几百德国人，摧毁了那个大水闸，在大战期中从未修复。德国人

优待我方的俘虏，他们之中有四名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他们对那些勇敢的法国人却给予严重的惩罚。这些法国人是因一时的冲动，从四面八方跑去援救他们希望中的解放先锋的。

※　　※　　※

到了4月1日，美国海军终于能够实行沿海局部护航制度。在开始时，这顶多不过能使几队有护航的船只白天在保卫森严的停泊地之间，行驶一百二十来哩的航程，而在夜间，所有的船只都得停航。无论哪一天，往来于佛罗里达和纽约间的船只，总有一百二十艘以上需要保护，因此而引起的延误又变成了另一种灾难。直到5月14日，才有一支充分组织起来的护航运输船队，从汉普顿海峡驶往基韦斯特。自此以后，这个制度很快便向北发展到纽约和哈利法克斯。到5月底，从基韦斯特沿东海岸向北伸展的连锁终于形成了。形势马上缓和下来，尽管敌人的潜艇在设法避免被击毁，我方船只的损失毕竟减少了。

邓尼茨海军上将立刻把攻击的重点转到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因为在那里，护航制度尚未实行。此时，这儿的油船损失的吨位骤然上升。德国的潜艇越走越远，在巴西海岸和圣劳伦斯河上也开始出没了。直到这一年年底，一个遍布所有这些广大地区的连锁护航制度才全面实行起来。但是在6月间情况只是有所改进，而到7月的最后几天，美洲沿岸船只的可怕的浩劫可以说是结束了。读者从本书第109页的图表上可以看出，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盟国在大西洋上仅仅由于潜艇逞凶而遭受的损失，就在三百万吨以上，其中包括一百八十一艘英国船，共计一百一十三万吨。在全部损失中，护航船队的损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7月份以前，敌人为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在整个大西洋和北冰洋被击沉十四艘潜艇，其中只有六艘是在北美洲海面被击沉的。7月份以后，我们在这一地区又掌握了主动权。仅仅在7月份，我们就在大西洋沿岸击毁了五艘潜艇，而在别处又击毁了六艘德国潜艇和三艘意大利潜艇。这一个月总共击毁十四艘，而其中半数是由护航舰击毁的，这使我们受到鼓舞。这是空前的最高记录。不过，即使是这样，每月新投入战争的潜艇数依然超过了我们击毁的数字。

不仅如此，盟国在哪里开始实行反措施，邓尼茨海军上将便从哪里调走了他的潜艇。即然有大洋水面可供活动，在我们还没有赶到以前，他总可以在新地区里获得短期的安全。

就在5月里，一支运输船队在爱尔兰以西大约七百哩的地方遭到袭击，损失了七艘商船，因此，我方横渡大西洋的航运，虽然享受过相当的自由，也业已遭到破坏。随后，潜艇又在直布罗陀地区进行了袭击，并在弗里敦附近再度出现。这时，希特勒又一次帮了我们的忙，他坚持要保留一队潜艇备用，以便粉碎盟国占领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企图。读者明白，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完全想错，不过，如果我们决定要走这着棋的话，他们单靠潜艇，是未必能起到什么决定性的干扰作用的。邓尼茨海军上将对于这项向他珍惜的潜艇提的新要求，感到遗憾，因为这时正好美洲沿岸的太平日子宣告结束，而且他正在重整旗鼓，准备在运输船队的各主要航线上重新出击。

潜艇的袭击是我们最大的灾难。如果德国人不惜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我记得听我父亲说过，“在政治上，一旦抓住了好办法，就要坚持下去。”这也是一条战略的原则。正如戈林在1940年不列颠战役中一再转移他的空袭目标一样，潜艇战由于诱人的目标竞相出现，现在也稍稍缓和下来了。不过碰上倒霉的时候，潜艇战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下页的这张统计表，应该研究一下。

※　　※　　※

在这里叙述一下别处的事态发展，并略提一提大西洋战役截至1942年年底所取得的进展，还是适当的。

8月间，德国潜艇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到特立尼达周围的地区和巴西的北海岸，在那儿，运输铁矾土到美国以供航空工业用的船只，以及带着供应品源源开往中东去的船只，都是最有引诱力的目标。另外还有一些出没无常的潜艇在弗里敦一带活动；有些往南一直开到好望角，有几艘甚至深入到印度洋。南大西洋的情况，一度使我们焦虑不安。9月与10月间，有五艘独自返航的大邮船在这里被击沉了。但是，所有在护航之下开往中东的军队运输舰都平安无事地通过了。

在击毁的大船中，有几近两万吨的“拉科尼亚”号，上面载着两千名意大利战俘，运往英国去。其中许多人都淹死了。

到这时候，主要的战斗又沿着北大西洋上几条主要的航线发生了。德国潜艇已经受到教训，重视空军的力量，它们在新的攻势中总是在我方以冰岛和纽芬兰为基地的飞机鞭长莫及的中间地带活动。8月

间，有两支护航运输船队受到严重的破坏，其中一支运输船队损失了十一艘船只；在这一个月里，德国潜艇击沉了一百零八艘船只，共计五十余万吨。9月和10月间，德国人又采用老办法，在白天进行水下袭击。由

商船在大西洋上遭受潜艇袭击的损失

1942年1月至7月（7月包括在内）

在以上总共三百一十一万六千七百零三吨的五百六十八艘船只中，有护航的只占五十三艘，二十八万四千吨。

于现在作战的“狼群”①的数目增多了，又由于我们的实力有限，运输船队免不了遭受严重的损失。直到现在，我们才痛切地感觉到空军海防总队缺乏数量足够的超远程飞机。空军掩护区域离我们海岸的基地仍未超出六百哩以外，而且离纽芬兰不过四百哩左右。本书所附的大西洋地图，标明了这些区域，显示了中间有很大的无防御的空隙地带，历经风险的水面护航舰只，在那里就得不到任何空中的援助。

①“狼群”（wolfpacks），指二次大战时德国潜艇小队。——译者

※　　※　　※

在1942年最初几个月，我们的空军海防总队经历了一段不幸的时期。远东和地中海方面纷纷要求增援，大大占去了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又要满足别处的迫切需要，以致逐渐分散。而且，添设新的远程飞行中队来扩充空军海防总队一事，虽然盼望已久，也被迫暂时停止了。在这样黯淡的形势下，我们的空军人员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海军的护航舰只，虽然提供了相当的保护来应付潜艇惯使的白天袭击的伎俩，但是，单靠护航舰只绝不能达到运输船队四周很远的地方，也不能粉碎在船队两侧高度集中的攻击。因此，当“狼群”进攻时，它们就能够使用足以冲破防御力量的数量，发动联合进攻。我们认识到，补救的办法是：

不仅要派水面上的护航舰来护卫运输船队，而且还要用足够数量的飞机来掩护，以便发现附近的潜艇时，迫使它们潜入水中，这样，才能开避一条通道，使运输船队可以畅通无阻。

单纯防御措施是不够的。要战胜德国潜艇，我们必须海空并进，多方搜寻，一旦发现它们，就当场予以猛烈的打击。所需的飞机、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和空中武器，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已利用水上部队组成一支“支援分遣队”，展开了活动。

这一战术思想早已有人提出来了，只是缺乏手段。

第一个支援分遣队只有两艘海岸炮舰、四艘刚从造船厂出来的新式快速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它们后来在潜艇战里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力量。它们配备着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船员以及最新式的武器；它们打算不靠护航舰队而独立活动，不受任何其他任务的约束，要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进行搜寻潜艇群，追捕它们，予以歼灭。支援分遣队和飞机的合作是使这些计划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在1943年，当飞机发现潜艇后，即引导支援分遣队围剿猎物，这是已经屡见不鲜的了。而且，追逐一艘潜艇的时候，往往很可能会发现别的潜艇，这样，找到一个就会找到一“群”。

与此同时，运输船队需要有海上空军的支援力量，已经得到了密切注意。读者读过上一卷书，可以回想起我们第一艘护航航空母舰“大胆”号在它短促而活跃的经历中所取得的成就；它已在1941年12月遇难了。到1942年底，已有这样的航空母舰六艘投入战斗。后来，除英国建造的几艘以外，美国还建造了许多艘，英国建造的头一艘“复仇者”号曾在9月间随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航行。10月下旬，它们在护送“火炬”运输船队时，打击潜艇，初显身手。它们配备了海军“旗鱼”式飞机以后，更满足了当时的需要——即能不依靠陆上的基地而对深海进行全面的侦察，并同海面护航舰只密切配合。这样经过最大的努力，发挥绝顶的机智，我们反潜艇的措施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敌人的力量也在增长，因此我们还要面临许多严重的挫折。

在1942年1月至10月间，可以作战的德国潜艇数目，除损失不计外，从九十艘增至一百九十六艘，而且，其中约有半数到秋季又在北大西洋活跃起来；我们的运输船队在那里遭到队伍比从前更大的潜艇的猛烈袭击。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非洲进行主要的战斗，我们的护航舰只不得不极度削减，盟军在11月份的海上损失，在整个战争期间

要算最惨重的了，单由潜艇造成的损失就包括船只一百一十七艘，共重七十万吨以上，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还有十万吨。

※　　※　　※

外围的海面，因空军不能掩护，情况更是严重，因此我要在11月4日亲自召开了一个新成立的反潜艇委员会，专门处理这方面的事宜。这一组织有作出重大而影响深远决定的权力，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为了力图加长有雷达设备的“解放者”式飞机的航程，决定把它们从战斗中调回，以便暂时作必要的改进。罗斯福总统应我的要求，将所有适用的、装有最新式雷达的美国飞机全部调到联合王国来展开活动。这样一来，我们目前就能在比斯开湾恢复军事行动，力量更大，设备更好了。这一决定以及在1942年11月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将在1943年得到收获。

首相致麦肯齐·金先生　　1942年11月23日

1．我对于运输船队最近在横渡大西洋航线中段遭受的严重损失，深感不安。经验说明，空军护航队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能使潜艇在白天潜入海底，从而极难纠集成群。

2．在辅助航空母舰还未能出动以前，我们必须依靠以海岸为基地的远程飞机。所有的辅助航空母舰现在全都用在联合作战上，在几个月以内，无论如何不足以供应所有运输船队之用。我们打算加大一些“解放者”式飞机的油箱容量，使有效航程达到二千三百哩；但是为了使力量达到所有的运输船队，这些航程极远的飞机，既需要从冰岛和北爱尔兰的机场起飞，也需要从大西洋你岸的机场起飞。

3．因此，也们极希望能利用拉布拉多半岛的古斯机场，以便这些远程飞机进行反潜艇战，可否请把必要的加油和地勤设备尽早准备一下。我们在甘德还需要同样的设备，请在当地采取同样的步骤。不久以后我们还想派空军海防总队的一个空军中队到这些基地去作战。与此同时，加拿大飞机只要能扩大航程，支援遭受威胁的运输船队，都会对减少损失起莫大的作用。

※　　※　　※

加拿大人同我们进行了最大的合作，在我们防御力量的冲击下，潜艇的攻势开始减弱，不那么肆无忌惮了。10月间，共击毁了潜艇十六艘，成为战争期间前所未有的最高的月记录。但是，在1942年年

终，约有二十艘的一群潜艇，又在亚速尔群岛附近袭击了一支出航的运输船队。三天之内，损失了船只十五艘，其中有十二艘是英国的。

在1943年决战时，敌军潜艇虽然实力最强，却遭受了有效的挑战和控制；关于这段经过且待下卷说明。

冬季的气候给我们带来了喘息的机会。

第八章　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失守

美、英、荷、澳战区的短暂的生命——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韦维尔在重庆同蒋介石大元帅的会晤——韦维尔于1月10日到达巴达维亚：设总部于万隆——英美对于加强美、英、荷、澳战区的努力——日军在1月间的进展——柏林方面的见解——韦维尔面临着风暴——他在2月13日的报告——以及2月16日的报告——我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和2月17日给总统的电报——韦维尔建议将澳大利亚部队调往缅甸——发起对爪哇的进攻日：2月28日——我打算重新任命韦维尔为印度总司令——我与他之间的通讯——他前往锡兰的危险飞行——海军的悲剧——海军上将杜尔曼的孤军奋战——盟军舰队的毁灭——“埃克塞特”号沉没——爪哇的最后抵抗——日军完全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

英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等各国政府之间，用最可靠的密码拍发了好几万字的电报，准备在最高统帅下建立美、英、荷、澳司令部。①人员是严格按照各国的要求数的比例组成的，都包括海陆空三方面。关于可否请一位荷兰海军上将统率海军，以示妥协，如何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作出全部的安排，澳大利亚人将得到什么好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经过了一番煞费苦心的争论。五大国和三军之间好容易就这一切达成了协议，而其时有关的广大地区已经被日本占领了，盟国的联合舰队也在爪哇海上的一场绝望的战事中被击沉了。

①见142页与143页间的插图。

在开始的时候，同蒋介石发生了一些误会，这虽然没有影响事态的发展，却牵涉到微妙的政治关系。在华盛顿时，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我向总统表示，我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他大不以为然。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

现代化武器，那时候会怎样呢？我答道，我只是说当前的战争，目前要打下去已经是十分吃力的了。我说，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而且也会以礼相待的，因为我对中国人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则感到遗憾，可是我说，当我认为某一评价标准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话，千万不要指望我去采用它。

韦维尔将军还在担任印度总司令的时候，曾飞过喜马拉雅山，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大元帅。这是符合美国人的意图的。

不过，这次会晤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诉苦，表示英国这位司令对于中国对其本身问题所能作出的贡献显然缺乏热忱。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23日

1．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中国第四十九、第九十三两师，但是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缅甸似有遭受蹂躏的严重危险。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已经多久，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的艰难的日子，我就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

2．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的重要。总统对你非常器重，但是对蒋介石在同你会晤后的沮丧心情，似乎稍感吃惊。美国三军参谋长坚持要把缅甸归你指挥，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你会迁就中国，并打通滇缅公路，这是争取世界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措施。同时不要忘记，在这一切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这又会使我们必须排除的种种灾难和挫败更严重起来了。

3．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的话，那就是“中国”。

韦维尔回答说：“我并没有拒绝中国的帮助。你说我‘现在’才接受了第四十九、第九十三两师。其实12月23日当我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他们迟迟没有开拔，纯粹是中国人的事情。据我所知，除了另一个质量很成问题的师以外，这两个师构成了中国第五军。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不要把第六军开到缅甸边境，因为供应困难。……应从印度和非洲调来缅甸的英国军队，只要诸事顺利，在交通运输所能

承担的条件下，应该是足够的了。……我知道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法，但是民主国家往往是从感情出发，而不是从理智出发来思考问题。一个将军的责任是，或者应该是，用他的理智来作计划。我认为，我对于切实接受中国的援助［第五军的两个师］，对于要求第六军在昆明地区留作后备，是判断正确的；遗憾的是我的行动竟引起了这样的误会。我希望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扭转总统的印象。我也认为英国人在中国的威信是低落的，在我们还未取得一些成就以前，很难有所改变。承认我们非有中国的援助不能守住缅甸，也不会提高我们的威信。”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28日

谢谢你。我很高兴，我们是意见一致的。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向总统解释。

※　　※　　※

1月10日，韦维尔将军到达巴达维亚，并在荷军司令部的中心万隆附近设立了总部。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因距离很远而同增援来源隔离的军官核心，而在那条长达五千哩的战线上又有许多据点在进行着激烈战斗，他在这样的状况下，专心致志，从事建立第一个战时盟军间的司令部这件复杂而紧迫的事务。

日军的几次胜利，已经威胁构成马来亚屏障南翼的一连串岛屿，其中最大的要算苏门答腊和爪哇了。在东面，麦克阿瑟将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继续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上进行英勇的抵抗。在西面，英属马来亚的绝大部分已经沦陷，而新加坡也岌岌可危。在这盟军两翼主要的、但已受威胁的抵抗线的中间，另一些日军又穿过迷宫似的荷属诸岛向南推进了。荷兰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的两个油港，沙捞越和文莱，业已丢失。敌军步步前进，每到一处就建立空军基地，以巩固战果，并袭击下一个选中的目标。他们的部队从来不越过他们以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空军掩护的范围，也从来不越过他们海上航空母舰所能掩护的范围。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蓄谋已久的深远计划，在这次战略奇袭中全部地实现了。

对韦维尔说来，一切取决于增援部队的到达。要拯救中部岛屿上的守卫重要据点的少量荷兰驻军，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而在新加坡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知道了。荷兰人方面，由于本土已遭奴役，

更没有多少力量。他们的全部力量，从一开始就使出来了，到现在已日益减小。来自中东的两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装甲旅尚在途中。另有三个高射炮团已匆匆忙忙地赶到了爪哇的空无所有的机场。从“无畏”号上飞起了四十八架“旋风”式飞机；还有两个轰炸机中队也从埃及经由印度飞往苏门答腊。其中八架终于到达了爪哇。我们所能够抓住的一切都已经派了去。从菲律宾群岛抽调出来的美国亚洲舰队，也被派去参加英国和荷兰的海军部队。美国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从空中和海上调飞机给盟军司令部；

但是距离遥远，日本的作战机器又在迅速而准确地运转着。

1月底，西里伯斯岛的肯达里和东婆罗洲的大油港巴厘巴板相继陷落。安汶岛连同它的重要的飞机场也被敌人以极其优势的兵力占领。再往东，越过英、美、荷、澳作战地区，日本人又占领了新不列颠岛上面的拉包尔和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干维尔岛。这是他们认真地企图切断澳大利亚连结美国的生命线的第一步。2月初，日本的第一批部队在新几内亚的芬什哈芬登陆了，但是由于其他地区的形势，日本人暂时还不能控制这些边远的地区。在另一端，进犯缅甸的战事正在进行之中。

※　　※　　※

能知道德国人当时的想法是很有趣的。2月13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向德国元首汇报道：

仰光、新加坡很可能还有达尔文港，不出数星期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预料在苏门答腊只能进行软弱无力的抵抗，而爪哇则可能坚持一个较长的时期。日本正策划夺取锡兰这一重要据点，以保卫印度洋上的这一阵地，它又在策划用优势的海军力量取得该地区的制海权。

目前，有十五艘日本潜艇正在孟加拉湾、锡兰附近海面以及苏门答腊和爪哇两侧的海峡中活动。

仰光、苏门答腊和爪哇一旦攻下，波斯湾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最后一批油井也就要失去了。供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汽油，只能从波斯湾或美洲那边运过来。日本的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以及日本的海军航空队一旦能以锡兰为基地，英国要想同印度和近东维持交通，便不得不依靠护航森严的运输船队了。在世界的那一个地区，只剩下亚

历山大港、德班和西蒙斯敦可以作为英国海军大型舰只的修理基地了。

※　　※　　※

韦维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应付这场风暴。他在巨港建立了一支空军的主攻力量。在海上，美国和荷兰的潜艇打击对婆罗洲东西两面进犯的各种部队，倒也不无成就。日军对巴厘巴板的进犯，遭到了抵抗；美国的四艘驱逐舰击沉了敌军四艘运输船只。另一艘运输船只又被一架荷兰飞机击沉。不过，空军的补给仅够补充消耗。2月4日，海军的一支小型航空队试图干扰来自望加锡海峡的敌军运输船队，但是，因遭到空袭，受了损失，被迫折回；报告纷纷到来，据称有一支强大的日本部队正在亚南巴斯群岛集结。我们在巨港的空军，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几个航空中队，拥有轰炸机六十架，“旋风”式飞机约五十架，地勤设备不足，由于缺乏弹药，高射炮的保护也很不够。2月13日，我们出动所有的轰炸机，前去轰炸从亚南巴斯群岛开来的一支拥有二十五艘或更多运输船的日本船队，但是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我们损失了七架飞机。次日上午，有七百名日本伞兵在巨港降落，一场争夺飞机场的激战持续了一整天。这些伞兵如果得不到支援，早晚是可以全部歼灭的，但是，在15日，一支强大的进犯部队的先行梯队出现了。他们是由登陆艇运到河口的。我们当时把所有的飞机都派去对付这些船只和登陆艇，使敌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从而遏止了他们的进犯——由于我们的空军力量势必减弱，他们还是会继续进犯的。现在，我们在巨港的实力，只不过二十架“旋风”式飞机和四十架轰炸机，其中有许多还是不能作战的，何况作为基地的飞机场迄今还一无设备呢？到晚上，事情已经得明显，我方寥寥可数的部队必须撤退，苏门答腊岛南部就要全部沦入日本手中。那一天，新加坡也陷落了。

在这场灾难发生的前夕，韦维尔将军就事态的可能发展给我们寄来了一份详尽的紧急报告，我又向两位直接有关的自治领总理作了传达。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3日

……敌人在新加坡出人意料地迅速推进，敌人又有一支护航运输船队向南苏门答腊进驶，这使我们不得不检查我们保卫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计划，因为南苏门答腊在计划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只要时间

充裕，等到澳大利亚开往南苏门答腊的第七师到达以后，就能够建立强固的防御。不过防御阵地尚未准备就绪。

第七澳大利亚师的先行步兵旅大约要到3月8日方能作战，整个师要到3月21日才能开始。

如果南苏门答腊失守，长期保卫爪哇恐怕也不可能。就该岛面积而论，驻军是薄弱的。第六澳大利亚师现在打算去增援爪哇，但是在3月底以前不能实现。第七澳大利亚师如果从南苏门答腊抽调出来，可供爪哇使用。

从空军方面看来，防御爪哇是件难事；失去南苏门答腊就更可怕了。即使空军增援立等可待，我们的空军难免消耗得很快，补给不上。

我们有限的空军不仅仅要直接对付敌人的空军；它还得打击敌人的航运，因而就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航运了。

明显得很，守住南苏门答腊对于保卫住爪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形势并不是要我们现在就修改计划，不过它会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是这样，那么首先要考虑的，便是澳大利亚军团的目的地，因为，训练有素、装备完善的澳大利亚军队大部分都在这一军团里。

我们必须增援苏门答腊，直到显然无用为止。以后再增援爪哇，恐怕就不合算了。

※　　※　　※

新加坡陷落的次日，最高统帅又研究了他的战区范围内的形势。他那篇极有条理的报告清楚又全面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6日

1．你也会推测得到，最近在新加坡和南苏门答腊发生的事件，已经使我们面临着极端严重和急迫的战略方针问题。

2．·地·理·方·面。爪哇［长］达五百哩——约等于伦敦至因沃内斯的距离——北部海岸几乎全是便于登陆的场所。

3．·敌·人·进·犯·的·规·模·和·可·能·的·作·战·行·动。如果有运输和护航船只，敌人在今后十天至十四天内可能派四个师进犯爪哇；

在一个月内可能增援两个或更多的师。最大规模的空袭可能有四百架至五百架战斗机（包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和三百架至四百架

轰炸机。

我们对付敌人进犯爪哇的兵力如下：

（1）·海·军。最多可以有三艘至四艘巡洋舰和十艘左右驱逐舰作为战斗部队。如果这支部队分派到该岛受到威胁的两端，就都很薄弱。如果集中起来，就会因距离的关系，很难于赶到要害地点。不论它在哪里，都会遭到空军的沉重打击。

（2）·地·面·部·队。目前有三个薄弱的荷兰师。英帝国部队有：配备着轻坦克的第三轻骑兵旅的一个营和分散在各部队中的澳大利亚士兵约三千名。还有皇家空军的地勤人员数千名，但有一部分没有武装。美国方面：一个野战炮团，但装备不齐全。

（3）·空·军。目前约有五十架战斗机，六十五架中型轰炸机或俯冲轰炸机和二十架重型轰炸机。

只有在当地海空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阻止最近将来的爪哇的登陆。上述事实表明，这种优势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敌人登陆一旦得逞，现在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他们迅速占领岛上的主要海空军基地。

第一批空运的澳大利亚军约在月底才能到达爪哇。要到3月8日才能投入战斗。整个师要到3月21日才能运到和投入战斗。该军的其余一个师要到4月中才能运到。

结论：在对日作战中，缅甸和澳大利亚是绝顶重要的。爪哇的陷落虽然从各方面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但还不是致命的。

因此，无需为增援爪哇而努力，以免削弱缅甸或澳大利亚的防御。

摆在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澳大利亚军的目的地在哪里好。

如果形势还好，有可能在岛上驻扎军队，并能在有利条件下迎击日军，那么，我将毫不犹疑地主张采取冒险的行动，如同一年前我对希腊所采取的行动那样。当时我想，我们有争取到遏止德国人侵略的大好机会，不管结果如何，我依然认为冒险行动是适当的。在目前情况下，我必须提出：我认为，无论从战术和战略的观点看来，冒险行动都是不适当的。我也充分认识到所涉及的种种政治方面的因素。……

关于此事，我作了这样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17日

我相信，要采取与韦维尔将军的主要意见相反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就个人来说，我同意他的意见。最好的办法似乎是：

（1）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便将澳大利亚这个先行师调到缅甸。

（2）其次，用原来留给第二澳大利亚师的船只，取道孟买，将第七十师运往缅甸。路过锡兰时，留下一个旅。

（3）一俟有运输工具可用，尽速将其余两个师运回澳大利亚。

（4）派W．S．第十七号运输船队载运增援的高射炮部队，来确保亭可马里，并派这支运输船队的剩余船只驶往仰光。

关于韦维尔将军打算如何使用爪哇现有的兵力，我不清楚。是要使他们同荷兰人一起抗战到底，以推迟沦陷的时间，还是另有企图，要把他们调往别处呢？在我看来，这倒比前面几个问题更值得争论一番。

我对罗斯福总统说：

1．韦维尔关于新加坡的沦陷和日本人在苏门答腊强行登陆所造成新形势的电报，谅你已看到了。我们今日将在国防委员会，明日将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上讨论我们的处境问题，我们会将我们的建议通知你们。在苏门答腊和爪哇进行有效的抵抗，最好能有好的前景，否则，就会发生要不要把全部增援力量调到仰光和澳大利亚去的问题？看来澳大利亚政府颇想要求把他们的两个师调回澳大利亚去。我不能长久加以拒绝。目前在巴勒斯坦的第三师大概也要相继撤回。在我看来，目前最重要的地方是仰光，唯有它能保证同中国的联系。你也知道，韦维尔已经正确地把预定在本月20日到达那里的英国装甲旅调开了。明天，三军参谋长将通过军事途径把我们讨论的结果告诉你。

2．利比亚的一场战役已迫在眉睫，隆美尔大概会采取攻势。我们希望我们能取得好的战果。昨日初步的空战打得很好。

韦维尔将军未曾料到，对我们最后根据地爪哇的进犯，竟会在2月底以前开始；按他现有的力量和可能得到的补充来说，没有什么胜利

的希望。因此他建议将在途中的澳大利亚部队全部调往缅甸。18日，紧挨爪哇东边的美丽的巴厘岛沦陷了；过了几天，我们所剩下的唯一的与澳大利亚进行空中联系的基地帝汶岛也被占领了。这时候，海军大将南云的那支以珍珠港事件闻名的快速航空母舰舰队，此时由四艘大航空母舰组成，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支持之下，在帝汶海出现了；19日，又对达尔文港密集的船只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造成大批伤亡。在这场为时短暂的战役后一段时间里，达尔文港已失去作为基地的价值。

我们现在都知道，日本发起对爪哇的进攻日期是2月28日。18日，由五十六艘运输舰以及一艘强大护航舰组成的西方战斗分队，离开了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19日，由四十一艘运输舰组成的东方战斗分队也驶离苏禄海的和乐岛，前往巴厘巴板，于23日到达。21日，我们的联合参谋部通知韦维尔将军：爪哇应由岛上已有的部队保卫到底，不另增派援军。他还接到命令，要他将司令部撤离爪哇。韦维尔回答说，他认为美、英、荷、澳司令部应该解散，而不是撤退。这一点得到了同意。

※　　※　　※

随着事态的充分发展，我看到结局已在眼前。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0日

1．保卫美、英、荷、澳战区的全盘计划，显然因敌军在各方面的迅速进展而受到了影响。业已决定，以现有的部队以及正在途中的若干部队为爪哇战斗到底，并将主要增援力量调往缅甸和印度。总统正打算由美国照顾澳大利亚的侧面，而由我们集中全部力量防守或收复缅甸和滇缅公路，当然这是指尽一切可能延长爪哇抗战以后的事情。他也认识到锡兰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它是我们海军卷土重来的唯一途径。

2．我推测，麦克阿瑟将军如果放弃了［科里几多尔］，未必不会来照顾澳大利亚方面。你还没有告诉我，在不得不撤离爪哇时，你的总部将迁往何处。

3．我本人的意见是，由你重新担任印度总司令，让哈特利将军①回到他的北方司令部。从这个中心地点，你就能够使我方整个的对日战争活跃起来。

①当韦维尔将军前往美、英、荷、澳司令部就任的时候，艾伦·哈特利爵士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

2月21日，我接到韦维尔将军悲观的回答。

恐怕美、英、荷、澳战区的防御已经崩溃，爪哇的防御也不能维持很久。防御一向取决于空战。……现在投入的任何力量都不足以延长斗争；问题主要的是你宁愿挽救什么。

……我看这个总部不再有什么作用了。……

最后，谈谈关于自己的事。我像过去一样，你认为派我到哪里去最恰当，我就十二分愿意到哪里去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在这里辜负了你和总统，换一个比较高明的人也许已取得了胜利……你如果认为我调回印度去能起最好的作用，我当然愿意从命。不过你最好还是先征求总督的意见，谈谈我的威信和影响经过这次失败是否仍能维持下去，因为，这两点在东方是极其重要的，再谈谈哈特利及其继任者在北方司令部有何困难。

我想到离开这些刚强英勇的荷兰人，就很难过。我真愿意留在北地，同他们一起奋战到底，如果你认为这样作会有所帮助的话。

致最好的祝愿。恐怕你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不过，我知道你的勇气会出色地把它克服的。

就我的观感所及，我一向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军事指挥员不应该从效果方面，而应该从努力工作的质量方面加以判断。我没有对美、英、荷、澳战区抱过幻想，现在我只打算挽救缅甸和印度。我们郑重其事地而又恰当地请韦维尔承担这场暴风雨般的灾难，他能够以镇静而坚决的态度来勉为其难，这是我所钦佩的。有些人就会找一些理由来婉言谢绝，或者在接受一个棘手的、希望渺茫的任务以前，提出种种办不到的条件，因为，任务完不成，只会在公众面前败坏他们的名誉。韦维尔的行为符合陆军最优良的传统。因此，我回复说：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2日

当你不再指挥美、英、荷、澳战区时，应即前往印度。我们要求你重新担任总司令的职务，从这个主要基地上继续对日作战。

你也许需要一位副司令来分担你的日常工作。这个问题可以等你到达德里以后再解决。其他一切考虑都是次要的。

我希望你能了解，总统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部，还有我和你在此地所有的朋友，对于你能不顾恶劣的形势和不利的条件，出色地指挥美、英、荷、澳战区的作战，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韦维尔答复道：

我们暂定2月25日离开这里。对于你那封宽大厚道的来电，对你再度把印度军区交给我的那种信任，我实在感激之至。如果哈特利能留任副总司令，帮助最大。

25日，他又来电：

今晚，我将同皮尔斯一道前往科伦坡。从那里，我将按哈特利给我的复电，飞往仰光或德里。

韦维尔和皮尔斯乘飞机离开万隆。为最高统帅驾驶飞机的美国驾驶员对一位进入座舱的人说："嘿，我只有这张铁路线地图，倒也没关系，听说我们要到一个名叫'塞龙'①的地方，这在地图上已标明了。"他们飞了将近两千哩才到"塞龙"。韦维尔在空中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他所遇到的致命的危险事件不下六七起，但是，他没有受伤。人们认为他是飞机上的约拿②；但是，约拿总能生还，飞机也能平安归来。这一次飞机在空中起火，但是经过机上人员一番抢救，扑灭了火焰。而没有惊醒这位总司令。

①"塞龙"（Saylon）系锡兰（Ceylon）之误读。锡兰现名斯里兰卡。——译者

②约拿（Jonah）的故事见《旧约·约拿书》。约拿通常用来比喻遭遇不幸死里逃生的人。——译者

韦维尔在锡兰接到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6日

请考虑锡兰这个重要地方是否需要一位第一流的军人，来统率三军，兼管民政；波纳尔是否合适的人选。我们不希望再有第二个新加坡了。

波纳尔将军于3月6日担任了驻军司令。

※　　※　　※

我给那些留在爪哇同荷兰人一起奋战到底的人员发出了下面这样的电报：

首相致空军少将莫尔特比　　1942年2月26日

我向你和留守爪哇的全体英军官兵致以最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目前这场激战中获得胜利和荣誉。能争取一天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我知道你们将会尽人力之所及，来延长这场战斗。

荷兰海军上将赫尔弗里克现在担任了日渐减少的盟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这位刚强的荷兰人从不绝望，而是不惜任何代价，也不顾对方兵力的压倒优势，继续向敌人猛烈进攻。

他不愧为荷兰历史上著名的海员的继承人。为了应付对方在海面上出动大批运输船队进犯爪哇，他组织了两支主攻部队，东线的一支部队在苏腊巴亚（泗水），由杜尔曼海军上将指挥；

西线的一支部队在巴达维亚的海港丹戎不碌，由英国舰队组成。英国舰队由“霍巴特”号（澳大利亚）、“丹内”号、“龙”号等巡洋舰和“侦察”号、“坦尼多斯”号等驱逐舰组成，曾数次出去搜寻敌人；28日，奉令经巽他海峡撤到科伦坡，数日后即平安到达。由于丹戎不碌燃料缺乏，而且不断遭受空袭，这支西线主攻部队才在这个时候撤退了。如果它们加入了杜尔曼海军上将的东线主攻部队，也只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与此同时，杜尔曼在26日下午六时半乘“德雷特尔”号从苏腊巴亚出发了。随行的有“埃克塞特”号（英国）、后炮失灵的“豪斯顿”号（美国）等重型巡洋舰；“爪哇”号（荷兰）、“珀斯”号（澳大利亚）等轻型巡洋舰；以及九艘驱逐舰，其中英国三艘、美国四艘，荷兰两艘。赫尔弗里克海军上将给杜尔曼的命令是：“你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敌人崩溃为止。”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原则，而且日本进犯的运输船队又是一个可观的战利品；但是，在这一次的情况下，这个原则忽略了敌人的压倒优势、全部的制空权以及西部主攻部队已经调开的事实。杜尔曼海军上将又缺乏一套共同的电讯密码。

他的命令在下达以前，需由一位美国联络官在“德雷特尔”号舰桥上译出。他要求留在苏腊巴亚的几架战斗机前来保护的紧急呼吁，没有得到反应。26日夜，他搜寻敌人，但一无所获；清早，他回到苏腊巴亚，去给各驱逐舰添加燃料。刚一驶入港口，就接到了赫尔弗里克海军上将的紧急命令，要他去进攻在巴韦安岛以西发现的敌军。

杜尔曼于是又率领了他那些疲惫的部队驶出海去；一小时以后，在下午刚过四点钟的时候，仗打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算是势均力敌。远距离的炮战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损失，日本驱逐舰的一系列鱼雷进攻也同样没有得逞。经过半小时的战斗后，有一艘敌舰被击中起火，但是过了不久，“埃克塞特”号有一个锅炉房被击中；速度慢下来，它就掉头驶回港口。它后面的舰只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约在同一时间，荷兰的驱逐舰“科顿纳”号被鱼雷击沉了。杜尔曼海军上将于是向东南撤退，全面的战斗中止了，只剩下驱逐舰“伊列克特拉”号企图从日本的烟幕中发射鱼雷，但是遭到三艘日本驱逐舰截击，终于沉没了。

“埃克塞特”号被迫停了一段时间以后，终能以十五海里的速度行驶了，后来奉命在残余的荷兰驱逐舰的保护下驶回苏腊巴亚。

杜尔曼海军上将改编了他那分散的、数量减小了的舰队以后，又率领它们绕到敌军的侧翼，希望给敌人运输船队以打击。混战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敌军现在已经得到了增援，还从空中获悉了杜尔曼的全部动态。美国各驱逐舰发射了全部的鱼雷后，就被调回苏腊巴亚。英国驱逐舰“丘辟特”号碰上了荷兰军舰当天敷设的水雷，立即下沉，丧失了大量生命。十时半以后，杜尔曼海军上将在向前进发的时候，遇到了两艘日本巡洋舰，经过一场激战后，两艘荷兰巡洋舰都被鱼雷击沉，这位以寡敌众而仍打得出色的荷兰勇将也随着牺牲了。顺利脱身的“珀斯”号和“豪斯顿”号直驶巴达维亚，于次日下午到达。

※　　※　　※

这个故事我们还得听完。当天晚上，澳大利亚和美国巡洋舰在补充燃料之后，又离开了巴达维亚，企图通过巽他海峡。碰巧它们驶进了日本西线攻击部队主力的中间，那支部队的运输舰只正好在爪哇西端班膝湾让载运的军队登陆。那几艘巡洋舰就趁着日本运输舰上的军队上岸之际，击沉了两艘运输舰；这样，就在自己还未毁灭之前，进行了报复。“珀斯”号上面的三百零七名官兵和“豪斯顿”号上的三百六十八名官兵幸免于难，但被关进了日本战俘营。两位澳大利亚和美国船长都随船沉没了。

与此同时，受了伤的“埃克塞特”号和唯一幸免于难的英国驱逐舰“迎战”号都回到了苏腊巴亚，该地很快就守不住了。虽然每一条退

路都被敌人用重兵把守着，这两艘军舰却都驶出了海。前一天参加战斗的四艘美国驱逐舰已经用完了它们的鱼雷。尽管如此，它们在2月28日晚还是向前行驶，并溜过了狭窄的巴厘海峡；途中只遇到敌方一艘巡逻舰，它们也置之不理。到了拂晓，它们脱离了危险，向南驶去，最后到达澳大利亚。对于吨位较大“埃克塞特”号来说，这条航路是行不通的，在2月28日晚，它同“会战”号和美国的驱逐舰“波普”号一起进发，希望穿过巽他海峡前往锡兰，次日早晨，这支小舰队被发现了，四艘游弋中的日本巡洋舰在驱逐舰和飞机的支持下，就向目标咄咄进逼。在势不可当的炮火压迫之下，这艘在1939年普拉特河口战役中出名的“埃克塞特”号，不久就动弹不得了，中午前终于受到鱼雷致命的打击。“会战”号和“波普”号都被击沉了。两艘英舰上的五十名军官和七百五十名海军士兵，连同“波普”号上的幸存者都被日本人俘虏去了。

※　　※　　※

我们的海军部队就这样被摧毁了，爪哇也三面受到敌人紧密的包围。为了补充迅速衰竭的空军力量，两艘美舰运载五十九架战斗机，以作最后的殊死的努力。其中一艘旧的飞机供应舰“兰利”号在驶近的时候遭到空袭，被击沉了；另外一艘安全到达，但是，到这时候，甚至已经没有办法把装箱的飞机运上岸了。在最高司令部解散之后，盟军的全部队伍都交给荷兰人指挥，以供保卫爪哇之用。蒲尔顿将军指挥着二万五千名荷兰正规军，后来，西特韦尔少将指挥的英军分遣队也参加了这支守备队。英军分遣队由三个澳大利亚营、第三骑兵旅的一个轻坦克营以及由英国皇家空军后勤单位四百五十人和美国炮兵部队后勤单位若干人临时凑成的一支武装部队。荷兰方面大概有十个空军中队，但是他们的飞机有许多是不能用的。英国皇家空军在撤出苏门答腊之后，组成了五个中队，其中只有四十来架飞机是好的。另外还有美军剩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约二十架。

保卫爪哇的任务就落在这支实力薄弱的队伍身上。爪哇的北岸长达八百哩，有无数可以登陆的滩头。来自东西两方的日军运输船队运来了四五个师。日子再也拖不下去了。根据3月8日荷兰方面的决定，上万名英国人和美国人（包括五千名空军及其优秀的指挥官莫尔特比以及八千多名英军和澳军官兵）都投降了。

在爪哇，我们曾经决定和荷兰人一起坚持战斗到底。虽然没有胜利的希望，但是至少推迟了敌人多次向新目标的进攻。日军至此完全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

第九章　进犯缅甸

日军空袭仰光——1月16日他们从逻罗进入缅甸——第十七英印师在萨尔温江败北——渡过锡当河——我们撤至勃固河——同澳大利亚政府令人悲痛的分歧——澳大利亚人的观点——2月20日我给柯廷先生的电报——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总统给柯廷先生的电文——他拒绝总统的要求——2月22日柯廷先生给我的复电——我把澳大利亚的护航运输船队调往仰光——澳大利亚政府的不利反应——我们同意他们2月23日的要求——罗斯福总统的进一步努力——澳大利亚军队不派往缅甸——亚历山大将军被派去担任指挥——他从仰光打开出路——顺利地撤至卑谬——战区指挥的复杂性——我军残余部队的脱险——通往印度的道路断绝了。

一般都认为，日本人至少在马来亚的战事还没有胜利结束以前，不会对缅甸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但结果不然。在12月底以前，日本就开始了对仰光的空袭。当时我方守卫的空军只有一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的战斗机中队。这支志愿队是在战前为了援助中国人而组成的。我要求罗斯福总统将这支英勇的部队留在仰光。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月31日

我获悉，协助防御仰光极为得力的美国空军志愿队的几个战斗机中队，在1月31日以后有被蒋介石撤回中国的可能。显然，仰光的安全对于蒋介石来说，正像对我们一样的重要，如果在原定2月15日至20日到达的“旋风”式战斗机来到以前，就把这些中队撤走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知道马格鲁德将军已得到训令向大元帅提出此事，但我认为事态十分严重，应该让你亲自知道。

总统答应了我的要求。这些部队尽管力量单薄，却使日本进行空袭的飞机遭到了严重的损伤。轰炸在军事上损失不大，但引起了骚乱，并且在拥挤的城市中造成不少伤亡。许许多多的本地工人以及军政两界的下级职员，都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虽然还没有妨碍港口的使用，却使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月和2月两个月当中，日军的空袭遭受到了阻击，而且每次的来犯非付出代价不可。

日本人从暹罗侵入缅甸，自1月16日进攻土瓦开始，他们没有遇到多少困难就占领了该地，我方驻在南方丹老的少数守军因此由海道撤退。1月20日，日军一个师在高加力击溃了印度旅的抵抗之后，自东面向毛淡棉推进，数日后占领毛淡棉。

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在日军开始进犯缅甸后几个紧张的星期当中，表现了镇定和勇敢的精神。

我想在新加坡沦陷的翌日，正可利用时机向他致意，并且向他指出一触即发的危机。

首相致缅甸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一向没有去电报打扰你，不过，我想告诉你，我和同僚们对于你在困难和危险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表现了坚忍不拔的风度，不胜钦佩。现在新加坡既告失守，日军一定会增加力量向你进攻。实力雄厚的援军，包括一个装甲旅，外加两个“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在内，不久即可到达。今晚我们将开会讨论进一步可能的措施。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祝你幸福。

※　　※　　※

组成第十七师的三个英印旅同占优势的、不断增加的日本军队战斗两周之后，被迫后撤至萨尔温江防线，并在这条防线的米邻周围以寡敌众，展开了进攻和反攻的猛烈战斗。到了2月20日，形势明显，为了不使全军覆没，不得不向锡当河继续后撤。在这条五百码宽的滚滚而流的大河上，只有一座桥梁。第十七师的主力还不曾到达以前，桥头堡便遭到了一支强大日本军队的进攻；同时，退到桥梁处的行军纵队本身也被敌方一师新到的生力军所袭击，他们从侧面与我军进行遭遇战，桥头堡指挥官认为我们退却中的三个旅已经大大削弱，东分西散受到打击，事实上已投入了罗网；在如此的印象之下，他得到师长的批准后，下令炸毁桥梁。当第十七师打开出路抵达河岸时，发现桥梁已被炸毁，前面只是滚滚流水，虽然如此，三千三百人依然设法渡过了这道天险，但是，身边只有一千四百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所有其他的武器和全部的装备都损失了。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

现在日本人与仰光之间只隔着勃固河防线。第十七师的残余在这里重整旗鼓，来自印度的英国三个营和新从中东开到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参加了他们的行列。该装甲旅本来前往爪哇，由韦维尔将军调来缅

甸，在后来所有的战斗中发挥了无比的作用。再北面一点的第一缅甸师，在南掸邦由中国第六军接防之后，移至东吁南面，守卫着北通曼德勒的大路。

※　　※　　※

我现在不能不记述一下我们同澳大利亚政府关系中的一段悲痛的插曲，以及他们对我方要求援助的回绝。我真不希望由我来叙述这些事实，但是叙述缅甸战役的经过情形却需要如此。在国内，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人只是片面地知道了这些情况。最好将双方情形完全谈一谈，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才能取得必要的教训，作为未来的指南。

在这非常紧迫的时期当中，伦敦的我国军政界充满了辛酸的感情，不过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之间意见是一致的。可是不要忘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却迥然不同。他们的前任者们在孟席斯先生领导下，建立了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并且派遣了不下于四个师的兵力，这些军队由他们顶好的壮丁组成，越过千山万水，援助母国进行战争。对于这次战争的形成以及备战的疏忽，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从巴尔迪亚战役的时候起，澳大利亚军队和新西兰师就在保卫埃及的沙漠战斗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胜利的前奏中显过身手，他们在多次悲痛的失败中也共过患难。再过八个月后，第九澳大利亚师要在阿拉曼战役中发动进攻，而历史上将称之为决定性的攻击。他们在希腊冒过所有的危险，受过许多的痛苦。澳大利亚有一个师在柔佛打得很好，后来到了新加坡，被消灭了或是被俘虏了；对于这些情况，从未得到解释，而英国的作战指挥是有责任的。锡当河的败绩似乎决定了缅甸的命运，帝国政府的资源与安排，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严重的不足和不当。凡是了解情况的人，谁也不会怀疑，由于日本人拥有优势的兵力，掌握了整个制空权，掌握了制海权和自由选择的进攻地点，他们的猛攻就会在数日之内征服与控制韦维尔将军的美、英、荷、澳战区所属的整个广大地区。

所有澳大利亚的军事思想，都把新加坡当作整个防御体系中前哨阵地和前进阵地的关键，澳大利亚要依靠它来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美国重新掌握太平洋的制海权，以便美国军事援助到达澳大利亚，以便集中和组织澳大利亚军队来保卫他们的本土。他们当然认为日本进

犯澳大利亚是个可能发生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它会使澳大利亚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遭到被日本人征服的恐怖。对他们来说，正像对我们一样，缅甸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方面，但是日本的前进同英伦三岛的安全无关紧要，而对澳大利亚却有着致命的危险。在我们的命运已处于无情的失败和毁灭的形势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英国的指挥作战能力和我们在国内所作的判断，已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拿出一切可能集结的力量，来应付威胁他们城市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危险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不禁感觉到，当1940年我们处在更接近、更可能发生的同样可怕的危险时，我们并没有失去理智，或者为了其他生死攸关的需要，即使增加自己的风险也毫不犹豫。因此，我们感到有权利要求他们作出一个同样的决定，如同1940年8月为了保持沙漠地区，我们决定派去我们薄弱的装甲部队的一半兵力去保卫埃及那样。而且这样做也不是徒劳无功的。在此紧急时期，澳大利亚如果采取同样的热心的行动，也许早已收到良好的效果了。

至于我自己，我并不相信，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抢到觊觎已久的全部的丰富的战利品之后，还会再派出一支十五万人的军队——不能再少，否则便无济于事——越过赤道向南四千哩，同澳大利亚人民大战一场。澳大利亚士兵在每次作战中都表现出他们是有战斗力的。尽管如此，我第一个提出建议要把最精锐的澳大利亚部队从中东抽调两师回到澳大利亚去；在澳大利亚各部长未向我提出要求之前，我已经将这件事在议院中宣布了。而且，1月间我在华盛顿时，已经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诺言，他一定要负起责任，使用美国舰队担任澳大利亚的海面防务，还要派遣九万余名美国士兵到那里去；这些措施正在迅速实施中。目前，一个十分紧张的战争危机已在缅甸发生了，在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热烈的支持之下，我向柯廷先生表示了意见。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2月20日

1．我想你已完全了解，你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到仰光的部队，它足以防止仰光的失守以及与中国联系的交通线被切断；该师先头部队此刻正搭着我方仅有的英美船只（“芒特弗农”号），从科伦坡以南运往荷属东印度群岛。26日或27日前后，该师便能开始在仰光登岸。全世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这个缺口了。

2．我们完全赞成所有的澳大利亚军队回国去保卫家乡，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协助他们的运输工作。但是，生死存亡之战的紧急形势不可忽视，正在开赴其他目的地的部队，必须作好准备，以便改变方向参加战斗。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尽早接替该师，送他们回到澳大利亚。美国要求你另派两个师前往缅甸，我并没有同意。他们将尽快返国。不过，这一师现在是需要的，也唯有这一师可能挽回局势。

3．请重读你1月23日的电文，你在电文中说：撤出新加坡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叛变”，我们同意你如此的看法，因此将第十八师以及其他重要的援军派往新加坡，而不调他们到缅甸去；我们并且命令他们战斗到底。他们在新加坡打败了，没有保住它，要不然他们倒是一定能够保往仰光的。我同国防委员会的同僚们对这项决定负完全责任；不过，由于你的电报，你也要负严重的责任。

4．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必须依靠美国的最大的支持。

他们能够单独派必须的陆军和空军到澳大利亚，看来他们已准备这样做了。你也知道，总统极端重视中国交通线的畅通，否则他就不能对日本发动轰炸攻势；如果中国被切断了盟国的一切援助，那么在亚洲也可能发生最悲惨的后果。

5．我敢肯定地说，假如你拒绝让你的部队在经过时去堵塞这个漏洞，如果上述影响整个战局的恶化情况因而发生，那么，在总统和华盛顿方面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们正是你所大大依靠的。请特别注意美国准备将海军主力从夏威夷调往澳新地区的倾向。

6．我们一定要立即得到答复，因为船队的首批船只即将向相反方向行驶，远离仰光，过一天就要损失一天。因此，我相信，为了全部的利益，尤其是为了你本身的利益，你一定会十分仔细地考虑我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又拍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他不仅对滇缅公路特别关心，而且坚决要求澳大利亚方面加以考虑。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2月20日

1．部队中能够及时到达仰光阻止敌人以便其他援军开到的，只有澳大利亚的先遣师。它们能开始在26日或27日抵达。我们已经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战斗的需要同意这一调遣，我们并且答应尽早予以接防。澳大利亚其他的全部军队即将尽早运回本土。澳大利亚政府竟断

然拒绝了。由于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并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已再次向他们作了呼吁。

2．鉴于你提供美国军队去协助澳大利亚的防务，又可能采取海军行动，我感觉到你有权利督促盟军采取这个行动。因此，请给我一个电报，以便我在刚才拍发的措辞强硬的电报之外，把它附上去。我们此间的三军参谋长，都极坚决，我毫不怀疑我方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是具有同感的。你不妨也同凯西一谈。

罗斯福总统立刻拍出了两份电报。2月21日给我的复电如下：

我希望你能够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同意暂时将他们的澳大利亚先遣师调往缅甸。我认为这件事极其重要。请告诉他们，我正在增派军队以及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并且依我估计，该地形势是十分乐观的，绝不是暗淡的。

他致柯廷先生的电报：

总统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2月20日

在目前严重的势态下，你为部署从中东回来的第一澳大利亚师作出决定，责任重大，我是完全了解的。

我想你现已知道，我们决定，除了正在途中的各部队之外，另外再向澳大利亚增派一支两万七千名的队伍。这支队伍在各方面都装备齐全。为了我们的两翼，我们必须战斗到底——一翼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另一翼以缅甸、印度和中国为基地。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美国人能够较好地处理澳大利亚的增援和右翼的指挥事宜。

我向你说明这一点，使得你具有充分的信心，即我们正在尽速增强你的阵地。此外，美国海军已经开始的以及正在计划的军事行动，将在某一程度上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岸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一定要把左翼守住。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的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你的澳大利亚师是唯一能用以立即增援的部队。他们能够立刻参加战斗，我并且相信，他们有力量挽救目前看来十分危险的局面。

我固然知道日本人正在迅速行动，但是从你的地理位置，从正在开赴你处、或正在你处周围作战的军队情况看来，我不相信你的重要的中心地带已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况。

我固然知道你的士兵一向在全世界作战，而且现在还正在作战，我固然也非常明白澳大利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但为了我们在远东的全盘的战争活动，我要求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并命令此刻正在开回澳大利亚的一个师以最大速度前往支援英军在缅甸作战。

你可以坚信，我们愿意拿出全部的力量同你并肩作战，直至胜利为止。

负责美、英、荷、澳战区的全部保卫工作，并且已为柯廷政府所欣然接受的韦维尔将军，独自作主，早在几天前已经提出同样的要求了。他确实要求过整个澳大利亚军团该这样调动一下。

这次的反应引起了大家的惊讶。

陆军元帅迪尔致首相　　1942年2月22日

霍普金斯刚才告诉我，柯廷拒绝了总统请派第一澳大利亚师前往缅甸的要求。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2月22日

1．在这个为时已晚的阶段，我收到你的措辞颇为强烈的请求，不过，我们对于在太平洋战区部署皇家澳大利亚部队的愿望，你是早已知道了的，而且你在对下议院的报告中曾予以支持。此外，在2月15日佩奇已收到了谈论我方观点的长篇报告。

2．给缅甸另增军事援助的建议，是美、英、荷、澳战区最高统帅方面提出的。马来亚、新加坡和帝汶岛都已失守，荷属东印度群岛全部难免在短期内被日本人占领。敌人挟其海空优势的兵力，开始骚扰我们领土的西北部，又从拉包尔骚扰东北部。我政府对于增援美、英、荷、澳战区已尽力之所及，作了最大的贡献。它原来向马来亚派去一个师（缺一个旅），还有辅助部队。后来又派去了一个机关枪营和实力雄厚的援军。政府又派了军队前往安汶岛、爪哇、荷属帝汶岛和葡属帝汶岛。六个空军中队也已派到这个地区，又从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派去两艘巡洋舰。

3．你曾经建议将两师澳大利亚军队转调到太平洋战区，以后你又对这个建议加以补充，表示决不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回去保卫本土途中加以阻挠。我们同意将这两师驻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并且在2月15日

的电报中向佩奇指出：倘若形势依旧有利于日本人，这种部署将为我军提供一条撤回澳大利亚的路线。

4．我们同美、英、荷、澳战区休戚相关，该战区的形势恶化到如此的地步，而日本人又在澳新地区向南推进，我政府鉴于三军参谋长提出的必须保有击退敌军进犯澳大利亚的兵力这一建议，因而极难明白，为什么还要我们进一步提供军队，前往美、英、荷、澳战区最遥远的地带。尽管你表示并不同意从皇家澳大利亚部队中另派两个师前往缅甸这一要求，不过，我们的顾问都极关心韦维尔请派该军的要求，都极关心迪尔的报告。报告里说，由于缅甸方面可能极需要更多的军队，因此第六和第九澳大利亚师的目的地尚未决定。一旦有一个师进行作战，就不能不加以支持，迹象表明，整个军将会被拖到这个地区中去，或者在那里又会出现希腊和马来亚战役中的经验。最后，从日本优势的海空力量看来，这个师能否在缅甸登陆，是一个尚属可疑的问题；至于能否像曾经承诺的那样调出，则是一个更可怀疑的问题。新加坡、槟榔屿和马达班既然失守，而日本在该区的海空力量又不能不认为是优势，那么孟加拉湾到了现在就易于受到攻击了。因此，按照已往的情况来看，我们军队调往这个战区的行动，就不能视为理由充足的战争冒险；假使结果不佳，将使澳大利亚人民在精神上受到最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必须坚持原来的决定。

5．你表示第十八师从缅甸调到新加坡是根据我们的电报，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这封电报拍发的日期是1月23日，而你在1月14日来电中就告诉我，该师有一个旅定于1月13日开到，其余各旅定于1月27日开到。

6．鉴于以上种种，鉴于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中东所作出的功绩，因此，我们感到有权利盼望他们尽早调回来，并另派充足的护航舰只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7．假如我们的军队可以调到缅甸和印度，而根据我方顾问的判断，不致危及我们的安全，那么我们将极愿同意这一调遣；我们特向你提出保证，并且希望你转告总统，他完全知道，为了协助共同的事业，我们已经尽了多少力量。

上面第五节就是对于我的文件的一个反驳；我当初曾经字斟句酌，就是为了避而不说我们在作出判断时曾经受了柯廷先生抗议的影

响。实际上，第十八师有一个旅是在他电报之前登陆的；不过，这是可能变更的，对于另外两个旅以及其他重要的增援部队还没有交代任务。我一向就说，这个决定由我们负责。柯廷先生既然热烈地参加了讨论，就不应该以为他是没有责任的了。

与此同时，我设想会有一个良好的反应，我已经把澳大利亚运输船队调往仰光。这样做至少让澳大利亚政府有进一步考虑的时间。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2月22日

我们提出的、以及美国总统提出的关于请调澳大利亚先遣师以挽救缅甸形势的要求，我们没有料到你竟会予以拒绝。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船只按照它们的航线驶往澳大利亚，而我们等待着你的正式同意，那么他们不是到达仰光太迟，就是燃料不够，不能驶到。因此，我们决定该运输船队暂时转向北方航行。现在他们已经向北面航行得很远了，其中一些船只须要加油以后才能驶到澳大利亚。由于这些具体情况，可以有几天工夫，观察形势发展，以便你调查情况，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否则，当遵照你的愿望，尽速将澳大利亚先遣师调回澳大利亚。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22日

澳大利亚政府拒不容许他们的先遣师在仰光参战，不过，昨天我们已嘱运输船队向北行驶，深信澳大利亚政府一定不会不应付危急的情况。运输船队已向北驶得很远，必须加油之后才能驶往澳洲。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将有三四天的时间让仅仅以一票多数获得政权的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考虑总统反复提出的要求；这样也使得我们能看到赫顿将军统率下的部队在缅甸前线如何发展。

非常感谢你的祝愿。我相信全国团结一致支持着我，就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应是不妙的。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2月23日

1．在你2月20日的电报中，显然含有运输船队将不往北面前进的意思。从你2月22日的电报看来，你已把运输船队向仰光调遣，而把我方对这项关系重大的调遣的同意仅仅当作形式问题。你这样做法，已

经造成了一种增加运输船队的危险的局面，如此调遣的后果应完全由你负责。

2．我们已将我方作出决定的理由通知总统。我们考虑到他同我通讯的条件，他在富有同情的回答中表示他完全了解和重视我方作出决定的理由，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3．韦维尔的电文，经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星期六加以审议，显示出爪哇有立即遭受进犯的危险。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目前正在迅速崩溃，我方的脆弱完全暴露无遗。

4．我们曾经设法派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去挽救马来亚和新加坡，退而防守荷属东印度群岛。北方的所有防务已经崩溃了，或是正在崩溃。现在你想使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去挽救缅甸。如同在希腊一样，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适当的空中支援下进行的。

5．我们感觉到首要的责任在于挽救澳大利亚，这不仅是为了它的本身，而且要保持它作为抗日战争发展的基地。在这种情势下，要推翻我们极度审慎地所作出的并且一再重申的决议，是不可能的。

6．我方总参谋长指出，虽然你2月20日的电报只提到先遣师，而事实是，由于运输船只的装载量的关系，目前不可能把这两个师分开，而且，所有运输船只的目的地将由首批运输船只的目的地而决定。这一事实，支持了我们作出这一决定。

我回答如下：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2月23日

2月23日来电悉。

1．运输船队正在前往科伦坡加油。然后将按照你的愿望开往澳大利亚。

2．我决定在等待你最后答复的数小时内，将该队转向北驶，这是必要的。否则，即使能获得你的援助，恐怕也不能够及时到达。

3．运输船队一转向北驶，就作出了安排，增加护航舰只。

在该队驶往科伦坡期间，这些增添的护航舰将继续维持；在离开科伦坡后，只要切实可行，仍将继续下去。

4．我对我的措施当然负完全责任。

一切可能做到的，现在都已实施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2月23日

1．鉴于柯廷的最后答复是不接受我们强烈的要求，我向他拍发了下列的电报，希望我们能获得第二支分遣队去协助缅甸前线的防守工作。

2．“致柯廷。20日来电收到，谢谢。尽管我对于澳大利亚急需第一个返航的师一节不能表示完全同意，我却非常了解你的处境。我认为，澳大利亚和缅甸这两个主要基地都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到底的，而今天的主要威胁在缅甸，即左翼；至于澳大利亚，即右翼，我确信，我们能够安全地守住它。增派的装备齐全的美国增援部队，整装待发，即将开往你处。根据这一切事实，当然也得看数星期内局势的发展情况，我希望你考虑将第二个返航的师调到印度或缅甸，协助该战线的防守工作，使该地能成为一个固定的防御地带。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能够得到我们全力的支援。罗斯福。”

3．我正在拟订补充计划，加强澳新地区岛屿的控制，并进一步阻挠日军的前进。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2月26日

1．缅甸总督2月24日十八点三十分从仰光来电：“无重大变化，但是我们只要能够调到澳大利亚人，就能使局势根本好转。要把他们调来，显然并不好办，但是我认为这一冒险还是值得一试，否则，缅甸的大门就给日本人敞开了。”

2．缅甸总督2月25日二十三时二十分从仰光来电：“我们极需要了解澳大利亚师是否能来。请即回答。”

3．我当然已将你的决定告知了总督。

首相致缅甸总督　　1942年2月25日

我们已提出各种呼吁，并经总统的支持，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拒绝了。继续战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7日

我们能将哪些部队调往仰光前线，哪些部队正在途中，希作一简短报告。关于印度现有抵御袭击或者进犯的部队情况，亦希作一简短

报告。最后，锡兰海、空、陆三军卫戍工作的确实情况，以及空、陆增援日期，统希告知。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8日

1．鉴于仰光的撤退以及随后新交通线受到限制，第七十师第二旅应否前往锡兰，这是一个问题。究竟该旅多久才能到达?

2．关于雷达设施以及任何改进建议，希作一报告，并附日期。

3．我指望海军部能在亭可马里保持足够的重型军舰，以便在我方获得增援之前的紧张的二三个星期内，击退海上的进犯。

4．我认为，“无畏”号各分舰队在锡兰的任务有解除的必要。

5．3月、4月和5月间。海军的增援以及我方在印度洋上建立舰队的一览表和时间表，希给我一份。

※　　※　　※

我们所掌握的部队都不能及时开到仰光，进行解围，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派遣一支部队，无论怎样总能够派遣一个人吧。这些通讯徒使这几页的篇幅暗淡无光，但是与此同时，已决定派遣亚历山大将军飞往这个劫数难逃的首都。为了节省时间，他准备直接飞越大片的敌占区。他从三军参谋长和陆军部了解到全部实际情况以后，在临行的数小时之前，曾在首相官邸新楼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进餐。我对那个傍晚还记忆得很清楚，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负责派遣过一位将军去冒更大的风险。亚历山大还像往常那样，态度镇静，兴致很好。他说，他是高兴去的。第一次大战中，他在警卫师任团级军官参加作战，被称为刀枪不入的人，在枪林弹雨之中，士兵都乐意紧紧跟随着他。他无论是当尉官，或者担任最高统帅，他的周围都充满了信心。他是在敦刻尔克的最后一个英国指挥官。无论什么事情从来没有使他感到烦恼，或者使他着急；对他说来，职务本身就是一种无穷的快慰，尤其是当职务显得既危险又艰巨的时候。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轻松愉快的风度，因而所有同他结交的人，都珍视他的友谊所带来的乐趣和荣幸，其中我也算是一个。由于这个理由，我必须承认，当我们共进晚餐的时候，我要想学一学他的沉着的态度，就觉得很困难。

5月5日亚历山大将军就任，奉令尽可能守住仰光；失利时则向北面撤退，保卫上缅甸，同时和他左翼的中国军队保持接触。不久他就明白，仰光的陷落是注定的了。日本正向勃固猛烈进攻，并且向北翼包抄，企图切断仰光至卑谬间的公路，这样就堵住了该城在陆上的最后一条出路。韦维尔现在担任了印度方面总司令，对缅甸战役有最高指挥权。

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和首相　　1942年3月7日

前两日同缅甸的通讯耽搁得很久；无线电讯显然已经全部停顿，我没有收到亚历山大的任何消息。我根据今晨收到的海军消息，断定昨晚午夜光景已突然作出决定，放弃仰光，命令航行中的运输船队返回，并且进行破坏工作。当即致电亚历山大询问情况，但尚未得到答复。一俟得到正式消息，当即通知。

实际上，亚历山大已经下令炸毁仰光的大炼油厂，还进行了其他许多破坏工作，又下令全部军队沿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突围。日本人本来打算自西面进犯仰光。为了保护担任包围的师团，他们派了一支有力部队横路布阵。我方最初几次的突围行动，受到了挫折，因此，必须集结所有可用的援军。激战继续了二十四小时，但是，日本指挥官是拘泥于执行命令的；当他断定那个担任包围的师团已经开到阵地，能够从西面进攻的时候，他就认为他的封锁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因而打开通往卑谬的公路，继续前进，参加日军对该城的总攻。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率领全军向前推进，秩序井然地从仰光逃出，还带了他的运输车辆和炮队。日本人并没有对我方向北撤退的部队施加压力，因为他们经过这次激战，遭到了不少伤亡，而且，是在经过长途行军之后，需要整顿一下。

缅甸师从从容容打了一场掩护战，回到东吁，同时第十七师和装甲旅也渐渐开到了卑谬。

※　　※　　※

从上缅甸将陆军营救出来，需要经过一番长期的、痛苦的斗争。韦维尔并没有低估这些困难。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3月19日

倘若日本坚决进犯，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久守上缅甸。许多部队仍旧缺乏装备，下缅甸的经验还使他们动摇，余下的几个缅甸步枪营能起多少作用，很可怀疑。炮兵不多了。目前，再要切实的增援是办不到的。中国方面的合作，并不容易，他们怀疑我们的战斗能力，有退缩的倾向。他们对抗日军的丛林战，能否比我们现在打得更成功，尚难肯定。无论怎样，亚历山大的善战是能够信赖的，日军的困难一定很大。

有关亚历山大、蒋介石和美国将军史迪威之间的指挥问题，困难重重。史迪威将军已从中国回来，负责指挥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这两个军由六个师①组成，目前正在缅甸。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部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不过，罗斯福总统认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在这个艰难的时际，我并不争这一点。

①一个中国师相当于一个英国师或印度师的实力的三分之一。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20日

关于来电所谈缅甸指挥问题，最近我已经要求大元帅，继续增援缅甸前线并允许史迪威按照他早经联合参谋部批准的命令所规定的方针去安排合作的办法。史迪威近来几封电报表明了他同亚历山大能够继续有效地在一起工作，但是迫切需要中国增派部队。大元帅已派史迪威统率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但是不幸的是，在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不容许他们全部调到缅甸。史迪威不仅迫切地要求大元帅撤回这个意见，并且在实际上已经命令增派的部队向南推进，希望大元帅会予以同意，史迪威不管指挥权问题的复杂，提出了保证完全合作的措施，但是如果另有一位中国司令官，还是可以同亚历山大将军为难的。史迪威本人不但足智多谋，非常干练，而且彻底了解中国人民，中国话说得很流利，显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在最近的电报中说："已同亚历山大将军安排合作事宜，指挥权一事并不影响作战指挥。已请大元帅开始增派三个师到缅甸。"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目前应将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我感到亚历山大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会合作无间。奇怪的是，他们两人本来打算按照"超体育家"计划〔即在法属北非〕会晤，现在却在眉苗见面了。

※　　※　　※

仰光的失守意味着缅甸的失守。以后的战役乃是日本人同即将来临的雨季展开一场冷酷的竞赛。对亚历山大来说，增援已经没有希望，因为我方没有可让他们登陆的港口。我们少量的空军，在掩护撤退并追击数量较多的敌机之后，不得不自仰光的设备良好的基地撤至没有警报设施的降落场；它们在3月底以前实际上已被消灭了，大部分就是在地面上被击毁的。印度基地的飞机设法空投军需品和医药品，并且疏散人员八千六百名，其中包括伤员二千六百名。我方其余的部队和广大的非战斗人员没有办法，只得越过丛林和山岳，徒步行军六百哩。

3月24日，敌人继续开展攻势，向驻守东吁的中国师进攻，经过一星期的激战后，占领了该城。四日后他们沿伊洛瓦底江两岸进逼卑谬。至4月底敌人已推进到曼德勒；同中国军队保持联系和守住滇缅公路的希望成了泡影。一部分中国军队撤入中国境内；其余则随史迪威将军溯伊洛瓦底江而上，爬山越岭进入印度。亚历山大率领英军向西北前进到达加里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守卫印度东部的边界，这些地带已经受到一支沿钦敦江北上的日本纵队的威胁，而在国内又受印度国大党的骚扰。这里的道路同丛林中的小径差不多。途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伤的伤，病的病，而人人都饿得慌。由于亚历山大将军的陆军和缅甸民政当局的一项行政措施，总督和总督夫人也参与其间，并且得到来自印度的支援，尤其是阿萨姆邦北部的农场主人们的支持，因而这批人被带到了安全地点；仅仅在意料中的雨季降临之后二天，即5月17日，亚历山大才能作出报告，说他的军队已经顺利通过，虽然损失了全部运输车辆和数辆残余的坦克，他们已经在英帕尔集中。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的经验，结果虽然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在这次指挥中表现了将才、镇定和果断等优良品质，这些品质后来使他成为盟国第一流的军事领导人。

通往印度的道路被切断了。

第十章　锡兰和孟加拉湾

日本人的成功——锡兰，这个要害地区——“T港”——英国东方战线的形成——对印度战区的增援——对日本海军建设的过高估计——中国是他们可能的目标——科伦坡的防务更加巩固——印度洋上的危机——日本舰队的进犯——对科伦坡的空袭——“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的恶运——在孟加拉湾的肆虐——4月7日我给总统的电报——决定将东方舰队调至东非——坚守锡兰的必要性——4月15日向总统作进一步说明——他在4月17日的回答——我向韦维尔再度保证——日本的进犯停止——印度洋面的真空地带——我们坚持我们的主要目标。

日本凭着压倒优势的海空力量，进行远征，席卷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全部要塞，以及暹罗和整个英属马来亚。他们占领了缅甸南部和安达曼群岛，现在已经威胁到印度本身了。

印度和锡兰的海岸，以及再向西面，我们所赖以支持在中东的军队的唯一重要海道，有遭受最大规模袭击的危险。在马达加斯加，维希法国显然一定会做出让步，正像它以前在印度支那步步退让那样，这种情况已经使我们焦急不安了。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派一支有相当人数的陆军增援印度，并且确保印度洋，特别是孟加拉湾的制海权。锡兰，由于拥有科伦坡和亭可马里那样的港口，可以成为我们正在组织的东方舰队的唯一优良的基地。我们作出了极大的、甚至疯狂的努力，以便在预期的日本攻击之前，为锡兰获得足够的战斗机。航空母舰“无畏”号在这个紧要关头已经不充当战舰的任务，而是以全速往返航行，转运飞机及其装备。澳大利亚政府也同意，令他们从沙漠回国的两旅军队中途在锡兰登陆，在这紧急时期协助守卫锡兰，以待英军的到达。这真是大受欢迎的权宜之计。

为了我方舰队在同日本展开战斗的时期在印度洋上有些隐蔽的停泊场所，海军部曾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阿杜环礁是在马尔代夫群岛南端环绕着深水盐湖的一群环状珊瑚岛，距锡兰西南约六百哩，临时可以用来代替科伦坡。这个地方距离主要航线非常遥远，敌人只有远涉重洋才能到达，而我方舰队却能在科伦坡攻击范围之内在此获得隐

蔽、燃料和军需品。这个盐湖同斯卡珀湾一样大小，可以通过暗礁的四道深水海峡进入。在四周丛林覆盖的岛屿上设置了炮台和探照灯。

补给舰和病院船却停泊在湖内。飞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正在兴建之中。这一切在相当时期之内一直未被人发觉。这一海港，我们管它叫“T港”，在印度洋的战略上起了相当的作用。

自年初以来，我们的海军一直努力在印度洋上建立一支足以保卫我们在该区利益的舰队。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在直布罗陀统率H舰队时，功勋卓著，这次被选派接替不幸的汤姆·菲利普斯的职务。3月24日，他乘航空母舰“可畏”号抵达科伦坡。在他就任司令之后，归他指挥的军舰计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该舰十个月前在克里特战役受重伤，修复后刚从美国经澳大利亚驶回；旧式“皇家”级战列舰四艘：

包括轻型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在内的航空母舰三艘；包括荷舰“赫莫兹克”号在内的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十六艘。

已经来不及对这支从远方搜集来的舰队施加训练，使它们能成为一支动作协调的舰队。它们马上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驻在科伦坡，另一部分驻在“T港”。一些飞机已经到达孟加拉湾西海岸一带，因此我们三令五申，催促尽快完成该处的空军基地设施。但是，在印度，诸事进行缓慢之至。我再三指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早经协议的，并且，万分火急地催促他们。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4日

1．请允许我重提印度战场的增援情况。第七十师的先头部队——一个旅定要尽早抵达锡兰（？何时）。还有运输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的船队。之后，第六澳大利亚师的第十六旅和第十七旅两个旅也将抵达。这些部队，将停留七八个星期，船舶的调动必须使部队调动方便，并且准时到达。然后，韦维尔可全权处理。除正在途中的增援部队以外，他还可以把第七十师的另外两个旅运往印度，并且可以用在缅甸前线作战。

这些部队即将到达的消息，应该使他更可自由地在缅甸前线使用英国国内保安营部队。

2．“无畏”号的两个〔空军〕中队本月6日即可抵达锡兰。这些空军中队与原有的空军一起，应该给与两个澳大利亚旅（当它们到达后）及正在港湾中的两艘“皇家”级战列舰以良好的空中保护。这种部

署乃是根据敌人的空袭只能来自一艘航空母舰的事实而定的。月底以前“无畏”号应可完成战斗装置，并且“沃斯派特”号不久即可到达。一批巡洋舰和一个由二十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将开始集结。由于“可畏”号即将到达和“英勇”号在数周内也将来到，形势必会日益改进。

3．请让我知道是否我们都同意如此的看法，因为在细节方面的反对与误解都将给我们增加极大的艰难。

※　　※　　※

对于日本的实力，我们自然极其重视，但重要的是，不应该将它夸大得太过分。

首相致海军大臣与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3月10日

1．日本目前同时建造九艘主力舰与两艘大型航空母舰，这是可靠的吗？如果属实，前途实在可虑。不知道这一项报告有什么根据？从现在开始，在两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舰队，所需的钢板、钢材与各种新式的设备不知需要多少？哪些造船厂能在同时建造这样多的舰只？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日本的军械工业到达了何种程度？也许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请给我一个详细的答复。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能低估日本，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事实。

2．在目前还不能对上列的臆测完全信服时，我恳挚地批准了发展以陆地为基地的鱼雷飞机。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3月19日

我的假设是，如果全部这些舰只完全不误完工限期的话，那么，“吴港”号在1937年开始建造，1941年就应该完成了。

不过，据说它现在才参加舰队，已经晚了一年。“佐世保”号预定五年完工，而“舞鹤”号却只预定为期四年。这些舰只与五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的军舰或者现代美国的舰只相比一下，情况如何？我再问一下，他们能够在四年内建造二万七千吨级的航空母舰吗？他们真能在下水后的一年内完工吗？请送给我同样的英国和美国建造的数字。

人不能总是依据最坏的推断采取防备行动，如果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妨碍有限资源的最好利用。海军部情报处采取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在我看来，许多已证明是错了的冒险还是得干下去。事实

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日本的海军建设跟我们自己的一样，远远落在纸面计划的后边。

我方情报报告所提出的日本师团分布情况，是令人放心的。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13日

1．从日军部署情况看来，似乎不像马上将对澳大利亚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样子。你们现在正在对澳大利亚的形势作出估计，而日军的这种部署情况，正好可以成为你们开始考虑问题的依据。

2．依我看来，如果日军在穿过阿萨姆邦时遭到困难，而且，如果我们在锡兰的形势更加巩固时，他们更可能的是转向北方，攻击中国。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3月20日

我们注意到你的意见，并且充分了解你的观点。我们不可能如你所建议的那样，解除对我们同中东的全部海上交通的掩护，因为，我们在中东作战的大量军队的生命是依赖这条交通线的。我们也不可能忽视锡兰的安全，我们将尽力之所及去保住它；我们也不可能失去增援与保卫印度的手段，将我方所有的四艘快速装甲航空母舰中的三艘派往太平洋，你可以察觉到，这样将使我方在印度洋或者将开往印度洋的任何战舰完全失去了对空袭的保护，因而无法用于作战。如此一来，我们平均每月运载近五万人前往中东或印度的护航船队就会毫无掩护，只要在一艘航空母舰支援下的二三艘日本快速巡洋舰或战列巡洋舰，就可以使它们毁灭。我们虽然钦佩你在备忘录中的进取精神，并且同意你早日获得主动的愿望，但，我们感到，如你所建议的那样不顾及其他的危险与任务的做法，是欠妥的。

当罗斯福总统建议的新组织提案获得通过时，上述问题无疑将会成为华盛顿议题中之一部分。关于此种情况，我已将联合王国陛下政府向罗斯福总统表示的观点，转达给你了。

只要我们尽一切可能做好阻止日军进犯的工作，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做好抵抗的准备工作，我此时深信日本不会侵犯澳大利亚。在我看来，日军的上策是结束中国的战争。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25日

日本的正确行动是北上向重庆推进。他们到了重庆，特别是由于我们目前在锡兰的防务较为安全的时候，可能采取避不进入印度的决定。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应当取得蒋大元帅很好的谅解，如若可能，让他要求我们按照战略上正确的办法去做。不管怎样，这一点是重要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27日

1．让我们澄清锡兰的问题。我们在锡兰所要求的是［在科伦坡的］海军基地防务的完整。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从该处派遣舰队去孟加拉湾作战，而不必从远在六百哩之外的“T港”。凡是会使海军基地遭到危险，或者妨碍舰队使用该基地的一切调遣，都是绝不许可的。

2．人们曾经希望“沃斯派特”号和另外两艘装甲航空母舰能在孟加拉湾起重大的作用。将这样一艘快速航空母舰派到“T港”去保护那些不太有用的“皇家”级战列舰，似乎是极大的失策。如果这些舰只不但无用，而且是累赘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们调开？比如说，让它们去亚丁湾或者在海上巡逻。那样一来，航空母舰就有用武之地了。两艘〔航空母舰〕在一起，力量会比不在一起的两艘要大得多；同样，三艘在一起要比两艘、两艘分成两批的力量大多了。

到了3月底，科伦坡的形势确实变得更加安全了。我们全面努力的结果，集结了六十余架可以使用的战斗机以及一个规模小的短距离轰炸机队，它们由多比亚克空军中将指挥。

这样至少可以肯定，日本的空袭将遭到厉害的反击。

※　　※　　※

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即将发生惊心动魄的事件。3月28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得到日军将以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强大兵力于4月1日左右进犯锡兰的消息。3月31日，他把舰队集中于锡兰以南，以待时机；同时，派飞机去距科伦坡一百二十哩处巡逻。担任这种广泛侦察任务的只有六架“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干练的锡兰总司令莱顿海军上将立刻命令他的部队进入备战状态，并且疏散了港口的商船。“多塞特郡”号巡洋舰的重新装备工作突然停止，并且与“康沃尔”号一道参加萨默维尔海军上将集中的舰队去了。

从3月31日至4月2日，到处是焦急不安的等待情绪。

舰队在预定的等待处不停地巡弋，但是，除了发现日本在锡兰东南面的潜艇巡逻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2日傍晚当“皇家”级战列舰快要缺水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判断，不是敌人在等待他因为缺乏燃料而被迫后撤，就是他所得到的敌人立刻前来攻击的情报错了。虽然不大愿意，但是幸运的，他决定回到六百哩以外的“T港”去。“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回到科伦坡去了。

舰队在4月4日刚抵达阿杜环礁时，一架担任巡逻的“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发现大量敌舰向锡兰逼近。不过，它还没有来得及报告敌人的实力之前，就被击落了。除了日期之外，原来的警报证明是正确的，并且，毫无疑问，锡兰在第二天会遭到严重的攻击。当天夜间，海军上将率领“沃斯派特”号，航空母舰“无畏”号和“可畏”号，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离开了阿杜环礁。他还命令威利斯海军上将，当“皇家”级战列舰准备停当之时，率领它们和其余的舰只随后前去。

4日夜间，莱顿海军上将不断听到他的巡逻机传来敌人迫近的报告。4月5日，复活节的早晨，还不到八点的时候，预期的攻击开始了：八十余架日本轰炸机袭击了科伦坡。我方严阵以待。经过激烈的空战，我方以十九架战斗机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六架“旗鱼”式飞机的代价，击毁敌人进攻的飞机二十一架。到九时三十分，战斗停止。幸亏及时疏散了港口的船只，损失不大，只是港口设施受到一些损失。“坦尼多斯”号驱逐舰和“赫克特”号武装商船被击沉，但是，只有一只商船被击中。

与此同时，“多塞特郡”号与“康沃尔”号又奉令前往参加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当天风和日丽。“多塞特郡”号舰长艾加海军准将知道敌人距离很近，乃以全速前进。上午十一时，发现了一架日机。下午一时四十分左右，两舰遭到逐渐加强的猛烈攻击。成批的俯冲轰炸机，每隔几秒钟以三架一队的队形，接连而来。仅仅十五分钟，我们这两艘巡洋舰都被击沉了。幸免于难的人员紧紧地抓住飘浮的残骸，顽强地面临着考验，等待着他们知道很久以后才能到来的援救。

这两艘军舰的一千一百二十名官兵，其中很多是受伤的人员，在鲨鱼出入的海面，忍受着热带太阳的暴晒，三十小时之后，在第二日的傍晚，才由“企业”号与两艘驱逐舰救起。二十九名军官和三百九十五名士兵牺牲了。

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现在才了解日本舰队在实力上远比他自己的优越。现在我们知道，曾经指挥攻击珍珠港的南云海军大将，指挥着五艘航空母舰与四艘快速战列舰，还有一批巡洋舰、驱逐舰以及伴随的油船。这就是我方舰队直到4月2日还在那样热切地等待着的对手。我们好不容易地避免了一场给舰队带来灾难的战斗。萨默维尔救起我们两艘巡洋舰的生还者之后，向西面撤退，在4月8日清晨抵达“T港”。

※　　※　　※

次日，我们在锡兰遭到更多的不幸。清早，一次猛烈的空袭毁坏了亭可马里。五十四架日本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炸毁了造船厂、工厂以及飞机场。它们遭到我方飞机的截击，被击落十五架，我方损失十一架。我们为数极少的轻型轰炸机向压倒优势的日本航空母舰发动了一次英勇而冒险的攻击。结果，不到一半的飞机飞回来了。小型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和驱逐舰“吸血鬼”号，前天夜里为安全起见，驶离亭可马里，两舰在途中被日机炸沉，三百余人牺牲。

与此同时，由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和六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日本第二支主攻部队，在孟加拉湾攻击我方没有防御设施的船只。3月31日，在科伦坡采取紧急措施的同一天，加尔各答港口决定不停泊船只。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海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决定把船舶编成小队外驶。五天后，当一艘船在加尔各答南面被飞机击沉之时就撤销了这一种靠不住的办法。以后，船舶行驶停止了。在以后的几天之内日军毫无约束地从空中、从海上，击沉了九万三千吨船只。再加上同一时期南云的军队使我方遭受的损失，我们的损失竟达十一万六千吨。

※　　※　　※

日本海军力量大举向我方集中，使我们急于要求美国舰队进行一次牵制行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7日

1．根据我方情报，日本战列舰五艘，也可能是六艘，其中二艘或许装有十六吋大炮，肯定还有五艘航空母舰，正在印度洋作战。我们自然无力正面抵抗，特别是如果这些舰只集中在一起的话。你是知道我方舰队的成分的。四艘“皇家”级战列舰与其他舰只配合，同我们相信已在这里的三艘“金刚”级战舰交锋是有余的。不过，它们当然不能与现代化的日本舰只对抗。尽管敌人的飞机在袭击科伦坡之后遭到了

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还不能有把握说，我方的两艘航空母舰能击败集中在锡兰以南的四艘日本航空母舰。因此，形势成为我们严重担忧的问题之一。

2．现在还不能肯定敌人只是在印度洋作佯攻，抑或这些行动是大举进犯锡兰的前奏。从当前实际的情况看来，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不足以对抗它们的。

3．由于你方此时在太平洋的力量势必比日军优越，当前的形势似乎给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迫使日本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回到太平洋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放弃计划中的进犯企图，否则，已实行的进犯也会是没有支援的。我不能过于迫切地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强加于你。

※　　※　　※

最近几天的经验，无疑地使人们认为，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暂时是无力进行一次全面作战的。日本海军航空战术的成功与力量是可怕的。在暹罗湾内，我方两艘第一流的主力舰在数分钟内被鱼雷轰炸机击沉了。现在两艘重要的巡洋舰也为完全不同的空中攻击方法——俯冲轰炸机所击沉。在地中海，在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全部作战中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东方舰队而言，留在锡兰附近乃是自找灭亡。

日本控制了孟加拉湾，这样，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就可以获得锡兰周围海面的控制权。可用于作战的英国飞机数目远在敌人之下。作战舰队又速度缓慢，炮火射程不远，并且缺乏耐航力，只有“沃斯派特”号可以算是例外。在这个时刻这支舰队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可以从航空母舰上获得的空中保护，对于有如击沉“多塞特郡”号与“康沃尔”号那样规模的反复的空中攻击是无效的。在大规模的空中或者海面的攻击之下，锡兰各基地都是不安全的；在阿杜环礁，就更不安全了。

“皇家”级战列舰应该尽早离开危险地区，这一点我们是一致同意的。当我向第一海务大臣提出这项建议时，无需争论，命令就如期地下达了。海军部还授权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把他的舰队撤至西面二千哩的东非去。从这里，这个舰队至少可以对前往中东的重要航道提供掩护。他本人与“沃斯派特”号以及两艘航空母舰，将继续在印度洋内活

动，以保卫我们与印度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线。为此目的，他打算以孟买为基地。这些行动迅速获得海军部的批准。在前几天的严重事态中，海军部也跟我们有同样的想法。这些新的部署立刻开始实行。

此时又产生了一阵阵的惊慌情绪。有些时候这种情绪倒是从高级指挥部传布开来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守住锡兰。我认为“沃斯派特”号与两艘航空母舰自孟买撤走，还为时过早，目前留在孟买似乎是安全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14日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并冒最大的危险守卫锡兰。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暂时完全可以驻在孟买。为什么要假设锡兰与印度南部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陷，而不久孟买也会变为不安全的呢？这种假设是过分片面了。一定要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建议自锡兰撤走任何参谋人员。

三军参谋长同意把锡兰建设成为主要的舰队基地，而且，同时也同意东方舰队中的快速舰只以英属东非海岸的基林迪尼为基地。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在两星期后也前往基林迪尼去了。我们此时除了非洲海岸以外，暂时全部放弃了印度洋。

※　　※　　※

因为总统还没有答复我在4月7日的电报，我又向他重申我的意见。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5日

1．我必须重提印度洋的严重形势。这种形势的产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日军自恃能派遣他们近三分之一的作战舰队和半数的航空母舰，而这样大的兵力，我们在好几个月内是无法与之较量的。其结果自然是：

（1）锡兰失守。

（2）进犯印度东部。对我们的全部战争计划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内在的影响，其中如加尔各答的失守，失去通过缅甸与中国的全部联系等等。不过，这还仅仅是开端。直到我们能进行舰队海战之前，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人会成为西印度洋的优势力量。这样，不仅由于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运输船队会受到阻挠，而且由于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

应也会断绝——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区域内海上和陆地上的据点——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的崩溃。同时，经过波斯湾对俄国的供应也将被切断。日本对我方施加如此重大的压力，我们简直受不了。

2．我们曾希望到4月底，美国太平洋舰队将有足够力量收复珍珠港，这将给日本一些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而目前，对于日本向西方的行动，似乎没有适当的制止办法。不过，我们还不能肯定，由于距离遥远，即使美国作战舰队大举重新占领珍珠港，是否必然能对日本海军最高当局施加强制性的压力。我们也深切地了解你们在太平洋区域的难题。

3．如果你感到不能迅速采取行动迫使日军在太平洋集中，那么，唯一使我们能摆脱我们面临着的无限灾难的办法，就似乎是在印度洋建立一支拥有现代化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巨大实力。

我也要求空中的援助。

6．同样重要的是让印度有一些美国重型轰炸机。目前，那里只有十四架，还有另外五十架业经批准前来。但是，这些飞机中没有一架能在上星期去攻击日本海军舰只。我们在尽可能地不致破坏重新发动攻势的前提下，已从利比亚调走了所有的力量。我们正在把每一架可以在东方作战的飞机运往东方，但是，如无你方援助，仍感不足。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坚持要求，采取必要的决定吧。

正如我所预料的，总统宁愿采用空军援助的办法。

总统致首相　　1942年4月17日

我们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对迫切的需要进行研究。希望你将看到我们已送交马歇尔转给你审议的我方空军的建议。

这将是使飞机到达印度的极快的方式，尽管它们是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目前你们的舰队还是在它们的保护之下为宜。另一方面，这一计划将极有利于防止日军在锡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登陆。换句话说，它们肯定会改进印度战区普遍的军事形势。不过，这一计划牵涉到要使用“突击者”号来作渡船，因而“突击者”号就不能作为自己飞机的航空母舰了。

虽然我们没有炫耀过“突击者”号的隔水装置和构造的结实，它当然是最适宜载渡的了。由于保密的要求，太平洋舰队着手的种种措施尚未详细转告你，但是，不久就会送交给你，你一定会认为是有效的。我充分估计到，正像吃面包没有黄油一样，我们目前正缺少海军，不过，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由于两个兵种作战之间的差异，是否需要在锡兰地区集中一支主力舰队和一支混合部队，倒成为严重的问题了。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感觉到，最近几个星期之内，更重要的是阻止日军在印度或锡兰登陆，我们倾向于更多地考虑接替你方的本土舰队，而不是参加印度洋的混合部队。

我个人认为，在最近几周之内，你方在印度洋的舰队会受到很好的保卫，也不至于参加重大的战斗，与此同时，可以指望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去阻止日军运输舰只，希望能让我知道你对上述有关空军的各项措施的意见。这些措施我们能立刻执行。

我对韦维尔再次提出全部我能做到的保证。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4月18日

我们正在尽力在印度洋中组成一支有力的舰队，从而使日本不得不从他的主力舰队中抽出一支比他们原先计划的更大的分遣舰队来，因此，我要求罗斯福总统将“北卡罗来纳”号派到斯卡珀湾去，同“华盛顿”号会合在一起；这两艘军舰都是美国最新式的战列舰。这样一来，“约克公爵”号就能得到接替，与“声威”号一道开往印度洋。由于“光辉”号将在5月参加萨默维尔的舰队，“英勇”号也将在6月准备就绪，因此，我们不久将在印度洋上拥有三艘快速主力舰与三艘我方最大的装甲航空母舰了。我们正在设法增加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这样，在八个星期到十个星期之内，萨默维尔的舰队就可不断加强，成为一支强大的舰队了。尤其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美国的主力舰队将更加活跃，因而比过去更成为日本人必须先行对付的目标了。

但是，如果在此期间，锡兰，特别是科伦坡失守，这种调集海军的行动将是徒劳无功的。因此，用高射炮与飞机保护科伦坡必须当作迫切的任务，其重要性不次于保卫加尔各答。至于锡兰与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长的印度海岸线，要提供空军击退登陆的进攻，或者掩护海军活动，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不过，你真的以为日军可能认为

派遣四个到五个师团横扫马德拉斯省是值得一干的吗？这样，他们得到的怎么能与占领锡兰，或者北上中国彻底击败蒋介石所能取得的相比拟呢？日本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因此，我认为你在处理这项问题时必须有所抉择。科伦坡的海军基地以及通过加尔各答与中国的联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　　※　　※

事态的发展使我们由于将失去（即使是暂时失去）在孟加拉湾与印度洋上的制海权而感到的严重忧虑消除了。我们事实上已处于日军向西推进的尽头。他们的海军进犯已超出日本扩张主义者政策所规定的范围之外。他们只是在进行偷袭或佯攻罢了。他们并没有认真计划越海侵犯印度南部或锡兰。如果他们发现科伦坡既无准备，又无空防，他们当然会把实力侦察转变为一场大型战斗。他们可能会与英国舰队遭遇，并且使英国舰队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一点是并非不可能的。如果这些事情当真发生了，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了。由于好运气与及时的果断，才避免了这样一种实力的较量。他们在科伦坡所遭受过的顽强抵抗，使他们相信，进一步的战利品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取得。他们在飞机方面遭受到的损失，使他们相信已遇到劲敌。美国在太平洋上东山再起的海军力量是决定的因素。除了几艘潜艇的个别出动与伪装的袭击船只以外，日本海军再也没有在印度洋海面上出现过。它们突然消失，正如它们突然而来一样，留下一个敌对双方都已撤退的真空地带。

我们自然不知道，我们在印度洋上全部交通线的危险，事实上已经解除了。我们还认为，掌握了制海权的敌军会派大军进犯印度大陆。因此，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我们的焦虑与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这些情况表现在大量要求空中增援东方这件事上，而这种规模的增援将会严重地打乱欧洲战区的主要战略计划。

4月12日，在给三军参谋长的电文中，韦维尔将军说道：

除非以认真的努力来供应我未曾夸大的我们不可缺少的需要，我必须提醒你，我们就永远不能再行控制印度洋和孟加拉湾，还有丢失印度的危险。我们曾试图用不到二十架轻轰炸机来迎击来犯的敌机，

结果我方损失三艘重要的军舰和另一些军舰，还有近十万吨商船。在这以后，我们却听到二百余架重轰炸机攻击一个德国城市的消息。想到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非常愤怒。

这种意见自然会在某些自治领的人士中得到支持。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2年4月16日

在目前，这些观点肯定是普遍盛行的。每个人都希望派轰炸机队到印度与中东去。不过，已经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性的变动了。凡是可能做的，都已做了。如果你能去看看空军参谋长，听听他的意见，我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是一个精密细致的问题。把几个中队飞机派到那里，而到了之后，就停在那儿，无所事事，这是根本无益的事。为了轰炸德国，我们已在这儿建立了一所大工厂，这是我们力所能及援助俄国的唯一办法。但是，人们却想从各方面来破坏它。人们必须确信，除非在其他地方得到适当比例的利益，我们是不会在这儿毁坏我们的力量的。

我们绝没有从主要的目标上分散力量，而且，正如日后将会看到的那样，也没有被阻止采取新的猛烈的进攻行动。这曾经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插曲，不过，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开始变得更强大了。

※　　※　　※

锡兰的空战产生重要战略上的结果，这一点是我们在当时未曾预见到的。曾经在四个多月当中毫无损伤地取得大量毁坏性战果的南云海军大将的那支著名的航空母舰舰队，在这一次空战中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使得有三艘舰只不得不撤回日本，重新装备与补充。这样一来，在一个月后，日本向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发动攻击时，就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能参加战斗。以后在珊瑚海的战斗中，如果这支舰队能全部出动的话，很可能在这场重要的遭遇战中，扭转形势，于美国不利。

第十一章　缺少船舶的致命难题

东方需要一支机动后备队——我要求罗斯福总统借与再运两师军队的船只——以及运输物资的船只——3月5日我对战事的通盘观察——对日战场——罗斯福总统的答复——我要求运输船只获得同意——重要的条件——美国载运部队船只的潜力与展望——美国空军的分布——我们在政策上的紧密一致——总统对简化战略范围的个人看法——1942年他首次暗示开辟一条欧洲战线——美国造船业上升的趋向——3月18日总统给我的信——4月1日我的回信。

潜艇战所引起的严重情况经常使我们提心吊胆，别的重大事件也未能使我们分散对它的注意力。3月上旬，我函告罗斯福总统，提到战略性地使用我们的船舶运输力量和我们进口预算的关系。我深切地希望他能借出足够载运另外两师英国军队前往东方的美国船只。由于东方有许多战场和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人能够断言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此，我渴望能得到一些随时可以调用的武装力量。在5月或者6月，如果能有两个师经过好望角，那就会给与我一支无比有利的机动后备队，埃及、波斯、印度或者澳大利亚一有战事发生，就可以立刻前去支援。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4日

自从返国之后，我就一直极其注意船舶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严重地限制我们1942年整年的努力。这里有两个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军事调动。你已知道，我们正在调动数目极大的军队，包括一个有三个师的澳大利亚军和英国第七十师正在从中东横渡印度洋。为了补充中东的空虚，并且对印度、锡兰进行大量的陆、空增援，我们希望能在2月、3月、4月和5月几个月以内从联合王国运出二十九万五千人。一支载有四万五千人的运输船队已在2月启程。另外一支载有五万人的船队，包括第五师与七个中队的飞机在内，将在3月启程。另外的两支船队，共载八万五千人，也将在4月、5月先后启航。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收罗了所有载人的船舶，并且，采用了一切办法加速回航，以增加船舶的载运量。尽管如此，我们仍与原定目标相差十一万五千人。

由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向你要求协助。

我认为我们必须一致承认，“体育家”作战计划〔英国由东方以及美国横渡大西洋向法属北非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干预行动的计划〕在数月内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考虑到这个原因，你是否能借给我们一些船舶，以便在未来的紧急的四个月中向印度洋运去另外的两个整师（约四万人），以及必需伴随的运输车辆、大炮和装备？这也就说，我们希望能在4月与5月的前半月在联合王国开始装船。目前分配给“磁铁”作战计划〔把美国军队运到北爱尔兰〕的作战装载船大概可以为这个总数分载一万人。这些船只以及其他你能够找到的任何船只，已经可以把“磁铁”作战计划中相当多的人员运到联合王国了，其余部分人员的调动，我们可以推迟。

其次，我方所支配的货运船舶，不仅要维持联合王国源源不绝的重要进口物资，而且还得向俄国输送物资，以及满足我们东方军队的给养供应日益增加的要求。不仅要在我国，而且也将在美国，从进口业务中抽出一批船只向东方运送物资，因为美国协助运送物资的船舶中有好些艘已转而从事其他的紧急任务去了。这些情况，以及远东战争的其他影响，都会对我方的进口量发生极大的影响。本年的前四个月中，我们预计的进口额仅为七百二十五万吨，而近来商船被击沉的数字却大大增加了。

这也就是说，我们储存的物资在今年前半年将会减少，这种情况不能任其继续下去，必须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实际改进输入率来弥补。我们曾经对1942年期间我们必须获得的进口物资进行过仔细的分析，以便保持我方的全部力量，并且确实弄清我方储存的物资在年底时不至于低过危险界线；我们确信，在油船载运吨位以外，低于二千六百万吨的指标，就不合理了。如果我们的船舶没有实质上增加的话，这个指标肯定不能实现。如果能让我知道，按照你们每月的造船计划，在可供使用的船只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我们进口物资以及从美国运往中东的装备的运输工作可以得到的援助的程度，这样将会给予我们所有的计划一个巨大的协助。

在第二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5日

1．当我在回顾我是如何地渴望与祈求美国参战时，从12月7日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竟使英国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实令人难以置信。在新加坡我们遭受到历史上最大的浩劫，并且其他的灾难也将接二连三地降到我们的头上。由于距离遥远和缺乏船只，你们的雄厚力量也只能缓慢地发生作用。日本的侵略是不容易确定范围的。尽管在1943年与1944年能全部恢复过来，但是目前却需要付出艰巨的代价。全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现在完全仰仗俄国军队的成功与否。在春季德国向俄国发动的攻势，我担心将是极强大的。马耳他的危险正在与日俱增，增援隆美尔的大量军队已抵的黎波里，并且正在前往昔兰尼加的途中。

2．自从我们上次会谈之后，有关美国陆、海、空军对日本作战的计划，我还不能有一个全面的概念。我希望你在太平洋的海军优势5月就能恢复，这样将不断地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希望在3月中旬，在印度洋中，除去四艘已经更新的“拉米伊”级战列舰外，能增加二艘我们最新式的航空母舰与“沃斯派特”号协同作战，并且4月间由第三艘航空母舰、5月中由“英勇”号前往增援。这支舰队将拥有四艘新式的和一些较旧的巡洋舰以及二十艘左右的驱逐舰。这些舰只将以锡兰为基地。在新加坡失陷之后，我们认为目前锡兰是极其重要的据点。除非极大部分日本舰队从你方战区开来，否则我方在锡兰的舰队就能阻止从海上进犯印度；因此我再次表示希望，日益强大的美国海军能采取行动，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期望数目可观的荷兰潜艇将能逃抵锡兰，这些潜艇与我们能从地中海拨出的仅有的两艘潜艇在一起，应当可以监视马六甲海峡。就我们所知。你方来自美、英、荷、澳战区的潜艇，将以弗里曼特尔为基地，其目的在巡弋巽他海峡以及荷属群岛的其他出口，任何日本舰只冲入印度洋，我们不仅应该留意，而且应给以沉重的打击。未来两周内将是锡兰最危急的时期，到3月底，在那里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安全，却应该坚固地稳定下来了。

3．由于“提尔皮茨”号与“舍尔”号在特隆赫姆，我们的北方舰队不仅要守望北面的航道，还要保卫俄国的运输船队。不过，由于“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与“欧根亲王”号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我们认为“欧根亲王”号伤势严重，紧张的局势已暂时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利

用这个机会重新装配“罗德尼”号。“罗德尼”号与“纳尔逊”号将可以在5月参加战斗，但是，“安森”号却不能在8月以前参加战斗。

4．我若从你处能得到一份美国空军的部署与计划的简短报告，将会很高兴。我们都在爪哇遭受到重大的伤亡，我非常惋惜地见到“兰利”号不幸的沉没。特别是，我高兴知道你从中国或者阿留申群岛出击的计划已进行到如何程度？我们同时也期望美国驻在印度东北部的轰炸机能大举袭击在暹罗和印度支那的敌人基地。

5．你将会了解到我们希望为地中海东岸——里海前线集结的军队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几乎全部撤到印度与澳大利亚去，并且你会立刻了解，假如俄国防守高加索地区失利，我们的处境将会多么困难。如果你能向新西兰提供一个美国师的援助，而无需把驻在巴勒斯坦的新西兰师调回，这样肯定会是一种重大的支援。这种行动同样可以适用于驻在中东的最后一个澳大利亚师。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最精锐的部队远在国外，而由美国增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不把这些部队从中东渡海调回，这样将会节省船舶，并且保证安全时，人们会同意这种自然的迫切要求的。我已经准备容许“磁铁”作战计划拖延更长的时期执行，以便于你对大洋洲增加援助。最后，美国主要海军力量应该增加对澳新地区的保护，这似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满足那里的政府的正当迫切要求，并且保证我们反攻的重要基地。

6．一切事情都集中在船舶方面。我曾经另外送给你一份电报，其中说明大不列颠1942年内的输入计划。这个计划肯定在第三、第四季度中要求分配极多的美国新造的船舶吨位。

不过，目前有决定性关系的事乃是准备载运军队的吨位。据报告，我们目前运人的总数为二十八万人，但是，其中至少有一半吨位在极端长途航行之后，归航时是不载军队的空船。

你方拥有载运九万人的力量，不过，据公布，到1943年夏天美国只能再增加九万人的载运力量，使我感到极为吃惊。如果这种情况不能纠正，在1944年以前我们就不可能挽回颓势，随着战争这样长久地拖下去，将有无尽的危险。现在就下命令的话，一定可能会在1943年夏季将美国运人吨位增至两倍或三倍。我们在二十八万人的数目之外再也无能为力了，尤其是近来这一类的船舶损失极大。你如果能在这

方面为我解除忧虑，我将感激不尽。关于“体育家”作战计划的需要，我完全与你的意见一致，但是，由于奥金莱克所遭受到的挫折和船舶的奇紧，势必将使这个计划长期拖延下去。

7．我们每月的运输船队每次向东方运去四万至五万人。

由于印度战区需要维持陆军以及加强空军与高射炮部队的需要，目前将使我们3月、4月与5月的运输船队不能运载三个师以上的军队，而这些运输船队的到达也将各自推迟两个月。

依我看来，全部这些军队用来保卫印度可能是必要的，除了我在第五节中所提及的有关横越里海前线的建议之外，我不能做出其他任何的准备，而且这一切都是决定了的。

8．请容许我提及当我们会面时我向你提出的议题。日本正在把它自己的力量分散到大量脆弱的据点上去，并且企图凭借海空军的保护，将它们联结起来。敌人的这种分散日益扩大，就我们所知，已引起东京的忧虑。除非对技术和战术方面设施进行长期准备之后，任何事都不能大规模地干。当你告诉我，你打算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大规模地组织突击队时，我就感到你抓住了要害。一俟几支精锐的部队准备好之后，任何一支都可袭击日本据有的某一个基地或者岛屿，给守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他们全部的岛屿就变成了随时会失去的东西。甚至在今年，1942年，就可以做出一些厉害的范例，引起日本方面一片混乱，从而不得不抽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加强其他据点。

9．但是，从实际来说，如果现在就已计划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岸一带为1943年认真地对日本的攻击准备船只、登陆艇、飞机、远征师等等；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正确政策。

此外，美国的力量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支西方的作战部队可以全部在你方的太平洋沿岸展开，而不致妨碍我们曾经谈过的横渡大西洋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未来的长时期中，你的困难似乎是在于把军队投入作战，要把军队投入战斗，缺乏船舶是致命的困难。

在8日我接到总统的一个全面答复，这个答复显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长期研究之后的结果。他说：“自从收到你3月4日的来电以后，我们一直在继续不断地开会研究。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在印度洋面临问题的重要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同我们本身在太平洋面临的问题一样地关切，特别是在我们承担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保卫责任之后。”他

指出，美国在澳新地区与美、英、荷、澳战区已经动用了大部分的太平洋舰队。日本正在灵活地部署兵力，向外扩张力量。日本的攻击潜力依然非常强大，因此，目前太平洋形势是严重的。把运输船只借与英国以便进一步向印度调运军队，这样将使美国在其他地区发动攻势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虽然，如果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两师军队被他们的政府留在中东，并且随时可以调往印度，美国准备在已经奉命前往澳大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两个师之外，再派遣两师，一个师去澳大利亚，一个师去新西兰，这样一来，美国在大洋洲的军队总数将有九万人之多。不过这样将使经过红海向中国运送租借法案所提供物资的船只暂时减少。一切将视澳新军团的两个师留在中东而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充分利用船只的方法了。

此外，总统同意了我所建议的主要要求。他将供给船只，把我们的两师军队和装备从英国运过好望角。第一支运输队约在4月26日开行，其余的约在5月6日左右。这项要求附带一些重要的条件，我们日后可以明了，预先防备是多么有益啊！总统说："供给这些船只，取决于在使用期间接受下列条件：

（1）"体育家"作战计划〔对法属北非进行干预〕不得进行。

（2）调往英伦三岛的美国军队将以这些船只能从美国运出的为限。

（3）对冰岛的直接调动不能执行。

（4）在4月和5月时，必须从缅甸至红海的航运中抽出十一艘货船。这些船只是从事于将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运往中国和中东的。

（5）美国在1942年所承担的从空中攻击德国的任务，应稍有削减；美国在1942年所承担的在欧洲大陆地面的作战任务，应大大削减。最主要的是，美国运送这两个英国师的船只，完成任务之后，应当立即归还。

我对这一切均极为满意。我的主导思想之一始终是，为了主要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尽可能地留有余地，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为然。总统将追加的运输船只借给我，使我能将几个师再一次地运过好望角，是这个原则的例证。

关于我们的联合运载军队的能力，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提出一些数字。在我们继续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些数字。据他说，目

前的造船计划似乎已达到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1944年6月以前不可能再有增加了。

我们现在建造的运兵船只将可运输二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人。据了解，英国并无增加运兵船只总数的计划。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现在能用来运送的军队总数大约十三万人。

1942年期间由于改建而增加的数字，估计至少可运三万五千人。到1943年6月，新建造的船只将可增加载运人数四万人；

到1943年12月，又可增加十万人；到1944年6月，还可增加九万五千人。因此，不计算损失数字，到1944年6月美国船只的军队载运总量将达四十万人。

上述情况决定了英美的战略方针。

然后又详细地说明，到1942年年底美国全部空军暂定的部署情况。

总统又补充说，如果在1942年将要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同时采取攻势，那么，这支部队尽最大的可能驻在联合王国将是必要的。这支部队包括以前为“体育家”和“磁铁”作战计划所准备的力量。

他在结尾写道：

这样亲自将全部我方军事部署的详情向你吐露，我并不是说你所亲近的顾问他们不可知道。不过，我请求你对进一步的传播，当严加限制。

星期日，关于战区责任的简化情况，我将送给你一份我私人的建议。

此时可能是一个危急的时期，不过，应该永远记住，这一个时期并不比你曾经安然度过的那些日子更坏。

我与这些看法完全一致，并回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9日

承蒙及时而慷慨地回复我的建议，不胜感激之至。我方参谋部正审议新的形势，不日将电告。

总统此时又加发了一份私人的电报，提起了关于指挥权与责任范围等等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终于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他说道：“星期六夜间我给你的电报，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总的意见是一致

的，这一点你无疑可从电报内容中看出来。我要把这份纯属私人见解的电报发给你，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想法是怎样形成的。”他接着写道：

自从我们在1月会谈以来，在那一时期关于西南太平洋区域所作出的极好的部署，大部分都已陈旧过时了。

因此，我希望你对下列的军事行动简化办法加以考虑：

1．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的责任由美国承担。海、陆、空军在该区作战的全部决策应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并且将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关于作战问题的顾问委员会，会员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中国担任，由一个美国人任主席。加拿大亦可参加。现在伦敦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不如也迁移到这里来；尽管就政治问题来说，你也许认为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最好能在伦敦，不管怎么样，这个委员会职责中有关军事行动的部分，包括补给在内，应该在这里进行工作。太平洋地区的最高统帅应由美国人担任。澳洲大陆的当地作战指挥由一位澳大利亚人负责。新西兰当地的作战指挥将由一位新西兰人负责。中国本土的作战将由大元帅指挥。假如日后的攻势，能将荷属东印度群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该地区的作战指挥应给与一位荷兰人。

根据这样的安排，关于直接的战略军事行动应当由华盛顿和在美国三军参谋长监督下的一位美国太平洋地区最高统帅来决定。重新采取攻势的方法也将通过类似的方式决定。这将包括，例如，从南部主要基地向西北方向进攻，以及从中国，或者阿留申群岛，或者西伯利亚等处基地向日本本土进攻。我方将承担明确的责任，这样一来，英国在这一区域之内，除了尽可能地从物质方面补充我们的力量之外，就解除了其他的任务。

2．中部地区，从新加坡起一直延伸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利比亚在内的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都将直接由英国负责。在这个地区之内，所有军事行动问题均由你方决定；不过，始终应当谅解，由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将给予印度和近东以大量的援助，诸事宜尽可能与这两国政府会同商定。我们将对这种行动继续调拨所有可能的军火与船只。

不用说，这是以暂时搁置“体育家”作战计划为前提的。

还有极端重要的第三方面。

我对今夏在欧洲大陆开辟一条新战线的兴趣日益增加；

自然这是指空袭与突击而言。根据船舶与供应的情况看来，因为最大的距离在三千哩左右，我们的参与是极其容易的。尽管损失无疑将很大，不过，这些损失至少将换得德国同等的损失，并且会迫使德国从俄国前线调出大批各类部队而得到补偿。

而且，根据这项计划，冰岛与“磁铁”作战计划［运输美军到北爱尔兰］，将因为对敌人的攻势是在欧洲本土上进行的，而成为次要的了。

这当然是企图把一切可能的援助运往俄国。

船舶问题立刻成为我们战略的致命困难与唯一的基础。

由于日本参战，英美军事的有效力量几乎完全依赖新造船舶对我们损失的船舶的补充。1942年的前六个月中，英国和盟国船只被击沉的数目相等于1941年全年的总数，而且超过盟国全部造船计划约三百万吨。与此同时，美国陆、海军的要求也大量增加，不过，到3月时，美国下一年的造船计划已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1942年5月，美国利用新船弥补了当前的损失。就盟国全部而言，迟至8月底才达到这个目标。又过了一年的光景，我们才能补充早期全部的损失。不顾美国日益增加的负担，我们还是在我们的队伍中保留近三百万吨的美国货船与油船。即使有了美国方面这个慷慨的决定，也还不能弥补英国海军商船队日益增加的损失。

※　　※　　※

随着事态的进展，人们将会看见新的可能性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新增的任务是如何加在英语世界这两个强大的海军国家身上的，以及这些任务是如何令人变幻莫测地执行的。全部的景况即将因美国在太平洋上第一次对日本海战的胜利而更加光明了，而且，所有的海运问题终于由美国惊人的建造商船数字而得到解决。在这些忧虑焦急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亲密合作的情况可见于下列我与总统之间的往来函件中。

亲爱的温斯顿1942年3月18日

我确信你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关于你的困难情况，我考虑了很久。我们还是承认在军事方面的困难问题为宜；但是，在你的方面还有额外的麻烦，你们的令人愉快的不成文宪法，使你的政府形式在战时与和平时期完全一样。老实说，美国的成文宪法，由于规定了四年一任的制度，倒使身居高位的不幸者省去了大量令人头痛的事。

其次，就是那个我们共同崇拜的令人喜爱的偶像——“新闻自由”。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那些新闻故事所折磨，而这些新闻故事，总的说来也不见得太坏。但是，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受到为数甚少的先生们的所谓解释性的评论的威胁。处此危急之秋，他们的脑海中还不能摆脱所谓的政治，他们既无背景材料，又无知识，还企图在这种基础上引导舆论。

我自己的报纸——所有报纸中最糟糕的——老是对国内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夸大其辞，还巧妙地建议说，美国的任务只在于保卫夏威夷；我们的东部和西部海岸像乌龟似的行动着，只等待有人会打到我们本国的海岸上来。这些孤立主义者的残存分子真是离奇之至，他们并未对我个人加以攻击，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的负担过重了，或者说，我是我自己的战略家，没有采纳海军或陆军的建议就进行军事行动。这些都是你早已熟悉的老调重弹。

下面是我这位业余战略家的看法。再考虑什么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群岛问题，已是没有用的了。它们业已失陷。澳大利亚必须守住，如我给你的电报所表示的，我们双方都愿意承担这项责任。印度必须守住，你们必须守住；但是，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地担心。日本人可能在缅甸西部海岸登陆。他们也许会轰炸加尔各答。但是，我却不能设想，他们所能集结的军队，除了在边界上少数几个地方突进一点以外，还能再有所进展——可是，我认为你们能守住锡兰。我希望你们能多派一些潜艇到那里去——它们比一支次等的海面舰队要更有价值。我希望你们对近东的增援要确实比目前更多一些。你们必须守住埃及、运河、叙利亚、伊朗以及通往高加索的道路。

最后，我预计在数日内将送给你一份联合攻击欧洲本土的更明确的计划。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将收到我与李维诺夫会谈的通知；我期待不久将得到斯大林的答复。当我极不客气而坦率地向你说，我个人能比你的外交部和我的国务院更好地应付斯大林时，我知道你是不会介意的。斯大林对你的全部高级人员恨之入骨。他以为他更喜欢我，我也希望他会总是这样。

我国海军在准备这次我国海岸线外的潜艇战中的确行动迟缓。我不必告诉你，许多海军军官过去对任何少于二千吨的舰只都不发生兴趣。两年以前，你就得到了教训。而我们现在还得接受教训。我预计到5月1日将能有一个极好的海岸巡逻队；在从纽芬兰到佛罗里达与通往西印度群岛的海面上进行巡逻。我曾经用求、借、偷等办法凑集了超过八十呎长的各种船只——并且成立了一个单独的指挥部，由安德鲁斯海军上将负责指挥。

我知道你会继续保持你的乐观与充沛的精力，同时，我也知道，假如我向你说，你应该向我学习，你也不会介意；每一个月我有四天去海德公园，这样，我就像钻进了一个洞里，然后把它封起来，除了真正重大事情发生外，我是不接电话的。希望你也试试看，并且也希望你砌几块砖或者再画一张画。

请向丘吉尔夫人转达我热忱的问候。我和我的夫人都非常希望能见到她。

你永远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附：怀南特在这里。我认为他的确是一个最明事理的人。

我用同样的语调答复。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日

1．刚收到你3月18日的来信，甚为高兴。你对我的事情与个人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我们这里的形势一直非常安定，但是，对议院和新闻界中那些不安分的人们说来，除了对人们的全部工作吹毛求疵、兴风作浪之外，自然无所事事。我认为很难于忘记新加坡，希望不久我们就会把它夺回来。

2．迪基·蒙巴顿在圣纳泽尔的表演，尽管规模小，却令人极为兴奋。作为你个人的耳目，数周前我使他成为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

军中将，并且派他担任参谋长委员会的联合作战部司令官。他有着同等的地位，参加讨论有关他本身的事务或者战争的全盘指挥。在你所提到的联合攻击欧洲中，他也将是中心人物。我正期待着你的计划到来。我们这里对计划与准备都在认真地进行中。

3．以一个业余战略家的身分向另一个业余战略家说话，我感到日本最聪明的攻势是在缅甸向北推进，经过缅甸北部进入中国，并且力图摧毁它。他们可能骚扰印度，不过，我不相信会是大举来犯。我们每月向东方派去四万至五万人。当他们绕过好望角之后，就可以分别前往苏伊士、巴士拉、孟买、锡兰，或者澳大利亚。我已经告诉过柯廷，如果他遭到严重的攻击——我的意思是指六至八个师的敌人军队——英国一定会去援助他。自然这种援助是以牺牲其他战场的迫切需要为代价的。我希望你将继续给予澳大利亚一切可能的援助，这样，才使我能够成功地防卫埃及、地中海东岸和印度。

这些防卫将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我们不能再从地中海派遣任何潜艇前往印度洋，虽然那里只有二艘英国潜艇和四艘荷兰潜艇。不过，我们目前在锡兰的力量却比较强大，该地驻有装备良好的守军、“旋风”式战斗机、一些鱼雷轰炸机和雷达，并且还有很强的高射炮火。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的力量增加得极为可观，当战事发生时，他也许有得胜的机会。在其时“铁甲舰”作战计划［马达加斯加］正在进行中。这个计划与迪基有着很大的关系。总而言之，我希望印度洋的形势不久即能好转，并且使日本人在那里失去取胜的机会。

5．看来重要的是使日本人为他们的广泛征服担心，并且防止他们凑集部队进行更大规模的远征。我将非常高兴知道你所计划的加利福尼亚突击队进展如何？我得到一些暗示，多诺万正在训练他们。

6．现在一切都有赖于大规模的俄德战争。看来德国的大规模攻势不会在5月中旬或者6月初以前展开。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援助俄国，并且要解除他们的压力。我们必须力争使每支运输船队驶抵摩尔曼斯克，斯大林对我们的运送交付的物资感到满意。6月以后，应交付的物资将达到百分之五十，由于缺乏船舶与将要进行新的战役，这个任务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恶劣的气候会妨碍我方继续不断地猛烈轰炸德国。我们新的轰炸方法极为成功。埃森、科隆，尤其是吕贝克，皆遭

到与考文垂同样规模的轰炸。当希特勒与熊格斗时前往轰炸他的后方，我深信在整个夏季如此继续下去是极其重要的。你能送来的任何东西，只要使我们的攻击力量增加，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在马耳他，我们经过激烈的战斗，也牵制住六七百架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我还不能确定最近什么时候它们才会调往俄国南部前线去。不过，此地谣言纷纷，盛传在本月内马耳他可能遭到空降部队攻击。

7．据斯大林称，他预料德国将向他使用毒气，我已向他保证，我们对待这种暴行犹如我们本身遭到的一样，将给以无限制的报复。这件事情，我们是轻而易举的。根据他的愿望，我建议在本月底前将它公布出去，并且利用这个间隔的时间去完成我方的预防措施。请勿将上面所谈的对别人讲。

尽管在我回来之后，我感到战争的压力比以前加重了，但是就个人说来，我的健康非常良好。我与妻子一同向你与罗斯福夫人致最恳切的祝福。当气候变好些后，也许我会飞来与你共度一个周末。我们有许多要解决的事，还是交谈为宜。

第十二章　印度：克里普斯调查团

英国对印度的诚意——为保卫印度人民，英国债台高筑——印度陆军忠诚勇敢——二百五十万印度志愿者——日本西进的影响——国大党的失败主义——蒋介石的访问——2月12日我给他的电文——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我本人对立宪会议的想法——一个关于印度问题的大臣委员会——美国发生兴趣——我送给罗斯福总统全部来自印度的报告——旁遮普省长的看法——罗斯福总统的个人观点——英国宣言草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调查团——国大党拒绝我方的建议——4月11日我给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挫折使总统感到沮丧——一个联合的内阁——4月12日给总统的复电——斯塔福德爵士返国。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地再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有那么多的人民受到了有效的保障，从而免受战争的灾难。他们是在我们的小小岛屿负担之下度过战争岁月的。驻印度的英国官员在一有分歧时，就把印度的利益放在他们本国利益之上。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与英国声誉攸关的事。当战争预料将在欧洲进行到底时，我们和印度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防卫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资和金钱都记在我们账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惊人的汇率签订的，我们所负的债务又由贬了值的卢比按照战前的汇率折成所谓“英镑余额”。因此，所谓“英镑余额”，换句话说，英国欠下印度的债务，就愈积愈多。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遭到侵略的苦难，我们既没有细查，也没有细算，每天所担负的印度防卫费用竟达一百万镑左右。在这场战争里，我们遭受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可是印度人却幸免于难，而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欠他们的债务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欠美国的债务一样多。因此，我宣布这些问题有待修正，并且宣布对于由于担负印度的防卫费用而负下的所谓债务，我们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权利。

我也把这样的意见通知了总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这个背景下，印度军队的光辉的英雄气质和战斗力，在中东的战斗中，在保卫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亚和在意大利的战斗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同英军并肩作战，把日军赶出缅甸，战果尤其辉煌。印度陆军对英王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

们对他们和我们所签订的条约的忠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们的无比英勇，都将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曾为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陆军不遗余力，但是，印度的两个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是积极反对就是袖手旁观。尽管如此，自愿参军的印度人还是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到1942年时，一支一百万人的印度陆军已经成立了，而且每月自愿前来参军的有五万人之多。虽然这个庞大的印度陆军计划，就当时的世界大战而言是错误的，但是，印度人民对它的响应却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现一样，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最后一页。

※　　※　　※

当日本在亚洲向西推进时，印度的形势也随着恶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们惊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们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陆的安全现在直接受到威胁。日本海军似乎可以无阻地自由进入孟加拉湾。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个亚洲强国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于是，印度政界潜伏着的紧张局势开始显现出来了。不过一小撮由苏巴斯·鲍斯领导的极端主义分子竟直接参与颠覆政府的活动，并且期望轴心国取得胜利。但是，热忱地拥护甘地的那一批观点明确的有力人士，却认为印度应该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消极与中立的态度。随着日军的进展，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传布开了。有人建议，如果印度摆脱了与英国的联系，那么，日本或许就可能不会有侵犯的动机了。印度的危险，可能只是由于它与英国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一刀两断的话，印度就会有像爱尔兰那样的地位。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　　※　　※

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

年。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时参加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观点通常与我的一致，因此，我从未有必要参加他们的会议。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且大部分采纳它的建议。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下去制订解决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战时内阁以外的非内阁大臣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星期二中午对印度问题进行讨论。此后，由于采取的决定的严重性，必须与全体非内阁大臣商讨，可能还要全体各部次官参加。此外，由于帝国的权利明显地受到影响，必须尽早取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员会。

我对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险。我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目前少数人的反应。

※　　※　　※

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进攻向西扩展，美国对印度事务显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兴趣。美国人对世界大战战略问题的关心使他们接触到一些政治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尽管主张强硬，却是毫无经验。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可悲的“样板”，不过也是英国独有的负担。现在日本向它的边境推进，美国政府开始对印度问题表示意见，并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个种族的国家中，对于肤色问题一向采取宽大及高尚的见解。同样，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国家，对拥有这些土地的国家的事务，是会产生极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绪的。

1941年11月，当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总统按照一贯的美国方针，第一次与我讨论了印度问题。我的反应极为强烈，这样他再也不在口头上提及此事。后来，在1942年2月底，他训令艾夫里尔·哈里曼试探我对英国政府与印度政治领袖之间获得和解有无可能。我告诉哈里曼，我正准备向总统去电。该电于3月4日发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4日

我们认真地在考虑，是否应当在这危急的关头宣布在战后给以自治领的地位，如果有所要求的话，应该包括退出英联邦之权利在内。

我们无论如何，绝不能与穆斯林破裂，因为它代表着一亿人民，而且是在当前战斗中我们必须依赖的陆军主要来源。同时我们还须考虑到对三四千万贱民的责任，以及我们和各王公土邦的条约，他们的人数约八千万。当然我们不希望在入侵的前夕将印度推到混乱的深渊中去。

美国对印度教徒的态度极为熟悉。我认为应该让他们了解穆斯林方面的一些情况。于是，同日我把来自印度方面的关于印度形势的全部报告送给了总统。从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要点。第一件是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先生的。

由少数人召开的萨普鲁会议①，根本没有任何追随者，它为国大党充当探子与巡逻队。这个会议提出了一些靠不住的、巧妙的、因而是容易使人上当的建议。如果英国陷入为它而设的陷阱，穆斯林印度将被牺牲，随之而来的将是最不幸的结果，特别在战争努力方面。萨普鲁建议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权力转入印度教徒的全印度政府手中，这样一来，实质上是对具有深远影响的宪法问题立刻作出决定，而这是违反英国政府在1940年8月8日的宣言中给予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派的保证的。该宣言保证在未经穆斯林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宪法作暂时性或决定性的修改，而且，也将不强迫穆斯林顺从于一个不能接受的政府。萨普鲁的建议将以印度成为单一国家为基础，提出重要的改动，因此使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的坚决要求遭到损害。穆斯林的情绪极其惶恐不安，于是，紧张的局势形成了。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在打算对宪法有任何重大改动时，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得到自由平等的穆斯林伙伴的话，就宣布接受巴基斯坦计划。

①特志·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为了一个称之为无党派会议的团体的利益，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建议。那些发言人完全忽略了两个民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主张，因而立即遭到穆斯林联盟的拒绝。

“巴基斯坦”意味着穆斯林将有分开的领土和政府，其结果就是印度的分割，这个巨大的演变现在终于完成，它的代价是将近五十万人的生命及上千万人的迁徙。这种变化在入侵的危险已经迫近的战争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个报告来自菲罗兹汗·努恩爵士。他是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的一位穆斯林成员。他反复地用令人信服的措辞，反对真纳先生所极力主张的印度教徒解决方法。他总结道：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如果他们屈从于印度国内的反英分子的威吓，从而违背先前的保证，印度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大英帝国一再声称，它所信任的是全印度人民，而不仅仅是国大党；而这样的做法，则是自食其言。

我希望陛下政府坚持保护全体印度人民利益的义务，不为外来的对大英联邦持有异见的压力所动摇。

第三个报告来自印度事务大臣的军事顾问，其中有下列关于印度陆军的情报：

印度陆军所招募的各个阶层，不可能从地理上按省界划分。大量的伊斯兰教徒来自西北边省及旁遮普，但是拉杰普塔纳、中央省、联合省、比哈尔、马德拉斯等地也都各有贡献。除锡克人外，大部分尚武的印度人（多格拉人、查特人）来自旁遮普。来自国外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是一个大的独立成分。每一阶层的特有反映，不到知道宣言公布后其受普遍欢迎程度，是不能作出估计的，然而，当前对陆军的一般影响则是能够预料到的。

印度士兵皆为自愿的雇佣兵〔他们也可以称之为志愿兵〕。他们是为薪金与赡养家属而战，同时也期望得到奖励、感激、恤金与可能的授与土地，不过最重要的是某些成员富有尚武精神的传统，对他们的职业引以为荣，其中的领导骨干对英国军官个人忠诚，也普遍地忠于英王。关于他们参加服役的条件或权威方面的任何根本改变的迹象，不论是影响到他们的物质利益，还是影响到他们作为大英帝国士兵信念，势必会立刻产生不安的影响。

3月7日我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遵照让你经常知道我方对印度政策的诺言，现在我寄给你旁遮普省长的一封来电。这当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意见。不过，正当敌人迫近国门，而旁遮普人又在防卫印度的全部战斗部队中提供了一半的力量，这就显得异常重要了。我们仍旧坚持寻求某些折中而又鼓舞

人心的办法。不过，我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在这个形势日紧的时节，使英国政界造成混乱。

省长写道：

立即宣布印度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得到与大英帝国脱离的权利，就对旁遮普的影响而言，我的看法如下：属于多数的穆斯林负责人士坚决认为，在没有拟订出穆斯林印度的宪法以前，英国必须继续支撑大局。他们已经怀疑到印度教徒的亲日倾向，按照预定的方针制定的宪法将把权力交到印度教徒手中，这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将对把印度作为整体的保卫工作不发生兴趣，而会在其他地方找寻结盟者。

穆斯林与锡克人的关系已经很坏，上述原因会使这种不和的关系变成空前未有的酷烈形势。各族将会希望留住自己的青年人保卫他们自身利益，这将使招募新兵受到严重影响。骚动将不可能避免，目前已经减少了人员的保安部队可能更不够了。

※　　※　　※

总统也在此时把他对印度的个人观点送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11日

我对印度问题极其关心。我很感激你经常让我与它保持接触。正如你能了解的，对提出任何建议我都无自信，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你们这些高明的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曾经试图从历史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希望我所提出的可以在印度采用的新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溯美国政府开始时的情况。在1775年1783年革命时期中，英国殖民地有十三个州，它们都有单独的主权，政府组织形式却各不相同。在战争继续期间，这些各自独立的主权州之间形成巨大的混乱，而且，只有两个纽带能使它们联系起来：一个是大陆会议（效力低而又权限不明的机构）；另外一个是由十三州维持得很差的大陆军队。1783年战争终结时，由于新制度正在实验之中，而对最后体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免落空，所以，这十三个主权州虽各有其新的职责，显然还不能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因此，十三个主权州根据《邦联条例》联合在一起，这种明显的临时性的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直到从经验、考验和错误中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联邦。从1783到1789年，各州的经验证明，缺乏联邦中央权力，它们就会各奔东西，形成

分离的国家，在1787年召开一次立宪会议，仅有二三十人出席，代表全部的十三个州。他们的集会和国会不一样，而是少数真诚的爱国者一心一意为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讨论过的事件都记录了下来，但是会议进行中却没有旁观者参加。现在的美国宪法即由此产生，不久得到三分之二州的通过。

这不过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建议在印度也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府”，由少数代表领导，其中包括不同的阶级、职业、宗教和地区——这个领导的团体将被承认为临时自治领政府。它自然将要代表现存的英国各省政府以及王公会议，不过我的主要意思乃是责成这个团体为全国建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政府——考虑的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或者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我想这个代替新自治领的中央临时统治团体，在公共机构中应该拥有行政权和管理权，诸如金融、铁道、电报等和其他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用事业的机构。

也许从1783到1789年间美国的问题和辛勤的努力中可以类推出一种方法，可以使印度具有一种新的看法，因而使那里的人民忘掉怨恨，对英帝国变得更加忠心，在强调和平变革比混乱的革命有利的同时，重视有遭受日本统治的危险。

这一种动议完全合乎半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情况和一切对纳粹主义进行战斗国家的民主程序。我希望你，不管你打算怎样，动议当由伦敦方面提出，而且，要肯定在印度那儿没有不愿意的或被强迫的怨言产生。虽然我极愿相助，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将我带进去。严格地说，这件事情与我毫不相干，无非因为它是你我正在进行着的成功的战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

这份文件饶有趣味，因为它说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和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相同的背景之下进行比较的困难，以及对任何表面相似之处试图加以应用，对指导战争的危险。

※　　※　　※

3月8日，日本陆军进入仰光。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认为，假如要组织有效的印度防卫，重要的是必需设法打破政治上的僵局。战时内阁经常讨论印度问题。英国政府对英——印政府建议的反应已体现在一项宣言草案之中，并且决定派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在那里与印度各派领袖直接进行讨论。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3月10日

1．我同意你的观察，在没有弄清我们与印度政党异同点之前，莽撞地抛出我们的宣言，就会像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自找失败，而且会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引起一场涉及到每个人的激烈的争论。昨天我在看到你来电之前，我们就决定现在不公布任何宣言，但派出一位战时内阁大臣到那里看看，它是否能被接受，不然的话，就不必白费气力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富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自愿担负这项吃力不讨好而又危险的任务。他将要立即启行。尽管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方法上有所不同，我对他不顾任何代价击败希特勒一伙的决心有着全部的信任。宣布他的派遣将使狂热的激动冷静下来，并且给以充分的时间，使问题得以冷静地解决，否则，也可以证明问题暂时是无法解决的。

2．经过同意的文件将代表我们统一的政策。它是根据印度的利益而制订的，如果印度各党派拒绝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诚意将公诸于世，必要时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3．因此我希望你等待掌玺大臣到达之后再和他讨论全部问题。他当然是会受宣言草案约束的。宣言草案是我们最高的准则。此外，他将十分重视目前印度的军事和行政情况。

4．由于不幸的谣言、宣传和美国一般的看法，势必不可能站在纯粹否定的立场。克里普斯的访问对于让世人知道我们的诚意，以及争取时间以取得必要的协议，都是必不可少的。

5．我的意见是，除了作为全面胜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印度防务必须成功而不能动摇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对此亦具同感。

第二天，我将这些决议公布了。

※　　※　　※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22日到达德里。在他主持下，以英国内阁批准的宣言草案为基础，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讨论。英国建议的重点乃是，假如战后由立宪会议提出要求，英国政府将庄严地保证授予印度完全的独立。因篇幅有限，不能将全部谈判过程刊载在这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一些来电将很好地说明谈判的结果。

掌玺大臣（在德里）致首相　　1942年4月11日

1．今晚我接到来自国大党主席的长信，表示国大党不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拒绝的范围极广，不单只是针对防卫方针，虽然信中指出国大党同意总司令应有指挥战争的自由控制权，以及作为总司令与军事委员的有关活动的自由处理权，可是所提出的方案却使国防委员的职务遭受到过多的限制。不过，拒绝的主要理由是，依据国大党的观点，必须立即成立国民政府，在不改变宪法的原则之下，“在协议中明确地保证并指出新政府将照一个自由政府一般地行使职权，它的成员将作为一个立宪政府中的内阁阁员。”信中并且指出，目前提出的协定的前景与旧局面并无大异。“当他们看到这种旧局面重现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就是，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新的影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民族自由已经到来，而且，他们正在保卫新赢得的自由——就会完全成为画饼，这样的事情，国大党是不能参与的。”

2．显然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我将在星期天启程回国。

同一天又来的电文如下：

你将会听到国大党一种几乎全新的拒绝理由，但困难情况在电文中无法解释。

此地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你不必从士气或民意的观点出发，认为我的访问使情况变得更坏而担心。我认为最近几天以来，公众的情绪变得好些了。

就我看来，尽管失败了，但是四周的情况的确有了某些改善。

尼赫鲁终于出场，发表一篇文辞美妙的声明，表示赞成抵抗日本的总体战。真纳向我保证穆斯林毫不动摇的支持；一般来说，锡克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将会随之缓和，我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进一步的保证。实际的困难在于国大党本身的内部情绪；因此，它们表现出漫长的讨论而在决策上有举棋不定的现象。

如果我们能够明智地处理局势，而不要互相指责，那么4月21日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远较工作委员会为强。

虽然结果令人悲痛，我们却不灰心。现在我们必须着手进行防卫印度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回来时我将与你面谈。祝好。再见。

在日复一日的紧张的求生存的斗争中，而且还有四万万无依无助的人民需要保卫，以免遭受日本征服的灾难，我经受得住这个消息；其实从开始的时候，我就从哲学推理上想到可能发生这一类事情。我知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会因为使命的失败而非常悲痛，因此我设法安慰他。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4月11日

你已竭尽人力之所能。你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机智，证明英国对取得协议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你千万不要为结局而感到灰心和失望。在全英国和美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极为有利。实际上，破裂发生在最广泛的问题上，而不在扯不清楚的防卫方针上，这也是有利的。我很高兴你立即返国，一个盛大的欢迎合正等待着你。虽然你没有全部实现你的愿望，你却已为共同的事业做出极重要的贡献，为印度人民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我立即将克里普斯4月11日的第一封电报和我的复电转给罗斯福总统。会谈的破裂使他感到沮丧。他要我暂缓克里普斯的行期，希望再进行最后的努力。

罗斯福总统致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1942年4月12日

请将下列电文立即转与前海军人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破裂。

我最恳切地希望你能够将克里普斯离开印度的日期推迟，直到再一次努力终于能避免谈判破裂时为止。

我很遗憾地说，你在给我的电文中所阐述的观点，说美国舆论认为，谈判是在最广泛的问题上破裂的，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美国的普遍印象恰恰与你所说的相反。这儿几乎普遍一致地感到，尽管印度人心甘情愿地把陆海军防卫的控制特权委托给当权的英国当局，可是，英国政府却不愿把自治权交给印度人，僵局因此而产生。美国舆论不可能了解，如果英国政府情愿在战后准许印度的某些组成部分退出大英帝国，为什么就不能准许印度人在战争期间享有同等的自治权呢。

我感到我不得不非常坦率地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想来你也会谅解我这样做的理由。要是由于像美国人所见到的那种问题而听任当前的谈判破裂，要是在此之后日本得以成功地侵入印度，以及随之而来的

我方陆海军的严重失利，那么，美国舆论中不平的反应就势将难于估计。是否可能由你出面叫克里普斯暂缓启程，并亲自给他指示，作最后的努力以寻求共同谅解的基础？依照我的判断，上星期四晚上就很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你能批准他宣称是你亲自授权与他在那一个问题上重开谈判，并且以双方能作些小的让步为条件，我认为协议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如我在早先的电文中向你说过的那样，我仍然认为，如果现在能给予印度各个组成部分建立一个国民政府的机会，而这个政府实质上又与我们根据《邦联条例》所建立的政府相同，并且约定在一段试行时期终止时，印度人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宪政形式，而且可以像你早先答应的那样，决定他们与大英帝国的未来关系，那么，也许就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如果你已竭尽全力，而克里普斯仍然达不成协议，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向印度人民提供了公平而真诚的建议，这样一来，失败的责任显然不在于英国政府，而在于印度人了。

※　　※　　※

我感谢事态的演变使这种狂热的做法没有能够实现。没有理想主义，人类就不能进步；但是，牺牲别人的利益，并且，不顾将为千百万无辜家庭带来毁灭和屠杀的后果，这种理想主义将不能被视为最高尚的了。总统的思想回到美国独立战争年代，将印度事件视为十八世纪末十三个殖民地与乔治三世作战一般。相反，我对印度大陆却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保卫着几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我们的资源有限而且非常紧张。我们的陆军部队在凶猛的日军攻击下败退或者投降了。我们的海军已被赶出孟加拉湾，实际上已被赶出大部分印度洋了。我们在空中，明显地也处于劣势。但是挽回局势的机会与希望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不负责任，让我们统治近二百年之久的广大而古老的印度遭到可怕的野蛮的毁灭。没有完整的军政权力和管制战区的权力，希望与机会都会变成泡影。没有时间作一次立宪实验，来个决定英印“未来关系”的“试行时期”。能够使美国舆论得到满足的那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我们不能够放弃责任，背叛印度人民，听任他们走向无政府状态或者被征服的道路。虽然这也是一个政策，但却是耻辱的政策。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但将背弃印度人民，

而且也背弃了我们自己的士兵，让他们的作战基地以及共同作战的英勇印度陆军，在饶舌的政治和血腥的灭亡的混乱中崩溃瓦解。对印度的防务送去所有可能的援助，才是我们的本分职责。

幸而，在研究有关印度的问题以后，我主要的同事们全都与我的意见一致。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辞去我个人的重任，这种重任有时是一个人不能承担的。在这样的一种场合中，最大的安慰就是没有犹豫。正如在以后的记述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我的信念和战时内阁的信念，是不辩自明的。

我给总统发出了如下的回电：

前海军人员（在契克斯）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2日

今天早晨（12日）三时左右，违背了你的指示〔对霍普金斯的健康而言，〕我与哈里仍在谈论你的有关解决印度问题的来电。我不能在没有召开内阁会议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决定，实际上内阁会议要等到下星期一才能召开。此时克里普斯已离开了印度，全部的解释均已由双方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哈里答应用电话向你解释形势，但是由于大气的影响，未能如愿。他将在今天下午给你去电话，并且将有一份报告打电报交给你。

你知道，我一向重视你对我所说的一切。但是，如果所有的事物在这危急关头再一次重新处理，我感到我无法承担保卫印度的责任。我确信这也是内阁及议会的观点。你的来电称呼是给前海军人员的，因此我把它当作纯粹私人信件保存着，同时我不打算将它在内阁正式公开，除非你告诉我，你愿意这么做。像你我之间有严重分歧的那些事，将使我心碎，在这可怕的斗争高潮中，必然会深深地伤害我们两个国家。

※　　※　　※

4月12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乘飞机离开德里返英。两星期后，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召开会议，坚持工作委员会在与掌玺大臣商谈时所采取的方针。他们坚持国大党不可能考虑“让英国保留即使是部分地对印度控制的任何计划与建议。……英国必须放弃它在印度的势力”。

正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所预言的那样，博学的尼赫鲁主张决心要抵抗日本。在克里普斯调查团离开的翌日，他说：

“我们不会去向入侵者投降。不管已经发生的情况怎样，我们不会妨碍英国在印度的战争努力。……我们的问题乃是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绝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归属甘地的绝对和平主义。甘地5月10日在他的报纸上写道：“英国之存在于印度乃是日本向印度进攻的一张请帖。他们的撤离将使这个饵子消失。不过，假定饵子未能消除，自由的印度将会更有能力地去应付进攻。真正的不合作主义则将充分发挥力量。”

第十三章　马达加斯加

我们为马达加斯加忧虑——戴高乐将军的愿望——我在3月12日的备忘录——3月12日希特勒总部巧合的会议——我要求罗斯福总统在大西洋给与海军援助——他同意增援英国本土舰队——我在3月24日给史末资将军的电报——他的喜悦——向马达加斯加守军宣传——与美国合作对士气的好处——总统关心他与维希的关系——我方有限行动的重要性——我向韦维尔将军再度保证——给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文——5月5日登陆马达加斯加成功——战役顺利进行——5月15日给西弗莱特海军上将的电报——史末资将军打算占领更多地方——一个为难的意外事件——该岛投降。

虽然辽阔的印度洋把马达加斯加和锡兰隔开，但是，对日本突袭和维希叛卖的恐惧经常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我们已经有应接不暇之势，再加上资源单薄，因此很难立刻作出决定。

1942年2月7日，我获悉美国与维希之间悬而未决的会谈有可能导致承认维希继续控制马达加斯加的消息时，我立刻给罗斯福总统去电。

我希望不要作出关于不占领马达加斯加与留尼汪岛的任何保证。日本人总有一天很可能突然光临马达加斯加，而维希对他们将不会在那里进行比在法属印度支那更多的抵抗。

如果日本在迪戈苏瓦雷斯设立一个空军、潜艇或者巡洋舰基地，只要有一种基地，我们整个中东与远东的航运路线必将瘫痪。相当时期以来，我们曾计划从尼罗河或南非出去，占领迪戈苏瓦雷斯，并在这个港口建立基地。不过，由于我们事忙，目前这项行动已无限期拖延了下去，但是我不希望永远如此。在任何行动决定执行之前，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我收到的复电中有下面这样的保证:

你可以确信，不会作出关于不攻占马达加斯加或留尼汪岛的任何保证。

史末资同我一样，也在对同维希谈判马达加斯加问题感到震惊。在2月12日的电文中，他极其担心，“放弃我方行动的自由，而换来一

个微不足道的报酬。”他接着说：“我认为马达加斯加是有关印度洋安全的关键。正如印度支那在维希与日本的交易中所起的作用那样，马达加斯加也能起同样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在印度洋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与各个战场以及大英帝国在东方地区的全部交通线都可能受到影响。”

为了使他放心，我把我与总统间的往来电报转给了他。

※　　※　　※

戴高乐将军早在1941年12月16日，日本刚参战不久，就极力主张一项自由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的军事行动。1942年2月19日他又给我写信，催促作出决定，还向我们的三军参谋长提出一个自由法国在英国海空军支援合作下的远征计划。

我一直就赞成使戴高乐的人员进驻马达加斯加。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1日

如果自由法国有可能控制马达加斯加，我将极力支持。不过如何才能使它实现?

三军参谋长在他们给我的意见中指出，如由我方单独攻占这个岛屿，则所需英国部队甚众，这样的调动势必危及印度、锡兰以及印度洋中各基地的增援。

我在最初就没有极力主张要发动攻势。我的备忘录如下：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1日

我同意对马达加斯加的行动仍然应该暂缓。

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许可形成一个混合的远征队。

要么，自由法国军队登陆以后，就由他们单独作战；要么，就由大英帝国自己执行。

我不想立刻拒绝戴高乐的计划。请记住，十六个人就占领了法属喀麦隆。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2年3月5日

我们仔细考虑过戴高乐将军关于由自由法国军队进占马达加斯加的建议。这个计划是有赖英国海空军支援的，同时我们也担心自由法国是否能获得必要的军队。我们希望不要立刻拒绝戴高乐所提出的计

划，特别是从目前维希政府的态度看来，我们更不能甘冒失败的危险。

※　　※　　※

最后，由于孟加拉湾正在发展中的威胁，锡兰又危在旦夕，我们决心要取得迪戈苏瓦雷斯的优良港口。这个岛的大部其他地区，就战略而言，是属于次要的地位，但是让日本人在马达加斯加设立潜艇基地则会是巨大的灾难。绕好望角去印度的源源不绝的增援部队，似乎可以顺手执行这个任务，而不至于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对达喀尔的记忆犹新，因此，不能让自由法国参加，以免使这次行动复杂化，所以，决定攻击任务全部由英国承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12日

必须特别留意研究马达加斯加的形势。为此，应采取下列措施：（1）“H”舰队〔防卫地中海西部强有力的英国分舰队〕从直布罗陀移动；（2）如果认为必要，明天我就要求总统，派遣一支美国机动舰队接防；（3）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蒙巴顿勋爵〕所提到的四千名士兵与船只也应同时使用；

（4）攻击发动日期应在4月30日左右；（5）在进攻成功时，突击队应尽早由防守部队接防。外交大臣建议他们可以由来自刚果的比利时部队接替，据说这些部队不但精锐与数目众多，而且在需要时立刻就可以到来。毫无疑问，可以找到一些英国或者南非的零星部队。为了缓和法国的舆论，在战斗过后，在附有严格条件下容许自由法国军队开入，这个问题应该考虑。美国舰队·临·时停驻在直布罗陀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有如第一海务大臣所指出的，这样可能免除由于“奖金”①作战计划所引起对港口报复性的轰炸。

①这是原来进攻马达加斯加作战计划所用的电报密码代号。以后改称“铁甲舰”。

以上各点看来可以协调一致。请给我一份作战计划，或者一份反对它的理由。总之，在东方我们是需要一批那样的突击队的。

※　　※　　※

向着这个方向注意的人，并不只限于我们。在同一天的黄昏时候，希特勒的总部也有一个会议，海军总司令向元首作了如下的报

告：

日本已经认识到马达加斯加对海战巨大的战略重要性。

据报他们计划在锡兰以外又在马达加斯加建立基地，从而使印度洋与阿拉伯海之间的海上交通中断。从这些基地出发，他们同样能够随心所欲地袭击绕道好望角的船只。日本在建立这些基地以前需要获得德国的同意。就军事观点而言，应该予以同意。所要注意的乃是，这一行动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将涉及法国与德、意、日三国以及与英国关系的基本问题。日本这样的行动，将会遭到来自法国本土和非洲殖民地，以及葡属东非洲的反对。

希特勒说，他认为法国将不会同意让日本占领马达加斯加。

※　　※　　※

海军行动涉及的范围是如此广泛，“提尔皮茨”号进入内海的威胁又是如此严重，因此，我不得不向罗斯福总统要求援助，给予我们在大西洋临时的增援。我不能判断这项行动将如何去适应他本身的一些问题，然而，我知道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援助我们。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14日

我们决定执行“奖金”作战计划。由于它丝毫不会使我们东方舰队减弱，我们势必全部调用现驻直布罗陀的“H”舰队。这样将会使地中海西部的出入口失去掩护，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你可否从大西洋派遣两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以及一批巡洋舰与驱逐舰来临时接替“H”舰队的防务？

“H”舰队驶离直布罗陀日期，至迟不超过3月30日，在6月底以前不大可能驶返直布罗陀。4月1日至6月底之间，我们未曾计划由“H”舰队在地中海内执行任何作战行动。即使法国对“奖金”作战计划采取报复行动，但绝不致对美国舰只进行轰炸。美国舰只在直布罗陀，就它本身而言，将对海峡两岸的士气影响大有裨益。除非你能办到这件事情，不然“奖金”作战计划就无法进行。从另外的角度看来，这个作战计划如未能实现，竟致让日本获得基地，将会发生极大的危险。我们并没有同任何人谈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攻击部队将会很容易地同我们3月间的护航队混杂在一起向东方驶去。……

虽然与海军部让我提供建议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总统还是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宁愿派遣他最新式的战列舰以及其他几艘重要的舰只参加我们的本土舰队，却不愿将美国分舰队驻防直布罗陀。

※　　※　　※

“铁甲舰”作战计划，作为我们普遍增援在远东的阵地的一个步骤，现已开始制订详细方案。兵力包括第二十五独立旅和一个突击队，两者都受过特殊的两栖作战训练；还有第五师的两个旅，业已奉令随去中东的运输船队启程。这些部队将由皇家海军陆战队斯特奇斯少将指挥，定于3月23日离开英国。

即使我们的计划没有泄露，我内心中仍然隐隐地有所担心，从事态的普遍发展看来，也许会发生维希政府从达喀尔增援马达加斯加的行动。在达喀尔，一批特别敌视我们的领袖和部队聚集在那儿。于是我要求我方一切通过达喀尔去马达加斯加的运输船队和船只特别警惕，因为，我方部队即将出发驶往该岛。海军在好望角阻击维希舰只的准备工作，自然已引起史末资将军的注意。实际上，他不知怎样处理才好。

于是我给他去电：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2年3月24日

1．由于日本人进占马达加斯加不会遭到维希政府有效的抵抗，并且，会使我们中东运输船队的安全面临严重的灾难，也会使南非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决定对迪戈苏瓦雷斯进行突击并占领。攻击部队将在今晚启程，与他们混在一起去东方的还有一支五万人的运输船队。我们认为，这次战斗行动规模很大，足可成功。

2．今后，关于此项战斗行动将用不久即通知你的密码代号。特需的海军护航舰队需要调遣直布罗陀分舰队、各种航空母舰和坦克登陆艇。所有这些都已作了安排。为了促成这项行动，罗斯福总统已派遣了他最新式的战列舰与几艘其他重要的舰只来加强我们的本土舰队。而本土舰队的一部分将去接防直布罗陀。

3．我们不能让法国军队从达喀尔来增援这个岛屿。我们的计划虽未曾泄漏，但是，由于这个岛的港口在战略意义上是众所周知的，无法防止德国同维希打主意或者英国报界的臆测。尽管如此，只要我们

能够阻止达喀尔的法军部队，我们就能捷足先登；如果这一任务能顺利完成，对我方将大为有利。

4．尽管我们研究这项计划已达几个星期之久，依然要待罗斯福总统给予我方所需的海军补充之后，才能作出决定。这项事情上星期末才获得解决，我想找一个适当的时间把一切情况告诉你。我当然还没有谈到技术细节，但是就我所知，其中已大费周折，而且，三军参谋长深信，所使用的部队足够强大，足以使当地的守军就范。我们仔细研究过维希方面所有的反应。依我看来，他们不会比巴黎工厂遭到轰炸更为气愤，归根结底，他们不也忍受下来了吗?

5．请你一定要赞助这个计划。你还要对我方必要时在好望角对法国船舰不可缺少的扣留行动提供方便。我们应当对他们尽可能地斟酌处理，但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准驶往马达加斯加。

6．目前我的日子仍然不好过，但是比起一年以前我们孤立无援的时候好得多了。特别在这种乌云密布的时期，我们更不应该失去敢作敢为的精神。

史末资立即回答: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3月24日

你的来电改变了整个局面。根据以前的函件，我断定马达加斯加作战计划会拖延到锡兰情势稳定之后。处在那种情况下，截击维希的护航船队，会加速促进与维希间未成熟的危机，还可能引起与美国的误会。现在这两种顾虑均已消失，我将给予全部必需的支援截击护航船队。

你的毅力使我非常钦佩。我相信你一定会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史末资对这个计划很热心。他立刻开始为占领整个岛屿进行准备，并且调集南非军队协助这个无限期拖延了的计划。

应该记住，无论占领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个海军基地，或者全部岛屿，就它本身来说，虽然是必需的，但终究只是我们主要政策的一种附带产品，该主要政策就是增援印度，预防日本似乎可能的进攻。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2日

1．“铁甲舰”作战计划。我方对维希守军进行的宣传和传单工作，不知有何计划？根据报告，法国海军敌视英国，而他们的陆军部队却反对维希。关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忽略。

我向罗斯福总统去电，征求他的同意，是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英美联合攻击。无论如何，应该使那里的守军了解，我方进攻的目的，是在防止这个岛屿落入日本控制之下，在击败轴心国以后，保证归还法国。如果传单已经写好，我想看看，没有的话，时间仍然容许由史末资将军在开普敦起草付印。除非总统坚决不同意，我准备声明在法国解放以前，这个岛屿由英美两国共同保护。这个问题必须与外交部商议。

2．在实际上进行登陆作战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一只插白旗的小船，首先驶入港口，在优势兵力之下向守军提出最有诱惑力的投降条件？所有这些，必须仔细研究。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27日

我方尊重你方与维希间的联系，并且认为值得付给他们某种代价。但是，请考虑：

对目前我方所进行的“铁甲舰”作战计划，绝不能够让它受到阻挠。美国不应该接受法国的要求，保证像防卫印度支那时所作出的那样保护它们的殖民地，以便不给他们留有抱怨背信弃义的余地。

我方作战行动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其中包括两个训练精良、战斗力强大的旅，还有一个旅作为牵制力量，此外还配合有坦克登陆艇，两艘航空母舰，一艘战列舰，以及一些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日益壮大的东方舰队的额外力量。如果在攻击的时候，我们能散发传单，说明这是英美联合的远征队，这样将会给予我们莫大的方便。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

总统由于为了更大的计划，必须与维希保持联系，因而无意接受我的散发传单的建议。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4月3日

你的来电中，指出作为共同攻击的办法，我感到不太妥当。因为，我国是唯一能与维希进行外交调停有成功可能的国家。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进行调停，而不要由于散发传单或其他与你们

的战争行动有关联的种种非正式的方法而使情况复杂化。我诚恳地希望你能同意这种看法。

我信服总统的议论。

※　　※　　※

到4月22日，全部攻击队伍均已在德班集中，其中包括从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派来的战列舰“拉米伊”号，航空母舰“光辉”号，两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此外还有大批扫雷艇及驱潜快艇，以及十五艘载运陆军的攻击舰和运输舰只。此外，航空母舰“无畏”号也将前来参加，以代替被击沉的“赫尔米兹”号。紧张的日子跟着来到了。许多船上的物资必须重新分装以后，才能适合攻击情况；计划的最后细节必须分毫不差；命令下达后，经过长期海上航行的部队开始训练，练习他们特殊的、而大部分都不太习惯的任务。

这是自从达达尼尔战役后二十七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进攻，当时的战术现在已完全被革新了。海陆军的司令官、参谋人员以及士兵都对这种最困难的作战缺乏经验。

在占领主要的海军港口以后，是否会被深深引入马达加斯加的丛林，这一点使我特别忧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30日

对于“控制整个的岛屿”不必过于重视。因为这个岛有九百哩长，要紧的只有两三处中心地区，特别是迪戈苏瓦雷斯。我们并非去征服马达加斯加，而只是由我方控制一些重要地区，从而使它不致遭受到日本的广泛袭击。一个主要目的是：把我们精锐部队尽早运至印度和锡兰，让东非或者西非来的几营驻防军接替他们。得到这个地方会对我方有利，而不是一种新的负担。驻在科伦坡与阿杜环礁〔T港〕的东方舰队，配合适当空军，将担负起马达加斯加的实际防务。如果下述观点得到承认，我就高兴了。……尽管凯思内斯郡有敌军，朴次茅斯依然能够固守；因此，虽然安塔那那利佛和塔马塔夫由敌军盘踞着，迪戈苏瓦雷斯也能守住。

由于韦维尔将军外于日本入侵印度的威胁之中，他要求更多有关全部局势的情报，我不得不向他再度作出保证。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5月5日

马达加斯加对印度极为重要，假如日本取道锡兰，并获得法国在印度支那那样的默认，让他们在这个岛上定居下来，那么，我方整个与你们以及中东的交通线，即使没有被切断的话，也会遭到危险。自然也存在着我方会被拖在那里的危险，从而使该岛变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个帮助。我们希望使用强有力的部队以及猛烈的行动，把这种冒险减至最低限度。

迪戈苏瓦雷斯一经占领，全部支援将尽快地运到你处。我们希望由两个非洲旅来守卫马达加斯加，其中一旅来自比属刚果或者西海岸。对这两个非洲旅的命令已经下达，其中一个旅在6月1日即可启程。他们在非洲或者在马达加斯加都是一样的。第五师立刻单独开始行动。……

我同意你的看法：5月和6月是我们在东方最可忧虑的岁月，不过，我充分相信：第五师在5月，第二师在6月将到达你处。除了战争所引起的想不到的事件以外，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些将是我们的决心。

我又向奥金莱克将军解释局势。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5日

未来的两个月，毫无疑问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地预言，日本下一次的进攻会指向何处。澳大利亚人自然想到他们将遭到大举的进犯。看起来，日本好像真会威胁或者攻击莫尔兹比港和达尔文港似的。无疑，他们的目的尤其是要尽量把我们的部队封锁在澳大利亚。日本把国内现有的十个师团军队，调出三个师团去增援原在苏联和满洲前线的二十个师团军队，这项行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明显的是，击垮中国对日本有利，他们向北面强力推进似乎就支持了那种想法。

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不可能四面出击。他们对在科伦坡与亭可马里港所遭受的重创不会高兴，他们全部的航空母舰皆已返回日本或者台湾①，以便对损失惨重的飞机进行补充。如果他们向锡兰和（或者）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就会使人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尽早在爪哇失陷的时候，或者在4月初，当他们强大的海空军侵入印度洋的时候这样做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特殊的理由证实对印度的大举入侵已迫在眉梢。……

①原文为Formosa，本卷译作“台湾”。——译者

我们希望今天能攻占迪戈苏瓦雷斯，为此目的已集合了坚强的兵力。……英国第八装甲师在7月上旬绕过好望角，如果印度、中东或者澳大利亚遭到大举侵犯，这个部队就可以用来支援该处。

※　　※　　※

载运攻击部队的快速运输船队于4月28日离开德班。较慢的船只载运陆军运输工具和物资已经先行启程。西弗莱特海军司令和斯特奇斯将军一同在“拉米伊”号上，5月4日全部远征队进入攻击距离。迪戈苏瓦雷斯湾深入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几乎把这个岛的北端陆地与岛屿的其他部分切断。与市区相对的设防的安西朗港控制着入口。从东面迫近，根据报告该处防卫坚强，不过，地峡西面有几处海湾，虽然难以接近，但是可以容下较大的船只。这个地区防卫并不坚强；夜间迫近可收奇袭之效，登陆之后，陆军部队距安西朗只有十八哩。位于西海岸的科雷尔湾，因此被选定为攻击的起点。运输舰只必须在黑夜里在引导下经过曲折的、可能布雷的浅峡，开往情况不明的敌对的海岸。第一批部队在5日清早四时半登陆，没有遭到损失，很快地占领了唯一可以向海面发射的炮台。半小时以后，舰队机群攻击迪戈苏瓦雷斯机场与港口内的船只。巡洋舰“赫米昂”号从东面进行佯攻。维希法国虽然完全出乎意料，但依然进行抵抗。下午，全部第二十九旅以及几乎全部的装备已经登陆，并且向前推进，突击队进抵安德拉卡半岛的东端，第十七旅也开始登岸。

第二十九旅的先头部队，在十二辆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攻占了敌人两处阻滞阵地之后，在安西朗以南二哩处，被敌方横跨公路的主要阵地拦住去路。这个地区防卫坚强，并且有水泥碉堡。6日黎明，第二南兰开夏团突破敌方左翼，并且在敌后建立阵地，整天给敌方严重的打击。这个成功的消息来到之前，斯特奇斯将军要求海军司令西弗莱特派遣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在安西朗登陆。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拉米伊”号上的五十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由驱逐舰“安东尼”号载运，傍晚机智地开进港内，并且成功地把陆战队运到港内码头上。

这只驱逐舰安然躲过炽烈的炮火。普赖斯上尉率领五十名队员黑暗中摸索入城。他们不久发现并且占领了海军弹药库，在库内发现了大批步枪、机关枪以及五十名左右英国战俘。这是一次杰出的箝制攻击。在那个时候，第二十九旅已得到第十七旅的支援，取得完全成

功。7日拂晓以前，敌方司令官放弃了安西朗。这个城市以及大部防卫工事都落入我们手中了。

掩护港口入口处的要塞依然需要解决，但是经过“拉米伊”号早晨短暂的炮轰以后，也向我们投降了。上午十一时战斗全部停止，午后英国舰队进入港内。陆军全部伤亡不到四百人。

首相致西弗莱特海军司令与斯特奇斯将军　　1942年5月9日

我诚恳地祝贺你们，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完成了艰险的作战任务。请向全体官兵传达我的祝福，并请转告他们，他们的业绩是对英国和联合国家真诚的援助。

另致第二十九旅：九个月以前，当我在因佛雷里看见你们的时候，我就知道二十九旅会有卓越的成就。

※　　※　　※

西弗莱特海军上将，从前在海军部时是我的海军秘书，他也是我的朋友。我给他一份关于我们政策的全部说明。

首相致西弗莱特海军上将1942年5月15日

我希望你清楚地了解我方在马达加斯加作战的情况。这个岛屿必须成为一种助力，而不是妨碍；必须给我们带来安全，而不是负担。我们不能把有力的野战部队，长期地留在那里。第十三旅与第十七旅应该立刻开往印度。如果你能够在几天以内攻占塔马塔夫与马任加的话，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支援你，不过他们总是要离开的。

自从“铁甲舰”作战计划制订并执行以来，印度洋的局势已转变成对我方有利。时间过去了。日本人却还没有推动他们向锡兰或者印度的进攻。反之，这些危险看来并不比以前更近、更有可能。……人们难于想像日本会试图攻击迪戈苏瓦雷斯，因为那要动用将近万人的兵力，装载这些部队的运输船只，再加上战列舰与航空母舰护航，就会牵制到他们大部分有限的舰队。他们动用每艘舰只时，比我们更要精打细算。因此，你的问题乃是最少量地运用我方有限的资源守住这个位置。

也许你会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待事态平定下来，与法国当局达成某种临时协议。金钱与贸易上的便利条件也应当使用。

你能给与战争最好的支援，乃是尽早让第十三旅和第十七旅开往印度，而第二十九旅也当在下两个月内开往那里去。

当然，除了必须坚决守住迪戈苏瓦雷斯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从属于这项任务的。

西弗莱特海军上将立刻回电：

1942年5月15日

你所谈到的总局势，对我们大为有利。……就我方占领迪戈苏瓦雷斯来说，我认为法国会采取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密切关系或者扩展我方的控制，除非塔马塔夫与马任加已由我方占领。

……除了使用武力以外，我认为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我回答他，目前应该放弃占领塔马塔夫与马任加的意图，并且应该使用最少量的部队去保证迪戈苏瓦雷斯的安全。不过，史末资将军依然坚持进一步的作战，并且用了有力的论据。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5月28日

塔马塔夫与马任加以及其他港口，经常为法国潜艇所使用，同样也能被日本人使用。虽然当地居民并不敌视我们，但是马达加斯加当局却抱有极为敌视的态度。迪戈攻陷以后，目前尚无可能进行实质上的抵抗，不过，如果给予他们时间组织抵抗，我们的任务就棘手了。控制马达加斯加对我方印度洋中的交通线极具重要性，不能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

外交部也表示急于向前行动。但是，我必须时刻考虑到韦维尔的需要以及日本进攻印度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一切皆如预计地进行着，不过现在却发生了一件极其为难的意外事件。5月29日，有不明国籍的飞机一架在港口上空出现然后飞走。这似乎是空军与潜艇攻击的前奏，因此，下达了特别警戒命令。第二天傍晚，“拉米伊”号与附近的一艘油船遭到鱼雷的袭击。它们来自何处？预示着甚么？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日

对迪戈的不幸表示真诚的慰问。这次攻击一定是在维希的情报与指使下，由日本或者维希的潜艇进行的。这些现像说明，必须尽早彻

底除掉维希对这个岛屿的一切控制。在目前情况下，姑息的措施如同在其他所有情况下都证实了的，是危险的。我相信不久我方会发动一次行动以澄清全局。我的南非旅团准备就绪，仅仅在等候运输船只。祝好。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6月2日

海军部对迪戈苏瓦雷斯事件的观点是，一艘较大的日本潜艇携带一艘小型潜艇，还有一架侦察机，来到袭击港口的距离之内。执行任务之后，由于处境危急，小型潜艇的全部船员——两个日本人把潜艇凿沉后上岸，立刻被我巡逻部队打死。他们的文件是日文的，于是一个译员立刻飞来阅读这些文件。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马达加斯加的维希法国当局不一定有所牵连。

使我们安心的是，不久就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两个日本军官为他们的祖国尽忠了。“拉米伊”号6月9日平安驶抵德班，但是，好几个月不能参加战斗。

※　　※　　※

现在必须结束马达加斯加的故事。占领迪戈苏瓦雷斯之后，曾经给予法国总督一段短暂的时间，让他改变亲维希的态度。我们需要西岸港口以控制莫桑比克海峡，我方主要的东方护航队在那里常遭潜艇的干扰，但是，法国总督依然顽固。因此必须继续作战，并由东非司令普拉特将军指挥。9月10日，英国第二十九步兵旅遭到轻微的抵抗以后占领了马任加。第二十二东非旅随后登陆，穿过第二十九旅，沿公路向塔那那利佛挺进，这个城市是首府也是总督府所在地。同时，其他小股南非军队也沿海岸公路向南推进。第二十九旅再度登船运至东岸塔马塔夫，在9月18日未经抵抗就占领该城，然后向塔那那利佛推进。首府于9月23日攻克。

我们的军队受到居民欢迎，不过，总督偕同一些参谋人员随着军队向南撤退。我方展开对他的追击，在10月19日一次成功的战斗中，俘虏敌军750人，而我方无伤亡。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1月5日，总督接受了我方的投降条件。这个岛上的政府仍由法国人主持。由于这些战斗的结果，以及伤亡一百余人的代价，我们取得了对这个岛屿的完全军事控制。这个岛屿对我们与近东以及远东的交通线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马达加斯加这一段战史，由于计划的秘密与战术执行的

准确，成为两栖突击的典型。消息传来正是我们极需好成绩的时刻。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这是英国公众意识到的唯一的有效作战指挥的标志。

第十四章　美国海战胜利①珊瑚海和中途岛

日本胜利时期——他们新的前进扩张计划——尼米兹海军上将在珊瑚海集中力量——日军登陆图拉吉岛——5月7日首次交锋——弗莱彻海军上将5月8日的军事行动——空中格斗——美方获胜——海军史上第一个航空母舰战役——“莱克辛顿”号的命运——海军大将山本的计划——日本海军使用的主力——厄运降临美方——他们在珍珠港的准备——6月4日战斗开始——攻击与反攻击——弗莱彻与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杰出战术——双方形势极为险恶——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被毁——太平洋战役的转折点——山本后撤——美方追击——美国的一次辉煌胜利——日本最高指挥官的优良品质——美国方面勇敢与忠诚的胜利。

①参阅美国海军上校S．E．莫里森：《珊瑚海、中途岛与潜艇活动》。

太平洋上，现在发生了轰动整个战局的事件。到3月底，日本极其圆满地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参与计划的人员也为之目瞪口呆。日本变成了香港、暹罗、马来亚以及广大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主人。日军在缅甸正向腹地深入。在菲律宾群岛，美国依旧在科里几多尔苦战，但是并没有解围的希望。

日本人欢喜若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无意战斗到底；这种信念更加巩固了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心，以及对军事胜利的自豪感。现在皇军已站在战前计划中慎重选定的进军边界上了。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之内，包含着无尽的资源与财富，他们能够用来巩固这些被征服的地方，并且发展他们新近赢得的力量。在他们长远的计划中，规定这个阶段为一个喘息的时机，用以抵抗美国的反击，或者进行组织进一步的攻势。不过，由于胜利的兴奋，日本领导人物认为天赋给他们的命运已经实现了。他们不能辜负它。这些想法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人们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自然产生的诱惑，也是由于认真的军事推理。彻底巩固新获得的外围地区，还是为这些地区的防卫起见而大举向纵深前进，究竟哪一种较好，对他们说来，似乎是应该从战略上权衡得失的问题。

东京方面在反复思考之后，采取了野心更大的计划，决定向外扩大占领，其中包括阿留申群岛西部、中途岛、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新几内亚南部的莫尔斯比港。这项扩张威胁到美国的主要基地珍珠港，如果保持下去，也将会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直接交通线，并且使日本得到合适的基地从事未来的进攻。

日本最高指挥部在制订与执行计划方面，表现了极端的巧妙与勇敢。不过，他们是在从没有按照正确的比例来估计世界力量的基础上行事的。他们从来不理解美国潜在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会在欧洲获胜。他们情绪激昂，要无限制地征服亚洲，领导亚洲前进，创建功勋。这样，他们就陷进了一场赌局：即使获得了胜利，也只能使他们的优势延长一年；如果失败的话，会在同样长的时间内遭到毁灭。实际的结果是，他们以相当强大而已牢牢掌握住的利益换取了一片广大而松散的无力控制的领土；而且在这些外围地带失利的时候，他们才感到在内线与主要地区建立一个紧密的防线已经没有力量了。

尽管如此，在世界大战当前这个时期，任何人都不能断定德国不会打败俄国，或者将它赶到乌拉尔山背后，从而可以回师进犯英国；或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穿过高加索与波斯，同日本的先头部队在印度会师。为了使大同盟作战顺利，美国必须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海战胜利，从而在太平洋中掌握优势，即使一时还不能建立对太平洋的全部制海权。我们对这场胜利的希望并未消失。正如事实所证明的，我一直相信，到5月，在我们从大西洋给予的一些帮助之下，美国会在太平洋重新掌握制海权。这种希望是以计算美国和英国新近造成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为基础的。现在，我们用必要的简略方式来描述这场辉煌而惊心动魄的海战。正是这场海战无可争辩地肯定了上述堂皇的业绩。

※　　※　　※

1942年4月底，日本最高指挥部开始执行新的扩张政策。这包括占领莫尔斯比港与图拉吉岛，该岛位于所罗门群岛南部，与较大的瓜达卡纳尔岛相对。占领莫尔斯比港就是完成了对新几内亚征服的第一阶段，并使他们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前沿海军基地更加巩固。从新几内亚或者从所罗门群岛，他们可以开始围困澳大利亚。

美国情报机关很快就知道日本在这些海面集中的情况。

根据观察，来自加罗林群岛主要海军基地特鲁克的舰只正在拉包尔集中，显然即将南进。甚至还可能推测出5月3日是他们的发动攻势的日期。这个时候，美国航空母舰由于种种不同的任务而到处分散着。这些任务中包括杜利特尔将军4月18日对东京进行的勇敢惊人的空袭。这件事情也许事实上是决定日本新政策的因素之一。

意识到南面的威胁，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刻开始在珊瑚海调集可能有的最强大的舰队。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航空母舰“约克顿”号与三艘重巡洋舰已在该区域内巡弋。5月1日菲奇海军少将率领航空母舰“莱克辛顿”号与两艘巡洋舰，从珍珠港赶来同他会合；三天以后，英国海军少将克雷斯率领一个分舰队前来会合。这个分舰队包括澳大利亚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与“霍巴特”号以及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立即能够使用的其他航空母舰，只有参与轰炸东京的“企业”号与“大黄蜂”号；它们尽快南驶，不过，要在5月中旬才能参加弗莱彻司令的舰队。它们还未到达，战斗就开始了。

5月3日，在瓜达卡纳尔以南四百哩处的海面加油的时候，弗莱彻司令得悉敌人已在图拉吉岛登陆，显然希望立刻建立一个水上航空基地，从那里监视珊瑚海的东面入口处。由于这个前哨地点明显地受到威胁，少数澳大利亚守军已在两天前撤退。弗莱彻立刻使用自己的分队向这个岛屿展开攻击；

菲奇的分舰队仍在加油。第二日拂晓“约克顿”号的机群大肆轰炸图拉吉岛。不过，敌方掩护舰只已经撤退，仅留下数艘驱逐舰与一些小型舰只。因此，战果令人失望。

以后两天并无重大事件，不过，很明显，一场大战不久即将来临。弗莱彻的三个分舰队，加油添弹以后，在新几内亚西北海面严阵以待。他获悉攻击莫尔斯比港的日军已从拉包尔启程，可能在7日或者8日穿过路易西亚德群岛的约马德峡。他也知道三艘敌人航空母舰已进入附近海面，唯位置不详。日本的主攻部队“瑞鹤”号与“翔鹤”号航空母舰，在两艘重巡洋舰支援下，自特鲁克岛沿所罗门群岛东端南下，正好在空中侦察范围之外，于5日傍晚自东面进入珊瑚海。6日，这些舰只已紧紧围拢，靠近弗莱彻的舰队。在一天黄昏的时候相距仅七十哩，惟双方皆未发现对方的存在。当天夜晚双方舰队就距离远了。7日

拂晓，弗莱彻进入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的预定位置，准备在该处迎击来犯的敌军。他派遣克雷斯的分队继续前进，去控制约马德峡的南方出口，敌人可能于当日在该处出现。克雷斯的位置不久即被敌人发现，下午遭到成批的由陆地起飞的鱼雷轰炸机的猛烈攻击，其猛烈程度与“威尔士亲王”号与“却敌”号之被击沉不相上下。由于机警的指挥与好运气，没有一艘舰只被鱼雷击中，他继续向莫尔斯比港前进，直到获悉敌人已经折回才向南面转进。

这个时候，有关敌方航空母舰的位置，仍旧没有准确的消息，弗莱彻甚为不安。拂晓，他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搜索，早晨八时十五分终于获得报告，在路易西亚德群岛北面发现两艘航空母舰与四艘巡洋舰。不过，被发现的敌舰并不是航空母舰主攻舰队，而只是较弱的掩护运输舰的护航舰只，其中包括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弗莱彻依然全力以赴，在三小时后将“翔凤”号击沉。这项行动使敌人进攻部队失去了空中掩护，因而不得不折回。预定开往莫尔斯比港的运输船只，因此不能进入约马德峡，直到最后下令撤退以前，一直停留在路易西亚德群岛的北面。

※　　※　　※

弗莱彻的所在处现在被敌方知道了，他目前正处在极为困难的境地。任何时间都可能遭到敌人的攻击，而他自己的主攻部队在下午以前才能重新装备停当，参加进一步的战斗。

不过，他很幸运，天气越变越坏，而且，敌方又没有雷达。实际上日本航空母舰舰队就在东面攻击距离之内。他们曾在下午发动一次空袭，但是，在浓雾狂风中飞机没有击中目标。没有战果，可是在返航途中，他们越过弗莱彻舰队附近，并且，为雷达所发现。战斗机立刻升空拦击，在黑夜即将来临的一场混战中，许多敌机被击毁。出发的二十七架轰炸机，只有少数回到它们的航空母舰参加第二天的战斗。

由于彼此了解相距很近，双方都打算用水面舰只进行夜袭。双方又都认为那太冒险了。于是在夜间，他们又一次地分道前进了。8日早晨，有利的气候条件颠倒过来了。日本人现在有了低云层的掩护，而弗莱彻的舰队却在晴空万里的海面上。捉迷藏的游戏又重新开始了。八时三十八分，从“莱克辛顿”号起飞的一架侦察飞机终于发现了敌

踪，大约在同时，一个截获的信号明白地表示敌方也发现了美国航空母舰。

一场双方势均力敌的大战开始了。

上午九点以前，美国派出一支由八十二架飞机组成的攻击部队，到九时二十五分，已全部升空向目标飞去。大约在同时，日本也派出了同样的攻击部队，由六十九架飞机组成。

美国的攻势约在十一时左右展开，而日方攻势则在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到十一时四十分，战斗全部结束。目标附近的低云层使美国机群遭到困难。当他们找到目标时，敌方一艘航空母舰立即驶入浓雾阵雨之中寻求掩护，因此，全部飞机向另一艘航空母舰进攻；“翔鹤”号被三枚炸弹击中，发生大火，但是它遭到的损坏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虽然目前失去了战斗力，“翔鹤”号仍然还能驶返国内进行修理。“瑞鹤”号则未遭到任何损坏。

在同时，日本机群在万里晴空中向“约克顿”号与“莱克辛顿”号展开攻击。由于杰出的操纵，“约克顿”号躲开了几乎所有的攻击，但是，却遭到没有命中而落在附近的炸弹的损害。一枚炸弹造成严重的伤亡，并且起火。不久，大火即被扑灭，该舰作战能力几乎未受影响。不太灵活的“莱克辛顿”号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它被两三枚炸弹与两个鱼雷击中。战斗过后，它已发生大火，左舷倾斜，三个锅炉室被海水淹没。由于英勇的行动，大火被扑灭了，倾斜也纠正了，不久，该舰已能以二十五海里的时速航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猛烈的对抗战，根据战后估定，双方损失的飞机：

美国三十三架；日本四十三架。

※　　※　　※

假如珊瑚海的事件到此结束，美国显然占了上风。他们击沉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重创“翔鹤”号，并使企图进攻莫尔斯比港的军队折回原处。他们自己的两艘航空母舰似乎仍然完整无缺，到目前为止仅有的损失是一艘舰队油船与伴随它的驱逐舰，它们是在一天前被日本航空母舰击沉的。

但是，现在一个不幸突然向他们袭来。在战斗结束一个小时以后，“莱克辛顿”号由于内部爆炸而产生激剧的震动，下部船舱开始起火，并且一再蔓延终至无法收拾。奋力抢救亦属无效，当日傍晚，在

没有继续造成伤亡的情况下开始弃船，然后由一颗美国鱼雷把它击沉。此时双方皆自珊瑚海撤出，而且，双方都宣扬自己获得了胜利。日本方面用刺耳的词句宣传说，不仅弗莱彻海军上将的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了，另外还有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也被击沉。但是，在战役之后，他们本身的行动与这种信念并不一致。尽管通向莫尔斯比港的路线此时已经对他们敞开，他们却延迟到7月才向那里推进。到那时，整个形势变了，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方针，改成从新几内亚的基地由陆路推进。这些日子标志了日本沿海路向澳大利亚推进的限度。

在美国方面，保存他们的航空母舰实力是极为必要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已经了解到北方即将发生更大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又需要他全部的力量。他对于目前阻止日本人进入珊瑚海地区非常满意，并且立刻把他的全部航空母舰召回珍珠港，包括“企业”号与“大黄蜂”号，然后兼程前去参加弗莱彻的舰队。同时，非常机智地在中途岛战役结束之前隐瞒了“莱克辛顿”号损失的消息，因为，日本人显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正在暗中摸索，探求情报。

这次遭遇战所产生的影响与其战术上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就战略上而言，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第一次可喜的胜利。像这样的海战，从前是没有见过的。这是水面舰只没有互相开炮的第一次海战。它使战争的机会与危险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给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以重大代价换来的战术教训，不久在中途岛战役中应用，得到杰出的战果。中途岛战役的序幕正在开始。

※　　※　　※

向珊瑚海进军仅仅是日本更加野心勃勃政策的开始阶段。甚至当这个开始阶段正在进行的时候，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就准备攻占中途岛及其机场，在中太平洋与美国势力一较长短，从这个岛屿可以威胁或者征服东面一千哩的珍珠港。

在同时，由一支牵制部队前往占领阿留申群岛西部优越的据点。经过仔细安排行动时间，山本希望首先把美国舰队引到北面去应付对阿留申群岛的威胁，因此，让他能无阻地把主力投入中途岛的战斗，到美国能够对这个岛屿进行大举干预时，他就希望占领中途岛，并且准备迎击强大的反击。中途岛对美国极为重要，它是珍珠港的前哨，

由于这些动向，将会引起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会战。山本自信能够迫使对方参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而且，由于他有压倒的优势，尤其是在高速战列舰方面，他就极有机会歼灭敌人。这就是告诉他的部下南云海军大将的概括计划。不过，全部计划的关键在于尼米兹海军上将能否进入圈套，而且，也在于他本身会不会遭到突然袭击。

然而，美国指挥官却是积极而机警的。他的情报部门使他消息非常灵通，甚至连预计的进行袭击的日期都知道。尽管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可能是用来掩饰攻击阿留申群岛的，从而使它可能转向美洲大陆前进。不过中途岛总是比任何地方更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因此，朝这个方面展开他的力量，他是从来没有犹豫过的。他的主要忧虑是，他的航空母舰怎么也比不上南云的四艘战斗经验丰富的航空母舰，它们从珍珠港至锡兰一直取得杰出的战功。南云舰队中另外两艘已转向珊瑚海，并且有一艘受伤；在另一方面，尼米兹损失了“莱克辛顿”号，“约克顿”号失去了战斗力，“萨拉托加”号修复之后还没有重新加入他的舰队，“黄蜂”号救助马耳他岛，仍然还在地中海附近。只有“企业”号与“大黄蜂”号从南太平洋兼程回驶，“约克顿”号如果能够及时修复，也可以参加即将来临的战斗。尼米兹海军上将没有比在旧金山更近的战列舰，而且它们的速度太慢，不能与航空母舰配合；山本却拥有十一艘战列舰，其中有三艘是世界上最强最快的。美国虽处于劣势，但是，尼米兹能够得到从中途岛起飞的强有力的空中支援。

※　　※　　※

在5月最末的一个星期中，日本海军的主力开始离开它们的基地。首先出发的是阿留申的牵制舰队，预定于6月3日攻击荷兰港，并且引诱美国舰队向那个方向驶去。在此之后，登陆部队即前往夺取该群岛西端的阿图岛、基斯卡岛与阿达克岛。南云率领四艘航空母舰于次日向中途岛攻击，6月5日登陆部队即将到达该岛并占领它，他们预料不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山本的作战舰队在其时将停在后方西面，在空中侦察范围之外，待机迎击预料中的美国反击。

这次事件是仅次于珍珠港的高潮。航空母舰“企业”号与“大黄蜂”号在5月26日自南方抵达。“约克顿”号也在次日出现，原来预计修理需要三个月时间，但是，为了适应危急的需要而决定在四十八小时内将它修复，以适应作战，并且重新调配了一个新的航空大队。在30

日它再次航行，去参加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舰队。斯普鲁恩斯是在两天以前率领两艘航空母舰先行离开的。弗莱彻海军上将仍然负责混合舰队的战术指挥。在中途岛的机场上停满了轰炸机，防卫该岛的地面部队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早些得到敌人接近的消息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5月30日开始了连续的空中侦察。美国潜艇在中途岛西面和北面进行监视。四天的时间在忧虑不安中度过。6月3日上午九时，一架“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在中途岛西面七百多哩处巡逻时，发现敌方舰只十一艘。轰炸与鱼雷攻击随即展开，但未成功，只有一枚鱼雷命中了一艘油船，不过战役从此开始了，并且所有关于敌人企图的疑团全部消除了。弗莱彻海军上将根据情报，有理由相信敌方航空母舰将由西北方向迫近中途岛，第一次发现敌人的报告并未使他立刻出发，他正确地估计到所发现的敌船只是一批运输舰只。4日黎明，他率领下的航空母舰驶至中途岛北面二百哩处的预定位置，假如南云在此处出现，立即可以猛扑他的侧翼。

6月4日拂晓，天气良好，五点三十四分一架中途岛起飞的巡逻机终于发出了久已等待着的信号：报告发现了迫近的日本航空母舰。报告不断传来。许多飞机正向中途岛前进，并且，发现支援航空母舰的大批战列舰。早晨六点三十分，日本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这次袭击遭到顽强的抵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来犯者永远没有回去。尽管空袭造成了许多损失与伤亡，但是机场依然能够使用，还有时间向南云的舰队发动一次反击。他的压倒优势的战斗机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这次寄托着极大期望的英勇的攻击，其结果令人失望。他们的猛攻所引起的紊乱似乎模糊了日本指挥官的判断。他的飞行员告诉他再一次向中途岛攻击是必要的。他的航空母舰保留有一批足够数目的飞机，以便迎击随时可能出现的美国航空母舰，不过，他的侦察能力不强，而且，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收获，所以，他认为美国飞机不一定会来。现在他决定把为迎击美机而保持的队形散开，以便为再犯中途岛而进行重新装备。无论如何，这样就必须清理飞行甲板，以便使第一批攻击的飞机降落。这个决定使他招致致命的危险。尽管南云后来得悉一支美国舰队，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在内，在东面出现，但是已经太迟了。他的飞行甲板上塞满了正在加油添弹的不能用的轰炸机；他肯定要遭到美国攻击的灾难。

※　　※　　※

弗莱彻与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根据他们早期冷静的判断，已经做好了参与这场紧要关头战斗的布置。他们在早上截获了源源而来的消息。上午七时，“企业”号与“大黄蜂”号除去自卫必需的飞机以外，出动了所有的飞机发动一次攻击。“约克顿”号上的飞机曾执行早晨的侦察任务，由于它们的起落而耽误时间，但是它的攻击机群也在九点稍过之后升空。这个时候，另外两艘航空母舰起飞的第一批机群已经接近目标。敌人周围一带，天空多云，俯冲轰炸机群起初没有找到目标。“大黄蜂”号的机群，不知敌人已转向他去，一直没有发现敌人，因此错过了战斗。由于这些事故，首次攻击乃由三艘航空母舰的鱼雷轰炸机群单独进行；虽然它们极其英勇地接近目标，但是，面临着猛烈的抵抗，未能成功。参加攻击的四十一架鱼雷轰炸机仅有六架返航。他们的献身带来了报酬。当全部日本人的注意力与全部可以使用的战斗机向他们集中的时候，“企业”号与“约克顿”号上的三十七架俯冲轰炸机飞临上空。它们的炸弹几乎毫无阻拦地投进南云的旗舰“赤城”号与它的姐妹舰“加贺”号；大约同时，“约克顿”号上的另外一批十七架向“苍龙”号展开攻击。在数分钟之内，这三艘航空母舰的甲板都变成了杀戮场，乱堆着正在燃烧与爆炸的飞机。舰身下舱发生大火，不久，显然这三艘航空母舰注定了要遭灭亡的命运。南云海军大将只得把他的司令旗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坐视他统率的良好舰队四分之三付之一炬。

中午以后美国飞机才返航降落。他们损失六十余架飞机，但是，获得的战果极其巨大。敌人的航空母舰只有“飞龙”号一艘还存在，它立刻决意为了太阳旗的荣誉发动一次猛烈攻击。正当返航的美国飞行员们在“约克顿”号上谈论着他们的故事时，传来了敌机来袭的消息。据报敌机约四十余架猛扑而来，尽管敌机遭到战斗机与炮火的重大打击，“约克顿”号还是被三枚炸弹击中。虽然造成严重损害，但是燃烧已被扑灭，这艘航空母舰还能坚持航行，直至两小时之后“飞龙”号再度来袭，使用了鱼雷进行攻击，产生了致命的结局。

该舰在海上漂浮两天之后，被一艘日本潜艇击沉。

“约克顿”号在它还在漂浮时就已开始报复行动。下午二点四十五分“飞龙”号即被发现；在一小时之内从“企业”号上起飞了二十四架俯

冲轰炸机比翼向它飞来。下午五时正，攻击开始，数分钟内它已经烧成一团，直到次日清晨才沉没。南云的四艘航空母舰最后一艘也被击沉了，随之俱去的是它的全部训练精良的航空人员。这些损失永远不能补救。这次战役在6月4日结束。这次战役被正确地当作太平洋上战争的转折点。

※　　※　　※

战胜的美国指挥官们面临着另外的危险。日本海军总司令率领着他的无敌的作战舰队也许仍然在向中途岛前进。美国空军已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果山本决定继续前进，美国将缺乏重型舰只与他对抗。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现在担任航空母舰队的指挥官，由于不明了敌方实力，而且，他的航空母舰缺乏重型舰只支援，就决定不向西追击。他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山本海军总司令没有采取挽回命运的措施，却令人不易了解。最初他决定向前推进，并且命令四艘最大威力的巡洋舰在6月5日清晨向中途岛轰击。同时，另外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向东北面推进。如果斯普鲁恩斯决定去追击南云的残余舰队，他或许已在一场夜战中遭到了灾难。但是，在夜间，日本指挥官突然改变了他的计划，并在6月5日早晨二点五十五分下达总退却令。他的理由无法明了，不过，显然，他的宝贵的航空母舰遭到意外的毁灭性的失败给他很深的影响。灾祸再度向他降临。两艘派去轰击中途岛的重巡洋舰在航行中，为了避开一艘美国潜艇的攻击而发生互撞事件。两艘军舰都受到严重的损害，并且在总退却开始时就掉队了。6月6日，这两艘失去战斗力的军舰遭到斯普鲁恩斯飞行员的攻击，结果击沉一艘，另一艘也处于下沉状态。这艘饱经征战的“最上”号军舰，最后终于驶返了本土。

在占领了阿留申群岛西部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两个小岛之后，日本人正如他们悄悄而来那样悄悄地撤退了。

※　　※　　※

现在回顾一下日本领导者的指挥方法，是有教训意义的。

在一个月中，他们曾经两次以进取的技巧和决心将海空军投入战斗。而每次当他们的空军遭到强力的打击时，尽管目标近在咫尺，他们也都放弃了。中途岛之战的海军名将如山本、南云和近藤等人都参与并执行了这些勇敢而规模大的作战计划。这些战斗在四个月内摧毁

了同盟国在远东的舰队，并且把英国东方舰队赶出了印度洋。山本自中途岛后撤乃是由于全盘战事显示出：一个舰队失去了空中掩护，并且远离基地数千哩，将不能冒险停留在一个拥有大部分未受损伤的空军大队的航空母舰所形成的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内。他命令运输舰队撤退乃是因为缺乏空中支援，而且，该岛有空军防卫，面积又小，因之决不可能收奇袭之效，前往攻击无异自取灭亡。

日本计划的呆板，而且，每当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实行时就会出现放弃目的的倾向等等，都被认为是主要因为他们繁杂而不精确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很难临时作出信号通讯的。

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教训。美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早在事前就识破了敌人保守最严的秘密。这样，尼米兹海军上将尽管力量较弱，也还能够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集中足够的兵力。

当战斗来临时证明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战争中保密的重要性与走漏消息的后果，在这里都明显地说明了。

※　　※　　※

美国这一值得纪念的胜利，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同盟国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士气的影响是广泛而及时的。这一举扭转了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势。曾经使我们整个在远东的努力遭到挫败达六个月之久的敌人所炫耀的优势，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时刻起，我们全部的思想转而对采取攻势具有坚强的信念。我们不再考虑日本人下次会向什么地方攻击，而是考虑我们能在何处给敌人以打击，从而收复被他们快速征服的广大领土。但是这条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依然需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在东方获得胜利，不过，对结局我们是没有怀疑的；同时，在太平洋方面的种种需求，也不至于过分牵掣美国准备应付欧洲战场的巨大努力。

※　　※　　※

在海洋战斗的史册中，没有比这两次战役更动人心弦的了；在这两次战役中，美国海军、美国空军与美国民族的优良品质都发出灿烂的光辉。空战所创建的新颖而至今仍无法估量的局面使行动的速度和命运的转变，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可是，美国航空人员与海军战士们的勇敢和奋不顾身，他们指挥官们的指挥若定和指挥技巧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基础。日本舰队撤回到遥远的本土港口之后，他们

的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不仅他们的航空母舰实力已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敌对的毅力和激情，足以和他们武士道祖先们的高尚传统匹敌，并且还有着无限发展的力量、数量和科学作为后盾。

第十五章　北极护航运输船队

1942年

通往俄国的北方航路——“提尔皮茨”号在特隆赫姆——供应品堆积——总统给我的压力——我在5月2日的答复——斯大林的要求——我在5月9日的答复——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悲剧——第一海务大臣的通知——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撤退——德国方面的情况——运输船队的悲惨遭遇——我们决定在极区白昼结束时停止北极护航——“闻败不馁”——7月17日我给斯大林去电作详尽的解释——通往波斯的另一条道路——我向俄国要求调用波兰师——总统同意我的电报——斯大林的粗暴而生气的答复——我决定默然接受——雷德尔对元首的声明——9月份的运输船队打开了自己的通路——1941和1942年间英国对援助俄国所作努力的程度——一次成功的护航及其结果——德国海军政策的主要危机。

当苏俄遭到希特勒攻击时，美国和我们能帮助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输送武器和供应品。这些东西在极大程度上是美国和英国的产品，还有些是美国给予英国的军需品。因此，我们亟待补充的部队的装备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为了对付日本即将发起的攻击所作的全部有效的准备，实际上已不可能了。1941年10月访问莫斯科的比弗布鲁克—哈里曼英美代表团商定给予俄国大批物资，他们的建议基本上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输送这些供应品给俄国军队的一条直接路线是海运，绕过北角，取道北极海航线，抵达摩尔曼斯克，以后再转至阿尔汉格尔斯克。根据协定，苏联政府负责用他们自己的船只在英国或美国港口接收供应品，然后运回俄国。不过，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船只可以装运我们所愿意提供的大量物资，英美的船只好立即承担了四分之三的运输量。在最初的四五个月内，一切进行顺利，只损失了一条船；到1942年3月，从挪威北部起飞的德国飞机，还有德国潜艇开始严重地干扰运输船队。

我们已经了解，希特勒怎样指挥德国海军在冬季将其力量集中于挪威，不仅在于防止英国的袭击，而且在于阻止供应物资和军需品运入俄国。他还从攻击大西洋和横贯大西洋航运的潜艇中保留一部分，

用以守卫挪威。我早就指出，这些决定在希特勒说来是错误的。我们和我们的美国盟友都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快速战舰的巨大攻击力量，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并没有用来增加潜艇战争的紧张局势。尽管如此，随着我们北极运输船队遭受的袭击不断增加，落在英国海军部身上的负担也愈来愈重了。

1月间，“提尔皮茨”号驶往特隆赫姆。到那里不久，“舍尔”号又前来与它会合，3月间，巡洋舰“希佩尔”号又前来会合。在这一群水面舰只中，还有早就来自布雷斯特的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还有和它们一起脱险的“欧根亲王”号。但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都遭过我们鱼雷的袭击，有好几个月不能参加战斗。

这两艘军舰在修理时，都遭到严重的空袭。2月27日夜晚，“格奈森诺”号在基尔的船坞中被炸，虽然我们在当时不知道情况，但是，必定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以致从此再未见到这艘军舰在海战中出现过。只有“欧根亲王”号留下来了，与“舍尔”号一样同时被派去参加“提尔皮茨”号的行列。这艘军舰被英国潜艇“三叉戟”号的鱼雷击中，还是勉强地驶到特隆赫姆。经过临时修理之后，终于驶回德国，直到10月才能参加战斗。虽然在特隆赫姆的海军力量只有希特勒原先打算部署的一半左右，却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P．Q．第十二号运输船队于3月1日离开冰岛，“提尔皮茨”号奉令前去截击。一艘英国潜艇报告了它的行踪。率领“英王乔治五世”号和航空母舰“胜利”号保护运输船队的托维海军元帅立即转往截击。德国的侦察机找不到运输船队，“提尔皮茨”号就回去了。托维海军元帅在它回家的路上没有截住它。3月9日，“胜利”号上的飞机发现了它。于是，立即让鱼雷飞机起飞。“提尔皮茨”号还是设法避开所有的鱼雷，又在西弗尔特港找到掩蔽处。这样，P．Q．第十二号运输船队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4月间，P．Q．第十三号运输船队遭到德国飞机和驱逐舰的严重袭击，十九艘船只中损失了五艘。一艘德国驱逐舰被击沉，而我方的巡洋舰“特立尼达”号被鱼雷击中，也终于沉没。4月间，美国特种舰队到达斯卡帕湾，其中包括新战列舰“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黄蜂”号，两艘重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因此，我们的力量可喜地加强了，并且，也使攻击马达加斯加成为可能。不过，运输船队的困难和危险日渐增加。4月和5月间，又有三队驶往俄国北部，第一队驶

入冰岛北部的巨大流冰群，二十三艘船只中只有十四艘折回。余下的舰只中，一艘沉没，只有八艘到达目的地。第二批运输船队和第三批运输船队，遭到日益严重的袭击，总共损失了十条船。虽然五十艘船只安全通过，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却损失了巡洋舰“爱丁堡”号，它是被潜艇击沉的。

到1942年3月底，美国和英国交付的供应物资数量已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承担的海运力量了。因此，货运与供应物资都大量堵塞；华盛顿与莫斯科都提出紧急要求，要我们更多承担一些任务。霍普金斯为此打电报给我。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4月26日

感谢你个人发来的有关运往俄国的货物堆积情况的电报。

我们曾经根据运输船队的严重情况，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审慎的考虑。哈里曼今天收到有关我们在北方航线可能派遣的运输船队数字，每一运输船队货轮的数字，以及我们处理货运积压的建议等方面的充分情报。我希望你能表示同意。

我们正要求俄国人用更多的办法来协助保护运输船队。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4月27日

关于俄国的货运问题。你给哈里的电报使我感到极为不安，因为我担心的不仅是对俄国的政治影响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供应物资不能及时地送给他们。我认为，我们已在运输供应物资方面作了十分巨大的努力，除了迫不得已的原因外，如果让这些物资堆积起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今晨和庞德以及我个人的海军顾问们谈话时了解到，情况是极端困难的。我确实特别希望你能再次研究一下，立即派遣的运输船队究竟应有多大规模，现在堆积在冰岛的物资才能运送出去。我可以，而且也愿意为此作出及时的调整。

但是，鉴于俄国军队即将遭受攻击，我却更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同俄国谋求关于我们供应物资数量问题的新协议。

依我看来，在这个时候用任何理由向斯大林提出任何说法，告诉他我们的供应物资将停止运送，将会引起最不幸的结果。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4月30日

海军上将金就5月间再派出一个运输船队，以便消除已经装货或正在装货前往俄国的航运停滞现象这一紧急问题，今天和庞德交换了意见。我迫切希望这些船只不要在英国卸货或重新装货，因为我相信这将在俄国留下一个无法忍耐而且令人不安的印象。我们的问题是把目前在英国和美国的已经装货与正在装货的一百零七艘船只于6月1日前开出。我希望你能同意金提出的意见。因为权衡轻重，我认为这是我们使用运输船队最重要的一次。

我们将注意从此地运出的载运量，以便使6月1日以后驶离冰岛的已取得同意的数字不至超过我们运输系统可能的载运量。我知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和庞德仔细研究金的建议。

尽管我们极愿这样干，但是，要满足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5月2日

1．谨致最大的敬意。你所提出的建议不是我能力所能胜任的。海军上将金已经表示了意见，我们横渡大西洋护航队已经太单薄了。拟议中的缩减措施，将使运输船队的系统在八个星期之内陷入混乱状态。在此期间，如果敌人从东岸打向大洋中心，我们的主要生命线势将遭到悲惨的结果。

2．而且，俄国人的运输船队所遭遇的困难，不能单靠反潜艇舰只来克服。敌人的重型舰只和驱逐舰可能在任何时间进行攻击。即使是我们目前的这一运输船队，也遭到敌方驱逐舰的袭击。在击退敌舰时，我方一艘舰只被击伤。我们最好的一艘六吋炮的巡洋舰“爱丁堡”号遭到潜艇袭击，伤势严重，正在拖往摩尔曼斯克；而上次运输船队被击毁的“特立尼达”号还在那儿停泊着。刚才我收到报告，“英王乔治五世”号和我们的驱逐舰“旁遮普”号相撞。“旁遮普”号正在下沉，船上的深水炸弹爆炸，毁坏了“英王乔治五世”号。因此，俄国运输船队由于缺乏反潜艇舰所遇到的困难，至少是和缺乏战斗力强大的水面舰只相同。我们曾在特隆赫姆对“提尔皮茨”号作孤注一掷的袭击，但真可惜，虽然接近目标，却未造成任何破坏。

3．我请求你，不要在这项行动上强迫我们作出超出我们判断力之外的决定。对此，我们曾作了极仔细的研究。不过，关于这项工作，

我们还无法估计其全部的紧张程度。总统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已竭尽全力，而且，我再不能催逼海军部了。

4．来自冰岛的六艘船只已经抵达克莱德港，它们必须立刻重新装货。根据经验，我们能调度的船只最大的限度是，每两个月派出三个运输船队，每队三十五艘或二十五艘船只。庞德另有电报给金海军上将。

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5月3日

目前在俄国运输船队问题上，我们不得不勉力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希望你能使运输船队的力量保持在三十五艘。我建议坚决要求俄国人把必需品减至最低限度，理由是，为了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①，需要动员一切现有的军需品和船只。

①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战斗所作的准备工作的代号，后来成为“霸王”作战计划的基础。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5月6日

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大约有九十艘装载着各种重要战争物资运往苏联的轮船，目前正在冰岛或者从美国到冰岛的入口处受困。由于英国海军力量对组织运输船队护航有困难，我了解到，这些船只的航行有延误很久的危险。

我完全了解这方面的困难，也了解英国在这方面所作出的牺牲。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你提出要求，请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证上述物资在5月间运达苏联，因为，这是我们前线极为需要的。

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并祝成功。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5月9日

5月6日来电收悉，谢谢你的通知和问候。我们决定打通航道，将战争物资最大限量地运往你处。由于“提尔皮茨”号以及其他在特隆赫姆的敌方水面舰只的活动，每一运输船队的航行都已成为一次严重的舰队行动。我们将继续尽最大的努力。

无疑，你的海军顾问们已经向你指出，在运输船队航行线上两侧，从敌人控制下各种不同基地出发的水面舰只、潜艇和飞机，对运输船队进行袭击会造成种种危险。我们已投入了全部可用的力量来解

决这个问题。为此目的，我们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力量已经严重地遭到削弱，而且，你当然也了解，我们的损失惨重。

我坦率而强调地提到需要加强苏联海空军力量的帮助，以使这些运输船队能平安地航行，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介意。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2年5月13日

来电收到。你答应安排将战争物资最大限度地运往苏联，特写此信，表示谢意。我们非常了解英国正在克服这些困难，并且也了解你们在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时正在遭受严重的海上损失。

至于所提苏联空军和海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在你所说的地区保护运输舰只的建议，你可放心，我们方面将立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不过，也必须要体谅我们的海军力量很有限，而我们的空军绝大部分都已投入前线的战斗。

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5月17日

不仅是斯大林总理，而且罗斯福总统也极力反对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停止派遣运输船队。俄国人正处于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希望我们分担危难，作出我们份内的贡献。美国船只已列队等候着。我自己的感情，混杂着焦急的心情，认为运输船队必须在18日出发。只要有半数通过，这项行动就算是起了作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企图不能成功，将降低我们对两个主要盟国的影响。气候和幸运常难预料，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我和你同样地担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　　※　　※

当我们的努力达到顶点时，终于出现了有关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命运的一段插话。这个船队由三十四艘商船组成，于6月27日自冰岛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它的护航队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防空舰，两艘潜艇和十一艘较小的舰艇。作为紧急支援的是海军少将汉密尔顿指挥的两艘英国巡洋舰，两艘美国巡洋舰，还有三艘驱逐舰。沿着挪威的北部海岸布置了九艘英国潜艇和两艘俄国潜艇，以便在必要时对“提尔皮茨”号和德国巡洋舰进行攻击，或者至少可以警告它们不得接近。最后，在西面，由海军总司令托维率领我方主要的掩护力量

——战列舰“约克公爵”号、“华盛顿”号，舰空母舰“胜利”号，三艘巡洋舰和一小队驱逐舰，进行巡逻警戒。

护航商船队通过熊岛的北部，在距离德国空军基地约三百哩处，受到流冰群的阻挡。海军部命令汉密尔顿将军，“除非护航运输船队遭受到他可以对之作战的敌方水面舰队的威胁”，他所率领的巡洋舰队不必驶往熊岛的东面。这显然意味着将不派他去攻击“提尔皮茨”号。与此同时，海军司令率领重型舰只留在距熊岛西北一百五十哩的地区，准备一俟“提尔皮茨”号出现，就加以攻击，首先是派出“胜利”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袭击。运输船队在7月1日被敌方发现，此后就受到敌人空军的尾随，经常遭受袭击。7月4日早晨，第一艘船只被击沉；那一天晚上，又有三艘船只被敌方飞机发射的鱼雷击中，此时，运输船队已距离熊岛一百五十哩。汉密尔顿海军少将使用他的自由决定权，仍旧和运输船队在一起。根据报告，“提尔皮茨”号在3日午后某时以前已经离开特隆赫姆，但是，得不到有关它和其他德国重型舰只的精确行动的消息。

海军部怀着深切焦虑的心情注视着运输船队的进展。鉴于敌方的追踪，必须按照海军部当时所了解的情报对情况加以研究。7月4日，有确切的理由可以相信，“提尔皮茨”号和它的僚舰在阿尔塔重装燃料之后，大约已前往截击运输船队。这次势不可挡的巨大攻击的危险程度超过了任何一次来自空中或潜艇的袭击。汉密尔顿将军的巡洋舰对于抵抗德国人所施用的兵力无济于事，而保持运输船队一部分船只的唯一希望，似乎就在于乘敌人未到达之前，尽量将船只分散。敌舰可能在离开港口后十个小时之内到达该地，而商船的时速却只有七八海里。即使分散的方法是有效的，时间也是很紧迫的。当天晚上，认为袭击即将发生的第一海务大臣直接以个人名义向汉密尔顿将军发出“紧急”通知如下：

下午九时十一分

巡洋舰只应以最大速度向西方撤退。

下午九时二十三分

鉴于敌方水面舰只的威胁，运输船队当分散向俄国港口进发。

下午九时三十六分

运输船队应分散。①

①分散的命令只在遭到水面舰只直接威胁时才使用。信号手册中详细规定了运输船队每只船在接到命令后采取行动的规定。

这个决定一经发出，就不许指挥巡洋舰的司令有选择的余地。他的命令是明确而绝对的。尽管他因为必须放弃不幸的运输船只而感到苦恼，他也毫无办法。我们的舰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出事地点。掩护运输船队的驱逐舰不幸也撤退了，而且，固然这项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它们的作用是在以后帮助把散开了的船只聚集成几个小队，并且在余下的漫长而危险的航程中，提供某些对空中与潜艇袭击的保护。

如果只是关系到我们英国的舰只，庞德海军上将可能不会发出这样坚决的命令。但是，考虑到这样第一次在英国指挥下的大规模英美联合行动，将牵连到两艘美国巡洋舰和我们自己的战舰一样地遭到毁灭，因此就引起他的不安，从而作出这些惊人的决定。这只是我根据对朋友的了解而作出的推测，因为我一直没有同他讨论过这些问题。事实上，以第一海务大臣的权力发出而由海军部审批的这些命令是如此极端保密，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这些事的经过。

同盟国的巡洋舰队已经越过了指定的地点。如果没有接到海军部新的命令，这些巡洋舰在任何情况下将遵照原先的命令在一小时左右撤退。它们最初的行动实际上并不影响战术上的形势。根据以后的了解，分散船只的决定是轻率的。如果汉密尔顿将军能在附近地区逗留直到运输船队分散完毕之后再行离去，那么，运输船队因目睹巡洋舰仓促离去而产生的惊惶失措的状况就可以避免。不过，根据他收到的信号，他只能假定“提尔皮茨”号可能在任何时刻都会在洋面出现。

现在，让我们转而谈一谈德国方面的情况吧。敌方由“提尔皮茨”号、“舍尔”号与“希佩尔”号以及附属的驱逐舰组成的舰队聚集在阿尔塔，直到5日中午才离开港口。到此时，他们从空中侦察的情况得知，运输船队业已分散，而且，英国巡洋舰已经撤退。不久，德国舰只首先被一艘俄国潜艇发现。这艘潜艇对“提尔皮茨”号进行袭击，并且不正确地自吹打中了两处。后来，一艘英国潜艇也发现了“提尔皮茨”号，报告它正以高速度向东北方向驶去。德国海军上将虽然知道已被发现，担心英国空军的袭击，也认为自己必定处在空袭范围之内，却仍然打算继续执行任务。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个问题却采取

不同的看法，而且，由于记起了一年以前“俾斯麦”号的命运，决定撤退舰队。他们还多少正确地估计到，以飞机和潜艇来对付分散了的运输船队可能更为有效。德国的重型舰只当晚接到命令驶回港口。他们所造成的潜在的威胁，使护航运输船队分散了。这样，德国人只不过在这些航线上出现一下，就直接地为他们自己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

留给我们的后果是痛苦的。分散而又无保护的运输船队此时已成为拦劫的飞机和潜艇的囊中之物了。每一艘船只，或者每一小队的商船，其中还有的伴随着一艘或一艘以上较小的护航舰只，它们的悲惨经历，本身就是一篇传奇故事。有的在新地岛冰冻的海岸一带避难。在离开冰岛的三十四艘船只中，有二十三艘船只沉没，它们的船员不是在冰冻的海上死去，就是由于冻伤而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残。①两艘英国商船，六艘美国商船，一艘巴拿马商船和两艘俄国商船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卸下了从冰岛运出的二十万吨货物中的七万吨。总共有十四艘美国商船沉没。这是整个战争期中最凄惨的海军插曲之一。

①此外还有三艘救援舰随同运输船队出发。其中一艘沉没。

7月15日，我用备忘录通知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命令驱逐舰离开运输船队的是汉密尔顿，巡洋舰队的司令官。你当时对这一决定如何想法？现在又如何想法？”我等待着对有关人员行为进行调查的结果。

这需要相当时间，而且，结果谁也没有受到处分。根据第一海务大臣的命令所发的电报俱在，怎么能进行处分呢？

在许多落在我身上的事件中，包括以后几章将要叙述的我的开罗和莫斯科之行在内，与我有关的一些事件我都暂时搁置不谈，但是，只有现在我必须加以叙述了。如果“提尔皮茨”号和它的僚舰驶近护航的巡洋舰和运输船队，命令巡洋舰撤退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就会遭到无谓的牺牲，而商船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散开。驱逐舰的离开引起了另一个问题。汉密尔顿将军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了燃料的情况，指出运输船队的分散使它们无法找到一艘油船来补充有限的供应。

他还详细论述了船队行动中的意外事件，在那种情况下，驱逐舰是船队所极需的。不过，运输船队的分散，使驱逐舰在抵抗优势海面

进攻的行动方面发挥不了作用。驱逐舰的撤退当然是一种错误。为了保护商船，应该要承担一切风险。

大战以来，美国作家曾对这一不幸事件加以批评，而且，也立刻引起苏联政府的一阵责怪和谩骂。不过，我们从不幸中总算获得了教训。

※　　※　　※

海军部鉴于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惨剧，建议至少在北方流冰群消融之前和极区白夜过去以后再开始北极运输船队的运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且，基于“败不馁”的原则，我认为非但不应削弱这笔赌注，相反地还应当增加。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7月15日

请就下列各点加以研究：

从本月18日起，按照目前所提意见暂停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的航行。了解一下我们在马耳他作战行动的情况。

如果一切顺利，将“无畏”号、“胜利”号、“阿尔戈所”号和“鹰”号调至斯卡帕湾北部，并且，至少还要调集五艘辅助航空母舰，连同所有可用的“狄多”型舰只以及至少二十五艘驱逐舰。让这两艘十六吋炮的战列舰在空中保护伞和驱逐舰的屏障下直驶南方，不要接近浮冰，只拣最晴朗的天气向敌人进攻。如果我们的运输船队能在至少有一百架战斗机的保护伞下行动，我们一定能够重新打开通路，同时，如果能完成一次舰队的航行，那就更好了。

不过，我不能说服我的海军部朋友们采取这种方针。这种方针势必牵制我们一部分迫切需要的、而且在实际军事重要性上超过北极运输船队的舰只。我于是给斯大林发出下列电报。关于这份电报，我事先已取得总统的同意。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7月17日

我们从1941年8月向俄国北部派出小型运输船队，到12月为止，德国人并未采取任何步骤进行阻挠。1942年2月以后，运输船队的组织扩大，德国人于是将一支力量十分强大的潜艇队和大量的飞机调往挪威北部，对运输船队发动坚决的进攻。只要给予在可能条件下最强有力

的驱逐舰和反潜艇舰只的护航，运输船队虽说还不能完全免于损失，也总会免去相当程度的损失。显然，德国人并不满足于单靠飞机和潜艇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们开始使用水面舰只来攻击运输船队了。不过，幸而在开始时他们将重型舰只用在熊岛的西面，将潜艇用在东面。这样，我们本土舰队就能够防止敌人水面舰只的攻击。在5月份运输船队出发以前，海军部提醒我们，如果正如预料的那样，德国人将他们的水面舰队用于熊岛的东面，损失就会非常严重。不过，我们还是决定让运输船队出发。敌方水面舰只的一次袭击并未实现，而我方运输船队主要由于空袭而损失了六分之一的船只。至于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情况，德国人终于以我们一向所担心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力量。他们将潜艇集中在熊岛的西面，并将水面舰只保留，准备向熊岛东面进攻。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最后结局此时还不清楚。到此刻为止，只有四艘船只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还有另外六艘船只在新地岛的港口内，不过，这六艘随时可能遭到空袭。因此，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可以保存下来。

当敌人战斗舰队的方位转至极北的地区时，我必须将这些运输船队行动的危险性和困难说清。我们认为，将我们的本土舰队冒险开往熊岛东面，或开往足以遭受从陆上基地起飞的强大德国飞机袭击的地区，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我们极为有限的几艘威力强大的战列舰损失一两艘，或者受到严重的损坏，而同时，“提尔皮茨”号和它的一些僚舰，不久再加上“沙恩霍斯特”号，仍在继续活动，那么，大西洋全部的控制权就将〔暂时地〕失去。此外，还将影响我们生活所需的粮食供应，从而削弱我们的战斗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目前每月已达八万人的运输美国军队横渡大西洋的巨大运输船队将受到妨碍，而使在1943年开辟真正有力的第二战场工作成为不可能的了。

我的海军顾问们告诉我说，如果让他们将德国的水面舰只、潜水艇以及空军力量等保持目前的状况，他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任何驶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将全军覆没。他们迄今还不能抱有任何希望，证明运输船队要想在极区白昼期间完成的航行会比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的情况好多少。因此，十分抱歉的是，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企图派出下一批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的做法，将对你们没有好处，而只能使我们的共同事业遭受完全的损失。同时，我向你保

证，如果我们能作出安排，提供适当的机会至少使相当比例的运输船队到达你处，我们将立即恢复运输船队。问题的焦点在于，要使巴伦支海成为德国战舰的危险地带，正像他们对我们所做的那样。这是我们在使用我们共同力量时所应该明确的。我极愿派一名皇家空军的高级军官到俄国北部来和你们的军官商订一个计划。

与此同时，我们准备将原在P．Q．运输船队中航行的若干船只立即派往波斯湾。……

你提到在北方的联合行动。在目前，对继续派遣运输船队的障碍，同样地妨害我们住挪威北部运送作战所需的陆、空部队。不过，我们的军官仍应立即一同来考虑联合行动可能的时间，究竟是在10月内，还是在10月以后，尽管时间还不十分清楚。如果你们能派军官到这里来，那就更好了；不过，如不可能，就让我们的军官到你们那儿去。

除了北方的联合行动之外，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协助你们南线。如果我们能够赶走隆美尔，我们就可能在秋季派遣有力的空军去支援你们的左翼战线。要在横跨波斯的航线上供给这些部队而又不致影响对你们的供应，其困难显然是很大的；不过，我希望不久能向你提出详尽的建议。总之，我们必须先赶走隆美尔。目前的战斗是激烈的。……

斯大林总理，承你允许三个波兰师参加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同胞一起作战，我十分相信，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我们将在巴勒斯坦全部武装他们。这些部队在未来的战斗中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会使土耳其人感到南部的兵力增加，而不致丧失勇气。我希望你的这个为我们所十分重视的计划，不致因为波兰人随军要携带相当多的大部依靠波兰士兵口粮过活的妇孺而落空。对于这些依赖者的粮食供应，对我们说来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不过，我们认为，为了组织这支对我们共同利益忠实有用的波兰军队而承受那种负担，也是颇为值得的。在地中海东岸各国地区，我们自己的粮食也很困难，不过，在印度是足够的，要是我们能从那儿运来就好了。

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些波兰部队，我们就得从目前广泛进行准备的英美大规模进攻大陆的力量中抽出一部分来补充他们的位置。这些准备工作已经促使德国人从俄国南部调出两个重轰炸机队到法国来。请

相信我，要说我们和美国人在你们伟大的斗争中不加援助，那是不通情理的无稽之谈。总统和我一直在寻求方法，克服由于地理条件、海水以及敌人空军所造成的极为艰巨的困难。这份电报曾经总统过目。

我真不想说我收到了一个粗暴而大发脾气的答复。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7月23日

1．7月17日来电收悉。从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英国政府拒绝继续取道北方航线将战争物资运往苏联。第二，不顾关于1942年开辟一个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的协议公报，英国政府将这个问题拖延到1943年。

2．我们的海军专家们就英国海军专家提出的理由作了研究，认为停止苏联北方港口的运输船队，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认为，只要有诚意并乐于履行约定的义务，这些运输船队是可以保持正常航行的，也可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我们的专家们还对海军部命令P．Q．第十七号运输船队返航的用意感到困惑不解，由于这个命令，货船只好分散，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之下，零零落落地设法驶达苏联港口。当然，我并不认为开往苏联北方港口的定期运输船队，可以不经危险或损失就完成任务。但是，在战时，没有一件重大工作的完成是可以没有危险或损失的。无论如何，我绝不希望，正当苏联由于苏德前线的紧张形势而较以往更需要战争物资的时刻，英国政府会停止输送这些物资。显然，运输队取道波斯湾并不能抵偿停止北方口岸运输船队的损失。

3．至于说到第二个问题，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对苏德前线目前的形势作了充分的考虑，我必须着重指出，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拖延到1943年。

我希望，我这样坦率而诚挚地提出我的意见，以及来电中所说到的我的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致使你感到不愉快。

这些论点并不是太有根据的。绝非破坏运送战争物资到苏联港口的“约定的义务”，在订立协议的当时都曾特别加以规定，由俄国人负责将战争物资运往俄国。我们之所以额外承担运输工作，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善意。至于说到破坏关于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信用的论断，我们的备忘录就是最可靠的答辩。不过，我并不认为和苏联政府

去争论这些问题会有什么好处。当他们本身未遭受袭击以前，他们是愿意看着我们全军覆没，并和希特勒共享胜利成果的，而且即使在我们共同的战斗中，他们也难得对于英国和美国因运输援助物资给他们而受到损失说一句同情的话。

总统同意这个看法。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7月29日

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是你给斯大林的回答必须十分审慎。

我们应该经常将我们同盟国的人格和他们面临的困难与危险牢记在心。当任何一个人的国家遭受侵略时，我们不可能期望他用世界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我认为我们应该为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十分详细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在1942年内采取行动。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把所制订的作战计划的详情通知他，那么也应该无条件地将我们正在执行的实际情况告诉他。

同时我认为，关于北方运输船队的问题，你不应使斯大林存有任何虚幻的希望，当然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有一点成功的可能，不论冒多大的危险，我们都应该派出一个船队。

我仍然抱着希望，认为我们可以将空军直接投入俄国前线，我正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只应允在埃及战事顺利的条件下来投入空军力量的做法是不聪明的。俄国的需要是迫切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知道我们的一部分空军正在用非常直接的方式和他们一起作战，这对他们将是极大的鼓舞。

而且，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目前的和计划使用的联合空军部队，从战略意义上说是极好的，尽管我觉得斯大林并不同意这一点。我想，斯大林无意参加战略理论上的讨论，而且我肯定，和我们的主要战争行动有所不同，最适合于他的计划是对他前线的南端给予直接的空军支援。

因此，我就把斯大林抱怨的电报搁置一边，不作任何答辩。毕竟，俄国军队损失惨重，而战役正处于成败的紧要关头。

※　　※　　※

在1942年8月26日德国海军司令部和元首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海军上将雷德尔作了如下报告：

显然，同盟国的运输船队并未开航。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使敌人最近一次运输船队遭受全面破坏的我方潜艇和飞机，已经迫使敌人暂时放弃了这条路线，或者甚至已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整个供应线系统。对俄国北部港口的物资供应，取决于英国人指挥下的整个战局的安排。他们必将支持俄国的力量，以便牵制德国兵力。敌人极可能对俄国北部继续航运供应物资，因此，海军部必须沿原有路线保留潜艇。德国舰队的大部分也将留驻挪威北部。这样做的理由，除了可以对可能出现的运输船队进行袭击以外，是由于敌人入侵的一种经常的威胁。只有让舰队留置在挪威洋面，我们方才有希望能成功地避免这个危险。而且，从整个轴心国家的战略来看，这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就是德国的“现有舰队”牵制了英国的本土舰队，特别是当英美海军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遭受沉重损失以后。日本人也知道这种做法的重要性。此外，近海敌人水雷的危险日渐增大，因此海军舰艇应该只在修理或作训练之用时方才移动。

※　　※　　※

一直等到9月间，另一支运输船队才出发驶往俄国北部。

这时候已经对护航计划作了修改，运输船队由一支以十六艘驱逐舰组成的严密的护航队保护着，同时新型护航航空母舰“复仇者”号第一次参加护航，装载着十二架战斗机。正像过去一样，英国舰队还作好了有力的支援准备。德国水面舰只在这一次终于不想进行阻扰，而把袭击的任务留给飞机和潜艇。结果是一次异常恐怖的空战，我们击落了前来空袭的约一百架敌机中的二十四架。十艘商船在这些战斗中失踪，另有两艘被潜艇击沉，不过却有二十七艘船只成功地打通了航道。

※　　※　　※

不仅这些运输船队的全部重担几乎都落在我们身上，而且，正如此图表所示，我们还在1941和1942两年中从我们

1941年至1942年运往俄国北部的物资

①这些船只的损失，其中有若干艘发生在北大西洋

紧张的资源中竭力为俄国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和更多的坦克。

这些数字，是对那些讽刺我们在俄国困难时对她的帮助不够热心的人们的结论性的答复。我们坚定地把我们的心血交付给我们英勇而受着苦难的盟国。

※　　※　　※

1942年掩盖不了皇家海军在毫无一线胜利希望中所作徒劳无功的努力，我们必须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在1942年9月，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到达以后，派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又停顿下来。不久以后，北非的大战又把我们在内海的全部海军力量吸引住了。但是，屯积运往俄国的供应品以及对未来运输船队的保护办法等问题，却在慎密研究中。一直到12月底，下一次的运输船队才开始它危险性的航程。这支船队分两批航行，在本土舰队的掩护下，每批由六七艘驱逐舰护航。第一批平安到达。第二批的航行却不是那么顺利。

12月31日清晨，当时船队正驶达距北角约一百五十哩的海面，在驱逐舰“奥斯罗”号上指挥护航舰队的海军上校R．舍布鲁克发现了三艘敌方驱逐舰。他立即转身迎战。战斗一开始，在海面出现了德国重型巡洋舰“希佩尔”号。英国驱逐舰和这艘威力强大的军舰几乎纠缠了一个小时。战斗炮火的闪光把二十五哩外的海军上将伯内特和两艘英国巡洋舰“谢菲尔德”号和“牙买加”号招引了过来。这支舰队直向南面奔去，迎住德国袖珍战舰“卢佐夫”号，经过短时间的接触，“卢佐夫”号在晨曦朦胧中向西逸去。德国舰队司令以为这两艘英国巡洋舰是作战舰队的前导，就仓惶遁走。在这次短暂的战斗中，“谢菲尔德”号在近距离击沉一艘德国驱逐舰。接着是一阵追击战。两艘德国重型军舰和六艘掩护它们的驱逐舰袭击了在舍布鲁克防护下的运输船队，但没有成功。

运输船队平安地到达俄国领海，损失了驱逐舰一艘，此外只有一艘商船略微受伤。海军上校舍布鲁克在战斗初起时受了重伤，不顾一目失明，继续迎战，并且亲自指挥战斗。他由于领导有方，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内部，这次战斗的反应是巨大的。由于电讯延误，最高统帅部首先是从英国广播中获悉这件事的。

希特勒被激怒了。当他在忿怒中不耐烦地等待着战斗的结果时，戈林却火上加油，强烈地抱怨不该浪费德国空军中队去保护海军的主

力舰只，而这些舰只他是建议报废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奉令立即作出报告。1月6日举行了海军会议。希特勒对德国海军过去的成就作了冗长而激烈的抨击。“如果元首决定废弃较大的舰只，不应认为是一种贬抑。除非他取消一支保有充分战斗力的舰队，才真是对海军的贬抑。在陆军方面相应的措施是取消全部骑兵师。”雷德尔奉令就为什么违反规定使用退役主力舰只的问题作出书面报告。当希特勒收到这份备忘录时，大加嘲弄，并且，命令作为雷德尔的继任者邓尼茨拟订一项符合他的要求的计划。在希特勒的周围，戈林和雷德尔之间就德国海军和空军的前途对比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但是，雷德尔顽固地为1928年以来在他主持下的贡献坚持辩护。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成立一支独立的海军航空兵部队，但是，由于戈林坚持认为，空军在海上可以较海军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因此，没有获得结果。戈林胜利了。雷德尔在1月30日辞职。继任者是野心勃勃的潜艇司令邓尼茨。一切有效的新舰只的建造，从此就由潜艇独占了。

就是这样，英国皇家空军在这一年的年底为保护驶往俄国的一支同盟国的运输船队而作的英勇的战斗，直接在敌人海军政策方面引起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也结束了建立另一支德国公海舰队的迷梦。

第十六章　空中攻势

1942年2月27日对布伦埃瓦的袭击——无价的战利品——一个未曾解决的细节——“火石”——杰出的功勋——对我方轰炸机投弹准确性的怀疑——指引轰炸机的装置——“前进”——“欧波”——“硫化氢”——对德国发动新的轰炸攻势计划——生产“硫化氢”进度迟缓——在反潜艇战役中“硫化氢”所起的作用——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与敌人共同享用的定向设备——希特勒司令部对我方新的轰炸攻势的反应——与德国夜间战斗机的攻击作斗争——卡门胡贝尔线——称作“窗户”的设计——我们对使用这种方法的犹豫——这种方法的惊人成就。

在1941年的冬季里，我方情报部门怀疑德国人正在使用一种新的雷达仪器，为他们的高射炮测定我方飞机的航向和距离。据说，这种仪器像一个巨大的钵形电热器。我方谍报人员、对空听音设备和空中摄影等等不久就探测出，沿欧洲北部海岸分布着一系列的电台，而且，其中之一，可能是安装着新设备的那一座，系设置在距勒阿佛尔不远的昂蒂费尔角上。1941年12月3日，我们空中摄影侦察部队某中队的队长偶然访问我们的情报中心，知道了我们所怀疑的这件事。第二天，他主动驾机前往，测定了那座电台的位置。12月5日，他再次出动，摄得一幅出色而成功的照片。我们的科学家认为这正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虽然电台设置在高达四百呎的悬崖上，但附近却有一片沙滩，可以当作飞机降落场。于是便制订了一项突击队的袭击计划。

1942年2月27日晚上，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午夜时一队伞兵降落在崖顶上的德国电台后面，围困了守军。同伞兵前去的还有一队接受详细指令的工兵和一名皇家空军的无线电机械师。他们奉令要尽可能地将设备拆卸带走，并将其余的设备绘制草图，或者照相，如有可能，还要俘虏一名德国报务员。虽然时间表上的差误使他们整个工作时间从半小时减到只有十分钟，他们还是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大部分设备找到了，在火光中拆卸，运到沙滩。海军正在这儿等待着，把这支人马运走了。我们就这样占有了德国雷达防务中关键性设备的主要部分，并且获得了极有利于我们开展空中攻势的情报。

※　　※　　※

借助于专为搜集有关雷达情报的间谍网的迅速扩展，以及友好的中立国人士从被占领国家带来的情报，我们对于德国防务的知识在1942年中逐步增长。在提到“间谍”或“友好的中立国人士”时，应当公正地把比利时人单独记述一下。

在1942年中，他们在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谍报”中，提供了百分之八十，其中还包括一幅关系重大的地图。这幅地图是从比利时境内德国夜间战斗机北部两个战区航线内德国探照灯和雷达部队指挥官处偷来的。有了这份地图，再加上其他情报，我们的专家才有可能解开德国防空系统的疑团，到该年年底，我们不仅知道敌对的系统怎样操作，也知道怎样对付他了。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不知道，而且，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发现。到这一年的年底，林德曼教授——此时已成为彻韦尔勋爵——告诉我，德国人已在他们夜间战斗机中安装了一种新的雷达装置。关于这种雷达装置，除了知道它被叫作“火石”，专为追踪我方轰炸机而设计的，此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我们开展我们的空中攻势以前，必须进一步了解这种装置的情况。1942年12月2日的夜晚，我们派第一百九十二中队的一架飞机作为诱敌的目标。该机多次遭到一架辐射“火石”发射电波的敌方夜间战斗机的袭击。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都被击中。谛听辐射电波的特别技术员头部受重伤，但仍在准确地进行观察。无线电报务员虽然伤势严重，却在拉姆斯格特上空跳伞降落，因此，他的生命和价值无比的观察资料都得以保存下来。其余的机组人员，把飞机驶向海上，降落在水面上，因为，飞机上的机件损伤过重，已无法在机场降落了。他们被来自迪尔的一艘小船救起。这样，我们对德国夜间防御知识的缺陷就得到了弥补。

※　　※　　※

早在1940年，林德曼教授就已经开始使我对我方轰炸的准确性发生怀疑，因此，我在1941年命令他主持的统计处在轰炸机司令部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肯定了我们所担心的事。我们了解到，虽然轰炸机司令部认为已找到了目标，但是，三分之二的机组人员却实际上不能命中目标周围五哩以内的地区。空中摄影也表明，我们给予敌人的损害是多么轻微。机组人员似乎也知道这一点，而且，由于危险之大而战果甚小，感到意气沮丧。除非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继续进

行夜间轰炸似乎没有多大用处。1941年9月3日，我发出以下的备忘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附送文件〔彻韦尔勋爵关于6月和7月对德国轰炸战果的报告〕关系重大，似当引起你迫切的注意。我等待着你的关于采取措施的建议。

以前曾提出好几种借助于无线电的帮助来引导我们的轰炸机飞临目标的方法，但是，直到我们认清我方的轰炸是多么不准确以前，似乎没有理由去研究这类复杂的问题。现在，我们已集中注意这些问题了。我们过去曾经研究过一种叫“前进”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把电波同时分别从英国国内三个互相距离很远的电台发出电波。凭借准确地掌握电波传到一架飞机的时间，便可为这架飞机测定位置，距目标不会超过一哩。这是一种改进，在袭击布伦埃瓦大约十天以后，我们就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方法。借助于此，我们袭击了鲁尔地区大多数目标，但是，还不能够深入德国。吕贝克与罗斯托克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我们轰炸的，不过，不是使用“前进”这个方法。另一种被称为“欧波”的类似方法，便准确得多了。

但是，为使用这种方法，轰炸机必须在相当时间内作直线飞行，有遭受高射炮火袭击的莫大危险。而且，正如“前进”这种方法一样，所设计的无线电电波太短，无法沿地球表面的弧线传递。因此，它只能用于飞机高出地平线的一定高度和距离——大约二万五千呎高，距离二百哩。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我们能够攻击的区域。还需要找一些更好的方法。

自从1941年以来，当这种想法已经证明为实际可行的时候，林德曼教授就论证过，把雷达装置安装在飞机上，便可把飞机飞经地面的地图投射在座舱的萤光屏上。如果轰炸机借助于“前进”的方法或其它方法导航，到距离目标大约五十哩处时，就可将这种雷达的开关打开，在云雾中投弹，而不会受到干扰，发生误差。距离就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飞机无论到哪儿都携带着雷达眼，而雷达眼又可在黑暗中看见地面。

这一种方法，即后来以密码代号——“硫化氢”而著称的方法，遇到不少波折，在相当时间里，不时有人告诫我说，没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正如下文备忘录中所显示的。我坚持催促这个研制题目，终于获得成功。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超短波。电波愈短，飞机上萤光屏的图像愈清晰。这种电波被称之为微波，而发送这种微波的机器完全是英国发明的，这是海上和陆地上无线电战争中的一大革新。直到它落入德国人手中之后，他们才能仿制。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在这紧急关头，除了从事科学研究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第一步是制作能够实际操作的模型。如果它能够运行，我们还要大批生产，安装在飞机上，并且教会我们的机组人员使用方法。如果试验化去太多的时间，制造势必拖延，这样也就好久不能进行准确的轰炸了。

※　　※　　※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4月14日

我们将千来年冬季对德国展开轰炸攻势，我们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应当竭尽所能，无负于全国为此目的而投入的大量人力。空军部的责任是运用在他们支配下的飞机，保证把最好的炸弹最大限量地投在德国的城市里。除非我们能够保证，我们投落的大部分炸弹真能使敌人遭到某些损失，那就难于证明我们采用这种攻击形式的优越性。以下各条似乎是成功所必需的：

（1）一定要使机组人员练习使用盲目轰炸装置；到秋季时，我们的大部分夜间轰炸机将安装这种装置。

（2）找出领航员在应用星辰导航时使用六分仪座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并保证他们能利用这一方法飞近目标十二哩至十五哩范围之内，之后，盲目轰炸装置便可发挥作用了。

（3）要切实弄清，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大批轰炸机不至于因天气不良而无法出动。这就需要在机场准备适宜的跑道，指引返航飞机着陆的装置以及可能需要的驱雾装置；在飞机中，安装融冰装置和盲目轰炸装置等等。

（4）一定要在手头备足一定数量的烧夷弹和高装药率的炸弹，即使是穿透力微弱亦在所不惜。我曾于去年7月提及此事，并且得到保证，不致缺少。但是，我想，我们大批储存的一千磅和五百磅炸弹仍是属于不中用的旧型。

我们应当预料到，敌人也会在地面和空中改进他们的防御方法。据我了解，许多对抗敌人的装置业已准备停当，我们在这一时期是极

力给予支持的。无疑，你将会了解，各种事情都是通力合作的。这样，在必要时，我们就可以及时安装并使用这些装置。

三个星期以后，我召开了一次会议，并批准一项紧急方案。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5月6日

据悉，我于4月14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许多事项，业已办理，对此我感到高兴。

我希望，已经安排好一张“硫化氢”的大定货单，而且不能容许任何事情妨碍这种仪器准时完成。如果我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来年冬季的战局将大为改观。

你的报告中曾提到，在今年年底以前，飞机生产部不能如数供应中等爆炸力的炸弹，这令人不胜惊异。去年7月，我曾就这一问题给你去信，而你的答复是，他们已答应尽早供应。现在看来，他们还在等待锤击试验等等。当然，投掷大量以薄弹壁盛装的高爆炸力的炸弹，要比把我们如此大量浪费掉轰炸力好多了。

虽然所有主要事项均在处理中，但是，还有许多方面的任务必须在适当时间完成，因此，最好指定专人负责，在适当的日期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且每月提出报告。我听说，罗伯特·伦威克爵士是既有魄力又有事业经验的人，曾在“前进”装置方面有过莫大的贡献。也许你会认为他是适当的人选。如果到后来我们发现由于某一项工作未能按期完成，因而使轰炸计划受到妨碍，那就是最大的不幸。

制造厂有些焦虑不安，但是，到6月7日，我就能够写出下面的信件了：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6月7日

听说“硫化氢”的初步试验大为成功，非常高兴。但是，对生产进度规定得如此缓慢，使我甚为焦急。8月生产三套，12月生产十二套，这甚至还不能初步解决问题。尽管我们还不能使所有的轰炸机都安装上这种装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千方百计达到足够的数量，以便到秋季使我们的轰炸机能看到目标，因此，任何事均不得妨碍这种装置的生产。

我提议在下星期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第二次大规模空袭的结果令人相当失望，因此，这种装置的

生产更加急迫了。

你已同飞机生产大臣商妥，邀请罗伯特·伦威克爵士亲自参加促成这项所需无线电设备加快生产的工作，我很高兴。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过多的零星仪器来分散他的精力。主要问题是击中目标，而我们利用“硫化氢”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其他所有项目都是有用的，但是，不像这种装置的需要迫切。

迫切需要的是让训练、机场、跑道和炸弹等项工作同时进行，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才建议，最好请罗伯特·伦威克爵士负责全盘工作。把这一切协调起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需要的迫切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不愿让罗伯特·伦威克爵士担任此职，我委托你另选他人，负责使一切有关事项齐头并进，以免我们在最后会发现有疏忽了的项目。我认为，由空军部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这件事是大大不够的。

至于炸弹，你曾在1941年7月19日的备忘录中告诉我，你已经交了一份五百磅特制炸弹的生产定货单，同时，你又在进行一种较大炸弹的设计。在几次会议中你都说到，你完全承认这种炸弹比普通炸弹要优越；不过，我很失望，我们还要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去装载那些只有应有爆炸力一半的炸弹。

※　　※　　※

“硫化氢”对我们轰炸机的活动是如此重要，于是，空军大臣亲自办理这件事。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6月15日

你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真是太好了。务请与彻韦尔勋爵保持联系，这样，他可以使你经常知道我的观点。

我希望在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举行一次关于“硫化氢”问题的会议。

早在1943年，这种装置便可应用于作战了。于是，发给了导航机组，该组是几个月前模仿德国第一百战斗小组编成的。立即收到效果。它的用途也不仅仅限于地面轰炸。相当时期以来，我们的飞机曾携带空中使用的雷达，以便探查海上水面舰只。这叫作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但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人开始在他们的潜艇中安装特制的收波器，以便查知这种仪器所发出的信号。因此，德国舰艇便可潜

入海底，避免袭击。结果，我们空军海防总队击沉敌方潜艇数目减少了，而我方商船损失数目增加了。以“流化氢”来代替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非常有效的。在1943年，“硫化氢”在最后击败敌方潜艇时，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它能制成之前，我不得不向罗斯福总统求援，结果，他慨然相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20日

1．追歼敌人潜艇并保护我们运输船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便是装有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远航飞机。

2．德国潜艇最近装备了一种仪器，使他们能收听到我方波长一米半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设备的电波。因此，在我方飞机到达现场之前就安全地潜入海底。结果，在天气不良时，我们白天在比斯开湾巡逻大部分无效；而在夜间借助探照灯巡逻的飞机，几乎全部无效。因此，发现敌人潜艇的数字急剧下降，9月份为一百二十艘，到10月份就只有五十七艘了。在飞机上，装备一种目前敌人还无法收到电波的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之前，这种情况难于期望有所改进。

3．巡逻比斯开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往来于美国大西洋海域一带的潜艇进行攻击。现在，因为许多美国运输船队通过比斯开湾附近一带，这一水域倍加重要。

4．改装我们的“韦林顿”式飞机，并安装上为我方重轰炸机制作的一种“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作为测定目标的装置，我们便可控制比斯开湾中心海域。

5．在比斯开湾外围海域，情况就更困难了。必须使用装有“厘米式空中对海面搜索雷达”的远程飞机。

6．由于船舶在大西洋中部沉没情况严重，我们不得不改装我们的“解放者”式飞机，以便在此水域使用。这就使我们除非从专为空袭德国的那支数量有限的轰炸机队调拨飞机以外，便没有适当航程的飞机来应付比斯开湾外围海域了。即使可以调拨一批飞机，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改换、安装必要的装置。

7．我极不愿减少我们能够投掷于德国的炸弹的重量，因为我认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之内，就我们能力之所及，保持并加强对德国的攻势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总统先生，我要请求你考虑立即从供应物

资中拨给装备有“厘米式空对海面探索雷达”的“解放者”式飞机约三十架。据我了解，这些物资在美国是现成的。这些飞机将立即用在对美国作战活动有直接贡献的地区。

※　　※　　※

在这一地区，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对潜艇的侦察。德国人曾经建立了两座长距离定向电台，以便他们的飞机和潜艇能深入比斯开湾和西部入口处。其中一座在布雷斯特，另一座在西班牙西北部。我们驻马德里大使听到关于西班牙电台的消息，但是，没有使西班牙查封这座电台——这将会使我们卷入无尽无休的法律和外交争端之中——而是根据R．V．琼斯博士①的建议，由我们来利用它。经过对这种装备的摄影，我们得以知道它的用法。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和战舰便巧妙地装上与敌人共同享用的一种第一流的定向装置了。我方空军海防总队事实上比德国人更广泛地使用这种装置，而且，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建立了好几个类似的定向电台。

①这位就是第二卷339页所提到的琼斯博士。

※　　※　　※

提前叙述一下这个故事吧！我们在1943年空中攻势开始顺利，而且，“欧波”袭击的准确性更使德国人惶恐不安。关于我方在多云的夜晚击中鲁尔区几个工厂的消息传到设在俄国境内司令部里的希特勒。他立刻派人把戈林与德国空军信号总监马蒂尼将军找来。在大声斥责他们之后，他说，英国人有这种本领，而德国人却无能为力，这简直是一种耻辱。马蒂尼回答道，德国人不但能够做到，而且，在闪电战中已经借助于“X”和“Y”发射系统做到了。元首说道，他不相信空话，要看实际行动。经过大量的努力，才安排好要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在“欧波”的引导下，使鲁尔区遭到很大的损失。

※　　※　　※

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付敌人的夜间战斗机。我方轰炸机损失总数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由这种飞机造成的。每一架德国战斗机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狭小的空域之内，而且由各自的地面电台加以控制。这些地面电台原先形成一条横跨欧洲的长线，为了纪念原来创建的德国将军，就称之为卡姆胡贝尔线。由于我们企图越过或从侧翼包围这条

线，敌人就把它延长、加深。从柏林起，西至奥斯坦德，北至斯卡格拉克，南至马赛，大约有七百五十座这样的电台，像常春藤一样遍布欧洲。我们只发现了六座，但是，为数太多，势难一一摧毁。

如果让它们继续操作下去，我们的轰炸机就需要通过从北海起到空袭目标地区止延伸数百哩的夜间战斗机“岗哨”线。虽然在每一个“岗哨”上空的损失未必大，可是也绝不会没有损失；而且，迟早会使我方轰炸机攻势受到影响。极需一种简便而彻底干扰敌人整个系统的方法。

早在1937年，林德曼教授就曾经要我向空防研究委员会提出一项简单的建议。建议内容是在空中撒布锡箔片或其他传导体片，切成一定的大小，以便在敌人雷达的萤光屏上出现轰炸机的假相。如果我们的飞机在空中撒布云雾般的箔片，那么，敌人的战斗机就无法分清哪些是我们的轰炸机，哪些是我们的箔片。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之为“窗户”。专家们有些怀疑，而这种方法直到四年以后才见诸试验；1942年，在林德曼教授的鼓动之下，举行了绝对保密的试验。这些试验是由杰克逊博士进行的。他是我们第一流的分光学家之一，战争初期参加空军，以卓越的夜间战斗机驾驶员而著称。试验顺利成功、之后，“窗户”这一方法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乍看起来，似乎这些假目标应当与飞机同样大小，以便产生清晰的反应。但是，如果针对敌人雷达的反应而把箔片切成适当的大小，就无须像飞机那么大，而且，由于大小适度，所产生的反应远比一堆不调和的金属——如一架飞机——所产生的要强烈一些。

在上级给予一定的鼓励之后，终于在1942年研究出一种简易而巧妙的方法来制造这种在技术专业中称之为“和谐的两极”的箔片。据发现，只有一面涂金属的纸条，像通常包巧克力的糖纸那样，如果切的大小适当，就足以强烈地反射无线电电波。从一架飞机中撒出重量不过几磅的好几把这一类的纸条，便像一团云絮一般，飘扬下坠，遍布数码的空间，就能使雷达产生像普通轰炸机所产生的几乎同样的反应。如果许多架轰炸机在天空中撒布一团一团的这一类的纸条，就会产生以假乱真的无线电反应，使敌人难以分辨真正飞机的反应，我们希望这样的办法也许会干扰德国的雷达。由于这些纸条只会随风飘去，在理论上说来，时速数百哩的飞机所产生的反应当然与这些纸条

有所不同。但是，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加以分辨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希望，即使不能阻止，也可妨碍高射炮部队的瞄准，而且，也会使德国负责地面控制的雷达操纵人员难以指引防卫的战斗机找到进攻的轰炸机。

我方轰炸机司令部偶然听到这个消息，想要立即加以应用，以保全他们的飞机。但是，显然还有所顾虑。这种办法是如此简单而有效，因而敌人也可能仿效，用来对付我们。如果敌人像1940年那样，再次开始对我方进行轰炸，那么，我方的战斗机也会同样束手无策，而我们自己的防御体系也将同样失效。因此，战斗机司令部主张，在我们找到抵御的方法以前，无论如何要保密。之后，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43年6月22日，我召集轰炸机司令部与战斗机司令部的首脑举行参谋会议，以决定在轰炸作战中使用“窗户”的问题。我们猜测，德国人一定也想到这种办法，但是，即使他们也采用这种办法，由于他们轰炸机力量的削弱，而我方空袭德国的实力加强，也还会使我方占便宜。我们的专家深信，大规模地使用这种办法，将会使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决定，当“窗户”还不至于被德国仿效从而对我方在西西里岛的战局产生不利影响时，便可立刻使用。于是，对于在我国国内应当采取的防御措施的研究、制造和安装等等，均予以极其优先的权利。

杰克逊博士在积极从事并推动这项工作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43年7月24日空袭汉堡时首次试用“窗户”，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大。根据我们截听到的德国地面控制人员和战斗机驾驶员之间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所引起的混乱。在相当时间内，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几乎减少一半左右。一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德国战斗机增加了四倍，我方轰炸机的损失却从未超过使用“窗户”以前的水平。由于使用“窗户”而获得的优势，在一系列其他无线电防御措施和战术的支持下，更加巩固了。

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尽早地使用“窗户”这种办法，过去和现在都有过某些争论。由于必须考虑到许许多多的因素，因而难以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没有人能断言，德国的轰炸机力量在1943年夏季时究竟有多么强大。如果敌人再次对我们发动空袭，而我方防御设施又不如三

年以前，这样，将使我国人民遭殃。总而言之，可以说我们使用这种办法是恰当其时的。战后我们才知道，一位德国技术人员也曾提过类似的建议。戈林当即了解到这种办法对防御的危害。于是，立即封存了有关此事的所有文件，并且，严令禁止谈及此事。在我们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以前，他们也曾由于使我们长久犹豫不决的同一原因，而不敢使用。德国人终于在1943年到1944年间的冬季和春季里使用了这种办法，不过，到那时，他们的轰炸能力已趋于衰竭，而把希望寄托在火箭和无人驾驶的飞机上面了。

所有这一切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我们已经严重地打乱了编年的体系了。

第十七章　马耳他岛与沙漠

奥金莱克将军建议在四个月内按兵不动——他拒绝我约他回国一行的邀请——我们同这位总司令的严重分歧——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赴印途中于开罗商谈——商谈气氛良好，但无结果——马耳他岛与非洲沙漠间的相互关系——马耳他岛的处境危急——希特勒同意插手——我们为运输船队通航所作的努力——维安海军上将在3月间的勇敢企图——德国空袭马耳他岛的高潮——罗斯福总统将“黄蜂”号航空母舰借给我——马耳他岛在空战中获胜——6月份东西两面的运输船队——十七艘船只中只有两艘到达港口——德意间的会谈——墨索里尼决意进攻马耳他岛——多比将军高呼求援——总统再次借与“黄蜂”号——多比将军身体垮了——戈特勋爵接替他的职务——隆美尔计划发动攻势——奥金莱克将军谋求进一步拖延——我们对他发出应于6月出击的明确命令——他遵从了——我在5月20日给他的电报——他的答复——我自己在军事上的见解——一条战略原则。

2月间，我们看出，奥金莱克将军主张继续在四个月以内按兵不动，以便对隆美尔展开第二次大会战。无论是三军各参谋长，还是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这另外一次代价巨大的间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一致认为，正当俄国人沿着全部辽阔的前线作殊死的、英勇的斗争时，英国和英帝国军队——给养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余人，而且，增援还川流不息地到达——竟不惜巨大的代价，在如此长的一段期间内无所事事，这是可悲可痛的。此外，我们觉得，隆美尔的兵力可能增长得比我们自己的还要迅速。这些看法由于德国恢复对马耳他岛的空袭以及因此而使我阻止德、意运输船队开往的黎波里的手段失效而愈见正确。最后，马耳他岛本身，除非能确保供应物资按月到达，也有遭受饥饿的威胁。这时，为确保马耳他岛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开始了，在整个春季和夏季更逐步趋于激烈。

但是，奥金莱克将军却不以为然。本章将表明我们逐步对他增加的压力，终于对他下了肯定的、正式的命令去攻击敌人，宁发动一场主力战而勿坐视马耳他岛陷落。这位总司令曾遵照命令行事，为在6月份月色昏暗期间发动总攻势而进行了准备；我们计划乘此时机把一支

重要无比的运输船队驶往该要塞岛屿。但是，他的迟误已使他失去了主动，而先行出击的却是隆美尔。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2月26日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并没有怎样麻烦你，但是，现在我必须问你，你究竟作何打算。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来看，你在空军、装甲部队以及其他部队等方面的力量都大大超过敌人。危险似乎在于，他们可能以跟你同样的或者更快的速度获得增援。对马耳他岛的供应使我们越来越担心，而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在远东的灾难有多么大。

请复电。祝你一切顺利。

其间，奥金莱克将军曾在一篇一千五百字的报告中一一列举其所以不匆忙从事以及这次按照自己预定的时间确保获胜的种种原因。

2月27日，他报告道，他在加柴拉—托卜鲁克—比尔哈凯姆一线保有坚强巩固的防御阵地，而敌人对这一阵地的进攻，必遭挫败，并蒙受损失。这一阵地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托卜鲁克提供安全的保障，从而为将来的攻势行动建立理想的根据地。他的意图便是要确保这一阵地。他估计了他自己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可能增长的比率，以此与估计中的敌人的能力相比较，然后说道，他完全明了马耳他岛防卫吃紧的情形，以及在昔兰尼加收复比他现在保有的更靠近前沿的降落场的需要。虽然如此，他认为，在6月以前，不能在数量上取得可靠的优势，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此外，在那时以前大举进攻，就会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也可能危及埃及的安全。

他总结道：

总之，我在西部战线的意图如下：

1．继续在第八集团军的前沿战区尽快建立装甲部队的主攻部队。

2．同时，尽可能巩固加柴拉—托卜鲁克和塞卢姆—马达累纳阵地，并将铁路线向前延长到阿德姆。

3．在前沿地区建立军需品的储备，以便重新发动攻势。

4．乘首次出现的时机，发动有限攻势，以收复德尔纳—梅基利地区的降落场。条件是：这一攻势不致使为了收复昔兰尼加而发动的主攻错过时机，或影响托卜鲁克地区的安全。

这一文件引起我方三军参谋长严密的注意。我们一致认为，简而言之，这一文件说明，直到6月，甚至到7月，都按兵不动，而不顾马耳他岛的命运，以及其他任何需要考虑的事——这类事是不胜枚举的。在透彻研究全部问题以后，我发现我们已趋于一致，于是，便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3月8日

据你的估计所描绘的境况非常严重，似乎难于借通讯来纠正。因此，如果你能乘便尽早归来商谈，我将不胜欣慰。请偕同你需要的任何军官同来，特别是一位洞悉坦克的情形和坦克作战的军官。

奥金莱克将军以极需前往开罗为借口拒绝了归国一行的邀请。我觉得，他知道我们即将对他发出什么指示，他认为，他自己在对抗自己的司令部给予的这项命令时，是较有说服力的。

我们又回到这个尖锐的问题。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3月15日

1．你在2月27日信件中所作的估计，继续在此间引起三军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的焦灼不安。因此，你不能归国商谈，使我不胜遗憾。你打算要拖延一步的办法将危及马耳他岛的安全。况且，也很难于肯定敌人的增援就不比你快，这样，结果你将发现，你的等待将使你与敌人处于大致相同的境地，或者更坏的境地。你的损失远远少于一直在继续战斗的敌人。比如说，我第七装甲师的损失虽然远远少于卷土重来向你猛烈进攻的德国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第七装甲师已撤退到埃及三角洲去休整了。预计不久德国即将向俄国发动猛烈的反攻，而你的给养人数六十三万五千之众（马耳他岛的守军在外）不投入战斗，而准备在7月间进行另一次大会战，实令人难于容忍。

2．你寄予相当希望的对德尔纳的有限攻势，无论如何可以有与敌人交手的机会，可以迫使敌人消耗生命、军火、坦克和飞机。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敌人击败你的装甲部队，你可以把它撤至你的防区之内。但是，你如果击败敌人的装甲部队，那么，此间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何以不乘胜前进，追击敌人。……

4．我曾就力所能及，不惜使整个战争蒙受巨大的损失来支援你。使我极为痛心的是，我感到我们之间已不存在相互谅解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已请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赴印度途中于19日或20日

在开罗逗留一天，把战时内阁的意见转告你。奈将军正单独去开罗，将与他在开罗会合。

他完全了解三军参谋长的意图。在目前，大英帝国参谋总长不可能离开伦敦。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3月16日

我应当对我3月15日给你的电报补充如下。如果，根据讨论的结果而决定你必须在7月以前采取守势，那么，你就应当立即考虑，至少从利比亚派遣十五个空军中队前往高加索，去支援俄国防线的左翼。

此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已在赴印途中经过开罗。

当然，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国内所采取的方针。因此，我希望可能借助他个人的力量就地获得解决。不过，当他到达开罗时，他只接触到问题的表面。无疑，他的心里满是关于印度的问题，他对印度问题既满怀希望，而又有独到的见解。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3月21日

经过会谈后，我对开罗的气氛非常满意。昨夜，我与奥金莱克、奈、特德、坎宁安的代表以及蒙克顿在极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谈话中，我详细叙述了我给你的电报。他们都竭力互助、合作。当我到达之始，我感觉到有些不谐调的气氛，这种情形在奈将军到来时也很显著。现在，这种气氛已经消失，每一个人，包括奈将军在内，当今日凌晨分头离去时，无不欢欣鼓舞。我想，无需你劳驾亲临现场了，而且，你将见到，旅程是漫长而艰苦的。我希望，在奈将军归国以前，你可从他得到所有你另外要获悉的详情，我对奥金莱克的进取〔精神〕丝毫无所怀疑，但是，我想，他那种为苏格兰人所特有的小心谨慎以及不愿为乐观主义所误的想法，使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局势的诸般困难和动荡不定。

我确信，他决心要应付这些困难，并且，我敢肯定，如果使他感觉到所有的误解业已消除，而且，对于他有采取攻势的愿望已不再怀疑，这将会对他有莫大的帮助。如果你同意我在那份长电中所详述的情况——我衷心期望你能同意——那么，我敢断言，如果你拍给奥金莱克一份简短而友好的电报，表示你的满意心情，并且告诉他，在预定时间去攻击目标时，将得到你一切可能的帮助，这将会大有助益。

我对这一切以及有关技术性细节的那封长电大为不满。

克里普斯已登程赴印；所以我致电奈将军，当他出国时，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首相致奈将军（在开罗）　　1942年3月22日

1．我已从掌玺大臣处获悉种种情形。既然你已完全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所以我对这种皆大欢喜的情形，丝毫没有莫名其妙之感，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是马耳他岛之可能丧失以及陆军之无所事事，而此时，俄国人则正在奋不顾身地抵抗德国的反攻，敌人则比我们更快地向利比亚增援。

2．切勿匆匆归来，应彻底调查有关坦克可供使用的情况、军火以及中东对人力的使用等问题。

3．在你离去以前，请及时电告你所提出的二十项问题的明晰答案，以便让我们在此间对这些答案表示意见。

4．最后，请就敌人发动攻势的可能性表示你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从西部或跨海向希腊进攻，后者系（1）借空运或（2）借舰只。当然，这样就会改变整个局面。

※　　※　　※

马耳他岛与沙漠作战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没有比1942年再显而易见的了。在这一年中，该岛英勇的防守，形成了为维护我方在埃及和中东的地位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基石。

在西部沙漠艰苦的地面战斗中，每一阶段的胜负都是间不容发的，而往往取决于对交战部队越海运输物资的速度。对我方说来，这意味着绕航好望角的长达两三个月之久的航程，时时有遭受潜艇袭击的危险，而且要使用大量的高级船只。对敌人说来，不过是从意大利横跨地中海的两三天的航程，只需使用适当数量的小型船只。但是，马耳他岛的要塞正拦在通往的黎波里航线的途中。我们曾在以前的一卷①中见到，这座岛屿怎样变为名副其实的马蜂窝，德国人怎样在1941年末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抑制我们在该岛的活动，并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①见第二卷。——译者

1942年，敌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声势加剧，该岛情势岌岌可危。1月间，当隆美尔的反攻得利时，凯塞林对马耳他岛的袭击以飞机场为主。在德国的压力之下，意大利海军用军舰来支持德国开往的黎波里的运输船队。我地中海舰队，由于前文已谈及的挫折，只能对这些行动进行有限度的挑战。不过，我们从马耳他岛出动的潜艇和空军，仍继续予敌人以重创。

2月间，威望正隆的雷德尔海军上将想要让希特勒相信在地中海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性。2月13日，即德国战列巡洋舰成功地通过马耳他海峡之次日，他发觉元首有采纳建议之意，他的游说终于获得了某些成功。德国之插手北非和地中海，在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纯防御性的措施，以便支持他们那个懦弱无能的同盟者免遭失败；而现在则改变观点，把它当作一种攻势手段去摧毁英国在中东的势力。雷德尔详述了亚洲事态的演变以及日本势力之侵入印度洋。在谈话过程中，他说道："苏伊士和巴士拉是支持英国在东方地位的两根西部的支柱。如果这些据点在轴心国协力一致的行动的压力下崩溃，则将为英帝国带来悲惨的后果。……"希特勒被这番话打动了。直到现在，他对支援意大利人这件徒劳无功的事很少关心，现在，他又同意雷德尔去推进他征服整个中东的庞大计划。雷德尔海军上将坚持，马耳他岛是中东的咽喉，极力主张马上准备运输船只，猛攻该岛。

地中海的有利形势在目前是如此显著，恐怕将来不会再次出现。所有的报告证明，敌人正以巨大的努力把现有的增援部队源源运往埃及。……因此，尽早攻取马耳他岛是刻不容缓的事，此外，对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势，不得迟于1942年。

作为一个略逊一筹的代替办法，他建议：

如果轴心国不占领马耳他岛，德国空军就必须以目前的规模继续对该岛进行空袭。单凭这种空袭就足以阻止敌人在该岛重建进攻与防守的力量。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不喜欢从海上运送部队袭击该岛的计划。直到最近，元首才下令最后取消进攻英国的长期计划，而这一计划从1940年一直拖延到现在。一年以前，他所珍爱的空降部队在克里特岛被歼，这是一种令人灰心的因素。

不过，这次却一致同意攻占马耳他岛，而且，德国军队应当参加战斗。希特勒仍有所保留，继续希望德国空军的空袭将使马耳他岛投降，至少也得使该岛的防御和种种活动陷于瘫痪状态。

我们设法从东方运输供应品到马耳他岛。1月间，四艘船只顺利到达；但是，在2月间，由三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因敌人的空袭而受到损失。3月，挂着维安海军上将旗帜的“水上女神”号巡洋舰被敌人潜艇击沉。到5月，马耳他岛便有发生饥馑的危险。

我海军部决定冒着各种危险去运送给养。3月20日，四艘商船在亚历山大港启航，由四艘轻巡洋舰与一支小舰队组成的强大护航队护送。这时海军上将维安在“克利奥帕特拉”号上担任指挥官。到22日早晨，敌人开始空袭，同时意大利的重型军舰逼上前来。“尤里路斯”号当即发现北面有四艘军舰，于是英国海军上将立即掉转舰首迎击，而运输船队则在烟幕掩护之下向西南方驶去。敌方巡洋舰撤退了，但是两小时后，又在“利特里奥”号战列舰和另外两艘巡洋舰的支持之下回来了。在以后的两个小时之内，英国舰只——维安分舰队——在以寡敌众而同时又遭受德国轰炸机猛烈轰炸的情况之下，进行了一场英勇而又出色的战斗。由于烟幕有效的掩护，近距离护航队和商船本身的勇猛的防卫，我方没有一艘舰只受到损伤。到傍晚的时候，敌舰驶去。我方四艘轻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的一支舰队，在暴风雨的气候中，把最强大的一支战列舰队打得狼狈不堪，而这支战列舰队还有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的支援。虽然“克利奥帕特拉”号和三艘驱逐舰均被击中，但是，都一直坚持激战到底。

我拍出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地中海战区总司令　　1942年3月25日

如能立即向维安海军上将及其随同战斗的官兵转达我对他们这场果敢而又出色的战斗的嘉许，则不胜欣慰。……海洋中最强大的现代化战列舰队之一，还有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一支艇队的支援，竟被英国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鱼雷和炮火重创而溃逃。这构成英国海军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值得不列颠民族向参与此役的各级官兵、特别是司令官致敬。

这支运输船队只好单独驶往马耳他岛。维安海军上将的舰只不能在那里添加燃料，所以难以继续护送。载运的宝贵物资中只有极少部

分到达马耳他岛守军的手中。当船只驶近该岛时，敌人又开始了猛烈的空袭。“克兰坎贝尔”号和“布雷肯郡”号在距目的地只有八哩远时相继被敌人炸沉。其余的两艘驶入港口，但正在卸货时又被炸沉。四艘船只所运的二万六千吨物资中，只有五千吨左右运上了岸。马耳他岛在以后的三个月中，没有得到接济。

这使我们打定主意，在我们能以战斗机增援马耳他岛之前，不再派任何运输船队。3月间，曾从“鹰”号飞往三十四架战斗机，但是，远不敷用。维安海军上将的行动使德国人相信，意大利海军已无斗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4月初以来，凯塞林对马耳他岛的空袭使该岛的码头和港内的舰只遭受莫大的损失。海军舰只已无法利用该岛作为基地，而所有能够行驶的船只在4月底前均撤走了。

英国皇家空军留驻该岛，为其自身的生存和全岛的生存而从事战斗。在那紧张的几个星期之中，我方可以投入战斗的飞机为数极少。我守军竭尽全力坚持下去，以免自身的毁灭，并且，确保那些利用马耳他岛作为中途基地的飞往埃及的飞机得以不断地起飞。当飞行人员投入战斗，地勤人员为下一次战斗从事地面勤务和加油时，兵士们便修理被炸毁的飞机场。马耳他岛在万分危险的状况之下渡过了难关，而我们在国内的人们也非常焦灼不安。

※　　※　　※

我这时向罗斯福总统发出呼吁。他清楚地了解，马耳他岛是我们在地中海全部希望的关键。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日

1．敌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非常剧烈。现在驻在西西里岛的敌方战斗机和轰炸机，大约有德国的四百架，意大利的二百架。马耳他岛此时能够动用作战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战斗机。我们不断地以“喷火”式战斗机增援马耳他岛，这些飞机是从距马耳他岛西面约六百哩的“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批就有十六架。我们曾经多次顺利地用这种方法增援马耳他岛。但是，现在“鹰”号航空母舰因转向器出了毛病，已停航一个多月了。埃及已经没有“喷火”式飞机了。“阿尔戈斯”号太小，也太慢，而且，该舰还得为“喷火”式飞机起飞的航空母舰准备战斗机来掩护和护送这批战斗机。我们还可以使用“胜利”号，但

是，不幸的是该舰的起重机太小，不能吊升“喷火”式飞机。因此，将在整整一个月内不能向马耳他岛增援“喷火”式飞机。

2．敌人异乎寻常地集中力量来空袭马耳他岛，从这件事看来，他们可能希望及早消灭我们在该岛的空防力量，以便增援利比亚或加强他们在俄国的攻势。这就意味着马耳他岛无论如何也无力干预装甲部队对隆美尔的增援，而我方及早对他发动攻势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3．如果双方参谋部就借用“黄蜂”号航空母舰的细节达成协议的话，你是否愿意让该舰担任一次增援马耳他岛的任务？以“黄蜂”号航空母舰宽大的起重机、装载量和长度，我们估计该舰能载运五十架或更多的“喷火”式飞机。除非“黄蜂”号需要添加燃料，它可以在夜间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返航之前不必在直布罗陀停泊，因为，“喷火”式飞机可以在克莱德装船。

4．这样，不但可以扭转不能在4月份内向马耳他岛增援“喷火”式飞机的局面，而且，可以在一举之下向马耳他岛派去一批强大的战斗机队，这就可以给我们造成一个给敌人严重的而可能是决定性打击的机会。这一行动可以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开始。

答复是慷慨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4月3日

你的建议未曾提及能否使用“狂暴”号航空母舰的问题；

该舰计划于4月3日从美国出发，经百慕大驶往克莱德，而且，根据该舰的设计图，起重机的大小足够吊升“喷火”式飞机。

金海军上将不久通过戈姆利通知庞德海军上将，如果我们对“狂暴”号的情形估计错误，即可按照你的要求使用“黄蜂”号。

“黄蜂”号派来了。但是，马耳他岛的守军除了战斗以外，还得维持生活。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3日

1．应即对这一份表明情势严重的报告〔发自马耳他总督〕加以考虑以便采取措施。既然没有发生步枪或机枪战斗，所称小型武器弹药供应不足，似乎令人不解。

从该报告第一段第三项来看，我们是否应理解该岛守军已经完全没有肉食？或者，他们还有可供屠宰的牛，如果有的话，有多少？

2．我们肯定没有“大量的运输机”，但是，如增加大型潜艇和“A”型快船，能作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夺取“苏尔古夫”号①，留作增援马耳他岛之用，这实在令人惋惜！一艘潜艇能载运若干？运些维他命的浓缩食品又如何？

①法国大型潜艇。见第二卷。——译者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4月12日

你能否将关于用潜艇去供应马耳他岛的办法见告？据我了解，潜艇上拆去某些炮位，可以大大地增加它们的装载量，我愿将这些细节通知美国当局，以便增援科里几多尔时使用。

※　　※　　※

在4月和5月内，曾经从“黄蜂”号和“鹰”号航空母舰上将一百二十六架飞机安然运交马耳他驻军，结果令人满意。4月间空袭曾达到高潮，现在已开始减弱，这主要是由于5月9日和10日两天空中大战的结果所造成的；当时，刚刚运到的六十架“喷火”式战斗机投入战斗，给敌机以歼灭性的打击。白昼空袭遽然结束。6月，终于进入另一次大规模准备解救该岛的行动阶段，而且，这一次是打算同时从东面和西面开进运输船队的。6月11日夜间，六艘船在拥有防空设备的巡洋舰“开罗”号和九艘驱逐舰的护送下从西面驶入地中海。海军上将柯蒂率领战列舰“马来亚”号，航空母舰“鹰”号和“阿尔戈斯”号以及八艘驱逐舰前往支援。14日，在撒丁岛附近海面，敌人开始了猛烈的空袭，一艘商船被炸沉，巡洋舰“利物浦”号受伤，不能行驶。当晚，当运输船队驶近突尼斯海峡时，大量的护航舰只撤退了。但是，在第二日早晨，当运输船队驶近班泰雷利亚岛以南时，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在许多驱逐舰和飞机的支援下，向我方展开了攻击。

英国舰只大炮的射程不及敌方，在随后的战斗中，“贝多英”号驱逐舰被击沉，另一艘驱逐舰受重创，而敌舰也终于被赶走，并非没有损失的一整天，空袭继续不停，又损失了三艘商船。损失惨重的运输船队，只有两艘船只当晚到达马耳他岛。

东面的运输船队包括十一艘船只，其运气更为不佳。维安海军上将再度担任指挥，这次，比他在3月间赶走敌舰时有更强的巡洋舰和驱

逐舰的掩护力量可供调遣。不过，他缺少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支援，而且，预计意大利舰队将使用主力来对付他。运输船队于11日开航，14日驶抵克里特岛以南时，遭到猛烈而持续的空袭。当天晚上，维安获悉，敌方包括两艘“利特里奥”级战列舰在内的舰队已驶离塔兰托，想必是要截击他。维安曾希望，英国潜艇以及驻在昔兰尼加和马耳他的空军出击，能在敌舰迫近的时候摧毁它。一艘意大利巡洋舰被击中，后来沉没了。但是，这还不够。敌人舰队继续向东南方驶去，看来，我们难免在15日早晨受到压倒优势的舰队的截击。既由于敌潜艇的袭击而丧失“赫米昂”号巡洋舰，又由于敌人的空袭而丧失了三艘驱逐舰和两艘商船，因此，运输船队及其护航队不得不回到埃及去。英国皇家空军的损失也是可观的。在意大利方面，一艘重巡洋舰被击沉，还有一艘战列舰受伤，但是，从东面驶往马耳他岛的航道仍由敌人封锁着，并且，直到11月，没有任何运输船队试图通过这条航道。

因此，尽管我们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在十七艘供应船中只有两艘驶抵马耳他岛，该岛仍继续处于危机之中。

※　　※　　※

德国的档案表明，在敌人心目中，马耳他岛和非洲沙漠战斗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么密切。只要马耳他岛的空军和小型舰队能够袭击敌人的交通线，便足以大大危害他们在沙漠的作战。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使马耳他岛成为无能为力的地方，或者更好的是攻占该岛。为此目的，德国空军不断地在西西里岛机场集结。另一方面，当隆美尔积极作战的时候，他需要驻在的黎波里的全部空军进行支援。但是，如果放松对马耳他岛的袭击，该要塞便可迅速恢复它的打击力量，而且，立刻可以用其全部力量来给敌运输船队以重大的打击。敌人除了攻占马耳他岛之外，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隆美尔迫切需要汽油与援军，尤其重要的是汽油。在3月和4月间，敌人将其全部力量转而投向马耳他岛，日夜继续不断地进行残酷的轰炸，遂使该岛守军筋疲力尽，奄奄一息。

4月初，陆军元帅凯塞林在视察非洲前线后，会见墨索里尼和卡瓦勒罗将军。凯塞林认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已使该岛在未来相当时间内失去作为海军基地的作用，并且，其空中威胁作用已大为减弱。他报告说，隆美尔计划在6月间开始进攻，目的在于摧毁英国的兵力，并

且夺取托卜鲁克。当马耳他岛实际上已不起作用，而额外的补给又可源源运到之后，他就可能达到这种目的。

墨索里尼决定加速攻占马耳他岛的全部准备工作。他请求德国的支援，并且建议在5月底开始攻击。这一作战计划被称之为“赫尔克里士”作战计划，在4月后期的电报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卡瓦勒罗答应提供意大利伞兵师中的两个团，一个工兵营和五个炮兵连。希特勒下令，德国应当参加两个伞兵营，一个工兵营，载运一个营兵力的运输机，并由德国海军准备数目未定的驳船。

※　　※　　※

当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自印度归国路经开罗时，我又一次觉得应当告诉他，奥金莱克需要采取行动，这是多么重大而迫切的事啊！而我们对他在出国途中商谈的结果是多么不满意。

首相致掌玺大臣（在开罗）　　1942年4月14日

我希望，你不要使人认为，我们在这儿对利比亚集团军长期按兵不动并不深切地关注。在我看来，隆美尔非常可能比我们的人更快地壮大起来。现在，一个潜艇队必须从地中海开赴印度洋，而且由于敌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已使该岛无法驻扎轰炸机队，因此从意大利到的黎波里的航线也就不大受到妨碍了。此外，为了应付印度的紧张局面，将会日益增多地从中东抽调空军力量。强迫一位将军去接受他认为是不大好的意见，这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极愿让你知道，我的意见和此间各参谋长的意见均未改变。

※　　※　　※

柯廷先生准许他的一师部队留下来参加沙漠战役，对此，我们不胜感激。

首相致柯廷先生（在澳大利亚）　　1942年4月15日

你决定让第九澳大利亚师继续暂时留在中东，我们对此不胜感激。我们曾得到充分的谅解，肯定也是我的愿望，美国军队将无条件地开往澳大利亚；而你对于决定你所有军队的动向，过去一直是完全自由的，将来也还是这样。

※　　※　　※

马耳他岛高呼求援，在许多据点上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能够支持的程度。多比将军焦急万分。他曾在3月间说，形势危急；在4月20日他又报告说：“目前已超过了能够支持的程度，而且，如果不能给我们补充急需的供应品，特别是面粉和军火，那么，不堪设想的一步即将到来，来得还会很快。

……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几天后，他又补充道，他已将面包的消耗量缩减四分之一，现在的供应品只能支持到6月中旬。

我准备让海军冒着严重的危险去援救马耳他岛。海军部也完全同意。我们准备，并且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是派遣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他所有的航空母舰与“沃斯派特”号，经过运河驶入地中海，并护送一支运输船队驶往马耳他岛，希望在途中能与意大利舰队大战一场。我请求罗斯福总统准许“黄蜂”号载运‘喷火’式飞机，再一次驶往马耳他岛。“若无此种支援，我恐马耳他岛将成为齑粉。同时，马耳他岛的防御正在有效地消耗敌人的空军力量，并且有效地援助俄国。”总统的答复正合我的希望。他在4月25日答复道：“我愉快地说，‘黄蜂’号可再次装运“喷火”式飞机驶往马耳他岛。”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4月25日

现在总统已同意“黄蜂”号出航，希将有关未来八周之内，每周将“喷火”式飞机增援马耳他岛的计划见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29日

关于马达加斯加岛的来电已悉，不胜感激，现正在为此事进行一切准备。你准许“黄蜂”号再次狠狠蜇敌人一下，我也感激之至。……

※　　※　　※

最好就在这儿叙述一下“黄蜂”号的全部故事吧。5月9日，该舰成功地向奋战中的马耳他岛交付另一批极其重要的“喷火”式飞机。我向该舰发去一封电报：“谁说黄蜂不能蜇人两次？”“黄蜂”号对我“好意的”电文表示感谢。唉，不幸的“黄蜂”号呀！在从危险的地中海驶往太平洋的途中，它在9月15日被日本的鱼雷击沉。所幸舰上全部英勇的海员遇救了。在一连串互为因果的事件中，他们是其中的一环。

4月间，关于多比将军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了。截至目前，他巍然屹立，大英帝国各个角落的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据守

要害地区的一位克伦威尔式的英雄人物。

但是，在长期的紧张状态中，他终于筋疲力尽。我接获这项消息时，不胜遗憾，并且，在乍一听到的时候，真难以置信。

不过，必须选任一位继任者。我发现，现任直布罗陀总督戈特勋爵是一位真正奋发有为的战士。凯西先生要途经直布罗陀飞往开罗就任国务大臣之职，于是我委托他详尽地向戈特说明原委。

丘吉尔先生致戈特勋爵　　1942年4月25日

我利用国务大臣取道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岛旅途之便，顺便给你写封简短的信件。正如他将向你说明的，在此危急的时刻，马耳他岛的统帅可能需要调动。如果确需如此，我们都感到在所有人选中，你更适宜于担负此项极其重大的责任。

你可放心，我将就我的能力所及，在6月下半月派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向马耳他岛运送给养，与此同时，仍将继续从西面向马耳他岛供应“喷火”式飞机。

我们从报告中获悉，你曾经出色地组织直布罗陀的防务，并且使驻军保持昂扬的士气，所有这些都使我不胜欣慰。如果需要你担任这项新职务，将会授与你更大的权力，而陛下政府和你真挚的朋友，也将寄予你以无限的信任。

※　　※　　※

与此同时，隆美尔正在计划发动攻势。关于时间的安排，他说道：“在攻占马耳他岛之后，装甲集团军将尽可能出击。

如果进攻马耳他岛的日期将要推迟至6月1日以后，那么，装甲集团军就无需等待攻占该岛而有径行出击的必要。”他在4月30日的计划中，打算在第二天夜晚在战场上摧毁英国军队，然后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占托卜鲁克。不过，这有赖于他所需要的增援和石油、军火、车辆及食物的供应。他也曾经询问，他能够指望从空军和海军方面得到多少额外的援助，并且，希望意大利重型海军舰只和突击舟能够“压制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

卡瓦勒罗在5月6日前往非洲，商讨即将发动的进攻。他认为——和我们在伦敦的看法一样——攻占托卜鲁克是轴心国向前进一步推进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夺取托卜鲁克；那么加柴拉一线或者该线以西

的地方，将是他前进的极限。所有的行动必须在6月20日结束，因为，在那时之后，在昔兰尼加所使用的某些空军将因为“在别的地方的战斗行动”而撤走。由于班加西的进口数量每天达到两千吨，隆美尔的要求可能得到满足，但是，没有希望从德国或意大利方面得到更多的物资了。

※　　※　　※

隆美尔的意图可以拿来同奥金莱克将军的意图比较一下。奥金莱克将军恰在此时拍来一封电报，内称，他愿在沙漠地区采取守势，并派相当数量的援军前往印度。这正与我们的主张背道而驰。我答复道：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5日

……虽则我们对你为解救印度的危局而甘愿进一步削减中东的军事力量一事表示感激，但我们觉得，在目前的时刻，你对整个战局最大的帮助是在你的西线与敌交锋，并击败敌人。所有我们关于此事的指示，在意图和效力上均未改变，而且，我们相信，你能在向掌玺大臣提到的日期里彻底执行这些指示。

不久，奥金莱克将军又拍来一封电报，想要推迟他的军队与敌人交锋的日期。我把这事告诉我所有的军政方面的同僚。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8日

1．三军各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和战时内阁曾联系整个战局认真考虑了你的来电，就中特别考虑到马耳他岛的问题。该岛如若失陷，将是大英帝国莫大的不幸，而且，尼罗河流域的防务最后会遭到致命的危害。

2．我们一致认为，尽管存在着你所提及的危险，你还是应当向敌人进攻，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5月份向敌人发动一场主力战，当然越快越好。我们准备对所有这些命令承担全部责任，给予你为执行这些命令所必需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无疑你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敌人本身也可能计划在6月初向你进攻。

经过此类激烈商讨的结果，决定向奥金莱克将军发出明确的命令，而这些命令他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免职。从我们对待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说来，这是极不寻常的方式。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10日

1．三军各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和战时内阁再次考虑了全盘的局势。我们已下定决心，未经你的全军为保存马耳他岛而战，我们决不容许该岛失陷。这一要塞的被困失守将使我陆空军部队三万余人投降，还要损失大炮数百门。敌人占据该岛如同获得一座确实可靠的通往非洲的桥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利条件。该岛的失陷将会使你和印度双方所赖以获得大量增援飞机的空运路线被切断。除此之外，还将危害对意大利的攻势，以及像“杂技家”和“体育家”等未来的作战计划。与这些灾难的必然性相比较，我们认为，你为照顾到埃及的安全而列举的种种危险肯定是次要的，我们甘愿冒北风险。

2．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再加上以下的条件——我们能够批准的与敌交锋的最晚日期是，及时地牵制敌人以协助运输船队在6月份月色暗淡时期得以通航的日期。

我们等了好多天，没有接到复电。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他是要听命，还是要辞职。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17日

我需要知道你根据我们最近期间来往电文而决定的主意。

他终于拍来了复电。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5月19日

1．我的打算是执行你5月10日来电中所作的各项指示。

2．据我推测，〔你的来电〕并不是说，所有我们需要的是发动一场仅仅为了协助驶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而牵制敌人的战斗，而在利比亚发动攻势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以摧毁敌人部队和占领昔兰尼加作为最后从利比亚驱除敌人的一个步骤。如果我的推测错误，请立即通知我，因为发动主力攻势的计划与仅仅为了牵制敌人的计划迥然不同。我现在姑且以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而进行部署。

3．假定发动主力攻势只是以分散敌人的力量从而协助驶往马耳他的运输船队为目的来安排开始行动的日期，那么，实际发动攻势的时间将受三个因素的支配。第一，运输船队的启航日期；第二，从现在到开始行动日期间的敌方行动；第三，敌我空军力量的对比。所有这一切，将在此地密切而不断地予以调查研究。

4．现在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敌人打算在最近向我们进攻。

如果敌人真的进攻，我们未来的行动就得由战斗的结果来支配，而不是现在所能预测的。

5．假定敌人不先行进攻，我打算让里奇将军在利比亚发动攻势。日期的安排将尽量适应以下的目的：为了协助驶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而尽量分散敌人的兵力，同时，保证投入攻势的作战部队完成最高限度的准备工作。正如你会觉察到的，这些因素是互相抵触的，势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折中办理，这应由我负责与其他总司令官进行磋商，再行决定。要避免进攻失败，其重要性〔我们〕业经充分阐述，在此无须由我赘述。……

我立刻回答：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5月20日

你对我5月10日电报中各项指令的解释完全正确。我们觉得，已到了与敌人在昔兰尼加较量实力的时候了，而马耳他岛的存亡与此役大有关系。……

当然，我们知道，不能保证成功。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无论这场战役开始于敌人的进攻而由你运用截击战或运用运动战来反攻，或者由你发动，我们将对你和你的英勇部队寄与无限的信任，而且，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也将尽力所能及来设法支持你。

如果你能亲临指挥，正如你在西迪雷泽格不得不那样做的一样，那么，我个人觉得把握更大。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绝不强迫你。

新西兰师的防地是否应该更加靠近前线？如果你在与新西兰政府打交道中需要帮助的话，务请告知。

最后两项建议未曾被奥金莱克将军接受。他也曾申述理由。我们将会见到，这位将军后来如何被事态所迫，采取了这些步骤。但是，可惜太晚了！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5月22日

现在我已彻底认清我所负的责任，并且，我要竭尽所能去完成它，让你满意。

我十分感激你对我所指挥的军队和我本人充分寄予信任并给予支持。过去我们对此也深有体会。

尽管我很想在利比亚亲自指挥作战，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可资遵循的正确方针。我曾经极端慎重地考虑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如果我纠缠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就难以保持均衡而正确的见解。我觉得，几乎随时可以呈现一种局面，使我不得不就以下两种情况加以抉择：我是否能够继续增援并支持第八集团军而不致遇到严重的阻碍；

或者，我是否应当后退并设法建立北部战线；而现在，我正在削弱这条战线，以便给予里奇将军以所有可能的援助。权衡轻重，我觉得我应当驻守原地不动。但是，你可放心，我愿适应局势，如果必要的话，我将亲临指挥。我与里奇将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时时刻刻在想到他。我希望一切顺利。

我曾充分考虑到把新西兰师从叙利亚调往埃及的必要性。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你既然慨然承担责任，当可获得解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有待考虑的问题。我目前极不愿削减叙利亚的部队，一方面因为该地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一方面是因为对土耳其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我对土耳其人的态度还没有十分把握。……我已开始准备在必要时把训练良好的第十印度师从伊拉克调去增援埃及，同时已指定第四印度师的一个旅作为临时增援部队。有了这些增援部队，第八集团军的粮秣供应和用水的供水能力几乎达到饱和点了。

……

我再度对你支持的电文表示感谢。我们将和过去一样，进行猛烈的战斗。我对我们的部队和部署颇有信心。我对我们将获得胜利坚信不疑，但愿可能导致更大的胜利。

※　　※　　※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又草拟了一封致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表示我自己在军事上的信念。但经过仔细思考后，我没有发出它，因为我不愿过分越俎代庖。

以下是完全非正式的而纯属个人意见。

1．看来敌人的确不久就要向你进攻。你认为这会给第八集团军大好机会，我和你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虽然许多著名的战役是在击退进犯者后继之以反攻而赢得胜利的，但是，这一次我不禁想到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①一役粉碎对方意料中的反扑这一史实。我们时常想

到，当德国人正在准备中的某些考虑周密的计划由于遭受意外的打击而被打乱时，他们特别恼火。目前，先发制人对装甲部队说来有特殊的价值，因而这种情形更多采用了。总之，他们和我们各有各的作战计划，互争长短，这种情况引起我们强烈关心。我们可能有大好机会来选择时间，在敌人最脆弱的时刻，予以打击。

①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此击溃奥俄联军。先扑上来了。

2．你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件曾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而我的这些想法甚为肤浅，请你原谅。我对你的事务极其关心，因此不得不说出来。

※　　※　　※

我时常想用简短的逸闻来说明我所体会到的战略上的真理，而这些逸闻在我的心目中有如以下所述。其中之一是，人让熊吞下一包炸药这个著名的故事。他小心翼翼地调配炸药，不但要使成分绝对准确，而且要使配合量不差毫厘。他把炸药卷在一个大纸卷里，正要点燃掷入熊的咽喉，但是，熊却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敢于把这一逸闻插进我在记说的这段战事里，那是因为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使我鼓起了勇气。他曾经说过：“喜剧与悲剧的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应当由同一作家来写。”

第十八章　“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4月

总统的庄严计划——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将军抵达伦敦——他们的备忘录：“在西欧的作战计划”——我们的三军参谋长考虑美国计划——我在4月12日致美国总统的电报——4月14日国防委员会会议——马歇尔将军的声明——我着重指出印度洋上的危险——霍普金斯支持马歇尔将军——美国的计划受到欢迎——4月17日我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他的满意的答复——我个人的看法——保卫印度，英帝国责无旁贷——我同意在1943年发动一次横跨海峡的全面的进攻——马歇尔将军在1942年发动一次局部攻势的计划：“痛击”作战计划——其他的作战方案：进攻法属西北非和挪威北部——总结。

当时，美国总统也在为俄国操心。他正同他的参谋部一道拟订计划，以便解除俄国肩上的负担。

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4月2日

由于我已经对联合国家面临的军事局势中多项迫在眉睫和从长计议的问题审查完毕，因此我得出了某些结论。我认为这些结论至关重要，因此，我希望你也能了解问题的全貌，并且，我也希望你能赞同。由于整个问题取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因而哈里和马歇尔将于最近几日内前往伦敦，首先向你提出问题的要点。我希望俄国人会对这项计划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体会见哈里和马歇尔，并得到你的回话以后，我打算请斯大林立即派遣两位特使前来见我。我认为，这项计划将在完全符合此间与英国的舆论动向下制订出来。最后，我愿这项计划能够称之为联合国家的计划。

不久，我又接到美国总统的下列来信：

华盛顿

白宫

4月3日，午后十一时

亲爱的温斯顿：

哈里和乔治·马歇尔所要告诉你的一切，均是我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所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即使还没得到全盘的成功，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必须实现这个计划！只有这样，叙利亚和埃及才能较为安全。纵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也毫不足惧。

祝你百事顺利。叫哈里早点休息，并且让他听从美国海军医官富尔顿的指示，我派遣他作为享有全权的特级护理。

永远忠于你的

F．D．罗斯福

4月8日，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将军到达伦敦。他们带来了一项内容详尽的备忘录；这项备忘录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拟订并经总统批准的。

西欧作战计划

1942年4月西欧被美国和英国选择为发动第一次主要攻势的战场。

只有在西欧，英美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联合力量才能充分发挥，而且，也才能给与俄国最大限度的支持。

发动这次攻势的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在许多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这次攻势发动以前，必须牵制住西欧的敌军，同时还要运用策略并组织突击，使敌人捉摸不定；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我们获得有用的情报，同时也得到可贵的锻炼机会。

进攻的联合力量应该包括四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九个装甲师），英国应该承担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三个装甲师）。支援进攻的空军需要五千八百架战斗机，其中二千五百五十架应由英国供给。

问题的关键是速度。限制我们实行这个计划的主要因素是缺乏攻击时使用的登陆艇以及缺乏从美国运输必要的部队前往联合王国的船只。在不影响其他战场的主要行动下，这些部队可于1943年4月1日前载运完毕；但是，只有在百分之六十的运输工具不是由美国来负担的条件下，这项任务才能完成。如果此项调动完全依靠美国船只，那么进攻的日期必将推迟到1943年的夏末。

由于大约需要七千只登陆艇，因此目前的建造计划必须大大加快，以达到这个数目。就目前来说，接待和调动大批美国陆空分遣队的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

进攻地点应该选择在勒阿弗尔和布洛涅之间的海滩地带，进攻时的第一次攻势至少要投入六个师，并且要有空降部队的配合。在这次攻势之后，每星期至少平均要投入十万人。在滩头阵地巩固以后，装甲部队要迅速地出动，占领瓦兹—圣康坦线。接着，下一个目标便是安特卫普了。

既然这样规模巨大的进攻最早不能在1943年1月以前进行，就应该制订一项计划，并且使它不断适应时势的需要，以便利用随时可以调动的部队来进行当前的作战行动。这项行动应该作为一项紧急措施而执行，这是为了（1）利用德国可能的突然瓦解，或者是（2）“作出牺牲”，以便扭转可能迫在眉睫的俄国抵抗力量的崩溃。在任何情况下，局部的空中优势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1942年的秋季也许无法派遣和维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在这个时期中主要的负担将落在联合王国的身上。比方说，在9月15日，在需要的五个师中，美国只能提供两个半师，而战斗飞机也只能提供七百架；这样，就需要联合王国提供数达五千架的飞机了。

※　　※　　※

这次旅行使霍普金斯筋疲力尽，他病了两三天，但是马歇尔立刻和我们的三军参谋长进行会谈。在14日（星期二）

以前，同国防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是无法安排的。在此期间，我和三军参谋长以及我的同僚就整个局势进行了交谈。美国显然有着介入欧洲的强烈愿望，并且把打败希特勒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上，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快慰。这一点一向是我们战略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不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军事顾问们，都不能就1943年夏末以前英美大军跨过海峡在法国登陆一节制订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我在1941年12月前往华盛顿的旅程中所写，并提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所记载的，一直是我的目标和时间表。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美国的一种新想法，这就是在1942年秋发动一次规模小得多但却拥有相当力量的预备性紧急登陆。为了俄国，同时也为了普遍地进行战斗，我们极愿研究这项新的计划，同时也愿意研究任何其他牵制计划。

在仔细地考虑了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以及三军参谋长的意见以后，我向美国总统发出了这样的电报：

1942年4月12日

我热诚专注地阅读了你的关于战争的前途以及拟议中的庞大作战计划的精辟文件。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你所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在准备发动主要攻势的同时，我们当然必须应付东方和远东逐日发生的紧急事件。我们迅速地研究了全部细节，凡行动明确的，其准备工作已经着手进行。国防委员会将在14日（星期二）晚间讨论整个事件，哈里和马歇尔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我将能够向你发出我们完全同意的文件。

我可以说，我认为在今年发动一次临时攻势以应付某种意外事件的建议所遇到的各项困难和捉摸不定的因素，均以绝对完善的方式解决了。如果正像我们的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能够成功地执行全部计划，这将是战争史中的一项重大的事件。

14日晚间，国防委员会在唐宁街十号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相会。这次讨论看来非常重要，因此我事先邀请伊斯梅将军作记录。记录的要点如下：

丘吉尔先生致开幕词说，为了考虑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将军所带来的巨大计划，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会议，而且这项计划也经过三军参谋长的充分讨论和研究。在热诚地接受这项计划的时候，他丝毫没有任何犹豫。作为这项计划基础的概念是和战争的典型原则完全吻合的——这就是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不过，我们必须提出一项明确的保留意见——这就是保卫印度和中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绝不能丢掉一支拥有六十万人的军队以及印度的全部人力。此外。澳大利亚以及那些把这个国家和美国联系起来的岛屿基地也绝不能丢掉。这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在推行马歇尔将军所提出主要计划时，把其他东西完全丢在一旁。

马歇尔将军说，在有关1943年应该做什么以及发动最强大的空中攻势来打击德国的问题上，已获得了全部的协议。提供军队没有问题。主要的困难在于提供必须的吨位、登陆艇、飞机以及海上护航队。

在他同英国三军参谋长进行讨论时，产生了两个疑点。第一点是，为了支持中东和印度，美国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物资。第二点是，除了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突击以外，在1942年登陆大陆，在实际上是否有可能性。我们也许被迫去这样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认为困难不应该是解决不了的，正像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制空权一样。我们共同的空军计划的规模表明，这一点是办得到的，这特别是因为德国攻击俄国的行动会牵制住巨大的力量，从而减低了我们作战的危险。这样，德国人也将尝一尝没有空军支持的战斗的滋味了。在他离开美国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研究在1942年发动新的战役的问题，而且，根据现有的资料，他的结论是，作战计划无法在9月以前付诸实施。如果不得不在9月以前实行这些计划，那么美国的贡献将不会太大。但是到时候，美国在此间的全部武装部队都可以充分加以利用。总统曾特别强调指出，他希望他的武装部队，在从事任何工作时，都能尽量承担义务。

艾伦·布鲁克爵士说，英国三军参谋长完全同意马歇尔将军关于1943年作战计划的意见。1942年在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将取决于德国人攻击俄国所取得成功的程度。我们认为在9月以前，事情总可以有个头绪。

三军参谋长完全同意德国是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还要堵住日本人，并保证他们和德国人之间无法会师，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日本人控制了印度洋，那么，不仅中东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而且我们也将丧失波斯湾的石油供应。其后果将是，德国将得到她所需要的全部石油，南线通往俄国的道路将被截断，土耳其将受到孤立而丧失防卫的力量，德国人将获得通往黑海的畅通无阻的道路，同时德国和日本也将能够互换他们非常需要的物资。

丘吉尔先生接着补充说，在今后的两三个月内，我们无法在没有支援的条件下来对付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军力量。

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意图和动向。

在那个地区中，首要的任务是在航空母舰的飞机上取得压倒日本人的优势。我们本身不久将有三艘航空母舰前往印度洋，这三艘航空母舰在适当时候将同“狂暴”号会师。

霍普金斯先生说，如果美国的舆论占了上风，那么，美国的大部力量会用来对付日本。尽管如此，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后，总统和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已经决定，把美国的武装力量用来对付德国还是正确的。不过，不应该认为在中东以及其他大战场——俄国、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形势上，美国政府的思想中存在任何误解。美国的决策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美国不仅希望在海上而且也希望在陆上和空中进行战斗。第二个因素是，他们希望在最起作用的地方而且能够取得优势的地方进行战斗，同时他们还特别希望和英国共同进行战斗。如果这种战斗能够在今年发动，那么不管这场战斗在何时发生，美国都愿意尽可能作出最大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提出9月是最早的采取行动的日期，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发动一次自己无法起充分作用的战斗。

他已经对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舆论有所了解，而且，也发觉在美国海军正在干什么这一问题上，舆论感到不安。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怀疑的。美国的海军一定会同英国的海军完全合作，以迫使敌人采取行动。他们只盼望，他们能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谈到澳大利亚和其他战场，美国当然会履行他们的义务。

不过，他们的全部精力将集中在目前所提出的巨大计划上。美国迫切希望同英国共同进行战斗。

查尔斯·波特尔爵士〔空军参谋长〕说，必须记住在横渡海峡发动空中攻势和以一支远征军登陆欧洲这两件事之间的差别。前一件事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继续下去或者停止。但是，在后一件事上，我们就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要有部队留在大陆，我们就必须维持空军的力量。因此，如果我们的一支远征军出动了，我们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空军力量来使战斗进行到底。

最后，丘吉尔先生说，虽然这项计划〔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大陆〕的细节还有待决定，但是，在大体上，我们已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两个国家必然会以崇高的兄弟情谊，携手前进。他将准备一封致美国总统的电报，向他转达已获得的结论，同时为印度洋的迫切需要向他提出一项要求，不满足这项要求，整个计划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全面的准备工作现在就可以开始，同时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来进行准备工作。英语民族为了解放欧洲，已决定发动一次伟大的战

役，这一事实，将逐渐为人们所了解；我们应该考虑，是否应该在适当的时期发表一项宣言。

※　　※　　※

这项计划现在已经有了名字：“围歼”作战计划，不过，这个名字并不是我起的。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基础上怀着最大的信心和善良的愿望进行工作。我向美国总统作了报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17日

1．你的特使将带回去一份我们在上星期二举行的重大会议的全部记录，同时也将带回去我们的三军参谋长针对你的建议所提出的详尽意见。不过，我相信你愿意立刻得到一份叙述我们所获得的结论的简单说明。

2．我们衷心地同意你的集中全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想法，我们也热烈地接受你的计划，但是，要附加一个主要的条件。

正如你可从我在4月15日发出的电报中了解到，极其重要的是要防止日本人和德国人会师。因此，就目前来说，我们必须保留一部分力量去阻止日军的前进。这一点，在会议上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而且，马歇尔很有信心地认为，我们可以共同为印度洋和其他战场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资，同时也可以立刻进行你的主要计划的准备工作。

3．1943年的作战计划是简单明确的，我们已立刻开始进行联合计划的准备工作。不过，我们也许会感到不得不在今年采取行动。你的计划体现了这一点，不过是把最早行动的日期确定在9月中旬。在9月中旬以前，各方面的事情也许很顺利地有了头绪。马歇尔曾解释说，你不愿意发动一次充满严重危险和可怕后果的战役，除非你能够在空军方面提供巨大的力量。但是，他并没有使我们怀疑，如果有提前采取行动的必要，你，总统先生，一定热诚地愿意把一点一滴的现有的人力和物力投进这次战役。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划和着手准备工作的。大体上说来，我们一致同意的计划是在大陆上采取逐渐加强行动的计划，开始时将是逐渐加强日夜空中攻势，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美国部队也将参加此项行动。

4．我同意你在4月2日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建议，你应该请斯大林派遣两位特使前去看你。要隐瞒大规模的而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既然是从北角到巴荣

纳的全部欧洲海岸线，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们进攻计划中的力量、时间和方向等方面设法欺骗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确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发表一项公开的声明，指出我们两国决心为解放受苦受难的各国人民，携起手来，以崇高的兄弟般的情谊，共同派出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向欧洲进军。我还将就最后一点另向你拍电报。

罗斯福总统回答说：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4月22日

我对你同你的军事顾问和马歇尔与霍普金斯所达成的协议，至感欣慰。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已经向我报告说，他们带往伦敦去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支持，你亲自来电证实这一点，我至为感谢。

我深信这一行动将使希特勒感到非常沮丧，我也相信，这一行动很可能是希特勒垮台的关键。对于这种前景，我感到非常兴奋，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将以高度的热诚和活力来从事这项工作。

至于公开发表声明一节，我愿稍作考虑。我会很快让你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会师是要大费周折的，但是我也认识到，对这一件事的未来的前景有必须注意之处。

与此同时，正像你将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空军已经给日本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我也正在希望，我们能够使日本人难于在印度洋保持许多大型舰只。一两天内，我将同庞德〔他正在前来华盛顿途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谈话。

我已经收到斯大林拍来的恳切电报，告诉我他已经派遣莫洛托夫和一位将军前来看我。我建议，他们先来华盛顿，然后再去英国。如果你在这一点上有其他的看法，请通知我。斯大林的电报使我很高兴。

虽然我们共同的困难还有许多，但是，我愿坦白地说，同过去两年的任何时期比起来，我对战争的看法以目前为最好。

你热诚地接待马歇尔和霍普金斯，我愿再次向你致谢。

※　　※　　※

现在让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对已经决定了的以及我认为应该做的，都有坚定不移的看法。

在拟定1943年的巨大计划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其他的责任推到一旁。我们所承担的大英帝国的首要义务是保卫印度不受日本的侵略，而这种侵略看来已经有很大的可能性。此外，保卫印度的任务，对整个战争有决定性的关系。听任英王陛下的四亿印度臣民像中国人那样受日本人的蹂躏和践踏，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对于印度臣民，我们是负有崇高的义务的。更何况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的事业必然要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在我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人的携手，与苏俄向乌拉尔后面撤退，甚至与德国单独媾和，差不多占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我并不认为这两件意外的事件有发生的可能。对于俄国军队和民族为保卫自己的国土而进行战斗的力量，我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的印度帝国，尽管充满了光荣的历史，却很可能成为敌人轻易获得的牺牲品。我不得不在美国特使的面前提出这种观点。

没有英国的积极援助，印度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被征服。而希特勒征服苏俄却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对他来说，也是一项代价很大的任务。在这一切实现之前，英美的制空权必须建立起来，必须强大到无敌的程度。纵使其他一切都失败了，这一点最后还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完全同意霍普金斯所说的："在1943年对法国北部的敌人发动一次正面的攻势。"但是在目前和发动攻势之间的期间，究竟应该做什么呢？发动攻势的主要军队不可能单纯为这项任务进行准备。在这里发生了显著的意见分歧。马歇尔将军提议说，我们应该在1942年的初秋，设法占领布雷斯特或瑟堡，最好是占领后一地点或同时占领两个地点。这次作战行动必然完全由英国担任。海军、空军、三分之二的陆军以及可以利用的全部登陆艇，必须由我们提供。美国只能供给两三个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军队都是最近刚征召的。要成为头等的军队，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和一位专业上非常强的干部来训练。因此，这项计划自然要听听英国参谋部的意见。很明显，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严密的技术研究。

虽然，从一开始起，我就不反对这种想法。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方案。第一个是在法属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登陆，这个方案当时称为"体育家"作战计划，最后又

发展成为伟大的“火炬”作战计划。还有第二个可以代替的方案，我常常向往这个方案，而且我认为，正像攻入法属北非一样，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丘比特”作战计划——也就是解放挪威北部。这是对俄国的直接援助。这是同俄国的海陆空军进行直接配合的唯一方法。这是占领欧洲的北部尖端，打开向俄国源源不断运送给养通道的方法。由于必须在北极地区进行战斗，这是既不需要大量兵力，也不要大量消耗供应和军火的军事方案。

德国人通过北角占领这些极重要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同战争的目前规模相比，我们也可以花费很少的代价重新取得这些地区。我个人赞成“火炬”作战计划；如果我能够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也要在1942年试一试“丘比特”作战计划。

在我看来，在瑟堡建立桥头堡比较困难，比较不受人欢迎，在时间上来说也不能马上起帮助作用，而且最后也不会获得什么效果。最好还是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法属北非，而把我们的左手放在北角，等待一年，不要冒险硬攻德国在英伦海峡对岸的设防阵线。

上述都是我当时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我始终就没有后悔过。但是，我非常愿意让计划委员会讨论讨论“痛击”作战计划——攻击瑟堡的军事行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的方案。我几乎可以肯定，对这个计划讨论得愈彻底，它就愈不会受欢迎。如果我有发布命令的权力，我必然会选择“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在秋季适当地同时执行这两项计划，而让“痛击”作战计划通过谣传和虚张声势的准备中泄露出去作为牵制行动。但是为了同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一致而和谐的行动，我不得不通过政治影响和外交进行工作。没有我们盟国的帮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一条路了。由于这个缘故，我并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代替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以放心而愉快的心情欢迎美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将以英国为跳板，尽快地向德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下文我们将要看到，我们很可能极其容易地同那些把帮助中国和打垮日本放在优先地位的美国计划发生冲突。但是从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建立同盟开始起，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顺应舆论的强大潮流，看出希特勒是主要的敌人。就我个人来说，我渴望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军

队在欧洲并肩作战。但是我自己又很少怀疑，对细节——登陆艇以及其他等等——的研究和对战争主要战略的考虑，必然会推翻“痛击”作战计划。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当局——海陆空三军的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或者是说——就我所知——双方的军事当局都不愿意承担执行这项计划的责任。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

总之，我始终主张我在1941年12月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理论，这就是说，（1）英美的解放军队应该在1943年在欧洲登陆。除了从英国的南部进行登陆以外，他们怎么能够把全部力量运往欧洲呢？任何足以妨碍实现这一行动的事情，决不能去做；而任何足以推进这一行动的事情，就必须去做。

（2）与此同时，当俄国人以巨大的规模同德国陆军的主力一直在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同敌人交手。这种决心也同罗斯福总统的思想根本相同。但是，在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巨大攻势以前的一年或十五个月中，我们又应该作些什么工作呢？事情很明显，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本身就是可能的、正确的，而且符合总的战略计划的。我希望上述作战计划能够同登陆挪威的战斗配合起来，我仍然相信，同时进行上述两项计划是可能的。但是在紧张地讨论这些无法加以衡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丧失目的的简单性和唯一性的巨大危险。尽管我希望同时执行“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但是我绝没有意思让“丘比特”破坏“火炬”的计划。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

（3）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到了最后，当所有其他计划和论点都消失的时候，上述计划就成了西方盟国的共同决议。

第十九章　莫洛托夫的访问

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美国的否定——我缓和了反对意见——3月7日致罗斯福总统电——英俄关系中一段较亲善的时期——英国声明希特勒如对俄国使用毒气，德国将遭到毒气报复——与斯大林的通信——关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建议——他在5月20日到达伦敦——5月22日的会谈——关于1942年横渡海峡作战问题——缺乏登陆艇——莫洛托夫征询我对俄国前景之意见——我保证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必定战斗下去——艾登建议以一项英俄同盟条约代替一项领土协定——谈判好转——我们在契克斯的俄国客人——与斯大林融洽地交换意见——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莫洛托夫回到伦敦——6月11日关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公报——我以一项备忘录捍卫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俄国战场上主要战斗的进展情况——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1941年12月，当艾登先生访问莫斯科时，碰到俄国政府向他提出承认苏联当时西部边界现状的特殊要求。俄国人特别渴望在一项一般性同盟条约的范围内，明确承认俄国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新的俄国与芬兰的边界。艾登先生拒绝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除其他理由外，他着重指出，我们曾向美国政府保证，在大战进行期间，不为领土变动问题缔结任何秘密协定。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艾登先生应将苏联的要求转达英国内阁和美国，并且，在将来为正式缔结英苏条约而举行谈判时予以考虑。美国政府关于这一切均已接到通知。

他们对俄国提议的态度是鲜明而否定的。在美国人看来，接受这样一种要求就是直接违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

我在美国参战后的第二天到达华盛顿时，听见艾登先生报告说，苏联政府想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时，正如在前一卷中刊出的电报所表明的那样，我曾经表示不予支持。但是现在，事经三个月以后，在事态的压力之下，我认为这种道义立场实际上已不能维持下去。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不应该让那些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人们肩负起他们所不能承担的负担。

我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态度，以往和现在都没有改变，但是，我认为此时已不能再拖下去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如果怀南特在你处，想必他已向你说明我国外交部对俄国的看法。战争日益加剧的严重性使我感到，不应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那样的理解，以致否认在德国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所拥有的边界。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参加大西洋宪章的，而且，我料想，俄国人在战争开始时期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后，必然已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清除这些地区内的敌对分子。因此，我希望你能让我自由行动，早日同斯大林签订他所希望缔结的条约。一切都预示着，德国将在春季大举向俄国进攻，而我们对于同德军激战的唯一国家又无力相助。

不过，总统与国务院仍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如下文将会见到的，我们终于取得较好的结论。

※　　※　　※

在英俄关系中，这时出现了一段较为亲善的时期。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3月9日

1．我已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催促他同意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与你签订有关俄国边界的条约。

2．我已发出明确的指示，我们所许诺的供应不得中断或延误。

3．现在气候既然好转，我们就恢复了日夜对德国的强大空中攻势。我们也在继续研究其他措施，以便减轻你方的某些负担。

4．俄军的节节进展和敌军那些人所共知的惨重损失，自然是我们在这一困苦的时期取得极大鼓舞的源泉。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3月15日

我对你3月12日寄到古比雪夫的来电，表示非常感激。

我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你那封关于采取措施保证对苏联的物资供应，并且加强对德国空袭的来电，表示感谢。

我深信，尽管一时失利，我们军队的联合行动最后必将击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在反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场上，1942年将是事态转变的决定性的一年。

关于你来电的第一点，即关于苏联的边界问题，我认为，倘若缔约双方愿意接受协定并签字的话，仍需就适合于各方的协定的条文交换一下意见。

※　　※　　※

由于普遍希望在德国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设法给苏军以援助，而且，由于担心德国会对他们使用毒气，可能是芥子气，我已征得内阁的同意，准备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德国人对俄国使用毒气，我们也将用毒气攻击德国，作为报复。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3月20日

1．你15日对我最近的电报的答复，不胜感谢。比弗布鲁克已前往华盛顿，他将按照我们之间以及我们政府之间的来往函电，促进同总统解决有关条约的问题。

2．上星期，麦斯基大使曾经同我共进午餐，他提到一些证据，说明德国人会在他们企图举行的春季攻势中，对你们使用毒气。经与我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商讨之后，我愿向你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将把对俄国使用毒气武器一事，看作如同对我们自身使用的一样。我已储存大量毒气炸弹，以供飞机投放；而且，在你国军队和人民一遭到此种进攻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国西部的一切适当目标使用此种毒气弹。

3．至于是否应当在适当时机，提出公开警告，说明这就是我们的决定。这个问题请予以考虑，因为这种警告可能阻止德国人在对世界作出种种恐怖行为之外，又增加这种新的恐怖。请将你对此事的看法告诉我，同时，从德国准备的情况看来，你是否认为此种警告是正当的。

4．目前并不急迫。在我采取会使我国城市遭受这种新式攻击的措施之前，我当然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使我国的防毒气的各种预防措施，准备完善。

5．我相信，你会给我国新任大使亲自递交本函的机会，并且，得到亲自与你商谈的便利。他去你国之前，正如你所了解的，曾经同蒋介石将军在过去四年期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接触。我想，他曾得到这位将军极大的尊敬和信任；我希望，并且相信，他同样也会得到你的器重与信任。他和我是多年深交的老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3月30日

1．我对于最近由克拉克·克尔爵士转给我的来函十分感谢。我同克拉克·克尔爵士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深信我们的共同工作将会在一种相互彻底信任的气氛中进行。

2．我愿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保证把德国人对苏联使用毒气一事看作如同对英国使用这种武器一样，〔而且〕英国空军将立即对德国适当的目标使用英国所储存的大量毒气弹，十分感激。

※　　※　　※

这时，总统也同苏联人保持着愉快的关系，我们在已经看到，他曾提到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一事。他宁愿这位使节先到美国去，但是斯大林却另有打算。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4月23日

最近，苏联政府从艾登先生处收到两份苏英协定草案，草案同艾登先生在莫斯科时所讨论的协定条文在某些具体事实方面有出入。鉴于这些草案反映了新的意见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又非通信所能解决，苏联政府决定不顾一切障碍，派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以便通过亲自商讨，解决一切阻碍签订协定的问题。由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是由美国总统在最后给我的信中提出的，他在信中邀请莫洛托夫先生前往华盛顿讨论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两国政府代表初步交换意见，这样做就更加有必要了。

请接受我的祝贺，并且希望你在抵抗英国敌人的战斗中得到胜利。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4月24日

关于你来电中谈到莫洛托夫的行程一事，我已接到斯大林来信，他说他正要派莫洛托夫到这里，讨论我们协定条文中的某些分歧，因为他希望尽早加以解决。他甚至可能已在途中。你一定明白，我现在已经不能建议他改变访问的日程了。因此，一旦莫洛托夫突然光临的时候，我打算同意就我们的草案进行讨论，并且希望立即消除主要障碍。但是我将向他建议，在最后签字之前，他应先到华盛顿去见你。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4月24日

我感谢你4月23日的来电。我们当然欢迎莫洛托夫先生，我相信我们同他必能作出一番有益的工作。我因为你能批准此次访问而高兴，因为我相信这次访问是极有价值的。

※　　※　　※

莫洛托夫直到5月20日才到达，次日上午便进行了正式讨论。在这一天和相继的两次会议上，俄国人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甚至特别提出了要求同意俄国占领波兰东部的问题。

这一点遭到了拒绝，因为这是与1939年8月签订的英波协定不相容的。莫洛托夫又提出要在一项秘密协定中承认俄国对罗马尼亚的要求。这也是同我们与美国的谅解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外交部内艾登先生主持的会谈，尽管极为友好，却走向了僵局。

除条约问题以外，莫洛托夫前来伦敦，也是为了试探我们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因此在5月22日上午，我同他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

莫洛托夫开始便说，他是被苏联政府派来伦敦商讨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约十个月以前就已开始提出，而现在，特别是最近，又由罗斯福总统加以推动；他曾建议斯大林先生派他（莫洛托夫）到美国商讨这一问题。虽然发起目前这次讨论的是美国，但是苏联政府认为，他应经由伦敦前往美国，因为组织第二战场的主要任务首先将落在英国身上。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俄国战场的情况如何将对苏联及其盟国产生严重的后果。对英、美两国所提供的物质援助，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和感激。然而，最迫切的问题却在于开辟第二战场。他访问的目的是要知道英国政府对于在1942年至少要使四十个德国师从苏联撤走的这一前景，究竟看法如何，因为目前在苏联战场上武装力量的对比方面，德国似乎占有优势。上述事项，盟国能办到吗?

在答复中，我向莫洛托夫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对于将来在大陆上作战的共同看法。在以前历次战争中，操有制海权的国家享有巨大的优势，它可以随意在敌人沿海登陆，因为敌人不可能在每一据点都作好迎击海上进攻的准备。自从空军出现以后，整个局面就不同了。举例来说，在法国和低地国家，敌人在几小时以内便能把空军调到沿海一带任何受到威胁的据点；而且，惨痛的经验也说明，不顾敌人空军的抵抗，强行登陆是一种不妥当的军事策略。其必然的结果是，大

陆大部分海岸将不能作为我们登陆的场所。因此，我们只能在我们占优势的、战斗机能取得制空权的那一带海岸考虑我们的行动。事实上，我们的选择已局限在加来海峡、瑟堡的顶端以及布雷斯特的部分地区。关于今年在这些地区的一处或多处登陆的问题，已经过研究，而且也作好了准备。我们的计划是以这样的假定作为基础的：由接连不断的几批进攻部队登陆，必定引起空战，这种空战如果继续一个星期或十天，实际上就会使敌人在大陆上的空军崩溃。这一点一旦实现，空军的抵抗一旦消除，我们便能在我们占优势的海军掩护之下，从其他地点登陆。在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方面，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为在敌人重兵防守的海岸上先行登陆所必需的特殊登陆艇。不幸，我们在这种特殊艇方面的力量，极其有限。我早在去年8月举行大西洋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一点；我并且使罗斯福总统深深感到，美国有尽量建造坦克登陆艇及其他进攻舰艇的迫切需要。后来，在今年1月，总统也同意，美国必须为建造这种舰艇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在我们方面，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为损失严重的海军和商船建造必需的船只情况下，还尽量生产了大批进攻舰艇。

不过，有两点必须记住。第一，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在1942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获得成功，也不可能让敌人把大量地面部队调离东线。不过，在空中，形势就不同了。在各个战区中，我们在战斗机方面，已经拥有德国实力的二分之一，在轰炸机方面，我们也有其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在大陆上迫使空战发生的计划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德国人就只能在下面的两条道路中加以选择：不是坐视其战斗机实力在西线战斗中被摧毁，就是从东线撤出他们的空军力量。

第二点涉从到莫洛托夫的建议。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德国人从俄国调走（包括那些现在已在西线的）不少于四十个师的兵力。必须注意，目前我们在利比亚正对抗着轴心国的十一个师，其中有三个是德国师；在挪威，对抗着相当于八个德国师的兵力；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对抗着二十五个德国师。

这样，共计就有四十四个德国师了。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在今年之内减轻俄国的负担，如果能进一步作出任何努力和计划，只要是正确而明智的，我们就毫不

犹豫地付诸实施。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些行动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挫败之机大肆宣扬自己，那么，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

莫洛托夫先生说，他相信英国真诚地希望苏军在今年夏季的对德作战中获得胜利。在英国政府看来，苏联胜利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不论英国政府的看法如何，他都愿意听到坦率的意见——好的意见或者是坏的意见。

我说，在对双方的资源和后备力量没有详细了解之前，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确实的判断。去年，军事专家们包括德国专家在内，都认为苏军会被压倒而挫败，他们事实上是十分错误的。结果，苏联军队不仅击败了希特勒，而且使他的军队濒于崩溃。因此，俄国的盟国对苏军的实力和战斗力，莫不满怀信心。英国政府所获得的情报并未指出德军在东线任何特殊地点进行大量集结。此外，扬言要在5月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现在看来，在6月以前未必能够开始。无论如何，希特勒今年的进攻，似乎不能像1941年那样来势凶猛，或具有那样的威胁性。

然后，莫洛托夫先生问道，如果苏军在1942年不能坚持下去，英国政府将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呢？

我说，如果苏联的军事力量由于德国的猛攻而大大削弱，希特勒很可能会把地面部队和空军尽量撤回西线，以便侵犯英国。他也可能经由巴库而直下高加索和波斯。这后一种推进将使我们遭受严重的危险，而且，我们绝不会因为有足够的兵力来抵挡住而感到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的命运是与苏军的抵抗休戚相关的。但是，假如事与愿违，他们一旦失败，而且，在情况无可再坏的时候，我们仍将继续战斗下去，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能够在空军方面建立压倒的优势，那么，我们在今后的十八个月或两年之内，便有能力对德国的城市和工业进行摧毁性的空袭。此外，我们还要对大陆上日益减弱的敌对力量继续进行封锁，发动登陆战。英国和美国最后必然获胜。不应当忽略的是，在法国陷落以后，英国曾经以很少装备不良的军队与希特勒为数众多而常胜的军队单独作战了整整一年。但是，这种战争的延

长，对人类说来是多么大的悲剧；对俄国的胜利，我们的希望又是如何地殷切；

我们应当竭尽所能来打败万恶的敌人的愿望又是多么强烈啊！

我们会谈结束时，我要求莫洛托夫先生不要忘记越海进攻的困难。在法国战败之后，我们英国几乎是无防御之力的——少数装备不良的师，不到一百辆坦克和不满二百门的大炮。然而，希特勒并没有企图入侵，原因是他不能取得制空权。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困难。

※　　※　　※

5月23日，艾登先生建议以一项为期二十年的一般性的公开同盟条约来代替领土协定，完全不提及边界问题。当天晚上，俄国人显示了让步的迹象。他们对他们所面临的英美政府的意见一致，有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上午，莫洛托夫先生就以艾登先生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一事，获得斯大林的批准。莫斯科方面提出一些次要的修正，主要强调了拟议中联盟的长期性质。这项没有对领土作任何规定的条约，便在5月26日签订了。这给我很大的安慰，远比我所敢于想象的结果好多了。艾登及时提出这一新建议，表现得很高明。

在这一重大问题解决之后，莫洛托夫动身前往华盛顿，去同总统及其顾问们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一般性军事谈判。业经商定，莫洛托夫在听取美国意见之后，应在回到莫斯科之前，返回伦敦，以对此项问题作最后的商讨。

※　　※　　※

我们的俄国客人表示，他们在逗留期内希望住在伦敦郊外，因此，我就把契克斯①交付他们使用。在此期间，我则留在斯托里门的新楼。不过，有两个晚上，我曾前往契克斯。在那里，我有机会同莫洛托夫和麦斯基大使进行私人间的长谈。麦斯基是个极好的译员，不仅可以迅速而从容地进行翻译，而且，博学多闻。借助于完善的地图，我试图解释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并且，解释了一个岛国在战争能力上的限制和特征。我又详细地说明了两栖作战的技术，并且，描述了在遭到潜艇攻击的情况下，维持我们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的危险与困难。我认为莫洛托夫已被这些话所打动，也认识到我们的问题与

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极为不同。无论如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密切了。

①契克斯，为英国首相在伦敦的郊外官邸。——译者

俄国人对待外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疑心，从莫洛托夫留在契克斯期间的一些惊人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来。他们一到，马上索取所有寝室的钥匙。经过一些周折，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后，我们的客人老是锁住房门。当我们在契克斯的管理人员能进去铺床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枕头下藏有手枪。使团的三位主要成员，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警卫人员照料，还有两位妇女照顾衣物，收拾房间。当苏联使节们前往伦敦的时候，这些妇女经常守卫着主人的房间，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轮流下楼来。不过，我们可以说，她们不久便和蔼起来了，甚至用拙劣的法语和手势同官邸管理人员交谈。

为莫洛托夫个人的安全，已采取了特殊的戒备措施。他住的房间，曾经他的警卫人员彻底检查，每一个柜橱，每一件家具，全部的墙壁和地板，均经熟练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检查过。床铺是特别注意的对象；褥垫均经探查，以防定时炸弹；床单及毛毯均由俄国人重新铺过，在床铺中央留出一些空处，以便卧者马上可以跳出，而不致被裹住。夜间，在他的睡衣和公文包旁边，放一支左轮手枪。提防危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一向是正确的，但是，所作的努力一定要与现实情况相符。最简单的检验，就是问问自己，对方是否有兴趣杀害有关人员。在我自己说来，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是完全相信俄国人的款待的。

※　　※　　※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5月23日

我们能在伦敦接待莫洛托夫先生，极感愉快。我们在军事与政治事务上都同他进行了有益的会谈。我们将我们的计划与资源等情况，对他作了全面而真实的说明。关于此项条约，他将会对你解释其中的困难，主要就是我们不能对波兰违约，也必须考虑到我方与美国的意见。

我相信，如果莫洛托夫先生能从美国返回此间，将对共同事业大有益处。那时我们可继续商谈，而且，我希望，通过这种商谈，将建

立我们三个国家间的密切合作。此外，我那时还可将我方军事计划最近发展情况向他说明。

斯大林马上同意。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先生　　1942年5月24日

莫洛托夫和我本人均认为，他应在从美国归来的途中，在伦敦逗留，以便同英国政府的代表，就我们两国关心的问题，完成此项谈判。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5月27日

1．我们对于你在条约签订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照顾到我们的困难，深为感激。我确信，美国方面所给予的报答必定是很大的，我们三个大国，今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将携手并进。有机会见到莫洛托夫先生，不胜荣幸；我们已经尽力使我们两国间的障碍大大消除。我为他将回到此间，特别高兴，因为还有许多有益的工作尚待我们去完成。

2．直到目前为止，运输船队进行顺利，但是，目前却又处于最危险的阶段。对于你为支援运输船队而采取的措施，我十分感激。

3．既然我们已在今后二十年中结为联盟和朋友，我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真诚的祝愿，并请你相信，我深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　　※　　※

我及时向总统作了报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5月27日

我们在本星期和上星期，曾同莫洛托夫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工作，而且我们完全改变了条约的原来建议，这一点怀南特想必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各项建议，在我看来，已经消除了我们共同反对的各点，并且完全符合我们的大西洋宪章。该项条约已于昨日下午在双方非常友好的气氛下签订。莫洛托夫是一位政治家，他有着一种非常不同于我们在李维诺夫身上看到的行动自由。我相信你能同他达成很好的谅解。请将你的印象告我。

截至目前为止，北方运输船队一切顺利，但是今后两天内的危险必将严重。……

蒙巴顿和利特尔顿将相偕前往美国，但是前者由于正主持着我们共同的工作，访问时间必定很短。

我完全了解，你目前正全力注意太平洋的情况，如果你认为必须立即调回“华盛顿”号〔战列舰〕，我们当能谅解。

但到7月中，我们在印度洋集结“沃斯派特”号、“英勇”号、“纳尔逊”号以及“罗德尼”号的工作必须完成，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于6月底重新装备完毕前，我们能保持“华盛顿”号，则此项工作当能够完成。

在基韦斯特和汉普顿间行驶护航船队一事，显然已经产生了我们预期的良好作用，但是，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仍然是令人头痛的地方。金和庞德海军上将已就此事进行联系，我希望他们认为，即使要在其他地方冒险，也有可能提供足够的护航舰只，来应付这些地区的需要。

我必须对你分派七十艘油船供联合王国储备石油之用，表示感激。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我国的石油储备量到年底就要降低到危险的水平了。考虑到最近美国油船的惨重损失，而且在调出这些船只后所作出的牺牲，这种行动就更为慷慨了。

※　　※　　※

这时，苏联使节正在前赴华盛顿的飞机中。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5月27日

预计客人今晚到达，但在星期四以前不会讨论“波利乐”计划。希望很快得到有关你和莫洛托夫讨论“波利乐”的简略综述。这将有助于我的理解。

总统所谓的“波利乐”计划就是指1942年的“痛击”作战计划。这是我们充分了解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5月28日

1．我将在随后的报告中，寄上有关“波利乐”、“痛击”和“超围歼”各项作战计划的正式谈话内容。

其他私人交谈也有助于改善气氛，但并未变更实质。我们在亲善和诚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2．我们正同你们的官员埋头苦干，一切准备工作正继续大规模地进行着。迪基〔蒙巴顿〕到达后，将对你说明1942年的困难。我已着令参谋长们研究在挪威北部登陆的计划，因为要保证明年我们对俄国的供应，占领此地似乎很有必要。我已经告诉莫洛托夫，在他回到此地时，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为他准备好一些讨论的材料，然而我们并没有深入研究。如果可以制出妥善的计划，我个人对之极为关注。

3．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方运输船队正在打开他们的通路。在三十五艘船只中，已经损失五艘，有的沉没，有的折回。明天，我们应已到达俄国空军保护伞之下，如果业已准备了任何保护伞的话。否则，危险还将继续两天。

4．奥金莱克今晚的消息说明，利比亚的战争已经开始。

这可能是我们空前未有的一次大会战。

5．我们绝不能忽略“体育家”作战计划〔在法属北非登陆〕。如有必要，一切其他准备都会对此项计划给予帮助。

※　　※　　※

斯大林几乎高兴得要叫起来。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5月28日

我对你在签订这项新条约时所表示的友好感情和善良的愿望，非常感激。我相信，这项条约对于今后加强苏联和英国之间，以及我们两国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也会促进我们这几个国家的密切合作。同时，我还希望，你在莫洛托夫从美国回来时，同他进行的会谈，将会为了了结尚待完成的工作提供一个机会。

至于运输船队的保护措施，你可以完全相信，我们在目前和以后都会为此尽我们一切的努力。

请接受我真挚的祝愿，以及我对我们共同获得彻底胜利的信心

※　　※　　※

当莫洛托夫访美之后回到伦敦时，他当然对在1942年用横渡海峡作战的方式来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有很多的计划。我们仍在同美国的参谋长们一道积极研究这个问题，然而除困难以外，别无所见。一项公开声明当然于事无损，但也可使德国人有所畏惧，从而尽可能将其军

队留在西线。我们因此同莫洛托夫商妥，发表一项公报。该项公报于6月11日发表，其中包括如下的一节：“在会谈的过程中，对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番旨在把敌人引入歧途的努力，不应将我们的盟邦引入歧途。因此，在草拟公报时，我在内阁大厅内，当着几个同僚的面，将一份备忘录递给莫洛托夫，说明我们虽然尽力拟订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承担采取行动的义务，也不能许下任何诺言。当后来苏联政府指责我们的时候，当斯大林亲自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拿出这份备忘录，并指出“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这句话。

备忘录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如以前业已说明的，登陆部队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有无特殊的登陆艇。很明显，如果为了采取行动而不惜任何代价，我们的某种行动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挫败之机而大肆宣扬自己，那么，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事前很难说，到时候是否会出现进行这种行动的形势。·我·们·因·此·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但是，在看来是完善而明智的条件下，我们当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现。

莫洛托夫在冒着相当危险飞回国的时候，似乎对他这次出使的结果非常满意。我们之间肯定已造成了一种友好的气氛。他对华盛顿之行似乎很感兴趣。为期二十年的英俄条约已经签订，当时大家莫不寄予很高的希望。

※　　※　　※

在这些会谈正在进行的期间里，东线的战火已经点燃。在这一年最初的几个月中，俄国人已用无情的压力，迫使敌军从战线上许多据点后撤。德国人对这一冬季战役的猛烈势头并无准备，因此吃了很大的苦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当春季来临时，希特勒在4月5日发出一项指示。该指示的一段前文如下：

在俄国的冬季战役已近尾声。我军在东线的那种杰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努力，已经在防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敌人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俄国还力图乘最初的胜势，在冬季期间扩大她的后备兵力，以供将来作战之用。

一俟天气与地形有利之时，优越的德国指挥官和德国军队，必将再度采取主动，迫使敌人照我们的命令行事。

目的在于消灭苏联人全部残余的防御潜力，并尽量切断他们的主要供应来源。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守住中线，在北线则要攻陷列宁格勒。……

而在陆军的南翼前线，则强行突破，直捣高加索。……在开始的时候，现有的一切军队都要联合起来，以供南部地区主要作战行动之用，目的是在顿河前面歼灭敌人，以便获得高加索地区的产油区域，并跨越高加索山脉。……我们必须设法打到列宁格勒，至少要使这座城市在我们重型武器袭击之下，达到无法再成为军需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地步。

作为这些主要作战行动的准备，应由曼施泰因的第十一集团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并将俄国人从克里米亚赶出去。在陆军元帅博克率领下的南方集团军群，为执行此项任务，已获得大批部队。共有一百个师，分别编成五个集团军，其中有将近六十个德国师，包括八个装甲师，其余则为罗马尼亚、意大利或匈牙利人的部队。在东线的二千七百五十架德国飞机中，有一千五百架已被派去支援南方作战。

这一场大战役原来打算大约在5月底开始，但是，俄国人竟然先行出击了。5月12日，提莫申科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猛攻，深深切进德国战线。但是，他的南翼是脆弱的，德国的一系列进攻迫使他放弃了已经占领的一切地方。这次“破坏性”的进攻，虽然使俄国人伤亡惨重，但是，却使德国人的计划推迟一个月之久；如果真是这样，所争取的时间对后来是非常宝贵的。

当这场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已开始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一个月的围困和苦战，这个要塞终于陷落了。

第二十章　战略的自然选择

“痛击”作战计划由于本身的弱点而作罢——突击敌人而急速撤退：“大将军”作战计划的问题——我反对这个计划——我的代替计划：“丘比特”作战计划——5月1日及6月13日的备忘录——敌对的空中防务并不是一定有决定性的——关于挪威计划的进一步争论——1943年我所想象的横跨海峡攻击——6月15日有关“围歼”作战计划的备忘录——关于所需的作战规模与精神的设想——1942年的法属北非计划被保留了。

莫洛托夫离开之后的数周中，专业人员的意见热烈地提出来了。我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痛击”作战计划问题上，并且要求继续不断的报告。过了不久，这个问题的困难就具体化了。由海上登陆的军队向瑟堡进行强袭，在德国兵力上可能占有优势而且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抵抗之下，这将是危险的作战。假设袭击成功，同盟国军队将被困于瑟堡及科汤坦半岛的尖端，这样，他们将不得不处在连续不断的轰击与攻击之下，在这块狭小的炸弹与炮弹的陷阱中要自行支持近一年。他们只能由瑟堡港口给予补给，而这个港口必须在整个冬季与春季中加以防守，以便抵抗可能持续不断的或者有时发生的压倒优势的空中袭击。这个任务势将大量地使用我方船舶和空军的力量，因而有损于其他方面的作战。假如我方在突破由任何德国军队防守的一连串防御线成功之后，我们势必要在夏天从科汤坦半岛沿着它狭窄的腰部前进。尽管如此，那里只有一条铁路可供我军前进使用，不过，肯定这条铁路也会被破坏。此外，也看不出这个没有把握的企图会对俄国有什么帮助。德国在法国境内保留有二十五个机动师，我方到8月参加“痛击”作战计划的部队将不会超过九个师，而其中七个师必须是英国部队。如此，德国根本不必从俄国前线抽调部队。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更多的一些情况，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呈现于军事参谋人员的面前，不仅在英国人，而且在我们美国战友之中，都不由得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缺乏信心和热忱。

我无需去反对“痛击”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由于它本身的弱点而作罢了。

※　　※　　※

因此，又提出了一种大规模突击敌人而急速撤退的代替性的计划。它被称为“大将军”作战计划。我为这个计划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8日

1．“大将军”作战计划我只看到过大纲；计划中拟用一个师和一些装甲部队在大陆登陆，在两三天内尽可能地进行有效的袭击，然后尽可能地将剩余部队撤出。这将是我方对俄国遭到不幸事件而从心里所发出呐喊的响应。倘若我们发动这样的攻击，肯定将无助于俄国，只会在几天后遭到重大损失而撤出，这也毫无疑问地无助于对世界的宣传。我们将要损失宝贵的人员及器材，并且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作战能力遭到全世界的嘲笑。俄国人是不会对这样恶化整个局势的作法表示感激的。法国的起来协助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他们的家属也会因而受到德国兵的报复；这将会广为传播，作为对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时类似的冒失举动的警告。现在正在鼓励我们这样做的人中许多将会首先指出这种危险。这样的做法将是用感情代替政策而不是由专业顾问们冷静的决心和常识来支配行动的另一例证。

2．为了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必须做到两件最困难的战斗行动：第一，面临严阵以待的敌人，在狭小的地区从海上登陆；第二，在两三天后将登陆部队的残部从海道撤出。前面也许提到过，在预定地点的附近，这支部队必定会遭到德国优势装甲部队及精锐步兵的抵抗，而且，他们会被这些部队深深地诱入内地去。从过去我们在利比亚打得不分胜负的情况中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与德国装甲部队也打得不分高低，那么，我们必须顾虑到留在岸上的登陆部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撤退伤员的安排就会引起一连串的难题，除非把他们弃置在那里无人照料。

3．不过，全部这些事情将被视为“饵子”，引诱德国战斗机与优势的英国战斗机交战。这种想法是假定德国战斗机队宁愿面临毁灭也不愿让英国装甲部队进至利尔或者亚眠的。他们这种牺牲是明智之举吗？与我们建议使用的军队相比较，德国是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装甲部队与地面部队的，他们使登陆军队深入法境越远，就肯定能更严密而深深地拖住这支登陆队伍。这样，他们将能很有节制地使用空军，避免战斗，从而使他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落空了。

4．当然，如果这是同时发生的一打左右类似性质的作战行动之一，就会有迥然不同的论点了。这样就会建立大批部队，而在法国势必引起骚乱，从而使敌人面临重大的危险，迫使动用全部空军力量，甚至于从东方调回许多空军中队。不过，一个此类单独袭击的行动将不会引起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即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我们停留在那里只有几天的工夫，就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调动。事实上，在第四日的结果，当我们的残部以敦刻尔克的方式回到不列颠时，不问朋友与敌人，都会夸张地谈论着在敌人海岸登陆的困难。这将会使我方产生出一整套的障碍，不利于1943年的真正作战。

5．我将要求三军参谋长考虑下列两项原则：

（1）除非我们打算留在那里，不在法国大举登陆；而且，（2）除非德国人在与俄国作战中再次失利，因而士气不振时，不在法国大举登陆。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应该因为“大将军”作战计划而推迟或妨碍“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其次，除非德国因对俄国作战失利而士气低落，我方不应企图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俄国陷入严重的窘迫境地，我方的自行其是而招致的严重失败将对他们无所帮助。

6．“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应该尽可能大规模地按照预定日期进行，这样才似乎是明智的。但是，执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条件不在于俄国人的失败，而在于俄国人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西线的士气低落。

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大将军”作战计划了。

※　　※　　※

现在，我再提到我自己的建设性计划。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5月1日

“丘比特”作战计划

1．这必须当作是替代今年中型“痛击”作战计划的一种作战计划。

2．必须对这个计划赋以高度的战略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些也许是我们必须向俄国提供的全部计划。计划人员在研究的时候，无须考虑到下面这一类的问题，如（1）俄国人是否宁愿使用船舶载运更多

的军火？或者（2）他们是否不愿让我们执行“痛击”作战计划？让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点。

3．大约有七十架德国轰炸机和一百架战斗机，在大约一万至一万二千名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保护下，驻扎在挪威北部仅有的两个飞机场上，阻止我方进入挪威的所有人口，并且，重创我方的运输船队。假如我们能够将这两个机场拿下来，并驻屯相等的力量，那么不仅保持通往俄国的北面海道可以畅通，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第二战场，他们要把我们从这里赶走可就极不容易了。如果发展顺利，我们将能逐步向南推进，从上端卷起纳粹的欧洲地图。所有必须做的只是将敌人从飞机场赶走，并且消灭他们的守军。

4．奇袭是容易成功的。因为敌人非到最后时刻不能判断它究竟是一支海上的普通护航队，还是一支远征队。

5．虽然俄国人在知道任何形式的“痛击”作战计划已经废除之前，肯定不会给以支援；但是，必须假定俄国会支援这项行动。对瑞典和芬兰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是重要的。

6．在这项作战计划中，必须注意不要过多使用舰队或者反潜艇舰只。为了这个目的，远征队必须是独立自足的。部队必须以载运他们前去的船舶为根据地，从船上取得补给；在冬季，他们大多数还将住在这些船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敌人可能前来摧毁他们所建造的临时营房。此外，在海军护送远征队登陆之后，德国潜艇将会出来切断交通线。倘若远征队携带了三四个月的补给，那么，潜艇将会因等待得太久而感到厌烦，这样运送另一批供应品的运输船队将能安全通过。不过，我们事前应该知道它们是否等在那里。

7．第一步是在摩尔曼斯克进驻六个战斗机中队，以及两三个轰炸机中队。这样只不过是将我们给予俄国前线北翼尖端的援助的规模加大一些，敌人也就不会对它特别注意了。

8．第二步是在比特萨摩地区登陆相当于一个师的突击队。这项行动是冒险与激烈的作战，但是与我们所谈及的“痛击”作战计划相比较，就微不足道了。与上述行动同时在波尔散格尔峡湾南端的机场必须由相当于一个旅的部队控制。

9．从摩尔曼斯克起飞的英国飞机然后将进驻这些机场，需要解决的问题乃是怎样把他们从那里赶出去。我们无疑地将要求俄国在芬兰

北部施加重大压力，同时我方军事行动也将与之配合。

10．计划的执行必须分为两批：第一批，战斗部队；第二批。一个星期之后的补给。此后远征队将要独立生活至少三个月。冬季的来临对我方处境有何影响？冬季是否使敌人攻击我们更为容易，还是更为困难？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耐心地思考，取得答案。在冬季，应该把新式的雪地坦克派到战场去。至于是否应该向南面前进攻击特罗姆瑟，除非为了配合重要的战局以外，是无须作出决定的。

在往后的六个星期中，我为这项北方计划进行了激烈的奋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13日

下列有关“丘比特”的笔记应当与我以前有关这个计划的文件一同交与计划委员会阅读。计划人员应当克服许多困难作出肯定的计划。他们不必关心到计划是否值得执行等等，那是必须由较高的当局来决定的。

俄国的部队可能用来跟随在一支英国第一流的登陆军队的后面。

我必须在下星期二得到一份初步的报告。

以后我对这个计划写出最后的意见，不管发生什么事件，我对这个计划依然具有信心。

“丘比特”作战计划

1．在“大将军”及“丘比特”作战计划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同处。第一，在“丘比特”中我方肯定能够使用优势兵力进逼攻击地点，以及整个被攻击的地区；第二，假如获得成功，我方将在大陆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点；这对我方运输船队的持续通行，极有价值，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能够无限制地向南面发展。实际上，我们能够开始把希特勒的欧洲地图从顶上卷下来。当我们日益增强的空军力量进驻这两个主要机场之后，在空军的掩护之下，用伞兵部队及其他方法，我们就能够攻击南方的机场，从而使我们成为这个北方地区的主人，这样一来，到1943年春季，就可以完成其他的登陆行动，在海岸基地飞机的掩护之下，进行登陆战，占领特罗姆瑟与纳尔维克，然后再占领博多及摩城。除非对恶劣的交通加以异乎寻常的努力，就无法将大量敌军调来抵抗他们。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也只有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当地的居民才会起来协助我们。所有这一切，将是“围歼”作战

计划顺利的前奏和随之而产生的行动。这对敌人的调动所造成的混乱，远远超过我们使用自己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对瑞典和芬兰所产生的反应，也将是极其有益的。如果我们判断在法国境内的德军士气尚未低落到足使我们进行攻击的程度时，这将是今年秋季代替“痛击”作战计划的最好的行动方式了。

2．如果没有空中优势，就不能在任何地方敌前登陆，包括尽管是敌人空军的有限抵抗，这已经像公理一般地被我们接受了。这是一句不容怀疑的格言，它使我们的一切海军力量只能对有我国内基地战斗机掩护的极小一段法国海岸上使用，因而也只能限于对那些敌方精锐部队集结严阵以待的海岸据点使用海军力量。对于应该拥有空军优势和战斗机掩护的问题是没有争论的，但是，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即：如果攻占的目标有足够大的价值，而又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是否非有这种优势和掩护呢。1940年春季挪威战役的教训，不应该过分强调；因为我们几乎没有高射炮部队，我们一点防空的力量也没有，让我们许多舰只处于敌人空袭之下达一月之久。那时我们只有十二门高射炮能供岸上使用。我方曾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登陆两万余人，而将他们撤出时并未受到过大的损失。由于敌人不仅陆军力量而且空军力量也强大，我们不能在那里久留。我并不打算更多地争论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商船在配备了强力的“欧力根”式自动高射炮或者其他类型的高射炮之后，也能够暂时或由于适当的需要而执行战斗任务，不至于全军覆没。上次的俄国运输船队遭到持续不断的攻击达四五天之久，损失约为百分之二十。因此，问题乃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之下，在敌方装甲兵及步兵均极为薄弱的据点登陆，或者在有战斗机掩护之下，在敌人驻有强力的装甲兵及地面部队的据点登陆，这两种方法，哪一种较好呢？这是一个有关进攻重点和力量的比数问题。

3．近来，中东司令部供给我们预计可能发生的出击数字的详细估计材料〔在他们的战区之内〕。这种估计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错误的；不过无论如何，总是观察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必须从细节看，而不应当屈从于一般的戒律。让我们以9月与10月为例，考察一下在摩尔曼斯克与比特萨摩德国空军可能袭击一个远征队的次数。这个远征队包括护航舰只在内，大约共有四十艘船只正在靠近海岸。这支

舰队可能在攻击的前一天拂晓被发现，因此最后逼近必须在当天夜间，在拂晓以前开始进攻。这支舰队白天航行将由四五艘辅助航空母舰保护，每艘舰只的甲板上皆备有六七门“欧力根”式自动高射炮或另外类型的高射炮。在登陆的时候和舰只下锚或者冲上沙滩的时候，保护责任将由六七艘海滩防卫舰的浮动高射炮火担任。它们在逼近时也将参加保卫。同样的，运输舰上的高射炮在抵达时将用来保护它们自己。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运输船只与掩护军舰的损失将不会超过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一个军事攻击不能仅仅由于五分之一的士兵在途中被打死就宣告失败，只要其余的人到达目的地并完成任务，就不算是失败。

4．自然，在逼近的时候，英国与俄国在摩尔曼斯克的空军力量，将共同或者各自对在飞行航程之内的任何敌人机场予以重大打击，这样会使舰队损失更加减小。

5．登陆、攻击、占领飞机场，以及攻占其他重要据点等等都是有关联合作战部的事情，此外无须提及。

6．目前我们希望运输舰只在装运部队的时候，也应当装载大部分的补给，在岸上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之前，这些舰只也应当作为部队的营房和基地。主要的是，远征队应当自给自足三个月，从而使海军不担负必须的护航任务。请让我知道以下的预计数字：所需军队的数量，比方说，两万五千名精良的军队；载运这些军队所需船只的数目；这些船只最适宜的吨位；它们必须携带的足敷三个月之用的补给品数量。

此外，究竟是将他们一起由一支舰队运送较好，还是等待第一批登陆之后，再开行第二批。

7．一当飞机场被我方掌握之时，我方来自摩尔曼斯克的飞机应尽快地占领这些机场。甚至在我们高射炮进入阵地之前，就应开始这种行动。在空中，以及在岸上，我们都必须打出一条道路来。但是，作出特殊安排，以便尽早地把轻便高射炮运到机场是必须的。每一个飞机场应该需要有三个机动的或者轻便的“博福斯”式双筒自动高射炮中队，它们应该在占领之后两天内进入阵地。较重的高射炮也应尽可能快地运到。由于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两处飞机场可以使用，因此，应当使它们周围布满密密重重的大炮。

8．一俟这些飞机场完成配备高射炮与战斗机的保护任务之后，重型轰炸机将从苏格兰飞来，使用这些机场去袭击南面敌人的空军基地。

※　　※　　※

我现在试图为1943年夏季从美国和英国大规模地进攻法国构思出一个计划。自从美国参战以后，这个计划一直就是我的目标。1941年12月18日在给总统的第三件报告中，我就概括地述及此事。我特别焦虑的是如此巨大的作战行动需要在开始时就熟习，并且作出适当的计划。我把全部精力贯注其中。我希望能规定这个冒险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在这项行动中所必须具备的精神。无论这项计划的细节如何，付出最大的努力总是必须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6月15日

1．附件应由三军参谋长加以考虑。我希望很快地见到他们对该文件的看法。该文件也可交计划委员会一阅。

2．“痛击”与“围歼”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应与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工作分开，因为在其他方面他还有许多事要办。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围歼”作战计划1．对于这样的军事行动，广泛性、同时性与猛烈性均为必需。敌人不能戒备所有的地方。第一批必须企图至少在六处大举登陆。同时，在至少不下于六处进行佯攻，以使敌人更加混乱。如果进行顺利，佯攻可以继续发展。这样敌人有限的而且在数量上占劣势的空军必将分散力量，甚至全部出动。当战斗在一两处激烈进行时，其他地点可能收轻易击败敌人之效。

2．第二批加强已登陆部队的力量并在顺利处继续推进。

从海上流动性的攻击，可以使第二批能够广泛地选择攻击点。

3．还希望到那个时候“丘比特”作战计划已经在执行着了。登陆或者佯攻应该计划在丹麦、荷兰、比利时、加来海峡——将要发生主要空战的地方、科汤坦半岛、布雷斯特、圣纳泽尔以及纪龙德河口。

4．第一个目标是大量部队登陆。至少十个装甲旅应该随第一批上岸。这些旅必须甘冒极大的危险向内陆推进，唤起民众，切断敌方交通线，并尽量使战区扩大。

5．在这些进攻造成混乱和不稳定情况之后，第二批将随之前来。其目的在于使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经过仔细选定的战略地点集结。倘若在事前就选定了四五处这样中意的地点，也许可能有三处完成集中，并且建立相互间的联系，战斗计划就可以具体化了。

6．如果使用了如上所述数量的军队，敌人将遭到极大的扰乱，除了局部反击外，他们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组织反击。在这个星期中，一队优势的空军战斗机队必须进驻被占领的机场，因而，迄今一直在争取的加来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必然就将成为普遍的制空权。作为胜利的主要因素，皇家空军必须研究迅速占领这些机场，并且充分利用之。这些机场在最初只能当作加油站，而最主要的目的是及早升空作战，整个说来，在第一阶段，免不了有些不正常的消耗。尽快将高射炮运来并且装置起来是极其重要的，每个机场应对此自行加以研究。

7．当战斗在被攻击国家内地进行的时候，必须至少攻占四个重要的港口。为达到这项目的，至少须使用部分配备脚踏车，而且全部经过巷战特种训练的步兵十个旅。此处也必须估计到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可能很大。

8．为保证上述作战行动的成功，应该在登陆发动日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同时或者陆续地登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部队，还要使他们积极参加战斗行动。

9．一当任何港口攻占并开放使用之时，第三批攻击应当立即开始。这项行动将由从我们的西部港口出发的大型船只担任。这些船只运载至少三十万步兵、他们的大炮以及一部分早先登陆部队的装备。第一批及第二批皆为主要的攻击部队；在第三批到达之前他们不应按照军、师编制指挥。如果在登陆后两星期内能有七十万人上岸，如果获得制空权，如果敌人已经显得极为混乱，如果我们至少已获得四个可以使用的港口，这样，我们将可操必胜之券。

10．不管损失如何，在突然猛攻阶段之后，战役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按照通常习惯的编制和补给方法进行。那时就是增援与协同行动的问题了。前线将有所扩展，有秩序的推进也将是可能的了。除非我们已有所准备，在前三批向敌对的海岸使用的巨大兵力中肯定许多次攻

击将会遭到失败，而且，如果失败，就会全盘皆输，我们就不应该试图在现代条件下进行如此不寻常的作战行动。

11．上述意见的目的在于大致说明可以保证具有很大成功希望的规模和精神。

※　　※　　※

参谋长们继续不断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夏季。他们一致同意废除“痛击”作战计划。也再没有人提到过“大将军”作战计划了。另一方面，我的“丘比特”作战计划也未曾得到过多的积极支持。不过，我们都同意在1943年进行主要的跨越海峡的进攻。但是，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做些什么呢？除了在沙漠战斗以外，美国和英国不可能在全部时期内只是袖手旁观而不参加战斗。总统决心在1942年里尽可能大规模地与德国人交战。那么，在什么地方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自然只有在法属北非了，总统在谈到这个地区时总是微笑着的。在许多计划中只有最适宜的才能存在。

我安心地等待着答复。

第二十一章　隆美尔的进攻

我们的防御阵地——布雷区和“哨所”——5月26日德国攻击开始——奥金莱克的公报——5月30日我们千架轰炸机空袭科隆——在桥头堡和比尔哈凯姆的激战——我们的机动战略后备队——我在6月9日给奥金莱克的电报——奥金莱克对伤亡的估计——一个令人不安的特征——6月12日和13日阿德姆和“骑士桥”之间的坦克战——6月14日国务大臣的电报——奥金莱克与里奇：令人不满意的折衷办法——托卜鲁克在危险中——6月15日战时内阁的电报——6月16日奥金莱克的复电——这个堡垒的重要性——我决定不取消对华盛顿的访问。

虽然奥金莱克将军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主动权的地步，但是，他颇有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指挥第八集团军的里奇将军，在他的上司监督之下，精心部署了一条防御阵地，从海岸上由南非师防守的加柴拉起一直延伸到沙漠正南四十五哩的比尔哈凯姆。那儿是由柯尼希将军指挥下的自由法国第一旅防守着。为了守住防线而采取的防御体系是一系列称之为“哨所”的设防据点，这些据点由一旅或更多的兵力固守着；全部战线又由大片布雷区掩护着。在这后面，还有我们全部的装甲部队和第三十军作为后备。

沙漠上所有的战役，除阿拉曼战役以外，都是以沙漠侧翼上的装甲部队进行迅速的大包抄开始的。隆美尔乘5月26日至27日夜间的月光开始进攻，并且用他全部的装甲部队绕过比尔哈凯姆，向前扫荡，打算同英国的装甲部队交战，并且将它消灭；然后在28日傍晚占领从阿德姆到西迪雷泽格的阵地，从而从背后袭击英国久已部署的阵地。他打垮了一个印度摩托旅，并且，在一开始就以高速度向前挺进。他遭到英国装甲部队和所有的为应付他所发动的这种攻击而列阵以待的部队的顽强抵抗。经过几天激烈的苦战之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取得进展，而且，由于要远远绕过比尔哈凯姆运输供应物资以及这次无尽无休的战斗所需要的弹药，而感到障碍重重。因此，他要找一条较短的交通线，他的工兵便从英国的布雷区中开辟出两条捷径。在这些不断扩展的道路的两侧，便是第五十（诺森伯兰）师的第一百五十旅忠心固守的“哨所”。到了31日，他终于能够把大量装甲部队和运输车辆撤进这两条窄路。他又朝我们的方向建立了一个所谓“桥头堡”，把第一

百五十旅的“哨所”包围在里面了。这种包围，即不恰当地称之为“大锅”的地方，就成为我们空军的主要目标了。

隆美尔原来的那个大胆的计划肯定是失败了；但是，他一旦撤进我们的布雷区之后，这些地区就成为他的防御中有效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他在这儿重整队伍，待机作另一次反扑。

关于这场灾难性激战的开始阶段，在奥金莱克将军6月1日的公报中有详细的说明，因此，我第二天在下议院几乎逐字逐句地读了出来。

奥金莱克将军与特德空军中将致首相

1942年6月1日

5月26日晚间，隆美尔将军出动了德国非洲军团进行攻击。他在当日给他手下的所有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发布的命令中，极力解释，在这次大规模战斗行动的期间，他们将对我们在利比亚的军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而且，为此目的，他已准备装配一支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装备完善，还有强大空军支援的部队。在命令的结尾，他为意大利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罗马帝国的领袖和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欢呼。我们已经预料到这次攻击，而且已严阵以待。从缴获的文件看来，隆美尔的目的显然是要击败我们的装甲部队，并且夺取托卜鲁克。

27日对我方在加柴拉以南的主要阵地北线的进攻几乎一无所获。一次通过加柴拉入口处突破我方在海岸道路一带防线的企图，也轻而易举地被遏止了。在5月28日、29日与30日这几天里，我方的装甲师和步兵旅，一直同在意大利机动军团支援下的德国非洲军团进行着非常激烈而持续不断的战斗。战事在从北边的阿克鲁马到四十哩以南的比尔哈凯姆，以及在从阿德姆至三十哩以西的我方布雷区之间的广阔地区中，往复进退。敌人发现自己的供应品和用水行将告罄，不得不在我方布雷区中打开通路，一条沿着卡普措小道的总战线，另一条则在十哩以南的地方。……对于在这些攻击下，我方击毁、击伤车辆和坦克的数字尚难切实估计，但是已有充分证据说明，战果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我方夜间轰炸机队每夜都在袭击敌人的前沿飞机场和交通线。

5月31日，敌人成功地将许多坦克和运输车辆撤至这一条或那一条通路上，然后他又部署他们配备完善的防坦克炮进入阵地，以保护这些车辆，防止从东边来的攻击。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坦克和运输车辆仍在这道屏障的外面，因此，在我方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有力协助之下，这些坦克和车辆仍在不断地遭到我方的打击、毁坏。

我军在比尔哈凯姆以东的地区进行了扫荡，摧毁了这一地区里面的许多坦克和车辆，并且占领了两个大工厂。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战事并未结束。进一步的激战已在预料之中，不过，无论结果如何，毫无疑问，隆美尔初次攻势的计划已经完全打乱了，而且，他的失败已使他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极高的代价。里奇将军和他的军指挥官诺里中将和戈特中将，在这整个坚持艰苦战斗的一个星期中所显示的才干、决心和顽强的精神，已经达到极高的境地。

我对下述评论感到满意："从上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对于战事截至目前为止的进展，有理由感到满意，甚至极其满意；而且，我们也应当认真注意战事的进一步发展。"

我然后谈到5月30日——31日对科隆进行的大规模的空袭；这次有不下一千一百三十架由英国人驾驶的飞机飞过了大海。我又报告说："昨夜，有一千零三十六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再度飞临大陆的上空。这些飞机几乎全部在埃森地区进行活动。在这第二次大规模的空袭中，我方有三十五架轰炸机失踪。这两次大规模夜间空袭标志着英国空军对德攻势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美国空军不久与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空袭的规模还要显著地扩大。"

当我对战事开辟的局势感到满意时，我又对马耳他岛极其担心。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和特德空军中将　　1942年6月2日

关于我们的运输船队安抵马耳他岛的极端重要性，无须我再加以强调；而且，我相信，你们双方都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空中护航飞机，特别是"勇士"式战斗机能从尽可能西边的降落场起飞为宜。我希望你们已经拟订计划，以便我们在占领马尔图巴之后立即利用它作为一个前进加油基地，计划中还应包括警卫的安排，高射炮的防御，在可能情况下供我们战斗机作战使用的航空汽油、机油和弹药等的空运问题。即使是两次加油，其结果显然大不相同。其他各点，你们二位无疑均已想到。一切安排妥善后，请尽早通知我。

※　　※　　※

我们现在知道，隆美尔希望在进攻的次日占领托卜鲁克，而且，奥金莱克将军相信隆美尔原来的计划至少在这一方面已经失败的想法也是正确的。隆美尔为了重整旗鼓，以图再进，就必须穿过我方布雷区，守住并发展那个桥头堡。只要比尔哈凯姆能在自由法国第一旅对付来自陆地和空中的不断攻击之下大力固守住，那么，他只有从这里才能可靠地运输物资。

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战事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地方：比尔哈凯姆和桥头堡。在那个桥头堡内，有顽强的第一百五十诺森伯兰旅。隆美尔迫切需要物资和水的供应。如果不让这场战事全盘皆输，他就必须消灭这个旅，从而使他的车运队可以通过。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而且，在6月1日消灭了这个旅。下面是隆美尔自己叙述的一段话：

在英国人的那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顽强抵抗之下，德意军队一码一码地挣扎前进着。英国人指挥这次防守，颇有技巧。

他们和往常一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①

①德斯蒙德·扬：《隆美尔》，267页。

对我们说来，目前的关键在于突破这个桥头堡；因为，尽管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但是，敌人经过充分恢复再从那里突击的行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我们考虑其他可采取的计划时，几天不觉已过去了，所以直到6月4日才作了一次努力。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一个印度步兵旅和四个野战炮团都因为缺乏支援和处置不当而败北。奥金莱克将军把它称为“整个战役的转折点”，这很正确。我们失去了良机，隆美尔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得心应手地打击了里奇的军队。

不久以后，敌人的装甲部队从桥头堡突围而出，再举进攻。自由法国军队经过一度出色的防守后，撤出了比尔哈凯姆。这是另一次沉重的打击，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时，情况比第一阶段更坏；即使有皇家空军的全力战斗，也不能防止后来的崩溃。

※　　※　　※

我们手边要保持一支在海上具有机动性的战略后备队，这个办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我极其重视的办法之一。

1941年夏天，尽管美国尚未参战，但是我已经说服了罗斯福总统，让他将美国的运输舰借给我们，以便把两个师运往好望角。这些运输舰能使我们在日本参战之后，增援印度。1942年3月4日，我又请求总统，让我们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机，利用美国船只，把另外两个师再运往好望角，而目的地却没有说定。这一支可观的兵力，现在正在海上，使我们有任意选择目的地的自由。看来，他们显然应该前往埃及去支援沙漠战役。当然，如果俄国在里海一高加索地区的防线被突破，从而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危险，或者，如果印度或澳大利亚果真遭到日本的侵犯——这一点，从最低限度说，也是极不可能的——也还有一个月的时期，可供另行选择。

我赶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奥金莱克将军。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9日

我一直在不断地惦念着你们的大战役，也想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你的军队，使它可以打出一个胜利的结局。有一些好消息相告。

第八装甲师目前正在好望角，第四十四师也即将来到弗里敦。至于这几个师的最终目的地，我故意保留了选择的自由，直到我们能更好地看清我们的方向为止。不久以前，我曾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如果澳大利亚遭到重大的入侵，我们就马上把这两师调去援助他们。直到今天为止，澳大利亚并没有遭到重大的入侵，同时鉴于日本海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附近的战役中已遭到损失，我们认为，在最近将来的大举入侵是极不可能的。我们虽然从未答应韦维尔，但是，如果看上去日本有侵犯印度之意，我们也准备把这两个师调去印度。

目前看来，这也是极不可能的，况且印度已经获得了英国第二、第五和第七十师。

因此，除非在最近几天内澳大利亚遭到重大入侵的威胁，我们决定将第八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调给你。因此，你可以假定第八装甲师将在6月底，第四十四师将在7月中到达苏伊士的情况下，拟定你的战斗计划。

在这以后，你应准备将你的一个印度师和第二百五十二印度装甲旅派往印度，当然，这也当视整个局势如何而定。请将你的建议告知，以便通知韦维尔将军。

关于第八装甲师的确实情况、它的坦克技术准备状况以及各船上的确切装载量和它们的到达日期，已另行通知你们。

这样，你就可以就登岸、编组及以最少耽搁而最有效的方式投入战斗等等作出最妥善的计划。我们认为，你既然有了即将到达的后备军，就可以在运用你现有力量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顺致良好的祝愿。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0日

你的良好祝愿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希望能让你从上两个星期进行的激烈而艰苦的战斗中看到一些收获。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战区中得到第四十四装甲师和第八装甲师，极为高兴；虽然，我估计这个决定还会更改，但是我还是要立刻制订计划，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们。第八装甲师司令官现在正在开罗。

我注意到，以后可能命令我将一个印度步兵师和一个印度装甲旅派往印度。你知道，我既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对付德国从安纳托利亚那里进行的攻击，也没有力量保卫波斯；但是，尽管我知道这些威胁可能不会实现，我也必须为应付这些威胁而制订计划。我知道，对印度的威胁会比对我的北线和东北线的威胁来得更快一些，性质也会更为严重；既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是成败所关，只有你才能调拨军队，以应付这种万一发生的情况。我之所以提到在叙利亚、伊位克和波斯的任务，仅仅是为了提醒你，除非我们能在德国尚未入侵过深以前能有充分的增援，要想以我们目前的力量在这个战区的防御上获得成功，希望不大。

正如你所说的，知道有这两个精锐强大的师前来增援我们，会使我在指挥目前已有军队的行动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你大概已经知道，为了加强第八集团军，我已从伊拉克调大批部队来到利比亚。

我们全体都对你十分感激。

※　　※　　※

10日，奥金莱克将军寄来一份截至6月7日为止双方伤亡人数估计表。“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过去和现在，都极难就军队在人员和装备方面的损失情况得出详尽的数字。我们的损失估计在一万名

左右，其中八千名可能被俘，但第五印度师伤亡数字尚未确切知道。”我们俘虏四千人，其中一千六百六十名是德国人。敌人损失坦克四百辆，其中有二百一十一辆“保证确实”。我方的损失，包括可能修复的在内，共三百五十辆。这样，我们在6月9日的战斗中，宜于作战的装甲力量就剩下巡逻坦克二百五十四辆，步兵坦克六十七辆。我们已经摧毁敌人大炮一百二十门，而我们自己损失了中型大炮十门，野战炮一百四十门，六磅弹炮四十二门，两磅弹炮一百五十三门。

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失的飞机达一百七十六架，打死、失踪或受伤的飞行员共七十名。估计敌人在飞机方面的损失是：击毁击伤的飞机约一百六十五架，其中四分之三是德国飞机。

与此同时，第三印度摩托旅（可惜已经溃败）、第十印度师、一个装甲旅和几个其他部队都已前来支援第八集团军，而且，第五印度步兵旅也在整装待发。从战斗开始以来，第八集团军已获得了二万五千名士兵，七十八门野战炮，二百二十门防坦克炮，还有三百五十三辆坦克。①

①这个数字中包括第三印度摩托旅。它在战事一开始就在那里。

关于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数字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下述声明不免大吃一惊：“我方在人员方面的损失，估计在一万名左右，其中八千名可能被俘，但第五印度师伤亡数字尚未确切知道。”以伤亡为一方，而以俘虏为另一方，这种悬殊的比例说明，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必已发生；

同时也说明，开罗司令部没有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衡量这件事。我在回信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1日

谢谢你的情况和数字，在我看来，都是有用的。虽然人们当然总是希望用策略或反攻取胜，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一种持久的消耗战的局面出现。因为我们在交通运输上占优势，这必定会使隆美尔的消耗比里奇更甚。从那批以最快的航行速度调运给你的增援来看，这更加可靠了。修复工作极令人鼓舞，从这上面也可看出一切有关人员的功绩。请代我向里奇致意，并且，告诉他说，他那种顽强而又坚决的战斗，已博得广大群众的赞扬。他们每天都在注视着每一行动。

奥金莱克将军复信说：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1日

我对你6月11日那封振奋人心而且体贴谅解的来电，非常感激。

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而且，我担心在下一次大战中能不能避免再这样，不过正如你所说，我们的资源比他丰富，而他的处境是并非令人羡慕的。

我已将你的问候转达里奇将军。我知道，他会因此而深为感激的。

※　　※　　※

由于有足够的增援，也由于占领比尔哈凯姆而获得新的行动自由，隆美尔现在用装甲部队突破“大锅”，从南方向我们攻击。我们的侧翼已经转移，在战线北端，依然固守在原来阵地上的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的其余各旅，均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6月12日和13日，为争夺在阿德姆与“骑士桥”之间的山脊而进行的一场激战，一直继续着。这是坦克战的顶峰；在战斗结束时，敌人已成为战场上的主人，而我们的装甲部队则大大削弱了。作为这一带交通中心的“骑士桥”，由警卫旅在皇家骑兵师第二团的支援之下进行一番顽强抵抗之后，不得不撤退。仅仅由于撤退及时，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才免于毁灭；由于有皇家空军很大程度上的支援，他们的撤退才能成功。

到14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战争已急转直下。国务大臣凯西先生给我来了一封电报，着重在军务方面的情报。

国务大臣致首相　　1942年6月14日

你知道西部沙漠的战斗已经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奥金莱克与里奇一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昨日，13日，很晚方才回来。经商定，阿克鲁马—阿德姆〔分别距托卜鲁克以西和以南十六哩〕一线，应当固守；奥金莱克已就此点对里奇发布了命令。第一南非师和第五十师正从加柴拉阵地上撤退。我已同总司令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对战区的战事消长的情况和已派去的以及正在派去的增援情况，予以密切的注意。

至于奥金莱克本人，我对他的领导和他利用现有兵力指挥战事的方法，抱着一切可能的信任。我唯一的希望是，他能同时分身两地，

既在这个蜘蛛网的中心，又亲临前线指挥第八集团军作战。我最近几天有时甚至这样想，他最好到前线亲自指挥战事，而让他的参谋长暂时留在这里负责；但是，他不以为然，我也不想强迫他这样做。这是奥金莱克指挥的战役，而关于他下属的领导问题，应由他自行决定。

特德率领下的皇家空军打得很好，而且，我认为可以正确地说，我们在这个战区已有了空中优势。前往马耳他岛的两支运输船队，成败取决于今明两天。从空军的观点看来，西部沙漠无疑地有助于西行的运输船队。西行运输船队明天将要遭到更大的危险，可能是来自意大利舰队的水面舰只的。

凯西先生关于奥金莱克亲自指挥沙漠战役是有利的这一说法正合我的意思，而我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向这位将军表示过了。中东总司令因为职责过多而捆住了手脚。尽管他全部工作取决于这次战役，而他却只把这次战役看作是他职责的一部分。来自北方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着的，他认为有责任予以重视；而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处于能更好地作出判断的地位，对这一点却不能同意。

他所作的安排只是折衷的。他把这场决定性战役的战斗任务交给了里奇将军；不过，里奇将军最近以来已不再担任他的副参谋长了。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位军官严格地加以监督，不断地发出指令。直到灾难发生之后，他才有所醒悟，决定去做他从一开始便应该做的事情，亲自掌握战事上的直接指挥权，而且，这还是国务大臣再三劝告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把他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某些错误，而这些错误无疑应由我和我的同僚负责的；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曾给这位中东地区司令分配了不适当的庞大任务。然而，我们曾经尽我最大的努力，通过明确、及时而一再变换的建议来减轻他这些不适当的负担，但是，他拒绝了。在我个人看来，我相信，他如果从一开始就担任指挥，而且，他如果行使充分的权利把一位助手留在开罗，照顾北方，并料理他所主持的这个庞大战区的许多杂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确，当后来他亲临指挥，也就挽救了残余的力量。

读者不久就可以看出，这种种印象如何使我深感痛苦，以致我在8月10日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中，把他的主要职责十分清楚地明确下来。一个人正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此时发电报给奥金莱克说：

1942年6月14日

你要战斗到底的决定得到我最诚挚的赞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将给你支持。退却将是致命的。这是一件不仅与武器有关，而且与毅力有关的事情。愿上帝保佑你们全体。

※　　※　　※

我们立刻面临了托卜鲁克的问题；正如去年一样，我们肯定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守住它。经过一个月不必要的耽搁以后，现在奥金莱克将军又从叙利亚调来了新西兰师，但是，它未能及时赶上参加托卜鲁克的战役。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4日

1．里奇将军打算把加柴拉的军队撤到何处？要设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决不能放弃托卜鲁克。只要守住托卜鲁克，敌人要想认真向埃及进攻是不可能的。我们在1941年4月间已经经历过这一切情况。不知道你所谓撤到“老边界”是指什么。

2．我很高兴，你能把新西兰师调到西部沙漠。请告知该师可以展开的时间和地点。

3．帝国总参谋长同意这一切。请让我始终了解情况。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5日

1．已命令里奇将军不让敌人越过阿克鲁马—阿德姆—比尔古比这条总战线。这并不意味着该线能够作为，或应当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设防战线来固守住，而是不允许敌人在该线以东立足。来自加柴拉阵地的两个师当能有助于此。我虽不打算让第八集团军被围困在托卜鲁克，但也绝无意放弃托卜鲁克。我给里奇将军的命令是：

（1）不准敌人越过阿克鲁马—阿德姆—比尔古比这条总战线；

（2）不准许他的军队在托卜鲁克受到包围；

（3）一有时机就攻击并困扰敌人。

与此同时，我建议在塞卢姆—马达累纳堡地区组织可能最强大的后备队，以便尽早发动反攻。

2．已在开拔途中的新西兰师应在十天或十二天左右全部集中，但是如有必要，先头部队自当早日到达。

我们对于发给里奇将军的命令不满意，因为，这道命令没有肯定要他守卫托卜鲁克。为了弄明真相，我发出了下述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5日

我们听到你不打算放弃托卜鲁克的保证，非常高兴。战时内阁把你的电报解释为，如遇有必要情况发生，里奇将军将根据需要，把足够的军队留在该地，以确保托卜鲁克。

回电很肯定。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6日

战时内阁对电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里奇将军正将他认为适当的兵力留在该地，即使在托卜鲁克暂时被切断的情况之下，仍足以固守。基本驻军是四个旅，并有足够的弹药、粮秣及用水储备。第八集团军在最近将来的基本动向是，保住阿德姆设防地区为活动中心，并且，利用一切现有的机动部队来防止敌人在阿德姆或托卜鲁克以东地区立足。关于这一点，已对里奇将军发出非常明确的命令，而且，我相信他能付诸实现。

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因为，目前在边境上占有设防阵地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而且，即使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用甘布特的着陆场，我们也可以在托卜鲁克的上空使用战斗机。

在我看来，敌人要想包围托卜鲁克，并且，要挡住我方在边境阵地上军队的火力，就需要有比我们的情报所说明的数量更多的军队。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能够防止边境和托卜鲁克之间的地区落入敌人之手。

我已经同国务大臣和其他总司令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所建议的办法。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6日

关于你在新战线上成功地密切联系增援部队重新部署第八集团军的消息，特别令人欢迎；而且，内阁在知道你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托卜鲁克的消息时，也很高兴。

目前，我们当然不能从这里判断战争的战术，但是看来，如果我们全部军队能同时在一起作战，而且你又能夺回主动权的话，那么，肯定是有利的。也许随着新局面的出现，这一机会将会来到；而且，由于敌人已显然受到压迫，如果能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则更是如此了。因为，装甲战争允许逐步铺开的策略，而这种战术于采取攻势有利；而采取守势一方，尽管在上次战争中非常有力，却仍然必须不断屈从于进攻者的计划。我们大家都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　　※　　※

根据前一次战争的经验，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不仅如此，我们的处境，正如奥金莱克将军所指出的，在理论上比1941年大有好转。我们有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已在托卜鲁克邻近的一条设防的战线上展开，还有一条新近修建的宽轨铁路在支援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主要依靠海洋交通的侧翼来部署兵力了；而是根据战争的正统原则，从我们前线的中心点，沿着一个直角，回到我们的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虽然曾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担忧过，但是，从双方所有的兵力和隆美尔在供应上的巨大困难来考察，我仍然认为，一切将会好转。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托卜鲁克现在的情况。考虑到奥金莱克的计划是等待进攻，又考虑到几个月已经过去了，难以想象在托卜鲁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事，是否仍然保持着最有效的状态，是否切实加强了。对于他已决定的防御战来说，托卜鲁克的工事和出击口，都是一种无法估价的因素。

最后，应用于托卜鲁克防守上的“暂时”一词，还具有一种为伦敦所没有意识到的意义。我们的意图，我们以为总司令也完全同意的那种意图是，即使主要战事不利于我方，托卜鲁克也应再一次作为一个孤立的堡垒而守住，而第八集团军则应沿着它的主要交通线，撤到马特鲁港的阵地。这样，就会使托卜鲁克仍然留在隆美尔的侧翼，而他必然会加以包围或者监视，于是他自己的交通线就日益加长，并且越发处于紧张的境地。由于新西兰师已近在咫尺，又有强大的增援部队将从海上来到，我本人认为，双方以可能最大的实力来进行苦战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我们有害。我因此没有打消既定的再次访

问华盛顿的计划，因为，我需要在那里处理一些对战争的整个战略说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我同僚的支持。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

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

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　　※　　※

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

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

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　　※　　※

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后面这个致命的危险。

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立刻搜集所有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如果获得任何结果，要平等地分享。于是，关于研究工厂应建在何处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担负的巨大费用，以及随之必须从战时工作其他系统方面大量地调拨资源和人才。鉴于英国正遭受频繁的轰炸和敌机的不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英伦三岛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至少也和我们伟大的盟邦同样地先进，而且，当然工厂也可建设在加拿大。加拿大通过自己积极采集的铀的供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既要花费数百万英镑，更要占用宝贵的作战能力，真是难于作出决定。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　　※　　※

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　　※　　※

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

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拔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　　※　　※

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

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　　※　　※

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　　※　　※

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

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　　※　　※

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我是否还认为应该履行原先经过精细安排的访问日程。当非洲和伦敦都发生了如此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如果在美国检阅军队，是否会引起误会？我回答说，我肯定要进行计划中的检阅，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激怒二十几位议员到议会来在信任问题上反对政府。事实上，这正是对政府不满的人们最后终于凑集的大致数字。

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下一天早晨，我们到达杰克逊炮台。火车停在空旷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车站上。这一天天气酷热，我们下车后直向检阅场走去，这使我回想起炎热气候下的印度平原。我们先走到一个凉篷下，去检阅美国装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后，我们观看跳伞演习。他们很令人感动，也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千人同时在空中跳伞。他们给我一个“报话机”让我背着。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一种方便的工具。下午，我们观看大批美国师进行实弹野战演习。结束时我对伊斯梅说（关于这一件事的叙述，我当向他致谢）：“你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用这些军队来对付德国军队，真是叫他们去送死。”

对此我回答说：“你错了。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很快就能学会的。”不过，对于我的美国主人，我始终强调说，培养一个兵需要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南卡罗来纳所看到的那些军队，两年以后，他们的举止肯定会同老兵一样。

我必须在此处记述一下我在战后1946年所说的话。那时我以一个在野的私人身分受到正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开会的美国三军长官们的接待。

我对美国军队的组建方式极为钦佩。我认为这是组织工作的奇迹，即兴之作的奇迹。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筹建大批军队，由于有金钱、时间、纪律和忠诚，能够建成大批军队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战前不久美军只有几十万人，在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的基础上，建成一支几百万人强大的军队，这种速度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

两三年以前，我来到美国，曾经同马歇尔将军参观在南卡罗来纳训练的美国陆军军团，在那里我们看到你们也许会称之为“大量生产”的各个师的情景。它们在大规模而迅速地轮训中组成，并且进一步向完善的阶段前进。我见到这支强大军队的建成——从原有人数很少的基础之上，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建成这支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各个战场对敌作战中总是战无不胜。这是每个国家的军人都应当永远怀着钦佩而羡慕的心情来学习的一种成就。

但是，那还不是全部经历，甚至还不是其经历的最大部分。建立大批军队是一回事；领导和管理他们则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尚无法解释的奥秘，那就是，美国在平时只保持着很少的军事工作人员，怎么能够不但建立各种陆军和空军部队，而且能够选出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凭这些人员就能管理大批军队，还能把他们调到比战前这些军队到过的更远的地方，调动得非常迅速。

※　　※　　※

24日下午，我们飞回华盛顿。在那儿，我收到各种报告。

有一封是奥金莱克将军的来信：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这样危急的时期，由于我所指挥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溃败，使你受到沉重的打击，对此我负疚实深。除了敌人现在已占领托卜鲁克之外，我恐怕现在的情势和我在一年前接任司令时相同；而托卜鲁克对敌人说来是非常有用的，这不仅是从供应方面来说，而且也由于敌人无须再派军队去牵制这个地方了。……

在解释他的部署之后，他又说道：

对于你和美国总统，我们深为感激；因为你向他建议给我们以慷慨的援助，而且，你还正在安排把它们尽快地送给我们。正如同“格兰特”式坦克和“李”式坦克将从印度调出那样，美国第二装甲师的确是受欢迎的援军。你保证印度步兵师和印度装甲旅现在无须调回印度，这大大减轻了我在伊拉克和波斯方面，特别是在产油地区治安问题方面的困难。

特德空军中将通知我说，调拨飞机到这个战场，将无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个人衷心地感激你在去年给我的帮助和支援，并且，对上月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深表遗憾。我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使奥金莱克确信我对他完全信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5日

我通知你，美国总统曾建议将美国第二装甲师拨给你，而且，该师将于7月5日左右调往苏伊士运河区。我们觉得在下个月内运送这个师，存在着极大的困难。马歇尔将军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而帝国总参谋长认为，从你方面考虑，这项建议更为有利，因为，你将得到大量最现代化的装备，同时，你从英国所得的增援也不受影响。我们因此接受了下列的建议。

美国人将运送三百辆“谢尔曼”式（M4）坦克和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到中东，作为一种紧急的行动。这些装备将在7月10日左右用从哈瓦那运糖船队中拨出的两支海上辎重船队运往苏伊士运河区；其航行速度分别为每小时十五海里和十三海里，而且尽可能加速开行。少量的美国必需人员将护送这些坦克和大炮。……

切勿对国内事务的发展稍存顾虑。不管我在战争是怎么打的、或者是否应当更早一些打等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你都获有我充分的信任，我也充分分担你的责任。……

请告诉哈伍德，我对于亚历山大港方面过分的沮丧和惊慌的气氛，以及海军急于撤往红海等报告，颇为不安。虽然可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尽早出坞，但我相信应该保持一种坚定而有信心的态度。总统从罗马得到的情报说，预料隆美尔在可

能猛攻马特鲁阵地之前，可能要拖延三四周之久。我想，拖延的时间或许要更长一些。

我希望这次危机将会促使在尼罗河三角洲所有的军事人员和一切可以作战的忠诚的人力鼓起最大的战斗精神。你在中东领军饷的人已超过七十万。凡能作战的男丁都应培养成为不怕死的、为胜利而战的战士。没有理由不派几千名军官和后勤人员去增强各营与各工作部门的实力，以使防守马特鲁阵地的各个部队得到增援。你现在的处境正如我们在万一英伦三岛遭到侵犯时的处境一样，而且，应当充满着同样紧张而果断的精神。

※　　※　　※

25日，我会见我们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天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我的水上飞机停泊在那儿。总统在白宫热情地和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来送行。那条狭长的而且有遮盖的通到河里的临时跳板，由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地护卫着。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警官们神态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值班的便衣人员被逮捕了；这个人手指摸弄着手枪，口中喃喃地说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些其他不好听的话。警察向他猛扑过去，将他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疯子在公职人员看来特别危险，因为，疯子对叫“走开，走开”是不理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饱餐一顿新鲜的龙虾之后又起飞了。此后，我在想吃的时候——那就是，在正常两餐之间的时间里——吃了点东西，而且，什么时候能睡就睡。在飞过北爱尔兰之后，黎明时临近克莱德河，那时我就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飞机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车在等着。我的私人秘书之一，佩克也在那儿；还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一小时内，我们又出发到南部去了。由于在莫尔顿选举中的彻底失败，我们丧失了一个补缺选举的席位。这是托卜鲁克的副产品之一。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倒霉的时期。我躺在铺上，随便翻阅了一会儿公文，然后睡了四五小时，一直睡到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战时内阁人员在月台上欢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内阁办公室工作了。

第二十三章　不信任投票

联合政府的力量——一长串军事失利和溃败——6月25日，一项方便的不信任动议——撤回动议的建议遭到拒绝——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7月1日，第一天辩论——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动人演说——拙劣的节外生枝——罗杰·凯斯爵士作为附议者——一种矛盾的情况——温特顿勋爵的攻击——霍尔—贝利沙先生的攻击——我结束辩论——议会中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意外的灾难——托卜鲁克出人意外的陷落——美国关于英国情况的歪曲报道——缺乏坦克与战前的根源——奥金莱克和里奇——我要求表决——我为我的国防大臣一职辩护——只有二十五张反对票——我的美国朋友的欣慰——历史的巧合。

充满尖刻文章和刺耳声音的报纸上的议论和批评，在下议院里得到二三十位议员的附和，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员则抱着相当阴郁悲观的态度。在这个时机，一个由一党执政的政府，如果不经过一次投票，就会像1940年5月迫使张伯伦先生交出权力那样，在一阵激烈的议论中被推翻。但是，民族联合政府经过2月份的改组而有了加强，它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巨大而有压倒的优势的。所有主要的大臣都团结在我的周围，丝毫也没有不忠诚和不坚定的想法。我似乎已取得所有充分了解情况关心局势演变并且分担责任的人们的信任。

没有一个人动摇不定，也没有阴谋的私议。我们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牢不可破的团体，能够抵制任何外来的政治攻击，能够经受每一种挫折，为共同的事业而坚持不屈。

我们已经遭到一长串的失利和溃败——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战役的失败；未曾解释，也难以解释清楚的托卜鲁克战役；沙漠军队的迅速溃退，以及我们在昔兰尼加和利比亚所有占领地的丢失；向埃及边境退却四百哩；五万余人的伤亡和被俘。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大炮、弹药、车辆和各种储备。我们又回到马特鲁，回到两年前的旧阵地；

但是，这次隆美尔和他的德国军队乘胜利之势，坐在缴自我们的汽车上，用的是我们供应的汽油，大多数时间中发射着我们的弹药，

向我方进逼。只要再少许前进一些，再取得一些胜利，墨索里尼与隆美尔就会携手同进开罗或者开罗的废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我们遭到惊人的挫败以后，又面临着正在发生作用的种种未知因素，谁能预言，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呢?

议会的情势需要立即明朗化。然而，在新加坡沦陷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很难再要求下院举行另一次信任投票。可是，当心怀不满的议员自行决定在议程单上规定投一次不信任票时，那就非常方便了。

※　　※　　※

6月25日，议程单上列着一项动议，措辞如下：

下议院对于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虽然表示敬意，但是，对于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

列名的是保守党的一位有势力的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恩。他是有权力的全党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关于行政浪费和缺乏效果等案件的报告，我始终密切注意，予以研究。这个委员会有大量情报可供利用；而且，还同我们战争机构的外围方面，有大量的接触。当宣布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而且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赞助这项动议时，情势顿时明显起来，一场严重的挑战业已开始。实际上，在某些报纸上，在议会走廊里，已在传播着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即将来临等等议论。

我立即说，我们决定给以充分公开辩论的机会，订于7月1日开会。我认为必须发布一项公告。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9日

当我在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在不信任投票辩论中说话时，我认为必须宣布，你从6月25日起已接替里奇担任指挥。

埃及的战争危机渐趋恶化，而且，普遍地认为，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很快就要在隆美尔的刀光剑影之下陷落。墨索里尼确已准备飞往隆美尔的总部，打算参加这两个城市，或者其中一个的凯旋入城式。看来我们在议会和沙漠前线都将在同一时间达到困难的顶峰。当我们的责难者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我们团结一致的联合政府，这时，有些

人的热忱消失了，而且，动议的提议人提出，如果埃及的严重局势使公开讨论成为不合时宜的话，就建议撤销动议。然而，我们不打算让他们轻易退避。考虑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焦急地注视着日益高涨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形势，不使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丘吉尔先生致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

1942年6月30日

今晨我把你6月30日的来信交与战时内阁，他们要我通知你，鉴于这种对政府的能力和权威的挑战在数日以来已传遍全世界，因此有必要将此事交付讨论，立即得出结论，为此，已作好各种安排。

辩论开始以前，海军中校金—霍尔起立要求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把他的动议推迟到当时在利比亚激烈进行的战事结束之时。约翰爵士回答道，假如政府由于国家利益愿意推迟，他将立即勉强同意，但是，政府方面并未提出这种建议。我于是作如下的声明：

我已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感迟疑，但是如果有人因局势的紧迫和严重而发出呼吁，辩论或许可以推迟。不过，这种投不信任票提案毕竟已列入议程相当时间了，而且，已经很快地传遍全世界了。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这个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所造成的强烈的激动情绪，虽说我们在国内的人对于我们制度的稳定性和我们今日政府的力量会有所了解，然而，我们国内的舆论，绝不是在其他国家所能分享与感受到的。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且一周多以来，这件事已成为世界每个角落的议题，依我看来，推迟决定比立即交付讨论将更为有害。

※　　※　　※

因为我把我的发言保留到辩论结束之时，我有机会来考虑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认为我将遭到批评的一些要点。①

①当我开始7月2日的发言时，得到了这份文件。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在下议院和全国，无疑都有着十分庞杂的意见，但是，我们也明白，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绝不表示全国对新闻报导的普遍反应。同时，在莫尔顿补缺选举中，政府候选人在总票数约二万张中只得到六千二百二十六张，这种极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受到利比亚战局的影响，也显示出选举人的深切不安和缺乏信任。我并不认为选举人的情感在任何意义上是个人反对首相的情感，而是对某件事做错了而产生的一般不满情绪，要求毫不延迟地加以改正。就我所能推测到的而言，责难的情绪集中在下列六个主要问题上：

（1）·从·开·罗·来·的·过·分·乐·观·的·新·闻·报·导——诚然这些电讯绝非官方电讯，但是，这些电讯必然是受到军事当局提供给报纸的消息的影响；而且，这些消息的主要用意在于引导新闻记者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导，而官方公报又没有起到纠正作用，来消除这些过分乐观的情绪。一般所产生的印象是，军事当局并没有认识到战局的严重性，而且，军事情报也不准确，常常会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这种报道的总方针，无疑使托卜鲁克的陷落和向马特鲁退却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2）·指·挥·的·才·干——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有较好的指挥才干，隆美尔可能已被击败，特别是在根据奥金莱克将军的说法，当时隆美尔已被打得筋疲力竭，处于危急万分的时机。可取的看法是，缺乏良好的指挥，而且，整个战役在防御战的基础之上考虑得过多，而在危急的时机，却没有必需的反击战的勇气。

这种责难使人们对于总司令或者陆军司令官是否真正掌握现代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产生了怀疑；也使人们想到，是否应当全部更换指挥官，代之以对机械化战争更有经验和才干的人员。

（3）·最·高·指·挥——上述（2）所述的责难反映出对于最高军事指挥当局的广泛怀疑，怀疑他们是否同样也不合时宜，不能掌握对隆美尔及其军队作战的正确方法。与此有关的是，空军与陆军的合作没有达到可能达到的效率，而且，在最高统帅部方面，也还需要共同努力和共同计划。

（4）·武·器——也许最强烈的责难是，在战争几乎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在坦克与防坦克炮等重要武器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是造成溃败的主要原因。

（5）·研·究·和·发·明——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发明家，但是，在有效的装备竞赛方面，我们总是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而且，为了从这个战争的重要部门得到最大的好处，在组织方法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6）·空·军——人们对奥金莱克将军所说，我们在空军方面士气优良，可是却不能阻止敌人前进，不知道如何自圆其说。这导致种种怀疑，如各种精密空军武器的效用等等，而且又一次地引起对俯冲轰炸机的整个怀疑和关于飞机型式的其他疑问。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不安，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型式存着过分僵硬的观点，这就使我们即使处于空中优势，也无法像敌人那样有效地进行空中的战斗。

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薄弱，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远程飞机？这里又产生了如何阻止敌方在利比亚的获得增援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各点概括了全面人民中比较认真思考问题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深感不安的几个主要问题。

※　　※　　※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说，提出了主要的问题，开始了辩论。这项动议“并非攻击在战场的军官们，而是明确地攻击在伦敦的中枢机构；而且，我希望指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方面，而绝不是在利比亚或其他地方。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他详述了集中在这两种职务的主管人身上的“巨大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位有力的专职人员担当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求一个有魄力而不受任何方面牵制的人来任命陆军将领、海军将领等等。我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负责皇家军队三军，……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要求为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武器，……敢于让海陆空军将领们按自己的方案从事工作而不受上级不适当的干预。最重要的，我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达到他所要求达到的目的，就应当引退。……我们之所以遭受损失，既由于缺乏首相对国内事务的慎密的审查，也由于缺乏从国防大臣或其他掌管军队的官员——不管官衔叫什么——那里得到应有的指示。……任何一位平民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的灾难，实际上是过去两年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由于我们战时行政中枢存在有基本缺点而造成的。”

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这番话很中肯，但是，他接着又节外生枝地说，“如果国王陛下和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同意，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殿下出任英军总司令而无需担任其他行政职务，这将是一项颇合人意的动议。”这一动议对于他所提的议案是有妨害的，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项把王室牵涉到引起严重争执的责任的建议。此外，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的最高军事统帅的任命与王室公爵联系在一起，似乎有几分独裁的意味。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冗长而详尽的控诉，就似乎失却了一些力量。约翰爵士最后说：“下议院应当明确，我们需要一位把全部时间用来争取战争胜利的人，来全权负责王室的各种武装部队；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请下议院给他权限，使他有权独立地执行任务。”

罗杰·凯斯爵士附议这项动议。这位海军元帅由于被撤去联合作战指挥官一职深感不快，而且，由于他在职之时，我常常不采纳他的建议而更加不快；但是，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使他在攻击中有所约束。他的责难主要集中在我的专家顾问们的身上——当然指的是三军参谋长。“在他出任首相期间，有三次——在加利波利，在挪威，以及在地中海——在执行足以使两大战役的全局改观的战略攻击时，每次都由于他的法定海军顾问们惟恐担风险，不肯和他分担责任而遭到挫败，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一论点与原提案人的论点不一致，引起了注意。独立工党的一位议员斯蒂芬先生打断发言，指出原提案人“以首相不适当干涉军事指挥为理由，建议举行不信任投票；而附议人之所以加支持，似乎是由于首相之未能充分干涉军事指挥”。下议院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凯斯海军元帅说：“我们希望首相安排好国内事务，再一次团结全国人民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时，另一位工党议员恰当地插了一句话：“动议是针对中央对于战争的指挥调度。如果这项动议实现了，首相必须辞职；但是这位高贵而侠义的议员，却在向我们呼吁，让首相留任。”罗杰爵士说：

“如果首相必须辞职，那倒成为可悲的灾难了。”因此，辩论从一开始就闹翻了。

虽然如此，辩论仍在继续，而责难者却越发争先恐后地发言。新任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校在论述对我们装备问题进行的控诉时，作了一段暴风雨般的发言，具体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情

况。保守党从他们的后排席位发出了对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布思比先生，他作了一次有力而又有益的发言。下议院的元老温特顿勋爵恢复了攻击的力量，并且集中攻击我。“谁是实际主持纳尔维克战役的政府大臣？那就是现任首相，当时的海军大臣。……没有人敢于责备首相，因为那样做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不问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灾难，我们都会得到同一答案，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切勿责备首相；我们正逐渐接近德国人的理智与道德状态：‘元首永远是对的。’……我在下议院三十七年的时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样企图为首相开脱责任的情况。……在上次大战中，我们从来没有可以与现在相比的一连串灾难。现在，看看政府用什么来开脱责任吧——因为‘元首永远是对的’。我们都同意，首相是我们在1940年勇气和坚定意志的统帅。但是，自从1940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如果这一系列的灾难继续下去，这位尊敬的绅士就应当执行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否定的行为，走到他的同僚中去——现在坐在国务大臣议席上不止一个人宜于出任首相——并且建议其中一位应该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这位尊敬的绅士本人将在他手下任职。或许，他可以担任外相，因为，他在处理我国和俄国以及和美国的关系中是正确的。”

这些生动的辩论演说几乎进行到次日早上三点钟，我却不能听到一半以上。我自然在准备次日的答辩；但是，我的思想却集中在看来是埃及存亡攸关的战役上面。

※　　※　　※

这一天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的辩论，7月2日又精神饱满地继续进行着。当然，没有拒绝自由发言，也不乏自由发言。一位议员甚至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五六名其他国籍——捷克、波兰和法国——的将军，他们都受过使用这些德国武器和运用德国战术的训练。我知道这是有损我们尊严的，但是，难道不能将其中某些人临时调去指挥作战，直至我们能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来的时候呢？把这些同里奇将军具有同等军衔的人派出去，有没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不调他们去负责指挥我们的军队呢？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这次战争，而我们的人却不知道；我认为，与其由我们自己无能的军官指挥而失利，倒不如让联合国家其他成员来指挥而取得胜利，拯救英国士兵的生命。首相

必须了解，在国内人们流行着一种嘲讽的口头语，说如果隆美尔在英军中，他顶多不过还是一个中士。①是不是这样？这种笑话在军队中是普遍流传的。现在，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人——这表明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有训练的人才——名叫迈克尔·邓巴，他曾调遣十五万人越过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去。他目前是这个国家一个装甲旅的中士。他在西班牙是参谋长；曾在埃布罗河打过胜仗，而现在是英军中的中士。事实的真相是英军被阶级偏见所支配。你必须改变它，你一定得改变它。如果下议院没有勇气使政府改变它，事态的发展将会改变它。虽然下议院今天也许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下一星期，你们会这样做的。下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定会想起我的话。批评政府的正是当前发生的大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发为呼声，也许说得不太恰当，但我们正竭力把它讲出来。

①这当然表明对隆美尔在两次大战中长久而突出的专业生涯全然无知。

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将此项反对政府的议案进行了总结。他总结道："我们或许会丢失埃及，或许不会——上帝保佑，我们不要丢失埃及——但是，当首相说过，我们会守住新加坡，我们会守住克里特，我们在利比亚已击溃了德国军队。……当我读过他所说的一切，又在说我们将守住埃及时，我的忧虑就更大了。……对于那种一再错误判断的人，人们怎么能信赖呢？这就是下议院必须作出的决定。想一想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在一百天之内，我们已丧失了我们的远东帝国。下一个一百天，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每一位议员凭着他的良心投票吧。"

我在这个有力的发言之后，接着发言，以结束辩论。下议院挤满了人。当然，我所想到的每一点我都说了。

这回冗长的辩论已达到最后阶段。我们的议会制度在战争期间还能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活动，这是多么突出的例证啊！凡是能想到的，或者能搜集到的例证，都被用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证明大臣们的无能，并且也用来削弱他们自己的信心，使军队不信任他们所得到的政府方面的支持，使工人对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制造的武器失去信心，把政府描写成为以首相为首的一批无用之人，然后，再来损伤他的心灵，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损伤他。所有这一切都已通

过电报和广播传至世界各地，使我们所有的朋友感到痛心，也使一切仇敌感到快慰！我赞成这样的自由，在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样危急的时刻，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也不敢运用这种自由。但是，事情不应就此打住；我现在向下议院呼吁，肯定不要就此打住。

过去两个星期在昔兰尼加和埃及方面的军事失利，不仅改变了那个战场的局势，而且也完全改变了整个地中海的局势。我们损失了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已成了俘虏；也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而且，尽管仔细安排了破坏，许多物资储备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隆美尔穿过沙漠推进了大约四百哩，现在正迫近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事件在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和法属北非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现在尚无法估计。我们在此刻所面临的处境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丧失希望与前景的处境，这是从法国沦陷以来最不利的时刻。如果有任何想要从灾难中获取暴利的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更暗淡的笔调来描绘当前的处境，他们当然有自由这样做。

这幅凄惨画面的令人痛心的特色是其突然性。有着二万五千名守军的托卜鲁克仅仅在一天的工夫就陷落了，这是极端出乎意料的。不但下议院和一般公众想不到，就是战时内阁、三军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部也料想不到的。奥金莱克将军和中东战区最高指挥部也未曾料及。在托卜鲁克被攻占的前夜，我们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说，他已调遣了他认为最适宜的守军，防御情况良好，而且军队的物资供应足敷九十天之用。我们希望能够守住这个非常巩固的边防阵地。这是从塞卢姆到哈尔法亚，从卡普措到马达累纳堡一带，由德国人加以修建而由我们自己加以改进的阵地。我们新修筑的铁路，从这处阵地向后伸展，成为直角；而且，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像新的利比亚战役的早期阶段那样，背海而侧面受敌。奥金莱克将军希望守住这些阵地，等待我们在途中的强大增援的到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到达了；这样，他就有可能，争取主动，发动反击。……

当21日，星期天的早晨，我到总统的办公室去，我极为震惊地看到托卜鲁克已经陷落的报告。我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但是，几分钟以后，从伦敦转来的我自己的电报也到了。我希望下议院将会了解，这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更其糟糕的是，我正担负重要使命到我们一个伟大盟国的时候。某些人轻易地臆断说，由于政府在遭受挫败时保持着冷静而镇定的情绪，因此政府成员对公众的不幸，不会像独立的评论家们那样感到痛切。恰恰相反，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比中枢负责处理国事的那些人更加悲伤、痛苦。在后来的那些天里，读到关于英国和下议院情绪的歪曲报导时，我的悲痛更加剧了。下议院无法想象它的议事录如何在大洋的彼岸发表出来的。问题在〔这儿〕提出，个别议员或不代表有组织政治力量的独立议员所作的评论，往往逐字逐句地电传过来，而且往往被当真看作是下议院的意见。议会走廊的闲谈，吸烟室里的回响，以及舰队街的街谈巷议，凡此种种都组成了严肃的论文，似乎在说英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预料和推测遍地皆是。于是，我读到像这样的通栏大标题："下院要求丘吉尔回国面听指责"、"丘吉尔回国将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等等。这样一种气氛当然是有损于一个正在从事于就决定战争大局有关的国家大事进行谈判的英国代表的。这些从英国传来的谣言之所以未能损害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由于我们美国朋友不是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次大战为期甚短而且易于应付，或者，战争的进程中不会充满着可悲的不幸。反之，我承认，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情况之下，所有上层人员中的友谊关系是更加巩固了。

可是，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不信哪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本国公职人员，在他离国期间会像我在美国访问时那样厉害地遭到祖国人们的嘲弄——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故意的；而且，只有我对英国广大民众不可动摇的信念支持着我度过那些困难的日子。我当然对我的主人解释说，那些在议会里滔滔不绝的人绝不能代表下议院，正如一小撮新闻记者，他们把传播英美关系中，还得加上英澳关系中有害的流言蜚语当作职业，这种人绝不能代表可尊敬的新闻专业人员一样。我还解释说，当我回国时，所有这些将由下议院全体表示一个负责的、适当的而审慎的意见，以作为证明。而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求的。

霍尔—贝利沙先生谈到英国坦克的失利和我们装甲装备的劣势。由于战前在陆军部的记载，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而我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坦克的设计是英国人想出来的。据戴高乐将军著作所述，像现在那样使用装甲部队，主要是法国人的创造。后来，德国人把这些设想改变成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在战前的三四年中，他们照例全力以赴，忙于设计和制造坦克，并且研究和实习装甲战争。人们会想到，即使当时的陆军大臣没有经费来大规模制造坦克，他无论如何也可以制造各种实体模型，并且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选择工厂，供应各种钻模和仪表，这样，在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大规模地生产坦克和防坦克武器。

当我可以称之为贝利沙时期结束之时，我们只有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其中甚至很少几辆可以携带一门两磅弹炮。这些车辆大部分已在法国被德军缴获，或摧毁了。……

我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高贵的勋爵〔温特顿伯爵〕所说的对每件已发生事件的“宪法上的责任”；我认为，我在执行这些责任中，对技术上处理我军和敌军作战的事务不曾进行干预。但是，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一再催促奥金莱克将军亲自担任指挥，因为，我深信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在广大中东地区不会发生可与现在这次西部沙漠战斗相比更重要的战斗了；而且，我认为他是适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他对我提出各种充分理由，认为无须这样做；这次战役就由里奇将军指挥了。正如我在星期二告诉下议院的那样，奥金莱克将军在6月25日已接替里奇将军，亲自担任指挥了。我们立刻批准了他的决定，但我必须坦白承认，就被更迭的军官而言，这件事不是我所根据来作出最后判断的原因。我不能随便拿这次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作出判断。我爱我们的海陆空军指挥官，感觉到在他们和所有责难者之间，政府好似一个坚强的中立者。他们应有公正的机会，并且要有不止一次的机会。人们免不了要犯错误，而从其中接受教训。人们也许会交厄运，然而，运气会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当让将领们去冒险，除非他们觉得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在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对国内发生的情况觉得无后顾之忧，除非他们感觉能集中精力来注视敌人，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冒险的。我还可以加上一点，除非政府官员感觉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忠诚而团结的多数在支持他们，你也无法使政府冒险。请看看现在有人要求我们所做的事吧，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照办

而失败了，他们对我们将进行怎样的攻击吧！在战争时期，如果你愿意服务，你就必须忠诚。……

我愿说几句“关于表示极大的忠诚和敬意”的话——正如他们在外交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我也能获得最充分的辩论自由。这一届议会有特殊的责任。当各种罪恶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之时，它就主持事务了。我蒙受下议院极多的帮助，而且也希望，下议院可以胜利地看到各种罪恶的消失。

只有在必须经历的漫长阶段中，下议院对它自己选出的责任执政政府提供一种牢固的基础，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下议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企图挑起一个又一个危机的工具。如果民主和议会制度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绝对需要的就是，依据民主和议会制度的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而且敢于有所作为，王室的臣仆们能够不为吹毛求疵的谴责和狺狺的咆哮所困窘，而敌人的宣传也无需由我们加以助长，我们的声誉也不会在世界上遭到贬低和损伤。反之，在重要的时机，下议院全体议员的意志应当明白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不仅那些说话的人，而且那些观察、听讲和判断的人也应当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因素。总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生存而战，为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事业而战。我们无权设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只有我们克尽职责，胜利才是必然的。严肃而建设性的批评，或者在秘密会议中的批评，均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下议院的责任在于支持政府，或者更换政府。如果下议院不能更换政府，就应当支持它。在战时，没有什么中间方案可以执行。5月份这两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的影响。仅仅是敌对的演说传至国外，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

经常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之后，接着就是表决，或者为表决提供机会；我因此深信，下议院中绝大多数的意见不仅要在表决中确切地明白地表示出来，而且，在以后的时日里也当如此；而那些力量较弱的弟兄们，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将不容许篡夺或垄断下议院的特权和高贵的权威。

下议院的大多数必须克尽职责。我所要求的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决定。

报纸中现在有一种煽动性的论调，在议会的一些敌对的演说中也找到了共鸣，那就是要免去我全面指挥与监督战争的职权。我不想在今天详细进行辩解，因为，在近日辩论中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目前的安排下，三军参谋长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会议，他们在直接指挥海陆空三军作出有效的决定上，不仅受到为他们服务的各种机构的协助，也受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协助，日复一日地推动着战争的进行。我作为首相或是国防大臣，我监督他们的活动。我自己则是在战时内阁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工作，向它咨询一切重要问题，并通过它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几乎我所有的工作都留有记录，我所发出的一切命令，我所拟议的一切调查报告，我所起草的一切电文等等均有记录可查。通过这些记录对我作出判断，我将完全觉得满意。

我不要求对我和陛下政府予以宽恕。我是在帝国生命系于千钧一发之际，在我竭尽全力为我的前任进行辩护之后，出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我是你们的公仆，你们在愿意时有权来解除我的职务。你们没有权力做的是，要求我负起各种责任而又不给我有效行动的权力，要求我担负起首相的责任，却又如同那位尊敬的议员所说的，“在各方面受到权威人士的钳制”。假如今天，或是任何未来的时刻，下议院执行了它的真实无疑的权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并感到我已依据给予我的权力尽了我的责任，而走出下议院。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你们不愿给我的适当的权力给我的继任人。

但是，还有一个比个人问题更大的问题。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人提议，我应当解除我所负的各种有关国防的责任，以便某一军界人物或某个未被指名的人物担当全面指挥战事的责任，他应全部控制王家的军队，他应成为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他有权任免三军将领，而且，如果他得不到他所要求的一切——那就是说，要和他的政界同僚较量一下，如果可以认为是同僚的话——他就随时准备辞职；或者在他下面任命一个王室公爵作为陆军总司令。因此，最后，我可以假定，虽然这一点未曾提及，这位未经指名的人物将把首相作为附属品，当事情不妙时为他向议会作必要的解释，求得原谅和道歉，正如他们过去常常这样搞，将来也会这样做一样。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政策。它是和我们目前采用的议会制度迥然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很容易地与独裁制

度相同，或者转变为独裁制度。我愿意明确宣布，就我而论，我绝不参与这种制度。

约翰·J·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此时插话道：“我希望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没有忘记原来的句子，那就是‘受制于战时内阁’！”

我继续说道：

“受制于战时内阁”的意义是，这位有着一切权力的权威者如果不能行其所是，他应在任何时机决然自行引退。这是一个方案，但不是我个人有兴趣要参加的一种方案，而且，我也不认为是一种应当向下议院推荐的方案。

所有政党的议员们拒绝这次不信任投票是一桩相当大的事件。我请求你们，不要让下议院低估了已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遭受责难的情况已传遍了全世界，而且，每一个国家，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在等待着下议院真正的决断和信心的揭晓，因此事情必须进行到底。我可以证明，在全世界，在美国各地，在俄国，在遥远的中国，在每一个遭受敌人践踏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等待着，看看在英国是否有一个坚强团结的政府，英国的国家领导是否会遭到反对。

每一张票都说明问题。如果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数，而他们对联合政府所投的不信任票转变成对这一动议的制造者们的不信任票，毫无疑问，英国的每一个朋友和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诚的公仆都会为之欢呼，而我们正在力图推翻的暴君的耳边将响起失望的丧钟。

下议院举行了表决。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的不信任动议以四百七十五票对二十五票而被击败。

我的美国朋友怀着真正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揭晓。他们对结果感到欣慰。我醒来接到他们的贺电。

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向你祝贺！

哈里·霍普金斯致首相　　1942年7月2日

今日下议院的投票使我感到快慰。这些日子真是不好的日子。今后无疑还会有这样的日子。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每遇任何挫折总力图逃避，这种人对打赢这一仗是不沾边的。你的力量、坚忍不拔的精神

和永不消失的勇气将会使你看到英国度过难关，而且，你知道总统是不会离开你的。我了解，你是百折不挠的，对于你们和我们的军事失利以及我们必然来临的胜利，我们是共患难共欢乐的。希望你获得更多的权力。

我回答：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7月3日

我的朋友，对你感激之至。我知道你和总统对我这次在国内的胜利感到欣慰。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将以更切实的情况告你。

※　　※　　※

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在辩论中说到一个奇妙的历史事实，他回想到麦考利记述关于皮特的执政情况："皮特正当国家从事生死存亡斗争之时担任国家首脑。……但是，事实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在丧失了大量生命和……财富之后，皮特所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成为全欧洲的笑柄。他们简直没有一点辉煌的战果可以夸耀。在大陆上，它毫无战绩，只是被打败、被追赶、被迫重行登船逃回。"不过，麦考利接着叙述皮特始终得到下议院的支持。"这样，在一段长久而苦难的时期中，他在议会院墙以外所遇到的每一灾难，总是以在议会内的胜利而告结束。最后，他再也遇不到一个反对党了，而在1799年这一多事之秋，所能纠集的反对政府最大多数只有二十五人。"埃利奥特先生说："历史竟会在某些方面重演，真是奇怪。"他在表决之前不知道结果竟丝毫不差。我自己也很惊异，二十五这个数字也恰好是我在托卜鲁克陷落那一天在白宫对总统和霍普金斯所说的数字。

下部　挽回非洲局势

（1942年8月——1943年5月）

8月，丘吉尔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要求英美早日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派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开始向北非运送军队。

苏联和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关系破裂，因为波兰政府要求调查“卡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9年9月，当苏军与德军东西夹击波兰时，许多波兰军人宁愿向苏军投降，这批战俘有14500名之多，其中8000名是军官，他们被囚禁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集中营里。1940年4月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德军进攻苏联，占领这一地区后，在卡廷森林发现一个掩埋着一万多人的大坟坑，便指责苏联杀害了这批波兰战俘，而苏联则反控德国，说这桩罪行是纳粹干的。丘吉尔写道：“究竟相信哪一种说法，似乎得看信仰什么了。”①

①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声明：根据苏联内务部档案，卡廷大屠杀系苏联所为。

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单人驾机飞到英国的事件使斯大林怀疑英国可能在和德国进行着幕后交易，但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盟军经过苦战终于又赢得了两次胜利：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丘吉尔称之为“战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因为，在此役之前，英军战无不败，在此役之后，英军战无不胜。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也大败德军，成为苏德战场上的转折点。

第二十四章　第八集团军陷入绝境

奥金莱克和托卜鲁克的防御——危机中的来往电报——克洛普将军的任务——隆美尔的进攻——绝望的形势——混乱和投降——敌人夺得了巨大战利品——敌人计划的完全改变——马耳他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了——里奇将军的品质——第八集团军的撤退——中东防务委员会6月21日的意见——我于6月22日致奥金莱克将军的电报——隆美尔的追击——奥金莱克亲自指挥——新西兰师的非凡行动——空军的全力支援——准备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抵抗——奥金莱克固执己见——史末资将军和托卜鲁克的投降——我于7月11日致弗雷泽先生和柯廷先生的信——隆美尔停兵不前——第八集团军度过难关。

奥金莱克将军曾经于2月间下令说，尽管托卜鲁克是我军进攻时的一个重要供应基地，可是，如果我们被迫撤退，“如果敌人一旦有效地包围了这个城市，我就不想继续坚守下去。如果这种情况看来已难避免，我就要撤出该地并对该地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由于有了这类的命令，那里的防务就没有很好进行。许多地雷已经被起出另作别用，铁丝网上也开了许多缺口以供车辆通过，防坦克壕中则已填满泥沙，因此在有些地方已不成其为障碍了。只有环形阵地西面和西南面的防御是坚强的；别的地方，特别是在东方，情况则很坏。

同时，还有大量的供应物资、弹药和汽油堆积在那里。

里奇将军建议把托卜鲁克西部防线作为向东南延伸到阿德姆的一条总防线的一部分，并凭借驻在更南方的一支机动部队的支援，来防止敌人的包围。他向奥金莱克报告说，这样的布置，可能会使托卜鲁克遭到敌人的包围，也许只是短时期的包围。如果这个建议不可行时，那就除了把全部防守力量撤出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奥金莱克最初不同意这个计划。他在6月14日打电报给里奇说：“必须保住托卜鲁克，不能让敌人包围它。这就是说，第八集团军必须守住从阿克鲁马到阿德姆这一条战线及其以南的地带。”稍后，他又打电报说：“兵力的调动必须以托卜鲁克和其他坚强据点的防御为中心，但第八集团军绝不容许被包围在托卜鲁克。”

我们在国内丝毫未料到在这两位司令官的计划或思想中，竟有撤出托卜鲁克的意图。内阁的意见肯定是，即使第八集团军被打退，我们也应该如去年一样使托卜鲁克成为留在敌人后方的肉中刺。我在以前一意中谈到，为了证实奥金莱克确实也有此种看法，我曾经在6月14日，即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给他发去一个电报说：

我设想你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放弃托卜鲁克。

奥金莱克次日回答说，他只是不想让第八集团军被围在托卜鲁克，他并没有任何放弃托卜鲁克的意图。他给里奇将军的命令，用意在于不要让他的军队被围在托卜鲁克。

我们觉得这个答复似乎有些含糊，因而更确切地把这一点提了出来："战时内阁对你的电报的理解是，在必要时，里奇将军将获得他所需要的充分兵力来确保该地。"

对于这封电报，奥金莱克在6月16日回答说：

战时内阁的理解是正确的。里奇将军正在用他认为足够的兵力防守该地，即使该地成为孤岛也要坚守下去。

同时，他给里奇将军发出下列电报：

虽然我已经对你说明，托卜鲁克绝不容许被包围，可是，我认识到，在我们开始反攻以前，那里的守军可能会暂时陷于孤立。

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我一定不会满意。

※　　※　　※

第二南非师师长克洛普将军受命防守这个要塞。物资和弹药足敷守军九十天的使用。克洛普将军相信，托卜鲁克能够在整个计划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整个计划包括第八集团军守住环型阵地之外的阿德姆和贝尔汉穆德这两个坚固的据点。守军包括四个步兵旅（十四个营）、一个拥有六十一辆步兵坦克的坦克旅、五个野战炮和中型炮炮兵团和大约七十门防坦克炮。①此外，还有约一万名后勤人员和运输人员集中在港口及其基地设施的周围。在环形阵地内总共约有三万五千人，这个力量同一年以前第一次被围时坚守托卜鲁克的兵力大致相等。所附第一张地图表明防御的部署情况。

①托卜鲁克的战斗序列：　　第二南非师师部

第四和第六南非步兵旅

从第一南非师调来的两个南非混成营

第七南非侦察营（装甲车）

第十一印度步兵旅

第二百零一警卫旅

第三十二陆军坦克旅（第四营和第七营）

第二和第三南非野战炮炮兵团

第二十五野战炮炮兵团

第六十七和六十八中型炮炮兵团

※　　※　　※

6月16日，即仅仅在停歇了两天以后，隆美尔重新发动进攻。在一系列的猛烈进攻之后，他拿下了阿德姆、贝尔汉穆德和阿克鲁马。6月17日，他在西迪雷泽格击败了我们的第四装甲旅，使他们只剩下了二十辆坦克。到19日，托卜鲁克已被包围，并且，在补充坦克赶到以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装甲部队从外部来支持或援救那里的守军。6月20日上午六时，敌人用大炮和俯冲轰炸机对第十一印度步兵旅所据守的托卜鲁克环形阵地东南部展开了猛烈的轰击。半个小时以后，进攻开始了。他们以第二十一装甲师为先导，以第十五装甲师支援第二十一装甲师，并会同意大利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展开了进攻。由于我们自己在托卜鲁克外围的装甲部队这时已被消灭，隆美尔就得以把他的全部力量投入这一次打击。印度旅中的一个营，由于据守的是一个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受到了最大的压力。进攻开始以后不久，敌人就从他们那里突破并深入进去。由于我们的空军已经撤退到距离很远的飞机场，我们也无法用战斗机来掩护部队。

克洛普将军命令他的坦克部队和一部分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进行反攻。由于这次反攻是仓促组织起来的，并且发动的时间也先后不一，结果遭到了失败。残余的英国坦克均被逐到一个巨大的锅形的地带。这个地带位于叫作，“国王十字碑”的一个公路交叉点的东南；残余的印度部队正在该地同敌人决一死战。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到正午，我们的坦克损失得只剩几辆了，而且我们的支援炮台也已沦入敌手。

敌人的坦克分头向西向北推进，但其主力却直趋“国王十字碑”。下午二时，隆美尔本人到达了那里。他命令一部分兵力直接进攻托卜鲁克。这部分兵力虽然在我方的炮击下受到严重的损失，但在下午三时三十分就进抵索拉罗山脊，下午六时，到达托卜鲁克近郊。另一部分兵力被派到“国王十字碑”正西，沿着山地向皮拉斯特里努前进。他们遭遇到警卫旅的迎击；警卫旅在这里布防很仓促，因为我们未料到他们从这个方向攻进来。

在炮兵大力支持下的警卫旅，于整个下午和晚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同时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有些地方已经落到敌人手里，旅部也被敌人占领了，但傍晚时分，敌人已被迫停止前进。形势很危急。环形阵地的西线和南线还完整无损，守卫极左端的廓尔喀部队也正在坚持作战，不过，托卜鲁克要塞的大部分已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全部后备兵力都被敌人盯死，摆脱不开。我们下令破坏那些濒于危险的基地设施。

在托卜鲁克市内，也下令不准动用那些后备交通工具，并准备不久即加以破坏。如果残余的守军撤退的话，这些交通工具是很重要的。

※　　※　　※

6月20日晚八时，克洛普将军向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我的司令部已被包围。环形阵地上的步兵仍在艰苦奋战。

我正在坚持抵抗，但我不敢说还能坚持多久。”他要求指示，得到的答复是：“最好在明天夜里突围出来；如果不行，就在今天夜里突围。”他召集他的高级军官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有效的抵抗已不可能。由于大部物资已沦入敌手，弹药渐缺；继续战斗意味着徒然遭受严重的伤亡，因此应该让一切能突围的都突围。但是另一些军官赞成继续打下去。因为撤走时所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已经被敌人夺走。同时，一个救援纵队可望能从南面赶到。因此应把所有剩余的力量集中在环形阵地的西南角，一直战斗到援军到达。午夜二时，月亮已落，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可能从布雷区突围而出，到了此刻也已不可能了。克洛普将军同里奇将军举行了一次无线电话会议，告诉他说，形势类似“屠宰场”。继续抵抗下去，将遭到可怕的伤亡；他还在“拼命奋战”。里奇将军指示他说：“每一天

和每一个小时的抵抗，都大大有助于我们的事业。我不了解那里的战术情况，因此，关于投降问题，必须由你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整个第八集团军一直在钦佩地注视着你们的英勇奋战。”

※　　※　　※

21日黎明，克洛普将军派出谈判代表，要求投降；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德国军官到他的司令部接受投降。他的很多部队，其中有些几乎还未曾参加战斗，都带着怀疑和沮丧的心情收到了他的命令。对于他属下的一些指挥官员，他不得不把他的命令亲自告诉他们，因为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传达他的命令了。根据德国的档案，我们有三万三千人被俘。也有若干小股部队，不顾克洛普将军的命令，利用各种方法企图逃出重围，但是，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差不多完全失败了。只有人数不算太少的一队人，成功地冲了出来。

这就是勇敢、无畏的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百九十九名官兵和一百八十八名南非士兵。他们搜集了一些卡车就集体出发。他们突破环形阵地，在一个宽广的地带冲出重围。在黑夜降临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七十哩外的埃及国境线。

守军希望得到救援部队的帮助，但是都落了空。第七装甲师当时正在南方的沙漠中进行整编。他们在20日受命派遣一支兵力前去支援。不过，隆美尔的速度太快了。甚至当他们还未出发时，一切都已经完了。

※　　※　　※

德国人夺获了大量的物资。下面是后来成为隆美尔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的报告：

战利品极多。其中有足供三万人用三个月的物资和一万余立方米汽油。·如·果·没·有·这·些·战·利·品，·在·未·来·的·若·干·月·中，·我·们·的·各·个·装·甲·师·简·直·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和·服·装。从海上运来的物资只到达过一次——1942年4月——仅够部队一月之需。①

①见韦斯特法尔著：《在枷锁中的军队》，第180页。关于缴获汽油的数字，韦斯特法尔的报告并不准确。在托卜鲁克大批储存的汽油，在该地陷落之前已经破坏了。

未经长期围困即夺得托卜鲁克的消息，完全改变了轴心国的计划。他们以前打算在攻下托卜鲁克以后，隆美尔即应屯兵在埃及的国境线上，而下一个重要行动则是用空运部队和海运部队夺取马耳他。一直到6月21日，墨索里尼还在按照上述计划反复重申这些命令。在托卜鲁克陷落的次日，隆美尔报告说，他建议消灭国境线上为数不多的英国部队，从而打开通向埃及的道路。他的军队的状况和士气，他所夺获的大量军用品和物资以及英国人所处的脆弱地位，都促使他“向埃及的心脏”进击。他要求批准他的建议。同时，希特勒也写信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要他同意隆美尔的建议。

命运对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在同一战场上永远不会出现两次。……第八集团军实际上已被消灭。托卜鲁克的港口设施基本上完整无损。领袖，你现在获得了一个辅助基地。由于英国人从那里修了一条几乎通到埃及境内的铁路，它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上次当英国人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时，他们却能几乎进抵的黎波里，只是为了派兵到希腊去才突然停下来。如果现在我们不乘胜追击，把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力量完全消灭，那么，同样的事情即将再次发生。

……①

①引自卡瓦洛罗：《最高统帅》，第277页。

“领袖”是不需要别人来说服的。征服埃及的希望正使他洋洋得意。因此，他把对马耳他的袭击推迟到9月，而隆美尔——这时已经有点出乎意大利人意料之外地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则受命占领阿拉曼和卡塔腊盆地之间比较狭窄的通路，作为未来的军事行动的出发点，其最终目标为苏伊士运河。凯塞林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在他们尚未夺得马耳他以前，轴心国家在沙漠中的地位永远不会稳固，因此，计划的改变很使他担心。他向隆美尔指出了这种“有勇无谋的冒险”的危险性。

※　　※　　※

希特勒本人对于进攻马耳他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不相信必然成为这次远征主力的意大利军队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进攻，他们很可能遭到失败。不过现在看来，托卜鲁克的令人痛心的陷落，肯定已使得这个岛免遭一场极大的考验。每一个真正的军人，不管他曾否参加

过这次战斗，当然都不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宽慰。责任应该由最高统帅部来负，而不是由克洛普将军，更不是由他手下的士兵来负。

里奇将军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参谋人员，后来又证明了他也是个有毅力的军长。尽管如此，把他从奥金莱克的副参谋长职位调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仍然是一项不好的安排。这两种任务是不同的，应该截然分开。他和奥金莱克之间的私人关系，使他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独立思想，而在指挥激烈的战斗时，独立思想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缺乏明确的意图，由于奥金莱克和他的参谋里奇将军之间的责任界限不明，就导致了兵力上的使用不当。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这种兵力上的使用不当构成了英国军事历史上的不幸的一页。当时来判断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托卜鲁克的指挥官们都已成了战俘。不过，现在，这件重大的事实已经尽人皆知，事情的真相就不应再含糊下去了。

※　　※　　※

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这时都已撤到国境线的后面。在6月21日的一封电报中，开罗的中东防务委员会叙述了他们所能采取的其他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在国境线的防御工事中同敌人作战。由于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这种办法有使我们失掉防守国境阵地的全部步兵部队的危险。第二个办法是，利用高度机动化的部队在国境线上拖住敌人，同时把第八集团军的主力撤退到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这种做法与我们空军的牵制作用配合在一起，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争取时间的最好机会，以便改编和建立一支能够进攻的战斗部队。……我们已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

我不喜欢这个决定，并从华盛顿发出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2日

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我都热切地希望你们能在塞卢姆国境线上坚决抵抗。敌人无疑已遭到极大压力。强大的援军正在途中。争取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不知道新西兰师疏开的准确日期，不过原来希望是在本月底以前。第八装甲师和第四十四师即将到达。我们同意史末资将军的意见，即当来自北方的危险减轻时，你

可以从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自由抽调人员。那样，你就可以用现在驻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三个师轮番猛攻了。

2．你所报告的情况自然使我甚感尴尬，因为这样一来简直等于使我们回到十八个月以前的状况了，而我们在这十八个月中所做的工作，又得从头作起。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我们不能有效地守住尼罗河三角洲，同时我还希望，敌人对我们的惊人打击，不会使任何人得到错误的印象。我深信，你的坚定意志、决心和做好随时冒险的长期准备，一定能恢复原来的形势，特别是大批援军即将到达，情况就更会如此。

3．在华盛顿这里，总统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深有所感；他和美国其他的高级当局都表示愿意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他们授权我通知你，曾在加利福尼亚受过沙漠作战特殊训练的美国第二装甲师即将于7月5日左右离此开往苏伊士地区，8月间可以到达你那里。你不必再按原来计划把印度师和第二百八十八印度装甲旅送回印度。除参谋长在电报中所说的以外，目前又在采取另外的措施，以便把原定送往印度的飞机转到利比亚战场。……

4．目前你的主要工作在于鼓励你的所有部队坚决进行抵抗，而不要接受那种由于看到隆美尔那么一点点重装甲部队而作出的反常决定。一定要使你的全部人力在这个危急关头发挥充分的作用。英王陛下政府很愿意同你分担这次最积极、最勇敢的防御中的责任。

不过，奥金莱克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　　※　　※

隆美尔迅速地组织了追击，并于6月24日越过国境，进入埃及。他只遇到我们的轻机动纵队和皇家空军的顽强而优秀的战斗机中队的抵抗；这些战斗机中队确实掩护了第八集团军向马特鲁的撤退。第八团军在那里的阵地并不强。在城市的周围，有一个有组织的防御系统；但是在它的南方，却只有几道互不相连和防守力量很不够的布雷区。正如已放弃的国境阵地一样，如果想成功地守住马特鲁防线，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来守卫它的南翼。尽管第七装甲师当时已重新组成将近一百辆坦克的力量，它还是不能胜任这个守卫任务。

奥金莱克将军本人于6月25日到达马特鲁，并决定从里奇将军手中亲自接掌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5月间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应

该这样做的。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8日

我非常高兴你已接掌指挥权。除了战斗以外，不要为任何事情分心。不论打到哪里，都要战斗到底。除了摧毁敌人的武装部队和装甲部队以外，别的都无关紧要。强大的援军即将源源到达。我们确信你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奥金莱克将军很快地得出结论：要想在马特鲁最后站住脚，是不可能的。他早已着手进行安排，准备占领远在后面一百二十哩的阿拉曼阵地。为了阻止敌人前进（即使是暂时的），他作了如下的部署：第十军会同第十印度步兵师和英国第五十步兵师扼守马特鲁防线。在其南边，是第十三军指挥下的第二十九印度步兵旅和新西兰师；前者防守布雷区之间的一个六哩宽的缺口。第一装甲师和第七装甲师防守沙漠侧翼。

6月21日从叙利亚调到马特鲁的新西兰师，终于在26日在明卡凯姆周围的山脊上投入战斗。那天晚上，敌人突破了布雷不充分的第二十九印度步兵旅的阵线。次日晨，他们大量拥入这个缺口，然后绕过新西兰人的背后，从三面围攻他们。竟日进行拼死的决斗，到最后，新西兰师似乎已难逃被消灭的命运。弗赖伯格将军已负重伤，但是，他有一个可敬的后继者。英格利斯准将决定突围。午夜过后不久，第四新西兰旅把它的各营部队都疏开，把所有枪支都上好刺刀，穿过田野向正东移动。他们走了一千码，没有遇到敌人。随后，炮火就响了起来。整个旅列成横队冲锋。德国人完全没料到这一着，在月光下的白刃战中，被彻底击溃。新西兰师的其余部分则采取迂回的路线向南突击。隆美尔是这样描绘这段故事的：

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战火，把我自己的战地司令部也卷了进去。……我的部队和新西兰人之间对射的炮火，达到了惊人的激烈程度。不久，我的司令部周围全是燃烧着的车辆，因而变成了敌人的目标，遭到持续不断的近距离炮火的攻击。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命令我的部队和司令部人员向东南方撤退。那一夜的混乱情况简直是难以想象的。①

①见德斯蒙德·扬著：《隆美尔》，第269页。

新西兰人就这样完全突围而出了。整个师在八十哩以外的阿拉曼阵地附近重新集结起来，纪律和情绪都极为良好。他们秩序井然，因此立即被调来加强阿拉曼的防务。

首相致弗赖伯格将军　　1942年7月4日

听到你最近又负了伤，又获得了新的荣誉，深为感动。希望你的伤势不重，很快就能回去重新指挥你那辉煌的师团。向你和你的士兵致以良好的祝愿。

※　　※　　※

部署在马特鲁周围的第十军的两个师，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也回到了安全地带。6月27日，他们曾经向南迎击突破防线的敌人，但是未能阻止住他们的前进。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威胁了沿海的道路。第十军奉命向东撤退。他们一路奋战，最后被敌人的一支部队拦截住。他们又向南突击，穿过沙漠到达阿拉曼。第三十军早已撤到阿拉曼。他们在那里同第十军和第十三军会师后，所有部队都在6月30日被布置在新战线上或战线的后方。士兵们与其说是沮丧，不如说是受了一场惊吓。

※　　※　　※

在这一次大动乱中，凯西一直很积极而且给了很大帮助。

我要求他在后方和在焦急不安的开罗掌握形势。

首相致国务大臣　　1942年6月30日

我很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重视你在这个极为重要的形势下和指挥官人事变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事更动是我长期以来的希望和主张）。当奥金莱克在前方战斗时，你应该坚持要求所有在后方的部队动员起来准备作战。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必须作好准备，就像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遭到入侵时一样。配备着粘性炸弹和炮弹的防坦克小组，应决死防御每一个设防地区或每一所坚固的建筑物，使每一个据点都成为胜利的据点，每一道壕沟都成为最后的壕沟。这就是你必须努力灌输给士兵们的精神。不准全面撤退，不准苟且偷安。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埃及。

我还知道，如果没有空军的全力支援，第八集团军绝不能秩序井然地脱身。空军一直从前方的机场起飞作战，直到敌人实际上都已越

过了那些机场。现在他们已经能从埃及的巩固基地出发来同前进中的敌人作战了。

首相致空军上将特德　　1942年7月4日

我们在国内都热情地注视着皇家空军在目前埃及战争中所作的辉煌的和无可比拟的努力。你部下的官兵在保卫尼罗河流域的英勇战斗中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告，正从各方面送到这里。不列颠战役①又在离开本土很远的地方重演了。我们确信，你将永远是你的光荣士兵的朋友。

①不列颠战役，指1940年8月到10月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在英国本土上空的战斗——译者

※　　※　　※

阿拉曼的阵地起自阿拉曼车站，直到南面三十五哩的无法逾越的卡塔腊盆地。就现有的防守兵力来说，这是一道很长的防线。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除了在阿拉曼周围有半永久性的堡垒以外，这道防线主要是由若干互不相连的工事组成的。不过，两翼还算可靠，而第八集团军的力量也已得到强有力的增援。新西兰师在打了那次漂亮仗以后，秩序井然。第九澳大利亚师不久也开到了那里，声誉极好。由于交通线很短，而且距亚历山大港也只有四十哩，第八集团军的整编没有费多长的时间。曾经直接指挥第八集团军的奥金莱克，看来已完全不像早先那样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了；那时，他一面要照顾那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一面还防着叙利亚和波斯那边的隐伏着的危险。此刻他想立即获得战术上的主动。早在7月2日，他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反攻，并且一直继续到这个月的中旬。这些反攻威胁了隆美尔的摇摇欲坠的优势。在与反攻的炮火同时进行的辩论不信任决议案的那天的早晨，我给他发去一封鼓励的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4日

我对事情发展的趋势，不禁深感喜悦。如果运气好转，我确信你将如你所说的那样“毫不留情地”力争上风。

※　　※　　※

由南非指挥官指挥的南非师在托卜鲁克的投降，对史末资将军是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可怕的意外打击。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2年7月4日

上星期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下院中那些信心不足的同僚使我深受痛苦。因此，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告诉你，你的勇敢的南非师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使我感到多么痛心，我对你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教导南非人面对这种严重打击是多么敬佩。

2．我们共事多年，思想也往往一致。因此，对于过去三个星期内发生的可悲事件，无需我多说什么。我仍然期望一切都能挽回。罗斯福总统给了我三百辆远较“格兰特”式性能优越的最新式“谢尔曼”式坦克和作为防坦克武器的一百门一百零五毫米的自动榴弹炮。这些东西预计在9月初都可以运抵埃及。总统还送给我们多达一百架左右的“解放者”式飞机，在7月份内可以运到。从英格兰出发的两个重型“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中队，将在十天之内投入战斗。另外六十架美国战斗机也正在越过大西洋，经由塔科拉迪赶运到埃及。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正规的空中援助之外的额外增援。你也许知道，第八装甲师目前正在登陆。他们有三百五十辆坦克，大部分是“瓦伦丁”式的。英国第四十四步兵师将于7月23日登陆，第五十一师则在其后一个月抵达。这些兵力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将取决于目前正在阿拉曼进行的战役。

史末资将军镇定自若。他的心灵常常在命运之神的遐想中自由游荡。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懂得如何

应付胜利和灾难

而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这两个骗子。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7月7日

你昨天从中东发出的最令人兴奋的电报和消息，预示阿拉曼的形势即将改变；这个消息使得昨天成了我近日来的最快活的一天。我确实认为隆美尔是过于深入了，如果奥金莱克仍然亲自指挥的话，不仅托卜鲁克之仇可报，我们的反攻也可以使我们一直进抵的黎波里，并使埃及和马耳他得到解救。你所说的援军，对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将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不要再把这些援军转到其他战场去。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埃及的安全，而且这样建立起的一个基地，可以在将来对轴心国家最软弱的伙伴进行反攻，这就可能带来其他重要的结果。我相信这样一来，德国人经过叙利亚到达伊拉克油田的可能企图，也

会受到挫折。因此，我赞成充分发展我们的胜利。由于隆美尔的大胆深入，我相信这个胜利已经在望了。

奥金莱克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他的运输工具在长途撤退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敌人将力图破坏输油管和铁路以阻滞他的前进，而敌人自己的援军则可望到达。我们的空中优势以及对敌人的港口和交通线的无情的轰炸，无论如何总会发生效果的。

由于美国目前是我们对敌人进行最后打击的最大战略后备力量，你应该用你的大部分时间机智地引导华盛顿的战争努力，而不使任何关系重大的战争方针问题脱离我们的控制。

我认为你在这方面的贡献，现在至少是不小于你对帝国作战方面的贡献。你同罗斯福的接触是目前对战争最有价值的财富，我希望能有办法使你那些目光只看到国内的，信心不坚的同僚认识到这一点。

※　　※　　※

首相致弗雷泽先生和柯廷先生①　　1942年7月11日

你同意留在中东的那一师人，正在西部沙漠取得辉煌的战果，并且已经为这个战略要地上的新西兰军队带来新的荣誉。

①单独给柯廷先生的电报说：我很高兴，第九澳大利亚师正在西部沙漠作战，非常感谢你使他们能够参加这个战略要地的战斗。

……把我们从加柴拉赶到阿拉曼、使我们丢掉托卜鲁克并损失了五万人的这场灾难的不可预测的起势，目前算是暂时地遏止住了。奥金莱克将军已经得到强大的援军，使他的兵力达到了十万人；并且，在他们后方不远的尼罗河三角洲上，另外还有两万人。这样，他的兵力在人数上大约超过了隆美尔一倍。他的大炮也绝不少于隆美尔，只是在装甲部队上仍略有逊色。这使得他必须慎重，其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奥金莱克败退，比隆美尔的败退要坏得多，隆美尔的后方除了沙漠之外一无所有；第二，正在前往支援奥金莱克将军的援军，其力量远较敌人的为大。

极幸运的是，我在四个月以前就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一批船只，以便把额外的四万人运到东方去，而在绕过好望角以前这些部队的目的地暂不作决定。如果没有这批船只，就得不到这批援军；而目前这场意外的战争已经证明，这批援军是非常必要的。

在华盛顿时，我从总统那里得到了美国陆军的三百辆最新式和最好的坦克〔“谢尔曼”式〕。这批坦克是直接从急需它们的美国陆军手中要过来的，并且由专门的运输船队直接运往苏伊士。一起运去的还有一百门一百零五毫米的自动炮，这种炮肯定比八十八毫米的炮好。另外还有大批的美国有关人员也随着坦克和大炮一同前往。这些都将在9月初到达。如果不算第八装甲师，那么，除了正在前方作战的两个装甲旅和一个陆军坦克旅以外，我们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有四个装甲旅的人员等待重新装备。在这些人员中，大约有一半受过沙漠坦克作战的训练。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把中东——或者说，实际上是任何地方——所从未见过的、相对说来是最强大的和训练最好的装甲师投入战斗。不过，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按照我们的愿望作出决定。由于从北方侵入埃及的危险可能增长——虽然我还不说它将要增长，我就更希望能早作决定。

同样重要的是总统在托卜鲁克战役次日答应给我的空中增援。如你所知，虽然中东常常向我们要求重轰炸机，但是由于技术上的或军事上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不能向中东提供重轰炸机中队。现在，总统已经派遣了下列的空军力量来保卫埃及：二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它们于轰炸了罗马尼亚的油田以后正在飞往印度；已经到达印度的另外十架“解放者”式轰炸机；从美国出发的三十五架“解放者”式轰炸机。连同我们自己的“解放者”式轰炸机，这将使我们的重轰炸机总数达到八十五架左右；在本月之内，这些飞机都可以投入战斗。同时，我们的两个“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中队也将进入战斗；这将使我们的重轰炸机总数达到一百二十七架。我就是要依靠这支力量来袭击托卜鲁克和班加西，以阻止隆美尔的增援；此外，当然主要地还是要用一支战斗舰队来阻止敌人从海上侵入埃及。为了准备重新供应马耳他食粮，我们还有许多重大的工作要做；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将来的军事行动，我相信你们不会希望我详谈这个问题。

此外，如果沙漠中的战斗失利，我们也已作好保卫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切准备。在那里，我们有大量的部队。他们都已受命参加埃及的保卫战，就像英格兰被敌人入侵时来保卫英格兰一样。尼罗河三角洲由于长期耕种和灌溉，地面简直成了世界上最不便于装甲车辆活动的地面；作为一种战斗力量的装甲部队，在那里将大大失掉它的优越

性。所有主张撤退的意见都被压制下去了，目前的决心是为了每一码土地而战，一直奋战到底，不过，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相信这种形势真会出现。

下议院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就像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一样，表现得坚如磐石；同时，我也从你的政府和人民的善意中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最后的彻底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努力。

※　　※　　※

隆美尔确实已把他的交通运输能力利用到最大限度，他的士兵也已筋疲力尽了。德国的坦克只有十二辆还能参加战斗，而英国的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则再度取得显著的优势。

隆美尔在7月4日报告说，他已停止进攻，暂时转取守势，以便整顿和补充他的兵力。不过，他仍然有夺取埃及的信心，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实际上，德国的元首已把对马耳他的进攻推迟到完全征服埃及以后；他既没有征询意大利的意见，也没有征询他自己的海军统帅的意见。

7月的头两个星期，奥金莱克的反攻对隆美尔压力非常大。后来，隆美尔接受了这个挑战，从7月15日起到7月20日止，再度企图突破英国的战线。到21日，他不得不报告说他已受到阻截："危机仍然存在。"7月26日，他打算撤回到国境线。他抱怨说，他只得到很少的补充；他缺乏人员、坦克和大炮；英国的空军极端活跃。这样，在7月底以前，战争就一直呈拉锯状态，双方都毫无进展。奥金莱克指挥下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度过了难关；它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俘虏了七千名敌军。埃及安然无恙。

第二十五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

需要同美国作出战略的决策——7月8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司令官的人选——我们建议马歇尔将军担任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任务——密码代号的清理——我要求加拿大陆军麦克诺顿将军研究“丘比特”计划——罗斯福总统关于密码代号的复电——7月14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谈我的主要意见——华盛顿的紧张气氛——总统决定派遣他的主要顾问同我们会商——迪尔对于华盛顿情况的详细记述——代表团的到达——7月16日总统的重要文件——“总司令富兰克林·罗斯福”——7月18日在契克斯的三军参谋长会议——我在7月20日会议上的发言记录——7月22日会议继续进行——“体育家”作战计划改名为“火炬”作战计划①——各种决定使我感到高兴——总统表示满意——7月30日迪尔的来电——我向总统就司令官的人选问题提出建议——我出发旅行。

①本章中的密码代号简单说明如下：

杂技家：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进军。

波利乐：向法国境内大举进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后来成为“霸王”作战计划的基础。

体育家：在西北非登陆，后来改称为“火炬”作战计划。

丘比特：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围歼：进攻德军在欧洲的占领区的计划，后来改称为“霸王”作战计划。

痛击：1942年进攻布雷斯特或瑟堡的计划。

就在这个7月份中，从政治上来说，我的处境是最困难的，在军事上也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我不得不从美国方面接受支配今后两年战局的决策，是好是坏也就暂且不论了。这个决策就是放弃在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而在秋季或冬季派遣一支庞大的英美联合远征军占领法属北非。相当时日以来，我曾仔细研究过总统的意见和它的各种反应；我确信北非计划有力地吸引了他。我在1941年12月的文件中已经谈到，这个计划一向是我的目标。我们英国方面的人士现在都相信，1942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将会失败，而大西洋两岸的军事

家也不准备推荐这样一个计划，或为它承担责任。到现在，英国方面普遍同意，在1943年以前不执行大规模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计划，但以最大力量从事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仍应继续积极进行。

6月11日，战时内阁同意大力进行袭击布雷斯特和瑟堡的“痛击”作战计划的各种准备工作，但要以“若无美好的胜利前景则不发动攻击为条件”。三军参谋长在下月初再度研究了这些情况。7月2日，他们拟出一份备忘录，对战时内阁早先的各次讨论提出了意见。他们写道：“在6月11日战时内阁会议中，首相已经建议并经全体通过，1942年作战行动应依据以下两项原则进行：（1）除非我们准备在登陆后坚守阵地，1942年不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登陆；（2）除非德军因对俄国作战失败而士气丧失，不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登陆。在我们看来，上述条件不会实现，因此今年内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各种机会是渺茫的。”

因此必须简化我们的政策。“痛击”计划久已失去可能性，放弃这个计划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得到全体同僚和三军参谋长的一致同意后，在致总统的一封重要电报中，竭力以最简明的文字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8日

英国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负责将领均不预备推荐“痛击”计划为1942年可能实行的作战行动。三军参谋长报告说，“使‘痛击’作战计划成为一种健全的、合理的行动的各种条件，很可能不会出现。”他们现在正把报告送交你们的三军参谋长。

2．我们为了迷惑敌人，已开始向船只装载物资。当然这样一做要使英国的进口减少二十五万吨左右。但远为严重的事实是：据蒙巴顿说，如果我们中断军队的训练工作，除了损失登陆艇等等以外，还要使“围歼”作战计划或1943年“波利乐”作战计划至少推迟两三个月；即使这次冒险不能成功，登陆部队在短期停留后便得撤退，也会造成这样的损失。

3．假如能够获得并守住一个据点，它就必须不断获得补给，因此对德国的轰炸就必须大大减少。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集中用于保卫这个桥头堡。1943年实行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即使不丧失，也要受到阻碍。我们的一切资源都要一点一点地用到这个非常狭小的、但得天

独厚的阵地上。因此，我们可以说1942年并未成熟的、也许会以灾难告终的行动，肯定会妨碍1943年组织良好的、大规模行动的前景。

4．我自己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和你们的意见符合的。事实上，它是你的主导思想。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击。

5．我们当然能从多方面进行协助，把美国或者英国的登陆力量从联合王国运去参加“体育家”战役，并提供登陆艇和船只等等。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从这里调出部分军队，其余的直接经过大西洋运去，齐头并进。

6．有一点必须清楚理解：我们不能指望从维希那里得到邀请和保证。但是，任何抵抗都不能与德军将在加来海峡所进行的抵抗相比。的确，这种抵抗或许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你们愈强大，所遇到的抵抗就愈小，克服起来也就愈顺利。这与其说是军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关键性的一年中不应该放弃在西战场进行的唯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打击。

7．除上述情况以外，我们正竭力研究在挪威北部进行一次战役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在挪威北部，那么就在挪威的另外一处地方。由于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对我方船只的袭击，困难将是很大的。关于向俄国派出船队的问题，我们正遇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但是更需要的是设法排除障碍，与俄国保持接触。

※　　※　　※

所有这些牵涉到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我又向总统发去两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8日

我们已经深入地考虑过最大规模的“波利乐”计划〔大军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指挥问题。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在1943年担任这项崇高任务的话，我们将感到快慰。我们对于他将支持到底。

2．战时内阁授权我向你通知上述意见。

1942年7月8日

总统先生，我希望，你为1943年“波利乐”计划委任一位美国指挥官时，一定不要影响随后进行的作战行动，例如“体育家”。

还有一件事，就是整理有关作战计划的代号。在事态经常变动的情况下，说明各种计划的代号已严重地呈现混乱或过时的状态。这些代号惟有进行重订才能实用和有效。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6日

我们需要清理密码代号。在我们英国人看来，“波利乐”计划指的是1942年和1943年两年中对大陆进行作战行动所必需的巨大安排。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依据这个基础进行着工作。它们不是作战的行动，而纯粹是后勤措施。你们在谈话中所称的“三分之一的波利尔”，我们却一直称它为“痛击”作战计划。“围歼”的名称是指1943年的作战行动。

我并不喜爱这个名称，因为它不是被认为过分自信，就是被认为过分悲惨，可是它已经使用开了。请告诉我，你对这种代号有些什么意见？你我所说的“体育家”作战计划，我认为就是你们参谋们所说的“半体育家”的简称。我也用“丘比特”的名称来指极北地区的一次战役。

※　　※　　※

我仍然对“丘比特”战役抱有希望。但是，关于它的具体计划，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次作战行动会给加拿大陆军一个光荣的机会；加拿大陆军两年以来一直在英国焦急不安地准备迎战侵略者。我因此在契克斯的公园中和麦克诺顿将军作了一次长谈；我很器重他，他对于加拿大政府有很大的影响。我从各方面给他讲述了整个形势，并且问他是否要亲自审查方案，订个计划。我们的技术部门将会帮助他制订这个计划。他同意参加这次战役，答应尽最大的努力。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7月8日

应当将对“丘比特”作战计划的初步研究和筹划工作委托给麦克诺顿将军，参谋长所属机构应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从气候条件看，应由加拿大陆军担任此项任务，如果这项任务是可行的话。至于这项计划是否应该采纳，容后再作决定。

过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听到麦克诺顿将军的意见。

※　　※　　※

关于密码代号，罗斯福总统作了回答。他的答复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他明白而深切地了解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波利乐”一词用来表示美军调往欧洲战场的准备和行动，在那里接待美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以及支援美军对欧陆作战所必需的装备和供应品的生产、装配、运输、接收和储藏等等。

2．“痛击”一词用来表示英美军队在1942年对欧洲大陆的一次攻势行动；在德军内部崩溃时，或者在俄军危急因而需要发动一次紧急攻势以迫使德军调离俄国战线时，应当进行这一战役。

3．“围歼”一词或任何其他你所乐意使用的名称，表示在1943年或晚些时候，英美联军对德国在欧洲的占领区进行的一次攻势行动。

因此我对三军参谋长发去下列的备忘录：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2年7月15日

我恐怕“围歼”这一名称若有改变，会使美军误认为目标上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个夸张的、选择不当的名称，但愿它不致给我们带来恶运。

我认为我们最好不改变总统所用的字眼。我们现在并非处理政策问题，而只是清理密码代号。

先照此拟订方案，待取得美方同意后再行公布。

※　　※　　※

在采取重大决策的前夕，我把我的主要意见写成电报发给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14日

我极盼你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我已发现，没有人认为“痛击”计划是可行的。我很希望你们尽快实行“体育家”计划，还希望我们能与俄国人一起实行“丘比特”计划。同时应该全力进行1943年“围歼”计划的

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在英格兰对岸牵制住最大数量的敌军。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极其明白的。

※　　※　　※

但是为这些作战行动作出最后决定，还得一段时间。美国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很紧张。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之间关于欧洲方面与太平洋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

他们二人都无意进行北非的冒险行动。在这种僵局中，总统对于北非战役的兴趣却日益强烈。迪尔陆军元帅的德才使他获得了所有反对派的信任，而他的机智也受到他们的称赞。我同他的通信，详尽地说明了工作的进展情况。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1942年7月12日

我已把总参谋部文件的全文经由航空寄上。请你对蒙巴顿的意见特加注意；它指出“痛击”计划会使“围歼”计划受到致命的损伤。即使完全不谈这一点，“痛击”计划本身的各种问题也无人能够解决得了。

2．“体育家”计划是美军能于1942年打击希特勒的唯一方法。如果“体育家”获得胜利，我们对意大利的威胁就会使德国空军的重要力量调离俄国战场。“体育家”计划并不防碍此时在这里进行的“围歼”计划的大规模准备和训练工作，只是意味着调回六个不参加“围歼”战役的美国师。它们必然会由新的美国师来代替。这些新的美国师将在运输计划完成以前准备就绪。

3．然而，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体育家”计划，那就算了。因为这次战役只能由打着美国旗号的军队进行。这次机会显然就要失去了。1942年两国将按兵不动，一切力量集中在1943年进行“围歼”战役吧。

4．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要想把力量转移〔到太平洋〕找不到什么理由，而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难得到通过的。

在白宫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如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唯有访问英国才有望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听说，总统已建议派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军官来访问我们。

迪尔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15日

马歇尔同霍普金斯和金将于明晚离美赴英。

概括说来，反对“体育家”计划的原因是：

（1）它一定要使美国海军，特别是航空母舰调离太平洋；

你业已知道，美国目前在那里作战是急需这些军舰的。

（2）它需要在海上开辟新的交通线；美军为维持这一新航线和承担其他任务颇有困难。

（3）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并不容易，那里也缺乏维持的设备。而且只在卡萨布兰卡一处发动进攻也不会使敌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什么；如果袭击地中海内部一些地方，比如说，袭击阿尔及尔，甚至比塞大，就太危险了，特别是考虑到轴心国军队可能轻而易举地切断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

（4）“体育家”计划将会承担很大的任务，以致打消1943年“围歼”计划的任何可能性。

太平洋方面一些粗略的作战计划已提交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将要占用现在预定用于“波利乐”计划的全部船只，并会使调往英国的美国空军减少三分之二左右。

……十分明显，在太平洋上的冒险，不能直接减轻俄国的压力，而且将会推迟任何对日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的到来。

马歇尔无疑希望执行他最初属意的计划，但是，他相信，在欧洲计划的后面并没有真正的力量。会议复会议，讨论再讨论，大好时光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德国将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在东方忙得不可开交。假如我们不利用德国忙于东方的机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在西方面临的德国是如此强大，以致我们向欧洲大陆进攻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到那时我们虽然还能和敌军继续进行空战，但决定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我相信，马歇尔一定认为，如果一个大商人遇上一笔不是大发其财就是行将破产的买卖，他肯定会千方百计地力求致富，而且他很可能会获得成功。

金的注意力是放在对日作战上。

我有一种感觉（其根据无非是美国人的想法，即太平洋可能代替“波利乐”，以及美国建立一支七百万人陆军的强烈愿望）：有些地位高的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出现比与德国人僵持下去更好的局面。

我可否向你提出如下建议：你要使你的访问者相信，你是决心战胜德军的，即使规模有限，你也将尽早在欧洲大陆打击德军；同时你

还要使他们相信，任何违反这种主要精神的行动是完全得不到你的支持的。马歇尔认为，你最属意的是“体育家”计划，正如他最属意的是“波利乐”计划一样；

而且，你常常会由于微不足道的细故就又想到执行“体育家”计划。除非你能使他相信，你对于“波利乐”计划抱有坚定的态度，否则我们目前所同意的战略将会抛弃一空，美国将撤回去从事自己在太平洋的战争，只留给我们以有限的援助，要我们自己尽最大努力来抵抗德军。

※　　※　　※

罗斯福总统也意识到，反对“痛击”计划的论点是有力的。假如他在给我们的来电中首先提到这个计划，那就等于使马歇尔将军相信，实行这个计划的机会多得很。但是，如果无人提到它，那么会怎样呢？美国总参谋部意见的趋向是，“倘使在欧洲今年不能有所作为，就让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日本，这样就会使美国陆海军的意见统一起来，使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步调取得一致。”7月15日，下议院辩论不信任投票那天，正是奥金莱克保卫开罗之战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那天也是“白宫很紧张的一天”。我们听说，“美国三军各参谋长怀有‘二者必择其一’的情绪”，又据说，总统说，这简直等于“各随自己的爱好”。这些朴素语言的意义，当然是指：

“假若英国不愿或不能在1942年实行‘痛击’作战计划，我们就离开欧洲战场，集中力量打日本。”总统说，这在实际上等于放弃欧洲的战争。至于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是否抱有这样的思想，还无证据。但是，有权力的美国第二流的参谋人员中却涌现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情绪。总统抵制并且排除了这类危险的思想倾向。

他的第二种信念是美国陆军必须于1942年对德军作战。

那么除了在法属北非，又能在什么地方作战呢？史汀生先生说，“这是战争形势使他暗自得出的结论。”议论的要点和总统的意向终于归到这样的结论上来，这实在是无情的。三周以前，我访问华盛顿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托卜鲁克的陷落，国内政治的喧闹，以及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威望由于这次灾难而无疑丧失，使我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虽然如此，一些严重的问题依然必须解决。我那时确信，我们意见的澄清和统一，肯定是会得到良好结果的。

※　　※　　※

星期六，即7月18日，我们的美国客人在普雷斯特韦奇上岸，再乘火车到伦敦。他们立刻和驻在首都的美国三军长官：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斯塔克和斯帕茨进行会商。关于“痛击”计划的辩论又恢复了。美国领导人的意见仍然强烈主张进行这项作战行动。只有总统本人似乎被我的论点所动。他为代表团草拟了我所见到的出自他手笔的最有力最精练的关于战争政策文件。①

①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03—605页。

为尊敬的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写的备忘录关于1942年7月伦敦会议的指示　　1942年7月16日

你们即将以我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伦敦，以便和英国适当的当局商谈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

2．自丘吉尔先生访问华盛顿以来，陆海军战略的改变如此重大，以致英国和我们需要根据下列两项方针对于共同作战计划立即订立协定：

（1）适用于1942年其余时期的明确计划。

（2）适用于1943年的试行计划。这种计划由于1942年发生事件的影响当然会有所变动，但现在应即在1942年着手为1943年的行动计划作准备的各项工作。

3．（1）联合国家的共同目的必须是击败轴心国家。关于这一点，绝不能妥协。

（2）我们应该集中使用力量，避免分散。

（3）必须完全统一使用英美军队。

（4）现有的美英军队在可以有效地使用时，应即迅速地投入作战。

（5）最重要的是在1942年调美国地面部队去同敌人作战。

4．英美答应给予俄国的物质援助，必须如数运到。假如使用波斯的运输线，应当优先运送作战物资。只要运输畅通，这样的援助就必

须继续进行；必须鼓舞俄国的继续抗战。只有在俄国完全崩溃的情况下——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方面才应改变这种决定。

5．你们要仔细调查在1942年执行“痛击”计划的可能性。这样一个战役，在今年肯定会给俄国很大的支持。“痛击”计划既然是这样极其重要，因此有一切理由促其实现。你们应该竭力催促从速进行准备工作，大力推动这个计划的完成；不论俄国的崩溃危机是否迫在眉睫，这个计划都应该实行。假如俄国有可能崩溃，那么“痛击”计划就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必要的了。“痛击”计划的主要目标在于使德国空军确实调离俄国战线。

6．如果你们确实认为，“痛击”计划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来达到它预定的目的而执行不了，请即通知我。

7．·假·如“·痛·击”·计·划·终·于·肯·定·是·不·能·成·立·的·计·划，·我·要·求·你·们·在·研·究·当·时·的·世·界·局·势·后，·另·行·确·定·美·军·于1942·年·作·战·的·其·他·地·点。①

①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我现在对世界战争局势的看法如下：

（1）假如俄国牵制了大批德军，“围歼”作战计划在1943年成为可能，就应该立刻考虑这项计划，并进行准备工作。

（2）假如俄国崩溃，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调离俄国，“围歼”计划就不可能在1943年实行。

8．不论俄国是否崩溃，都应该尽量固守中东阵地。我要你们考虑丧失中东的影响。中东一失，就会发生一系列事件：

（1）丧失埃及和苏伊士运河。

（2）丧失叙利亚。

（3）丧失摩苏尔油井。

（4）波斯湾因受北方和西方的攻击而丧失，通往波斯湾油田的道路也将丧失。

（5）德日会师，印度洋可能丧失。

（6）德军很可能占领突尼斯、阿尔及尔、摩洛哥、达喀尔，并切断从弗里敦到利比里亚的渡海航线。

（7）南大西洋的一切航运将面临严重的危险，而且，巴西和南美全部东海岸也会遭到严重的危险。此外德军还有可能利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们的属地。

（8）你们应当决定保住中东的妥善方法。这些方法要明确包括下列两点或其中一点：

（a）运送援助物资和地面部队到波斯湾、叙利亚和埃及。

（b）·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进·行·一·次·新·的·战·役，·目·的·在·于·包·抄·隆·美·尔·部·队·的·后·路。·法·国·殖·民·军·的·态·度·仍·然·不·明。

9．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美国为了使日本早日崩溃，就把全部力量用于太平洋。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日本的崩溃不致使德国崩溃；而且，美国于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进攻日本，会增加德国完全控制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在1942年或1943年击败或牵制住德军，显然意味着德国在欧洲战场、非洲战场和近东有遭到最后崩溃的可能。·德·国·的·崩·溃，·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不·费·一·弹，·不·丧·一·命·而·使·日·本·崩·溃。①

①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10．请记住三点主要的原则——迅速决定计划；统一计划；进攻与防御相结合，而不是单纯防御。这些都影响到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对德军作战的直接目标。

11．我希望在你们到达英国后一星期内达成全部协定。

总司令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日晚间，我在契克斯举行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这次讨论表明，以首相为一方和以三军参谋长为另一方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1942年的作战行动，唯一可能实行的方案似乎是“体育家”计划。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的是，首先在北非登陆，轻而易举地在那里获得一个立足点，正如德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挪威一样。

“体育家”作战计划实际上是我们第二战场的右翼。美军占领卡萨布兰卡及其附近地区是不够的。作战行动须要扩大到阿尔及尔、奥兰，以及东面更远的地方。假如美军不能为所有这些作战行动一一提

供军队，我们可以用英军配合少量的美军分遣队，担负起更东面的作战行动。美国方面除了为“波利乐”护航提供海军部队以外，大概不能再为“体育家”计划提供其所需的全部海军。果若如此，我们当设法帮助。

我当然了解，我们仍然应当向现在集合在伦敦的美国军方领导人进行工作，使他们深信我们的意见是唯一实际可行的意见。霍普金斯周末来契克斯，我们非正式地讨论了彼此分歧的意见。

7月20日，星期一早晨，我们同美国代表在内阁办公室内举行第一次会议。

我扼要地谈了英国政府的态度，这个发言已列入记录。

首相在1942年7月20日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今天上午，我不打算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重要提案的优劣提出什么看法，我只想研究一下总的形势，并对会议的最适宜的方法和程序提出建议。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虽然这些决定会影响到将来的全部战局，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迟迟不作决定。

第一个问题是“痛击”作战计划。我们应不应该执行这项计划？在这点上也引起另外一个迫切的问题：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执行这项计划？我们的客人也许想的是某一件事，而我们已在进行的却是另一件事。假如我们自己不能拟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我们就应当极其诚恳而关切地注意美国方面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要抱有成见——对任何特定的计划是赞成或反对的成见——来参加讨论。当然，不但必须考虑是否能进行某项任务，而且要考虑到在目前，这样做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对我们资源的利用。

我们必须讨论，“痛击”计划的执行与否对于“围歼”计划前途的影响。为了执行“围歼”计划，“波利乐”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我们热烈赞成“围歼”计划。谈到这里，得弄清楚“围歼”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是必须限于攻击法国西海岸？第二战场的概念是不是必须限定在这些范围以内？可否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扩大了是否有利？我们倾向于认为，“痛击”计划也许会推迟甚至会阻碍“围歼”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或许有人主张，“围歼”作战计划的命运主要并不是依靠我们的行动，而是依靠俄国局势的发展。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痛击”作战计划时所用的基础是假设俄国战胜或溃败。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会面临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状况。俄国战事也许会久悬不决；或者是结果难以逆料，俄国战线依然存在，只是又向东移了一些。

如果“痛击”计划取消了，那么在“围歼”战役以前，我们将做些什么呢？或者，假如有这样的看法：取消“痛击”计划会使“围歼”计划遭到破坏，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再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体育家”计划。我们肯定应该对这个计划的种种形式，从各个角度加以审查。德军在占领西北非并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拉进它的体系以前，或许不会无限期地坐等下去。德军由于仍然要应付俄国，因此一时还无力进攻英国，但是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获得足够侵犯英国的力量。我们必须正视德军占领北非和西非海岸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多么严重的不利形势啊！

此时正在埃及激烈进行的战役，对“体育家”计划的是否可行具有重大的影响。假如奥金莱克将军获得胜利，他可能会很快地向西推进。那时“杂技家”，计划或许可望执行，也可能对西西里和意大利采取行动，同时也可能重新获得南地中海的制空权，从而可以完全避免那里的航运损失。

我们的防务现在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地中海东部及里海一带，现在几乎完全没有防御。假如奥金莱克将军取得埃及战役的胜利，我们无疑能够建立一支拥有八个师左右的兵力，他们连同经过训练的四个波兰师，将能有力地阻滞德军的南进。可是，如果奥金莱克将军不能把敌军赶到远离埃及的地方，或者，假如敌军已被赶走并且被追赶到“杂技家”计划区域之内，那么唯一能够保卫里海以南主要地区的，只有俄国南部的部队了。他们自身的前途怎样，还很难说。但若说他们将要崩溃，为时也还太早。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他们也会经由高加索实行有效撤退，并在冬季守住高加索山脉，同时还可能在我们空军的援助下，保持里海的制海权。这支力量是强大的堡垒。目前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的堡垒。……

关于“安纳吉姆”计划（在缅甸的战役）和我们在太平洋战场协助作战所能采取的步骤，也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　　※　　※

7月22日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议。马歇尔将军首先发言，他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同英国参谋长们的会谈已成僵局，因此他们必须向总统请示。

我回答说，我和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一样热切希望能“尽早投入最大力量对敌作战”。但我深信，由于我们现有的力量有限，因此我们不宜在1942年试行“痛击”计划。我指出我们面临的种种失败可能性。例如，俄国也许会崩溃，德军也许会进入高加索，或者德军也许会击败奥金莱克将军，占领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敌军也有可能会在北非和西非获得立足点，从而会使我们的航运紧张到几乎无法进行的程度。虽然如此，英美间的意见分歧将会比上述各种可能性造成更严重的结果。因此我同意，美国三军参谋长应向总统报告，说明英国不准备进行“痛击”计划，请他指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罗斯福总统当即复电，说他对于伦敦会谈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他同意，在英方反对的情况下，无须继续要求执行“痛击”计划，并指示他的代表团就1942年美国陆军参加对敌作战的某一战役，同我们达成一种决议。

“痛击”计划就这样束之高阁，“体育家”计划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歇尔和金虽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也服从了他们总司令的决定，我们之间重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

我现在急于要对我宠爱的“体育家”计划起个新的名字。

我们的密码代号中已取消了“体育家”、“超体育家”和“半体育家”等等名称。在我7月24日给三军参谋长的指示中，我使用了新的巧妙的“火炬”这一名称。7月25日总统电达霍普金斯指出，“不迟于10月30日”实行的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应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那天晚上我们的朋友们启程返回华盛顿。

※　　※　　※

我和我的军政同僚们考虑已久的意见，就这样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并作出了决定。我为此感到十分愉快，特别是因为此事发生在看来是最黑暗的时刻。我希望执行的各项计划，除了一项以外，都被采纳了。这一项没有得到通过的计划是“丘比特”作战计划（进攻挪威），但它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我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但是，后来我也没有搞成这项计划。

过去几个月来，我所追求的是“取消‘痛击’作战计划”，而代之以进攻北非和进行“丘比特”作战计划。“丘比特”计划夭折了。

但是，我感到满意的东西是够多的。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27日

我确信，你和我以及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一样，对这紧张的一周间的成就感到快慰。除了对于作战行动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以外，我们高级官员之间的热诚亲切的关系和战友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没有哈里的宝贵的援助，我怀疑能获得成功。

2．我们必须在今年建立第二战场，并且尽早发动进攻。

我认为这个第二战场包含着一支把敌军拴在“痛击”计划地区对面的主力和一个称为“火炬”（以前称为“体育家”）的广泛侧击行动。现在既然所有事情都已作出决定，我们可以照你所说，开足马力向前进了。一切全靠保守秘密和迅速行动，全靠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军事的行动计划。必须分秒必争，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以10月30日为最迟的日期。

3．要保守秘密，唯一办法在于诳敌。为此目的，我正在进行“丘比特”计划，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进行“痛击”计划。这些将掩护在联合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当你们的军队开始实行“火炬”计划时，机密机关以外的人都会相信，它们是开往苏伊士运河或巴士拉，以此来说明它们所配备的热带装备。这里的加拿大军队将配备北极用的装备。如此就能使敌军直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我们的意图。

4．与此同时，我希望“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仍全力进行，只有“火炬”计划才能对“波利乐”给予必要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也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左右开弓或双管齐下地进行攻击。

所有专家们在我们双方向往已久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8日

三剑客①已于今日下午平安到达，婚礼②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我对所取得的结果，尤其对这次成功地交心会谈，自然感到十分快慰。

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保密和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希望10月的日期能够提前。关于按船舶吨位和按联合王国进口粮食和原料等情况来计算给养和装备多少的问题，我将与马歇尔商谈。我还将冬一切力量使俄国南部侧翼得到空军增援。我也认为此事完全应该办到。

①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三人。——译者②指英美共同执行经过同意的计划。——译者

现在必须决定司令官的人选。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30日

我要敦促你立时与总统商定指挥官问题。我自己认为马歇尔是恰当的人选，而且也相信他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同样清楚的是，现在这里离不开他；但是，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代行他的权力。总统还未和马歇尔谈到这个问题。这或许因为总统怕他离开；但是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手的想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那么艾森豪威尔将能团结他的联合参谋人员，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艾森豪威尔把“痛击”计划的设计和准备工作委托给别人主持（显然要委托给一个英国人），而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参谋人员除了对“痛击”计划实行总的监督之外，能分身出来完全集中力量于应付“火炬”计划，这样做就非常明智。当然，“火炬”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它需要有许多具体的计划，以及分配力量、分配任务和进行训练等等。从现在到战役开始，要紧张地工作；战役愈早开始，显然就更为有利。

我对你使这些困难的谈判得到如此成功的结果，实在敬佩。我希望能在下周初到达伦敦，得便时我极愿去拜访你。

我致电总统，谈了司令官的人选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31日

我迫切希望“波利乐”、“痛击”、“围歼”和“火炬”计划的司令官人选早日作出决定。〔这里指的是“波利乐”、“痛击”和“围歼”等一组计划和“火炬”计划。〕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被任命为“围歼”计划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在这里担任他的副手，这是我们最为

高兴的。我们首先要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司令，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同他一道工作。这两人要为“火炬”计划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暂时还要监督“波利乐”—“痛击”计划的执行。这样，他就能为“火炬”计划调集各种必要的力量，而不致使“波利乐”和“围歼”计划蒙受损失。一俟“火炬”计划准备就绪，他就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以亚历山大和一位美国司令官任这两支特遣部队的司令，他们分别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出发到任。当特遣部队开始执行任务时，假如你任命马歇尔将军或其他人员作为代理人执行“波利乐”、“痛击”和“围歼”计划的工作，我们当感到高兴。我们也愿派给他一位助手。

2．此事宜速进行，因为委员会着实太多，而行动迟迟。

假若你另有安排，请让我了解你的意向。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8月1日

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作短期休息，但在动身前发出命令，要求尽早全力进行“火炬”计划。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4日告诉他能够登陆的最早日期。美方把兵力抽到太平洋的危险也许仍然存在，但总统对这一点是完全慎重的。

2．美国人认为，由于接受“火炬”计划，已取消了1943年的“围歼”计划。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争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火炬”计划。我可以断定，假如总统愿意，他会同意马歇尔担任指挥的；而且无需在事前为他保留“围歼”作战计划最高司令的职位，虽然你在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过。

3．祝你的各项工作获得与你的勇气和抱负相称的成绩。

这份电报是我在子夜时于莱纳姆机场收到的。我将要从那里出发旅行，这次旅行的原由和经过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我应访问开罗的决定——和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C—46型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拉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建议变动战区指挥部和组织——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一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

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　　※　　※

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　　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

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

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急于要尽早卸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回到开罗去处理他的更广泛的事务。然后他又使我惊奇地说，“我将继他带领第八集团军。实际上，上周我已整装待发了。”这一种安排我们当然从未考虑过。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来到。六时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和空军的特德等所有负责人员都参加了。我们讨论了大量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整个开会时间中，我的心思却转到中东司令官这个主要问题上。

要处理这类性质的人员调动，而不考虑其他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我们将领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我的顾问。我首先建议由他出掌中东。布鲁克将军当然很愿意让他担任作战指挥官，而且我也了解，没有人比他更为适合。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二天上午与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最后，他答复说，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才八个月，他相信他已取得我的全部信任，而且，目前总参谋部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时进行变动，也许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引起暂时的混乱。而且，全面考虑一下，他也不愿承担先是劝告奥金莱克辞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任务。他的声誉极高，不应遭受此种非难；那么，我只好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曾和布鲁克共同作战过，这使我们想到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往事。在缅甸，亚历山大曾在负责指挥无望获胜的战役中作出卓越的表现，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对此都大加赞佩。蒙哥马利的声誉很高。如果决定要换下奥金莱克，亚历山大无疑要被委任担负中东的任务。但是第八集团军的情绪可不能忽视。假若从英格兰派两名人员去接替在沙漠地作过战的人员，这是不是被看作是对于他们和所有第八集团军各级军官们的一种谴责？在这一点上，戈特将军在各方面似乎都能适应需要。全军都对他表示忠诚；他赢得“惩罚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无因的。但是，据布鲁克将对我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很疲乏，需要休息。因此此刻要作出决定，还嫌太早。我在此行的旅程中，将有机会来亲自了解什么事情是在可以匀出的短时期内办得到的。

※　　※　　※

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对我的招待十分隆重。我下榻在他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的有冷气设备的书房里办公。那时天气酷热，只有这两间房间的温度舒适宜人。在这个在其他方面都不怎么可爱的环境里，我们居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到开罗之东卡塞辛区视察前线或巨大的兵营，我们的强大援军正陆续开到这里。

8月5日，我视察阿拉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同乘他的汽车到第九澳大利亚师所防守的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侧翼。从那里又沿战线前进，到鲁威塞特山脊后面他的总部，我们就在围有电网的方块地上早餐；那里遍处是苍蝇和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前来一见。据说，他因工作劳累，身体衰弱。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我结识了在场的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便要求戈特将军同乘汽车到我的第二目的地飞机场去。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表示反对，说这样要使他绕道，多费一小时；

但我坚持他应当与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发出辚辚之声时，我看着他的明朗的蓝眼珠，并问他自己的情况。他是否感觉疲乏？是否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乏，他已有几年没有回过国，只希望到英格兰去度假三个月。但他声明他还能胜任新的急要的工作，并担负起委托给他的任务。

我们于8月5日下午二时在飞机场离别。两天后，他就在同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空间被敌人杀害了。

在飞机场，我被委托给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接待。他在特德属下，指挥和陆军共同作战的全部空军；如果没有他的活动，那么五百哩的大规模撤退要取得成功，必然要遭遇到比我们已经遇到的更大灾难。我们在一刻钟内飞到他的总部，那里已准备好午餐，所有主要的空军上校以上的军官都已到齐了。我感到主人方面在我到达时精神很紧张。所有餐品都是从谢泼德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卡车正把开罗方面的美好食品运来。但这辆车迷了路，又派人到处寻找。最后，它终于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我们不难发现，空军对陆军会有怎样批评，而

且，陆空军双方对我们的优势兵力所遭到的挫折，又是多么惊奇。当晚我飞返开罗，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我同第八集团军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使人兴奋的一天，刚才归来；我们访问了阿拉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会见了莫斯黑德、拉姆斯登和戈特将军，同奥金莱克度过了一个上午，同特德、科宁厄姆和皇家空军人员度过了一个下午。军队都很愉快，大家似乎都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但对屡次失却胜利机会感到大惑不解。我在考虑我必须向内阁提出人选建议的同时，我要求他们让我视察前方后方所有部队。

2．我正同足智多谋的史末资讨论整个形势。形势之所以严重到如此地步，错误当然不在军队，而且与军队的装备关系也很小。

3．我故意使我将来的行动飘忽不定。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听来令人高兴。这次环境的改变和户外生活使我获益非浅。

次日，即6日一整天，我同布鲁克和史末资一同度过，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牵涉到高级官员，也牵涉到这个广大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时常感觉到，用“中东”一词指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是不恰当的。这是近东。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中国和日本是远东。但是，我觉得，比改变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现在的中东司令部的范围。它要管的方面太多，整个地区也太大。现在是实行改组的时候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2．因此我建议，中东司令部可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就是：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于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于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八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属于近东司令部；第十集团军属于中东司令部。

3．将任命奥金莱克将军为新的中东司令部的总司令，职衔依旧不变，但缩小其职权范围。这种变动，在日后也许是更重要的。它也会使奥金莱克将军同印度保持联系。我们还须记住，韦维尔将军任印度总司令，只是在战争进行时才担任此职；印度事务部时常希望奥金莱克在可能时回到印度去。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项计划竟会因此受到阻难，终于未能实现；当然，谁也不能对难于逆料的事件作出保证。

4．将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近东总司令。

5．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执行“火炬”计划。我感到遗憾的是，必须从“火炬”计划中调出亚历山大；不过蒙哥马利在各方面看都有资格接替〔他来执行这计划〕。

6．将任命戈特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受亚历山大指挥。

7．将解除科贝特将军近东司令部总参谋长职务。

8．将解除拉姆斯登第三十军指挥官一职。

9．将解除多尔曼—史密斯副总参谋长职务。①

①在这里只是为了谈事实经过，才在这份名单中列举军官的名字。这些名字和我后来评论中提到的名字，都不能认为我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指责。这些只不过是在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将军时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主要变动情况而已。

10．还需要为第八集团军选择两位军长以代替戈特和拉姆斯登。我们对这两个职位有些想法，不过，最好还是由帝国总参谋长对这些问题以及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一并进行讨论。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问题需待亚历山大到任后由他和戈特一同商定。……

12．以上就是这里的严重而紧迫的形势所要求的重要人事变动。我的战时内阁同僚如能对此加以批准，我将感激不尽。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希望我转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完全同意，在许多困难和可供选择的办法中，这是宜于遵循的正确方针。国务大臣也完全同意。我确信这些人事变动必将给与军队以新的有力的推动，恢复他们对司令部的信心，而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信心目前并不存在。我在这里必

须强调指出，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和激烈的行动，来给这个庞大而转动不灵的、并且多少有些混乱的机构赋予新的生命。战时内阁不难了解，8月或9月间对隆美尔的胜利，将在“火炬”计划开始之时对北非的法国人的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多尔曼—史密斯少将只是在1942年6月16日才任副总参谋长。因此，他对托卜鲁克的陷落或加柴拉的失败没有责任。从6月25日到8月4日，在第二十四章所描写的战斗期间，他在第八集团军总部担任奥金莱克的主要作战军官。我在那一章中既赞许了第八团军指挥工作，也谈到隆美尔的显著成就。

13．我希望我将在尽可能早的时期收到战时内阁批准的通知，我也希望亚历山大能立即启程。他必须在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去俄国之前到达此地。我希望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动身。

所有的调动将在星期一起实行，而且在符合作战前线利益的情况下尽早予以公布。目前必须严格保密。

战时内阁同意我对最高司令部立即采取激烈变动措施的观点。他们热烈赞同挑选亚历山大将军，并说他将立刻从英国启程。不过，他们并不同意将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在他们看来，导致成立统一司令部的理由在此刻甚至比1941年12月决定这样做时更为充分。他们同意由蒙哥马利代替亚历山大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担任的职务，并且已召他立刻到伦敦来。至于其他任命问题，他们愿意由我处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7日

我们关于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的建议完全是根据这样做确有好处才提出的。如果奥金莱克将军不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照顾面太多，而造成精力分散的话，也许不会发生西部沙漠的灾难。……若不是不愿“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他本来会直接指挥在5月底开始的战役的。“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由于无关紧要的任务而使轻重倒置。事实上，主宰我们当前任务的正是这种“利比亚的战术问题”。

这两个司令部由三四百哩的沙漠区域隔开，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唯一模的联系是经过我们无法运送军队的土耳其铁路、横跨沙漠的汽车路以及需时十四日左右绕道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线。两个司令部

的供应基地全然不同。……我们都深信，现在建议中的安排从地理上、战略上以及后勤等方面看来都是合理的。……我之所以提出重新划分战区的建议，只是由于需要采取突然而决定性的改组司令部的行动以对付隆美尔，并且给部队以从头开始的感觉。我极不愿在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迅速而决定性的击败隆美尔的时刻，使亚历山大由于考虑边远地区而感到为难。

我恳切地希望，我的同僚们能进一步考虑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准许我按我的计划行事。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已完全取得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的同意。由于亚历山大业已启程，而且奥金莱克显然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此时作出决定至为急要。我必须在明天通知他。

内阁已同意我的计划中的其他建议，虽然态度极其慎重，我也是感激不尽的。

战时内阁回答说，我的电报并未完全消除他们的疑虑，但是，由于我与史末资及帝国总参谋长均在现场，他们两人又已同意这项建议，因此，他们准备批准我所建议的行动。不过，他们强烈地表示，如果奥金莱克将军被任命为波斯和伊拉克战区司令还继续保留中东总司令的头衔，就会引起混乱。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就接受他们的忠告。

※　　※　　※

8月7日，我竟日访问刚刚到达的第五十一苏格兰师。我在大使馆晚餐后上楼时，遇到雅各布上校。他说："戈特真倒霉。""出了什么事？""今天下午飞往开罗时，他的飞机被击落了。"我已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委任这位优秀的军人担任最直接的战斗任务，因此对于他的牺牲，我确实感到悲痛。

我的全部计划都打乱了。从最高统帅部调走奥金莱克后，任命富有沙漠作战经验和威望的戈特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因此力量得到了平衡，而且，整个局势也会由亚历山大承担中东战区的重任而得到弥补。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7日

戈特飞机被击落，他已牺牲，我深为痛惜。

谁充当他的继任者是没有疑问的。

首相致副首相

帝国总参谋长已断然推荐蒙哥马利统率第八集团军。史末资与我都认为必须立刻补上这个空缺。请尽早派专机送他到任。何时到达，请即通知。

8月7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战时内阁似乎已在集会讨论我当日发来的、刚刚翻译出来的电报。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秘书送去了我陆续发来的电报，一封说戈特已牺牲，另一封要求立刻派蒙哥马利前来。人们告诉我说，那个时刻是我在唐宁街的朋友们极悲痛的时刻。不过，正如我多次观察到的一样，这样的事他们经历得太多了，因此能刚强地对待。他们一直开会到黎明，一致同意我所提出的主要建议，并且对蒙哥马利发出了必要的命令。

※　　※　　※

我在发电报给战时内阁告诉他们戈特死亡的消息时，曾要求不要把我们打算让蒙哥马利代替亚历山大的消息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太迟了，他们已经告诉了艾森豪威尔。

计划的进一步改变，势必对“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带来令人烦恼的混乱。在那项伟大的事业中，亚历山大被选派指挥英国第一集团军。他业已开始同艾森豪威尔一同工作了。同往常一样，他们相处得极好。现在为了中东，亚历山大已离开了他。伊斯梅奉命向艾森豪威尔转达这个消息和我的歉意：

由于战事的极端需要，我不能不暂时中断并打乱了联系。伊斯梅详细谈论了艾森豪威尔作为战地指挥官的优秀品质。蒙哥马利几乎立即到达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而且，不同国家的军队指挥官由于执行共同任务而会面时所需要的各种繁文缛节都免除了。但是第二天（8日）早晨，艾森豪威尔接到通知说，蒙哥马利必须即日飞往开罗指挥第八集团军。这项任务又落到伊斯梅的身上。艾森豪威尔宽宏大度，实事求是，以冷静而无私的精神处理面临的事件。不过，他对委托给他的这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的这样重要的职位，在两天之内会有两次变动，自然会感到莫知所从。他此时又要迎接第三位英国指挥官了。毫不奇怪，他问伊斯梅道：“英国人是不是认真对待‘火炬’计划？”尽管如此，戈特之死是战争中的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军人对这

一点是能够理解的。安德森将军奉命来填补空缺。蒙哥马利与伊斯梅一同到飞机场，同路上任。伊斯梅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旅途中，把这些突然变动的背景告诉了他。

他们的这次谈话中据说还有一段故事——可惜未能证实。蒙哥马利谈到一个军人一生所遇到的考验与风险。他毕生从事军务，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克己奉公。不久，命运之神向他微笑了，成功的光辉照到他的身上，他得到提升，机会来了，他指挥起大批军队了。他赢得了胜利，世界闻名，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突然间又背运了。一次战斗使他一生成就化为泡影，这也许不是由于他自身的过失，但他的名字也列进了无尽无休的军事失败的史册之中。伊斯梅劝告他说："但是，你不应当把所有的情况都看得那样糟啊！中东正在集结一支优秀的军队。可以肯定地说，你是不会遭到灾难的。"蒙哥马利坐在汽车里大声喊道："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谈的是隆美尔啊！"

※　　※　　※

8日这一天我在义勇骑兵师度过。这支优秀的军队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使用，从来还没有同敌人有效地作战过。他们驻扎在卡塞辛公路沿线。两年来，他们一直在中东，主要是在巴勒斯坦服务。我还没有能使他们得到与他们战斗力相应的装备，使他们成为高质量的军队。现在他们终于到了前线的后方，即将参加战斗。然而，正在他们即将大有可为的时刻，为了充实并重新装备战斗中的前线，必须把他们所有的坦克调走。对于这些斗志正高的人们，这是多么惊人的打击啊！我的任务就是从这一个旅走到另一个旅，对一批又一批军官（每批约二三百人）解释，为什么在他们这样斗志旺盛之时却要削减他们力量的理由。但是我也为他们带来好消息。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正在通过红海运来此地，在半个月内，这个师将配备当时最强大的装甲车了。我把在托卜鲁克陷落的第二天早晨我与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在一起的故事告诉他们。那时美国第一装甲师对于这些"谢尔曼"式坦克是多么渴望啊，可是他们一接到命令，说要给我们一个机会——也许我可以说，使我们确实可能——来保卫亚历山大港、开罗和埃及，使它们不致被占领，他们又是怎么样马上调出这些坦克。他们一定会得到这批坦克。他们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流装甲部队。我认为，他们从我讲的这段往事中得到了慰藉。

我在漫长的道路上颠簸前行，驶向开罗，在下午五时前到达市内。

※　　※　　※

现在我必须通知奥金莱克将军，告诉他即将解除他的指挥任务。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类不愉快的事写信通知比口头通知为好，我就派雅各布上校带着下面这一封信乘飞机到他的司令部去。

开罗

亲爱的奥金莱克将军，1942年8月8日

6月23日你在给帝国总参谋长的电报中提出了解除你在这个战区的指挥职务的问题，并且提出亚历山大将军可以是继任人选。当时军队正处于危急之中，陛下政府未能采纳你的高尚的建议。同时，你正照我历来的希望，遵照我5月20日电报中对你提出的建议，对战事采取了有效的指挥。你阻止了形势的不利发展。目前，战线已经得到了稳定。

2．现在，根据你自己提过的理由，战时内阁决定，改组的时刻业已到来。我们计划将波斯和伊拉克从目前中东战区划出。亚历山大将受命指挥中东战区，蒙哥马利统率第八集团军。我提议你指挥伊拉克和波斯战区，包括第十集团军在内，总部设在巴士拉或巴格达。现在这个战区的范围确实比中东战区要小，但是，几个月以后，这个战区可能成为决战的场所，而且，第十集团军的增援已在途中。你对这个战区既有特殊的经验，又可与印度保持联系，因此我希望你能以历来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精神同意我的愿望和指令。亚历山大即将到达，而且，当然除了由于敌人的行动而有所变动外，我希望下周初能在西部战线最顺利而有效地办理交接事宜。

3．如果你愿意，我将非常高兴地在任何方便的时候见到你。

相信我，你忠实的温斯顿·丘吉尔

又及：我还委托持此信的雅各布上校对戈特将军的突然牺牲表示悼念。

我使总统了解全部情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8日

你想必已见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从伦敦发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于早日执行“火炬”作战计划的电报。我确信此事是无比重要，而且应投入异乎寻常的努力。每一天的时间都是重要的。我已打电报去伦敦，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盟军总司令，而且英国的高级军官正与他通力合作。……

我正在此间忙于必需进行的最高统帅部的改组工作。我已让伊拉克与波斯从中东战区分出，并把奥金莱克将军调到那里。亚历山大将继他就任中东总司令。戈特将军被任命为亚历山大麾下的第八集团军司令，但于昨天牺牲。我建议任命蒙哥马利将军替代他。这将使作战行动得到高度的集中。这里取得的胜利对法国对待“火炬”计划的态度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雅各布在晚上回来了。奥金莱克以军人的庄严态度接受这次打击。他不愿接受新的指挥任务，并想在第二天来见我。

雅各布的日记写道：

首相正在睡觉。他在六时醒来，我必须马上尽可能地把我与奥金莱克将军谈话的经过告诉他。帝国总参谋长也在。

……首相的心意完全集中在击败隆美尔，以及使亚历山大将军能全部负责西部沙漠战斗的问题上。他不能理解，当沙漠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人们仍能留在开罗，而让别人去处理沙漠的战事。他踱来就去，滔滔不绝地谈着这个问题，而且，他希望按照他的意见办。他喊道：“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除了打败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

8月9日上午，亚历山大将军来到，并与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共进早餐。

奥金莱克将军中午过后到达开罗，我们进行了一小时的谈话，这次谈话开始不久便索然无味，但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因此我发出了如下电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8月10日

……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接受伊拉克—波斯战区司令官之职。……不过，我仍然深信他是最恰当人选，我已给他几天工夫让他进一步考虑。我将不会不适当地逼他就任，但是，我担心，他由于受到最近打

击——他以庄严的态度接受了这次打击，但自然不免感到痛心——不会作出什么决定。

有关军事当局正在研究与拟议中的伊拉克和波斯单独成立战区有关的事宜，也在研究随之而来的行政上的变动。如果与此同时三军参谋长也对实施这项政策提出最好的办法，我将感到高兴。史末资将军已回到南非，但是，帝国总参谋长和亚历山大将军与我意见一致，认为这种划分在目前是合适的。……

同一天，我给奥金莱克将军又写了一封信：

我打算在我回国途中，在14日或15日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专·门讨论设立伊拉克和波斯战区的独立机构问题。

……

届时我很想知道你是否能够承担我建议你担任的非常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如果事情真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你确实愿意担任你所擅长的这项工作，那么我就请你在巴格达与我会晤，其前提当然是指挥工作的移交手续在此间办妥。

亚历山大将军当晚来见我，我们拟定了指挥人员变动的最后安排。我向伦敦方面报告了详细情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并转1942年8月10日

有关人员

你应立即宣布戈特将军已经牺牲。

2．我已于8日写信将作出的决定通知了奥金莱克将军，昨天（9日）他来此地见我。交接手续将在9日起的三日内完成，除非亚历山大将军要求延长数日（这不大可能）。移交完毕后，亚历山大将通知你，届时你应发出一项公告，形式如下：

（1）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继奥金莱克将军指挥陛下政府在中东的部队。

（2）已任命蒙哥马利将军继里奇将军指挥第八集团军。

（3）已任命麦克里里将军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长。

（4）拉姆斯登将军伤势已愈，受命为第三十军军长，以代替牺牲的戈特将军。

3．在收到亚历山大将军已接管完毕的报告之前，必须严格保密，因此，新闻大臣似应向报社负责人或（和）编辑事先私下交待意图，并且告诉他们最高指挥部进行重大人事变动，以便给西部沙漠部队以最大鼓舞的重要性。国务大臣也将在此间采取类似措施。……

7．我已给亚历山大将军下列指示，这些指示最合他的心意，并已得到帝国总参谋长的同意：

“（1）你的首要任务是尽早夺取或摧毁隆美尔元帅指挥的德意军队，连同他们在埃及和利比亚的全部供应和设施。

“（2）你还应完成或督促完成与英王陛下利益极有关系的属于你战区的其他任务，只要不妨碍（1）中所提到的任务。”

无疑，在战事的以后阶段里很可能会改变这项命令的重点，但是，我认为目前必须使任务单纯，目标集中。

亚历山大在六个月以后才发出复信，此事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叙述。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第一次会议

我的莫斯科之行——哈里曼先生与我同行——飞越高山到德黑兰——波斯国王的夏宫——讨论横贯波斯铁路问题的会议——从德黑兰到莫斯科——里海和伏尔加河——到达莫斯科——国家别墅七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阴暗的开端——“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激烈的字眼——产生了一个黑暗的背景——我介绍“火炬”计划——我画出一幅鳄鱼图画——“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斯大林的深刻理解力——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我在开罗逗留期间，莫斯科之行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8月4日，我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4日

我们打算在某日离开这里，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中途在德黑兰停留一下。

关于旅行的具体安排，有一部分须待我们在德黑兰方面的皇家空军当局与你们的空军当局商定。我希望你指示你们的空军当局在各方面予以协助。

关于日期，除我业已向你提出过的以外，我还不能明确决定。

我也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5日

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艾夫里尔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

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踪。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5日

我正要求哈里曼尽早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你的见是对的，我即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他和你的意见在各方面协助工作。

哈里曼及时与我在开罗会合，和我们同行。

※　　※　　※

8月10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我们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我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我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我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范德克路特情绪高昂。当我们飞近起伏的高原时，我问他准备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九千呎就行了。然而看地图，我发现有些山峰高达一万一二千呎；似乎还有一座一万八千呎或二万呎的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我还是要求飞到一万二千呎的高度，因此我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八时半左右，我们向德黑兰机场降落，接近地面时，我注意到高度测量计的记录为四千五百呎，就无知地说，“我们在再度起飞前你最好校正一下那个仪表。”但是范德克路特说，“德黑兰机场在海拔四千呎以上。”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在机场迎接我。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不列颠人，在波斯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无一点非分的想法。

我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蒙波斯国王的邀请，与他在他的行宫里一同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我观看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公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三百九十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队技术人员——数量之多，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因此同意移交，但规定我们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那边每一个波斯人好像都有汽车，而且不断地揿喇叭——我就睡到英国公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一千呎左右。

次日，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六时半，我们继续登程。

当我们飞经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我们飞越这第二条山脉时，升到一万一千呎的高度，以避云层和山峰。两位俄国军官现在随机护送，苏联政府负责我

们行经的路线和安全到达。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我发现我们这架飞机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讯报告说，我们的第二架飞机——载着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卡多根等人——因为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两小时后，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我从未见过里海，但我记得在二十五年前，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我们现在向下飞了，不再需要吸氧气了。我们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巴库和巴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我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和战区。这就使我们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了无人烟。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一度曾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尺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就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我又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简直等于搬大冰一块到北极去。而且我还认为我的责任在于亲自对他们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信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对整个战局的意见。但我们过去是一直仇视他们的恶劣政权的；在德军进攻他们以前，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

天气晴朗，风势和顺，我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为急迫，因此不准备绕道古比雪夫，而是直飞莫斯科，但我又顾虑这样一来会失去一次盛大宴会和俄国人热诚欢迎的机会。五时许，莫斯科市内建筑的尖塔和圆顶已经在望。我们依照仔细规定好的航线——沿线所有炮台都已经得到通知——绕城飞行，在机场上降落，这是我在这次大战中还要再度访问的地方。

迎接我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将军们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合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检阅了一支穿着极为华丽的服装、很讲究军事礼节的盛大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大强国——它们的团结已决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我经人引导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他将住在美国大使馆。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车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处准备好的住所——“国家别墅七号”。我在行经似无行人的莫斯科街头时打开车窗想透一下空气，令我惊异的是我发觉车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从未见过这样厚的车窗玻璃。译员帕夫洛夫说，“部长说这样安全得多。”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那所别墅。

※　　※　　※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情况准备的。他们派了一位个子很大、外表华丽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于沙皇政权下的贵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们的东道主，待人十分谦恭周到。一些穿着白上装满面笑容的老练的服务员，很能迎合客人们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放着各种珍肴和酒类。这些东西是只有应用最高的权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经过一处宽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间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上一尘不染，明亮已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冷水和热水，应有尽有。我经过酷热的长途旅行后，早就想洗一次热水浴。一切立时准备好了。我才发觉，浴盆并不由冷热水龙头分别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热水同时在一处喷出，其温度调节得恰如人意，而且人们不用在盆内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内也适当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水不缺乏，这种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大家经过必要的沐浴之后，经人招待到餐厅内，这里有着各种名菜美酒，当然包括鱼子酱和伏特加，而且还有许多从法国和德国来的珍肴好酒，那些东西都远非我们的心情或消费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里去。我已告诉莫洛托夫，那夜我准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定在七时。

我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严肃的关

系，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但有时却也非常亲切。我们的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第二架飞机（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这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们的大使以及译员。这里是以我们所保存的记录为基本材料，并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当时致国内的电报进行叙述的。

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我一开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战场问题来。我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极端坦率的意见。若不是他肯定地认为可以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也不会来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从天气说是最晚的一个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1943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此目的，一百万美国军队业已定在1943年春季到达联合王国的集合地点，编成二十七个师的远征军，英国政府还准备为远征军增加二十一个师。这些军队几乎半数要用装甲武器装备起来。到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只有两个半美国师，大部分运输要在10月、11月和12月进行。

我告诉斯大林，我充分了解，这个计划在1942年对于俄国是毫无帮助；但是想到，在1943年的计划准备完竣之时，德国在西欧可能会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我说到这里，斯大林紧皱了一下眉头，但并未打断我的话。我继续说，我有充足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只够运送六个师的兵力上岸，并维持其给养。如果成功了，还可以运送更多的师去，但是登陆艇却是个限制的因素。现在联合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大量赶制登陆艇。假如今年能运一个师的兵力，明年就可能运送八倍或十倍的兵力。

斯大林开始阴沉着脸，似乎并未为我的论点所说服。他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我取出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他似乎不甚了了，又问了些战斗机航程的问题。例如他问，它们不能全日往返飞行吗？我

解释说，它们要往返飞行确实可以，但飞行这样长的路程，就没有时间作战了；我补充说，空军的掩护必须是彻底掩护才算有效。他然后说，在法国的德军没有一个师有战斗力量；我对这种说法极力争辩。

在法国共有德军二十五个师，其中九个师是第一线的。他摇摇头。我说，我偕帝国总参谋长和韦维尔将军同来，以便他们同俄国参谋长具体研究这样的问题。政治家讨论这类问题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斯大林的脸色现在更加阴沉了。他说，据他理解，我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六个师登陆了。我说确实如此。我们能够用六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我说，我唯恐我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如果我们投入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就能从俄国战场调开数量相当大的德军，从而对他有所帮助，我们是不会因怕受损失而不采取这个办法的，但是，假如既不能吸引德军一兵一卒，又破坏了1943年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斯大林坐立不安，他说他对于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我们这样害怕德军呢？他真弄不明白。他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力量。我问他，他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国，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二万经过训练的军队、二百门大炮和五十辆坦克。他没有来。事实是他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

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易事。斯大林答称，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而英军在法国登陆，法国人民却会拥护英军。我指出，因此，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法国人民在我军撤退时遭受希特勒的报复，并耗尽在1943年的巨大战役中所需要的法国人力。

谈话至此，场上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后说，假如我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他也无权要求或坚决主张登陆，但他必须说，他不同意我的论点。

※　　※　　※

于是我打开了一幅南欧、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第二战场”是什么？它是否只是在英格兰对面设防海岸进行的一次登陆战？它能否采取有助于共同事业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式呢？我想，最好使他逐步向南方看去。例如，假如我们在不列颠集中兵力，能把敌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同时在其他地方进行攻击——例如卢瓦尔河、纪龙德河一带，或者另外选择斯凯尔特河一带——这都是极有希望的。这实际上就是明年的巨大战役的总的情况。斯大林担心它不可能实行。我说，的确，登陆一百万人确实是有困难，但我们应该坚持努力。

我们随后谈到轰炸德国的问题，大家对讨论都感到满意。

斯大林强调打击德国人民斗志的重要性。他说，他很重视轰炸，而且他知道，我们的空袭正在对德国起着巨大的影响。

经过这段谈话以后，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斯大林从我们这一长时间的会谈中感觉到，我们所要进行的似乎不是“痛击”计划，也不是“围歼”计划，而是采取轰炸德国的办法来搪塞一下。我决定先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为我来此准备说明的计划建立适当的背景。因此我并不打算马上消除阴云。

事实上，我特别提出了要求，在患难中的朋友和同志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会议却充满着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

※　　※　　※

现在已经到了“火炬”作战计划起作用的时候了。我说，我要回过来谈谈1942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我现在就要进行这项工作。我强调保守秘密的重要性。这时斯大林端正地坐着，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走漏。

然后我简明扼要地说明“火炬”计划。我在介绍全部计划时，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会起什么反应？一会儿，他又说，从军事上看来，这次行动是正确的；但是从政治上看，他怀疑对法国会起什么影响。他特别问到计划实行的时间，我说，不迟于10月30日，但罗斯福总统和我们都力争在10月7日实行。这似乎给在座的三个俄国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又叙述了解放地中海的有利之处，在那里还可以开辟别的战场。我们必须在9月间在埃及获得胜利，10月份在北非获得胜利；并且要一直牵制住法国北部的德军。假如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1943年的战役相配合的。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人已经决定进行的一次战役。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同时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借此向斯大林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的柔软的腹部。斯大林此时兴致极浓，说，“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

我强调说，我们很想为俄国方面解除紧张局势。如果我们想进攻法国北部，我们会遭遇反击。如果在北非发动进攻，会得到很大的胜利机会，那样对欧洲也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占领北非，希特勒就要调回他的空军，否则我们就会毁灭他的盟国，例如意大利，并且会进行一次登陆战。北非这一战役对土耳其和整个南欧都会起重要的影响。我唯一的顾虑是，敌人可能先发制人。假若今年能占领北非，明年就能对希特勒给予致命的打击。这一次谈话标志着我们会谈的转折点。

斯大林于是开始谈起政治上的种种困难。英美联合夺取“火炬”计划地区，是否会使法国发生误会？对于戴高乐，我们正在做什么工作？我说，在这阶段，我们不愿意他介入这次战役。〔维希〕法国很可能会对戴高乐分子开火，但不大会对美国人开火。哈里曼引证从“火炬”地区各处发来的、得到总统信任的美国情报，以及李海海军上将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论点。

※　　※　　※

说到这里，斯大林似乎突然领会了“火炬”计划的战略上的优点。他列举四点主要理由，第一，它会在背面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法国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

我对于这些突出的见解深有所感。这显示俄国的独裁者对一个以前一直认为是不可置信的问题，已迅速得其要领。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但他却能在一刹那间了解全部情况。

我又补充了第五个理由，即缩短地中海的海程。斯大林很想知道，我们能否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我说毫无问题。我也告诉他关于在

埃及的司令部的改组情况，以及我们在8月下旬或9月间在那里进行一次决定性战役的决心。最后，他们显然都赞成“火炬”计划，虽然莫洛托夫问起能否在9月份进行。

我然后又说：“法国意气消沉，我们要给它鼓鼓劲。”法国了解马达加斯加和叙利亚的重要性。美国军队的来到将使法国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次战役将使佛朗哥受到威吓。德国人或许要立刻对法国人说，“交出你们的舰队和土伦。”这会重新挑起维希和希特勒之间的对抗。

我又谈到另一方面的前景：我们把英美的联合空军调到俄国军队的南翼，以便保卫里海和高加索山脉，并在这个战场从事一般的战斗。然而，我并没有详谈细节，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打赢埃及的战役，也不了解总统关于美国空军参与战斗的计划。如果斯大林赞成这项意见，我们当制订具体的办法。他答称，他们对这种援助表示十分感激，但对具体地点等等问题尚需再作研究。我对这个计划十分热切，因为它将使英美空军与德国空军进行更激烈的战斗；所有这些空战，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取得制空权，而不会在加来海峡引起什么麻烦。

我们然后集合在一个大地球仪周围，我向斯大林说明肃清地中海敌人的巨大利益。我告诉斯大林，如果他愿再同我会面，我随时都愿前来。他答称，俄国的习惯是，应该由客人表示愿望，而他则准备随时接见我。他现在已了解了最坏的情况，但在我们道别时我们之间还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会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还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回到国家别墅七号。我虽疲倦，但在午夜以后还口述致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文；这时我的感觉是，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我酣然入睡，久久未醒。

第二十八章　莫斯科建立了联系

同莫洛托夫会谈——舒适宜人的国家别墅——在克里姆林宫第二次同斯大林会晤——他对于军需供应的怨言——他要求盟国作出高度的牺牲——我的答辩——谈判煞是费力——高加索山脉形势的问题——斯大林的备忘录——我在8月14日的答复——克里姆林宫8月14日的宴会——一段友好的插曲——我们谈起从前的争论——“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两国军事参谋人员会议的失败——布鲁克将军担心高加索山脉的形势——我于8月15日向斯大林辞行——他对坚守高加索山脉信心十足——他邀我去参加临时宴会——莫洛托夫也来参加——六小时的会谈——斯大林论集体农庄政策——英苏联合公报——到达德黑兰——我给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报告——我感到鼓舞。

第二天早晨，我在华丽的卧室里醒来已经很晚了。那是8月13日，星期四——对于我，这一天总是“布伦宁纪念日”①。我已约定在中午去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以便更清楚而全面地说明我们计划中各种军事行动的性质。我指出，假如我们因为放弃“痛击”计划而受到指责，那么就不得不公开指出反对这样军事行动的理由，这样一做，对于共同事业会产生多么大的损害。我也更具体地说明了“火炬”计划的政治背景。他很虚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向他提出我要在夜间十时去看斯大林。这天傍晚得到回话，说十一时较为方便。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与昨夜所讨论的相同，他问我是否愿意偕哈里曼同去。我说“好”，还有卡多根、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也去。他们已从德黑兰乘俄国飞机安然到达。他们在“解放者”式飞机里遭到一次非常危险的火灾。

①布伦宁纪念日（Blenheim Day），1704年8月13日，英国、德国、荷兰、丹麦联军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布伦宁村战胜法国及巴伐利亚军队。率领英德两国联军的将领之一是丘吉尔的先人约翰·丘吉尔（马尔巴罗第一公爵。）——译者

我离开这位文雅而严肃的外交家的办公室之前，转身对他说，“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如果斯大林粗鲁地对待我们，那就要犯大错误了。”谈到这里，莫洛托夫的态度才第一次松动一些。他说：“斯大林

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你可以确信，不论他怎样争论，他是能谅解一切的。我将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我及时回到国家别墅七号去进行午餐。

※　　※　　※

室外风和日暖，正如我们有时遇到的最喜爱的英格兰的天气一样。我想，我们该去周围观光一下。国家别墅七号是一所华丽、宽广、簇新的乡村别墅，坐落在大约二十英亩的枞树林中，有着大片草地和花园。散步时优雅宜人；在美好的8月天气里，躺在草地或松叶之上是很舒畅的。园内还有几处喷泉。一个大的玻璃缸养着各式各样的金鱼，它们都不怕人，甚至游到你手边来吃食。我每天对金鱼饲食，习以为常。宾馆四周围有栅栏，栏高约十五呎，前后两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军警卫护着。大约距房屋百码之处有一个防空洞。我们一到，就有人引导我们去参观。它的形式是最新、最华丽的。前后都设有电梯，下降八九十呎，进入地下。地下室有八大间房或十大间房，上下左右都是极厚的钢骨水泥。各室都用厚重的拉门隔开。这里电灯辉煌。家具都是时兴华丽、颜色鲜艳的“实用之物”，但是我还是对金鱼更感兴趣。

※　　※　　※

下午十一时，我们都到了克里姆林宫，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译员接见我们。于是，一次最不愉快的讨论开始了。

斯大林递给我一份文件。当译员翻译它的时候，我说，我要用书面答复，而且他必须了解，我们已决定了将要遵循的方针，责备是无用的。此后我们大约争论了两个小时；他在争论中说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话，尤其说我们过分惧怕对德国人作战，假如我们像俄国人那样试一下，我们就会感到并非如此；他又说，我们违背了关于“痛击”计划的诺言；又说我们没有把答应给俄国的军需品送去，只是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后，才送去少许剩余物资。他的这些怨言显然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我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争论，只是不带有任何辱骂的字眼。我原以为他不惯于一再遭受批驳，但是他毫无怒容，甚至也不激动。他反复说明他的意见，说英美在瑟堡半岛登陆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已掌握了制空权。他觉得，如果英军像俄军那

样对德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军了。俄军，实际上还有英国空军，已证明击败德军是可能的。假若英国陆军与俄国同时作战，英国陆军也同样能获得胜利。

我插话说，斯大林在谈到俄国陆军的英勇时说的一番话，我不计较。向瑟堡登陆的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吉利海峡的存在。最后，斯大林说，我们不能再争下去了。他必须接受我们的决定。然后，他突然邀请我们明晚八时出席宴会。

我在接受邀请后说，我将在后日，即15日黎明时乘飞机回去。约大叔对此似感不安，问我是否能多留些时日。我说，当然，倘若能起一些良好的作用，我总是想多留一天的。于是我又大声指责他对待我毫无友情。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将要继续帮助下去。我们曾经完全孤立无援地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说这番话时有些激动；我的话经翻译之前，他说了一句他爱听我发言的声调。此后会谈便继续在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下去了。

他专心一志地谈论俄国两门发射火箭的迫击炮，说它们的效果是毁灭性的；他建议，如果我们的专家们能等候一些时日，可以表演给他们看。他说，他要让我们获得迫击炮的全部情报，但是否应以某些东西作为交换呢？应否订立一个关于交换科学发明情报的协定呢？我说，我们将无条件地给他们各种情报，只是有些新发明，假若经由飞机运载，而在飞经敌方战线时有被击落的危险，因而使我们轰炸德国更加困难，就要另行考虑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也同意，他的军事当局应同我们的将军们会见。于是便安排在当天下午三时会见。我说，他们至少需要四个小时，以便详细讨论涉及“痛击”、“围歼”和“火炬”等计划的技术问题。他立刻指出，“火炬”计划“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政治方面需要更审慎些——就是说需要更仔细地处理。他不时提起“痛击”计划，颇有怨言，当他说到我们没有坚守诺言时，我答称，“我反对那样的说法。我们已遵守了每一项诺言。”我把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指给他看。他表示歉意，说他吐露的是真诚的意见，我们之间没有猜疑，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最后我问到高加索的形势。他是否准备保卫高加索山脉，用多少兵力？谈到这里，他叫人拿来一个立体模型，并以坦率的口吻、明确的知识，说明这条防线上的兵力。他说现在正准备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指着各个关口说，这些都会守得住。我问，这些关口是否都已设防了呢。他说，“当然。”俄国的战线（敌军尚未到达那里），就在这条主要山脉的北面。

他说，他们一定要坚守两个月，两个月后就大雪封山了。他说他自信他们完全能够做到这点，然后又详细介绍了集中在巴统的黑海舰队的力量。

这一部分会谈是顺利的，但当哈里曼问到通过西伯利亚运送美国飞机的计划时——美国一再催促这个计划，最近俄国人才同意执行——他敷衍地回答说，“战争的胜利不是靠计划来赢得的。”在会谈中，哈里曼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我们两人谁也未曾让步，也未曾说一句刻薄话。

我离开时斯大林起身行礼，并向我伸出手来。我同他握了手。

我在8月14日向战时内阁提出下列报告：

我们曾问自己，应该怎样解释昨晚这种表现，以及前天晚上取得良好结果后又发生了变化。我想，很可能是他的人民委员会对我所带去的消息的理解与他不一样。他们掌握的权力或许比我们所设想的大得多，但知识很少。或许斯大林是想为他们自己的将来获得极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发发自己的牢骚。卡多根说，艾登在圣诞节开始会谈以后，第二次也曾遇到同样的僵硬情况；哈里曼说，这种手法也曾在比弗布鲁克代表团访问的初期使用过。

我经过考虑后认为，斯大林的内心——就他的内心来说——是明明知道我们是正确的；明明知道，为执行“痛击”计划而登陆的六个师，在今年并不能使他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深信，他的稳健而敏锐的军事判断力肯定会使他坚决地支持“火炬”作战计划。我认为他有可能向我们道歉。我对这一点抱有希望。无论如何，我深信这样明白道出比任何其他方法更好。他们从来没有不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对于胜利是深具信心的。

当我为了四十架“波士顿”式飞机而向斯大林致谢时，他作了一个不屑一提的姿势，说，“它们是美国飞机。等我给你俄国飞机时，你再

感谢我吧。”他说这些话，并没有轻视美国飞机的意思，而只是说，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力量。

我很体谅他们正在经历着极紧张的局势。最后，我认为，他们对这次访问是需要大事宣传的。

※　　※　　※

以下是斯大林交给我的备忘录：

1942年8月13日

由于今年3月12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1942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众所周知，1942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在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6月12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项决定。我们还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西欧，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1942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舆论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且不谈由于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给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无疑会使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我和我的同僚们①认为1942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条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至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1942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

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丘吉尔

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1942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次日，即8月14日上午，我经过充分休息之后，在帝国总参谋长和卡多根协助之下，准备了下列我认为恰当而明确的答复：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的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

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总理在8月12日会谈中所提到的四大优点。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2．英美方面用六个师或八个师的兵力袭击瑟堡半岛和英吉利海峡的岛屿，同“火炬”作战计划比较起来，是一次冒险而无益的军事行动。德军在西欧有充分的兵力，足以在这个设防的狭小半岛上阻滞我们前进，并会集中所有在西欧的空军对付我们。英国海陆空军当局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以灾难告终。即使我军占领了这些据点，也不会使德军从俄国战场撤出一师兵力。这个计划对我们的伤害将远比对敌人的伤害为重，我们并将毫无意义地耗尽1943年真正战役所需要的重要兵员和登陆船只。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观点。帝国总参谋长将同俄国司令官具体地交换意见，所谈范围根据双方愿望确定。

3．英国或美国都没有违背诺言。我是指1942年6月10日我给莫洛托夫先生的备忘录第五节说的。该节明确指出，“因此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在冗长的会谈之后所提出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说明，采取这样一种计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好几次会谈都已记录在案。

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　　※　　※

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　　※　　※

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　　※　　※

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虽然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却无机会谈论重要问题。斯大林和我，还有哈里曼一起照相，斯大林发表十分冗长的演说，提到“情报部门”，他奇妙地引证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事件，他说当时英军已获胜，德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已在撤退，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情报搞错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显然是对我表示恭维。

2．我大约在夜间一时半离去，因为我担心我们会被拖去拍摄冗长的影片而使我们疲劳不堪。当我向斯大林道别时，他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个方法问题。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分歧，我们也当尽力用行动来消除。在诚挚地握手之后，我就辞别，走了几步，正要走过拥挤的房间，他又急忙走过来，伴随我穿过走廊和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大门口，我在那里再次和他握手。

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　　※　　※

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星期六〔8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伏罗希洛夫和沙波希尼科夫①会见了布鲁克、韦维尔和特德。布鲁克等人说明了不执行“痛击”计划的具体理由。俄国人虽然谈兴极浓，但遵照严格的指示，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他们甚至对重要的具体细节也不企图争辩。过了一会儿，帝国总参谋长问到高加索防地的具体情形，伏罗希洛夫答称，他未受权谈这方面的情况，但准备请示一下。因此，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俄国人重述了斯大林对我们说过的话，说将调遣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去防卫高加索山脉的战线和两端的通道；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冬雪及他们的阵地形势大大增强以前，守住

巴统和巴库以及高加索山脉。然而，帝国总参谋长依然放心不下。例如，伏罗希洛夫说所有关口都设防了，但当帝国总参谋长飞经里海西岸一百五十呎上空时，仅见北部防线刚开始建筑防坦克的障碍物、掩体等等。在我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之时，他向我吐露使他具有胜利信心的其他一些有力的根据，其中包括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因为他要我严守秘密，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自己觉得，他们的力量将与敌人势均力敌，但帝国总参谋长说还未达到这一步。

①俄国参谋长。

※　　※　　※

在我们会上谈到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气愤。我极其体谅苏联领导人所处的紧张局面：近二千哩长的广大战线上战火弥漫，血流成渠；德军距莫斯科只有五十哩，并正向里海推进。军事技术方面的讨论，进行得不很圆满。我们的将军们问到各种问题，他们的苏联同僚们却无权答复。苏联唯一的要求是，“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布鲁克就有些不客气了，军事会议也就突然结束。

我们将在16日黎明出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七时，我向斯大林辞行。我们进行了有益而又重要的谈话。我特别问他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他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将在土耳其斯坦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一样能对付得了他们。”我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绝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我们一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我起身告别。斯大林似乎突然感觉不安，并且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的声调对我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喝杯酒呢？”

我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他引导我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二百码就到了他的住宅。他指给我看他自己所住的房间，都是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大的浴室。不一会儿，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

告诉我，“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菜来。这时斯大林打开各种瓶子，富丽堂皇地摆了一桌子。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将举行一次宴会。我原来打算在国家别墅七号就餐，波兰司令官安德斯将军正在等着我。我告诉了我的新的杰出的译员伯尔斯少校，请他打电话去，说我要到半夜后才能回来。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我们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伯尔斯少校已在莫斯科呆了二十年，他在席上同元帅谈得甚为融洽，有时两人滔滔不绝地交谈，我无法插话。

我们在餐桌上从八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合共七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装出极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恣意地拿他开玩笑。

不一会儿，我们谈到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他谈起6月间几乎遭到完全毁灭的北极护航队时话说得很粗鲁。我已在本书适当地方已叙述过这一件事。对这一事件，我那时了解到的还没有现在多。

帕夫洛夫有些踌躇地对我说：“斯大林先生问，英国海军难道没有荣誉感吗？”我回答：“你得相信我，我们那时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对于海军和海战的知识的确是不少的。”斯大林说：“意思是说我不懂什么了。”我说，“俄国人是陆上之雄，英国人却是海上之雄。”他就不再作声，又如以前那样兴致勃勃了。我转过身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元帅是否了解，他的外交部长最近访问华盛顿时曾说，他决定访问纽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而迟迟归来，并非因为飞机发生障碍，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虽然在俄国人宴会上几乎可以说任何取乐的话，但莫洛托夫对这些话显然看得很重。斯大林却表现愉快的神情，说：

“他去的不是纽约，去的是另一些暴徒们所住的芝加哥。”

这样一来，融洽的关系又恢复了，谈话继续进行。我开始说到在俄军支援下英军在挪威登陆的问题，并解释道，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冬季占领北角，消灭那里的德军，那么护航路线就可以从此打通了。正如我已叙述过的，这种想法始终是我所属意的计划之一。斯大林似乎为它吸引住了，在谈了一些手段和方法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可能时必须实行这个计划。

※　　※　　※

这时已过午夜，卡多根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

我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立刻使元帅兴奋起来。

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说，“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个月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家去问问妻子，同大家商量商量。”在这一方面，最后一句话对我倒是一种新的说法。

“他同他们谈过之后，常常这样回答：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这是必要的。”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很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进来。有些人则在托木斯克省或伊尔库茨克省或更远的北方得到耕种的土地，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后又说："我们不但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又大量增加了。"

行文至此，当年几百万男女被杀或者被永远逐出家乡的往事和强烈印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未来的一代对他们的苦难情况肯定是一无所知；但是，必然因为会有更多的食物而感谢斯大林。我没有重述伯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公平地进行改革，我就不进行改革。"现在正是世界大战在我们四周进行之时，高声地谈论道德问题似乎是徒劳无益的。

凌晨一时许，卡多根带着公报草稿来到了，我们开始把它修改成为定稿。这时一盘相当大的烤小猪放在桌上。在此以前，斯大林只是尝尝各种菜肴的滋味，现在到了一时半，正是他通常进正餐的时候了。他请卡多根同他大嚼，而在我的朋友辞谢之后，我们的主人就独自大吃起来。吃过之后，他突然进入隔壁的旁间，收阅来自前方各战区的报告，它们是从早晨二时起陆续送来的。大约经过二十分钟，他才回来，这时我们对公报的文稿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在二时半，我说，我必须告辞了。我要用半小时的时间乘车到国家别墅，又要用同样多的时间赶到飞机场。那时我感觉头痛甚剧，这情况是不常有的。我还得看看安德斯将军。我请求莫洛托夫不要在黎明时来送行，因为他显然疲乏了。他隐含责备之意地盯视着我，似乎在说，"你真的认为我不会到那里去吗？"

以下是我们所发表的公报的原文。

大不列颠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会谈。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英国方面还有：英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负责代表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爵士。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

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苏、英、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到相互的谅解。

※　　※　　※

我们于上午五时半起飞。我很愉快地睡在飞机里，在到达里海南端并开始飞越厄尔布鲁士山脉之前，我丝毫记不起旅程中的景色或情况。在德黑兰，我没有去公使馆，而是到高出于城市的夏季别墅的凉爽清静的丛林中去。这里有很多电讯在等着我看。我原订于次日同我们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在巴格达举行一次会议，但我感到我受不了巴格达8月份的中午酷热，于是毫不困难地改在开罗举行。这夜，我和公使馆人员在舒适宜人的树林里进餐；我怡然自得，忘却一切纷扰，一觉睡到天明。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6日

经过迅速顺利的飞行后，已到达德黑兰，我趁此机会致电感谢你的友谊和款待。我这次来到莫斯科，很感快慰：第一，因为说明情况是我的责任；第二，因为我确信，我们的接触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事业。请代向莫洛托夫致意。

我也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报告。

1942年8月16日A17日

昨天下午七时，我到斯大林先生那里去告别。我们有了一次非常满意的谈话。他详细地谈了俄军前线情况，看来很使人兴奋。他当然很有信心地说，他们能坚守到冬季的来临。

下午八时三十分，我起立告辞时，他问下次将在何时会晤。我说，我将在清晨离去。他然后说，“为什么不到克里姆林宫内我的住所去喝杯酒呢？”我就去了，并在那边进晚餐，莫洛托夫也应召前来。斯大林先生介绍我认识他的女儿，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羞怯地和他亲吻，但未邀她作陪。晚餐和公报稿一直进行到今晨三时。我有一位很好的译员，因此能够顺利地和他们谈话。谈话时气氛极其亲善，我们头一遭相处得这么畅快，这么友好。我觉得我们已建立了一种对将来很有助益的个人关系。我们对于“丘比特”计划谈得很多，他认为到11月或12月这个计划就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真不知道我们怎能将装备这支巨大的作战部队所需要的军事物资运到。横贯波斯的

铁路现在只有一半可以通行。他最需要的是卡车。他宁愿要卡车，而不要坦克，因为他现在每月可制造二千辆坦克。他也需要铝。

我最后说："总的说来，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确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这次我所带去的使他们失望的消息，只有由我亲自传达才不致引起真正严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职责。现在他们已了解最坏的情况，他们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议；尽管此刻是他们最忧虑最困窘的时期，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认'火炬'作战计划的巨大优越性，我也确实相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

第二十九章　回到开罗

国王的来信——用“基石”作战计划救援马耳他——一次猛烈的战斗——代价昂贵但是决定性的胜利——马耳他重新控制中地中海——戈特来到开罗——印度的危机——逮捕甘地等人的决定——蒋介石的干预——同总统的通信——顺利恢复秩序——攻打迪埃普——英勇的努力和严重的损失——实力侦察——有价值的教训——对苏联南翼的空军支援——将波斯铁路移交美国管理——为补偿“堪培拉”号的损失给澳大利亚的赠礼——8月19日又一次访问沙漠前线——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隆美尔即将进攻——使第八集团军保持机动自由的重要性——视察未来的战场——在伯纳德·弗赖伯格的新西兰师师部——8月21日我给战时内阁的报告——在开罗的最后几天——保卫尼罗河战线的严格措施——飞返祖国。

我在回到开罗时，接到国王的贺电。

国王陛下致首相　　1942年8月17日

你同斯大林的会谈，已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我深为欣慰。你是传达不受欢迎消息的使者，你的任务是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但我衷心祝贺你运用技巧完式了任务。你所建立的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在未来的时日里势必极其有用；

我深信，你的长途旅行是完全值得的。

我希望你不感觉过分疲倦，希望你现在能更自如地处理各项事务。

祝你事毕之后平安返国。

次日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国王　　1942年8月18日

卑职丘吉尔，接到陛下仁慈的来信，深受鼓舞。

2．丘吉尔先生希望本周内在此间着手处理若干重要而急迫的问题。他很健康，丝毫不觉疲劳。陛下总是如此仁慈，你表示信任的这番新的褒奖，令他不胜快慰。

※　　※　　※

我也收到史末资将军的来电。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2年8月19日

读到你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极感兴趣，祝你获得真正伟大的成就。你应付严责别人的心理情况的技巧是高超的，而且最后给我的印象是，你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比你所意识到的更多，至少你已终于使俄国在这次大战中牢固地同我们连结在一起了。斯大林既已承认“火炬”计划比“痛击”计划好，因此，那段争论的插曲显然是他要为自己挽回面子的笨拙手法。你提出对于高加索方面给予空军援助，是精明的一着，很值得和罗斯福共同进行。读完你的会谈情况报告以后，我要说，我现在对于俄国的好感比从前多得多了。希特勒不得不在俄国泥淖中再陷一个冬天，这种情况现在看来是大有希望；

而我们也能肃清整个地中海，为明年的第二战场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目前一切完全依靠亚历山大的胜利，也依靠基于必胜信心而要求尽快执行的“火炬”作战计划。我们不能让这项计划遭到失败，我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计划。

我希望你在最近的极度辛劳之后，好好休息一下。你不能一直按照现在的紧张步调工作下去。请听从查尔斯·威尔逊的劝告，因为你也希望全国听从你的劝告。

※　　※　　※

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我极为关心的几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已发展到顶点。6月间，开往马耳他岛的运输船队的失败说明，只有大规模而迅速的救援，才能保住马耳他岛要塞。俄国北部运输船队在7月间遭遇灾难之后一直停驶，使海军部不得不抽调本土舰队的大批舰只。海军上将西弗莱特乘“纳尔逊”号，率领“罗德尼”号及三艘巨型航空母舰、七艘巡洋舰和三十二艘驱逐舰在8月9日进入地中海，参加“基石”作战计划。还增加了“狂暴”号，以便使飞机飞往马耳他岛。在此期间，敌军也加强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上的空军力量。

8月11日，海军上将西弗莱特的舰队护送满载军需品的十四艘快速商船离开了阿尔及尔。航空母舰“鹰”号被一艘潜艇击沉，但“狂暴”号却成功地使舰上的“喷火”式飞机飞到马耳他岛。次日，预料中的敌军空袭开始了。一艘商船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航空母舰“无畏”号也被击伤。三十九架敌机和一艘意大利潜艇被击毁。那晚护航队驶近海峡

之时，海军上将西弗莱特依照计划，率领战列舰撤退，留下海军少将巴勒继续随同运输船队前进。第二天晚上，敌潜艇和快速鱼雷艇的攻击逐渐激烈，到早晨时，七艘商船连同巡洋舰“曼彻斯特”号和“开罗”号都被击沉。另外两艘巡洋舰和包括装载重要物资的美国油船“俄亥俄”号在内的三艘商船均被击伤。

幸存的舰只勇敢地向马耳他继续前进。13日白天空袭继续进行。“俄亥俄”号又被击中，无法行驶；另一艘商船也是如此。到这时，运输船队中其余船只已驶到马耳他防御设施所能支援的距离之内，因而当天晚上，“查尔默斯港”号、“墨尔本之星”号和“罗彻斯特堡”号等三艘船只，终于进入了港口。此时又进行英勇的努力来拖回那三艘仍然漂浮着的重伤船舰。“布里斯本之星”号第二天成功地驶进了港口。被拖带的“俄亥俄”号在连续空袭之下越发难以控制，但是，在15日终于也胜利地被拖进港内。因此到最后，在十四艘商船中，有五艘英勇的商船带了珍贵的物资到达了目的地。这次损失了三百五十名官兵，还有这么多的最优良的商船和英国皇家海军的护航舰只，极堪痛惜。但是得到的收获已足以抵偿付出的代价了。马耳他获得了粮食、弹药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补充以后，又恢复了元气。英国潜艇回到了马耳他岛，在皇家空军突击力量的支援下，又取得中地中海的控制权了。

敌人本来是完全有力量彻底摧毁这支运输船队的，他们对此显然是很感兴趣。当这支运输船队已受到严重的损伤并已被驱散的时候，两支意大利巡洋舰中队于13日晨又驶到班泰雷利亚岛以南去进行拦截。船队需要强有力的空军支援，以便使它们能在接近马耳他的海面作战，因此海军上将维安于3月间对意大利舰队初期作战的影响在此产生了结果。德国空军不愿再同意大利海军合作，坚持单独攻击。于是总部方面引起了剧烈的争执。根据一位德国海军上将的记载，他们向墨索里尼提出申诉，经他调停，结果意大利巡洋舰在驶进西西里海峡以前就撤退了。在驶返海港时，其中有两艘军舰遭到英国潜艇的鱼雷的攻击。这个德国将军接着写道：“大量战斗力被无谓地浪费掉，情况之糟，堪称观止。英国海军作战，尽管遭到各种损失，但并没有溃败，而只是由于轴心国军最初进攻时犯了战略错误，它的反响有朝一日是会被会发现的。”

8月17日，我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17日

请向海军将官西弗莱特、巴勒、利斯特和全体参加突击运送物资去马耳他的辉煌战斗的官兵转达我的敬意。这次战斗势必对最近地中海地区的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2．此间报纸报道，有十三架敌机械击落，但这只是马耳他部队击落的；我还没有看到另外三十九架飞机被航空母舰飞机击落的消息；航空母舰改变了空战的局势。

运输船队的安然到达，使我有可能邀请戈特勋爵前来开罗。我很想从他那里听到马耳他岛的种种情况。戈特和他的副官芒斯特勋爵（大战开始时，他曾是一位大臣，但是他坚持要到前线去）平安到达。他们两人很瘦弱，看来颇为憔悴。

这位将军和他的幕僚严格遵守一般军民的仅够糊口的食物配给制。大使馆很细心地供应他们富有营养的食物。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别时，我对马耳他的情况已有了清楚的了解。

※　　※　　※

在我离开伦敦期间，印度发生了一场危机。国大党实行挑衅政策，采取破坏铁路并且制造混乱和闹事等形式。群众暴乱在农村广大地区到处蔓延。这种情况使处于日军进攻威胁之下的印度的整个备战工作面临很大危险。只有一个英国人参加的总督行政会议一致建议拘捕并监禁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主要成员。战时内阁听取印度事务委员会的意见以后，立刻批准了这个激烈的政策。拘捕的消息宣布后，蒋介石大元帅送了几份冗长的抗议书给总统，总统又转给了我；

那时美国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亚洲自由的最伟大的战士。我不满意中国的这种干涉。我写信给总统说：“不论印度国大党有怎样的言论行动，印度政府只要本身的权力未被破坏，是肯定有能力维持秩序，有效地执行行政管理，并且使印度对战争作出最大贡献的。”总统作出了下列答复，对我很有帮助。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9日

鉴于你的来信，我已函复蒋介石，说我目前似乎不宜考虑采取他在信中所建议的那些步骤中的任何步骤。我强调指出，在这个关键时

刻，我们当然不希望实行任何削弱印度政府权力的方针。然而，我对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影响联合国家重要利益的其他问题，我欢迎他密切地同我联系，因为我认为，最好使他感觉到他所给我的那些建议已得到善意的考虑。我担心，假如我不那样做，他将会更加主动地采取什么行动；我知道你也会同意，这种主动的行动在目前也许是很危险的。我已为他留有余地，以便使他提出任何新的建议——以后想到的或在认为需要时提出的新建议。

我对于印度总督，已提出保证给他有力的支持；他复电如下：

印度总督致首相　　1942年8月20日

接到你亲切的来电，极受鼓舞。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而且我认为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但我充分希望，在日本人或德国人对我们施加直接压力之前，我们可以澄清局势。

一系列危机在同一时间爆发，并不足以增加应付危机的困难。一种不利的局势也许可以抵消甚至完全消除另一种不利的局势。由于对日战争的关系，美国方面的舆论对印度问题保持沉默。总督所提出的并经战时内阁批准的措施即将生效。它们证明国大党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面的，印度人民深怕日本的侵略，希望英王兼印度皇帝保护他们。在同国大党领袖们直接较量的全部过程中，好几千新的志愿兵前来参加印度陆军。我们一度担心这种情况会酿成1857年印度兵叛变①以来的最严重的叛乱，但它在几个月内就归于失败，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生命的损失。

①指1857年5月10日在德里附近开始爆发的士兵起义。——译者

※　　※　　※

17日，我收到了袭击迪埃普的消息，这次袭击的作战计划是在4月间对圣纳泽尔的英勇而辉煌的袭击以后开始拟订的。5月13日，这项计划（“战马”作战计划）的大纲经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作为武装部队司令官的具体作战计划的基础。三军使用的兵员将有一万余人。这在我们企图进攻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的军事行动中，当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得到的情报说，防守迪埃普的德军，只有战斗力很差的一营士兵，连同其支援部队，总数不到一千四百人。攻击原定于7月4日开始，部队已在怀特岛的港口登船。因为天气不好，攻击日期推迟到了7月8日。已经集中的船只遭到德国飞机的攻击，军队便离船登陆。这时

便决定完全取消这次军事行动了。一直在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的蒙哥马利将军（东南战区总司令）这时竭力主张，不应再进行这次军事行动，因为有关部队都已接到命令分头上岸了。

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在这一年的夏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军方的意见似乎也一致同意，在进行那样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以前，有关将领不再负责筹划主要的进攻计划。

我与蒙巴顿海军上将讨论后才弄清楚，在夏季几个月中是没有充分时间来布置一次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但迪埃普的军事行动（新的密码代号是“庆典”计划），如能采取非常措施来保守机密，则可在一个月内实行。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现在已无记录可查；但是，在加拿大当局和三军参谋长批准计划以后，我是亲自和帝国总参谋长、海军上将蒙巴顿和海军部队的司令官休斯－哈利特上校共同审查过这个计划的。我们都很清楚，在“庆典”计划和“战马”计划两者之间除了用突击队代替空降部队炸毁侧翼的海岸炮台以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庆典”计划现在可能实行，因为又有两只步兵登陆艇可以用来运送突击队，而且，由于不采用空降办法，那种使“庆典”计划再度因气候条件而被放弃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了。尽管载运一支突击队的登陆艇和一支德国海岸护航队发生过一次遭遇战，我们还是完全摧毁了一座炮台，另一座炮台已不能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起多大阻碍作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计划的改动毫未影响作战的结果。

战后我们查阅德方的档案，知道他们并没有通过情报的泄露而得到我们意图进攻的特别警告。不过，他们对迪埃普地区会遭受威胁的一般估计，导致整个战线防御措施的加强。

他们曾发出命令，说在月光和潮汐都有利于登陆的日子，例如8月10日和8月19日之间的几天中，要特别提高警惕。负责防守迪埃普地区的一个师在7月和8月间得到增援，而且在受到袭击时确是全体出动，处于日常戒备状态的。驻在不列颠的加拿大陆军，好久以来已跃跃欲试，急于一战，登陆军队的主要部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这段史实已由加拿大陆军官方历史①生动地作了叙述，而且在其他官方刊物中也有记载，无庸在此赘述。虽然所有的武装部队、英国突击队，登陆艇队及其护航队都表现得极其英勇忠诚，也作出许多辉煌的战绩，但结

果却使人失望，我们的伤亡十分惨重。这次渡海作战的第二加拿大师五千名士兵中，百分之十八的人阵亡，近二千人被俘。

①C．P．斯特西上校：《1939—1945年的加拿大陆军》。

回顾这次重要的战事，其伤亡情况似乎与结果大不相称，但只用这一项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是错误的。迪埃普登陆在战史上自有它的地位，我们切勿只看到可怕的死伤数字就认为它是一次失败。它是代价巨大的，但并非无结果的武力侦察。从战术说来，它是经验的宝库。它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判断方面中的许多缺点。它告诉我们要及时建造各类新式船艇和设备，以备将来应用。我们还体会到在敌前登陆中，海军重炮强力支援登陆部队的价值；我们的海空军轰击技术在这以后便得到了改进。最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个人的技巧和英勇行为，如果得不到彻底的组织和联合的训练，是起不了作用的；协作是成功的秘诀。这点也只有将陆海两栖部队训练好、组织好才能办到。我对于所有这些教训都铭记心中。

从战略上说，这一袭击使德军更加意识到被占领的法国的整个海岸面临的危险。它使德军在西欧保持军队和物资，从而减轻了俄国所受的压力。光荣归于牺牲的勇士们。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　　※　　※

在开罗时，我坚持提出要以空军强力支援苏联南部侧翼的问题。

首相（在开罗）致副首相、外交大臣、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8月19日

我同意，在今后六十天内不可能对局势有所影响。我也同意，在此间作出决定以前，不可能有所行动（这项决定肯定会在四十天内达成，也许会早一些）。

2．必须将此事看作长期政策：在俄军南翼部署一支强大的英国空军，以后再加上美国空军。其目的是：

（1）为了普遍地加强俄国空军的力量；

（2）为了对我们在波斯和阿巴丹的利益设置前进的屏障；

（3）为了使我们与俄国人之间友谊增添道义上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所使用的兵力。我们必须设法对俄国人作出友谊的行动，尤其因为9月份以后我们的运输船队将遭到困难；

（4）因为这不是分散力量，而是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对付主要的空军目标，那就是，每日同德国空军接战，以消耗它的力量。我们在战线的正常条件下作战，能比在英吉利海峡寻找麻烦更为有利。在前线作战，我们能使飞机一架拼一架。

3．我同斯大林会谈时，已答应由英王陛下政府对这项政策承担责任，因此我必须要求得到内阁的支持。莫斯科军事会谈的记录送到以后，也请你们一阅，此外还有我和罗斯福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对此问题，总统是极为重视的。

4．空军参谋长应该依照空军上将特德所拟订的大纲草拟一份行动计划，我可先把这份计划草案送给总统，并附一个说明。如果他的答复使人满意，我当坚决地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虽然在11月份之前不能实行，但它会使我们立刻开始进行测量，准备飞机场，并且使我们能从波斯和高加索方面接近俄国领土。假若一切顺利，我们当和俄军的南翼一同向前推进；如果不利，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种战斗序列的力量布置在波斯北部。我希望在离开这里以前，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在听到他的意见之后，即可在国内作出最后决定。

5．我们若要牺牲俄国来取得自身的喘息机会，这是谁都能轻易办到的事情，但是，重要问题却在于同这支艰苦作战中的巨大军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很难相信，特德所提及的战斗行动将妨碍“火炬”计划。

※　　※　　※

我也将我们在德黑兰讨论过的关于波斯铁路移交美国管理这一重要事务，告一结束。

首相致副首相、伊斯梅将军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2年8月21日

我们在德黑兰和开罗同哈里曼和美国铁路专家会谈后一致同意，我应该接受总统的建议，由美国接管横贯波斯铁路和霍拉姆沙赫尔港口的运输工作。除非美方提供全部需用人员的百分之六十，我们是无法搞好管理工作的。他们建议把接管当作一种任务，为我们担负整个运输工作；但是依照美国的方针，任用美国的军事和文职人员来经营管理。移交将逐步进行，并将延续好多个月。到移交完毕，约可调出

两千名英国铁路人员；这些人员是我们军事铁路系统的其他部门所迫切需要的。我给总统的电报，你将在传阅时看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2日

复信迟迟，因为我要在亲自研究横贯波斯铁路的情况以后才能作复。在德黑兰和开罗，我已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已与艾夫里尔、马克斯韦尔将军、斯波尔丁将军和他们的铁路专家们会商过。横贯波斯铁路的各项货运，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每日可达三千吨。我们都认为应该增至每日六千吨。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保证向俄国运送日益增多的军需品，也只有这样才能运送军队到波斯北部以建立一支对付德军可能进攻的军事力量。

2．为了达到较高的货运量，必须大大增加铁路人员，供应更多的车皮和技术装备。而且，要使这个目标在适当的时候实现，还得铁路人员热情地努力地工作，以及铁路优先获得所需要的供应。

3．因此我欢迎并接受你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最有帮助的建议——这条铁路应当由美国陆军接管、发展和经营。随着铁路一并移交的还有霍拉姆沙赫尔和沙赫普尔港两个港口。这样，你们的人员要负起开辟波斯走廊的伟大任务，这条走廊主要是将你们的军需品运到俄国。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都认为，你核准这项建议，将使我们得到实惠。除了你的帮助以外，我们想不出其他办法；我们将现在铁路上工作的英国部队人员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以后，我们在中东的沉重负担可以得到缓和。虽然英军当局仍然保留着调度运输的任务（这条铁路是英军作战不可缺少的交通要道），但这条铁路及其港口将完全由你方人员管理。我看，在双方通力合作方面是不会有什么阻碍的。……

※　　※　　※

澳大利亚巡洋舰“堪培拉”号于8月9日夜间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卡纳尔岛附近被日军击沉。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已损失了拥有八吋大炮的巡洋舰“堪培拉”号。

如果我们立即无代价地把我们一艘同型的军舰交给皇家澳大利亚海军，那么对于澳大利亚人的情绪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请以极大的同情考虑这项计划，并准备在我归国时将意见告知。在此期间，我不准备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这项建议后来受到采纳，“希罗普郡”号巡洋舰赠给了澳大利亚政府。

※　　※　　※

8月19日，我又访问沙漠前线。我和亚历山大同乘他的汽车从开罗出发，经过金字塔，穿越沙漠约一百五十哩到了海边的阿布西尔。他告诉我种种情况，使我甚感振奋。傍晚，我们到了在布尔杰阿拉伯的蒙哥马利的总部。我们这支后来著名的沙漠旅行队在一处沙丘中停了下来，离此不远，海边浪花起伏，闪闪发光。蒙哥马利将军把他自己的铁路专车借给我用，车内有办公室和卧室。经过长途行车之后，我们都畅快地洗了澡。当我们围着浴巾站起来时，蒙哥马利说：“部队此刻都在海边洗澡哩。”他向西挥动着手臂。三百码外，我们的士兵约有一千人躺卧在海滩上。我明知故问地说，“陆军部干吗要花钱为士兵做白色游泳裤呢？这笔钱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嘛。”他们实际上除了穿裤衩的地方以外，皮肤都晒成为深褐色的了。

风气改变了！当我在四十四年前行军到恩图曼的时候，我们的论调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不让非洲的太阳晒黑我们的皮肤。规定是很严格的。我们的咔叽外衣背上都钉上特别的背垫，外出不戴拿破仑帽是违反军规的。人们劝告我们，要顺从有一千年经验的阿拉伯习惯，穿着厚厚的衬衣衬裤。可是现在，二十世纪才到一半，许多白种兵士每天劳动不戴帽，或者光着身子，腰间只围一块布。这样显然并未带来什么伤害。虽然皮肤从白色变到紫铜色要晒若干星期，而且是逐日增加时间，但中暑的却很少。我不知道医生对这些情况作何解释。

我们穿好衣服——不到一分钟我就拉上了拉链——去吃晚餐以后，集合在蒙哥马利的地图车厢内，他熟练地给我们讲了整个形势，这说明他在几天之内就已掌握了全部问题。他精确地估计隆美尔下一次的攻击，并且介绍了他的应战计划。

他谈得头头是道，然后又谈了他自己的进攻计划。不过，他必须要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才能使第八集团军准备就绪。他要把师改编成为完整的战术单位，在新的师团开到前线并熟悉“谢尔曼”式坦克的操纵

技能之前，我们必须等待。那时会有三个军，每个军由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所深为了解的有良好作战经验的军官来指挥。最重要的是，要使大炮发挥在沙漠战区过去未能发挥的威力。他说，执行这项计划要有9月底。

我对这个日期有些失望，但是，即使这个日期，也要看隆美尔行动如何来决定。我们的情报说明，他即将发动进攻。我自己已获得大量情报，说他将力图在我沙漠侧翼进行一次巨大的迂回运动，以便进抵开罗，而且这一次运动战将在隆美尔的交通线上进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这时，我常常想到1814年拿破仑的溃败。拿破仑也想在交通线作战，但盟军却直捣他几乎空城一座的巴黎。我认为最重要的，开罗应由第八集团军所不需调用的强壮士兵防守。

仅仅采用这个办法，就能使野战军得到充分的机动自由，并能在发动进攻以前冒险让它的一个侧翼先撤回来。我看到我们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很为快慰。虽然我总是急躁地要求我方尽早发动进攻，但我更欢迎在我们发动主要的攻击以前，隆美尔会向我们张牙舞爪猛扑过来。可是，我们现在要组织开罗的防务还来得及吗？许多迹象表明，只在十几哩以外同我们对抗的那个胆大妄为的司令官将在8月底之前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的朋友们说，这些日子的任何一天，他都有可能为了继续保持优势而发动攻击。若推迟两三个星期，则对我们会有莫大的帮助。

※　　※　　※

8月20日，我们一早就出发去看未来的战场和防守这个战场的英勇部队。我被带到鲁威塞特山脊东南的主要阵地。这里，在板硬的、高低起伏的、具有弯弯曲曲线条的沙漠之间，我们的大批装甲部队伪装隐蔽地散在各处，但在战术上又是结成一体的。我在这里遇到年轻的罗伯茨准将，当时他在这个主要阵地上统率着我们的全部装甲部队。我们最优良的坦克部队都归他指挥。蒙哥马利对我说明各种大炮的部署情况。

每一沙漠地的罅隙之间都挤满了伪装隐蔽的炮队。在我军出击之前，三四百门大炮将对德军装甲部队进行猛烈轰击。

虽然在敌方空军不断侦察的情况下，军队无法集中，但我那天却见到了许多士兵笑逐颜开地对我欢呼致敬。我所检阅的是我自己曾经在过的第四轻骑兵团，或者说，该团敢于集合在战场坟地附近的那五六十人。在这块坟地上，他们新近埋葬了不少战友。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动，但是这些悲痛情绪正化为第八集团军到处充满着的热烈奋发的感情。人人都说，蒙哥马利出任司令官以后，什么都变了。我愉快而高兴地感觉到这是真实的情况。

※　　※　　※

我们打算同伯纳德·弗赖伯格共进午餐。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在佛兰德①，在斯卡普河流域的营地访问他时的类似情景。那时他已指挥一旅部队，他很高兴地要陪我到他的前哨阵地去看看，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了解他，也了解防线情况。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当然希望至少要看看在五哩以外和敌军对峙的这个精锐新西兰师的前进观测所。亚历山大认为他会陪我去看看，不至于说不让去的。但是，伯纳德·弗赖伯格却直截了当地拒绝承担这种责任，而这又不是通常的命令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由最高当局发布命令能解决的问题。

①古国名，在现在的比利时、荷兰南部，法国北部。——译者

我们只好到他的闷热的餐棚里去就餐，这顿午餐比我在斯卡普河那边吃的更为丰盛。这是沙漠里的一个8月的中午。

有一样菜是新西兰罐头蚝肉汤，我对它只好有礼貌地动了一下。顷刻间，走开不久的蒙哥马利又回来了。弗赖伯格出去向他敬礼，并告诉他，已为他虚席以待，希望他来就餐。但是“蒙蒂”——人们这样称他——不接受任何下属的款待，似已成为惯例。因此他按照惯例，坐在门外的汽车里，吃他的无味的三明治，喝他的柠檬水了。为了有利于纪律，拿破仑也是讲求孤高的。寓尊贵于严峻（Durauxgrands），是他的一条格言。但他当然会吃到从他自己的带篷马车里准备好的美味烤小鸡。马尔巴罗常常会和他的下属在一起畅饮美酒——我想，克伦威尔也会如此。技巧各有不同，但看来都能收到良好效果。

我们在第八集团军中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当我们回到停车的地方，又看到那海滩上欢乐的浪花时已是七点多钟了。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十分兴奋，毫无倦意，我们一直坐谈到深夜。蒙哥马利通常在十时就寝，他在睡觉以前要我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几句话，我就写了；在漫长的战争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这时我写了这样的话：

“愿标志新战区开辟的布伦宁纪念日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和他的部队带来应得的荣誉和幸福。”

※　　※　　※

我给国内发去如下的报告：

首相致副首相，并转战时内阁、伊斯梅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

1942年8月21日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在西部沙漠访问第八集团军总部，刚刚归来。布鲁克、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我一同视察了第四十四师、第七装甲师、第二十二装甲旅以及新西兰师的部分部队。我看到许多士兵以及第十三军战地的全体主要司令官，还看到和蒙哥马利将军同在一个总部内办公的空军中将科宁厄姆。

2．我敢断言，我们若沿用以前的制度，我们将遇到灾祸。

第八集团军那时已支离破碎，充满了沮丧和不稳的情绪。它一遭受猛烈的攻击，显然便要向东退却到尼罗河三角洲去。许多人左右张望，看看卡车上有没有自己的座位，而且部队也不了解明确的作战计划或上级的指挥毅力。

3．由于这种严重情况，蒙哥马利在视察前线以后，就主张立刻接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现经亚历山大决定，中东全部指挥权已于13日移交。

4．自此以后，从我自己所见到的军队状况、所听到的司令官们的意见看来，情况已迥然不同了。亚历山大命令蒙哥马利准备进攻，同时守住全部阵地；蒙哥马利则对他的指挥人员发出了一份鼓励士气的指示——指示的全文我将于归国时给你们传阅。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气象。阵地加强了；

超期服役的人员已被挑选出来重新编成坚强的部队。第四十四师和第十装甲师已开到前沿地区。公路上正忙于向前线运输部队、坦克和大炮。霍罗克斯将军指挥第十三军，拉姆斯登（Ramsden）仍任第

三十军军长，赫伯特·拉姆斯登（HerDbertLumsden）将军正把第十军组成为机动的集团纵队，以配合9月底的进攻。为此，又拟定了一个勇敢而全面的计划。

5．然而，隆美尔似乎有可能在8月底之前，在有月光的日子里进行袭击。他已损失了他所指望的极有价值的运输物资，而且，他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一定不要低估他的力量。我们必须估计到敌方将进行一次很广泛的迂回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可能有德军二万人、意军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两个装甲师和四五个轴心国摩托化师。即将来临的战斗是艰苦而生死攸关的，但我对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极有信心，我确信第八集团军一定会奋勇作战。假如隆美尔不在8月份攻击我们，他自己将在9月间受到攻击，那他就处于更不利的地位。这情况正好与“火炬”作战计划配合一致。

6．为了应付8月份的战役，我们在前线应有坦克七百辆和后备坦克一百辆，可作战的飞机约七百架，野战炮五百门，发射六磅炮弹的防坦克炮约四百门，发射二磅炮弹的防坦克炮约四百四十门。但因我方仅有中型炮二十四门，我们在这方面的力量肯定是薄弱的。我们必须预计到敌人将大规模空降伞兵，而且隆美尔会对此寄予很大的胜利希望，所以第八集团军将尽可能地疏散开。

7．为了使第八集团军在下星期遇到攻击时能有最充分的机动力量，我们正在从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增加一条坚强的防线。第五十一〔高地〕师正在那边驻防。

明天我将去访问他们。我已促使亚历山大将军注意两年前所拟定的水淹计划，并已在各处采取了行动。

8．总之，我和其他人员由于看到我们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因此赞成在9月而不在8月进行战斗。同时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所指挥的是一支充满活气、信心十足、坚韧不拔的部队，他们在具有最高军事素质的领导人员指挥下，配合得宜，好像一个极好的运动比赛队伍。凡是能办到的事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中；我现在应该归国了，因为我在实际的战斗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战斗必须由我们所信任的人员去主持。我还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你将从其他电报中了解到，戈特已在此，普拉特明日可到。帝国总参谋长和我打算在星期日夜间出发，你

将在另一份电报中知道我们的飞行路线。如果国王陛下愿意，我希望能在星期二同陛下举行每周的中午聚餐。

9．我对于“庆典”计划〔迪埃普登陆〕的总印象是：所得的结果足以抵偿重大的代价。仅仅这次大规模的空战已足以证明这次袭击是值得的。

10．我衷心感谢大家在我执行这些令人焦急、而不很愉快的任务时所给予我的支持。

※　　※　　※

8月22日，我访问了开罗附近的都拉洞，那里正进行着重要的修理工作。过去金字塔所用的石块就是从这些山洞里凿来的。现在开采石块很方便了。读者已经看到，我一直埋怨我们的飞机和坦克修理得又慢又不好。在现场看来，一切都好像出色而有效力；大批技工日日夜夜地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有我的图表和数字，我依然感到不满意。规模太小了。最早的过错在于埃及的法老没有造出更多更大的金字塔。但是其他责任就难归之于别人了。这天的其余时间，我们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机场，检查机场设施情况，并对地勤人员讲话。

在一处地方，集合着的空军人员有两三千。我也一旅一旅地视察了刚刚登陆的高地师。我们很晚才回到大使馆。

※　　※　　※

在我进行访问的最后几天里，我的全部思想都放在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战斗。隆美尔随时会用能使庐舍成墟的大批装甲车辆发动一场进攻。他可能通过金字塔附近打进来，除了他进抵尼罗河——它宁静地流过总督府草地前边——时会遇到一条运河的障碍以外，几乎是一无阻拦。在棕树林里，兰普森夫人的小男孩笑嘻嘻地坐在婴儿车上。我向尼罗河对面望去，那边是广阔平原。一切都是宁静和平，但我对这位母亲暗示，开罗的气候很闷热，可能对孩子们不相宜。“为什么不送孩子到外地去，让他在黎巴嫩凉风中吹吹呢？”可是她未接受我的劝告，也无人能说她对军事局势的推断不正确。

在亚历山大将军和帝国总参谋长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我着手规定一系列的防卫开罗和北流入海的那些水道的非常措施。战壕和机枪阵地建筑起来，桥梁下敷设地雷，两端布置电网，并放水淹没了广大的前线地区。开罗的数千名参谋人员及部队职员，全部都用

步枪武装起来，并奉命在必要时沿设防的水道布防。第五十一高地师尚未被认为能“适应沙漠作战”，但这些精锐的部队现在已受命去防守尼罗河新战线了。由于尼罗河三角洲一带运河密布，易受水淹，而横越该区的堤道较少，因此该处阵地为力量较强的地区之一。

阻止装甲部队沿堤道冲进，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开罗的防务通常是由统率埃及军队的英国将军担任，他的全部队伍也已严阵以待。然而我认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最好使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琼博”——负起防卫的责任，他已受任主持波斯—伊拉克战区，但在这几个危急的星期里，他的总部正在开罗建立中。我已对他发出一个指示，要他充分了解整个防卫计划，并应在亚历山大将军通知他开罗已处于危急状态时，立即负起防卫的责任。

现在我必须在战争的前夜回国，去处理更为广泛而且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事务。我将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内阁已经批准。他现在是处理中东事务最高负责人。蒙哥马利和第八集团军归他指挥。同样，在必要时，梅特兰—威尔逊和开罗的防务也归他指挥。“亚历克斯”——我这样称呼亚历山大已好久了——本人和他的总部业已迁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地区。他镇静、愉快，了解全面情况，到处鼓舞人们要沉着应战，具有深刻的必胜信心。

※　　※　　※

我们在8月23日下午七时半从沙漠机场起飞，我安然入睡，直到天明后好久方才醒来。我在C—46型飞机中沿着炸弹舱爬到座舱时，我们已飞近直布罗陀。我必须说，这时飞行情况看来很危险。四周笼罩着晨雾，看不到前面一百码，我们飞行不能高出海面三十呎。我问范德克路特，情况是否良好，我说我希望他不会碰撞直布罗陀的岩壁。他的答复并不特别使人放心，但他对他的航线很有把握，既不会高飞，也不会飞出海面；看到他这样飞，我很高兴。我们继续飞行了四五分钟。然后突然飞到晴朗的天空，翱翔在雄伟的直布罗陀悬岩之上，它在这道地峡和狭长一片的中立土地上闪闪发光。这块中立地带把直布罗陀同西班牙和一座叫作“西班牙王后宝座”的山连结在一起。在浓雾中飞行了三四小时之后，范德克路特还能精确地飞行。我们飞过了令人悚然的岩壁正面数百码，没有改变航线，就平安降陆了。我

仍然认为，如果能再飞高些，再迂回飞行一两小时，就会更好了。我们加了汽油，时间还有富余。这实在是一次漂亮的飞行。

这天上午同总督在一起，下午乘机返国；黄昏时分，我们走马观花地领略了一下比斯开湾的风光。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指挥——同美国将军们的融洽相处——需要一个简单的指令——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美国对进入地中海颇有顾虑——8月27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8月30日总统的复电——美国相信法军不会攻击美军——9月1日我给总统的电报——9月3日总统的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进行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发出——对于僵局及其原因的观察——9月4日总统传来的较好消息——我们同意：万岁！——好，加油干吧——计划和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将军再作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助手”——“火炬”日期定在11月8日——隆美尔向开罗的最后一次进军——阿拉姆海尔发战斗。

当我离开伦敦前往开罗和莫斯科去执行任务时，“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尚未选定。我在7月31日建议，假如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军事行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在伦敦作为他的副手和先行官，并筹划“火炬”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而以亚历山大将军为副。美方逐渐同意这个意见；在我从开罗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罗斯福总统给我下列两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8月6日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火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意。我们正在研究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行动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当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8日又发来电报：

我完全同意“火炬”作战计划的日期应该提前，我要求比原定日期提前三个星期。

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统帅的公告事宜，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两方的三军参谋长们考虑决定。

※　　※　　※

当我在8月24日从开罗返抵伦敦时，我们的计划尚未最后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待决定。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位将军来与我同进晚餐，讨论这次作战行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同这些美国军官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愉快。6月间他们到来以后，我就规定每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共进午餐。这些集会看来都很成功。我几乎常常是亲自同他们谈话，我们反复地讨论我们所有的事务，我们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同胞。我认为这些私人接触极有价值。我的美国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喜欢爱尔兰的炖菜。我的妻子几乎时常能够拿出这样的菜肴。不久我就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了。

我还给马克·克拉克和比德尔·史密斯——后者于9月初来此，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两人取了绰号，一位叫“美国鹰”，一位叫“美国牛头犬”。为什么取这样的绰号，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就明白了。我们也有好多次在楼下餐室举行非正式的会议，大约在夜间十时开始，有时开到深夜。美国将军们也有几次到契克斯来过夜或度周末。在这些场合，我们除了谈谈个人的本行以外，不谈其他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副官——一位非职业军人出身的朋友——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所有这些集会对于工作业已过度的美国军官说来，是个沉重的负担。果若如此，那他们真是太讲礼貌了，也真是太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进行战争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些关系，我就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在9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我确实对比德尔·史密斯和他的长官做了一桩有益的事情。那天晚上，夜还未深，但我注意到这个“近视眼”——人们也这样叫史密斯——看来非常疲倦，像是有病。

我建议他睡觉去，但他硬是不走。有一度我以为他快要晕倒，要从椅子上摔下来。因此我结束了讨论。我上楼时，请艾森豪威尔单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下。我关上门对他说，“如果你要比德尔参加这次战斗，今天夜里就得送他到医院去，不管他愿不愿意。否则你就完全失掉他这个人了。”艾森豪威尔根据他的果断习惯，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进了医院，两天中输了两次血。他彻底休养了两个

星期，大部分时间睡在床上。这样他才能够为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作战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　　※

我在同美国将军们会谈以后，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6日

从现在起，我的主要思想已集中到“火炬”作战计划上；

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使你的伟大战略思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我在与艾森豪威尔、克拉克以及在这里的我方人员谈话后认为，贯彻这个任务的最妥善的而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在于为这次战事确定一个日期，并使各项有关工作都按照这个日期行事，而不是光说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作战。假若你和我能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令，那将是极有帮助的：“你将于10月14日开始执行‘火炬’作战计划，即以现有军队并在你认为适当的地点发动进攻。”这一指令将改变全部准备工作的性质。艾森豪威尔将真正拥有盟军总司令所应有的权力。无尽无休的反对意见、疑惧和善意的改进建议，均将退回到适当的地方；代替几乎是无止境的犹豫不决的将是行动。

我想艾森豪威尔会欢迎这样的指令，这项指令总算给了他一个现在还未得到的机会。

2．据我所知，这次作战行动的基础主要在于政治方面。

我们应该取得的第一等胜利是兵不血刃；其次，假如战斗不能避免，就要赢得胜利。为了取得第一等胜利的最好机会，我们必须（1）在开始攻击之时，就应尽量拿出压倒优势的力量；

（2）进攻地点要尽可能多一些。这和迪埃普登陆战争的性质绝对不一样，也和任何类似“痛击”作战计划的作战方式有所不同。在“痛击”计划中，我们对付的是有战斗力的德军和钢铁般的设防巩固的法国海岸。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我们遭遇的肯定是力量十分薄弱的而又分散的抵抗，而且我们登陆的攻击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行动迟缓将使危险和困难倍增，那样一来，无论增加多少作战部队，也无济于事。

为了应付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利事故，因此就要求对每一个细节仔细规划，对每一项计划都要做到安全第一、像对一个长期作战行

动一样作长远准备——这些要求从道理上说是堂而皇之，其实却会使这次战役遭到失败。发动战役的日期如果比我所指出的更为迟缓，那就会大大增加泄露秘密和使敌人先行下手的危险。

3．为了减轻司令官们的责任，我的意见是，你我应该确定政治上的论据，并由我们自己承担冒险的责任。我认为，作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1）由于有了“火炬”作战计划，西班牙不会对英美作战；（2）德军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强行通过西班牙，或从西班牙获得供应；（3）北非法军的抵抗，多半是象征性的，可用突然的和大规模的攻击制服他们，此后，北非法军也许可以在自己的指挥官统率下积极地支援我们；（4）维希政府不会对美英宣战；（5）希特勒将对维希施加极大的压力，但在10月份，他没有军队可以用来进驻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同时我们又已把他牵制在加来海峡，等等。所有这些论据有可能证明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等着打一场恶仗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若在战斗开始时便以冒险而大胆的行动力争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那就可以使我们赢得很大的战利品。对于进行政治冒险以及政治判断错误这两点，我个人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4．显然，在西部沙漠打一次胜仗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些政治设想。不是隆美尔在8月间有月光的日子里攻击我们，就是我们在9月底向他发动进攻。随便哪一种攻击，都要有个决策，我深信，有个决策就好办得多。

5．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详谈具体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能力来执行这项作战计划。

※　　※　　※

但是，这时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部门对于我们攻占法属北非计划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三军参谋长对于他们承担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任务，极为不满。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的部队有可能在内海中被截断。艾森豪威尔将军反而完全赞成英方的意见，认为在地中海内，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强大的作战行动，对于战局的胜利极关重要。尽管他向上级力陈己见，他的观点似乎并未起什么影响。由于美国各有关部门坚决主张在双方运送人员和粮食的船只确实驶出以前，

一切必须推迟，因此，他的计划也受到妨碍。在这样庞大的作战行动中，必然会有引起耽误的事项，但是，要等候这些问题全都解决，只有使发动作战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

美国三军参谋长仍然坚持己见，我和我的顾问们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7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5日对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火炬”作战计划的备忘录，使我们非常为难。我认为，假如我们不在开战的第一天就拿下阿尔及尔和奥兰，那么这次作战的重要意义就要完全丧失。在阿尔及尔，我们极有可能得到友好的接待，即使除阿尔及利亚外一无所得，也已取得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胜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我们的热诚支持下，实际上正在制定在发动进攻的第三天在菲利普维尔和布奈登陆的计划。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在德军之前进抵突尼斯，但德军同样也不能肯定得到突尼斯的法军的很好接待，纵然维希政府准许他们进驻该地。

2．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站稳了脚跟，并使奥兰的交通线畅通之后，即使德军到了突尼斯，我们也能同他们争夺一番。但是如果不从奥兰东进，那就等于把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都送给敌人。把作战行动限于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两地，肯定不会使人对于我们的军事力量以及同时广泛展开的攻势获得印象，而我们正想依靠这种印象来对北非法军施加良好的影响。我们都深信，阿尔及尔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关键。安德森将军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委任担负起这项任务，他自信有能力攻下阿尔及尔。占领阿尔及利亚并向突尼斯和比塞大挺进是进攻意大利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进攻意大利又是促使法军合作的最好机会，也是我们未来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

3．我们已一致同意占领奥兰，当然我们也想拿下卡萨布兰卡，但是如果要在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之间加以选择，阿尔及尔无疑地不可比拟地是更有希望、更有效果的目标。在地中海内的登陆行动，在10月份五天中有四天可以进行，但是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比例恰恰相反，五天中只有一天可以登陆。

4．然而，如果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的军事行动获得良好的反应和结果，那么，在卡萨布兰卡附近海面出现的一支军队也许就容易进入该

城，因此，一次佯攻行动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萨布兰卡是极其困难的攻击点，也是距离地中海内主要目标最远的一处地方。卡萨布兰卡也许会很容易地成为我们唯一遭受失败的地点，因而使我们为了这一点小的收获而遭受一切危险；当然，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危险总是不可避免的。就阿尔及尔说来，我们向你方要求的只是一支挂有〔美国〕旗帜的美国联络队。然而，我们〔自己〕不能同时占领阿尔及尔和奥兰。假若你们因此而愿意以大规模兵力，冒一切危险进攻卡萨布兰卡，美军就必须像现在盟军总司令所计划的那样继续直指奥兰。

5．如果照备忘录所建议的那样，对这次作战计划作全盘改变，当然必须更改发动进攻的日期，从而可能使全部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希特勒在10月份是没有力量向西班牙或法国未占领地区进军的。到了11月，他压迫维希和马德里政府的力量就会一周一周地迅速增大了。

6．总统先生，我希望你记住我对斯大林许下的那些诺言，哈里曼得到你的完全批准后是同意这些诺言的。如果“火炬”作战计划搞不成功，或像现在所建议的那样遭到削增减，我感觉我的地位将受到可怕的影响。由于这种种理由，我急切地请求你重新考虑这份备忘录，并准许美国盟军总司令完成他所制定的计划；对于这些计划，我们现在正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此间参谋人员正将这样的意见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

8月30日我收到总统的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8月30日

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关于“火炬”作战计划的电报。我热切希望尽早发动攻击。时间是一个要素，我们正极力加速进行准备工作。

我深深感到，初攻必须完全由美国地面部队担任，而由英方的海军、运输队和空军支援。我们在执行这次登陆战时应该假定，法军抗拒美军将不如抗拒英军那样激烈。我甚至可以说，我有理由相信，英美部队同时登陆会受到非洲全部法军的激烈抵抗；但最初由美军登陆，没有英国地面部队参加，就会真正出现法军不抵抗的情况，或者只有象征性的抵抗。我们登陆以后，如有可能，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取得法军的不抵抗的保证，以巩固我们双方的阵地。我实在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你们的部队就可以东进。我充分认识到，你们的登陆必须赶在敌军到达以前。我们相信，德国空军和伞兵部队至少不可能在敌军最初袭击以后两星期内大量开到阿尔及尔或突尼斯。我们希望，在此期间，你们军队登陆不会受到多大抵抗，并能向东推进。讲到登陆地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在非洲西北海岸建立稳固和永久的基地，因为我们共同的实力有限，全靠直布罗陀一条交通线是很危险的。

我因此建议：（1）美军同时在卡萨布兰卡附近和在奥兰附近登陆；（2）他们应在山岗之后建设相互平行的公路和铁路，总长约三百多哩。这样的交通设备可使这次登陆行动在摩洛哥得到一个供应基地；这个供应基地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可用来增援和接济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作战行动。真正的问题似乎在于没有足够的掩护，以及运输的战斗物资不足以供应两次以上登陆战的需要。我认为，最好要有三次登陆；在我们登陆后一星期，再由你们在东面进行第三次登陆。

为此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检查我们的人力物力，并作极大的努力，使第三次登陆得以成功。那时，我们可以暂时搁下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并冒险停止其他商船运输。

现已拨给艾森豪威尔供他两次登陆之用的一切船只，当然必须不用于其他方面。因此东面登陆所需的船只，必须利用现在未被“火炬”作战计划征用的船只。在我们方面，将由我来研究这问题。我们能否在四十八小时内或者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得到答案?

我要强调一点，不论情况如何，我们的登陆行动中必须有一次是在大西洋上进行。

向总司令下达的作战指令中应该规定，攻击应在尽早的实际可行的日期开始。这个日期应该与能使这一登陆行动很有可能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相一致，因此这个日期应当由总司令决定；但绝不可迟于10月30日。我仍然希望在10月14日发动。

※　　※　　※

我们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到，由于美国方面坚持己见，又发生了另外的一连串的困难。他们的看法是：法军对于美军或许会不抵抗而让它登陆，甚至会欢迎它登陆，但一看到英军，却要猛烈顽强地抵抗。过去在奥兰、达喀尔、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以及我们所实行的封锁等

方面的旧恨，肯定是英国和维希对立的严重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大使李海上将同贝当是亲密友好的。我们一直急切希望使这次远征保持美国特色，我也急切希望美国人同意这一点，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欢迎罗斯福总统担任领导。不过，在草拟计划时就发现，很大数量的军队、大部分的运输任务、至少相同数量的空军以及三分之二的海军部队，必须由英方承担。美方认为，美军得到维希的爱戴，我军则为他们所深恶痛绝，这样就会造成对我军的战斗与对美军归顺的不同局面。我对这种意见，不能完全同意；但我很愿意这样做：假如必要的部队已开始行动，而且这次作战又不是非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在背后尽力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我甚至会同意，必须参加初攻的英国军队可以穿着美军的制服。只要取得胜利，其他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缺乏必须的军队，或者不合理地限制军队的调用，就不能迁就。由于英美双方参谋部门之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个问题必须由总统和我亲自来解决了。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1日

我们已仔细考虑了你最近的来电。三军参谋长们也已同艾森豪威尔谈过此事。

2．如果你希望由美国承担这次登陆的全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担，我们是不能提出什么争议的。我和你一样，非常重视这次作战行动的政治意义。我不知道你在维希和北非的态度方面得到了什么情报，但是，倘若你们能在必要地点平安登陆，或仅遇到象征性的抵抗，那当然是好极了。我们不能预料这样的可能性究竟如何。

3．然而我希望你已考虑过下列各点：

（1）由于英国小型舰艇和飞机事先已在直布罗陀集合了一个时期，英军参加登陆的情况会不会泄露出去？

（2）英军在登陆时无论用哪种旗帜，英军参加的情况会不会泄露出去？

（3）开始战斗时，是否需要我国飞机对法国飞机、我国舰只对法国炮台作战？

（4）假如在黑夜抵达滩头和登陆（这又是突然袭击所不可少的），那么，怎样才能分辨美军和英军呢？在夜间，猫都是灰色的。

（5）我认为登陆的可能性是四比一，但是假如浪涛使我们无法在大西洋海滩登陆，那么怎么办？

4．而且，倘若事与愿违，登陆受到顽强的抵抗，甚至上不了岸，我们在相当的时间内将不能前来接应我们，因为我们突击船只已被美军征用一空，我们的增援部队乘用的船只只能驶入已被占领的港口。因此，如果失去这样一种政治性的不流血的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也认为获得这样的胜利是大有可能的——接着将遭受到关系极为重大的军事失利。假若我们当年不是在最初被一些妥协方案搅乱，我们本来是能够在1940年9月袭击达喀尔的。就是那一次无情的经验使我们的军事专家重视部队的单一化了。你们是否将有足够的训练好和装备好的美国军队来独力进行这次登陆，或者，无论如何，有众多的兵力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呢？

5．这次突然放弃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进行着的作战计划，势必会引起严重的耽搁。艾森豪威尔将军说，10月30日是最早的发动日期。我自己认为，这意思很可能是指11月中旬。停止军运的命令已于昨日发出，以便在必要时重作安排。

我担心，以11月代替10月，将造成一系列新的危险，这比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要遇到的那些危险大得多。

6．最后我要说，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及奥兰的同时占领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是最友好，也是最有希望的地点，那里的政治上的反应对整个北非将是最有决定性的。为了对卡萨布兰卡登陆的可能性有所怀疑而放弃阿尔及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决定。假如这使德军不但在突尼斯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先发制人，那么，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力量的对比势必是可悲的。

7．总统先生，总起来说，“火炬”计划，像以前的“体育家”计划一样，一直被认为主要是美国的任务。我们已接受美国的指挥和你的领导，我们愿意尽力使你所决定的任何计划获得成功。不过，我们必须十分直率地说，我们深信，最正确的办法是坚决遵守双方同意的在8月14日交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令中所明确规定的总方针。我确信，如

果我们双方像你所说的那样，尽力而为，我们就能获得足够的海军掩护和作战物资，以便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9月3日

9月1日来电业已收到，并已作了仔细考虑。

2．你同意最初的登陆行动全部由美国地面部队担任，并表示愿意合作，我极为感激。不错，英国以海空军支援的方式参加登陆，守军早在登陆之初便会获得消息。可是，我认为这种方式与英军从一开始便在海滩参加登陆所产生的影响不很一样。

3．大西洋海滩浪涛汹涌，是意料中的危险。利用许多防守不严的小港口也许是需要的。

4．在开始进攻时，需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作战船只。

突击部队（不管是英军或美军）必须在后续部队上陆以前，夺下一个港口。在第一次登陆之后开到的部队不论是什么部队，都应做到这一点。

5．鉴于你希望在攻克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占领阿尔及尔的迫切愿望，我们特提出下列办法：

（1）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同时登陆，其突击部队及其后续部队大致情况如下：

（a）卡萨布兰卡（美军）：参加突击的三万四千人，随即在一个港口登陆的后续部队二万人。

（b）奥兰（美军）：参加突击的二万五千人，随即在一个港口登陆的后续部队二万人。

（c）阿尔及尔（美军和英军）：在海滩登陆的美军一万人，一小时内英军接着登陆，目的在于保证登陆的安全，其后续部队由总司令决定。后续部队乘非作战船只在一个港口登陆。

（2）·部·队。为了以上登陆行动，美方可供给：

（a）从美国本土提供登陆卡萨布兰卡的军队。

（b）从联合王国提供登陆奥兰的军队，并为登陆阿尔及尔的部队提供一万人。

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装甲师，在联合王国也有一个装甲师（两师力量都比较薄弱，不足以参加突击梯队），可以用作后续部队，此外还有包括空军地面梯队在内的支援部队和勤务部队。其后，还可由美国提供更多的步兵和装甲师，在联合王国的其余美国部队也可调用。

（3）·航·运。美国可提供下列船只，从10月20日开始由美国港口开出：

（a）可装运三万四千人的战斗运输舰只。

（b）在战斗运输舰只以外，还有装运五万二千人的运输船只，连同足够供应这批人员需要的物资在内。除了这批运输船只以外，已在联合王国的，还将有可装运一万五千人的船只和九艘货船的美国运输船只可以调用。根据以前的协议，这九艘货船是原定用于承担从英国运输美军去参加作战的任务的。粗算一下，美国可以提供的运输船只，估计足够运输第一、第二、第三批登陆卡萨布兰卡的军队。

（4）·海·军。美国在这次登陆战中所能供应的护航和支援的海军力量，不能超过在大西洋的现有力量，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准备调去执行任务的所有舰只。

6．以上为美国可能投入这次登陆作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运输船只的全部力量。假如这次登陆按照既定方针执行，即同时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则其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必须取自英国。我们认为，你们大概需要提供下列力量：

（a）除了现在已在联合王国指定用于“火炬”作战计划的美国运输船只以外，联合王国还需要为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的部队提供一切运输舰只（包括战斗运输舰只）；

（b）阿尔及尔突击部队和后续部队所需要的后备部队；

（c）除了上述美国海军部队以外的登陆战所需要的全部海军部队。

7．请通过海底电报肯定一下联合王国确实准备提供本电报所提出的必需运送的登陆艇、陆海军部队和运输舰只，以便我继续积极地准备尽早执行“火炬”作战计划。

8．我重申我在8月30日电报中所表示的意见，即应指示总司令在最早可能的日期执行作战计划，并应由他决定这个日期。我深信，此

事绝对必须及早作出决定。我认为，我这里扼要谈到的这个作战计划，是力求符合你的意图制定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它既保留了在阿尔及尔的作战行动，其力量又很充足，在各处都有获胜的希望。

9．我们最近从北非所得的最有利的情报如下：

在这三个战场上都由美国军官指挥的一次美国远征，所遇到非洲法军的抵抗将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英国军官在任何战场上指挥的战斗或英军与戴高乐派合作进行的袭击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情报，我认为有必要使美国高级官员担负一些同非洲法国的军事和民政当局接触的任务。

你和我在很早以前曾作出决定，由·我·们应付北非的法军，由你们应付西班牙的局势。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3日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研究了人力物力的可能性。我们接受了你的计划大纲，但认为行动计划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稍稍变动一下侧重点，将卡萨布兰卡登陆军队减少一万或一万二千（由后续部队来弥补这个不足之数）。这些军队由于有它们自己的战斗运输舰只，会在登陆后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样就使突击部队做到全部是美军组成。这样的变动会使三处登陆的力量获得平衡，并使所有重要地点的兵力都具有必不可少的强大声势。没有这种变动，阿尔及尔的登陆就没有希望，因为战斗运输舰只和登陆艇都很缺乏。我们都认为，这是这个计划的一大缺点。

2．我们建议，克拉克将军或艾森豪威尔将军明天应与拉姆齐海军上将——他了解我方全部运输护航和海军情况——以及蒙巴顿一同前来你处，商谈登陆的具体问题，他们一行人将于星期日上午前来见你。我们在这里不了解你们能提供多少海军部队。请把这些情况告知坎宁安海军上将。鉴于这次登陆的重要性，我们建议由他担任海军指挥，受盟军总司令领导。

3．由于计划变动，发动登陆的日期业已暂缓三星期。自由法军已得到一些消息，他们是保不住秘密的。节省每一天时间都是宝贵的。

我们因此已命令各方照此意图进行工作，但是最后决定当然由你作出。

在这一切都悬而未决的时刻，我感到应使哈里·霍普金斯了解我的全部思想，并请他自行决定对总统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2年9月4日

我现在请迪基·蒙巴顿亲自把这封信转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的全部心力已贯注在这个事业上，并已对它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此信是否需要交给我们的伟大朋友过目，由你决定。假如你认为这多少会使他产生不安，那就不必给他看了。这完全是一份“非正式的”文件，如何处理，由你决定。

1．“火炬”计划正遭到挫折，尤其是它毫无必要地被推迟执行，这些都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困难，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痛击”作战计划的取消曾经过长久而缓慢的过程，但你在7月25日离开伦敦时，各项工作都在紧张进行，我当然认为马歇尔已遵照总统的最后决定行事了。我们欣然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总司令，他和克拉克这两位十分优秀的军官已立刻投入工作。可是，直到8月14日，才从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一个明确的指令。我们已将全部心力集中到这次登陆计划工作中。这样一种两栖作战行动必须配合得像镶有宝石的手镯一样；对于每一个特定的登陆地点，必须选用适当的船只，而这些船只的装运工作又须适应每一支登陆部队的特定任务的需要。当然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须如此，因为许多船只可以用于一般任务，但相当一部分船只只能用于特定用途，只能适应它们即将进攻的那个海滩的坡度及海边的吃水深度。我不打算夸大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因为人们想在许多情况中选择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是很自然的，但工作安排得越仔细，所得的效果也就愈好。

2．总而言之，那时一切正在进行，直至一星期以前，还未出现为什么不确定10月15日为发动日期的理由。后来，一声晴天霹雳，美国三军参谋长送来了使计划粉碎的备忘录，它改变了这次登陆战的整个性质和重点——放弃了轻而易举、代价不高的地点阿尔及尔，并把所有的重要力量放在卡萨布兰卡和大西洋海岸方面；我们对于在这两处地方登陆经过长期的研究，认为登陆很不可能，因为那里的风浪很

大，而且即使在10月份，成功的可能性也还必然是四与一之比。“放弃阿尔及尔；把力量转移到卡萨布兰卡；再从其他方面调拨力量来攻打奥兰”，这些的话说起来当然是很容易，但是，看看它对各项业已完成的工作起了多大的影响啊。我目睹你们两位卓越的将军由于发动作战日期的推迟，以及美国三军参谋长政策的改变，心情十分沉重。艾森豪威尔的处境的确困难。一方面，他手下的英美参谋人员吵吵嚷嚷地要求对各项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另一方面，大西洋彼岸对于作战计划控制得很严格，同时又是说变就变。设置一个盟军总司令或最高统帅，如果不给他一点自由来拟定计划，来决定如何、何时、何处应用他的部队，那么又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是准备接受他的决定，愿意服从他的指挥的。在向你说明了这些情况之后，即使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还是服从他的指挥。我们只有在各方面努力帮助他，以实现总统的伟大战略思想。现在全部问题必须由大西洋彼岸重新考虑，我们当完全按照新的计划行事。但是假若最高统帅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我不了解联合司令部能发挥什么作用。

3．坦率地说，我实在不了解所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此事业已得到马歇尔的同意，而且已补偿了金海军上将在太平洋作战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但是现在美国军界方面出尔反尔的情况看来很严重，我深深担心，而且日益担心，总统的全部作战计划或许会一点一点地遭到破坏。随之俱去的将是盟军最光明的、也是今年唯一的希望。计划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将使登陆日期推迟；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在风闻进行中的情况以后，一定会认为敌人将要获得情报。登陆日期一天天地推迟，德军将获得对我们进行先发制人的更好机会。现在可望的最早日期是11月份的第一周，但是，如果到最末一周还不行，我就要感到非常惊奇了。谁也说不上那时候别的地区将发生什么情况。

4．特别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我不知道美国参谋人员为什么不愿进入地中海，尤其是阿尔及尔，却急于要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卡萨布兰卡方面。让我们先来谈谈法军的抵抗问题。一般说来，我是同意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希望的。我认为法军在北非海滩上不使美军流血、不屠杀美国青年的可能性，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法国过去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将来更是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认为

冒这样的险还是值得的，而且是应该的，因为战利品的确很大。但是，假使这种假设不错，法军不抵抗，或只作象征性的抵抗，其后又站到我们这边来（他们不抵抗，就一定会站过来），那么这种情况一定会同时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尤其会在气氛有利于我的阿尔及尔发生。倘若你们在第一天就顺利而迅速地占领了这些港口（必须做到这点），那么就在全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事实，同时我们也就无需担心西班牙方面会出现任何麻烦了。为了解放法属北非，将实行和平占领；下一步就是准备袭击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在隆美尔背后的的黎波里了。

5．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种可能性。假定打起来，炮台开了火，港口不许登陆，法国空军轰炸直布罗陀海港，就像达喀尔那一场战斗一样。那时，西班牙人的确有可能会在德方的威胁利诱之下，插手进来，使直布罗陀防守不住。我个人认为，他们要等到局势确实已恶化之后才会改变观望态度，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仇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希望当然是放在这样一点上：以尽量多的兵力、尽快的速度在地中海内登陆，制止法军的抵抗，登上海滩，并占领若干港口。这也就是我们弄不懂以卡萨布兰卡登陆为重点的原因所在，因为在那里登陆将以牺牲地中海内的登陆为代价；而且假如在地中海内登陆遭到抵抗，那么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在大西洋海岸也会遇到抵抗，但有这点不同——就是你能打败地中海内的抵抗，但不能打败大西洋海岸的抵抗，除非风平浪静，而风平浪静的日子与坏天气之比是四与一。总之，决定法军行动的地点是在地中海内，如果认定在地中海内作战是有利的，那么以后经由双方协议，占领卡萨布兰卡并不困难。另一方面，假若在卡萨布兰卡遭到挫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假如所有军队都不能通过海浪登上海滩，又不能乘着他们横渡大西洋时所使用的大船进入小河和小港，他们要想对卡萨布兰卡进行正面进攻，面对的则是海岸炮台和海港的机枪防御阵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军队该怎么办呢？

这封信一直未送给霍普金斯，蒙巴顿也无需到大西洋彼岸去。我在需要发出这封信之前，收到总统的最有帮助的充满希望的下列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9月4日

……我们正在密切无间地合作着。我愿意减少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的军队，减少的数字是按照能载运一团战斗队伍的战斗运输舰只计算的。大约为五千人。由于原来准备用于奥兰的突击部队也已减少了这么多的人数，因此，腾出的全部英美战斗运输舰只可以运送一万人左右，供阿尔及尔登陆之用。载运美国军队的这些战斗运输舰只可以用作建立战斗运输舰队的核心。我深信，再要增加部队可以从联合王国调来。

我看不出艾森豪威尔或克拉克这时来此有什么好处。我知道，他们对于编成迟迟来到的美国军队，负有重大而又急迫的责任。我也相信，我们已完全了解他们的观点，而且我想将来在最后开始进攻之前会见艾森豪威尔，因此两次旅行看来是不必要的。我们很想见见拉姆齐和蒙巴顿，如果你愿意派他们前来的话；但我不希望因此而推迟登陆日期。我正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指导。我们应该立刻以最后的决定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我希望今天用海底电报将一份可供这次战役使用的美国海军舰艇名单发给你。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5日

我们同意你所建议的军事计划。我们有许多受过很好的登陆训练的部队。假如方便的话，他们能穿上你们的服装，他们对这样改装会感到光荣的。海上运输将无问题。

2．我刚才收到你的电报①，你们显然也已调拨一空了。我们认为，除非我们的P．Q．运输船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现在联合提供的海军力量完全可以使我们全速进行这些战役。

①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9月5日　　据金〔海军上将〕报称，美国能够用于“火炬”作战计划的海军舰只的最高数额为：现代化战列舰一艘、旧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一艘、经过改造的小型航空母舰两艘（假定它们载运的飞机共为战斗机七十八架、俯冲轰炸机三十架）、具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大型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快速扫雷艇六艘；总共舰只五十六艘。

3．经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意，我准备马上派遣拉姆齐海军上将①前来，为坎宁安上将提供他要同你讨论海军具体计划时需用的那些资

料。现在必须加紧工作，争取每一小时的时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你的战略计划，才能实现在今年做些真正像样工作的愿望。

①拉姆齐海军上将自这次大战开始以来，在多佛海峡担任指挥工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在“火炬”作战计划中，他被遴选为海军行动计划的负责人。

4．据了解，艾森豪威尔已请求马歇尔，把你从卡萨布兰卡登陆部队中拨出的兵力连同它的一团战斗队伍全部调到这里，我们对这个要求完全同意。

顺致亲切的问候。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9月5日

胜利万岁！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6日

好，加油干吧。

※　　※　　※

现在还须推动一下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工作，并力争尽早执行。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2年9月6日

我们大家都不要由于担心“火炬”作战计划会过早执行而有所不安。必须加紧努力，争取在10月31日开始进攻。为了保证这一点，最好以10月29日为目标。我建议给总统发一个电报，谈一谈这个意见。假如美国方面能作好准备，我们方面是否确实也能作好准备?

我们必须注意避免发出可能导致推迟整个行动的命令。

倘使你宣布10月31日是最早的日期，那么肯定会拖到十天之后。

9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我共进晚餐。那是我们星期二的例会。晚餐之前，我刚从下院报告了我最近旅行的结果。我们那晚谈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讨论攻击北非的最后日期。制定计划的人仍然主张选定11月4日。我问“艾克”的意见。他答称，“11月8日——离今天还有六十天。”①这一次新的延期显然是由于需要装备美国的一团战斗部队。我像过去那样，建议使英国受过高度训练的突击队穿上美国服装，以免进一步拖延。然而“艾克”却很想使这次登陆是清一色的美军。

①哈里·C·布彻：《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英文版），第182页。

9月15日我打电报给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15日

我完全同意你对于“火炬”计划的政治观点。除非敌人先发制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现在丝毫没有敌人已经发觉的征象，法国的态度也很不错。我在计日以待。

我认为，我在整个“火炬”计划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是你的副手，我只要求能把我的意见在你面前明白地提出来。我们将有一座力量极大的无线电台，战斗开始时即可启用，因此如果你预先把你对法国的呼吁书和其他宣传资料灌好录音，那么这些声音在播音时将嘹亮已极，压倒一切声浪。

我们英国人只有在你认为适宜时，才参加战斗。这是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你们的助手。

不过，我自己对西班牙仍是放心不下。

首相致外交大臣，并请霍利斯准将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9月16日

我们要密切注意西班牙对于“火炬”计划准备工作的反应，这种反应在直布罗陀将会明显看到。我希望看到一份关于在准备“火炬”计划时我们将在直布罗陀采取什么措施的简略报告以及其时间表。这些准备工作比开往马耳他的一支大型运输船队的标准实力大多少?

2．运到大量飞机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关键，中立地区的利用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3．假如在“火炬”作战计划开始执行前两星期左右，德国人迫使西班牙说明我们这些准备工作情况，并且要求西班牙拒绝我们借用中立地，或者允许德军自己的飞机利用巴伦西亚机场，那将如何处理？西班牙对于德国的压力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在出现这样麻烦的时候，我们或许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同佛朗哥摊牌。我认为，我们应当准备好我们的计划。

9月22日，在我主持的、并有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三军参谋长会议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火炬”的日期定为11月8日。

※　　※　　※

在我们同总统就我们主要的作战行动进行紧张通信之时，隆美尔已向开罗进行坚决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进军。在这次战役结束之前，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沙漠地区以及将来在那里进行的较量上。我十分信任我们新任的司令官们，并且确信我们在部队、装甲和空军力量方面的优势已有了空前的增强。但是，经过过去两年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心中还是难以消除顾虑。由于我刚刚视察过这个即将作战的战场，心目中又生动地展现出崎岖曲折、岩石重叠的沙漠景象，那里隐藏着炮台和坦克，我们的陆军埋伏在阵地上，伺机反攻——整个战场情景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再有一次挫折，不仅挫折本身就是灾祸，而且在同盟邦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也会使英国的威信和影响大受损害。反过来说，假如隆美尔被击退了，日益增长的信心和形势好转的情绪将会有助于我们在各项问题上达成协议。

亚历山大将军答应在战斗开始时发来“齐普”（这个字是我从时常穿用的衣服上想到的①）的电报。我在8月28日问他，“你现在认为有可能在本月份发来‘齐普’电报吗？军事情报处方面认为并不急迫。祝你成功。”他答称，“从现在起，‘齐普’每一天都像钱一样的宝贵。敌人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日见减少，到9月2日，看来已是不可能了。”30日，我接到了单音节的信号“齐普”后，便打电报给罗斯福和斯大林，“隆美尔已经开始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进攻。重要的战斗目前也许正在进行。”

据蒙哥马利的正确推断，隆美尔的计划是要使他的装甲部队穿过英军阵线南部设防薄弱的布雷地带，然后向北移动，从两翼和后方包围我们的阵地。这次作战的关键地带是阿拉姆海尔发山脊，而蒙哥马利的部署主要是保证这个地方不致陷入敌人手中。

①“齐普”，英文zip，打开拉锁的意思。——译者

8月30日夜间，德国非洲军团的两个装甲师突破布雷地带，次晨进入德尔拉吉尔。我们第七装甲师在他们进犯之前已逐步撤退，此时驻防在东面的侧翼。德军装甲部队的北面，还有两个意大利装甲师和一个意大利摩托化师也企图越过布雷阵地。他们获得了微小的胜利。布雷阵地比他们所预料的深得多，他们发觉已受到新西兰师纵射炮火的猛烈袭扰。然而德军第九十轻装师已成功地突破我方阵地，为装甲部

队的北进打开了门户。在战线的另一端，敌军同时对第五印度师和第九澳大利亚师进行牵制性攻击；他们在经过相当猛烈的战斗后，被迫后撤。德意装甲部队想从德尔拉吉尔向北进击阿拉姆海尔发山脊，或向东北进军哈曼。蒙哥马利希望他们不采取后一路线。他愿意在他所选中的战场山脊地区作战。有一张地图欺骗了隆美尔，这张地图表明向山脊地区进攻，坦克可以顺利通过，再向东进，就不易通过了。两个月后被俘的冯·托马将军说，这一个假情报起了它预想的效果。现在的战事肯定是准确地按照蒙哥马利的意图进行的。

31日晚间，敌人向北的进攻被击退，敌军装甲车群进入了车阵，这一夜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受大炮的轰击和猛烈的空袭。次晨，他们向英军战线的中部前进，第十装甲师现在正集中在这里迎击他们。沙地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坚实，抵抗比他们预料的更为坚强。这天下午虽然他们重新发动进攻，但遭到失败。隆美尔现在已把全部力量都用上了。意大利人已经溃不成军。他已无法增援他的冒失的装甲部队，而装甲部队又因整日开动而大量耗费了原已不足的燃料。他也许已听说又有三艘油船在地中海中沉没，因此在9月2日他的装甲部队采取守势，准备迎接我们的进攻了。

蒙哥马利没有接受这一诱惑，因此隆美尔只有撤退，别无他法。9月3日，敌军开始撤退，其侧翼遭受英国第七装甲师的袭击，敌方无装甲的运输车辆损失惨重。那夜英军反攻开始，但不攻击敌方装甲部队，而攻击第九十轻装师和的里雅斯特摩托化师。假如这些师能被击溃，那么，我方布雷阵地的缺口就可能在德国装甲部队回到这里以前堵住。新西兰师发动猛烈攻击，但也受到猛烈的还击，德国非洲军团在还击后逃走了。蒙哥马利现在停止追击。他计划时机一到便争取主动，但是，时机尚未成熟。他已击退了隆美尔最后一次向埃及的进军，使他受到这样惨重的损失，因此他感到很满意。第八集团军和沙漠空军以较小的代价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使敌人的军需供应面临新的危机。我们从后来缴获的文件知道，隆美尔已陷于极端困窘的境地，他在不断地要求援助。我们也知道那时他已疲惫不堪，苦恼已极。这次战斗叫阿拉姆海尔发战役，两个月以后便见到这次战役的效果了。

我们损失军官一百一十名，士兵一千六百四十名。其中英国人九百八十四名，澳大利亚人二百五十七名，新西兰人四百零五名，南非人六十五名，印度人三十九名。这确实是一次英帝国的战役，在这次战役里，母国担当了主力。

第三十一章　不安和紧张

一个苦难的过渡时期——一连串的灾难——山路的顶巅——战时内阁的团结和力量——特伦查德勋爵主张集中使用空军力量——我在9月4日的答复——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批评我们的战争方法——我同他的讨论——他希望辞去政府中的职务——9月22日我给他的信——我的同僚劝他暂缓辞职——他决定留任到战役结束——他调任飞机生产大臣——政府方面相应的变动——四大国计划——10月21日我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我希望成立欧洲合众国。

我们在地中海两端的巨大的作战计划虽然都已定了下来，而且为这些计划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但是等待的时期却是难熬而又极端紧张的。内部了解情况的人在担心什么事情会发生，而所有不了解情况的人则担心着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我主持政务迄今已有二十八个月，在这时期里，我们几乎接连不断地遭到军事失利。法国崩溃了，英国遭到空袭，但我们却活下来了。我们的国土并未遭到入侵。我们依然守住埃及。我们还活着，但处境艰难；不过，也就如此而已。另726一方面，多少灾难像瀑布似地倾泻到我们身上啊！达喀尔的惨败，我们从意大利手中夺得的沙漠地区已丧失无遗，希腊的悲剧，克里特岛的失守，对日战争的令人难以宽解的挫败，香港的陷落，美、英、荷、澳战区广大土地的被蹂躏，新加坡的灾难，日军的占领缅甸，奥金莱克在沙漠中的挫败，托卜鲁克的投降，被认为失败的迪埃普战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连串灾难和挫折中最令人痛心的环节。我们已不再孤单了，而是有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和我们结盟，与我们一起参加决战，这的确使我们得到最后胜利的保证。但是，由于致命的危险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就只会引起更自由的批评。我所负责的战争指挥工作的整个方针和办法一定会受到怀疑和反对，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

有一件事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在这个凄凉的暂息时期，我并没有被迫去职，也没有碰到要我改变方针的要求。人们知道我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我如果被迫辞职，就得退出政治舞台，就要背着一身灾难，而且战争的最后结果（最后总有结果的）则要归因于我在这么

晚的时候才辞去职务。的确，整个战局即将改观。自此以后，我们注定要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这种成就不是一次不幸事件所能破坏得了的。虽然，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还需要各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已到达了山路的顶巅，我们走向胜利不仅确有把握，而且，事实上已经常出现使人兴奋的事件了。在大战的这个新阶段，我并没有失掉参与工作的权利，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团结坚强，我的政务和专业的同僚对我的信任，议会坚定的忠诚以及全国始终不渝的友好关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人事中运气甚多，而我们对任何事情只有尽力而为，无需忧心忡忡。

若干同我有不同程度密切关系的知名人士敏锐地感觉到这两个月来形势的紧张。我们的一位最重要而最有才能的自治领高级专员曾写一封有分量的信给我，这封信也在我们指定的范围内传阅过。这份文件一开头便写道："丘吉尔先生在鼓舞情绪方面的贡献无疑是极大的，但是……"底下是开列我一长串败绩，以及要我用交出权力的方法来减轻我的负担的一些内容丰富的建议。

※　　※　　※

特伦查德勋爵是同我相识并共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的朋友。他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文件，主张大量集中轰炸，他也给我一份副本：

1942年8月29日

我们和美国人正在组织巨大的军队（美国一国也许达六百万到八百万人）。这些军队需要大量物力和工业上的人力来维持；需要大量商船来运送物资并用其他船只（和飞机）来保护航运。盟国所有原料资源是否足以装备这些军队，这些资源在遇到挫折和大量耗费时，是否还能支持猛烈的战斗，这些都是成问题的。……

·时·间·短·促，·我·们·又·正·处·于·需·要·进·行·抉·择·的·时·刻。危险在于：我们将试图走两条道路；我们的空军力量必然要无法解脱地陷入庞大计划和两面战争的持久战斗之中。

我国在今年或明年在欧洲大陆卷入陆上战争，会让德军占到便宜——这是1914—1918年情况的重演。这将使敌人方面（即德国陆军）将他们手中保留的巨大军事力量调来对付我们。我们胜过德军的力量和对德的优势是在空军方面——英美空军。……

现代战争的战略上的变化比火药发明和现代战舰出现后所引起的变化大得多。空军的力量在日益增加。从1939年以来，空军的发展很快。今日的炸弹和轰炸机比战争爆发时所使用的已有很大不同。……

英美的空军力量在与日俱增。·假·如·我·们·将·力·量·集·中·用·于·能·够·实·现·而·且·能·很·快·实·现·我·们·的·政·策·方·面，那么我们的空军武器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采取用陆军取胜的政策，结果会使物力和人力大大地枯竭。空军是新的领域，是军事科学上的有力武器，它已经为盟国带来伟大的新的取胜办法。如果我们毅然决然地决定集中使用空军，我们不但能拯救几百万生命，而且我们能缩短战争若干月，也许能缩短若干年。……

正如敌人用“坦克闪电战”来征服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也能以“轰炸机闪电战”来粉碎德国机构。……

最后，执行这一政策需要有一位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三军方面的一位参谋代表当然要协助他。这位司令官必须是相信他的空军力量这一武器的人，必须是在这次战争中富有指挥经验的人。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

※　　※　　※

鞋匠没有不说自己的皮革好，我是理解这一点的，但我还是认为，像特伦查德勋爵这样的高度权威人士所写的这个文件仍不失为很重要的文件。因此我将它印刷出来，并连同空军中将哈里斯所写的类似文件，送给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并附以下列说明：

我自己并不采纳或赞同这些意见。……然而由于这些文件写得振振有词，因此我认为我的同僚也许有些兴趣。对于攻击我们的轰炸政策的人士，这些文件可算是一个有力的答复。

我写了下面的信件给特伦查德勋爵：

首相致特伦查德子爵　　1942年9月4日

谢谢你送来饶有趣味的文件。你也许知道，我是轰炸机司令部的拥护者，我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并防止它受到无理的妨碍。

我在承认并赞佩你的精辟议论的同时，认为你不免言过其实，因此反而于事无补。你肯定已将论点发展到此间或美国只能有少数人表

示同意的程度。可是我很想驳斥一下所谓“滥炸德国”的攻击，以及许多方面所发动的诋毁轰炸的运动，因此我正如处理空军中将哈里斯最近的文件那样，把你的文件分发给战时内阁。

关于文件的最末一段，很难把任何国家的行政首脑同执行战争的首要负责人分开。美国和俄国的行政首脑也是总司令，虽然不论罗斯福先生或斯大林总理都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也未受过训练。在英国，甚至更难把宪法的首脑机关同指挥作战的一切机关分开，因为指挥作战的机关是与全国的生活和命运一致的。选拔一位空军人员，授予全权，并且要他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当然是一种办法，但我怀疑，你是否想过因此产生的问题。他与其他两个军种必然难以相处。与盟国相处，也会如此，盟国的制度不相同，特别是美国，空军只是附属的单位，这种关系严格得很。与下议院、内阁以及所有类似机构相处可能也有困难。然而，假如找到了适当的人选，许多这类困难可能因为他同时出任首相而得到克服。假如我相信这种解决办法会造成迅速的胜利，我愿让位给他。我对于你心目中的人选是否要求过高了？你说，这样的人是很不少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军队中是这样人材济济，以至能有这么多军官在这次大战中已出任司令，并且对空军的看法和你一样，他们能成为“对欧洲战争的纯军事（在最广的意义上）战略思想负责的首脑”。

顺致良好的祝愿。……

特伦查德于9月8日给我复信：

……我的文件并不是写给你的，因为我很清楚，你是急切地要在德国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它是写给某些人们的；

我认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纯粹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影响他们。……

我最后一段，在任何形式或方式上，都没有打算表示你所说的那种意思。我并不是建议行政首脑应当不负担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我从未表示过，也从来没有这一种观点。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在许多报纸和讨论中，曾有人建议委派一位欧洲总司令——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要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一定得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意见。假如空军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那么为

什么总司令·必·须是一位陆军将领呢？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决定战局的是空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根据“陆上”观点呢？

……

※　　※　　※

但是，对我们战争方式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他的职责是向下议院解释我们的连续失败和挫折；他也确实老练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在此令人窒息的间歇期里，他同我的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种政治危机，因此，在8月底我从国外归来的时候，我极其注意地发现他对于全国的士气以及指挥作战的中央机构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在国内舆论方面，他发觉有一种广泛的失败和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工人们一听到他们费尽心血所生产的武器不能供应利比亚方面的需要，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丧心情。很想制造新的武器、设备的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鼓励。商人们对于官方的办事拖拉、优柔寡断以及各种委员会的架床叠屋的浪费情况表示愤怒。在军队中，官兵们由于军事领导工作的不适当而感到苦恼。他认为，急需对全国的战争努力灌输生气勃勃的新精神。为此目的，他建议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其中某些方案，我自己完全同意，并开始行动，求其实现，但是，在关于指挥作战的技术这一主要问题上，我同掌玺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诚然，他并未建议我应被罢免或被撤职；相反，他却建议，作为国防大臣，我应支持有像三军参谋长那样才干的三位人士作为我的顾问，由他们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能以他们的全部时间，致力于最广义的军事计划。这三位人士应组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计划局，负责审查战争的全部战略问题，并研究将来的各项作战计划；为此目的，他们将要取代参谋长委员会。每一战区要设一个司令官，负有海、陆、空军的全部指挥权。这些司令官，由少数人组成的联合参谋处作为顾问，直接对作战计划局负责。简单说来，这种想法是，国防大臣本身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遍于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这样一来，从国防大臣起，所有的预见、计划和行动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责的顾问一起工作，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这些负责的顾问就是那些执行决议并对其结果负责的军事长官们。在这次或上次大战中，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间的关系如此良好和融洽，对于所采取的决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何必要从那些我认为是现在三军中最优秀的职业顾问身上撤回信任，以便至少将部分信任给予那些不但责任较少，而且能力较低的军官们呢？认为有大量“同等才干”的军官可以担当我所选任的负有三军参谋长重任的那样军官，那是幻想。

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

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我自己感到等待比作战难受得多，因此我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不安心情。

你的真诚的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写了这封信，但我意识到，他对我已不会再有充分的信心，也不能长久地作为战时内阁的一个同僚分担责任了。

我很清楚，如果他因此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尖锐的政争必然随之发生；虽然我决意面对这个政争，但我希望在非洲的事情悬而未决之际不要发生。战时内阁中几位同僚鉴于大战越来越接近于决定性的时刻，劝他考虑一下在这个关头提出辞职是否会妨碍公共利益。虽然很明显，假如我们在北非即将发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我的地位会无比地增强，他的地位会相应地削弱，但是他的爱国心控制住了他的行为。

我亲爱的首相　　1942年10月3日

依照昨天会见你时我许下的诺言，我现在写这封信给你，谈谈我在战时内阁中的职位问题，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天中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关于我对作战的主要指挥问题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你并未将我说服，使我相信它们是不必要的。我深信，假如我们要使我们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一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不是因为你和其他同僚促使我注意的特殊情况，上述信念将会使我要求你把我的辞呈转呈国王陛下。

不过，由于你的说明，我已充分了解此时正是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极为紧张的时期。考虑到这种情况，很明显，在这些特殊危急的日子里，凡是有可能透露作战的重要指挥方面出现不团结或分歧的事情，能避免的应该尽量避免。否则它会妨碍我们的士气，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国际困难。

在我看来，这些临时的考虑可能要否定我所建议的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我决定，为了使即将进行的战斗顺利地进行，关于我在战时内阁的职位问题，我有责任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这些战役至少顺利进行之时。

时机一到，我将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深信，无庸赘言，在此期间，我将尽力帮助你，并将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任何可能的时候，尽力支持你。

又及：我已把这封信请安东尼·艾登和克莱门特·艾德礼阅过，并把我的总的行动方针告诉了战时内阁其他阁员。

我亲爱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942年10月3日

你已决定把你的辞呈保留到我们全体所同意的那些大规模战役（用你的话来说）至少顺利地进行之时，我肯定这是对的。讨论你辞去政府职务的问题，在目前不会不妨碍公共利益和英美军队的安全。要我参加讨论而不说一些使敌人得出推断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你有充分的权利在后一阶段使我们的分歧得出一个结果。同时，我感激你保证在这期间给我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当然也将充分报答你的帮助和好意。

※　　※　　※

结果，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完全离开政府。虽然他不愿再承担战时内阁阁员本身资格所赋予的全部责任，但我却极愿在政府范围内找寻其他职位，以便继续利用他的才干和精力。在11月非洲战事顺利发动时，我劝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职务，他在这项工作中，办事能力和效率日益增高，他任职到这次大战结束。在这三个艰苦的年头中，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忠诚而卓有成效地努力奉公，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激。在本书别的地方，我曾说过，不经管具体部门工作的大臣常有这样的情况：议论别人工作时洋洋得意。

对于像他那样一个富有才智但缺乏行政经验的人来说，他的高超的理想、他的理论分析的能力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具有有力的但却是危险的号召力。从他的伟大才智来看，需要给他一项更实际的任务；他作为飞机生产大臣的成功和他任掌玺大臣时所遭受的挫折，都只能加深我的内疚。他本应辞却我的最初建议，而应于加入政府时首先出任军需大臣。

※　　※　　※

如果说到这里，我稍稍违反编年顺序，记载一下在11月底必须进行的其他内阁变动来结束我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那也是方便的。我久已感觉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位驻在大臣，由他处理同美国政府有关的许多供应问题，这些问题最好由大臣级官员解决。卢埃林上校欣然同

意由克里普斯爵士接任飞机生产大臣，自己去华盛顿承担这项责任重大的职务。身负上议院议长重任的克兰伯恩子爵，把他的殖民地事务部的职务让给奥利弗·斯坦利上校而改任掌玺大臣；斯坦利那时则愿意摆脱军事工作而担任部务。艾登先生同意在外交大臣工作之外，兼任下议院议长。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调任飞机生产大臣以后，所遗的战时内阁阁员一职改由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担任。过去，他作为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时曾应用了他的伟大的行政才能，使我们的民防组织得以应付1940年和1941年的各种挑战，现在他更有机会来施展他的政治才智了。我们战时内阁同僚极愿在他们的阁议中得到他的帮助。

※　　※　　※

在国内发生这些政治压力之时，我审查外交部同华盛顿国务院商谈中所草拟的关于战后世界政府的建议，颇感欣慰。

外交大臣于10月间向战时内阁分发一份题为“四大国计划”的重要文件，它规定由英、美、俄、中所组成的委员会产生最高指导机构。我能使自己的意见记载在下列的备忘录中，实在非常高兴。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21日

虽然事务繁忙，我愿尽力作出答复。挑出这四大国来，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俄国以及什么样的俄国要求。稍过一些时日，也许会清楚。讲到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的人，使他们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力图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

2．我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将是一场无可估量的灾难。现在虽然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大家庭会在一个欧洲委员会领导之下采取统一行动。我希望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里，国与国间的界限将大大减少，不受限制的旅行将成为可能。我希望看到，欧洲的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我希望看到，这个委员会或许由十个单位组成，包括以前各大国，以及若干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地区、巴尔干各国——

它设有一种国际警察制度，并且受权使普鲁士解除武装。当然，也们必须在许多方面，而且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同美国人合作，但欧洲是我们的主要关心所在。当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土耳其人有迫切问题要向我们求援，并且要求得到最大力量使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俄国人和中国人对我们关上大门。要讨论这些问题还可以谈得很多。可惜，战争问题是你我均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　　※　　※

我们就这样走向我们的生死成败均在此一举的伟大的军事高潮。

第三十二章　苏联的“谢谢你”

决心热诚援助俄国——对俄军南翼的英美空军支援：“天鹅绒”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火炬”作战计划之后可望恢复北极运输船队——9月6日我致电斯大林——我对于“丘比特”作战计划的进一步努力——必须将北极船队暂停的情况通知斯大林——同总统的通讯——高加索方面的危险：我的信心——我们商船的海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受到的待遇——莫洛托夫最恶劣的表现——10月5日总统给我的关于援助俄国的电报——10月5日斯大林的电报——10月7日我致电总统表示我的看法——我对斯大林扼要介绍“天鹅绒”计划——他的“谢谢你”——苏联的怀疑和宣传——俄国军队的英勇战斗——德军未能进占油田——斯大林格勒的诱惑——希特勒撤换哈尔德——俄军大规模反攻——钳形攻势的会合：11月23日——德国第六集团军的覆灭。

我满怀竭力援助俄国的新决心从莫斯科归来。很显然，未来的冬季战役是东方战斗的极端危急的时期，俄国顿河流域的南翼和高加索地区将成为战场，夺取巴库油田并控制里海地区将是德军的直接目标。我为斯大林坚定的必胜信心所感动，并且从他在克里姆林宫同我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筹划着相当巨大的反攻。对于这次大规模的战斗，我们几乎不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做的是不计代价从各方面运送接济品给俄军。我们还须保持北极运输船队并发展横贯波斯的铁路。我们可能给予的唯一直接的军事援助是在里海地区派驻一支强大的英美空军。即使这种援助，也必须等到西部沙漠取得胜利后才能实行。在此期间，为此而作的一切准备工作，要在“天鹅绒”计划的名义下积极进行。

我一回国，就向总统正式提出这项计划。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30日

在俄军南翼派驻一支英国空军并立即派驻一支美国空军的计划，必须认为是我们同俄国合作以及保卫波斯油田的一个长期政策。其主要理由看来在于以下四点：

（1）为了普遍地加强俄国的在军力量；

（2）为我们在波斯和阿巴丹的一切权益设置前沿的防卫地带；

（3）为了对俄军产生战友情谊的道义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我们所使用的力量；

（4）因为这不但不是分散兵力，而是更加集中兵力来对付盟国空军的主要目标，即用每日进行战斗来拖垮德国空军。

2．根据我们在通信中所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材料，以及你在原则上赞成这个问题的观点，因此我在同斯大林会谈总的方针时，已为英王陛下政府承担了义务，并声明你对此也极感兴趣。总统先生，我现在向你提交一份正式草案，或许你打算依据这草案为我作出决定。草案如下：

（1）建议在外高加索建立一支英美空军，以便援助俄国陆军和空军守住高加索山脉和黑海海岸的战线。所需的空军，将在西部沙漠的战局情况容许时，立即从埃及调出，并从那时起大约两个月内在巴库——巴统地区集中。

（2）本建议的要点业已告知斯大林总理，他欣然接受，并指出，应进一步研究计划的具体措施。帝国总参谋长、特德空军中将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讨论时，一致同意立即开始联合计划和准备工作，并建议盟国空军的代表们应为此目的前往莫斯科一行。

3．即将调去的空军，包括下列部队（但尚须经过美国的同意）：八个近程战斗机中队、一个远程战斗机中队、三个轻轰炸机中队、两个中型轰炸机中队、一个美国重轰炸机大队，将来可能还有一个普通侦察机中队。

4．由于缺乏良好的地面交通，维持这支部队极感困难，因此必须要有大量的空中运输。人们认为一个美国运输机大队的近五十架飞机可以维持空军最低限度的需要。

5．因此，建议中的美国援助是目前已在埃及的一个重轰炸机大队，以及一个现在中东尚不能利用的运输机大队。轰炸机大队需要有充分数量的飞机和有训练的飞行员，以资补充。此外，最重要的，还应竭力保证，至少已决定拨交中东的第一线和补充的飞机及机组人员，连同属于美国驱逐机大队和中型轰炸机大队的最少限度的保养部队，应依照所规定的日期在埃及装备就绪，随时可以投入作战。即使隆美尔被逐出了昔兰尼加，我们对于空中保卫埃及和西部沙漠的漫长

的交通线，还需负重大责任。同样重要的是，拨给英国皇家空军在埃及使用的美国战斗机要全部并及时地提供；因为，我们必须估计到，在高加索地区会有大量的耗损，这不但是在空战方面的消耗，而且由于那里交通困难，又缺乏适当的修理设备。

6．这支空军主要依靠俄国军队来保卫它的基地和交通线，但是，我们应当准备派遣轻型高射炮部队去保卫机场。我们还应派工兵部队到机场工作。

7．由于这支空军的地勤人员只能靠从波斯湾航线运到的对俄国供应物资来集结和维持，因此重要的是，这支部队应当在满足飞机有效行动要求的前提下人数越少越好。对于这些供应的干扰，不会是严重的。这支空军地勤人员的集结工作将包括经过伊拉克和高加索之间的铁路和海上交通线调运一万二千人、二千辆车辆和四千吨物资。假定汽油和润滑油能由俄国人供应，则空军以后的维护和保养每日不会超过二百吨，其中大部分应由空运供应。

8．这支空军将在俄国最高司令部的战略指挥之下作战，但仍然是在一位英国空军军官指挥下的清一色的盟国空军，并且享有向它自己政府提出请求之权。

9．上述事项应该是给由英美空军军官组成的使团发出的指示的基础；这个使团应立即派到俄国去，同俄国人一起进行必要的计划侦察和实际准备工作。极其重要的是，此事必须毫不迟延地着手进行。

总统这时正忙于国会选举，对我简单答复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8月31日

我将于星期二之前答复你的电报。我完全同意你在电报中所谈的想法，并将努力使这种想法与其他行动计划配合起来。

我们也正研究波斯铁路问题，我将对你提出建议。

※　　※　　※

我非常焦急的是，我们应尽力派遣运输船队到斯大林那里去。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26日

现在谁也说不出像“火炬”那样的作战计划，一经开始，将把我们带到多远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仍应拟订计划，以便在10月底或11月初恢复P．Q．运输船队。“火炬”作战计划的损失（或者在该计

划区域有了重大而有希望的发展），将迫使（或者诱使）我们将全部力量集中到地中海。

战役结束时一切自然会清楚，到时候我们唯有根据那时的情况行事。

2．虽然我在同斯大林会谈中曾暗示过，并且也记入记录，说“火炬”作战计划会影响P．Q．运输船队，但是我认为在这重要关头告诉他类似这样的消息：他在今年9月一批运输船队之后，再不会得到什么了，那是极为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力从总统那里争取最大的援助，并推动P．Q计划的进行，直到（或除非）我们由于主力部队关系而不得不放弃这些护航计划。我仍然认为也许有办法恢复那些运输船队。假如没有办法，就要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来说明不能这样做的原由。

9月初，又一次北极运输船队开航了。它的冒险事迹已在以前的一章①中谈过。我把这次行动通知了斯大林。

①见第十五章。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9月6日

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的四十艘船只已经启航。由于我们不能派重型舰只进入以海岸为基地的敌机航程以内，我们正配备一支强大的驱逐舰战斗力量，假如敌方海面舰只在熊岛以东进行攻击，这支舰队将对付他们。为了帮助防御空袭，我们也在护航队里增加一艘新建成的辅助航空母舰。而且，我们正在运输船队和德军各基地之间设置一条强大的潜艇巡逻线。敌方海面舰只攻击的危险仍然严重。只有在巴伦支海配备一支空军突击部队，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危险，这支空军的实力要强大到足以使德军不敢再以他们的重型舰只在那个区域冒险，而我们却敢用我们的重型舰只在那里活动。

为了进行侦察，我们正配备八艘“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和三个摄影侦察队的“喷火”式飞机，从俄国北部起飞侦察。为了扩大空袭规模，我们已派出三十二架鱼雷飞机；它们虽在途中受到损失，但是，我们希望至少有二十四架还可以作战。

这些，连同我们已知道正由你方提供的十九架轰炸机、十架鱼雷飞机、以及四十二架近程和四十三架远程战斗机，几乎肯定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活动。需要更多的远程轰炸机。我们十分了解，你们在主要

战线上受到的巨大压力，使你们难以提供更多的俄国陆军用的远程轰炸机。但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次运输船队，在这支船队中，我们派遣了七十七艘战舰，而且，在航程中需要添加一万五千吨燃料。假如你能将更多的远程轰炸机暂时调到北方，请即调拨。这对于我们共同的利益是极端需要的。

2．隆美尔进攻埃及已遭到严重的挫折，我满怀希望，本月份我们可在那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3．“火炬”作战计划虽然比我对你所提出的最早日期推迟了三个星期，现在正在全力进行中。

4．我曾向总统明确地提出建议，今年冬天派遣一支英美空军分遣队到你们的南翼作战，我现在正等待他的答复。他在原则上已赞同，我正期待收到他的具体计划。收到后当再电告。在此期间，关于机场和交通的计划，我希望按照你们的军官在我访问莫斯科时所同意的（须经你批准）办法着手进行。为此目的，我们迫切希望，一俟你们准备就绪，我们就先从埃及派参谋人员前来莫斯科。

5．我们满怀钦佩心情注视着俄军继续取得抗战的辉煌成就。德军的损失必然重大，而且，冬季又在日益临近。我将于星期二在下议院报告这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对这次访问我仍保持着最愉快的回忆，希望你也能认为我的报告的措辞是友好的。

6．请向莫洛托夫致意，并且对他在我平安返国时的贺电表示谢忱。愿上帝使我们的一切事业顺利成功。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9月8日

接到9月7日来电。我了解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安抵苏联的头等重要性以及对这支船队采取保卫措施的必要性。尽管我们在目前调出额外的远程轰炸机来护航确有困难，但我们还是决定照办。今天已发出命令，派遣更多的远程轰炸机去执行你所提及的任务。

我祝你在埃及攻击隆美尔的战役获得成功，并祝“火炬”作战计划大获全胜。

北极运输船队（包括P．Q．第十八号船队十二艘船只）

的重大损失，大西洋形势的恶化，以及“火炬”作战计划对我们航运日益增多的要求，迫使我们考虑在通往俄国的北线上是否还能保持

航运。我已向罗斯福总统就此事提出过警告。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9月16日

我们准备接管波斯铁路，所有计划正在进行。我们正缜密地研究在俄国南部派驻英美空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很快会答复你。我十分重视斯大林了解我们说话算数的重要性。……如果决定不继续派遣运输船队，当然我将尽力说服斯大林。

现在我正在日益密切地注意“丘比特”计划，运输船队问题的迫切性已落在其后了。读者想必记得，我曾要求驻英的加拿大总司令麦克诺顿将军对这个计划提出报告。9月16日，我对三军参谋长评论他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9月16日

“丘比特”作战计划

同俄国保持接触，以源源不断的供应使俄军获得装备，继续作战——这必须被认为是我们面临的三四个最重要问题之一。盟国必须为此作出最大的牺牲和努力。假如俄国完全崩溃，或者俄国削弱到在军事上无足轻重的地位，则将使全部德军摆脱出来向我们进攻。总统曾说，他认为保持P．Q．运输船队是和“火炬”作战计划同样重要的军事行动，虽然他已准备为了“火炬”战役而放弃一次或者两次运输任务。

2．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两种选择：

（1）在1943年全年中，我们的任务除了“火炬”战役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外，还要继续维持P．Q．运输船队（也许削减一两次）。船队的规模的确必须扩大。俄国人已得到庄严的保证，他们将取得更多的物资，而且，由于俄国的领土遭到敌军侵犯而缩小，他们将更加依靠进口的武器；

（2）用“丘比特”作战计划或类似的方式，肃清挪威北部的德军。

当我们考虑到每两个月中至少派遣三次的这些护航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考虑到声明不能再派船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丘比特”作战计划（不管其代价和风险如何）很可能是必需的，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最合算的。

3．我现已读过麦克诺顿的报告，它肯定是没有低估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考虑到这一点，这一份报告就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4．冬季一到，俄军一定会对德军的战线采取攻势。挪威北部的形势也像任何地点那样好；而且，鉴于俄军迫切需要盟国的军火，我在同斯大林总理谈话之后，深信俄军不但将抵抗对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铁路的攻击，而且要对比特萨摩开始进行猛攻。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知道俄军准备怎样作战，然后才能提出肯定的主张。然而我设想，正如麦克诺顿所建议的那样，俄军不但要向挪威北部调遣足够兵力进攻敌军，而且在必要时，自己还要担任一部分登陆行动。

5．如果要把“丘比特”作战计划纳入我们的计划之中，那就只有同“火炬”作战计划一并考虑。我们还不能判断“火炬”作战计划将包括多大地区。假若法国人站到我们一边，那么全部“火炬”地区在一周之中，甚至在一夜之间会变为对德作战地区。果真如此，我们将会获得设防巩固的港口、机场、八九个法国师，相当数量的空军，或许还有驻在土伦的法国舰队。在这种情势下，英军能迅速经由铁路运来，从西面攻打的黎波里。德军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两星期，或者甚至一个月——装备好，发动猛烈攻击。他们尤其腾不出空军来。我们必须指望，埃及和利比亚方面的战事已在激烈进行。因此，我认为，假如北非海岸情况对我有利，就可能腾出大批攻击舰只和坦克登陆艇，调到北方去用于“丘比特”。此外还将加上拨给“火炬”作战计划以外的所有新增加的坦克登陆艇和攻击舰艇，这些舰只是根据“波利乐”计划正在运往英国供“围歼”作战计划使用的。说美国人已经把这些供应都取消了，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向他们提出反对这种耗费甚多的行动的理由。我深信，我能向美国要求原来根据“波利乐”计划所准备的为供应4月份“围歼”计划使用的全部船艇，拨来供“丘比特”计划之用，至少也能要到足够的数量。我承认，护航是困难的。

6．另一方面，假如法军在“火炬”登陆战中攻击美军，并要求德军来帮助他们，而德军又果然来了，或者西班牙人起来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就得在“火炬”计划地区拼死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丘比特”计划自然都毫无讨论的必要了。

7．我深信，我们能得到两个受过北极训练的美国师，加上加拿大军团和几个俄国师团，因此除了俄军发动攻势以外，我们是能够集合

十分充足的兵力拿下“丘比特”计划地区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作准备——不仅是不制订书面计划，而且现在不预订装备、不训练部队等等（无论如何到1943—44年才能得用），我们甚至将连选择的自由也没有。

8．倘若“丘比特”计划以及“火炬”计划得以实行，那么在1944年以前就不能实行“围歼”计划。美国方面已有如此看法，但是，“火炬”作战计划本身绝不能替代“围歼”作战计划。

我认为最好把这个计划送交给斯大林，并建议派麦克诺顿亲自向俄国最高统帅部解释一下。同时还必须使斯大林明白，我们虽然准备考虑在“丘比特”地区采取行动，但由于准备进行“火炬”计划，这就必然会暂时减少对俄国接济的数量，而且与P．Q．第十八号船队规模差不多的另一次护航队肯定得取消。9月22日我向总统发出下列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22日

（我拟发给斯大林下列电文：）

1．我在莫斯科曾经说过，我们深信，我们和美国在1942年能够作出的击败德国的最有效的贡献在于尽早发动“火炬”战役。

2．现在我同总统最后决定的日期是11月初。

3．“火炬”作战计划的效果必须是：（1）迫使德军转移一部分空军和陆军力量来对抗我们的行动；或者，（2）迫使他们接受“火炬”战役胜利所产生的新形势，由于西西里和南欧有遭受攻击的威胁，这种新形势就会对他们造成进一步的牵制行动。

4．最近一次运输船队获得相当成功的原因，只是由于在这次护航行动中用了至少七十七艘军舰。像这样规模的严密保卫工作在年底之前不可能再有；到年底时，目前为“火炬”计划集结的海军护航舰只才能再度驶往北方海域。

5．与此同时，我们正竭力设法，在1942年剩下来的几个月中经由北方航线小规模地运送供应物资给你们。

6．我们计划从1943年1月起重新大量运送供应物资。

7．为了减少商船遭受敌方破坏的损失，从而使运输船队于1943年尽可能提高效能，我们很想同你们研究今冬实行“丘比特”作战计划的可能性。

8．因此我向你提议，我将派加拿大陆军总司令麦克诺顿将军于10月初前来莫斯科，以便同你们的总参谋部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他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调查。

这是我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总统这时尚未返回华盛顿，到9月27日我才收到下列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9月27日

我同意你的见解，现实的形势要求我们放弃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虽然我也感到这是对俄国人的沉重打击，可是我仍然认为，就时间和地点来说，这次护航的效果使我们不能不采取这项决定。不过，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无论如何还得过十天才能启航，因此我强烈地感到，在那一天到来而且在我们已确实知道这支船队不能成行之前，不应通知俄国人。不必要过早地通知斯大林，我看没有什么好处，并且必然有很大害处。何况，我相信，在十天之内，我们能够就外高加索方面派驻英美空军问题作出最后结论，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同时通知斯大林。

从安全方面考虑，我认为不宜使任何船只在冰岛卸货。虽然我们的确缺少船只，但我们或许不需要那些专供“火炬”作战计划使用的船只。而且我认为，我们最好作出牺牲，让船只留在冰岛不用，而不要冒险使敌人知道我们将不派出另一次护航队。我认为“火炬”计划一天也不应拖延。我们为这个计划将投入一切力量，我对它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我定于星期四返回华盛顿，关于在高加索派驻英美空军等问题，届时当再电告。我正在进行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我们军队的训练工作进展很大，士气也很旺盛。生产情况良好，但还需做得更好。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　　1942年9月28日

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的最早开航日期是10月2日——即距离你在9月27日所发的电报中所说的日期只有五天。然而，如果你认为适当，我们可以把通知俄国的日期推迟到7日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就好像它真的已经开航了似的。

大部分船只正停在苏格兰港口。我同意，对于高加索方面的空军支援作出一个坚决的建议是最为重要的。

※　　※　　※

我虽然不信德军会进抵巴库，但高加索方面的局势仍然使我放心不下。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同帝国总参谋长打赌，并常在每周内阁会议上对他打趣说："我们的打赌这星期有什么进展？"威尔逊将军在波斯的第十集团军是否向前移动，决定于我们对高加索的形势的看法如何。

关键全在于时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9月28日

威尔逊将军建议占领波斯前沿阵地，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看来实行起来也会是顺利的。

削减对俄国运送供应物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取消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的时刻，绝不是通知俄国人的最适宜的时机。因此，这个问题是个时机问题，答案要看德军向高加索进军的情况。在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到莫斯科以后的六个星期中，高加索的形势已有了显著的改善。斯大林总理对我说，他必须坚守六十天，现在四十余天已经过去了。俄军已经进行了最猛烈的抵抗。他们的大炮仍然控制着诺沃罗西斯克的边境。侵略者在山路上寸步不前。高加索山脉正在下雪。格罗兹尼油田尚未失守。帝国总参谋长见到的正在里海沿岸开始建筑的要塞，现在想必大大地加强了。我个人一直认为俄军在春季之前一定会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阵地，并认为巴库今年不会失陷。我必须承认，这意见是出于感情，而不是有多少科学根据。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形势已变得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好得多。

2．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肯定可以在第十集团军开始向前移动之前再等候半个月。到10月中旬，我们对整个局势应该能够看得更清楚了，因此我建议，我们到那时再同俄国人和美国人商谈经由横贯波斯铁路运输多少物资的问题。

3．罗斯福总统现已答应至迟在10月7日对"天鹅绒"计划作出答复，估计他会表示同意的。应该根据答复是同意这一设想来拟定时间表。我不清楚"天鹅绒"计划所调用的二十个中队是否包括所有的飞机，其中是否也包括我们第十集团军所指挥的陆军飞机。这些空军部队必然是这个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并且是保卫它的力量，假如情况不

利，就退守到它那里去。甚至在收到总统复电之前，可以把空军部队列出一张图表。

4．如果1942年德军对俄国的进攻已判明将归于失败的话，那就不必要也不可能下决心调动第十集团军了，但是，我们在看到“捷足”作战计划〔沙漠攻势〕和“火炬”作战计划的进展情况时，对这个问题就能作更准确的判断了。

※　　※　　※

俄国人所显示的态度，既不重视我们的努力，也不了解我们的困难；下列这个小小的事件是我们关系中一个暗淡的例子。

首相致莫洛托夫1942年9月27日

外交大臣告诉我，他已给你发来一封电报，谈及在瓦延加的英国海军医院被命令关闭并撤回国一事。如果你能亲自过问此事，我将感到高兴。由于冻伤而截肢的重伤员现正运回此间。我必需经常考虑商船海员的士气，他们在此以前是很愿意乘商船到俄国去的。派遣英国医疗单位只是为了帮助，并没有对俄国由于空袭的压力而安排不周有什么谴责的意思。伤病员在医院里见不到说他们语言的护士，他们会感到困难。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些切实的理由，以便议会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很可能提出），我可用以答复。

我所得到的只是这样的答复：

莫洛托夫致首相　　1942年10月2日

在我致艾登先生的信中，我曾要求他把我的关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瓦延加〔摩尔曼斯克〕的英国医疗人员问题的复信内容通知首相先生。我认为，假如你看一看8月27日苏联外交部的备忘录以及9月12日我写给英国大使的信，你就会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并能对事情的真相，特别是关于有关的英国海军当局的不当行为得出必要的结论。

这种装腔作势清楚说明官腔是怎样被用来破坏人与人的一切联系，甚至破坏思想本身的。

※　　※　　※

10月5日，我收到了总统对我在9月22日所拟的致斯大林信稿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0月5日

我已仔细阅读了你于9月22日拟的给斯大林的信。

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坚定地承担责任，在高加索派驻一支空军，同时那种军事行动不应受任何其他军事行动的影响。

俄国战场是今天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除了供应数量日益减少的物资以外，的确还须想出直接援助的方法。我们方面将保证补齐我们自己从中东调出去的飞机，并将尽力帮助你们解决你们在中东的空军问题。

至于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问题，我坚决认为我们不应对斯大林说船队将要停驶。我在同金海军上将会谈以后，想鼓励他们采用一种不同的航行方法，其主要原则在于回避敌人、分散自己。根据这种方法，P．Q．第十九船队分成若干批，一批接一批地启航，各批包括现在已装好货物或正在装货、准备开往俄国的那些速率最高的船只。每批拥有货船两三艘，由两三艘护航舰护送，每隔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开驶一批。它们可能必须在没有充分的海军掩护的情况下行驶，因此难免不受“提尔皮茨”号或重型巡洋舰的袭击，不过这的确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一次冒险。我们知道，从空袭方面来看，气候条件不可能每天都是对我们不利，而且黑夜较长却是有利的。

我相信我们会碰到一个好机会，像我们过去进行P．Q．第十八号船队那样，使安全到达的船只有很高的比例。我认为最好冒这次险，无论如何不要在这时危害我们同俄国的整个关系。我知道，你和庞德将会仔细考虑我的这个建议。我应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斯坦德利海军上将〕要求返国一行，亲自报告一件很重要的消息；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有些担心。

关于“天鹅绒”计划，总统建议我应给斯大林发出下列电报：

你会记得我们关于在高加索部署一支英美空军的谈话。

我已同总统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已决定毫不迟延地进行这项计划。我将通知你下列情况：我们所能调集的空军最大力量，以及今后数月中的我们建立这支空军的计划。

他最后说：

请将你写信给斯大林的时间告诉我；我将立即给他写一封类似的信件。但我确信，我们两人信件的措辞都应该使他口中留有余香。

※　　※　　※

以后几周，我继续同总统讨论“天鹅绒”作战计划的可能性，以及维持北极运输船队的方法和手段。10月5日，几乎经过一个月的缄默之后，我从麦斯基那里收到了斯大林来的下列电报：

1942年10月5日

我不得不通知你，自9月初以来，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已经恶化。德军能够在这个地区集结大批空军后备队，以便通过这个办法来取得二比一的空军优势。我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从空中保护我们的部队。假如缺少空军保护，即使最英勇的军队也会感到无能为力。我们特别需要“喷火”式飞机和“空中眼镜蛇”式飞机。我已将这些情况详尽地告诉了温德尔·威尔基先生。

2．载运军火的船只已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正在起卸。

这是一项巨大的援助。然而，鉴于吨位有限，我们宁愿暂时放弃几种援助物资，以便获得更多的战斗机。

3．你们情报处的情报说，德国每月制造的战斗机不超过一千三百架，这与我方的情报不同。据我们的情报，德国的飞机工厂，连同被占领国家的从事制造飞机零件的工厂在内，每月至少能制造二千五百架战斗机。

我把这封信连同下列说明送交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0月7日

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不可能像你所建议的那样，在减少护航舰的情况下分批地连续启航。船队将要停驶的事实也不可能再对俄国人隐瞒下去。麦斯基虽未接到正式通知，但业已知道这些情况，我估计，他已把总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报告了。我们准备在10月份黑暗时期派十艘船只分别航行。①它们都是英国船，船员们必须是自愿的；航行极为危险，船员们唯一的希望是，如果在距离救援地点很远的海面被击沉，他们能穿上北极衣，而救生艇又能装上取暖设备。倘若经验证明机会是十分良好的话，那么唯有请你们帮助供应一些美国船只，以供11月9日以后分别航行之用，除此以外我们实在别无他法。

①这时分别驶往俄国的商船计有十三艘，只有五艘到达。

2．我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要实话实说，但你却建议推迟两星期再告诉他比较有利。我坚决认为应该现在就告诉他。

3．关于“天鹅绒”计划，在埃及战役开始以前，是不能进行任何活动的。有这样的危险：德军将从俄国战场抽调空军来用于埃及。也有这样的可能：他们不得不抽调大批空军来用于“火炬”战役。

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一个较早的日期，但我认为，我们能够比较明确地规定这支空军的成分。几周以来，我们已明确拨出二十个空军中队，但须得到你们的同意和帮助才能最后确定下来。我愿意说明这批空军的具体情况以及要求它出发和参加战斗的时间。

4．我猜不出斯坦德利海军上将将要回国向你报告的消息是什么，但我不能相信它会有单独媾和的危险。俄国战役一直对希特勒非常不利，虽然俄国人对我们两国都有怨气，然而他们并没有绝望。

5．因此，假如我们把现在拟定的“天鹅绒”计划提出来，加上运送更多的飞机，并在P．Q．航线上分批航行的船只，我相信完全可以在“火炬”计划开始之前弥合裂痕。

※　　※　　※

10月9日我致电斯大林，扼要介绍了“天鹅绒”计划。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10月9日

我们将在本月底在埃及发动进攻，“火炬”作战计划将于11月初开始。这些作战行动必然产生以下效果：

（1）或是使德军派遣空军和陆军对抗我们的行动；

（2）或是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由于西西里和南欧将受到攻击的威胁，这种新形势会使德军受到牵制。

2．我们在埃及进行攻击将使用雄厚的兵力。“火炬”将是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除了美国海军以外，还有二百四十艘英国战舰和五十多万兵员。无论如何要使用这么多的兵力。

3．总统和我迫切希望在你们的南翼部署一支英美空军，并使它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挥下作战。我们已发出命令使这支空军集中并开往驻地，以便他们能在明年年初参加战斗。大部分空军解除在埃

及的战斗任务后，便可立即从那里调来——我们相信，埃及战斗的胜利必属于我。

4．10月5日由麦斯基先生转交的来信中，你要求我国和美国大量增加供应俄国战斗机的数量。我们将尽早经由波斯湾航线运来“喷火”式飞机一百五十架以及相当于五十多架飞机的备用零件。这些飞机及零件一俟准备停当即运送前来，它们是特殊增援，今后我们不可能再提供这种特殊增援了。这是在北方航线原定供应以外的特殊增援（北方航线能使用时当然尽量使用）。关于美国的援助，罗斯福总统当另电奉告。

5．最近一次船队中有这么多船只安全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我极为欣慰。七十七艘军舰护航，是这次成功的唯一原因所在。在我们即将进行的战役完成以前，将不能再用海军护航。等到“火炬”战役不再需要护航舰以后，才能再度将它们派往北方海域。

6．尽管如此，我们打算在此期间尽力经由北方航线运送物资给你们，所用的办法是使船只分别航行，而不采用护航队的方式。我们已作好安排，准备在10月28日至11月8日无月光时期使船只驶出冰岛。除了美国方面的船只以外，我们自己的十艘船只已在准备中。这些船只将单独驶出，各船之间的距离约为二百哩，有时距离更远，它们依靠的就是这种躲避敌人、分散行驶的方法。

7．我们希望从1943年1月起恢复采用强大的护航队的办法运送物资。

8．假如不让德军利用挪威北部的机场，那肯定会对你们和我们都有很大的好处。倘使你们的参谋人员能拟出一个妥善的计划，总统和我当立刻研究尽力合作的可能性。

总统已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0月9日

今天我已向斯大林总理发出下列电报：

“英国首相已将他给你的电报的副本寄给我。我们将尽快在高加索部署一支空军，在战略上受你们的指挥。我现在正努力为你寻求更多的飞机，并将在不久以后将情况告知。我也正设法把我们的一些商船移交给你们，以便增加你们在太平洋方面的物资运输。我刚刚发出命

令，要求一家汽车轮胎厂为你们进行生产。我们正运送很重要的增援物资到波斯湾，以便增加经由这条航线的供应物资，深信这是可能做到的。我们正在运送大批发动机，各种装备和人员。我确信我们筹划已久的作战行动将获得成功。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战使每一个美国人都热血沸腾，我们深信保卫战将获得胜利。罗斯福。”

10月13日，我收到斯大林的来电。它既没有说出什么情况，也没有使人得到什么帮助。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10月13日

我收到你10月9日的来电。谢谢你。

※　　※　　※

这时的气氛中充满了怀疑。莫斯科的报纸竟对已是昨日黄花的赫斯事件大加渲染。10月15日莫洛托夫发表公开谈话，要求把赫斯作为战犯，由国际法庭立即进行审讯。10月27日，苏联一位主要政论作家在演讲中指责“阿斯特夫人和‘克利夫顿集团’的阴谋”，说他们企图单独媾和。

这类无稽之谈丝毫没有影响总统或我自己的观点或情绪。我们正作出我们的最大努力。10月27日，我给外交大臣写了一个备忘录：

我确实认为，跟在俄国人的情绪后面跑是十分错误的，更不用说跟他们一起猎取荒诞不经的奇闻了。务必让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使我们集中注意并重温一下赫斯的故事。材料准备好了以后，战时内阁就可考虑应否把事实通知俄国政府。我确切地对你说，唯一有利的事是艰苦作战，争取胜利。我们正在进行许多战斗，将来还要进行更多的战斗。假如我们的努力得到胜利，你会发现我们的地位将完全改观。在此期间，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俄国人，不因他们胡说什么而激动，而要坚决地执行我们的任务。你必须记住，布尔什维克已用谎言和捏造的宣传破坏了许多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或许认为他们用这些方法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影响。

2．我已向总统询问他是否得到斯大林对他的和我的电报的答复；我正等候他的回电。接到回电后，我将亲拟一封电报给斯大林。电文很简单，我要问问他，他的“谢谢你”是不是就是对我那封很长电报的答复，假如如此，那么他对于南翼方面的二十个空军中队，正在运送中的追加的“喷火”式飞机，以及北极黑暗时期准备一只一只地驶往俄

国的运输船等等，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提尔皮茨”号现已到特隆赫姆以南去了，因此在“火炬”计划第一部分过去之后，或许有可能要重行考虑运输船队的问题，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护航舰只。

与此同时，总统给我发来下列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0月28日

我对莫斯科是否给我们答复并没有感到过分烦恼。我肯定他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和我们不同。

关于在俄国南翼上设立机场的问题，我并未听到我方有何困难，但我将立即调查我方的情况。

我深信，俄军能够熬过今年冬季，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对他们的供应以及派驻一支空军和他们共同作战的计划。

我希望我们能够对斯大林先生说，我们已百分之百地履行我们的责任了。

※　　※　　※

冬季几个月的紧张情况，由于阿拉曼和“火炬”作战计划以及俄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而有所缓和。在今年年底以前，北极方面的一次辉煌的军事行动在于使一支船队安全到达。回想起来，苏联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种情绪：如果他们能熬过冬天，他们就能拒绝西方的任何直接军事援助；他们认为这种援助是一种传染性的接触，对于他们的威望也是一种打击。我觉得我们在遭受这样一个政府的不断侮辱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耐心，至少也是值得称道的，这个政府一直希望同希特勒合作，直到它受到攻击几乎被消灭时方才打消希望。

※　　※　　※

然而谈到这里，却要简略地谈谈俄国陆军的辉煌战斗事迹和决定性的胜利。

德军为了扫清道路，以便从东南向高加索地区挺进，必须占领罗斯托夫，肃清在顿河下游弯曲地带内的俄军。第一次推进在5月28日，是从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的北面发动的。到7月7日，从库尔斯克北面出动的一支队伍抵达罗斯托夫的郊外，但未能占领罗斯托夫。从奥勒尔到沃罗涅日的漫长侧翼的防御任务主要由匈牙利军队担任，而德

国第四装甲集团军则从顿河西岸南下。后来的一次进攻突破了伊宗前面的俄军防线，并与向南挺进的部队会师。最后，从斯大林诺发动的第三次攻击，迂回地到达罗斯托夫以北的顿河下游一带。所有这些行动虽然不如希望的那么快，却是大体上完成了计划。俄军的抵抗非常激烈，但是，由于敌装甲与摩托化部队几次深入他们的战线，使他们受到很大困扰，才不得不全面撤退到顿河流域的后面。

三个星期之后，第一阶段的战斗实际结束，因此，希特勒下令进行第二阶段的战斗。南路集团军群现在分成两部分，一支是由利斯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一支是由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希特勒7月23日的指示给他们下达了任务。A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占领整个黑海东岸。在占领迈科普油田之后，一支机动部队将占领格罗兹尼。“随即沿里海挺进以占领巴库区域。”B集团军群已在顿河沿岸建立侧翼防线，将向斯大林格勒挺进，“以粉碎正在该处集中的敌军，并占领该域。”机动部队将沿伏尔加河而下直指阿斯特拉罕。

中央集团军群将进行局部的军事行动，以便阻止俄军从该战线撤走。在北方，9月初将占领列宁格勒。为此目的，希特勒命令由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而腾出手来的第十一集团军的五个师与北路集团军群会师，却没有考虑到这会削弱他主要攻击的力量。他们及时赶到，但不是展开进攻，而是防御由于俄国进攻而被突破的德军战线。

德国A集团军群向高加索的进军，是由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十五个师打先锋的。他们一过顿河，便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进展很快。8月9日到达迈科普，发现油田已被破坏无遗。另一支纵队于8月25日拿下莫兹多克，但在捷列克河被阻，未能进抵格罗兹尼油田。巴库油田是所有油田中最大的油田，尚在三百哩以外。黑海岸边的诺沃罗西斯克于9月10日被攻占；俄国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曾躲避在那里，现已驶往图阿普谢，并留在该地。希特勒要求拿下全部黑海沿岸的命令未能实现。在中路，德军已进抵高加索山麓，但未能继续前进。俄军的抗战，在得到由黑海西岸的铁路运去的生力军的增援以后，全线都趋于稳定。克莱斯特的部队由于分兵攻打斯大林格勒而遭到削弱，他一直打到11月。11月2日他占领了纳尔奇克。此后，冬季条件妨碍了行动，克莱斯特便智穷力竭了。

在德国B集团军群的前线发生了比失败更糟糕的事。斯大林格勒诱惑了希特勒；这城市的名称就是对他的挑衅。这个重要城市是一个工业中心，也是防止他强行突入高加索侧翼防线上的一个强大据点。这个城市成为一块吸铁石，把德国陆军与空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了。

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转身南下企图帮助A集团军群渡过顿河，也招致了严重的后果。它推迟了向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在它再度转向东方之前，业已退往顿河对岸的俄军正进行整顿。俄军的抵抗日渐坚强。直到9月15日，德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间进行了激烈战斗之后，才进抵斯大林格勒的郊区。10月间，德军以巨大的伤亡作代价在攻城战斗中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俄军以热情的献身精神在城市废墟中进行激烈战斗，什么也制服不了他们。

早已心神不安的德国将领们当然是更加焦急了。经过了三个月的战斗，这次战役的主要目标——高加索、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仍在俄军手中。德军伤亡惨重，而补充力量又不足。希特勒不但不派新兵去补充伤亡的人员，反而用新兵组成为新的未经训练的师。军事专家们认为，这正是住手的时候，但是，“这个啃地毯的人”是听不进去的。9月底希特勒的参谋长哈尔德终于因抗拒他的主子而被撤职。希特勒鞭策他的部队继续进军。

到10月中旬，德军的处境显著地恶化了。B集团军群的正面战线延伸七百哩。保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耗尽了力量，现在已疲软无力，而保卫它的侧翼的却是战斗力十分可疑的盟邦军队。冬季临近了，俄军必然会进行反攻。如果顿河前线守不住，高加索方面德军的安全就不能维持下去。但是希特勒不同意任何撤退的建议。11月19日，俄军进行了他们准备已久的英勇的包围战，猛扑斯大林格勒南北两面的防卫薄弱的德军侧翼。四天以后俄军的钳形攻势会合了，德国的第六集团军被围于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保罗斯建议突围。但希特勒却命令他坚守阵地。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部队的地盘越缩越小。12月12日，天寒地冻，德军拼命突破俄军的包围圈，力图解救被围的第六集团军。他们失败了。此后，保罗斯和他的部队虽然熬过了七个可怕的星期，然而他们覆灭的命运已经肯定了。

第三十三章　阿拉曼战役

为沙漠攻势进行准备——无可奈何的拖延——亚历山大将军的理由——战斗日期临近——“齐普”，1942年10月23日——蒙哥马利的部署——千炮齐轰——总攻——战斗互有得失——第九澳大利亚师战果辉煌的进攻——10月27日及28日两天的激战——向自治领总理报告战况——向将领们致贺——英方的伤亡——蒙哥马利的最后计划：“增压”——澳大利亚战士向前推进——隆美尔的阵线被突破——我装甲部队的追击——亚历山大11月4日的电报——敌军溃败——“鸣钟吧！”——老式的战术——命运的转折。

中东指挥部门易长之后的几星期中，在开罗及前线一直没有中断制订计划和训练的工作。第八集团军已有了空前的增强。第五十一师和四十四师已由英国到达中东，并且已成为“习惯于沙漠作战的部队”。我方装甲部队已增加到七个旅，配备一千多辆坦克，其中几乎半数是来自美国的“格兰特”式和“谢尔曼”式坦克；我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在质量上至少是不相上下。在西部沙漠已集结了空前强大而训练精良的炮兵，来支援即将发动的攻势。

根据1941年10月7日的指令，中东空军在作战方针和任务方面都由总司令指挥，但是，在特德空军中将的统率下，根本无需任何严格的规定。空军司令部与新就任的陆军将领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科宁厄姆空军中将所率领的西部沙漠空军现在已具有五百五十架飞机的战斗力。除了以马耳他岛为基地的飞机以外，另外还有两支空军队伍，这两支空军共有六百五十架飞机，其任务为骚扰敌方港口和地中海上及沙漠中的敌方补给线。再加上一百架美国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我们的实力总计约有一千二百架可以作战的飞机。

在这一切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我有必要尽早了解亚历山大将军的意图。因此，我于9月17日发出如下电报：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9月17日

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你来电说明你的意图。我原和你商定，在9月的第四个星期发动进攻。以后你曾声称，由于最近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已使敌军受到很大削弱——重新集结兵力等等工作需要多花一

点时间。我并不想知道你的计划或准确的日期，但我必须知道定在哪一个星期，否则我就无法对整个战局作出必要的判断。

亚历山大将军在几封电报里告诉我们说，已定于10月24日左右发动“捷足”，“捷足”是这次战役的代号。他说，“由于没有开阔的侧翼，战役只能分阶段进行，以便在敌军的防线上突破一个缺口。”构成装甲部队主力的第十军是这次攻击的先锋，将在白天通过这个突破口向前推进。该军要到10月1日才能领到全部武器和装备。然后还要训练几近一个月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我认为，最初的突破进攻必须要在月圆的时候进行。这将是一场主要作战行动，它要花费一些时间，并且，如果要使我军的装甲部队能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解决战斗的话，就必须在敌人的战线上打开一个足够大的突破口。我的整个计划实际上是与月圆不可分的。我已仔细地考虑过如何使这次战役发动的时间与‘火炬’战役配合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军发动进攻最好的日期是在‘火炬’战役发动前十三天。”（“火炬”战役当时已定于11月4日发动）。

首相致中东总司令　　1942年9月23日

事情都托付给你了。只要能打胜这一仗，拖延些时日当然还是值得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作你的后盾，支持到底。

我谨向你提出一点，就是关于敌军在此期间将要构筑的防御工事问题。你是否想过会遇到一条密布着爆破而成的岩洞、隐蔽的炮位和机枪阵地构成的纵深达二十五哩的防御工事，而不是一夕之间就可攻破的薄薄的一层防线？坦克本来就是为了顶住机枪的火力为步兵开路而发明的，现在却是步兵得为坦克开路了。依我看来，既然火力已大为加强，步兵的这个任务就将是极为艰巨的。你现在一定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以及如何扩大你的进攻面，从而发挥你的兵力上的优势。

※　　※　　※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进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10月20日

无论是北非，还是维希法国的事态发展，均对我方有利。

“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地如期地进行中，但我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蒙哥马利即将进行的战役上。

这场战役很可能对未来有重大影响。请代我向蒙哥马利和科宁厄姆致热烈的问候。当你开始进攻的时候，请用“齐普”一字通知我。

这时空军早已开始战斗，他们袭击敌人的部队，机场和交通线。空军对敌军的运输船队特别注意。在9月里，向北非运输给养的轴心国船只有百分之三十被击沉，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到10月，这个数目上升到百分之四十。敌军的汽油损失达百分之六十六。在秋季的四个月里，轴心国的船只损失达二十万吨以上。这对隆美尔的军队说来，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我所等待的那个字终于传来了。

中东总司令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0月23日

“齐普！”

我立即电告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0月23日

埃及战役于伦敦时间今晚八时开始。陆军全部兵力将投入此次战役。我将随时向你报告战况。在埃及打一次胜仗对我们的主要事业将极为有利。你在托卜鲁克那个黑暗的早晨给我的那些“谢尔曼”式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均将在这次战役中大显身手。

※　　※　　※

当时共有三十装甲师和相当于七个步兵师的兵力可供蒙哥马利将军随时调遣。集中这么大的兵力，必需采取若干欺骗敌人的巧妙措施和预防办法。特别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敌机俯瞰到我方的准备工作。这一切都极成功地做到了，因此这次进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

10月23日夜晚，皓月当空，近一千门大炮对敌人的炮兵阵地开火，一直轰击了二十多分钟，然后又轰击敌人的步兵阵地。在这种集中炮火的掩护下，再加上空中轰炸的支援，第三十军（军长利斯将军）和第十三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发动了进攻。第三十军所进攻的敌军防线系由四十师的兵力防守，该军全体部队力图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打开两条通路。在该军后面紧跟着第十军（军长拉姆斯登将军）的两个装甲师，以便扩大战果。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力挺进，

到拂晓时已深深楔入敌人战线。工兵部队已经把先头部队后面的地雷扫除了。但我军仍未突破敌人布雷阵地的纵深地带，我军装甲部队也并无很快即可突破敌人阵线的希望。更往南一点，第一南非师奋战前进，以便保护突出部的南翼，第四印度师由鲁威塞特山脊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十三军所属第七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也突破了他们面前的敌军防线。这样，这支部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当主要战斗在北面展开之际，诱使敌军在这一部分战线的后方将两个装甲师保持三天之久。

截至此时为止，我军一直未能在敌军很深的布雷地带和防线上突破任何缺口。25日凌晨，蒙哥马利和他的高级将领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命令装甲部队按照他原来的指令，在拂晓前再度向前猛攻。在这一天里，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的确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那块通称为腰子岭的有特点的地方却成为我军和敌军第十五装甲师和阿里雅特装甲师激战的焦点，他们接连不断地猛烈反扑。第十三军在它的战线上没有继续推进，为的是保存第七装甲师的实力，以便在高潮时使用。

在敌军司令部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混乱。隆美尔在9月底回德国治病去了，接替他的是施登姆将军。战役开始后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施登姆便死于心脏病猝发。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出了医院，在25日傍晚重新担任指挥官。

26日那天，在这个目前已深深楔入敌人防线的突出部分的整个战线上敌我双方继续激战，这一次仍然是以腰子岭打得最厉害。在前两天一直销声匿迹的敌方空军，此刻也毫不示弱地向我们的空中优势挑战了。空战多次，结果多半是我方占上风。第十三军的奋战，虽然推迟了敌军的行动，但并未能阻止德军将其装甲部队调到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他们防线的要害地区去，但是，这一调动受到我方空军的痛击。

此时，在莫斯黑德将军指挥下的第九澳大利亚师发动了一次新攻势，大有所获。该师由突出地带向北朝海边方向攻击。蒙哥马利抓紧时机，扩大这次出色的胜利。他命令新西兰师停止西进，并命令澳大利亚部队继续向北挺进。这一行动威胁了在北翼的德国步兵师一部分人员的退路。这时，他感到我军在密布地雷和强大的防坦克炮阵地中

趑趄不前，锐势已有所衰退。于是，他重新集结部队和后备力量，以便为再度猛攻作好准备。

在27日和28日两天里，为了争夺腰子岭，我军和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第二十一装甲师进行了整整两天的激烈战斗。这两个师是新近由南部地区调来的，他们反复向腰子岭的进攻，均被击退。亚历山大将军描述这场战斗如下：①

①摘自他11月9日给我的电报，战役结束后才发来给我。

在10月27日，敌军进行一次旧式的装甲部队的大规模反击。他们使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坦克，进攻达五次之多，结果寸土未得，损失惨重，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我方坦克采取守势，损失较轻，他们的损失比我们重多了。10月28日，〔敌军〕重来，〔经过〕一上午的长时间与仔细的侦察，以求找到我方的薄弱部分和防坦克炮的位置，随即在下午，背着落日的余辉，集中兵力发动猛烈的攻势。敌方的侦察已不如往日有效，因为我方的坦克与防坦克炮均能在较远的距离同他们作战。正在敌人企图集结兵力发动最后攻势之时，英国皇家空军以摧毁一切之势，再度加入战斗。在两个半小时内，出击的轰炸机在三哩宽二哩长的敌军部队集结地区共投下八十吨炸弹，甚至敌人在尚未整队以前，其进攻即已被击溃。此次为敌军最后一次企图掌握主动权。

就在10月26日与28日这两天中，三艘极端重要的敌方油船被我空军击沉，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空中作战得到了最大的报酬，空中作战就是陆上作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　　※　　※

虽然这时胜负尚未揭晓，我认为已经可以把战况告知各位自治领总理了。

首相致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0月28日

埃及的大战开始极为顺利，虽然现在尚不能预料结果如何。敌军缺乏弹药与燃料，加之我军在不久前击沉了一艘他们一定还在翘首期待着的极端重要的油船。我军在空军方面、装甲方面（包括最优良的装甲在内）、以及在人数方面，均大大超过敌军，此外还有一条十分方便的交通线。隆美尔身患重病，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调他回来的。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将军决心战斗到底。如果他们成功了的

话，敌军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及燃料，将很难顺利撤退。因此对我军说来，就地解决战斗远较在西面地区解决战斗有利。

致弗雷泽先生：

你将怀着骄傲和兴奋的心情看到你们新西兰战士的全部英勇事迹，和他们在这个很可能流芳百世的事件中立下的功勋。

致柯廷先生：

你将以骄傲和愉快的心情了解到第九澳大利亚师在这次不愧为最重大的事件中立下的功勋。

我也给亚历山大将军发了下列电报：

你和蒙哥马利将军坚决地、成功地发动了目前这次决战，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特此向你们致贺。国防委员会认为，总的局势已经证明，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来进行这次残酷的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你为彻底击溃隆美尔部队和战斗到底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2．空军在击沉敌军所极需的油船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战果，以及敌军前线后方的万分焦虑与紧张的情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你。希望你能将你的报告中尚未提到的当前意图扼要见告。

3．与此同时，“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我们将按时发动进攻。

4．·下·列·情·况·只·供·你·和·蒙·哥·马·利·二·人·了·解。克拉克已访问了“火炬”地区，与对我方友好的一些法国将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有理由相信，届时不仅遇不到抵抗，而且还会得到有力的援助。因此事态的发展也许会较快，说不定比原定的要快得很多。预计法国方面很可能会作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应；西班牙方面至今尚未发生任何险象。就我们所知，敌人并不知道攻击即将临头，而且对它的规模之大与迫在眉睫也毫无所知。向你和蒙哥马利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你们的战斗如能取得完全胜利将为人们永志不忘。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0月30日

蒙哥马利和我完全同意，必须保持我们攻势的高度压力。

敌军的布雷区和防坦克炮造成了不少困难和迟滞。但我们即将以步兵和坦克大举进攻，以便为第十军杀出一条血路。此次攻势如能获得成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相致特德空军上将　　1942年10月30日

你从空中、地面和海上进击敌人，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为此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请代向科宁厄姆以及曾在利比亚沙漠中热情欢迎过我的皇家空军官兵致意。那时我就确信伟大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些日子终于到来了，你们在这些日子里正作出光荣的贡献。

特德空军上将致首相　　1942年10月31日

我谨代表这里的全体空军官兵对你的那封嘉奖备至、激励军心的贺电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们正在乘胜追击，决心战斗到底。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0月31日

谢谢你来电嘉奖。敌军正在拼死挣扎，但我军正在不断地予以无情的痛击。敌人最近很有可能崩溃。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1月1日

迄至10月31日晨六时止，我军损失最高估计为：阵亡、负伤及失踪的军官六百九十五名，士兵九千四百三十五名。

伤亡最重的部队为第五十一高地师及第九澳大利亚师，各损失二千人左右。第十装甲师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人。

损坏的坦克正在顺利修复中。在最初六天中，共修理二百一十三辆坦克，其中只有十六辆是肯定无法修复的。

※　　※　　※

蒙哥马利这时已订好计划，作好部署，准备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增压”作战计划）。他把第二新西兰师和英国第一装甲师从前线撤下来，后者在腰子岭击退德军装甲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赫赫战果以后，特别需要进行整顿。英国第七装甲师和第五十一师以及第四十四师的一个旅合并，编为新的后备部队。此次突破将由第二新西兰师，英国第一百五十一和一百五十二步兵旅及第九装甲师打头阵。

在此期间，用亚历山大的话来说，在10月28夜和10月30日，澳大利亚部队向北朝海岸猛攻，终于将留在该地的四个〔德国〕营包围在袋形阵地中。

敌军似乎坚信我军是打算攻击公路和铁路，因此极力抵抗我军的进攻。敌方调来了原在我军突出部西面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再加上原来防守着我军突出部北翼的第九十轻装师，用这两支部队发动猛攻，企图解救被围部队。敌军以的里雅斯特师——它的最后一支尚未使用的后备部队——接防第二十一装甲师原来的阵地。在敌军为了想解救一团人，大大分散兵力，并动用了它的最后的一支尚未参加战斗的后备部队之际，我军就得以从容不迫地重整兵力，以便执行“增压”作战计划。

澳大利亚健儿在经过一系列苦战后，长驱直入，战果辉煌，这使整个战局对我十分有利。11月2日清晨一时，“增压”开始。在三百门大炮的掩护下，第二新西兰师下属的几个英国旅突破了敌人的防区，英国第九装甲旅一马当先，直捣敌人阵地。但是他们发现，沿着通往拉曼的道路上，有一条配备了强大的防坦克武器的新防线阻挡了他们的去路。经过长时期的战斗后，该旅损失惨重，但却为后续部队打通了一条走廊，英国第一装甲师便通过这条走廊向前挺进。接着就发生了这次战役中最新的一次坦克会战。敌军以所有残存的坦克猛攻我军突出部两翼，均被击退。这是一场决战；但到次日，即3日，当空军报告敌军已开始撤退时，在通往拉曼道路上的敌军掩护撤退的后卫部队，却依然缠着我军装甲部队的主力，使之无法前进。希特勒下令不准再后退一步，但是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已不在德国人手中了。现在仅需在敌人的防线上再打开一个缺口，大功即告完成。11月4日清晨，第五印度旅在特勒阿格及尔以南五哩的地方发动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猛攻，十分成功。我军至此已大获全胜，我装甲部队终于打通了横越广漠无垠的沙漠追击敌军的道路。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4日

经过十二天浴血苦战后，第八集团军已使隆美尔统率下的德军和意军一败涂地。敌军阵线已被突破，大批英国装甲部队已通过突破口，现正在敌军后方作战。一部分能够脱身的敌军正在全面撤退，并不断受到我装甲部队、机动部队及空军的袭扰。其余的敌军各师依然顽守阵地，力图苟延残喘，这些部队很可能被包围，无路可走。

皇家空军自始至终一直在出色地支援陆上战斗，并不断轰炸敌人撤退的纵队。

战斗仍在进行中。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11月4日

第八集团军在你的杰出的副手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在埃及战役中建立了殊勋，特此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虽然这次战役的效果要在若干天甚至若干星期后才能显示出来，但无疑已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将影响到这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未来进程。

如果你在电报中所说的那些合理的希望成为事实，而且眼看敌军即将整批就俘和全面溃退的话，我打算以全国鸣钟来表示庆祝，自战争爆发以来，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希望你在最近几天里能使我如愿以偿。俘虏至少要达二万名。你将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示威，对即将到来的“火炬”战役来说是及时的，因为它既可以鼓励我们在“火炬”战役地区的那些朋友们，又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他们即将遭到的另一次进攻。

“火炬”的调动工作正在按计划准确进行中，保密情况一直良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对整个形势就要刮目相看了。

※　　※　　※

隆美尔现在正在全线撤退中，但是他的运输工具和汽油只能用来撤退一部分军队，因此，德国人虽然在作战时表现很英勇，现在却丢下意大利人，自己先乘上汽车了。六个意大利师的成千上万名士兵被丢在沙漠里，无法逃走，他们缺粮缺水，除了束手就擒以外，别无出路。战场上遍布被击毁了的或丢弃的坦克、大炮和车辆。根据德方的记载，在战事初起之际，德国的装甲师团共有二百四十辆可作战的坦克，到11月5日，只剩下三十八辆。德国空军在占优势的我方空军面前，干脆放弃了毫无希望的战斗，因此我方空军现在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用全力来攻击狼狈西撤的大批敌军和车辆。隆美尔本人也曾对皇家空军的伟大功勋予以高度的评价。①他的军队已被彻底击溃；他的助手冯·托马将军和九名意大利将领都已成为我军的俘虏了。

①见德斯蒙德·扬：《隆美尔》，第258页。

看来很有希望使敌军的惨败变成全军覆灭。第二新西兰师奉命向富卡追击，但是等到它在11月5日到达该地时，敌人已过去了。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即在马特鲁港截住敌军的退路，英国第一及第七装甲师已向该港挺进。到6日傍晚，他们距目的地已经不远，此时敌军依然力

图逃出我军日渐缩紧的包围圈。但是下雨了，而且缺少进军的汽油。7日全天，我军未能继续追击。这个二十四小时的停顿使我军未能完成包围圈。但尽管如此，四个德国师和八个意大利师已经溃不成军。我军俘获了三万名俘虏和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根据记载，隆美尔对我国炮兵在打败德军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如下看法："英国炮兵再度发挥了它那闻名的长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炮兵的高度机动性和进攻部队必备的迅速反应能力。"①

①同上第279页。

关于德军此次战败的经过，我们可以引用亚历山大将军于11月9日所发出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结束；

这场战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集结我方部队以便进行战斗并设法迷惑敌人，这就使我们能够进行奇袭，而奇袭乃是致胜的要素。第二是突破——即大量集中各兵种的力量，在敌军的防线上深深打开一个缺口，然后突破部队一分为二，形成两个侧翼，以便使我军有扩大战果的更多机会。第三是东攻一下，西进一下，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并使他们将所有的后备兵力都用于堵塞突破口和反复进行反攻上。最后是猛攻，粉碎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打开一条通道，我军的装甲及机动部队随即便源源不绝地通过这条通道。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6日

鸣钟吧！据估计俘虏人数目前已达二万名，俘获坦克三百五十辆，大炮四百门，军用物资数千吨。我军先头机动部队已抵马特鲁港以南的地方。第八集团军正在乘胜前进。

但是，这时我却想起1917年在康布雷战役①结束后所发生的情况，因此在三思之下，决定还是等到即将发动的"火炬"作战计划开始得胜时再鸣钟祝贺为好。但我希望在一星期内即能如愿以偿，于是，我便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亚历山大将军。

①康布雷为法国北部一城市，1917年11月，英军第一次大量使用坦克进攻德军设于该地的兴登堡防线，大获全胜，但德军旋于12月大举反攻，英军转胜为败。——译者

※　　※　　※

阿拉曼战役与以前在沙漠所发生的历次战斗均有不同。

因为战线狭窄、工事极为巩固，并且有重兵固守。没有侧翼可以包抄。只有较强的并且敢于采取攻势的一方才能突破。谈到这些情况，不禁使我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所进行的那些战斗。我们在埃及又看到1917年底曾在康布雷出现过、后来又在1918年的许多战役中出现过的实力较量，就是说，攻击者握有短近而优良的交通线，尽力集中使用炮兵，用猛烈炮火组成火网，然后用大批坦克蜂拥向前推进。

蒙哥马利将军和他的上司亚历山大都是经验丰富、研究有素并且肯动脑子的人，所以深谙此道。蒙哥马利是一位伟大的炮兵专家。他相信大炮可以杀人，正如萧伯纳说拿破仑也相信这一点一样。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力图使三四百门大炮在统一的指挥下参加战斗，而不是用分散的炮兵中队来进行小规模的炮轰；在过去，这种小规模的炮轰总是与坦克在宽广的沙漠地带的袭击一起进行的。自然，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论，阿拉曼战役的规模都远不及在法国和佛兰德所进行的那些战役。在阿拉曼，我们在十二天中损失一万三千五百人，而在松姆地区我们头一天就损失了近六万人。就另一方面而言，自第一次大战以来，防御火力已大为增强，而且在那次大战中，人们一直认为，不仅在炮火上，而且在士兵的人数上，必须是二或三对一之比，才能突破一条工事巩固的防线。

在阿拉曼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敌军的阵线不仅包括连绵不断的前沿据点和机枪阵地，而且这样的防御体系遍布整个纵深区域。此外，在这样的一个阵地前面，还有大片布雷区，形成强有力的屏障，其所布的地雷质量之高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因此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阿拉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将永垂青史，还有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

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

第三十四章　火炬点燃起来了

戴高乐将军的处境——“要人”吉罗将军抵达直布罗陀——舰队驶近目的地——罗斯福总统致贝当等人的函件——艾森豪威尔于11月5日飞往直布罗陀——战时的直布罗陀岩壁——吉罗将军的幻想——战斗打响了！——一件怪事的干扰——达尔朗海军上将在阿尔及尔——墨菲先生和朱安将军向他发出呼吁——他的艰难处境——英美军队开始登陆——美军于11月8日进攻奥兰——在奥兰及阿尔及尔两地法军停止抵抗——在摩洛哥登陆的全部是美军——贝图阿尔将军效忠盟国——诺盖总督重新控制局面——他下令进行抵抗——“西方特种部队”开始登陆——法国舰只与美国舰队激战——诺盖于11月11日投降——吉罗将军与克拉克将军飞往阿尔及尔——吉罗遭到法军将领的冷遇——德军侵入法国未占领地区——达尔朗下令北非全境全面“停火”——赖伐尔接到了消息——他左右着贝当元帅——他被召往贝希特斯加登——达尔朗海军上将终于被克拉克将军争取过来——安德森将军接管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指挥权——迅速东进——德国人空运增援突尼斯——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命运。

罗斯福总统曾和我决定，不把有关“火炬”作战计划的各种情况告诉自由法国人士，这是因为他对戴高乐抱有成见，他通过李海海军上将与维希保持着关系以及我们对两年前在达喀尔问题上泄密一事记忆犹新之故。我对此并无异议。但我仍然不能忘怀英国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并意识到，他因为我们故意将他排斥在这个计划之外必然会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因此我打算在进攻开始前不久将此事告诉他，我还准备把马达加斯加岛委托他管理，以便减轻他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运动所受的这种侮辱。在“火炬”战役的准备阶段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实，和以后我们所获悉的一切情况，都证明了：倘若当时让戴高乐参与此事的话，会引起北非法国人士的极度反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5日

我必须在进攻前一天（如果确知次日气候良好的话），将“火炬”计划告诉戴高乐。你谅必记得，我在1940年曾和他郑重地交换过信

件，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我深信他是有军人气节的。

2．我将对他解释，我之所以没有把“火炬”计划告诉他，乃是因为这是美国的计划和秘密，并对他解释，不让他和他的同伴参预“火炬”计划，并非是因为我们对他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运动缺乏好意，而是因为“火炬”地区的情况复杂，和需要尽可能避免战斗之故。我预备让他在星期五某个时间宣布任命勒·让蒂奥姆将军为马达加斯加总督。我们一直把此事作为对他的一种慰劳品。它将证明我们并不想抛弃自由法国人士。至于他和吉罗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他们会在政治上携手合作，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合作，我就不可得而知了。

希望你能同意我所提出的方针。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5日

任何使戴高乐参与“火炬”计划之举，均将对我们努力争取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军归附我方远征军这一大有希望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忧虑。

因此我认为你在登陆成功以前，还是不把有关“火炬”计划的任何情况告知戴高乐为宜。登陆成功后，你可告诉他说，经我同意，美国远征军的美国司令官坚持将此事严守秘密，作为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戴高乐于星期五宣布马达加斯加总督人选一事，对“火炬”计划毫无裨益，目前仅需在他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他的威信即可。

李海海军上将完全同意上述意见。

物色一位有威望的法国人显然是很有必要，而在英国和美国人的心目中，再也没有谁比吉罗将军更合适了。这位斗志坚强的高级将领在德国惊险而大胆的越狱事迹已经传为美谈。我在1937年参观马奇诺防线时曾在梅斯见过吉罗一面，当时他负责指挥马奇诺防线的主要部分。关于这次会晤，我在本书中已经叙述过了。当时他就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越狱后在德军阵线后方的惊险事迹告诉过我。由于我也越过狱，这就使我们两人有了共同的经历。如今，在他当上了集团军司令官以后，他又重演他青年时代的英勇事迹，这事迹甚至更为轰动。奇怪的是，早在4月间，当总统的“秘密的战争婴儿”“火炬”作战计划尚未诞生时，我就曾给总统发去下列电报：

1942年4月29日

我对吉罗将军越狱到达维希一事极感兴趣。此人在实现你所寄予厚望的事情上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请将你所知道的情况见告。

现在，在六个月之后，所有这一切就变得极为重要了。美国人已和吉罗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并拟定了计划，在决定性的时刻把他从里维埃拉送到直布罗陀。我们对“要人”寄予很大的希望，“要人”是吉罗的代号。我在11月3日致电总统说：

“要人”来电说，他已决定立即前来，并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送往直布罗陀。艾森豪威尔已复电劝他乘坐一艘在美国艇长指挥下的英国潜艇，该艇已在海岸附近等待。

在海上饱尝虚惊后，吉罗和他的两个儿子安全地被送到直布罗陀。

※　　※　　※

在此期间，我们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我们决计不惜任何代价保证它们的通行。由英国港口开出的护航队大部分都必须驶过比斯开湾，穿过所有德国潜艇横行之地，因此需要有强大的护航舰队。我们还必须做到，不仅使从10月初起就开始集结在克莱德湾和其他英国西方港口的大批船只，而且使护航队的实际出航时间都瞒过敌人的耳目。我们作得非常成功。德国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情报，误以为我们的目标又是达喀尔。到10月底，已有约四十艘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布防在亚速尔群岛以南和以东的地方。它们使一支由塞拉利昂驶回英国本土的庞大的运输船队蒙受重创，共有十三艘船只被击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算不了什么的。第一批“火炬”运输船队于10月22日驶离克莱德湾。到26日，所有快速的运兵船只均已出航，美国部队也由美国直接驶向卡萨布兰卡。这支由六百五十多艘舰只组成的远征军现在全部出动了。它们悄悄地渡过比斯开湾或大西洋，无论是德国的潜艇或空军都没有发现它们。

我们的一切力量现在全部都用上了。在遥远的北方，我们的巡洋舰在监视着丹麦海峡和北海的出口，以防敌人海上舰只的干扰。其他的巡洋舰则防卫着亚速尔群岛附近的美国人必经之地，而英美的轰炸机队则对法国大西洋沿岸的德国潜艇基地进行袭击。尽管德国潜艇显然已向直布罗陀海峡集中，但我们的先锋舰只在11月5日至6日的晚间

驶进地中海时，却依然未被发觉。直到7日，当驶向阿尔及尔的运输船队距离目的地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的航程时，它才被发见，但即使如此，也只有一艘船受到攻击。

这时已到该发表总统的声明的时候了。我对他送给我的声明初稿有点不放心，因为在那篇稿子里，他称贝当为“我亲爱的老朋友”，并且重提未免有点过时的1916年凡尔登的辉煌战绩。我认为这对于戴高乐分子说来，无异是断绝往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3日

我不知可否指出，你给贝当的那封信稿似乎太客气了一点。他的威望目前想必已一落千丈。他曾以他的威望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害。请你考虑这封函件对戴高乐分子所起的影响；我们对他们负有重大的义务，而且他们被排斥在“火炬”计划之外，必然感到极为痛苦。有人对我说，这封函件在其他地方也将产生不良反应。当然，给他一封友好的函件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否请你考虑把调子放低一点。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4日

我同意政贝当函件的调子应当放低一点，我已重写了这封信。我深信重写的这封信不至于触怒法国朋友们。

总统所作的修改是令人满意的，读者不妨参阅已发表的霍普金斯文件。

※　　※　　※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我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这次英美首次大规模作战统帅的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

直布罗陀在战时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了。当然，自1939年9月以来，我们就已采取了军事防御措施，以防受到围困。

面对着西班牙边界，我们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在其上边就是直布罗陀岩壁，岩壁上已爆破出许多坑道，以便安放控制地峡的大炮。另外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备来自空中、海上和空降部队的进攻。这里最需要的是水，到1940年年中时，在坚固的岩石中已筑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从而提供了足够的供应和储备。这是一桩浩大的工程。

直布罗陀对战争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的新飞机场的发展和使用。它最初仅是跑马场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1942年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哩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湾，是用开凿坑道时开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十四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监视人面前公然进行，我们但愿他们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我们竭力给他们以这种印象。显然他们也信以为真。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好，“倘若没有英属直布罗陀，就不可能进攻西北非。”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7日

昨日平安抵此。

我认为有希望在〔我们登陆〕以前将“要人”接来北非。

但此事需视天气好坏而定，如天气好，即可把他由潜艇转送到飞机上。以后我将正式报告此事。

你在过去数月中对我的不断支持和鼓励，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的士气昂扬，坚信今后一切会顺利进行。

吉罗及时到达约定地点，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起见，我给他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作为一个有同样越狱经历的人，我很高兴能和你一同共事。我们在梅斯的谈话对我记忆犹新。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对法国抱有信心，我为我们两国和美国即将为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首次联合大举进攻感到高兴。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1月8日

“要人”接到你的电报后显然很高兴，他托我向你转致下列复电：

“承蒙惠电，谢谢。我们在梅斯的畅谈我也铭记心中。我和你一样，虽然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对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我如今坚信，经过大家的努力，阿尔萨斯和洛林终将属于法国。”

吉罗此番前来，本以为他会被任命为北非最高司令官，还以为美英两国的军队将归他指挥，而他以前并不知道联军的力量究竟有多

大。他本人竭力主张在法国登陆，不要在北非登陆，或在北非登陆以外再在法国登陆，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为这是切实可行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进行了四十八小时的辩论，才终于使这位勇敢的法国人最后认识到什么是当务之急。我们大家对“要人”都寄予过分的期望，但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省长、将领特别是对军官团究竟有多大影响，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　　※　　※

战斗终于打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在11月7日到8日那一晚上和以后那几天中的焦急不安的情形。他一向是极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的。这场战斗所下的赌注之大，天气之变幻无常（可能由于天气的变化而前功尽弃），所获消息之零碎，法国人态度之极端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之危险——所有这一切（且不说实际战斗之激烈了），对这位司令官说来，无疑是一场极端严酷的考验，他所负的责任是既重大又直接的啊。

※　　※　　※

正在这时，我们又遇到一件怪事的干扰，不过其结果倒是对我们极为有利。达尔朗海军上将在巡视北非后回到法国去了。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

他的病况危急的消息，促使这位海军上将于11月5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

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先生（美国在北非的政治代表）希望他能在我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先生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登陆日期。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虽然朱安将军深知此事内幕，并且忠心耿耿，他却不由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手下只有几百名热情奔放的法国青年。他知道得很清楚，

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现在人们绝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了。他质问道，为什么不早一点把登陆的时间通知他。其实，理由也很显然，而且告诉不告诉他登陆的日期，也与他的职权毫无关系。因为只要达尔朗在阿尔及尔，一切效忠维希的法国人就都听命于达尔朗。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清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商，达尔朗便来了。当他听到了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气得满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下于英国人。”

达尔朗对英国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时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1941年5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

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因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的最高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方的要求。希特勒由于当时正在全神贯注于即将进行的俄国战役，所以尽管他的海军参谋人员对此提出反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强求。同年11月，魏刚由于被德国人视为不可靠，所以被免职了。虽然以后并没有听说轴心国计划利用达喀尔来对付我们，但是后来突尼斯各港口却对轴心国船只开放，并在1942年夏季起了对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的作用。现在事过境迁，达尔朗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是不管他究竟准备怎样帮助英美占领西北非，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贝当的。他知道，如果他投奔盟国这方面，德国必然会侵占尚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地区，他个人对此事要负责任。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说服，他只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他除了这样做以外，也别无他法。

在此期间，原定的计划在逐步执行中。成群的持枪的反维希的法国青年包围了这座别墅，他们决心要弄清楚，屋子里的人态度如何。拂晓前，警察当局照例派了五十名机动警察来到别墅，驱散了这一小群违法的人。他们取代那些法国青年来监视屋里的人，并逮捕了朱安、墨菲还有和墨菲在一起的他的助手美国驻马拉喀什副领事肯尼思·彭达先生。他们静待达尔朗发布下一步指示。他授权彭达先生把他致

贝当的电报送到阿尔及尔的法国海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值班的一位法国海军高级将领经核实这封电报是真的以后，便把它发了出去，但拘留了这个信使。这时，登陆的时刻已经到了，盟军开始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登陆。天亮以后，消息接踵而至，达尔朗和朱安两人便一路上互存戒心地到达了设在帝王堡内的阿尔及尔法军总部，留下墨菲先生仍然被警察软禁在别墅里。

达尔朗于上午七点四十分又给贝当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上午七时三十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采取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将无法支持。各方向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11月8日凌晨一时后不久，在皇家海军巴勒海军少将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东西两方许多地点登陆。为了引导登陆艇在选定的海滩上登陆，曾进行极为仔细的准备工作。在西面，英国第十一旅的先头部队完全取得成功，但在其东面，载运美军的舰船和登陆艇，被意外的浪潮冲到离开计划登陆地点好几哩的地方去了，因此在黑暗之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耽搁。幸而我们在沿海一带所受到的袭击和抵抗都不怎么严重。天明以后，增援到达，我们立刻又掌握了局势。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架飞机发现地面上有友好的信号，就在卜利达机场降落，并且在当地法国指挥官的协助之下，占领该机场，一直等到海滩盟军赶来援助。

战斗最激烈的地点是阿尔及尔港本身。英国的两艘驱逐舰“布罗克”号和“马尔科姆”号在该处企图强行驶进该港，使美国突击队在防波堤上登陆，以便占领港口和炮兵阵地，并防止法国人凿沉舰只。这一大胆的行动使得这两艘英国军舰受到了进行抵抗的大炮的直接平射，结果甚为不幸。“马尔科姆”号不久即被击伤，但“布罗克”号于三度失败后，终于成功地驶进该港，使部队登陆。该舰后来由于在撤退时受了重伤，终于沉没。很多士兵在岸上被包围，不得不投降。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去了一封电报说，“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下午五时，他又发出一封电报说，“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

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彭达先生已被释放，法国人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见美军司令。

下午七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由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到美国人的手里，朱安将军在盟军的领导下重掌大权。

※　　※　　※

在奥兰，进攻的部队是美军“中央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是在英国受训和登船的。在英国海军支援下的主攻，是于11月8日凌晨一时左右在该城以东的阿尔泽湾发动的，与此同时，对奥兰西面的两处地方也发动了较小规模的进攻。法军在这一带的抵抗较在阿尔及尔为猛烈。在叙利亚与英军作过战的许多法国正规部队，以及对英军在1940年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怀恨在心的法国海军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正是由于这些往事，所以美国人也预料到这里的抵抗会比任何其他地方为大，但登陆还是按计划执行。这时，两个辅助性的作战行动遭到了挫折。首先受挫的是以占领奥兰后方的飞机场为目的的一次大胆的空降作战。一营美军空降步兵由英国起飞，来进行这次大胆的进攻，但是由于暴风雨，飞机的编队在西班牙上空被搞散了。先头的飞机坚持航行，然而由于航行方向发生错误，他们降落在离机场数哩的地方。后来，他们与已经登陆的战友会师，在占领塔法洛伊机场一役中立下了功勋。

第二个遭到不幸的，便是企图使一支美军部队在奥兰港登陆的那两艘英勇的英国小型军舰。正如同在阿尔及尔一样，他们的任务是夺取这个港口的设施，以免法国人破坏，并防止法国人凿沉舰只。因此，在这支登陆队伍中有很多熟练的技术人员。这次作战的重要性在于必须使奥兰港尽早成为盟军的基地。在主要登陆开始后不久，“华尔纳”号在皇家海军上校彼得斯的率领之下，驶进了奥兰港，跟着驶进的是“哈特兰”号。这两艘军舰原都是美国的缉私舰，是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我们的。它们遭到了近距离炮火的猛轰，两艘军舰均被击毁，舰上的人员多半牺牲了。彼得斯海军上校死里逃生，幸免于难，但是几天以后他就因飞机失事而蒙难。他牺牲后，英美两国政府分别追授他以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美国的殊勋十字勋章。

到拂晓时，法国的驱逐舰和潜艇在奥兰湾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我军占压倒的优势，它们不是被击沉便是被驱散了。

海岸炮兵对登陆部队依旧顽抗，但是它们遭到拥有“罗德尼”号战舰的皇家海军的炮击和轰炸。战事一直进行到10日上午，这时登陆的美军对该城发动最后总攻。到了中午，法军投降。

这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的法军虽已终止抵抗，但北非沿海一带德军的抵抗却在迅速增强。大批德国潜艇很快就使我方所赖以生存的海上供应线受到了威胁。它们获得了一些成功，包括击沉三艘自登陆滩头返航的大型空船在内；但是我方也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潜艇措施，到11月底时，在这一带的海域共有九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　　※　　※

在摩洛哥的登陆任务全部由美国部队担负，在这方面是有希望得到当地的积极支持的。驻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师长贝图阿尔将军曾在纳尔维克作过战。他对德国人恨之入骨。摩洛哥沿海的地面防务大部归他指挥。我们到很晚才告诉他这个秘密，他愿意接受吉罗作法军最高统帅。他希望届时法国驻摩洛哥总督诺盖和米歇勒海军上将会幡然起义。盟军代表劝他不要冒险，还是把那位总督逮捕起来为妙。贝图阿尔不愿这样做。他不愿被人指责他取他的上级而代之。11月7日夜十一时，他把那些参与这个秘密计划的军官召集到他的司令部。他告诉他们说，“美军将在明天早上五时登陆。”这些人在午夜分乘三辆汽车离开了卡萨布兰卡，两小时以后，他们占领了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法军司令部以及参谋部的电话交换所和邮局。不幸，他们忽略了诺盖将军的秘密电话线，因而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位总督得以自由地同散布在摩洛哥各地的各主要基地的司令官通话。

贝图阿尔在抵达拉巴特后，便派他的副官带着关于吉罗与墨菲之间的商谈的详细记录，和有关即将来临的盟军登陆的详细记录去见诺盖。一连殖民地步兵奉贝图阿尔之命，包围了诺盖的住宅。诺盖勃然大怒。他逮捕了这位副官——他的亲侄子，并且立即打电话给在卡萨布兰卡海军基地的米歇勒海军上将。米歇勒告诉他并无盟军逼近海岸的迹象。这个否定的回答促使诺盖采取行动。他命令米歇勒立即“警戒”，并叫他接管现在正在拉巴特的贝图阿尔的职权。实际上，一支拥有一百多艘舰只的美国舰队载着巴顿将军的登陆部队当时距摩洛哥已只有三十哩的航程了；可是诺盖不仅对此事毫无所知，甚至连盟军已

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一事也毫无所知。在这种紧张万分的情况下，贝图阿尔将军当然十分焦急。

因为只有他一人直接知道登陆即将来临，但是他所领导的一小伙支持者在拉巴特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反而使全摩洛哥在诺盖的命令下处于警戒状态。

早晨五时，美国驻拉巴特副领事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诺盖，总统在信中请他援助盟军。两小时后——那时登陆已经开始了，诺盖通知在阿尔及尔的达尔朗说，他已拒绝了美国的最后通牒。贝图阿尔和他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被包围了。诺盖亲自打电话来，扬言他要枪毙参与此事的殖民地步兵团的军官们。这些人随即被全部逮捕。两天以后，贝图阿尔受到了军事审判，直到11月17日才获释。

※　　※　　※

在拟定作战计划时，我们对于进攻摩洛哥的靠大西洋沿海一带的行动比进攻地中海内的沿海一带的行动更为担忧。

因为不仅要把整个远征军直接由美国的港口横渡北大西洋准时送到他们的登陆滩头，而且我们还极为担心，到预定登陆那天，摩洛哥的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气候，会使盟军无法登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即将消逝之际，气候条件更差。11月7日那天，休伊特海军上将的旗舰由伦敦和华盛顿两地所接到的气象预报都预示气候不佳，因此海军上将必须当机立断，是按原计划不变呢，还是采取另一个计划，那就是率领整个舰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让巴顿将军在奈穆尔附近，靠近西属摩洛哥的一片不大出名的海滩上登陆。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这个计划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那就是这将严重地耽误登陆的时间，这可能会引起致命的影响。幸好休伊特海军上将的参谋人员预料当地的天气将暂时好转，他也大胆地支持了他们的判断，结果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一经作出决定，这支舰队在天黑以前便分头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这支“西方特种部队”在11月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在夜间行驶，并且航程较远，所以选定的登陆时间比在阿尔及尔一带的登陆时间晚三小时。对这一点巴顿将军事先曾提出批评，因为他认为总统的告北非法国人书预定在该日凌晨一时，即在阿尔及尔登陆的同时广播，它就只会使摩洛哥的守军有了戒备。他这种见解也不无理由。

结果证明，这次广播对摩洛哥并不重要，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守军却的确得到了“警报”。这次作战行动计分三处登陆。主攻是在中央，登陆地点是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侧攻在两翼，登陆地点是卡萨布兰卡以北的利奥特港和以南的萨菲。那天早上天气良好，但是多雾，海滨的波浪也不如预料的那样大。后来波浪变得汹涌起来，但是那时登陆部队已在所有地区获得了巩固的立足点。在有些地点，首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但是抵抗很快就加强了，战斗一度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

在海上也发生了激战。那艘尚未竣工的新战列舰“让·巴尔”号正停泊在卡萨布兰卡，它虽然还不能行驶，但却能发射它那四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它不久就与美国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展开了一场炮战，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在巡洋舰“普里马格”号的掩护下也出海阻止我方登陆。它们正好碰上了整个美国舰队，等到战斗结束后，七艘法国军舰和三艘法国潜艇被击毁，法军伤亡约一千人。“让·巴尔”号内部起火烧毁，搁浅在沙滩上。

在9日那天，美军一方面巩固自己的据点，一方面向内地挺进。直到11月11月上午，诺盖才奉达尔朗之命投降。他报告说，经过三天激战，我方全部作战舰只与飞机均告损失。

“普里马格”号的舰长默西埃，虽然渴望着盟军获胜，但是由于服从命令，终于战死在该舰的舰桥上。默西埃海军上校所遇到的这种可悲的难题和他的那种相互矛盾的忠诚，使我方士兵牺牲了生命，倘若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该多么感谢上苍啊。

※　　※　　※

设在直布罗陀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开始接到战斗情况和法方正式抵抗盟军登陆的片段消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政治局面。他原已同意了吉罗所提出的意见，即由吉罗出任那些可能会效忠盟国的法国部队的司令官。可是现在却突然而且偶然地出现了一个人，实际上只要他说一句话，北非的全部法军就会有组织地参加我方。本来估计吉罗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但这个估计尚未得到证实，而就登陆地带的初步反应而言，却未可乐观。因此，吉罗将军便于11月9日晨飞往阿尔及尔，与当地的法国当局磋商立即停止一切

敌对行动事宜，克拉克将军紧接着也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为同样的目的飞往该地。

当地的法军高级将领对待吉罗极为冷淡。由美英两国的特工人员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苦心组织起来的当地的抵抗组织业已垮台。当晚，在克拉克主持下，达尔朗和吉罗举行了首次会谈，但未能达成协议。显然，任何身居要职的法国人都不肯承认吉罗是法军最高司令官。11月10日上午，克拉克将军又与这位海军上将安排了第二次会议。他以无线电通知艾森豪威尔说，唯一解决办法是同达尔朗达成交易。同伦敦与华盛顿进行电报磋商，是没有时间了。吉罗并未出席这次会议。达尔朗因为未从维希处得到指示，有些犹疑不决。克拉克给他半小时的时间让他下决心。这位海军上将终于同意下令在北非普遍“停火”。他“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掌握法属北非领土的全部权力，并命令所有官员各守原职。

当天晚些时候，又传来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德军这时已开始侵入法国未沦陷区。这样一来便使达尔朗的处境简单化了。他现在可以声称，贝当元帅已经是个失去自由的人，而当地的文武官员是会相信他的话的。德国人的这种举动也触动了达尔朗的心弦。德军先头部队很快即将进入设在土伦的著名法国海军基地。正如在1940年一样，法国舰队的命运又处于危急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达尔朗享有足够的威望，能使法国的战舰驶出土伦。在11月11日下午，他采取决然行动，打电报到法国本土说，土伦舰队在遭到有立即被德军俘获的危险时，即驶往海上。盟军已布置了海空军，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法国舰只突围。

※　　※　　※

后来证明，德国最高统帅部差不多直到最后才知道浩浩荡荡地驶往北非的盟军船队究竟驶向何地。在德国潜艇的广大巡逻圈中，许多地点已被切断了。但是当主力舰队一旦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它们的目的地就比较明显了。然而即使到这时，德国人似乎还以为盟军这支远征队可能是想在意大利登陆或是增援马耳他岛。意大利的总参谋长卡瓦洛罗元帅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戈林与凯塞林在电话里的如下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他偶然听到的。

戈林：根据我们的估计，这支船队在未来四十到五十小时内将驶入我们空军的航程之内，因此必须作好一切准备。

凯塞林：元帅先生，如果有一支船队企图在非洲壁陆呢?

戈林：我看它们不是企图在科西嘉岛或撒丁岛登陆，就是企图在德尔纳或的黎波里登陆。

凯塞林：恐怕在北非一个港口登陆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

戈林：不错，不过不会在法属的港口登陆。

凯塞林：只要这支船队穿过西西里海峡，我就有时间对付它了。

戈林：如果它不开往撒丁岛，它就必然会穿过西西里海峡，因为意大利人没有在那里的海面布下水雷，应当对意大利人指出这一点。

直至11月7日午夜，德国当局和维希之间才有了正式接触。设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的负责人于该晚召见了驻在该委员会的一名法国军官，通知他说，目前已驶入地中海的庞大的盟军船队的目的地很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德国人对维希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

※　　※　　※

11月8日凌晨，关于盟军逼近北非的报告不断传到维希。德国驻维希的政治代表打电话给住在维希附近的赖伐尔，将他从梦中唤醒，再次向他表示，如果盟军在北非大举登陆，德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赖伐尔慌忙赶到内阁。早晨四时，美国临时代办平克尼·塔克先生带着总统的那封信件到达了贝当元帅的办公室。赖伐尔已控制了一切。他召集了他的亲信，拟好了一封拒绝而充满敌意的复信，以便贝当在上午签字。一小时以后，维希海军部通知在阿尔及尔的达尔朗说，德国人愿意提供空军援助来抵抗盟军的登陆。达尔朗在答复中建议从西西里和撒丁岛起飞的德国空军轰炸盟军运输船只。

直到早晨七时，他们才唤醒了贝当元帅，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对赖伐尔所拟的致美国总统的复信毫无表示，甚至是毫无兴趣。他一面嘴里吹着一支打猎的曲子，一面毫无异议地在信稿上签了字。他在九时接见了平克尼·塔克先生，把复信交给了他。关于这次会见的情景，其说不一。据说贝当在把那封信交给塔克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轻轻

拍了拍这位美国人的肩膀。这位年迈的元帅在那些日子里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虽然，维希政府依然妄想在盟国和德国人之间玩弄两面的手法，以便从中取利，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纳粹加强了压力，因此在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维希政府便接受了德国人所提出的、从西西里和撒丁岛提供空军援助的建议。这种卑鄙的决定使得德国人得以迅速而断然地占领突尼斯各飞机场，这一行动使我们在战役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同日稍晚一些时候，维希政府又举行了一次内阁会议，通过了与美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　　※　　※

九日晚上，希特勒召赖伐尔去贝希特斯加登。赖伐尔于次日晨乘汽车出发，但是由于遇到大雾，直到10日晨才到达慕尼黑。因此，正当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和盟国谈判的时候，正当这个谈判的消息给在维希的那些仍然希望贝当元帅站到盟国这边来的为数很少的人带来一线希望的时候，赖伐尔正在途中。魏刚特意到维希来劝说贝当元帅不要向德国人屈服，海军部长奥凡海军上将也竭力劝阻贝当。他们甚至作到了使贝当同意，拟好一封致达尔朗的电报，同意达尔朗的行动。赖伐尔在慕尼黑获悉了在阿尔及尔和维希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以后，勃然大怒，他以辞职为要挟，迫使贝当元帅收回了那封给达尔朗的电报。

这天下午，赖伐尔谒见了希特勒。德国元首以对历史进行夸张的手法，对这位法国人追本溯源地大谈法德过去的关系。他还交给赖伐尔一份德意两国联合照会，要求法国同意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登陆。当时齐亚诺也在场，据他说赖伐尔其状甚为可怜。他的话大概是可信的。11月11日清晨，阿贝茨唤醒了赖伐尔，通知他说德国元首已命令德军占领法国的自由区。同日，意军占领了尼斯和科西嘉。维希政府就此寿终正寝了。

※　　※　　※

德国人截获了达尔朗致维希政府的电报后，便对赖伐尔施加压力，要他逼迫贝当打电报到阿尔及尔，否定达尔朗所采取的行动。克拉克将军在发现达尔朗显然准备收回成命时，便逮捕了这个海军上将。但是贝当用海军专用密码发来的一封密电和德军继续开入法国的

未沦陷区的消息，使得阿尔及尔局势恢复正常，也使该地有关人士心情好转。第二天，即11月11日，双方一致同意达尔朗应发出明确的指令，命令土伦舰队出海，并致电给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要求他参加盟军。

※　　※　　※

埃斯特瓦海军上将是维希政府一名忠心耿耿的走卒。随着事态的急转直下，他的惶恐不安也与日俱增。由于他距离西西里和他东部边境上的敌军较近，因此他的处境比达尔朗或诺盖的处境还要糟。他的高级幕僚的优柔寡断也不下于他。

11月9日，德国空军部队就已占领在阿维纳的一处重要的飞机场。同日，德意部队开到突尼斯。当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轴心部队由东方开进突尼斯，而且，盟军部队也由西方直奔突尼斯的时候，埃斯特瓦心情沉重，举棋不定，但在形式上依然表示效忠维希政府。另一位法国将军巴雷最初对面临的问题——亲爱的读者，像这样的问题你们还没有碰到过——也是莫知所措，最后他带着大部分守军往西投奔吉罗将军去了。但是，在比塞大港却有三艘鱼雷艇和九艘潜艇向轴心国军投降了。

有一支法国舰队自1940年以来就一直被冻结在亚历山大港，在该地曾举行过谈判，但没有结果。该舰队的司令戈德弗鲁瓦海军上将对维希政府忠贞不渝，不承认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权力。他认为盟军只有先征服突尼斯，然后才有资格宣称他们有能力解放法国。因此在我方占领突尼斯以前，他的舰只一直就在那里闲置着。

在达喀尔，维希总督布瓦松接受了达尔朗在11月23日

所发布的停止抵抗的命令，但是驻在该地的法国海军部队却拒绝参加盟军。直到我军征服整个北非后，“黎歇留”号战列舰，还有和它在一起的三艘巡洋舰，才参加我方。

※　　※　　※

安德森将军在阿尔及尔登陆成功后，便立即根据原计划，接管了美国赖德将军的指挥权。他派第三十六步兵旅由海路攻打布日伊，该旅于11月11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该城；有一营人并于次日进抵季杰利机场。11月12日，两连英国伞兵在来自海上的突击队支援之下，在布奈降落。16日，其他伞兵降落在苏克阿尔巴机场，他们由该地向贝雅

挺进，再向前便遇到了德军的阵地。第三十六旅由公路急速向前，进入突尼斯境内，于11月17日在阿比奥德山与德军遭遇。同时，美军伞兵在15日也降落于尤克斯盐沼，在两天后抵达加弗沙。

我军通过这些神速的、如入无人之境的行动，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东部各处机场。这些机场是支援地面部队所必须的，因为直布罗陀这时已远在八百哩外，再也无法掩护我们的地面部队了。进展如此神速，说明了我军的英勇大胆，但现在既已与敌军遭遇，进展就不得不缓慢下来。德军已迅速采取了对策。他们的首批部队于11月9日飞抵该地，原来准备用以增援隆美尔的两团伞兵和四营援军不久也力图阻止我军前进。继这些部队之后，敌军又投入了德军第十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意军的两个贝萨格利里营和意军苏配尔加步兵师的六个营。到了月底，在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已达一万五千名，并拥有一百辆坦克、六十门野战炮和三十门防坦克炮。以突尼斯的良好机场为基地的轴心国俯冲轰炸机也开始进行骚扰活动。不过，我们业已减轻了俄军的负担。在11月一个月中，德军自东线撤走了四百架作战飞机，其中多半是远程轰炸机，以供地中海战区使用。德方在后一战区，现在所部署的空军兵力，占它的全部空军的四分之一，而在十八个月以前，只占十二分之

※　　※　　※

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在法国立即产生了后果。德国人早在1940年即已拟定了占领法国自由区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阿提拉”。关于这项计划的指令是希特勒于那年12月10日发出的。其目的原为对付魏刚在北非的任何敌对行动。每当法德之间的关系一紧张，便提出了执行“阿提拉”作战计划的问题。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在于完整无损地夺取停泊在土伦的法国舰队的主力。但是希特勒和雷德尔一直力求与维希合作，他们希望避免承担占领全部法国本土以后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但是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却使形势彻底改观。赖伐尔在贝希特斯加登对德国人所介绍的有关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和盟国谈判的情况，大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和德国人一样，急于夺取法国舰队。其实和达尔朗谈判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维希的海陆军将领听命于他。德国人显然绝不甘心白白奉送，因此，当达尔朗致电维希

和土伦，催促法国舰队出海驶向盟军控制下的港口时，德军也在兼程赶往地中海海岸。

维希海军部长奥凡海军上将原想助达尔朗一臂之力，但是鉴于赖伐尔的淫威和土伦的法国海军将领的态度，他爱莫能助。拉博德海军上将，是个对英国人恨之入骨的人。当他听到盟军登陆的消息时，他想出海攻击盟军的运输船队。他拒绝了达尔朗的号召起义的呼吁，当德军赶抵法国海军的这个基地的外围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该港周围设立一自由区，由法军守卫。奥凡勉强同意了这项协议，并尽力在该港加强防御措施。但是德方在11月18日却要求法军全部自该区撤退，而该区又只能由海军来守卫，因此奥凡便于次日辞职。

德方这时计划对法国舰队进行突然袭击。11月27日开始突然行动。靠着少数几名军官——包括最后终于起义的拉博德——的勇敢和机智，全部法国舰队才得以自己凿沉。在港口沉没的七十三艘军舰中，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七艘巡洋舰、二十九艘驱逐舰和鱼雷艇，还有十六艘潜艇。

※　　※　　※

“火炬”战役进攻阶段战果辉煌，实在是一次出色的作战行动。我方以不大的代价，攻占了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这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干预有些关系。但我方未能大获全胜，这和突尼斯的法军将领犹疑不决有关。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我引为终身遗憾的是，在最初进攻布奈时未能采取更大胆的战略。敌方当时惊惶失措。我方却未能一鼓作气，力争全胜。”

第三十五章　达尔朗插曲

戴高乐将军的地位和自由法国——我于11月1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1月12日的复电——艾森豪威尔飞往阿尔及尔——北非和西非的法国人听从达尔朗的命令——英国国内的普遍不安——我于11月17日提醒总统——他的公开声明——史末资元帅从当地表示的观点——英国国内民情激昂——“达尔朗事件”——下院于12月10日举行的秘密会议——法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心理状态——“以贝当元帅的名义”——下院被说服了——达尔朗于12月24日被刺——悲惨的一生。

上章所述的一些事实，仅是简略地说明了在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前后次序。虽然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它们却完全和部队或舰只的行动一样，都是这次战役的一部分。克拉克将军在和达尔朗打交道时，采取了唯一符合于这次战役主旨的办法，那就是尽力争取法国人的支持，避免在法军和盟军间发生流血冲突。他表现了大胆、机智和果断。艾森豪威尔身上则负有接受和支持克拉克所做事情的责任。这两位美国军官在一年前还都只是准将，他们行事时表现了高度的果敢和明智。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就其道义上和感情上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对美英两国人民说来，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的行动也在各盟国之间引起了反响。由于我一向自信我了解法兰西的灵魂，因此我当时对总统的那种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极端敌视的态度自然引以为忧。因为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毕竟还是法国抗战的核心和法国的荣誉所发出的光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1日

尽一切努力来团结所有仇恨德国的法国人士，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希特勒侵入法国非沦陷区对于这种团结将是一个机会。我深信你会认识到，英王陛下政府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极其明确而神圣的义务。我们必须使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你我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你或我的赞助下，分别成立两个唱对台戏的流亡政府。我们必须努力团结所有反对德国的法国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

也许需要时日，而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军事行动；但我们应当使各方明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

在此期间，我们显然已在阿拉曼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2日

接到你们在埃及获得辉煌战果以及我们两国在西非和北非联合登陆的最近消息，至感欢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及时考虑一旦地中海南岸的敌军被肃清，并处于我方控制之下时所应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最好你和你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我和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间能就这些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进军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以及巴尔干的其他地区，并争取土耳其方面的帮助，以便通过黑海方面进攻德国侧翼这一可能性在内。

关于戴高乐，迄今为止我对把他交给你一事感到很放心。

显然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吉罗老弟。我完全同意，我们绝不能让法国各流亡党派闹对立，我也不反对戴高乐派一名使者去阿尔及尔会见吉罗。切莫忘了，在吉罗和达尔朗两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个人都自称有权指挥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军部队。

主要要使这三位主角认清这样一件事，即目前局势纯粹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不论是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所作的决定也好，或三个人共同作出来的决定也好，均需经过艾森豪威尔的审核和批准。

我还认为，最好在戴高乐的使者启程前往非洲以前，弄清他究竟发了些什么指示。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由直布罗陀飞抵阿尔及尔，担当起克拉克刚和达尔朗谈妥的那件事的责任，并承担直接指挥。当地的盟国将领和官员们一致认为达尔朗是唯一能将西北非洲争取到盟国这方面来的法国人。关于吉罗能使法国人效忠于他的神话这时已被揭破，因此他在听到德国侵入法国未沦陷区后，便表示愿意和达尔朗合作。达尔朗的权力已为奥兰、摩洛哥和全阿尔及利亚都服从他的“停火”令一事所证明。因此在这一天，达尔朗和艾森豪威尔便签订了一份最后的正式协议。在伦敦，我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11月14日，我在给他发出的电报中说：

“军事第一，但以后一定要解决政治问题。”

我给总统发出了下面这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5日

我们认为，所提出的方案并未能消除我们的种种怀疑和忧虑，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永久性的或是健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迅速进军的头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很有力量，他又善于表达，因此在场的我方将领包括坎宁安海军上将在内，都表示赞成。我们认为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提出的方案，以便维持该地的暂时安定，并获得突尼斯的各要地外，别无他法。

2．深信你将本着始终采取联合所有愿意对希特勒作战的法国人士这一方针，和我们磋商制定长远的措施。

※　　※　　※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我当时也感到了我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我的许多好友也都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我们与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因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次规模空前的战役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十分难过。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对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生命也有欠考虑之处。当他们的批评愈来愈尖锐时，我也愈来愈愤怒，并且对他们的这种鼠目寸光的看法有点蔑视。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愤怒，并且我自己也有同感。在美国的反应虽然不像在英国那样强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动。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对这种群情激动并不怎样在意，尤其是英国人的激动就更不必提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7日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紧急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绝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列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法国海

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2．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继续作战，把谈判放在第二位；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预计在今后数日内即可令我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攻突尼斯及比塞大的德军这一消息，我们极为高兴。

总统复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8日

我也遇到了对达尔朗的强烈的怒潮。我认为我应当及早采取行动，因此我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希望你对这项声明感到满意，我希望人们不至怀疑这篇声明的诚意。

他把这份公开声明①用电报发给了我。在读了这份声明后我放了心：

①摘录。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在美国、英国以及所有其他同盟国中，有人认为鉴于过去两年的历史，不应与达尔朗海军上将签订任何永久性的协定，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看法。各同盟国的人民也同样绝不会理解，为何要承认在法国或任何法国领土上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维希政府。我们一直反对那些支持希特勒和轴心国家的法国人。

在我国陆军中，不论何人均无权讨论法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未来政府。未来的法国政府绝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他的声明接着又说：

我们的首要军事目的，在于既要挽救美军和英军的生命，也要挽救法军的生命。第二便是争取时间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的战事每拖延一天，便使德军和意军多赢得一天时间，来准备进行顽抗，挖好战壕以便死守，从而使我方必须进行一次大规模作

战才能获胜。这又一次表明了，目前的迅速攻势要比我们被迫拖延一个多月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我所接到的报告表明，北非的法国人士以成立一条对付共同敌人的共同阵线为重，而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放在次要地位。

这篇公开声明既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使公众感到满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9日

你的关于达尔朗的公开声明，可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也和你与艾森豪威尔抱有同感，急于希望我们在即将进行的作战中，由于有法国人的合作，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还充分认识到，如果达尔朗和他那班人马在作战中真正很尽力的话，自然就要记他们的功。我深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顺致问候。

※　　※　　※

在这个时期，史末资将军正在国内和我们在一起，我和他的看法极为接近，这实在使我感到安慰。他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此时已在乘飞机回南非战场的途中，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我于早晨抵达此间后，便与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进行了长谈，兹将这次长谈的结果扼要奉告如下。关于将在下星期日或星期一进行的作战的问题，安德森是否强大得足以攻克比塞大，尚成问题，但攻克突尼斯却似乎把握较大。无论如何，将尽一切力量把敌军压缩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区或桥头阵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进攻来消灭它。再由此往南，我军将力图肃清敌军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点的小股孤立的敌人，但目前对的黎波里方面将不准备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损失迄今为止已得到补偿。我方所损失的运兵船已由所获得的数目相等的法国船舰所补偿，而我方每损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潜艇被击沉。

关于达尔朗，已经发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该地法国领袖们大为不安，那种做法如再过分一点就有危险了，诺盖已扬言要辞职，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居民，他如果采取这一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从争取法方的合作和稳定局势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给法国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仅仅是在利用这些领袖们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而在一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时，就会把他们一脚踢开。在这场战争中，达尔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破釜沉舟，在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并团结法国人来支持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军正在非战斗性的任务上，甚至在小规模的作战上与我方合作，但是由于缺乏正规的武器，他们目前战斗力不高，达尔朗并非是由艾森豪威尔，而是由其他的法国领袖们所选定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一致认为，由他来领导合作，对我方的作战说来乃是必要的。如果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很快会被一脚踢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军事局势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留他，在此期间不应公开给人以一种与此相反的印象。

我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认为不会再重申已经发表的声明甚至发表更过分的声明了，因为那项声明的用意仅在于扭转这一印象，即我们已和维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协。将来的政治安排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一致意向来决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这种强烈的印象转致罗斯福总统：再发表更多的反对达尔朗的声明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将于今日傍晚启程，我将在开罗再次来电。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畅谈，受惠不浅。特此致谢。

总统也不断把他的心情告诉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

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我一开始便说了一些严厉而谨慎的话。

我们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喜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打算怎样对待它的问题。在战时，一切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总是完全称心如意的。在与盟国的合作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自从1776年以来，我们就已再也不能决定美国的政策了。这是一场美国人的远征，因为在这次远征中，他们的地面部队最后将是我们的两倍或三倍，他们的空军最后将是我们的三倍。

这在当时说来是个实情，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不久就被种种事实驳倒了。

在海上，我军所占的比重无疑远较美军为大，而且当然我们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协助。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这次远征是在美国总统主要指挥下的一次美国军队的远征，美国认为西北非是由他们照看的战区，正如我们把东地中海当作是由我们负责的战场一样。我们由一开始起就承认了这种情况，而且现在也正在他们的指挥下作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且，我当然与总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就美国的政策或英美关系进行公开辩论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请求下院召开这次秘密会议。只有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得罪我们伟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因为，不论这些法国人的既往如何，他们现在正在向德国人开火嘛。

我决非在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辩护。和我一样，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赖伐尔先生诽谤的对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下院必须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国人民对达尔朗的看法与我们并不相同。他没有出卖过他们。他没有撕毁过与他们签订的任何条约。他没有中伤过他们。他没有虐待过他们的任何公民。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他，但是他们也并不像我们英国人这样憎恨他和藐视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国政治人物过去的履历重要。此外，美国人直到最后关头还和维希维持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

系，而我认为这种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利益说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美国人在维希的地位，至少使我们有了一扇可以窥探那个院子动静的窗户，而这扇窗户原来是并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军上将还一直担任驻维希大使。他和贝当元帅过从甚密。他一直在运用他的影响，不让维希法国成为德国的盟国，或者，在我们不得不向驻在奥兰或达喀尔，在叙利亚或马达加斯加的维希部队开火的时候，不让维希政府向我们宣战。在上面谈到的这些场合，我都认为，法国不会向我们宣战，并且事先就说出了我这种看法，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人对全体法国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美国参战后，这种影响自然就变得更为巨大了。李海海军上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最近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必须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维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抱的态度。……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绝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想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绝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

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

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不错，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也许都很滑稽。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对我们说来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贝当元帅所发布的或者据称是他所发布的命令和指示，驻在西北非的法军才不再继续对英军和美军射击，而调转枪口向德军和意军开枪。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这点，但是对一个士兵说来，一个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敌人开枪，却是非同小可；就连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亲想必也抱有同感。……

这一切都是以这位元帅的神圣的名义来做的，当这位元帅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发布与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夺达尔朗的国籍时，那位海军上将却心安理得地认为——且不论这是事实还是虚构——这位元帅是在入侵的德国鬼子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而他，达尔朗，依然是在实现这位元帅的真正意愿。说实话，要是达尔朗海军上将不得不枪毙贝当元帅的话，他一定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枪毙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

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　　※　　※

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

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通过盟国转致吉罗。我认为，推迟访问华盛顿，以期能团结法国的抗战力量，乃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便打电报给总统，说明情况，并将戴高乐致吉罗的原电副本附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请求驻伦敦的美军总部将戴高乐所乘的飞机推迟四十八小时起飞，以便静观“火炬”作战计划地区形势发展如何，这事我已告诉过

哈里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力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组织某种坚强而团结的法国核心，以便能与之合作。我今天将和戴高乐会晤，余情容再电告。

2．我深信不能因为“象征”计划［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故而暂不解决北非问题。我们获悉，该地的法国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选“要人”为高级专员兼总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尔说，我方完全赞同这一解决方案。

3．战时内阁对任命麦克米伦和他到达〔阿尔及尔〕极为重视。我们深以在该地没有我们的代表为苦，但是该地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正尽力为你们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墨菲的任命既已宣布，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发表麦克米伦的任命。我深信他将会发挥作用。他充满了对美国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亲是肯塔基州人。

电文后附有戴高乐通过伦敦美国大使馆转致吉罗的电报：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尔及尔所发生的暗杀是一种标志和警告：它标志着法兰西的悲剧使法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慷慨激昂到何种程度；

它警告由于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难中，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当局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建立这样一个当局乃是当务之急。亲爱的将军，我谨建议你和我应当尽快在法国领土上相晤，或是在阿尔及利亚，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讨将国内外和法国所有领土上一切能为解放和拯救法兰西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个临时中央当局下的途径。

※　　※　　※

像达尔朗海军上将那样，由于判断错误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付出了那么惨重代价的人诚属不多。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个性坚强。他一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的工作，从而使法国海军的地位提高到法国历代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不仅是海军的军官团，而且全体海军官兵都矢忠于他。在1940年，他原应按照他所再三允诺过的那样，命令法国舰队驶到英国、美国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论何处，只要是德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愿作出的保证以外，没有任何条约或义务迫使他这样做。但是，等到他在1940年6月20日这个不吉利的日子，从贝当元帅手里接受了海军部长的职位时，他的这种决心就改变了。从那时候起，大概是由于身为部长之故，他便失忠于贝当元帅的政

府。由于从一个海军军人摇身一变成为政治家，他便由一门他对之有着渊博知识的业务转而从事另一门工作，在这门工作里，指导他行动的主要就是他的反英偏见，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偏见始自特拉法加之役，因为他的曾祖父便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

在这种新情况下，他表现得既有魄力而又果断，但并不完全了解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道义上的意义。野心促使他犯了种种错误。在他当海军上将时，他的眼界只局限在他的海军上，而在他当海军部长时，他的眼界也只局限在当前的局部或个人利益上。一年半以来，他一直是支离破碎的法国的强有力的人物。当我们在北非登陆的时候，他无疑是那位年事已高的元帅的继承者。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连串的惊人的事件。由于他儿子生病的偶然机会使他来到了阿尔及尔，因而他就成为英美权力支配下的人物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他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整个法属北非和西非都寄望于他。希特勒侵占维希法国一事，使他有权作出新的抉择，也许这种权力是无可厚非的。他为英美盟军带来了一种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能使全体法国官兵在这个目前陷入战火之中的辽阔的战场上听从召唤的法国声音。他为我们尽了他最后的努力，因此，由于他投奔我方而获益非浅的人不应在他死后辱骂他。一位严酷而公正的法官也许会说，他原应拒绝和他曾经中伤过的盟国谈判，而藐视它们的严厉惩罚。我们也许都愿意他另作选择。这种抉择使他丧了命，但是即使他不死，他的生命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显然，他在1940年6月没有把法国舰队驶到盟国或中立国的港口去是错误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惊人的抉择却是正确的。恐怕他最引以为憾的便是他未能把土伦舰队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始终宣称绝不让它落到德国人手里。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失败，历史可作他的见证人。愿他安眠，愿我们大家都感谢上苍，我们从来没有必要面临使他身败名裂的那种种考验。

第三十六章　胜利带来的种种问题

参谋人员计划扩大“火炬”作战计划的战果——我在1942年11月9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于同年11月8日所写的备忘录——我依然希望能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来自华盛顿的一封令人不知所措的电报——我于11月24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误会的消释——总统于11月26日给我的电报——我于11月25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主张先进攻西西里岛——我于12月3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份备忘录——俄国的无比出色的抗战——它对西战场的影响——重新全面考虑的必要——我依然希望在1943年进行“围歼”计划。

美国军界人士，不仅只是最高级人士，都认为既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就绝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大规模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捣法国沦陷区的战役。我还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仍旧希望在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后，我们就能占领法属西北非，包括突尼斯顶端地带在内。那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1943年7月或8月，从英国大举进攻法国沦陷837区。因此我很想在进行“火炬”作战计划期间，在我方船舶许可的条件下，着手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前强大的美军部队。既可以用我们的右手打击敌人，又可以用我们的左手打击敌人这种办法，和敌人必须准备两边挨揍这件事，似乎是最合乎战争的节约原则的。至于我们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还是在地中海趁胜猛攻甚或两者同时并进，则需视事态的发展而定。对整个战局，特别是对援助俄国来说，英美联军在来年从西方或从东方攻入欧洲，似乎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当时却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这两件事我们哪一件也不做。即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所进行的战役迅速胜利结束，我们也可能以占领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甚或同时占领这两个岛为满足，而把横渡英吉利海峡一事推到1944年再进行。对西方盟国说来，这将意味着虚度一年，其结果固然不至于危及我们的存亡，但却可能使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化为泡影。我们每月要损失五六十万吨船舶，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德国人最求之不得的正是双方相持不下。

当我们还没有知道阿拉曼战役或“火炬”作战计划的结局，以及高加索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的时候，英国的参谋长委

员会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在他们领导下的作战计划委员会也在忙碌着。我认为他们的报告过分消极，因此在11月9日，当北非登陆尚在进行之际，我对三军参谋长们表示了我对这些报告的意见。

如果在1943年，在“火炬”作战计划和阿拉曼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只乘胜占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话，那未免太可惜了。我们已经与美方约定，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绝不能以目前插入“火炬”作战计划一事作为借口，在1943年仅仅满足于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或一些像迪埃普（它实在不足效法）之类的零星作战，而无所作为。1943年的作战努力显然应是不断准备进攻欧洲大陆，以便用强大兵力将敌人牵制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并且断然进攻意大利，如能进攻法国南部则更好，再进行一些不致损失过多船只的军事行动和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以便使土耳其和我们并肩作战，从而使我们能和俄国人一起由陆路攻入巴尔干。

如果用法属北非作为借口，而将强大的兵力按住不动，采取守势，并且称此为“义务”的话，当初还不如不进攻这块地方。当希特勒正在准备在1943年对俄国人发动第三次攻势时，难道我们以为俄国人会满足于我们在这年一直按兵不动吗？我们必须力图在1943年踏上欧洲大陆与敌人作战，不论这种前景有多么骇人。

在18日，我又表示意见如下：

……根据我方与马歇尔将军所达成的有关“围歼”和“波利乐”计划的协议，到1943年4月1日，我们将共有二十七个美国师和二十一个英国师，还有所有必需的登陆艇等等，作好了进攻欧洲大陆的战斗准备。这一工作已在正式进行中，并且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后来现们就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这一作战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

但是“火炬”作战计划一共只使用了十三个师兵力，而我们原来是准备在1943年使用四十八个师来进攻敌人的。因此我们就把原定用于进攻敌人的兵力减至三十五个师。诚然，由此间到“火炬”作战计划中的战场的距离要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距离要长，这点应当考虑在内。但是我们已经对斯大林说过，我们将在1943年对欧洲大陆大举进攻，而我们现在是以三十五个师为基础来进行工作的，这个数目较原定用在4月至7月这一期间的数目为少，换句话说，少四分之一多一点。

不顾这种情况，或者以为这个矛盾不会被人发觉，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和马歇尔将军当时对我方能力的估计，如船舶运输力以及美军特种登陆艇的准备速度等等，无疑是过高了的。但是，参谋长委员会在1942年夏天原认为在1943年的战役中可以办到的，与现在他们所说的我们在这次作战中所能办到的，两者之间，差异惊人。我并非在作任何指责，因为我个人对此要负全责。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特别彻底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恐怕我不得不在最近到美国去一趟。

我们在今年夏天显然给1943年的计划打得太多了一点，可是我们现在又显然打得太少了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我们还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计划一面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一面在中东打下去的，现在既然隆美尔已经全军覆灭，我们在中东已可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调子降低到几乎无可再低的程度了。我不知道当俄国人发觉这一点时，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我个人所持的态度是，我依然主张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但延至8月再进行。除非有人能列举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这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否则我便绝不放弃这一主张。然而，万一这些数字证明这的确是办不到的话，我们和美国人在今年夏天所立下的雄心大志和所作判断就全部化为泡影。……

我从来没要英美联军在北非按兵不动。北非是块跳板，而不是一张沙发。……

也许我们得以在6月底结束地中海的战事，以便在8月进行“围歼”作战计划。在最高一级人士就这一问题作出抉择以前，我们自己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样一来，在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僵局。英国的参谋人员赞成在地中海发动攻势，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意大利为目标。美国的专家则放弃了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一切希望，但又竭力避免不让地中海把他们缠住，使他们无法在1944年进行他们宏伟的计划。我当时曾写道：“似乎英国方面所担心的一切又使美国方面的担心有所增加，而这些担心都是各自的军方忠实地提出来的。”

※　　※　　※

美国的参谋人员，由于过分喜爱合乎逻辑的、明确的决定——且不论这些决定是多么可取，关于这一点在前几章中我已不揣冒昧地提过了——事实上在一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以后便已断然放慢了在英国的“波利乐”计划准备工作。11月下旬，我们从美国政府方面接到了一份书面通知，这份通知使大家大吃一惊。当时在美国有许多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竭力反对关于在1913年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苏联在战后也声称，我故意用“火炬”作战计划战役来阻挠“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我致总统的下列电报理应附带地，我希望也是永远地将所有这些无稽之谈一扫而光。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24日

我们接获哈特尔将军来函，据称，奉美国陆军部指令，“凡超过四十二万七千人以上的任何编成工作都需由你方以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对此类情况概不提供租借法案物资”。这使我们极为不安，这种不安并非是因为租借法案之故，而是基于全盘战略之故。我方一直在根据“波利乐”计划为一百一十万名士兵进行准备，这是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份提到此目标即将放弃的通知。在此以前，我方并不知道你方已经决定根本放弃“围歼”作战计划，而且，我方一切准备工作都遵照“波利乐”计划在全面进行中。

2．我认为，如果决定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的话，那将令人不胜惋惜。“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而且只动用了十三个师的兵力，而“围歼”作战计划则原定动用四十八个师的兵力。我当着艾夫里尔的面同斯大林所说的那番话，固然都是以一个延期进行的“围歼”作战计划为基础的，但是我却从未暗示过我们不应在1943年，甚至在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3．总统先生，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予极慎重的考虑。马歇尔将军曾论证说，只有进行“围歼”作战计划，才能将主力部队投入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只有在这个地区，英国本土空军和美国海外空军的主力才能加入战斗；他的论证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用来反对“痛击”作战计划的论据之一，是它会在1942年把1943年的规模远远较它为庞大的“围歼”作战计划所需要的本钱消耗殆尽。诚然，我们双方对我们的船舶运输力量都估计过高，但这个错误可以用时间来补救。只有在满

足对船舶的其他迫切需要的条件下，尽快地、不断地在此间建立一支“围歼”大军，我们才算掌握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和解放欧洲各国的实力。但是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到1943年我们的力量也很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平。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更有必要保证在1944年达到这个水平。

4．甚至在1943年也可能会有一个好机会。如果斯大林如愿以偿，攻到了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德军的南线部队就要遭到极大灾难。我们继“火炬”作战计划之后在地中海作战，也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军的士气也可能会普遍低落，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便随时能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

5．总统先生，请你务必告诉我原因究竟何在。这个消息和它传达到我方的方式使我们目前极感困惑。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随同哈里到此间来，或是我带着我的幕僚到你那里去一趟。

总统立即纠正了这一由于下级人员所引起的误解。

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6日

我们当然无意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目前尚没有任何人可以预知我们在1943年是否能有机会横渡英吉利海峡大举进攻，显然，只要有此机会，我们就绝不会错过。但是决定1943年的“波利乐”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这是一个需要由我们双方共同考虑的战略问题。我目前认为，我们应当在目前尚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在联合王国建立一支日益强大的攻击力量，以便一旦德国崩溃时可随时使用，或者，如果德国届时依然完整无损并采取守势的话，随后再建立一支庞大的兵力。

去年夏天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所得出的结论表明，为了“火炬”作战计划的上马，不得不暂停在联合王国集结所需部队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我们发动和继续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需要，在目前运往联合王国的部队和物资不能超过哈特尔将军所提出的数目。在我们对北非所提供的兵力和物资尚不足以应付来自西属摩洛哥的可能的反应以前，在突尼斯的战局尚未见分晓时，北非当然享有优先权。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所投入的兵力和物资，远远出乎我

在数月前的预料。尽管如此，我们还将在我方的船舶运输力及其他力量容许范围内，尽速地继续进行“波利乐”计划。……

※　　※　　※

这时我就试图通盘审视一下地中海的战局

国防大臣提出的备忘录

1942年11月25日

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战局中作抉择时，努力将自己所担负的某一主要军事行动坚决进行到底，而把其余的事情放在从属地位，有时要比把全世界战局的所有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为好。在尽量满足这个主要军事行动的要求以后，战局其他方面的地位自然就会摆得恰当了。此外，也只有不断加强主要军事行动，才可使敌人听从我方的意志，从而夺回主动权。

2．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便是占领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一带，并在该地设立起为打开一条有效的军事通道所必需的海空军设施；其次便是利用非洲沿岸的基地在最短期内有力地打击轴心国的下腹部①。

①即意大利。——译者

3．因此，可分为两个阶段——巩固阶段和发展阶段。先讲巩固阶段。我们可以期望，亚历山大将军在本月内将占领整个昔兰尼加，并进逼防守阿盖拉阵地的甚或是锡尔特的敌军。我们也可以假定，如果英军和美军以目前这种不可阻挡的锐势向前挺进的话，在同一时期，或者以后不久，英美军队将成为包括突尼斯在内的整个法属北非的主人。

4．必须在我方控制下的非洲沿海一带，按照适当的间隔，建立航空站，尤其是在突尼斯顶端地带，更是迫不及待。供美方轰炸机使用的最大的机场，应当建立在此间，这样，由美国派往北非去的远程轰炸机便可配合已在中东设有基地的美方轰炸机，轰炸在意大利的诸目标。美国式的白昼轰炸在地中海的较好的气候下将会发挥最大的威力。

5．只要天气对轰炸意大利比轰炸德国更为有利，就应使意大利饱尝英国夜间轰炸的滋味。

6．攻打卡塔尼亚和卡利亚里两地的机场，使敌人在我方巩固时期间无法袭击突尼斯，无疑也是必要的。

7．一俟我们在法属北非，尤其是在突尼斯站住了脚并得到了巩固，就应随即进行两个相连接的军事行动。第一个是向的黎波里推进。亚历山大将军也许能从东边夺取这块要地，我已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并问他认为需要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必须估计到，还可能从西边迅速进军。假使美军和效忠盟国的法军能够守住突尼斯的话，用安德森将军所指挥的两个英国师够不够？请将所需时间的最乐观的估计见告为盼。

8．第二个当前的目标显然是撒丁岛或是西西里岛。占领这两个岛屿中的任何一个和南方的那些机场，就会形成一个空中三角地带，我们应当夺取并保持这块地带上的制空权。此外，无论由其中的任何一个岛屿对那不勒斯、罗马以及意大利的舰队基地不断进行近距离的猛烈的袭击，会使得对意大利的战事变得极为猛烈。请立即就此拟出报告，以便作出抉择。不论作出何种抉择，应当尽量趁轴心国缺少飞机之际，尽先进行夺取中地中海制空权这场空中大战。……注意，进攻撒丁岛的准备时间可能与进攻西西里岛的准备时间一样长，而西西里却无疑远较撒丁岛为重要。

这份备忘录的其余部分是论述争取土耳其参战的必要性。这些论证在本书以后的部分中自当提及。

※　　※　　※

这时我就又回过头来研究在1943年横渡英伦海峡这一最重要的计划。

国防大臣提出的备忘录

1942年12月3日

去年4月，马歇尔将军曾将后来被称为“围歼”的作战计划告诉我们，“波利乐”就是这个计划的后勤部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只有“围歼”作战计划才能使大量的美军与英军直接和敌人交锋，并使英国本土空军和美国海外空军发挥它们最高的威力。美国军界人士的意见一致赞成这个军事行动，自那时起，就一直按照“波利乐”计划不断进行准备，仅因进行“火炬”作战计划之故才暂时中断。在7月间又提出了“痛击”作战计划作为对“围歼”作战计划的补充。英美联合参谋部一

致同意，应当进行“火炬”作战计划而不应进行“痛击”作战计划。与此同时，继续进行“波利乐”计划，并为延期的或伺机进行的“围歼”作战计划进行准备。

2．但是，美方的参谋人员却认为放弃“痛击”作战计划而采纳“火炬”作战计划，实际上已使“围歼”作战计划即使延期也不可能实现。其理由之一便是到1943年俄国可能会被严重削弱，希特勒便得以从东线调回大量的部队，从而使在该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用的兵力变得不足。他们另一个论据便是，由于分出船舶给“火炬”作战计划使用，将会大大拖延集结“围歼”作战计划要用的兵力所需的时日，以致到1943年的进攻季节时，即使敌军的兵力较弱，我们也无力在欧洲大陆登陆。因此，美方军事参谋人员预料，他们的部队将在联合王国无事可做，而这种情况正是总统与马歇尔将军所极欲避免的。

3．除了上述的情况外，船舶紧张的现像也显然变得严重了。建造登陆艇和训练船员的工作虽然大部分还没有停顿下来，但速度却放慢了。“火炬”作战计划正在全力进行中，而它是需要大量船只的，何况我们还可以想见，将来势将进行各式各样的“硫黄”作战计划〔撒丁岛〕，这些军事行动虽属次要，但规模却不小。

4．反过来说，我们曾答应过俄国人说，我们将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我当着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的面，向俄国人说明了“围歼”作战计划。在莫斯科所进行的这些谈话，都已及时向总统报告了。如果我们在1943年对德国和意大利的陆上攻势由原来告诉斯大林的几近五十个师一下减少到约十三个师，我认为斯大林总理有极其正当的理由抱怨。此外，除了对俄国方面所负的一切义务以外，我认为拿英美的人力物力相比，我们的1943年攻势作战计划的规模实在太小了。

5．最近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着迄今为止一直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思路根据的论据。俄国人在1942年的战事中并没有一败涂地或一蹶不振。与此正相反，一败涂地的倒是希特勒，死伤惨重的倒是德国军队。据冯·托马将军①说，在俄国前线的一百八十个德国师中，有许多师的人数还不到一个旅。在东线的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军队军心显然已经涣散。芬兰军队除了少数的山地部队以外，已经停止作战了。

①于阿拉曼被俘

6．目前正在斯大林格勒和他国前线中央部分进行中的几场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俄方的攻势很可能对德国的实力产生深刻的影响。倘若目前在斯大林格勒阵前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歼灭的话，俄军的南方攻势可能攻抵它的目的地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高加索的已经遭受俄军猛攻的三个德国集团军的地位就不但岌岌可危，而且甚至可能全军覆灭，这样一来，其后果也是无法估计的。俄军在中央部分所采取的攻势，和他们在整个战线上许多地点所发动的反攻，可能使德军阵线缩至冬季阵地。冬季将使原已精疲力尽的德军备尝艰苦，虽然他们目前拥有较好的铁路系统。在1942年年底以前，也许我们至少能有把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1943年，·德·方·不·可·能·把·大·量·部·队·由·东·战·场·调·到·西·战·场。这将是一桩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

9．在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已迫使德国人由原驻在英国对岸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四十个师中撤走十一个师，以便防守法国的南部海岸。他们维持法国内部治安的任务已变得更为繁重了。他们也许不得不再找四个师甚至六个师的人力来对付“火炬”作战计划的威胁，保卫并压制意大利；以及防守西西里岛，也许还要防守撒丁岛。南斯拉夫的抗战运动仍在进行中，轴心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处都得不到喘息之机，正相反，由于要照顾整个战局同时又由于土耳其可能参战——我们将为此而努力——他们将不得不增援希腊、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当7月间举行的伦敦会议在研究“围歼”和“痛击”作战计划时，这些事都尚未出现10．因此，我认为必须重新全面研究整个情况，以便探索使美军与英军能够直接进攻欧洲大陆的办法。为此目的，应以上述各段所提的假设为根据。除此而外，还应以下列情况为前提，即北非海岸配有充分的空军，同时到3月底地中海的军运可畅通无阻，从而大大减轻船只紧张现象；所有类似登陆撒丁岛的军事行动均应在6月初结束；“围歼”作战计划所需的一切登陆艇等等应于6月底返回英国；在7月间进行准备和演习；应以8月，或如果届时天气不佳的话，可以9月为发动进攻之期。

我不断通过迪尔把详细情况告诉马歇尔将军，当我获悉马歇尔将军赞同我的论点时，我至感欣慰。

陆军元帅迪尔致首相　　1942年12月14日

我与马歇尔作了一次私人谈话，当他知道你的思路与他的思路一致时，他极为高兴。但他明确向我表示，在北非的战事未见分晓和尚未征询艾森豪威尔的意见时，他对我们未来战略的意见不能肯定。

2．但是，他越来越相信，如果我们一俟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被肃清，就立即把美军部队源源运往英国，而不把他们送到非洲去扩大“火炬”作战计划成果的话，我们就可以在〔1943年〕夏季以前进行一个修改过的“围歼”作战计划。他认为，这样的一次军事行动将远较“硫黄”作战计划或“哈斯基”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在船舶运输上也比较经济，而且较能令俄国满意，并能牵制更多的德国空军，同时也是防止德国人通过西班牙进攻的最有效的办法。

3．马歇尔自然乐意与你和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鉴于美英双方的意见是如此接近，因此他认为就不太需要进行这样的面谈了。

※　　※　　※

至此，我已将我在1942年底我对战局的看法告诉读者了。当然，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当时对西北非的战局前途过于乐观，同时也证明了，美方参谋人员认为我们在7月间所作的有关“火炬”作战计划的决定，将使我们不可能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谁也不可能预料到，希特勒竟会不顾惨重的牺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海空两路运了几达十万名精锐部队到突尼斯顶端地带进行增援。他这样做乃是严重战略错误。这样一来，的确使我们在非洲拖延了好几个月才获得胜利。但是如果他不动用这些在5月间被俘或被歼的部队的话，他原可以用来增援他在俄国的节节后退的阵线，或者在诺曼底集结足够的兵力，使我们即使是如此坚决，也无法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等到1944年再进行“围歼”计划的决定是明智的了。我并没有欺骗斯大林，我问心无愧。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就另一方面而言，只要我们在下次战役中能由地中海进攻欧洲大陆，同时英美联军能和敌军全面交战，我对命运和事实迫使我们所作的抉择就不会感到有何不满。

第三十七章　我们需要会晤

我军在突尼斯受挫——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圣诞节前夕所作的决定——第八集团军的迅速推进——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必要——我于11月26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2月3日的复电——12月3日，我反对举行纯军事性的会谈，尤其是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谈——斯大林无法离开俄国——我再次致电总统——举行英美会议刻不容缓——总统于12月14日所写的信件——他建议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一切准备就绪——“Q海军上将”——英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我们并非是空手前往卡萨布兰卡的——亚历山大关于蒙哥马利继续推进的报告——希望能攻克的黎波里。

在北非的攻势这时显然受到挫折。虽然我们掌握着主动并且出奇制胜，但我们兵力的加强却很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船舶本来就很少，敌机对阿尔及尔和布奈两地的空袭又影响了卸船工作。陆路运输工具也缺乏。那条长达五百哩的单线海岸铁路情况很糟，它的几百座桥梁和涵洞中任何一个都可能遭到破坏。随着大量德军乘飞机到达突尼斯，一场出色的、顽强而猛烈的抵抗开始了。在那时参加我方的法军已有十万多人。大多数都是素质良好的当地部队，但依然是装备欠佳，组织不好。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所有的美军部队都交给安得森指挥。我们投入了所有的力量。一个英国步兵旅和美国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进攻并占领了迈杰兹，到11月28日那天，他们几乎攻到距突尼斯只有十二哩之遥的吉地达。至此，冬季作战已达顶点。

接着，雨季来临了。大雨倾盆。我军临时建成的机场变成了烂泥塘。德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我们，但是可以从良好的风雨无阻的机场上起飞。他们在12月1日进行反扑，破坏了我们原定的进攻计划，过了几天，这个英国旅便被迫退回迈杰兹。前沿部队只能从海上获得少量的给养。这点给养实际仅仅刚够他们充饥，更不用说储存起来了。直到12月22日夜间，我军才能重新发动攻击。在一开始时还获得小胜，但是由次日拂晓起，接连下了三天倾盆大雨。我方的机场无法再使用了，我方的车辆只能在恶劣的道路上行驶。

在圣诞节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放弃原定立即攻占突尼斯的计划，转而固守已占有的阵线上的前进机场。德军虽在海上损失惨重，他们在突尼斯的兵力却在不断增加。至12月底，他们的人数几达五万人。

※　　※　　※

正值这些战事进行之际，第八集团军也获得巨大的进展。

隆美尔终于把他的残部从阿拉曼撤至阿盖拉。早已隐蔽在阿盖拉的远程沙漠空军大队的一支巡逻队一直在注视着，对沿途一切动向都作了计算并作了报告。他的后卫部队受到我方的猛烈追击，但是，把他们阻挡在班加西以南的企图却失败了。在蒙哥马利经长途进军之后正在克服他的前任因此遭受失败的运输和供应上困难之际，隆美尔在阿盖拉停留了一下。

12月13日，第二新西兰师以一次大迂回行动，把他赶出阿盖拉，还几乎切断了他的退路。他损失惨重，沙漠空军使他在海岸公路上的车辆蒙受重创。蒙哥马利最初只能以轻装部队追击。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第八集团军推进了一千二百哩。

在圣诞节那一天占领锡尔特及其机场之后，我军在年底又进击隆美尔在比拉特附近的第二个主要阵地。

※　　※　　※

总统在11月26日给我的电报，其中一部分我已在前一章引用过了；他在这封电报中还提议举行一次三国参谋部代表会议。

我认为一俟我们把德国人赶出突尼斯后，应立即举行英国、俄国和美国三国军事战略会议。我希望我们在非洲的军事情况能发展得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我相信，我们两国的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们将在数日内提出有关以后应采取何种步骤的建议，但我深感我们必须和俄国人坐在一起开个会。我的意见是在开罗或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你我各派少数代表参加，举行秘密会议。会议作出的结论自然需经我们三人批准。我也许要派马歇尔为我们代表团的团长，但我想三军均应派代表出席。我认为我们每个国家所派出的代表最好不超过三人。

希望你能尽早将你对我这项建议的意见告知为盼。

我当天复电总统，说我认为召开专家会议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幅总统　　1942年11月26日

我原则上完全同意，应当与俄国人举行会议。但是我非常怀疑，由军官举行一次有关全面战略问题的会议，除了能解决某些专门问题以外，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如果俄国人派一个代表团去开罗的话（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的职权将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至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需请示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如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话，就不至于有所拖延了，但我希望英美两国的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之前至少要有一个彼此一致同意的共同看法，以便作为会谈的基础。

如果你派马歇尔将军前往的话，我还希望他不要过我国的国门而不入。

我想我能事先告诉你苏联人会有什么意见。他们会问我们两国，“你们在1943年夏季将要和多少师德军作战？你们在1942年已经和多少师德军作过战？”他们一定会要求我们在1943年开辟一个强大的第二战场，从西方或东方，或者从东西方同时大举进攻欧洲大陆。这种论点我在莫斯科时听得多了，这些问题需要由负责人或海军和主管船舶运输的负责人士来答复，因此他们也非出席不可。在目前，很难使我们所有的参谋长们抽出这么长的时间来。

斯大林在莫斯科曾这样对我说过，他愿意在今年冬天于某一地点和你我会晤，他提出了冰岛。我当时指出英国并不比冰岛远，而且还更方便。他当时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这个意见。同时，除了天气以外，在冰岛举行一次新的三国大西洋会议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们的舰只在哈尔夫峡湾也许要停泊在一起，我们还得找一艘合适的军舰供斯大林使用，这艘军舰暂时还得挂苏联国旗。他当时曾热情地谈到他愿意乘飞机去并且他对俄国飞机很放心。只有在最高级人员的会议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结果。如果建议在1月举行的话，你认为如何？到那时非洲的敌军理应已告肃清，而俄国南部的大战胜负也将见分晓。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我真能说服你到冰岛去的话，请你在回国以前务必要驾临敝国一行，否则的话，我将极不满意。

12月3日，总统又致电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12月3日

我对我们所提出的与俄国人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考虑了很久，我同意你的意见，即只有你我和斯大林亲自会晤，才能圆满地作出重大战略结论，以适应军事情况的需要。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可带极少数的随员，其中包括我们的首席陆、空、海军参谋长。我准备带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但不带任何国务院的代表，虽然我认为我们应当达成初步的程序，以便一旦德国崩溃时即可采用。我认为会议最好在1月15日左右或此后不久举行。在举行会议前，突尼斯理应已被肃清，隆美尔也应告全军覆灭。至于说地点，在目前的季节中我不可能去冰岛或阿拉斯加，我相信斯大林也是如此。我主张在阿尔及尔以南或者在喀土穆或喀土穆附近的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我并不喜欢蚊子。我认为会议应极端秘密，对报界应享以闭门羹。我认为马歇尔或其他人在会议以前还是不去英国为妙，因为我不愿给斯大林这样一种印象，以为在和他会面之前，我们两人私下里已把一切都讲妥了。

我认为你我彼此相互了解甚深，因此无须事先举行会谈，等到开会时，我们可随时商量。我们的军事人员自今以后也应不断紧密合作。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使打败德国的时间来得比我们原来预料的为早。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斯大林已经同意在莫斯科举行一次纯军事性的会议，我今天已给他去电，敦促他与你我见面。我相信他不会拒绝。

我认为比起来，安乐的绿洲要比提尔锡特①的木筏好。

①提尔锡特（Tilsit），加里宁格勒东北三十哩的海港，在涅曼河上，盛产木材。——译者

我立即复电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3日

你的建议使我至感欣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1943年制定一个良好的计划。目前我们还没有为1943年制出任何堪称宏伟的或起得上事态发展的计划。你能出席简直是太好了，我愿在任何地点与你会晤。我已致电斯大林，以支持你的邀请。

2．同时，我又反对派我们的军事代表到莫斯科去。这只会导致僵局并把事情弄糟。我们依然认为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应当事先到此地来一次，以便当我们到1月里在“非洲某地”会晤时，至少还能有些明确

的计划作为会谈的基础。不然的话，斯大林一见我们的面就会问：“你们答应过我要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可是你们怎么至今还没有订出计划？”

3．喀土穆可供你随意使用，该地的气候、安全与通讯条件均令人极为满意。关于该地的居住条件我将在明日再为奉告。我们将以能尽东道之谊为荣。我虽然极愿弄清楚在阿尔及尔以南有何绿洲，但尚未听说。我本人担保，马拉喀什的居住条件以及除了很特殊的情况之外，气候一般均佳。

4．像这样的一次最高级军事会议，应当具有必要的人员。

就我方而言，我打算带上战内阁里的艾登和三军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另外加上一个得力的秘书处、密码员、地图室的工作人员等等——大约二十五个人。

5．至于时间则愈早愈好。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计突尼斯的战事将在12月底结束，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战事将于1月底结束。我们不应等待这些战事真正结束。

在1943年进攻欧洲的一切希望，取决于早日的决定。

6．但是，一切都取决于“巴吉斯愿意”①与否了。

①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句话。此处系指斯大林是否愿意。——译者

※　　※　　※

正如下列的往来函电所表明的那样，结果是他不愿意。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12月3日

总统告诉我他建议我们三人于1月间在北非某地会晤。

这远较我们在莫斯科所谈到的冰岛方案为好。你可在三日内到达北非任何地点，我只消两日，而总统则与你所需的时间差不多。我恳切地希望你能同意。我们必须尽早决定在1943年尽一切力量从欧洲进攻德国最理想的方案。这个问题只有三国的政府及国家首脑举行会议，并有他们的高级专家在他们身边参加，才能解决。只有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才能根据各自的能力与可能性，分担战争的整个重担。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12月6日

我赞成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以便确定共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但是，我甚为遗憾，届时我将无法离开苏联，既然不可能安排我们的会晤，难道不能用我们之间通信的方式商讨这些问题吗？我承认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在1月间，有些战役不会平静下来，可能更加激烈。

在我上次给你的信件中有一段曾提及在1943年春季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正等待你对此事的答复。

斯大林格勒地区以及中部战线上的战事正在顺利发展中。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们包围了一大批德军，希望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总统在答复我所发出的同一封电报时，对斯大林深感失望。他对我这样说。

我认为我们的参谋人员在莫斯科讨论拟在明年夏季进行的任何主要军事行动都是错误的。实事求是而论，一来他们所拟的主要的军事行动不能束缚你国政府，或我国政府，二来这些最后计划必须首先经过我们两国国内的参谋人员仔细研究后，我们才能批准它们。

因此，如果建议在非洲，不论是在阿尔及尔、喀土穆或其他相宜地点举行联合王国、俄国、美国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会谈，你意下如何？这个会议的结果和所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批准前当然需经三国首脑的研究。

我的意见依然不变。总统看到了在莫斯科举行专家会议的种种不利之处，我对此固然感到欣慰，但我也同样不赞成在喀土穆或阿尔及尔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我深信让我们的军事代表在某个遥远的地点，并且在我方和美方之间对我们的共同事务事先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单独举行会议，只能是浪费时间，而且在发出许多长长的密码电报以后，很可能会当场造成僵局，甚至会越来越僵。只有三国的国家或政府的首脑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才能解决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拒绝出席三国会议一事会妨碍英美早日举行会议呢？然而总统却似乎坚决要举行一次三国军事会议，我当时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他在12月17日将斯大林就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这一主要问题的最近复电转给了我。斯大林说：

〔我也〕不得不向你深表遗憾，我在最近甚或3月初都无法离开苏联。前线的事务要求我必须经常和我国的将士在一起，因而我无法脱

身。迄今为止，我尚不知你，总统先生，和丘吉尔先生，在我们的联席会议上究竟想讨论哪些具体问题?

不知我们之间是否可以用通讯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没有机会相晤，我认为在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争论。

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深信时机并未丧失，我并深信你，总统先生，和丘吉尔先生，必将履行你们二位所作的关于在1942年，至迟在1943年春季将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因而在明年春季，英美联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一事将成为事实。

鉴于外界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利用达尔朗之流人物所持的态度流传着各种谣言，我和我的同僚认为，艾森豪威尔对达尔朗、布瓦松、吉罗等人所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来告诉你这点大概不是不必要的吧。我认为你使达尔朗等人走上与盟国一起对希特勒作战的航道〔？主流〕乃是一大成就。在前些日子，我对丘吉尔先生也这样说过。

※　　※　　※

这时总统派信使给我送来一封极其亲切的信，问我同意还是不同意。

华盛顿，白宫

·亲·启·信·件　　1942年12月14日

亲爱的温斯顿:

我至今尚未接到约大叔对我的第二次邀请的答复，但即使他将再次拒绝，我也认为你我也应进行会晤，因为有许多问题显然只有你我和我们双方的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才能决定。我深信，我们双方都不愿去年7月间决定“火炬”作战计划时所发生过的那种拖延再度重演。

1．由于讨厌的天气与飞机机翼会结冰之故，我们两人无论如何不能去冰岛。

2．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绝不能来英国。

3．如果我国人民发现我坐飞机飞越任何大洋的话，举国将为之大哗。因此对我说来，百慕大和非洲一样，我们都不能去。但是，只要我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离开，并在我回国前将这次旅行严守秘密，

我大体上已经选定了非洲——理由是，当公众舆论界在事情过后方听到此事时，虽会大吃一惊，但会感到满意。

4．如果公众舆论知道了我在西北非会见了我们的军事领袖，它的指责就会缓和一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认为我们最好在西北非某处而不在喀土穆会晤。此外，我还能亲眼见到我们的士兵。

5．顺便说一句，这对我自己也大有好处，因为我能逃脱华盛顿的政治气氛达两星期之久。

6．因此，我的想法是，我们可在1月15日左右在阿尔及尔以北或卡萨布兰卡以北会晤，如果这个时间对你相宜的话。那就是说我将在1月11日左右动身，但愿那时天气良好。

我的路线或是由此地到特立尼达，然后由该地至达喀尔，再由达喀尔北上；或是由此地至纳塔尔〔巴西〕，然后由该地飞越大西洋到利比里亚或弗里敦，再由该地北上。

7．既然斯大林不能出席，我认为你我就不必带外交事务人员了，因为我们的会议主要将是军事性质的。也许你的三位参谋长和我的三位参谋长可在我们到达前四五天事先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因而等到我们到达该地时已拟出一个相当完备的计划草案。我已责成〔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四五天以前由此地动身，秘密调查某些可供游览的绿洲，这些绿洲离任何城市或人多的地方越远越好。有一本字典说“绿洲从来不是完全干燥的”。妙哉此字典。

8．要是约大叔说他将在3月1日左右与我们会晤的话，则计划可变动如下：

我建议你我两方的参谋人员在非洲某地，甚至像巴格达那么远的地方和俄国的参谋人员会晤，研究出某种至少能使新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得以开始进行的建议。到我们三人会晤的时候，就能解决余下的问题，并且讨论某些战后问题。

此致最热烈的问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为了节省时间，罗斯福先生还把他信中的主要内容先电告给我。

虽然斯大林不能与我们会晤，我仍然认为我们两人以及我们双方的参谋人员应当立即设法会晤。我愿在1月15日左右于非洲与你会晤。

据我所知，在卡萨布兰卡稍北之外有一处既令人满意又安全的地点。最好我们双方的军事人员比我们先行数日，以便初步解决一些问题。我估计如果我们两人能在一起开四五天的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希能将你的意见见告为盼。

我对这个解决方案自然感到满意，并深信这比纯技术性的专家会议要好得多了。我立即答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1日

欣然同意。愈快愈好。我至感宽慰。唯有这样方能解决问题。此间将完全根据此次会议仅系参谋会议而进行准备。建议会议的代号为“象征”。

※　　※　　※

这以后的几星期都用在起草参谋人员对战局的估计报告，以供即将举行的会议之用。不仅需要解决军事战略问题，而且还要考虑由于“火炬”作战计划的结果与达尔朗遭到暗杀在北非所引起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征得了总统的同意，任命哈罗德·麦克米伦协助美国驻北非的政治代表罗伯特·墨菲先生，麦克米伦便前往该地以便实地研究局势。

在此期间，“象征”计划的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中。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30日

我已于圣诞节派雅各布准将前往北非，以便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及比德尔·史密斯磋商有关“象征”计划的筹备事宜。

雅各布现在电告说，他们已找到了极好的住所，还说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而且已将他们调查的结果电告给你了。

2．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接受他们的建议，而且，由于时间紧迫，我将以假设你同意你们的建议为根据先进行工作。

3．我的计划是，我的代表团的级别较低的参谋军官、译电人员以及属员等将于1月4日左右乘“伯乐乐”号英舰由联合王国启程，这是一艘装有特殊设备的指挥舰，它可停泊在港口里作为通讯舰之用。

4．你建议我们的军事人员应比我们先行数天，以便初步解决一些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一意见，我将设法使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乘飞机与

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同日抵达约定集合地点，不论何日均可，只要这个日期对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合适。

希能将日期见告为盼。

5．如能尽早把你计划的日程通知我，就会对我拟定我的日程大有帮助。

6．就任命麦克米伦的问题，向你深表谢意。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艾森豪威尔有最后定夺之权。

总统和我在这时就安全问题进行了几次愉快的函电往来。他自己提议称他为“Q海军上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月3日

你是怎么想出这样一个无法揭穿的伪装来的？为了使敌人更难揭穿和使人更难以捉摸起见，我建议你叫Q海军上将，我叫P先生。

·注·意——我们必须留心我们的P’s和Q’s。①

①留心某人的P’s和Q’s，这是一句俗语，意谓言行必须谨慎，丘吉尔在此用的是双关语。——译者

关于戴高乐。我认为他的访问最好能推迟到“火炬”作战计划的问题“象征化”以后。

※　　※　　※

参谋长委员会向战时内阁提出了两份报告，在报告中总结了他们对未来战略的研究结果。他们在结论中强调指出：他们和他们的美国同僚在意见上有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在侧重点和优先地位上的分歧，而并非是原则上的分歧。实际上，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达成一致的协议。英国的三军参谋长认为，最好的方针是努力将“火炬”作战计划进行到底，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大规模进行“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以便开始执行“围歼”作战计划，而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却赞成把我们在欧洲的主力投入“围歼”作战计划，而在北非则按兵不动。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在他们的第一份报告中，就美国的建议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我们认为，我方的方针应为：

1．尽力扩大“火炬”作战计划的战果，以便（1）击溃意大利；（2）促使土耳其参战；及（3）不容轴心国家有喘息之机。

2．加强对德国的轰炸。

3．继续向俄国运送供应物资。

4．在进行以上诸项军事行动许可的条件下，尽量加强“波利乐”计划，以便使我方得以在1943年8月或9月以二十一个师的兵力重返欧洲大陆，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操胜券的话。

鉴于我们在1943年夏末不能向欧洲投入二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我们认为这一方针较诸我们以全力进行“波利乐”计划而不进行一切其他军事行动为佳，因为它能直接和间接地，更早和更多地减轻俄国所受到之压力。

我将我们会晤的计划通知斯大林。他答复说：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1月5日

承蒙告知你与罗斯福总统即将会晤一事，至为感谢。希将会谈结果示知为盼。

最后的安排业已完成。

※　　※　　※

我们并非是空手前往参加这一极其重要的会议的。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这时已制定了他们向的黎波里挺进的计划。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1月5日

第八集团军由于它的后勤状况，其主力无法在1月14日

至15日夜间以前向前推进，但蒙哥马利仍欲在该日以大量兵力向前推进。在抵达的黎波里以前将不断有激战。

2．狂风于1月4日使班加西的船舶与卸船设备蒙受重大损失。这将使进军延期或使兵力减少。我已询问蒙哥马利是否已改变意图。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1月6日

补充前电。蒙哥马利原定日期不变。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1月9日

作战计划如下：

将于1月14日至15日的夜间以第三十军开始此次进军。英军第七装甲师及第二新西兰师将向塞达达挺进。在格达希亚地区可能遭到抵抗。在消灭该地之抵抗后，将向贝尼乌利德—塔古纳方面挺进，先头部队将为英军第七装甲师；英军第五十一师将沿海岸公路干线向前推进；英军第二十二装甲旅与集团军司令部在一处；英军第十军将不投入战斗。自1月8日起，我方将猛烈轰炸的黎波里及海岸公路的瓶颈地带。

第三十军将携带约可供全军行驶五百哩用的汽油及可维持十天的口粮及饮水。弹药队将准备充分弹药，总的说来，后勤状况足供十日之需。第十军将协助将给养自托卜鲁克运至班加西。在我们抵达的黎波里后，在港口得以畅通以前，我军口粮将极感不足。由公路上所能供给第三十军的给养每日约为八百吨，如在占领的黎波里后，港口畅通前这一时期中我军无须作战的话，此数当可足敷我军之需。

占领的黎波里将是一件最受欢迎的胜利。这将使第八集团军向突尼斯逼近了二百哩，从而为北非战局带来一种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新的有利因素。

第三十八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飞往卡萨布兰卡——安法郊区——罗斯福总统抵达卡萨布兰卡——艾森豪威尔将军与亚历山大将军参加会议——希望攻取的黎波里——我于1月18日首次向战时内阁报告会议情况——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意见——我和埃克将军谈论飞行堡垒问题——他说服我转而支持他们的意见——邀请戴高乐——他抵达卡萨布兰卡——严肃的谈话——对戴高乐将军的赞颂——我于1月20日向战时内阁续报会议情况——“无条件投降”——全部经过——“引文要确实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会议的最后报告——“1943年作战方针”——1月2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总统和我驱车前往马拉喀什——泰勒别墅——总统于25日拂晓启程归国。

我于1月12日动身前往北非。在我的这次空中旅行中发生了一桩小小令人不安的事。为了使这架C—46型飞机温暖如春，在机上装有一架汽油引擎，这架引擎能够产生出热气，使机上的各个暖气片达到极高的温度。这天清晨两点钟，正当我们飞在大西洋上空，离任何地方都有五百哩之远的时候，一个暖气片烤痛了我的脚指头，把我烫醒了，我看这个暖气片好像很快就会烧到炽热程度，把毯子烤着了。因此我就爬下了床铺，把坐在下面舱中的一把椅子上打盹的彼得·波特尔唤醒，让他看看这个非常热的暖气片。我们巡视了机舱，发现还有两个暖气片好像也同样地都快烧到炽热程度。后来我们就到后边的炸弹舱去（这架飞机已改装成为轰炸机），我们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拼命地使这架汽油加热器烧得旺旺的。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汽油暖气片可能引起一场大火，而周围的汽油就会立刻爆炸。波特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决心宁可挨冻，也不愿被烧死，因此便下令把所有的暖气设备都关掉，然后就回去在八千呎的高空里——为了飞在云层之上，不得不飞这么高——在冬季袭人的寒气之中哆嗦入眠。我得承认，这使我感到极不愉快。

当我们抵达卡萨布兰卡时，我们发现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安法郊区有一所大旅馆，房间很多，足够全体英美参谋人员居住，还有宽敞的会议室。在这所旅馆的周围有几座别墅，是留给罗斯福总统、我、吉罗将军以及戴高乐将军的，如果他来的话。整个地区四周

围上了铁丝网，并由美军严密警卫。我和我的参谋人员比总统先到两天。我和庞德还有另外两位参谋长在岩崖和海滩上作了几次愉快的散步。惊涛拍岸，卷起大片大片白云样的泡沫，这使人难以相信竟会有人能从海上登上滩头。没有一天是风平浪静的。高达十五呎的巨浪以山呼海啸之势冲击着巨大的岩崖。难怪有那么多的登陆艇和小艇连同艇上人员被弄翻了呢。

我的儿子伦道夫由突尼斯前线来到了卡萨布兰卡。需要加以思索的事情也不少，因而两天转瞬即逝。在此期间，参谋人员每天都举行长时间的会议。

※　　※　　※

总统于14日下午到达。我们的会晤极其热烈而友好，这块被征服或解放了的土地，是这位伟大的战友和我不顾他的军事专家对他的劝告所获得的，我能在这块土地上与他会晤，至感欢欣。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次日于经历了一段危险的飞行后到达卡萨布兰卡。他急于想知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准备采取何种方针，并想与他们不断取得联系。他们的职权是在他之上，而且高出很多。一两天后，亚历山大也到达卡萨布兰卡，向我和总统汇报第八集团军的进展。总统对他的印象极佳，并对他本人和他所带来的关于第八集团军不久即将占领的黎波里的消息极感兴趣。他解释了情况，说拥有两个强大军团的蒙哥马利，如何将一个军的车辆全部交给另一个军使用，使这个军得以不断前进，而且强大得足以将隆美尔从的黎波里一直赶到马雷特边境防线。马雷特防线是一道非常严重的障碍。这一消息使大家为之欢欣鼓舞，亚历山大的平易可亲的态度也使大家为之倾心。他的那种自信，虽然并未说出来，却感染了别人。

我向国内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18日

三军参谋长每日单独或与美方同僚共同举行两次至三次会议，对整个战局系按各个战场逐个加以研究。金海军上将自然认为太平洋应首先成为全力以赴的目标，美国的陆海军当局则渴望在缅甸能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便帮助中国，并在今年年底以前逐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安纳吉姆”〔缅甸〕战役。马歇尔将军对此颇为热衷，但除此而

外，他似乎强调主张牺牲地中海战场，从事“围歼”作战计划〔或〕“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反过来说，我感到满意的是，总统极为赞同给予地中海战场以优先地位。他似乎还日益倾向于“哈斯基”计划〔西西里〕。昨夜他向我提议，这个计划应称为“腹部（Belly），我建议把它叫作“女战神”（Bellona）．虽然由于参谋人员会议尚未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彼此也尚未达成明确的协议，但我深信在基本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同时，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也可看出，美国人日益倾向于西西里岛，而不是撒丁岛。金海军上将甚至说如果决定进攻西西里岛，他可以找到必要的护航舰只。

地中海战局已因沙漠集团军的节节胜利而显然改观。已经到达此间的亚历山大，在总统于15日召开的会议上清晰、准确、充满信心地叙述了他的进展与意图，给所有到会的人士以极良好的印象。他希望能在26日攻占的黎波里，到3月中能用六师之众进攻马雷特防线。较少数的师可以及早调动。

因此，加上安德森的四个师，我们可以期望，将有第一集团军及第八集团军的十个师英军，可供进行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最后决战之用。

由于届时美国在突尼斯的兵力至多不会超过两个师，而且法军配备不良，英军在此战场将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目前正已在进行中的争夺的黎波里的战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且清理的黎波里海港也并不费事，沙漠集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突尼斯战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英军增援人数之众多，显然将使我们在最高统帅部有更大发言权。昨天晚上，我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提议在适当时机，应以亚历山大来补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之缺，因为克拉克已被任命为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官了；总统对此提议反应良好。如任命一名英国将领来统率全突尼斯的部队，可能会与法国人发生龃龉，而这样做，就可不致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能在此间会晤，并且亚历山大将军也能参加这次会议，诚属幸事。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对斯法克斯发动一次极为大胆、果敢的进攻，因为他想据守该地，并部分仰仗马耳他供应他的给养。这一战役

显然必须与亚历山大的进攻行动一致，否则正当沙漠集团军在的黎波里按兵不动，重新补给汽油、给养、并且需要仰仗港口的情况之际，在斯法克斯的美军将要受到德军的猛攻。

因此我把亚历山大与艾森豪威尔拉在一起，他们两人不论是单独举行会谈，或是与帝国总参谋长及马歇尔一起举行会谈时，都相处得非常好。其结果是他们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并约定在必要时互相拜访。艾森豪威尔如释重负，因为他认识到亚历山大的部队很快就可到达，并且是拥有十分雄厚的力量，而且，他现在已不再是孤军作战来维持局面，而是能够利用一支的确相当强大的联合兵力来作战了。这四个人一致认为，在突尼斯，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一定可操胜券。

我个人对于局势这样发展感到极为满意。

※　　※　　※

我和总统均未出席参谋人员会议，但是他们每天都把整个会议情况报告给我们，我们每天也和我们自己的军官商谈。

会上的分歧倒并不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分歧，而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我个人坚信，下一目标应为西西里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联合计划委员会，还有蒙巴顿勋爵，却认为应当舍西西里岛而先打撒丁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前三个月；蒙巴顿极力向霍普金斯以及其他人游说这项意见。我一直坚持己见，并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我的坚强后盾，坚持先打西西里岛。联合计划委员会彬彬有礼但顽固地说，这在8月30日以前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便亲自同他们一起核算了一下数字，然后，总统与我便下令，将进攻之日期定在7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或者如有可能，是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结果，空降部队于7月9日晚间出动，7月10日早上开始登陆。

※　　※　　※

就在举行会议的1月份里，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司令埃克将军要求谒见我。我们讨论了美国人的用装甲飞行堡垒对德国进行白昼轰炸的计划。我个人对此法颇抱怀疑。我当时对花那么多功夫在白昼轰炸上感到可惜，并仍然认为如果美国人集中全力进行夜间轰炸，将远较白昼轰炸所投的炸弹为多，并且由于有科学的方法，会逐渐做到十分准确，像我们后来已做到的那样。我把这几点告诉了埃克，他知道我

的看法，并且深感不安。他极其诚恳动人地为用飞行堡垒进行白昼轰炸作辩护，他指出，已为此在英国作了多么浩大的准备工作——把许多飞行堡垒中队由美国调来，聚集人力、物资、零件等，而且，飞机场现在也终于准备好了。

我在回答时指出，眼下已经是1943年初了。美国人参战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一直就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军，可是到现在为止，从没有用他们的白昼轰炸方法对德国投过一颗炸弹，大概只有那么一次，在英国战斗机的掩护下，曾进行了一次为时甚短的白昼轰炸。去年，在华盛顿，我们就上了当，还以为不出四五个月，美国飞机一定会向德国投掷大量的炸弹，结果是耗费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一颗炸弹也不见掷下去。

但是，埃克却巧妙而固执地为自己辩护。他说，诚然，他们的确还没有给德国人以打击，但是只要再容他们以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一定投入战斗，而且规模有增无减。

鉴于美国为这件事已经耗费了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他们又是如此地不肯割爱，我决定支持埃克和他的主张，因此我便转了一百八十度，撤回了我反对用空中堡垒进行白昼轰炸的所有意见。这使他大为高兴，因为他担心，他的政府对白昼轰炸方法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强了。在1942年下半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庞大的部署和工作，竟不见任何成果，甚至连一颗炸弹都没有对德国掷过，这也的确是太说不过去了。当时部署在东英吉利的，绝不下于两万人和五百架飞机，但是看来一直毫无动静。不过，当我改变立场，对原来穷追到底的那个致命问题不再追究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美方的计划从此没有遭到英方的批评。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久就收到了成果。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如果当初他们把钱花在夜间轰炸上的话，对德国轰炸的高潮原可早日到来，埃克将军事后曾多次表示，我在飞行堡垒即将大显身手之际，及时拯救了它们，使之不为美国政府所放弃。如果此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之救了它们，只是因为我消极地不再反对它们而已。

※　　※　　※

这时产生了戴高乐的问题。我在当时很希望他到卡萨布兰卡来，总统基本上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并且还请总统发电邀请戴高乐前来。

这位将军十分傲慢，数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于是我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对他说，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将力主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总统的那位公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那本书里把这段事情描叙得非常出奇。他在该书中仓促地记下了他在饭桌上听到的心腹话。他原是由他父亲带去吃饭的。他似乎在暗示，总统怀疑我在力阻戴高乐前来，并且反对叫他来；其实，我是在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他前来。这种无稽之谈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下列的电报当可永远驳斥这种无稽之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18日

若你认为相宜，请将我下列电报转交戴高乐。〔开头〕我受权通知你，邀请你前来此地的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

吉罗将军已经到达此地，他只带了两名参谋军官，他现在正在等待你前来，我尚未将你拒绝前来一事告诉他。我认为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其结果将对你和你所领导的运动不利。首先，我们即将就北非问题作出安排，我们极愿就此问题与你磋商，但如迫不得已，就必须在你缺席的情形下作出安排。英国及美国将支持此种安排。

我认为，你拒绝出席拟议中之会晤一事，将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恰好成为对你指责的最好的话柄。如果你现在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最近的将来你希望被邀请访问美国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我为弥合你所领导的运动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而作的努力亦将显然失败。在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之际，我显然无法再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如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则英王政府亦将重新考虑它对此运动所持的态度。如你竟坐失良机，我们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尽力与它搞好关系。现在门还是开着的。〔结尾〕你可根据你认为合适的意见，自由地修改这封信，只要不有损它的严肃性即可。麻烦的是，为了保密之故，我们无法越过他直接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呼吁。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为戴高乐而争，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各派法国人言归于好。倘若他拒绝目前所提供的机会的话，我将认为只有他不再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英王政府始能继续支持此运动。我希望你能根据你自己的意见，适当地对他说明这点。你对他应极严厉，这也是为了他。

※　　※　　※

1月22日，戴高乐终于到达了。他被带到他的别墅，这座别墅就在吉罗别墅的旁边。他拒绝去拜访吉罗，在我们费尽了唇舌，过了几小时后，他才被说服了，同意与吉罗会晤。

我和戴高乐作了一次极严肃的谈话，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他仍然加以阻挠的话，我们将断然和他彻底决裂。他彬彬有礼，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别墅，跑到了花园里。最后他终于被迫同意与吉罗会谈。这次会谈历时两三小时之久，对双方来说想必都感到极为愉快。当天下午，他去见总统，使我感到欣慰，他们两人出乎意外地相处得很好。总统被他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了，只是简直无法使这两人意见一致。

※　　※　　※

在本书这一部分，我根据当时的事件记下了与戴高乐将军关系中的种种严重情况。我的确不断和他发生过争执，并且和他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中，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不能认为他是一个降敌受辱的法国的代表，的确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自由决定自身未来的法国的代表。我知道，他对英国并无好感。但是，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得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是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傲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出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有人嘲笑他说，他自命为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据说他祖上曾有一位是圣女贞德的忠实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可笑。据说他还自比为克雷孟梭，虽说克雷孟梭是一个比他更明智而且更有经验的政治家，但是这两人却都给人以法国人不可征服的印象。

※　　※　　※

我又向战时内阁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20日

“Q”海军上将〔总统〕和我于今日下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会上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此次会议令人极为满意。我认为，经过了五天的讨论并显然有过不少分歧的意见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1943年的作战基本方针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最后报告虽尚未写成，但帝国总参谋长在会上代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报告的要点可报告如下。双方同意，应首先将我们的联合力量用于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方面，并重申必须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这一原则。立即开始以全力进行攻占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以便尽早实现这一作战计划。我们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使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上马。美方已答应，〔后者所需的〕部队运输工作与登陆艇大部由他们负担，这些舰艇将由美方人员驾驶，还答应担负一部分海军掩护力量。在我国本土，我国将尽快进行“波利乐”计划，以便一旦德国在今年内出现明显的崩溃的迹象时，能发动类似“痛击”作战计划那样的军事行动，或者倾全力打回欧洲大陆。在太平洋方面，旨在攻占拉包尔与扫荡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便保持主动并牵制日本。至于以后是否将这一军事行动推进至特鲁克，将在本年年底决定。

“Q”海军上将与我对上述诸要点的意见完全一致。

2．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期间，美方代表曾表示担心一旦德国被击败后，我方会退出战争；在获悉此情况后，我认为要用明确的言辞来表示，此事不但与我国利益有关，且与我国的荣誉有关，英国议会与英国人民在击败德国后，将尽全力击败日本的决心是无庸置疑的。我认为这样表示是应当的。我还表示，我坚信战时内阁完全愿意就此问题与美国签订正式协定或条约。“Q”海军上将没有理会这个建议，他说他深信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心一德的。但他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倒是应与俄国明确约定——必要的话，可以是秘密的——在一旦德国战败后，他们将参加对日作战。

3．在大原则上达成协议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将在以后十日内研究方式与方法。有大量的细节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天内他们应当一直在一起。无论如何，不出六个月，还必须举行一次同样性质的会议。马歇尔将军特别强调有此必要。

4．我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在适当时机，应由亚历山大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因为我认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对此意见极为欢迎。空军司令这一难题正在积极考虑中，我深信将得到圆满解决。

5．马歇尔将军对坎宁安海军上将在盟国在北非的作战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钦佩，并要求将此意见列入正式记录，此事应让战时内阁知道。坎宁安领导海军的才能是杰出的，他的智慧与意见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Q”海军上将也热烈赞扬了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美方人士现在已把他看成是在军事方针上美方参谋长和英方参谋长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

6．我们正预备起草一项有关此次会议的情况的声明，以便在适当时机对记者发表。我们打算在此项声明内宣称，美国与大英帝国决心将战争毫不容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不知战时内阁对此有何意见，希能见告。文中不提意大利，是有意促使三国早日散伙。总统赞同这一作法，因为它将鼓舞我们在各国的朋友。

7．在会议结束时，还须起草一份致斯大林总理的声明。

我们认为在此项声明中应申述英美两国的共同意图，但不应带有任何允诺。

8．上述情况，系伊斯梅将军根据我的指示写成的，尽管它所描述的是会议目前的情况，并且，正如诸位阁员所知道的那样，是和我们的共同意愿完全符合的；但也必须承认，与英美两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相比，我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合在一起，其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要是和俄国所作的巨大努力相比，就更藐小了。我觉得总统也会有同感，因为霍普金斯在昨天还向我谈过这件事，他说，“还可以，不过不够。”

尽管把我们在海空两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考虑在内，我仍然对此深有感触，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我们必须致力于使我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　　※　　※

读者应当注意上列电文中的第六段，因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而这件事曾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在本书中还要出现，而且人们也还必然会长期争论不休。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拖长了战争，正中独裁者们要迫使德日两国人民和军队决一死战的下怀。我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在本书中将要谈到。由于我个人已经发现，我的记忆力在某些事情方面已出现了毛病，因此最好还是根据我的记录来如实地叙述。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书中声称，总统是在一次晚餐席上用了这句话的。据他说，我当时“想了一下，皱了皱眉，又想了一下，最后脸上泛出微笑，终于说‘这句话好极了’”，还说我那天晚上喝最后一杯酒时的祝词是“无条件投降”。我丝毫也不记得这些私人间的、非正式的交谈了，因为当时的谈话是随便而不拘形式的。但是，在我和总统的正式会谈中，无疑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的。不然怎么会有第六段呢。

战时内阁的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是在1月20日那天下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所讨论的，似乎还不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而是是否应将意大利除外这一问题。因此战时内阁便在1月21日发出了下列电文，我当然马上就收到了。

副首相及外交大臣致首相

内阁一致认为，如将意大利除外，恐有不利，因为那样的话必然会在土耳其、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各地引起疑虑。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对意大利也并不会起什么么好作用。如果让他们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反倒更会使意大利的士气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确曾将当时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声明里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告诉过战时内阁，他们也绝未对此表示任何反对。正相反，他们只希望意大利不应排除于这范围之外。我并不记得，手头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在我收到内阁的电文以后总统和我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很可能这是因为事务繁忙，特别是吉罗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这两个人会谈之故，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再提及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的顾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忙于起草正式联合声明。这是份字斟句酌、措词十分严谨的文件，是由总统和我两人审阅和批准的。大概是由于当时我不赞成将无条件投降适用于意大利，

所以以后我才没有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总之，我们两人的确一致同意我们和我们的顾问们所拟定的公报。在这项声明里，并未提及“无条件投降”。这份声明曾呈交战时内阁批准，战时内阁就照这个样子批准了。

当我听到总统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迫使所有敌国“无条件投降”时，我感到有点惊讶。我自然还以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公报已代替了以前任何的交谈。伊斯梅将军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深知我的思路，并且在起草这项声明时，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在继总统之后发表谈话时，当然支持他，而且同意他所说的话。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两人有一点分歧，即使是一时疏忽所致，也会破坏甚至危及两国的作战努力。对这件事，我无疑要同英国战时内阁共同负责。

但是总统对霍普金斯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却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为了使这两位法国将领在一起费了那么大的劲，以至使我感到简直就像使格兰特和李①两人言归于好那样困难——后来，突然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突然想起了人们把格兰特叫作“老牌无条件投降”的，于是我就知道我说过这话。②。

①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李，南军总司令。——译者②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页。

我认为，这段坦率的谈话，绝不会因为那句话出现在他所宣读的发言稿中而减弱其力量。

对战争的回忆也许还历历在目，但是在未经核对以前是绝对不可靠的，尤其是事件的先后。对于“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我就显然多次发表过不确实的谈话，因为我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以为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并没有查看记录。记错了的还不止我一个，在1949年7月21日，贝文先生向下院作报告时说到，由于“无条件投降”政策，他在战后重建德国问题上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他曾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就此政策同他或战时内阁有磋商过。我当场就也和他一样不正确和坚信不疑地回答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卡萨布兰卡的记者招待会上，由总统那里听到的。等到我回家查了一下档案后，我才发现事实是如本书所述那样。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教授，在他临终时，他的忠心的弟子想听取他的遗教，他说，“引文要确实啊。”

※　　※　　※

使用“无条件投降”一词，虽在当时大受欢迎，但以后却一直被各种权威人士说成是英美战时政策的严重失策。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据说它拖长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我认为并非如此。1943年6月30日，我借着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的机会说：

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具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的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这并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由于不人道的行为或仅是出于复仇狂而使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沾上了污点，或是我们不打算安排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人民都可以享受美国独立宣言把它们美好地称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12月24日也说过：

同盟国无意奴役德国人民。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正常的机会，作为一名有用的、受尊敬的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在和平中发展。但是我们坚决强调“受尊敬”一词，因为我们意欲彻底肃清他们身上的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还有他们是“优秀种族”这一可能引起一场大难的狂妄的想法。

不断有人力主宣布别的媾和条件，我一直反对这种主张，其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如果三个伟大的盟国坚持，而且舆论也会迫使它们坚持某些具体的投降条件的话，这些条件要远比“无条件投降”这一泛泛的名词更为德国国内的媾和运动所不能接受。我还记得，曾经数次试图起草能够使征服德国者解恨的媾和条件。在写出来后，它们是如此的骇人，并且，事实上也绝办不到，以至于如将它们公布，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它们写出来实际上也只能成为废纸。

1944年1月14日，正当俄国人在德黑兰向我们表明了态度以后，我曾就此问题写了如下一份备忘录，送交内阁中的同僚。

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上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

问题在于，我们在目前是否应当提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第一，他们将彻底被解除武装并全部剥夺重新武装的能力。

第二，他们将被禁止使用各类航空工具，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还将被禁止学习飞行技术。

第三，大批被断定犯有暴行的人将被送交他们在那里犯过罪行的国家受审。斯大林总理在德黑兰曾经说过，他深信至少需要四百万德国人为他工作好多年，才能重建为德国人所破坏的家园。我深信俄国人将坚持要求大量的德国机械设备，以便绰绰有余地补偿被德国人所破坏的全部机械设备。很可能别的战胜国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鉴于大量的法、意、俄籍战俘和被拘留者所受到的严酷的待遇，这种要求似乎并不是不公正的。

第四，据我所知，英、美、苏三国政府已一致同意，德国将被断然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东普鲁士和奥德河以东的德国领土将被永远割让，当地的居民将被迁走。普鲁士本身将被分割与缩小。必须将鲁尔和其他重要产煤产钢中心置于普鲁士控制之外。

第五，作为德国军队核心的总参谋部必须彻底解散，恐怕俄国人会要求将德军总参谋部的大量人员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我本人原希望公布一张名单，上列五十名到一百多名罪大恶极的坏蛋的名字，以便将大多数人民与将被盟国判处极刑的人区分开，并避免发生任何像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这势必会使普通的德国人感到放心。但是这些建议在德黑兰被认为是过于宽大而被轻蔑地加以拒绝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斯大林元帅的这一部分谈话究竟是否认真说的。

无论如何，上面所述足可表明，一项关于德国未来遭遇的坦率的声明，并不一定会使德国人民安心，说不定像“无条件投降”这种骇人的但更含糊其词的词句还能使他们更安心一点，何况它们在总统所发表的那些声明里已变得得缓和了呢?

最后，我在1944年2月22日对下院说道：

“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例如，并不存在大西洋宪章理所当然适用于德国的问题，也不存在敌国领土不得转让或调整的问题。我们绝不承认像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说的那一套论证，说什么他们投降是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在战争的末期，在德国对此没有任何误解，这一点是无可置辩的。

※　　※　　※

在对各项主要问题进行了十天的研究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每天都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一致表示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我们应当使用沙漠集团军和英方所有的兵力，还有艾森豪威尔军队的一部分兵力，集中全力打下突尼斯；同时决定亚历山大将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官，并实际负责指挥一切战斗。此外，由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上将分任海军与空军的作战指挥官。显然，如果第八集团军能够将它的六七师兵力运抵该战场的话，这些兵力，再加上安德森将军所率领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四五个师，英方就将拥有十二个师左右，而美方因为其余的兵力都用于驻防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他们只能出三个或四个师的兵力参加突尼斯决战。两年后，马歇尔将军曾在马耳他对我说，他当时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惊讶，就是虽然英方在突尼斯作战的兵力要比美方多得多，可是竟没有提出将艾森豪威尔的兵权转交给一位英国指挥官。这件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和总统与我两人合作的整个基础是背道而驰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在以后还要提及。这两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人，彼此以诚相待。艾森豪威尔把作战指挥权全部委交给了亚历山大。

这时我们已快要结束我们的会议了，我们和参谋长们在1月2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正式全体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向我们两人递交了关于“1943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可概述如下：

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俄国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苏联军队。

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1943年内，使用同盟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

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如下：

地中海方面：

1．攻占西西里岛，目的是——

（1）使地中海的交通线更为安全。

（2）减轻德军对俄国前线的压力。

（3）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2．设法制造一种局势，以使土耳其能加入我方，成为一个积极的盟友。

联合王国方面：

3．对德国进行最猛烈的空中攻势，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

4．根据现有两栖部队之兵力，发动局部攻势。

5．尽量集中空前强大的兵力，随时待机而动，以便一旦德方的抵抗减弱到适当程度时，即可重登欧洲大陆。

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其目的为维持对日本的压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这些军事行动须以不致影响同盟国在1943年内待机彻底击败德国的能力为限。在不影响此计划的前提下，可拟出在1943年内开始收复缅甸的计划〔“安纳吉姆”计划〕，并为此作好准备，在不影响“安纳吉姆”计划的前提下，如尚有多余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可拟出进攻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的计划，并为此进行准备。

这个作战方针是我们两人同我们的专家顾问们逐步拟定的，在批准这项方针时，总统和我还分别给自己本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写了如下这样一封信：

在欣然批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对各种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之后所拟定的报告之际，总统及首相愿强调指出在一切准备工作中，均应

随时注意下列诸点：

（1）必须寻求各种办法，使开往俄国的W·J·①运输船队即使在进行“哈斯基”作战计划期间也不致中断。

①温斯敦－约（Winston－Joe）的缩写。

（2）急需以飞机增援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的部队，并物色人员，使此项飞机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3）在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到来以前，作好进攻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如在夏季按兵不动，对我方利益的严重危害性。

（4）为了能及时利用8月间的大好天气，发动某种形式的“痛击”作战计划，必须在联合王国加快建立一支美军攻击力量。为此目的，不仅应重新彻底审查所发的作战装备与每月供应，还应根据在发动进攻日可能出现的作战形势，调整由美国运至英国的作战物资与人力的优先权。

※　　※　　※

最后，在24号早晨，我们两人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我们强使戴高乐和吉罗两人与总统和我交错地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并且强使他们两人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前握手。他们照办了，甚至在当时那种悲惨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照片，都令人不禁感到好笑。总统和我两人在卡萨布兰卡一事，一直严守秘密。因此当记者们看到我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的眼睛，而当他们听到我们在此间几乎已达两星期之久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能相信他们的耳朵。

在举行了这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促成的强迫婚姻或“持枪逼婚”（美国人这么说）之后，总统便对记者发表了演说，我支持了他的意见。

※　　※　　※

总统准备动身。但是我对他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要是不逛逛马拉喀什就回去的话，那就算是虚此一行。让我们到那儿去玩两天吧。我一定要同你共赏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的落日。”我也用同样的话怂恿哈里·霍普金斯。恰巧在马拉喀什有一所非常可爱的别墅，是美国副领事肯尼思·彭达先生从一位泰勒太太——一个美国人——那里租来

的。我以前根本就不知有这么一所别墅。这所别墅可供总统和我居住，外面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的随行人员。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到马拉喀什去。罗斯福和我同车在沙漠中——在我看来，沙漠已经开始变绿了——行驶了一百五十哩后，到达了这块闻名的绿洲。我把马拉喀什称之为“撒哈拉的巴黎”，因为好几百年以来，中非各地的商队宁愿在一路上向山中部族缴纳重税，并且甘愿以后在马拉喀什市集上受人欺骗，也想享受一下该城的放荡生活，包括算命的、玩蛇的、大量的吃喝，还有就整个非洲大陆来说是最大的、组织得最完善的妓院。这些都是古今闻名的。

我们两人商定，由我准备午餐，因此汤米便主持其事。一路之上，我一直与总统同车，一共是五小时的路程，总统一路大谈公事，但是也谈了一些题外话。沿路驻扎了好几千名美军，以保护我们，不致遇到任何意外，飞机则在我们头顶不断回旋。我们在傍晚抵达那所别墅，受到了彭达先生的殷勤款待。我领着总统登上了别墅的塔顶。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由人把他抬上去，他坐在那里饱赏了白雪盖顶的阿特拉斯山的日落美景。在吃晚饭时大家——一共是十五六个人——兴高采烈，都唱了歌。我唱了一首歌，总统也加入了合唱，并且一度想要独唱一曲。可惜有人拦住了他，因此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总统的歌声。

我的这位孜孜不倦的战友定于25日清晨动身，开始他的长途飞行，他飞经拉各斯和达喀尔，然后越过大西洋到巴西，再飞到华盛顿。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告过别了，但是他在第二天早上去机场时到我这里再次跟我话别。我当时还没有起床，但是我不肯让他一人去机场。因此我便跳下了床，穿上我那件拉链衣，除了一双拖鞋以外，别的什么也没穿，我就这样一身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扮，同他同车前往机场，然后我就登上了飞机，照料他舒舒服服地坐好，一面对他这样行动不便的人竟有这样的勇气感到钦佩不已，一面为他所冒的危险而担心。在战争期间，乘飞机旅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我仍视之为畏途。幸亏总统一路平安无事。后来我就回到了泰勒夫人的别墅。我又在那里呆了两天，给战时内阁写信，告诉他们我今后的动向，还在塔顶上画了一幅画，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时期唯一的一幅画作。

第三十九章　阿达纳与的黎波里

争取土耳其参战的必要——我于11月18日致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我于11月24日致斯大林的电报——我希望与土耳其总统会晤——内阁反对——罗斯福总统同意我的意见——我再次请求内阁同意——他们终于勉强同意——飞越阿特拉斯山——土耳其政府欢迎举行会议——我们飞往阿达纳——我交给土耳其方面的备忘录——一封求婚书——对他们充分阐明了我方的态度——在伊诺努总统专车上举行的会议——《晨思》——我于1月31日致战时内阁的报告——土耳其对俄国怀有疑惧——俄军在斯大林格勒获捷——我于2月2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他于2月6日的复电——失去的机会。

盟军占领西北非一事，使地中海的战略形势为之改观，由于在地中海南岸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基地，便有可能进攻敌人。

罗斯福总统和我早就想另开一条通往俄国的通路，并进攻德国的南翼。土耳其是所有这些计划的关键。好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想争取土耳其参加盟国，对德作战。这件事在现在又有了新的希望，并且比以前更迫切了。

在阿拉曼战役与“火炬”作战计划的胜负一见分晓以后，我立即在11月18日就此问题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送了一份备忘录。我们在埃及和中东已驻有大量的部队，这些部队反正是要留在那里的，但现在战局既已好转，便可以使他们起积极作用。这份备忘录的大意如下：

必须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以争取土耳其来春参战。我们必须估计到，我方的海军兵力、舰只与登陆艇等届时将全部用于中地中海地区，而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只有小规模的两栖作战力量可供使用。但借着穿过叙利亚的铁路以及沿海的航路，可能获得通向土耳其的道路，只要能逐步建立起一支空中保护力量，不仅是安塔利亚，即连达达尼尔海峡本身也可开放，以供向土耳其输送供应品之用。部队可由叙利亚经铁路与公路开入土耳其。

请将下列意见列入正式记录，即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即可争取土耳其参加我方。土耳其是我们的一个盟国。它将愿意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将来的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它极愿充分武装起来，它的军队状况

良好，仅是缺乏现代化专门武器，而在这方面，由于德国人的帮助，保加利亚则占有极大的优势。土耳其陆军处于动员状态几达三年，是有战斗力的。迄今为止，由于恐惧之故，土耳其一直不敢履行它的义务。我方因本身无力帮助它，所以对它所采取的这种政策，一直抱宽容的态度。现在形势业已改观。由于隆美尔军队业已消灭，在埃及和昔兰尼加两地不久即有大量兵力可供使用。由于俄国人抵抗业已加强，并可能在高加索发动反攻，而且我们也将力促俄国人发动这次反攻，我方在波斯方面所遭到的压力将大为减轻，因此也许能将我第十集团军撤回。在叙利亚还有第九集团军。只要俄国人能在高加索固守山脉以北的地方，并固守住里海一带，我们就能由上述兵源中抽出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英国陆空力量以援助土耳其人。集中此项兵力的预定日期应为四五两月。请提出你们的建议。

以下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程序：

（1）俄、美、英三国应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与现状。俄国人对此已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现在又加上美国，恐怕就更能使土耳其完全安心了。继此保证之后，就应派一个强有力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到土耳其去。

（2）由现在起，在整个冬季中必须用自埃及和美国运去的坦克、防坦克炮和高射炮将土耳其军队配备起来，必须积极建造飞机场。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土耳其建造飞机场。迄今为止，进展如何？在埃及方面，隆美尔既已被击败，该地显然有多余的物资。中东集团军已拥有二千五百多辆坦克，还缴获不少德军和意军的物资。在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方面也是如此。必须向土耳其提供专家，教他们学会使用和保养这些武器。必须源源不绝地将武器和装备运往土耳其。我们已经答应供给他们一批武器和装备，但是一旦土耳其秘密同意上述计划时，就必须马上送去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其数量将远远超过原来所答应的数量。从叙利亚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铁路运输能力如何？希见告为盼。在我方未将土耳其争取过来以前就进攻罗得岛和东地中海其他各敌占岛屿，恐怕将是严重的失策。因为在土耳其参加我方以后，就可使用以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空军来支援一切攻势。我们必须一边由陆海两路偷偷地绕过这一带海岸，一边增强我们的空军。

（3）和上述两点有关的是，我们同时还应催促俄国人加强他们南翼的力量，肃清高加索的敌军，并重占诺沃罗西斯克。最重要的是，应尽早由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区继续朝西南向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进攻，这一意图是斯大林总理告诉我的。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倘若获得成功，最后可使供应品在强大的空军保护下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往俄国黑海各港口，俄国人在黑海方面所需要的任何海军援助也可经该海峡到达黑海。

……

我这份备忘录所述的只是初期阶段。我于11月24日将我的这种想法告诉给斯大林。

我已将有关土耳其的一些初步意见告知罗斯福总统，并发现我们两人的意见不约而同。我认为我们大家应当再度努力以便争取土耳其和我们并肩作战。因此，我希望在一项关于尊重土耳其领土完整与现状的英苏保证中也有美国参加。

第二，我们已经开始把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军火，包括二百辆坦克在内，由中东运往土耳其。……第三，我希望到明年春初能在叙利亚集结一支强大的兵力，……以便在土耳其一旦受到威胁时，或愿意参加我方时，可派这支兵力前往援助土耳其。显然，你在高加索或该地以北地区的作战行动，对此也具有重大影响。如果土耳其参加我方，我们就不仅能进行作战，以便打通通向黑海方面你方的左翼的航线，而且还能由土耳其的基地猛烈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鉴于你方业已守住高加索的主要产油区，罗马尼亚的油田对轴心国说来已变得极其重要了。

11月28日，斯大林答复说，在土耳其问题上他完全同意总统和我的意见。“应当尽一切努力促使土耳其在明春与我方并肩作战。这对加速击溃希特勒及其帮凶们是极为重要的。”

※　　※　　※

这个问题一直搁置到卡萨布兰卡会议开会之时。它成为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已将有关需要土耳其参战问题所达成的一般性协议列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及其说明中。这时我希望在土耳其国内与伊诺努总统会面，以便解决此项问题。在开罗也有许多事要办，我还希望在归国途中顺路看望一下在的黎波里的第八集团军，并

访问一下阿尔及尔，如果该地届时已被攻克的话。有许多事是我可以立时解决的，但有更多的事需要我亲眼看一看再定。因此，我便在1月20日由卡萨布兰卡发了一封电报给副首相及外交大臣，内容如下：

在事先研究了一下情况后，我对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土耳其问题。总统和我议定，土耳其问题，不论是军火还是外交方面，都由我方处理，中国，当然还有法属北非，则由美方处理。想必你们对此一定感到满意。……俟总统离开此间后，如届时天气良好，我立即就由马拉喀什飞往开罗，我打算在该地盘桓两三日，以便解决若干重要问题。……现在不正是我和土耳其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的时机吗？……如果你们两位认为可行的话，外交大臣应立即向土耳其方面提出建议。

我于次日接到了复电，电文说艾德礼先生和艾登先生已和战时内阁研究过此事，结果是他们催我直接回伦敦，以便向议会报告我和总统会晤的经过。我的内阁同僚们反对我去开罗，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冒险是多此一举。至于与土耳其方面进行接触的建议，他们就反对得更为激烈了。他们坚信接触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我固执己见的话，“不是遭到拒绝就会遭到失败。”

这些论证一点也未能使我心悦诚服。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21日

我对土耳其一事深感遗憾。我认为这样会失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本不想强迫土耳其许下任何诺言，只想向他们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能够以何种方式帮助他们，以使他们的国家处于安全的地位。这些方法共有三条：（1）向他们提出保证；（2）向他们提供大量的军火援助；（3）在他们一旦受到进攻时，用特种高射炮部队、飞机、防坦克武器、雷达等等支援他们。即使土耳其人不敢参战，我也绝不会感到失望。

艾登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私人电报说，他认为战时内阁所提出的论据是颇为有理的，并且用旁的方法也能获致我所认为是重要的那些结果。我根据伦敦的这两份电报与总统商讨了这个问题。因此，在1月24日我再度致电伦敦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外交大臣　　1943年1月24日

我必须郑重请求战时内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并尽速让我知道他们的决定。我现在希望并请求以我的名义向伊诺努总统或土耳其总理

——此事可由你们决定——发出下列电报：

“我在和美国总统于北非举行会议后，即将访问开罗。英国和美国政府授权给我，在以最新式武器配备土耳其陆军一事及有关土耳其的整个防务安全的一般问题上，有代表两国政府发言之权。因此，我愿意在某一秘密地点与土耳其总理会晤，必要时，我还可设法使帝国总参谋长与查克麦克元帅或土耳其其他高级将领会晤。塞浦路斯可以成为一个举行有关一般局势的友好会谈的十分可靠和安全的会晤地点，如果你认为该地点合适的话，我将欣然前往。”

罗斯福总统极为重视遵此方针所采取的行动，在我的内阁同僚愿意发出上述电报时，他将亲自给伊诺努发出一封如下的电报：

“伊诺努总统：丘吉尔首相在与我会谈后，即将前往开罗。

他很可能想和你或你的总理在某一相宜的秘密地点举行会谈。倘若他果真希望举行会谈的话，我非常希望你或你的总理能抽暇和他会晤。罗斯福。”

即使土耳其方面拒绝与我们举行会谈，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些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虚荣心。的黎波里的攻克，俄国人节节胜利，还有我代表两大盟国发言一事，都使得目前成为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此我恳求诸位万勿坐失良机。

由马拉喀什到开罗的这段飞行，在经过周密的勘察与研究后，被认为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既不飞经任何敌占区的上空，也并不飞近任何战线。空军参谋长和驾驶员都认为这次飞行是极为安全可靠的。无论如何，帝国总参谋长和我都需要到该地去，以便与威尔逊讨论有关他的新战区的整个问题和第十集团军的部署问题，因为我方即将由该集团军抽调大批兵力，以便进攻西西里。

深信你们二位和我的其他内阁同僚将给我以自由行动之权，以便我能采取我认为是对国家有利的行动。

战时内阁重申了他们反对我和土耳其领袖们会晤的论点。他们赞成继续进行参谋人员会谈，并认为未经事先准备，特别是在一旦由于达成协议而需要运送供应品时，所需的船只和交通工具等还未准备好，即与土耳其最高人士接触，未免过早。我躺在泰勒别墅里舒适的床上，遥望着阿特拉斯山，对战时内阁的阻挠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我

渴望着跳上在飞机场上耐心而从容地等待着我的那架C—46式飞机，飞越阿特拉斯山。

此外，我深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总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完全和我一致。因此，我在1月25日再度答复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25日

你们所提出的论据根本未能说服总统和我两人。我们从未想到不考虑客观条件与情况就催促土耳其参战。这些客观条件与情况必须事先创造。首先，必须将土耳其很好地武装起来。其次，对意大利的进攻和俄国人的推进所造成的局势，必然首先对土耳其的安全起重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如果已经创造了适当的条件，还有人怀疑土耳其参加我方作战是否对我方有利，那才奇怪呢。并没有人想催促土耳其人逾越他们的边界，而只是让我们占用他们的飞机场。因为有了这些机场，我们便能使普洛耶什蒂油田陷于瘫痪，据参谋长委员会判断，这将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此外，在四五个月以后，当我们决心进行的大规模战役开始时，如果土耳其能参加盟国方面对敌作战的话，这无疑将为我方的作战努力增添一份宝贵的作战力量。我毫不怀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抱有同样的看法，无奈他们现在已经分散了。我只能说，帝国总参谋长和总统及他的顾问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2．我恳切要求将那封有争议的电报发出去。我深信，即使遭到你们所谓的“拒绝”（何况这是不大可能的），其后果也绝不会很严重，总统也同意我的看法。反之，如果土耳其方面接受的话，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起见，他们也绝不会使这次与战胜国方面的重要的接触归于失败。如果他们向总统和我提出漫无限制的军火要求，我自当先将这些要求报告给你们，然后再决定是否答应这些要求。

3．因此，我谨要求你们发出我的那封电报。总统在几小时内（星期一早晨）即将启程，他授权我在你们一旦作出决定后，立即发出他的那封电报。

这样一来，当然就迫使内阁非作出决定不可了。当天下午，我接到战时内阁的一封电报，勉强同意了我的计划，因而我怀着较轻松的心情给伦敦去了下列这封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及外交大臣　　1943年1月25日

我对你们允许我尝试我的计划一事至为感谢。我们也许只会遭到断然拒绝，如果那样的话，责任在我，但是我认为我不会坐等土耳其方面的答复。我认为他们同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他们同意，我想我能获得一些进展。一个人在不能和大家在一起交谈时，事情可真难办啊！

2．除了土耳其以外，在南突尼斯也存在着种种巨大的可能。我当尽力使这些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沙漠集团军在转战一千五百哩中达到了目前的战绩辉煌的阶段，已成为北非海岸上最有影响的一件大事，而我在上次看到沙漠集团军时，他们却是那样的士气低落，秩序紊乱。今天直到中午，我还不知道我明天将在下院答辩人们对我提出的质问呢，还是在开罗和威尔逊将军会晤，想起这件事来真有点可笑（看上帝如何安排吧）。

我不禁又发出了下列这封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及外交大臣　　1943年1月26日

此刻我们正飞越阿特拉斯山，山上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你们可以想见，我是多么想和你们明天在下院议席上会晤，但是公务在身，难以如愿。

※　　※　　※

于是在26日下午，在泰勒别墅吃了一顿由彭达先生所准备的极为可口的晚餐后，我们便乘那架C—46式飞机启程了。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好觉之后，便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八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坐在我的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身旁，再度共赏尼罗河上的日出。这次我们不必那么靠南飞行，因为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将我们的敌人赶到西面一千五百哩以外的地方去了。当我们抵达距金字塔有十哩远的飞机场时，受到英国大使基勒恩勋爵和开罗司令部人员的欢迎。然后我们便一同前往大使馆。在那里，我见到了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他是内阁应我的要求由英国派来的。我们得以怀着宽慰和满意的心情，将目前的局势和1942年8月间的局势作了对比。

这时我接到电报说，土耳其总统伊斯麦·伊诺努欢迎进行会晤的建议。关于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曾有过若干建议。其中有一个计划是我亲往安卡拉。鉴于最近有人投掷炸弹企图谋杀德国大使巴本，这件事

表明了不够安全，所以外交部特别反对这个建议。另一个建议是土耳其总统提出的，那就是我可在1月31日在塞浦路斯和他的首相萨拉乔卢先生会晤，他在那天于德国大使馆吃过晚餐后。前往该地。土耳其方面还建议说，他们的总统和他的随员也可在土耳其境内的任何地点，在他的专车上和我秘密会晤，只要这地点对我合适；这当然方便多了。于是便商定，于1月30日，在坐落在靠近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海岸上的阿达纳举行会谈。我当即将此决定通知了总统与斯大林。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月27日

由土耳其方面给你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极表欢迎。我此刻在开罗，一两天后即将前往土耳其某处秘密会晤地点，地名容以后电告。我定将全部情况奉告。希望你一切都好，精神饱满。看来世界各地报纸对我们会议的反映良好。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月27日

罗斯福总统和我约定，由我向土耳其总统建议他与我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设法更好和更快地装备土耳其军队，以防患于未然。土耳其总统已答复说，他热烈欢迎这种旨在加强土耳其“侧面防御力量”的计划，并且，如果我同意的话，他愿在会谈后，到适当时机将此事公诸于世。你从你我之间来往的电文中，谅已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了，我一定及时将详情奉告。

请容许我对苏军接连获得辉煌战果，再次表示钦佩。

※　　※　　※

我乘着那架C—46式飞机，前去与土耳其人会晤。飞渡地中海仅花了四小时，大部时间里，都能看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后来我们便降落在阿达纳。随我一同来的有卡多根，还有布鲁克、亚历山大、威尔逊三位将军和其他军官；他们乘的是另一架飞机。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降落在那块小小的土耳其飞机场上，欢迎仪式刚结束，由山隘里便蠕蠕地驶出长长的一列漆得光彩夺目的火车，上面载着土耳其总统、土耳其内阁的全体阁员和查克麦克元帅，他们十分热诚地欢迎了我们。由于附近没有住所，在火车上加挂了几辆卧车供我们居住。我们在火车上住了两夜，每天都与土耳其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并在用膳时与伊诺努总统举行了愉快的会谈。我在路上曾拟定了一份致土

耳其方面的文件，以供他们研究。它原来的用意乃是一封求婚书，我和总统在这封求婚书里提出了精神结婚的要求。

土耳其北翼受到的威胁，因俄军大败德军之故，目前已告解除；土耳其南翼受到的威胁，亦因亚历山大及蒙哥马利两位将军将隆美尔自开罗击退一千六百哩，将他的军队消灭了四分之三，并将他的装备毁坏了十分之九而告解除。但是，德国人并不甘心，他们依然需要石油并迫切东进，因而他们可能在今年夏季试图中央突破。土耳其必须在有备无患的状态下，以武力抵御任何这类侵略行为。我们来此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值此严重但又大有可为的关头，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帮助我们的盟国。为此，我们准备将提供给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军火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因为不幸土耳其军队正缺乏这样的军火。美国总统要求我不但代表我国，也代表他处理此事。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有权代表美国开空头支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还须与美国磋商。但是，总统十分希望能举行这次会谈，因为他希望土耳其能够安全而强大，希望土耳其不仅在战争的结束阶段，而且在战后的世界复兴大业中，也和我们这两个西方民主大国紧密合作。因此，我认为，预期你方会以极端赞同的态度，来考虑我们所提出的任何建议。

2．为了增加我们所供给的武器的数量，并使这些武器尽快得到有效的使用起见，我们应作哪些方面工作？现在的运输情况如何？我们应采取何种措施以消除拥挤现象？为了保证我们的盟国能正确运用这些装备起见，应采取何种措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英国人〕是不傲慢的，一心一意地只想把自己武装得更强大、更好。例如，美国人为了训练我们使用他们在中东供给我们的各种坦克和武器，曾派来了教官。在他们参战以前，为了教会我们如何使这些车辆能够正常运转和如何处理这些车辆，他们甚至派来了大批的着便服的熟练的技术人员。另一个例子便是那条横贯波斯的铁路。我们原以为我们已经管理得很不错了，但是美国人却提出了若干意见，建议由他们派一大批人来接管，以帮助我们把这条铁路管理得更好。他们现在正由我们手中逐段接管这条铁路。我说这番话，是为了表明，当我们提出派大量的着便衣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土耳其来协助处理这些军用物资，以使贵国军队能掌握并能保养这些物资时，绝无损伤对方尊严之意。此外，

我们还非常愿意派遣在坦克战和其他作战方式上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军官，并愿意尽力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情报。

我特别感到忧虑的是，土耳其军队虽拥有最优秀的步兵和良好的炮兵，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整整三年半中，它却得不到决定战争胜负的现代化武器，而德国人却不断将他们掠夺来的现代化武器提供给像保加利亚那样的国家。因此，我完全了解，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在各阶段所一贯采取的态度。

现在已到了能够并且必须尽速消灭这种差距的时候了。……

一旦土耳其卷入战争，英美两方一定立即共同派来至少二十五个空军中队。有若干飞机场已准备完毕，有大量物资已运到这些机场。但是，另外还有一类飞机场，其准备工作在一年半以前即告中断，此项机场的建造工作必须大力进行。

物资、零件、战地修理站等必须全部准备好。必须将鸟巢搭好，以便让这些铁鸟立即可飞往该地。在鸟巢尚未搭好前，铁鸟既无法栖息，亦无法出击。这一工作必须尽全力进行，因为它对土耳其的防务的确关系重大，英美双方的技术人员与空军军官自告奋勇，乐意尽力为此效劳。一旦达成双方参谋人员的协议，就一天也不要拖延。……

5．万一在今年夏初发生不测事件，土耳其军队届时尚不可能全部配有各种技术武器。因此，英方可以提供一些特种部队，这些部队训练精良，调动灵便，不会像大兵团那样使交通线拥挤不堪，但却是防守飞机场和击退坦克进攻所必不可少的。为了防守这些飞机场并击退坦克进攻起见，我方将以必需的和可能获得的美国支援，以及所能获得的防坦克炮团，包括一些最新式的尚未使用过的十七磅炮在内，在适当的地点严阵以待。我们还准备用若干高射炮团来支援那些已经进入阵地的部队。我们还准备尽速调来两师有作战经验的装甲师。此外，还加上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两个集团军。

第十集团军有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届时将用于中地中海方面作战，但是波兰军团人员已有四分之三获得了装备，而且素质极好，因此它可以动用，除非德国人突破了俄军的高加索阵线，直逼波斯。但这根本不可能。此外，在叙利亚的第九集团军正扩编为约五个师。但如调动这样大批部队，恐会使交通线拥挤不堪，因此最好还是首先将特种部队尽速调来……

6．现在我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情况，以及我们决定在中地中海集结大量兵力一事告诉你方。我们当然不能透露有关具体计划和日期的详情，但我们的意图却是由突尼斯和英国对意大利进行猛烈轰炸，横越地中海猛攻意大利，以便将其彻底击溃，使之无力再战；这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中。击溃意大利，将使我们和西巴尔干取得联系，还和米海洛维奇将军在塞尔维亚所进行的和游击队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所进行的极有希望的抵抗运动取得联系。根据我们的估计和合理的希望，我们将在夏季前，把敌军自非洲沿海各地赶下海去，时间说不定将大为提前。如果那样的话，到夏季在地中海就可看到英国和美国目前所能进行的一次最大的作战行动。这些作战行动，尤其是意大利的态度，将使整个巴尔干受到极大的影响。必须估计到，俄军可能继续推进。也必须估计到，俄国人有可能以他们的优势的舰队横越黑海作战。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夏季，危机将变得非常严重，土耳其到那时将最需要安全。

7．我知道，斯大林总理亟愿土耳其能充分武装起来，能有能力抵抗侵略。我知道罗斯福总统也和英王陛下政府一样，希望土耳其能当之无愧地作为我们盟国的一员，出席和会，因为在和会上，势必需要解决一切有关改变目前现状的问题。现在虽还不能说这次世界大战将在何时结束。但英美双方却深信我们将获得胜利。因此总统才称卡萨布兰卡会议为“无条件投降会议”。请回忆一下，我们原是对战争毫无准备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在兵员和军火上远远超过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尚武国家。我们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并且这回有决心将敌人彻底击败，不达到此目的决不罢休。关于德国的内部情况，你方大概和我们知道得一样清楚，说不定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早日或突然崩溃上面，但是当然谁也不敢肯定说，它不会像上次那样突然崩溃。我们对于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都必须有所准备。

8．我上一次到土耳其来，还是在1909年，那一次我会晤了许多勇敢的志士，他们是现代土耳其的奠基人。英国和土耳其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这段关系曾一度为上次世界大战所割断，那时，由于德国的阴谋和英土双方所犯的错误，使得我们成为对立面。我们曾勇敢而光荣地彼此作过战。

但是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和我们的美国盟国愿意努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不断地向着一种世界秩序前进，在这种世界秩序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将都有权自由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在这种世界秩序里，各国人民都将有机会彼此协助。

在到达阿达纳那天的傍晚，当我和土耳其总统在他的专车上举行首次会谈时，我将这份文件交给了他。

※　　※　　※

此后举行的广泛的会谈，主要以两个问题为中心：战后世界的结构和国际组织的安排问题，以及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未来关系问题。我只举一些我曾对土耳其的领袖说过的有记录可查的话为例。我说我见过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都愿意和英美保持和平和友好的关系。在经济方面，这两个西方大国都有很多可以给俄国的，它们可以帮助俄国弥补它所受的损失。我无法预知二十年后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条约。我认为在未来十年中，俄国将致力于复兴工作。也许会有种种变化：因为共产主义已经被修改了。我认为我们应当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如果英美能够共进退并维持一支强大的空军的话，它们理应能够确保一定时期的稳定。这甚至对俄国也会有利。它拥有广大的未开发地带，西伯利亚即是一例。

土耳其总理指出，我曾表示过，俄国可能成为帝国主义。

因此土耳其必须非常小心。我回答说，将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确保和平和安全，这个组织将较国际联盟为强大。我还说，我并不惧怕共产主义。萨拉乔卢先生说，他所寻求的乃是某种更现实的东西。欧洲到处都将是斯拉夫人和共产党人；一旦德国被击败后，所有的战败国都将为斯拉夫人和布尔什维克所统治。我回答说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像想象的那么糟；即便是那么糟的话，土耳其岂非更应当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和英美密切合作。万一俄国毫无理由地进攻土耳其的话，我所说的这个国际组织将被用来保护土耳其的利益，不仅是战后对土耳其的保证，就是战后对整个欧洲的保证也将更严格得多了。如果俄国仿效德国的话，我就绝不再是它的朋友。如果它这样做的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共同对付它，我会毫不犹疑地对斯大林这样说。莫洛托夫曾要求签订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把巴尔干诸国视为俄国的省份。我们

已拒绝签定这项协定，因为：一，领土重新安排问题将延迟到战后再解决；二，我们认为，必须保留各国自决的权利。

※　　※　　※

次日清晨，我躺在卧车的床上，根据所进行的广泛会谈，记下了我对战后安全的看法。我把这篇东西叫作《晨思》。鉴于日后事态的发展，其中有一段也许值得引录：

同盟国的首脑有意根据自由、正义和恢复繁荣诸概念，成立一个旨在维护和平的世界性组织。作为这一组织的一部分，将成立一个欧洲政府机构，这一机构将体现前国际联盟的精神，但并不具有它所有的弱点。组成这一机构的单位，不仅包括欧洲和小亚细亚两地的历史悠久的大国，而且包括由一些小国所组成的若干联邦，其中显然将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一个多瑙河集团和一个巴尔干集团。在远东也将成立一个与此类似的机构，只是成员有所不同，这整个组织是团结在下列基础上的，那就是战胜国将继续保持充分武装，尤其是在空军方面，同时又迫使犯罪国彻底解除武装。谁也无法断言，战胜国彼此之间不会争吵，或美国不会再次退出欧洲，但是鉴于各国经历了这一切以后，鉴于它们所受到的痛苦，鉴于第三次大搏斗势必将使人类所保留的文化、财富、文明荡然无存，并使我们变得与野兽相差无几——各主要大国必将不遗余力地使它们之间的光荣的联合延续下去，并由于作出牺牲和自制，而名垂青史。英国必将不遗余力地组织一种联合抵抗运动，以抵御任何大国的侵略行为，并相信美国将与它合作，甚至可能会因为它在人力和物力上占有优势，在这种侵略倾向尚未发展成为公开的战争以前就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制止这一倾向。

※　　※　　※

在进行这些广泛的政治会谈时期，帝国总参谋长和我方的其他高级将领也和土方进行了军事会谈。所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在土耳其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以前和以后，为土耳其部队提供装备的问题和制订一个一旦土耳其参战时，英军援助土军的计划的问题。这些会谈的结果，被列入一项军事协定内。

※　　※　　※

我们现在必须要回述在斯大林格勒周围展开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件。前面已经讲过了，11月间会战的结果是，保卢斯所率领的德国第

六集团军为俄军的钳形攻势所包围，成为瓮中之鳖。曼施泰因在12月间由西南力图突破俄军的封锁线，解救被围的驻军，但终告失败。他于突入俄军防线深达四十哩后，便被挡住了，这时他距斯大林格勒尚有五十哩。俄军由北方发动的一次新攻势威胁了他的侧翼，迫使他从整个德军南线，包括高加索在内，全面后撤，一直退回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的后面。

保卢斯现在已经陷于绝境。德国人曾力图由空中为他提供给养，但是能越过封锁线的飞机寥寥无几，并且损失惨重。

天气奇寒，粮弹两缺，再加上发生了斑疹伤寒，他的士兵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于1月8日拒绝了令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次日，俄军由西方发动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遂告开始。

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俄军猛攻了好几天才仅推进了五哩。但最后德军终于不支，到1月17日俄军距斯大林格勒城已不到十哩。保卢斯将所有能作战的人都投入了战斗，但是徒劳无益。1月22日，俄军再度猛攻，直将德军逼到他们枉费心机、妄想占领的这座城市的近郊。在该处，一度是一支不可一世的大军的残部被压制在一条只有四哩长和八哩宽的长方形地带里。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轰炸，为了保卫自己而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但是他们已处于绝境，随着俄军的逼近，这些精疲力尽的部队便开始大批地投降。保卢斯和他的幕僚在1月31日被俘，到2月2日，沃罗诺夫元帅宣告一切抵抗均告终止，共俘德军九万名。他们便是二十一个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师所余的残部。希特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妄图以武力征服俄国，妄图以另一种与共产主义同样可憎的极权专制制度来消灭共产主义，在德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这一切也就都成为泡影了。

※　　※　　※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2月2日

你关于土耳其的电报已收到，谢谢。我于30日在阿达纳见到了土耳其的全体重要人物，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极为友好的会谈。他们愿意和我们两国接近，这无疑是一大进展，他们由德国方面所获得的消息，也使他们相信，那边的情况不妙。当前的要务是以现代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匀给他们的现代武器数目尚属有限。我已设法通过陶鲁斯铁路，将他们所需的一切尽速运去，

因为这是一条唯一的陆上交通线；还借给他们一些船只，以便能由埃及运去更多的供应品。我还给了他们一些我们在沙漠中所缴获的德国军用物资。我们双方已在安卡拉成立了一个英土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便改进运输军火的交通问题。我们双方正在制定联合计划，以便一旦德国或保加利亚进攻他们时，可以援助他们。

2．我并未要求土耳其在参加我方作战问题上与我们达成任何明确的政治性协议或许下任何明确的诺言，但据我看来，他们不出一年就会这样做，可能还会提前，他们也许会根据他们对中立的牵强的解释——像美国参战前对中立所作的那种解释一样——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机场，供我们轰炸普洛耶什蒂油田的飞机加油之用，这些油田现已成为希特勒的命根子，特别是在你的军队克复了迈科普以后。我再说一遍，我并未要求或得到一个明确的政治性的协议，并且对他们说过，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宣布。尽管如此，他们与我会晤这件事本身，他们的整个态度以及我即将电告你的联合公报，都使他们比以前更明显地站在反希特勒体系这一边，全世界也将这样认为。

3．鉴于苏维埃共和国的雄厚实力，他们自然对他们战后的地位怀有隐忧。我告诉他们说，根据我的经验，苏联从没有背信失约过；现在正是他们作出良好安排的时机；并且对土耳其来说，最安全的地方还是作为一个战胜的交战国在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我是在不违反我们的同盟的情况下，为了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而说这番话的，因此希望你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我深信，他们会对苏联方面所作的任何友好表示立即有所反响。我极愿听取你对这个问题的坦白的意见。我已和他们，尤其是和伊诺努总统建立了极密切的私人关系。

4．在你最近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中，你曾问起盟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进展缓慢的问题。就英国第八集团军而言，我们自那以后已攻占了的黎波里，并希望不久即可向突尼斯大举进军，把马雷特和加贝斯两地的敌军赶出去。的黎波里港的清除与恢复工作正在尽速进行中，但目前我们的交通线只通到班加西，一部分甚至只通到一千五百哩以外的开罗。我们的第一集团军已获得了强大的美军的增援，现在正把给养运往前沿，该部将尽早协同第八集团军一起发动攻势。雨季已成为严重的问题，交通线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公路或铁路，都质量不好而且只有五百哩长。但是，我希望能在4月底或提前将敌军彻底

消灭或赶出非洲沿海地带。据我个人的估计，而这种估计是以可靠的情报为基础的，在突尼斯的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为八万名德军，此外还有二万五千至三万名意军。隆美尔的兵力为十五万名德军和意军，其中作战部队大约仅有四万名，而且武器不足。我们当前的目标便是要消灭这些部队。

5．以后再回答你极其适当地提出的关于总统和我在卡萨布兰卡的具体作战计划的问题。

6．请接受我对保卢斯元帅的投降以及德国第六集团军的覆灭所表示的祝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苏联人并未因为打了胜仗而变得更和蔼一点，在2月6日，我收到了下列这封冷淡的复电。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2月6日

蒙将你在阿达纳与土耳其首脑人物会谈情况见告，至为感谢。

2．关于你所建议的土耳其方面将对苏联方面任何友好的表示作出反响的问题，我谨指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后数月中，我们曾发表过若干声明，这些声明的友好态度，是英国政府所熟知的。但是土耳其方面对此并未采取任何相应的步骤。他们显然害怕惹怒德国人。恐怕你所建议的表示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3．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依然非常微妙。一方面，它与苏联签有中立友好条约，还与英国签有反对侵略的互助条约；另一方面，它又在德国进攻苏联三天以前和德国签了一项友好条约。土耳其既对苏联和英国负有条约义务，同时又对德国负有条约义务，此刻我还不知道，土耳其在目前形势之下，对此有何想法。但是，如果土耳其愿意把它和苏联的关系变得更友好和密切一点的话，就随它这样说吧。若是这样的话，苏联也情愿对土耳其妥协。

4．我当然不反对你发表声明说我一直获悉英土会谈的情况，尽管我所获悉的情况并不很充分。

5．我谨祝在北非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及美国部队在即将到来的攻势中大获全胜，并预祝将德意军队早日赶出非洲。

6．承蒙电贺保卢斯元帅投降及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敌军全部就歼，特此致谢。

直至3月2日，我才接到斯大林关于苏土关系的第二封电报。事态有了进展。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谨通知你，在2月13日，土耳其外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说，土耳其政府愿就改进苏土关系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的驻安卡拉大使答复说，它对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进行这种谈判。目前我们正期待着土耳其大使由安卡拉回来。

打算等他回来后就开始谈判。

※　　※　　※

我和土耳其的会谈，原意是为它在1943年秋天参战铺平道路。但是，由于这年下半年在爱琴海所发生的一些不幸事件，直到意大利崩溃和俄国人节节向黑海北岸的德军推进后，土耳其才参战，关于这些事件以后还要详谈。

等到我们战胜以后，当然一切似乎都会顺利起来，但是当年我们面临的却是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我深信，如果当时让我照我的想法行事的话（我已把我的想法都讲出来了），我本来可以使土耳其在1943年年底以前参战，而不致影响我们的主要计划，这样做，对我盟国有利无害，特别是对土耳其有利无害。现在，在战后的这些年代里，这些错误都已得到纠正，因为美国业已在全力援助土耳其了；但是当年我们在巴尔干没有得到土耳其帮助，因此就产生了1944年初的种种后果。

第四十章　回国后的困境

北非战役的进程——第八集团军的推进——1月23日占领的黎波里——我经过塞浦路斯和开罗飞抵的黎波里——第八集团军的胜利入城式——亚历山大将军对我8月10日指示的答复——在阿尔及尔的事务——安然返国——与总统的通信——2月11日我对下院发表的声明——艾登先生访问美国——我患了肺炎——我获得一头狮子作为赠礼——西尔威斯特·丘吉尔将军——隆美尔再度攻击——但是失败了——国王的来信——2月22日我对国王的复信——甘地先生绝食——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影片和《沙漠大捷记》影片——3月17日总统的来信。

12月间对突尼斯的征服失败之后，我们已耗尽了初步攻击西北非的力量，因而德军最高司令部暂时又能恢复突尼斯的稳定状态。希特勒拒不承认他甚至不能用海空军来防卫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短短通道，竟下令在突尼斯建立一支新的陆军，以应付即将从东西两方来的盟军的攻击。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打垮以后，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猛烈压迫下继续退却。

在中地中海，马耳他已重新获得粮食和军备的接济，再度具备充分的活力了。我们的海军和空军从阿尔及利亚和昔兰尼加的新基地出发，在广阔的地区巡逻，保护盟军的航运，并使敌方的供应和增援遭受重大的损失。除了封锁仍有强大德国空军的突尼斯以外，我们的力量已能到达意大利本土的港口。巴勒莫、那不勒斯和斯佩西亚在我们的力量增强以后都受到威胁，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并从英国本土袭击意大利北部。意大利舰队再也不敢干扰了。且不谈英国舰队的出现，意大利舰队的缺油问题就已非常严重。有些日子，全西西里岛竟没有一吨燃料可给护送供应物资到突尼斯去的舰只。

在陆军方面，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了解，他在西北非的军队必须有一次休整机会以便改编并补充力量。在北方，英国第七十八师和第六装甲师所攻占的区域必须巩固起来。在南边，法国第十九军在中央，美国第二军的一部分在右边，用不足的兵力来防守着一道漫长而薄弱的阵线；它会诱使敌人前来突破并包抄全部盟军阵线。盟军部队混杂相处，由于吉罗将军不让法军归英方指挥，问题又复杂化了。1月

中旬，法国第十九军受到了剧烈的攻击，致使英美方面派去更多的部队来支援他们，因而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发布一项命令，要全线都听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安德森将军指挥，吉罗也接受了这项命令。

※　　※　　※

1月间，英国第八集团军进展顺利。月初，第八集团军在比拉特敌军阵地前面受阻。蒙哥马利将军认为，他必须把进攻推迟到有充分理由可以保证取得迅速的战果之时。第八集团军是由班加西、托卜鲁克，而且最早是由的黎波里等地来供应的。1月15日，蒙哥马利以第五十一师沿海岸公路出击，并以第二十二装甲旅在中线进行攻击，而第七装甲师和第二新西兰师则包围了沙漠的侧翼。的黎波里在1月23日被英军如期攻占了。这个港口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入口处完全为沉没的船只所堵塞，航道上遍布水雷。由于预先估计到这种情况，第一艘供应船只于2月2日才进入港内。一个星期后，每天就能输入接济品二千吨。第八集团军虽然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但从阿拉曼开始的一千五百哩的途程中始终保持着接济物资的供应，由于的黎波里港口的迅速开放，供应的维持更是达到了顶峰。这种后勤供应上的功绩应当归之于第八集团军在开罗的林塞尔将军和罗伯逊将军。到本月底，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约有二千五百多名兵员的一支自由法军混合部队，从法属赤道非洲越过沙漠行经一千五百哩与第八集团军会合，勒克莱尔及其部队无保留地听从蒙哥马利的指挥。他和他的部队在突尼斯战役的后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八集团军于2月4日越过边境进入突尼斯，这样就完成了大不列颠征服意大利帝国的任务。依照卡萨布兰卡会议所采取的决议，第八集团军现在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亚历山大将军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总司令，执行陆上战斗的指挥任务。

※　　※　　※

我从阿达纳飞返塞浦路斯，在那里过了两夜，并在这次大战中再度视察我曾任团长的第四轻骑兵团。上一次是在阿拉曼战役之前的一个月。塞浦路斯似乎一切都很繁荣，人民像我在任何地方所见到的那样友好和热情。他们都觉得比1941年安全多了，岛上的土耳其和希腊居民对盟国正获得胜利感到非常欣慰，毫无反对英国统治的意向。我有几次同人民进行了融洽的接触，并在总督府的花园里向名流们发表

了演说。这是我对这个岛屿的第三次访问——第一次在1907年，那时任坎贝尔—班纳曼政府的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第二次在1936年乘沃尔特·莫因的游艇巡游；现在是1943年的第三次访问。我一向密切注意他们的事务，并因能为废止财政部向这个岛屿横征贡税出了力量而感到高兴。

我们又在开罗过了两夜，然后飞往的黎波里；完成历史性进军的胜利者蒙哥马利就在那里的机场上等候我。敌军已被驱逐到城西四五十哩的地方。我在的黎波里逗留了两天，目睹第八集团军经过华丽街道的那种雄伟入城式。在前列的是第五十一高地师的管乐队。尽管他们经过了长途行军和作战，服装看来还是簇新整洁的。下午，我出席了两个师密集队形的阅兵式。我就住在蒙哥马利的车厢中；从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会面以来，我许久未曾在那样的车厢中住宿了。我对他的总部中大约二千名官兵作了演说。我对他们所说的话大概是关于

每夜还得架起我们的活动帐篷

一天的行军更接近了家园。

但是他们离开家园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而且这条道路也不是直达的。

我计划要乘飞机到马耳他去；由于我在开罗发出了指示，蒙哥马利已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由于敌机的出现，这次飞行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我将乘一架两个座位的小飞机前去，并由六架“喷火”式战斗机护送。然而，当我对蒙哥马利这些优越的措施表示欣喜和惊奇之时，他才了解他把我只是愿望的事当作一种命令。他于是开始反对这次冒险的飞行，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对此很感遗憾，因为我本当有机会看一看马耳他，保留一个正在战斗中的马耳他岛的记忆。

读者或能记起，六个月前离开开罗时，我曾给亚历山大将军下列训令：

首相致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　　1942年8月10日

你的首要任务是在最早时机俘获或消灭隆美尔元帅所指挥的德意联军，连同它在埃及和利比亚方面所有的给养和设备。

2．你当执行或下令执行类似如下的任务：即属于你的指挥范围以内而不妨碍第一段所说明的、必须认为是对陛下利益最关重要的任

务。

他给我下列复电：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阁下：

1942年8月〔10日〕你给我的命令业已执行完毕。陛下的敌人，连同他们的辎重已完全逐出埃及、昔兰尼加、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我现在等候你的进一步指示。

经过这两个漫长而富有生气的日子以后，我们一行人从的黎波里出发，去访问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和所有其他人员。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非洲）　　1943年2月3日

依照我现在的计划，我应在5日到达。我希望知道，如果我同你们少数几个人共进午餐，是否方便。我希望会见吉罗和墨菲，当然还要会见麦克米伦。我不愿特地从前线召安德森将军回来，除非你认为非常便利和乐意的话。我打算提早吃了午餐之后，到直布罗陀去。我很想看到你。请只告诉坎宁安海军上将。

阿尔及尔的情势十分紧张。达尔朗遇刺后，所有著名人士现在备加小心。战时内阁还是继续关切我的安全，显然要我尽早返国。这至少是表示关怀。另一方面，我很快了解到，我应在阿尔及尔多留一些日子。

首相致副首相　　1943年2月5日

我们在这里下榻于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贴邻的海军上将的别墅里。两所屋子都围着铁丝网，严密地守护和巡逻着。我们乘着防弹汽车绕道而行来到这里。我不主张离开这个地区。

有了戒备措施，没有人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着任何危险。

我正打算一俟天气完全转好，就从这里直接飞往英格兰。

然而，过了很紧张的一周之后，我倒想休息一天。昨天，我在的黎波里检阅了我们的部队四万多人。意大利人在热情方面也不次于任何人。

请勿顾虑我个人的安全，因为我极当心自己，并且，对于何处有危险我是很敏感的。我希望于星期二在下院谈谈我的问题。我必须要求在我返国以后，晚几天再作报告。我打算在星期四作报告。

这是繁忙的一天。我同艾森豪威尔作了几次长长的谈话，并从他和海军上将那里获悉许多不能用电文报告的事情。我们的别墅相距不过一百码。在午餐时，戴高乐和吉罗两人都来到了。要办的事这样多，到星期六很晚的时候我才能离去。

艾森豪威尔和我在海军上将的别墅里同几个很有趣的人吃了午餐。2月6日，我遇见了诺盖和佩卢东。这两位法国人都处于有权有势却又极端困难的地位。虽然诺盖在美军登陆时有抵抗行动，但他仍然是摩洛哥的总督。佩卢东经美方邀请，刚从驻阿根廷的维希大使任所来到，接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我对他们说，如果能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自当捐弃前嫌。他们的态度庄严，但忧心忡忡。

午夜之前，我出发到飞机场去。我们都在飞机中占好了座位，等候出发；但飞机并不起飞。在我的助理秘书中有一位身材很矮小，我不由地说，“你的身体轻，飞行大有好处，但是，假如我们降落在沙漠地里，你就无法跟随我们奔走很长的路程。”最后，我等候得不耐烦了，决意乘汽车返回海军上将的舒适的别墅。我的医师查乐斯·威尔逊爵士业已就睡。

他没有听到我们离去，就被锁在飞机里过了一宵。天明，他才被放出。我们因此需要再在阿尔及尔逗留一天。要处理的事务并不少。我拍一个海底电报给外交大臣：

昨夜由于磁电机的损坏，我们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二小时半，如果那时出发，那么次日飞近英格兰时要在白天了，或许又得不到护航，我们都认为不如再耽搁二十四小时。磁电机在我们出发前而不在以后损坏，对我们大有好处。

我们终于在7日（星期日）夜间起飞，直接而安全地飞返祖国。这是我最后一次乘C—46型飞机，以后这架飞机连同所有人员——虽是不同的驾驶员和机组人员——都同归于尽了。

※　　※　　※

我返国后第一个任务是要向下院作一次关于卡萨布兰卡会议、地中海旅行和一般局势的详细报告。因为我愿在这时机宣布我们双方所同意的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我拍发如下的海底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1943年2月8日

我拟于11日，星期四正午就我们的共同事务对下院作某些说明。

我已从亚历山大将军处收到一封电报，说我于8月10日

给他的训令已经执行完毕，因为敌军已被逐出埃及、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而且，沙漠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现正进入突尼斯。因此，这是第八集团军应该归艾森豪威尔将军统辖的时候。我建议宣布这个消息，因为它是必然会有的结果。

因此我向你建议，亚历山大和特德的任命应该在我向国会作报告的同时宣布。我希望，关于第八集团军的消息，在我向下议院报告之前，切勿提前宣布。

我刚才从阿尔及尔归来，我在那边曾同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吉罗、墨非等进行了几次很满意的会谈。自从我上次会见你之后，我几乎继续不断地旅行，日内我当再送一份报告给你。

顺此致敬，并向哈里和一切好友问候。

总统立即答复。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2月9日

我同意你定于2月11日宣布将你们的第八集团军交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以及对特德的任命。我的意见是，如果对美国在北非的最高统帅地位加以强调的话，将极有利于法国军队同我们的合作；

我还认为发布任何有关亚历山大或特德任命的具体消息，因而有利于敌方，那是不适当的。我对于你的安然返国，很感欣慰。你已完成了卓著的功绩。

我认为总统对英国的舆论最好是处之泰然。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2月10日

我愿依照你所要求的方法行事，但我不能保证不会有批评。我已从与此间英美报界保持密切接触的布伦丹·布雷肯〔新闻大臣〕处收到下面所附的短简：

“我劝导某些报纸不指责美国对于北非战役的处理情况，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强调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最高司令，而不明确规定亚历山大将军和特德空军上将的各别任务，我认为我们必然会引起英国报

界纷纷责难。在这方面，我相信，报纸会反映国内的一般情绪，而且还有很多人会直截了当地认为，因为国际政治方面某些行动的缘故，英国那些司令和部队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

“英国政府惯于遭受责难，不会过分被激怒。但美国人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被任命为最高司令而不可避免的遭到批评，或是对于他和亚历山大将军两人军事资历的任何比较，都将表示很大的不满。因此，我认为应该告诉公众，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最高统帅，亚历山大正指挥在突尼斯作战的同盟国军队，特德正指挥空军，这是重要的。”

我将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提出庄严的警告，布雷肯也将在幕后作极大的努力。请你在你们方面也同样努力，来帮助你的忠实的伙伴。俄国人的胜利，我认为，完全开辟了一个新局面。我竭诚祝贺瓜达卡纳尔岛的胜利①。

①瓜达卡纳尔岛的征服是在2月9日完成的。该事件将在下一卷中叙述。

※　　※　　※

2月11日，我演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想还有重要的事要讲。当然最重要的事是我在1942年8月给亚历山大将军的训令，以及1943年2月2日我在的黎波里蒙哥马利的总部所收到的答复。我又概述法属西北非的一般局势，并宣布我同总统所决定的关于指挥权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最高统帅的任命。

※　　※　　※

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我认为最好由外交大臣亲赴华盛顿作大战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与总统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并且与赫尔先生和国务院进行密切接触。总统同意这项意见，我也准备在艾登先生离职期间亲自处理外交部的事务。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2月12日

关于安东尼·艾登访美的事，是一个很好的意见。我将很高兴看到他。愈早愈好。你的演说好极了，对于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

※　　※　　※

我现在比在旅行途中更感疲倦，想必我已感冒了。几天后，感冒和喉痛使我卧床不起。在16日的晚上，我单独同夫人在一起时，我的

温度突然上升，始终在护理我的莫兰勋爵断定说，我的一个肺的底部正发炎。他在诊断后开了一张称为M和B的药方。次日拍了几张精确的照片，证明了这个诊断；盖伊氏医院的杰弗里·马歇尔医师应邀前来诊病。在新搂，必须由我处理的各项工作不断送来，我虽然很感不适，还是照常在工作。但现在我觉得，送给我看的文件显然减少了。

我表示异议，医师说，——我的夫人也附和——我应完全停止工作。我对此不能同意。我全天应该做什么呢？他们于是说，我患了肺炎。我答道："噢，你一定能治得了它。你不相信你的新药吗？"马歇尔医师说，他称肺炎为"老人之友"。我问："为什么？""因为它会使他们平静地死去。"我作了恰当的回答，我们照下列原则规定了双方同意的办法。我只可看最重要的和有兴趣的文件，还可以读点小说。我选择了《莫尔·弗兰德斯》，我曾听过这本小说的某些精彩的叙述，但过去没有时间阅读。这样，我在发热和不舒适的情况中度过了另一周，有时病得很厉害。从19日到25日我的记事簿中都是空白。

议长菲茨罗伊上校几乎在同一天像我一样病倒了。他也患着肺炎。起初，我们互相问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使我很不放心。议长比我大五岁，他的病情很严重。

※　　※　　※

我这几天日子过得很慢，但是并非没有使人愉快的乐事。

一位绅士汤姆森先生友好地赠给我一头狮子，他还送给我一张这头狮子的精美照片，并祝我恢复健康。"罗塔"是狮子的名字。我不得不经由汤姆森先生介绍，请求动物园主任德文郡公爵帮助，给狮子找一处养育场所。这是一头长得很好的雄狮，八岁，已是许多小狮子的父亲了。这天，那一位与我同乘飞机的助理秘书带着文件来了，他是个风趣又很有能力的人，但身材矮小。我对他开了一个玩笑，给他看一张罗塔张开了嘴的优美照片，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任何缺点，我就把你送给狮子。现在正缺肉食呢。"他把这话当了真，报告给办公室的同事，说我神经错乱了。

我写信给公爵：

我极乐意成为狮子的主人，假如我不用喂养它，照顾它，而动物园又保证不使它逃走的话。

由于唐宁街或契克斯要保持政府部门环境的宁静，你断定此时我不想在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处养狮子，这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动物园并不很远，也许有一天，我会极其需要它。

如果天气良好，我希望来看狮子，也要看看我的黑天鹅。

我认为，假使其他一切办法都不成功，你个人有义务在恰兹华斯收养这头狮子。

※　　※　　※

罗斯福总统、史末资将军和其他朋友们很快知道我患了病，再三打电报来，要我听从医师的劝告，我于是忠实地遵守我的协定。当我读完了《莫尔·弗兰德斯》，我把它转给马歇尔医师，来鼓舞他的兴趣。我的医疗情况很见功效。

大约在这时，我又收到罗斯福总统寄来的一张一位名为西尔威斯特·丘吉尔的美国将军的画像。这位将军于1862年逝世，无疑是多塞特郡丘吉尔的直系后裔。他的世系和照相附在一起。总统认为我们看来很相像。

华盛顿，白宫

1943年3月2日

亲爱的温斯顿

你和阁府有空请看一下这张照片，此信无需回复。可是，我认为，哈里森夫人关于有某些相像的说法是不错的。她是我们驻瑞士公使的夫人。

你永久的朋友

富兰克林·罗斯福

·附·件

亲爱的总统先生　　1943年2月27日

我送给你一张我保存的我们的高祖父西尔威斯特·丘吉尔将军画像的照片。①

①西尔威斯特·丘吉尔将军 1783年生于佛蒙特，伍德斯托克 1862年于华盛顿逝世

丘吉尔将军在1812年战争中任步兵上尉，1846年墨西哥战争中升任上校，并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中建立功勋；在这次战役中，他担任司令，“使全军脱离危难，并获得胜利”。因此他名誉升衔（不升薪）为旅长。他任陆军总监，每年旅行一万多哩，视察边防，至1856年退休为止。1862年在华盛顿逝世。

许多人到我家来看到这幅画像，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是说，“怎么，温斯顿·丘吉尔在这里！”我答称，“他是·美·国的丘吉尔！”

他们都很感兴趣。总统先生，想来你也会感到兴趣，我把画像拍了照，这里是一张照片。

多塞特郡的丘吉尔家族——约翰·丘吉尔，伦敦。（商人，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乔治·恩迪科特供给货物。）——约翰·丘吉尔，生于英格兰，1643年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1662年逝世。——约瑟夫·丘吉尔，1647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巴纳巴斯·丘吉尔，1686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约瑟夫·丘吉尔，1721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约瑟夫·丘吉尔，1748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西尔威斯特·丘吉尔，1783年生于佛蒙特州的伍德斯托克，1862年逝世于华盛顿。

我写了复信：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3月19日

接读3月2日来信，深为感谢。我已把照片和哈里森夫人的信交给丘吉尔夫人看了，我们两人都感觉兴趣。哈里森夫人让我们看到了这幅照片。可否请你向她转达我们的谢忱?

几个高明的鉴赏家认为这里确有酷肖之处。

※　　※　　※

盟军在北非东线进展的速度虽然出乎预料，但在2月中旬盟军的情势还是可虑的。我们从海空两方对敌方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没有能阻止敌方建立一支包括隆美尔部队在内的十四个师的兵力。大多数德军是空运来的。有德军三个师和意军一个师共计四个师是装甲师。盟军可以投入战斗的只有九个师，而且其中法军第十九军的两个师装备又不佳。美军第二军尚未完全开到；它的四个师之中，只有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在前线作战。从海岸到布阿腊达的北部战线由三个师

的英军第五军防守着。它们的右翼是由法军第十九军的一个师、美军步兵第一师和英军两个步兵旅防守着。这个军防守着俯瞰海岸平原地带的山脊的各处隘口。在南边的一段地带，由包括美军第一装甲师和法军一个师的美军第二军以及正在集结中的另一美军步兵师接下去防守。这些部队也准备防守它们前线上的那些隘口，重要的菲德隘口不在其内，因为它已于1月30日被德军夺去了。

隆美尔获得升迁，指挥突尼斯方面的全部轴心国军队，他一面正同英军第八集团军作战，一面又在菲德以东集结由两个德军装甲师组成的一支部队，以便击退美军第二军，并阻止他们攻击他的侧翼和后部。他于2月14日开始攻击。人们曾错误地估计，主要的攻击是来自封都克，而不是菲德。因此安德森将军部下的美军第一装甲师大部分分散了；只有半数在封都克以东的地方抵御这次突然袭击。因为压力太大，他们陷于极大的混乱。17日卡塞林、弗里亚纳和斯贝特拉相继为德军占领。

隆美尔现在可以选择：他能通过卡塞林隘口进攻特贝萨，这是一个主要交通中心，其后并有重要的尤克斯盐沼机场；或者向北进攻。他向北进攻了，遇到了第一警卫旅和安德森快速调来的美军第九师先遣队的坚强抵抗。在塔拉公路上，担任先锋的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遇到我们的第二十六装甲旅、两营英军以及美军步兵和炮兵的抵抗。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战斗，但至22日正午，隆美尔开始秩序良好地总退却。卡塞林和费里亚纳在2月27日被我军重新占领，斯贝特拉在28日也被我军攻克。其后，我军又恢复了原来的阵线。

但是，隆美尔并没有结束他的侵略企图，至少还想在突尼斯保持一个立脚之处。2月26日，他开始对英军第五军前线进行了一系列的强烈攻击。在迈杰兹以南，敌人未获显著进展，即被击退；在其北面，他们进展数哩，只是让该城本身处于难堪的突出地位而已。靠近海岸的地方，我军被迫后撤二哩，到阿比奥德山；但是，却在此处固守住了。

※　　※　　※

我此时接到国王手谕，他密切注意大战的进程，对于某些方面的形势不无忧虑。

白金汉宫

我亲爱的温斯顿：　　1943年2月22日

听说你病了，甚感不安，祝早日恢复健康。请认真趁此机会，进行休息。在上次旅行之后你本当有一次休息的机会，而且为了未来月份里的艰苦工作，你也必须恢复体力。上星期二，我错过了可能对你谈话的机会。我知道，下星期二也可能见不到你，所以写封信给你。

我对于目前北非的政治情况，并不完全乐观。我知道，我们必须把“火炬”作战计划的政治工作交给美方，而我们则能在战事进行之际，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我们保持友好。我也知道最初必须步步小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就不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麦克米伦和亚历山大的力量，以使法国两方面携手合作呢?

现在我听说，照美方意见，“哈斯基”作战计划的发动日期不得不推迟至较晚的一个日期，虽则我们能按照较早的日期进行计划，但较晚的一个日期势必增加我们在准备作战中的困难。

这个情况将使我们对于运输船队的一切仔细筹划成为泡影，还将打乱我们的输入计划。目前，我不打算拿这些问题来打扰你，但我对这些问题确是放心不下，我想从你那里取得一个保证，使它们受到密切的注意。

除了同你以外，我不能同任何人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

相信我，

你的十分真诚的，

乔治

我即时答复。我一旦开始口授信稿，就不由自主地谈到各方面的问题。

陛下：　　1943年2月22日

陛下亲自写信给我，使我感恩不尽。

我对于北非战事的进行情况，不论在政治方面，以至在军事方面，都没有感到严重的不安，虽然这两方面有很多情况还是不符合我的意愿的。

我一向很注意阅读所有主要的电文，直到两天以前，我必须承认，我是无法阅读了。我确信，墨菲的目的在于支持吉罗，并使法属北非一千六百万人民有一个温和而稳定的政府。就这一方面说，他已

值得人们的推崇了。的确，为了这个目的，为了保障我们的主要交通，我们必须同维希政府所委任的许多法国官员合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地区。即使在叙利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已做到了这一步。我自己看不出这些官员们有任何改变态度的意图，也看不出有阻碍我们作战的危险。他们依靠他们的良好行为，可能也依靠他们的生命，来取得他们自己的实惠。

戴高乐或是他的代理人突然进入这个地区，尤其是，假如我们用全力诱导他们突然进入的话，只会引起纷扰，不会有其他结果。两派的法国人不能达成良好的协定，完全是他的错误。他拒绝了总统（和我）的邀请，不来卡萨布兰卡会商友好和解的办法。这种粗暴态度使他和他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实际上被美国人看作没有道理的了。

上次我们会见时，我曾告诉陛下，我当竭尽所能，使“哈斯基”作战计划能在6月中实行。对这一点，参谋长委员会和一切有关的人员都完全表示赞成。然而艾森豪威尔表示了决定性的意见，说6月中作战“不会成功”，最早也要等到7月。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于是向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我也打电报给霍普金斯，要求他贯彻作战计划；据最后消息，结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它是执行指挥权的最高和正式的机构——命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最大热忱准备6月份的战役，并于4月10日以前报告进行情况。这样，你可以了解，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取的意见，正和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所采取意见相同，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关于战事，在接到亚历山大的报告之前，我暂不作判断。

美国陆军第二军遭受到惨重的溃败，显然损失了大约半数的重要武器，而没有给予敌军任何严重的损失。然而，我们现在在那里大约有六个最精锐的步兵旅团、第六装甲师以及拥有“丘吉尔”式重坦克的一旅人。更多的部队还在途中。接济品运来的情况更加良好。第一警卫旅已在斯贝特拉加入战斗，并使敌军感到他们已碰到了硬骨头。

敌人为了进行这次在原计划中没有预计到的新攻势，已经把马雷特防线的力量减小到很弱的地步。蒙哥马利对于全盘战局了如指掌；他从的黎波里港口以及从班加西每天都得到很多的物资，有时共达六千吨之多；他很快能把第十军调来，过去他一直利用第十军的运输工具来维持自己，并建立物资储备。我希望在3月中旬以前，或者更早一

些，第十军和第三十军能在突尼斯作战。尽管如此，也许不用等得如此之久，因为，假如蒙哥马利感到敌军在阵线上的力量正趋衰颓，他势必会利用他现有的力量来对付它们。

我料想，陛下已了解到第八集团军的这两个军，总计约十六万人，也许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因此我深有信心地希望他们加入作战。而且，我们还有亚历山大将军在艾森豪威尔属下来协调和配合全部行动。很可以说，敌军由于错误的假定而浪费力量，这将给蒙哥马利获得一次较早的胜利机会。

我几乎不需要说，我没有一句话是有意中伤美国人的。美军是英勇的，但不是有作战经验的军队，他们很快就会从失败中获得教训，并且通过失败得到改进，直到他们所有最坚强的军人品质表现出来为止。幸亏我曾不断促请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工作，否则如果由英国将军担任指挥，那么美国这一个军的失败，将予我们在美国的敌人一个辱骂的好机会。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满怀信心期待北非局势的发展，我指望不久可以好转。

我虽因发烧不能阅读一切电文，但我认为我的确明了这些情况，而且我的确很想在午餐时对陛下作口头的陈述。谨此禀复。

卑职

温斯顿·斯·丘吉尔

※　　※　　※

的黎波里的运输量大大增加。我于24日致电港口司令说："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起卸历史的重担。"

我读到公文箱——其中报告虽然不时送来，但越来越少——中的报告，对于英国第一集团军在突尼斯的剧烈战斗中被调遣的情况，留下了一个不良的印象。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2月24日

大约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集团军已放弃了进攻的一切打算；而最近两个月以来，却在尽一切努力来把给养运到前方，并且增加援兵。确实，法国人掉队造成了混乱，但是美国人却以庞大的兵力加入了战斗。然而，这些受安德森指挥的美军，如你自己所描写过的那

样，被安德森或别的什么人零零星星地部署在一片面积很大但防御松懈的战线上。当时若将山南的战线撤到山上，可能是明智的；但是既未形成一条强而有力的战线，又未能小心谨慎地进行撤退。在攻击展开以前，我们的情报机关曾给予充分的警告。即便在那个时候撤退，还是很有远见的措施。无人注意过这些地方，直到那些地方丢失的时候，他们才听说那些地方的名字。设置某种假前线的策略可能是很聪明的方法，但是这类办法一个也没有，致使美国第二军不得不受打击，在敌人一百五十辆坦克的攻击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2．局面现在已经恢复，但是过去的事必须彻底地审核。

我信赖你和你的判断，我也确知你不至于把不足或不当之处隐瞒起来。

3．读到曾经大受责难的“丘吉尔”式坦克表现很好，我非常高兴。我对于它们的主要意见当然是在装甲方面，并且我相信，它们可以承受多次打击。你派一名军官把情报送来或已经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

4．今天我已有好几小时未发烧；我希望，这是从一种极不愉快的生活经验中复原的开端。祝你一切如意。我深知，在4月中旬以前将要完成的一件极好大事所必须的一切线索，现在都操在你的手中。有你在那里指挥，我是十分高兴的。的黎波里的卸货情况很好。有事请随时报来。

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3年2月24日

我生了几天病，并且可能很容易地向坏的方面发展。现在，我觉得确实好了些。我想，突尼斯的战斗情况很好，并且在朝更好的方面发展；我们的兵士，英国的和美国的，混合在一起像弟兄一般并肩作战。战利品正摆在他们的前边。的黎波里昨天卸了六千三百吨的军需品。蒙哥马利正磨剑以待。

你帮助把〔西西里的〕攻击日期定在6月，我是很感谢的。最近进行的战役对它不会发生任何影响，纵然有人说有影响。

请转达我对于总统的热情问候。

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2月25日

承蒙惠书，不胜感激。我确信，卡塞林隘口的战役会有良好的结局。

现在轮到总统卧床不起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2月27日

我切盼你的健康良好，发烧不久定可停止。我已发烧了很久，病情严重，现在烧已退了，我希望从此恢复正常。祝你一切如意。

※　　※　　※

在我身受折磨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关怀另一位身体虚弱者的健康，他的身体状况报告书在报纸上是连篇累牍。我在开罗时，印度总督在战时内阁的充分授权下，逮捕了数百名印度国大党党员，并将他们监禁起来。甘地先生在2月初宣称，他将绝食三星期。他被拘留在浦那的一座小王宫内，那里的条件极好，英国医生和他自己的印度大夫日夜不停地守护他。他执拗地继续绝食，因而全世界的宣传活跃起来了，都说他快要死了。总督府行政会议的几乎所有印度委员都要求释放他，并且因为我们的拒绝而以辞职表示抗议。结果，在了解我们的意见坚决以后，他放弃了绝食；虽说他的身体很弱，他的健康并未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自始至终向总统报告全部经过，美国方面对于我们并未施加压力。这一意外事件在当时很使我焦虑，因为甘地先生的死亡能够在全印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圣徒式的品格已在这个国家博得极大的赞佩。不过，我们把情况判断得很正确。

※　　※　　※

斯大林在这个时候送我一部关于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影片，该片描写的一切猛烈战斗非常动人，并有保卢斯元帅的最后投降和他出现在苏联军事法庭上的镜头。俄国政府对于这位重要的德国军事首脑照顾备至，从此以后他即替他们工作。比保卢斯的命运坏得多的命运在等待着一长串德国俘虏，影片显示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冰雪荒野上疲惫地向前行进。

我的寝室附近有一间放映室，约在2月24日，我已能起床看这部片子了。这是一部有极高价值的作品，恰当地纪念了东战场战斗的光荣

插曲。我们自己也有一部题名《沙漠大捷记》的阿拉曼战役影片，正巧制作完毕，我回赠斯大林一部，也分送了总统和各自治领政府。这些影片，跟俄国的一样，都是摄影师在猛烈的炮火下摄取的，有些人并牺牲了生命。他们的牺牲不是白费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成果在各同盟国已经激起极大的赞佩和热情，并使我们在执行共同任务中更靠近了一步。

对仍在病中的总统，我写道：

附寄一部新影片《沙漠大捷记》，希望收下。我于昨晚看过此片，认为很好。它提供了生动的和现实的战斗画面；我知道，你对于影片中在作战的“谢尔曼”式坦克将感兴趣。我把这部影片用飞机送来，以便你能早日看到。

我知道你病了，感到很难过。希望你已痊愈。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并且希望马上恢复全部工作。

向罗斯福夫人、哈里和你本人问候，并祝你们幸福。……

总统答道：

亲爱的温斯顿　　1943年3月17日

《沙漠大捷记》这部新影片是关于战争的双方所摄制的最好的一部影片。这里大家都热切地想看一看。我为白宫人员特别放映了一场，今天晚上将给内政部职员特别放映一场，因为城里的人都在谈这部片子；我知道，在十天以内，各电影院都要上映。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我想我是染上了昏睡病或冈比亚热病，或在你们非洲那个叫作巴瑟斯特的鬼地方受到一种虫子的传染。它使我毫无精神——在床上睡了四天——并在这个期间吃了许多磺胺噻唑，这种药使我退了烧，可是感到全身像一块湿布似的。下午两点钟以后我就觉得不好过，像这样熬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回海德公园住了五天；在零度的好天气下完全恢复了健康——上周回到这里来，从此觉得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安东尼跟我在一块度过三晚。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我们从卢西尼亚谈到花生的生产，无所不谈！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实：对于所有的问题，我们似乎完全同意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均数。

他似乎认为，你与下议院的领导方面关系会搞得不错——但是我们两人都关心你跟外交部搞得怎样。我们担心，他回来的时候，将不承认你对于外交部所作的一切。

请你为整个世界着想，在这些日子里切勿过劳。你必须记住，你要恢复你的全部精力，总要断断续续地休息一个月左右。

哈里很有精神，这里一切都很好。

告诉丘吉尔夫人，我在卧床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模范病人，并且我希望你能洗除我们报纸中所载的“世界上最坏的病人”这个污名。

祝你平安。

第四十一章　俄国与西方盟国

俄国的胜利——英、美的努力——2月16日，斯大林的指责——3月5日，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复函——3月11日，我致斯大林的电报——对我们的资源和部署的充分说明——与斯大林进一步通信——芬兰的形势——3月15日斯大林来电——我3月20日的回电——艾登先生在华盛顿同总统会谈——我们为维持北极运输船队的努力——在我和斯大林来往的信件中出现较融洽的语调——他开始认识到我们在突尼斯作战的重要性——卡廷：波兰军官的命运——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集中营——不祥的沉默——麦斯基先生来访——波苏关系破裂——在纽伦堡没有提及此事。

1943年春季标志着东线战事的转折点。甚至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击溃以前，俄国早以汹涌澎湃之势在全线击退了敌人。德国在高加索的军队也巧妙地撤退，一半退至罗斯托夫，其余则在诺沃罗西斯克和库班半岛上形成了强大的桥头阵地。俄国人从顿河直把敌人赶过了顿涅茨河，也就是希特勒在头年夏天开始进攻时的战线。再往北，德国人也失去了地盘，一直退到距莫斯科二百五十多哩的地方。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也被冲破。德国及其附庸国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前一年所占领的地方都被收复。在地面上，他们已经失去对俄国人的优势。在天空，他们现在也要考虑到实力日益壮大、以英国和非洲为基地的英美空军了。

如果斯大林能到卡萨布兰卡来，三个盟国就可以当面拟定一个共同计划。但是这已不可能，只好用电报进行商讨。1月26日，我们已将我们在会议上作出的军事决定通知了他。

罗斯福总统及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月26日

我们曾与我方军事顾问举行了会议，并就英、美军队应在1943年前九个月进行的作战行动作出了决定。我们想立即将我们的打算告诉你。我们相信这些作战行动，加上你方强有力的进攻，必定会使德国在1943年屈膝。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2．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我们的正确战略便是集中全力击败德国，以便在欧洲战区早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

续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便保持在太平洋和远东方面的主动权；此外，也必须支援中国，并防止日本人的侵略行动扩张到其他地区，像你们沿海各省那些地方。

3．我们的主要愿望便是把德国的陆军和空军从俄国前线引开，并向俄国输送更多的供应。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从现有各条道路运送物质援助给你方。

4．我们的当前打算是把轴心国军队赶出北非，并建立海军和空军设施，以便（1）在地中海为军事运输开辟一条有效的通路；

（2）对南欧轴心国的重要目标维持猛烈的轰炸。

5．我们已决定在可能的最早时刻，在地中海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将需要集结大批军事力量，包括登陆艇以及埃及和北非各港口中的船只。

除此以外，我们将在联合王国集结一支强大的美国陆、空军。这一切，连同联合王国内的英国军队，将准备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重行进入欧洲大陆。这一切想必已为敌人所知，但他们不会知道我们所计划的进攻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等规模进行。因此他们不得不将陆军、空军调到法国、低地国家、科西嘉、西西里、意大利脚踵形地区、南斯拉夫、希腊、克里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等各处海岸。

6．在欧洲，我们将以极快的速度扩大盟军从联合王国轰炸德国的攻势；到仲夏，它的力量将超过现在一倍以上。截至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白昼轰炸已经使德国战斗机大量毁灭、损伤。我们相信，在次数和数量上日益增加的白昼和夜间进攻，将会使德国在物资和士气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德国的战斗力量迅速枯竭。正如你所了解的，我们在西欧和地中海已经牵制了德国空军半数以上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多方面加强的轰炸攻势，连同我们现在进行的其他作战行动，将迫使德国进一步从俄国战线上抽调更多的空军和其他军队。

7．在太平洋，我们打算在今后几个月内，把日本人赶出拉包尔，而且以后还要乘胜向日本全面进攻。我们还打算扩大我们在缅甸作战的规模，以便重新打开供应中国的道路。我们打算马上增加我们在中国的空军。但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对日本的进攻，妨碍我们利用可能出现的一切机会，以便在1943年取得对德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8．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从海、陆、空三方面，利用实际可以应用的最大兵力向德国和意大利进军。

此外，我回国后又在总统的同意之下，发出了如下的补充说明：

1943年2月9日

（1）在东突尼斯有二十五万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希望即使不能更早，也要在4月间，将他们消灭或赶走。

（2）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打算在7月间或可能更早的时间，占领西西里，以便扫清地中海，促使意大利早日垮台，使希腊和南斯拉夫受到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并削弱德国的空军。紧接着就要在东地中海进行一次作战，可能是攻打多德卡尼斯群岛。

（3）这次作战将动用我们能在地中海集结的一切船只和登陆艇，以及现有的一切为登陆进攻而训练的军队，为数将达三四十万人之众。一旦建立了出入的港口和登陆基地，我们就将尽量利用我们取得的优势。

（4）我们也正尽我们一切力量为8月间横渡海峡的作战计划加紧准备。这一次，英国和美国军队都将参加。在这一方面，船只和进攻用的登陆艇又将成为一种限制因素。这次作战计划如因天气或其他原因推迟，则将在9月准备更强大的兵力。这次进攻的时间，当然要取决于德国当时在海峡对面的防御状况。

（5）这两项作战计划都将有大量英美空军支援，而横渡海峡之役则有英国首都空军的全力协助。这些作战行动合在一起，将会占用英国和美国的全部运输能力。

（6）总统和我已命令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要以最快速度并尽量以人力、物力来加强这次进攻。

几天以后：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2月14日

你们在一系列巨大的胜利之后，今晚又给我们带来了解放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的消息，这简直使我无法向你表达我们对俄国军队的钦佩和感激。我们最真挚的希望便是作更多的努力来援助你们。

他很快复信说：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2月16日

1．我接到你2月12日关于计划中的英美军事作战计划的来信。谢谢你对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的补充说明。我禁不住要对你的来信提出某些意见，因为正如你所声明的，它也代表总统的意见。

2．从你的来信可以清楚看出，同你以前所估计的不同，突尼斯方面的作战计划，现在预料要到4月，而不是在2月结束。无须我多说，这一推迟是如何令人失望。目前，当苏军仍有能力维持其强有力的总攻势时，英、美军队在北非的猛烈活动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必要。如果从我方战线和你们方面同时向希特勒施加压力，我们将能获得巨大的成果。这样的一种形势会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造成严重的困难。这样，计划在西西里和东地中海进行的作战计划将能迅速成功。

3．从你的来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开辟第二战场，特别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似乎要到八、九月间才能实现。我认为，目前的形势需要以最大的速度来推进计划中的这一行动——即在大大早于你所指出的日期，开辟西方第二战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必须在春季或夏初，而不要等到下半年，在西线对敌人发动进攻，这是极端重要的。

4．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说，自从12月底，当英、美在突尼斯的作战由于某种原因而松弛下来的时候，德国人已从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本土，调了二十七个师，包括五个装甲师，到苏德前线。这样不仅没有因为把德国军队调离苏德前线而帮助了苏联，反而使希特勒的形势缓和下来。正是由于突尼斯方面的军事行动松弛下来，希特勒才能够投进更多的军队来对付俄国人。

5．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我们越早联合起来利用希特勒在前线的困难，我们就越有理由指望能把他早日击败。除非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除非我们利用当前时刻来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德国人经过一阵喘息之后，将会重新纠合他们的军队，有可能再一次恢复元气。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如何不利于我们啊！

我认为有必要将这封回信同时寄给罗斯福先生。

谢谢你对解放罗斯托夫的热情祝贺。我们的军队今天又攻克了哈尔科夫。

这封信是我在生病时接到的。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2月24日

我很抱歉没有能够回复你最近给我的来电。我原已草拟了答复，但因正发高烧，只好暂且搁置一下。过几天，我希望能将更多有关全局的情报告诉你。你们正在进行的战斗打得真好。突尼斯的战事尚称顺利。敌人已经力竭智穷，即将陷入重围之中。此致良好的祝愿。

3月5日，总统将他本人给斯大林的复信副本寄给我：

我已接到你2月16日来信。在信中，你提出了你在回答丘吉尔先生2月12日给你的来信时向他提出的意见。

我和你一样，对于盟军在北非未能按照计划采取行动一事感到遗憾。计划之所以被打乱，是因为遇到意外的倾盆大雨，使军队和供应品从我们登陆港口到前线的路上寸步难行，使田野和山峦无法行军。

我充分意识到这种延误对盟军共同努力的不利影响。我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要在可能最早的时刻，对非洲的轴心军队开始积极的攻势行动，以便消灭他们。

你知道得很清楚，目前美国的运输工具已广泛地散布在各地。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正以最大的努力增加船只生产，以改善我们的运输情况。

我知道在欧洲大陆尽早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这可以减少轴心国对你们英勇的军队的抵抗；你可以相信，在北非取得胜利后，在我们能以最大的努力提供运输便利时，美国将尽早将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向欧洲大陆。

我们希望你们英勇的军队继续取得胜利，它将鼓舞我们每一个人。

我认为应该用我自己的话，说明我们的全部情况。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3月11日

罗斯福先生已将他对你2月16日信件复信的副本寄给我。我现已完全复元，能够亲自回复了。

2．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用代号称作“火神”的作战计划来驱除北非的轴心军队。我们希望，在4月底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到那时候，我们所牵制住的轴心军队将达到二十五万左右。……

……

5．英美企图一气拿下突尼斯和比塞大的努力，已在12月放弃。这是因为敌人的实力，即将到来的雨季，已经湿软的土地，同时还因为从阿尔及尔伸出的五百哩和从布奈伸出的一百六十哩交通线，是由恶劣的道路、和法国人的单轨铁道（要走一个星期）所组成的。由于敌人空军的力量和潜艇的袭击，我们的陆军只有从海上才能小规模地获得供应。这样，就不可能在前沿地区储备汽油或其他供应品。事实上，它们只足以维持当地原有的军队。在空军方面也是如此，临时修建的飞机场都变成了泥沼。在我们停止进攻的时候，在突尼斯约有四万德国人，另外还有意大利人和尚在的黎波里的隆美尔部队。在北突尼斯的德军如今已增加了一倍多，而且正以运输机和逐驱舰向那里尽量抢运兵员。到上月底，某些地方遭受严重损失，但局面现在已经恢复。我们希望这种挫折所造成的延误，将因蒙哥马利军队的早日到达而得到弥补。在3月底以前，他将有六个师（大约有二十万人）的兵力，并有充足的给养，从的黎波里向马雷特阵地出击。在3月6日，蒙哥马利的军队，打退了隆美尔先发制人的进攻，使他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突尼斯北部的英、美军队，将配合蒙哥马利的作战行动。

6．尽管比起你所指挥的巨大作战行动，这场战事的规模很小，但是我想你是愿意了解它的上述细节的。

7．英国参谋人员估计，去年11月以来从法国和低地国家派住苏德前线的半数德国师，大部分已由来自俄国和德国的师、部分由在法国新编成的师所代替。他们估计，目前尚有三十个德国师在法国和低地国家。

8．我极希望你确切地了解（这个极密情报仅供你个人了解），我们通过地中海或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所拥有的力量。

英军绝大部分都在北非、中东和印度，而且实际上没有可能从海上把他们调回英伦三岛。到4月底，除了蒙哥马利将军的大约六个师外，我们在北突尼斯将有大约二十万人，另外，我们又从波斯调遣了两个受过特殊训练的英国师，并从本国派一个师去增援攻打西西里，所以总共有十四个师。我们在中东，有四个机动的英国师、两个波兰师、一个自由法国师和一个希腊师。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我们有相当于四个常备师的兵力。在印度，除去驻军和边防军外，已为在雨季后收复缅甸，并重新打开同中国交往的通路（“安纳吉

姆”作战计划）编成或正在编成的十个或十二个师。这样，散布在从直布罗陀直到加尔各答这片横跨六千三百哩的广阔地区中，由英国指挥的军队就有三十八个师，包括强大的装甲部队和适当比例的强大空军。已为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布置了1943年的积极而明确的任务。

9．英国的一个师，包括辎重、作战和补给线部队在内的全部实力，估计在四万人左右。在联合王国内，剩下大约十九个在编师、四个本土防卫师、四个补充师，其中有十六个师准备在8月间越海作战时应用。你得想一下，我们人口总计四千六百万人，他们首先要维持的是皇家海军和商船队，因为离了它们，我们就不能生存。其次是我们那支约计十二万多人的庞大空军，还有军火、农业和防空方面需要的人员。这样，国内全体成年男女有时就被完全吸收了。

10．去年7月，美国曾打算为进攻法国派遣二十七个师到联合王国，每师人数在四万至五万人之间。从那时起，他们已经派了七个师给“火炬”作战计划，另有三个师即将启程。在我国，除了一支强大的空军外，只有一个美国师。这并不是埋怨美国所作的努力。他们履行的义务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去年的期望，并不是因为没有军队，而是我们手头没有运输船只和护航力量。实际上，在这个期间之内运往联合王国的兵力绝不可能超过我上面提到的兵力。……

在描述对德轰炸情况的一段以后，我结束道：

12．至于越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总统和我本人都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军队能参加你正以惊人的威力进行的欧洲的全面战争。但是，为了维持北非、太平洋和印度的作战行动，并为向俄国输送供应品，联合王国的人口计划已经削减到了极点，并且已经和正在消耗我们的储备。如果敌人已削弱到相当的地步，我们也准备在8月以前进攻，我们的计划，每星期都在调整。如果敌人没有削弱，以居于劣势和人数不足的军队，作不成熟的进攻，只会导致一场惨败，引起纳粹对当地人民——如果他们站起来的话——进行报复，造成敌人一次巨大的胜利。海峡的形势只有在临近进攻的时候才能判断；至于我供你个人参考的这篇关于我们意图的声明，请勿理解为我对我们自由决定权的限制。

※　　※　　※

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所能给予俄国人的最有效的帮助，就是迅速将轴心军队从北非清除出去，并加紧对德的空战。斯大林当然又重复了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3月15日

显然，英美在北非的作战行动不仅没有加紧进行，反而推迟到4月底。甚至这个日期也不十分肯定。这样，在我们同希特勒军队作战达到高潮的时候——即在二三月间——英美在北非的攻势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完全没有展开，你们自己为这场作战行动所规定的时限也推迟了。在此期间，德国做到了从西方抽调三十六个师（包括六个装甲师）来对付苏军。这为苏军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使德国在苏德前线上得到多大的缓和，是很容易看到的。

我虽然完全意识到西西里的重要性，但是我必须指出，它并不能代替法国的第二战场。不过我对你们打算加速这个作战行动，当然还是欢迎的。

我现在和以往一样，认为最主要的任务是加紧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你还记得，你在1942年便已承认有开辟这样一个战场的可能性，并且认为无论如何不会迟于1943年春季。

这种说法是不无真正理由的。因此，我在前一封信中，自然要强调指出，从西方进行的攻击，必须不能迟于今年春季或夏初。

苏军的整个冬季都是在奋战中度过的，而且目前仍在继续奋战。希特勒为了在春夏两季对苏作战，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以补充和增加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重要不过的是，从西方的进攻不应推迟，而要在春季或夏初出击。

我研究了你在第8、9和10段中谈到的英美在欧洲作战的困难。我承认这些困难。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有责任以最强烈的方式提醒你，从我们共同事业的观点看来，进一步推迟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会有多么大的危险。这就是你在关于筹划中的英美越过海峡进攻那篇声明中的含糊态度，所以引起我严重焦虑的原因；对此，我认为我不能再保持缄默。

※　　※　　※

在这时候，无疑由于苏联对德春季攻势获得成功，俄国政府就俄国西部边境的战后安排问题，向英、美外交部进行了试探。美国的舆论，对任何暗示承认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地位的说法，都很敏感，而且芬兰的问题也得到了华盛顿很大的支持。为了把芬兰拉出战争，美国方面曾提出在芬兰与苏联间进行调停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了俄国拒绝。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3月15日

3月12日，美国大使斯坦德利海军上将，代表美国政府，向莫洛托夫先生递交了下述信件：

“美国政府愿在苏联和芬兰之间充当调停人而进行斡旋，以便探索单独和约的可能性。”

莫洛扎夫问起美国政府是否已经知道芬兰希望媾和，以及它的真实立场；斯坦德利海军上将回答说，他不能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大家都知道，1942年5月26日签订的英苏条约规定，除非经过双方同意，我们两国不得为同德国或其盟国缔结单独和约而进行谈判。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的而且不可变更的原则。有鉴于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先将美国的建议通知你，然后征询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我没有理由相信芬兰真正希望媾和，并已决定脱离德国，而且，又有意提出可以接受的条件。在我看来，芬兰尚未逃出希特勒的魔掌，如果说它有逃出的想法的话。芬兰现在的政府，既然能在同苏联缔结和约后，又违反和约，并联合德国进攻苏联，它就很难同希特勒决裂。

尽管如此，鉴于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我认为我有义务将上述事项通知你。

对此，我发出了如下的答复：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3月20日

你最好判断一下，在目前的对德战争中，使芬兰脱离战争会给你方的前线带来多大的好处。我认为，这样一来会使苏联能比德国抽出更多的师来在别处使用。不仅如此，芬兰背离轴心国会对希特勒的其他附庸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我认为，一旦能使芬兰相信德国必然失败，芬兰就会急于要退出战争。如果是这样，在我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你尽可要求美国政府在不泄露你方意图原则下，探询芬兰方面所准备接受的条件。但是，最能决定正确策略的还是你本人。

※　　※　　※

我们为西西里拟定的计划，使我们的运输力量紧张到也许必须将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向后推迟的地步。我们已通过仍在华盛顿的艾登先生，同美国人商讨这一问题。

艾登先生致首相　　1943年3月19日

今早我会见了总统，并将你关于开往俄国运输船队的消息告诉了他。鉴于敌人的部署，他也认为推迟3月份的船队是正确的。但他不能肯定，现在是否应该决定在西西里战事结束以前，不再开出运输船队。他认为，这将是对斯大林的另一严重打击；并且认为，如果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敌人集中的兵力有所分散，我们的船队便能继续行驶。总而言之，他将进一步全面考虑这个问题，不久将亲自写信给你。

总统也接到了斯大林一封信，和你所接到的一样粗暴。这显然已在他意料之中。

次日接到了这样一封信：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3年3月20日

既然知道德国海空军已在3月份运输船队的路线上集结，那么从军事上判断，似乎没有理由要它在原定的时间驶出。……再过三四个星期后，当然必须向斯大林宣布这一消息，说明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必须在八九月以前暂停行驶，以便为西西里作战进行准备，但是，我现在认为，暂不对他宣布这一噩耗将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再说，我们谁也不能肯定此后四五个月的形势。

※　　※　　※

在我同斯大林的通信中，现在不觉出现了一种更加融洽的语调。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3月27日

我接到了你关于突尼斯那场重要战斗的消息。我希望英、美军队迅速获得全胜。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击溃并挫败敌人，把他们彻底赶出

突尼斯。

我也希望，对德的空军攻势将会毫不容情地加强。如能将埃森破坏情况的照片寄来，我将不胜感激。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3月29日

我祝贺英国空军这次轰炸柏林的新的巨大胜利。

我希望英国装甲部队能够充分利用突尼斯形势的好转，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

昨日，我和我的同僚一起观看了你寄给我的影片《沙漠大捷记》。它给人很深的印象。影片出色地说明了英国正在如何作战，谴责了那些说英国只是袖手旁观、简直没有战斗的无赖之徒（在我国也有这样的人）。我将急迫地等待着描述你在突尼斯获胜的同类影片。

《沙漠大捷记》一片将在我们前线的所有军队中和我国广大群众中普遍放映。

我认为，现在是向他宣布有关运输船队的坏消息的时刻了。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3月30日

德国人已在纳尔维克集结了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包括“提尔皮茨”号、“沙恩霍斯特”号、“卢佐夫”号、一艘拥有六吋大炮的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这样，我在去年7月17日给你的信中所说的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所遭到的危险，将以更险恶的方式重演。当时我曾对你说，我们认为不应让我们的本土舰队驶到巴伦支海中去冒险，因为在那里舰队会受到德国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和潜艇的攻击，而又缺乏对付这两种攻击的保卫力量；我又指出，如果我们有一二艘最新式的战列舰遭受损失，即便是遭受严重破坏，而德国战斗舰队中的“提尔皮茨”号和其他大型舰只仍能作战，那么我们在大西洋的全部制海权便将受到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也将蒙受可怕的后果。

2．因此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都以极为勉强的心情决定，不能为下一次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且，在没有这种保护而又明知德国准备消灭它们的情况下，任何船只都没有到达你方的希望。因此已经下令推迟原定在3月份开航的运输船队。

3．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对必须推迟这次运输船队的航行都非常失望。如果不是由于德方的集结，我们原来已打定主意，要在3月间和5

月初给你们派遣两支船队，每支拥有三十艘船。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立刻让你知道，在5月初以后，将不能从北路继续行驶运输船队，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必须利用每一艘护航舰来支援我们在地中海的进攻作战，只剩下最低限度的力量来保护我们在大西洋的生命线。在后一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中，已经遭受了惨重的、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损失。假定西西里方面进展顺利，只要在德国主要军舰的部署容许，而且北大西洋的形势又使我们能够提供必需的护航舰只和掩护空军的条件下，我们希望在9月初恢复运输船队。

4．我们正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增加南路的物资供应。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每月的数字都增加了一倍以上。我们有理由希望这种增加会继续下去，而8月份的数字将达到二十四万吨。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十二个月中每月的输送量将会增加八倍。另外，美国将大大增加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运输。这些多少会抵消一些你我对暂停北路运输船队的失望。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3年4月2日

我已接到你3月30日来信，它使我知道，你和罗斯福总统迫不得已要在9月以前停止驶往苏联的运输船队。

我认为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等于是英国和美国要骤减对苏联供应的武器和军用原料。因为，取道太平洋的运输不仅要受吨位的限制，而且并不可靠，而南路的运输量又很少。由于这一点，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都不能弥补北路的停运。

你知道，这种情况势必要影响苏军的形势。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4月6日

我承认你的关于运输船队的电报说得很有道理。我向你保证，我将尽我最大力量来谋求改善。我深深体会到俄国军队所承担的巨大负担，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无比贡献。

2．星期六，我们派了三百四十八架重型轰炸机到埃森，投下了九百吨炸弹，以便使克虏伯工厂受到更大破坏，它再次遭到有效的轰击；我们并使该城以前没有遭到多少破坏的西南部成为废墟。昨晚，出动了五百零七架飞机（除一百六十六架以外，都是重型轰炸机），向基尔投下了一千四百吨炸弹。这是我们一次空前猛烈的轰炸。云层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厚，但是，我们希望这次轰炸能击中要害。美国用

飞行堡垒进行的白昼轰炸已经日益有效。昨天，他们袭击了在巴黎附近又开始活跃起来的雷诺工厂。他们除白昼在高空进行这种惊人准确的轰炸外，还挑起敌人战斗机的进攻，在这种进攻中，有许多敌机已被飞行堡垒的重型武器击毁。在这三次尝试中，共损失美国轰炸机四架、英国轰炸机三十三架。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对德轰炸的规模将与日俱增，而且我们寻找目标也更加有把握。

3．突尼斯的全面战争将在本星期开始，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以及美、法军队都将按计划参加作战。敌人正准备退入他们最后的桥头阵地。他们已经开始破坏，并从斯法克斯撤除海岸大炮。敌人在即将临头的压力之下，势必要撤退，而且可能很快要撤退到他们从哈马迈特湾内昂菲达维尔地方开始修筑工事的一条战线上。这个新阵地将同他们目前在北突尼斯占领的主要战线合在一起，它面向西方，并以地中海上距比塞大约三十哩的地方为其北翼。我们对这北翼也将进行打击。我将把我们进展的情况，以及是否能在所谓“隆美尔集团军”到达其最后桥头阵地以前切断其大批军队等情况，随时报告你。

4．顽固成性的希特勒，正把海尔曼·戈林师及德国第九师派到突尼斯；这主要由运输机运送，所用的大型飞机至少有一百架。这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他们会将除去途中损失以外的大约二十五万人放在突尼斯顶端地带，进行顽强的防守。我们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居于很大优势。我们正对这个海港不断进行猛烈的空袭，我们正从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防敌人作敦刻尔克式的逃窜。为了西西里作战的利益，这一点特别重要。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们成为比塞大和突尼斯的主人时，我们希望能够从地中海行驶物资供应船只，这样就缩短了前往埃及和波斯湾的航程。

我的充分解释和说明，并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对方的回答已较以往友好了。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4月12日

英美在突尼斯挺进的迅速开展，是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我希望你消灭敌人，并尽可能多俘获敌人和缴获战利品。

我们得知你没有给希特勒以喘息的机会，感到很高兴。在你们对德国各大城市进行猛烈和成功的轰炸的同时，我们现在也对东普鲁士的德国工业中心进行了空袭。谢谢那些说明轰炸埃森结果的影片。这一部影片，连同你答应寄来的其他影片，都将在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中间广泛放映。

你们打算从已取消的运输船队计划中，运来一些战斗机，这将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我对你建议给我们六十架配备着四十公厘口径炮的“旋风”式飞机一事，也非常感激。这种飞机极为需要，特别是用来对付重型坦克。我希望你和哈里曼先生为保证对苏联输送飞机而作的努力，会取得迅速成功。

我国人民对英国人民热情支持你所提到的援俄基金①一事非常感激。请对你那位主持这一基金的夫人致意，说我感谢她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不懈活动。

①见第三卷，第421—422页。

※　　※　　※

现在，苏联政府同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发生了破裂。在德军和苏军侵占波兰以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9月缔结协定之后，曾向并未同波兰交战的俄国人投降，并被拘禁。根据纳粹和苏联之间后来签订的一些协定，已将其中许多人移交德国，供强迫劳动之用。

根据日内瓦公约，不能这样对待军官级的俘虏。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苏联俘虏营所拘禁的一万四千五百名波兰人中，有八千名是军官。在这些军官中，有很多是波兰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和被动员去服后备役的知名人士。

1940年春天以前，还断断续续地听到有关这些俘虏生存的消息。从1940年4月以后，沉默笼罩了这三个俘虏营。在十三四个月当中，居住在这里的人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们肯定是在苏联管辖之下，但是他们那里从未发出任何书信和消息，没有出现逃俘，也没有听到片言只字的报道。

当希特勒在1941年6月20日①对俄国突然袭击时，俄国和波兰的关系顿时起了变化。他们成了盟国。以前在俄国监狱中，一直在鞭打等严酷条件下监禁着的安德斯将军以及其他波兰将军，现在都沐浴更

衣，得到释放，受到欢迎，并在苏联当时组织起来以抵抗德国入侵者的波兰军队中，担任高级指挥官。这些波兰人早就为那三个集中营里面的大批军官的命运担忧，现在便要求将他们释放，以便参加这支新的波兰军队，这批人对这支军队来说将是无价之宝。从俄国其他地区曾征集了大约四百名军官，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来自目前处在德国掌握下的三个集中营。波兰人一再询问，但是他们的新战友却无言以对。波兰的领袖们，现在已能接近许多苏联权威人士，一起并肩工作，在组织自己的军队中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这些波兰人在许多场合下，都察觉到苏联官员的窘态，但是从未听到有关那三个集中营的一万四千五百名居住者的消息，也从未看到生还者露面。这自然要引起波兰和苏联政府之间的怀疑和摩擦。

①原文如此，应为6月22日。——译者

战争在继续着。德国人仍然占领着这几个集中营所在的地方。几乎又是一年时间过去了。

1943年4月初，西科尔斯基到唐宁街十号来进午餐。他对我说，他有证据说明苏联政府谋害了他们手中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及其他俘虏，他们被埋葬在主要以卡廷为中心的树林中的一个大冢中。他有大量证据。我说，“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起死回生。”他说，他不能不让他的人民说话，他们已向报界发表他们的全部消息了。在伦敦的波兰内阁并未向英国政府透露他们的意图，但在4月1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声称，他们已同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接洽，要它派一个代表团到卡廷去进行现场调查。4月20日，波兰驻苏联大使奉本国政府命令，向俄国人征询他们对德国人的说法有何意见。

4月13日，德国无线电公开指责苏联政府，说它谋害了三个集中营里的一万四千五百名波兰人，并主张在现场举行一次有关这些人命运的国际调查。波兰政府对此计划很感兴趣，这一点我们是不能置疑的；但是国际红十字会从日内瓦宣称，除非接到苏联政府相应的要求，否则不能为了德国人的臆断而举行任何调查。德国人于是进行了自己的调查，一个由德国控制下的各国所抽调的专家所组织的委员会拟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声称在万人冢里发现了一万具以上的尸体，而且从他们身上找到的书面证据以及冢上所种植树木的年轮说明，处刑是远在1940年春季进行的，当时这一地区正处在苏联控制下。

最后在1943年9月，卡廷地区又被俄国人占领。在收复斯摩棱斯克后，任命了一个完全由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卡廷波兰人的命运。他们在1944年1月发表的报告声称，当时由于德国人进军迅速，来不及撤退这三个集中营，于是这些波兰俘虏便落入德国人之手，后来遭到他们屠杀。要人相信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这样的事实：自从1940年春季便没有记录记载的近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和士兵，是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之手，并被他们消灭的，并且，没有一个人逃出来向俄国当局，或向在俄国的波兰领事或向波兰的地下运动报告。当我们回忆起德国人进军时造成极大混乱，因而集中营的警卫人员必定会在入侵者临近的时候逃走，而且后来在俄波合作阶段又进行了一系列接触，那么，要相信这种说法似乎得看信仰什么了。

※　　※　　※

我到恰特韦尔进行了一次不常有的访问，为的是在我的小型别墅里度过一个晚上。我在那里接到电话，说苏联大使要马上来见我，而且已在途中。麦斯基来时，神色很为不安。

他给我带来斯大林的一封信说，既然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发表并支持了那项指控俄国大规模屠杀波兰军官战俘的可恶的指责，那么就要立即废止1941年的协定。我说，我认为波兰人从事或致力于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但是，我真诚地希望像这样一个大错不会导致他们同苏联关系的破裂。我按这个意思草拟了一封电报发给斯大林。麦斯基接着对这项指控的荒谬性进行争辩，并提出各种理由证明俄国实际上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我从各方面已经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说法，但是我并不打算讨论其真相如何。我说，“我们必须打击希特勒，这不是争吵和指控的时候。”但是我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并不能防止俄国和波兰政府间的破裂。这种分裂产生了麻烦。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把许多波兰军人及其家眷和儿童弄出了俄国。这种慈善行为仍不时进行着，我并在波斯组织并装备了三个波兰师，并由安德斯将军指挥。

在纽伦堡审讯德国战犯的时候，在对戈林和其他人的起诉书中也提到了在卡廷谋害波兰人一事，但是他们向法庭提出了德国调查的白皮书。有关的各胜利国政府决定，这个问题应免于讨论，于是卡廷的罪行便永远没有得到详细的调查。

苏联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洗清这个可怕并且广为传播的罪名，也没有把这个罪名最后加在德国政府身上；而当时德国的一些主要人物正坐在被告席中，受到生死攸关的审讯。在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最后判决书中，并没有在有关纳粹德国对待战俘那一节中，提到卡廷。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且，在目前依然流亡在外的波兰领袖们所出版的许多书中，肯定也不乏材料。特别是像米科来契克先生和安德斯将军所写的那些书。米科来契克先生是前任总理，他在战后才参加第一届波兰政府。

第四十二章　突尼斯的胜利

亚历山大将军担任了实际上的指挥官——他2月27日给我的电报——蒙哥马利将军推进到马雷特防线——进攻开始——“齐普”——蒙哥马利3月21日的电报——敌人右翼转移——德意军队退却——阿卡利特阵地遭到袭击——蒙哥马利4月6日的电报——亚历山大改变计划——第八集团军在昂菲达维尔对面停止前进——4月22日亚历山大的主要进攻开始——他4月30日给我的电报——我5月3日对斯大林的说明——亚历山大的总攻——美国人进入比塞大——敌军开始崩溃——俘虏五万人——5月10日我对亚历山大的祝贺——5月11日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祝贺——5月12日对吉罗的祝贺——坎宁安海军上将阻止一切海上的撤退——海军出色的战斗——地中海重新通航——控制了北非沿岸——胜利的规模——二十五万名俘虏——我接到国王一封亲切的来电。

亚历山大将军在2月最后一个星期，担任了全线的指挥。

与此同时，空军上将特德又根据卡萨布兰卡协定掌管了盟国的空军。这时，突尼斯方面的战争正处在高潮。负有最高职责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不能在相距约四百哩的阿尔及尔总部指挥这场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进行的性质复杂而变化剧烈的作战行动。必须有一个人在当地指挥。此人现在已经带着全权到达。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2月27日

我在美国和法国前线停留了三天以后，现在方才回来。改编、整顿和重新组合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是由于敌人在北方的行动，工作略有延误。一般来说，美国人需要经验，而法国人则需要武器。我已为美国人派去现有的最好军官，以便在战争技术方面进行指导，并在战争方面帮助他们进行训练。

我已为法国人向本国和中东发出电报，要求他们将重要武器和轻装备空运到这里，而且我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也给与了援助。由于在南方挫败了敌军并且收复了以前的阵地，美国人已打起了精神。我已经下令在南方采取猛烈而同时规模又不大的进攻行动，以便夺回主动权。当我看到这整个形势的时候，我坦白地说是感到十分惊

讶的。虽然安德森本应很快认识到事态的真相并应开始进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他仅仅在1月24日方才担任全线的指挥工作。

我现在将全军改编为如下三部分：英国和法国军队由安德森指挥，所有美国人由弗里登德尔指挥，第八集团军由蒙哥马利指挥。

虽然不愿意令你失望，但北非的最后胜利并非就在眼前。

无论在陆上或空中，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再没有比艾森豪威尔将军更有帮助的了。

知道你身体略好，我很高兴。致良好的祝愿。

※　　※　　※

在的黎波里港能充分起作用以前，蒙哥马利只能率领他一部分军队向突尼斯推进。意识到卡塞林战役一旦结束，隆美尔必定冲他而来，他于是在梅德宁附近的阵地上部署了他的三个前进梯队，即第七装甲师、英国第五十一师和第二新西兰师。他已经没有时间设置布雷区和铁丝网，但已布置了不下五百门防坦克炮，准备行动。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2月28日

第十军已经夺回他的全部运输工具，现在正从班加西向前推进。先头〔部队〕将在3月10日全部到达的黎波里地区，其他人员相继而来。到3月19日，第十军将同我一起在前沿地区集中。我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在我目前的阵地上同隆美尔作战。在我作好准备以恢复我对他的进攻以前，如果他竟企图干出肮脏的勾当，我就把他赶出去。我打算固守我现在的阵地，因为它正是我不久以后对马雷特展开进攻时所需要的阵地。

3月6日，隆美尔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进攻，使用了所有的三个德国装甲师。每次进攻都在惨重损失下被击退。敌军撤退后，在战场上留下了五十二辆被炮火击伤的坦克。我们一辆坦克也没有损失，只伤亡一百三十人。在对付装甲部队时，这样密集的防坦克炮的威力是史无前例的。在隆美尔的各次非洲征战中，这恐怕是他最严重的一次失败。不仅如此，这也是他在那里的最后一场战斗。不久以后，他又作为一个病人被遣送回德国，由冯·阿尼姆继任指挥。

现在第八集团军正向前推进，以围攻敌军主要阵地，即马雷特防线。这条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侵入突尼斯而修筑的一条长

达二十哩而且组织严密的防御系统。现在意大利人竟在此防守，以对付英国人！在它临海的尽端，陡峭的瓦迪济佐是主要防线正面一道防坦克的坚强屏障；再往南，有混凝土修筑的炮楼，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从前线直到马特马塔的山丘为止。没有可能进行迂回运动，除非取道通往特巴戈山和梅拉布山之间那条峡道的一条弯路。法国人以前声称车辆无法通过此路，但是远程沙漠空军大队曾在1月间进行过侦察，并且声称尽管非常困难，但仍可通行。这支坚强而高度机动化的侦察部队在整个非洲战役中所作出的许多贡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显然敌人并没有在做梦，因为他们已在这个隘口修筑了工事，并由德国装甲师和意大利步兵占领着。但是，鉴于马雷特阵地前线的实力，即由包括两个德国师的六个师防守，并有第十五装甲师作为后备，蒙哥马利便决定在他的计划里包括一支侧击纵队，以便突破这个隘口，并在敌军主要前线后方站住脚跟。

要对这种坚强固守的防线进行一次审慎的进攻，需要两个星期进行准备。在这时候，美国第二军收复了加弗沙并向东挺进。他们虽然无法突入沿海平原，却在整个马雷特战役中，将德国第十装甲师牵制在这条战线上。3月10日勒克莱尔将军也遭到一支由装甲车和炮队组成的联合力量在空军支援下的猛烈攻击。法国人牢牢守住阵地，并在皇家空军的帮助下，击退了敌军，而且使他们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这样，在马雷特防线上作战的舞台便已布置就绪。这次作战行动称作“拳击家”作战计划。已下令进行白昼的猛烈轰炸计划，以便铺平道路，但恶劣的气候使轰炸机队直到20日方能进行活动。3月16日由第二百零一警卫旅所进行的一场初步进攻证明是失败和代价很高的。蒙哥马利加紧推行其计划的其他部分。19日夜，他在这次迂回行军的过程中，派出了一支部队，由弗赖伯格将军率领，包括第二新西兰师、第八装甲旅和一个中型炮兵团。次日，即20日晚间，他们接近了峡道。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3月21日

“齐普”的时间，第八集团军订为今晚。舞台已经布置就绪，当帷幕拉开以后，你将接到确实的消息。美国第二军已经占领了加弗沙，他们的第一装甲师也正向梅克纳西前进。这次的威胁是为了把德国人

从第八集团军那里引开；迄今为止，德国人对此尚未有反应，但明天我们也许能看出较多的苗头。

蒙哥马利明天将会直接同你通信。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3月21日

“齐普。”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3月21日

“拳击家”作战计划昨日已成功地发动起来。新西兰军包抄了敌军西侧，今天已到哈马西南十五哩的地方，现在正指向加贝斯湾。昨夜第三十军袭击了敌军东侧，并通过马雷特阵地的主要障碍和布雷区，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这个桥头阵地正在扩展，它的胜利也得到利用。敌军显然打算坚持战斗，我准备在马雷特地区进行一场恶战，可能持续数日之久。

新西兰军在加贝斯湾的行动对战事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就在午夜以前，第三十军在马雷特防线的沿海地区发动了一次主要进攻。第五十师跨过了瓦迪济佐，并且取得了立足之地。瓦迪济佐这重障碍的确比预期的甚至还要严重；尽管工兵做了不懈的努力，无论坦克或防坦克炮都不能越过。次日全天，这个师守住了阵地，但是在22日，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德国步兵的猛烈反攻迫使他们撤退了。当晚他们撤到了瓦迪济佐的对面。

正面的进攻失败后，蒙哥马利迅速改变计划。他让那些同马雷特阵线对峙的师承担了一项牵制敌人的任务，又把他的主力调到了左翼。第十军和第一装甲师的司令部奉命通过同一条漫长而险峻的道路前往峡道，同弗赖伯格会合；而第四印度师则通过梅德宁以西的马特马塔山地，开辟了一条道路。

突破峡道前往哈马的问题是很棘手的，尽管弗赖伯格得到了强有力的增授。敌军意识到这种危险，用德国第一百六十四步兵旅和第十五装甲师的一部分加强了这一翼。只有给与沉重的一击，方能强行通过。这时，在第八集团军各场战役中都曾给与可靠支持的西部沙漠空军又作出了崇高的努力。三十个空军中队，包括八个美国中队在内，曾对这个隘口的防线进行了一系列强烈的轰炸。到3月26日下午，可谓登峰造极，轰炸机和低飞的战斗机交替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不断袭

击。在这种袭击和强有力的炮火支持下，新西兰人和第八装甲旅突破了敌军防线。紧跟着，第一装甲师在月亮升起的时候赶过了他们；到黎明时候，快要到达哈马。在新西兰人和这个装甲师前后夹攻下，敌军拚命斗争，但是枉然。

他们的损失使他们丧失了战斗力；有七千人被俘。就是这样取得了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不仅军队的素质而且指挥官的战术都显得非常出色。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3月28日

经过七天不断的激烈战斗后，第八集团军已予敌军以重创。敌军在哈马到加贝斯湾战线以南的抵抗正在崩溃。我的军队已经占领整个马雷特防线。

看到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指挥这条战线的意大利梅斯将军连忙撤退，在瓦迪阿卡利特附近加贝斯以北十哩的地方又布下了防线，这条防线穿过在大海和其西方沼泽之间的一条窄路。第八集团军向敌人进逼，但是，在作好进攻准备以前北方发生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事件。3月底，在沿海地区的英国第四十六师已经开始前进，经过几天战斗以后，夺回了以前丧失的全部地盘，在贝雅以东，英国第四师和第七十八师也进攻胜利。不出两个星期，迈杰兹以北的全部阵地大部分恢复，一直推进到以前在德国进攻下开始撤退时所占领的防线。3月31日，美国第二军重新沿着加弗沙至加贝斯湾的公路向前推进，威胁着瓦迪阿卡利特敌军的后方。他们的突破没有成功，但是这次作战取得了重要结果，那就是诱使德国第二十一装甲师来增援他的第十师。这样正在进攻瓦迪阿卡利特的时候，这两个师就被美国人完全缠住了。与此同时，战术空军又对敌空军降落场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这几次袭击极为成功，可以说终于将敌人的空军赶出了突尼斯。

※　　※　　※

4月5日，亚历山大将军把他的详细计划提交艾森豪威尔将军。到4月6日，第八集团军又为一次新的进攻作好了准备。瓦迪阿卡利特本身就是一重很大的障碍，北面有群山居高临下监视着，因此，整个战线形成了一条自然的强固的防御阵地。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手法利用了炮兵。在黎明前，英国第五十一师和五十师以及第四印度师，在密集

的炮火支援下，不顾激烈的抵抗而发动了进攻。敌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攻，所以直至傍晚才赢得了这场战争。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4月6日

今日清晨，我对在瓦迪阿卡利特阵地的敌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我做了两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这次我攻击了敌军阵地的中心，而且是在没有月光的黑夜里进行的。这次进攻是用了大约三个步兵师，在四百五十门大炮的支持下进行的；敌军遭到突袭，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目标皆被占领。

通过我这样开辟的突破口，我正把包括新西兰师和一个装甲师在内的第十军送过去；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一运动方才开始。经过只有六个小时的战斗，估计俘虏已达两千名，随后还会源源而来。

我将努力把这个地区的敌人打到动弹不得，而且损失沉重，使他们在后边阵地上作战时，不论军队或物资都日趋减少。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中，当敌人从惊讶中镇静下来以后，他们可能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他们在瓦迪阿卡利特阵地上不能再打下去，因为我已经深深地楔入了阵地中心，占领了所有重要的据点。

我的军队以巨大的编队前进，战斗也很出色。

我在这里结束战斗以后，将向北推进。

次日，又在这两条通往北方的道路上追击了敌人，现有的一切英国和美国飞机也给正在撤退的敌军纵队以惩罚。4月7日，第四印度师的一个巡逻兵遇到美国第二军的一个巡逻兵。那个美国人打招呼说："哈罗！林米"，①这句话虽然没有听懂，却被极为亲热地接受下来。从相距几乎两千哩出发的这两支军队现在终于会师了。同一天，为了切断敌军向北的退路，英国第九军连同英国第六装甲师、第四十六师的一个旅和美国第三十四步兵师企图冲过封都克隘口。皮雄已被占领，但是直到9日，那个装甲师才穿过防线；11日，同德国第十和第二十一装甲师打了一场胜仗之后，才进入凯鲁万。虽然我们第六装甲师的大胆行动无疑地加速了敌军撤退的日程，敌军在第八集团军前面的撤退仍然进行得很巧妙。现在，既然的黎波里已在三百哩以外的后方，斯法克斯便由于其港口设施而重要起来；它在4月10日被占领，苏萨在两天以后也被占领。4月13日，我们同敌军在其昂菲达维尔北部山

区的最后阵地上进行了接触。这一试探性的初次进攻证明，他们的防守是坚固的。

①这是在美国海军里称呼英国水兵的流行名称，它是因为在英国军舰上过去用柠檬汁预防坏血病而得来的。（“林米”与柠檬汁具有同一词根。——译者）

我们已经占领了前沿飞机场；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加强对突尼斯海上和空中的封锁了。随着我们海上封锁的加强，敌人也就更加利用了他们的空中运输；由战斗机护送的大队运输机，每天都飞来。我们的战斗机，英国和美国的战斗机，就把这些诱人的目标当作主要攻击任务。4月10日和11日，据说有七十一架运输机被击毁。18日，由一百多架飞机组成的一支大运输机队，在邦角外，遭到我们“喷火”式飞机和四个美国“战鹰”式航空中队的迎击。运输机队慌忙逃窜；有五十多架被击落。次日，南非的“小鹰”式飞机在十八架敌机中击毁了十五架；最后在4月22日，又有三十架被击落；

其中还有许多装载着汽油，于是带着熊熊的烈火坠入海中。这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希特勒的痴心妄想，因为德国再也无法供应飞机了。运输机再也不敢在白天飞行了。然而这些运输机的成就很大。从12月至3月的四个月中，有四万人和一万四千吨供应品运到了非洲。

认清了昂菲达维尔阵地的力量后，亚历山大决定，对突尼斯的主要进攻必须从西面下手。从南边前线脱身出来的美国第二军，在4月份上半月已调到这里，从而代替了贝雅到海边一带的英国第五军。英国第一装甲师已从第八集团军调往第一集团军。但是第八集团军仍然负担着牵制住防守昂菲达维尔前线敌军的任务；主要出击的准备停当后，它便于4月19日晚，在炮兵和空军强有力的支持下，以三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在两天激战中，它获得了颇为可观的进展，但是它逐渐看清楚，从这个方向要进一步取得进展，唯有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

※　　※　　※

第一集团军的主要进攻在4月22日开始了。在右侧，即古贝拉以南，第九军同第四十六步兵师、第一和第六装甲师一齐向前推进；在北面是第五军、第一、第四和第七十八师，他们跨过迈杰尔达河，朝马西考特推进。经过五天的苦战并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抵抗，但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占据了重要据点，而且这种据点在一个星期以

后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在英军作战地区南面，法国第十九军占领了弗基林山；

在以北，美国第二军又在23日举行进攻，朝马特尔稳步前进。

尽管在地形上有实际的困难，但美国人依然保持着毫不间断的压力，逼使德国人节节后退。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4月30日

今日我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并且一致认为，由于地形上的困难极大，敌人又在沿海地区集结了强大的炮兵实力来对付第八集团军，所以他向布菲夏推进的作战计划将要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而且胜利还没有把握。我因此取消了他那个大规模的作战计划，第八集团军将在当地采取积极行动，主要目的是防止敌人从他们这方面的前线将军队调往第一集团军的前线。第四印度师、第七装甲师和第二百零一警卫旅，正要开往第一集团军方面，今晚起程。第五军可能在5月4日，由现有一切空军和炮兵配合，对迈杰兹—突尼斯轴线进行猛扑。第九军连同两三个装甲师，要赶过第五军，冲向突尼斯。我对这次进攻满怀希望，它必将取得具有决定性的战果。

最近两天，是敌人在第四师和第一师前线以及美国第二军前线连续反攻的时期。在第五军前线，战斗尤为凶猛、剧烈。有些地区曾几度易手。第一师和第四师的战斗很出色，我们的阵地总的来说，尚属完整。敌军损失奇重。敌人在许多次反攻中，都使用了坦克，在他们的第六型号坦克中，约有七辆被毁。

下面是说服敌军殊死抵抗的一例：海尔曼·戈林师的五十个人刚一投降，便有一人出来说服了大家，全体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直到全部打死为止。

克罗克将军负伤，因此霍罗克斯接任第九军军长，弗赖伯格接任第十军军长。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3年5月3日

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仍在高度紧张地进行着，双方伤亡都相当严重。自从进入突尼斯以来，我们已经俘获了四万名俘虏；此外，敌人还有三万五千名伤亡。第一集团军的伤亡约为二万三千名，第八集团军约为一万名。盟军伤亡人数总计约达五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英

国人。全线的战事将极度紧张地继续下去，亚历山大将军正为行将举行的猛烈推进而重新组编军队。敌军方面，被包围者几近二十万人。他们依然在不断地增援，但是在最近几天，我们日益强大而且日益迫近的空军进行了成功的截击。由于许多驱逐舰和运输舰，包括若干装载着德国增援部队的舰只在内，已被击沉，一切交通暂时已经中断。除非敌人能够立即恢复交通，否则他们的供应情况将很严重。不仅如此，他们打算把任何数量的军队从海上撤走的可能性也都不大。这地方山峦起伏，许多嵯峨矗立的山峰俯瞰着一块块平原，每一处都是一个堡垒，这种特征有助于敌人的防守，也有碍于我们的进展。然而，我希望在本月底以前，能给你带来好消息。同时，这整个战役，对于敌人来说都是消耗极大的，因为，还要加上途中额外的损失。

※　　※　　※

可以清楚地看出，敌军需要再受一次沉重的打击，才能崩溃。第八集团军在4月24日的最后一次出击，证明昂菲达维尔阵地十分坚固，不遭受严重损失，无法攻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历山大将军已将第八集团军中的三个久经锻练的师调往第一集团军，它们都是从最初便在沙漠作战的。5月6日，最后的进攻已经开始。第九军在迈杰兹至突尼斯公路两侧的狭窄战线上，进行了主要攻击。在先头步兵师英国第四师和第四印度师之后，紧跟着便是第六和第七装甲师。在他们的左侧，第五军掩护着前进队伍的侧面。盟国空军又作出了一次十分出色的努力，一天之内竟出击二千五百架次之多。

几个星期以来，轴心国空军已逐渐溃败，在这一危机前面，只能出击六十架次作为报复。战事的高潮已近在眼前。在海上和空中已经建立了彻底的无情封锁。敌人在海上的活动已经停止，空军的努力亦已告终。现在引用德国人报告中的一段：

在敌人作战的胜利中，英美空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导致在突尼斯的德、意桥头阵地的毁灭。他们参加地面作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九军在敌军前线，进行了一次干净利落的突破。两个装甲师越过步兵阵地，到达前往突尼斯中途的马西考特。次日，5月7日，他们继续挺进；第七装甲师已经开进突尼斯，又辗转北进，去同美国军队会师。在这时候，美军前线上遇到的抵抗也已经被摧毁，他们的第九

步兵师已到达比塞大。这样，三个德国师便陷入了盟军的包围，终于在5月9日投降。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5月8日

事态的发展甚至比我所希望的还要顺利。为了把比塞大交给美国人自己去防守，我已经进行了改编，并且像你所了解的，他们是在第一集团军占领突尼斯的同时进入比塞大的。

我已经派了一个法国团到突尼斯去接防，并升起三色旗。我们用了一条计策来欺骗敌人，使敌人错认为打击来自南方，这一计很成功，因为，他们已将大多数坦克和八十八公厘口径大炮调到了英国第一装甲师的对面，从而削弱了第九军对面的防线。第九军便在空军全部力量的支持下，以大量武器和装甲部队大举进攻；这的确是一个晴天霹雳。结果，第九军到达突尼斯城，在三十六小时内，推进了三十哩。

轴心国前线已完全土崩瓦解。我们还要扫荡分散的小股德国人，但截至今天为止，已有俘虏约二万名，另外还有许多枪炮、载重汽车和军需品。我们在士兵和坦克方面的损失都很轻。第一集团军的伤亡约计一千二百名左右。

科宁厄姆和我方才从突尼斯城归来；在那里，我们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后来又到了第九军前线，当时第二十六装甲旅正在进攻哈曼利夫。第一警卫旅正在清扫该地以南的一些高地。英国第一装甲师已进抵大路。法国坦克部队正在扎光的西边作战。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尽量切断敌人，使他们无法占领邦角半岛。皇家空军的战斗十分出色，全军斗志昂扬。

第六装甲师以及随后赶来的英国第四师，连同右侧的第一装甲师，已向东推进，穿过突尼斯，到达更远的地方。在该城以东几哩之外，靠近海岸的一条隘路上，他们被仓促组成的抵抗拦住；但是他们的坦克在5月10日傍晚冲了过去，并到达东岸的哈马迈特。在他们后面，第四师则横扫邦角半岛，没有遭到丝毫抵抗。残敌在南面已被一网打尽。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5月10日

科宁厄姆和我刚乘汽车和飞机在比塞大和突尼斯之间的地区巡视归来；在那里，地上零乱地堆着敌军的车辆、枪炮和各种装备，有些是丢弃的，很多是毁坏了的。在关押的地方清点人数，俘虏已达五万人，而且仍在源源而来。截至目前为止，已俘虏德国将官九人。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已于今日下午六时，到达格隆巴利亚。如果幸运的话，第八集团军对面的所有轴心国军队都会全部投降。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5月10日

在以非洲德、意力量被摧毁而告终的一系列战役中，指挥工作一直落在你的肩上。在过去六个月里，在从阿拉曼至突尼斯这次无尽无休的作战和行军中，你和你的杰出副司令蒙哥马利，已为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史籍，增加了光荣的一页。

你们在最后那场伟大的战役中的配合，将被历史评为军事艺术的典范。不仅如此，你还知道如何以信心和热诚鼓舞你的士兵，使他们能战胜一切困难，熬过千辛万苦。现在可以告诉他们和可以信任的美法盟军的士兵和飞行员们，全体英国人民和整个英帝国是以如何钦佩和感激的心情看待他们和他们卓越的事迹。英国第一和第八集团军这番激烈的武装斗争已经取得胜利。光荣归于全体官兵。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5月11日

我预计，不出四十八小时，一切有组织的抵抗都将瓦解，最后扑灭全部轴心国武装力量，也是两三日内的事情。截至今天为止，我估计俘虏人数已超过十万，但尚未得到证实，而且还在源源而来。昨天，我看见德国人自己赶着一辆双轮马车，把许多德国人运到俘虏营去。他们经过的时候，我们不禁笑了起来，他们也在笑。整个事情活像赛马的节日。各式各样的装备，需要时间来清点；有些已经破坏，但很多仍然完整。

除乘飞机的一小撮人以外，一个也没有逃掉。

我们夺回了自己的两千名被俘人员，包括负伤的在内。一切都令人满意，预兆着前途顺利。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5月11日

请允许我在英王陛下和战时内阁为你英明指挥下的军队在北非战役中所获得的卓越成果，向你表示的祝贺外，再致以我本人的衷心祝

贺。

你在维持曾于突尼斯参加过那场激烈而漫长战役的军队中所表现的同志之谊和领导，以及英、美军队和法国盟军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事中彼此保持的彻底谅解和协调，都证明是胜利的坚固基础。

英、美军队并肩携手同时进入突尼斯和比塞大一事，预示着世界的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愿他们能永久并肩前进，打倒人类的暴君和压迫者。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3年5月11日

昨日我致你一函，聊表我心中的深厚感激，因为你对我和这支盟国军队表示了坚定的信赖和支持。今天，我接到了你那封令人感到温暖的电报。遗憾的是，没有词句可以表达我的愉快。我只能说“谢谢你”，并且向你保证，在希特勒主义未从地球上消灭以前，这支军队将永不停止斗争。

首相致吉罗将军（在阿尔及尔）1943年5月12日

看到一系列法国师在我们共同敌人的前面胜利地前进，并将数以千计的德国俘虏带往后方，我们全体都为之欢欣鼓舞。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因为你所指挥的法国军队尽管在装备上居于不利的地位，还显示了战斗的精神，在防守中坚韧不拔，在进攻中积极向前。此致良好的祝愿。

※　　※　　※

坎宁安海军上将已为轴心国最后的垮台作好了准备，并于5月7日命令现有的一切海军在海峡中巡逻，以防轴心国企图重演“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次作战计划的正确代号是“报复”。8日，他发出了信号：“击沉、焚毁、消灭，不准任何船只通过。”只有几只小船企图逃脱，但几乎全部被俘获或击沉。驱逐舰和海防舰艇，同皇家空军一道，日夜进行着无情的活动。总的算起来，有八百七十九人向海军投降；逃脱的，已知有六百五十三人，多数是在夜间乘飞机逃走的。我们的伤亡微不足道。

直到我在一个月以后访问阿尔及尔时，我才能对海军各部门在这次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公正的评断。

首相致坎宁安海军上将1943年6月11日

我们的潜艇由于英勇忠诚，并击沉船只四十七艘之多，我们的海面舰只也击沉了四十二艘，总计二十六万八千六百吨。

加上空军的战果，共达一百三十七艘，四十三万三千四百吨。

这相当于轴心国在突尼斯战役开始时所有船只估计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在大陆上的漫长斗争中，海军和空军在极密切的配合下，共击沉驱逐舰或鱼雷艇二十一艘和小型船只多艘，并使敌人的供应船和运输船有百分之三十五不能到达突尼斯。

扫雷艇由于在5月9日至21日间已扫清了长达六百哩的海峡，因而赢得地中海重新通航的荣誉。

我方运输船队的护航工作达到了最高水平。在1942年11月8日至1943年5月8日间，我们进入地中海的大量船只，损失尚不到百分之二点二五。……

从1941年以来第一批行驶地中海全程的运输船队已于1943年5月17日从直布罗陀出发，并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于5月26日到达亚历山大港。打开这条航线之后，航程缩短了几乎九千哩，这意味着，一般物资运输船的航行时间大约都可以节约四十五天。

※　　※　　※

5月12日，我接到了如下的电报。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5月12日

结局已临近。冯·阿尼姆已被擒，看来俘虏势必超过十五万人。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瓦解，只有孤立的小股敌人还在坚持。我们缴获的大炮，看来要超过一千门，其中有一百八十门是八十八公厘口径炮，另外还有坦克二百五十辆和各种汽车数千辆，其中有许多还可以使用。在今天这一整天里，驾驶着自己车辆前来的德国俘虏，在从格隆巴利亚到迈杰兹艾尔巴布的公路上，形成了一个稠密的纵队。

我希望下一份说明本次战役正式结束的电报，在几个小时后可以发出。

那一天，第六装甲师与第八集团军会师了。包围圈已经合龙。敌人放下了武器。用亚历山大来电的话来说:

看见一长列德国人，驾驶着自己的交通工具或征用的马车西去寻找战俘营，真是惊人的奇观。

5月13日下午两点一刻，他通知我：

阁下：

我有责任向你报告，突尼斯战役已经结束。敌人的一切抵抗已经终止。我们已是北非沿岸的主人了。

※　　※　　※

任何人对突尼斯胜利的重要性都不能置疑。它和斯大林格勒不相上下。俘获的战俘将近二十五万人。敌人在人力上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们的供应船，有三分之一被击沉。非洲的敌人已被清除。一个大陆得到了解救。自从大战以来，伦敦初次出现了真正精神振奋的局面。议会以关注和热情接待了各大臣，并以最热烈的辞句，向各指挥官表示了它的感激。

我已命令各教堂一致鸣钟。可惜我没有听到它们的音响，因为我在大西洋彼岸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当我接到国王下面这封亲切的来电时，我已经到达白宫了：

1943年5月13日

现在非洲战役已经光荣地结束，我愿意向你表示，我深深体会到这次战役起初的设想和成功的执行，主要有赖于你的远见和最初临难而不畏的毅力。这次非洲战役使我国，事实上使一切同盟国，再一次蒙受了你的无边恩惠。

国王乔治

第四十三章　第三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一次英美会议——“玛丽王后”号中的航行——我们为“三叉戟”会议进行准备——我们关于缅甸的令人失望的故事——我的关于印度和远东地区的文件——运用海军力量突击的重要性——多种多样的岛屿的战利品——日本人已达到最大的扩张程度——我们需要占领大西洋岛屿——我们到达华盛顿——罗斯福总统的欢迎——5月12日“三叉戟”会议开始——我在开始讨论时的发言——抓住成功的果实——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同意大利单独缔结和约的好处——必须解除俄国的重负——我们的军队不应闲着无事可干——横渡海峡的进攻——对中国的援助——苏门答腊的尖头地带——战败日本的长期计划——总统的回答——在“世外桃源”的一次周末——我们路过弗雷德里克——《巴巴拉·弗里奇》——我的背诵得了满分——在总统的木造小屋隐居——拟议中的同蒋介石夫人会面——5月19日星期三我第二次在国会讲演——战争中的一个里程碑——“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我们未来的重任。

一旦非洲的局势肯定之后，就有重大的理由促使我非赶往华盛顿不可。胜利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胜利的果实只以突尼斯顶端地带为满足呢，还是我们应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圈外，并把土耳其拉到我们这边来？这些至关重大的问题，只有由我同总统亲自会谈才能解决。仅次于这些问题的是在意大利战场的作战计划。我意识到在表面下隐藏着严重分歧，如果不加以调整，在本年的未来时日中，这些分歧意见会导致困难重重，行动无力。因而我决定举行一次可能最高级的会议。

4月29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据我看，我们现在极需共同解决的问题中，首先是西西里问题，以及其后如何扩大战果的问题；其次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船舶不足的情况，考虑缅甸战役的前途。还有许多其他紧急问题，你我也可能乘机及时提出。我想，我能设法在5月11日星期四前来同你见面。请你告诉我，你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你愿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这自然对我们更方便些。

※　　※　　※

医生们不让我飞到轰炸机所需要的最大高度，北路航线的快速水上飞机因为最近冰冻的关系，在5月20日以前又不能起飞。因此决定由海道前往。我们在5月4日离开伦敦，第二天在克莱德河口登上“玛丽王后”号。这艘船的设备实在令人赞叹，可以适应我们的一切需要。全部代表团都住在主要的舱位里，这一部分甲板同该船的其余各层完全隔离。办公室、会议室，当然也有地图室，都准备好了，以便随时应用。从我们上船的时候起，我们的工作从未间断。

为了掩饰“玛丽王后”号上乘客的身分，一切聪明的预防办法都采用了。许多张用荷兰文写的通告贴在各处，暗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同她的随行人员就乘本船前往美国。船内上下通道都建有华丽的斜坡道，以便轮椅平坦地推行。这种用意在于引起一种谣言，说美国总统和人数众多的幕僚将在这艘船返航时前来英国。传说愈多，安全愈大。掩饰计划作得非常成功，以致乘“玛丽王后”号前往美国参加霍特斯普林斯粮食会议的一些内阁职员在船上看见我们时，不禁惊愕得发愣。五千多名德国战俘已经装在船上。有人提议，他们应当转到别的船上去，但是我看不到他们能对我们起什么危害作用，因为他们已在适当的管理之下，而且又没有武器。这个问题提到我的面前时，我就发下指示，他们可以一起走。

※　　※　　※

我曾经命名“三叉戟”的会议将延续十四天，并打算讨论战争的各方面情况。因此我们的代表团必须规模庞大。“正式的出席人员”已全部出动：参谋长委员会率领为数不少的参谋；莱瑟斯勋爵携带军事运输部的高级官员；伊斯梅偕同我的国防部职员。印度总司令韦维尔陆军元帅、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皮尔斯空军上将也同我们一道。我召他们来参加会议，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定在迫切希望我们尽一切可能——甚至不可能也要办——从印度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必须直接听取那些将承担任务者的意见。

在我们到达华盛顿以前，许多事我们必须先在内部解决。

现在我们都在一层甲板上。联合计划部和情报参谋部几乎未间断地举行会议。参谋长委员会每日一会，有时每日两会。我坚持我的经

常习惯，每天早晨以备忘录和指令的形式对他们表示我的意见；一般地，每天下午或晚上我和他们讨论一次。

这些研究、筹划的讨论的程序在整个航程中继续未断，经过慎重考虑后也作出了重要的决定。

我们必须立即考虑到各个战场。关于非洲胜利以后在欧洲的作战计划，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攻打西西里是我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而且已如上文所述，一切准备均已就绪。参谋长委员会确信，在占领西西里以后，甚至在袭击西西里的同时，应该攻打意大利的本土。他们建议在意大利的趾形地区攻占一片桥头阵地，接着在踵形地区作进一步的袭击，这两地的军事行动是向巴里和那不勒斯前进的序幕。

关于陈述这些意见和论点的文件是在船上准备好的，在我们到达华盛顿之后，即将此项文件交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我们的讨论基础。

※　　※　　※

关于英国军事行动的第二个大范围，即从印度出发作战，要同我们的美国朋友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预料有更多的困难。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本已同意，在1943年5月之前以攻占若开（阿恰布）为目标①，以便从阿萨姆作有限的进军，获得新出发点，从而改进对中国的航空路线和空运。我们也曾确定1943年11月15日为攻击缅甸的暂定日期，只是要在7月份视可能使用的兵力再最后决定。所有这一切都在文件上有记录，不过，我们在事实上没有什么行动。向若开（阿恰布）的进攻已经失败了，要在雨季以前攻占该地现已谈不上。因为后勤上有许多困难，而且，中国部队又无力在春季向云南调运，所以从阿萨姆的出击尚未开始。对中国的空运有一些增加，但是空运路线的充分发展，和向缅甸中部作陆路进军的必要条件，远非我们在人力和物力所能及。因此，“安纳吉姆”的全部作战计划不能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的冬季发动，似乎已经很明显，不用争论了。

①战役计划的代号是“食人者”。

我深知，这些结论会令美国人很感失望。总统和他的左右人士仍抱有过高的估计，以为给与中国足够的武器和装备，中国就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军事力量。他们也不适当地担心，如果不将援助立刻送去，

中国就会立刻崩溃。我完全不同意沿着阿萨姆境内坏得无以复加的交通线进军克复缅甸的想法。

我讨厌丛林——它无论如何是要落到获胜者手中的。我在考虑空军的力量、海军的力量、两栖作战和重要据点等等问题。

然而，对于我们伟大事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朋友不要以为我们的努力完成卡萨布兰卡计划方面有所松懈，而应当相信，我们是准备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他们愿望的。因此，在这次航行的头几天，对于印度和远东范围内的整个形势，尤其是那些我们担负主要责任的地区，我准备了一篇很长的文件。

……计划中的“安纳吉姆”战役，我们都认为在1943年根本不可能实现；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变通办法或其他可行的办法。对于这些办法，可以提出几条概括的意见。

5．进入遍处是沼泽的丛林中打日本人，正像走入水中打鲨鱼一样。更好的办法是，把它诱入圈套，或在钩上捉住它，然后将它拖上干地，用斧子把它劈死。那么，怎样欺骗这条鲨鱼，把它诱进圈套呢?

6．“火炬”作战计划的战略价值在于迫使敌人或引诱敌人在对他们自己消耗最大的战场作战。这一战役使我们获得重要的领土、基地，而且还有一支新的法国集团军。这支法军大概有八个师或十个师。这次战役的成功打开了地中海局面，因而使我们海上交通的主要部分得以自由通行。我们能不能在美、英、荷、澳战区内夺取某一个或一些战略据点，迫使日本人在对自己不利而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为此目的，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必须巩固。其次，必须以占领的主要据点为中心，建立有效的海岸基地制空权。有了这样的保护，除非敌人以过大的兵力来袭击，相当少量的军队就能够各自为战；万一敌人大举来犯，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全面计划增援我们的驻军或使他们撤退。

7．要作一次成功的登陆，最保险的办法是在没有估计你会在那儿登陆的地方登陆。如有需要，我们载运三万人或四万人渡过孟加拉湾到丛毛淡棉到帝汶岛新月形地带的某一据点或更多据点去，这应该是可能的。这一新月形地带包括：

（1）安达曼群岛；（2）丹老，以曼谷为目标；（3）克拉地峡；

（4）北苏门答腊的袭击；（5）苏门答腊的南端；（6）爪哇。

8．在决定登陆的方法时，应当首先考虑上岸的重要性，并以仔细准备好的一系列办法迅速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空军基地。在第一阶段，不一定非拿下真正的目标不可。可以在第二步，在有效的海岸基地空军的掩护下，夺取这种目标，这样才可以更有把握。但是无论如何，登陆如果遭到抵抗的话，那就只有在各级航空母舰载运大量空军的条件下，才可以成功。这种海军提供的空中掩护，在海岸基地空军（临时地或永久地）建立起来以后，即可撤往别处应用。夺取敌人难以容忍的主要据点，哪怕只夺取一个，也会使敌人兴师动众力求克复，并且会使敌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分散兵力，从而受到海军力量的威胁。只有对某些地点进行决定性的攻击，才能促成这种兵力的分散。否则，敌人将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享有选择最好的防御地位的便利。敌人满足于他已抢夺到手的宝贵财产，而我们必须设法采取攻势以图恢复。所有其他办法应当以充满希望的精神加以研究，坚决克服真正的困难，排除许许多多的老是阻碍行动的想象中的困难。

9．一旦意大利的舰队被摧毁了，或是中立化了，而且我们在横跨地中海的航道上建立了制空权，强大的英国海军部队就能以主力舰、航空母舰和辅助舰只重新编成东方舰队。我们不应夸大日本的实力。他们不可能在所有据点上都抵抗得了在空军支持下的海上进攻的集中压力。他们自己的空军在不断衰弱，又经过了美军和澳军在太平洋的战役，必定更为紧张。对某一点攻击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敌人力量更为分散。

10．我们的报告说明，在六百哩长的苏门答腊岛上日本人大约只有二万人，在爪哇约四万人。日本人以较小的兵力，攻占了防军比他们现在派驻那里的人数大得多的苏门答腊和爪哇，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勇猛气概和海、陆、空军的同样紧密的配合来制订作战计划，并且执行这个作战计划呢？我们已有较大的兵力；海军的威力使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来选择攻击地点，而且我们也应该从过去十五个月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到许多教训。我们不要满足于已经提出来的那种微不足道的计划。那些计划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塞责的东西。

11．不管上述情况如何，在未来的会议中，我们不要轻易地对任何特定计划承担义务。当然，偏见会使每个计划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对任何一种计划表示特别关怀，那么由于盟国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其他计划就会被当作较好的办法提出来逼我们接受。我们提出“安纳吉姆”作战计划需要改变的理由，首先就要遭到我们朋友的反对。我们应当坚持说明，我们极愿依照卡萨布兰卡会议所规定的先后次序和重要情况在这一战场进行战斗。我们应当把他们的意见引到其他代替的办法上，只有讨论到了这一阶段时，才能进入细节的辩论。我自己的想法是，美国人一定要在这一战场采取最大限度的行动，而且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确认这一战场的重要性才会感到满足，并且只有在这些问题得到明确保证之后，他们才准备考虑变通办法和其他方式。我们必须在此刻作好这方面研究的准备工作。

12．我同意，为击败日本拟定一个长期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就人力所及将该计划与对抗希特勒的主要战斗的各个阶段交织在一起。……

15．最近缅甸战役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在1943—1944年中绝不可再以更大的规模出现。除非我们对于我们有能力按照计划并在适当时间发动战役有充分信心，否则，我们必须寻找唯一的其他两条作战途径，就是，（1）大量增加对中国的空运；（2）如我在第7节中所提到的，派遣海外远征军占领一个或更多的主要据点。

我们内部在意见上没有严重的分歧，参谋长委员会也准备了一份报告，以便在华盛顿提出。

※　　※　　※

我们的另外一个紧急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葡属大西洋岛屿的使用权。为了我们的远程和极远程飞机能够从特尔塞拉岛和圣米格尔群岛起飞，我们需要在亚速尔群岛取得便利条件。我们希望葡萄牙准许我们在圣米格尔或法阿尔岛为我们的护航舰加油，并准许我们的侦察机自由使用佛得角群岛。

所有这些便利条件会使我们的运输船队有更好和更广泛的空中掩护，因而更加扩大安全航线的范围。由于这些岛屿使我们更能直接经过大西洋中央部分来往，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运输力量。这些岛屿使我们更有力量攻打潜艇，不仅限于袭击那些来往于比斯开湾基地的潜

艇，并且也能对付那些正在休息、加油和在大西洋中间充电的潜艇。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将发现美国人比我们还要热心。

※　　※　　※

5月8日我致电斯大林：

我此刻正在大西洋赴华盛顿的途中，此行是为了解决西西里以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欧洲局面的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对于太平洋不正当的偏见，和进一步讨论印度洋问题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对日本采取攻势的问题。

我也致电总统，他不同意我想住在大使馆里的提议。我在电报中说：

1943年5月10日

从昨天起我们已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我们都很感激你在我们的继续生存上所赐予的有无比价值的帮助。我预计明日下午到达白宫，并在周末同你前往海德公园。迄今为止，这次航行甚为愉快，幕僚们也作了很多工作。

5月11日，我们抵达斯塔腾岛。哈里·霍普金斯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立即乘火车前往华盛顿。总统在站台欢迎我，急忙把我带到白宫我住过的房子里。第二天，5月12日，下午两点半，我们都在他的椭圆办公室聚齐，通盘考虑和计划我们的会议工作。

下面是这次会议英美双方一致同意的记录摘要：

出席人：

秘书

迪恩准将

雅各布准将

总统对我们致了欢迎词。他说，不到一年以前，我们在白宫聚会并且着手研究导致“火炬”作战计划的种种建议。而恰恰在这次战役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又聚会在一起，这是很适当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着手筹划“哈斯基”战役，他希望，这次战役会有同样的好运。他认为，我们目前计划的关键在于运用一切人力和武器对抗敌人。凡是能投入战斗的绝不允许弃置不用。

他随即请我提出议题，开始讨论。根据记录所载，我说的话如下：

首相回想起，自从上次他坐在总统的桌旁，听到托卜鲁克的陷落消息以后，形势有了惊人的变化。他永远不能忘记当时总统支持他的态度，以及那样慷慨拨给的“谢尔曼”式坦克。这些坦克在非洲获得了它们的名誉。英国人以坚持卡萨布兰卡决定的精神来参加现在的会议。由于我们的成功，那些决定可能有必要加以调整，调整之后，也能使我们对前景有比较长远的看法。“火炬”作战计划已经过去，西西里的占领为期不远；下一步应当是什么？过去我们由于集思广益，才能够产生一系列改变战争整个进程的光辉事例。我们有胜利的权力和威信。我们的责任是加倍努力，紧紧抓住成功的果实。唯一有待双方参谋长们解决的问题，是孰轻孰重和先后次序的问题。他深信，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他不准备提议讨论潜艇战争和对德国空中轰炸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分歧的意见。他愿意把一些任务以及随后的研究中可能集中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以供考虑。首要任务是在地中海。那里的最大的成就在于采用最有效的办法使意大利脱离战争。他回忆1918年的情况，当德国可能退到默兹河或莱茵河并继续作战时，保加利亚的背叛使敌人的整个组织完全崩溃了。意大利的崩溃将令德国人民产生孤独的凄凉感，也许就是他们覆灭的开端。意大利退出战争，即令对德国不会立刻成为致命的打击，其影响必定也是很大的。首先是影响土耳其，它在地中海常以意大利来同自己相比。美—俄—英三国对土耳其提出联合要求的时机到了：要求土耳其准许它们使用土耳其领土内的基地，以便轰炸普洛耶什蒂和扫清爱琴海。如果意大利脱离了战争，这样一种要求不至于不成功，提出的时间也要选择德国不能对土耳其采取强大行动的时候。把意大利排除出战争所发生的另一巨大影响是在巴尔干。巴尔干不同国籍的爱国者正处于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受到大量轴心国军队——其中包括二十五个或更多的意大利师的压制。如果意军撤退，所产生的影响或是德国不得不放弃巴尔干，或是德国不得不从俄国战场撤出大量军队，以填补那里的空缺。在本年内，没有其他方法会对俄国战场作出这样大规模的援助了。第

三种影响将是清除意大利舰队。这会使不少的英国战列舰中队和航空母舰分舰队能够前往孟加拉湾或太平洋与日本作战。

关于地中海，某些问题已经摆出来了。我们是否须要攻打意大利的领土，我们用空袭的办法是否就可以打败它？德国会防御意大利吗？意大利对于我们会是一种经济负担吗？首相认为不会如此。反对整个征服意大利的论点，是否同样适用于反对一种“踢踏舞式”的作战行动以便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接触？最后，对于英美政府还有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意大利毫无保留地将它自己放在我们的掌握中，战后我们应当给它什么样的生活？丘吉尔先生说，如果意大利单独媾和，我们将无需作战就能利用撒丁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

第二个任务是减轻俄国的重大负担。尽管北极运输船队停止了，他还是深为斯大林的态度所感动的。斯大林在他的最近演说中第一次承认了他的同盟国的努力和胜利。不过，我们不应忘记，在俄国战场上有一百八十五个德国师。我们已在非洲摧毁了德国陆军，但是我们不久就没有同他们在任何地方接触的机会了。俄国的努力是重大的，我们也蒙受他们的恩惠。在1943年解除俄国战场重大负担的最好办法，是使意大利脱离战争，或把它打出战争圈外，这样就可迫使德国人为镇压巴尔干各国而派遣大量军队。

第三个任务，总统在他的开幕词中已经提到了。这就是要我们用巨大陆军、空军和军火来对付敌人。一切计划应当用这种标准来判断。我们在英国有大量的陆军和本土空军战斗机队。我们在地中海有我们的最优秀和最富有经验的部队。

在非洲西北部仅英国军队就有十三个师。假定西西里的战事在8月底完全结束，而横渡海峡的战役可能在七个月或八个月以后才开始，在西西里战役结束以后和横渡海峡战役开始〔在1944年〕以前的期间里，这些军队应该干什么？他们无论如何不能闲着无事，而且这样一段长时间显然无事可作，对于承受那样沉重负担的俄国会是一种严重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说，他不能妄称在海峡沿岸登陆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浪潮起伏很大的险滩、敌人防御的实力、敌人后援部队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交通设备的方便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一任务成为一项不应低估的任务。但是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从西西里弄清楚的。他愿非常确切

的说明，英王陛下政府极愿在有相当成功希望的计划一经制定之时，就担负从联合王国对大陆的大规模进攻的任务。

下一个任务是对中国的援助。在缅甸作战的种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丛林阻碍了我们应用现代武器。雨季严格限制了作战的时限，而且，也没办法使海军的力量参加作战。……

如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有绕过缅甸的较好办法时，他是很想寻找另一种办法，以便利用驻在印度的大量军队。他以为，这种代替办法很可能是对苏门答腊的尖端和马来半岛中间的槟榔屿作战。他切盼我们能在那一战场上找到办法，运用那些在“火炬”作战计划中很有价值的优越条件。那次战役中，海军威力发挥了它的全部作用；可以采用完全的突然袭击；我们夺到重要的领土，不仅将一支新的军队带到我们这边来，并且迫使敌人在一个对他极不利的地方作战。这些条件可能适用〔于其他地方〕。

他觉得，现在已到研究击败日本的长期计划的时候了。他愿再一次表明英国要把战争打到日本老家的决心。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干最好。他以为，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联合的研究中应当起领导作用，其设想的基础是：德国于1944年退出战争，我们能够于1945年集中力量对日本进行大战。……

总统在他的答复中指出，同盟国在生产上已经胜过德国人和日本人。因此，使大量陆军和海军部队从事积极战斗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土耳其，他是乐观的。该国参战可以为空军袭击德国通往俄国战场的交通线，提供重要的基地。考虑“我们从西西里往哪里去”是特别紧急的问题。在地中海地区显然必须保持二十师以上的英美军队。在占领意大利以后对于同盟国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必须根据将来在地中海的任何战役情况来仔细研究。无论如何，在“哈斯基”作战计划完成以后，人力必有富余。这应当用于加强“波利乐”计划，并且应当立即开始。他觉得，任何人都同意，本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44年春季必须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这次战役。

在太平洋地区，总统说，日本人正在不断衰弱中。美国人已在阿留申群岛登陆，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军事活动已经展开。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打击漫长的日本供应线。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已经丧失了一百万吨船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的军事活动范

围一定要受到限制。他们在空军方面遭受到同样的损失。为着维持海上的攻势，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是很重要的。总统说，会议忽视中国崩溃的可能性，这是没有道理的。在1943年和1944年，必须优先考虑中国。夺回缅甸还不够。对中国只能由空中直接援助。要做到这一点，就当不惜任何代价，确保阿萨姆机场的安全。加强在中国基地活动的美国空军，就意味着对日本航运增加压力。总统在最后结束时说，为着援救俄国，我们必须与德国人交战。基于这种理由，他怀疑，占领意大利，会使德国军队脱出身来到别处作战。他认为迫使德国作战的最好办法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势。

于是我回答道，由于我们一致认为，在1944年以前不能进行横渡海峡的作战，因此必须使我们的大军用于攻打意大利。我并不以为全部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如果意大利崩溃，同盟国为了进一步在巴尔干和欧洲南部作战，势必要占领港口和飞机场。一个在同盟国监督之下的意大利政府，能够控制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现在都由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和他们的专家予以彻底讨论和解决。

※　　※　　※

5月15日的周末，总统建议同我往“世外桃源”，而不去海德公园；“世外桃源”是他给他在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约四千尺高处的一座山中隐居处起的名字，遇有机会，他就从华盛顿的闷人暑气和喧闹中逃避到那里去。为了在这三小时的旅程中车上的座位问题，我们曾经有过一番争论。从总统的身分和他身体有病考虑，唯一的正式座位当然是总统的。罗斯福夫人希望坐在前面一个小座位上，把我放在总统的旁边。

我不愿坐那个位子，大英帝国采取了行动。在大约三分种的意志冲突以后，我胜利了，罗斯福夫人在她的丈夫旁边占据了她应有的位置。哈里·霍普金斯坐在第四位上，我们在摩托车队的护卫中飞驰前往。走了大约两小时，我们行近弗雷德里克镇。当然，几年前我就凭吊过葛底斯堡这一著名战场，可是现在我才问起关于巴巴拉·弗里奇的故事和她的住宅①。这引起了哈里·霍普金斯背诵下面的名句：

①巴巴拉·弗里奇是美国惠蒂尔发表于1864年的一篇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诗中所指的旗帜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的旗帜。——译者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
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当清楚地看出车中没有旁的人能够接续下面的诗句时，我开始背诵了：
“天高气爽的9月清晨，
在庄稼长得茂盛的田野上，
矗立着弗雷德里克镇的成群尖塔……”
并且轻快地继续念道：
“年已七十而弯腰驼背的
巴巴拉·弗里奇站了起来；
她，弗雷德里克镇最勇敢的人，
拾起了他们扯下的旗帜。
……
站住！灰尘满身的褐衣士兵立定
在那里。
开火！射出一阵步枪的子弹。
窗架和窗框震得发抖，
旗子裂成几道伤口。
巴巴拉老太太，就像那面旗子从折断的
旗竿上落下那么快，
抓起了那块绸巾。
她上身探出窗外，
真正善意地向前挥舞那面旗子。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
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
念到这个地方时他们都齐声和唱：
“……·她·说。”

我继续背诵：

“一层忧伤的阴影，一种羞惭的感触

出现在那军官的脸上，

在这位妇人的言行的前面

一种高尚的本能在他的内心跳动。

‘谁要是碰一碰那边斑白头颅的一根头发

〔据说他曾这样喊叫着，用的是与他先前命令不怎么一致的词句〕

就叫他死得像条狗。前进！’他说。

因此弗雷德里克的大街上

整天响着前进的脚步声，

自由的旗帜

也整天飘荡在这些叛军的头上。”

关于背诵，我从高贵的美国听众处得到了满分，他们没有一人矫正我的许多错误引句；我在受到鼓励的情况下，相当详细地讨论了“石墙”杰克逊和罗伯特·爱德华·李的性格，他们是美洲大陆有史以来最高尚的两位人物。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盘旋而上阿勒格尼山脉的横岭时，同行者都沉默了，并微有睡意。不久，我们到了“世外桃源”，大体上这是一所用木材造的小房子，装上了一切现代化设备。

房子的前面有一道泉水和一池清水，水池内有许多条大鳟鱼游来游去，这些都是新从附近的小溪中捕来的，等待着它们的生命的结束。

总统盼望在他的集邮簿上花费几小时。他的私人侍从武官沃森“老爸”将军给他带来他早就想看的满满几大本邮票和许多包邮票样品。当他把那些邮票收进集邮本中，每张放在适当位置上，因而忘了国事的操劳时，我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他，沉默了大约半小时。但是不久另外一辆车开到门口，走出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他从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带着一包急待决定的重大问题乘飞机赶来。罗斯福怅然丢开他的集邮而专心于他的任务。晚上我们都疲倦极了，十时已上床睡觉。

※　　※　　※

周末讨论了我同在美国漫游的蒋介石夫人会面的问题。

她那时正在纽约，她暗示愿在那里接见我。我们的工作繁忙，而且，我在美国只能逗留几天就必须返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不能作这样一个长途的旅行。因此，总统邀请这位夫人午餐，以便和我在白宫见面。她带些傲慢的神气拒绝了总统的邀请。蒋夫人的意见是我应当专程到纽约朝拜她。总统因为她未采纳他的计划有些生气。保全伟大的同盟的和睦是我的强烈愿望，因而我提议我到中途见她，如果她也同样做的话。可是这一提议被认为是滑稽可笑，所以我在开罗会议以前便没有兴致也没有机会会见这位夫人。

※　　※　　※

星期天，总统要到一条从幽静的森林流出的小溪中钓鱼。

他被特别仔细地安置在一个小池的旁边，想方设法引那些敏捷而狡猾的鱼儿上钩。我在旁的几处地方试了一会儿。虽然没有钓着鱼，但是他很以此为乐，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内他的兴致很高。他显然具有一个钓鱼者的首要品格，不以钓鱼多少来衡量乐趣。星期一，我们必须离开这一惬意的凉爽住处，走下阿勒格尼山，前往真正暑气蒸人的华盛顿。在回程中经过弗雷德里克镇时，我要求他们让我看看巴巴拉·弗里奇的房子。我惊奇地看到，那所房子只有一层半楼房高。我想象中以为，它没有四层的话，至少也有三层，我并且精确地考虑到，这位英勇的妇人应该立在窗台后面多远才能避免由街上向上射来的排枪子弹。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见到的这个名闻遐迩的窗子离地面只不过十二尺，南部联邦军队要避免伤害她，无疑必须特别仔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以对双方都好的结局结束了。哈里·霍普金斯庄严地背诵：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在蒋介石夫人缺席的遗憾情绪下，总统和我单独地在他的房中进了午膳，我们把当时的气氛弄得非常的欢洽。

※　　※　　※

应众议院议长的邀请，我于19日，星期三中午在国会讲演。自从上次我对这个尊严的国会演说以来已经十七个月了。

这次演说有记录，并向全世界转播。我在演说中试图包括各方面的形势。我在下面只引用一段简单的摘录：

在北非，我们的建树比我们的预期好些。计划得到出人意料以外的助力，因而结果是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希特勒伍长的军事知识。如我三个月前在下院预言的，我们这次可以看看这个军事专家的本领如何了。使冯·保卢斯陆军元帅和他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的无理性的顽强执拗，现在又同样地使我们的敌人在突尼斯蒙受新的灾难。……

两位独裁者的非洲远征，使他们的国家伤亡和被俘的兵士达到九十五万人。此外，近二百四十万吨的船舶沉没了，近八千架的飞机击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船舶和飞机的击伤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六千二百门大炮，二千五百五十辆坦克和七万辆卡车。……在达到战争的这一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前几天，我乘车经过葛底斯堡的原野，这个地方跟你们的大多数战场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它是美国内战中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战争的天平会向哪边倒去，可是联邦军在葛底斯堡胜利以后比过去流了更多的血。因此，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和振作精神，彼此极端真诚地互相协商，以便不致失去在对日本以及在欧洲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战中已经获得的有利地位。……

这篇报告甚爱国会的欢迎，总统也在广播中听到了。当我回到白宫时，他对我似乎很满意。

第四十四章　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

参谋会议进入了深入讨论——美国人对戴高乐将军的厌恶心情——葡萄牙和大西洋中的岛屿——一个解决战后问题的机构——我们在5月22日的讨论——我关于世界最高理事会的建议——我对于欧洲的计划——关于区域理事会——和平的柱石——中立国家和同盟国家——国家武装部队和国际武装部队——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兄弟联合——会议的报告书——我向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对枢密院长关于英美科学研究的报告——我极力主张进攻意大利——马歇尔将军同我前往阿尔及尔

三军参谋长在接连不断地进行讨论。有时每天会议四次。

分歧的意见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简直像无法调和似的。在此期间，美国的高级军官将会议的内容泄露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以致在参议院引起了一次辩论。由于耐心和坚持，我们的困难逐渐地克服了。在5月20日对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我把整个局势的真正前景和轻重缓急，凡能公开的都谈到了。总统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又时时见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完全一致，以及总统打算在最后阶段亲自作出决定——所有这些事实，再加上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极有价值的工作，在参谋人员讨论的过程中始终一贯地起着一种缓和的同时也是决定的影响。经过意见分歧的严重关头以后，由于军方人员之间保持极端融洽的个人关系，因此关于进攻西西里问题达成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协议。

缅甸最近的作战情况毫无生气。华盛顿对此深感不满，我们都有同样的看法。我考虑到改组指挥部的问题，以韦维尔任印度总司令，以奥金莱克作他的副司令，以一位最优秀的而又比较年轻的军长担任东亚战场的总司令。我深信，如果我们以应有的重要性来处理这一战场的种种问题，这一方面的变更是必要的。

※　　※　　※

关于戴高乐，华盛顿有一种厌恶的心情。没有一天总统不向我提到这个问题。虽然这是用一种极友好的而且常常是滑稽的态度提出的，但我认为他在此问题上感情非常强烈。几乎每天他递给我一份或

更多的从国务院或美国情报机关得来的责难戴高乐的文件。这些文件断定戴高乐曾经用英国的钱引诱“黎歇留”号战舰的水兵到他个人这边来。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我们的主人才不直接说出来，由于我们与美国的财政关系，这笔钱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是美国的钱。在这个时误，我对戴高乐也非常愤怒。我感觉到，我们继续援助他可能引起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疏远，而没有任何人比戴高乐更乐于见到这种现象。我把这一切极力提请我的国内同僚们的注意。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同这位很难打交道的人最后断绝关系，我的心中还犹疑未决，然而，时间和耐心提供了可以容忍的解决办法。

大西洋的岛屿是另一件极端困难的问题。战时内阁愿意求助于古代的同盟条约而要求葡萄牙政府给我们种种便利，而这些便利，总统和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敦促下已予以极大的重视。据专家估计，百万吨的船舶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可以保全下来。我特别尊重葡萄牙的权利，但是又感到，我们是在为它的生存和独立而战，也是在为自身而战。在过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以后，而且在遭到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获得这项迫切需要的援助。不过，这是通过长期而友好的谈判，并在我们军事方面获得普遍成就的支援之下，才取得这种结果的。

※　　※　　※

5月22日，在英国大使馆的午宴上，我有一篇关于战后机构的重要谈话。我曾经事先要求英国大使邀请他认为参加议论这一重大问题最必须的人物。我们邀请了副总统华莱士先生，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内政部长伊克斯先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参议员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并将问题事先通知他们。大使馆的人员将一切经过和我应客人正式要求所作的报告都记录下来。

在一般讨论中我说，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须阻止德国或日本在将来再进行侵略。为此目的，我认为美国、英国和俄国应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如果美国愿把中国包括在与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我是十分愿意的；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他三国相比。和平的真正责任就落在这些大国的身上。它们与某些其他国家应当共同组织一个世界最高理事会。

隶属于这种世界理事会之下的应有三个区域性的理事会，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洲大陆的，一个是太平洋的。

至于欧洲，我认为大战以后，它可以由大约十二个国家或联邦组成一个欧洲区域理事会。重建一个强大的法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地图上英俄两国之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前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我说，我预料美国不可能无限期地在欧洲保持大量人员承担戒备工作。英国也不能这样做。无疑，美国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共同维持欧洲的秩序，英国显然也要参加。

我也希望，在东南欧可能有几个联邦——一个以维也纳为基础的多瑙河联邦，用以弥补由奥匈帝国的消失而出现的缺口。巴伐利亚可以参加这一集团。再一个是巴尔干联邦。

我说道，我希望看到普鲁士从德国的其余部分分开，四千万普鲁士人组成的一个欧洲单位是容易驾驭的。许多人愿意再进一步进行分裂，把普鲁士本身分为若干组成部分，我对于这一点保留意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应该对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剩下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有土耳其，它在最后也许愿意或者不愿意同希腊一道在巴尔干的体系中担负一些任务。

华莱士先生问到比利时和荷兰，他建议它们可以加入法国。我说，它们可以同丹麦组成一个低地国家的集团。华莱士先生还问到，我是否考虑过瑞士加入法国的可能性，我说，瑞士是一个特殊情况。这十几个欧洲国家应该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欧洲区域理事会，从而创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组织。我以为库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很值得推荐给他们。

同样地，美洲各国也可以有一个区域理事会。加拿大在这个理事会中自然是一个成员，并且是代表英联邦的。太平洋也应该有一个区域理事会，我以为俄国应该加入这个组织。

当俄国西部边疆的压力解除以后，它的注意力将转移到远东去。这些区域理事会应当隶属于世界理事会。世界理事会的成员应当参加与它们有直接关系的区域理事会；我希望，美国除在美洲区域理事会和太平洋区域理事会派代表参加以外，还应参加欧洲区域理事会。不管怎样，最后决定权仍然属于世界最高理事会，因为区域理事会不能解决的任何问题，自然而然要由世界理事会负责。

华莱士先生认为，别的国家会不同意世界理事会只由四大国组成。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在四大国以外，再加上由区域委员会轮流选出来的其他国家代表。这种结构的中心思想好比三条腿的凳子——世界理事会建筑在三个区域理事会的基础上。不过，我对区域性的原则赋以极大的重要意义。

遇有争论，只能期待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用全力解决。

如果那些与争论问题漠不相关的国家在最初也被邀请参预解决的办法，其结果可能仅仅是没有力量的和学究式的议论。

华莱士先生问道，例如，秘鲁和厄瓜多尔如果有了争论的话，实际上采用什么程序。我回答，这件事首先应由美洲区域理事会处理，但是区域理事会始终是在世界理事会的全面最高权力的支配之下。在这样一个例子中，美洲范围以外国家的利益不致受到影响；但是，显而易见，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争论不适于仅仅在一个区域的基础上来处理，世界最高理事会很快就要来参预其事了。

有人问我，我所计划的国家联合会是否只限于同盟国，还是将中立国家也包括在内。我回答，在战争结束以前设法劝诱那些现在仍守中立的国家参加同盟国是有益的，只要能增进有关国家的安全，我们便应利用一切可能的说服力量和压制办法以求达到这一目的。土耳其便是一个例子。我的政策在于帮助土耳其建立它自己的军队，使它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并且会有效地采取行动。当同盟国将犯罪的国家带到法庭时，我只能见到一直坚持中立的德·瓦勒拉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软弱无力和不体面。

我提到，从国际联盟的经验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指责国际联盟完全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指责会员国对于联盟未尽到责任。康纳利参议员同意我的说法，并且指出1919年以后几年中联盟的成就。史汀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如果原先对于法国的保证能够得到兑现，那么，以后的法国政策，还有联盟的历史，就会是截然不同的。

要想保持和平，武力显然是必要的。关于每个国家应当维持的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武装力量，我提议，各同盟国彼此间缔结一项协定。每个国家的武力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该国的国家部队，另一部分组成国际警察部队，在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指导下受区域理事会

的支配。这样，如果欧洲十二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威胁了和平，必要时，十一国的国际警察部队就可用来对付这个国家。每个国家所提供的国际警察部队人员，按照世界理事会的决定，有义务对本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作战。

华莱士先生说，这些国际警察部队还需要基地。我说，我的心中还有些话，可以补充我刚才所发表的言论。建议成立一个世界安全组织，并不排斥对别国不怀敌意的特殊友谊。最后我说，除非美国和英联邦在兄弟般的联合中共同努力，否则，我看世界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相信，这种联合可以采取互有利益而无牺牲的形式。我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公民，在不丧失他们现有国籍的条件下，能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具有同等来往、定居和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可以用一般的护照或特殊护照或签证。甚至可以有某种共同形式的公民身分证，美国公民和英联邦公民拿着这种身分证，按照居住条件可以享有选举的特权，并有资格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担任公职，这当然要根据当地通行的法律和制度办事。

然后谈到基地问题。对于驱逐舰基地的交换办法，我已表示欢迎，不是为了那些有用处的驱逐舰，而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与两国互有利益的事，美国在英国领土内利用这些基地，正如英国在它自己的防御上有这种必要一样；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于英联邦是有意大利害关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为着共同利益的共同防御，我期望扩大基地的共同使用。

敌国在太平洋拥有无数的岛屿。英国也有岛屿和港湾。如果战后我还负责公务的话，我一定主张美国可以使用那些他们需要作为基地的地方。

※　　※　　※

所有出席的美国客人都说，他们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有多少相同的想法，并认为美国舆论接受这些意见或类似的意见，不是不可能的。哈利法克斯勋爵问韦尔斯先生，他是否以为，设立了欧洲区域理事会，结果会使美国舆论对于欧洲事务不发生兴趣。韦尔斯先生考虑到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无上责任以及它与区域理事会的关系，他并不那样担忧。史汀先生极力强调说，据他看，在战争停止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松懈的趋向，还有一种不大愿意从事新的国际机构试验的情绪。

他相信，在战争时期和美国缔结协定会比较容易得多；事实上，这是战争时期才可解决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可能了。其余的人也都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也都感觉到，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一类的未来计划作为我们目前合作的一种继续方法提出来，在战争仍然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

我提出另外两点意见，都引起热烈的赞同。第一点是，我们应当在战后继续联合参谋会谈的办法；第二点是，我们应当以经常接触的方式，采取一切必须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能够密切合作。

华莱士先生在告别的时候告诉英国大使说，这是他两年来参加谈话中最感鼓舞的一次。我当然谨慎地说，我只是表示个人的意见。

※　　※　　※

副总统在第二天同总统和我进午餐时似乎有一点忧虑，他怕别的国家以为英国和美国要作世界的首领。我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不应该由于这种意见而放弃必要的和正当的行动。我的基本思想是，在英美的范围内仍采用共同的公民身分证，即使别的国家都不这样办。总统喜欢这些理想的自由发挥，尤其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我们两人都以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体制有必要在战后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一直要继续到我们能够完全相信世界已经是平安无事的时候。

※　　※　　※

关于大战战略的主要问题，我们在“三叉戟”会议期间共举行了六次全体会议，总统和我都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每天对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作出决定，以期他们的辛勤劳动能有成果。一切都是这样顺利地进行着，在5月25日上午的最后一次会上，他们向我们递交了报告书。我曾提出若干修正意见，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表示同意。总统和我就正式批准了下列修正后的报告：

进行战争的全面战略思想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最后投降的地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采取行动以前，应考虑对于全面目标发生影响的任何扩大计划。

3．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支持全面战略思想的基本任务为支持全面战略思想，不管决定什么作战计划，下面规定的任务，对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的支配有优先的权利，这些问题当然须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再作审核。

1．保持西半球和英伦三岛的安全和作战能力。

2．保持我们部队在所有地区的作战能力。

3．保持主要的海外交通线，特别着重于击溃潜艇的威胁。

4．加强对欧洲轴心国家的空中攻势。

5．为了对轴心根据地作决定性的进攻，就实际上可能早的时间，在某一选定地区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

6．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俄国作战。

7．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

8．为土耳其积极地或消极地参加同盟国这边作战而准备条件。

9．为非洲法军在对轴心国家的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而准备条件。

※　　※　　※

我现在可以电告国内，我们在整个战略方面已达成了足以令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极感满意的协定。“这应归功于总统的权威和我同他保持亲密的接触。两国参谋长之间的观点分歧有一段时间是很严重的。此外，现在我们希望缔结一种战时调拨的契约，在十个月中，每月从美国获得二十艘新船，挂英国旗使用，这样就为我们的多余海员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如果没有总统压服许多反对意见，这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关于原子弹和英美的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对约翰·安德森爵士送达如下的文件：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3年5月26日

总统同意，关于“合金管”的情报交换应当恢复，并且应当把这项事业看作是一种双方联合的事业，英美双方对它一定要作出各自的最大努力。据我了解，他的决断所根据的事实是，这种武器很可能及时发展起来供目前战争使用，因而它列在交换研究工作和发明秘密的一般协定范围内。

应当通知彻韦尔勋爵。

※　　※　　※

虽说许多方面有很好的进展，可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征服西西里以后进攻意大利未作具体的建议，这一点我很关怀。我能得到的最好计划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作为一项紧急任务，指令北非盟军总司令，应计划在扩大“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战果时进行军事行动，以便最有效地把意大利排除于战争以外，并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军。各种各样的具体军事行动应该采取哪一种，以及计划决定之后的实行等问题，留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出决定。

我知道美国参谋长们的心思已经转移到撒丁岛。他们认为，该岛是集结在地中海的大军在1943年全部剩余时间内唯一尚待完成的目标。无论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来看，我认为这种打算都是遗憾的。俄国人每天在他们庞大的战场上作战，他们的血液汇成了激流。而我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就让这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优秀军队以及他们所有庞大的空军和海军无所事事吗?

总统似乎还未准备促使他的顾问们更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是我横渡大西洋的主要目的，我不能置之不管。霍普金斯私下对我说，“如果你要贯彻你的主张，你必须在此地再停留一个星期，不过，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我深感苦恼，5月25日，我亲自向总统请求，让马歇尔将军同我一道往阿尔及尔去。因此，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说，首相不久将会有一次机会同北非总司令讨论“攻占西西里以后的”政策，并且他曾经建议，如果马歇尔将军也能去那里的话，一定会极有帮助。因此他转

向马歇尔将军说话并且问他，他是否能够推迟他的东南太平洋的视察以便顺从首相的要求。马歇尔将军答道，他十分愿意。

当时我在会上说明，在没有最高级的美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尴尬。如果作出了决定，事后很可能被人认为我曾施展过不当的影响，听到马歇尔将军可以同我前往，我很高兴；我深信，现在有可能在阿尔及尔把一切作得令人满意，并送一份报告回来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供他们研究。

※　　※　　※

当时曾经同意，总统和我应当写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给俄国。我们起了几次草稿，都立即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我们在打好的草稿上改了又改，直到它们被我们的笔迹涂抹得几乎不能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加入的，什么是应该删除的，我们都搞糊涂了。最后，在午夜后两点钟的时候我说，“让我明天带走，我把它整理出来，从巴特伍德飞机场再送回给你。”

这句话使总统大为轻松。他对于这种办法感到满意。我又说，“如果马歇尔同我一块走，那将是一件好事。飞机上的地方很宽敞。”我们已被不断的脑力劳动搞得精疲力竭了，便起身去睡觉。正当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露面了。虽然曾经决定，他应当去北非，显然他未曾指望跟我同乘一机，或在同时起飞，所以他来道别。但是现在总统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和温斯顿一块去？你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给俄国的公报。”将军感到意外，但是欣然同意地挥了挥他的手，并且说，“我一定到他的飞机上去。”

第四十五章　向意大利进军

5月26日我们启程往北非——马歇尔将军和对俄国的公报——往直布罗陀的一段长距离飞行——飞机遭到电击——到达“修道院”——马歇尔视察直布罗陀的防御工程——黄昏时在阿尔及尔降落——我们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决心——英国在地中海的实力——5月29日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会议——“小鬼”作战计划——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横渡海峡的袭击——布鲁克将军和进攻意大利——同盟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二十七个师——我的“关于背景的备忘录”——土耳其和一条巴尔干战线——亚历山大将军的一篇给人深刻印象的报告——我的迦太基之行——6月3日我们最后一次会议——蒙哥马利关于攻击西西里的信心——我们在和谐气氛中分别——一出可怜的悲剧——形势变了。

第二天5月26日清晨，马歇尔将军、帝国总参谋长、伊斯梅，以及我的其余随行人员，乘水上飞机从波托马克河起飞。罗斯福总统在那里为我们送行。

我们一飞到空中，我就专心于给俄国公报的工作。因为我发现这一卷草稿上布满了总统和我的潦草修改的笔迹，很难找出头绪，我就把它送交马歇尔将军。他在两小时后给我一份打得整洁的稿子。我非常满意这一文件，它恰恰表达了总统和我所要表达的意见，既清晰而又含蓄，不仅说明了军事问题，而且也说明有关的政治问题。这事激起了我的钦佩。

过去我以为马歇尔是一位严峻的军人和一个陆军中伟大的组织者和建立者——美国的卡诺①。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他是一位对于全局具有犀利目光和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我很中意他的草稿，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我写信告诉总统，不可能写得更好了，他要作什么修改，无须再和我商酌，可以直接发出。

我们在纽芬兰的巴特伍德着陆加油，马歇尔的草稿和我的信件从那里由飞机带回华盛顿。总统并未变更一字。

①卡诺（1753—1823），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战略家和军队组织者。——译者

在提前吃过晚饭以后，我们横渡大洋前往直布罗陀的三千哩飞行又开始了。这次飞行看起来是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是随时将旅行安排通知我的汤普森中校（“汤米”）解释说，我们差不多是沿着“大圆航线”（GreatCircle）航行，实际航行显然不像看起来那么长。起飞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都准备睡觉。“波音”式飞机中新房的双人大床很舒服，我沉睡了好几小时。忽然发生了一次意外震动和突然下降。我醒了。出事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在空中旅行最重要的就是不出事故啊。我完全醒来后就披上拉链服，走过我们宽敞飞机的中央长廊，登上通往驾驶室的梯子。我坐在副驾驶员的位子上。

现在是一个可爱的月夜。呆了一会儿，我问驾驶员为什么突然下降。“我们受了闪电的打击，”他说，“但是未出什么事。”

这是一件好消息。我们未着火或在空中被击碎；无须在离任何地方都有一千哩以外的地方被降落。我老觉奇怪，为什么飞机对于电击并不在意。电击对于地面勤务人员似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以后我知道，当时飞机上大家也是很焦虑的。

我俯视七千呎下的平静大洋；从那样的高度向下看，大洋似乎总是平静的。在我们的下面，看起来像有一艘小型的不定期的货船。它的出现，使我产生一种舒适的特殊感觉。在这种心旷神怡的幻觉下我又去睡觉了，一直睡到天亮时才醒。

我爱看黎明的来临，因此我又走到前面去。当你以每小时一百六十哩的速度向东飞行时，你很早就遇见太阳，它也升得极快。在这样的长途飞行中我坚持我的惯例，开饭的时间应按照胃口需要的时间规定，一个人在天亮以后起床，就要吃早饭；过了五小时，吃午饭。午饭后六小时吃晚饭。这样，他就不受太阳的支配，否则，太阳对他的事务会发生太多的关系并搅乱了工作惯例。马歇尔将军和我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他详细地问我关于美国宪法所容许的“弹劾”和英国议院仍保留的“褫夺公权”的分别。我没有费什么事就使他相信保存这种极其尊严的法律程序的必要。我们两人利用闲暇时间清理了一些积压文件。当行近直布罗陀时，我们找寻周围的护航机。一架护航机也没有。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一架身分不明的飞机所吸引，起初，我们以为它对我们发生兴趣。由于它不再飞近，我们断定它是一架西班牙机。但是直到那架飞机消失时为止，他们似乎都很关心。降落时大约

是下午五点钟，总督在那里欢迎我们。在当夜继续飞往阿尔及尔是太晚了，他用车将我们载到他居住的“修道院”去，那里的修女们已在两个世纪以前搬走了。

关于“修道院”这个名字有一段故事。直到1908年，总督的官邸始终叫作“修道院”。可是就在那一年，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御前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写信给总督说，国王以为把这个名字改为“官邸”合适些。理由是，当国王在乔治·怀特爵士的总督任内视察直布罗陀时，英国报纸有一段记载，大意是，国王曾在“修道院”午膳。十天以后，国王陛下收到新教联合会通过的一份决议，对于国王不但认为有必要视察一处罗马天主教的机构，而且甚至在那里午膳，表示遗憾。然而，当国王乔治六世于1943年6月视察北非时，他表示了将总督官邸重新命名“修道院”的愿望，所以总督官邸现在仍叫“修道院”。

直到次日下午，我们才能离开直布罗陀前往阿尔及尔，所以有机会带领马歇尔将军参观直布罗陀。我们作了几小时的巡礼，视察了保证永久供应要塞淡水的新蒸馏厂，各种重要炮垒，几处医院和许多部队。最后，我走下去参观总督特别喜爱的地方，一处新的直布罗陀地道，凿在石头的深处，它的炮台装有八门快速发射的大炮，控制着地峡和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中立地区。这里的工程浩大；当我们沿着它走的时候，确实感到，不论直布罗陀可能会出什么危险，似乎从大陆来的攻击已不成其为危险了。总督对于他的这一成就的骄傲，也为他的英国参观者所共享。还未等到我们上水上飞机辞别时，马歇尔将军有些踌躇地说道，“我钦佩你们的地道，可是我们在科里几多尔也有同样的一个。日本人用大炮轰击几百尺以上的地方，在两三天以内大堆的碎石就把那个地道堵塞了。”我感谢他的警告，但是总督似乎惊呆了，所有笑容都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我们在下午比较早的时候起飞，有十二架“勇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上面很高的地方巡逻，黄昏时分到了阿尔及尔飞机场，在那里迎候我们的有艾森豪威尔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我乘车直趋坎宁安的别墅，就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隔壁，这是他为我准备的。

※　　※　　※

我没有比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八天中更愉快的战时回忆。我电约艾登到这里来，同我一道，以便亲自参与我们所安排的吉罗和戴高乐之间的会面，并决定所有我们的其他事务。我向内阁说明，为什么他到这里来是特别需要的。

首相致副首相和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3年5月29日

……据我看，艾登来这里盘桓几天是很重要的。在吉罗—戴高乐的婚礼上，他作傧相比我合适得多。他应该对周围的气氛有所理解，并在容易演变为一出严肃的戏剧中同演员保持联系。乔治将军刚来拜访了我，他的精神抖擞，现在密切地同吉罗一起工作。

我打算在这一带地方停留到下月6日，因为我在华盛顿经过一阵忙乱之后，需要在这种阳光充足的地方休息一下。对于现正开展的军事问题讨论，这里的意见是听其自然发展。我们英国人都有相同的看法，只要稍具耐心，就可得到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正如我们在华盛顿所做的一样。

如果认为应当占领西西里的话，我决心在离开非洲以前就进攻意大利的问题作出决定。布鲁克将军和我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亚历山大将军、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中将，后来又告诉了蒙哥马利将军。所有这些将领在最近的战斗中都倾向于进行大规模作战，并且认为征服意大利是从阿拉曼战役以来我们一系列胜利的自然结果。然而我们必须得到我们伟大同盟国的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谨慎。他倾听我们的一切论点，我确信他会同意他们的意图。但是，马歇尔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仍保持沉默，令人看不透他的意思。

我们开会时所处的环境是有利于英国的。我们同美国人比较起来，我们的军队数目三倍于他们，战舰四倍于他们，实际作战的飞机差不多与他们的相等。不必提到更早的年月，只从阿拉曼战役算起，我们在地中海的损失，人数是八倍于我们的盟国，船只是三倍于我们的盟国。但是，为了保证美国领袖们对这些有力的事实予以最公正而又最周到的考虑，尽管我们的力量占巨大的优势，我们却继续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最高指挥，并在整个战役中保存美国作战的特征。美国领袖们不喜欢在慷慨行为方面被人超过。对于公平合理的事情，没有人比他们有更自发的反应。如果你对待美国人好，他们总是想对你更

好。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说服美国人的那些论点，在道理上是无可辩驳的。

※　　※　　※

5月29日下午五时，我们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阿尔及尔别墅举行第一次会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我们的主人身分主持这次会议，同他一块出席的有他的两位主要人物，马歇尔和比德尔·史密斯。我同布鲁克、亚历山大、坎宁安、特德、伊斯梅，还有一些别的人坐在他的对面。

头一个讨论题目是“小鬼”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军解释道，这是攻打班泰雷利亚岛的代号。它的攻占日期拟定为6月11日。从地图上一看，对这次战役在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就很清楚。为了袭击西西里的南部，占领该岛飞机场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军事行动也是清除西西里海峡的必要步骤，所以没有理由假定这种攻击会对突袭西西里岛有什么妨碍。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说，他的目前计划是以拥有六吋大炮的巡洋舰支援空袭，但是，如有必要，他准备派一艘拥有十四吋大炮的战列舰参加。我说，“这种军事行动可以为突袭能使海岸防御工事破坏到何种程度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实验。联合王国内有一派思想认为，空军很足以攻破海岸防御工事，从而实际获得无抵抗的登陆。”布鲁克说，困难在于在空袭的终了和攻击部队到达之间有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会给敌人以进行恢复工作的机会。海军上将说，八艘驱逐舰将一直跟随登陆艇，并在近距离射程内保护登陆。我也确信，攻击部队内包括十九辆“谢尔曼”式坦克。意大利的实力大约有一万人。其中包括海岸防御部队，另有坦克车约百辆。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我的请求下，对于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似乎是都可及时运到并且数量是充足的。以后我们就谈到至关重大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告诉我们，他曾同艾伦·布鲁克爵士长谈过一次，布鲁克着重说，俄国陆军是能够（在1943年）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唯一地面部队，因此，我们陆军的努力应当以迫使德军从俄国战线撤出兵力为宗旨，以便俄国军队能够使德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谈到1944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如果我们掌握制空权，那么，譬如说，五十个师的英美兵力就可以在大陆上牵制住七十五个师。如果我们要击溃意大利，我们就应该在占领西

西里以后立刻利用我们一切可以采用的方法，进行攻打意大利的战役。西西里的抵抗方式可能就是在意大利本土所要遇到的抵抗方式。如果占领西西里顺利，我们就应该直接进入意大利本土。这样得到的战利品会比攻击任何岛屿大得多。

后来我谈到一个主要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可能把一个在数量上可与俄军相比的英美联军派到欧洲去。俄军现在在他们的战线上牵制住二百一十八个德国师。可是，到1944年5月1日，我们就能在联合王国境内聚集二十九个师的远征军，其中有七个师是从北非调来的。联合王国必须是一个我们能够积累最大兵力的聚集点。也必须订好计划，准备在德国人崩溃之时随时进行大举横渡海峡的战役。正如马歇尔将军屡次所指出的，法国北部是大规模的英国本土空军和在联合王国的美国空军能够发挥全力的唯一战场。我着重声明，英国人民和英国陆军都急于想渡过海峡作战。

马歇尔将军说，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决定了横渡海峡作战的明确日期，而且已决定在袭击阶段要用五师军队。

艾森豪威尔将军探询道，他应在什么时候提出他的击溃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觉得，非到攻击西西里的结果和俄国的情况知道以后，不能作出决定。合理的办法是建立两支兵力，每支兵力设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参谋人员。一支兵力训练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作战；

另一支兵力训练对意大利本土的作战。当局势已经充分明显而能作出一种抉择时，必须的空军、登陆艇等就要移交给负责完成选定计划的那一支兵力。艾森豪威尔立刻说，如果西西里能够轻易攻克的话，他愿直接进攻意大利。亚历山大将军同意他的意见。

帝国总参谋长随即提出他的一般性报告。俄国人和德国人的一场激烈战斗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应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帮助俄国，并分散德国的力量。德国人已在许多地方受到威胁。我们已经以我们出现在北非和巧妙应用掩护计划，分散了他们的兵力。攻占西西里又是这一正确方向上的另一步骤。德国人面临在俄国的战役、在巴尔干的可能灾难，以及在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的威胁。他们的兵力已经广为分散，不管是在俄国还是在法国，他们已不能再进一步地削减了。最便于他们削减兵力的地方是意大利。如果我们发现意大利的脚部已

驻满了部队，我们就在别的地方试试。如果意大利被逐出战争，德国就必须拿出兵力来代替在巴尔干的二十六个意大利师。他们也要在勃伦纳山口，沿着里维埃拉，并且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边境上增援。这种兵力的分散正是我们横渡海峡作战所需要的，我们应当尽力扩大敌人力量的分散。攻打法国海岸的防御工事，并不是什么难事，除非它们有坚决的士兵防守，而且，德国人又有机动的后援部队用来反攻。

于是艾森豪威尔宣称，讨论看来已经弄清楚了他的问题。

如果西西里进军成功，譬如说在一个星期内，他就要立刻渡过海峡并建立一个桥头阵地。意大利南部的海岸防御可能比西西里的容易突破。

我表示了个人的看法，西西里战役可能在8月15日结束。马歇尔将军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设想在7月底前结束。

我说，如果我们在8月成为西西里的主人，而且消耗也不太大，只要没有过多的德国师调到那儿，我们就应当立刻攻打意大利的趾形地区。因为土耳其可能作出对于我们有利的反应，巴尔干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意大利的丧失还大些。

布鲁克提出，当西西里进行战斗时，意大利内部有发生崩溃的可能性。假使那样，我们应该有一个行动计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考虑一下停战条件以及我们应当深入意大利多远。这一方面会进行得很快。我说，考虑一下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兵力，除英国陆军以外，美国在北非还有九个师，包括一个空运师在内。包括一些英军和美军在内的七个师将在11月1日左右开始出发。在波斯还有两个半装备很好的波兰师，他们愿意参加对意作战的任何行动。新西兰议会已经同意，他们在9月可来一个师，在10月将准备好一个装甲旅。这样，波兰人和新西兰人就可供应四个师。

帝国总参谋长于是列出我们在地中海的整个实力，共计英军和英国所控制的部队二十七个师，美国部队九个师，以及法军四个师。把伤亡人数除外，共达三十六个师。减去调派回国准备参加横渡海峡作战的七个师和英国对土耳其承担义务的两个师，同盟国在地中海地区可供应用的还有二十七个师。我接着说，我们一个师的实力差不多双倍于一个德国师的实力，德国的一个师并不比一个实力完备的旅团强

些。我们有这些部队在手上，如果从8月或9日起到来年5月间没有任何表现，那未免太不像话了。

※　　※　　※

虽说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对于开头这样的讨论我是很满意的。所有将领显然都有敢于作战、勇往直前的愿望。我自己感到，由于未知因素而形成的各种保留问题，将会随着我所希望发生事件而逐步解决。现在我准备了我叫作“关于背景的备忘录”，说明攻打意大利的整个情况，并将可供作战的部队列表附入。在我们规定5月31日星期一再度会晤以前，我将这一文件给大家传阅。

我详细说明在地中海战场的各师或相当于师的部队，其中，美军共计九个师，法军共计三又三分之一个师，英军或英国控制的部队共计二十七又三分之二个师。从这个总数里面调七个师回英国参加“波利乐”计划，其中三个师是英国军队。剩余的二十四又三分之二个师的英军中只有十一又三分之一个师是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之下或指定参加西西里战斗的。在布鲁克的同意下，我现在提出另拨八又三分之二个师的英军和英国控制的部队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其他各方面的十二又三分之一个师比较起来，英国总共出了二十个师。在这一基础上我继续说：

……英王陛下政府非常强烈地感到，由它的最优秀的和经验最丰富的师组成的，并且是它的陆军主力部分的这支巨大兵力，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闲置不用。这样的态度，既不为英国所宽容，也不为我们俄国盟国所允许。同敌人尽可能地继续作战，也尽可能地加强作战，并从我们俄国盟国的前线尽可能多地引开敌方的师，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除了其他种种方式以外，这种方式将为1944年展开横渡海峡的远征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3．强迫或诱使意大利脱离战争，是值得在地中海地区发动的一场令人注目的战役的唯一目标，而且，现有的和已经集结于地中海地区的同盟国军队是足以进行这场战役的。为此目的，占领西西里是一种必要的初步措施，进攻意大利本土并夺取罗马是明显的步骤。这样，才能对同盟国的事业和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战区的战争总进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4．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敌人对于我们的行动将抵抗到什么程度。德国可能为防御西西里和意大利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听说，每周可以运输一师人到西西里或意大利南部。我希望，应当根据最近的情报把这种可能性检查一下，并且精确地说明：德国各师的实力（毛数和净数），它们配备的大炮、坦克和车辆的数目，它们在最近十二周中最可能从哪些地区抽调，它们可能是用铁路运输、徒步行军，还是由海道送往。

在目前还没有这种性质或这种规模的任何调遣迹象。敌人为了在战役开始以前使西西里驻扎六个师，他们的决定一定早已作出，准备工作一定早已进行，他们的动向现在一定已经很明显了。此外，如果这六个师调往西西里，意大利的南部各地必定仍然是空虚的。有人要求，对德军的调遣和向着上文提及的方向移动的可能性，应由参谋人员再次进行最彻底的研究。

5．如果德国人决定调遣由六个师到十二个师那么大的兵力到西西里和意大利来，我们在从我们的俄国盟军方面直接或间接调开敌人兵力这一任务上，肯定是部分地完成了。如果他们不那样做，而只派遣一个师或两个师来激励意大利的努力，上文第三段中所提及的任务，在未来的三四个月内将不至于是我们的力量所办不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要在西西里或意大利的趾形地区，或者在两处打一次大仗，我们的陆军就要进行全面交锋，我们也要进行激烈的空战，从我们日渐增长的相对实力看，这种空战对于我们大为有利。如果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各地稳定以后，而意大利仍继续作战，德国人虽然为时已晚也大规模地派遣援军，我们可能必须退到脚尖地区，迫使他们以极大的代价攻击连绵不断的和有所准备的阵地，我们就可获得牵制敌人兵力和如前文所说的空战的种种便利。这就没有理由把这种局面看成是一种灾难。只要我们同德国人或者甚至同意大利人激烈作战，我们就起到我们的作用。

然后我列出据说是意大利陆军分布的情况，共计五十八个师的野战部队，十四个师的海防部队。

6．我们见到，在意大利本土的意军只有十一个师，在西西里约有四个师，沿里维埃拉驻扎着五个师，被牵制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不下于二十八个师。除这二十八个师以外，还要加上罗马尼

亚八个师和德军十一个师，总共四十七个师被塞尔维亚的米海洛维奇派的游击队活动、克罗地亚的游击队、希腊的普遍混乱，以及这些被奴役国家的不稳形势，牵制在巴尔干半岛。

7．如果意大利被迫脱离战争，我们会得到下述的实际利益。德国人不得不准备军队占据里维埃拉，维持波河或勃伦纳山口的新阵线，尤其是要去填补由于意大利各师的复员和撤退所引起的巴尔干各地防务空虚。到现在为止，游击队等所得到的供应，只不过是由不到十二架的飞机用降落伞投掷的小件包裹，但是，他们完成了使四十七师的敌人不能移动的伟大功绩。意大利南部各地的占领，甚至只占领整个趾形地区或整个踵形地区，就使我们能进入亚得里亚海，并且，有能力用船装载军火送到亚得里亚各港，还可以运送间谍，也有可能运送小型突击队。我们无须派遣军队在那里进行任何严重的军事活动。不管在今年或我们现在预计的任何时期里，英王陛下政府并不打算或希望为巴尔干战场提供任何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可是，在计划容许的范围内，援助南斯拉夫的爱国团体，煽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反抗，都是极其重要的措施。这一切，加上我们的主要军事行动，将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这样，我们力量中的最大限度的援助，将给予俄国和“波利乐”计划。当形势的前景确实对我们不利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应当为地中海的行动考虑一些次要的或小规模的其他办法。

8．所有试图对德国人在地中海所要采取行动的估计，当然大都是出于推测。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二十五万以上大军的全部覆没一定有一种惨痛印象，无论如何应加以重视。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怀疑，他们是否在西西里重犯类似的错误，纵然规模小些。我们的情况已经大加改善：首先，由于同盟军的最近胜利鼓舞了士气；其次，由于敌人只有几百人从突尼斯逃到西西里；第三，由于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本土、意大利、土耳其，事实上在整个战区内，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德国人的地位已经相当地恶化了。在俄国战场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战争，势必拖住了他们的主要力量。如果德国人不攻击，俄国人一定要出击，甚至要比他们的敌人占先一步。我们不能预料这些战斗的结果，但是没有理由设想，今年的条件比去年此时对于俄国人更不利些。因此，绝不可能认为（1）德国人打算在西西里进行一次大

战，或（2）他们将派遣大军进入意大利的腿形地区。对于他们，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只打拖延时间的仗，从而激励这些地区的意大利人，并且叫他们退到波河线上，保存他们的实力，来守住里维埃拉和具有供应基地价值的巴尔干。如果在俄国的战争对他们不利，如果我们对意大利或在意大利境内的军事行动又胜利了，德国人由于这些事变不得不退到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在俄国战线上也要进一步后撤，还可能从挪威撤退。如果我们大胆而全力地使用我们的军队，这一切结果都可以在本年内获得。在本年内，我们没有其他具有头等意义的战斗可以在欧洲展开。

※　　※　　※

5月31日下午，我们又在艾森豪威尔的别墅举行会议。

艾登先生及时出席了。我力图抓住事物的本质，在提到我交付传阅的文件以后，我说，我的心完全放在意大利南部的进攻上，但是战争的命运可能促使我们改变道路。无论如何，在意大利南部和撒丁岛之间的选择，就是一个光荣的战役和一种只图便利之间的选择。马歇尔将军对于这些见解毫不反对，但是他不愿在当时作出明确的决定。他说，在我们对西西里的进攻开始以后，再决定干什么较好。他觉得，必须知道德国人的反应怎样，以便决定意大利南部是否有真正的抵抗；德国人是否将要撤退到波河；他们能否用什么手段组织和掌握意大利人；他们在撒丁岛、科西嘉岛、或巴尔干已作了什么准备；他们在俄国战场要作什么调整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决定我们的“哈斯基以后”的作战计划上，都会成为因素。意大利的崩溃可能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方式；在现在和7月之间将要发生许多事件。他，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完全了解我的关于进攻意大利的心情，但是他们的唯一愿望便是选定可以获致最好结果的另外一项“哈斯基以后”的作战计划。

我说，上次会议记录的结论并未表达我的全部心情。我是非常愿意看到意大利退出战争、我们占领罗马的，我并且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中东的其他地区再抽调八个师的英军。关于这些援军和用以运输他们的船舶已经进行过许多讨论。我说，要求英国人民再削减他们的生活配给量，在我实在感觉困难，但是我还是高兴那样做，而

不愿放弃一次有巨大成功可能的战役。当庞大军队可以进行把意大利逐出战争的战斗时，而看着他们呆在那里无事可干，我忍受不了。

如果陆军不积极作战，议会和人民是不允许的，因此我要尽一切力量阻止这样一种不幸事件的发生。

马歇尔将军答道，他的辩论并不是反对在华盛顿已经决定的旨在攻陷意大利的特定任务。他只想强调，在征服西西里以后，选择我们究意应该干什么时必须特别审慎。

※　　※　　※

现在发生了一个事件，由于它与战后变成误解和争论问题的一些事情有关，必须在这里说明一下。艾登先生在我的请求下评论了土耳其的局势，他说，将意大利逐出战争之外，对把土耳其拖入战争将大有影响。“当我们的军队到达巴尔干地区时”，土耳其人会变得更友好些。艾登和我对于战争政策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我怕他的措辞语气或许使美国朋友发生误解。记录中记着，“首相插话着重说明，他不是主张现在或在最近的将来派遣一支军队到巴尔干去。”艾登先生同意无须派一支军队进入巴尔干，因为土耳其人在我们一旦能对巴尔干起一种直接威胁作用时，就会作出有利于我的表示。

在我们散会以前，我要求亚历山大将军表示他的意见。他发表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演说。他说，他是乐观的。虽说非常激烈的战斗可能进行两周的时间，我们军队和装备的作战能力是卓越的，我们的成功机会是多的。我们一旦参加战斗，猛烈的攻击一般要持续十天到两周，甚至三周。然后就会很快地得到结果。西西里中最重要的据点是在该岛东南角上的飞机场和港口。一旦我们稳固地掌握了这些据点，我们可以暂时不顾该岛的其余地方。渡过墨西拿海峡，并在对岸占据一个立脚点，应该是可能的。墨西拿海峡是西西里的咽喉。他又将他在5月29日会上所作的报告重述一下，他说，在意大利本土建立一个桥头阵地应该认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除非我们乘胜前进，甚至深入意大利，我们就不能赢得得大的胜利。但是这一切在西西里的军事行动进展时就可以弄明白了。

意大利的趾形地区防御可能很坚强，以致需要完全重新部署我们的军事行动，当然看来也不一定就是如此。对于西西里的攻击一旦开始，我们就应准备毫不停顿地继续前进。有无线电控制长距离的军

队，而且，有空军提供在广大地区内的保护和供应，现代的战争容许我们非常迅速地前进。当我们进入意大利本土时，前进可能变得更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反对我们在西西里作战的势头上尽量乘胜前进的论据。他说，他所谈到的可能性没有一种能作准确的预料。战争中常发生不可思议的事。对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实际发生的事，在几个月以前他是不可能相信的。几个星期以来，他也很难相信三十万德军在一个星期内会崩溃。敌人的空军被扫荡得这样净尽，以致我们可以在突尼斯的一片原野上检阅我们在北非的全部军队，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也不会遭到敌人飞机的任何威胁。

他马上得到坎宁安海军上将的支援。坎宁安说，如果西西里的作战一切进行顺利，我们应该直接渡过海峡。艾森豪威尔在会议结束时，对于丘吉尔先生和马歇尔将军这次旅行使他弄明白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了些什么，表示感谢。他知道，他的责任是搜集关于进攻西西里初期各方面的情报，并把那些情报及时地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便他们决定下一步的计划时，不致发生中断或停顿的现象。他不仅要提供情报，并且要根据随时的情况作出有力的建议。虽然他已完全同意他的三位高级指挥官（亚历山大，坎宁安和特德）过去所说的一切，他希望他们对于这些事情能够有机会发表更正式的意见。

※　　※　　※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们乘飞机或坐汽车游览一些由于一个月以前的战斗而留名史册的胜地。马歇尔将军独自短暂地巡视美国部队之后，又和亚历山大将军和我一同旅行，会见了所有的指挥官，并且视察部队，看到了令人兴奋的情景。到处充满了胜利的气氛。整个北非已经扫清了敌人。二十五万俘虏禁闭在监牢里。任何人都是自豪而愉快的。毫无疑问，人们对于胜利是非常高兴的。我在迦太基的一个巨大竞技场的废墟上对数千兵士讲话。当然，时间和环境都适宜于演说。我已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但是全体听众无疑地同他们两千年以前的祖先在看竞技者的搏斗时一样地鼓掌和喝彩。

※　　※　　※

6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议，大部分谈的是关于轰炸罗马的火车货运结集场的问题。大家都同意，那些结集场是一个重要的和必然的军事目标，除了袭击要在白天并适当地注意不要损害旁的地方外，没有不

轰炸这一目标的正当理由。马歇尔将军和我知道，我们必须设法使各自的政府授权批准这一行动。

我现在请求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蒙哥马利将军谈谈他对进攻西西里的计划的想法。他已被委派来负责执行该计划。蒙哥马利说，他部下的所有指挥官对于目前的计划都有十足的信心，他的部队在一登陆时就会充满热情。在后勤方面是有一些危险的，但是这些危险已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他觉得都有了解决的办法。他指出，虽说他有两个空降师，可是他只有足敷运输一个师的飞机。在初期各阶段中，他所能使用的空运实力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要在进攻开始日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才能加入。飞机再多一百四十架，他就能在一开始时派遣另一空降旅。然而，他知道，现在没有这些飞机，这种条件的限制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关于整个形势，他的军官们都是完全乐观的。至于“哈斯基以后”的作战计划，他感觉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决定我们要前进的方向，并运用我们的军事实力使战争向那一方向开展。

我觉得，在我们的讨论中已有很大的进展，大家都要进攻意大利。因此，在总结中，我以最温和的姿态陈述了结论，并且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了我的敬意。我说道，我将把足以象征这一战场互相信赖和同志式的感情带回国去。我从未有过像我这次访问时这样协力合作和互相抑制的强烈印象。在一项任务开始以前，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预兆了。我说，在我未重申我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充分信任和未对他处理许多重大问题的态度表示我的敬佩以前，我不愿离开这里。

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道，如果有任何赞扬的话，应当属于在座的军官，并且说，他的总部里可能有分歧的意见和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些分歧和不同意见绝不是从国家的观念出发的。马歇尔将军和布鲁克将军热烈地一致赞同；我们都在极友谊的气氛中分别了。

※　　※　　※

艾登和我一同路经直布罗陀飞回本国。由于我到北非的消息在报上完全报道了，德国人对此特别留心，因此导致一出令我非常苦恼的悲剧。每日例行的商业飞机快要从里斯本飞机场起飞时，一个口衔雪茄的矮胖人走近飞机，他被认为是飞机上的一名旅客。德国间谍据以发出信号，说我在那架飞机上。虽然这些客机来往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若干月以来未受到骚扰，但是一架德国战斗机立刻奉命出发，无情

地把这一架无防御的飞机击落了。旅客丧亡十三人，其中有英国的电影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他的风度和才华仍然保存在他参加演出的许多令人愉快的影片中。德国人的残忍只有同他们间谍的愚蠢相比。大不列颠的资源都在我的掌握中，而我竟要购一张没有武装和护卫的飞机票，在大白天里从里斯本飞回本国。谁会这样设想呢，也真是难以令人理解的。我们在夜间从直布罗陀起飞，当然在大洋上绕了一个大圈，平安到达本国。当我知道别人在命运之神的不可思议的摆布中的遭遇时，我感到很震惊很痛苦。

※　　※　　※

这一卷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书，我们就在这里结束。美国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以后参加了战争，因而确切地使人知道，自由事业不会被抛弃了。但是从幸存走向胜利，还要经过若干阶段。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激烈和残酷的战争，差不多还有两年。但是今后的危险，不是毁灭，而是僵持。在伟大共和国的充分力量投入战斗以前，美国的陆军建设尚待完成，而且他们的庞大造船计划还未实现。不过，进一步的成功已摆在我们的面前，意大利的崩溃——毋宁说是解放——已为期不远。希特勒还要对他试图以进攻来征服俄国的致命错误，付出全数的罚金。他在许多与主要战局无重大关系的战场上，还必须浪费德国的大部分剩余实力。德国在欧洲不久就要被孤立起来，处在全世界武装人民的怒火包围之中。日本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攻势已过了顶峰，在走下坡路了。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马上就要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形势已经大变了。

附录（8）

1942-43年英美部队高级军官任命名单

所列军衔及任命均以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为限

皇家海军

坎宁安海军元帅，爵士　　地中海总司令；驻华盛顿英国

海军部代表团团长

弗雷泽海军上将，爵士　　本土舰队总司令

哈伍德海军上将，爵士　　地中海总令；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
霍顿海军上将，爵士　　西部海口总司令
莱顿海军上将，爵士　　东方舰队总司令；锡兰总司令
穆尔海军中将，爵士　　海军副参谋长
路易斯·蒙巴顿海军中将，勋爵　　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
诺布尔海军上将、爵士　　西部海口总司令；驻华盛顿英国海军部代表团团长
庞德海军元帅，爵士　　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
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爵士　　东方舰队总司令
西弗莱特海军中将，爵士　　H舰队司令官
托维海军上将，爵士　　本土舰队总司令
皇家澳大利亚海军
罗伊尔海军上将，爵士　　澳大利亚海军委员会第一海军委员
皇家加拿大海军
内尔斯海军中将　　海军参谋长
美国海军
哈尔西海军上将　　美国驻南太平洋海军总司令
休伊特海军中将　　美国驻地中海海军总司令
英格索尔海军上将　　大西洋舰队总司令
金海军五星上将　　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司令官
李海海军五星上将　　总统府参谋长
尼米兹海军上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参谋长
斯塔克海军上将　　美国驻欧洲海军司令官

英国及自治领陆军

亚历山大上将，爵士　　缅甸总指挥官；中东总司令；

北非战场副总司令

安德森中将，爵士　　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官

奥金莱克上将，爵士　　中东总司令

布莱梅上将，爵士　　帝国澳大利亚部队驻中东总指挥官

布鲁克上将，爵士　　帝国总参谋长

迪尔元帅，爵士　　驻华盛顿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

多比中将，爵士　　马耳他总督

弗赖伯格少将　　第二新西兰师师长

戈特元帅，子爵　　直布罗陀总督；马耳他总督

哈特利上将　　印度总司令；印度副总司令

赫顿中将，爵士　　缅甸总指挥官

伊斯梅中将，爵士　　国防部参谋长

麦克诺顿上将　　本土部队加拿大军军长

蒙哥马利上将，爵士　　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

奈中将，爵士　　帝国副总参谋长

佩吉特上将，爵士　　本土部队总司令

珀西瓦尔中将　　马来亚总指挥官

普拉特中将，爵士　　东非总指挥官

波纳尔中将，爵士　　远东总司令；美、英、荷、澳战区参谋长；锡兰总指挥官；

波斯及伊拉克总司令

里奇中将　　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

韦维尔上将，爵士　　美、英、荷、澳战区最高司

令官；印度总司令

威尔逊上将，爵士　　波斯及伊拉克总司令；中东总司令

美国陆军

克拉克中将　　美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官

艾森豪威尔上将　　盟军北非战场总司令

麦克阿瑟上将　　菲律宾总司令；西南太平洋最高司令官

马歇尔上将　　美国陆军参谋长

巴顿中将　　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官

比德尔·史密斯少将　　北非战场参谋长

皇家空军

阿瑟·科宁厄姆空军少将　　西部沙漠地区空军总司令

道格拉斯空军上将，爵士　　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

哈里斯空军中将，爵士　　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

朱伯特·德拉费尔泰

空军上将，爵士　　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

利-马洛里空军中将，爵士　　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

劳埃德空军少将　　马耳他空军司令

皮尔斯空军上将，爵士　　美、英、荷、澳战区空军总司令；

印度空军总司令

波特尔空军上将，爵士　　空军参谋长

斯莱塞空军中将　　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

特德空军中将　　地中空军总司令

美国陆军的空军部队

阿诺德上将　　陆军的空军部队司令官

埃克上将　　美军第八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官

斯帕茨上将　　美国第八集团军空军司令官

西北非空军司令官

目　录

附录（1）

略语表

A．A．guns	高射炮
A．B．D．A．	美、英、荷、澳战区
A．D．G．B．	英国防空委员会
A．F．V．s	装甲战车
A．G．R．M．	皇家海军陆战队高级副官
A．R．P．	空袭警备处
A．T．rifles	防坦克步枪
A．T．S．	（妇女）本土防卫辅助服务队
C．A．S．	空军参谋长
C．C．O	联合作战部司令官
C．I．G．S．	帝国总参谋长
C．—in—C	总司令
Controller	第三海务大臣兼军需署长
C．O．S．	参谋长
D．N．C．	海军建设局局长
F．O．	外交部
G．H．Q．	总部
G．O．C．	总指挥官
H．F．本	土部队
H．M．G．	英王陛下政府
M．A．P．	飞机生产部
M．E．W．	经济作战部
M．O．I	新闻部
M．ofL．	劳工部
M．ofS．	军需部

P．M．	首相
U．P．	不旋转的炮弹——火箭的代号
V．C．A．S．	空军副参谋长
V．C．I．G．S．	帝国副总参谋长
V．C．N．S．	海军副参谋长
W．A．A．F．	空军妇女辅助工作队
W．R．N．S．	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

附录（2）

密码代号表

Acrobat（杂技家）：从昔兰尼加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进军。

AdmiralQ（Q海军上将）：罗斯福总统。

Anakim（安纳吉姆）：收复缅甸的战役。

Aspidistra（叶兰）：设在联合王国的秘密无线电台。

Attila（阿提拉）：德国占领法国自由区计划的代号。

Backbone（脊骨）：对西属摩洛哥的作战计划。

Bolero（波利乐）：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战役所做的后勤准备工作（后来成为“霸王”作战计划的基础）。

Bonus（奖金）：进攻马达加斯加的作战计划（后来称为“铁甲舰”作战计划）。

Brimstone（硫黄）：攻占撒丁岛的计划。

Cannibal（食人者）：攻占若开〔阿恰布〕的作战计划。

ColonelWarden（沃登上校）：丘吉尔首相。

Corkscrew（螺丝锥）：攻占班泰雷利亚岛的作战计划。

Crusader（十字军战士）：西部沙漠的作战计划。

Firebrand（火把）：攻占科西嘉岛的计划。

Gee（前进）：为轰炸机导航的雷达装置。

Gymnast（体育家）：在法属北非作战的计划（后来称为“火炬”作战计划。）

Habbakuk（《哈巴谷书》①）：由冰块形成的海上漂浮机场。

Hercules（赫尔克里士）：敌方对马耳他岛作战计划的密码代号。

Hobgoblin（小鬼）：指班泰雷利亚岛。

Husky（哈斯基）：攻占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Imperator（大将军）：1942年袭击法国海岸的计划。

Ironclad（铁甲舰）：进攻马达加斯加的作战计划。

Jubilee（庆典）：1942年对迪埃普的袭击。

Jupiter（丘辟特）：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King—pin（要人）：吉罗将军。

Lifebelt（救生带）：对葡属大西洋岛屿的作战计划。

Lightfoot（捷足）：1942年10月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的作战计划：阿拉曼。

Magnet（磁铁）：把美军运往北爱尔兰的计划。

Overlord（霸王）：1944年解放法国的作战计划。

Pedestal（基石）：1942年8月运送物资到马耳他的运输船队。

Pugilist（拳击家）：在西部沙漠地区的对马雷特防线的攻势。

Retribution（报复）：为阻挠德军从突尼斯撤退，我们采取的海军作战计划。

Round—up（围歼）：1943年解放法国的计划（后来称为“霸王”作战计划）。

Sledgehammer（痛击）：攻击布雷斯特或瑟堡的计划。

Supercharge（增压）：1942年11月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的作战计划。

Symbol（像征）：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

Torch（火炬）：盟军进攻法属北非。

Trident（三叉戟）：1943年5月华盛顿会议。

TubeAlloys（合金管）：原子弹研究。

Upkeep（房地产维持费）：飞机用的特殊武器。

Velvet（天鹅绒）：盟国对俄国南翼的空军援助。

Vigorous（精力旺盛）：1942年东地中海的运输船队。

Vulcan（火神）：盟军攻打突尼斯的作战计划。

Watchtower（了望塔）：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计划。

Window（窗户）：使用锡箔片干扰德国雷达。

①《旧约》中的三章。——译者

附录（3-1）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与电报

1942年1月——1943年5月

1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18日

请提出一份报告，说明我们正在作了什么样的努力，以求赶上意大利人在亚历山大港的成就①，并在其他类似问题上赶上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杰弗里斯上校对于这一问题有许多很有见解的设想，但是很少得到鼓励。意大利人既已表现出那种技术高超的进取行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同样的行动呢？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是应当领先的。

①指意大利海军在亚历山大港用“人控鱼雷”击伤英国军舰。参见第15页。——译者

请将准确的情况报来。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1月18日

我听说你12月份交与俄国的飞机缺少四十五架，不足之数在1月25日以前还不能补齐，又听说1月份的份额要到2月才能交清。

在交付俄国的飞机中缺少这样比较微小的数量似乎遗憾已极，这一点点飞机放在这里，对你的主要问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必须强调，如数和准时向俄国运送飞机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所能援助他们的只此而已。

关于飞机场的防卫

致空军部和陆军部的备忘录

1942年1月22日

各项安排应当简单明了，这是很重要的。首要目的在于机场本身的防卫，这种防卫在准备工作上和一旦有事时都需要统一的指挥。

2．这种直接的局部防卫工作应由皇家空军负责，因为他们在机场有大量的人员。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尽可能多的青年军的营和其他军事人员从这种静止的防卫工作中解放出来，以充实机动的野战军。

3．为了接管全部现有机场，皇家空军在它现有的六万六千地勤人员以外另需一万三千人。新增加的一万三千人不致构成国家人力的额外负担，因为他们可以从分派给陆军作为防卫机场之用的最高限额中扣除。

4．上述一切与陆军部的一般责任并不矛盾；陆军部的一般责任在于对任何侵入者或闯入者就地进行袭击，特别是及时保卫并援救飞机场。本土部队总司令为达到这一目的将作出各种必要的安排，而且，他将在必要时将本土部队的作战行动与机场防卫人员的行动协调起来。他协助空军站制订他们的局部防卫计划，并具有独立的视察权，以该计划是否具有实效为标准，〔随时〕向陆军部提出报告，并转空军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3日

这〔关于对俄供应不足的报告〕是很严重的。如果数字确实可靠，这就等于背信弃义。务请将理由和正确数字以及已经交付的数量告诉我。后勤部门在这一方面的任何短欠，就是直接违背内阁的指示。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陆军情报局局长　　1942年1月23日

不久以前，我得悉土耳其将他们的大部兵力从色雷斯调往亚洲海岸，这一定是约翰E迪尔爵士给他们提出的意见。我已将这种想法告诉了美国总统。但是，现在看来，不是我得到的报告是错误的，就是那里的部署已有变更。

告诉我事实究竟如何，因为我必须向总统说清情况。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月1月23日

美国先锋部队四千多人将在星期日晚上或星期一早晨到达贝尔法斯特。我正邀请美国大使同北爱尔兰的总督和总理一起前往欢迎他们。我希望三军大臣之一在这些军队到达时也去欢迎，如果你辛苦一趟，我是很感谢的。为协商安排事宜，你或许要跟内政大臣联系一下。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1月24日

这种〔飞机消耗〕总数是太惊人了，而这一周飞机出动次数是很少的。我不得不要求你向我提出大大削减消耗量的建议。我希望你能

向我保证办到这一点。

同时请将作战时被敌人击落的损失数字及其余各项分别列单报来。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2年1月24日

务请将这一周生产极坏的理由见告，这不是有节日的一周。你的1月份数字都很令人失望，它们远远地落在指标的下面。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1月25日

我主张，“无畏”号第二次驶往马来半岛时应载四个中队的“旋风”式飞机。这些飞机应从中东调拨，并应尽快地用飞往马耳他的战斗机补充。

2．〔特德空军中将发来的〕报告表示，已在东方现场的飞机在加油和保养方面感到困难。我昨天接到关于塔科拉迪航线的报告说，大量的“旋风”式和“伯伦翰”式飞机拥塞在塔科拉迪。现在并没有什么急需，因为“无畏”号的第一批的飞机还未起飞。但是国防委员会必须在本周内作出决定，并应订出一个时间表。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1月27日

在每次电信中把“提尔皮茨”号写成“冯E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号，真有什么必要吗?

这样一定会使信号员、译电员和打字员浪费许多时间。用“提尔皮茨”号这个名称已足以表示这头野兽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30日

请考虑，是否可以让现已从东非调回原地的西非旅作好准备，以便增援远东韦维尔将军负责的战区。

我了解到该项准备已经进行一半，请将最快的时间表报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1月30日

请将每一印度师（包括训练中的师）的驻防地点，连同该师人员和大炮的大约实力，列表报来。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新闻大臣　　1942年1月30日

我很关心报上所载新加坡形势的全部消息。例如，报上说，为了防御的目的，在该岛的北面已撤退一哩，作这样报道有必要吗？敌人的包围现已进入重要阶段，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这样老老实实地透露出去。参谋人员应当研究约翰E沃德洛—米尔恩爵士在下院所作的报告。前些时候，我曾要求韦维尔将军在新加坡实行更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此事执行得怎样？他们似乎在以极殷勤的态度把自己的家底都泄露出去。他们毕竟是在防御一个要塞，而不是在领导一次布克曼的宗教复兴运动。①

①弗兰克E布克曼（1878—1961），美国人，1921年在英国牛津创立基督教一个新教派。——译者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1月31日

请注意，在几乎没有战斗的一个星期中，战斗机司令部从一千五百五十架可以飞行的飞机中损坏了一百二十六架，即在十二架中就损坏一架。该机队出击多少次，请告。也请告知在那一周中战斗机司令部发生事故的详细分析，至少要说出十几个原因。

想想吧，所有这些无谓的浪费，正是发生在我们的储备极少，而我们应当为春季战斗积聚实力的时候。

2月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2月22日

现在，国务大臣利特尔顿先生即将离开开罗，我考虑一些不同的安排办法，即：

（1）由奥金莱克将军担任该战区海、陆、空三军的最高司令官。

（2）一位驻在开罗的内阁大臣，除继承利特尔顿先生所遗留的全部工作外，并需担负正确处理后勤方面的大部分工作。

2．为什么我们前方的勤务工作比敌人的工作差得多，又为什么我们能够作战的坦克只占那样小的比例？找出此中原因看来很有必要。

3．请在最近几天内将你的个人看法见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2月26日

许多方面认为，空军的消息和宣传过多地记载日常的战斗情况，这种做法是失败的。许多人一听到空军消息，就把收音机关了。之所以如此，或者是由于可以避免的千篇一律，或许是由于写稿的人见树

未见林。优异的功绩和非常的事件并未常常得到应得的荣誉和重视，真是可惜。

2．我劝告你们，无论发布公报和进行广播，或是向内阁报告情况，事前都应当经过较前严格得多的审查。在敌我双方大军对峙时，假如对于普通的壕沟袭击战或小规模骚扰战都罗列出来，从来没有人以为这是必要的。各战场的一般性战斗应当每周总结一次——例如在马耳他岛上空曾经有一周战事激烈（或战事频繁，）突击过多少次，打下了多少敌机等等，用不着每天费力地开一张清单。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打下敌机二十架或三十架的任何事件就能给公众留下适当的印像。可是现在空军部的本来足以令人鼓舞的很好的故事，却有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报道。应不惜一切代价力求避免单调无味的重复。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2月28日

我为我自己画出一张表，表明我们的空军在1941年有多少架飞机是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而被击毁击伤的，以及多少架飞机是由于飞机事故而损失的。此表内容如下：

的确，差不多所有损坏的飞机经过修理后来都又重新使用了，但是这一切意味着花费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的工作时间。

虽然没有精确数字可查，但是飞机生产部的绝大部分力量肯定是浪费在拼凑或修理不是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而是由于飞行事故所毁坏的飞机方面。

请告诉我，你将采取什么步骤扭转这种令人极不满意的情况。

3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3月2日

我对于这样的现行制度越来越感到流弊甚多：海、陆、空三军军官，无论在委员会里或司令部中，对于所有问题以及一切共同问题，都具有同等的发言权。三军的军官（高级军官除外）聚在一块时，几乎常常提出大量的担忧和困难问题，这就使进攻的精神一落千丈。

2．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指派特定地区和特殊任务的最高司令的办法。特种部队司令应该具有新的特色，他有时可能是一位海军、陆军或空军将官。在参谋工作和制订联合计划工作中也可以这样办。在研究任何计划时，三军中任何一方面的军官受命制订计划，其

他方面的军官都协助他。究竟选择哪一方面的军官负责，这要看：（1）作战的性质和哪一军种是主要的，（2）有关人员的情况。

3．如果你们能详细考虑这些问题，我是很感激的。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2年3月4日

（请转交掌玺大臣一阅）

把这种种悲观情绪〔对远东的局势的评价〕散布到整个帝国去，我看不出有多大好处。这里已形成风气；可是，这种悲观情绪不管传播到哪里，都是极其有害的。是否已经传播出去了呢？总之，大家谈论得太多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也许我们将面临迥不相同的局面和心情。

首相致雅各布上校　　1942年3月5日

在远东，空军地勤人员一定很多（他们的机队已被击毁）是否确实如此？在新的计划中是否已把这些人考虑在内了？空军方面现在为地勤人员所要求的护航舱位，并不多等于一个战斗师的舱位。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3月5日

“未能将机枪阵地打哑”，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这似乎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奇怪表现方法。发生的事件显然只是一次小冲突。当然，将机枪阵地打哑的方法是拿出几门大炮来对它们轰击。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3月8日

我在去年举行了几次“坦克议会”，所有师长都出席了。

他们看来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我们在前线已经得到的经验还会继续引起很大的变化。

我不大相信速度是坦克的最主要条件，我认为它肯定不是所有的坦克的最主要条件。不管什么时候，坦克遇见坦克，起决定作用的是装甲和炮火的力量。防坦克武器在力量方面进步很快，皮肤薄弱的动物越来越有危险。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　　1942年3月10日

我同意你的备忘录大纲〔关于民间消费的进一步限制办法〕。我特别反对对于娱乐征收重税的办法。很值得称赞的一条办法是，适当地配给面包，以便获得更富于营养的租借法案的食品。实施配给总比把储备物资吃尽用光好些。面包在现在有可耻的浪费现像，并且时常

用来喂猪养鸡。最要紧的事是把价格降低，以便最穷的人也能够购买他们的全部配给品。

我反对“艰苦第一”的政策，因为那些乐于看到厌战情绪逐步蔓延终于导致投降的人，往往鼓吹这种政策。

对于各种自愿刻苦的建议，应该用进口的吨数来估价其价值。如果任何物品能够做到重大节约，我们就竭力求其实现；但是，为了满足或试图满足那些舰队街的新闻记者，而进行许多无谓的限制，我认为是愚蠢的。这些记者免除了军役，身上又没什么重担，整天在河滨马路大饭厅里吃吃喝喝。

你应当用更郑重的形式替我草拟一些办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3月13日

拨给陆军的俯冲轰炸机情况如何？比弗布鲁克勋爵订购这种飞机，确实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请把订购日期和国防委员会讨论的日期告诉我。现在那些飞机在哪里？交货的已有多少？预计以后三个月的交货情况怎样？从空军的观点看来，这些飞机怎么样？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3月13日

我注意到，当“提尔皮茨”号受到我鱼雷飞机袭击但未击中时，就在烟幕的后面逃跑了。为什么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就不知道这种策略？他有没有制造烟幕的设备？他的驱逐舰是不能放出烟幕，还是因为怕妨碍驱逐舰上高射炮的射击？

首相致陆军大臣，莱瑟斯勋爵和彻韦尔勋爵　　1942年3月13日

请在方便时尽早聚在一起讨论本文件所提出的问题。①

①关于拆卸车辆以便节省船舶的舱位问题。

陆军部已把两师澳大利亚部队连同他们所有未拆卸的车辆送往澳大利亚（那里并不存在敌前登陆的情况），这种犯罪的作法是千真万确的吗？在这方面浪费了多少船舶运输力？我们根据将来总的方针应发出什么指示，请你们提出建议。

首相致新闻大臣　　1942年3月22日

我们的确能够向报馆的社长或编辑指出，报纸在刊登主张采取特殊行动或警告人们注意特定地区的危险的文章以前，应向新闻部的军事顾问征求意见。劳森将军完全能够给予指导。例如，假使我们要占

领熊岛或斯皮茨伯根群岛，报上发表文章拥护，就会使这种军事行动对我们的军队产生更大的危险。或者文章指出，星期四岛或圣诞岛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据点，我们应竭力守住这个地方；或者指出当地人心惶惶；或者指出已采取特殊措施实行灯火管制——所有这些都将促使敌人对这些地方加强注意，从而增加危险。我们这样做，并非打算严加管制，不许进行任何推测，但是事先合理的商量是极端必要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预先告诉敌人他们可能要干些什么，或哪里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

一个更重大的事件是进攻大陆的问题。在整个春季中，英国报纸一直在鼓吹进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实行进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一定会使英国人丧失许多生命。因为敌人为了抗击进攻，一定会加强准备工作和防御工事。我理解到，这对于报纸是难于忍受的。但是一旦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丧失生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也是难于忍受的。像这样的问题，你一定可以运用你的权力和影响，向报馆的社长和编辑提出来。

当军事行动正在筹划进行或正在进行中的时候，臆测跟泄密一样有害。敌人不知道这不是泄密。前途得有希望的军事行动，由于报纸展开讨论，实际上不得不放弃。如果我们即将开始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这一切是很严重的问题，有人说，写作越多，越能使重要意义自行丧失，这种理论并不能使我得到什么慰藉。敌人是很聪明的，这些报纸经过里斯本在几天之内就到他们的手中。这些消息会经过仔细调查，并与其他情报对照以鉴别真伪。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3月29日

你应写这样一封信给汉基勋爵，大意如下：

“鉴于你在上议院谈到最近举行了多少次国防会议的问题，首相已调查了这个问题。

“过去六个月总计开会十九次，或者每月开会三次。这些会议至少有一半是在午夜以前结束的。”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本土部队总司令　　1942年3月30日

如果我们相信联合情报中心的最近估计数字〔关于德国人所拥有的坦克登陆艇数字〕，那么关于八百艘特制船舶的传说以及由此传说

而推论的入侵规模就都是陈腐之谈。关于八百艘船舶的事，我一直抱怀疑态度，曾屡次询问谣传的真实性。

我希望，我们的一切估计都能做到及时。

4月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4月2日

·新·造·船·计·划。你建议建造的二千二百五十吨的驱逐舰，详情如何，盼告。我不明白，它们在防备鱼雷飞机方面所起的掩护作用，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斗机所起的掩护作用比较起来，究竟怎样？这些问题都是从“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的灾难引起的吗？负担掩护责任的驱逐舰究竟应离被保护的战列舰队多远？请将你的看法见告。

2．我当然反对建造需时二十一个月的驱逐舰，因为在这个时候正是特别要求增加潜艇的数量和建造速度的时候。按照一般理由，一艘二千二百五十吨的非装甲舰艇——实际上即一艘“侦察”号级的巡洋舰——是违背海军造船的健全原则的。你所造的舰，既不是巡洋舰，又不是驱逐舰，将成为潜艇的追逐物，而不是潜艇的追逐者。我看，这种舰艇毫无装甲保护，经不起任何轻巡洋舰的一击，它的一百八十名官兵将全部葬身海底。

3．如果不建造这两个舰队的很大的驱逐舰，而改为能在一年内完成的那种等级的更多的驱逐舰，我们能建造多少艘？

4．使舰艇型号混淆不清，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的海军成功地拒绝了增加旧式的“快速”号级舰只的诱惑。

5．你要建造的这些威力巨大而花费太多（对战争任务来说）的驱逐舰来保护战列舰队，这一事实是违反战列舰的全部原则的。

首相致生产大臣、军需大臣、以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3日

“·丘·吉·尔”·式·坦·克。我们的政策必须进行检查。已交货的坦克有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其中九百辆已拨交军队。在未来的六个月中，我们或者可以造出式样最新、装有能发六磅炮弹的大炮的新坦克一千辆，或者可以造出五百辆新坦克和在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坦克中改装五百辆。何者为宜，应极仔细地权衡一下。

2．在从事商业竞争的和平时期，没有人会为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坦克操心，而会迅速地生产新的经过改进的产品。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得到一千辆新的，再加上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所有新的都装上能发六磅炮弹的大炮；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都有能发两磅炮弹的大炮。总共二千一百八十五辆。如果我们在妨碍新生产的情况下改造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我们得到五百辆新的，五百辆改装的，以及未经改装的还有六百八十五辆。总共是一千六百八十五辆。

3．按照第二种办法，我们损失五百辆坦克，我们又必须放弃五百辆二磅大炮的炮塔，因为，现在这种炮塔已想不出有什么用处了。这似乎是纯粹的损失。怎样决定，要看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坦克的质量。未加改进的坦克究竟还能有什么用处？不能说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参加作战的二辆中，修理的只有一辆。这大约同“马蒂尔达”式坦克是一样的比例，跟各种类型的巡逻坦克比较起来，恰是二比一对三比一。我们生产一千辆具有六磅大炮的新型“丘吉尔”式坦克，并且极力利用那一千一百八十五辆，这样做是不是更好？我将要为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坦克想些用处。最坏的二三百辆很可能用于防卫飞机场。其余的，在不妨碍新生产的条件下，可以逐渐改装。

4．同时，在处理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中的其余坦克时，应当谨慎从事。有些可以作教练用。加拿大防坦克旅很称赞这些坦克，说这些坦克在操纵过拖拉机的人手中可以大大减低损坏的程度。我们能否用奖金等方法以及更多的练习使英国的驾驶人员达到同样熟练的技术？必须要求指挥官注意这个问题。另一个也要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丘吉尔”式坦克的损坏是否已不适当地拥塞了战地修理工厂。如果是这样，在具有六磅大炮的新型“丘吉尔”到达时，可以暂时把其中一些搁置不管。立即入侵的危险现在已有所减少，因此充分装备装甲部队的工作可以相应地推迟。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中确实没有一辆在本国以外使用。

5．回溯一下整个问题，看来占压倒多数的意见是，这一千一百八十五辆坦克无需再作改进，但要充分利用它们和它们的能发二磅炮弹的大炮，并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新型坦克的生产。在星期一在伊斯特本举行会议以前，请军需部和总参谋部考虑这一问题。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4月4日

你是否已见到阿瑟E斯特里特爵士交给我的关于双方在这次战争中飞机生产的实际和预期的比较数字表？如果这些数字可靠——他以空军参谋的权威保证可靠——飞行人员的过剩情况看来马上就要完全改观。这些数字肯定可使你有理由编组新的中队，不仅用于替换那些派往国外的，而且是增添的中队。

2．在以后六个月中迫使敌人耗尽他的日渐枯竭的空军力量，这件事显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你能将表示双方消耗量的一些估计数字告诉我吗？轴心国家与同盟国家相比，必定是战线铺得太广，作战的次数更多，因为德国要在俄国、在马耳他岛前面和在利比亚境内作战，而英美空军却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未用在战线上；日本空军也是在各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我们的便利条件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作战。我们的难题是在极辽阔的领域里出击。在这方面碰到的麻烦又是运输问题。

3．请告诉我，你对于聚集在伯恩默思旅馆的大批飞行员〔的安全〕有何想法。如果美国的生产照它所许诺的那样发展起来，这些人马上都要调用。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4月4日

如果你要进行任何实际有效的削减〔车辆〕，你必须（比如说）以削减百分之三十五为指标，然后看看你距离这个数字还有多远。在进行时，你必须寸土必争。我愿意在一周内见到一个临时报告。

2．最好是颁布一道明确的命令：凡未经参谋长委员会的特许，船上不准装载未拆卸的运输工具，而这种特许又只能在有作战登陆的可能时才可得到。把澳大利亚部队的车辆不卸车轮就从中东运往澳大利亚，已造成了运输上的极大浪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7日

总参谋部为陆军提出的要求，与现有的及可望得到的资源是不相称的；如果满足它的这种要求，就会破坏一个独立的皇家空军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空军部的看法看来需要总参谋部仔细地进行考虑和评价，以便采纳其可取之处并减少分歧。

2．把我们的极大部分空军束缚在陆军部队里将有极大的危险，因为其中大多数将等待数月，甚至数年，还不能与敌人作战。

3．总参谋部要求二千四百八十四架特别设计的运输机，似乎超过一切现有的可能性。可是我极愿尽快地最大限度增加空降部队。应该准备一个计划，把所有落伍的轰炸机改变成为运兵飞机，供空降部队使用，也供普通部队使用。对于现有的飞机生产，不应过于讲求有新式的分隔室，但应成立一个改装处，并应订出一个完善的计划。

4．我怀疑飞机生产部的说法："供运输使用的新飞机大量生产，至少还要四年。"考虑到所要求的性能标准很低很简单，这种飞机的零件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利用废弃的引擎和其他材料可以做成各种型式的飞机。唯一的要求是作成载客运输机，统一型式不如保证安全那样重要。作为一个长远计划，美国也许打算制造并分享一种特别设计的运输机。他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得怎么样?

5．在此期间，我希望我们这里也能提出增加空降运输计划的建议。我们提出来的计划不要像我们设计妇女的化妆匣子那样。空军部的现有建议正好符合他们将要载运的战术部队的要求。在这些建议之外，我们增加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这种飞机首先应做到可以随时载人或物资。我想看到拟议中的一个空降师的编成情况。我相信，在这项工作中大家将会力求简单，避免花哨。注意德国人正在干些什么，是很有用处的。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4月11日

我们都同意你的文件中关于煤的种种建议，只是从野战军中抽调受过训练的七千兵士往矿井工作这一点例外。这七千人如果跟一般矿工一样生产，他们在一年内可以挖煤二百万吨。在这种紧急的时候，这样不适当地使用军队人员，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因此我希望另想办法来找回这二百万吨煤。

我以为有许多办法，这些办法初步看来对于我们的一般战争任务损害较小：

（1）从一千二百万吨储备煤中调拨；

（2）同在其他原料方面采取的办法一样，对于各种不同的用户实行煤的分配制度，以收节约效果；

（3）战时生产部门的进一步的节约；

（4）减少军火工厂以外的工业用煤；

（5）在输出计划中尽可能削减煤的出口；

（6）以金钱报酬换取矿工的一部分例行煤贴；

（7）命令大量未经训练的十八九岁的青年到矿井工作；

（8）劝导或允许一部分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再工作一年；

（9）尽可能推广露天采煤；

（10）使矿工每周加班十五分钟。

我们若注意这些可能的办法，无论哪一种每年都可以意味着得到近百万吨煤，所以要找出二百万吨绝不会困难，这样就不会影响陆军了。

2．你的种种长远计划，其中包括使超额利润税与采掘吨数相关联的那些财政规定，也将起到促进煤的生产的作用。

3．在此期间，陆军部也准备详细开列参加本土野战军的人员中有多少矿工，采掘工人占多大比例，他们参加战斗部队者有多少人——这就是说，除了在运输部门、皇家陆军兵站部、皇家海军军械部以及其他辅助部门工作者外有多少人。

陆军部当然可以从它所要求的一万二千人中得到五千人，这五千人预备从英国防空委员会和野战军的其他机构中抽调出来。

4．我希望所有这些可能办法使我们能够度过困境，而不致在这种关键时刻采取有碍陆军团结的极严重的步骤。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4月12日

你能告诉我用潜艇供应马耳他的详细办法吗？我知道，从潜艇上挪走一些大炮将大大增加它的运载能力；我愿将这些详细办法通知美国当局，以便在为科里几多尔供应物资时使用。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4月14日

请将修理“纳尔逊”号和重新装配“罗德尼”号最后完成的日期见告。对于这两艘军舰和两艘“安森”号级的舰只，是否按照战时内阁在四个月前的命令，夜以继日地工作？

2．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你肯定不会建议把“英王乔治五世”号送去重新装备吗？

3．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不同意使用的“马来亚”号有什么缺点？它的速率如何？它的续航力在什么地方比“英勇”号差？

它的炮是否随时可以发射？

4．坎宁安海军上将告诉我，“英勇”号舰上的全体人员工作情况良好，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需要长期的熟悉过程。

当我告诉他，你认为要到6月底才能准备好的时候，他似乎很感惊异。

首相致外交大臣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4月19日

大量德意战俘现在留在埃及，还有很大一批在印度。留在埃及的是陆军的一个负担，并且给治安带来危险。尤其是有八千德国人，需要大量的军队看守他们。

2．霍普金斯先生曾提过建议，如果向美国提出请求，美国也许乐于接受这些战俘。关于那八千德国人，一定要开始运走。许多从红海港口返航的美国空船很可以载运他们。无需进行特别护送。

3．请研究这个问题并就如何行动提出建议。应同奥金莱克将军商量一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4月25日

请准确地告诉我，从日本人4月初发动进攻以来，锡兰的驻军、空军和防御工作作了什么改进。哪些增援已经到达科伦坡，哪些正在途中，以及哪些将在（1）5月底到达，或在（2）6月底到达。如果我们拿下马达加斯加，守住该岛需要多少空军和其他军队，请写一份特别报告给我。拿下马达加斯加虽不能先于科伦坡，但应先于基林迪尼，但是参谋长委员一定会不同意这种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4月26日

我看到许多份印上这种“极密和亲启”字样的电报，甚感惊讶。负这种责任的官员是谁？请将管理这种文件分发的条例送来一阅。我打算把这件事提到内阁会议上。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4月27日

请你作出计划，增加一些可供空降军团迅速使用的废弃轰炸机。在最近三个月至少要找出一百架。我们不能让一万名有为的人员只使

用三十二架飞机。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4月28日

我已仔细地研究过装甲师的和现在拟议中的步兵师的新编制。从我经常发表的意见看来，我几乎用不着再说我是如何衷心赞成这种编制的了。如果步兵要在战场上重新获得作为主要兵种的权利，装甲部队和步兵的密切而又和谐的混合编组是十分重要的。德国人在装甲师内着重炮兵，我也认为很有道理。简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看来装甲师和炮兵师将要成为优胜者。任何将军若在现行的步兵师和具有装甲力量的新编师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新编师。当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时，可以轻易地从装甲师组编，正如过去从骑兵旅或骑兵师组成骑兵军一样。这样一种编制是由于特殊战役或特殊战场的战术需要自然产生的，无须事先规定一种常设的干部或固定的编制。

2．请告诉我，本土野战军在改组以前和以后下列方面的力量和组成情况：

（1）步兵营；

（2）野战炮兵的大炮数字（包括榴弹炮）；

（3）高射炮和防坦克部队；

（4）各种类型的机关枪；

（5）各种类型的装甲战车；

（6）各种类型非作战用的车辆；

（7）各种参谋人员；

（8）各种有关供应、运输、以及后勤工作机构的数目；

（9）各级官兵总数。

3．把这些新项目与德国系统的各种项目一比较，值得从师旅官佐与一师士兵人数的百分比来检验一下我们的新编制。这种比较也可适用于通讯、邮政等单位。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可以看出，他们以较少的费用供应更多的战斗人员。

5月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5月1日

我〔从3月份的《每月进度报告》〕注意到，飞机的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计划。重轰炸机差五分之一，轻轰炸机几乎差一半。这是令人极感失望的，因为一个月以前你曾经向我们保证过，预定的计划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我希望你能找出真正的限制因素究竟是什么，以便进行改正。

长期以来未得解决的、你在上次会议中又提出过要求的需要劳工的计划，以及关于特殊机床的报告及所附两班制和各类机器供应不足的说明，到现在都未见交来。

在今年下半年，我们是否可以完全依靠美国得到镁的充分供应？按照〔这份报告〕，我们的供应只有一万零六百吨，而需要是一万四千九百吨。

我看到，这一月的报告中未提及螺旋桨。去年秋季的情况一直是令人不安的，而困难到现在似乎还未克服。这是一件极端严重的问题，应尽一切力量立即改正。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5月1日

请你于明天报来5月份的轰炸计划，并将打算袭击的主要目标制表送来。我当然理解到，我们的行动天天受着气候的支配，但是给我一份不管气候的计划。

2．你当然已经见到多比将军要求轰炸机司令部骚扰西西里的文件。其原因可能是，正当〔我们的〕一批“喷火”式飞机着陆以前，我们必须压制住敌人的攻击。你准备如何处理？

“韦林顿”式飞机能从英国飞往西西里轰炸吗？该机队能够在也许已被炸成许多巨坑的马耳他岛飞机场着陆，第二天夜里回国，再作另一次的轰炸吗？如果不用“韦林顿”式，你准备派什么飞机？如果非这样做不可，其费用肯定是很大的。请你告诉我最理想的计划。

3．今天能派摄影侦察机队前往“提尔皮茨”号的上空吗？

这可以弄清在它周围进行搏斗的形势。获得情报是最重要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5月4日

也许至少在三个月内我们不能使用“英王乔治五世”号，在这个时间以后，我想，还需要一个长时间使人员熟悉情况。

因此请研究下面这个使我们渡过这一最危急阶段的计划。

2．让“英王乔治五世”号的全体船员同时休假两周或一段适当的期间。在此期间，让“安森”号的船员转移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而“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船员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个的、高度训练的单位转移到“安森”号上（这两艘军舰在各方面几乎一模一样）。因此，熟悉“安森”号舰上的情况就差不多完全熟悉“英王乔治五世”号的实际性能。

这种变动可以使这艘正在准备作战的船只至少少耽搁一个月或六周的时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5月6日

这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整个目的是在中东可能发生任何战争的时候提供物资〔马勃菌炸弹①〕。现在我们在两处地方的这种炸弹刚好够用，但在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时都起不了重要作用。我已设法要在11月战役以前从那两处送往中东，即使如此，也不可能使它们在战斗中有多大数量。

①杰弗里斯上校发明的一种从空中对付坦克的炸弹。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5月6日

如果你们转送下列信件，我是很高兴的：

首相致东方舰队总司令

我很希望你能专门研究一下：（1）用三艘航空母舰联合起来互相防御与单独一艘比较起来有什么改进；（2）敌机在拂晓前袭击的特殊危险以及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3）每艘航空母舰所载的战斗机和鱼雷飞机最好是什么比例，你的三艘航空母舰届时要用什么比例。

2．我们到6月1日便可看清现在尚不清楚的几个重要问题，届时我们必须纵观全局，并计算每一种方法的损失和危险。

3．祝你成功。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5月8日

请阅附来的农业大臣文件〔关于美国农业履带拖拉机的备忘录〕。很多人认为：如果明年我们这里有七十五万美国军队，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特别是在大西洋上的情况日益紧张的时候。

这些大型履带拖拉机将产生直接的结果，但是我还未得到报告，粮食生产以吨计算估计会有多少。

请同农业大臣商量一下，并且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何与我们对美国的其他要求配合起来。

如果一切准备好了，我就发一个电报给霍普金斯。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2年5月8日

非常谢谢你的〔关于4月份飞机生产的〕备忘录。你从附来的表格中可以看到，我们的重轰炸机产量似乎比预计的落后一个月。它远未达到原定的“高到似乎难以实现”的指标，而且指标现已降低三四次了，包括最近一次在内。我看到工作有改进，很高兴，但是现在需要比以前更为迫切了。

飞机生产

实际数字	计划数字
1941年12月　55	79
1942年1月　81	91
2月　81	103
3月　104	130
4月　127	149

附录（3-2）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生产大臣

1942年5月8日

每支步枪的练习子弹尽快从六十发提高到一百发，看来很重要。此事应在6月中旬实现。目前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尽一切力量求得改进。

2．现在为练习作了什么安排？国民自卫军可以用多少弹药？在目前的艰苦情况下，建立后备比训练他们重要得多。现在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及在将来情况改进以后准备干些什么，均望见告。

3．国民自卫军的规定人数是一百七十万。我最近得到的数字是一百四十五万，其中有步枪的只有八十四万人。那些没有枪的当然是要替换有枪的，他们都应受到训练，但是重点一定要放在：受过射击训练的人数应与发出的枪支相等。请你告诉我，关于这一点有什么计划。

4．美国现在大量生产0．30时步枪子弹——例如，3月份生产三亿一千九百万发——但我仍认为我们应该多生产一亿发，以便增加国民自卫军的子弹库存并供练习之用。我愿为此而努力。

5．请给我一份表示国民自卫军装备的报表，包括步枪、美国制的机关枪和冲锋枪，以及他们可能得到的英国制的这一类武器。我想，每架机关枪算上二三人，而每支步枪是一人，对吗？再者，国民自卫军有多少运动步枪和鸟枪？没有任何火器的人又有多少？我们不能因为入侵在目前没有显著的威胁，就不过问防务中这个重要问题的整个情况。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5月10日

现在防空司令部的最大问题是人员问题。如果我们有其他方法找到人来使用这些武器，那么就没有理由来保持二十八万人坐等一次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的袭击。我了解到，国民自卫军绝不能在工作时间派出人来经管所需要的武器。因此轻高射炮团必须由职业士兵使用。然而我确信，火箭炮和重型防空探照灯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有各种不同

的比例）由国民自卫军和妇女本土防卫辅助服务队配备人员。混合炮队的计划现在进行得如何？我听人说，妇女自愿投效的人数还不够。

2．应当请求派尔将军说明国民自卫军和妇女本土防卫辅助服务队人员的最高限额，并请他估计一下，如果这种最高限额达到以后，他可以调出多少人来用于野战军。到那时候可以考虑这种交换人员的方式和方法。在调出人员和减少人员方面，他曾经起过最大的作用。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五海务大臣

1942年5月12日

当前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把最大数量的“燕子”式和“海上旋风”式送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让他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加以利用。请告诉我，你们能做些什么，并附时间表。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5月13日

我认为，我们对土耳其的军火政策将是这样的：

在今年夏季，或在俄国战役形势更加明朗化以前，可做的事情不多。我们对于土耳其人，除了便他们设法不让敌人入侵以外，也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俄国战线的战斗在冬季陷于停顿以后，我们就应立即作出努力，准备把大量的坦克、防坦克炮和高射炮交给土耳其人。到那时候，美国的军火将大量运出，我们自己的产量也将提高。美国的上述军火数字是很庞大的，分给土耳其一千辆坦克、一千门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没有困难。当然，大部分是老式的。

2．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规模准备计划，并从11月开始交付，这种许诺就可以使土耳其人在夏季中保持中立。这些武器全部运到以后，他们就能在冬季用来训练军队，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明年春季成为我们的同盟者。

3．如果你认为这个意见可行，我们就向我们的生产部门和美国方面提出。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2年5月13日

你的最近报表说明，你有一千七百九十七架飞机“在准备中”。这些大概是在四天内完成的六百四十九架飞机以外的数字。飞机不够用

的情况在目前非常严重。现在是你提前完成这批一千七百九十七架缺少各种零件的后备飞机的时候了。

1940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对空军后勤部队所保存的飞机作过彻底的分析和检查，这为我们提供很大的便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使·前·线·有·更·多·的·飞·机。请抓紧进行，尽力完成。

2．因此请你向我报告：

（1）六百四十九和一千七百九十七这两个数字，在过去两年中的每周生产情况看，相应的每周数字各是多少；

（2）若在7月15日提前将一千七百九十七架飞机中的五百架组成机队，请你作一个计划给我。国内皇家空军有一些富余的零件，很可能是目前用不着的，这些东西一定可以使若干飞机能够飞行。我听说，特别是“勇士”式战斗机能够提前完成，这种飞机是迫切需要的。你手中已有二百八十架这种飞机。请另给我一份报表，说明一百架最有希望的“勇士”式战斗机受到阻碍的原因是什么。

3．我设想，这些飞机的每一种类型你都有了一份准确的记录，并能精确地说出，要把其中某一种提前参加作战所缺少的是什么。如果有，让我看看这份记录。如果没有，你应该作一份。关于那三百六十三架“韦林顿”式的情况，你无须再作说明，我已知道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5月15日

我们说过的话无须取消。不过事实依然是：如果土耳其在1942年夏季或秋季遭到攻击，我们实际上没有军队可以派去进行援助；即使我们有大量军队，经过叙利亚的交通线也不能供军队调动之用。不过事情逼到头上，我们肯定要采取一些措施。

2．我们已经答应在夏季和秋季拨出少量的军需品。这些诺言应当尽力履行。

3．我的想法是对土耳其人提供大量的、纯粹的援助，从11月起实行。我不打算建议执行我经由联合分配委员会提出来的那项政策，而是要说服美国总统与我共同对土耳其作出保证，如果他们和别的国家能够平安度过本年夏季，我们就给他们这样的可靠希望：到1943年春季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加强。如果我们在那些地区工作顺利的话，我

所提出的一些方针，可能在今后令人忧虑的数月中，对鼓励土耳其，并使它参加1943年的战役，起很重要的作用。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　　1942年5月17日

我们是否已对美国方面分配给我们七十艘油船适当地表示了谢意？我看这是他们的非常慷慨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各部门当然要表示谢意，但是，在我致总统的函电中是否也应提一下？如果应当这样做，请把资料给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5月17日

关于一艘航空母舰的事，伊瓦特博士已向我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我们当然答应过把“赫尔米兹”号给他们，但是该舰在送给他们以前，在执行我们的任务时被击沉了。你现在告诉我，他们说过他们并不想要这艘军舰。可是，你见过伊瓦特博士收到的柯廷先生的长电吗？在那封电报中他强调要两艘航空母舰。我谨慎地避免作出哪怕是最起码的保证，但是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可以把“狂暴”号拔给他们。请你告诉我，你对于这艘舰只有什么计划？

2．为什么“胜利”号现在需要重新装备？它在舰队中已有多长的时间？我想还不到一年吧。它是由于什么性质的缺点，必须在这样危急时刻退出现役？我知道，美国人已把“黄蜂”号撤走，这艘航空母舰的撤走使我们的地位更困难了。

“黄蜂”号当然是调去支援太平洋的。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同澳大利亚的长远关系，如果我们在它的防务中没有用任何形式出点力的话，那对帝国的前途看来是极为不利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5月17日

加勒比海现在实际情况如何？护航制度是否已按约定日期于15日实行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5月18日

1．应当提供一个中队的战斗机——即十六架飞机。用比较老式的飞机也行。需要拨去更多的三点七吋口径大炮和双筒自动高射炮。我

们肯定是有一些老式的轻坦克的。这些坦克在非洲〔中部〕的老式战争中能发挥作用。请你报告一下，手头现有多少坦克。不久前肯定不缺乏防坦克步枪，缺乏的是子弹。这种步枪准能弄到六十支以上吗?

2．另一方面，如果我从比利时人那里得不到建立军队的明确表示，我是绝不会给他们这些武器的。我的儿子曾在利奥波德维尔逗留一周，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现附来这封信的摘要。看来很有必要把一些比利时军官调往刚果。在刚果至少应建立四个旅。它们可以在非洲的西海岸、东海岸、马达加斯加，或者甚至在更东的地区服役，如果战争向那一方向转移的话。

1942年4月28日伦道夫E丘吉尔致首相的信件摘要：

“所有最关切战争的比利时人，对于比利时军队全部留在英国都感到大惑不解。他们说，只要有几百名军官，他们就能建立起一支相当数量的土著部队。在后勤工作和发展战时工业方面，他们也极感白种职员不够。他们认为，比利时政府现正设法在英国建立一支庞大军队，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威信。他们甚至把在刚果的比利时自愿投军的青年也立即送往英国。”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5月18日

印度洋上1942年的秋季战役

我们应最迟在7月7日把东方舰队集结在基林迪尼，到7月15日以科伦坡或（和）亭可马利为这支舰队的根据地。为保护和供应舰队在该地停泊，防空、战斗机、鱼雷飞机、停船设备等等安排，都应该采取最紧急的措施积极进行。

2．四艘现代化军舰和三艘航空母舰开往锡兰港口，不能因为其中包括四艘“皇家”号级军舰，就受到阻拦。否则，我们将发现又一个实例：它们由于战斗力很低，性能陈旧，不但无助于我们的作战，反而成为实际的累赘。它们以迪戈苏瓦雷斯为根据地，就能为运输船队沿途提供保护，因为这些军舰距离敌人很远，在锡兰并驻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锡兰准备好接待它们的设备以后，它们可以在愿意时随时开到那里去。

3．我们在科伦坡和亭可马利之间的防空力量，一定不要因受到诱惑而分散。必要的东西应该集中用于一个港口，其他一个港口则暂且勉强使用尚待改进的设备。究竟选用哪一个港口，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等到我们在锡兰有一个无敌的防御基地以后，我们才能供应阿杜岛。记住苏格兰的谚语，“一所好房子，还得有很好的陈设。”

4．至于在基林迪尼和迪戈苏瓦雷斯之间，防空设备应当让迪戈苏瓦雷斯占先，这个港口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抵御一切攻击的要塞，而且在宣传上要把它说得还要强大些。由于日本人对于迪戈苏瓦雷斯或马达加斯加岛的任何地方的任何袭击是极不可能的事，在那个地方部署的军队和设备，必须如参谋长委员会所建议的，全都保持次等的水平。

5．东方舰队总司令的任务是“阻止日本人到孟加拉湾的活动，除非它有优势兵力”，这项任务已很好地规定在海军部〔的训令〕中。我们应坚持这项原则，并且要使其他意见符合这个原则。

6．日本人向印度洋派遣一支强过东方舰队（减去四艘“皇家”号级军舰）的舰队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在主力舰和正规航空母舰方面的实力限制，迫使他们不能不极端谨慎。他们似乎不会急于寻找力量强大到像东方舰队（即使减去四艘“皇家”号级战舰，还是强大的）这样的舰队与他们一战，如果——也只是如果——（1）我们的航空母舰完全用“燕子”式或其他快速战斗机装备起来；（2）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在以海岸为基地的鱼雷飞机的航程之内。假如舰队在战斗中的损失完全相等，日本方面将得到不可补救的灾难结果。从日本人截今为止的战略，丝毫看不出他们愿意以他们的任何战列舰队的一部分来进行冒险。他们在侵入孟加拉湾时，行动十分谨慎。他们在珊瑚海战斗以后放弃了远征，表明他们在航空母舰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印度洋上，日本人除了把他们的舰队分出一个分遣队以外，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企图和我们较量一下。他们派出主要舰队，是最冒险的决定。

7．我们应尽力使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侦察机、轰炸机和鱼雷飞机）达到最高限额，以便在孟加拉湾有军事活动时用以保护东方舰队；我们还应尽力压倒敌人在孟加拉湾的敌占区内打算进驻的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到9月底，我们应设法在那里建立海空联合力量，这种

联合力量不但要足以阻止来自海上的对印度的侵犯，并且能使我们采取自己的海外行动。在这个战场，同在其他战场一样，我们迫使敌人空战，即使是飞机一架对一架地损失，也是合算的。

8．对印度的军事增援，自然全都要看在利比亚、高加索和澳大利亚的战争是否顺利而定。可是，假定事件的经过不是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应该在第二师和第五师以外，再能派遣第八装甲师和至少一个英国步兵师在9月底到达印度。这将给韦维尔将军第七十师第二师、第五师、第四十五师以及第八（装甲）师，连同英印集团军和驻防军的（譬如说）四个师，共计有九个师，因此，在10月，条件将许可他对于缅甸的日军采取总攻。

9．这次攻势应从现在便开始计划，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尽力促其实现，这是绝对必要的。登陆艇必须在当地准备，并从本国派去一部分。英国和美国的空军增援，在其他地区需要的许可下，必须逐渐发展到最大限度。袭击日本的交通线可能对于中国的继续抗战有重大关系。在一切必要的保留条件下，我们也应该使蒋介石对这样一种袭击中存有希望，以便使他能继续作战。形势的演变完全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向重庆进击是日本人的首要目标（俄国当然更重要），但这要以西方战争的发展为转移。从毛淡棉到阿萨姆的英国空陆两牺总攻，应当是我们为1942年秋季和冬季定下的目标。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5月19日

电报似乎愈来愈长。在你发出警告以后，一时曾有所改进。在这些长篇电报的译电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极端严重的。我十分理解他们都想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来帮助战争。可是实际上，他们帮了倒忙。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5月19日

我十分理解，在目前不愉快的情况下，当我们在奥兰、达喀尔、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袭击法国人时，他们是要抵抗的。

但是，他们在海上很远的地方对我们的飞机毫无道理地进行袭击①，看来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向来不承认他们的二十哩领海的通告，何况这一次可能是在那种限度之外。对这个问题能否采取一些办法?

①我们的一架“卡塔利娜”式飞机在从直布罗陀起飞，进行反潜艇的巡逻时，遭到一架法国战斗机的毫无道理的袭击。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　　1942年5月22日

请将过去数月送交我的每周报表中关于本土空军的消耗总数同每周新制飞机和修竣飞机的总数并排地列为两栏。然后（如果知道数字的话）在第三栏中列出输往俄国和东方以及其他外国的飞机总数；最后，让我看看从总制成数中（新制的和修竣的）减去消耗和输出后在本国的结存数字，如果能算得出来的话。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工程与建筑大臣

1942年5月25日

我在今天乘车经过伦敦南部时见到许多被空袭损坏的私人房屋，它们的结构似乎都还完整，但未经修理，也不能居住。鉴于我们要从国外接受一定数量的人口，我们当然需要一切可以居住的房屋，看来还应在这方面采取有力的政策，以便改善住房情况。

请将这种情况的房屋数目给我送来一份报告，并说明你是否认为可拟订一项有用的政策，以便有效地节约劳力和物资。

首相致经济作战大臣　　1942年5月27日

请你注意约翰E斯坦贝克最近著的一本书，《月亮落下去了》，是由纽约瓦伊金出版社在今年出版的。

这本书除了故事写得很好以外，还特别强调（我认为十分正确）以简单武器，如木把炸弹，供给被征服的国家的重要性，这种武器易于隐藏，也易于使用。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5月27日

我在本周末视察恰特韦尔时，东肯特步兵团直属部队青年军营的一个连被派来保护我。我自然检阅了该连，并问了一些关于他们的装备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缺乏配备轻机关枪的装甲车，并特别感到轻机关枪的不足。轻机关枪和配备轻机关枪的装甲车的产量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是很好的。我不知道这两项武器供应不足。

2．我也注意到，青年军营有两种不同型号的利一梅特福特步枪。甚至一些排的枪也是这两种型号的各有一半。这两种型号的枪虽然用

同样的子弹，可是它们的瞄准器不同。你们能给我一份备忘录说明其他部队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

3．我请你们不要对该连或该营惹起麻烦，因为提问题的是我，有关人员回答问题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6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1日

你们的最后一段并未谈到西方战场对袭击日本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从未建议在目前已在海上或待命出发的军队之外，再派更多的军队到东方去。将来要求最多的是飞机，一定数量登陆艇，以及可能需要的任何特殊船具。如果我们在利比亚获得成功，我们必须检查整个形势，届时我希望韦维尔将军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们：他希望做些什么和要怎样做。关于第八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现在无须作任何决定，等到它们绕过好望角时我们再看当时的情况而定。我们并没有承担在今年内经由缅甸袭击日本交通线的义务。但是，考虑到中国垮台所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来唯有随着战事的发展适当地援助中国人。当然，如果俄国南方的战线崩溃，我们就不能考虑朝远东推进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将来要使用军队，只能调动目前分配到东方战场的军队。

2．我们不应轻易地默许阻碍东方舰队集结的种种拖延。

萨姆维尔海军上将的来电中谈了许多意见，主张采取消极办法，以避免在孟加拉湾“浪费”他的力量等等。……他的舰队一旦集结并以锡兰港口为根据地以后，他的责任就在于阻止任何从海上对印度东部的进攻，除非进攻的军队有显著的日本优势力量护送。同样地，当我们的以海岸为基地的空军在印度东海岸部署了适当力量以后，他就可以护送我们自己的一支两栖远征队。我完全同意空军是在那里展开活动的关键。所以我们要等待：（1）利比亚战争的结果，（2）韦维尔的意见。

3．日本人在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将分布到缅甸和中国南部的广大荒野地区，并将同中国军队接触。在这些地区日本人只有五六个师，他们的供应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虽然他们可以过极为艰苦的生活。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让军队无所事事，让飞机搁置不

用；随着夏季的消逝，我们可能在若开重建我们的基地，并在日趋接近他们的地区不断作战，使他们耗尽他们的空军力量。现在谁也说不上使两栖攻击成为可能的条件是否会出现，但是，事前不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到来时利用，那就太无远见了。到8月份时，我们将看到许多现在我们无法预料的事。

首相致陆军情报局局长　　1942年6月2日

请给我一份关于南斯拉夫的爱国活动以及德意侵略者在那里的相应地位的报告，最长不要超过两页。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6月2日

我料想派尔将军以及其他有关人员都在紧张地预期德国会对我们的〔千架轰炸机的〕空袭进行报复吧。

首相致劳工大臣　　1942年6月2日

（副本送生产大臣和枢密院长）

谢谢你的5月14日的备忘录〔关于现在和战前的人力情况的比较〕。

我们已征集了二百万人参加军队、民防、工业以及各项服役事业，尤其当想到失业者也都参加工作，而且，那样多的人从民间工作转到军队和其他政府工作的时候，我同意这些事情都办得很好。

可以直接用于战争的人力，我们很快就要达到极限了。今后要靠生产大臣和各个供应部门努力增加管理的效率，并且在政府的各部门中间，如在建设工作与生产工作之间，在海陆空三军与各兵种之间，妥善分配人力。到美国参战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所改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3日

这封电报〔发自中东各位总司令〕是人力和物力在无穷尽的消极防御中如何浪费和分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用不着害怕敌人的攻击部队有时会出现于未设防地点而使我们陷于困难的境地。维持所有这些地方的防务的只能是以锡兰港口为根据地的海军，这些海军是由适当的海上空军和以海岸为基地的空军提供保护的。万一敌人从海军的防御中钻到了空子，那么，埃及战区就应该准备、组织和保持一支两牺装备的机动部队。这种部队——可能是经过适当装备的一旅人

——在袭击者侵入以后就去攻打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惩罚。既然这种军事力量只是纸面上的组织，即使有时——如果机会来到的话——把它当作一支战术部队使用，当然也不应把它算在中东现有的实力之外，而且在需要时它应随时参加一切战斗。我看这样可以使各位总司令认识到：想在各处过太平日子完全是痴心妄想。无论多少兵也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3日

自从皇家海军陆战队各旅随达喀尔远征军调出以后，我未听到皇家海军陆战师的消息。这一师部队如何使用，有些什么计划？是把它用于“痛击”作战计划还是用于“围歼”作战计划？如果都不是，我们可否把它交给韦维尔将军？在最近的将来，在他的地区内，经过良好训练的、轻装的两栖部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机会。

2．请就此事送来一份报告。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　　1942年6月6日

自从这一问题〔对南爱尔兰的供应〕在上次考虑以后，形势已起了对我有利的很大变化。大量的美国军队正开进爱尔兰。德国人已深深地陷在东线上。·我·们现在正作攻打大陆的准备。因此，万一我们需要南爱尔兰的基地，那么现在打算向南爱尔兰提供的武器，除了会用于对抗我们以外，很少有可能用于对抗其他人。

我认为此事并不紧急。所以我希望等我们看到俄国战场的战事发展情况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首相致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和工程与建筑大臣

1942年6月11日

如你们所知道的，政府的政策是：如果用种种方法能使煤的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就不对国内燃料实行配给制度。

作为弥补生产和消费差距的措施之一，战时内阁已指令新成立的燃料与动力部监督煤矿现有存煤的充分利用。这种存煤里面有些是质量较次的，该部只好要求各工业企业和其他大量消费单位，必须接受一部分比它们惯用的煤质量较差的煤。

这个新成立的部，需要大量用煤的政府各部门给予全力的合作。如果你们能向你们部下属的有关单位说明一下，它们必须以接受一份次煤的行动来支援该部，我将极为高兴。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6月11日

好几个月来，你们海军部为了建筑新工程在近卫骑兵操场上堆集了乱七八糟的材料，该操场已被弄得不成样子。

我希望清除这些障碍物的时间现在已经到来，而且我相信这一工作可以立即着手，毫不拖延。

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办，海军部那一边的操场要多久才可以完全清除。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6月12日

请将在6月和7月在苏伊士运河登陆或到达那里的所有坦克列表报来，并详细说明它们的类型。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6月14日

请给我一份关于在莫桑比克海峡沉没的船只的报告。日本潜艇或德国潜艇的根据地在哪里？你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6月14日

你的备忘录〔关于修理已损坏的房屋问题〕，据我看并不完全适合要求。如果我们能够以一千五六百万镑的经费得到十五万八千所可用的新房，我们就完全能够应付得了预计将由美国大量涌到的人员的住房问题。而且从价格上看，金钱和劳力都花费得不多。我感觉奇怪的是，这些事大部分都未做起来。

2．此外也应当强调政府各部门迁回伦敦。撤退的儿童回来的已有多少？伦敦的防务比乡间强多了，他们不至于再有危险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伊斯梅将军

1942年6月15日

在6月份的有月光的夜间，有必要再来一次千架〔轰炸机〕的空袭。空军海防总队也应参加，我不得不明确地要求你们答应这一请求。

你们将怎样进行，请通知我。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942年6月15日

上星期六，在同哈里斯空军中将的谈话中，我高兴地知道，他渴望利用6月份的月夜再版一次《天方夜谈》①。我希望你批准这一计划，除非有与此相反的极重大理由。

①《天方夜谈》，又名《一千零一夜》，此处指千架轰炸机空袭德国。——译者

同时，我已要求海军部保证不阻止空军海防总队参加。我知道，朱伯特已经准备了二百五十架飞机，但是海军部不准使用它们。

请你告诉我，我能否帮你做些什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6月16日

这一切十分明显地说明缅甸计划必须赶紧制订。我看很可以请求联合情报参谋部作出他们自己的计划，甚至可与联合计划委员会商量一下，使他们深切了解行动的必要。我曾经屡次说过，蒋介石的崩溃是我们在目前不得不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2年6月27日

我听说美国有人建议，在机翼内造辅助油箱，或把机翼当作油箱，可以增加战斗机的航程。请在下星期一交我一份关于这项建议的报告，说明它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这里已有什么发展。

7月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7月6日

（抄送工程与计划大臣）

近卫骑兵操场不是海军部的财产，在建筑占地那样大的自行车棚以前应得到内阁的许可。

2．至于你为了建筑海军部堡垒（你打算防守这个堡垒）

需用的大楼，应请求工程与计划大臣准备一个计划；你应说明你的理由，提交战时内阁讨论。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7月6日

（抄送莫顿少校）

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帮助布吕姆，如果他愿逃走的话。不管怎样，我希望对于芒代尔也予以帮助；如果雷诺愿意，当然同样办理。我认为，我们对于这些人负有义务。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2年7月7日

红十字会向俄国运送的物资，一定要做到在每一批运输船队里，至少分装在六只船上，并与红十字会接洽，使这种办法顺利进行，同时也应注意不要将任何一件东西的组成部分分开。在下一次运输船队出发以前已采取了什么措施，望将情况报来。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2年7月8日

国王昨天告诉我，供制作维多利亚勋章和其他勋章用的丝不足。我不能相信，这样微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我认为这项用途应有最先的优先权。请把情况告诉我。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　　1942年7月10日

我知道，从本国运往国外的车辆已经开始装箱，在5月份，七千五百一十七辆中已有一千一百二十六辆（不是原来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辆）装了箱。我相信，比例数字将持续上升。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正在尽力改进包装方法并想方设法将尚未运走的车辆装于板条箱中。

2．本来能够用这种方法包装的一千多辆车辆，未能装箱，其理由是：一到目的地就要参加作战。鉴于腾出船舶来运进口物资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说法只有在万分紧迫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八百五十辆以上的小型车辆未装箱，据说因为它节省不了多大的船舶地位。但是，点点滴滴都是有帮助的嘛。

3．当我们记起，百分之十五的车辆装箱，每月可以节省八万吨的进口物资时——等于每月提高磨粉率、实行衣服和肥皂的配给、以及取消基本汽油供应制等所能节省的总量——在我国和美国彻底执行这种政策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

4．我相信，你们两部在积极进行时一定能够合作。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7月11日

不让敌人使用班加西和托卜鲁克作为供应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对这两处地方进行猛烈的和连续的大规模轰炸。

请你告诉我，特德手头将有多大的实力，以及他打算怎样运用这些力量。应该让他了解我们要破坏这些港口的极重要意义。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2年7月13日

请把下列情况见告。英国兵士在各地的年饷和驻英的美国兵士的年饷有什么差别？你应当把各种津贴考虑进去，给我一个简单的总数。

如果美国方面为了适应我们的情况，减少美军的薪饷，而将剩余部分储存于美国，那么，财政部要把英军的薪饷（并考虑各种津贴）提高到美军水平的一半，将增加多少开支？

我深深忧虑这里将要发生的麻烦，和可能要向你提出的向高薪饷看齐的极大要求。因此，我愿探索向下拉平的可能办法。在现阶段，你还无须为此事多费口舌，因为任何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困难处境。但是要把数字告诉我。这些数字很可能令人吓一大跳。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2年7月16日

关于你的配给鸡食的新计划，由于影响了乡村人民，我听到许多怨言。有史以来，养母鸡一直是乡村生活的重要部分。城市人民可以买一顿饭以弥补他们配给的不足。一人限养一只母鸡，有什么必要作这样大量的缩减呢？无论如何，内阁应该得到通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7月18日

在我能同意把两个南非师改变为装甲部队以前，我希望知道坦克的情况怎样。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应该在英国国内的装甲部队后面积累大量的后备坦克。入侵未必有可能，我们在1943年发动任何攻势时，这些后备坦克是能够及时地积累起来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是个意外的收获；此外，不派遣P．Q．第十八号运输船队的决定以及在北极白夜期间可能停止对俄国的供应，一定至少又给我们增加二百五十辆坦克。而且，坦克生产是日益扩大的。1943年可供利用的坦克数量将会很多。所以，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向两个南非师提供已经允诺给他们的坦克。

但是首先让我知道这两师是按什么规模编制的。它们是否按照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摩托化旅的新比例编制？假使那样，它们每师只需要二百辆坦克；或者它们是按照三百五十辆的旧比例编制？我想，前者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总共只要四百辆。

在目前我们不能撤出南非师作从事另一种任务的训练，我是认识到这种论点的意义的；但是，随着战斗的进程和其他增援的到达，可以使这一调动在，譬如说，两个月内成为可能。因此，我希望已经允许的日期和既定计划能够维持不变。

对于战局的回顾

首相提出的备忘录

1942年7月21日

回顾战争的全面情况并把它的显著的特征放在正确的比例上的时候已经到了。

2．首先应提到的是德国军事机器的庞大力量。因为德国陆军已经在这样长的时间忙于对俄战争，我们有忘掉这一可怕机器的倾向。当我们想到德国的两个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甲师在北非能做什么来对付我们人数众多和物力雄厚的军队时，我们就没有理由低估德国在1943年和1944年的军事力量。

他们随时可能摆开一条战线牵制俄国，而撤回五六十个、甚至更多的师到西方来。他们能以最大的速度通过欧洲的铁路干线完成这种调动。我们不应当指望德国的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崩溃。万一纳粹政权覆灭，权力几乎必然要转到德国陆军领袖手里，这些人绝不会准备接受英美的关于未来世界安全的必要条件。

3．第二个主要事实是海运吨位。今年我们只能以大大消耗我们的储备度过去。以内部的摩擦与不安定作代价，我们用“勒紧裤带”的办法或能节省一百万吨。这种办法是否可以用精神动员的办法来进行，应当仔细地考虑。不过，这对于我们在国内外尽力维持我们的战争力量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多大影响的。没有理由想像，我们不能度过今年，也不能认为，由于美国大量造船的结果，我们在1943年的吨位情况还不能有所改进。但是，在我们同美国关于未来有明确的谅解以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不要让我们的地位坏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为此目的，关于我们在1943年和1944年分得美国的新造船舶数量，我们

必须在最近几周内同美国缔结一个庄严的合同，差不多是一项条约。到美国参加战争时，我们由于获得那些陆续被敌人征服的大陆国家的船舶的支配权，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补偿了我们的损失。从这一来源，我们不能指望得到更多的意外收获。我们只有善于大加利用我们的战争力量，扩大我们自己的造船业。我们不能在我们输入的最低要求上作出什么大的变更。保证这些要求所需要的吨位是一种首要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要求美国在1943年交付我们足以充分安置我们现有商船船员的吨位。使大量受过多年训练的英国船员因无船而赋闲，同时美国的船员又必须特殊训练，这未免太愚蠢了，因此我们的愿望不能视为不合理。

4．在不了解我们的1943年情况的条件下，我们绝不因为要度过1942年的缘故而把我们的储备消耗到一种危险的水平。需要的最小限额储备，不应该随便地规定下来。我们的港口所遭受的严重轰炸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期间摧残我们的输入，在这个时候我们将陷于缺乏某些食物的窘境。此外，我们不应在使英国人战前生活水平比美国人下降得更多的这种基础上开始。我们应当指出，如果要对1942年和1943年总输入进一步削减，那就只能对我们的军需品进行削减。英国的和英国支配的船舶已经有近四分之三基本上用于战争方面，完全用于供应本岛生活需要的只有四分之一。

5．可以正确地说，战争的结局要取决于究竟是希特勒的潜艇对同盟国船只的袭击，还是同盟国的空军的增加和运用首先取得充分的成就。潜艇战事的增长和它的向远洋扩展以及潜艇设计的改进等，可以预期会达到惊人的程度。抵御的办法是，增加同盟国的防潜艇武器和改进防潜艇方法。但是，这一方面还有待努力。

6．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同盟国有空军力量。在我们单独作战的日子里，我们回答过“你们将怎样赢得战争？”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们将用炸弹把德国炸得粉碎。”自从俄国人对于德国的陆军和人力给予重大的创伤以来，又加上美国的人力和军需品，就使其他的可能性也成为可能的了。我们高兴地期待着解放军队的大举攻入大陆，以及各国人反对希特勒暴政的普遍起义。放弃我们的原来想法还会造成错误——可以提一下，这种想法在美国人的心中也是强烈的——这种想法就是，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猛烈而无情地轰炸德国，不但可以摧毁德

国包括潜艇和飞机生产在内的战争力量，也会造成德国大多数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条件。

7．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引为遗憾而又感觉惊慌的是，我们扩充轰炸机的计划遭到可悲的压缩。海军、中东和印度的需要、我们英国生产计划的缺陷、美国人驾驶自己的飞机攻打敌人的自然愿望，以及这些飞机在参加作战中不可避免的迟延，这一切都使轰炸机队受到影响，以致现在使我们在本年夏季和秋季的希望不能实现。我们必须把对德的轰炸机攻势至少看作是挫伤德国的战争意志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手段仅仅次于直到那种战争意志瓦解为止所能在大陆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冬季和冬季以后，同盟国应重新加强努力来对德国进行日益增加的、更加准确的、航程更远的轰炸机袭击。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准备有利于我们决定进行主力战的条件。必须作好准备，以保证对德国轰炸不至间断，但是由于支援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暂时间断又当别论。鉴于同盟国在飞机制造方面是以二或三对一的比例胜过轴心国，这些要求不应当是达不到的。

8．我们虽然不同意扩充民间空防部队的办法，而且，还要继续适当地裁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不至于再有对英国的猛烈轰炸，那是不明智的。现时，德国轰炸机的大半实力正忙于对俄作战。如果向西方一转移，德国就能在最近数月内集合相等数目的轰炸机对付我们。我们已经努力完成一种周密的并且确能令人叹服的科学防御组织，这种组织使我们有信心地能够应付往日“闪电”袭击的重临。如果这种科学的防御组织出了差错，即便是敌人也受到同样情况的影响，那么，两国间的互相轰炸将在1940年和1941年冬季的同样条件下进行。如果情况这样发展，我们所优越于德国之处将一定会以我们的轰炸机数量上日益增长的优势和我们可能发射的投弹量表现出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7月22日

任何机动车辆在运输时如不装箱，必须得到参谋长委员会的特别许可。为参谋长委员会办事便利起见，可将这一工作移交副参谋长委员会，或为办理这一工作选出的任何一位副参谋长。

除了为实际作战登陆所准备的车辆以外，所有机动运输工具都必须装箱。运输船舶节约空间如果能够实现，它比对国内生活和粮食所

加的许多令人厌恶的限制条例收到的效果大得多。

在这件事上，我请求你们积极地和继续地予以协助。①

①参见779面，7月10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7月25日

请你清楚地列出各部的和部以外的现有科学研究组织，并将在各大军事部门以及各发明和研究委员会中服务的科学家人数等情况见告。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7月25日

附录（3-3）

我们从来没有把防潜艇的船只放在池塘里闲着不用的意思，而只是要把整批新造出来的船舰送到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手中，这样采取的决定是预先估计到大炮装备和其他配件均能解决后的战略形势而决定的。我们用“池塘”这个字眼不大恰当。

请替我拟一份致总统的电稿，澄清这个问题。

我还不知道装备缺乏的情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7月26日

由于进行“火炬”作战计划，“安纳吉姆”作战计划或许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不应该放弃或变动，这是非常重要的。请你们告诉我，有什么办法能保全局势；否则，韦维尔将军的准备将要停顿下来。只有非常严重的理由才可能让韦维尔将军获得“铁甲舰”作战计划所需的登陆艇装备。究竟是些什么理由，请见告。

首相致生产大臣，陆军大臣，

帝国总参谋长，军需大臣，和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7月27日

现在我们已经造成或正要完成约二万辆二点四磅炮的坦克和防坦克炮。在以后的十二个月中打算再多造二万。这种武器已经过时，如果我们再大量生产，我们就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我明白，原来打算广泛地分配给步兵，因此每一个营可以感到它有抵抗敌人坦克的能力。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两磅炮不是我们应当造的武器，因为它除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以外不能阻止坦克。炮轰或“杰弗里斯”式步枪火箭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并且在制造方面也容易些。就是六磅炮现在也落伍了。因为这种种情形，我们必须在本周的国防（供应）委员会上检查二点四磅炮的计划，该会定在7月30日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半举行，会议将由我主持。届时我们也可能讨论坦克的供应情况，包括对“丘吉尔”式坦克的改进在内。

首相致陆军情报处处长1942年7月27日

我知道，我们的“格兰特”式坦克实力现在在中东的是六十一辆，而在最近攻击以前是九十一辆。在这前后期间许多“格兰特”式已经运到了。在战争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格兰特”式坦克，坦克的总损失是多少？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7月28日

我不知道你是否感到烧夷弹情况的极端严重性。烧夷弹缺乏的情况严重到使皇家空军不得不限制今后数月内原计划的纵火袭击规模。

今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美国得到足额的镁？在5月5日的备忘录内你告诉我，如果满意的保证得不到，你将向最高当局提出这一问题。

镁的代用品是否在以充分的速度发展？

请你告诉我，在今年的秋季和冬季里皇家空军能够指望得到什么供应？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7月29日

（抄送军事运输大臣）

美国最近的一次报告说，我们的船舶在7月12日以后的一周内的损失是战争爆发以来最严重的，这真是一件极不幸的事。只可以这样理解，即：如果美国当局是依据通知行事，由于某种疏忽，我们把实际在几周内的损失当作这一周的损失通知了他们。这样的做法自然不能表达海战进行的真相。

关于发表船舶损失的事，我们应当设法同美国人拟订一个共同政策。或者由你负责同他们的当局磋商——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下列问题：是否应当公布任何数字，如果公布，其内容又应包括什么。

请把结果告诉我。

8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9日

我希望，你在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周年纪念之际发表任何贺词时，将贺词原稿先发来给我看一下。对于那篇著名文献的措词，我们曾经一起逐字逐句地斟酌过，未经成熟的考虑，我不能对它表示比我们当时彼此之间所同意的更广泛的解释。把它适用于亚洲和非洲的建议，需要多加审慎。战时情报局预先透露的那种说法，将使印度的防

务在目前发生严重的困难。在中东方面，阿拉伯人可能大多数主张有权把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或者是，无论如何不许再行迁入。我是极端坚持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我是这种政策的创始人之一。这只是新的和另外的宣言将要产生的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之一。

2．谈到在这难忘的一年中取得的进展，只谈同盟国的发展，俄国对于侵略继续猛烈的抵抗，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胜利，以及我们的联合空军的成长等等，是不是就够了？最后，我们再重申我们的原则，并且指出，在初期的意外不愉快情况获得令人满意的克服以后，我们可以希望得到一个更幸福的世界。我深信，你一定会以你经常表示的对我的善意来考虑我的困难的。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8月9日

“谢尔曼”式坦克不能在9月5日以前到达，我深感失望。

昨天一整天我检阅了四个优秀的装甲旅，它们正在等着这些坦克，以便成为非洲最有威力的装甲部队。我对于在同时进行这几旅的装备和加速它们的训练，正寄予莫大的关怀；但是我不知道，除在紧急关头以外，它们如何能在9月的第三周以前参加作战。我总指望“谢尔曼”式坦克能在9月1日到达。它们要在路上航行四十五天。

2．鉴于击败隆美尔作为实行“火炬”作战计划的序幕这一任务的巨大重要性，请你再作一番努力来弥补已经耽误的五天时间。请将船队的现在速度以及你能进行什么帮助先告。

3．第五十一师定在8月13日到达。现在它在什么地方？能否按时到达？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8月9日

特德和科宁厄姆曾经告诉我，从这里运到的一部分——纵然只是一小部分——最新式战斗机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话给我很深的印像。科宁厄姆说，他本人能使它们在沙漠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飞机在天空出现，敌机就不断担心会遇到它们；我们在设计上领先的质量与所送去的数量很不相称。请提出建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　　1942年8月28日

坦克名称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谢尔曼”式坦克命名“谢尔曼M．3”式难免不引起混乱，因为德国最优秀的坦克也叫这个名字。

下面几个名称特别应该广泛地和永久地使用：“谢尔曼”式，“李”式，“斯图尔特”式等。名称的前面无须冠“将军”的头衔，以免引起同真将军的混淆。

2．请将一切英美坦克的现在正式名称列一份表给我，也把我们所遇到的德国坦克名字列出，然后我再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8月28日

供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的战斗机

把皇家空军用于作战的飞机拿去建立海军部的庞大后备，是不恰当的。海军部一向不仅要在比赛上获胜，而且梦想成为空中英雄。这种倾向必须坚决地反对。海军飞机不足的数目是很小的，只发生在后备一方面，而它的后备力量已经远远超过皇家空军的后备力量，并且它还有后备的后备。

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可能在星期一夜间举行，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议程的最前面。我已请彻韦尔勋爵准备一份文件，它将在会议上传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8月28日

经内阁的请求，我在今天上午接见了土耳其大使，他给我一份关于土耳其情况的介绍，我极端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2．在假定10月中旬获得西部沙漠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我们应当现在准备一项对土耳其运送更多战争物资的计划。

让出二百辆“瓦伦丁”式或其他旧式坦克，应该是可能的。这些旧式坦克在埃及可以用改进了的坦克补上，目前改进了的坦克正定期不断运到。同样地，三百门二点四吋口径的装有两磅弹头的防坦克炮和一百门双筒自动高射炮应当准备好。如果这些炮已经明白指定和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送往土耳其（其时它已作出有利于我的决定），那么这些炮在10月底就会到土耳其人的手中。在俄国可能失去黑海的制海权和土耳其可能遭受轴心的极大压力的情况下，这种援助可以使土耳其人的抵抗意志完全不同。

3．分给土耳其人一些雷达设备，德国人反对了吗？德国人一定知道这种秘密，或者他们自己有其他同样良好的各种设备。

4．我们必须在信赖土耳其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个人就是采取这种立场。如果土耳其被迫屈服，整个尼罗河的形势将感到极大的困难。

5．按照这些方针拟订一份计划交给我，以便讨论。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2年8月30日

我从你的《7月份进度报告表》中看到，重轰炸机的生产已大大落后于计划。1941年12月你告诉我们，7月份的重轰炸机生产量是二百六十七架。7月1日的计划答应给我们二百二十九架。实际上，我们已收到一百七十九架——仅占12月份计划的三分之二，或7月份计划的五分之四。我特别关心“斯特林”式轰炸机的大量减产，原来规定的是七十九架，而实际生产的只有四十四架。

请告诉我，你将采取什么步骤来改正这种情况。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8月30日

陆军对于报纸不适当地强调突击队感到愤慨，这是很自然的。你部负责新闻的官员应向报纸指出由于提到袭击迪埃普是“突击队的袭击”而造成的恶劣影响，事实上，许多营的加拿大军队参加了突击迪埃普的战斗。这样报道，对于军队既不公平，对于突击队也不恰当。

2．同时，应当很清楚地了解，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

以极大的能力维持和发展突击队的组织，并保证以品质优秀的人补充伤亡。当然可以回溯一下当年采取赞成突击队制度作为我们军队一部分的决定。关于这个问题，两年多以前我有过备忘录，如果你还未看到的话，应当看一下。我不能同意对于它们的功用或它们的重要性作出任何的抑制。请交一份报告给我。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　　1942年8月31日

袭击巴哈马群岛的唯一可能办法是由一队人乘一艘潜艇登陆，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总督官邸似乎要成为显然的攻击目标。一艘潜艇不会有找到温莎公爵在什么地方的便利条件，如果他不在那里或常改变居处的话。正常的规律是，一个人总要找机会活动而不愿作一个“坐着不动的人”。所以，我赞成在总督官邸和其他提到的

地方周围架设电网，对于亲王殿下只是通知种种危险，而不是干预他的行动自由。保护政府的所在地，以免遭到潜艇袭击部队的攻击是很重要的，为了这一目的应该多派几个排的兵力前往。

9月

首相致新闻大臣　　1942年9月2日

对于英国军官在英帝国海外领地的广播——如所附韦维尔将军的一篇广播摘要——有什么管理办法？在联合王国内，一位非战时内阁阁员作这样一类题目的演说不向我打个招呼是不许可的，我不同意在本土以外的广播管理可以放松些的说法。请你在同各有关国务大臣协商后，保证一律不许进行这一类的广播，安照你所核准的办法所作的广播除外。最高级的军官要作什么广播应当亲自问我一下。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9月2日

它们原定的指标都已作了好几次削减，而它们的生产情况还落后在已经削减的指标数字后面。重轰炸机的生产落后情况尤其严重。在某些月份内有节日是事先知道的，所以不能拿节日作为推诿的口实。

飞机生产部的产量没有提高，真正是太严重了。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首相致新闻大臣　　1942年9月4日

这封从加拿大来的电报说，《渥太华日报》上发表一条伦敦报纸的消息，大意说美国和维希的关系在不久后可能要破裂；而且英国日益相信，英国在美国的协助下一定会清除轴心国在北非的势力。将这一谣言与信念联系起来，真是一项非常严重的事件。也应当要达夫E库珀先生提出报告。放行这条新闻的检查官是谁？在作彻底的和紧急的调查时，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嚷开，因为那样只能加强泄密的严重性。

他用“某些外交方面”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也该问他一下。我认为这件事极端紧急和重要，而且是在我向你提过的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9月4日

从〔医务委员会对霍巴特将军诊断的〕这些报告中，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免除这位将军的师长职位，这一师人即将投入战斗。

霍巴特将军享有很高的名望，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军队以外的许多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一个有特殊智慧并且性格坚强的人，虽说他不大突易同别人相处，很可惜，在军队中我们还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他受人攻击，我很感到震惊。

我确信，当我把他从国民自卫军的一个伍长升迁到新装甲师的一个师长时，如果我改个主意，要求他掌管坦克发展的全部职务，并在军事参议院中占一席位，我们就不会因犯严重的错误而受打击了。陆军的最高统帅部不是一个俱乐部。

要确实使具有非常才能的人，纵然不受他们的军事同僚的欢迎，也不当被剥夺对国王效力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也是英王陛下政府的责任。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9月5日

我极端重视这一问题。我们已经造了二万门二点四磅弹头的防坦克炮。我们又在制造一万一千门，预备分发给步兵。

在目前，这些炮的名誉已受到污损。恢复信用是最重要的事。

只有通过新弹药的制成和分发，才可以恢复。请你对这一问题特加注意，并请将你认为能办到的事见告。①

①参见785页，7月27日备忘录。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6日

这件事〔敌人的一支护航船队从意大利开到北非〕显然是作了一次最大努力的特殊事件，它甚至不顾海军和空军会有重大的牺牲。请将你准备采取的行动于今晚见告。①

①这一运输队由四艘商船组成，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护航，曾于9月6日和9月7日受到皇家空军的重大打击。三艘商船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或击伤。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9月6日

谢谢你的操劳。事实仍然是，首都自来水供应局对于一个认为战争不正当而拒绝服兵役的人，竟比对于一个自愿参加陆军的青年给予较好的待遇。这是对于任何英国人的一种耻辱，而且简直与战前那种促使我们国家名誉扫地、并使世界蒙受灾难的同样不幸的情感不相上下。

你说的“偷偷抢在同事的前面”这句话，正确点说，需要作如下的扩充：“·在·接·近·敌·人·方·面偷偷抢在同事的前面”。

我的演说稿起草完毕时，我将亲自写信给首都自来水供应局，谈谈这个问题，若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我将发表这封信件。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10日

前几天晚上，哈里斯空军中将告诉我，派往中东的大量轰炸机成员，在移交飞机以后未回到本国。

鉴于增加本土轰炸机司令部的实力的巨大重要性，请你调查这件事，并草拟一个方案给特德。

首相致穆尔海军上将　　1942年9月10日

我希望你特别仔细研究八天为期的清洗锅炉和修理的期限问题。需要清洗和修理的驱逐舰有多少？每艘驱逐舰内有多少人负责锅炉清洗工作？它们总共有多少清洗锅炉的人？这种特殊工作是否只有技术员才能胜任，或是能干的水手也可担任？海军中有没有其他现成的清洗锅炉人员？譬如说，假定每艘驱逐舰要五十人从事锅炉清洗工作，参加的驱逐舰共有二十艘，这就要一千人。当然，从兵站，从已坏待修的舰船等等方面可以供给一千人，用专车把这些人送到港口，只要驱逐舰一进港湾，疲倦的船员离船度假休息，锅炉清洗工作就由专人负责了。各驱逐舰需要派出最小限度的人手，对于修理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安排，就可以节省出额外的三天休息时间，留下五天进行锅炉清洗。所以，在两个八天限期中就会节省出六天。

2．大家承认，速度缓慢的运输船队由于取道较近的航线可以节省三天。请逐日告知，那些运输船队通过每条航线时的前进速度，说明你们由于气候影响的意外事件总共要多少日子。关于能够采取捷径的论点我很重视，可以作你的应急计划。

3．我不相信，我们不能从装货的十天中减去两天。加在一起是十一天，这样就使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可能成行，并可在11月4日执行“火炬”计划。10月20日出发的美国分遣舰队最早可以在11月4日到达。由于其他理由，以11月8日为确定的、最后的日期，我也是满意的，这样机动时间就有了四天。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9月13日

国内的坦克生产预计数字太可怜了。就是在1943年的第四季度每月还不能完成一千辆。请把表明我们在同一时期可望从美国获得物资的有关表格交给我。我切盼在本国制造机车①，以节省船舶运输，但是九百辆“半人半马”式坦克的损失是太严重了。

①供执行“波利乐”计划和“围歼”作战计划用的。

2．制造机车的事，或许你已按照决定执行。这样办，我当然赞成，但是我们愿知道数字。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9月13日

谢谢你关于扩充轰炸机司令部的报告。看到你和空军参谋部在改进局面上所作的巨大努力，我很高兴。可否交给我你以中队为单位的扩充计划?

2．可否也让我知道，（1）从1942年5月1日起我们送往中东的轰炸机已有多少?（2）这些轰炸机的成员回来的有多少?

特德惯于把所有的，或近于所有的机组成员留下进行空运。这种情况是不能许可的。我想亲自打一个电报给他，但是，关于这一点我等待你的答复。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9月13日

你将从其他文件上看到，亚历山大将军声称，发动“捷足”攻势的日期由于最近的战争将向后推延。另一方面，敌人的势力由于那次战争已大加削弱。如果“捷足”要推延到10月，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叫马耳他在同时负担过多的任务，也要令亚历山大将军知道，马耳他〔在汽油方面〕的供应不能停顿。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17日

到本年年底，国内的轰炸机司令部的实力应从现有的三十二个具有充分作战能力的作战中队增加到五十个中队。扩充计划应当逐步进行。美国的中队不应计算在内。为完成这一首要军事目标，请将你能作到的最好计划报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应将下列各方面加以新的和周密的检查，以便从以下来源得到轰炸机：

中队	
从空军海防总队	2
从空降师	1

由于限制对中东和印度的重轰炸机分配 2

由于改进轰炸机司令部内部的实际工作

安排因而得到更多的作战机队 2

由飞机生产部现在答应增加的飞机 9

由飞机生产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而增加的飞机 2

总计 18

2．如果同样的结果可以更顺利地完成，当然你应变更这些分配数字。当最后的计划已经制订时，我要送呈战时内阁，请求讨论和核准。那时它将变成有约束力的方案，在上述的限制内和上面规定的时期内，它比其他一切争先恐后的要求有优先权。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 1942年9月18日

我很愿从拥有“丘吉尔”式坦克最多的两个师或三个师获得一份关于那种坦克的报告。

不要让别人知道报告是我要的，因为我只想知道部队怎样看待这种坦克。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转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部队总司令

1942年9月18日

这一营〔国民自卫军伦敦郡第五十八（文官）营〕是非常优秀的一营，共有一千二百九十多人，都是由优秀的人员组织的，配置在我们防御的正中心。而它只有五百四十六支“斯登”式冲锋枪，除“由私人接洽从海军部和陆军部借来”的七十二支．300吋口径和三百七十支．303吋口径步枪外，自己没有一支步枪，这真太不像话了。这种武器缺乏和武器与子弹混杂的现像太令人感到不安。

陆军部的一连人脱离了伦敦军区司令部而放在帝国总参谋长的私人支配之下，这又是什么道理?

2．国民自卫军的这种例子使我也想了解其余的装备情况。1940年7月由美国运交我们的．300吋口径的步枪在八十万支以上。它们是怎样分配的？国民自卫军有多少支．303吋口径的步枪？配备两种步枪而子弹不同的有多少营？国民自卫军还有什么其他武器？国民自卫军中还没有武器的占多少人?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19日

你所举的论点应提交驻西非大臣。在任何进一步派遣白种人员〔参加西非的飞机场保卫工作〕以前，我们必需等待西非大臣的答复。我不知道，你已经建立了八万人的非正式军队，并正在找寻用这些人的主顾。你必须认真设法把这支非正式军队至少缩减三万人。

首相致新闻大臣（或总监）和霍利斯准将

1942年9月19日

检查人不准放过关于臆测未来作战计划的任何报道。总之，有怀疑的电讯应扣留，等到新闻大臣亲自批准以后才放行。如果新闻大臣再接见各报社长一次，并使他们深深感到关于未来作战计划的臆测文章的危险性，我是很高兴的。拒绝刊登那些文章应该是一个光荣问题。那些已经流传的谣言看来会得到证实，你无需过于害怕这一点。不管谣传是真是假，违法是同样可恶的。

前所引用的那条电讯是否流传出去了？我的意见要将发送消息的人按照保密法案或第十八号B字法案，或是其他紧急处置权限，加以逮捕，并予以相当时间的完全隔离。告诉我，我们有些什么权力。

整个问题应在星期一提交战时内阁。①

①见9月4日致新闻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劳工大臣　　1942年9月20日

我听说第一批挑选进来的新兵是参加皇家空军团的。这种传说有什么真实性?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2年9月20日

除了轻轰炸机中队，请按照所列日期将每次能派出参加作战的飞机数字告诉我。……

三百一十六架轰炸机的成员只有六个成员回到本国，此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你在中东有大量的积压，而在本土却妨碍了你自己的发展。请将1941年9月1日和1942年9月1日皇家空军在中东的中队、人员以及飞机的实力的情况列表报来。①

①见9月13日的致空军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2年9月20日

今天看到国家支出特别委员会关于坦克和大炮的报告。

这是一件高明的控诉状，谴责了陆军部和军需部的一切有关人员。它也谴责了作为政府领袖的我，以及整个组织。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件正式的答复送交约翰E沃德洛—米尔恩爵士和他的委员会。必须准备一个更详细的和更合理的回答，在9月29日议会开会以前送到委员会的手中。因此在下星期三以前请你告诉我，在这一方面你已经做了什么，还预备怎样做，以及对于委员会的批评你能答辩到什么程度。也请你供给我能据以答复委员会的资料。他们确是做了很有价值的贡献，促使我注意到这种无效率和无能力的混乱现像。这件报告交到你们和军需部的手中，到现在为止，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我必须把这件事认为最严重的问题，认为是你本人，陆军大臣和军需大臣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一件事，这样才能保证将来的安全。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2年9月22日

关于禁止制作和出售冰淇淋问题在关于节约运输和人力方面得到确切报告以前，我不能判断是否值得禁止制作和出售这一优美食品。

我想，在我国的大量美国军队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他们非常喜好冰淇淋，据说，冰淇淋是酒的竞争品。

在内阁没有机会表示意见以前，不要采取措施。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其他大臣　　1942年9月23日

卡车装箱问题在8月份的数字中已看出受人欢迎的改进。我高兴地看到，大多数所谓“非专用的”陆军部车辆正准备装箱。我相信，你们现在正在尽力使“专用”车辆、小汽车和皇家空军车辆尽可能装箱运输，并改进现有的装箱方法。

首相致劳工大臣　　1942年9月23日

空军部正在为皇家空军团挑选优等人材，该团又只在飞机场周围执行固定的职务，所以他们这样挑选确是不对的。如果他们有权力从野战军里抽调这些人——这些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参加作战——那就更不对了。

皇家空军团的人数不少于八万，我预备作一番彻底的审查。我要求至少应调出三万人参加陆军。①

①见9月20日致劳工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枢密院长和燃料与动力大臣　　1942年9月24日

我知道，从陆军抽回更多的矿工问题现在又在考虑中。我们在目前不能分裂陆军，并且我相信，我们将努力寻求各种其他增加产量的方法。

把矿工调往效率比较高的矿坑去，我们有什么进展？我们在5月间听说，用调动比较少的人的办法就可在产额上获得大量的增加。

增加吸收青少年，阻止中年人从工业方面外流，已经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工资政策对于增加产量是否有效？

在发展露天煤的采掘工作上有什么进展？报纸上最近发表了许多主张。

为削减工业煤的分配问题。同各消费部门作了什么安排？

我希望，我们大力推进这些措施便能度过目前的难关。

首相致劳工大臣　　1942年9月24日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备忘录，它叙述到6月份为止的过去一年中我们在人力方面有些什么成就。

我看到，你已分配近百万的男女人员到三军里面去，因此满足了它们的绝大部分需要，同时又在军需工业方面增加了八十万人的劳动力。

我祝贺你有这样伟大的成绩。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9月25日

请发出下面的通知：

“各大臣应当谨慎，不要随便与外国大使谈论公事。如果已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应将经过报告外交大臣，否则的话，外交大臣在同外交使节的正式会晤中可能有不同的说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9月25日

请将联合王国内的突击队实力和招募办法，交来一份报告。这些突击队是否获得优等人材和足够的人数？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25日

在“火炬”作战计划中的某一时机或在“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期间，可能需要以猛烈的和直接的轰炸来威吓维希政权。假使认为必要的话，在11月份能做些什么，请告诉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9月25日

我相信，不仅“声威”号，并且还要派遣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参加“火炬”作战计划。用优势的实力威吓敌人，特别是镇慑维希政权的法国人，是极端必要的。你们在斯卡帕湾停泊三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的军舰，你们的力量是足够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和生产大臣

1942年9月25日

据我看，我们应当有三四哩长的活动码头装备〔用在平坦的海滩上〕。在许多地方当然可以分成几段使用。请不要轻易地放弃这种码头。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应该放弃的是什么。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9月26日

在国内设法节约燃料或劳力时，我希望你记住，这些事可能对于职工的效率引起反作用。例如，公共汽车减少意味着人们走路的时间加长，职工到达他们的办事处或工厂已经疲乏了。一位职员当然可以收拾他自己的房间，而在一件重要工作上也可迟到一小时，以及其他等等。我不愿因循守旧，但是我希望记住这一点。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9月26日

关于发表飞机损失的事，听听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的想法，是有好处的。在内阁重作决定以前，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把这种情报告诉敌人是极端愚蠢的，并且不说明参加袭击的机数而发表损失数目，是最易令人迷惑的和不必要的不幸举动。我对下议院解释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困难。

首相致杰弗里E劳埃德先生　　1942年9月26日

设法驱散飞机场上的雾以便使飞机平安降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达到这一目的的全面试验由石油作战局以最快速度负责进行。应给他们一切支援。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9月27日

从“拉科尼亚”号和另一艘船上救回六百五十名生存者这一报告表明，已经发生了一件极端严重的惨事。已经知道被救的意大利俘虏占多大比例，英国的全体人员又占多大比例?

船上大约有三千人，所以丧生者必定在二千人以上。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9月28日

我不拟同意把百分之九十的坦克储备指定给某一些装甲师，而其他部队则根本没有坦克。当陆军扩充装甲力量时——正如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对于一切只有初步装备的部队应尽力给予优先权利，也只有在这些需要满足之后才能增加后备。当然，对于与敌人交战的部队，必须供给比例较大的多余坦克。

2．在中东，所有的“谢尔曼”式应放在最前线，后备坦克用“格兰特”式组成。在几种部队都大量用同一型式坦克的个别战场，设立一个总的储备比分派一定数量的后备给每一部队好些。这种办法尤其应在本土应用，我们在国内有极大数量的“丘吉尔”式，“十字军战士”式和“瓦伦丁”式。在这样一个小岛上，所有的部队都接近它们的大工场，在后备的标准上比起中东或印度部队的后备可能低得多。我们不能一方面让坦克闲置不用，而另方面让一些部队没有坦克的装备。

3．我很愿有一份关于国内和国外所有装甲部队的报告，说明哪些已经编成和哪些正在编制中，它们的初步装备怎样，它们已经得到的坦克的实际数目，在部队应用的有多少，编入后备的又有多少。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9月28日

请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P．Q．第十九号运输船队的船只造成假像，使敌人相信我们打算再作一次运输船队的航行。如果今冬德国人被诱在北方保持他们的潜艇、飞机和水面舰只而无所作为，这对于我们将有很大的利益，对于“火炬”作战计划实在是一种帮助。因此，凡是有利于在10月间派出船队的假像的措施都要采取。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28日

一切现像表明，敌人现在越来越依靠托卜鲁克，而较少依靠班加西。我们和美国在埃及所有的全部空军力量，距托卡鲁克那样近，而不能摧毁那个港口的工事，我实在感到异常奇怪。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29日

我们交给伊瓦特先生的三个“喷火”式空军中队发生了什么问题？它们是否已经参加作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9月30日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能调查的材料，打下一架敌机，就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完成的工作量说，用地面炮火比用空中战斗机的消耗大得多。诚然，我们现在所用的无线电操纵方法有遭到某些干扰的危险，可是要在今冬削减我们的高射炮火，大概是不相宜的。但到明年，那时我们希望这些危险将被克服，那时一定可获得更多的战斗机，我们才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依靠飞机。当然，高射炮总是有用的，也确实是为防御小而重要的目标所必需，但是鉴于隐约出现的人力紧张现像，在1943年进一步削减防空司令部的可能性应加以探索。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9月30日

我在内瑟腊万视察空降师时看到“怀特利”式飞机，据说，这种飞机不适于拖运滑翔机，因此，空降师的指挥官简直没有飞机可以适用于这一用途。

请你告诉我，关于这件事的情况和处理的办法。①

①参阅805页，11月12日备忘录。

10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2日

关于你的“叶兰”①备忘录。

①“叶兰”（Aspidistra）是一种特设的无线电台，用于向敌占国家播送消息。

这种机件实际上能起什么作用，请写一简短的说明给我，并作出一个在“火炬”作战计划开展时应用的适当方案。我认为总统会给我们一些录音片子，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适当的时机播送。此外，事情一旦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将随着形势的需要，用法语或英语对法国作广播的尝试。

2．关于我向总统要求额外真空管的电稿，请拟好送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0月2日

我设想，为配合“火炬”作战计划，以大规模空军牵制德国空军于法国海岸的计划已经着手了，对否?

2．英国的分舰队很可能要同从土伦出击的维希舰队一战，在这些分舰队中有一定数量挂美国旗的美国舰只——并不需要威力极大的——是不是好些?

3．报上关于法国派遣潜艇到达喀尔的谣言，真相如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0月4日

这项文件告诉我关于德国坦克的事太少了。这些坦克每一种的重量和速度，以及它们的炮所发射的炮弹重量，请见告。同那些坦克极相近的每种英国坦克名称，也请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0月7日

我自然很赞成在中东发展一种两栖攻击部队。我对于我们用袭击舰只送出的三支突击队已经消耗净尽，对于我们的优秀海军陆战队未能很好利用，很为遗憾。我常认为，两栖部队的军事行动，不管是攻击一个岛屿或在敌人阵地的后方，应该在战役中起一种重要作用。在更大的希望已经出现的目前情况下，似乎更有必要这样做了。

2．唯一令我忧虑的是，韦维尔的阿恰布计划等等进行得怎样了?如果我们能够设法集中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而不致使韦维尔无能为力，这将是一件出色工作。你是否能给我一份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1942年10月7日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陆军在陆地立住了脚并向敌人进行军事行动，皇家空军就应当有同在西部沙漠已经证明成功的那样的组织和工作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整个空军放在一位空军总司令的指挥下，他同陆军总司令的关系应如1941年10月7日我的指令中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规定的那样。我们研究以联合王国为基地的皇家空军在大陆作战中所起的作用，应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简要地说，我愿见到西部沙漠的制度在法国运用。在我从北方回来时，这一文件应准备好并获得一致的意见。

2．我们必须在法国获得结果，然后根据这种结果回过来进行筹划就能决定，在包括春季渡过海峡在内的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阶段中，什么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准备训练阶段应当如何安排才能使三个阶段的连贯性不致脱节。

3．同时，为了不致迟延和破坏任何最后决定，应按照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所同意的，在协同陆军作战司令部内开始组织十二个支援陆军的空军中队。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10月8日

供你作私人参考。我按照下列三个条件评价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在关于战争的任何问题上表示有益的意见：

第一，胆量和才能；第二，作战的实际经验；第三，和平时期对于参谋知识的研究和例行的提升情况。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8日

依我的意见，这件事不应这样处理。我想像中的土耳其人所重视的是：友谊，慷慨，以及对威力和物资的印像。我从来没有把这种赠与同任何关于铬的谈判混淆起来的意图。关于铬，他们显然也感到很大的困难。当我们的大使谈到趁机“要挟一下”时，他完全误解了政府的意思。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得到这些坦克和别种武器的。我要的是土耳其人；不是要你们的铬。我特别要求，这两种想法应该分开。

关于这件事我认为非常遗憾。请你一定考虑一下，你是否能在正确的立场上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对于伊诺努提供这种难买的礼物，而得到的反应却是他“颇为不安”。我想致伊诺努一封电文如下：

“我国大使在10月1日向你报告英国馈赠土耳其的武器，我认为是友好和互相了解的像征，这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所谈判的其他任何问题无关。”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0月8日

知道德国的快速鱼雷艇重占上风，并且它们所放置的水雷对于东海岸的航运还造成严重的危险，我很感觉不安。我有个印象，你已经克服了鱼雷艇队的威胁。请你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情况以及你将采取的措施。我们不能在鱼雷艇作战中被人打败。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劳工大臣　　1942年10月8日

我不能同意，二十五岁以下的人竟在这些高度局限性岗位上工作。现时不应再征募更多的人〔参加皇家空军团〕。关于那些现已参加该团的，我不确知他们的服役期限究竟是多长。

我们有否调动他们到陆军部队去的权力？请你告知。调动的事应当逐步施行，以免对编制有任何震动。四个月的期间办理这件事不至于太过吧。

2．补充二十五岁以下者当然要从征集来的年岁较大的那些人里面选拔，我们对于那些人应当尽量供给，以维持皇家空军团的规定实力。如果全部实力酌量从七万九千人减到，譬如说，七万人，我就满意了。

3．这种地面部队的军官，过去从未飞行过，现在也并不准备飞行，竟叫他们空军少尉、空军上尉等，这是不是太不合理？绝不许过去未飞行过或现在不从事驾驶的任何人称为空军少尉。绝大多数人在事实上不脱离地面勤务时，叫他们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是感到可耻的。对于假借旁人声望的人这样增多，飞行员本身并不感到侮蔑，我很奇怪。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12日

我对于现在自由使用对美国或对俄国的无线电话感到不安全。我同意，应该作好对俄国线路的技术安排。不管怎样，在这两方面，低级人员使用这种电话是不许可的，要对某国通电话，必须事先得到邮政大臣的书面许可，而邮政大臣也要确知，使用电话的人曾经充分注意到这种通讯所具有的危险性。他们能够使用电报时而不用电报是没有理由的。对于一定数量的高级人员可以给予一般的许可证。

在我们采取进一步办法以前，请将这类计划见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2年10月14日

关于中东空军增援的这种报表实在是太坏了，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空军安排中的一种可怜的失败。在埃及迫切需要各式各样飞机的时候，塔科拉迪集合了九十八架“旋风”式，六十一架“勇士”式战斗机，三十六架“喷火”式和三十七架“小鹰”式，这是无法辩解的。

我一定要求立即采取纠正办法。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0月14日

请考虑以下的办法：

马达加斯加的局势应按照下列方法和规定时间处理。我们同意，下星期三左右告诉德让说，我们愿意见到勒让蒂约姆作为戴高乐的代理人和战斗法国的代表成为马达加斯加总督。我们不愿马达加斯加发生不必要的骚乱，最好在那里散布勒让蒂约姆回任总督的报道，并且表示这是英国极端赞同的。

然后，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勒让蒂约姆可以稍缓几天出来就任总督，在最初的时候不必成立新行政机构。他一就任，我们即将权力交给他，这样办理可使必要的法国行政人员中辞职者尽量减少。戴高乐可以在我们的同意下宣布，他已任命勒让蒂约姆为总督，这一步可以在11月中旬左右实行。……

我们应向戴高乐说明，他——勒让蒂约姆——是我们中意的人，我们不能让我们不信任和不喜欢的人就任总督。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0月14日

我想到，洛瓦特侦察队，由于它们的起源、传统和组织，并入现有的突击队中去可能是有利的，可以代替1940年派到中东而在那里解散了的三支突击队。请把意见提交给我。当然要同联合作战部司令官商量。我还未同他提及这件事。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0月15日

请看哈伍德海军上将电报中关于亚历山大港内法国舰队的情况。在“捷足”作战计划和“火炬”作战计划开展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舰队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优势的武力是最有力量的说服者。请考虑，赶紧派遣“沃斯派特”号或“英勇”号，在“火炬”作战计划的前几天或在最恰当的时机从基林迪尼开到亚历山大港。哈伍德可能从他的微薄的力量中派遣几艘驱逐舰往红海，如果可能的话，就往亚丁湾，迎接那艘军舰。

它是一艘快速军舰，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开到亚丁湾。处在危急关头，我不愿军舰闲着无事。按照我的意见，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全部舰队都应该去。这一舰队在亚历山大港一出现，所有关于克里特岛和意大利的种种想法都会突然发生，这将有助于“火炬”作战计划的进行。哈伍德有几艘驱逐舰？它们及时南行能走多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0月15日

一位现在爱尔兰皇家空军部队服役的军官向我报告说，美国军官从来未被邀请与英国陆军军官或皇家空军军官在一个食堂用餐，一般说来，是让美国人在那里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这是对我们团结精神和普通礼节的一个严重的反映。

务请交一份报告给我。

11月

首相致联合作战部司令官和雅各布准将

1942年11月1日

在登陆艇的人员配备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不要造成麻烦。无疑，为了掌握这些登陆艇和保持引擎的正常运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技术熟练人员的核心组织。由于他们只在临时作战上需要，就无需像一支舰队或分遣队那样把他们维持着，如果一切都顺利，他们只用在临时作战的最初阶段。如果我们决定登陆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那么海军和陆军都必须准备好这些特种人员，供一个月或三个星期之用。我们不能保持大量的人员无限期地等待大规模横渡海峡作战的机会。我们所要的首先是登陆艇，同时作出计划，使它们的准备初具规模，时机愈近，实力愈强。要想做到尽善尽美，你反而破坏了整个事情。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11月5日

到1943年12月31日参加现役的潜艇，按照它们的类型，请列表给我一阅；对那些现已在役而无名称的潜艇，也列成一表。

2．我相信，无论什么名字当然要给它们一个，我自己将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抛砖引玉。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1月12日

彻韦尔勋爵在我的请求下向我提出〔关于滑翔机的拖引机〕的备忘录，使我感到不安。你或许记得，掌玺大臣最近曾提出滑翔机造得过多的问题。如你所知道的，我认为这些滑翔机在士气低落时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是，我担心的是，储藏这些木机有困难，它对于轰炸机攻势起很大的消耗作用。这只是一个权衡轻重缓急的问题。

2．我确信，制造滑翔机的计划需要检查。我不愿参谋长们在这种作战的成败关头过分地为此事分心。比较好的办法是由副参谋长们负责作一次特别检查，这种检查当然无须举行两次以上的会议。他们的报告会给我们一些事情干干。如果我们有许多滑翔机放在雨中不参加战斗，让它们损坏而没有用之于攻势的机会，我们似乎太蠢了。现在我感到“霍萨”计划应当削减。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1月12日

我们不能放弃从东方到马耳他的运输船队的责任。如果船队于15日出发，对于保护它以免受到意大利舰队的水面攻击作了什么安排？该队行近马耳他时，是在黑夜还是白天？对于从克里特来的轰炸机有什么防御办法？一般地说，达到马耳他的空军保护伞下才算安全。这不是放弃四艘快速重载船只的时候。船队到达德尔纳时，德尔纳的飞机场是否可以使用？

如果不能，我们应该多等几天，等那里的机场能使用时再出发。昔兰尼加的形势现在已经好到无须采取拚命的、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了。哈伍德海军上将应当提出他的计划，精确地说明他的白天和黑夜航路以及他如何完成计划的方法。

2．戈特勋爵应当在突尼斯派空军参加。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将耗尽汽油的责任交给他。关于他现在应当保存的汽油量，参谋长们有什么看法？

3．看来一切应从德尔纳飞机场实际占领时算起。

附录（3-4）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11月13日

我在上星期见到“杰弗里斯”式步枪。这似乎是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它能使步兵对抗坦克的攻击。

已经订造多少支？什么时候能交货？对于它们的分配如何计划？我希望，中东和印度能在很短期内得到它们的份额。

请交我一份报告。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1月21日

当我昨天视察第五十三师时，我听到三天前军事参议院发出的一项命令，要求将团一级发的肩章立即摘下，这使我大吃一惊。指挥该师的师长和本土部队总司令都向我表示了他们的惊异和遗憾。毫无疑问，这是一件极为不得人心的事，并易于破坏各团的集体精神，而一切军队的值得称道的声誉都是建立在这种集体精神上的。我又听说，随着军事参议院的这一指示，另外还有一个不准讨论这件事的通知。谁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在大的危害还没有造成以前，我希望你发出撤销该项指示的命令。①

①参见12月4日和16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2年11月21日

我们正在强制施行这种〔关于禁止交换配给食品〕令人讨厌的全部条例，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一个人不能用他的配给品与另外一个在当时感到更大需要的人交换，这是完全与情理和明智见解相违背的。这种规定对于睦邻之道和友谊精神是一种打击。我引以为憾地看到，你所做的伟大工作，由于你听任那些一味要夸大他们的职能并扩充他们的人员的官员们把你引入歧途而被糟踏了。

除非你能去除我的忧虑，否则这件事一定要在下星期提交内阁会议。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1月25日

重新武装西北非的法国人可能是有利的，那么我们能否送去一些“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和炮弹？这些炮在我们的军队中现在几乎完全用我们自己的炮替换了。它们将受到法国人的极端欢迎。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意，二十个炮兵中队的炮或许很快地就能送去。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1月25日

我们是不是把沙漠集团军分散得太快了？如果澳大利亚第九师和新西兰第二师走了，现在又有两师南非军要走，那么只剩下七拼八凑的队伍，此外还有什么呢？据我看，我们应当就今后六个月的整个局面想一想。请将报告交来。我感到不安。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2年11月28日

请向你部所有对“火炬”作战计划成功有贡献的人员，转达我的热烈贺忱和谢意，因为他们在这样庞大运输船队的准备工作和航行中起了他们的作用。这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技能、勤劳和埋头苦干；他们应分享伟大功绩的荣誉。

12月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1日

第十集团军的任务，要看俄军在高加索的防御情况而定。

从我们在8月组成该军以来，已经发生许多有利的变化，在年底以前，所有对于波斯和伊拉克的危险可能已远远地西移了。

2．我们对于土耳其的政策可能需要将第十集团军的大部分用于援助土耳其人。鉴于同盟国在土耳其的南面和北面所获得的胜利，土耳其无须再保持自愿对德国人开放一条道路的想法了。

3．你可以交一份说明你如何能够调动第十集团军的四个师到六个师人向西开往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报告给我吗？它们能在叙利亚得到给养吗？能供应多少人？如果想要用铁路运输，它们进入土耳其的速度如何？拟订一个以5月1日为预定日期的计划，到时要有六师人开往土耳其西部。在这个计划中，过分的细节是不必要的。

首相致贸易大臣　　1942年12月4日

我听说，全体陆军都要摘下他们团的肩章，这对于集体精神造成莫大的损害。这些肩章是许多兵士自己付了钱的，因而引起了大量麻烦问题。据陆军部说，贸易部通知他们：用作这些肩章的物资和劳工

数量（其中绝大多数是早已制成的）超过了我们目前紧迫情况下所能供给的能力。

你可以确切地告诉我问题何在？你应当考虑到，一大部分是可以由各团和地方的安排制成的。我相信，这是陆军服装的极小部分。请准确地告诉我，贸易部向陆军部说了什么，以致使他们采取这一步骤。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2月6日

这个〔关于从迪埃普一役中得到有关登陆舰艇方面的教训〕电报中谈到的关于先头部队实际的进攻所需要的登陆舰艇，见解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打算把这些要求很高的条件运用在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所有活动中，唯一的结果将是使这类性质的战役完全不可能进行。有个说法："求全反而无益"，也可以用短些的字眼："弄巧成拙"。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2月6日

从所附的电报看，显然，哈伍德海军上将要用"猎户座"号和七艘驱逐舰护送从马耳他回到亚历山大港的空商船，此后，护航舰只就回马耳他。但是在这一周内所有其他的舰只也要到马耳他来，因为这正是马耳他的海面部队（K舰队）必须攻击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的交通线的时候。一周或十天以后就太晚了。这将引起无穷的危害，也会影响整个的战斗。

2．这也是坎宁安海军上将用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不顾一切危险攻打敌人的船队的时候。这些舰只还从来没能发挥过这次战斗中阻止敌人的增援这样有效的作用。今后十天中，海军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敌人对突尼斯的增援。这一任务纵使付出重大的代价，也应当履行。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2月7日

我非常重视对这些设想〔关于"哈巴谷书"①〕的迅速审查。为发展这种设想，对于联合作战部司令应给予一切便利。

①关于用人造冰山供大西洋中飞机起落用的建议。

关于组织的建立和预备工作，他将每周向我报告。

2．我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五千尺长、二千尺宽、一百尺厚的菱形冰块的物质特性，它抵抗特殊压力的情况如何，或是这样体积的一座冰山在狂风暴雨的大西洋气候中将会发生什么问题，或是它在一年的各个季节中在不同的海域内要多少时间融化。一座浮岛或若干浮岛的优越性，即使只用作飞机的加油站，也很了不起，这种优越性现在不用讨论也是一目了然的。在目前考虑中的任何战争计划内，不难找到一个安置这样一种“踏脚石”的地方。

3．这个计划要得到成功，只有使大自然能听我们使唤，我们能像运用我们自己的物资一样运用海水和低温。如果这个计划需要我们向北极黑夜的深远地区，运送非常多的人员和许多吨钢铁或混凝土，那么这个计划就搞不成了。

4．我的心中浮现如下的一种进行办法。我们可以乘破冰船到冰层厚达六七尺的极北冰原地方。然后将一块冰的表面凿成冰船型；在冰甲板的四周安放适当数目的抽水机器械；不停地喷射海水，以增加厚度和表面的光滑。在这种程序继续进行时，冰山将在水中更向下沉。每逢工作进行到中间阶段，便可放一层纵横交织的钢缆，以便增加下沉的速度并增强其牢固程度。冰山重量和厚度的增加对于从四周的冰层分离是有帮助的。似乎至少可以达到一百尺厚。油质燃料仓库和动力的必要设备可以留待适当阶段完成。同时在某处陆地上兴建临时兵站的设备、车间等等。当冰山开始南移时，它就可以离开大块浮冰，这样船只就能驶近它的旁边，将包括大量高射炮火在内的一切装备放置在冰山上。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斯塔福德E克里普斯爵士）

1942年12月12日

我已仔细地考虑过你的11月30日关于指挥反潜艇战的备忘录。

在你所拟的计划中，建议有一位军阶很高的海军军官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挥下，单独负起这些作战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海上战斗是一个整体。经过多年的考虑和实践，我们已经对海军部和海军参谋部认真地进行了组织和整顿，以便统一指挥海上的战斗。如果试图抽出海战的某一特殊方面，并为着种种目的进行分别指挥，我相信，这将引起无数的摩擦和混乱。

反潜艇战几乎要涉及到海面舰队、海岸指挥部和海军部的所有部门。你所建议的这一组织形式，会超越一切现有的安排并打乱一切现有的职责。在海军部的本身范围以内势必划定新界线，从而引起许许多多的争吵。建立一种局部的独裁在非常时期总是很诱人的，但是，也因此很易于分裂整个组织。

想要在反潜艇战方面强调自己的意图，你会发现你对于迅速进展的指导机构起着阻碍作用，而大人对于你所提议的一位军官如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不会比他们现在对于达德利E庞德爵士更加注意。诚然，我想我们的影响会有所损失。

我们当然必须仔细地注意指导机构的工作，海空部队之间的联络效率，以及在人事、方法和计划各方面根据形势需要的变动。有鉴于此，我组织了反潜艇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均可讨论，并可采取任何一个部门所不能单独采取的行动。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2月13日

奥地利自成一个单位，如果能在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麻烦，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对奥地利极感兴趣，并且希望维也纳可以成为多瑙河大联邦的首都。诚然，是欧洲各国在1938年听任奥地利陷入了无能状态的。从普鲁士人中分出奥地利人和南部日耳曼人，对于欧洲的和谐的重新组合是必不可少的。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并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2月13日

在这两支“火炬”作战计划运输船队中分配给东方特别部队（它是唯一参加战斗或将要参加战斗的）的三万四千余人中，连同一支新部队和若干援军在内，战斗部队还不到九千人。现在是突尼斯战役的危急时期。我非常怀疑，我们和美国人对正在登陆或即将登陆的二十五万敌人接触的实际作战人员，是否超过一万五千人。

2．K．M．S．5〔运输船队〕已经驶过我们的控制区。能不能再找两三只船把第四十六师的一旅人撤出来，随着圣诞节运输船队前进，这样做好不好？我们是否应该再补进两三千援军？当敌人有二三十万人在战场内或临近战场时，而我们目前只有极少数的人作为东方特种部队的突击先锋队，以战役的命运作赌注，似乎太糟糕了。我不是建议削减装满K．M．S．5和K．M．S．6运输船队中大量非战斗的

随行人员，而只要确知其中有与敌人作战的真正力量。我们常感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力量，不论供应、通信、工兵、皇家机械工程队、以及医院人员等等多么优秀，在前线必须经常有一定数量的人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从事实际杀敌的战斗。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2月14日

关于开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在本月下半月分两批启航一次以后，下一步如何进行为好？我希望对于船队计划一下（可订一个计划，或两个计划），至少在1月、2月和3月各航行一次，每批船数三四十艘。

2．将要推迟的“硫黄”、“哈斯基”等作战计划，看来可以使俄国护航船队的形势得到缓和。也应注意，如果决定进行“围歼”作战计划，而不进行“硫黄”作战计划等等（“围歼”计划只能在8月实行），这对于P．Q．运输船队的航行是有帮助的，并可以使它继续下去。如你所知道的，我现在虽然对“硫黄”和“围歼”这两个作战计划都在进行考虑，可是必须加以选择。如果我确信“围歼”经过极大努力以后还不可能在1943年实现，我只有选择“硫黄”等计划。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2月14日

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本土防卫部队缺少军官的情况，尤其是各营、各炮兵中队和装甲部队缺少军官的情况。我听说，很大一部分候补人员遭到选拔委员会的拒绝，以致他们回到队伍中颇感失望。我的意见是，营部或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是最好的鉴定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好鉴定人，就很难与他的地位相称。在这种种情形下考虑到军官不足的问题，适当的办法似乎是，所有经过指挥官推荐的人，由各旅呈报陆军部批准，非有特殊理由不得拒绝。

2．我也要一份数字，表明：（1）本土防卫部队中各级军官的定额人数，（2）那些在英国而不包括在本土防卫部队内的军官人数。我还要联合王国境内1942年任命的军官人数，不管那些军官已经派到什么地方。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2月16日

你在12月14日的备忘录第一段中提到外套上的印制的和刺绣的团的圆形徽章，请将样子送来。

2．请将你的前任所发指令的原文连同他采取这一决定的陆军部档案一并送来。

3．佩吉特将军在他1942年7月发出命令以前，对于不要实行这一指令是怎么解释的?

4．导致军事参议院在上月发出命令的缘由是什么？请让我看看关于这一问题的陆军部档案。在这一命令发出以前，是否同佩吉特将军商议过?

5．我在视察第五十三师时，当然从佩吉特将军那里得知，由于实行这项命令对于军队〔引起〕的沮丧情绪，而他确实以令我相信的态度表示了他对那道命令很后悔。

6．我认为，如果总司令对于你所提到的这种命令在好几个月中累次遭到破坏而还予以宽恕，这就很难在有关部队中实行这样突然改变的政策。……

8．如果你也向我说明国民自卫军在这件事上可以受到特殊优遇的理由，我将很高兴。对于他们，是否给过特别许可?

如果给过，理由何在？我总认为，常备军各团，尤其是像威尔士或苏格兰地方军各团，是更迫切要求集体精神的支持和以佩戴特殊标记表示特征的。

9．我十分了解，你自己陷入的一个困难，是由于把实行这种错误原则当作一种威信，我很愿意在核准普遍佩戴徽章以前，容许有一个比较长的中间阶段。

首相致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主计大臣、贸易大臣

（抄送枢密院长）　　1942年12月17日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各种社会改革、土地开垦等建议时，对于我们的战后财政状况应给予充分的考虑。这些计划的复杂关系一定要同必须维持的武装部队费用和恢复我们的出口贸易的前景联系起来。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人民感到受骗，因为有人曾引导他们对于美好的计划抱有希望，而这种美好的计划却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不能实现。

同美国人的谈判有什么进展？我们的出口贸易迅速求得恢复这一重大问题，势必有赖于这些谈判的结果，而且，无疑，你们正在考虑

一切可能的市场。不管缔结了什么国际贸易协定，这种工作是有价值的。请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考虑这些问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雅各布准将，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2月18日

考虑到我们的装甲师准备参加战斗的这样少，我们不应〔在下次开往北非的装甲师中〕送去装备两磅大炮的“十字军战士”式坦克。我们在加柴拉战役中，曾使这些炮力不足的坦克增加我们运输困难，以致遭到严厉的指责；现在我们又这样做，这只会使我们蒙受同样的批评。只有送去最好的，才值得运输。似乎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换。请将用六磅炮代替两磅炮的计划告诉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雅各布准将　　1942年12月19日

我知道十五万只新的0．303吋口径的步枪和三十三万二千支“斯登”式冲锋枪已于10月和11月造成。请告诉我，这些武器是怎样分配的。

2．现在国民自卫军中多少人有单人使用的武器，没有的还有多少？

3．在昔兰尼加——即在阿盖拉西边作战以前——我们所缴获的一切完整的或可以修理的武器，包括步枪、迫击炮、大炮、卡车、坦克、飞机等，应向中东方面要求一份尽可能完备的报告。

首相致雅各布准将　　1942年12月19日

一百二十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和装备，应与二百门两磅炮和三十二门双筒自动高射炮同时送去。我很重视在吉罗的领导下在摩洛哥尽快建起一支精锐的法国陆军，这样就可使英美军队不必要在那里蹲过整个夏天。进行一切准备吧。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2月19日

许许多多的英国士兵在中东和印度已经三四年了，毫无疑问他们都极想回家，极想在他们重新担任职务以前给他们休假。我不知道，对海军为什么该表示特别关怀。事实上，陆军兵士中有许多人参加的战斗比海军更多。仅仅为了休假的目的，令“英勇”号驶回本国和把它送回防地，要用多少汽油？我们有没有作这种调动的权利？

2．将旧式“皇家”级军舰调回并停泊在某安全港内，而用它们的船员配备新舰，这种做法确实是明智的。它们只是破旧的船只，在任何敌舰出现时，它们只会引起人们的重大忧虑。如果这些船只一只一只地驶回本国，那些遭受船只失事的船员或那些特别长期在外的船员，可以用这些船载运回来。

3．“安森”号或“豪”号将要在地中海发生作用，我实在感到高兴。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总督导员　　1942年12月19日

我以下议院的一个老议员的身份〔就内阁阁员在下议院对于口头质询应该精简他们的答辩并缩短他们在质询终了时所作的报告，以避免侵占辩论或处理公务的时间这一建议〕，有很不同的意见。从行政部门听取关于公务的报告是议院的利益和特权。小部分议员没有任何权力阻碍议院享受这种巨大权利。这个问题在战时比平时更加重要。如果内阁阁员的报告，在质询终了时不向议会提出而交与各报发表，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了事，下议院会感到不尊重它并且会见怪。我自己深信，如果他们充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提出的这个要求肯定不是下议院的愿望；我并认为行政部门应该向议员说明情况，以便使在已经获得或已经听到的意见以外的其他意见可以发表。当行政部门作这样报告时，下议院总是几乎座无虚席；而在报告终了时座上无人的这种事实，正是平常不爱发言的议员所看到的一种极正常的迹像。不言自明，内阁阁员的报告应该仅限于透露情况。

2．另一方面，大臣们在质询时间内确实不应该宣读长篇的答辩，因为影响议员不能提出以后的质询，这是极不公平的。质询时间是议会生活最活跃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希望这件事在发表以前由内阁加以讨论。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12月19日

内阁于1942年8月4日成立一个由当时的掌玺大臣斯塔福德E克里普斯爵士（任主席）和三军大臣组织的内阁委员会，用以监督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看他们如何使用作战部队中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斯塔福德E克里普斯爵士曾经建议，现在由其他大臣接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更为适当。我同意这一意见；如果你承担这种职务，我是很感激的。

尽可能地限制那些先生们的工作确是明智的办法，因为他们可能做出大量有害的事，从而极易于变成蒙混欺骗。严厉对待他们，不准这一大批人以公家费用寄居在作战部队里。当然，有些容易识别的病例对于治疗这类疾病可能有利；但是，用精神病医生擅自提出的一些怪问题来扰乱大多数健康的、正常的男女人员，是极为错误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食客和随军人员。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2月19日

在日报表中看到我们的潜艇标号为“P．212”等等，我仍觉痛心。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将替它们起名字。为它们起名字，这是遵照军队的传统，并符合在这些艇中冒生命危险的官兵感情的。连一个名字都未起，这对于他们的忠诚和牺牲是一种损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2月21日

鉴于英国各师的七拼八凑的装备，以及澳大利亚部队和南非部队从第八集团军中撤出，我认为波兰军的装备是头等重要和非常紧急的事。准备一个计划，说明各师可在某某日期装备步枪、发射二十五磅炮弹的炮、防坦克炮、高射炮、迫击炮和机关枪、轻机枪战车；还有坦克。不必要完全遵照英国的标准。英国的标准留待以后再设法达到。请将最早的日期告诉我，这些优秀的军队在什么时候有最低限度的装备，以便达到实际从事作战的标准。我来预定几个日期：1月31日，2月28日，3月31日。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23日

安德森将军抱怨他的坦克同德国的坦克比起来太无能了。这跟我们一年前在加柴拉战役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现在你们说，你们所附文件中的计划已经是最好的计划了。这意味着，八十九辆装备过时的二磅炮的坦克要随同第十一师前往参战，而装备六磅炮的坦克只有八十辆。我绝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各装甲师已经缩减到一个单独的坦克旅。现在这一坦克旅又减少一半以上，以适应指挥的编制。这样，在2月份前往参战的一个英国装甲师，只有八十辆装备实际有效火力的坦克。

这是攻击力量所绝不允许的一种削减，我希望你们把这件事重新检查一下。我很乐意在明天中午十二点看到你们两位，你们可以和你

们愿意携同的任何军官一起来。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26日

第十一装甲师

这一师和其他部队将要共同作战的地点突尼斯尖角地带，深约三十五哩，宽约五十五哩。可见该地同辽阔的西部沙漠没有类似之处。另一方面，〔这一师〕可能在比塞大要碰到永久性质的堡垒和在突尼斯周围强大的野外阵地。也许要支援步兵突破。为了所有这些目的，重武器和厚装甲是需要的。

常规装备的问题自不必提，可是特殊任务的特别武器必须准备。

2．你们能增加三十六辆六磅炮的坦克，使〔每中队〕坦克部队增加三四辆，这很好。我希望你们赶紧考虑一下，我们能否增加一个装备六磅炮的第四坦克团，作为师后备力量的独立部队。如果这一部队能有“丘吉尔”式坦克，那太好了，因为在穿过比塞大或突尼斯的防御工事以及在巷战中，这种坦克本身就有必要的装甲。莱瑟斯勋爵通知我，给船队增加船只不能超过两艘，至多三艘。这样，我们就大大增加了攻击力量。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登陆设备或许对付不了四十吨重的坦克，布奈的登陆设备恐怕更坏。不管怎样，这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武器。新增的一个团，除开它的修理工厂和零件以外，并不需要在师部编制之外再加任何东西。

3．在防坦克部队和高射炮部队方面，这一师必须视为例外。鉴于它的任务的重要性，可以从本土防卫军的其他部队暂时抽调人员。该师师长遵照我的要求，给我看了他写给陆军部的信。我确实认为，所有他的防坦克武器，至少应该是发射六磅炮弹的炮。考虑到战争的推迟一定会使更多的德国“虎”式坦克送到战场来这一事实，我希望可能增加十几门发射十七磅炮弹的炮。

4．料想这一师可能在2月或最迟在3月要去担负非常重要的任务，给它一份完全特殊装备是必要的。这里面当然包括一个连的迫击炮支援部队。请将实行上述办法的规划给我，或告诉我能实行的有多少。上述情况的任何变动在未及时地通知我之前，不得推迟这一师的出发日期。

5．除这一切以外，我将向总统要求拨二百辆或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到阿尔及利亚，以便我们的第六装甲师在从前线撤下时能一团一

团地把坦克编入进去。继续使用在加柴拉造成失败的装备，我们不可能不受议会极端严厉的谴责。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2年12月26日

疾病

据健康保险促进协会向政府统计部门呈报的数字，工作人员由于小病缺勤的平均人数去年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如果这一数字适用于全体工作人员，这就等于在正常人数中少了八万人。很可能，这种缺勤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身体不好以外的原因，但是这样一种显著的增加，或许标志着使平民负担更多艰苦工作的危险。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2年12月26日

明年上半年预定输入联合王国的进口货这样少，我们必须立即采取一定步骤以求增加。鉴于中东方面的战略形势已有改进，似乎可能规定每月供应陆军部和空军部的船只最高限额，以便它们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向东方各战场输送军需。

如果军事部门每月拨（1）五十艘船，或（2）四十艘船，到东方战场使用，那么本国的进口将增加多少，请你告诉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2年12月27日

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文件中关于《德国陆军的作战序列和分布情况》所估计的德国师数是三百二十，但是，我在其他文件中看到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估计是三百师。请你把这种不一致的地方调查一下。

2．联合情报委员会在关于德国在1943年的战略的文件中，估计德国的作战人员是六百二十五万。这一数目意味着德国每师总人数是二万人，而我们的是四万一千人。如果他们的军、集团军和补给线部队的比例同我们的一样，那就说明一师的正规人员不足一万人。另一方面，它表明陆军部所派的随军人员太多了。关于这一点他们说什么？我要留着这份报告。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12月27日

这些潜艇的命名当然比那些代号好得多了。请参考我的建议。我毫不怀疑，翻翻字典，再想一想，可能还有所改进。

现在请继续这一工作，在今后两周内让它们都得到命名。①

①参见12月19日给第一海务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陆军大臣、军事运输大臣、以及帝国总参谋长

1942年12月31日

对于派遣“丘吉尔”式坦克旅往突尼斯所规定的日期，我不满意。为了充分适应战争的紧急性，必须作最大的努力，使这一旅人全部登上于1月17日启碇的运输船队船只。如果军事运输部能拨出船只，而陆军部却不能及时将已动员的这一旅人送到船上的话，极重大的责任就落到陆军部的身上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2年12月31日

关于拒不吸收候补军官的问题，如果早在他们进军官训练团以前便表示拒绝，无疑比在他们身上白白进行了训练以后更经济些。然而鉴于本土防卫部队的作战单位极感军官不足，而且补充又赶不上需要，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2．从你的表上清楚地看出，军官缺少两千名以上，其中单是步兵就缺少近七百人。你打算怎样和什么时候把这种缺额弥补起来？我注意到，在英国的八万七千六百三十三名军官中，至少有四万零九百七十九人是不包括在本土野战军、英国防空部队、或第一集团军仍留在国内的部队中的。你一定可以从这个四万零九百七十九人的巨量数额中——其中大部分未参加作战部队——找到野战军所需要的两千人。请对表中第四栏“所有其他在国内的”少校、上尉和中少尉等人员就业情况作一分析报来。我可以说，从事非战斗职务的四万零九百七十九人这个数字，同战斗部队所缺少的两千人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①

①参阅12月14日给陆军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2年12月31日

我认为，各部次官的薪金是一千五百镑，有人甚至不及此数，这是令人痛心的，如果你能想出一种办法，我愿有所改善。一种办法是，把他们的薪金中第一部分六百镑作为他们的议员薪金，在大臣薪金之外再加上议员薪金。我们的次官中有许多工党议员，我想他们是感到极大困难的——事实上，他们在经济方面所感到的困难比他们不担任行政职务还大，因此让他们供职简直没有一点好处。这是不对的。

我甚至想把所有大臣薪金的第一部分六百镑作为他们议员身份所应得的薪金，再把其余的加上，甚至超过一千五百镑。我想，下议院必定十分赞成这种办法，尤其是因为它影响到工党中比较穷的人。必须记住，还有从选区到伦敦的旅费及其他活动费用，还是照样发给。大概你能想出一些别的办法。

请将你的意见见告。

1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3年1月1日

为什么加拿大军多要一万三千支步枪？他们已否增加他们的实力？他们的过去的消耗情况如何？由两师人合并的事实看来，为什么中东方面要求六万三千五百支步枪？中东的步枪后备有多少？在最近的战斗中英国的步枪损失了多少？波兰军在目前已获得多少支？为什么要送一万八千支步枪到东非去？

那个战区的部队已经全面减少了。关于遵照内阁的讨论缩减国民自卫军的问题，已采取了什么政策？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3年1月1日

我对去年商船运输的出色成绩致以热烈的祝贺，这种成果确是一切有关方面值得骄傲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2日

你一定要说明一下，我们在现在的宪法和战时办事程序下，一直遭到“小人物在政治事件上感情用事的见解”的批评，而完全制止这种情况，将会使陛下政府受到直接攻击，说什么议院和报纸没有自由。私通达尔朗和维希政权是我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尤其在工人阶级中特别强烈，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与团结全世界反对共同仇敌的广大纯朴的忠诚意志相违背的问题。这件事使首相在秘密会议中费尽全力以求缓和下议院的感情。你应当警告赫尔，我国舆论对于这一问题几乎达到忿怒的程度，如果这种忿怒一爆发，一定要引起美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2．在达尔朗事件上，我们已经全力予以帮助；而在与维希保持接触的问题上，我们还照旧进行帮助。但是，人们在感情上认为光辉的军事行动已经受到玷污。这里充分认识到局势的危险。当美国人说出

大大冒犯我国的话时，首相不能像美国国务院能箝制美国人言论那样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使舆论和议院沉默无言。补救的办法是修改政策，并从这种法国的泥沼中脱身出来站到正确的立场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1月4日

对于德国和意大利在突尼斯的实力，以3月1日为期，作出最大可能正确的估计是很重要的。

2．从登陆以来，在两个月内，轴心国已经聚集二万九千德国人和一万四千意大利人，总共四万三千人。因为这个数目中有从的黎波里塔尼亚过来的意大利人一千五百名，所以他们每日增加的比率不超过七百人。假设将来的增加率每日能达一千人以上，这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到3月1日最多是十万人。在现在的四万三千人中，包括三千或四千的空军人员和一部分德国第九十军团的后勤部队以及参谋、高射炮等人员。为着维持我们第一集团军的四个师，据说总共需要二十一万一千人。假设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并且假设他们的补给线较短，他们也未必可能从突尼斯的人力和物力上组成和保持两师以上或至多三师的德国军队以及力量薄弱的两个意大利师，这种意大利师的实力并不比一个旅的实力强。等于四个师的力量，可以说是正确的。

3．这一支兵力没有正常的机动能力。现在的四万三千人很缺少大炮和运输工具，由飞机或驱逐舰增援不能携带车辆。

进入比塞大和突尼斯的船只必须注意制止，所有过去进入该两港的船只，约有三分之一已被我们击沉。在我们猛烈空袭的火力下，从苏萨、斯法克斯和加贝斯供应隆美尔军队，似乎不可能成功。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预料这种装备大炮不多和运输力量很差的四个师军队不能作远距离的军事活动。

4．隆美尔的军队也许要朝突尼斯境内撤退，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将紧紧追击他们。绝不可认为，隆美尔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以及在的黎波里的防御中一定会避免重大的损伤，如果我们在2月初占领的黎波里，他将在那时先退到边境，然后退到突尼斯境内。不妨假设一下：这是一种可能的军事行动，而且，应当提供关于交通情况的报告。再者，道路可能被东方特种部队的活动截断，也必定受到

我们空袭的严重阻碍。然而，假设隆美尔率领他的主力部队能够进入突尼斯，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总数会有多少人。

5．我们知道，德国军队的给养人数在12月中旬大约是七万人，但是其中大多数是空军地勤人员、供应和后勤部队，这些都是在两年的沙漠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德军各师的实力，即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第十六摩托化师和拉姆克旅，还不到阿拉曼战役时的三分之一，或者只有四分之一。随同隆美尔在前线作战的这些人绝不可能超过二万二千人。

6．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军也必须估计为七万人。可是这些军队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他们在前线的两个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是隆美尔的一个累赘和忧虑，很可能被我们的袭击截断和肃清。现在随同隆美尔在一起的两支意大利部队，实力不超过二万二千人。当然还有后勤部队、空军地勤人员等散布在到的黎波里的沿途，但是这些人的战斗价值低到可以忽视的地步。甚至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意大利师的实力并不大于我们的一个旅团的实力。

7．因此，假设隆美尔未从地中海的对岸得到增援，到3月1日他进入突尼斯境内时又未受到重伤，他能带走的部队最多不超过等于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的德国师以及两个薄弱的意大利师的力量。

8．所以，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似乎不妨作出结论，3月1日敌人在突尼斯的武力不超过二十万的给养人数，其中十二万是战斗部队，或者说四五个德国师，两个装甲师，以及等于两三个足额的意大利师，虽说这些师可以用较高的编制名称；

总共是六七个师，而且运输和大炮的装备都不好。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3年1月4日

轰炸机的扩充计划未实现，我很失望，我认为我应当早就得到通知。

2．我注意到，美国人到现在还未成功地在德国掷下一颗炸弹。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1月4日

昨天我同威克斯和盖洛韦两将军作了一次长谈，他们给我许多统计表，现在我正研究中。

2．我注意到第一集团军的编制中二十一万一千人里面只有步兵二万七千人。西北非方面的最近统计表明，该集团军第八部分的死伤人数占总伤亡率的百分之五十一。显然，步兵所受到的危险比该集团军的其余部分，包括炮兵、装甲兵以及其他战斗部队等等多七倍。当我们想起步兵在西北非担负什么任务时——从二万二千八百名登陆的步兵中大概抽调一万五千名精锐士兵固守六十哩长的一条战线，猛扑敌人或进行可能发生的白刃战，并参加前线的工作和其他种种任务——似乎该集团军的步兵组成部分应该适当地加强。

3．另一方面，我知道现在有人提议将每营的连数从四连减为三连，并加强这些连的实力。据我看，保存四连较好，并将每连的实力提高到打算改每营为三连的那种连的实力。我也认为对于每营步兵的实力增加一百人是可以的。我完全了解，并且赞同现代化的趋势，它导致了各类专门兵种的巨大发展。当承担作战艰巨任务的步兵缩减到这样极小比例时，这种现代化的趋势似乎搞得太过分了。“步兵是陆军的主力，其他兵种是其助手”这句格言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话了。这是一个权衡轻重比例的问题。第一集团军的数字表明：四千二百名军官和各级司令部的参谋对二万七千名士兵，或一名司令部的参谋对六名步兵的士兵。

4．从第八集团军的前进和它进入突尼斯的可能性看来，我们无须再考虑派遣比四个整师更多的人到突尼斯去。如果两个步兵师有较大的步兵比例，那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步兵应有充足的选拔来源。

5．步兵对其他兵种的比例，在准备“围歼”作战计划的兵力时，需要仔细地研究。应当请指挥各营的优秀上校二十人左右分别表示他们对于每营实力和编制的意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军事运输大臣

1943年1月5日

我们1943年头六个月的输入计划一定会令人感到严重的焦虑。截至3月31日为止的五个月输入，似乎只能按照一千七百万吨的标准计算。根据现在已有的报告，到12月份的输入只合一千三百万吨。美国人答应从12月开始每月提供三十万吨，按照现在的方式方法，到1月底只能得到五万吨。库存方面，粮食和原料都已消耗殆尽。原料的中断

将导致军需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停顿，对于英王陛下政府的信用损害也将达到最大的程度。现在仍然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

2．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开往中东和印度的船运限制，如果从1943年1月实行，到6月底为止，每月不超过四十艘船只，就可改进输入的情况，达到三千三百万吨。这样就可以避免可怕的物资中断，不致使我们过一天算一天，并在本年的后半年中完全依靠美国的履行诺言过日子。我希望这一建议由各有关部门立即加以研究。

3．从8月以来，中东完全改观的情况恐应加以考虑。西部沙漠的决定性胜利以及俄国人在南俄和高加索大量收复失地，可以说是无限期地解除了我们在当时所面临重大危险。隆美尔的军队已被消灭。在开罗周围一千哩内，除了巴尔干各地和各岛屿的敌驻军以外，不久将无敌踪了。为防御波斯和伊拉克而成立的第十集团军的需要已经减少，但是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需要。这一集团军现在可以考虑全部或部分地用于东地中海或土耳其的军事行动。第八集团军和埃及的英国部队已经过如下的削减：澳大利亚师已经调走了，它的装备遗留未动；英国第四十四步兵师和英国第八装甲师已经撤销，它们的人员已调去补充留存下来的部队。所有的储备和装备必须按照这些实际情况检查一下。

4．至少有三师的装备可以节约下来。从各后方部队里面，并从以上所述的各师中，找出九万一千人，这就可以减少以前的增援要求。在中东一地就有四十万吨的弹药，已在印度或运往印度的弹药有二十二万吨。在阿拉曼战役开始的第一个月，发射的弹药只有二万五千吨。一般说来，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以及印度，必须用它们的剩余、他们的储备和它们每月四十艘船只的运输量维持。为了表明这种办法能否成功，以及进一步采取什么紧缩措施——如果有的话——必须准备一个方案。不过，两个半波兰师的装备应当最先办理，这些部队是我们在今后六个月中唯一能供应东方战场的新援军，到那时候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下局势。

5．第八集团军中的第四印度师和第五印度师是否应该与第十集团军中的英国第五十六步兵师和英国第五步兵师交换，这是该考虑的。关于双方交换两师或一师的问题。盼望你们研究一下。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3年1月7日

谢谢你给我看你的关于殖民政策的演说草稿。当我阅读该稿时，我潦潦草草写出几点评论意见。

我认为你可以用更自信的语气发言。下议院在一百多年中对于殖民地发展的影响，已经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对土著居民道德标准的榜样。事实上，我们同波尔人的问题起源于我们坚持正确对待班图人，在今天，我们仍禁止他们控制土著居民的领土。我们曾经禁止印度的商业发展，这或许对于它的人民是有损害的。

一切帮助，除非是出于大公无私，不然便没有价值，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货物和劳务的互利交换正是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基础。维多利亚时代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英国人争论道，一切殖民地只是负担和责任，我相信狄斯雷利在青年时谈过，当时候来到时，殖民地将像“成熟的李子一样坠落”。

如果我们除纯博爱主义外绝不能从我们的殖民地获得任何利益这种说法成立，许许多多人就要主张，我们顶好把钱用在改善国内工人的健康和社会事业上。七八十年来，我们把我们的殖民地对全世界的贸易绝对开放，而不要求丝毫的优先权利，或者除正常税收外不征收任何赋税；而美国人已用高关税政策把世界引入歧途——考虑到以上事实，现在美国人却教训我们要多行好事，真是好不要脸，然而，我不是建议你使用那种特殊的说法。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3年1月7日

从轰炸机司令部在上月未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飞行看起来，八百零八架飞机的编制中合用的和适于作战的只有五百四十七架，这未免太令人吃惊了。为什么一千零十架的编制和九百零九架的现役实力中，可供使用的成员只有五百五十七人?

我十分明白，在不可能飞行的天气中飞机是不起飞的，既然如此，应当是力量的大量积蓄，而不是目前那种不断降低的备战状态。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3年1月9日

下面的方案应由各研究部门的三军联系委员会研究一下。他们应当说明，这一方案对于他们的工作有多大帮助，或者提出什么修改的意见。

虽然没有人能说对希特勒的战争可以在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对于这一日期的合理假设，不妨说是在1944年的年底以前。每隔三个月应将日期再考虑一次。然而，对日战争或许要继续到1946年底，并需要联合国家的三大国和中国作出巨大的努力。因此，研究工作主要应着眼于在1944年年底前可以做些什么。同时也应着手对于在今后两年不至形成重大负担的研究，虽说它们在1946年年底以前不能达到成果。作个粗略的规定吧，十分之九的努力应当用在与今后两年有关的问题上，而以十分之一的力量用在关于以后的问题上。在难决定的情况下，应当分别根据其得失情况，谋求指导方针。

首相致外交大臣，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1月9日

当麦斯基先生说我已答应斯大林在1月和2月组成以三十艘船只组成运输船队时，他说的话不真实。我所作的唯一诺言载在我的12月29日电文的第三段中，这是海军部所同意的。现在我才了解到，1月17日启航的船只有二十艘，2月11日启航的是三十艘。我认为极可惜的是，海军部不能按照诺言凑成全部三十艘船。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承担2月的船队任务。

应当告诉麦斯基，对于俄国人的屡次挑剔，我是忍无可忍了，若想逼迫我再多给一点，那是丝毫没有用处的。我们在全世界的护航舰越来越少，以致英国商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仅仅今天早晨来到的消息说，我们的九艘满载迫切需要的汽油的大油船被敌人击沉了六艘，因为我们为这一重要船队只能派遣一艘驱逐舰和少数几艘驱潜快艇护送。海军部曾经明确地说过，如果美国人不借给我们更多的驱逐舰，在2月的W．S．运输船队以后和3月半以前，我们不能送去任何东西，三十六天一个周期是我们唯一可能实行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　　1943年1月9日

各种特殊小型船舶，如疏浚船、拖轮、打捞船、海底电缆敷设船等，共有多少，请详细列单交我，对于它们的供应不得延误。一切经验表明，海军造船厂的负责将官送来的要求都被积压，结果是从作战计划上大量紧缩，以便供应各种次要的小艇和零件。

在我对于削减商船建造吨数的提议表示同意以前，这一方案必须加以严格检查。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1月9日

你训练兵士使用战车防御炮，我很高兴。我知道，信管问题现已解决，试炮便无妨碍了。

2．我本应考虑到，如果战车防御炮代替防坦克枪，那就可以停止制造防坦克枪及其弹药。四万二千支枪和一千万发弹药的现有储备，应该能够充分供应西南太平洋作战和侦察部队的使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继续高速度地生产这种弹药确是不值得。

3．为什么要把“杰弗里斯式步枪”改名战车防御炮?

“博伊”式①步枪，这个名词听起来虽说有些古里古怪，可是没有人反对它。

①“博伊”式的原文是Boys，意为“男孩”。——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3年1月11日

请弄清楚，卡特鲁将军是否确实同联合计划委员会或联合情报委员会谈过突尼斯南部边界上马雷特防线的地形和防御工事情况。这位将军知道这条防线的一切情况，他曾在那里指挥过，应该从他那里获得现成的专门的情报。应当准备好最大比例的地图、同时作好一份报告，以便我能转交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

首相致农业与渔业大臣　　1943年1月12日

请作一个增产鸡蛋的计划交给我。我听说，从农场生产的数百万吨燕麦和大麦中分出六万七千吨，就足以恢复所有家庭饲养母鸡的饲料配给，可使鸡蛋生产的数量迥然不同。当你在其他方面极有贡献时，而在这一方面有巨大而明显的失败，似乎是可引为遗憾的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1月19日

应立即采取措施配备一些九点二吋口径的长射程大炮，以便从极远的距离用这种机动装置控制比塞大和突尼斯的飞机场。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办了，但是应该及时地送到那里。

疏忽了这一点将是很不幸的事。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1月21日

战时内阁完全同意下列各项建议：

（1）这次会议结束时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总统和我在会上回答问题，任何新闻的发布必须等到总统离开非洲海岸以后。

（2）亚历山大将军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整个北非地区的副总司令。

（3）1943年可能实现“痛击”或“围歼”作战计划，该战役的指挥官应当由英国人承担。

（4）在军需和外交两方面，联合王国负责土耳其，美国负责中国和法属北非。

（5）梅特兰E威尔逊将军继亚历山大将军任中东总司令，该总司令将再度恢复对于波斯—伊拉克战区的全部指挥权（在安排上不致引起多大困难，但是我提议在当地讨论安排办法）。

2月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3年2月9日

在这种飞机最后完成以前让我看一下，以便我能提出一些小小改进的建议，也许会更有用些。所以我希望该机能在下星期送到诺索尔特机场，随机应来一位能对我进行解释说明的人员。

2．在最近期间我不打算再作任何旅行。如果机上装有压力舱，因而像我这样一个老人能够直接飞往俄国，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2月10日

冯E阿尼姆指挥下的七万五千四百轴心军队中，战斗人员达到六万二千一百名之多，各种勤务部队一万零一百人，还有德国空军三千二百人。德国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率是七与一，他们怎能做到这点的？为什么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

首相致外交大臣，伊斯梅将军并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2月10日

我正在考虑，关于在六七个月内举行另一次会议的可能性；我希望能够说服斯大林参加这次会议。我想，塞浦路斯正是一个很适于这一目的的地点。一艘适宜的船只当然可以停在一个港口外面供通讯之用。为修建临时别墅，可以拨出一笔适当的费用。你看，对于斯大林路程是多么短啊。

如果你认为这个意见不错，请你同殖民地事务大臣商量一下，并提出一些办法。

首相致莫顿少校　　1943年2月12日

请将我从处理南斯拉夫事务的特种军事行动执行局得到的报告给塞尔伯恩勋爵看看。总的说来，我同意这份报告。我认为，同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建立有希望的更密切接触是一件具有极大重要意义的事。敌人被控制在这些地区的师团数目是最值得注意的。

2．当阿诺德将军经过开罗时，我极力向他要求多给我们八架“解放者”式飞机，作为用降落伞空投物资或间谍之用。

他于第二日早晨离开了，但有指示给斯帕茨将军。我相信，你在这一问题上曾同特种军事行动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举行过一次会议。我也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过额外多给八架“解放者”式飞机的事。

3．请告诉我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们是否有更多的事可做。

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地方有障碍，我大概能把那种障碍消除。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2月13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关于在意大利的各种反法西斯分子〕。只要我们不承担任何义务，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是没有妨害的。我希望你将这件事再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无论如何，我必须通知总统。我毫不怀疑，如果“哈斯基”作战计划在最初阶段成功，美国遇有机会时，一定会坚持缔结一个使意大利脱离战争的协定。我将极力支援这样一种运动。除了为获得完全胜利所必须的时间外，我绝不愿使战争多进行一天。

首相致联合作战部队司令、主计大臣、第一海务大臣、空军参谋长，以及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

1943年2月16日

当“提尔皮茨”在特隆赫姆的时候，你们是否放弃了对付这艘军舰所进行的一切计划？五个月以前，我们听到关于这艘敌舰的许多谈论，这些谈论现在已渐渐少了。在考虑中的计划至少有四个或五个。在港湾内攻击船只，意大利人显示出他们比我们高明得多，这似乎是极难令人相信的事。

汽车和深水水雷发生了什么意外？

如果你们对于情况——可能的话，对于整个情况——加以判断，随后给我一份报告，我是很感激的。这样一宗战利品放在那里，而没有人能够想出获取的办法，未免太可惜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2月17日

由于参谋长们和联合作战部司令在促进“哈斯基”作战计划的工作上所表现的极端顽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首相希望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他已批准那封与此有关的电报，并引起总统个人对于电报的注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2月19日

鉴于某些美国人对于“哈斯基”作战计划采取拖延态度，我希望由联合计划委员组成一个小型小组委员会，会同联合作战部的司令，详细拟定一项研究计划，在6月份完全由我们单独进行，除登陆艇、护航舰等外，不依靠美国的任何东西。

我们有四个师在突尼斯，两个师在途中或待命出发——共计六个师。第八集团军可以从的黎波里派遣六个师。为这次“哈斯基”作战计划，再从波斯抽调两个英国师投入，总共已有十四师了，而按照这一作战计划的原来规定，只需要九个半师。

2．在登陆方面有美国人用空军等助我们一臂之力，其余一切完全由英国的部队进行，有很大的便利。到那时，美国人可以直接进入我们已经占领的港口，无须经过突击登陆的训练就可加入战斗。总之，我们要看看这个计划是如何拟定的。

如果我们能够作出这种提议，这至少是一种鼓励，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力的鼓励。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3年2月26日

我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命令：在美国飞机名称后面写上它们的编号，请注意美国司令部是如何谨慎执行这项命令的。要绝对保证我们也照此办理。一切违反这一指示的事项必须向我报告，将违犯命令的文件连同负责发出这一文件的部门所作的说明一起送来。

首相致公共工程大臣　1943年2月27日

关于建筑工业的人员训练问题，你刚发表一份令人感动的白皮书，请接受我对此事的热烈祝贺。建筑确是战后一项更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实际上会这样或那样影响到全体人员。你及时地采取步骤筹划这件事，并以勇气和远大眼光进行筹划，我很高兴。我祝你一切计划成功。

我正把同样的备忘录送交劳工与兵役大臣。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3年2月28日

不久以前，你给我的监狱人数报表使我感到意外良好，尽管战时犯罪的事有大量增加，但监狱人数却增加得很少。如果你给我一份新的报告，表明现在（直到目前为止）和战争前一年的对比，我是很感激的。

首相致农业大臣　　1943年2月28日

我不满意这种说法：供应全国更多的鸡蛋将是一项损失很大的买卖。听说新的生产计划将对目前的吝啬供应作进一步的削减，这实在令人不安①你交给我的生动的叙述表明，输入蛋粉比为在国内生产鲜蛋供给所需要的饲料更经济些。你的描写是非常动人的，但是，如果我曾经建议以输入额外的粮食来增加鸡蛋的生产，那就更切合事实些了。

①见1月12日与3月22日备忘录。

我心中所想的是，从我们的几百万吨用于食用牛的饲料配给中，拨出几十万吨给鸡作饲料，其可能性如何。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这种办法不致影响到牛肉产量的过度下降。而且，我听说，鸡吃了混合食物比牛更能转化蛋白质。

诚然，有理由可以相信不至招致显著的损失。如果粮食取自农场，这仅仅意味着，在冬季养肥的牛要少一些，而在夏季依靠草料养肥的牛的要多一些。对于本国生产的牛屠宰时间可以稍作变更，但是，如略微变更我们输入计划的时间，或我们放出存货，其影响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我极关怀我们在鲜蛋的供应上所作的剧烈削减，会引起精神上和营养上的影响。

你所做的极其出色的工作，我曾正式给以赞扬，但却由于这一非常重要方面的失败而受到损害，纵然只在局部的范围内，我也非常感

到痛心。我希望我能说服你设法克服困难，而不要使你陷于困难而不能自拔。如果你愿到我这里来和我谈谈，请你就来吧。

附录（3-5）

3月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陆军情报处处长1943年3月1日

关于德国陆军的实力估计，我已要来了主计大臣〔彻韦尔勋爵〕所作的说明，随文附来。我们的意见似乎都很一致，但是我愿意知道，你们是否有更多的意见。

2．这些资料有巨大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应当了解，它们怎样才能与美国的意见一致。我们也应当将我们的见解告诉俄国人。

3．“师”这个字现在变成了一个障碍，再不能作为不同国家之间计算的标准尺度。据我看，说明人数——参加战斗的人数和总数——是和说明师数一样必要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3月2日

关于军人安葬的费用，我同意副首相的备忘录，把所有军人的葬礼——无论是士兵的或军官的——放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尊严的和光荣的基础上，我想你是欢迎这个可能性的。

请交给我更合乎时代精神的修正建议。我将以财政部的力量协助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3月3日

请如所拟办理，但应清楚了解，军事当局在他们一方面也必须有所收缩。所有我们的军事计划都被过分求稳所破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要求是太过分了。一项作战计划不能像建筑一座桥梁那样一想就想出来；有把握不是我们所要求的，而天才、随机应变以及智力必须起它们的作用。我很不满意印度战役进行的方式。东方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意志消沉已悄悄地蔓延到所有司令官身上来了。同样地，“哈斯基”作战计划也是在完全过分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

应当使那些司令官们感觉到，如果他们要从胜利获得荣誉，他们必须对胜利作出一些个人的贡献。凡是英美军队在他们的作战计划上过分注重安全因素的，他们就不能作出任何形式的进攻性战争。在未

来的六个月或八个月中，英国和美国大约只和德军六师人周旋。我们现在已经弱小到这种地步，这种状况是你们应积极努力改正的。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3年3月3日

你部送来这份关于禁止铁路运输花草的备忘录确实不符合我的希望。我要求作出一些努力，用花草来使人们在战争中轻松一下，你们应作一些努力，而你部对于这件事另有不适当的兴趣。现在有什么不同？去年做了什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3月4日

在今年的大半年中，斯大林对一百八十五个师德军作战时，英美陆军只和十余个德国师交锋，我非常地感到贡献的微薄，因此我不打算要求斯大林向我们供给他的作战计划，以免招来某种责难。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3年3月4日

在1943年的上半年，你能每月削减二十万吨的原料消耗而对战争所作的努力又没有严重影响，我是很高兴的。美国的援助在头三个月有很大的短欠，引起我们的储备严重下降，使我们在可能的最小的限度内不得不紧缩我们的消耗。因此，我希望，你就增加这些削减的可能性进一步开展你所允诺的调查研究。请交我一份报告。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3月5日

我听见我们的运输船队在好望角的海面上又遭到不幸，不胜震惊。我想，你们在这一区域大概已经作了安排，并已仔细地研究过一切。现在我们损失了四万吨的船舶。我们在这条航路上真受不了这样的损失了。我知道，十五艘或十六艘驱潜快艇和扫雷拖捞船已从加拿大来到。东方舰队统辖的驱逐舰在哪里？它们也同该舰队一样无所事事吗？这是一种极严重的不幸。

首相致陆军大臣、枢密院长、劳工大臣和内政大臣

1943年3月5日

国民自卫军的未来

为了免得大家和陆军以为入侵的危险已经减少而失去警惕，因此保持一百八十万人每月四十八小时操练和放哨的义务——对于这种极严重的负担，我的同僚们不应低估。不管人们说什么，这种额外的义

务确实是减少了人们的生产额。一百八十万人的每月四十八小时等于三十五万个整工。

2．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示司令官们不要坚持太多的使人精疲力竭的演习，使许多业务相当熟练的人不参加演习，如果他们是从事农业或工业工作的，尤其应该如此。假使战略情况发生变化，要增加演习时间是很容易的。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3年3月5日

非常谢谢你关于运输花草的帮助。

首相致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

1943年3月6日

烟幕

我听国内安全大臣说，现在有些谈论，说在国内减少烟幕以便节约人力。只要我们为防御夜间轰炸机的侵袭而保持英国防空委员会的一支强大力量，那么紧缩这种比较经济的防御方式似乎是一种憾事。

我却认为，由于一切装置可以利用，不要费多少人力管理烟幕是可能的。根据陆军部的统计，现在被雇用的整工有九千人。我知道，放烟幕的工作，平均计算起来，每月大约只有六个夜晚。当然，除一部分从事这种工作的核心人员以外，所有的人与其他职务结合起来是可能的，不必单单为这一项工作另派几千人。请将建议告诉我。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3年3月6日

运输花草①你们的委员会对于用火车运花草的任何解禁办法竟不予同意，这使我很难过。我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下派专车运花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在派专车和完全禁运之间当然可以找出折中的办法。

①参见3月3日和3月5日备忘录。

只要你们的委员会立即考虑一种办法，凭这种办法使这样有限的运输能力在不损害紧要的战争用途下能够适当地匀出运花草地位，并在顾及旅客的困难和限制下，又能在养花者中间作公平的分配，我就高兴了。这样，花有了合法的出路，大量的花可以送到我们的大城市来，黑市的引诱也可减少了。

我相信，这种办法可以和我们运输情况的其他方面的改进（冬天气候稍暖已使这种改进成为可能）一并加以考虑。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3月7日

承你好意，上次你在驱逐舰中作了安排，载运了一些红十字会的必需品到摩尔曼斯克去。这是怎样安排的？是否引起一些麻烦或危险？能否再运一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致联合作战部司令，并致运输总监1943年3月10日

这件事〔用在平坦海滩上的活动码头〕是过于疏忽了。各种各样的拖沓试验终于使我们毫无所得。从我催促制造几哩长的码头以后，到现在已将六个月了。曾否同杰弗里斯准将商量过？如果“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条件比在英法海峡的条件容易得多，你们对这些有什么建议？我早就希望以这种码头的迅速建筑减轻登陆艇的紧张情况。我是很失望的。

现在请交来建筑四哩长的码头计划，以便参加“哈斯基”作战计划，而不要妨碍“痛击”作战计划所需用的码头建筑。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3年3月10日

我对于在好望角的海面上重新发生这种不幸的船舶沉没事件自然感到难过。①我深知海军部跟平常一样正尽力而为。我希望地中海在3月底对于一切船只开放，但载运军队的船只除外，绕道好望角的运输将减到最小的比例。

①见1943年3月5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3年3月13日

我在阿尔及尔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规定，美国飞机的代号后面应写上它们的名字；我的意见是，在实际工作中名字终将代替不便利的代号，因为代号难于记忆，并且在电报中与其他数字混在一起时又容易弄错。艾森豪威尔将军按照这个意思立即发下命令；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命令在所有美国的通讯中是如何严格执行的。

我已经要求过，同样的办法也应在我们这里实行。请你们注意这两件疏忽的事，应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类的事再发生。同时，请你们告诉我，什么是B．25s和什么是P．40s的代号。①

①见2月26日备忘录。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3月13日

前几天，霍德勋爵告诉我关于精神病学家的工作。当时我问过，现在这方面的专家有多少人，而陆军维持他们又要花多少钱。霍德勋爵对我说，现任陆军部高级副官负责北部指挥区时，由于神经机能方面的病症而退役的人比陆军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多。他还提到，高级副官——我想也是在他负责北部指挥区期间吧！——要每个新兵回答“他入伍时有几分是自愿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可能真有这等事情？鉴于我们目前实行征兵制度，那么，对于士气的破坏，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个问题更甚的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3月13日

关于团的番号，我准备在原则上接受你的建议，而且为了团的番号可以尽早公布，命令应该立刻下达。无须等到所有的番号拟好以后才开始公布。作战的步兵部队应当先行处理。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3年3月15日

飞机生产部在本周交出九十五架重轰炸机，“斯特林”式、“哈利法克斯”式和“兰开斯特”式，可以说是在生产数字上创了一个记录。请你精确地告诉我：这九十五架飞机如何处理？将它们送到哪里去？

在举出这样的实例时，人们将发现，我们的轰炸机中队为什么未随着产量而有更迅速的增加。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奥姆E萨金特爵士

1943年3月16日

在南大西洋的船舶沉没事件又将亚速尔群岛的问题提到日程上了。你们知道，总统是多么渴望在那里建立同盟国的控制权啊。在目前，这样一个事件似乎很难把德国人引到西班牙来。艾登先生既然正在华盛顿，正好就近讨论这件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3月22日

我正考虑要求总统派马歇尔将军到北非去；如果总统同意，我提议，在帝国总参谋长恢复健康后，我同他一块去。或许将这次旅行稍稍延缓到比塞大占领以后，我仍然希望占领比塞大一事可在4月底以前完成。

再谈一下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和亚历山大将军的意见，我认为，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混杂在一起是最不幸的事。

最好把他们分派在不同地区，只要最高统帅是一位美国将军，就不至于有互相责难的事了。这是遵循一般的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我自信我能说服新西兰政府同意新西兰师参加“哈斯基”作战计划。关于“哈斯基”作战计划，我们向他们说过些什么？我准备打一个电报给弗雷泽先生谈这个问题，如果这封电稿已替我拟就的话。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3年3月22日

两年前，我问过你关于普利斯亲王的事，当时你已把他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里。他现在在那里已经整整三年了。他在法律上是波兰国籍。他的母亲是英国妇女。我知道他未犯任何颠覆活动的罪。如果你让我看看关于他的全部历史材料，我是很高兴的，然后我们可以谈一谈。

首相致农业与渔业大臣　　1943年3月22日

我想我们之间已有默奖，你和主计大臣将就鸡和鸡蛋的数目，努力达成协议，或无论如何要清楚地说明不同的观点。

然而，我却再未听到谈起这件事。因为我在这一问题上有强烈的意见，到适当的时候，我打算把这件事在内阁会议上提出。

因此，请在本周内将你们谈话的结果见告。

2．如果你和粮食大臣对于下述建议向我提出一个报告，我也是很高兴的。假设我们准许以一部分面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面粉中搀和不多于百分之五的马铃薯粉，对于船舶吨位的节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以及现在混合在我们的面包中的麸皮和其他渣滓有多少可以留作鸡的饲料？面包中用马铃薯粉的试验放弃了，我是非常遗憾的。在面包中最多搀和百分之五的马铃薯粉，似乎比那些现在出售的一般消费的面包更可口些，这是一定的。如果这件事能加以精确的研究，我是很高兴的。

3．乡间现仍保存的许多小鸡用面包喂养，这种面包仍然不是配给的。乍一看，这种办法似乎不经济，我总认为，对于鸡的饲料作进一步的分配，比继续用最贵的粮食——即那些准备供人类消费的食粮——喂养为好。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1943年3月22日

请将你正在修建遭受雷电轰击的房屋的情况见告。

首相致亚历山大E卡多根爵士　　1943年3月22日

中国不是与英国、美国、或俄国相等的一个世界强国，我不愿在这种声明上签名。外交大臣如果在那里发现什么困难一定会让我们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无需打这个电报给他。我的演说是十分清楚的，我不愿对它再作任何解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3月25日

要按月圆月缺的变化而定“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执行日期，使得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延期到7月10日只是延了两周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月。假使对于选定新月日期的理由提出很好的说明，我们可能必须接受。顺便说一句，如果7月10日是选定的日期，W．J．运输船队就有多走一次的机会。现在确定的最后一次日期是5月7日，可以延长到5月22日

除等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按月亮计算的日期进行解释外，目前无需采取行动。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3年3月27日

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实施一种硬性规定：不管所得税和特别附加税的税率如何，总要给纳税人每镑留下五先令，务请告诉我，这对税收将有多大的损失。我只是为搜集情报问到这件事，并无在战时采取行动的意思。

2．关于军人的储金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前几天我在一张报纸上看见一条报道说，它只达到十一镑四先令。但是我从你那里了解到，你的计划向他们保证过一个与较高工资的军火工人的储金相等的数目。

4月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3年4月1日

一千五百万镑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曾以为它可以达到一亿镑左右。

2．我吃惊地知道，与发给军火工人相同而发给军人的储金现在只有十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并且是在这种低的比率上进行积累。我自己曾向三军兵士保证过，他们必定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获得等于付所得税的军火工人的储金平均数额。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这种诺言——我曾经几次在公共场合提到你的诺言——削减到这种微不足道的金额，我实在不能赞同这个数目。①

①参阅3月27日备忘录。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3年4月1日

谢谢你送给我3月份的飞机生产预计数字。我热诚地祝贺你超过计划的生产。“重型”的增加是特别令人满意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2日

首先，假定“火神”〔攻克突尼斯〕作战计划在4月底结束，或至迟在5月15日结束，并且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德军或意军逃脱；其次，假定“哈斯基”作战计划在7月10日开始；第三，假定意军最多不过五个师，总计战斗人员不超过五万人，德军最多不过两个师，总计战斗人员二万人，共有七万战斗人员在“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而且，我们派七师或八师英美军队上岸，每师的战斗实力是一万五千人，总共十万零五百人，另派三万英军作增援部队，合计总数达到十三万五千人；第四，假定我们在登陆所引起的激烈战斗中获得胜利，那么在“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打败敌人的武装部队估计要多长时间？

2．在这样一种作战行动中，一切以开始的战斗阶段——譬如说，一个星期——为转移，在这以后，人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大部分的敌人兵力将被消灭、俘获或驱入山中。该地区的纵横距离不大，而且人力物力很少，我们一旦占领港口和飞机场，我们定能有效地作为“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的主人，并能用空军和空军保护的海军击溃敌人夺回该地的一切企图。

3．到现在为止，“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的攻克已被认为本身就是目的；但是，没有人满足于把这样一个不大、甚至微小的作战当作我军在1943年战役的目的。“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只是一块踏脚石，我

们现在必须开始研究如何利用这一局部的成功。关于这一点，已经作了些什么？一切合理的方法都应加以探索。现在，由于运输的不足，“安纳吉姆”已经失去重要性，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以7月末作为我们占据“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的日期，其他作战的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我们的选择要看敌人怎样动作。如果大量德军开到意大利，意大利的士气和斗志因而上升，攻取罗马和那不勒斯所需要的规模可能超过了我们的力量。假使那样，我们必须事先准备好东地中海方面的计划，极力把土耳其拖到我们这边。我们必须准备攻击多德卡尼斯群岛；如果土耳其发生困难，我们要帮助它。

4．如果德国人不来，意大利又屈服了，我们将在意大利领土上自由驰骋。意大利可能被迫退出战争。我们可以不战而据有撒丁岛。科西嘉可能解放。所有我们可以利用的兵力，包括未卷入“哈斯基”作战计划的非洲各师在内，势必向北开进意大利，到他们与德军在勃伦纳或法属里维埃拉接触为止。

这些可能的军事行动，已研究到什么程度?

5．即使意大利依靠一定数量的德军支援仍然进行战争，在我们一旦成为“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的主人时，我们就应该设法在意大利的趾形和踵形地区占领一个据点。占有塔兰托湾以及控制趾形地区的地峡会给我们极大的便利。意大利舰队到那时候势必要决定往意大利的哪一边逃避。我们无法说明在“哈斯基”作战计划以后它的地位或情况怎样。如果它在我们支配“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和我们在那里建立我们的空军以前，还未退到亚得里亚海，它就不能那样做了，它只能退到斯佩西亚和热那亚。无论如何，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获得一个立脚点应该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我们能够以武器、供应，甚至突击队煽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起义者。我相信，米海洛维奇——不管他现在有怎样的天生的狡猾态度——在我们能够给他任何实际有效的援助时，一定会以全力反抗意大利人。显然，许多大的可能性在这一战场已经出现了。

6．这一文件的目的是要求以最高的紧急性密切研究这些问题，并从参谋长们那里听取他们的意见——能够做的是什么，以及最好做什么。我希望，这一工作以极大的速度推进，因为仅仅“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的占领，将是1943年战役中一种微不足道和不值一提的结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2日

阻止敌人从突尼斯的顶端由海道作任何大量的逃跑，现在已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件事无疑已引起北非最高统帅部各个部门的注意。但是这还不够。每天为战事所萦绕，他们在思想中可能把这种重大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我们这里对于敌人一切可能逃脱的机会，和我们可能采取摧毁敌人的一切办法应作一特别研究。这件事在下周初应该准备好，参谋长委员会应当考虑，我们的结论是否应该送交和以哪种方式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我倒以为，最好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一正式公文送去。但是，我在等候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4月4日

由于战争在时间上的延长，以及入侵迫切危险的逐渐消失，国民自卫军所感到的不安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他们？是否应该举行一个国民自卫军周或国民自卫军日？

他们是否应该在某种方式下接受公众的表扬，并使他们感到全国对于他们这些忠诚的人们是很感谢的。他们是我们防御海上的入侵和空降部队由空中下降的可靠的人。我把这件事委托你。

2．鼓励他们的另一实际方式，是给他们更多的子弹练习。

他们对于练习有很大的兴趣，并把练习看作表明他们的职务有用的措施。子弹不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告诉我，0．300步枪弹药的储备情况怎样？由于美国的供应量是庞大的，现在的储备应当极多。事实上，因为形势大加缓和，我已有几个月未看子弹统计表了。我等候你关于（譬如说）加倍发给练习子弹的建议。

3．我希望你能想出帮助国民自卫军的其他方法。在他们的生命中的现阶段中需要培养和鼓励。

首相致亚历山大E卡多根爵士　　1943年4月4日

关于第二战场的谈论不能完全阻止，总之，它是没有害的。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把德国军队牵制在西方，既可以减轻对俄国的压力，又可以掩护“哈斯基”作战计划。

2．通过我们现有一切途径告诉欧洲人民，在我们对于他们未加指示以前，不要有所动作，但是他们应在秘密中积极准备。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3年4月6日

军人储金必须由内阁再作讨论。同时，请你告诉我，截止1942—1943财政年度末，拿工资的所得税纳税人所积累的储金平均数。①

①参阅3月27日与4月1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4月6日

请把计算轴心国在突尼斯的兵力为一百四十一营的细目告诉我。例如，分配给“半人半马”师的是多少营？这确是奇怪的事，他们的人数是二十二万五千，营数本应跟我们的差不多，可是我们的营数几乎三倍于他们。

首相致枢密院长、城乡计划大臣、不管部大臣、财政大臣以及其他与城乡计划法案的准备有关者

1943年4月6日

从今天早晨的讨论中我得到这种信念、即城乡计划部现在必须有法定的权力，用以强迫顽抗的、起阻碍作用的或仅仅是无能的各郡当局为了较大利益而完成必要的工作。请草拟赋予这种权力的条款，并让原来准备法案的各大臣加以审查。万一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可将这件事重新提到星期五的战时内阁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8日

〔在缅甸的〕这一战役是每况愈下了；我们在战争中和策略上完全被日本人打败。幸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其他事件的吸引，使公共舆论未注意到这种可悲的局面。然而，我们不能期待这种情况继续不变。

韦维尔将军什么时候回国？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4月9日

我认为，你应当看一下麦斯基，并且告诉他，如果塔斯社要从伦敦散发这一类的毒素到阿尔及尔，我们就不得不要求他们的记者离开这些国家。新闻大臣告诉我，我们有权立即封闭所有那些机构。在我们尽力而为的时候，俄国人这样做是不能容忍的。戈培尔恐怕还没有这样坏。你赞成我在今天下乡以前接见麦斯基吗？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4月9日

我愿费一个上午或下午的时间跟一个标准的步兵营在一块，以便精确地考察该营每个人的服务情况。在适当距离内选择这样一个营，由我随意稽核他们的编制。我要亲眼可靠地看到，用在机关枪、迫击炮、防御坦克、通讯、炊事、文书等工作方面的有多少人。

绝不要事先通知他们，也不要在准备中作任何变更。我假定它的有效实力，譬如说，为七百七十人。

我能在下周中抽出一个下午去做这件事。如果你能同我一块去，我是很高兴的。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　　1943年4月10日

杰弗里E劳埃德先生给我的这些照片①是很动人的。我想，在我国各地装置半打这样的设备，如果在我们的轰炸机返航时突然下了雾，因有这种设备而避免灾难，岂不很好。在晴雨不定的夜晚，这种设备对于行动还可给予更大的自由。你们和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商量一下，随后告诉我，他是怎样想法。

①表示点燃消雾器前后的效果。

2．你们在红外线降落方法的研究上有什么进展?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4月10日

关于子弹的情况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其余的事不够好。考虑到我们不久要送走许多精锐师团，国民自卫军将担负重大工作、现在是给他们鼓励和宣扬的时候了。要尽力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任务极端重要，他们的工作多么被人重视。各地应举行携带武器的检阅，并由每一区域的领导人物亲临视察。应将军乐队借给他们。

你不是愉快地投身于这种有号召力的运动中，我觉得奇怪，这足以表示你管理陆军部的作风和意向。

关于海德公园的阅兵，我从未用过“声势浩大”这个词，像这样有偏见的词也没有使用的必要。

2．为了国民自卫军周或国民自卫军日在报上作广泛宣传，你应该同新闻大臣商量一下。我一定送一篇贺词来，或者，如果需要的话，我在广播上说几句话。

3．我切盼敌人对于我们的国民自卫军的实力有一个深刻的印像。这将无疑地由检阅的照片传到他们那里，对于降落伞部队的空降或海

上的袭击也将起威慑作用。

4．附来现在我手中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是应我的要求送来的，我对此负完全责任。因此，对于那些有关者或信件中提到的人不要采取措施。我们为什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拿走步枪？既然我们每月已可制造七万支枪，剥夺人家的武器就没有借口了。

5．我打算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国民自卫军的一般问题，我已指令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把它列在议程上。①

①见1943年4月4日备忘录。

首相致塞尔伯恩勋爵　　1943年4月14日

对于这些英雄人物将授予什么奖赏？①

①1942年10月18日，特种军事行动执行局在挪威维尔摩克的德国重水工厂附近降落四人。战斗部队在第二天飞入，但是，他们的滑翔机在恶劣的天气中坠毁了，所有的人不是在着陆时就是在后来被德国人杀死了。

1943年2月16日，又有六名挪威人降落。他们在一个星期以后找到第一次试图降落后还活着的四个人，虽说天气极冷，而且他们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经过长途滑雪并且攀登石山之后，他们渡过了一条半结冰的急流，在2月27日和28日之间袭击了重水工厂。由于道路艰险，德国警卫队未料到他们会从这一方向前来。当爆炸开始时，他们在临时兵房之内，起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情况给了他们逃跑的时间。其中五人平安地返回瑞典，一人带着他的无线电留在挪威。他们都在挪威继续其他活动，战争结束以后还活着。生产了一年的重水产品被摧毁了。（参阅第二十二章，《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14日

教堂在星期日不照常敲钟以召集做礼拜的人到教堂来，我看是没有道理的。我建议，今年复活节的仪式应及时准予敲钟。

2．由于我们空军和庞大陆军的巨大优势，以及我们在国内有良好装备的国民自卫军，入侵的可能比1940年小得多了。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外两种形式之一：（1）一种是海上来的派遣军；如果是大规模的，它一定事先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果是小规模的，它要遭到我们海岸防御部队的抵抗；或（2）降落伞部队在内地降落。

降落伞部队入侵的规模在1943年或1944年的情况下不可能太大，因为敌人的飞机供应是非常紧张的。运输机无论如何总会被我们的雷达发现，并遭到我们的战斗机在夜晚或白天的截击。这种实际情况确实可以证明我们对这种侵犯具有有效的威慑力量。因此，这种危险不能认为是很严重的。

3．注意到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没有入侵；

而我在致战时内阁的说明情况的备忘录中说，小规模的袭击——海上来的和空运的——不能完全排除。

4．如果发生小规模的袭击，出事地点附近的任何人一发现敌踪，将会通知最近的国王陛下的武装部队，该部队在用电话或传令兵向上级报告情况以后，将采取可能的紧急步骤用炮火截击敌人。任何个别教区的教堂钟声怎样加快上述的进行程序，是难于看出的。当各种职务的所有成员都去执行他们早已准备并获得核准的计划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形势在该地区很快地被人知道。认为宣布教堂的钟声不再作为警戒入侵的方式之一，就会挫折我们国民自卫军的士气或在正式部队中引起某种程度的懈怠惯性，据我看来，是没有这种危险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3年4月15日

前几天，我看见杰弗里斯准将提出的一幅带有登陆桥梁的船的草图，这种船可以用于低矮峭壁而防御力量单薄的地方使坦克上岸。这种建议似乎很有吸引人的力量，我希望它能积极地贯彻实行。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15日

由于实际上我们的登陆艇都要送往“哈斯基”作战计划地区，由于今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军队到达，并且在天气变化以前加以训练，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年要作横渡海峡的重要计划是不可能的。这是支配行动的事实。

2．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这种事实不应宣扬开去；强大的伪装和掩饰行动还应当继续下去，以便把敌人钉在法国海岸，而不致使我们的

俄国同盟者感到沮丧。因此，对于“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准备不应有突然的或急剧的停顿。

3．另一方面，我们不要为了1943年不可能完成、在1944年还没有确定的计划而不适当地花费金钱和气力。“波利乐”计划的发展速度应当作些变更，但是不应当停滞不前。为了1944年的海外战役，我们应不断地在我国聚集美国军队。应以保证稳步前进，日期以1944年而非1943年为目标，制定周密计划以延缓“波利乐”计划的进度。

4．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本土各部队的各分支部队，从而使抽出一支远征部队成为必要。这件事显然不像过去那样急迫。

可是，至少留一支部队在手边以备海外作战，是明智的办法；

这应当在秋季以前开始办理。我认为这一支部队可以叫作第二集团军，由六个师组成。这一集团军开往地中海是十分可能的。另外，可能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同时实施各部队各自独立的整个计划，并且不必过早地开始这种变动。

5．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不断地造成美国军队继续大量到达的印像，与这种概念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事必须避免。

首相致新闻大臣　　1943年4月16日

1940年初制成的描绘华沙毁灭的德国旧片《火的洗礼》，其用意在于以夸耀德国空军的强大威力来恫吓中立国家。这部片子，如果大加删剪并且加上英语评论，据我的意见，可以成为很好的宣传材料。它将表示德国人是如何的残暴以及他们如何准备用空中的武器征服一切其他国家。

请考虑该片是否可以重新利用，并加上一些他们现在所进行的实例。《苦难的一幕》将是一个最好的名称。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4月17日

我不满意弗赖伯格将军的现有地位。这位军官的功劳和经验既然如此的显著，他就应该升为军长。我不同意这种评价，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师长，但是他的能力只限于此”。一个能为他自己赢得这种地位的人有权利试试较高级的指挥位置，而且国家也有以他的功劳让他试试的权利。

2．我很想知道，当第十军加入新西兰军队时，在哈马的侧翼运动中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一运动是否在弗赖伯格的指挥之下，或者是第十军军长代他指挥？无论如何，弗赖伯格以新西兰军指挥官的地位向新西兰政府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许多其他部队是在他的指挥之下。由此看来，仿佛他是这次迂回运动的实际指挥者。如果是这样，他已在一个比师大得多的职位中证明了他的才能。鉴于迂回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我对他仍处于目前地位不能不觉得奇怪，因此，我将在我致下院的报告中提出他的名字。

3．你们当然也会想到，你们将要从新西兰政府和国防部长琼斯先生那里收到建议。姑且不谈弗赖伯格的地位，当名义上他应获得升级而把他仍留在新西兰师长的原位上，这是阻碍了该师全体的升迁。从他们所作的工作看来，一定有一些旅长能够升任师长。我愿向弗雷泽先生说，如果新西兰师仍和我们留在一块，我们希望弗赖伯格指挥第三十军。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4月17日

你执行了内阁关于国民自卫军庆祝活动的决定，对于你的这种有实际影响的态度，我是非常感谢的。你应当尽早地印出来并向内阁散发。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3年4月14日

请阅附来陆军时事处散发的招贴画以及贝文先生在上面所作的评语。这幅画对于英国战前情况的描绘是一种可耻的诽谤。尽管我们在各方面有缺点，我国的情况正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地方的一种样板。对这种言过其实而且歪曲事实的宣传，说陆军部应当负责，那是非常错误的。士兵们所知道的祖国情况，并不像那样。作为一位国务大臣，这类政治性质的事件应当得到你亲自注意。如果你以解释见告，我是很高兴的，招贴画当然立即撤回2．一般地说，内阁对于陆军时事处加以调查或许是必要的。同时请将该处的军官人数和雇用的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薪金和任何其他费用列一表交我。

首相致劳工大臣　　1943年4月17日

我完全同意你对于陆军时事处散发的招贴画所作的批评，并且我已引起陆军大臣对此事的注意。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和雅各布准将　　1943年4月17日

西非师的装备

对于二万二千人以上的师，只为它的野战炮兵配备十二门三点七吋口径榴弹炮，这似乎是一种极成问题的政策。如果决定这种师只有山炮和驮载炮，那么就应该让他们有全部补充。用这样的一个师来作为掩护一部分战线的战术部队是不可能的，除非它配有炮兵，或在其他方面用炮兵接应。没有炮的步兵就好像没有马的骑兵，或是现在没有坦克的坦克兵。步兵和炮兵的战术是互相交织的，并且各为整个概念的一部分。

当然，迫击炮或短射程炮的极有效力的发展，可以作为一种代替。

我切盼，如果西非军队参加战斗，他们将会为自己获得名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4月18日

今年德国的崩溃是不可能的，不必指望这一点；美国的增援没有希望，登陆艇仍感缺乏，所以我们在1943年不能实行“痛击”作战计划。因此，摩根将军应担负如下的责任：

（1）与战斗机司令部和联合作战部司令一致行动，准备进行两栖作战的佯攻，其目的在于引起空战，以便本土空军部队的实力能在空军消耗战的总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2）在最精巧的规模上作好掩护与伪装，用以协助（1）

项办法，并把敌人钉在西方，使敌人始终保持要被侵犯的戒备状态。

（3）1944年“波利乐”计划的逐步加强和“围歼”作战计划的长期研究。

（4）逐月作好安排，以便万一德国一旦崩溃时采取行动。

2．摩根将军的机构无须太大或太多。由于他的机构是取代在诺福克大厅的各总司令的特别计划参谋处，因此应大大减少对参谋人员的任命。我愿知道对于参谋人员精简到什么程度。

3．“丘辟特”可以再度考虑作为在1944年1月或冬季最适宜的一个月可能实现的作战计划。在联合作战部司令患病期间，我要求对于“哈

巴谷书”的进展每周作一次报告，并对于扫雷部队和装备再作一次报告。这一方面进展怎样?

4．我们不能排除德国入侵西班牙半岛的可能性，因此，假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会抵抗德国人的情况下——而现在几乎是必然的了——英美在那里干预的计划应及时提到日程上来。

5．英国国内兵力的重新部署，应以适合上述目的为准则，而不是为了适合“痛击”作战计划或“围歼”作战计划。为了“丘辟特”作战计划，为了西班牙半岛，或为了“哈斯基”作战计划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应该准备好，譬如说，有六个师兵力的第二集团军。我倒想听到你的深思熟虑的意见，在今年内本土陆军的重新部署是否必须达到最大程度。我们不应过度地或过早地打乱我们防御入侵的安排。不管作出什么决定，对于参谋人员的任命只可减少，不能加多。

6．上述的全部办法应纳入一个庞大的掩护和伪装计划中。如果这一计划被拖延下去，正如我所顾虑的，那么“痛击”作战计划在本年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然而也应当作出暗示，这是我们的掩护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真正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极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应在登船港口进行；聚集最大数量的驳船和进攻舰艇，应在7月和8月完成。第二集团军的准备应该直接与“痛击”作战计划有关。所有这一切将形成佯攻的形势，以引起如第一段（1）中所写的一场空战。

7．如果三军参谋长按照上面所提要点作成他们的建议报告，或许较为合宜，该顶报告还要得到内阁的核准。

首相致掌玺大臣和殖民地事务大臣

1943年4月18日

请阅附上的韦茨曼博士〔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信件。我不能同意1939年的白皮书是现在英王陛下政府的“坚定不移政策”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我虽曾亲自参加并且承担义务，但我总认为白皮书是张伯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背信弃义。我们的态度是，在目前战争的危急关头，我们已经继续执行了我们前任的政策，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并未作新的声明。我的态度是仍然严格遵守我在下院辩论白皮书时所说的话。我深知现在战时内阁的大多数决不同意对白皮书作出任何肯定的保证，但在废除以前，它仍然有效。

首相致农业大臣和粮食大臣　　1943年4月19日

我知道你已经对蜜蜂所需要的小量糖停止配给，而这种在春季的几个月中的配给对于它们全年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务请告诉我，以前分配的数量是多少。现在配给专业养蜂者的糖是多少？饿死私人所养的蜜蜂又能节省多少糖？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转一切有关人员

1943年4月20日

教堂的鸣钟问题

正如我今天在议院答复质询时所说，准许鸣钟召集礼拜并不意味着有的婚丧仪式也应当鸣钟。这类仪式的鸣钟可望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但是目前还不行。虽然鸣钟不再具有表示敌人入侵的意义，可是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地灌输在一般人的脑筋中，以致在不平常的时间突然鸣钟可能引起惊慌。因为较重要的措施中也包括了较次要的办法，我以为现行权力可作相应的修订。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制订一项特殊条例。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并致雅各布准将转国防

委员会（主管军需的）以及其他人员　　1943年4月23日

坦克供应的原则

第一部分

实际上，1943年的全部坦克生产和运到的数量都非我们所能控制；我们应当同意提出的数字。

2．然而，对于我们的一部分坦克装上较厚的甲板似乎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不惜将速度降低到每小时八哩或六哩或甚至更低些的条件下，至少将二百辆——更好是四百辆——“丘吉尔”式坦克装上最厚的甲板。交我一份这种坦克改装的具体计划，说明成就是什么，速度上要降低多少，改装的将有多少，以及什么时候能完工。至少有一百辆应作为紧急任务尽快进行。

3．我确信，如果我们被人发现只有许许多多中型薄甲的坦克，其中没有一辆能够抵挡得住1943年的德国大炮火力，更不能抵挡1944年的敌人火力，我们必定要遭到批评。以装厚甲的坦克的矛尖和大槌攻破敌人阵线，打开了缺口，轻型坦克便从缺口推进，这种观念有极大

的军事意义。在每个战场上，各集团军，可能的话，甚至各军，应有一定数量的这种坦克。

疣猪必须和瞪羚一样起作用。①

①疣猪和瞪羚都是非洲的动物，疣猪笨重有力，在这里指的是重型坦克，瞪羚轻快，在这里指的是轻型坦克。——译者

4．重型坦克——六十吨、七十吨、或八十吨——的试验性的进展不能置之不顾。当它成为解决特殊问题的办法时，使用的机会就一定到来。如果有了需要，而我们却落在敌人的后面，我们将要大受责难。务必交我一份关于“斯特恩”式坦克或任何能够设计出来的其他型式坦克的报告。两栖坦克有什么新的情况？滩头登陆一旦成功，在良好条件下较大型的坦克一定可以在制好的浮舟或橡皮浮囊协助下渡过海峡。

第二部分

5．我还没有赞同广泛采用七十五毫米口径大炮的信心，在任何决定通过以前，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再举行一次国防委员会。在我们看来，这种炮——这同安装在“谢尔曼”式坦克上的一样——是一种新式武器。我知道，制造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请写一份报告。按照拟议的坦克装备标准，对于弹药作了什么安排？在1943和1944两年中，在联合王国能制造多少？我们是否完全依靠从美国来的供应？他们已将七十五毫米口径的中等速度大炮改变为七十六毫米口径的高速度大炮，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是否将这种弹药看作陈旧过时？

6．另一方面，九十五毫米口径的坦克榴弹炮已在这里生产。准备一页纸长的一篇详细报告，说明七十五毫米口径（“谢尔曼”式坦克）和九十五毫米口径（英国式的）的特质和性能。还有，如果在本月底以前作出决定，军需部应准备一个估计数字，说明对于这些武器及其弹药在1943年和1944年实际能交出的相应数字。为国防委员会早日举行会议起见，这些数字表应当准备好。

7．中东陆军在发来的报告中，对于在沙漠的战术行动很有兴趣，对于一般行动也是如此。可是，应该记住，他们还未看到七十五毫米口径大炮的代替物。他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一些六磅重炮弹用的烈性炸药。他们从未见到九十五毫米口径的坦克榴弹炮。我们必须知道，

这一问题应从各方面研究，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由于使用旧式武器而行动迟缓，从而会受到极大的谴责。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4月23日

我们驶往太平洋美国舰队的航空母舰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从该舰得到什么报告?

首相致年金大臣　　1943年4月23日

在假期中丧生的士兵的寡妇应得的恤金问题

完全满足这一点要花多少钱?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应当照顾寡妇，除非证明了士兵的意外丧生是由于他的行为不正。

一定时间的假期，纵然军役条例中没有任何规定，毕竟已被认可是士兵生活中的一部分。

考虑到一般寡妇的恤金，这笔金额大概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惹人生气的差别却有很大的害处，我知道这也会使你产生许多苦恼。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4月24日

下一次军长有空额时任命弗赖伯格将军。

我很高兴并认为这才是一种公平行为。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1943年4月25日

我听说，为自治领和美国的军队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开设每周一次和周末的课程；那里的大学气氛会使这些从海外来的军队更进一步了解英国的生活和历史，这是特别有价值的。我知道，这一建议正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陆军部建议接收贝利奥尔学院为高级军官开设课程。

我深知，贝利奥尔学院在前一任务中将更有价值些；我很难相信，陆军部找不出其他变通办法。交我一份关于其他办法的报告。

5月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3年5月1日

上星期我请麦斯基先生对我解释，为什么俄国人还未按照“天鹅绒”作战计划中的建议，接收我们的二十个空军中队及其人员。他答道，他们晓得，按照英美的标准维持这些中队需要二万五千人，以所

得到的援助作为比例，这似乎在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上是一个太大的负担。甚至现在空军部给我的数字（譬如说两万人），每个中队也要一千人。其中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是英国人。

请你给我一个充分的解释，为什么必须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名英国人员配备十四个空军中队。谁作的这个计算，又是谁核准的？这与其他方面的空军编制比较起来怎样？

首相致爱德华E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

1943年5月2日

现在又已到了要加强安全措施的时候了。请替我拟一份传阅文件，在政府一切部门中更具保密性的范围内传阅，申述以下几点：

（1）经验证明，由于将机密文件放在重要官员办公桌上的“收文”或“发文”的文件盘内，以及放在大臣的私人秘书的办公室内的习惯，有发生泄露机密的危险。任何接受机密文件的人，应在他的办公桌上常有一个带弹簧锁的平面柜子，并应养成在文件不用时随手锁上的习惯。

（2）在衣袋中携带机密文件的习惯应当禁止。许多带弹簧锁的柜子应当利用。

（3）一切现有用于盛机密文件的柜子应当尽快配上弹簧锁。进行这一工作的计划应当准备好。

2．与此相辅而行的，你们应当进一步削减每项特殊保密性传阅文件的阅读人数。交我一份以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为目标的计划。

3．我约在三月前发出一份备忘录，要削减委员会的数目，你们就此制订的计划进行得怎样？我们必须全面地紧缩和精简。

首相致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伊斯梅将军

1943年5月2日

以马耳他和苏萨为基地的摩托鱼雷艇的活动变得极端重要了。我们不能加强它们吗？马耳他那里有多少船只？亚历山大港那里有多少船只？能有更多的适当船只派往马耳他、的黎波里或苏萨吗？我认为这一切可由坎宁安解决，无须再和此间商量。告诉我，他在进行什么工作。

我想给摩托鱼雷艇队去一信件，他们似乎正在进行一种极其冒险的战斗。

2．现在有一个问题，即：所有这些快速小型舰只是否该有一个名字。我曾经想称它们为“蚊式舰队”，但是把它们叫作“黄蜂舰队”岂不是更尊严些？或者也可称它们为“鲨鱼舰队”——简称“鲨鱼”。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5月3日

第一集团军的战斗伤亡人数

你应该注意到，最近死伤数目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在近卫步兵和步枪步兵方面，而后勤部队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失。

再以较长的期间论，将近百分之六十四的伤亡人数落在近卫步兵和步枪步兵身上。所有〔其他〕兵种的损失，合计起来，只有一千四百四十三名官兵。

如果你将这些数字和4月已经派遣以及5月将要派遣的部队增援比例一对照，二者之间的非常悬殊就很显然了。

谁负责调派这些选拔出来的人？对于负责调派的人给过什么指示？

现在面临的局面是；作战部队未得到实际有效的补充，可是大量选拔出来的人被送往技术部队和后勤部队，而这些部队的人数比例原来就是过高的，并且他们几乎从未遭到敌人的炮火。陆军部的首要责任是保持步枪步兵的实力。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3年5月4日

两周前你给我看的飞机表演，我获悉空军大臣未被邀请参加，颇感意外。这件事我只是间接听说的，因为他本人并未评论。当然，关于“喷射”〔喷气机〕的一切，他早已知道。从体制上说，空军参谋长被邀请参加这一类的表演而空军大臣未被邀请，这是不合适的。空军参谋长当然会事先告诉他，因为他们彼此极端信赖地工作。如果第一海务大臣被邀请了，海军大臣也应当被邀请。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3年5月5日

在考虑到分配建筑劳动时，请记住，完成美国空军所需要的飞机场是最重要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3年5月11日

陆军大臣的建议是否已经得到帝国总参谋长的同意？如果已经得到，我打算用电报告诉陆军大臣，叫他继续进行这种编制，步兵营的步枪实力以增加七十二人为目的，用以代替原拟的三十六人。

首相（在华盛顿）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莱瑟斯勋爵

1943年5月12日

横渡地中海的运输船队已经作了些什么准备工作？该队何时从英国出发？坎宁安海军上将要求在攻克比塞大以后的十四天启航。因此，船队应在5月底经过直布罗陀。该队从英国启碇的最早日期是哪天？那些船是否都已装载特殊货物？我已经答应给红十字会援俄基金会一千吨高级药品。所有的飞机都已装箱和上船了吗？发交土耳其的物品怎样？我要在今天打一个电报往英国，催他们迅速进行这一切工作。这段时间对我们极为有利，我们不要错过一小时。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5月21日

我打算进一步说明如下：

“将公开发表声明（可能由总统和首相），宣布意大利人民将以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民族之一的资格享有自由的和独立的生活。我们愿意见到意大利脱离它的法西斯暴君，在民主的制度下恢复它作为欧洲家庭成员之一的地位。在这几个月内，意大利有避免遭受更大灾难的最后机会，否则的话，那种灾难将落在它头上。”

陆军的宣传应该按照这种主题思想进行。

附录（4）

新加坡的防务

陆军中将亨利E波纳尔爵士的备忘录

1921年，我们决定在新加坡建设一个海军基地，以后的一切防务安排以应付海、陆、空三方面的攻击为目标。基地本身预备设在新加坡岛北岸，面对着海军停泊地的柔佛海峡。

在当时，以及后来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基地的安全最终要靠英国舰队控制新加坡附近海道的能力。只要英国舰队一到达那里，它就会与附近的任何日本海军力量周旋，并切断可能在附近地区的任何陆军或空军的交通。驻防的地面部队和空军的责任在于抵挡敌人的武力，一直维持到英舰到达以后。这一期间，“援军到达前的期间”，最初估计为七十天，这是假定敌人的武力从日本出发，因为当时日本还未开始向中国和中国周围扩张。在我们的舰队到达前，日本军队可以利用的时间是相当短促的，因此它的进攻方式是对新加坡采取突然袭击。当时就是根据这种看法制定了防御计划，它所需要的驻防军人数则较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并不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用于防务的现代化方面；直到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以后，我们的内阁才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

现在，空军力量的发展对防务问题起了很大的影响。新加坡易遭舰载飞机的攻击，和从海岸基地起飞的、航程日益伸长的飞机的袭击。我们自己的飞机也能作更远距离的侦察和袭击。在1933年以前，在新加坡岛上，只有一处皇家空军的机场。现在那里已建成两处新机场；此外，在东海岸，其他机场的工程也已开始动工，机场最后将尽量伸展到暹罗的边境。这是陆军承担的新任务。陆军不仅要保护这些机场供我们自己使用，而且要保证它们不致被敌人攻占，用来破坏我们的海军基地。在这方面，由于设置机场有着眼于作战飞行，而不注意其地面防御的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矛盾。无论如何，修建新机场若不是确有实力强大的空军使用它们，并且在整个防务方面通力合作，显然就不仅是浪费，而且肯定有危险。

1937年，对总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根据两项主要假定，对防务的要求作出如下估计：

（1）假定对于我们利益的威胁是来自海上；

（2）假定我们一定能够在三个月内派遣一支具有足够力量的舰队到远东来，用以保护自治领和印度，并能保护我们在印度洋上的交通。

1937年的看法和1921年的看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1939年，“援军到达前的期间”增加到一百八十天，并受权可以在扩大的规模上积累预备部队，而且可以从印度增援一个步兵旅。

战争第一年的结果使局势完全改观。其中最主要的是日军的进驻华南和海南岛；由法国崩溃所引起的印度支那局势；

飞机航程的增加；尤其是，必须在欧洲海面保持一支足够力量的舰队，以便对付德意双方的舰队，因而在需要时我们就不可能调派适当的海军到远东去。

1940年8月，三军参谋长对形势进行了检查。他们的主要结论是：

（1）等到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或是它们的海军力量急剧减少以后，我们才有适当的舰队保卫我们的远东利益。我们的目的必须在于使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至少应该保持一个立脚点，以便将来有强大的力量时，我们可以从那里最后挽回我们的地位。

（2）把力量完全集中在新加坡岛的防务上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守住马来亚全境。这又牵涉到现有陆军和空军的增加问题。

（3）在缺少舰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基本上依靠空军力量。在相当时期内，我们还提供不了必要的空军；在此期间需要增加大量的地面部队。

（4）我们的海军建设计划从来没有考虑到我们单独与德、意、日三国进行战争。能够供应远东海军的最大希望，在于能够更早地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0年8月，马来亚的空军有第一线飞机八十四架。三军参谋长根据当地司令官的意见考虑，在远东需要三百三十六架第一线飞机（包括保护印度洋贸易的五十四架）才能适应加在英国皇家空军身上的新责任。①

①参看第858页统计表。

1940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建议，三百三十六架应该提高到五百八十二架。空军部队认为这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三军参谋长同意五百八十二架是个理想，但认为三百六十六架①就可保证相当程度的安全。

①原文如此，似应为三百三十六架。——译者

1941年12月7日，英国皇家空军在马来亚的力量是一百五十八架（其中二十四架是陈旧的“角马”式）。为第一线力量核准的预备机是一百五十七架，实际拥有预备机八十八架。

1940年8月，马来亚的陆军守备队，除海岸防御、防空以及辅助部队外，共有十九个营和一个山炮旅。①

①参看第858页统计表。

三军参谋长更进一步建议，当英国皇家空军已经达到他们所提出的数字时（三百三十六架），最低限度的守备人员应有六个旅（十八个营），并有辅助部队。1941年1月，根据马来亚驻军总指挥官的建议，三军参谋长又把守备人员的数字提高到二十六个营。但是在空军能够充分担负它的责任以后，他们认为守备队应增加到相当于三个师的人数；这样，全部守备力量就是九个营加二十七个营，等于三十六个营，此外还有辅助部队。

1941年8月，珀西瓦尔将军提出一项新建议，他主张守备力量达到四十八个营。这项建议被三军参谋长接受了，但据认为，这种力量不是在可能预见的将来能够实现的。

1941年12月17日，马来亚的陆军力量（海岸防御和防空部队除外）是：①

①这不包括总数为十六个营的地方志愿部队和印度正规部队。这些部队不在这个约计以内，也不在争论之列。它们是几乎完全用于固定的戒备、保安等等，并不形成作战部队的一部分。

32个营

7个野战炮团

1个山炮团

2个防坦克炮团

以上各种部队总计七万六千三百人（没有坦克部队）。

虽然陆军部的目标（而不是珀西瓦尔将军的目标）将近完成，可是最近从印度开来的军队有些是未受训练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弱。炮兵中有三个团是在战争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到达的，因而没有机会用别的武器从事具有特色的丛林战训练。

马来亚的防御力量

皇家空军

（远东，不包括缅甸）

陆军

（马来亚；只计算正规营数）

皇家海军

1941年12月7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海军舰队单位

远东舰队		中国指挥区海军部队	
主力舰	2	轻巡洋舰	3
驱逐舰	5	驱逐舰	4
内河炮艇	3		
扫雷艇（属皇家澳大利亚海军）	4		

地方防御部队

（用当地组织的志愿军配备的改装商船）

辅助巡逻艇和防潜舰	18
辅助扫雷艇	17
海军武装汽艇	12

附录（5）

1942年英国、盟国以及中立国的船舶由于敌人行动而损失的每月数字

1951年1月订正

附录（6）

关于战后情况的保证

首相提交内阁传阅的备忘录

1943年1月12日

关于战后可能在此间出现的情况，有一种危险的乐观情绪正在滋长。失业和低工资现像都要消灭，教育要大加改进并将期限延长；将着手进行大规模地发展住宅和保健事业；农业至少维持在新的最高水平上。同时，生活费用将不提高。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计划，或诸如此类的计划将消除贫困。靠工资生活的阶级在战时储蓄起来的钱，或用战时储蓄券积累的钱，不应丧失它的价值。

2．我们在外国的投资几乎已丧失殆尽。美国将成为英国航运的劲敌。对于我们必需的出口贸易作有利的安排时，我们将遇到许多大困难。同时，为了支援欧洲，我们将实行一个较长时期的配给制度，并将我们现有储备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进行分配。我们将要开发热带殖民地并提高那些地方居民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明确地保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这样就不致再遭到德国人的袭击，还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驻防在敌人的国家，以确保他们不至于再武装起来进行报复。

3．我们是否使我们的四千五百万人民正在从事的任务超越他们的能力，把他们不能胜任的负担放在他们的肩上？这一问题隐隐约约地在我心中掠过。一方面，大臣们在叙述事情的阴暗面时不要令我们的人民沮丧；另一方面，我认为也应当谨慎，不要如上次那样用什么“英雄们的家园”等等说法引起虚妄的希望。广大人民勇敢地面对着的艰苦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感觉受人欺骗，是很容易大发雷霆的。例如，如果我们将养老金提高到两镑，别种保险救济金也成比例地提高，那么，由于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他们发现两镑钱买的东西并不多于过去十先令所买的。或者，他们的积蓄或战时储蓄券事实上只值他们用血汗积累的四分之一，他们将会有不满的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与人类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所忍受的痛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不愿以虚妄的希望和乌托邦或黄金国的幻境欺骗人民，所以我极力抑制不作关于将来的保证。

4．我们都必须尽力而为；如果我们不受许多保证和诺言的阻碍，我们就会做得更好些。要知道，保证和诺言是来自人性中的希望和善意这一面，但与严峻的生活现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关于贝弗里奇的报告

首相提交内阁传阅的备忘录

1943年2月14日

我认为我们应当按照下列方法处理此事，这种方法是我从我看到的报告中推测出来的，我想也正是我的同僚们所渴望的。

1．这种将海损分摊的办法提高到救济数百万人的社会保险办法，是改善全国人民生活的任何战后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2．这种办法中也许有一部分是行不通或接受不了的。不过，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如果措施有了，这个措施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想法，而不只是批评家们把某些弱点剔出以后剩下来的一点东西。

3．应该设立一个机构——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设立一个委员会——现在开始工作，到战争结束时为止，为必须提出的法案进行润色、修订和准备的工作。

4．然而现在我们不能主动提出这一法案，或提供有关的经费。那只能由一个在政治上对立法部门负责的责任政府和由通过与人民群众的接触而日新又新的下议院去作。我们不知道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怎样，也不知道社会保险的经费如何与其他需要兴办的社会事业的经费相适应，或这一系列改善状况的经费如何能与保持强大的海、空军和在相当长的期间保持某种军事力量的需要相调和。我们不知道，战后上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任首相的是何许人。我们应当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而让他们对一个自然会完善的计划，自由地决定是采纳还是拒绝。

5．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掌握议会已经八年了，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以及为了战争的目的，已足以使我们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在社会事业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限制未来的议会，那完全是他们的份内的事。无论我的继任者是谁，在他还不知道将在什么条件下承担起他的责任的目前阶段，我作为首相不能承担束缚他手脚的责任。

附录（7）

1942年各部大臣任命名单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及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与渔业大臣　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1）穆尔－布拉巴宗上校

（2）卢埃林上校（2月22日任命）

（3）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11月22日任命）

缅甸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达夫·库珀先生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由2月19日起不再是战

时内阁成员）

殖民地事务大臣　（1）莫因勋爵

（2）克兰伯恩子爵

（2月22日任命）

（3）奥利弗·斯坦利上校

（11月22日任命）

自治领事务大臣　（1）克兰伯恩子爵

（2）·克·莱·门·特·

·艾·德·礼·先·生

（2月19日任命；同时任命为副首相）

经济作战大臣　（1）休·多尔顿先生

（2）沃尔默子爵

（以后继承塞尔伯恩伯爵

衔；2月22日任命）

教育委员会主席　　巴特勒先生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燃料与动力大臣　　劳埃德·乔治少校

（6月3日任命）

（1942年6月3日设立燃料与动力部。该部吸收了贸易部的矿业和石油两局，并担负过去指派贸易部负责的煤气和电力工作。）

卫生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1942年11月22日参加战时内阁）

印度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检察官员：　　·欧·内·斯·特·

·贝·文·先·生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里德先生

副检察总长　　（1）威廉·乔伊特爵士

（2）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

（3月4日任命）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　　·约·翰··安·德·森·爵·士
掌玺大臣　　（1）·克·莱·门·特·
·艾·德·礼·先·生
（2）·斯·塔·福·德·
·克·里·普·斯·爵·士
（2月19日任命）
（3）克兰伯恩子爵
（11月22日任命）
不管部大臣　　（1）·阿·瑟·
·格·林·伍·德·先·生
（2月19日辞职）
（自2月19日至12月30日未设不管部大臣。原由格林伍德担任的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职务由主计大臣接管。）
（2）威廉·乔伊特爵士
（12月30日任命）
（威廉·乔伊特爵士在主计大臣任内曾兼顾战后建设问题的任务，12月30日起继续担任此职。）
主计大臣　　（1）汉基勋爵
（2）威廉·乔伊特爵士
（3月4日任命）
（见不管部大臣条下的注。）
（3）彻韦尔勋爵
（12月20日任命）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	莫里森先生
生产大臣	（1）·比·弗·布·鲁·克·勋·爵
（2月4日任命）	
（原来任命比弗布鲁克勋爵为"战时生产大臣"。当他辞职以后，改名为"生产大臣"）	
（2）·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2月19日任命）	
苏格兰事务大臣	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军需大臣	（1）·比·弗·布·鲁·克·勋·爵
（2）安德鲁·邓肯爵士	
（2月4日任命）	
贸易大臣	（1）安德鲁·邓肯爵士
（2）卢埃林上校	
（2月4日任命）	
（3）休·多尔顿先生	
（2月22日任命）	
陆军大臣	（1）马杰森上尉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2月22日任命）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工程与规划大臣	（1）里思勋爵
（2）波特尔勋爵	
（2月22日任命）	
（关于城乡规划的任务，过	

去由卫生大臣负责，2月11
日移交工程与建筑大臣。当
时将名称改为"工程与规划
大臣"。）
海外事务各大臣：
驻中东国务大臣　　（1）·奥·利·弗·
·利·特·尔·顿·先·生
（2）·凯·西·先·生
（3月18日任命）
（此职在2月19日任命奥
利弗·利特尔顿先生为生
产大臣和3月18日任命凯
西先生继任之间暂空。）
驻华盛顿供应大臣　　卢埃林上校
（11月22日任命）
（驻华盛顿供应大臣一职是
在1942年11月22日设立
的。1945年5月26日政府
变动时取消。）
驻地中海战区盟军司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令部大臣　　（1942年12月30日任命）
（1942年12月30日设立驻
西北非盟军司令部大臣一
职。1945年5月26日政府
变动时取消。）
驻西非大臣　　斯温顿子爵
（6月8日任命）
（驻西非大臣一职是在1942

年6月8日设立的。1945年
7月27日政府变动时取消。）
驻中东副国务大臣　　莫因勋爵
（8月28日任命）
（1942年8月28日设立这
个国务副大臣职务。1943年
9月25日任命劳先生为国
务大臣时，职务名称改为
"驻中东副国务大臣"。1944
年1月29日任命莫因勋爵
为驻中东大臣时，副国务大
臣一职取消了。）
上议院领袖　　（1）莫因勋爵
（2）克兰伯恩子爵
（2月22日任命）
下议院领袖　　（1）·温·斯·顿·
·丘·吉·尔·先·生
（2）·斯·塔·福·德·
·克·里·普·斯·爵·士
（2月19日任命）
（3）·安·东·尼·
·艾·登·先·生
（11月22日任命）
1943年各部大臣任命名单
（战时内阁成员姓名之下有黑点）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及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与渔业大臣　　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缅甸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达夫·库珀先生
（2）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11月17日任命）
财政大臣　　（1）金斯利·伍德爵士
（2）·约·翰·
·安·德·森·爵·士
（9月28日任命）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上校
自治领事务大臣　　（1）·克·莱·门·特·
·艾·德·礼·先·生
（兼任副首相）
（2）克兰伯恩子爵
（9月28日任命）
经济作战大臣　　塞尔伯恩伯爵
教育委员会主席　　巴特勒先生
粮食大臣　　（1）伍尔顿勋爵
（2）卢埃林上校
（11月12日任命）
外交大臣　　·安·东·尼·
·艾·登·先·生
燃料与动力大臣　　劳埃德·乔治少校
卫生大臣　　（1）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2）威林克先生
（11月17日任命）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

大臣 ·赫·伯·特·
·莫·里·森·先·生
印度事务大臣 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检察官员： ·欧·内·斯·特·
·贝·文·先·生
检察总长唐纳德 ·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里德先生
副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 （1）·约·翰·
·安·德·森·爵·士
（2）·克·莱·门·特·
·艾·德·礼·先·生
（9月28日任命）
（兼副首相）
掌玺大臣 （1）克兰伯恩子爵
（2）比弗布鲁克勋爵
（9月28日任命）
国务大臣 劳先生
（9月25日任命）
（比弗布鲁克勋爵担任国
务大臣的职务至1941年6
月29日为止。奥利弗·利
特尔顿先生于1941年7月
1日任驻中东国务大臣，

以后此职由凯西继任。在
1943年9月25日任命劳先
生为国务大臣时，此项关于
中东职务的名称改为"驻中
东国务大臣"。）

不管部大臣　　威廉·乔伊特爵士
（在1942年12月30日任不
管部大臣以后，威廉·乔伊
特爵士继续担任他在主计
大臣任内关于战后建设问
题的职务。建设部于1943
年11月12日成立时，他协
助建设大臣，直到他（威廉·
乔伊特爵士）于1944年11
月18日任国民保险事业大
臣为止，当时他被解除了不
管部大臣一职。）

主计大臣　　（1）威廉·乔伊特爵士
（2）彻韦尔勋爵
（1942年12月20日任命）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　　（1）莫里森先生
（2）克鲁克香克上尉
（2月6日任命）

生产大臣　　·奥·利·弗·
·利·特·尔·顿·先·生

建设大臣　　·伍·尔·顿·勋·爵
（11月12日任命）

（建设大臣一职是在1943
年11月12日设立的。）
苏格兰事务大臣　　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军需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城乡计划大臣　　莫里森先生
（2月5日任命）
（城乡计划大臣一职是在
1943年2月5日设立的。关
于城乡规划的工作，过去是
由工程与计划大臣负责，今
后则由该大臣直接负责。
贸易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公共工程大臣　　波特尔勋爵
（关于城乡计划的职务于
1943年2月5日移交城乡
计划大臣以后，"工程与规
划大臣"的职衔又改称为
"公共工程大臣"。）
海外事务各大臣：
驻中东国务大臣　　·凯·西·先·生
（任职至12月23日为止）
（在1943年9月25日任命
劳先生为国务大臣时，中东
办事处的名称改为"驻中东
国务大臣"。）
驻华盛顿供应大臣　　（1）卢埃林上校

（2）本·史密斯先生

（11月12日任命）

驻地中海战区盟军

司令部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1942年12月30日任命）

驻西非大臣　　斯温顿子爵

驻中东副国务大臣　　莫因勋爵

（1942年8月28日设立驻中东副国务大臣一职。1943年9月25日任命劳先生为国务大臣时，该职改称为"驻中东副国务大臣"。）

上议院领袖　　克兰伯恩子爵

下议院领袖　　·安·东·尼··艾·登·先·生

附录（8）

1942—43年英美部队高级军官任命名单

所列军衔及任命均以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为限

皇家海军

坎宁安海军元帅，爵士　　地中海总司令；驻华盛顿英国

海军部代表团团长

弗雷泽海军上将，爵士　　本土舰队总司令

哈伍德海军上将，爵士　　地中海总司令；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

霍顿海军上将，爵士　　西部海口总司令

莱顿海军上将，爵士　　东方舰队总司令；锡兰总司令

穆尔海军中将，爵士　　海军副参谋长

路易斯·蒙巴顿海军中将，勋爵　　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

诺布尔海军上将、爵士　　西部海口总司令；驻华盛顿英

国海军部代表团团长

庞德海军元帅，爵士　　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

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爵士　　东方舰队总司令

西弗莱特海军中将，爵士　　H舰队司令官

托维海军上将，爵士　　本土舰队总司令

皇家澳大利亚海军

罗伊尔海军上将，爵士　　澳大利亚海军委员会第一海军委员

皇家加拿大海军

内尔斯海军中将　　海军参谋长

美国海军

哈尔西海军上将　　美国驻南太平洋海军总司令
休伊特海军中将　　美国驻地中海海军总司令
英格索尔海军上将　　大西洋舰队总司令
金海军五星上将　　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司令官
李海海军五星上将　　总统府参谋长
尼米兹海军上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参谋长
斯塔克海军上将　　美国驻欧洲海军司令官
英国及自治领陆军
亚历山大上将，爵士　　缅甸总指挥官；中东总司令；
北非战场副总司令
安德森中将，爵士　　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官
奥金莱克上将，爵士　　中东总司令
布莱梅上将，爵士　　帝国澳大利亚部队驻中东总指挥官
布鲁克上将，爵士　　帝国总参谋长
迪尔元帅，爵士　　驻华盛顿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
多比中将，爵士　　马耳他总督
弗赖伯格少将　　第二新西兰师师长
戈特元帅，子爵　　直布罗陀总督；马耳他总督
哈特利上将　　印度总司令；印度副总司令
赫顿中将，爵士　　缅甸总指挥官
伊斯梅中将，爵士　　国防部参谋长
麦克诺顿上将　　本土部队加拿大军军长
蒙哥马利上将，爵士　　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
奈中将，爵士　　帝国副总参谋长

佩吉特上将，爵士　　本土部队总司令
珀西瓦尔中将　　马来亚总指挥官
普拉特中将，爵士　　东非总指挥官
波纳尔中将，爵士　　远东总司令；美、英、荷、澳战
区参谋长；锡兰总指挥官；
波斯及伊拉克总司令
里奇中将　　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
韦维尔上将，爵士　　美、英、荷、澳战区最高司
令官；印度总司令
威尔逊上将，爵士　　波斯及伊拉克总司令；中东总司令
美国陆军
克拉克中将　　美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官
艾森豪威尔上将　　盟军北非战场总司令
麦克阿瑟上将　　菲律宾总司令；西南太平洋最高司令官
马歇尔上将　　美国陆军参谋长
巴顿中将　　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官
比德尔·史密斯少将　　北非战场参谋长
皇家空军
阿瑟·科宁厄姆空军少将　　西部沙漠地区空军总司令
道格拉斯空军上将，爵士　　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
哈里斯空军中将，爵士　　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
朱伯特·德拉费尔泰
空军上将，爵士　　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
利-马洛里空军中将，爵士　　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
劳埃德空军少将　　马耳他空军司令

皮尔斯空军上将，爵士　　美、英、荷、澳战区空军总司令；

印度空军总司令

波特尔空军上将，爵士　　空军参谋长

斯莱塞空军中将　　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

特德空军中将　　地中空军总司令

美国陆军的空军部队

阿诺德上将　　陆军的空军部队司令官

埃克上将　　美军第八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官

斯帕茨上将　　美国第八集团军空军司令官

西北非空军司令官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

本卷的主题

纳粹德国是怎样被孤立和围攻的

志谢
序言
上部　战胜意大利
第一章　制海权　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
第二章　攻克西西里岛
第三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第四章　向西去啊！①　人造港
第五章　魁北克会议：“四分仪”
第六章　意大利：停战
第七章　对意大利的进攻。重访白宫
第八章　萨勒诺战役。归航
第九章　忙于国内事务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第十一章　支离破碎的轴心
第十二章　失去胜利良机的岛屿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第十四章　第三战场的僵局
第十五章　北极运输船队的复航
下部　从德黑兰到罗马
第十六章　莫斯科外长会议
第十七章　三国会议的产生。最高统帅问题
第十八章　开罗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第二十章　谈话与会议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难题

第二十二章　德黑兰：结论
第二十三章　重访开罗。最高统帅
第二十四章　在波太基古城遗址。安齐奥
第二十五章　在马拉喀什。疗养时期
第二十六章　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
第二十七章　对安齐奥的突击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卡西诺
第二十九章　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
第三十章　希腊的苦难
第三十一章　缅甸及其外围
第三十二章　对日作战的策略
第三十三章　“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第三十四章　罗马
第三十五章　前夜
附录（1）
附录（2）
附录（3-1）
附录（3-2）
附录（3-3）
附录（3-4）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附录（7）
返回主目录

志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我很感激空军元帅盖伊·加罗德爵士在提供有关空军方面的资料所给我的帮助。

伊斯梅勋爵以及我的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志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罗斯福财物保管理事会允许在本卷中引用总统的一些电文，还有其他友好同意发表其私人信件，均一并致谢。

序言

在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中，我叙述了在1942年冬及1943年春，我们的命运有了决定性的好转。第五卷《紧缩包围圈》记载了自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这一年的斗争。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制服了德国潜艇，以及我们日益加强了空中优势，西方盟国终于攻克了西西里岛，对意大利发动了进攻，结果墨索里尼被推翻了，意大利倒向我们一边。希特勒和他所占领的周围国家被孤立起来，加之俄国又从东方大举进攻，这就更使他们完全陷入包围之中。与此同时，日本也被迫采取守势，再也无法保住它所侵占的大片领土了。

现在，联合国家面临的危险已不再是失败，而是僵持的局面。摆在它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攻入这两个侵略国家的本土，从它们的魔爪下解放被征服的人民。英国和美国于夏季在魁北克和华盛顿开会，11月，三个主要盟国在德黑兰开会，毅然面对了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我们为共同事业贡献一切的决心是一致的，但在方法和侧重点方面，难免存在严重分歧。因为这三个伙伴在考虑需要作出决定时，很自然地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我现在要叙述的，就是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们是如何达成协议的。这就一直要讲到罗马的解放和英美两国横跨英吉利海峡攻入诺曼底半岛的前夕。

我还是采用前几卷中所用的方法。我的打算不过是从英国的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角度对历史提供史料。我在当时而不是事后写的指令、电报和备忘录，就是使我得以实现上述目的的踏脚石。有人建议，对上述大部分文件所作的答复，也应该收集进来。但我感觉这一卷更加需要紧凑和精选。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要写完全部历史，还需要撰写最后的一卷。所以，对于那些感到他们的见解没有在本书中充分表现出来的人士，我只好表示歉意了。

本卷记载的事件自发生至今已七年有余。国际关系有了许多变化。过去的同伴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新的、或许是更加浓密的乌云又在聚拢中。昔日的敌人成了朋友，甚至盟友。在这种情况下，本卷引用的电文、备忘录和会议报告中所包含的某些情绪和词句，可能会使其他国家的读者感到不快。对此，我只能提醒他们：这些文件具

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我们当时是进行着一场残酷的、可怕的战争。人们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对于想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敌人，总不会婉言相待吧。另一方面，如果把对当时的敌国使用的一切刺耳的话改得柔和一些，那就不能表现真实的图景了。·时·间和·事·实将治愈一切伤痛。

温斯顿·斯·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51年9月1日

上部　战胜意大利

（1943年6月——10月）

轴心国势力在北非被彻底肃清后，英、美军队就能跨过地中海向希特勒在欧洲的下腹部进攻了。7月，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9月8日意大利投降，希特勒失去了一个主要的盟友。

为在法国登陆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必须准备数量巨大的军火、物资和装备，这就要以海、空军的联合兵力，控制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1942年，盟军方面被德军击沉的舰船几达八百万吨之巨。由于美国造船能力的成倍增长，到1943年年底，英、美新增舰船吨位数已经超过了海上损失数。

同时，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量也超过了它的补充能力。盟军越战越强、敌军越战越弱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一章　制海权　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

制海权——地中海获得解放——对德国潜艇的殊死斗争——大西洋战役是战争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大西洋护航会议的召开——对德国潜艇的决定性的战斗和胜利——空中掩护保护了我们的商船队——1943年4月的高潮——值得欢迎的间歇——新武器——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对太平洋战争的回顾——争夺新几内亚的斗争——所罗门群岛——瓜达卡纳尔岛——赫赫的战功——我们为帮助美国所作的努力——日本攻势的终结——日本在新几内亚的失败——形势的转变。

前几卷结束时，我们叙述到：在欧洲和亚洲的侵略者，都已被迫采取了守势。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俄国形势的转机。到了5月间，非洲大陆上德国和意大利的所有官兵都被击毙或俘虏。一年前，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胜利，制止了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不再受到侵略的威胁。今后，在欧洲，轴心国势必要期待和等候英美策划已久的进攻了。美国庞大的陆军，在实力和素质方面，都逐月有所增长，但是除非发生另一个重大的有利转机，西方盟国将永远不能直捣希特勒的欧洲，从而使战争获得决定性的结局。在1943年间，英美的“制海权”在海洋的水面和水下，占有绝对的优势。“制海权”这个新名词指的是，海军和空军适当地交织在一起的联合兵力。直到4月和5月以后，德国的潜艇才被击败，我们终于控制了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要是没有这种制海权，就不可能进行为解放欧洲所必需的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当大部分欧洲仍然被希特勒控制的时候，苏俄势必要单独对付希特勒的全部残存兵力。

在地中海，德国的潜艇也被制服了。我们准备参加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役的军队正在集结中，它们现在可以跨海进攻希特勒在欧洲的下腹部了。此外，地中海也是英帝国交通运输的主要航道。轴心国的势力在北非已被彻底肃清，这就使我们的护航队能够直达埃及、印度和澳大利亚；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由沿途新占领的基地出动的海军和空军，保护着这条航道。以前绕过好望角的漫长的迂回航行，曾经在时间、力量和吨位方面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这种局面很快就要结束了。前往中东的每一批运输船队，平均节省了四十五天，这就一下子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海上运输的能力。

※　　※　　※

英国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半中，单独对德国潜艇、磁性水雷以及海上袭击舰所展开的斗争，都已经叙述过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和我们并肩作战，这是盼望已久的最重要的事件，但在最初，却似乎增加了我们在海上的损失。

3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在1940年，我们损失的商船共有四百万吨，而在1941年，则超过了四百万吨。1942年，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以后，盟国船舶的数量扩大了，但被击沉的船只却几乎达到八百万吨。到1942年底，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比我们建造的船只还要多。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计划，都寄托在美国的庞大的造船计划上。在1943年间，新吨位的统计曲线急剧上升，而损失的统计曲线则下降了。在1943年年底以前，我们新增加的船舶吨位，终于超过了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海上的损失，而在同年第二个季度里，德国潜艇的损失，第一次超过它的补充速度。

不久以后，将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量，将超过被击沉的商船的数量。可是在这以前，还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

※　　※　　※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西洋战役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在其他地方的陆上、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最后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而我们在忙于其他一切事务时，始终抱着希望或不安的心情，一天天地观察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化。人们在时常极端烦闷、屡遭挫折、经常会碰到不测之灾的环境中，长期从事艰苦劳动，这种生活往往由于意外的或戏剧性的事件，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对于在反潜艇战斗中的每一个水兵和空军人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却始终是那么令人焦虑而又平淡无奇，很少有令人振奋的战斗来打破那种呆板单调的生活。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他们眼前，随时可能闪现可怕的危机，有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幸事，有时则带来了生命攸关的悲剧。许多英勇的行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不拔的业绩都已记录下来，可是那些殉难者的事迹却是永远湮没无闻。我们商船的海员们表现出他们最高贵的品质，而海上的兄弟情谊，在他们的旨在战胜德国潜艇的决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　　※

我们在作战指挥部内部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海军上将安得鲁·坎宁安爵士，曾经以我国海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在华盛顿，于1942年10月奉召回国，指挥参加“火炬”作战计划的盟国海军。海军上将帕西·诺布尔爵士，从1941年初以来，一直在德比大厦，即设在利物浦的西部海口总部，担任指挥大西洋战役的职务，这时带着德国潜艇问题的无可比拟的知识前往华盛顿，他在利物浦的职务则由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接任。霍顿海军上将以前指挥英国潜艇的作战行动，曾表现了突出的才能。1943年2月，空军中将斯莱塞担任了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正确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曾经宣布，战胜德国潜艇是我们的首要目标。1943年3月，在海军上将金的主持下，在华盛顿召开了大西洋护航会议，目的在于集中盟军的一切力量用于大西洋。这种制度并不等于指挥上的完全统一。我们和美国在各级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在最高领导方面也完全融洽一致，但是两个盟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却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美国没有像我们空军海防总队这样的机构；而在英国这边，或者说，在大西洋上接受援助的一边，空军行动则是通过这样的机构，由一个单独的司令部指挥的。这就取得了高度的灵活性。空军编队可以从平静无事的地区，迅速地转移到危险地区，而5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且司令部也经常从美国方面获得大量的增援。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则是通过一些独立自主的附属司令部进行指挥，这些司令部称作“沿海前哨站”，每个司令部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飞机。

※　　※　　※

冬季的风暴使我们的护送舰只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制止了德国潜艇的袭击。1943年2月，冬季风暴过去以后，敌人在北大西洋集结的潜艇数目急剧上升。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所掌握的作战潜艇，虽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可是在1943年初，其数目却上升到二百十二艘。3月间，经常有一百多艘潜艇在海上出没，因此，就不再能够依靠机智地改变航线，来摆脱成群结队的潜艇的追踪了。这个问题只能由护航队本身的海空联合兵力来解决。在那个月里，世界各地被击沉的舰只，几乎达到七十万吨。

在这些压力下，我们在华盛顿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加拿大对沿着北大西洋主要航线前往英国的运输船队，负保护的全部责任。我们现在和德国潜艇进行决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是由两个联合的海空司令部负责指挥的，一个司令部设在利物浦，由一名英国海军上将负责，另一个司令部设在哈利法克斯港，由一名加拿大海军上将负责。

从此以后，英国和加拿大的舰只就在大西洋方面提供海上保护，而美国则仍然负责保护他们驶往地中海的商船队和他们自己的运兵船只。在空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空军，完全服从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的联合司令部的日常的要求。

格陵兰东南面的北大西洋上空的空白，现在由驻在纽芬兰和冰岛基地的远程“解放者”式飞机中队弥补起来了。4月间，飞机沿着整个航线穿梭飞行，进行白昼间的空中掩护。成群结队的德国潜艇被迫潜伏在海底，并且不断地受到困扰，而运输船队的空中护航机和水面上的护航舰，则对付敌人的袭击舰。我们的力量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组成一群群独立的小舰队，行动起来就像骑兵师一样，而不需要任何护航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　　※　　※

正在这个时候，第四卷中①所叙述的“硫化氢”盲目轰炸器，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种盲目轰炸器，有一些是由我们轰炸机司令部相当勉强地交给空军海防总队使用的。我们以前使用的雷达，电波相当长，德国已经学会了怎样进行侦察，所以在我们的飞行员能够袭击德国潜艇以前，它就已经沉入海底了。我们使用的新方法，电波很短，德国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发现怎样进行侦察。希特勒抱怨说，这一发明是潜艇战遭到覆灭的原因。这是言过其实的。

①参阅第四卷原书第251页。（以下所注的参阅本书其他章节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译者）

然而，在比斯开湾，英美的空中攻势，很快就使得过路的德国潜艇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从飞机上发射的火箭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敌人开始让潜艇在水面上成群结队地通过，并在白天用大炮来击退飞机。这种孤注一掷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1943年3月和4月，仅在大西洋一带，就击毁二十七艘德国潜艇，其中半数以上是被飞机击毁的。

7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1943年4月，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百三十五艘德国潜艇投入了战斗，这是德国人所达到的最高数字，但是，他们的水兵们却开始动摇，再也没有安全感了。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们的袭击也不再能够击中要害，而在这个月中，我们在大西洋上船舶的损失，几乎减少了三十万吨。仅在5月间，就有四十艘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被击毁。德国海军部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的报表，到了5月底，海军上将邓尼茨就把他的残存的潜艇舰队，从北大西洋撤回休整，或派到比较安全的水域去作战。到了1943年6月，船舶的损失降到美国参战以来最低数字。运输船队安然无恙地通过，大西洋的供应线得到安全了。

在这些危急的月份里，斗争的情况可由下列表格“大西洋”中的数字看出：

①在同一时期内，有七艘德国潜艇和三艘意大利潜艇在地中海被击沉。

※　　※　　※

战胜德国潜艇一事①，影响到后来的一切事件，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再谈一些。空中武器现在终于开始发挥它的充分作用了。英美双方已不再用单纯的海军作战观点，或海上的空军作战观点来考虑问题。他们专心致志地考虑的是，建立一个庞大的海运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海空两个军种、英美两个国家同心协作，越来越善于看到彼此的能力和限度。为了取得胜利，需要有深谙韬略的和坚定不移的领导，同时在各级都要有最高标准的训练和技术效能。

①这些数字中，每个都包括一艘意大利潜艇在内。

1943年6月，被打垮的残存的德国潜艇舰队，不再袭击我们北大西洋的商船队了，因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值得欢迎的喘息机会。有一个时期，敌人的活动分布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辽阔的海面，我们在那些海洋中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可是我们在那里暴露的目标也较少。我们对比斯开湾内德国潜艇基地的出入口展开的空中攻势，继续增强了力量。7月间，有三十七艘潜艇被击沉，其中三十一艘是由于空袭，而且半数以上是在比斯开湾内被击沉的。在1943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有五十三艘潜艇被摧毁，而我们只损失了四十七艘商船。

在整个多风暴的秋季中，德国潜艇极力想在北大西洋重新取得优势，但是并未成功。我们海空联合防御力量这时已非常强大，以致潜艇在每一次对船队进行的战斗中，都是损失大而收获小。在反潜艇战中，空中的武器现在已和水面的舰艇并驾齐驱了。我们的运输船队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更有力的海上护航舰的保护，而能够提供近程和远程的空中保护的护航航空母舰，又给这些护航舰以增援。除此之外，我们已有了搜索潜艇的方法，只要一发现了潜艇，我们就有办法将它们击毁。由航空母舰和护航舰联合组成的护送队，在现在包括美国空军中队在内的空军海防总队的远程飞机的支援下，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有一个这样的护送队，在我们最杰出的潜艇歼灭专家英国皇家海军沃克上校的指挥下，在一次巡逻的航行中，就摧毁了六艘潜艇。

在这个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商船航空母舰。这完全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一艘普通的货船或油船上，装备了供海军飞机用的起飞甲板。这种船一方面保持商船的身份并载运货物，另一方面又帮助保护它所参加的那个商船队。这种船只共有十九艘，其中有两艘悬挂荷兰国旗，在北大西洋展开活动。在商船航空母舰出现以前，有一种装载着弹射起飞飞机的商船，但它的技术装备却有所不同。这两种商船的出现，标志着海上战争中的一个新的阶段。运输船现在对敌舰采取了攻势，而不是在遭到袭击时仅只招架而已。战斗舰与非战斗舰之间的那种本来已经不十分明显的界线，这时几乎已不存在了。

美国的庞大的战时生产这时正在达到最高峰。远程的飞机和多种类型的舰只，包括我们急需的护航航空母舰在内，正从美国的造船厂和飞机厂源源而来。其中有许多产品以及许多特殊的设备，特别是雷达，都交给我们使用，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工业，同时美国的海军和空军还在各地参加了战斗。

海军上将邓尼茨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虽然不得不节节后退，但他在海上仍保持着和早先同样多的潜艇。然而潜艇的攻势却在减弱，同时也很少作突破我们的防线的尝试。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表示失望。1944年1月20日，他说：“敌人在防御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将来总有一天，我要让丘吉尔见识一下第一流的潜艇战。潜艇这个武器并没有因为1943年的挫折而彻底毁灭。相反地，这种武器变得更加强大了。

1944年将是成功的但也是艰苦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将用新的潜艇武器粉碎英国的供应线。”

这种信念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44年初，德国正在为发展一种新型的潜艇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新型的潜艇在水面下能够更快地移动，而且具有更远的续航能力。与此同时，许多旧式的潜艇已撤回德国，以便安装“通气管”后在英国沿海一带进行活动。这种新的装置，使潜艇在它沉到水下只留出一个小管子在水面上吸气时，能够重新装上炮弹，准备发射。因此，潜艇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躲避空中的侦察，而我们不久也就很清楚地看到，一旦盟国发动进攻，这种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就准备骚扰英吉利海峡的通道。

※　　※　　※

在这里必须回顾一下，以便使读者记起在1942年，使远东整个战局改观的那些惊心动魄的遥远的作战行动。

当英国海军力量主要部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时候，美国几乎单独地承担着对日战争的全部重担。在辽阔的海洋上，从印度直到美国的西海岸，我们除了动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薄弱的海军力量外，不能再给予支援。我们这时驻扎在东非的那个已经被抽调一空的东方舰队，有一个时期，只能担负保护我们商船队的工作。但是太平洋的局势已经扭转了。美国重新建立了海军优势，而日本这时正在极力巩固他们在印度东部所获得的地盘，因此也就没有余力侵入印度洋了。自从1942年夏天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以来，太平洋上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海军上将尼米兹把总部设在珍珠港，控制着太平洋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麦克阿瑟将军在1942年3月从菲律宾群岛到达澳大利亚，负责指挥太平洋的西南部的部队，从中国沿海延伸到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整个东部沿海一带以及所罗门群岛等在内。

日本皇家海军深切地意识到在太平洋中部已遭到失败，于是再一次转移到太平洋西南部来。在这里，由于距美国海军的主力部队较远，他们希望重新取得胜利的进展。珊瑚海战役使敌人向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发动的进攻，遭到了挫败，因此他们就决心越过欧文·斯坦利山脉，从陆上进攻。这样，新几内亚的争夺战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决定要攻下所罗门群岛，该岛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①他

们已经占领了一个名叫图拉吉的小岛，很快就可以在附近的瓜达卡纳尔岛上着手修建一个空军基地。他们希望在占领莫尔斯比港和瓜达卡纳尔岛以后，珊瑚海将成为日本的一个湖泊，而以澳大利亚的东北部为湖泊的边缘。日本的飞行员从瓜达卡纳尔岛起飞，可以到达其他更远的海岛群，从而骚扰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在反击这两次进攻的过程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依靠海军力量，进行英勇的海空联合作战方面，作出了值得赞扬的贡献。

①英国驻当地的行政长官和地方官员以及少数英国居民，在整个作战期间，一直留在所罗门群岛。当地忠诚的土著掩护了他们。他们设立了一个海岸观察哨，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忠心耿耿的人们，通过无线电传送出来的情报，对美国司令部有很大的帮助。

所罗门群岛已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在华盛顿的海军上将金早就打算占领这些岛屿了。1942年7月4日，空中的侦察表明，敌人已经在瓜达卡纳尔岛上修建了一个空军基地。在南太平洋地区担任指挥的戈姆利海军上将，未等计划完成，就在8月7日，派遣已经到达新西兰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展开了进攻。日本的尚未竣工的空军基地很快就被占领，瓜达卡纳尔岛战役自此开始。这个战役持续了六个月。

※　　※　　※

日本人从他们在加罗林群岛和拉包尔的主要舰队基地出动，可以在这些海域保持海空军优势。在拉包尔的日本司令官，立即派遣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前往瓜达卡纳尔岛。8月9日清晨，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日本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守卫着码头附近海面的盟国海军，并且几乎全歼守军。在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内，他们击沉了三艘美国重巡洋舰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号巡洋舰，而他们自己只受到轻微的损失。如果日本的海军上将在获得这种辉煌的胜利后，再接再厉地展开进攻，他就能够一直打到海峡的东面，并且摧毁美国那些仍在卸下军队和物资的运输舰，但是，和这次战役中他的前任后任的日本司令官一样，他却坐失良机，撤回了舰队。

然而，美国的司令官未能继续支援这次登陆。他把一切能够卸下的东西卸完以后就退走了，而把一万七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孤立无援地留在敌占岛屿的岸上。他们没有空军的掩护，同时还可能遭到地面上强有力的进攻。这确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毫不畏

惧。尽管不断遭受空袭，他们还是守住并加强了他们的阵地，还临时开辟了一条海上供应线，同时也使用被占领的机场。从这时起，由海军陆战队员驾驶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就从瓜达卡纳尔岛本土出动，能够立即提供援助。

这时，日本人企图在海上一决雌雄。8月24日，在所罗门群岛北面，进行了一次胜负不分的战斗。驶近瓜达卡纳尔岛的敌方运输舰，被我空军的袭击击退了。8月31日，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被一艘潜艇击伤，两个星期后，在地中海享有盛誉的英国航空母舰“黄蜂”号被击沉。敌我双方都在集结力量。10月初，在另一次夜战中，日本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被我们击退，其中一艘被击沉；但是敌方两艘战列舰炮击了飞机场，而且不久便一举登陆了四千五百名增援部队。另一次危机正在逼近眉睫。

※　　※　　※

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主张减少欧洲的行动，优先照顾太平洋的战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在华盛顿的海军上将金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对西北非的进攻（“火炬”作战计划）是最重要的事情，主要的战略压倒了一切。这时，陆上的战斗正进入高潮。从1942年10月19日起，连续十天，在丛林中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坚守住他们所有的阵地，打得日本人动弹不得。在另一次发生在所罗门群岛北面，主要由空军作战的舰队战斗中，代替“黄蜂”号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被击沉，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和战列舰“南达科他”号以及两艘巡洋舰也被击伤。日本方面有两艘航空母舰丧失了战斗力。

接替海军上将戈姆利的海军上将哈尔西，这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航空母舰，就通过海军上将尼米兹，要求拨给他一艘或更多的英国航空母舰。虽然我们不大了解美国在太平洋的计划，可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十分危急。航空母舰显然要在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到达作战地点。我迫切希望在这个英勇的斗争中给予一臂之力，但是由于英美陆军将在西北非登陆，而主要的海军任务由我们承担，因此我们不能立即提出建议。只是到了12月，“火炬”作战计划的压力和高潮才缓和下来。这时，我便致电罗斯福总统，详述我们航空母舰的情况，并且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最妥善的建议。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日

接到你们关于派遣航空母舰支援太平洋舰队的要求后，我们一直积极设法满足你们的愿望。我们的航空母舰为了参加“火炬”作战计划，已经开到那些指定的和危险的水域，在我们了解它们在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前，我们觉得难以为这有限的几艘重要的舰只作出决定。“火炬”作战计划的危险还没有消除，因为我们即便建立了以海岸为基地的飞行大队，一时也不可能抽出目前正参加“火炬”作战计划的两艘航空母舰。但是，由于了解你们在太平洋方面迫切地需要航空母舰前去支援，我们现在准备冒一次险，就我们所能提供的舰只作出决定。

我们的航空母舰实力包括四艘续航力较强的装甲的舰队航空母舰。我们准备从东方舰队抽出“光辉”号，并把“独角兽”号和一艘辅助航空母舰拨给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同时，我们还准备从本土舰队抽出“胜利”号；如果你能让［你们的］“突击者”号［一艘小型航空母舰］参加本土舰队的话，我们准备将“胜利”号和“光辉”号拨给你们使用。鉴于大西洋航运线的极端重要性和支援俄国北部商船队的需要，“齐柏林伯爵”号在年底以前可能出现，以及“无畏”号和“可畏”号目前的状况，我们不能在未给本土舰队增添“突击者”号的情况下，就调出“胜利”号和“光辉”号。

如果安排得过来的话，我非常愿意调拨两艘而不是一艘航空母舰，给你们使用，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强你们的力量，而且也可以使这两艘航空母舰作为一个战术小组展开活动。这似乎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配备足够的飞机，使它能够单独进行活动。我建议派利斯特海军上将前去指挥，你部下的许多军官都和他相识。上述两艘航空母舰决定驶往珍珠港，约在12月底到达，以便补充它们的飞机。

如果你同意这种调动，庞德将会同金研究一些细节问题。

但是海军上将金不愿调出“突击者”号，结果，我们只能派出“胜利”号。“胜利”号在12月间离开本土舰队，驶往珍珠港。

※　　※　　※

与此同时，在11月间，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生了一连串的海战和空战，双方损失很大。事后证明这些战斗具有决定的意义。11月13日夜晚，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美国两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被击毁，两

名美国海军上将同时牺牲。日本方面，则有一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被击沉。也正在这个时候，十一艘载有强大增援部队的日本运输舰正向瓜达卡纳尔岛驶去。在紧接着发生的连续三十六小时的激战中，日本方面被击沉了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尤其重要的是，日本七艘满载军队的运输舰也被击沉了；而美国方面，只损失了一艘驱逐舰。日本方面至此已对这次冒险的行动失去了信心。不断增加的美国增援部队开始到达，于是光荣的海军陆战队被陆军解了围。战斗不断地进行下去，但是敌人对胜利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1943年1月4日，东京帝国大本营下令撤出瓜达卡纳尔岛。敌人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失，就完成了撤退的任务。2月9日，哈尔西海军上将终于能够报告说，该岛已被我们占领。

这个插曲标志着日本攻势高潮的终结。在六次主要的海战和许多小规模的遭遇战中，美国有两艘航空母舰、七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被击沉，此外，澳大利亚巡洋舰“堪培拉”号也被击沉。日本的损失计有一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在陆海空三方面，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对于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来说，”一个美国目击者在我读到的他那篇叩人心弦的报道中写道，“瓜达卡纳尔岛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使人回想起那些空中殊死的战斗、夜晚激烈的海战，为供应和修建所作的狂热的努力，在潮湿的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搏斗以及划破黑夜的凄厉的炸弹声和军舰炮轰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①但愿这个英勇的故事，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内永远被人们传诵。

①参阅S．E．莫里森所著《瓜达卡纳尔岛的战斗》。

※　　※　　※

在新几内亚，战局也改观了。①1942年7月22日，日本人开始由陆上从北部海岸向莫尔斯比港挺进，守卫该港的是从中东调回的第七澳大利亚师。高达一万三千呎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构成了新几内亚岛整个陆地的背脊。这片山脉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了各个隘口和原始丛林。澳大利亚的一个单独的民兵营，顽强地进行了阻击战，因此直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人派出的五个营才逼近莫尔斯比港。但这时，在依米塔山脊，敌人的挺进已被制止了。

①参阅本卷第491页插图。

当所有这些战斗正在进行时，二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从海上登陆，企图在8月26日攻占在这个大岛南端米尔恩湾附近正在修建的三个小型机场。在沿海一带，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激战，半数以上的侵略者被击毙，其余的部队也被打得溃不成军。日本人在新几内亚，从此被迫采取守势。他们企图同时攻占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岛，结果反而失去了占领其中任何一个的机会。这时，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地面部队和空军的紧紧追击下，不得不沿着山道撤退。疾病和饥饿使他们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美澳空军力量正在不断地增强。美国第三十二师已由空运到达。日本载运增援部队的运输舰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一万名殊死抵抗的士兵，背海作战，在布纳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直到1943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最后的抵抗才被粉碎。日本军队的幸存者只有几百人。被击毙或由于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达一万五千多人。到了2月，新几内亚的东南端以及瓜达卡纳尔岛，都牢牢地掌握在盟国手中。日本一支由十二艘运输舰组成的护航队，在十艘战列舰的护卫下，准备去增援他们在莱城的重要前哨阵地，但在航行途中，经过俾斯麦海时，被我方发现。3月2日和3日，这支护航队遭到了空袭，载运着大约一万五千人的运输舰和护卫舰全部被炸毁了。

到了1943年6月，当本卷叙述开始时，太平洋的形势是令人鼓舞的。日本人最后的突击被打退了，现在敌人在各地都采取了守势。他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增援他们仍然在新几内亚占据的阵地，特别是增援萨拉茅阿和莱城的驻军，并且沿海岸线，修建一系列供增援用的飞机场。美国人向菲律宾群岛挺进的动向已经明确了。麦克阿瑟将军正在沿着新几内亚北岸向西进军，哈尔西海军上将正沿着所罗门群岛向拉包尔节节逼近。在这一切的后面，是美国的迅速成长的力量。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了十八个月，这段时间使日本统治者看到了他们以往不屑一顾的某些事实和力量对比。

第二章　攻克西西里岛

1943年7月及8月

为进攻西西里岛作准备——亚历山大将军的最后计划——作战序列——集结分散在各地的军队——5月20日希特勒召开的会议——我们攻占班泰雷利亚岛——有效的掩护计划——进攻日期定在7月10日——天有不测风云——空军损失严重——海上登陆成功——英美军队稳步前进——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行动——7月16日我致电史末资将军——战役的进展——艾森豪威尔宣布进攻意大利——英美三军参谋长之间的讨论——巴顿将军的巧妙进军——琴土里佩，卡塔尼亚和墨西拿——亚历山大的报告——西西里岛在三十八天内解放。

1月间，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在占领突尼斯后进攻西西里岛。这个以密码代号“哈斯基”著称的伟大计划，提出了新的重大的问题。在北非战役的登陆中，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猛烈的抵抗，而现在，人数仍然很多的意大利陆军，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更有可能进行殊死的战斗。无论如何，强大的德国地面部队和空军必然会增强他们的力量。意大利舰队仍然拥有六艘精锐的现代化战列舰，它们也很可能参加战斗。

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扫清地中海的航路，我们就必须进攻西西里岛。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侵入意大利、击败意大利，那么，最适当的初步目标，就是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因为这些海岛位于意大利长筒靴形的半岛的侧面，与仅仅占领位于半岛趾形山区对面的西西里岛比较起来，它们可以迫使敌人在意大利境内的兵力更为分散。”①

①参阅《欧洲十字军》，第176页。

毫无疑问，这是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一种军事观点，尽管我不能表示赞同。但是，各种政治力量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占领西西里岛和直接进攻意大利的行动，将取得更迅速和影响更深远的结果。

对西西里岛的占领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行动。与进攻诺曼底的计划相比，它虽然大为逊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却不应该

低估。登陆是以北非战役中所取得的经验作为根据，而制订“霸王”作战计划的人们，又从“哈斯基”作战计划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在最初的突击阶段，参加的船舰和登陆艇将近三千艘，它们载运了十六万部队，一万四千辆车辆，六百辆坦克及一千八百门大炮。这些部队必须在地中海、英国和美国分布极广的基地集结、训练和装备，最后与两栖作战的所有庞大辎重一起用船运往前线。详细的计划，必须由彼此的总部相隔数千哩的各个下级司令官制订。而所有这些计划，又必须由驻在阿尔及尔的最高统帅综合起来。

在这里，有一个专门的盟军参谋部，对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审核和调整。随着计划的展开，许多问题发生了，这些问题只能由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解决。最后，船队必须集中起来，由军舰护送渡过海洋，通过狭窄的海域，然后在恰当的时候集中在作战区域。

※　　※　　※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从2月开始制订计划。现在必须任命他的主要部属了。

在盟军并肩作战的一切战争中，战略上的指挥权，通常主要操在兵力比较雄厚的一方手中。这一点可能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或其他战场上有关的作战活动而有所改变，但是，必须由比较强大的军队掌握指挥权的原则却是正确的。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我们以前把西北非的作战指挥权让给了美国。他们最初在数量和势力方面都占有优势。在“火炬”作战计划开始以后的几个月中，由于胜利的第八集团军从沙漠地区开来和英国第一集团军在突尼斯建立，我们在那里的比例，变为英军十一个师对美军四个师。但是，我仍然严格坚持这种宗旨，即“火炬”作战计划是美国的一次远征，因而在各方面，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最高统帅的地位。然而，实际上则有一种谅解，即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帅的亚历山大将军，拥有充分的作战指挥权。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获得了突尼斯的胜利，而对于美国的公众和全世界的人们来说，他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却是，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军事行动。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攻西西里岛，以及其后的进一步行动。我们已经同意，对于意大利的行动，应当根据西西里岛的作战情况决定。由于美国人对于这一较大规模的冒险行动发生

了更大的兴趣，而不满足于在本年内留在撒丁岛，同时因为另一个联合作战的前景已经展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使英国人和我们的盟国至少成为同等地位的伙伴。7月间，现有军队的比例是：英国八个师，美国六个师。

空军方面：美国占百分之五十五；英国占百分之四十五。海军方面，英国占百分之八十。除了所有这些，英国在中东和地中海东部，包括利比亚在内，还有大量的军队，它们直属于开罗的英军总部，由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独立指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在最高指挥权方面至少应该有一个相等的地位，这似乎不算过分吧。我们的忠实伙伴，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这一愿望，而且还让我们直接指挥作战。亚历山大指挥第十五集团军群，其中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

特德空军上将指挥盟国的空军，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盟国的海军。所有的海陆空三军，都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全面指挥之下。

英军的突击任务由蒙哥马利将军和他的第八集团军负责，同时任命巴顿将军指挥美国的第七集团军。海军方面，双方的合作者是拉姆齐海军上将和美国海军的休伊特海军上将，前者在“火炬”战役中曾筹划英军登陆，后者曾经同巴顿将军一道执行卡萨布兰卡的登陆任务。在特德空军上将下面的几个主要空军司令官是：美国陆军的空军部队司令斯帕茨将军和科宁厄姆空军中将；而布罗德赫斯特空军少将则指挥与第八集团军配合的空中作战行动。布罗德赫斯特空军少将最近曾为西部沙漠空军增添了荣誉。

由于突尼斯的战斗仍然吸引着司令官和参谋们的注意力，因此关于计划和部队的部署，最初只是在设想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直到4月间，我们才能断定究竟哪些部队适于参加作战。主要的要求是，尽早地占领港口和机场，以便支援登陆后的军队。巴勒莫、卡塔尼亚和锡腊库扎是合适的地点，而最理想的港口则是墨西拿，但我们的力量还达不到。在西西里岛的东南角、卡塔尼亚平原和该岛的西部，共有三组主要的飞机场。

特德空军上将主张缩小进攻的范围，先占领东南角的一组飞机场，然后再进攻卡塔尼亚和巴勒莫。这意味着暂时只有锡腊库扎、奥古斯塔和利卡塔这几个小港口可以利用，而陆军在毫无隐蔽之处的滩头上必须得到供应。这个计划最后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了新的两

栖载运车辆，即美国的水陆两用车，以及更多的登陆艇。这种类型的船只，最初是由英国在1940年设计并改进而成的。后来美国根据英国的经验，设计了一种新的型式并大量制造，在西西里岛第一次使用。它变成了我们在将来进行的两栖作战的整个基础，并且常常是两栖作战的限制因素。

※　　※　　※

亚历山大将军的最后计划规定，预先进行一个星期的轰炸，以便使敌人的海军和空军发挥不了作用。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将袭击波尔科蒙罗角和波扎洛之间的地区，并且夺取锡腊库扎和帕基诺的飞机场。在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并同左翼的美军取得联系以后，它将向北推进，以奥古斯塔、卡塔尼亚以及杰尔比尼的飞机场为目标。

在巴顿将军指挥下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将在斯卡拉米亚角和利卡塔之间的地区登陆，目标是攻占利卡塔港和杰拉东面和北面的一组飞机场。这样做为的是保护在拉古萨向前推进的第八集团军的侧翼。强大的英美空运部队越过滩头堡，用降落伞或滑翔机着陆，以便夺取据点，支援登陆。

第八集团军由七个步兵师、马耳他要塞的一个步兵旅、两个装甲旅和若干突击队组成。美国第七集团军指挥的部队共有六个师。①敌人在西西里岛的驻防军最初由一个意大利将军指挥，它包括德国两个师，其中有一个装甲师，意大利四个步兵师，以及质量低劣的意大利海防部队六个师。德国师又化分为若干战斗小组，以便加强他们的同盟军并进行反攻。

由于误解了我们的意图，敌人以巨大的实力防守该岛的西海岸。我们在空军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我们的作战飞机有四千多架（英国有一百二十一个空军中队，美国有一百四十六个空军中队），而敌人在西西里岛、撒丁岛、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所能集中的飞机，只有一千八百五十架。

①作战序列：　　英国第八集团军，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总部。

参·加·第·一·次·袭·击·的：第一加拿大师，第五师，第五十师，第五十一师；第一空降师的一部分，第二百三十一步兵旅，第四和第二十三装甲旅以及三支突击队。

·在·北·非·的·预·备·队：第七十八师，第四十六师；第一空降师的其余部队。

美国第七集团军，第二军总部。

·参·加·第·一·次·袭·击·的：第一师，第三师，第四十五师，第二装甲师；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部分，突击队第一营。

·在·北·非·的·预·备·队：第九师，第八十二空降师的其余部队。

因此，只要我们能够顺利地集结军队和登陆，前景看来是很乐观的。然而，海军与陆军的力量太分散了。第一加拿大师直接从英国开来，美国的一个师从美国开来，只是在经过奥兰时稍作休整。已经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军队都分散在北非境内。登普西将军的第十三军，一部分正在埃及训练，一部分正在叙利亚训练，他们的船只和登陆艇，不仅要在运河区和亚历山大港装运，而且要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之间的各个小港口装运。利斯将军指挥的第三十军包括在英国的第一加拿大师、在突尼斯的第五十一师和马耳他岛的第二百三十一独立旅，所有这些部队将在战场上开始集中在一起。美国的军队也是同样地分布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全境，还有一部分远在大西洋的彼岸。

下级司令官和参谋人员必须乘飞机前往各遥远地区，亲临视察计划的发展情况和监督他们部队的训练。他们常常不能亲自执行这类任务，这就给制订计划者增加了负担。水上的训练，是在联合王国以及地中海和红海各地举行的。已经到达中东的重要飞机、船舶和装备，其数量还只是象征性的，或者可以说一点还没有。在准备阶段，对于所有这些物资，只是假定它们的性能合格，未经试验就已纳入了计划。结果，供应的部门几乎履行了所有诺言。计划尽管令人很不放心，但执行起来倒还顺利，这确是联合参谋工作的一个出色的范例。

※　　※　　※

5月20日，希特勒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凯特尔、隆美尔、外交部长纽赖特等数人。这次会议和其他德国会议的秘密记录的原稿，都收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中，已由美国译成英文，并有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先生的注释。这些译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出了宝贵的贡献。①

①发表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著的《希特勒指挥他的战争》一书中。

希特勒：你去过西西里岛？

纽赖特：是的，元首，我到过那里，并且和罗阿塔将军［驻西西里岛的意大利第六集团军司令］举行了会谈。除了其他许多事情外，他还告诉我，他对于防守西西里岛没有多大的信心。他声称他的力量非常薄弱，而且他的军队也没有适当的装备。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个摩托化师；其余的部队都是非机动性的。英国人每天竭尽一切力量，炮击西西里岛各条铁路的机车，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要运材料来修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从约瓦尼渡海到墨西拿，沿途获得的印象是，在这短短的旅程内，几乎所有的交通实际上都已陷于停顿。那里的渡船——我想原来有六艘——现在只剩下一艘了。这一艘是被当作博物馆的陈列品看待的；据说保留这一艘是为了更好的目的。

希特勒：什么是“更好的目的”？

纽赖特：啊，元首，有时意大利人解释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人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在西西里岛的德国军队，无疑已经变得不受欢迎了。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西西里岛人认为，是我们把战争带到他们的国家里来的。我们先是吃光了他们的一切东西，现在我们又使得英国人要亲自到这里来了，虽然——我必须强调这一点——西西里岛的农民对英国人要来，确实并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会结束他们的苦难。所有意大利南部的人们的一般看法是，英国人一来，战争便要结束，而德国人驻守在这里，恰恰是把战争拖下去。

希特勒：意大利政府对待这种态度，采取了什么行动没有？

纽赖特：元首，据我所知，目前仍然留在当地的地方官吏，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采取多少行动。每当我提请他们注意这点，并抱怨德国士兵在街上受到咒骂时，他们就对我说，因为这是代表民意，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处理。他们还说，“人民的情绪就是那样。你们不得民心，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你们征用了各种东西并且吃光了小鸡。”但是我确实认为，那些地方官吏是能够作出更大的努力，处理情节严重的案件，以儆效尤的。

希特勒：他们就不想采取行动吗？

纽赖特：很困难。他们就是不采取行动。西西里岛人的气质和意大利北部的人不同。但是，就整个情形来说，他们对待事情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令人感到很不愉快。敌人的空军对西西里岛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

讨论随即转到罗阿塔将军和其他意大利领导人物是否忠诚的问题，以及墨索里尼日益困难的处境。这种种情况，在德国元首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极不安宁的图画。

※　　※　　※

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的海峡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班泰雷利亚岛，敌人用它作为飞机和快速鱼雷艇的基地。1941年1月，我们曾经计划袭击并占领该岛，但是我们错过了机会，后来，在马耳他岛受围攻的最艰苦的时期，该岛始终是我们的肉中刺。现在我们不仅有必要征服它，而且要用它来作我们自己战斗机的基地。在攻克突尼斯以后，空海两路的进攻立即开始。轰炸与炮击持续到6月8日，这时，我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拒绝了。于是，在海空两军的猛烈轰击的支持下，6月11日从海上实行登陆。对于这一冒险行动的巨大规模和种种危险，我们事先曾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次登陆是完全成功的，没有任何死伤，只不过据水兵传说，有一个士兵被骡子咬了一口。一万一千多名俘虏落到了我们的手中。在以后的两天中，邻近的兰佩杜塞和利诺沙两岛也投降了。至此，西西里岛南面已经没有敌人的前哨阵地了。

7月3日，开始对西西里岛展开猛烈空袭，轰炸当地和撒丁岛的飞机场，结果使许多机场无法使用。敌人的战斗机被迫采取防御的策略，他们的远程轰炸机被迫将基地撤到意大利本土。墨西拿海峡的火车渡轮，五艘中有四艘已被击沉。当我们的船队驶近该岛时，空中的优势已经确立，而轴心国的军舰和飞机也没有作出任何重大的努力，来阻挠来自海上的袭击。由于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因而直到最后时刻为止，敌人始终不知道我们究竟要在哪里展开攻势。我们在埃及的海军调动和军事准备，似乎暗示我们要对希腊进行远征。自从突尼斯攻克以来，他们派遣了更多的飞机到地中海，但是增加的空军中队不是派往西西里岛，而是前往地中海东郊、意大利西北部和撒丁岛。在船队驶近它们的目标的紧急时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交通极为

便利的马耳他岛建立了他的司令部。他在这里同亚历山大将军和坎宁安海军上将会合。

特德空军中将仍留在迦太基附近，指挥联合的空军作战。

7月10日是进攻的日子。7月9日早晨，从东方和西方驶来的大舰队集合在马耳他岛的南面；所有的舰队开足马力驶向西西里岛的海滩的时间到了。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电报中说："这次罕见的船队大集中，体现了高度的准确性，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船队有三艘船只被潜艇击沉。①船队的航线获得了极其有效的掩护；绝大部分船只未被敌机发现。"

①从埃及驶来的船队还有一艘船只被击沉。

我在前往郊外官邸契克斯——我将在这里等待战果——的途中，在海军部的作战室中呆了一个小时。地图挂满了整个墙壁，图上标明庞大的船队、护航舰只以及支援的分遣队，都在向它们进攻的海滩驶去。这是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两栖作战。但是，一切要以天时为转移。

※　　※　　※

9日上午，天气晴朗，但到中午，刮起了一阵强劲的、反常的西北风。下午，风势更加迅猛；到了傍晚，海上浪涛汹涌澎湃，将使登陆发生危险，尤其是在美军登陆地带的西海岸，危险更大。登陆艇船队，从马耳他岛和比塞大与班加西之间的许多非洲口岸向北突进，要经历一次颠簸的航行。

事先曾经作了在必要时推迟登陆的安排，但是要推迟必须在中午以前作出决定。第一海务大臣在海军部焦急地守候着，用电讯探询天气的情况。晚上八时，坎宁安海军上将答复说："天时不利，但作战行动照常进行。"他说，"现在要延期登陆，显然是太晚了。但是我们感到极大的忧虑，特别是迎着狂涛巨浪前进的小型船队，更令人担忧。"它们确是受到很大的阻碍，并且队形已经散乱。许多船到晚了，但是幸而没有造成巨大的损失。坎宁安说，"大风在晚上令人宽慰地缓和下来了，到10日早晨停止了，只是在西海滩上，还有讨厌的海浪。"

恶劣的天气帮助我们出奇制胜。坎宁安海军上将继续说：

"非常有效的掩护计划和船队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航线，起了作用。此外，敌人由于月色不佳，当然也放松了警惕。最后刮起了这一阵巨

风，那时险些儿使一部分登陆任务——即便不是全部登陆任务——不可能实现。这些显然不利的因素，对于已经警戒了若干夜晚而疲惫不堪的意大利人，实际上发生了影响；他们在床上翻身时感激地说，‘今天夜里，他们无论如何来不了。’可是，他们却来了。”

但是，空降部队遇到了不幸的命运。载运我们第一空降旅的滑翔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美国的曳机过早地甩脱，以致机上载运的许多士兵坠海淹死。其余的人则散布在西西里岛的东南部，只有十二架滑翔机到达了它们的目的地——一座重要的桥梁。八名军官和六十五名士兵夺取了这座桥梁。并据守了十二个小时，等到援军开到时，他们中间只剩下了十九名幸存者。这是空降部队不顾牺牲建立的功勋。美军前线方面，空降着陆的地点也过于分散，但是许多小分队在内地造成了损害和混乱，使意大利防守海岸的师团狼狈不堪。

这次登陆一直受到战斗机的保护，到处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英军前线的锡拉库扎和帕基诺，以及美军前线的利卡塔和杰拉都已被占领。第八集团军在12日攻下了奥古斯塔。

美军前线的美国第一师，遭到了一部分德国装甲师的极其猛烈的反攻。形势一度非常危急，但经过一场鏖战以后，敌人被击退了。我们的盟军向前推进，目的在于夺取杰拉东面的重要飞机场。

第八集团军的主要兵力现在正指向卡塔尼亚和杰尔比尼的飞机场。这时，更多的伞兵已经空降着陆，而且突击队也从海上登陆了。他们攻占了重要的桥梁。陆军在他们的帮助下，渡过了西梅托河。但是德国军队现在从较远的西方前来增援意大利人，因此陆军过河以后，便停止前进。16日，第八集团军的左翼到达了卡尔塔吉罗内，与同时沿着海岸向西推进并已占领安佩多克累港的美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现在落入我们手中的飞机场已有十二个，到了7月18日，岛上可以使用的德国飞机只有二十五架了。由于被摧毁或损坏而遗留在机场上的敌机共有一千一百架，其中半数以上是德国飞机。我们的空军极力阻止敌军从意大利本土开到墨西拿。它们在对抗猛烈的高射炮火方面，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7月16日，亚历山大将军命令第八集团军进攻埃特纳火山的西侧，第七集团军袭击恩纳四周的公路，并截断佩特拉利亚的东西通道。英

国第五十师的进展很慢，德军从意大利本土调来援军，其中包括极其凶猛的第一伞兵师六个营。我们在它的左侧虽然占据了一些地方，但看来显然需要制订新的计划和增加军队。在第七十八师从突尼斯开到以前，英军前线暂时平静无事。

※　　※　　※

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仍然是悬而未决。我们是应当渡过墨西拿海峡并攻取意大利的趾形地带，还是占领位于踵形地带的塔兰托，还是沿意大利西海岸而上，在萨勒诺湾登陆并攻夺那不勒斯？还是仅限于占领撒丁岛？6月间，曾经就此征求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意见。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5月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三叉戟”会议），我们曾经决定，在8月前后，把当时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大部分袭击舰艇和一部分空军调往印度。同时也曾预先通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实现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11月1日以后，必须将美军四个师和英军三个师撤往英国。6月30日，他提议，在对西西里岛的占领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如果不攻打意大利的趾形地带，就攻打撒丁岛。如果选定了撒丁岛，他大约在10月前可以作好准备，但是他料想在11月以前不能进攻意大利本土，而且到那时，气候可能极不宜于进行两栖登陆。如果要证明在这样晚的时候攻入意大利是合宜的话，则必须有一个保证军队能够迅速前进的良好形势。

在西西里岛的进展，澄清了这种局面。从我在7月16日致史末资的电文中所谈的整个形势，可以看出与现在形势是多么不同：

1943年7月16日

5月间，我们在华盛顿的会谈中，发现美国人疑虑重重，唯恐我们深深地陷入地中海战事；他们切盼以占领撒丁岛结束这次战役。我们对于这一点，提出相反的意见；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可以把问题搁置在占领西西里岛以后再作决定。但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曾要求罗斯福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同我一道前往北非，在现场说服艾森豪威尔等人，起码要占领罗马，才能满足今年的作战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在西西里岛的战局明朗以后再作决定。如果那里的战事激烈而又旷日持久，那么，可能只限于进攻撒丁岛。然而，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顺利而意大利的抵抗看来也不顽强，我们就立即进攻意大利本土。

2．必须作出这种抉择的时机，现在已经临近。我将把它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来处理，这一点无需我多说了。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同意我的见解；艾森豪威尔内心当然也会赞同。

无论如何，我绝不能听任驻在地中海的强大的英国军队和由英国指挥的军队闲散无事。我正在把极其优秀的波兰军，从波斯调往叙利亚，它也可以从那里参加作战。

3．巴尔干半岛的形势也是极有希望的。我把中东统帅部的一份报告寄来给你，报告说明意大利军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我们不仅应当占领罗马，在意大利尽可能地向北挺进，而且我们必须伸出右手，援救巴尔干半岛的爱国者。假使合乎时机地采取行动，则上述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希望。我深信我们将获得良好的结果，而我也将不遗余力地去争取我们的盟国的同意。如果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单独行动。

4．你准备在何时来此？你知道，你将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而且我们对于战争的想法，又有多么接近的共同性。上述一切，事属作战机密，请勿向外人透露。

※　　※　　※

同时，盟国的空军正在骚扰敌人在意大利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以及那不勒斯港口。7月19日，一个强大的美国轰炸机队袭击了罗马火车站的停车场和罗马飞机场。这次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引起了严重的恐慌。在西西里岛当地，美军在勇敢的巴顿将军的领导下节节前进。他们的第三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承担了扫荡该岛西端的任务，现在那里只剩下意大利的军队了；他们由第一师和第四十五师组成的第二军，正奉命攻占北面的海岸，然后沿着通往墨西拿的两条主要公路向东突进。巴勒莫在7月22日被占领，到了月底，美军到达了尼科西亚至切法卢的一线。他们的第三师，在完成了西西里岛的西部任务后，被调来支援沿海岸的追击，同时又从非洲调来了第九师。这支军队和我们的第七十八师一样，是留在北非的后备部队。

最后决战的战场，这时已经部署好了。这些战斗必须是很激烈的，因为除了原有的意大利防守部队外，还有三师以上的德军，在作战经验丰富的司令官休比将军的指挥下，将参加作战。但是意大利的迅速崩溃已经变得非常可能。我们在白厅的人员情绪上有了显著的变

化。我们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计划，即直接进攻意大利的西海岸，以便夺取那不勒斯。华盛顿表示同意，但是坚持在“三叉戟”会议所商定的兵力以外，不能再派军队。美国人主张，不应该由于在地中海采取更加激烈的军事行动，而使其他地区的作战受到损害，特别是“霸王”作战计划。这种保留条件在萨勒诺登陆时，将引起我们的极大不安。

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主要司令官，现在都同意把意大利作为立即进攻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仍然想先在趾形地区登陆，因为他们缺少登陆艇和飞机；但是，他们也第一次开始赞成直接进攻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离开我们在西西里岛新近占领的空军基地非常远，因而会大大地削弱战斗机掩护登陆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马上集中考虑的仍是拿下那不勒斯。

迅速击溃意大利的时机，似乎可以作为理由，来推迟对缅甸的作战；海军部已停止将进攻的舰艇从地中海调往印度。

7月22日，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敦促他们的美国同僚，在假定可以获得额外的船舶和航空母舰的条件下，制定直接攻打那不勒斯的计划。美国人采取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同意进攻，但又坚持他们原来的决定，即为了这次进攻或任何其他的目的，美国不能再派军队增援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应当以他现有的部队尽力而为。此外，他们坚持要把他们的三个重轰炸机大队撤往英国。因此，冲突发生了。美国的三军参谋长不相信征服了意大利就能威胁德国，而且他们还担心德国人会撤退，从而使我们扑空。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南部的机场去轰炸德国的南部不会取得多大的收获。他们要求把进攻德国的一切力量，集中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最短的路线上，虽然在十个月以内，在英吉利海峡不会有任何战事。

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指出，华盛顿会议已经明确地议定，从战争中消除意大利是盟国的首要目标之一。进攻那不勒斯——现在的密码代号是“雪崩”——是完成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而意大利的崩溃，可以大大地增加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机会，保证它不仅能够成功，而且具有决定的意义。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强调说，对于德国工业，特别是对于生产战斗机的工厂，进行最大规模的袭击，只能在意大利飞机场的帮助下才有实效。因此，占领那些机场，对于顺利地进攻法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但美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可是，“雪崩”作

战计划中规定要使用的各种部队，绝大多数是英国的，所以我们决定尽一切力量保证计划的成功。为了克服远程战斗机方面的弱点，海军部派遣了四艘护航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型舰队航空母舰协助登陆，而空军部也把我们原定提前撤走的三个轰炸机中队，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

正当这些有点尖锐的讨论正在进行时，墨索里尼在7月25日垮台，局面完全改观。进攻意大利的论点，看来占有压倒的优势。正如下文中即将看到的，德国人作出了迅速的反应；我们攻入意大利，特别是进攻那不勒斯等军事行动，并没有变得轻而易举。“雪崩”作战计划好不容易才取得成功，幸亏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英国海军和空军力量。我们认为在登陆后，为了加快整个部署，还必须有额外的船舶，如果这些船舶能拨来使用，危险还可以更加减少。在这方面，我们未能使美国采纳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战役开始以前，许多美国船只都已撤回去了，而英国的一些用于进攻的舰只也已调往印度。

※　　※　　※

现在，我们应当重新回到西西里战场。亚历山大8月3日在电报中说：

攻势顺利地展开了。……我刚刚拜访了巴顿将军回来，他很勇敢豪爽。美国第七集团军的工作非常出色，打得也确实漂亮。加拿大人初显身手，很令人满意，仗也打得不错。进展可能迟缓，但是，当地的情况若非亲眼目睹，是难以相信的。岛上只有穿过峡谷和绕过悬崖的几条山道。它们容易防守，而且也更容易破坏。

我们新开到的第七十八师，非常出色地攻下了琴土里佩，这次战斗标志着最后的阶段。卡塔尼亚在5日攻克，此后，整个英军战线向前推进到埃特纳火山的南面和西面的山坡。美国第一师经过顽强的战斗以后，在8月6日占领了特罗伊纳，他们的第九师在1日穿过了第一师，于8日进入了切萨罗。美国第四十五师和接踵而至的第三师，沿着北面的海岸前进，在两路小规模的、巧妙的两栖作战包围运动的支援下，于8月10日到达了奥尔兰多角。在朗达佐于13日被攻克后，敌人在所有的战线上停止了接触，并在他们墨西拿海峡的猛烈的防空炮火掩护下，在以后几天的夜晚，逃往本土。我们的军队迅速地向墨西拿推进。敌人破坏了从卡塔尼亚开始的海岸公路，因而使第八集团军的进

展缓慢，仅仅以有限的差距而使战利品落到美国人的手中。他们在8月16日进入了墨西拿。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8月17日

下列事实是很有趣的：

7月10日进攻西西里。8月16日进驻墨西拿。三十八天内占领了全岛。西西里有六百哩的海岸线和一万平方哩的面积。全岛布满了混凝土的碉堡和铁丝网。轴心国驻军计有：意军九个师，德军四个师，合共十三个师；兵力总数：意军三十一万五千名，德军九万名，合共四十万零五千名士兵。我方的兵力：第七集团军六个师，包括空降师；第八集团军七个师，包括空降旅和装甲旅，盟军合共十三个师。……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7月10日驻守在岛上的全部意大利兵力现已就歼，虽然有极少数溃兵可能已逃往本土。现在还不可能估算出缴获的战利品和军用物资的数字。大炮、坦克、步枪和机关枪散布在整个岛上，遍地皆是。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空军始终保持着制空权，因而它们的战术空军部队能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支援在战场上的陆军。在飞机场缴获了敌机一千多架。皇家海军保持海路畅通无阻，并支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后来，他又来电报说：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8月17日

1943年8月17日上午十时，最后一名德军已被逐出西西里岛。全岛现已在我们手中。

※　　※　　※

这次成功的和巧妙的持续三十八天的战役，就此结束。敌人从最初受到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以后，曾经一度顽强地进行战斗。地形造成的困难是很严重的。道路狭窄，若要穿过田野行军，只有步行的人才有可能。在第八集团军的前方，埃特纳火山的高峰峻岭堵塞了前进的道路，但却能够使敌人监视我们的行动。第八集团军的士兵驻扎在卡塔尼亚平原的洼地，因此疟疾在他们中间蔓延。尽管如此，当我们一旦平安地实行了登陆，我们的空军利用占领的机场展开了活动以后，胜负的问题已经没有值得怀疑的余地了。据马歇尔将军报告，敌人损

失了十六万七千人，其中三万七千名是德国人。盟军死、伤、失踪人数合在一起，共损失了三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

第三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墨索里尼落入圈套——对意大利人民的联合宣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里米尼附近会谈——格兰迪的登场——7月24日法西斯大委员会开幕——格兰迪要求罢免墨索里尼的提议获得通过——7月25日墨索里尼被捕——二十一年独裁统治的告终——希特勒愚蠢地分散兵力——他获悉意大利传来的消息——我在1942年11月25日所作的预测——我和罗斯福通讯谈及意大利即将求和一事——我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感想——在意大利的英国战俘的命运——英美关于停战条件的讨论。

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多年，最后给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他现在必须对此负主要责任。他一直行使着几乎绝对的统治权，所以不能把责任推卸到王室、议会、法西斯党或总参谋部的身上。一切都归咎于他。现在在意大利国内消息灵通人士中间，散布着一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情绪，于是曾经非常专横地把国家推向错误和失败的一方的那个人物，自应受到谴责。在1943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这些信念逐渐形成，而且广泛地传播开来。孤独的独裁者坐在权力的顶峰，而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意大利人在俄国、突尼斯和西西里岛遭到杀戮等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是直接进攻意大利本土的序曲。

他枉费心机地在政界人物和军事将领中间进行一些人事更动。2月间，安布罗西奥将军继卡瓦勒罗任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和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公爵，都是国王的私人顾问，并获得王室的信任。几个月来，他们希望推翻法西斯党的领袖，结束法西斯政权。但是，墨索里尼仍然留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仿佛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当他手下的新的军事首脑提议立即从巴尔干半岛撤回意大利师团时，他感到受了侮辱。他认为这些部队是对德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的补充力量。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在国外的失败和国内的民心涣散，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希特勒的同盟者的地位。当现实情况已经消逝时，他依然眷恋于权势和个人影响的幻想。因此，他拒绝了安布罗西奥的重大要求。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权威的印象以及对他个人的极端行动的畏惧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因此，关于如何将他驱逐下台，意大利的所有社会力量都长期地犹豫不决。谁愿意冒险去“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

上”呢？春天已经过去，拥有海陆空三军优势的强大敌人对意大利的进攻，也越来越逼近了。

7月间，高潮来到了。从2月以来，沉默寡言和谨小慎微的立宪国王，一直同由于1940年在希腊的惨败而被罢免的巴多格利奥元帅保持着联系。他终于发现后者是一个可以受他委托、掌管国政的人物。于是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决定在7月26日逮捕墨索里尼；安布罗西奥将军同意物色执行计划的人，并为完成这一行动制造形势。安布罗西奥将军的计划，无意中得到了法西斯老战士中一些人的帮助；这些人企图复兴法西斯党，而在复兴运动中，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会成为失败者。他们准备召开从1939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法西斯党的最高组织——法西斯大委员会，以此作为向他们的领袖提出最后通牒的手段。7月13日，他们会见了墨索里尼，劝诱他在7月24日召开大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述的两个运动，看来是互不相干和彼此独立的，但是，它们在时间上的几乎完全偶合，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　　※　　※

我们当时并不确切了解意大利政局的内部紧张关系，但是盟军总部有时接到报告，据悉士气沮丧和局势不稳的情况日益严重。我们空袭意大利北部各城市以后，这些城市爆发了罢工和骚乱。我们获悉意大利的粮食供应由于铁路运输停顿而每况愈下。在西西里岛登陆之际，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看来已经到时候了。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出一个宣言稿，在我们看来，这个宣言所给予美国的地位，对于参加意大利战争的英国来说，是不公道的。因此，我在7月5日致电罗斯福总统，内容如下：

战时内阁考虑以我们两国的名义，对意大利人民发表一个联合宣言。既然根据双方协议，“火炬”作战计划是作为一个有英国分遣队参加的美国的远征行动，而我自始至终是你的副手，因此我们认为，“哈斯基”作战计划［西西里］和“哈斯基”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双方的联合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平等的伙伴。这样提法，根据参加的陆军、海军、船舶和飞机等的比例来说，似乎确实是合乎情理的。我完全接受你的名言，“不应该有大伙伴”。

2．然而，因为我们和意大利发生争执或战争的时间比你们长久，同时，因为这对性质的文件由一个人执笔，就其完整性来说，比一个

联合作品要好些，所以，我们准备请你在这个关键时刻，代表我们两个国家，并且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对意大利人民讲话。

3．根据我们之间非常坦率的友谊，我冒昧地向你提出几处应当修改的地方。这些修改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倘若不这样做，在英国人民和英国部队中间，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反应。

他们将认为，他们的贡献没有获得相等的或足够的评价。事实上，他们只被提到一次，在所有其他地方提到的，都是美国或盟国。

4．建议修改之处如下：（1）在“你们的政府在1941年12月11日对它们宣战”这句话后面，请增加“我也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并以他们的名义讲话”。（2）在“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一句中，增加“和他的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

（3）在“意大利的天空是在盟国庞大的空中机队的控制下”这句话的后半句，应当作这样的改动，“在美国和英国庞大的空中机队的控制下，意大利的海岸受到了英国和盟国集中在地中海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海军力量的威胁。”（我确信你会理解这种修改是妥善的，因为归根结蒂，正是美国和英国正在从事实际上全部的战争活动。）

5．最后，我们认为，最好似乎是在西西里岛获得了初步胜利以后，再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文告，因为如果我们遭到挫败，这样做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无论如何，它在炮火声中必然不会引起世人的注意，同时也难于及时地传达到轴心国的作战部队，以促使它们瓦解。

罗斯福承认我们的意见合理。于是，我又送给他一份我们认为合适的修订稿。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给意大利人民的文告。

在目前这个时刻，美国和英国的联合武装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正把战争深深地推进你们的国土。这是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迫使你们接受的那种可耻的领导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墨索里尼引导你们作为一个残杀各国人民并摧毁人们自由的野蛮国家的仆从，参加了这场战争。墨索里尼把你们投入了他认为希特勒已经稳操胜券的战争。尽管意大利容易遭受来自空中和海上的袭击，你们的法西斯领袖却仍然把你们的子弟、你们的舰只、你们的空军派往遥远的战场，帮助德国去实现它想要征服英国、俄国和全世界的企图。这种与纳粹德国的阴谋勾结，同意大利在

自由与文化方面的悠久传统，也就是，同英美两国人民与之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的那些传统，是极不相称的。你们的士兵，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是为了纳粹德国作战。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他们在俄国前线以及在从阿拉曼到邦角的非洲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出卖和遗弃了。

今天，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希望，在各个战场上都已经被粉碎了。意大利的天空是在美国和英国庞大的空中机队的控制下。意大利的海岸受到了英国和盟国集中在地中海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海军力量的威胁。现在，你们所对抗的力量誓死要摧毁纳粹德国的势力，这种势力曾经被无情地用来使一切拒绝承认德国人是统治种族的人们，遭到了奴役、毁灭和死亡。

为意大利谋取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对盟国的武装部队的不可抵拒的威力，实行体面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党的邪恶势力服务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势必要承受你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后果。我们并不乐于攻入意大利的领土，使意大利人民经受战争毁灭的悲剧；但是，我们坚决要摧毁那些虚伪的领袖和他们的那种使意大利沦落到如此处境的主义。你们抵抗盟国的联合部队的每一分钟——你们流的每一滴血——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给法西斯与纳粹领袖更多一点时间，让他们逃脱他们自己的罪行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你们的一切利益，你们的一切传统，都被德国和你们自己的虚伪而又腐化的领袖们背弃了；只有推翻上述两者以后，一个重新建立的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现在，由你们意大利人民考虑你们自己的自尊，你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你们自己要求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求你们决定：意大利人究竟是要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卖命，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求生。

罗斯福·丘吉尔

7月17日，盟国的飞机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上空，散发了这一文告的传单。

※　　※　　※

两天以后，墨索里尼在安布罗西奥将军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里米尼附近的费尔特雷，在当地的一个别墅会见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在

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公园，树荫蔽日，苍郁清凉；一个建筑物，酷似迷宫，给人以近乎神秘之感。它像一个由纵横字谜拼成的房子。”为了款待德国元首，作好了一切准备，预计他在这里至少逗留两天，但是他在当天下午就走了。墨索里尼说，“我们的会见和以往一样，是很诚挚的，但是那些随从人员和高级空军军官以及部队的态度，却是冷淡的。”①

①参阅墨索里尼的《回忆录，1942——43》（英文版），第50页。

德国元首喋喋不休地发表了他的意见，指出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他说，准备用来袭击英国的新的秘密武器，预期在冬季可以使用。必须保卫意大利，“这样，西西里岛对于敌人，就可能像斯大林格勒对于我们那样。”①意大利人必须自己提供人力和组织。德国由于在俄国前线遭受的压力，对意大利要求的增援和装备无法供给。

①参阅里佐利编著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信与文件》，第173页。

安布罗西奥敦促他的首长坦率地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已经不能再继续参加这场战争了。这种表示究竟会带来什么好处，并不明显。但是，墨索里尼那种呆若木鸡的样子，终于使安布罗西奥和其他在场的意大利将领下定决心不能再指望他做领袖了。

在希特勒谈论形势的时候，一个神情激动的意大利军官走进房来，报告这样的消息：“现在罗马正受到敌人的猛烈轰炸。”除了德国答允进一步增援西西里岛以外，墨索里尼回罗马时，没有带回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当他将要到达罗马时，他的飞机飞进了一大片浓密的黑烟中，这是利特里奥火车站正在焚烧的数百辆客车冒出来的烟。他觐见国王，发现国王“愁眉紧锁，神情紧张”。国王说，“局势非常紧急。我们不能再维持很久了。西西里岛现在已经落入西方国家的手中。德国人会出卖我们。军队的纪律已经瓦解了。……”根据记载，墨索里尼回答说，他希望在9月15日使意大利和轴心国联盟脱离关系。这个日期表明，他脱离现实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这时，压轴戏的主角登场了。法西斯党的元勋、前外交部长和驻英大使迪诺·格兰迪，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过去对于意大利向英国宣战表示憎恶，但在当时由于大势所趋，也只好屈服。现在，他到

达罗马，准备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担任一个领导人物。他在7月22日，拜访了他的老领袖，并且毫不留情地对他说，他打算提议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恢复国王对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

※　　※　　※

法西斯大委员会在24日下午五时开会。警察总监显然已经采取措施，以防会议受到暴力的骚扰。墨索里尼的私人卫队——枪兵团，已被解除了保卫威尼斯宫的任务，当地布满了军事警察。领袖说明了当前情况，而穿着黑色法西斯制服的全体出席者则开始讨论。墨索里尼最后说："战争往往是一个党的战争——是希望战争的那个党所进行的战争；同时战争也往往是一个人的战争——是宣战的那个人所进行的战争。如果把今天的战争称作墨索里尼的战争，则1859年的战争可以称之为加富尔的战争。现在是加强统治和承担必要责任的时候了。当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正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可以毫无困难地变动人事、加强控制和调动一切尚未使用的力量。"

接着，格兰迪提出一项决议案，请求国王掌握更大的权力，并且要求国王摆脱不问国事的地位，出来承担他的责任。

格兰迪发表了一篇被墨索里尼称作"猛烈抨击的演说"，"一个久怀怨恨的人终于发泄积愤的一篇演说"。大委员会成员和宫廷之间的接触，已经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给格兰迪以支持。每个出席者现在都意识到，一个政治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这时，法西斯党秘书斯科尔扎提议休会，等到第二天继续举行。但是，格兰迪跳了起来，大声喊道，"不行，我反对这个提议。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场辩论，我们一定要在今晚把会开完！"在举行投票表决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墨索里尼写道，"大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态度，甚至在投票以前，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有一群叛徒已经和国王勾结在一起，再有一群是合谋者，另有一群不明真相的人，他们也许并不理解投票表决的严重性，但是也同样地投了票。"赞成格兰迪的动议的有十九票，反对的七票，另外两票弃权。墨索里尼站起来说，"你们已挑起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会议到此结束。"法西斯党的秘书正要向领袖致敬时，墨索里尼用手势制止

说，“不必了，你是可以原谅的。”大家都沉默地散去。当晚，没有一个人在家中能够入睡。

同时，逮捕墨索里尼的计划正在悄悄地安排中。宫廷大臣阿奎罗纳公爵对安布罗西奥发出指示，于是，他在警察和军事警察中的代表和心腹立即执行。主要的电话接线站，警察局和内政部的办公机构都已悄悄地和顺利地接管了。一小队军事警察，在王室别墅附近的隐蔽地点布置了岗哨。

7月25日，星期日，墨索里尼上午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并巡视了罗马几个遭到轰炸的地区。他请求觐见国王，下午五时，国王接见了他。“我认为国王会撤回他在1940年6月10日授予我的关于指挥武装部队的权力，我在不久以前，曾经考虑要放弃这个指挥权。所以，我走进别墅时，心中没有感到任何不祥的预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毫无怀疑。”在到达国王寓所时，他看到各处的军事警察都增加了。国王身穿大元帅制服，站在门口。他们两人走进了客厅。国王说：“我的亲爱的领袖，情况不妙了。意大利已经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军队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法西斯大委员会的表决太可怕了——赞成格兰迪的动议的竟有十九票，而在这些投票人中，有四个人竟是天使报喜勋章的获得者！……此刻，你在意大利是大家最痛恨的人。你能够依靠的，最多不过一个朋友。现在你只剩下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就是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于你的个人安全，用不着担忧，我保证给你保护。我在考虑，你的职位现在由巴多格利奥元帅来担任。……”

墨索里尼答道：“你正在作出一个极端严重的决定。目前的危机将使人民认为，那个宣战的人一旦解职，和平就在望了。这给军队士气的打击将是严重的。这个危机将被看作是丘吉尔与斯大林一伙的胜利，尤其是斯大林的胜利。我体会到人民的怨恨。昨天晚上，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上，我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人统治了这么久的时间，并且使人遭受了这么多的牺牲，那就不能不激起愤恨。不管怎么说，我祝愿控制目前局势的人幸运。”国王陪送墨索里尼到门口。墨索里尼写道，“他的脸色苍白，显得比平时更加矮小，几乎像是一个侏儒。他和我握手告别后就进去了。我走下几级台阶，向我的汽车走去。突然，一个国家警察上尉拦住了我，他说，‘国王陛下派我负责保

护你的人身安全。’我继续向我的汽车走去，这时那个上尉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救护车对我说，‘不，我们必须乘那辆车。’我和我的秘书一同乘上了救护车。除了那个上尉，还有一个中尉、三个国家警察和两个便衣警察，他们也一同上车，坐在车门口，拿着机关枪。车门关上以后，救护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去。我仍然认为，所有这种做法，都像国王所说的，是为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那天下午，稍晚时候，国王命令巴多格利奥组织一个包括军事首脑和文官的新内阁，当天晚上，巴多格利奥元帅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个消息。两天以后，巴多格利奥元帅命令将这个法西斯领袖拘禁在蓬察岛上。

※　　※　　※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二十一年的独裁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段期间，他把在1919年可能陷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大利人民拯救出来，使他们上升到意大利在欧洲前所未有的地位。

民族的生命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机。意大利帝国在北非建立起来了。意大利国内的许多重大公共工程也完成了。1935年，这个法西斯领袖以他的毅力制服了国际联盟——“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并且能够完成了他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他的政权糜费太大，远非意大利人民所能负担，但是，在它获得成功期间，它无疑是投合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心意的。

他是“意大利的立法者”，我在法国崩溃时对他用过这个称呼。

如果不是他的统治，而是另一个人的统治，那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意大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意大利人民和欧洲，将带来另一种性质的危险和不幸。他的最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希特勒于1940年6月获胜以后，对法、英两国的宣战。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行动，他很可以使意大利保持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双方的奉承和酬报，并且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相互斗争中，取得巨大的财富与繁荣。即使在战争的结局已经明确无疑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仍然会受到盟国的欢迎。他对于缩短战争的过程，可以作出很多的贡献。他本可以机智而又慎重地选择恰当的时机向希特勒宣战。相反地，他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永远不能理解英国的力量，

以及岛国抵抗外侮的持久性和海军的威力。因此，他走向了毁灭。当然，他的伟大的历程仍不失为他个人权力和长期统治的一个纪念碑。

※　　※　　※

这个时候，希特勒在战略和作战指挥方面，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意大利的背叛、俄国的乘胜前进以及英美两国明显地准备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势，所有这一切本应该把极其强大的德国陆军集中起来，发展成为一个中央后备力量。只有依靠这种方法，他才能运用德国指挥部和作战部队的高超的素质，同时再充分利用他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以及内线作战的便利条件和非常便利的交通线。正如冯·托马将军在成为我军战俘时所说，“我们的唯一机会，是创造一种使我们能够利用陆军的形势。”我在本书前一卷中曾经指出，希特勒事实上织成了一个蜘蛛网，却忘记了蜘蛛。他企图占有他所赢得的一切。大量的兵力被浪费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而这些地区对主要结局并不起任何作用。如果他用具有最高素质和机动性的三十个师或四十个师，组成一个中央后备队，他就能够打击任何一个向他进攻的敌人，并且能在获胜希望很大的条件下，进行一次重大的战斗。例如，一年以后，在英美军队于诺曼底登陆后的四五十天，他可以使用占巨大优势的生力军来迎战。他没有任何必要把他的力量消耗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但他在别人劝诱之下，还是这样做了，这应该看作是浪费了最后的机会。

我了解他有这些途径可以选择，因此我也希望能有这样一些选择：从右翼进攻意大利，或从左翼横渡英吉利海峡，或双管齐下。他所作出的错误的部署，使我们能够在具有更好前景和能够获胜的条件下，展开主要的直接进攻。

※　　※　　※

希特勒从费尔特雷会议回来以后，深信要使意大利继续参战，只有在法西斯党内进行清洗，并且由德国对法西斯党的领袖们增加压力。7月29日是墨索里尼的六十岁诞辰，戈林经选派乘这个机会，对他进行一次正式访问。但是，在7月25日这一天，令人震惊的消息开始从罗马传到了希特勒的总部。到了晚上，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已经辞职或被撤职，意大利国王已指派巴多格利奥作他的继任者。最后决定，如果要对意大利新政府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就势必

要在预期俄国可能发动攻势的时候，从东线撤出比可能撤出的更多的军队。同时还制定了计划，准备营救墨索里尼，占领罗马，以及尽一切可能支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如果巴多格利奥和盟国签订了停战条约，则必须制定进一步计划，以便夺取意大利舰队，占领意大利全国的要害地点以及恫吓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驻军。

希特勒在7月26日对他的顾问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否则，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会抢在我们的先头占领飞机场。意大利法西斯党现在简直已晕头转向了，等它到了我们战线的后方，会清醒过来的。法西斯党是唯一有决心参加我们这方面作战的，因此，我们必须使它恢复起来。一切主张继续拖延的理由都是错误的；如果那样，我们就有坐视意大利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的危险。这些事不是一个军人所能理解的。

只有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才能认清前途。”

※　　※　　※

我们对于意大利崩溃的后果，曾经作过长时间的考虑。八个月以前，我曾经写道：

意大利的形势

首相提交战时内阁的备忘录

1942年11月25日

我的意见是，如果现在认为意大利内部的任何动乱都不能产生一个准备单独缔结和约的政府，确实言之过早。倘若我们对于意大利增加更严重的压力，……则全体意大利人，包括法西斯党员在内，将会深切地感到他们希望，而且事实上有迫切的需要，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如果意大利感到不能忍受我们将要从空中，而且我相信不久将要通过两栖作战方式，对它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袭击，那么，意大利人民势必要在两条道路中作出抉择：一条道路是，成立一个在格兰迪这类人物领导下的政府，以求单独媾和；另一条道路则是听任德国人的占领，这样只会加深战争的严重性。

2．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即德国人占领和接管意大利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也许不可能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但我仍然希望意大利人自己会起来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而我们也确实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促

成这种行动。如果意大利发生革命，而且由一个缔结停战条约的政府当权，那么，至少可以说，德国人防守勃伦纳山口所获得的利益，与在违反意大利人民的（而且可能是一个临时政府的）意愿下，承担意大利的全部防务所获得的利益是相同的。

3．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时，它能采取人们事先想象不到的一切行动。对于保加利亚——它的政府、军队和人民——在1918年崩溃时那种突然的、悲惨的、全国同时瓦解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当时军队全然不顾如何安排他们的前途或安全，只求撤出前线，各奔家乡，而费迪南德国王也逃亡了。留下的是一个以农民领袖为首的政府，在等待着胜利者的裁判。

4．因此，我绝不排斥意大利突然求和的可能性，而且我也同意美国的试图把意大利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的政策。墨索里尼的垮台——即使事先对此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意大利的舆论，很可能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法西斯统治的历史时期将从此宣告结束。一段历史结束了，另一段历史将会开始。我认为，最好是在所有现在遭到轰炸的城市上空散发传单，传单的主题是："你们遭受苦难只应该归咎于罪魁祸首——墨索里尼。"

5．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向被征服者提出任何条件，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请求。如果他们向我们请求投降，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应该采取这种决定。目前，我们绝不能作出诺言，像美国进行宣传的某些传单似乎已经作过的那样。

从罗马传来的消息现在又引起了这些问题，因而促使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6日

意大利宣布的变动可能预示它将提出媾和的倡议。我们应当进行磋商，以便采取联合的行动。现阶段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无论如何，当墨索里尼彻底垮台时，希特勒将会感到势孤力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罗斯福总统给我的电报和上面这份电报是在同一时刻发出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7月26日

由于巧合，当我今天下午重又回到香格里拉的时候，罗马传来了消息，但是这次的消息看来是真实的。我们如果接到任何求和的提议，一定要很有把握地利用意大利的全部领土和运输条件以及各种飞机场，来对付北面的德国人·和·整·个·巴·尔·干·半·岛。①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争取无条件投降，然后妥善地对待意大利的平民。可是我也考虑到，必须交出那个魔王以及他的主要同犯。如果没有你我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在战场上的军事人员都不能确定任何一般性的条件。

请将你的意见见告。

①重点是作者加的。

※　　※　　※

我们采取联合行动的结果，将会支配战争的未来进程。当天，我费了一部分时间，把我对意大利的戏剧性事件的看法，写成书面文件。这天下午，战时内阁开会讨论新的形势，并审核我所草拟的文件。晚上，我把文件寄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征求他的意见。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6日

我将我提交战时内阁并获得他们充分同意的意见书，寄来给你。

2．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对待任何非法西斯政府时，不应过于苛求，即使我们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政府。现在墨索里尼已经下台，我要同能够履行条约的任何非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打交道。所提条款已列在附来的备忘录中。我的同僚们对此也表示同意。

首相关于墨索里尼垮台的一些考虑墨索里尼的垮台，看来极有可能导致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而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新政府将谋求和盟国举行谈判，以便单独签订停战协定。如果情况证明确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我们的要求，其次是确定为达到这些要求所必需的措施与条件。

2．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集中考虑这样一个最高的目标，即摧毁希特勒、希特勒主义和纳粹德国。如果意大利投降，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军事利益，必须设法使之符合这个目标。

3．其中的第一点，按罗斯福总统的说法，就是“利用意大利的全部领土和运输条件以及各种飞机场，来对付北面的德国人和整个巴尔

干半岛”。这必须包括将撒丁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科孚岛移交我军，而且只要形势许可，应立即移交意大利本土的一切海空军基地。

4．第二点也同样重要，就是立即向盟国移交意大利的舰队，或者起码应使它实行有效的复员和完全停止活动；同时将意大利空军和地面武装力量裁减到我们认为必要的和有用的水平。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将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能够解放出来，用于印度洋以对付日本。这将使美国感到非常满意。

5．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意大利在科西嘉岛、里维埃拉包括土伦，以及巴尔干半岛——即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地的部队，也应立即撤退或投降。

6．另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目标——在英国，人们对此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情——就是立即释放意大利人所控制的全部英国战俘，并且防止他们被运到北方，送往德国；这种行动最初只有意大利人才能做到。我认为，尽快地把我们自己的亲人接回来，使他们免于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德国的监狱中，遭到极其可怕的折磨，这既与荣誉有关，也是符合人道的行为。

7．在意大利的——特别是在罗马以南的——德国军队的命运，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和意大利军民之间的交战。我们应当要求他们投降，而且，对于我们能够与之达成协议的任何意大利政府，也要求它必须尽力完成这一任务。然而，德国的各师部队，将不管意大利的武装部队能够采取什么行动而突围北上。我们应尽可能地挑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而且要毫不犹豫地派遣部队和空军，去支援意大利人迫使罗马南面地区的德国人投降。

8．我们在注视这一方面的进展情况的同时，可以进一步考虑在罗马北面采取的行动。然而，我们应该设法占领意大利东西海岸的铁路线上的据点，并且尽量地勇敢北进。现在正是采取勇敢行动的时候了。

9．在我们同希特勒和德国陆军进行的斗争中，我们不应拒绝任何足以杀伤德军的支援行动。意大利人民的愤怒，现在将转向德国入侵者，正如他们所感到的，这些入侵者给意大利带来了一切的苦难，而对于它的帮助却如此稀少和吝啬。

我们应当促进这一过程，以便这个新的、解放了的、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在最早的时刻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友好的地区，我们将用这个地区作为基地，对德国南部和中部展开全面空中攻势。

10．这种空中攻势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的有利条件，因为它将使地中海的全部空军能够从这样一个方位进行空袭，这个方位改变了整个西线的防空战线，同时使那些为了躲避来自英国的空袭，而不断向外扩展的德国战时生产中心，更加容易受到空袭。从海上派遣特工人员、突击队以及输送供给物资，越过亚得里亚海进入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将成为最急迫的任务。我们必须记住，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队有十五个师，其中十个师是机动师。但是，我们一旦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亚得里亚海，而且意大利驻在巴尔干半岛的军队一旦撤退或放下武器，德国人很可能被迫向北撤退到萨夫河和多瑙河的防线，从而使希腊和其他遭受蹂躏的国家获得解放。

11．我们还不能估计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及意大利的投降，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与这种局势有关的是，我们应该利用意大利的崩溃，来确定对土耳其施加最大压力要它按照同盟条约的精神行事的时机；在这一方面，英国和美国不论采取联合的或个别的行动，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俄国联合起来，或者至少获得它的支持。

12．关于要求交出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个魔王以及他的主要同犯”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应当采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不过却不能因此而破坏前几节中所述的那种远大的前景。然而，这些罪犯很可能逃往德国或瑞士。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亲自投诚，或由意大利政府引渡。如果他们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现在应该先同美国磋商，在取得一致的意见以后，再同苏联磋商，以便决定如何处置他们。有些人可能认为，除非为了识别其他罪犯的目的，否则应该不经审讯就将他们处决。其他人可能主张将他们监禁到欧战结束时止，然后再一并决定他们和其他战犯的命运。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只要具体的军事利益不会由于要立即报仇雪恨而遭到牺牲，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太重视的。

7月30日，罗斯福总统答复我说，“关于处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意大利形势的前景和方法，你的来电大体上表达了我今天的想法。”他提

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这些改动并没有改变文件的实质，因此我便欣然同意修改了。我在31日的回电中说，“我还没有时间和我的同僚们商量，但是，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联合草案经过修正以后，十分完善地表达了我们两国政府在准备遵循的广泛的政策上的一致看法。这似乎是‘双方同心同德’的一个实例。”

我将文件稍加修改后，在8月2日提交战时内阁，并经他们同意，作为两国政府对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共同指示草案。我在前往魁北克时带着这份草案，以便和罗斯福总统作最后的讨论。然而，它的主要意义则在于表达了我们对于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共同反应。

※　　※　　※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对待意大利的迅速崩溃。我们必须详细拟定投降条件，而且必须记住不仅意大利本身的反应，同时还有德国内部的反应。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事变的战略含义，并且要计划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目前仍在意军控制之下的爱琴海和巴尔半岛等地的下一步行动。

7月27日，罗斯福总统将他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拟就的一篇对意大利人民的广播稿寄给我。这篇广播稿已经获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其中包括下面一段话：“你们的士兵将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他们的从事生产的原来职业。现在在我们手中的数十万意大利战俘，将回到无数的家庭中去，他们的家人正在盼望着他们。你们国家具有悠久历史的自由与传统，也将得到恢复。”

我不仅关心这个联合文告的草稿，而且也关心我们在意大利人手中的战俘的命运。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8日

在意大利的英国战俘有七万四千人，此外大约还有三万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我们不能同意释放“现在在我们手中的数十万意大利战俘”的任何诺言，除非我们的人员和盟国的人员，已免除德国囚禁的恐怖，并已由意大利交给我们。

2．而且，除了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被俘的意大利战俘外，在我们手中的，还有两年前韦维尔将军所俘的和安置在世界各地的意大利战俘，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我们认为，提出释放这么多的一批在战争初期俘虏的战俘，未免过分，而且也没有必要。然而，我们准备同意把

所有在突尼斯被俘的，以及在西西里岛已经被俘或将要被俘的战俘，用来交换上面所说的英国和盟国的战俘。

3．因此，我们建议，艾森豪威尔的文告，在这一点上，应该这样修改：“你们的士兵将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他们的从事生产的原来职业。如果现在在你们手中的英国和盟国的战俘能够由你们安全地交给我们而不被送到德国去，那么，被我们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所俘虏的数十万意大利战俘，将回到无数的家庭中去，他们的家人正在盼望着他们。”

第二天，我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将军。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7月29日

对于敌国，试图以吸引人的、博得民心的形式来陈述停战条件，显然有种种的危险。最好的办法是，一切提法应当按照惯例，并使他们的政府知道我们的充分要求和他们的最大期望。我们正向你们的政府提出我们的另一个草案；毫无疑问，在利用充分时间来进行的任何谈判中，我们将同他们达成协议，这种谈判可能由你主持，或由我们负责。

亚历山大在你的最高指挥下，即将在西西里岛东部发动一次大战。现在，我们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这场战斗上。目前正和第十五集团军群相对峙的三个德国师，如果恰恰在这个时候被摧毁，这在各个方面都很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还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9日

我［在电话里］又听到了你的声音，而且是十分愉快的声调，这使我非常高兴。

2．我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我们完全同意他发布经过我们修改，即其中插入了关于英国和盟国战俘的一段话的公告。

3．我打破了常规，已经通过瑞士直接致函意大利国王，强调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极端重视而且极端关切。你答允通过教皇或任何其他便利的途径施加压力，使我非常感谢。如果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听任我们的战俘和一些重要人物被德国蛮子掳走，而不尽其最大的力量进行阻止——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武力进行阻止——那就会在此间激

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以致同那个政府进行的一切谈判，在公众的舆论中都是通不过的。

4．·停·战·条·件。战时内阁十分了解，我们不应该对敌人广播停战条件；而是应该由他们的负责政府在我们的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基础上，正式向我们请求停战。到那个时候，我认为，才能委派代表和决定会晤地点。我们的意见书已在你的手中。正如你将看到的，意见书是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草案的主要方针，但是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并且采取的是适于全权代表讨论的形式，而不是一个争取民心的呼吁。如果要想把这种药物加上果酱一齐给病人吃，那是非常危险的。

5．我们还认为，条件应当包括民事和军事两方面的要求，同时最好是由我们两国政府所委派的代表，而不是由战地指挥的将领来确定这些条件。当然，在战地指挥的将领，对于他直接管辖的前线上的敌军所提出的关于实行局部投降的任何请求，是有权处理的。

6．最后，我们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一次大战上。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七集团军将发动这次大战，来攻打困守在西西里岛的东部尖端的六万五千名德国军队。摧毁这些部队，就其对局势的影响来说，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全世界，再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时机了。我们的士兵兄弟般地并肩前进，他们前面存在着胜利的大好希望，想到这里，实在令人非常愉快。

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即艾森豪威尔不要向敌人广播实行停战的条件，但是他极力主张，为了避免对意大利采取不必要的和代价可能很高的军事行动，当意大利政府——或者，如果意大利政府——要求艾森豪威尔提出停战条件时，应当授权艾森豪威尔提出条件。我不明白，为什么意大利政府一定会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他的军队除了在西西里岛以外，并不同敌人直接接触，而且即便在西西里岛，也只是同德国人接触。在我看来，意大利政府更有可能通过梵蒂冈、土耳其或瑞士进行谈判。然而，我却同意了下列办法，即如果突然有特使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媾和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应当提出包含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明确条件，以便能够立即以此作为准许停战的基础；经过多次磋商以后，对下面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

1．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

2．意大利应尽最大的努力，拒绝向德国人提供可能被用来反对盟国的各对便利条件。

3．盟国的一切战俘或被拘禁人员应立即交与盟军总司令；从开始谈判时起，不得将他们中间任何人撤往德国。

4．意大利舰队和意大利空军应按照盟军总司令指定的地点，立即办理移交，并按照他所规定的详细办法解除武装。

5．意大利应同意：意大利的商船可由盟军总司令征用，以满足他的海陆方面的军事计划的需要。

6．科西嘉岛以及全部意大利领土——岛屿和本土——应立即交给盟国掌管，以便盟国在适当的时机，将它们作为作战基地和用于其他种种目的。

7．不论德国军队从意大利领土上撤退的速度如何，应立即保证盟国自由使用意大利领土内的一切机场和军港。这些机场和军港应由意大利的武装部队负责保护，直到盟国接管时为止。

8．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应立即从参加此次战争的一切地区——不论它们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撤回意大利。

9．意大利政府应作出保证，它在必要时将使用它现有的一切武装力量，保证迅速地和严格地履行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

10．盟军总司令保留这样一种权利，即采取他认为对保护盟军利益或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一切措施；意大利政府应按照总司令的要求，采取行政措施或其他行动；特别是在意大利领土的某些地区，总司令可能为了适应盟国军事利益的需要，将在那里建立盟国的军政府。

11．盟军总司令有强制施行解除武装、遣散军队和废除军备的充分权力。

7月31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当务之急已如上述。但是我们希望你也尽速审核我们“关于投降问题的文件”①，以便我们在这方面达成充分的协议。在这个文件中，有好几点没有采用紧急条款的用语，而是采用精确的、正式的、法律上的术语加以表达，对于这种措词，我们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们不大理解，为什么你从来不提这个文件，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实际上就是紧急的停战条款的一种更审慎和更全面的稿本。如果你使我们

了解你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们将非常感谢。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准备好这个文件或类似的文件。

①这个文件未付印。

罗斯福总统同意了，但是他说，他需要美国三军参谋长和国务院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对意大利人民发表的任何声明，应当由美国人和我们达成正式协议，不能仅仅由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部发表。无论如何，将领们应该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对于停战条件，如果没有要求他们提出，就不必过问，这样就好多了。

※　　※　　※

意大利人可能要求我们提出和平条件，但时间的早晚，则取决于我们对巴多格利奥所领导的新意大利政府的态度。

我们已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大西洋两岸的报纸也已注意到这一点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7月30日

如果我们有承认萨沃依王室或巴多格利奥政府的迹象，这里有一些爱好议论的人就准备掀起一场风波。在北非问题上无事生非的，也就是这些人。

我今天已告诉新闻记者，我们必须同意大利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进行交涉，只要他或他们能够认真答应我们两点：首先是解除武装，其次是保证社会秩序。我也想到，你和我在停战条约缔结以后，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就意大利的民族自决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31日

我的主张是，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下台以后，我打算和能够履行契约的任何意大利政权进行交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丝毫不怕被人看成是我承认了萨沃依王室或巴多格利奥政府，我认为，只要有人能使意大利人按照我们为战争的目的需要行事就成。这些目的肯定会受到混乱、布尔什维克化、或内战的阻碍。我们没有权利把过重的负担加在我们军队的身上。形势很可能会这样发展：在停战条件被接受以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将在人们对投降的厌恶情绪下变得威信扫地，而王储和一个新的首相可能被挑选出来执政。

我不大赞同在目前发出任何关于自决问题的声明，那将越出大西洋宪章所包含的内容。我同意你所说的，我们必须极端谨慎，不要把什么东西都一锅煮。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7月31日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解决的。例如，一个人因为他的衣袋里还没有藏着家庭律师所草拟的婚约，就免不了要说，“亲爱的，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我个人认为，艾森豪威尔现在可能提出的条件，比我们草拟的“关于投降问题的文件”冗长的法律词句更加可能为对方使节所理解，从而也能够立即被接受，并且，如果公布的话，它们也显得更加冠冕堂皇一些。如果紧急条款被接受，那就意味着，意大利人将彻底投降，交出他们的全套武器——枪机、枪托和枪筒。①我们以后再要求他们把擦枪布和其他清洁用具统统交出来，那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

①原文的意思为“完全、全部”，也可直译为“枪机、枪托和枪筒”，这里照字面直译，以便同下句中“擦枪布”等词相呼应。——译者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8月3日

我已经阅读了“关于投降问题的文件”。文件的措辞，看来大体上还算不错，不过，我非常怀疑它究竟是否合用。总之，已经获得双方同意并已寄给艾森豪威尔的投降条款，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为什么要用一种不是嫌其过多，就是嫌其不足的文件缚住他的双手呢？为什么不让他根据形势，相机行事呢？

所有这一切，等待着我们即将举行的魁北克会议。

第四章　向西去啊！①　人造港

在“玛丽皇后”号船上——温盖特准将——“霸王”作战计划——联合作战机构——“科萨克”的工作——从哪里展开攻势？——港口和码头的必要性——“桑葚”计划的诞生——计划在开展——一个宏伟的设计——浮动的防波堤——关于浮动机场的设想——关于“霸王”作战计划的三个最主要的设想——蒙巴顿被任命为缅甸的最高统帅——我在8月7日关于远东战场军事行动的备忘录。

①《向西去啊！》是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于1855年出版的一部海上历险小说，这里用来指作者的加拿大及美国之行。——译者

由于在西西里岛即将获胜的前景，同时由于意大利的形势和战争的进展，我在7月间，感到有必要同罗斯福总统重新会见并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议。罗斯福提议魁北克作为会议的地点。麦肯齐·金先生对于这个建议表示欢迎，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如果要为那些指导西方世界的战争政策的人们选择一个会议场所，那就没有一个比坐落在加拿大的门口和俯瞰壮观的圣劳伦斯河的古老的魁北克城堡更加合适和更加理想的地方了。罗斯福总统虽然欣然接受了加拿大的这番好意，但认为不可能使加拿大正式成为会议的一员，因为他担心盟国中的巴西和其他的美洲成员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的要求。这个微妙的问题，由于加拿大总理和政府的宏伟的气魄，而得到解决和克服。鉴于所有重大的事务都与英美有关，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肯定地认为，我们和美国应把这次会议限于我们两国本身。三个大国首脑参加的三巨头会议，那是将来的主要目标；现在的会议只限于英国和美国。我们把这次会议命名为“四分仪”。

我在8月4日晚上，从伦敦乘火车前往克莱德湾，车上载满了我们所需要的大批工作人员。“玛丽皇后”号停泊在克莱德湾，等待着我们。除了大约五十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勤务兵外，我估计，我们的人数超过了两百名。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已进入第一个高潮的地中海战役，甚至包括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计划的各项准备工

作，印度战场的整个作战指挥事宜，以及我们在对日战争中所承担的任务。

为了横渡海峡作战的问题，我们带着摩根中将派遣的三位军官同行，摩根中将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可是最高统帅尚未最后确定。他和他的英美联合参谋人员，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联合计划大纲。由于我们正在审查印度战场和远东战场的全部工作，因此，我把专程由印度飞来的韦维尔将军的军事作战处长带在身边。

另外，我把一个名叫温盖特的青年准将也带在身边。他在阿比西尼亚，作为非正规军的领袖，已经享有盛名，并曾在缅甸的丛林战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新的辉煌功绩，使他在他所服役的一些陆军部队中博得了“缅甸的克莱夫”①的称号。关于这一切，我已听过许多传说，并且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怎样物色他担任将来可能组成的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我曾召他回国，以便在前往魁北克之前见他一面。8月4日晚间，我在唐宁街正准备单独进餐时，消息传来，说他已经乘飞机到达了，而且实际上已经到唐宁街官邸来了。我立刻请他共进晚餐。我们谈话还不到半小时，我便感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在见面后立即侃侃而谈，中心内容是说明在丛林战中，如何在敌人的后方空降远程突破部队战胜了日本人。他所谈的这一点使我很感兴趣。我希望听到更多的内容，而且也愿意要他把他的故事告诉三军参谋长们。

①罗伯特·克莱夫（1725——1774），英国人，长期从事侵略印度活动，曾在印度与法国殖民者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译者

我立即决定在这次航行中把他带在身边。我告诉他，我们的火车将在十点钟出发。当时已经快九点了。温盖特从实际的前线回来，经过了三天的飞行刚刚到达这里，除了身上所穿的以外没有其他衣服。他当然非常愿意同行，但是，对他不能回家看他的妻子感到遗憾。他的妻子住在苏格兰，而且还未听到他已到达的消息。然而，我的私人办公厅却有办法应付这种局面。温盖特夫人在她的家中被警察叫起来，然后被送往爱丁堡，以便在我们的火车路过时上车，同我们一道前往魁北克。她完全不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清晨，她在韦弗利车站上果然会见了她的丈夫，她才明白。他们一同度过了一次极其愉快的航行。

由于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很喜欢会见年轻的英雄人物，我也邀请了盖伊·吉布森空军中校同行。吉布森最近领导了破坏莫内和埃德尔水坝的空袭。这些水坝供应鲁尔区的工业，并且是大片田地、河流以及运河的水源。为了破坏水坝，创造了一种特型水雷，但是，这种水雷必须在夜间，从不超过六十呎的高度投掷下去。经过几个月连续的和集中的实习，皇家空军第六百十七中队的十六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5月16日的夜间进行了空袭。飞机损失了一半，但是吉布森一直坚持到底。他穿过猛烈的炮火，在目标上空盘旋飞行，指挥他的机队。他现在佩戴着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殊勋勋章和功勋线以及特殊功勋飞行十字勋章和功勋线——但是没有其他绶带。这是无与伦比的。

我的妻子和我同行，我的女儿玛丽——现在是高射炮连的尉官——担任我的侍从官。我们在8月5日起航，这一次是驶往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而不是去纽约。

※　　※　　※

“玛丽皇后”号破浪前进，我们在船上的生活非常舒适，享受着战前标准的伙食。同过去几次的航行一样，我们终日忙于工作。我们的大批密码电务人员，以及对外拍发电报的护送巡洋舰，使我们随时随刻与外界的重大事件保持接触。我每天和三军参谋长从各个方面研究即将同我们的美国朋友进行讨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霸王”作战计划。

我曾准备将这五天航行的空闲时间，用来考虑我们已进行了很久的横渡海峡的宏伟的作战计划。自从1940年在挪威和法国沿海一带开展斗争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规模日益扩大的研究工作。我们对于两栖战争已经学到了许多知识。当时我成立了联合作战机构，由我的朋友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负责，该机构曾经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并完成了一种新技术。突击队的小规模袭击为大举进攻铺平了道路，这不仅给我们以信心和经验，并且向全世界表明，尽管我们四面受到了围攻，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消极防御。当时仍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这种新趋向，他们以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大规模地加以发展。

1941年10月，凯斯海军元帅由海军上校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接替。我们仍处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而我们的唯一盟国——俄国，似乎濒

于失败。但是，我已经决定，形势一旦扭转，就准备进攻欧洲大陆。首先，我们必须增加我们袭击的强度和规模，然后把所有这些经验变为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要想从联合王国出发实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必须发明和发展新的战争武器，必须把参加战役的三军部队训练得在作战方案上和实际战斗中，都像一支队伍一样，同时，使全国的工业给予支援，并把整个英伦三岛变成一个武装的兵营，以便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进攻。

当蒙巴顿在担任他的新职务以前，到契克斯来看我时，根据他的记载，我这样告诉他说，“你要计划展开攻势。在你的总部里，绝不要考虑防御。”这句话支配了他的行动。为了使他在执行任务时拥有必要的权力，我任命他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委员，并授给他海军中将的临时军阶和其他军种中的同等的名誉军衔。我作为国防大臣，对于他的总部仍保持个人的责任，因此他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向我汇报。在挪威的瓦格索、在布伦埃瓦、在圣纳泽尔等地，突击队在我们的作战活动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袭击以1942年8月在迪埃普进行的一场代价巨大的进攻而达到高潮。此后，当我们转到大规模的英美攻势时，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北非的登陆和我们在地中海的两栖作战中。在所有这些军事行动中，蒙巴顿的机构发挥了显著的和必要的作用。

1942年5月，决定成立一个称作“联合司令部”的机构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机构包括本土总司令和蒙巴顿，后来又增加了指挥驻英美军部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以英国军官为首的盟军联络参谋部，来准备“霸王”战役的具体计划。这个组织在伦敦开始工作，简称是“科萨克”①，由摩根中将以最高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的名义负责。

①“科萨克”最高盟军统帅的参谋长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拼音。——译者

第一个问题是，选定何处为实行大举登陆的最好的地点。

可供选择的地点有好几个：荷兰或比利时的海岸；加来海峡；

松姆河口与塞纳河口之间的地带；诺曼底；布列塔尼半岛。这些地点各有其优缺点。这些优缺点，都必须根据各个不同的项目和变化

着的因素，有时是捉摸不定的因素，进行全面的衡量。其中主要的是：海滩；天气和潮汐；修建机场的地点；

航程的远近；能够夺取的附近港口；供登陆以后继续作战用的海岸内地的性质；以本土为基地的飞机所能提供的掩护；敌人的部署，它们的布雷区和防御工事。

选择的地点最后缩小到加来海峡或诺曼底。前一个地点使我们能获得最好的空中掩护，但是这里的敌人防御工事是最坚固的；虽然海上航程较短，但这个优点也仅仅是表面的。

从多佛和福克斯通到加来和布洛涅，要比从威特岛到诺曼底近得多，但是加来和布洛涅的港口太小，不能供应一次进攻行动的需要。我们的大部分舰艇，必须从整个英国南部沿海一带的港口起航，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较远的海程。

摩根将军和他的顾问建议诺曼底海岸，蒙巴顿从一开始就拥护这个主张。这个决定现在无疑是很正确的。诺曼底给我们以最大的希望。当地的防御工事不像加来海峡的那样强大。波涛和海滩大体上都还相宜，并在某种程度上，被科汤坦半岛遮住了从西方刮来的狂风。海岸内地适于大量部队的迅速疏开，并且距离敌人的主力很远。瑟堡的港口，可以在作战初期，使它陷于孤立后攻占。还可以在稍晚的时候包围和占领布雷斯特。

在勒阿弗尔和瑟堡之间的海岸，当然全部是用混凝土筑成的要塞和碉堡进行防守的，但是，由于在这个五十哩半月形海滩内，没有一个能够维持一支庞大军队的港口，因此我们认为，德国人不会集结大量的部队对海岸前线作直接的支援。他们的最高司令部无疑地曾经这样想过，“这是一个最多由一两万人进行袭击的好地带，但是除非瑟堡在能够使用的情况下被占领，否则没有任何担任入侵任务的军队能够登陆或获得给养。这是一个只适于袭击的海岸，然而不能用来进行规模较大的战役。”只要我们获得能够容纳庞大军队的港口，这里就是展开攻势的前线。

※　　※　　※

当然，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关于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的一切设想，我是随时密切注意的。而且，我也早就赞成设计这样一种码头，

即它向海的一端浮在水上。早在1942年5月30日，我曾经在讨论的过程中，发下了一份备忘录，从那时以来，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

首相致联合作战部司令官

它们必须随着潮水的涨落而上下漂浮。锚的问题必须解决。船上必须有一个舷侧吊门，和其长度足以越过码头上的系船设备的吊桥。请将详细拟定的最好解决办法告知。对于这件事无须争论。困难本身足以说服一切。

人们的想法后来又转向创造一个有掩蔽的大面积水域，这片水域用一道筑在若干艘沉船上的防波堤来保护，这些船依靠它们自己的动力驶到现场，然后在预定的地点凿沉。这个设计最初是休斯—哈利特海军准将在1943年6月间想出来的，当时他在摩根将军的机构中任海军参谋长。后来，由于人们不断地想象、设计和实验，到了现在，1943年8月，便有了关于制造两个规模完备的临时港的整套计划。这种人造港，在最初登陆的几天以内，就可以拖航到现场使用。我们将这些人造港称作“桑葚”计划，这个密码代号当然泄露不了它的性质或目的。

在我们的航程中，有一天早晨，麦克莱恩准将和摩根将军手下的其他两名军官应邀前来看我，这时我正在宽敞的船舱中躺在床上。他们摆好一幅大地图以后，紧凑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横渡海峡攻入法国所准备的计划。关于这个紧急问题，读者或许已经熟悉1941和1942年间的争论的各种论点，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完整而又有条理的计划，无论人数和吨位都非常精确和详细。这是英美两国的军官们长期研究的结果。

以后几天的进一步讨论，涉及到比较技术性的细节。英法海峡的潮汐有超过二十呎的浪涛，沿着海滩也有相应的冲刷力量。天气经常不稳定，小风和大风可以在数小时内突然掀起狂涛巨浪，这对于脆弱的人工制造的器械，则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过去的两年中，在我们的墙上用粉笔涂写“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字样的那些糊涂虫或无赖，当然是碰不到这些问题的。我长期以来一直在仔细地思考这些问题。

应当记住，我们在“桑葚”港的计划中，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整个计划涉及到要在英国造好大量的特殊设备，所需的钢铁和混凝土计达一百万吨以上。对这项工程给予最优先的处理，那就会使我们负担已经很重的机械工业和船舶修理工业，受到更严重的压力。所

有这些设备必须由海路运往作战现场，而且就要在那里，在敌人的袭击下和气候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装配起来。

全部设计是宏伟的。巨大的码头就安放在海滩上，码头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而且是有掩护的。沿岸航行的海船和登陆艇，不论潮汐如何涨落，都能在这种码头上卸载。为了保护这些码头，使它们不受狂风巨浪的冲击，防波堤必须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向海上伸展，从而围成一大片有掩蔽的水域。有了这样的掩蔽以后，吃水深的船舶能够停泊和卸载，各种类型的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这种防波堤是由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代号为“不死鸟”）和沉船（代号为“醋栗”）筑成的。在本书第二卷中，我已叙述过类似的结构，关于这种结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本来以为可以用于赫尔戈兰湾内，筑成人造港。①现在，它们将成为这个伟大计划的主要部分了。

①参阅本书第二卷，第十二章。

※　　※　　※

这就是“桑葚”港的计划。但是，即便如此，计划仍嫌不足，因为没有地方容纳我们所需的一切船只。许多船只必须在港外卸载。为了防护这些船只和参加战斗的大量海军舰艇，另外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建造“浮动”防波堤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正在审核几种设计，其中之一是：在海底安上若干管子，使管内喷出气泡，于是，这些管子喷出的气泡，便形成一道延续不断的屏障，用以阻挡波涛的作用。我们希望，这道屏障可以破坏和打乱波涛的起伏运动。另外一种设计叫作“利洛”，其办法是：许多个部分膨胀的气袋，下面坠着用混凝土制成的帘幕，帘幕浸在水中。这些气袋固定在“不死鸟”防波堤向海的一面，形成一条平行线，圈起一片更大面积的水域。以上两种设想都没有实现，但是最后采用了一种叫作“喇叭”的设计，它含有“利洛”的一些特征。

这是一种十字形的钢制结构，长约二百呎，高约二十五呎，除十字形的最上一部分以外，其余部分都沉入水中。结果，这个设计的价值是可怀疑的，我们以后就会看到。

上述计划的全部经过将在我的全力支持下提交罗斯福总统，对于这一前景，我感到非常满意。这至少将使美国当局相信，关于“霸王”作战计划，我们并不是缺乏诚意，而在准备工作方面，我们也是毫

不吝惜时间，反复地考虑了的。我打算把伦敦和华盛顿对于这类问题最有研究的专家们，一齐邀请到魁北克来。他们可以集思广益，对于许多技术问题，找出最好的答案。

现在我确信，进攻勒阿弗尔—瑟堡这一地段，有许多便利的条件，只要这些出人意外的海港从一开始就能够实现占领，便可以使携带大量现代装备和辎重的一二百万大军，能够登陆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意味着每天至少能够卸下一万二千吨的重载。

※　　※　　※

我心中也考虑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对战斗地区保持作战的空中优势。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种漂浮的飞机场，我们就能在足以袭击登陆地点的距离内，为我们的战斗机加油，从而可以在关键时刻增加我们在战场上的空军威力。在这次繁忙的航程中，我们讨论了种种设计，其中有一项称作“哈巴卡克”。这个设计是蒙巴顿部下一位派克先生想出来的。他的设想是，用冰制成一种结构物，它的面积很大，可以当作飞机的跑道。这种结构物很像一条船，排水量一百万吨，可以缓慢地自行推进，有它自己的防空设备、车间和修理设备，并有一座非常小的散热工厂，用以保持自己的存在。人们已经发现，将一定数量的各种形态的木浆，加入普通的海冰中，由此产生的混合物，便失去了冰块的易碎性，而变得极其坚韧。这种物质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为“派克里特”，它似乎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来满足我们不仅在欧洲西北部而且在其他地方的需要。此外，还发现一种现象：在冰融化的时候，纤维质的内容很快地就形成一种毛茸茸的外层，这种外层会发生绝热作用，而大大延迟融化的过程。对于这种设想，后来集中在加拿大进行了许多研究发展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　　※　　※

计划的制订者和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作出了三种举足轻重的设想，我对这些完全同意。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它们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赞许并为俄国人所接受。

1．在展开袭击以前，德国在欧洲西北部的战斗机力量必须有实质上的削弱。

2．在作战开始时，必须使德国在法国北部的机动师不超过十二个；而且在以后的两个月中，必须使德国不可能编成超过十五个师的军队。

3．关于在一个延续很长的期间，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的滩头维持大量军队的供应问题，必须解决。要保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建造至少两个有效的人造港。

※　　※　　※

关于印度战场和远东战场的事务，我同三军参谋长们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令人满意的情况可谈。1942年底，一个师沿缅甸的阿拉干海岸向前推进，准备夺回阿恰布港口。在欧文将军的指挥下，虽然把兵力增加到整整一个军，可是这次作战却失败了，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回印度边境。

虽然解释起来也有许多道理可说，但我认为，必须对英军最高司令部的对日作战的整个问题进行检查。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人物。我早就感到，印度战场总司令除了自己的其他重大责任以外，还要指挥缅甸的作战，这是一个很不妥善的安排。据我看来，在东南亚，要对日本大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单独的最高盟军司令部。参谋长委员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按照这个方针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以便和美国同僚在魁北克进行讨论。这个新战场的司令官问题还悬而未决，但我们认为，无疑应该由英国人担任。在提出的许多人选中，我心中深知蒙巴顿海军中将具有优越的资格来担任这种重大的指挥，因此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任命一个实际军阶只是皇家海军上校的军官来担任一个主要战场的最高司令官，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措施，但是，我事先曾经仔细地准备了理由，因此如果总统热诚地表示同意，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　　※　　※

我为参谋长委员会拟就了一份关于计划和政策的备忘录，下面是其中的一段摘录。

1943年8月7日

在我们会见美国人以前，我们必须确定：（1）关于东南亚司令部及其最高司令官的总计划；（2）关于进攻敌人，以及表明我们在这个

战场上要有所作为的明确提议。过去在这个战场上作战失败和指挥不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到适当的指责。

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温盖特准将讲一讲他的事迹，并把他的报告稿若干份提交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参考，从而使他们相信，我们在东南亚战线的这个地区是认真对待的。显然，沿阿拉于海岸的军队应当以逸待劳，和敌人进行战斗。但是，攻打阿恰布的两栖战役，现在应当停止。这样做，不仅是由于有利于居于首要地位的地中海战役，而且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有缺点的和不健全的军事行动。它想在敌人已有充分准备的地点打击敌人。这样，就容易遭到敌人的沉重反击。它不能达到主要的战略目的。

※　　※　　※

如果一个人在航行中醒着的时候，每一分钟都忙于工作，他就会感到惊讶：一次航行怎么这样迅速地结束了。我本来指望能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息，并且摆脱战争的不断纷扰，使自己的生活有所调剂。但是，当我们驶近我们的目的地时，假期似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过去了。

第五章　魁北克会议：“四分仪”

到达哈利法克斯港——8月11日我致电国王——前往海德公园——我在8月17日提出的备忘录——“四分仪”会议于8月19日开幕——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霸王”作战计划的报告——我提议任命一个美国司令官——关于意大利的战略——东南亚最高司令官——对日本的主要战略！！建议英军攻打苏门答腊——8月22日我致电艾德礼先生——英国要求分担对日本的主要进攻——一个有趣的插曲——蒙巴顿被任命为东南亚司令官——8月25日我致电艾德礼先生——我派往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和蒋介石大元帅那里的联络官——艾森豪威尔准备进攻意大利——必须占领那不勒斯——关于英国援军的估计使我感到不安——我下令大量增加援军。

8月9日，我们到达了哈利法克斯港。庞大的海轮驶近登陆码头，上岸后，我们直接乘上火车。尽管采取了一切保密措施，但仍然聚集了广大的人群。我的妻子和我坐在列车最58后一节的餐车里，人群聚拢在周围，向我们表示欢迎。在我们启程前，我让他们唱“枫叶”和“哦，加拿大！”这两支歌曲。我怕他们不知道“不列颠统治颂”，虽然我坚信，如果我们带乐队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听到演奏这支歌曲的。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握手、照相和签名以后，我们动身前往魁北克。

两天以后，我致电国王：

首相谨呈国王陛下　　1943年8月11日

1．魁北克城堡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就我们这次来访的目的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合乎理想的地方。为罗斯福总统所作的一切安排都很完善。他将住在上面一层；为了他的方便着想，到处设有坡道。我深切地感谢陛下的这种安排。我已致电总督，对他的辛劳和盛情招待表示谢意。

2．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魁北克，举行这次会议是很适时的，因为这里许多人已有焦急情绪，但我相信这种情绪不久就会消除。我预定在今天上午同加拿大内阁会见，下午同魁北克市政府领导人会见，然后动身前往海德公园。

3．陛下大概已经见到我留交给副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关于蒙巴顿的问题。我尚未得到他们的回音，但是我越来越想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交罗斯福总统。温盖特准将在航程中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期待在缅甸的战役能获得新的转机。

4．陛下想必也注意到，我已收到“大熊”的信，我们又重新成为可以开口交谈的朋友，或者至少已成为可以互相发发牢骚的朋友了。

我也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11日

经过一次最迅速和最舒适的旅行后，我刚到达这里，在旅途中，我还能够继续工作。沃登①一家急欲访问海德公园，我们准备在12日下午到达。我们只想带最单薄的衣服，可否？我的妻子不得不留在城堡中休息，但是次日，玛丽和我前往海德公园。我们在途中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新闻记者问我，对于这个大瀑布有什么感想，并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如下：“‘在你们出世以前，我就看过这个大瀑布了。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是1900年。’‘它看起来和从前一样吗？’‘哦，’我答道，‘原理看来是一样的。水仍然是往下流。’”我们在罗斯福总统的家里作客到8月14日。天气真热，有天夜间，我从床上起来，因为睡不着，而且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走到外面去，坐在俯瞰赫德森河的一个悬崖上。我在这里看着东方发白。

①我的密码代号是“沃登上校”。

※　　※　　※

在8月这几天内，我准备了一份关于我们整个战争政策的概括性的说明。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缅甸和印度洋的战役，以及它们在对日战争方面所引起的反应。这些将在以后再作叙述。这份文件的日期是8月17日。我的思想直接集中考虑的一点是，作为我们在西西里岛的胜利和墨索里尼的垮台这两件事的必然结果和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展开对意大利的进攻。

如果那不勒斯在最近的将来被我们占领［“雪崩”作战计划］，我们在意大利就有了一个头等港口，而其他的海港，例如布林迪西和塔兰托，随后也将落入我们的手中。到了11月，如果我们的战线能够一直向北推进到里窝那——安科纳一线而稳定下来，地中海的登陆艇就会起到作用。我们必须从登陆舰队中拨出一个分遣队，以便进行像我

们在西西里岛战役中曾见过的两栖作战的迂回运动，同时跨过亚得里亚海，进行小规模的袭击，以及实行类似“武士爵位授与式”作战计划［攻占爱琴海中的罗得岛和其他岛屿］的军事行动。意大利舰队的消灭，是我们得以在地中海大大削减海军力量的一个因素，正如利用头等的港口，就可以替代登陆艇的需要一样。因此，在暮秋时，就能有力量调回登陆艇和突击舰，准备参加“霸王”作战计划，同时也能派遣一支力量雄厚的分遣队，通过苏伊士运河开往印度战场。但是，我要重复一次，一批登陆艇应该运载的最大人数限额是三万人。

虽然我常提到，波河战线或阿尔卑斯战线是我们今年在意大利希望占领的目标，可是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什么可能性。如果我们停顿在里窝那—安科纳一线上，我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威尔逊将军所指出的危险，即一旦越过里窝那——安科纳这条线，前线阵地就会过于铺开。据我所得到的估计数字，扩大了的前线阵地，大概需要二十二个师。若是守住里窝那—安科纳一线，估计需要多少部队呢？如果我们得不到最好的目标，那么总还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目标吧。从这样一个阵地出发，我们就能够用飞机支援萨瓦和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酝酿的起义，而法国青年也可能踊跃地参加这种起义，同时我们从右面，就能够跨过亚得里亚海，去鼓动巴尔干半岛的爱国活动。为了使“霸王”作战计划的完整性不致受到损害，我们也许必须接受这些限制。

※　　※　　※

8月17日，罗斯福总统和哈里·霍普金斯来到了魁北克，而艾登和布伦丹·布雷肯也从英国飞来了。当代表团聚集的时候，关于意大利的进一步媾和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认为意大利不久即将投降。于是，我们便带着这样的印象举行了会谈。英国三军参谋长和他们的美国同僚们，从8月14日以来，一直在城堡进行工作，并就战争在1943年和1944年的未来战略问题，草拟了一份详尽的战争进展报告。事实上，“四分仪”会议是一系列技术性的参谋会议，而由罗斯福总统和我以及我们的三军首脑们，在两次会议中审查其结果。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8月19日举行。“作为‘霸王’作战计划一个必要条件”的最高的战略优先权，给予了对德国展开的联合轰炸机攻

势。“霸王”作战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便根据摩根将军在伦敦制定的联合计划作了总结。三军参谋长们这时提出了下面的报告：

“霸王”作战计划

（1）这次战役主要是以美英的地面部队和空军，进攻欧洲的轴心国（发动攻势的日期为1944年5月1日）。在获得足够的海峡港口以后，进一步目标在于夺取那些便于地面部队和空军向敌人进攻的地区。强大的盟军在法国稳住阵地以后，应即筹划向德国的心脏地区进攻，并摧毁其军事力量。

（2）应该为“霸王”作战计划建立力量平衡的地面部队和空军，而且对于在联合王国境内的现有部队，应当不断地为它们制定计划并给予维持，使它们可以随时利用有利时机，横渡海峡，攻入法国。

（3）在“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之间关于现有的人力和物力的分配与使用问题上，鉴于目前人力物力的不足，应该以保证“霸王”作战计划的成功为主要目的。在地中海战场作战所需要的兵力，除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增减者外，一律按照“三叉戟”［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的分配数字。

我们已同意摩根将军为“霸王”战役所作的计划纲要，并且授权他继续进行详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

这几节内容，在我们的会议上引起了一些讨论。我指出，“霸王”作战计划的成功，要靠有关力量的某些条件的完成。

我强调，尽管我在1942年没有赞成“痛击”作战计划，或在1943年没有赞成“围歼”作战计划，但是，我热烈赞同了在1944年进行“霸王”作战计划。我过去反对横渡海峡作战的理由，现在都消除了。我认为，我们应作出一切努力，把最初进攻的力量，至少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意味着要寻找更多的登陆艇。现在距离实行计划的日期还有九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可以进行许多的工作。选定的海滩是很理想的，如果同时在科汤坦半岛的内部海滩登陆，那就更好了。“最重要的是，”我说，“最初的据点必须坚固。”

由于美国在非洲拥有指挥权，罗斯福总统和我早先曾取得协议，商定“霸王”作战计划的司令官应该是英国人。为了这个目的，在罗斯福总统的同意下，我提议由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担任此职。读者或许记得，在退往敦刻尔克途中所进行的决战中，布鲁克将军曾指挥

一个军，而当时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都是他的副手。早在1943年，我已把这个意图告诉了布鲁克将军。这个战役将以相等的英美兵力开始，但是因为它是以英国作为基地，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看来是合理的。然而，在1943年过去几个月以后，当庞大的进攻计划开始确定时，我愈来愈感到：在两国的相等兵力胜利地完成了最初阶段的登陆以后，美国部队在战斗中将占巨大的优势；

因此，现在在魁北克时，我自己主动地向总统提议，应当任命一个美国司令官来指挥对法国的进攻。这个提议使他感到满意，而且我敢断定，他心里早已是这样考虑的了。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指挥“霸王”作战计划应由美国军官负责；地中海的指挥权应交给一个英国司令官，至于实际移交的日期，应以战争的进展情况为定。1943年8月，我把这个变动通知了我所充分信任的布鲁克将军，同时，把变动的理由告诉了他。他深感失望，然而却以军人的尊严忍受下来了。

※　　※　　※

至于意大利，参谋长委员会提议，在我们未来的战役中应分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应将意大利逐出战争之外，并在罗马附近，如果可能的话，则在北面更远的地方，建造飞机场。我指出，大家应明确地了解，我并没有作出任何诺言，同意越过安科纳—比萨这条线向前推进。第二，我们应该夺取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然后对半岛北部的德国人施加压力，以阻止他们参加对抗“霸王”计划的战斗。此外，还有准备在法国南部土伦和马赛附近登陆的“铁砧”作战计划，以及沿罗纳河谷向北的进军。这个计划后来引起了许多争论。关于从空中支援巴尔干半岛的和法国的游击队，加强反潜艇战以及更加频繁地利用作为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亚速尔群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　　※　　※

会议对于东南亚司令部的重要问题，曾就英国三军参谋长的最初提议，进行了审核。会议赞同最高司令官的计划，同时也作出了如下的建议：

（1）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东南亚战场的战略，以及在中国战场与东南亚司令部之间有关英美一切人力物力的支配问题，可以全权处理。

（2）关于作战的一切问题，由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行使权力，而发给最高司令官的一切指令，也必须通过这个机构。

※　　※　　※

关于远东战略的整个问题，在我们的第一次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以后的几天中，三军参谋长的工作，将完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摧毁日本这个岛上的帝国，主要必须使用海军力量。如果不能首先控制日本的海域，我们的陆军就不能参战。空中武器如何才能使用？意见的分歧是很大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一些人主张，经由缅甸向中国境内展开主要的攻击。他们竭力主张，为了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和持续的空袭，必须使用中国的港口和空军基地。尽管这种设想在美国人眼中颇有政治吸引力，可是它却忽视了下列各种事实：在缅甸的丛林中不可能部署庞大的军队，而且这些军队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由英国征集；在中国境内有极其强大的日本军队，它们沿内地的交通线，展开作战活动；尤其重要的是，日益铺开的美国海军力量，对于这种进攻行动，只能作出较小的贡献。

另一种方案是，我们可以由海上直接攻打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岛屿堡垒。这个任务主要是由海军和海岸空军来承担。这样一种突击，首先将以菲律宾作为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吸引全体美国人的注意力的地方。菲律宾一旦重新落到美国人的手中，日本就会和它的许多主要供应地相隔绝，而且它驻扎在荷属东印度的边远岛屿上的防守军队将被切断，而毫无获得援救的希望。他们最后势必会被逐渐消灭，而不必由我们进行代价巨大的战斗。

以菲律宾为基地，就可以开始对日本本土实行包围。在中国海岸、台湾①和日本南面的各个小岛上建立新基地，可能都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这些基地建成以后，才能对日本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个计划的大胆设想，是以美国雄厚的海军力量作为牢固的基础，因此，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巨大的海军力量是必需的，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就需要陆军。到了那个时候，希特勒将被打垮，英国和美国的主力就可以用来猛攻日本了。

①原文为Formosa，下同。——译者

关于这个问题，我迫切希望在最后几次的三军参谋长会议上陈述我的意见。英国的作战计划人员提议，在本年冬季，把温盖特将军的

部队的作战活动扩展到缅甸北部。我认为，为了与这种行动相配合，应该攻占苏门答腊岛的尖头地带。我在会上说，我深信，“对于苏门答腊的进攻，是应该在1944年进行的一次巨大的战略性袭击。这个被称作‘长炮’的战役，将成为印度洋上的‘火炬’战役。我认为，这并没有超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应该袭击并夺取一个尖头地带，而日本人，如果要制止我们从苏门答腊出动的空军活动对他们的船舶所施加的严重压力，也势必要攻打这个尖头地带。”罗斯福总统似乎认为，这样一种军事行动，将会背离我们向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我指出，另一个代替办法将浪费整个一年的时间，除了获得次要的阿恰布港①，以及将来有权在缅甸的沼泽和丛林中疲于奔命外，将毫无所得，而且我对收复阿恰布港的问题，也很怀疑。我强调关于进攻苏门答腊的计划的价值，就其可能产生的决定性后果来说，我把它比作1915年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为了收复阿恰布港，而打算在1943年至1944年间把我们的一切两栖力量束缚在印度洋，我认为这样的想法似乎是不正确的。

①阿恰布港，即若开。——译者

第二天，我写了一份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8月20日

关于对阿恰布港、“长炮”作战计划等应采取的政策，在我们中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据我看，整个问题尚缺乏充分的研究。我自己仍在研究中。此刻要和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决定，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参谋长委员会谨慎行事，千万不要造成一种局面，使我对于按照他们的标准所作出的决定，不得不断然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发生那种情况，那么，在我们回国以后，又必须把全部问题提交战时内阁。我现在绝对坚持我在上次会议中的立场和我们大家的立场，即我们认为，经由仰光上溯伊洛瓦底江，向曼德勒和曼德勒以北地区展开攻势，对于我们是极为有害无益的。不经过这样一次战役而占领阿恰布港，则是一种无益的和愚蠢的行动。……

我期望明年这时的局面是：我们已是“长炮”作战计划的胜利者，温盖特和中国人在云南已进行接触，上缅甸的交通有了最大限度的改进，以及在考虑到那时已经变得明显的敌方反应以后，我们能够自由选定下次展开两栖战争的地点。

两天后，我向国内拍发下列电报：

首相（在魁北克）致副首相　　1943年8月22日

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十分关切蒙巴顿的任命，美国政府对于这一任命，无疑将热诚地表示同意。我们的三军参谋长们也一致赞同。在印度战场目前这种沉闷的和停滞不前的局面下，不容置疑地需要一个年富力强和生气勃勃的人物。

我深信我的责任是：应该向国王正式提议并呈报蒙巴顿的名字。蒙巴顿和温盖特一道工作，对于未来的计划已增添莫大光辉。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内，将发表一个公告，此事至为必要。我希望，我的同僚们会感到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2．我们也满意地解决了关于东南亚司令部的困难。概括性的战略计划以及兵力和给养的主要分配工作，将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然后再呈请各自的政府核准。但是作战的全部指挥权，则授予在国王陛下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切命令都要通过他们。

3．关于在缅甸北部作战的计划，由于洪水的影响，将要推迟到何时执行的问题，我们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关于“长炮”作战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详细研究，以致不能决定是否应在1944年的两栖作战中给它以优先权。我们至少还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深刻的研究。但是，所有的讨论都是很友好的。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于我们就1944年对日作战计划所表示的积极兴趣，无疑是感到满意的。宋子文将于星期一到达此间，但是所能告诉他的情况，原则上绝不会超过我即将发来的电报。

4．马歇尔将军已同意我派一名将军级的英国联络官，以我的代表的身份，驻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处。这将使我们对于那个战场所发生的情况，比过去有更加细致的了解。当伊瓦特博士在伦敦时，我曾同他讨论过此事。他说他完全赞同；现在我正致电柯廷，指出这将使我们更加密切地接触到太平洋的战争。

5．艾登和赫尔正陷于漫长讨论中。赫尔仍然十分固执地拒绝使用“承认”这个词，来对待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因此，我们一致商定，在通知俄国和其他有关方面以后，他们发表他们的文件，我们发表我们的，加拿大则发表加拿大的。

艾登正在处理此事。我已经非常坦率地告诉了罗斯福总统，他们一定会遭到舆论的指责。但是他说，他宁愿留一手，以便在紧急时用以对付戴高乐的阴谋。我们的见解当然不同，因为按照我们的方案，我们给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援助，并没有超过我们在戴高乐孤立和不受其他人的控制时给予他的援助。

※　　※　　※

参谋会议在关于我们在对日本的主要进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引起了一件有趣的事。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何一方的后面，都有一大群参谋人员（十二至二十人），他们是一些惴惴不安的听众，一声不响，眼睛发着亮光。不久，主席说，“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最好不要我们的参谋人员在场。”于是，这群高级参谋，就立即有秩序地退到一间会客室去。争论像平时一样，及时地得到了解决。蒙巴顿以联合作战部首脑的身份，参加了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这时，他乘机问主席，是否可以把他的科学家所发明的特种混合冰当众试验一下。这种混合冰叫作“派克里特”①。在得到准许以后，他的一名参谋，把放在一个大型食品车上的两块高约三呎的冰推了进来，一块是普通冰，另一块则是“派克里特”。他邀请在场的膂力最强的人，用他带来的特殊砍刀，把每块冰砍成两半。所有在场的人们公推阿诺德将军为“膂力最强的人”。阿诺德便脱掉上衣，挽起衬衣袖子，抡起砍刀，一下就劈开了普通的冰块。他回转身来，笑着，双手十指交叉着，然后又拿起砍刀，走向那块“派克里特”。他抡起砍刀；当他砍下去的时候，他突然疼得大叫一声，便丢开了刀，因为“派克里特”没有什么损伤，而他的双肘却被震得疼痛不堪了。

①“哈巴卡克”设计中所用的一种特殊物质，以发明者派克先生的名字命名。参阅本卷第69页。

蒙巴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准备用它来证明“派克里特”抵抗枪炮的力量，这就使表演达到了高潮。他先开枪射击普通冰块，冰块被击得粉碎。然后，他对着“派克里特”开枪，这种冰块非常坚硬，以致子弹蹦回来，差点打中了波特尔空军元帅。

在外面等候的军官们，听到了砍击声和阿诺德将军的呼痛声，早已惶惶不安了，等到再听见了枪声，更感到胆战心惊。其中有一个军

官大声喊道，“天哪！他们现在开枪了！”

但是，人们在战争年代里每日与死神为伍，有谁不想在得有机会时一开欢颜呢？——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　　※　　※

在英美三军参谋长之间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英国方面要求，从德国被击败时起，它在对日战争中应有一个充分的和公正的地位。它要求分享一部分飞机场，要求给予皇家海军一部分基地，而且要求在完成消灭希特勒的任务后，对于它调往远东的各师部队，应该分配适当的任务。美国方面最后让步了。我曾经敦促参加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不是要诉诸武力，而是要在最大限度内坚持到底，因为在战争的现阶段，我最害怕的是，美国评论家们会说，“英国从我们这里取得了它所能取得的一切，我们帮助它打败了希特勒，但现在它却置身于对日战争之外，把我们丢在危险的境地不管了。”然而，在魁北克会议上，这种印象实际上已经消除了。

※　　※　　※

8月23日的傍晚，我们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草案。这个文件反复申述了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经过我们讨论修改的几个要点，此外，它又详细地列出了远东战役安排的建议。关于准备着手的实际作战行动，在报告中没有达成任何决议，然而却决定应该把主要的努力置于进攻性的作战活动方面，其目的在于“建立同中国相联结的陆上交通线，同时改进和保卫航空线”。在对日战争的“全面战略概念”中，即将制定的计划是，准备在德国崩溃后的十二个月以内击败日本。我说，我高兴地看到我们以此作为目标，而不是在长期消耗战的基础上制订计划。

我在开会前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的关于单独成立一个东南亚司令部的总原则，终于被接受了。我说，我迫切地希望尽快地就成立这个机构发表公开的声明。这将有助于表明，“四分仪”会议所进行的讨论大部分是关于对日作战问题，因而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把俄国包括在讨论之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大致都同意我们应当这样做。

※　　※　　※

现在，我通知印度总督关于成立东南亚司令部和任命蒙巴顿为最高司令官的决议。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3年8月24日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东南亚司令部，它同印度司令部是互不统属的。我以前在任命韦维尔陆军元帅为总督时，曾经预示过这个问题。设立一个在英国司令官指挥下的联合司令部，而其性质和北非的联合司令部相类似，这有很大的好处。

在过去几周中，我们和美国方面曾就司令官的人选问题有过一些讨论。经过多次的考虑以后，我决定提议，由现任联合作战部司令官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职务。蒙巴顿具有独特的条件，因为他熟悉海陆空三军的工作，而且也深谙两栖作战行动。他在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任职将近一年半，因此他从中央部门了解到我们的战争全局。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东南亚陆海前线的性质极端复杂。蒙巴顿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也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胆识的人。他的任命已获得罗斯福总统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竭诚欢迎，而宋子文代表蒋大元帅也欣然表示赞同。因此我在内阁的同意下，按必要的手续，将此事呈报国王，同时又打这份电报给你，以供参考，因为重要的是，目前这次会议应该宣布这项任命，日期将在明日，8月25日。

第二天，我致电国内的同僚们，内容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和战时内阁专电

1943年8月25日

这里的一切经过都很好。过去的一些难于处理的问题，即东南亚司令部、“合金管”，以及关于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了。关于最后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和赫尔在谈判时，闹得很不愉快，他最后甚至是拂袖而去，特别是和首当其冲的外交大臣闹得更僵。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巧妙的报告，表达了双方取得的一致协议，对于这份报告，罗斯福总统和我都表示赞许。所有的分歧意见都已经消除，只有关于我们在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活动究竟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尚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研究。

然而，我认为，它将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正在自行解决。毫无疑问，麦肯齐·金和加拿大政府是很高兴的，而且感到他们自己是彻底

地“受到重视”了。

2．目前美中不足的是，苏俄的态度愈来愈粗暴无礼。谅你已经看到斯大林关于意大利提案的来电。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埋怨我们，因为我们除了将苏联政府也表示热烈赞同的、要求实行无条件投降的严厉命令交给意大利代表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而且还立即把所有的问题都通知他了。

3．罗斯福总统对于这份电文的口气感到愤怒。他指示有关人员通知新的苏联代办，说他已到乡下去了，一时不能回来。斯大林当然是故意漠视我们的提议，即为了促成三大国会议，我们愿意再作一次长途的危险旅行。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情况，我认为他的坏脾气和无礼的态度，并不表明他准备和德国缔结单独的和约，因为这两个民族间的仇恨本身，现在已变成一条防疫线了。同这些人来往，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真是令人沮丧，但是我深信我的同僚们不会认为，我本人或我们的整个政府有什么缺乏耐心和诚意的地方。

4．由于会议的工作极其繁重，而且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压在我们身上，我感到有些疲倦。我希望我的同僚们会乐于让我在星期日发表广播演说和前往华盛顿以前，到山中露营地休息两三天。我还准备在9月3日在到哈佛大学接受学位时发表广播演说，然后便立即回国。除非在意大利或其他地方发生某些意外变化，使我和罗斯福总统认为有必要在一起共同商量，否则我不打算延长我的停留时间。无论如何，我将及时地在议会开会前回来。外交大臣将在星期六乘飞机返国，他派卡多根陪我去华盛顿。

我决定派两名联络官出国，一个派往麦克阿瑟总部，一个派到蒋介石那里。我回国以后，把拉姆斯登将军和卡顿·德·维亚尔将军召到契克斯来，提出对他们的任命，他们都非常高兴。拉姆斯登是我们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

他在战争刚开始时，与敌人初次交锋，就把我们装甲车的声誉重新树立起来了。他不久就获得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任，并成为一个很受器重的联络官。他于1945年1月间牺牲了。在轰炸林加延湾时，日本的一架自杀飞机袭击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当时，英国司令官弗雷泽海军上将和拉姆斯登将军都站在舰桥上。前者完全由于偶然的原因，走到舰桥另一端，以便更好地进行观察。一分钟后，那架自杀飞机就撞

在舰桥上。所有站在拉姆斯登那一端的人都被炸死了。他的死，对于国家和我个人，都是一个损失。

※　　※　　※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意大利战场。与我们早些时候的希望相反，大部分德军都成功地渡过墨西拿海峡撤退了。8月10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司令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准备在各种提案中选出一种办法，以便把战争推进到意大利境内。

他必须特别考虑敌军当时的部署。德军在意大利共有十六个师，其中八个师由隆美尔指挥，驻在北部，两个师在罗马附近，还有六个师驻在更南面，由凯塞林统率。这些强大的兵力，还可能由其他二十个德国师给予增援，这二十个师是从俄国前线撤下来，准备在法国重新装备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可能集结的力量，绝不能与德军所能投入战场的力量相匹敌，但是英美两国已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并且取得了主动。现在大家都一心想要发动对意大利的进攻，这是一种大胆的军事行动。我们希望攻占那不勒斯和塔兰托，这两个港口的设备合在一起，与我们必须使用的兵力的规模是相称的。尽早地攻占飞机场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罗马附近的飞机场，现在还不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福贾的一些重要机场却适于重轰炸机使用，同时，我们的战术空军又在意大利的踵形地区和萨勒诺附近的蒙特科维诺，寻找其他机场。

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在9月初渡过墨西拿海峡发动进攻，同时在卡拉布里亚海岸进行一些辅助性的袭击。这是一个序幕战。接着便派一个英国军和一个美国军在萨勒诺湾的良好海滩进行登陆，去攻占那不勒斯（“雪崩”作战计划）。

从我们所占领的西西里岛飞机场起飞的战斗机，它们所能掩护的区域，以萨勒诺湾一带为极限。在登陆以后，盟军将尽快地向北推进，去攻占那不勒斯。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罗斯福总统和我接受这个计划，同时批准下一次的军事行动，即攻占撒丁岛和科西嘉岛。

我们立即表示同意；事实上，这正是我希望实现并努力争取的目标。后来，他们又提议派遣一个空运师去攻占罗马南面的一些飞机

场。这个提议，我们也接受了。后来这一计划取消了，其具体情况，将在以后的一章中叙述。

※　　※　　※

我们就这样作出了我认为是极其满意的决定，一切工作都在顺利进行。但在快到8月底的时候，一个英国军官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到达魁北克，并带来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他说，到了12月1日，将有六个师渡过墨西拿海峡并越过卡拉布里亚，另外六个师将在萨勒诺登陆。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竟然作出了这样令人惊讶的过低的估价，我立即表示抗议。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8月26日

怀特利将军已经到达这里，他告诉我们关于实行“湾城”和“雪崩”①两个作战计划的日期和规模。这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关切，我希望你能使我放心。假定我们的登陆获得成功，并且在以后的战斗中不致失败，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两个半月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上岸，而且我们在“雪崩”战役中，在获得一个可用的港口和桥头堡以后，又为什么必须使所有参加“湾城”作战计划的各个师，都经由卡拉布里亚送往前方，至少其中的一些师是应由海路送去的。

①“湾城”作战计划是渡过墨西拿海峡的进攻。“雪崩”作战计划是对那不勒斯（萨勒诺）的攻击

2．而且按照计划，到12月1日，才在意大利本土集结十二个师，据我看，这样的速度将招致最严重的危险。第一，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使罗马的意大利人反抗德国人，这样，就会加深和延长这种危险，即一个亲德的吉斯林式的政府将会成立，或者一种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将接踵而至。第二，如果你们集结军队的速度，到12月1日不能超过十二个师，而且这些师也只是在那不勒斯地区，那么你们将使用什么办法，来制止德国人在同一时期内派来更多的部队对付它们呢?

据说目前德军在意大利半岛有十六个师。我本人不能确信这些师事实上都是完整的师。相反地，就某些实例来说，它们很可能是领导机构和总部。但是，如果罗马的解放以及因此可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获得的重大利益，从现在起被延迟三个月以上才能实现，那么没有人能够预料将引起怎样的后果。

3．我在离开美国前，曾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你的消息。因为罗斯福总统也由于上述日期而深感不安；如果这确是一个正在执行的时间表，那么，我们在磋商时，宁可先作最坏的打算，然而，我仍希望你会拨开这些云雾。

我一回国，立即着手处理后勤方面的缺陷。我在8月2日曾要求采取各种措施，来改编我们的装甲师，此事由布鲁克将军办理，现在已经产生了效果。怀特利将军所传达的悲观估计，不久也被纠正了。英国第一装甲师又重新装备起来，成为一支精锐的战斗部队。两个波兰师、一个新西兰师和第四英印师，已经具有最大限度的战斗力，并被运往意大利。美国工程师的本领确实惊人。他们把那不勒斯港从一片废墟改变成一个头等的港口。到了10月初，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增加了十万人。如果这个步骤没有完成，一场灾难可能已经轻易地发生，因为德国强大的军队正在源源开来。

第六章　意大利：停战

意大利关于媾和的提议——8月5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德意两国首脑的最后会谈——巴多格利奥的问题——8月7日和9日我给艾登的电报——他的复电！！巴多格利奥委派的意大利全权代表到达西班牙——8月16日我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我们联名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卡斯特拉诺将军和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里斯本会谈——我给亚历山大将军的贺电——扎努西将军的到来——给意大利特使的最后通牒！！罗斯福总统和我联名向斯大林报告——卡斯特拉诺将军在锡拉库扎附近签署停战条件——9月3日英国第八集团军渡过墨西拿海峡——意大利担心德军占领罗马——艾森豪威尔决定按照计划发动“雪崩”战役——9月8日下午六时宣布停战——德军包围罗马——意王逃往布林迪西——迫切需要占领东地中海的意大利基地——意大利舰队经过奋战前往马耳他岛投降——9月12日在希特勒的指令下救出了墨索里尼——“百日丑剧”——意大利变成一个主要战场。

关于意大利可能会投降的问题，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制订了详细的计划。7月底以前，关于停战条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8月3日，我将文件在战时内阁中传阅，以便“一旦意大利向我们提出倡议”时，大家有所准备。我们希望能有时间通过政治或外交途径，而不是通过盟军总部来进行谈判。

就在同一天，罗马第一次提出了媾和倡议。我们驻里斯本大使向外交部报告说，刚从罗马到达当地的意大利驻里斯本公使馆新任参赞希望会见他，并且暗示，他负有巴多格利奥政府委派的一项使命。这个意大利外交官是齐亚诺以前的私人秘书达叶塔侯爵。他有美国亲戚关系，而且是萨姆纳·韦尔斯的朋友。他这次前来里斯本的使命，是新任意大利外交大臣古阿里格利亚在巴多格利奥的指示下安排的。第二天，达叶塔应邀前往英国大使馆。他没有提到停战问题，但解释说，虽然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要求媾和，可是为了避免德国人在意大利实行军事政变，他们不得不假装继续作战。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古阿里格利亚特别关怀的是向盟国解释，他为了缓和德国人的猜疑起见，即将在意大利北部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议。

我把意大利这次前来交涉一事，立即通知了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5日

下面所谈的情况，是一位新来的意大利公使馆参赞告诉英国驻里斯本大使坎贝尔的。……我把这些情况转告你，因为它们具有实质内容。我已训令坎贝尔大使不表示任何意见。

这看来确实透露了一些内幕情况。我现在将要启程前往魁北克，可是，艾登还留在这里。你可以同我和他都保持联系。

意大利国王和陆军首脑们一直在准备发动军事政变，但是这次政变，由于法西斯大委员会的行动，也许提前了几天。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消灭了。一切痕迹都被一扫而光。意大利一夜间变成赤色的了。都灵和米兰发生了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且不得不动用武装力量来进行镇压。二十年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消灭了中产阶级。在国王和猖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已不存在任何东西了。在国王的周围集结了爱国人士，他们已控制了全局。德国人的一个装甲师就驻在罗马郊外，如果意大利有任何不稳的迹象，他们就会开进去。散布在罗马市区内的德军约有一万人，其中大多数携带机关枪。如果我们再轰炸罗马，民众将会起义，那时德军势必开进去屠杀所有的人。他们实际上已经威胁说要使用毒气。意大利的军队已尽量集结在罗马周围，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想打仗了。他们实际上已没有武器，甚至还敌不过一个装备完善的德国师。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考虑媾和的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假装继续战斗下去。古阿里格利亚也许将在明天会见里宾特洛甫，会谈后必将发表公报，在公报中会比过去更明确地说明，意大利仍是德国的一个积极的盟国。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姿态。全国上下只是渴望和平，尤其希望摆脱人人痛恨的德国人。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从巴尔干半岛进攻德国，从而使德军撤出意大利，我们应尽早在意大利登陆。德国人无论如何会决心步步为营地保卫该地。当我们在意大利登陆时，我们从意大利人方面将不会遇到多大的反抗，甚至会获得积极的合作。

达叶塔自始至终未提及媾和条件，从他的全部说法，你会发现，不外是恳求我们从德国人手中，以及从他自己的人手中挽救意大利，并且愈快愈好。

他希望，我们对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不要过分责难，否则就会导致血腥屠杀，不过小小的责难却有助于他们维持对德国人的假相。

※　　※　　※

意大利各方有关人士都希望同同盟国媾和，而且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也已渴望同德国人作战了。古阿里格利亚和意大利外交部希望利用时机，谨慎从事，以扭转局面，而又不致引起德国人的愤怒和报复。这样，我们尽管不能估计哪些力量会发生作用，却已和两个意大利代表进行了接触。德国人也是如此。8月6日，古阿里格利亚和安布罗西奥将军在边境上，会见了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关于军事方面的讨论异常激烈。安布罗西奥要求把驻在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意大利师团调回本国。而凯特尔却恰恰相反，在会议期间，命令在边境据点上待机而动的德国部队，开进意大利。同时，外交大臣古阿里格利亚则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空洞而毫无意义的谈判，以便拖延德军的突击。

※　　※　　※

8月6日，意大利另一个外交官伯里奥先生前来向我们驻丹吉尔的外交代表交涉。他的指示直接来自巴多格利奥。他再一次提出时间上的要求，但是这一次，却表示认真希望谈判，而且他已被授权开始进行谈判。

当这个消息连同艾登先生的意见，传到我这里时，我正由海道前往魁北克出席会议。外交大臣写道："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作是巴多格利奥政府提议进行有条件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否这样回答：如所周知，我们坚持无条件投降，巴多格利奥政府必须首先通知我们，意大利将无条件地向我们投降。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当巴多格利奥政府已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应该将条件通知他们，我们准备根据这些条件停止对意大利的敌对行为。"

在看完这份电文时，我用红笔在旁边批道，"不要错过时机"；又写道，"如果他们立刻投降，我们准备向他们提出条件，但这是作为一种恩典，而不是讨价还价。"然后，在8月7日，我对外交大臣作了如下的答复：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8月7日

我们同意你采取的方针。巴多格利奥承认，他准备出卖某人，但是从他的利益和意大利人民的情绪看来，更加可能的是，他所要出卖的那个人就是希特勒。应当体谅他的困难处境。同时，对意大利的战争，应在美国人所同意的各个方面，继续向前推进。

我在到达加拿大的那一天，又发出了一封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8月9日

巴多格利奥必须声明，他准备毫无保留地听从盟国政府的处理。盟国政府已经明白表示过，他们希望意大利在新欧洲得到一个受到尊敬的地位。

还应当指出，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提议，只要盟国的战俘能够迅速获得释放，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被俘的意大利战俘也将遣返。

2．上述各点的目的，是要向意大利政府表达这种意图，即虽然他们必须正式做出投降的行动，我们也希望在军事急务所许可的条件下，慎重地对待他们。只是反复强调“无条件投降”，而不使他们看到哪怕作为一种恩典而给予的宽大待遇，则最后很可能导致他们硬不投降。罗斯福总统也曾正式用过的“体面的投降”这个名词，我认为，在我们现在将要使用的词汇中，不应省略这个字眼。

3．我们刚刚到达［哈利法克斯港］。这次航行，令人非常愉快，而且在旅程中进行的讨论，收获也很丰富。

我将艾登先生的答复转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在魁北克）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12日

艾登建议，我们驻丹吉尔的代表对巴多格利奥的特使伯里奥，应该答复如下：

巴多格利奥必须理解，我们不能举行谈判，而是要求无条件投降。这就是说，意大利政府应当听任盟国政府的处理，到那时，盟国政府才会提出它们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提供一种体面的投降。

这项指示继续说：

同时，应当提醒巴多格利奥的特使：首相和总统已经有过声明，当和平重新确立的时候，我们希望意大利在适当的时候，会在新欧洲占有一个受尊敬的地位；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宣告，只要现在在意大

利手中的所有英国和盟国的战俘获得释放，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被俘的意大利战俘也将被释放。

这其实不过是从我们发表过的宣言中摘录出来的词句。

如果你原则上同意这个答复，请立即直接电告在外交部的艾登，因为我的行踪未定。如果这样的答复不合你的意见，可以在我到达以后，再行讨论。我认为意大利的使节应该尽快地得到答复。

罗斯福总统电告艾登先生，他同意这种措辞，于是就照此通知了在丹吉尔的意大利使节。

意大利政府的这些试探性的接触，现在由一位出现在西班牙的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代替了。8月15日，安布罗西奥将军的参谋长卡斯特拉诺将军，到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拜访塞缪尔·霍尔爵士。卡斯特拉诺说，他奉巴多格利奥元帅之命通知我们，盟军一旦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政府就立即准备加入盟国对抗德国。如果盟国接受这个提议，卡斯特拉诺就立即提供关于德军部署的详细情报。我立刻将这个新消息转告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在魁北克）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16日

我随同此电附上我从伦敦收到的四封电报，其中谈到巴多格利奥的新提议。我建议应当作出下列这样的答复。

“我们注意到意大利使节的声明：‘我们并不处在提出任何条件的地位。假使我们能够以同盟国的身份，参加对德战争，我们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至于我们盟国方面，我们对于意大利改变它的立场，尚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且在现阶段，也还未能共同制订计划。但是如果在意大利陆军和德国入侵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则会产生一种新的局势。意大利人深知，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并不打算拒绝意大利在欧洲享有受尊敬的地位。因此，在英美军队到达以前，意大利政府应当尽快地以最大的努力来抵抗德国人。他们尤其应该在意大利北部炸毁桥梁和涵洞，破坏铁路和公路，以阻止德军进一步入侵意大利，并切断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的交通线。

这种有效的行动，将被胜利的盟国看作是有价值的贡献，同时也使得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毫无疑问，意大利政府和人民是有能力破坏和切断德军的交通线的，而且，这种行动将证明他们的诚意，另一种证明是保护英国和盟国的战俘，使他们不会

被运到德国去。万一德国人有这样的企图，而意大利政府没有抗拒的力量，则应将战俘释放，由意大利人民给予援救。还有一个意大利政府确有能力对盟国作出贡献的重大任务，就是把意大利军舰驶往盟军占领的任何港口。

“第四，意大利政府提供关于德军部署的任何情报，意大利军队和人民对于正在登陆的盟军给予任何援助，特别是伴随盟军登陆，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之间进行的战斗，所有这些都将被给予良好的评价。第五，驻在巴尔干半岛的意大利军队和当地各种爱国部队之间的任何合作，也将博得盟国的好评，这种合作所采取的形式是，共同抵抗德国人并导致流血斗争。

“意大利的政府、陆军和人民，由于这样采取了对抗共同敌人的行动，无需进行任何谈判，就可以促进与联合国家的更友好的关系。我们特别声明，如果在盟国军队所到之处，发现意大利人正在攻打德国人，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援助意大利人。”

艾登将于明天到达这里，我们可以一同讨论整个形势。我寄给你这一束信，以便你能了解我的思路。

三军参谋长为了促成意大利的倒戈，正在考虑必要的实际步骤与时机。

※　　※　　※

罗斯福总统和我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应派遣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他的情报参谋处长英国斯特朗将军，前往里斯本同意大利特使开始谈判。他们带去了最后的军事投降条件，这些条件是在我们的魁北克“四分仪”会议上经过彻底的讨论而决定的。

总统和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　　1943年8月18日

总统和首相已经同意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令你立即派遣两名参谋官——美国一名，英国一名——前往里斯本。他们到达该地以后，应立即向英国大使报告。他们应当携带我们所商定的停战条件，此项条件已经送交给你。英国驻里斯本大使将按照训令行事，安排同卡斯特拉诺将军的一次会谈。

你的参谋官将参加这次会谈。

2．在这次会谈中，按照下列方针，向卡斯特拉诺将军递交一份通牒：

按照递交给他的文件中所规定的条件，我们将接受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经商定并已预先送给你的停战条件，应在此时交给他。应当通知他，这些条件并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或财政方面的条件，那些条件以后再以其他方式通知。）

这些条件并没有具体规定意大利在同德国人作战中所能提供的积极援助。至于这些条约将来要进行多大程度的修改，使之有利于意大利，则要看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今后的战争期间，对于联合国家反抗德国，确实提供了多少援助来决定。

然而，联合国家毫无保留地声明，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意大利军队或人民对德国人作战，或破坏德国的财产，或阻碍德军的行动，联合国家的军队将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假使有关敌人的情报能够直接地和定期地供给我们，盟军的轰炸将尽可能地针对那些足以影响德军活动和作战的目标。

联合国家和意大利之间的敌对行动的结束，将从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通知的日期和时间开始生效。

意大利政府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停战以后，必须立即宣告停战，并命令他们的军队和人民从那时起，和盟军合作，抵抗德国人。

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停战时，下令立即释放所有有被德军逮捕危险的联合国家的战俘。

意大利政府必须在停战时，命令意大利舰队和尽可能多的商船起航，驶往盟军港口。同时尽可能多的军用飞机必须飞往盟军基地。任何舰只或飞机在面临被德军捕获的危险时，必须进行破坏。

3．应该通知卡斯特拉诺将军，在德国人尚未发觉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计划时，巴多格利奥有许多工作可做。关于他的行动的确切性质和范围，必须由他自己作出判断，但是应当向他提出如下总方针：

如果能通令地方当局而又不让德国人知道的话，应通知全国实行消极抵抗。

不让德国人接管意大利的沿海防务。

应作好安排将意大利驻巴尔干部队开往沿海一带，于适当的时机执行，以便联合国家将他们遣返意大利。

8月19日，双方在葡萄牙首都的英国大使馆会晤。我们通知卡斯特拉诺，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按照现在交给他的条件，接受意大利政府的无条件投降。要使严峻的军事谈判适应灵活的外交，这是很困难的。这位负有使命的意大利将军在里斯本陷于绝望的地位。正如他所强调的，他的来访目的，本是讨论意大利怎样才能够兴师反抗德国。而比德尔·史密斯则必须答复说，他只能讨论无条件投降。

这些谈判和对西西里岛的最后征服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就在同一天，我致电亚历山大将军：

首相（在魁北克）致亚历山大将军

（在中东）　　1943年8月19日

我听到这个新的辉煌成就，高兴万分。对于你所完成的一切，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想立即打一个电报给你，请你向第十五集团军群的部队宣布，但是我又感到最好让罗斯福总统和国王先向艾森豪威尔祝贺。我正提出这种建议。

2．无疑地，你已经知道卡斯特拉诺将军前来和我们交涉，以及我们从此间发出的答复。我们的最大危险是，德国人进入罗马和成立一个吉斯林式的法西斯政权，譬如说，在法里纳西领导下的政权。同样令人不愉快的是，整个意大利逐步陷入混乱的状态。我怀疑，巴多格利奥政府是否能将他们的两面派地位，一直维持到现在所确定的关于执行“雪崩”作战计划的开始日期，因此，任何足以缩短这段时期而又不危及军事成功的办法，都是非常有益的。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魁北克）　　1943年8月20日

我对你的亲切来电非常感谢，并且极为珍视。我们正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促使“雪崩”计划尽早实现。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每个小时都给敌人以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组织打击我们的力量。

※　　※　　※

8月19日，在里斯本同卡斯特拉诺将军举行的会谈持续了整个一夜。这位意大利将军，在认识到比德尔·史密斯对于条件问题不会作出

任何让步后，在一幅地图上绘出意大利境内德意两军的部署情况。卡斯特拉诺经过适当的耽搁，以便掩盖他前来葡萄牙的行动，便带着关于投降的军事条件，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与阿尔及尔盟军总部保持联系的盟军电码，回到了罗马。

还有另一名意大利特使，扎努西将军，于8月26日出现在里斯本。他是意大利总参谋长的主要助手，在曾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卡顿·德·维亚尔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里斯本；维亚尔是从英国战俘营中释放出来，充当这次使命的中间人的。这位新近来访者的目的很不明确。或许巴多格利奥担心卡斯特拉诺放弃了过多的权益，因而要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他们告诉卡顿·德·维亚尔说，“已经放出去一只鸽子，但是，它没有回来，所以又放出另一只。”扎努西接到巴多格利奥的指示，要他设法前往伦敦，加紧要求盟军在罗马北面登陆。

因为我们已同卡斯特拉诺开始进行了谈判，所以决定把扎努西送往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但是在他动身以前却发生了一件侠义的行为。这位意大利将军想要回罗马去报告他的使命未获成功。他和他的英国伙伴讨论这件事时，后者安详地说，他当然准备陪他回去。扎努西用他自己的语言叙述卡顿·德·维亚尔当时所讲的话：“我是一个战俘。我被释放是为了陪你前往伦敦去完成一项使命。因为这项使命没有执行，你要回意大利去，而我也要重新回到我的战友们那里去。”

这位意大利人答道，他绝不同意这样一个计划。他知道，为了使维亚尔回到英国去，一切均已准备就绪了，他应按照建议前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卡顿·德·维亚尔应该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英意两国之间的这个插曲，值得我们这两个民族永远铭记。

这位最近到达的意大利特使，因此被送往阿尔及尔，在那里，他对德军在意大利境内的动向，提供了更多的情报。

8月31日，按照事先的安排，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扎努西将军的陪同下，在西西里岛会见了卡斯特拉诺。卡斯特拉诺说明，如果意大利政府是一个自由行动的政府，他们将按照盟国的希望，接受和宣布停战条件。然而，他们是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从里斯本会谈以来，德国人派遣了更多的军队开入意大利，全国实际上都在德军的占领之下。因此，停战不可能在盟国要求的时间，即盟军在意大利大量登陆以前宣布，同时卡斯特拉诺迫切希望知道登陆的详情。意大利人

希望确保登陆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保证在罗马的意大利国王和政府的安全。

显然，意大利政府特别盼望我们在罗马北面登陆，以便保护他们，并使他们不受罗马附近的德国师团的侵犯。卡斯特拉诺在谈话中表示需要用盟军十五个师参加这样一次战斗。比德尔·史密斯明确表示，既然停战要在盟军主力部队登陆以后方才宣布，他不准备在这种基础上继续谈判，而且盟军也拒绝提供关于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所使用的实力的任何情报。卡斯特拉诺于是要求准许他重新向他的政府请示。我们告诉他，这是最后条件而且时限已经满期，但是鉴于目前的讨论，盟国愿意等到9月1日至2日之间的午夜，届时必须声明究竟是坚决接受，还是拒绝。卡斯特拉诺当晚便返回罗马去了。

盟军最高统帅部看出，意大利政府正迅速地丧失它的勇气，而且除非使它深信英美进攻意大利本土时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否则它是没有签署停战条件的胆量的。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卡斯特拉诺将军提议，他将派遣一支空降部队在罗马附近降落。这种做法将取决于巴多格利奥政府的一项保证："按照盟国的希望，签订和公布停战条件；意大利人占据和守住必要的飞机场，并且停止一切高射炮火；在罗马地区的意大利各个师对德军采取战斗行动。"

这时，罗斯福总统和我都在白宫，我们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如下电报："我们非常赞同你的决定，即继续进行'雪崩'作战计划，并根据所述的条件，在罗马附近降落一个空降师。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关键时刻，军事方面的考虑必须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战时内阁同一天在伦敦举行会议，核准了这个意见。

※　　※　　※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了意大利形势的发展。

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2日

我们已经收到卡斯特拉诺将军的声明：意大利人接受了停战条件，而且他就要前来签字；但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这究竟指的是你已看到的那种短期的军事条件呢，还是曾经特别指明你准备签署的更全面的和更完备的条件。

2．该地的军事形势既紧急而又充满了希望。我们对于意大利本土的进攻，大概马上就要开始，这个称作“雪崩”的沉重打击，将在下周左右开始。由于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很难使自己从希特勒的魔掌中摆脱出来，因此也许有必要进行一次更大胆的冒险行动，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意大利人的帮助。意大利所以接受了条件，主要是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将派遣一个空降师到罗马，以便使他们能够阻挠德军，而德国人在罗马近郊已经集结了装甲兵力，他们可能要成立一个或许在法里纳西领导下的吉斯林式的政权，来代替巴多格利奥政府。由于那里的情况变化极快，我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当慎重从事，不要因为短期或长期条件之间的差别而延迟解决。显然，短期条件包括在长期条件之内，它们也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关于它们的解释权则操在盟军总司令的手中。

3．因此，我们料想在必要时，你是希望由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你签署短期条件的。采取这样的做法之所以必要，因为可以免得卡斯特拉诺将军再一次返回罗马，同时也可以防止由此而引起影响军事行动的延搁和不稳定局面。当然，我们强烈希望意大利向苏联无条件投降，正如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一样。宣布意大利投降的时间，当然要同军事袭击相配合。

※　　※　　※

卡斯特拉诺将军回到了西西里岛，由他的政府正式授权签署关于投降的军事条件。9月3日，在锡拉库扎附近的一个橄榄树林中，举行了签字仪式。我从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报中获悉这个消息。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3日

今天——战争爆发四周年纪念日——的下午，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代表巴多格利奥元帅的卡斯特拉诺将军，经正式受权签署了短期停战条件。

卡斯特拉诺继续留在我的总部附近，我们今晚开始军事会谈，以便安排意大利部队对于我们进行的战役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援助。

9月3日天亮以前，英国第八集团军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了意大利本土。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5日

卡斯特拉诺将军，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后，于9月3日签署了短期条件；现在他正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详细制订实施这些条件的最好的办法。这就必然会导致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直接战争，而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地点，尽我们的最大力量，给意大利军队以最有效的和迅速的援助。下一周将出现一种惊人的发展。对于意大利趾形地区的进攻已经获得成功并继续向前逼进，而“雪崩”作战计划和空运部队这一冒险行动，都已迫在眉睫。虽然我相信在“雪崩”作战计划中，我们能够以强大的兵力登陆，但我却不能预料在罗马或意大利全境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这个战场上最大限度地歼灭德国人，并促使意大利人歼灭德国人。

我在大西洋这一边将逗留到这件事有所分晓后再走。另一方面，对于你们在主要战线上所获得的一系列新的胜利和突破，请接受我的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还需要把意大利的投降条件和我们的军事战略结合起来。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美国泰勒将军在9月7日被派往罗马。他的秘密使命，是前去同意大利的总参谋部磋商，准备在9日夜晚夺取首都附近的机场。但是从卡斯特拉诺请求盟国的保护以来，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德国人在近处拥有强大的部队，他们似乎已占据了机场。意大利的陆军已经斗志消沉，而且缺乏弹药。在巴多格利奥的周围，各种分歧意见争吵不休。泰勒要求会见他。一切都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意大利的领袖们现在担心，只要他们已经签署的投降条件一经宣布，那就会导致德国人对罗马的直接占领，并带来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末日。9月8日凌晨二时，泰勒将军会见了巴多格利奥，后者由于飞机场已被占领，请求暂缓广播停战协定。事实上，他已拍电报通知阿尔及尔方面，不能保证罗马机场的安全。因此，空降被取消了。

艾森豪威尔现在必须作出迅速的决定。对萨勒诺的攻势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发动。因此，他致电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9月8日

我和主要的司令官刚刚举行了一次会议。对于意大利态度的改变，我决定不予接受。我们打算按照宣布停战的计划进行下去，接着展开宣传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我们已经通过直接联络人，通知巴多格利奥元帅，由他委派的代表所缔结的而且双方似有履行诚意的停战协

定，当然被认为是有效和有约束力的，我们不承认背弃我们原来协议的任何行为。

经过协商以后，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如下的答复：

1943年9月8日

总统和首相的意见是，协定既已签字，你应当在有利于你的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公开将它宣布。

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当天下午六时，广播了停战通告，随即广播了停战宣言的全文，大约一小时后，巴多格利奥元帅自己从罗马也宣布了停战宣言。意大利的投降圆满结束了。

※　　※　　※

9月8日至9日之间的夜晚，德军开始包围罗马。巴多格利奥和王室迁入陆军部大楼内，宣布戒严。在愈来愈紧张的和惊慌的气氛中，进行了急促的讨论。深更半夜，由五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罗马的东面城门，向亚得里亚海岸的佩斯卡拉港驶去。这群人中有意大利王室、巴多格利奥和他的内阁阁员以及高级官员。他们乘上了两艘驱潜快艇，在9月10日清晨到达布林迪西，在盟军占领的地区，迅速地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的必要机构。

在上述流亡者出奔以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多利奥·威尼托战役获胜的退役军人卡维格利亚元帅来到了罗马。他自动负起责任，与正向罗马周围逼进的德军交涉。零散的战斗已在城门打响了。意大利陆军的某些正规部队和罗马公民组成的游击队在郊外同德军展开了战斗。

9月11日，敌对行为随着军事停战协定的签订而告终，纳粹师团可以自由通过城市。

※　　※　　※

对巴多格利奥元帅所以要施加压力而迫使他投降，是为了盟军在意大利踵形地区和罗马附近登陆的规定时间不致被打乱。随着停战条件的正式签署，重要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其他可以摘取的果实，要在这次令人畏惧的收获中采撷：意大利舰队必须安全地驶往盟国的港口；在东南欧还有许多意大利师团，它们的装备，对于盟军在

继续对纳粹德国作战时，是很宝贵的；在地中海东部，还有更加重要的意大利基地。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这些岛屿落入敌人的手中。

我深深地感到这种特殊的危险。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在中东）　　1943年9月13日

你此刻如能在意大利的帮助下攻占罗得岛，这对于总的战局将是一个极好的贡献。请把你对于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告我。你能否从中东的部队中临时抽出必要的驻军？分配给你的总的兵力是多少？

现在是想到克莱夫、彼得巴勒，以及鲁克①的部队攻陷直布罗陀的时候了。

①克莱夫，见原文第62页译者注。彼得巴勒（1658——1735），鲁克（1650——1709），均是英国人。十八世纪初叶，由于争夺西班牙王位，以法国为一方，奥地利、英国、荷兰为另一方爆发了战争。在战争中，彼得巴勒于1705年率领的英荷远征军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等地打败法军；鲁克于1704年参加了占领直布罗陀的战役。——译者

为了避免使人感到我过分地渲染这种情绪，我引述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我们在华盛顿通过的决议所作的最后总结。

地中海东部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注意到，中东总司令对于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岛屿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同意这个行动，并正在考虑所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我不久还要重新谈到这些事情。

※　　※　　※

也是在这一时期，9月8日天黑以后，意大利舰队的主力部分遵照盟国的指示，离开热那亚和斯佩西亚，开始一次勇敢的航行，驶往马耳他岛去投降。它们既没有盟国飞机的保护，也没有意大利空军的防卫。第二天早晨，它们在沿着撒丁岛西海岸向南航行时，遭到了从法国基地起飞的德国飞机的袭击。旗舰“罗马”号被击中，全部炸毁，死伤惨重，舰队总司令伯盖米尼海军上将也同时牺牲。战列舰“意大利”号也受到了损伤。舰队除留下几艘小舰艇捞救坠海未死者外，继续它的艰苦的航行。10日早晨，舰队在海上和英国海军的舰艇会合，并由它们护送到马耳他岛。英国军舰中有“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这

两艘军舰以前在不同的情况下，时常搜寻意大利舰队。塔兰托的一支分舰队，其中有两艘战列舰，也在9日起航，在海上遇到了前去占领塔兰托港的英国舰队，第二天它平安地到达了马耳他岛。

11日早晨，坎宁安海军上将报告海军部，“现在意大利的作战舰队在马耳他要塞大炮的保护下，已停泊在港内。”

※　　※　　※

我迫切希望我们能很好地对待意大利海军。我在9月10日致电坎宁安：“如果意大利舰队，在认真地履行了停战条件和遭受了德国轰炸机的报复性袭击以后，到达了我们的港口，我希望你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商量，以便使他们获得亲切的和宽厚的接待。我确信，这是符合你的情感的。”在当天晚些时候，我又电告他：“如果可能的话，关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英国人对他们的亲切接待以及体贴地为伤员进行治疗等等情况，应当拍成电影。”

一度曾为头等胜利强国的意大利的全部舰队，现在落到我们的手中，成为我们的辉煌战利品。我们必须使它在我们这一方发挥它的作用。

首相致坎宁安海军上将（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12日

你应当尽早地将意大利舰队的各种性能的大炮和鱼雷所需的弹药数字报来，此项调查可从最重要的部队单位开始，并报来现在舰上存有多少，在塔兰托接收多少等等，并估计出需要制造的数量及其确切的规格。你不必等待全部情况调查清楚，而应当立即将主要的和最现代化的部队所需的弹药数目向海军部报告，然后，通过正式途径转达美国。我大概可以在这里进行安排，设法迅速制造。

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意大利全境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中。关于抵抗德国人的组织工作，由于缺乏领导而落到罗马一个地下解放委员会的手中，并且又同现在整个半岛上开始活跃的游击队的日益增长的活动联系起来。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不是在二十年代被墨索里尼剥夺了权势的政客，就是仇视法西斯统治的集团的代表。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少数核心力量，在失败时刻企图卷土重来的威胁，却笼罩着一切，而德国人确实尽力助长这种趋势。

※　　※　　※

墨索里尼在7月26日以后被拘留在蓬察岛，随后又转到离撒丁岛海岸不远的拉马达勒纳岛。巴多格利奥担心德国人进行一次奇袭，因此曾在8月底，把他以前的首长迁到意大利中部阿布鲁齐高山上的一个小型休养地。因为从罗马逃出时，十分慌张，巴多格利奥没有给看守这位垮台的独裁者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以明确的指示。9月12日，星期天的早晨，由滑翔机运载的九十名德国伞兵，在墨索里尼被拘禁的旅馆附近降落。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件，墨索里尼就被一架德国轻型飞机运到慕尼黑去，同希特勒举行另一次会议。

墨索里尼既被救了出来，德国人便能够在北部成立一个与巴多格利奥政府对抗的政权。一个虚设的法西斯政权设在加尔达湖滨，墨索里尼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百日丑剧”。罗马北面的地区处在德国军事占领的蹂躏下；一个无人效忠的挂名政府设在罗马，现在那里听任德国军队自由出入；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在盟国委员会的监视下，在布林迪西成立了一个残存政府，他们拥有的有效权力，不能越出市行政大楼的范围。由于我们的军队正从半岛的趾形地区向前推进，盟国的军政府接管了统治解放地区的任务。

意大利现在将要经历它的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并成为战争中几次最激烈的战斗的战场。

第七章　对意大利的进攻。重访白宫

雪湖钓鱼——我在魁北克发表广播演说——加拿大分担了更多的战时任务——第二战场和第三战场——非洲和意大利的战役——蒙巴顿，一位“全才的三栖作战专家”——在华盛顿和罗斯福总统聚会！！接受哈佛大学学位——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重要性——史末资将军对战争计划与进展的批评——他提出另一方案——我的答复——他提议推迟“霸王”作战计划——我驳回这种意见——进攻意大利的趾形地区——庞德海军上将因病辞职——9月9日我们在白宫的会议——我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我们双方原则上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我在白宫主持另一次全体会议——英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魁北克会议于8月24日结束，我们那些著名的同僚们都离开此地，分头到各地去了。他们像炮弹的碎片一样，飞往各个不同的方向。经过了所有这些研究和辩论之后，大家都希望休息几天。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克拉克上校，是在会议期间由自治领政府派来听我调遣的。他有一个牧场，离魁北克大约七十五哩，四周群山环抱，松林茂密，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引导我们前进的报纸所使用的纸浆，就是来源于这些松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雪湖，它是用水闸拦成的一片浩瀚的水面，据说其中充满了最大的鳟鱼。布鲁克和波特尔是两个热心的钓鱼专家，在会议期间，除了其他的计划以外，还订了一个计划，就是要他们去看看是否能够一显身手。我答允他们，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稍晚的时候前往参加，但是我已约定在8月31日发表一篇广播演说，而这篇演说，就好比天空中的一只苍鹰那样，老在我的头顶上盘旋。我在城堡中继续住了几天，每天下午在城墙上散步一小时，面对着圣劳伦斯河的壮丽景色而陷入沉思，冥想有关沃尔夫①和魁北克的种种故事。我曾答允乘车巡视全城，并且获得了全体市民的愉快欢迎。我出席了加拿大内阁的一次会议，将他们对于魁北克会议和战争的一切尚未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我荣幸地宣誓受任自治领内阁的枢密顾问官。由于与我相交四十年的老朋友和可以信赖的同僚麦肯齐·金先生的建议，我才获得了他们的这种敬意。

①詹姆斯·沃尔夫（1727——1759），英国人，在魁北克战胜法国人，并在这一战役中丧身。——译者

在这次广播中，该说的话和不该说的话如此之多，结果使我只想这些问题而无暇考虑其他。因此，我的心时常转向雪湖，已经到达雪湖的人们寄来了诱人的报道。我想，我可以把白天钓鱼和夜晚准备广播稿两件事结合起来。我决定认真地相信克拉克上校的话，于是便和我的妻子乘车出发了。我注意到庞德海军上将没有和其他两位参谋长一同前往雪湖，因此我建议他现在应该和我们一道去。他的参谋官说，会议后他有许多工作需要清理。他在参加关于海军的广泛讨论时态度消沉，曾使我感到意外，但是当他表示不能去钓鱼时，我就担心事情有些不妙了。从战争的初期开始，我们以最亲密的同志关系一道工作。我知道他的才能和勇气。我也知道，在国内时，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只要稍有机会，在他到海军部上班前，总要消磨几小时钓鱼。可是，他一直呆在寓所里，我在动身以前，没有见到他。

我们乘车沿着河谷十分愉快地驶行了整整一天，在途中，曾在休养所里睡了一觉，最后我和我的妻子到达了湖滨的宽敞小木屋。布鲁克和波特尔准备次日回去，这也好。他们每人每天钓一百尾鱼，只要按照这种比例继续下去，雪湖的水位势必逐渐地下降。我的妻子同我各自乘船出发，每次钓鱼好几小时，我们两人虽然都不是专家，但我们却确实钓到了大量的上好鲜鱼。有时，人家给我们的钓竿装上有三个分叉的钓钩，有一回，我一次就钓到了三尾鱼。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点不择手段。在我们的丰盛味美的饭餐中，从未缺少过新鲜的鳟鱼。罗斯福总统曾想亲自来参加，但是因其他事务无法脱身。我的侍从官玛丽，被邀请前往奥格尔索普，在美国妇女陆军队员的一次重要集会上发表演说，于是乘飞机前去。

罗斯福总统打给我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沃登上校　　1943年8月27日

9月1日，星期三，从各方面说都很合适［指前往华盛顿］。如果侍从官［玛丽］准备去奥格尔索普，那么，若能早来一两天，她就可以在华盛顿多呆一些时候。我希望，沃登夫人现在真正得到了休息，同时希望你也如此。而且我还希望你已去过一条鱼的湖。①一定要钓到大鱼，由麦肯齐·金把它们称一下，并作证明。

①在魁北克会议期间，一天下午，罗斯福总统约我和他到他所提议的一个湖去钓鱼。我们享受了一顿非常愉快的午餐，但是我只钓到了一尾小鱼，而他却毫无所获，因此，他把那个湖叫作“一条鱼的湖”。

我把我钓到的最大的鱼送到海德公园赠给他。广播稿很有进展，但是拟初稿的工作比辩论或钓鱼更令人感到疲劳。

※　　※　　※

我们于29日夜晚回到魁北克。我又出席了一次加拿大内阁会议。我在动身去华盛顿以前，在31日的预定时间，对加拿大人民和盟国方面发表了广播演说。我摘引其中的几段，内容如下：

加拿大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对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共同努力所作出的贡献，深深地感动了它的母国以及我们分布很广的、包括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大家庭的其他一切成员。

从最黑暗的日子以来，一年比一年强大的加拿大陆军，在保卫我们英国本土不受敌人侵犯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它又正在更广阔的和不断扩大的战场上，非常出色地进行战斗。已经获得辉煌成绩的帝国空军训练机构，就设在加拿大。它的宽广的飞机场迎接了来自大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已同加拿大自己的英雄子弟结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这次战争期间，加拿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国家。它建造了数十艘军舰和商船（其中有些是在离海数千哩的地方建成的），而且配备了勇敢耐劳的加拿大海员，然后将这些舰船送去保卫大西洋的商船队，以及我们横跨海洋的重要生命线。加拿大的军火工业，在我们的战时经济中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解除了大不列颠军火供应的负担，否则它为这些军火本来会欠下不少于二十亿美元的债务。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由于任何法律的规定，它也不是由于任何条约或任何正式的义务。它十分自然地导源于感情和传统，以及准备为人类的未来献身的一种宏伟豁达的决心。

我很高兴地代表大不列颠人民，对于伟大的自治领表示我的敬意，而且是在加拿大的领土上来表示我的敬意。我真诚地希望，压在我身上的其他艰巨的任务使我有可能作更遥远的旅行，以便当面告诉

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我们对于他们所作的一切，以及他们决心要作的一切，抱有什么样的感受。……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在法国北部开辟一个所谓第二战场来对抗德国的议论。任何人都能看到，这种规模庞大的作战行动是多么符合我们的愿望。在他们的前线上承受德军主要压力的俄国人，很自然地会不断地催促我们着手执行这一任务，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地抱怨，甚至责难我们以前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对于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毫不见怪。他们打仗打得非常漂亮，他们已经使德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对于他们坦率地批评我们的战略，或我们在战争中直到如今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是不介意的，而且，这些批评也不会减少我们对于他们自己在作战中的英勇行为和成就所抱的钦佩心情。我们在法国曾经有过一条很好的战线，但是这条战线被希特勒以集中的兵力击得粉碎了；拆毁一条战线，比重建一条战线更容易些。我预料有朝一日，英美的解放军队将大规模地渡过海峡，同入侵法国的德军进行肉搏战。……就我个人来说，第二战场和第三战场一样，都在我的经常考虑之中。我始终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像一个拳击家，用双手而不是一只手打人。

我相信，在罗斯福总统和以我为主要执行者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授权下，以大规模的迂回战术攻入北非的行动，将在后世被认为是在当时的种种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个上策。这个行动确实已经收到了丰硕的和显著的成果。非洲已被肃清了。

所有在非洲的德、意军队都已经消灭了，被我们俘获的战俘至少有五十万名。在一次持续三十八天的辉煌战役中，由四十多万轴心国的军队所防守的西西里岛，被我们攻陷了。墨索里尼已被推翻。意大利的战争动力已遭到了摧毁，而这个不幸的国家，由于听任虚伪的和罪恶的向导将它引入歧途而正在自食其恶果。同坏家伙结成伙伴是多么容易，而想要摆脱他们，却又是多么困难啊！大量的德军最近已经从法国抽调出来，以便用来镇压意大利人民，并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战场，同时使战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在距离德国领土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德国空军的绝大部分，已经从俄国前线调回来，而英、美、加三国的空军正在日以继夜地和他们作战，并且愈来愈猛烈地削弱他们的力量。然而，比所有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论在大西洋或地

中海，都已经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并拥有潜在的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敌人既不能估计它们分量的轻重，也无法预料运用的时间。

根据俄国战场传来的最近消息判断，斯大林元帅确实没有浪费他的时间。整个英帝国对于他的这次辉煌的夏季战役，以及在奥勒尔、哈尔科夫和塔甘罗格三地所获得的胜利表示敬意。由于这些胜利，俄国收复了大片领土，并且歼灭了数十万的侵略者。

我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蒙巴顿的任命。

东南亚战场的一个最高统帅已经选定了，他的名字已经获得英、美、中三国舆论的赞扬。他将在与蒋介石大元帅经常保持联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不错，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只有四十三岁。在现代的条件下和在常规的军事专业中，一个人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这样高的职位，这是不常见的。但是，如果一个立志终生献身于军事艺术的军人，到了四十三岁仍然不懂得战争，则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多少进益。路易斯勋爵在担任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时，已表现出罕见的组织能力和智谋。我大胆地将他称作——且不论迂腐学究们会怎样说——一个“全才的三栖作战军事家”。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同样地精通土地、空气和水这三种要素的人物，并且对于火，也是很熟悉的。我们大家一致祝愿这个新司令部及其统帅，在他们新的、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获得最大的成功。

※　　※　　※

我乘火车离开魁北克，于9月1日到达白宫。在魁北克举行会谈的整个时期，意大利的局势已经向前发展了。如在前面已经提过的，罗斯福总统和我在这些紧急的日子里，曾经指导同巴多格利奥政府举行的秘密停战谈判，同时也曾焦急地和密切地注意着关于在意大利本土登陆的军事安排。我有意地延长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以便在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这个紧急时刻，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保持密切的接触。在我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我第一次获悉了这一明确的和正式的消息，即巴多格利奥已经同意接受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在“四分仪”会议上所辩论的战略安排，当然是按照意大利可能崩溃的估计来考虑的，而这一形势则是我们在这几天中最为关心的事。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参加了几次美国内阁会议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会议，并同美国的领袖人物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怜的霍普金斯这时身

患重病，必须住进海军医院，进行彻底的休养。罗斯福总统渴望我作一个长期的盘桓并接受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这将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英美的团结一致和友好和睦的一个时机。我在9月6日发表了演说，其内容摘要如下：

对美国青年正如对英国青年一样，我要说，“你们不能停止不前。”在这个时刻，没有驻足的地方。我们在征途中，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停步的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前途不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你们通过所有这些作为我们的时代特征的严格考验和斗争，将会发现英联邦和英帝国是你们理想的战友，而你们和他们的联合，除了由于国家的政策和共同的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血缘关系和历史关系。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后裔①，我当然意识到这些关系。

①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译者

法律、语言和文学——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大西洋两岸的英语民族具有共同观念，这就是：对于是非的共同观念，特别重视公道，尤其是对待弱者与贫者的公道，对于公正无私的司法制度的严肃感，特别是对个人自由的热爱，或者如吉卜林①所说的，“不是由于任何人的许可，而是在法律之下，无拘无束地生活。”我们和你们同样牢牢地坚持着这些观念。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和具有这些观念的民族作战。暴政是我们的敌人。不论它佩戴什么装饰或采取什么伪装，不论它使用什么言词，而且也不论它是对外或是对内，我们必须永远戒备着，经常动员着，时时警惕着，而且应该常备不懈，以便随时置暴政于死地。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携手前进。

我们不仅在目前这个时候，在战场上的或空中的敌人的炮火下，并肩前进和共同奋斗，而且要在捍卫那些珍视人类的权利与尊严的思想方面，也作出同样的努力。

①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著名诗人。——译者

接着，我谈到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目前，我们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采取持续的有力行动。这个委员会是在罗斯福总统和作为英国战时内阁代表的本人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它依靠由各级参谋组成的细密的组织来支配我们的一

切人力与物力，它实际使用英美两国的军队、船舰、飞机和军需品，仿佛这些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资源一样。我不能说，在这些高级的专业负责人员之间，绝对没有分歧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合情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每两三个月召开一次主要负责人的全体会议的原因。所有这些人员现在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他们彼此表示好感，而且大多数的人长期在一起工作。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以极其公正的态度和明白直率的语言，对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但在几天后，罗斯福总统和我就会获得他们所提供的中肯而又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在上次大战中没有类似这样的组织。而在两个盟国之间，也从来没有过这一类的机构。在地中海战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形式甚至更加密切，因为在那里，一切事务都完全合并，士兵们由最高司令官或副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派去作战，丝毫不考虑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而只是根据作战的需要。

现在，按照我的看法，这种顺利进行的和极其强大的机构，如果在战争一结束就被我们两国政府或其中的任何一方弃而不用，那将是一种最愚蠢和最无远见的行为。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稳固，我们必须在战后——或许在很多年中，让这种机构保持下去并发挥作用，不仅要等到我们已经建立了保持和平的某种世界组织，而且要等到我们知道了那种组织确能使我们获得为防止危险和侵略所必需的保障时为止，因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不得不寻找这样的保障了。

可惜，不明智的见解如今却在到处流行！

※　　※　　※

我按照惯例，把正式的会议总结送交各自治领的总理。我们制订计划所依据的规模以及计划得显然不够紧凑的时间表，都使史末资陆军元帅感到失望。正如读者所了解的，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看到我们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对于在当前的关键时刻所存在的战争的主要问题，作了真实的和详细的说明。我根据我在最高的地位上所获得的全部知识，对一个我所深知的人充分地说明情况，这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使我如释重负。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3年8月31日

我希望私下向你提出我个人对于战争进展情况的一些疑虑。如果你的看法不同，请不必介意我的牢骚之言，但是，如果你还同意我的见解，应该主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从阿拉曼开始直到突尼斯结束的中东战役，显然是用积极的精神进行的，但从那时以后，我感到作战行动变得松懈迟缓了。从突尼斯到西西里岛的登陆，我们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而在西西里岛战役以后，正当我们的作战行动十分紧急时，却又出现了一个个奇怪的停顿。虽然我们拥有巨大的资源，但如果把英美的努力与同时期的俄国的努力相比，这就会引起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许多人的心中是必然会产生的。我们在陆地上的作战规模，相形之下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速度也令人很不满意。我们经常吹嘘生产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吹嘘庞大的美国生产成就。经过几乎两年时间的战争以后，美国的作战部队按说应当非常庞大。

但是，对付陆地上的绝大部分德军的，仍然是俄国人。航运等方面的困难是产生这种差别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我深感到不安的是：我们陆地上的作战行动，不论在规模或速度方面，都存在许多缺点。我们的海军保持着它通常的最高标准，而我们的空军也有辉煌的战绩。但是在陆地上作战应该享有的荣誉，却几乎全属于俄国人了。从他们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的作战规模与速度以及卓越的战略来看，他们也应该获得这样的荣誉。

毫无疑问，我们的作战行动是可以改进的，而且同俄国相比，也可以显得并不那么逊色。在一般人看来，必然是俄国正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这种印象继续下去，我们在战后的世界地位同俄国的地位相比，将会如何呢？我们的世界地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使俄国主宰世界的外交。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尤其对于英联邦，会产生极坏的反应。除非我们在战争结束时能有相等的地位，否则我们的处境将变得既不愉快而又很危险。……我还不知道魁北克会议有什么计划，但我设想它已制订并通过了最好的纲领。然而执行纲领的效率又如何？如果我们的行动迟缓拖沓，则会产生严重的危险。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3日

上次批评我们战争进展的电文发出以后，我必须坦率地表示我对魁北克的这个计划的失望，因为我认为，在战争的第五年，尤其是在我们的战争命运最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后，这样一个计划是很不够的。这个计划只增加了我对于未来的疑虑和恐惧。它对于我们现有的真正实力，没有作出公正的估价，并且可能严重地影响公众的斗志以及将来与俄国的关系。我们能够作出大得多的努力，而且也应该以更大的勇气面对当前的形势。

实际上，这个计划仅仅提议继续和增强目前的轰炸和反潜艇战，夺取撒丁岛、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南部，以及从那里轰炸北面的地区。然后，我们在意大利越过障碍重重的山岳地带，向北推进，而在我们到达意大利北部和德国的主要防御阵地以前，这一战役或将费去很多的时间。到了明年春季，如果在法国那边的空中和陆上的形势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们才大举渡过海峡；也许还要从南面进攻法国，但也只是作为一种牵制行动；我们把巴尔干半岛交给了游击队，只是用空军力量给他们以鼓励。

这就是西方战场的全部计划。至于东方，我们准备采取一些跳岛战术，这种战术大概在明年年终以前，可能使我们进攻敌人在加罗林群岛的主要根据地。在听任敌人控制荷属东印度的资源的同时，我们准备努力打开缅甸的通路，并依靠空运尽力援助中国。同时，计划还规定了对缅甸进行一些内容不明确的两栖作战行动。

据我看，轰炸是这一计划的唯一重要部分。其余部分仍是小规模的行动，跟我们过去两年中的行动相似。无疑地，这一计划绝不是我们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应作的重大努力，而且它也没有适当地利用我们大大改进了的作战地位。如果到了1944年年底，我们对于敌人的主要阵地还只限于零敲碎打，我们就可能遇到舆论的猛烈攻击，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行动和俄国的巨大努力与伟大成就比较起来，真是寒伧已极，俄国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它对我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在缺乏内部参谋情报的条件下，我也很难提出别种方案，但是我深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魁北克计划更多和更好的行动，而魁北克计划则会不适当地将战争拖延下去，并带来我在前一电文中所指出的种种危险和可能性。轰炸政策、反潜艇战役和大规模横渡海峡的

袭击，这些我都赞同。但是在地中海，我们应当在占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以后，立即进攻意大利北部而不是在半岛上，从南征北，一路打下去。我们应当立即占领意大利南部，并向亚得里亚海岸推进，再从那里的一个适当的据点，发动对巴尔干半岛的真正攻势，并促使巴尔干半岛的复兴力量日益壮大。这将迫使土耳其参加战争，并使我们的舰队能够开入黑海。我们将在黑海同俄国会师，向它提供供应，并使它能从东面和东南面攻打希特勒的堡垒本身。鉴于俄国前线战局的巨大变化，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雄心过大的行动计划。

经过考虑以后，我对史末资答复如下：

首相致史末资陆军元帅　　1943年9月5日

你的两封电报都已收到。

1．现在展开的对意大利趾形地区的进攻，当然只是即将发动的一次规模庞大得多的进攻的一个序幕，如果进攻顺利，它将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我们希望不久以后，开辟一条纵贯意大利的强大战线，尽量往北推进。这样一条战线需要从地中海调来大约二十个师，如果敌人选择这条战线作为反攻的场所，我们可能还需要援军。

2．我早已十分急于进入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①我们应当观察意大利的战争的发展，然后才能决定，除了派遣突击队和特工人员以及提供物资供应外，还可以采取其他什么行动。但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加以散布在全境的意大利二十四个师的军队都已不听指挥，停止战斗，只是设法回国，这样，德军就很可能被迫退到萨夫河和多瑙河一线。……

①这句话似乎和我在以上各卷中时常谈到的总的政策不符。我在这里所说的“进入巴尔干半岛”，意思并不是要把军队开进去。

3．我认为，目前最好不要要求土耳其参战，因为我们应当用来作战的军队，现在都已更有效地用于地中海中部。这一问题可以在本年稍晚的时候，再向土耳其提出。

4．尽管在地中海方面的这些迫切的需要和种种计划已经把我们的资源使用到最大的限度，但是为了1944年春季“霸王”作战计划的建制，我们还必须在11月以后从地中海战场抽调七个师。为了这一目的，一切能够集结的运输军队的船只，除了美国在太平洋使用的以外，都将用于不断地运输美国的部队和空军。我们的船舶在今年没有

一艘是闲着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英国的美军仍只有两个师。按照上面所说的日期集中更多的军队，就物质条件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以兵力大致相等的英国师来配合美国远征军，但在初期的突击结束以后，军队的编成必须完全依靠美国的军队，因为到时我将完全处于兵力枯竭的境地，甚至现在我也不得不请求美国人暂停作战军队的调运，以便尽先输送数千名工程人员，前来帮助我们修建为他们由大西洋彼岸调来的军队的集结所必需的种种设施和营地。

5．在欧洲的这些计划，连同空中攻势和海上战争，完全用尽了我们的一切人力和运输力量。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

我们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不能相比；俄国是拥有近两亿人口的一个国家，除了战争损失外，早已把这全部力量组成为一支庞大的国家军队，并且部署在两千哩的地面战线上。这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6．我认为在战后，俄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强国；这样就能使它摆脱掉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威胁；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中，这两个军事强国曾经使它遭受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我却希望英联邦和美国的“兄弟联合”，加上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可以使我们至少在战后的重建时期，同俄国和睦相处，并保持一种友好的均势。再往后的事情，我就不能用凡胎肉眼去预见了，我还没有详细了解到有什么洞察未来的“千里神眼”哩。

7．在东方，我们英国人并不缺乏部队，但是参加作战却有困难，正如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情况一样。航运的紧迫情况支配着所有海外的和两栖作战的行动；除此而外，在缅甸还有丛林和山岳，以及半年以上的时间是雨季。但是，一次猛烈的战役还是展开了。我把年轻的温盖特带到了魁北克，准备把他从准将提升为军团司令，同时以最高的速度来组成能够适应这一目标的强大的丛林部队，以便在明年的1月份发动攻势。蒙巴顿的任命预示着一种新式的和范围广泛的两栖作战行动，我正以全力促其实现，至于详细情形，我将在我们会见时告诉你。

8．请你相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对于你的两封批评电报，毫不介意。我深信，如果我们在一起两三天，我是能够消除你的焦虑的，除了那些固有的不可动摇的实在值得焦虑的问题以外。我在夜以继日地

力求加快行动的速度和减少组织方面的臃肿不灵。我在大西洋这一边，正等待着即将发动的对意大利的突击及其反应，但是我盼望能在议会开会时回国，并且希望，到时你至少是正在前来英国的途中。

史末资看到这个充分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是放了心了。

“你的电报，”他说，“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它清楚地说明，派往意大利的远征军二十个师可以遍布整个半岛，并且建立另一条真正的战线。”但是，一天以后，他又来电报说：

1943年9月9日

我建议，我们在地中海获胜以后，应向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进攻，而不要像我们现在这样，采取一个横渡海峡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意味着要转移到一个新的战场，而如果没有更多的空中攻势来削弱敌人的力量，则这种转移需要极大的兵力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危险。海峡计划的准备工作应当放慢，或暂时把它放在冷藏库里，但另一方面却应加强轰炸，以准备最后的军事突击。

如果我们两人要从各自独立的角度继续和谐地处理问题，我就必须立即纠正这项最后的建议。远离华盛顿、孤身在外的史末资是不能了解支配我们共同思想的气氛与相互协调的情况的。

首相致史末资陆军元帅　　1943年9月11日

我们绝对不能中断我们和美国已经拟定的“霸王”作战计划的部署。由于潜艇战的和缓和意大利的突变，我们现在得到额外的运输能力，这也许能够使我们增加“雪崩”作战计划［对意大利的远征］的兵力规模。我希望你能了解，英国对于“霸王”作战计划的忠诚，是英美合作大厦的主要基石。我个人认为，现有足够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双管齐下，而且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战略。

※　　※　　※

与此同时，对于意大利的进攻已经开始了。9月3日黎明，第八集团军的英国第五师和第一加拿大师渡过了墨西拿海峡。①实际上，我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勒佐迅速地被我们占领，部队正沿着卡拉布里亚的狭窄山道向前推进。亚历山大9月6日来电说，“德军正在进行后卫战，它进行的破坏活动超过了它的战斗。……今天早晨，在勒佐，听不到一声警报，也看不到一架敌机。相反地，在这个可爱的夏季的日

子里，各种类型的海军舰艇载着士兵、必需物资和武器弹药往来于西西里岛与大陆之间。在这种十分活跃的气氛中，这个情景与其说是战时激烈的作战行动，不如说是和平时期的一次快艇比赛。”

①参阅本卷第217页的附图。

在几天之内，第八集团军各师部队推进到洛克里和罗萨诺，当一个步兵旅由海上在皮佐登陆后，只发现撤退中的德军的殿后人员。双方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是由于当地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敌人进行的破坏以及敌人巧妙指挥的小规模的后卫战，部队的前进受到了严重的耽搁。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7日

关于在意大利趾形地区作战情况的来电已经收到，十分感谢。请确切地告诉我空降师企图占领罗马的行动会引起什么情况，而且这一行动如何才能适应你的计划。我们大家完全赞同你所拟议的大胆的策略，虽然我们只能假定细节都是正确的。

2．对于你所提到的塔兰托，我也深感兴趣。你看大约何时进攻该港为宜?

3．我仍然极其关怀“雪崩”战役以后的军队编成问题。

当然，如果你能使那不勒斯港恢复正常，你就可以每周输送两个师登陆。请告知你所拟定的派遣我们的军队进入意大利的先后次序。新西兰师、波兰师、第四印度师、第一装甲师以及其他的真正精锐师将在何时参加战斗？看来，你势必要保持一条至少像突尼斯战役最后阶段那样宽阔的战线——即大约一百七十哩——而且谁也不敢预言，德国人如有时间的话，是否会对我们这条战线给以真正的打击。

4．我在这里和罗斯福总统一同等待评断“雪崩”战役的结果，事毕便即返国。但是，我希望在10月的上半月能到你那里去，而马歇尔将军也将从美国到来。届时我将告诉你一些重要情况。

亚历山大回电说，由于意大利政府不能宣布停战协定，他不得不作某些变更。第八十二美国空降师不能空运到罗马地区，因为意大利人没有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同时相信德国人已经占领了飞机场。“雪崩”战役按照计划进行，但没有空降部队参战。第一空降师约有三千名士兵乘海军舰只前往塔兰托，预计于9月9日到达。不能预料他们将受

到什么样的接待。由于塔兰托港可能早日打开，他希望向意大利增派兵力。

与此同时，我们为夺取罗得岛和爱琴海的其他岛屿所作的努力也已开始。以后各章将会叙述。

※　　※　　※

罗斯福总统和我晚饭后正坐在他的白宫书房里闲谈时，庞德海军上将为了海军方面的一个问题来看我们。罗斯福总统问了他几个关于战争一般情况的问题，我很难受地看到，我所信任的这位海军朋友，已经失去了他所特有的那种非常踏实精细的作风。罗斯福总统和我都深信他患了重病。第二天早晨，庞德到我的坐卧两用房间来看我，并且突然说，“首相，我是来辞职的。我患了中风病，我身体的右侧已经大部分麻木不灵了。我原来以为这种病可以逐渐痊愈，但是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已经不适于再担任职务了。”我立即接受了第一海务大臣的辞呈，并对他的健康的衰退，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我告诉他，从那时起，他便卸去了一切职务，并且极力劝他休息几天，然后和我一道乘“声威”号军舰返国。当时他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且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尊严。他一离开我的房间，我就电告海军部，派西弗莱特海军中将暂代他的职务，直到任命新的第一海务大臣时为止。

※　　※　　※

9月9日，我们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已在几天前飞回伦敦了，陪我出席的是迪尔陆军元帅、伊斯梅和英国三军参谋长驻华盛顿的代表。罗斯福总统偕同李海、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参加。

关于意大利舰队向我们投降的一些电报，为我们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愉快的序曲。我表示了我的希望：不论意大利舰队到达何地，盟国都应该以礼相待。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我曾准备了一份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在当天早些时候，我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他要我在会上宣读，并认为它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

1943年9月9日

在我们分别之前，召开一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无疑是合宜的。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根据下列一些假定，来判断即将发生的新的世界形势，这些假定是：现在进行的那不勒斯战役和罗马战役将取得胜利，德国将退往亚平宁山脉或波河一线。

2．倘若我们获得了意大利舰队，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不仅是那个舰队，而且还有英国舰队，因为英国舰队过去一直是牵制意大利舰队的力量。我们的海军力量，在增加了如此雄厚的实力以后，应该尽早用于加强对日本的战争。我已请第一海务大臣和金海军上将进行磋商，以便调遣一支包括巡洋舰与辅助舰的强大的英国作战分舰队，通过巴拿马运河和太平洋，前往印度洋。在明年进行两栖作战的时期，我们需要一支以科伦坡为基地的强大的东方舰队。如果这支舰队在到印度洋基地驻防以前，有可能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领导下服役，并在太平洋参加至少四个月的有效的战斗，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不能让舰只闲置不用。然而，我不了解，这种增援力量到达以后，如何才能增添美国太平洋部队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姑且不谈战略问题，即使从最高政策的观点看来，英王陛下政府也希望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援助与它结成同盟的美国，而且由于它所承担的义务，也援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舰队开往太平洋和通过太平洋，这一调动无疑将会对日本产生一种瓦解斗志的影响。日本现在必然意识到我们在对它大大增加海军压力；除此以外，这种调动在美国无疑地也会使人们感到满意，因为它确实证明，英国有决心在对日战争中发挥它的积极的和有力的作用，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3．我们必须逐步使公众了解我们和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全部想法，即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抗击德国的积极行动者。虽然我们不能承认意大利是一个具有充分意义的盟国，但是我们已经同意让它将功赎罪；对于它抗击敌人的有益行动，我们将不仅给予支援，而且给以报酬。如果战争在德意两国之间爆发，公众的偏见将很快地消失；如果我们能够因势利导，意大利对德国宣战一事可能在两周左右取得成功。关于意大利船舰悬挂意大利国旗的问题，甚至在英国或美国控制下的船舶中配备意大利船员的某些安排问题，都需要考虑才能作出决定。关于处理和充分使用意大利海军的整个问题，现在尚需最高一级进行审核。

4．假定我们在那不勒斯地区获得一个决定性胜利，我想我们会一致同意向意大利半岛北部推进，直到接近德军主要阵地为止。如果意大利人在各处都对我们怀有善意，而他们的陆军也投降过来给我们支援，那么，部署在各地的至少十二个师的意军，对于我们防守横贯意大利的战线以及盟军的换防来说，都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在那不勒斯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在德军主要战线的南面遇不到激烈的抵抗，那么我们就不应长期以单薄的兵力对付敌人。我希望最迟到今年年底，我们应该用足够的力量与敌人对阵。如能更早一点，那就更好。“霸王”作战计划是绝对不能削减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一致同意从11月初开始陆续撤走七个师。更重要的是，使意大利各个师与我们一同作战。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应该同实现这一目标相适应。

5．鉴于这些新的可能性，我一直在考虑1944年的战役，我仍坚决相信，我们向北面推进时，应当尽量不要越过意大利半岛的狭窄部分。当然，如果德国人退到阿尔卑斯山脉，则会出现另一种局面，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了照顾“霸王”作战计划的需要，在伦巴第平原将战线展宽，似乎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在内线作战的德军，为了要对我们在意大利的战线施加压力，也许会派遣一支比我们在年底驻守在那里的兵力更为强大的兵力。我们不能排除德军展开一次强大反攻的可能性。我希望我们考虑这一点：当我们逼近德军的主要战线时，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修建一条有足够纵深的、坚强的防线。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大批地使用意大利的军工。意大利的部队当然可以参加防守这条战线的任务。这样，到明年春季，如果敌人力量薄弱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战场上发动攻势，无论如何总可以威胁敌人；或者是保持守势，只利用我们在这段期间建立起来的、从我们防线后面起飞的空军，同时调派一部分军队向东或向西，前往其他地区作战。我希望这一点可以研究一下。

6．我们两人都深深地意识到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巨大重要性。我们应使全神贯注于目前战役的地中海最高司令部确实并不忽视巴尔干爱国武装部队的需要。对意大利军队的问题，必须立即进行研究。今天宣布的中东总司令威尔逊将军的命令，就当前的情况来说，考虑是很周密的，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确切的意图。假定意大利人

能被吸收到对德战争中来，看来会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后果。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从巴尔干半岛的底端向上进攻。如果我们能使巴尔干半岛的爱国者和意大利部队达成一项协议，这就可能很快地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开辟一个或更多的良好港口，使军需品和粮食能够用船运输进去，而服从我们命令的一切部队，便可以提高到具有良好作战能力的地步。德国人在这整个地区的处境将变得极其危险，从供应的观点来看，尤其如此。当横贯意大利北部的战线建成时，我们可以将派往地中海战场的我们自己的兵力抽出一部分，来加强从达尔马提亚港向北和东北推进的运动。现在应该作出最大的努力，来组织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向德国人进攻，并提供特工人员、武器和发布正确的指示。

7．最后，考虑岛屿问题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我想，撒丁岛马上可以拿到我们手中，不过我们可能还要给意军一些援助，才能解除当地德国部队的一切武装。科西嘉岛上的德军或许已筋疲力竭，但是，那里当然是法国远征军的地方。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即使只能派遣一个师，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放该岛，而我们无疑地可以在该岛壮丁中间就地征集一两师人。威尔逊将军的来电谈到，对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其他岛屿的作战行动，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还不能确信驻在中东的兵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已得到充分的使用。我将立即调查所有实力在营以上的部队的确切驻扎地点，同时希望它们能组成临时的远征部队和卫戍部队来开展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8．我们必须期待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将发生影响深远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在土耳其人中间造成一个运动，而不必由我们提出任何请求或承担任何义务。所有这一切又需要最高一级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进行研究；我感到，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不妨在今天下午进行初步的审核。

按照上面备忘录所提出的各点，我们两人在原则上取得了广泛的协议，参谋长们在以后的几天中，商定了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　　※　　※

罗斯福总统第二天离开华盛顿，回到海德公园的家中。他让我使用白宫，不仅作为寓所，而且可以用来举行我希望召开的任何会议，不管是同聚集在华盛顿的英帝国代表，还是同美国军事首脑举行的会议；如果我认为必要的话，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召集另一次全体会议。

我充分利用了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的便利条件。于是，由于大家普遍希望判断意大利局势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那不勒斯展开的激烈而紧急的战斗的进展，我于9月11日在白宫召集并主持了另一次会议。李海海军上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阿诺德将军、哈里·霍普金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卢·道格拉斯代表美国。我率领迪尔和伊斯梅以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我方三名代表。

我们对于当前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马歇尔将军报告了那不勒斯地区的战况和德军师团的迅速增援的情形。阿诺德将军谈到，现在我们在意大利上空参加战斗的飞机大约有三千架，这个数目比各个战线上的德国空军的总数还要多。

我促使大家注意关于在意大利本土增强我方兵力的那个可怜的提案。我说，我发现到12月1日，我们所能集结的兵力只有十二个师，这个数字令我吃惊。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派遣一切可派遣的师，来迅速增加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即使一师人早到两个星期，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差别。马歇尔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说应该作出一切努力。

他接着告诉我们，美国空军在南太平洋战场非常出色地胜利完成了空降着陆。由于他们在马克汉姆河谷降落，加上从海上展开的袭击，拥有八千到一万人的日本卫戍部队实际上已经孤立无援。美军正在炮轰萨拉茅阿并逼近莱城。飞机场不久就要被我们占领，敌人的其他飞机场因此也将无法防守。整个海上形势势必要随着发生变化。日军在新不列颠岛的阵地可能在不久以后陷入绝境，而且，日军也有从所罗门群岛撤退的迹象。

我在白宫会议室主持这次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英美负责当局的会议，这对我是一种光荣，在英美历史上也似乎是一件大事。

第八章　萨勒诺战役。归航

英美袭击萨勒诺——德军顽强抵抗——攻占塔兰托——亚历山大亲临前线——海军协助作战——斯大林的贺电——我们乘“声威”号军舰回国——战争的进展：亚历山大的报告——获得胜利——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玛丽遇险——占领那不勒斯！！　　9月25日我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及其回电——同各司令官的来往电报——休整。

9月8日夜晚，亚历山大发来一封“齐普”①电报。这天晚上，盟国的巨大舰队驶近萨勒诺海滩的时候，他们从英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宣布意大利投降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战斗意志正浓的士兵中引起了意外的震动，因而暂时松懈了他们的紧张情绪，并且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心理影响。许多士兵以为，他们明天的任务将是轻而易举的。军官们立即极力纠正这种情绪；他们指出，不管意大利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德军必然会进行顽强抵抗。人们感到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正如坎宁安海军上将所说，如果不及时宣布停战协定的存在，就会是对意大利人民的背信弃义。

①司令官发动一次战役的信号，见附录（2）。——译者

突击船队在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掩护下，驶进了萨勒诺湾，仅仅遇到小规模的空袭。敌人知道它们正在逼近，但是直到最后时刻，才能断定出打击将落在什么地方。

克拉克将军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在黎明前开始登陆。美国第六军和英国第十军展开突击，英国突击队和美国突击队则攻打北翼。前来护航的船队在海上已被敌人发现，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头一天晚上的广播，已使附近的德军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解除了意军的武装，接管了全部防御工事，并且充分利用了现代化武器为防守一方在抗登陆的最初阶段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我们的士兵在涉水登岸的时候，被瞄准精确的炮火击中，因而伤亡惨重。要想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许多战斗机，要从距离极远的西西里岛飞来作战，但是它们获得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增援。

美国第六军一越过海滩，就顺利地向前推进，到11日夜晚，已经进到十哩的地方，但它的右翼又退回到海边。英国第十军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萨勒诺和巴蒂帕利亚。蒙特科尔维诺飞机场也落到我们的手中，但是它仍处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所以还不能为我们的战斗机提供急需的加油站。德军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有一部分部队，正在对抗在意大利趾形地区艰苦地向前推进的英国第八集团军，现在被尽快地调到了新战场。从北面调来了三个师的大部分兵力，从东面调来了一个伞兵团。①由于船舶，尤其是小型舰艇的缺乏，我们自己的增援部队的调动要缓慢得多。德国的空军，虽然由于在西西里岛的损失而有所削弱，但现在却作出极大的努力，他们新式的由无线电控制的滑翔炸弹，又使我们的航运遭到了损失。盟国空军的一切力量都用于阻挠敌人援军的逼近，并炸毁他们的军事集结点。我方军舰开进了萨勒诺湾，用它们的最重型的大炮进行支援。英国第八集团军在蒙哥马利的督促下迅速前进，以便同承受重大压力的第五集团军取得联系。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战败德军，而根据一个德国高级军官的说法，德国空军丧失了力量，以及对于我方海军的炮轰缺乏任何防御能力，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①关于9月8日德军和意军各师的战斗序列，参阅本卷附录（5）（632页）。

※　　※　　※

当萨勒诺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对塔兰托发动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不仅亚历山大，而且负首要执行责任的坎宁安海军上将，由于冒险成功，应获得最高的荣誉。这个头等海港可供整整一个集团军使用。当时意大利突然向我们投降，在亚历山大看来，这是值得我们冒险的一个机会。我们没有任何运输机空运英国第一空降师，也没有任何通常的船舶把他们从海上输送过去。于是这些精选的士兵中的六千人乘英国军舰出发。9月9日，即萨勒诺海滩登陆的同一天，这些军舰勇敢地驶进塔兰托港，将军队送到岸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我们一艘巡洋舰因触水雷沉没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海军损失。①

①我家中藏有一面曾经在塔兰托上空飘扬的英国国旗，这是亚历山大将军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这面国旗是我们被逐出法国以后最早

在欧洲上空飘扬的盟国国旗之一。

※　　※　　※

按照预定计划，我和那些没有乘飞机返回英国的随行人员由海道回国，“声威”号军舰在哈利法克斯港等待我们。我在乘火车途中，曾下车去向罗斯福总统告别。因此，在萨勒诺战役开始的时候，我同他正在海德公园。12日夜晚，我又登上火车，14日早晨到达哈利法克斯港。在途中收到的各种报告和报纸，使我深感忧虑。显而易见，一场非常危急的和旷日持久的战斗正在进行中。由于我一向极力主张这种海上登陆，并且感到对于它的成败负有特别责任，所以我对此事就更加关切。奇袭、猛攻和速战速决，这是一切两栖登陆的要素。在登陆的最初二十四小时以后，海军力量随意选择袭击地点的便利条件，很可能已经消失。原来只有十个人驻守的地点，很快就可以有一万人。我回想起若干年前的事。我想到斯托普福德将军，1915年他在苏夫拉湾的海滩上等待了几乎三天，而与此同时，马斯塔法·凯末尔则从布莱尔战线调遣两个土耳其师，前往过去未曾设防的战场。我还有一次更新的经验，即当奥金莱克将军守在他的开罗总部，从他的最高中心位置上，用老一套的眼光，观察他所指挥的既广阔而又变化多端的战场时，那个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战役却在沙漠地带正趋向对他不利的结局。我对亚历山大极端信任，但是，当我们的火车在诺瓦斯科夏令人心旷神怡的田野间隆隆地行进时，我仍然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整天。最后，我拟好了下面一封给亚历山大的电报，我确信他不会感到不快。这封电报直到我们的船启碇以后才发出。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4日

我希望你首先密切注视着举足轻重的“雪崩”作战计划。

参加作战的司令官，没有一个人过去曾进行过这种大规模的战斗。苏夫拉湾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伊恩·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参谋长的劝告，留在一个遥远的中心地点，希望从那里可以了解一切情况。如果他曾经在现场的话，他本来是能够防止那次惨败的。我现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加上时间上的延搁，所以不能自认为可以判断一切，但是我感到有责任把我自己过去的这种经验告诉你。

2．应当作出有助于那不勒斯决战的·一·切·努·力。

3．你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出要求，我将不顾其他一切考虑，以最高的优先待遇，将必需的供应分配给你。

他的答复迅速而又令人宽慰。

亚历山大将军（在萨勒诺）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5日

我确信你在得知我已经预料到你的明智忠告时，一定会非常高兴，我现在正和第五集团军在一起。我很感谢你提出的帮助。我们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使“雪崩”作战计划获得成功。它的命运将在几天内决定。

我也非常欣慰地了解到，坎宁安海军上将已毫不踌躇地将他的几艘战列舰冒险地驶近海岸去支援陆军。14日，他派遣“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到前线，这两艘军舰引导意大利舰队的主要舰只，前往投降地点，刚刚到达马耳他岛。它们第二天就参加了战斗，它们在空军的指引下用重炮准确地轰击敌人，使友军和敌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击败敌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幸的是，“沃斯派特”号在16日下午，遭到一枚新型滑翔炸弹的袭击，以致失去了战斗力。关于这种滑翔炸弹，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首相（在海上）致坎宁安海军上将

（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15日

你派“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参加战斗，我很高兴。

这次战役极其重要，你采取了非常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请向他们转致我的最美好的祝愿。

下面的电文也送到了：

斯大林总理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

1943年9月14日

我祝贺你们获得新的胜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的登陆。那不勒斯的登陆成功和意德两国的分裂，对于希特勒德国无疑是又一次的打击，而且将大大地有利于苏联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目前苏联军队的攻势正在胜利地展开。我认为，我们在今后的两三个星期内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我们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内收复诺沃罗西斯克。

乘上“声威”号军舰是令人轻松愉快的。这艘极其壮观的舰只停靠在码头旁边。庞德海军上将已经上船了，他是从华盛顿直接来的。他的举止如常，无论谁看见了他，也绝不会想到他病了。在回国的航程中，我邀他和我们一同吃饭，但是他说，他愿意在他的船室里同他的参谋们一同进餐。上船后半小时，我们就起航了，我们经过六天的曲折航行渡过了大洋。

※　　※　　※

萨勒诺的战斗这几天一直继续未停。电报不断地涌来。由于亚历山大的好意，我获悉了全部的情况，他的那些生动的电报使我看到了战局的全貌。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6日

我在第五集团军的前线作了一次广泛的视察，刚刚回来。

我会见了两军的军长、所有的师长，以及前线的几个旅。关于战争的形势，虽然我并不完全乐观，可是比二十四小时以前要乐观些，其理由如下：

从13日夜晚以来，德军一直没有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进攻。这就使我们获得时间，多少增强了我们的阵地，让极端疲惫的部队得到休息，同时也取得一些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增援。第八集团军也愈来愈靠近了。我也能对他们进行鼓励，并且发出某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如下：保持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方；用挖战壕、安设铁丝网以及埋地雷等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地巩固主要阵地。整顿散在各处的、各式各样的部队和编制。编好地方的后备队，以及尽可能强大的机动后备队。通告各部队：第八集团军正迅速地向我们靠近；增援的兵力正日夜不停地到来。现在的弱点是［由于］下述原因。德军在我们组成足够的兵力以保持第一次冲击中所占领的阵地以前，能够更加迅速地集中强大的兵力。德军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制高点，他们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我们，直到海滩。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无论在什么地方，纵深的阵地极少；我们暂时失去了主动权。昨天夜晚，我们的空军在敌人战线的后方阿韦利诺地区，空降了一个伞兵营。第八十二师的一千六百名士兵也于昨晚空运前来。我已和海军方面商定，用巡洋舰从菲利普维尔运送一千五百名英国步兵援军到这里来；

这些援军应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到达。我已催促美国第三师迅速前来，该师将在18日登陆。

第七装甲师的第一批人员将于今晚到达，但是登岸和集结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一个步兵旅也将在今晚到达。我们刚建成三处小型机场，“喷火”式战斗机现正从萨勒诺和附近地区起飞作战。

全部空军现正集中在这个作战地区。我们将重新获得主动权，一俟我们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我们就开始攻占重要的据点。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只要有一点运气，就能保证我们的军队获得成功。

首相（在海上）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6日

我对“雪崩”战役的心情，可以用福煦的名言“抓紧一切”这句话来表达。海军将他们的重型军舰投入战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斗。我觉得你正在获得胜利。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7日

我很高兴地感到你已经亲自掌握了“雪崩”战役的形势。

如你所了解的，我对“雪崩”战役兵力组编的速度，曾经感到忧虑。蒙哥马利预期在17日使第八集团军参加战斗，这是一个好消息。

2．鉴于海军力量对比的优势，我们在驶近海岸的分舰队中使用了战列舰，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3．祝你一切顺利。请继续将情况告诉我。我现在大西洋航程的中途，但随时可以完全收到一切电讯。

危急的局势已经三天了，但结局仍然未定。巴蒂帕利亚又失守了，但是第五十六师虽因损失重大而被削弱，却成功地阻止了敌人从那里再一次向海边推进。在美国第六军的战线上，敌人看准该军和英军之间只有薄弱力量防守的空隙，从北面冲了进去，渡过了塞累河，其攻势似乎要达到美军背后的登陆海滩。美军炮队的防守力量非常及时地制止了敌人的前进。盟军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守住了战线。美国第四十五师，原来留在船上作为后备队，现在在第六军的前线上全力作战。增援的军队已开始到达。我们的第七装甲师和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从海上和空中运来了。经过六天的激烈战斗，其间我们虽然遇到了严重的危险时刻，但德军始终未能迫使我们退回海上。15日，凯塞林认识到他不能获胜了。他以位于萨勒诺上面高地的右翼为中心，

开始把他的整个战线向后转移。第二天，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会师。我们这一仗打赢了。

※　　※　　※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8日

总的形势继续好转，主动权也正在转移到我们手中。英国第十军在北面遭到几次稍微猛烈的袭击，但是所有这些袭击都被击退了。在第六军的前线上，美军采取了攻势，战斗仍在阿耳塔维拉进行。如你所了解的，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的前哨部队已经会师。第七装甲师正在顺利地登岸；对第十军增援的一千五百名步兵已于昨晚到达。大约一千六百名的美国援军，在一两天内将要到达。美国第三师将在明晚开始登岸。弹药和供给的储存数量是令人满意的。第八集团军正向阿卢伊塔和波坦察推进，但是直到我写这份报告时，关于它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什么地点，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报告。英国第一空降师，在塔兰托地区积极展开活动，并且已同加拿大部队会师，但是，他们的力量过于薄弱，仅仅能够对德国军队进行骚扰。第七十八步兵师将于9月22日开始在塔兰托登岸，印度第八师将于9月23日在布林迪西登岸。我当前的目的是要组织三个强大的战斗部队：美国第五集团军在萨勒诺地区，第八集团军居中，英国第五军在第八集团军的指挥下在塔兰托地区。我们将从这些坚强的基地向北推进。我已发出如下的命令：第五集团军以萨勒诺西北山地为中心向前进攻，并要占领阿韦利诺附近的高地。第八集团军要占领波坦察地区。下一个目标将是：第五集团军要占领那不勒斯港，第八集团军要攻占福贾地区的飞机场。我不希望以过分乐观的态度使你产生误解，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局势，并且能够依照计划完成我们未来的军事行动。

当我们到达克莱德湾时，亚历山大传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19日

我以充分的信心说，整个形势已变得对我们有利，主动权已转到我们的手中。……

我将于明天回到我在锡拉库扎的主要总部。

9月21日，我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祝贺，并请他代向克拉克将军致意。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1日

我为我军的胜利登陆并向北面扩展阵地，向你表示祝贺。

正如威林顿公爵在谈滑铁卢战争时所说，“这真是势均力敌的一次战斗”，但是你的冒险做法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你认为恰当的话，请代我致电克拉克，我从各方面听说，他建立了奇功。我们一起工作的方式，肯定是过去的盟国之间从未见过的。

2．如果你能办到的话，我认为确实非常需要派遣更多的法国部队前往科西嘉岛，和一支实力坚强的英国或美国分遣队前往撒丁岛。我们现在已有可供登岸之用的良好港口，因此他们不必同时载运战斗装备，只要他们到了那里，就会对意大利部队、法国人以及当地爱国人士产生一种鼓励作用。

3．关于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事，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给你支持；我确信一切将如你所希望的那样进行。

4．史末资陆军元帅将于9月27日（星期一）到达开罗，住在凯西那里；四天以后，他在前来伦敦途中，将路过你的战场。他获得我的充分信任，你可以毫无拘束地和他讨论一切问题。他将在伦敦住几个月，负起他作为英国战时内阁阁员的全部责任。他对此地的公众舆论将有重大的影响。如果你给他最尊敬的接待，我将会非常感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一。

※　　※　　※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的几个儿女所遇到的事情，则我们愉快的六天航程将变得逊色。伦道夫9月初在马耳他岛，为第二特殊空中任务团召募志愿人员。他在那里遇见了莱科克准将，这位准将是他的也是我的好朋友。莱科克知道即将发生的事，说，“突击队将有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你愿意来吗？”

于是，伦道夫就同意跟他去了，并且在整个战役中一直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玛丽经历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当“声威”号军舰正偏航前进，穿过狂涛巨浪时，有一个军官向她提议，到船后甲板上去散步。他应当知道，船在曲折航行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这样的航行使人无法

估计波浪会从哪里打上船来。当军舰改变航向时，玛丽和她的同伴正倚靠在船尾栏杆上。“看哪！”她说，“一道可爱的海浪打过来了！”这个军官看到了危险，大声喊道，“抓住栏杆！”刹那间，一股巨浪将他们两人冲倒，把他们卷过甲板，一直冲到右舷的水槽，若不是玛丽被栏杆的柱子挡住，她一定已坠入海中了。舰长从船尾塔楼的后面看到了实况，正要下令投放“抢救落水者”的救生圈时，军舰又折回原来航向，因此使冲到舰上的大部海水又涌向另一侧，玛丽被海水冲回去的时候设法抓住了锚缆。那个可怜的军官也同样被海水冲过来又卷过去。他们最后被救到安全地点，但全身已被海水湿透了。那个军官受到了严厉的申斥。玛丽换了衣服。所有这些情况，在我们登岸前一直瞒着我。

另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周围。在我们的随行人员中有十几个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员，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我的私人秘书莱斯利·罗恩，在这几天的海上旅途中追求她，结果成功了。但是对这件事，他们俩一直保守秘密，没有让人知道。现在他们愉快地结婚了。

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我接到了下面的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0日

你们都已经平安地回国了，我感到很高兴，并且希望你们度过的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程。这里一切都很平静。国会在这里已开会一周了，但仍然平静无事。祝你们三位幸福。

※　　※　　※

萨勒诺战役一旦获得胜利后，那不勒斯以及福贾的飞机场便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英国第十军同在它右翼的美国第六军，在维苏威火山附近击退了敌人的后卫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经过庞培和赫鸠娄尼恩的废墟①，进入了那不勒斯。现在需要集中巨大的努力来修复那不勒斯港口，因为它已被富于破坏经验的敌人彻底破坏了。但是，美国人所擅长的这种修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因此在两星期以内，它每天可以装卸五千吨供应品。该城附近的两个飞机场不久也可以使用了，这对以前在临时的小型机场上起落的我方战斗机中队来说，是值得欢迎的援助。与此同时，在东海岸方面，第一空降师在9月15日已经远到乔亚和巴里执行巡逻任务。第七十八师和一个装甲旅在第一空降

师的后面登陆，并和第五军的总部一道，与第八集团军会合了。六个皇家空军中队也同时从乔亚的飞机场开始活动。敌人在9月25日撤出了福贾飞机场。从海上登陆的突击队攻占了特尔莫利，他们在援军的帮助下，坚持抵抗敌人激烈的反攻。

①庞培和赫鸠娄尼恩均是古代罗马城市，于公元63年毁于地震，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埋于地下，十八世纪时才被发现。——译者

※　　※　　※

我在回国几天后，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一封电报，读者在阅读我在秋冬两季所拟的各种函电和备忘录时，应当记住这封电报。这封电报的第二段内容，是想确定用于我们的各项作战计划的兵力比例，特别是在那些力量配备得很不恰当的地方。凡是希望了解本卷后面一章中所叙述的争论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这些比例。战争提出了正确使用现有人力物力的问题，而我们也往往不能将战争归结为“在一个时期内只做一件事”。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5日

由于我一直极力要求同时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我感到我应该向你提出，我在心中对于这几个希望实现的目标所拟定的优先措施。

2．我们应把五分之四的力量用于在意大利的军事部署方面。十分之一的力量用于确保攻占科西嘉岛（该岛的战事不久即将结束），以及亚得里亚海战区。其余的十分之一应该集中用于罗得岛。当然，这样的分配比例，只适用于来源有限的那些要素方面。我想这些要素主要是登陆艇和运输突击部队的船舶，以及轻型的海军舰艇。

3．我寄给你的这封电报，只是作为我的思路的大致情况，因为我不愿使你感到，我竭力要求在各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而毫不了解你受到的限制是多么严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　　1943年9月26日

我们正在仔细地研究人力与物力方面的资源，以便在这一计划中给中东提供必要的支援，并且确信我们能够满足中东方面的最低要求。

当蒙哥马利能使他的大部兵力向前推进，以援助第五集团军的右翼时，那不勒斯战线上的一切行动就可以更迅速地展开。正如每次联合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无论在战术上和后勤上，都把战线铺得太宽。我们正竭力改进这种局面，你不久就可以获得好消息。

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特别提到我认为是我的电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即为了展开辅助性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小部分的部队。

※　　※　　※

我继续同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交换函电。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25日

我十分理解，第八集团军必须集中一下队伍。

2．关于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的意见，我很赞赏，因为敌人要阻挡它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想，你也应自行设法用小规模的两栖部队向前推进。

3．你会看到，我在议会已经宣布，意大利战役是“第三战场”。第二战场是在英国，它尚在积蓄力量，引而未发。我们应当坚持这种提法，因为这可以减少俄国人的不快，同时也可避免同他们争辩究竟意大利战役是不是第二战场的问题。

英美第五集团军是于10月1日进入那不勒斯的。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2日

我们的地中海战役已取得辉煌的转机，而且，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仅仅作为这次战役的意外收获，也都落到我们的手中，对此，我和你同样感到高兴。祝你前途一切顺利。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认为第八集团军在东翼的推进是有巨大价值的。

我注意到，蒙哥马利不久必须停止前进，以便把供应物资输送上去，但是我相信这并不等于他的侦察部队和轻装部队就不同敌人的后卫部队进行接触。据我们的情报部门所获得的各种消息来看，敌人的目的是要拖延时间，同时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北撤。无论如何，敌人没有力量建立一条战线来抵抗你现在部署的军队。我认为，

取得这种有利的地位是由于你的巧妙的袭击，一举攻占了塔兰托及其极好的港口设备。请接受我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最诚挚的祝贺。

我已研究了由你的军官带回国的计划，并且了解你已完成了该计划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我希望，第三阶段将于本月底或稍前稍后几天内完成，那样我们便可在罗马见面。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10月3日

我衷心感谢来电中的深情厚意，同时也非常珍视你对我的夸奖。……一旦我能够将皇家空军安排就绪，并使我们的行政机构顺利地进行工作，那么一切都将一帆风顺地前进。

现在，我已经把我的总部设于巴里，那里既靠近前线，又便于和我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以及主要基地进行联系。科宁厄姆空军中将当然和我在一起。

总之，一切都会很顺利。当我们的主力部队达不到德军时，我们将连续不断地使用轻装的机动部队和空军对它进行袭击，而且持续地对它的后卫部队施加压力。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高兴地看到第八集团军如此出色地大踏步前进。对你所获得的一切成就，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想你也许还记得，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告诉你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3年10月5日

感谢你充满深情厚意的来电。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行军非常迅速。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前去援助第五集团军，但是对于我的后勤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必须在作战期间，将它从趾形地区移到踵形地区，而且现在它已扩展到极限了。当我达到特尔莫利——坎波巴索这条横线地带时，我就必须暂时停止我的主力部队的前进，而仅派遣轻装部队越进横线前去作战，另一方面，在这停留期间，我将为我的后勤机构奠定巩固的基础。派遣轻装部队前往容易攻打的地区，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依靠这种方法来保持主动权和取得进展。暂时休息以后，我将用我的全部实力向佩斯卡拉和安科纳前进。我期待着和你在罗马会见。

※　　※　　※

我们的两个集团军现在都被迫停止前进。第五集团军在那不勒斯北面沃尔土诺河一带，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需要时间和补给才能克服。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趾形地区北进的时候，蒙哥马利将军有意识地冒着后勤方面的一切危险，力求达到萨勒诺战场。他的基地现在必须从趾形地区的勒佐，迁到踵形地区的塔兰托和巴里。在这项工作完成时，第八集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且要等占领了福贾，才能开始使重轰炸机使用它的飞机场。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需要运输成千上万吨的必需物资，而且也只能逐步地完成。在10月中旬，德军在意大利有十九个师，而盟军只有相当于十一个师的兵力。为了保持我们迅速获得的辉煌战果，需要大量的援军，同时也要大力巩固我们的战线。所有这些任务，对于我们的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9月确是丰收的月份。英美海陆空三军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创记录的新水平。德军在意大利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后来说过，我方海陆空三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取得了非常协调的合作，这使德国人感到非常羡慕。意大利的舰队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它的空军和陆军，虽然大多数受到德国人的阻挠而不能参加我们这一方，但是也不再与我们对抗了。敌人在对阵作战中已被击败，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靴形本土上，已经推进了三百哩。在我军的后方，有我们所占领的机场和港口，它们经过扩建以后，可以充分满足需要。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争辩中，有人一直强烈主张袭击撒丁岛，以代替对意大利的进攻，而现在撒丁岛却在9月9日作为一个额外的收获，不费吹灰之力落到我们的手中；科西嘉岛在两周以后，被法国部队占领。关于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我们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得以将它付诸实施，现在事实已证明这一行动的正确，甚至超过了最热烈和最持久地鼓吹这一计划的人们的希望。

巨大的功勋应归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他支持了这次短暂的、激烈的战役。尽管具体指挥落在亚历山大的身上，但最高统帅曾经真正采取了英国的战略观点，并且准备承担这一战役的最后责任。他自己手下的军事长官们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缅甸作战计划，同时又顽强而严格地优先对待“霸王”作战计划，这些做法，到了更低一级更发展到迂腐的地步，因而毫无必要地加深了意大利战役的风险。毫无疑问，意大利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能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而且我们本来可

以为它提供更充裕的人力与物力，而不致延迟1944年横渡海峡的主要计划。

第九章　忙于国内事务

向议会报告战争局势——对行动迟缓的指责——关于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议论——对意大利政府的行动所作的评价——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德国——需要摧毁的目标是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关于无人驾驶飞机可能前来轰炸的警告——需要团结意大利人民——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逝世——约翰·安德森爵士继任他的职务——庞德海军上将逝世——英葡两国1373年的条约以及亚速尔群岛——煤矿工业的现况——下院大厦的重建——有效的下院必须具备的两个特点——关于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时期我所提出的备忘录——关于过渡时期的计划——任命伍尔顿勋爵为建设大臣。

我在回国途中，草拟了一篇演说稿，准备回国后在议会中发表。我很了解，我必然会受到什么批评，而且我也知道，战争的节节胜利，只会使下院和新闻界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感到可以更加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意见。

于是，9月21日，我在登岸后两天，在下院作了一个报告，占用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议员们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会一小时，议会同意了。

※　　※　　※

第一种指责是，由于和意大利政府进行了徒劳无益的谈判，在对那不勒斯展开攻势时白费了好多时间。对于这一点，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复。

我知道有人说，在这些谈判中浪费了四十天的宝贵时间，结果使英美军队的鲜血毫无必要地洒在萨勒诺附近的土地上。这种批评事实上毫无根据，而另一方面又伤害了牺牲者家属的感情。我们在确定对意大利展开的主力进攻的时间时，丝毫没有考虑意大利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战役的临时日期，实际上早在同他们举行谈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台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日期是以我们从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撤回登陆艇所需的时间为转移的。而直到8月的第一周为止，我们在那里实际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军队，每天需要通过西西里岛南岸的海滩获得供应。这些登陆艇撤回以后，又必须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

损坏了的登陆艇——为数不少——还需要进行修理，然后按极其严格和复杂的程序，重新装备它们的一切军需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进行另一次两栖作战行动。

我以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必须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陆艇或作战舰只，都是尽量根据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计，按照严格的顺序来装载的，这样，该艇所载部队在登陆时，将会得到已经到岸的供应物资。每辆卡车装载的用品在运到时，恰好是每个部队所需要的。有些卡车涉水驶到船旁，然后又涉水驶回来。它们都严格地按照顺序装运，优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这样就尽量避免发生随便装载的情况。而且也只有采用上述办法，才能在少数敌人拥有的强大的现代化炮火面前实行这种特殊的军事行动。登陆艇的具体情况及其准备工作，是唯一的、但却是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它与“将时间浪费在谈判方面”的说法，毫不相干，同时与“外交部由于担心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等等，而阻挠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论调，也毫不相干。在执行军事作战行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片刻的停顿，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须与主要的军事运输相适应。

当我听到人们轻松地谈到把现代化部队随意送到岸上各处，仿佛他们是一捆捆的货物，扔到海滩上，就可以不再过问，我实在感到惊讶：人们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条件，竟然还是这样的无知。……

如果我可以暂时离开正题的话，我要说，我在星期日早晨到达时从报上看到这类批评，我想起了一个水手的简单故事：这个水手曾经跳进一个船坞（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小孩。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个女人向这个水手打招呼，并且问他，“那天晚上从船坞里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吗？”水手谦虚地答道，“是我，太太。”那个女人说，“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里？”

※　　※　　※

第二种指责关系到第二战场，共产党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极力要求开辟这个战场。

现在我想向德国最高统帅部以及下院发表我的意见，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后者。

我把我们最初在非洲，接着在西西里岛、现在在意大利开辟的战场，称作第三战场。那个潜在的而且在迅速积聚力量的第二战场，虽

还没有展开，但却正在这里严阵以待。谁也不能说——而且我也当然不会暗示——它将在什么时候开辟，然而，第二战场却是存在的，并且，它已经成为敌人的主要心事。它还没有开辟，或者说，还没有发挥作用，但是这个时刻是会来到的。时候一到，这个战场就要开辟，从西方展开的庞大攻势将会开始，与它配合的是从南面展开的进攻。

如果人们不了解集中在英国的美军，或正在这里进行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强大远征军的具体情况与数量，不了解在各个战场上的敌军的部署，不能估计敌人的后备队和资源，以及敌人通过欧洲的巨大铁道系统，将大批部队从这一战场调到那一战场的能力，不了解我们的舰队和各种类型的登陆舰艇的情况与规模，那么，他们确实不可能对这种作战行动发表有益的意见。

［这时，我们两名共产党议员之一插话说："这种说法对斯大林元帅也适用吗？"］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听取英国共产党员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袖手旁观。当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听取的任何意见，将来自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为他们同我们一道，参与争取胜利的共同事业。下院可以绝对相信，英王陛下的现任政府，在这一类的问题上，绝不会被任何无知的鼓动或压力所动摇，或受到它的压制，不管那种鼓动做得是多么顺理成章，或施加那种压力的意图是多么善良。我们也不会由于压力和劝诱而违背我们自己更好的判断，去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彩。对于大不列颠和美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最残酷的一部分战斗——请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点——还在前头。下院和政府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绝不会退缩。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也不惜一切牺牲。

最困难的问题是罗斯福总统和我作出的关于意大利的决定。如读者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张采取这个决定，其内容是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进行交涉，承认他们是共同的对德交战国，并给予这样的待遇。这一次，正如一年前关于达尔朗海军上将事件一样，又是那一类人激动起来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稍稍衡量和鉴定一下意大利政府的所作所为，它的确是受到意大利国民的认可和赞许的。希特勒先生使我们确信，他认为意

大利的行为是极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这种问题上，他是一个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认为，当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党徒，为了物质利益而使用专横霸道的权力，袭击摇摇欲坠的法国，从而变为多年以来一直珍视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英帝国的敌人时，它已经构成了背信弃义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确是罪行。尽管这种罪行已无法挽回，尽管那些听任暴君破坏它们的权利与自由的民族，必然要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严惩，然而我却不能不认为，意大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是顺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愿这是一系列自行赎罪行动中的最初的行动。

意大利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的子弟沦落在非洲和俄国，他们的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他们的财富被浪费掉，他们的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现在，他们自己的美丽家园势必要变成德军后卫部队的战场。更加严重的灾难还在他们的前头。在希特勒的狂怒和报复下，他们还将遭到掠夺和恐怖统治，但是，由于英帝国和美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意大利人民将从他们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经过一定的时期以后，他们将在现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恢复他们的应有地位。

我谈到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不免要受到人们非常恰当的质问，“你这种论点也将适用于德国人民吗？”我说，“情况不同。”在我们的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们旨在扩张与侵略的战争。他们极其恶毒地把军人和奴隶的特质结合起来。他们自己不珍视自由，而看到了别人的自由则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那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们不是在同这样的民族作战。我们作战的对象是暴政，我们要保存自己，免于毁灭。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的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险和生命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无力再怀着积蓄已久的复仇心理和长期策划的计谋来袭击他们。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的两大因素，我们必须彻底

予以摧毁。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免于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那么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过的那种沉着和镇静的态度。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者

我曾考虑在我的演说中，这次应当提出一个严重的、确切的警告，指明无人驾驶的飞机或火箭即将袭击我们。早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警告，并将此点记录在公开文件中，这总是一种慎重的作法。特别在这种袭击的规模与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时候，则更应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有利的趋势削弱我们的努力，或使我们设想危险已成过去，或设想战争将要结束。相反地，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现在正狠狠地打击的那个凶恶的敌人，将作出一切疯狂的努力来进行报复。从希特勒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有这种神秘的暗示，即他们不久将试用新方法和新武器来对付我们。敌人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散布这种谣言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于此。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空投炸弹，敌人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袭击我们靠近海岸行驶的船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火箭推动的滑翔炸弹，它从相当高的高度发射，然后显然由母机导向它的目标。德国人现在很可能正在发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们希望用它来伤害我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

们每天从我们这里遭受的损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上述可能性，已经保持经常的警惕并大力地进行研究。

※　　※　　※

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正在蔓延的内战的残酷现实，我也简略地谈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伞兵救出后，逃往德国，企图组织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并想依靠德国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锁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这当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内战问题。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须把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周围，同时也必须使一切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够抵抗法西斯党徒与卖国贼的联合，从而创造条件来帮助把这种凶恶的联合逐出意大利的领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它就地消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议员插话说："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变节者的旗帜下起来抗战。"］我想，这位尊敬的议员，可能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减轻我们士兵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的重要性。……政府确实准备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德国人，并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英国议会不是以全体一致的原则作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并不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行事。它们根据多数的表决采取行动。这就是它们办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内部最坚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抵抗德国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党徒三者的结合。

我最后一段话不太礼貌，但却是老实话：

要想获得灵活性，最好的办法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准备三四个计划，并详细地拟定所有的细微末节。然后看风使舵，从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这就容易多了。

这些论证说服了下院，因此，没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责难。

※　　※　　※

就在我发表这个长篇讲话的同一天，财政大臣突然逝世，这是我和我的同僚们遭受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损失。我在22日清晨醒来后才听到这一消息。最近几年来，金斯利·伍德已成为我个人的亲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进入空军部以后，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我给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对皇家空军能够作好准备来应付1940年巨大的灾难这一方面，无疑地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从我奉召出来组织联合政府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而且政绩卓著。他的第三次国家预算案，数达五十七亿五千万英镑，收支平衡，这符合战时财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则。收入的半数来自税收。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我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号，而在这次战争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额款项。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战前水平相比，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量入为出”的原则，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几星期中日夜考虑的问题。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还希望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为那些在闪电战中个人住宅与商业遭到摧毁的人们提供补偿，他根据他所设想的一种周密的保险计划，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的要求。当天，在下院开会以前，我费了几小时撰写追悼他的诔词，这篇诔词已载入记录中。

我感到当时担任枢密院长、最重要的内阁委员会主席兼我国参加“合金管”①工作的首席代表约翰·安德森爵士，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曾任国内税收大臣，并担任内政大臣达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广阔的眼界，不是从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获得的。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他虽然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却处之泰然；当他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但他仍然镇静如常。他的见解敏锐而有力，他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对于各种广泛不同的职务又有长期的经验。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布。

①原子弹的研究与发展。

※　　※　　※

在我们归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谈几句话以外，我很少见到达德利·庞德爵士，因为他经常呆在舱房里不出来。在乘火车前往伦敦途中，他给我一封信，正式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这个繁重的职

务，当他在华盛顿病情加剧时，我已经为他解除了。关于他的继任者的问题，需要仔细地考虑。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推荐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是一个明显的人选，因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战役中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许多事正在向前发展，而且各个战役正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离开现场吗？当时担任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弗雷泽海军上将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极高威信的将领，而且对于海军部的行政事务和参谋工作，又有长期的经验。我首先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弗雷泽海军上将说，毫无疑问，不论将他派往何处，他都会服务，但是他认为安德鲁·坎宁安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我获得了我自己的舰队的信任，”他说，“坎宁安却享有整个海军的信任。”他要我对这件事多作考虑。我回答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于是经过再度的考虑和商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决定正视更换地中海作战指挥官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被选中了。他的副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继任了他的职位。10月4日，当我发表下面这封致达德利·庞德爵士的信时，我向至今还不知道庞德患病的公众和海军界，宣布这项人事更动。这封信内容如下：

你由于健康原因感到必须辞职，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共事四年便告结束，这确实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军部和参谋长委员会任期内，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军事方面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只有我最了解它的价值。你对海战方面的各项知识渊博而又精湛，你在忧患与灾难纷至沓来的时期，坚忍刚毅，你在为获取胜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中，足智多谋而又从容不迫，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你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第一海务大臣。

你是在这样的时刻离开我们的：地中海的支配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意大利的舰队在马耳他岛港内已向我们投降，更重要的是，潜艇的威胁已被削弱到这次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成果对于你的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庞德活了仅仅两个星期。由于另一次更严重的中风的发作，他完全瘫痪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虽然他的神智和平时一样，可是他已不能说话了，而且他的大部分肢体也不能动弹了。当我握着他

的左手向他道别时，他用一种令人十分惊讶的气力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论在海军部或在参谋长委员会中，他都是我的一个忠实的战友。他在10月21日逝世，这一天正是“特拉法加纪念日”①弗雷泽海军上将回到了他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舰队。在这年年终时，他乘自己的旗舰出海作战，在一次正面遭遇战中，击沉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斗巡洋舰，从而建立了功勋。

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又有重要意义的海军插曲。事后，我在伦敦遇见他时，我使他回忆下列著名的诗句：

①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端，邻近直布罗陀海峡。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该角附近的海面打败法国舰队。——译者

在我们充满动乱的岛国故事中，

不仅出现一次或两次，

忠于职守的人们，

最后获得了荣誉。

这位海军上将显得更为高兴，因为，据我判断，他以前从未听见过这些诗句。我希望，他会认为这是我有意地即席创作的。

※　　※　　※

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详细叙述我同美国或葡萄牙来往的冗长函电，我们通过这些函电，就英美小型舰队和空军使用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亚速尔群岛一事，达成了一项协定。一切问题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因此，我能在10月12日向议会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我说，“我要向下院宣布一件事，这件事起源于我国和葡萄牙在1373年由英王爱德华三世陛下和葡萄牙国王费迪南德暨王后埃莉诺签订的一项条约。”我用平稳的语调说话，并且稍微停顿一下，以便下院议员听清1373年这个日期。当大家认真考虑这个日期时，场内似乎有一种惊讶声。我想，在英国外交的日常事务中，过去一直没有详细说明，而且将来也不会详细说明两国之间有这样延续不断的关系。

“这一条约，”我接着说，又由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和1815年的各种形式的条约以及1899年的秘密宣言，作了补充。在更接近于现代的时期，这些古老的条约的效力又由

1904年和1914年两次同葡萄牙缔结的“仲裁条约”予以承认。1373年条约的第一款如下：

“首先我们决定并且缔结盟约，从今以后，将存在着……

真实的、忠诚的、不变的、相互的、持久的和具有真挚感情的友谊、联合、同盟以及具体行动，同时，作为真实的和忠诚的朋友，我们从今以后，将相互以对方的朋友为朋友和以对方的敌人为敌人，彼此以海军和陆军互相帮助、维持和支援，以对付一切可能活着的或死去的敌人。”

这一条约延续到现在，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我要宣布它在最近时期的应用。在这次战争开始时，葡萄牙政府为了防止战争蔓延到伊比利亚半岛，在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完全同意下，采取了中立政策。葡萄牙政府曾经屡次声明——最近一次在4月27日萨拉查博士的演说中——上述政策与英葡同盟条约毫不抵触，而且葡萄牙政府在战争初期，对于同盟条约曾经再度作出了保证。

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根据这一古老的同盟条约，现已要求葡萄牙政府在亚速尔群岛向它提供某些便利条件，以便我们为在大西洋航行的商船提供较好的保护。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我们的要求，而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了立即生效的各项办法：（1）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利用上述设备的条件，（2）英国对于葡萄牙的武装部队以及葡萄牙的国民经济，帮助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供给。关于使用亚速尔群岛的设奋的协定，只是暂时性的，它毫不损害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的领土所保持的主权。

※　　※　　※

第二天，我必须就煤矿形势，向下院发表长篇演说，因为对煤炭的急迫需要、战斗部队对人力的要求，以及在各政党之间悬而未决的煤矿国有化问题的潜在威胁，对煤矿形势产生了影响。关于煤矿国有化问题，已有许多争执，而我所关注的只是要保持全国的团结一致。

我认为，如果在这次讨论之初，我提请下院注意我们现在所依据的一般基本原则，这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的联合政府，它同心协力地力求使国家摆脱忧患重重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各个政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所作所为，或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在这个

问题上，我处在比较优势的地位，因为我置身事外有十一年了。正在进行的战争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士或自由党人士或工党人士放弃他的信仰。因为那种要求是不礼貌的和不适当的。外界的事物使我们联合起来，它集中了我们的一切注意力。我们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战争，不论它是否发生争论；凡是战争并不真正需要的事，都不必争论。”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人们用战争的需要为借口，来使用间接的手段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改革。以煤矿国有化的问题为例，这些话绝不会把我吓倒。

在上次大战以后，我曾经主张铁路国有化，但是，我不能不说，战后国家管理铁路的经验使我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那种管理制度下，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股东得不到满意的利润，并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关注的最坏的和最危险的罢工。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假使给予适当的补偿，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国有化的原则。大家争论的问题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在于实行国有化是否确实比依靠私人经营和竞争，更能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事业。煤矿国有化将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务，除非事实能够证明这是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法，并使下院和全国信服和负责的大臣满意，否则，我们不经过一次大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在目前要举行一次大选则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说，并且也能很好地理解，在矿工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即他们个人和他们的企业在战后将会遇到什么命运。

上次大战后，他们曾有惨痛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地折磨他们，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认为采矿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整个概念。我知道，这种忧虑是存在的。我们每人都可以清醒地躺在床上设想一下，我们在战争结束以后将遭到的那种恶梦似的可怕情景，每个人到那个时候也都有他自己的困难和忧虑。但是，以我为例来说，由于我是一个乐观者，我不认为和平将会像战争那样糟，而且我希望，我们也不会使它那样糟。上次大战以后——我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期间，处于负责地位——几乎每个人都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不端，而国家也时常陷于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次战争以来，我们从

上次大战的经验中，已经获益不浅。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作战的成绩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也要充分吸取上次和平时期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们用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武装自己以后，将使得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比我们上次所作的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

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谴责当时的政府。

但是矿工们却在忧虑他们的前途。英王陛下政府向他们保证，现在的管理制度，加上任何可能采取的改革，在战后将继续保持下去，直到议会对这一企业的未来结构作出决定时为止。这意味着，或者由各大政党协商解决，或者举行大选，由人民自由选择政治理论和政治领袖。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切还没有实现以前，煤矿企业的现行制度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更，而且也不会取消其中包含的关于继续就业、工资和利润限制的任何保障。我非常渴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这个声明缓和了当时存在的紧张情绪，我今天重温这篇演说，感到十分高兴。

※　　※　　※

最后，在10月28日，还需要考虑重建下院大厦的问题。

一枚炸弹偏巧把我在其中度过了一生大半时光的下院炸成了一片瓦砾。我决心要在我们的斗争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尽早地把它重建起来。目前我有权力为事物进行永久性的规划。在绝大多数出身于议会的同僚的支持下，又得到了艾德礼先生的真诚协助，我打算重新确定，英国下院的建筑形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它必须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第二个原则是该建筑物只能容纳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的席位。这种主张长期以来使外国人感到惊奇，因此我在这里记述一下。

下院建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会获得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议员们的赞同与支持。第一是，它的形状应当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半圆形的议会会场，对政治理论家很有吸引力。它能使每个人或每个集团围绕着中心移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采取各种不同程度的态度。我是一个衷心拥护政党制度而不拥护集团制度的人。我曾经见过许多认真的和生气勃勃的

议会被集团制度断送了。议会的长方形会场，对于政党制度非常有利。

一个人经过那些不易觉察的各个等级，从左面移到右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从这边的席位走到对面的席位，则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知情者，因为我曾经历过那个困难的过程，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推理同习惯比较起来，是一种拙劣的指导。许多国家从推理出发，建筑了半圆形的议会会场，每个议员不但有席位可坐，而且往往有桌子可供写字，又有桌面可供敲打，根据我们在议会的故乡与发源地对议会的理解看来，这种推理则是议会政治的一个致命伤。

按照下院的形状所建成的议会会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应当大得足以同时容纳它的所有议员而不感觉拥挤；而且也不应当为每个议员保留一个单独的席位。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对于不懂内情的局外人，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而且也常常激起新议员的好奇心，甚至他们的批评。但是，如果你从实际观点来观察的话，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下院大得足以容纳它的所有议员，那么在进行辩论时，十次就有九次，会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一个几乎完全空旷或半空旷的议场那种萧条冷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下院，一篇好的演说的要素在于谈话式的风格，在于可以让人活泼地和非正式地插话和交谈。在讲坛上发表长篇大论，并不是代替谈话式的风格的一个好办法，而我们的许多事情就是在谈话中解决的。但是谈话式的风格需要一个相当小的空间，同时应当在重要的场合下，有一种拥挤和紧迫的感觉，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下院谈过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里及时地决定了。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

※　　※　　※

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我想到，既然我们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已有把握，我们应当详细研究随着胜利的来临将要同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已隐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曾拟了两份备忘录给我的同僚们，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

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和平时期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处理在战争结束时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紧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复员计划，同时应当考虑到我们无疑地要在敌人的领土内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

（2）应当为本岛居民提供超过战时定量标准的粮食供应。

（3）应当重新开展出口贸易和恢复我们的商船队。

（4）应当普遍地将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平时生产，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过渡期间，应为身体健康、希望就业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关于战后数年内粮食和就业这两个最高目标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我们现在就必须作出，不论它是否会牵涉到立法手续，而且也不论它是否会引起争论。

2．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各部和各委员会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紧急的实际任务被政党政治搅乱和掩盖起来，或者由于无尽无休地讨论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而被搁置起来。

3．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1）战争阶段，

（2）过渡阶段，以及

（3）和平与自由阶段。

本届政府和议会完全有资格为过渡期间作好一切必需的准备；如果发现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应该严肃负责。在过渡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到时将会完成），应当尽早地举行大选，以便选民对于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将要采取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意愿。

4．我们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否将根据现在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经过协议所提出的一个纲领来进行竞选，还是必须由下院的本届多数党领袖在选民的面前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很可能会宣布一个“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除了实行过渡时期中所必需的许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关于发展和改革

的巨大决定。无论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来看，这些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将塑造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形式，因此，新议会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关于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我们遭到毁坏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问题等等，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相当广泛的大体上一致的意见。在目前的战争时期，应当对这些措施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而且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实行。

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　　※　　※

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

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　　※　　※

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　　※　　※

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6月11日

我们在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承认的对象的情况以前，根本不考虑我们给予承认的问题。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摘葡萄，蒺藜里岂能采摘无花果？”真的，全章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你在等待时机，并让戴高乐能有一切机会来恢复他的理智和认识他周围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他光明正大地对待我们和法国，我们也就光明正大地对待他。

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这样的耐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7日

下面的电文是我今天发给艾森豪尔将军一封电报的大意：

“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我们对北非实行军事占领的时期，我们不能容忍法国陆军受到不接受盟军最高统帅指挥的任何机构的控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完全信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继续武装这样一支部队，如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它与我们的军事行动有采取合作的意愿。而且，我们对于任何政府或委员会的成立，也不感到兴趣，假如它竟然自认为在法国人民为他们自己选择一个政府之前，它将在法国实行统治。

当我们将来进入法国时，盟国自有一个与法国主权完全相适应的管理民政的政府计划。最后，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在北非和西非已实行军事占领，因此如果没有你的完全同意，谁也不能作出任何独立的民事方面的决定。……”

※　　※　　※

罗斯福总统的这些电报，对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行动所表示的敌意愈来愈严重，以致我为盟国与“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整个前途感到忧虑。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即如果他们认为戴高乐将成为足以影响战后法国前途的主导力量，他们就可能拒绝承认任何临时的行政机构。我觉得有必要在军事问题上消除美国人的疑惧，同时又保存新的临时委员会。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18日

……我不赞同现时解散七人委员会或禁止它举行会议。

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你的训令作为他的命令发出，墨菲和麦克米伦则采取他们认为最适宜的各种手段促使它得到贯彻。英王陛下政府将支持这种政策。

因此，该委员会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是以多数人的赞同来接受我们的决定，或是明确地反对拯救他们的两个大国。如果他们多数接受我们的决定—看来这是可能的，那就要由戴高乐决定，他和其他反对者究竟是服从还是辞职。如果戴高乐辞职，他将使自己遭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他制造纠纷。如果他表示服从，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但是这比我们取消一个委员会要好得多，因为盟国以及法国对它寄以很多希望。我们应该为我们军队的安全规定必需的条件，而把责任加在戴高乐身上。无论如何，首先尝试一下这种办法，总是明智的。

※　　※　　※

美国对于北非法国政治局势的态度，部分地受到了军事需要的支配。关于戴高乐而引起的争论，其背景是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而戴高乐挑起的关于法国最高统帅部的争执正是发生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不管英国政府和戴高乐之间过去曾经有过哪些协议，我们不能让它们损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7月13日，我拟了一个文件给我的同僚们，其中总结了美国对法政策的这些发展。我说：

许久以来，我们的目的一直是要把美国人在西北非所培养的法国人士和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尤其是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联合起来。我认为，我本来可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很好的安排，但是正如我的同僚们所了解的，这项计划被戴高乐将军的荒谬行为破坏了。从那时以来，罗斯福总统在很大的规模上武装了吉罗将军在北非的军队，现在他很关怀这一部分军队的行动和指挥。其间，戴高乐派在伦敦和布拉柴维尔的机关报，连同他们在英美新闻界的支持者，不断地批评美国的政策，毫无疑问，不仅赫尔先生，而且罗斯福总统，都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始终希望戴高乐个人应当首先被吸收到伦敦的民族委员会中去，现在，既然这个关键性的步骤已经完成，则他应该同阿尔及尔分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结合起来。经过一些危机和波折以后，这个委员会正逐渐地取得一种集体的性质，尤其是因为非军事人员日益增加，并显示出他们的才能。现在不再以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来划分明确的界线了。这些健康的趋势应当听其发展，如果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表明戴高乐及其派别的人士不是解放委员会的主宰者，而他本人在这个队伍里安分守己地实行真诚的合作，这就可能获得罗斯福总统对委员会的某种承认。然而，这种结果不是轻易地或迅速地能够得到的。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此期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

当解放委员会成立时，我赶快把以前同戴高乐将军商妥的一些约定转给该委员会。这种手续必须继续办理，否则，关于财政、宣传、叙利亚和其他的法国属地，以及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控制等问题，我们就没有交涉的对象了。外交大臣已向我说明，我们曾通过一项法令，

授权戴高乐维持在英国领土上的“自由法国”军队的纪律，毫无疑问，这种权力现在必须授予新的委员会。把作为一个集体的委员会当作事实上的权力机构来对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在必要的事务上同他们打交道，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们负得起责任，这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

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委员会的承认，但是在现阶段强调这一点，或采取任何构成法律上承认的行动，只会造成我们同美国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应当避免使用“承认”这个词，也要避免造成这样的声势或姿态的任何行动，而同时则按它的实际资格不断地同它打交道。委员会应该重新获得或建立援救法国的两个大国，尤其是与之疏远的美国政府对它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已受到了创伤，这样做不仅是它的责任，而且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采取任何正式承认委员会的步骤，这将大大地触怒华盛顿。而且，这也会替美国政府招来所有那些企图在明年的选举中赶走罗斯福的人们的敌意批评。战争的全部进程，依靠我们同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的真诚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来说，我们有责任不要采取可能严重削弱现时两国非常良好的合作的任何步骤，以免加重他们的任务。即使苏俄由于戴高乐最近向共产党分子献媚而给他以承认，我们明智的做法，仍然是应当按照美国的方针来衡量我们的方针。诚然，在这一事例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们感到孤立，同时也不要造成这种表面的印象，即我们和俄国共同来反对他们。……

我曾经屡次说明，如果战后有一个强大的法国，那是符合英国的重大利益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保持这种看法。我担心华盛顿政府的反戴高乐主义，可能逐步地凝成一种明确的反法情绪。可是，如果戴高乐逐渐地被吸收到委员会中而且变得无声无息，另一方面，委员会又采取一种合理的和忠实的办事态度，则美国方面的这种危险倾向，可能转变和缓和下去。

法兰西委员会感到我们愿意使他们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健全而有益的办法能够顺利进行，而且我们在对待这些令人厌烦的事情方面，能够耐心地，尤其是有分寸地采取行动，那么，在盟国的会议上，为法国和法兰西帝国赢得一个被承认的地位，仍然是可能的。

※　　※　　※

我们内阁人士方面的意见，逐步地趋向于给委员会以某种形式的承认。于是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7月21日

我受到了外交部、我的内阁同僚以及环境力量的重大压力，要求我“承认”在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承认某人是一个皇帝，或是一个杂货商。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在戴高乐前往西北非和新委员会成立以前，我们都是同他和他的委员会进行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我在6月8日向会议报告说，“这个由集体负责的委员会的成立，替代了1940年我和戴高乐将军往来的信件所造成的局面。我们的来往，不论是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今后将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对象。”我高兴这样做，因为我宁愿同集体性质的委员会打交道，而不愿单独地同戴高乐往来。事实上，好多个月以来，我一直设法劝诱或强迫戴高乐“承担任务”。由于新的安排，这点看来已经大部分解决了。麦克米伦一再地告诉我们，该委员会正在取得一种集体权威，而戴高乐绝不是它的主宰。他还告诉我们，如果委员会垮台——如果毫无支援的话，它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那么，除了吉罗依靠美国的武装力量在西北非和达喀尔所行使的权力外，戴高乐将再一次地变成能够操纵一切的唯一人物。他极力推荐一种承认方案。他在报告中说，艾森豪威尔和墨菲都同意这一点。……

因此，我将要到达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即就英国和上述的英法两国的利益来说，我很可能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如果我这样做了，俄国一定也会承认〔他们〕，我担心这样会使你感到为难。

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告诉我：（1）你是否赞同我们的办法或类似的措施，或（2）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单独采取那种步骤，你是否会介意。按照我的想法，毫无疑问，前一种办法要好得多。委员会中有许多好人，例如卡特鲁、马西格利、莫内、乔治，当然还有吉罗，他在昨天到达了这里。他必然要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会使事情尖锐化。

但是，事实很明显，美国人不准备承认像现在这样组成的阿尔及尔委员会。吉罗这时正在美国交涉为北非法军提供武器与装备供应的

问题。他逗留在美国，但这并没有平息当地的戴高乐派的怒气。

7月22日，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很长而又很重要的电报，它说明了美国政府经过考虑以后对法国问题提出的意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7月22日

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承认——尽管这种压力不大——现已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些人要求承认它是一个代表包括本土在内的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法国利益的组织。另一些人则要求承认它只代表前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的法国利益。

大多数人，不是全体，愿意在符合英美武装部队的军事需要的条件下，接受该委员会的权威。

我们一贯主张：第一，军事需要同一切民政事务比较起来，无论现在或将来都占有首要的地位；第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刚刚开始发生作用，它应该更进一步地和更令人满意地证明它有完全的和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必须消除过去那些旨在助长集团对抗或个人野心的法国政治方面或党派方面的纷争，并且表明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它本身团结一致并且团结在它后面的所有法国人，以便支援盟国在进行抗击轴心国的战争中所作的共同努力。同时它应该记住，它的唯一事业就是法国的解放和盟国的成功。

人们设想法兰西委员会是建立在由若干个别的法国人对战争的进行采取集体负责这样一个原则之上的，我们同它的关系应该保持在这种基础上。不言而喻，关于军事性质的事项，我们两国政府将直接同法国军队的法国总司令进行交涉。

法国的政治问题，必须留待法国人民在他们从敌人现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解决。……

我国政府急愿同你们和其他的盟国，沿着有限地接受该委员会的这一方针共同前进，如果这种接受始终服从于军事需要的话。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法国人应当团结，这个起码条件必须很好地实现。

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使用“承认”这个字眼，因为它会被人曲解为有这种含义：我们一登上法国的领土，马上就承认该委员会是法国政府。对于委员会在各个殖民地的地方民政当局，在暂时的基础上予以“接受”，这个词也许比较接近于能表达我的思想。然

而，只要符合盟国事业的军事利益，我们就必须保持直接同法国殖民地地方当局打交道的权利，同时继续现行的办法。马提尼克岛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

吉罗到这里来进行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将这次访问保持在纯军事的基础上，我们正利用每次驶往北非的运输船队，直接把额外的装备输送给他的军队。……

罗斯福在电文的结尾。提议采取一种联合方式，这种方式以同法兰西委员会“实行合作”而不是“给予承认”作为基础。

我对罗斯福总统7月22日的电报，答复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3日

首先我认为你建议的方式相当令人扫兴，而且也不会平息在我们两国之中人们要求给予承认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局势已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意大利全部问题公诸于世的时候，法兰西委员会就会尖锐地感到它受到了忽视。我认为，戴高乐现在已更深入地被约束在委员会的总机构里了。

关于指挥权的安排问题，也似乎比过去的僵局更令人满意一些。

2．因此，我已要求外交部对于你的方式提出某种变更办法，以便协调我们双方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魁北克会议，这时即将召开。我们现在已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8月4日

我诚恳地希望，在我们有机会一同商谈以前，关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问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　　※　　※

只是经过了煞费口舌的讨论以后，我才能够说服美国人用一般性的词句发表了一个宣言，来支持已经在北非形成的政治局面。

首相（在魁北克）致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8月25日

经过煞费苦心的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关于承认问题，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我相信可以认为是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我们双方都用我们自己的说法来表示各自的看法，而不必坚持采用美国和联合王国共同宣言的形式。

2．按我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你应当告诉我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我确信他们采取的正确方法是用最恳切的措辞欢迎美国的宣言，而不是就承认的任何方式方面点出容易引起反感的差别。相反地，他们对于美国的宣言愈表示高兴，则对于他们就愈有利。在目前这个时候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那就会对法国的利益有特别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报纸或广播妄加评论或责难，效果只是重新激起国务院的怒火。

※　　※　　※

第二天发布的关于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公告，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尽管法国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大利的停战谈判，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后来成立的负责处理意大利事务的地中海委员会，可是他们现在却以法国代表的身分与盟国正式来往了。

※　　※　　※

时光一周一周地过去，但戴高乐和吉罗争夺权力的斗争却没有缓和下来，双方在民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的任何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过错也不经常在于戴高乐这一方。关于科西嘉岛的解放，也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当地的“自由法国”分子曾在9月9日的夜晚占领了阿雅克肖。吉罗在两天后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前往该地，他的军事指挥官和当地的戴高乐派领导人发生了不幸的争执，这就使得关系更为恶化。从军事观点来看，该岛的解放过程很慢，但终于获得了成功。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3日

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请将我的下列贺词转致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

“祝贺你们的军队在科西嘉岛获得了顺利的进展，同时热烈期待这个著名的岛屿不久可以获得解放并归还给法国。”

第二天，法军完成了对该岛的占领。

※　　※　　※

为了扩大法国政权的基础而召集临时协商会议的计划，在10月间有了进展。吉罗的地位在不断地削弱。他所拥有的唯一支援，来自陆军方面某些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士，而他作为民族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所得到的支援，却很快地消失了。戴高乐证明他无可比拟地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11月3日，协商会议在阿尔及尔第一次举行。法国的政治生活正在逐渐形成未来的雏形政府。11月8日，恰恰在北非登陆后的一年，吉罗辞去了在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但是仍担任法军总司令。我对于这些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颇感不安。

在这些意见分歧的分子之间，应当保持某种均势，这对于法国未来的统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0日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生变化，以致戴高乐成为唯一的主席，我对此很不满意。我们所承认的组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其最主要的特色是，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的职务。我建议，在我们一同讨论形势以前，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完全保留的态度。

我希望，在我路过开罗前往德黑兰会议的途中，趁检阅法国的新陆军的机会，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将军集合在一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11月2日

如果在现在与圣诞节之间，我能够在非洲匀出几天时间，我希望视察一下法国的新陆军。你可以慎重地向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双方探听一下，他们是否欣然同意。我们可以在一个下午阅兵，晚上在什么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看一些演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作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客人。

我想，他们可能把这件事当作是对他们的一种敬意，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由于许多明显的理由，我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日期。

※　　※　　※

我的意图，由于在叙利亚的“自由法国政权”所采取的粗暴的和悲剧的举动而没有能够实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正式独立，是“自由法国”在1941年年底宣布的。我们已经承认这些共和国，并且在1942年2

月委派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前去担任英国公使。然而，在整整一年中，却没有任何进展。两国的内阁都已改组了，但没有举行选举。反法国的敌对情绪增长了。1943年3月，两国都任命了临时政府。7月和8月的选举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共和国内，民族主义分子占压倒的多数。多数人要求彻底修改托管宪法。由于“自由法国政权”软弱无能，这就促使当地的政治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对于法国答允在战后给予独立的诺言毫无信心。10月7日，黎巴嫩政府提议取消法国在共和国的地位。一个月以后，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委员会”，不承认黎巴嫩人有权采取这种片面的行动。卡特鲁将军的代表埃勒先生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下令逮捕黎巴嫩总统和大部分阁员，因此，尤其是在贝鲁特地方，激起了骚乱，最后导致流血惨案。英国内阁对这些事件很为不安。

法国人采取的行动，彻底否定了我们同法国人以及我们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所缔结的协定。这是与我们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以及其他许多宣言相抵触的。看来，在整个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这种局势将会遭到歪曲，而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也难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法国？它一方面屈服于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要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它。”

因此，我感到英美两国政府应当共同作出强烈的反应。我们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经给予承认的那个组织的性质，由于戴高乐掌握了全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但是，在地中海东部国家中爆发的骚乱，则是另一种性质，并且可以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世界舆论的支持下，同戴高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被绑架的黎巴嫩总统和内阁阁员们应予释放，并且让他们恢复他们的全部职务，同时一旦法律和秩序有了保障，黎巴嫩议会就应当重行召开会议。如果戴高乐拒绝立即这样做，则我们应当撤销对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承认，并且停止武装北非法国部队。

我不得不指令威尔逊将军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派遣英国部队去接管黎巴嫩并重新建立秩序，但幸而没有这种必要。卡特鲁将军于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前来进行斡旋，法国当局于11月22日释放了被监禁的政治家，同时，为叙利亚和黎巴嫩最后取得独立而进行的长期谈判也开始了。

这些事件，在我们同自由法国委员会以及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上留下了痕迹。一年来，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以求在美国、英国和“自由法国”领导人三者之间真正的战斗友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一致的政策，但其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第十一章　支离破碎的轴心

1943年秋季

意大利的内战——必须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政府——我将这个问题提交罗斯福总统——我们在政策方面取得协议——墨索里尼于9月14日会见希特勒！！希特勒对意大利法西斯领袖的评价——萨洛共和国——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意大利军队的命运——我向斯大林说明形势——巴多格利奥元帅在马耳他岛签署长期的投降协定——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联名宣布意大利享有共同交战国地位——斯福札伯爵登上政治舞台——关于意大利人力和船舶的使用——意大利于10月13日对德宣战！！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

墨索里尼企图复兴法西斯党，这就使意大利陷入了内战的恐怖之中。在9月停战后的几个星期内，在德军所占领的意大利北部驻防的意大利陆军官兵和城乡爱国人士，开始组织游击队，对德国人以及那些仍然追随墨索里尼的本国人采取了军事行动。他们同罗马南面的盟军和巴多格利奥政府取得了联系。在这几个月中，意大利人处在内讧、暗杀和屠杀的残酷气氛中，为了对付德军的占领而组成的抵抗运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正如在欧洲其他被占领的地方一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起义运动震撼了各阶层的人民。

他们对于在宣布停战时仍被拘禁在意大利北部的盟军战俘，提供了援助与支持，这是他们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盟国战俘约有八万人，他们穿着惹人注目的战斗服装，而且大都不懂意大利语言和地理。此外，由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成员和乡间的纯朴人员冒险领到安全地带的，至少还有一万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所穿的便服是由当地居民赠送的。

※　　※　　※

从签订停战协定和意大利舰队忠诚而勇敢地参加盟军时起，我感到我应当同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实行协作，起码在盟军占领罗马和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广泛基础的意大利政府同我们一道进行战争以前，我应该这样做。我确信，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对于现在已成为我们共同事业的各项活动，一定能够比由意

大利流亡者或反法西斯政权分子所组成的任何意大利政府，作出更多的贡献。意大利舰队的投降，就是证明他们的权威的一个可靠的例证。另一方面，反对同那些曾经与墨索里尼一道工作或曾经协助过他的人们发生任何关系的论调，依然存在，因而在罗马六七个左派政党中，立即引起了层出不穷的阴谋，它们想除掉国王和巴多格利奥，而由它们自己来掌握权力。鉴于战争的严重性以及使意大利心悦诚服地同我们并肩作战的头等重要性，我在发现这些动向时就加以抵制。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元帅给我支持，因为他遵守俄国的一句格言，“你在下桥以前，一直可以同魔鬼同行。”

※　　※　　※

在考虑麦克米伦从阿尔及尔送来的提议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以后，我致电罗斯福总统，征求他的意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1日

……我和战时内阁的同僚们已经作出了下述结论：

建立意大利国王的权威以及布林迪西统治机构作为一个政府的权威，同时使他们在意大利全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这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巴多格利奥今晚已经发表了广播讲话，但我们仍认为意大利国王应当在巴里走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话，告诉意大利人民他在那里，并且宣布巴多格利奥在他的授权下，继续负责领导意大利的合法政府，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但对于意大利的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意大利在国外的代表和驻军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组成一个具有最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一切正派人士，只要他们能够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都应当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加以联合。国王在广播中应该说明以上几点。如果斯福札伯爵和自称代表六个政党的教授们愿意参加共同的努力，那当然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必须清楚地声明，由于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任何临时措施，将来绝不能妨碍意大利人民自由选择他们衷心希望的那种民主政府形式。

关于给巴多格利奥政府以同盟国资格的问题，还没有列入我们目前的计划中。给予共同交战国的地位已经够好了。根据这种立场，我们应当把意大利逐渐改变为对德作战中的一个有效的国家力量，但是，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它必须自力更生。它在对敌作战中所作出

的有益贡献，我们将在停战条件的调整和执行中予以确认。另一方面，我们盼望巴多格利奥在停战协定的基础上，继续为盟国工作。我们的原则将是按结果给予报酬。巴多格利奥有对德宣战的自由，如果他采取这种行动，他将立即成为我们的共同交战者，虽然不是一个同盟者。

我们可以告诉巴多格利奥，我们并不计划到处设立盟国军政府。如果他同我们合作，我们准备把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领土立即移交给他的政府。这一提议适用于意大利的历史悠久的本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准许由意大利政府管制的领土范围内，联合国家同它的交往，将通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进行。

如果全面的投降文件——即使其中有些变动——现在能够签署，我们将感到一切都远比现在更加容易着手进行。诚然，许多条款不是布林迪西统治机构在它们的现状下所能执行的。但是，当我们向半岛北部推进并把领土交给意大利政府时，这些问题将会变为现实问题。我们不愿使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即对于每项要求，我们都必须同意大利政府斤斤计较。关于投降文件的签署问题，我们延宕愈久则困难愈多，因此我希望艾森豪威尔应在外交大臣电报的建议的基础上，尽快地让巴多格利奥签署。

这个计划应当立即提交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首要一点是，意大利国王应按照建议发表公开的宣言。这当然不必一定等待政策最后修订以后才办。

这封电报同罗斯福总统的下列电报是同时发出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1日

如果你赞同下列电文，我将立即将它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

“鉴于意大利的目前形势，应尽早地采取实际可行的行动，是为至要。

“1．你应暂勿同意长期的停战协定，以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2．在军事需要的基础上，你受权可以随时提出关于减轻军事停战协定条款的建议，以便使意大利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德作战。

“3．如果意大利现政府对德宣战，我们应当准许它按照下面第四段中的规定，作为意大利政府来执行它的职务，因此在对德战争中，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共同作战者来对待；这样的关系以下列明确的谅解作为基础，即绝不损害意大利人民在决定他们最后愿意采取的政府形式方面所享有的自由权利，而且在德国人还没有从意大利领土上被逐出以前，不决定意大利政府的最后形式。

“4．盟国军政府以及为停战协定执行委员会所预定的适当的职能，应在实际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并入盟军总司令掌管下的盟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对巴多格利奥政府在军事、政治和行政事务方面，随时给予指导和发出训命。

“5．你应该采用一切实际可行的办法，并在你的指导下，鼓励积极使用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对德作战。”

在我看来，这两份指示，除了关于暂不答允长期的投降条款一节外，在任何重要的论点上似乎都没有冲突。关于长期的投降条款这点，我听从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因而我们一致同意，把他的电报作为我们两个人的指示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

※　　※　　※

9月14日，墨索里尼在获得“解放”后，第一次会见了希特勒。在以后几天中，他们两人讨论了如何在仍然由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地区内，延续意大利法西斯寿命的问题。9月15日，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宣称：他已经重新掌握了法西斯党的领导权，而且，一个新的共和—法西斯党在肃清了叛变分子以后，精神振奋，准备在北部重新建立一个忠诚的政府。旧制度现在披上了伪装革命的外衣，看来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似乎可以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但是结果却令德国人失望。戈培尔当时所作的评论透露了此中消息。

法西斯领袖没有从意大利的巨变中得出我们元首所期望的合乎道义的结论。他见到了我们的元首，而且重新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当然使他欣喜若狂。但是，我们的元首期望他首先应当做的事，就是要对那些背叛他的人进行充分的报复。然而，他却没有这种表示，这正足以表明他的真正的局限性。他不是一个像我们的元首或斯大林那样的革命家。他拘泥于对本国人民的义务，以致缺乏一个世界革命家和叛逆者的雄心大志。①

①《戈培尔日记》第387页。

但是这也无法挽回了。墨索里尼的半推半就的“百日丑剧”开场了。9月底，他在加尔达湖畔设立了总部。这个可怜的影子政府以“萨洛共和国”闻名于世。这出拙劣的悲剧在这里一直演到终场。二十多年的意大利独裁者和立法者，带着他的情妇，在他的德国主子的控制下生活，秉承他们的意志，同时在经过慎重挑选的德国卫士和医生的监视下，被切断了与外界的接触。

意大利的投降，使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部队完全出乎意外，因此许多部队陷在当地的游击队和力图报复的德国人之间，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报复行为极为残酷。科孚岛上七千多名意大利驻军，几乎全部被他们从前的同盟者歼灭了。克法利尼亚岛上的意大利军队一直抵抗到9月22日。没有战死的，许多人遭到枪杀，其余的人则被放逐到外地。爱琴海各岛的一些驻军企图分成小批逃往埃及。在阿尔巴尼亚、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些意军分遣队参加了当地游击队。更加频繁发生的情况是，他们被送去参加强制劳动，军官则遭到枪决。在门的内哥罗，意军两个师团的大部分官兵由铁托组成了“加里波第师”，他们在战争快结束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军队在9月8日宣布停战以后损失了大约四万人，其中不包括那些在流放营中死去的士兵。

※　　※　　※

我向斯大林说明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21日

墨索里尼在德国人的扶植下已成为所谓共和——法西斯政府的首脑，因此迫切需要对这一行动进行反击，其办法是由我们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权威。

他们已同我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其后又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履行了协定，并且交出了他们的大部分舰队。此外，由于军事原因，我们必须动员和集中意大利国内一切渴望对德国人作战，或至少要对德国人进行阻挠的军队。这些军队已在积极开展活动。

因此，我建议劝告意大利国王在广播中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团结在巴多格利奥政府的周围，同时声明他准备建立一个具

有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不言而喻，他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挠意大利人民决定他们在战后将采纳什么形式的民主政府。

而且也应当声明，意大利政府、陆军和人民在对敌作战方面作出的有益贡献，将在停战协定的调整和执行中得到确认；但是，虽然意大利政府可以自由对德宣战，但这种行动不会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同盟国，而只是一个共同交战国。

同时，我坚决主张签署全面的停战条件（这些条件尚未解决），尽管其中有些条款目前还不能付诸实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通知巴多格利奥，盟国政府准备把意大利历史悠久的本土、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它们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以后，交给盟国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

我也正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建议。我希望你能赞同这些建议。正如你很容易了解的，由于军事原因，事情万分紧急。例如，意大利人已把德国人逐出撒丁岛；德国人现在仍控制着许多岛屿和要害地点，而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些地方的。

他答复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9月22日

我接到了你9月21日的电报。

关于意大利国王在广播中向意大利人民呼吁一节，我同意你的建议；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即在意大利国王的呼吁中，应当清楚地说明，意大利已经向英国、美国和苏联投降，而且将同英国、美国和苏联一道对德作战。

2．关于签署全面停战协定的必要性，我也赞同你的建议。

至于你所持的保留意见，即认为某些条款在目前不能执行，据我理解，这种保留的含意只是，这些条款目前在仍然被德国人所占领的地区内不能实行。不论情况如何，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证实或必要的说明。

我曾问过罗斯福总统他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并且告诉他，我认为长期的投降条件很可以让我们即将在意大利成立的停战协定委员会负责处理。后来，我给他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4日

麦克米伦现在告诉我，他深信在最近几天内，可以使巴多格利奥在全部条件上签字，并说如果我们耽搁愈久，则争论必然愈多。新的委员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现在就解决这件事，我本人自当感到更加愉快。这可能使我们免去将来的许多麻烦。

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建议，我们已经使序言的措辞不像以前那么严厉。我们还规定，9月3日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5日

约大叔关于赞同支持意大利国王的来电，以及他关于全面条件的意见，我还没有给予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你对他将采取什么方针。你当然已经接到了我的电报。麦克米伦报告我说，要使巴多格利奥签字，那是毫无困难的。

罗斯福总统答复说：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5日

如果能够迅速签字的话，我同意你对长期条件的意见，我已把这种意见通知了艾森豪威尔。

※　　※　　※

这时，发生了其他的政治纠纷。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9月25日

在巴里电台发出的广播，用的名义是“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及埃塞俄比亚皇帝”，这在这里引起了人们的惊愕。

我无需说，像这样的愚蠢行为，只要重复出现，就会使我们的全部政策在这里失去了信用。难道那位国王喜欢被送回到他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去加冕吗?

……我认为，意大利国王的演说在发表前，我们要审阅一下；如果时间来不及，你无论如何应该过问一下。在演说中提及苏联，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斯大林对于我们利用意大利政府这种政策的支持，是很有价值的。

9月28日，巴多格利奥元帅乘一触意大利巡洋舰，从布林迪西出发，前往马耳他岛签署长期投降协定。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及他的参谋

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戈特勋爵和亚历山大将军，在“纳尔逊”战列舰上，以正式的礼仪接待了他。

巴多格利奥希望删去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条，但是盟军司令们坚决认为，这是一个在盟国政府提出的文件上签字的正式集会，因而不能允许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双方签字以后，巴多格利奥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对德宣战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这位意大利元帅是希望对德国宣战的。当天的日程以视察停泊在马耳他港内的意大利舰队而告结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28日

我们一致商定，长期投降文件在目前应当保密。我完全相信约大叔也会同意，但是如果你代表我们两人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那就更好了。

我们认为，讨论要把罗马变为不设防的都市，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妨碍我们的进军，而对于敌人，则丝毫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　　※　　※

我们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对于新的形势最初感到不知所措。三年多以来，意大利人一直是他们的敌人。由于参加了联合国家一边，意大利人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就获得了一种新地位，其中有些人也就采取了一种新态度。征用军需品，再也不可能了。他们拒绝向英国军队提供住宿条件，而英国军官，如果没有意大利的定量配给证，也得不到食物。当地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国军票。曾任北方军政长官的英国高级军官，现在只是以联络官的身分同意大利人打交道。他们所需要的便利条件，只能向意大利人请求而不能再强迫征用。

这样的请求太多，使意大利的新政权日益感到苦恼。最高当局不久进行了纠正，但是有一些意大利平民则趁发生变动的机会大牟其利。罗斯福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宣言，以便对意大利人其实也是对全世界说明“共同交战国”的地位。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欢迎。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30日

我同意我们应当发表一个联合公告，但这是否是把约大叔也拉来参加的好机会？现在很明显，他确实承认意大利人是共同交战者。我们与莫斯科往返联系，固然会损失几天时间，但是这种耽搁，同俄国参加进来这一行动的价值比较起来，似乎是不大重要的。

如果你同意，是否可以请你按我们希望这类公告所采用的形式，将内容通知斯大林；他愿意和我们联合发表这个公告，还是宁愿我们自己发表而不必列入他的名义？当然，我们应当考虑他可能对草稿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

我本人希望有几处改动，在我即将发来的电报中，将包含这些意见。如果你对它们没有异议，而且同意和斯大林进行交涉，那么，可否请你按这种形式把正文提交给他？

我草拟的宣言正文如下：

“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承认巴多格利奥元帅所声明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部队的积极合作，将它们看作在对德战争中的一个共同交战国。

9月8日以来的军事事件，以及德国人对待意大利民众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意大利对德国的宣战，事实上，这已经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共同交战国。美英苏三国政府，将要在这种基础上，继续同意大利政府一道工作。三国政府承认意大利政府关于把德国人逐出意大利以后，服从意大利人民的意志的诺言。不言而喻，意大利人民通过宪法手段，来决定他们最后所希望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这一绝对和充分自由的权利，绝不容许遭到任何损害。

“意大利政府和联合国家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交战国关系，不能自行影响最近签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保持充分的效力，而只能由盟国政府根据意大利政府对于联合国家的事业可能提供的援助，在彼此间取得协议后进行调整。”

这一文告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的同意。

※　　※　　※

斯福札伯爵现在登上了意大利的政治舞台。在法西斯党的革命以前，他曾任外交大臣和驻巴黎大使。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他是一个流亡者。他在居住在美国的意大利人中间，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他

曾经声称他主张使意大利参加盟国这一方作战，并且在最近写给国务院一个高级官员的信中表示，他愿意同巴多格利奥进行合作。随着局势的紧张，他认为他在意大利获得主要权力的机会到来了，而且深信他有权获得这种权力。他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支持，并且可以影响一部分美籍意大利人的选票。罗斯福总统希望，也许可能在不推翻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前提下，把他吸收到新的政府机构中来，因为我们关于意大利战役的军事思想，是以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作为基础的。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9月30日

关于你谈到斯福札与其政府合作的电报，在我看来，至少可以说，他的公开演说对于意大利国王是不客气的。然而，我在他9月26日的演说的记录中，发现了下面这段摘要，它表明他对于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许有用：

“如果意大利的目前领导人认真行事，努力作战，我们大家的责任就是和他们一起战斗并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

“我这样说，是从我的唯一主要愿望即做一件有助于赢得胜利的事这一点出发的。我们可以团结在任何享有盟国信任的政府的周围，如果该政府在目前证明它能够作战并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的话。

“如果要我明天宣布一个共和国成立，我要说，‘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这是意大利人的希望；但是，当意大利获得自由时，意大利人会作出决定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日

我收到了你关于斯福札的电报。他似乎谈到了各种问题，但是许多地方和他信中所写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确实应该作出决定，究竟他是要设法帮助巴多格利奥的王国政府呢，还是要损害那个政府的威信。在我们扶植他以前，我们应该弄清我们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把他送回意大利，途中经过联合王国，让我们在这里给他进一步的友好劝告，这岂不是好事吗？如果让他返回意大利，只是去破坏艾森豪威尔在意大利人中所能形成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德国人的任何小规模的战斗，我看这种做法没有多大益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日

我收到了你关于斯福札的电报。我听说，他和他的儿子预定在10月3日乘飞机到达普雷斯特威克，转赴马拉喀什。

当他在联合王国停留期间，我希望你能有效地教训他一番。

今天，我发给艾森豪威尔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通知巴多格利奥，美国政府认为，格兰迪在目前参加巴多格利奥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尽管格兰迪在罢免墨索里尼的行动中，也许是一个主要人物，可是他同法西斯主义有过那么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现在把他安置在布林迪西政府里，那就会引起许多不利的议论和误解。首先被结合到巴多格利奥政府里的人物，应当是具有明确的自由和民主原则的人物。

只有通过使用这种人来担任负责职位，美国政府才认为有理由支持现在的意大利政府。

“德国对意大利已采取了积极的交战步骤，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主要力量则在于它宣布决心用武力将德国侵略者逐出意大利。如果意大利要获得一个共同交战国的地位，则意大利政府必须立即对德宣战。”

斯福札伯爵路过伦敦时，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我相信，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他将忠诚地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一道工作，直到我们在尽早地克复罗马以后，能够组成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非法西斯主义的政府。于是我便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打算支持君主政权，直到意大利获得解放时为止；在对德斗争中，把意大利政府拉到我们这边来；通过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和抵抗德国的人物来加强该政府；我们要俄国人参与我们目前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安排。

※　　※　　※

当我们正在交换这些意见的时候，我极力要求充分利用意大利的人力和船舶。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9月26日

关于利用意大利战俘和人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同意大利政府订立一个协定？我们不能听任这样大量的意大利人逍遥纪律与约束之外，随意地留在英国或北非。如要把他们遣送回国，势必造成我们航运的紧张。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他们的人力。我们在非洲的军事行

动不能由于看守大量的俘虏而受到妨碍。我们的第一装甲师，由于只用于看守俘虏，实际上已丧失了作用。

从非洲返回联合王国的船舶，往往是空载的。我们应当要求，在同意大利政府缔结新协定以前，运输俘虏前来联合王国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我已作好充分准备，来考虑改变意大利人的地位的问题，如果他们继续做现在这样的工作和严格遵守纪律的话。

首相致海军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和坎宁安海军上将

1943年10月2日

意大利海军的舰只，无论是停泊在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地方，都不能让它们无所事事。我现在想向美国方面提议，将“利特里奥”号军舰开往美国进行装备，以便参加太平洋战争，并拨给他们在那里使用。我还要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在战争结束后将意大利的这些军舰转让给我们。因为：第一，我们承担了对意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二，我们的主力舰方面的损失很严重；第三，我们已经停止建造主力舰，以便促进现在的短期造舰计划。我确信，这些建议将以一种极其友好的精神得到采纳。上述一切，我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当然也望你们将这些舰只的构造情况和价值告知。

2．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巡洋舰和其他舰只。我们不能听任一些重要的舰只闲置在地中海的港口内。应当让最重要的和最现代化的舰只参加服役，而将我们的超龄军舰报废。

较旧的意大利战列舰也可以参加沿海炮轰分舰队以发挥其作用，在1944年，不论在英吉利海峡或印度洋，都确实需要这些分舰队，虽然需要的时间不长。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4日

既然“约大叔”已经参与我们关于意大利的宣言，那么迫使意大利国王尽快地宣战，看来已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也正是你的意见。我建议指令艾森豪威尔对意大利国王施加最大的压力。不应当再空谈什么等到克服罗马以后再行宣战。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意大利人立功赎罪的良好时机。

如果你同意，请即发出必要的指令，无需再同我们商量。

总统立即采取了行动。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8日

10月5日，我给艾森豪威尔发出如下通知：

“总统和首相一致认为，意大利国王应尽快地对德宣战。

看来没有必要等待到占领罗马以后。因此，你必须对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它早日宣战，而不必等待获得更多的成就。”

于是，意大利王国政府在10月13日对德宣战。

※　　※　　※

首相致麦克米伦先生（在阿尔及尔）　1943年10月23日

……我的政策是，扩大意大利政府的基础，并增加它的左倾力量。对于现有的人物，我们在这里了解的情况不多。你应当注意这一切，并充分地向我汇报。

我十分了解，关于意大利政府的任何改组，最好等到我们占领罗马以后再说。占领了罗马，就可以获得意大利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拥护。巴多格利奥和意大利国王在那里恢复职位，对于团结现有的意大利实力派，将有更好的机会。那里是我们进行交易的所在，也是他们大展宏图的地方。

在这期间，应当注意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来削弱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现有地位。相反地，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并带领他们同我们的军队一道前进。另一方面，应继续作出一切努力，物色足以增强现有政府力量的人士。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6日

我获得的所有情报表明，如果我们拆散意大利国王与巴多格利奥合演的这台戏，我们就要遭受很大的损失。维克托·伊曼纽尔对于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和巴多格利奥的联合，事实上却导致了意大利舰队的投降，这支舰队现在正作出很有益的贡献；同时，也正是这一联合，目前享有极大一部分不幸的意大利军队和人民的忠诚，当然也受到驻在各地的意大利外交代表的拥护。我们何必要削弱对他们的任何帮助，从而增加正向罗马推进的英美军队的负担呢？在我个人看来，在我们进入罗马和能够组成一个具有真正广泛基础的意大利政

府以前，我们不应当鼓励对巴多格利奥与意大利国王的政权进行什么变动。

我知道艾森豪威尔大体上倾向于这种意见。在确知我们能有更好的收获以前，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既得的成果，而且那种更好的收获，也只有在我们占领了罗马的时候才能有把握拿到手。

这就是在我动身前往开罗和德黑兰时意大利的那种风雨飘摇的局面。

第十二章　失去胜利良机的岛屿

罗得岛，东地中海的锁钥——我们有力量控制爱琴海——威尔逊将军的计划遭到挫败——陆军少校杰利科勋爵的冒险行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攻占罗得、勒罗斯和科斯诸岛——德军坚守罗得岛——希特勒对于爱琴海的关注——德军重占科斯岛——迫切需要进攻罗得岛——10月7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的复电令人失望——10月8日，我再一次向他呼吁——华盛顿的顽固态度——这个问题悬而不决——关于希特勒决定在罗马南面作战的消息，使计划彻底破产——10月10日威尔逊的报告——我痛心地让步了——10月10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我们防守勒罗斯岛部队的命运——11月12日德军的进攻——一个沉重的打击——处于次要地位人员的迂腐顽固的反对。

意大利的投降，使我们有机会以极小的代价和努力在爱琴海获得重要的战利品。意大利的驻防军服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的命令。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受到各个岛上的德军的威吓并被解除武装以前，到达他们那里，他们是会投诚过来的。德军的人数要少得多，但是不久以前，德军对他们的同盟者的忠诚，也许已有怀疑并已准备了对策。罗得、勒罗斯和科斯这三个岛屿都是堡垒，长期以来，就是我们在次要的作战区域内的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罗得岛是这群岛屿的锁钥，因为它有良好的飞机场。我们自己的空军可以从那里起飞，以保卫我们可能占领的任何其他岛屿，并且可以使我们海军完全控制这片海域。而且，如果驻在埃及和昔兰尼加的英国空军把一部分力量移到罗得岛，它们能够同样地甚至更好地保卫埃及。在我看来，如果不捡起这些宝物，真是坐失天赐良机。我们有能力取得对爱琴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从而可能对土耳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土耳其这时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那就会开辟海军前往俄国的捷径。

于是，也就不再需要组织风险很大、代价很高的北极护航队或维持通过波斯湾的那条漫长的、令人厌倦的供应线了。

我一开始就感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利用意大利发生崩溃或德国遭受围歼的任何局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8月2日

现在有一件重要工作，必须用一切方法积极推动。如果克里特岛和罗得岛上的意大利军队反抗德国人，而接着发生了一种僵持局面，我们必须尽早地支援意大利人，从而也可促使当地居民给予支援。

※　　※　　※

2．应在今天通知中东方面：为了预防发生紧急事件，可以停止对土耳其的一切供应；他们应当准备好远征部队，而不必一定按照师的编制，以便利用可能出现的机会。

3．现在没有时间进行常规编制，相反地，却要利用现有的任何作战部队。在不妨碍对意大利的主要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是否能够设法至少弄到一些攻击舰艇？这并不是说，军队只能由装甲的登陆艇输送登陆。假使他们能够得到岸上朋友们的援助，情况就会不同。在舰艇和海岸之间，可以使用轻舟和舰载小艇，行吗？

我希望，参谋长委员会能够鼓励这一行动，因为它可以用微小的代价取得巨大的战利品，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

中东司令部对于夺取罗得岛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好几个月了。8月间，第八印度师已为这次作战行动进行了训练和演习，并且准备在9月1日乘船出发。但是在8月26日，为了履行头一年5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作出的次要决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命令中东司令部把本来可以用来运送第八印度师前往罗得岛的船舶派往印度，以便展开对缅甸海岸的作战行动，而该师本身又待命参加中地中海的盟军部队。

※　　※　　※

当意大利投降的巨大事变发生时，我的思想又转到了爱琴海的岛屿，因为长期以来，它们是我们在战略上希望获得的一个目标。9月9日，我从华盛顿致电中东总司令威尔逊将军说，“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应当随机应变和大胆果决。”威尔逊将军渴望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但是他的部队已被抽调一空。当时他只有第二百三十四旅，这是以前曾经过艰苦考验的一部分马耳他岛驻军，至于运输工具，除在当地设

法拼凑的船只外，没有其他船只。那些曾经受过训练的攻击舰艇，最近从他那里调走了，这些舰艇虽然仍在他的上级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美国人的压力非常之大，他们要把我们的船舶分头调出地中海，或者调到西面去参加为期仍然遥远的“霸王”战役，或者调往印度战场。在意大利崩溃前所取得的和适用于完全不同情况的协议，现在仍然被人严格执行，至少在中层官员中间是如此。因此，威尔逊为在多德卡尼斯群岛采取迅速行动而制订的周密的计划被粗暴地打乱了。此后，我们只好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以不足的兵力去占领和保持那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具有巨大重大意义的岛屿。

由戴维·斯特林中校（曾获三级特殊功勋章）组成的特殊空中防务团，已经在敌人后方两三百哩的地方，对敌人的机场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和成功的袭击，最近更将它的活动扩展到沙漠以外的地区。9月9日的夜晚，这个冒险队的一个领导人物、杰利科海军上将的儿子、陆军少校杰利科勋爵，率领一个小队用降落伞在罗得岛着陆，企图迫使该岛投降。如果我们能够占领一个港口和一个机场，得以迅速派遣英军前往当地，这就可能激励意大利军队控制人数比他们少得多的德军。但是德军十分顽强，意大利军队却屈服于他们的权威。

杰利科不得不迅速退走。此后，要想攻占由六千德军坚守的罗得岛，所需的兵力势必要超过中东司令部可能抽调的兵力。

准备占领罗得、勒罗斯和科斯三岛，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9月10日根据魁北克会议决定作出的最后总结中特别

※　　※　　※

认可的。①威尔逊曾经非常迅速果断地由海空两路派遣小规模部队前往其他一些岛屿，并于9月14日报告如下：

①参阅本卷第六章，第102页。

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9月14日

罗得岛的局势迅速恶化，以致我们来不及采取行动。经过轻微的轰炸后，意大利军队把市镇和港口都交出〔给德军〕了。此后只有突击性的登陆尚属可行，但不幸的是，曾经为这个战役进行了训练和演习的第八印度师，现在已被调往中地中海战区，而他们的船艇，也由于海军部的命令分散到各地。罗得岛上意大利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表明他们毫无抵抗的意图。尽管他们曾大事宣传要抵抗德军。我们已

经占领了卡斯特洛里佐岛，并且派部队前往科斯、勒罗斯和萨摩斯等岛。一小队“喷火”式战斗机，今天将在科斯岛编成，今晚将用降落伞输送步兵前去驻防。一支步兵分遣队也将前往勒罗斯岛。我提议今后对于爱琴海的敌人交通线，实行神出鬼没的袭击，并在遇有机会时，用希腊兵力占领希腊的岛屿。由于新西兰师也将开往中地中海战区，因此，仅有部分装备的第十印度师是目前可供使用的唯一部队。

中东战区的一切部队与物资，都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处理，因此我们无法对罗得岛实行突击性登陆，但是，我希望用土耳其人在1522年采行的方法来攻陷该岛，虽然所需的时间要少些。

我们若攻不下罗得岛，我们在整个爱琴海所取得的成就便岌岌可危。只有大力使用空军力量，才能使我们达到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我们曾取得一致的意见，其实也不会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参谋们似乎尚未注意到我们唾手可得的目标，尽管我们曾经自愿地把我们的一切重要资源，完全交给他们掌握。

现在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曾料定我们将在他们的东南翼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感到非常惊慌。9月24日，在德国元首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和海军的代表们都极力主张，在目前还有时间的情况下，应当从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其他岛屿撤退。他们指出，以前占领这些前进基地，为的是在东地中海发动攻势，但是现在的局势已完全改观了。他们强调必须避免军队和物资的损失，因为这些对于防守大陆将发生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希特勒批驳了他们的意见。他坚决认为他不能下令撤退，尤其不能下令从克里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撤退，因为这样做势必会带来不利的政治反响。他说，“我们的东南欧盟国的态度和土耳其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我们实力的信心。如果放弃这些岛屿，那就会造成一种极不利的印象。”事实证明，他作出这个为爱琴海岛屿而战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一个次要的战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对主要的战略地位只造成了很小的损失。在巴尔干半岛，他是错误的，但在爱琴海战区，他却是正确的。

※　　※　　※

我们没有打算占领克里特岛，这是正确的。岛上的大量德国驻军，已迅速地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并接管了防务。

※　　※　　※

但是在其外沿的一些小岛上，我们的作战行动暂时是很顺利的。9月15日，开始从海空两路调动军队。英国皇家海军派遣驱逐舰和潜水艇进行协助。至于其余的运输工具，如小型沿海航船、帆船和汽艇等，也都全部征用。到了月底，三个营的部队分别占领了科斯、勒罗斯和萨摩斯三岛，而一些小规模的分遣队则在若干其他岛屿登陆。他们遇到的意大利驻防军，态度极为友好，但是后者所夸耀的海岸防御工事和防空设施，都极为简陋。由于缺少船舶，我们自己的重武器和车辆，又无法运到。

从战略上来说，科斯岛是在罗得岛之外又一特别重要的岛屿。只有该岛有一处飞机场，我们的战斗机从那里可以展开活动。这个机场已很快地修好启用，同时又运来了二十四门“博弗斯”高射炮以保卫机场。这个岛当然成为敌人开始发动反攻的目标，从9月18日起，也成为日益频繁的空袭的目标。我们的侦察机报告，敌人的一个护航队正在逼近，10月3日黎明，德国降落伞部队在中央机场降落，战胜了我们防守机场的一连孤军。我们一个营的其余兵力已被切断，他们驻在该岛北部，敌人正是从那里登陆的。显而易见，仅仅以一营兵力——这是我们所能派遣的最大数额——而要在长达三十哩的一个岛上击退这种两面夹攻，那是无能为力的。科斯岛陷落了。皇家海军曾经奋力阻击前往科斯岛途中的敌方护航队，却没有成功。这是由于一个不凑巧的事件，除三艘驱逐舰外，其余舰只这时都被调走了。当时，作为海军的主要舰只在马耳他岛集结——事情并不特别紧急——的一部分安排，我们两艘战列舰正奉命开往马耳他岛，并且需要其余的一切舰只护送。

※　　※　　※

9月22日，威尔逊报告说，为了在10月20日前后对罗得岛展开攻势，他有一些起码的、不算过分的要求。除了使用第十印度师和一部分装甲旅以外，他只要求给他海军的护卫舰、炮击舰、三艘坦克登陆艇、几艘军事运输舰、一艘医院船，以及足够空运一个伞兵营的运输机。我对我们无力支援爱琴海的军事行动，感到非常烦恼。9月25日，我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

你将会看到中东总司令关于罗得岛的电报。罗得岛是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要害。如果德军能在那里增强防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祸

患。中东司令部的要求是很少的。如果你能将具体的情况告知，我将不胜感激。我尚未向华盛顿提出这个问题。①

①参阅本卷第八章，第134页，我在同日给他的电报。

为了获得罗得岛这个战利品，从而守住勒罗斯岛并收复科斯岛，而请求我们的美国朋友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少量援助，这似乎是微乎其微的要求吧。在过去三个月中，他们在我不断施加压力下所作的让步，已经由于我们获得的惊人的成功而得到了酬报。为增强英国军队的力量，我完全有权要求为数极少的援助。英国军队现正准备投入爱琴海的作战行动，或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下，已被送往危险阵地。只要能

※　　※　　※

有运输一师兵力的登陆艇，同时由主要的盟军空军给予几天的协助，罗得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了。但德国人现在已重新控制了局势，已把他们的许多飞机调到爱琴海，来破坏我满心想要达到的目的。

※　　※　　※

我向罗斯福总统详细说明这一问题的全部情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7日

我非常关切东地中海形势的发展。在意大利刚刚崩溃时，我们已立即派遣小规模的分遣队从埃及攻入几个希腊岛屿，特别是科斯岛和勒罗斯岛。前者有一个飞机场，后者是意大利的海军基地，设有防御工事和强大的永久性的炮台。我们这次所以冒险进攻，是因为我们希望对我们抱欢迎态度的意大利驻防军能够参加防守任务，但是这种希望看来已经落空了。科斯岛现在已经失守，只有一些部队还在山区作战。勒罗斯岛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我们进攻罗得岛的计划也未成功。

2．我相信我们将会看出：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结为一体，实在是我们必须对付的一个统一战场。如果我们忽视爱琴海发生的情况，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意大利进行一次成功的战役。德国人显然极端重视这个东战场，并且毫不犹豫地从他们本已紧张的空军中拨出一大部分力量，来保全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他们不得不担

心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会背叛他们，以及保加利亚可能发生激烈的分裂行动。

土耳其也随时可能用它的全部力量来进行反抗。我们可以完全看出，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局势对于敌人是多么不利。当我们想起，由于我们的军事努力而在意大利引起的政治反应，造成了多么辉煌的成果时，如果我们忽视我所提到的所有那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中，可以发生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崩溃局面的话，我们岂不是太缺乏远见了吗？如果我们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应，并且从中取利，我们在意大利的共同任务将会大大地减轻。

3．我从来没有希望派遣军队前往巴尔干半岛，而只是希望用特工人员、军需供应和突击队去鼓励当地已到处开展起来的激烈的游击战。这种做法终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对于我们的主要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则微乎其微。我所要求的是，攻占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其他岛屿；将我们的中东空军向北推进，使他们在这些岛上，并且可能在土耳其海岸建立基地——得到后一地点是很有可能的——从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远远超过我军需要分散兵力的程度，而且，这也会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战区与敌人日益衰微的空军交战，从而使其力量更加削弱。敌方的空中力量反正就那么多，我们越是不断地同它作战就越好。

4．罗得岛是上述一切的关键。我并不认为现在的进攻计划已经十全十美了。它需要而且也值得至少派遣一个最精锐的师团，我们一旦占领该岛以后，当然可以用一般的驻防部队接防。勒罗斯岛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堡垒，目前我们守住该岛，但情况甚为危险。如果我们一旦能在这个地区固守下去，空军和轻型的海军舰只必然会产生一种极为有成果的作用。

这一策略实行起来应该神速有力，这就需要投入精锐的军队

※　　※　　※

和足够的运输工具，否则的话，当然就不必进行。这样脱离主要战场的军事行动只是暂时性的，而其结果则很可能具有深刻的和永久的重要意义。

5．我恳请你考虑这一问题，幸勿搁置不顾，致使我们在未来的危机四伏的几个月中失去了所有这些可能性。即使能把运送一师人的登

陆艇和袭击舰从“霸王”作战计划的编制中调拨出来，使用几个星期而并不变更预定的行动日期，这也是值得的。我感到，我们很容易失去一个极好的、但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请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采取任何决定前，让马歇尔将军看一看这封电报。

我接到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甚感痛心。这封电报（他已寄给艾森豪威尔）实际等于拒绝一切援助，从而使我在他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同意下已经作出许诺以后，现在却面临即将临头的打击。过去好不容易才压制下去的那些消极力量，现在确又重新控制局面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8日

我不想强行要求艾森豪威尔变更计划，因为这样做将限制我们取得预期的结果，即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尽早地获得顺利的发展，以便在罗马北面建立一条巩固的战线。

原定计划的任何变更，如果艾森豪威尔认为它将危害他目前在意大利的地位的巩固，我都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对手在地面部队和装甲师方面享有显著的优势；与对方的这些著名特点对照起来，我方为建立巩固的地位所作的努力，进展得非常缓慢。

我认为兵力或装备的任何调遣，都不应当损害预定的“霸王”作战计划。

美国三军参谋长赞同上述意见。

我已将此电的副本寄给了艾森豪威尔。

我特别注意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兵力或装备的任何调遣，都不应当损害预定的‘霸王’作战计划。”以如下的说法为借口，简直是无视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这种说法是：如果把与“霸王”作战计划有关的五百多艘登陆艇中的九艘推迟六个星期归还，就会影响1944年5月的主要作战行动。无论如何，从现在到实行“霸王”作战计划总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嘛！因此，我决心再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一次恳切的呼吁。回想今年6月，我同马歇尔将军一道前往阿尔及尔以后所产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顺利结果，而且我们的一切好运气也从那次旅行开始，因此我想我可以要求同样的作法。我作好一切准备，打算立即飞往突尼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8日

我想起我们过去协调一致的行动曾经带来了多么丰硕的成果，它在将来又将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诚恳地请求你在这个紧要关头，考虑一下我的意见。

2．我确信，如果在现阶段不攻占罗得岛，同时又忽视东地中海的整个局势，那就必然会在战略上造成重大的错误。我也深信，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会议桌旁谈一谈，这一战役便可以纳入我们的计划，既不至于危害我们在意大利的进军，也不会妨碍“霸王”作战计划的筹备工作。关于在意大利进军，正如你所了解的，我是一贯拥护的；对于“霸王”作战计划，我也是准备给予忠实支持的。

3．我是否可以请你回忆一下：在魁北克，当我们接到报告，说我们在意大利集结的军队，到12月1日能够登岸的不超过十二个师时，我是多么的焦虑。现在，到了10月9日，登岸的部队已超过了十五个师，其中约有十二师已参加作战。

我们知道，敌人正在北撤，同时在进行后卫战，运走战利品；

我们还不能说，究竟是在10月还是11月才能占领罗马；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12月以前，甚至更晚一些时候，我们不能在意大利北部同德国的主力部队接触。当然，前进的速度是由我们控制的。

4．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抽出一个师去攻占罗得岛，并在我军到达德军设防战线以前，把这个师调回意大利战线。

5．我们必须找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困难，并且弄清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什么。我愿意偕同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立即前往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如果你能派遣马歇尔将军或你的私人代表在那里同我会见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将彻底讨论的结果送给你和你的三军参谋长们。我们能够在星期日（10月10日）下午到达那里。

当天稍晚的时候，我又致电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8日

我应当再补充几句。我曾经谈过，据我估计，对于“霸王”作战计划的影响，仅限于将九艘登陆艇推迟大约六个星期送回原地，这九艘登陆艇预定应在本月内从地中海出发，这距“霸王”作战计划对它们的实际需要，还有近六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在处理我们的共同事业时，应该有某种伸缩性和合理的回旋余地。

2．魁北克会议曾经决定，派遣四艘登陆舰以及它们装载的飞机，从东地中海开往孟加拉湾，以便进行训练，这个决定事实证明是不适当的。这个决定应当根据意大利的投降所打开的新局面重新审查。不幸，这一点却没有做到，结果，中东在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战利品时，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指登陆艇〕。

上述两封电报的日期为10月8日，注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在那一天，我们获得的情报充分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即敌人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正向罗马或它的北面撤退。

直到一两天以后，我们才开始明白，敌人的意图是要在罗马南面固守阵地和我们作战。虽然那种情况已产生了一种新局势，可是它本身对于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并未带来任何直接的危险。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9日

我接到了你的〔10月8日〕电报，并已亲自仔细地研究了你提出的几点意见。我是认真地思考这些意见的，参谋长们也是如此。我所关怀的是，我们的军队可能由于敌人采取的行动遭受挫折。因为敌人除空军外，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他们的统帅是智勇兼备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希望在意大利获得的那条绝对安全的战线，尤其适用。

在充分了解你在东地中海的种种困难后，我〔上次给你发去电报〕的想法是：不应当从意大利转移任何兵力，那样做会损害盟军在意大利的安全；同时对于任何次要目标采取的行动，不应当影响“霸王”作战计划的成功。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的事实，来判断罗得岛战役可能会引起什么任务。根据我的看法，这个战役不只是攻占罗得岛的问题，而且必然意味着我们企图继续进军，德国人也必然会明确地看到这一点。若不继续进军，罗得岛又将遭受科斯岛和克里特岛的两面夹攻。

我赞同我们在不承担重大义务的条件下，在多德卡尼斯群岛获得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立足点。但是现在的局势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一次组织完善的、坚决的军事行动，而且是势必要将这一行动贯彻下去的问题。这一军事行动要贯彻下去，又需要从某些其他的来源抽调进攻工具，主要是船舶和飞机，而不是地面部队，而这些其他的来源不可避免地是意大利、“霸王”作战计划，或者可能是蒙巴顿的两栖作战部队这几个方面。到那时候，摆在面前的问题将是：我们应该从巴

尔干半岛的南端开始发动一次战役，还是更加安全地迅速推进罗马北面我们商定的阵地，以便得到更多的收获？在我看来，后一步骤使盟军对于巴尔干半岛造成的威胁，超过了对罗得岛进行必然十分危险的两栖作战行动所造成的威胁。因为敌人了解，我们进攻罗得岛，缺乏贯彻到底的必要手段。从战略上说，如果我们占领了爱琴海的岛屿，我要问一下自己，我们从那里再往何处去呢？也可以反过来问一下，如果德军暂时继续占领那些岛屿，他们又能往何处去呢？

至于你建议星期日〔10日〕在非洲举行会议，这实际上将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它必然只有部分代表到会，而我又不能前往参加。老实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根据我的看法，将要讨论的问题完全可以由我们通过我们的参谋长机构进行调整，那样做将比你所提议的方法更能解决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事实，并且在不久以后就会获得预定明天在突尼斯召开的会议的结果。

※　　※　　※

罗斯福先生的回答粉碎了我的最后的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只是要求：尽管有罗斯福总统最初那份否定性的电报，但是在总司令的会议上，它不会妨碍对这一问题的自由讨论。这个要求很有理由，因此得到了同意。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　　1943年10月9日

你在会议上应当极力为“武士爵位授与式”〔罗得岛〕作战计划争取进一步的支援。我不相信现在分配给这个计划的兵力已经足够了。如果听任你遭受挫折，那就糟了。很明显，在下一个月，地中海战略形势的关键可用这几个字概括：“猛攻罗得岛。”因此切勿草率从事。需要什么，尽可提出，并同亚历山大商量行事。我正在尽力而为。

※　　※　　※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9日

我冒昧地向你提出的意见，已蒙你花费许多时间予以考虑，非常感激。遵照你的愿望，同时因为你不能派遣马歇尔将军出席会议，我已取消了我的旅行。我已用电话通知了威尔逊，没有你的祝福，我绝不作这次旅行。

2．我同意你在今天电报中最后几句话，即我们应等待预定今天在突尼斯召开的会议的后果，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考虑和解决。

3．然而，我担心，由于你给我的10月8日的电报副本已送达艾森豪威尔，它将被看作是你发出的训令，并认为问题已作了最后的结论。果若如此，我感到碍难接受。因此，我希望你清楚地说明，这次会议可以充分自由地从各个方面来审查整个问题，并且应把他们的结论，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你和我报告。我要求会议在听取中东代表陈述他们的观点以后，对于整个问题必须进行充分的、自由的、耐心的和毫无偏见的考虑。

4．现在，威尔逊将军正准备在23日用他自己指挥的军队，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分配给他的军队，进攻罗得岛。他认为这些兵力已经足够，但我仍怀疑他是否过于精打细算了。

因此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究竟是他只应得到这点微薄的增援呢，还是应该取消这个作战行动。

5．取消这个战役，难免要导致勒罗斯岛的陷落——即便他们能够固守一些时日——以及我们完全放弃爱琴海的一切立足点。爱琴海从此便成为一个禁区，而我们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地区所得到的不是巨大的利益，而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极其不幸的反应。

6．关于你所说的在意大利集结兵力的极端重要性，我完全同意，而且我已用各种办法来证明我对此事的热忱，如我已削减了英国中东指挥部的各项供应，以便促进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作战计划，因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罗斯福总统对于我的电报答复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9日

下面的电文已经送达艾森豪威尔：

“首相在致总统的电文中表示，他担心总统于10月8日

致首相的电报副本寄给你后，它将被看作是总统发出的训令，并认为问题已作了最后的结论。首相希望向你清楚说明，预定今天在突尼斯召开的会议，可以充分自由地从各个方面来审查整个问题，并且

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总统和首相报告他们的（你和威尔逊将军）结论。首相要求会议在听取中东代表陈述他们的观点以后，对于整个问题必须进行充分的、自由的、耐心的和毫无偏见的考虑。

“总统指示，你应当接受首相表示的上述愿望作为你的指导方针。”

在会议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我们接到的情报说，希特勒决定增援他在意大利的军队，准备在罗马南面进行一次主力战。

这个消息推翻了关于为攻打罗得岛所需要提供少量援军的计划。威尔逊报告说：

威尔逊将军致首相　　1943年10月10日

昨天，在突尼斯举行会议以前，我接到了你的来电。我也同坎宁安和亚历山大进行了讨论。我同意，我们关于罗得岛的计划，就其现有的规模来说，有招致失败的危险。这个计划本来在停战的时候是可能实行的，但不幸，前几天我们的航运工具被调走了，而在转瞬即逝的有利时机到来时我们却无力采取行动。

2．从那时以来，局势的变化达到了这种程度：派遣单独一旅人进行突击，四天后，接着再派另一旅人去增援，这种做法，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天时，就会使这两批部队有遭受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要得到我们在昨天的会议上一致认为现在所必需的兵力，那就势必要调用“霸王”作战计划的登陆艇，以及亚历山大用于进攻的舰只、登陆艇和飞机。根据昨天接到的最新的情报，意大利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只好同意让亚历山大使用现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进行作战。

3．今天早晨，约翰·坎宁安、林内尔和我，在假定罗得岛计划推迟到以后实行的条件下，审查了爱琴海的形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固守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并非不可能，虽然防守将变得日益困难，而且需要依靠土耳其的继续合作。艾登将在星期二到达这里，届时，我将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撤退守军的问题将成为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在爱琴海坚守不退，而敌人想把我们赶走，这就使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受到了牵制。

我立即答复如下：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　　1943年10月10日

如果可能的话，你要坚持下去。这将成为一个辉煌的战绩。同艾登彻底磋商，看看你能从土耳其人那里得到什么援助。①

①艾登正在前往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的途中。

如果你在尽到一切努力以后，仍然被迫撤退，我一定给你支援，但是最好还是争取获得胜利。

虽然我能了解，在局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参加我们意大利战役的将领们的意见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但是，我内心里仍不相信——至今也还不信——关于攻占罗得岛的计划，竟然不能与其他计划配合。然而，我却让步了，尽管这使我在战争期间再一次遭受极其强烈的痛苦。一个人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如果他不爽爽快快地表示顺从，那也是徒劳的。当那么多的严重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我不能冒险使我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产生任何不和。因此，我利用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乘机接受了我认为是——现在仍然认为是——缺乏远见的抉择，并且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一封电报，其中第一段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曾提到过，现在我将全文发表如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0日

现在，我已阅读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会议的报告。德国人企图立即对意大利南部进行增援并在罗马前面进行战争，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恰当地称之为“过去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剧烈变化”。我同意，我们现在必须预见到，在到达罗马以前将要遇到的极其猛烈的战斗，而不仅仅是击退敌人后卫部队。因此我赞成会议的结论：我们不能指望有任何比较平静的间歇期用来攻占罗得岛；我们必须把现有一切重要兵力集中用于这次战斗，而把罗得岛等问题，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建议的，留待在罗马北面成功地建立了冬季战线以后再予考虑。

2．我现在必须正视爱琴海的局势。即便我们曾经决定在23日攻打罗得岛，勒罗斯岛也很可能在那个日期以前已经失陷。我已要求艾登会同威尔逊将军和坎宁安海军上将一道审查：在土耳其让我们使用附近的登陆地点的基础上，能否使用仍属于中东司令部的资源，尽力夺回科斯岛。如果这样做不能得到任何结果，那么除非今晚或明晚，我们能够幸运地消灭载运敌人攻击部队的护航队之一，否则的话，勒罗斯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3．因此，我建议你通知威尔逊将军，如果他判断形势已经绝望，他可以自由地命令驻防军在夜晚撤退，带上所有的意大利军官，以及尽可能多的其他意大利人，并且要破坏大炮和防御工事。我们不能指望意大利人作战，而且我们只有一千二百名士兵，甚至配备一小部分必要的炮台还嫌不够，更谈不到防守外围阵地了。土耳其的收容所是不严密的，而且在那里也不可能久留；他们或者可以沿土耳其海岸撤出来。

4．我不想赘言，我作出这一决定时是多么痛心。

※　　※　　※

我告诉亚历山大说：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10月10日

现在你应当尽量设法收拾残局。……如果事情已毫无希望，而你又无能为力，你应同威尔逊将军共同研究，究竟是应当把勒罗斯的守军撤往土耳其，还是让他们在炸毁炮台后沿海岸设法脱险。此外还应尽力将其他岛屿上的远程沙漠部队撤出来。这样做，比听任他们沦为战俘和让意大利军官遭到枪杀，要好得多。

我又致电威尔逊将军：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　　1943年10月14日

留给你这样少的残余兵力，而你却善于利用，我真高兴。

切勿气馁。

※　　※　　※

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措施，到头来是一无所得。事实证明，占领罗马还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情。比起原定用来协助在两周内攻克罗得岛所需的船舶要多二十倍的船舶，在整个秋冬两季，用于将英美重轰炸机的基地从非洲迁往意大利。罗得岛仍然是我们的肉中之刺。土耳其眼看盟军在它的海岸附近迟迟不采取行动，它也更不听从使唤了，而且拒绝我们使用它的飞机场。

美国参谋人员固执己见；英国人现在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我们极力保持我们在勒罗斯岛的地位，我们在那里的一支小型部队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我们曾主动地把我们一切最好的地面和空中的作战部队（远远超过了5月在华盛顿和8月在魁北克商定的数

量），交给艾森豪威尔自由支配，而且我们也曾在超过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和期望的程度上，极力加强在意大利的军队，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研究一下我们能用手头剩余的兵力做些什么。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这显然是德军展开攻势的序曲。勒罗斯岛的守军，已经增加到一旅人的实力——三个精锐的英国步兵营。这三营士兵曾在马耳他岛受到围攻和食粮断绝的整个时期内经受过考验①，这时仍在恢复他们的体力和战斗力。

①步兵第三团第四营，爱尔兰皇家明火枪第二营和禁卫军第一营。

在科斯岛陷落的那一天，海军部曾命令包括五艘巡洋舰的强大海军增援部队，从马耳他岛开往爱琴海。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派遣两大队远程战斗机前往中东，作为一种临时措施。

它们到达当地后不久就显示出威力。10月7日，敌方一个载运援兵前往科斯岛的护航队，在海空军的夹攻下被摧毁了。几天后，海军又击沉了敌人的两艘运输舰。可是，远程战斗机却在11日撤退了。此后，海军再一次面临两年前克里特岛战役时存在过的那样的局势。敌人掌握了制空权，而我们的舰只只有在夜间活动，才不致遭到严重的损失。

※　　※　　※

战斗机的撤退决定了勒罗斯岛的命运。敌人在不受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利用分散的小规模船队，能够继续集结兵力。

现在我们了解，敌人在船舶运输方面，面临着危险的局势。敌人延迟攻打勒罗斯岛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担心盟军在亚得里亚海展开攻势。10月27日，我们听说四千名德国阿尔卑斯山部队和许多登陆艇，已经到达比雷埃夫斯，其目标显然是勒罗斯岛；11月初关于敌人登陆艇调动的报告，预示了敌人的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飞机，夜晚隐蔽在群岛中间，躲避我方的驱逐舰，白天在它们强大的战斗机的保护下，以小队形式移动，逐渐集结起来。我们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对于它们悄悄地向前逼进，竟无法干预。

驻防的军队是保持警惕的，但是人数毕竟太少了。勒罗斯岛被两个狭窄的地峡分为三个崎岖不平的山区。我们在每个山区各分配一营人防守。11月12日清晨，德军在该岛的东北顶端登岸，同时也在勒罗

斯城东南的海湾登陆。敌人对该城的进攻最初被击退了，但在当天下午，六百名伞兵在阿林达湾和格纳湾之间的地峡降落，从而把我方防线切成两段。以前的报告曾说，该岛不适于伞兵降落，因此，敌人这次空降着陆完全出乎意外。为了夺回这个地峡，曾经作了极大的努力。在最后阶段，驻守萨摩斯岛的皇家西肯特第二团，曾经被派往勒罗斯岛，但是，一切都完了。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了。岛上的三营守军，自己没有多少空中支援，却遭受了敌机的猛烈轰炸，它们苦战到11月16日的夜晚，终于疲惫不堪，不能再战了。于是，这一旅精锐的部队，便被敌人的威力压倒了。

※　　※　　※

威尔逊将军报告如下：

威尔逊将军致首相　　1943年11月17日

勒罗斯岛对于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空袭，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斗争以后，终于陷落了。这是一场以毫厘之差而决定成败的战斗。本来可以不费很大气力，就能使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并且圆满地以胜利而告终。相反地，我们却遭到了挫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9月间是明明看到危险而甘冒危险的，如果我们能够攻下罗得岛，一切都好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机会，在进行一次战役时，从一开始就使形势对我们有利。

我在前往开罗的航途中，读到这些逐日送来的电文时，心情十分沉重。①

①我正在前往参加开罗——德黑兰会议的途中。关于会议的情况，在本卷后面的章节中将要叙述。

现在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　　1943年11月18日

感谢你关于勒罗斯岛的来电。我赞赏你在指挥该岛战斗时的表现。同你一样，我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和挫败，而且，也同你一样，我感到我是在双手被捆在背后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我希望，在我们下次举行会议以后，能有较好的安排。

※　　※　　※

勒罗斯岛既已陷落，我们在爱琴海的一切希望暂时也就破灭了。我们立即设法撤退萨摩斯和其他岛屿上的少数驻军，并且从勒罗斯岛救出残余的部队。撤出的英国和希腊的部队在一千名以上，此外，还有许多持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以及德军俘虏，但是，我们的海军这次又遭到很严重的损失。六艘驱逐舰和两艘潜艇被敌机和水雷击沉，另有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受到了损伤。希腊海军分担了这些损失，他们自始至终英勇地参加战斗。

※　　※　　※

这时，安东尼·艾登已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我给他一封电报如下：

首相（在海上）致外交大臣　　1943年11月21日

勒罗斯岛的陷落，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议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按照下列方针说明：

有人可能质问：既然没有空中优势的保证，是否应当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我们有没有吸取克里特岛以及其他战役的教训？我们有没有再度使用“斯图卡”小型俯冲轰炸机，让它们像过去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克敌制胜的奇功？答复是：这些质询都问得很有道理，但是要详细答复却不相宜。现在所能说明的是，所有那些论点，没有一项不是在企图占领这些岛屿以前，早就预料到的。如果对这些论点有所忽视的话，那是因为有其他的理由和其他的期望使它们退居次要的地位。如果我们除了十拿九稳的事以外，绝不轻易地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势必要面对一场持久战的前景。

※　　※　　※

我们本来有机会可以轻易地以极小的代价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但我们现在经过重大的消耗后，却把它丢掉了，对于这种挫败所造成的痛苦，不必试图缩小。你也应该强调德国人所作的巨大努力，他们在意大利境内本来已经处于劣势地位，却从那里撤出了几近半数的空军，从而使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获得了一种间接的援助。

不要忘记说明，两千名德军的绝大部分在航运途中已经溺毙，连同他们在战斗中死亡的，其数目无论如何总相当于我们的三千名俘虏。德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俘虏在内），按一命换一命来计算，很可能比我们的损失大得多。尽管如此，公平地说，这

是1942年托卜鲁克战役以来，我们第一次遭到的真正重大的挫败，但是，我希望不必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　　※　　※

我已详细叙述了罗得岛和勒罗斯岛的惨痛故事。它们造成了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来未曾有过的极其严重的分歧，幸而这些分歧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好多个月以来，我曾经面对重重阻力，为他在意大利的战役获得胜利扫清了道路。我们在意大利本土已经集结了大批军队，而不只是占领撒丁岛。

科西嘉岛是我们获得的额外收获。我们从其他战场上吸引来很大一部分德国后备军。意大利人民和政府已投到我们这边来了。意大利已经对德国宣战了。他们的舰队加入了我们自己的舰队。墨索里尼已成为一个逃亡者。罗马的解放似乎已为期不远了。德国十九个师，被他们的意大利伙伴遗弃后，零乱地散布在整个巴尔干半岛，而我们在那里所使用的兵力还不到一千名官兵。“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也没有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西北非最高统帅部认为可能调遣的师团外——根据怀特利将军的报告——我还从驻在埃及的英军和英帝国军队中调出了四个最精锐的师团。我们不仅帮助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英美参谋人员完成他们的胜利事业，而且向他们提供了意外的重要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很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事件。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为了达到与我们已经达到的同样重要的战略目的而提出的小小要求，竟遭到了那样顽固的反对和拒绝。当然，当人们在战争中正在获胜时，几乎所有发生的事，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和明智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居于次要地位人员的迂腐顽固的反对，我们本可以在意大利战役的所有战果外，还会得到控制爱琴海而且很可能使土耳其参战的结果。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伊斯梅将军1943年4月15日的备忘录——桑兹先生的任命——关于佩内明德的报告——国防委员会关于袭击佩内明德的决定——希特勒的乐观希望——关于火箭和无人驾驶飞机的警告——关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分歧意见——8月17日对佩内明德的成功袭击——这次袭击使德国人长期推迟了计划——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敌人计划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琼斯博士的报告——所谓“滑雪场”——10月25日我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的复电——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报告——我们及时的防御措施。

战争爆发前几年，德国人已开始发展火箭和无人驾驶飞机，并在波罗的海海边的佩内明德建立了一座为完成此项工作的实验站。这一活动当然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他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正在进行的活动。在1939年秋季，我们情报机关的报告中已开始出现各种类型远程武器的材料。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从各方面获悉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谣传和零星的情报，这些谣传和情报往往是互相矛盾的。1943年春季，三军参谋长们研究了这种情况，伊斯梅将军于4月15日将研究结果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首相

三军参谋长们认为，应请你注意关于德国人试验远程火箭的报告。从1942年底以来，我们收到了五份报告，这些报告即使在细节方面不够精确，却指出了一个根本事实。

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是，我们应不失时机地确定事实，如果证据可靠，应即考虑对策。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一个能够召集合适的科学与情报顾问的人的领导下进行调查，会获得最好的和最快的结果。因此，他们提议你任命一位立即负责这项任务的人。他们建议你考虑邓肯·桑兹先生，并认为如果能使桑兹先生担任这个职务，那是很合适的。

三军参谋长们还建议，要求国内安全大臣密切注意这种袭击的可能性，并且通知他上述建议。他们认为，在目前阶段，由于证据还很不明确，因此不宜向公众宣布此事。

三军参谋长们请你核准上述建议。

在战争的初期，桑兹先生曾在驻挪威的一个防空部队里服役。后来，当他指挥第一火箭实验团时，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双足残废了。1941年7月，他参加政府工作，任陆军部财务处长，随后，又任军需部次官。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他对于武器发展的总的指导工作曾经负有很大的责任，因而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生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是我的女婿，我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愿意给他这项重要的工作，当然感到高兴，尽管我完全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

一个月以后，桑兹先生提出了第一个报告，在战时内阁中传阅。下面的摘录概括了报告的要点：

我已审查了德国远程火箭发展的各种证据。为了补充这项资料起见，我曾要求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周围地区，进行空中侦察。根据以往的报告判断，火箭的发展计划看来很可能正在该地进行。这种空中侦察现已完成，所摄的照片提供了进一步的重要情报。

看来，德国人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企图发展一种能从很远的距离轰炸某一地区的重型火箭。这项工作，或许是同喷气飞机和空投火箭鱼雷的发展计划同时进行的。关于这种发展的进度，我们现在只掌握很少的情报。但是，根据现有的少数证据所提供的情况来看，它可能已大有进展。伦敦从其面积看，很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

我们应当作出充分的努力，以便从大陆上的特工人员方面，从战俘的口中，以及通过空中侦察等办法，获得更多的这方面的情报。

在德国境内和德军占领区内，看来非常可能有与这种武器的发展和生产有关的实验设施和工厂，在法国西北部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这种可疑的工厂。我们对这些工厂设施都应当进行轰炸。关于建议进行轰炸的目标的初步名单，即将送交空军参谋部。

6月4日，空军副参谋长埃维尔空军中将发出指示，使桑兹能直接同负责收集特工人员和战俘的进一步情报的有关情报机构进行联系，并请他对空中侦察提出建议，并把从侦察中得出的结论通知空军参谋部。关于追寻这种射弹的弹道以及探查发射地点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都进行了研究。民间防空和安全措施也已着手进行。

6月11日，桑兹先生提交空军参谋部一份备忘录，要求定期在佩内明德地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而且对于法国北部所有距离伦敦一百三

十哩以内的地区，进行空中摄影。他还建议，应当炸毁位于佩内明德的实验站。他在他的下一次报告中，强调立即进行袭击的重要性。

最近的空中侦察照片提供的证据表明，德国人在佩内明德的实验站正在尽快地加紧发展远程火箭，并且经常地进行发射。此外，还有迹象表明，佩内明德的设备不足的防空工事正在进一步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对这个实验站进行轰炸的计划，应尽快付诸实施。

6月28日，桑兹在报告中说，对佩内明德的空中摄影表明，沿发射地点有大量的火箭。这些火箭可能有大约九十至一百三十哩的射程。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的预防措施，德国人仍有可能躲过我们的侦察，成功地在法国北部安置若干发射器，并且正准备对伦敦发动火箭袭击。根据这种情况，确有必要尽快地找出发射火箭的位置，以便采取立即轰炸的办法，把它们摧毁。

以目前的雷达站已有的设备，应当可以观察到飞行中的火箭和判明它们的发射地点，精确到十哩范围。如果增加某种辅助仪器，雷达的性能可以大大地改进。这种辅助仪器的制造已在进行。第一套设备现正在拉伊安装。其余的将在两三个月内完成。特别指示已发给五个最合适的雷达站（斯温加特、拉伊、皮文赛、波林和文特诺尔），操作者的必要训练也已开始。

国防委员会从4月以来，不断地获得充分的情报。6月29日，它作出了决定：

对于在伦敦周围一百三十哩以内的法国北部地区，应当组织和坚持最彻底的和最严格的调查工作，一切能使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彻底和有效的步骤，都不应忽视。

对于佩内明德实验站的袭击，应尽可能采取最猛烈的夜袭形式，由轰炸机队在条件合适时尽早执行。

法国北部的火箭发射点，其位置一经探明，我们便应尽一切力量作好计划，对它们立即进行空袭。

※　　※　　※

希特勒也正热衷于这一计划。大约在1943年6月初，他在一些担任阁员的主要党徒的陪同下，视察了佩内明德。这时，我们对火箭发射

的导弹，要比对无人驾驶的飞机更为了解。两种方法都在大规模地积极进行准备，而佩内明德则是一切研究和实验的中心。在发展原子弹方面，德国人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展。“重水”没有产生什么鼓励作用，但是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无人驾驶的飞机和火箭，可以用来对英国进行一次新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打击，同时打乱英美企图大规模横渡海峡重返大陆的计划。希特勒由于在佩内明德所了解的一切情况而感到宽慰。他把德国的最大力量，用于实现这个新的、也许是最后的希望。

在6月10日前后，他告诉聚会在一起的军事首脑们，德国人只需要坚持下去就有办法。到了1943年底，伦敦必然会被夷为平地，英国将被迫投降。10月20日定为开始发动火箭袭击的日期。据说，希特勒曾亲自下令制造三万发火箭，以供当天使用。如果传说可靠的话，这表明他是生活在荒唐的幻想中。德国军需部长施佩尔博士说，制造每个V2①所需的人时，大约等于制造六架战斗机的人时。所以，希特勒的要求等于是要在四个月内制造十八万架战斗机。这是荒谬可笑的。但是，这两种武器的生产，却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并且从生产高射炮和大炮的工厂，调来一千五百名熟练工人从事这项任务。

①V2是我们为火箭起的名称；无人驾驶的飞机被称作V1。

7月9日，桑兹先生报告说，除了德国人准备使用火箭袭击伦敦的计划以外，还有迹象表明，德国人企图使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和射程极远的大炮。两条形迹可疑的坑道已经被发现——一条在圣奥梅尔附近的瓦当，另一条在费康附近的布伦埃瓦。因此向英国东南部选定的雷达站发出指示，要求它们提防火箭的发射。内政部也制订了计划，不是准备大规模地撤出伦敦的人口，而是在紧急时迁出十万名享有优先权的居民，如在学儿童和孕妇，规定每天为一万人。莫里森桌形防空壕①，已有三万个运入伦敦，使城内原来储存的这种设置增加到大约五万个。

①英国内政大臣莫里森建议的桌形钢质室内防空墙。——译者

7月19日，我们提出的报告说：

在法国的西北部，正在进行一些性质无法判明的工程，包括铁路侧线、转车台、房屋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在上述大部分地区，建筑工程正以极快的速度加紧进行，尤其是在瓦当，活动异常紧张。对于

这类工程，还进行了一些伪装，在某个地点还发现将高射炮运到了现场。

当这种种事实和报告提到国防委员会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关于对英伦三岛的这种新的袭击方式，究竟是用火箭炸弹还是用无人驾驶飞机的问题，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引起了非常深刻而又尖锐的分歧意见。最初认为是火箭的意见占上风，但是，它的支持者，后来因为人们弄清了对导弹的体积与破坏力所作的估计是过分夸大的，于是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动摇。面对上述的情况，那些负责国内安全的人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性：不仅要从伦敦撤出儿童和孕妇以及其他特定的人们，甚至要使首都本身全部实行撤退。

国内安全大臣研究了报告，深为不安，并且往往把危险说得极其严重。他必须确保没有低估这种危险，这自然是他的特别职责。另一方面，彻韦尔勋爵却表示不信；他认为，德国人即使能够制造巨大的火箭，也是不合算的。正如他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他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使用无人驾驶的飞机，他们获得的成果要大得多，而付出的代价却小得多。即使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他们使用弹头重达十吨或二十吨的火箭，他也不认为英国遭受的破坏，会达到已经提出的数字所表示的那种程度，何况他并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听到他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之间若干月来时常进行的讨论，有时似乎令人感到，这两位主角的意见分歧，在于究竟这些自动武器的袭击，是毁灭性的，还是比较不重要的。实际上，如惯常的情形一样，这不是“是否”之争，而在于“多少”之争。

彻韦尔勋爵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于袭击的可能规模所表示的意见，大体上是正确的，而那些耸人听闻的估计则是错误的。

※　　※　　※

这些讨论并没有使我们的行动延迟或犹豫不决。袭击佩内明德虽有困难，但势在必行。8月17日夜晚，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空军中将，派遣五百七十一架重轰炸机进行突击。所有的建筑物都分布在沿海岸的一条狭窄的地带，并有烟幕保护。从英国发射的无线电领航电波，既不能达到它们那里，而我们的飞机携带的仪器，也不能充分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因此，必须在月夜进行轰炸，尽管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就在附近，而派遣我们自己的夜间战斗机，距离又是太远。飞行员

奉命从八千呎高空进行轰炸，这比他们的平常高度要低得多。而且哈里斯空军中将告诉他们，如果第一个夜袭的空袭失败了，第二天夜晚，必须再进行一次；以后遇有适宜的夜晚，必须一直继续下去，不计损失，也不考虑敌人在第一次袭击后显然要尽一切的可能增强防御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又作出一切努力，来引导我们的飞行员和迷惑敌人。领航飞机在前面飞行，指示航线和分散的标志，一架主轰炸机围绕目标飞行，估定结果并用无线电话指导我们的飞机。这次采取的航线几乎和前次轰炸柏林时一样，并且派遣一小队蚊式飞机前往柏林，以迷惑敌人。

那天夜晚的天气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好，地面上的标志也不易找到，但是将要飞到吕根岛时，天气开始晴朗了。许多飞行员都准时地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距离，开始飞行。目标的上空多云，而且又笼罩着一层烟幕，但是，据哈里斯说，“这次袭击的计划，非常周详，因此保证了大量的炸弹集中投在所有的目标上。”敌人起初被我们对柏林的佯攻所欺骗，但这种情况并未维持多久。我们的绝大多数轰炸机都飞了回来，但德国战斗机在它们的返航途中截住了它们，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被击落了四十架轰炸机。

这次轰炸的结果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尽管在物质上造成的损失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可是这次袭击对于局势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刚刚绘制完毕、准备发给车间使用的构造图样都被烧毁了，准备开始大规模制造的计划也大大地推迟了。佩内明德的母厂被炸弹命中。德国人由于担心在其他地方生产火箭的工厂遭到袭击，便把制造工作集中在哈尔茨山脉的地下工厂。所有这些变化，使这种武器的改进和生产大大推迟了。德国人还决定，把他们的实验活动迁到我们轰炸机航程以外的波兰境内的一个机构。我们的波兰特工人员警惕地监视着那个地方。新武器在1944年1月进行了试验。他们不久就发现了新武器的射程及其发射路线，但是火箭坠落的地点，自然彼此相距有许多哩远。德国的巡逻队经常急忙赶到火箭落下的地点，并收集碎片。但是有一天，一枚火箭落在布格河岸，没有爆炸。波兰人先赶到现场，把它推进河里，等德国人放弃了搜寻以后，乘黑夜把它捞起来进行拆卸。这一危险的任务完成后，一个波兰工程师于1944年7月25日，被皇家空军的一架“达科他”式飞机接走，他携带许多技术资料和重达

一百余磅的新武器的重要组件飞往英国。这个英勇的人物又返回波兰，后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8月13日在华沙遭到枪杀。

※　　※　　※

对佩内明德的袭击虽然使我们作出了上述的种种牺牲，但是对战争的总的进程却产生了重要的和明显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次空袭以及后来对法国境内发射地点的袭击，则希特勒用火箭对伦敦进行轰炸，很可能在1944年初就已开始。它实际上被推迟到9月。到了那时，在法国北部准备就绪的发射地点，已被蒙哥马利将军的部队占领。结果，飞弹不得不在荷兰的临时基地发射，那里距离伦敦这个目标，路程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准确性也大大地降低。到了秋季，德国的交通线，由于战争的各种需而拥挤不堪，以致火箭送到发射地点的运输工作再不能享有最优先的待遇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所著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V”武器的发展和使用，由于佩内明德的实验工厂和其他制造这种武器的地方遭到轰炸而大大推迟。他甚至说：

这种情况看来大有可能：如果德国人得以提前六个月完成和使用这些新武器，则我们对欧洲的进攻必然被证明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我确信，如果他们成功地使用这些武器达六个月之久，尤其是，如果他们使朴次茅斯——索斯安普敦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则“霸王”作战计划可能已被取消了。

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两种武器的平均误差在十哩以上。即使德国人能够保持每天发射一百二十枚的比率，而且假定没有任何一枚被击落，其效力将等于每周在一平方哩内只落下两三枚一吨重的炸弹。然而，军事指挥官却认为必须消灭“V”武器的威胁，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也同样地为了防止它对我们攻势行动的干扰。

在初秋，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人正在计划不但要使用火箭，而且要使用无人驾驶飞机来袭击我们。1943年9月13日，桑兹先生报告说：

已有迹象表明，敌人正考虑使用无人驾驶飞机作为对伦敦投掷炸弹的一种手段。除非使用的飞机非常之小，或者能在特别的高度或以特别的速度飞行，否则我国的战斗机和防空工事就足以对付它们。如

果这些无人驾驶飞机能够达到的飞行高度和速度，使我们的防空措施无法阻击，那么，它们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发射弹。

我们的对策应当和对待远程火箭一样，即炸毁它的制造场所以及发射基地或起飞机场。

我们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由空军部科学情报司司长琼斯博士在9月25日总结成一个报告：

我们已收集到许多情报。尽管其中有一些在个人的记载中时常发生的疏漏失实之处，但它们却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幅图画不管敌方的宣传效果如何使人迷惑，却只能有一个解释：德国人在佩内明德一直在对远程火箭进行广泛的研究。他们的实验当然曾经遇到了种种困难，从而可能使生产仍然无法进行。尽管希特勒坚持要把火箭在尽早的时间内用于作战，但这个尽早的时间，也许仍然还有几个月。

德国空军也可能正在发展一种用于远程轰炸的无人驾驶飞机，以便与火箭竞赛，而且这种飞机很可能会首先出现。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法国北部正在建造许多奇形怪状的建筑群。所有的建筑的式样都是相同的，其中大多数的方向，看来是对准伦敦的。每个建筑群包括一座或更多的外观有点像雪橇的建筑物。后来，我们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上发现，这些建筑类似佩内明德附近的建筑。有一幅照片显示出一架微型的飞机靠近一个斜坡。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在法国北部的这些所谓“滑雪场”，大概是用来储藏、安装和发射小型无人飞机或飞弹的。

※　　※　　※

直到暮秋时分，我才打扰了罗斯福总统，向他说明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严重心事。我们经常把技术方面的情况通知美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但是直到10月底，我才通过我们的特殊私人关系发出这样一份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5日

我应当让你了解，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从许多方面陆续汇集的证据表明，德国人正准备用射程极远的火箭袭击英国，尤其是伦敦。这种火箭估计可能重达六十吨，装载十吨到二十吨的炸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袭击了他们的主要实验站所在地——佩内明德。我们也炸毁

了圣奥梅尔附近的瓦当，那里正在进行一项建筑工程，其目的我们无法确定。在加来海峡和瑟堡半岛，至少有七处这样的地点，此外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地点没有被我们发现。

2．关于制造这种火箭的实际可能性，科学家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个人还不相信这是不能制造的。我们和你们的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火箭推动力的研究比我们领先，他们要把这方面的研究用来制造比飞机更先进的东西，并且正在进行一切可能的工作。注视火箭问题的专家委员会认为，11月中旬可能发动一次猛烈的袭击，尽管它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而且时间不会持久，但在新年期间则可能企图进行主要的袭击。德国人用散布关于新武器的议论来鼓励他们的军队、卫星国以及中立国家，自然会得些好处；但他们的袭击，很可能不如他们叫嚣得那么厉害。

3．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监视在加来海峡地区进行的那些用途不明的建筑工程，而没有对它们（瓦当除外）进行轰炸，目的是想获得更多的资料。但是，我们现在已决定要摧毁那些已经知道的建筑工程。这样做应当是容易的，因为我方轰炸机可以得到具有压倒优势的战斗机的保护。你们的空军当然随时可以在各方面支援我们。可是这种袭击也许不可能终止敌人的威胁，因为那片地方到处是森林和石矿，在山旁可以很容易地建筑倾斜的隧道。

4．瓦当的事例是很有趣的。我们把那个地方破坏得很厉害，以致过了两天，德国人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后，决定把它完全放弃。当地有六千名法国工人从事强迫劳动。他们对空袭十分恐惧，德国人派来监工的一队穿制服的年轻法国人对他们的同胞开枪射击，其行为如此残暴，以致一个德国军官当场击毙了这些年轻恶棍中的一个。一周以后，德国人似乎完全改变了他们上次的决定，又恢复了工程。三千多名工人被送回来了。其余的则前往其他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从而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法国北部这个地区，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情报系统，从这些来源以及空中摄影和审讯俘虏的口供中，获悉了上述全部情况。

5．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的情报，我想你是愿意了解的，所以我派一名空中信使把它送来给你。

隔了几天，他答复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1月9日

关于德国制造火箭的活动，我们也接到了许多情报。最近我接到的唯一对于你可能有价值的情报，是关于火箭制造工厂所在地的，据称那些地方是卡尼阿弗里德，里希斯哈芬、米次根内特、柏林、库格拉格佛克、施魏因富特、维也纳新城，以及坐落在维也纳南面，由维也纳通往巴登的公路左边的一个孤立的工厂。据说，由于负责佩内明德实验站的沙米尔格姆班斯基中将在轰炸中丧命，火箭的生产已经推迟。这份情报是一个情报人员通过土耳其转来的。

※　　※　　※

科学家们和我的国防委员会同僚们所持有的证据，以及互相冲突的意见，仍然是相持不下而又非常混乱。因此我请求飞机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用他的特殊知识和公平见解，审核所有关于德国远程武器的情报，并作出一个结论。他于11月17日提出了报告。

从纯实验观点看，可能性的顺序似乎是：（1）大型滑翔炸弹；（2）无人驾驶飞机；（3）小型远程火箭；（4）大型远程火箭。

皇家空军对佩内明德的袭击当然有极大的价值，并且已使远程进攻武器的发展——不管它们是哪些类型的——受到了挫折。

毫无疑问，德国人正极力完成某种远程武器，而法国北部那些新的用途不明的建筑工程，如果我们不能指明它们的其他用处，确是令人极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作好一切适当的准备，来应付敌人如果进行这种袭击时的一切后果，尽管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它最早会在新年以前实现。

我们同时应当继续空中摄影，并且在一有机会时就摧毁有关的场所。

这个报告，当然有许多不明确之处。12月14日，空军副参谋长博顿利空军中将报告说：

法国北部的“大型发射场”（包括已被袭击过的三处）被怀疑是和远程火箭的袭击有关。为了保护这些发射场之一所使用的高射炮，重型的有五十六门，轻型的有七十六门之多。

根据汇集的证据看来，“滑雪场”是用来发射无人驾驶飞机的。空中摄影侦察证实，现在已有六十九处“滑雪场”，最后的总数预料可以

达到一百处左右。如果现在的建筑速度保持下去，大约二十处的工程应在1944年1月初完成，其余的将在2月完成。加来海峡和松姆——塞纳地区的发射点所确定的目标是伦敦，而瑟堡地区的几处发射点则以布里斯托尔为目标。

12月18日，一直与琼斯博士保持密切联系的彻韦尔勋爵，向我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明了他对预期的飞弹袭击的日期和强度所持的看法。他认为，轰炸不会在4月以前开始，而在开始袭击的一两天后，每天的发射量也不会超过百枚；其中约有二十五枚可以达到目标的十哩范围以内。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每天造成五十至一百人的伤亡，因此他不赞同实行大规模撤退的令人恐慌的措施。他仍然漠视使用大型火箭的可能性。即使那种火箭能够制造——根据任何现有的技术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它在生产上所费的人时将比飞弹多二三十倍，而且，据他看，还不会有更大的效果。

在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内，我们开展了应付飞弹袭击的计划。我们决定，防御工事应当分作三个区域——在伦敦郊外，布置一个气球阻塞网，在它的外围，布置一个高射炮阵地，而在高射炮阵地之外，则是战斗机活动区。我们又采取步骤，催促美国供应电子高射瞄准器和无线电控制的近发引信，因为一旦轰炸开始，这些仪器能使高射炮兵击落绝大部分的飞弹。

同时，英美空军继续轰炸法国北部大约一百处的“滑雪场”。这种轰炸非常有效，到34月底，空中侦察表明，敌人已放弃了那些地区的工程。但是我们感到满意的时期并不长久，因为我们发现，另一方面，敌人正在建造一些变相的发射场所，这些场所不那么精密复杂，却更加仔细地加以伪装，所以，也就比较难于发现和击中。不论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了这种新场所，我们就进行轰炸。许多场所已被摧毁，但是没有被损坏或发现的还有四十处左右。而敌人就是利用这四十处左右的发射场，终于在6月间发动了火箭袭击。

※　　※　　※

从1943年4月间三军参谋长们向我提出备忘录时起，到1944年6月实际袭击发动时止，经过了将近十五个月的时间。其中没有一天是虚度的，而且也始终没有疏忽大意。需要好多个月才能完成的准备工作，及时地以昂贵的代价，大规模地展开了。当灾难最后落到我们头

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像我在下卷中将叙述的那样，把它击退。尽管我们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对于我们的作战能力或将在法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阻碍。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统治机器具有效率的一个实例，同时也可以证明一切有关人士的远见和警惕性。

第十四章　第三战场的僵局

希特勒决定在罗马南面作战——德军的冬季战线——亚历山大的军队被削弱了——10月24日，我致亚历山大的电报及其复电——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战区司令会议——他赞同亚历山大对于意大利战局的分析——登陆艇的撤退使我们军队失去了机动性——集结军队的速度下降——对于局势变化的观察——我致电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的复电——我请求在地中海保留更多的登陆艇——艾森豪威尔受权额外保留六十八艘登陆艇至12月15日——11月9日，我致电我国驻莫斯科大使——我通知布鲁克将军我们需要波兰军！！联合战略空军的过分要求——第八集团军渡过桑格罗河——美国第五集团军逼近卡西诺的德军主要阵地——空战——德国驻意大利的空军被削弱了——第三战场在牵制敌人方面的价值——总结。

10月初，希特勒采纳凯塞林的建议，改变了他对意大利战略的原有决定。在这以前，他本来主张把他的军队撤到罗马的后面，而仅仅守住意大利北部。现在，他命令军队尽可能地向南面打去。他所选定的战线，即所谓“冬季战线”，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桑格罗河背后开始，穿过意大利崎岖不平的山脊地带，延伸到西海岸的加里利亚诺河口。意大利的自然特点——险峻的山脉与湍急的河流——使得这个纵深数哩的阵地非常坚强。一年来，德军从非洲、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几乎马不停蹄地后撤，这时高兴地转过身来杀回马枪了。

虽然冬季的来临会严重妨碍我们的行动，但是魁北克会议作出的主要战略决定，却由于德国人深深地陷入了意大利战场而得到了好处。我们把横渡海峡的进攻置于首要地位，这就使意大利从此成为一个次要的战场。希特勒感到不得不使用这样多的军队来抵抗我们的逼进，这种做法有利于我们的主要目标，但是却不是使我们在意大利的战役归于失败的正当理由。

第五集团军在10月12日重新开始进攻，经过十天的战斗后，它所属的英国第十军和美国第六军渡过沃尔土诺河，建立了巩固的阵地，并且准备攻打敌人的下一个阻碍我军前进的阵地，这是由加里利亚诺河南面的一系列高地所组成的。要把敌人从这些阵地驱走，需要另一

个星期的战斗。但是在11月的最初两周内，第五集团军和“冬季战线”前哨防地的敌军展开了战斗。第五集团军的六个师在这条战线上遇到了兵力相等的德军，德军仍如惯常那样顽强地战斗。对德军战线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却没有获得多大的进展。我们的部队已经苦战两个月了，这时气候很坏，部队需要休息和整编。但是，魁北克会议为了应付一种不同的局势制定的计划，这时却被硬性地执行，地中海战区的大部分登陆艇被调走了。

因此，意大利局势变得对我们大为不利。德军获得了强大的增援，并且奉命抵抗，而不是后退。盟军反而从意大利和地中海战区撤出八师精锐部队遣返英国，准备用于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我正在集结的或已经调去的另外四师兵力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接踵而至的是一个僵持局面，并且经过八个月的激烈战斗后，仍然没有缓和。这种情况不久将会在下面谈到。

※　　※　　※

我在考虑这种种情况的同时，在10月24日致电亚历山大将军：

当你们的战斗正在进行时，为了执行魁北克会议的决议，将我们的两个精锐师团——第五十师和五十一师调走，这当然使我感到忧虑。你的军队担负摆在面前的任务，实力究竟如何，我希望听取你的意见。第八集团军是否已经集中完毕?

你曾提过期限是24日。

2．我正要求在11月15日前后，在非洲某地举行一次联合参谋长会议。无论如何，届时，我将到你那里去。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祝一切顺利。

亚历山大答复说，德军在意大利的师团数目当然使他感到一些忧虑。这些师团所造成的后果，决定于敌人能在罗马南面多远的地方保持强大的兵力。现正作出一切的努力，以空军行动使德军的交通线陷于瘫痪。他急于在意大利加强我们的空军力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劳力和物资。第八集团军已经集中完毕，并已发动攻势，这种攻势在最初的几个阶段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注意局势。我高兴地听到你不久要来看我们，而且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你。”

※　　※　　※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了一次战区司令会议。他请亚历山大综述当前的形势。他的报告极其重要，因此，艾森豪威尔把报告全文转送罗斯福总统和我。艾森豪威尔赞同亚历山大的一切看法，并且认为他的报告对于当前的局势，作了明确而真实的阐述。

第一部分

（一）、（1）在9月9日，即发动“雪崩”战役和宣布意大利停战协定的那一天，对于敌方总的情况的估计如下：两个师在卡拉布里亚抵抗第八集团军的推进；一个师驻在意大利的踵形地区；照原图译制三个师驻守在罗马南面的阵地，准备当盟军在萨勒诺湾登陆时用于作战；在罗马附近地区约有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意大利北部有九个师。因此，德国人在意大利本土可以调遣的兵力总数约有十八个师。其中有些师，我们认为是要在意大利北部应付内部局势的，因为这种局势，据我们预料，会对他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2）我们当然认识到：我们面临德军的对抗，要在萨勒诺附近发动突击是很危险的。但是考虑到意大利的局势，以及派遣数量不大的兵力在踵形地区登陆的机会，加上我们空军的压倒优势，这就使整个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因此我们十分正确地进行了冒险行动。此外，可以使用的登陆艇非常之多，这就使我们在通过海路集结和补充军队方面，享有充分自由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这些登陆艇又使得我们有可能实行进一步的两栖作战，以支援陆地上的进军。这种灵活机动性证明是极有价值的。第八集团军在沿卡拉布里亚海岸作战时，第七集团军在战争最初的危急关头从西西里岛调遣一师兵力来增援萨勒诺地区时，都曾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灵活机动性。

（3）当时我们虽已知道登陆艇要在冬季撤回去，至于撤回的数目和日期则尚未确定。我们的原定计划是估计每天从地中海各港口汇集一千三百辆车辆。这样一个数字意味着二十个师的盟军以及战术空军，事实上能在年底运往意大利，只要它们能有装备而且给养得到保证。同时，还估算了将来使用的登陆艇的数字，以便使我们能有充分的机动性来帮助军队的补充，以及在一旦必要时，为配合陆地上向罗马进军的两栖作战行动，提供物质条件。

第二部分

二、（1）今天的局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南部，盟军十一个师对抗德军九个师，而敌人还有大约十五个师在更北的地区，已知的总数达到二十四个师，或许多到二十八个师。假定没有不可预见的原因使集结军队的速度进一步降低的话，我们在意大利本土可以使用的军队的最高数字是：11月底十三个师；12月底十四至十五个师；1月底十六至十七个师。我们集结军队的速度，已经从以前估计的每天一千三百辆车辆，减少到大约两周二千辆，结果使空军和陆军的编成工作受到了拖延。地面部队集结数字的减少，也是由于受到了下列决定的影响：把战略空军尽快地调往福贾地区，而不等待占领罗马地区的基地。对于空军的要求，应该在年底予以满足。

（2）登陆艇由于消耗本来已经减少，现在又进行如此严重的削减，结果使我们除了使用少数兵力外，无法利用敌人两翼易于遭受海上迂回袭击的固有弱点。由于公路和铁路设施已被破坏，现有的绝大部分的登陆艇，需要用于集结军队和为沿海地区提供补给。同时由于驳船和拖轮的短缺，以及敌人对停泊设施的破坏一时难以修复，因此登陆艇也需用于维持港内的交通运输。

三、（1）对敌人现况的研究表明，敌人的交通线足以使他们在意大利，主要是在北部地区，集结总数约六十个师的兵力，如果他们有这么多的兵力的话。而且，尽管我们的空军占有优势，敌人也能够使他们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在那里坚持下去。德国人显然要缩短他们在欧洲堡垒周围的战线，以便组成一支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可以用来进一步增援他们在意大利的军队。

（2）对比之下，盟军的地位就不是那么有利了。以现有的人力与物力，要增加集结军队的速度是办不到的。在罗马南面建立一条稳定的战线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个都城具有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战略地位，而且我们必须获得足够的纵深地带，然后福贾机场和那不勒斯港才能被认为是安全的。既然如此，在罗马北面攻占一个坚固的防御基地，就变得迫切需要了。而且，我们不能采取一种纯防御性的措施，因为这样就会把主动权让给了德国人。

第三部分

四、德国人现在的明显企图是想在罗马南面保持一条战线，那里的地形有利于防御，而我们在装甲部队或炮兵方面的优势却无用武之

地。即将到来的恶劣气候将限制我们空军的活动，而事实上，情况已是如此。敌人的部队可能已经疲惫了，但是他们可以由北方调来的军队替换。已有迹象表明，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换防。我们既没有可以轮换的军队，也没有运输船舶使我们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因此，目前的趋势似乎是，我们向罗马推进，不得不旷日持久和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是一场“打得凶猛的棒球赛”，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现在略占优势，但敌人却有轮换的机会，这样，也就两相抵销；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我们也就不可能采取规模足以加快我们前进速度的进行两翼包围的两栖作战行动。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这种“打得凶猛的棒球赛”，即便最后取得了胜利，它也可能使我们在罗马北面处于一种精疲力竭和实力虚弱的状态。如果德国人从北方调来新的师团举行反攻，我们就不能保持已得的阵地。我们的空军在冬季的几个月中的行动，恐怕抵销不了敌人给我们的这种性质的打击；除上述情况外，我没有任何忧虑。德国人对意大利战场的增援，看来超过了它内部形势或纯防御性的需要所许可的程度。如果轻易取胜的机会出现，德国人无疑将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抵销一年来在各个战线上遭受挫败所造成的影响，并且以此在1944年的战役开始前，来提高德军的士气。在巴尔干半岛和法国将产生的影响，可能对我们特别不利。

五、（1）最后，假使对萨勒诺的初步袭击获得了成功，9月的前景看来是乐观的。在北部的一些德军师团将要卷入困难的内部安全问题。在南部集结军队的速度，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在德军没有后备部队给予增援的条件下，到12月底，我们应当有了二十个师以对抗敌人可能有的十八个师，并且在意大利本土，我们已有必要的充分的空军力量。我们认为，为了包抄敌人的海岸两翼和维持我们在滩头的兵力，要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因为这可能是必需的。

（2）总起来说：今天的形势是，盟军十一个师在利于守势的地区，对现有九个师兵力而随时可以获得增援的德军，进行正面战。到1月底，我们集结军队的程度将缩减到最多不过十六或十七个师，来对抗敌人即将拥有的大约二十四个师的兵力，而且我们又没有可用的人力与物力来展开超过局部性的两栖作战行动。我们可能长期被拖在罗马南面，欲进不得，致使德国人能够澄清意大利北部的局势，接着便

增援他们的南面战线。情况果若如此，则主动权很可能会转到他们的手中。

这真是一份精辟的文件，它涉及到我们战略的一切最严重的问题。

※　　※　　※

我已经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其中的某些问题。

首相致马歇尔将军（华盛顿）　　1943年10月24日

我曾经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很长的电报，谈到我们非常需要在非洲举行一次会议。我希望他能把该电给你一阅。为了遥远的“霸王”作战计划，从迫在眉睫的罗马会战中，撤走了我们两个精锐的师团——第五十师和第五十一师，我当然感触极深。我们是在履行我们的契约，但是我祈祷上帝，愿这一行动勿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6日

现在谅你已经阅读了艾森豪威尔的报告，其中说明了我们在意大利正在陷入的那种处境。我们绝不能让这次伟大的意大利战役每况愈下，最后形成僵局。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罗马和它北面的飞机场。敌人已把他们这样强大的兵力转移到这个战场上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任何人也不能怀疑，我们击败意大利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帮助了俄国人向前推进，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给予他们支援的唯一办法。我认为，为了赢得意大利战役，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必须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不计对于以后的军事行动产生什么影响。

在你感冒未愈的时候，我拿这些事来麻烦你，心中深感不安。

马歇尔将军在10月27日答复说，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有足够的军队在意大利作战，而不致承担过大的风险。他目前的问题是登陆艇，这个问题将加以研究。据他看，在估计意大利的局势时，我们空军的压倒优势这一巨大有利条件，几乎被忽视了。恶劣的天气并不一定能够抵销，或者不能长期地抵销对敌人交通线实行密集袭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　　※　　※

现在，我为地中海的登陆艇问题，向罗斯福总统呼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4日

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必须提请你注意，英王陛下政府对于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将登陆艇从地中海撤走一节，愈来愈感到忧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所作的这种预测，即如果关于撤走登陆艇的现行计划必须严格执行的话，他不能在1月底以前，甚至在2月底以前，占领为保护罗马飞机场所必需的那条战线。他进一步说明，为了取得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必须进行耗费巨大和旷日持久的正面进攻。鉴于英国军队在意大利对敌作战中占有极大的比例，而且伤亡也是较大，又鉴于美国总司令——我们在他的下面服役——的明确意见，我们有权利请求我们的美国盟友重视我们的真诚建议。

2．因此，战时内阁正式请我提出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请求，必须予以考虑。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事情是十分紧急，不容许我们再拖延三个星期，等到下次参谋会议能够举行时提出，因为那样就会使登陆艇在这期间撤走或停止使用，从而对意大利战役带来严重的损害。

3．我想顺便提一下，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努力，我们充分相信，到“霸王”作战计划的规定日期，联合王国可以生产出额外的七十五艘坦克登陆艇。

接到他的答复后，我感到如释重负。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1月6日

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今天已授权艾森豪威尔，准许他将原定尽早地撤往联合王国的六十八艘坦克登陆艇，留用到12月15日为止。

据我看，这一行动应已满足他的基本要求。

我立即通知了亚历山大。他答复如下：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3年11月9日

坦克登陆艇暂不撤走，这对于我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是，12月15日的期限，却不能使我实现我的全部计划，我在致帝国总参谋长的电报中已说明了这一点。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11月9日

你应当在坦克登陆艇能够留用到1月15日的基础上来制订另一个作战计划。我确信，这一点在我们的会议上将得到同意。

我又致电我们驻莫斯科大使，内容如下：

首相致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1943年11月9日

……俄国战场上天气特别晴朗，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必须展开的正面进攻所使用的部队，虽比敌人的兵力强不了多少，却一直积极地战斗，可是因为天时关系，这种正面进攻的速度不得不放慢下来。……

我的愿望始终是，继续坚持并极力推进意大利战役，而且要把尽可能多的德国师团吸引到那个战场上来，并把它们牵制在那里。我高兴地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达成协议，决定在12月15日以前不再撤走登陆艇。这样，就有可能把更大的力量投入我们在意大利的整个作战行动中。我希望通过国内作出的新的巨大的努力，能制造出更多的登陆艇，以便补偿由于推迟调回其他登陆艇而造成的短缺。

德军的一半兵力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伊斯的利亚半岛，离开我们的前线约三百哩。他们从这半数兵力中已撤出一些部队回到俄国的南部。这些兵力之所以能够撤走，不是由于我们战线上有任何作战不力的情况，而是由于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大利人采取默从态度，从而减轻了对内部安全的危险。我们毫不怀疑伊斯梅将军对德军实力所作的估计的正确性。他提到那里有六个德国装甲师，其中半数是在我们的战场上作战。德国部署在罗马南面作战的，现在证明已有十个师，我们用十二或十三个师的稍大的兵力与之对抗。在多山地带进行持续的正面进攻，这些兵力不算多大的优势。

我写信给布鲁克将军，内容如下：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11月16日

波兰人应当到前线作战，这已成为当前的紧急问题。这些年来，他们虽已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用了大量的物资，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意大利战场也迫切需要增援，预定在新西兰人调走以后，紧接着把波兰人调去。现在不是改变他们的编制的时候。最好把员额不足的两个师调去试一试。它们的名称仍是波兰军，我们必须努力从其他方面征募兵员。

……

我看，与其拆散在波斯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这些编制，倒不如先动用在英国的波兰装甲师，因为该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作战任务。但是我相信，如果波兰军队走上前线，而且在人所共睹的情况下同德军战斗，这就有可能从斯大林那里获得更多的波兰兵源。我打算在我们见面时提出这个问题。苏联政府有不信任这支波兰军的倾向，并且怀疑养兵不用，为的是将来用之于反对俄国人，以保护波兰的权益。但是，如果这支波兰军走上了抗击德军的战线，并且开始作战，这种看法将会消除。另一方面，我不赞同对现行编制进行任何改变。

※　　※　　※

这时盟军的重轰炸机队正在福贾机场建立起来，其任务是袭击超出我们以本土为基地的空军中队航程以外的德国东部的工业目标。这个重轰炸机队提出的种种要求，对于我们有限的航运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愈来愈感到不安。

据我看，这些要求，对于当时总的形势是不相称的和无关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11月17日

为了在意大利建立战略空军，而不惜牺牲攻占罗马的战役的利益，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对德国实行战略轰炸，不管多么重要，却不能当作优先于这次战役的问题处理，因为这次战役必须在我们的思想上占首要地位。主要的战术需要与战略政策相比，必须始终享有优先权。直到最近我才了解，陆军的集结，由于与这次战役无关的大批战略空军部队向前调遣而受到了阻碍。事实上，这是违背所有正统的军事原则的作法，而且在常识上也似乎是错误的。

一周以后，我又说：

空军迫不及待地抢先前进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确实已经妨碍了陆军的行动。

※　　※　　※

第八集团军这时已经向前推进，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后，逼近桑格罗河。这里驻有德军的四个师。为了保持主动，亚历山大将军的意图

是，第八集团军应当过河，在这条战线上突破“冬季战线”；随即尽量向前推进到佩斯卡拉—阿韦察诺公路，从那里威胁罗马，并使敌人在西海岸的交通发生危险。我军已在桑格罗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但是敌人的主要防御工事是设在对面的高地上。天气恶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河水猛涨，因此进攻推迟到11月28日才开始。这一天，第七十八师、第八印度师和最近到达的新西兰师发动了攻势，并且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以后，它们在桑格罗河对岸十哩的地方稳住了阵地。到12月20日，加拿大部队已到达奥托纳的近郊，但是直到圣诞节后三天，经过非常猛烈的战斗后，奥托纳城内的敌人才被肃清。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巷战，从这次巷战中，获得了不少的经验教训。但是敌人仍然继续顽抗，从意大利北部调来更多的援军。第八集团军在12月间获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没有攻下任何重大的目标，接着，冬季的气候使活跃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在克拉克将军统率下的美国第五集团军，沿着公路费力地向卡西诺逼进，并袭击了德军主要阵地最前哨的防御工事。

敌人在两旁俯瞰公路的山上，布置了坚强的阵地。12月2日，英国第十军和美国第二军攻打公路西面的巍峨的卡西诺峻岭，经过了顽强的战斗，在一个星期后，终于把敌人肃清了。

在公路的东面，由美国第二军和第六军——后者现在包括摩洛哥第二师——进行了同样的激烈战斗。直到新年开始时，敌人才被击退，第五集团军才沿着加里利亚诺河及其支流拉皮多河全面摆开阵线，在它的前面是卡西诺高地和享有盛名的修道院。

在所有这些陆地的战斗中，陆军曾经获得我们战术空军的充分支援，而我们的战略空军，则在敌人战线的后方，进行了多次有效的袭击，尤其在对都灵的一次袭击中，一座重要的滚珠轴承厂被美国空中堡垒炸毁了。另一方面，德国空军发挥的作战力量则较小。在白天，他们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很少出动。他们的远程重轰炸机对那不勒斯的六七次袭击，没有造成多大后果。但是12月2日，对我们船舶拥挤的巴里港进行了一次破坏性极大的突然袭击，结果，一艘军火船碰巧被击中，另有十六艘船被炸沉，而且还损失了三万吨货物。

德国人在冬季无意争夺对意大利的制空权，而且如下表所示，他们大大地削减了空军实力：

德国空军的实力（在中地中海）

1943年	1943年	1944年
7月1日	10月1日	1月1日
975	430	370

我们从英国发动的空中攻势，使敌人从地中海和俄国撤回所有能够调回的飞机。在意大利的远程轰炸机已全部都调走，以便对英国进行“报复”，以及用于第二年春季的“小型闪电战”。

根据已经说明的理由，我曾把意大利战役称作第三战场。

德国二十个精锐师团被吸引到这个战场。如果加上由于害怕受到袭击而留在巴尔干半岛的驻防军队，德国人保留了近四十个师团，来抵抗地中海方面的盟军。我们在西北欧的第二战场还没有燃起战火，但是它的存在却是真实的。敌人准备了至少三十个师来对付这个战场，而在进攻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敌人准备的兵力增加到六十个师。我们从英国发动的战略轰炸，迫使敌人调回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来保卫他们的本土。这些对于俄国人的第一战场（他们有充分权利这样称呼它），是不容忽视的贡献。

※　　※　　※

我在结束本章以前，应当作一个总结。

在这一期间，西方国家在战争中一切重大的战略上的配合之所以受到限制和不能正确实行，是因为缺少坦克登陆艇来运输各种车辆，而不是运输坦克。对于在这一期间处理军务的人们来说，“坦克登陆艇”这几个字，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上。我们已经以强大的兵力攻入了意大利。我们在那里的陆军如果得不到支援，可能完全遭到抛弃，从而使希特勒获得一次从法国沦陷以来的最大胜利。另一方面，毫无问题，1944年的“霸王”作战计划是势在必行的。我的最大要求只不过是在必要时缓期两个月——即从1944年5月某日推迟到7月某日。这样就能解决登陆艇问题。这些登陆艇本来不需要在1943年深秋的冬季巨风到来以前调回英国，而可以在1944年初春回去。但是，如果迂腐地坚持5月这个进攻日期，并且把它解释为5月1日，那么，盟军在意大利遭受的危险，似乎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指定专门用于“霸王”作战计划的一些登陆艇，如果准许留在地中海过冬，那么意大利战役要取得胜

利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地中海战区有广大的部队尚未参加作战：三四个法国师团，两三个美国师团，英国师或英国统率的师至少有四个（包括波兰军在内）。阻碍这些师团前往意大利参加实际作战的因素是登陆艇；而阻碍我们获得登陆艇的主要因素，则是那种坚持要把登陆艇早日调回英国的主张。

看过本章引用的各种电报的读者，不要因为无意中对某些字句产生的误解，而竟然认为（1）我要放弃“霸王”作战计划；（2）我要夺走“霸王”作战计划的主要力量：或（3）

打算把在巴尔干半岛上作战的军队用于发动一次战役。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种愿望。从5月1日

“霸王”作战计划的规定日期开始计算，只要给我六个星期或两个月的周转时间，我就能在地中海使用登陆艇好几个月，以便把真正有效的兵力投入意大利战场作战，从而不仅能占领罗马，而且会使得德国人从俄国战场或诺曼底战场，或从这两个战场，撤出许多师团。所有这些问题都曾经在华盛顿讨论过，但是对于我的主张所涉及的那些问题的有限性质，并没有给予重视。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我所要求的一切最后都得到满足。登陆艇不仅可以留用，以便维持地中海的运输；甚至可以继续延期，以便用于1月间的安齐奥战役。这对于在6月6日以充足的兵力成功地发动“霸王”作战计划，并没有产生任何阻碍作用。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我们进行的长期斗争——为了设法获得这些短暂的周转期和防止为了严格遵守关于开辟另一个战场的日期，而将一个广大的战场抛开不管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终于导致意大利战役既旷日持久而又不能令人满意。

第十五章　北极运输船队的复航

1943年3月运输船队暂时停航——东线的激烈战斗——苏联的夏季攻势——库尔斯克、奥勒尔和哈尔科夫的会战——德军的溃退——11月6日克复基辅——莫洛托夫要求继续派遣运输船队！！我催促海军部照办——“提尔皮茨”号失去战斗力——我们驻在俄国北部的人员受到苛刻的待遇——一系列的适当要求——艾登先生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对我的函件的答复——我把复电的特点通知艾登先生和罗斯福总统——我拒绝接受苏联大使交来的斯大林的电报——战时内阁同意我的行动——艾登先生汇报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21日的会谈——运输船队恢复航行——“沙恩霍斯特”号在1943年12月25日被弗雷泽海军上将乘坐的“约克公爵”号击沉——“提尔皮茨”号的末日。

1942年年终时，在北极水域内，英国驱逐舰护卫运输船队前往俄国北部的行动是十分活跃的。正如前一卷中所记载的，这一行动曾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发生了一场危机，负责海军事务的雷德尔海军上将也被撤换了。在1月和3月间，即昼夜仍然几乎完全黑暗的几个月中，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又有两批运输船队起航，一批四十二艘，另一批六艘，各自单独地航行。到达目的地的共四十艘。在同一期间，从俄国各港口平安地驶回国内的船舶共三十六艘，损失的有五艘。白昼的恢复，使敌人比较容易地对运输船队进行袭击。德国舰队的残余力量，包括“提尔皮茨”号在内，现在都集中在挪威水域，并且在大部分的航路上成为一种持久的可怕威胁。而且，大西洋的形势始终不变，它仍然是海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同时，在1943年3月间，同潜艇的战斗正向一个非常危急的关头发展。我们的驱逐舰所受的压力，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了。3月间，运输船队不得不延期起航，海军部在4月提议，而且我也予以同意，即由这条航路向俄国输送供给物资，应当暂停，直到秋季黑暗期开始为止。

※　　※　　※

我们采取这一决定深感遗憾，因为俄国战场正进行着重大的会战，这种会战将成为1943年战役的特征。在春雪融化以后，双方都聚集力量，准备进行一场大战。俄国人在陆军和空军方面，现在都已占

上风，而德国人要想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已经没有多大的希望了。但是，他们却先下手了。俄国人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阵地，伸入德军的战线以内，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因此德国人决定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企图把它削掉。俄国人料到这一着，早已十分警惕，严阵以待。

因此，在7月5日发动进攻时，德国人面临的局面是，敌方坚守着设防严密的工事。北面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两周后，又被击退了。在南面，德军最初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深入俄军的战线十五哩。接着重大的反攻展开了，到了7月23日，俄军的战线已完全恢复原状。德军的攻势至此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来弥补重大的损失。他们曾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新型的“虎”式坦克上，但这种坦克却被俄军的炮兵击毁了。

德军由于俄国的历次战役已经消耗殆尽，同时又由于它的二流水平的盟军参加了它的队伍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它不顾长达千哩的作战线上的其他地区的安全，而把大部分实力集中在库尔斯克。现在，当俄军开始猛攻猛打时，它已招架不住了。当库尔斯克之战正在猛烈地进行而德军后备队已深受牵制时，7月12日，针对奥勒尔周围的德军突出阵地，发动了第一次的打击。经过激烈的炮轰预攻阶段后，俄军的主要攻击向突出阵地的北面扑来，而对其东面，同时展开了辅助性的袭击。俄军很快地完成了深入突破，尽管守军顽强作战，可是他们的坚固据点接二连三地受到两翼包抄、围攻和被拔除。他们的反攻被击退，而在优势的兵力和武器的重压之下，他们完全被粉碎了。奥勒尔于8月5日攻克，到了18日，深入五十哩的全部德军突出阵地已被削平。

俄军第二次的巨大攻势于8月3日展开，当时奥勒尔的进攻战还正在高潮中。这一次，德军在哈尔科夫周围的突出阵地受到了袭击。哈尔科夫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且把守着通往乌克兰和顿涅茨工业盆地的要道。因此，哈尔科夫所准备的防御工事，比一般的更为完备。这一次的主要攻势又是针对着突出阵地的北面，一股兵力扑向正南，攻打哈尔科夫本身，另一股兵力突入西南的阵地，从而威胁了整个德军后方。在四十八小时内，这两处的进攻已经深入敌军阵地，有些地方深达三十哩，并且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到了8月11日，哈尔科夫

三面受到了威胁，因为从东面又向它展开了攻势，同时，在西北方向五十哩的地区，俄军也迅猛地向前推进。就在那一天，希特勒下令必须坚守哈尔科夫，不论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德国驻防军队坚守阵地，作战到底，直到23日，整个城市才落到俄国人的手中。

在两个月内进行的库尔斯克、奥勒尔和哈尔科夫三大战役，标志着德军在东线的崩溃。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败涂地。俄军的计划，尽管异常庞大，但是从未超过他们的资源限制。俄军不仅在陆地上证明了他们的新优势。在空中，大约二千五百架的德国飞机，遭到了至少有两倍之多的俄国飞机的对抗，而且后者的效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德国空军的实力，在战争的这一时期，已达到了它的顶峰，飞机总数约有六千架。但是能够用来支援这一决定性战役的飞机，却不到半数，这就充分证明，我们在地中海的作战行动以及以英国为基地的盟国轰炸机的日益增长的作战努力，对于俄国具有的价值。尤其在战斗机方面，德军感到捉襟见肘。尽管在东线已居劣势，然而在9月间，他们不得不更削弱那里的实力，以便在西线保卫他们自己。到了冬季，德国战斗机全部实力的四分之三部署在西线。俄军展开的迅速的和接二连三的袭击，使德军没有机会充分利用他们的空军力量。空军部队常从一个战区调到另一个战区，以便应付新的危机，不论他们调往何处，在他们的后面，总留下一个缺口，这就使他们发现俄国飞机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

9月间，德军沿着他们的整个南方战线，从正对着莫斯科的地区，一直撤退到黑海。俄军迅猛地向前推进，全力追击。

在北面的枢纽地方，俄军从维亚兹马向前突进，在9月25日，克复了斯摩棱斯克。德军无疑地希望守住第二条巨大的河流——第聂伯河的战线。但是到了10月初，俄军在基辅北面渡过了第聂伯河，同时，在南面的佩列亚斯拉夫和克列缅楚格两地也渡过了该河。10月25日，在更远的南部地区，又占领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只有在第聂伯河河口附近，德军仍固守在该河的西岸；其余的沿河地带全部失去了。由陆地通往克里米亚的通道——彼列科普被占领了，以致在克里米亚驻防的强大的德军的退路也被切断。两翼被包围的基辅，于11月6日易手，许多德军被俘，而俄军向前猛追，到达了科罗斯田和日托米

尔。但是，强大的德军装甲部队对俄军侧翼进行反攻，并把他们击退，所以德军又重占了以上两个城镇。

在这里，战线暂时稳定下来。在北面，俄军在11月底克复了戈麦尔，并在第聂伯河上游的莫吉廖夫的两侧渡过了河。

到了12月，经过三个月的追击后，在俄国中部和南部的德军已被推回二百余哩。由于不能守住第聂伯河战线，德军前面已无遮拦，很容易遭受冬季战役的打击，而他们根据自己的惨痛经验，知道他们的对手是擅长此道的。这就是俄军在1943年的伟大战绩。

※　　※　　※

苏联政府对于运输船队的暂时停航，采取一种责难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苏联军队切望运输船队的到来。9月21日晚上莫洛托夫先生召见我们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运输船队恢复航行。他指出，意大利舰队已经被消灭了，德国的潜艇已经放弃了北大西洋而转到南面的航路。波斯铁路不能运输足够数量的供应物资。苏联三个月以来，进行了一次范围很广的和全力以赴的攻势，然而他们在1943年所收到的军需补给还不到头一年的三分之一。因此，苏联政府“坚决主张”运输船队应当赶紧恢复航行，并且盼望英王陛下政府在今后几天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虽然要回答所有这些意见，有许多话可说，但我在9月25日，却向海军部和其他部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首相致外交大臣、生产大臣、战时运输大臣、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以及代理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9月25日

如果是人力所能及的话，我们有责任重新开放北极运输航线，按照月亮的盈亏情况，从11月下半月开始。我们应在11月、12月、1月、2月和3月，试行五次航行。该项计划应由海军部和战时运输部制订。我认为这是可以实行的。

既然俄国人要求重新恢复这些运输船队，我们便有权利向他们提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要求，即改善我们驻在俄国北部的工作人员的待遇。

海军部最初关于运输船队所作的答复，使我感到失望。

首相致外交大臣、海军大臣、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1943年9月27日

驶往俄国北部的运输船队

这种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1月份的运输船队的船数何以不足？将于12月8日起航的运输船队也是如此。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执行以前，我们必须设法派遣至少五次足额的运输船队。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即大西洋或地中海的局势，将会变得像我们以前派出这些船队时那么紧张。当然，我不准备同斯大林元帅订立一个庄严的契约，而且，我们也要为自己预防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但是，我认为，在11月、12月、1月、2月和3月，应当按月开出一次足额的船队。

我将在星期二晚上十时，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参谋会议。

当我们在29日晚上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个令人愉快的新事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由于我们小型潜艇发动的大胆而英勇的袭击而丧失了战斗力。参加作战的六艘潜艇中，有两艘突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防御设施。它们的指挥官卡梅伦上尉（皇家海军后备役）和普莱斯上尉（皇家海军现役）被德国人捞救起来后，成为战俘，后来他们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事后，空中侦察表明，该战列舰受伤颇重，必须进坞修理后才能重新参战。德舰“卢佐夫”号已驶往波罗的海。因此，我们在北冰洋水域获得了一个喘息机会，或许能够持续几个月之久。于是，我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备忘录如下：

运输船队复航的问题实际上已顺利解决。在我致电斯大林谈及此事以前，请你列举我们的人员在俄国北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便我能以最有利的方式，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向他提出来。我希望今晚起草这份电报。

艾登先生诉说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因此我向斯大林发出如下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0月1日

我已收到你关于重新派出运输船队前往俄国北部的请求。我和我的所有同事们都非常渴望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领导的英勇的军

队。因此，我不准备答复莫洛托夫先生来电中所提出的可以争论的各点。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我们不顾自己的沉重负担，一直极力帮助你们抵抗希特勒匪帮的残酷侵略，以保卫你们自己的国家，而且，我们也一直承认和公开声明，你们赢得的辉煌胜利和给予德军的致命打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2．四天来，我和海军部一起拟订一个关于重新派遣一批运输船队前往俄国北部的计划。这巩计划牵涉到极大的困难。

首先，大西洋战役又开始了。德国潜艇已经采用一种新式音响引爆鱼雷来攻击我们，这种鱼雷用来对付我们正在搜寻潜艇的护航舰只，证明是有效的。第二，我们在地中海的情况极其紧张，要在11月底以前在意大利集结一支约有六十万人的军队，又要设法充分利用意大利军队在爱琴海岛屿和巴尔干半岛陷于崩溃的局势。第三，我们必须在对日作战中尽到我们的一份力量，美国在十分热心地从事这场战争，如果我们态度冷淡，美国人会感到愤慨。

3．虽有上述种种困难，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正计划在今年11月、12月和明年1月、2月派出四批运输船队驶往俄国北部，每批船队大约由三十五艘英美船只组成。为了适应航行的要求，每批运输船队也许分成两次起航。第一批运输船队，大约在11月12日离开联合王国，十天以后到达俄国北部；以后的运输船队，大约每隔二十八天开航一次。在10月底以前，我们打算尽量地撤回现正留在俄国北部的商船，其余的船舶将随同返航的护送舰只一同回来。

如果我们为了帮助他们所作的努力没有奏效，苏联方面可能又会重新指责我们不履行诺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增加了一段维护我们立场的话。

4．但是我必须记录在案，上述措施并不是契约或合同，而是表明我们的严肃认真的决心的一项宣言。在这种基础上，我已下令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派出四批由三十五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

接着，我列举了我们对我方人员在俄国北部遭受的种种令人不满的待遇。

5．然而，外交部和海军部要求我提请你注意，确实是希望你亲自注意，我们在俄国北部所遇到的下列困难情况。

6．如果我们要重新派出运输船队，我们就必须加强从本年3月以来已有所精简的我们在俄国北部的机关。现有的海军人员的名额，即使按目前的需要而论，也少于实际需要，因为人员调遣回国后无人接替。你们的民政当局对于我方人员前往俄国北部，甚至对于他们前去替换那些早应轮换的人员，都一律拒发签证。莫洛托夫先生曾极力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同意，英国在俄国北部的军事人员的数目，不得超过苏联在英国的军事人员和贸易代表团人员的数目。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提议，因为他们的工作截然不同，而且军事行动所需的人数，不能按照这种不切实际的办法来规定。其次，正如我们已经通知苏联政府的，为了执行我们所负责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人员，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艾登先生已经保证，我们将十分注意将人数严格限制到最低的限度。

7．因此，我不得不请求你同意，对于现在需要增添的人员立即发给鉴证，并且请你保证，今后在我们因往俄国北部输送援助而需要申请时，不再拒发签证。我要强调指出，目前驻在苏联北部的大约一百七十名海军人员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在几个月前即应轮换，但是苏联方面却一直拒发签证。这些人对于气候和其他方面的条件不能适应，健康状况不好，因此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将他们轮换回来，而不能再予拖延。

8．我们还希望派遣一个小型医疗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贵国的负责当局业已同意，但是必要的签证还未发给。请别忘记我们是可能有很多伤员的。

9．关于我方军事人员和海员目前在俄国北部的处境，我也必须请求你协助改善。这些人员当然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正从事于对敌的作战行动，而且他们主要是把盟国的供应物资运到贵国。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前往俄国的普通人截然不同，我深信你会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却受到了贵国当局的限制，在我看来这些限制，对于盟国派去执行与苏联有极大利益的军事行动的人员来说，是不合适的。限制情况如下：

（1）除非由苏联小船运送，有苏联官员在场，而且每次必须检查文件，否则英国军舰和英国商船上的任何人员不得登岸。

（2）英国军舰上的任何人员，如果事先未经通知苏联当局，不得靠近英国商船。此条甚至适用于负责的英国海军将领。

（3）英国军官和士兵必须取得特别通行证，然后才能离船上岸，或来往于岸上的两处英国驻地之间。这种通行证往往长期拖延不发，以致耽误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4）这支作战部队的军需用品、行李或邮件，如果没有苏联官员在场，不得上岸，而且运送一切军需用品和邮件，必须办理种种手续。

（5）私人信件必须经过检查；虽然我们认为，对于作战部队的邮件检查，应交由英国军事当局办理。

10．规定这些限制，使我方官兵留下了一个不利于英苏两国关系的印象。如果英国议会获悉这种情况，英苏关系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手续所积累的影响，对于我方人员有效地完成职责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而且已不止一次地严重地妨碍了紧急的和重要的工作。我们对于在英国的苏联人员，并没有施加这类限制。

11．我们已向莫洛托夫先生提议，关于我方军事人员和运输船队海员中违犯苏联法律的案件，应交由英国军事当局处理。无疑地，有少数这样的案件，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俄国北部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12．我确实相信，斯大林先生，你会想出办法以友好的精神解决这些困难，以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互相帮助并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

鉴于我们现在所作的努力，这些要求是并不过分的。但是几乎有两个星期之久没有接到回音。

※　　※　　※

三个主要盟国的外长会议，经过长期的筹备工作，现在就要在莫斯科开幕了。下一章将谈到会议的情况。艾登先生于10月9日乘飞机前去出席。他的旅程将经过开罗和德黑兰，他在两地需要处理许多事务，要到10月18日早晨才能到达莫斯科。在他离职期间由我负责外交部的工作。

首相致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莫斯科）

1943年10月12日

关于恢复北极运输船队一事，我于10月1日曾发出一封很长的电报，但至今未见答复。如果运输船队的往返周转日期从11月12日开始，那么，关于我们就人员问题所提出的要求，必须尽早得到答复。几十名无线电报务员和通讯人员——运输船队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工作——连同大约一百五十名前去替换应当回国人员的接班者，定于10月21日乘驱逐舰从联合王国出发。因此请敦促他们早日答复。同时，我们正准备派出运输船队，希望苏联方面仍然需要它们。

第二天，我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3年10月13日

我收到了你10月1日的电报，获悉你准备在11月、12月、明年1月和2月，通过北方路线，派遣四批运输船队前来苏联。可是，这份电报由于你的声明而失去了它的价值；你声称派遣北方运输船队前往苏联的意图，既不是义务，也不是协定，而仅仅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可以理解为英国方面随时可以推翻，而不管这种做法对前线的苏军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必须声明，我不能同意对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英国政府向苏联提供的军备和其他军用物资，只能是义务而不是其他。这项义务是经我们两国之间的专门协议，由英国政府对苏联承担的，苏联已经第三年担负着对盟国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作战的重担。

而且也不容忽视这一事实：北方路线是盟国能够在最短期间内把供应的军火送到苏德战场的最短路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条路线，那就不可能实现向苏联提供适当数量的供应物资的计划。正如我在早些时候写信告诉过你的，以及如经验所证明的，通过波斯港口向苏联运送的军火和军需物资，无论如何在数量上，不能补足未经北方路线运送的那些军火和物资。

顺便说一下，由于某种原因，今年经由北方路线运来的军需物资，比起去年收到的物资有大量的减少；这就使得苏联无法完成预定的向军队提供军事供应的计划，同时也是违反英苏有关军事供应的议定书的。因此，在目前，当苏联军队为了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的主力，而竭尽全力来满足前线的需要时，不能容许把苏军的供应依赖于英国方面的任意决定。对待上述问题采取这种态度，只能使人认为英国政府拒绝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是向苏联进行某种威胁。

2．关于你所提到的莫洛托夫先生的声明中有一些所谓可论争的问题，我必须说明，我找不到这种评论的任何论据。我认为，为了解决军事代表团人员的签证问题，苏联方面提出的互惠和平等原则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公正的原则。至于说英国军事代表团和苏联军事使团的职责不同，以及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人数只能由英国政府来决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在以前的一些备忘录中，已就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

3．关于增加英国驻在苏联北部的军事人员一节，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正如苏联方面多次指出的那样，已经驻在那里的英国军事人员，大部分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他们好几个月以来，无所事事。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由于没有必要，我们曾几次提出撤销英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的基地问题，直到最近英国方面才同意予以撤销。此外，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实：个别的英国军事人员竟有我们不能允许的行为，他们好几次企图收买苏联公民替他们收集情报。

这种侮辱苏联公民的事例当然造成了一些事件，从而导致了不愉快的纠纷。

4．关于你提到的在北方港口存在的一些手续和某种限制的问题，如果没有忘记苏联当前的战争形势，就必须考虑，这种手续和限制在前线和临近前线的地区是不可避免的。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种办法适用于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也同样地适用于苏联公民。然而苏联当局在这一方面，已经给予英国军事人员和海员许多特权，关于这些特权，早在今年3月就已通知了英国大使馆。因此，你提到许多手续和限制是根据不确实的消息。

关于检查和控告英国军事人员的问题，我并不反对根据互惠的条件，对北方港口的英国人员的私人函件的检查，由英国当局自己负责；以及如果英国军事人员犯了情节轻微的违法事情，在不涉及法院起诉的问题时，交由适当的军事当局研究处理。

※　　※　　※

艾登先生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这时已从开罗起程去德黑兰，因此，我给他这样一封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德黑兰）　　1943年10月15日

我们的关于运输船队的电报发出以后，现在接到了这样一封无礼的复电。我把我草拟的答复寄来给你。由于你将到达那里，我让你相机行事。关于海军轮换人员和通讯人员一事，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让步。如果能摆脱这些船队的负担，并将我们的人员从俄国北部撤回来，我们真是如释重负。如果这是他们的真实的意图和愿望，我们应该使他们如愿以偿。

下面是我的复电的草稿：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0月15日

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在不考虑海上军事形势的情况下，保证派出我们提到的四批运输船队。但是，如果苏联政府对于接收船队运去的物资给予重视，我们将作出一切的努力，而且不顾重大的损失和牺牲来采取这种行动。然而，我不能答应做力不能及的事情，而且英王陛下政府对于派遣它的部队执行任何特殊的作战行动，事实上究竟是否可行，必须保留自己作出判断的权利。

2．这四批运输船队的往返航行，对于皇家海军将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并且势必要从反潜艇战中调出迫切需要的驱逐舰队，以及调用护送军队和其他重要的运输船队的军舰。同时，这也会使舰队的主要舰艇容易招致严重的危险。如果苏联政府对于派遣运输船队一事不予重视，英王陛下政府非常乐意摆脱这项艰巨的任务。

3．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英国政府曾经要求，对于驻在苏联北部的几百名英国军事人员进行轮换，并且在人数上略予增加，尤其是要求派遣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运输船队安全的通讯人员，但这些要求却遭到了拒绝，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英王陛下政府非常愿意从俄国北部撤回它的为数不多的军事人员，而且在它一旦确知苏联政府，不愿在英国政府认为必要的那些适当的合理的条件下，接收运输船队时，就立即予以实行。

我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这个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6日

谈一下派遣船队去俄国的事。现在我已收到了约大叔的电报，我想你会感到，从这位先生那里收到这样一封电报，真是出乎意外，因为为了他，我们正不怕麻烦和不惜代价地作出最大的努力。我草拟了一份复电，寄给安东尼，让他相机行事。

2．我认为，至少我希望，这封电报是苏共领导机构而不是斯大林发来的，因为准备这封电报的时间竟费了十二天。苏共领导机构深信，它可以用恐吓手段获得一切，但我坚决相信，让它认识到情况未必永远如此，那是有一定重要意义的。

艾登先生这时已经到达莫斯科。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0月18日

你已到达现场去处理运输船队问题，这是非常合乎理想的事。今天下午3时，我将接见苏联大使，并且打算把斯大林那封无礼的电报退给他，同时说明，因为这件事将由你在莫斯科解决，所以我不希望接受这份电报。我所草拟的答复，你不必交去，最多把它看作是一个指导原则罢了。

再者，第一批运输船队正在集合，定于11月12日起航。

这些船正在装货，对于它们的工作进行干扰，我认为是不妥的，尤其因为这样做将牵涉到美国，而他们是在我们的建议下派船参加的。但是我希望，你在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时可以指出：第一，这四批运输船队连同一百四十艘船所装载的物资的重要性，以及为了保证必要的护航我方必须作出的很大努力；第二，我们要求对于我方驻在俄国北部人员的待遇稍有改善；第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解除这几批运输船队的负担，并从俄国北部撤回我方人员；第四，你也可以纠正他的想法，使他不要误以为我不愿缔结一项绝对性的契约或合同，其中就含有任何威胁的意图；我所要做的，只是保留作出最后判断的权利，即要判断派出运输船队的行动，从军事上看是否切实可行，或者在考虑了大西洋的总的形势后，是否能够尝试这种做法，而同时又不致像平常那样被指责为不守信用。我一定要坚持保留这种权利。……

你参加这种毫无生气的会议，我对你深表同情，我但愿我能同你在一起。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你对英国所采取的有力的立场可以抱有充分的信心；我非常希望，你能使他们立即感到我们愿意和他们保持友谊，以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坚强毅力。祝你一切幸运。

※　　※　　※

在同一天，我邀请苏联大使来看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古塞夫先生（继麦斯基为驻英大使），他向我转达了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

夫先生的问候，同时我也告诉他，他在加拿大期间，在我们当中享有良好的声誉。经过这些寒暄以后，我们简短地谈到了莫斯科会议和第二战场。我向他说明，这种性质的军事行动不能任性而为，因此我一直准备安排一次英俄军事专家会议，由他们深入地研究事实和数字，这是一切行动的依据，如果缺乏这些依据，讨论是徒劳无益的。我真诚地向他谈到，我们抱着伟大的愿望，想要同俄国进行合作并与它保持友好关系，我们是如何展望它在战后应当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伟大的地位，我们欢迎这种情况，同时我们也将尽力使它同美国发生良好的关系。我还说，如果能够安排的话，我渴望同斯大林元帅会晤，以及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举行这种会议，对于世界的前途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接着，我就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运输船队的电报。我很简短地说明：我认为这封电报无补于局势，却使我感到很大的苦恼；我担心，我所能作出的任何答复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现在外交大臣已在莫斯科，我让他就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不愿接受这封电报。于是，我把一个信封交还给苏联大使。古塞夫打开信封看一看里面是什么，认出就是那封电报，便说，他曾经奉命把这封电报交给我。我接着说“我不准备接受它”，同时，站起来，以友好的态度表示我们的谈话已告结束。我向门口走去，把门打开。我们在门口又谈了几句，内容是关于想在最近邀请他来吃午餐，以及请他来同丘吉尔夫人商谈有关她所征募的俄国基金的一些问题。当时我告诉他基金的数目现已达四百万镑。我没有给古塞夫先生任何机会，让他重新提出运输船队问题，或者试图把电报退回给我，就鞠躬把他送出门去。

战时内阁赞同我拒绝接受斯大林的电报。这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外交事件，正如我后来所知道的，它使苏联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有好几次提到了这件事。甚至在这件事还没有向莫斯科报告以前，苏联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疑虑。10月19日，艾登先生在电报中说，莫洛托夫曾到英国大使馆拜访他，并且表示，他的政府非常重视运输船队，而且一向非常焦急地盼望它们的到来。北方路线是把供应物资送往前线的一条最短而又最快的路线。这时，俄军在前线，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德军的冬季防线必须突破。莫洛托夫答应向斯大林说明所有的情况，并且安排一次会谈。

艾登先生继续说：

有两名英国商船水手，因为在俄国北部殴打了一名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员，最近被判了严厉的徒刑，他们的命运引起了我的注意。除非这两名不幸的英国水手获得释放，并交给我方海军当局，以便将他们解送回国，否则我极不愿意答应恢复运输船队，我们的大使同意我的见解。……我相信，如果我们听任这两名水手在苏联监狱中呻吟，而另一方面，对于参加未来的运输船队的英国海员们所承担的风险，却又予以接受，这必然会使你和我一样，产生极大的反感。我想亲自向斯大林或莫洛托夫提出恳切的要求，看一看能有什么结果。

这次重要的会谈在21日举行。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艾登手中的牌，同时也由于他的建议，我让英国驱逐舰暂不起航，因为恢复运输船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出驱逐舰。

外交大臣致首相　　1943年10月22日

昨天晚上，我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英王陛下的大使和我一同前去，双方的会谈涉及广泛的问题，前后持续了两小时零一刻钟。

2．初步寒暄以后，我提出了运输船队的问题。我说，我必须说明，这些运输船队对于皇家海军增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每批运输船队的一次航行，就是一个重大的海军作战行动，大概需要四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直接给予保护，此外，全部本土舰队也必须出动进行掩护。为了获得必要的护送舰只，我们必须削减我们在大西洋的海军力量。诚然，我们在反潜艇战中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好转，但是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双方的力量相差极其有限。谈到这里，我让斯大林看一张图表，上面列有过去三年参加作战的德国潜艇的数字。

该图表明潜艇的数目现在仍接近顶峰。我们所以不准备承诺我们一定派出四批运输船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战争突然发生一些变化，从而使我们事实上无法派出四批运输船队时受到指责。但是我们的真诚愿望是要使这几批运输船队都能如期起航。我还告诉斯大林，你本人为了进行必要的安排曾费尽心血，现在你已打电报来说，你估计我们能够运来总计一百三四十艘船的供应物资，总数约为八十六万吨。如果运输船队要复航的话，我们迫切希望立即开始。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已经部署了我方海军力量，并且，我们希望利用德舰“提尔皮茨”号不能活动的时期进行。我们关于海军人员问题所提出的必须的人

数，已经缩减到绝对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数字，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要求，想在达成一般的协议后向莫洛托夫提出来。

3．斯大林同意我所谈的潜艇战的情况。他说，他和你的意见分歧，不在于船队复航的困难，而在于究竟我们是否有义务这样作。你曾经暗示，我们每派出一批运输船队，就是送一次赠品。斯大林并不认为这种提法能够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情势。根据他的了解，我们有义务要设法交付这些物资。但是，在他给你答复以后，你非常生气，并且拒绝接受他的答复。我回答说，我们从未暗示，派出这些运输船队是一种恩惠或慈善行为。你始终如一地决心作出一切的努力，以便将这些物资交付给我们的盟国，但是由于我已说明的理由，你不能就一系列你也许不能完成的军事行动作出保证。斯大林本人对他的同盟者的诚意的确应该有信心，因此你对于他的复电感到不快，并不是出人意外的事。这位元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引起你的不快。

4．经过进一步讨论后，斯大林说，他不能同意增加我方人员的数目。我们已有许多水兵在俄国北部的一些港口无所事事，于是，便同俄国海员发生纠纷。俄国人自己可以承担这些运输船队的任务。我答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要我方驻在俄国北部的人员当初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民，任何这种纠纷也不会发生；如果我方人员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民，我们可以随意增派人员。双方又经过了一些争论以后，便作出决定：莫洛托夫和我在明天会谈，届时我将向他提出我们的各项要求，并看看我们能否达成协议。

※　　※　　※

恢复运输船队的事就这样商定了。第一批在11月起航，第二批接着在12月出发。这两批由七十二艘船舶组成，都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同时，运输船队返航的空船也都顺利地回来了。

12月出航的运输船队，引起了一次令人满意的海战。由于德舰“提尔皮茨”号失去了战斗力，“沙恩霍斯特”号成了敌人在挪威北部海面唯一的的重型战舰。1943年圣诞节的晚上，它和五艘驱逐舰从阿尔滕峡湾猛冲出来，在熊岛南面约五十哩的海面上袭击运输船队。运输船队的护送舰只的实力经过加强以后，有十四艘驱逐舰，此外尚有三艘巡洋舰予以掩护。本土舰队总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乘坐的旗舰“约克公

爵”号，连同巡洋舰“牙买加”号和四艘驱逐舰，这时正在西南的海面上。

“沙恩霍斯特”号曾经两次企图袭击运输船队。每一次，它都受到护送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截击和迎战，在战斗中，“沙恩霍斯特”号和英国巡洋舰“诺福克”号都被炮弹击中，但是这次战斗没有决定胜负，德舰随后突然停止战斗，向南方逸去，我方巡洋舰尾随不离，并汇报它的行踪。但德国几艘驱逐舰始终未被发现，也未参加战斗。其间，本土舰队总司令乘坐旗舰，以最高的速度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向前逼近。

下午四时十七分，当北极黄昏最后的余晖早已消逝时，“约克公爵”号使用雷达在相距大约二十三哩的海面上，侦察到敌踪。但是直到下午四时五十分，“约克公爵”在相距一万二千码的海面上借助照明弹向它开火以前，“沙恩霍斯特”始终不知道它即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弗雷泽海军上将派遣他的四艘驱逐舰前去伺机给予袭击。其中的“斯托德”号配备的是挪威皇家海军的人员。“沙恩霍斯特”慌忙掉头向东逃遁。在追击途中，它被炮弹命中好几次，但是由于它的速度较快，得以逐渐拉开了距离。然而，到了下午六时二十分，它的速度明显地减低，我方驱逐舰能够从两翼向它逼近。大约在下午七时左右，它们全力展开攻势。四枚鱼雷击中了敌舰。我方只有一艘驱逐舰被炮弹击中。

“沙恩霍斯特”回转身来，企图击退我方驱逐舰，因此“约克公爵”号能够迅速驶近到相距大约一万码的海面上，对它重新开火，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在半小时内，我方战列舰和敌人负伤的战斗巡洋舰之间的一次实力悬殊的战斗就结束了。“约克公爵”号将其余的任务留交巡洋舰和驱逐舰去完成。

“沙恩霍斯特”号不久就沉没了，它的一千九百七十名官兵，包括贝海军少将在内，都随该舰一同沉没，我们只能救起三十六人。

敌方已受重创的“提尔皮茨”号的命运，虽然拖延了将近一年，但是“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不仅消除了我们北极运输船队受到的最大威胁，也使我们本土舰队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我们无需再随时准备防止德国的重型军舰在它们自己选定的时刻突然闯进大西洋。这是令人感到慰藉的一个重要成就。

※　　※　　※

1944年4月，有迹象表明“提尔皮茨”号已经修好，可以驶往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重新进行装备。我方舰空母舰“胜利”号和“狂暴”号的飞机，用重型炸弹对它进行袭击，结果又使它不能动弹了。皇家空军这时从俄国北部的一个基地起飞，对它继续袭击，结果使它受到了更大损伤。由于这个原因，“提尔皮茨”号被转移到罗姆索峡湾，这个地方距离英国，比以前的地点要近二百哩，而且在我们从本土基地起飞的重轰炸机的最远航程以内。德国人现在已经放弃了将这艘战舰驶回本国修理的希望，并且不再把它当作一艘远洋作战军舰了。11月12日，皇家空军二十九架特制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包括以炸毁莫内水坝的著名的空军第六百十七中队的轰炸机在内，以总重量达到一万二千磅的炸弹，给“提尔皮茨”号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些轰炸机必须从它们的苏格兰基地飞越二千哩，但是，当天天气晴朗，三枚炸弹击中了目标。“提尔皮茨”号在它的停泊处被炸翻了，它的一千九百名船员大半已被炸死。我们只牺牲了一架轰炸机，但它的飞行人员都获救了。

英国的重型军舰现在全部可以自由地调往远东了。

下部　从德黑兰到罗马

（1943年11月——1944年6月）

在即将对敌人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前夕，同盟国方面举行了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英、美、中三国首脑的“开罗22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会议”和英、美、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

丘吉尔对于中国这个盟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从来是不很重视的。1943年5月，他在美国访问时，曾傲慢地拒绝罗斯福总统要他主动拜会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她同时也在美国访问）的建议。宋美龄也以一位世界大国第一夫人的尊严拒绝主动拜会丘吉尔。这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鉴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同年1月11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约，英国永远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中国比西方低一等的时代从此结束了。”（艾登语）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就未曾会晤，直到开罗会议上才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仍不愿讨论中国的所谓“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并埋怨罗斯福对中国和它的领袖评价太高。

对比起来，罗斯福对中国就重视得多了，他认为中国在战后将成为世界第四个大国，而蒋介石则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他答应蒋介石：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如果这一战役能按计划进行，将会大量歼灭日寇并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中国军队的供应，从而大大改善中国的处境，但是，丘吉尔不赞成这一计划。他想把原定用于这一作战计划的军备、物资都用于意大利战役，所以，从德黑兰回来后，他就说服罗斯福收回了上述对蒋介石的诺言。这一改变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发展将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丘吉尔的资产阶级觉悟高于罗斯福，他想和罗斯福就重要的问题先取得共识后，再一起拿到德黑兰会议上去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罗斯福却担心这样做会给斯大林留下美、英联手“两吃一”的不良印象，于是他一离开开罗后就一直避免和丘吉尔单独接触，但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单独接触却很多，而且他接受了莫洛托夫的建议，就在苏联驻德黑

兰使馆下榻。对此，丘吉尔充满怨意，认为罗斯福不听他的话，结果让斯大林占了便宜。

德黑兰会议决定于1944年5—7月间执行“霸王”作战计划（诺曼底登陆战役）。丘吉尔还建议用一部分兵力从意大利北部山口攻入奥地利；另外，用潜艇和轻型舰艇攻入土耳其，把黑海控制起来，打通一条向苏联运送物资的捷径。他的建议被认为是分散“霸王”计划的力量而未被采纳。

1944年上半年，英美集中力量准备人类历史上这一空前规模的两栖战役。要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在登陆点附近迅速建造人工港和防波堤，铺设海底输油管以及想出迅速通过布雷区的办法。丘吉尔对登陆作战的技术细节很感兴趣，并亲自过问其事。

第十六章　莫斯科外长会议

回顾魁北克会议——需要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会议——我和斯大林的来往电文——预备性质的三国外长会议——10月11日我为艾登先生参加这次会议所写的备忘录——10月19日莫斯科会议开幕——苏联的提议——斯大林集中注意横渡海峡的进攻——10月20日我给艾登先生的私人备忘录——关于土耳其和瑞典参战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关于意大利战局的重要报告——在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商谈——俄国人极力强调“霸王”作战计划问题——友好的气氛——艾登先生的叙述——他建议让俄国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只——10月29日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电文——我所拟的关于德国战犯的三国宣言已被接受——这次会议的重要成就。

现在必须回顾一下往事，以便将外交事件的进程和故事的叙述衔接起来。自从召开魁北克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向斯大林提议，要求举行三国首脑会议。早在魁北克的时候，我已接到了他的复电，内容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在魁北克）

1943年8月10日

我刚从前线回来，业已阅读了英国政府8月7日的来电。

1．我同意，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是绝对需要的。这样一种会议，在同美国总统商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后，一有机会应即举行。

同时我应该告诉你，实在抱歉，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前线。最近我们在前线虽然获得几次胜利，但是苏联军队和苏联统帅部对于敌军可能采取的新的行动，必须极力加强兵力并特别注意警惕。为此，我必须比平时更多地前往各个战线视察我军情况。在当前情况下，我不能访问斯卡帕湾①或其他任何遥远的地点，同你和美国总统会晤。

①在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

可是，为了不推迟讨论我们三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最好组织一次我们三国的负责代表会议，我们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就这一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达成谅解。

此外，我们必须事先对要讨论的问题，以及要通过的提案的草案达成协议。如果事先做不到这一点，会议是很难得到具体结果的。

2．我趁这机会祝贺英国政府和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战役中获得极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已经使墨索里尼垮台，并使他的匪帮土崩瓦解。

这是俄国方面第一次表示赞同在三个盟国之间举行任何一级的会议。我在把下列电文发给艾登，要他转给莫斯科时说，“我再一次接到熊先生直接发来的电文，非常高兴。请将我的复电转交给他，内容是按照你的意思写的。”

在同罗斯福总统讨论后，我们联名拟定一份电文，发给斯大林。

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在魁北克）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8月19日

我们两人率同参谋人员已到此间，可能要举行大约十天的会议。我们完全理解你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你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这么多的胜利。然而，我们仍想再次强调我们三人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阿尔汉格尔斯克或阿斯特拉罕两地是不合适的，但我们准备偕同适当的官员到费尔班克斯（在阿拉斯加），以便和你一起对局势作一番通盘的考虑。看来目前是举行会议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而且也是战争的转折点。我们热切地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英国首相在大西洋这一边逗留多少时日，当视需要决定。

2．假如这个十分必要的三国首脑会议，结果真是不可能召开，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应在近期内举行外长级的会议。这次会议将是探讨性的，因为最后决定自然必须留待我们各自的政府来作。

斯大林答复说:

1943年8月25日

我已收到你们8月19日的联名来电。

关于我们三人举行会议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你和罗斯福先生的意见。同时，我恳切请求你们了解我目前的处境，目前我军正同希特勒的主力进行极其紧张的战斗，希特勒不但不从我们的前线撤回一个师团，相反地，竟得以向苏德战场上增调并继续增调新的师团。我在这样的时刻，根据全体同事们的意见，不能离开战场到费尔班克斯那样遥远的地方去，要是去的话，我们的作战行动将会受到损失。虽

然，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如果我们前线的情况不像今天这样，费尔班克斯无疑是我们举行会议的一个很便利的地点。

至于我们三国代表，特别是外交代表的会议，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最好在最近召开。然而这一会议不应是纯粹探讨性质的，而应具有实际筹备的性质，以便在会议举行后，我们的政府能对紧急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5日

关于外长会议问题。我接到你8月25日的来电，十分高兴。你在电文中同意苏联、美国和英国的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早日举行会议。假如莫洛托夫先生能够到会，我们将派遣艾登先生参加。

2．当然，会议即使由上述人员组成，也不能代替有关政府的职权。我们非常希望知道你对于未来的愿望，同时我们也将我们业已形成的意见告诉你。届时，我们的政府必须作出决定，我希望我们能在某一地点亲自会晤。如有必要，我愿意前往莫斯科。

3．政治代表可能需要军事顾问的协助。我准备派一位将级军官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他是我在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私人代表，负责国防秘书厅的工作。他可以就会上谈到的军事问题提供论据、事实和数字。我相信美国也将派遣相当职位的军官参加。我想在外长会议方面，在现阶段来说，这些已经是足够的了。

4．但是，如果你想研究我们为何还没有横渡海峡进攻法国，为何不能更早地和以比目前所建议的更多的兵力进攻法国这些问题的技术细节的话，我将欢迎你另派一个由陆军和海军将领组成的技术代表团，前来伦敦或华盛顿，或前来这两处。届时，我们将尽可能充分地向他们说明我们的人力物力情况和意图，并且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我的确很愿让你听到这些说明，而且你也有充分权利得到这些说明。

6．我希望我们能够定在10月初举行外长会议。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3年9月8日

你建议把三国政府代表会议的时间定在10月初，我看可行。会议的地点，我建议在莫斯科。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应当事先对议程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商定各项提案，以便对议程中我们三国政府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决定。我和以前一样，认为这次会议要取得成就，

这样做是必须的；这次会议应当为三国以后取得一致的决定铺平道路。对有关会议组织方面的其他问题，我看不出在商定一致意见时会有什么困难。

至于三国政府首脑亲自会晤的问题，我已就这个问题写信给总统，说明我也正在努力使这次会晤能尽快实现，而且他关于会晤时间（11—12月）的建议，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会晤的地点最好确定在三国都派有代表机构的一个国家里，如波斯。我只有一点保留：会议的确切日期，应当参照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另行确定。在苏德战场上，双方共有五百多个师进行着战斗，①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每天都要求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监督。

①苏联一个师大约等于英国或美国一师人的三分之一。

9月10日，我答复了斯大林总理的建议：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关于外交部代表的会晤，我们尊重你认为应在莫斯科召开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将于10月初去莫斯科。他将随带适当的参谋人员。

·议·程。英王陛下政府声明，它愿意同盟国苏联和美国讨论任何问题。日内我们将向你提出我们的意见，但我们特别想了解你所想到的主要题目。

在我看来，这次外交代表会议是召开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最重要、也是最必须的预备会议。我觉得首脑会议很有可能在11月15日至12月15日之间召开，因而感到十分欣慰。

几个月来，我一直向你表示，我为了出席这样的会议，去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冒什么风险都行。因此我准备前往德黑兰，除非你认为在波斯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我是认为塞浦路斯或者喀土穆更好一些，不过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斯大林元帅，我愿意告诉你，所有联合国家都在十分渴望我们三人的会议，不仅可以决定结束战争的最好的、最迅速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决定世界前途的良好措施：使英、美和俄罗斯的民族能够对人类作出永久性的贡献。

※　　※　　※

后来，我从魁北克回到伦敦以后，为我的同僚们，就现已安排就绪、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应予考虑的一般要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

首相为外交大臣参加即将举行的会议所起草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1日

大不列颠并不为自身谋求任何领土或特殊利益，作为参加这次战争的结果；他参加战争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维护公法。

2．我们竭力主张保留国际联盟制度，·它·将·包·括·一·个·欧·洲·委·员·会，·一·个·国·际·法·庭·以·及·能·够·执·行·它·的·判·决·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停战期间（可能会拖长一段时间），我们主张三大国，即英联邦和英帝国、美国和苏联，加上中国，应该保持联合一致，保持充分武装，使停战条件得以执行，并能够在全世界建立永久的和平机构。

3．我们认为，在大战中曾被纳粹或法西斯暴力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应享有全部主权的资格出席和平会议，而一切有关最后的领土让与的问题，必须在和会上解决，同时，对于有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应予以适当的注意。

4．我们重新确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时注意到俄国加入大西洋宪章，是根据1941年6月22日的疆界这一事实。我们也注意到在德国于1941年和1939年发动两次侵略战争以前的俄国历史疆界。

5．我们应该欢迎波兰和俄国所达成的任何协议，这种协议一方面应保证实现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波兰，同时使俄国的西部疆界获得必要的安全保障。

6．我们坚决主张，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应当在其策源地，即侵略国家内彻底铲除。我们还坚决主张，应在这些侵略国家建立民主的政府，其基础是：人民在合理的安定的环境下能够自由表示意志。这些主张不应排除采取军事和外交措施，或与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建立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标，同时使屠杀，尤其对于盟军的屠杀，减少到最低限度。

7．我们不承认德国或意大利在纳粹或法西斯政权时期所取得的一切领土扩张，而且我们认为，德国的未来体制，以及作为德意志国家

一个组成部分的普鲁士的地位，应当服从西方三大国一致决定的政策。

8．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防止犯罪的国家以武力威胁欧洲的和平。这不但要解除它们的武装，而且要长期控制它们国内的各种形式的战争机构或组织。

9．我们无意使欧洲国家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处于隶属或受约束的地位，除非由于世界的普遍需要和安全而必须这样做。

10．我们宣称，我们坚定不移地要运用胜利赋予三大国的权威，以便为世界的普遍利益和人类进步的事业服务。

※　　※　　※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现在在我们的错综复杂事务中发挥了非常可贵的作用。罗斯福总统曾希望，年迈的赫尔先生能够免除长途飞往莫斯科的辛劳，因而要求在伦敦举行会议，但斯大林拒绝改变地点。然而，赫尔先生却没有畏难情绪。对这位老练的外交家来说，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作生平第一次的空中旅行，这确是一个英勇的行动。

在这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前，三国外长对于议程曾交换了不少电文。美国方面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包括一个四大国宣言，是关于停战时期对于德国和其他欧洲敌国的待遇问题的。我们这方面提出了不下于十二项的建议，它们包括对土耳其的共同政策，在波斯实行的共同政策，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以及关于波兰的一般政策。俄国人提出了一项，而且只是一项建议——“讨论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作战的时间”。虽然这显然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从开始时就已经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任何其他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让伊斯梅将军参加我们的代表团。

※　　※　　※

第一次正式会议在10月19日下午举行。莫洛托夫先生就像下院议长经人拥上主席台时那样故作一番推辞以后，被选为主席，对此，他本人和他的代表团显然感到满意。然后，通过了议程。这些准备程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下列的苏联建议交给大家传阅：

1．大不列颠和美国政府应在1943年采取紧急措施，以保证英美军队进攻法国的北部；这一行动，结合苏军在苏德战线上对德军主力的强有力的打击，将急剧地摧毁德国的军事战略地位，并且决定性地缩短战争的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弄清：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在1943年6月初发表的关于英美军队将在1944年春季进攻法国北部的声明，是否仍然有效。

2．三大国应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土耳其应当立即参战。

3．三大国应向瑞典建议：向盟国提供空军基地，以便用于对德战争。

莫洛托夫问，赫尔先生和艾登先生在有时间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以后，是否准备在严格限制的会议中予以讨论。关于这点，他们迅速地表示了同意。

艾登先生向我报告了会议的经过，我立即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莫斯科）

1943年10月20日

我们目前关于1944年的计划看来容易产生非常严重的缺点。我们将在5月间调遣十五个美国师和十二个英国师进入法国，并在意大利前线部署六个美国师和十六个英国师。除非德军发生崩溃，否则，希特勒由于控制着世界上最便利的交通枢纽，他至少能集结四五十个师，来对抗上述任何一支军队，同时还有力量牵制另一支军队。他可以在巴尔干半岛趁损失不大，马上撤到萨夫河和多瑙河，这样他无需削弱他的俄国战线，就能获得所有必要的军队。这是战争的最基本的命题之一。我们对意大利和英吉利海峡两个战场分别部署多少兵力，一直不是决定于战略的需要，而是决定于形势的推移、航运的可能性以及英美间的适当妥协。不论是在意大利集结的军队，还是准备在5月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队，都不敷实际需要，而在两个战场之间实际能够调动的部队只有七八个师。我决心要重新研究这种情况。

2．假如事情由我来决定，我一定不会从地中海撤回任何军队，也不会从意大利狭窄的靴形地带开进波河流域，而要在比较狭窄的前线上，同敌军猛烈作战，同时煽动巴尔干半岛和法国南部的骚乱。在德

军没有发生崩溃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所使用的兵力，至少应在六十天内集结四十个师，除非那时在意大利前线与敌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不接受美国方面的论点，即我们的本土空军能够炸平战区内或战区通道上的一切。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有这些只供你个人思考，在现阶段不宜对外透露。然而，这些情况却可以使你看到，我们对5月间的“霸王”作战计划，承担了像对一个律师的契约所承担的那种义务以后，是多么危险。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可能要断送意大利前线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可能获得的种种成就，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渡过海峡三十天或四十天以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军队来保全自己。

3．你应设法弄清俄国人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真正想法是什么。我们企图由爱琴海展开攻势，使土耳其卷入战争，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便英国的海军舰艇和商船能够帮助俄军前进，而且最后又有在多瑙河沿岸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援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们是否有吸引力？他们对于我们打通黑海，为盟国的战舰与给养，以及盟国的军队包括土耳其军队在内开辟道路，究竟会感到多大的兴趣？他们对于我们从右手方向进行的迂回行动，是否有任何兴趣？或者，他们仍然只是希望我们进攻法国？——他们认为，在英国不断地集结兵力，无论如何总会把大批的德军牵制在西线。

也许由于政治原因，俄国人不愿我们开展大规模的巴尔干战略。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土耳其参战，是为了表明他们对东南战场是感兴趣的。

4．我仍然相信，在爱琴海获得一个立足点十分重要，为此应当攻下罗得岛，重占科斯岛，坚守勒罗斯岛，并在这些水域建立强大的海空军优势。俄国人对于我们坚守勒罗斯岛的努力以及企图攻占罗得岛的愿望，是否抱有同情的看法？他们是否了解这样做对于土耳其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它将如何导致海军进入黑海的可能性？上述各点也只供你个人思考。

※　　※　　※

10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苏联的建议，艾登先生、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斯特朗先生和伊斯梅将军代表英方；赫尔先生、哈里曼大使和迪恩少将代表美方；莫洛托夫先

生、伏罗希洛夫元帅、维辛斯基先生和李维诺夫先生代表俄方。会议一开始，伊斯梅就代表英美代表团，根据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作了发言，他强调在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势时，所受到的条件限制。

在接着进行的讨论中，我们的代表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计划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动，而且假如我们所确定的条件能够具备的话，我们准备继续进行下去。俄国人对此当时似乎是满意的。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要仔细地研究伊斯梅将军的发言，希望在以后的会议中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艾登先生接着谈到了土耳其问题，指出我们现在不能给予必要的有效支持。至于共同向土耳其进行交涉的问题，应留待将来解决。此外，还谈到了俄国关于瑞典的提议。瑞典明显地会要求俄国对芬兰作出保证，这个问题是俄国人不愿讨论的。

※　　※　　※

当天晚上，艾登访问了斯大林，在两个多小时内，讨论了广泛的问题。正如读者已经知道，最重要的是北极运输船队问题。谈话然后转到拟议中的盟国政府三方首脑会议。斯大林坚持这个会议应在德黑兰举行。

整个看来，谈话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　　※　　※

艾登先生这时已收到我在10月20日发去的电文，于是向我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说，俄国人一心一意地和盲目地坚持要求我们进攻法国北部。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会议能就此作出一个决定。他们一再询问：在5月间华盛顿会议以后，罗斯福总统和我曾同斯大林约定在1944年初春进攻法国，此事现在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这一军事行动将在何时开始进行。

关于第一点，他向他们保证没有任何变更，但强调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使这次远征有胜利的希望。①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最好不规定确切的日期，但艾登先生向他们保证，一切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以便在春季天气好转以后开始进攻。

①参阅本卷第69页。

我在回电中答复如下：

首相致外相（在莫斯科）　　1943年10月23日

如果我们强迫土耳其参战，它将坚持要求给予空中支援等等，而提供这种支援，势必要给我们在意大利的主要战役带来损失。然而，如果土耳其或许在经过一个非交战状态的阶段以后，自动参战，我们就不会承担同样的义务，而且还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显然，不失时机是十分重要的，而时机则取决于驻在保加利亚和色雷斯的敌军的侵略力量。·我·们·将·要·得·到·的·好·处·是，·我·们·给·予·俄·国·的·补·给、·我·们·的·战·舰·和·其·他·部·队·将·进·入·黑·海。·这·就·是·我·所·说·的“·对·俄·国·进·行·有·力·的·援·助”。土耳其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德军在巴尔干半岛趁损失不大，马上撤到多瑙河和萨夫河的话，更有可能。

2．·芬·兰·和·瑞·典如果能使瑞典参战，则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并不认为，德军有大规模侵犯瑞典的力量。我们应该赢得一个新的国家和一支人数不多但却很精锐的陆军。我们在挪威的收获，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各种重要的设施将给予俄国空军。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从具有大规模设施的东英吉利起飞去轰炸德国所收的效果，要比从瑞典起飞大得多，因为在瑞典，一切都必须空运进去，而且是因陋就简。我们从英国飞往德国各地的距离，恰恰相当于从瑞典飞往德国各地的距离。事实上，依靠目前英国所具有的便利条件，加上我们希望在罗马北面获得的便利条件，我们对于德国的任何一个地区，都能派重轰炸机前去轰炸。

3．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看到土耳其自动参战，对于瑞典，也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会遭到侵略，而且每增加一个新的敌人，就会加速希勒的崩溃。然而，我建议，第一步是要弄清，我们和俄国人究竟需要什么，而且究竟什么会对我们双方最有帮助，然后作为第二步，应立即考虑今后所需的方式方法。请尝试一下，并将情况告我。

两天后，我又去了一封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0月25日

经过进一步的考虑，我坚定地认为，对于俄国希望土耳其和瑞典自愿成为共同交战国或实际的盟国这一意图，我们不应当进行阻挠。我们不要让俄国人有机会为这点挑起争论，也不要使我们自己处于只

是制造困难的地位。我们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同意，而让困难自行显示出来，因为在讨论方式方法时，困难是必然会出现的。但困难很可能被克服，或被置于适当的位置和比重。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一开始就对一切事情采取吹毛求疵的态度。

※　　※　　※

前面有一章曾经叙述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发来一封重要的电报，向我汇报亚历山大将军对意大利战役所作的判断。这时，我接到了这封电报。①我将它转给艾登，并要他给斯大林一阅。我在电文中补充下列几点：

①参阅本卷216页及其后数页。

1943年10月26日

我们目前所以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是因为我们正从地中海调出我们若干最精锐的师和大批重要的登陆艇，以便为七个月以后的“霸王”战役集结兵力。这是战争受律师契约式的协议支配的必然结果，这种协议，虽然是几个月以前认真地达成的，但是现在不顾战局的千变万化，却还要坚持执行。

如果你认为适当的话，应当让他了解：在我负责期间，我不允许为了5月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而将意大利战役抛开不管，以致最后造成一场可怕的灾难，因为意大利战役是非常重要而有成效的，并且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德国后备军参加战斗。对于这个战役，我们必须给予支持，并且要把它坚持下去，直到获得胜利为止。我们对“霸王”作战计划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为了在政治上暂时得到满足，而准备在战场上遭受挫败，那是无益的。

2．因此，你必须表明，你对于5月间的“霸王”战役所作的保证，由于限于特定的条件，必须根据意大利战役的紧急要求而变更。我正同罗斯福总统商量这个问题，但是就英国军队来说，在这个关头，绝不放弃意大利战役，我的这个决心无论如何是不会改变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应获得他们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且不论以后的军事行动将受到什么影响。事实上，这样做确实可能影响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

三天以后，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的最后意见：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莫斯科）　　1943年10月29日

我们当然不会放弃“霸王”作战计划，它仍然是我们在1944年的主要军事行动。为了使罗马战役不致遭受挫败，需要把登陆艇留在地中海，这就可能将进攻日期稍微推迟一下，或许要延迟到7月，因为小型的登陆艇不能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渡过比斯开湾，必须等到春季才能航行。然而，这种延搁将意味着：一旦展开进攻，打击的力量会更猛烈些，同时全力轰炸德国的行动也不至于迅速减弱。我们也准备随时促成并利用德军崩溃的机会。这些论点对你在进行讨论时也许有用。

※　　※　　※

当晚，我国大使和伊斯梅陪同艾登先生前往克里姆林宫。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一起。艾登在开始会见时，把艾森豪威尔关于意大利战局的电报的俄文译文递给斯大林。斯大林大声地读给莫洛托夫听。念完以后，他毫无失望的表情。他说，根据俄国方面的情报，在罗马的南面，英美有十二师对六个德国师，沿波河一带地区，还有六个德国师，然而，他承认，亚历山大将军可能有更正确的情报。艾登说，我迫切希望斯大林获悉意大利战局的最近报告，而且要他了解，我对此事不但焦急，而且坚决主张大力支援意大利战役，直至它获得胜利为止，不论它对“霸王”作战计划引起什么影响。他还表明，盟国目前由于面临十分重要的决定，这就更有必要使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尽快地举行。

斯大林微笑地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师团，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也不能创造出师团来。然后，他又直截了当地问，刚才念的电报是否意味着“霸王”作战计划将要推迟。艾登回答说，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充分审查，并作出改善局势的决定以前，他不能肯定，但是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他又引述我电文中的一段话说，我们决意“对‘霸王’作战计划将作出最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为了在政治上暂时得到满足，而准备在战场上遭受挫败，那是无益的。”这个计划有两个困难：第一是登陆艇，其次，是要在11月初运送七个经过战斗考验的师，前往联合王国担任“霸王”战役突击的先遣部队。也许，关于运送上述若干师团或全部师团的计划现在必须延期，但这是否会影响执行“霸王”全战计划的日期，而且如果影响的话，又会达到何种程度，现在还无法估计。

斯大林随后将讨论转到总的战略问题。据他的看法，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针：在罗马的北面采取守势，而把我们所有的其他精锐军队用于“霸王”作战计划，另一方面，也可以穿过意大利攻入德国境内。

艾登先生说，第一个方针正合乎我们的心意。据他了解，我们无意越过比萨——里米尼一线。这一战线足以使我们获得罗马北面的纵深地带，以及轰炸欧洲南部的空军基地。斯大林显然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并说要想越过阿尔卑斯山是很困难的，而且正合德军的心意，他们正想同我们在那里作战哩。在攻占罗马以后，英国的威望当然会大大地提高，以致使我们可以在意大利采取守势。

后来，讨论又转到其他的进攻地点。艾登先生说，在与发动“霸王”战役的同时，我们可能对法国南部进行牵制性的进攻。如果我们能用两个师的兵力占领一个桥头堡，我们就可能使用在北非训练和装备的若干法国师。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因为我们使希特勒愈分散力量愈好。这正是他在俄国战线上运用的战术，但是否有足够的登陆艇呢?

接着，他又提出这个问题，“‘霸王’作战计划究竟要延期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艾登先生说，他可答复不了这个问题。他所能明确表示的是，我们当竭尽一切的努力，在“霸王”战役能有合理的胜利希望的最早时刻发动进攻，而且特别盼望三国政府首脑应尽早地会晤。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但说，罗斯福对于前往德黑兰有点犹豫。当艾登提议哈巴尼亚时，他和莫洛托夫都坚决拒绝。斯大林说，只要有机会可以继续削弱希特勒的兵力，他本人就不能远行。德军最近从法国和比利时调遣若干坦克师到苏联前线，但他们缺少装备和物资。重要的是，不要给希特勒以喘息的机会；他主动地说，德军只是因为担心我们发动进攻，而不敢调动它驻守西线的四十个师，如果它能调用这些兵力，那么苏联军队就不会获得已经获得的胜利。苏联是充分了解我们对于共同事业作出的这一贡献的。

艾登先生说，斯大林元帅深刻了解英国首相和他一样渴望打击希特勒。斯大林完全承认这一点，但突然大笑说，我往往把捷径留给自己，而把困难的工作推给俄国人。艾登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说明我们海军在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以及我们最近在驱逐舰方面遭受的严重

损失。斯大林又恢复了严肃的态度，并说，他的人员对于我方海军的作战行动谈得很少，但他体会到他们的困难。

“全部会谈，”艾登先生打电报告诉我说，“进行得出乎意外地顺利。斯大林似乎非常高兴；这天晚上不论谈到什么问题，对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指责，而且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真实困难，也没有任何忽视的意思。这也许只是最初的反应，他以后的想法可能就不是这样理想了；但重要的是，他竟主动地承认我们由于在西线牢牢地拖住了四十个德国师，因而作出了贡献，而且他在谈到我方海军作战行动的各种困难以及需要登陆艇等问题时所表示的同情态度，似乎都说明他不再认为渡海作战行动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然而，明显的是，他希望我们作出一切的努力尽早地执行‘霸王’作战计划；而且，他对我们的话所表示的信任，在我看来，是非常突出的。”

在会议期间，许多迹象表明，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同英美两国保持永久的友谊。在我们预计会发生困难的许多大小问题上，他们和我们取得了协议。斯大林对于我们的问题表示理解，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回想以后，还没有感到任何令人不满之处。“莫洛托夫，”艾登先生说，“在许多场合，尤其是今天，当我们举行有关军事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他担任主席时，就表现了这种精神。虽然他对于昨晚我同他与斯大林谈话的结果显然感到失望，以及对于我们丝毫未能以一种使他满意的态度，来赞助苏联关于土耳其和瑞典问题的提案，也感到失望，但他在处理我们的事务时，明显地希望避免使我们任何一方感到为难。今晚，我接到他的通知，说我们两个被监禁的水兵已经获得宽宥，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

“俄国代表们还作出了其他种种关于愿意打开英俄关系新篇章的表示。你关于运输船队的态度已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洛托夫和他的一些同僚们今晚到我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米高扬的任务是向这些人不断提供情报，他今晚特别滔滔不绝地赞扬你个人在恢复这些运输船队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这种气氛中，我迫切希望能够在会议结束时，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表示我们的友好情谊。我确信，如果我能对他们想要分得意大利舰队少数舰只的愿望，透露一些有希望的信息，那么，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大大地超过这些舰只的价值，不管它们的价值有多大。

我国大使和哈里曼都完全赞同这个意见。倘若在我离开苏联以前，不可能给予明确的答复，那么，如果我至少能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应分得一部分缴获的意大利舰只，而且他们要求分得一部分是合理的，这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具体的办法，包括移交的日期，可以随后规定。如果你能这样帮助我，我确信，其收获将不仅限于证明你的态度是正确的。我恳切地要求你给我支援。”

我立即告诉他战时内阁关于意大利舰队的意见。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0月29日

……在原则上，我们愿意承认俄国有权分得意大利舰队的一部分舰只，然而，我们认为这支舰队将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正计划将“利特里奥”式以及其他舰只装上热带设备，以便在战争的这个后期阶段使用。如果俄国想要在太平洋部署一支分舰队，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件，我们希望在我们会见时，讨论这个计划。……

5．现在唯一可能向俄国移交意大利舰只的地点，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意大利军舰很不适宜在北冰洋活动，而且它们首先需要在船坞中修理几个月。我们也应注意，不要使直接向俄方移交舰只而对意大利的合作产生不良的影响。意大利在海上举起反德的旗帜，这是很重要的。意大利人正在塔兰托的船坞中为我们进行重要的工作，我们不希望由于向俄国移交舰只，致使意大利人拒绝合作。如果他们想到，他们从德军魔掌中逃出的一些舰只要移交给外国海军人员时，我们不能绝对担保他们就不会凿沉几艘。目前，他们正为我们从事许多工作。意大利潜艇正在运送军需物资前往勒罗斯。意大利的七艘完好的驱逐舰正在护送地方的运输船队。他们的巡洋舰正在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对这事严格保密，直到我们能采取措施，防止不良的影响。一旦意大利舰队开始被分配，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就会提出要求，而且他们的要求是有充足理由的。

6．由于上述这些理由，最好暂时不提这个问题，等到“尤里卡”〔德黑兰〕会议时再谈。

7．诚然，我们已获得意大利的一部分商船，但比起我们必须供应被占领地区和意大利地区的最低需要量来说，实际数量还嫌不足，所

以经过衡量以后，我们的船舶吨数实际上是很低的，尤其因为大部分的意大利舰只适合于担任地方性的运输。

8．赫尔先生是否已向他的政府汇报了这个请求？重要的是，我们应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希望，如果“尤里卡”会议确实能够举行的话，所有这些问题最好在会议上讨论。

当天我又致电外交大臣。

假如美方同意，你可以告诉莫洛托夫，我们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可以分得一部分被俘获的意大利舰只，而且他们所要求的数量也是合理的。我料想，他们所要求的战列舰不是一艘“利特里奥”式的。在决定具体的移交办法和日期时，必须考虑到军事行动，同时不要轻率地透露消息，以免失去意大利人的支援。此点极为重要，当然，我们期望把这支舰队中的最新式的舰只用于对日作战。俄国人必然会理解，我们不应当使对日作战受到影响。同时，我们认为，我们〔英国人〕在战后应当获得两艘“利特里奥”式军舰，第一，因为在对意大利的全部战争中，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任务；第二，因为在主力舰方面，我们海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第三，为了集中全力满足目前的战争需要，我们已停止了经过议会核准的长期建造战斗舰的计划。

2．特别需要严格保密，仅供你自己思考，或许可以试探一下：假如俄国决定在希特勒崩溃后负起对日作战的责任，一个重要的计划可能会实现，而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内容，则可能出现下列的情况：在我们所控制的某个太平洋基地，有一支悬挂苏联旗帜、配备俄国水兵的强大海军部队装备起来，这部分海面舰只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参加战斗。然而，我希望，我在这封电报的头几行中对你所表示的同意，将会解决你的困难。

※　　※　　※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德国战争罪犯的宣言的初稿，作为即将举行的三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的基础。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总理　　1943年10月12日

请考虑下列文件，是否可以由我们三人签署发表：

“英国、美国和苏联（如果认为有其他更方便的排列方法，我们很愿意列在最后），已从许多方面，获得关于希特勒军队在他们曾经蹂

躏过而如今正被步步逐出的许多国家中所犯的暴行、屠杀以及残酷无情地执行集体死刑的种种证据。纳粹统治的暴行，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凡是在他们魔掌下的所有人民或地区，都已受到借恐怖手段而实行极端恶劣的统治所造成的痛苦。新的情况是：许多地区目前正由解放的国家的向前挺进的军队拯救出来，败退的希特勒匪徒和德国鬼子在绝望中正加紧他们残酷无情的暴行。

“据上所述，三个盟国兹代表三十二个联合国家的利益，严正宣告，并以下列的宣言提出强烈警告：

“在允许德国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实行停战的时候，凡曾经负责或自愿参加上述暴行、屠杀或执行集体死刑的德国官兵和纳粹党员，都应当解回到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所在地的国家，以便依照这些被解放的国家以及将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的自由政府的法律，审判惩处。应当根据所有这些国家收到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来编制这种人的名单，特别是苏联的被占领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包括克里特岛和其他岛屿）、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因此，凡曾参与大批枪杀意大利军官，或把法国、荷兰、比利时或挪威的人质或克里特岛的农民处死；或曾参加杀戮波兰人民，或曾杀戮现在敌人正被扫荡干净的苏联领土内的人民的德国人，应当明白：无论费用多大，他们都将被解回到犯罪地点，并在当地由受过他们迫害的人民进行审判。让那些直到现在手上还没有沾染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人们明白：慎勿厕身罪人之列，因为三个盟国必定要追踪他们到海角天涯，必定要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俾使正义得以伸张。

“上述宣言不影响首恶元凶的案件，他们所犯的罪行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罗斯福

斯大林

丘吉尔”

如果这一宣言或类似文件（我不特别讲究措辞）由我们三人签署，我相信会使某些坏蛋胆战心惊，惟恐参加屠杀者行列；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打击即将临到自己头上了。我们知道这样的事例：过去我们扬言要对德国人在波兰的暴行进行报复，这种威胁曾经减轻了波兰

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待遇。敌人运用恐怖武器，无疑地会加重我军的负担。许多德国人，如果知道他们将被押解到他们犯有罪行的那个国家受到审判，或许就在犯罪的地点受审，可能会增添精神上的顾虑。我向你们竭力推荐就地审判的原则，因为它可能对于敌人的恐怖行为起到制止作用。英国内阁赞同这个原则和政策。

这个宣言稿被接受和签署了，文字上稍有修改。

※　　※　　※

三国外长每天按时开会，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他们的协议载入了在11月3日起草的一份秘密议定书中。这些协议的重要性在于增加一个合作机构，这个机构现在就要设立。根据协议，决定在伦敦设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便在希特勒政权将近崩溃时，开始对德国和欧洲大陆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正是这个机构制定了关于将德国划分为若干占领区的初步计划，这种安排后来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以后在适当时候将进一步说明。关于意大利事务，将设立另一个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一名俄国代表。关于轴心国家的卫星国所发出的任何和平试探，将互相交换情报。美国渴望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签署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宣言，宣布四大国保证“对它们正分别与之作战的那些轴心国家”采取联合作战行动。10月30日，这项宣言签字了。

最后，艾登先生就俄国和英国商定对土耳其采取联合行动一事，草拟了一份议定书，并在11月2日签署。

我们对这些成果感到完全满意。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发生摩擦的问题，采取了实行进一步合作的具体步骤，为三个主要的盟国政府首脑尽早地举行会议铺平了道路，同时部分地消除了我们同苏联共事中过去不断加剧的僵持局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们，不论在会上或会下，都感到友好的气氛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俄国一位最著名的画家，受他的政府的委托，将这次会议中的会谈实况绘成一幅图画。他对英美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已作了初步的素描。我们不知道这幅画是否已经绘成，但它至今未见问世。

第十七章　三国会议的产生。最高统帅问题

急需为“霸王”作战计划选定最高统帅——我们赞成选择马歇尔——我与罗斯福通信——总统迟迟不作决定——他希望由一个最高统帅同时指挥西线两个战场——我不同意这个主张——需要为三国会议进行筹备工作——9月25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和他的复电——难于就开会的合适地点取得一致意见——罗斯福的建议——斯大林只肯去德黑兰——罗斯福感到失望——他以不能违背宪法规定为借口——我设法使英美预先进行讨论——10月23日我给总统的电报——他建议邀请蒋介石大元帅——他建议俄国也参加预备会议——我反对这个建议——就召开会议达成协议——俄国拒绝在现阶段同中国政府一起开会。

我们迫切需要为“霸王”作战计划，即于1944年横跨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的计划，物色一位最高统帅。这个问题自然最直接地影响到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并引起许多重要而微妙的人事问题。在魁北克会议上，我曾同意罗斯福总统的意见——“霸王”作战计划由一名美国将领担任指挥。我还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布鲁克将军，因为早先我曾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后来，我从罗斯福总统那里了解到，他准备选择马歇尔将军，我们对此是非常满意的。然而，在魁北克和开罗这两次会议之间的那段时期内，我感觉到罗斯福总统对于马歇尔并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在这个主要问题没有决定之前，其他一切部署当然也都不能进行。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界谣言盛传，预料在伦敦也将引起议会的反应。海军上将李海在他所著的一书中，曾提到美国的某些互相冲突的见解。①他写道：“公众舆论认为罗斯福将任命马歇尔为最高统帅。报界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这些反对者指责说，马歇尔将要被‘明升暗降’；说罗斯福想把他从一个高的职位调到一个低的职位；说这是对马歇尔的阴谋。在另一个极端，又有人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最高统帅部的职位是对马歇尔的提升，他们在嫉妒马歇尔。”

①李海著：《我曾在场》（高兰兹出版公司），第227页。

我们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我急于从各方面强调马歇尔将军的地位，但以不妨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及英美联合参

谋长委员会的职权为前提。9月底，我发电报给霍普金斯，说明这番意思。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3年9月26日

报刊正在纷纷议论马歇尔将任西线合部军队最高统帅的问题。根据我们的会谈，我所了解的是，他将指挥“霸王”战役。不过，今后他不会仅仅是一个战区的指挥官。除了他特定的指挥范围外，他可以和我们一样，全面了解对德战争的整个局势，正如迪尔在华盛顿的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中可以了解全部战局一样。我们非常欢迎他经常和我们的参谋长们一道开会，并愿向他提供作战的全部图景。但是，我曾明白表示过，我们的参谋长们更需要自己坐在一起，从英国的立场来考虑我们的形势，正如你们的参谋长们在华盛顿所做的那样。他无需考虑“霸王”战役范围以外的决策。我们的一切联合作战行动和全球战略，必须由华盛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掌握，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服从各国政府首脑的指令。

这种看法是否有不妥之处，望告知。

过了几天，我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日

用目前这种方式，向公众透露我们看高指挥部的重要变动，使我颇为不安。迄今此间未曾有过任何透露，但是在美国，几乎每天都发表一些有关马歇尔的言论。12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时，免不了有人向我提出质询。而且，关于任命马歇尔为设在英国的总指挥官，和亚历山大继任地中海战区指挥官的命令，如不同时宣布，我实在感到为难。现在已经谣言四起，而今天报上刊载的史汀生发表的那种四平八稳、小心谨慎的谈话，更是推波助澜。这种谈话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要隐瞒什么。这对心怀叵测者，则是一个造谣生事的绝好机会。但是，只要把我们作出的明确决定公布出去，一切谣传自会烟消云散。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要设法使我们两人同时发布这两项调动命令，并声明一俟军事形势允许，便立即付诸实行。

2．此外也请你考虑由此引起的其他任命所给我造成的困难。比如说，我听说马歇尔希望蒙哥马利作他的副手，或者，换句话说，在他的领导下指挥“霸王”战役中的英国远征军。

这就需要我把佩吉特将军调离他现任的本土指挥官职务。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因为原任伊拉克及波斯战区总指挥官的波纳尔将军，正要随蒙巴顿赴印度任参谋长之职，我可以把佩吉特安插在伊拉克和波斯战区。让这些指挥官职位长期空缺，很不好办，也很有害。

3．看来有些美国报纸已经在尖刻地攻击蒙巴顿，此间收到的一些美国电讯，把他描绘成“英国的小贵族和花花公子”，并说“他挤掉了沙场老将麦克阿瑟的正当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都使蒙巴顿很受影响。这些议论使印度战区指挥权显得十分重要，这自然会促使日本加强那里的力量，而我们已经收到这方面的情报了。我们听说，许多记者正从美国前往德里，或正在设法前往德里，他们中间盛传着不久即将开战的推测。实际上，由于洪水和雨季的关系，新年以前，当然不可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公开说出去，日本就会感到如释重负。想到记者们成群结队拥挤在德里，乱扯一通，使人很不愉快。所以，如果能尽量消除对这个地区的争论和兴趣，我们的战斗就更容易得到取胜的机会。

4．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直截了当地说明我们对各个战场作出的决定，包括指挥官、他们的参谋长以及一两名主要军官，都一并发表，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你同意，我可以草拟一项声明交给你。

罗斯福总统复信说：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5日

这里的报界，由赫斯特——麦考密克系统的报刊一马当先，在马歇尔的职位问题上大作文章。其他报纸也密锣紧鼓闹了几天，但现在几乎是雅雀无声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被迫就我们的军事指挥问题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就像是让报界左右战争了。因此，我希望在事情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我们先保持缄默。也许今后的情势（但绝不是我们的政敌在报纸上的批评），会促使我们比我原来估计的更早一些发布联合声明，但在目前，我深切希我们保持缄默。我同意你的意见，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必须就指挥官问题发表一项全面的声明。

我完全理解你在国内的处境，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难于指定世界其他战区的次要指挥官，就必须公布马歇尔的重大任命。

关于蒙巴顿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我知道我们有些报纸对他很不尊敬。不过，总的来说，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美国的舆论当然是完全赞同任命他的。我同意你的意见，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我们都不应该让人们对这次〔缅甸〕战役过分乐观，然而，大家对于蒙巴顿有一种十分恰当的看法，认为无论指派他什么职务，他都会全力以赴的。

我非常希望你能同意，目前不需要就马歇尔的任命问题发表声明。

美国拖延不决，使我感到为难。因此我在10月17日致电罗斯福总统说："在我看来，目前形势越来越需要我们作出有关最高统帅部的决定。除非德国现在崩溃，否则，1944年的战役将是我们迄今进行的战役中最为危险的一次。以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战役能否成功，比对1941年、1942年或1943年的战役更为担心。"

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我才接到回信，而结果仍是悬而不决。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30日

"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似乎已经到了只有任命了指挥官才能继续进行的阶段。你谅必知道，我不能立即让马歇尔脱身。但是，我仍切望准备工作能按照在"四分仪"会议上商定的进度进行，日期仍为5月1日。我建议你考虑先行任命"霸王"战役的英国方面的副总指挥官，他由于名正言顺地得到将来要给予马歇尔的那样的支持，这样就可以很好她进行工作了。假如我可以提名的话，我建议委任迪尔，或波特尔，或布鲁克。

※　　※　　※

我们到11月初才知道，罗斯福总统本人和他的顾问们希望"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兼有地中海的指挥权。罗斯福总统的想法是，让马歇尔指挥两个战场，在一个战场坐镇，兼顾另一个。据我估计，是以直布罗陀为司令部进行指挥。我认为有必要立即表明英国的态度。但在目前阶段，此事不宜由我和罗斯福总统直接交换意见，我觉得不如告诉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让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商谈。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华盛顿）　　1943年11月8日

你要明确地告诉李海海军上将，让他知道，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由一名美国总司令同时指挥"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场的建议。这种安排

不符合伟大盟国之间必须保持平等地位的原则。我不同意合并两个指挥部，由一名总指挥来统率。这样，他就高居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上了，同时，作为美国总司令的总统和代表战时内阁的首相，根据宪法享有的控制军队调动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我当然绝不能对这样一种安排承担责任。在突尼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我们虽然是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忠心作战，却一直是以大约二点五对一的比致，在那里进行战斗和遭受伤亡。关于这个事实，以前我们一直成功地防止国内提出任何非议。如果现在我再提出上面那样的建议，那就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只要我不离开现职，这样的事情总不致发生。你可以相机把这些情况告诉霍普金斯先生。

第二天，迪尔见到李海，十分清楚地传达了我对于统一“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指挥权的态度。李海个人虽然感到失望，但也无可奈何，他说：“果真这是首相的意见，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迪尔也见到了霍普金斯。据他报告，霍普金斯也很“感到失望”。迪尔说：“不管怎样，霍普金斯和李海已经知道，要想重新使你改变自己的意见，那是徒劳的，而我也希望他们别再这样做了。”

※　　※　　※

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在魁北克会议期间，我访问了城堡、白宫和海德公园。访问之后刚回到国内，马上就又考虑继英美会谈之后必然要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谈。原则上，大家都同意这次会谈是迫切需要的，但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谁也不能体会到，为了决定所谓“三巨头”的第一次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费了多少心血，遇到了多么复杂的情况。我把全部经过写下来，因为这段故事至少可算是外交上的奇闻。

我首先给斯大林写信。据我知道，他是赞成以德黑兰为会址的。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9月25日

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在德黑兰召开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

在这个治安工作比较松弛的地区，我们必须对安全作出妥善安排。因此，我提出一个建议请你考虑：我在开罗就住宿及安全等方面进行筹备工作，这些活动，尽管采取周到的保密措施，但还是会被人发觉的。然后，大约在会议前的两三天，我们把英、俄各一旅部队布置在德黑兰某个适当地区（包括飞机场在内）的周围，保持一个绝对

安全的警戒圈，直到我们会谈结束为止。……这样，我们就有了有效的遮眼法，来对付各国新闻记者，以及实际上可能并不喜欢我们的那些讨厌的人物。

2．另外，我建议我们使用“开罗三”这个词，而不用德黑兰字样（这个地点绝不透露）；同时建议以“尤里卡”作为我们会议的密码代号，“尤里卡”这个字大概是古希腊文。假如你有其他意见，请通知我，好让我们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迄今我还没有和他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斯大林的答复是直截了当的。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10月3日

我对于你打算在开罗进行假准备，以迷惑敌人的想法，没有异议。至于你提议在我们开会前几天，在“开罗三”地区布置英、俄军队各一旅人，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因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并会暴露出我们的准备工作。我建议我们每人随带一定数量的警卫人员。我认为这样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事实上，后来开会时布置了完备的警戒圈，而且出动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尤其是俄国方面的，竟然是数以千计。

※　　※　　※

因为我不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安全顾问是否同意他到德黑兰去，所以我提出另外几个地方。其中有哈巴尼亚的空军教练学校附近的一个沙漠露营地，这个地方在1941年曾经进行了一次光辉的保卫战。在这里，我们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而且非常安全，几个小时内，罗斯福总统就可以从开罗顺利地飞抵该地。于是，我就打电报给他，提出这项建议。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4日

我对“尤里卡”有个新的想法。我已让艾登〔他正起程赴莫斯科〕试探约大叔的口气，如果约大叔同意，就立刻通知你。在沙漠里有个地方，现在我把它叫作“塞浦路斯”，它的真名是哈巴尼亚。你从开罗出发到那里，比到“开罗三”要方便得多，对约大叔来说，路程也只稍远一点。我们可以支起三个帐篷来，舒适地处在绝对隐蔽和安全的环

境中。我准备根据可能达成三位一体①协议的前景，研究开会的细节。请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②

①借用《新约全书》上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译者

②《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译者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15日

我终于把下列电文发给了约大叔。我觉得你的主意非常好。圣彼得有时候真正受到神灵的启示。我喜欢三个帐篷的想法。将来还可以给你的老朋友蒋再添设一个帐篷。

"关于我去德黑兰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尖锐，因此，我觉得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由于宪法方面的原因，不能作此冒险。美国国会即将开会。新的法案和决议送来以后，我必须签署，并须在十天内把法案和决议文本送回国会。这些事务都不能通过无线电或电报办理。德黑兰离此太远，不能保证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飞机越过崇山峻岭——去时向东飞行，返回时则向西飞行——就可能造成无法克服的耽搁。而根据我们的经验，无论往返，飞机都经常要耽搁三四天。……

"从许多方面来说，开罗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知道在金字塔附近有一家旅馆和几座别墅，它们可与外界完全隔离。

"据说原意大利属地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有很好的建筑物，还有一个全日可以使用的飞机场。

"此外，还可以在地中海东部某个港口开会，我们每人占用一只船。……还有一个建议是，在巴格达附近。……

"不管怎样，我认为应当把新闻记者完全排除在会场之外，在整个地区的周围布置警戒区，以便我们不受任何干扰。

"我非常重视你和丘吉尔将同我举行个人间的亲密会谈，因为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此。

“我们在整个前线上日益掌握主动权，使我们大家都很振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16日

我完全同意你发给约大叔的关于“尤里卡”的电文。他是怎样答复的，请告知。

然而，斯大林坚持以德黑兰为会址。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1日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约大叔的复电，内容如下：

“……很遗憾，你所建议的代替德黑兰的地方，对我都不合适。从今年夏秋两季苏联军队作战的情况来看，显然夏季的作战将延续到冬季，而且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能够保持对德军的攻势。我的同事们一致认为，这些作战行动需要我个人与指挥部保持联系，并需要最高指挥部每天发出指示。德黑兰的条件比较好，因为那里有直通莫斯科的无线电或电话，其他的地点就不是这样了。我的同事们因为这个理由，坚持以德黑兰为开会的地点。

“我同意你的建议，暂定11月20日或25日为开会日期，我也同意，应将报界的代表排除于会议之外。我希望，由于赫尔先生（他已安抵莫斯科）亲自参加，莫斯科会议将取得重大的成就。”

罗斯福总统立刻作了答复。

今天收到你有关我们开会问题的电文，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完全了解你所提出的理由：最高指挥部必须每日发出指示，以及你必须与指挥部保持个人联系——这种做法带来了卓越的效果。……

我希望你能看到，在我们这个实行宪政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关系重大的事务，这些事务成为我无法加以改变的固定职责。我们的宪法规定，总统必须在法案通过后十天内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在这十天的限期内，总统必须把他收到的法案，连同书面批准或否决意见交回国会。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我不能通过电报或无线电来处理法案。德黑兰之所以令人感到不便，原因很简单，就是飞越崇山峻岭通向这个城市的航线，往往会几天不通。这是双重的冒险——第一，对于从华盛顿传送公文的飞机有危险；第二，把公文送回国会的

飞机，也有中断飞行的可能。我很遗憾地说，作为国家首脑，我不能前往使我不能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的地方。

如果使用飞机接力续航的办法，将公文传送至波斯湾东面的平原地带，我还可以承担这种飞行冒险的责任；但是让飞机携带公文越过群山，出入位于盆地的德黑兰，从而造成拖延，我则不敢负这个责任。因此，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我不能到德黑兰去，而我的政府成员和立法机构领导人与我的意见完全一致。

罗斯福总统建议以巴士拉为开会地点。

我丝毫不考虑这种情况：我为了参加会谈，要从美国国土起程，旅行六千哩，而你从俄国领土出发，只要旅行六百哩就可以了。我若不是必须领导一个具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立宪政府，我将欣然地走十倍的路程去和你会晤。……我请求你想想，我对于美国政府，对于保持美国全部作战努力，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我以前已经对你说过，我认为我们三人的会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民，而且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否生活在和平世界里，都是关系重大的。如果为了远近相差几百里的关系，你我和丘吉尔竟然不能会晤，我们的后代将会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艾登先生仍在莫斯科，他正在尽一切努力，设法使斯大林同意一个为罗斯福总统所满意的会议地点和时间。但很明显，斯大林将坚持以德黑兰为开会地点。这时，虽然还不能肯定可以说服罗斯福总统到德黑兰开会，我却开始考虑在那里开会的计划了。

※　　※　　※

我的思想集中于即将召开的会谈的几个严重的问题。我认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以及处在他们上级的罗斯福总统和我之间，应就“霸王”作战计划的策略以及它对地中海作战的影响，基本上达成协议。我们两国的全部海外武装力量都要被牵扯进去，而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执行时，英国的军队将相当于在意大利的美军的两倍，相当于在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美军的三倍。在邀请苏联政治或军事代表来参加以前，我们当然应该取得某些切实的相互了解。

因此，我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2日

……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时间，来分析当前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而且我认为，还要分析我们正在考虑的下一次会议。如果我们在莫斯科会议还在进行时，或至少在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其结果之前，就召开会议，恐怕会在俄国招致对我们不利的反响。

2．联合计划工作人员现正拟定一项战胜日本的全面计划。非常重要的是，在召开三国会议之前，这项计划必须完成，以便双方参谋长有机会加以研究。

3．艾森豪威尔和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就魁北克会议批准的战役提出的计划纲要，将在11月1日呈交，我们在参加联合会议之前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

这样看来，罗斯福总统是赞成我的意见的，只是不同意我对程序的安排。这时在美国政府内部，正涌现出一股强烈的舆论潮流；有些人似乎为了赢得俄国的信任，不惜牺牲英美作战的协作。因此我再次提出我的观点。我感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与俄国人会谈之前，我们无论对于“霸王”战役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是对于最高统帅的问题，都必须有明确的和统一的认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3日

如果美、英能够在没有俄国军队参战的战场上，把它们准备在1944年进行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密切地互相配合的话，我们就不必去麻烦俄国人了。而且，要是我们不能就美英在作战中互相配合的问题取得协议，我认为我们也不必去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即使会谈能够安排妥当的话。

2．如果你的参谋人员最早在11月15日参加会议，我将感到很满意。我想，参谋人员可在你我到达（大约18或19日）之前一同工作几天，然后，我们再一道去参加“尤里卡”。我现在还不知道开会日期是11月20日，还是25日。据我估计，“尤里卡”不会超过三四天，也不会有很多技术人员参加。

3．从魁北克会议开幕到11月15日，已经有九十天了。

在这九十天当中，发生了一些头等重大的事情。墨索里尼倒台了；意大利投降了；它的舰队已经投诚；我们成功地攻入意大利，现

正向罗马进军，而且胜利在望。德国人正在意大利及波河流域集结二十五个或更多的师。这些都是新发生的事情。

4．……过去，美国和英国各自作了让步，取得折衷方案，终于决定了“霸王”战役的执行日期。我们正在意大利集结的军队，我们为5月份执行“霸王”战役所准备的军队，就它们的任务来说，都不够强大，这种说法是可以通过争论弄清的。

5．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我的同僚和我都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这些情况；我们两个战场的指挥官都应当定下来，让他们也来参加研究。我们根据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已经准备将我们两个精锐师团，即现正在西西里岛的第五十师和第五十一师调回英国。但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参加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战役了，而且在七个月之内都不能参加作战，只有在某些假定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11月初，我们必须决定将登陆艇从地中海调回来参加“霸王”战役。这样将使地中海作战受到严重的影响。但在数月内，这些登陆艇还不能对其他地区的战局发挥作用。我们遵守了魁北克会议的协议，但我们认为在千变万化的战争环境中，不应当死板地解释这种协议，而应当重新予以考虑。

6．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在1944年的战役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就可能给希特勒以突然反扑的机会。据说有人偷听到德国战俘冯·托马将军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在我们能用陆军对付他们的地方进攻。”这些都说明，我们在军事部署中，要非常谨慎而有远见，要最精确地协调两个战场的作战行动，并需要为两个作战计划，特别是为“霸王”计划集结最强大的兵力。我并不怀疑，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登陆及展开兵力。然而，我所深切顾虑的是集结军队的问题，以及从第十三天到第十六天之间可能发展的形势。我深感执行“霸王”战役的指挥官应当对美国人员大批进入联合王国的问题，以及如何组织战斗单位的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

我希望正副两名统帅的人选，都能在我们两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然后就可以决定非常重要的次一级的指挥官了。我重申我非常信任马歇尔将军，假使他负责执行“霸王”作战计划，我们英国将竭尽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他。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件空前重大的事情，但我还不敢相信，我们已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证这个战役获得成功。我目前感觉自己心中无数，无论考虑问题或采取行动，都缺少必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因此我希望尽快地召开会议。

7．艾森豪威尔和太平洋战场指挥官准备的计划，已定于11月1日呈交，根据你就这项计划所提出的一切意见来看，如果最晚在11月15日召开会议，那是适宜的。我不知道，你认为联合计划人员制定战胜日本的长期作战全面计划，以及我们双方参谋长研究这项计划，需要多少时间。我觉得，我上面所说的更迫切需要决定的问题，不应当因为研究长期对日作战计划而推迟。当然，对日战争也应当以全力推进。

8．我希望你也觉得有充足的理由要召开〔英美〕会议，但在没有接到约大叔的复函以前，我们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德黑兰会议开不成，我们就更有必要根据我们从莫斯科〔外长〕会议获得的情况，进行会谈。我预期艾登在本月底以前起程回国，我自己则准备于11月第一周以后随时动身。

9．勒罗斯迄今一直还在我们手中，我相信你也会和我同样感到轻松吧。“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①

①典出《新约全书》，意思是有信心就会成功。——译者

※　　※　　※

罗斯福总统在答复我的上述建议前，发来下列电文，从电文来看，他还没有决定同意到德黑兰去。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5日

患流行性感冒，真是件烦恼的事。麦金太尔说，我需要作一次海上旅行。

尚未接到约大叔的信息。

如果他固执己见，你我就各自携带少数随员在北非，甚至在金字塔旁开会，到会议将近结束时，再让〔蒋介石〕大元帅来和我们一起谈两三天，你看如何？同时，我们还可以要求约大叔派莫洛托夫参加你我的会议。我们建议11月20日为开会日期。

两天以后，他就我的有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提出意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27日

目前的莫斯科会谈，看来确实是英、俄、美合作的开端，这将导致希特勒的早日失败。……

他建议将下列电文送交斯大林：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英美联合军事参谋会议的结果都通知你了。你也许会觉得，最好派一名俄国军事代表列席这些会议，听取有关英美联合作战的讨论，并把决定记录下来。他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这样可使你和你的参谋部同这些会议保持密切联系，并获得及时的报告。……

关于让俄国人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建议，使我非常震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7日

我和你一样，对于莫斯科会议的顺利进展感到十分欣喜，我并切望我们能把“尤里卡”安排妥当。

2．我不赞成邀请俄国军事代表列席我们的联合参谋长会议。除非俄国代表通英语，不然，时间的耽搁是无法忍受的。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真正高级的俄国军官能说英语。这样一名代表，除了根据上级的指示发言，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只知道力争早日开辟第二战场，并阻碍所有其他方面的讨论。

既然他们从来不把自己部队的调动告诉我们，我认为我们也不应当对他们敞开方便之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要派观察员参加今后的一切会议，而我们之间的一切讨论都将陷于瘫痪。我们不久即将调动六七十万英美军队和空军人员到意大利，并且我们正在准备着庞大的“霸王”作战计划。

在这些作战计划中，却没有一名俄国士兵参加。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整个命运却取决于这些作战计划。

我认为，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我们两国自己的军队调动，这是我们基本的重要的权利。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合作得非常成功，但是，现在我感到在1944年却危机四伏。我们之间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我们可能走入歧途。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再一次采取妥协办法，

但结果是两头落空。唯一的希望是依靠我们之间和我们的高级参谋人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假如这一点遭到破坏，我对最近的将来就绝望了。……不消说，英国参谋长们和我持有完全相同的见解。我必须再补充一句，我对于1944年的战役比任何一次与我有关的战役，都更加焦虑。

※　　※　　※

罗斯福总统对于赴德黑兰开会的事仍然不能确定，美国政界某些人士对他施加很大的压力，而且提出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他的地位作为根据。我完全了解他的困难。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30日

我将根据你的建议，于20日在开罗与你会晤，并且，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将负责安排有关你各方面的安全和舒适的事宜！！这是我们作主人的应尽之谊。有人借给凯西一所漂亮的别墅，我曾亲自到过那里，担保各方面对你都很合适。它距金字塔一两哩，四面都是树林，完全与外界隔离。从飞机场至该地，二十分钟就可到达，中间不经过任何城镇。英国军队可组成警戒圈来保卫这整个地区。我们还可以一起作几次有趣的沙漠短途旅行。我毫不怀疑，凯西一定非常高兴把这座别墅供你使用。我自己则可能住在开罗英国大使馆里，相距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不过，也可以把我们两人都安排在金字塔区内。我想你们的柯克先生也有一所很精致的房子。开罗具备各种便于全部参谋人员食宿及办公的条件，而且他们随时可以很方便地到你的别墅去。由于我掌握全面情况，我认为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一项计划。如果你喜欢这项计划，我就立刻着手进行各种准备，你可以派一名官员前来，这样可以使一切安排更合你的心意。……

这时，我们的计划开始有了眉目。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0月31日

赫尔自莫斯科起程，需要两天才能返抵此间。我在离开之前必须见到他，我想你会欣然同意这一点的。我原想在到达开罗前，在北非耽搁三天。不过，我可以在回国的时候，再办理一些有关北非和意大利的事务。因此，我在抵达港口后，立即乘飞机飞往开罗，仍希望能于20日抵达。但是如果风大，天气不好，我也许要到22日才能到达开罗。我估计我将一直乘船至奥兰。

非常感谢你建议为我们在开罗安排一切，我们欣然接受。

如果在那里发生什么阻碍，我们当然还可以在亚历山大港会晤，参谋人员住在岸上，我们则在各自的军舰上。

我现正准备发电报给〔蒋介石〕大元帅，让他准备在11月25日在开罗附近和我们会面。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31日

20日以后，“六分仪”行动①的一切准备工作就可完成了，沃登上校将在约会地点等候Q将军上将，以及天国之人。②参谋人员的食宿并无困难。

①为英、美、中三国会议的密码代号。

②“分别指你的忠实仆人、你自己和大元帅。”——作者（按即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译者

艾登告诉我说，要想使斯大林改变他以德黑兰为会址的建议，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竭尽一切努力为召开会议铺平道路。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莫斯科）　　1943年11月1日

据说三国不能在“开罗三”〔德黑兰〕开会的理由是，自开罗越过山峰前往“开罗三”的飞行，可能发生中断，使公文不能按宪法规定的期限送达Q海军上将〔罗斯福总统〕手中。请调查当地天气的情况，并弄清从德黑兰到叙利亚是否有公路相通，汽车在两地间传送公文需用多少时间（公文到达山地南部后马上即可用飞机传送）。如果我能使Q海军上将相信公文旅行不会发生中断，我们原来的计划也许还是可行的。

这时，我尝试最后一个变通办法，即罗斯福总统和我各乘自己的军舰，在奥兰会面，双方的参谋人员则在马耳他岛进行四天预备性商谈，但此事未能成功。罗斯福总统已经决定乘他的军舰起程。这时他提议在和俄国人及中国人发生任何接触之前（他曾十分热心地敦促他们参加开罗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需要先行开会。但是该委员会开会的最早可能的日期是11月22日。美国方面提议中国代表团在这一天到达，而他们一到达，不可避免地就会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我间接听说，罗斯福总统同时还邀请莫洛托夫到开罗去。因此我给罗斯福总统发出下列电文：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1日

我们之间看来已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误会。从你发来的电报来看，我以为在俄国人或中国人参加会议之前，英美参谋人员要进行“多次会谈”。但是，现在我听克拉克·克尔大使说，11月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把你的一封信交给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先生携带一名军事代表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但是，11月22日是参谋人员能够开会的第一天。所以，我要求推迟莫洛托夫和他的军事代表抵达开罗的日期，最早在11月25日到达。

2．另外还听克拉克·克尔大使说，你正打算于11月26日赴德黑兰，我很高兴。我觉得你若直接告诉我那就更好了。

我希望事情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英美在开罗基本达成协议；第二，在德黑兰召开三个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第三，回到开罗后，就确实紧迫的印度战场和印度洋战争这个纯属英美范围的事务，进行讨论。我们的时间很短促，在我们需要对关系到整个战局的问题作出至少是暂时性决定的时候，我不希望把时间消磨在毕竟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上。另外，在苏联还没有向日本宣战之前，似乎不宜正式邀请他们和中国政府一道开会。

11日我写信给斯大林说：“依靠三方面相互间通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人们正在海上或空中行动的时候。”所幸的是，有些困难互相抵销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1月12日

我刚刚听说约大叔将到德黑兰去。……我立刻打电报给他，说我已把此间有关宪法的事务安排好，所以，我可以前往德黑兰，去和他开一个短期的会议，并告诉他说，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即使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还在怀疑他能否恪守他以前的诺言，一定到德黑兰去。他刚才的来电肯定了此事，所以我想，现在可以肯定你我在27日到30日之间能和他面。难题就这样获得了解决，我想我们可以皆大欢喜了。

至于说开罗会议，我自始至终认为——我知道你也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让约大叔觉得我们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你所知，英美参谋长在开罗预备会议期间，将讨论筹划工作。事实不过如此而已。莫洛托夫和一名俄国军事代表参加开罗

会议，对于你我不会有什么害处。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我们回避他们。他们既无参谋人员，又无计划人员参加会议。我们还是让他们正式参加吧。

仅仅在五个小时以前，我才收到约大叔声明要到德黑兰去的电报。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无疑将于27日和30日之间随我们回到德黑兰，等我们和约大叔的会谈结束后，他们再和我们一道回到开罗，其中除了第一次陪同莫洛托夫赴开罗的那名代表外，可能再增加其他的军事人员一同去。

我认为按照这个程序进行是必要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马上就要起程了。预祝我们两人旅途顺利。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12日

获悉你已将宪法问题处理停当，我们的会议现在一定可以召开了，我非常高兴。这样，事情就前进了一大步。

2．然而，三军参谋长对于你为军事会谈所作的安排，感到很惶惑，我也同样感到疑虑不安。从上次的电文来看，我原以为英美参谋人员在俄国人和中国人参加会议之前，要进行“多次会谈”的。鉴于我们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我仍认为进行多次会谈是绝对必要的。我不反对你我在同约大叔举行会谈之前和莫洛托夫会晤，但是，在会谈一开始，就让苏联的军事观察员出席，将造成严重的尴尬局面。英王陛下政府不能放弃英国同你和你的将领们，就我们的混合军队的重大问题，进行详尽而坦率的讨论的权利。我们双方的三军参谋长必须进行一些密切的会谈，我们当然不能容许苏联观察员参加这些会谈，而不让他参加，又很容易得罪他，但是，我们并不拒绝他参加我所建议的在一定时候召开的正式的三国参谋会议。

最后，这种危险由于总统邀请了蒋介石而得以消除。斯大林无论如何不肯为了同日本的三个敌国一起举行四国会议而危及他与日本的关系，因此，所有有关苏联派代表参加开罗会议的问题，都被否定了。这使我们如释重负，然而，这却引起了严重的不便，并且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

斯大林致丘吉尔首相　　1943年11月12日

虽然我曾去信给罗斯福总统，告诉他莫洛托夫先生将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但现在我必须说，我很抱歉，莫洛托夫先生由于某些重要原因，不能前往开罗。他可能在11月底赴德黑兰，并且将和我一同到达那里。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位军事人员。

仅限于三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理应根据以前已经取得的协议在德黑兰举行。应当绝对不准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我预祝你同中国就远东事务举行的会议获得成功。

这样，我们的安排就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便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第十八章　开罗

乘“声威”号航行——在马耳他岛停留——喀土穆不能成为会议地点——我们都聚集在金字塔附近——罗斯福总统的到达——我会见蒋介石夫妇——我对萨勒诺战役以来军事指挥失当的控诉书——关于地中海战场的兵力和职责所作的不切实际的划分！！德军控制了爱琴海东部——“霸王”作战计划的阴影——11月23日开罗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请求英国海军给予支援——11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艾登先生和土耳其人会谈以后前来和我们会合——最高统帅问题——美国提议委派一位最高统帅负责对德战争——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提出一个意见相反的备忘录——我支持他们——我们的盟国保持缄默——11月25日感恩节家宴——11月27日启程赴德黑兰。

11月12日下午，我和我的僚属乘“声威”号从普利茅斯启程，这次旅行使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与我同行的，有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第一海务大臣坎宁安海军上将、伊斯梅将军和国防部的其他官员。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本来我已患重伤风和喉痛，后来因为注射了伤寒和疟疾预防针，病情更加重了。我有好几天卧床不起。内阁同僚们表示关怀，希望我的女儿萨拉随我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萨拉在空军中工作，现在担任我的副官。我们平安地通过比斯开湾，在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我还能够登上甲板。16日，我们在阿尔及尔停留了几个小时，我和乔治将军进行了长谈，讨论法国在非洲的局势。夜幕降临时，我们继续向马耳他驶去，17日到达该岛。

我在这里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两位将军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我曾向国王建议授予亚历山大将军以佩带“北非绶带”的荣誉，绶带上面缀有1和8两个字码，象征在北非战役中获胜的两个英国集团军。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因此，按理也应当授予他这种荣誉。我征求国王的同意，结果获得了批准。我很荣幸地将这种异常光荣的绶带，授给两位统帅。当我把绶带别在他们的衣襟上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意外，而且显得非常高兴。我到达马耳他时，因为又患感冒和发烧，病得很厉害，但体力还能支持，于是便出席了马耳他总督在他的战时官邸举行的晚宴。总督原有的官邸由于遭到轰炸，不能居住了。

我在马耳他的整个期间，虽然继续不断地处理各种事务，但是必须呆在床上，其间只起床参加了一次参谋会议和最后巡视了那个被炸得满目疮痍的海军工厂。在那里，全体职员和工人们都聚集起来，非常热情地欢迎我。11月19日半夜，我们继续航行，驶往亚历山大港。

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说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们认为，在开罗举行会议未免太危险了。他们担心德国会从希腊和罗得岛来进行空袭，因此建议将会议改在喀土穆举行。这当然不是罗斯福本人的意见，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喀土穆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来安置我们带来的大批官员，他们共有将近五百人，因此，我要伊斯梅调查一下马耳他的设备。

他报告说，由于空袭造成的损坏，马耳他的居住条件不但不能安置我们这一大批人，而且也非常简陋。因此，我决定我们最好还是坚持在开罗，因为在那里，一切安排都已经准备妥当了。英国有八个空军中队驻在亚历山大，如果德国飞机前来袭击，它们必然要遭到截击和消灭。在金字塔附近，我们准备居住的那个隔离的地区，有一个步兵旅以上的兵力加以保卫，而且附近还有五百多门高射炮对空戒备。于是，我便向载送罗斯福总统横渡太平洋的“依阿华”号军舰发去无线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1月21日

请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四节。①

①《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四节原文：“你们心里不要发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也叫你们在那里。……”——译者

电报发出以后，我又把“约翰福音”中的这几节从头至尾更仔细地读了一遍。我有点担心，惟恐这样做除了给人一种无意之间亵渎神圣的印象以外，还会使人认为我自己决断过多，从而引起不快。但是，罗斯福总统排开了所有的反对意见，所以我们的计划维持不变。结果，德国的飞机从来没有来到金字塔附近数百哩的范围以内。

※　　※　　※

“声威”号在11月21日清晨到达亚历山大港，我立即乘飞机到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在这里，凯西先生把他自己居住的那座舒适的别墅供我自由使用。在我们住所的周围，是一片辽阔的卡塞林森林，森林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开罗的各国富豪们的豪华住宅和花园。蒋介石大元帅和夫人已经在半哩以外的地方安适地住下了。罗斯福总统将在通往开罗的道路上大约三哩的地方、美国柯克大使的宽敞别墅里居住。第二天早晨，他乘“圣牛”号飞机从奥兰到达时，我到沙漠机场去迎接他，并同车前往他的别墅。

随从的参谋们很快地都聚集在一起了。会议的总部和英美三军参谋长们的集合地点，都在金字塔对面的米纳大旅馆，离我的住所只有半哩远。整个地区布满了军队和高射炮，在所有的通道上布置了最严密的警戒线。各级人员也都立即开始工作，处理需要决定和调整的大量事务。

我们担心由于蒋介石的到来将会引起的问题，现在终于发生了。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而且，像下面将要叙述的，罗斯福总统由于对印度—中国战场过于重视，不久便同蒋介石大元帅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我们曾希望劝说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并消遣一下，等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再说，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结果，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不论我怎样争辩，罗斯福总统还是答应中国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这个计划，不论同我的土耳其计划或爱琴海计划相比，都会更多地占用“霸王”作战计划所需的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而目前这些舰艇的数量的不足，已经使作战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此外，在孟加拉湾的作战计划也一定会严重妨碍我们正在意大利进行的大规模战役。11月29日，我用书面通知三军参谋长们：“首相希望将下列事实记录在案，即他明确拒绝蒋介石大元帅关于要我们在缅甸进行陆地战役的同时，负责发动一次两栖作战的请求。”但是，直到我们从德黑兰回到开罗以后，我才终于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诺言。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情况不久将要谈到。

我当然乘这个机会到蒋介石大元帅住的别墅去访问他，他和他的妻子舒适地住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

他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他们原有的看法。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然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指出，蒋介石大元帅至今仍然献身于当时曾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同一事业，但是，后来他却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和蒋介石夫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我告诉她说，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我们一致认为，今后不应让那些繁琐礼节妨碍我们的会谈。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会谈时，有一次罗斯福总统让我们大家合影，虽然许多过去曾经崇拜蒋介石大元帅夫妇的人们，现在都把他们看成是邪恶的和腐败的反动人物，但我仍然愿意保存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　　※　　※

在前来开罗的航程中，我曾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关于我们在萨勒诺获胜后的两个月中，对地中海战役指挥失当的控诉书。我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详细地提出了若干意见。最后经过修正的全文如下：

从阿拉曼战役和在西北非登陆后，一年来，英美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获得了实际上连续不断的胜利。毫无疑问，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即通过在两国政府首脑领导下工作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进行指挥的方法，使我们的战地司令官们能够获得辉煌的胜利，并取得丰硕的战果。在所有同盟的历史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协调和互相谅解，这不只在最高的指挥部门，而且在战地的司令官和部队中间，也是如此。我们的联合作战行动——自从阿拉曼战役开始，直到那不勒斯战役以及在意大利部署兵力时止——都说得上是十分妥善和十分成功的工作。

2．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赶不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大地落后于我们自己的胜利形势。在英美的参谋人员之间，发生了某些意见分歧，双方在侧重点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应当看到已经得到一些胜利而故步自封，拒绝分别地和联合地进行认真仔细的自我检查，以求改进工作方法和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3．自从9月间在意大利登陆成功和部署兵力以后，地中海战争经历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过程。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的集结和推进，必须认为是十分缓慢的，虽然恶劣的气候也起了影响。在前线，我们对于敌人并没有显著的优势。许多师团在登陆后连续作战，而没有任何轮换的机会。同时，在英国最精锐的师团中，驻在西西里岛、接近战场的第五十和第五十一两师，首先被解除了装备，后来又被撤回到联合王国。我们一直没有能够采取从东海岸或西海岸进行两栖突击的战术，来帮助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到我们可能希望达到的地方。一些迫切需要的登陆艇，已被调遣回国，途中由于气候恶劣又遭到严重的损失。大批其他的登陆艇也已经被撤回和集中，准备启程回国。这些命令现在已推迟到12月15日再执行，但是这个日期对于地中海战役的目标来说，已毫无意义了。除了协助把车辆运送上岸以外，登陆艇在10月和11月这段期间并未使用。同时，在意大利建立战略空军，也妨碍了对火线的增援。因此，整个陆地上的战役已松弛无力。要想在1943年拿下罗马是没有希望的了。……

5．与这些情况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真正的措施去支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和爱国者。这些游击队所牵制的［德国］师，其数量达到了英美军队合在一起所牵制的总数。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只靠空投的给养接济。我们在亚得里亚海口掌握海空优势，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但还没有任何运送给养的船只进入游击队占领的港口。相反地，德国军队却有计划地将游击队赶出这些港口，并取得了对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控制。我们要防止德国军队攫取科孚岛和阿戈斯托利昂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现在已经实际控制了这些岛屿。因此，德国军队已经克服了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和倒戈所造成的困难，而且正在对爱国力量的部队进行非常猛烈的扫荡，并切断他们和海上的联系。

6．这种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我们对地中海划了一条假想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解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对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所负的一切责任。这些地区划给了中东司令部的威尔逊将军，但是，他却没有必要的部队。于是，一个司令部有部队，却没有责任；另一个司令部有责任，却没有部队。这不能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安排。

7．最不幸的是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爱琴海。意大利刚刚投降以后，我们在意大利的同意下，立即占领了它所控制的若干岛屿，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科斯岛和勒罗斯岛。我们企图夺取罗得岛，但没有成功，这个岛当然是爱琴海的要害。希特勒很快地就认识到，那个轻易地落到我们手中的、严密设防的勒罗斯岛在海战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顽强固执地亲自负责挽回爱琴海的局势。德国本来可以用于意大利战争的很大一部分空军，被调往爱琴海战场，同时临时安排了海上运输。①

①根据德国的档案，在这个时期，德国驻爱琴海的空军部队增添了近三百架飞机，而它在意大利的空军却减少了约二百架飞机。

10月初，德军准备向勒罗斯岛和科斯岛发动的进攻显然已迫在眉睫；10月4日，我们只有一营兵力驻守的科斯岛重新被德军占领。勒罗斯岛，尽管进行了出乎意外的持久的防御战，终于在11月16日陷落了。英国在整个战役中损失了五千人左右，而敌人却获得了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所有这些战斗当然都不属于北非最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以内。……

9．现在，德国军队已完全控制了爱琴海东部。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的天空中已经处于劣势，他们还是毫不迟疑地削减了那里的空军力量，而把足以支配爱琴海的空中力量调到爱琴海战场。虽然美英两国在地中海的空军第一线力量有四千多架飞机——就是说，实际上等于德国空军的全部力量——但是，德国人在爱琴海战场上，仍然能够重新使用它在我们缺少空军力量时期所使用的一切故伎，并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摧毁我们最精锐的部队的抵抗，以及炸沉和炸毁我们的船舶。……

11．这些不幸的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已经说过了——即在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划了一条人为的界线，使拥有

军队的西部司令官们免除了对于在东部处于危险中的重大利益所负的一切责任。第二个原因当然是“霸王”作战计划带来的阴影。魁北克会议作出的决定，是在意大利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明显以前，而且也是在意大利舰队投降和我们顺利地攻入欧洲大陆以前。尽管如此，这些决定，直到两星期以前，仍然被硬性地、机械地维持不变。我们一直不可能在更早的日期举行会议。目前，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即“霸王”的既定日期将继续妨碍和削弱我们的地中海战役；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将要恶化；同时，爱琴海将继续被德国人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是为了一个根据假设而确定在5月进行的战役；这个假设到时候很可能不会实现，而且如果我们放松了在地中海的压力的话，它就肯定不会实现。

12．目前在军队中人人都已知道，为了春天在另一地方进行一个战役，将尽量根据需要，把人力物力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出去。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情况，因为它对整个地中海战役产生了瓦解士气和削弱斗志的影响。军队和登陆艇正在撤出这个战场，而且军事机构也奉命准备回国，这些事实本身就是有害的。我们希望集中力量攻打敌人这一强烈愿望，已经受到了损害，而在过去，这种愿望曾经使我们从阿拉曼一直打到了这里，并且在突尼斯战役中，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现在我们只有在地中海才能和敌人周旋，同时能够使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压倒他们。可是，在今后几个月中唯一能够采取任何行动的地中海战场，我们却使战斗放慢下来，这确是援助俄国人的一个古怪办法。

※　　※　　※

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3日，星期二，在罗斯福总统的别墅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扼要地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所拟定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蒙巴顿海军上将及其僚属已从印度乘飞机到来。他首先叙述了他已接到的而且要在1944年在东南亚战场执行的军事计划。然后，我就海军的一般情况作了补充。由于意大利舰队的投降，以及其他对海军有利的事态发展，不久就可以在印度洋建立一支英国舰队。这支舰队最后将拥有不下于五艘现代化的主力舰，四艘重型装甲巡洋舰和十二艘辅助运输舰。蒋介石插话说，他认为缅甸战

役的胜利，不仅依靠我们驻在印度洋的海军部队力量，而且还要依靠海军的行动与陆地作战的同时配合。我指出陆地战役和孟加拉湾的舰队行动没有必要的联系。我们的主要舰队基地能够在距离陆军作战的战场二千至三千哩以外，发挥它在制海权方面的影响。因此，这些战役和西西里岛的战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西西里岛的战役中，英国舰队能够在密切地支援陆军的情况下作战。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并且商定由蒋介石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　　※　　※

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讨论欧洲和地中海的作战计划，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我们在前往德黑兰以前，要考虑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并互相交换意见。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他谈到了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问题，将对“霸王”作战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发言时说，“霸王”作战计划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战役不应当粗暴地否定了地中海的任何其他的活动，例如，在使用登陆艇方面，应该有一些灵活性。亚历山大将军曾经要求登陆艇前去参加“霸王”战役的日期，应当从12月中旬延迟到1月中旬。在英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出了命令，要求额外建造八十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设法做得甚至比这更好。我们也许会发现美英两国参谋人员所争执的问题，只不过影响到两国人力、物力的十分之一（太平洋的力量未计在内）。无疑地，某种程度的伸缩余地是留得出来的。我仍然希望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们削弱了和冷淡了“霸王”，或企图退出这个战役。相反地，我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总起来说，我认为我所主张的方针是在1月份占领罗马，2月份占领罗得岛；恢复对南斯拉夫的物资供应，解决关于司令部的安排问题，并且根据我们和土耳其交涉的结果来打通爱琴海；在上述地中海的政策的范围内，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在德黑兰会议前夕所持的立场的一个忠实的纪录。

※　　※　　※

艾登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飞返英国，这时，从英国前来和我们会合。他的到来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他和伊斯梅将军从莫斯科会议

返回英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土耳其人士。在这些会谈中，艾登先生指出我们急需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他解释说，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我们在勒罗斯岛和萨摩斯岛的军事形势是危险的。后来，这两个岛都失陷了。艾登先生同时也详细说明土耳其参战将会带来什么有利的后果。首先，这将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边境，从而迫使德国必须以相当十个师的兵力，去代替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军队。其次是可能进攻一个也许有决定意义的目标——普洛耶什蒂。第三，可以切断土耳其运往德国的铬的供应。最后一点则是道义上的利益。土耳其的参战可能会加速德国的和它的卫星国的崩溃过程。所有这些论点，都不能打动土耳其代表团。最后，他们说，如果提供安纳托利亚的基地，那就是等于对战争进行干预，如果他们干预战争，他们就无法防止德国对君士坦丁堡、安哥拉和士麦拿进行报复。我们曾经保证供给他们足够的战斗机来对抗德国人所能发动的任何空袭，同时也向他们保证，由于德军在各处的兵力都十分短绌，因此已无可用之兵来进攻土耳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会谈的唯一结果是，土耳其代表团答应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土耳其人曾亲眼目睹爱琴海的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他们的小心谨慎，我们是无法指责的。

※　　※　　※

由于我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役的联合司令部的计划，我便设想英国的意见已经被接受了，但是，11月25日，当我们在开罗逗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用正式的备忘录，向我们提出关于成立一个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由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最高司令部强烈地认为必须任命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方面的对德作战行动。他们仍然希望有一个西北欧作战司令官和一个地中海盟军司令官，而在这两个司令官上面还有一个最高统帅，他不仅计划和指挥这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他在认为妥善时可以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必须记住，我们当时不但在陆海空军各个兵种方面，已经拥有巨大的优势，以及在将来的许多个月中必然继续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在突尼斯和非洲沙漠的胜利，我们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备忘录立即遭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和我都用书面写下了我们的意见。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回答如下：

关于英美对德作战的三军指挥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5日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即“立即指派一名最高统帅，来指挥联合国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一切对德作战行动”。这个建议牵涉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显然是一个应由美英两国政府进行最认真的考虑的问题。尽管如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必须立即声明：从军事的观点来说，他们根本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把理由列举在下列各节中。

总体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力量的问题，即便按照“军事”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战争问题，都有政治、经济、工业和内政方面的含义。

因此，很明显，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必须和美英两国政府进行磋商。简单地说，事实上他只能在较小的和严格属于军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而不必请示高级当局，诸如把一两个师，若干空军中队，或几十艘登陆艇从他的许多战线中的一个战线调往另一个战线，因此，他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和多余的环节。

福煦元帅在上次大战中享有的地位，同现在考虑准备给予对德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相同之处。福煦元帅仅负责指挥西方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他的职权没有涉及萨洛尼卡战场、巴勒斯坦战场和美索不达来亚战场。按照目前所拟议的安排，最高统帅不仅有权指挥“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场，而且也有权指挥巴尔干战场和土耳其战场（如果这个战场开辟的话）。盟国政府托付给一个军人的职责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目前拟议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

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　　※　　※

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　　※　　※

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

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4．在处于同等地位的盟国之间应当尽量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战场的指挥权，应该属于那个已经在该战场部署或将要部署最大兵力的盟国。根据这一原则，地中海的指挥权当然属于英国，而“霸王”战役的指挥权则属于美国。

5．如果将这两个司令部合并，而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到［1944年］5月，英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美国要多。因此，最高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担任。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我很不乐意把这样一个惹人不快的职责委托给一个英国将领。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哪一方使用的兵力占有优势，竟把这个最高统帅的职务授予一个美国将领，同时他又宣布主张集中全力于“霸王”战役，而不顾我们地中海战役所受到的损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也碍难同意。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无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都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发号施令的责任，而他的命令却又被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撤销，这样他除了辞职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将对我们两国政府迄今一直保持的和谐而愉快的关系，造成最严重的危机。

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

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　　※　　※

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

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　　※　　※

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

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

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　　※　　※

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

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

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　　※　　※

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　　※　　※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宽敞精致的会议室里，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同我一起来开会的有艾登、迪尔、三位参谋长和伊斯梅。随同罗斯福总统前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海军上将李海、海军上将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没有出席。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他们弄错了会议的时间，已经出发到德黑兰郊外游览去了。"去年替我翻译的那位可钦佩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又同我在一起了。帕夫洛夫仍旧为苏联人翻译。波伦先生是位新人，担任美方的译员。陪同斯大林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斯大林同我几乎是面对面地坐着。我们事先取得协议，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罗斯福也同意这样做。会议开始，他首先致词，讲话非常得体。根据我们的记录，他说：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事前并未为这次会议拟定任何固定的议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讨论他不愿讨论问题。在友好的基础上，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内容却一概不予发表。

我在开场白中，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及命运，无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说，他很重视我们提到三大国的友谊。三大国确实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罗斯福总统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讨论，首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形势。他先谈到对美国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太平洋战场，因为驻在那里的美国部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配合下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把它大部分的海军和一百万士兵的绝大部分，都集结在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范围广阔，一艘供应船只，每年只能往返三次，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点。美国采用的是一个消耗敌人实力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日本的船只，不论是军舰或商船，都大量地被击沉，以致新建的船只来不及补充。罗斯福先生接着说明了重新收复缅甸北部的计划。英美军队将同

中国军队合作，由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指挥。他谈到我们也讨论了从曼谷对日本的交通线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虽然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为完成我们主要目标所必需的部队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所需兵力仍很可观。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继续积极参加战争，打通滇缅公路，同时建立阵地，以便我们在德国崩溃以后，能够从这些阵地出发，以最快的速度打败日本。我们希望能在中国获得基地，以便明年袭击东京。

罗斯福总统然后谈到欧洲的形势。英美两国曾举行过多次的会议，也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一年半以前，就曾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远征，但由于运输和其他困难，还不可能决定进行战役的确定日期。必须在英国集结足够的兵力，不仅用于实际登陆，而且也要用于向内地推进。英吉利海峡是非常讨厌的一部分水域，要在1944年5月1日以前发动远征是不可能的。1944年5月1日是在魁北克会议上确定的日期。他解释说，在历次登陆中，登陆艇总是一个限制因素。如果我们决定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远征，我们就必须完全放弃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如果决定在地中海只进行规模较小的战役，那也要使上述战役耽误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因此，他和我都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听取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意见，看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对苏联最有帮助。许多计划都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增加我们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土耳其等地的进攻力量。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决定采取哪一个方案。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英美军队能够尽量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

※　　※　　※

接着，斯大林发言，他欢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但是说目前苏联还不能参加对日战争，因为苏联的军队几乎全部都要用来对付德国。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若用于防御还算够用，但是要发动攻势，那就至少需要超过现在三倍的兵力。

他们到太平洋战场上来同友军会师，必须要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到那时大家将会并肩作战。

至于欧洲的局势，斯大林说，他要先简单地说明一下苏联进行战争的经验。他们在7月间发动的攻势，德国人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是苏联人在集结了充分的部队和装备以后，就发现发动进攻还是比较容

易的。他坦率地承认，他们事先并未料到7月、8月和9月所获得的胜利。德国军队要比人们想象的软弱些。

然后，他详尽地说明了苏联前线最近的形势。在某些战区，战斗已经缓慢下来，在其他一些战区，战斗已经完全停顿了，而在乌克兰以及基辅的西面和南面的战区，在最近三个星期内，主动权已经转到德国人手中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也许还会重新占领科罗斯油田。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新占领基辅。但是总的说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苏联军队的手中。

他说，他要答复英美军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俄国的问题。苏联政府一向认为，意大利战役对于盟国的事业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打通了地中海。但是要进攻德国，意大利却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出发点。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两国之间。因此，为了进攻德国而把大量军队集中在意大利，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土耳其是一个比意大利更适于进入德国的地方；但是它离德国的心脏地区又太远了。他相信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是最适于英美军队进攻的地方，当然，德国军队在那里是会拼命抵抗的。

※　　※　　※

虽然我在早些时候被邀请发言，但我一直没有说话。现在我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说，我们很早就同美国商定，我们将从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我们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和资源都集中于这个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有根据事实和数字写成的长篇论述，才能说明为什么在1943年不能进行这项战役，但是我们已决定在1944年采取这个行动。1943年，虽然我们没有横渡海峡展开攻势，但是我们在地中海方面，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在进行这些战役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它们属于次要的性质，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实力和运输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战役是我们在1943年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英美两国政府现在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在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执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届时所能集结的军队，大约有十六个英国师，十九个美国师——总计三十五个师。这些师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都比德国的师团强大。

斯大林这时评论说，他从来也没有认为地中海的战役属于次要的性质。它们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不过，这种重要性不是根据进攻德国

本土的观点来说的。

我回答说，罗斯福总统和我仍然把这些战役看成是一个踏脚石，依靠这个踏脚石来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鉴于在地中海和印度作战的英国部队的情况，准备投入横渡英吉利海峡战役的十六个英国师，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大数量。这些师的作战实力可以维持，但是人数却不能增加。美国有大量的后备师，因此要扩大战场和维持战争的进行，那就必须依靠美国了。但是，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距离现在还有六个月，罗斯福总统和我经常考虑，我们利用地中海现有的人力物力，究竟在这六个月中做些什么，才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而同时又不会把“霸王”作战计划延迟一两个月以上。英美七个最精锐的师和一定数量的登陆艇，已经或正在从地中海开往英国。结果是削弱了我们意大利前线的力量。天气一直不好，直到现在，还不可能攻下罗马，但我们希望1月间能将它攻陷；

艾森豪威尔将军部下的亚历山大将军，正在指挥在意大利作战的第十五集团军群，目的不仅是攻占罗马，而且要消灭或俘获德国十个或十一个师。

我还说明，我们没有打算攻入意大利靴形本土的较宽地带，更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攻入德国境内。我们总的计划是首先夺取罗马，占领它北面的飞机场，从而使我们能够轰炸德国南部，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当考虑开辟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以便配合，而不是替代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一个可能性是进入法国南部，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像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

在未来六个月这一段时间中，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关于支援铁托的问题，我们要说的理由很多。他牵制了德国的许多师团，对于盟国的事业所作的贡献，要比米海洛维奇手下的“采特尼克斯”大得多。我们用物资和游击活动来支援他，显然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巴尔干战场是我们能够使敌人的力量拉得最远的地区之一。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军事人员研究以后，必须作出决定，即如何促使土耳其参战，打通我们经过爱琴海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到达黑海的交通线。只要土耳其参战，我们能用上它的空军基地，那

么，我们使用较少的兵力（大约两三个师）和已经驻在这个战场的空军，就能够占领爱琴海中的岛屿。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黑海的港口，运输船队就可以不断往返。目前我们在北方的航线上，只能保持四个运输船队，因为护航舰只必须用于“霸王”作战计划；但是一旦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目前已在地中海的运输船只，就可以川流不息地把供应物资运往苏联的黑海港口。

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土耳其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又希望它作些什么？它究竟是应该只限于向我们供给基地，还是应该进攻保加利亚，并向德国宣战？它究竟是应当向前推进，还是在色雷斯边界上按兵不动？由于保加利亚深切感激俄国以往曾把它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如果土耳其参战，那么对于保加利亚会有什么影响？罗马尼亚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它们已经进行了真正的和平试探，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外，还有匈牙利，它会走哪条路？在这些卫星国家中间，政治局势很可能急转直下，从而使希腊人起来造反，将德国军队逐出希腊。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苏联都有特殊的看法和特殊的理解。如果我们能了解苏联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是很重要的。对于地中海东部的这些计划，苏联政府是否很感兴趣，因而希望我们按照这些计划进行下去，即使原定于5月1日发动的“霸王”战役会延迟一两个月也在所不惜？英美两国政府在还不了解苏联政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前，有意地暂不作出任何决定。

这时，罗斯福总统提醒我谈谈进一步的计划，即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推进，然后再向东北进攻多瑙河一带的计划。我表示同意，于是继续说，我们一旦攻下罗马，并在亚平宁山脉之南的意大利的狭窄的地区歼灭了德国军队以后，英美军队就能够向纵深地区推进，以便同敌人周旋。然后，我们就能够用最少的兵力坚守我方战线，而以其余的部队或向法国南部进攻，或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想法，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推进。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详细考虑，但是如果斯大林表示赞赏，那就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来研究有关的方式方法和事实数字，然后再向会议提出报告。

讨论至此已经接触到关键问题。当时的记录如下：

斯大林元帅向首相提出了下列问题：

问："根据我的理解，进攻法国的任务，将由三十五个师来担任，是不是？"

答："是的。它们是特别强大的师。"

问："这次战役是否准备让现在驻在意大利的军队来进行呢？"

答："不是这样。有七个师已经或正在从意大利和北非撤走，以便参加'霸王'战役。这七个师是用来凑足你在第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那三十五个师的。它们撤走以后，地中海还留下大约二十二个师，可以使用于意大利战场或其他的目标。其中有些师可以用于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或者派它们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多瑙河推进。这两个战役，在时间上将同'霸王'战役相配合。同时，留出两三个师来攻打爱琴海中的岛屿，这是不难做到的。"

接着，我说明，除了上面所说的七个师以外，再要从地中海调遣若干师前往联合王国，是决不可能的。航运也无法满足需要。在联合王国将集结三十五个师的英美部队，以便进行最初的袭击。嗣后，英国除了在法国北部保持十六个师以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是美国将继续调进更多的部队，直到在法国北部的远征军总人数，达到五六十个师。英国和美国的师团，如果把通讯部队、军直属部队和高射炮队等一并计算在内的话，每个师大约有四万人。在联合王国境内，已经有许多英美空军部队，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六个月中，美国将把它的空军增加一倍或两倍。因此，在这个地区内将集中强大的空军力量，它从这个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达到敌人境内的目标。所有的部队和装备正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部署，这个计划，如果苏联当局愿意的话，可以提供他们参考。

斯大林向我问起进攻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我说这个计划尚未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我们的意见是它可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或二者同时并举。进攻的部队将由目前驻在意大利的部队组成。我补充说，同时也有必要研究一下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进军的意见。

斯大林又问，如果土耳其参战，英美准备拨出多少军队。

鉴于我只代表我个人发表意见，因此，我说要攻取爱琴海中的岛屿，最多只需要两三个师就够了，除此以外，我们可能还要拨给土耳

其大约二十个空军中队和若干高射炮团，使它能够自卫，但是，提供这些空军部队和高射炮队，不会影响其他的战役。

斯大林认为，把我们的部队，一部分派往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又派往法国南部，这是一个错误。最好是把“霸王”当作1944年的基本作战计划，而在罗马一旦被占领以后，就把驻在意大利的所有军队都调往法国南部。于是，这些部队，在“霸王”战役发动以后，就可以同进攻的部队会师。法国是德国战线上最弱的一个环节。他自己并不指望土耳其会同意参战。

我问道，是否苏联政府并不急于促使土耳其参战。我们曾经试过一次，但是失败了。现在是不是希望我们再作一次新的尝试?

“我完全赞成再尝试一次，”斯大林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当抓住它的脖子要它干。”

我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认为分散兵力是不适宜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提出的全部主张是，少数几个师——譬如说两三个师——能够很好地用来实现我们同土耳其的直接联系，至于需要参战的空军，则是那些用于保卫埃及的空军，它们只不过需要把战线向前推进一下而已。这样，就不会从意大利前线或“霸王”作战计划中抽调大批兵力了。

斯大林认为，如果只要用三四个师的兵力，就能够攻下这些岛屿，那是很值得的。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在攻入罗马与发动“霸王”战役之间的六个月期间，战争会处于停顿状态。我们应当毫不间断地打击敌人。我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虽然肯定地属于次要的性质，但却是应当仔细考虑的问题。

斯大林再一次指出，“霸王”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最好能通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给予支援。他甚至主张目前在意大利采取守势和放弃攻取罗马，如果这样做，能够抽调大约十个师进攻法国南部的话。两个月以后，接着就进行“霸王”战役，从两个方向进攻的部队就可以会师。

我回答说，即便我们停止向罗马逼进，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更为强大；但是我们一旦夺取了这个城市，我们就会由于消灭或沉重地打击了十个到十一个德国师而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需要罗

马北面的飞机场来轰炸德国。要我们放弃攻占罗马，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将被各方面看作是一场惨败，而英国议会一刻也不会容忍这种意见。

※　　※　　※

罗斯福总统现在建议，需要特别慎重地考虑一下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任何战役，都可能把“霸王”战役计划推迟到6月或7月。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延搁的。因此，他建议军事专家应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时间——就是在发动“霸王”战役两个月以前——研究是否可能发动法国南部的战役，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霸王”战役计划必须按规定的日期进行。

斯大林说，苏联人从最近两年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大规模攻势，如果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是很少有结果的。

更好的办法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方向同时发动攻势。这会迫使敌军分散兵力，同时，如果进攻的部队彼此相隔不远，它们就有机会取得联系，从而增加整个进攻的力量。他建议这个原则可以很好地应用到目前讨论的问题。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些意见。我说，我建议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给予少量的援助，这同上述的普遍想法并不发生任何抵触。同时我希望能够将我的下列意见记录在案，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能同意，仅仅为了要确切地遵守5月1日这个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就要牺牲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个英国和由英国控制的师的军事行动。如果土耳其拒绝参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恳切地希望，不要叫我同意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各个战役在时间上严格配合的问题。会议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明天再继续讨论？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参谋长们应当在第二天早晨着手工作。

这时，斯大林说，他没有想到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因此他没有把他的军事专家们带来，虽然伏罗希洛夫元帅将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问道，大家准备怎样讨论土耳其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既是政治性问题又是军事问题。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下：

（1）我们要求土耳其做些什么？（2）我们要它参战，准备给它什么代价？（3）付出这些代价的后果如何？

斯大林表示同意。土耳其是英国的盟国，也同美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应当由英美两国劝告它选择正确的道路。我说，如果土耳其拒绝俄国请它参加获胜的一方的邀请，同时又失去英国的同情，那真是糊涂已极。斯大林也说，许多人宁愿糊涂已极，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把那些本可以置身事外而竟然进行战争的人看成是傻子哩。

我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硬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也是空谈。时间和耐心是必要的。

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十章　谈话与会议

同斯大林谈德国问题——波兰及其边界——罗斯福关于“四个警察”的计划——我奉国王之命授予列宁格勒荣誉宝剑——第二次全体会议——斯大林询问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明英国关于“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的意见——敌人三十个师被牵制在巴尔干半岛——如何劝导土耳其参战——保加利亚的地位——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日期的争论——不破坏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土耳其问题——斯大林直接向我提出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我声明反对集体处决德国人。

在正式会议之间，穿插着罗斯福、斯大林和我在午餐和晚宴上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甚至可以认为是更重要的。在这种场合下，大家兴致勃勃，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28日，星期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我们共有十人或十一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谈话不久就变得全面而认真起来。

第一天晚上的聚餐后，当我们在室内漫步的时候，我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我们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坐了下来。艾登也来参加了。斯大林元帅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像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地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我问他：“时间要多久呢？”他答道：“在十五到二十年以内。”我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五十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十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

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我继续说，俄国应该有它的陆军，英国和美国应该有它们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拥有其他的手段。三个国家都得拥有强大的武装，绝不承担裁减军备的任何义务。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

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我接着说，“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绝不愿将任何制度强使别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愿望发展的权利。我们三个国家必须始终不渝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

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　　※　　※

我提议我们应该讨论波兰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请我先发表意见。我说，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宣战，因此，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俄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疆界问题，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想同俄国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如果肯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一问题并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最必要的是什么。这次欧战可能在1944年结束，苏联在战后将会强大无比，而俄国在采取任何有关波兰的决定中都将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波兰可以向西发展，就像士兵“向左靠拢”两步一样。如果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波兰。波兰是欧洲这个管弦乐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乐器。

斯大林说，波兰人民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都必须保存，而不应该消灭。

“我们是否要试划一下边界线呢？”我问。

“是的。”

“议会没有授权我划定边界线，并且我相信罗斯福总统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目前在德黑兰，倒可以研究一下，是否三国政府首脑在一致的努力下，能够确定某种政策，以便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告他们接受。”

我们同意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不必邀请波兰人参加。我说“是的”，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达成非正式的协议以后，再与波兰人进行接触。艾登先生这时插进来说，斯大林当天下午表示，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一直到达奥德河，使他深感意外。他从这种见解中看出前途颇有希望，因此很受鼓舞。斯大林问我们是否认为他会把波兰吞掉。艾登说，他不知道俄国人要吃掉多少，他们消化不了的有多少。斯大林说，俄国人不要求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会把德国咬掉一块。艾登说，波兰在东方失去的领土，可以从西方得到补偿。斯大林说，波兰也许可能从西方得到补偿，但他不知道其结果到

底如何。后来我用三根火柴打比，说明我对波兰向西发展的主张。斯大林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这群人就在这种气氛中暂时告别了。

※　　※　　※

29日早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首脑举行会议。我知道斯大林曾同罗斯福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当然正在同一个大使馆里，因此我建议在那天下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总统和我共进午餐。但是罗斯福却谢绝了，并且打发哈里曼到我这里来解释，说他不愿意斯大林知道他同我在私下会谈。

我对这点感觉奇怪，因为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应当彼此同样地信任。午餐以后，罗斯福总统又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特别包括罗斯福先生关于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的计划。这种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这“四个警察”来执行。斯大林并不怎么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这“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的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当时，斯大林提出另一项建议：就是设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远东委员会，而欧洲委员会则由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可能是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罗斯福总统答复说，这类似我建议的区域委员会，即分别设立欧洲、远东和美洲区域委员会。他似乎没有解释清楚，我还打算建立一个联合国家最高委员会，由这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因为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会谈经过，所以无法纠正这种错误的说法。

※　　※　　※

我们在四点钟开始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前，我奉国王之命，赠授陛下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而特别设计铸造的宝剑。外面大厅里挤满了俄国的官兵。我用几句话说明原委以后，就将这个光彩夺目的武器递交斯大林元帅，他以非常动人的姿态把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他把宝剑交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再把宝剑放下来。宝剑在俄国仪仗队的护送下，极其庄严隆重地从房里捧了出去。当这个行列向外走去的时候，我看见罗斯福总统在房内坐在一边，显然为这次典礼所感动。接着，我们走进会议室，又围着圆桌而坐。这

次，所有的参谋长都来参加了，他们现在前来报告上午辛勤讨论的结果。

帝国总参谋长说，他们已经研究了各项作战计划，并且认识到从现在开始直到发动“霸王”战役期间，如果不在地中海采取某种行动，德国人就可能把军队从意大利调往俄国或法国北部。他们曾考虑将前哨从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往上推进，加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使他们能够牵制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国师团，并且促使土耳其参战。他们还讨论了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波特尔已重新检查了我们的轰炸攻势，马歇尔检查了美国在英国集结的实力的情况。

马歇尔将军谈到，西方同盟国家在欧洲面临的问题，不是部队或物资的问题，而是船舶和登陆艇以及获得距离战场很近的战斗机的机场问题。登陆艇特别短缺，而最需要的还是每艘能载四十辆坦克的登陆艇。就“霸王”作战计划来说，军队和物资的运送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同盟国面临的每一问题中，变动不定和成为问题的因素，几乎总在登陆艇方面。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造舰计划都在加速进行，目的有二：第一，增加“霸王”作战计划初攻的规模；第二，使我们能够在地中海进行我们认为正确的战役。

※　　※　　※

然后，斯大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谁指挥‘霸王’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答复尚未作出决定。斯大林直率地说，如果不指定人选负责一切有关的准备，这个作战计划一定会毫无结果。罗斯福说，关于这点业已采取了措施。英国军官摩根将军已经领导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为这个战役筹划了相当长的时期。事实上，万事均已决定，只是最高司令的人选尚悬而未决而已。斯大林认为需要立即派定人选，不仅负责筹划，而且负责执行。否则，即使摩根将军声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一旦委派最高统帅以后，也许这位最高统帅的见解完全不同，而打算重砌炉灶。

我说摩根将军是经罗斯福总统和我本人同意，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委派为最高统帅（尚待指定）的总参谋长。英王陛下政府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统帅的指挥，因为美国要负责组织进攻部队，并且在兵力的数量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在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海军都是英国的，同时我们在陆军方面也占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战场的统帅，合情合理地应由英国人来担任。我建议由三国政府首脑来讨论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要比在较大的会议中讨论更加适宜。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对于任命问题不要求发言权。他们只想知道任命的人选是谁。最重要的是人选尽早地确定，而被选任的那位将军不仅要负责筹划作战计划，还要付诸实施。我也认为决定指挥“霸王”战役的人选是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说这个问题至迟将在最近两周内决定。

※　　※　　※

然后我陈述了英国的立场。我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多而复杂，使我有些不安。这次会议大约代表全人类中十二到十四亿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达成正确的结论。因此，在我们面临的重大军事、政治和道义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以前，我们就不能结束会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准备只谈少数专门问题，由军事小组委员会去加以研究。

第一，已经聚集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能对“霸王”作战计划提供何种援助？特别是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对法国南部发动的进攻将达到何种规模？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都提到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谁也不能表示最后的意见。斯大林极其正确地强调了钳形攻势的重要性，但是使用少数兵力进攻显然是毫无成效，因为在主力部队到达以前，它就已被敌人歼灭了。我完全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说，在地中海应当至少保留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我们获得具有这种运输力量的登陆艇以后，就可以采用海上包围的战术，协助前哨部队由意大利的中部向上推进，从而避免采取迟缓而艰巨的正面攻击的战术。第二，这些登陆艇能使我们在土耳其参战的同时，夺取罗得岛和打通爱琴海。

这批登陆艇还可以使我们在五六个月以后，配合“霸王”战役，从海上袭击法国南部。

这些作战计划显然都需要极其仔细地进行研究，并选择时机，但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各点都能办到的话，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另一方面，倘若要把足够运输两师兵力的登陆艇留在地中海，那么显而易见，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势必要推迟六星期到八星期，或者采

用另一种办法，势必要把派往东方、在对日作战中担任袭击任务的舰艇调回来，因此，我们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需要权衡各个问题的轻重缓急。我说，我将以感激的心情倾听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战果鼓舞了他们的英国盟友，并且使他们非常钦佩和尊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南斯拉夫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问题。

游击队在巴尔干半岛至少牵制了德国二十一个师团。此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还驻有保加利亚的九个师团。这样算来，这些英勇的游击队牵制着敌军三十个师团。因此，巴尔干战场确实成为我们使敌人力量尽量分散的一个地方，并能为我们未来的艰苦战役减轻压力。我们本身对巴尔干并无任何野心。

我们总的目标只是要严密困住敌人的这三十个师。莫洛托夫先生、艾登先生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应举行会谈，并将未曾解决的政治问题向会议提出报告。举例来说，我们的苏联朋友和我们的盟邦，对于上述主张是否在政治方面感到困难？倘若如此，这些困难是什么？我们是决心同他们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的。从军事观点来看，在这个地区无需使用大量军队，充其量，不过是需要以物资装备和突击性的战斗来帮助游击队而已。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的问题。英国是土耳其的盟邦，曾经接受了在圣诞节以前说服或劝诱土耳其参战的任务。如果罗斯福总统在目前情况下愿意过问此事，并领导进行，则英国政府极愿让他去处理此事。我说，我准备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提出保证：英国将竭尽全力促使土耳其参战。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土耳其参战最多不过占用同盟国两三个师的兵力。

然后我问苏联政府对于保加利亚有何看法。他们是否准备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土耳其对德国宣战而保加利亚要进入土耳其的话，苏联立即就把保加利亚当作敌人？我建议莫洛托夫、艾登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进行商谈，然后就促使土耳其参战的最好方法这一点向会议提出建议。我们只要能够实现这点，就会给德国以沉重的打击。保加利亚将被削弱，罗马尼亚已经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无条件投降，而且对于匈牙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所考虑的地中海方面的各个战役，其目

的都是为了减轻俄国所受到的压力，并使“霸王”作战计划能有最大的希望获得成功。

※　　※　　※

我谈了大约十分钟。会上一时无人发言。然后，斯大林说：“如果由于土耳其参战，而保加利亚威胁土耳其的话，苏联政府将认为它同保加利亚处于战争状态。”我感谢他的这种保证，并问我是否可以这样通知土耳其人。斯大林说完全同意。然后，他说明自己对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在意见方面并无分歧，并完全赞成对游击队进行援助。但是他又直率地补充说，土耳其参战，援助南斯拉夫以及夺取罗马，按照俄国人的思想方法，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如果召开此次会议是为讨论军事问题的话，则首先必须考虑“霸王”作战计划。

如果根据建议来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显然要对委员会应当完成的任务给予明确的指示。俄国人在抵抗德军的伟大斗争中，需要援助，而且是紧急的援助。最好的援助办法就是早日大力地执行“霸王”作战计划。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决定：第一是日期。时间应该定在5月，不能再迟。第二，需要在法国南部登陆来支援这个战役。如果登陆能在进行“霸王”战役前两三个月实现，当然最好；否则便同时进行；如果不能同时进行，稍晚一点登陆也有好处。袭击法国南部作为一种支援性的战役，对于“霸王”战役肯定是有所帮助的。

夺取罗马以及在地中海进行其他战役，只能作为牵制性的行动。

第三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就是任命“霸王”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斯大林说，他希望会议在结束以前就能作出这项决定，最迟也要在会后一星期内决定。如果没有最高统帅，“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的。决定人选当然是英美两国政府的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希望知道人选是谁。

※　　※　　※

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对“霸王”作战计划的重要性看法已经一致，但是对于日期问题意见还有不同。如果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势必至少要放弃一次地中海战役。倘若把登陆艇和其他装备都留在地中海，“霸王”战役就要延迟到6月或7月。“霸王”的延期显然会引起危险。如果我们即使仅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在地中海东部进行远征，那

么这种远征，也非常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规模较大的战役，使我们欲罢不能，而且需要派遣更多的部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在7月开始“霸王”作战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罗斯福先生接着提到我所谈的有关德国和保加利亚的三十个师团被遏制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应当用突击部队来加强围困他们的措施。重要的问题就是把他们牵制在这个地区以内，不让他们危害其他战场。大家显然一致同意应当支援铁托，但是提供这种支援却不应抽调“霸王”作战计划的力量。

斯大林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德国人在南斯拉夫有八个师，在希腊有五个师，在保加利亚有三个师，在法国有二十五个师。他不准备同意把“霸王”作战计划推迟到5月以后。

我说我不能同意作出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认为，就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来看，并没有什么基本的分歧。我愿意竭尽英王陛下政府的一切力量，尽早着手“霸王”战役，但是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争取早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霸王”战役，就忍痛牺牲并放弃我们在地中海方面的伟大前途，好像这种前途毫无价值似的。英国在地中海驻有强大的陆军，我不同意让他们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内停止作战。这支军队应当以最大的战斗力与美国盟友并肩对敌人作战。我非常希望，英美军队合力粉碎驻在意大利的大量德国部队，并且在向罗马北部推进以后，能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前线。在将近六个月的期间，在意大利按兵不动，毫无作为，就等于不适当地使用我们的军队，而且又会使我们受到这样的谴责，就是俄国人几乎承担了陆上战争的全部重担。

斯大林说，他根本没有要求在冬季停止在意大利的所有战役的意图。

我解释说，如果从地中海调走了登陆艇，那就意味着肯定要减少我们在那里的战役。我提醒斯大林“霸王”战役赖以成功的三个条件。第一，从现在直到发动进攻的时间为止，德国在欧洲西北部的战斗机队的实力必须充分加以削弱。第二，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使德国驻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部队，不超过十二个最精锐的足额机动师。第三，在战争的最初六十天中，要使德国人不能从其他战场调回超过十五个最精锐的师的兵力。为了获得这些条件，我们应当尽量

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牵制德国人。如果土耳其参战，这就更增强我们的力量，但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现在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多半都是从法国调来的。如果我们在意大利放松对德国施加压力，他们又会被调回法国。我们必须在目前能够同敌人作战的唯一战场上，继续与它周旋。如果我们在冬季在地中海尽量与它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对于创造顺利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条件，将会产生最理想的作用。

斯大林问道，如果德国有十三四个机动师在法国，并且能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兵力又超过十五个师，情形又将如何？这样是否就不进行“霸王”战役了呢？

我说，“不，绝不是这样。”

※　　※　　※

然后，我把讨论又转到土耳其问题。我们已经同意敦促它在今年年底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需要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只是把我们的飞机安置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机场，并且攻占罗得岛。使用一个突击师，再加上一些卫戍部队也就足以应付局面了。我们一旦占有罗得岛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便能够随时使爱琴海的其他岛屿弹尽粮绝。这些军事行动不会为我们带来漫无止境的负担，却可以认为是一种极其有限的义务。如果我们努力使土耳其参战而不成功，则事情就此结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土耳其参战，对德国人来说，这就可以使他们松一口气。关于土耳其，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如果它参战，我们又攻占罗得岛，而且以后又把德国人从爱琴海的其他岛屿驱逐出去，则我们驻防在埃及的部队和空军全部可向北移动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采取守势。

土耳其问题不应当等闲视之。正如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说的，我们各项战役的规模、性质和时机，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获得登陆艇以及能否将部队输送过海。我说，我准备随时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去研究这一问题，但是如果所需的少数登陆艇不能留在地中海或从其他战场调来，则地中海区域不可能进行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也包括不可能袭击法国南部。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些理由。我告诉斯大林，我同意他的意见，即给军事技术委员会明确的任务范围。我建议关于任务的各项内容，应该由三国政府首脑分别拟定。

斯大林说，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以后，觉得无需成立军事委员会。为了作出决定，也无需将各项枝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几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总司令的任命，以及是否可能在法国南部进行配合性的战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由全体会议决定。同时他也认为，根本不需要设立外长委员会。委派这些委员会只会延迟结束大会的期限。而就他来说，他不能将在德黑兰的访问期限延迟到12月1日以后，最迟也不能超过12月2日。

罗斯福总统说，倘若决定要建立军事委员会进行工作，他已经用简单的方式为这个机构试行拟定了任务内容，内容共两句话，就是：“第一段：三国参谋长委员会认定‘霸王’战役是1944年的主要战役。第二段：委员会将作出建议，使辅助性战役得以试行，但事先必须极其慎重地考虑这种战役是否延误‘霸王’作战计划。”大家对此均表示同意。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非常关心“霸王”战役的日期，特别因为需要和俄国战场方面的战役互相呼应。罗斯福总统表示，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确定了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只是因为从那时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才使我们要考虑某些变更。

在我们散会以前，斯大林从桌子的对面望着我说：“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霸王’战役抱有信心？”我答复说，“假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具备了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各种条件，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猛攻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谈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　　※　　※

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不久，埃利奥特·罗斯福在门口出现了，他是乘飞机前来此地和他父亲相聚的。有人招呼他进来。于是，他在桌旁就座了。他甚至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多嘴多舌，以后还大肆渲染他所听到的一切，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据霍普金斯说，斯大林同我开了不少的玩笑，我丝毫都不介意，直到斯大林元帅以温和的语调谈起要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这样一个严肃的、甚至是可怕的问题为止。他说一定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

希特勒的强大陆军的全部实力都是依靠五万左右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如果在战争结束时，把这些人都抓来枪毙，德国的军事实力就会根除。我听了这话，就觉得应该这样回答："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是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但是，斯大林，也许只是出于戏谑，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样的可耻的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

这时，罗斯福总统插嘴了。他提出一项调解的办法，说应该枪毙的，不是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毫无疑问，他希望使整个问题让大家一笑了之。艾登也向我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我相信这都不过是笑话。可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时却从餐桌那头的座位上站起来讲话，说他如何诚挚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如何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意见。

我受到这种打搅，就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里去。我刚到那里，就有人从后面用手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斯大林，他的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恳切地说明他们只是开玩笑，根本就没想到什么严重问题。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表现出像当时那样吸引人的仪态。虽然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完全相信这是开玩笑而背后没有隐藏着什么认真的意图。我同意回到原来的房间去。当晚的其余时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难题

我的六十九岁诞辰--我单独会见斯大林--我们认真地准备"霸王"战役--对地中海的影响--最高统帅问题--一切取决于登陆艇--为"霸王"战役集结的兵力--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斯大林强调"霸王"战役的必要性--斯大林提议俄国将在5月或6月发动攻势--罗斯福总统邀请"只有三人"的午餐--俄国要求不冻港--11月3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主要的军事决定--三国一致同意发表的公报--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宴会--一片祝贺声和许多讲话--布鲁克将军对斯大林的答辩。

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的六十九岁诞辰，全部时间几乎完全用于处理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的事务。罗斯福总统同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而且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中；尽管总统和我以往过从很密，同时我们的重要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然而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来，他一直避免单独和我会见--这些情况使我想到要设法对斯大林作一次直接的私人访问。我认为，俄国的领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没有获得真实的印象。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人员有意要尽量地停止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想以进攻巴尔干半岛代替这个计划。"我的责任就是要消除这种双重的误解。

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确切日期，决定于数量较少的登陆艇的调集。这些登陆艇对于在巴尔干半岛进行任何战役，都是不需要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承担进行一次孟加拉湾的战役。如果取消这次战役，那么我所需要的登陆艇便可以够用，也就是说，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足以使得两师人在敌人的抗击下，能在意大利或法国南部的海岸一齐登陆，并且还能按照预定计划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把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5月1日那个特定的日期，这样我就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能说服罗斯福总统暂不履行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且放弃在德黑兰会上从未提到的孟加拉湾计划，那么，地中海战役以及按期进行"霸王"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就都够用了。结果，这些重要的登陆都是在6月6日开始，但这个日期是在后来很晚才决定的，其根据不是我的需要，而是月光和天气的情况。正如我以后要讲到的，当我们回到开罗的时候，

我顺利地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使他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因此，我认为已经办妥了在我看来是必需处理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11月的早晨，在德黑兰的时候，我是毫无把握，因此我决心让斯大林了解主要的事实。我当时认为，我没有权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同意在5月间进行"霸王"战役了。我知道在我同斯大林元帅会见后接着举行的午宴上，罗斯福要亲自把这点告诉他的。

下面叙述的情况，是根据我所信任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关于我同斯大林进行私人谈话所作的记录写成的。

※　　※　　※

我首先提醒斯大林元帅，我是半个美国人，对于美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我要说的话不应该解释成为背后说美国人的坏话，我对他们是无比忠诚的，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我们两人之间坦率地交谈更好一些。

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同美国人相比，占有优势。那里的英国部队比美国部队多两三倍。我之所以急于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地中海的军队不致陷于瘫痪状态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要不断地使用他们。在意大利约有十三四个师，其中有九个或十个师都是英国人。还有两个集团军，即：英美第五集团军，和全部都是英籍士兵的第八集团军。在遵守"霸王"战役的日期或大力展开地中海战役二者之间，存在着选择的余地，但是全部情况并不仅限于此。美国人要我3月在孟加拉湾对日本人进行两栖战役。我对这点并不热心。如果我们把孟加拉湾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调到地中海，那就足以使我们在当地进行一切所需要做的工作，并且还能提早进行"霸王"战役。可见这不是在地中海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孟加拉湾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有所取舍。但是，美国人硬要我们定下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因此近两个月来，地中海战役已经遭受了损失。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因为被调走七个师，士气有些沮丧。我们将三个师调回国去，美国人又调走四个师，都是为了准备进行"霸王"战役。我们所以没有充分利用意大利崩溃的机会，原因也在这里，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准备"霸王"战役是多么认真。

早日决定总司令人选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8月份以前，我们英国人可能会在"霸王"战役中担任最高统帅，但是在魁北克会议时，我曾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我们同意任命美国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担任地中海的最高统帅。我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因为美国人虽然在登陆时人数同英国人相等，但是不久就会占有优势，在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他们的利害关系就会变得更大。另一方面，英国人在地中海方面占有优势，而我对于那里的战争也有我自己的主张，因此，我认为由我们担任那个战场的最高统帅是适宜的。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任命"霸王"战役的总司令的问题，现在就得由他负责了。罗斯福总统一旦任定人选，我立即可以任命地中海总司令和其他司令。总统由于与高级人员有关的国内原因，对于人选迟迟不决，但是我曾敦促他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以前作出决定。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然后，我谈起登陆艇的问题，重新说明这个问题成为障碍的情况以及其原因。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拥有很多部队，即使调走七个师以后，情形仍然如此，而在英国国内又将集结不少英美的远征军。一切问题决定于登陆艇。两天以前，斯大林元帅曾经发表重要的宣言，声明俄国在希特勒投降以后将对日本作战。我听了以后，立即向美国人建议，他们可以拨出更多的登陆艇来支援他们要求我们进行的印度洋战役，或者可以从太平洋派遣一些登陆艇，去支援"霸王"战役初期的运输任务。这样一来，各方面就都有足够的登陆艇可用了。但是美国人对太平洋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曾向他们指出，如果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则会加速击败日本，因此他们就能给我们更多的援助。

我和美国人之间的争论，其实是个很小的问题。情况绝不是我对"霸王"战役冷淡。我要求获得为了进行地中海方面的战役所需要的一切，而同时又能按期进行"霸王"战役。

有关细节方面的安排应当由我们的参谋长筹划，而我原来希望在开罗就能把这类问题解决的。偏巧蒋介石当时在那里，而中国的一些问题几乎又占据了全部时间。但是我深信，结果还是能调拨足够的登陆艇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

现在再谈"霸王"作战计划。英国方面，到了5月或6月间的规定日期，将使近十六个师的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再加上军直属部队、登陆艇部队、防空部队以及后勤人员，总数略微超出五十万人。其中有一

部分是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包括从地中海调来的经过战争锻炼的士兵。此外，英国还有需要皇家海军所提供的一切舰艇来担任运输与保护陆军的任务，另外，本土空军部队约有四千架英国第一线飞机，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美国现在正在开始运入部队。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是运送空军部队和陆军物资，但在未来的四五个月中，我想每月将运来十五万人或者更多一些，到了5月，总数将达到七八十万人。我们在大西洋击败潜艇以后，已有可能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调遣。我主张大约在进行"霸王"战役的同时，或在其他任何适当的时间，在法国南部也发动战役。我们将牵制驻意大利的敌军，而我方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或二十三个师当中，将尽可能地调到法国南部，其余部队则留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大战迫在眉睫。亚历山大将军部下约有五十万人。盟国有十三四个师对付德国的九十个师。气候恶劣，桥梁已被冲断，但是我们打算在12月间由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第八集团军向前推进。两栖登陆将在特韦雷河附近进行。同时第五集团军为了牵制敌军，也将进行猛烈的战斗。这场战争也许会变成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并不打算推进到意大利宽广的内地，而只想坚守那狭窄的靴形地区。

斯大林说，他必须预先指出，红军指望的是我们进攻法国北部的胜利。如果在1944年5月间不进行战争，红军就会以为这一年中根本就不会再进行什么战争了。天气将会变坏，而运输方面将发生困难。如果战争不能进行，那么他不愿使红军失望。失望只能使情绪低落。如果在1944年欧洲的战局不能大大地改观，俄国人就很难维持下去。他们对于战争已经很厌倦了。他担心红军会产生一种孤军作战的情绪。他要弄清"霸王"战役是否会按照许诺的时期进行，原因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就要采取措施去防止红军产生不良的情绪。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说，只要敌人调往法国的部队不超过美国和英国集结在那里的军队，"霸王"战役当然是会进行的。如果德国人有三四十个师在法国，我认为我们准备渡过海峡的部队就不能坚持下去。我并不害怕登陆，但是担心到了三十天、四十天或五十天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假如红军能拖住敌人，我们在意大利又将敌人牵制住，再加上土耳其可能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斯大林说，进行"霸王"战役的最初步骤，对于红军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他知道这次战役将在5月或6月进行的话，他现在就能够着手作打击德国人的准备了。春天是最好的时机。3月和4月是战事稀疏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他可以集中军队和物资，到5月和6月便能够进行袭击。德国将无力向法国增兵。德国师团仍在不断地调往东方。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东方战线很担心，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必须渡过的海峡，也没有必须通过的法国。德国人害怕红军前进。而红军如果看到盟国给以协助，就会向前推进。他问"霸王"战役将在什么时间开始。

我说，在我没有获得罗斯福总统同意以前，不能透露进行"霸王"战役的日期，但在午餐时，将会给他答复。我想他对此会感到满意的。

※　　※　　※

片刻以后，斯大林元帅和我分别前往罗斯福总统寓所，出席他邀请我们参加的"只有三人"的午宴，此外尚有我们的译员。罗斯福这时告诉斯大林，我们两人都同意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斯大林元帅对我们两人的这种庄严而直接的诺言，显然感到非常欣慰。谈话转到比较轻松的问题，对于这些谈话唯一记录下来的内容，就是有关俄国的海洋出口问题。

我一向认为，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拥有将近两亿人口，竟然在严冬的几个月中不能有效地与一望无际的海洋沟通，这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且会引起严重的纠葛。

当斯大林元帅提出俄国不冻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也问到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修改塞夫勒条约的问题。我说，我想促使土耳其参战，而现在提起这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斯大林回答说，将来会有适当的时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说，我希望俄国海军和船队能在海洋上航行，并且对俄国船舶的来访表示欢迎。斯大林听到这里就说，寇松勋爵却另有一种想法。我说，那时我们同俄国的看法还不是一致的。

罗斯福总统说，波罗的海应当对各国商船开放。港口应有自由区，基尔运河应当交付托管，而达达尼尔海峡应当对世界贸易开放。斯大林问道，这点是否也适用于俄国的贸易，我们向他保证可以适用。

斯大林然后问道，在远东能给俄国进行何种安排。我答复说，俄国已有海参崴。他说这个港口也是被冰封锁着的，并且还要依靠对马海峡。目前俄国人唯一的海口就是摩尔曼斯克。我回答说，我希望解决俄国人的困难，因为世界的政治必须委托已经心满意足的国家去管理，这些国家除了本身已有的一切以外没有其他要求。如果世界的政府掌握在急于谋取本身利益的国家手中，则总会引起危险的。可是我们这几个国家却没有理由提出更多要求。和平将由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又毫无野心的各国人民来维持。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凌驾于其余各国之上。我们就像在自己家园里安居乐业的富翁一样。

※　　※　　※

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下午四时，第三次全体会议又像以往一样，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全体出席，参加者约有三十人。

罗斯福总统说，他很高兴地通知会议，关于重大的军事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

阿兰·布鲁克爵士说，英美两国的三军参谋长经过联席会议以后，向我们建议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由在法国南部进行的支援性的战役与它配合，并且是在当时能够使用的登陆艇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最大规模。"

然后，我强调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需要同苏联军事当局保持最密切联系，使东方和西方以及地中海等战场的战役都一齐配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三大国对这只野兽紧缩包围圈，使它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围攻。"霸王"战役是历来所筹划的一次最大的联合战役，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必须要有很仔细的参谋工作。

斯大林说，他了解参谋们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执行这项决定中所包含的困难。"霸王"战役的危险期，是在登陆以后兵力疏开的时候。在这个关头，德国人也许会从东方增调军队，目的是要给"霸王"战役制造最大的困难。为了防止任何实力雄厚的德国部队从东方调来，他负责在5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俄国攻势。①

①俄国的主要攻势于6月23日开始。

罗斯福总统说明各个战场互相配合作战的时机的重要性。三国参谋人员既然已经一同工作，他就希望他们能保持下去。他已经通知斯大林元帅，下一步骤就是任命"霸王"战役的统帅。他在同自己的参谋

人员和我磋商以后，在三四天以内，就可能作出决定。主要的军事问题既已决定，英美两国参谋人员理应尽速回到开罗去拟定各项细节，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和我都表示同意。

我补充说，既然已经通过重大的决议，就应当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地获得更多的登陆艇。因为进行"霸王"战役距离现在还有五个月时间，而美国和英国的一切资源又由我们处理，所以应该能够使这点得到实现。既然决定进行"霸王"战役，那就要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去进行，我希望参谋人员能够设法增加初攻的力量。

我向三国参谋人员问起配合掩护的计划是否存在着什么困难。斯大林解释说，俄国人依靠伪装的坦克、飞机和机场，充分地利用了欺骗敌人的策略。利用无线电欺骗敌人证明也是有效的。他完全同意参谋人员进行合作，以便拟定有关联合采取掩护和欺骗敌人的策略。我说，"在战争期间，真理是这样宝贵，因此必须经常用谎言来护卫。"这句话经过翻译以后，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非常欣赏，我们的正式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中尽欢而散。

当时，我建议参谋人员拟定一项有关军事会谈的简短的公报，交给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我本人。措辞应当简短、神秘，而且要预示德国即将灭亡。因此，拟定了下列公报，并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我们的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谈，我们已使彼此的计划互相配合，以便摧毁德国的力量。我们已就从东方、西方和南方将要进行的战役的规模及时机，达成了完满的协议。

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在苏联大使馆中开会或聚餐，但我要求第三次宴会由我作东，在英国公使馆举行。这是无需争论的问题。按照字母次序，英国和我本人的名字都列在前面，按照年龄，我又比罗斯福或斯大林年长四五岁。我们是三国政府中成立最久的一个政府，比其余两国要早几个世纪；我还可以说，我们参战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并没有提到这点；最后一点，11月30日是我的生日。这些理由，特别是最后一点理由，是毫无争论余地的。我们的公使主持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招待将近四十位客人，其中不仅有军政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某些高级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坚持要在斯大林到达以前对英国公使馆进行彻底的搜查，对每扇门和每个坐垫都不放过；大约有五十个俄国武装警察，在他们自己的将军指挥下守在所有的门

窗附近。美国的保安人员也到处都是，然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斯大林在卫队严密保护下来到公使馆，显得兴高采烈，坐着轮椅来的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笑逐颜开，表示愉快和亲切。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时刻。在我的右边，坐着美国总统，在我的左边坐着俄国的主人。我们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海军和四分之三的空军，能够指挥将近两千万军队，而这些军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仅见的一次最可怕的战争。1940年夏天，我们是孤军作战，除了海军和空军以外，在抵抗德国和意大利那种攻无不克和势不可挡的威力时，简直是赤手空拳，因为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资源。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罗斯福先生把一个美丽的波斯瓷瓶当作寿礼赠送给我。虽然这个瓶子在我归国途中被打得粉碎，但后来却精巧地修好了，成为我的一件珍藏。

在宴会中，我同我的两位尊敬的贵宾进行了极其愉快的谈话。斯大林重复他在会议上曾经提出的问题，"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总统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我几乎肯定说，这将会是坐在我们对面不远的马歇尔将军。直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如此。斯大林对于这点显然很高兴。后来他谈到布鲁克将军，认为布鲁克不喜欢俄国人。布鲁克在1942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对于俄国人是非常生硬和粗暴的。我向他保证说，军人在同他们的军人同僚讨论战争问题时是容易粗鲁和严厉的。斯大林说这样他就更喜欢他们。他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布鲁克。

到了适当的时间，我提议为我们的两位显赫的贵宾的健康干杯，总统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并祝我长寿。以后，斯大林也用同样的言词向我祝贺。

※　　※　　※

然后，又按照俄国的习俗，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祝酒，对于这种性质的宴会，这当然是很适当的。霍普金斯愉快地讲了话，其中谈到他"经过长期的彻底研究，了解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而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是没有具体规定的。"他说，由于研究的结果，"我认识到英国宪法的规定和战时内阁的权力，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随时要它们怎样就是怎样的。"

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本书读者应当知道，这句开玩笑的话是多么毫无根据。诚然，我在指挥战争中，从国会和我的内阁同僚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忠诚支持，而且我也很少在什么重大问题上遇到否决。但是我不止一次以自豪的心情，提醒我的两位伟大的战友，在我们三人之中，只有我随时都可以被根据普选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下院解除职权，也只有我才要每天受到代表国内各政党的战时内阁的舆论的监督。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是有规定的，他不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总司令的职权，根据美国的宪法，几乎是绝对的。斯大林在俄国以前好像是，而现在肯定是总揽最高权力的。他们可以用命令行事，而我必须进行说服和劝导。我也乐意这样做。手续是费事的，但是我没有理由埋怨这样的工作方式。

※　　※　　※

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致词，许多重要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将军都讲了话。但是在我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是布鲁克将军的讲话。我要引用我请他撰写的记录：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布鲁克写道，"罗斯福总统很客气地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谈到我的父亲当年到海德公园拜会他的父亲的情况。当他快说完，而我正在想着对于罗斯福总统这种亲切的言词致答词是多么轻松的时候，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祝酒。于是，他就谈下去了，言外之意是说我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我对于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他希望我以后对于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感情！

"我听了这些指责感到惊讶，因为我想不出这些指责究竟有什么根据。但是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

"因此我就站起身来，深深感谢总统非常亲切的言辞，然后转向斯大林，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斯大林元帅，请容许我谈谈你的祝酒词。你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你会记得，今天早晨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你也会记得，你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你进行重大的攻势时，

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的。你曾告诉我们说，你的一切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总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战场上，而你真正的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

"'那么，斯大林元帅，你给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所蒙蔽了，你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中所有成员的真诚的战友情谊。'"当帕夫洛夫把布鲁克的上述谈话一句句地翻译给斯大林听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是令人莫测高深的。但是布鲁克谈完以后，他显然颇感兴趣地对我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的话听起来是由衷之言。我打算以后找他谈谈。"

最后，我们都走到前厅去，我们在这里是随便找人边走边谈。我感到在这里有一种在我们伟大同盟中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团结和更亲切的战友情谊。我并没有叫伦道夫和萨拉来参加宴会，但是他们在客人为我祝寿敬酒的时候进来了。现在斯大林特地把他们从人群中找出来，向他们极其亲切地致意。罗斯福总统当然同他们是很熟的。

当我四处走动的时候，看见斯大林在一小圈人当中，同布鲁克（我称他为"布鲁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布鲁克将军的记录继续写道：

"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首相告诉我，当我谈到'真理'和'谎言'的时候，他觉到有点不安，不知道我下面还要讲些什么。但是他安慰我说，我在敬酒时的答复，对于斯大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到接待室去再谈谈这次对我的攻击。我走到斯大林面前告诉他，他感到有必要在祝酒的时候对我提出那样的指责，使我非常吃惊，也很难过。他立即通过帕夫洛夫答复说，'最好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误会上的友谊。'接着就热烈地同我握手。"

我看现在好像是一切阴云都消散了，事实上，斯大林对于我这位朋友的信任是建筑在尊敬和善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础在我们一同进行工作时是始终没有动摇过的。

我们最后道别的时候，总在清晨二时以后了。斯大林元帅在警卫队护送下告辞，罗斯福总统也由人护送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寓所。我上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但却心满意足，深感今天所做的事都很顺利。对我来说，这一天确是一个极其愉快的生日。

第二十二章　德黑兰：结论

12月1日午餐时的谈话--如何争取土耳其--俄国要求分得意大利舰只--波兰的疆界--"寇松线"与奥得河线--坦率的会谈--芬兰--"不割地，不赔款"--最后的和解--德国问题--分割德国？--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我说明个人的看法--斯大林元帅的观点--再谈波兰问题--关于军事政策的广泛协议--政治局面尚在未定之天--在战争达到高潮时深深担忧德国的力量--目前的分割："这是不能持久的。"

在我们对战略问题作出重要决定的前后，有几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仍然显著地存在着。12月1日，三国首脑又在苏联大使馆内罗斯福总统举行的午宴上一同进餐。这次参加午宴的，还有莫洛托夫、霍普金斯、艾登、克拉克·克尔和哈里曼。我们首先谈论的就是劝诱土耳其参战的问题。

霍普金斯问我们，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必须给予什么支持。罗斯福说，伊诺努一定会问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在尚未研究登陆艇的情况以前，必须慎重从事，不能轻率地作出诺言。我说我们在埃及有十七个不属于英美统帅部指挥的英国空军中队，而且空军上将特德还有三个富余的空军中队。它们主要是战斗机，可以用来保护土耳其。此外，我们还有三个高射炮团。我们已经答应土耳其的就是这些。我们没有向土耳其许下我们将派遣任何军队支援它的诺言。它已装备了五十个师，因此，不需要再派军队去了。

斯大林说土耳其如果参战，它应该把它的一部分领土提供给我们使用。我表示同意，并且说普洛耶什蒂将很容易受到攻击。我们英国人对土耳其所提供的一切，都不是慷他人之慨，我们只是从地中海中部抽调三个空军中队，以便把十七这个数目凑成二十。也许美国可以补充一些轰炸机中队。我们说过，我们只能提供空中保护。我们无法派遣陆军。3月间为攻打罗得岛所需的登陆艇，可以在意大利战役和"霸王"战役之间的时期用一下。罗斯福总统希望这一点能够办到，但是他又说登陆艇的损失非常严重，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可能获得的所有登陆艇全部用于"霸王"战役。我回答说，我看没有什么困难。我们没有对土耳其提出任何建议，而且我也不知道伊诺努是否会接受任

何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前往开罗，可以了解他的参谋们会有什么意见。我们英国人只能提供我们的二十个空军中队。土耳其人并不需要陆军，他们只需要空中保护。此外，伊诺努也许不会到开罗去。

"他也许会生病。"斯大林插话说。

我说如果他不肯来，而罗斯福总统又要走的话，我提议乘一艘巡洋舰到阿达纳去和他见面。伊诺努会到那里去的。登陆艇是我们一切战役的关键问题。一部分也许可以从印度洋或太平洋调来，而更大一部分可以建造。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势必要放弃一部分计划，但是我们一致认为"霸王"战役不能受到影响。

接着，罗斯福指出，我提出的从太平洋调用登陆艇的建议行不通。因为距离太远，而且美军每天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向北推进，袭击日军的补给钱。他们需要使用目前手中所有的登陆艇。

霍普金斯又问，攻占罗得岛需要用多少登陆艇。我回答说，我们没有对土耳其承担攻击罗得岛或任何其他岛屿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承担供应登陆艇的义务。罗斯福说假如他是伊诺努，他会要求攻占克里特岛以及其他的岛屿。

我说，"我要的是士麦拿和巴德朗地区的空军基地。那些机场都是我们修建的。我们一旦获得这些基地，并且派驻空军中队，我们就可以从天空中肃清德国飞机。无论如何，即使击落一架德国飞机，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架飞机，那仍然是合算的。我们一定要使岛上的德国防守部队粮尽弹绝。如果土耳其积极地参战，这些岛屿都会不战而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对罗得岛也不必进攻了。这些岛屿必须由德国供给物资，如果我们能从土耳其进行空中掩护，我们的驱逐舰也就能够摧毁德国的护航队，但是，这一点目前还不能做到，因为德国仍有制空权。如果我们获得了土耳其的基地，我们就能够对德军不断地施加压力，这将成为进行'霸王'战役的一个准备步骤。"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罗斯福总统也同意以二十个空军中队加上若干轰炸机作为基础进行谈判，但是不准备进行两牺作战。

然后，我归纳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只向土耳其提供有限的空中保护和高射炮。但是冬天已经到来，德国不会入侵土耳其。我们将继续向它提供武器。土耳其应当接受苏联的邀请，以便将来同我们一起出席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还作出这样的保证：如

果保加利亚因为土耳其向德国宣战而对它进攻的话，苏联将对保加利亚进行报复，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此外，我们还建议土耳其同战胜国合作，以及我们将给予大量的援助和友好的对待。

斯大林问道，"如果土耳其向德国宣战，结果引起保加利亚进攻土耳其，而苏联又向保加利亚宣战，那么丘吉尔先生期望苏联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说，我不要求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当苏联军队通过敖德萨向前推进时，它就会在保加利亚人民中造成巨大的影响。土耳其军队有步枪，有勇敢的步兵，有相当精锐的炮兵，但是没有高射炮，没有飞机，而且坦克也很少。我们设立了军事学校，但是土耳其人并不经常来上课。他们学习得不快。土耳其军队很勇敢，但不是现代化的。为了购买武器，主要是美国武器，他们已经花费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些武器都是由我们运输的。

斯大林说，土耳其很可能不参战。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空军基地交给我们；事态的发展可能就是这样，不过这也很好。

罗斯福总统然后请艾登先生说明，土耳其人在开罗的谈话内容。艾登先生说，他曾要求土耳其外交部长把空军基地交给我们，并且告诉后者说，德国不会进攻土耳其。但土耳其外交部长拒绝了，他说德国看到土耳其的挑衅一定会作出反应。土耳其宁愿根据协定而参战，但不愿意由于采取上述建议的行动而间接地卷入战争。

我发现，每当我们要求土耳其人尽量利用他们的中立地位，把他们的空军基地交给我们使用时，他们答复说，"啊，不行，我们可不能扮演被动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要他们真的参战，他们又说，"啊，不能，我们还没有充分武装好哩。"

因此我建议说，如果必要的话，得采取其他方法。倘若土耳其拒绝参战，它就是放弃了参加和会的机会。它获得的待遇将和其他的中立国家一样。我们还要声明，英国对于土耳其的事务不再感到兴趣，并将停止供应武器。

艾登先生说，他想十分明确地知道，对于土耳其将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是否同意土耳其只对德国，而不对其他任何国家作战？如果德国因此使保加利亚参加德国对土耳其的战争，苏联政府是否会对保加利亚作战？斯大林对于上述两点，都表示同意。我说，根据我个人

的意见，如果土耳其能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我将感到满意。这样，关于我要求采取有限的措施以赢得土耳其参战这一重大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决定邀请伊诺努前往开罗，同我和罗斯福总统商谈。虽然我了解土耳其人由于我们未能进攻罗得岛，丢了科斯岛和勒罗斯岛，从而使德国在爱琴海获得了制空权而感到痛心，但是我没有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获得了我认为正是我所要求的东西，同时乐观地认为这些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

※　　※　　※

这时，莫洛托夫问道，关于意大利舰只，是否可以给苏联政府一个答复。罗斯福的答复非常简单。大多数的商船和少数的战舰，在战时可以由三个国家使用，等到战后再按权利分配。在战争结束以前，最好的办法是，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舰只，就让谁去利用。莫洛托夫说俄国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们。我问道，苏联政府愿意在什么地方交接这些舰只。斯大林说可以在黑海办理交接手续，如果不行，就改在北海。倘若土耳其不参战，在黑海移交也就不可能了。但是，在北海仍然可以使用这些舰只。

我说，在苏联已经作出，或正在作出的各种努力以后，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只要求能有一点时间，同意大利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说我愿意看到这些舰只驶往黑海，也许我同时还能派遣几艘英王陛下的军舰同行。罗斯福总统和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便同意大利人安排这个问题。他们的一些小舰艇已用于帮助进行巡逻工作，有些潜艇也正在运输重要的物资。我们一定不能让意大利舰队发生哗变，也不能让他们凿沉船舰。我和罗斯福总统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同意大利人作好安排。到那时，这些舰只经过改装以后，就可以交由俄国人支配了。我还补充说，我希望派遣四五艘英国的潜艇进入黑海。如果土耳其只接受关于"尽量利用中立地位"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可以向它提出的事情之一，但是，我们将遵照斯大林元帅的愿望。我们对黑海是没有任何野心的。

斯大林答复说，他对于任何帮助都是很感激的。

※　　※　　※

午餐以后，休息片刻，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在会议桌旁就座。我们继续讨论了一个下午。下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波兰。

罗斯福总统一开始就说，他希望波兰和苏联两国政府能够恢复邦交，以便我们作出的决定能为波兰政府所接受，但是，他承认困难是存在的。斯大林问道，他应当同什么政府商谈。波兰政府及其在波兰国内的朋友同德国人保持接触。他们残杀游击队员。罗斯福总统和我都无法了解目前在那里发生的情况。

我说，波兰问题对于我们联合王国的人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因为德国侵略波兰而对它宣战。虽然我们事先毫无准备，但是由于德国进攻波兰，我们就投入了战争。我又使用三根火柴来打比喻--德国、波兰和苏联。盟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苏联西方疆界的安全，从而防止德国将来发动进攻。谈到这里，我提醒斯大林，他曾提到西面的奥得河界线。

斯大林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以前没有提到过同波兰政府重新建立关系的问题，而只是提到要确定波兰的疆界。今天，这个问题的提法却大不相同。俄国比起其他各国来，甚至更迫切希望同波兰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对俄国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它的疆界安全的问题。俄国赞同主要依靠牺牲德国的利益，使波兰能够复兴、发展和壮大，但是他把波兰同波兰流亡政府分开。他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关系，不是因为一时的轻率行动，而是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同希特勒一道，对俄国进行污蔑性的宣传。有什么保证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呢？他希望取得这样一个保证，即波兰流亡政府不再杀害游击队员，相反地，却鼓舞波兰人同德国人作战，同时不参与任何阴谋。任何波兰政府，只要它采取这种积极的措施，他都表示欢迎，并且愿意同他们恢复关系，但是，波兰流亡政府是否可能变成这种理想的政府，他对这一点毫无把握。

这时我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会议桌上能够了解俄国人对于疆界的看法，这是非常有益的。这样，我就能够向波兰人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坦率地说明我是否认为这些条件是公道的。我只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发言，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够告诉波兰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也是他们可能获得的最好条件，英王陛下政府在和平会议上是不准备表示异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谈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恢复关

系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一个对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的波兰。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允许波兰人占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那是不公道的。按照1939年的疆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已归还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了。苏俄坚持1939年的疆界，因为从人种学来说，这些疆界看来是正确的。

艾登问道，这是否指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

"你怎么叫它都行。"斯大林说。

莫洛托夫说，这条线一般都称为寇松线。

"不对，"艾登说，"这有重要的区别。"

莫洛托夫说，丝毫没有区别。

于是，我拿出一张地图来，指出寇松线和1939年的分界线，同时指出奥得河线。艾登说，寇松线的南端从来就没有明文规定。

这时，参加会议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大家都围在我的地图和美国人拿出来的地图四周观看着，译员很难作出笔录。

艾登提醒说，寇松线原来是打算延长到利沃夫东面的地区。

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地图上的疆界线划得不正确。利沃夫应当留在俄国这一边，而疆界线应当向西划到普热米什尔附近。莫洛托夫将拿来一张寇松线的地图及其说明。斯大林说，他不要任何波兰人口，如果他发现任何地区是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他非常愿意放弃。

我提醒说，德国土地的价值，要比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大得多。那是工业区，因此会有助于建成一个更好的波兰。我们希望能够对波兰人说，俄国人是正确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告诉波兰人，他们已经获得了公平的待遇。如果波兰人不肯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我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我只是代表英国人发言，而且补充说，罗斯福总统的美国有许多波兰人，他们都是他的同胞。

斯大林再一次说明，如果能够证明哪些地区是波兰人居住的，他就不会提出要求，这时他在地图上寇松线西面和维尔纳南面的地区上，用笔画了一些阴影，承认这些主要是波兰人居住的地区。

这时，大家又重新三三两两地对于地图上的奥得河线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研究结束时，我说，我欣赏这样的划分，而且将对波兰人

说，如果他们不接受，那是非常愚蠢的。我还要提醒他们，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红军，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消灭了。我要向他们指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居住地区，纵横都在三百哩以上。

斯大林说，这片地区确实会成为一个工业的大国。

"而且它对俄国是友好的。"我插话说。

斯大林回答说，俄国希望有一个友好的波兰。

根据记载，这时我以相当强调的口气对艾登先生说，关于把德国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波兰以及利沃夫问题，我不想再伤脑筋了。艾登说，如果斯大林元帅以寇松线或奥得河线作为讨论的基础，那就可以提供一个开端。

这时，莫洛托夫拿出了俄国的寇松线地图，以及寇松勋爵的无线电报正文，上面附有全部地名。我问莫洛托夫是否反对波兰人获得沃波累地区。他说他没有这种意思。

我说，如果波兰人接受我们的忠告，那是非常明智的。我不准备为利沃夫问题而声嘶力竭地去争辩。我又转过来对斯大林说，我们在原则上没有很大的距离。罗斯福问斯大林，他是否认为可能根据自愿的原则来迁移人民。斯大林元帅回答说，这也许是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　　※　　※

罗斯福总统于是问斯大林，他是否准备讨论芬兰问题。美国政府是否能够采取任何行动，以帮助芬兰退出战争?

斯大林说，最近瑞典外交副大臣曾告诉科隆泰夫人（苏联大使），芬兰人担心俄国要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苏联政府答复说，他们不想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除非芬兰人迫使他们这样做。于是，科隆泰夫人奉命告诉芬兰人，苏联政府并不拒绝在莫斯科接待芬兰代表团，但是希望芬兰人说明他们关于退出战争的意见。斯大林在德黑兰时，刚刚收到芬兰人复文的要点，这个复文是由博希曼先生转给他的。复文根本没有提到芬兰打算同德国决裂，却提出了疆界问题。芬兰人建议，应当采用1939年的疆界线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提出了某些有利于苏联的修改。斯大林相信，芬兰人不是真正地急于要举行认真的谈判。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芬兰人自己也

知道这一点。芬兰人仍然希望德国人获胜；至少有一部分人坚决地相信，德国人将要获胜。

罗斯福问道，如果美国政府劝告芬兰人到莫斯科去，是否会有好处。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是准备到莫斯科去的，但是如果他们带着他们现有的计划前去，那也不会有多大的益处。

我说在俄芬战争期间，我曾经同情芬兰，但是当它参加了对苏战争时，我就转过头来反对它。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及其通道必须获得保障。苏联在波罗的海作为一个永久的海军和空军强国的地位，必需要有保证。但是如果芬兰人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并入苏联，联合王国的人民是会感到不快的。因此，我听到斯大林元帅所讲的话，感到很高兴。我认为要求赔款没有什么用处。芬兰人也许可以砍下一些树来，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多大益处。

斯大林说他不要钱，但是在大约五年到八年以内，芬兰人可以向俄国供应纸张、木材和许多其他东西，这样就足以弥补他们对俄国造成的损失。他认为应当使芬兰人受到一次教训，他决心要获得赔偿。

我说，据我推测，芬兰人的错误进攻对俄国所造成的损失，要大大地超过像芬兰这样一个穷国所能弥补的程度。我又补充说，"在我的耳边仍然响着这个著名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也许斯大林元帅不喜欢我这样说。"

斯大林笑嘻嘻地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已经成了一个保守党员了。"

然后，我问他究竟要求什么。我们即将进行"霸王"战役。我希望到了春季，瑞典会参加我们的战争，而芬兰会退出战争。斯大林说，这样很好。

于是，会谈就转到领土的具体细节--维堡（斯大林说，"维堡肯定是不能谈判的。"）、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汉戈。斯大林说，"如果转让汉戈有困难，作为一种代替的办法，我愿意接受比特萨摩。""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罗斯福说。

我说，英国人要求两件事：第一，应该使俄国对它的疆界感到满意；第二，芬兰人应该获得自由与独立，以及在那些极不舒适的地区内，尽可能地获得较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愿对俄国施加任何压力。斯大林说盟国偶尔还是可以互相挤压一下，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

话。但是对于芬兰人，得让他们活下去。他们造成的损失，只要能够弥补一半，也就行了。罗斯福问道，如果芬兰人不带任何条件前往莫斯科，是否会有什么好处。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关于达成协议的任何保证，那么派人长途跋涉前往莫斯科，只能给德国带来好处，因为它会从会谈的失败中捞取资本，而且芬兰国内的侵略分子也可以捞到好处，他们会说俄国人并不真正要求和平。

我说，这是一个谎言，我们大家都会大声指出这是一个谎言。

"好吧，"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办，那就让他们来吧。"

罗斯福说，目前的芬兰领袖是亲德的；如果来人中还有其他人，我们就会有些进展。斯大林认为如果还有其他人，那就更好，但即便是赖蒂，他也不反对。任何人，甚至魔鬼，都可以来。他是不怕魔鬼的。

我说，我希望斯大林元帅处理芬兰问题时，能够适当地考虑到我们在5月发动总攻时瑞典及时参战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说他不能放弃下列几个条件：

（1）恢复1940年的条约。（2）汉戈或比特萨摩（关于这点，他补充说，汉戈已经租借给苏联了，但是他提议要获得比特萨摩）。（3）对于苏联所受损失的百分之五十，应当用实物赔偿。数量以后再议。（4）对德绝交。（5）驱逐所有的德国人。

（6）军队复员。

关于赔偿问题，我说，造成损害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修补损害却很困难，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承担了赔偿的义务，都是不好受的。我说，"经验证明大量的赔款是行不通的。"斯大林提出，如果芬兰人不付赔款，俄国就要占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但如果他们偿付的话，俄国人就会在当年以内撤走。

"我还没有被选为苏联人民委员，"我说，"但是如果我当选的话，我一定会劝告不要这样做。我们还有更重大的问题需要考虑哩。"我们是支持俄国人的，并且随时准备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5月间的战役。罗斯福总统说，他支持刚才已经所说的一切（指不同意大量的赔款）。

※　　※　　※

这时斯大林问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还有德国问题。"斯大林说，他希望看到德国处于分裂的状态。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但是斯大林认为我会反对。

我说，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罗斯福说，为了便于进行讨论，他和他的顾问们大约在三个月以前，就曾经尝试地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准备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斯大林笑嘻嘻地说，我没有在听发言，因为我不愿使德国分裂。我说，我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普鲁士、普鲁士军队和总参谋部。

接着，罗斯福说明关于把德国分裂为五个部分的计划：

（1）普鲁士。

（2）汉诺威和德国的西北部。

（3）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

（4）黑森-达姆施塔特、黑森-卡塞尔以及莱茵河南面的地区。

（5）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

这五个地区都将实行自治，但是还有两个地区要由联合国家管辖：

（1）基尔及其运河与汉堡。

（2）鲁尔和萨尔。

这些地方都作为托管地，由联合国家管制。他只是把以上各节作为一个想法提出来，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我说，"如果我可以借用美国的成语，那么，我要说罗斯福总统'说得恰到好处'。罗斯福先生的计划，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根据我的看法，事情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另一种是建设性的。我心里有两个明确的概念。第一是孤立普鲁士。至于将它孤立以后再怎么办，那只是次要的。然后，我希望把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蒂纳特、萨克森和巴登分离出来。虽然我要严厉地对待普鲁士，但对于这第二组地区，却准备给予比较温和的待遇，希望它们能参加我所说的多瑙河联邦。德国这些地区的人民还不是穷凶极恶的，我希望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经过二三十年以后，他们的想法就会大不相同。德国

南部的人民是不会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我们应当使他们感到值得把普鲁士忘掉。至于究竟是有一组或两组地区，我是不大介意的。"

我问斯大林元帅他是否准备在这一方面采取行动。斯大林说他准备这样做，但是他宁愿采取分割德国的计划--就像罗斯福总统的计划那样，因为这种计划似乎更能削弱德国。

当我们要对付大批的德国军队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个个能拼命地战斗，关于这一点，英美军队不久就会了解的。奥地利军队本身却大不相同，斯大林叙述了他们投降的情况。所有的德国人都是一样的。而把他们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则是普鲁士的军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所有的德国人作战时都像猛兽一样。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奥地利人列入任何这类组合中。

奥地利曾经独立地生存过，将来仍然可以重新独立生存下去。

匈牙利也必须这样获得独立的生存。把德国分裂以后，又创造新的组合，不论它叫多瑙河联邦或用任何其他名称，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罗斯福总统热烈地表示赞同。德国人没有任何区别。巴伐利亚人没有军官阶层；否则，他们会跟普鲁士人完全一样，这一点美国军队已经发现了。

我说，如果德国像罗斯福总统建议的那样，被分成若干地区，而这些地区又不隶属于其他的组合，那它们还会重新统一。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些被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同时使它们满足于不再依靠大德意志帝国。即使我们需要五十年作到这一点，那也是很大的收获。

斯大林说，一个多瑙河联邦是存在不下去的，德国人会利用这一点，在骨骼上增添皮肉，这样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大国。他问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会成为任何这种联邦的成员。

然后，他又反复说明这种联邦将来对于德国的好处。最好还是把德国的各个部族割裂、分散开来。当然，不管他们被分裂到什么程度，他们一定会要求统一。他们永远会要求重新统一的。他从这一点上看出了巨大的危险，必须采用各种经济措施来减轻这种危险，最后，在必要时，还必须使用武力。

这是维持和平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们如果让德国人建立一个大的联邦，那就一定要出事。我们必须注意把他们分割开来，而且匈牙利和德国不能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制止一个目的在于获得重新统一的运动。德国人始终想要重新统一，想要复仇。我们必须使自己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以便在他们发动另一次战争时能够击败他们。

我问斯大林，他是否考虑过一个由互不统属的小国组成的欧洲，而其中根本没有较大的国家。

他回答说，他说的是德国，不是欧洲。波兰和法国都是大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小国。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德国分裂，以致它无法再重新统一。罗斯福总统指出，他的计划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我说我必须明确地声明，目前我们对于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只是进行初步的研究。斯大林说，这种研究当然是非常初步的。

※　　※　　※

然后，我又把讨论引回到波兰问题。我说我不要求取得任何协议，而且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但是我仍然希望把某些问题用书面记录下来。于是，我提出了下列方案："在原则上认为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国土，应该在所谓寇松线和奥得河线①之间，同时还包括东普鲁士（按照规定）和沃波累；但是实际边界线的走向需要仔细研究，可能在某些地区需要解决人口问题。"这样一个方案没有什么不好的，它使我能够对波兰人这样说："我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同意，但是我想我可能为你们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看，你们已获得了很好的待遇啦。"我还补充说，我们永远也不能使波兰人说他们感到满意了。什么也不能使波兰人心满意足。

①当时关于究竟是东尼斯河或西尼斯河的问题尚未发生。

接着，斯大林说，俄国人很想获得科尼希斯贝克①这个不冻港，他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可能的分界线。这就使俄国能控制德国。如果他能获得这个港口，他就非常乐于同意我提出的关于波兰的方案。我问利沃夫如何处理。斯大林说他将接受寇松线。

①现名加里宁格勒。--译者

※　　※　　※

当天晚上，罗斯福、斯大林和我草签了下列文件，这个文件说明了三国首脑会议关于军事方面的结论。

会议：

1．一致认为应在最大可能限度内以物资及装备以及突击队的作战行动，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员。

2．一致认为土耳其于本年年底以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从军事观点看来，这是十分需要的。

3．注意到斯大林元帅的声明，如果土耳其对德作战而导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或对它进行攻击，苏联将立即对保加利亚作战。会议又注意到，这一事实将在即将举行的使土耳其参战的谈判中明确提出。

4．注意到"霸王"作战计划将在1944年5月举行，并由对法国南部所进行的一个战役与之配合。后一战役将根据能够动用的登陆艇的情况全力进行。会议又注意到斯大林元帅的声明，苏联大约将在同时发动攻势，目的在于阻止德国军队由东线调往西线。

5．一致认为，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今后将就欧洲即将举行的战役，互相保持密切的接触。特别是，一致认为有关参谋人员应协作拟定一个掩护计划，使敌人摸不清上述战役的情况，或者作出错误的估计。

※　　※　　※

这样，我们在德黑兰举行的长时间的和艰巨的会谈就要结束了。关于军事方面的结论，大体上决定了战争的未来进程。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定于5月举行，当然这还要以潮汐和月光的情况为转移。俄国将以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来支援这次进攻。关于派遣盟国驻在意大利的一部分军队去袭击法国南部海岸的提议，我从一开始便很赞同。这个计划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是由于美国人和俄国人都表示赞同，这就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获得为保证意大利战役取得胜利以及攻陷罗马所必需的登陆艇，而如果没有这些登陆艇，上述战役是会失败的。我对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个提议当然更感兴趣，这就是从意大利经过伊斯的利亚半岛和里雅斯特向右推进，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到达维也纳。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六个月以后的事。只要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的活动能力，不致由于将他们数量不多但是必不可少的登陆

艇弄走而变得瘫痪，那么随着战争的总的形势发展，还是有充分的时间作出最后的选择的。许多两栖作战或半两栖作战的计划，都有实现的可能。我希望放弃在孟加拉湾的从海上展开攻势的计划，而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这一点证明是正确的。我很高兴地看到，好几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仍然保留着。我们将重新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促使土耳其参战，而在土耳其参战以后，爱琴海将发生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引起黑海的形势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希望后来却落空了。当我们在充满友谊和为当前的目标而团结的气氛中分别时，纵观整个军事形势，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　　※　　※

政治形势则比较模糊，难以料定。很明显，政局要以尚待进行的巨大战役的结局为转移，而在那以后，又要以每个盟国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德黑兰会议上，对俄国人在获得胜利和消除了它的一切危险后所持的态度有所疑惧，并根据这种疑惧来制订他们的计划，那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答允在推翻希特勒和打垮他的军队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是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情。未来的希望在于最迅速地结束战争，并建立一个旨在防止另一次战争的世界机构，这些是以三大国的联合力量作为基础，而这三大国的领袖们已经在会议桌旁频频握手，以示友谊了。

我们为芬兰减轻了赔款的负担，这个办法大体上至今还在执行。新波兰的东方和西方边界大致上已经划定。东面以寇松线（尚待解释）为界，而西面以奥得河线为界，看来这片地方将为受尽苦难的波兰民族提供一个真正的和永久性的国土。当时，东、西尼斯河（它们汇合为奥得河）的问题尚未发生。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以激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立即宣布英国只坚持东部的支流。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

※　　※　　※

关于战胜国如何处理德国这个首要问题，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只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给予初步研究"，而且正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当然是非常初步的"研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这时正在同强大的纳粹国家进行着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战争的一切风险，而同盟国之间的战友情谊以及对于共同敌人

的复仇情绪，支配了我们的全部思想。罗斯福总统关于把德国瓜分为五个自治的国家以及把两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地区交给联合国家托管的这一设想中计划，对于斯大林元帅来说，当然要比我提出的关于孤立普鲁士和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或成立一个南部德国和一个多瑙河联邦的建议，容易接受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对自己在德黑兰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提出这一问题，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大家都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有它自己的伟大历史。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同它签订一个严肃而体面的和约，同时，也可重新建立一个大致按照奥匈帝国轮廓的、具有现代形式的国家。关于奥匈帝国，人们说得好："如果它不存在的话，也会把它创造出来。"这里将形成一个广大的地区，有了这个地区，要比通过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能更早地实现和平及友谊。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联合的欧洲，从而使所有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为它们饱经忧患的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我不认为我对于这一广大的领域的想法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在事实的领域中，我们已经遇到了重大的和灾难性的变化。波兰的疆界已经名存实亡，而波兰在俄国和共产党的紧紧控制下正惶惶不可终日。德国确是被分割了，但只是令人厌恶地被分成各个军事占领区。关于这个悲剧，我们只能说，·这·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十三章　重访开罗。最高统帅

英美两国在开罗的会谈--安达曼群岛作战计划--在12月4日我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罗斯福总统决定放弃上述计划--12月6日联名致电斯大林总理--蒙巴顿所需部队的数目的问题--参谋部关于对日战略的讨论--我们在开罗同土耳其人的会谈--援助土耳其的计划大纲--土耳其人不愿作出任何许诺--罗斯福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战役--罗斯福总统和我参观"狮身人面"古迹。

12月2日，我从德黑兰回到开罗，又被安置在靠近金字塔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也于当晚到达，于是我们就战争的全局以及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继续进行亲切的讨论。同时，联合参谋长们从德黑兰回到开罗途中，曾在耶路撒冷游览休息，使精力得到恢复，第二天就要对他们的重要任务继续讨论。蒙巴顿海军上将已经回到印度，他从印度交来了指定他拟定的关于对安达曼群岛进行两栖战役（"海盗"作战计划）的修订计划。这个计划会把我们已从地中海调去的那些迫切需要的登陆艇完全占用。我希望作最后的努力，使美国人同意进攻罗得岛的另一作战计划。

第二天晚上，我又同总统共进晚餐。艾登亦在座。我们直到半夜以后才散席，一直在讨论我们见解的分歧。我同意英国三军参谋长的意见，他们因为总统在德黑兰会议以前曾对蒋介石大元帅许下尽早从孟加拉湾发动进攻的诺言而非常担忧。由于这项诺言，我要夺取罗得岛的希望和计划都会化成泡影，而我认为土耳其的参战多半决定于是否能攻下罗得岛，但是罗斯福先生已经决心要进行孟加拉湾战役。我们参谋长们在军事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参谋人员断然拒绝讨论。他们说总统已经作出决定，他们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12月4日下午，我们举行了从德黑兰归来以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但是没有获得什么进展。总统一开始就宣布，他必须在12月6日离开这里，所有各项报告，都要在12月5日，即星期日晚上准备停当，以便双方取得最后协议。除了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以外，看来唯一悬而未决的似乎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即如何利用一二十艘登陆艇及其装备

的问题。如果被这样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难倒，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总统也感到他应该说，一切细微末节都应当解决。

我说，我愿意使会议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英国代表团对于我们早期那种分散实力的做法感到十分担忧，还有许多头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哩。最近几天中发生了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第一，斯大林元帅自动宣布，一旦德国被击溃以后，苏联立即对日本宣战。这将会使我们获得比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更好的基地，因此我们集中精力使"霸王"战役成功，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参谋人员必须研究一下，这个新的事实对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役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决定在5月横渡海峡。我本人认为最好在7月间选择一个日期，但是我决心竭尽全力使已决定的5月的日期能够完全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最后要投入一百万美国军队，再加上五六十万英国军队。

我们预料会发生猛烈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使"霸王"战役能有最大的机会获得成功，我们认为必须对里维埃拉进行的登陆战（"铁砧"作战计划）尽量加强力量。我认为登陆部队将在第三十天左右遇到最大的危险，因此就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在别处开始行动以防止德国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我们的滩头堡。当参加"霸王"战役和"铁砧"战役的部队一旦进入同一地区，就由一个统帅指挥。

罗斯福总统对讨论作了总结以后，指出大家对下列各点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并问我们，他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这几点就是：（1）不得阻碍"霸王"作战计划的进行。（2）不得阻碍"铁砧"作战计划的进行。（3）如果土耳其参战，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凑集足够的登陆艇，以便在地中海东部作战。

（4）指示蒙巴顿海军上将利用已经调拨给他的一切物资［在孟加拉湾］以最大的努力执行计划。

关于最后一点，我提议也许有必要削减拨给蒙巴顿的一部分实力，以加强"霸王"和"铁砧"作战计划。罗斯福总统说他不能同意这点。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中国，如果没有极其充分而又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不准备放弃这个两牺战役。我回答说，我们在法国的巨大冒险，可能就构成这种"极其充分的理由"。目前我们准备进行的"霸王"战役，还是以一次登陆三师兵力作为基础的，而我们袭击西西里岛

时，第一天就登陆了九个师。这项主要作战计划目前的伸缩余地留得太小了。

我重新谈到进攻里维埃拉的问题，表示制定这次进攻的计划应当至少以两师袭击部队作为基础。这就可能使足够的登陆艇在意大利进行两翼包围的战役，而且如果土耳其参战，还可以夺取罗得岛。然后，我指出，东南亚的战役必须根据它同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霸王"作战计划的关系来作判断。我说，蒙巴顿海军上将关于攻下安达曼群岛向我提出的要求使我惊讶。在斯大林元帅提出俄国将会参战的诺言的情况下，东南亚指挥部所指挥的战役已减少许多价值，而另一方面，这些战役所需付出的代价，却已达到令人不敢贸然从事的地步了。

讨论继续围绕着是否坚持安达曼战役的问题。罗斯福总统反对英国放弃这一计划的愿望。我们没有获得结论，只决定由两国参谋人员详细讨论。

※　　※　　※

12月5日，我们又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宣读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欧洲战场上各方面战役的报告，大家都表示同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远东战役了。罗得岛战役已经谈不上了，于是我就集中全力要获得"铁砧"战役和地中海战役所需的登陆艇。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东南亚指挥部提出关于猛攻安达曼群岛所需部队的数字是骇人听闻的。总统曾说有一万四千人就会够用了。建议却提出使用五万人，根据这次会议情况来看，这个建议显然会使得远征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无法实现。会议这时同意询问蒙巴顿，假设在未来几星期内，大半登陆艇和进行袭击的舰艇都从东南亚撤走以后，他在较小规模上能够进行何种两栖战役。我们就这样散会了，这次会议使罗斯福先生极不愉快。

在我们能够进一步采取行动以前，开罗的僵局得到了解决。下午，罗斯福总统在同他的顾问们磋商以后，决定放弃安达曼群岛战役计划。他给我一封简要的私人函件："'海盗'战役已取消了。"伊斯梅将军使我记起，当我秘密地用电话通知他，说总统已经改变主意并已将这个值得欢迎的决定通知了蒋介石时，我曾对伊斯梅说："能自治其心的人，胜于能攻城略地的人。"第二天晚上七点半钟，我们全体又在柯

克的别墅会面，研究会议的最后报告。袭击法国南部的战役获得正式批准，罗斯福总统宣读他给蒋介石大元帅的电报，通知他我们放弃安达曼计划的决定。

※　　※　　※

于是，我同罗斯福总统拟定有关我们决议的联合总结，以便送给斯大林。

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总理1943年12月6日

在刚结束的开罗会议中，我们关于在1944年进行对德战争的问题，除我们三人以前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外，又取得了下列协议。

对德轰炸攻势在战略上将占最优先的地位，其目的在于摧毁德国空军作战能力、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并为横渡海峡的战役铺平道路。

对于原定3月间在孟加拉湾进行的战役，我们已经缩小它的规模，以便增加对法国南部进行战争所需的两栖舰艇。

我们已下令竭尽一切力量在联合王国和美国增加登陆艇的生产，以便充实"霸王"战役的实力，而且为了同一目的已下令从太平洋调回某些登陆艇。

※　　※　　※

我在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东南亚指挥部时，我对蒙巴顿并未掩饰自己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并由他签署的估计所感到的震惊。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在德里）1943年12月9日

你想必已经看到罗斯福总统关于放弃"海盗"战役致蒋介石大元帅的电报，你知道我对这点是完全同意的。我们采取这种步骤，是因为在德黑兰已决定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霸王"战役，同时又袭击法国南部。

你请求使用包括三万三千七百名战斗员、总数达五万人的英国和帝国部队来同五千名日军作战，在此间人士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听到这种要求，也大吃一惊，因此怀疑你是否听取了可靠的军事参谋的意见。美国人夺取日军的岛屿所使用的兵力，在比例上是两个半对一，而你属下的将军们竟然要求六个半比一，因此造成了很坏的印象。甚至你向我提供的详细计算清单也无法消除这种印象。

我希望现在就着手在雨季以后进攻苏门答腊的准备工作。不过，假如你仍然坚持你所接受的关于攻取安达曼群岛的那种标准，那么，不论准备进行何种方式的两栖战役，都不会有多大希望。

※　　※　　※

蒙巴顿答复说，美国在最近的登陆中使用优势兵力，其比率大约从三对一到六对一以上。在不能获得从海岸起飞的飞机进行掩护时，就应根据后面那种较大的比例使用军队。为了攻取安达曼群岛，他要利用以航空母舰而不是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来掩护，而这些飞机的战斗力大约在四天以后就耗费殆尽了，因此，必须在这四天以内夺取安达曼机场。已经调拨给他的物资，可以使他供应前所建议的五万人作战。但是其中只有九千人能在最初的两批中登陆。因此，他并不认为他是要求过分的优势兵力以保证迅速的成功。他举出美国人在芒达登陆的经过情形为例，他们在那里的兵力优势比率更高，但进展却非常缓慢。

我依然是半信半疑。但是国防部在战后提出的评论应当在这里发表，以便将争议之点公正地介绍出来：

为了袭击安达曼群岛而进行的"海盗"战役，需要将我们的部队从最近的基地输送到一千哩外，这些部队中包括有关提供军事便利、建筑机场和跑道以及在码头上工作的各种士兵。估计一万六千人是非战斗部队，列入"战斗"部队的还有总部人员、工程人员和防空人员。敌人在这个区域中被认为占有空中优势。我们的主力部队估计超出日本人的卫戍力量，比率大约是四对一，但是这个比率，同当时一般公认的突击登陆的理想优势相比，并不算太大。不容忽视的是，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我们对日本作战一向未曾获得胜利。毫无疑问，蒙巴顿勋爵希望能够旗开得胜，仅仅从战场上的士气考虑，也应如此。

※　　※　　※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讨论了英国在对日作战的战略中所应承当的责任，他们在开罗会议最后报告中，向罗斯福总统和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概括说来，他们建议东南亚指挥部作战的主力应当放在缅甸。在德国被击溃以后，应当派遣陆军和空军先遣队，加上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的空军的人力物力，同麦克阿瑟将军合作。英国在海上的力量，应当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而不在孟加拉湾。英国的参谋长们同我一

样，对于在缅甸北部进行费力而无实效的战役不感兴趣，这个战役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筑一条通往中国的、其价值令人怀疑的公路。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蒙巴顿海军上将只有在德国崩溃的六个月以后，才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充实太平洋战场的计划，可以大大提前开始，因此，他们同意美方意见。两国参谋人员在他们的最后报告中说，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以打败日本的全面计划"作为进一步调查和准备的基础"。这个计划考虑派遣一支英国的分遣舰队，并且暂时规定这支分遣舰队在1944年6月在太平洋作战。罗斯福总统和我都草签了这项文件，但是由于还有更迫切的问题亟待处理，罗斯福总统又必须返回美国，因此对于长期计划，我们就没有机会同顾问们或者在我们二人之间进行讨论，但是我们深信，将来还有时间研究整个局势的。

※　　※　　※

我们在开罗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恢复同土耳其领导人的会谈。12月1日，我从德黑兰致电伊诺努总统，建议他到开罗同罗斯福总统和我会晤。我们安排也让维辛斯基参加。11月初，艾登先生由莫斯科返国途中，在开罗同土耳其外交部长交换意见后，促成了这些会谈。于是土耳其人于12月4日重又到达开罗，次日晚间，我设宴招待土耳其总统。我的客人的态度极端谨慎，而以后的一些会谈更显示出他的顾问们对于德国军事力量有着怎样深刻的印象。我竭力敦促土耳其参战。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土耳其参战的利益已显著增加，而其冒险成分却已减少了。

12月6日，我拟好一份备忘录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详细规定如果土耳其终于参加我方作战，我们必须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12月6日

"土星"作战计划开罗会议以后，土耳其政府将会声明他们的政策依然不变，并将采用一切预防措施以减少敌人的怀疑。

2．但是对土耳其机场的筹备和保护工作应该尽速进行，不得稍有迟延，而一切穿着便衣的必要军事人员和物资也应运送前去。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最多大约需要六七个星期的时间。2月1日以后，英国空军中队随时都准备飞往那里的机场，确切日期将根据敌人的动向，并与土耳其政府磋商后再行规定。这个期限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伸缩余地，在此期间还可以把更多的物资和人员尽速运去。

3．罗马可望于1月攻下，在此后的军事间歇期内，希望将三个大队的中型轰炸机置于中东空军总指挥官之下，使它驻扎在昔兰尼加，以便对敌人的机场和航运进行"削弱其力量"的轰炸，并且掩护英国战斗机大队的调入。轰炸机的战斗可以随时开始，不必考虑关于调入的任何决定。但是如果敌人按兵不动，那就最好暂勿出动轰炸机，以便掩护调入以及接着发生的事变。关于这部分空军部队究竟如何使用，以及调动的时间如何配合的种种细节，应由总司令拟定。

4．在2月15日以前，应当完成调入行动，从那时以后，应当使土耳其在防止空袭方面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

5．英国空军中队一经在机场安顿完毕，并经过同土耳其政府磋商后，便开始在爱琴海活动，同时由昔兰尼加的中型轰炸机大队支援。在空军这种掩护之下，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海军经过必要的加强以后，可以攻击运输物资供应各岛屿的敌方船只和护航队。

6．与此同时，应该为攻陷罗得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用一个最精锐的英国师团进行袭击，另以一个较次等级的师团准备卫戍这个岛屿，以便使上述英国师团得以抽身前往意大利继续进行战斗。罗得岛能否攻陷，当然要看我们可能获得的登陆艇的情况。这一战役应在2月底以前进行，在这个日期以后所有登陆艇都要准备用于进行"铁砧"战役。

7．预计敌人会采取何种行动？为了盟国的利益，显然应当尽量推迟敌人的行动。因此，土耳其政府应尽量维持同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关系，直到最后的时刻为止，并且在继续进行准备期间以外交辞令答复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保加利亚对土耳其采取威胁态度时，俄国人将会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它根据德国人的命令发动进攻，苏联将立即对保加利亚宣战。可以考虑是否应当通知保加利亚：如果德国或保加利亚对君士坦丁堡或士麦拿投下了一吨炸弹，我们就要对索非亚投下两吨或三吨炸弹。如果俄国军队在俄国南部继续胜利前进，如果英美军队在罗马战役中有顺利的进展，看来保加利亚是很可能不打算侵犯土耳其的，但是它也许要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撤回它的九个师，集结在色雷斯，同土耳其的战线相对峙。

8．同时，在局势变化、压力日增的情况下，保加利亚也可能设法同三大同盟国单独签订和约。建议土耳其在任何阶段中都不要宣战；

它应继续进行保护性的更新军备工作，静待敌人采取行动。

9．同时，在英国打通埃及到土耳其的航道，并且对于爱琴海有了制海权以后，就立即竭尽一切可能将物资和支援部队运往士麦拿。如果可能，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使进一步装备土耳其军队和供应君士坦丁堡食粮的工作尽快进行。

10．英国空军中队的"调入"工作完成以后，土耳其政府应即协助使六艘或八艘英国潜艇及其必要的军需品秘密进入黑海。由于无法供应母舰，如果可能，就应该在伊斯梅特安排基地设备。这些潜艇要足以对撤离克里米亚的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造成重大伤亡，并且协助俄国人进袭罗马尼亚的海岸，这种行动也许由于罗马尼亚人的政治态度而成为可能。

但是这样的行动应以俄国人的愿望为转移。

土耳其人回国向他们国会报告，国会同意在这期间集中英国专家来完成"土星"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　　※　　※

我们在开罗的多次会谈中，罗斯福总统从来没有提到"霸王"战役的统帅这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认为我们原定的安排和协议仍然有效。但是在他离开开罗的前一天，他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了我。我们乘着他的汽车正从开罗驶往金字塔的途中。当时他几乎很随便地说，他不能让马歇尔将军离开，因为他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作为有关军事和指挥作战的首长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很有价值的，并且对于成功地进行战争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他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并且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应该由他决定，但是我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热烈欢迎的，并且衷心地将我们的命运寄托于他的指挥。

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艾森豪威尔将回华盛顿任陆军参谋长，而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也曾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因为即将离开地中海前往华盛顿而闷闷不乐。

现在一切都决定了：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马歇尔仍然留在华盛顿，一位英国指挥官调往地中海。

为霍普金斯撰写传记的人，在提到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期拖延和踌躇而作出最后决定的全部始末时说，罗斯福是在12月5日（星期日）作出决定的，当时"不顾霍普金斯和史汀生几乎是非常激动的劝告，不顾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偏爱，不顾他自己业已宣布的意图"。后来舍伍德先生又引用了他在战后得到的马歇尔将军写的一份记录中的下列摘要：马歇尔说，"回忆起来，罗斯福总统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我感到你离开华盛顿以后，我夜间就不能安眠。'"①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认为仅仅为了指挥"霸王"战役，还不足成为马歇尔将军离开华盛顿的理由。

①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803页。

※　　※　　※

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在别墅中设宴招待三军参谋长们、艾登先生、凯西先生，还有一两个其他人士。我记得高级军官中流行的乐观气氛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大家纷纷谈起这样的看法：希特勒将没有力量应付我们的春季攻势，也许在夏季我们发动"霸王"战役以前就崩溃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使我有动于衷，因此我请围桌而坐的人依次发表他的意见。

所有的军事负责人员都倾向于认为德国的崩溃已近在眼前了。在场的三位政治家，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当然，在这种牵涉许许多多人生命的重大问题上，总是有许多揣测的。不可预料和不能估计的事情太多了。谁能知道，隐藏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和厚颜无耻的面具后面的敌人，究竟脆弱到什么程度？他的意志力量到什么时候才会瓦解？他到什么时候才会被我们打倒？

※　　※　　※

总统一直没有时间游览当地风光，但是我不能让他在离开以前不看一看"狮身人面"古迹。一天下午，喝过茶以后，我说，"现在你一定要来。"我们立即乘汽车前去，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奇观。在暮色降临中，总统和我有好几分钟默默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它。它没有对我们说什么，脸上依然挂着那种不可思议的微笑。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12月7日，当我的伟大的朋友从金字塔边的机场起飞时，我曾前往送行。

第二十四章　在波太基古城遗址。安齐奥

我们前往突尼斯的航空旅行--身患肺炎--选定"霸王"战役和地中海战区的一些司令官--罗斯福总统同意我提出的任命--我的妻子由英国到达--战争的高潮--如何打破意大利战役的僵局--安齐奥战役的由来--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同意这次战役！！登陆艇的问题--我们在圣诞节的会议--国内的忧虑--我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在这次旅行和会议期间，我感觉身体不怎么舒服，启程不久，就发起烧来了。过了几天以后，接着又患感冒和喉痛，这就使我在马耳他岛时，多半都睡在床上，而在到达德黑兰时，嗓子已经嘶哑了。但是这样的时间并不很长，因此我还是能够支持下去。等我回到开罗，这些症状都已消失。但是会议结束时，我又感觉非常疲倦。举例来说，我发现自己在洗澡以后懒得擦干身子，而是用毛巾裹着身体躺在床上，让它自动地干燥。

12月11日半夜以后不久，我和随行人员乘我们的"约克"式飞机前往突尼斯。我原来准备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当地的别墅中过夜，第二天再飞往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的总部和蒙哥马利的总部，据说意大利的天气非常恶劣，所有飞行都是断断续续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到达突尼斯机场上空了。信号指示我们不要在原定的这个地点降落，于是又转到大约四十哩以外的另一机场降落。我们都从机舱里出来，人们开始把行李卸下来。汽车还要过一个小时才能到来，然后还要乘车行驶很长的时间。当我坐在飞机旁边公文箱上的时候，我确实感觉精疲力尽了。但是这时，在第一个机场等候我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打来一个电话，通知我们他们把降落地点指示错了，在第一个机场仍然可以降落。因此，我们又匆匆忙忙地登上"约克"式飞机，十分钟以后，就同他见面了，这个地方离他的别墅很近。艾克总是那么殷勤好客，他沉着而愉快地在那里等了我们两个小时。我登上他的汽车，车行片刻以后，我就说，"我担心我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要比原来计划长久一些。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在我恢复一点体力以前，我不能继续到前线去了。"

那一整天我都躺在床上，第二天就发烧了，据诊断，肺叶下端有肺炎的症状。这样一来，正在这一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我却在古代迦太基的废墟中间卧床不起了。

※　　※　　※

X光照片表明我的一个肺叶上有阴影，我发现莫兰勋爵事前的诊断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地中海战场的贝德福德医生和其他高级医务负责人员以及优秀的护士都好像变魔术似的从四面八方到来。我在患病的初期，就使用了M和B这种特效药，而使用的时候，并无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发烧一星期以后，就退了烧。虽然莫兰勋爵曾有记录，据他判断，病症一度难以确定，但我没有同意他的看法。我这次患病，并不像2月间那样厉害。M和B有效地发挥了它们的医疗作用。M和B是两种药物，我也用它来称呼莫兰和贝德福德。①毫无疑问，今天肺炎这种疾病，与这种神效的药物发现以前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从来没有放弃我指挥国事的责任，对于应由我作出的决定，也丝毫未曾延误。

①莫兰（Moran）和贝德福德（Bedford）二人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M和B，作者在这里一语双关。--译者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13日

我在这个古城的遗址忽然病了，有点发烧，在恢复正常以前，必须留在这里。今后的行踪尚无法肯定。

必须使安哥拉对下列两点不会产生任何错觉：即如果不能满足我们在2月15日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就等于我们的联盟宣告结束；他们如果对我们提出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也就等于变相的拒绝。

请要求参谋长委员会就德国人是否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分兵侵犯土耳其一事，提出报告。我相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2月15日

我在你曾逗留过的迦太基古城的遗址，因患感冒而耽搁下来了，现在病已转为肺炎。你方所有人士都尽了一切力量，但是就我来说，还谈不上过得很舒服。我希望不久就能将有关新的司令官人选的建议送给你。祝你旅途愉快，身体健康。

请代向哈里①致意。

①指哈里·霍普金斯。--译者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12月17日

听说你身患肺炎，令人焦急，哈里和我都望你保重身体，早日痊愈。我刚离开"依阿华"号军舰，正沿着波托马克河向上游航行。圣经说，你必须遵守莫兰的命令，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指出圣经中的有关章节。……目前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急要的事了，因此你得听萨拉的话，请代我向她致意。望安心养病。

作为对战时内阁负责的英国国防大臣，我有责任提请任命英国在地中海战场的最高统帅。我们把这个职位委任给威尔逊将军，同时决定要亚历山大将军指挥意大利的全部战役，就像他曾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进行指挥一样。我们又决定美军的德弗斯将军在地中海战场担任威尔逊将军的副手，而以空军上将特德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战役的副手，同时，在将来的最高统帅把总部移往法国直接担任指挥作战事务以前，由蒙哥马利元帅实际指挥横渡海峡的进攻部队。这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罗斯福总统和我都完全同意，并经内阁批准，而有关各方面也以合作和友谊的精神进行工作。

我要补充一点：在1944年12月，亚历山大将军继威尔逊将军担任地中海最高统帅时，我本人曾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提议，委任美国马克·克拉克将军在他的麾下指挥在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英国、帝国或由英国统率的部队。他卓越而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有关各项布置的电文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18日

接获来电，甚为感谢。我对莫兰是唯命是从，因此健康情况进展甚速，但仍需在此再停留一星期。

2．自我们上次对于重新改编统帅机构一事交换意见后，我对这一问题曾再三考虑，并同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和特德进行了讨论。我也同国内同僚们进行了磋商，今天又趁帝国总参谋长视察意大利后，路过此地回国的机会，同他长谈了一次。经过一再磋商以后，我终于能向你提出下列建议。这些建议，如果你能同意，我深信是能被大家接受的。

3．我总认为亚历山大应当接替艾森豪威尔，但是帝国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提出的理由，使我相信亚历山大或蒙哥马利如果担任最高统帅，则不可能同时指挥攻陷罗马后在意大利进行的战役。亚历山大本人确也看到这点。

4．因此，我建议威尔逊将军接替艾森豪威尔为最高统帅。

在他下面将有：（1）一名美国将军，指挥阿尔及尔战役。据说你将德弗斯将军调离现职，还是很方便的。（2）驻意大利各集团军总司令亚历山大。（3）"铁砧"作战计划的负责将军克拉克。据了解，这是你和马歇尔将军所属意的人物。倘若属实，我们同意。（4）一名英国陆军少将，负责处理有关援助南斯拉夫的措施、铁托以及希腊人等问题。（5）中东总司令佩吉特，负责地中海战区作战事宜，并主持土耳其战役（目前在指挥英国本土部队）。

5．空军总司令应由你指派一名美国人担任。阿诺德路过此地时，曾提到布里尔顿和埃克。这两个人我们都同意，但是如果选择埃克，他就不能顾到有关轰炸和筹备"霸王"作战计划的任务了。肖尔托·道格拉斯将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地中海战区皇家空军总司令。

6．最高统帅的政治顾问将包括下列三方面人士：（1）墨菲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他们彼此合作；（2）有关法国方面事务，有达夫·库珀及威尔逊；（3）在中东战区方面，则有国务大臣或其继任者。

7．比德尔·史密斯将在数周以后随同艾森豪威尔出任驻英部队的参谋长，遗缺由另一英国参谋长接任。我们让你决定是否愿意任命一名最高副统帅，当然也由美方人士担任。

8．你会了解到，我经过极其慎重的考虑才任命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我感到满意的是，他具备一切条件和必要的精力来进行指派给他的重大的配合作战任务。帝国总谋长的意见也是如此。我在开罗对你提起这一意见时，似乎你也感到满意。

9．关于"霸王"战场，我向你建议任命特德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最高统帅，因为在这一战役中，空军将起很大作用，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非常同意。战时内阁有意让蒙哥马利指挥第一批远征部队。我认为内阁的意见正确，因为蒙哥马利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英雄，这样做会增加英国人民的信心，美国人民必然也有同感。

10．对于这些问题，至少对于某些关键问题，我诚恳希望能迅速得到你的答复，因为我们希望"霸王"作战计划的司令官早日就职，我将设法使威尔逊尽早地接替艾森豪威尔，甚至提前到任，以便处理许多因调职而引起的细节问题。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20日

我同意在1月1日公布选任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战役，特德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最高统帅，威尔逊接替艾森豪威尔为地中海最高统帅（俟艾森豪威尔报告意大利情况许可时再进行这项变动），埃克指挥地中海战区联合空军。

2．拟暂缓宣布次要指挥人员的变动，直至明年1月以后，因为我希望能有机会同马歇尔讨论这一问题。他数日以内即将到达华盛顿。

3．我很高兴你的病确已大为好转，希望能在马拉喀什同你会晤。但愿你已经向人索取你的画笔了。

※　　※　　※

这些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时而发烧，时而退烧。我用考虑战争计划来消磨时间，好像将病已忘怀了。医生们设法不让我在病榻上工作，但是我不理睬。他们都说，"不要工作，不必着急。"喋喋不休，因此我决定看一本小说。我早就看过简·奥斯汀①的《理智与情操》，现在我想读读《傲慢与偏见》。萨拉在我的脚头榻旁，朗诵得优美极了。我总认为本书比上述它的姊妹篇写得更为出色。书中那些人物过的生活是多么宁静啊！他们不用担心什么法国革命，什么拿破仑战争中的激烈斗争。他们感兴趣的只在于尽量克制自然感情的那种风度，以及对于不幸遭遇所作的那种高雅的安慰。所有这一切同M和B配合起来，似乎是相得益彰。

①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译者

有一天早晨，萨拉没有到我病榻旁边来。我正想在这禁止工作的时间内，叫人把我的电报盒拿来，忽然她同她的母亲走进房间来了。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会从英国飞到这里来看我。她匆匆忙忙地赶到飞机场，要乘坐两引擎的"达科他"式飞机。天气不好，但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很谨慎的。他先赶到机场，阻止她启程，直到调来一架四引擎的飞机才让她出发（我一向认为在渡海的长途飞行时最好是用四引擎的飞机）。她在仲冬季节，乘坐一架没有暖气设备的飞机，经过一段非

常颠簸的飞行，现在到了这里。乔克·科尔维尔护送她，他来了以后就充实了我目前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很多事务是通过他们处理的），这是值得欢迎的。罗斯福总统来电说，"请向克莱米致意。她能够同你在一起作为你的上级长官，我也就很放心了。"

※　　※　　※

我躺在病榻上想到，我们正处在战争的高潮中。加速进行"霸王"作战计划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事件和义务。我们国家的海外主力都在意大利，难道就必须放弃我们在那里所能进行的一切么？我们曾在那里捕得了我们所要的各种鱼类，难道现在就让它成为一潭死水么？根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英国的、英国控制的和盟国的一百多万大军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役，对于横渡海峡的主要战役来说，是一个断然不可缺少的相辅相成的部分。在这里，美国人的那种条理分明、合乎逻辑、规模庞大和大量生产式的思想方法，是很了不起的。在生活中，人们首先要学到"把力量集中在主要方面"。这无疑是摆脱混乱与愚昧的第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战争的第二阶段，就是要把一切都配合起来，使各种不同的战争努力都能协调一致，同时又使一点一滴的战争力量随时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一切思想和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渡海的重要战役。我确信，1944年上半年在意大利进行的猛烈战役，对上述重要战役将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使参谋人员一致认为意大利战役是"必要的"或"重要的"项目（容我使用这些陈词滥调）都要费尽口舌才能得到，似乎我们主要目标的成败就取决于这个项目一样。连一二十艘装载车辆的登陆艇，都要力争以后才能获得，就好像主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登陆艇一样。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极其简单的。我们所有的船只，都将用于把美国可能提供的一切军火和兵力运到英国来。因此，我们自然是不能经海道从意大利战场调走大批部队，他们还要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哩。他们或是轻易攻下意大利，并且迅速攻入德国内线；或是牵制大批德国部队，使他们无法到我们横渡海峡后将进攻的那个战场。那个战场，我们将在5月底或6月初，视月色与潮水的情况决定发动进攻的日期。

※　　※　　※

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由于德国人在东海岸至西海岸之间的八十哩长的前线上进行顽强抵抗而陷于胶着的状态，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早就想发动两栖的侧翼进攻。他曾计划以一师兵力在特韦雷河南面登陆，向罗马突进，同时以主力部队的进攻与之配合。鉴于主力军受到阻击，而距离登陆地点又太远，大家认为需要比一个师更多的兵力。当然我是赞同美国人所谓"侧击"（endrun）、我自己称之为"包抄"（"cat-claw"）的。我从来没有把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所能实行的这种策略，成功地运用在我们历次的沙漠进军中，但是巴顿将军在西西里沿着这个岛屿的北岸前进时，曾两度使用海上包抄的主动权而获得极大的效果。在迦太基和马拉喀什时，我离火线很近，因而能召集所有重要司令长官开会。

军事人员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方案。艾森豪威尔已经在原则上同意这样作，但是由于他新近奉命指挥"霸王"战役，而有了不同的权衡重轻的准则和新的看法。担任副最高统帅并指挥意大利军队的亚历山大，认为这一战役是正确而必要的；比德尔·史密斯在各方面都非常热情，并且乐于协助。掌握海军一切实力的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空军上将特德也都抱着同样的态度，因此，我有一批实力雄厚的有关地中海问题的专家。此外，我相信英国参谋长们也会赞同这个计划，获得他们赞同后也就能获得战时内阁的核准。当一个人不能用发号施令推动工作时，就得准备进行艰巨而长期的努力呵。

5月间的"霸王"战役是绝对不能轻易变动的。仅仅在一个月以前，我们曾在德黑兰提出过保证。凡是阻碍我们履行最高义务的一切问题都不应给予考虑。在这方面，陆军、空军与海军的力量，都不会成为障碍。一切关键在于坦克登陆艇。这里也包括"车辆登陆艇"，因为将坦克送上陆地，只是它们不可或缺的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我和英国政府及华盛顿之间，用密码往返交换了长篇函电。研究军事问题的人将来可能会有兴趣去阅读这种紧张而扼要的辩论的细节，此处仅将其中梗概加以发表。为了进行"霸王"作战计划，坦克登陆艇必须在指定日期以前到达英国。这些日期都经过极其精确的推算。当然在军事计划的各个阶段，也都留有应付意外事故的伸缩余地，但这种伸缩余地如果不从上而下地加以控制，则几乎所有战役都不能进行了。

如果在各个阶段中，人人都要求伸缩余地，则其总和也就常常变成"凡事不办"了。

12月19日，我开始工作。这一天，帝国总参谋长从蒙哥马利在意大利的总部回国，路过迦太基时特地来看我。我们原准备同行，但是我因病未能离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发现布鲁克将军的思路虽与我不同，但所获得的结论却同我完全一致。我们对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决定我同各司令长官就地进行研究，而他则竭力克服国内的一切困难。布鲁克于是乘飞机前去伦敦。我发出电报说：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19日

我焦急地等待有关目前驻在地中海的所有各种类型的登陆艇的全部清单，这份清单需要说明它们的目前状况和用途，特别要说明据传大批登陆艇是专门用于供应工作而不能执行两栖任务一节是否属实。毫无疑问，意大利前线的全部战役都陷于胶着状态，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耻笑。帝国总参谋长到此访问，证实了我预见中的最坏的情况。在亚得里亚海岸方面，完全忽视了进行两栖战役，而在西线，也没有给敌人以同样的打击，这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地中海战区的登陆艇，三个月来根本就没有利用（进行突击），既没有回国准备"霸王"战役，也没有准备参加进攻爱琴海中的岛屿，同时也没有参加意大利战役。这样值得宝贵的部队竟被完全闲置不用，即使在这次战役中也很少这种实例。

三军参谋长们显然也根据同样思路来考虑问题，因此在听取了布鲁克将军的报告以后，于22日作出答复：

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应当让目前的停滞状态继续下去。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必须设法加紧进行工作。正如你所指出的，解决办法显然在于我们利用两栖作战的力量以打击敌人的侧翼，为迅速向罗马进军开辟道路。

在1月15日为准备"霸王"战役撤回一些登陆艇以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手中仍拥有足够运送一师多兵力的两栖登陆的运输能力，他并已拟定计划要在罗马正南敌后登陆。这一计划的缺点是，在第五集团军到达可以支援登陆部队的距离内之前，不能使用上述一师多的兵力对海岸进行袭击。但是，登陆的运输能力如果可以增加的话，那么无须等待主力军到达可以支援的距离以内，便可以使一支更强大的部队登

陆。此外，这样的登陆对于整个战役的进行，将有更为深远的影响，更有可能为迅速进军开辟道路。我们认为目标应当是，最少要替两师人准备能够登陆的运输工具。

我们已电请地中海总司令提供你所需要的关于登陆艇的情报。我们极其希望在这方面可能进行某些节约，但是要使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有输送两师人的登陆运输工具，那就必须另行设法。

可能供应的来源之一是，正由东南亚回到地中海的登陆艇。……少数登陆艇仍然留在东南亚。

他们解释要实行这一计划，势必要放弃夺取罗得岛和夺取缅甸若干海岸上一个小型的两栖战役。他们最后说：

如果你同意我们上述那些想法，我们建议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便根据这些意见立即采取行动。

※　　※　　※

这就引起我们对于自己的一切资源进行严格的调查。有些登陆艇原是为进攻安达曼群岛使用的，现在因为这一作战计划取消，于是经印度洋正返回地中海。有些即将回国参加"霸王"战役。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我们曾同伊诺努总统谈到对罗得岛的进攻，我是不愿意放弃这次进攻的。我们一定要对土耳其人作出更大的努力，同时要大力地加速进行这次战役，以及在战役后调回登陆艇，以准备"铁砧"作战计划（袭击法国南部的战役）。然而，到了12月23日，我已准备听任土耳其采取中立态度。我从迦太基答复说：

你们会看到，当你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战场作出决定时，艾克却在期待着"铁砧"作战计划，这一战役现在已占据他的主要注意力了。我已认识到，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参战，我们也许非放弃爱琴海政策不可，尤其是因为这项政策需要很大的代价，而且执行起来又费时间，但是我却希望在充分研究全面局势以后，再作出这种决定。我准备今天会见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正在这里看我。以后我还将邀请"琼博"［即威尔逊将军］在返国途中前来此地看我。我打算在此后三四天内将所有问题都摊出来讨论。如果土耳其迟疑不决，而罗得岛也无法打开，我们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罗马两栖战役，并在达尔马提亚海

岸，特别是在阿戈斯托利和科孚岛两地，进行一些扫荡活动。我们绝不能为了里维埃拉战役而放弃进攻罗马。我们必须双管齐下。

※　　※　　※

这时，我与亚历山大已进行了长谈。他对人们议论他不太关心安齐奥登陆战，表示异议。他要求登陆两师部队，问题是如何得到登陆的运输工具。比德尔·史密斯这时也到了这里，他认为如果把空降部队也计算在内，他就差不多可以凑齐登陆的两师兵力。如果能获得这种运输工具，而且在明后天就作出决定，亚历山大就可以在1月的最后一周发动进攻。问题在于如何获得登陆艇。我问比德尔·史密斯，为什么不把有关"霸王"战役的登陆艇等问题延迟到2月15日以后再解决，他答复说，他不愿再请求第三次延期。但我倒没有这种顾虑。

在地中海，共有一百零四艘坦克登陆艇，但其中大多数将调遣回国参加"霸王"作战计划。到了1月中旬，我们就只有三十六艘，大约到那时候，另外还有十五艘将从印度洋调来。据说如果运载两师部队，就需要登陆艇八十八艘。4月份以前，再也没有登陆艇可以调来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大部分的地中海登陆艇再留用三星期。我们很有希望做到这点而又不会影响"霸王"作战计划或在里维埃拉的登陆。

※　　※　　※

24日，三军参谋长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说明他们的意见，并附有草稿一份，建议送交他们的美国同僚。他们赞成这一计划，但是担心我们绝对不能获得美方同意。

他们的结论是：

我们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1）对于进攻安达曼群岛所余下的船只和舰艇，应下令调回地中海。（2）凡能按时到达地中海中部的一切登陆艇，应由地中海地区盟国最高统帅用来发动一次拥有两师兵力的两栖战役，其目的在于夺取罗马，并使部队能向比萨-里米尼一线前进。有关上述各点的指示应立即发出。以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将这些登陆艇调回来支援对法国南部的进攻。（3）在目前基础上，继续与土耳其谈判，但放弃爱琴海的两栖战役。（4）将上述决定通知蒙巴顿海军上将，并指令他根据现有登陆艇拟定在该战区中进行战役的最后建议。

※　　※　　※

在这个紧张时期，在我身边只有国防部的霍利斯将军，然而，他却表现出充沛的精力。我也得到英国皇家海军中的鲍尔舰长的很大帮助，他是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掌管计划工作）。他把许多阻碍我们作出决定的争论都一一解决了。他所拟的那份出色的报告，曾经获得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完全同意，其中这样说：

目前驻在地中海的坦克登陆艇，都受过充分的训练。它们至少都参加过两次突击性的战役，并且曾经担任过许多额外任务，例如往来运输，在海岸、船坞或码头上进行装卸工作。这些舰艇都配备了适当的人员，他们对于以密集的队形航行或演习，都是训练有素的。在进行"霸王"作战计划以前，他们除了对于潮汐问题以及在涨潮时在海滩装卸的技术问题尚不熟练外，不再需要任何海军训练了。但是，他们都是出色的海员，因此，如果他们要掌握新问题，只需要给予短期的教育和训练就行了。……我们在地中海上的经验证明，直到实际进行战役的前十一天才需要把登陆艇和有关的部队配合起来--初步装载需要三天，演习六天，再行装载两天。

……

我估计额外留出七天来作为潮汐训练，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舰艇来说，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全部训练的时间大约为三星期。……他们在进行"霸王"战役以前能有充分的时间，只是不能全部立即重新装备而已。

※　　※　　※

由于我同聚集在一起的司令官们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结果在24日半夜以后，向国内发出下列建议：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12月25日（于午夜十二时半）

今晚曾同威尔逊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和特德空军元帅以及他们的部下，谈到安齐奥问题。

我们一致认为，进行这一战役所采取的规模，一定要保证胜利，就是说，至少有两个师参加袭击。发动袭击的日期大约在1月20日。我们设想罗得岛不致发生战斗。我们深信，现在唯一的正确办法，就是原定在1月间和2月1日离开地中海的一切英国坦克登陆艇（共计五十六

艘），暂缓调走，延期不超过一个月。从孟加拉湾调来的十五艘登陆艇已经来不及参加安齐奥战役了，但是以后不久仍有机会在"霸王"战役中一显身手。……

我希望三军参谋长们尽早研究鲍尔舰长在我的要求下所拟定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节约时间的办法，这个办法在准备登陆艇从事"霸王"战役方面，是可以实行的。今晚参加会谈的人们都认为鲍尔写的报告表明他对形势有深切的了解，他的建议应该是能够付诸实施的。……

……

三军参谋长们在开始时，对这一点还不信服。他们提到了各种细微末节，而细微末节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还"热诚地希望"我会同意他们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说明局势的文稿。我认为我们自己首先必须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26日

我曾同海军上将和盖尔将军以及他们的部下，极其仔细地研究了种种实际情况。除非将所有的五十六艘登陆艇再留用三星期--即到2月5日止，否则要使用两师兵力来发动安齐奥战役，那是毫无希望的。这些登陆艇已经在地中海受过关于突击登陆的许多训练。请让我了解留用三星期和留用一个月的利弊何在，并使我确切地了解调回的舰艇每天的用途。……并且希望你们能够安排好船坞，以便每月改装二十五艘登陆艇。

安齐奥战役能否旗开得胜，完全要看最初登陆的实力。如果登陆的是两个足额师，再加上伞兵部队，那就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们能切断面对第五集团军的全部敌军的交通线。因此，敌军必须从第五集团军的前线撤走，以便消灭登陆部队，否则就必须立即败退。没有两师部队，是不能获得成功的。由于天气变化莫测，因此，就有必要使登陆部队至少要携带四天的给养。我们不打算使这些师团在海滩上维持很久，而是要使战争在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以内达到顶点。……

你们致电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我们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三个星期调回。意大利战役的胜败全系于此。

三军参谋长们在他们12月27日的答复中，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他们所以感到焦虑的许多理由，并且补充说，"我们觉得不应当向你隐瞒这一点：如果把我们看到的真实情况坦率地告诉美国三军参谋长们，我们就会在他们那里遇到不少的麻烦。"

※　　※　　※

圣诞节的整个早晨，我们在迦太基的会议继续举行下去。

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比德尔·史密斯、威尔逊将军、特德、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将领都出席了。唯一没有参加会议的是第五集团军的马克·克拉克将军。这是我引为遗憾的一个疏忽，因为最后负责进行战役的，还是他的集团军，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应当掌握这种背景。我们一致认为，没有两师人登陆是不够的。这时，我是考虑由第八集团军的两个英国师进行突击，该集团军的蒙哥马利即将由利斯将军接替。我认为两栖作战对于登陆部队可能造成伤亡，我宁愿由英国部队去承担这种风险，因为我是对英国负责的。此外，在这种情况下，突击力量将成为清一色，而不是英美各占一半了。

一切都以登陆艇为转移，好几个星期以来，它一直使我们的全部战略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一方面由于对"霸王"作战计划规定了一个严格的日期，而另一方面又由于不满一百艘的这类小型舰艇需要调遣、修理和重新装配，因此，所有的计划就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来往的电文表明我们如何摆脱了这一困境，尽管我们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因为我集中全力为原则而斗争，所以没有成功地获得（实际上还不敢要求）"包抄"所需要的足够的实力。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以按照计划来进行战役，而且按照我的看法，如果将军事机构漫无节制的要求削减一些，我们就能够在不影响其他义务或诺言的情况下，在特韦雷河南面，使更大数量的兵力一举登陆，并且还可以有充分的机动性。但是，这个问题当时是按照军队的常规要求，以及按期关于腾出登陆艇来参加"霸王"战役等条件来解决的，尽管我们当然已考虑过它们在比斯开湾冬季气候条件下回国的问题，以及重新装配这些舰艇最多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如果我曾经要求得到一次运送三师兵力的运输工具，我必然会一无所获。人们总想使自己能到手的东西得到满足，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真是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适可而止。

※　　※　　※

五十六艘登陆艇延期三星期返回英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无情的事实。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5月。读者在下列电文中，将看到6月6日这一日期的初次出现。

首相致三军参谋长1943年12月26日

我是完全根据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这一基础进行工作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我也可以非常秘密地告诉你们，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对于他们听到的有关"霸王"的现行计划，表示非常不满，而且据我了解，他们要求的第一批渡海进攻的兵力要多得多。我认为，他们研究了这一计划后，很可能会建议延期。我们谈妥的日期是"在5月间"，但是，如果负责的将领要求在6月6日前后的6月的月光下发动战役，并且能够说明那时的机会要好得多，那么我就不知道对于这样延期一星期，是否可以让步。空军的预备性轰炸，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间开始。

因此，应当注意不要牺牲我们在意大利的重大任务，来迁就无论如何可能由于其他更大的理由而必须延迟的日期。

艾森豪威尔甚至说，在他一旦获得了实际的指挥权并且可以主管这一问题时，立即亲自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适当延期。

我本人丝毫没有赞助这种做法，因为我是根据德黑兰［协议］的精神为这个问题进行斗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不过此事只限于你们自己以及在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中工作的三位大臣，艾德礼先生、艾登先生和利特尔顿先生知道。

在迦太基举行的这次有决定意义的圣诞节会议结束时，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去下列电报，同时，又向国内发出同样的电报。我很慎重地、坦率地介绍了基本事实。

1943年12月25日

我今天曾同艾森豪威尔和他所有的高级将领举行了会议。报告如下：

亚历山大将军拟于1月20日左右在安齐奥举行登陆，如果他能有运输工具运送两师人登陆的话。这次登陆将决定罗马战役，可能达到歼

灭很大一部分敌军的目的。如果使用不到两师的兵力进行突击，将导致一场灾难，因为我们已经考虑了第五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到那一天可能到达的阵地。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八十八艘坦克登陆艇。我们要获得这些登陆艇，惟一办法是将定于1月15日以后驶离地中海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遣返，并从2月5日起，再用护航队将它们护送回国。登陆艇如果少于这个数量，绝不够用。从印度调来的十五艘坦克登陆艇不能按时到达，尽管它们在补充受伤的舰艇和组织"铁砧"作战计划这两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使用这种种权宜办法以后，相信所损失的三个星期还是可以挽回的，而目前为"霸王"作战计划规定的兵力也可以维持不变。

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么久的时期内，把这五十六艘登陆艇留在地中海，而现在到了它们能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的这一星期，却要把它们调走，看来是不合理的。如果让意大利战役再继续三个月停滞不前，而且情况愈来愈糟，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呢？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前进，而另一方面却留下一个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巨大任务。因此参加会议的人们都认为，应当尽一切努力，在1月20日前后，以两师兵力发动安齐奥战役，并且已对亚历山大将军发出指令，要他按此计划进行准备。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等着1944年的地中海战役的彻底失败了。因此，我恳切地希望你能同意让这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回国，并训令所有的负责人员注意绝不能因此而影响5月间的"霸王"作战计划。

我遗憾地认识到，为了照顾这些更大的利益起见，关于罗得岛和爱琴海的政策必须暂缓实行，而且很可能，为了集结三师兵力在法国南部登陆，势必要把"猎野猪"计划［即对缅甸西部的若干海岸的袭击］修改为"不猎野猪"计划。这使我很痛心，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意大利战局就会陷于停顿，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祸患，而这是我不愿面临的一种局面。

就是在这个一切问题都悬而未决的时刻，我忧心忡忡地从迦太基飞往马拉喀什。

第二十五章　在马拉喀什。疗养时期

乘飞机前往马拉喀什--可喜的消息：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的来电--开始"霸王"战役的日期：5月5日与6月3日的比较--美国伞兵团--蒙哥马利来访--新年同罗斯福总统通信--1月7日及8日在马拉喀什开会讨论远征安齐奥事宜--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倾向于6月3日月圆期间发动"霸王"战役--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再谈波兰问题--贝奈斯总统来访--对贝奈斯的赞扬--同戴高乐将军的友好接触--俄国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只--一个妥协方案--在安齐奥战役开始之前归国。

莫兰勋爵认为，我在圣诞节后就可以离开迦太基，但是坚持我必须到一个地方去疗养三个星期。一年以前，罗斯福总统和我在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后，曾在马拉喀什的一座可爱的别墅里住过，现在除了这座别墅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前几天，各项计划都安排就绪了。我到马拉喀什时，将在美国军部作客。人们还认为，我在迦太基逗留过久，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小型舰艇在别墅前面的海湾中不断地巡逻，以防潜艇突然前来进行奇袭。同时敌人也可能进行远程的空袭。我个人的安全由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个营负责保卫。

由于我病得非常厉害，或者过分忙碌，因此这些事情，就没有和我研究；但是，我认为可爱的马拉喀什是一个休养胜地，在这里，我能够恢复体力。特德非常周密地安排了这次飞行。

医生们不让我在六千呎以上的高空飞行，因此他就根据这点来安排我们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的航线。12月27日清晨，我第一次重新穿上军服时很高兴。我正要走出大门时，一封电报送到我手里来了。它报告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沙恩霍斯特"号已被击沉。①我便暂停出发，口授致斯大林的下列电报：

①参阅本卷第244--245页。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3年12月27日

驶往俄国的北极运输船队给我们带来了幸运。昨天，敌人企图用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进行截击，但是，舰队总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约克公爵"号（三万五千吨的战列舰）切断了它的退路，经过一场战斗，将它击沉了。

2．病情较前大有进步，拟赴南方疗养。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一封非常热情的复电，最后说，"我和你紧紧地握手。"

在别墅外面，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的一队非常神气的卫兵正在站岗。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场病已经使我的体力衰弱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从卫队旁边走过去登上汽车感到很困难。根据天气预报，这天的天气晴朗，所以就决定在六千呎的高空飞行。但是，当我们向前飞去，突尼斯的高原开始在我们周围浮现时，我看见许多大片的羊毛似的云朵向我们聚拢过来，不久云朵稍呈黑色，而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常常在云雾中而很少在阳光下飞行了。我一向非常厌恶所谓"实心的云层"！！也就是说，云层内隐藏着高山；为了保持不超过六千呎的高度，而沿着一条复杂的航线飞过我们前面的各个山谷，在我看来，对于同乘这架飞机的其他乘客是一个不公道的做法。因此我把驾驶员唤来，嘱咐他如果在一百哩的航程以内遇到山峰时，飞行高度至少要比其中最高的山峰超过两千呎。莫兰勋爵表示同意。一个熟练的管理人员把特别为这次旅行准备的氧气也拿来了。①于是我们就向上面晴朗的天空飞去。我一路上都感到非常舒适，四时左右，我们在马拉喀什机场安全降落。另一架飞机由于严格遵照指示，非常艰难而危险地飞过各个峡谷和山口，而在穿过许多峡谷和山口时，刹那间瞥见了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在这样低的高度，天气却很恶劣。这架飞机在我们到达后一小时才安全着陆。它的一扇门已被风刮走，几乎每个乘客都病得很厉害。我很遗憾，他们因为我的关系，竟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和危险。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万二千呎，或一万一千呎高空，在晴朗的蓝天下，自始至终非常舒适地飞行。

①驻在北非的英国皇家空军首席医官凯利空军准将，为了这个目的，坚持随机同行，他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我的新居非常舒适，甚至可以说，非常富丽堂皇，有关人员又都非常和蔼，这一切都是好极了，但是，在我的心中，却特别惦念着一件事--就是罗斯福总统将如何答复我的电报。在有关地中海的一切计划方面，我遇到的都是呆板僵硬的抵制，根本不顾时机的配合和事情的轻重缓急，因此一想到这些，我便以一种极端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我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意大利海岸进行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以

及可能把横渡海峡的进攻日期从5月1日起推迟三个星期--如果考虑到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要推迟四个星期。我已经获得在现场指挥的司令官的同意。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原则上一向都是同意的，而且，现在对于一切细节也感到满意了。

而美国人对于"霸王"作战计划需要延期四个星期的问题，会有什么说法呢？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感到精疲力尽时，他往往是会享受睡眠的幸福的。

※　　※　　※

第二天，我接到下列电报时，感到很高兴，但我承认，在我的愉快的心情中也掺杂着惊讶：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28日

同意将原定用于"霸王"战役的五十六艘坦克登陆艇延期遣返，以便在1月20日发动安齐奥战役，但"霸王"作战计划仍然应当是首要的战役，并将按照前在开罗及德黑兰商定的日期进行。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手段，来消除对"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原来准备参加"霸王"战役的其他十二艘坦克登陆艇应按照现行规定出发，而预定在1月14日由安达曼群岛到达地中海的十五艘坦克登陆艇，应直接驶往联合王国。同意暂时放弃罗得岛和爱琴海计划，而且在进行"铁砧"战役［里维埃拉］以前不再考虑发动罗得岛战役。鉴于苏英美三国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在没有获得斯大林同意以前，我不赞同将兵力和装备用于其他地区，以免延迟或阻碍"霸王"战役或"铁砧"战役的胜利。

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28日

对于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我要感谢上帝，它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协力地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

据我从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了解，如果登陆艇按照已经商定的数目，从安齐奥计划中抽调的话，海军部可以遵守这些条件。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今天将把全部情况电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此期间，我们这里的口号是"全速前进"。

我在一万三千呎的高空旅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昨天已到达我们的别墅。由于美国方面无微不至的殷勤款待，我真是非常舒适。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刚从伦敦飞来。我打算继续呆下去，享受一下这里的阳光，等到我非常健康时再走。

参谋长们，尤其是海军部，在国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实现"包抄"，我急忙地向他们道贺。亚历山大将军曾要求八十八艘登陆艇；他们答允给他八十七艘。罗斯福总统的来电令人感到惊奇。我深信这不仅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善意，而且也是由于马歇尔的沉着，艾森豪威尔对他即将离开的事业所表示的忠诚，以及比德尔·史密斯的积极的、善于权衡轻重和根据事实出发的外交手腕。

同一天，亚历山大将他的计划送给了我们。他同马克·克拉克将军和军需长布赖思·罗伯逊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总参谋长的儿子）磋商以后，决定使用一个美国师和一个英国师。装甲部队、伞兵和突击队，都各占一半，而整个部队将由一个美国军长指挥。这次进攻大约在1月20日进行。在进攻的十天以前，他将对卡西诺展开一次大规模攻势，以便牵制德国的援军，然后主力军的先遣部队将跟踪前进。我感到很满意。直到现在为止，事态的发展都很顺利。

但是，我还有一点另外的伸缩余地哩。我发电给三军参谋长：

我正在以德黑兰会议决定为依据，在这个问题［即"霸王"战役的日期问题］上进行斗争。按照这个决定，我们假定的日期是5月20日而不是5月5日，而5月5日却完全是一个新日期。只要日期确定在5月31日以前的任何一天，我们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就算是履行了。在我看来，根据我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听说的情形，6月3日的月光情况与5月5日一样，这个日期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现在所内定的指挥这个战役的司令官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日期更是完全可行的。现在没有必要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改变计划的伸缩余地的。

请让我了解，5月5日同6月3日比较起来，集结兵力的情况究竟有何不同。我重复一下，这些想法绝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关于延期的决定，同时不要向局外人透露。

三军参谋长答复说：

如果要满足现任司令官制定的计划的条件，"霸王"计划的突击行动应在5月5日前后付诸实施。然而，这个日期也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即使调回登陆艇的日期有所延误，或者改装计划未能按期完成，以致不是全部的登陆艇都能在4月13日参加突击部队，但这也不应当否定在5月间选定一个日期来执行"霸王"突击计划。

你所建议的办法，当然不会排斥在5月实现突击的可能性，然而，计划还是非常紧迫的。不过，这并不涉及我们违反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没有必要同俄国人磋商。

我对于这些意见的评论如下：

1943年12月30日

只要日期决定在5月31日以前，我们的协议就算履行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确定在月亮的盈亏状态与5月5日相同的6月3日发动实际的突击，那也算是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协议，然而，最好还是争取5月5日，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月的时间。

※　　※　　※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

首相致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1944年1月3日

亚历山大来电如下：克拉克正在计划安齐奥战役，通常的一些困难正在显示出来。举例来说，看来我们将无法把美国第五○四伞兵旅留下来，而艾森豪威尔也不愿积极要求他们留下不走。英国伞兵旅正在前线作战。我目前没有可以调遣的部队去接替他们，同时又不能耽误时间，而不把他们调出来，派往那不勒斯地区。此外，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迫切地需要进行训练。

（2）艾森豪威尔现在正同马歇尔会面。你是否可以向他们呼吁，要求让美国第五○四旅在调往英国参加"霸王"战役以前，承担这个不寻常的、艰巨的任务？伞兵部队参加具有决定意义的空中行动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而在他们可能作出模范的和卓越的贡献时，却将他们从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调走，看来似乎是缺乏远见的。他们事后可以立即调回英国，及时地参加"霸王"战役，因为我们注意到，为了进行"霸王"战役，我们［在国内］已有的伞兵和空运部队，大约为运输飞机所能运载的人数的一倍。请让我了解具体的情况。

马歇尔同意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次所作的牺牲，后来结果是怎样被浪费掉的。

※　　※　　※

我曾要求蒙哥马利在从意大利回国去担任"霸王"战役的新的指挥职务路过这里时，前来看我。我已委任他担任这个充满风险的艰巨任务。当然，一个将军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就必须接受国家委托给他的任何职责。但是，不成文法也绝不强求人们必须表示热情。在我曾荣幸地参加过的近卫步兵第一团中，接受一切命令，都只说一个"是"字。但是说出这一个字，却有各种不同的声调。我看到蒙哥马利对于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却是可怕的任务，愉快而热情地接受，这使我很满意，同时也感到松了一口气。在他到达马拉喀什以后，我们一同乘汽车驶行两小时，前往阿特拉斯山麓举行野餐。我在清晨，就把摩根将军和在伦敦的英美联合参谋人员好几个月以来所拟定的计划交给他。他大致阅读了以后，马上说，"这不行，我在最初的突击阶段必须有更多的兵力。"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辩论以后，根据他的意见，拟定了一整套的办法，这些办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他对这次战役显然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一点使我很为高兴。

这时，夫人们都来了，我们坐在一条闪闪发光的小溪旁共进便餐。山间空气清新，阳光灿烂。同我们正在艰苦地参与人类冲突的情景对照起来，这里简直是茫茫沙漠中的一个绿洲。不久，我就驱车向山中驶去，我们的汽车沿着公路，拐弯抹角地、缓慢地驶往我知道的一个观赏风景的地点，但是蒙哥马利不愿这样做。他从汽车里走出来，直接步行上山，按照他的说法，是要"锻炼自己"。我考虑到未来的情况，提醒他不要浪费精力。我强调这些真理：充沛的脑力并不决定于充沛的体力；精力应当运用而不应当耗尽；体育运动是一回事，而战略却是另一回事。这些谆谆的劝告都毫无效果。这位将军兴致勃勃；他在岩石间跳来跳去，就像一只羚羊似的，因此我深深感到有一种保证：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　　※　　※

新年来临时，我正在同罗斯福总统愉快地互相通信。

首相（在马拉喀什）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12月30日

现在我已接到了我的兄弟杰克的来信。他详尽地叙述了在契克斯种上的那棵圣诞树的情形。①我的孙子全都在那里，还有许多别的孩子，大家都玩得非常愉快。怀南特也参加了，他答应写信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我很感谢你送给我这个节日礼品。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那么可爱的地图匣子，匣子已经到达，我急于想看一看。我们住在这座美丽的别墅中，确实非常舒适，我的病情也大有好转。今天阳光灿烂，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电报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它表明我们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一些特别琐细的问题，总是容易取得一致看法的。亚历山大报告说，他已经同克拉克为安齐奥战役拟定了令人满意的计划。他使用了英国第一师和美国第三师，再加上伞兵和装甲部队。我对此很为满意。我们彼此平均负担痛苦、危险和荣誉，这是很适当的。

①罗斯福先生在海德公园种植了圣诞树，并且引以自豪。他曾送了一棵给我。

同一天，我也收到了佛朗哥和铁托的电报，祝贺我恢复了健康。你想这会怎么样呢?

萨拉感谢你的问候，并向你致意。

罗斯福总统自己不幸因患感冒而卧床了。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3年12月31日

我因患感冒已经躺了两三天，但病情却不严重。这种轻度的流感病已经在全国蔓延起来了。

你在别墅中非常平安，使我感到高兴。我建议你在元旦那一天，把那两位祝贺你恢复健康的先生们请来，然后，把他们锁在我们曾在那里观看晚霞的那个塔顶上，告诉他们说，你要在下面看着，究竟是黑方还是红方把他的对手从塔顶的垛墙上推下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1日

得知你患了感冒，我很不安。我诚恳地希望你遵照麦金太尔医生的劝告，并且要对医务人员表示服从的态度，就像你曾经谆谆劝告我的那样。

这座别墅是非常理想的。医生要我在这里再住三个星期。

天气虽然凉爽，却很晴朗。厨师确实非常高明。我们常到山中野餐。昨晚，艾森豪威尔在回国去见你的途中经过这里，同我们会见了，我曾同他进行了长谈。蒙哥马利目前也在这里，他是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路过此地的。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班子，他们当然是愿意全力合作的。

我还不能安排塔上的角力赛。红方的训练要比黑方强些。

请接受我对于新年的一切良好的祝愿，这一年不但标志着胜利，并且为我们未来一道进行工作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克莱米和萨拉也向你致意。

※　　※　　※

虽然关于安齐奥战役所需的登陆艇这一主要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登陆艇的许多细节问题，却引起了认真的讨论。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1月4日

我从突尼斯归来时，曾同克拉克将军会晤，现在刚刚回到这里。目前已经发现了某些因素，使我感到严重的不安，因此，我必须请求你给予协助。事实是这样的：在最初登陆以后，只留下六艘坦克登陆艇，而把其余的坦克登陆艇全部送走，这就使我们无法把两师人和他们必要的全部作战装备运上岸去。……我对于联合作战的经验是，为了实现登陆而进行的最初的突击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战役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远征军的全部战斗力是否能及时地集中，以抵抗不可避免的反攻。就安齐奥战役来说，为了应付德军可能进行的抵抗，进行登陆的最低数量的兵力，是两个师，然而，我们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数字，只要这两师人能够及时地全部在岸上集中。

……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宁愿承担一切危险，但是如果这两师人受到德军的包围，我们也显然不能抛弃他们而不给予支援，尤其是当我们在地中海一带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可以给予支援的时候。……克拉克和我深信，我们非常可能获得巨大的胜利，如果我们能够获得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的话。我们所需的工具是十四艘登陆艇。在安齐奥登陆部队和第五集团军会师以前，这些舰艇将用于维持交通运输。此外，在登陆后的十五天以内，还额外需要十艘登陆艇，以便为这两个师运送大炮、坦克和其他支援武器，从而使它们有充分

的实力，在相等的条件下与德军作战。即使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铁砧"战役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它的胜利成果来看，确实还是很值得的。

因此我召集有关的负责人员前来马拉喀什，在1月7日和8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尔逊将军、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德弗斯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等。鲍尔海军上校刚从伦敦归来，他在伦敦时，曾同三军参谋长澄清了有关登陆艇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在由于他获得了他的上级将领的充分支持，所以，对我们也给予同样的支持。我在8日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

经过我们举行的两次会议，我们两国的负责官员和三军将领对于建议采取的行动，一致达成了协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很振奋，而且看来，人力和物资也足够使用。小组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之间对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进行了讨论。

……我们打算把由两师兵力组成的一支军队送上岸去进行突击，接着派遣一支以另一个师的基本力量为基础的机动的袭击部队，去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可以做到，而且不会同"霸王"或"铁砧"战役的要求发生冲突，同时还有足够数量的登陆艇来维持这些部队，直到2月底。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天气良好。

今天正式担任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已经训令他的下级将领执行上述各项决定。而且他也通知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所有这些打算，都是以照旧维持5月份那个日期（即X日）进行"霸王"战役为基础的，但是我自己总认为，在6月3日（Y日）这个日期，月亮的盈亏状态也许是最适合的。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路过马拉喀什的时候，我很高兴地获悉，他倾向于这个解决办法，因为这样可使他和蒙哥马利有更充分的时间，按照现在的建议来部署准备用于初攻的那支更庞大的兵力。我已致电罗斯福总统，陈述全部问题，并且提请他注意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谈和协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6日

5日早晨，比德尔·史密斯和德弗斯路过这里。比德尔告诉我，他和蒙哥马利都认为，在进行"霸王"战役时，最好投入更多的兵力和采

取更大的规模，而不要使我们在里维埃拉的登陆的规模，比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的想法更为扩大。

他说他准备把这个意见通知艾森豪威尔和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一向估计，当司令官们自己亲手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们对于计划是会进行修改的，但是这些修改，作为将来的决定的基础，还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我一直希望，在发动"霸王"战役的最初进攻时所用的兵力，能够比我们以往所谈的兵力更强大些。

根据我所听到的情况，我认为6月的月圆期很可能是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如果司令官们认为那时更有把握，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三军参谋长们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是6月1日或者再早一天，而你和我都同意把它更委婉地说成是"在5月间"。我们同约大叔谈话时，从来也没有提到过5月5日，甚至5月8日这样一个日期，而总是对他说大约在20日左右。同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谈到应当在某个特定的日期将战役进行到某个具体的阶段。如果我们现在接受6月的日期，将它作为最后的定论，我认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没有对他失去信用。无论如何，战役将在5月间开始，最初采取佯攻并进行猛烈轰炸，我不相信约大叔会那么不讲道理，以致斤斤计较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另一方面，到了6月，约大叔要发动伟大的战役，也将会有更好的基础。我们将展开更猛烈的攻势，而获得胜利的机会也会更大一些。我正通过莱瑟斯向你建议，再派遣一次北极运输船队，如果你们能提供船只和货物，我们可以提供护航的舰只，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定额。

我认为目前还不必同约大叔联系，但是再过几个星期，等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最后结论送给我们以后，我们当然要把整个问题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其中包括我们对于"铁砧"作战计划的任何修改方案，附以有关的负责将领对于我们的意见的支持。

一星期以后，罗斯福总统对这封重要的电报作了答复，关于电报中涉及的事实，在我们之间没有引起争论。这时他也收到了全面的报告，获悉我们关于安齐奥战役的会议所作出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即在必要的情况下，为"霸王"战役所规定的那个较早的日期是可以维持不变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1月14日

根据我的理解，我们在德黑兰时，曾同约大叔约定，"霸王"战役将在5月间进行，并且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法国南部以实际上可能集结的最强大的兵力进行登陆，作为支援，而他则答允准备让俄国军队同时在东线发动进攻。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当作出关于推迟这一战役的任何决定，在负责的将领，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还没有充分的机会来研究一切的可能性和作出以事实为根据的报告以前，我们当然不应当这样作，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也绝不应当告诉约大叔。

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于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时间才不过一个多月。

我在16日答复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　　※　　※

我在迦太基患病以后，到了马拉喀什，身体仍然非常虚弱，感到无精打采。我的绘画用具全都送来了，但是我却无法使用，而且我几乎不能步行。即使天气非常晴朗，在阿特拉斯山脚下，从汽车中出来，蹒跚地走到举行野餐的地方，步行的距离也只限于八十至一百码。每天二十四小时中，我有十八个小时躺在床上。我想不起在任何时候，我的身体像现在这样极度疲乏和虚弱。另一方面，要我躺在床上休息的一切诱惑、劝导、告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制的办法，都通过最吸引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泰勒的别墅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休息所；人们为了舒适，或是为了奢华的享受，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里是应有尽有了。我已经精疲力竭，然而，这里却有最诱人的休养条件，这不仅是和蔼可亲的主人所提供的，而且也是莫兰勋爵、罗斯福总统和战时内阁嘱咐我享受的。尽管如此，事态的发展仍然不可抗拒地继续使我分心。

※　　※　　※

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波兰问题，促使我从迦太基致电艾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20日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同波兰人商谈波兰的疆界问题，说明这是根据我本人的愿望，而且如果我不是因为暂时不能参加会谈的话，我一定会亲自同他们商谈的。你应当把我们所拟的方式和地图上在东部大致划定的界线，以及西部包括沃波累区在内的奥得河界线，都告诉他们。这将使他们获得非常可观的一片国土，纵横都有三四百哩，而且海岸线也在一百五十哩以上，即使这条海岸线只从科尼希斯贝克西面开始。波兰人当然应当理解，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试探性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们使这些建议不能实现，那是极不明智的。即使他们不能获得利沃夫，我还是要劝告他们接受这些建议，同时，要他们应当完全信任他们的英美朋友去实现这个计划。你应当对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接收和固守奥得河以东的德国现在的领土，他们就为对俄国采取友好政策和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这样他们将对整个欧洲作出贡献。同时这也将使波兰民族有机会获得新生，而其前途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光明灿烂。

我们一旦了解到他们接受并同意这些建议以后，就可以同俄国人举行谈判，并设法使这些问题明确肯定下来。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把这个问题完全抛在一边，我就不知道英王陛下政府还能用什么办法为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俄国军队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要越过波兰战前的疆界，因此，使波兰政府获得俄国的友好承认，而且在这以前，就商定的关于战后疆界的解决办法，取得大致的谅解，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假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　　※　　※

贝奈斯总统现在正从莫斯科前往伦敦途中。正像本书各卷所表明的，我同他曾经有过长期的接触。我们应该记得，在1936年，他曾经警告斯大林，苏联的亲德分子正在进行反斯大林的阴谋活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258页。

无论如何，他同苏联人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和亲密的。

我邀请他在归国途中，顺道前来马拉喀什看我。他对东欧的政局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关于波兰以及俄国人将对波兰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他的见解是十分重要的。二十多年以来，贝奈斯在担任捷克斯

洛伐克的外长和总统期间，一向是法国的忠实的同盟者和西方国家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又同斯大林保持着独特的联系。当英法两国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大战爆发的前夕，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缔结了协定时，贝奈斯成了一个非常孤寂的人，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间歇期，希特勒发动了对俄国的进攻，贝奈斯同苏联人休戚相关的命运又重新获得充分的承认。俄国在1938年本来完全可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现在都遭受了同样残酷的打击。

我在灿烂的阳光下和马拉喀什寓所的花丛中，同这位相识很久的政治同僚和成熟的欧洲政治家谈话，感到非常愉快。

我在1918年第一次见到贝奈斯时，他正同伟大的马萨里克在一起。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他的儿子为了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贝奈斯现在当然是很乐观的。

我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了我们的谈话经过，内容如下：

1944年1月6日

贝奈斯到这里了，他对于俄国的局势非常乐观。为了设法使波兰人能够通情达理并且同俄国人实现和解，他也许能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俄国人的信任。他带来了一幅新地图，上面有约大叔用铅笔划的分界线，表明东部的边界从科尼希斯贝克开始，直到寇松线；在北面，让波兰人获得沃姆惹和比亚威斯托克，但在南面的尖端，却没有伦贝格（利沃夫）。至于他们的西部边界，约大叔提出采取奥得河线，包括沃波累的绝大部分。这就使得波兰人得到一个很好的可住的地方，面积在三百平方哩以上，而沿着波罗的海，则有二百五十哩的海岸线。等到我一回国，我就要竭尽全力使波兰政府同意这个方案或类似的方案。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办，他们就必须宣布，他们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义务，即保卫奥得河的外围，以防止德国人再对俄国进行侵略，而且，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这一解决办法。这是他们对于欧洲各大国的义务，因为这些国家两度拯救过它。

如果我能在2月初办妥这件事，那么，他们再派人去访问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俄国人对贝奈斯是非常照顾的，让他恢复了慕尼黑以前的边界，只是在北面的山脉的一些山顶，由于军事原因，稍加调整，另外在东面有一小块领土是同俄国相连的。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贝奈斯总统，我要表示我对他的敬意。他的思想和目标，一贯都在支持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主要原则，并且始终忠于他的祖国的事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首脑已经二十多年。他是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知道如何以耐心和毅力来长期忍受困难的处境。他的失败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采取断然的决定，因而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外交经验过于丰富，同时逐年积累起来的政治机敏性过于强烈，结果反而使他不能看准时机，对胜利或灭亡进行孤注一掷。如果在慕尼黑时期，他曾下令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也许会在对希特勒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希特勒当时还需要费许多时间部署他的军队和装甲车辆。

※　　※　　※

12月间，"自由法国"的负责人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我们虽然因为此事同戴高乐将军闹得关系紧张，但我仍然决定设法在回国以前，恢复同他的友好关系。我在元旦邀请他在1月3日到我的别墅来晚餐，并在这里住宿。我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举行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的会谈了。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陪你同来，我和我的妻子会感到非常高兴。"戴高乐将军显然认为时间过分仓促。我本来应当知道，他在北非期间，除法国的官邸外，是不愿在其他地方住宿的。他推托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

因此我就把事情搁下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他将在1月12日到达马拉喀什，于是我邀请他在那一天来午餐，他接受了。

我们的客人还有达夫·库珀先生和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我国驻当地的领事奈恩先生夫妇。戴高乐将军兴高采烈地来了，用英语同我的妻子寒暄，并且在餐桌上一直说英语。礼尚往来，所以我就说法语了。

午餐后，夫人们出去逛市场，戴高乐和我以及其他的先生们都留在花园里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同他交涉，我认为如果我说法语，那就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奈恩先生事

后曾作了一些追记，他在记载中说，"我听见丘吉尔先生用一种令别人完全能听得清楚的声调，操英语和达夫·库珀先生打耳语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戴高乐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因此他是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法语的。'大家听了这些话，由戴高乐将军带头哄笑起来了。首相继续用法语谈话，而非常敏感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切戒心也都消除了，主动地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接受丘吉尔先生的评论。"

评论的范围既广泛而又严肃。为什么他对落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法国著名人士要进行报复？难道他不了解，他为自己在美国制造了多少困难？罗斯福总统对他是多么气愤？我们大家是多么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和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摩擦，使他自己的任务变得那么复杂？他没有这些大国政府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又总是有意去触怒这些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了使事情容易处理起见，我特意把乔治将军从法国请来，为什么他要把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去？这时，戴高乐说，他已邀请乔治将军担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我问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说这也并不奇怪。戴高乐究竟有没有这种职位让人去担任呢？

但是，一切都很愉快地结束了，最后，戴高乐将军提议，请我参加第二天早晨专为我举行的阅兵式，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就站在一个小型检阅台上，检阅从我们面前通过的大批法国和摩洛哥的部队。这次阅兵式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的居民的欢呼声中，持续了一小时之久。

※　　※　　※

由于德黑兰会议而产生的另一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经怎样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而大家对罗斯福总统有这样的印象：他本人在谈话中曾经提到三分之一的数字。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不满意这种提法，他们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们会谈时常常是用另外的依据。

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个人谈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而感到不安，因此非常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整个情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1月9日

我曾经告诉过你，哈里曼要求了解，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我们关于在2月1日将意大利舰只移交苏联的诺言，这样，如果他被问到这件事，就可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说，我的意图是把俘获的意大利舰只，分配三分之一给苏联，以充实它的作战能力，并且从2月1日起，将可能分配的舰只尽快地移交。

哈里曼后来提醒我说，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只是重申苏联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准备在俄国北部沿海使用，商船四万吨，将在黑海使用］，不论在莫斯科或德黑兰，都没有提到俄国人要求获得额外的船只，使总数达到被俘获的舰只的三分之一。因此，哈里曼认为，我12月21日给他的电报只是为了向他提供情况，所以，他没有和莫洛托夫讨论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

哈里曼也强调，履行我们关于移交这些舰只的诺言是极端重要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履行诺言，或者采取拖延办法，只能引起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的猜疑，即我们是否会坚决地执行我们在德黑兰承担的其他义务。

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这种移交却提出了许多的反对意见，其根据是，这一行动对于准备进行的战役可能发生的影响。他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失去意大利海军和陆军同我们的合作，同时他们会把我们需要用于"铁砧"和"霸王"战役的许多重要的舰只凿沉或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预见到，这种做法目前对于俄国的作战能力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因为这些军舰目前非常不适于在北方的海洋航行，而黑海又不对商船开放。

经过修改的协定［由海军上将坎宁安负责谈判］中的一些规定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定使联合国家有权在它们认为合宜的情况下，处理任何一部分或全部的意大利舰只。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获得并保持我们盟国的信任，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实际的努力，以便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苏联要求的意大利舰只，从2月1日左右开始能够移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对约大叔说明，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这件事对于"霸王"和"铁砧"战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提议延期到发动"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后再把意大利舰只移交给他，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鉴于

英国目前指挥地中海战场，同时为了使我们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方面，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我特别渴望听取你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任何一方要采取单独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会同意这一点，即我们不应当推翻我们对约大叔讲过的话。

这封电报的含意不十分清楚。我同意我们在10月的协定中所提到的舰只，但是不同意"三分之一"这种比较笼统的措辞，因此，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9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关于舰只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对斯大林失去信用。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同艾登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并且希望在一两天内，能向你提出一项建议，以便你我二人联名发出电报。

我本人完全同意大西洋两岸的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我认为立即移交这些意大利舰只，对于意大利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因为这些舰只曾经坚决地驶往马耳他岛，主动地听候我们处理。在整个1943年中，我的目的不仅要使意大利投降，而且要使它在战争的进行方面以及将来解决欧洲问题方面，都能参加我们这一边。因此，我准备敦促战时内阁和海军部让英国作出重大的牺牲，把若干艘英国舰只提供给俄国，而不要在目前这个时刻刺伤意大利人的心，因为根据我的看法，现在刺伤意大利人将会给未来造成不良后果。我和国内函电往来频繁，我确实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我在国内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们对于我的意见完全同意。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部重担，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这时无论在地中海，或者由于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而在国内和北极的海域，都有充分的海军力量。我和国内的朋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立即将下列建议送达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16日

我记得很清楚，在德黑兰时，丝毫没有提到"三分之一"，而只是答允接受俄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将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和商船四万吨移交给他们。

2．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提到的主要困难，也是确凿的，我想斯大林一旦相信了我们的意图和诚意以后，就很可能让我们以最圆满

和最迅速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3．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联名对他说明下列事实。

"（1）……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如果目前要实际执行移交，或者对意大利人透露此事，那将危及我们三国的利益。但是，倘若你经过充分的考虑以后仍然希望我们继续进行，我们将同巴多格利奥进行秘密交涉，以便完成必要的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根据这样的原则，即选定的意大利舰只，应当驶往适当的盟国港口，然后由俄国的船员接收，驶往俄国北方的港口，因为现在只有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进行任何必要的装备。

"（2）然而，我们深刻了解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决定提出下列变通办法：

"英国战列舰'皇家君主'号，最近已在美国重新装备完毕。它装有可供各种大炮使用的雷达。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可供使用。英王陛下政府方面同意苏联船员于2月间在英国港口接收这些舰只，驶往俄国北部港口。然后，你们可以进行必要的改装以适应北极的情况。这些舰只暂时作为租借而移交给苏联政府，并且悬挂苏联旗帜，直到在不影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排意大利舰只的移交事宜时为止。

"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好转，而且达达尼尔海峡能够开放，这些舰只，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黑海驶行。我们希望你们能很仔细地考虑这个变通办法，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第一个建议要优越得多。"

4．如果你们能提供巡洋舰而不要我们做法，那么我们就感到轻松了。关于八艘驱逐舰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个需要。否则，我们只好说，在进行"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前，我们绝对无法供应。至于四万吨商船，我认为由于你们有大量的储备，而且船舶沉没的情况又大为好转，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我们愿意承担一半的负担。

5．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并且让我了解你的意见。据我看，斯大林会因为这种慷慨的建议而留下良好的印象。无论如何，这表示我们的信用和善意。我怀疑在我们向他提出这个变通办法以后，他还会坚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提出意大利舰只的问题，但是我们总算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　　※　　※

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变通办法。美国人负责提供一艘巡洋舰，于是，我们就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在1月23日，由罗斯福总统和我联名发出电报，将整个问题基本上按照我的建议提交斯大林。我们后来收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内容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29日

由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签署的、关于移交意大利舰只以便苏联使用的联合电文，已于1月23日收到。

我必须说明，自从我在德黑兰提出将意大利舰只于1944年1月底移交苏联的这一问题，获得你们共同的肯定答复以后，我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并且从来没有想到事后还要重新考虑我们三人共同作出、并已同意的决定。同时因为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只需同意大利人谈定，我就更以为毫无问题了。现在我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甚至根本没有向意大利人提到这一问题。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化（在我们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斗争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你们的建议：

在英国的港口派遣战列舰"皇家君主"号及巡洋舰一艘前往苏联；由苏联海军最高指挥部暂时使用这些舰只，直到适当的意大利舰只能够移交给苏联时为止。同样，我们也准备从美英两国接收四万吨的商船，供我们使用，直到相等吨位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时为止。此事不应再有拖延，所有上述舰只都应在2月份移交给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你们的复文中，并没有提到将意大利的驱逐舰八艘和潜艇四艘于1月底移交苏联的问题，而这项移交是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在德黑兰同意了的。现在对于苏联来说，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极端重要，没有驱逐舰和潜艇，移交战列舰一艘和巡洋舰一艘就没有什么意义。你们自己都很了解，没有驱逐舰护送，巡洋舰和战列舰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意大利的全部舰队既然都在你们控制之下，要执行德黑兰所采取的决定，从舰队中选出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供苏联使用，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我也同意用同样数目的英美驱逐舰和潜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艇，移交苏联使用。还有，移交驱逐舰和潜艇

的问题也不能拖延，而必须与移交战列舰和巡洋舰同时一并解决，这是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具体决定了的。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尽管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国交换了不少函电，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令人不甚愉快的。"皇家君主"号和美国巡洋舰按照原来的建议移交给苏联了。关于驱逐舰，不可避免地必须延期到"霸王"战役完成后才能移交。为了使俄国人容易接受这种安排，海军部从我们现代化的潜艇中拨出四艘借给他们使用。正如人们所了解的，苏联人在战后很守信用，把这些舰只归还了我们，然后我们又作好安排，按照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将意大利舰队的一部分舰只移交给苏联。

※　　※　　※

虽然我很希望在这个愉快的休养所中再休息两个星期，而且大家也极力劝说，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在对安齐奥展开突击以前赶回国内。我于1月14日，在十分理想的气候条件下，飞到直布罗陀，"英王乔治五世"号正在那里等着我。当天下午，我很早就到了，再度前往女修道院。①已经就任地中海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和海军总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都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那里。我们对于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焦急的然而却很乐观的谈话。15日，我就同我们一行中的其他人士会合，他们已经登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这艘军舰驶出阿尔赫西拉斯湾，进入辽阔的大西洋，然后前往普利茅斯。这次安适的航行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战时内阁阁员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见我归来，确实十分高兴。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了，他们为了我的病和我的活动，经常担心着急。现在真的到家了。我对于所有这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都非常感激。

①参阅第四卷，第728页。

第二十六章　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

米海洛维奇和铁托--巴尔干半岛斗争的重要性--迪金和麦克莱恩的代表团--意大利投降后游击队力量的发展--1943年10月23日我给罗斯福的电文--米海洛维奇和铁托之间的激烈争执--我们政策的三个因素--伦道夫参加麦克莱恩的代表团--彼得国王的困难处境--1944年1月8日我给铁托的信--他的复信--继续保持通信--我们从米海洛维奇方面撤出联络人员--1944年2月22日我向议会报告--彼得国王解散普里奇政府。

现在得请读者回顾一下，本书以前的主要叙述中未曾谈到的一个激烈而阴暗的故事。南斯拉夫从1941年4月被希特勒侵入和征服以后，成了一个发生可怕事件的场所。精力旺盛的南斯拉夫幼王，带着曾经公然反抗德国进攻的保罗亲王的大臣们以及其他的政府成员，前来英国避难。在南斯拉夫山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游击战，几个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就是用这种游击战抵抗土耳其人的。米海洛维奇将军是游击战的首要战士，集合在他周围的是南斯拉夫幸存的社会名流。但在世界事务的漩涡中，他们的斗争几乎没有引人注目。

他们的境遇是"人类的极大苦难"之一。米海洛维奇的许多部属都是知名人士，他们在塞尔维亚有亲友，而在别处又有财产和可以认出的关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游击队的领袖米海洛维奇受到不少损失。德军采取了一种残忍的恫吓政策。它对游击队的活动，采取了报复手段，在贝尔格莱德曾分批地枪杀优秀人士，每批达到四五百名之多。在这种压力下，米海洛维奇逐渐改变了态度；他的一些指挥官同德、意军队进行妥协，约定他们留在某些山区，不受袭击，而他们作为一种报答手段，则很少进行、甚至不进行反抗敌人的活动。那些成功地经受了严峻考验的人们或许会污辱米海洛维奇的名声，但历史却更能明辨是非，因此是不会从塞尔维亚爱国者的名单中抹去他的名字的。到了1941年秋季，塞尔维亚人对于德国恐怖行为的抵抗，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一民族斗争只能靠普通人民的固有的英勇精神支撑下去，然而，这样的精神是并不缺乏的。

为了民族生存和反抗德国人，一场狂暴猛烈的战争，像火焰似的在游击队员中间燃烧起来了。在游击队员中，铁托站在最前列，他是

一个卓越的人物，不久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铁托（这是他的自称）是一个曾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主义者；

他在希特勒侵犯俄国以前和南斯拉夫遭受袭击以后这段期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政策，一直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煽动政治性的罢工。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他为了拯救陷于苦难中的祖国而激发出来的炽烈热情，一旦在他的胸中和头脑中融为一体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领袖；而拥护他的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生命以外，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如果要牺牲生命，也就要杀死敌人。这就使德军遇到了一个不能依靠大批屠杀名流或重要人士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对手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对于这些人只有剿灭才能奏效。在铁托的指挥下，这些游击队员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武器。他们迅速地扩大了队伍。无论德军对于人质或村庄采取多么残暴的报复手段，也不能制止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牺牲生命，就是获得自由。不久，他们开始给德军以重大的损害，并且控制了广大的地区。

游击运动同那些半心半意地抵抗敌人，或与敌人勾结以换取豁免待遇的南斯拉夫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激烈的争执。游击队故意破坏"采特尼克斯"（Cetniks）--人们对米海洛维奇的部属的称呼--同敌人订立的任何协定。德军于是枪决"采特尼克斯"的人质，而"采特尼克斯"为了进行报复，便向德军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所有这些情况，在荒野的山区中不时发生，而且无法控制。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　　※　　※

我在专心从事其他事务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注意这些事变。我们除了空投一些接济物资以外，不能再提供其他的援助。我们在中东的总部负责这个战场的一切军事行动，并建立一个情报员和联络官的组织，来同米海洛维奇的部属保持联系。1943年夏季，当我们攻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时，我对巴尔干半岛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也从未忘怀。直到这时，我们派去的人员只同米海洛维奇所属的部队联系，它们代表着抵抗德军的正式组织和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政府。1943年5月，我们采取了新政策，决定派遣少数英国军官和军士去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尽管在游击队和"采特尼克斯"之间正发生着残酷的斗争，而铁托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抵抗德国侵

略军，而且也反对塞尔维亚王朝和米海洛维奇。5月底，曾任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并在战前帮助我从事著述达五年之久的迪金上尉，经空运跳伞降落到目的地后，建立了一个与铁托联系的代表团。其他的英国派出人员接踵而至，到了6月，已收集到很多证据。三军参谋长于6月6日报告说："根据陆军部所获得的情报看来，显然，'采特尼克斯'已同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的轴心军队有了不可救药的妥协关系。最近，在后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中，打垮轴心国军队的不是'采特尼克斯'，而是有良好组织的游击队。"

将近月底的时候，我注意到如何通过在南斯拉夫对轴心军队进行的地方抗战获得最好的结果。我收集了全部情报以后，于6月23日在唐宁街主持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在讨论中，我强调竭尽一切可能支援南斯拉夫反轴心军队运动的极端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运动正在该地区牵制着大约三十三个轴心师。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此我指示：对南斯拉夫必须增加援助，其中包括追加少量的飞机，如果必要的话，宁可减少对德国的轰炸，以及反潜艇战争。

7月7日，我们在西西里岛登陆的前夜，我要求亚历山大将军注意这些可能性。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7月7日

我估计你已获悉最近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激烈战斗以及希腊开始展开的普遍怠工和游击战争。阿尔巴尼亚也应该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场所。所有这些行动，仅仅是在英国空投少量接济品给予支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能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只要能使几艘船只驶进达尔马提亚或希腊的港口，那么巴尔干半岛的整个西部就有可能燃起斗争的火焰，并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其他地区正在寻求的目标。

两星期以后，我在下列重要的电报中，表达了我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两个战场之间的重要关系的想法：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7月22日

我将率领参谋人员在8月15日以前前往加拿大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因此，当西西里岛的敌人很可能被肃清的时候，我们大家恰好聚在一起。……

我将一份报告交给一个军官转给你。这份报告经我整理出来，它详细地叙述了所谓铁托的游击队部属在波斯尼亚进行的非凡的抗战，以及米海洛维奇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有力的、冷酷的活动。此外，在阿尔巴尼亚，最近还在希腊，也有游击队的抗战活动。德军不但派遣师团前去增援巴尔干半岛，而且继续提高那些师团的素质和机动性，同时正在加强当地的意大利军队。敌人不能腾出这些军队用于其他方面；假如意大利崩溃，甚至连德军本身也无力承担这种压力。在巴尔干半岛方面，将会获得巨大的战果。

任何目标都不能与占领罗马这个目标相提并论，而罗马的攻克，又会使以后的阶段获得预期从解放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获得的各种利益。……意大利的崩溃，意大利崩溃在德国的其他卫星国家中所引起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德国陷于完全孤立--所有这些，不难想象会在欧洲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尤其是考虑到俄国军队所表现的巨大力量。

这一电文向你表达了我的全部思想，我相信，这是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相吻合的。

※　　※　　※

在我启程前往魁北克以前，我决定为进一步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铺平道路，我委派一位高级军官，由他率领一个较大的代表团与战地的游击队进行接触，并授权他就我们未来对游击队采取的行动，直接向我提出建议。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7月28日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先生（下院议员）是一个具有勇敢性格的人，他既有议员地位，又受过外交部的训练。他将去南斯拉夫，和铁托一道工作。我们的计划是，将来应该派一名准将去担任指挥官。我认为应该大力支持麦克莱恩，使他担任现在拟议中的任何代表团团长，并派一名优秀的陆军参谋归他调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具备大使和领袖才能的勇敢人物，去同这些顽强的、不断遭到追击的游击队员进行合作。

这个代表团于1943年9月在南斯拉夫跳伞着陆后，发现当地的局势已完全改观。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只是通过官方电台的广播才传到了南斯拉夫。尽管我们事先完全没有发出任何通知，但铁托却采取了迅速

有效的行动。在几周以内，六个意大利师已被游击队缴械，另外两个师投降过来，同游击队一起进攻德军。南斯拉夫人现在能够利用意大利的装备武装八万多人，并且目前能占领亚得里亚海岸线的大部分地区。

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加强我们在亚得里亚海方面与意大利前线有关联的一般阵地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现在共计二十万人，虽然主要进行游击战，然而现时却采取广泛的战斗来抗击那些采取日益凶恶的报复手段的德军。

在南斯拉夫，这种日益加强的战斗所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铁托和米海洛维奇之间的冲突变得恶化了。由于铁托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发展，南斯拉夫君主政体和流亡政府的最后地位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了。在战争结束以前，在伦敦以及南斯拉夫国内曾进行过真诚而持久的努力，企图在双方之间达成一项可能实行的妥协。我曾希望俄国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斡旋。1943年10月，艾登先生前往莫斯科时，南斯拉夫问题曾列入会议议程。在10月23日的会议中，他就我们的态度，作了坦率而公正的说明，希望达成一项盟国对南斯拉夫的共同政策，但俄国既无意交换情报，也不愿讨论行动计划。

即使在很多星期以后，我看出，要在南斯拉夫敌对党派之间达成任何可能实行的协定，希望是很少的。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10月23日

尽管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和米海洛维奇两派之间，以及希腊游击队两派之间，产生了使人苦恼的纠葛，但巴尔干半岛的形势仍然使敌人不好受。……我们英国大约有八十个独立的派出单位，在威尔逊将军指挥下，分散在九百哩长、大约三百哩宽的辽阔的山区，同游击队和爱国的部队进行合作。我们派驻当地的一些具有准将军阶的军官十分干练，许多人在那里已经两年了。……

战斗具有最残酷最血腥的性质，而德国鬼子又在残忍地进行报复并枪杀人质，但敌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在北战区所用的兵力，不下二十五个德国师和八个保加利亚师，但还不能控制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而且维持铁路交通的畅通也日益困难。我们希望不久能调停希腊方面的争执，但铁托的游击队和米海洛维奇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不和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我预测前途暗淡，经证明并非虚言。11月底，铁托在波斯尼亚的亚伊策召开了关于他所领导的运动的政治代表大会，不但成立了一个"具有代表南斯拉夫民族的唯一权力"的临时政府，而且公然剥夺了在开罗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一切权利。在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南斯拉夫国王不准回国。游击队已经无疑地使自己成为南斯拉夫抗战的主要分子，自从意大利投降以来更是如此。但是处在一种被占领、发生内战和政府流亡国外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南斯拉夫的未来政权不应采取任何无法挽回的政治决定。米海洛维奇这个悲剧人物已成为主要的障碍。我们必须同游击队保持密切的军事联系，因此就劝说南斯拉夫国王解除米海洛维奇的陆军大臣职务。12月初，我们撤销了对米海洛维奇的正式支援，并召回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进行活动的英国代表团。

※　　※　　※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对南斯拉夫问题便是根据上述这种背景考虑的。三个盟国虽然决定对游击队给予最大的支援，但斯大林却认为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只是次要的，俄国人甚至对我们统计的驻扎在巴尔干半岛的轴心师的数目也表示异议，然而，在艾登先生的动议下，苏联政府同意派遣代表团到铁托那里去。他们也愿同米海洛维奇保持接触。

我从德黑兰返抵开罗后，会见了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告诉他游击运动的力量和重要性，并说，他也许需要免除米海洛维奇在内阁的职务。南斯拉夫国王返回祖国的唯一希望，在于经过我们的调解，能够迅速地并且要在游击队进一步控制国家以前同铁托达成某种临时协议。俄国人也声称他们愿意为取得某种妥协而努力。12月21日，苏联大使把下列函件交给艾登先生：

苏联政府了解，目前在以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一方，与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及其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双方的互相攻击和严厉谴责，尤其是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引起了公然的敌对行为，从而妨碍了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事业。苏联政府赞同英国政府的意见，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侵略者进行抗战的利益，必须努力寻求双方合作的基础。苏联政府了解到在实现这一任务中将遇到巨大的困难，但准备尽一切力量，寻求双方的妥协，其

目的在于：联合所有南斯拉夫人民的力量，为了盟国的共同斗争的利益。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究竟采取何种方针，我获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建议。曾同铁托一道工作过的军官，以及派驻米海洛维奇那里的代表团负责军官，谈的看法都差不多。英国派驻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史蒂文森先生也抱有同样的认识。12月25日，他电告外交部说："我们的政策必须根据三个新因素：游击队员将成为南斯拉夫的统治者。他们在军事上对我们有重要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以政治来服从军事，给他们以全力支持。我们是否能够再将这个君主政权当作在南斯拉夫起统一作用的因素，是令人极端怀疑的。"

※　　※　　※

我在马拉喀什卧病时，南斯拉夫事件的危机使我十分忧虑。在开罗时与我曾在一起的麦克莱恩，这时正准备回到南斯拉夫去。他渴望我的儿子与他同去，因此商妥伦道夫将跳伞前去参加代表团。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2月29日

伦道夫现正等待机会跳伞前去南斯拉夫。他曾于本月25日给我下列备忘录。我看意见可行，大体上代表了你我的见解。他将在日内启程。

"1．三星期以前在开罗时，史蒂文森并未打算反驳麦克莱恩和迪金的下列议论：在南斯拉夫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是撤销米海洛维奇将军的职务。尽管双方曾大肆争辩，但今天采取这种步骤和三星期前同样正确，虽然也许由于南斯拉夫国王的延误，我们只能得到军事上而非政治上的利益。

"2．麦克莱恩在开罗时强调说，南斯拉夫国王将米海洛维奇免职，并不能由此取得任何报酬，但这种姿态也许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国王前途的气氛。这种见解虽已受到影响，但在一定限度内，今天却仍然是正确的。

"3．因此，确实需要做到下列两点：（1）立即由英王陛下政府拒绝承认米海洛维奇，如果可能，由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将他免职。（2）麦克莱恩立即回到铁托总部，力求做到下列两点：一点是，从这种局面中，获得最大的军事利益；另一点是，调查由于黜免米海洛维奇而造成的新局势，将会为南斯拉夫国王带来何种利益。"

我附加个人意见以及给铁托的复信草稿。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2月30日

现在不可能要求铁托承认彼得国王来作为黜免米海洛维奇的交换条件。米海洛维奇一旦去职，国王的机会将大为好转，而我们也能在铁托的总部为他进行辩护。我回想在开罗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同意劝告彼得在今年年底以前撤除米海洛维奇的职务。迪金和麦克莱恩所述的各种情况以及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都证明他曾积极地勾结德军。不仅我们，而且南斯拉夫国王都得与他断绝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把有关双方拉到一起。

我是否应当发出下列电文，或者是否仅仅表示友谊上的谢意，请将你的意见告我；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我担心会失去同这个重要人物建立个人关系的好机会。

我不愿这份私人电文惊动美国和斯大林，而且那样也不免耽搁时间。如果你不表示异议，我拟把它当作一封函件经空邮送给在巴里的麦克莱恩转交。他和伦道夫将在日内跳伞前去南斯拉夫。你将采取何种方式去断绝与米海洛维奇的关系，同时请国王也采取同样步骤，并望告知。我认为，这是彼得的唯一机会。

我在1月2日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又说：

我已确信我所认识和信任的人的议论：米海洛维奇是系在幼王颈间的一块磨石，除非幼王将他驱逐，否则是没有机会的。

外交大臣表示同意，于是，我写信给铁托。他曾来信对我恢复健康表示祝贺。

非洲：1944年1月8日

承你本人以及南斯拉夫英勇的爱国游击队亲切地问候我的健康，我十分感谢。我从我的朋友迪金少校方面，了解到你们的一切英勇努力。我最恳切的愿望就是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帮助你们在岛上作战的远征队等措施，来给你们一切人力所能实现的援助。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并且是下院中的一个同僚。我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少校不久也会同他一齐在你们的总部工作。他也是一个议员。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肃清纳粹—法西斯在欧洲土地上留下的遗毒。你可以相信，我们英国人绝不愿对南斯拉夫的未来政府问题作出专断的主张。同时，我们希望，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一切力量都应尽量地团结起来，在实现这点以后，再依照人民的愿望决定政府的形式。

我决心使英国政府不再给予米海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撤销他在各委员会中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在少年时代逃脱了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魔掌，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和受难的年轻王子来到我们这里。倘若把他抛弃不顾，则对大不列颠来说，这不是一种侠义的或荣誉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一切现存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你会谅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与他保持正式关系，而同时却给你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我还希望双方的争执能够结束，因为争执只会对德军有利。

你可以相信，我在工作中将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保持最密切的接触；我热烈地希望，苏联政府目前派往你的总部的军事代表团，将同麦克莱恩准将所指挥的英美代表团同样协调地进行工作。你来信给我，请交麦克莱恩准将转达。凡是你认为我能办到而对你有帮助的事情，都请告我，我一定竭尽最大的努力。

希望你们的苦难结束，整个欧洲从独裁的压迫下获得解放。……

大约在一个月以后，我才收到复信：

铁托元帅致首相［1944年2月3日收到］阁下：

你的来信已由麦克莱恩准将转到。这是一个值得珍视的例证，因为它表明，当我国人民为自由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时候，我们的身旁有一位深切了解我们的需要和愿望的真实朋友和同盟者。对我个人来说，你的来信是一种荣誉，因为它表明你高度赞扬我们的斗争和我们民族解放军的战斗。我衷心感谢你将自己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照片，附以题词赠送给我。阁下可以相信，我们当努力保持你在我们民族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极其宝贵的友谊。由于我们国家遭到了破坏，而且人民饱经忧患，困顿已极，因此我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将来在和平时期，都需要我们伟大盟国的援助，以便医治无耻的法西斯侵略者给我们的严重创伤。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在反对我

们共同敌人的共同军事努力中的同盟者，我们当竭力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盟国给予我们的援助对于缓和我们的战争局势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我们还希望能依靠你的帮助而获得重武器（坦克和飞机）；对于我们来说，在战争的现阶段，由于我们民族解放军目前的实力情况，这些武器都是不可少的。

2．我十分了解你对于国王彼得二世及其政府的义务。在我们民族利益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我当设法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不替我们的盟国带来不便。然而，阁下，我确切地对你说，在这个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局势，不仅是某些个人或某些政治集团进行斗争的工具，而且是所有爱国者、所有从事战斗的并且和这一斗争有悠久关系的人们不可抗拒的愿望，而这些人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占最大多数，因此，人民［为自己］安排了艰巨的任务，我们有责任来完成这些任务。

3．现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

（1）集合所有爱国的和正直的人士，使我们能尽量有效地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2）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友爱，战前并不存在这种团结友爱，因而造成了国家的灾难；（3）创造条件来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使南斯拉夫所有民族在这个国家里都感到幸福，也就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南斯拉夫，一个联邦制的南斯拉夫。我深信，你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人民斗争中，我们将得到你的宝贵援助。

南斯拉夫元帅铁托谨启

我立刻复信：

首相致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 1944年2月5日

前函已平安地送到你处，深感欣幸；接到复信，非常快慰。我能理解你对国王彼得所采取的保留态度。我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赞成劝他将米海洛维奇免职，并且正视所有的现任顾问人员因此而辞职的问题。我在行动时有所踌躇，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等于劝告他抛弃身边仅有的追随者。

你会理解，我感到对他有一种个人的责任。他将米海洛维奇撤职，是否就可以促成他同你及你们运动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将来使他能参加你们的运动，关于这点，如能将你的意见告知，我将非常感激。有关未来的君主政体问题，自当留待南斯拉夫完全解放后再行商

讨。在你和国王之间建立一种可能实行的协定，无疑会团结许多力量，特别是现在已被疏远的塞尔维亚分子的力量，这就会使你们的政府和运动提高权威并获得许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才能用一致的声音，在这种变化多端的草创时期，在盟国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我很希望，你能给予你认为是我所要求的答复。

2．英王陛下政府希望你们集合所有爱国的和正直的人士，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尽量有效地进行下去；其次，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第三，为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和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创造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你肯定会获得英王陛下政府的支持。

3．我已要求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立即组织一支能进行两栖战斗的突击队，在空军和小型舰队的支援以及你们的协助下，进攻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德国占领的岛屿上的守军。如果使用不久即能调来的军队，则没有理由不能将这些守军消灭。其次，我们必须努力从海上建立一条直达你们那里的交通线，虽然我们不得不随时改变其路线。单凭这条交通线，就能将坦克、反坦克炮、其他的重武器以及其他必需的给养，依照你们军队所需要的数量运给你们。有关这一切问题，你可以同麦克莱恩准将进行商洽。他是我充分信任的人，并可直接同我和最高司令联系。

铁托的复信：1944年2月9日

我必须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讨论你来信中提出的各点。经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1．如你所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943年11月2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中，确认他们坚决支持南斯拉夫民族联盟。然而，只要有两个政府存在，一个在南斯拉夫，另一个在开罗，就不可能完全团结。因此，必须取缔在开罗的政府并制止德拉扎·米海洛维奇的活动。该政府必须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府呈报它所浪费的国家巨额公款。

2．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当由盟国承认为南斯拉夫的唯一政府；国王彼得二世如果拥护它，则应服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法律。

3．如果国王彼得接受所有这些条件，而且同意南斯拉夫的君主政体问题将在南斯拉夫解放后，由人民的自由意志予以决定，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不拒绝和他合作。

4．国王彼得二世应发表公告，声明他只关心祖国的利益，希望祖国获得自由，并由人民自己在战后依照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其组织形式；在实现这点以前，将竭尽一切力量支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艰苦的斗争。……

首相致铁托元帅1944年2月25日

我充分了解你的困难，并且欢迎你处理这些困难的精神。

我感谢你了解我的困难。我方第一个步骤是从米海洛维奇那里安全地撤回我们的联络官。此项命令已经发出，但可能要有几个星期才能实现。目前你能否对我保证，假如国王彼得脱离了米海洛维奇和其他奸恶的顾问，而且假定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战后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宪法这点永不变更的话，他是否能获得你的邀请前去参加他的祖国人民的战斗？如果我对这个青年判断不错的话，他最恳切的愿望其过于站在所有的抵抗共同敌人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一边。但你会了解，在我尚未知道他能否依靠你的支持和合作以前，我不能迫使他罢免米海洛维奇，放弃他的政府，以及断绝同塞尔维亚人的所有接触。

我已向国王彼得建议，他应返回伦敦，同我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希望你在反复考虑后，能对你的要求进行修改，这样使我们双方能努力实现南斯拉夫的统一，来抵抗共同的敌人。请向我提出肯定明确的要求而不要有所犹豫。如果目前我不能完全满足你的愿望，请相信，这不是由于对你和你的国家缺乏善意。

※　　※　　※

1944年2月，我向国会说明了一切情况，所述各节如下：

"游击队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极其巧妙的指挥下，既能来去无踪，又能致敌于死命。他们忽南忽北，遍处皆有。德军曾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游击队即使四面被围，每一次都能在重创并困扰敌人后安然遁去。不久，游击队的人数便超过了米海洛维奇将军的部队。投奔铁托元帅的，不仅有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而且还有大批塞尔维亚族人，目前铁托拥有二十五万人以及从敌

人或意大利军队方面夺来的大批武器，这些人现已组成许多个师和军。

"整个运动已经形成并且组织起来，但它仍保留了游击队的特色；倘若没有这种特色，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以这些英勇的部队作为中心和基础，一个民族的、产生统一作用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分子荣幸地成为创始者，但当运动在实力和数量方面增强后，便产生了一种调整和统一的过程，并且增加了民族观念。游击队认为铁托元帅是一个杰出的领袖，而他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不幸的是，而且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些部队同米海洛维奇将军所指挥的部队发生了冲突。米海洛维奇的士兵的活动打乱了他部下的指挥官们同敌人的妥协。他企图镇压他们，于是在同种、同国的人们中间，引起了许多悲惨的斗争和深仇大恨；而他们之所以不幸，则完全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

"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特别注意铁托元帅的运动，并且曾经努力和正在努力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给他援助。我的一个年轻朋友、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迪金上尉，即现已获有功勋勋章的迪金中校，约在一年以前已经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国境，在铁托元帅的总部工作了八个月。某次，他们两人为同一枚炸弹所炸伤，于是成了朋友。当然，这是人民之间的一种友谊关系，但我相信，这种友谊关系在我们自己的私人交往中是建立不起来的。迪金中校的报告使我们对整个斗争及其人物，获得一幅生动的图画。"

※　　※　　※

关于南斯拉夫事件的政治争执，在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人士中间，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双方获得平等利益的和解的机会，也日益减少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4月1日

我认为应该极力促使南斯拉夫国王摆脱他现在的那些顾问人员，因为他们已成了他的累赘，并使他遭受不幸。你知道，我曾料想，这事早在去年年底以前就应办妥。我不知道像现在这样的拖延下去有什么好处。……我始终认为，国王应该同米海洛维奇脱离关系，接受普里奇政府的辞呈，或者将他们撤职；而且他在数星期中没有政府的

话，也不会有多大害处。……我同意彼得国王应该颁布适当的公告。我想我们暂时只能做到这一步。

……我在某处得悉德军已有三个师团奉命撤出南斯拉夫，调去镇压匈牙利；当然，对于铁托的部队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同匈牙利游击队进行联系，并充分利用现在在它北面所发生的局势。

所有这些发展对我们，对铁托都有利，只是对于南斯拉夫国王及其声名狼藉的政府，当然毫无裨益。他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我看他将失去恢复王位的机会，你在备忘录中也已表明了这种见解。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这些问题以来，我们已看到俄国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被派往铁托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直截了当地组成一个由铁托所统治的共产党南斯拉夫，并将攻击与它背道而驰的一切措施都是"不民主的"。

因此，我希望你现在十分迅速地行动起来，为南斯拉夫国王草拟一份妥善的宣言，使他驱除普里奇及其党羽，断绝同米海洛维奇的一切联系，并使国王成立一个权宜的而又不使铁托厌恶的政府。这样，我们在未来的五六个星期中在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方面，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塞尔维亚政治情况复杂，就压制那些愿意或可能被发动起来与游击队并肩作战的军事力量。

差不多到了5月底，米海洛维奇才被撤职。舒巴西奇博士，一位稳健的政治家，被邀组织新政府，他曾任克罗地亚总督，是马切克博士的农民党党员。

首相致铁托元帅（在南斯拉夫）1944年5月17日

由于英方劝告的结果，国王彼得二世于今晨解散了包括米海洛维奇将军在其中担任陆军大臣的普里奇内阁。他现正准备以克罗地亚总督（伊凡·舒巴西奇博士）为首，组织一个内阁或成立一个国务会议。这当然会获得英王陛下政府的热烈赞同。

我们不知道这将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地区产生何种反响。米海洛维奇以总司令的身份，在当地肯定是居于有力的地位。他并不会由于被免去陆军大臣的职务而丧失他的势力。

我们不能预言他的动向。那里还有一大群塞尔维亚有产农民，共约二十万人；他们反对德国人，但具有强烈的塞尔维亚民族情绪；而且很自然地拥有和卡尔·马克思理论相反的农民有产社会的观念。我的

目标在于促使这些力量同你合作，以实现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南斯拉夫，以便将邪恶的希特勒的刽子手和侵略者，从南斯拉夫的土地上驱逐净尽。

对于这些变动应当给以适当的机会，让它循着有利于总目标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共同事业以及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竟然仓促地对这些变动公开指责，我将深为遗憾。欧洲即将发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意大利战事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威尔逊将军向我保证他决心给你大力援助。因此，我觉得有权要求你至少在几星期内不发表任何不利于这种新事变的言论，直至我们能对这次事变交换电文为止。

麦克莱恩准将现正在我这里，他将在三星期内带着他在此间所收集的一切意见前来你处，我希望你至少要等到他回来。

同时，我对你在各条战线上牵制了敌军许多师团，再一次表示祝贺。铁托元帅，你将明了，大战不久即将达到最为激烈的高峰，英美和俄国的军队将对共同的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在这个高潮中，你必须使出最强大的力量。我虽不能保证敌人力量迅速崩溃，但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在24日，我又去信说：

国王已驱逐了普里奇及其党羽，我认为前克罗地亚总督会将某种力量团结在他的身边。我的意见是，这个政府应该暂不问事，且让形势自然地发展。我想，这点确实符合你在我们最初交换的电文中所表示的意见。我正不断地把我们之间所交换的一切意见通知俄国人和美国人。

倘若伦道夫进入你的地区，请转达我对他的慰问。麦克莱恩即将回到你处。但愿我自己也能前来，不过我年纪太大，身体又过重，无法跳伞了。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就此打住。下面再谈谈同样变化多端、但范围更加广阔的其他方面的情况。

第二十七章　对安齐奥的突击

卡西诺前线的激烈战斗--在安齐奥突然登陆--造成重大损失的停顿--凯塞林面临的危险局势--在滩头堡延误战机--对于卡西诺的再度进攻--在安齐奥受挫--我于2月6日向威尔逊将军提出一些问题--我于2月8日致电迪尔元帅--滩头堡的大批车辆--失望和伤亡--2月16日德军竭力企图将我们赶下海去--殊死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凯塞林在3月1日承认失败--我于2月22日向议会报告战局--史末资2月23日的来电--我的复电--德军精锐从法国调往意大利。

在1月份头两周中，我们对"海滨沙石"--安齐奥战役的密码代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同时第五集团军为了转移敌军的注意力并诱使其后备军离开滩头堡，采取了初步行动。为了这个目的，第五集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攻，希望借此渡过加里利亚诺河和拉皮多河，而法国军团则从右翼迂回，威胁卡西诺北面的高地。战斗非常激烈，因为德军显然要阻止我军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这条防线以卡西诺为中心点，是它们的纵深防御地带的最后阵地。它们在这些岩石重叠的群山之中，使用大量的钢骨水泥，建立起一个壁垒森严的巨大防御系统。从设在高处的监视哨可以用炮火控制下面山谷中的一切行动。

第五集团军在隆冬严寒中进行了初步的袭击以后，于1月12日展开了它们的主要攻势，而法国军团则从北部侧翼向前推进了十哩。三天以后，美国第二军占领了利里河前面的最后屏障特罗基奥山，渡过这条河后，又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未能守住。这时，英国第十军渡过了加里利亚诺河下游，夺取了明图尔诺和卡斯特尔福特的外围，但在企图继续向北推进时却受阻了。它的右翼部队也未能占领圣安布罗吉奥。

然而所有这些行动，对于敌军却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使它对于它靠海的脆弱的侧翼即将遭到的威胁未加注意，并使它从后备部队中抽出三个精锐师来挽回局势。敌军攻打英国第十军，但不能迫使它后退。21日下午，驶往安齐奥的船队在我方飞机的掩护下顺利出发了。这时的天气对于隐蔽前进的船队非常有利。我们对敌人机场，特别是在佩鲁贾的德国空军侦察机基地的猛烈轰炸，使许多敌机不能起飞。

凯塞林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将军生动地叙述了当时德军总部方面的情况：

1月21日，德国情报署署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来到集团军群总部，我们敦促他谈一谈他可能掌握的关于敌军企图登陆的任何情报。我们特别要知道关于航空母舰、战列舰和登陆艇的情况。卡纳里斯不能叙述详情，但认为不必担心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新的登陆行动。他的看法确实如此。这时，不但空中侦察，而且德军的反间谍行动也都几乎完全停顿了。卡纳里斯离开了总部几小时以后，敌军就在安齐奥登陆了。①

①维斯特法尔：《被围的军队》，第240页。

※　　※　　※

我抱着紧张的，但我相信是克制的激动情绪，等待这次重要袭击的结果。

我致电斯大林：

1944年1月21日

我们对于守卫罗马的德国军队已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关于这次进攻，我在德黑兰时曾和你谈过。看来天气的条件是良好的。我希望不久会告诉你好消息。

不久，我便得悉，美国卢卡斯将军指挥的第六军已于22日晨二时在安齐奥海滩登陆，美国第三师在该城南面登陆，而英国第一师则在北面登陆。它们很少遇到抵抗，实际上没有伤亡。到了半夜，三万六千人和三千多车辆都已登陆。当时在场的亚历山大发来电报说，"我们的进攻几乎完全出乎敌人意外。我强调派遣具有强烈打击力量的流动巡逻队大胆地向前推进同敌军接触的重要性，但至今尚未接到关于它们的活动的报告。"我对此完全同意，回电说："对你发来的各项消息，表示感谢。你采取攻势，而不死守滩头堡，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　　※　　※

但这时却发生了祸事，使突击的主要目标遭到彻底的失败。卢卡斯将军专心致志于占领滩头堡，并使装备和车辆登岸。指挥英军第一师的彭尼将军迫切地希望向内地推进，然而，他的后备旅却同第六军团留在后面。22日和23日进行的战斗，全是指向奇斯泰尔纳和康波莱

奥尼两地的小规模试探性的进攻。这支远征军的司令没有总的前进意图。截至23日晚，整整两个师和它们的附属部队，其中包括两个英国突击队、美国突击队和伞兵部队，连同大批辎重已经登陆了。滩头堡的防御工事虽在增强，但是我们曾经尽了极大的努力所造成的这个机会却已失去了。

凯塞林对他面临的危险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的大部分后备军已经派往卡西诺前线同我军作战，但他调集了一切可能的队伍，在四十八小时内，聚集了大约两个师的兵力来抵抗我军的继续前进。

德国维斯特法尔将军，对于完成上述部署的措施所作的评论是很精辟的。

当敌军在罗马南面登陆时，我们除了附近的某些海岸炮兵外，只有两营兵力。……当天，附近没有其他的部队可以调来抵抗敌军。通往罗马的大道是敞开的。倘若一支大胆的先锋部队要进入这座圣城，谁也拦截不了。敌军登陆后的头两天，局势真是千钧一发。直到两天以后，德军的反击措施才产生效果。道理何在？1943年12月，［德国］集团军群发布了一项适用于意大利全境的全面紧急计划，其中规定了调动什么部队和纵队，到敌人可能进行登陆的地点进行阻击，并确定了他们经过的道路和调动时间，以及所担负的任务。只要发出"理查德案件"的代号，就可以执行这些预定的计划。

尽管亚平宁山脉的道路已经结冰，大部分军队事实上还是在规定日期以前到达了指定地点。德国最高统帅部又从法国、南斯拉夫和本国调遣军队前来支援。……敌人却出乎意外地按兵不动。他们显然是在忙于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样我们就得以建立一条面对敌军的新战线。这条战线由第十四集团军的总部指挥；该集团军此前一直驻扎在意大利北部，指挥它的是冯·马肯森将军。①

①维斯特法尔：《被围的军队》，第242页。

对于凯塞林的侧翼造成的威胁，却没有削弱他对我们在卡西诺的进攻进行抵抗的决心。根据24日缴获的希特勒的命令，德军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

必须用一切代价来保卫古斯塔夫防线，这场保卫战的完全胜利将会产生政治影响。元首希望以最激烈的斗争来防守每寸土地。

他的命令确实是照办了。

※　　※　　※

25日，亚历山大报告说，滩头堡相当巩固。美国第三师距奇斯泰尔纳四哩，英国第一师距康波莱奥尼二哩，在整个战线上双方不断地发生接触。27日传来了严重的消息。两处地方都未得手。警卫旅已击退步兵和坦克队的反攻，向前挺进，但仍距离康波莱奥尼约一哩半，而美军仍在奇斯泰尔纳南面。亚历山大称，他和克拉克将军对前进的速度均不满意，克拉克准备立即到滩头堡去。我复电说：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1月28日

获悉克拉克将视察滩头堡，十分欣慰。倘若你们的军队被封锁在那里，而主力部队又不能从南面推进，则形势不妙。

然而，事态的发展恰恰如此。

※　　※　　※

与此同时，我们对卡西诺阵地的德军继续进攻。英国第十军将敌方增援部队的主力引到它的前线，然后决定向更北的方向进攻，以便夺取俯瞰卡西诺的高地，从那个方面来包围这个阵地。进展很顺利。美国第二军在卡西诺的上方渡过了拉皮多河，而法国军团则在其右翼并肩前进，夺取了卡斯特隆山和科勒马约拉。他们从那里向南进攻修道院山，但德军已获得增援，并且疯狂地坚持抵抗。2月初，第二军的实力已经耗尽。亚历山大将军决定需要生力军来恢复攻势。他已命令从亚得里亚海岸第八集团军调出三个师，组成一个新西兰军，归弗雷伯格将军指挥。事实上，原想用反攻将敌军紧紧困在其前线的第八集团军，却被迫调遣不下于五师的兵力来支持在西海岸的激烈战斗，并且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不得不保持守势。

在两条战线上，更猛烈的战斗显然已迫在眉睫，因此需要补充更多的军队。波兰的第三喀尔巴阡师预定在2月初开到主要战线。威尔逊将军已使驻扎在北非的第十八步兵旅和第一警卫旅待命开拔。1月30日，美国第一装甲师已在安齐奥登陆，美国第四十五师正在途中。这一切均需在障碍重重的海滩上进行，或是通过狭小的渔港。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电称，"目前的形势同在马拉喀什时所设想的使用两三个师进行闪电式的突进相距甚远，但你可以相信，海军将不遗余力地为胜利奠定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此项诺言得到了充分实现。

※　　※　　※

当卡西诺的战斗正在高潮时，1月30日，在安齐奥的第六军初次进行了猛烈的进攻，获得了某些进展。但美国第三师未能夺取奇斯泰尔纳，而英国第一师也未能攻下康波莱奥尼。在滩头堡，已有四师多人登陆。但是，尽管我方空军轰炸其交通线，德军仍能迅速而有力地增援兵力。八个师的主力部队盘踞在他们已获得时间加以巩固的阵地上与我们对峙着。我们所占领的营地拥挤不堪，受到了敌方炮火的困扰，而我们停泊在海滩旁的船只在夜间空袭下也受到了损失。2月2日，亚历山大再度视察战场，向我作了详细的报告。德军的抵抗已经加强。在奇斯泰尔纳面对美军第三师的抵抗，以及在康波莱奥尼面对英国第一师的抵抗，变得特别猛烈。在攻陷这些据点以前，不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攻势。在过去两三天中，第三师在夺取奇斯泰尔纳的战斗中竭力奋战。士兵们已经疲劳，然而距离该城仍有一哩左右。第一师的一个旅正守住康波莱奥尼火车站，但他们处在一个十分狭长的突出阵地，遭到"来自三方面的各种射击"。亚历山大最后说："我们不久将要进行一种配合得当的全力突击，以便达到我们切断敌方主要补给线的目的，我已为此下令准备计划。"

在亚历山大的命令还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以前，敌军在2月3日发动了反攻，冲进英国第一师的突出阵地，显然这只是将来更激烈的战斗的前奏。威尔逊将军在报告中说，"突出阵地的沿线已被封锁，我们在里边的军队不能再前进了。"

从下列电文中，可以看出我对安齐奥战役的几个特点颇为忧虑：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在阿尔及尔）

和地中海总司令1944年2月6日

在战事方酣之际，我不想增加亚历山大将军的精神负担，同时对于美国三军参谋长们提出的询问，也毫不感到意外。你应该说明下列三点。第一，为什么不按照规定，在安齐奥使用第五○四团伞兵；为什么现有的英军伞兵旅在前方被当作普通步兵使用？第二，为什么不在无抵抗的登陆后的十二或二十四小时内试图占领高地，或至少占领韦莱特里、康波莱奥尼和奇斯泰尔纳等城市？第三，是美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德方撤退军队抵抗登陆的同时，不在主要战线上采取猛烈的攻势？

2．我在早先给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文中，曾提出上述各点供其参考，特别是对于继续采用营、连甚至排的兵力反复进行小规模的进攻表示反对。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不希望亚历山大将军为了答复并解释已成陈迹的问题，而对正处在高潮的战争有所分心。

威尔逊将军答复说，由于克拉克将军在最后一刻的决定，第五○四伞兵团经由海运而非空运。同时，由于缺少步兵，便将英国伞兵派往前线作战。至于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答复说，上级并非没有督促，在最初的四十八小时内，亚历山大和克拉克曾亲临滩头堡促使发动进攻。卢卡斯将军虽然完成了突袭的任务，但未能利用有利形势。这是由于他的"萨勒诺心理"在作怪--即认为作为胜利的前奏，首要的任务在于击退敌方不可避免的反攻。在美国第一装甲师的战斗队到达以前，他对此项任务没有把握。威尔逊说，攻击行动进行得太慢了。他对在拉皮多河上和卡西诺附近突破主要战线的困难，也作了解释。

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忧虑亦有同感，于是我将这份报告附以下列意见转送华盛顿：

首相致迪尔元帅（在华盛顿） 1944年2月8日

这份报告是否应转给马歇尔将军，由你酌情处理。……

我的意见是，上级司令不应"督促"，而应"命令"。

所有这些使我失望，然而，如果大量敌军开到意大利南部作战，从而远远离开其他战场，这也非常有利，而且我们极需继续不断地和他们交战，即使是一种消耗战，也胜于站在旁边观看俄军作战。关于如何避免上述情况，我们也应吸取许多教训，这对"霸王"作战计划是有价值的。

※　　※　　※

坎宁安海军上将关于登陆艇的实际行动甚至超过了他的诺言。现在我坦率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首相致地中海总司令 1944年2月8日

请分别以七天与十四天计算，将在安齐奥登岸的车辆总数见告。如果可能而又不过分费事费时的话，请把卡车、大炮和坦克的数目区别开来计算。

答复迅速而又使人惊讶。截至第七天为止，共有车辆一万二千三百五十辆登岸，其中坦克三百五十六辆；至第十四天为止，共有车辆二万一千九百四十辆，其中坦克三百八十辆。这个数字表示坦克登陆艇的运输共计三百十五船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随同坦克登陆艇往返的四千辆卡车以外，至第十四日为止，约有车辆一万八千辆在安齐奥滩头堡登岸，以便为数达七万人的军队服务，其中当然包括驾驶员，以及车辆修理和保养人员。

2月10日，我复电说：

对你提供的材料，深为感激。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员在这个狭窄地区驾驶或保养一万八千辆卡车？我们一定会有人数极多的驾驶员。敌方步兵人数超过我们，使我极为惊讶。请将我军去桥头堡的最近给养情况报来。

同一天晚些时候，接到了更多的报告。威尔逊将军说，由于气候关系，我们的空袭无法进行。英国第一师在沉重的压力下被迫撤退，亚历山大正设法援救。

所有这些情况在国内和美国引起很大失望。当然，我并不知道卢卡斯将军接到了什么命令，但是基本原则是冲上前去与敌人交锋，而他的意见似乎自始就违反了这个原则。如同我当时所说的那样，我曾经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却只是一只搁浅的鲸鱼。截至第十四天为止，我们为了供应七万人员，便在岸上聚集了一万八千辆车辆，或者将驾驶员和修理保养人员包括在内，每辆也不满四人，而它们取得的进度也未超过十二或十四哩--这种情况是惊人的。在战斗力方面，我们显然仍比德军强大。但敌军在现场上从容不迫地调遣部队，并且迅速地填补被迫在南战场留下的岌岌可危的缺口，这给人以深刻印象。所有这些都为"霸王"作战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材料。

我致电亚历山大：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2月10日

……我觉得你可能因为广泛地与美方人员打交道，而不愿坚持你的权力，所以便·督·促前进，而不是·命·令前进。但是你却有充分权力对他们发号施令；我从美国最高当局方面得到保证，他们是希望他们的军队接受直接命令的。他们说，他们的陆军是按照普鲁士的原则，而不是按照更温和的英国原则组成的，美国司令们希望接受切实的命

令，他们会立刻遵守。因此，你在发布命令时应该像对我们自己的士兵一样，不要犹豫。美国人是很好相处的，环境顺利与否，他们并不计较。

亚历山大在2月11日复电说：

开头原来充满希望的战役的第一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敌人能够迅速集结充分的兵力来稳定他们的万分危局。目前战役已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牺牲来粉碎敌人的反攻，然后重整我们自己的部队，恢复攻势，突入内陆，并切断从罗马通往南部的敌人交通线。我当极力实现这个目标。第六军三十五个营的伤亡数字如下：截至2月6日止，英军阵亡二百八十五人；负伤一千三百七十一人；失踪一千○四十八人。截至2月9日止，美国阵亡五百九十七人；负伤二千五百○六人；失踪一千一百十六人。这些数字包括九个突击营的损失数字。人员损失总数为六千九百二十三人。对你在电文末尾给我的诚恳的指示，十分感激。你和国内所有人士感到失望，我对此是完全了解的。我十分希望和愿意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

※　　※　　※

2月16日，敌人开始了预料中的大规模反攻，企图在安齐奥把我们赶回到海里去。当时，敌军使用四个师以上的兵力，配备四百五十门大炮，从康波莱奥尼直接向南突进。在进攻前，德军向部队宣读了希特勒的特别命令。他要求必须在三天以内把我们滩头堡的"脓疮"切除。敌人进攻的时机，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相宜的。因为从卡西诺前线调来的美国第四十五师和英国第五十六师正在援救我们英勇的第一师，而第一师不久便又能全力投入战斗了。我方战线被打开一个深入而危险的楔形缺口，而我们的战线已被迫退回到原来的滩头堡。自从我方防守滩头堡的兵员全部登陆以后，敌人的炮火一直进行骚扰，现在更是空前猛烈。情况是千钧一发，后退是毫无余地。敌人如果再稍微前进一步，就不仅能使用远程大炮对趸船和船舶进行困扰性的轰击，而且能用野战炮织成一个真正的火力网，封锁一切来往运输。我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不抱幻想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以前我们是命途多舛，然而现在由于英美军队英勇的背水一战，竟获得转机。在希特勒规定的三天期限以前，德军被迫停止了进攻。

这时，敌军的突出阵地，受到我军的侧击；

我们又使用所有大炮进行轰击，凡能起飞的飞机也对之进行轰炸，将敌人的突出阵地削除了。战斗激烈，双方损失重大，但我们打胜了这生死存亡所系的一仗。

2月底，希特勒企图再次发动进攻--这是因为他的意志力在起作用。东翼方面的美国第三师受到德军三个师的进攻。这三个师由于上次的溃败，元气大受损伤。美军顽强地坚守阵地，德军的进攻在一天中就被瓦解，死伤二千五百余人。3月1日，凯塞林承认了失败。他使安齐奥的远征受到挫折，但未能将它粉碎。我电告罗斯福总统：

在安齐奥滩头堡战役中，你们的部队，特别是美国第三师战果辉煌，我谨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每当我想到我们的军队在多次猛烈的战斗中并肩作战，而这些著名的战绩将给我们的历史增添令人鼓舞的一页时，我总是深为感动。当然，我曾为没有多少后退余地的滩头堡捏一把汗。现在双方都已投入很大的力量，僵持局面也将长期存在，但我确信，我们将在这里和卡西诺将取得胜利。

※　　※　　※

1944年2月22日，我向下院作了报告，①其中对安齐奥战局作了恰如其分的陈述。我谈到了当时可能谈到的各种情况。

①参阅本卷第420页。

"在完全不能判断冬季气候以及无法了解敌方防空力量的情况下，派遣这支巨大的军队到海上去--第一批有四五万人--确非易事。这次战役本身是联合作战的一个范例。登陆实际上未遇到任何抵抗，然而，后来的情况却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希望或计划发展的。一支大军终于完成了登陆，备有大量的大炮、坦克以及好几千辆车辆；我们向内陆挺进的部队与敌军发生了接触。

"德军对于这次袭击的反应是惊人的。希特勒显然决心要用在斯大林格勒、突尼斯以及最近在第聂伯河弯曲地带所表现的那种顽抗性来保卫罗马。从法国、意大利北部和南斯拉夫迅速调来的德国军队不下于七师之多，他们决心要消灭桥头堡并把我们赶下海去。双方发生了持久而又极其激烈的苦战。这时，在南面的美英第五集团军也全力向前推进。在那边又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希特勒决定派到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多达十八个师，连同他们的保养部队，共有五十万人左右，并决定在意大利开辟巨大的第二个战场。从广泛的战略意义看来，盟军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并非不欢迎。除非我们对俄国人袖手旁观，否则我们总要在某些地方同德军作战。这次在意大利的消耗战牵制住一批部队，使他们不能用于其他较大战役中，这对于其他较大的战役来说，是一个有效的序曲。"

※　　※　　※

史末资将军次日打电报给我，言词间充分表现了他的广阔的见识。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1944年2月23日

你对于英国在大战中的努力，作了很精辟的报告，这将使世界舆论得到深刻的印象。报告提供了很多没有被人们普遍了解的新事实，恰与俄国的辉煌战绩相媲美。它也冲淡了我们的宣传所造成的一种片面印象：同俄国势如破竹的胜利相比，我们自己在缅甸和安齐奥显得软弱无能。我自己不了解我们在安齐奥滩头堡的战略，我认为这个阵地应与卡西诺战线相联系，其目的在于粉碎意大利南部山区德军的抵抗。现在我方处于一个孤立的袋形地带，并未接触到敌军的南部主要战线，而本身却四面受敌，不能缓和我们在南方所受到的压力。

你强调了我们空军在摧毁德国战争资源的根据地以及替未来西方战场奠定最良好的基础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这就使这个战场又恢复到它应有的比重。但我本人不准备对这个战场进行过分的宣传，因为它可能给我们引起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东线德军的退却，不只是因为俄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以及我们将德国空军从东线吸引过来，而且，也许还因为德军调回了大批战略后备军来对抗我们在西方对它的威胁。在敌人对我们充分戒备的战场上，我们即使不遭受挫折，也会遭到严重的障碍，而且也必然会遇到使我们大失所望的事件。

德方计划可能是要在西方有效地阻击我们，然后赶忙回到东方去阻止俄军突入德国，俄军突入德国，一定是敌人最害怕的。假如德军的计划并不如此，我便无法理解他们的战略--在意大利，对我们顽强作战，寸土必争，而在东线，却让俄国获得这样的胜利。

我们的宣传现在应该集中报道我们的空军对德国的攻势，而不要过分宣传我们的西方战场。我深信，这点甚至比俄国在陆上获得的胜

利更有深远的影响。

假如需要征集任何后备军的话，请勿忘记，现已经过良好训练而驻扎在埃及的第六南非装甲师。它们只需要再得到一些运输工具，便能在适当的战场上表现出良好的战绩。

我在答复此电中所表示的意见，至今未曾改变：

首相致史末资元帅1944年2月27日

承你来电，深为感谢。我在迦太基和马拉喀什举行会议期间，尽力排除困难，使这次在安齐奥的大规模两栖战役健全地组织起来。我个人的努力并未涉及到作战的指挥方面；此类事宜，在司令们一旦在预定地点安全登陆后，实际上当然应完全听凭他们处理。亚历山大在同我举行的历次会谈中，都认为这次战役的关键是以最高的速度夺取阿尔本山，为此目的，我能从美国调到第五百零四伞兵团，尽管当时由于"霸王"作战计划，它已接到撤回的命令。但到了最后一刻，克拉克将军决定不调用这团伞兵；而曾在萨勒诺以指挥一个军作战而成名的五十五岁的美国卢卡斯将军，似乎胸有成竹，认为必须不惜一切牺牲来应付反攻。结果，虽然当我一接到顺利登陆的消息，便立刻指示亚历山大，应采取攻势，而不宜固守桥头堡，然而整个计划却停滞不前。不待说明，对后勤方面的估计，结果证明是偏高了，要求的数量打得太宽。原定供应五万人的计划现在供应十七万人还绰绰有余，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由于徼天之幸并且经过苦心筹划而获得的良好开端，似乎轻轻放过了，这当然使我极感失望。然而，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态，毫不后悔。这样一来，德方现在至少已将八师多人调到意大利南部，所以总共那里已有十八个师。我们尽可能地将较多的德国师团调离"霸王"作战计划的战场，而在其他地点将它们牵制住，这样今年整个春季在意大利的艰苦战斗，就成为主要战役的一个理想的序幕和伴奏。这对于"霸王"作战计划的胜利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我们曾经希望为了配合登陆，要从卡西诺前线向北大举进攻。我们确实有过这种计划，但未实现，因为经过卡西诺，沿利里河河谷而上，显然有极大困难。当然，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使这两支部队会师，下一场戏的幕布随时可能揭开。一位声望极高的年轻的美国师长

特拉斯科特，现已接替卢卡斯的职务。我对亚历山大的信任丝毫未变。

在国内，此间一切都很好，虽然小人物更加活跃，然而，他们的窃窃私议不久将被雷鸣般的炮声所淹没。

我确实很希望和你见面。将来到重要的时刻，你将在我的身边，这使我很高兴。

※　　※　　※

这就是安齐奥战役史的始末；这个故事当中，有上好的机会，也有希望的幻灭；有我方精心筹划的开头，也有敌人迅速恢复失地的努力，以及双方的英勇精神。我们现在知道，在1月初，德军最高统帅部曾企图从意大利抽调五个最精锐的师团到欧洲的西北部去。凯塞林提出抗议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再能够执行在罗马南面作战的命令，势必要撤退。正在激烈争论时，发生了在安齐奥的登陆。德军最高统帅部放弃了这个意见，非但不从意大利前线抽调军队前往欧洲西北部，而且采用了恰恰相反的步骤。希特勒对他的第十四集团军未能将盟军驱逐入海，大发雷霆。在他们2月16日的反攻以后，他命令包括在意大利作战的各军种、各军阶的二十名军官的一个特选的代表团当面向他报告前线情况。这样的事例在这次大战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维斯特法尔将军评论说："他最好是亲自到前线来一趟，那样他会相信，盟军在飞机大炮方面确实占有优势。"

对于当时改变计划的一切情况，我们都毫无所知。但它却证明我们军队在意大利所采取的攻势，特别是安齐奥攻势对于"霸王"作战计划的成功，确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在本卷中将看到它在解放罗马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卡西诺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巴多格利奥元帅的政府陷入窘境--我和罗斯福总统关于此事的来往电文--2月22日我在下院发表关于意大利局势的演说--轰炸卡西诺的修道院--恶劣的天气造成了敌我僵持局面--和罗斯福总统讨论意大利政局--俄国人承认巴多格利奥政府--意大利战役停滞不前--亚历山大令人信服的解释--英美关于"霸王"、"铁砧"两个计划和意大利战役的争执--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威尔逊将军的意见--4月16日我给马歇尔将军关于军事形势的电文--翁伯托太子担任摄政--盟军新攻势的前奏。

意大利政局呈现的艰危和混乱状态，在新的一年中更加严重了。墨索里尼的影子共和国受到德国方面日益沉重的压力。在意大利南部，围绕在巴多格利奥左右的统治集团受到国内阴谋的打击，又受到英美舆论的蔑视。首先起来反扑的是墨索里尼。

他逃出罗马，到达慕尼黑，见到了他的女儿埃达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他们俩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亡命出奔。齐亚诺在法西斯党大委员会举行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他的岳父，但仍希望依靠他妻子的影响，同他的岳父言归于好。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确已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因为他在齐亚诺一家到达时，已将他们软禁起来。墨索里尼对于背叛法西斯的叛徒，特别对齐亚诺迟迟不愿惩办，也许是希特勒在这个紧急关头鄙视他的伙伴的主要原因。

直到"萨洛共和国"日益衰微的力量急剧下降，而它的德国主子又表示忍无可忍时，墨索里尼才同意发动一次有计划的复仇狂潮。所有那些曾在7月间投票反对他的旧法西斯政权的领袖们，凡能在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到的，都在1943年底在维罗纳的中世纪城堡中进行审判，其中有齐亚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判死刑。尽管埃达恳求并要挟，墨索里尼却无法予以赦免。1944年1月，这批人，不仅包括齐亚诺，而且还有曾与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七十八岁的德·邦诺元帅，都在叛徒的罪名下被处死--他们被绑在椅上，背后受到枪击，英勇地死去了。

齐亚诺的下场，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中的各种特色完全一致。墨索里尼屈服于希特勒的复仇的要求，徒然为人们所耻笑，而这个分崩离析的轴心的遗骸--煞是凄凉的新法西斯共和国，却仍在加尔达湖畔勉强支撑着残局。

※　　※　　※

在意大利南部，巴多格利奥继续遭受曾经反对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对党残余分子的困扰。他们从去年夏季以来形成了一些政治集团，不但迫切要成立一个他们能够参加的范围较广的政府，而且企图废除君主制度；他们宣称，这个制度由于长期默许墨索里尼篡夺政权，已不孚众望。在美英两国，他们的活动日益获得公众的支持。1月间，在巴里举行了六个意大利政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含有这样意义的决定。

因此，我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2月3日

我热切地希望，至少在我们两国军队目前进行的大战还未能使我们占领罗马以前，我们准许意大利现存政权继续执政。我深信，如果目前要更换意大利国内现存的这种政权，并企图从毫无实力的政治党派中另行组成新政权，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困难。而且，这些党派一旦参加政府，它们为了博得意大利人民的信任，将感到需要采用远比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敢于采用的更强硬的方式来维护意大利的利益。我认为，如果巴多格利奥也插手进来，则更为不幸。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反对意大利国王的行动可能对意大利海军产生巨大的影响。大批英美军队正在流血牺牲，因此请你着重从军事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他的复信重新给予保证。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2月11日

我已指示国务院，对意大利现存政府，在目前切勿采取任何行动，以免使其现状发生任何变化。等到我们在意大利战役中的军事形势充分好转，我们能够应付那些目前协助盟军的意大利人发生反叛这一危险时再说。

然而，我认为你和我应将这一步骤仅仅看作是给这两位老先生的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我进一步阐述了我的见解：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2月13日

关于我们应在占领罗马以后再研究全局一节，我完全同意。我们目前尚未到达该地。纪念林肯诞辰的庆祝活动使夜想到在到达福克斯河以前，不要讨论渡河问题。

现存政权是意大利的合法政府，我们曾同它缔结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意大利海军投诚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意大利陆军和空军同我们并肩作战。目前这个意大利政府在听从我们指挥方面，将远胜于我们煞费苦心所能组成的任何其他政府。另一方面，它对舰队、陆军军官以及其他武装的控制，也比从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党中组成的政府更有力量。何况不论就选举或任命来说，上述政党均毫无地位。一个新的意大利政府势必要用跟我们对抗的办法，来树立他们在意大利人民中间的威信。它很可能设法拒不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至于要它在不引起叛变的情况下，将一部分意大利舰队移交俄国，我很难设想它会这样做，而且即使它这样做，它的命令在意大利海军中也不会生效。因此，我希望到时候我们再一同商量。我完全支持国务院对达尔朗问题的处理。现在国务院人士似乎对于那次事件表示后悔。回顾起来，我认为此事当初的处理是得当的。由于这个事件，数千名英美士兵才能活到今天，并且使我们获得了达喀尔，而当时若要攻占达喀尔，我们是抽不出大批军队的。……

我接到霍普金斯的来信。他富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他身体衰弱并需再动手术，这使我不胜悬念。倘能将他的任何消息见告，十分感谢，因为我认为他在十二武士①中占有重要地位。刚才获悉他的儿子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阵亡的噩耗。

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健康情况能否容许他知道这一消息，因此请你转达。

①按指公元八九世纪法兰克王查理大帝部下的十二武士。--译者

由于总统和我在主要问题上已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我在2月22日向下院发表的演说中，对意大利的政局作了说明：

"意大利的战争将成为一场艰苦的持久的战争。我还不敢相信，目前在意大利所能成立的任何其他政府，能同样使得意大利的武装部队服从命令。如果我们在目前战役中，像我坚信不移地那样，获得了胜利并进入罗马，我们将自由讨论意大利的整个政治局势，而且届时将有很多目前尚未具备的有利条件。只有在罗马，才能最妥善地组成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意大利政府。但这样组成的政府，对于盟国是否能像目前的组织那样有利，我很难预测。当然，这种政府可能对于向它提出的有利于盟军的要求，在它敢于尝试的范围内将会尽量抗拒，企图以此来巩固它在意大利人民中间的地位。然而当战事方酣、胜负未卜的时候，进行摇摆不定的变革，实非我的意愿。当你必须手持一把滚烫的咖啡壶，在你还没有把握得到另一把同样合适可用的咖啡壶以前，或者至少在手边确实没有一块抹布以前，最好还是不要折断壶把。

"两星期以前聚集在巴里的意大利各个政党的代表当然热望组成意大利政府。但在目前的意大利国王逊位或其继承人邀请他们执政以前，他们不具有选举所赋予的权力，当然更没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他们对于目前同我们一起作战的意大利武装部队是否拥有任何有效的权力，也很难肯定。意大利在贫穷灾祸的重压下已经奄奄一息。粮食缺乏；运粮船只由于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断扩大已被征调一空。我估计，今年盟国方面已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船只，但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调来的每一艘船只均被征用，因此运输船只仍感不足，运粮还是困难。

"如果认为意大利的这种政治条件或政治势力，能像在未经战败的国家内，或像在未受战争破坏或法西斯长期统治的压制下的国家内那样健全地发生着作用，则是一个错误。只有在我们占领了这个都城以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如何处理这种局面，同时也可以掌握更多的办法相机行事。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和美国政府暂时商定的政策是争取罗马战役的胜利，待占领该地后，再决定新的步骤。"

※　　※　　※

2月15日，对卡西诺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是从对修道院的轰炸开始的。①修道院所在的高地，俯瞰着拉皮多和利里两河的汇合处，是德军整个防线的中心点。该地已经证明是一处防御巩固、不易攻占的

障碍。在两旁遍处是炮火痕迹的峭壁的顶端，就是那所著名的建筑物，它在过去年代的战争中曾几遭洗劫与毁坏，事后又经重建。现在是否应再予破坏，颇有争论。修道院并未住有德军，但敌军的堡垒同修道院本身的建筑物却无法分开。修道院控制着全部阵地。在那里指挥作战的军长弗雷伯格将军当然希望先用空军进行猛烈轰炸，然后再用步兵进攻。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勉为其难地去向亚历山大将军请求批准，获得了许可，后者对此事负责。因此，在2月15日对僧侣提出充分警告后，投掷了四百五十多吨炸弹，给该修道院以重大的破坏。外面高大的城垣和正门仍巍然屹立。轰炸的结果并不良好。德军现在可以尽量以各种借口来利用废墟上的残垣断壁，因而使他们获得甚至比建筑物完整时更好的防御机会。

①参阅第526页后面的地图。--译者

最近在修道院的北面山脊接替美军的第四印度师，担负了进攻的任务。它们奋战两天两夜，企图夺取坐落在它们阵地和修道院山地之间的小山，但未得手。2月18日夜间，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战争十分激烈，我们攻上小山的士兵全部牺牲。当天深夜，一个旅从小路抄过小山，直接向修道院进攻，结果发现所到之处是一个满布地雷的深谷，并处在距离极近的敌人机枪的控制下。这个旅在这里损失惨重，被迫中止前进。当这场激烈的战斗在新西兰师前面的高地进行时，这个师成功地渡过了正在卡西诺镇下面的拉皮多河；但在它们的桥头阵地稳定以前，遭到德军坦克的反攻，又被迫退回。正面进攻卡西诺已经失败了。

3月初，因气候关系，战争停顿下来。导致拿破仑失败的第五个因素--道路泥泞--使双方停滞不前。我们不能突破卡西诺的主要阵地，德军也不能在安齐奥驱逐我们下海。双方作战人数不相上下。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意大利有二十个师，但美军和法军都损失严重。敌军在罗马南面有十八或十九个师，在意大利北部有五个多师，但它们也已精疲力竭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希望能越过安齐奥滩头阵地再向前进，而在卡西诺敌方阵线被突破以前，也不能希望我们两支独立的队伍提早会师。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使滩头阵地真正稳固，休整并增援部队，储藏物资，来抵抗实际上的被围并积蓄力量以便最后出击。由于许多

登陆艇必须在本月中旬拨归"霸王"作战计划使用，时间是不多了。登陆艇的调拨已适当地推迟，但无法再拖延下去。海军已竭尽全力，其成绩值得赞扬。以前每日平均靠岸的船只吨位达到三千吨；3月初旬，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多。我在密切注意着这种进度。

3月12日，我提出问题："现在桥头阵地上的领口粮人数共有多少？从最初登陆之日起，上岸的车辆已有多少？粮食弹药的储备量可供多少时间之用，是根据什么基础来计算的？"

亚历山大将军答复说：领口粮人数计有：美军九万零二百人，英军三万五千五百人。各种车辆业已上岸的约有二万五千辆。他又列举粮食、弹药和汽油供给量的详细数字。存量不多，但情况正在改善。

几天以后，维苏威火山猛烈爆发了。那不勒斯机场的对外交通部分地停顿了数天，但港口运输仍在进行。3月24日，海军总司令接到报告说："那不勒斯那边所有港口的运输虽每年计一千三百万吨，而维苏威火山每天喷出的熔浆估计为三千万吨。我们对上帝的这种行动只能是赞美。"

※　　※　　※

当我所叙述的战斗正在进行时，巴多格利奥遭到了政治围攻。罗斯福由于舆论大哗，被迫出面支持意大利政府的重大变动。他建议，我们可以对舆论的压力表示让步。

我打电报给他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8日

来电使我甚为不安。你在2月11日对我的意见已表示同意，但来电所谈各节与此完全背离；你在［后一份］电报中，曾恳切重新保证"事情业已说定"。我根据当初的这种保证，已向议会作了声明。

我考虑再三，终难相信现已发生任何新的重要事实，或者盟军在根据"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而占领的地区内已无力维持秩序。倘若对于［局部的］煽动表示让步，特别是对那些官迷心窍的政客集团插进来进行的威胁让步，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意大利设立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政府：它得不到武装部队的服从，然而却能对盟国分庭抗礼，借此极力博得意大利人民的信赖。事实上，我们将遇到另一个更难驾驭的戴高乐委员会类型的政府。同时，在进行一

场动人心魄的战斗的时刻，我们势必要抛弃力求将功赎罪、正在尽可能援助我们的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的有用政府。

我愿意承认，你所建议的方针更会受人欢迎，至少可以得到暂时的成功，但我确信，胜利的征服者像这样被一部分战败的人民强制采取行动，却是不幸的。同时在你我之间以及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发生明显的公开分歧，也是不幸的。关于达尔朗事件，我曾给你和国务院以忠诚有力的支持。鉴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即将到来的各种重要的战斗，我们两国政府更需要在现在采取一致的行动。

同一天，他的复电鼓励我相信我们并无分歧。"我的最高愿望是，"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你我应完全协调地继续合作。我们在时机方面，看法也许有所不同，但这类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在重大的目标，例如自决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舆论的压力依然如故。同六个反对党派进行谈判的意见，获得阿尔及尔方面最高总部的支持，威尔逊将军将这种意见电告华盛顿和伦敦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他为两个国家服务，因而有权这样处理。然而，我的意见仍未改变；战时内阁中的同僚们在了解事件的始末以后，对我的意见也大体上表示同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13日

我担心，如果我们在现阶段逐出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只会使军队的任务更加复杂。据我了解，苏联的意见也是如此。他们当然是很讲实际的，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意大利，但在具备一切条件进行过激的解决办法以前，利用一下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或许符合他们的利益。我可以向你明确地说，我也考虑到这种危险性。我的意见仍然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同时考虑民主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人士的意见，并从那里物色代表人物。当然，假如我们不能在几个月内占领罗马，我们势必要早一点采取行动，但提前采取行动便不具有我们在占领意大利首都以后所具有的有利条件。等到占领了罗马，我们才有更良好的机会，来找寻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

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使我失望。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3月13日

如果以前的电文未说清楚，十分抱歉。我从未有意向你表示同意在占领罗马以前，暂不作出各项政治决定。自从前次交换函电以来，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已有了迅速的发展，而军事形势却不相适应。占领罗马仍然遥遥无期，现在必须采取重大的政治决定。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是不愿意被迫对我们意大利朋友采取严厉的步骤的。在目前情况下，总司令和他的英美政治顾问建议我们立刻支持六个反对党的方案。这样，我们对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考虑，这次恰巧是完全趋于一致。

我们只需通知行政会议，我们支持他们的方案，并在必要时向意大利国王问明他的看法，其他问题我们都无须过问。

意大利人会将解决办法呈交意大利国王，并自行实施这项方案。

我们对于如此切合我们共同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政策，何以竟迟迟不予支持，却使我百思不得一解。我们对维克托·伊曼纽尔继续包容并显然给以支持，这决非美国舆论所能理解的。

俄国人现在未同我们协商，便对巴多格利奥政府派遣一个正式代表，因而使事态复杂化。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14日

俄国人已经宣布，他们对现存的意大利政府派遣了一位全权大使，而我们同这个政府名义上还处于战争状态。我认为，不经过进一步考虑，就接受所说六个政党的方案，立即要求意王逊位，并任命克罗切勋爵为摄政，是不明智的。然而，我将对你恰当地所称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决定"，向战时内阁征求意见。我们对意大利的战争从1940年6月延续至今，英帝国士兵伤亡数字已达二十三万二千人，此外尚有船舶的损失。我确信，关于这个问题，你将考虑我们的意见。我们应该极力采取共同行动。请勿忘记，我已对公众作出诺言，任何分歧是必然要公诸于众的。

战时内阁讨论了这些函电，我将其结论告诉罗斯福总统：

1944年3月15日

关于英美政府应该毫不迟延地接受六个政党的方案的建议，我今晨已征求战时内阁的意见。战时内阁要求我向你确切说明，他们对你要在意大利建立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的愿望，完全同意；至于意大

利人民未来的政府形式，则只能按照自决原则解决。他们也同意需要讨论时机问题。关于这点，他们深信，最好等到我们成了罗马的主人以后，再同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断绝关系，因为以罗马为基础，才比现在更有可能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更稳固基础的政府。他们觉得，对我们共同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前途来说，设立一个软弱的而终于失败的民主政府乃是最下之策。即使在罗马达成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作为最后定论，因为当北部各省以及对我们有利而在民主解决办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工业中心，例如米兰和都灵等地，获得解放后，对此问题需要重行审议。他们并不认为那六个政党真正具有代表意大利民主政治和意大利民族的性质，或者能在目前代替现存的这个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忠诚地、有效地工作着的意大利政府。

战时内阁在作出这些结论时，当然参阅了盟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的来电，然而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时，我们应该迅速讨论外交大臣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已看到，倘若占领罗马延迟过久，例如延迟两三个月，则时机问题需要重行讨论。

最后，关于我们两国政府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意见，他们要求我强调不要对外泄露的巨大重要性，当俄国不同其他盟国商洽便采取独立行动，径与巴多格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这点特别重要。再过几个月，三国政府便可能采取一致行动，而在此时，假如我们的各自不同的观点却要在议会中和报刊上争辩，那是很大的不幸。

这个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　　※　　※

虽然安齐奥现已不再令人担忧，但整个意大利战役却仍处于拖延局面。我们曾经指望这时德军已被逐退到罗马以北，同时我们已能将精锐部队抽调出来，遣往里维埃拉海岸从事强大的登陆战，以援助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力战。上述战役称为"铁砧"作战计划，其原则已在德黑兰达成协议。不久，它便成为我们和美国盟军间的一个争端。在这一争端产生以前，意大利的战役显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期，而当务之急却是打破卡西诺前线的僵持局面。2月份进攻失败以后，不久便开始筹划卡西诺的第三次战役。但由于气候不好，直至3月15日才展开进攻。

这次战役是以卡西诺镇为主要目标。首先进行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消耗的炸弹几达一千吨，炮弹达一千二百吨。接着，我们的步兵便展开进攻。亚历山大说："经过八小时这样猛烈的轰击以后，若还有军队安然无恙，我看是不可想象的。"

但军队确还存在着。德国第一伞兵师，也许是德国陆军中最顽强的战斗部队，盘踞在一片瓦砾中，同新西兰军和印度军苦战到底。夜色降临前，这个镇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我军占据；

而第四印度师从北南下，同样获得很大的进展，次日，已达到修道院山三分之二高度的地区。接着，战场上出现不利的情况。我方坦克不能越过轰击造成的大弹坑而紧随步兵的冲锋。几乎在两天以后，坦克才能发挥作用。敌军增加了少量增援部队。天气骤变，风雨交加。我军渐渐得手，但不能再取得早先那样的胜利，在激战中亦未能压倒敌军。

我不了解，我们何以不进行侧击，将敌人从经过两次战斗证明是坚强难攻的阵地上逐出去。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3月20日

我希望你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卡西诺、修道院山等处构成的这个通道，共约二三哩的前线地带，竟成为你必须反复进攻的唯一目标。约有五六个师的兵力进攻这些要害地带，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当然，我不明了地形或战斗情形，但从远方看来，假如能在此处牵制住敌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其两翼进行侧击，这使我大惑不解。同时似乎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防守最坚固的据点竟是我们前进的唯一要道；如果说，这个据点已处在饱和状态［从军事意义来说］，为什么不能在其任何一侧取得进展。我对你抱着最大的信心，并且不论情况如何困难，决定给你支持，但请向我解释不采取侧击行动的原因。

他的答复明确而有说服力，用当时写成的语句来说明形势，这对于军事历史家是有很大价值的。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3月20日

谨答复你3月20日来电。在沿着亚得里亚海到南部海岸的全部主要阵地，只有利里河河谷直通罗马，而该地又宜于发挥我们炮队和装甲部队的优势。除骡马车道外，主要公路，即第六号公路，是从我们所在的山区横过拉皮多河到达利里河河谷的唯一通道。此处通往平原的

出口被卡西诺山堵塞和控制着，山巅耸立着那所修道院。我们曾几次企图从北面包围修道院山的两翼，但所有这些袭击都告失败，其原因是由于这里的深谷和悬崖峭壁使军事行动仅限于人数较少的步兵小队。他们的给养也只有依靠挑夫，少数给养则依靠骡子驮运。这些骡道是我们曾克服了巨大困难才建成的。

而且，修道院山几乎被一个深邃而陡峭的山谷从北面完全截断，迄今业经判明，这个山谷是无法通行的。采取范围更广的迂回行动，由于必须通过凯罗山，甚至更为困难，这是一个险峻的山峰，上面覆盖着深厚的白雪。美军试图从南方，渡过拉皮多河来攻击卡西诺棱堡的侧翼，但如你所知，这次进攻也失败了，第三十四师和三十六师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从卡西诺南部渡过拉皮多河，困难重重：每年这时期洪水猛涨，泥泞的沼泽地又带来架设桥梁的问题，而桥梁材料无路可以运输，还有远处河岸敌军阵地的阻挠。此外，已经证明，从卡西诺南部跨越拉皮多河，更遭受隐藏在卡西诺最近的后方，或西边山麓，以及利里河河谷南面山麓下小丘中的德军炮兵阵地的大炮猛烈纵射。

弗雷伯格拟定的进攻计划是对这个棱堡直接进攻，将胜利寄托在对敌采取出其不意的袭击并集中压倒优势的火力来粉碎敌军的抵抗上。计划是突袭卡西诺镇，然后冲到修道院山南坡和东坡，并从敌军不能严重地妨碍我们行动之处攻陷这个棱堡。这个计划在最初阶段几乎成功，我方损失轻微。我们已夺得、而且至今还继续占领着拉皮多河上的两座桥：一在第六号公路上，一在铁路桥上面；两座桥都可以行驶坦克。

廓尔喀部队已占领并仍控制着修道院范围内二三百码的地方。我们未能在最初四十八小时之内成功地夺取目标，其原因可概括如下：

在卡西诺，由于轰炸对于道路及行军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使用坦克或其他作战车辆已大受妨碍。德军伞兵是极其顽强的，他们曾受到整个地中海空军的轰炸，又受到八百门大炮中的比较精良的大炮集中空前未有的最大火力的炮击，延续了六小时之久。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其他军队在经受这样的打击之后，还仍然能勇猛作战。明天我将会见弗雷伯格和陆军各位司令讨论目前形势。

假如我们就此住手的话，我们将守住这两座桥，并调整我们的阵地，以便保持业已获得的有利据点。第八集团军在重行整编后，将着手实行大举进入利里河河谷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必须向更宽广的前线展开进攻，而所需的兵力也要超过弗雷伯格在这次战役中所指挥的军队。不久以后，山上积雪即将融化，河水低落，地面也会变硬一些，在目前无法通过的地带便可以行军了。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3月21日

承你详细解释，极为感谢。你已达到这地步，望勿"住手"。敌人确实也已濒于绝境。祝你一切顺利。

目前我们大家对这次战事都是很忧虑的。

在卡西诺废墟上激烈进行的攻击和反攻，直至23日才告结束。新西兰和印度部队已不能再战。我们占据了这个镇的大部分地区，但廓尔喀部队因为山地陡峭，即使空运给养，也无法收到，结果不得不从高踞在修道院山上的据点撤退下来。

※　　※　　※

威尔逊将军在我的要求下，报告了新西兰军在这次战斗中的伤亡数字，总计：第二新西兰师一千零五十人；第四印度师，英国士兵四百零一人，印度士兵七百五十九人，合计一千一百六十人；英国第七十八师一百九十人；总共二千四百人。

上列数字，就换取似乎微小的成果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的代价。然而，我们已在卡西诺地方的拉皮多河上建立了桥头阵地，它连同1月间第十军所建的横过加里利亚诺河下游的纵深的突出点，在最后胜利的战斗来临时，却有巨大的价值。在此地以及安齐奥桥头阵地，我们将大约二十个精锐的德国师拖在意大利中部，动弹不得，否则其中许多师，或许已被调往法国了。

我们的军队必须先行休整，然后重新进攻古斯塔夫防线，才能有胜利的希望。第八集团军的主力必须从亚得里亚海方面调来。两支陆军必须集中准备下次战斗，英国第八集团军必须集中在卡西诺阵地，美国第五集团军集中在加里利亚诺河下游。为了调动军队，亚历山大将军几乎需要两个月时间。

这就意味着，地中海部队只能在6月初，以在罗马南部的战斗来援助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斗。美国三军参谋长仍力争在法国南部进行一次辅助性的登陆，而在对威尔逊将军应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问题上，我们之间却争论了数周之久。

※　　※　　※

这里得叙述一下英美之间发生争论的经过，最初是关于"霸王"和"铁砧"两个作战计划的争论，后来是关于"铁砧"作战计划和意大利战役的争论。读者可以想起我在12月31日，在马拉喀什同蒙哥马利谈话时，他曾说，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最初的猛攻中，必须要有更多的兵力；1月6日，我电告罗斯福总统说，比德尔·史密斯和蒙哥马利深信，最好筹划更充实的、更广泛的"霸王"作战计划，而不要扩大"铁砧"作战计划，以免它超出我们在德黑兰会议前大致确定的范围。

艾森豪威尔将军到英国不久，在1月21日举行了会议，此事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辩。他本人坚信"铁砧"计划的巨大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加强"霸王"作战计划而削弱"铁砧"计划，则是一个错误。会议结果，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说：

"霸王"和"铁砧"必须视为一个整体。假如有充分的人力物力可以调用，理想的办法是"霸王"用五个师的规模进行初攻，"铁砧"用三个师进行初攻。但是，如果人力物力不足，我不得不断言，我们应当对"霸王"采用五个师进行初攻，而"铁砧"只采用一个师的规模。"铁砧"暂时只是对敌人起威胁作用，直至敌人力量削弱以后，再积极使用这个计划。

关于这份电文，英国三军参谋长对华盛顿陈述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即：（1）"霸王"作战计划的初攻，应该增至五个师，不论"铁砧"战役计划需用多大力量进行初攻。（2）应该力求做到用两师或两师以上的兵力进行初攻，来实行"铁砧"计划。（3）如果运送不了这么多师参加战斗，地中海的登陆艇必须减少到一次登陆一个师的规模。

美国三军参谋长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以威胁代替实际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他们坚持使用两师兵力实行进攻。关于这个电文，我曾有如下摘要："一次登陆两师兵力，以执行'铁砧'计划，显然使它享有超过'霸王'计划的优先权。这直接违反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的意见。"

※　　※　　※

2月4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在和我充分讨论以后，拍发一份很长的电报给他们的美国同僚；其中强调：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应使"霸王"计划获得成功，妥善的解决办法是按照最高司令的要求为"霸王"配备兵力，然后再把可能获得的任何额外人力物力分配给地中海方面。鉴于意大利战争的进行情况，他们对于执行"铁砧"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指出当初在德黑兰之所以赞同"铁砧"计划，是因为预期德军会撤退到罗马北面的战线。但现在无庸置疑地可以判明，德军是力图竭尽全力抵抗我们在意大利的进攻的。他们又指出，法国南部和诺曼底海滩相距约近五百哩，而从意大利或其他据点，正像通过罗纳河河谷一样，可以发动牵制性的进攻。"铁砧"计划的地点事实上距离太远，不能与"霸王"计划互相呼应。

美国三军参谋长对此提出建议，主张这个问题应由艾森豪威尔将军以他们的代表的身份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求得解决。我们对此欣然同意，但在数星期以后才取得协议。

艾森豪威尔将军仍旧不愿放弃"铁砧"计划，但他开始怀疑，从意大利撤回那些久经战斗的师团，是否仍有可能。3月21日，他征询威尔逊将军的意见。后者答称，他极力反对在占领罗马以前从意大利撤回军队。他还建议取消"铁砧"计划，如果德军崩溃，我们才应该在法国南部登陆。

这使问题急转直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电告华盛顿，因为既不能从意大利战争中撤出军队，又不能从安齐奥桥头阵地撤回登陆艇，"铁砧"计划显然不能按照规定的日期执行。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认可；他们同意威尔逊将军准备于7月份在法国南部登陆，如果决定在意大利一决雌雄，则要尽量地牵制和歼灭在意大利的德军；并且认为到6月初旬，时机必已成熟，届时可以决定究竟执行哪个计划。

我自己坚决赞成继续在意大利进攻，下列电文可以为证：

首相致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1944年4月16日

我们在地中海新增加的极为可贵的登陆艇又要放弃，自然使我们甚感痛心。这些登陆艇无疑是屡经周折才能得到，是你在一定条件下欣然拨给我们使用的。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经过长期努力并遭受重

大损失以后，正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却预先要同意停止对战争的接济，或者必须停止战争。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的人数并没有大量超过敌军。我们的军队包括七八个不同的种族，而敌军则全是德国人。天时多雨，我们一直不能充分发挥炮队、装甲部队和空军方面的优势。亚历山大报告我说，在他的主力部队冲过拉皮多河后，将立即从安齐奥滩头阵地向东北，而不是向东南出击。这样，我们未必能有停止前进的时机，未必能说："在这里停止前进，采取守势。全部人员登船去参加'铁砧'战役。"同时也未必能得到确切的时机，根据想象来事先作出中止对意大利战役的供应，以便满足"铁砧"计划需要的决定。一个目标分散、瞻前顾后的军队，势必会出现离心离德的暗流。这种情况也将影响所有后勤人员，他们是不会不知道情况的。请勿忘记，当七个最精锐的师被调去参加"霸王"战役，正是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受到严重牺牲的时候。

2．当然，假如意大利战役早就发生不利形势，而我们在其他敌军的防线前面欲进不得，被迫普遍采取守势，在那种情况下，若要抽调出精锐部队，当然是可行的。但桥头阵地供应浩繁，仍然迫切需要使用我们的登陆艇进行支援。倘若没有你们的太平洋登陆艇，"铁砧"或其他两栖战役，都不能进行使两师人同时登岸的作战行动。

3．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意大利战役，因为许多美英士兵已经为它牺牲，同时将它看作和"霸王"战役一样，是成败存亡在此一举的战斗。到5月31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许多现在还看不到的事情。我为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个大好时机甚感惋惜。

4．迪尔告诉我说，你曾希望我更加大力地支持"铁砧"计划，因为你在德黑兰初次提出这个建议时，我是热烈赞助的。请你平心而论，回想一下形势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在11月间，我们曾希望于1月份占领罗马，当时许多迹象表明，敌人正准备向意大利半岛北部［退却］。但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发动了巨大的两栖远征，我们还是被阻截在原地未动，而敌人则以八个机动师投入罗马南面的战役，这就是我们曾希望在"铁砧"战役的全面行动中要牵制住的那八个师。因此，这点既使人欢欣，也使人大为失望。

5．这个困难问题之所以产生，完全是由于特别缺乏坦克登陆艇。英美这样两个大国的计划，竟然会因为缺乏一二百艘这种类型的舰艇

而受到限制和不能贯彻，历史家是绝难理解的。美国政府甚至很不愿意全力制造坦克登陆艇，以便充分供应我们；我们若得到充分供应，就可以在对日战争中支援你们。我对于这种情况是深为忧虑的。由于缺乏这种特别类型的舰艇，我们在你们左翼方面的全部战斗力量将会受到限制；我担心我们会受到不公平的指责--指责我们不努力，其实我们倒是决心要全力以赴的。

威尔逊收到了反映我的观点的指示。我在4月24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

我对于意大利发生的情况极为快慰。我认为，我们双方已成功地达到了所追求的目标。目前缺少的只是胜利。亚历山大来此商谈了几天，我和他作了几次长谈。他极力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或未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指出他的部队人数多得有限；部队成分复杂，与清一色的德军相比，它却有不下七种不同国籍的士兵；天气恶劣；地理条件又极困难。最迟到5月14日，他将开始进攻并全力推进。如果这个战役获得胜利，或者只要打得猛烈，也会很好地与其他计划互相配合。

※　　※　　※

意大利南部的政治情况重又紧张起来。根据宪法制定的妥协方案已经达成，规定意大利国王将他的权力授予他的儿子--翁伯托王储，由王储任摄政。君主政体的命令将在获得最后胜利后等待公民投票决定。王室谕令已于4月12日签署，俟盟军进入罗马后生效。本月底，巴多格利奥改组了他的政府，延揽了南部的主要政治人物，其中声望最著的是克罗切和斯福札。

※　　※　　※

当我们的军队准备进攻时，威尔逊将军调遣他所率领的全部空军来困扰和挫伤敌人，而敌人也像我们那样，正利用喘息机会来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强大的盟国空军参加轰炸敌人的陆上交通线，希望这些交通线能经常被切断，而敌军在缺乏接济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这项军事行动，我们乐观地称为"绞杀"，目的在于封锁通往意大利北部的三条铁路干线，主要目标是桥梁、高架桥和其他铁路交叉点。盟国空军力图使德军粮尽弹绝，从意大利中部撤退。

这种努力持续了六个多星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罗马北面很远的地方，铁路运输时常停顿，但这次努力并没有能实现我们所希望

的一切。敌人将他们的海岸航运发挥到最大的效能，再把物资转给汽车运输，并且充分利用夜间运输来得到供应。但敌人不能建立充分的物资储备，以应付长期的猛烈战斗，在5月底的陆地大战中，他们已大大被削弱了。

我们各个独立军队的会师以及它们对罗马的占领，要比我们预料的迅速得多。德国空军企图保卫它的交通线，曾遭到严重的损失。到了5月初，它仅能集合战斗机七百架，来对抗我们的一千架飞机。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搁下许多事情正在成熟中的意大利战场，来叙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那个最重要的战役了。

第二十九章　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

我们在扩充轰炸机方面的进展--我们的轰炸在早期不够准确--雷达对于寻找目标的帮助--德国被迫转向战斗机的生产！！1943年美国参加轰炸轴心国在欧洲的占领区--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指示--英国空军夜间轰炸鲁尔区--汉堡的空战--猛袭柏林--10月14日美国空军在施魏因富特的重大损失及其后果--英国空军在袭击纽伦堡中的损失--美国空中堡垒终于获得远程战斗机的护卫--英国炸弹力量的增加--彻韦尔勋爵的调查--铝化炸药--我们的空中攻势对于德国战时经济的影响--盟国空军在"霸王"作战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英国战时内阁对于法国平民重大死伤的忧虑--我们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决定--英美轰炸机人员的英勇和献身精神。

在我们整个作战计划中，轰炸机司令部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终于对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本章中，需要对它的活动，进行一些叙述。

我们直到1943年才拥有充分而又合用的飞机来进行猛烈的、不间断的轰炸，这一年，美国第八空军总队也参加了我们的空军战略攻势。从1940年起，我就一直鼓励发展我们的轰炸机的实力。困难是很多的。生产落后于预计；其他的战场以及反潜艇战都需要大量的飞机；美国参战后，它所生产的飞机最初当然是主要供给它本身的需要。我们新式的四引擎飞机，虽然在数量上增长很慢，但它所携带的炸弹重量却大大提高了。1942年头几个月中，每架飞机的平均载重量是二千八百磅；当年年底，为四千四百磅；1943年，增至七千五百磅。

大战初期，我们和德方都已认识到，即使是密集列队飞行的轰炸机，也不能在白天突破坚强的战斗机防线，而不遭受惨重的损失。正如敌人那样，我方不得不改在夜间轰炸。最初我们对于自己轰炸的精确性过分自信，但在1940年到1941年的冬季，我们企图炸毁重要的但目标很小的德国炼油厂，结果失败了。1941年春季，轰炸机司令部奉命参加大西洋战役，直到7月份，才能对德国重新展开攻势。现在选定的目标是工业城市和铁路中心点，特别是鲁尔和汉堡、不来梅、汉诺

威、法兰克福以及斯图加特。然而，我们的驾驶员和飞机以及作战方法都不能满足需要。我们的损失日益增加，在冬季的月份里，必须减少空军的活动。1942年2月，开始使用前已叙述过的名为"前进"的新式方位探测器①，我们便依靠它的作用，以鲁尔作为主要目标。在哈里斯空军中将的大力指挥下，轰炸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的作战行动计有：对吕贝克和罗斯托克进行火攻，5月中对科隆进行一千架次的轰炸机轰炸，以及在白天轰炸奥格斯堡的潜艇内燃机制造厂，由于这次轰炸，内特尔顿空军少校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①本章提到的几种仪器，在第四卷第十六章中已有详细说明。

8月中，在贝内特空军准将的领导下，成立了导航队。雷达在航行和探测目标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种稀有而复杂的仪器交给专家，由他们负责为别人探测路径，并指明目标。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实现了长期实现不了的精确的夜袭，但在1942年，由轰炸机展开的进攻并不能够削弱德国的军用生产，也不能挫伤平民的斗志。对德国的经济力量是估计得太低了。德国在被占领的国家中，广泛地发掘生产力和劳动力，因此，它的军火生产看来实际上是增加了。在负责救济措施的戈培尔所执行的铁的纪律下，一般人民的意志很坚定，局部地区的灾难不致对全国产生影响。但德国领袖们已大为恐慌，不得不采取空中守势。德国的飞机生产日益着重于生产战斗机，而不是轰炸机。这是德国空军遭受挫败的开始，也是我们在1944年取得空中绝对优势的转折点，我们若没有这种优势，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对希特勒和他的空军司令们所取得的这种心理上的胜利的，则是在西线对德国建立的这条危险的第三空中战线，它对俄国人和地中海方面我们自己的军队，都是有利的。

我们就这样进入了1943年。这时美国人也参加了轰炸轴心国在欧洲的占领区。他们对于轰炸的策略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采取了夜间轰炸战术，这种战术现在是行之有效的。而美国人却深信他们的重型飞行堡垒如果列成密集队形，就能够在白昼深入德境，而不需要战斗机护卫。我怀疑，这种制度是否切实可行。我在前一卷中曾叙述我在卡萨布兰卡同美国驻英空军司令埃克将军谈过我的疑虑并撤销了我的反对意见。①

①参阅第四卷，第608--609页。

1943年2月4日，发给驻在联合王国的英美轰炸机队的卡萨布兰卡指示，明确了它们的任务如下：

你们的主要目的是，继续不断地破坏和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等系统，并摧毁德国人民的斗志，直到德国进行武装抵抗的能力一蹶不振时为止。

在上述总的范围以内，你们目前的主要目标按轻重缓急排列如下：（1）德国的潜艇制造厂。（2）德国的飞机工业。（3）运输。（4）炼油厂。（5）敌人战时工业的其他目标。

美国第八空军总队的埃克将军企图使用白昼精确轰炸的战术，去破坏这五种目标。他请求援军，但援军还没有来到，他就进行了多次英勇而代价巨大的轰炸。哈里斯空军中将只在夜间进行轰炸，从1943年3月到7月，主要集中轰炸鲁尔区，而以3月5日至6日的夜间对设防严密的埃森进行的轰炸为开始。八架蚊式飞机投下目标照明弹，使用了"欧波"（"双簧管"）盲目轰炸器；然后，导航队的二十二架重轰炸机进一步照明了目标，让三百九十二架飞机进行猛烈的袭击。

埃森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轰炸机队的力量和活动的发展，戈培尔对于轰炸造成的结果愈益沮丧，他在日记中严厉地指责德国空军不能阻止英国轰炸机的袭击。德国最能干的生产部长施佩尔在1943年6月对纳粹地方长官的讲演中，谈到煤铁和机轴的生产所受的严重损失，以及关于加倍增强鲁尔区的防空措施和征集十万人从事修理工作等决定。

英国空军在破坏鲁尔区军火工业中心方面终于获得成功，但美国的飞行堡垒却遇到德国白昼战斗机的剧烈抵抗，埃克将军不久便认识到，如果要使他的计划成功，必须首先击溃德国空军。在对潜艇作战的形势大为好转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准许对轰炸目标的先后次序进行调整。在1943年6月10日发出的所谓"直截了当"的指示中，它修正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议，而首先强调袭击德国的战斗机队和德国的飞机工业。

7月24日和25日夜间，英国轰炸机开始对汉堡进行极猛烈的轰炸。汉堡坐落在"欧波"的测距范围以外，于是便充分利用装备在飞机上而不依靠国内信号指示的"硫化氢"盲目轰炸器。这种仪器将地面的主要

特征的轮廓映到飞机里的银幕上，这种银幕相当于今天电视机的萤光屏。如果地面有水道分开，像汉堡船坞区那样，映象就特别清晰。轰炸机队自从1月间初次使用盲目轰炸器以来已获得经验，而在轰击汉堡时，又初次使用了另一个保留已久、名为"窗户"的新发明。在第四卷中已说明过，这种新发明只是由轰炸机投下的金属化的纸条。这种漫天飞舞的纸条，重量一共只有数磅，配合德国雷达的波长，便像一架飞机映在敌方雷达屏上。因此，敌人要指导他们的夜间战斗机来迎击我们的轰炸机，或是用高射炮和探照灯来瞄准我方飞机，是很困难的。①

①参阅第四卷，第257--259页。

从7月24日到8月3日对汉堡的四次轰炸，使这样一个大城市在这样短的期间内遭到了空前的重大破坏。第二次袭击集中投掷了燃烧弹，其中还掺杂着烈性炸药，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到处发出令人恐怖的呼叫声。一切人工消防措施都无法扑灭这场大火。许多德国人都把汉堡的空袭形容为"大灾难"。施佩尔本人在战后承认，他曾经估计过，假如对德国其他六个主要大城市，连续进行同样的空袭，则德国的战争生产早已崩溃了。德国在1943年所以免于这种命运，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在目标以内没有显著的水面特征，即使进行区域性的轰炸，使用"硫化氢"盲目轰炸器也有困难，同时也因为勇敢善战的德国夜间战斗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我们在1943年的第三次大空袭是轰炸柏林。这次袭击从1943年11月起延续到1944年3月止。假如这个大工业中心能像汉堡那样陷于瘫痪状态，德国的战争生产以及士气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轰炸机司令部面对着可怕的困难，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力求使空袭打中敌人的要害。气候极其恶劣，我们多次的轰炸行动，必须依赖"硫化氢"盲目轰炸器的雷达瞄准器。轰炸机在投弹时所进行的夜间摄影，只能拍下一片烟雾。摄影侦察队白天飞经柏林也同样毫无所获。德国人亲口承认轰炸对柏林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但由于我们不能比较每次轰炸的摄影记录，从而无法判断十六次大轰炸的相对成绩。我们一直等到1944年3月，才获得清晰的照片来估计损害的程度。

在柏林所造成的破坏，不如汉堡严重。

在这期间，美国第八空军总队依照"直截了当"的指示，在袭击敌方战斗机队和飞机工业时，遭到了德国白昼战斗机越来越大的损害，因为敌机以日益增强的力量和效率来迎击第八空军总队。1943年10月14日达到了最高峰。美机在施魏因富特轰炸对德国飞机工业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滚珠轴承厂时，在美国二百九十一架巨型飞行堡垒中，有六十架遭到击毁。他们从此方才承认，没有护卫的白昼轰炸机，是不能对德国取得空军优势的，于是便暂停攻势，直到制造出远程战斗机，有充分的力量掩护轰炸机时为止。

关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是否应当用它自己的方法袭击施魏因富特的问题，不同的意见之间几乎争论得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英美空军分别在白昼和黑夜进行袭击。美国第八空军总队终于在等待已久的远程战斗机的支援下，在1944年2月24日白天，用二百六十六架轰炸机进行袭击，同日夜间，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派七百三十四架飞机去袭击。这是对共同的目标施行的名副其实的联合进攻。不幸的是，由于讨论费时很久，因此这次规模庞大的轰炸大大减低了效果。施佩尔早在四个月前由于遭到美机白昼轰炸而有所戒备，已把该地的工业分散了。

※　　※　　※

英美空军方面对夜间或白昼轰炸政策的技术问题，展开了持久而各执己见的争论，并且各自在实践相反的理论中，以高度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进行了不惜代价的竞争。这种情况在上次轰炸柏林以后，已达到了极点。1944年3月30日至31日夜间，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派遣七百九十五架飞机轰炸纽伦堡，其中九十四架未能归来。这是我们在一次空袭中所遭到的最大损失，因此轰炸机司令部重新审查它的战术，然后再继续展开深入德境的夜袭。这也证明在我方猛烈的进攻下，敌方夜间战斗机队得到从其他重要战线调来的最优秀飞行员的加强，其力量已有了发展。但是西方盟国由于迫使敌军集中力量来防卫德国内部，因而取得了为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所需的全部空中优势。

※　　※　　※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美国一心要使飞行堡垒轰炸机在一旦得到远程战斗机的护卫后，能在白天进行活动；而这种远程战斗机要有在空中追寻并消灭敌方战斗机，或从空中低飞去袭击机场上的敌方战斗机

的续航能力。这种不可缺少的紧要问题，在经过长期延搁后得到了解决。轰炸机最初获得"霹雳"式、接着是"闪电"式、最后是"野马"式白昼战斗机的护卫。这类战斗机备有辅助油箱，续航距离从四百七十五哩增加到八百五十哩。1944年2月23日开始对德国飞机工业进行了一星期的白天集中轰炸。这些美国远程战斗机，终于压制了敌方的战斗机，同时白昼轰炸机也能进行精确的轰炸，而不受到过分的干扰或损失。

这是对德空战中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美国第八空军总队能在白天以高度的精确性轰炸德国的目标，而且行动也日益自由。德国由于丧失了白天的空中优势，于是在我们的战略攻势下，不再能保卫它的重要地区。拥有最优秀的飞行员的德国夜间战斗机，在大战结束以前一直是不可轻视的力量。但是，由于这样降低了白昼战斗机的作用，有助于美国空军的新发展，因此我们在1944年取得了白天对德的空中优势。到了4月，英国空军采取了新的蒙骗敌人的措施以及迷惑敌方防御人员的新战术，因而能对德国城市重新发动了全面的夜间攻势。美国第八空军总队掌握敌方白昼战斗机的弱点后，准备使用"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不停轰炸来完成这次攻势。这就是在执行"霸王"作战计划前夕的形势。

※　　※　　※

我们对德空袭日益增长的优势，由于我们的炸弹有了新的爆炸力量而显著地增强了。关于这个新炸药问题，是我们在1943年焦急地讨论火箭和飞弹的威胁时偶然产生的。那些专家们对我们面临的危险，抱着更忧郁的看法，他们在比较我们投往德国的炸弹的效果和射到英国的火箭的预期的效果时，作出了一些悲观的假定。他们说，德国的房屋比英国的更加坚固，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每吨炸弹的破坏力在英国要比在德国大一倍。在谈论这种情况时，他们突然提出这样看法：敌人的炸弹的破坏力应该是比英国炸弹高近一倍，因为德国使用铝粉和烈性炸药搀杂在一起。彻韦尔勋爵将这种看法告诉了我，我便命令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彻底的研究。研究的结果使每个有关人士都感到惊讶。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3年10月12日

我最近邀请彻韦尔勋爵研究德军和英军分别使用的烈性炸药效果的比较，并作出报告。他的初步报告表明，德国炸弹具有无可置疑的

优越性。

三军参谋长极力主张我们改用铝化炸药，而无需等待进一步试验的结果。我同意这一主张。在下星期中，请将改用这种炸药所引起的问题，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何以听任这种情况产生而不进行改正，这个问题应在国防大臣权限内进行调查。请推荐三位人员，并说明他们的经历。全部工作需要绝对保密。

于是他们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早在缺铝的时候，曾决定将所有节省下来的铝粉都用于制造深水炸弹，但现在铝已比以前多了，这种习惯仍保持未变。我们立即发出一些命令，要求加用铝粉以改进我们的炸弹--首先用于重磅炸弹方面。在战争整个后半期内，它们的效率又提高了大约半倍。我认为，这些原来料想不到的事情值得同僚们注意，因此在1944年2月发出下列文件。铝化炸药

1944年2月17日

在1943年9月底讨论德国远程火箭时，有人将我们的烈性炸药的效率和德国的进行比较后，对前者产生了怀疑。主计大臣立即同空军参谋长商讨了这个问题，后者向参谋长委员会建议采取紧急行动，以查明事实真相；如果英国炸药确实劣于德国，则应要求主管当局作出解答，并提出补救方法。

参谋长委员会极力支持这项建议。

2．主计大臣根据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负责查询，10月6日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出报告，明确肯定我们的炸药劣于德国的炸药；如果采用铝化炸药以代替目前使用的炸药，则根据不同的权威方面的估计，可以获得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百的改进。彻韦尔勋爵主张应该尽可能地采取最紧急的准备步骤以求改革，而不必等待进一步试验的结果。参谋长委员会和我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并立即采取了进行改革的行动。

3．我又指派由沃尔特·蒙克顿爵士（主席）、艾伦·巴洛爵士和罗伯特·罗伯逊爵士组成委员会，"审查关于我们炸弹效力的报告，研究在目前战争中关于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试验和发展工作的过程，并报告是否会无法研究成功，或是无法实际应用研究成果，倘若如此，原因何在。"

简单说来，1941年一次不幸的试验的结果使人产生了误解，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所用的衡量爆炸压力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此外，负责人员认为，反正铝是弄不到的，他们有了这种印象，因此在1943年仲夏以前，一直不愿再作试验。

如上所述，直到传说的德国炸药的优越性引起主计大臣的注意时，我们才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利用新试验的战果。

4．铝化炸药的爆炸力无疑地是比早先所应用的那类炸药的爆炸力强大得多。我认为应当促使我的同僚们注意主计大臣所作的重要贡献。他促使人们注意这种令人极不满意的情况。要不是他进行干预，这种状态可能还要延长一个时期，从而对我们的作战努力会产生严重的妨碍。

这个插曲表明，在巨大的组织工作中，经常有人专门检查各方面的情况是多么有用。

※　　※　　※

直到现在，英美联合轰炸机队的攻势，究竟已使德国的战时经济和军火生产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害，还难以判明。轰炸机队在1943年三大地区的战斗--鲁尔区、汉堡和柏林--在德国全境内造成了广泛的灾难，并使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领导人惊恐万状。但他们能利用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和强制劳动；在施佩尔的出色管理下，这些工厂和劳动力非常迅速而有效地被动员起来了。在被炸的城市中，虽然人心动荡，但这种情况并未恶化到发生全国性的大恐慌。

敌人在向希特勒所作的各种报告中声称，德国军火生产在1942年增加了一倍。我们对于这种报告当然要采取保留态度。我们回想自己经过远没有这样严重的轰炸后，在生产上所受到的损失，便感到这种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德国人承认生产在1943年几乎陷于停顿。这证明轰炸机队力量的日益增强。1944年春季，盟军的战略轰炸机需要拨给"霸王"作战计划使用，袭击德国本土的力量不免有所削弱。但到这时，我们已成为空中霸主了。艰苦的战斗使德国空军遭到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德国空军不得不集中力量制造战斗机，从而丧失了对我们进行轰炸的一切战略反攻力量。它已失去了平衡，力量已经耗尽，因此既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保卫德国不受我们的沉重打击了。我们的

空中优势，到1944年底已变为绝对的空中优势。在美国第八空军总队获得远程战斗机以后，一切功劳都应归于这个总队。

※　　※　　※

当"霸王"作战计划日益临近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强大的空中武器在这次极端重要的战役中将发挥什么作用？两国空军当局在技术问题方面，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后所通过的计划是：在法国北部登陆前的三个月中，使用六万六千吨炸弹去破坏德国在法国、比利时和西德的铁路交通线，从而在诺曼底德军周围造成一片"铁路沙漠"。这个计划已进入了初步阶段。主要目标包括许多通往诺曼底路上的修理和保养站，以及九十三处铁路主要中心点的机车。空军战术部队帮助执行这个总计划，并且在临近进攻法国北部前，还负有破坏桥梁和铁路车辆的特殊任务。4月3日我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

内阁对于轰炸如此众多的法国铁路中心的建议，今天确实抱有一种严肃的而且大体上不赞同的看法，因为考虑到成千上万的法国平民，包括男女儿童将因此丧命或受到伤害。鉴于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似应将这种步骤看作是一种极严重的行动，它将引起对盟国空军的很大仇恨。我们决定，国防委员会应在本周内审查这个问题，然后外交部应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意见，我本人将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一封私人电报。

从军事观点看来，集中轰炸这些特定目标的论点是很恰当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5日复电说：

我们切勿忘记，促使我们决定进行"霸王"作战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在于我们相信我方无敌的空军会使这一战役获得成功，否则进行这种战役，纵然不被看成是鲁莽行动，亦是极大的冒险。……反对轰炸德国占领区运输中心的论点的压力确实沉重。但我和我的军事顾问深信，轰炸这些中心地点在这次千钧一发的战役中，将增加我们胜利的机会。……

我个人相信，对于可能造成的死伤数字的估计是过于夸大了。

※　　※　　※

随着对铁路进行空袭的发展，法比两国平民的死伤虽较以前的估计为少，然而却使英国战时内阁感到不安和忧虑。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5月7日

在过去三星期中，战时内阁一直对于我方空袭法国铁路中心时牺牲的法国人数，深感忧虑。我们同自己的参谋人员举行了多次会议，我也曾同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两位将军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两国空军中，对于作为短期措施的"铁路计划"的功效，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意见--并非在两国空军之间，而是纵横交错。结果，艾森豪威尔、特德、比德尔·史密斯和波特尔全都宣布他们已改变了方针。我个人绝不相信这是在最初时期使用我们空军的最好的办法，我仍然认为德国空军应该是主要的目标。……

2．在初次提出这个计划时，据说遭难的法国平民，包括受伤的，计有八万人，其中有二万人死亡。战时内阁对于上述数字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空军，特别是必然要承担这类工作的主要部分的皇家空军，显然有滥于使用的情况；

同时考虑到夜晚不准确的轰炸也会遭到谴责。然而，占总数七分之三的最初的轰炸的结果表明，法国平民的死伤数字远比司令们所预料的要低。……

3．我感到满意的是，空军已尽可能地注意减少对友好的平民的屠杀。然而，战时内阁和我同样担心这种屠杀将对法国平民产生恶劣影响，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霸王"计划开始日还很遥远的时期。这种屠杀容易引起法国人民对于即将到来的美英解放者的感情发生巨大的转变，并可能对美英人种下仇恨。在进攻开始日的当天和以后，法国人很可能会死伤更多，但在战事方酣，也许英美军队的死伤甚至更多的时候，人们心中会有新的比例。我最感到忧虑的是目前这个过渡时期。……

4．战时内阁要求我请你从最高的政治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并请将你的意见作为政府之间的交换意见提给我们。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一方面，这种屠杀是发生在并未对我们犯罪的友好人民中间，而不在犯有一切凶狠残忍罪行的德国敌人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当然感到"霸王"作战计划的冒险性质，非常急切地要使它成功。我对你陈述这个事件时，采取郑重态度，仅使用最温和的言词，但我应该让你了解，战时内阁对于屠杀法国人一节，即使情况已不如以前严重，也一致表示

忧虑，并且怀疑是否采用其他方法就不可能达到几乎同样有效的军事效果。我们之间的问题无论怎样解决，我们极愿与你们共同负责。

罗斯福总统在11日给我答复：

我们空军对"霸王"作战计划所进行的准备工作，造成了法国人民的死伤，使你感到忧虑，我也完全抱有同感。

我也和你一样，对于目前和将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平民死伤而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满意。我们不应忽视那些能缓和法国人反对我们的任何机会，只要它在这紧要关头，不至于减少我们打击敌人的效果。

空军的准备工作所带来的平民的死伤无论怎样令人遗憾，我也不准备从这样遥远的地方，对负责的司令官们的军事行动进行任何限制，他们也许会认为，这些限制会妨碍"霸王"计划的成功，或使他们进攻欧洲大陆的盟军增加伤亡。

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此期间，法国平民的死伤比我们担心的继续减少。诺曼底战场受到了封锁，使援军不能由铁路运来，这很可能是轰炸机队对于"霸王"作战计划的最伟大的直接贡献。代价已经得到报偿了。

※　　※　　※

本章多半谈的是技术问题。英美之间对夜间或白天空袭问题提出的互相对立的计划，已在叙述其经受严重考验的结果时作了说明。关于我们炸药的改进以及雷达和一切与雷达有关的仪器的复杂性等方面的叙述，我相信也采取了能使一般读者理解的方式。但是如果仅限于此，而不向在这种可怕的空战中作战和牺牲的官兵表示崇敬和赞扬，那是不对的。这种空战是人们从未见闻过，甚至也不是能确切地想象得出来的。轰炸机人员所受的精神考验，已达到人类所具有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的最大限度。这种冒险也已达到了超过其他一切冒险的最高极限和最激烈的程度。驾驶员不能连续参加三十次以上的空袭而不终止，这已成为一个规律。但是许多人在进入最后十几次猛烈战斗时，就已感觉到失利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在一个常人和机器并用的情况下，一个人岂能参加三十次空战而不失事？伦敦警察厅的侦探警官麦克斯威尼，在这次大战早期曾担任我的卫士，后来决意在轰炸机上作战。在他受训和作战时，我见过他几次。有一天，他像平时那样愉快

和轻松，但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他说，"下次将是我的第二十九次了。"但这却是他的最后一次。在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些苦难以后，对于这些英勇的人们不仅同情和钦佩，而且深为感动，这些人依靠对自己国家和事业的责任感，才能渡过这种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考验。

我已叙述过下列事实，如"在美国二百九十一架巨型空中堡垒中，有六十架遭到击毁"，另一次"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派遣七百九十五架飞机轰炸纽伦堡，其中九十四架未能归来"。美国空中堡垒每架有飞行员十名，英国夜间轰炸机每架有飞行员七名。在这方面，我们每次在一小时中丧失了六七百名富有技术的、受过高度训练的战士。这确是火的考验。在这次大战期间，英美飞机轰炸德国和意大利，死伤的空军人员超过了十四万；在本章所叙述的时期内，英美空军人员的死伤，多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战役中的伤亡数字。这些英雄毫无畏惧，也绝未失败。我们的胜利多半要归功于他们的献身精神。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第三十章　希腊的苦难

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启示--德军占领下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我们派往希腊的代表团--共产党游击队的政治计谋--史末资将军的劝告--共产党政变的危险性--君主制度的问题--我国大使对局势的看法--楚泽罗斯先生提出了辞呈--国王乔治决定返回开罗--4月7日和8日我给利珀先生的电文--在埃及的希腊海军和希腊旅的哗变--我们对于希腊人的政策--哗变的希腊旅受到包围--希腊国王到达开罗--我在4月16日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给我最有帮助的电文--希腊军队哗变的高潮--佩吉特将军的巧妙手段--希腊叛军的投降--以帕潘兹雷乌先生为首的希腊新政府成立--我在5月24日对下院发表声明。

希腊人和犹太人可以并称为世界上最热衷于政治的民族。他们不论环境怎样不利，国难怎样深重，总是分成许多党派，而许多领袖则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说得好，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三个犹太人，就会发现其中有两人是首相，另一个是反对党领袖。另一人著名的古老民族，情形亦复如此，它为生存所进行的激烈而永无休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起源的时期。再没有其他两个民族曾对世界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两个民族遭到外国压迫者所带来的无穷的艰难困苦，也只有它们本身的永不休止的争斗、吵闹和骚乱才能与之相比；尽管如此，它们还显示出自己有生存下去的能力。经过了几千年，它们的特性毫无变化，它们的苦难或生命力也未见减少。不管外界怎样损害他们，它们自己怎样伤害自己，但它们还是生存下来了，而且各自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留下足以显示它们天才和智慧的遗产。没有任何其他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对人类贡献更大的了。它们在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启示是现代信仰和文化的指路明灯。经过几百年异族的统治和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它们在现代世界上仍旧是生气勃勃的民族和力量，内部依然是争争吵吵，乐此不疲。我个人一向支持这两个民族，深信它们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渡过内部的斗争，并抵抗威胁它们生命的世界潮流而生存下去。

※　　※　　※

1941年4月盟军撤离后，希腊被轴心国家占领。希腊军队的崩溃，国王和他的政府的流亡，重又引起了希腊政界尖锐的争论。国内外的希腊人士，都严厉地指摘希腊的君主政治，因为它容许梅塔克赛斯将军的独裁，从而使它本身同现在已经崩溃的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41年5月离开克里特岛时，随行的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以楚泽罗斯先生为首的保王党分子。他们取道开罗、南非前往伦敦的长途旅程，使国外的希腊人士得有充分时间来讨论政治问题。希腊宪法已于1936年停止实施，关于希腊在最终获得解放后的未来政权问题，必须由在盟国的领土上的流亡人士进行讨论。

我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1941年10月，曾致函希腊首相，祝贺他从伦敦向敌人占领下的希腊所作的第一次广播演说，并对希腊已经宣布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表示欣慰。希腊国王本人向他的国家广播的新年祝词，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要在这次大战中使希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首先应该促使在国外的流亡者和国内舆论之间保持联系。

在轴心国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季，希腊遭到了严重的饥荒（红十字会运去的救济物资使饥荒稍得缓和）和战争的创伤，这场战争直到其军队土崩瓦解后才告中止。但在投降时，武器已藏到山里，他们计划通过小规模的分散方式对敌人进行抗战。在希腊中部城市，饥荒促使大批人士参加了这种战斗。

1942年4月，这个在前一年秋季成立的自称为民族解放阵线（希腊文第一个字母缩写是E．A．M．）的团体，宣布组成人民解放军（E．L．A．S）。第二年，特别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又增加了一些小型战斗队。当时在埃皮鲁斯和西北部山区的希腊的残余军队和当地山区居民都聚集在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的周围。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坚强核心控制着的。泽尔瓦斯的追随者原来是同情共和党的，后来却变成了专门反共。希腊对德抗战的力量当时集合在这两个中心的周围。两者同在伦敦的希腊政府都没有直接接触，对它的地位也不表同情。

在阿拉曼胜利的前夜，我们决定攻击德军通过希腊到比雷埃夫斯的补给钱，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德军通往北非途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因此，1942年秋季，第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迈尔斯陆军中

校率领下乘飞机跳伞到达希腊，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了雅典铁路干线上的一座主要高架桥梁。同时，在比雷埃夫斯，希腊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出色而英勇的怠工行动来阻挠轴心国家的航运。这些成功的行动鼓励了中东总部派遣更多英国分遣队，运送更多的炸药和武器。同敌军占领下的希腊从此便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1943年春季，英国代表团加强了。我们鼓励这个区域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即以此掩护我们即将在西西里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来使敌人相信，当他们在突尼斯失败以后，盟军正计划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英国和希腊的联合分遣队，炸毁了雅典铁路干线上另一座桥梁，其他的怠工行动也获得成功。结果，本来也许要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两个德国师被调到希腊来了。然而，这是希腊游击队在军事方面对大战所作的最后一次的直接贡献，此后的局面则充满了为在战后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政治的争执妨碍了游击队战争，我们迅速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复杂而尴尬的境地。事实表明，那里有三种不同的派别：

人民解放军，这时已达两万人，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泽尔瓦斯的部队，名为民族民主军（E．D．E．S．），总计五千人；还有聚集在开罗或围绕在伦敦希腊国王左右的保王党政界人士。我们对于在1941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元首希腊国王，负有特殊的责任。上述几方面人士现在都认为盟军也许会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他们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也进行得更认真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对于共同的敌人是有利的。

1943年3月，雅典一群著名政治家签署一个宣言，告诫希腊国王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国。重要的是，希腊国王应该表明他的立场。因此，7月4日，他对希腊人民发表了一个和解性的广播讲话，答应在国家获得解放时立即举行大选，同时流亡在国外的希腊政府在迁返雅典后即行辞职，以便成立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但希腊国内舆论却要求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不久，我们调集在中东的人数不多的希腊军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叛变；当时在中东，民族解放阵线的广播正在广为流传。8月间，由希腊国内主要抗战集团推选出来的六位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开罗，他们也极力主张在国王返国以前

应该举行公民投票，而且希腊国内的政治家应该在流亡政府中得到三个职位。国王和首相都没有同意这些主张。

我在魁北克时，收到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下列来电，其中谈到这些发展情况：

希腊国王（在开罗）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1943年8月19日

7月4日，我已对我国人民宣布，在解放以后，将请他们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政府的形式。

我现在突然面临一种最奇特的局面，其原因是由于据称代表各个游击部队的某些人士出乎意料地从希腊来到此间；

而且，某些旧政党的代表想逼我宣布，只有在决定未来政权组织形式的公民投票举行以后，我才能回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究应采取何种政策，才能使希腊和联合国家的事业享受最大的利益，我极重视你们的意见。

现在，我个人倾向于继续执行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们曾达成协议的政策。我坚决认为，尽管我为了民族利益，曾短期离开了我的国家到盟国来工作，但是倘若以后的事态发展使我率领军队回国成为上策的话，那么我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

我将这个问题写了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8月19日

如果实力坚强的英国军队参加解放希腊的战争，希腊国王应该随同英国和希腊的军队返国。这是最可能实现的办法。

但是，如果希腊人有足够的力量，自己能够驱逐德军，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便大为减少。在那种局面下，希腊国王应该要求实现像现在所建议的那样，保王党和共和党占有同等的代表席位。无论如何，当解放战争开始进行，而举行和平的公民投票的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希腊国王仍然同意留在国外，那他将铸成大错。

史末资密切注意希腊的命运，也向我作了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1943年8月20日

看来人们正在严重怀疑将希腊爱国人士和其他党派代表带到开罗的英方情报人员，是反对保王党的，并且认为爱国人士的代表们甚至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国王乔治一向竭诚拥护盟国，并为盟国的事业作

出了重大牺牲，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无论如何应予支持。我认为，明智的政策是：你应该再一次地向希腊政府表明，至少在希腊人民能够在全国安定的正常环境下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权以前，联合王国政府将支持希腊国王。盟军占领希腊后，不应立刻举行公民投票或普选来决定政权，因为在群情愤慨的现状之下，这样做纵不引起内战，也很可能引起内争。在公众舆论能够平息下来以及平静的公共安全环境得以建立以前，应继续实施在军事占领下的盟国管理。在盟国管理的过渡时期，希腊国王乔治和王室成员，最好是返回希腊，以便给盟国管理以道义上的支持和权力。

我极其担心，盟军在占领以后，若不采取坚强的手段来控制当地局势，那么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中，可能会因群情激昂而发生混乱。如果听任这些民族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加约束，我们或许会看到混乱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活动席卷欧洲那一部分地区。意大利甚至也可能要面临这种危机，而希腊和巴尔干国家则肯定要受到这种危险，因此，我们应明白宣称，在目前阶段，我们准备在盟军的军事管制下，维持公共秩序和权力，直至局势安定，能够实行地方民族自决时为止。希腊局势正处于紧要关头，现在你可能认为宜于将此事作为一个涉及将来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与总统进行商洽。一个分崩离析、满目疮痍的欧洲，确实有布尔什维化的可能。只有用供给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实行临时盟国管制才能防止。

※　　※　　※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影响到希腊的整个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能缴获意大利的大部分装备，包括整师的全部武器，因此在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在德军撤退的情况下，共产党策动政变的危险现在已有实际可能，需要密切注意。9月29日，我给三军参谋长一份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9月29日

在这个主要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上，我与外交大臣意见完全一致。倘若德军撤出希腊，我们必须肯定能派出五千名英军，配备着装甲车和轻机枪车，进入雅典。他们不需要运输舰或大炮。在埃及的希腊军队将随同他们前去。他们的责任是在这个全国中心城市，支持重新执政的希腊合法政府。希腊人不会知道还有多少军队继续调来。希

腊游击队之间可能发生某些纠纷，但希腊人对英军会表示很大的敬意，特别由于在获得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救济全国饥荒完全依靠我们的努力，因而会更加尊敬。只需要将军队组织起来，足以防止在首都发生骚乱，或从农村对首都的进攻即可。……一旦成立了稳定的政府，我们就应当撤离。

这是关于在解放时期，我们可能被迫干预希腊内政的最初的提议。

现在，形势发展加快了，因为人民解放军准备在德军刚刚撤退、革命组成的立宪政府能够成立前，立即夺取政权的计划有了发展。这年冬季，他们对敌人的行动很少。10月间，人民解放军袭击民族民主军（泽尔瓦斯的部队），英军驻开罗的总部于是完全停止运送军火给人民解放军。我们派驻当地的各个代表团，对于这个受到战争破坏的、被占领的国家内已经爆发的内战，正在力求使它不致扩大而且能够制止。

※　　※　　※

开罗和德黑兰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希腊的形势起了间接的影响。盟军绝不会在希腊举行大规模登陆，而且在德军撤退后，也不会派遣大批英军前往希腊。因此，必须考虑采取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置身于彼此仇视的竞争以外的一位人物，是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艾登先生在开罗期间曾使希腊国王认识到设置临时摄政的有利之处。同时，我们希望派遣中东的希腊旅到意大利去作战，以提高流亡政府的威信；如果需要的话，也可派忠实可靠的军队前往希腊的西部。

希腊国王不同意设置摄政，并已返回伦敦。此时，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事机构人民解放军，已在希腊中北部的山区里建立一个国家，成为国中之国。1944年2月，英国军官在人民解放军和民族民主军之间，顺利地达成了一项不甚稳固的停战协定，但苏军此时正在罗马尼亚边境。德军撤出巴尔干半岛的机会愈来愈大了，因此王国政府依靠英军的援助回国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估计这些情况可能在4月间发生，于是便决定采取行动。

3月26日，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委员会在山区成立，并向全世界广播了这项消息。这是对楚泽罗斯政府的未来职权的直接挑衅。一个分庭

抗礼的由共产党控制的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成为团结希腊全体人民的中心。这是在中东的希腊武装部队和国外希腊政府人士中间，发生纠纷的信号。3月31日，一群陆海空军军官在开罗拜访楚泽罗斯，要求他辞职。局势现已到达紧急关头，但在伦敦的希腊国王尚未认识到事态的紧急性。我国派驻设在开罗的希腊政府的大使利珀先生于4月6日发来下列电文："我觉得我必须相当率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希腊国王正在玩火。他不能及时了解局势迅速发展的趋向，因此不仅危害君权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民族解放阵线认识到雅典的政界人士和开罗的希腊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对于他们的危险性。他们也了解，双方取得协议的结果，将使开罗的希腊政府得以增加实力，而他们在山区设立独立政府的尝试就要完结。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过渡时期来煽动希腊军队哗变，以打击希腊政府。

他们的煽动已获得某些成功，在未来几天内，还会更有成绩。"

"楚泽罗斯先生感到自己进退两难。由于雅典的在主教和政界人士宣称给他支持，楚泽罗斯已获得和他同僚们进行合作的良好基础，但此种协议是以他能劝诱国王批准一项任命大主教为摄政的立宪法案作为基础的。现在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楚泽罗斯先生还没得到国王的最后答复，而听到的只是国王表示反对的初步意见。他没有对他的同僚们透露这个消息，以免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不是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在军队中进行煽动的话，这种局面本来还可以维持下去。"

这天傍晚，楚泽罗斯先生辞职，并推荐在他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的韦尼泽洛斯先生继任。4月4日，希腊军队发生了骚乱；其中包括我希望能参加意大利战役的第一旅。5日，在开罗的希腊宪兵司令部被一百名叛军占领；英国军队和埃及警察不得不包围叛军，并顺利地用卡车把他们载往隔离营。在亚历山大港，希腊海员工会的一个领袖伙同三十名追随者，在其寓所周围架起防栅，抗拒警察。希腊王家海军的五艘军舰宣布拥护共和国，要求现政府的各部大臣辞职。希腊政府所有大臣们都向国王提出了辞呈，但同意在获准以前，仍然留任。

※　　※　　※

这时，因为艾登先生不在伦敦，由我主持外交部，因此我便直接处理一切外交事宜。我向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官发出下列电文：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并抄送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4月5日

我们曾同意将一个希腊旅从埃及调往意大利参加盟军的进攻，必要时可不带战车装备，这事距今已有三个多月了。据说只有一个连队已到意大利，其余部队将在月内开到。调动这么少的军队，何以会如此迟缓、困难？他们在埃及容易受到当地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分子的毒化。魔鬼总要找些坏事让游手好闲的人们去干的。现在请从速将他们运出埃及，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个适当的城市里集中。我觉得这个小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应拖延如此之久。

4月7日，我也电告楚泽罗斯先生，内容如下：

获悉你已辞职，十分震惊，此事看来将使希腊在民族存亡的危险关头彷徨无主。刚才会见国王，据称尚未接受你的辞呈。他下周将去亚历山大港。你肯定会在那里等着他的。

希腊海陆军中的情况现在更恶化了，韦尼泽洛斯宣称他不能接任。楚泽罗斯先生4月7日回电说："遵照希腊法律的要求和你的愿望，在目前危机获得合法的解决以前，我当留守原职。假如国王要等回到埃及才来解决这个危机，我担心到那时候，也许不会再有解决的机会了。"

4月7日，利珀先生致电外交部：

在此间希腊人士中发生的事件不下于一次革命。临时性的希腊流亡政府由于其流亡性质所带来的弱点，已深受损害。

它在这种情况下正设法应付局势。它已遭到完全的失败，而在未获得远在外地的国王的批准之前，又不能进行合法的改革，这就更使它困难重重。……

然而，我国大使却希望这种局面可以在国王不在场时在开罗获得解决。"希腊国王目前回到此间，必然会引起新的纠纷。楚泽罗斯和他的全体同僚都坚决表示这种见解。国王会发觉自己陷于孤立地位，不能有所作为，而对我们来说，又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尴尬局面。"他要求外交部极力设法阻止他回国。"在我们此时此地所处的情况下，我请求你们接受当地人士的劝告。此间人士对我的意见都表示同情。"

※　　※　　※

当天，希腊国王在伦敦同我共进午餐。我把大使来电交给他看，未加评语。他说要立时赶往开罗。我认为他的意见是十分恰当的。

首相致利珀先生1944年4月7日

我同国王已讨论了这种局势。他决定返回开罗，预定星期日晚间乘飞机离此；尽管你的来电（我已给国王看过）那样主张，我却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倘若开罗发生的事件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希腊的一次革命，则我不能劝他置身事外，容许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对当地所有希腊政客和煽动者，应同时给予警告：

我们将不惜采取充分的治安措施，来防止可能危害埃及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希腊国王与政府的地位和权力的煽动行为和示威游行。……你应通知楚泽罗斯先生，我希望他留任到目前危机获得合法解决的时候。……

这是一个机会，让你表现英国外交人员具备的那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特点。

次日，我又发出一电：

首相致利珀先生1944年4月8日

如果天气正常，希腊国王将于星期日夜间启程。在此期间，楚泽罗斯先生的责任是坚守他的职务。倘若他能使索福克莱斯·韦尼泽洛斯先生同他一起留任，当然更好。希腊国王到达以后，英国保安部门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可能需要几天时间作出决定，切勿对他催促。我正要求军事指挥官们尽速地把希腊旅调往意大利。他们当然会肃清捣乱分子。

希望舰队司令长官也采用同样方式来维持他所指挥的所有舰只的纪律，但倘非必要，切勿使用武力。

对于你本人说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你应坚持我所指示的方针，不必顾虑后果。你谈到在火山口上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你到底希望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生活呢？可是，请你注意，要很切实地遵守我给你的下列指示，即：首先，武装部队必须保持秩序和纪律；第二，必须保证希腊国王的人身安全；第三，要极力劝导楚泽罗斯留职，直至国王回来并有时间观察周围局势的时候为止；第四，设法使

韦尼泽洛斯同楚泽罗斯一起留任；第五，采用虔诚的、合适的方式来庆祝复活节。

4月8日，一艘希腊驱逐舰抗拒出海命令，除非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在内的政府能够成立才愿出海。哗变的希腊旅在它们的兵营周围建立了防守阵地，在人数很少的希腊空军部队中预料也会发生骚动。我不得不放弃把希腊旅调往意大利的希望。后来，我致电在埃及指挥驻军的佩吉特将军：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1944年4月8日

对于一个胁迫长官、实行哗变的旅当然应该加以包围，并采用停止一切供应的措施，迫使它投降。你为什么不停止水的供应？这样不是会更快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吗？显然应解除这些军队的武装。我同意，我们势必放弃将它们调到意大利的希望。请将各种缴械计划不断向我详细报来。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对它负有最后责任的外国军队中进行政治革命。无论如何，应该使用大批英军进行威慑，以便尽量减少流血事件。

我又向利珀先生详细说明我们的政策，供他在与希腊人士周旋时使用。

首相致利珀先生1944年4月9日

我们同以希腊国王为首的、合法组成的希腊政府已明确地建立了关系。希腊国王是英国的同盟者，我们没有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流亡的无名之辈一时高涨的欲望而将他抛弃。同时，希腊也不能通过各个游击部队，体现出宪政精神，这些游击部队在很多情况下，和土匪并无区别，它们伪装成国家的救星，却鱼肉乡民。如果必要，我当公开斥责这些分子及其倾向，以便强调大不列颠对于希腊的热爱。希腊的苦难，我们过去分担得很少，可惜当时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武装配备。我们唯一希望和关怀的，是看到希腊成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光荣、自由的国家，成为战胜国所尊敬的朋友和同盟者。因此，让我们大家都为这目标而努力，并且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忽视任何不轨的行为。

我一直在极力筹划将希腊旅调往意大利。它们到了意大利，仍旧可能参加预料在今夏实现的攻占罗马的战役。这个旅是希腊第一旅，它代表了过去曾击退意大利侵略者，而只是在德国匪帮进行恶毒而残

酷的干涉后才打了败仗的那个希腊军，它在过去曾有幸提高希腊在世界上的声誉，今后仍有机会这样做。可悲的是，他们竟会用这种机会来表现不光荣的、甚至卑鄙的无纪律行动，而这种行动会被大部分人看成是由于他们无耻地惧怕被调往前线作战。

同样，拥有无数英勇水兵并且在维护祖国荣誉中发挥杰出作用的希腊海军，也不应突然企图干涉政治，并竟敢强使希腊人民接受一种宪法。我相信，倘若能迅速实现勇敢的领导，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作为后盾，就能使这两种军队重新对民族的荣誉和责任具有充分的认识。

我一直在计划使希腊在战胜国的各种国际委员会中重新获得显著的地位。试想我们尽了多么大的力量，才把希腊人士容纳到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中，并力图运送一个希腊旅去参加在意大利即将获得胜利的战争。希腊人在埃及由于得到我们的保护，才安然无恙，他们由我们供给船舰和武器装备，或是在英国中东总司令的军事统率下才获得安全；如果这样的希腊人竟容许国内的争执，妨碍他们对于他们所继承的祖国履行庄严的职责，那么他们将使自己在世界历史上沦于卑贱可耻的地位。由于自私或意气用事，他们会很容易地使希腊堕落到在国内外都黯然无光的地位，而他们自己的名声也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希腊国王是他的人民的公仆。他并不要求统治人民。一旦情况恢复正常，他将服从人民的公决。他本人及其王室完全听凭希腊全国人民安排。德国侵略者一旦被驱逐出境，希腊究竟会成为一个共和国或君主国，将完全依照人民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希腊人不能对于共同的敌人保持着他们的仇恨呢？这个敌人已使他们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假如没有伟大盟国的坚决努力，作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希腊人民已经被敌人消灭了。

※　　※　　※

佩吉特将军现在向我报告，希腊第一旅已背叛它的长官，并且拒绝遵照他的特别命令进行缴械，他建议采取直接行动来执行这种命令。4月9日，我电告他说："这些小规模的事件正在迅速发展，我完全同意你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如果能不造成流血事件而使该旅就范，那就是你的成功。但是必须使它就范。你可望得到我的支持。"

希腊旅现在被拥有优势兵力的英军包围着。前者人数是四千五百人，有五十多门炮，全都部署在抗拒我们进攻的防御阵地上。4月12日，我对利珀先生和所有其他有关人员再发出指示："关于政治问题，根本谈不上与叛乱分子谈判条件。

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回到他们的岗位。他们必须无条件地缴械。

千万不可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即不惩办主谋者。……至于宽大处理的问题，将由国王决定。在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以前，应让我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措施。"

我又指示：

首相致利珀先生及全体主要有关人员

（在开罗）1944年4月14日

在采用武力以前，你们必须使断绝供应的措施在兵营和海港两处确实发生作用。你们应充分利用封锁这个武器，并防止突围的企图。切勿过分顾虑外界的影响。不要露出自己急欲谈判的情绪。只需用大炮和优势兵力包围它们，让饥饿发生作用。除由我特别吩咐者外，绝不要接受美俄方面的任何援助。你们有充分武力可以支配，也有足够的时间，迫使〔叛军〕服从正当的纪律，这比成立任何特殊的希腊政府重要得多。如果我们当初听任一旅部队或一支小舰队干涉政治问题，那样会产生更大的害处。

根据我最近收到的情报，有关希腊旅的局势已有好转的迹象，他们已吃光了口粮。你们应充分利用这些趋势，并且不断地向我报告。

次日：

首相致利珀先生1944年4月15日

请勿受当地希腊人士可能产生的反英情绪的影响。如果采用抚慰的办法来结束这个严重事件，将铸成大错。这种办法将来可由希腊国王及其新政府作为宽恕的措施来加以实施。我们务必要使这些人无条件放下武器，俯首就范，我相信不致发生流血事件。

※　　※　　※

这时希腊国王已到达开罗；4月12日，他发表一项公告，宣称主要由希腊国内的希腊人士所组成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将要成立。次

日，韦尼泽洛斯继楚泽罗斯就职，并且秘密采取各种步骤，将希腊首都方面的代表带到开罗。

现在我把全部情况报告罗斯福总统，他对我的意见和希腊国王乔治都表示同情。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4月16日

当民族解放阵线所主持的政治委员会在希腊山区成立以后，紧接着在希腊陆海军中便发生了骚乱。毫无疑问，那些长期从事破坏希腊军队对于它们合法的国王及政府的忠诚的极端分子，便利用这个天赐良机采取公开的暴力行动。这些叛乱分子无疑是反对国王、赞成共和政体的，但在骚动中，几乎始终没有直接攻击国王的个人地位。他们提出的唯一明确的要求就是，希腊政府应该采取直接有效的步骤来承认并联合希腊的政治委员会。

这一危机发生在一个特别不幸的时刻，因为楚泽罗斯先生已邀请雅典许多稳健的政治家从速到开罗来参加政府。他也曾邀请共产党控制的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前来；

这个组织建立了并控制着政治委员会。所以，楚泽罗斯竭尽所能要设立一个有真正代表性的希腊政府。

他获得他的同僚们对这个方案的支持；看来他们并未参预煽起希腊军队中的骚动。但他们极端妒忌楚泽罗斯的地位，便利用希腊军队中最初规模不大的骚动来迫使他下台。楚泽罗斯感到自己已无法控制局势，便提出辞职，并推荐韦尼泽洛斯继任首相。希腊陆军中的骚动迅速蔓延到海军，在陆海军中，骚乱已发展到全面哗变的程度。开罗的政界人士认识到问题超出个人争权夺利以及个人野心的范围，他们只求物色一位以左倾思想著称，可以被军队中的叛乱分子所接受的人物来担任首相。

希腊国王不愿接受一个事实上由叛乱分子指定人选的新政府。他认为希腊武装部队中的秩序必须恢复，然后才能对政府进行任何合法的改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曾训令我们驻希腊政府的大使，极力劝导希腊大臣们在国王能返回开罗研究形势以前留守原职。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对这点都同意照办。我又训令中东的军事当局坚决处理他们所指挥的希腊军队中的无纪律状态。希腊陆海军中的秩序尚未

完全恢复，但叛乱分子正被孤立起来；主谋者一旦被捕，叛乱即可平息。

希腊国王现已到达开罗，他在亲自研究局势以后已组成了以韦尼泽洛斯先生为首的政府。

总统给我下列极其有益的回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4月18日

感谢你提供了有关希腊在参加我们盟国作战中最近遭到困难的材料。

我和你抱有同样希望：你处理这问题的行动方针可以促使希腊人重新回到盟国的阵营中来，参加对野蛮人的作战，这是符合希腊历史上的英雄们所建立的传统的。坦白地说，我的家族和我本人为希腊独立作出个人贡献前后已历一百多年，因此我对现状甚感痛心。我希望各地的希腊人士摒弃偏狭之见，恢复正常感情。让每个希腊人回想光荣的过去，表现出目前十分需要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假如需要的话，你可以根据上述意义引用我的话。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4月18日

对你十分感激。我已通知我方人员，将你的来电转告国王和新任大臣们，同时也可以向叛变的希腊旅和顽抗的希腊舰只宣读。这可能会产生极其有益的效果。

※　　※　　※

因为事变在亚历山大已发展到高潮，我致电海军总司令：

1944年4月17日

你应使"阿韦罗夫"号①的高级长官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的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证，是得不到我们的回报的。我们在必要时将对叛变的官兵开火。希腊海军的官兵们毫无干预新的政府组织的权利。他们的责任是服从伟大盟国所承认的希腊政府给予他们的命令。

①希腊巡洋舰。

希腊旅中的哗变形势，也正在发展为一种危机。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1944年4月22日

如果你认为必须向叛军兵营开火，你可考虑是否先向那些将炮口指向你们的炮垒试射几下。假如他们没有回击，那么经过适当的间歇时间，再给以更猛烈的轰击，在此同时，如果他们再坚持下去，可将你们准备射击的火力告诉他们。我们准备使用最大的武力，如果可能，自当避免屠杀。建议责任应由英方，而不是由力量微弱、摇摇欲坠的希腊政府担负。

我接到下列回电：

佩吉特将军致首相1944年4月23日

我的计划是按照你的指示制定的。为了仔细观察他们的兵营，我们首先必须夺取高地上的希腊军队的两个哨岗。这将在拂晓以前，只由步兵去完成。天明以后，我们将在他们的兵营上空施放烟幕十分钟。然后停止，等待烟幕消散，便散发传单。传单说明还要施放一次烟幕，将有半小时之久，在烟幕掩护下，所有愿意离开兵营到我们防线来的人应该行动起来。假如在这以后，叛变者仍然顽抗，就对准他们的一个炮垒发射几炮；再停一下，给以投降机会。我们当反复使用这样办法，直到他们的全部大炮都被击毁为止。倘若叛军仍不投降，那就必须派遣一支步兵在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进攻兵营；但是那些坦克将用于狙击，并不让它冲入敌营，因为据说叛军充分准备着反坦克的武器。他们现在无疑地已缺乏粮食，但已设法从当地阿拉伯人中采购到一些。事实证明要想紧紧地围困叛军兵营以防止这点，还是不可能的。

当日晚间，发生叛变的希腊军舰已被忠诚的希腊水兵占领；叛军连同伤员五十名已被集中起来运送上岸。佩吉特将军现在希望通过谈判促使希腊旅投降，而不致发生流血事件。

这个事件的处理完全成功，因此，我能在次日通知罗斯福总统说，英国军队经过希腊叛军微弱的抵抗后，已占领俯瞰希腊兵营的山脊上的主要阵地。希腊叛军没有死伤，但有一名英国军官阵亡。希腊旅投降缴械，被解往俘虏营，其主谋人员已在那里被逮捕起来。海军叛兵早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已经无条件地投降了。

我对佩吉特将军说："对你采取坚决而机智的行动所获得的满意的结果表示祝贺。"

罗斯福总统同我一样，也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4月26日

对你处理希腊海陆军的叛变获得成功，十分高兴。我希望你对埃及政治问题所作的努力达到同样的成功。"霸王"作战计划希望能得到在意大利的有力行动来支持，这个前景在给意大利战役规定一个向敌人全力总攻的日期以后，将更为光明。鉴于我们暂不执行"铁砧"计划，所以在意大利取得真正的胜利看来是必要的。

我在休假的地方，一切顺适。医生承认我的健康状况已有增进。

※　　※　　※

我们也曾使用电告莫洛托夫或通过驻开罗的苏联大使馆转送函电的方式，一直使俄国人了解这些事件的情况。苏联政府只限于对我们的行动进行批评；5月5日，我们在莫斯科正式请求俄国在应付希腊事件中同我们合作。它答复，关于希腊政治问题的任何公开声明，倘若俄国参加，是不适当的。

※　　※　　※

叛变事件结束后，成立希腊新政府的问题变得尖锐化了。

人们并不认为韦尼泽洛斯宜于担任这项任务，希腊社会民主党领袖帕潘兹雷乌从希腊国内被选拔出来，于4月26日就职。次日，他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成为包括希腊山区领袖在内的各党派会议的议题。这些代表于5月17日在黎巴嫩的山间游览胜地开会，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会议才取得协议：在开罗成立一个由帕潘兹雷乌任首相、所有集团都有代表参加的政府，而在希腊山区，则有一个统一的军事组织继续向德军抗战。这样的安排为将来开辟了很有希望的前景。

5月24日，发表了希腊新政府的公告。同日，我就这些事件向下院作了报告：

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后，黎巴嫩会议已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新政府将包括各党派的代表；新政府当致力于一个归根结底是唯一值得重视的目标，即：成立一个国民军，将一切游击队都整编在内，并使用这个军队驱逐敌人出境，或者最好是就地消灭敌人。

星期一，报上发表了〔希腊〕共产党和极左翼党派的领袖们给我的那封可喜的来信。今天报上又发表了帕潘兹雷乌先生给我的来信；来信表明他对他的政府前途所抱的希望，并感谢我们帮助解决这些不

幸事件；我称这些不幸事件是失败病，希腊现在是有机会根治这种病症的。我相信目前形势--我希望并且祈祷形势可能如此--表明希腊在肃清它国土上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将有新的良好开端。因此，我向下院报告，希腊形势已发生显著有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已超过我上次报告这问题时的能谈到的内容。

这个惊心动魄的插曲，就此圆满结束。它与大战的大规模行动相比，虽然范围很小，然而却可能成为妨碍我们事务的不断的争论。因为我个人对这个事件负有很直接的责任，所以作了详细记载。我在发出所有电文以前，都在战时内阁中传阅，我的同僚们丝毫没有妨碍我的自由行动。我们军队的司令们能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和耐心，去平息具有这样激烈情绪的军队中的政治性哗变，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功勋；而且除了一个英国军官--来复枪旅第二营少校科普兰牺牲以外，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而他的死也绝不是徒然的。

我们所有的人在欧洲和世界的这个神经中枢地点，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斗争，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再度进行详细叙述，然而，我认为，整个看来，我的政策经事变证明是正确的；不但在战时是如此，即在目前撰写本书时，也是如此。

第三十一章　缅甸及其外围

回顾--美军和澳军在太平洋推进--盟国在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对日战争获得巨大进展的一年--美国越过"驼峰"的空运--我们的不同观点--2月25日罗斯福总统的来电--1944年缅甸战役的胜利开端--日军准备入侵印度--温盖特著名的"远程突破部队"作战行动--他牺牲了--日军开始向英帕尔进攻--科希马的防卫战--战争的高潮--一切依靠空运--史迪威将军在密支那的胜利--英帕尔周围的战斗--日军准备入侵印度的企图宣告失败。

现在必须请读者回顾大约一年以前的局势，以便了解太平洋方面对日战争的总形势。目前美国、澳大利亚联邦正使用主要力量进行这场战争。

到了1943年下半年，日军已失去了新几内亚的东端。麦克阿瑟将军必须先克复新几内亚全部北海岸，才能攻占菲律宾群岛。美国第四十一师的一部分部队向萨拉茅阿前进；6月底，其他军队从海上开来，在它附近登陆。它们同来自伍沃的第三澳大利亚师会合，开始进攻萨拉茅阿。这次进攻是有的放矢的，要想把敌方增援部队从作为第二个目标的莱城吸引过来。1943年9月4日开始展开对莱城的进攻，曾在阿拉曼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九澳大利亚师，当时在该城东面十哩的海岸登陆。第二天，美军伞兵部队在马克汉姆河谷的纳德扎普着陆，在澳军先遣部队的帮助下，迅速地建成了一个机场。

第七澳大利亚师空运前来，立刻向前推进。莱城受到两面围攻，在9月16日被占领。前几天曾攻下萨拉茅阿，10月2日芬什哈芬也被攻陷。所有这些城市的抵抗都很猛烈。由莱城向西北伸展的马克汉姆河谷，有许多地点可以辟作机场。第七澳大利亚师迅速地利用胜利的机会，通过一系列的空袭，占领了这片地区。所有军事行动都计划得很妥善，而在执行中也得心应手，同时，整个陆海空三军也达到了高度的合作。

澳大利亚部队攻占芬什哈芬后，遭到了日军猛烈的反攻，在10月最后的两个星期中，发生了多次的战斗。到了11月中旬，第五澳大利亚师通过休昂半岛的山脉向前推进，攻陷了一系列设防巩固的阵地，

而第九澳大利亚师正在俯瞰马克汉姆河谷的各处高地进行扫荡。美国第三十二师的一部分在1944年1月初，在赛多尔进行两栖登陆，2月11日，第五澳大利亚师前来同它会合。肃清休昂半岛的敌人费时五个月。在当地作战的一万二千名日军中，幸存的不超过四千二百人。

4月，麦克阿瑟将军率领部队从海空两路迅速地跃进了四百哩。他绕过驻在威瓦克岛的五万日军，派遣美军一个师在艾塔佩，另外两个师在荷兰迪亚附近登陆。日本的空军遭到了痛击，三百八十架飞机被击毁。此后盟军在海、空军方面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麦克阿瑟能选择对他最有利的任何目标，而将日本那些大型的袋形阵地留待以后解决。他最后跃进到比阿克岛，美国第四十一师则与岛上将近一万名守军进行了猛烈的战斗。一支由十二艘日本战列舰组成的护航队企图运来增援部队，但在空军轰炸下，或被击沉，或受重伤；1944年6月底以前，比阿克岛已处在美军有效的占领之下。这标志着新几内亚的两年战斗的结束；由于当地敌军的顽强抵抗、地方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疫病的猖獗以及交通条件的短缺，因此，这个战役的艰苦性是历史上少有的。

※　　※　　※

在更远的东方，1943年7月初，在麦克阿瑟将军进攻萨拉茅阿的同时，哈尔西海军上将在新乔治亚发动了进攻。经过几周的激战，该岛和邻近岛屿都被占领。空战重又成为战斗的特色，美国空军人员的优势不久证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空军的损失现在超过了美国空军，其比例约为四或五对一。

七八月中，美军经过一系列的海上战役，获得了制海权。

到了9月，日军抵抗的主力已经崩溃，在布干维尔岛和其他岛屿上，虽然仍有激烈的战斗，但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却在1943年12月结束了。目前还在敌人占领下的阵地已被孤立，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地绕过它们，而听其自行衰败。

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已成为第二个进攻中心。在11和12月中，该地不断地遭受盟国空军的猛烈袭击；1943年的最后几天，麦克阿瑟将军的两栖作战部队在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罗斯特角登陆。现在决定绕过拉包尔。因此，需要另一个支持美军向菲律宾进军的基地，而这个基地就是麦克阿瑟所能控制的、位于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中的马

努斯岛。1944年2月，由于攻下了拉包尔东面一百二十哩的格林岛，便结束了这种包围的第一个阶段。接着，又出色地占领了西面的整个阿德米勒尔提群岛。3月间，在拉包尔北面的埃米劳岛被哈尔西海军上将占领了。于是，拉包尔就完全陷于孤立。这样，围绕这些岛屿的天空和海洋便完全转到美军的控制之下。

※　　※　　※

这时，尼米兹海军上将所指挥的美国海军主力部队开始集中，准备冲过赤道附近的各个岛群；这些岛屿构成一群前哨据点，保卫着日本舰队在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岛的根据地。位于最东面的吉尔伯特群岛在1941年被英军失守，现在被选作第一个进攻目标。1943年10月，曾在中途岛战役中享有盛名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被任为太平洋海军司令。11月，当哈尔西进攻布干维尔岛时，斯普鲁恩斯向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岛发动进攻。这个岛屿设防坚固，约有三千五百名日军担任防守。虽然事先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但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登陆时仍遭到激烈的抵抗。经过四天的激战，尽管死伤严重，这个岛还是被占领了。

塔拉瓦据点被解决以后，向吉尔伯特群岛西北面的马绍尔群岛进攻的道路便平坦无阻了。1944年2月，以马绍尔群岛作为目标的两栖作战行动是在太平洋地区所尝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2月底，美军获得了胜利。斯普鲁恩斯未曾停歇便开始进攻的第二个阶段，即以空袭来削弱日军在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工事。这些军事行动地最显著特点，就是在一个海洋区域内从海上进攻的灵活性。在欧洲方面，我们正对"霸王"作战计划进行最后的部署，在英吉利海峡的狭隘海面上集中广大部队，而斯普鲁恩斯的航空母舰却部署在广阔的海面，进攻远在日军防御圈内的马里亚纳、帕劳和加罗林等群岛中的各个岛屿，同时又帮助麦克阿瑟进攻荷兰迪亚。在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前夜，各地日军的力量已是江河日下；它在中太平洋的防御体系已被打开许多缺口，瓦解它的形势已经成熟了。

马歇尔将军在总结西南太平洋这些战役时报告说，在稍微超过十二个月的时间内，盟军"已向日本帝国的心脏推进了一千三百哩，断绝了十三万五千多日军的后路，使他们无法获得解救。"

※　　※　　※

现在必须在读者面前展开东南亚的一幅迥然不同的战争画面。十八个多月以来，日军一直控制着一个广阔的弧形防御地带，其中包括早期占领的地点。这个弧形地带从我方英国及印度部队正在当地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的缅甸西北部丛林茂密的山地开始，越过海洋伸展到安达曼群岛以及荷属广大领地，苏门答腊和爪哇，再由此东折沿着一连串小岛绵延到新几内亚。

美军在中国已建立了一支轰炸机队，对中国大陆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敌人海上交通线出色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美军想要扩大这种空袭，在中国建立远程飞机的基地来轰炸日本本土。滇缅公路已被切断，美军正越过他们称之为"驼峰"的喜马拉雅山南部支脉，空运他们自己的以及中国的军队所需的一切供应物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一向主张通过空运来援助中国，并改善航线和保护机场，然而，我希望这种援助可用温盖特型的那种主要依靠空运和空运给养而维持的部队来完成，但其规模应当扩大。美方希望不仅通过不断增加的空运接济，而且也通过陆上运输来援救中国，因此便向英国和他所统治的印度提出了重大的要求。他们敦促修建一条汽车公路，从他们在利多的空运起点，穿过五百哩的丛林和山地，通到中国境内，并将此事看作一个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从阿萨姆到利多只有一条单线窄轨铁路。这条铁路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防守边界阵地的军队的给养，早已在经常使用中。但为了建筑通往中国的公路，美方要我们首先迅速地克复缅甸北部。

我们当然赞成使中国继续抗战，并从中国境内进行空军活动，但此事需要统筹兼顾，并研究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十分反对将来在缅甸北部进行大规模战役。这是对日作战的一个最不利的地点。从利多建筑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也是一个巨大而艰苦的任务，而且等到建成的时候，也许就用不着了。即使能及时建成，用以接济仍在作战的中国军队，那也不会对它们的战斗力有多少增进。据我看来，加强美方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的需要也会日渐减少，因为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以及从澳大利亚向前推进，我们会获得更接近日本本土的机场，因此，根据这两个理由，我们争辩说，大量耗费人力物力是得不偿失的，但我们未能使他们改变主意。他们的民族心理是这样的：理想越大，就越

是全心全意地、孜孜不倦地力求成功。假如理想是很好的话，这真是一种值得钦佩的特性。

我们当然想收复缅甸，但我们却不愿被迫采用通过薄弱的交通线，穿过对作战有难以想象的障碍地区的陆上进军，来达到这个目的。缅甸的南部以及南部港口仰光，比北部更有价值，但是整个缅甸，不论南北，都离日本太远。倘若使我军踏上这条岔道，陷在那里不能自拔，那么我们在远东的胜利中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希望将日军遏制在缅甸，而采用突破或穿过作为荷属东印度的外围的那些岛屿形成的弧圈，向前进军。这样，我们英国和印度的整个战线就会越过孟加拉湾，依靠在各个阶段使用的两栖作战的威力，向前推进，与敌人直接交锋。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尽管双方诚恳地进行压制，坦率地进行讨论，而且也认真地执行决议，但并没有得到消除。我们在阅读这一段战役的历史时，应当参考这些一直在起着作用的背景：地理条件、有限的人力物力情况以及政策方面的冲突。

※　　※　　※

罗斯福总统向我明确地阐述了华盛顿方面的观点。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2月25日

我的三军参谋长们都同意，我们横跨太平洋前进的主要中间目标在于台湾①--中国海岸--吕宋这一区域。最近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战争中获得的胜利，表明我们能够加快地向西推进。看来，我们在1945年夏季以前进入台湾--中国--吕宋这一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我们进入这个主要地区直到在这个地区内获得巩固的阵地这段时间里，调集现有的最大的空军力量来支援我方军事行动，便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需要尽力扩充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实力。

①原文为福摩萨（Formosa），下同。--译者

我一贯主张使中国发展成为支援我们在太平洋前进的根据地。由于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因此从中国方面获得应有的援助，在时间上是显得越发紧迫了。

因此，对我们来说，竭尽一切力量向中国运送更多的供用物资是责无旁贷的。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用增加空运吨数或开辟一条穿过缅甸的公路的办法。

我们如能占领密支那，获得一个空运中途基地，同时加强对空运航路的保护，就可以使我们立刻增加对中国的空运量。

史迪威将军相信，如果蒙巴顿的第四军能从英帕尔出发占领瑞冒和望濑地区，那么由他指挥的中美联军便能够在今年旱季结束以前攻下密支那，而且一旦占领该地，就能将它守住。我知道这是强人所难，但我认为，在你有力的鼓励下，蒙巴顿部下的司令官们是能克服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的。

日军不断在缅甸增加实力，这使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能力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来保持主动权，以免他们发动攻势，从而可能越过边境侵入印度。……因此，我最迫切地希望，你用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即将在上缅甸进行一次猛烈的战役。

※　　※　　※

这次战役在12月开始。当时，史迪威将军率领他亲自在印度组织并训练的两个中国师从利多越过分水岭，进入主要山脉下面的丛林地区。他遭到著名的日本第十八师团的抵抗，但仍稳步前进，到了1月初，已深入四十哩，而筑路工人则留在后面辛勤地修路。在南面，克里斯蒂森将军所率领的英国第十五军在1月19日开始沿着阿拉干海岸前进。同时盟国空军加倍努力，加上获得新到达的喷火式战斗机的增援，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优势，我们不久便可看出这种优势是极有价值的。

2月4日，我们的进军突然遭到阻截。日军也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从11月以来，他们将在缅甸的军队从五个师增加到八个师，他们企图侵犯东印度，并煽起当地人民背叛英国。他们的首次出击是在阿拉干海岸进行反攻，企图夺取吉大港，并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后备军诱往那条战线。他们在海岸正面截住我方第五师，并以一个师的主力穿过丛林，包抄远在内地的第七师的侧翼。几天内，第七师被包围了，敌军切断第五师沿海岸的后路。他们满以为这两个师会撤退，但没有估计到一个因素，即空运给养。第七师部署兵力，组成袋形阵地，坚守阵地，誓死抗击。两星期中，粮食、水和弹药都像从天而降的甘露那样，空投给他们。敌军却没有这种便利；他们只备有十天的供应。而第七师的顽强战斗又使他们不能获得更多的供应。由于不能压倒我方挺进的部队，而北面又受到我们从后备部队中调出来的第二十六师的

紧逼，因此他们分散成小型部队，通过丛林，且战且退，遗尸五千具。

第十五军继续前进。他们粉碎了日军在丛林中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们为这项成就感到自豪。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1944年3月1日

今天我已就阿拉干战争向你发出公开的贺电。这次战役获得这样的胜利，使我非常快慰。这标志着你们军队的新精神，我并相信这将促使每个士兵更加紧追击敌人。根据我在此间所看的地图，我觉得你没有理由不沿着海岸朝着阿恰布港的方向继续推进。

※　　※　　※

2月间，各种迹象确切表明，敌人也正准备在中路战线上进攻英帕尔，企图先发制人，阻止我们自己所计划的向钦敦江的进军。现已出名的"钦迪特"①作战行动是我们进攻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日军显然会抢先进攻，但我们决定，温盖特旅团应当继续执行它的任务。这项任务主要是切断英都附近的敌方交通线，从而打乱敌方，特别是史迪威正与之战斗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供给系统。并且，敌军将被迫分兵去应付在后方所受到的威胁。一个"钦迪特"旅，即英国第十六旅，已经在2月5日从利多出发。它穿过了四百五十哩的山地和丛林向前进军，所需的给养全靠空投。

①"钦迪特"是温盖特远程突破部队的通俗名称。

3月5日依靠拥有二百五十架飞机的美国"空中突击队"的支援，开始把英国和廓尔喀人的混合部队第七十七和第一百十一两个旅空运到战地。这些部队在集合地点会齐以后，便开始执行任务，切断了英都北面的铁路。

我将所有情况详细告诉了罗斯福总统。

1944年3月14日

我想，你听到温盖特的远程突破部队已有两个旅空运到战地的消息，将会感到兴趣。飞机着陆地点是在两个地区内选定的；这两旅部队能够从这两个地区向西推进，其主要目的在于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从而援助美中两国军队在更远的北方进行战斗。这些飞机着陆地点是在深入敌军占领区一百哩的地方，距离运输基地有二百六十哩。

最初利用滑翔机降陆，滑翔者着陆后便准备跑道，以便运输机降落。从3月6日到11日，共有七千五百人携带他们的一切装备以及骡子安然降陆。只损失了一些滑翔机，而有些还可以修理。这些突击旅现已开始推进，但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留守部队看守着一处跑道，准备迎接一个"喷火"式战斗机小队和一个"旋风"式战斗轰炸机中队，这些空军是飞来保护基地，并提供空中支援的。

第一天晚间，发生了惟一的严重事故。北部地区的一处跑道发现已被日军阻塞，而其余跑道的路面比预料的情况要坏得多，因此造成了飞机失事，残骸堵塞了跑道，使飞机不能在当晚继续降落。少数滑翔机被迫在空中折回，未能到达我方地区。在这地区内立刻又准备好另一个跑道，准备两天后使用。死伤和失踪者总计至多为一百四十五人。

这个军事行动似乎完全出乎日军的意外。敌方空军对北部地区的跑道未曾袭击，南部一处跑道只是在3月10日我方人员离去以后才遭到轰炸。事实证明，敌军本身计划之一是在曼德勒地区的机场集中了飞机。结果，我们集中调来保护降陆的强大空军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两天内，击毁了六十一架敌机，而我们自己只损失了三架。

我们都很高兴，温盖特部队的大胆尝试有如此良好的开端，而空运部队去前方作战的行动的胜利又成为前途的吉兆。

你们的人员在运输中队中以及支援空战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天，罗斯福答称，"听到我们在温盖特指挥下的部队获得胜利的消息，我十分振奋。如果你致电温盖特，请转达我的衷心祝贺。希望这种出色的行动继续下去。这是空降部队的英雄业绩，可是也不能忘记骡子的功绩。"

温盖特竟尔不寿，未能看到这第一次的胜利开花结果。3月24日，他在飞行中牺牲了，这使我极其悲痛。那天他坚持起飞。事实尚未查清，或许是由于飞行员在浓密的云雾中迷失了方向。飞机在山坡上撞毁（事后很久才被发现），一团明亮的火焰和他一起熄灭了。

※　　※　　※

3月8日，日军三个师团对我们中路战线进行了预料中的进攻。斯库恩斯将军将他那个也拥有三师兵力的第四军撤到英帕尔高地，以便

集中力量在他自己选定的地区进行战斗。

如果敌军切断通往迪马普尔后勤基地的公路，斯库恩斯就得依靠空运接济，直至战役胜利为止。日军又重复使用他们曾在阿拉干战役中遭到失败的那种战术。他们指望夺取我们在英帕尔储藏的物资来供给自己。他们不仅要切断我们通往迪马普尔的公路，而且要切断铁路，从而腰斩维持史迪威部队和美国对华空运的供应线。因此，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关键还是在于空运。蒙巴顿的资源虽然相当雄厚，但还远远不算充分。他想保留从"驼峰"运输线上借来的二十架美国飞机，并且还要求借用七十架。这是一个难以出口、也难以办到的要求。在以后令人焦急的几个星期中，我给他以最有力的支持。我对他说，"三军参谋长们和我正以全力给你支持。我已电告罗斯福总统。我认为一切应以战争为主。你肯定会达到目的的。"最后，蒙巴顿从地中海战区暂时借用了七十九架飞机，因此，他的需要大体上得到了满足。

到了3月底，日军已切断通往迪马普尔的公路，并从三面紧逼英帕尔平原的边缘。第五印度师从战争已中止的阿拉干海岸空运到英帕尔，而第七印度师则空运到迪马普尔。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三军总部、英国第二师、一个印度独立旅以及温盖特部队最后剩下的一个旅都经铁路到达迪马普尔。

日军在北面的进攻，在山间道旁一个名为科希马的小村庄被制止了。这里的守军包括皇家西肯特军的一个营、一个尼泊尔营、阿萨姆来福枪团的一个营以及一切能拿起武器的人，其中甚至有刚出院的疗养者。他们在4月4日遭到日本第三十一师团的袭击，被迫逐步退进日益缩小的地区，最后退入山中。他们除了获得空投的给养以外，没有其他补给。他们受到四面围攻，但由于空军的轰炸和炮火的支援，他们坚守阵地，直到20日从迪马普尔一路攻来的印度一百六十一旅和英国第二师前来解救时为止。日军被击毙四千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进行的英勇的科希马保卫战是值得歌颂的事迹。

※　　※　　※

我们获得了制空权，但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运输机作为后盾。5月中发生了最紧迫的问题。六万名英军和印度军以及他们的一切现代化装备都被包围在英帕尔平原的圆形地带内。

我觉得这比其他问题都更紧急。根据"一切以战争为主"的原则，我运用我的权力了。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1944年5月4日

在这次战役中，你为了胜利所需要的一切都应照办。不论哪一方面的拒绝，均非我所能容忍。我决定给你充分支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5月9日

必须不惜一切牺牲来弥补这个缺陷，其办法是：或者延期把七十九架运输机调往地中海，或者留下二十架，再从"驼峰"借用五十九架，或者既延期又借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牺牲这次战役。我极愿致电罗斯福总统，向他指出，牺牲这次战役对他本人援助中国的计划所带来的不幸后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霍利斯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5月14日

无论如何，蒙巴顿海军上将不应把七十九架飞机调往地中海，除非他所指挥的飞机由美国或"驼蜂"调来的合用的飞机加以更换。他的论点，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驳斥的余地。

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充分的理由足以说明，假如这些飞机延期到达地中海，亚历山大将军的战役就会受到妨碍。威尔逊将军在空军方面已获得绝对的优势，而这些飞机对于目前的战争并不如在战争获胜以后进行两栖作战时那么必要，但另一方面，它们对于缅甸所进行的战役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霍利斯将军应该给我准备一份简单的备忘录，今天午夜，我将同他讨论一下。同时，这份备忘录应该给三军参谋长参阅。我已下定决心，不能让蒙巴顿的战役，由于将一百五十架飞机调往方向相反的、五千哩以外的地区的那种愚蠢行为而遭到挫败；倘若在满足这种需要方面不能使我满意，明天，我当向罗斯福总统发出呼吁。

※　　※　　※

这期间，在北部的前线，史迪威在日本第十八师团的顽强抵抗下，正迅速向孟拱-密支那一线推进。他对于东翼战线感觉忧虑，因为沿着中国边境的敌军第五十六师团可能向他轰击。罗斯福总统已敦促蒋介石再派一个中国师给史迪威，但直到4月21日，这个大元帅才同意

派遣他在云南的军队进入缅甸。5月10日，四个中国师在昆弄及其上方越过萨尔温江，从而困扰了日军的侧翼。

正在敌军交通线上活动的"钦迪特"，4月初又获得了两个旅的增援，因此现在作战的总共有五个旅。他们沿铁路向北推进，一路上阻止敌方援军通过，并破坏军需品的临时仓库。尽管他们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日军没有从英帕尔前线撤回任何部队，而只从史迪威的前线撤退了一个营。他们从暹罗调来了第五十三师，企图摆脱困境，但没有成功，却被打死了五千四百余人。

5月17日，史迪威使日军和我们都大吃一惊，因为梅里尔将军指挥的美国旅迅速前进，夺下了密支那机场。于是，便空运援军来进攻该城，但日军顽强地坚守到8月初为止。5月底，史迪威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孟拱，被精锐的"钦迪特"旅即第七十七旅包围，终于在6月26日攻占了。这些胜利主要是由于史迪威的领导才能、魄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他的部队因为奋战过甚而精疲力竭，许多部队必须撤退。

※　　※　　※

英帕尔周围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我方空军处于左右一切的优势，但雨季阻碍着我们空运赖以获得胜利的给养。我们四个师逐渐地都突破了包围圈。沿着科希马的公路，我们的援军和被围的部队从两面奋战过来，以便会合。这是和时间赛跑。我们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它们的进展。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1944年6月22日

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英帕尔的形势，特别是关于给养和弹药的储备，感到忧虑。你绝对有权要求获得为了维持战局所需要的一切飞机，不论从"驼峰"或从任何其他方面调来均可。必须将"驼峰"的飞机当作目前的后备力量，必要时，应予征调。由于美军的辉煌战果，我们的军队到达了密支那，但如果不从"驼峰"补充力量，无论密支那或英帕尔都难以固守。假如你不能及时地提出要求，并在需要时要求我从这里给予帮助，那么，倘若将来打了败仗，事后再来抱怨就不好了。必须抓紧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它是既严重而又危急的。

祝你成功。

这封电报尚未到达时，便传来了获得圆满结果的消息。我引述蒙巴顿海军上将的报告如下：

在6月份第三周中，形势十分危急。我们虽然经过前两个月的种种努力，看来第四军可能在7月初将储备耗尽，但在6月22日，提前了一个半星期，英国第二师和第五印度师在英帕尔北面二十九哩的一个地点会师了，同时打开了通往平原的道路。护航队也于同一天开始到达。

蒙巴顿有充分的理由补充下面几句话："日军侵略印度的企图实际上已成过去，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英国将在缅甸获得第一次大捷。"

第三十二章　对日作战的策略

我们面临的选择--我在1944年1月24日写的备忘录--蒙巴顿海军上将派出的代表团抵英--新的计划--美国的异议--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驶往新加坡--它阻挠了两栖作战计划--我们失去了当地的海军优势--我在3月10日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罗斯福总统的复电--我在3月20日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中间战略"。

叙述的陆空激烈决战在缅甸和太平洋打得正凶的时候，我们在伦敦、美国人在华盛顿、以及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正在热烈地辩论着今后对日作战的全盘策略。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会议上，就太平洋战争的长期策略提出的报告，谈到英国在这个战争中的任务，还谈到罗斯福总统和我虽然签署了这个报告，但由于繁忙，尚未进行研究，也没有一起讨论，或和我们的顾问们一起讨论。后来，我在马拉喀什接到一项要求，要我给各个自治领就这个问题发去一个电报，这时，我才发觉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看法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立刻感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样，在我和战时内阁同我们所信任的军事同僚之间，产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分歧。

简单说来，我们面临着下列选择：我们是否应该派遣我们的海军和我们能够抽调或运送出去的陆军或空军，以澳大利亚为基地，配合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部队的左翼联合作战?

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在这一点上，他们已在开罗会议上，毫不费力地同他们的美国同僚们达成了协议。

但另一方面，我和我的同僚们，则主张我们应该以印度为基地，向东推进到马来亚半岛和荷属群岛。参谋长们认为，既然蒙巴顿在德国战败后六个月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大提前执行他们关于增援太平洋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对这项计划是承担了责任的。

我刚一回国，就立即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我们第一次对全部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彻底的讨论。

几天以后，我写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月24日

所有参加19日会议的我的内阁同僚们，在和我谈列计划人员在会上详加解释的计划时，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我自己也不同意这些计划。这个问题必须在两国之间进行辩论。

另外，应当提起注意的是，这个计划与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对我们解释的计划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很显然，甚至美国人本身的意见也很不一致。

2．谁也不会反对派遣少数舰艇和美国舰队一起，参加他们可能筹划在6月进行的某个战役，而且我们当然应该随时准备在太平洋组成一支舰队。但是，任何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计划，如果不能在1944-45年间我们打败希特勒以前，为我们驻在印度及孟加拉湾一带的庞大的陆空军提供用武之地，我们就不能认为这种计划是可取的。

3．对这些部队来说，惟一可以进行有效作战的地方是苏门答腊〔即"长炮"作战计划〕。我很久以来就确信，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办法，因为它可以吸引大量的日本飞机，而且很可能吸引大量的日本陆军；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可以收复重要的领土并取得基地，而从这些地方出发，我们不论在新加坡、曼谷、马六甲海峡，还是在日本至缅甸的交通线上，都同样能给敌人以打击。我的同僚和我一致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的地方，我们同时还要向美国人说清楚，如果我们在太平洋协助他们（我们是要这样做的），那么，就希望他们届时提供我们一定数量的登陆艇，帮助我们在10月、11月或12月进攻苏门答腊。他们已建造了大量新的坦克登陆艇，而且今年全年都将继续建造，所以这是他们完全可以办到的。……

4．我们一定要等蒙巴顿海军上将派出的军官到达，同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至少在我们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不能向各个自治领发出电报。

蒙巴顿的代表团，由他的美国副参谋长、干练的魏德迈将军率领，于1944年2月中旬到达。蒙巴顿认为，美国要在北阿萨姆到中国之间，建立一条直达的双行道公路计划，在1946年6月以前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他建议放弃这一计划，而以加强现有的空中通道作为代替的方案。如果采用这一建议，他就无需攻占大片的缅北地区。他希望把腾出的力量用于突破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一片敌占区，并沿着亚洲大陆海岸逐岛朝东北方向迅速挺进。这样就可以在海上打开通

向中国的更好的交通线，同时也可直接支援美国从中太平洋及新几内亚向日本推进。为了这个目标，就需要先攻占苏门答腊，他建议，一旦从西北欧腾出两栖部队便立即进行。

"长炮"作战计划因此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

然而这个战略，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之间关于长期方针的分歧，在这个战略问题上，直接而具体地表现出来了。我早就主张苏门答腊方案，所以很赞赏蒙巴顿提出的新计划。我仍然认为，原来考虑必须用于苏门答腊方案的兵力是太多了，不过，倘若按照蒙巴顿的建议，用于缅甸陆战的部队。也是超过需要。

但是，我也不主张派这些部队到麦克阿瑟的战役中去担负次要的任务。在这一点上，外交部是完全支持我的，他们认为，在远东，英国不应该仅仅起到美国人的配角的作用；这恐怕是英国人民很难接受的，而且，亚洲人对太平洋岛屿，比起对他们具有重大意义的广大地区来，兴趣要小得多。对比之下，东南亚指挥部提出的战略具有直接的心理影响和政治影响，可以加速日本的崩溃。

我确信美国人的想法肯定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我看到罗斯福总统1944年1月25日的电报中有下面一段话，并不感到意外：

我对战略上的最近倾向深感不安，这种倾向是主张今后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方面采取行动，而不是正视我们在缅甸面临的紧迫困难。我难以理解，需要巨大资源和兵力的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战役，怎么可能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前进行。"长炮"作战计划如果成功，虽然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如果把我们现在掌握的全部资源用于全面进攻缅甸北部的战役，看来收获要大得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建立起空中力量，保证我们向西面的台湾-中国-吕宋地区挺进时，得到必要的支援。

这种看法对魏德迈的使命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于3月间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批来打交道的。蒙巴顿海军上将部下的总司令们完全支持他提出的计划，但他的副手，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却不是这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史迪威还兼任其他几个职务，特别是他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人作出的这种安排不是很恰当的，但我们当时也只好认可。史迪威对于一切看来可能有利

于中国的措施总是赞成的，而且认为，实现陆路供应的日期，可能比东南亚指挥部预期的要早些。他有权敦促蒙巴顿海军上将接受他的看法，如果没有获得采纳，还可以在蒙巴顿的同意下，提交给他在华盛顿的上级，而且，他还背着蒙巴顿，已擅自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申述他的理由。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最近已决定：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应该继续进攻菲律宾，但尼米兹海军上将应当从中太平洋向台湾方面发动主要的攻势。因此，他们认为，解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战略价值不大，而且会旷日持久。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进攻苏门答腊。他们仍然一心想着越过"驼峰"向中国空运更多物资，并建成滇缅公路。他们还有一项新的计划，即要在中国建立进攻日本的远程轰炸机基地，这就需要提供比以往更多吨数的物资。魏德迈很机智地为蒙巴顿的建议进行了辩护，但他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听众和上级。

※　　※　　※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地发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包括七艘战列舰，从中太平洋驶往新加坡，但对其目的却不明确。现在我们才知道，它当时一方面是为了暂时避开美国的空袭，另外也是为了要更加靠近它们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站。尽管如此，它们仍有可能冲进孟加拉湾，而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长炮"或准备在印度洋进行的其他两栖作战计划，就暂时搁置起来了。我们甚至失去了在那里的海军优势。我马上看出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3月7日

苏门答腊计划是根据下述假设制定的：日本主力舰队不会派出相当强大的分舰队。当然，这纯粹是根据敌人怎样做才合乎情理来作的假设，但谁也不能保证敌人做出不合情理的事。然而，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般认为日本人关心的是，保卫特鲁克和拉包尔及其他前哨据点不受美国攻击，并使自己能够随时进行一次舰队战斗。如果说他们有过这种意图的话，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从各个前哨据点后撤，现已部署好舰队的防御阵势，其中包括在新加坡驻泊强大的舰只。

而只要这支舰队停在这个地区，显然我们就无法进攻苏门答腊，或采取其他的类似行动，除非我们把自己的海军力量加强到我们能够欢迎一场舰队战斗的程度。把日本牵制在新加坡，对美国是很有利的。日本在那里呆的时间愈久，尼米兹海军上将的行动自由就愈大，同时向前推进的速度也就愈快。

而日本的舰队能在新加坡停留多久，要看美国向前推进的情况而定。看来日本人肯定要重新集合他们的舰队，在这以后，他们就需要再次考虑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以保卫菲律宾或更靠近本土的地点。如果日本撤离新加坡，那么，他们是否会再回到那里去，就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估计了。我们把日本拖在新加坡的时间愈长，我们给予美国的支持就愈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继续进行准备，以便在日本舰队由于美国的主力进攻而被迫集合它的舰只撤往太平洋时，可以发动大规模的两栖进攻。

2．务必向联合计划处提出这份备忘录。

※　　※　　※

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参谋长们进行了冗长的、有时是紧张的讨论。协助麦克阿瑟将军或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政策能否执行，要看我们能在澳大利亚基地上驻扎多少军队，以及究竟驻在东海岸还是西北海岸而定。我们没有充分的情报，看来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执行这项政策显然会给我们的航运带来很大的压力。3月间，我们自己内部似乎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三军参谋长们认为，美国人正在期待着我们派遣一支舰队去太平洋，参加可能在6月发动的战役。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和罗斯福总统澄清这一点，并把整个形势告诉他。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10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会议的最后报告中提出，他们"在原则上批准了"一项打败日本的全面计划，认为可以根据这个计划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准备"。这个计划打算把英国舰队的一支分遣队派往太平洋，暂定这支分遣队于1944年6月在太平洋参加战斗。虽然你我都在这个报告上签了字，但是由于我们忙于更为迫切的事务，我们两人都还没有机会亲自研究这些问题。自从报告提出以来，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在进行"调查研究"，但我们一直没有取得统一的结论。在

此期间，日本舰队开到了新加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新的重大事件。

2．1943年9月意大利舰队投降以后，我就渴望尽快地派遣我们舰队的一支分遣队前往太平洋，但是，当我向金海军上将透露这个想法时，他对我解释说，在这个海域的美国海军比起日本海军是如何如何的强大。我当时获得的印象是，他并不怎么需要我们。我还看到我们驻华盛顿的海军代表发来的几份电报，也足以肯定上述印象。另一方面，我听说金海军上将曾通知第一海务大臣，说他很愿意接受我们的分舰队，不过最好它不要在8月或9月以前到达，因为到了8月或9月，后勤方面的需要才比较容易满足。结果，弄得我很怀疑，究竟今年以内是否真正需要我们。

3．因此，我恳请你告诉我，美国是否准备：（1）在1944年底以前，（2）在1945年夏季以前，在太平洋进行某种战役，而这样一个战役，若是没有英国舰队分遣队参加，就会受到影响或无法进行。

4．另一方面，日本舰队转移到新加坡，恰巧是在（当然还与其他情况巧合）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战列舰队驶往印度洋的时候，这似乎说明，他们对于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和苏门答腊有所警惕。如果我们能在孟加拉湾保持威胁的架势，从而把日本的舰队或舰队的一大部分牵制在新加坡，为你们扫清太平洋战场，使你们能够全速迂回前进和向前挺进，这当然是对你们有利的。

5．魏德迈将军能够把蒙巴顿关于印度战场和孟加拉湾的全部计划，说得很清楚。看来，这些计划一定能适合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对这些要求，你们是支持的，但是我们由于地中海和"霸王"战役，在雨季到来以前，却无法予以满足。我个人仍然认为，跨过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可以使我们在印度的所有兵力和设施，在未来十八个月的对日作战中发挥它们最大的作用。我们正在仔细检查我们的后勤情况。根据初步估计，我们若是攻打孟加拉湾对面的岛屿，接着再进攻马来亚半岛，而不是把运输线延长约九千哩，绕过澳大利亚南端，从太平洋出发，在你们南翼作战，则我们的进攻力量可以增加到两三倍。另外，对于把我们的舰队和力量分散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地区，也有反对的意见；这样我们从加尔各答到锡兰，以及远至苏伊士运河区的许多现有的据点就会脱节了。

6．但是，在我心中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我很希望知道你对我在上面第三阶段提出的问题作出什么答复，这个问题是：如果至少在目前，当日本舰队仍在新加坡时，我们把我们的重心保持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并计划在一旦获得资源后就在那里进行两栖作战，这是否会影响你们的太平洋作战?

罗斯福总统对我直接提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4年3月13日

（1）在1944年，在太平洋上不会由于英国分舰队未来参加而发生不利影响的特殊战斗。（2）在目前阶段，不可能十分精确地预卜太平洋形势的未来发展，所以也不能断言1945年当中一定不需要英国分舰队参加这里的战斗，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似乎在1945年夏季以前还不需要这种增援。

鉴于敌人最近的部署，我个人的意见是，除非我们在太平洋遇到意外的厄运，否则你们的海军留在印度洋，对于我们的共同战斗更有价值。

所有上述意见都是根据当前情况所作的估计，所以，如果情况变化，这些意见也要随着改变。

※　　※　　※

这样，在处理我和我的内阁同僚与三军参谋长之间的令人苦恼的争论时，我就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我觉得我有责任作出一项裁决。这次，我给每个参谋长们个人写了信，而不是将他们作为一个委员会给予集体通知。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

1944年3月20日

我已将所附备忘录分别送交各位参谋长。

1．我提出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所作的答复是专门针对这一点，即……我们是否对于美国当局承担了某种义务，一定要在1945年夏季以前，派遣一支英国舰队的分遣队前往太平洋，以及他们的作战行动是否会因为我们不参加而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得知我们并没有这种义务，他们的作战行动也不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在1945年夏季以前（除非发生了重大的意外事件）

也并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毫无约束地单纯从英国的利益出发，自行考虑这个问题。……

3．三军参谋长们由于怕在美国人面前透露他们同我和我的内阁同僚意见分歧，而不愿和他们的美国同僚举行会谈，这种情况使我感觉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国防委员会的大臣们深信，而且我也确切认为，如果把问题提交战时内阁，他们会同意这样一点：在今后十二个月内，推行所谓"孟加拉湾战略"无论如何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因此，我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有责任作出下列决定：

（1）除非发生意外的事变，从现在直到1945年夏季以前，印度战场和孟加拉湾都将是大不列颠和英帝国对日作战的重心。

（2）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跨过孟加拉湾，展开对马来亚半岛和保卫着该半岛的各个前哨岛屿的两栖作战行动，最终目的是要收复新加坡。

（3）集结一支强有力的英国舰队，它以锡兰、阿杜岛和东印度群岛的港口为基地，并有强大的岸上起飞的飞机给予掩护。必须尽快地县织好这支东方舰队的辅助舰艇，但这项组织工作必须服从"霸王"作战计划及地中海作战的优先需要，而且不能影响按照目前定量对本国粮食的基本供应。

（4）对东南亚指挥部关于跨过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加以研究、修正和改进，以期尽快地和敌人作短兵相接的交战。

（5）在我核准派往澳大利亚的调查团成员名单后，该调查团应立即出发。他们应该尽快地报告澳大利亚现有的设施，以及它北面已经收复的岛屿的情况，并且提出具体措施，以便我们随时按照自己的愿望把东方舰队及其辅助舰艇，以及所需的一切补充船只开入西南太平洋，并驻泊在澳大利亚港口。

4．我很希望和三军参谋长们讨论以上的决定，以便我们在和美国朋友讨论时，能对于我们将要采取的路线作到心中有数。同时，在这些有关长期计划的分歧得到解决以后，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于那些重大而迫切的工作，这些工作目前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我们之间具有真挚的同志关系和充分的相互信任。

但是，后来局势的变化异常迅速，所以我认为还是不作最后决定为好。于是我们继续研究其他的计划。因为我们跨过孟加拉湾的进攻

可能遭到日本舰队的阻截，而且在战胜德国后六个月以内，我们无力在东方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所以就考虑了一种中间路线，这个路线（在我们这一伙人中间，把它叫作"中间战略"）是从澳大利亚向北推进，帮助麦克阿瑟将军解放婆罗洲，然后再攻打新加坡和马来亚，或是香港和中国沿海一带。具体的办法是组织一支英澳部队，由一位从属于麦克阿瑟的澳大利亚指挥官来统率。

这个战略显然有许多不利之处。"中间战略"对于美国人在中太平洋的战役没有多大帮助。如果他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我们到达婆罗洲时，已来不及参加对香港的袭击，因此，我们就可能被排斥在太平洋主力战之外，而我们原来是决心要参与这次战役的。澳大利亚人很欢迎建立一个帝国司令部，这样就可以缓解美国人在整个这个地区的绝对优势，但是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基地已全部被美国人占用了。如果为了满足英国的需要而重新调整基地，可能会引起紊乱。此外，我们到澳大利亚比起到印度来，航线要长得多，这对我们的航运会造成沉重的压力。

当时这些难题，多半都没有获得解答，但在5月1日伦敦召开的自治领总理会议上，曾把这些大题目提了出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确信我们不希望再增加他们国家对战争贡献的力量，他们声明赞同"中间战略"。他们还同意筹集军队和大部分飞机。这个提案给予自治领以出力的有利机会，但是，最后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事态的发展很快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召开开罗会议时或会议后数月的形势，或是在那个时期所能预见的形势；对日作战结束的情况和时间，真是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第三十三章　“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严峻的回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司令官们--进攻力量的增强--"桑葚"人工港！！空降部队进攻计划--各种车辆的"防水设备"--海军炮击的火力计划--3月11日我致电马歇尔将军--训练部队进行两栖作战--进攻开始日和突击时刻--最后的部署和最先的目标--海军的任务--空中攻势--诈敌手段--德国人受到了蒙骗--整个英国南部是一个庞大的兵营。

由实际经验而产生的想法，可能是一种约束，也可能是一种刺激。读者阅读了上述各卷以后，将会了解，虽然我一向希望同美国一起，横渡海峡直接进攻德军在法国的海防前线，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道路，同时，我认识到这种进攻将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危险的尝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发动巨大的攻势，我们不得不付出了许多人的生命和鲜血，这种可怕的代价至今仍然铭记在我的心中。我们在松姆河和帕尚达勒①战役以及对德军进行的许多小规模的正面进攻的回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或因经过了反省而被忘却。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照原图译制以后，我仍然认为，要攻克那些拥有现代化火力并布满训练有素和顽强抵抗的士兵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只有通过及时的奇袭，或者迂回地绕过敌军的侧翼，或者使用某种像坦克那样的新式机械化武器。轰炸的优势，不论它是多么可怕，毕竟不能最后决定战局。防守军队可以轻易地在他们的第一线后面，另行布置防线，而炮兵所能控制的中间地带，将会因为充满巨大的弹坑而变得不可逾越。这就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在1915到1917年间，曾经付出巨大的代价所获得的成熟的经验。

①松姆河，在法国北部；帕尚达勒，出利时西部的一个村庄。--译者

自从那时以来，又出现了新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都能说明同样的问题。防御一方的火力大大地增强了。陆地上与海洋中的布雷区有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进攻的一方，却拥有制空权，能在敌军战线的后方，空降大量的伞兵部队，尤其是能够堵塞和切断敌军赖以调遣援军进行反攻的交通线。

在1943年整个夏季的几个月中，摩根将军及其盟军联络参谋部曾对这个计划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在以前的一章中，我曾叙述过在我前往魁北克出席"四分仪"会议的航程中，这个计划提交给我的情况。当时，计划大体上已获得了批准，但其中有一个特点还需要商讨。在诺曼底海滩进行初攻的规模和范围，势必要受到可用的登陆艇数量的限制。摩根将军的指示是，计划使用三个师进行突击，然后立即派遣两个师进行接应。因此，他提议将这三个师在卡昂和卡朗坦之间的海岸登陆。他本来主张使用一部分兵力在卡朗坦北面、更靠近瑟堡的地方登陆，但是，后来他认为，把这么少的兵力再加以分散却不是明智的措施。在卡朗坦附近的维尔河河口是一片沼泽，因此进攻部队的两翼势必很难保持接触。毫无疑问，他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当然很想在更宽广的战线上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但是在展开攻势前十个月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把握能获得足够的登陆艇。

由于在这片海岸没有重要的港口，因此蒙巴顿的参谋部就不得不提议建筑人工的港口。魁北克会议的决议肯定了这种需要，并澄清了有关的问题。我不断地过问这个计划的发展情况。这个计划由一个专家和各兵种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积极进行，其召集人是陆军部的布鲁斯·怀特准将，他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土木工程师。这是一个重大的尝试，而伟大的成绩则要归功于许多人，尤其是陆军少将哈罗德·沃纳爵士的功劳很大，他的任务是协调许多有关方面的工作。

这里也必须提到"冥王星"，就是最初从怀特岛到诺曼底，后来又从邓杰内斯到加来的海底输油管。这个设计和许多其他设计主要归功于蒙巴顿的参谋部。为了克服敌人保护海滩的强大的障碍物和布雷区，我们想出来许多奇妙的办法，但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有些装置安装在我们的坦克上，以保护驾驶员；另一些装置则用于登陆艇。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我个人的兴趣，而且在看来有必要时，我就过问其事。

※　　※　　※

摩根将军及其参谋部对魁北克会议批准了他们的提议，感到十分满意。部队现在可以开始训练，同时也可以开始制造他们的专用装备。由于这个原因，摩根被授予的权力，比一个参谋官惯常所能掌握的权力要大。

关于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最高统帅和任命蒙哥马利将军指挥远征军的讨论，以前已经叙述了。艾森豪威尔的副帅是特德空军上将。利－马洛里空军中将指挥空军，而拉姆齐海军上将则负责海军的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带来了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命他为参谋长，摩根将军则被任命为副参谋长。

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对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表示不同意。他们要求在更宽广的战线上，使用更强大的兵力，进行突击，以便迅速地获得规模较大的桥头堡，然后在这个桥头堡内组织兵力，进行突破。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要在比原计划更早的时间，占领瑟堡的各个码头。他们要求初攻使用五个师，而不是三个师。当然，这是完全正确的。摩根将军本人曾经主张扩大最初登陆的规模，然而却没有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但是现在从哪里能调到更多的登陆艇呢？东南亚战场的登陆艇已被征调一空。地中海方面的登陆艇足以输送两个师，但这些都必须用于"铁砧"作战计划，即对法国南部展开海上袭击，这一袭击将与"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发动，以便将德军从北方吸引过来。如果削弱"铁砧"作战计划的人力物力，那么这个战役就不能发生牵制敌军的作用。

直到3月间，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才作出最后的决定。美国的三军参谋长们曾经同意让艾森豪威尔代表他们发表意见。他最近刚从地中海方面来到此间，因此完全了解"铁砧"作战计划，现在他又作为"霸王"作战计划的最高统帅，就最有资格来衡量两个战役的需要了。于是，会议商定，从"铁砧"作战计划中拨出可运一师部队的舰艇，用于"霸王"。而运送另一个师所需的舰艇的解决办法，是将"霸王"延期到6月份月圆时期举行。在那个月中所生产的新的登陆艇将会补足这个差额。至于额外需要的部队，则由英美两国各提供一个师，使总数达到五个师。美国还同意对它额外增加的一个师提供海军支援。这样，拨给这个战役的海军兵力，大体上是英国占百分之八十，而美国占百分之二十。现在，计划工作就在这个经过修订和大大改进的基础上积极进行。

※　　※　　※

我从马拉喀什回来以后，便立即忙于准备"霸王"计划的许多技术性事务。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整个前线都布满了障碍物，敌军的防御

工事已经建成，并且部署了重兵。敌军在等待着我们，但是，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在何处、何时、如何发动进攻？至少在我方战斗机所能提供空中掩护的范围内，敌军没有任何侧翼可供我军进行迂回战。我们的舰只比以往更容易遭到敌军海岸炮兵的轰击，因为他们可以用雷达来瞄准。而且我方部队登陆以后，他们必须继续获得供应，同时又必须击退敌方空军和坦克的反攻。我始终不断地寻找各种方法来克服我们面临的种种危险。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4年1月23日

鉴于"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为了经常调查全部事务的发展，我倡议设立一个每周召集一次的委员会，由我亲自主持。这个委员会将代替反潜艇战争委员会，后者现在可以改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关于这个新设的委员会的人选问题，请将你们的建议告我。

※　　※　　※

这时，我听说"桑葚"人工港计划正遇到了困难，因此我在1月24日召开了一次会议。按照计划要在每个师的进攻区域内，设置一道防波堤（"醋栗"计划）。这意味着现在一共要有五道防波堤，其中两个将在适当的时候并入"桑葚"计划。坦南特海军上将负责"桑葚"计划的作战方面的问题，根据他的建议，商定所有的防波堤一律用沉船组成，虽然这就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船只。这些船只依靠它们本身的动力驶行，能够很快地达到现场，沉没在适当的地点，从而几乎立即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掩护体。所有这些沉船可以在四五天内布置就绪。为完成"桑葚"人工港所需的"不死鸟"混凝土潜水箱，要分批地拖运过海峡，但是这就至少需要十四天。拖轮非常短缺，我下令进行调查。海军部需要长达八千码的沉船。

几乎全部沉船使用的是七十艘旧商船和四艘报废的战舰。因为英国方面正在担负着建造"桑葚"人工港的大部分工作，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期望美国人在提供沉船方面协助我们。在我的提议下，他们照办了，最后提供了将近半数。至于其他方面，"鲸鱼"计划的二十三个浮动码头设置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但是在"喇叭"（即钢制的外

防波堤）的问题上却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这是必须由海军部解决的问题。

※　　※　　※

我认为应当对空降部队的进攻计划，给予特殊的重视和支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月28日

我很不满意根据现行计划所作出的、关于为"霸王"作战计划运送空降部队的规定。现在有四个可以派遣的伞兵师，但听说飞机的数量只够运送其中的一个师。这不是由于生产不足，而是因为规定一切事务必须准备就绪的期限已经确定为3月15日。在3月15日至5月15日这段期间将生产一百一十架"斯特林"式和"阿尔比马尔"式飞机，其中"斯特林"式为十架，"阿尔比马尔"式为四十架。所有这些飞机应当可以用于作战。而且，我曾要你检查一下，空军海防总队能有多少飞机可供使用。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如果作出巨大的努力，我们就能保证艾森豪威尔将军获得数量更为充足的飞机。

2．应当问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时，他希望同时投入战斗的空降部队，最多需要多少。同时，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书面报告，说明按照目前的计划，我们将提供给他多少飞机。我将在下星期主持一次会议，研究一下形势，同时考虑我们如何能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要求。

※　　※　　※

关于各个司令官的任命，带来了新的动力。在地中海战场已经成功地使用过的、能够浮水登岸的双层甲板坦克，现在肯定又用得着了。此外，对于普通的带有履带和车轮的运输工具，还需要安装"防水"设备，以便它们能够依靠本身的动力，涉过好几呎深的海水开上岸去。但是像惯常的情况一样，陆军要求的各种车辆的数量，看来是过分地夸大了。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军需大臣1944年1月25日

请即报告，到4月底，是否可能生产三百辆双层甲板坦克。

2．防水设备材料的情况如何?

3．据我了解，蒙哥马利将军已向军需部提出一份清单，列举他想获得优先供应的物资。请将清单给我看一下，并请附上你们的意见，

说明是否可能满足他的愿望。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1944年1月31日

你对我谈到了关于防水设备材料的问题，现在正作出一切的努力来生产必需的数量。当然不是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安装防水设备，这二十万辆车辆，有一百个品种，而每个品种又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这些车辆中很大一部分要到登陆已经开始三四个月以后才能到手，我们希望到那时，部队将不必涉水登岸了。在战争的目前阶段，一种需要往往只能在牺牲另一种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在为"霸王"作战计划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时，就必须做到善于选择，精益求精。我知道你会记住这一点的。

2．我最关切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有足以空运两个师的运输飞机来供你的空降部队使用。如果能够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日期，那就会有好处。对于空军部和飞机生产部已规定了完成目标的日期--例如，3月15日是供应某种飞机（如"阿尔比马尔"式飞机）的日期，等等，到时候可以交付使用的有一百八十架。然而，如果在上述任务不受影响的条件下，接受一个再迟两个月的期限，那么到了5月15日，仅仅这一批飞机就将达到二百七十架，而不是一百八十架。我毫不怀疑，在许多其他必需物资方面也能获得类似的发展。我完全了解关于训练问题的各种主张，但是，需要训练的是驾驶员而不是飞机。如果能获得高度熟练的驾驶员（譬如从海军航空兵部队中调用），他们可以使用现有的库存飞机进行实习；这样，直到发动进攻的时刻为止，其余的空军人员可以使用不断生产出来的飞机进行练习。当我们见面时，请将这方面情况告知。

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在开始轰击时所使用的火力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方面的火力。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2月20日

你谅必记得，我在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中，曾经多次强调在"霸王"战役中派遣一支发炮轰击的分舰队或舰队的巨大重要性。空中掩护一旦确立后，战舰的战斗力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高速大炮特别适合于摧毁混凝土的碉堡。你已告我你们正在进行的安排，我认为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务力继续进行下去。

2．我昨天曾经同〔美国海军的〕库克海军上将会谈，他给我看了攻打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的照片。他也强调了短距离（比如说两千码）的炮轰。我想，就我们现在面临的海滩来说，不便采取这种做法。但是，能够用于炮轰的火力愈猛烈，收效也就愈大。现在正是使用"拉米尔斯"级巡洋舰的时候了；而且正如我所提到的，这些军舰所需的人员可以从其他舰只调来，以便在实际登陆时，负责炮轰的任务，事毕以后，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

3．我提议在2月28日，下星期一，召开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霸王"作战计划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同时，我盼望你能给我一份报告。

结果，海军炮轰部队包括六艘战列舰、两艘大型铁甲舰和二十二艘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驱逐舰和小型舰艇。在上述舰艇中，三分之二是英国的。

※　　※　　※

我迫切希望马歇尔将军了解，我正在作出各种努力来支持他长期盼望的计划。为此，我发出电报如下：

首相致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1944年3月11日

我从马拉喀什回国后，曾经仔细审查了"霸王"战役的下列方面的情况：

1．"桑葚"人工港计划及其一切有关方面；

2．空降突击部队的运载工具，包括使用滑翔机进行袭击的方法；

3．在沿海一带，进行炮轰的各分舰队；

4．空军指挥部的部署。

我已主持了一系列的会议，艾克或比德尔都曾分别出席。

我对诸事进行顺利感到满意。艾克和比德尔也许会告诉你，他们也十分欣慰。随着时间的临近，我对这次战役的态度正在坚定起来，·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人·力·可·参·达·到·的·范·围·内·发·动·进·攻，·即·便·我·们·在·莫·斯·科·所·规·定·的·那·些·限·定·条·件·并·没·有·完·全·实·现。①我希望我们不久能有机会商谈。谨致良好的祝愿。

①重点是作者后来增加的。

※　　※　　※

远征部队的规模一经确定，就立即可以进行严格的训练。

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要寻找足够的训练场所。英美军队的营地大体上是分开的，英军驻在英国的东南部，美军驻在西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们在受到种种不便时，表现很好。英军的一个师连同相应的海军部队，已在苏格兰的莫里湾进行了一切早期的训练。冬季的风暴使他们受到了锻炼，从而可以应付进攻开始日遇到的艰苦的搏斗。

原先由蒙巴顿海军上将、后来由莱科克将军领导的联合作战参谋部，很早以前就已经创造了两栖作战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现在必须将它们教给一切有关人员，再加上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严格的全面训练。当然，所有这些，长期以来就已经在英军和美军的各种大小规模的实弹演习中进行过了。

许多官兵初次参加战斗，但他们全体都表现得像久经考验的部队一样。

从以前大规模的演习中，当然也从我们在迪厄普的惨痛的经历中所获得的各种教训，都已应得到海陆空三军最后的总演习中。这次总演习在5月初旬结束。所有这些活动不能不被敌人觉察。我们并不反对，而且故意设法要引起加来海峡的敌方守望哨的注意，因为我们要使德国人相信我们即将从加来海峡过来了。

随着有关敌人的新情报的到来，我们的计划必须改变，以便符合新的形势。我们已经知道敌军部队及其主要防御工事的总的布置情况，以及沿海的炮位、据点和战壕。但在1月下旬，隆美尔负责指挥以后，开始出现了对原先防务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善的迹象。我们必须特别勘察可能设置的任何新障碍，以便找出解决的办法。

经常不断的空中侦察使我们获悉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活动情况。当然，还有其他侦察敌情的方法。我们派出工作队乘坐小型船艇多次出航，以便弄清疑点、探测海岸附近的海水深浅、检查新的障碍物或测量海滩的坡度和地质。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在黑夜中完成，悄悄地逼近目的地，秘密地侦察，并且要及时地撤回。

※　　※　　※

有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决定，这就是选定进攻开始和预定进攻时刻，在这个时刻，先遣的进攻舰艇必须正好到达滩头。许多其他

的行动的时机，必须按照这个时刻从头再作安排。我们一致同意，在月光下向敌人的海岸逼近，因为这样做对于我们的船舰和空降部队会存帮助。在天亮以后和预定进攻时刻以前，还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以便向小型舰艇下达如何疏开的命令和进行准确的掩护轰击。但是，如果在天亮和进攻时刻之间的相隔时间太久，敌军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遭受突击的惊慌中恢复常态，并对我方正在登陆的军队进行射击。

其次是潮水问题。如果我们在高潮时登陆，水下的障碍物就会阻碍前进；如果在低潮时登陆，部队必须跋涉很长一段路程，才能越过一无遮拦的海滩。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最后决定在高潮前大约三小时进行登陆。但全部问题还不止于此。在东西海岸滩头之间的潮水涨落时间，相差四十分钟，而且在英国部队登陆海滩区内，还有一处水下暗礁。每个海滩区必须各自确定不同的进攻时刻，这个时刻在各个区域并不相同，最多要相差八十五分钟。

在每个太阴月中，只有三天是完全具备必要条件的。在5月31日，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预定日期以后的第一个三天的周期是6月5日、6日、7日。于是，便选定了6月5日。

如果在这三天中的任何一天气候不适宜的话，全部作战行动就必须延期至少两个星期--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等待月圆的话，那就势必延期整整一个月。

※　　※　　※

到4月间，我们的计划快要接近完成了。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将在卡昂北面和西北的滩头登陆三个师。在登陆前的两三个小时，准备在卡昂的东北地区，降落一个空降师，去占领奥恩河下游的各个桥梁，同时掩护东翼的部队。在英军的右翼，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将在维尔河口的东海岸登陆一个师，同时在其北面也登陆一个师。后一个师将由预先空降在内陆几哩远的地方的两个师给予支援。每个集团军都有一个师在舰艇上待命，以便进行紧急的增援。

进攻的第一批目标包括卡昂、贝叶、伊西尼和卡郎坦。在攻下这些目标后，美军将越过科汤坦半岛向前推进，同时向北猛攻，以便占领瑟堡。英军将掩护美军的侧翼，使它不受到敌军从东面的反攻，同

时在卡昂南面和东南面，扩大它的阵地，在这片地区，我们能够修建机场并使用装甲部队。我们希望在登陆后的三星期内，达到法莱塞--阿弗朗什一线，并且会同届时已经登岸的强大的援军，向东面突破进攻巴黎，向东北挺进攻打塞纳河一带，并且向西面进军，去占领布列塔尼半岛的各个港口。

这些计划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各个滩头地带一直不断地使军队迅速地集结。为了协调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船舶调动，在朴次茅斯的最高统帅部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它在部队登船出发的各个港口，设有附属的三军联络机构。这就使得驻在远方海岸的指挥官们能够控制源源不断地运往他们所在滩头的供应物资。一个类似的机构则控制空运到来的供应物资。对于在法国滩头的大批部队单位的充分供应和扩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些滩头很快就会变得像一个主要港口那么繁忙。

海军的任务是输送陆军安全地渡过英吉利海峡，并以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支援登陆；其后的任务就是，不顾来自海上和敌方的一切危险，保证援军和供应物资能够及时运到。拉姆齐海军上将指挥两支特种舰队，一支是英国的，另一支是美国的。东路特种舰队由维安海军上将指挥，它将掌握英军登陆区内的一切海军作战行动。美国海军的柯克海军上将为支援美国第一集团军担负同样的作战任务。这两支特种舰队指挥部共管辖五支突击舰队，每支舰队运送一师作战部队，同时，它们各自拥有专门配备的舰艇，以便给予登陆部队以密切的支援。这是进攻力量的中坚。围绕并掩护这些突击部队的，是强大的盟国海军和空军。

部队登船出发的港口，从东面的菲列克斯托，一直伸展到西面的布里斯托尔湾，船舶从这些港口出发，将沿着海岸被护送到怀特岛附近一个集结地点。庞大的舰队将从这里驶往诺曼底。由于我国南部各个港口过分拥挤，同时，为了加强我们迷惑敌人的计划，海军的重型炮轰舰只将在克莱德湾和贝尔法斯特港集合。

在靠近敌方海岸时，虽然潜艇和海面轻型舰艇也会造成威胁，但水雷则是主要的危险，因此，扫雷工作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敌方的一道布雷线横贯我们驶近海岸的航线，而且，我们还不能预料敌人到了最后时刻，将在我方突击区内怎样布置更多的障碍。通过布雷线的

十条单独的航道，必须进行扫雷工作，以便突击的船队通过，然后还必须在整个海域进行搜索。二十九个扫雷艇队已经集中，这样舰艇的总数共达三百五十艘左右。

在本卷前面的一章中已经谈过，轰炸机司令部的任务是执行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它们的攻势行动已经进行了许多星期了。由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指挥的盟军战术空军部队，不仅支援重轰炸机破坏敌方交通线和孤立作战区，而且必须在陆地战役开始以前，击败敌人的空军。在进攻开始日以前，连续三个星期，德国的飞机场和各种设施，遭到了愈来愈猛烈的轰炸。同时，我方战斗机的出动，诱使不愿作战的敌机出来应战。就突击本身来说，空军最初的任务是掩护我方海军舰只和船队，防止它们受到海上或空中的袭击，其次是使敌方的雷达设施失去作用；并且在参加联合轰击计划的同时，还要派出战斗机对船舶停泊所和滩头提供掩护。三个空降师，连同若干特遣队必须在黑夜安全地送往它们的目的地，特遣队的任务是煽动和鼓励正在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

※　　※　　※

为了掩护第一批登陆所进行的轰炸，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在进攻开始日以前，对敌方许多海岸炮台进行的初步空袭，不仅限于那些控制着准备入侵的滩头地带的炮台，而且为了迷惑敌人，还要包括法国整个沿海一带的炮台。在进攻开始日的前夕，英国的大批重轰炸机将袭击可能阻挠登陆的十个最重要的炮台。到了第二天黎明，中型轰炸机和舰艇的炮火将代替它们，在落弹观测机的指引下进行轰击。在天亮以后大约半小时，美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将以全部力量猛烈轰炸敌方的防御工事。海军突击舰艇上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大炮和火箭也将加强这种愈来愈猛烈的火力。

※　　※　　※

当然，我们要筹划的不仅限于我们真正要进行的工作。由于敌人必然会知道一个大规模的入侵正在准备中，因此我们还必须隐瞒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使敌人以为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进行登陆。仅仅这一方面就涉及大量的筹划工作和具体行动。沿海地区禁止观光者游览；检查制度需要加强；在一定期限以后，信件停止递达；禁止各国使馆发送密码电报，甚至它们的外交信袋也要延迟发出。

我们迷惑敌人的主要策略，是假装我们将横渡多佛海峡入侵大陆。甚至今天也不便描述当时用来迷惑敌人的各种方法，不过我们使用的一些明显的方法是：假装将部队集中在肯特和苏塞克斯；由虚假的舰艇组成的舰队聚集在五港口①；在这些港口附近滩头进行登陆演习；无线电报收发活动日益频繁等。我们对于我们不打算去的那些地方，比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进行了更多的空中侦察。最后的成效是十分出色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我们故意作给他们看的种种迹象，深信不疑。德国西部战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也深信加来海峡是我们的目标。

①五港口是多佛、桑威奇、黑斯廷斯、罗姆尼和海德。--译者

※　　※　　※

突击兵力的集中--十七万六千名士兵，两万辆车辆，以及几万吨物资--本身就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因为必须在登陆后头两天内将它们运送出去。这主要由陆军部和铁路当局负责处理，它们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军队从英国各地的常驻营地运往南部各郡，进驻到从伊普斯威奇一直延伸到康沃尔和布里斯托尔海峡这片地区。预定在海上突击以前空降到诺曼底的三个空降师，集结在一些飞机场附近，它们将从那里起飞。各个部队按照规定的登船次序，从它们在后方的集中地，被运到前方靠近海岸的集结地区以内的营地。在各个集结营地，按照运送它们的大小船只所能装载的人数，它们被分成若干分遣队。在这里，每名士兵将接受给予本人的命令。一旦接到命令后，任何人不准离开营地。各个营地就在登船地点附近。这些地点都是港口或是"硬地"--即用混凝土加以凝固的滩头地带，便于部队登上小型舰艇。在这里，它们将与海军舰只会合。

所有这些海上和陆上的活动，看来绝不可能逃脱敌人的注意。我们有许多可以吸引敌机前来袭击的目标，因此采取了充分的戒备措施。我们有将近七千门大炮和火箭，以及一千多个防空气球，来掩护大批士兵和船舶，但是，德国空军连点踪影也没有。这和四年前的情形相比，真是天渊之别！英国国民自卫军这些年来一直耐心地等待时机，希望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他们不仅充实了防空和海防各部门，并且接管许多日常工作和公安职务，从而将其他士兵替换出来投入战斗。

这样，整个英国南部成为一个庞大的兵营，它布满了训练有素、命令在身、迫不及待地要跨海去同德国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士兵。

第三十四章　罗马

5月11日-6月9日

盟军整编--亚历山大在5月11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朱安将军攻占奥索尼亚--波兰军队攻克卡西诺修道院--盟军全面向前推进--5月17日我给亚历山大的电报及其回电--威尔逊将军的报告--高潮即将来临--在利里河谷的加拿大军团--攻占奇斯泰尔纳--亚历山大5月24日的报告--特拉斯科特将军率领的安齐奥军队推进到阿尔本山，但未拿下瓦尔蒙托内--我在5月28日给亚历山大的电报--德四军队顽强抵抗--5月30日亚历山大来电和我的复电--6月2日美军攻克瓦尔蒙托内--6月5日盟军进入罗马--战时内阁向全军发出贺电--我将盟军捷报通知斯大林--俄国军队的辉煌成就--希特勒在三个战场上面临即将崩溃的命运。

我们驻在意大利的军队，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整编。为了对敌人隐瞒我方军队的调动，同时也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等到整编工作全部完成后，克拉克将军率领的第五集团军，在从沿海到利里河这条战线上，拥有七个师以上的兵力，其中有四个法国师；这时由利斯将军率领的第八集团军则拥有相当于大约十二个师的兵力，继续驻守着通过卡西诺一直进入山岳地带的战线。在安齐奥滩头阵地，聚集了六个师，它们准备在最有利的时刻进行突击；

同时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只留下了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盟军总计集结了超过二十八个师的兵力。

同我方军队对峙的德军有二十三个师，但是，我们迷惑敌人的办法，其中包括准备在罗马的海港契维塔韦基亚进行登陆的威胁，已经把凯塞林完全蒙骗了，以致敌军兵力广为分散。在卡西诺和海岸之间的地带是我方主力打击的目标，在这里敌军却只有四个师，同时后备部队分散，相隔又远。我军突然地发动了进攻。在面对英军前线的德军这时正在进行轮换，而它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官已准备休假。

5月11日早晨，亚历山大和我交换了电报。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5月11日

我深信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我们的一切想法和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这场战争势必要打到底，其目的是要摧毁和消灭敌人在罗马南面的武装部队。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 1944年5月11日

我们的一切计划和准备现已完成，各种安排也已就绪。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意愿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消灭罗马南面的敌军。我们预料将会遇到极其猛烈的和艰苦的战斗，并且已对此作好了准备。进攻开始时，我将用我们之间的密码向你汇报。

当晚11时，强大的攻势开始了。我方两支军队的炮兵以两千门大炮进行猛烈的轰击，黎明时分，战术空军又以全力给予支援。在卡西诺北面，波兰军在奋力包围山脊上的修道院。以前我们进攻这个地方几次遭到失败，这次波兰军又受到敌军阻截，被迫退了回来。英国第十三军，以英国第四师和第八印度师作前锋，在拉皮多河对岸成功地建立了几处小型桥头堡，但是必须顽强地战斗，才能将它们守住。在第五集团军的前线，法军很快地推进到费托山，但在靠海的侧翼，美国第二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正进行寸土必争的战斗。经过三十六小时猛烈的战斗以后，敌人开始显出颓势，法军攻占了马约山，朱安将军把他的摩托化师，迅速地沿着加里利亚诺河向上游推进，攻克了圣安布罗吉奥和圣阿波利纳勒，从而肃清了该河西岸的全部敌军。第十三军越过拉皮多河，更深地突入敌军坚强的防御地带，5月14日，与前来增援的第七十八师会合后，开始取得良好的进展。法军再度向前突入奥森特河谷，攻占了奥索尼亚，朱安将军派出他率领的哥姆团①由奥索尼亚穿过没有路径的山地向西推进。美国第二军成功地攻克了圣玛丽亚因范特，为了攻打这个目标，他们曾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驻守该地侧翼的两个德国师，由于必须抵挡第五集团军的六个师的进攻，结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利里河以南的整个德军右翼已在崩溃中。

①哥姆团是一支摩洛哥土著军队，由法国军官及军士率领，以善于在山地作战著称。该团兵力约一万二千人。

利里河北面的敌军，不顾他们靠海侧翼的崩溃，仍然依靠防守古斯塔夫防线的残余部分进行拼死的战斗。但是他们逐渐地撑不住了。

15日，第十三军逼进到卡西诺-皮格纳托罗公路，利斯将军也将加拿大军开上来，准备扩大他的战果。

第二天，第七十八师在朝着西北方向的一次出击中，突破了敌军的防线，逼进到第六号公路；17日，波兰军向修道院北面进攻。这次他们获得了成功，占领了修道院西北的山脊，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公路。

5月18日的早晨，英国第四师最后肃清了卡西诺城的敌军，这时波兰军也在修道院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了红白色的国旗。他们在意大利的首次主要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后来，他们在侥幸从俄国监狱中逃出来的、富有魄力的安德斯将军的率领下，在向波河的长途进军中赢得了许多荣誉。第十三军又沿着整个前线向前推进，到达了阿奎诺郊外，同时加拿大军也推进到他们的南面。在利里河的对岸，法军已到达埃斯佩里阿，并向皮科迅速推进。美国军队已占领福尔米阿，他们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凯塞林曾将他所能集结的兵力派来增援，但是他们零星地开到，只能仓皇地应战，以抵挡盟军不断增强的攻势。第八集团军还必须突破阿道夫·希特勒防线，这条防线从蓬泰科尔沃延伸到阿奎诺，然后到皮埃迪蒙特，但是这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德军很快地就要被迫全面地后退了。

因此，我方司令官们的一切考虑都集中在下列两点：突破安齐奥战线的时间和方向；以及德军以公路沿线的阿尔本山和瓦尔蒙托内为基地，最后固守罗马南面地区的可能性。

※　　※　　※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5月17日

我衷心地祝贺你全线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成就。

这里有人认为，开始以不打安齐奥为好。但是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同意你的意见，即在目前阶段，最好还是继续对敌人施加压力，以便保持对它的威胁。请将你的想法告我。

在今晨收到的你的来电中，你谈到准备暂时停止前进，以便调上炮兵。这将需要几天，还是更多的时间？我认为追击敌人是十分重要的。一支被击溃的军队，往往是不能在后方为他们挖好的一道战壕上站住脚的，除非有另一支兵力相当雄厚的部队已经守住了这道防线。

这次战役开始以来，不知你们的伤亡情况如何。请不要再申请任何补充兵力，以免妨碍正规的计划。我想你在整个战线上损失的兵力大概是死伤七八千人。请告知你的看法，这个数字是高了，还是低了。

向你和你的士兵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亚历山大第二天复电如下：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5月18日

十分感谢你的祝贺，我们全军对此都非常珍视。

2．我仔细地衡量了关于发动安齐奥战役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在许多因素中，有两个因素对我的影响最大。第一，敌军在该地区的后备力量十分强大，它拥有第九十师和第二十六师，我首先要将这两个师吸引到其他地方。像你所知道的，第九十师已被引到主要的作战地区，第二十六师的一部分兵力也被调开了。第二，德军预料安齐奥是我们主要的进攻目标，而为了出奇制胜，我已采取了敌军估计不到的行动。我已命令美军第三十六师于今晚开始进入桥头堡阵地。我正设法让他们分批开进去，而不要让敌人发现。一到适当的时机，美军就会冲出去，切断敌人通往罗马的交通线。如果成功的话，这个行动很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3．我们的企图是，不仅在主要战场上保持目前的压力，并且要加强压力。我已命令第八集团军在德军还没有时间立定脚跟以前，使用最大的力量来突破利里河谷的阿道夫·希特勒防线。我还指令波兰军团立即向皮埃迪蒙特逼进，以便从北面绕过这条防线。同时我又指令法国军团在到达皮科后，应转向北面，进入与第八集团军对峙的敌军的后方。如果这些调动都很顺利，那么便大大地有利于摧毁德国第十集团军的右翼。如果我军在阿道夫·希特勒防线前面受到阻载，并且不能从北面或南面绕过去，那就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大规模进攻来突破这条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重炮部队调往前线，这样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们绝不会有不必要的延宕。德军想极其迅速地恢复它的平衡，但我决心不让它得逞。

4．关于伤亡数字，我最后获得的情报如下：第八集团军，六千人；第五集团军，七千人；总数，一万三千人。

5．攻占卡西诺，对我个人以及我所统率的两支军队，都有重大的意义。除了有利于外交部的工作以外，看来还有重大的宣传价值。

威尔逊将军已经从阿尔及尔前往前线，他也向我作了报告：

威尔逊将军致首相1944年5月18日

战斗在继续顺利地进行中。今天，我视察了波兰军团。他们对于在卡西诺山峰经过苦战获得的成就，感到自豪，那里的战斗确是非常激烈的。

2．第八集团军和美军都有充沛的力量继续乘胜追击。但是，朱安的军团，按照目前的伤亡率，再经过八天以上的艰苦战斗，兵力是否充沛，就很难说了。我今天曾经在朱安的司令部和戴高乐商议此事。他已同意立即从北非派来一个装甲团和一个步兵团，并且在军队接受美式武器的训练完毕后，立即继续派来更多的援军。

※　　※　　※

德军防守部队虽然是仓促应战，但其士兵都十分顽强，而且防御工事本身又很坚固，因此第八集团军在利里河谷对阿道夫·希特勒防线展开若干次试探性进攻，均未取得效果。必须进行分段切割的突袭，但这种突袭，要等到5月23日以后才能发动。但是这时法军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已占领了皮科，而美国第二军也进驻丰迪。这样，德国对它南面的侧翼当然感到惶惶不安了。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5月23日

你们的战斗看来正逐渐进入高潮，这里大家都在注视着你们的进展。由于敌军的左翼向后转移，法军和美军向前推进的消息当然就占满了报纸上头条新闻的位置。你对波兰军团给予应有的表扬的电文也使他们获得很好的名声。

昨天在内阁会议上曾提出一些质询，即英国部队所起的作用，是否已受到适当的注意。英军一直在进攻这条防线上最顽强而且最难获得进展的一部分阵地。我们不要求报道任何不真实的消息，可是人们读了这几天的报纸，肯定会怀疑我们的军队是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当然明白事实真相，但是公众会感到惶惑，因此，在你认为我们军队的进展值得一提时，是否能在公报中稍多地提到他们?

于是，加拿大军团承担了利里河谷的主力进攻。到了24日中午，该军已经完成了全面的突破，同时，它的装甲师已向切普拉诺挺进。第二天，德军全线败退，在第八集团军的整个前线上遭到猛烈的追击。

※　　※　　※

亚历山大将军已经决定，从安齐奥滩头阵地发动的突击，应当与第八集团军的进攻同时进行。美国特拉斯科特将军派遣他所率领的集团军（仍称为第六军）的两个师，这时正对奇斯泰尔纳发动进攻。经过两天的剧烈战斗，奇斯泰尔纳于25日攻克，而在同一天，滩头阵地的部队也和美国第二军的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这支先头部队是在攻克特拉契纳以后向前挺进的。经过长期战斗后，我们所有的部队终于会师了，于是，我们开始收获我们去年冬季在安齐奥辛勤努力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5月24日

谨将一些值得注意并令人愉快的事实奉告。我每天向帝国总参谋长提出的例行报告随后将按正规的程序递送。

古斯塔夫防线曾经过敌军整个冬季的准备，并有拉皮多河作为屏障，但在这次最初的突袭中，这个防线就被我方两支军队突破，而且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一星期，敌军就被逐出防线。卡西诺是一个几乎无法攻破的堡垒，但在我军进行的一次出色的钳形运动战中，遭到了包抄，终于使它与战场隔开而陷于孤立。

至于大事吹嘘的阿道夫·希特勒防线，虽然布满了铁丝网、地雷以及钢筋水泥的碉堡，却在第八集团军前进的地段被摧毁了。

由于有了滩头阵地，我军能够在德军的后侧部署了强大的兵力，这支兵力现在正展开作战行动，以便完成另一个更大规模的钳形攻势。截至目前，突入敌军阵地最深的是直线距离三十八哩。

在安齐奥地区，美军已穿过敌军久经准备的固定的防御工事，向前推进了四千码，并已包围了奇斯泰尔纳。

我方已俘获了一万余名俘虏，并杀伤了大批的敌军，关于这方面的数字尚未统计完毕。由于战场范围扩大和挺进速度增快，因此，还不能查清缴获的物资，但是其中至少会有不少于一百门的各种类型的

大炮以及大量的武器和其他装备。许多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已被我方空军炸毁和炸坏，空军声称今天至少炸毁了一百辆车辆。

在与我军交锋的德军各师中，第七十一步兵师和第九十四步兵师已被击溃，不再成为战斗部队了。第一伞兵师、第九十装甲近卫师和第十五装甲近卫师，已损失了它们的大部分有效的战斗力。第二十六装甲师、第二十九装甲近卫师、第七一五和第三六二步兵师也都遭到了重创。第五七六团、第三○五和第一三一团、第四十四师实际上也都被消灭了。所有敌人的后备军，包括据说曾驻在罗马西北面的一个师，也都投入战斗，而且各种迹象有力地表明，海尔曼·戈林师团，即德军最高统帅部后备军，正向南面开来，试图遏止我军的攻势，不过这个情况不宜公开宣布，因为这个师参加战斗一事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我方两支军队之间以及盟国空军之间的合作极其良好。

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以及波兰等国的部队，都一直参加了战斗。英国军队在每一次艰苦的战斗中，特别是在渡过拉皮多河和从南面包围卡西诺时，都曾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我将在公报中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荣誉。英国和美国空军曾联合起来，一同给予我方的两支军队以近程的和远程的支援。盟国海军部队在炮轰敌军以及从海上运输部队和物资方面，都进行了协作。无论从哪种含义来说，这是，而且将继续是，一场盟国共同进行的战斗。

最后，我们在不到两周的时期内，就已经从德国侵略者的魔掌中解放了五百平方哩的意大利土地。

※　　※　　※

特拉斯科特将军迅速地利用了他在奇斯泰尔纳打开的缺口。在克拉克将军的指令下，他将三个师（其中包括一个装甲师）派往韦莱特里和阿尔本山；但是却只派一个师，即美国第三师向瓦尔蒙托内推进，他们准备在那里切断更南面的敌军的最重要的逃路。这个安排不符合亚历山大的指示，因为这个指示是以瓦尔蒙托内为主要目标的。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5月28日

接到你们的捷报，我们大家都十分高兴。在目前这个时刻，切断敌军的退路比任何行动都更为重要。我深信，你已周密地考虑到，应调动更多的装甲部队，沿着阿平昂大道①去支援指向瓦尔蒙托内-弗罗

齐诺内公路的最北面的先头部队。追击敌军要比占领罗马重要得多，无论如何，追击敌军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占领罗马。追击是唯一关键问题。

①阿平昂大道系罗马南面长达三百五十哩的大路。--译者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5月28日

除前电〔即上列电报〕所述的情况以外，我已审查了我们通过各个不同的来源所获得的坦克力量的数字。帝国总参谋长提供给我的数字表明，你处至少拥有两千五百辆可以作战的坦克。无疑地，我们可以使用，其实可以完全用光其中的半数，以便展开一个镰刀形的迂回运动，来切断敌人的逃路。

在两三天内，我将发表一封给你和你下属各军的公开信，而且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给你支持，但是我感到，我出于同志的情谊不能不告诉你：这个战役所取得的荣誉虽然已经很大，然而今后要衡量它，不是根据对罗马的占领或与桥头阵地的会合，而是根据被切断退路的德国师的数目。我确信，你心中会仔细地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也许已经按照这个原则行事了。尽管如此，我仍感到有必要告诉你：关键在于追击敌人。

但是，海尔曼·戈林师团及其他部队，虽然由于我方空军破坏性的袭击而受到了延搁，但仍然首先到达了瓦尔蒙托内。由克拉克将军派去的一个单独的美国师半路就受到了阻截，而敌军的逃路依然畅通无阻。这是很不幸的。

南面的敌军全面溃退，盟国的空军竭尽最大的力量，阻挠它们的调动，并且驱散集结的敌军。另一方面，敌军顽强的后卫部队经常不断地阻击我们的追击部队，而且敌人在退却时，并没有溃不成军。美国第二军向普里韦诺挺进，法军攻向切卡诺，而加拿大军团和英国第十三军则沿着河谷推进弗罗齐诺内，同时第十军沿公路推进到阿韦察诺。从安齐奥前线缺口开来的三个美国师，向韦莱特里和阿尔本山推进，后来又获得第四个师，即第三十六师的增援。但它们却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一连三天毫无进展。它们作好准备，重新对瓦尔蒙托内发动进攻，而在这里，凯塞林已经把他所能集结的一切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都调来增援，然而，美国第三十六师所发动的一次出色的袭击，想必已使凯塞林仓皇失措。第三十六师曾在阿尔本山的西南角进行了艰

苦的战斗。5月30日晚上，他们发现德军留下了一处制高点，没有派军队防守。于是，第三十六师的步兵以密集的纵队向前进逼，并占领了各个据点。在二十四小时内，整个第三十六师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而罗马南面的德军最后一道防线终于被攻破了。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1944年5月30日

感谢你的来电。

我们可用于作战的坦克力量大约为二千辆。

你从我的作战命令中可以看到，我的目的是要消灭战场上的德国军队。

除使用通过罗马的道路以外，作战部队不得进入城市。此外我正在考虑，在我发布的军事公报中，是否最好只提到攻克罗马，而不谈我们的军队每天在进军中所占领的一些居民区。如果你能在这方面给予指示，我不胜感谢。

你一定已获悉敌军新的师团正向这里开来的消息。我希望我们不要像以往那样，过早地停止增援，以免妨碍我军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来获得全部的胜利果实。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1944年5月31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作战意图，而且深信你会加以执行。

攻克罗马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不应当轻视。我希望英军和美军同时进入该城市。我不愿让它与同一天占领的其他城镇相提并论。然而你说得对，由于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消灭了德国陆军，因此我们占领了罗马，以及其他城镇。

我们在美国三军参谋长这些朋友面前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拒绝他们关于不让你们在这个战役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意见，这确是十分幸运的事！我一定支持你们优先得到为了获得这次辉煌的胜利所需的一切人力物力。我深信，美国三军参谋长们这时一定会感到，目前不宜采取下列做法：为了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的思想上占有优先地位的其他两栖性的战役，而从这个战场抽出兵力，或者以任何方式削弱这个战场的兵力。

祝你们一切顺利。

※　　※　　※

美国第三十六师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带来成果。敌军在阿尔本山和瓦尔蒙托内两地，仍在拼命顽抗，不过它们的大部分兵力，这时都已经转向北面，向阿韦察诺和阿尔索利撤退，但是，敌军在这两个地方，却遭到了英国第十军和第十三军以及战术空军的飞机的追击。遗憾的是，山岳地带使我们不能运用装甲部队的强大力量，否则将会大大地发挥它们的威力。

6月2日，美国第二军攻克了瓦尔蒙托内并向西挺进。当晚，德军的抵抗瓦解了。第二天，到达阿尔本山的美国第六军和在它左翼的英国第一和第五师向罗马逼近。美国第二军的推进比它们稍稍领先。他们发现大多数桥梁未曾破坏，6月4日下午七时十五分，第二军第八十八师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罗马都城中心的威尼斯广场。

6月9日，我向全体有关人员发出了战时内阁的贺电，以及我个人给亚历山大的下列电报：

除这些贺词以外，我大胆地再表示我自己的贺忱。我们彼此始终一致认为，主要的目标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看来确实无疑的是，你所统率的军队目前所占有的阵地，以及他们在空军和装甲部队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使我们获得了十分有利的时机：你们通过进一步的迅速行动，给予凯塞林的溃散的军队以更沉重的打击，将使敌军在向北面败退时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高兴地请你代表我们向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印度、法国、波兰以及意大利的官兵致贺，因为他们在整个战线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我们和你同样地希望，将来在坚决地追击溃败的敌人和切断他们的退路时继续获得成就。

※　　※　　※

我曾随时将上述作战行动的进展全部地通知斯大林，6月5日，当其他事情也在同时进行时，我将我们胜利的好消息通知了他。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4年6月5日

你获悉盟军攻入罗马的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我们一向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切断更多的敌军师团的逃路。

亚历山大将军现在正命令强大的装甲部队向北进攻特尔尼，这样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切断希特勒派往罗马南面作战的所有师团的逃路。虽然在安齐奥和内图诺两地进行的两栖登陆，并没有直接产生像我在制定计划时所希望的成果，但它却是一个正确的战略行动，而且最后带来了报酬。首先，这些两牺登陆，从下列地方吸引来敌军的十个师：来自法国的一个师、来自匈牙利的一个师、来自南斯拉夫和伊斯的利亚半岛的四个师、来自丹麦的一个师、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三个师。其次，这些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防御性的战斗，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虽然损失了大约两万五千人，但德军却被击退了，而且它的大部分师团的战斗力已被摧垮，损失了大约三万人。最后，在安齐奥的登陆，使原先计划的这种行动成为可能，但是规模却要大得多。亚历山大将军现在正集中一切努力，使罗马南面的敌军师团陷入罗网。有几个师团已退入山岳地带，遗下了大量武器，但我们希望能俘获大批的俘虏和物资。当这些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将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去支援主要的军事冒险行动。波兰、英国、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曾在正面的进攻中击溃或打垮了对抗它们的德军。此外，还有各种重要的选择的机会，必须很快地进行考虑。

2．我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呆了两天，视察部队上船〔开往诺曼底〕，现在刚刚回来。要想获得适当的气候条件，困难是很大的，尤其是因为我们必须结合潮汐、海浪、云雾情况来考虑如何最充分地利用空军、海军和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抱着极其遗憾的心情，被迫延期一个夜晚。可是天气预报已经发生了非常有利的变化，因此，今晚我们开始行动。我们使用了五千艘船舶，并拥有一万一千架装备齐全的飞机。

热情洋溢的贺电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俄国熊也对我表示亲热。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4年6月5日

对于英美盟军部队占领罗马的伟大胜利，我表示祝贺。在苏联，人们以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这个消息。

※　　※　　※

斯大林是有理由高兴的，因为他所遇到的事情都很顺利。

俄国人战斗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我以前所叙述的各个战役，而且它无疑地也构成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英美军队即将达到战争的

最高潮。俄国人不让他们的敌人得到从1943年初冬遭受的严重挫败中恢复过来的任何喘息机会。1月中旬，他们在从伊尔门湖到列宁格勒长达一百二十哩的前线上发动进攻，并且突破了列宁格勒前面的敌军防线。在更南面，到了2月底，德军已被逐退到楚德湖滨。列宁格勒终于彻底地解围了。而且俄军已进驻到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上。

俄军在基辅西面的进攻获得了成功，从而迫使德军退往波兰的旧疆界。在整个南方前线，战火弥漫，德军的防线已有多处被深入地突破。在克尔森，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袋形包围圈，德军被围困在里面，几乎全部未能逃脱。

在整个3月间，俄军沿着整个战线并且在空中乘胜紧追敌军。从戈麦尔到黑海，德国侵略者全面败退，直到他们被迫渡过德涅斯特河退到罗马尼亚和波兰境内为止。接着，由于春季的冰雪融化，他们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然而在克里米亚半岛，战斗仍然可以进行。4月11日，经过了三天的战斗，俄军突破了彼列科普地峡，与在刻赤越过海峡的其他部队会师，并着手消灭德国第十七集团军，同时收复了塞瓦斯托波尔。

到了5月底，希特勒的军队已陷于绝望的境地。当俄军重新发动排山倒海似的攻势时，他在东线的两百个师将毫无招架的希望。他四处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灾难。在目前这个时机，他应当决定：如何重新整编他的军队，应该退往何处，应该坚守何处。但是，相反地，他竟命令他的所有军队坚守原地，作战到底。德军在任何地方，都不准撤退。这样一来，德军将在所有的三个战场上彻底崩溃的命运就注定了。

第三十五章　前夜

5月15日国王主持最后一次会议--为远征军提供了大量的车辆--同蒙哥马利将军共进晚餐--勒克莱尔师团所需的车辆--进攻开始日的紧张气氛不断增长--我准备乘军舰观看海军的炮击--国王也愿同去--陛下5月31日给我的信--在地图室的商谈--陛下6月2日的来信--我的复信--总的评论--天气情况开始令人担忧--贝文先生、史末资和我在朴次茅斯和索伦特湾视察部队登船--天气预报更为不妙--史末资元帅的回忆！！艾森豪威尔在6月4日清晨四时一刻决定延期二十四小时--罗斯福总统的来信--我6月4日的复信--艾登先生和戴高乐将军的到来--戴高乐将军的愤慨情绪--艾森豪威尔在6月5日清晨四时作了最后的决定：成败在此一举--恶劣的天气蒙骗了德军--巨大的舰队出海--战争的最高潮。

5月15日，星期一，即距离进攻开始日（D Day）还有三个星期时，我们在蒙哥马利的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的司令部里，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国王、史末资元帅、英国三军参谋长、远征军的司令官以及他们的许多主要参谋官都出席了。讲台上放着一幅诺曼底海滩及其附近内陆的地图，地图放在一个斜面上，以便观众可以看清楚。地图的构造也很巧妙，便于讲解作战计划的高级军官能在上面走动，并指出各个界标。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开幕词，上午的会议最后由国王陛下致词，接着便休会了。我在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其中有这样一句："我对这次战役的态度正在坚定起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所著的一书①中，把这句话解释为我过去曾经反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但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读者再看一下本卷第三十三章，就会发现我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也说过这一句话，并且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人力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发动进攻，即便我们在莫斯科所规定的那些限定条件并没有完全实现。"②

①《欧洲十字军》，第269页。

②参阅本卷第521页。

蒙哥马利登台发表了动人的讲话。在他讲话后，几位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司令官，以及首席后勤军官也讲了话，这位后勤军官详述了

为部队登岸以后的后勤工作所作的周密的准备工作。随军携带的各种装备和用具，数量之多，听来实在令人吃惊。这使我回忆起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讲的故事：在"火炬"战役时，在第一批的空运中，甚至牙科手术椅也运到了可尔及尔。举例来说，这次有人告诉我，准备派出两千名军官和办事员渡过海峡去担任记录，而且还给了我一份下列的表格，表上载明在登陆后二十天，岸上每4．77个人就必须配备一辆车辆。每辆车必需一名司机以及应有的维修人员。

另外还有伤亡士兵的补充人员。

虽然这些数字包括作战车辆在内，例如炮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等，但我对以前在安齐奥滩头堡拥挤的情况记忆犹新。

我经过反复思考要伊斯梅写信给蒙哥马利，说明我认为各种摩托车和非作战车辆已经过多，因而感到关切。伊斯梅按照我的意见办了，于是我们便安排在5月19日，星期五，当我视察蒙哥马利将军司令部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次会见的真实情况，在报道中被歪曲了。据说蒙哥马利曾将我引到他的书房里去，劝我不要同他的参谋人员谈话；倘若我在这个最后关头，仍坚持修改运输计划，他就以辞职来对我进行要挟；据说我已作了让步，而且在告诉他的下属军官们蒙哥马利不让我同他们交谈以后，便走出去了。由于这个原因，最好还是叙述一下事实真相。

当我前去就餐时，蒙哥马利要求和我单独谈话，我便走进了他的房间。我已记不清谈话的具体细节，但是，他确曾解释在目前这个阶段，即距离进攻开始仅仅十七天的时候，要调整运输的规模是有困难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不论在这次谈话中，还是在整个战争时期我和他进行的多次的谈话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以辞职对我进行要挟的事情，而且也根本没有同他的参谋人员发生对立的情况。况且，我也绝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我们谈话以后，一同去进晚餐，在座的只有八九个人，大半是蒙哥马利将军个人的幕僚。全部过程都充满着十分友好的气氛。当晚，蒙哥马利将军曾要求我在他的私人著作中题词，我像在其他重大战役开始前所作的一样，写了下面几句话，这个题词在其他地方已经发表过了：

当本书谈到的最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时，我在这里写下我的信念：一切将很顺利，而且整个军队的组织和装备将与士兵的勇敢和将

领的才略相比美。

然而，我不妨补充一句：我至今仍然认为，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的最初阶段，运输车辆与作战士兵的比率是过高了。而且这次战役无论在它所冒的风险方面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都因此受到了损失。

※　　※　　※

这时，我心中还在惦念着另一个计划。我们的目标是要解放法国，因此合情合理的是，在这次战役中尽早地登陆一个法国师，从而告诉法国人民，他们的部队在法国的土地上又重新战斗了。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在北非长期以来屡建战功，而且早在3月10日我就告诉戴高乐，我希望他们在主要的战役中和我们并肩作战。从那时以来，参谋长委员会一直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愿意要这个师参加作战，同时威尔逊将军也不打算在进攻里维埃拉时使用它。问题在于如何将它调回英国并且及时地进行装备。

部队的调遣是很容易的，但是驶回英国的船只的舱位有限，不能容纳它们的装备和车辆。在英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和在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经过通讯联络以后，大部分的装备和车辆已经由当时从地中海驶回英国的登陆艇运来。但是到了4月4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它们仍缺少大约两千辆车辆；如果将英军的车辆拨给它们，那就会使艾森豪威尔的给养问题弄得十分复杂。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宣称，不论从英国境内，还是从美国国内，都无法拨出美国的车辆。这就意味着法国装甲师必须等到登陆以后很久才能参加战斗，原因只在于缺少车辆，而这些车辆在即将使用的大量车辆中只占极少数。艾登先生和我一样感到失望。5月2日，我亲自写信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呼吁。

1944年5月2日

请你从你们所拥有的大量运输工具中，拨出少数车辆来满足勒克莱尔师团的要求。这对法军重新进入法国具有真正的意义。请你不妨回想一下安齐奥战役的数字--十二万五千人竟配备了两万三千辆车辆。为了运送这些部队和车辆，在登陆时非常吃力，而部队和车辆只不过推进了十二哩。

请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个呼吁，我想如果你拒绝的话，必然是先要经过慎重考虑和深入研究的。

艾森豪威尔的复信是令人安心的。

1944年5月10日

我已仔细地考虑了勒克莱尔师团的运输情况，我的参谋人员也已同勒克莱尔将军商谈过这个问题。

我已查明该师已运到这里的和将于5月15日以前运到的车辆约有一千八百辆，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履带和装甲车辆。此外，还有大约二千四百辆车辆等待运输。按照目前的计划，这些车辆，除其中的四百辆以外，全部将在6月12日以前运到英国，其余车辆也将在6月22日以前运到。勒克莱尔将军声称他目前有充分的物资进行训练，同时，由于他隶属于美国第三集团军，现在获得该军的协助。该师的一般补给情况良好，在它们的车辆运到以后，如果还有少量的短缺，包括给养所需的物资，则由美军方面予以解决。我相信，为该师制定的运输和装备计划，将保证它们在参加作战以前获得适当的供给。

一切已安排就绪。这次从乍得湖开始的进军，将经过巴黎，最后直达贝希特斯加登。

※　　※　　※

随着进攻开始日的临近，紧张的气氛不断增长。这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经识破了我们的机密。4月底，敌人曾获得小小的胜利，击沉了正在参加演习的两艘美国坦克登陆艇，但是敌人显然没有把这件事同我们的进攻计划联系起来。5月间，我们发现敌人在瑟堡和勒阿弗尔增援了一些轻型的海军舰只，而且在英吉利海峡增加了一些布雷活动，但一般说来，敌人保持沉静，对于我们的企图在等待着明确的动向。

局势现在开始迅速地、平稳地向高潮发展。在5月15日那次会议以后，国王陛下曾经前往部队集结的港口，视察了每个突击部队。5月28日，各下级司令官接到通知：进攻开始日定为6月5日。从这时起，一切参加突击的人员就被"封闭"在他们的舰艇上，或在岸上的营地和集结地点。一切邮件都停止递送，并且除个人的紧急事故以外，禁止各种私人通讯。6月1日，拉姆齐海军上将开始指挥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本土各港口的海军司令官都将根据他的需要行事。

我认为，我乘坐我们的巡洋舰队的一艘军舰去观看这个历史性战役开始之前进行的轰击，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要求拉姆齐海军上将制定一个计划。他安排我在进攻开始日的头一天傍晚登上英国军舰"贝尔法斯特"号。该舰将从克莱德湾启航，途中在韦默斯湾停靠，然后以全速航行，以便和它的舰队会合。该舰是一艘炮击军舰，属于中路的英国海军部队。我将在该舰上过夜，以便观看黎明时的进攻。随后我将乘舰巡视滩头地带，这时当然要充分注意尚未扫清的布雷水域，然后再换乘一艘驱逐舰回国。这艘驱逐舰已完成其炮击任务，是驶回英国装载炮弹的。

然而，拉姆齐海军上将感到有责任把这个正在酝酿中的计划告诉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极力反对我冒这种风险。他作为最高统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正如他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我曾传话给他：虽然我们接受他作为参加这个战役的英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但英国海军与美国海军是四比一，因此我们绝不承认他有权来规定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的作战人数。他对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表示接受，但却强调这势必会增加他的忧虑。无论就事态发展的规模或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看来都是不相称的。但是我也有我的职责，而且我认为我自己应当判断我的行动。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已获得国王陛下的允准在这里详细叙述。5月30日，星期二，当我参加国王每周举行一次的午宴时，陛下问我在进攻开始日那天准备呆在何处。我回答说，我想乘我们巡洋舰队的一艘军舰去观看炮击实况。陛下立即说他也想去看看。自从日德兰战役以来，除了遭到空袭以外，他一直没有再身临火线，因此他迫切希望能有机会重温青年时代的经历。我对此事进行了仔细考虑，并且乐于将它提交给内阁。内阁一致认为要先和拉姆齐海军上将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国王已作出他和我都不应当去的结论。他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写给我下面的一封信：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我反复地考虑了我们昨天的谈话以后，现在已作出这个结论，即你我二人不应当在进攻开始日前往我们预定要去的地方。我想我无须强调：如果在目前的关键时刻，由于一枚炸弹、鱼雷，甚至水雷凑巧命中，而使你离开人间，这对我个人以及对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同样地，在目前这个时刻，一国君主的变动，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帝国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我深知我们两人都渴望身临现场，但我非常认真地要求你重新考虑你的计划。我感到，如果我们亲临战场，那么负责指挥我们乘坐的那艘军舰或几艘军舰作战的海军将领必然感到为难，不管我们对他们作怎样的解释。

因此，如上所述，我非常勉强地作出了这个结论：正确的行动就是最高当局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取的做法，也就是说留在家中，等待消息。我非常希望你也能采取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到，除了其他一切的问题以外，我还有可能失去你的帮助和指导，那么不论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微小，我对即将来临的这段时期的忧虑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加。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

随后又来一信：

白金汉宫

1944年5月31日

亲爱的温斯顿：

希望你对我的信不必作复，因为我将在明日下午和你见面，届时你可陈述你对我前函的反应，我们随后再会见拉姆齐。

你最忠诚的国王乔治

6月1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国王在艾伦·拉塞尔斯爵士的侍从下，来到首相官邸附属建筑里的地图室，这时，我和拉姆齐海军上将已在那里迎候。拉姆齐海军上将当时并不了解国王来临的意图，于是说明了"贝尔法斯特"号军舰在进攻开始日的早晨将进行的活动。按他所述的情况，乘坐该舰显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同时也看不到多少战斗实况。这时，我请拉姆齐海军上将暂时回避几分钟，在这片刻时间内，我们商定，准备问他国王陛下也乘坐"贝尔法斯特"号战舰出海是否妥当，看他有何意见。拉姆齐海军上将立即明确地答复，他不赞同这个

行动。当时我说，我认为有必要征询内阁的意见，并准备将拉姆齐海军上将所谈的风险告诉内阁。我说，我确信内阁必然不会建议国王陛下前去。这时拉姆齐告辞了。国王说，既然他不应当去，那么我也不应当去。我回答说，我是以国防大臣的身份前去履行职务的。艾伦·拉塞尔斯爵士，正如国王所描述的那样，"摆出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说："陛下如果获悉他的首相葬身英吉利海峡的海底，必然会更加焦虑。"我回答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而且我认为所冒的风险不大。艾伦爵士说，他一向认为国王陛下的任何大臣，倘若未曾获得国王的批准，绝不能离开本国。我回答说，这点并不适用，因为我将乘坐国王陛下的战舰。拉塞尔斯说，战舰可能远航到领海以外。后来国王便回白金汉宫了。

※　　※　　※

6月2日，星期五早晨，我乘坐专用火车前往朴次茅斯近郊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旁边的铁路侧线，随同前去的有：史末资元帅、欧内斯特·贝文先生、伊斯梅将军以及我的随行人员。正在我们启程以前，我又收到了国王的一封信。

白金汉宫

亲爱的温斯顿：1944年6月2日

我再一次向你呼吁，在进攻开始日不要乘舰出海。请你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吧。我比你年轻，我是一个水兵，而且作为国王，我又是三军的统帅。我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航海了，然而我却同意留在家里；那么，我本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你却做了，这是否是公道呢？你昨天下午提到国王最好像以往的时代那样，亲自率领军队去冲锋陷阵；但是，如果国王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的首相也不应当代替他去做。

其次，你还应当考虑你自己所处的地位。你不会看到多少实际的战斗；你要冒很大的风险；你在必须作出重大决定的紧急时刻，将不能接见下属；而且不管你怎样避免增加别人的麻烦，只要你在舰上，那就势必会大大加重舰队司令和舰长的责任。正如我在前函中所说的，你乘舰出海将无可估量地增添我个人的焦虑，而且你不征求你的内阁同僚的意见就出海远航，将使他们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对此将有理由感到不满。

我以最诚挚的心情，要求你重新考虑全部问题。我非常理解你个人的愿望，但请你不要让这种愿望使你离开你自己对国家所负的崇高的责任。

你最忠诚的朋友国王乔治

当时，我的专车正停在索斯安普顿郊外，不久就同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接通了电话。当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他。他的帐篷和篷车巧妙地隐蔽在附近的一个森林中。国王陛下因为没有接到我的复信而感到关注。上午十一时半，为了答复这方面的询问，我通过专线电话，同在温莎堡的拉塞尔斯通话，说我为了顺从国王陛下的愿望，已取消了我的计划。我在次日凌晨写了下面这封信，并立即派传令官迅速送往温莎堡。

国王：1944年6月3日

对陛下的来信，没有及早回复，我必须为自己请求宽宥。

我收到来信时，正要乘火车出发，而从那时以来，我一直不停地旅行。现在，我已指定一名传令官等候，以便将此信在今晚送交陛下。

国王，我还不能真正地认识到，你的来信第一段中所述已充分地考虑了下列事实：按照英国的宪法，国王与臣民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如果陛下按照个人的愿望，乘坐一艘参加炮击行动的军舰出海，事先必须获得内阁的同意；我很倾向于认为，并已将这种看法奉告陛下：内阁必然会极力劝告陛下不要前去。

另一方面，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我应当获准前往我认为对于履行我的职责确有必要前去的地方，而且我不能承认内阁有权约束我的行动自由。我依靠自己经历许多重大事件得来的判断力，能够确定一个履行像我这样职责的人能冒多大的风险，其适当的界限在哪里。我必须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限制我的行动自由的原则，以免使我不能在我断定有必要时到各个战场去了解情况。陛下这次对我个人的安全如此深切地关怀，使我不胜荣幸，因此我必须顺从陛下的愿望，其实是，陛下的命令。当我了解这种愿望或命令是由于希望我继续为陛下服务时，我感到极大的欣慰。虽然我对自己不能前去观看炮击实况感到遗憾，但对陛下的心意却深为感谢，因为陛下正是本着这种心意来关怀陛下的这个卑微而忠诚的臣仆的。

温斯顿·丘吉尔

我不妨补充说明一下，正如我所正确地估计的，有关的巡洋舰分遣队并未遭到十分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该分遣队没有任何将士遭到伤亡。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公布这件事时，虽然出于好意，但无意中却使之失真的话，我本来是不会提及此事的。

我在这里也许可以说明一下我在这类问题上多年来形成的观点。一个人对于战争中的严重的和重要的决定，如果要发挥有效的影响并承担最高的责任，他就可能需要通过冒险来振奋人心。他也可能需要得到这样一种安慰，就是当他派遣许多其他的人们去牺牲时，他本人可以稍稍分担一些他们遭受的危险。他个人的兴趣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力量，都将由于与事态的发展发生直接接触而受到鼓舞。由于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见所闻的结果，我认为将领们和其他的高级司令官，应当随时设法使自己亲身观察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和形势。我曾看到许多可悲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即认为重要人物的生命不应当遭到危险。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加重视个人的安全，但是我认为，我对战争的观点和论点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因此使我有资格充分自由地判断，在这样一个个人问题上怎样履行我的职责。

※　　※　　※

天气情况这时开始令人忧虑。晴了几天以后，气候却变化不定起来。从6月1日起，每天举行两次司令官会议来研究气象预报。第一次会议所作的预报是，进攻开始日那一天的天气不好，云层很低。这对空军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既影响轰炸，又影响空降部队着陆。第二天傍晚，第一批战舰从克莱德湾驶向海上，同时，还有两艘小型潜艇从朴次茅斯出发，它们的任务是去观测进攻地区的气象情况。6月3日，天气仍无令人鼓舞的迹象。西风逐渐加紧，平稳的海面上起了波浪；阴云密布，而且云层愈来愈低。6月5日的气象预报是阴天。

6月3日下午，我同贝文先生和史末资元帅驱车前往朴次茅斯，看到了大批军队正在登船前往诺曼底。我们登上第五十师司令部所在的舰只，然后乘汽艇顺索伦特湾而下，依次登上每艘舰艇进行视察。

在归途中，我们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营房稍事逗留，祝他一切顺利。我们回到车上时，恰好赶上了一顿开得很晚的晚餐。当晚餐正在

进行时，伊斯梅去接比德尔·史密斯打来的电话，据说天气愈来愈恶劣，作战行动很可能必须延迟二十四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要等到6月4日凌晨才能作出确切的决定。与此同时，庞大的舰队的各个单位，将按原定的计划继续出海。

伊斯梅回来报告了令人丧气的消息。在索伦特湾看过舰队阵容的人们都感到，这个作战行动正如雪崩一样已经无法制止。倘若恶劣的天气继续下去，而延期行动不得不拖到6月7日以后，那么至少在下两周内，不能再获得月亮与潮水相配合的必要条件，这一情况使我们非常烦恼。另一方面，部队全部都已接到了训令。他们显然不能无限期地被关闭在狭窄拥挤的舰艇上，然而不如此又怎能防止走漏消息呢?

但是每人心中感到的这种焦虑，在火车里的餐桌上，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史末资元帅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他向大家讲1902年布尔族人在费雷尼欣投降的故事--他如何向他的同僚们一再强调，他们继续战斗下去，已经徒劳无益，只有祈求英国人的宽恕。他被他的朋友们指为懦夫和失败主义者，因此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然而他终于却说服了大家一起前往费雷尼欣，和平实现了。史末资元帅接着又谈到他在第二次大战爆发时的个人经历，当时他在议会中不得不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来反对他自己的执政党的首相，因为后者希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我们大约在夜间一点半就寝。伊斯梅对我说，他要等待听到将在清晨举行的会议的结果以后才睡。因为我对此事无能为力，我说到时不要唤醒我来听结果。清晨四时一刻，艾森豪威尔又同他的司令官们开会，听取气象专家的不祥的预报：天空阴云密布，云层很低，强烈的西南风，有雨，海浪不大。5日的天气预报甚至更为不妙。他只好勉强地下令延期二十四个小时再开始进攻，而整个庞大的舰队阵容，则按照经过周密准备的计划向后转移。所有出海的船队一律掉头返航，而小型舰艇则就近寻找停泊处隐蔽起来。只有一个拥有一百三十八艘小型舰艇的船队还没有接到命令，但已派出军舰赶去通知，它们随即驶回，而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封闭在布满整个海岸一带的登陆艇内，这一天实在是难熬的。美军是从西部港口出发的，他们的距离最远，因此受的折磨也最大。

那天清晨五时左右，比德尔·史密斯又打电话给伊斯梅，证实了延期的消息，伊斯梅这才上床睡觉。半小时以后，我醒来了，把他找来。他向我报告了这个消息。根据他的说法，我当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　　※　　※

早班邮件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两周前写的，一直留到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时才投递。真可惜，这封信却找不到了。富·德·罗〔斯福〕以最亲切的词句，表达了他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致努力和同志情谊所抱的情感，并且希望和祝福我们获得成功。我发了一个复电表示感谢，但内容却比较散漫。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6月4日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在5月20日寄来的那封动人的信。

我们的友谊是我在面临这场严酷的战争中日益错综复杂的局势时最大的依靠力量。艾夫里尔告诉我，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同时我从许多方面证实了这种印象，即你的政治健康状况也大有进步。我现在正在艾克司令部附近的火车上。目前他的最大的心事就是天气。这里停泊着几千艘舰艇，一眼望去，确实非常壮观。

戴高乐的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的票数决定，他应当接受我的邀请前来这里。他却犹豫不决，但是马西格利和其他一些人士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他们就辞职。我们预期他将在进攻开始日的前一天到达。如果他到来的话，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会见半小时，并向他说明纯粹属于军事方面的形势。我将在进攻的开始日的当晚回伦敦去。我不指望能同戴高乐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仍然希望，赫尔演说中所使用的那个据说由你批准的"领导权"一词，也许会证明是可以采用的。

我不指望我们从滩头地带向前推进会超过若干哩，而且我们所占领的地方，很可能都是充满战场气息和渺无人烟的地区。

关于这一点，等戴高乐到达时，我可以慎重地向他解释。你请他去美国访问的那封充满友好情谊的电报，我也会交给他。

我将同你保持经常的联系。

我看到你们的一些报刊，对我在下院谈到西班牙的情况大为不满。这是很不公道的，因为我所谈的一切内容，不过是重复我在1940

年10月发表的宣言。我提到佛朗哥的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采用漫画的方式来证明西班牙和他或者他和西班牙成为一体，这是多么愚蠢。我并不在乎佛朗哥，但我也不愿伊比利亚半岛在战后对英国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我还不知道我怎样才能依靠戴高乐的法国。对于德国，必须使用主要的力量进行压制，同时我们要和俄国保持二十年的同盟关系。你必须记住，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这一切令人愉快的前景了。

我们这里不能同意仅仅由于我们不喜欢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攻击那些实行这种制度但并未妨害过我们的国家。我不知道斯大林的俄国是否比佛朗哥的西班牙有更多的自由。

我无意同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纠葛。

在进攻开始日以后，你我是否应当给斯大林发去一个可以公布的简短的电报？也许最好等到我们在海峡彼岸已经确实占领了阵地以后，再这样做。

我们这个月在反潜艇战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最高记录--所有的同盟国家的船舶，只有四艘被击沉，总吨数大约为两万吨。另外，我们击沉的敌方潜艇与我方被击沉的船只相比，为四对一，同时我们自己的联合舰队还击沉了为数极多的敌方舰只。

我很高兴，亚历山大没有辜负你给予的支持以及你对他的看法。你们的部队打得多么漂亮！我听说在那边，我们两国的军队从上到下关系都很融洽；而在这里，彼此确实已经完全是兄弟的情谊了。我正盼望不久能会见你们的三军参谋长们。我很愉快地收到关于哈里的愈来愈好的消息。我衷心地希望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我深为遗憾的是，你在那个非常遥远的日期〔10月份〕以前不能到这里来。如果我旅行一次，是否会对事情有所帮助，盼告。

不久以后，艾登先生和戴高乐将军一起到来了，戴高乐是刚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英国的。我告诉戴高乐，我所以邀请他来，是因为这个战役即将发动。我不能用电报通知他，而我认为，由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原因，我们必须在通知法国以后，英美两国才能着手解放法国。我本来打算在进攻开始日前不久的时候邀请他来，但是天气却迫使我们将进攻日期推迟了二十四小时，甚至还可能再延迟一些时间。这确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各个港口和营地，已经集结了三十五

个师和四千艘船舶，而且十五万部队已经登船，投入第一批的进攻行动。大多数的部队不得不留在窄小的舰艇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现在已准备好一万一千架飞机，如果天气良好，其中八千架将投入战斗。我接着又说，由于轰炸法国的铁路线，许多法国人丧失了生命，我们对此感到极大的遗憾，但是我们的步兵比德国的要少，因此这是使我们能够在建立前线阵地时，制止敌人调来占压倒优势援军的唯一办法。

戴高乐将军怒气冲冲。他要求有绝对的自由权利，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向阿尔及尔方面拍发电报。他说，他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公认的首脑，不能被剥夺通讯自由的权利。我要求他作出保证，不将即将发动进攻的任何军事情报透露给他的任何一个同僚，除了那些实际参加了我们这次会见的人以外。戴高乐说，他必须有充分自由，就意大利战役同阿尔及尔方面保持联系。我解释说，我指的只是"霸王战役"。然后，我向他说明我们的计划。在他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后，我问他，是否愿意在巨大的舰队确实已经出发以后，立即对法国人民发表一个公开的文告。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挪威的哈康国王以及敌人预期我们将向其国土进攻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同意这样做，我希望他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表示同意。

艾登先生这时参加了谈话，他说，当前的重大战役已经占去了我们全部的思想，但是在战役发动以后，讨论某些政治问题也许是有益的。我说我同罗斯福总统来往通信已有相当的时间，他在开始时曾希望戴高乐将军访问美国，但现在他似乎对此事并不那么着急了。这也许是由于吉罗将军所受到的待遇造成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同吉罗将军磋商法国军队的装备问题，但现在吉罗将军却被撤职了。关于这一点，戴高乐回答说，他认为这时他最好留在英国，而不要去华盛顿。

我提醒他说，"被解放了的法国"也许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只不过是由少数参加战斗的人士组成，艾登和我并极力敦促他早日去访问罗斯福先生。戴高乐说他十分愿意去，并且也这样通知了罗斯福总统，但是他关心的是究竟由谁来管理被解放了的法国。这个问题本来应当早在去年9月就作好安排了。

这种说法促使我直率地谈出我的意见。美国和英国愿意让几十万人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去解放法国。至于戴高乐是否去华盛顿，那是

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美国决裂，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必然要站在美国一边。关于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管理权问题，如果戴高乐将军希望我们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统治法国的全部权力，答复将是"不行"。如果他希望我们要求罗斯福总统，同意该委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与之打交道的主要的法国组织机构，那么，答复是"行"。戴高乐回答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即如果美国与法国发生分歧，英国将站在美国一边。这次会见就以这句不愉快的话而告结束。

不一会，我带他到设在森林中的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去，在那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艾克和比德尔·史密斯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友好。不久，艾克将他领到他们的地图帐篷里去，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然后，我们一同回到了我的火车上。我本来希望戴高乐会同我们共进晚餐，并一同乘火车回伦敦，因为这是最迅速和最方便的一条路，但是他却摆出一副尊严的样子悻悻地说，他宁愿单独地同他的法国官员们乘汽车走。

※　　※　　※

时间在非常缓慢地消逝。直到6月4日晚上九时一刻，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司令部才又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气候恶劣，与其说它是6月的天气，不如说它更像12月的天气，但是气象专家作出一定的保证，说6日早晨气候会暂时好转。他们预言在这以后，又会有狂风暴雨，而且不能肯定会持续多久。究竟是立即冒险行动，还是将进攻延期至少两周？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摆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面前。他在听取了司令官们的建议后，大胆地，而且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地选择继续进行作战行动，但到第二天清晨再最后定夺。

6月5日晨四时，作出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定：6月6日发动进攻。

回顾这个决定，确实令人钦佩，事态的发展充分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而且我们所以能够获得可贵的出奇制胜的机会，也多半归功于它。现在我们了解，德国负责气象预报的军官当时向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报告，由于有暴风雨，我们不可能在6月5日或6日发动攻势，而且这种天气还可能持续好几天。我们能够完成一系列如此错综复杂的频繁的调动，而没有被高度警惕的和决一死战的敌人发现，这显然应当归功于盟国的空军所做的工作以及诈敌计划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　　※　　※

6月5日一整天，运送进攻的先锋部队的船队，都集结在怀特岛南面的集合地点。从那里，有史以来驶出我们海岸的一支最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川流不息地直指法国的海岸，在它前面有扫雷艇在广阔的海域内为它开路，而强大的盟国海军和空军则在四面给予掩护。航海的艰苦经历，对于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于乘坐较小舰艇忍受极大痛苦的部队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尽管有这一切困难，这次规模极大的行动却像一次阅兵式那样进行得分毫不差。

虽说不是没有一点损失，但实际发生的一些伤亡和延搁事故，多半是由于小型的拖船造成的。这对整个行动不发生多大的影响。

在我们整个沿海一带地区，防御系统处在高度的戒备状态。本土舰队警惕地注视着德国海面舰只的任何动向，同时空军巡逻机监视着从挪威直到英吉利海峡一带的敌方沿海地区。在遥远的海域，在我国西部海口处和比斯开湾一带，空军海防总队的大批飞机，在驱逐舰队的支援下，密切监视着敌人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的情报部门报道，敌人有五十多艘潜艇正集结在法国比斯开湾的各个港口，准备到时进行截击。现在，决战的时刻就在眼前了。

※　　※　　※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西方强国可以正确地认为的战争最高潮。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而又艰苦，但我们毫无疑问地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非洲的敌军已被肃清了。印度已经作好了防止敌人入侵的准备。实力耗尽、希望幻灭的日本，正向它的本土退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受的一切危险，都已经消失。意大利正和我们并肩作战。俄国的军队已经将德国侵略者驱出他们的国境。希特勒三年前如此迅速地从苏联攫取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同时在兵力和装备方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克里米亚半岛已经肃清了敌踪。苏联军队已经打到了波兰的边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在拼命地设法逃避它们东方的征服者的报复。俄军的准备与我们在欧洲大陆的登陆相呼应的新攻势，很快就要发动了。当我在首相官邸附属建筑的地图室里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传来了占领罗马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横渡英吉利海峡去解放法国的巨大事业已经开始了。所有的舰船都已出海。我们已经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希特勒的暴政已注定要崩溃了。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暂停一下，以充满感激的心情，不仅希望各个战场上和海陆空军三方面都获得胜利，而且希望饱经忧患的人类能有一个安全的和幸福的前途。

附录（1）

表

略语

附录（2）

Accolade（"武士爵位授与式"）：爱琴海作战计划。

AdmiralQ（"Q海军上将"）：罗斯福总统。

Anakim（"安纳吉姆"）：收复缅甸作战计划。

Anvil（"铁砧"）：1944年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作战计划。

Avalanche（"雪崩"）：用两栖作战攻取那不勒斯（萨勒诺）的作战计划。

Baytown（"湾城"）：跨过墨西拿海峡进攻的作战计划。

Bombardon（"喇叭"）：人工港中使用的钢制外防波堤。

Buccaneer（"海盗"）：袭击安达曼群岛的作战计划。

CairoThree（"开罗三"）：1943年德黑兰会议。

Caliph（"哈利发"）：进攻法国南部和中部以配合"霸王"的作战计划。

ColonelWarden（"沃登上校"）：丘吉尔首相。

Culverin（"长炮"）：进攻苏门答腊北部的作战计划。

Eureka（"尤里卡"）：1943年德黑兰会议。

Gee（"前进"）：为轰炸机指示目标的方位探测器。

Gooseberry（"醋栗"）：人工港中使用的防波堤。

Habbakkuk（"哈巴库克"）：用冰制成的漂浮飞机场。

Hercules（"赫尔克里士"）：攻占罗得岛的作战计划。

Husky（"哈斯基"）：攻占西西里的作战计划。

Jupiter（"丘辟特"）：在挪威北部的作战计划。

Lilo（"利洛"）：人工港中使用的防波堤。

Mulberry（"桑葚"）：人工港。

Oboe（"欧波"）：盲目轰炸。

Overlord（"霸王"）：1944年解放法国的作战计划。

Penitent（"忏悔"）：袭击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作战计划。

Phoenix（"不死岛"）：人工港中使用的混凝土潜水箱。

Pigstick（"猎野猪"）：从缅甸阿拉干沿岸梅宇半岛南部的日军阵地后面登陆的作战计划。

PloughForce（"耕作部队"）：特种联合作战部队。

Pluto（"冥王星"）：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石油管。

Point－blank（"直截了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修改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的指示。

Quadrant（"四分仪"）：1943年魁北克会议。

Round－up（"围歼"）：1943年解放法国计划。

Saturn：（"土星"）：1943年在土耳其集结一支盟国军队。

Sextant（"六分仪"）：1943年开罗会议。

Shingle（"海滨沙石"）：在罗马南部安齐奥的两栖作战计划。

Sledgehammer（"痛击"）：1942年进攻布雷斯特或瑟堡的作战计划。

Strangle（"绞杀"）：空袭意大利北部的铁路运输线。

Tentacle（"触角"）：主要由混凝土制成的漂浮飞机场。

Torch（"火炬"）：1942年盟军进攻法属北非的作战计划。

Trident（"三叉戟"）：1943年华盛顿会议。

TubeAlloys（"合金管"）：原子弹研究工作。

Whale（"鲸鱼"）：人工港中使用的浮动码头。

Window（"窗户"）：用以扰乱德国雷达而散发的锡箔片。

Zip（"齐普"）：总司令用来表示战役开始的信号。

附录（3-1）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1943年6月--1944年5月

6月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6月6日

请将驶经地中海的各种运输船队的船只、货运的种类，以及为英国红十字会运往俄国的货物列单向我报告，不胜感激。

关于今后的计划也请见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1943年6月8日

请向我报告，我们正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我们的水库遭到袭击（像我们最近对德国〔的莫内水坝〕所干的那样）。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1943年6月10日战后民航问题的初步意见

我关于战后民航问题的设想是以"公平不倚"的原则为根据的。世界性的航空港应该对所有国家（有罪国家除外）开放，这些国家只要支付适当的保养和服务费用后，即可与之直接通航。然而任何国家都·无·权在别国领土内经营国营或私营的航空公司。如果可能的话，任何政府都不要向航空港提供津贴。如果在经营航运中未能获利，则应根据有关国家所同意的规定予以必要的资助，其中一部分可根据航空邮政合同而定。任何国营或私营公司，如果服从上述原则，即可对全世界经营业务。

2．根据建议，战后应该建立一个负责维护和平的世界性组织。由于民航而产生的空中力量，可能须由这个组织来控制。世界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或各洲的小组委员会（如果有这种组织的话）可以调处争端，并监督或控制准军事力量的发展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如果各个国家都能遵守这个原则，它们就会受到鼓舞，并提供一切有利条件使民航达到安全、舒适、迅速的最完善的服务标准，而这是他们能够做到的。

3．目前阶段要在自治领之间取得协议是有困难的，但经过同它们商议后，这种困难就不会成为我们制定英国政策的阻力。同时，确实弄清美国的意见和愿望，是极端重要和迫切的。倘若同美国取得协议，一切事情就好办多了。……

首相致莫顿少校1943年6月11日

我听说某些团体要求让那些被俘的敌方高级将领访问我们某些教育中心，并且把他们带往全国各地去参观，真相究竟如何？例如，有人认为应该让〔意大利的〕杰西将军参观伊顿学院。我反对这些荒唐的意见。不得把这些将领带离他们的拘留所，任何人离开时，都必须事先向我报告。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3年6月13日

请代我草拟一项通知，进一步提醒所有大臣、高级官员、议会私人秘书等人，在同驻在英国的外国〔中立国〕外交代表交谈时，要极端谨慎，勿多开口。这些人虽然往往十分友好，并且衷心希望我们获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只要听到一点什么消息，马上就向他们的政府报告，以提高他们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而他们的政府就会用这些消息去向我们的敌人换取其他的新闻。只有那些有责任和权力发表消息（不论是一般的或专门的消息）的人，才可以同他们或在他们面前讨论战争问题。

2．即使对于报纸上的一般战争问题和战争新闻，也不应加以讨论，因为这些外国人在同掌握内部情况的人接触当中，就可以证实报上所登载的消息。除了在官方场合外，应当避免和这类外交人员共进午餐和晚餐。他们如遇到特殊情况应该向你请示，我授权你可以给他们发出指示。同外国人的私人亲密关系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3年6月13日

坎宁安海军上将对我说，他认为，如果摩托鱼雷艇的引擎更加可靠的话，我们的轻型海军船艇在地中海的贡献就会更大。请就此问题向我提出一个报告，并望告知：这究竟是一个与这些船艇的保养有关的局部性问题，还是因为在设计方面存在着基本弱点。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新闻大臣1943年6月13日

我已读过关于德军在突尼斯的士气的报告。这篇报告对于德国士兵的战斗素质捧得再高也没有了。报告虽使用了"野蛮"之类的词汇，但丝毫没有减弱它给人们造成德军可畏的印象。报告中提到他们"异常笨拙"，当然也不是指他们在使用武器或掌握战机方面异常笨拙。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3年6月15日

请在所有英国官方文件中采用下列术语：

不用"aeroplane"一字，使用"aircraft"；不用"aero－drome"一字，使用"airfield"或"airport"。我们不应使用"aidrome"这个字。

语言应有规范，并严格遵守规范，这样做是有益的。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1943年6月15日

知道你正切实执行你的计划，十分欣慰。你对于浮夸之害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诺言不能兑现，就会给空军部在训练、建筑等方面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更不用说对于你们自己的工厂的影响了。

我不很清楚的是你们的劳力的情况。我注意到你们现在得到的劳力比原来分配给你们的要少得多。是不是你们在制定计划时把要求的劳力算少了？要不就是你们的效率出乎预料地提高了，所以你们才能够完成计划？鉴于劳力的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仔细考虑。看来到目前为止，你们得到的劳力比任何其它部门确实都少。

我同意你提出的飞机名单具有特殊优先地位。你说得很对，凡是能使计划提前完成的办法，对于这些类型飞机的生产，都会有特别的价值。

听说你正大力推进那些新类型战斗机的制造，我很感欣慰。我对于你那天给我看过模型的喷气推进飞机，特别感兴趣。请把进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并让我知道这些飞机何时能够应用。

首相致军事情报局局长1943年6月15日

你目前对于西西里岛兵力的最详细的估计数字是多少？

第一是德军方面：他们正在编成的那一师部队的具体兵力，我们是知道的。这个师不满七千人。那里还有多少零星部队（包括空军地

勤人员）？有多少增援部队业已开到他们那里，或者正在途中?

第二，给我一份关于西西里意大利军队的分析报告。过去传说在海岸驻防的有八十四个营，另一个估计数字是七八个师。它们是怎样分配的？班泰雷利亚岛上的一万五千人和兰佩杜塞岛上的四五千人轻易地就投降了。这些意大利人的脾性如何，可想而知。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3年6月16日

驻埃及等地的空军规模确实庞大。在今后几个月中，它们准备如何发挥作用，盼告。它们现在似乎无所事事。增援土耳其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从埃及等地的空军中调去支援西西里作战的人数，所占比例是多少？我们不能让空军的任何部分闲散无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3年6月17日

我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像上次大战那样分发负伤袖章。请提请三军方面注意这一问题。陆军部当然是主要的部门。我想在星期一向国王请示。这件事过去肯定是考虑过的。请为我找出有关的材料。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美军正在把"紫心章"发给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们还因未发给我们的士兵而感到不安。

第二是在海外每服役一年就发给臂章的问题，我想，士兵们对此也是非常欢迎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6月17日

我对于有关西西里作战的诈敌计划极为关心，所以我昨天晚上要求一份专门报告。所有的报纸似乎都把注意力对着西西里，而且根据此间（我想，在美国肯定也是如此）的许多机关刊物上刊登的地图和漫画来看，我们的作战目标等于是宣布了一样，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消息了。

2．安全之策在于使目标增多而且真假难分。今天早晨有些报纸的论调看来是对头的，他们说，我们拥有同时攻击几个目标的足够的兵力。这一点应该强调。布雷肯先生今天下午将接见记者。另外，希腊的局势当然是需要突出一下吧?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6月18日

我们何以不从这些斐济岛突击队中调出一部分，去配合缅甸或其他地方的战斗?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3年6月19日

我很理解，驶经卡萨布兰卡的新航线的通航和地中海的通航，将使塔科拉迪①航线得到缓和。现在确实已是考虑精简塔科拉迪航线上的人员的时候了，我希望你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①加纳南部的海港。--译者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3年6月20日

我完全同意副首相的意见，应该增加印度军队的军饷。总的来说，我认为可以减少其人数百分之二十五，而用所得的节余来增加其余人员的军饷。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3年6月20日

请指示工程和建筑大臣使用强制权力征用土地，〔为农业工人〕建造三千座住房，并且把这项工程当作修建飞机场或战时工厂一样来完成，尽可能把它们和必要的战争需要配合好，并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优先地位，你看这样做行不行？如果我们要求全国各地方当局推动此事，他们由于不具备必要的强制权力，就要为了这一小批房子，去和所有从事战时事业的部门，进行不可避免的公文往来，徒然耗费大量的精力。

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惊动了大家，而且为了这点小事，我们信誉正在受到影响。总而言之，我的意见是：要么就干起来，要么就别干了。

首相致雅各布旅长1943年6月22日

请列表说明的黎波里的海岸防卫设施，将战前对它们的估计与现在实际的设施作一比较。在战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因为经常接触的关系，自然对于的黎波里防卫装备的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可是现在我们正准备攻击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接触的地方，战前的夸张的估计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我所要查问的主要就是这一点。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6月25日

关于增加每个步兵营的步枪比数的问题，大家有些什么意见？原来已经取得同意的是增加三十六支，但我希望增加七十二支。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3年6月26日

我了解到，大批0．300吋口径的子弹可望于7月底交货，很高兴。根据这个情况，并考虑到现有的储备情况，我们可以再发给国民自卫军一些额外的弹药，立即用来进行训练，这样就能利用今年夏季余下的几个月时间了。

首相致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6月30日

我注意到，5月份运到北非以外的战场去的陆军和皇家空军的车辆，百分之九十五是装了箱的。这非常令人满意，而对于作战努力也大有贡献。

我相信你们在其他战场方面，也将争取达到这样高的标准。每月使适当的装配厂开工，是真正的节约。①

①参见第四卷，第779，784，796页。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贸易大臣1943年6月30日

我仍然担心皮革的供应情况。如果新的配给本开始使用后商店中不再发生抢购情况，你不是就满意了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缓和修理皮鞋的情况呢？

鉴于民用方面情况严重，是否可从军用方面调拨皮鞋或皮革，来缓和民用的紧张状态？我注意到二百五十万陆军人员的皮鞋存货数字比一千四百万平民的存货还多。

你有些什么长远解决办法？是否可以同美国方面一起研究今后（例如十二个月）的世界供求情况？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6月30日

据我了解，装运今冬从北非回来的英军的装备，需要七十五艘货轮。这大概意味着，他们将带回大部分车辆。

因为我们还要运送大批车辆到北非去，所以，如果调回的师团把它们大部分车辆留在非洲，而在英国取得新的车辆的话，这样我们不是就可以省得往返转运了吗？

7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7月2日

北非各司令部似乎比过去更充满着忧郁暗淡的情绪。计划参谋处应该在精神方面研究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所幸人事方面的情况要比这些简单些。

2．我们必须首先打响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负责指挥的战争。如果战争进行很顺利（或者打得一败涂地），下一步应当怎样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若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在西西里取胜，下一步的问题更谈不上了。

3．我们不能让美国人妨碍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强大的军队。他们的参谋人员似乎正在设法摆脱这个计划而趋向于撒丁岛〔的计划〕。我们必须使他们坚强起来，不容许有任何怯懦的表现。我确信三军参谋长将再一次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使他们不要抱这种闪避的懦弱的态度。

4．总之，我们一旦摸到了西西里的情况以后，就必须保证有自己判断局势和发动进攻的全部权力。

5．我希望今天下午三时能同你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满意现在人们所持的态度。必须给予坚强的指导。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1943年7月3日人力问题

请把这个题目按照提出人力要求的主要部门分成七八个栏--陆军、海军、空军、飞机生产部等等。它们原有多少人力，在1月份提交的总结中，它们要求多少人力？它们已得到了多少，现在总共多少？还要求多少？

我必须根据这个表格，才能提出进行工作的建议。

请于今晚将表格交来。

首相致枢密院长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3年7月3日

关于为农业工人建造住房一事，目前情况究竟如何？由谁主管建造，何时动工？据工程与建筑大臣谈，现在此事已全部由他经管。情况是这样么？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3年7月5日

你可能还记得我在去年12月关于短期患病人数增加的备忘录，这个数字是在政府保险统计师所作的统计表中看到的。

去年冬天这种增长趋势持续不衰，使我感觉不安。这个统计表表明，在正常的因病缺勤人数之外，新增加的缺勤人数已占了我们全部劳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如果所增加的人数大部分是因为厌战而不是真正有病，那么对于战争也同样发生影响。

首相致空军陆军大臣1943年7月5日

得知你们对于生橡胶的需要量并不比1942年高，同时陆军在节约使用主要原料方面也作得很好，甚为欣慰。因为今年陆军将需要更多的车辆，所以你们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

首相致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3年7月5日

鉴于敌机轰炸力量确已相对减弱，我认为就工厂做夜工而论，现在已是重新考虑灯火管制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为了加速进行飞机生产计划，需要在各方面节约劳力，因此使夜工不受灯火管制的限制，是绝对必要的。

我希望，空军部保证不坚持这类妨碍生产的措施。

首相致经济作战大臣1943年7月5日

我对于法国形势的看法与你不同，我也不同意你从过于狭隘的观点出发，作出的概括性归纳。假如〔法国〕解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能够取得英美政府的信任，我们当然可以把为法国抵抗运动提供经费的职责移交给该委员会。我们要打交道的应该是委员会，而不是戴高乐将军。我们现在正努力培植委员会的集体力量，而非个人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地提高文职人员的影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3年7月11日

我对于基本英语问题很感兴趣。广泛应用基本英语，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远比吞并几个大省更为经久，更为深远。推广基本英语，使这种语言成为英语国家的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符合我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想法的。

2．我打算明天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个问题，以便设立一个由大臣们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研究，如果反应良好，我准备就如何进行工作提出建议。新闻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教育大臣，或代表外交部的劳先生似乎都合适。

3．我打算让英国广播电台把每日教授基本英语作为他们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并要广泛地大力推广这个交流思想的方法。

4．请告诉我你对于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并把这个问题列入明天的议程。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7月11日

关于彼得国王的结婚问题，我们应该重温那些最早的原则。尚武的欧洲的整个传统是倾向于"战争的婚礼"，也就是说，青年国王同一位非常相称的公主在出征前夜结婚，是最恰当不过的。这样他就有机会使他的王朝历久不衰，而且无论如何，也有机会来实现最卑贱的人也有权实现的那些原始的本能。

2．还有一种和这原则相反的说法，我相信它不是出自尚武的种族。根据这个说法，塞尔维亚人的原则是无论谁都不要在战时结婚。初看起来，这话似乎是为了宽恕男女私通。还有一帮被逐出南斯拉夫的大臣们，为了争取流亡政府中的有名无实的官职而互相排挤。有些大臣赞成结婚，有些人则反对。国王和公主坚决赞成结婚；我看在这场纠纷中，只有他们二人的意见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3．外交部应抛弃十八世纪的政治，发表直截了当的意见。

让我们来告诉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我们认为应该举行婚礼，而且如果国王能够不辜负他的风雨飘摇的王位的话，我们可把剩下来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他。

4．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准备在下院，或在大不列颠或美国的任何民主讲坛上，为了上列这些原则而采取行动；我认为战时内阁应有机会发表它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回到路易十四世时代的文明生活中去，而不要陷入二十世纪的下流纵欲的生活中。我们不是正为自由和民主而战吗？如果你希望我和国王见见面的话，我要劝他到最近便的登记处去登记一下。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3年7月12日拨给澳大利亚的飞机

我们应该对于保卫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战争有所贡献，这对于英国自治领和英帝国的未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派去的皇家空军的一个中队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这个战斗单位的规模。澳大利亚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飞行人员八千一百名，其中包括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他们在帝国训练计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我们在空军方面是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的。

2．这不仅是一个"喷火"式飞机或其它战斗机的问题，而是英国空军中队能否充分表现皇家空军的精神的问题。因此我想在今年派遣三个"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到澳大利亚去，并劝说美国人把他们原来准备

送往澳大利亚的战斗机拨给我们。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些问题圆满地对罗斯福总统解释清楚。

可是你要注意，我不准备让澳大利亚飞行员驾驶英国飞机，而要派去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空军战斗单位。我从你们上次的报表中看到，你们的战斗机驾驶员实际力量比适合服役的战斗机多出九百四十五人，因此我想从这些驾驶员中拨出四五十人来，大概不成问题吧。使祖国和居住着六百万同种族、同语言的人民的广大澳洲大陆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我的责任。

3．希望你提出意见和建议。

（即日办理）

附录（3-2）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7月13日

现在已经是把波兰军队从波斯调到地中海战场去的时候了。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些人愿意作战，一旦参加战斗，可以使他们少考虑一些他们自己的悲剧性的事情。应将整个军团从波斯调往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

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用于意大利作战。

2．我们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调动所有的力量对意大利作战。请开列一份英国所统辖的〔盟国的〕、可调用的军队名单。--这些军队必须是尚未承担西西里作战责任、又能实际从事作战的军队。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7月13日

看到"约克公爵夫人"运输船队覆灭的消息，我大为震惊。请给我一份地中海总司令大约于十天前发来的警报，该警报曾要我们警惕在这条太靠近西班牙海岸的航线上的"难以忍受的"（我记得他用的是这个词）空袭危险。我们的月报表本已载满了作战伤亡的数字，而这些大型舰只的损失更使这个报表增添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容。请告诉我，今后应采取什么办法来避免这样的空袭。当然，使舰队远离"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航程所及的范围，肯定是必要的。

2．我看到"费里港"号在圣文森特角以西受伤的消息。

飞机是从哪里飞来的，这艘船驶出港口多远？如果敌机能追到它，为什么驻在直布罗陀的空军不能保护它呢？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3年7月14日

近来在公共关系官员方面丑闻甚多，整个组织需要彻底的检查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请提出如何进行的意见。看来似有必要成立一个小规模的内阁小组委员会，授予一定的权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即日办理）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7月16日

我从帝国总参谋长处获悉，我们的一支素质极好、经验丰富、并经过多年训练的第一装甲师现在正在看管战俘，此事使我十分不安。如果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比如说，为时一个月），那还可以容忍。现在，这种情况必须立即终止。应当从我们本国，或尼罗河三角洲派遣一些不包括在师的编制内的步枪部队（至少有一万人），到北非去看管战俘。莱瑟斯勋爵应当把运送这种部队出国当作有很高优先地位的任务。

2．一定要尽早地把第一装甲师连同它的车辆重新组织好，使它具备充分的力量。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训练，以恢复它的作战效率。请将计划和时间表拟好交我。据我了解，帝国总参谋长已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抗议。事情经过和答复意见究竟如何，请告。

3．还有哪些部队有类似的情况？请给我开一份在西北非和在中东各师和独立旅情况的清单，说明各个部队的现状和它所担任的任务。南非师的情况怎样？第二百零一警卫旅情况如何？第七装甲师在哪里？第四印度师在哪里？新西兰师是否正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整编了？波兰师向叙利亚转移，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这些师的完整程度如何？装备情况如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3年7月16日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战斗机司令部〕需要用二千九百四十六名战斗人员来配备一千七百三十二架作战飞机，或者说，配备总数一千九百六十六架的初步组编飞机。

请看轰炸机司令部的数字是多么不同：它所负担的任务比战斗机司令部重得多，但它对初步组编的一千零七十二架飞机，只配备一千三百五十三名飞行员，而对一千零三十九架作战飞机只配备了一千零九十五名战斗人员。

战斗机司令部所遭受的损失是不能与轰炸机司令部相比的，但前者却多余这么大量的飞行员。地勤人员中这种人员多余的情况又是如何？

首相致枢密院长 1943年7月17日

我曾答应温特顿勋爵，我将就修建农业工人住房问题再给他写一封信。但是，现在我觉得，最好能把这件事向他更详尽地说明一下，

一封信恐怕说不清楚，所以，如果你亲自去和温特顿勋爵谈一谈，那就更好了。①

①参阅7月3日致枢密院长的备忘录。

（即日办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7月19日

我于星期六视察了多佛的驻防军队，我对它的实力感到不大放心。多佛只有一营驻军，另外一个营驻在圣玛格丽特。

这两个营可于数小时内得到一个旅的增援。当然，在其背后再远一些的地方，还驻有许多军队。

2．当然不至于发生德国入侵的问题。但是我曾询问斯韦恩将军，如果某天夜里有三四千类名似我们的突击队的纳粹冲锋队员渡过海峡而来，那怎么办？当时，他未能给我一个非常令人放心的答复。他说，他们当然是能够登陆的，但随后就会被赶出去，他还强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到警报。

这是不够理想的。多佛距离敌人如此之近，接到雷达信号最快不过是在敌人行动之前半个小时。我认为德国人不见得敢于一试，但是万一他们真的占领了多佛的一部分，即便是为时三四小时，也是他们莫大的收获。这在公共舆论方面将产生十倍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事件所造成的坏影响。

3．即使像多佛这样的沿岸要塞，我也非常反对把过多的军队拴在那里，但是我看我们已走到另一极端，而使自己处于极易遭到最令人难堪的侮辱的地位。我认为应当至少再派一旅人驻守多佛沿海防御工事或要塞，一旦德军试图登陆，便立即迎击。如果我们不多派部队，致使那些贵重的大炮被敌人炸毁几门，我们这些人就都显得太无能了。

请对此事重新加以研究。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新闻大臣1943年7月19日

遇到有关军人转业的一些疑难事例时，切记不要破坏或放松有关的规章。但是，如果有些转业是有利于公务，则有关大臣可以行使便宜行事的权力，把那些转任文官可能比任军职对我们的作战贡献更大的高级人员，作为特殊情况来办理。当有关大臣行使这种便宜行事的

权力时，他自然会考虑到这个情况：在陆军中从事实际战斗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很多情况下，文官转任陆军职务，只不过是意味着从一个非战斗职位调到另一个非战斗职位而已。

2．各有关大臣的职责是，通过个人的安排来解决这类问题，不要让事情发展到因小事而造成部与部之间发生摩擦的地步，或非由我出面干预不能解决的程度。

首相致新闻大臣1943年7月19日

昨天，我又看了一遍那两部美国陆军影片，《分化与征服》和《不列颠战役》。我认为这是在我国见到的最好的宣传品。此外，这两部影片告诉人们1940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当时很少有人完全了解这些事，而且这些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忘了。我认为应尽量普遍地放映这两部影片。我们的影院放映这些影片，有什么困难吗？你大致准备同他们议定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有人企图垄断影界，拒不放映，你要立即报告我。必要时我将诉诸法律。

2．其他四部影片现在哪里？四部影片中有两部的片名肯定已提出过。我要看这些影片。为什么拖得这么久？影片公司是否在暗中抵制？请将后两部影片的情况向我报告。阻挠它们发行的原因何在？

3．你谅必知道，我很愿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一则介绍这几部影片，再则赞扬美国人的态度。但是我想先看看其他两部影片。我对此事很感兴趣，希望你抓紧办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3年7月21日

我打算批准石油大臣的这项提案。你知道我对建立足够的、专门用于雾天的飞机场，是十分重视的。我希望此事能够充分实现。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3年7月23日

在4月30日以前的三个月中，〔海军航空兵部队中的〕四万五千名官兵里（军官四千多名），战死、失踪或被俘的只有三十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事实。当然，我为他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庆幸，但是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了他们与敌人交锋的次数是多么的稀少，因此也就引起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整个规模问题。因为海军航空兵部队向我们提出如此庞大的人员和飞机的要求，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仔细过问它在对敌作战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尽管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工作。我

知道，航空兵部队官兵没有获得更多的作战机会，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而且上面所说的那一段时期可能是例外情况。但是，就与敌人实际接触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不能让这样一大批战斗力量强的优秀人员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请你仔细考虑上述问题，因为我在最近的将来还要过问此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7月24日

请看〔缅甸战场上的〕困难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多，而为了取得这些不实惠的战利品，需要耗费的力量又是多么庞大吧。在这个战场上的司令官，似乎都在争相夸大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

2．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多么需要选定一位司令官。

我仍然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一个果敢而干练的军人，要年富力强，具有最新作战经验。我认为，奥利维尔·利斯将军正是这样一个人，西西里的战斗结束后，应当立即让他回国商谈此事。我认为应由温盖特指挥在缅甸作战的军队。这个人有天才、有胆识，所有的人都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缅甸的克莱夫"这个名称已经叫开了。在以无能和松散为特点的印度前线的混乱局面中，这个人无疑会以他的魄力和成就而崭露头角，而我们绝不能让资历的问题阻碍一个真正的人物在战争中取得他应得的地位。他也应当尽早回国参加商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7月23日

请参阅有关我国人员在俄国北部遭受虐待的一些电报。

对付这类事件的唯一办法，就是故作声势地进行撤退我们全部人员的准备工作，而不向俄国当局说短道长。请就此拟订一项计划。当地的俄国人见到我们离去时，就会立即向莫斯科报告，而且他们自然会感觉到，我们人员的撤离就意味着北极运输船队的结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如果他们还不醒悟，这事只能引起摩擦，因此我们不如趁早摆脱。经验告诉我，同苏联人争辩是不值得的。我们只需让他们面对新的情况，且看他们如何反应。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7月25日

你重新检查了多佛驻军的兵力，很感谢。我原来没有把你所提及的重要兵力计算在内。你是否确有把握，所有这些兵力，特别是皇家

海军和空军，都已组织好，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的最短时间内行动起来？当然，敌军的袭击只能是在夜间。

我所想象的情况是：可能由两千名冲锋队员乘着摩托快艇渡过海峡，进行又打又抢的偷袭。如果你确信不会有这种危险，认为悬崖难以攀登，而可以登陆的地点和防御要地都已驻有充分的守军，那么我就放心了。①

①参阅7月19日致帝国总参谋长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7月26日

委任一名年轻有为、经过战争锻炼的军人，担任〔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并重新检查这条战线上整个作战问题，以便给战斗增加活力和勇气，实在是既重要而又迫切的事。

2．我知道，参谋长委员会已充分认识到，从目前的情况看采取如下作法是多么愚蠢：到地中海战区搜集宝贵的人力物力，来攻打在整个缅甸战区中只是弹丸之地的阿恰布港；而敌人正在把这个港口建成像直布罗陀一样的要塞，增援时能够调来整整一师的日军。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目的--原来还企图接着进攻仰光，现总算取消了--我们势必要在1944年全年占用我们在孟加拉湾的可以利用的全部两栖部队。即便是向兰里岛的进军，也将推迟到1944年雨季以后再说。一个拥有压倒优势的海空军的国家，用这种方法来作战，真是再愚蠢不过了。对于这样浪费精力，尤其是浪费时间的作法，我当然不能承担责任。

3．1944年正确的作战方针应当是：

（1）对中国提供最大限度的空军援助；改进航空线并保护飞机场。

（2）开展类似温盖特将军在阿萨姆所进行的战斗，并在凡是可以在陆上与日军交锋的所有〔其他〕地方作战，以便对日军施加最大的压力。

（3）在战斗不受雨季影响而我们的海军又能充分发挥其威力的地区，广泛开展至今被称为"第二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两栖作战。参谋人员目前应集中精力，刻不容缓地、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

4．现在必须将此事提交国防委员会，以便在魁北克会议开会之前，弄明他们的根本意见究竟是什么。

首相致贸易大臣1943年7月26日

我听说，目前供给部队及产业工人的纸牌，尽管已由民用中拨出一部分来支援，但仍然不敷应用。当部队在闲暇的时候，以及在偏僻的地方长期待命而感觉寂寞的时候，当水兵们接连数月呆在军舰上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娱乐用品是再重要不过的了；而在娱乐用品中，则以一副纸牌最便利、最好携带，也最耐用。

请就此事向我提出报告，并说明你准备如何解决这一短缺。制造十几万副纸牌，在我们人力、物力的消耗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首相致陆军大臣（一阅）及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7月26日

我想还是不以我私人名义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电报，谈第一装甲师的情况，以及使他认为这是在你们敦促之下做的。但是如果你们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我可以同意发出私人电报，因为我决心要使这支优秀部队具有最高的作战效能和最精良的装备。如果我们要迅速占领意大利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前线要展宽至意大利北部和波河流域的话，我们就更需要这支部队了。

2．因此，希望你们通知艾森豪威尔将军，我对此事深为关切，并望迅速同他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3．另外请你向我提交重新装备该师的方案，然后，每隔二周向我提出报告，说明使该师在各方面适于战斗的工作进展情况。①

①参阅7月16日致陆军大臣备忘录。

首相致农业大臣 1943年7月30日

希望你就草料与谷物的收获情况向我提交一份简短的报告。

首相致普赖斯上校 1943年7月31日

我认为，现在不应该把1948年作为假定结束对日作战的年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魁北克会议上和赴魁北克途中进行讨论。……很明显，在我们作出这类决议之前，必须看到海军部的长期作战计划。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3年7月31日

你对我们在最近期间制成喷气飞机的可能只抱有如此微小的希望，使我感到不安。我听说，分散力量的情况相当严重，即使是不应有任何困难的飞机外壳，也难以如期制成。

把那些似乎正在研究当中的各式各样的引擎检查一下，集中力量于可望迅速投入生产的二三种〔型式〕，不是很好吗?

现在有很多关于德国喷气飞机的情况报告，我们可不能落后。

8月

首相致贸易大臣 1943年8月1日

收到了你关于缺乏纸牌一事的来函①，很感谢。除了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销售的一百三十万副以外，其余的一百九十五万副是怎样处理的?

①参阅7月16日致贸易大臣备忘录。

2．今后十二个月的需要量似乎还远不到二百万副，根据这个需要量，你建议制造二百二十五万副。我很愿意帮助你得到为多制造一百万副纸牌所需要增加的二十名工人和一百万吨纸张。但是，我首先必须了解过去十二个月的一百九十五万副剩余纸牌是怎样处理的。其次，你认为"置于手头以应急需"的储备量应该有多少。要使人们在需要纸牌的时候能够随时买到，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虽然应尽先供应士兵，一般工人也同样需要。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8月1日

我已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我们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自海德公园发布我们的反潜艇战月报。这意味着发布日期为13日到14日，而不是10日。

2．这一次，我很想给予德国人所抱的希望以沉重的打击。

我打算说服总统，让他同意以下各项:

（1）1942年上半年船舶损失率，1．6；1942年下半年，0．8；1943年上半年，0．4。

（2）据称在5、6、7三个月的九十二天中，德国潜艇，除了有许多被击坏的以外，被击沉的有八十七艘（或者其他数字）。

（3）7月份盟国商船在全世界的损失比6月份要多，这个月为最高纪录的一月。但是若与1942年1月至1943年6月底的平均数字相比，或者与1943年1月至1943年6月底的平均数字相比（不管用哪一个都可以），损失数都少得多。在攻占西西里岛的战役中，损失大致不超过七万吨。

（4）在本年中（即截至7月末），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新建成的船舶，超过联合国家船舶损失总数（譬如说）三百万吨以上--就是说，在超过的实际数字之下取最近的那个百万数字。

务请在我们启程之前考虑这几点，以便我可以和罗斯福总统对整个问题进行讨论。

又及：被英国击沉的德国潜艇数字是多少?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3年8月2日

所有密码代号一定要先经我过目后才能批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8月2日

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解除第一装甲师驻防任务的来电。

1．请告诉我，你准备如何满足看管战俘的人员的进一步需要（有关船舶问题，可与莱瑟斯勋爵商议）。①

①参阅7月16日与26日备忘录。

2．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剥夺中东地区所有其他装甲部队的装备，以供给参与"哈斯基"作战计划的极其有限的装甲部队。请向我报告驻非洲各个部队所拥有的坦克的确切数字，另外，我记得在上一次的坦克报告中，曾载明中东司令部拥有坦克将近三千辆。

3．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从本国的装甲师中调拨"谢尔曼"式坦克，立即派专用船只运出，以便迅速重新装备第一装甲师。

4．另外请向我提交一份统计表，说明在大不列颠的现有的坦克数目、可望从美国获得的坦克数目以及从今后三个月的供应中可获得的坦克数目。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8月2日

我指望着你能保证使我们陆军中这几支第一流的部队，不至于在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调遣之下，变成微不足道的军队；这几支部队是我们几经周折才建成的。

我们在中东正搜集了一大堆包罗万象的坦克，配备的人员也是七拼八凑，而以前在那里驻扎的却是组织完善、富有经验的装甲师和装甲旅。

应排除一切障碍，重建这些部队。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3年8月2日

我对你所作的一切努力很感激，并欢迎你对陆军时事报道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应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这类活动占据过多的时间、金钱和军事人员。这类活动本身固然很好，但不能让它们不恰当地妨碍整个军事机器的运行，不能让它们增加非战斗军事人员的已经过剩的比重。最重要的是：所有适于作战的人员都不得进入这个机构，并且要保持最高的警惕性，随时纠正这类机构自行扩大和增加人员的倾向。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3年8月3日

发动机的产量下降，使人不安。我很了解，这是因为正值放假季节的关系，但是，今年新产品产量下降的幅度似乎比去年要大。

首相致副首相1943年8月6日

你主持的空军编制委员会确实应当对战斗机中队飞行员人数大大超过战斗飞机的问题进行检查。①在这些战斗机中队中，他们用三千零三十八名飞行员来配备一千七百二十五架飞机。所举出的理由是：飞行员必须经常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起飞，但是，这只是在某些地区、在某种情况之下，才成其为理由。自从不列颠战役以来，战斗机就没有遭受过重大损失，我觉得，这里似乎可以节约不少人力。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浪费。轰炸机司令部虽然作战次数更多，也更紧张激烈，但它们所保持的富余人员却少得多。空军海防总队配备的富余飞行员是特别多的。可是，在漫长的巡逻线上确实需要大量的飞机，而且也许只有用双倍的飞行员才能满足需要。我重申，这种情形并不适用于战斗机。2．另外值得研究的一点是，"旋风"式和"喷火"式飞机积存于塔科拉迪的问题。根据最近的统计表--7月30日该地有一百八十三架飞机，其中四十三架为"喷火"式。鉴于目前通过地中海的一条较好的路线已经通航，而这条路线有暂停使用的趋势，我们应当仔细检查这条航线的人员配备，并仔细检查一下在塔科拉迪除了存放中东的全部坦克储备外，还保存大批价值无比的飞机这种习惯作法。

①参阅7月16日致空军参谋长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8月6日

我认为俄国对于土耳其目前重整军备的规模并未感觉任何不安。俄国实力所占的优势是如此之大，我们在土耳其军队中所进行的微不足道的改进，不足以（我想也不会）引起他们的不安。

2．无疑，他们感到伤脑筋的是，土耳其使巴尔干局势复杂化，却又不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来帮助俄国战败德国。

3．但是，俄国人对于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现状显然是不会满意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忘记上次大战初期是我们提议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他们的。土耳其只有积极地与联合国家取得联系才能得到最可靠的安全保障。你是知道的，我们可能不久就要要求土耳其让我们的空军中队和某些其他部队来保护他们，以便轰炸普洛耶什蒂并逐步取得对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的控制权。在我们还不知道土耳其将采取什么方针之前，我们没有同俄国认真讨论土耳其问题的良好基础。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3年8月8日

我在附件上划去许多不恰当的名称。对于那些许多人可能丧失生命的作战计划，不应当用含有虚张声势或过分自信的意思的代号来称呼，如"凯旋"，或相反地，故意用一些字眼使作战计划具有沮丧消沉的色彩，例如"降灾"、"屠杀"、"杂乱"、"苦难"、"不宁"、"脆弱"、"悲惨"及"黄疸病"等等。也不应当用轻浮的名词来作代号，例如"拥抱舞"、"下流话"、"开胃药"和"大吹大擂"等。不要采用在其他方面常用的普通字眼作为代号，如"洪水"、"平坦"、"突然"、"最高"、"全力"、"全速"等。应避免以活着的人的姓名--大臣或司令官--作为代号，如"布雷肯"。

2．总之，世界是广阔的，而聪明的头脑可以很快地提出许许多多响亮的名称，既不暗示作战计划的性质，又毫不含有贬低的意义，并且还不至于使某些寡妇或母亲说：他儿子是在一个叫作"拥抱舞"或"大吹大擂"的战役中牺牲的。

3．用专有名词来作密码代号是合适的。古代英雄，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人物，星座及星名，著名的赛马，英国和美国战斗英雄的名字，只要不超出上面所说的原则，都可采用。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题目来。

4．对于这件事，从始至终都要小心谨慎。一个政府办事是否有效率，是否能获得成功，不仅表现在重大的问题上，也表现在细小的事情上。①

①参阅8月2日致伊斯梅将军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8月10日

请参阅这一封电报①。我们不反对使用突击队。实际上，突击队是最优秀的正规部队，而且是在本年内我们能够派往巴尔干半岛的惟一部队。委派出去的英国军官和外交官，在遇到敌军要求投降时当然可陪同突击队进行谈判。不要鼓励中东战区各司令官抱着因循守旧的态度。

①指中东防务委员会发来的电报，反对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等地使用突击队，因为德、意军队可能不会向他们投降。

首相致生产大臣及军需大臣1943年8月11日

7月31日前的一个星期内，坦克产量只有三十九辆，产量之低，真是惊人。我觉得，以暑假来解释，理由是不充分的，希望你向我提交详细的报告。以这个数字同预计数字相比较，情况如何，是否已达到你们预计的数字了，特别是新型坦克？我一定要彻底追究这件事，这和我们接受美国坦克的决策有重大关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8月14日

这一切都是十分确实的，但最好是一直不动声色。巴本之取代里宾特洛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可能导致纳粹体系的进一步瓦解。我们不需要老是叫喊"无条件投降"，这会阻碍这种演变。只要我们不说准一定要和哪个新人物或新政府打交道，那么我们就显然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我们当然不愿让他们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硬干到底的集团，当然有这样一个集团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想你一定同意我的看法：德国的逐步分崩离析，当然意味着他们抵抗力的削弱，因此也就可以使数十万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3年8月15日

希望你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你的舰只移往西蒙斯敦和基林迪尼附近海面，以便阻止好望角附近海域的海上往来。直到反潜艇增援舰只（正在途中）开到时为止。我已要求莱瑟斯勋爵把沉没舰只与全部出航舰只的比例告诉我。不管怎么说，在一条经过严格控制、来往船舶有限的航线上，有十九艘船只沉没，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9月

首相（在华盛顿）致罗纳德·坎贝尔爵士 1943年9月13日

我已按照你的愿望，拟出以下致我国驻中东各领事的电文。

在发出电报之前，你可以私下征求哈里·霍普金斯先生的意见，看他是否认为此事宜于由我出面干预。

"英国驻中东各领事应当使中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英国人是多么钦佩和重视这些国家为战争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些国家，虽然位于距海千里的内陆，却使我们在各条战线上感觉到它们的力量，而且它们正在促使正义事业的胜利加速实现。

"我真希望我能够到中东的某些大城市去，亲自表达我们英国人对于人们正在作出的巨大努力的谢忱。"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3年9月13日

民航问题我已经报告我们的政府，说我曾向你提到，我们打算在伦敦或加拿大召开联邦预备会议，这个会议只是为了归纳我们英联邦自己的意见，以便日后同美国政府商谈，指出你对此并无异议。

2．我说，关于我们提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你认为可以等到即将举行的英、美、苏三国会议讨论过以后再定。

3．我提到，你的初步意见包括以下各项：

（1）应当有私人所有权。

（2）关键地点可在互惠基础上供国际使用。

（3）内地航线应保留给内地公司经营。

（4）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航线，可能需要由政府根据国际协议予以赞助。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3年9月16日

意大利人并没有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在7月29日的广播中所列举的条件办事，我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倒可以不受拘束了。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原来关于进一步运送意大利战俘的计划。我们俘获的大量战俘现在在哪里？仅韦维尔将军就俘获了二十五万多人。要把停战以后俘获的俘虏运来英国，恐怕是比较困难的，这些人曾在许多场合尽量地协助我们，或者根本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不过，我们有更多的人力可供调用了，而在联合王国内的工作比在印度或南非的工作更加重要。现在应当有一些船只将从印度返航吧。凡是属于我们的意大利战俘，陆军部应当把他们的详细所在地（不管他们是在哪里）告诉我们。

2．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同巴多格利奥政府安排好进一步向我们提供意大利劳工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帮助它。在意大利政府答应供给我们更多的劳动力以后，我看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一下目前在大不列颠的意大利战俘的地位，给他们以"民间工兵队中的拘留人员"之类的身分。我确实盼望在1944再运送十万意大利人到英国来作工。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1943年9月26日

我们在为我们的潜艇装设音响引炸鱼雷，以便它们在潜入水中遭受敌人反潜艇舰只袭击时进行自卫，此事有何进展?

首相致粮食大臣及军事运输大臣1943年9月27日

我想，我们确实应该利用从北非返航船只的空舱，把地中海区域的柑桔和柠檬运来我国。请你们会商后，将当前进行情况和今后的可能性用便函通知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3年9月27日

请设法把德国滑翔炸弹和蒙骗装置的发展情况随时通知彻韦尔勋爵，以便他能使我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 1943年9月29日

一定要减少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现象，并为工人回家提供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特别是在伦敦地区。鉴于供油情况已经大为改善，这一点应当是可以做到的。务请提出有关冬季来临之前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的建议。你应当争取使晚间的车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人们在回到家里以前已经精疲力竭，那就没有什么战时效率可言了。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3年9月30日

请向我提交塞浦路斯岛现有驻军的人数简表。如果我们有机会兵不血刃地重新进入希腊，该岛驻军应凑足七八千人。

我们并不是要占领希腊，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给予复位的合法政府以政治上的支持。

首相致贸易大臣及粮食大臣 1943年9月30日

看来很明显，欧洲解放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重要食物将感缺乏。我担心在内阁还来不及讨论整个问题时，就不得不承担估算救济数字的责任，对外救济将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供应。

请尽快就此事向我提出报告。

附录（3-3）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10月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10月2日

我觉得，蒙巴顿海军上将在视察他的部队各支队时用这篇特别指令草稿作为讲话内容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不同意在目前阶段普遍公布这个文件。这样做只能吸引更多的日军开入这一战场。至少在今后三个月之内，不得传播有关这个战场的任何消息，我认为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如果要向部队的任何一部分传达这个指令，那就应该用最严密的新闻检查，防止它在印度报纸或在世界任何其他报纸上刊载。当我下次在下院讲话时，我自己要用这类话来谈论东南亚战场：

"气候条件、饥馑与水灾已大大妨碍了这个战场上的一切可能性。新任总司令需要到现场视察整个局势并访问与他有关的广大区域的许多地方。部队受训的时间需要进一步延长。

如果以为委派了新的总司令，也彻底改组了指挥部，就可以采取大规模行动了，那就是非常愚蠢的。"

这确实是度过今后三四个月的最好的方法。但这绝不等于阻止蒙巴顿海军上将通过访问指挥部散在各地的据点来激励军心，或用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日子来鼓励官兵，但是，对全世界的公众和敌人则应给予相反的印象。

种田人，播种忙，

种籽无声土中藏，

坚持忍耐几个月，

便见新苗叶儿长。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 1943年10月3日基本英语

我回国后发现，1943年7月12日成立的内阁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一次会议，非常惊讶。你曾自动提出愿意负责这项工作，我也确实觉得你

非常合适。请你向我提出关于截至目前工作进展的报告。

我收到了奥格登先生的来函，他建议派遣一个特别研究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同他学习全部有关基本英语的知识。

我想，我们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因为，这样，你们的委员会就可以及早地有一个全面了解基本英语的顾问。基本英语的问题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斯大林总理对它也感兴趣了。如果你觉得你的其他任务过于繁重，我可以亲自负责主持这个委员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代劳。①

①参阅7月11日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备忘录。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3年10月4日

请你嘱咐彻韦尔勋爵向我提交关于感音自动跟踪鱼雷的简短报告，因为他是能够向我作极其简明的解释的。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3年10月4日

我们当然应该扣留这艘两万四千吨的船只〔意大利商船"萨图尼亚"号〕，并及早使其行驶于大西洋航线上，供"霸王"作战计划集结人力物力之用。

首相致劳工与兵役大臣1943年10月6日

我很高兴地看到，8月份，你除了设法使其他工厂为飞机生产部所作的额外工作有所增加外，并设法为该部的劳动队伍增添了一万七千八百名新工人。如果你能保持这一优秀的纪录，我们就可以在年终完成7月23日所定的指标了。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6日

近来的迹象表明，德国人正在积极地研究喷气推进飞机，这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施加最大的压力，推动我们这方面工作的发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10月6日

我们应该记得，我们所以避免就俄国西部边界问题签订这项协定，而用二十年条约来代替它，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下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一定会有严重的分歧。我看，这种反对意见还会再次表现出来，甚至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反对者可以引用一些重大原则来反对我们，以便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如果是在和会上，则可以从全面来估量情势，而且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调整，可由另一方面的变动加以平衡。因此，把领土问题留待全面解决，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的立场更是如此，特别是在选举年中。因此，当我们准备在缔结二十年条约之前采取新立场时，最好先让美国明确地表示态度。

2．我想，我们应尽最大努力说服波兰，使它在东部边境问题上，同意俄国的主张，作为它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方面取得利益的交换条件。我们当然可以答应俄国，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7日驱雾

彻韦尔勋爵告诉我，他曾在格拉夫利见到运用驱雾设备的情况。当时虽然不是在雾中，却也引起他极大的注意。这种设备虽然每分钟要燃烧数吨汽油，但这点大概还可以改进。

我们的飞机过去因为怕遇到雾，而不敢在夜间出动；假如有了这种设备，甚至根本不需要打开喷燃器就能使我们在夜间出动，这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利益的。如果是在雾天，我们的轰炸机免遭损失，也足以抵偿若干吨汽油的耗费（我们现在幸好储有大量的汽油）。

我希望这种设备能够按照原有进度继续发展下去，使八架驱雾机在12月份都能使用。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军事运输大臣1943年10月7日

今日的报纸普遍引述发自华盛顿的关于盟国航运情况的报道，说在圣诞节以前，至少有二百五十万美国人可以运到英国，进攻欧洲大陆的计划至少可以提前六个月，这是怎么回事？据说，这种无稽之谈是由美国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散布出来的。

下院开会时，一定会有人就此事向我提出质询。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10月11日

计算盟国和敌国的实力以"师"为单位，引起了混乱。

"师"并无共同的标准。例如，一个德国标准师的编制是二万人。在俄国前线上的德国师的平均标准人数大概不超过七千或八千。几天前，我们曾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德国师包括不到一千八百名步兵和十八门大炮。同他们对峙的俄国师的编制和实力如何？请向我提交一份罗马以南德国师的一览表，列出它们的实际作战人数。你们估计在

意大利和北非的全部英国师，其人力和大炮（包括反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的作战实力是多少？一般认为在意大利和非洲的美国师的实力如何？英国远征军每个师的实力--即实际派赴海外的一个战斗单位的人数--是多少？

据说，一个英国师连同其特种兵和交通线共有四万二千名，但是，当派往海外的时候，大概最多不过一万五千人。我听说美国为"霸王"作战计划而编成的师，每师的全部人数为五万一千名，但实际派往海外的每师人数究竟是多少呢？

2．应当拟制有关西方各国师团作战实力的报告，我并希望这种统计报告能够根据最可靠的情报和估计，每月及时反映情况。

3．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为我提供一份英国在意大利驻军的精确的分析报告，要说明师的数字及其实际作战人数，此外，再单另说明目前在意大利登陆的英国部队的给养人数。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3年10月11日

请向我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伦敦及其他大城市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情况，并说明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减少排队现象。①

①参阅9月29日和10月16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生产大臣 1943年10月12日

最近我曾请彻韦尔勋爵对于英国和德国部队所使用的高级炸药的性能进行调查，并作一个比较。兹附上他的初步报告。

参谋长委员会极力主张我们应即改用铝化炸药，不要再等待进一步试验的结果。我同意这个意见。请于下星期内向我报告这一变动将牵涉到哪些问题。

我们的炸药问题为什么会发展到目前情况，国防大臣应根据其职权进行调查。请提出三名委员，并写明他们的资历。

此事整个情况必须绝对保密。

首相致外交部、枢密院长及财政大臣

1943年10月13日

史末资元帅告诉我，他在南非大约有八万名意大利战俘，他很乐意拨给我们一大部分--他说可拨给四万名--到联合王国来作工。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应予考虑。①

①参阅9月16日致枢密院长的备忘录。

首相致雅各布准将1943年10月16日

请你就〔在埃及的〕二十四万一千名基地部队作一份尽可能详细的分析报告，切勿延误。既然现在战事已由中东转移到其他地区，而部队大部分仍以西北非为基地，那么上述部队究竟给谁作基地部队呢？我觉得，应该对这二十四万一千人（其中包括十一万六千英国人），进行极其仔细的检查，因此我提议就此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首先请把目前能够掌握的事实立即提交给我。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3年10月16日

排队等候公共汽车问题你正在采取措施，改善现状，不胜欣慰。在伦敦旅客运输局辖区内，各路公共汽车每日共行驶约五百五十万次。仅就这一辖区来说，如果每日每次行车耽误一分钟，就等于每日一万人工作九小时的时间。①

①参阅9月29日和10月11日备忘录。

过渡时期的计划

1943年10月23日

战时内阁在10月21日的会议上大体上同意了我在10月19日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方针，因此我着手发布另外一项备忘录，提出为了制定好过渡时期的各项计划所应遵循的程序。

I

2．第一个阶段是逐项列出所有必须采取的行动、必须拟订的方案，以及应事先筹划和组织的行政上的安排。这样，在同德国的敌对行动终止时，全国上下将看到，我们已经预料到将出现新的紧急状态，而且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初步行动。

3．为此目的，各部应于11月10日以前向战时内阁秘书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列出：①在我们同德国停止敌对行动后最近的一段时期内，准备采取的各项行动以及必要的措施；②在过渡时期的其余时期内，根据我们能预见到的情况准备采取的各项行动以及必要的措施，而这些行动和措施是可能成为我们战败德国后两年中进行工作的基础的。

4．报告需包括应由各部负主要责任的各项事务。但是也有不少事务是和许多部有关，而且是已经提交专门组织或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有关这类事务的报告则应由各有关组织的负责人或委员会的主席向战时内阁提出。

5．报告应说明以下各项：

（1）各项方案的拟制情况，即：方案是否已准备就绪，或者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就绪。

（2）在进一步开展工作以前必须确定的原则。

（3）是否需要引用法令、枢密院批准的法令或国防法令，是否已经准备好这种法令，是否需要在德国战败之前颁布这种法令。

6．本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仔细审查所有的法令（包括国防法令和其他从属法令），以决定在过渡时期内哪种战时权力必须保留，哪种权力可以停止使用。克劳德·舒斯特爵士主持的紧急法令委员会现已开始进行这项审查工作了。

Ⅱ

7．第二个阶段的工作是作出一个总的概貌，从这个概貌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准备工作的整个轮廓。在这一阶段内，我们一定要使计划的各个部分之间没有脱节或矛盾。我要亲自指导这项工作。

8．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与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在许多方面情况都不相同，而战时办事条例又不尽适合，因此，各部都应有一份上述总的概貌，以便帮助它们了解各自的准备工作是否与总的计划相配合，这样一来可能就方便多了。

各部应委派高级官员一名，由他亲自监督该部主要负责的准备工作计划，使之经常能适应局势的发展。

Ⅲ

9．第三个阶段是，确保整个方案达到并保持准备就绪的状态。最初可能发现，由于某些原则尚未确定，若干问题的准备工作迟迟未能开展。我准备在总的计划拟订好以后，亲自主持一系列会议，在会议中审查总计划的各个部分，然后请战时内阁就妨碍准备工作进展的问题作出决定。①

①见第九章，151-2页。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3年10月24日

只要我们确实有了在希特勒崩溃后的一套粮食、工作和住房计划，那么要改进这项计划就好办了。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10月24日

这份文件是致各最高统帅的指令，它看来倒是一目了然，而且也符合美国人的逻辑。但是实际上，政府向一位将军发出攻打敌军的指令，然后就等着看他打得如何，这样做是很不够的。事情远比这个复杂得多。这位将军很可能不胜任他的任务，此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参谋人员和政府最高当局有必要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和监督。如果不进行指导和监督，是不符合英国人的观点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3年10月24我并不认为你有权从护航队和舰队驱逐舰实力中勾销这四十艘军舰。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四十艘军舰可以暂时不配备人员，把它们当作储备物资，而只在极端紧急的时候使用。

如果不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资，只想把我们国家的大量战时力量投入如此庞大的新造舰计划中，那是不行的。你们现在正在建造的驱逐舰需两年才能完成，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是否能修理并利用这些较老的舰只。既然意大利舰队和德国海军几乎已全部消灭，现在你们不去修理使用较老的舰只，却需要大量航空母舰，这种情况使我十分不安。未来的海军计划，不但要由我而且要由战时内阁进行极其严格的审查。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3年10月27日

为什么决定放弃橡皮防波堤呢？希望你把十字形防波堤照片拿来，并说明它是怎样产生预期的效果的。我觉得，计划似乎完全改变了。

这种钢筋混凝土的防波堤与普通防波堤有什么区别？需要多少时间装设？需要多少船只载运，等等？

对物资和劳力提出过分的需要，而破坏一项大有希望的计划，这是很可惜的事。

首相致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943年10月27日

我不赞成给予身任文官或准文官的非军事人员以高级军阶，或让他们穿着军服，除非为了顺利地执行其职务而显然有此必要。因此请就上述问题向安全事务处询问公布官员职务以及穿着军服等方面所遵循的原则。请向我提交一份简短的报告。

首相致霍利斯准将1943年10月31日

请向我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为"霸王"作战计划所集结的英国部队的目前发展情况；除上述部队外留驻本土的部队情况，请另写一份报告。

11月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11月1日

感谢你把情况告诉我，但我对其中有些问题仍迷惑不解。

我完全同意我们应有一个"尺度"，这正是我所寻求的东西。

有了"尺度"，就有了共同的标准。但是正由于想找一个共同的标准，因此"师"这个字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师"字可以指德国师的两万人，也可以指俄国师的一万五千人，又可以指英国和美国师的四万二千人。

2．请把情报局就一个足额英国师和一个足额德国师所能作的最精确的分析交给我，说明一个英国师多于一个德国师的二万二千人，是由什么兵种构成的。……①

①参阅10月11日致陆军大臣的备忘录。

4．让我们以新近开抵意大利的英国第五步兵师为例。该师的人数为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人。其余的二万三千多人在哪里？他们什么时候开赴意大利？在这两万三千人中有多少人是迟早要参加战斗行列的战斗部队？

5．可否另外再向我提交一份关于在意大利的军和集团军的组成表，并附约计给养人数？当然，我十分了解，这些约计数字可能不足以精确地表明最近的情况。

6．在英国远征军中，波兰装甲师负有什么任务？据我所知，该装甲师拥有坦克不下四百辆。它似乎不是包括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中，也不是包括在本土野战军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部队？所有那些陆

军坦克旅都安排在哪里（根据我最近收到的统计表，应有八个旅）？我应该对这些事情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绝对必要的。

7．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总数二万人的德国师中，实际从事战斗的人数为一万二千人；我们在拥有四万二千人的师中，有一万五千人或一万六千人从事战斗。果真如此的话，则情况是很难令人乐观的，因为德军的作战能力至少能与我军相匹敌，而且他们能够用很快的速度进行远距离行军。但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军和集团军指挥官比德军拥有较大比例的炮兵、工兵以及信号兵等，因此可根据形势的需要更加有力地支持他们指挥的部队。

8．请你在为我写报告时，尽可能地将给养人数、营的数字、坦克数和大炮数列出。我看到我们不断增加内勤和非战斗人员的附属部队，感到情况严重。像"霸王"这样的作战计划，每人必须在船中占有一个位置，上了海滩又需得到给养，因此，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就必须对后勤工作进行周密的分析，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我希望于近日安排时间，在国防委员会或参谋长会议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3年11月1日

我的初步意见是：完全赞成你关于轻型输送舰的主张，并愿于本星期内抽暇同你和第一海务大臣以及军需署长讨论这个问题。我看1945年和1946年不需要如此庞大的数目。

2．但是，现在必须提出关于我们的海军人力的整个问题。

海军部要求，1944年，舰队增加二十八万八千人，造舰厂增加七万一千人，共计约三十六万人。海军部提出这个要求，正是在人力的缺乏、迫使我们大事削减全国各种作战活动的时候。既然最近出现以下情况，海军部何以在1944年比1943年需要更多的人力：

（1）主要由于空军的协助，我们已决定性地击败了德国潜艇；

（2）意大利舰队已投降；

（3）"黎歇留"号以及许多较小的法国舰队已参加作战；

（4）美国在太平洋建立了超过日本一倍的兵力；

（5）敌人在西方的唯一主力舰"提尔皮茨"号在今后许多个月内不能航行（除非是德国的新航空母舰竣工）。

3．今后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根据上述这些新的重大事实，甚至对现有的海军人员也可以大大削减；新的舰只建成以后，旧舰就立即退出现役，并加以保养。至于是否应当制定一项很大的计划，让老的舰只退出现役，并缓建或暂时停建已在建造但近期不能建成的舰只，则应由内阁考虑。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敌人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盟国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你为什么还要求增加这样多的人？在目前紧急时刻，海军部如果把任何一艘在对敌作战中用不上的舰只留在现役中，它就不能对国家作出最好的贡献。

4．关于让四十余艘驱逐舰退出现役的问题，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们改装后全部保养起来，并延缓或暂时停建两年后始能竣工的远航程驱逐舰。

5．请你即刻给我开一张清单，列出你建议在1944年留于现役的全部军舰，并把它们与意、德两国都是我们的敌国的时候（譬如说，1941年1月1日），我们的现役军舰连同舰上人员数额，作一个比较。驱逐舰和小型舰艇可分门别类列出，舰上人员只列总数即可。请列出1941年1月1日的、当前的估计数字和你提出的1945年1月1日的预算数字，请把出海的和未出海的区别开来，并把海军航空兵部队包括在内。

6．我注意到，美国为了发展登陆艇，确已缩减了反潜艇舰只的建造计划。截至目前，只要造舰厂的船台一有闲空，我总是催促持续不断地建筑反潜艇舰只。但是由于这类舰只数目愈来愈多，由于很多迹象说明敌人生产减弱、海员士气消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方面的情况重新进行全面的审查。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3年11月6日

从你10月27日发出的备忘录来看，改进作战飞机将消耗大量的工时，数量之大，给我印象很深。我希望，飞机的改进要以对提高我们飞机的战斗价值极端需要的那些方面为限。

看了你的备忘录附表，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并没有发展真正的重型轰炸机。卫克氏"温莎"式轰炸机比经过改进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将于明年年底投产）实际上大不了多少，尽管我们相信它的性能较好。与此同时，美国的"波音B29"式飞机已投入生产，全重十二万磅，据说可装载炸弹九吨，航程三千哩。据我了解，他们还设

计了一种"B36"式六引擎飞机，全重二十五万多磅，载重量超过三十多吨，航程达四千六百哩。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设法制造具有类似性能的飞机呢?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3年11月6日

据我了解，按照计划，在进攻开始日美国将为"霸王"作战计划提供十五个师，我们提供十二个师。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提供的师数不能同他们相等，或者比他们多一个师。这和"师"字的解释有很大的关系。①我很希望我能告诉他们〔美国人〕说，"在前线上，你们有一个人，我们就有一个人，你们有一门炮，我们也有一门炮"，并告诉他们，我们曾为此作了额外的努力。这样，在一些关系极其重大的作战行动中，我们才能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利。

①参阅10月11日及11月1日备忘录。

2．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可能要在本土的守卫方面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必要时，可在所有正规部队离开本土期间大量动员国民自卫军，而对于由此而引起的军火产量下降，只好听之任之了。

3．由于我们提到在意大利战场上我们的兵力占有优势，结果完全解决了最近关于意大利战役的争执。在另外这一场关键性的战斗任务中，我们的兵力至少要同美国相等才成。此外，如果声称我们已经提高了〔即增加了〕我们贡献的兵力，就会使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商谈更加顺利，并且很可能使对方同意进攻开始日的任何必要的推迟。此点请你考虑后面谈。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3年11月11日

我希望，你从现有的余粮中设法再拨一些给养鸡户。这些养鸡人家通常可弄到一些零碎食物，以弥补谷物的不足，因此以同样数量的谷物，配给养鸡户比配给养鸡场将为我们生产更多的鸡蛋。养鸡并不费劳力，而多生产的鸡蛋，对饲养者的经营料理，也不是不应得的报酬。此外，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兴趣，为他们日常的谈话增加话题。目前，凭每张配给证取得的一份饲料少得可怜，小家庭以此饲养的少数家禽，不能补偿搭鸡窝等所需的费用。我认为如果增加饲料配给量，一定会有许多人养鸡生蛋为自己食用，这样就节省了运输和劳力。

首相致教育大臣

收到你9月16日关于利用电影教学的报告，不胜感谢。

我对这篇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听说你正亲自过问这件事，很高兴。

2．如果教学只是念书写字，而不用这种直观的教学方法来加以辅助，一定有不少儿童的才能得不到发展，或者至少可以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此外，真正好的影片应当是对所有的儿童都有帮助的。摄制影片可能分为两大类：

（1）目的在于配合或说明正规课程的影片；

（2）向儿童介绍我们光辉的历史遗产的影片，他们现在是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将来则成为历史遗产的捍卫者。

3．你不要期望我在经济方面承担任何责任。你在你的施政报告附录中所提出的关于教育提案的追加费用，是相当可观的。放映电影的费用，无疑应当和你计划中其他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一道估算。不过我注意到，在德国往往让儿童的家长交纳费用，租用影片和放映机。我不明了这种办法怎样才能纳入你的提案，特别是如果把电影作为正规课程的一部分，而每个儿童必须要看的话，就更不好办一些；不过如果有些电影是属于自愿观看的，也许可以收取某种形式的费用。请你就这个问题研究一个比较详细的办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11月16日

我们在福克兰群岛驻有比较强大的守军，是根据某些严重情况而决定的。我想知道的是，在上面没有批准削减驻军以前，是怎样由于事态的演变而改变了驻军的数目的。如果一艘日本巡洋舰开来，占领了这些岛屿，包括我们尚未配备人员的新建防御工事在内，那是很令人遗憾的。这种意外不一定会发生，但还是有可能性的。你打算怎样使用那一千五百人？他们属于哪一个团？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11月21日

我现在集中考虑的问题是：1月初攻占罗马，1月底攻占罗得岛。前者已经准备就绪，后者还需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使土耳其宣战，利用它的基地；第二，首先由一个精锐的英国师登陆，然后再由第十印度师支援并继续登陆，因此，需要足以载运一个师的登陆舰艇。这

些师不需要全部配备车辆，因为它们行军路程很短，而八千名德军将被钉死在主要的据点上。共需多少登陆艇？从哪里去弄到这些登陆艇？第一海务大臣的设想是，可以让现在在东南亚指挥部手中的某些登陆舰开往地中海，去完成这一任务，然后及时回到东南亚，用于"长炮"作战计划〔攻占苏门答腊〕或该地区的其他作战计划。

2．如果蒙巴顿海军上将确已放弃"长炮"作战计划，那么，就不需要这样匆忙了。攻占安达曼群岛与攻占罗得岛相比，前者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战利品，而且可在年内后期的任何时候去攻占它。除了占有罗得岛以及相继攻占的一切岛屿外，我们还可以使八九千名德军投降或消灭，这个数字是我们截至目前在意大利作战中俘获的〔德国〕俘虏的三倍。

12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3年12月13日

当我在中东的时候，第四轻骑兵团曾经请我注意军事参议院9月26日公布的关于不按规定戴军帽问题的第1408号指令。这个指令规定，皇家装甲部队各战斗单位（第十一轻骑兵团除外）的正式军帽是"黑色贝雷帽，在穿着作战服装和军装时均戴此软帽"，但是，军官如有军便帽的话，可以准许戴用，直到需要更换其他型式的军帽时为止。

2．第四轻骑兵团担心战后仍然推行这个规定，那样他们就和坦克部队一样，除了黑色的贝雷帽外没有别的军帽可戴了。

3．假如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就要求能够向他们保证，仅就第四轻骑兵团来说，这只是一种战时措施；等到供应充裕时，仍然准许他们购买并戴用军便帽。

4．我希望你们能作出这个保证。请提出你的看法。

1944年1月首相（在马拉喀什）致陆军大臣1944年1月7日

我们必须尽量设法减轻国民自卫军的负担，他们的任务比所有其他的民防组织都更吃力。现在大部分人员都已经熟练了，所以不应仅仅为了凑足每月四十八小时的任务而强迫他们参加操练。国民防空自卫队每值勤一夜，无论有无警报，均按值勤十二小时计算。但是，普通国民自卫军的操练是在晚间和每周周末进行。其中有许多人三年多以来很少有自己的时间，而且队员参加操练是强制性的，如不参加，

就要罚款，甚至监禁，这种强制性制度常常造成厂矿企业相当大的不安。

在战争的现阶段，应由官方公布，减少国民自卫军的值勤时间，而不应由一个单位的指挥人员任意规定。应把守卫任务和紧张的操练减至最低限度，而对于已经获得熟练队员证章的人，操练应仅限于武器的保养。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1月10日无线电控制的近炸引信

今年开春以后，美国海军就可以得到引信管的大量供应，甚至四吋口径的大炮都可以装上这种信管，而我们却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会有这种便利装置，你们能满足于这种情况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海军部应设法解决。

2．是否有可能要求美国拨给一批信管？或者，你认为我们的方法已经是够好的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1月17日

这篇报告〔联合情报参谋处关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企图的报告〕证实了我以前所持的见解：日本进攻印度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东方舰队即将组成，而且它的力量不久就将增长到足以胜过任何一支日本认为值得派遣的分遣队，因为日本海军已集中全力于太平洋而无暇他顾了。另外，印度的空防力量也已经很强大了。

2．所有以上情况使我再次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继续削减目前在印度的大量素质低劣的武装部队。除了驻在印度及其边境的英国部队外，由我们发给军饷和给养的人员几乎有二百万名。应该指示印度总督和奥金莱克将军，今年之内至少要削减五十万人。精简工作当然主要是针对虚耗粮饷，但应特别注意改进未经精简的部队的质量，同时应尽量依靠当地尚武的部族。应当努力恢复印度军队战前的高度效率和水平。应把被解散各营中的军官和技术人员集中到这些部队里去，以扩充军官骨干，特别是白人军官骨干。各地招募新兵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招收的人员仅限于真正能够作战的新兵。

3．在此同时，请印度事务部向我提交一份财务报告，说明从开战以来印度军队（英国军队除外）每年的费用，并说明人力方面的每年平均使用情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1月19日

以前曾向将领和高级司令官发布过有关发表演说的通令，看来目前又应该重新发布一次了。请把该通令拿来一阅。

近来将领们发表的演说和接见来访者似乎很不少哩。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1月19日

我们应该完全可以控制达尔马提亚海岸。我们在意大利拥有制空权的空军可以很容易地飞往该海岸。我们在海军方面也占有很大优势。在安齐奥战役结束后，我们应该轻易地组成一支包括大约两千名突击队员和十二三辆轻坦克的搜索队，在德军占领过的所有岛屿上，进行搜索和清剿，杀死或俘虏各个岛上的守军。应当为此制订一项计划，由我们来考虑，然后交最高司令官审核。

务请立即开始这项工作。我们正任凭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的敌军隔断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同我们的联系。我们若集中火力进攻，他们还有力量守住这些岛屿吗?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4年1月23日

我一直希望新西兰师参加罗马战役，主要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部队，而是作为一种象征。他们现在很可能要参加作战。如果他们退出欧洲战场，那是令人遗憾的。

我倒愿意听任该师的人数减少，直到它成为一个旅的规模。即使是这样，还可以把它叫作师，也可把别的旅合并到这个师里。我愿意他们参加这个战役；他们日后将因参加作战而感到自豪。

我不愿让弗雷泽先生为了个别人的回国问题而过于为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1月25日

蒙哥马利将军说，他需要十个突击队参加"霸王"作战计划，但是只有七个。请告诉我，是否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关于调回第二特别空军团的专门人员担任教练一事，已作了哪些安排？我不打算调回该团，但是，我已同意调回某些专门人员担任教练。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月22日

我刚读过了"英国在中东各国的战略需要"一文。参谋长委员会似乎认为，分治〔巴勒斯坦〕将激起犹太人的反感。

事实恰好相反，激起犹太人反感的却是政府报告中的政策。反对分治的是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的任何暴力行动将遭到犹太人的反击。应当记住韦维尔勋爵说过的话，如果对他们听之任之，犹太人将击败阿拉伯人。因此，我们如果同犹太人携手，共同贯彻内阁报告中关于分治的提案，似乎不至于有多大的危险，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表中所列的关于保持内部安全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是根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这一假定而制定的。显然，我们不会实施犹太人不予以支持的任何分治计划。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4年1月25日

我认为以希特勒在1944年战败为前提来制定计划是极不明智的。我们不能排除他在法国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在战争中，风险是很大的。敌人的预备部队可以非常迅速地从一个据点调到另一个据点。我从德国内地得到的情报表明，希特勒及其政府仍然完全控制着德国，而德国在遭受轰炸以后，并没有叛乱的迹象。在我们同德国部队的所有接触中，例如在意大利与德军的接触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质量、军纪和作战能力。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1月25日

我不赞成用"盟国中地中海军事力量"这个名称，而事先未经同我商议，就不应当公布这个名称。

2．不应当把一支由二十多个师组成的军队叫作"军事力量"。这支军队的活动范围同中地中海区域也不一致。比如说，马耳他岛和突尼斯就都划在中地中海区域内；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也是这个区域内。此外，特别为最高统帅保留的南斯拉夫，也并没有划归亚历山大将军（除非有可能为了纯属作战的目的以外）。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名称都是不恰当的。

3．我任命亚历山大将军的职衔以及他所接受的职衔是"驻意大利盟军司令"。这是根据上次大战的先例，当时"英国远征军"因人数增加发展成"驻法国和佛兰德的英国军队"的时候，便更换了名称。因此，

这次也应当更换名称，而适当的时机应当是罗马战役定局的时候，如果得到的是令人满意的结局的话。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1944年1月27日

附上生产大臣关于双层甲板坦克的临时答复。这种坦克看样子还不坏。

2．我不久还要看到一篇关于防水材料的报告。对一支三十个师的军队来说，二十万辆车辆的配备似乎是太庞大了，这三十师军队以每师两万人计算，总共才有六十万人，而实际从事战斗的不足四分之三。一辆车至少需要一个半人驾驶和保管，这就占去了三十万人。有人希望配备足够的携带步枪和刺刀的步兵来保护这一大批车辆，才不致落入敌人之手。①

①参阅519-20页。

首相致霍利斯少将1944年1月28日

地中海区域的主要的司令部设在意大利并不合适。威尔逊将军所管辖的地区包括整个北非战线，他不应该限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内。亚历山大将军应当拥有意大利战场的指挥权，他不应当由于最高统帅的司令部设在意大利而受到影响。我觉得人们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司令部〕迁往突尼斯地区。是否对马耳他岛进行过研究？如果没有其他合适的地点，他最好在适当精简聚集在阿尔及尔的过多的军官后，仍然留驻该地。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1月30日

收到你1月24日关于在政府机密工作中任用了共产党员问题的备忘录。

我同意，对于设有陪审团一事必须保密。应就这一点特别叮嘱所有的陪审员。至于是否对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采取行动，应由任用他的部作最后决定，而该部的部长是对议会负责的。

在这件事情上有三种不同程度的责任。

军事情报局第五处应该对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负责。陪审团负责审查证据，并决定是否与有关部门进行联系，而该部门则负责决定必要时应采取什么行动。

我同意陪审团中应包括一名精通人事问题的财政部高级代表，但我反对强迫陪审团容纳当事部门派出的一名代表。如果陪审团不受理某一案件，而该嫌犯所属部门的代表还想了解曾经起诉的情况，那是不应该的。陪审团主席有权根据情况增添一名有关部门的代表。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月30日

我想，应极其机密地征求欧文·奥马利爵士对调查卡廷森林的意见。根据坟墓上的桦树生长的时间所作的辩解，能和这种新的说法相合吗？有人查看过那些桦树吗？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1月31日

我同意把那四艘经过改进的快速运输舰列入即将制订的海军部造舰计划中去，但是我认为，前两艘的修建应较后两艘提前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修建过程中的任何改进，就可以很好地利用。另外，我认为，曾由议会批准，但在战争期间并未着手兴建的四艘战列舰，即"雄狮"号、"冲锋"号、"征服者"号及"雷神"号，也应保留在海军造舰计划中，但须说明，目前只作设计工作。须设法使"先锋"号于1945年夏季竣工。完成这项工作有些什么问题，盼告。

2．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提出的战列舰订货量，是否远较我们在战争期间能够建造的还要多。1943年，你们的订货数字是排水量八十万八千吨，其中建造好的只有四十万零二千吨，竣工的三十三万七千吨。这样，除非舰只的建造速度远远超过1943年，否则单单建造去年的订货就需要两年零三个月。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至少有两个造舰计划，这样一来，你们手头拥有大量的业经批准的造舰量，这远远超过了你们能够完成或消化得了的限度。这种情况被好议论是非的人看到，对海军是没有好处的。上述情况无疑还会左右整个新的造舰计划。我认为，凡是妨碍订单中类似舰只的竣工的舰只，或它本身不能在1944年（或者1944-1945财政年度）开工的舰只，就不应列入造舰计划中。

3．我们常常谈到将于1945年同日本作战的主力舰队。我想，我们应使用那四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声威"号、"纳尔逊"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和"沃斯派特"号，共计八艘战列舰，加上所有可以调动的装甲航空母舰和辅助运输舰，再根据需要用巡洋舰队和小型舰队予以支援。你们应提出一份关于逐步发展辅助舰队①的计

划。我希望"先锋"号可于秋季参加这个主力舰队。另外，还应考虑改装意大利的"利特里奥"式军舰，参加此次服役。请将所需时间、劳力及款项数字告诉我。

①辅助舰队是为舰队供应燃料、物资等的机构。

4．只要美国需要我们的分舰队，我同意我们在1944年6月把你们已准备好的分舰队交给美国。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影响"长炮"作战计划〔苏门答腊〕，这是我们在1944年到1945年使我们在孟加拉湾一带的大批陆、空部队能够对敌展开有效行动的惟一手段。如果能克服"长炮"作战计划的其他困难，而又不发生意外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孟加拉湾与太平洋之间的舰队的部署，一定要着眼于执行"长炮"作战计划。

5．我们必须请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借给我们适当数量的登陆艇，以供11月或12月执行"长炮"作战计划之需。由于我们派舰队支援他们，他们大概不会拒绝我们，但是，这件事需要等到蒙巴顿海军上将派出的军官来到时再说。

6．我们应争取用下列舰只组织战后的舰队：四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中经过战火幸存的舰只，一艘现代化的"纳尔逊"号、"先锋"号、四艘装有16吋口径大炮的战列舰（这四艘战列舰将列入我们的造舰清单中，只要可能便着手兴建），另外，我们应该要求取得两艘"利特里奥"式战舰，总数可能为十二艘战列舰。当然，这要看战列舰是否因为新的发明而变得陈旧来定。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当然不致如此。相反，潜艇对战列舰所造成的危险大部分已被克服，而飞机对战列舰的威胁，也控制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多了。我坚信我们有无可争辩的理由要求取得"利特里奥"式军舰，因为，我们在地中海出力较大，而且我们为了战争的紧急需要而牺牲了新的重型舰只的建造。我希望看到你们参照上述规模拟出的我们战后舰队的概貌--比如1947年的概貌，这样我就可以对整个问题进行更成熟的考虑。

7．我同意让"沃斯派特"号参加"霸王"的炮轰舰队，并希望"罗德尼"号也参加炮轰舰队。此外你们还有哪些舰只可以调来用于这个目的？我想，你们大概正在想方设法提供适当的舰上炮手、最新的训练方法以及必要的落弹观测员吧；而且不缺军火，无论是对付人的军

火，还是用于摧毁混凝土防御工事的军火都不感缺乏吧。在空军掩护之下，炮轰舰队应当可以发挥很大的威力。

8．以后我将送上我对你们有关人力的提议的意见。我想，〔目前〕你们在训练机构、港口、基地的人员以及流动人员等等合在一起，至少有十万人。在今后两年内，你们可以先抽调这批人员，然后再动用我们有限的人力储备。这就需要在训练机构和工厂方面进行相当大的精简。

2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2月2日

经验证明，每当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时，战线上未曾波及的其他部分，就会显得沉寂和准备不足。战斗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因此，有时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或者不付任何代介，在其他地方取得价值无比的收获。

2．请极其机密地研究一下：

（1）在3、4、5三个月中把英国第一和第六装甲师以及南非第六装甲师调往摩洛哥。可以假借当地局势不安，或者，如无其他托词，可以以增援"霸王"作战计划为名。

（2）在"进攻开始日"以后约第二十或第三十日，在所有的军队都已出动后，先以奇袭夺取波尔多，然后用极少数的登陆艇把这些师运往该地。这大概是可以办到的，因为敌人的空军都已被吸引到北部去了。把这样一支部队放到法国中部和南部去活动，就会立刻激发普遍的起义，这对主要战斗有无法估量的好处。

3．另外请研究是否可以把这些军队从陆路悄悄地调往摩洛哥，然后非常秘密地登船，由〔海路〕绕一个大弧形，到达进攻地点。

4．以上行动并不影响"铁砧"作战计划，在执行该计划时根本不需要这些部队参加。

5．如果这个计划（可以称之为"哈利发"作战计划）得手，接着，美国就可以直接派步兵师横越大西洋在新基地登陆。

6．上述情况产生的几个问题是：运送那三个装甲师需要多少舰只？比如说要让五千名突击队员进入波尔多（当然是打算让这些师团在正式的码头上登陆）需要多少登陆艇？怎样可以找到所需的船舶，

并把它们开往卡萨布兰卡而又不引起过多的注意？登船、航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有下船，共需要多少时间？为了掩护登陆，大概需准备一支航空母舰舰队，但是如果那时我们已经在北部建立了海岸基地的话，这点按说是不难办到的。我们老是这样墨守成规，死盯着一个地方，而别处有的是大好机会，却白白放过了，这是很愚蠢的。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4年2月2日

如有必要，我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内阁特别会议，讨论轴心国外交使团驻在都柏林的事宜。或者也可在星期一的内阁全体会议上提出讨论。

2．泄露英美运兵船队的动向固然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却是，我们的"霸王"作战计划的准备情况肯定会通过某个渠道流传出去。如果德国和日本公使继续驻在都柏林，那么从军事上考虑，可能有必要在最近数月内切断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切联系。目前，任何人都可以搭乘爱尔兰的船只前往西班牙，把他在英国所能听到的有关英美最近的准备情况透露出去。即使完全隔断海路，也不能阻止德国大使通过无线电发出我们开始行动日期的预告，尽管这是他能发出的最后一次电报。

3．我正准备向罗斯福总统发出电报，请他注意一些我认为非常严重的危险；另外我还要要求他将此事交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2月5日

读过了你关于把某些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备忘录。

我认为古巴这颗"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明珠"，同其他一些地方一样，也应有这种权利。如果其他地方的公使馆都已升格，却偏偏不让驻在这个广阔、富饶、美丽的、出产烟草的岛国的公使馆升格，那就是对它极不尊重。古巴的资格当然远远超过委内瑞拉。如果对它不闻不问，就会和它结下很深的仇恨，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不得不给它以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待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4年2月7日

"哈利发"作战计划报告写得怎样了？如果计划人员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请你再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在摩洛哥的集合区至少集结三个法国师，以便策应英国装甲部队在"哈利发"的登陆。①

①参阅2月2日致伊斯梅的备忘录。

首相致爱德华·布利奇斯爵士 1944年2月12日

除非我们至少受到一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闪电式轰炸，我不打算迁出内阁作战室。我想，新式的轰炸不会有什么不同。你可以给掌玺大臣准备适当的住处。其他大臣的住室可以照旧不动。

首相致爱德华·布利奇斯爵士 1944年2月19日

我觉得，塞尔伯恩勋爵信中说明的关于战后过渡时期住房问题的原则，是行不通的。把地皮价格固定在1939年的标准上，而不考虑货币价值的改变，那等于是针对某一阶级的财产的没收法令。颁布法令时必须规定这样一条：价值应当同1939年一样--就是说，实际的价值一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2月19日

"耕作部队"的任务是在雪季的时候在挪威作战，这种作战主要依靠用飞机运送的小型坦克。士兵借空运的坦克作战、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借以遮蔽风雪。后来，耕作部队就被认为是执行一般任务的突击队了。这种空运坦克的办法已经实施到什么程度？"耕作部队"有多少个？目前，在意大利的"耕作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它执行任务情况如何？

2．我个人觉得，把"丘辟特"作战计划从这次战争中一笔勾销，是不明智的。当然，我们本来应该在1943年解放挪威，但是那时我们的美国盟友可能不会同意这样的战略，而当时在国内恐怕也很难得到必要的支持，万一我们执行"霸王"作战计划不利，或希特勒在"霸王"战场上集结雄厚兵力，我们实在对付不了，那么我们也许有必要在1944--1945年的冬季在挪威、土耳其和爱琴海发动侧翼包围。因为有发生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所以我不愿解散这支部队。此外，当然还可以把它用于巴尔干半岛，或用以歼灭达尔马提亚海岸以外岛屿上的德国守军。

3．请就上述各点提出你的意见。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2月22日

为"霸王"作战计划规定一个全国性的祈祷日是极其错误的。我看目前没有必要另外规定一个祈祷或感恩的日子。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2月25日

我们"进攻"（invade）我们的交战国。

2．我们"进驻"（enter）我们要"解放"的那些被敌人征服的盟国国土。

3．至于说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我们已同它的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早先是"进攻"（invaded），但是因为后来意大利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意大利的进一步推进就具有"解放"（libera－tion）的性质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2月27日

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立即支付民间向美军要求的五千美元限额以上的赔款，显然美国方面是无法根据宪法规定解决这个问题的。

2．开车鲁莽已引起许多麻烦，解决的办法是由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一次谈话。我相信，如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行使他的职权进行约束的。我们无论如何先得向他提一提看。

3．在议会中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报告，确实没有必要。我看这样一做将引起美方很大的反感，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未使你在下院受到多大压力。我却很愿意让艾森豪威尔严加管束，看看效果如何；同时，你在向下院报告时只说到这样程度：在英王陛下政府同美国政府进行进一步交涉之前，我们将支付五千美元以上的赔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及派尔将军1944年2月28日

德国新近制造的炸弹的爆炸力无疑已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也应如此），是否应尽可能为敌机空袭时不值勤的防空人员准备掩蔽壕，以及防爆炸气浪和弹片的掩体？由于敌人利用"窗户"装置，每次空袭的时间可能很短，因此应当命令空袭时不负责其他任务的防空人员（大部分由妇女组成）使用掩蔽壕。如果材料具备，大多数掩蔽壕可以由高射炮队自己动手修筑。如果需要外部的援助，那就尽先在最易暴露的地方修筑掩蔽壕。

附录（3-4）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3月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94年3月1日

我谨就2月份的飞机生产量以及计划的超额完成，向你致贺。请向所有完成指标或超额完成指标的人员转达我的深切的谢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94年3月2日

我建议你在拟制反潜艇战月报时，列进下述内容（如果以后关于1994年2月船舶损失的报告中的数字无大增加的话，即照此办理）：

"1994年2月份是自从美国参战以来成绩最好的一个月。在2月间，盟国船只被敌人击沉的总数还不到1943年2月被击沉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1942年2月被击沉总数的九分之一。"

英国方面记录的数字是：1944年2月，七万吨；1943年2月，三十七万八千吨；1942年2月，六十五万九千五百吨。

我们还摧毁了大量的德国潜艇。

首相致国内安全大臣 1944年3月2日

看到了你对于民间防毒面具的调查报告的分析，很感谢。

我了解到大约十分之九的人已有可用的防毒面具。目前，我们投向德国的炸弹吨数，是投向我们的炸弹吨数的三十余倍，在这个时候，备有这些面具对于预防敌人发动毒气战的危险，似乎是有效的保证措施。

首相致艾伦·拉塞尔斯爵士1944年3月4日

你应当看看内政大臣关于为"霸王"作战计划规定全国祈祷日的备忘录。我认为这样做有使人注意即将发动的袭击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因为没有人能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发动。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使我们的军队意气消沉。①

①参阅2月22日的备忘录。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4年3月5日

我听说，美国现在生产的飞机不上油漆。这样不但节约时间和材料，而且某些型式的飞机的速度每小时还可增加二十哩。请告诉我，对于英国飞机是否也打算采取同样的办法。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4年3月7日

就在阿默舍姆和阿克斯布里奇之间的大道旁，在一个叫作查尔方特－圣贾尔斯的地方，有一个垃圾堆或废品堆，三年来那里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我每次前往契克斯时，都经过那里。现在是不是正从堆积数年的垃圾堆中回收罐头盒子或金属品，还是把它们同其他垃圾一起扔在那里？是正在加以逃选或将它们摊开？我在路过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能够看得出来的是这项工作老是没完没了，而且显然没有什么进展。

首相致波特尔勋爵1944年3月7日

正好在外交部的楼下、圣詹姆士公园的湖对面的草地上，有一个十分破烂的口袋，沙子已从破口里漏了出来；还有一个由沙袋堆成的街垒和其他障碍物。这是过去当地的国民自卫军在这里操练用的。这个练兵场似乎久已不用了。除非确有需要而又不能用其他办法解决，否则不应当把这样一个显眼的地方搞得这样杂乱无章。

首相致财政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及空军大臣

1944年3月7日

我听说你们正在考虑为三军士兵增加少量津贴的最妥当的办法。关于基本薪饷的变动，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不过，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加之大批待遇较优厚的美国军事人员来到了我们这里，确实应该给我们自己的军队一些补贴。我还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如果为了发放这项补贴，每年需要增加两千万镑的经费，那也不算不合理。此外，我想，应当特别照顾已婚的人员，尤其是其中收入最低的那些人。

请你们在拟制提案时考虑上述意见，提案拟好后望一定交我一阅。

首相致陆军大臣（请军事运输大臣一阅）1944年3月8日

除非是为了敌前登陆，我们无力用船只把装配齐全的车辆运送出去。

据我了解，地中海战区在12月31日约有各种形式的军用车辆二十万辆，而在1月份又从联合王国和北美运去了约一千辆。运去的这批车辆，根据11-12月份的耗损情况来看，是否够用四个月？

在今后的3、4个月内，由于其他方面对于舱位的需要很紧急，而该战区又有大批车辆在手，是否可以暂停往那里运输车辆？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9日

有关英国在美国的黄金和金元储备问题。

1．你谅必记得，我们曾于12月8日在开罗讨论过美元收支情况，以及我曾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份备忘录。我确实有这样的理解：在这些问题上你认为我们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比法国或俄国差。法国至少有二十亿的储备，而且没有与此相抵消的海外负债。俄国也是如此。这些美元结余，并不像你的电报中所提示的那样，是我们存在美国的一份特别的资产，而是我们的全部储备。在帐面上，同这笔储备相对的另一方是，我们为共同事业所欠的债款至少有一百亿美元。

2．我们会谈以后，哈里法克斯勋爵在1月8日曾同赫尔先生和摩根索先生会晤，当时讨论了你来电中第一段所提到的需要答复的问题。哈里法克斯勋爵向我们报告，摩根索先生曾向他说，目前不打算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减少英国的美元结余。因为信赖他个人向哈里法克斯勋爵提出的这种保证，所以我们同意从租借物资中勾掉一些在政治方面有困难的项目。

3．我可否这样说：美元结余是我们惟一的流动储备金，现在建议把它减少到十亿是即不符合平等对待盟国的原则，又违背平均承担牺牲或平均提供资源的概念的。我们并没有规避责任或贪图安逸。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几乎把我们在国外的可以变卖的投资全用光了。在同盟国当中，惟独我们一个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将欠下外国大笔的战债。如果要让我们花掉为应付急需的最后一笔流动储备金，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在议会中提到这个问题时，怎样才不致刺伤公众的情绪，尤其是此刻正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血将要同样多地洒在疆场上的时候，正是战争缩短一个月节省下来的军费就会远远超过这笔储备金的时候。

4．我冒昧地向你提出这些论点，为的是使你对我们的情况心中有数，因为我对你的正义感，以及美国人民的正义感，是坚信不移的。

5．请看我接着发来的另一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9日

续前电。我已经把我们的美元收支情况向你和盘托出，但是我一直在想，你的意思也许不过是让我们探索一些安排的方法，把我们的美元收支的一部分情况放在比较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在斯退丁纽斯来的时候，同他进行仔细的研究。

2．自从我们收到你的电报后，现在我们才知道，克劳利先生已于3月8日答应向美国国会报告我们当前和战争开始时美元收支的数字。这引起了严重的危险。我相信，如果能够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把事情闹到尽人皆知，我们当然就不得不公开地申述我们自己的正确立场。把我们对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庞大负债数字透露出去，势必对英镑的地位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从而又将影响这一时期盟国的整个力量。因此，我们要求你们不要透露这个数字，如果非透露不可的话，则应当严格保密，并向听到这种情况的人阐明问题的实质。

首相致军需大臣1944年3月9日

我听说，对于新杀虫剂滴滴涕的需要很迫切，而且需要量越来越大。请你告诉我，我们的产量可以达到多少，是否够用。如果不够用的话，是否能设法扩大并加速生产。应当尽早地大量供应，这是极其重要的，对东南亚指挥部则更为重要。

请设法推动滴滴涕的大规模生产。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10日

今天我派信使送上我为哈里·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他的战死的儿子的碑文。请把它转交到他疗养的地方。他手术后的情况怎样?

首相致吉罗将军（在阿尔及尔）1944年3月10日

请接受我对你女儿的去世的深切慰问，她曾在突尼斯被捕，并同她的四个孩子一起被掳往德国。

首相致达夫·库珀（在阿尔及尔）1944年3月10日

你可以私下告诉戴高乐将军，我非常赞成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师团同我们一起参加这里的主要战斗。我在同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中了解

到，他也有此看法。因此，我正为此设法克服有关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我相信我一定能解决这些困难。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3月11日

请问我提交一份简短的报告，说明目前被我们俘获的德国潜艇俘虏的性格和素质，并与战争中其他重要时期的德军潜艇俘虏作一个比较。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3月11日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将马利特调离斯德哥尔摩，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一向反对仅仅为了军队的例行升级程序，就把一个已经在岗位上积累了大量特殊知识、并且还在执行一个具体任务的军人，从他的现任职务或现属司令部中调出去。在战时，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的事业的。一位大使要能扎下根来，必须有充分的时间。第一年，他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第二年，他的工作开始有些成效了。到了第三年，他又要调走了。马利特一定要留在斯德哥尔摩，应付那里的复杂局面。我非常希望最后能使瑞典参战，我想这是很有可能的。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4年3月13日

参加这些激烈的军事演习，①就死了三十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军队是哪一部分的？确实应当让这些军队在一些地方参加战斗，而不要让他们在演习中丧命。参加演习的一共有多少人？

①指在外约旦举行的一些军事演习。

首相致枢密院长、卫生大臣、工程与建筑大臣、卫生大臣

1944年3月14日

昨天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告诉我，此间租与美国军官的平房和小型住宅，索价过高，形同敲诈。他说，一所中等大小的平房，每周租金二十八镑，他住的一所小型住宅，每周租金三十五镑。美国人当然应该为他们的住所付出公平合理的代价，这也是他们十分情愿付出的，但是，我认为，对于敲诈或谋取暴利的行为，却是不能容许的。

我不清楚该由谁经管此事，但希望你们注意一下并请告诉我：第一，真相如何；第二，是否有纠正的方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及伊斯梅将军1944年3月18日

对意大利街道上的平民进行低空机枪扫射的命令，是由驻意空军的哪一部分发出的？我十分理解应对罗马火车货运集结场进行轰炸，但是我相信上述罪行不会是英国飞行员干的。

请专门就此问题向我提交一份报告。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3月19日

我们在爱尔兰一直是按照格雷①的做法行事；现在还不到向德·瓦莱拉提出保证的时候。如果一位医生告诉他的病人刚刚给他开的治疗神经系统病患的药不过是加了颜色的水，那么这个医生是不够聪明的。我认为，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去猜测一个时候。

①美国派驻都柏林的代表。

2．我不打算禁止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必要的贸易，或禁止向爱尔兰运送物资。我确实打算在发动"霸王"战役之前，禁止船只从爱尔兰开往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外国港口。要知道，一只船离港时是朝着某一个方向驶出，但在行驶途中是可以转变方向的。拦截船只并不是什么难事。上述措施也将适用于飞往海外的飞机，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截这些飞机。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爱尔兰人表示恶意，而是在于保卫英国和美国士兵的生命，并防止驻都柏林的德国公使通过海路或空路派遣密使，泄露我们的计划。自1943年初以来，从爱尔兰港口驶出的船只不过十九艘，总共只有几次航行，所以我们采取措施影响不大。另外，我们还在切断电话线路，严格限制通讯往来，并停止英、爱之间的航空运输。

我重申，我们这些行动都是出于自卫，而不是出于恶意。

3．但是，如果爱尔兰人对我们进行报复，干损人而不利己的事，例如停止提供福恩斯航空港的便利，那么我认为我就可以用断绝其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贸易来回报。他们可能在搞新花样了，应当考虑考虑经济方面的报复措施。在我们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我会告诉你的。

4．据我看，不但不应减轻德·瓦莱拉这一班人的恐慌，我们还应当让恐惧心理发挥其良好的作用。借助于这种良好的作用，我们将在幕后不断加强对付爱尔兰的措施，以防止泄露机密。迄今为止保密工作做得是不错的。

5．我推测，国务院大概不会不同意上述意见，因为赫尔先生曾在他的电报中说："不过，我倒是认为，至少在目前我们暂时不应当向报界发表声明，或向爱尔兰政府担保我们没有实施经济制裁的意图。"我希望这也是你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3月19日

表面看来，战场上的参谋长和总司令很不一样。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两个人都在办公室工作。两个人都要定期到前线视察，两个人都经常受到敌人的空袭的威胁。的确，在许多场合下，两者之间的类似情况也适用于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甚至集团军的司令官，在运用军事艺术方面，现代的条件与过去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了。因此没有理由说，马歇尔将军不应接受苏联的勋章。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3月19日

这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淹死的一千零五十五人是什么人?

是运出去的军队，还是运回来的军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在这样一支护航队护送下，为什么不能多救出一些人来？①

①英国运输舰"赫迪夫·伊斯梅尔"号在一支护航队护送下从东非开往锡兰，于2月12日在阿杜岛附近被一艘日本潜艇用鱼雷击中，两分钟后即行沉没。

该运输舰载有一千九百四十七人，其中有英国、美国和非洲的部队及妇女服务团的成员。该潜艇不久即被英国驱逐舰击沉。

首相致陆军情报局局长1944年3月19日

你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用"intensive"（强烈的）这个字?

应当用"intense"（热烈的）才对。你应该看一下福勒著《现代英语用法》一书所讲这两个字的用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3月19日

依我看，在战争时期，把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发挥很大作用、积累很多知识的人调到一个生疏的、一切必须从头做起的环境里去，是缺乏远见的办法。我听说你现在打算调动两位大使。我们现在确实正处在我们一生中和历史上的非常时期；在这一紧要关头，我们惟一的目的应当是为公众作出最大的贡献。

所有那些曾经发挥作用的伟大的大使都是曾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多年的人。麦斯基在美国已经呆了大约十年。我从童年时期便记得德·斯塔埃尔先生，他的名字在英国传诵很久。

佐韦拉尔〔葡萄牙大使〕出使英国的时间，我想大概有十五年，或许更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外交部显然是反对让大使长期保有原职的，而"布金斯的轮流制"原则对该部影响实在不小。我同意你把诺埃尔·查尔斯调离里约热内卢，因为我们需要派一位能力很强的外交家驻在意大利。你自己曾对我说，巴西方面对这次调动感觉非常遗憾。我当然不希望因为这次调动，就把大使职位搞成一种"普通职位"，把每个大使都调到他毫不熟悉的环境中去。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对这种做法是感到遗憾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主张大使出使的当然任期应为六年，除非他犯有不宜担任此项工作的过失或背离了政府的政策，否则当然不能过早把他召回。

首相致下院领袖及陆军大臣1944年3月29日

我认为，应趁制订陆军年度议案的机会对我们的现行办法作如下的修正：

1．应明确规定，无论在补选或大选中，应向各种军阶的现役官兵提供各种合理的便利条件，以便他们可以被提名为选区候选人。

2．无论是属于哪个党派的现役官兵（议员除外），均不得参加政治示威或政治运动。他们可以出席集会，但在他们的服役期间，不得登台演说。

3．对于参加补选的军人候选人，应从他发表竞选演说之日或正式开始其他竞选活动之日起给假，直到宣布选举结果时为止，其后，他作为议员的权利便开始生效。

4．关于禁止正规的军官作为选区候选人的规定，今后应将其失效期间延长到战争结束为止，在战争结束以前，正规军官和"只在战时服役"的人员应受到同样待遇。

5．在部队服役的议员有在任何选区内发表演说的自由，不仅限于其自己的选区。

请你们就此问题进行协商，并与海军部、空军部一道商量决定，该两部也必须照此办理。

4月

首相致石油大臣杰弗里·劳埃德先生1944年4月1日

我听说3月18日在菲斯克汤成功地使用了驱雾装置；能见距离从二百码增加到一千五百码，五架轰炸机借助该装置安然着陆，这一切使我深感兴趣。这种装置竟表现出这样好的性能，使我很高兴。你们通过辛勤的努力，保全了宝贵的生命和装备，这是对你和你的部门的最大的报酬。我完全支持你对这个装置的进一步发展。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1944年4月1日

请提交自从在意大利本土开始战斗以来我们的伤亡数字。对这个数字要加以分析；首先根据投入该战场的战斗部队的人数，然后根据死亡与失踪的比例加以分析。要注意，"失踪"人数中包括投降的被俘人员。失踪人数所占的比例愈小，我们的声誉就愈大。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及副参谋长

1944年4月2日

请采取各种办法对联合王国的防空设施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便支援与"霸王"作战计划有关的各个港口。同时你仍应负责对其他地方提供适当的安全保卫，当然这些地方的防空实力要减弱一些。不言自明，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英国公众都会尽力支持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1944年4月2日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毒气供应既已非常充足，这方面人员肯定可以精简百分之四十，其中包括已经精简的百分之十--就是说，再减少百分之三十。请与军需部磋商后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

首相致陆军部长及空军部长1944年4月2日

我听说，新杀虫剂滴滴涕的效果非常理想。由于这种杀虫剂尚需一些时日才开始生产，因此，你们向军需大臣提出的需要量一定要能真正满足你们的全部要求，特别是亚洲战场的要求。

请将目前情况见告。①

①参阅3月9日致军需大臣的备忘录。

首相致副首相1944年4月2日

如果不是租金过高的话，我相信比德尔·史密斯是不会向我提出这件事的。一套中型公寓房间的租金每周二十八镑，一所小型住宅的租金每周三十五镑，这似乎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这些个别事例或可请波特尔勋爵亲自检查一下。不管怎样，只要他去同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商谈，我就算是尽到我的责任了。①

①参阅3月14日备忘录。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4年4月2日

很好。你拒绝处理这种小是小非的检举（检举一个面包商），并从规章条例中清除掉那些吹毛求疵、琐琐碎碎以及盛气凌人的官僚主义条文，这一切都将为你博得大家的好评。这种官僚主义条文最容易影响一个声誉很高的大机关的威望。

首相致工程与建筑大臣1944年4月2日

我完全同意你对我所写的"非常时期住宅问题"提出的意见。请按照你的意见修正我的稿件，然后把校样付印。

此外，我们一定有比"prefabricated"（预制构件的）更好的字，"ready-made"（做好的）这个字是不是更好些?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4月3日

请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为什么现在的法庭中还要援用1735年的《巫术法案》。

这次审讯要花费国家多少经费？--要从朴次茅斯传讯证人；要维持他在这人口稠密的伦敦两个星期的生活；法院推事还要为这种迂腐的蠢事忙忙碌碌，从而妨碍法院必须进行的工作。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1944年4月4日

前晚，你曾向我谈到第六警卫集团军坦克旅的事。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反复思考过，并准备随时同你和陆军部进行商谈。同时，我已经说过，不准备采取解散这个旅的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4月4日

现在有一个第六警卫集团军坦克旅，这个旅装备有最新式的丘吉尔坦克。这些人曾经为了一个专门的目的在一起经受了两年多的训练。在我看来，现在要解散这一旅人，把他们放到普通的队伍中去，

无论是到某个装甲师，或者是到步兵警卫队或正规步兵中去，都是很大的损失。在我们进行彻底讨论之前，不得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行动。

2．我有一种想法，希望大家研究，即让警卫装甲师的两个旅和第六警卫集团军坦克旅--共三个旅--一起投入战斗，随着人员的伤亡、车辆的损失而有所精简，直到降低到一个普通师的实力。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一支较强的力量，它是从经过精心培养的人材中选拔出来，而不是采取下列做法得来的：将一部分人材白白浪费，并破坏了辛勤培植起来的完整性。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一定能得到你的支持。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4月9日

（并请蒙哥马利将军一阅）

我仔细地考虑了你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靠正规步兵来补充警卫集团军，而一定要让它越来越缩小呢？俄国人正在这样做；他们大规模地设置警卫师。德国人也在加强这方面，比如，建立近卫装甲师，这种师实际上需要的人数比步兵师少，大部分是从飞机场和伞兵中抽调的坚强的青年所组成。这些特殊的名称肯定可以激发他们的忠诚精神。警卫军的表现确实不负他们所享有的威望，这一点是没有人怀疑的。

2．因此，我希望抽调正规步兵的力量来补充警卫集团军，而为了维持现有的警卫集团军，不仅要由它自己的新兵来补充，而且必要时可由正规部队的新兵来补充。但这并不影响我已经批准的把在意大利的两个旅合并的决定。

3．除了以上所说抽调正规步兵人力补充警卫集团军的办法外，其次还有几点：

（1）我同意精简那六个编制较小的师，并将多余的人员改编为两个骨干师。

（2）我不同意解散第六警卫集团军坦克旅。①

①参阅4月4日的备忘录。

（3）我同意解散第十装甲师的司令部及军队，但保留该师的装甲旅。

（4）应尽量把大批的皇家空军团人员从飞机场调出，合并到陆军的步兵队伍中去。其中一部分可直接补充警卫集团军。应当从皇家空军团中至少抽调二万五千人。

首相致国务大臣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1944年4月13日

你谅必记得，我们正从我们所有的机密部门中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效忠于我们或我们的事业，并且总是把秘密透露给苏联，即使是我们同苏联合作时也是这样。法国委员会中有两个共产党员，因此我们必须极端慎重地处理向该委员会通知机密情况的问题。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陆军大臣1944年4月18日

现在，我们在陆军的编成工作中遇到了部队人数减少的严重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一切可能节省人力的办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力量继续维持一支专为保卫飞机场的特殊部队。皇家空军团是在我们国家有可能受到敌人进犯的时候建立的，当时也正是战斗机机场的安全关系到我们生存的时候。

后来该团的人数已逐渐减少。但是，现在已到了要考虑是否抽调一大部分人员去补充陆军作战部队的时候了。请共同研究这个建议。应该把皇家空军团的人员尽量并入陆军的正规步兵队伍中去。我认为，至少应抽调二万五千人。①

①参阅4月9日的备忘录。

2．此事甚为紧急，所以我希望尽早地知道你们的明确的建议。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4月19日

我想，我们应当为马特尔①想想办法。不能因为他在俄国没有获得成就而责备他。他们把我们的人都当作狗一样对待。马特尔曾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在法国阿尔芒蒂埃尔附近打了一场漂亮仗。当他在战争爆发前两年访问俄国陆军时，曾经提出颇有远见的报告。在坦克的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位卓越的军官。一定可以给他找到一个位置吧。你打算如何处理，盼告。

①陆军中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9年4月19日

关于"无条件投降"我曾向内阁指出，我们打算向德国正式提出的条件（如果详细列出的话），绝没有向他们作出保证的意思。在德黑兰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都表示希望将德国分成小块，比我设想的要小。斯大林曾谈到要大批处决德国参谋人员和军事专家五万多人。他是否说笑话，不敢肯定。当时的气氛是轻松的，但也是严肃的。不过，他确实说过，他要要求四百万名德国男子无限期地从事重建俄国的劳动。我们曾答应波兰，他们可以从东普鲁士得到补偿，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以奥德河为界。此外还规定许多其他用意在于毁灭德国并无限期地防止它东山再起成为军事强国的条件。……

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对意大利人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我们是以非常宽大的态度进行解释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如果罗马尼亚投诚，向他们提出的将是什么样的条件。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1944年4月23日

我们最重大的目标是使俄国尽速对日本宣战。你大概还记得斯大林在德黑兰的声明。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日俄双方达成的协定表明俄国惟恐破坏1941年4月的俄日中立条约，那么就很难看出这项协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日本打算为这一协定大大让步，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说明他们对这个协定的看法，也说明他们希望俄国暂不废除中立条约。从日本这方面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2．日本方面的动机是很清楚的，至于说俄国的动机，我个人觉得，似乎十分令人怀疑。他们看到英国和美国正在同日本作战，使日本狼狈不堪，觉得是个有利的机会。他们正在解决他们自己同日本的争端。这将使他们在希特勒被击败以后，他们自己开始采取对日本的敌对行动之前，处于更便于向我们提出苛刻的条件的地位。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安抚日本，使它产生安全的错觉的欺骗策略。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做法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4月29日

我同意你的备忘录〔关于同德国谈判被占领国家的粮食救济问题〕。目前还谈不到影响"一见敌舰即行击沉的海域"的问题，这种海域是海军部为了有利于作战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2．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政策，来同瑞士或任何其他政府进行商谈。

3．应当说明，在对欧洲进行救济时，我们一定要使我国人民按照美国已经定下来的配给或口粮标准得到供应。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4月29日

当日本的主力舰队在新加坡时，詹姆士·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曾对萨榜①进行了出色的袭击，这事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调动他呢?

①参阅4月9日的备忘录。

据我看来，他熟悉这个战场，对该战场有正确的看法，并敢于采取大胆的行动。他是想到华盛顿去并放弃他的作战指挥任务吗?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4年4月29日

你交给我的报告中没有一份提到美国对肉类的过多需要量的问题。因为你说过你要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同意暂不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根据我的理解，粮食部采取的方针是:

如果美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同意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的要求。但是，有关的政府，包括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内，要确实能拿得出美国所要求的数量才行。

2．现在宝贵的肉类正在遭到浪费。美国人在抱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从前线撤回自己的士兵，而澳大利亚人则轻松地反驳说，他们都是为美国陆军生产肉类才回来的。

如果你给我的答复不能使我满意，我只好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了。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该打电报了。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1944年4月30日

在我批准海军部的这个文件〔关于德国音响引炸鱼雷（"蚊虫"）〕之前，请告诉我下述想法是否对头:

利用深水炸弹发射管，发射一种可以称作"鸣叫器"的装置。这种装置也许是落在哪里就停在哪里（浮在水面或没入水中），并发出"鸣叫"声；也许可以使它活动，以便拦截"蚊虫"。如果根据对敌人袭击的恰当判断，在适当的时刻发射十五枚或二十枚这种装置，那么按说是可以吸引敌人的。

或者，可使"鸣叫器"在我们的舰只遇到危险的时候围绕在我们自己的舰只周围。如果它们撞到舰只上，不会发生损害，但可能有效地保护舰尾。

未知上述想法是否有可取之处?

5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霍利斯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5月1日

我极其赞成把巴西师尽早调往意大利。应千方百计把这个师运到意大利去--不过要服从战事的紧急需要。不要说这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以上原则也适用于空军中队。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5月4日

应当为内阁--也可能要为英帝国会议--草拟一份文件，简略地--这很重要--阐明我们同苏联政府之间在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尤其是在希腊形成的尖锐的争端。用一页纸大概就可以包括全部内容了。

概括地说，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默认巴尔干国家，或许还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柯廷先生今天曾谈到此事，而我的意见大体是：我们应该对这件事作出明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和进攻，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军事情况所容许的最适当的时刻，相当清楚地向他们摊开问题。当然，我们事先还要同美国商量。

附录（3-5）

首相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备忘录和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4日

请考虑，如果我们将我国驻莫斯科大使召回国来进行商谈是否合适。我们很想同他谈谈。目前这种作法可能会造成同俄国人之间很大的裂痕。艾夫里尔·哈里曼已经动身返回美国了。

2．你对此事的意见如何，盼告。我自己对此很不清楚，但是，我们对于俄国人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主义阴谋，显然已经接近同他们摊牌的时候了。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太喜欢在莫斯科既没有英国大使、又没有美国大使的那一段时间吧。我实在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我希望你已经同哈里曼谈过此事。请你便中将详情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4年5月7日

我不愿意在一场重要的战役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即使所谈内容不登也不愿举行。开始行动的时刻一到，就可以把亚历山大将军所主张的原则向新闻界反复讲述，那时新闻记者也可以参加战斗。最近，从那不勒斯发出一些报道--其中一篇刊登在"柯里尔"杂志上--说我们即将开始进攻，这使我非常不安。发动进攻难道真有必要告诉敌人吗？当然，他们也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做非常愚蠢，因此判断这显然是一种烟幕，但是钻这类空子是危险的。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 1944年5月7日

我确曾极力反对这些派往阿尔及尔的军事代表团，我的根据是我在直布罗陀开会期间听到的议论。我深感痛心的是，这一帮人涌到阿尔及尔，在那里舒适地安顿下来，而实际上那里一点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只是给窝藏在那里的已经臃肿不堪的人员增加人数，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完全脱离了战争。我当然希望这事能得到处理，以便把这批领着高薪、无疑具有高超技术和经验的军官重新召回来，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最好的办法是编成一支包括一千名参谋军官的"神圣军团"，让他们在率领一些极其激烈的进攻中为部队作出榜样。不管怎样，这些军事代表团应当解散。

首相致军事情报局局长 1944年5月7日

请送来一份按照国别（包括德国在内）列出在意大利战死、受伤和被俘人数的尽可能精确的报表。报表中并尽可能在每一个类别中列出：（1）战死和失踪人数的比例，（2）战死、受伤和失踪人数的比例。我们由于战死、失踪和被俘，大约损失了三万八千人；而我们俘获的战俘则有三万五千名，除了这个数字外，大概还有战死的敌人二万名，这样加起来，德军失踪和战死的总数约为五万五千名，而我方损失总数为三万八千人--其中战死一万九千名。以上是在敌军人数总的说来比我们少得多的前线上的情况。尽管在整个前线上我方战死的人数与失踪人数之比不如美方令人满意，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最后一次的统计，可能算出非常令人满意的数字。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7日

很难理解克拉克·克尔大使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办事方法。很明显，他总是把电报亲自交给莫洛托夫或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见到谁就交给谁。如果这两位执掌大权的人出外或不愿接见，有时就得等待几天。当然有些电报是应该由他本人面交的，但是其他电报难道不能派一位官员递交吗？希望你告诉我，在这些方面如何处理才恰当。比如说，我们派人送一封措辞非常强硬的信件，我认为，最好不要让我们的人等在那里，听对方的威吓，听了威吓之后，有时还要表示歉意，这就使我们决定要说的话减弱了力量。

首相致掌玺大臣1944年5月7日

我想你一定没有研究过战后我们将欠印度一大笔债款这种不寻常的结果吧；我们保卫了它，但我们欠它的债比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欠美国的债款还要多。你在来信中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可怕的结果。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4年5月10日

感谢你4月5日关于"蚊虫"的报告。我想，如果在适当的时刻把十五个或二十个发音装置（可以称作"鸣叫器）用深水炸弹发射管或其他发射管射入水内，就可能将"蚊虫"吸引过来或弄错方向。

这种装置有很大好处，它可以避免"猎狐者"装置的要使用拖曳机具等缺点。

我听说你正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很高兴，我希望你能够很快地把"鸣叫器"用于作战中。①

①参阅4月30日致彻韦尔勋爵备忘录。

首相致波特尔勋爵 1944年5月14日

自从我恳请你再建造一些预制构件的房屋样品以来，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①我听说，每制造一座样品住宅约需时六个星期；除了放在塔特展览馆的样品住宅以外，另外又建造一座，正运往苏格兰去展览，此外，还有经过各种改进的两座，不久便可建成。我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尽管所建样品还没有达到我所希望的数量。你应当使劳动妇女和各阶层人士都看到你的样品住宅。请你加速建造正在施工的那些房屋。

①参阅4月2日致工程和建筑大臣备忘录。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4年5月20日

前曾请你从皇家空军团中抽调二万五千人。①该团是在与现在大不相同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迫切需要这批人来支援陆军。我很愿意及早同你详细讨论此事，但是因为我本星期三要在下院讲话，所以我在这以前抽不出时间。另外，我曾请你抽调两千名优秀士兵来充实警卫队。他们在警卫队中，比在过于拥挤的飞机场四周游游荡荡，防备已不再威胁我们的危险，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事务请照办。不然的话，就需要把这件事提交战时内阁于下星期二召开的特别会议，以求即刻作出决议。我必须说明白，这并不影响为抽调必要人员而设立的委员会向你提出进一步要求。

①参阅4月9日的备忘录。

2．陆军已经从它的防空团中抽调大量适于充当步兵的人员；在战争的现阶段中，使皇家空军团中许多最优秀的人员担任完全消极的任务，是十分错误的。

3．调动人员当然没有困难。在去年年底我们极需登陆艇人员时，从陆军及皇家空军团往海军调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许多人会自告奋勇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而且近来人人都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把人员放到他们在共同的任务中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去。

4．因此，我请你协助满足我关于抽调两千人的要求。时间不多，需要甚急。①

①这两千人已于1944年6月调动完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5月21日

我们听说，波兰第一装甲师不能作战，因为没有足够的后勤队伍来维持它，此事是否属实？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调整，使这个优秀的师能够充实我们在欧洲大陆上已经过于薄弱的力量。请将后勤缺乏的情况告诉我。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4年5月21日

感谢你交来5月11日关于盘尼西林的备忘录。当然要尽量设法从美国取得最大的数量，但不要使任何因素妨碍我们自己的增产。看来，我们今年似乎还不能大量生产。

首相致桑兹先生1944年5月21日

请阅读这份报告〔奥康纳将军关于"克伦威尔"或坦克的装甲护板和逃脱装置的报告〕，并于明日用书面提出你的意见。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坦克上层隔间里的火药和汽油着火，下面隔间里的人就极难逃脱。也许你能排除我的这点疑惑。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5月22日

有人对于外交部的备忘录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你连续阅读奇数的段落和偶数的段落，你就可以完全弄明所述事件的反正两面。如果我们直接对美国和俄国说："在现阶段，我们不赞成给予意大利同盟国的地位"，有什么不行呢？

2．我已经看完了这封电报，它清楚地阐明了对每一种办法的所有赞成与反对的论点，却归结到这样一个非常令人怀疑的而又使人意料不到的结论："一旦条件允许，就立即与意大利缔结部分和约。"好像是说，即使是所有的政府一起开会讨论，在希特勒垮台后也不会缔结和约，而只是长期停战。

3．我认为，你一定会发现，简单明了地说明我们的立场会更加有力量，而且更容易传达到最高领导方面去。请同我谈谈你的看法，特别是如果你不赞成我的意见，更要谈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军事运输大臣、生产大臣及粮食大臣1944年5月23日

所有这些问题〔为了执行"霸王"作战计划而削减进口量〕需由莱瑟斯勋爵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商议决定，但是，我曾提出，在今后四个月内，我可以再牺牲五十万吨的进口量，但这个数量必须由美国担保在其后的2、3个月中补足。每年两千四百万吨的进口量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最低限度。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5月23日

我看到一份文件，其中提到俄国即将承认法国临时政府。

我已批准你致克拉克·克尔的电报。它或许还没有到达斯大林的手中，但是此事极为重要，因为我绝对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背离罗斯福总统，让人家看我们站在俄国一边来反对他。如果我们不得不说，俄国没有同我们商议过这件事，那我们现在就同美国磋商，这样做法很要

不得。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比联络俄国对付美国要好些。事实上，我对这件事本可以置之不理。俄国不经过同它的两个盟国磋商，是没有权力采取这个步骤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正担负着西线的全部战斗任务。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5月25日

显然，英帝国必须为已收复的领土提供驻军。如果用"师"这个含义不清的字来表示驻军的数字，问题就很难办。

一旦赶走敌军，我们需根据一定地区的特有情况，酌情派出营、装甲车连，间或分配一些大炮和坦克，就完全可以了。一定可以调出大批印度军队来担任这项任务的。

2．一个师是能够从事最高级军事行动的运动实体。它同压制不稳定国家所需要的某种静止的或机动的警察部队完全不同。在这些警察部队中总要掺杂一大部分当地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不需要考虑动用七十门大炮的问题。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25日

按照我的看法，三大国或四大国，是整个机构中运用武力防止战争的负责者或干事会，但是，我认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则应由大得多的机构，而且可能是起实际作用的机构来处理。你应该说明这样一点：我们没有让三大国或四大国统治全世界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的胜利使他们有责任在防止再度爆发战争这一崇高任务方面为全世界服务。我们当然不准备服从（例如）由俄国或美国及其追随者中国所制定的经济、财政和货币制度。

世界最高会议或执行委员会的目的，并不是统治世界各国。它的目的只是防止各国间互相残杀。我觉得我从国家主权会受到损害的观点出发，是能够有力地维护上述原则的。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4年5月27日

我听到你所谈的关于改善食物配给问题，很高兴，而且认为你的做法很明智。不管是在旅馆、小商店或是一般人的私人生活中，都要设法解除由于生活琐事带来的麻烦。作任何事都不要成心与人为难。我们国家在食物配给方面所作的伟大的工作，曾给予我们以极大的信

心，曾经使人们不感到有阶级之分，这项伟大的工作不应当因为一些琐细无用而又难于推行的规定而受到影响。请谈谈你对此事的看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5月27日

一封经过我们两人同意的重要电报已由我发给斯大林了，这个电报未能尽快递交出去，实在令人非常遗憾。如果大使认为这封电报极端不妥的话，他总是可以找到机会提请我们注意的，而且在特殊的情况下，他还可以便宜行事。但是将电报搁置在莫斯科达四五天或六天之久，等待着斯大林的接见，或等候他从前线归来，这种做法是没有必要的。派一名穿着军服的军官把电报当作一封信递交过去，应当能得到方便吧。

有时误解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发出电报后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复电。他们接到复电后，却发现答复令人十分满意，但在他接到复电前，却一直在往坏处猜测对方缄默的含义，因此，绝不要耽搁信件的及时递送。①

①参阅5月7日致外交大臣备忘录。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4年5月27日

千万不要让波兰师置身于战场之外。这不仅因为它是一支了不起的作战部队，而且它的辉煌战功可以有助于维持波兰的国魂不死，将来许多事情都有赖于此。请将该师所缺的后勤项目开列清单交我一份，上面载明车辆、军官和人员等的数字。

又及：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说，他可帮忙从非洲和美洲为该师空运几支分遣队。①

①参阅5月21日致帝国总参谋长备忘录。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 1944年5月27日

我对"德·哈维兰"喷气飞机创造每小时五百零六哩的飞行记录表示衷心的祝贺。请向有关人员转达贺忱。

我听说，你建议把喷气推进飞机的发展工作集中在政府新设的公司内进行，这使我感觉有些不安。近来对于研究与发展工作有不少议论，认为应鼓励分头进行，而不要揽在一起。我十分理解，喷气推进飞机发展在许多方面的延缓，可能促使你考虑有设置新机构的必要，但是我怀疑将喷气推进飞机的研究工作从法恩巴勒移出是否明智；据

我了解在那里已经进行了许多扎实的工作，而且在那里，引擎和飞机的发展也便于同时进行。①

①参阅1943年7月31日和10月6日备忘录。

首相致燃料及动力大臣1944年5月27日

我希望你要制止这类荒唐的事情〔据《约克郡邮报》报道，一个户主曾因向邻居借煤被罚款一镑，另交煤费两枚金币〕。没有比这种琐碎的官僚主义蠢事更容易使一个部门不得人心的了，这种蠢事经常出现，我想，只是低级官吏或某些委员会所干的大量糊涂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

你应该处理有关人员，以便惩一儆百。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4年5月28日

如果俄国人过分蛮横，就完全可以和他们不客气。从举止和态度上表现出来比用实际的话语表示要好些，后者可以被他们写到报告里；另外，如果他们的高级人员过分无礼的话，我们也可用有意失礼来对付他们。确实应该让他们感到我们不怕他们。

2．另一方面，如果在移交舰只时〔用英国军舰代替意大利军舰〕他们希望举行某种特殊仪式，那就应当搞得极其隆重，在公众中产生极好的印象。我当然不会就此事给斯大林元帅写信。应当由俄国人来向我们表示感谢，而不应由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在双方低级军官之间应尽量培养友好关系，在移交舰只这件事上，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一个"谢"字。

在满足他们对船舶的要求方面我们是主要的国家。如果有人侮辱你，你可以找到各种方法使他感到你对他不满。

3．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所好转，你就要注意尽量鼓励他们的这种好转。

首相致盟国远征军副最高统帅1944年5月29日

感谢你5月11日关于梅里-勒-堪普〔德国坦克训练站〕的备忘录。袭击这个密集的目标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成功。

我们极力主张把这类作战行动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看来是正确的，它直接促成德国军队的解体，而不致造成法国人的伤亡。

你们是否已经超过了〔造成法国平民伤亡〕一万人的限度?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4年5月29日

我们没有准许这家共产党报纸派遣战地通讯员到战场上去，或需要保持安全的地方去，原因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得到的英国或美国的秘密透露给共产党，实际上是为了传送给俄国。这一次，无论他们向他们的主子透露什么消息，都不会造成危害，但是应当告诉他们，俄国政府曾经规定，在这些舰只安然抵达俄国之前，一个字也不能透露。只要向他们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是一定会服从禁令的。他们的叛卖和他们的效忠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在邀请他们到场之前，先让他们了解这个事实：俄国人已经规定在这些舰只安然抵达俄国之前，必须保守秘密。

附录（4）

英国、盟国和中立国每月因遭受敌人袭击而损失的船舶总数

附录（5）

德国和意大利部队部署简况①

（1943年9月8日）

①见第八章。

（本资料引自：弗朗西斯科·罗西将军所著《达成停战协定的经过》）

附录（6）

莫斯利夫妇的释放宪法问题

我们在开罗和德黑兰开会期间，一个有重大宪法意义的内政问题，达到了严重的关头。这个问题从10月初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为了不打断正文起见，我把它放在这里来叙述。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3年10月6日

请将医官关于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健康状况报告的内容通知我。我曾收到一些人关于他的病情相当严重的报告，但是这当然是非官方的。

莫里森先生的报告证实了我得到的消息，他决定释放奥斯瓦德爵士和他的妻子。我知道这是一定要引起争论的。

首相致内政大臣 1943年11月21日

我估计有人会就莫斯利夫妇的释放问题向你提出质询。

你处理该案的主要精神无疑是健康状况和人道主义。不过你可以考虑，是否应该举出"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制的伟大原则来作为依据，这是英国人为使普通人免受政府迫害所创造的崇高的保障。政府行政部门不依法提出任何罪名就有权把一个人投入监狱，尤其是有权无限期地拒绝由与他具有相等身分的人来审判他，这是令人气愤不过的做法；这种权利是所有集权政府的基础，无论是纳粹政府或共产主义政府都是如此。只有当国家遇到巨大危险的时候，行政部门才有理由暂时行使这种权力；即使如此，这种权力的运用也必须由"施行自由制度的议会"极其慎重地加以解释。危险时期结束以后，如果这些受监禁的人没有什么法庭或陪审官可以受理的罪名，就应该像你所坚持的那样，被一一释放。行政部门在紧急时期内，根据议会的许可而取得的特别权力，应随着紧急状态的结束而终止。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一个人因为不受人欢迎就被拘留或监禁，这是最可怕的事了。这确实是文明的试金石。

对于内政大臣建议采取的这个步骤，内阁成员之间看法很不一致。我本来只是想从原则上，而不是在具体案件上，过问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答应内政大臣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首相（在开罗）致内阁大臣1943年11月25日

我认为，法令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完全废除，因为现在已不能以国家的紧急状态为理由，而剥夺个人根据"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制所获得的权力。我很怀疑是否有人会坚决抵制这一点。当然，有些具有集权主义思想的人，他们想根据一张拘票就把他们的政敌关到监狱中，但是我认为这些人不会构成多数。我在议会中已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厌恶这些特殊权力，表示希望由于战事取胜和国家得到安全而停止使用这种权力，但是，因为这些主张同你所采取的方针相矛盾，所以我不打算在现阶段坚持它。

如果由于你正确地、根据人道主义精神行使职权，而引起人们对你的非议，数月之后公众对你的尊敬将使你得到补偿。

首相（在开罗）致副首相及内政大臣 1943年11月25日

如果议会就废除法令第十八条第二款的演说进行修正问题引起辩论的话，我极力主张采用这种说法：我们承担行使这种权力的责任，令人甚为遗憾，因为我们完全同意，这种权力是背离英国公众生活和英国历史的整个精神的。议会因为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而授给我们这些权力，而我们行使这些权力时则必须遵照人道主义的原则；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行政部门把这些权力交还议会。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伟大的胜利，而我们的处境也远较以前安全，这使政府更加希望放弃这些特殊权力。完全停止行使这些权力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2．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鼓励集权主义者的这种想法：即行政部门有权监禁其政敌或不受欢迎的人。"人身保护令"以及由陪审员审理依法起诉的案件，这是英国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的全部恢复应当受到欢迎。我必须向你们提出警告，如果内政部由于想用特殊的手段来控制少数人，从而背离这些总的原则，那就可能引起我们同具有集权主义思想的人们之间的严重分歧。在这样的一场争论中，我一定可以得到下院的多数和全国广大群众的同情。无论如何，我要试一试。我觉得，你们最好的办法是指出这种权力是强加给你们的，你们自己感到遗憾，并且郑重表示你们决心要极端慎重地而且要用人道主义的精神来行使这些权力。希望你们坚持到底。

这时，艾德礼先生向我报告，内阁决定支持内政大臣释放莫斯利夫妇。不过，我听说，议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议论纷纷，反对这种做法。

首相（在德黑兰）致内政大臣 1943年11月29日

既然你得到内阁和我这个首相的支持，你惟一的选择是坚持到底。你在遇到直接争论的时候，无疑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2．对于第十八条第二款的问题，不必匆匆求得解决。但是，我当然建议你要表示你对这种权力的厌恶，表示你因为国家所遇到的危险迫使你行使这些权力而感到遗憾，并表示切望恢复正常状态的心情。这是一位民主国家的大臣所应抱的态度。

莫里森先生在抵抗这场威胁着他的暴风雨中，表现得很坚强勇敢，而按照一般规律，这场暴风雨也就平息了。凡是不愿作挨骂的事、不能在众说纷纭中毫不畏缩的人，是不配在困难时期中充任大臣的。

首相（在德黑兰）致内政大臣 1943年12月2日

祝贺你得到下院的有力支持。你在执行你的极其困难、令人不快的职务中所表现的勇敢精神和人道主义，将赢得不列颠民族对你的尊敬。

附录（7）

附录（7）

各部大臣名单

1943年6月——1944年5月（用斜体字［中译本用下加重点——译者］表示的人名为战时内阁阁员）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及国防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及渔业大臣R．S．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

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1）达夫·库珀先生

（2）欧内斯特·布朗先生（1943年11月17日任命）

财政大臣 （1）金斯利·伍德爵士 （2）·约·翰…安·德·森·爵·士（1943年9月28日任命）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上校

自治领事务大臣 （1）·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 （2）克兰伯恩子爵（1943年9月28日任命）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伯爵

教育委员会主席R．A．巴特勒先生 （根据1944年教育法案，这项职务改称教育大臣）

粮食大臣 （1）伍尔顿勋爵 （2）J．J．卢埃林上校（1943年11月12日任命）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燃料及动力大臣G．劳埃德·乔治少校

卫生大臣 （1）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2）H．U．威林克先生（1943年9月17日任命）

内政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司法官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

副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戴维·金·默里爵士

大法官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1）·约·翰…安·德·森·爵·士 （2）·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1943年9月28日任命）

掌玺大臣（1）克兰伯恩子爵 （2）比弗布鲁克勋爵（1943年9月28日任命）

国务大臣R．K．劳先生（1943年9月25日任命）

不管部大臣 威廉·乔伊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H．F．C．克鲁克香克上尉

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建设大臣伍尔顿勋爵（1943年11月12日任命）

苏格兰事务大臣 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军需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城乡计划大臣W．S．莫里森先生（1943年2月5日任命）

贸易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军事运输大臣莱瑟斯勋爵

工程与建筑大臣 波特尔勋爵

驻海外大臣：

驻中东国务大臣 （1）R．G．…凯·西·先·生（任职至1943年12月23日） （2）莫因勋爵（1944年1月29日任命） （3）爱德华·格里格爵士（1944年11月22日任命）

驻华盛顿供应大臣 （1）J．J．卢埃林上校 （2）本·史密斯先生（1943年11月12日任命）

驻地中海盟军总部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驻西非大臣 斯温顿子爵

驻中东副国务大臣莫因勋爵（任职至1944年1月29日该机关撤销时为止）

上院领袖 克兰伯恩子爵

下院领袖 ·安·东·尼…艾·登·先·生

第六卷 胜利与悲剧

志谢
序言
上部　胜利的浪潮（1944年6月—12月底）
第一章　D日①
第二章　从诺曼底到巴黎
第三章　无人驾驶武器的轰炸
第四章　向法国南部进攻?
第五章　巴尔干的动乱，俄国人的胜利
第六章　意大利与里维埃拉的登陆
第七章　罗马，希腊问题
第八章　亚历山大的夏季攻势
第九章　华沙的殉难
第十章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第十一章　在缅甸境内挺进
第十二章　莱特湾战役
第十三章　西欧的解放
第十四章　访问莫斯科的序幕
第十五章　十月在莫斯科
第十六章　巴黎
第十七章　阿登的反扑
第十八章　英国对希腊的干涉
第十九章　在雅典过圣诞节
下部　铁幕（1945年1月—7月底）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第二十章　一个新的会议的准备
第二十一章　雅尔塔：世界和平计划
第二十二章　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

第二十三章　雅尔塔尾声
第二十四章　渡过莱茵河
第二十五章　关于波兰的争议
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怀疑
第二十七章　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
第二十八章　高潮：罗斯福逝世
第二十九章　跟苏联的摩擦不断增长
第三十章　最后的进军
第三十一章　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
第三十二章　德国的投降
第三十三章　一段令人不安的插曲
第三十四章　分歧的开始
第三十五章　联合政府的结束
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第三十七章　击败日本
第三十八章　波茨坦：原子弹
第三十九章　波茨坦：波兰边界问题
第四十章　我的记载的结束
附录（1）
附录（2）
附录（3-1）
附录（3-2）
附录（3-3）
附录（3-4）
附录（4）
附录（5）
附录（6）
附录（7）①

附录（8）
返回主目录

志谢

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几卷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已故的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我很感激空军上将盖伊·加罗德爵士在提供有关空军方面的资料所给我的帮助。

伊斯梅勋爵以及我的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女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本文，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女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特此志谢。遵照女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罗斯福财物保管理事会允许在本卷中引用总统的一些电文，还有其他友好同意发表其私人信件，均一并致谢。

序言

本卷结束了这部我独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叙述的著作。1944年6月6日，英美部队登陆诺曼底，十四个月后我们的全部敌人投降，在这段期间，一些重大事件震撼了文明世界。纳粹德国被击溃了并遭到瓜分和占领；苏俄打进西欧的心脏；日本也被击败；头两颗原子弹投了下来。

在本卷里面，也像在前数卷中一样，我以大不列颠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身份，就我所知和切身经历过的事件，加以叙述。同以往一样，我的著作所依据的是当年在时刻受到严酷考验的条件下写成的文件和发表的讲稿。因为我相信，它们所描绘出来的当时发生的事件，较诸事后追忆的任何东西，更为逼真。本书原稿大约两年前就脱稿了。从那时起，其他公务缠身，使我只能泛泛地对本卷中所述事实，作一般查证，并取得发表各种原始文件的必要同意。

我之所以把本卷称为"胜利与悲剧"，是因为我们的伟大盟国势如破竹的胜利，迄未给我们这个令人忧心忡忡的世界带来普遍的和平。

温斯顿·斯·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53年9月30日

上部　胜利的浪潮（1944年6月—12月底）

第一章　D日①

诺曼底登陆——6月6日我向下院提出报告——来自斯大林的重要消息——6月11日他的来电——敌方在"大西洋壁垒"上的部署——德国的警报系统陷于瘫痪——龙德施泰特的错误——6月10日我巡视海滩并与蒙哥马利同进午餐——乘英国军舰"克尔文号"巡视——马歇尔将军的贺电——6月14日我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罗斯福。

我们为了历史上最大一次两栖作战所进行的长年累月的准备和计划，终于在进攻发起日——1944年6月6日——告成。登陆前夕，庞大的舰队和护航船舰乘敌人不觉，由怀特岛沿着已扫过雷的海峡水道②驶达诺曼底海岸。皇家空军的重轰炸机袭击了敌人构筑在混凝土掩体内的海防大炮，投下了炸弹五千二百吨。美国空军于破晓时紧接着以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飞临战场，轰炸岸上的其他防御工事。在6月6日的二十四小时内，盟国空军出动了一万四千六百架次。我们的空中优势如此之大，以致白天敌人出动来对付我方进攻滩头阵地的飞机只有一百架次左右。三个空降师从午夜开始降落，英国第六空降师在卡昂城东北降落，夺取处于该城与海之间的那条河流上面的桥头堡，同时两个美国空降师在卡朗坦北面降落，协助海上登陆部队对海滩进攻，并堵截敌人后备军进入科汤坦半岛。虽然在有些地点这些空降师比较原计划散布得广了一些，但是各项目标都达到了。

①进攻发起日。——译者

②指英吉利海峡。——译者

拂晓时分，大小船只开始陆续进入预定阵地，准备进攻，当时的场面俨然是一个检阅式。敌人的直接抵抗仅限于一些鱼雷艇的攻击，击沉了一艘挪威驱逐舰。甚至当我方海军开始炮击的时候，从敌方海防炮台发出的反击也是盲目的、无效的。毫无疑问，我方已经完成了一次战术上的奇袭。登陆艇和支援舰艇载着步兵、坦克、自动推进火炮以及各式各样的武器和清除海滩上障碍物的工兵爆破队等等，都编组向海滩推进，其中也有D．D．坦克（两栖坦克），这种坦克还是初次在战斗中大规模地出现的。由于前一天的气候不好，海面仍然是汹涌澎湃，所以有好多两栖坦克中途沉没了。

驱逐舰和登陆艇上安装着的大炮与火箭炮对滩头防御工事连续不断地猛轰，同时，在海中较远处的那些战列舰和巡洋舰压住了敌方海防炮台的炮火。地面上的抵抗是微弱的，直到首批登陆艇距离海岸只有一哩远的时候，敌人迫击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才增强起来。拍岸的浪潮以及半露出水面的障碍物和水雷使登陆艇冒很大的危险，有许多登陆艇在卸下所载的军队以后就毁了，但是部队继续前进。

最前面的步兵刚一登岸，就向他们的目标猛冲，除有一处外，各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贝叶西北的"奥马哈"海滩，美国第五军遭遇到激烈的抵抗。由于不幸的巧合，这一防区最近才由一个满员的德国师接防戒备。我们的盟军激战终日，一直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立足点；直到7日，损失了几千兵力之后，才能向内地挺进。虽然我们未得到我们原来所谋取的一切，特别是卡昂城仍牢固地掌握在敌人手中，但是在开头两天的突击中获得的进展，大家认为是很令人满意的。

来自比斯开湾各港的一批德国潜艇冒着一切危险，露在海面上高速行驶，力图阻碍我们这次的进攻。对此我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英吉利海峡的西岸入口处有大批飞机保卫着，构成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海军舰队则在它们后面掩护登陆。

这些德国潜艇受到了我方防御部队的猛烈炮火的轰击，遭到了惨败。在具有决定性的头四天中，六艘潜艇被我空军击沉，六艘受到损伤。它们丝毫未能影响进攻的护航船舰，那些船舰继续朝着目标前进，损失极为轻微。之后，德国的潜艇就比较谨慎了，但并不比过去有更大的成就。

※　　※　　※

6月6日午时，我请求下院"正式听取有关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的盟军部队业已解放罗马的报告"，这件新闻前一天晚上已经发布了。下院对于在法国登陆一事情绪极为兴奋，人人都知道当时登陆战正在进行中。但是，我却花了十分钟的工夫谈意大利境内的战事，赞扬那里的盟军部队。就这样，让议员们处于焦急不安的片刻之后，我才接着说：

我也得对本院宣布：在昨晚和今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已在欧洲大陆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登陆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解放性的进攻系以法国海岸为目标。一支拥有四千艘以上船舰、连同几千艘较小

的船只的庞大的舰队，渡过了海峡。密集的空降着陆行动已经在敌人战线的后面成功地实现了。此时正在各个地点进行海滩登陆行动。沿岸炮台的炮火大多已被压住了。敌人在沿海建筑的一些障碍物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难以摧毁。英美盟军有大约一万一千架第一线飞机的支援，视作战需要可以随时予以调用。当然，我无法深涉细节。战地报告正迅速地源源不断送到。到目前为止，参与作战的司令官们报告称：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中。好一个伟大的计划啊！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无疑是空前困难和复杂的。从海、空作战的观点上看，它牵涉到潮汛、风向、浪潮和能见度等问题，而且还涉及海陆空三军在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完全预见的情况下，高度密切配合的联合运用。

一次真正的战术突袭，已完全胜利在望，我们还希望在战斗进程中，继续给敌人以接二连三的出其不意的袭击。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个战役在今后好几个星期内，其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都会不断地与日俱增。我不想就它的发展作任何揣测，但是，我却不妨说这样一句话：盟军部队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在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之间存在着战友情谊。对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副手们，对远征军司令蒙哥马利将军都是完全信任的。最近几天登船出发的军队，就我自己亲眼所见，其热情和士气是非常高的。在装备、专门技术或事先筹划等各方面所能做的事没有一项曾被遗漏忽略，而且司令官们以及他们所服务的美、英两国政府都以最大的决心来从事于开辟这个伟大的新战场的全部工作。

到了下午，我认为应该把情况告知斯大林。

1944年6月6日

一切开始进行得都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多已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动推进火炮已运上岸。天气预报中常转佳。

他立即回电，其中包含一项值得欢迎的非常重要的消息。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6月6日

接奉来电，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并获成功。

我们同感欢欣，并祝获得更大的成就。

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6月底到7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

攻势行动的进展情况，当随时奉告。

当斯大林的电报到达时，我正发给他一件关于我们进展情况的比较全面的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6月7日

截至今天（7日）中午为止，我对于局势是很满意的。只有一处美军登陆的海滩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现在已克服了。

1．两万人的空降部队已在敌人战线的两翼后方安全着陆，并已分别同美、英两国的海上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络。我方横渡时仅遭轻微损失。我们原来估计要损失约一万人。到今晚，我方二十五万人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装甲部队（坦克）在内，可望一并登陆，或由特种舰艇运送或自行泅渡上岸。自行泅渡上岸的坦克部队的损失很大，特别是在美军战线方面，因海浪掀翻了好些两栖坦克。现在我们必须估计到会有强大的反攻，但是我们期望在装甲部队力量方面能较敌人为强，只要云雾一消散，我们当然可望在空中占压倒的优势。

2．昨晚深夜，在靠近卡昂城地方，我们刚登陆的装甲部队和隶属于敌方第二十一装甲步兵师的五十辆坦克交战，结果敌人败退。英国第七装甲师现在源源开入战场，这一定能使我们在几天内占优势。当前的问题是：在下周内，敌方究竟能拿出多少坦克来同我们周旋？海峡上的天气预报，看来不会对我们的继续登陆造成任何阻碍。的确，天气似乎比以前更加有希望了。所有司令官都确信，在这一次实际登陆行动中，各种情况均较我们所预料的为好。

3．绝密。我们正计划在塞纳河口宽广多沙的海湾沙滩上，很快地建造两个大型人造港。像这样的海港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型远洋轮船能在这种港口利用许多码头卸货，来为战斗部队输送给养。这绝不是敌人始料所及的，并且可使盟军的集结照常进行，而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我们希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能及早拿下瑟堡。

4．另一方面，敌方将迅集重兵，战斗将要继续进行，而且规模也将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到了进攻发起日后的第三十天，将

有约二十五个师连同其军直属部队能摆开阵势，使第二战线的两翼都靠海，并至少有三个良港——瑟堡和两个人造港。这条战线将不断得到补充和扩展，我们希望以后把布雷斯特半岛也包括进去，但是，这一切都得视战争的风险有多大而定，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元帅，你是熟知的。

5．我们希望这次登陆行动成功以及在罗马取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果实还有待于从已被截断去路的德寇手中摘取下来——将会给你们那些曾经不得不承担敌军全部压力的英勇战士们以鼓舞，对于这种重担，在贵国以外，谁也没有比我知道得更清的了。

6．在我口授电文到这里时，接奉你祝贺"霸王"作战行动顺利开始的来电，你在电报中谈到苏军的夏季攻势。为此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想你一定会注意到：我们从来没有向你提过任何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你、你的国家和你的军队是完全信任的。

斯大林回电说：

1944年6月9日

接奉6月7日来电，承蒙告以"霸王"作战行动顺利展开的情形。我们大家向你和英勇的英、美军队致敬，并且热烈预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苏联军队夏季攻势的准备即将结束。明天——6月10日——我们的夏季攻势中的第一阶段即将在列宁格勒战线展开。

我马上向罗斯福转告了这一消息。

斯大林又在6月11日来电说：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的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如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庞大"（grandiose）一词是根据送给我的那份俄文电报的原文译出的。我想斯大林的原意大概是想说"宏伟"（majestic）。无论如何，气氛是完全融洽的。

※　　※　　※

让我们就现在所知道的敌方的部署和计划来研究一下。

龙德施泰特元帅正以六十个师的兵力，指挥着整个"大西洋壁垒"的海防，从低地国家直到比斯开湾，以及从马赛起的法国南部的海岸。在他的手下，隆美尔扼守着从荷兰到卢瓦尔河一线的海岸。他的第十五集团军所属的十九个师扼守加来和布洛涅①周围的一段地带。第七集团军有九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驻在诺曼底。在整个西线，共有十个装甲师像老鹰展翼似地散布在比利时到波尔多之间。德国人当时采取守势，竟然重蹈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覆辙，把他们反攻的最有力的武器分散开来，真是怪事！

①又译布伦。——译者

当隆美尔在1月下旬接掌指挥权时，他对于他所见到的防御部署颇为不满；经过了他的努力，情况大有改进。沿着海岸建有一条混凝土工事构成的环形防御线，布有许许多多的水雷和各式各样难以克服的障碍物——特别是在深水水位标以下的。固定的大炮对准了海面，野战炮兵控制着海滩。他们虽然没有一条完整的第二道防线，但在后方村落都设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隆美尔对于所取得的这样的进展并未认为满意，倘使他能有更多一些时间，我们的任务可能更要艰巨些。我们在开始时，不论是海上的炮击或空中的轰炸都没有摧毁很多混凝土的工事，但是驻守工事的士兵被我们打昏了，所以削弱了他们的火力，并且摧毁了他们的雷达。

德国的警报系统已经全部瘫痪了。从加来到格恩济岛，德方原有用以侦察我方护航队并指挥他们沿岸炮台的炮火的主要雷达设备，不下一百二十套之多。这些雷达设备编成四十七个站。它们全部被我们发现了；我们用发射火箭的飞机成功地进行了袭击，以致到了进攻发起日的前夕，能发挥作用的雷达站还不到总数的六分之一。那些还能使用的，却被我们用了一种叫作"窗户"①的以锡箔条乱真的办法骗过，它使敌人误认为是一支驶往费康以东的护航队，因而使敌人未能侦察出真正的登陆行动。在卡昂城附近，一套雷达设备还能勉强继续

使用，发现了英国军队的进迫，但是由于它的报告没有被其它任何一个雷达站所证实，所以雷达绘测中心未予置理。这并不是我们已经克服了的唯一威胁。敌人由于两年前掩护"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那两艘巨舰成功驶过海峡而受到了鼓舞，于是建造了更多的无线电扰乱站，想来阻挠我们的指挥夜间战斗机的舰只，以及我们许多空降部队赖以测定正确着陆方位的雷达信号；但是这些扰乱站也被发现了，轰炸机指挥部进行了几次高度集中的空袭。它们全部被消灭了，而我们的无线电和雷达设备却安然无恙。这里不妨提一下，盟军为了进攻发起日而在无线电战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属于英国的。

①见第四卷，第257-9页；第五卷，第459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这个规模巨大、经过长期计划的攻击，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使敌人大大出乎意外，的确是了不起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得到的报告说，那天天气过于恶劣，不宜两栖作战，而且他们新近也没有从空军方面收到沿英国海岸有几千艘船舰集结的报告。6月5日一早，隆美尔离开了他的司令部，到贝希特斯加登晋谒希特勒，进攻开始时，他还在德国。关于盟军会在哪一线发动攻击一节，他们之间各执一词。龙德施泰特一直认为我方的主要攻势将从渡过多佛海峡开始，因为那里是最短的海路，而且是刺入德国腹地的一条最好不过的捷径。隆美尔同龙德施泰特的意见早已是一致的，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似乎已经得到关于诺曼底可能成为主要战场的情报。①

①布卢门特里特著《冯·龙德施泰特》，第218-9页。

甚至在我方已经登陆以后，他们仍然半信半疑。希特勒为了考虑应否抽调驻扎在最靠近诺曼底半岛的两个装甲师增援前线，而坐失时机浪费掉那安危所系的整整一天。德国情报部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英国本土上可以运用的师的数目以及合用的航运力量。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盟军方面有充分的力量来搞第二次大规模的登陆，因而诺曼底可能只是一个序幕和辅助性的登陆行动。6月19日，隆美尔向冯·龙德施泰特报告说："……预料海峡前线上，在灰鼻角的两边，亦即在松姆河与勒阿弗尔之间，将有一次大规模的登陆行动。"①

①见切斯特·威尔莫特著《争夺欧洲》一书，第318页。

一星期之后他又重复了这一警告。就这样，一直到了7月的第三个星期——即进攻发起日后的六个星期——敌人方才将第十五集团军的后备部队从加来海峡南调去参加战斗。我方在进攻发起日以前和以后采取的种种迷惑敌人的措施，其目的就在于制造这种混乱的想法。这些措施的成就是惊人的，并且在战争中具有影响深远的后果。

※　　※　　※

6月10日，蒙哥马利将罗报告称：他在岸上已经完全站稳脚跟，可以接待访问了，所以，我就偕同史末资、布鲁克、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搭乘我的专车前往朴次茅斯。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全部在6月8日飞到联合王国，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作出重大的军事决定。一艘英国驱逐舰和一艘美国驱逐舰等候着我们。史末资、布鲁克和我登上前一艘驱逐舰，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率同他们的幕僚搭乘后一艘驱逐舰。

我们渡过海峡，安然到达我们各自原定要去的前线各地。当我们从登陆艇上纷纷攀缘而出时，蒙哥马利满怀信心地带着一脸笑容在海滩上相迎。他的军队已经深入内陆七八哩了。当时炮火和活动都极稀少。天气晴朗。我们驱车经过我们在诺曼底境内那点有限的、但是肥沃的领域。看到了乡间的那一派富庶景象，确是令人愉快。田野里满目是正在晒太阳或游荡着的可爱的黄白色母牛。居民们看来十分轻松愉快，营养也很不错，并且热情地向我们招手。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设在内陆约五哩处的一座别墅内，周围有草坪和湖水环绕着。我们在一座面向敌方的帐篷里共进午餐。这位将军一直是兴高采烈。我问他真正的火线距离我们有多远。他答称大约有三哩。我又问他是否有一条接连不断的防线。他说："没有。"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德国装甲兵突然闯进来把我们午餐打散呢？"他说他认为他们不会来。参谋告诉我，那座别墅在头一天晚上还遭到猛烈的轰炸，而且就在它的周围确实有着好几个弹坑。我对这位将军说：如果他老是这样做法，那未免冒险太大。在战争中，任何事可偶一为之，或搞一个短时间，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总得避免习以为常、重复出现或拖延的情况才好。事实上，他在两天之后就迁移了，不过还是在他和他的幕僚又吃了一次苦头以后，才搬走的。

天气依然晴朗。并且除了偶尔有空袭警报和高射炮火外，那里似乎没有战争。我们就我们有限的桥头阵地着实地作了一番视察。我特别关心地看了一下波尔－安－贝散、库尔塞尔和伍伊斯特朗等当地港口。在我们为了这次宏伟的海上进攻所作的计划中，并没有重视这些小港。但是它们却证明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收获，并且很快地就作到了每天卸货在两千吨左右。当时我们乘车或徒步走过这一块有趣的但又范围很狭窄的收复地时，我细细体味着这些可喜的事实。

史末资、布鲁克和我搭乘"克尔文号"驱逐舰驶回本土。

当时统率着保卫阿罗芒什港的所有小舰队和轻型船舰的维安海军上将也在舰上。他提议我们应当去看一下掩护英军左翼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怎样炮轰德国阵地的情况。于是，我们行驶在两艘战列舰之间，它们就在距岸两万码处对敌开炮；我们又驶过一列巡洋舰队，它也在距岸约一万四千码处对敌开炮。顷刻之间，我们已到了离开布满森林的岸上只有七八千码处。炮轰是从容而连续不断的，但敌方并未还炮。当我们快要掉头回驶时，我对维安说："我们既已如此之近，为什么不在回家之前，我们自己也来对着敌人开上几炮？"他说：

"对！"在一二分钟之内，我们所有的大炮就朝着沉寂的海岸上开火了。当然我们已经深入敌方大炮射程以内，所以当我们开火之后，维安就立刻把驱逐舰掉过头去，以最高的速度驶离了。我们就很快地脱离了险境而驶过巡洋舰和战列舰的列队。置身于"炮火怒吼"——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战舰之上这在我一生中还是唯一的一次。我钦佩这位上将的冒险精神，史末资也感到高兴。在驶回朴次茅斯的四小时海程中，我酣睡了一觉。总之，那是最有趣味和愉快的一天。

※　　※　　※

在火车上，我们碰见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对于在美军滩头阵地上所见到的一切感到十分高兴，并且对于我们筹划已久的计划的执行，满怀信心。在愉快的心情下，我们共同进餐。进餐时，我注意到马歇尔将军在手不停挥地写着，顷刻间，他把写给蒙巴顿海军上将的一封信递给我看，并建议要我们全体签字。

1944年6月10日

今天我们巡视了在法国土地上的英、美部队。我们穿驶过大批的舰队，那儿多种类型的登陆艇把越来越多的人员、车辆和物资输送上

岸。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正在迅速展开中的军事调遣。我们互通了共同的机密，并且尽可能相互帮助。当你正在指挥一场艰巨的战役的这个时刻，我们想要告诉你：我们深知这一惊人的技术措施，因而也就是这个事业的成功，追源溯流，是出于你和你的联合作战部的全体人员过去所取得的各方面的进展的。

阿诺德、布鲁克、丘吉尔、马歇尔、史末资。

蒙巴顿是必然会珍视这个赞扬的。如果没有三军联合作战部全体人员的忠实努力，这种运用一切新颖巧妙设计的既巨大、又错综复杂的作战行动，就不可能成功。联合作战部是1940年在凯斯海军上将领导下创建的机构，并由他的后任者作出了丰功伟绩。

※　　※　　※

我一有工夫，又同我的那两位伟大的伙伴通信。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6月14日

我于星期一访问了前线的英军战区，谅你已在报上看到了。战斗在继续进行中，当时我们有十四师人在一条约七十哩长的前线上作战。敌方以十三师人应战，力量远不及我们。

敌方正赶由后方增援，但我们认为我方由海上增援要比对方快得多。这座舰艇之城沿海岸伸延几达五十哩，显然不会受到空中和近在咫尺的潜艇的威胁，一眼望去，蔚为奇观！我们希望把卡昂城包围起来，而且可能在那里掳获到战俘。两天之前，战俘数字是一万三千名，这比我们到当时为止的伤亡总数还大。所以，可以说敌方的损失约一倍于我，虽然我们是继续不断地在采取攻势。昨天，各方进展都十分良好，虽然敌人的抵抗由于战略后备部队参加作战而加强起来。我料想我们很可能要准备双方各有一百万军队参加的一场大战，时间要持续整个6月和7月份。我们的计划是到了8月中旬，那里的兵力将达二百万人左右。

祝你在卡累利阿取得成功！

同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总统，谈及各项问题，包括戴高乐到法国视察一事在内，这种事是我事先未同罗斯福商量就安排了的。我还说：

在星期一那天，我在海滩和内陆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里船舰云集，沿着海岸伸延摆开达五十哩以上。人造港愈来愈可保障它们不受天气的影响，这些港口的每一组成部分几乎全是成功的；不久，这些船舰就将得到有效的躲避恶劣天气的庇护所了。我方空中力量和反潜艇力量似已能保证给予这些船舰以很大程度的保护。在完成了很辛苦的任务之后，我们就从我们所乘的驱逐舰上向德寇开了几炮，尽管射程仅六千码，他们却没有回敬一炮。

马歇尔和金乘我的专车回来，他们亲眼看到了美军方面的一切，感到非常放心，马歇尔还给蒙巴顿去了一封动人的电报，谈到这么多新船舰是他的机构作出的成果，对整个战役有很大的作用。在你以前给我的一份电报中，你曾用过"了不起"这个字眼。我必须承认，我这次所看到的一切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而且我相信你的军官们也一定同意这种说法的。运输效率的惊人之高，自有战事以来不曾有过。应做的事还多得很，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军队。我们正在准备双方各有百万大军参战的一场战役。参谋长们正在就地中海和"霸王"作战行动之间，设法寻求一个最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是多么希望你也在这儿啊！

第二章　从诺曼底到巴黎

卡昂城的争夺战——我方空中攻势对敌人交通所造成的后果——盟军结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飞弹开始袭击伦敦——6月17日希特勒在苏瓦松附近召开会议——我方越过海滩的集结——"桑葚"人造港与"冥王星"海底输油管——与斯大林通电——7月8日英军对卡昂城的攻击——攻陷卡昂城——史末资和斯大林的贺电——隆美尔受伤，龙德施泰特被撤职——7月18日蒙哥马利发动的总攻势——7月20日我飞往瑟堡——奇异的水陆两用车——访问蒙哥马利——又一次谋杀希特勒——7月25日美军的攻击——加拿大军沿法莱兹公路追击——占领维尔——与蒙哥马利通信——再访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抵达法国——巴顿长驱越过布列塔尼——9月19日攻陷布雷斯特——法莱兹袋形地区——八个德国师被歼——8月25日巴黎解放。

盟军一登陆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巩固各滩头阵地附近的防御工事，并扩展这些防御工事，以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敌方顽抗，不易击败。在美军战区内，卡朗坦附近和维尔河口的沼泽地带对我方行动大有妨碍。这一带乡野处处都适宜于步兵防御。掩盖着诺曼底大部分土地的矮树丛林地区内，有许许多多被土坡隔开的小块田地，其中有沟渠，还有很高的篱笆。因此支援进攻的炮队由于观测不清而受到妨碍，使用坦克也极度困难。一路上尽是步兵战，每一小块田地都具有变为支撑点的可能。尽管如此，除了未能拿下卡昂城以外，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这个小而闻名的城镇将要成为双方好多天激烈争夺之地。对我方来说，这个地方是重要的，因为不仅它的东面有一良好地段可供建筑小型飞机场之用，而且也是我们整个计划的枢纽所在。蒙哥马利的打算是以卡昂城作为左枢轴，由美国部队围绕着它作旋转运动。对于德国方面来说，这个城镇也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敌方战线在这个地方被突破，他们的整个第七集团军就会被迫移向东南方面的卢瓦尔河，使第七集团军与北方的第十五集团军之间打开一个缺口，那时，到巴黎去的路就敞开了。因此，在后来的几星期中，卡昂城变成了我方不断攻击和敌方抵抗最顽强的战场，吸引来大部分的德国师，特别是装甲部队。这情况对我方是一种帮助，但同时也是一种障碍。

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几个预备师虽然在塞纳河以北仍旧驻守原地不动，当然还是得到了另外一些地方抽调来的部队的增援，到了6月12日，投入战斗的有十二个师，其中四个是装甲师。这数字比我们所预料的为小。我方巨大的空军攻势阻碍了敌人的一切交通。巴黎下游横跨塞纳河的每座桥，以及横跨卢瓦尔河的几座主要桥梁此时都已被炸毁。敌方大部分的增援部队不得不使用通过巴黎与奥尔良之间空隙地带的几条公路和铁路，日夜遭受我空军持续不断的、具有破坏性的攻击。7月8日，德方的一个报告称："从巴黎往西和西南去的一切铁路交通都遭到破坏。"敌方不仅不能迅速增援，而且各师都是七零八落地到达的，装备短缺，由于长夜徒步行军而疲惫不堪，他们都是随到随即被送往前线。德军指挥部当时没有机会在后方组成一支突击部队来进行有力的、十分协调的反攻。

到了6月11日，盟军已在内陆结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我方战斗机则从六个前方小型机场出动作战。下一个任务是要为这一具有决定性的突破找一个面积大小足以容纳充足的队伍的驻留地点。美军穿过瑟堡半岛，向西朝着位于西海岸的巴思维尔挺进，6月17日到达该地。他们同时还向北推进，经过一阵激烈战斗之后，22日到达了敌方在瑟堡的外围防线。敌人顽强抵抗直到26日，为的是实施破坏工作。这些工作的确做得极其彻底，以致一直到了8月底我们才能够利用这个港口，把重载物资运进去。

※　　※　　※

在战场之外，其他事件也影响到未来的局势。6月12日-13日的夜间，第一批飞弹落到伦敦。它们是从法国北部远离我方登陆部队的一些地方发射出来的。早日攻克这些地点能解除我方重遭轰炸的居民所受的痛苦。我方战略空军的一部分于是恢复对这些场地轰炸；但是，当然并不因此发生扭转陆地战役的问题。就像我在议会里所说的，国内人民能因此而感到他们正和他们的士兵们共患难。

6月17日，希特勒和龙德施泰特与隆美尔在苏瓦松附近的马吉瓦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两位将领向他力陈让德国陆军在诺曼底流血送死的不智。他们力劝把第七军有秩序地向塞纳河方面撤退，以免被我方歼灭，而在塞纳河一带会同第十五军打一场虽属防御性、却是机动性的战斗，至少会有一些成功的希望；但是，希特勒却不同意。在这

里，和在俄国及意大利一样，他都要求他的部下不得放弃寸土，一律要就地坚持作战。这两位将领当然是对的。希特勒要求所有战线同时拼死作战的方法缺乏机动选择这一重要因素。

在沿海的作战地区。我方的巩固工作不断有所进展。各种类型的轰击舰艇，包括战列舰在内，继续支援岸上的陆军队伍，特别是那些在东部战区的队伍，敌方在那里集中了大批装甲部队，他们的炮台使我们极伤脑筋。他们的潜艇和轻型水上舰只也企图袭击我方，不过成就极微。可是，大多数利用飞机投下的那些水雷，却使盟军船运受到严重损失，并且使我方军队的集结推迟了。从敌人据点向东方的攻击，特别是来自勒阿弗尔方面的攻击，被我们挡住了；在西面，盟军的一支海军炮轰分舰队后来与美军合作，攻下瑟堡。越过海滩的进展良好。在头六天中，登陆的计有三十二万六千人，五万四千部车辆，和十万零四千吨军用物资。尽管登陆艇中损失严重，一个大规模的补给机构正在迅速组成。每天平均有二百多艘各种类型的船舰载运各种补给品源源驶到。处理规模如此巨大的航运量的大问题，由于天气恶劣而更加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非同小可的进展。商船队发挥了出色的作用。海员们愉快地承担了战争和天气变化的风险，他们的坚忍不拔、忠心耿耿在这一宏伟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予人难以磨灭的印象。

到了6月19日，两个"桑葚"港的工程——一个在阿罗芒什，另一个在迤西十哩的美军战区内——都有良好的进展。

海底输油管（代号叫"冥王星"）稍晚一些时候，就要开始使用了，就在这时，波尔-安-贝散也正在发展成为我方主要的汽油供应口岸①。可是当时刮起了一阵历时四天的风暴，使我方士兵和物资的上岸几乎完全受阻，并且严重地损坏了新近埋沉下去的防波堤。许多漂浮着的"喇叭"，设计时没有适应类此的条件，都从沉埋处断开了，碰撞到其他一些防波堤和抛了锚的船只上。美军战区内的人造港被摧毁了，它的一些可以使用的部分设备都被移作修理阿罗芒什人造港之用。

像这样的风暴发生在6月份还是四十年来所仅见的，真是极端的不幸。我们卸货的进程已经推后了。开始攻击也同样顺延了。6月23日那一天，我方只据有原来规定我们在11日所要到达的战线。

①"冥王星"规划包括：先在袭击地区埋设输油管，以便海运油船通过这些油管将汽油直接输送到岸上。之后，再埋设从怀特岛至瑟堡，以及从邓杰内斯到布洛涅的横贯英吉利海峡的海底输油管。

这时，苏军攻势已经开始了。我经常把我们遭遇的情况告知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6月25日

欣悉你方大规模作战行动旗开得胜。

1．我们当不停顿地尽人力所及，扩大与敌交战的各战线，并使战斗始终在最激烈的程度下进行不懈。

2．美军希望在数日之内攻下瑟堡，攻下该地之后，不久当可腾出美军三个师，以增援我方向南进攻。在瑟堡可能俘获战俘二万五千名。

3．此间遭遇到三四天的暴风——这在6月里是极其罕见的——使我们的集结工作推迟了，并且使我方尚未完工的两个人造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已在设法修复和加强这两个人造港。从这两个海港通到内地的几条道路，目下正用压路机和摊开的钢网络高速地筑造着。因而，连瑟堡在内，就将有一个巨大的基地建成了，以后不管天气怎样，都能从这一基地调度相当大量的军队参加作战。

4．英军战线已经有过剧烈的战斗，敌方的五个装甲师中，有四个在该处和我方交战。英军在那边原拟发动新的进攻，由于天气恶劣，而延迟了几天，几师兵力的调集也因而耽搁了。

进攻将于明日开始。

5．在意大利境内，我方高速向前推进，希望在6月间攻占佛罗伦萨，并于7月中旬或7月底，与比萨-里米尼线接上。关于在这一地区内可能采取的各种战略，我即将另电奉告。我认为，我们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是：在一些最广泛而又最有效的战线上，把尽可能多的希特勒军队不断地拖入战斗。我们只有奋力作战，才能减轻你们所承受的压力。

6．对德方散布的有关飞弹成绩的胡言乱语，你尽可泰然置之不理。它对伦敦的生产或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在敌方使用飞弹的七天中，我方伤亡人数在一万到一万一千人之间。

在下工或上班后，马路上和公园里依然挤满着出来享受阳光的人群。在整个空袭警报期间，议会里的辩论继续进行，未尝中断。火箭的发展到达高级阶段时，可能要较为厉害些。英国人民为自己能同本国士兵以及他们深为敬佩的贵国士兵，略为分担战争的风险而感到自豪。祝你在新发动的进攻中一切成功。

瑟堡攻下来时，斯大林向我致贺，并以有关他自己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近况见告。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6月27日

盟军已经解放了瑟堡，这是他们在诺曼底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对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展开军事行动的英勇的英美军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我谨致以祝贺。

如果说法国北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厉害和危险，那么，盟军在意大利攻势的顺利进展，也是值得重视和赞扬的，我们祝你们取得新的成就。

关于我方的攻势，可以说我们是不会给德国人以喘息机会的，我们将增强猛攻德军的力量，藉以不断扩展我方进攻的战线。谅你必会同意，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这是非这样做不可的。

至于希特勒使用了飞弹，显然这个办法不论对诺曼底的作战行动，或对人所共知的英勇的伦敦市民都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影响。

我覆称：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7月1日

我应当及时地奉告：俄国军队的辉煌进展，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印象；随着挺进气势日益增强，看来要把处在苏军同华沙以及尔后同柏林之间的德军全部粉碎了。此间以殷切关注的心情，注视着你们所获得的每一个胜利。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自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你们所从事的第二轮战役。在第一轮战役中，你们收复了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克里米亚，从而你们的先头部队就得以推进到了喀尔巴阡山、塞勒特河和普鲁特河一带。

诺曼底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6月的天气很讨厌。我们不仅在海滩遇见了多年来夏季从未有过的暴风，而且还遇上天空老是阴云密布。这就使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的空中压倒优势，却有助于飞弹的飞入

伦敦。不过，我希望7月份的天气会变得好些。同时，在剧烈的战斗中我们继续占上风，尽管八个德国装甲师在英军战区之内进行对抗，可是我们的坦克仍占很大的优势。我方现已有七十五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英美军各占半。敌人在每条战线上都被打得焦头烂额、血肉横飞。我同意你说这场战争必须进行到底。

※　　※　　※

6月最后一周，英军越过卡昂城南面的奥东河，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企图从这个桥头阵地向东南两方伸展而越过奥恩河的努力，遭到了敌方抗击。英军战线南部战区两度受到德军几个装甲师的攻击。在剧烈交战中，由于我方空中轰炸和炮火的猛烈攻击，德军损失重大，遭到惨败。①现在到了我们出击的时候了，所以，在7月8日，我方由北方和西北方朝卡昂城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盟军重轰炸机的第一次战术轰炸为这次进攻准备了条件，从这次以后，战术轰炸就成了我方作战的一个显著特色。皇家空军重轰炸机在德军防御工事上投下炸弹二千吨以上。拂晓时分，英军步兵，虽然无可避免地因到处是弹坑以及建筑物倒塌后遍地瓦砾，而受到阻碍，却仍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到了7月10日，我们攻占了位在奥东河我们这边的整个卡昂城，因此，我可以向蒙哥马利说："热烈祝贺你攻占了卡昂城。"他覆称：

①这几次攻击都是希特勒在苏瓦松会议上所下命令的结果。7月1日凯特尔打电话问龙德施泰特："我们该怎么办？"龙德施泰特答称："议和哟，你们这些白痴！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蒙哥马利致首相：　1944年7月11日

感谢你的贺电。我们非常需要卡昂城。为了保证迅速成功，我们使用了极大份量的空中力量，朝卡昂城推进沿途整个战场是一片严重破坏的景象。卡昂城本身也遭受了严重破坏。今天一整天，敌方第九和第十装甲师一直在进行疯狂反扑，企图夺回在厄夫雷谢东北方的第一一二号据点，另外还有一师向圣洛西北方的美军第三十师不断猛扑。敌人的这三个师，都受到严重损失。他们愈是这样地向我们攻击，对我们愈好，一切都进展得很好。

史末资这时已返抵南非，发来一份有远见而发人深思的电报。

1944年7月10日

鉴于俄国人的惊人的进展，以及卡昂城的攻占——这形式了一个值得我们欢迎的、令德国人权衡轻重的局面，照目前的形势发展，德军是无法对付两条战线的。他们不久就得决定究竟是把主力用于抵御来自东方的攻击，还是去抵御来自西方的攻击。·他·们·知·道，·遭·到·俄·国·人·的·入·侵，·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俄·国·战·线。·这·将·有·助·于·减·轻·我·们·西·线·的·任·务。

①卡昂城一线既已突破，我方应继续不断掌握主动，采取攻势，而且应该尽快地推进到德国飞弹基地的后方。

对于影响亚历山大的部队向前推进的决定，我必须表示遗憾。②

①重点是作者加的。

②即在法国南部实行登陆的决定。

然而，考虑到你过去曾几次成功地排除类似的障碍，我仍然希望，你的战略既有种种可靠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作为根据，终将再度顺利实现。

斯大林每日关切地注视着我们的命运；他也在这时发来电报，"祝贺英军解放卡昂城，取得辉煌的新胜利。"

到了7月中旬，登陆的盟军有三十个师，其中半数是美国的部队，还有一半是英国同加拿大的。与我方对抗的德军集结了二十七个师。但是他们伤亡人数已达十六万人，据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敌方的战斗力量不会在十六个师以上。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重要事件。7月17日，隆美尔身受重伤。他所乘的汽车被我方低飞的战斗机击中，在据认为是垂危的情况下，他被送入医院。他出奇地恢复了健康，可是，后来希特勒一道命令，到时候还是难免一死。7月初旬，冯·克卢格接替龙德施泰特，担任敌方西线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曾在俄国前线出过风头。

※　　※　　※

蒙哥马利计划在7月18日发动的总攻势，这时已迫在眉睫了。我向他说："愿上帝保佑你。"他覆称：

1944年7月17日

感谢你的来电。明日将进行的大规模攻击，总的情况都很有利，因为敌军主力正按照我们的打算，已经移到奥恩河之西，去抵抗我在厄夫雷谢地区的攻击，而这些攻击从今天到今晚一直要继续进行下去。

明天的行动要得到全部成功，主要要看天气是否宜于飞行。我已下定决心，只要有可能，明天就放手让装甲师上阵；

有必要时，将把进攻发起时刻推迟到午后三时。

英国军队用三个军进攻，目标在于扩大他们各个桥头堡，并使队伍越过奥恩河。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由盟国空军作了一番规模更大的轰炸。德国空军完全无法出来阻挡。卡昂城以东，进展良好，直到后来天空乌云密布，我方飞机才受阻。并且使从美军战区出发的攻击也推迟了一个星期。当时我想这是去访问瑟堡的机会，又可在"桑葚"人造港内住上几天。20日，我搭乘一架美军"达科塔"型飞机，直接飞到瑟堡半岛上美军的降落场，当由美军司令官陪同到人造港周围巡视。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飞弹发射点。这是一桩经过苦心经营的事。德军对该城的破坏，使我感到震惊。

参谋人员因将不可避免地推迟港口的使用而感到失望，我也有同感。港口内湾遍布触发水雷。几个忠于职守的英国潜水员冒着生命危险，日夜从事解脱这些水雷的工作，受到他们的美国战友们的热烈赞扬。在驱车经过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路程，到达了称作"犹他滩"的美国滩头阵地之后，我登上一艘英国的鱼雷快艇，从那里经历了一段波涛汹涌的航程，而到达阿罗芒什。一个人上了一些年纪，反而不容易患晕船病。

我没有因晕船难受，而是酣睡到该艇驶入了我们那个人工浅湖里宁静的湖面，才一觉醒来。我登上"企业"号巡洋舰，在舰上驻留了三天，亲身彻底了解一下这个港口全面运用的情况，目前全军几乎完全依靠这个港口，同时，我还处理一些伦敦方面的事务。

夜间声音极为嘈杂，当时屡有敌方单架飞机的侵袭，警报更为频繁。日间，我对在早已使我感兴趣的码头上以及在海滩上起运补给品和队伍登陆的全过程，作了研究。有一次，六艘坦克登陆艇鱼贯驶抵海滩。艇的船首刚一靠岸，它的吊桥马上向前翻下，坦克跟着就驶了出来；一艘艇内，装有三四辆坦克，溅着水登陆。照我的计秒表看，

不消八分钟，那些坦克已在公路上排成前进纵队，准备投入战斗了。这种操作过程予人印象深刻，而且是我们刻已做到的卸货率的典型例子。看到水陆两用车简直叫我着迷了，这些车辆泅渡过港口，摇摇摆摆地驶上陆地，随即急忙地驶往山上的大型补给品临时堆集所，许多卡车正在那里等候着把补给品装运到各个部队去。这样一种运输体系目前作出的成绩，远较我们曾经计划的一切为大，我们所盼望的迅速而胜利的行动就要依靠这种运输体系所具有的惊人的效率。

第一天晚上，当我去参观舰上军官室的时候，军官们正在唱歌。末了，还合唱了"不列颠统治颂"。我问他们这首歌的词儿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我自己就背诵了几段汤姆森写的壮丽短诗；为了便利和启发读者起见（如果您需要的话），兹重引如下：

许多国家不如你幸福富强，

他们仍在暴君专制下遭殃；

你以伟大和自由而繁荣昌盛，

他们却只有恐惧与羡慕。

缪斯诸神与自由同在，

将常常降临你们幸福的海疆；

幸运之岛呵，明媚无双，

英雄的心在守卫着这美丽之乡。

※　　※　　※

在阿罗芒什驻留的最后一天，我访问了设于内陆几哩的蒙哥马利总部。这位总司令在他那最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前夕情绪极为高昂，他把这个行动的一切细节向我解说了一番。他领着我到卡昂城的废墟，并渡过了河，我们也访问了英军战线的其他部分。之后，他把掳获的一架施托希型敌机交我使用，由空军司令官亲自驾驶，飞过所有英军阵地的上空。这架飞机遇危急时，几乎能在任何地点降落，因而可以作离地面几百呎的低空飞行，这比使用其他方法能更好地视察和了解现场。我还访问了几个空军站，并在几次军官和士兵们的集会上讲了话。最后，访问了战地医院，那天虽然是平静无事，可是还有零零星星的伤兵陆续不断来住院。当时有一个不幸的士兵就要动大手术，实际上，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施用麻醉剂了。当我正要悄悄地走开

的时候，这位士兵说要我到他身旁。他脸上浮现一丝微弱的笑容，吻了一下我的手，我深为感动。后来，高兴地听到他的手术十分顺利。

7月23日黄昏，我飞回去，于日落天黑之前抵达国内。我给了管理阿罗芒什的海军军官——希克林上校以应有的表彰。

1944年7月25日

对于你和在你的指挥下的全体官兵们在阿罗芒什所做的光辉工作，我谨致最热诚的祝贺。在欧洲的解放中，这个奇迹似的港口已经发挥了而且还要继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我希望在不久之后，再到你处作一次访问。

上面这节电报，应在不被敌方获悉的情况下，向所有有关的官兵们公布，敌方到现在还不知道阿罗芒什的吐纳量和潜在力量。

他们要把这个人造港命名为"丘吉尔港"，但是，由于种种理由，我未予许可。

※　　※　　※

就在这时，德军撤销了原来把第十五集团军留驻在塞纳河后面的命令，同时派遣了几师生力军，去增援处于困境的第七集团军。他们利用铁路、公路或用摆渡代替被毁桥梁而渡过塞纳河的转移行动，因受到我方空军袭击而耽搁了，并受到重创。这支受阻遏时间较长的援军开到战场为时已太晚了，以致无法挽回局势。

7月20日，正当诺曼底方面的战事停歇一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谋杀希特勒未遂的事件。根据一项最可靠的报导，施陶芬贝格上校在一次参谋会议上，把一只藏有一枚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希特勒的桌子下面。由于桌面很厚实，桌下又有一些横档，此外还由于建筑物本身的结构很单薄，因而马上就让压力分散开了，所以希特勒就免于受到爆炸的全部威力的影响，侥幸保住了性命。在场有几个军官被炸身亡。当时这位元首虽然受到极大的震惊并受了伤，却站了起来，叫嚷说："谁说我没有上帝的格外保佑？"这一密谋事件激发了他整个穷凶极恶的本性；他对与该案有关的一干嫌疑人犯所施的报复，说来是一桩令人毛发悚然的故事。

※　　※　　※

在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挥下，美军大规模突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7月25日，美军第七军从圣洛向南攻，翌日，在该军右侧的第八军也加入作战。美国空军的轰炸极尽摧毁之能事，因而步兵进攻获得成功。之后，装甲部队冲锋疾驰，扫荡了关键据点——库汤斯。德军逃往诺曼底海岸去的退路被切断了，而在维尔河以西的德军整个防线陷入危急和混乱状态。退却中的军队在各条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盟军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使敌方士兵和车辆伤亡损失惨重。先头部队长驱直进。7月31日攻克阿弗朗什，之后不久，就拐过了通到布列塔尼半岛的海角。克里勒将军指挥下的加拿大部队从卡昂城出发，沿法莱兹公路下行，同时发动攻击。这一出击受到了德军四个装甲师有力的抵抗。当时还在负责指挥全部战线的蒙哥马利于是将英军进攻的重心移到其他战线去，并下令登普西将军手下的英国第二集团军从科蒙向维尔方面作一次新的冲击。于7月30日开始行动，事先也进行了猛烈的空中轰炸，数日后，到达了维尔。

※　　※　　※

当美军主力攻势开始，而加拿大军被阻于法莱兹公路的时候，有些人作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对比，来挖苦我们。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 1944年7月27日

据盟军远征军最高总部昨晚宣称：英军受到了"颇为严重的挫折"。我并未发觉有任何事实足以证实这种说法。依我看来，在你最近发动的攻势中，好像只是在右翼方面作了一点点无关重要的后撤，比方说，后撤那么一哩，因而，用这样一种措辞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这种说法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此间不少的议论。我亟愿知道这个情况的究竟，使高高在上的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士和评论家不致丧失信心。

2．为我自己掌握最机密的情报起见，我亟愿得知，你以前和我谈到的那些进攻计划，或经修改后的计划，是否即将付诸实施。英军必须用力猛战，以取得胜利，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在两国军队之间作比较，从而将导致有危险性的相互指摘，影响到这个盟国组织的战斗力。你当然知道，我对你是充分信任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蒙哥马利覆称：

1944年7月27日

我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挫折"。敌人在卡昂城以南地区集结重兵，抵御我军在该地区推进。前昨两日有过剧烈的战斗，结果是，加拿大军的队伍被迫从已经到达最远的阵地上后撤了一千码……。

我的战略自始就是要把敌方主要的装甲力量引到我的东侧面，在那儿和它作战，这样，在我西侧的战事就可比较易于进行。我的这一策略已经成功了；敌方的主要装甲力量现在我的东侧翼，即奥东河以东的地方，展开阵势，而我在西面的战事正在比较顺利地进行中，美军也正打得很好。

讲到我进一步的计划。敌方在卡昂城以南跨过法莱兹公路展开的兵力，目前是很强大的，比在盟军整个战线上任何地段的兵力都强大。所以，我不打算在那里向他们进攻，而是正计划着将敌方兵力牵制在那个地区，同时，从敌方兵力较弱的科蒙地区，用六师人给敌方来一个狠狠的打击。这个打击将会帮助美军取得较快的进展。

事实证明，蒙哥马利的乐观态度是有根据的，我于8月3日又去一电：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 1944年8月3日

你对我说明的计划，展开之后进行如此顺利，至为快慰。

很明显，敌人将拼命力守他的东面侧翼和枢纽。敌倒认为，扫荡布雷斯特半岛不会是太费事的。闻悉我方装甲部队和先锋部队已占领维尔，至为欣慰。照地图上看来，似乎你应已经扎扎实实赢了几个回合了。自然，我亟愿看到第二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其装甲车辆的数目不能太低于二千五百辆）驰骋在广阔的平原上。在这次战争中，迂回战术已经成为陆地和海上作战的崭新的事。下周内我于前往意大利之前，可能到你处呆上一天。祝你诸事成功。

蒙哥马利将军致首相： 1944年8月4日

感谢你的来电。

2．我料想在东侧翼即将有一些剧烈战斗，特别是在从维莱博卡日到面对正东的维尔那一部份地区。敌方已从卡昂城以南和东南地区调拨相当雄厚的兵力到那方面去了。

3．因此，我正计划着用五个师从卡昂城地区向法莱兹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现正设法于8月7日发动这个行动。

4．我只命令一个美国军向西转入布列塔尼，因为我觉得这就够了。

美军第三集团军所属的其他各个军将直奔拉瓦尔和昂热。美军第一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将回旋于第二集团军①的南侧，而向东夫隆和阿朗松进行攻击。

①按指英军第二集团军。——译者

5．对于你将于下星期或任何时候驾临此间，极表欢迎。

首相致蒙哥马利将军： 1944年8月6日

昨日未能到达你处，很抱歉！如可能，当于明日（星期一）前来。希勿为我作任何特殊安排，或使你感到任何不便。

昨午后，我同艾森豪威尔消磨了半天工夫，他建议我也应当到布雷德利的总部去访问，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在当天下午去一趟。我们一行仅仅包括我本人、霍利斯将军和汤米。

于是，我于7日再度飞往蒙哥马利的总部，在他用一些地图来向我作了一番生动的说明以后，一位美国上校就来接我到布雷德利将军那里去了。他们已经仔细地安排好我们一行要经过的路线，让我看一看美国军队一路作战所经各城镇和村落遭受到惊人的破坏情况，所有的建筑物都被空军轰炸得粉碎。四时左右，我们抵达布雷德利的总部。这位将军热诚地欢迎我，但是，我却感觉到那儿极其紧张，因为当时战斗正酣，每隔几分钟就有战讯送到。所以我就缩短了访问的时间，乘汽车驶回到候接我的飞机。正当我要搭上飞机的时刻，艾森豪威尔赶到了，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从伦敦飞抵他的前进指挥部，闻悉我的行动之后，赶来拦截我。当时他还未从蒙哥马利手里把对战地军队的实际指挥权接过去，但是，他以警惕的眼光监视着一切事务；对于重大的事件，如何做到既密切注意，又不妨碍他所授予别人的职权，那是没有一个比他更为高明的人了。

※　　※　　※

巴顿将军指挥下的美国第三集团军现已编成，并开始作战了。他调遣了两个装甲师和三个步兵师，朝西面和南面迅速推进，以肃清布列塔尼半岛。被截断去路的敌军立刻朝着设防的几个港口撤退。法国抵抗运动在该处有三万人，发挥了值得注意的作用，这个半岛很快地

就被占领了。到了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德军驻防军队和四个师的残部约计四万五千人被迫撤入他们在圣马洛、布雷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的环形防线。我们可以把这些敌军都圈围在这一地带，任其自行萎缩消亡，从而避免立即向敌人采取进攻时所必不可免的无谓损失。瑟堡受到的破坏是大极了。布列塔尼各港口在被我方攻占以后，也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这是肯定的。

在阿罗芒什地方的"桑葚"人造港的巨大吐纳量，一些有掩蔽的停泊地点，以及诺曼底海岸上几个小港意料不到的发展，使夺取布列塔尼各港口的紧急性降低了，而在我们早先的一些计划中，这些港口曾经是很突出的问题。况且战事既然进展得如此顺利，我们大可指望不久就会占领到从勒阿弗尔至北方的几个远为优良的法国港口。不过，布雷斯特驻有一支很大的防守军队，又是在一位积极的司令官指挥之下，所以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地区，必须予以消灭。该处敌军于9月19日在美军三个师的猛烈攻击之下，投降了。

※　　※　　※

正当我方这样肃清或围困布列塔尼半岛的时候，巴顿领导的第三集团军的其余部队朝东作"大转弯"式的推进，直奔到卢瓦尔河和巴黎之间的空隙地带，并沿塞纳河下行到鲁昂。8月6日攻入拉瓦尔城，8月9日又占领了勒芒。在这整个宽广的地区内，只发现少数德军，在这些漫长而又日见延伸的路程上，向前进中的美军供应给养，成了我方的主要困难。除了有限的空运之外，一切东西都仍然要经由原来登陆时的几个海滩运进来，从诺曼底西边经阿弗朗什传送到前线。

因此，阿弗朗什就变成一个像瓶颈似的交通频繁的短狭地段，因而为德军提供了从法莱兹附近朝西对我方攻击的一个吸引人的机会。这个主意正投合希特勒的幻想，所以他下令用最大可能的兵力攻袭莫坦，然后急窜到阿弗朗什，从而切断巴顿的交通线。德国的司令官们对于这计划一致认为不妥。他们了解到诺曼底之战已经是失败了，因此希望利用刚从北方第十五集团军中调遣到的四个师，以执行有秩序地向塞纳河方面退却。他们认为把生力军投入到西面去，简直是"伸长了自己的脖子"，总有一天要被人家割断。希特勒坚持照他的意旨行事，于是，德军五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于8月7日从东面发动了对莫坦的一次猛烈攻击。

敌方向一个单独的美国师发动攻击，但是，该师却坚守住了，嗣后又得到了另外开来的三个师的增援。经过五天剧烈战斗和空军集中轰炸之后，敌方这一大胆的袭击就被我方打得溃不成军了，而且，就像敌人的将领们所预料的那样，从法莱兹到莫坦的整个凸出地带，挤满了德军队伍，在我方三面夹攻之下，只好听凭摆布了。在这地区的南面，美军第三集团军所属的一个军转向北进，经过阿朗松于8月13日抵达阿尔让当。霍奇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军第一集团军从维尔向南推进，同时英军第二集团军则向孔代推进。加拿大集团军再度在重轰炸机的支援下，由卡昂城沿公路下行，继续进迫法莱兹，这次取得的成就较大，因为他们在8月17日就到达了目的地。盟国空军对于麕集在这一狭长袋形地区内的德军进行扫射，大炮轰击也予以非常厉害的杀伤。德军顽强固守法莱兹与阿尔让当之间空隙地带的咽喉，并想尽一切方法要尽先撤出装甲部队。可是，在8月17日，他们的指挥和控制就垮台了，战场也就变成了一个死亡枕藉的所在。我方于8月20日堵塞了这个咽喉口，尽管在此之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敌军得以向东夺路逃脱，但被歼灭的还是不下八师之众。昔日的法莱兹袋形地区终于成了他们今日的坟墓！克卢格向希特勒报告称："敌人空军优势极大，把我们的一切行动几乎都给遏制住了。而敌人每有行动，却都以空军先为开路并予以保护。我方在人力和物力上损失异常之大。在敌方炮火继续不断的猛烈轰击下，我军士气深受打击。"

※　　※　　※

美军第三集团军除肃清布列塔尼半岛，并用"小拐弯"的侧袭，而在法莱兹大获全胜外，又从勒芒用三个军向东及东北方挺进。8月17日，到达奥尔良、夏特勒和德勒。再从那里向西北方沿河的左岸前进，与朝鲁昂方面挺进中的英军会合。我第二集团军当时遇到一些滞阻，因为法莱兹一战之后，这支队伍需加整编，而敌方却乘机临时搞起一个后卫阵地。然而，经我方穷追猛打之后，塞纳河以南所有的德军，不久就拼命逃窜，在毁灭性的空袭下，企图渡河后退。在以前空中轰炸下被毁的那些桥梁，没有一座是修好了的，不过，还有几座浮桥和充分的船舶摆渡。敌方所能保全的车辆为数极其有限。在鲁昂以南，有大量的运输工具被丢弃了。那些逃窜的队伍已不具备再在河的对岸从事抵抗的条件了。

当时已经接掌最高指挥权的艾森豪威尔，决心避免为争夺巴黎而战。斯大林格勒和华沙两地之战都证明了正面攻击和爱国者起义的可怕情景，因此，他决定包围这个首都，迫使驻防军队投降或逃遁。8月20日，行动的时刻到了。当时，巴顿已在芒特附近渡过了塞纳河，他的右翼部队也到达了枫丹白露。法国的地下军队起义了。警察也罢工了。警察总局已为爱国分子所占领。法国抵抗运动的一名军官带了一些关系重大的报告，来到巴顿的总部，星期三（8月23日）早晨，这些报告就已送到了勒芒，递交艾森豪威尔。

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隶属于巴顿麾下，于8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并在进攻中发挥了光荣的作用。①戴高乐于同日抵达，盟军最高统帅向他作了保证，说只要时候到了——就像早已协商同意的那样——勒克莱尔的部队是会首先开进巴黎的。当天傍晚，首都内发生巷战的消息，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行动，勒克莱尔也奉命进军。布雷德利于晚间7时15分将这些指示交给这位法国司令官，当时，他这一师人驻扎在阿尔让当，8月23日发出的这些作战命令开门见山地用了这几个字："任务（1）攻占巴黎……。"

①见本书第五卷，第554-6页。

勒克莱尔致戴高乐报告称："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1940年的局面正在倒过来重演着——敌方情况十分纷乱，各部队无不惊慌失措。"这位将军决定大胆行动，与其征服德军的集中力量，毋宁避开它。第一批几个分遣队于8月24日从朗布依埃出发，向巴黎推进，这批队伍是前一天从诺曼底开到朗布依埃的。由比约特上校（1940年5月间阵亡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儿子）领导的主攻从奥尔良出发。

当晚，一支坦克先头部队就到达奥尔良门了，9时22分整，开进市政府前面的广场。这一师的主力队伍准备好在次日开入首都。第二天一早，比约特率领的几个装甲纵队占领了巴黎城对面的塞纳河两岸。到了下午，德国司令官，冯·肖利茨设在默里斯大厦的总部就被包围了，肖利茨向一位法国中尉投降后，经解交比约特。正在此时，勒克莱尔也赶到了，并在蒙特巴那斯车站建立指挥部，当日下午，又移至警察总局的所在地，四时左右，肖利茨被解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从敦刻尔克到乍得湖又回到了老家所走的一条道路的尽头！勒克莱尔以低沉的语调说出了他的思想，他说："这回可行啦！"之后，他用德语向

这个手下败将揭示了他自己的身份。经过一段简短、不客气的谈话之后，就签订了驻防军投降书，接着由抵抗运动所属部队和正规部队逐一占领了敌方其余一些支撑点。

巴黎城到处沉浸在狂欢的示威游行之中，人们向德国战俘啐唾沫，把通敌的奸细拖着游街，而解放队伍则备受款待。

戴高乐将军就在这时出现在这一个推延已久的胜利场面上。

他于下午五时抵达圣多米尼克道，并在陆军部地址设立了总部。两小时之后，他在抵抗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暨勒克莱尔将军和朱安将军陪同下，以自由法国领导人的身分在市政府首次出现于兴高采烈的群众面前。到处充满着自发的狂热的热情。翌日下午（8月26日），戴高乐举行了正式入城式，徒步从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到协和广场，之后，又在一长列汽车随从下，到了圣母院。那时，有一些暗藏的通敌奸细从教堂的内外两面开枪射击，人群当即走散，但在片刻慌乱之后，庄严的巴黎解放奉献仪式一直进行到底。

※　　※　　※

到了8月30日，我军就分头从许多地点渡过了塞纳河。

敌人损失极为浩大：士兵四十万人，其中一半是俘虏，坦克一千三百部、车辆两万部，，野战炮一千五百门。德军第七集团军以及所有奉调前往支援的几个师全部被我方打得溃不成军。盟军从滩头阵地出击曾经由于天气恶劣和希特勒的错误决定而有所迟延，然而，那次战役一旦结束，诸事进行得就都非常顺利，而且我们到达塞纳河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六天。有人批评说英军在诺曼底战线上行动迂缓，而且以后的几个阶段，美军进展迅速，也似乎说明了他们的成就比我们的大。因此，有必要再度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全盘计划是以英军战线作为枢纽，而将敌方后备力量引到这方面去，藉以帮助美军的迂回运动。英军第二集团军在它的原定作战计划中，把自己的目标规定为："保卫美军的侧翼，而由美军部队攻取瑟堡、昂热、南特，以及布列塔尼各港口。"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艰苦的战斗，这一目标是完成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完全了解他的英国战友们的工作；他在正式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英、加军队在争夺卡昂城和法莱兹两地的残酷凶猛的战斗中，作出重大牺牲，那么，盟国军队也就永远不可能在其他地区取得惊人进展。"

第三章　无人驾驶武器的轰炸

6月13日开始对伦敦袭击——飞弹的结构与性能——6月18日警备队队部的礼拜堂被毁——损害与伤亡情况——盟军的反措施——6月22日我指派一个小型委员会——7月6日我对下院的讲话——轰炸机指挥部发现新目标——沿海重新布署高射炮队——飞弹受到制服——大家的功绩——远程火箭——关于火箭大小的争论——瑞典的火箭——8月26日的一份科学情报报告——一个予人深刻印象的技术性成就——9月8日第一批火箭落于伦敦——施佩尔的意见——V3式武器的失败——比利时的灾难——邓肯·桑兹就导弹问题向战时内阁提出的报告。

敌方长期研究，利用无人操纵的飞弹对英国进行袭击，现在开始了。他们的目标是大伦敦。对这种袭击的性质和规模，我们自己内部已经争论了一年多，而且曾绞尽脑汁并在资源力量许可的情况下，及时地作好了种种准备。

6月13日清晨，恰好是进攻发起日后一星期，四架无人驾驶的飞机窜过我国海岸。这是德军为要对我方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作出反应，而于进攻发起日紧急发出命令，以致造成时机未成熟的后果。其中一架飞到内思诺耳·格林，炸死六人，伤九人；其余三架未造成伤亡事故。直到6月15日，别无其他情况发生，可是，从这天晚间起，德军就认真地开始了他们的"报复"战役。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二百个以上的飞弹飞来袭击我们，接着在其后五个星期之内，又飞来了三千多个。

希特勒把我们后来称之为飞弹的这个东西命名为V1号，因为他希望——是有些理由的——这只不过是德国研究工作所能提供的一系列恐怖武器中的第一种。这种飞弹的发动机是一个设计新颖而精巧的喷气机，由于它的发动机发出尖叫声，所以，不久之后，伦敦人就称之为"无线电操纵无人轰炸机"，或"喷射推进式炸弹"。它的飞行时速达四百哩，高度约三千呎，携带炸药重约一吨；弹身凭一个磁性指南针以校正方向，而射程则用一具小型推进器加以控制，弹体在空中飞行，就使推进器转动起来。当推进器转动次数相当于自发射场所至伦敦的距离时，飞弹的操纵装置即告松开，使弹体向地面俯冲。其爆炸所造成的损害尤属严重，因为弹体总是在钻入地面之前即已爆炸。

这种新的袭击方式给伦敦市民造成的困难，甚至远较1940年和1941年间空袭时为甚。人们更是长期感到焦虑不安和紧张。天亮了固然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阴云天气也不见得使他们能够安逸些。晚间回家，一个人总不知道他会发现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而他的妻子整日在家独守，或同子女们一起，也无从肯定他是否会安返家门。飞弹的这种盲目而不具人格的性质，使得地面上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他几乎无力应付这个局面，根本就看不到他能够击中的敌人。

※　　※　　※

我的女儿玛丽当时仍然在海德公园高射炮兵连内服务。6月18日——星期日——早晨，我在契克斯，丘吉尔夫人告诉我，她要去访问这个高射炮连。她刚好碰上该连在作战。一个飞弹飞经该处，炸毁了贝斯瓦特尔路上的一所房屋。当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站在草地上的时候，她们瞥见一个小而黑的物体从云间直冲下来，看上去似乎它会落在离唐宁街很近的地方。我的汽车那时曾开出收取信件，司机惊讶地看到了议会广场内，过路行人个个都脸朝下，趴在地上。就在该处附近发生了一次声音低沉的爆炸，随后，人们就又各自去办各自的事了。这颗飞弹落在惠灵顿营房的警卫队部的礼拜堂上面。当时，警卫旅中有一大批现役和退伍官兵们聚集在那里，举行特别礼拜。飞弹直接命中。刹那之间，整个建筑物就被摧毁了，近二百名警卫兵，包括许多优秀的军官在内，连同他们的亲友等给炸死在那儿，或压在瓦砾底下，身受重伤。

这是一桩悲惨的事件。我的妻子回来时，我还在床上看公事。

"高射炮兵连还在射击，"她说，"可是警卫队的礼拜堂却被敌人炸毁了。"

我立刻发出指示将下院再度迁入教堂大楼，该处建筑是现代化钢骨结构，较威斯敏斯特宫更为安全一些。这事牵涉到不少的公文往返和重作部署。我们在举行秘密会议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插曲。一位议员气忿地质问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另一位议员就插嘴说：

"如果我们这位可敬的先生愿意走上几百码，到伯德凯治道看一看，他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当时大家默然良久，这事也就不谈了。

随着时日的消逝，伦敦市内每一个区都遭受了袭击。损害最严重的是从斯特普尼和波音勒往西南去，直到旺兹沃思和米切姆的一带。就个别的区而言，克罗伊登区受创最剧。有一次，单是一天之内，就有八个飞弹落入该区，其次是旺兹沃思、刘易斯欣、坎伯韦尔、伍尔威治和格林威治，贝肯汉、兰布思、奥尔平顿、库尔斯登和珀利、西哈姆、奇泽尔赫斯特和米切姆。①大约有七十五万所房屋遭到损坏，其中有二万三千所已损坏至不能修复的程度，但是，伦敦受害虽最严重，而死伤和损失的情况却远远扩展到它的范围以外。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部分地区，由于处在飞弹经过的路线上，而被通称为"炸弹之巷"，受创极重；所有的飞弹虽然都以塔桥为目标，但却远远地落在从汉普郡到萨福克之间的乡野。一个落于韦斯特汉我家附近，当时有二十二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五个成年人，同住在一个树丛中为他们搭盖的避难所内，惨遭不幸，全部被炸身死。

①照飞弹密集程度的次序而言，即照每一百哩内落下炸弹枚数而言，次序就不同了：第一是伦敦市区，依次排下来是：彭季、伯蒙齐、德特福、格林威治、坎伯韦尔、刘易斯欣、斯特普尼、波普勒、兰布思、巴特西、米切姆和旺兹沃思。

※　　※　　※

早在六个月之前，我方军事情报已准确地预测到这种飞弹的性能怎样，可是，当时我们觉得，作好具有适当质量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防卫方面的准备，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希特勒根据他亲眼所见的用截获的我方"喷火式"战斗机来抵御飞弹的试验后，深信我们的战斗机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方的及时警戒使我们能叫他失望，不过也是很有限的。我方速度最快的战斗机经特别减轻装备并加大马力后，才能勉强追上飞行最快的那些飞弹。固然许多飞弹飞行得不尽如制造者预计的那样快，可是我方战斗机要及时地截获它们，还是时常有困难的。更坏的是，敌人采取齐射飞弹的办法，希图对我方的防御工事实行饱和轰炸，我方通常使用的"紧急起飞"办法是过于迟缓了，因此，只好命令战斗机经常在空中飞行巡逻，同时依靠地面上各雷达站和对空观测队哨岗所作的指示，以及对情况作不断的说明通告的帮助，来寻觅和追击他们的目标。飞弹弹体比一般飞机小得多，所以既难为人们所发现，更难于击中。超过三百码以上的距离太多时，"歼灭"它们的机

会很少，然而在不到二百码的距离以内，向它们开火，又是危险之至，因为爆炸开来的飞弹可能就会把攻击它的战斗机摧毁。

飞弹排气管冒出的红色火焰，使飞弹在夜色中较易发现，所以，在头两夜里，我们设在伦敦的高射炮向它们开了火，并宣称：已把其中许多都击落了。这倒帮助敌方达到了目的，因为，不然的话，有些飞弹就也许落到了首都以外的乡间旷野，因此，我们停止在首都区域内发射高射炮，并于6月21日以前把高射炮移到了北当兹的前卫战线去了。许多飞弹飞行的高度使我们在初见之下，感到高射炮颇难对付，用重型炮来射击吧，嫌它太低；而使用其他类型的炮，又嫌它太高；幸而事实证明，重型炮可用以对付飞行高度较我们原先设想为低的那些目标。当然，我们早已料到，有一些飞弹是会成为我方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漏网之鱼的，为此，我们在伦敦的南方和东南方展布开一个庞大的气球阻塞网，试图阻挡这些漏网的飞弹。事实上，在这次战斗的过程中，这种阻塞网截获了二百三十二个飞弹，其中每一个几乎本来都必然会落到伦敦地区以内某些地点。

对于这些防御措施，我们并未感到心满意足。原设在法国境内的九十六个发射飞弹的"滑雪场"，从1943年12月起，就遭受到我轰炸机的猛烈轰炸，而且大体上被消灭了。①然而，尽管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敌方还是做到了从一些新的而又不太惹人注意的地点发动这种袭击，飞弹窜过我方防线的数目尽管远比敌方原来希望的少得多，却给我方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种轰炸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亲自掌握一切，到了6月20日，移交给邓肯·桑兹主持下的各军种联合事务委员会，该组织的代号为"石弓"。

①见本书第五卷第十三章。

首相致内政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委员会：1944年6月22日

由于我们已比较明确该怎么办，经与参谋长委员会商酌后，我已决定：截至目前为止，由我担任主席的"石弓"委员会应由为数较少的几个人组成，使之对有关飞弹和飞行火箭的效果，以及我方所采取的反措施和预防办法的进展等事项，负责作出报告。军需部联合政务次官（邓肯·桑兹先生）将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人数应尽可能规定得少些……

该委员会应逐日，或遇必要时随时向我本人、内政大臣、空军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提出报告。

遇必要时，我本人当会同内政大臣、空军大臣一起参加会议。

委员会的委员有：空军副参谋长博顿利空军中将，指挥大不列颠防空的空军地面联络官希尔空军中将和防空司令部将级司令官派尔将军。

※　　※　　※

7月6日，我向下院说明了政府早自1943年初以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准备和采取的行动，下院许多议员的选区当时正因飞弹的袭击而感到紧张。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是由于未作准备，而受到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怨言。人人都明白，我们必得忍耐一下，好在由于我们对诺曼底的顺利进展抱着种种希望，这一严酷的考验也就变得好受了一些。

我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

到目前为止，我方对法、德两国境内，包括佩内明德在内的飞弹和火箭目标的所在地，掷下的炸弹重量，总数已接近五万吨，侦察飞行的次数，总计数千次。为了这个目的而拍摄到的几万张空中照片，光是加以检视和判断，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这项任务是由皇家空军的几个空中侦察和摄影判读小组来担任的。在敌我双方来讲，这都是一些艰巨的工作。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从其他各项攻势活动中调拨过来相当大的一部分空军力量。而在德国方面却是牺牲了很大的工业制造力，这些力量原可用以加强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力量，以便同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陷于困境的地面部队配合作战。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哪一方已经蒙受了损失而将来还要蒙受最严重的损失，现在还无法断言。双方都倾注了巨大物质力量的一场看不见的战役，在过去一年内实际上是一直在进行之中。这场无形的战役现在已经突然闪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将能够，而且的确也不得不，在相当接近的距离内注视它的进展情况……

我们对此既不应低估，也不应夸大。截至今晨六时为止，从法国沿岸各发射场发射的飞弹，总计约达二千七百五十个。

这些飞弹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不是未能飞过英吉利海峡，就是被我方使用各种方法击落或击毁了……但在6月份里，气候对我们来说，

一直是对诸事不宜的。在诺曼底，它使我们丧失了所能运用的很大一部分的巨大的优势……在不列颠，它使我们的高射炮和飞机在作战和配合上更加困难了。它也使我方利用一切有利机会，向海峡对面各火箭发射场及可疑地点加以袭击的锐势，有所减弱。然而，我想下院将会感到赞赏和惊奇的是：按敌方各发射场发射的飞弹总数计算，刚好是每一个飞弹炸死了一个人……事实上，截至今晨六时为止，最近的统计数字：敌方发射了飞弹二千七百五十四个，我方受重伤死亡的为数二千七百五十二名……伤亡事件不尽是严重或有致命之虞的，很大一部份（约计一万件左右）发生在伦敦，它的宽十八哩、长达二十哩以上的一块地方成了敌方目标。所以，对于使用这样一种经证明是毫无准确性的武器来说，伦敦却是举世无双的一个目标了。就它的性质、目的和效果而论，飞弹简直是，而且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德方开始使用这一武器，显而易见地引起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不建议在今天就谈。

※　　※　　※

撤退妇孺以及开放那些至今尚留备使用的地下深处的掩蔽所的安排，都已作好了，我并解释说：我们会尽人力所能及，来击败这一新式的袭击；但是，我在结束报告时，用了似乎和当时一般人的情绪相称的语调。

我们既不容许诺曼底的战斗行动，也不容许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德国境内的一些特别目标的攻击受到损害。这些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我们必须使自己国内事务的安排适应作战行动的总计划。我们绝不允许，为了减轻损害的程度，而对战斗哪怕有丝毫的削弱，这些损害虽然可能会给许多人带来严重的痛苦，并多少会影响到伦敦的工业和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但不应妨碍不列颠民族负起作为一个胜利和雪耻的世界先锋的义务。有些人一想到，他们正在不小的程度上分担着我们海外士兵所冒的风险，又想到落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将会减轻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我们的作战士兵以及他们的盟友们所施加的严重打击，未始不是一种安慰。但是，有一桩事我是肯定的，那就是，伦敦永远不会被人征服，也永远不会失败，而且她那胜利地经过了一切严重考验的声誉，会长远地在人世间发出灿烂的光辉。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原来以为，在形成他自己那个想入非非的和平方案时，这项新式武器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甚至他的军事顾问们，虽然在狂想的程度上比他们的主子是差一些，也在希望：伦敦的痛苦遭遇会促使我们把一些军队调到加来海峡，从事灾难性的登陆，以图攻占那些飞弹发射场所；但是，不管伦敦也好，英国政府也好，都未尝畏缩不前，所以在6月18日，我已能够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保证说，我们是能经受严重考验到底的，不要求他对法国境内的战略作任何变更。

※　　※　　※

我方对这些飞弹发射地点继续轰炸了一个时期，可是，在六月底之前，就已经很明显，这些地点在目前已是不关重要的目标了。轰炸机司令部急于想在解救伦敦方面，更有效地分担工作，所以四出搜索更好的目标；这些目标很快也就被发现了。法国境内若干主要的飞弹储存库，当时位于巴黎周围几个大型天然的山洞里，这些山洞都是由法国的蘑菇种植商们长期经营开拓的。其中有个山洞位于瓦兹河流域的圣·吕德斯朗，据德方估计可存飞弹二千个，并曾供应敌方在六月间发射全部飞弹的百分之七十。七月初，这个山洞已被轰炸机司令部用一些最重型的炸弹炸穿顶层，而大部分摧毁了。

另外一处，估计可存飞弹一千个，被美军轰炸机炸得粉碎。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山洞里，至少有三百个飞弹无可挽救地被埋掉了。伦敦因而免于遭到所有这些飞弹的祸害，而德国人却不得不改用他们以前鉴定为不合用的一种炸弹。

我方轰炸机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没有损失的。在我们所有的军队中，他们是首先从事对付飞弹的力量。他们对德国境内的各研究中心和工厂，以及法国境内的飞弹发射场和供应库，进行了轰炸。到这场战役终了时，近两千名英国和盟军轰炸机的飞行人员在保卫伦敦中牺牲了。

※　　※　　※

在大不列颠防空总部里，人们曾多方考虑到战斗机和高射炮所负担的任务。我们的部署似乎已经十分切合实际：战斗机飞到海上，并飞临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大部分地区的上空巡逻。飞弹在这些地方是分散的；而高射炮则集中在更接近伦敦的地带，飞弹到了这里，在逼

近目标时，就结成了比较密集的一片。这样的部署似乎使各种防卫方法都得到了发挥作用的最好机会，所以，在战役开头几星期内，的确和以前一切其它战役一样，不出所料的，战斗机比高射炮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是，到了七月的第二个星期，派尔将军和几位有见识的专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把各个高射炮台移至海岸方面去，高射炮就能发挥更好得多的作用，而不会过分损害战斗机的成就。高射炮的射击指挥雷达就会有更广的瞄测范围，并且在使用此刻正由美国源源运到的、装有近发引信的那些炮弹时，也会更为安全一些。①由于存在着敌方无线电扰乱的危险，我们对于海岸的高射炮能否使用雷达一节，一向没有把握，然而，我方的情报是如此得力，轰炸又是如此准确，所以到了进攻发起日那天，就把德方所有的一切无线电扰乱站都摧毁得失去作用了。可是，要把这个规模巨大的高射炮组织，从北当兹整个地迁走，重新部署到海岸上，而且明知这样做法可能会把战斗机的成就搞糟，这毕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决定。

①这种炮弹的设计，是要在射近目标时，始行爆炸，在陆地上使用是有危险性的，因为，如果炮弹错过目标过远，那么，就会等到落到了地面上之后才爆炸。

7月17日，力主作这项变更的邓肯·桑兹向战时内阁报告称：

根据过去数星期中所得的结果，我们已对抵抗飞弹的防御计划重行检查过了。经验证明：在原来的计划下，战斗机和高射炮不时地相互干扰，而且，被摧毁的飞弹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不必要地被击落到陆地上的。因此，现经决定，将我方防御分四个不同的地带，重行部署如下：

（一）海上战斗机地带：

战斗机应在短程无线电控制下，于离岸不少于一万码的距离处作战。

（二）沿海岸高射炮地带：

分配用于防御飞弹的高射炮，应全部调拨到自比契角至圣·玛格丽特湾、宽度为五千码的一个狭长地带内。这些高射炮朝海面发炮以不出一万码为限。

（三）内陆战斗机地带：

在沿海岸高射炮地带和气球阻塞网之间的内陆地带，是第二战斗机地带，飞机在该地带内应根据无线电发出连续不断的情况分析的指挥而行动。在高射炮地带内，高射炮弹的爆破对驾驶员观测正在飞近的飞弹所取的飞行路线，应大有帮助。入夜，驾驶员们在整个内陆战斗机地带的上空，还可获得探照灯的格外帮助。

（四）气球地带：

气球阻塞网的界限，将无重大变更。

在沿岸各新地点重行部署高射炮的工作，上周末已执行完毕，而这项新的防御计划则在今晨六时付诸实施。

新的部署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以极堪赞扬的速度付诸实施。当时，要把近四百门重型大炮和六百门双筒自动高射炮移至新地点，重行架设。敷设的电话线长达三千哩。迁移的男女计二万三千人，防空司令部所有的车辆在一星期中共行驶了二百七十五万哩。在四天内就完成了这一迁移到海岸的工作。

这整个行动是由空军中将希尔和派尔将军在取得邓肯·桑兹的同意的情况下，主动作出决定并负责执行的。经过重行部署之后，头几天，我方联合防卫部队摧毁的飞弹，为数较以前大为减少，这主要是由于战斗机在行动上受了新的限制，因而颇感掣肘。但是，没有多久，这一退步现象就不存在了。高射炮不久也有把握了，成效迅速提高。有了我们在六个月前就已向美国要求支援的一切新式雷达和预测设备，尤其是那种新式的近发引信，高射炮手们所取得的成绩，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到了八月底，漏网进入伦敦的飞弹不超过总数的七分之一。打破纪录的"猎获"出现在8月28日，那天一共有九十四个飞弹飞近我方海岸，可是，除了四个以外，全部被我方摧毁了。气球截获了飞弹两个，战斗机截获了二十三个，被高射炮击中的则达六十五个。V1型飞弹已经被我方控制住了。

德国人从海峡对岸敏锐注视着我方高射炮射击，他们被我们炮队的成就完全弄得手足无措。在9月的第一周内，当他们的发射场被从诺曼底乘胜迅速向安特卫普挺进中的英、加军队所摧毁的时候，他们依然解答不了这个奥妙。这些军队的成就，把伦敦及其保卫部队从以前三个月所处的紧张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在9月6日，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已能宣布："伦敦之役已获胜了。"

德军在此之后，虽仍不时使用由飞机发射的飞弹，以及由荷兰境内发射的少数远程飞弹，对我方进行骚扰，但自从那时起，其威胁程度已是无足轻重了。对伦敦发射的飞弹总计约八千个，其中窜过防卫线的有二千四百个左右。我国市民死伤总数计：死亡的六千一百八十四人，重伤的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一人。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面情况。许多人虽受创伤，却未住医院进行治疗，因此，他们的伤亡也就没有加以登记①。

①从法国境内发射场向伦敦发射的飞弹，据准确的德方数字为八千五百六十四个，其中一千零六个在发射之后不久即坠毁。

我方情报部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项武器的大小和性能，以及敌方准备袭击的规模，都非常及时地被我方获悉了。

这就使我方战斗机得以随时作好准备。敌方发射场和储存飞弹的山洞之被发现，使我方的轰炸机能推迟敌方的攻击，并减轻其猛烈的程度。我方运用了一切搜集情报的方法，又以卓越的技巧将它们凑集起来。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们，有许多是在有致命危险的情况中工作的，还有一些人究竟姓甚名谁，是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对于所有这些人们，我谨致以敬意！

但是单靠得力的情报是无效的。战斗机、轰炸机、高射炮、气球、科学家、民间防空组织，以及所有能为这一切作后盾的种种组织，都各自对全局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这是一项伟大而又互相协调配合的防御工作，由于我方军队在法国境内的胜利，而臻于无懈可击之境。

※　　※　　※

第二种威胁又相逼而来了。这就是：在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就已极其注意的远程火箭，又称V2武器。不过德国人要把这项武器做到完善，却遭遇了困难，而那时，飞弹却领先制造成功了。然而，几乎在飞弹方才开始向我方袭击的同时，就出现了火箭的袭击为期也不在远的一些迹象。火箭及其所载弹头的重量成为议论纷纭的争辩题目。某些早期的、但是颇为可疑的情报提示说：弹头重量为五至十吨。在我们的专家之中，有些人根据其他理由，认为这样的重量是合理可信的，于是就相信了这些情报。另外一些专家则以为火箭可能有八十吨重，载有十吨重的弹头。彻韦尔勋爵，现在已获充分证明他在1943年6

月间对飞弹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甚至在情报部门还未就火箭作任何提示之前，就很怀疑究竟这一武器有无实际运用的一天①，当然，更不要说一个八十吨重的庞然大物了。在这两个趋于极端的意见之间，有几个情报暗示，火箭重量要远比八十吨为轻，但是，尽管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我们仍然十分焦虑。

①见本书第五卷第206、212-3页。

我们获悉敌方在佩内明德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之中，而且，来自大陆方面的稀稀落落的报告，又使我方不得不重又顾虑到这种袭击的规模及其急迫性。7月18日，琼斯博士通知石弓委员会称：敌方可能已备就一千支火箭。7月24日，桑兹向内阁报告说："虽然我方迄未获得有关从德国向西发射火箭的行动的可靠消息，但如仅凭这一反面证据，而认为敌方不会很快使用火箭，那是不明智的。"第二天，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空军参谋部同意这种说法，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应即请战时内阁注意及此。"7月27日，内阁就这一情况作了讨论，并考虑了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提议。那个提议牵涉到从伦敦撤出约一百万人的问题。

我国所掌握有关火箭的大小、功能和特性等情况，还有疏漏之处，所以就千方百计把它们加以充实。从多方面搜集的片断证据，经我国情报部门予以汇集起来，送交石弓委员会。根据这些情报，得出结论：火箭重量计十二吨，携有一吨重的弹头。它的分量之轻说明了那许多曾经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认为它没有缜密精致的发射装置。等到皇家航空研究所有机会检查了一支真正的火箭残骸时，这些估计就得到了证实。这支火箭之落入我方手中，是6月13日敌方在佩内明德作试验时，出了一个值得庆幸和珍贵的差错。以下是根据一个战俘的供词所得到的说明：德国人用滑翔炸弹袭击我方航运，已经有一段时期了。这类炸弹系由飞机上发射，而以无线电导引向它的目标。当时敌方又决定试一试，是否也可以用同一方法来导引一支火箭的去向。他们找到了一位专家操纵员，把他安置在一个有利的地点，去观察导弹体从发射开始的一切情况。佩内明德从事试验工作的人员，虽然十分习惯于观察火箭的上升，却没有料到这位滑翔炸弹的专家会对这个场面感到惊慌失措。他可真是着了慌，竟然把他自己在这程序中所负的责任都忘了。在惊惧之下，他把操纵杆向左推得太

远，并且就此按住不动。因而，火箭就很顺从地一个劲儿朝左转去，等到这位操纵员心神安定了下来，火箭已经越出控制射程之外，朝着瑞典方面飞去。它就在该国境内坠落下来了。不久，我国得悉此事，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其残骸即被送至法恩巴勒，当由我国专家把已被打碎的碎片，分门别类地捡了出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库存总数及每月产量

在八月底之前，我们就确悉要来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可凭以上两表来说明，这两个表对8月26日科学情报部门所作的报告记载的数字，和战后在德国的纪录中所发现的数字作了比较。

火箭是予人深刻印象的一项技术上的成就。它的推力是由于酒精和液态氧在喷射器内燃烧，而发展出来的，每分钟内消费酒精几达四吨，液态氧约五吨。把这些燃料按需要的程度压入喷射器内，要有一具近一千匹马力的特制泵。而泵本身则系凭一具利用过氧化氢所推动的涡轮机来运转的。火箭的控制，是通过回旋器；或者通过喷射口后面的大型石墨瞄准板上的无线电信号来调整排气的方向，从而起导航的作用。它先直线上升约六哩，然后，自动控制器把它掉转角度，在四十五度的斜度内，用逐渐增加的速度使之向上飞升。当速度加速至足以达到所需的射程时，进一步的控制是将注入喷射器内的燃料截断，于是弹体即循一高度抛物线向前飞进，可达到的高度约五十哩，而在距离发射地点约二百哩之处落下。其最高速度每小时约四千哩，所以，整个飞程所需时间是不会超过三四分钟的。

※　　※　　※

在8月底时，我方军队似乎可能把距离伦敦二百哩的火箭射程以内各地区的敌军全部击退，但敌方却设法守住了伐耳赫伦和海牙两地。9月8日，即在主要的V1轰炸停止了以后，经过一星期，德方向伦敦发射了第一批的两支火箭。

①第一支V2于晚间六时四十三分落在契济克；另一支则在十六钞钟以后落在埃平。在我方军队解放了大部分火箭所由发射的地点海牙以前的七个月中，敌方向英国发射的火箭约一千三百支②，其中有许多未达到目标，但有五百支击中了伦敦。

①在战争中，敌方第一支远程火箭的顺利发射，比这一次还早十小时，是向巴黎发射的，但结果证明其后果并不重要。

②德国纪录表明，在一千三百五十九次的发射袭击中，向伦敦发射成功的，有一千一百九十支火箭。

V2武器在英国造成的死伤，计死亡二千七百二十四人，重伤六千四百七十六人。平均而言，一支火箭所造成的伤亡情况，约一倍于一个飞弹。飞弹与火箭的弹头尽管大小不相上下，但飞弹发动机的尖锐啸声，却预先促醒人们掩蔽起来，而火箭的来临却是毫无声息的。

我方曾经试过许多反措施，而且还在作更多的探索和研究。一年多以前，对佩内明德进行的空袭，在减轻这种威胁上，比用任何其他办法更为有效。不然的话，V2武器袭击的开始，至少会和V1武器的开始袭击同样早，而且可能会从一个比较短的距离内发射出来，因此，在6月份内，其准确性也就可能比在9月间及其以后的时期内更高。美国空军在七八两月内，继续轰炸佩内明德，并与轰炸机司令部联合攻击了制造火箭组成部件的一些工厂。我们感谢我方军队在德军准备就绪发射之前，就已经把火箭逐回到它的射程极限的地点。我方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持续不断地骚扰海牙附近的敌方发射场。我方还准备好，如果德方使用无线电控制火箭的话，我们就对他们的无线电控制，加以干扰，并且甚至考虑到，在火箭降落时，设法用炮火进行空中截击，使之爆炸。

我们的努力，使得敌人对伦敦和大陆的袭击总数不超出每月四五百支的火箭，而不是他们原定的九百支。因此，尽管在火箭一旦发射之后，我们无能为力进行抵抗，但是，我们却推迟了，并且大大减轻了敌方袭击的猛势。敌方每月有二百支左右的火箭，是以伦敦为目标的，其余大部分袭击安特卫普，还有少数则以大陆上其他地方为目标。敌方在11月8日以前，始终未提起他们这种新式的火箭，我也觉得在11月10日之前，没有作任何公开声明的必要。在11月10日，我已能向下院保证说：这种袭击的规模和效果直到目前为止并不严重。在战争的其余几个月中，这句话幸而是一直与事实相符的。

尽管火箭是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施佩尔，那位具有卓越才干的德国军火部长，却为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去制造它而表示遗憾。他说：每生产一支火箭所需的时间，可制造比火箭更有用得多的战斗机六七架，而一支火箭的成本要抵到二十个飞弹。这项战后的资料证实了彻韦尔勋爵事前所常表示的见解。

幸亏德国人在火箭上，而不是在轰炸机上，花了这么多力气。就连我们的"蚊式"飞机每架成本虽不见得比火箭为昂贵，可是它在使用年限中，在距离目标一哩以内，每架却平均可以投掷炸弹一百二十五吨，而一支火箭投掷的炸弹只有一吨，其平均误差又达十五哩之巨。

※　　※　　※

希特勒还曾希望拥有另一种的"V"型武器。这就是原来准备埋设于加来海峡省米莫耶克村附近土地内的一项多管远射程大炮的装置。它有五十个滑膛炮管，每个炮管长约四百呎，准备发射的炮弹，其直径约为六吋，炮弹的稳定不是靠陀螺，而是靠一支像飞镖那样的尾翼来保持的。炮身上每隔一点距离就有一个侧射管，里面装着炸药，随着炮弹运行逐渐加速而依次点燃。设计者的打算是：炮弹从炮管射出的时候，它至少具有每秒钟五千呎的速度，他们还希望利用这许多的炮管，而每隔几分钟就向伦敦发射炮弹一枚。然而，这次希特勒的希望可完全落了空：试射的炮弹全部都在飞行中来了个"倒栽葱"，所以，这种炮弹的射程和准确性都是很差的。1944年5月4日，一百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火箭的军官在柏林集会，作出了一项不愉快的结论，认为必须把这项失败告知元首。我方直到后来方才得悉此事，并且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我方的轰炸机曾一再对米莫耶克的混凝土结构，进行猛袭狂炸，而敌方的五千名工人则一再进行抢修。

※　　※　　※

当我写下希特勒对英国发动的"报复"战役的经过时，我们不应忘记，比利时境内各已解放的城市，因德方试图用同样报复性的武器袭击，而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当然，我们不容敌人肆无忌惮地滥施袭击。我方对敌人的生产中心和其他目标所施的轰炸，使他们攻击比利时的规模就像攻击我们的规模一样可喜地缩小了，但是要把有精密控制设备的战斗机和大炮防御工事，在新近收复的地区内重行部署，事非容易。

根据德方的纪录，迄战事结束时为止，以安特卫普为目标，曾经发射了八千六百九十六个飞弹和一千六百一十支火箭。总计有五千九百六十发落在市中心周围八哩以内的地区，两种武器共炸死比利时市民三千四百七十人和盟军军人六百八十二人。另有三千一百四十一个

飞弹系以列日为目标，一百五十一支火箭则是向布鲁塞尔发射的。比利时人民以与我们同样的精神，顶住了这种毫无人性的轰炸。

※　　※　　※

德军的V型武器虽终未见成功，但我方对于这些新方法的潜力却不能无动于衷。邓肯·桑兹在向内阁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说明了导弹在未来战争中所可能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有以大量资源专供发展这项武器的必要性。下列摘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种远程的、无线电控制的、喷气推进的射弹的出现，在军事作战行动上开辟了广大的、新的可能性。在未来的岁月中，远程火箭炮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与海军或空军的威力所具有的优越性同等重要。我们应该保持一批高级的科学和工程人员，连同广泛的研究设备，作为我们和平时期军事组织的一个永久性的部分。

我们已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到战争终了时，我们已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　　※　　※

这就是希特勒多少个月以来，顽固地寄以厚望的新式武器，以及这些武器为英国当局凭其先见之明、各军兵种的技术，以及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予以挫败的故事经过；英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再度用自己的行动，给"大伦敦"增添上一层更大的自豪感。

第四十章　我的记载的结束

挫折——社交接触——7月23日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7月24日斯大林得到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他的反应——7月25日我出席了最后一次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我在波茨坦的政策——我飞到伦敦——大选的结果——1945年7月26日我致英国人民的告别书。

最后这一次"三大国"会议的命运是"挫折"。我不打算把我们历次会议中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全都加以叙述。

我只想对我当时所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事和对于可怕的德国-波兰边界问题说一个大概。这些事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获得解决。

其余，我只想提一些在我们沉闷的辩论之后使我们感到轻松的社交和个人之间的接触。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我的时候，我提议为"反对党领袖"举杯祝贺，附带说明"不

管将来是谁"。艾德礼先生和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有趣。苏联的宴会也同样地使人感到愉快，还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由俄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后来我溜走了。

23日晚上轮到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我把它的规模搞得大一些。代表们和主要的指挥官都被邀请在内。我请总统坐在我的右边，请斯大林坐在我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斯大林甚至不问侍者和勤务兵是否已全部离场，就提议我们下次会议将在东京举行。毫无疑问，俄国的对日宣战，随时可以发布，而且他们的大军已经云集边界，准备踏破在满洲比较软弱得多的日本前线。为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些起见，我们时常掉换座位，因此总统坐在我的对面。我又跟斯大林作了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他非常高兴，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总统所告诉我的关于新型炸弹的重要消息。他热烈地谈到俄国的对日参战，似乎预料要有好多个月的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只是受着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限制。

席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显赫的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他回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照他的愿望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们彼此相顾而笑。斯大林的眼睛闪烁着快乐，非常高兴。我以前曾提到过在这些宴会的祝酒中，苏联代表们一向用极小的杯子来喝酒，而斯大林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因此我用盛红葡萄酒的小号玻璃杯为他和我各斟了一杯白兰地。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看着。我们俩一下子都干了，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儿，斯大林说道，"如果你不可能在马尔莫拉海中给我一个要塞阵地，我们能不能在德德亚加奇①有一个基地？"我自己觉得回答得相当满意，我说，"我当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

①即现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译者

※　　※　　※

第二天，7月24日，我们的全体会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从圆桌上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我看见总统走到斯大林那边，他们俩单独谈起话来，只有译员在一起。我离他们大约只有五码，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我要窥

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次谈话对于斯大林所发生的效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一种新型的炸弹！威力非常大！可能对于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多么好的运道！这是我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最方便的回答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我的这方面的核子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你们的专家？"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温和愉快，于是这两个统治者的谈话不久就告终止。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的身旁。我问他，"事情怎样？"他答道，"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押上了四万万英镑以上的赌注。

就波茨坦会议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苏联代表团就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人向他们再提起。

※　　※　　※

25日上午会议又重开。这是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我再度极力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非考虑到留在那个地区里的一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不能解决。总统郑重说明任何和平条约，只有参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他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他能如实推荐给美国人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我们容许波兰人取得第五个占领国家的地位，而没有定出办法把德国产出的粮食平均分配与全德人民，也不需我们商定关于赔偿和战利品办法，那么会议将归于失败。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焦点，而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争论就继续进行。斯大林说从鲁尔取得煤和金属比粮食更重要。我说它们将跟东方的粮食作物资交换。除此之外，矿工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煤？答复是，"他们以前也是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还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怎样能偿付赔款？冷酷的回答是，"德国还留下许多肥肉。"我反对因波兰人占据了东部一

切产粮地区而使鲁尔陷于饥荒。英国本身也缺煤。斯大林说："那么在矿上用德国俘虏；我就在这样做，在挪威还有四万德国军队，你可以从那里把他们弄来。"我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自己的煤输送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为什么波兰人可以把煤出卖给瑞典而英国却为了被解放的国家而自己刻苦？"斯大林答道，"但是那是俄国的煤。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你们的还要困难。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五百万以上的人，因此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劳动力。"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我们当把鲁尔的煤送到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可以为产煤的矿工换得粮食。"

这样一说似乎使斯大林停了下来。他说须把整个问题加以考虑。我同意，并且说道，我只是要指出我们当前的困难。

就我而论，这事就到这里结束。

※　　※　　※

除了这里所说明的事以外，我对于在波茨坦所达成的任何结论，都不负责任。在会议过程中，我对于在圆桌会议上或每天的外长会议中无法调整的分歧，就让它们悬着。结果是，为数惊人的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都搁置下来。如果像一般的预料，选举人要重选我的话，我打算在这一连串的决议上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例如，我和艾登先生都绝不会同意以西尼斯河为边界线。奥得河和东尼斯河那条界线已被承认为波兰退到寇松线的补偿，但是俄国军队侵占的领土一直到了西尼斯河，有的地方甚至越过了这条河，那是以我为首的任何政府无论以前或今后绝不会同意的。这里不仅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影响到又一批大约三百万的不愿遣返的政治难民。

还有许多事情应当跟苏联政府以及波兰人据理力争。这些波兰人一口吞下了许多大块的德国领土，显然已经成为苏联的热心的傀儡。然而由于大选的结果这一切谈判都被截为两段，并且作出了不合时宜的结论。这样说，并非责备新政府的部长们，他们是被迫着无所准备地重开谈判，当然也不知道我心中原来的想法和计划，就是：在会议临了的时候，预备摊牌，遇有必要时，宁可公开决裂，而不让超过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以外的任何土地割让给波兰。

然而前几章中已有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时候，是在强大的盟国在战场上列阵相对之时，而且应在美国人及范围较小的英国

人在一条长达四百哩（有些地方甚至宽深达一百二十哩）的战线上还没有大规模撤退，从而把德国的腹地和大部分土地让给俄国人以前。在那个时候，我原想在我们作如此巨大的撤退以前和盟国军队还存在的时候，把事情解决。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受固定的占领界线的约束，而我极力主张只有在从北到南的整个战线按照我们当初协议时的愿望和精神而得到满意的解决时，我们才能谈到这条占领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俄国人以波兰人为前驱，继续前进，把前面的德国人驱逐出去，使德国的大块地区居民减少，夺取了这些德国人的粮食，而把大批的吃粮的户口赶到人口已经过多的英美占领区里去。即使在波茨坦会议上，事情或许还可以挽救过来，但是英国联合政府的结束以前我在还有相当的影响和权力的时刻离任，这就使达成满意的解决成为不可能的了。

※　　※　　※

我在7月25日的下午带了玛丽乘飞机回去。我的妻子到诺索尔特飞机场来接我，我们大家在一起安静地吃了一顿饭。

皮姆上尉和地图室的工作人员事先已作了极好布置以便第二天在选举的结果开始揭晓时，作连续的报导。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我在忙于会议的重要事务之中，对于这件事不曾负起过多的责任。基本上我接受了党务经理人的看法，因此就去睡觉，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我继续工作。我希望有可能按照新下院的比例来重组全国联合政府，我就这样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一刀似的猛醒过来。我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

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所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①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9点。当我走进地图室，初步的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我不利，正如我当时所预料的一样。到了中午，事情已经明显，社会党人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我的妻子对我说

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②我答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顶像样呢。"

①飞机的平飞不坠，靠一种必要的速度，即所谓"飞行速度"。达不到这速度，飞机就要掉下来。——译者

②按原文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意。——译者

就通常的情况来说，我应该有几天工夫按照常规把政府事务作一结束。我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待几天以后议会开会，然后接受下院的解职。这样使我可以在辞职以前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全国。但是当时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正待处理，那里亟需一位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因此任何耽搁将违反国家利益。还有，选举人的抉择既已这样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因此在请求觐见之后，我在7点钟驱车入宫向英王提出辞呈，并请英王召见艾德礼先生。

我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我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1945年7月26日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检得的选举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作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可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百折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

附录（1）

缩写表

A．D．G．B．	大不列颠防空
A．F．H．Q．	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
A．K．	波兰地下军
A．R．P．	空袭预备警报
A．T．S．	本土防卫妇女辅助服务队

C．A．S．	空军参谋长
C．I．G．S．	帝国总参谋长
C．—in—C．	总司令
C．O．S．	参谋长委员会
D．D．tanks	“两栖”坦克
D．U．K．W．	水陆两用车辆
E．A．C．	欧洲咨询委员会
E．A．M．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
E．D．E．S．	希腊“民族民主军”
E．L．A．S．	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
G．H．Q．	总司令部
G．O．C．—in—C．	将级总指挥官
M．V．D．	波兰“内政部”
N．K．V．D．	俄国秘密警察
N．S．Z．	波兰右翼地下军
O．K．W．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P．M．	首相
S．C．A．E．F．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
S．E．A．C．	东南亚战区
S．H．A．E．F．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S．S．	纳粹党党卫队
U．N．R．R．A．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V1	飞弹（“战车”）
V2	喷气式火箭弹
V．C．A．S．	空军副参谋长
V．C．I．G．S．	帝国副总参谋长
V．C．N．S．	海军副参谋长
V．E．	欧洲的胜利

V．J．　　远东的胜利

附录（2）

代号表

AdmiralQ（海军上将Q）：指罗斯福总统

Anvil（铁砧）：指1944年盟军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后来改为“龙骑兵”

Argonaut（阿果诺特）：指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国会议”

Buffalo（水牛）：指一种两栖运兵坦克

Capital（首都）：指从缅甸北部向缅甸中部进军

ColonelWarden：指首相（丘吉尔——译者。）（沃登上校）

Crossbow（石弓）：指为对付无人驾驶的武器而设立的委员会

Crossword：指德国人打算通过意大利中间（纵横字谜）人同盟军接触

Culverin（长炮）：指对北苏门答腊的军事行动

Dracula（吸血鬼）：指占领仰光并切断日军同他们在泰国的基地和交通线的联系

Dragoon（龙骑兵）：指盟军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原称“铁砧”

Manna（灵粮）：指1944年英国远征希腊

Mulberry（桑葚）：指人造港

Octagon（八边形）：指在1944年举行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OmahaBeach：指贝叶西北的一片海滩，就是美（奥马哈海滩）军在D日登陆的地点

Overlord（霸王）：指1944年诺曼底登陆

Phoenix（不死鸟）：指作防波堤用的钢筋混凝土沉箱

Pluto（冥王星）：指越过英吉利海峡输送汽油的海底油管

Quadrant（四分仪）：指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

Terminal（终点）：指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

TubeAlloye：指原子弹研究 （合金管）

Whale（鲸鱼）：指在建筑码头中所用的浮水行车路

Window（窗户）：指扰乱德国雷达用的锡箔带

附录（3-1）

首相所发出的指示、节略和电报

1944年6月——1945年7月

6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6月1日

请你给我一份关于陆军里面精神病科医生及其附属人员全部编制的报表。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4年6月5日

5月17日来信及所附用最新改良过的摄影机从空中摄取的照片已收到，谢谢。这些照片显示出技术上有显著的改进，我希望我们能有大量的特制照相机以供军事行动之用。

彻韦尔勋爵也给我看过一张用类似技术拍摄的夜间照片，其影像之清楚远胜于我以前所看到过的任何夜间摄影。毫无疑问，敌人有许多行动将于夜间进行，因此我们务必要准备好为这种工作用的照相机。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6月6日

前天在内阁会议上我得悉，陆军方面目前迫切感到兵员不足，所缺计达九万人之多，缺了这个数目就将造成毁掉五个师的后果。你这样砍掉师的数目，为什么不考虑到削减之后可能引起的一切反作用？例如，配合五个师的军直属部队和集团军直属部队就远远在十万人以上，这些兵员该如何处理？他们一定可以重行训练成为步兵，比较新兵或者甚至于比空军送来的青年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更短些吧？要编成新的师时，大约需要四万人。将现有的师加以拼凑调配，那么平均每师精简到一万八千人就行了。正是由于你们这样做法，使得别人难以帮助你们维持陆军的员额了。

2．我们在英格兰有一百六十万以上的壮丁。即使我们的部队渡海以后，在国内应该还有很多人可供选拔以补足所缺的九万之数。

3．上面的话并不意味着我将放松对于空军联队、海军陆战队或其他部队方面的压力。但若絮絮叨叨令人厌烦地说什么九万人的缺额就意味着损失五个师，那是不会令人同意的。

首相致生产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及军需大臣：1944年6月7日

我高兴听到"桑葚"的生产已经及时胜利完成。这是一件大功。"不死鸟"的最后一道操作配备已于5月23日装好，"鲸鱼"的最低运转配件也在次日办好。因此全部设备已经交与海军部，且已在D日在集合地区准备好，听候使用。

这种新颖而复杂的设备的生产，以及把它拖运到最后的安装工地，然后再到集合地区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程。我觉得各有关部门都应该因这项工程的完成而受到祝贺。

首相致生产大臣、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军事运输大臣（外交大臣一阅）：1944年6月7日

我们在执行"霸王"作战行动中遭受轰炸的损失似乎比预计的要小得多，因此我希望你们在7月里组织一个到俄国去的护航运输船队，并且以后要定期行驶，只要美国有东西送去，或者依照现在的议定书，我们有什么到期应送的东西要送。就我们来说，或许有重订议定书的必要。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6月10日

为"霸王"作战行动而设置的安全措施中最讨厌、最费事的一条莫过于沿海岸三十哩的禁区。这一条应该立即废除。

执行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不惹人注意，并且就在当地作出安排，不必公开宣扬。最好能做到禁令渐渐消失掉。

2．大家认为外交上的禁令也应该从D日后的第七天起悄悄地、不引人注意地予以撤销。对于爱尔兰不得放宽，除非有可以原谅的情况。此外，我同意有人建议其他禁令的撤销应该等到D日后的第十二天之后，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讨论后决定。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4年6月15日

这里附有一份官员们所拟的关于1944年下半年兵员状况的备忘录。请你再召集一下你们部里去年11月间研究这些事情的委员会，并且在下列的基础上拟订一个计划以供战时内阁考虑：

目前我们的计划必须以全欧战争继续进行到1945年上半年为根据；我们不能断定以后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到了1944年8月底左右，

或许对于形势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看法，至于目前这种状况最好采取一种短期调整的办法来处理。

我认为在七八两月里，陆军吸收的人数应该暂有增加（每月不是六千人而是一万五千人）。这种增加要占用其他军种的员额，而不能影响军火工业及其他主要工业的人员。

军需部要求增加人员分配额，据我看来，不能同意，该部只有遵照批准的数额办理。

大约还短少十万人的劳动力。这个数目应该主要在海军部和飞机生产部中从事工业的人员之间分摊。民防方面也可摊派一些人，还有一些也可以从各种工业或其他地方调用。

"霸王"作战行动的伤亡人数到目前为止要比预计的少得多。你们的建议应当把这一项也估计进去。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6月18日

部长们要到诺曼底去访问，不论目的如何，应当先向我说明他们的意图。然后由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商量。其他访问人员除非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同意否则不得前往。

2．这件事应该通知一切有关人员。

首相致莫顿少校：1944年6月22日

你以后得提醒我要发出通知，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在法国设立一个新闻记者招待所，对于去访问的贵宾，要为招待他们及带他们到前线的适当地点去提供方便条件，而丝毫不影响前线的指挥所或总司令的工作。给我一份关于那个时候建造的那所别墅式建筑物的报告。内维尔·利顿少校曾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事应该同新闻大臣会商。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6月22日

请你们赶快告诉我你们准备用什么措施来维持轰击舰队。"沃斯派特"号只要它能够行驶，能够开炮，当然就得使用下去。我想，"马来亚"号是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去接收"沃斯派特"号上的机件，还是它已经装配好了呢？用十五吋炮要比用十六吋炮好得多，因为弹药，替换炮架，及炮筒等都有更多的存货。据我了解，你们在利用"复仇"号

和"坚决"号作为司炉练习舰。这些船只应该作更高级的利用。我们十分需要维持我们的轰击舰队，或许要用他们来对付瑟堡，并肯定要用于掩护解放部队的两翼。

2．让我看看你们对于"霸王"行动中所出动的英国舰队遭受损失的估计以及实际遭受的损失。

3．请你们告诉我"纳尔逊"——"罗德尼"一级和"马来亚"——"拉米伊"一级用的弹药储藏量。我还要知道关于"马来亚"型和"拉米伊"型军舰重装炮管的情况。把十五吋的炮从一只船移到另一只船上需要多久？在大战的高潮中，正急需利用重要的战舰，或利用战舰的军备和设备的时候，把这些战舰用作司炉练习舰，那肯定是不对的。

4．我以前就希望知道一些关于充实袭击舰队的情况。我也已准备就这方面的情况向美国人提意见，但是让我们先把我们家里的事情弄得井井有条。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6月22日

请你立刻给我一份关于人造港的报告。它们在最近是怎样抵挡得住恶劣的天气的，它们的建造耽搁了多少？在装运途中或其他情况之下，我们损失了多少机件？我们有补充设备么？

我一直盼望你能给我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6月23日

得悉陆军部发出一个通报，里面对于我们在把原是欧洲沦陷区的海港交还给各盟国政府以前，能否把那里的德国潜艇和鱼雷艇的修藏坞加以摧毁一事，表示怀疑，我感到很关切。

当然我们不可因为急欲从事爆破工作而使战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在得便的时候处理这些威胁我们的安全的东西的权利。如有任何同盟国政府，在他们自己不能保卫其本国从而使我们遭到了这么大的危险，而为了解放他们的人民又使我们流了这么多的血之后，现在却要出来反对这件事，那是不可容忍的。

请将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告诉我。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4年6月23日

我认为不应该把波兰伞兵旅轻易撇在一旁。它在波兰本土的价值或许要远胜于它的实际军事力量。我希望在该旅未在法国确定驻扎下

以前，可以把这些意见转给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将军。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4年6月29日

谢谢你送来的关于截至本年8月止将到达联合王国的美国军队的分析报告。

我仍然绝不相信美国人不能多派些作战的师而少派些辅助部队来。例如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军直属部队和集团军直属部队的总人数（十三万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超过了各师的人数（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九人）竟达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四人之多。占总人数五分之一的后勤部队，他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编外人员不计在内"那个邪恶的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编外人员？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6月29日

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目前我不主张作出任何决定。大家深知我决心要保证在鲍尔福宣言中及在1921年我在殖民部时所作的补充声明中，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许下的诺言。非经内阁充分讨论，不得变更政策。目前我们要办的事很少，应当不难找个机会把它讨论一下。

7月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1日

关于空袭警报的使用应该立即加以研究。它们确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必要的紧张。广大人民只听见警报声，却从来没有听到或看到过炸弹。这个问题发生在乡村里和城市里，其情况是不同的，在炸弹经常降落的地带里（我上星期五在那里渡过），其情况当然尤其不同。这里"警报"和"解除警报"的信号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中间或许只隔一刻钟。

2．我们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听到警报后的各色人等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要耕田者停止耕田，或者令店主躲到地窟里去？是否要为某种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人散开？

你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如果除了他们本来在做的事情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要他们做，就像目前大家几乎都是这样，那么拉警报有什么用处？至于旧式的空袭是忽而轰炸这里，忽而轰炸那里，遍及全国各地，拉警报的办法很有用，为此目的也应该予以保持。

3．我曾经从窗口望出去，要看公园里的许多人在拉警报时做些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一阵小小的阵雨可以叫他们散开，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报凶信的女妖置若罔闻。而且拿这些炸弹来说，也不可能就地发出警告，即使能做到，我也想不出人们在白天能做些什么。在晚上他们总应该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忘掉他们的忧虑。一到那边，他们就不需要警报来扰乱他们的好梦。

4．今天下午我曾经到几个出事地点去看看。在一个地方，大部分的爆炸发生在离防空壕四五呎的范围内。我问他们防空壕里的人多么，他们说挤满了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伤亡极微。至少在防空壕内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有许多地方情形就与此不同。我想要一份关于伦敦防空壕及其使用情况的报告。它们可以容纳多少人——我的意思有多少铺位——其中有多少是在使用的？我想到你已经及时开始加强街道防空壕的工作，但没有收到效果，似乎非常可惜。

首相致主计大臣：1944年7月3日

我所反对的是这一点。表列的［在意大利的］伤亡人数，是从各不相同的日子参差不齐的数字结算出来的总数，有的从1943年9月3日算起，有的从1944年1月22日算起。每星期把一星期里的伤亡人数加上去，得出累积的总数。我们所要知道的不是这个。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一个星期里的伤、亡和失踪人数有多少，然后回顾到总累计数以便对于战役加以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每星期必须把英、美及其他部队的伤、亡和失踪的总数累计起来，再从这些总累计数里减去前一星期汇报里的总累计数。这样做当然未尝不可；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陆军部方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做法强加于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把各军及各国的伤、亡、失踪总数列出来，然后把一星期或二星期里加起来的数目列在每一页的上方，究竟是一星期或二星期那倒是无所谓的。至于目前的编排我当然是不愿接受的。请你为我下一步的工作准备好条件。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1944年7月5日

我不同意把波兰第二师这样搞散掉。他们所仅有的这几个师体现了波兰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群普通的男人，作为补充人员之用。把这一师送到意大利去和其他二个波兰师会合在一起，他们

到了那边，既会受到欢迎，又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军，这样岂不更好？我不打算接受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建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7月5日

请你代我谢谢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请你告诉他我读了他的有关兵力集结计划的意见书感到莫大的兴趣。

2．在D日后的第九十天到D日后第一百二十天之间美国部队竟然没有增加，在D日后的第九十天到D日后的第一百五十天之间只增加了四［师］，这情形看来确是十分严重，为此之故，更有必要把圣纳泽尔和勒阿弗尔两个港口攻夺下来，把小港发展起来，并且不可浪费那可以大大提高小港效率的登陆艇。

3．据说在美国现有四十个以上受过训练的师，我们为了要通过法国进攻德国，当然需要一支比我们现有的或将来可能拥有的兵力大得多的部队，除非在俄国战线或德国战线上发生总崩溃。

4．在各种理由之中，我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反对把坦克登陆艇从有决定性的战场调到像现在为法国南部设计的那样遥远的战役中去。我看我们主要的目标应是开辟法国的港口并且维持它的充分使用，甚或对给我们留下的人造港加以扩充，以便于适应美国的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应用。如果有人说现有的派来此地的军队，已经具有作决定性打击的力量，那个人真是太大胆了。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能使美军渡过大西洋直接登陆这件事。要办到这件事，惟有把像上面我所列举的另两个港恢复使用，还要加上瑟堡。

我读了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意见书后已经初步表示了我的意见，但是我要把意见书留下来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陆军部应该给我一份关于他们的兵力集结的与此类似计划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7月6日

现在我们要力争到一个明确的表态，使亚历山大知道他有些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权给他些什么。让他带领他们的七个师，三个美国的和四个法国的。让他们独占地使用他们所能得到的登陆艇，但是至少要让我们有机会用纯粹英国的力量和在英国司令官的领导之下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略袭击。我在这一点上不想向任何人让步。亚历山大要打他的仗。如果美国人要把还留在他那边的两个师抽

回去，那么我要你把在本国的第五十二师开出去填补空缺。我希望你能体会到，我们必须给美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受到了不良的待遇，因此感到非常愤慨。别让说好说歹来掩盖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会和好合作的；但是如果我们事事俯首帖耳，那么以后强加于我们的事情就没完没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7日

第三十六印度师怎么会是由两个英国旅组成的？世上谦虚的行为值得称道的多的是，但是把一个英国师称为一个印度师，那真是连卑躬屈节还嫌做得不够了。如果他们是英国部队那么就让他们称为英国部队吧。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4年7月8日

6月5日你的备忘录［关于把喷气推进的研究工作集中由一个人领导而尽量从政府机构内外采集意见］已收到，谢谢。

大凡研究和发展工作，过度集中，危险很大，目前的这个建议似乎要冒这种险，但是如果你极力主张采取这种建议，那么由你决定好了。

你知道，我个人对于喷气推进问题一向感到很大的兴趣，如果你每隔二个月能给我一份工作进展的报告。我很感激。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0日

关于陆军精神病服务站我很高兴收到你的关于你说的不足数额的报告。你能否告诉我，办这样一个服务站要多少经费？据我看，需要的军医、护士及从属人员约在二千人以上。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0日

上次大战中，我们曾一度大量发展一种轻型的潜艇防御网，这种防御网可以包住敌人潜艇，它在水面上拖着一个浮标。像这一类的东西现在能否改用于对付人控鱼雷？这些轻网当然可以布在港口周围，用浮标作记号以避免妨碍航行，还必须经常能够发出告警的浮标或信号弹以备我们进行反击。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0日

请你给我一份关于卡昂港容纳量的简短报告。我看到有些数字比以前所提到的要大得多。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7月10日

你的报告［关于战时内阁开会商讨组织一支犹太战斗部队］中说关于一个旅团的问题已经决定予以慎重的研究。我当然很了解并且竭力主张应该建立一个旅团，但是当陆军方面说要慎重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打消这件事；因此这件事情必须排在这个星期之初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而且应该事先提醒陆军大臣我有反对的意见。韦兹曼博士的再次来信也可以抄送一份给陆军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7月11日

你务必把那套小型的雷达设备交给土耳其，还要交给它一两个中队夜间战斗机，用以防卫君士坦丁堡。请让我知道事情办得如何。这事是很急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1日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犹太人在匈牙利受到的迫害及被从敌境驱逐出］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可怖的罪行，而且是由号称文明的人士利用科学的机构，以一个大国的名义，以欧洲领导民族之一的名义做出来的。事情非常清楚，凡是参加这种罪行的人，包括仅是奉命执行屠杀的人，如果落到我们手里，只要他们的参与杀害的事实得到证实，就应该一律处死。

因此我认为这不能同像那种经由监护国提出对于某一集中营里的犯人吃不饱或不注意卫生状况等寻常问题相比。所以我的意见是，对于这个问题用不到谈判。应该发出公开布告，就是说凡是同这种罪行有关的人应该予以通缉并处以死刑。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2日

韦兹曼博士于7月4日来信请求组织一支犹太战斗部队，该信已给了你一份抄件，我很想早些给他答复。据我了解，你在把组织犹太旅团的计划向内阁提出以前想先得到威尔逊将军和佩吉特将军的意见。由于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考虑了些时候，如果你能在下星期初提出一份报告，说明你的建议，送交内阁，我将很为高兴。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3日

牛津郡轻骑兵团是我出身的团，我至今是该团的名誉团长，我从该团得到了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它的任务已显然变成为第二十一集

团军群组织选拔队，并且作为收容伤兵及受训人员的单位。这意味着该团今后将永远不能作为一个战斗单位，事实上将仅仅剩了一个虚名。让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和战绩的团队受到这样不良的待遇，似乎是很错误的。他们当然应该有机会上战场，对么？

请你把这事研究一下，并告诉我有什么补救办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3日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和法国人都曾允许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民获得独立。我常把这种诺言的意义解释为，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享的优惠和一切关系应该和我们在伊拉克所享有者相同——只有这样程度，不能再多。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翻悔倒退。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4年7月13日

请你注意这些数字［比较德国飞机和飞弹所投烈性炸弹的重量］，并且把它们同英、美空军在德国所投炸弹的数字作一比较。

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觉得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无人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的炸弹，连容器在内大约只有三四十吨就会产生这样显著的损害，而我们在柏林和慕尼黑上空所投的炸弹何止五十吨，简直有二三千吨，德国人民却能安然无事。你应该亲自带领一部分专家去看看这里某些地点所遭受的损害。为什么这样少量的德国飞弹所产生的效果比我们在德国城市里所投等量的炸弹要高八倍至十倍。

也应该请空军上将哈里斯发表意见。我们对给德国所造成的破坏大吹大擂，但人们不懂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所造成的破坏效果却这样严重。情况会不会恰恰相反：我们的飞机在德国的命中率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比自己所吹嘘的低得多。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4日关于犹太人逃出希腊事

这件事情应该审慎处理。很有可能那些犹太富人会付出很多的金钱以逃避德国人的杀戮。这笔钱如果流入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手里，是令人讨厌的；但是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要同美国争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阻止了犹太人脱逃，哪怕是很有钱的犹太人，我们就会承担起很大的责任来。我知道现代的观点是，不论哪里找到的富人都应该处死。但遗憾的是，我们竟要在目前就采取那样的态度。毕竟，

他们确已为了他们的解放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将来只能是贫穷的犹太人，因此他们应该享有做人的普通权利。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4日

"霸王"行动的初期需要既已满足，安全的考虑亦已没有必要，我希望在意大利的军队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最新装备，像发射十七磅重的炮弹的"谢尔曼"式坦克、"丘吉尔"式重型坦克车、喷火器、特种突击车辆以及弹底板弹药等等。

请你告诉我，你已经作了哪些安排，现在有什么打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佩克先生：1944年7月16日

我希望把从［诺曼底］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英国人的伤亡人数，在符合军事方面的考虑的情况下，每月定期公布出来，其起迄日期应和盟军每两周公布伤亡数字的日期一致。我特别关心到加拿大的伤亡人数，这个数字虽然分列，但也应当包括在英国伤亡人数的公告之中，否则很容易被认为是美国伤亡人数之一部分。此事有关帝国利益。你们应当跟自治领事务部会商。

用发表的方式，把加拿大的人数直接或暗中并入美国人数之内，以削减英国人在这些战役内所分担的牺牲，是很大的错误。不用说，军事方面的考虑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伤亡人数的公布。

我深信美国国内将要求公布美国的伤亡人数，据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数字超出我们的很多。如果艾森豪威尔以宽阔的心胸仅仅公布"盟军伤亡人数"的计划能够延长下去，我将以此为满足，至少听任其延长好几个月，但是，关于这件事，我想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然而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更审慎的研究。好在时间还从容，或许我得亲自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谈。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7日

现在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击败希特勒以后我们海军的实力和人员大部分可以保持现状。我想最好把值得供你们考虑的一些总的看法让你们知道。日本的力量已被美国超过而成为二与一之比。我们当然要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最现代化的军舰，并附有必要的补给舰和附属船只。不过我想第一项拨款决议案通过的在对日战争期间的人数不会超过四十万人，对日战事结束之后，至少要恢复到战前的力量。

首相致内阁秘书和伊斯梅将军：1944年7月25日

请通知三军部门及邮政大臣，我要求他们每周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把信件送到诺曼底的海、陆、空军各部队，以及从他们那边送到这里的各收信地点的信件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4年7月26日

我从各方面听说此地和对岸海军单位之间的信件来往投递，在时间上耽误的情况很严重。陆军方面的邮务工作已改善了很多。船只往来如此便利，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了。请你给我一份关于过去和现在情况的报告，并且告诉我你将怎样处理。

同时我把本件的抄件发给邮政大臣。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26日

这个［关于建立飞弹紧急警报新办法商讨会议的］报告我是同意的，但要注意下列各点意见：

1．应该指明这种办法并非普遍适用，但在适当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可以逐渐推广。

2．"特殊人员"像公共汽车司机等应该给予十分清楚的指示。就公共汽车司机来说，责任在于军事运输大臣。你不能让每一个公共汽车司机自己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尤其是，他的乘客们或许不同意他的解决办法。在各种情况之下他要做的事情，应该很容易印在一张纸上。我倒认为，原则上，凡是到了有可能把公共汽车掩护起来的地方，车子就应该停下来，让车内的人离开车子。一辆四面都是玻璃的公共汽车，里面又装满了人，遇到这种轰炸时，其情况是非常可悲的。

3．当你定出任何一种信号时，你应当对公众作一种非常清楚的介绍——或者有必要时发出命令——关照他们采取一些你认为最适当的措施。我曾看到有关这个题目所写的几篇很好的文章。这些办法，应该凭你现在丰富的经验加以斟酌，在城市里则写得详细些，在乡村里则简化些。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26日

你的建议书［关于犹太作战部队］，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是我认为那个旅应该赶快成立，把它送到意大利去，然后逐渐添加其他部

队使它发展成为一个旅团。

2．让犹太人去攻打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凶手，我觉得这主意很好，我想这样做在美国也可以大大使人满意。

3．关于细则方面我想到下列几点：

我认为这个旅不能因为军情十分紧急而比其他中东部队更容易遭到拆散。相反，考虑到它的代表性，只有在极严重的紧急情况下才能改变它的组织。

我相信犹太人自己的志愿就是到处去攻打德国人。他们就是与德国人有争执。不必订立这样一些条件，使人认为在陆军部的深谋远虑之中或许要把犹太人送去打日本人，否则就不需要有那个旅团。

当然在英国人指挥之下的任何部队，其复员或处理的决定要从军事上考虑也要从政治上考虑。像这样一个队伍，当然可能以政治上的理由来决定它战后的去留问题……。

关于［这支部队应该用它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建议］我当去请示英王。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这样一个流落世界各地的殉难民族，此刻又遭受了其他民族所未曾受过的苦难，但求有自己的旗帜，还不能如愿以偿。虽然，关于这一点不仅国王而且内阁都可以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4．如果我能到意大利去访问的话，我当同威尔逊将军详细讨论这件事，也很可能要去看看佩吉特将军。同时请你在建议的范围以内着手进行工作并与犹太代办处谈判。应该记住这事情的目的是使人高兴，也是一种正义感的表示，而且当然会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欢迎。通告写好了，请让我看看它的形式如何。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29日

除7月17日我给你们的［关于海军员额］的节略以外，你们应当再制订一份计划说明你们所能维持的那个舰队的大小和组成，这个计划是假定在击败德国十二个月后海军的员额已经减为四十万人。根据这个假定，你们应该把能在这里和远东维持的舰队的详细情况都加以说明，并且要把船舰数字和第一项拨款决议案通过的1939年战争爆发动员完成时的船舰及人员数字列出作为比较。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7月29日

上星期蒙哥马利将军同我谈到女王的牛津郡轻骑兵团和其他有悠久历史的义勇骑兵团现在仅作为收容单位。我曾经向你指出，不要毁坏这些国防系统中的永久性的成分，这是很重要的。

2．蒙哥马利将军向我建议，当前线一个"专对敌作战"的或在战时募集起来的部队折损得非解散不可的时候，那个部队应该送回本国去成为补充军队的供应来源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受充分训练的永久性义勇骑兵部队之一应该派出去顶替它。他们现在实际上当然已受到了炮队或防坦克队的训练。这个建议我觉得十分满意。

3．我已经收到你的7月18日的备忘录，你告诉我你已经发出指令，目前不准从牛津郡轻骑兵团里抽调人员。那么对格罗斯特郡骑兵团和其他类似的部队又怎样，——即历代不论环境顺逆永远在国防中发挥作用的那些部队？也能这样对待他们么？如果能给我一张名单，十分感谢。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29日

你的7月28日的备忘录［附有关于飞弹紧急警报的修订草案］已收到了。

我看不出新的一段怎样经得起别人的反驳。公共汽车司机应该运用他们的判断力，而政府要依赖于人民的明智的判断。如果司机决定要这样做而车内的人根据明智的判断决定要那样做，那怎么办？当然可以订出一些更易理解的办法。怎样使车子里的人运用他们的明智的判断而使司机或售票员接受其意见？你最好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你的草案的其他方面我觉得都很好。①

①参阅7月26日致内政大臣的信。

附录（3-2）

8月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8月4日

处于陆军的西翼的海军正在做些什么？我原来的想法是，他们会在布雷斯特半岛的大西洋沿岸很活跃，驱逐掉所有的敌船，切断海峡群岛的粮食通路，阻止德国守兵的逃脱，并准备在基贝龙湾或其他地方同美国的前进纵队会师。我们不久将占有海港或海湾，在那里建立

鱼雷艇或驱逐舰基地，这样可以控制布雷斯特半岛周围的水域，并且可以大大帮助陆上部队的行动。根据目前的情况，海军除在东北侧面担任攻击以外，似乎还做得很少。布雷斯特半岛上大有作为。拉姆齐上将一定不要怕好事做得太多。

2．你的答复来了之后，我要把这个问题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商谈。如果有人对我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说法是毫无益处的。他正忙于陆上的战争，对于海上，所知很少。我相信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3．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我都很高兴。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4年8月4日

你的关于飞弹袭击对于伦敦生产的影响的报告，已收到，谢谢。工作时间，特别是在无线电工业方面，受到这样的损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情况当然是严重的。我很高兴知道你和劳工大臣千方百计在改进本地的警报系统并提高工厂中空袭预备警报的一般效率。我希望经过你的努力和袭击的缓和，不久情况会有一些好转。

目前请你仍旧每两星期给我一份报告。应该促使无线电的生产逐渐移到伦敦以外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8月6日

这似乎是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匈牙利犹太人的事件］。

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或许花了十分之九的财产来买得他们的生命。我不愿人家认为英国人有意要迫害他们。遇有任何必要的事情，务必要告诉俄国人，但是请你不要阻止他们逃出去。

我不明白为什么任何对和平协商的怀疑要和这件不幸的事情联在一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8月10日

从"龙骑兵"作战行动和"霸王"作战行动的关系来说，我们不同意可以把前者视为一种"主要的作战行动"，因而必要时，为了它就不妨牺牲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及其作战的前途。这支部队，自从撤去了法国的军队及半数的美国军队以后，现在还有大约二十个师，其中有十六个师是英国的和英帝国的，或归英国所控制的。我们无论如何不承认这支部队的作战行动比起"龙骑兵"来要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龙骑

兵"在基本需要上比它有优先权。还有，当我们考虑到战略方面的时候，在目前未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尚不能同意说，亚历山大将军部队的西进可能要比他的部队向的里雅斯特进军，或再配合着与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联合在伊斯的里亚半岛展开军事行动，更为相宜。当然，在这些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事情只有通过会议来解决，不仅是双方参谋长们之间的会议，也需要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议。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8月10日

第六警卫坦克旅怎样会没有那些配备有厚装甲的"丘吉尔"式坦克？这些装甲特厚的坦克都到哪里去了？请给我一个答复。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副总参谋长：1944年8月18日

克拉克将军告诉我，大约在六个月以前，他曾经向陆军部建议派出二千名本土防卫妇女辅助服务队队员以便接替盟军总部及其他后勤工作中的男子，使他们可以参加作战，但是至今只派出了二百五十名。

2．为了急需支援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应该采取一切措施。

美国人在此地使用妇女的程度比我们广泛得多。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8月18日

据悉《大陆每日邮报》的经理部主任一直在要求为他们的报纸在法国复刊提供便利条件，而且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已经赞成这个建议。我也愿意看到《每日邮报》和其他有同样愿望的伦敦报纸能发行大陆版以供应在法国的部队阅读，如果这件事能够办到的话。但是关于白报纸的分配问题，应该取得新闻业同业公会的同意，如果你对这个计划并不反对，希望你能和他们接洽一下。愈快愈好。

首相致外交大臣、海军大臣及陆军大臣：1944年8月18日

陆军部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明在已收复的大陆港口内的德国潜艇和鱼雷艇修藏坞不可能在英、美政府移交以前，把它们摧毁掉，我已要求参谋长委员会把那份报告斟酌考虑过了。

我们的政策当然是尽快把占领地区的管理权移交给各本国当局，因此在移交以前难以把这些设施完全加以摧毁。

但是我肯定我们应通知各有关政府（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挪威、比利时及荷兰各政府），当我们移交给他们任何占领地区时，我们保留继续控制敌人所建立的一切军事设施，包括潜艇及鱼雷艇修藏坞在内之权，直等它们完全被拆除或摧毁为止。我希望陆军部和海军部能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能把这件事交给承包商去做，并请提出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8月23日

要搞垮德国的最高统帅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出一张战犯的名单，那些人一旦落到盟军手里便要处以死刑。这张名单无需超过五十到一百人（地方罪犯的惩处不在其内）。这样可以使在名单上的人同其他的人民之间划开一条鸿沟。目前，每一个德国领导人惟一关心的事是战至最后一人，而且希望他们自己就是那最后一人。要使德国人民知道他们跟必然要遭到毁灭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及其他罪大恶极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8月23日

关于你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关于建议召开外长会议以讨论未来的世界组织］。

我当然同意这样一个会议应当在伦敦召开，因为这次该轮到我们主持。我希望不让法国人参加这种会议，要等到他们的政府扩大以后才行。法国的迅速解放应该使这件事容易实现，并且能产生能为我们所承认的全国政权。既然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经解放，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应该耽搁得太久了。

2．把中国当作世界四强之一完全是个笑话。我曾经对总统说过，美国既对这一点很坚持，我当对这事表示适度的尊重，但是我不同意我们对于这件事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最近从中国内部传来的消息说明，已经产生了一个要取代蒋介石的对立政府，而现在共产党的内战已经迫在眉睫。我虽然不反对总统的愿望，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种非完全消极的方针，我是十分反对的，让他去跟俄国人打必要的交道吧。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8月25日

海军及在海军服役的商船队的邮件在这样短距离之间的递送要比陆军和空军的邮件迟缓得多，这是极不光彩的。这不仅是邮局方面的

丢脸的事，问题主要在于海军部方面。

请你们在这件事上加以改善①。

①参阅7月26日致海军大臣的节略。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4年8月28日

鉴于欧洲和平以后，印度无疑仍将处于战争之中，因此怎样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以安排好东方现有的和可能派往的英军的生活和福利条件，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不能预定何时可以着手运输，但据我看，首先应该订出一个计划。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8月29日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反对俄国人关于国际空军的建议。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原则上的问题，不能单凭军事上的理由来决定。我深信俄国人的这项建议会在大不列颠受到很大的欢迎，的确看起来它是要把各国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以确保持久的和平。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表示，在《战后》的开头几章里可以看到。就我所知，内阁里不曾有任何决议反对组织国际空军。

2．照我的意见，应该采用如下的办法。和平会议中的每一个成员国应该把它的空军分两部分，即国家空军和国际空军。国家空军应该维持现状。国际空军可以采取类似的组织和训练，但是服役期限应该定为十年。他们应该穿着一种特殊的制服，并可以用交替的方式同其他会员国里提供出来的类似分队互相自由混和起来。国际空军的任何部分不得令其采取反对其本国的行动。

3．采用国际空军的办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可能由部门的考虑来加以决定。

9月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9月1日

谢谢你的商船修理报告书，从中可以看出从1944年1月到6月的六个月中所修理的商船、运兵船和医院船共达二千五百万吨以上，这个数目比以前任何六个月中的数目要大上十分之一。由于我们战胜了德国潜艇，虽然现在的对修理损坏的需要程度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因为你同时还得为"霸王"作战行动作准备而从事许多特殊的工作，这件功绩仍是大大值得表扬的。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4年9月1日

在直布罗陀岛上饲养的猿猴①应该是二十四只，赶快用尽一切力量来达到这个数目并且注意今后要维持这个数目。②

①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66年7月号有关直布罗陀的专题报道，英国有个传说："只要直布罗陀的猿猴没有绝迹，该地就仍然归英国占有。"大战期间，猿猴的数目减少，所以丘吉尔下令保护，并从/摩洛哥补进若干。——译者

②1950年6月30日它们的数目达到三十个。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9月2日

我对于预制配成房屋政策实行的情况非常关怀。我们已经浪费了将近五个月的工夫把我们的图样展览给追逐房屋时尚的人、地方当局以及议员等等，以供他们提出吹毛求疵的批评，其结果是实际上工作毫无进展。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因为我曾亲自公开向军队作过保证。我们要想多讨好人家，但不够明智。房子是不是造得最好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事情是有房子给回来要想结婚的士兵住。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尽这样忙于设计图样，结果只能提供尼生式移动兵房①

①该兵房系用铁皮造成，形状像半个圆桶，设计者英国尼生中校。——译者

2．等到我从［魁北克］回来的时候，你们要把实际情况告诉我，而且要给我一个尽量加速生产大批活动房屋的计划。

为了这件事，我在内阁里指派一个以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的委员会，以波特尔勋爵和布雷肯爵士为委员。这个委员会必要时，可以请求贸易大臣和卫生大臣的协助，由佩克先生充任秘书。

3．我认为伍尔顿勋爵现正全力注意整个建设部门的总的规划，就不必再要他管这些琐事。无论如何我于两星期后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得到一份实施的计划。到那时那份计划可以在内阁中提出讨论。

4．请你把这件事的要点传达给各有关的大臣并且充分说明我对于这件事已下定决心要实行，因为我曾亲自许诺过军队，就我来说，我认为这种诺言是神圣的。

5．同时我希望贸易大臣能给我一份有力的报告，说明他对于日用必需品、陶器、家俱等等已经办到什么程度，又对于民用的服装等等

的准备已有什么进展？战事的迅速进展使这一切东西变为非常急需，因此军火与家庭用品之间的优先地位可能要大大地改变过来。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关于订购临时房屋所需的装架和工具以及进行建筑这种房屋以供家屋被毁的人居住之用等事切不可拖延。我既授权与你，这些措施自可得到议会的批准。切勿迟延。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请你于二星期内给我一份关于应取消的管制或"命令"的全面报告，说明：（甲）欧洲战事停止后立即实行的；（乙）停战后两个月内实行的。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战事结束的时候，居民对于衣着、家具以及家庭用品器皿将有很大的需要。

请你提出报告，你将采取什么步骤以便充分地满足这种需要。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9月4日

委托的范围如下：

尽可能订出一份最妥善的计划，并附程序表以便于最短期间筑成尽可能多的各式预制配成房屋而不致过分妨害正常的建筑业。委员会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个计划如果得到内阁的批准，难免要同军火生产有所抵触。你们的报告应该在本月20日左右完成，以便我回来时，交由内阁决定。①

①参阅9月2日的节略。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9月10日

这份［1944年9月1日的西线各师列表］如能一直列到最近，我将很高兴。

2．你似乎没有把集团军坦克旅的数目算到英国人或美国人的师方面去，两个这样的旅加在一起就可以算作一个师。

3．即使这个不算在内，把意大利和法国两地兵力放在一起来说，则英帝国有三十四个师，而美国有三十个师。这个数字也许因为有新

到的部队而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这就表示我们前往开会（在魁北克）的坚强后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9月14日

请看这一份电报①。虽然这件事正在国内解决，最好让参谋长委员会也发表他们的意见。

①生产大臣的来电谈到关于内阁的决定（人员的指标现在可以假定对德战争不超过1944年）对于生产的影响。

2．我已拟好下面的文稿预备发给利特尔顿，同时也希望他们发表意见：

"我自己非常怀疑究竟对德战争能否在本年年底结束。也许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拖到1945年。虽然如此，我赞成你所提出的切实步骤，只要内阁和国防委员会表示同意就可以。

因此你可以照你的意思把你的意见书送交内阁。"

10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0月23日

亚历山大将军极力向我呼吁要为在意大利的军队供应更多的啤酒。据称美军每星期可得四瓶，而英军每星期很难得到一瓶。你应该立即想办法，如果牵涉到别的部门，你可以要求我支持。关于这个啤酒问题请你给我一份附有时间表的计划书。关于输入配料问题，也应当予以考虑。首先应优先供应前线作战的军队，等到供应来源充裕的时候，才可逐步照顾到后方。

2．请假问题也是催得非常紧。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请得假，那就会使人非常感激。试订一个每月一千人的计划。这些人能通过法国回来么？据我知道马赛港非常拥挤，但是此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线可用？在这件事情上，也应当让曾经上过阵的军队享受优先权。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4年10月28日

在冬季里，对于受到灯火管制之苦的公众尤其是伦敦的公众，应设法增加交通上的便利，这事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否给我一份关于乘公共汽车排队情况的报告，据我看来似乎越排越长，还要一份关于改善情况的建议。①

①参阅本书第五卷，第586、590、591页。（原书页码——译者）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10月31日

我请杰弗里·劳埃德先生写了一份关于"冥王星"①进展的报告，他告诉我要使通过海峡输送汽油的容量达到每天一百万加仑的目标。这样大的一个数字可以大量节省油船和人力。我希望你能尽一切努力保证赶快敷设这一急需的油管。请你告诉我关于这件重要事情的进展情况。

①"冥王星"是通过海峡的输油管的代号。

11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煤长：1944年11月3日

我们肯定要派人去华盛顿接替迪尔元帅①的空缺，我认为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以外，没有别的军官有资格可以补他的缺。他可以担任我们代表团的团长，以他的性格和资历，我相信他能够接近总统并且和马歇尔将军建立亲密的关系。

①当时迪尔元帅的病显然是不会好的了，他死于11月4日。

2．同时，今年年初成立的地中海战区在范围及规模上已经大受影响，地中海东岸诸国家都平静无事，希腊在迅速解放之中；各岛上的德军即将像烂梅子落地般崩垮下来。里维埃拉战线已为美军接收，德弗斯将军的军队已经成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之下的一部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完全受法国人的控制。剩下的只有在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之下的意大利战役，还有我们可能要发动的越过亚得里亚海的作战，然而这也不过是意大利战役的枝节而已。

3．因此我认为时机即将到来，由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接替迪尔元帅在华盛顿的位置，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地中海最高指挥官，或者说结束其未了事宜。亚历山大将军的调任最高指挥当然要引起目前意大利两个参谋部人数的压缩。这当然会引起副作用，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请你告诉我，你的意见如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1月5日

你看看这么多的参谋单位——辅佐的和随从的——源源进入希腊，而作战部队却为数极微。我们能不能派几营步兵去？那边似乎只有二个营，在全部人员二万二千六百名中，常规的英国步兵只有一千五百名。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1月6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我说过，如果我们在当前的作战中，能够到达靠近鲁尔区的莱茵河，那么美军的远射程炮队就可以控制该区并至少可以毁灭那个地区的一半。我们建立在多佛地区的重炮队，其中是否有一部分可以作这样的用途，特别是那些装在铁道炮架上的？美国的直径达二百四十毫米的中型大炮可以射击到三万码之远，不知我们的十二吋、十三吋，甚至十五吋口径大炮可否穿插进去使用？能够装在铁道炮架上的主要大炮，其射程有多远？我们的十八吋榴弹炮恐怕会被认为射程太短。

2．无论如何，应该把整个事件仔细审查一下，并且订出一个能够提供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运输重炮的计划，一旦安特卫普港畅通或许可以通过那里运出去约二十尊这样远射程的大重炮。凡人都有得意之日，这些大炮我已保留了二十五年之久，就希望有一天这些大炮可以发挥作用。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粮食大臣：1944年11月16日为苏联提供罐头肉事

我不懂粮食大臣为什么不提这样的事实，就是为了这件事我们要付出二千万美元的代价，我也不懂他根据什么授权他在华盛顿的代表答应供给四万五千吨。这件事当然应该事先请示内阁并同财政大臣商量。同他们商量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现在一定要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2．我的话是根据粮食大臣的来文，但听说这同斯大林所说的滑稽话有关系的，斯大林说这是石器时代以来停止吃人肉以后所取得的进步，随后又有一段他以同样戏谑的语调所说的话，我认为不能仅凭这样一种表明我们意图的说话就使我们负起一种义务或签订买卖合同，关于这一点，只要一读这件事的秘密记录中的上下文，便可知道。

3．关于这件事还有过什么别的谈判？俄国人实际上有没有对于这种食品提出过要求？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们正式说了些什么话？提上面这些问题意思并不是说，即使于英国无损，我也不愿以这种肉食供应俄国人。不过我确然认为应该使这件事在更大的谈判中发挥它的作用，并认为目前并没有任何实行的要求。我们尽可等待俄国人提出要

求，然后请美国人去解决。这件事应该提交下次的内阁会议考虑，那时我希望能得到粮食大臣的说明，把这件事搞个清楚。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4年11月17日

我整天在思考那件事［我向下院提出的关于巴基斯坦及莫因勋爵被刺的声明］，并且想出了下列各点。停止移民或以停止移民相威胁会不会反而帮了极端分子的忙？目前一般的犹太人似乎因为莫因勋爵之死而受到震惊以致产生一种情绪，很可能会听从韦兹曼博士的温和的意见。所建议的通告可能会引起另一种不同的震动，不但不能增加他们的悔过之心，反而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未尝不受欢迎的转变，以激起一种痛恨政府的口号。韦兹曼博士无疑要参加抗议（说为了极少数人的行为使整个团体受到惩罚），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主动权将转移到极端分子手里。这样一来，那些对暗杀有责任的人反将变为受益的人。很可能会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力量，甚至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而不是反对恐怖团体。

2．目前的形势当然需要采取非常的行动，但是否应该更明白地针对着这个社会上应该负责的那一部分人——例如遇有私带军火或参加非法团体者应该予以更严厉的处罚？特别是，这个党的极端分子就是这些政治罪行的主犯，对于这些表面上虽然可敬的党的领导人是否可以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不是巴基斯坦国籍，似乎可以递解出境；如果是巴基斯坦国籍，应该处以流放之刑。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11月19日

我不能同意为这委员会设置一个非大臣级的主席。这件事根本是属于行政上的事。我想我们过去都同意士兵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为此之故，亲自投票选举候选人和熟悉自己选区里双方争论的问题，无疑要比代理投票为优越，虽然逢到最遥远的地区，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也非用代理投票不可。我们在原则上既已同意，就不再需要公证人。我懂得你的委员会将要研究细则和消除困难，而我正等着发出电报给司令官们，请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对这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我特别有责任使士兵们能有适当的便利来给自己投上理智的一票。如有必要，战时内阁不得不亲自去研究细则，召集他们认为适当的证人。亚历山大将军不久就要到此地来，而且我预料蒙哥马利元帅在任何晴朗的一天也会飞来。这两个统帅的部下占全部

陆军选票五分之四。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由内阁亲自决定。我们既然在原则上同意尽可能使士兵们有最好的机会，我认为我们之间就不应该有严重的分歧。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1月19日

我们已经同蒙哥马利商定由他把若干在战时募集起来而已残缺不全的部队予以遣散，而不是使几个历史悠久的已现代化的英国义勇骑兵团耗竭殆尽。根据奥康纳将军的来信（附件），却说要牛津郡轻骑兵团代替皇家炮队第九十一（阿盖尔和萨瑟兰郡的高地人部队）防坦克团，然而这说明又要拿一支优秀的永久性的地方部队开刀。一定还会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来安排牛津郡轻骑兵团吧。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时，我当打电报给蒙哥马利元帅。同时关于这个问题及所附信件上所特别提起的几点请你给我一个报告。

2．所附的那封信件，是由一位军官带给我的，他把这封信带给我以及奥康纳将军写这封信这两件事都由我来负完全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许有任何打击行为，因为这种通信必须视作特许的，而使用这封信的事是由我个人负责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1月20日

好的。加把劲吧。在后方的宴会上没有得到一滴啤酒以前，应该保证在敌人炮火之下的部队每星期非有四品脱不可。①

①参阅10月23日的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20日

我真诚同意主计大臣的这个关于在法国及低地国家粮食救济的备忘录。我相信在过去四年中西欧的饭食要比英国的好，而且认为真正的帮忙在于解决运输上的困难。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26日

我认为在冬季战役结束的时候，正是把"伦敦荣誉市民权"赠给这位卓越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适当时机。那时候显然不应另有别人。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4年11月27日

目前没有十分紧迫的情形，但是不能剥夺海军的捕获奖金。对于这件事我不同意。我想起我们上次也有过一番争执。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30日

请你切勿忘掉，我们随时可以对美国说，"你们来代管埃塞俄比亚好不好？我们当然不要代管。"你会发现他们马上非常谦和地把事推掉。

附录（3-3）

12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2日

第一件大事是法国人手中要有武器。第二步才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武器的质量和类型。我不懂，如果决定在今后二三年之内，以夺取到的德国武器来武装若干法国师怎样会影响到解除德国武装及摧毁德国军火工厂的一般处理？在没有别的武器可用时，先用一批德国武器，等到有了更好的和更合适的武器以后，它们将渐渐被淘汰。你的建议是从一个我们现在肯定还没有达到的基础上出发的。这个主张就好比说，"现在别用德国制造的手枪来射击那个德国人。倒不如让他把你杀死，等你埋葬了几年之后，得到一种在科学的规模上发展出来的类型完全相称的武器。"

首相致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2月3日

（把经过情形通知劳工大臣）

我为了第五十师的面临裁并而感到痛心。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在西线上减少力量。我们必须调查一切可能的办法。例如，现有将近八万名皇家海军陆战队。这些人就指定开往远东的船只而言，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目前以他们的力量置身于未受日本人侵扰的海上的船只中，就没有必要。海军部应该作出一份报告说明所有陆战队人员详细的所在地点，他们在什么船上，这些船预备开往什么战区，有多少陆战队在岸上，有多少人在训练机构中，等等。我料想，仅仅这方面就可以找到至少一万人。这些人必须放到法国和意大利两地服役。第五十师可以把三个旅缩成两个旅，然后再加入一个皇家海军陆战旅。其余的陆战队可以陆续归入一个共同的预备队去，或者另一种办法是把他们全部纳入预备队里去。

2．你们还要给我一份关于今后六个月内海军吸收人数的确切数字，以及新兵训练学校中职工和学生的人数。我的意见，至少有五千名愿受海军训练而现在海军训练学校的学生应该转到陆军里去。

3．六个月以后，对德战事大有可能就要结束，到那时这些事情可能重行加以考虑。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把我国部队的最大数目保持在战场上。

4．我知道目前我国空军的任务要比海军紧，但是我毫不例外地将要求皇家空军从联队中再吸收一批人员用以补充共同的预备队。

5．同时我们在这几个月中应该毫不迟疑地吸收一批更年轻的人，他们因为我们对议会有过保证而被扣压住了，我准备随时以国防大臣的名义请求议会必须给我们免除一些义务。

6．参谋人员应该挑出一些精强力壮的人来充当作战官兵。我们希望能从卡塞塔总部的人员中抽出几千人来。陆军中每一所训练机构或特别的机构，都应该加以审查，不但应从缩小范围方面着眼，也应该注意到使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受伤新愈的人来替换。恐怕在全部穿着皇家制服的人当中，曾经听到过，或许今后可能会听到一次枪声的，还不到四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五分之一，这是令人痛心的。他们极大多数的人比起英格兰南部的平民并没有冒过更多的危险。我以职责所在，谈到这些事情，其实是不愉快的。有一部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派到前线去，而极大多数人则被摈于战斗以外，使他们感到遗憾。

7．现在是欧洲陆军战线方面需要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因此我恳切请求三军部门的顾问们和他们的在议会的负责人用全力来满足国家的需要。

8．最后，关于解散第五十师的问题，非经过我们中间把以上各点加以详细讨论并由战时内阁作出决定以后，切勿继续进行。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2月3日

我打算于星期二把这个问题向国王提出［西线一个指挥官写来的一封信，诉说他的部属受奖迟缓的情形，特别是"立即"要发出的奖迟迟未发］，但是我希望能先得到你的意见。我感到愤慨的是有的人死前几个月已经被授给勋章了，但是临终时还没有拿到手。我想不用提醒你，不要去调查写信的是谁或者是哪个团，因为此事由我负责。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3日

我把这一件事记下来存案。在所有的中立国中，瑞士最应该享受荣誉。它是国际间唯一的力量能把我们和那些被可恨地隔断的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它的能否满足我们商业上的利益，或者为维持它的生活而对于德国人多给了一些，这有什么关系？它向来是个民主国家，在山中自卫，拥护自由，尽管种族与我们不同，思想上大体是和我们一致的。

2．约大叔对它的蛮横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对于这位伟大的好人，虽然相当敬重，但是我绝不为他这种态度所影响。他把他们叫作"蠢猪"。他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是有他的用意。我敢断言，我们应该支持瑞士，而且我们应该向约大叔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它。要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应该仔细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4年12月11日

我很希望你能再度召集一次人力委员会（包括你自己、贝文先生、利特尔顿先生和彻韦尔勋爵），其目的在于根据劳工大臣及全国兵役处的备忘录（说明1945年的人力情况及三军和其它的部对于1945年提出的要求）为战时内阁拟订一份关于1945年上半年分配人力到三个军种和工业方面的提案。

在将发生的问题之中，有一个是，海军和空军方面是否要调动相当多的人去补救陆军兵员不足的困难。决定之权当然在于战时内阁，但是如果你们委员会能把问题集中起来，而并不耽误他们提出分配新吸收人员的建议，那么对于内阁也有帮助。

你们的委员会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应当假定对德战争大约在1945年6月底结束，但是订出的计划应当有充分灵活性，以便有随时调整的余地，而不至于过分干扰作战的努力，万一对德战争结束日期的假定需要加以变更的话。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11日

我认为［在致佛朗哥的一封信中］，没有把战争期间西班牙对于我们的帮助和阻挠说得分量确当。1940年它不曾插手进来，1942年"火炬"行动以前几个月中它又不曾干涉我们使用飞机场和阿尔赫西拉斯湾，这些巨大的功绩远胜过那些被琐屑地列举出来的不关重要的令人愤慨的事。因此我希望把表示我们许多不满的几节压缩一些……把措

词稍稍改动一下便可显得公平和前后一致，我希望你能从这种观点出发，把信复阅一遍。

2．对于来稿的其余部分我都同意，就整个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然而我认为内阁会希望提到一些关于长枪党和独裁专制的话。请你考虑这是否要包括进去?

3．我希望这几点能在今晚或明天得到解决，然后把这个文件印好，分发给内阁……至于为什么我对于这件事情变得要这样急于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而过去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多少有些拖拉呢？其原因……在于我认为这封信等到一致通过后，马上用电报或派专人送一份给斯大林将大有用处。我相信这会使他感到十分满意，同时有助于消除戴高乐访问期间或许会引起的猜疑，即以为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反俄的西方集团。我深信戴高乐之所以扬言他反对这一种集团无非想尽量在斯大林面前讨好而已。

4．直到今天，我对斯大林有一种日益加深的好印象，就是他虽然在很大的引诱之下，甚至可能是在压力之下，仍能信守他和我们的协议，而不曾出来干涉希腊的事情。我相信给苏联人看到了我们是怎样思考问题的，可以提高我们对他的影响，并且加强一种对苏联人的温和政策。

5．最后，我可以说这封信草拟得非常之好，以适当的外交上的克制来谈这些最冷淡的事情。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4年12月18日

你的关于青霉素的报告，说明我们只能得到大约是今年预期产量的十分之一，这令人非常失望。使人感到沮丧的是，虽然青霉素是我国发明的，美国人却已经远远跑在我们的前面，不但在产量上如此，技术上也是如此。我希望你能确信，我们有的是适当的负责人，劳动力和原料的困难也早就努力加以克服了。

请你给我一份1945年产量的符合实际的估计。

首相致财政大臣、劳工大臣、生产大臣、陆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2月19日

依照我的口头指示，中东部队司令官已经拟好一份说明目前中东人力情况的备忘录。

从这份报告上可以看出计口授粮的人员约有六十六万二千人，加上直接作为文职雇用的二十四万二千人，两者共为九十万四千人。计口授粮的人员可分析如下：

联合王国军事人员154，000人

皇家空军66，000人

自治领部队29，000人

印度部队42，000人

地方招募和殖民地部队130，000人　　172，000人

盟军包括美国在中东陆军部队78，000人

难民、战俘及非正规军队人员163，000人　　662，000人

在十五万四千名的联合王国军事人员中，八万八千人是在各种部队单位、卫戍部队及基地兵站等等之中，五万人是在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基地上，还有一万六千人是属于总部及后勤部队。

中东虽然是个重要战区，却不应吸收这样多人员。所以要紧缩人员，有二层理由。当现在人力这样紧张的时候，应当把尽可能多的英国士兵用于对敌作战。因此我认为中东战区应该在总数之中拨出约五万现役人员到别的战区中去。此外，在当地工作的人员中也应减少人数。

还有，由于我们财政状况，我们在中东的经费不得不予以削减。在6月底的时候，在中东基地的两个主要地区，埃及和巴基斯坦积存的英镑数分别约三亿二千万镑和九千五百万镑。目前我们在这二个国家里，纯粹的军费，每月仍要达到六百万镑；而1942年和1943年每月的平均数是大约八百二十五万镑。这样地消耗我们的英镑财源是不能听任其继续下去的。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削减人员的时候了，我们在中东基地的人员第一次至少应该缩减四分之一；即原有按口授粮的六十六万二千人加上直接雇用的文职人员二十四万二千人共为九十万四千人，现在应把他们减为六十八万人。

陆军大臣应提出实行缩减这些人员的建议。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19日

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在波斯的驻军？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错误。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而且主要是印度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是

留在那里的好。离开是容易的，再去就困难了。目前我没有什么军事上的理由要催促作这样的撤退。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28日

我们当然可以再度向曾在波兰师中作战的这些人提出保证，不论他们在别的方面遭遇如何，大英帝国当为他们安排住家的地方。这里是奥布里·赫伯特的儿子来的一封可怜的信。他因为医生检查后认为不适合参加英军，所以过去两年中一直和波兰人在一起作战。1945年1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1月1日

根据目前所有的资料，我无法断定缅甸战役中疾病率所以如此之高，有多少是由于没有执行部队关于抗疟的命令，有多少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不足；但是这当中提出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1．国内国外，有多少热带卫生专家已经任命为军队顾问?

2．专家们是否给予独立的公民身份，还要安插在军队系统里当一名下级军官?

3．陆军大臣和军医总监在考虑医疗事务的时候，有什么民间的专家可以咨询意见？据我了解有二个为这种意图而设立的委员会。在以往五年中，他们每年开几次会。跟他们商量过哪些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含有责备皇家陆军医疗队的意思。我没有理由去批评他们的工作。然而我深信你也会同意热带疾病如此猖狂，也消耗军力，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件事情的每一个方面进行最彻底的审查。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5年1月2日

关于德国飞机在比利时袭击我们的机场事。要把飞机分散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大的飞机可用沙袋等等隔开。我十分怀疑这个分散问题是否经过这样研究而未被采纳。看来更可能是听任飞机的拥挤情况发展下去，而未尝作出预防措施。毕竟，这些机场中有很多已经有几个月归我们所有。毫无疑问，就是因为飞机拥挤，才引起敌人来袭击的。现在有什么办法?

是让这些机场停留于拥挤状态呢，还是要加以适当的分散？我认为一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把分散飞机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不满意于这次的事件，希望你对于我所提出的几点能给我一个报告。

2．还有一起事件你务必加以注意，就是约有七百名皇家空军地勤部队在卡菲锡阿投降了。这些人多半属于非战斗员的一类，但是尽管经过了几次警告，他们仍旧被遗忘在离雅典七哩的这个孤孤零零的飞机场上。我相信他们有两排步兵保护着。看起来似乎陆军与空军之间联络得不好。在这一种场合，陆军［指挥部］早就应该把这批人召回，不应该让他们继续和居民们一起留在危险的地方。我恐怕俘虏们所受的痛苦是十分严重的。我当然要请亚历山大元帅把这件事彻底调查一下。这事现在进行之中，但是我特别要知道这些人中间多少人是有步枪的，他们受过多少步枪射击的训练？当我们一起在一个前进观察哨时，有一个空军士兵告诉元帅说，他们每年只有五颗子弹以供练习。每一个——我再说一遍，每一个——穿皇家制服的人应该能够作战，不管他所带的是一支手枪还是一支手提机枪。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5年1月8日对于欧洲的供应和救济

在考虑到对欧洲的供应和救济方面，我认为我们对于目前海运困难是不够重视的。

请你安排一下使解放区域供应委员会早日作出一份报告，特别应包括下列各项。对于每一项目之下对海运的要求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1．他们现在所请求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

2．该委员会对于比利时的粮食需要如作出某种建议时，各方对其一般供应情况的反应如何。

3．荷兰的堤坝如果被炸毁而海水进去了，可能为荷兰人民提出的要求。

4．为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按三百克的口粮定量计——还有巴尔干诸国。

5．把船只移交给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以便他们自己去搞进口，特别是从他们的殖民地上起运。

6．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提出的方案。

7．能否办到（1）至（6）项而与英国的进口计划不发生抵触？

8．如果把关于欧洲经济事务的详细项目放在伦敦处理，而仅把原则性的问题留在华盛顿讨论，是否可以避免耽搁？

你应当为今后六个月内的情况订出具体的方案，要说明需要的吨位，并提出怎样可以取得这个吨位的建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1月14日

我一直为了下面这件事而操心。去年9月我们到魁北克去开会以前，我们对于德国战争的结束表示非常乐观，根据记录上参谋部意见是，战争会在1944年圣诞节以前结束。因此，各部的计划曾作了很多改变。美国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2．然而目前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我认为我们为审慎起见，应当把那个可能到来的计划完成日期定于1945年10月1日。你是否肯定，军事形势的改变已经适当地反映到所有的军事部门及其他一切有关部门，而不需要我采取特别的措施?

根据目前的预测是，在整个夏季里，陆地上将有十分激烈的战争，2月或3月起德国潜艇将再肆猖狂地活动；德国喷气推进的飞机方面的领先和战斗机的倍增暗示他们的空军也要恢复挑战。

3．你同参谋长委员会会商以后，关于对德战争结束的计划达到的日期，如有应该采取的措施，请你向我提出。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召集一个参谋会议，和一个战时内阁会议。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让人乘我不备。我想大多数的部门已经因新的形势而调整了他们的年法。事实上他们总是不愿削减，在这件事上倒有好处了。上次官方规定的对德战争结束日期为1944年12月31日。以后我们定过新的日期么？如果没有，我们现在是否也要这样做，又怎样向各部门宣布?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1月14日

鉴于抵达莱茵河以前的大战迫在眉睫，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毁掉莱茵河上面的永久性桥梁。如果空军不能，那么漂浮水雷行么？在战争初期，我们采用这种水雷曾取得很大效果，但是当时的目标主要在于破坏莱茵河上的交通。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456页（原著页码——译者）。

只要德国的主要部队还在莱茵河以西作战，毁坏莱茵河上的永久性桥梁，似乎是个很重要的目标。把它们炸毁，无损于我们越过那条河以后的战局，因为德国人一旦被驱逐过河以后，那些桥梁一定要被他们自己所摧毁。很可能目前所有的那种类型的漂浮水雷太小不顶

用；但是我们花了许多劳力在上面的那种原理或许是值得考虑的。然而空军或许愿意帮忙。无论如何，漂浮水雷对于破坏浮桥非常有效，德国人所有的浮桥为数一定相当多。

2．请勿迟疑，赶快把这件事的细节上的研究工作交给所属单位。

研究和发展的优先权

首相通令：1945年1月15日

在战争的现阶段，凡是可能要在1946年年底以前应用于作战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必须享有最高的优先权。

研究人员和制图员极感缺乏，工业上为准备转入和平时期的生产及民用航空的发展起见也需要此等人才。

因此现在手上所有的一切军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必须按现行的德国战事结束及日本战事持续的假定，立即重付审查。凡是不可能以相当大的规模用于1946年下半年的战役中者，应该放慢速度，或者暂时放弃，以便尽量集中力量于其余部分，而且可以腾出一些人力到民用的生产方面。

各部门也必须重行审查他们现在搞改进的实际工作，特别要注意到对将要过时的武器和配备（包括飞机在内）的改进工作，以便除对作战或保全生命有重大关系者以外，其他一切都可省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1月19日

应该作好安排，让大量搁置不用的固定的高射炮在原地得到保管和养护。我不赞成把辛勤设置的炮台拆散。其中的人员可以调动，仅留少数人维持看守。不然的话，我敢断言，几个月后，我们将发现我国西部和北部的防卫设施必会拆除得一干二净，万一局势有变，我们差不多得要从头做起。我们现在要的是人员。

2．我反对所谓"低级步兵旅"的说法。这种称呼断然不可再用。如有分别的必要，可以把他们称为"后备旅"。

首相致农业部：1945年1月22日

我对马铃薯的缺乏，感到非常关心，因为我们传统上一直以此为主要食品。

农业大臣既然远在美国，农业部应给我一份简单的报告，要说明这种东西缺乏的原因何在，现在已采取什么补救的措施，到什么时候

情况才可以好转？报告不得超过一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1月25日

请你把我们情报机关在以前的两个不同日期所作的预测［关于德国战略及抵抗意志］，及现在的预测各作一提要给我。

每一提要不得超过十五行。在我没有机会读到这些提要以前，不得传阅。也不要使有关的军官们知道我们正在把他们几个月以前所说的同现在所说的两相比较。这样只会使他们沮丧而已。

2月

首相致雅各布少将：1945年2月6日

这一切似乎都是形而上学的烦琐之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对德战争期间，我国要有二千六百万吨的输入额是不得减少的。还有，对目前已批准的我国现存货额不得有所侵占以至有所降低。如有短少应作为营运损耗来分摊。对于我国重要的必需品的输入如有侵犯，应该当作各政府之间头等重要的问题，加以力争。这样对于你的形而上学将发生什么影响，请你向我汇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及伊斯梅将军：1945年2月6日

地中海司令官告诉我，他听说希腊海军的俸给即将减去百分之九十七——就是从每星期五镑减到三先令。如果真要实行此事，或与此类似之事，以作为希腊经济方面最需要和最适宜的措施之一，在目前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无论如何不能听其实现。有一个办法是在三个月到半个月内由我们来付这笔差额。我深信希腊船舰对于地中海司令官是非常有用的。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5年2月20日

不列颠部队的工作在报纸上很少被人提到，而英格兰部队的工作简直从来没有人看到论及。请你给我一份东西，要说明自战争开始以来英格兰人伤亡的最完全的数字。我想他们至少是联合王国和英帝国其余部分总数的两倍，也可能是三倍。平民的伤亡也应该包括在内。让我看看有什么补救办法。请你不要局限于我所提出的问题；你还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2．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以伦敦人的伤亡为根据。是否可以说伦敦的公民，包括军人和平民，所受的损失多于整个不列颠帝国，或多于联

合王国的其余部分，或整个不列颠帝国再加上联合王国的其余部分？我是否要利用这些事实，或怎样利用，我自己会加以判断。但是我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①我得悉从大战开始至1945年1月31日为止联合王国约有八十三万人死亡、受伤、失踪或被俘。其中六十六万四千人是英格兰人，而五个英格兰人中有一个是伦敦人。英联邦其余部分的伤亡约为三十一万七千人。

伦敦人的死亡率是一百二十人中有一人，英格兰人是一百六十五人中有一人。其次是新西兰，一百七十五人中有一人。其他自治领平均为三百七十二人中有一人，至于美国则为七百七十五人中有一人。

首相致财政大臣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2月23日

这种花费很大而大部分不必要的调查［对于轰炸机联合攻势的效果］，我是不赞成的。目前三军部门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当然要为大大扩充后的许多新人员寻找新的工作。

希望首先能依靠财政部来处理这样一类要求。我认为所提出的整个作法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可以放心说一句，这个特殊的组织不会总结出有助于对日轰炸的教训。如果美国喜欢从事于这样的调查，那不过是他们的浪费财力的方法之一，以我国的穷困是无力追随的。然而，以盟国的关系，他们或许会把调查的结果让我们知道。

2．关于这件事我本人准备力争到底。我认为财政部应该首先顶住，而财政大臣应该反对这样的计划，人力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指令：1945年2月26日

1．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显然超过了我们资源能力所允许的范围，而且我们制订计划时所依据的优先次序也有修订的必要，以便获得必要的缓和作用。惟有我们的民用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充实以后，才能维持我们的作战努力。我们特别要定一指标，即1945年上半年分配给贸易部的劳动力，一共约需增加二十七万五千人。

2．人力的分配应该受下列原则的指导：

（1）第一优先权当然依然属于为尽早击败德国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必先保持在欧洲的陆军的第一线实力，而且重要的必需品，像

炮弹之类必须满足供应。不过，在1945年下半年，欧洲方面我国空军实力的初期减缩是可以接受的。

凡是仅仅为供欧洲战区之用而设计的飞机制造或其他作战物资的制造，如果不能于1945年年底以前完成者，千万不要把人力用在那上面。

（2）除（1）项以外，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满足适当发展民用生产事业的基本要求。

（3）我并不主张改变最后要对日本部署的全面武装力量，但是这些武力的集结和配备，包括后备部队在内，不妨稍缓。军火的生产计划，可按这条总的原则来重行审查。

（4）现有的装备，如果类型虽然较旧，但适于对日作战之用，那么我们应该保证不把人力用于大量制造新式的和改良的装备上面。初期装备的尺度，假定的消耗率及预备补给品的等级都应该加以仔细审查。非十分必要的装备项目应该予以剔除。供应方面过求完备便是奢侈，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提供。

（5）这个指令的意思并非说当缺乏某种专用的装备时，要制造的新装备不需具有优良的品质。也不是说有了若干现成的较旧而可用的设备库存，便不许制造少数改进型号的装备。不过这限于有特殊重要性的项目而已。

3．应请大臣级的人力委员会遵照此令的精神，重行审查人力方面的情况，必要时并与参谋长委员会及战时联合生产参谋部共同商量。

3月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2日

雅尔塔会议既已开过，我们必须立即决定怎样解决接着出现的我国船远大量缺少的问题。

进口的计划切不可缩减。在其他方面也可能要实行节约，但是主要的削减似乎应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方面的军事航运。

三军要求今后四个月内到这些战区去的航行次数每月为一百二十二次。我则认为每月八十次已是最高之数。

请你赶快告诉我，这样对于我们的一般航运情况将起什么样的缓和作用，同时对于我们的军事计划将有什么影响。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3月5日

我一心一意要尽力使波兰能自己当家作主，并使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波兰军人乐于回到他们的本国去。如果这一层办不到，那么我们必须把波兰军人安插在不列颠帝国之内，要容纳这些勇敢而有用的人是容易的。首先，毫无疑问可以用他们来驻防德国，相应减轻我们的军事负担。

2．虽然，总有一定数量的波兰人，他们因为刻骨仇恨俄国而不愿回到波兰去。如果我们的劝说工作做得成功的话，这些人的数目是不会多的。对于这些人应该容许其有入英国国籍的机会，即使他们对于回波兰后的生活有着不合情理的看法。

首相致财政大臣及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3月5日

我即将通知有关的三军大臣，说明我要让他们把［英国轰炸研究团］这件事先同财政部会商，而且这个计划要像和平时期一样，先经过财政部的彻底审查，我们有了财政部对于这项开支的充分有效的保障，然后向内阁提出。尤其是，这样庞大的一个计划，应该精确算出它的费用共需多少，同时也要估计到它对于恢复民间生活的其它方面有什么损害。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5年3月5日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莫尔文学校的校舍曾被海军部征用。

后来，据我了解，又被飞机生产部接管以作研究之用。莫尔文学校的学生因而求庇于哈罗公学，哈罗当时因为伦敦空袭而学生一空；但是现在希望投考哈罗的学生已经大大增加了，如果莫尔文的学生依然留在那里，那他们将无处容身。两校的理事们都迫切希望目前的情况能够不再继续下去。我很乐于知道你的意见，你部是否有可能放弃莫尔文校舍的使用，以便该校重返旧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7日

我记得在意大利的波兰师是用英国配备装备起来的。难道这种东西现在没有了么？这两支额外的波兰部队，现在无论如何最好予以装备，为此之故，我们不用迟疑，就取之于后备队好了。

2．关于配备的规模，应当有很大的灵活性。某些军队编制，虽然不一定能挡得住战火的冲击，但当此战争将近结束之际，却是有用处

和需要的，对他们那就不应墨守成规，刻板对待。把这些波兰部队用于占领德国，可以减轻我们人力上的紧张，在德国一旦崩溃以后，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为此之故，他们就不需要全面备战时所需的配备和运输工具等等。

首相致粮食大臣及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3月9日

附件是农业大臣向我提出的关于增加生猪和蛋品的建议。这些建议似乎大有好处，小麦既然比几乎所有的粮食商品为多，那就不能把这些建议看作是不切实际的。

请你们给我一份你们关于此事的共同意见。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9日

我想起了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意见。

第一是关于儿童的补助金。这笔钱当然应该免除所得税而且应该视为儿童的财产，对吗？这样做是不是省却许多麻烦？这样要多花费多少钱？

2．今天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大臣们有权削减或停发男性军人和女性军人的家属所领的补助金的议案。想到我们的目的既在于鼓励生育和加强儿童的营养，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那类人不许有此额外的恩惠；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决议可能产生一种成见，使人对于我们每年仍须付出巨额金钱的措施，大大减少其好感……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3月9日

新的希腊陆军和海军现在按照中东英军的待遇来给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的报酬必须和希腊国内的情况相称。

2．不过我所耽心的是，他们的海军曾有出色的成绩，他们的陆军，人数虽少，却是将来新的希腊陆军的骨干分子，他们的工资突然大大削减是否妥当。有没有可能，先给他们一个通知，说明六个月以后他们将恢复到希腊的工资标准？在当前的时刻去搅乱他们的心情是不幸的，特别是在我们极力想把我们的军队撤离的时候。我想这个得失攸关的数目也不会太大。在以后六个月中，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和希望的标准之间的差额付给他们？这样要花费多少钱？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5年3月10日

谢谢你的意见书［关于劳动管制及关于从武装部队中解除兵役的人员］。说实话，我不知道击败德国以后还要使用全权统制的办法。例如，有一个作家，一个剧作家，或一个艺术家，他本是从陆军甲类人员中解除兵役回来的，虽然他的研究并没有产生出直接有用的成果，你在理论上是否有权命令他离开他的专业，而到煤坑里去劳动？你是否有权叫一个属于前一类而现正照管自己耕地的人到钢铁厂里去，虽然他本身并非真正的农民？有一个士兵或军官，在海外打了四年仗，现在他说要休息一年过他的安闲生活，但并不要求政府维持其生活，你是否有权叫他到石矿上去？

2．在我看来，这些可怕的、压倒一切的权力，政府只能在危急存亡之际，才可使用。关于这些事情，在以前我同你的简短谈话中，我的了解一向是，甲类人员和那些服役期满而从军队里解除兵役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是未满服役期而因身为骨干人员优先解除兵役者，当然要服从分配到特定的工业部门去。

3．你提到"一种最紧急的基本性工作"。不知你所指的是何等工作？强迫一个人去担任十分高级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例如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当科学家，你却可以强迫他去打扫实验室。打扫之职当然不是所谓"不能找到适当人选的，最紧急的基本性工作"。你显然不能强迫一个医生去看病，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你是否将依据职权叫他去种植饲料蔬菜？

一个吉卜赛人服兵役期满后，你是否准许他回到他的吉卜赛篷车去？一个由于勇敢战斗而身上挂满勋章的退伍军人，如果他现在要当一个著作家，你是否准许？一个已经充分就业在从事自己的专长的人，你是否准备不顾他的志愿而把他调到一种基本工业中去？如果不，那么你认为哪些种类的职业才是适合这种目标的？对德战争终了以后贝文青年①的遭遇又将如何？如果其中有人要想上大学或者去打日本人，你是否也强迫他们到煤坑里去？

①贝文青年原文为BevinBoys，系指贝文（E．Bevin）任劳工大臣时以抽签方式征调到煤矿工作的青年工人。——译者

4．要求在战时出于无奈已经勉强还清当兵之债的人令其担任高级任务，要增加这些例子是容易的。至于强令他们担任寻常的体力劳动可能恰恰是挤掉那些需要工作的人罢了。

依照我的原则，只有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才可以作这些极端妨害个人自由的事。

5．我个人认为对德战争终了以后，这种对于全国男女全面统制的权力，不能维持很久。我不知道内阁曾经赞成过这种有深远影响的原则上的决定。许多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件事我当然主张要讨论或重行审查。

6．我可以说上面这些话都是以原则和理论为根据的。我相信，实际上你当劳工大臣的绝不会容许诸如此类的难题发生。一个英国人，除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以外，应该认为仍然是一个自由人。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5年3月10日

你2月19日关于青霉素的备忘录已收到，谢谢。我们终于能在此地真正大量生产，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听说我国所产的青霉素其质量不及美国制品，因此又不免感到不安。如果真有其事，我相信不久就会纠正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

等到产量除了供应军用之外显然已有多余的时候，你一定要再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怎样计划把更多的产品供给民用。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5年3月10日

"托管制度"一语仅仅用于雅尔塔会议，只适用于属于"领土代管"讨论范围内的土地。这是有必要的，由于托管所依附的权力机关，旧时的国联，已归于消失。将来再有任何安排，都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内。我们对于托管制度的维护，确然不受约束；但是不存在把非托管的英国属地交付任何形式的领土代管问题，除非我们自己自愿提出。我个人是反对这种偏离这个原则的做法，但是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很有可能受到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像美国、俄国和中国等的敦促去同意这样做。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5年3月10日

你们的文职大臣［在海军预算］的辩论中说，当此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正是扩建我们造船厂的大好时机，等等，我听到了大为吃惊。你们必须认识到，目前一直由皇家海军所执行的任务，战后将有很大一部分为空军所接替。无论如何，除非受和平时期财政部审查的通常限制（只要这种制度存在），不得作出影响战后政策的任何决议。请你

给我一份关于目前扩建皇家造船厂的方针和计划的报告，连同费用的估计。

首相致财政大臣、贸易大臣及农业大臣：1945年3月14日

我听说人们对于政府关于给与妇女耕作军①战时津贴的决议颇有不满。如果能作出一个计划而不会引起广泛的反感或招致重大的损失，那我们就应当明智而公正地采纳这个计划。有人向我提出了下面一个计划，我希望你能加以审查，并且告诉我是否合于上述原则。

①Women's LandArmy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志愿从事农林工作的组织。——译者

那个建议，主张妇女在离开耕作军的时候应该领受一份额外的配给票，还有一份数目相称的补助金，因为考虑到她们所放弃的配给券超过了她们治装所需的特种工业补贴。

请你们火速审查。我是一无成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一直在研究帝国总参谋长3月10日的总结报告中所记载的欧战中截至最近为止的伤亡数字。

在2月中，据我了解，美军的伤亡人数比我们的大二倍半，而在进攻发起日，双方的数字约略相等。从6月6日至（次年）2月中，以兵力数字平均计算，美军受伤亡危险者约为英军与加拿大军的两倍。

自从D日起，美国人丧失了七万一千人而我们损失了三万三千人，为二又八分之一与一之比。因此我们两盟国之间，兵力的比例同死亡的比例，大致相同，只是美军方面的损失略为重些罢了。

据美军的报告，美军阵亡与受伤人数为一与四又四分之一之比；至于英国或加拿大士兵阵亡与受伤人数则为一与三又四分之一之比。在意大利，亦是美军受伤者与死亡者之间的比率高出于英军，虽然在北欧，差异显然没有如此之大——三点五比三点一。除非我们假定英国士兵受伤后比美国士兵容易死亡，很难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要末是问题在于"受伤"这个名词的定义上面，因为两国军队所冒的险和所遇的武器都是相同的。我很想知道陆军部对于这一点有何解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3月18日

这份［从荷兰外交大臣］那里来的抱怨我们的材料在两个方面是影射到空军部和皇家空军的。首先，说明我们扰乱火箭的所作的努力多么无力。其次是瞄准方面非常之差，因此造成了荷兰人所遭受的屠杀。这件事必须加以详尽的解释。

我们曾收到许许多多的报告，都是关于我们对荷兰境内形迹可疑的德国秘密警察房屋和其它特定目标是如何进行高度准确的轰炸的。但是这篇材料却清楚地指出了那存放火箭的树林以及铁路线，如果切断铁路线就会减少火箭的供应。这一切目标，早就应该从空军情报处拿到。对于这些地点不去准确地和经常地袭击，却只在这个不幸的城市［海牙］上空，肆意投弹，对于火箭发射场，毫不发生效果，只伤害了无辜人民的生命，并挫伤了友好人民的情绪。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知道外交部的工资又增加了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三镑之数。这样大量地增加，其主要原因何在？此事是怎样同财政部解决的？你的官员们对此有没有作过仔细研究，还是仅仅凭战时的权限就这样办的？

现在欧洲战争的顶峰既已过去，财政方面的控制应当恢复有效。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不明白你现在为什么不投下你们的传单，你应该同新闻大臣商谈一下关于向海峡群岛广播的一些特写文章。我不大相信有可能把这个题目放到我的广播里去。这些广播应该作一整体的考虑，而不是像目录那样作一连串的讨好的通告而已。我已经有十五个月没有向全国广播了。

首相致总督导员：1945年3月18日

请你为我一查约在1888年时寇松、布罗德里克及沃尔默都因父丧而申请免上贵族院去的呈请或议案。

为了父亲之故而使儿子的政治生命归于消灭是何等可怕之事，凡是在时间上来不及进身下议院者，必然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遭遇。

首相致威尔逊元帅：1945年3月19日

我希望你能通过私人谈话把下面的话传达给马歇尔将军：

首相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援助他们，但却坐视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因缺乏军火而被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那历史对我们的评价将是很糟糕的。因此他希望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我们能一致同意不拘小节。你应该代我向他问好。①

①马歇尔将军第二天就采取措施了。

首相致阿什顿先生：1945年3月19日

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央总部或党的领袖们已发出通知，在应届的选举中，凡年过七十者不得充当候选人。我当然希望及早知道这种限制是否也适用于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3月25日

据我看来，已有人提出主张：（甲）已发还的拖网渔船应赶快更好地装备起来；（乙）发还更多的拖网渔船，特别是高级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准备怎么办。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就不得不向内阁提出。

首相致诺曼·布鲁克先生：1945年3月27日

房屋供应小组会议定于星期三下午十时举行。

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打败德国以后第一年内的劳动力供应问题，这当然包括从军队里解除兵役的，从建筑房屋的特别单位里让出来的，也包括从军火工厂等单位解雇出来的人。在战胜德国后第一年中，八十万的最高额和五十万的平均数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准备把从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时起，从陆军中解除兵役义务这一整个问题作一番研究。凡是不按照顺序而回来的人当然放在指定的类别里。我也在考虑怎样组织特别流动单位，订一个二三年的合同，从事准备基地或建筑平房。这方面的人力，当然主要从陆军工兵中吸收过来。

我们必须弄清地方当局的意见。当紧张状态依然存在的时候，全国政府的权力必须多占优势。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5年3月28日

你们没有理由说道皇家空军挫败了"V"武器的袭击。皇家空军参加了战斗，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显然赶不上高射炮部队，更远不及陆军在肃清加来海峡省的全部"V"武器发射设施时所取得的功

绩。不然的话，即使我国空军出其全力，敌人的飞弹不久仍将对我们发动一次新的歼灭性袭击。

关于V2武器，皇家空军至今无法对付，也没能力去对付。

我认为夸大自己在对付"V"武器方面的功绩以减损不列颠战役的光荣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只会引起广大人民的嘲笑而已。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29日

从我们在大陆上的进展看来，我们有理由把雅尔塔会议所定的欧战结束日期加以修改。我已经把这件事同参谋长委员会谈过，他们要求给予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二星期后，我们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但是为了作必要的研究起见，我们一天也不能耽搁。因此，你们的人力委员会现在订计划时，应该假定欧战结束之期，不会迟于5月31日，但要记住，如果我们在德国受到意外的挫折，我们可能仍然要以雅尔塔的日期为依据，相反地，也有可能德国会提前崩溃。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①：1945年3月29日

①参阅第二十五章，第382页（原书页码——译者）。

不瞒你说，自从我们具有成果的雅尔塔会议以来，我一直以关切的心情来观察与我们有共同利害的事态的发展。我们在那里达成的一些决议是一些很好的决议，而且多半已经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看到你能找出互相了解的一个共同基础，便是战后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的最好保证。正因为这些决议引起了希望与期待，它们的实现情况也正受到最密切的注意。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感到失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会议中所达成的政治决议，特别是有关波兰问题的那些决议，在贯彻方面还缺少令人鼓舞的进展，不符合世界的期待。我实在感觉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在许多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你国政府有这样显然冷淡的态度。我们在雅尔塔既已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我相信我们三人能够，也一定要廓清从会议以后所产生的任何障碍。因此在这个电报中我要彻底坦白地把我所看到的问题提供你考虑。

虽然我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波兰谈判中所遭遇的困难，但我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体现出来的协议。我真不了解为什么罗马尼亚最近事态的发展被认为不在该项协议

的范围之内。我希望你有时间亲自查阅一下我们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来往函电。

毕竟，我们在雅尔塔所达成的协议中，其最足以引起大众注意而当前最为迫切的部分就是关于波兰问题的那部分。

你当然知道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委员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的政府对于克里米亚决议有着不同的解释。为了消除误会起见，我把我对于该协议中几点的解释提出如下，这几点同该委员会在莫斯科所遇到的困难有着深切的关系。

到此时为止，在历次讨论中，你国政府的主张似乎是，经我们同意应该组成的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几乎是现在的华沙政府的继续而已。我认为这同我们的协议或讨论都是不相符的。诚然，卢布林政府要加以改组而且它的成员要起重要作用，但通过改组必须产生一个新的政府。这一点在协议的本文中有好几处的地方说得很明白。我必须向你说清楚，任何解决办法，如其结果仅仅是薄薄一层伪装下面的华沙现政权的继续，那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将使美国人民认为这是雅尔塔协议的失败。同样明白的事情是，由于同一理由，华沙政府根据协议无权主张由它来选择或排斥受该委员会邀请去莫斯科协商的波兰人。难道我们不能同意首先由该委员会来负责选择波兰领袖到莫斯科去协商，然后发出请柬么？如果这样办得到，那么我就不会强烈反对让卢布林集团先去，使他们可以充分熟悉雅尔塔决议在这一点上彼此同意过的解释。为便于取得协议起见，委员会可以先选出少数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由他们来提出其他人选以供委员会考虑。我们不曾也不会排斥或否决莫洛托夫先生可能提出来协商的任何候选人，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提出对克里米亚决议的意图抱有敌意的波兰人。我想请求对我的大使给以同样的信任，这不能算要求过高吧。事情很明显，如果委员会选择这些波兰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要与华沙政府分享，那么协议的基础将遭到破坏。

上面所说的是一些直接的障碍，这些障碍，据我看来，曾使委员会在这件大事上不能取得进展。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建议，它们原不在协议范围以内，却对于我们所寻求的结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截至目前为止，这两个建议都没有被你国政府所采纳。我所指的就是：

（1）在波兰应该有最高度的政治安宁，政见不同的团体应该停止一切相互攻击的行为。我们各自运用我们的影响以达到这个目的，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2）鉴于协议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委员会中英、美两国成员的代表应该得到允许访问波兰，这似乎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希望能够向你表示，这个波兰问题的公正而迅速的解决对于我们的国际协作计划的成功发展是成败攸关的。当我们在克里米亚争取达成协议之时，那种种不利于盟国团结的困难和危险，使我们忧心忡忡。如今波兰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些困难和危险必将尖锐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深信你知道在美国要贯彻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对内的或对外的，必须得到人民的真正的支持。美国人民一旦下定了决心，政府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加以改变。我提出这一个事实，是因为你的来电中末一句提到莫洛托夫出席旧金山会议一事使我怀疑你对于这个因素是否予以充分的重视。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30日

你的备忘录（附有政府各部门新闻发布组委员会的报告）使我大为不安，而且这件事如果提到内阁，我多半要主张所有的发布消息的机构，一律削减经费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我主张设立一个部长级的委员会在各部中间分担其责。同时也许你会让我知道，大战前一年里发布消息的工作的费用是多少，今年预备提出的是多少，去年一年中实际报销的是多少。

我总是尽力在帮助调度支出。你认为我感到十分失望，你的想法很对。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3月30日

由于西线的进展及海军部所估计受德国潜艇攻击的船只损失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损失，我必须要求把百分之十的高级拖网船在4月内解除军役，5月内再解除百分之十。至于6月内解除的数字，以后视战事形势如何，我们可以再行讨论。我相信你能照此指示去办，无须我把这事作为密件向内阁提出。

英国的食品供应，对于军事及对于全国人民同样都是重要的。

2．请你们也告诉我，这些船只如何保留船上的炮，是否可以出海捕鱼，如果要改装作运输之用，估计每只船需要多少时间。当我要求把已解除兵役的那批较旧的拖网船加快改装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大部分已经破旧不堪，不适宜于往来港口之间，因此这件事对于你们损失不大。

附录（3-4）

4月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5年4月3日

（把副本送交外交大臣）

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你我二人都抱定决心以最可能坚强的立场来对待俄国人对波兰的态度。惟一的问题在于怎样可以做得最有成效。很明显，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和美国已采取的路线，即力促俄国派遣最得力的代表团到旧金山去。无论如何，俄国的态度必须根据它对待总统和我以完全一致的意见拍发出去措词非常严肃的电报来作判断。在我们没有收到答复以前，谁也不能拿定主见。

2．如果答复完全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想俄国人大致不会到旧金山去。他们宁愿站在卢布林波兰人一边，斗争到底。

那么又提出一个问题即旧金山会议要不要开。我们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安东尼和我对这事预计一下，都认为如果俄国人由于执拗而阻挠这个世界会议的召开，那么对于我们的事业和威信以及对于一个自由波兰的事业，都是很大的打击。俄国人会觉得只要他们不出席，世界性的行动就瘫痪了。虽然对于这个会议我从来也没有热心过，但到那时候我倒要对它变得非常热心了。这样就等于是其他的整个友好世界方面自甘示弱，这远超过目前开会的不便条件。如果俄国加以拒绝，我深信，我们惟有拿事实给它看，文明世界是不怕它的，也不用依靠它，而且文明世界的组织，它不来也要照样召开，除非它自愿进来。毫无疑问，如果它坚决不理睬我们，我们应当作适当的变更。

3．如果仅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个傲慢的姿态，以英、美两国为首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大会的图画便搁笔画不成了，那给人们的印象该多坏啊。相反，美、英两国召开的会议，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其他各国都出席而独缺俄国，这却是对于俄国的大大谴责。不但如此，此刻

英、美的军事力量大于俄国而且除俄国本土及其征服的卫星国以外，几乎达到全世界。人类的希望在于哪一方是不用置疑的。

4．因此事态的转变，即使不幸像我在这里所说的，我认为丝毫不用迟疑，会议仍旧要开。Lesabsentsonttoujourstort（缺席的人总是错的）。没有别的东西更能清楚说明苏联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逃避开会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最富于战术意义的道路，也是在讲英语国家的军队和其它各种力量领导之下，全世界人民大众所应该走的正正当当合乎道德的路。

5．我所提供给你的这些理由将决定我的行动，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后果。务必请你加以仔细的考虑，看它们是否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还得请你永远要记住，在各种不同的大问题上，我们所走的路不能超过美国所愿意走的。

无论如何，我们得等待：（甲）俄国人对于我们给斯大林的照会的答复；（乙）确悉俄国人是否拒绝出席旧金山会议；

（丙）确悉在那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是否坚持下去。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我一定竭力主张支持他们。

6．你说你"只能信托你自己的本能"，我却在漫长的一天的终了提供给你这些个理由。

首相致主计大臣、雅各布将军和机要室：1945年4月3日

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这些文件［关于法国北部火箭发射场］，但是我深知陆军在扫荡海岸地区所建立的功绩是使我们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要轮到高射炮队，至于空军可以和他们分享其功；但是如果遗漏了蒙哥马利元帅的军队，包括加拿大军队在内，他们在扫荡海岸地区方面所立下的唯一有决定性的大功，那是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4月3日

继上次我的关于解除托网船军役的备忘录以后，现在你或许要知道的是，我所提到的要减去百分之十的那个总数，大约是四百二十五艘被征用的内海英国拖网船；这些船只是渔船中的精华。这中间，4月份我要接收四十二艘，但是5月份，除非战局有变化，我要百分之二十。6月份我们可以再考虑。

我希望海军部能为国民作出贡献，使这些船只能最迅速地移交过来，并且检查一下它们是否可以作捕鱼之用，就海军部来说，是充分发扬海军的机动精神。也许你不知道"英国人捕获的鲑鳕科鱼类"在1938年为七十五万吨，而在1944年仅有二十四万吨。

首相致农业大臣、粮食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4月3日

你们关于增加国产猪肉和蛋品的备忘录。

一切事情取决于对德战争的进展。我曾经根据推测定了一个1945年5月底的日期，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对德战争也很可能会提前结束。无论如何，在4月底以前，我们可以更有把握而看得更准确。没有理由说，不要根据4月30日作为战争结束之期而去准备并分配运输任务，但是把详细的计划给我看，以便参谋部可以考虑是否过于冒险。这是一桩好事。

2．请你们千万别放弃蛋品计划及为1946年春季十足生产所需的小鸡。

3．千万不可缩减制威士忌（酒）用的大麦的生产。这种酒，要陈上好几年才行，既是出口的珍品，又能换回美元外汇。想到出口方面其他种种困难，若不保持这种英国特产的珍品，真是太无见识。

4．军事运输大臣应该拿出勇气来，别让军事要求的重担压得他头昏脑胀。全国人民有权利得到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

如果在4月底以前由于德国投降而手上骤然承接了许多运输任务，岂非冒了很大的危险。

5．当然应该请财政部准许依照上述假定向普拉特河国家①购买谷类二十万吨。这要花多少钱?

①普拉特河国家系指南美的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译者

6．希望你们共同商量，根据我所给你们的值得考虑的提示，作出更大胆的决策，我当尽力予以支持。修订之后的文件可以分发给内阁。但请让我先看一看。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4月4日

同海军部商妥把移交战舰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处的事件提出于某一次的内阁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将有自治领的部长应邀出席。然后当场在会议桌上全部无代价地赠送给他们。

海军部应该首先提议。不要提出财政上的条件。单就金钱而言，我们欠加拿大的已经太多，而且我们表现这样的姿态，其效果要比同这两个国家争论如何将军舰折价抵偿债务的作法好得多。目前的时刻不应该采取"贪小失大、尖刻计算"的政策。我们要么自己保留这些船舰，要么送给他们。如果海军部认为可以的话，现在正是以最友好的方式赠送给他们的时候了。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①把这件事向有关方面提出。

①引语出自《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意思是：真心行善，善报必不在远。——译者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4日

应该注意"inadmissable"①一词的拼写上的错误。我在外交部的电报上已经看到过好几次了。

①正确的拼写为inadmissible。——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7日

我的看法［关于东南亚将来的行动］有如下述，如有必要，我当循着这样一类的方针，通过威尔逊元帅同马歇尔将军商讨这个问题：

"在上次及此次战争中，我们发现在一切事务中有一件危害性极大的事情，就是把超过一切的绝对优先权给予某一系列的作战行动或某一类的补给品。一经规定之后，凡是享有绝对优先权的人就把他们所要的东西丝毫不剩的全部拿去，由他们独权支配，毫不考虑对于次一等的优先权造成的损失。

例如，享有绝对优先权的某部门需要某一种商品五吨，他们就毫不迟疑拿走了这五吨，虽然其他重大而紧要的优先权者一共只需要这种商品一百十二磅，他们也置之不理。这种普遍的损害是由于没有比例观念所造成的。

在此次战争的军务来往中（大西洋两岸多半如此），我们在派定第一优先权的同时，还跟着规定应该完成的任务，使前者所赋予的权利有所限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只顾主要作战方面的绝对优先权而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去兼顾其他行动所需的数量虽小而重要性不小的补给品。任何建议，如果提出时毫不顾到比主要行动规模显然微小而我们

认为确然重要的其他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表示愤慨，并加以抗拒。因此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可用合理的讨论来得到解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8日

关于拟议中的英国轰炸研究团。你要把这么许多钱和我们重建国家所需要的这么许多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用于我认为收获很小的一件工作，我非常遗憾，不能同意。你要求一千个人，而其中一半是高级专家。我不能想象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足以抵得上花去这许多我国所剩下的力量资源。

我主张给你三十个专家。这些人员配合上以后几个月内散处于德国各地、可以暂时抽调出来的大量空军地勤人员，是足以帮你发现你所感有兴趣的各点的。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8日

若不是在美国的和现代化的压力之下，我们把哈布斯堡皇室赶出奥地利和匈牙利，又把霍亨索伦皇室赶出德国，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造成了这些真空地带，才使希特勒这个怪物有隙可乘，从阴沟里爬出来登上了那些空着的宝座。毫无疑问，这些见解是不合时宜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5年8月8日

在本星期内我当然要找个机会同你和第一海务大臣见面，但是我仍然指望关于把拖网船解除军役的并不为高的要求能即时得到满足，以便我们的渔民能开始工作，也解除了我国食品的十分紧张状态。行动不得迟缓。

首相致贸易大臣：1945年4月14日

增加平民衣服的供应是绝对必要的。我看到的计划暗示说明欧战胜利之后民用衣着将感奇缺，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竟然发生这类事，这将严重损害贸易部的名誉。我2月26日的命令执行以后，你需要的劳动力可以逐渐大大增加，我相信服装业方面很早就可以分配到足够的人手。

如果这样还不足以保证秋天时人民可以有充分的衣服供应，我十分愿意考虑抽调多至百分之二十的军服制作人员，即使军服供应因而推迟，也在所不顾。1945年的人力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命令：1945年4月14日

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家同意，为了规划生产和支配人力起见，宜假定一个对德战争结束之期，最早为1945年7月1日，最迟为1945年12月31日。自从会议以后几个星期以来，德国军事形势恶化之快远超出我们之预料。西线的瓦解，在西部有一大部分军队的被歼灭，以及实际上已等于枯竭的石油贮藏量使敌人处于一种无可挽回的局势。现在我们有把握可以看清楚了，有组织的抵抗将在这个夏天结束。因此我倡议我们现在一切计划应该决定以5月31日作为确定的日期。如果我们的工作都以这个日期为标准，即使战争的结束提早或推迟一二个星期，我们大体上不会有什么错失。

2．财政大臣的人力委员会将负起责任在全国复员期间交卸他们的任务，正像他们在全国动员期间承担起他们的任务一样。他们首先应要求三军部门作出一份报告，说明他们的机构什么时候可以做好解除兵役的准备工作。极端重要的事情是，三军人员解除兵役的开始之期不得超过对德战争结束后六个星期。

3．参谋长委员会应该立即送交国防委员会一份报告，说明他们计划部署多少兵力来参加对日战争。这些兵力应严格根据在假定的对日战争期间内能够及时派往参战的人数。等到这项估计完成之后，应当算出为支持这些兵力需用多少军火。还有，在印度及远东的后勤准备工作，如有必要，应予以调整。

4．然后，人力委员会应制备一份自1945年6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止的平衡表。我要求三军部门和劳工部保证在这个期间内，作出大大超过原来计划的进展，把兵役额和军火工业从现在所建议的标准降低到最高为国家二级的标准。

5．我相信我在上面所举出的各步骤的工作可以及时完成，以便将其结果能在5月中间提交战时内阁。

首相致劳埃德·乔治少校和杰弗里·劳埃德先生：1945年4月15日

据我了解，关于对德战事结束后，放松汽油配给的主张在华盛顿的讨论中曾提出考虑。

我认为从欧战胜利之日起尽快放宽居民使用汽油的限制是件重要的事情。如果对德战争很快结束而供应情况允许的话，那么6月1日应该可以恢复基本的配给。请你给我一份关于行政上准备的报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4月16日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英联邦在加拿大的全部空军训练计划要这样突然打消。有许多人为此事而感到苦恼。其核心力量原应予以保存。我对于你们的各次来电虽然同意，但请勿再催逼。

首相致公共工程大臣：1945年4月23日

我在星期六的报纸上看到一段文字说白金汉宫的修理工程，不能享受优先照顾，国王和王后将完全和平常人一样看待。我反对这种宣传。我认为这并不表达这个忠诚的国家的人民的感情。

不仅如此，皇宫是为全国而保存的，适合公共的用途。在以后的六个月内，白金汉宫或圣詹姆士宫中很可能要接待或款待许多欧洲的显要人物。如果这些地方不时常加以适当的修整，国际上的往来将会受到影响。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23日

我认为在英国世代相传的熟悉的地名不应该为了迎合当地外国人的时好而加以改变。如果一个地名没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就应当按照当地的习惯称呼。然而君士坦丁堡永不可改，虽然为了愚蠢的人起见，后面括弧之内可以注上一个［伊士坦布尔］。至于安戈拉，因安戈拉猫而久已为我们所熟悉，我竭力反对把它降格成为安卡拉①。

①安戈拉（Angora），为土耳其首都，1930年改名为安卡拉（Ankara）。——译者

2．顺便说一句，你应该注意到，凡是改变他们的城市名称的人们经常遭遇不幸。命运绝不饶恕那些破坏传统和过去的习惯的人。只要我对这事还有发言权，我就是禁止使用安卡拉这一名词，除非用在括弧里放在后面。如果我们不出来反对，几个星期以后，会有人要我们把来格霍恩改称为里窝那①，而英国广播公司会把佩黎斯（Paris）读成"巴黎"（"Paree"）。外国地名是为英国人的方便而称呼出来的，并不是英国人为外国地名而称呼的。我把写这个节略的日子写成为圣乔治日②。

①里窝那，意大利文为Livorno，英文译名为Leghorn（来格霍恩）。——译者

②圣乔治日就是4月23日。——译者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5年4月25日

陆军部情报司认为俄国人使德国人遭受伤亡的数字实际上共有多少？他们是否可能已经杀死了或俘获了一千万德国人而留少许给我们和美国人？我个人认为大概半数是近情的。①

①陆军部估计俄国人杀伤了德国人七百万。

首相致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在布鲁塞尔）：1945年4月26日

英国政府的政策不是要追捕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公①奥托，或者把许多奥国友好人士效忠故国君主政体的行为看成为一种犯罪分子的结合。我们不应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出来积极干涉，我们始终抱定决心，如为事势所迫，不得不暂时放弃不干涉的理想，那么我们就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这种意志以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和不记名投票的方法表现出来。说也奇怪，君主立宪的原则如果是基于人民的意志，在英国人看来，并不觉得可憎。

①奥国皇子。——译者

2．我个人经历了这许多欧洲的变乱，并细细研究了其原因，我认为当初在凡尔赛的和平会议上，如果盟国不以肃清创立历史悠久的旧王朝作为一种进步的方式，如果他们容许霍亨索伦、韦特尔斯巴赫和哈布斯堡三个王朝的子孙回到他们各自的王位上，希特勒本来就不会上台的。对于德国，原可以找到一个为军人阶级所效忠的象征点，而且一个魏玛君主国与胜利的盟国接触之后原可以把社会的民主基础保留下来。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但是也许你愿意在这上面思索一番。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4月30日

大臣们有权保存自己所写和由自己签名而曾传阅于内阁中的电报、备忘录及其他文件。许多大臣有这些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通常都打印多份的。这些应该认为是他们的私人所有物，除开应该遵守明确规定的公文使用规则外。以首相来说，除了这些以外，还应增加他和各国首脑的通信。所有其他的文件可以供有关各部的大臣们使用，他们随时可以调阅，虽然它们必须存放在政府保管库内。

至于在争辩中使用内阁的和其他的文件，这事经枢密院顾问官之宣誓而严格禁止，该誓言规定：凡为争辩问题而需调用内阁全体共同负责的文件时，不管使用得恰当与否，都要取得王室的许可。内阁级

以下的大臣们必须缴还他们的一切文件。至于未来内阁的大臣要摘引联合内阁所用的文件，这个问题应该由各有关党派的领袖去协商解决，最后可以由当时的首相去向国王请示。应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一方用了文件，另一方也有加以使用的必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4月30日

假定5月31日是欧洲取得和平的日子，你应该给我看看你的关于伤亡的估计，还要看看你的关于占领德国所需要的人力的简单说明，要能表示你所采用的广泛的根据及你所据以主张采取行动的制度。当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2．我偶然想到一些办法，希望能够予以尝试。第一，把我们的大量的占领部队变为有装甲车、吉普车等等的机动宪兵队；第二，编成机动的纵队，能从事巷战，配有喷火器及炮队，包括适合这个特殊任务的迫击炮在内；第三，在停战初期即把在国内训练中的青年军人全部开到德国去以便他们能继续受训，并且可以代替年纪较老的人；第四，如果有适当的房屋可找到的话，一定把国内若干训练机构迁移到我们在德国的占领区里去；第五，必须与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空军的建议。毫无疑问，空军的建议不免过于庞大，应该要经过非常仔细的审核。你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任何意见，我都欢迎，因为我在多方征求意见之后，准备写一份更详尽的文件。

当然，我们必须让德国人自己去管理自己和对付他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躺下来接受我们和美国的爱抚。

首相致燃料和动力大臣：1945年4月30日

上星期五战时内阁关于从部队里把矿工解除军役义务一事，作出了一些决定。如你能给我一个报告，说明这事对于煤炭生产将有什么作用，我将非常感激，你还得说明你所作的方案对于煤的缺乏能有多少补救。我们一定要保证下一个冬季不缺煤。

5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5月2日

在伦敦及全国举行庆祝［欧洲胜利日］之时，陆军的乐队有些什么事情可做?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5月3日

我很愿意写一个备忘录给莱瑟斯勋爵，如果在军队方面有丝毫的迹象可以看出他们在对有限的船只作无限制的使用上已知加以紧缩的话。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不幸是在于——整个世界因为对日战争的进一步要求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这些要求跟能在那边作战的战舰、部队和飞机的数量是毫不相干的。有一种想法以为人人都要受苦而军事部门不必认真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在签发任何备忘录以前，先要有一份详尽的报告，说明三军方面在自己的问题上已有紧缩的处置。

首相致赫里欧先生（法国）：1945年5月4日

我非常高兴得悉你和赫里欧夫人在勇敢地经历了一场长久的考验之后现已安然脱险。请接受我的热烈祝贺。

首相致蒙哥马利元帅（德国）：1945年5月6日

在你这一地区里，那无依无靠的［德国平民］和伤兵数量大得惊人，你必然感到头痛。如果你嫌通常的途径太慢，请你不用迟疑，直接和我通信好了。

2．有何必要把作指挥的将军关在战俘的囚笼里？在对他们分别提出战犯起诉以前，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照常按军阶来安顿他们吗？

首相致雷诺先生、达拉第先生和勃鲁姆先生（法国）：1945年5月9日

我最热烈地祝贺你们获得解救。不用说，在你们多年的囚禁之中，我是怎样地时常想到你们，更不用说，在这个胜利的日子我是多么高兴能和你们同欢庆。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5月14日

要完成德国人的投降工作必须通过对他们有权力的代理人，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不认识邓尼茨，我也不关心他。他可能是个战犯。他曾用潜艇来击沉船只，虽然不像我们的第一海务大臣或金上将那样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他是否有权力叫德国人放下武器，并且很快地把他们移交过来，不再有丧失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跑到德国人所住的每一条陋巷中去，同每一个德国人争辩，告诉他必须投降，否则我们就要杀死他。一定要有一种能发命令的势力，他们听了

命令以后，便会服从。他们一服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做，贯彻无条件投降。

2．在这个但求避免纷乱的时刻，我反对提出这些宪法上的大问题。你们似乎因布施将军发命令而感到惊奇。这些命令看来正是教德国人去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永不可能抛开了德国人而去管理德国，除非你准备让每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学生把他的疲倦的头枕在你的负担已经过重的膝部上。有时候听任事情自流一下，却有很大的好处。过几天，等到我们对于那些需要采取措施，或者可能需要炮火来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也随之平息下来了。然后我们可以订出适用于各种广大团体的特性的大原则。

3．当然不可忘记，如果邓尼茨对于我们是个有用的工具，那可以抵消他在指挥潜艇时所犯下的罪行。你们是否需要掌握着一个便于使唤的工具，以便用来对付这些被征服的人，还是用你们的两手插到骚动的蚁穴中去?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5月15日

请你们立即提给我方案，要说明你们将以你们所掌握的拖网船中最大的数量发还给渔民，还得说明你们将尽全力来修理船只并帮助他们尽早入海捕鱼。

我们还缺少三四十万吨鱼来帮助我们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鱼是都在那里等着的。

首相致农业大臣：1945年5月16日

如果所有的德国人都叫他们下田种粮食，而于6月1日开始耕地，要首先播种那些作物?

你有没有关于他们耕作情况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5月20日

你有没有关于多少俄国人被德国人俘虏而后来被我们释放的资料？你能不能分别出哪些仅仅是工人，而哪些是真正和我们对过阵的人?

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电报中所说的四万五千名哥萨克人，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报告？他们怎么会陷入现在的困境?

他们攻击过我们么？①

①我得悉西方盟国释放了近两百万俄国战俘和被逐出家园的难民。德国人募集了一支由四万五千名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军团，并且利用他们来攻击南斯拉夫的游击队。

首相致劳工大臣、海军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5月20日

我感到高兴，你们正以尽可能最高的速度发还最大数量的拖网船。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最大的和最现代化的船只立刻出海。但是仅仅把他们发还是不够的。还得把他们改装过来以便立刻到远距离的渔场去应用。这种改装工作应处处享受超过一切战舰的修理和建造的优先权。如果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希望劳工大臣能够供应。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应安排好运输以使把捕获回来的鱼从渔港转运各地。军事运输大臣应该保证不使捕得之鱼有糟蹋。我们正面对着缺少肉类的威胁，大家都应尽自己的力量，把最大数量的鱼供应市场。

首相致劳工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1945年5月21日

关于复员方面，我现在还不可能订出把医生解除军役的方案。但是现在一般人民所得到的医疗护理的质量非常之差，所以初步应该有一千六百个医生立即从军队中复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27日

重行部署和复员。这可以说是参谋长委员会现在所应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同我密切联系。一方面人们正在盼望解除兵役；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所有的师的数目不得减少，或者在遇有必要时我们必须能够重行建立起来。我们必须煞费苦心来保持这些师的编制。俄国的师只有六千或七千人。我准备保留更多的间接费用，更多的师数，至于人数多寡则可以放宽规定，这样可以减少师的人数，而仍可保持重行动员的力量。

2．你在此刻不能一心一意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复员事务中去。我本来也曾希望能够如此，但是我现在深信最好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方面得到一些解决。蒙哥马利元帅告诉我，他有六个师准备暂时留着，还有六个师准备占领之用。最好是把这六个作占领之用的师保持在机动的基础上。请你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想法如何。是不是在这样做，如

果没有，怎样可以做到？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军队的光杆，而人数众多的俄国人则可以在欧洲为所欲为。

3．上面的话尤其适用于空军，如果俄军决意越过约定界线向前推进，空军将是我们袭击他们交通线的手段，参谋长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就我们想象所及，这些事情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等到三大国再开会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些。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5年5月28日

谢谢你的3月27日关于喷气式飞机的备忘录。

我注意到答应于3月底交货的六十架"流星三型"飞机仅仅生产了三十五架，而"吸血鬼"式今年只能生产五十架，虽然配在这些飞机上用的"鬼怪"式发动机大约可以生产出一百五十台。难道我们不能弄到较多的喷气式飞机，足以装备成几个中队，以便在对日战争中取得作战的经验吗?

我希望罗尔斯-罗伊斯·尼恩式发动机的性能名不虚传。果真如此，那它可算是非常出色的发动机了。

首相致枢密院院长：1945年5月30日

我认为增加鱼类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在肉类要减少的以后几个月中。因此，我希望你能召集一个委员会，由收到这份备忘录的大臣组成，并且设法采取迅速而不断的措施以保证做到下列各点：

（a）尽快发还、修理并改装拖网船，特别是现代式的拖网船，以供捕鱼；有必要时，也需要扫雷舰。

（b）作出安排，保证配备人员，然后尽快出海捕鱼。

（c）作出安排，保证捕得之鱼都能利用，这里边包括保证全部收购及从港口运输和分配的必要安排。这件事遇必要时应该当作为军事行动的继续来执行；当鱼在港口上岸的时候，如果平民的劳动力不够，又无其他办法可以补充，海军部应该作出安排，令皇家海军人员予以协助。

能否请你尽快着手干起来，并且每两星期向我报告一次。

首相致外交部及陆军部：1945年5月31日

这位勇士［安德斯将军］长期以来和我们共同作战。在论功授勋的时候，我不愿意受布尔什维克的偏见所影响。我建议安德斯将军应该授予一枚勋章，用以表彰他历战沙场的功绩。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陆军大臣：1945年5月31日

我的意见如下：

那十二万八千名波兰部队曾为我们作战并且是由我们指挥的，他们应该编成为占领军的一个军团，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某部分地区内，但不要和俄国占领区为邻。至于他们经常需要招募新兵的问题以后再行研究。在我想来不会有什么大困难。我们极端需要这些人，而且我想俄国人对于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正像他们要流放几十万人到西伯利亚去也不会来同我们商量一样。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又不使他们同俄国发生政治冲突。陆军部对于再调一个师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去的事，不应改变原定计划，今后行事要多多服从于复员的需要，为了这个缘故，目前我们多一个（人）好一个。在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之前，切勿作出与此相反的决定。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31日

农业部长告诉我，除非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目前要艾森豪威尔将军逮捕德国粮食局全体成员的命令予以撤销，明年度德国没有希望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这道命令是在我们进入俄国以前制定的。当时是根据一种假定，以为所有有关的德国官吏都是恶毒的纳粹分子。个别的官吏应该凭他们的档案材料来判断，像在德国其他工业部门里一样。

我希望你把这个问题作为紧急事件来研究，也有必要与赫德森先生会商，然后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起采取适当的行动。

6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6月2日

在保加利亚发生的残暴行为。关于彼得洛夫的秘书受到折磨的恐怖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否通过我们的大使去通知俄国人，说我们准备按照我们所接到的消息，把事实公布出来，并且要把他们的可怕的情形完全说出来？

2．如果季米特洛夫曾经是个英国代理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英国国旗的可敬的权力来保护他。不论那里，如果这些布尔什维克们认为

你在怕他们，他们为逞其私欲和凶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苏联政府是不愿意带着这些败坏它的名声的报导而同世人见面的。那么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守着文明的常礼行事吧。

首相致蒙哥马利元帅：1945年6月5日

关于禁止同占领区的敌国人民友善往来的问题上，我在这里看到许多改变意见的征兆。俄国人似乎在采取相反的计划，从而得到好处。

2．我为德国冬天的前景而感到惊慌。我料想你随便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肯干，只要你负责让他们都吃饱。我在想，除了由德国人自己负起责任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全体德国人民的协助。如果今年冬天德国竟又出现一个布痕瓦尔德①以致几百万人（而不是数千人）濒于死亡，那就不能认为这场战事有个好的结束。

①按此原为纳粹政权所设的最大集中营的所在地，在营中惨遭折磨致死的人不计其数。——译者

3．我不喜欢看到最近同我们打过交道的德国海、陆军将领们被迫站着，两手举在头上。我也不喜欢看到第十一装甲师的步兵被人使用来担任这个任务。我知道这全出于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4．我只把这些事情写在短信上告诉你，欢迎你作进一步的询问。

首相致新闻大臣布雷肯先生、布里奇斯爵士和机要室：1945年6月9日

关于大臣们为报纸写稿的规章起于鲍尔温先生的政府所通过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大臣们对于有关自己部门的任何题目不得为报纸写稿，不管有无报酬，也不得为报酬而撰写任何有关政府或政治方面的文章。他们当然可以参加辩论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一个大臣把某一种报纸作为他的机关报是不适宜的。

2．另一方面，大臣有权随意写作与当代政治无关而以文学、历史、科学或哲学为题材的东西，并且可以收受报酬，但应时刻注意免受疏忽职守的批评。许多大臣，连我在内，在职期间，在上述条件之下曾写了一些书，而且这些书已经在报纸上连载过。

3．在选举期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在当前的选举中，大臣们可以无偿地在任何报纸上发表文章以求贯彻政府的意图或为它的政策辩

护。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如果对某些报纸的偏爱过于明显，就将引起其他报纸的反击。这件事情可以在内阁中提出。

首相致海军部：1945年6月11日

请传谕下列电报：

首相致"克尔文"号军舰舰长

请你转告你部下的司炉们，我十分感谢他们，他们送给我悦人的花朵，又拍给我热情的电报以纪念我乘"克尔文"号到诺曼底海滩视察一周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艘皇家军舰上作战。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5年6月16日

每天把五百吨鱼运到伦敦来而其中只有一半是可以吃的，这是什么意思？其他一半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如果没有什么用处，能不能在交货地点把它们腌了？不能吃的鱼，由谁来负担费用？

2．你必须尽力设法加快供应以缩短买鱼的长队。同时你应该发布消息说，人们所以来买鱼是因为他们得到正确的消息说伦敦鱼类的供应量已大大增加。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劳工大臣：1945年6月26日

关于建议重新使用梅德门南地方的空军摄影部队来为一个规模更大的计划——全欧洲的测量——服务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提出［公家的］工作要人民来做的时候，相反地应当尽量多遣散些人出来。花了这么多力量去找各种无益的工作给人民做，这是不能容许的。我对轰炸效果研究团也同样感到头痛。因为该团曾要求一千人之多。这整个计划必须立即送交财政大臣审核。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来测量全欧以增加我们的负担？

2．我希望你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能照顾到公共利益和国家财政。各方面将劝诱我们以保持那些不必要的职务。请你们务必亲手经办此事。我不准备用满额的薪金雇用大批妇女作为政府的雇员，当私人生活方面正有许多其它地方需要她们的时候。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45年6月29日

关于禁止和占领区内敌国人民友善交往的问题上，我们会不会是在采取一种把奥国人和德国人一视同仁的政策？这一切事情应该受到严重和迫切的注意。我们显得高贵威严，傲慢无礼，而俄国人既能和

人酒肉往来又会役使他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还在做这样愚蠢的事情。

7月1945年7月份的计划：1945年7月3日

紧接着欧洲胜利之后的就是联合政府的解体，在最近这几个星期里，大臣们的许多时间和注意力必然为大选的活动所占去。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有了这些决定我们才能对全国的力量重新进行计划和重行安排先后以适应欧战的结束。

2．我的同事们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忙着，但是从投票日起到选举揭晓的一段时间里，我非请求他们特别努力不可。在这个期间里内阁需要时常开会，可能一星期内要开三次，还有许多事情要内阁里的各种常务委员会去做，这些委员会现在都已经改组过了……。内务方面的计划

房屋建筑小组，必要时，还要会同内阁出来保证把房屋建筑计划作为军事行动来大力推进，在执行中将采用各种管理办法，要按特别优厚的条件以二年为期招募一批复员军人，组成特别旅，在国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把工作搞上去。在工兵中，有大批声望卓著的适当人选。第一批先组成五个团，每团一千人。建筑这些房屋应该完全像我们为打一场胜仗时那样的卖力。没有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几点应该予以特别注意：

（1）劳动力的供应，既要顾到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工业，又要顾到生产建筑材料和构件的工厂。

（2）永久性房屋：采取措施，以便早日由地方当局及私人企业进行建筑永久性房屋，并加速生产预制配成房屋及其构件。

（3）临时性房屋：采取措施，加快准备场地和这种房屋的生产。

（4）应急栖身处：采取手段，用临时变通的办法增加来冬可用之住房——例如，征用、改建大房屋等等。

（5）采取措施对于建筑事业建立适当的控制，保证可用的劳动力都集中于优先权等级高的工程方面……

8．出口——加速准备，推动出口。

9．煤——务必订出一份详细计划，使燃料和动力大臣在5月29日关于将来采煤工业的组织的政策说明得以实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

步骤以保证煤炭有充分的供应以满足来冬的需求。

10．房租限制办法——里德利报告中的建议必须即速予以考虑。

11．国民保险——为实施这个计划起见，立法上和行政上的准备工作，应继续进行。

12．国民卫生事业——为实现修正计划所必需的立法形式现在应该加以考虑人力方面

首相的指示：1945年7月5日

妇女不应该与男子同样对待。我们为什么不叫我们需要的男子们回家来开动工业的机器，其理由在于这将引起甲级人员的愤怒。甲级位于最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他们的权利如有任何侵犯，可能要像上次一样引起最严重的灾祸。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带他们在一起。

2．但是妇女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她们不会叛变或引起骚乱，她们是愈早回家愈好。保持大批工资很高的年轻妇女于空军飞机场和陆军及海军的工作岗位上，还要用一批冗员专门来教她们如何把生活过得更好，这种主张是我们的制度所完全应予排斥的。所有的妇女应该有自由尽可能早日从部队退役，凡是自愿留下的人也足以担任必要的职务。经常有人越来越凶地威胁要抓住这些妇女不放。非于作战绝对有必要的人，无论如何不得保留。要到远东或印度去的人应该由愿意留在部队里的人中自动报名。我相信在几星期内我们或许可以宣布，凡是愿意离开军职的妇女，都可听其自由，只要愿意离开的人数，不是太大，不致影响甲级人员退役的比率。

3．请你们千方百计来实现这个目标。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和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7月6日

整个巴基斯坦问题应该留到和平会议去解决，虽然在波茨坦会议上可能要接触到。我认为我们不应负起责任来管理这个非常难搞的地方，而老让美国人坐在背后批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应该请他们来接收？我相信越把他们拉进地中海，我们的地位会变得越强。无论如何，我们表示无意于继续托管，这一事实将大有用处。我不知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到底给英国带来了那一分的好处。现在应该轮到别人了。不过，参谋长委员会应该从战略观点来审查这件事情。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7月7日

凡在三军中服役的或在战时军火工厂中工作的妇女，不管她们相当于男人的哪一个类别，如果自愿要走，应该一律允其退役。但是关于参加民用制造业像纺织厂等等的妇女的命令仍应予以维持。不能让妇女们混日子来等待复员的来临。

同时，不准叫人专门来替她们寻找职业。

2．我期望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可以有五十万人从部队或军火工厂中退出来。

首相致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卫生大臣、自治领事务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1945年7月17日

在5月间我曾有命令要一千六百名医生立刻从部队中复员过平民生活。据我推想他们已经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一个报告以证实此事。现在已是再度削减军队中医生人数的时候了，以保证今冬平民方面能得到足够的医疗护理。因此到10月1日左右应该再有一千六百名医生复员过平民生活。至于三军方面放出这些医生的比例应按照第一批一千六百人同样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7月23日

你们在怎样处理德国人的步枪？毁掉步枪是大大的错误。

如有可能，至少要为我国保留几百万支。

附录（4）

向法国南部进攻①欧洲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4年6月28日

第一部分

我想应当把依我看来十分重要的几点写下来。

①见第四章《向法国南部进攻？》。

2．在欧战的现阶段，我们的全局战略概念应该是，同敌人进行最大规模的、最猛烈的和最持久的交战。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促使敌人早日崩溃。这就是首要的考验。

3．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得到足够的港口，以便直接、迅速地把尚在美国的三十个师或更多的师调到欧洲来部署阵地。

4．在选择登陆或攻击的地点时，应该注意到，首先，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西部进行的主要计划和战役之间的战术上的关系，其次，对德国的权力中心，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产生的紧张效果。最好是两者结合起来。

5．政治上的考虑，诸如人民反对敌人的起义，又如卫星国的降服与归顺，都是一种有效的和重要的因素。

6．最好是在两处冒险进攻而不是三处，当然现有的坦克登陆艇等等也不够作为两处以上主要冒险进攻之用。

7．在可以选择的各种办法之中应按上述的要求加以审议。

第二部分

8．对"霸王"行动的支援，自然应该赋予最优先的考虑，因为目前指定用于这一进攻的师的数目，到8月底也只四十多个师，肯定还不足压倒敌人在法国西部所能获得的兵力（且不说心理上的瓦解，那是不应指望的）。据了解，到了8月以后，美军将一直可以每月出动五个师直接增援"霸王"行动。在这期间，能提供支援"霸王"的师数，只是受到航运能力和法国西岸各港口设备的限制。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最大容量地接纳从各地来的师及其必要的后勤部队。

9．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不应该仅仅考虑到现在所着眼的一些港口。此外还有许多小港，如波尔-安-贝散、库尔塞尔和伍伊斯特朗等，每天共可卸货四千吨，这些港口甚至在极缜密研究"霸王"作战行动实际进攻海滩时，即已有所发现。登陆艇的使用会极大地增加这些小港口的卸载量。因此，如把大批登陆艇从这一跨过海峡的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转移到与这一战役并没有战术关系的任何别的地方去，看来是一个错误。问题在于如何立即在最短期间内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最大限度的支援而又不致在别处造成不必要的大损害。

10．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接受军队和车辆的一应设备，应该按照新近吸取的经验予以重新审查。此外，由于有了很快就可供我们利用的法国沿岸基地机场或加油站，这就大大有助于取得在我们"霸王"目前目标以南和以北的新港口。必须拿下勒阿弗尔港和圣纳泽尔港，这对

于这一战役，比起地中海沿岸的任何港口有远为密切的关系。总之，"霸王"行动的主要利益，在于把现在在美国待命的大量部队接过来；如果港口能够容纳得下，部队又能够更快一些参加作战，还可以把地中海的部队也引进来。如果放过一切可能来扩大容纳直接从美国或分阶段地通过联合王国运到法国西岸的美军部队，那将是十分可惜的事。

11．不但容纳的数量要扩大到最高限度，而且其质量也要与今后几个月内作战的形势联系起来。本文附表系根据为我准备的一份材料，从中可以看到5月份到达联合王国的人数，以及6、7、8三个月内估计到达的人数。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在这四个月里已到及将到的美国士兵，其数目为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但是他们只组成七个师。七个师的野战部队，每师约有二万人，连作战的附属部队，像坦克旅及独立旅等等，每师作二万五千人计，七个师的总数就有十七万五千人。从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减去这个数目，尚有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人。产生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严格调整，在目前航运安排的许可限度以内，至少给另外的四个或五个作战师以运输的更高优先权，而减少包括在那个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人的庞大数字内的后勤部队的许多分遣队。这个期间的法国战局，可能取决于这些增援的作战部队能否迅速到来。这样一来，还剩有二十五万人的后勤部队。这里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在法国的伤亡人数幸而比为集结的进度所准备的人数少得多，单就5、6两月的结果来说，我们当时不派五万名替换的士兵，而派出另编的两个师的做法是对的。

12．有三个法国师可以从北非撤回来，另有四个法国师或许可以从意大利撤回来，如果能为他们准备好港口、航运和后勤部队的话，艾森豪威尔显然预见到这种可能性是他的第二步的选择。

13．因此，今后三个月中，在"霸王"作战行动的地区以内，存在着部队到达进程将有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当我们放弃这些可能性而改采取其他比较不明确的代替办法以前，我们必须确有把握那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肯定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给予"霸王"作战行动这样大和这样及时的增援。

第三部分

14．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把这一部分中所开列的原则联系到第二部分中关于从西方增援"霸王"作战行动的说明而运用于地中海方面。在当前的作战季节里，如果有办法冲进利翁湾去夺占波尔多，从而打开波尔多及附近其他较小的港口，供横渡大西洋的美国主力军进军之用的话，那么，这样的考虑显然要优先于纯粹针对地中海地区而可能发动的任何作战计划。因此，让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好多月来曾吸引住我们的思想的"铁砧"作战行动的种种变动进行一番检查。曾经提出过两种计划，一种是，比方说，用十个师登陆，三个师先开拔，七个师随后跟上来，其地点在塞特或在马赛。塞特有很大的优点，它离波尔多只有二百二十五哩，没有什么大山阻挡。据我了解，各方面都认为8月1日登陆是不可能的，最早也要到8月15日，就是8月15日也还有疑问。如果我们在8月15日到30日之间进攻塞特，据说可能在9月底或10月中登陆十师之多。即使不管敌人可能会作出的抵抗，也得要走完长达二百二十五哩的进军路线才行。倘若遇到名符其实的抵抗，一支扎实的军队能每天保持多于五哩的进度就是很惊人的了。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在12月初或中旬以前从背后去夺占波尔多。之后还得把那个港口整理好，因此，即使海军对登陆地点的反对意见被压下，塞特的作战行动也将无从影响1944年的战局，除了至多能把现在里维埃拉的德军或由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派遣的德国部队牵制在"霸王"作战行动的战场以外。根据这个计划不能够大量地把从美国渡海而来的军队接引过来。这样步伐滞重地向波尔多逼近的办法是不能同从巴荣纳或从邻近的若干小的登陆点直捣波尔多所能获得的结果相比的。说不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可以得到一个港口和桥头堡，从那里使从非洲和地中海来的法国部队可以进入法境，同时又可以在大西洋沿岸直接开辟另一个大港口。无论如何，由于海军方面的反对，塞特登陆计划已经被排除掉了。

15．因此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土伦-马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我愈考虑愈觉得它更加黯淡而没有效果。要推进到波尔多还得再加上一百三十哩的路程，总共是三百五十五哩。这一推进将是侧面进攻北面的任何德国军队。就登陆本身而言，非要等到8月30日不能开始，而且只有坦克登陆艇等能在7月10日左右从"霸王"方面匀让出来才行。上面所有关于反对以塞特作为进军波尔多的途径的种种理由，加上这些事实，越发加强了反对从马赛登陆的论据。的确，从马赛向波尔多进

发，如以十师兵力计，非要等到9月30日不能开始，而且大概非再过三个月不能完成。为此种种理由，我不相信从利翁湾登陆以进攻波尔多是件切实可行的事情。

16．但是如果8月30日能攻取土伦和马赛到手，并且十个师能于9月30日登陆成功，就可能以直趋罗纳河流域为目标，而以迤北一百六十哩的里昂作为第一个目标。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就会有一种好处，就是把可调用的全部法国军队，以及从意大利和非洲撤出的美国师，或在损及"霸王"作战行动下而从美国挪调过来的美国师，统通投到这方面来。我们还应当同法国境内已在山区发展中等规模游击战的抗德游击队加强联系。应有一个头等的港口，以便遇有需要或按照需要把美国部队通过该港倾注到法国这一部分地区来。向罗纳河流域前进正同从意大利向维也纳进军一样，谈起来是容易的。但是有很大的风险、困难和耽搁，都可能威胁着这些计划。我们一旦决定在马赛登陆，所有沿里维埃拉的敌军，目前有七八个师，将能够调来抵抗我们。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常有可能通过阿尔卑斯山中的隧道，或等到冬天，沿着山上所筑的大公路，抽调出他们在意大利的任何部队，选择在任何一点上来堵截我们的北进。这个地带是难对付的。敌人可以不必从"霸王"战役方面调一个师过来，而我们在向罗纳河流域推进中，步步都会遭到优于我们的兵力。敌人从皮埃蒙特撤走，只需要防卫沿里维埃拉的科尔尼希公路和山间隘口就行，这在冬天来临时是不难办到的。敌人经常可以随意炸毁隧道。如果我们从空中加以炸毁，除冬天以外，敌人总可以从山顶上或沿着里维埃拉的海岸逃出来。

17．据我看来，很难证明塞特或马赛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现在直到今年夏秋两季为"霸王"作战行动所必须进行的战役会有什么战术上的关系。如果循一直线计算，那么从马赛到瑟堡是六百哩，从马赛到巴黎是四百哩。事情似乎很明显，即使大获成功，不论哪一项行动，都不能直接影响1944年当前的战局。

18．不仅如此，不论我们采用"铁砧"行动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原期望其有助于"霸王"行动，因此在着手进行之前，最好预先估计一下分别应付的代价是多少。

第四部分

19．来自威尔逊、亚历山大和史末资陆军元帅的电报，向我们提出了越过亚得里亚海或并沿海岸向东进攻的计划，而且威尔逊将军认为根据这个计划，他和亚历山大将军有可能在9月底攻占的里雅斯特。这个行动当然同"铁砧"作战行动的变种一样。对"霸王"作战行动没有什么战术上的关系。

20．自从为了有许多局限性的"铁砧"计划而把我们正在如此迅速推进通过那个半岛的这支优良盟国军队拆散以后，我们应否断送在意大利及其全线的一场大胜利的所有希望，并让我们自己沦为该战区的一个消极角色，这确是一个应由英国政府、美国总统及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作出决定的严重问题。拿我来说，虽然极愿就力所能及对"霸王"行动作出有效和及时的支援，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地看到，为了在"霸王"的主要行动以外，要向罗纳河流域进军，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被剥夺了在北意大利进攻的大部分力量。而向罗纳河进军一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自身也说是无益的。

附表

1944年5月至8月到达联合王国的美国陆军（包括空军）的人数

21．小结：

（1）让我们直接给"霸王"作战行动以增援，从西面作最大限度的登陆。

（2）其次让我们充分利用地中海各司令官们所遇到的大好机会，而我方在这一阶段仅略作牵制攻击和威胁行动，把敌人拖在利翁湾附近。

（3）让我们把所有登陆艇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他要使用多久就使用多久，俾扩大他的登陆能力。

（4）让我们查明，在"霸王"作战区内港口的吐纳量是否提高到最大的限度。

（5）让我们作出决定，不要为了一个大战役而搞毁另一个战役。两个战役都是能得胜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电：1944年6月29日

我已经亲自仔细考虑你的备忘录，并且已经请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整个问题再作进一步考虑。

2．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全面的战略概念应该是同敌人进行最大规模的、最猛烈的和最持久的交战，但是我深信这必须以主要力量为根据，再配合着密切协调的支援力量直指德国心脏。

3．"霸王"作战行动的开展，我们在意大利的胜利前进，对法国南部的提早进攻，配合着苏联的向西推进——一切都如德黑兰时的预见一样——肯定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在这一方面，又使我想起我们与斯大林一致同意进攻法国南部，他对这一行动时常表示赞成的意见，把地中海方面所有其他军事行动一概列入对欧洲战役的主要目标是次要的一类。

4．我同意你所说的政治上的考虑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基于那些考虑的军事行动，比起攻击德国心脏的首要的军事行动来说，肯定应该居于从属的地位。

5．我同意"霸王"的集结必须予以继续注意，但是也认为这明确地是艾森豪威尔的责任。现在从美国派到他那里去的部队，是按照他的要求派的。如果他要先派作战师后派后勤部队，他只要提出要求就行，那些师都会作好准备。

6．直到我们把美国的部队调派完了，或者当艾森豪威尔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把部队调到他那里去，我反对用浪费的办法把地中海的部队调到"霸王"作战行动方面去。如果我们利用航运和港口容量把一个战区（地中海）的部队转到另一个战区（"霸王"）去，那肯定削弱从美国直接支援"霸王"作战行动的集结，其唯一结果恰恰是我们所要避免的东西——使各作战区的兵力减少了。

7．我的兴趣和希望集中于击败艾森豪威尔面前的德国人，以长驱直入德国，而不在于把这一行动局限于在意大利境内使出全部的主要力量。我相信，在把"铁砧"作战行动所需兵力撤出后，我们在意大利还会有充分的兵力可以在比萨-里米尼线以北追击凯塞林，并且对他的军队保持沉重的压力，至少达到足以牵制他现有兵力所需要的程度。我想德国人不会像威尔逊将军所估计的那样，为了把我们抗拒于北意大利之外，而另外付出十个师的代价。

8．我们能够——威尔逊也证实了这一点——为协助"铁砧"作战行动而立即从意大利抽出五个师（三个美国师，两个法国师）。剩下的二十一个师，再加上数量甚多的独立旅，肯定可以为亚历山大提供充

分的地面的优势。由于我们空军的优势，显然在地中海有足够的空军力量能为意大利和"铁砧"两方面作战行动提供支援，并且在任何一个行动的危急的时刻，还可以提供压倒优势的空军力量，而且我们在地中海还具有实际的制海权。

9．我也认为将地中海部队用于波尔多或塞特的作战行动，是不合适的。至于伊斯的利亚半岛，我觉得亚历山大和史末资，由于若干自然而很合乎人情的理由，而有漠视两种极关重要的考虑的倾向：即我们坚信的为早日结束战争所需要的伟大的战略，以及从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军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里面所包含的时间因素。这一段进军的困难，似乎要比你所想象的罗纳河流域进军的困难大得多，即使不考虑到后者在法国存在有组织的抵抗的影响，及与"霸王"行动部队的接近的因素，我听说纯从后勤方面的理由来看，在一个决定性的时间内能否把六个师以上的兵力输送到卢布尔雅那山峡那一边去作战，也还是有疑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努力把目前尚在美国大陆的三十五个师的美军，加上相当于此数的军和集团军的直属战斗部队调遣到法国去，且不提必要的后勤的附属部队了。我不能同意使用美国部队用去进攻伊斯的里亚并攻入巴尔干各国，①我想法国人也不会同意把法国部队作这样用。

①我加的着重号。——丘吉尔

10．土伦地区内的滩头、出口、交通和掩护都是非常适宜的。罗纳河走廊有它的局限性，但是比卢布尔雅那好，当然更远胜于我们一直在意大利作战的那一带的地形。

11．艾森豪威尔的报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铁砧"行动极其重要，他能够而且一定要对威尔逊提供他所需要的额外的协助，只要不过分妨害"霸王"的行动，威尔逊的报告则说，命令何时下达，他可以立即开始行动。

12．威尔逊关于"铁砧"的计划已准备就绪，因此可以随时发动，不要耽搁。

13．在德黑兰既已达成协议要发动"铁砧"作战计划，如非先与斯大林会商，我自不能同意放弃这个计划，而任便采取其他行动方针。如果你和我到了7月1日还不能同意对威尔逊将军发出指示，命令他尽快发动"铁砧"，那我们就必须立即通知斯大林。还有，我觉得如果我

们放弃"铁砧"，我们必须立刻跟法国人会商关于他们部队的使用问题，他们的部队可能由于这个决定的影响而被摈于法国的战役之外，却在意大利或巴尔干的次要作战中遭受损失。

14．我再度敦促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建议的命令立即发给威尔逊将军。这样拖拉的讨论如果继续下去，将使"铁砧"可以及时给于"霸王"巨大帮助的前景丧失，这是十分明显的。

15．在德黑兰我们同意了一个确定的进攻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发生需要改变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全力以赴准备重大决战，如果犹豫不决争辩不休，以致丧失宝贵的时机与生命，历史绝不会宽恕我们。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让我们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进行吧。

16．最后，由于此间有一些纯政治上的理由，·如·果·人·们·知·道·有·相·当·大·的·兵·力·被·转·调·到·巴·尔·干·方·面·去·的·话①，"霸王"作战行动如果有丝毫挫折，我也担当不起。

①我加的着重号。——丘吉尔

附录（5）

英国、盟国和中立国船舶因敌人的行动而

造成的损失每月统计

（订正于1952年6月）

附录（6）

首相的胜利广播演说

1945年5月13日

在五年前的这一星期四，我奉英王陛下之命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来执掌我们的国家大事。在人的一生中，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时候更显得如此。但是这个联合的政府毕竟得到了议会、国内全体不列颠民族、我们在国外所有战士的支持，以及远在海外的自治领和处于全球各地的我们整个帝国的坚定的合作。经过了发生种种事件以后，到了上星期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英联邦及帝国同它的悠久的传奇般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显得更加团结、更加强有力。

的确，我认为凡是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我们在应付未来的问题和危险的能力方面，比五年前强多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强大的敌人德国曾经蹂躏了几乎整个欧洲。法国在上次大战中曾经经历了如此极度紧张的日子，这次更是一败涂地，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恢复。低地国家尽管竭力作战，终被征服。挪威也遭到蹂躏。

当墨索里尼以为我们已岌岌可危的时候，他的意大利就在我们背后刺了一刀。但是说到我们自己——我指的是我们大家，即英联邦及帝国——我们当时完全是单枪匹马。

在1940年7、8、9三个月内，四五十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在不列颠之战中狠狠打击了德国航空机队的凶焰，敌我损失为七与一或八与一之比。我想复述一遍我在最严重的时刻所说的话："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道丁空军上将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件光辉的事迹联系在一起。但是和空军在一起战斗的还有英国海军，它总是严阵以待，随时把德国人从荷兰、比利时运河里所征集得来的驳船轰击成碎片，当时德国侵略军的部队只有靠这种船只来输送。我就绝不相信，敌人用当时所拥有的那样的船只来侵犯不列颠会是一项很容易完成的任务。

随着秋季暴风雨的到来，1940年临到头上的入侵危险过去了。

闪电战随即开始了，当时希特勒说，他要"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这是他的原话。这个闪电战我们经受住了，没有叫一声苦，也没有丝毫畏缩的表现，当时有为数很多的人民——我向他们全体致敬——证明伦敦"吃得消"，其他遭到蹂躏的中心城市也都如此。但是1941年来临以后，我们仍旧处于危险之中。敌人的飞机可以飞临我们海岛的入口水道的上空，四千六百万人民每天的食粮的半数以及他们需用的全部其他战争物资或民用物资，都得经过这些入口水道才能输入。这些敌机能够在一次飞行中从布雷斯特飞过这些入口水道而到达挪威，然后再飞回去。他们能够观察我们进出于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之间的一切航运活动，因而能向大量的、日益增多的潜艇指出我们的护航队所在，敌人的这些潜艇当时散布在大西洋中——这些潜艇的残余或其接替者现在正被收集到我国的港口中来。

被包围的感觉，特别是这种包围随时有可能转变为绞杀我们，使我们很苦恼。当时我们要运进生活必需品和运出作战的军队，都只有通过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那一条西北入口的水道。都柏林政府跟好几千奔向战场表现出他们保有英勇古风的南爱尔兰人民的性情和气质迥然不同，由于他们的行动，南爱尔兰港口和机场本来很容易加以扼守的那些入口水道，竟然被敌机和潜艇所封锁。这真是我们一生中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没有北爱尔兰的忠诚和友谊，那我们要么被迫战斗，要么从此绝迹于地球之上。然而，我敢说，英王陛下政府以历史上少有可与伦比的克制和镇静，从来没有对都柏林政府下过毒手，尽管常常是很容易和很自然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却听凭他们尽情地先和德国人，后和日本代表在一起鬼混。

当我想到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也想起另一些插曲和人物。

我想起分别荣膺维多利亚勋章的埃斯蒙德海军少校、基尼利一等兵和费根上尉，还有我很容易记起他们姓名来的其他爱尔兰英雄们；于是，我必须坦白承认，不列颠对于爱尔兰民族的恼恨在我心中消失了。我惟有祈愿在我看不到的岁月里，这种耻辱将被忘却而光荣将永久保持下去，而且不列颠群岛的人民会像英联邦的人民一样能在互相理解互相原谅中并肩前进。

我的朋友们，当我们想到西北入口水道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商船海员们的忠诚，和每夜出动的扫雷舰，这些事情极少在报纸上用大标题登出。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庞大的、富有创造性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环列四方而且最后具有控制全局的能力的皇家海军和它的日益强大的新的同盟者——空军。这些力量使得我们的生命线一直得以保持畅通无阻。我们才能呼吸；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才能出击。可怕的事我们不得不干。我们不能不摧毁法国的舰队或将其夺取过来，假如让它完整地落入德国人之手，恐怕已经跟意大利的舰队合在一起，使得德国海军能在公海上同我们对峙了。

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了。我们不得不在最黑暗的时刻里把我们岛上实际上所有的坦克都绕道好望角送交给韦维尔将军，这件事使我们还在1940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保卫埃及免受侵略，并且在使意大利军队遭到被俘二十五万名的损失和惨重歼灭以后，将其击退，墨索里尼原已准备紧跟在那支军队后面进驻开罗和亚历山大。

罗斯福总统，其实还有美国全国有识之士对于1941年的春天我们将有什么遭遇都曾经深感忧虑。总统在思想深处感到要是英国遭到毁灭，不仅其本身是件可怕的事情，而且将使美国的巨大但大体上还未武装起来的潜力及其未来命运易遭受致命的危险。他非常担心我们将在1941年春天遭到入侵。无疑在他的背后还有可以同世界上知名的第一流的军事家相媲美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因此他派出了他的最近一次的总统竞选对手，即已故的温德尔·威尔基带来了他的亲笔信到我这里来，信中写着朗费罗的著名诗句，前些天我在下议院中曾经引述过。

毕竟，到了1941年的开头几个月里，我们已处于相当坚强的地位，而且我们自己觉得同法国刚刚崩溃以后的那几个月相比要好得多。我们的敦刻尔克部队和在英国的野战军部队，约有一百万兵力，差不多已经完全装备或者重新装备起来。自从去年6月以来，美国已经从大西洋彼岸给我们运来步枪一百万支和大炮一千门，而且都配有弹药。在我们的日益强大的兵工厂里，男男女女在机器旁边工作直到累得晕倒方才罢手。近乎一百万男工，在最多时增加到了二百万，除整天工作以外，又被编入国民自卫军。他们至少配有步枪，并且以"不战胜即死"的精神武装起来。

到了1941年的后期，当时我们仍然是独力支撑。为了援助希腊，我们出于无奈，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意识地牺牲了我们冬天在昔兰尼加和在利比亚所得到的胜利果实；希腊也永远不会忘掉我们从自己所仅有的一点点东西里支援了它多少，尽管并无效果。我们是为了道义而这样做的。我们镇压了由德国人挑拨起来的伊拉克的叛乱。我们保卫了巴基斯坦。

由于戴高乐将军的不屈不挠的自由法国的帮助，我们清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分子和德国的飞行员和阴谋家。到了1941年6月，另一件世界重大事件发生了。

你们在读英国史的时候无疑会注意到——我希望你们能够费一点力气去阅读它，因为只有借鉴过去才能判断未来，只有从阅读英国和英帝国的历史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住在这些岛上怀有一种充分根据的自豪感——你们在读英国史的时候，有时会注意到我们时常要单独作战，或在联合行动中作为主要推动力，借以抵御大陆上的一个暴君或独裁者，而且我们往往需要坚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反对西班牙的无敌

舰队时是这样；反对路易十四世的强权时也是这样；当时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指挥下，我们领导欧洲作战几达二十五年之久，一百五十年前，那时纳尔逊、皮特和威林顿曾击败过拿破仑，这同1812年得到俄国人的英勇战斗的帮助分不开。在这些世界战争里面，我们或者保持着欧洲的领导角色，或者独力奋战。

如果我们能独力坚持得够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时机总会到来，那时候这位暴君犯了严重的错误，就会使整个斗争的力量对比改变过来。希特勒自以为是全欧洲的主人——不，简直自以为不久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他于1941年6月22日背信弃义，没有一声警告，无缘无故地突然发动对俄国的猛烈进攻，而与斯大林元帅和千千万万的俄国人民为敌。随后，在这一年年底，日本对美国珍珠港进行罪恶的袭击，同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对我们进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即对美国共和国宣战。

从那时起已过了几个年头。的确，度过每一年，在我都宛如度了十年那么久。但是自从美国参战以来，我就绝不怀疑我们肯定可以得救，并且相信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只要尽力作战就行。我们在这一切过程之中都起了我们的作用，这些坏蛋如今已经被打倒了——我希望我不是在这里自吹自擂，我说，自从1942年10月阿拉曼战争以来，经过英美联军攻入北非、西西里、意大利，以至占领了罗马，我们长途跋涉行军，但再也不知道什么叫作吃败仗了。到了去年，经过了两年耐心的准备，有了水陆两栖作战的巧妙设计，——再请你们注意，我们的科学家也是举世无双的，特别是当他们把心思用在海军事务方面的时候。——去年6月6日我们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土地上，夺得了经过审慎选择的小小的立足之地，随就从本岛和从大西洋彼岸把成百万的人倾注进去，直到塞纳河、松姆河和莱茵河都已落在向前推进的英美先头部队的后面了。法国解放了。她产生了一支英勇的优秀的军队来帮助自己的解放。德国被打开了。

另一方面，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军事成就，他们在他们的前线始终抵挡着比我们所能抵挡的多得多的德国军队，目前正席卷而前，同我们在德国的心脏和中心地区会师。同时，在意大利，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指挥的拥有这么多民族的军队——其中最大部分是属于英国和英帝国的——给敌人以彻底的打击，并已迫使百万以上的德国军队投

降。我们所称为的第十五集团军群，则由彼此人数几乎相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联合组成，现在正深入奥地利国境，右边和俄国人、左边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并肩前进。你们或许记得——但记忆总是不够的——恰巧就在这三天内我们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足怜惜的死讯，也就在三天之内，这支非常好战的德国军队有二百五十万以上的人数向亚历山大元帅和蒙哥马利元帅投降了。

此刻我要讲清楚：我们从来没有忽视美国在拯救法国和击败德国时所使用的庞大而优越的力量。拿我们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来说，我们在那边的人数虽然仅约等于美国人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作战上却全力分担，这是从伤亡人数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的海军在大西洋、在英吉利海峡及爱尔兰海峡，以及在北冰洋到俄国去的护航舰队中，都曾经承受无可比拟的最沉重负担，而美国海军的庞大力量主要得用于对付日本。我们之间作了公正的分工，我们现在都可以报告，我们的工作有的是已经做了，有的是还有待去做。我们很正当也很自然地应该表扬我们自己的最著名的两位指挥官——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美德和光辉的战绩。他们两人自从在阿拉曼一起开始作战以来都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们在非洲、在意大利、在诺曼底、在德国都曾指挥过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后果的战役。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应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联合的、统一的指挥和他的高度的战略指导，表示十分深切的感谢。

乘此时刻，我个人要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表示敬意，我在这些艰巨的急风暴雨的年月里一直和他们保持极其亲密的合作。这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小组织，其成员很少变动，他们放弃了一切不同兵种的门户之见，而把战争上的问题作为整体来考虑，所以彼此之间能够十分融洽地协同工作。在布鲁克陆军元帅、庞德海军上将和他死后接替他的安得鲁·坎宁安海军上将，以及在波特尔空军元帅之间所组成的一个班子，在整个英国战略的指导上及同盟国战略的配合上，应该受到最高的荣誉。

很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战略的指挥使得最好的联合、最密切的协作能够贯彻到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行动中去，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俄国的军事领袖也来一起参加。而且还可以说，从来还没有见过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在各条战线上混和在一起，能够如此团结、友

好、亲如手足，像英美两国的伟大军队一样。有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如果两国都讲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法律、有大部分共同的历史，并且有大体相同对待人生，以及一切希望和荣誉的见解，岂不是很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么？"另一些人也许会说："当全世界正需要有人出来为自由和公道做些事情的时候，而他们竟然不能协同合作，在陆上并肩前进，在海上同航与在空中齐飞，那才是全世界的不幸，也是他们两国的不幸。未来的伟大希望就在于此。"

德国的崩溃还使我们摆脱了一个最后的危险。一年来在伦敦及东南各郡我们曾遭受了各式各样飞弹——也许你们听说过——还有火箭的袭击，而我们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在阻击这些武器中都干得很出色。尤其是空军，当飞弹只是有很少可疑的迹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够及时予以轰炸，阻碍了并且大大耽误了德国人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是只是直等到我们的军队肃清了法国沿岸地区，攻占了所有的发射地点，直等到美国人在来比锡附近搜获了大批贮藏的各式各样的火箭以后——在我们已有的情报中，这是我们前天才知道的又一件事，——直等到我们能在法国和荷兰海岸，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作了详细检查，了解其中的科学的细节以后，方才知道我们过去处于多么严重的危险之中，不但有火箭和飞弹，还有在准备中的对准伦敦的复式远射程大炮。恰好在最后一刻的时间里，盟国军队把毒蛇炸死在它的巢穴里。否则的话，别说1945年了，就是1944年的秋天也很可能会看到伦敦像柏林一样的残破了。

在同一个时期内，德国人已经准备一种新的潜艇舰队和新的战术，这些东西虽然最后也会被我们摧毁，但是很可能使反潜艇的战争再度达到1942年那样的高潮。所以我们应该庆幸和感谢，不但为了我们在孤军奋战时得以保全下来，而且也为了能及时地从难以衡量的新的苦难和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我但愿我能够在今天晚上告诉你们说，我们的一切磨难和烦恼已成过去。那么我也真能愉快地结束我五年来的服务，而且如果你们认为不再需要我，而我应该退归林下，我当欣然从命。但是，相反地，我要警告你们，像我当初在接受这五年的任务时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会拖得这么长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你们必须准备为伟大事业在身心方面再作努力，作进一步牺牲，如果你们不准备回到惰

性、晕头转向和"怯懦畏葸，胸无大志"的老一套的话。你们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无论如何绝不可稍有松懈。节日的欢庆尽管是人类精神上所必需的，然而应该使每一个男女都能以迅速恢复的精力，更大的劲头回到他们应当做的工作上去，并且在公共事务方面还应该要继续保持他们的见解和留心观察。

在欧洲大陆上，在胜利后的岁月中，我们还得确保我们因而参战的单纯而光荣的目的不至遭到摈弃或被漠视，而且"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要被歪曲而失去了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意义。如果不受法律和正义的统治，如果竟由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来取代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分子一伙的罪行便没有多大用处了。我们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而战斗的那些主张能在和平会议桌上得到事实上和文字上的承认，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联合国正在旧金山创立的世界组织不致成为一个空名，不致成为强者的盾牌与对弱者的嘲弄。胜利者在兴高采烈之时正应该扪心自问，并且要使自己的高尚行为无愧于他们所掌握的这样的庞大的武力。

我们切不可忘记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日本尽管受到袭扰和日见衰败，但仍在窥测方向，她还是一个有一亿人口的民族，他们的战士是不怕死的。今天晚上我还不能告诉你们要经过多少时间，费多少力气才能迫使日本人从他们的可恨的阴谋和残暴行为中改邪归正。我们，像中国一样地坚持这么长久而无所畏惧，我们本身曾受到了他们的可怕的伤害，而且由于我们和美国有着光荣的结谊和兄弟般的忠诚关系，我们必须在世界的那一头不畏缩、不失误地站在他们一边打这一场大战。我们要记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加拿大过去和现在都直接处在这个凶恶国家的威胁之下。在我们的黑暗时期里，这些自治领都曾援助过我们，我们绝不可使有关他们的安全和前途的任何任务半途而废。我在五年前，一开始就对你们说了一些艰苦的事情，你们不曾退缩。如果我不仍旧高呼着：前进，不畏缩，不动摇，不屈不挠，直到全部任务完成，全世界变得安全和干净，我将不配受你们的信任和优容。

附录（7）①

大西洋战役：最后阶段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情况。

①参阅第三十二章《德国投降》

附录（8）

大臣任命表

1944年6月——1945年5月

（战时内阁的成员用重点标出）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及国防大臣

W．S．·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和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子爵（1944年10月9日任命）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上校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子爵

经济作战大臣

塞尔伯恩伯爵
教育委员会主席（1944年教育法令改称教育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粮食大臣
J．J．卢埃林上校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燃料和动力大臣
G．劳埃德·乔治少校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内政大臣
国内安全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印度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司法官：
检察总长
D．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J．S．C．里德先生
副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威尔·法伊夫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
·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国务大臣
R．K．劳先生
不管部大臣（迄1944年11月18日）
国民保险大臣
威廉·乔伊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
H．F．C．克鲁克香克上尉
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建设大臣
·伍·尔·顿·勋·爵
苏格兰事务大臣
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城乡计划大臣
W．S．莫里森先生

贸易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公共工程大臣
波特尔勋爵（迄1944年11月22日）
邓肯·桑兹先生
驻外大臣：
驻中东国务大臣
莫因勋爵（迄1944年11月22日）
爱德华·格立格爵士
驻华盛顿军需大臣
本·史密斯先生
驻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驻西非大臣
斯温顿子爵（迄1944年11月22日）
鲍尔福上尉
上议院领袖
克兰伯恩子爵
下议院领袖
·安·东·尼···艾·登·先·生
最后阶段：1944年5月16日——1945年5月8日

第四章　向法国南部进攻?

德黑兰会议关于战略上的决议——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攻取罗马的延迟——马歇尔将军到英国和地中海的访问——"霸王"作战行动需要在法国南部或西部有更多的港口——6月23日史末资将军拍来的一份电报——英国和美国参谋长们两相对立的看法——和罗斯福总统的通信——威尔逊将军受命攻击法国里维埃拉——我的在大西洋海岸登陆的计划——8月7日访问艾森豪威尔和在朴次茅斯的一次会议——罗斯福先生表示反对意见的一封电报。

在1944年的欧洲战役中，解放诺曼底是最主要的一件事，但也只是对纳粹德国的几次集中打击之一而已。俄国人正在东面涌入波兰和巴尔干国家，同时，在南面，意大利境内，亚历山大的部队正向波河进逼中。对于我方在地中海方面的下一个行动，现在得作出一些决定了。为了这些问题，我们同美国朋友之间在最高战略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分歧，应当说这是一件憾事。

1943年11间，在德黑兰会议上进行的冗长讨论中，对于在欧洲方面最后胜利的规划，已拟定了一个要点。我们的种种计划仍然受当时这些决定的支配，所以，追述一下这些决定，也是应该的。首先，我们已经答应了执行"霸王"作战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而且这就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所在，这一点是谁也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在地中海方面，我们还拥有一些强有力的部队，所以，他们该怎么办?

这一问题犹未解决。我们决心要他们去攻取罗马，该地附近的一些飞机场是轰炸德国南部所必需的。一旦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还计划沿这个半岛北进，远达比萨-里米尼一线，在那里可以把尽可能多的敌师牵制在意大利北部。然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当时大家还同意了第三个作战行动，那就是，在法国南部作两栖登陆，而就是在这一项计划上，将要引起一番争论。这个计划原意是想以之作为对敌方的一次佯攻或威胁行动，借以把德军拖住在里维埃拉，从而拦阻他们去参加诺曼底的战役；但是在开罗会议上，美方坚持主张用十个师进行真正的攻击，而在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支持了他们。

尽管我打算采用其他方法来利用意大利境内的成就，可是，我接受了这项变更，主要是想避免对缅甸方面作不相宜的变动。

这项行动计划的代号叫"铁砧"。

有一件事是明显的：除非时机恰当，我们在法国南部登陆是没有用的。单是有突袭的威胁存在，就足以把德国军队牵制在这一带地区；真正地攻入这一地带，可能引起敌方加强驻军的力量；然而，一旦我们在诺曼底交战，"铁砧"的价值就会大为减低，因为，希特勒不见得会为了固守普罗旺斯，而把军队从北方主要的战斗方面调开。如果我们真是要攻入里维埃拉的话，我们必须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或在刚要登陆之前进行之，而这就是我们在德黑兰制订计划时的打算。

"铁砧"要起作用，还受到第二个条件的制约。这项作战行动——就是说，全面进攻，而不是一项牵制或威胁行动——所需要的许多兵力势必从我方在意大利境内的军队中抽调过去，但是，这些军队必得先完成夺取罗马和各个飞机场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前，从亚历山大部队中腾出或抽调兵力，是不大可能的。在"铁砧"作战行动开始前，必须先攻下罗马。

一切都是以攻占罗马为转移的。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地夺取罗马，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那时，就可从意大利战线把部队调出来，而"铁砧"行动也就可以及时发动，不然的话，单是牵制性的登陆行动也就尽够了。如果我们真正地登陆，而时间是在"霸王"作战行动开始之后，那么，我们的队伍势非经过长途跋涉，就不能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会师，可是，到了那时，海滩的战役可能成为过去了，这些队伍的支援就会太迟了。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而在1944年年初，这的确就已经像是可能发生的了。

在德黑兰会议上，我们曾经充满信心，指望在初春到达罗马，但是这已经证明为不可能的。我方为了加速夺取罗马而对安齐奥的重要袭击，把德军八个或十个师诱出了那个关系重大的战场，也就是说，其数字比靠"铁砧"作战行动所能指望诱引到里维埃拉的为多。这样实际上由于达到了"铁砧"作战计划的目的，也就替代了"铁砧"计划。尽管如此，里维埃拉计划还是照样进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一样。

除了"铁砧"悬搁着，前途有些捉摸不定以外，我们在意大利境内最精锐的几个陆军师中，有一部分正确地被调遣去担任"霸王"计划中

的主要作战任务，于1943年年底前启航前往英国。亚历山大的实力因而被削弱了，而凯塞林的力量则有所加强。德方曾派遣援军到意大利，闪开我方对安齐奥的突袭，并且直到进攻发起日刚要开始之前，始终阻住我们进入罗马。剧烈的战斗当然使敌方投入了本来有可能要用到法国方面去的重要后备力量，这对于"霸王"作战行动在其早期的紧要阶段的确也给予了帮助，但是，我方在地中海的进展则被严重地打乱了。登陆艇问题是另一个障碍。它们之中有许多已被调供"霸王"之用。在将这些登陆艇调回之前，"铁砧"计划无法上马，而这又要视诺曼底的局势为依归。

这些事实早已预料到了，而且地中海方面最高司令官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早在3月21日就已报告称："铁砧"计划在7月底以前是不可能开始的。后来，他估计这一作战行动的日期为8月中旬，同时还宣称：帮助"霸王"的上策是放弃对里维埃拉的任何攻击，而将力量集中到意大利方面去。

到了6月4日，罗马攻下来时，这个问题就得重行予以检查。我方应当继续照"铁砧"计划进行呢，还是另订一个新的计划?

艾森豪威尔将军自然想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以加强他在欧洲西北部的攻击力量。意大利北部的一些战略上的可能性，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却同意尽快遣回那些登陆艇，假使这会导致迅速地实现"铁砧"计划的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跟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一致的，硬梆梆地坚持着在有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数量的军队，而在他们的眼光中，有决定性的地点指的只是欧洲西北部。他们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而后者则注意到几个月前和斯大林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然而，一切却都因在意大利境内的进展滞延而变更了。

※　　※　　※

进攻发起日之后不久，马歇尔将军抵达英国。他对于另外一个问题表示关切。当时在美国正聚集着大批的部队，应该尽快地让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可以直接搭船驶往法国，或经由联合王国转往法国；于是，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原来约定要输送进来的人数有如此之多，以致马歇尔怀疑我们的港口是否足用。在这个期间，我方在海峡的法国沿岸所掌握的港口为数无几。艾森豪威尔虽然打算攻取布雷斯特，而如果情况顺利的话，比斯开湾内其他登陆地点也还可能落入我方手

中，但是，我方并无把握是否能攻占这些地方，更不用说有充分时间去清除这些港口了；然而，"霸王"作战行动能否成功系于充分而迅速地集结兵力。马歇尔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在法国西部或南部攻占几处完全新的基地，并且最好是在法国的西部，因为从美国到达那边较为迅速。

这一切我完全体会得到，而且曾经一度考虑从北非方面去袭击比斯开海岸，纵使这不是在7月底或8月初之前能够做到的；但是，我却同样地焦虑不要把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境内的胜利搞毁了。我认为。可供选择的途径，还是仍然敞开，我们应当作好一切准备，朝着那认为是最适宜的方向进行。

6月1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了准备在地中海进行两栖作战行动，它可能在法国南部，或在比斯开湾内进行攻击，也可能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对于这一行动的目的地此时暂不作出决定。三天之后，马歇尔将军访问了地中海，和几位司令官进行了会谈。威尔逊将军当时初次听到"霸王"计划需要更多的港口，深深被打动了，但是却不曾改变他反对"铁砧"计划的看法，而且在6月19日，告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说：他仍然认为，他对于共同目标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尽其全力向波河流域进逼。此后，借助于对亚得里亚海顶端的伊斯的利亚半岛（这个半岛为的里雅斯特俯控并由此往南伸延）所进行的两栖作战行动，大有希望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向前推进到奥地利和匈牙利境内，从而由另一方向去攻击德国的腹地。亚历山大对此表示同意。

当时，史末资在意大利，打了一份电报给我。

史末资元帅致首相： 1944年6月23日

我已和威尔逊及亚历山大商议过关于将来使用后者所属部队的问题，谨将结果摘要奉陈。他们两人对于有关目前"铁砧"计划的任何建议都不赞成，因为其结果是否能直接帮助艾森豪威尔，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无论如何，会引起时间上的严重损失，而对我们来说，时间却是非常重要的。

亚历山大所已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前他的部队士气的旺盛，有力地说明，把他的部队拆散和干扰他们乘胜前进，都是不相宜的。艾森豪威尔有其不久即将开到的增援部队，当不仅能够坚守住他自己的阵

地，并把他的右翼伸展到卢瓦尔河，而且还可东趋巴黎或越过巴黎前进。关于延展他的左翼一事，乃是参谋们所应加以考虑并作出报告的问题，但这不应耽误有关目前既极急迫而又严重的调拨问题的决定。

至于亚历山大所拟向前推进的计划，他和威尔逊一致认为，他的部队突破到波河，嗣后再移师东进，向伊斯的利亚、卢布尔雅那等方面急进，直趋奥地利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亚历山大赞成由海陆两路双管齐下，而威尔逊则主张由海路进攻，并且认为有三个海运师，再加上一两个空运师就尽够了，而到9月初的时候，就有可能攻占的里雅斯特。随后，再重行东进，逐渐获得大批游击队的支援，也许有可能迫使敌人撤出巴尔干各国。我们同俄国人合作，朝奥地利和德国前进，对敌方所构成的威胁，其严重程度当不亚于艾森豪威尔从西面前进对敌方所加的威胁，而在三面夹攻之下，极有可能使敌人早日崩溃。

亚历山大刚刚同他的司令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现正将他的意见另行报告帝国总参谋长。我要补充的就是：像威尔逊和亚历山大那样有才干、又富有经验的两位将领，所提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我是极其重视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应把它轻轻搁在一旁；无论如何，它在考虑计划时，不应把这两位将领都坚持的代替性建议排斥在外。他们两人都根据许多理由，使我注意到，迫切需要在下周末以前即行作出决定，如果可能的话。

※　　※　　※

6月2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集中我方的兵力，直接支援在法国北部的决定性的战役。他承认，经过卢布尔雅那山峡向前推进，可能牵制住德国军队，但不会把他们任何几个师的兵力诱离法国。至于对比斯开湾突袭一节，他也认为波尔多比马赛离开美国近一些，但是坚持可以利用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内的兵力，更快地攻下马赛，从而为向北参加攻取鲁尔的战役提供一条直接的路线。因此，他极力主张"铁砧"付诸执行，当然，以牺牲我们在意大利境内的军队为代价，因为"在我看来，英国和美国的资源力量不容许我们在欧洲战争中维持两个主要的战场，而每一战场又各有其决定性的使命"。

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霸王"行动占有优先地位，问题是：在第二个战区意大利的军队如何才最有效地来支援击溃德国。美国参谋长联

席会议极力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他们责难了他们所称为"把地中海的力量用来在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一切承诺"。我们参谋长委员会则持与此对立的意见。6月26日，他们宣称：在地中海的盟军可采取摧毁与他们对抗的德国军队一举，来最有效地协助"霸王"作战行动。为了在8月15日发动"铁砧"起见，就得立刻开始从意大利前线撤调军队，而且他们宁可由海路把军队直接输送到艾森豪威尔那边去，而不在里维埃拉登陆。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地说："我们认为，如果发动'铁砧'作战行动达到可能获得成功的规模的话，就得把亚历山大将军剩余的兵力抽调得残缺不全，以后的任何活动只能局限于十分无足轻重的程度。"

他们坚决主张，亚历山大应在意大利展开攻势，以便与抗拒他们的全部德军交战，并予以摧毁；而威尔逊将军则应尽一切可能在法国南部加强进攻威胁①的声势，并应准备给艾森豪威尔派送一个或更多的美国师，和他所能接纳而又为我们船运能力所能容许的全部的法国师。

①作者所作的强调。

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冲突，双方都是出于诚意，而且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即使可能解决的话，也只能由总统和我两人来解决了，因此，电报往返就开始了。①

①关于这一节的一些更具重要性的文件全文，可参阅附录（4）。

6月28日，我说道："我们双方参谋长们之间的僵局提出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首先的愿望是以最迅速而又最有效的方式支援艾森豪威尔将军，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就必须把我们在地中海方面所有的大事全部搞垮，因此，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非要我们这样做不可……我极诚恳地请求你亲自对这件事详加审查……请你记住，关于伊斯的利亚问题，你在德黑兰时是如何对我讲的，以及我是如何把它提到正式会议上去的。这已经十分深刻地印入我的脑海，尽管它绝不是我们所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后来，我向罗斯福先生归纳了我的结论如下：

（1）让我们直接地给"霸王"以增援，从西面作最大限度的登陆。

（2）其次让我们充分利用地中海方面各司令官所遇到的大好机会，而我方在这一阶段仅略作牵制攻击和威胁行动，把敌人拖在利翁

湾附近。

（3）让我们把所有登陆艇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他要使用多久就使用多久，俾扩大其登陆能力。

（4）让我们查明，在"霸王"作战地区内的港口吐纳量是否提高到了最大的限度。

（5）让我们作出决定，不要为了一个大战役而搞毁了另一个大战役。两个战役都是能得胜的。

总统立时作复，不以为然。他坚决要把他所谓德黑兰的"伟大战略"付诸执行，也即把"霸王"作战计划彻底完成，"在意大利境内乘胜前进，并及早向法国南部进攻。"政治目的可能是重要的，但是，为了达到这项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在欧洲打击德国的心脏地带的一场战役。

斯大林本人曾赞成"铁砧"，并将地中海地区内其他一切作战行动列入次要一类之内，所以罗斯福先生说，他非先同斯大林协商一下，不能放弃这一计划。总统又说：

我的兴趣和希望集中于把艾森豪威尔面前的德国人击败，并长驱直入德国，·而·不·在·于·把·我·们·的·行·动·仅·限·于·在·意·大·利·境·内·发·动·一·次·大·战·役。①我相信，在把"铁砧"所需要的兵力撤出之后，我们在意大利还会有充分的力量在比萨——里米尼线以北追击凯塞林，对他的军队保持沉重的压力，至少达到为了牵制他目前的力量所必要的限度。我想敌方不会像威尔逊将军所估计的那样，为了把我们拒于意大利北部之外，而另外付出十个师的代价。

①重点是作者后加的。

我们能够——而且威尔逊证实了这一点——为协助"铁砧"计划而立即从意大利抽出五个师（三个美国师和两个法国师）。所余二十一个师，加上为数甚多的独立旅，肯定可以为亚历山大提供足够的地面优势……

罗斯福先生并称：在比斯开湾内登陆，会造成船运力量的浪费。如果艾森豪威尔需要更多的军队，他们都在美国枕戈待命，只要他提出要求就行了，但是，总统所反对的是袭击伊斯的利亚半岛，和经过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击维也纳。这既显出美国军事计划的刻板性，也说

明他自己对他所谓"在巴尔干各国"的战役抱有怀疑。他说，亚历山大和史末资"由于若干自然而又很合乎人情的理由"，而有漠视两种极关重要的考虑的倾向。第一，这项作战行动妨害了那"伟大的战略"；第二，它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也许调拨不出六师以上的军队。他写道："我不能同意使用美国军队去进攻伊斯的利亚并攻入巴尔干各国，我想法国人也不会同意把法国军队作这样用……由于此间有一些纯粹政治上的理由，如果人们知道有相当大的兵力被转调到巴尔干方面去的话，'霸王'作战行动中如果有丝毫挫折，我也担当不起。"①卷入这场讨论的人，没有一个曾经想把军队开进巴尔干各国去，但是，伊斯的利亚和的里雅斯特是战略和政治上的要地，这就可能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反应，特别是在俄国人向前推进之后。这一节他是看得很清楚的。

①美国总统来电全文，请参阅附录（4）。

总统曾建议过，我们应当把双方各自的主张向斯大林提出。我说，如果这项争执真的提到他那里去解决，我不知他将会有怎么个意见。根据军事上的理由，他可能对于亚历山大的军队向东推进感到很大兴趣，这项推进即使不进入巴尔干各国，也会深刻地影响到那里的一切部队，而且，这一行动和斯大林对罗马尼亚，或他会同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所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合在一起，就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从长期的政治观点上看，他可能情愿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法国境内承担那即将来临的苦战的责任，而东欧、中欧和南欧就自然而然地会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了。可是，我却觉得，这事由我们俩自己内部来解决，更为妥善。假如我们能像我时常建议的那样当面会谈，我们肯定会达成愉快的协议。

7月2日，总统宣称，他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确信"铁砧"计划应尽早开始，并且要求我们酌情指示威尔逊将军。

他说，在德黑兰的时候，他仅仅打算一旦德军从多德卡尼斯和希腊开始总退却的话，在伊斯的利亚作一系列有力的突袭，但是这种情况还未发生。

最后他说："由于我们不应当把主要的力量分散到一个新的战场方面去的这个理由，我不得不同意我的参谋长们的意见。

"我真正相信上帝会保佑我们，如他曾经在'霸王'作战行动中，以及在意大利和北非曾经保佑我们一样。我总是记住我的初步几何知识——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

我暂时只好退让，并且就在同一天，指令威尔逊将军在8月15日攻击法国的南部。准备工作马上开始，然而，读者应当注意，这时"铁砧"已经改名为"龙骑兵"了。其所以改名，是要防备万一原来代号字的用意已被敌方得悉。

※　　※　　※

然而，到了8月初，诺曼底战场上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重大的发展即将来临。4日那天，我又向总统重提把"龙骑兵"移调到西面去的问题。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4日

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方面事态的进程，特别是美国军队辉煌的作战行动，显出良好的前景，整个布列塔尼半岛在适当时间内，就将落入我方的手中。我请求你考虑，是否可能把"龙骑兵"转向主要而又关系重大的战区去，在那边，它在我们现所从事的这场伟大的、胜利的战役中，立刻能就近发挥作用。

2．我不能贸然说，一切细节都已详细拟订好了，但是此间都认为，这些细节全可解决。我们可以不必在敌方设有强固的防御工事地段强行登陆，而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圣纳泽尔朝西北沿布列塔尼半岛的某些地点，与欢迎我们的美军会师。

我觉得，我们完全有权利用海、空力量异常的灵活性，随着变化中的局面而行动。划给"龙骑兵"使用的十个师，连同他们的登陆艇，可能迅即到齐了。如果这事实现了，它对于艾森豪威尔经由最短的路线，直接横穿过法国的胜利进军，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我极诚挚地要求你指示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这项建议，我们这里的人们已经着手工作了。

我也希望霍普金斯能够对这事给予协助。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8月6日

甚至辉煌的胜利和与日俱增的机会都无法使我们在战略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说来使我感到痛心。美国陆军辉煌的作战行动，不仅已经

切断布雷斯特半岛，而且，依我看来，已经使留在那边的零散德军士气大大低落。圣纳泽尔和南特（上次大战中，你们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随时都可能落入我方的手中。基贝龙湾、洛里昂和布雷斯特不久也将为我方攻陷。我相信，在大西洋岸上瑟堡半岛以南的德军正处于虚弱、混乱的状态之中，而波尔多则可能轻而易举、迅速地取得。有了这些大西洋上的港口，加上我方现有的若干港口，将为待机出发的美国大批部队的全部输入开辟了道路。此外，当圣纳泽尔一旦为盟军所占领（在目前的情况下，即指为美军所占有），现已为"龙骑兵"行动而装备就绪的十个师，立刻就能转入该地。这样，就可以迅速地为艾森豪威尔提供一个新的大港，同时在向塞纳河进军中他的右翼又增添一支新军作战。

2．我重复说一下：无论从美国或英国方面调运军队，上面这一切都不在原来的运输计划范围以内。现在舍此不图，而要勉强我们从海上对设防极其巩固的里维埃拉海岸，给敌人以沉重的攻击，并向西行军，夺取土伦和马赛这两个要塞，这样，就开辟了一个敌人力量在开头远较我方为强的新战区，而且，在那边，我们要逆着错综复杂的地势进军，到处是极难克服的岩石阵地、山头和溪谷。

3．甚至在取得土伦和马赛这两个要塞之后，我们还得先溯罗纳河流域而上，作一段漫长的进军，才能到达里昂。恐怕在登陆后九十天之内，这些行动中没有一个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战役发生影响。①我们不在圣纳泽尔附近就地行动，却在距离主要战场五百哩之遥的地方开始行动。我们在布雷斯特半岛和瑟堡半岛的军队，与正在向土伦和马赛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中的军队之间，是不可能互相联系的。马赛攻取之后，从美国绕行的航程比横跨大西洋直接航驶的时间，约长十四天。

①"龙骑兵"计划中的军队在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师以后，所参与的最初几次主要作战行动，时间是在十一月中旬。

4．当然，我们无论如何是会获致胜利的，但是，这些都是无可动摇的事实。当"铁砧"计划在德黑兰被提出的时候，其原意是要在"霸王"进攻发起日的一星期前或一星期后，作为一项牵制性或遏制性的作战行动，以图把八个左右的德国师从主要战役中诱引开。着手进行进攻安齐奥行动的决定，以及在卡西诺的耽搁，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推

迟"铁砧"，到了后来改为"龙骑兵"之后，就同原来考虑的计划完全没有关系了。然而，坏事却变成了好事，在意大利境内一直被坚持下来的作战行动，把意大利北部和其他地方德军后备力量中，为数不下于十二个师诱引出来，而且大半都已被摧毁了。凯塞林的失败和罗马的攻陷，恰巧都发生在发动"霸王"作战行动的时刻，这一巧合远超过了"铁砧"计划所预料的一切，而且对于不知内幕情况的那些人来说，它仿佛是一个伟大规划的样子。因此我认为，"铁砧"计划原先所要达到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

5．我们在正式反对无效，以及我们的意见被摒弃之后，为了听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曾尽人力所及，作了一切，包括提供行将加入作战的近乎半数的海军部队在内。如果确实无法挽救这个局面的话，那么，我惟有真诚祈祷美国的观点不会有错。但是，由于法国境内赢得了胜利，而且还似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胜利，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重行讨论。现在还有三四天的时间，为了执行"龙骑兵"计划而把现已派定并且大半已登船待发的队伍送到圣纳泽尔去的决定，可以重行考虑。我承认，那些主张时间过迟不宜变更计划的说法，不无理由，但是，这个意见应当和在加强主要战役方面对我们似具有压倒一切的有利形势，二者之间加以权衡轻重，这样，才有可能在本年以内干掉希特勒。

6．我对马歇尔所抱崇高的敬仰，是你所知的；如果你觉得可以过问这些事的话，那么，我会很高兴地请你向他说明我的见解，特别是后面这几段话，那些话就是我对他的答复，因为他可能责备我，说我在德黑兰支持"铁砧"，而后来却又表示反对这个计划。

7．请你一并告诉我，从美国的军事立场看，我前一次的讲话是否令人满意，以及其中有哪些地方你认为我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陈述。我是把我们双方军队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看得高于一切的。

顺致最亲切的敬意。

他的复电是远难引以为慰的。

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首相： 1944年8月7日

来电奉悉。虽然总统对于你就同一事件的来文还未作出答复，但我深信，他的答案将是否定的。我虽未见到有关后勤问题的分析报

告，可是，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你会发现补给问题是难以克服的。现已有几师兵力可应艾森豪威尔即时集结的需要，它们会使各港口的负担达于极限。而且，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布列塔尼几个港口的情况。依我看来，似乎今天我们在"霸王"作战行动中的战术形势，是毫厘不差地正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也正如我们预料的"铁砧"计划开始时，战术形势也会发展成那样。现在变更战略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相信，这样做法对我们在法国的稳操胜算的战役与其说起帮助作用，不如说它会起延滞作用。我还相信，从"铁砧"往北移动将比你所预料的更为迅速。敌方无法阻止我们。法国人亦将揭竿而起，像阿比西尼亚人对待意大利侵略者那样去对待大批的德国侵略者，我相信，这是包括赖伐尔先生在内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已是唾手可得的了。

※　　※　　※

就在那一天，我到朴次茅斯附近，访问艾森豪威尔于其总部，并向他透露了我想停止"龙骑兵"行动的最后希望。我们在愉快地共进午餐之后，作了长时间的严肃认真的会谈。随同艾森豪威尔出席的有：比德尔·史密斯和海军上将拉姆齐。

我偕同第一海务大臣出席会谈，因为航运调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简单地说，我所建议的是继续将"龙骑兵"的远征队伍装载上船，但在士兵登船后，应将他们送经直布罗陀海峡，而在波尔多进入法国。这事已久经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考虑过，并且认为这个行动是行得通的。我将我拍致总统但未得答复的电报，出示艾森豪威尔，并尽力说服他。第一海务大臣大力地支持了我。海军上将拉姆齐谈了反对变更计划的论据。相反地，比德尔·史密斯却宣称，他个人极赞成这个把攻击行动突然偏转方向的计划，它具有海军力量所能发挥的出奇制胜之妙。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参谋长发表的意见，绝未露出不愉快的脸色。在最高级会议上，他总是鼓励自由发表意见。当然，无论如何一经作出决定，就必须忠诚不渝地去执行。

尽管如此，我却难以动摇他；翌日，接到总统复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8日

我已电商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你提出认为可以将拨调给"龙骑兵"的力量，经由布列塔尼海岸的几个港口向法国境内移动一节，难予同意。

与此相反，我在考虑之后，认为"龙骑兵"作战行动应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按计划行动，并且我有完全信心，它是会获得成功的，这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德国鬼子驱出法国境外，也将大有帮助。

对于这一问题，是别无其他办法可想了。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大军源源开入欧洲，他们的队伍在远东也日见壮大；到了7月份的一天，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投入作战行动的人数终于第一次超过了我们。我们现在正好已经越过了这一天了。影响盟军作战行动的势力，通常是随着大量的增援而增长的。还应该记住的是：倘使英国方面在这一战略问题上的见解被接受的话，那么，战术上的准备工作很可能会造成一些滞延，那就又会对这场大争辩引起反应。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8日

我祈祷上帝，祝愿你是正确的。我们自应竭其所能，来助你们成功！

第五章　巴尔干的动乱，俄国人的胜利

与俄国达成中欧、东欧政治协议的必要——5月18日艾登先生关于希腊及罗马尼亚问题的建议——5月31日我致美国总统电——美国国务院的神经过敏——罗斯福先生6月11日的来电和我的复电——6月23日我给美国总统的电报——朋友间的争论——7月11日我就土耳其问题致斯大林电——斯大林不置可否的复电——俄国人的夏季攻势——8月25日芬兰人请求停战——向涅曼河进军——德军二十五个师的覆灭——红军渡过维斯杜拉河——罗马尼亚的革命。

1944年夏，苏军开进中欧及东欧，这就迫切需要同俄国人在那些地区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战后欧洲的格局似乎正在形成中。由于俄国人插手搞阴谋，意大利已开始出现困难的局面。我们正在跟铁托直接谈判，争取就南斯拉夫问题达成一个均衡的结果。然而，对如何处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问题，我们与莫斯科之间迄未取得进展。5月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会议曾对整个问题进行了全面考虑。

我当时给外交大臣写了一份备忘录：

1944年5月4日

应为内阁（也可能并为帝国会议）起草一个文件，简要地说明（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与苏联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酷问题。这些问题在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正日益发展，而在希腊尤为严重。文件力求以一页纸为限。

2．我还不能说意大利现在问题很多，但总的说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打算默认巴尔干半岛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今天上午柯廷先生已谈到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应当对此作出明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要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侵略，就必须在军事形势许可的最佳时机，把问题相当直接了当地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们必须先同美国进行磋商。

同一天，我还说：

显然，关于俄国人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搞共产主义阴谋活动，我们正接近于同他们进行摊牌。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日益难以对

付。

5月18日，苏联驻伦敦大使到外交部商谈艾登先生所提出的一项一般性的建议，即在战时情况下罗马尼亚的事暂以苏联为主负责处理，希腊的事则留给我们负责处理。俄国准备采纳这项建议，但想了解我们是否已与美国磋商过。如果磋商过了，他们就同意采纳。我在这次会谈记录上批示："我愿就此事电告总统。他大概会表示同意的，特别是由于我们一定会跟他保持密切联系。"

我于是在5月31日向罗斯福先生发出一封私人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5月31日

最近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在对待巴尔干各国，特别是在希腊的问题上，我们与俄国人的方针可能会有分歧。为此，我们曾向这里的苏联大使建议，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彼此应达成协议：即处理罗马尼亚问题以苏联政府为主，处理希腊问题以我们为主，各自的政府应在这两个国家里互相支持。这样的安排将是当前军事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罗马尼亚处在俄国军队管辖范围之内，而希腊则处在威尔逊将军统率的地中海盟军管辖范围之内。

2．5月18日，苏联驻这里的大使告诉艾登说：苏联政府同意此项建议，但在对此事作出最后保证之前，拟了解我们是否已与美国政府磋商过，以及后者对此项协议是否同意。

3．我希望这项建议能得到你的赞许。当然，我们并非想把巴尔干半岛各国划分为各个势力范围。在同意上述安排的同时，我们必须申明：这样的安排只适用于战时情况；不影响三大国的任何一方在整个欧洲问题和平解决时及尔后，行使其权利和承担责任。当前美英双方共同制定和执行盟国对上述各国的政策，这种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因上述安排而有所改变。无论如何，我自认为当前提出的安排是一项有利的措施，可避免我方与苏方在对待巴尔干半岛各国问题的政策方针上产生任何分歧。

4．与此同时，我们已指示哈利法克斯按照上述方针向国务院提出此事。

国务院最初的反应是冷淡的。赫尔先生对于"可能使人感到有包含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或接受这种意图"的任何建议都非常神经过敏。

6月8日，我给在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去电如下：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华盛顿）： 1944年6月8日

并不存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我们都应当一起行动，但是总得有人出面打牌。由俄国人与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打交道，因为苏军正在冲击着他们。希腊人则由我们来打交道，因为他们是在指定归我们负责的战区里面；他们是我们的老盟友；为了他们，1941年我们牺牲了四万人；看来这样安排是合理的。我有理由相信，总统完全同意我对希腊所采取的方针。对南斯拉夫也是如此。我经常把情况通知他；但总的说来，我们英王陛下政府正在出面打牌，并且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俄国人协调一致来打。对任何国家来说，最为不幸的莫过于在这样的时刻受三方或四方通过电报往来作出的决定所支配。在这个时候好容易在一个问题上得到了解决，另外三个问题却又出了岔子了。更何况这些国家局势瞬息万变。

2．另一方面，在南美，只要不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牛、羊肉问题，我们总是尽量效法美国行事。由于我们拿到的牛、羊肉很少，我们自然就要产生很大的意见了。

6月11日罗斯福先生复电说：

……简言之，我们承认，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内承担军事责任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军事进展的需要而作出决定；但我们相信，这一类决定的自然倾向是要扩展到非军事领域中去，而如所建议的那种类型的协议，又将加强这种倾向。在我们看来，这必将导致你们和苏联各自坚持不同意见，并在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尽管你们宣称这种安排仅局限于军事问题上。

我们认为，更为可取的做法应该是致力于建立协商机构，借以消除误解，并阻止发展成为排他性的的势力范围的倾向。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11日

来电收悉，甚感不安。如果在采取每一行动前，每一方均须与其他各方协商，那么行动势必陷于瘫痪。巴尔干这些地区事态的发展，往往超越形势变化。必须有人拥有进行部署和采取行动之权。协商委员会无异是一块绊脚石；遇到紧急情况，总归还是要撇开这个机构，而由你我双方或由你我当中一方与斯大林直接交换意见。

2．现在回顾一下复活节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吧。我们有能力完全按你的意见对付希腊兵变。这是因为我能够对军事将领不断发出命令，这些军官起初是主张和解的，特别是不使用武力，甚至不以武力进行威胁，死亡极少，希腊局势已大为好转；如果我们坚决的态度保持不变，局势还可以从混乱与祸害中挽救过来。俄国人拟同意以我们为主处理希腊问题，这意味着民族解放阵线及其种种不轨图谋均可为希腊国民军所控制。否则，在你所极为关注的国土上，内战与毁灭在所难免。过去我经常告知你有关事态发展的情况，今后也将经常告知你。你会不断接到我的去电。我认为，在这方面您是可以相信我的。

3．如果面对上述种种困难，我们事事非得同别的一些大国磋商不可，从而开始一套三方或四方之间的电报往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混乱或无能为力。

4．鉴于俄国大军即将开进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要是发挥作用（他们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俄国人还将帮助他们从匈牙利手中夺回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切，在我看来，承认苏联在该国的领导地位似乎是可取的；因为想到你我在那边均无一兵一卒，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况且，我认为除要求赔偿外，俄国人提出的条件是合理的，甚至是宽大的。罗军在对俄战争中打得很猛，使苏军损失颇重。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同俄国人进行对话，我看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既然他们已经在干了，就让他们按议定的方针干下去吧。

5．我们在希腊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我们是希腊的老盟友。

我们曾因力图保卫希腊、抗击希特勒，而付出四万人伤亡的代价，这还不包括克里特岛的损失在内。希腊国王和政府都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目前他们在埃及居留，很可能会迁往黎巴嫩，因为那里的气氛比开罗好。我们不仅如上所述，在帮助希腊时牺牲了四万人，而且还损失了大量船舰；此外，为了帮助希腊，我们削弱了昔兰尼加的防务，致使韦维尔已经在昔兰尼加占领的地区，统统丧失了。这一切在当时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在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中，你给我的来电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我们步调完全一致，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为什么我们之间这条卓有成效的指挥渠道要中断，而代之以由一批庸庸碌碌的官吏组成的委员会呢？——这种机构我们在世界各地搞得还嫌

少吗？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相同的见解，为什么不能由我们共同掌握这一局势呢？

6．概括起来，我建议我们应对此取得一致意见，即我5月31日电报中提出的安排可试行三个月，期满后由三大国再行审议。

6月13日总统表示同意这项建议，但作了补充："我们必须谨慎申明，我们不是在建立任何战后势力范围。"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第二天作了答复：

来电收悉，深表谢意。我已通知外交大臣转告莫洛托夫，并申明：规定三个月试行期限的理由，是为了使我们不要预断建立战后势力范围的问题。

当天下午，我向战时内阁汇报了当时局势，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按照试行期三个月为条件，外交大臣应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同意进行总责任划分。以上是6月19日所做的事。

但总统对我们的做法感到不快。他在给我的令人难受的来电中说："此事你们的人只是在与俄国人磋商过后才向我们提出，我们对此感到不安。"于是我又在6月23日就总统的指责作了答复，扼要阐明我从伦敦所看到的局势：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6月23日

在罗马尼亚，俄国人是唯一能够为所欲为的大国。我认为你和我一致同意，除了赔偿条件外，以合理休战条款为基础，他们应就该国发生的事件尽量作出一致的指示。事实上，我们三人在开罗处理最近罗马尼亚提出的试探性和平建议时，是紧密合作的。另一方面，1941年我们援助希腊时，折兵四万，徒劳无功，从此希腊成了一个包袱，几乎完全压在我们身上。同样，虽然你让我们在土耳其出面打牌，但我们在政策问题上，总是事先先同你商议；我认为我们彼此对应执行的方针一直是没有分歧的。按照外交上流行的做法，即采取向左滑的总方针，我完全可以轻易地听任事态自流，那时希腊国王就很可能被迫退位，民族解放阵线就会在希腊实行恐怖统治，迫使村民和其他许多阶层的人们在德国人的支持下组织保安营，以免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我能够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俄国人别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竭尽他们的全力抬高它的身价。因此我向俄国人提出

了一项暂时的工作安排以便更好地进行这场战争。当然，这只不过是一项建议，还须征得你的同意。

2．我不能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过错。处在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的三个人，如果其中一个人要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出建议时，都非得在同一时间内通知第三者不可，则三者之间是不可能进行有效合作的。最近的一个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你完全正当地把与波兰人会谈的详细情况告知约大叔，而我则至今未从你处获悉任何有关情况。但我对此毫无抱怨，因为我明白，我们的工作都为了一个总的主题和目的。对于我在处理希腊问题时的做法，希望你也会持同样的态度。

3．我还采取步骤，力图使铁托的部队同塞尔维亚的部队联合起来，同所有忠于我们两国都承认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部队联合起来。每个阶段，我们都让你了解我们是如何背这个沉重包袱的，目前这个包袱主要压在我们身上。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一个最省事的做法，即把国王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掷给恶狼啃噬，任凭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使德国人为之称快不置。在处理这两个国家的事情时，我总是竭力稳住局面，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共同的敌人。我经常不断地把情况通知你，并希望在我们有主动权采取行动的范围内，能得到你的信赖和帮助。

总统6月27日的答复解决了这场朋友的争论。他说：

"看来我们双方似乎都曾经出于无意在某个方面单独采取行动，而我们现在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时权宜之计。对一切足以影响盟军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的问题，我们应当取得一致意见，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在同一天作了如下答复："你可以肯定，在每一个问题处理之前，处理过程中以及处理以后，我都会时刻注意到我们所议定的原则。"

然而，在政府一级困难还是存在的。俄国人坚持要与美国直接磋商。

※　　※　　※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俄国正陈兵罗马尼亚边境，这是土耳其加入盟国一边参战的最后机会。如果她在这个阶段参战，将对

东南欧的前途产生巨大影响。这时，土耳其甚至表示要与轴心国断绝关系。

我把我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告诉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7月11日

几周前艾登曾向贵国大使建议：处理罗马尼亚问题以苏联政府为主，处理希腊问题以英国政府为主。这只是一项临时的工作安排，旨在尽量避免通过三方交换电报这种使行动陷于瘫痪的尴尬作法。莫洛托夫随即很恰当地提议，我应将此事告知美国。我已通知了美国，我向来都是这样做的。经过几番讨论，美国总统已同意该建议试行三个月。斯大林元帅：7、8、9这三个月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月份。但是现在我获悉这种做法对你有一定的困难。谨向你探询，你是否同意试行三个月。谁也不能说，这样做会影响欧洲的前途或导致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然而我们可以在每个战场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还可以将自己正在采取的行动通知他两国。但若你对此建议不抱任何希望，我亦不予见怪。

2．另有一事拟向你提出。土耳其目前愿与轴心国立即断交。我同意你的意见，即土耳其应该宣战。但是我担心，如果我们要求它这样做，则它为了自卫计，恐将要求我们提供飞机以保卫其城镇，而目前我们很难抽出飞机来派驻土耳其，同时它又要求在保加利亚和爱琴海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点我们目前也无力办到。此外，它还会再度要求各种军火援助，这也是我们无法支援的；因为我们在年初为它准备的军火，已经调作他用。因此在我看来，比较聪明的办法是把同德国断绝关系看作第一步，然后我们可运去一些装备，帮助它对付敌人的报复性空袭；那时我们既然已经联合在一起了，它很可能就会由此而参战。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德国很珍视同土耳其结盟。因此，如果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关系，无异给德国人的灵魂敲起丧钟；看来现在正是敲起这个丧钟的良好时机。

3．我只是向你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见解，艾登也正在把我的想法转告莫洛托夫先生。

4．我们在诺曼底陈兵约一百零五万，配有大量装备，每日增兵二万五千。战斗极为艰苦。我国与美国已损失六万四千人，最近几次战

斗伤亡尚未作统计。但一切迹象说明，敌军伤亡至少不下此数；此外，我们还俘获了五万一千名俘虏。

鉴于我方一直是采取攻势，又有自海上登陆一着，我认为敌军已遭到重创。战线在继续扩大，战斗将不断进行。

5．亚历山大也正在意大利艰苦逼进，他希望能突破比萨一里米尼防线，攻入波河流域。此举可使德军要么调来更多的师跟他对抗，要么被迫放弃有价值的战略要地。

6．伦敦人正在英勇抵御飞弹袭击。迄今伤亡数已达二万二千人；看来轰炸将是长期的。

7．对你们向维尔纳的光荣进军，谨再次表示祝贺。

斯大林的复电不置可否：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7月15日

关于罗马尼亚和希腊问题……。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美国政府对此问题尚有某些疑问，最好待美国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后再来谈此事。一俟得悉美国政府的见解，我一定写信给你就此问题作进一步商讨。

2．关于土耳其问题，必须根据去年年底英、苏、美三国政府与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已经了解的事实进行考虑。你谅必还记得，早在1943年11月与12月，我们三国政府就曾坚决建议土耳其参加盟国一方对希特勒作战，但毫无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应土耳其政府的倡议，今年五六月间我们曾再次与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再次向它提出盟国三国政府去年年底提出的建议，这次也是毫无结果。至于土耳其提出的种种权宜之计，目前我尚看不出其对盟国有利之处。

鉴于土耳其政府对德国态度暧昧，托词推诿，最好不必对它多加干预，听其自便并勿再对它施加新的压力。当然，这意味着在处理战后问题时，土耳其由于回避对德作战，不得要求有任何特殊权利……。

于是，关于巴尔干半岛的责任划分问题，我们无法达成任何最后协议。八月初，俄国人找了一个借口从意大利派出个代表团前往希腊北部与人民民族解放军联系。鉴于美国官方态度勉强，俄国人在此事

上不守信义，直到两个月后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之前，我们不再致力达成一项主要谅解。

到了那时，东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了。

※　　※　　※

俄国夏季攻势是一篇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能作扼要的记述。

这次进攻以对芬兰人采取辅助攻势为序幕。芬兰人在拉多加湖到波罗的海之间加深并加固了原先的曼纳海姆防线，建成难以攻克的防御系统。但这时苏军的素质和装备与1940年在此地作战时已大不相同，因此经过十二天剧烈战斗后，就突破防线，于6月21日攻克维堡。当天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扫荡拉多加湖北岸。月底，苏军已将敌军驱回本土，并恢复从列宁格勒通往我们北极运输船队终点站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交通。芬兰军队在德军支持下曾作短暂抵抗，但毕竟抵挡不住，终于8月25日请求休战。

6月23日开始进攻维切布斯克与戈梅利之间的德军防线。在这两个地方以及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许多城镇和乡村，德军已建立了坚固的阵地，布置了环形防御工事；但苏军涌入这些城镇之间的空隙地带时，这些阵地便接连受到包围，并被肃清。一周内苏军已突进八十哩；接着又抓紧战机，乘胜前进，7月6日攻克明斯克，将溃退的敌军封锁在一条仓促组成的防线上。这条防线自维尔纳向南伸展直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从那里，德军又被其势锐不可挡的汹涌而至的苏军迅速一扫而光。7月底，红军开进科夫诺和格罗德诺，抵达涅曼河。在五周内挺进二百五十哩后，苏军暂时停止行进，在此地休整。德军损失惨重，二十五个师覆灭，同样数量的部队被围困于库尔兰德。①仅7月17日一天，就有五万七千名德军俘虏通过莫斯科——谁也不晓得他们将被押向何方。

①见古德里安著：《装甲部队主将》，第352页。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南面的苏军，也干得毫不逊色，战果辉煌。7月13日，他们在科韦耳与斯坦尼斯拉夫之间的战线上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十天后，德军全线崩溃，俄国人又向西挺进一百二十哩，抵达桑河畔的雅罗斯瓦夫。斯坦尼斯拉夫、伦贝格和普热米什尔在苏军大举进攻中沦为孤城，不久即被攻克。俄国人乘胜前进，于7月30日在

散多梅尔以南横渡维斯杜拉河。这时苏军由于需要补给，暂停前进。横渡维斯杜拉河被华沙的波兰抵抗运动看作是发动那不幸的华沙起义的信号。这次不幸的起义将在另一章中记述。

俄国人在这次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远不止此。他们的胜利一直扩展到南面的罗马尼亚。直到8月以后，从切尔诺夫策到黑海之间的德军防线还一直封锁着通往罗马尼亚及其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道路；但由于德军调兵增援其远在北面行将陷落的防线，这条防线就削弱了，接着在8月22日苏军发动的猛烈攻击之下，防线即告迅速崩溃。

俄国人由于有海上登陆部队的支援，迅速打垮敌军。德军损失十六个师。8月23日，年青的米凯尔国王率领心腹在布加勒斯特发动政变，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罗军全体官兵一致追随国王举事。在苏军到达之前的三天之内，德军有的被解除武装，有的越过北面边界撤退。到9月1日，德军已全部撤离布加勒斯特。罗军瓦解，罗马尼亚被占领。罗马尼亚政府投降。保加利亚虽在最后一刻曾企图对德宣战，结果还是被征服了。俄军挥师西进，长驱直入多瑙河流域，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到达匈牙利边境；与此同时，多瑙河南岸的俄军左翼也陈兵南斯拉夫边境，为大军向西推进作好准备。这次向西推进将在适当时机把他们带到维也纳去。

第六章　意大利与里维埃拉的登陆

盟军越过罗马进行追击——牺牲"铁砧"作战行动——哥特防线——第五集团军减员十万人——向阿尔诺河推进——我飞往那不勒斯并同铁托会晤——巴尔干战略与伊斯的利亚半岛——铁托、共产主义和彼得国王——在伊斯的利亚将设立盟国军政府——我同铁托的再次会晤——我告知总统——一个愉快的假期——我飞往科西嘉岛——在法国里维埃拉登陆——8月17日我致英王的电报——8月18日我打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龙骑兵"作战行动的概述——我对"铁砧"-"龙骑兵"作战行动的总结——同史末资的通信——对维也纳的希望。

罗马于6月4日被攻克后，凯塞林的残军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北溃退，空军的不断袭击和地面部队的紧紧追击，搞得他们狼狈不堪，乱成一团。克拉克将军的美军第五集团军沿着海岸公路直趋比萨，我们的第八集团军则跨过特韦雷河追击，向特腊济梅诺湖（佩鲁贾湖）推进。进展迅速。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6月9日

我们这里所有的情报都证实你所作的关于你们摧毁驻意大利的德军的估计。你们的整个进展是辉煌的，我希望把一度曾经是德国军队的全部残余收拾干净。

亚历山大切望会把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铁砧"计划搁在一边，并允许他原封不动保留他那些久经战斗、并因胜利而意气风发的部队。如果这样，他有把握在几个月以内突破亚平宁山脉而进入波河流域或更远一些的地方。看来他本来肯定能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意大利战役，要不是为满足"铁砧"行动的要求而抽走兵力以致功亏一篑的话。这一章的叙述将说明这一点。

无论如何，艰苦的战斗还在前头。德军有十九个师投入了5月及6月初的战斗。其中三个师已被消灭，其余大部力量在遭到我沉重打击后，仓皇向北面溃退；但凯塞林是个良将，又有一批能干的参谋人员。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要滞阻我们的前进，直到他能够重整他的部队并据守他的下一个准备好了的阵地，即所谓哥特防线。这一防线起自比萨之上的西海岸，逶迤于佛罗伦萨以北的群山之间，然后转入亚

得里亚海滨的佩扎罗。德国人已经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构筑这条防线，但是当时仍未竣工。凯塞林必须争取时间来完成它并配备人员，以及安顿正在从北欧、巴尔干、德国和俄国给他调来的八个师。

经过我们十天的追击以后，德军的抵抗开始增强了。著名的特腊济梅诺（佩鲁贾）湖岸的阵地很坚固，第八集团军必须打一个硬仗才能攻破它。直到6月28日，敌人才被逐出，并向阿雷佐撤退。在西海岸，美国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并非不经困难于7月1日攻占了切奇纳，其右翼的法国军团（也是隶属于克拉克将军的指挥），不久也抵达锡耶纳。敌军在亚得里亚海岸作相应的退却，使得波兰军团能够迅速攻占佩斯卡拉并迅速向安科纳前进。与此同时，法国一个殖民地师从科西嘉岛运来，在海军强有力的支援下，经过两天鏖战，也攻占了厄尔巴岛，还俘虏了敌人两千名。

7月初，根据我们和美国进行磋商的结果，亚历山大奉命为"铁砧"作战行动抽调军队，最后总数要达到七个师的兵力。光是第五集团军就因此从约二十五万人减员到十五万三千人。尽管受到这样的打击，亚历山大仍然以很大的劲头坚持他的追击任务和作战计划。德国人经过整编和重建，达到了相当于十四个满员的师，在从罗济尼亚诺到阿雷佐，又从阿雷佐到安科纳以南的亚得里亚海滨一条战线上，用这些部队来同亚历山大的军队相对峙。这是一连串有掩护的阵地之一，敌人愈来愈顽强地坚守这些阵地，其目的在于阻止我们进抵他们的哥特防线。经过空军猛烈轰炸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以后，阿雷佐于7月16日落入英军手中。18日，美军到达比萨以东的阿尔诺河，翌日进入里窝那港口。与此同时，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紧攻进逼的波兰军队占领了安科纳。这两个港口尽管遭到严重破坏，却缓和了我们现在拉得太长的供应线的压力。七月的最后一周，美军继续推进，占据了从安波利到比萨的整条阿尔诺防线。第八集团军肃清了佛罗伦萨以南的整个山区。新西兰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后，迫使敌人撤离市区。他们在撤走时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只留下一座供人瞻仰的年久失修的韦基奥古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盟军已经向前推进了二百五十哩。头两周尚称顺利，以后一路的战斗都是艰苦的，还有许多令人心烦的补给问题。德国人也有他们的同样困难。所有他们后方的交通都需要通过二

十座架设在宽阔的波河上面的公路桥和铁路桥。快到7月底时，这些桥梁不断遭到盟国空军的袭击，全部被切断；然而，多亏凯塞林的工兵们的技能，他们仍能运进一些补给物资。

※　　※　　※

我现在决定亲自到意大利去，很多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比之通信方便得多。去跟指挥官和士兵们见见面，好处也很多，因为在把他们的兵力抽走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对他们还提出这么多的要求。"铁砧"作战行动就要发动了。亚历山大尽管遭到严重削弱，但他们仍在准备部队，以便再次发动攻势。我切望同铁托会晤，他可以很方便地从维斯岛前来意大利，在那个岛上我们仍然在保护着他。帕潘德里欧先生和他的若干同事们可以从开罗前来。我们可以制定计划，在德国人离开时帮助他们重返雅典。最后就是目前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的政治纠纷。7月30日，我打电报给在卡塞塔的威尔逊将军说：

如果这里的〔无人驾驶轰炸机〕轰炸不会不适时机地突然爆发的话，我希望能于8月6日或7日前来意大利逗留十天或半个月。我确已准备好和铁托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如果错过这次和他见面的机会，我将感到遗憾。因此你能否安排先同他见个面，以便他能在包括8日或9日这个日期里到卡塞塔来?

8月4日，我也给亚历山大将军去电：

我认为最好等我到达后，我们一起制定〔关于我的访问〕计划，要注意不要让我妨碍你的工作。我不需要排得满满的日程，除了你、威尔逊、铁托以外，也不打算约见任何人。我到达当地后，无疑会有很多要做的事。

※　　※　　※

因连日内阁事务繁忙，我只得推迟行期。8月9日我打电报给达夫·库珀先生，希望能于8月11日，星期五清晨六时半左右到达阿尔及尔市郊的白厦机场，并在那里停留三小时，随即前往那不勒斯。我补充说："如果戴高乐愿意在你的住所或海军上将的别墅里和我见面，你可告诉他说我来了。这次访问完全是非正式的。"

我们准时到达。达夫·库珀来接我，领我到他的住宅，他的妻子把它安排得十分舒适。他对我说已将我的邀请或建议转达戴高乐，但这位将军推辞了。他说我长途旅行，在短暂的停留中应该休息一下，他

不想打扰我。就我们当时手边所有急待处理的事以及本来可以告诉他的许多事情而论，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傲慢，但是他仍然对"霸王"作战行动所发生的事感到恼火。他认为这是表示他的不满的一个好机会。事实上，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再见到他。

当天下午，我到了那不勒斯，下榻在壮丽堂皇然而多少有点破烂的里瓦耳塔别墅，从那里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及海湾的美丽风光。威尔逊将军告诉我说，一切已经安排停当，第二天早晨和铁托及苏巴希奇（在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政府的新首相）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他们已到达那不勒斯，明天晚上将和我们共进晚餐。

8月12日早晨，铁托元帅来到别墅，他穿着一身华丽的绣有金线花边的蓝色制服，领子连同制服都绷得很紧，同灼热的天气显得格外不相称。他这套制服是俄国人送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金线花边则是从美国来的。我同他在走廊上会见，陪同他的有麦克莱恩准将和一名翻译。

我提出请元帅参观一下威尔逊将军的作战办公室，于是我们走了进去。元帅的两名护卫人员相貌凶恶，都随身携带自动手枪，他想把他们带进来，以防我们万一对他下毒手。我们好不容易地劝阻了他，但建议他用膳时带他们保卫他。

我领路走进一个大的房间，墙上挂满了各个战线的地图。

我先给他看一幅盟军在诺曼底前线的地图，并阐述我们对西线德军战略行动的概况。我指出，希特勒坚执寸土不让的政策，以致德军有许多师的兵力被围困在挪威和波罗的海沿海地区；我说，希特勒正确的战略应当是把部队从巴尔干撤出，将其集中在主要战线上。盟军在意大利的压力和俄军从东边的挺进或许会迫使他撤走，但是我们也应当估计到他死守的可能性。我一面谈话，一面在地图上指出伊斯的利亚半岛，问铁托道，如果我们能从意大利东海岸攻到这个半岛，他的军队能派到何处协同我们作战。我解释说，如果能够在南斯拉夫海岸打开一个小港口，那将帮助我们从海路把军用物资运进去。在6、7两月间，我们已空运了将近两千吨的物资给他的部队，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港口，我们可以运得多得多。铁托说，尽管近来德军抵抗加强了，南斯拉夫的损失也增多起来，他仍然能够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

亚两地招募大批部队，他确实赞成进攻伊斯的利亚半岛的军事行动，南斯拉夫部队也要参加这一行动。

我们随即走进一间小客厅，我开始询问他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他说，游击队同那些依靠德国及保加利亚支持其政权的米海洛维奇的军队仍在继续进行激战，妥协是不大可能的。我回答说，我们无意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但愿他的国家变得强大、团结和独立。苏巴希奇博士非常忠于这一信念。再说，我们也不应当让国王垮台。铁托说，他理解我们对彼得国王所承担的义务，但是他现在无法顾及这件事，等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人民将会自己作出决定。

我把话题转到南斯拉夫的前途，提出正确解决南斯拉夫的办法应该是实行以农民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或许要逐步实行土地改革，因为那里土地占有都太小了。铁托向我保证说，他已公开声明过，无意把共产主义制度输入南斯拉夫，原因只讲这么一条就够了，那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大概都将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小国的发展取决于同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不断改善一定会给南斯拉夫带来好处，使得它可以沿着民主的路线发展。俄国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游击队中来，但它的成员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要把苏维埃制度输入南斯拉夫的任何想法，而倒是说过反对这样做的话。

我问铁托是否把刚才所讲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话再发表声明，公开地予以重申，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可能显得他是被迫这样做似的。他同意当天下午同苏巴希奇博士第一次会见时将讨论这一问题。

接着我们共进了午餐，并作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同苏巴希奇博士的谈判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将再举行会谈。我同时着手起草一个有关南斯拉夫事情的备忘录，铁托元帅并答应将就有关补给的某此细节事项写信给我。

※　　※　　※

翌日清晨，铁托同威尔逊将军的参谋长甘默尔将军会见，并收到一份关于盟军在伊斯的利亚及其附近作战计划的重要备忘录。全文如下：

一俟盟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奥地利或匈牙利，盟军总司令打算在战争爆发时原由意大利管辖的地区设立盟国军政府，从而自动结束意

大利在该地区的主权。军政府的长官即由该地区的盟军司令官担任。该地区即归盟国军政府直接管辖，直到有关政府通过协商决定处理办法之时为止。

2．为确保在中欧的盟军占领部队的基地与交通线的安全起见，盟国军政府的这种直接管辖是必要的。

3．鉴于盟军占领部队必须从的里雅斯特港口取得补给，这就有必要为他们确保由英军保护的通过卢布尔雅那-马里博尔-格拉茨这一条路上的交通线的安全。

4．盟军最高总司令期望南斯拉夫当局同他合作执行这一方针，并打算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铁托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对上述这些建议发出怨言。8月13日下午我们再次会见时，我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史蒂文森先生和苏巴希奇博士都在场，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军事行动的问题，需要仔细研究，而且也要和美国总统密切磋商。伊斯的利亚仍属意大利，其地位不能预先断定。使伊斯的利亚脱离意大利的主权，可能是件好事，但这件事必须在和平会议中决定；如果没有这种会议也要在主要大国的会议上决定，南斯拉夫可以在会上提出自己的要求。美国政府是反对在战争期间改变领土主权的；况且意大利正在对战争作出有益的贡献，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使他们感到沮丧。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当这个地区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后，即置于盟国军政府的管辖之下。

铁托说他不能接受意大利人的民政机构，并且指出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已经控制了这里的许多地区，因此至少也应当参加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他和苏巴希奇同意送给我们一份关于伊斯的利亚的联合备忘录，这件事就暂时搁下来。

我们接着就讨论怎样建立一支统一的南斯拉夫海军，还讨论到如何把轻型坦克、炮舰和大炮输送给铁托。我说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都愿意做，但是我警告他说，如果南斯拉夫的战斗发展成为仅是一场内战，而把对德斗争变为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我们将会对之不感兴趣了。

8月12日我递交铁托一份备忘录，提到上述这一点。我们现在考虑这一文件所包含的较深远的意义，故将它的全文公开发表：

英王陛下政府切望见到一个所有抗敌的南斯拉夫人俱有代表在内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以及塞尔维亚人民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和解。

2．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和民族解放运动既然已经达成协议，英王陛下政府打算继续向南斯拉夫部队供应军用物资，如有可能，数量并将有所增加。英王陛下政府期待，作为酬答，铁托元帅将对南斯拉夫的统一作出积极的贡献。这种积极的贡献是，在他同南斯拉夫内阁总理业已同意发布的宣言中，不仅要包括关于他无意把共产主义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一项声明，而且要包括另一项声明，其大意是他将不使用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来左右人民对这一国家未来政体自由选择的意志。

3．铁托元帅对于共同事业可以作出的另一贡献是同意会见彼得国王，地点最好就在南斯拉夫本土。

4．万一英王陛下政府所运交的任何大量的军火不是使用于自卫而用于阋墙之争，那就将影响盟国提供军需的整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被卷入南斯拉夫的政治纠纷中去。

5．我们希望看到南斯拉夫王国海、空军全力以赴地去争取民族解放，但是要同意做到这一点，除非首先对南斯拉夫国王的地位、宪法的旗帜以及政府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更紧密的团结给以应有的考虑。

6．英王陛下政府一方面以无比钦佩的心情看待铁托元帅和他的英勇的战士，但另一方面，并不认为他们已充分承认塞尔维亚人民的权力与权利，或是对英王陛下政府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的援助表示充分承情。

南斯拉夫人反对我把游击队运动同塞尔维亚人民割裂开来的意见。我没有坚持这一点，特别是因为铁托已经说过，他以后将公开声明战后不把共产主义输入南斯拉夫。我们接着就讨论他和彼得国王是否可能会见。我说，民主制度早已在英国以君主立宪形式焕发异彩了，我认为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在君主制度下比起在共和制下会更强些。铁托说，他的国家在国王统治下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而且彼得国王要过着新的生活，割断同米海洛维奇丑恶的联系也需要时间。他在原则上不反对同国王会见，但认为时机尚未到。于是我们同意把这个问题留给他和苏巴希奇博士在最适当的时候自行商定。

※　　※　　※

以后我设筵款待铁托，他还是穿那件绣有金线花边的绷得紧紧的短上衣。我自己却喜欢只穿一套帆布便衣。

我现在将上述会谈的结果告知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8月14日

最近两天我跟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首相进行了几次会谈。我告诉这两位南斯拉夫领导人说，我们别的不想，只希望他们能联合他们的一切人力物力，以便把南斯拉夫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成为对德战斗的一个整体。我们的目标在于促成一个稳定而独立的南斯拉夫，而建立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就是走向这个目标的一步。

2．这两位领导人在许多实际问题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们同意把所有的南斯拉夫海军统一于共同的旗帜之下进行战斗。南斯拉夫首相和铁托元帅的这一协议将使得我们更有信心向南斯拉夫军队增加供应军用物资。

3．他们彼此同意，在几天内同时发布一项声明。我希望这一行动将加强和加紧南斯拉夫的战斗努力。他们两人今天一起出发到维斯岛去继续进行商谈。

4．我即将把此次会谈的结果通知斯大林元帅。

※　　※　　※

在那不勒斯这三天逗留当中，我的工作辛劳和心情愉快交织在一起。指挥海军的海军上将莫尔斯每天都邀我乘他的大艇出游，主要的事就是沐浴。头一天我们驶到伊斯基亚岛，那里有个温泉。在归途中，我们穿过了运载美军驶往里维埃拉登陆的庞大的航运队。所有的船都挤满了人。当我们驶过他们舰队的时候，他们热情地欢呼着。他们不知道，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的话，他们就会朝另一个方向驶去。不过，我还是自豪地向这些勇敢的士兵们挥手致意。我们也访问了卡普里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蓝洞①，它的确是一个奇迹，鲜明的深蓝色的水又清彻又闪亮。我们在一个温暖的小海湾洗澡，然后到一所舒适的小旅馆吃午饭。我心里在努力追忆有关罗马皇帝提比留的情况。他选中了卡普里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向全世界发号施令的司令部，确是很称心如意的。

①卡普里岛岸上的一处名胜，洞内充满耀眼的蓝光。——译者

除了工作以外，这三天真称得起是一个阳光煦照的假期。

※　　※　　※

8月14日下午，我乘威尔逊将军的达科塔型座机到科西嘉，目的是到"铁砧"作战行动现场观看登陆行动。关于"铁砧"我曾竭力加以阻止，不过现在我祝它完满成功。我们愉快地乘飞机到阿雅克肖港，威尔逊将军和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就在港内的一艘英国的指挥舰上执行任务。由于机场太小，飞机不容易飞近。驾驶员的技术很高。他必须驾驶飞机穿过两面悬崖进入机场，当时我们的飞机左翼离开一面悬崖还不到十五呎。将军和海军上将带我上船。我们度过一个很长的夜晚来处理我们的事务。我预定次日清晨乘英驱逐舰"金伯利"号出发。我带着两位美国政府官员，萨默维尔将军和陆军部助理部长帕特森先生，他们是到现场来观看他们的冒险事业的。艾伦海军上校（我写这几卷书时他给予我的协助我已在卷首志谢过）被海军上将派来保卫我们免遭麻烦事故。我们行驶了五个钟头才到了距海岸一万五千码正在进行炮击的战列舰阵列。艾伦上校这时才告诉我说由于怕触水雷，我们不能驶出一万码的警戒线以外。要是我早知道这点的话，当我们驶经进行间断性炮击的"拉米伊"号军舰时，我就可以要求用一艘巡逻艇把我送上岸了。既然这样，我们只驶到离岸大约七千码的地方就不再前进了。我们从这里看到一长列一长列满载着美国突击部队的船只络绎不绝地驶进圣特罗佩海湾。就我的视力和听力所及，敌人无论对逐渐迫近的小舰队或者对海滩，都未发一弹。战列舰现在停止了射击，因为海岸好像无人把守，于是我们驶回阿雅克肖。我起码对"铁砧"作战行动表示了应有的礼节。的确，我认为自己亲临前线以示关心这一作战行动，这样做很好。在返航的时候，我在舰长室里偶然发现了一部情节动人的小说，名叫《大旅馆》，一路看得心旷神怡，直到我又回到这两位海、陆军总司令那里，他们两人却都呆在舰尾舱里，度过了同样索然无味的一整天。

8月16日，我返抵那不勒斯并在当地过夜，然后到前线和亚历山大将军晤面。我致电英王，因为我曾收到他的一份非常亲切的电文。

首相致国王：　1944年8月17日

据我从远处对"龙骑兵"作战行动进行观察所得，认为登陆极为顺利。至于先向马赛推进，然后溯罗纳河流域而上，共需费时若干，以及此行动究竟与北方〔诺曼底〕那个规模远为宏大并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战行动怎样联系起来，这些都是现在出现的问题。

我今天即将前往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部。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务必保证亚历山大的部队不致被抽调、打乱得连个作战方案或计划都无法制订。这件事的确需要召开一次类似"四分仪"作战行动那种规模的会议来解决，地点仍在原地〔魁北克〕。

环境的变换和活动加上温暖的天气，使我的精力大大地恢复过来了。我希望21日到罗马会见各色各样的人物，包括帕潘德里欧先生在内。

承蒙陛下赐电惠示鼓励，专此致谢。

我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文：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 1944年8月18日

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诺曼底和昂儒二地作战行动的辉煌发展。我再次衷心地祝贺你所取得的确实惊人的军事成果，并希望你获致更出色的胜利。除开别的成就以外，你确已实现了极关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作战行动，使其无法顾及我"龙骑兵"的进攻。我昨天在远处观看了这次登陆。我在此间所了解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敬佩：此次登陆安排得至为周密，而英美双方部队与组织机构的协作又非常密切。我希望在本月底来看你和蒙哥马利将军。届时形势将会大大发展。看来，我们所获的战果会使俄国人迄今所得的胜利大为黯然失色。祝你和比德尔一切顺利。

※ ※ ※

这一章可以"铁砧"-"龙骑兵"作战行动的概述作为结尾。

帕奇将军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就是为了执行这项进攻而组成的。该集团军包括七个法国师和三个美国师，外加一个美英混合空降师。这三个美国师组成了特拉斯柯特将军的第六军，该军在意大利时曾为克拉克将军所辖第五集团军的重要部分。此外，还从亚历山大所辖部队中足足抽出四个法国师和相当大量的盟国空军。

这次新的远征是从意大利和北非两地出发的，以那不勒斯、塔兰托、布林迪西、奥兰用作主要装运港。我们花费一整年的工夫来进行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把科西嘉岛改建为前进空军基地，把阿雅克肖港建成为一个转运港，以便自意大利出发的登陆舰队在这里集中后向攻击地点进发。这一切安排现在都已产生了实效。在总司令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的指挥下，美海军中将休伊特担任海军攻击任务，他在地中海的类似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陆军空军部队空军中将埃克指挥空军，而空军中将斯莱塞则担任他的副手。

登陆艇只能容纳首批登陆的三个师，由较有经验的美国部队担任前锋。沿岸的防御工事是坚强的，但敌军的数量不足，有些部队的素质甚差。6月间，法国南部还驻有德军十四个师，但其中四个师被抽调到诺曼底作战。现在仅剩下至多不过十个师的兵力守卫着二百哩长的海岸线。只有其中三个师在我们登陆的海滩附近防守。敌人也缺少飞机。我们在地中海地区共有五千架飞机，其中两千架以科西嘉和撒丁为基地，而敌人仅能调集两百架飞机，这些飞机在我们登陆前都已受到重创了。在法国南部的德军中间夹杂着两万五千多名抵抗组织的武装人员准备起义。我们曾供应他们武器。同法国许多其他部分的情况一样，他们是由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男女组织起来的。过去三年中，他们为此目的在英国一直在受训练。

敌军的防御工事坚强，事前需要进行猛烈轰炸。于是空军在前两周承担起对沿海岸一带的轰炸；到了紧接登陆之前，空军又和盟国海军联合，猛轰准备登陆的滩头阵地。参加这次作战的至少有六艘战列舰、二十一艘巡洋舰和一百艘驱逐舰。8月15日清晨，这三个美国师，连同他们左面的美法突击队，在戛纳和耶尔之间登陆了。由于炮火轰击、成功的迷惑敌人计划、连续的轰炸机掩护，加上出色的参谋工作，所以我军伤亡相对地少。登陆前夕，空降师已在勒穆伊附近降落，不久即与海上登陆部队会师了。

到了十六日中午，三师美军都已登陆，其中一师向北方的锡斯特龙方向移动，另二师向西北方的阿维尼翁方向进攻。

法国第二军紧接他们之后登陆，向土伦和马赛两港口推进。该二地防守坚固，虽然法军拥有五个师的兵力，到了月底才把这两个港全部攻占。港口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但布克港由于抵抗组织的协助，在

被攻下时却保持完整。军需品立即开始大量涌入。这是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领导下的法军一项可贵的贡献。与此同时，美军一直进展迅速，到8月28日已越过瓦朗斯和格勒诺布尔了。敌人并没有认真企图阻止我军前进。只有一个德国装甲师曾在蒙特利马尔进行过一次顽抗。

盟军战术空军猛烈地袭击他们，破坏了他们的运输。从诺曼底打过来的艾森豪威尔的追击部队于8月20日在枫丹白露进抵塞纳河后，现在正插入敌人背后。五天以后他们已远远越过了特鲁瓦了。无怪乎名义上有五个师兵力的德第十九集团军的残兵败将正在全面退却，有五万人成了我们的俘虏。里昂于9月3日攻克，贝桑松于8日攻克，迪戎则于11日为抵抗运动所解放。这一天执行"龙骑兵"和"霸王"两作战行动的部队在松贝尔农会师了。德国第一集团军两万多人的残余部队，在法国西南部的三角地带，受到我军两路的集中猛攻围困，只得老老实实投降了。

※　　※　　※

现在把"铁砧"-"龙骑兵"行动的始末小结一下。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原来的提议是攻入法国南部以帮助减轻"霸王"作战行动受到的压力。时间定在进攻发起日的前一周或后一周，但所有这一切由于中间情况发生变化而改变了。单是来自地中海方面的潜在威胁就足以把十个师的德军牵制在里维埃拉。光是安齐奥一个地方就等于使敌人丧失了本来可以增援其他战线的四个师。当我们整条战线借着安齐奥之助而向前推进，攻下了罗马，进而威胁哥特防线的时候，德国人慌忙地又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到意大利。由于攻占罗马的时间推迟，加上从地中海派出登陆艇支援"霸王"军事行动，"铁砧"-"龙骑兵"行动也推延到8月中旬，即比原来提出的时间推迟了两个月。因此，它丝毫不会影响"霸王"作战行动。当该作战行动终于过迟地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把敌军从诺曼底战场上吸引过来，因此，在德黑兰会议中我们心中所想象的种种理由，没有一个同所做的事有关联，而"龙骑兵"行动对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正面交锋的德军并未起任何牵制作用。事实上，不是"龙骑兵"行动帮助了艾森豪威尔，而是艾森豪威尔的攻势威胁了沿罗纳河流域退却的德军的后方，从而帮助了"龙骑兵"行动。这并不否认照此执行的军事行动，最后也给艾森豪威尔以重大的帮助，因为他的右翼增添了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又开辟了另一条通到那边去的交

通线。我们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意大利的我军被剥夺掉给德国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的机会，否则，我们很可能赶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从而得到可能由此而来的一切好处。虽然我曾尽力阻止和扭转"龙骑兵"行动，但最后决议一经作出，我当然只有全力来支持了。

※　　※　　※

这时候，我收到史末资一些意味深长的信，这时他已返抵好望角了。他对"龙骑兵"行动的看法同我始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在8月30日的来信上说："请不要让战略问题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以致妨碍你注意开始露出苗头的更为重大的问题。"

"·从·现·在·起，·较·聪·明·的·做·法·是·密·切·注·意·一·切·与·将·来·解·决·欧·洲·问·题·有·关·的·事·件。·这·是·和·未·来·世·世·代·代·的·世·界·有·关·的·重·大·问·题。·你·的·眼·光、·经·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于·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将·是·个·主·要·的·因·素。"①在战后的年代里，有人指责说：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特别是本章所谈的几个星期里——我竭力催促盟国共同对巴尔干地区各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来和美国全面的战略思想相抗衡。下面，从我对史末资来信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所一再提出的观点的精神实质何在。

①重点是我加的。——丘吉尔

首相致史末资陆军元帅：　1944年8月31日

"龙骑兵"作战行动在当地所取得的胜利使美国人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想靠这条路线投入一切增援的力量。当然，他们已经抓了四万五千名俘虏，更多的还在后头。他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改变这个信念）就是通过这些夺得的港口来运进整整一个集团军群的兵力，而大西洋岸上的便利得多的那些港口，反而不去使用。

我说："我现在的目标是维持我们在意大利现有的力量，由于敌人已经从那里抽走了他们最精锐的四个师，我们在那里的兵力是足够的。我希望用这支力量，来包抄和突破哥特防线，插入波河流域，最后通过的里雅斯特和卢布尔雅那地峡进抵维也纳。我已经告诉亚历山大说，纵使战争要早日结束，他也要作好准备用装甲车向目的地猛冲。"

第七章　罗马，希腊问题

亚历山大准备进攻哥特防线——8月12日，史末资陆军元帅对形势的观察——8月17日我访问前线——在锡耶纳两天——第十五集团军群的削弱——访问马克·克拉克将军——忧郁的回顾——8月21日，我飞往罗马——作解放希腊的准备——8月17日我发给美国总统的电报——他的回电——和帕潘德里欧先生的会见——希腊君主制有前途——8月22日我电告艾登先生——我会见了几个意大利的政界人士——进谒教皇庇护十二世——王国副帅翁伯托亲王

8月初旬，亚历山大正在计划和重新调整他的被抽空了的兵力，准备进攻主要的哥特防线，他的军队和这条防线的各个前哨阵地已经短兵相接了。这个防线的主要防御工事设置得很巧妙，它充分利用了这个地方的天然屏障，坚固地堵住了从南面来的一切可能的道路，只留下几处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防守薄弱到似乎要引诱对方来攻的样子。

要从佛罗伦萨越过重重山岭直接攻打波伦亚，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于是决定：第八集团军要从亚得里亚海一边进行第一个主力攻击，因为这里的连续不断的河谷，虽然也不容易穿过，但较少不利地形，如果暴雨尚未到来的话。

凯塞林的东侧翼经不起被包抄，也受不了在他的主要战线后面的波伦亚被攻占，因此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进攻顺利进展的话，他就会从中部抽调军队来增援侧翼。因此，亚历山大拟定计划，准备好当敌人的后备力量已被调走、他们的中心遭到削弱的时候，发动第二次的进攻，由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担任向波伦亚和伊莫拉挺进。

在8月第三周期间，预备军和空军的调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除留下英国第十三军在佛罗伦萨以东受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外，第八集团军的两个整军向东调动，在波兰军团的左翼靠近佩尔果拉的地方集中起来。当一切都就绪时，亚历山大就准备好了相当于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可以投入战斗，其中过半数同第八集团军在一起。凯塞林有二十六个军容严整的德国师，还有两个重新组成的意大利师和他对垒；其中有十九个师被部署来防守主要阵地。

※　　※　　※

从下面的电文就可知道史末资对于什么是得失攸关的事是有充分认识的。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1944年8月12日

深知你事务繁冗，不敢多写信打扰你。我自己也为此间各种困难问题所缠扰。欣悉再次来到意大利，以便同我们的战线的重要战区保持密切联系，谨祝你旅次快乐，成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应付面临的艰难任务。

2．我想你此行目的之一，是要尽可能采取断然步骤，搜集地中海战场的兵力，以加强亚历山大的力量。那边一定还保存着相当大的后备兵力，原为应付万一发生的事件，而目前这类事件已不关紧要。为加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把我方兵力集中在几个决定性的战场上，亚历山大指挥下的战场即属其中之一。如今土耳其已陷敌手，而保加利亚则日益动摇，我方可置这些战场不顾（为这些战场曾在中东集结重兵），将所有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亚历山大的行动，这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堡垒都可能导致非常重大的结果。假如是我，就会在这次行动之前把其他地方不急需的部队抽调过来，以便利用这些诱人的良机。沿着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并经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这条战线，值得我军集中全力以赴，也是此次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最杰出将军之一可以一显身手之地。我相信，威尔逊和佩吉特二位亦必赞同，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正确策略，以便完成我们的任务，摘取我们的伟大的地中海战役的成熟果实。我还可以进一步提供的援助是在空军方面，我已建议：将南非联邦内即将停办的航空训练学校所腾出来的人员，用来建立另外几个中队。我已着手用南非人来充实几个皇家空军中队的人员，以这样办法或可再为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提供六个中队的人员。目前我征兵兵源行将枯竭，而现有人力又分散在其他各方，在步兵方面除保持南非第六师的力量外，别无其他可能。

如果空军部接受我已向它提出的建议（具体方案已呈该部），增添更多的空军力量就有可能。

这一战争现已达到决定性阶役，在所有三条战线上向德军发动全力进攻，必将导致本年夏季的宏伟的最后一幕。只要目前这场巨大、

顺利的进攻得以持续进行，胜利终局之期当不在远，尤其从我们现在所知的德军内幕情况看来，更属如此。

我将乐意看到有关"龙骑兵"作战行动的通信，虽然它是令人沮丧的。当前局势是：法国南部已不再是具有真正军事上重要性的战区，我方调往该处的大量兵力和资源，对于他处的重大决策亦将无重大作用。我甚至怀疑敌人会花力气去增强他们在该处的力量。

※　　※　　※

8月17日上午，我乘汽车出发去会见亚历山大将军。自从他取得胜利进入罗马以来，我第一次高兴地见到他。他驾车带我沿旧卡西诺战线视察，告诉我这一战役是怎样进行的，并指出几次主要战斗发生的地点。高耸的寺院，已成废墟。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雄伟的峭壁和建筑物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它在阻碍我军前进的好几个星期中起了作用。当视察完毕后，已是午餐时候，在宜人的小树林里已为我们准备好野餐的桌子。就在这里我会见了克拉克将军及第十五集团军群的八至十位高级的英国军官。然后亚历山大用他自己那架我所熟悉的飞机，作一短途飞行，送我到锡耶纳——这是我在往昔和平的日子里曾经访问过的闻名的美丽城市。从这里我们出发去视察沿阿尔诺河的战线。我军在河的南岸，德军在北岸。两方都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尽量减少破坏，佛罗伦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桥梁无论如何是被保存下来了。我们被安顿在离锡耶纳西边几哩的一所美丽的但家俱已被搬走了的别墅，我在这里度过两天，多半是在床上工作、阅读及口授电文。当然，在这些旅途中，我的私人办公室的核心人员和必要的密码译电员都跟随着我，帮助我处理每时每刻的来往函电。

亚历山大带他的主要军官来一起吃晚饭，并详尽地向我解释他的困难和计划。第十五集团军群的确像一个人被剥了皮，又挨了饿一样。我们向往的宏伟计划现在必须放弃。我们仍有责任去把最大数量的德军拖住在我们的战线上。如想达此目的，必须发动攻势，但组织很完整的德军几乎和我军一样的强大，它是由许多不同部队和种族组成的。根据建议应于26日清早全线发动进攻。我右翼将攻亚得里亚海这边，直接目标为里米尼。西边是美国第五集团军，归亚历山大指挥。这个部队为了支援"铁砧"作战行动，其实力被抽调得七零八落了，但尽管如此，还能奋勇前进。

8月19日，我动身去里窝那探访马克·克拉克将军。这是一次很长的汽车旅行，每到一处都停下来看看各旅各师的情况。马克·克拉克在他的总部接待我，我们在海边露天吃午饭。在我们的友好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我深深体会到：这支优秀的军队被搞得支离破碎，对统率该军的人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我乘一只鱼雷快艇巡视这个海港——它在我们的海军行动中常发挥一定作用。后来我们到美国炮兵部队那里，他们刚安装了两门新的九吋大炮，要我放第一炮。每个人都站开了——我拉了一下拉火绳——砰然巨响，猛力反撞，观察哨报告：炮弹打中了目标。这一次的瞄准我不敢居功。后来，他们请我去视察巴西旅的阅兵式并向他们讲了话。这个旅是巴西师的前卫，刚刚到达，他们和美国黑人的及美籍日本人的队伍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壮大的阅兵典礼。

在进行这些轻松活动的同时，我与马克·克拉克一直在交谈。这位将军看来很烦恼，因为他的军队失掉了他认为是一个大好机会——这一点我不能不同意。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在英军的左翼前进，使全线始终炮火纷飞。当我回到锡耶纳别墅时，时间很晚了，我也已疲惫不堪了，亚历山大再次来此地吃饭。

当一个人用文字写出某些事情，以决定或说明若干对行动有所影响的重大问题时，思想是有压力的。但当你亲临其境，亲眼看到和感觉到一切，受的刺激就更深了。这里是一支优秀的军队，等于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四分之一是美军，如今被削弱到对敌人的非常强大的防线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有稍多一点的力量，只要有从我们这里抽走的一半力量，我们就有可能突破进入波河流域，在向维也纳进军的路上，各种光彩夺目的可能的战机和胜利果实，就会展现在眼前。但现在的情况是：我军大约有一百万之多，在任何统率全局的战略构想中，仅仅能起到一个决要的作用。他们只能付出代价，冒着危险，发动艰巨的攻势，才能勉强把敌人牵制在他们的战线上。我军最少是能够尽其职责的。亚历山大保持了他的军人的乐观情绪，但我却带着忧郁的心情去睡觉。在这些重大事情上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别人的采纳，但是却免不了要对作出蹩脚的解决办法负责任。

※　　※　　※

亚历山大的进攻要到26日才能发动，所以我便于21日上午飞往罗马。这里等待着我的是另外一系列的问题和一批要会见的不平常的新人物。布鲁克已经到了，"彼得"·波特尔也来了。沃尔特·莫因（不久就挨上一枪被暗杀掉了）从开罗到达，利珀先生也到了。①同样的，这里的问题大部分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那将是太容易的事了——而是什么样的事才可能不但在国内而且在盟国之间取得同意。

①这四个人是：帝国总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我国驻埃及大使和驻希腊大使。

首先，我必须处理迫在眉睫的希腊危机，这是我意大利此行的主要原因之一。7月7日希腊国王从开罗来电说：经过两个月的"狡猾而无益的争论"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极端分子已经推翻了他们的领袖们在5月间签了字的黎巴嫩协定。①他请求我们再次宣布：我们要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所领导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了除了极端分子以外的希腊的大部分人，也只有它才能制止内战、团结全国对抗德国人。他也要求我们谴责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并且撤回我们派去帮助他们抵抗希特勒的军事代表团。英国政府同意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的政府，但在7月15日我和伍德豪斯上校（他是英国在希腊的军事代表团的一位军官）长谈以后，我同意暂时让英国军事代表团留在那里。他极力主张：在希腊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对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有价值的约束，同时要把他们撤出来可能有困难和危险。但是我恐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被扣留作为人质，所以我要求他把人数减少了。

①见第五卷，第487页。

德国人撤出希腊的谣传在帕潘德里欧先生的内阁中引起了极大激动和分歧；暴露了这个内阁的统一行动所依据的基础的脆弱和虚假性。这就使得我要会见帕潘德里欧和他的亲信更有必要了。

我离开伦敦之前，曾打过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6日

肯定地我们必须告诉帕潘德里欧先生，他应当继续任首相而不要理睬所有其他的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显然，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别的，而是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而不让人民按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的任何方式来作出决定。

2．我们不能够既把一个人扶持起来，如我们扶持帕潘德里欧那样，但一听到卑鄙的希腊〔共产党〕匪徒刚一咆哮，就把他抛给饿狼去吞噬。不管目前世界局势如何困难，我们假如把曾经许诺给与支持、以鼓励其担当起严重责任的人们加以抛弃，那我们绝不会使自己的道路变得更容易走一些……。

4．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变成为主人，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是否在那里保留我们的军事代表团，或干脆鼓动希腊人民起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事情在我看来必须作出下面的结论：要么我们支持帕潘德里欧，必要时按我们已同意的采取武力；要么我们彻底地摆脱与希腊的关系。

我也曾提醒过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4年8月6日

也许在一个月左右，我们将必须调一万或者一万二千人的军队进入雅典，配以少数坦克、大炮和一些装甲车。你在英格兰尚有一个约有一万三千人以上的师。这支力量现在就可以出动，也许还来得及解决那里的政治危机，这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后果。这支军队可以从三角洲各飞机场的军队里得到支援，并可从我们在埃及的二十万后勤部队的士兵中尽量搜罗一些来充数。

2．我重复地说：不存在控制希腊或超出雅典外围的问题，但这里是政府的中心，连同通往这里的通路必须保证安全。轻机关枪车将会非常有用。你如有更好的计划，可告诉我。

3．可以假定德国人走了，或正在往北狼狈逃窜，而我们在比雷埃夫斯登陆的部队将受到雅典大部分人，包括全部头面人物的欢迎。这个计划必须严格保密。整个问题将于星期二或星期三在一个有部长们出席的参谋会议上讨论。

4．必须注意：时间比数量更为重要，在五天内调动五千人比在七天内调动七千人更为有利。当然，这支部队不是作为机动部队。请尽早同我一谈。

事情就照此办理了。

※　　※　　※

在到达那不勒斯之后，我开始进行必要的部署。

首相（从意大利）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16日

我不知道，也肯定从未有意识地同意过英国内阁的任何决议：应劝说希腊国王在希腊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希腊去而应来伦敦。静观事态发展，会是高明得多的办法，尤其目前非等待几个月的时间就不可能在正常的条件下举行公民投票。也许帕潘德里欧的新政府一旦在雅典稳妥地建立起来，就可以准备迎接国王，当然不要马上动身前往希腊，而必须留在开罗等待情况发展。我可于21日在开罗会见帕潘德里欧，利珀先生那时也必须在场。

关于我们向希腊的远征，威尔逊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已经在执行参谋长委员会的电示（该电我也看过）……我曾强调指出：这一行动必须作为加强外交和政策的手段而非一次真正的战役，而且要限在雅典范围内，可能只派一支分遣队去萨洛尼卡。

当英国的一千五百名伞兵占据了着陆场地后，希腊政府几乎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得在极短的几个钟头内在雅典展开工作，那里的群众可能会以极大喜悦来迎接英国伞兵。雅典周围的空降将完全是一个出其不意的突袭，应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尚未采取步骤夺取这个首都以前完成。也有可能依靠希腊的两个空军中队作为上述空军力量的一部分，这可待过些日期才决定。

我们小规模的远征行动，不超过一万人，应从亚历山大港或从意大利的鞋后跟的地方①，差不多与伞兵空投同时进行。在水雷扫除干净、部队进入比雷埃夫斯以后，就可以把伞兵调换出来，他们在别处另有需要。对于日期的制定要十分谨慎地予以考虑。我们无论如何要抢先到达，这么一来，另一次不遭受抵抗的登陆就有保证了。

①意大利地形似一只高跟的长统皮靴，"鞋后跟"系指意大利东南端与希腊隔海相望的地方。——译者

假如能弄到扫雷艇，特别是如果在雅典已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地中海总司令所曾详细考虑过的比雷埃夫斯布雷的入口处的繁重扫雷工作，无疑地可于数日内完成。总司令希望有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一切必须的准备。

在英美联合参谋部中，美国人当然应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计划。直到现在，他们完全参与了希腊与其他地中海国家共同的战后计划。美国的运输机是这一军事行动所需要的，我们还必须从"龙骑兵"作战

行动中调遣一部分扫雷艇。他们具有大量可供使用的海军力量，这不会有何困难。

我也致电罗斯福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17日

我们对希腊的政策总是步调完全一致的，每一重要事项我都通知你。英国战时内阁和外交大臣极为关切：当德国垮了，或者他们的军队要撤离该地时，雅典以及整个希腊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德国统治者在一个有组织的政权尚未建立之前就从该城退走，造成一段长时间的真空，那么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似很可能将企图夺取该城，压制其他不同于他们的希腊人的观点。

2．你和我始终一致认为：希腊的命运应由希腊人民来掌握；当局势平静一恢复，他们将会有最充分的机会来在君主制或者共和制之间进行选择。但我想，你不会比我更喜欢出现混乱及巷战，或者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这只能延迟和妨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筹划的、提供给备受苦难的希腊民众的救济品的发放。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通过地中海的盟军参谋部准备好一支不超过一万人的英国军队，在时机成熟时，以最迅速方式开入雅典。这支军队要包括有伞兵部队在内，为此你们的空军援助是必要的。我本人并不认为：

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备方能无患。在我看来，不会有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我希望你会同意，让此间的参谋部以平常的方式进行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如果这样，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给威尔逊将军的训令的草案。

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于一周多以后收到，答复是果断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26日

我不反对你作好准备，以便于德国军队从希腊撤走时，有足够的英国兵力维持那里的秩序。我也不反对让威尔逊将军使用他届时可能调用的美国运输机，或从别的作战行动中腾出一些来供使用。

※　　※　　※

8月21日晚上，我在罗马会见了帕潘德里欧先生。他说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加入了他的政府，因为英国人对他们态度坚决，但希腊政府自己还没有兵力和警察。他请求我们帮助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德国

人。目前只是一些不该有武器的人有武器，但他们是少数。我告诉他我们不能作出许诺，也不能承担义务派遣英国军队进入希腊，就连这种可能性也不应在公开场合谈论。但是我劝他立即把他的政府从充满着阴谋气氛的开罗迁移到意大利某个靠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地方。他同意这样做。

这个时候莫因勋爵进来参加会谈，话题转到希腊国王的地位问题上去。我说国王无须再发表任何新的声明，因为他已说过：关于回国的问题也要按照他的政府的意见行事。由于他在我们两国历史上困难时刻的表现，英国对他是友好和讲义气的。我们不想干涉希腊人民选择君主制或共和制的神圣权利，但决定这样严重的问题，必须是全体希腊人民而不是一小撮空论家的事。虽然我个人矢忠于在英国形成的立宪君主制度，但是英王陛下政府对于希腊的问题如何决定，不抱任何成见，只要有一个公正的公民投票就行。

我觉得，现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既然停止要求他引退，并且要求加入他的政府，帕潘德里欧先生就是一位真正的国家政府的首脑了，但是我警告他要提防颠覆的势力。我们一致同意在这个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刻，希腊的叛变分子不应予释放；我们需要等一等，看看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们如何行动，然后决定要不要送更多的军火给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我们要试着为希腊另组一支国家军队。

帕潘德里欧先生还向我诉说：保加利亚军队仍然占领着希腊的土地。我说，一俟我们能有把握让他们听从我们时，我们会立即命令他们退回到自己的边界去，但是希腊在这里和在多德卡尼斯向他们提出的领土归属权问题，必须等战后解决。目前，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给他的国家以救济，并帮助重建，因为他的国家受害深重，应该得到尽可能最好的照顾。

他们也必须尽力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希腊建立一个希腊政府。边界问题需待和约解决。

※　　※　　※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艾登先生。

首相（从罗马）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22日

由于很快就将明朗化的原因，我将于22至23日的夜晚回到亚历山大的部队去，并且希望下星期日将会到达契克斯赶上早祷礼拜。

2．我们希望对这里的军事指挥采取一些简化措施。帝国总参谋长正在和亚历山大随后又和威尔逊协同研究，期使亚历山大在意大利所占的独特地位达到最高程度。

3．至于希腊国王，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他在现在再发表新的声明。关于他要返回伦敦的建议，我已劝他等到帕潘德里欧先生回来见到他以后，才回来。过一段时间，可以考虑去意大利一行，那时他可以再去探望在这里被整肃而已悔悟过来的希腊旅，如等他们在前线的时候去，就更好些。

4．我很喜欢帕潘德里欧，把希腊政府迁离开罗的气氛有很大的好处。我想它的迁移将导致在希腊的敌方和友方的警戒的解除。但是，尽管军事方面正在这里在我指挥下按照你的愿望进行计划和部署，日期是不可能确定的；这要和别的需要相配合，除非形势要求单独行动。一个月内我还不可能准备好行动，但一个月后，如果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就可能猛攻。莫因今天上午正和威尔逊将军研究，把留下不走的部门和搬到意大利来的部门作进一步的划分。当然，庞大的国际组织和军需品临时堆集站将留在原地不动。

我很高兴，在这些激动人心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你巡视了法国。

※　　※　　※

在罗马时，我住在大使馆，我们的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他的妻子热诚地照顾我的事务和生活上的安适。在他的建议下，我会见了历尽二十年的独裁统治、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入侵、占领、盟军管制和其他祸患之后的意大利政治残局中的大多数头面人物。和我谈过话的人包括：博诺米先生、巴多格里奥元帅和陶里亚蒂同志——他在俄国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于今年初回到意大利。意大利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被邀请来见我。没有一个得到选举人的委任，它们的政党名称，恢复过去的，都是着眼于将来而选用的。我问一群人："你们的党叫什么？"他们的头头回答说："我们是基督教共产主义者。"我不由自主地说："古罗马的地下墓窖①就在近旁，这对你们的党该会有很大的鼓舞。"他们看来不理解我的话；我回想起来，恐怕他们一定是想到德国人最近在这些古代暮穴里所干的残暴的大规模屠杀的罪行。不过，一个人引用罗马城中的历史资料是可以被原谅的。这座不朽之城，四

周是山，庄严壮丽，固若金汤；纪念碑和宫殿比比皆是，它的废墟遗迹，并非炸弹所造成，依然大放光彩；而在这座城里来去匆匆的渺小的过客，则相形见绌了！

①初期基督教徒利用地下墓窖和墓道，作为他们避难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译者

8月23日我受到教皇的接见。1926年，我曾以财政大臣的身分来罗马，同伦道夫（当时他很年轻）访问过前一任的教皇。我对那次教皇的亲切的接见，尚留有最愉快的回忆。那是在墨索里尼的时代里。如今我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以最隆重的礼仪的接见：不但有全副盛装的教皇卫队站列于我们所经过的一进一进的前厅和长廊，而且由古罗只最高等级和最悠久的贵胄的代表们所组成的贵族仪仗队也出了场，他们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华丽的中世纪的制服。教皇在他的书房里接见我，他兼有一种既庄严而不拘泥的融洽态度。我们并不缺乏话题。在这一次接见中，一个最突出、谈论最多的主题，和十八年前我同他的前任所交谈的一样，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危险。我一向对共产主义总是抱有最大的厌恶情绪的。假如我能再荣幸地会见这位罗马教皇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重提这一话题。

我们驻梵蒂冈的公使达西·奥斯本爵士亲自开车送我回大使馆。在这里我第一次会见了王储翁伯托亲王，他作为王国的副帅，正指挥着我们前线的意大利军队。他那种强有力而动人的性格以及掌握整个军事和政治局势的能力，令人有清新之感。比起我同那些政界人士的谈话时所得的感受来，更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更愉快的感觉。我当然希望他会在自由、强大而统一的意大利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事业中，起着他的作用，但是，这却是与我无关的。我手头的事已够我忙的了。华沙起义至今已延续将近一个月了。起义军处于万分危急的困境之中，我正紧张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通信。这将在另一章里加以陈述。

第八章　亚历山大的夏季攻势

8月24日我回到亚历山大在锡耶纳的司令部——我视察新西兰师——会见德弗斯将军——访利斯将军——8月26日我给史末资的电报——8月26日进攻开始——一幅壮丽景色——一次惊险的行车——8月28日我致电美国总统——总统的复电——进一步的通信——总统的希望落空——8月28日我飞回英国——我告意大利人民书

在对罗马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8月24日清早，我飞回亚历山大驻锡耶纳的司令部，住在相隔几哩的别墅里。进攻定于26日开始。我趁此机会视察了新西兰师。上一次我是在1943年2月于的黎波里视察这支部队的。我不想对它再作正式的检阅，于是士兵们便改为对我作非正式的热烈的夹道欢迎。我高兴地又见到了弗雷伯格将军以及他的军官们。我给弗雷泽发了电报：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　1944年8月25日

看到你的大约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真正优秀的新西兰师，官兵士气高昂，我甚为高兴。在即将到来的作战中，这个师是必不可少的。昨天我与弗雷伯格将军及其军官们共进午餐。我将他们未曾听过的，且在通常情况下也不可能听到的许多事情告诉了他们。弗雷伯格和我向你问候，致意。

我们打算于25日下午飞往亚得里亚海边利斯将军的第八集团军的战地司令部。出发之前我和亚历山大一起在他的司令部营帐度过了几个小时。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德弗斯将军和另一位美军高级将领出人意外地来到了。那个现已改名为"龙骑兵"的、争论颇多的"铁砧"作战行动此时系由帕奇将军指挥，可是作为威尔逊将军副手的德弗斯好几个星期以来却一直拼命地从第十五集团军群，特别是从马克·克拉克指挥的第五集团军中抽调部队和主要人员。据说，"龙骑兵"部队很可能扩大成为一个集团军群，而德弗斯将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群的司令。为了这个即将委托给他的伟大事业，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地集聚队伍，扩充实力。尽管我们没有讨论什么重大的问题，可是我很快就发觉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冷淡。过了几分钟，亚历山大面带笑容欣然愉快地表示歉意走掉了，留下我和这两个美国客人呆在杂乱的帐篷里。由

于德弗斯将军不像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对我谈，而我也不希望谈及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也就把话题局限在礼节性和一般性的范围之内。我等待着亚历山大回来，但没有等到。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德弗斯告辞了。既然没有什么公事要办，我便祝他在作战中一切顺利。他的礼节性拜访也就此结束。我觉察到这些高级将领之间，表面上以礼相待，无可指摘，背后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不久，亚历山大来了，他说我们应该立即到机场去。我们乘坐的飞机向东北方向飞了半小时后到达洛雷托，并从那儿乘车到达设在蒙特马乔列背后的利斯将军的营地。从我们设在这里的帐篷向北俯瞰，看到一幅壮丽的全景。亚得里亚海离此虽然只二十哩，却被蒙特马乔列群山挡住看不到了。利斯将军告诉我们，掩护他的部队前进的掩护弹幕将在午夜开始。我们被安置在很好的位置观看远处一长条炮火闪光带。急促的、连续不断的炮击轰鸣声，使我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炮兵部队无疑是大规模地参战了。一个小时以后我高兴地去睡了，因为亚历山大已经计划好一早就出发而且要整天呆在前线。他还答应会带我到所想去的任何地方。

※　　※　　※

就寝之前，我口授了致史末资的下述电文，我与他未曾间断过书信联系。

首相致陆军元帅史末资：1944年8月26日

规模颇大的进攻于今日上午及下午开始，明日将达到高峰。因此我将在此间逗留二日。届时我必须返回英国，访问法国，随后再赴加拿大，参加于九月中旬开始的会议。原拟昨天视察南非部队，不巧他们正在行军之中。

迄今为止，"铁砧"取得了与其计划者事与愿违的结果。

首先，该行动丝毫没有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敌人吸引开去，相反，两个半到三个师的德军后卫部队将肯定在盟军登陆部队之前到达主要战线。其次，由于第五和第八这两个强大的集团军的迅速削弱，由于他们的主要人员被抽走，停滞不前的状态已无可奈何地在这里出现了。其结果使得德军三个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一万二千五百名作战人员的强大的装甲师从意大利前线撤走了。这些部队正向夏龙地区运动。这一来就已有大约五个师的兵力被部署来抗击艾森豪威尔。假

如我们当时从这里继续向波河挺进，并最后直抵伟大城市（维也纳）的话，这种情况是不至于发生的。我仍然希望能够达此目的。即使战争突然结束，我也看不出我们的装甲部队有什么理由不迅驰疾驶，抵达目标，既然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

※　　※　　※

我与亚历山大一起大约于九点钟出发。他的副官与汤米乘坐第二辆车跟随着。我们人少，因此行动方便。已经行驶了六个小时了，听说还得继续前进，确实记不得到底行驶了多久。我们的车先爬上一个高高的、突出的岩石小山上，在这山顶上有教堂和村庄。村民们男男女女从一些一直用作掩蔽所的地窖里出来欢迎我们。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该地刚遭轰炸过。在唯一的一条街上，建筑物的石头、瓦砾碎片比比皆是。"轰炸什么时候停止的？"亚历山大带点苦笑地对着向我们围拢来的为数不多的人群问道。"大约一刻钟以前。"他们回答说。从过去几个世纪的古城墙上眺望，确实是一幅壮丽的景色。第八集团军的整条进攻战线都历历在目。然而，除了在七八千码外炮弹四处爆炸的浓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亚历山大说我们最好不要在这里再呆下去了，敌人对于像这样的观察哨所必然要不断加以轰击，可能轰击又要开始了。于是我们乘车向西驶了二三哩，在半山腰的一块宽阔的坡地上吃了野外午餐。在这里几乎就像在那个山顶上一样，视野极佳，而且不容易引人注意。

这时候得到消息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在梅托罗河的彼岸推进了一二哩。哈兹德鲁布尔①在这里的失败就决定了迦太基的命运，因此我提议我们也应该渡过河去。我们于是上了车，半小时后也渡河了。公路朝着参差起伏的橄榄树丛中伸去，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们在作战的一个营中找了一名军官当向导之后，便驱车穿过林中空地，直到听见步枪声和看到机枪炮火时，我们便知道离前线已经很近了。不一会儿，有人挥手警告，我们把车停下来了。原来前面是布雷区，必须沿着其他车辆安全开过的地方行驶，才平安无事。亚历山大和他的副官下了车，走向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去探察情况，这所房子由我军据守着，据说是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好地方。我明显地感觉到只有零星的战斗在进行着。几分钟之后，副官回来了，把我带到他的长官跟前，亚历山大已经在这幢石头房子里找到了一处很好的地方，事实上这是

矗立在相当陡峭的山坡上的一座旧别墅。从这里人们完全可以极目远眺。德国人的步枪和机枪正从大约五百码外的山谷那一边的丛林深处射击出来。我方的战线就在我们的脚下。枪声稀稀拉拉，时断时续。然而这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离敌人最近、枪声听得最多的一次时间了。大约半小时之后，我们回到汽车上，小心翼翼地沿着我们自己走过的或其他车辆的轮胎印向河的一边驶去。在河边我们遇到了增援的步兵纵队，他们正开来加强我们薄弱的散兵线。直到五点钟我们才又回到了利斯将军的司令部，在这里，集团军整条战线的战果准时地标在一些地图上。总的情况是第八集团军从拂晓开始，已经在十至十二哩长的战线上大约推进了七千码，而伤亡却一点也不大。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啊！

①哈兹德鲁布尔，古代迦太基名将，公元前207年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参与其兄弟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征战，梅托罗河一役被罗马的尼禄（Nero）与李维军所挫败，身死之后，头被罗马人砍下扔到汉尼拔的军营里去。——译者

※　　※　　※

第二天早晨，电报和信件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工作。看来艾森豪威尔将军因几个德国师的逼近而感到担心了，这几个师就是我曾经向史末资提过的从意大利撤出来的部队。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在令人抑郁的条件下所准备的进攻毕竟开始了。我草拟了一份电报给美国总统，将我从那些在现场的将军们那里所了解到的，并根据我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向他说明我们的处境。我希望以一种不容争辩的方式将我们受到挫折的感受转达给他，同时也表明我对未来的希望与想法。只要我能使总统恢复对这方面的兴趣，那么我们向维也纳最后进军的计划还会坚持下去。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28日

亚历山大将军收到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来电，要求竭力阻止越来越多的（德国）师从意大利前线撤走。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在意大利的部队大受削弱所造成的后果，自进攻里维埃拉一役以来，这种情况就已经全面发生了。总共四个德国师，其中包括一个强大的装甲师，正在开往夏龙途中。然而，不顾实力不断受到削弱，大约在三个星期前亚历山大还是与克拉克开始计划迂回或突入亚平宁山脉。为达

此目的，英军第十三军的四个师已拨由克拉克将军指挥。鉴于克拉克已被抽走了炮兵部队，我们还能以必要的炮兵相支援。八个师的兵力——四个美国师和四个英国师——目前正集结在佛罗伦萨周围向北的轴线上。

2．亚历山大在整个战线的正面只配备一道极为单薄的兵力；有的一大段一大段的地方就交给由防空兵改组成的步炮兵（加上若干装甲旅的支援）来防守。这样，他就又可能把十个师的英国部队或由英国指挥的大英帝国的各部队集中于亚得里亚海这一侧翼了。这些师的先头部队已于25日午夜前发起进攻，全线的炮击与进攻也已于26日拂晓开始。在广大的地区里我们向前进推进了大约九哩，然而尚未遭遇到主要阵地哥特防线上的敌人。我很幸运能在这次进军中随军前进，因而对于现代战场获得了比过去明确得多的印象。在这之前，这种印象我一直是局限于从居高远离的地点或安全位置得到的。

3．计划是这样的：高度纵深密集的第八集团军的十个师将努力突破穿过哥特防线，进而绕过敌人的整个阵地，从里米尼平原地区进入波河流域；但在恰当的时候，马克·克拉克将军将根据敌人的反应，用他八个师的兵力攻击敌人，这两支部队务必会师于波伦亚。假如一切顺利，我希望从此之后进军必将更加迅速，而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将使艾森豪威尔避免继续遭受从意大利撤出来的德国师的攻击。

4．我从未忘记你在德黑兰对我说的关于伊斯的利亚的情况。我相信，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四五个星期内到达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将会产生远远超过纯军事价值的影响。铁托的人民将在伊斯的利亚等待我们。那时候匈牙利会是个什么情况我还不能想象，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充分利用任何伟大的新形势。

我于28日飞抵那不勒斯之后才将这份电报发出去，当我回国三天之后才收到了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31日

来电收悉，得悉威尔逊将军已将他在意大利的部队集中并重新开始了进攻，甚为欣慰。我的参谋长们认为，使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兵力发起猛烈进攻，将迫使敌军进入波河流域。

届时敌人可能会抉择从意大利北部全部撤走的办法。鉴于敌方这样做有可能使敌人能将兵力转移到其他战线，我们务必竭尽全力歼灭

被我控制之敌。我深信此乃威尔逊将军之目的。

由于进攻已经开始，而且正在意大利全力以赴地展开，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我们在地中海正在尽一切可能去打击德军必将感到满意，因为不然的话这些德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调去抗击他的部队。我知道英国在地中海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都正在调往意大利。我们正尽力将一切增援部队和物资源源运往法国，以保证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保持我们的部队业已赢得的共同胜利的那股锐气。由于我们从法国南部进击的辉煌战绩，和俄国人目前正在巴尔干国家击溃敌军的侧翼，我满怀希望，最后的彻底胜利是不会拖得很久了。

我认为应该尽我们的一切可能猛烈地进逼意大利的德军，并且，在威尔逊将军所进行的战役更见分晓以及对德军的动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前，暂停执行继续调用他的部队的决定。

我们可以在"八边形"（魁北克）重新开始我们在德黑兰所进行的关于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的讨论。

这封电报强调了威尔逊将军，使我感到惊讶。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31日

一切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均按照最高统帅的指令由亚历山大将军计划与执行。你将看到现在他在亚得里亚海的侧翼同哥特防线有着二十哩的接触，第八集团军将进行激烈的战斗。克拉克将军的第五集团军也已从佛罗伦萨方向前进。我已使亚历山大将军完全明确用他的最大力量进逼敌人以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和迂回敌军的战线的重要性。德军要从哥特防线越过阿尔卑斯山实行总退却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到达波伦亚附近的话。进入法国的西部隘口和隧道已因你们挺进至罗纳河流域而被封锁了。只有一条直通德国之路敞开着。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与敌人作战，对其进行袭击，并予以消灭。不过，决定性的战役还有待于进行。

2．鉴于意大利战线之敌已因调走四个精锐师而削弱，因此，除了我所知的即将到达的第九十二师之外，我们不要求美军再派增援部队。另外，我认为当然也不会再从意大利撤出部队，即克拉克集团军的四个师和同他们一起作战的部队仍将留驻原地，而亚历山大将军也将在此基础上拟定其作战方案。目前就只讲这些。

3．至于将来，一旦德军在意大利被歼灭或不幸被其逃窜之后，第八和第五集团军的任务还是继续打击敌人。这一任务只能以首先向伊斯的利亚半岛和的里雅斯特推进的方式，最后进军维也纳。假如战争会在几个月之内结束（这是十分可能的），那么这些问题就都不会发生。总之，我们可以在魁北克详加讨论。

4．对美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辉煌胜利我向你表示祝贺。

我热切地希望正在撤退的德军在瓦郎斯或里昂会被我们箝制住并加以包围。另有大约九万名的成群的德寇显然正从南部经由普瓦蒂埃蜂拥回窜了。

罗斯福于9月4日又给我发来了一份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9月4日

我和你一样相信，我们在意大利的盟国军队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战地司令长官将无情地猛烈攻击敌人以摧毁敌人的力量。在哥特防线击溃了德军之后，我们必须继续使用我们的部队，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援艾森豪威尔将军直捣敌人巢穴的决定性进攻。

至于将来如何恰当地调用我们在意大利的部队，我们可以在魁北克加以讨论。我似乎觉得，美国军队应该用于西线，但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偏见，因为这无论如何取决于意大利目前这场战斗的进展，也决定于法国战场的进展。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限制法国那边为迅速地突破德军的西部防线所需的兵力。

盟国在法国南部的伟大胜利必须完全归功于盟军的联合行动；自始至今对作战行动的圆满实施应归功于威尔逊将军和他的盟军幕僚、帕奇将军及其所属的指挥官们。鉴于目前德军在法国南部处于混乱状态，我希望南北两线盟军的会师将会比原来预计的时间提前得多。

我们就要看到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我们在里维埃拉登陆而给我们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造成了痛苦的损失的那支部队，未能及时赶来支援艾森豪威尔在北部进行的首次主要战役，而亚历山大的进攻，仅仅由于缺少一点点兵力而没有得到应得的胜利，而这个胜利是我们所极端需要的。意大利全境的解放还要再过八个月，转向右边进军维也纳，也非我们力所能及。并且，除了希腊以外，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实力已不复存在了。

8月28日我从那不勒斯飞回国。离开意大利之前我给意大利人民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我对他们的鼓励和希望。除了我们真正处于兵戎相见的时候之外，我对意大利的人民一向是非常尊敬的。当我乘车沿着整条战线路过每一个村镇时，我都受到他们友好的欢迎，对此我深受感动。在回国时，我提出了几点忠告的意见。

1944年8月28日

常言说，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于是，问题产生了：什么是自由？这里有一两个非常简单非常实际的检验，通过这种检验，在现代世界中，在和平环境里就知道什么是自由了。这检验就是：

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

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

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

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

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

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作到一视同仁呢？

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

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就是说，是否不惧怕一党控制下的某个冷酷无情的警察组织，譬如纳粹党和法西斯党所创始的秘密警察对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轻轻拍一下肩膀，不经公正的或公开的审判就把他逮捕起来，投入监牢或是横加虐待？

这是一些既简单又实际的检验，一个新的意大利只能在这样检验的基础上创建起来……

今天，这种见解似乎无须再作更改。

第九章　华沙的殉难

俄国人越过维斯杜拉河——德国在东线的崩溃——7月29日莫斯科广播号召华沙总起义——8月1日起义开始——8月4日我致斯大林电——冷酷的答复——德军的反攻——来自华沙的令人悲痛的音讯——8月14日我致艾登的电报——维辛斯基令人惊诧的声明与斯大林8月16日来电——8月20日美国总统与我联合呼吁电——斯大林的答复——华沙的苦难达于极点——8月24日罗斯福先生给我的来电——我们需要苏联机场——总统的反对——英国战时内阁的愤怒——9月4日内阁致莫斯科电——9月5日罗斯福先生电——苏联的策略明显改变——9月18日我方重型轰炸机在华沙空投补给——悲剧的终结。

7月下旬俄国人的夏季攻势使他们的部队推进到维斯杜拉河。各方面的报告都表明波兰在最近的将来即将落入俄国人手中。忠于伦敦政府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现在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反对德国人的总暴动，以加速解放他们的祖国，阻止德军在波兰境内特别是在华沙本地进行一系列的死守作战。

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授权波军司令员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与他的文职顾问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宣布总起义。这时候看来时机恰好。7月20日传来了谋刺希特勒的消息，紧跟着又是盟军猛冲过诺曼底海滩的新闻。7月22日左右波兰人截获了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无线电报，下令全线撤退到维斯杜拉河西岸。同一天，俄国军队渡了河，他们的前哨向华沙方向推进。毫无疑问一场总崩溃看起来行将发生了。古德里安将军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用这样的字眼描绘了当时的处境：

1944年7月21日我新担任东线德军总参谋长。在我就职后，整条战线——假如还能称作战线的话——几乎只不过是我军的乱成一团的残兵败卒，力图撤到维斯杜拉河一线；二十五个师全部被歼。

博尔将军因此决定发动大起义来解放这个城市。他手下大约有四万人马，储备了够打七天到十天的粮食与弹药。维斯杜拉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的炮声现在已经可以听见了。苏联空军从刚占领的靠近首都的各机场起飞轰炸华沙的德军，最近的机场只需二十分钟即能飞到。同时在波兰东部，一个共产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成立，俄国人宣称

解放了的国土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苏联的广播电台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敦促波兰人别再那么小心翼翼，要发动一场反对德军的总起义。7月29日，也即起义开始前三天，莫斯科电台播发了一篇波兰共产党人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说解放的炮声已在耳边响起，号召他们像1939年那样参加到对德斗争的战斗中去，现在是决战的时候了。"华沙，这个未曾屈膝投降、抗战到底的城市，行动时刻到来了。"广播指出德国人设置防守据点进行抵抗的计划会给城市逐步造成破坏。广播在结尾提醒居民们："不积极奋起自救，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华沙逐巷逐舍的战斗等等，最终解放的时刻将加速到来，而同胞们的生命会得到拯救。"

7月31日傍晚，华沙地下军司令部得悉苏军坦克已在华沙东面突入德军防线。德国军用无线电台宣布："今天俄国部队自东南方向华沙发动总攻。"俄国部队现在位于不到十哩远的地点。在首都的波兰地下军司令部命令在次日下午五点举行总起义。博尔将军这样描绘发生的一切：

钟敲五点，千万面窗户猛然一闪而开，一阵弹雨从四面八方落在过路的德军头上，射向他们的建筑物与行进的队列。

一眨眼，留在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消失了。从一幢幢房子的门里，我们的弟兄一涌而出，投入战斗。十五分钟内全城百万居民都卷入了战斗，各种交通都停了。就在德军前线的紧后方，华沙，作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轮车辐集的巨大交通中心来说不再存在了。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在进行中。

消息于次日传到伦敦，我们急切地等着更多的消息。苏联电台却保持缄默，俄国空军的活动也停止了。8月4日，德军从还在他们手中遍及市区与郊区的各个支撑点，发动了进攻。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通知我们空运补给十万火急。起义者面对着匆忙拼凑起来的德军五个师的反击。赫尔曼·戈林师已从意大利开来了，另外还有两师党卫军随后也很快抵达。

我因之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8月4日

应波兰地下军的紧急请求，如气候允许，我方将立即向华沙西南部空投约六十吨的装备与军火。据报，在这一地带波兰人反对德军的

起义正处于炽烈的战斗之中。他们又说也曾吁请俄方支援，因为似乎近在咫尺。波兰人正遭受德军一个半师的进攻。奉告此一情况可能有助于阁下采取行动。

复电迅速而又冷酷。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8月5日

你关于华沙情况来电收悉。

我认为波兰人告知阁下的情报极为浮夸，难予置信。甚至从下面事实人们也可得出上述结论：波兰移民已经自称他们以"国内军"的一些零散的部队的兵力几乎就攻占了维尔纳，他们甚至在电台宣布了这件事。此点当然与事实毫不相符。波兰"国内军"仅由几个小分队组成，他们却不确切地称之为师。他们既无火炮也无飞机与坦克。而德国人却配备了四个坦克师，其中有赫尔曼·戈林师来守卫华沙，我不能设想，这样的小分队怎能攻占华沙。

与此同时，跟德军"虎"型坦克的鏖战，在逐街逐巷地进行，到8月9日，德国人已打出了一条楔形通道穿过城市通向维斯杜拉河，把波兰人占领的地区分割成若干孤立的小块。由波兰、英国与自治领人员驾驶的皇家空军飞机由意大利基地起飞救援华沙，但他们骁勇的尝试既是无望的，又力量单薄。8月4日晚，只有两架飞机出现在华沙上空，过了四个晚上，又有三架出现。

※　　※　　※

波兰总理米科莱契克自7月30日起即在莫斯科，试图跟苏联政府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已承认波兰共产党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该国未来的掌权者。这些谈判在华沙起义的头几天一直进行着。米科莱契克每天收到博尔将军的电报要求军火、反坦克武器以及红军方面的支援。这时俄国人坚持波兰人同意关于战后波兰的边界并成立联合政府。8月9日跟斯大林举行了最后一次毫无成果的会谈。

8月12日我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8月12日

我从华沙的波兰人那儿收到了下面一份令人忧伤的来电。十天了，他们仍然在跟为数相当可观的德军作战，德军已把城市分割成为三块：

〔附电开始〕"副总理致共和国总统、政府与总司令：

第十天，我们正在进行血战。城市被三条路所分割……

所有这些路线都为德军坦克所固守，要通过极端困难（周围的建筑物焚毁殆尽）。格但斯克车站和西站之间的铁路线上的两辆装甲列车与驻于普拉加的火炮，都不断向市区开火，并得到空军的支援。

这样的情况下战斗仍在继续。从你们那儿我们只收到一次少量的空投。从三日开始，德俄战线沉寂下来。因此，除了第八天（在伦敦的）〔波兰〕副总理作了个简短的讲话外，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支援，我们的行动甚至没有得到你们表示承认的意思。首都的士兵与居民绝望地望着长空，巴望着盟军的支援。在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只见到德国的飞机。他们惊讶，深感愁闷，开始骂街了。

从你们那儿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关于政局的情况，也没有指示与训令。你们在莫斯科商讨对华沙的支援吗？我再一次强调：没有包括武器和弹药的空投，对敌人据点的轰炸，与空降着陆等的即时的直接的支援，我们的战斗要不了几天就会垮掉。

如果有上述支援，战斗就会继续。

在这方面，我期望你们尽最大的努力。"〔附电结束〕他们要求机枪与弹药。鉴于意大利距离太远，你们能否给他们进一步的援助？

※　　※　　※

14日我从意大利致电艾登，我已去那儿视察过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

如果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给抛弃的暗示流传开来，这将会使俄国人大为恼火，但他们很容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来避免麻烦。这真是莫名其妙，当地下军起义时，俄国军队竟然中断对华沙的进攻并后撤一段距离。对他们来说输送给波兰人英勇战斗所需的机枪与弹药涉及的只不过是一百哩的飞行。我曾跟〔空军中将〕斯莱塞谈过，设法从这儿提供所有可能的支援。但俄国人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想最好由阁下通过莫洛托夫致函斯大林，提及目前来自多方面的暗示，要求俄国人竭尽所能提供援助。这个途径比我直接致电斯大林会更客观些。昨晚二十八架飞机从意大利起飞作了七百哩的飞行，损失三架。这是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从这儿出发的第四次飞行。

8月16日晚上，维辛斯基召见美国驻苏大使，解释说他希望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宣读了下述令人惊诧的声明：

苏联政府当然不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因为这是英美两国的事情。但苏联政府断然拒绝美国或英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后在苏联领土着陆，因为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

同一天，我接到斯大林的语气较为委婉的一通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8月16日

与米科莱契克先生会谈后，我命令红军司令部在华沙地区密集地空投武器。也空投了一位空降兵联络官。据司令部报称，这位联络官为德国人所杀害，未能到达目的地。

再者，我在更详细地了解华沙情况后，深信华沙的行动是一种不顾后果与可怕的冒险，这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牺牲。在华沙行动开始前，苏军司令部如果得悉此事或者波兰人与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话，此类事，本来不应发生。

既然情况已经发生，苏军司令部得出结论：苏军与华沙冒险一定不要发生任何瓜葛，因为它对华沙的行动不能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据米科莱契克的报告，电文的头一段是完全不真实的。两名官员安全抵达华沙，受到波军司令部的接待。苏军的一位上校在那里呆了好几天，通过伦敦给莫斯科发了好几封电报，催促给起义者以支援。

※　　※　　※

18日我再度致电艾登先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18日

我已阅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8月15日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极端冷漠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在我上次致电给你之后收到的。

这儿的空军当局向我担保，美军希望从英国对华沙输送支援物资，并担保说这是完全切实可行的，当然，这要以获得俄国人的许可为前提。除非杜利特尔将军审查认为这一行动是切实可行的，否则需向俄国人要求着陆的方便，我简直难以置信。你必须查明这究竟是否切实可行，这是最重要的。

在总统或我本人或两人联名向斯大林提出任何个人的或联合的呼吁前，军事方面的困难当然必须首先解决。

同时我向总统提出要求：

首相（从意大利）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18日

鉴于俄国人拒绝允许美军飞机向华沙英勇的起义者空运急需的救助，影响深远的严重事件产生了。俄国人离华沙仅数十哩远，由于他们自己完全对空投补给不予置理，局势更形严重。几乎可以肯定，一旦德国人在首都得手，一场大屠杀将接踵而至，没有办法可以制止即将产生的严重后果。

2．如果你认为这是明智的话，我打算给斯大林写一封私人信，或者你自己也写一封类似的信。如果由我们两人联合具名也许会比分开的两封信更为妥善。

3．美国与英国的部队在法国取得的光辉巨大的胜利正使欧洲的局势大为改观。看来我军在诺曼底所取得的胜利很可能使俄国人在个别情况下取得的任何战果黯然失色。因之，我感到他们对我们说的话将多少尊重一些，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简单明了。我们是服务于崇高事业的国家，即使冒着斯大林恼火的危险，我们也必须对世界和平事业提出忠告。他多半不至于吧。

两天后，我们发出了总统起草的下列联名呼吁：

首相（从意大利）与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8月20日

我们正在考虑，如果华沙的反纳粹分子事实上被弃置不顾的话，世界舆论会说些什么。我们深信我们三人都应竭力从那里拯救尽可能多的爱国者。我们希望你们向华沙的波兰爱国者空投救急补给品和弹药，不然，你们能否同意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迅速进行空投。我们希望你会赞同。时间因素是极端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与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22日

你与罗斯福先生关于华沙的来电已阅悉。我愿说明一下我的意见：

2．关于罪犯集团旨在夺权而在华沙发动冒险事件的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这些家伙利用华沙居民的诚意驱使许多几乎手无寸铁的

居民跟德国的枪炮、坦克与飞机作战。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日复一日情况不是有利于波兰人解放华沙，而有利于希特勒匪徒惨无人道地屠杀华沙居民。

3．从军事观点来看，已形成的局面把德军注意力越来越引向华沙，这对红军跟对波兰人同样不利。同时德国人最近又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向苏军进行反扑，苏军正尽一切力量来粉碎希特勒匪徒的这些反扑，然后在华沙地区转入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毫无疑问，红军竭尽全力去粉碎华沙周围的德军，并为了波兰人民而解放华沙。那才是对反纳粹的波兰人最好最有效的支援。

※　　※　　※

同时华沙的痛苦达于极点。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4年8月24日

下面是一篇华沙起义的目击记。一份复本已致送伦敦的苏联大使。

1．8月11日

尽管波兰地下军尽力抵抗，德寇继续使用残忍的恐怖手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纵火焚烧整条街整条街的房屋，开枪射杀屋内的所有男人，把妇女小孩赶出房子，在弹雨横飞的街上寻找他们的庇安之所。在克罗列夫斯卡大街，许多私人房屋全给炸毁了，有一幢房屋为四枚炸弹分别击中。在一幢居住着一些波兰大学退休老教授的屋子里，纳粹党卫队冲进门来，杀了好些人。有些人从地窖逃到其它屋子去才逃脱了。波兰地下军与老百姓的士气极高。口号是："揍死德国鬼子。"

2．8月11日

昨晚德军坦克部队拼命援救他们在市区的一些支撑点。

可是这任务并不轻松，因为街头巷尾都建立了巨大的路障，大部分用马路上挖起来的水泥板垒成。在大部分情况下，德军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坦克手们就以放火烧房子或从远处轰击房子来泄愤。死者横七竖八陈尸街头，在很多情况下德军也放火焚尸……德军的坦克军团开始懂得波兰路障的厉害，因为他们知道在每个路障后面等着他们

的，是带着汽油瓶的波兰地下军的部队，他们下定决心战斗到底。这类汽油瓶已使他们的许多同伙丧生。

3．8月13日

德军把躺在圣·拉扎鲁斯医院、圣·卡罗尔医院和圣·马萨医院的伤病员，不论男女都野蛮地杀害了。

当德军用坦克载运补给品给前哨某个阵地时，他们驱使五百来名妇女、小孩走在前面，以阻止波兰地下军对他们采取行动。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枪杀和打伤了。从城市的其他许多地区也传来了同样的事例。

尽管缺乏武器，波兰军队在华沙争夺战中继续掌握了主动权。在某些地区，他们突破了德军碉堡，缴获了非常需要的武器与弹药。8月12日缴获了一万一千六百发步枪子弹，五挺机枪，八千五百发轻武器子弹，二十支手枪，三十个反坦克地雷及运输工具，德军绝望地挣扎。当地下军放火烧着德军盘踞着作为堡垒的一座楼房时，两名德国兵挥动着一面白旗试图逃到波方战线来，但是一名纳粹党卫队军官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打死了。8月12日至13日夜间，地下军从盟军空投得到一些武器。

4．8月15日

死者埋葬在后院或广场里。食物情况继续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饥馑。今天，水管一滴水也没有。水是从仅有的几口井和民房里的蓄水缸中打来的。市区所有各部分，都在敌人炮火威胁之下，已有多处起火。空投补给提高了士气。每个人都要求打下去，并且决心要打下去，但对迅即到来的结局如何没有把握，使人郁闷。

5．8月16日

华沙的鏖战依旧非常激烈。德军寸土必争。据报某些地方整个地区被付诸一炬。居民或被枪杀，或被劫持去德国。居民们不断地反复说："一旦武器在手，我们要他们以血还血。"

8月1日下午5点10分攻打电站的战斗开始了。波兰"国内军"的二十三名士兵在这之前驻在电站，等待起义的开始，因为他们是循正常途径给雇佣的。前一天，德国人把驻防部队的兵力增强到一百五十名军事警察，守在混凝土掩体、碉堡与电站的所有建筑物内。行动的讯号

是爆炸埋在某座建筑物下的一颗地雷。经过十九小时的战斗，电站完全掌握在波兰人手中。波方的损失是十七人阵亡，二十七人受伤。德军的损失是二十名丧生，二十二名打伤，五十六名被俘。夺下电站的分遣队完全是由电站的手工工人和金属工人组成的。尽管德军每天用七十五毫米大炮轰击电站，职工们成功地维持了平民的供电，毫不间断。

战斗也真是名副其实地在地下炽烈地进行着。沟通波兰人占领的不同地段之间的唯一交通途径是下水道。德军把手榴弹与毒气弹扔进出入口。战斗在漆黑一团、深可及腰的粪便中进行，有时展开白刃战，有时把对手按到污泥臭水中把他闷死。地面上，德军的大炮和战斗机使大部分市区着火。

我认为有些罪恶恐怖的事应该公之于世：

首相（从意大利）致新闻大臣： 1944年8月23日

有关华沙遭受苦难的真相的宣传是否停下来了？从报纸上看，公布此类事情似已实际上被禁止了。当然用不着由我们来责难苏联政府，可是总该让事实本身说说话。没有必要提及俄国人的古怪而阴险的行径，但是，有什么理由不把这种行径的后果公诸于世呢?

※　　※　　※

美国总统现在回答了我的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24日

感谢你叙述纳粹分子非人道暴行与华沙波兰人可怕的处境的来电。

斯大林对我们联名提议援助华沙波兰人的答复一点也不令人鼓舞。

我得知，除非苏方允许我们在苏境机场上着陆与起飞，否则我们对华沙波兰人提供补给是不可能的。俄国当局至今禁止使用那些机场来援助华沙。

我想不出我们目前可以采取的任何有效的进一步的措施。

次日我复电：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8月25日

鉴于斯大林的复电回避答复我们所提的具体问题，又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情况，我建议作如下答复：

〔附电开始〕"我们恳切地期望从英国派出美国飞机。贵方有什么理由非得询问了我方飞机沿途活动情况后，才允许这些飞机在俄国战线后方指定给我们的加油站着陆呢？这样贵国政府就可以保持不跟此一特殊事件发生关系的原则。我们相信，如果受创的英美飞机在贵国战线之后迫降，你们通常的照料就能使他们保证得到援救了。我们对于这些"几乎赤手空拳的人们"深表同情，他们的特殊的信念指引他们向德军的坦克、枪炮与飞机进攻。但是我们并不急于要求对这次起义的鼓动者作出判断，尽管莫斯科电台确曾反复号召过起义。我们并不认为希特勒的暴行会随着他们抵抗的终止而结束，倒不如说这也许就是一次穷凶极恶的暴行的开始。当战争结束我们重新聚首时，华沙的屠杀将肯定是件十分棘手的事。因此我们建议，除非阁下直接禁止，我们将派出飞机。"

〔附电结束〕倘使他对此电不予作复，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派出飞机，并注视事态的发展。我不信他们会受到虐待或扣留。自从我们表示这些意见之后，我已看出俄国人甚至力图收回位于他们战线后方的波尔塔瓦和其他地方的美军飞机场。

答复表示反对。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8月26日

从长远的总的战争前景来看，我并不认为由你我联名将拟议中的电文发给斯大林的做法是有益的，但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话，我并不反对你自己发出这样的电文。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前，我曾考虑到约大叔在他致你与我的电文中对支援华沙地下力量所表明的态度，他对我方为此目的利用俄国机场的断然拒绝，以及目前美国关于今后使用俄国其他基地的会谈等因素。

※　　※　　※

我曾经指望美国人会支持我们采取断然措施。9月1日我接见了从莫斯科回来的波兰总理米科莱契克。我不能给予什么安慰。他告诉我打算向卢布林委员会提出一项政治解决的办法，让他们在联合政府中得到十四个席位。这些建议在火线上经过在华沙的波兰地下军的代表

们辩论，得到一致通过。一年后参加这次讨论的大部分人都在莫斯科的苏联法庭以"叛国罪"受审。

9月4日晚内阁开会时，尽管我有点发烧，我认为议题是如此重要，还是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地下会议室。为了许多起不愉快的事件，我们曾聚集在一起。我记不得过去有过什么时候，所有的阁员都表示了这样深沉的愤怒，不管是属于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全都一样。我本来很想说："我们派出的飞机在华沙空投补给以后将在贵国领土着陆，如果你们不以礼相待，我们即刻起就停止派出所有护航运输队。"但是今后岁月里读到这几页的读者必须明白每个人都必须把在世界范围进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命运牢记心头；有时为了一个总的目标，就得作可怕的甚至卑躬屈膝的屈服。因之，我并不建议采取这个激烈行动。当时这种行动可能会有效，因为跟我们打交道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并不受感情的影响而是工于心计。他们不打算让波兰精神重新在华沙发扬光大。他们的打算是寄托在卢布林委员会上。那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波兰。也许只有在俄国人大举挺进的紧要关头，切断护航运输队，他们心里才会有可能像普通老百姓通常要考虑名誉、人道和合乎常情的诚意那样来估量问题。下列几则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

首相（伦敦）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9月4日

战时内阁对华沙的形势，对斯大林拒绝提供机场设施所引起的跟俄国的未来关系的深远影响深感不安。

2．此外，如阁下所知，米科莱契克已经把他对政治解决的建议送交波兰解放委员会。我担心华沙沦陷不仅会使任何进展的希望破灭，而且也注定要危及米科莱契克自身的地位。

3．我紧接着即将发出的电报中包括一份战时内阁以集体的名义草拟的拍给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电文，以及华沙妇女致教皇的一封信，那封信是由梵蒂冈交给我们的公使的。

4．对战斗在华沙的波兰人提供物资支援的唯一快速的途径，是使用俄方各机场，由美国飞机空投补给。鉴于事态如此危急，我们请求你重新考虑由此引起的利害攸关的局势。如遇必要，你能否授权贵国空军的飞机执行这一行动，在未得俄国人正式同意下，在俄方机场着陆？鉴于我方在西线巨大的战果，我想俄国人不会拒绝这种既成事

实。他们也许甚至会欢迎这类行动，这使他们从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将与贵国一起充分承担贵国空军任何行动的后果。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9月4日

下面是今晚致莫斯科电文的复本，我在刚发出的前一电报中提及过：

"战时内阁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了华沙形势的最新报道。

情况表明，跟德军作战的波兰人正处于绝境。战时内阁希望苏联政府了解敝国的舆论界深为华沙的事态与那儿波兰人的苦难所打动。不管发动华沙起义的是非曲直如何，华沙人民本身不能对采取这项行动的决定负责。我国人民不理解为什么没有从国外向华沙的波兰人输送物资。由于贵国政府拒绝让美国飞机在俄国控制的机场着陆，以致不能输送补给，此一事实目前已逐渐为公众所知了。尤有甚者，如果华沙的波兰人目下竟然为德寇所挫败，据说这在二三天内必然会出现，此间舆论界的震动将是无法估量的。战时内阁本身对贵国政府拒绝考虑英国与美国政府帮助华沙波兰人的义务感到难以理解。贵国政府阻碍输送援助的行动在我们看来是与盟国合作精神不协调的，而对于这种合作精神贵我两国目前与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

"出于对斯大林元帅与苏联各族人民的尊敬——在未来岁月中我们衷心愿望能跟他们继续合作——战时内阁授权我向苏联政府进一步呼吁，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切支援，最首要的是为此而向合众国飞机在贵方机场着陆提供方便。"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9月4日

下面是我前一封电报中所提及的来自华沙妇女的信件：

"最尊敬的圣父，我们波兰妇女受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对祖国的献身精神所鼓舞。三周以来，我们固守着我们的要塞，缺食少药。华沙已成废墟。德军残杀各医院中的伤员。他们驱使妇孺走在他们的前面，以保护他们的坦克。关于孩子们用汽油瓶跟坦克战斗，烧毁坦克的报告，毫无夸张之处。我们母亲们眼看着儿子们为祖国和自由而牺牲。敌人不把我们的丈夫、儿子、兄弟看作战斗人员。尊敬的教皇啊！现在没有人在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口已经三周了，但寸步不前。来自英国的援助不足。世界无视我们的战斗。只有上帝

和我们在一起。圣父、教皇，如果你们能听到我们的呼声，请为我们这些波兰妇女祈祷，她们正在为教会与自由而战斗。"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9月5日

谨复来电：从敌军事情报局得悉，战斗的波兰人已从华沙撤离，德国人现已全面控制该城。

因之，不幸得很，对华沙波兰人的援救问题已经由于拖延及德国人的行动而不存在了。看起来，在援助他们上现在我们已无能为力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因不能为华沙英勇的保卫者提供充足的支援而深感苦恼。我希望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帮助波兰，使它在这场反纳粹的战斗中成为胜利者之一。

※　　※　　※

波兰人饱受六星期的苦难之后，9月10日克里姆林宫看来改变了策略。那天下午，苏军大炮的炮弹开始落在华沙东郊，苏联飞机又出现在城市上空。波兰共产党部队在苏联命令下，打到首都的边缘。从9月14日开始苏联空军空投补给，但降落伞很少打开，许多装箱的空投物资碰碎了，无法加以利用。次日，俄国占领了普拉加郊区，但不再前进。他们希望非共产党的波兰人遭受全歼，但又给人们保持着这样一种感觉，认为他们要援救波兰人。同时，德国人逐房逐舍前进，肃清全城波兰人的反抗中心，悲惨的命运落到居民身上。许多人被德寇运走。博尔将军致苏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呼吁没有得到答复。饥馑盛行。

我想得到美国支援的努力导致一项单独的但是规模巨大的行动。9月18日一百零四架重型轰炸机飞临首都上空，空投补给，但已太迟了。10月2日晚，米科莱契克总理来告诉我：华沙的波兰军队快要向德军投降了。这个英雄城市最后几次广播之一在伦敦收听到了：

这是道道地地的老实话。我们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从国还要坏，比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更坏。公正的上帝，对波兰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平作出裁决吧，希望他因之惩治那些犯罪者。

您的英雄们是一些士兵，他们用左轮手枪、汽油瓶作为武器跟坦克、飞机、大炮搏斗。您的英雄们是那些妇女，她们在弹雨纷飞的炮

火下护理伤员，传送信件，她们在炸得倾塌的地下室搞炊事，喂养小孩，供应成人。她们安慰垂死者，减轻他们的痛苦。您的英雄们是这些孩童，他们在还在冒烟的废墟间安静地嬉戏。这些就是华沙的人民。

能够鼓舞起这样广泛的英雄行为的民族是不朽的，因为死者可以说已经战胜了；而生者将继续战斗，取得胜利，并再一次证明：只要波兰人活着，波兰就存在下去。

这些话语是令人难忘的。华沙的战斗持续了六十多天。波兰地下军四万男女中大约一万五千名牺牲了。百万人口中有二十万遭殃。德军为了镇压起义付出了一万人丧生、七千人失踪、九千人受伤的代价。这个比例说明了战斗具有短兵相接肉搏的特点。

三个月后，当俄国人入城时，除了疮痍满目的街道与无人收埋的尸体外，他们一无所获。这就是他们对波兰的解放，现在那儿归他们统治着。但这不会是故事的终结。

第十章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9月5日，我自克莱德启航——英国对日作战计划——德国会在1944年被打败吗？——我们必须比俄国人先进入中欧——9月10日，我们在哈利法克斯上岸——9月13日，我们在魁北克城堡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我对战事进展的回顾——缅甸战役——我建议派遣英国舰队至太平洋，归美国最高统帅部指挥——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波特尔爵士关于皇家空军的计划——我在9月13日发往本国的电报——"热烈友好的气氛"——摩根索计则——9月16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北路突入德国的好处——意大利之战——巴尔干计划——击败日本——到海德公园告别——返航回国

9月5日，星期二，我们乘"玛丽皇后号"轮船再次从克莱德启航。所有的参谋长都随我前往。在六天的航程中，我们每天都开会，有时候一天两次。在同美国朋友们会见以前，我想把我们目前的许多计划和打算通盘地加以协调和掌握。

在欧洲，我们不但执行了"霸王"作战行动，而且获胜了。我们究竟能在何时、何地、用何方法打击日本，确保英国在最后胜利时在那边也有其光荣的地位呢？我们的损失即使不比美国多，也不少于美国。十六万多的英国战俘和被拘留平民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新加坡必须收复，马来亚必须解放。将近三年来，我们坚持了"首攻德国"的战略。现在是解放亚洲的时候了，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应当在作战中起充分、对等的作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最担心的是美国在战后的年代里会说："我们在欧洲帮了你们的忙，而你们却让我们单独去收拾日本。"我们必须在战场上收复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属地，不应该让别人在和平会议的桌上将这些属地交还给我们。

显然，我们的主要贡献必须在海空两方面。我们的大部分舰队现在可以随意调往东方。我决定我们应当首先要求美国盟友让我们的舰队全面参加对日本的主要攻击。在德国被打败后，皇家空军应跟着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陆军的作战就更加复杂了。中国方面情况越来越不妙。蒙巴顿将军被催逼迅速向缅甸中部进军，以打通滇缅路——这次作战行动称

为"首都"——和增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补给。另一个可指望更直接见效的计划，就是采用两栖远征，渡过孟加拉湾，占领仰光，向内地推进若干哩，截断日军与其在泰国的基地及交通线的联系。这称为"吸血鬼"作战行动。同时，我们在缅甸中部的部队将挥戈直下，和在仰光登陆的部队会合。这样可以期望扫荡缅甸全境，使我们能对苏门答腊发动两栖攻击战。

但是所有这些任务需要人员和物资，而东南亚这方面都嫌不够，欧洲是提供人员和物资的唯一地方。登陆艇必须从地中海或者"霸王"作战行动中调去，军队必须从意大利或者其他地方调去。这些人员和物资都必须迅速启运。现在是9月了。仰光位于一条弯曲的河口之上四十哩处，其河口的回水和泥泞的河岸使情况变得复杂了。雨季从5月初就开始，所以，我们必须最迟在1945年4月发动攻势。我们开始减弱在欧洲的力量，这样做是否稳妥呢?

我丝毫不能肯定在1944年会打败德国。我们差不多在七星期内连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是事实。巴黎解放了，法国的大片土地上已经肃清了敌人。我们在意大利继续推进。苏军的攻势虽然暂时停止，但随时可能再向前猛冲，希腊很快会获得自由。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几乎都被制服了；没有证据说明他已经学会如何制造原子弹。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使得我们军界相信纳粹很快就要崩溃，但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还记得德国在1918年3月的猛攻。因此，在9月8日我所主持的参谋长委员会上，我警告他们不要把德国的速即崩溃作为订计划的根据。我指出：德军在西方的抵抗已加强，美军已在南锡突然受阻，我说德国在多数港口的驻防部队正在进行有力的抵抗；美军还没有攻下圣纳泽尔；我们迫切需要安特卫普，但敌人在通往该港的斯凯尔特河口两岸上做殊死苦战。

我思想上还坚决主张另一件事。我切望比俄国人先进入中欧的某些地区，例如，匈牙利人已表示准备阻止苏军的推进，但如果一支英军及时到达，则愿意向英军投降。如果德军撤离意大利或者退至阿尔卑斯山，我非常希望亚历山大能够跨过亚得里亚海发动两栖突击战，攻占伊斯的利亚半岛，并抢在俄国人前头，到达维也纳。派遣亚历山大的部队去东南亚，这件事看来似乎为时过早。帝国总参谋长同意在把凯塞林赶过皮阿维河以后，才可以抽调亚历山大的任何部队。我们

的战线届时会比现在缩短一大半以上。亚历山大所管辖的几个印度师是进攻仰光所需要的，我们暂时只能先调出其中一个师。我对这种前景甚至也不满意。至于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一事，据说我们必须借用原来要派往太平洋的美国登陆艇，或是缩小在法国的战役。我们其余的登陆艇为攻占仰光所需。登陆作战必须在5月雨季到来前进行。如果我们在亚得里亚海使用这些登陆艇，那么它们就不能及时到达仰光。

我们在航行中多次进行长时间的交谈，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了我们对伟大盟邦所要发表的意见。

※　　※　　※

9月10日，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港上岸，次日早晨到达魁北克。我们的客人罗斯福总统和夫人比我们先到一步。总统在车站迎接我。魁北克城堡又一次成为我们的家，参谋人员也再次专用了弗朗特纳克别墅。

9月13日（星期三，早晨），我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我带的是布鲁克、波特尔、坎宁安、迪尔、伊斯梅，还有莱科克陆军少将，他继蒙巴顿之后担任联合作战部部长。总统带的是李海、马歇尔、金、阿诺德。唉！可是这一次竟然没有哈里·霍普金斯。在我刚要离开英国以前，他打一封电报给我："虽然我现在身体好得多了，但还必须避免过分紧张，因此我认为不应冒损害健康的危险，试图在亚伯拉罕平原上投入魁北克的战斗。在这平原上已有一些比我优秀的人物牺牲过。"我当时不知道他同总统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所变化，但我相信他是很受人怀念的。

罗斯福先生请我主持讨论会。我于是提出对战争的全面看法，这是我在旅途中已经准备好了的。自从我们在开罗会见以来，联合国家的事务已经变得大为好转了。我们的愿望无不实现。在军事上，我们获得了连续七星期的胜利。自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事态的发展说明了我们的设想是出色的，而且执行得很准确。起先是登陆安齐奥，其次，在实行"霸王"作战行动的前夕攻占了罗马。这真是分秒不误。我对美军参谋部圆满完成"龙骑兵"作战行动表示祝贺。俘虏人数似乎已达八九万。法国南部和西部的敌人正在按计划予以肃清中。未来的历

史学家一定会说我们盟国的作战机构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起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虽然大英帝国现在已经进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但仍然保持着它的地位，尽管其总人口（包括各自治领及殖民地）仅有七千万白人而已。报告到这件事时，我也感到很高兴。如果按照战场上师的数目计算的话，我们在欧洲所尽的力量大约同美国相等。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能同我们伟大的盟友平起平坐。我们的力量现已达到顶峰，而我们的盟军的力量却越来越增强。艾森豪威尔将军博得完全信任，他同蒙哥马利将军的关系至为融洽，而蒙哥马利将军同布雷德利将军的关系也是如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领导和团结参谋人员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才干。一个有效地统合成一整体的美英联合参谋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仗也打得相当漂亮。

在意大利，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底又开始进攻。8月底以来，第八集团军伤亡约八千人，第五集团军伤亡约一千人。第五集团军从来还没有打过这样的硬杖，但预料他们总有一天要打的。在这战场上，从来也没有过像这次最富有代表性的大英帝国的军队。这支军队总共有十六个师，即八个英国师，两个加拿大师，一个新西兰师，一个南非师，四个英印师。我解释说我曾经担心过亚历山大将军可能由于某些基本条件不足以致难以进行这一场激烈的战役，但我现在了解到，联合参谋委员会已经同意在消灭凯塞林部队以前，或在凯塞林逃离意大利以前，不再抽调亚历山大的军队。

马歇尔将军证实了这一保证。我于是强调说，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活动场所。我们的军队千万不可闲着无所事事。我说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发动一个向右出击的运动战，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对德国的腋窝捅上一刀。我们的目标应是维也纳。如果德国的抵抗垮下去了，我们当然能够比较迅速而又顺利地到达这座城市；如果德军仍然抵抗，我已充分考虑到帮助这个运动战的方法，即攻夺伊斯的利亚并占领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如果这一行动合乎我们的想望而且必要的话，他们可将现在用于进攻法国南部一部分的登陆艇留在地中海，以供这次两栖作战之用。这才使我放了心。采取这次向右出击的运动的另一理由，是俄国人迅速侵入巴尔干半岛，苏联势力在该地扩张已成为一种危险。

※　　※　　※

我接着回顾缅甸战役。这个战役的规模颇大。有二十五万人参加作战。英帕尔与科希马两地的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史迪威将军成功地占领了密支那，值得庆贺。我军伤亡已达四万人，患病达二十八万八千人。好在大部分病员已恢复健康，且已归队。这次战役的结果是继续保持通往中国的航空线，使印度免遭袭击。据估计，日本损失了十万人。缅甸战役是我们和日军在陆地上迄今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交战。

我接着又说，纵然有了这些成就，但在缅甸森林中无限期继续作战极为不利。为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建议采用"吸血鬼"作战行动，即攻占仰光的方案。想要集中必要的部队并及时运到东南亚，以便在1945年雨季以前夺取仰光，这种做法在目前正遇到种种困难。虽然现在欧洲的情况对我们有利，但还不允许我们作出从战场上撤出的一些军队的决定。我们所要的就是只要可能，尽量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全力以赴。

某些制造麻烦的人说我们在打败德国后不会参加对日作战。其实，大英帝国不但绝不会逃避这个责任，而且渴望在对日战争中起尽可能大的作用。我们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日本对于大英帝国和美国说来，同样都是一个死敌。英国在战争中丧失了领土，损失惨重。我现在提出的建议是：英国主要舰队在美国最高统帅部领导下参加对日的主要战役。我们应当能够提供一支强大而又配备齐全的力量。我们希望到1945年年底，这支力量包括一些最新式的战列舰，并且建立一队规模相当的辎重船舰，使得战舰在相当长期间内无须依靠岸上基地的补给。

总统插话说可以立即接受英国舰队。关于这一点，他虽然没有提到事实，但推翻了金海军上将的意见。

我继续说，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在中太平洋的舰队可以派一支分舰队至西南太平洋受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当然，我们绝对无意干涉他的指挥权。皇家空军愿意参加对日本的大轰炸，为击败敌人作出进一步的贡献。我们可以派出一支大型的轰炸机群，同美国同事们光荣地冒险轰炸敌人心脏。陆军方面，在击败德国后，我们大概可以从欧洲派遣六个师到东方，以后也许再增派六个师。我们在东南亚有十六个

师。这十六个师最后也许可以抽调。我向来主张跨过孟加拉湾进军作战，以收复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沦陷对英国的威信是个严重的、侮辱性的打击，所以必须雪耻。以上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应当首先攻占仰光，然后通观全局。当然，将来如果随着局势的发展，有人提出更好的计划时，我们绝不会加以排除。我们的主旨应该是在尽早时刻用我们最大多数的力量去对付敌人的最大多数。

※　　※　　※

总统对我的回顾表示感谢。他说在美英双方接连举行的会议中，每次的见解和基本看法更趋一致，这是一件令人深感满意的事。此外，双方一直保持诚挚友好的气氛。我们的事业已经兴旺起来，但我们还不大可能预见对德作战何日可以结束。很清楚，德国人正在从巴尔干各国地区撤退；他们在意大利可能退至阿尔卑斯山。俄国人正在匈牙利的边沿。德国人表现出善于组织撤退，因此，能够保存许多人员，虽然损失了不少物资。假如亚历山大作战顺利的话，我们将相当快地到达皮阿维河。我们在意大利的所有部队应竭尽全力作战。在西方，德国人似乎可能退到莱茵河后面。河的右岸会成为他们防线的西面屏障，成为一道难以攻克的障碍。我们必须从东面或西面进攻他们，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是灵活的。

德国人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忽视。还得打一次更大的仗。因此，我们的对日作战多少要取决于欧洲的战局如何。

总统同意我们在把缅甸战场上的日军肃清之后，应即移兵。美方的计划是收复菲律宾，从菲律宾或台湾①，或从我们在中国所能攻夺的桥头堡，对日本本土加以控制。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中国大陆站住脚，中国就可以获得挽救。美国的经验是用"左右迂回带球"的方法，收效显著。拉包尔是使用这种迂回战术的一个例子，结果是以少数人的牺牲换取了重大的成功。总统问可否迂回新加坡，在其北面或东面夺取像曼谷这样的地区？他说他至今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苏门答腊计划，可是现在那里的战事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①原文为Formosa，下同。——译者

我说全部计划正在审核中，然后安排先后次序。我们只能在攻下仰光之后作出决定。苏联要在打垮希特勒后参加对日作战，这是斯大林在德黑兰主动承担的一项严肃的任务，我们不能对此估计过低。我

们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的言行不一致。俄国人无疑地对东方有很大的野心。假定希特勒到1月份被打败了，日本面对世界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她要继续作战当然就要再三考虑了。

我接着把原话重复一遍，以便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即要求对英国舰队参加对日的主要战役这件事有个明确的保证。

总统说："我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英国舰队。"

金海军上将说已经预备好一份文件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正在积极地研究这一问题。

"我们已提出英国舰队参加作战的建议，"我重复说道，"接受了没有？"

"接受了。"罗斯福先生说。

"你们是否也让英国空军参加主要战役？"

这次要得到直接的答复就难得多了。马歇尔说阿诺德将军和他正设法如何尽量把最大多数的飞机投入战斗。"还不太久以前，"他解释说，"我们叫喊飞机不够，现在飞机过多了。

如果你们想在东南亚和马来亚投入大量兵力，难道不需要你们的大部分空军吗？波特尔的轰炸日本的计划是否完全是另一回事呢？"

"完全是另一回事。"波特尔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可以在空中加油的话，它们就能够飞得同你们的B-29型飞机差不多一样远的距离。"

我说我们的未来主要地取决于双方的良好关系，因此，英国应当在对日的主要战役中起应有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美国在对德作战中已经给过我们极为慷慨的援助。当然，为了报答这种盛情，大英帝国理应竭其全力帮助美国打败日本。

※　　※　　※

会议结束后，我发了以下电报回国。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4年9月13日

会议已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召开。双方参谋人员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在凯塞林窜逃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或被歼前，不会削弱亚历山大

的军队。我们打算将地中海所有登陆艇用于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任何两栖作战计划，其地点可能为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等等。

2．如战事相持未决，而他人又未抵达维也纳，则我方将进军该城。此意见在此已完全被接受。

3．登陆艇在亚得里亚海使用后，当可调往孟加拉湾或更远地区，视情况需要而定。

我也可以使我们在地中海的指挥官更加放心了。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及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9月13日

涉及你们的每件事已在此充分讨论过。凯塞林被歼灭以前（我们的情报指出有此可能），亚历山大的军队不应减弱。

2．此外，金海军上将对地中海的登陆艇未提出要求。美国人十分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登陆艇，以支援亚得里亚海北部任何切实可行的两栖作战行动。

3．因此，我希望你们本着大胆进取精神，紧抓此大为好转的形势行事。美国人在谈话中未对我们一直推进到维也纳的计划表示丝毫犹豫，如果战争时间持续很长的话。我们的意见在此均被接受。我十分宽慰。我们必须全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　　※　　※

在随后几天内，我同总统及其顾问们有过多次的会谈。使我意料不到的是，我抵达魁北克时，虽然国务卿也好，哈里·霍普金斯也好，都不在场，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先生却随同总统前来了。但我见到摩根索很高兴，因为我们正急着要讨论征服德国后至打败日本这段时期内两国的财务问题。可是总统及其财政部长更关心的是战后处理德国的问题。他们深感军事力量取决于工业力量。他们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都已看到高度工业化的德国是多么容易武装自己而威胁邻国的，因此，他们断言，像德国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那样多的制造工业，因为德国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有可能养活自己。联合王国丧失海外投资是如此之多，一旦和平到来，她只能靠大量增加出口来维持收支平衡；因此，为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理由，我们理应限制德国的工业而鼓励其农业。我起初强烈地反对这个看法。但是总统和摩根索

先生——这个人我们曾多次求助于他——坚持上述看法，所以我们最后同意考虑这一看法。

这个所谓"摩根索计划"（我没有时间加以详细研究）似乎已经给这些看法下了超逻辑的结论。即使它是切实可行的，我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把德国的生活水准这样压低是不对的；

但当时以工业为基础的军国主义已经给欧洲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创伤，如果我们同意德国的生活水准保持与其邻国相等，而其工业生产力只许恢复到相应水平的话，也未必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一切当然要提请战时内阁充分考虑。使德国"经济田园化"的主张最后在战时内阁开会时没有保存下来，这是在我的完全同意下决定的。

※　　※　　※

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我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现已写好送给总统和我本人的报告。根据罗斯福先生的要求，李海海军上将把报告逐段读给我们听。主要段落如下：

9．最高统帅的总的意图是全速推进，摧毁德国武装力量，占领德国的心脏。他认为在西线击败敌人最好的机会取决于对鲁尔和萨尔的进攻，因为他相信敌人将把它所有还未使用的力量集中起来防守这些主要地区。第一个作战行动为突破齐格菲防线并夺取莱茵河各渡口。在进行过程中，应将主力置于左翼。这时他将作好后勤及其他方面的准备工作，以便攻入德国的纵深地带。

10．我们已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建议，并请他注意：

（1）与南部相对而言，进入德国北部是有好处的；

（2）在恶劣天气到来前，必须打开西北部的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和鹿特丹。

我对这些总的意图没有争论，但是我们在横渡大西洋时，我曾经对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说过我怀疑德国是否会迅速溃败。这一点谅读者还会记得吧，我照这个意思也写了一份文件，并将在另一章发表。龙德施泰特的反攻还在后头，而渡过莱茵河还要等待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呢。

※　　※　　※

关于意大利的作战建议如下：

11．我们已经审阅一份威尔逊将军所写的有关他的战区的作战情况的报告。据目前意大利的战况看来，他认为战事将照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发展：

（1）凯塞林的部队被击溃。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可能迅速重新聚集兵力，向卢布尔雅那山峡追击（并由勃伦纳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留下一小支部队在意大利西北部扫荡；或是（2）凯塞林的军队有秩序地撤退成功。在此情况下，看来我们在今年内似乎只能扫清伦巴第平原。在1945年春天以前，由于阿尔卑斯山的崎岖地形和冬季严寒气候，不可能再发动一次主要攻势。

联合参谋部的报告继续如下：

12．我们已经同意（1）在亚历山大将军的目前攻势的结局未见分晓之前，不应从意大利抽调主力部队。

（2）关于撤出美国第五集团军的队伍，这件事适当与否必须根据下列两点重新考虑：根据亚历山大将军现阶段进攻的结果和德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撤退的情况；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意见。

（3）通知威尔逊将军：如果他想把现在地中海的两栖作战的船只和器材留在伊斯的利亚半岛使用的话，应该尽早将此计划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且不得迟于10月10日。我们已照此通知了盟军最高统帅。

在这个问题上，我得注意讲条件。在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进攻的结果以前，不调走主力部队；这样说一直都不错。但是攻势是推进多远呢？譬如说，只允许亚历山大推进至里米尼防线，那么，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我说我认为他能攻入并控制波河流域。马歇尔和李海同意说这正是他们的想法。这时候我才大为放心。

接着，我对金海军上将答应将登陆艇借给我们用于进攻伊斯的利亚半岛一事表示谢意。上将强调说这些登陆艇还要用于进攻仰光，所以我们必须下决心在10月15日以前进攻伊斯的利亚。

※　　※　　※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接下去的一段说明了我们关于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共同建议。原文如下：

13．威尔逊将军认为可以预料到这样的形势，即在的里雅斯特——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多瑙河一线以南的大部分德军将动弹不得，一直到粮尽弹绝为止。在此情况下，他们将会向我们投降，不然就会为游击队或俄军所歼灭。我们已经注意到：只要意大利战事继续进行时，就无法从地中海调兵前往巴尔干地区，但以下两支部队除外：

（1）从埃及调去为数两旅的少量兵力。这支队伍现在待命占领雅典地区，准备开始救济工作，建立希腊政府，维持法律与秩序。

（2）在亚得里亚海的少量陆军兵力。这支队伍现在主要用于积极进行突击队式的作战行动。

我们大家都接受了上述意见，没有进行修改或讨论。

※　　※　　※

太平洋作战方案详细地讨论到机动灵活与抄捷径的重要性。盟军海空军的优势应当能够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尽量避免付出重大代价的陆上战役。在东南亚方面，我们同意缅甸北部的陆上进军应该与攻夺仰光的两栖作战结合起来。我说虽然我承担英国确保对中国的航空线安全并取得与中国陆路交通的义务，但是任何对完成此义务做得过度的倾向都会挤掉我们对仰光的进攻，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我却正想在1945年雨季以前把它拿下来。

报告的其它部分没有经过多少讨论就得到同意了。结束对日战争的预计期暂定为击败德国后十八个月。

下面段落是按照原文逐字不漏地引述的。

33．在德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崩溃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军事观点角度，同意将按规定不归苏联政府解除武装、管辖以及维持秩序的那部分德国领土，划为以下几个分区。

34．为了解除敌人武装、管辖以及维持秩序：

（1）英国军队在一名英国司令官统率下将占领德国的莱茵河岸的地区和由科布伦茨沿黑森——纳索州的北部边界直至苏联占领边界这一条线以北的莱茵河东岸部分。

（2）美国军队在一名美国司令官统率下将占领黑森-纳索州的科布伦茨北界线以南和苏联占领区以西的莱茵河东岸部分。

（3）美国军队占领区司令官有权控制不来梅与不来梅港两个港口并在其紧邻地区设置军队运输基地。

（4）美占区还可以有通往西部和西北部的海港的道路，并可通过英占区。

（5）以上大略规定的英美控制区可以在以后的一个日期准确划界。

※　　※　　※

9月17日，星期天，我同妻子和女儿玛丽乘火车离开魁北克，到海德公园访问总统并向他告别。

9月19日，我在海德公园用午餐，哈里·霍普金斯出席了。请他出来显然是为了使我高兴。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地位有所改变。他已失掉总统的宠信了。他在吃饭时迟到了几分钟，总统对他连打招呼也没有。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怪的事。当霍普金斯似乎开始恢复当日的影响时，我和总统的关系显然好转了，而且我们的工作也进展得更快了，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两天中，我们似乎回到了旧日的情景。霍普金斯对我说："你要知道，我是今不如昔了。"他一下子想做的事太多。在多种多样的工作的重压之下，就连他的充沛的精力也垮下来了。

我在晚餐后动身去纽约，次日早晨登上"玛丽皇后号"轮船，返航祖国，一路平安无事。9月25日，我们驶进克莱德河后，便立即乘火车回伦敦。

第十一章　在缅甸境内挺进

1944年6月英帕尔解围——日军遭受毁灭性的损失——第十四集团军的挺进——抗击雨季之战——8月3日史迪威将军攻占密支那——他的"战神旅"——蒙巴顿访问伦敦说明他的各项计划——9月12日我有关作战行动的备忘录——德军的抵抗迫使我方延迟进攻仰光——10月5日蒙巴顿得到困难的消息——继续挺进——美军高级指挥官人事调动——中国的危机——总统12月1日电——两个中国师和几个空运中队撤退——向曼德勒挺进——1945年1月滇缅路重新开放——1月23日我致蒙巴顿电报——若开冬季作战——攻占若开（阿恰布）

缅甸境内摇摆不定的战局，前面已经叙述到主动权即将转入我方手中了。

①日本入侵印度，于1944年6月底在英帕尔山地高原溃败了；当时从北面下来的几支救援部队，与斯库恩斯将军突围的驻防军会了师。通往迪马普尔的道路敞开了，车运队源源开进来了。可是三个日本师尚有待于将其赶回到钦敦江对岸去，他们就是从那边来的。日军的损失已经是毁灭性的了。估计陈尸战场的达一万三千名以上，如果连死于伤病或饥饿都计算在内，那么，根据一项日本估计，总数达到六万五千人。现在雨季正处于高峰，前两年到了这个季节，活跃的作战行动即告停滞。毫无疑问，日军指望有个喘息的机会，这时他们就可以把他们那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第十五集团军解救出来，重整旗鼓。我们不让他们有这种喘息的时机。

①参阅第五卷三十一章《缅甸及其外围》。

英印第十四集团军在斯利姆将军的精明有力的领导下，采取了攻势。他们的三十三军首先扫清了乌克鲁尔周围的战场，而第四军则再度攻占了英帕尔平原的南部。到了七月底，日军的抵抗被粉碎了，第三十三军于是发动一次总追击，直达钦敦江畔。追击部队在沿途各条山径上到处发现敌人惨败的迹象——大量被遗弃的大炮、运输工具和装备；敌人成千成千地被击毙或奄奄一息。印度第五师向南面的铁定推进，开头时任务较为艰巨。抗击该师的日军第三十三师，不像其他部队那样受过重创，他们这时已经得到了增援。进军的通路盘旋曲

折，像羊肠小道穿过山区，容易防守。日军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攻下来，皇家空军第二百二十一大队在空军中将文森特的指挥下，在步兵发动攻击之前，立即进行猛烈的轰炸。在这儿，也像这个期间里缅甸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每天往前推进只能以哩计算，极为迟慢。不过我方士兵是在热带暴雨中进行作战，日夜全身湿透。而所谓公路，好天时大半只是一些尘土漫天的小路，现在被踩成了一层厚厚的烂泥浆，大炮和车辆要从上面经过，时常得靠人力推拉。前进的缓慢并不足为奇，而我们竟然有所进展，倒是令人惊讶不已的。

我方部队在若开山地被迫采取积极守势。在那片浑浑沌沌、丛林覆盖的丘陵地带，沿岸只有一条狭窄的稻田和栲树丛生的沼泽地带，雨季降雨量有时达到每周二十呎，①使得重大的作战行动全都停顿下来。在北部战线，史迪威将军的部队稳步前进。8月3日攻占密支那的结果，使他获得一个未来陆上作战行动的前进基地，而更重要的是，为美国向中国空运提供了一个中途站。著名的"驼峰"空中运输，不再需要由阿萨姆北部越过高山地区向昆明作直接而时常是危险的飞行了。在以阿萨姆北部为起点的那条漫长的公路上，工程不断向前进展，预定以后要同那条由缅甸通往中国的老路衔接起来。阿萨姆地区各条后方交通线上的紧张状况，由于一条以加尔各答为起点、长达七百五十哩的新油管铺设成功而告解除，这条油管比伊拉克到海法那条著名的沙漠油管还要长。为了向南挺进，史迪威把他指挥下的五个中国师改编为二个"集团军"，其中一个集团军奉令由密支那开往八莫和南康，另一个集团军则开往瑞姑和杰沙。后者的进军，归英国第三十六师领导，该师已被置于史迪威的指挥之下。这个师接替了郎坦将军指挥的几个钦迪特旅②，当时，这几个旅已进行了历时几达六个月、备尝艰难险阻的作战活动，终于战胜了敌人至少十一个营，现在撤下来进行必要的长期休整。史迪威把他的"战神旅"留在手里作为后备军，这是一支机动、轻装的部队，约一万人，主要由一个美国团组成。他带领这些部队于8月初开始进发，渡过伊洛瓦底江，他的东侧翼，同大约十万人的中国"云南"部队取得联络，这些中国部队正由萨尔温江朝着南康挺进。

①伦敦每年平均降雨量大约为二十四吋。

②指已故温盖特将军指挥的深入敌后的远征军。

※　　※　　※

关于东南亚的未来作战行动方针，这时又再度进行审查，蒙巴顿在同他手下的三个总司令，即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吉法德将军和皮尔斯空军上将，商量之后，动身到伦敦说明他的各项计划。他已经受命由陆地进军缅甸中部，这次进军必须继续进行，直至第十四集团军渡过钦敦江，并与从北面来的史迪威部队会师为止。可是，随着他的交通线越拉越长，而他亟需依靠的补给飞机又为数有限，所以他是否能够从曼德勒进抵仰光，是很难说的。因此他建议执行业已提及的一项大规模进攻仰光的两栖作战行动，并规定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吸血鬼"。他的部队一旦在那儿站稳了脚跟，就能够向北面推进，与第十四集团军会师。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只是需要有比蒙巴顿所掌握的更多得多的部队和更多的船只，而这些部队和船只只有从西北欧才能弄到。

我对这个计划及其各种方案的看法，都写入魁北克会议的一项备忘录里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9月12日对日作战

英国参加这场战争可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参加美国在远东的一些个别的作战行动，另一是：英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牵制性作战行动，目的是由陆上和空中经常进攻敌军，消耗其力量，光复被日军占据的英国领地。上述两种方式中我赞成后者，原因是：

（1）下面的作战方针几乎永远是正确的，即：抓紧最早的时机在最短的距离内，同最大量的敌人进行不停歇的最持久的作战。

（2）要最完善地达到这一点，就得横渡孟加拉湾这段短程运输路线，发动直接突击，目标是"吸血鬼"〔仰光〕、"长炮"〔苏门答腊〕，或其他力所能及的首批目标。

（3）交通线一拉长，就造成同敌人交战的兵力大为缩小。

大量涌出的石油从油管的一头灌进去，但另一头流出来的只成涓滴，线路一长，中途的漏泄量大得不可胜计。

2．根据上述理由，得出的结论是：我反对派遣任何英国军队去参加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我们作出的贡献将会是既微不足道，又跚跚来迟的。另一方面，我并不反对派一支

英国海军机动部队支援麦克阿瑟将军，其中包括几艘航空母舰，或派几个皇家空军中队，只要派遣这些部队的结果不会削弱我方横渡孟加拉湾的主要作战行动就行。

3．昨天李海海军上将通知我：他们已决定接受英国派遣舰队参加对日本的主要作战行动的提议。因此，从这支舰队里面组织一支分遣队来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的作战行动一举，是不会同这个方针发生矛盾的。

4．总而言之，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给予美国的主要作战行动以最大规模的海军支援，但应继续进行我们自己向仰光的推进，作为将来大举进攻新加坡的序幕战，或序幕战之一。这就是英国在整个印度和远东战场上的最高目标。这是唯一值得为之努力而奋斗的东西，因为它将使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获得恢复，而在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给美国的作战行动以最大限度的援助，方法是尽最大的可能在最早的时机同最大量的敌人交战。

在魁北克会议的讨论中，我们赢得美国人赞成我们的仰光计划。这预示我们将获得许多好处。英国和大英帝国的部队在缅甸的山地和丛林中以及在印度的边境上作战六个月，仅由于疾病就损失了二十八万八千人。不过从海上进攻仰光和向北挺进，就会切断敌军的交通线，把他们的部队分割开来。日军在缅甸覆没的结果，可使相当大量的军队解放出来，这些军队立刻就可以用来进攻孟加拉湾隔海诸目标，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挫败日军，尤其是挫败其空军来说，应该认为是最有利的。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决定要尽一切力量于1945年3月15日以前进攻仰光。要发动这样一次作战行动，估计需要有五六个师的兵力，但蒙巴顿只能调派二三个师，而从联合王国最多只能挤出一个师。失败不只意味着由于在缅甸境内延长作战行动，致使疾病造成不必要的许多牺牲，而且还意味着1946年以前我们进攻马来半岛和那一带地方的整个进一步的部署，要受到挫折。

因此，我曾建议，解决的办法是派遣一个或两个美国师到缅甸，而不是到欧洲去。这个方案较诸从蒙哥马利的部队里调走实际作战的两个师一举更好，并且会使更多部队迅速投入对日作战中去，而无须把任何同德军作战的部队撤出来。

我在魁北克会议上说明，说我不要求当场立即对此作出决议，我要的只是希望美国三军参谋长对我的建议进行研究。马歇尔将军同意这样做，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建议未被采用。我未曾寄予希望的那种乐观的期望，也即：认为德国会在年底以前溃败的希望，终告破灭。9月底，情况很明显：德军的抵抗会继续到冬季和冬季以后，所以蒙巴顿接到训令（这不是头一次），要他一定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尽力所能及去妥自安排。因此，我发出了如下一份电报：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 1944年10月5日

国防委员会不得不作出结论，认为3月的"吸血鬼"计划中止了，我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已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这个建议。你到时候将会接到正式的训令。同时，你要知道，推迟这一作战行动的原因，并不是你和东南亚军区所采取的态度，而是西战场上比这大得多的力量的影响。现在你就得着手考虑〔1945年〕11月把"吸血鬼"计划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我们未能实现这个我曾为之操心的作战计划，我的确感到非常遗憾，不过德军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处的抵抗，都已表明比我们所曾预料的还要顽强。我们必须先把他们扫清。

※　　※　　※

在这个整个时间里，我第十四集团军和史迪威集团军也在徐徐地奋力前进之中。印度第五师于10月18日占领了铁定，并在集中而准确的空军轰炸的协助下，从高达八千呎制高点的肯尼迪峰上把敌军肃清。他们就从那边向前一直打到吉灵庙。第三十三军于攻下达武之后，派遣一个东非旅向东挺进。该旅在钦敦江对岸的锡当建立一个极有价值的桥头堡。

第十一东非师的其余部队向南沿克博流域朝吉灵庙进军，于11月14日同印度第五师一齐进抵该地。这是一次通过以疟疾和斑疹伤寒闻名的地区，需要克服巨大的体力上种种困难的了不起的进军。现在我方在缅甸的所有单位都执行一项良好的卫生纪律，应用一种新药剂默巴克林，并经常喷射杀虫剂滴滴涕，这样就使生病率大大降低。但是日军却不精通这方面的预防措施，因而成百成百地死去。东非师的部队从吉灵庙向前推进到达加里瓦并渡过钦敦江。工兵在这里用二十八个工作时就建造成一道全长几达四百码的桥梁，他们在整个战役中还作出许多不亚于此的成就。这样一来，斯利姆将军的第十四集团军12

月初在中央战线就依靠着钦敦江对岸的两个桥头堡，为其进入缅甸中央平原的主力进军保持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

11月间，美军高级军官中发生人事变动。华盛顿召回了史迪威。他所担任的广泛的、各种各样的职务，由另外三个人接替。魏德迈将军继他之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惠勒将军成为蒙巴顿的副手，而萨尔顿将军则接管了北部前线。在这里，盟军的部队缓缓地把日本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师赶回去。到了11月中旬，八莫已经紧紧地被包围住了，但日军顽强地又坚持了一个月之久。12月10日，英国第三十六师攻克英都。六天之后，他们在该地与印度第十九师接上了，这个印度师是在钦敦江锡当桥头堡渡江而向东推进的。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进进退退，这两支盟国的部队终于会师了。

※　　※　　※

可是，一些可怕的行政问题摆在前头了。远在中国的东南部，日军于数月前已开始向大元帅的首都重庆和美国空运补给交货点昆明推进了。11月，魏德迈将军对这一局势感到很严重。曾经不断袭击敌军沿海船只的美国空军驻中国各前进基地，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被占领了。中国部队指望不上，所以魏德迈要求把缅甸北部的两师中国部队调回去，同时还要求调更多的美国空军中队，尤其是三个空军运输中队。

美国总统给我发来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1日

我接到魏德迈将军来电，内中概述中国境内的严重局势，并指出他同意大元帅决定把两个受过最好训练的中国师由缅甸调至昆明地区。毫无疑问，你谅已披阅过这份电报了，这份电报并已交给蒙巴顿并提供贵国驻华盛顿的代表团，所以这里我不加赘述了。

我们得知魏德迈将军从当地发表的关于严重局势的意见，以及他对局势所知的情况和在缅甸境内的作战行动计划。

我觉得他在当前这个时刻对整个局势和需要做的事，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透彻。此外，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大元帅处于中国存亡受到威胁的严重危机之中，已经决定要把两师人调回去阻止日军向昆明进军。要是日本攻占昆明这个陆空终点站，那么我们开辟一条通往

中国的陆上线路就毫无益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因此认为：我们不能向大元帅施加压力，叫他改变决定。

这是很困难的消息，但我们除了加以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余地。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并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12月2日

大元帅有权撤出他要求的任何师以防御日军进攻其要害所在，对此无容争论。我不怀疑，他会希望先把两个师（美国人训练的）调回国内。我们不能对此横加阻挠。如果他提出要求，就让他调回吧。缅甸境内（往后）发生的事，要求紧急并随即予以研究。请给我起草个电报，同意美国人有关撤出这两个师的事。

失去两个精锐的中国师，对缅甸的作战行动来说，其不便的程度，并不像失去空军运输中队那么严重。集团军当时距离铁路运输起点站达四百哩之遥，斯利姆将军依靠着空中补给来弥补那一线薄弱的公路连系。蒙巴顿的几项总计划都要依靠他的运输机去完成。中国所需的几个空军中队又非调走不可，尽管后来另派若干中队予以接替，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可是在紧急的关键时刻没有空中运输就使战役大大推迟了。

尽管有这一切的情况，第十四集团军仍然突过山地，进入曼德勒西北的平原。当梅塞维将军指挥的第四军先头的一个师偷偷地向南推进，越过伊洛瓦底江在与钦敦江合流处南面建立桥头堡时，斯托普福德将军的第三十三军在英国皇家空军二二一大队的支援下，从合流处溯流而上占领了伊洛瓦底江的北岸。第十九印度师已经在曼德勒北面四十哩处两个地点渡河。到了1月末，萨尔顿将军的部队已经进抵老缅滇路上的南康，并在更往东处与云南部队接上了。1942年春天因日军入侵缅甸而遭封锁的通往中国的陆路，又重新打开了。

从阿萨姆出发的头一批陆上护送车队，于2月28日开抵中国边境。

首相致蒙巴顿海军上将（东南亚）： 1945年1月23日

我谨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对你实现魁北克会议上给你的指令的第一个部分，即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路线——表示最热烈的庆贺。尽管此间多次答应要给你的增援延缓了，使你失望，但你仍在此情况下取得这一战线。此举给你本人、给你的野战指挥官们，特别是给第十四集团军久经考验的部队带来最大的光荣。

正如你自始至终已做到的那样，英王陛下政府以感激的心情热烈表彰美国部队以及中国部队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随时给我们提供协助。

※　　※　　※

缅甸中部往后的发展情况，放在另一章里面去叙述，可是若开的冬季战斗，虽属辅助性的，却是重要的一场战斗，在这里必须加以叙述。它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给在曼德勒平原上的第十四集团军进行空运，几乎已经达到"达科塔"型飞机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不但如此，所有用此法向前方运送的军需品，都必须经由运输频繁的阿萨姆铁路转运至发货机场。如果克里斯蒂森将军的第十五军能在若开（阿恰布）南面建立几个飞机场，那么，装运直接来自印度的海运物资的飞机从那里起飞，就能够在第十四集团军从曼德勒向仰光推进的南线突击战中，供应其所需的物资。其次，如果孤立无援的一个日本师，面对着我方在若开的优势兵力而迅速被击溃，那么，我方就可以将二或三个师以及在空军准将班登伯爵指挥下支援他们的皇家空军第二二四空军大队，调至别处作战。

若开的攻击战于12月12日揭开，取得良好的进展。到了月底，我军已进抵把若开（阿恰布）岛同内陆分隔开来的海湾，并正在作进攻的准备。1月2日，我方炮兵侦察机上一个军官发现那边完全没有敌军的迹象，于是就在若开（阿恰布）机场降落，当地居民告诉他：日军已经撤走了。大部分城防部队都被抽调到更远的北方进行战斗；剩下来的一个营于两天前撤退。这就是将近三年来曾使我们苦难备尝、失望叠至的若开（阿恰布）之战这段漫长的故事的奇异的收尾。不久，第十五军占领兰里岛，在那里建造一些前进机场，并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在大陆上占领康高。1月底，第十五军也和位于更北面的部队一样，达到了它的主要目标，准备更向前挺进。

第十二章　莱特湾战役

在海洋上对日本作战——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建立——美国海上实力的增长——美国的战术与日本的防御——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6月20日海军上将斯普鲁恩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东京的惊慌失措——向菲律宾群岛推进——台湾的空战——10月20日美军在莱特湾登陆——日军总司令决定进行阻挠——海军上将哈尔西和敌人的圈套——苏里高海峡的夜战——美军登陆行动的险境——自杀轰炸机的到来——海军中将要栗田折转回去——二十七艘日本军舰被摧毁——1945年1月9日在林加延湾登陆——攻陷马尼拉——美国赢得对中国南海的控制。

对日本的海战现在正达到它的高峰。从孟加拉湾到中太平洋，盟国的海上实力日益占了上风。到了1944年4月，英国的三艘主力舰、两艘航空母舰和一些轻型舰艇已在锡兰集结。这些又得到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法国战列舰"黎歇留"号和荷兰的一支分遣队的加强。英国一支强有力的潜艇小队也已于二月间到达，并立即开始使马六甲海峡的敌人航运遭受损失。不久，又有两艘英国航空母舰到达，"萨拉托加"号也回到太平洋来。有了这些舰只，海军上将萨默维尔更能大显身手。他的航空母舰于4月间袭击苏门答腊北端的萨榜，5月间又袭击爪哇泗水的炼油厂和机器厂。这次作战行动历时二十二天，舰队航程长达七千哩。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日军到仰光的海路被英国的潜艇和飞机所切断。

从1942年3月起的整个困难的岁月里，海军上将萨默维尔一直统率东方舰队，1944年8月，他的职务被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所接替。不久，前者就接任原由海军上将诺布尔担任的英国驻华盛顿海军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一个月后，欧洲战事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把本土舰队减缩到只剩下一艘战列舰和若干辅助舰艇。向远东的移动加快起来，两艘现代化的战列舰"豪"号和"英王乔治五世"号，加入了海军上将弗雷泽的舰队。1944年11月22日，英国太平洋舰队正式成立，它随后所参加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归到后面另一章去谈。

※　　※　　※

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部队编制和生产正在阔步前进，而且达到惊人的规模。单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美国努力的规模和成功。1942年秋天，争夺瓜达卡纳尔岛的战争达到高峰时，海面上美国航空母舰只有三艘；一年以后有五十艘；战争末期则超过一百艘。这一成就可与毫无逊色的飞机增产相媲美。这些庞大军力的进展，是在一个积极的战略和一种精心筹划的、新颖的、卓有成效的战术激发下取得的。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一串链条般的岛屿群从日本向南跨越太平洋直到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延伸几达二千哩。这些岛屿中许多均已由敌人建筑要塞设防并设有一些良好的机场，而这一连串岛屿的最南端则是日本在特鲁克岛的海军基地。在这些像保护盾般的群岛后面，有台湾、菲律宾和中国，而在这些岛屿的掩护下，又是为更前沿的敌人阵地往来输送补给品的通路。

因此进攻或轰炸日本本土就成为不可能。这个链条必须首先打断。要攻克和制服每一个设防的岛屿将会需时过长，美军于是采取交互跃进的方式向前推进。他们只夺取较重要的一些岛屿而绕过其他的岛屿，但他们现在的海上实力既然如此之大，增长又如此之快，他们就有可能建立他们自己的交通线，同时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得被绕越过的岛屿上的守军不能动弹和无能为力。他们突击的方法同样是成功的。先是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作进攻前的猛烈轰炸，然后从海上进行猛烈的、有时是持续的炮轰，最后来一个两栖登陆和岸上搏斗。当某个岛屿被攻克并有部队戍守时，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随即进驻，以打退敌人的反攻。同时，他们又支援下一次的向前进攻。舰队排成梯阵进行作战。当某一组舰队进行作战时，另一组就为一次新的跃进作好准备。这就需要很大量的资源力量，除了供当前作战之用以外，还要供沿着前进路线建立基地之用。美国人不费气力地予以解决了。

※　　※　　※

美国跨越太平洋的两路进攻，前面几卷里已有叙述，而当这方面的记述从1944年6月又开始的时候，这种进攻已经大有进展了。在西南，麦克阿瑟将军攻取新几内亚业已接近完成；在中央，海军上将尼米兹也已向着一连串设防的岛屿逐步深入推进。两支部队都正在集中

到菲律宾来，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战，不久将导致日本舰队的毁灭。日本舰队原已大大削弱，航空母舰十分缺少，但是日本继续生存的希望是寄托于海战的胜利上。为了保全它的实力以准备应付可怕的、生死攸关的危险，它的主力舰队已从特鲁克岛撤走，现在分布在东印度群岛与它的本土水域之间，但是形势却很快迫使它出来应战。6月初，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出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轰炸马里亚纳群岛，15日他在设防的塞班岛登陆。如果他攻占了塞班岛及毗邻的提尼安岛和关岛，那就攻破敌人防线的外缘。这是可怕的威胁，因而日本舰队决定出来阻挠。那一天，发现他们的五艘战列舰和九艘航空母舰，正在菲律宾附近向东驶行。斯普鲁恩斯有充分时间进行部署。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塞班的登陆。他就这样做了。他随即集结了他的舰只，其中有十五艘是航空母舰，就在该岛西边等待敌人。

6月19日，日本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从四面八方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空战竟日不停。美国人略有损失，可是摧毁了日本的空军中队这么多，以致他们的航空母舰不得不撤退。

那个晚上，斯普鲁恩斯搜索消失了的敌人，但无结果。20日过了午后已经很久，他才发现他们已经远在大约二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恰在日落前的一阵袭击中，美国飞行员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重创四艘航空母舰、还有一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头一天，美国潜艇已经击沉两艘大航空母舰。当时，继续攻击已不可能，敌人舰队的残余挣扎逃遁，但它的离开决定了塞班的命运。守军尽管苦战，但美军继续登陆，源源不断集结兵力，到了7月9日，一切有组织的抵抗终于结束了。邻近的关岛和提尼安岛也被攻克，到了8月初，美国已完全控制了马里亚纳群岛。

塞班岛的陷落对日本最高统帅部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并且间接导致东条政府的下台。敌人的忧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这个要塞离东京才一千三百哩略多一点。他们曾经认为它是攻不破的，现在却丢失了。他们南面的防御地区已被切断，美国重轰炸机从此赢得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流的基地。长时间以来，美国潜艇早已不断在中国沿海击沉日本商船，现在又为其他军舰打开参加攻击的道路。倘若美国人再稍为向前推进一步，日本的石油和原料便将断绝。日本的舰队仍然强大，可是不平衡，驱逐舰、航空母舰和空勤人

员的力量是如此薄弱，如果没有地面基地起飞的飞机就不再能够进行有效的战斗。燃料缺乏不仅妨碍训练，而且使得船舰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这一年夏末，大部分的重型舰只和巡洋舰便放在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供给地附进，而寥寥无几的残余的航空母舰则留在本土水域，在那里他们新建的空军大队正在完成他们的训练。

日本陆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数量虽还强大，但它分散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四面八方，有的就在无法支援的辽远的岛屿上自生自灭。敌人的领导人中头脑较为清醒的一些人，开始探索结束战争的一些途径；可是他们的军事机器过于强大，使得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最高统帅部从满洲抽调增援部队，并且命令在台湾和菲律宾两地的部队战斗到底。在这些地方和在本土，部队必须死守。日本海军省也同样的坚决。如果在一场争夺这些岛屿的迫在眉睫的战役中打了败仗，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就要被切断。他们争论说，没有燃料，保全船舰又有什么用。他们以必死的决心，求胜利的希望，决定于8月间把全部舰队投入战斗。

※　　※　　※

9月15日，美国人又迫近一步。麦克阿瑟将军攻占了位于新几内亚西端和菲律宾群岛两地中途的莫罗太岛；此时业已担任美国海军司令的海军上将哈尔西，则为他的舰队在帕劳群岛夺得一个前进的基地。这些同时发生的进展是极关重要的。同时，哈尔西用他的全力继续探查敌人的防御设施。他希望这样来挑起一场大海战，使得他有可能摧毁日本的舰队，尤其是它的残余的几艘航空母舰。下一个跳跃将是以菲律宾群岛本身为目标，而美国的计划现在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盟国原拟进攻菲律宾最南端的岛屿——明达瑙（棉兰老）岛，从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出动的飞机，已经袭击了在那里和在北边的吕宋大岛的日本机场。它们摧毁了大量的敌机，而在战斗的交锋中却发现日本在莱特岛的守军出乎意料地薄弱。位于较大但战略上较不重要的明达瑙（棉兰老）和吕宋的两大块陆地中间的这个面积虽小而现在出名的岛屿，成为美国的显著的袭击目标。9月13日，盟国还在魁北克会谈的时候，海军上将尼米兹，由于哈尔西的建议，极力主张立即进攻该岛。麦克阿瑟同意，两天之内美国三军参谋长联

席会议便作出决定，于10月20日发动进攻，比原计划提早两个月。这就是莱特湾战役的由来。

美国人于10月10日对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机场进行空袭，以此开始了这一战役。对准台湾进行破坏性的更番的轰炸，激起了极剧烈的抵抗，从12日到16日相继发生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与陆地起飞的飞机之间的大规模的、持久的空战。

美国人在空中和在地面都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损失，自己则损失较少，他们的航空母舰舰队也顶住了陆地起飞的飞机强有力的空袭。这次空战具有决定性的结果。在莱特湾交战之前，敌人的空军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了。许多日本海军的飞机本来已分配给它的舰队的航空母舰，现在却不顾将来的需要被派往台湾增援，在那里被摧毁了，这样在濒临的特大海战发生之际，日本的航空母舰仅仅配备至多不过一百名受过不完全训练的驾驶员。

※　　※　　※

为着了解下面讲到的交战，有必要对附图作一番研究。菲律宾的两个大岛，吕宋在北边，明达瑙（棉兰老）在南边，中间为一群较小的岛屿所隔开，而莱特岛则是其中的关键和中心。这个中央群岛被两个可以通航的海峡所贯穿，这两个海峡都预定要支配这个著名的战役。迤北的海峡是圣贝纳迪诺，迤南约二百哩直接通向莱特的是苏里高海峡。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人打算夺取莱特，日本人下决心加以抗击，并摧毁美国的舰队。它的计划是简单而不顾一切的。麦克阿瑟将军统率的四个师将要在美国舰队的大炮与飞机的掩护下在莱特岛登陆——他们知道或猜测到的就是这么些。将这支舰队引走，把它诱到北边辽远的地方去进行一场次要的战役——这是第一步。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引子。等到美国的主力舰队一被诱走，日本的两支强有力的舰队就会驶进海峡，一支通过圣贝纳迪诺，另一支通过苏里高，一齐向登陆地点集中。所有的眼睛都将盯着莱特的海岸，所有的大炮都将瞄准海滩，那时候力能抵挡这种冲击的仅有重型舰只和大型航空母舰，但这些舰只却还在遥远的北方追击那支诱敌舰队。这一计划十分接近成功。

10月17日，日本总司令向他的舰队发出启航的命令。最高司令官、海军中将小泽统率的诱敌舰队直接从日本开来，向吕宋进发。这

是一支包括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混合舰队。小泽的任务是出现在吕宋岛东岸，跟美国舰队作战，将其引离莱特湾的登陆地点。他的航空母舰既缺少飞机也缺少驾驶员，但没关系。它们只是钓饵，钓饵就是安排让你上钩。与此同时，日本的主攻舰队却向两个海峡出动。

较大的或不妨称之为中锋队，从新加坡开来，由五艘战列舰、十二艘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组成，在海军中将栗田指挥下，向贝纳迪诺前进，绕越萨马岛进入莱特；较小的或称南队，又分为两股，全部共有两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则驶经苏里高。

10月20日，美军在莱特岛登陆。起先一切顺利。岸上的抵抗软弱无力，很快建成一个桥头阵地，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开始向前推进。他们受到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由海军上将金凯特率领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支援，其中较旧的战列舰和小的航空母舰很适于两栖作战之用。在北边更远的地方，布置着海军上将哈尔西的主力舰队，借以掩护他们免遭从海面的袭击。

此时我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但陆军元帅布鲁克和我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我们于是发出如下的电报：

首相和帝国总参谋长致麦克阿瑟将军： 1944年10月22日

衷心祝贺你在菲律宾的出色的进攻。

祝愿一切成功！

但是，危机还没到来。10月23日，美国潜艇在婆罗洲沿岸海面发现了日本的中锋队（海军中将栗田），击沉它的两艘重型巡洋舰，其中的一艘就是栗田的旗舰，另又击伤一艘。翌日，10月24日，从海军上将哈尔西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参加了攻击。装有九门十八吋口径大炮的硕大无朋的战列舰"武藏"号被炸沉，其他舰只也受重创，栗田因而折了回去。

美国空勤人员携回的报告是乐观的，但多半是使人易产生错误想法的。哈尔西不无理由地断定，这一战役已获胜利，至少是这一回合已获胜利。他知道另一支，或者说敌人的南队，正在驶近苏里高海峡，但他也还正确地判断那是可以由金凯特的第七舰队予以击退的。

然而有一件事却使他感到不安。白天里，他曾受到日本海军飞机的袭击。虽然打落了其中的许多架，可是他的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也受重创，后来只好将其弃置了。他推论那些飞机大概从航空母舰上来。敌人舰队出动而不带航空母舰，这是极不可能的事，可是一艘也没有被发现。栗田率领的日本主力舰队已经被找到了，显然正在退却中，但栗田并没有航空母舰，南队也没有一艘。肯定还有一支航空母舰舰队，这就非将其找出不可。因此他命令向北来一个搜索，而在10月24日下午晚些时候，他的飞行员突然发现了海军中将小泽的诱敌舰队，正在从吕宋岛的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朝南驶来。四艘航空母舰、两艘装有起飞甲板的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他断定，麻烦的源泉和真正的目标就在这里。他和他的参谋长、海军上将卡尼，有理由认为，如果现在他能够摧毁这些航空母舰，那么敌人舰队干扰未来作战的力量便将无可挽救地被粉碎了。这是他头脑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因素，并且对麦克阿瑟日后进攻吕宋必然会特别有利。哈尔西没能知道他们的实力多么脆弱，也不知道他所曾经经受的大部分的空袭，完全不是来自航空母舰，而是来自吕宋本地的机场。栗田的中锋队正在退却中。金凯特力能对付南队，并保护莱特的登陆，进行最后的打击的道路已经扫清，因此哈尔西下令，他的舰队全部北驶，以便次日摧毁海军中将小泽。哈尔西就这样落入圈套。同一天下午，10月24日，栗田又掉头向东，再一次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此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了。

※　　※　　※

其时，日本的南队正在接近苏里高海峡，当晚他们分成两股进去。一场鏖战接着发生了，从战列舰到海岸轻型舰艇的各种类型的船舰短兵相接地激烈交战。①第一股敌舰被金凯特的舰队所歼灭，那时他的舰队在海军少将欧登多尔夫出色的指挥下，正集中在海峡北面的出口处；第二股试图冲进去，但却被赶跑了。一切似乎很如意，但是美国人还得跟海军中将栗田决一雌雄。正当金凯特在苏里高海峡作战、哈尔西远在迤北地方穷追诱敌舰队之时，栗田却已经没有受到挑战地乘黑通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于10月25日凌晨向正在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登陆行动的一支护航航空母舰舰队发动袭击。这些舰只措手不及，动作过于迟缓，既来不及逃避，也不能够马上重新配备飞机，以

击退来自海面的突袭。在两个半小时之间，美国的这些轻型舰只，只得在烟幕掩护之下，勇敢地且战且退。他们损失了两艘航空母舰、三艘驱逐舰和一百架以上的飞机，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为自杀轰炸机所袭击；但是，他们成功地打沉敌方三艘巡洋舰，击伤其他许多舰只。②

①船只当中有两艘澳洲军舰，一是巡洋舰"希罗普郡"号，一是驱逐舰"阿隆塔"号。

②日本自杀轰炸机在莱特作战行动中首次出现。澳大利亚的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协同金凯特的舰队作战，曾在前几天遭到一架自杀轰炸机的袭击，有些伤亡，但舰身损坏并不严重。

援助远水救不了近火。金凯特的重型舰只，远在莱特以南，在击溃南队后，弹药、燃料两告缺乏。哈尔西同他的十艘航空母舰和所有快速战列舰则更远了，因而尽管曾经被他派遣去重新加油的另一队的航空母舰现在正被召回，可是在几小时内是到达不了的。胜利似乎掌握在栗田手中。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把舰队驶入莱特湾，消灭麦克阿瑟的两牺舰队。

但是，栗田又一次折了回去。他为什么这样做，迄今原因不明。他的许多舰只曾被金凯特的轻型护航航空母舰所轰炸和驱散，他当时并且知道南队已遭重创。他没有关于迤北诱敌舰队碰到好运气的情报，也不知道美国主力舰队到底在什么地方。侦听到的信号使他认为，金凯特和哈尔西正在以压倒的力量向他夹攻，而麦克阿瑟的运输舰又已设法逃脱。此时他孤军作战，别无支援，于是放弃了他的成功希望甚微的冒险。为此已经作出这么许多牺牲，它的战利品眼看就要到手了，他没有试图直捣莱特湾，却掉头走开，再度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去。他希望在途中同哈尔西的舰队作最后一战，然而，就是这个他也未能如愿以偿。响应金凯特一再请援的呼吁，哈尔西确实随即带着他的战列舰赶了回来，留下两批航空母舰继续在北面跟踪追击。在这一天里头，这些航空母舰摧毁了小泽所有的四艘航空母舰。但是，哈尔西本人赶到圣贝纳迪诺时已经太晚了。双方舰队未曾遭遇。栗田逃跑了。翌日，哈尔西和麦克阿瑟的飞机追击这位日本海军中将，又击沉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这是这一战役的结束。很可能，栗田在逼人的形势下，已经弄得晕头转向。三天以来，他受到纷至沓来的

攻打，损失惨重，他的旗舰才从婆罗洲出发，就一下子被炸沉。让那些受到与此相似的严酷考验的人们去评判他吧。

※　　※　　※

莱特湾战役是决定性的。美国人自己以三艘航空母舰、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的代价，取得对日本舰队的胜利。战斗从10月22日持续到10月27日，共计击沉敌人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二十舰其他战舰。从此以后，留给敌人的唯一有效的海军武器只有自杀轰炸机了。作为一种绝望的工具，它仍然是致命的，然而它不能带来胜利的希望。

至此，结果已无疑问，我们赶紧发出我们的贺电。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27日

对美国海空军在最近对日本的重大战役中所赢得的辉煌的巨大的胜利，请接受我谨代表英王陛下政府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我们还十分欣慰地得悉英王陛下澳大利亚巡洋舰队的一个中队，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中，能有参与的荣幸。

这次战役双方损失的轻重可从附表加以衡量：

全部损失

日本	美国
三艘战列舰	一艘舰队轻航空母舰
一艘舰队航空母舰	二艘护航航空母舰
三艘轻航空母舰	三艘驱逐舰
六艘重巡洋舰	一艘潜艇
四艘轻巡洋舰	
九艘驱逐舰	
一艘潜艇	

这次胜利在美国历史中将受到长久珍视。除了英勇、技巧和胆量之外，它比我们所曾经见过的任何一次胜利对未来作战产生更加生动、更深远的影响。它给人展示了一场靠空中优势比靠大炮为多的战役。我原原本本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苦恼的欧洲世界对它几乎全无所知。从研究这些事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唯一的结

论，可能是：像此时发生于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之间的这一类协同作战的行动，极需以统一指挥取代通过合作来掌握的概念。美国人接受了这个教训，因而在计划对日本本土进行最后的一些作战行动时，他们打算，把最高指挥权或者交由海军上将尼米兹，或者交由麦克阿瑟将军独自行使，这种做法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将是适宜的。

※　　※　　※

在以后的几周里，争夺菲律宾的战斗扩大而且发展了。到11月底，将近二十五万人的美军已经在莱特岛登陆，到12月中，日本人的抵抗已被粉碎。麦克阿瑟加紧他的主力的推进，不久就在离马尼拉才一百哩多一点的民都洛岛登陆，没遇到什么抵抗。1945年1月9日，又以四个师在马尼拉北面的林加延湾登陆而打开一个新局面，在三年前这里曾经是日本的大举入侵的战场。精心布置的迷惑敌人的措施使敌人老在猜测下一次的打击究将落在那里。但进攻总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只遭到轻微的抵抗。直到美军冲向马尼拉的时候，抵抗才变得顽强起来，但是他们又在西岸两个地方登陆，因而包围了这个城市。敌人进行了殊死的保卫战，一直坚持到3月初，当最后一些残兵败卒被歼时才告结束。在废墟中计算出日本人死亡的数目达一万六千名。自杀飞机的袭击造成相当可观的损失，一天当中十六艘船舰被击中。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又碰上坏运气，四天当中被击中五次，但仍能继续作战。然而这种拼死以求侥幸一逞的办法，并不能制止舰队的活动。1月中，海军上将哈尔西的几艘航空母舰，不受干扰地开进中国南海，广泛地沿着海岸游弋和袭击西至西贡的各个机场和船只。1月16日，给香港造成普遍的破坏，在广州引起石油的大火。

尽管岛屿上的战斗继续进行了好几个月，可是中国南海的支配权已经转移到胜利者手中了，随之而来的是控制了日本所依赖的石油和其他补给品来源。

第十三章　西欧的解放

9月1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统帅——德军的危境——盟军分路猛攻——蒙哥马利的反建议——跃进——9月3日布鲁塞尔解放——加拿大集团军的进攻——9月12日勒阿弗尔投降——占领迪埃普、布洛涅、加来——攻克布鲁日、根特——美军的追击——攻陷沙勒罗瓦、蒙斯、列日、卢森堡城——"霸王"和"龙骑兵"会师——关于"德国抵抗能力"的报告书——抢占下莱茵河——9月17日袭击阿纳姆——争夺奈梅亨大桥——9月25日蒙哥马利下令第一空降师撤出——10月9日我给史末资的电报——清除斯凯尔特河口——攻陷布雷斯肯斯"岛"——伐耳赫伦岛争夺战——突击队得胜——11月28日第一队护航船队到达安特卫普——我战略空军的猛攻——施佩尔预示德国生产面临大灾难。

艾森豪威尔将军按照原先的协议的安排，从9月1日起担任法国北部的地面部队的直接指挥。这包括原由蒙哥马利元帅所统率的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所统率的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作战行动原由蒙哥马利指挥）。艾森豪威尔一共部署了五个集团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里有克里勒将军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和登普西将军率领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共计十四个师和七个装甲旅。

他们右方的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管辖着霍奇斯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集团军，还有辛普森将军率领的尚未投入作战的第九集团军。这样，艾森豪威尔总共指挥了三十七个多师，或五十万以上的作战人员。此外，每个集团军群各自有自己的战术空军，由利·马洛里空军上将统一调遣。

这样一个阵容雄壮的大军正紧追着西欧德军的残兵败卒，日夜以我们优势的空军困扰他们。敌人还剩下约十七个师的兵力，但在得到整编和国内的增援以前，大部分是士无斗志的。曾经担任过隆美尔的参谋长的斯派达尔将军描述德军的惨境时说：

有秩序的撤退已经不可能。盟军的摩托化大军把行进迟缓、精疲力竭的德国步兵师分别包围起来，加以歼灭……德国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地面部队可以投入作战了。至于空军，差不多打光了。①

①斯派达尔著：《我们防守诺曼底》，第152-153页。

艾森豪威尔打算使用最大可能的兵力，动用他最大限度的物资，向东北发动猛攻，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预定担任主攻，沿着海峡沿岸猛进，希望不但占领各飞弹发射场，而且要攻下安特卫普。因为缺少这个城市的巨大港口，就不可能越过下莱茵，进入德国北部的平原。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将追击敌人；其第一集团军和英军应保持等速前进，其余部队则向东直迫凡尔登和默兹河上游，准备向萨尔进攻。

蒙哥马利提出了两个反建议。第一个在8月下旬提出，里面主张他的集团军群和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结合成一个拥有大约四十个师的大兵团，一同向北出击；第二个反建议在9月4日提出，认为只能向一个目标猛攻：不是鲁尔就是萨尔，一旦进攻路线决定之后，担任攻击的部队应当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物资和给养。他强调其它战线切勿轻举妄动，以便策应主攻；主攻只能由一个人指挥：不是他自己，就是布雷德利，看具体情况而定。他相信这样也许可以一直打到柏林，并认为鲁尔比萨尔更为有利。

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他的计划。德国本土仍有后备力量，所以他相信如果用相对小的兵力过远地越过莱茵河猛力前冲，只会给敌人帮忙。因此，据他的想法，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最好是尽力在莱茵河对岸取得一个桥头阵地，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则极力向齐格菲防线推进。

战略家们也许会对这两种不同的见解长时间争论下去。

但他们的讨论并没有影响了对敌军的追击。究竟我们能够维持多少个师？这些部队的前进速度和范围应当怎样？这一切完全仰赖于港口、运输和补给品这三种因素。弹药的消耗相对地说并不算大。但是粮食，尤其是汽油，支配着每一个行动。我们仅有瑟堡和阿罗芒什的"桑葚"港这两个港湾。

而它们和前进部队的距离一天天拉长。前线仍要靠诺曼底直接补给。每天大约有二万吨的补给物资以及许多修路、架桥和建造飞机场的器材都要沿着逐日延长的路线运上去。布列塔尼半岛诸港一旦落入我手，又嫌它们距离更远。唯有勒阿弗尔以北的海峡各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如果我们能够抢先占领，免其遭到严重破坏——才算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

安特卫普于是成为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直接目标，而该军群也第一次遇到机会来显示其机动的作战能力。第二集团军首先从塞纳河以北开拔；它下令部下的一个军驻留原地不动，将其运输工具腾出来，协助其余的军向比利时进发。担任前锋的就是第三十军。该军的第十一装甲师8月31日打到亚眠，俘虏了正在用早餐的德国第七集团军司令。不久，他们就打到像阿拉斯、杜埃、利尔以及其他许多边境城镇。这些城镇对于1940年曾经来过的英国远征军来说，是人人熟知其地；即使对于四分之一世纪前来过的老一辈远征军，起码也是大家熟知其名的。布鲁塞尔的德军仓皇退却，警卫装甲师在9月3日进城。像在比利时境内其它地方一样，我们的军队受到盛大的欢迎，还得到组织完善的抵抗军的有力援助。

警卫师接着由该地向东面的卢万前进，而第十一装甲师则于9月4日进入安特卫普。使我们惊喜交集的是，他们发现那里的港口几乎是完好无损。原来，我们的进展过于神速，不到四天就前进了二百哩，敌人疲于奔命，来不及进行例行的、周密的破坏工作。往西的第十二军所遇到的抵抗较强，但也于9月5日打到他们的主要目标——根特。

当然，这样的速度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在我们乘轮船出发去魁北克之前，这种跃进已经过去，阻滞的现象已经明显了。敌人设法破坏了艾伯特运河从安特卫普到哈塞尔特中间的各个渡口。第三十军遇到沿河守敌约十个营的抵抗，其中不少是刚来增援的。9月6日警卫师在哈塞尔特以西一个地方强渡，经过了四天的苦战，才进到默（兹河）——斯（凯尔特河）运河，夺取了一座完整的桥梁。

※　　※　　※

同时，加拿大的第一集团军担负着肃清西侧翼的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使命。总司令克里勒将军指挥着英国的第一军和加拿大的第二军（包括波兰装甲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盘踞在由勒阿弗尔港往北海峡各港口的残敌，夺取飞弹发射场，并在斯凯尔特南岸建立阵地。原来，安特卫普虽然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但我们的船只必须首先通过曲折而难以航行的斯凯尔特河河口；而且，河的两岸还在德军手中。这个艰苦而代价高昂的作战任务主要将落在这个加拿大集团军的肩膀上。他们的成功真是大局所系。

于是，英国第一军在鲁昂附近渡过塞纳河后往左转。9月2日它的第五十一高地师占领了圣伐勒里。这就是该部队前一辈弟兄在1940年6月遭厄的地点。该军的左翼折向勒阿弗尔前进，遇到那里一万一千多名驻防军的猛烈抵抗。德军不顾海军十五吋口径大炮的狂轰和空军一万多吨炸弹的猛炸，一直顽抗到9月12日才投降。同时，英军右面的加拿大军团①一路行动迅速，9月1日拿下了迪埃普，和敌人算清了1942年的旧账；9月6日包围了布洛涅、加来，还有敦刻尔克。到了9日加拿大集团军已经肃清了整个加来海峡省的残敌；包括占领了那里的飞弹发射场，直抵布鲁日。根特是由波兰装甲师拿下的。布洛涅在9月22日攻下，俘虏了近一万名的德军。加来也在30日落入我手。至于敦刻尔克，我们仅设法牵制住那里的一万二千名驻防军，因为远为重要的任务是向斯凯尔特河挺进。现在暂把加拿大集团军的行动搁下，腾出笔来补叙美国集团军群的战绩。

①按指加拿大第二军。——译者

这个集团军群越过巴黎向前挺进，仍然保持着布雷德利将军和他的忠诚部下所具有的勇猛直前的锋芒。美国第一集团军，在英军的右方渡过塞纳河之后，即以那慕尔和列日作为目标。9月3日他们已经到达沙勒罗瓦和蒙斯，并在蒙斯的东南切断了一大股三万名德军的去路，然后把他们全部俘虏了。接着，他们挥师东指，在9月8日解放了列日，两天之后又解放了卢森堡城。尽管敌人的抵抗逐渐加强。该集团军到十二日已经集结在德国边境长达六十哩的防线上，并在亚琛以南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他们在两个星期内解放了卢森堡全境和比利时的南部。第三集团军在8月31日夺取了凡尔登，渡过默兹河。一周之后，他们得到充分汽油供应，到达摩泽尔河边。敌人拼凑足够的兵力沿河设防；驻守梅斯的敌军力量的确不弱，而且斗志坚强。尽管这样，到了9月16日第三集团军仍能在南锡和梅斯正南的地方建立了几个敌前阵地。如前所说，美国的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的第一集团军（现已编进第六集团军群，由德弗斯将军指挥）自从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向北推进后，9月11日已在迪戎的西面和巴顿的集团军①的前哨会合。于是这两个集团军将队伍转向东面，自埃皮纳尔往南直达瑞士边境一线，同总的进攻成并行之势。大规模的追击到此结束。往下的几个月，我们都要在极端艰巨的战斗后才能取得进展。敌人的抵抗处处都

在增强，而我们的补给物资再也接不上了，非加以充实不可。前方的部队也需要增援、补充，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季战役。

①按即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集团军。——译者

※　　※　　※

当我们去魁北克的航行途中，我们的联合情报委员会送来了一份关于"德国抵抗能力"的报告。我认为稍微乐观一些。为了这件事，我曾写如下一信给参谋长委员会提醒他们注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并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9月8日

我已经看过这份报告。里面所说的事实我全知道了。总的来说，我认为报告偏于乐观。目前，我们实际上处于胶着状态中。进展将极为缓慢。我相信俄国在东线发动一次决定性攻势的假设是会实现的，但就目前来说，这种攻势还只是个假设而已。

2．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某些因素。除了瑟堡和阿罗芒什外，我们还没有取得任何大的港口。德军企图防守斯凯尔特河口，仍在安特卫普的北郊进行抵抗。布雷斯特还没有攻下，尽管那里的战事激烈；一旦占领之后，至少还要等六个星期才能使用。德军仍坚守着洛里昂。我们还没有袭击夺取圣纳泽尔港并清除港内障碍物，该港几乎比布雷斯特加倍地好，攻打起来也是事半功倍的。我们也还没有试图把波尔多夺过来。除非形势显著地好转，否则到了秋分时节刮大风的时候，盟军将仍然缺乏港口设备。

3．在我们取得显赫的进展之后，大概会出现短时间的沉寂。这是人人都已经能预见到的。巴顿将军的部下正在梅斯——南锡一线的激烈交战。蒙哥马利元帅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来的计划也说出了他疑虑不安的理由。除非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扫平了海峡诸港的顽强抵抗，解决了伐耳赫伦岛和安特卫普以北的德军，否则就很难想象该部队能够以大军直迫德国的边境……

4．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是盟军部队在9月份以大军突破齐格菲防线进入德国呢？还是部队受补给接应困难及缺乏港口的限制而使德国人能沿该防线固守下来呢？德军会不会从意大利撤退？——如果那样，他们就会大大加强他们国内的地位。他们能否从波罗的海各国调回自己的军队（估计一度达到二十五个师到三十五个师之间）？

我们不应低估，当敌人在自己的国门口站稳脚根准备抵抗时，所起的加强防守和强化力量的作用。·希·特·勒·到1·月1·日·还·在·作·战，·或·是·在·这·以·前·已·经·崩·溃·了，·两·者·的·可·能·性·至·少·一·样·大。

①如果他真的在1月1日以前垮了台，那多半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纯军事上的原因。

①作者自己事后添上的着重点。

我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　　※　　※

但是越过下莱茵河的机会仍然存在。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一目标的价值非常大，因此放在比肃清斯凯尔特河口两岸和开放安特卫普港优先的地位。为了补充蒙哥马利的作战力量，艾森豪威尔给他增拨了美国运输工具和空运补给。由美国的布里尔顿将军指挥的第一空降兵集团军，是由英国第一、第六空降师，三个美国师和一个波兰旅组成的，拥有大量的英、美飞机，在英格兰待命出击。蒙哥马利决定由空降兵部队和第三十军采取联合行动，在阿纳姆夺取一个桥头堡，因为后者正好在靠近荷兰边境的默（兹河）——斯（凯尔特河）运河对岸的一个桥头堡里作战。他计划将英国第一空降师和后继的波兰旅空投在下莱茵河的北岸以便夺取阿纳姆桥；由美军第八十二师去占领奈梅亨和格腊夫两地的桥梁；而美国第一百零一师则去夺取从格腊夫通往艾因霍温的公路。然后，第三十军由警卫装甲师作前导，沿着公路向艾因霍温强力推进；

到达那里以后，再沿着空降后所开辟的一条像"地毯"似的狭长走廊①进抵阿纳姆；一路上希望能找到已由空降兵所牢牢掌握的桥梁，从而克服三道主要河流所构成的障碍。

由于敌人的力量日益增强，这一大胆的进攻——堪称此类作战行动的空前壮举——要求既繁杂而又急迫的准备工作。但一切竟能如期在9月17日完成，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飞机不足，无法同时空运全部大军，这个行动不得不分成三天来完成。多亏盟国空军干得出色，三个师的先头部队都于17日当天安全而确实地运到了目的地。美国第一百零一师完成了他们大部分的任务；但是由于通到艾因霍温的路上有一座运河桥被炸毁，该镇直到18日才打下来。美国第八十二师也打得不错，但是奈梅亨的主桥没有拿下来。

①按"地毯"系当时蒙哥马利的原话。意思是由空降兵先开辟一条跨过这些河流和低洼地带的狭长通道或走廊，以便于后面大队陆军的前进。——译者

来自阿纳姆方面的消息稀少，但看来我们的伞兵团的某部已经在桥的北端扎了根。第三十军的警卫装甲师由大炮弹幕和发射火箭的飞机开路，当天下午开始沿着通往艾因霍温的公路前进。第八军在右侧，第十二军在左侧分别掩护着第三十军的两翼。沿途德军负隅顽抗。警卫师打到18日下午才同美军接上。第二天，德军发动对艾因霍温——奈梅亨凸出阵地的进攻而且不断加强兵力。第一百零一师要维持道路畅通感到非常吃力，时常要暂时断绝交通以便打退敌人。打到这个时候，阿纳姆方面传来了不妙的消息。我们的伞兵虽然仍保住桥梁北端的阵地，但敌人仍然固守在镇中。而在镇以西着陆的第一空降师的其余部分无法冲入进来增援。

运河在18日架设好一道桥梁。第二天清早，警卫师长驱直抵格腊夫，同美国第八十二师会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已经迫近防守坚强的奈梅亨桥。20日那一天夺桥之战非常剧烈。美军在镇以西渡河后向右回转，夺取了铁路桥的远的一端。警卫师则冲过公路桥。守敌皆寡不敌众。两桥都完好无损地转入我手。

现在距阿纳姆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因受恶劣气候的影响，向那里空运兵员、粮食和弹药的工作大受限制。第一空降师的处境因而极端危急。该师的其余部分因无法攻到桥梁而局促在北岸的环形小阵地里，遭受到猛烈的冲击。南岸的友军用尽办法救援他们，但总压不倒敌人。警卫师、第四十三师和波兰伞兵旅接连空投到公路的附近，但他们进行援救的勇敢的尝试也都一一失败了。战斗绝望地还持续了四天。25日蒙哥马利下令撤回第一空降师幸存的英勇将士。他们连夜登上小船，冒着近距离的炮火，抢渡过湍急的河流。到天亮，原有一万名士兵中，只有二千四百名安全地抵达自己的河岸。

甚至在阿纳姆当地的战事已经完全结束之后，我们为了巩固战果，还继续进行了两周的苦战。德军认为我们这个凸出阵地威胁着整个下莱茵河的西岸。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一再发动有力反扑，想夺回奈梅亨。

他们用飞机轰炸那里的桥梁，使用泅水的爆破手破坏，使之受到损害，虽然没有把它摧毁。我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军逐渐把这长达五十哩的凸出阵地加宽到二十哩阔。虽然还是太窄，但总可应急了。

阿纳姆的战斗中，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我们眼看胜利的果实马上到手，值得一拼。如果不是天气作对，偏要在紧要的关头限制了我们的制空权，我们本来是很有可能成功的。勇敢的人们，包括参加争夺阿纳姆的荷兰抵抗军在内，都没有因为这次的冒险而丧胆。

※　　※　　※

直到我从加拿大（辉煌的战报已经传到那里了）回来，才对战役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史末资将军由于把这场战事看成败局而感到伤心，我就给他打了一份电报：

首相致史末资元帅：　1944年10月9日

我对西线形势的发展感到满意，尤其是大部美军源源而来。我们希望不久就会攻下安特卫普。至于阿纳姆，我认为您对那里形势的估计没有抓到要害。战斗本身是肯定的胜利。

问题在于，当先头的那一个师理所当然地要求更多的援助时，他们所得到的太少了。我对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感到半点失望；

相反，为我们的指挥官们甘冒这样一场风险而感到欣慰。

清除斯凯尔特河口和开放安特卫普港的行动一直因阿纳姆方面的猛攻而被推延下去。从今以后，它就被当作首要的作战任务了。9月的下半月，一系列的预备行动已开始了。加拿大第二军已经把敌人从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这一条线赶回到南以利奥波德运河为界的布雷斯肯斯的狭小"孤岛"去了。安特卫普以东，第一军（也是归加拿大集团军指挥的）已到达并渡过了安特卫普——特恩浩特运河。

现在要从三方面来解决问题：攻取布雷斯肯斯"孤岛"；

占领南贝弗兰德半岛；从东、西、南三面夹攻来夺取伐耳赫伦岛。第一、第二两方面同时并进。布雷斯肯斯"孤岛"是由一师久经战阵的德军守卫着，很顽强，不易下手。我军为了渡过利奥波德运河而进行了剧烈的战斗。双方正相持不下之际，加拿大的一个旅扭转了危局。它在上游登船，沿河而下，在"孤岛"的东端登陆，沿着河岸杀出

一条路，直奔布雷斯肯斯，并在10月22日攻下该地。与此同时，第一军从安特卫普-特恩浩特运河向西北稳扎稳打。沿途敌人的抵抗步步增强。但我方终于包围了南贝弗兰德地峡。于是，继续向西进攻伐耳赫伦岛的计划可以着手制订了。

这一个艰巨的任务是加拿大第二师承担的。该师涉过水深及腰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泛滥地区，向西强力推进。他们得到了第五十二师大部分士兵的增援。后者系由渡船载过斯凯尔特河，在南岸①的巴尔兰德登陆。到了月底，经过了巨大努力之后，整个地峡已经夺下来了。同时，敌人在布雷斯肯斯"孤岛"上的几个孤立据点也一个一个地接连被拔除掉。进攻伐耳赫伦岛的准备工作到此便全部完成了。加拿大集团军的胜利是此后更辉煌的作战行动的重要开端。在四周的苦战中，他们在科宁厄姆空军中将的第二战术空军特别有力的支援下，至少俘虏了一万二千五百多名德军。这些都是并不愿意投降的顽敌。

①指贝弗兰德半岛南岸。——译者

※　　※　　※

伐耳赫伦岛的形状像一个茶碟。边缘有沙丘环绕，阻止海水冲刷岛心的平原。在岛的西边缘，靠近佛斯特卡佩勒地方，沙丘中间有一个缺口，靠一道高三十呎，底部宽一百多码的堤坝来阻挡海水。那里大约一万名的驻军都安置在坚固的人造防御工事里面，由三十座炮台防卫着，其中有些是构筑在混凝土掩体里面的大口径炮。岛上密布着防坦克障碍物、地雷和铁丝网，因为敌人足足用了四年的时间来经营这个安特卫普的门户的防御工事。

10月初旬皇家空军首先出击。在一连串猛烈的空袭中，他们在佛斯特卡佩勒的堤坝上炸开了一个宽约四百码的大缺口，海水随着冲入这个茶碟的中心，淹没了那里边的炮台和防御工事。但是岛上力量最强的炮兵阵地和障碍物却都是构筑在茶碟的边缘上的。攻取这些防御工事的事迹已经有人描写得非常生动了。①我在这里只能概括说一下。进攻的目标是很集中的。东路，加拿大第二师力图从南贝弗兰德半岛通过两岛间的海堤进军。他们在第五十二师的一个旅的协助下，最后夺得了一个桥头堡。中路，第四突击队于11月1日从布雷斯肯斯乘船渡过来，在符利辛根海岸英勇登陆；第五十二师的士兵紧接在后面，一路杀入该镇。西路由莱斯特准将率领三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

突击队，担任主攻。他们在奥斯坦德登船，驶向佛斯特卡佩勒。到了11月1日上午七点钟，他们已可望见那里的灯塔了。当他们迫近目标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海军轰击中队开炮掩护。其中包括英国军舰"沃斯派特"号和两艘装有十五吋口径大炮的低舷重炮舰"埃里伯斯"号和"罗伯茨"号，加上一中队的武装登陆艇。这些登陆艇一直进迫到距离海岸很近的地方，冒着严重的伤亡，不停地发挥自己的火力，直到先头的两个突击队安全登陆。第四十一突击队在海堤缺口的北端登陆，夺得佛斯特卡佩勒村后，即向多姆堡推进，第四十八突击队在缺口以南登陆，不久就遇到顽强的抵抗。海军的掩护火力固然有说不尽的价值，但我们还缺少一个主要的辅助因素。我们原来计划在前一天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但飞机遇雾无法起飞。固然，在关键的时刻，登陆的行动曾得到战斗轰炸机非常有力的支援，但由于敌方的防御工事还远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因而我们陆战队所遇到的抵抗也就比原来所预期的顽强得多。

①见H·圣乔治·桑德斯：《绿色的贝雷帽》。

当天晚上，第四十八突击队沿着岛的边缘向符利辛根仅推进两哩，就被混凝土掩体里面的强有力的炮火阻住了，于是集中了加拿大第二军的全部大炮，隔岸从布雷斯肯斯向这里的目标开火；飞机对准着敌人的炮眼发射火箭，傍晚的时候，突击队把守敌抓的抓，杀的杀。第二天早晨，他们继续向前推进。中午，占领了索乌特兰德。第四十七突击队从那里接替了进攻的任务，趁着敌人的防御已经逐渐削弱，一口气打到符利辛根的郊外。11月3日，第四突击队在镇内经过了顽强的逐屋争夺战之后，和他们会师了，再过几天，全岛转入我们的手中；八千名敌军成了我们的俘虏。

在战斗中，突击队另外还立下了许许多多的特殊功勋。虽然其它部队和其它军种的人员都在这场非凡的战斗中起了充分的作用，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英勇是特别突出的。于是这种突击队策略又一次胜利了。

※　　※　　※

夺取了符利辛根之后，扫雷的工作马上开始。接下去的三个星期，我们动用了一百艘船只去清理这条七十哩长的水道。11月28日第一支护航船队到达。安特卫普向英军和美军开放了。敌人的飞弹和火

箭还对这个城市骚扰了一些时候，并且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对战局进展的干扰最多不过像对伦敦那样的干扰而已。

安特卫普的严峻考验不是我们要把德军追赶得更远些的唯一理由，还有其它的原因。当加拿大的第二师向西进入南贝弗德的时候，在默兹河以南和奈梅亨走廊以西的一个孤立据点里还留有四个师的德军。这是一个碍事的凸出阵地；到11月8日才被第一军①和十二军拔除掉。奈梅亨走廊的另一侧，另有一股顽敌盘踞在默兹河以西、文洛周围的一个孤立据点里。往南，美国第一集团军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亚琛北面突破了齐格菲防线。这个镇在三面夹攻下于10月21日投降。在第一集团军的侧翼的第三集团军已经进到离摩泽尔河以东二十哩了。第七集团军②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平行前进，直探孚日高地和贝耳福山峡。美军在9月份的闪电式进军中几乎耗光了他们的补品。现在他们必须停下来积聚物资，并准备迎接11月份的大规模作战。

①第一军在这个时候可算是盟军合作的楷模。它的四个师分别由英、加、美、波四国的部队组成。

②指美国第七集团军。——译者

※　　※　　※

盟军向法、比边界的进军中，战略空军起了重大的作用。

到了秋天，它重新担负起了轰炸德国本土的主要任务，把炼油设备和运输网作为特定目标。敌人的雷达屏和警报系统已被赶到他自己的边界以内，而我们的导航、引导投弹设备却相应地向前推进了。我们的伤亡率下降；我们的进攻在强度和精确性上都提高了。长期持久的猛攻迫使德国把工厂疏散到极为广阔的地域上。现在敌人要为它付出重大的代价，因为疏散得越广，就越要依赖于完善的交通系统。急需的煤炭堆积在矿坑附近；由于车皮缺乏而无法启运。每天有成千列或更多的货车由于燃料缺乏被迫停驶。工厂、发电厂和天然气工厂开始关闭。油的产量和贮藏急剧下降，不仅影响了部队的快速运动力，而且影响了空军的活动，甚至空军的训练。

8月的时候，施佩尔曾警告希特勒说：整个化学工业由于合成汽油厂供应不上副产品而要逐渐减产。接着，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到了11月，他报告说：如果铁路的运输量继续下降，就会造成一种"决定性的

生产大灾难"。到了12月，他竟然赞扬起我们的"机智而影响深远的计划"了。①由此可见，我们的伟大的轰炸攻势终于开始奏效了。

①见特德著：《战争中的空军力量》，第118页。

第十四章　访问莫斯科的序幕

俄国攻势的进展——红军到达波罗的海诸国——10月20日贝尔格莱德解放——我渴望再次同斯大林会晤——我们关心波兰与希腊的未来——世界组织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僵局——史末资将军的来电——我计划访问莫斯科——美国总统赞成——斯大林发出盛情的邀请——俄国与远东——10月5日我动身前往莫斯科——意大利战役

1944年夏季的俄国巨大攻势，本书以前只叙述到9月底为止，那时由于罗马尼亚革命的协助，苏军从多瑙河流域进抵匈牙利边境，随后就停下来休整和补给。现在我们要往下讲到秋末。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日益殷切的希望，密切注视着这个巨大战役的命运。北面波罗的海诸国的德国驻防军由于俄国的向南深入进军，实际上去路已断，要加以拔除，也颇为费力。9月中头几次对他们的攻击来自派帕斯湖①两端。攻势迅速向前扩展，在三个星期之内便伸展到从里加至北部的整个波罗的海沿岸。

①爱沙尼亚东部与普斯科夫西部之间的一个大湖，现称楚德湖。——译者

9月24日，南部战线再度战火燃起。一个沿多瑙河南岸攻入南斯拉夫国境的攻势开始了。俄国人在他们的左翼得到了幡然反正的保加利亚军队的支援。接着他们又一起跟铁托的非正规部队取得联系，这就有助于扰乱德国人从希腊所进行的艰苦然而巧妙的撤退。希特勒不顾波兰的明显的危险迫在眉睫，却对匈牙利战役十分重视，并且执拗地给以增援。10月6日，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军队的协助下，发动主攻，由东南面直指布达佩斯，并以从北面喀尔巴阡山区进行的突击作为助攻。俄军越过多瑙河两岸，贝尔格莱德随于10月20日解放，该地的德国驻防军遭到歼灭。

※　　※　　※

为了分头负责照料受到军队行动影响的个别的国家，我同总统在夏天里所作的安排，已按我们协议规定的时限顺利地渡过了三个月。可是一临近秋天，东欧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紧张了。我觉得有必要再次亲自同斯大林见面，自从德黑兰会议以来我没再见过他，尽管发生过

华沙的悲剧，可是我感到"霸王"作战行动的成功开始后，我和他又有了新的联系。

俄国军队此时正在巴尔干战场穷追猛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已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正因为伟大同盟的胜利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俄国的野心也就很自然随之滋长起来。在炮声隆隆的俄国战线背后，共产主义抬头了，俄国是救世主，共产主义就是她带来的福音。

我从未觉得过去我们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需要我们付出任何特殊的牺牲，但波兰和希腊的命运却唤起我们强烈的感情。为了波兰，我们参加了大战；为了希腊，我们曾经作出艰苦的努力。这两国的政府都流亡在伦敦，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光复自己的国家，只要这确是他们的人民所真正希望的。总的说来，这些感情也为美国所共有，然而他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高涨却领会得十分迟钝，这种影响从前是渗透进来的，现在又随着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而到来。我希望利用同苏联的较好关系，在东西方之间揭开的这些新问题上达成圆满的解决。

除了这些事关整个中欧的重大问题之外，世界组织的问题，现在也正在我们大家的脑海中萦回。8月到10月间，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那里，已经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会上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制定了现在众所周知的维持世界和平的方案。他们倡议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参加一个称为联合国的新组织。该组织由一个大会和一个安全理事会组成。大会要讨论和研究如何促进和保持世界和平，并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如何实行。每个国家都得为大会的会员国，并各有投票权，然而大会只能提出建议和通过宣言；它并无执行权。安全理事会要调查联合国之间的任何争端，并且实际上可以在无法和平解决时采取武力解决争端。这与国际联盟迥然不同。根据这种新方案，大会可以讨论和建议，只有理事会才能够采取行动。理事会的自由裁决不受"侵略"定义的限制，也不受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武力、什么时候可以实行制裁的条例的限制。

关于谁应成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以及他们应如何行使其重大权力的问题，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讨论。最后确定下来：

"三大国"和中国应为常任理事国，到适当的时候，法国也可以参加进来，大会应另行选出六个国家参加该理事会，一次任期定为两年。剩下的是表决权问题。大会的每个会员国虽然都有投票权，但只能研究和提出建议，就是这个，也很少有实质性的价值。确定安全理事会内部的表决办法更是困难重重，讨论中已经暴露出了三大盟国之间的不少分歧，这可以在本章往下叙述时看到。克里姆林宫不打算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在那里他们将会被一大批小国家的多数票所压倒，尽管这些国家不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可是她们在胜利时肯定会要求平等的地位。我确信我们只有在由于共同敌人把我们联合起来成为伙伴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俄国达成妥善的解决。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是注定灭亡的了，然而在希特勒之后，又将是什么的呢?

※　　※　　※

史末资将军在南非草原的农庄的冥想引起他沿着同样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会议期间他给我发来如下的电报：

陆军元帅史末资致首相：　1944年9月20日

同俄国在世界组织问题会谈中的僵局所引起的危机，使我深感关切，无论如何，它恰恰发生在战争最后结束之前的最不幸的时刻。我耽心在这一事件上，就像在其他事件上一样，我们会在仓卒之间以一种极为危险的速度被迫作出重大决定。所有的电讯、国际航讯等等，都在散布同样的流言蜚语。既然这个僵局无论如何可能给这里造成显然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不揣冒昧发出这封警告信。

开始时，苏联的态度使我感到荒谬，他们所持的论点不仅不会被其他大国所接受，就连一些较小国家也完全可能予以拒绝。但是继而一想，我又倾向于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莫洛托夫是认真表达苏联的态度的，卡多根和克拉克·克尔也正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面关系到苏联在盟国中间的荣誉和地位的问题。她在问，她是否得到信任和平等待遇，还是她仍被看作是流氓和应受排斥的无赖汉。这里面的误解实际上超过了仅仅是分歧程度。由于触犯俄国的自尊心而且引起了自卑感，这可能造成具有深远后果的欧洲关系的恶化。俄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变得比以往更加贪婪。她的反应和权力感就表现在她那方面不作任何努力去探讨解决办法。

她同诸如德国、日本，乃至法国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将会是怎样的呢？那些较小的国家更不用说了。倘若建立一个世界组织而不把俄国包括在内，她就会成为另一集团的力量中心。

这样我们将会走向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联合国不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它将在历史的面前显得愚蠢无用。这就产生一种十分严重的进退维谷的局势，而我们必须无论如何避免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这种境地。

考虑到这些危险，小国必须准备对俄国的自尊心作让步，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理论上的平等地位。如果坚持这一要求，就会给小国带来极严重的破坏性的后果。在讨论有关力量和安全的问题时，提出主权平等的理论上的争论是极不明智的，美国和联合王国要利用她们影响来支持常识和安全第一，而不是小国的地位。

就得失而论，大国之间的一致性的原则有许多可取之处，至少紧接着战后若干年内是如此。倘若这个原则在实践中证明不是切实可行的，那么可在已经建立互相信任和确立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基础时，再对局势加以重新审议。当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裂。倘若几个大国的一致性原则被采纳，甚至包括在与她们的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的表决权也解决了，这一结果还需要美国和英国发挥她们的一切影响促使俄国的行动克制和明智的一些，而不要蔑视世界的舆论。在这点上，这两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成功的。如果俄国表现不妥协，联合国组织就可能需要采取行动，那就要归咎于它。一致性的原则在最坏的情况下只能有否决权的效力，也即阻止采取可能是明智的，或是必要的行动的效力。但其效果将是消极的；它妨碍采取行动，然而这也同样使得俄国不可能推行美国和英国所不同意的行动方针。

对那些因刚获得力量而陶醉的人们来说，像一致性这样的制约办法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我并不为它辩护；我讨厌它；可是我不认为在当前它是如此之坏的工具，以致其结果必将牺牲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途。

会谈迄今俱在官方顾问这一级里进行，虽然更高一级无疑会要参预进来的。在最高一级作出明确决定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整个形势就其全部深远含义作一番极其慎重的复审，几个大国应该力求达成一

些暂定条约，即使只是些临时性质的也好，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灭顶大灾。既是这么严重地关系到未来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绝对必须一致，而经不起意见相左。

接着又来一电：

陆军元帅史末资致首相： 1944年9月26日

你在加拿大辛勤工作的结果，证明你做出的努力是正确的。……我热诚地祝贺你和丘吉尔夫人平安回国。

正当意大利战役又比预计的进展慢得多，而且雨季的临近甚至可能使你对那个地区的希望落空之际，亚历山大仍能继续推进以保持我们在巴尔干这一地区的威信。铁托虽然只从我们这里得到各种援助，他的行为并不忠于我们，我耽心我们的利益将因他在南斯拉夫取得最高权力而蒙受损害。

希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更坏。民族解放阵线正在攫获控制权，不幸的是大都由于我们帮了忙。我希望仍能着眼于我们在地中海的重大利益以及那些受难的希腊人民的利益来对这种局面加以制止，这样我们的忠实的希腊朋友或许会由于我方的积极行动而受到鼓舞。帕潘德里欧很快就要受到民族解放阵线分子的努力的控制，这些人无疑地是仰仗于苏联的支持的。我希望你能抽空与希腊国王商讨保护我们和希腊的重大利益的最好办法。未来地中海组织雏型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这样说并不含有任何敌视俄国的意思。我们不久的将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三大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上，我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僵·局所提出的忠告就是它的一个证明。不过现在俄国越是使自己在马鞍上坐得牢，将来她就越会骑得远，而我们的控制就会变得越发靠不住。我们在地中海和在西欧的地位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在这两个地区，我们都将得不到俄国的支持，甚至也可能得不到戴高乐法国的支持。站在这个立场来看，有关德国未来的种种处置，对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或者大大不同于当前所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由于德国经过这场战争而被淘汰，欧洲及世界对我们来说将形成一个新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就整个未来的对外政策进行一番彻底的重新考虑。正当需要有一个世界组织的时候，我们的联邦和帝国也应该作为从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挣脱出来的尽可能强大和有影响的因素出现，

使我们在各方面都不愧为其他两个大国的平等伙伴，这一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这种观点，我也对你们各政党问的公约日益濒于破裂的倾向，深表遗憾，这个公约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时成就。我希望你的伟大影响足以阻止破裂局面过早地以及在达成一个新的欧洲与世界的解决办法之前出现。事情还没结束，为此敬请注意珍摄。

陆军元帅史末资致首相： 1944年9月27日

对你的所有四封电报，深为感谢，电报是在你回国时我给你去电之后收到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僵局在前两封电报中谈到，我注意到你的意见和为今后会议提出的方针，从许多观点来看，这些意见显得是极可钦佩的。你的第三封电报所谈到的有关欧洲和亚洲的作战计划，我很欣赏你为意大利和巴尔干战役所作的部署。既然敌人看来正在撤离希腊，因此，似乎明智的办法是，我们应当赶快在那里出现，以免希腊沦入民族解放阵线之手，并指责我们抛弃他们。我出于对大英帝国的特别关心，这件事已在我的上一封电报中提及了。

关于太平洋战争问题，值得耽心的是对德战争胜利之后，美国的战争热将会冷却下来，美国人的热情将转到贸易和工业方面去。所以他们对你的全力参加是一定会感谢的。我也高兴地得知蒙巴顿虽然曾经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又将在缅甸和马来亚一显身手。就中国当前事态演变来看，可能日军在被驱出所占领的岛屿之后，就会盘踞在中国大陆上，把他们赶走将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斯大林将来如参战对那里会很有用处。除非他出兵参战，否则对日战争将会比我们现在所设想的延长得更久。

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在德国占领区的划分看来是公平合理的，而普鲁士在俄国人的占领下，其命运似乎很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一个行省或者是一个保护国。这就是希特勒梦想的结局。然而，这表明欧洲两千年来的德国老问题仍旧像向来一样大。

※　　※　　※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便结束了。可是我感到迫切需要见见斯大林，我一向认为可以和他像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那样谈一谈。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只供你看）： 1944年9月27日

我和艾登先生或许需要前往莫斯科。乘一架新座机固然舒服，但照约定要到10月15日才能弄到，然而我们可能要提前出发。我想我们用这种新座机可以一次直飞开罗，而坐约克式飞机要分成两站，我想要在那不勒斯或马耳他加油。在开罗必须十分仔细注意气象。在晴天美国总统可以飞越五六千呎的高山，我肯定可以在八千或一万呎的高空作短时间的飞行。1942年8月，我们乘C-46型运输机飞过高加索山脉时究竟飞了多少高度？我记得我们飞过了一万一千呎，不过那时只是一段短时间而已。我想飞越整个山脉用不到三个小时。过了这一段，就进入便于低空飞行的里海和俄罗斯平原了。再没有必要像我们前次那样绕道而行。根本问题是要在开罗或德黑兰等待天气绝对晴朗。

请给我一份报告和明确的计划。

我在同一天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9月27日

我欣慰地从克拉克·克尔大使那里获悉你对英美军队在法国作战行动的赞扬。我们十分珍视英雄的俄国军队的领袖的这种表彰。

我将利用明天在下议院的机会重申我以前说过的话，是俄国军队把德国战争机器的内脏撕裂了，而且目前还把很大一部分的敌军牵制在自己的战线上。

2．我和总统进行了一番长时间会谈后刚刚回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深切地确信全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苏三国的一致上。得悉你近来身体欠桂，医生不同意你作空中长途旅行，我感到很遗憾。总统曾有过这种意见，认为海牙将是最宜于我们会晤的地方。可是我们至今尚未将其攻克，但是甚至在圣诞节之前，也许战争的进展，就可能大大改变波罗的海沿岸的局面，以至使得你的旅程就不会疲惫或艰难了。

但是，在我们的这种计划能够实现之前，还会有许多艰苦的战斗。

3．绝密：总统计划在大选之后，无论是当选与否，立即访问英国，然后访问法国和低地国家。根据我的情报来看，我相信他会当选。

4．我极其迫切希望（就我所知，总统也是一样）苏俄将按照你在德黑兰所作的诺言，在德军被打垮和摧毁之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开辟一个对日战场将迫使他们焦头烂额，尤其是在空军方面，这将大大加速他们的失败。从我所了解的全部有关日本国内的情况，以及日本人的绝望心情来看，我相信一旦纳粹溃败后，从我们三大国发出的对日本的三方联合招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一起来详细研究这些计划。只要我能走得开这里，我将乐意在10月间来到莫斯科。如果我走不开，艾登将准备代替我前往。顺致我对你和莫洛托夫的最诚挚的祝愿。

※　　※　　※

史末资的见解给罗斯福以深刻印象。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9月28日

我读到你〔9月20日〕转来的陆军元帅史末资的电文深感兴趣。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他的意见，即在几个大国为防止世界大战而成立的任何联合组织中，必须把苏联作为一个得到充分承认的平等成员看待。

应该有可能做到通过各个有关方面的妥协来调整分歧，而这样做应当能够顺利渡过几年，直到这个婴儿学会走路时为止。

"婴儿"在这里指的就是世界机构。

我复电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9月29日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约大叔〔斯大林〕在同克拉克·克尔和哈里曼谈话时，十分健谈和友好。可是他"对自己的健康发了牢骚"。他说只有在莫斯科他才感到身体好些，甚至他到前线视察也对他身体有坏处。他的医生们反对他坐飞机，从德黑兰回来后，他休息了两个星期才恢复过来，等等。

鉴于这些情况，安东尼和我正在认真地考虑一下，打算尽快飞往那里。现在航程已经缩短了。斯大林对我们的建议迄未答复。我们心中的两大目标就是：第一，坚持要他加参对日作战；第二，争取对波兰实行友好的解决。还有一些有关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问题，我们也要讨论。我们会把每一个细节都不断通知你。艾夫里尔·哈里曼如能协

助，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也许你可能会把斯退丁纽斯或马歇尔派来。我确实感到私人接触是绝不可少的。

德国不会在今年之内被击败，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在一份电报上看到奥马尔·布雷德利已经在考虑在11月中渡过莱茵河的一份作战计划，我也发觉到德国人有抵抗加强的某些迹象。

非正式地说一下：我津津有味地拜读你的演讲词，我十分高兴看到你是如此精神抖擞。

祝一切顺利。

同一天又收到斯大林的如下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9月29日

我已收到你和罗斯福先生发来的有关魁北克会议的电报，其中谈到你们的进一步的军事计划。你们的来电中清楚地说明了英美武装力量所必须解决的那些重大任务。请允许我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军队一切顺利。

目前苏军正忙于歼灭波罗的海沿岸威胁我军右翼的德国部队。不歼灭这些部队，我们便无法深深插入德国东部。除此之外，我们的军队还有两个当前迫切的任务，即：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以我军发动一次进攻的办法来摸清德国在东战场的防御情况，如果条件有利，就攻破它的防线。

总统赞成我们前往莫斯科的计划。9月30日他发来了如下的电报：

你从约大叔处得到复电，明确你和安东尼到达莫斯科的日期之后，请即告诉我。据我看来，斯大林此刻对任何怀疑他要在东方帮助我们的意图是敏感的。

应你的要求，我将指示哈里曼按照你的要求给你任何帮助。至于由斯退丁纽斯或马歇尔代表我出席一事似不甚妥，也没什么好处。

这时候斯大林对我发来了盛情的邀请。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9月30日

我已收到你9月27日的来电。

我和你同样确信，三大国的坚定的一致对未来和平将构成一个真正的保障，并符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最美好的希望。在我看来，我国政府在战后期间继续执行像我们在这次伟大战争中所采取的政

策，将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很希望能和你以及总统会见。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我认为这次会见的意义十分重大。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得有一个保留，因为医生们劝阻我作长途旅行，我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注意这点。

我热烈欢迎你在10月间到莫斯科来的意愿。我们要对许多非常重要的军事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研究。倘若你因任何事情无法前来莫斯科，我们当然会准备会见艾登先生。你转达总统计划到欧洲旅行的消息使我深感兴趣。我也深信他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胜利。至于日本问题，我国的立场一如在德黑兰会议时那样。

我和莫洛托夫向你问候。

就这样，我把事情安排停当。

首相致克拉克·克尔爵士（莫斯科）： 1944年10月1日

你谅已见到斯大林元帅9月30日的电报，电文极其友好。如果天气好的话，安东尼和我打算星期六夜间出发。目下旅途已缩短得很多，我们可以避免绕道大西洋和西班牙，也不必经过高山地区和德黑兰。此行无须多于三天，可能只要两天。空军部当与莫斯科作出安排。

2．我认为最好是作为俄国政府的客人前往，因为他们高度的热情好客精神对办事情有帮助。不过我们当然也得在大使馆举行宴会。是否就此事向他们进行探询?

3．我正在考虑丘吉尔夫人可能与我同行。目前她在那里办有个红十字会，况且英国人民会高兴地知道她就在身边照顾我。我不知道此举是否恰当。当然她不指望参加克里姆林宫宴会，因为宴会只有男的出席。可是我以为除了她自己的红十字会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她可以看看。是否这将使俄国人感到为难，因为斯大林已经断弦？请你就这一点直率提出意见。

盼立即答复。

第二天大使回电说，他和俄国方面对我已经决定前往并有安东尼同行表示高兴。"趁热打铁，俄国人期待你到他们这里作客，丘吉尔夫人拟同行的意见深受欢迎。"

然而我的妻子却又决定不在这个时候走。我要求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说他赞同我们前往，并由哈里曼先生参加讨论。我还询问对于美国

的远东作战计划我能说些什么。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4日

……我们想要使他们答复，即在德国覆灭之后，需要多长时间，优势的俄国军队才能集中在满洲国边境与日本对峙，并听取他们对这个战役问题的意见，这些问题由于较近一些时期内交通线易受攻击而显得突出起来。

当然我们的事情大部分将是有关波兰人的问题，然而我和你在这点上的想法如此相似，以致我不需要请你特别加以指点。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问题肯定会提出来，所以我得告诉你，我们都很清楚唯一的希望是几个大国的同意（即；一致）。确实遗憾，我竟然得出这种和我最初的想法相反的结论。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希望要我做的，请示知，并酌情给艾夫里尔以指示。

总统随即来电表示他的最充分的赞同和亲切善意。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0月4日

我能完全理解你感到在我们三个人碰头之前你跟约大叔之间有必要立即会见的理由。你们要在那边讨论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些美国真正关心的问题，就我所知，你是会同意的。

因此，我已指示哈里曼从旁协助，并以我的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会谈，倘若你和约大叔同意的话；我照此告知斯大林。当然艾夫里尔的地位不能代表美国承担任何责任，——我不能允许任何人预先代表我承担任何责任——然而他可以随时把情况详尽地向我报告，同时我已告诉他，会议一结束就要回来并向我汇报。

我因未能亲自和你们在一起而感到抱歉。然而我准备等这里大选过后的任何时候，我们三人能举行一次会晤，你和约大叔的会见对这个会议应当是一个有用的序幕，我已把这点告诉了约大叔。

我和你同样认为我们三国之间的继续团结极为重要。可是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你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表决权问题。我相信那是我们三人之间可以共同解决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你在我们三人会见之前暂勿讨论这个问题。它毕竟不是那么迫待解决，这是直接关系到美国、英国以及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舆论的问题。

我正在要求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人员把我们参谋长联席会议送致斯大林的意见书也送给你一份，供你使用。

祝你成功，我殷切等待事态进展的消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5日

无比感谢你的意见和祝愿。我很高兴艾夫里尔将列席所有主要会议，可是我相信你是不希望因此而妨碍我和约大叔，或者安东尼和莫洛托夫之间面对面的秘密会谈，因为事情往往是在这样情况下才能取得最好的进展。你可以放心，除了艾夫里尔拟送的报告外，我一定会把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一切情况经常通知你。

2．从你最后的第二句话里，我得悉你已将你的太平洋计划的总说明寄给你们在莫斯科的人员，并将递交约大叔，而且在我到达时便可看到。这将给我以极大的方便。

3．倘若约大叔提出表决权问题（他很可能会这样做），那么我会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不必着急，等到我们三方会见时，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把问题解决的。

※　　※　　※

一切主要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剩下的只是计划旅途的事了。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10月4日

你的下属很耽心有人建议我走的航线。我不宜在远超过八千呎以上的高空飞行，尽管必要时我可以在这样高度飞上个把小时。我们认为飞越爱琴海和黑海风险较少，总之，我已查明这是最好的航线，而且没有不稳当的危险。

2．只要我们在必要时能够在辛菲罗波尔，或者是在你们选定的任何其他沿海的作战着陆场安全降落加油，我将对所提供的便利感到十分满意。我的飞机随带我所需的东西。唯一要紧的事情是我要预先派一架飞机去跟你们建立一个联合的通讯站，以便调整我们的指站领航和着陆。请发出必要的命令。

3．我正盼望这次在1942年8月以来所创造的愉快得多的条件下重游莫斯科。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0月5日

已安排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萨拉布兹机场着陆，请派你们的信号飞机到该机场来。

※　　※　　※

艾登和我，以及布鲁克和伊斯梅于5日夜间分乘两架飞机出发。到那不勒斯时，我们同威尔逊和亚历山大两位将军讨论了四个钟头。他们的报告使我感到苦恼。自从亚历山大在8月份最后的几天开始发动进攻以来，我离开意大利已经五个星期了。为着方便起见，我把整个情况往下一直讲到秋季它的结束期为止。

第八集团军的攻击一度很成功，兆头很好。这使德国人大为吃惊，到了9月1日便在一条二十哩长的战线上穿越了哥特防线。像从前一样，凯塞林很快就恢复过来，开始从其中央战区调来援兵。他们十分及时地把人马布置在柯里亚诺山脊，封锁通往里米尼的道路，一个星期来他们顶住所有的进攻，后来我们还是把它拿下来了。

首相致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9月15日

衷心祝贺此次攻占柯里亚诺山脊和马腊诺河通道的胜利。我明白这是所有参战部队的一次辉煌战果。请转达我对他们的祝贺。我希望这次的成功将使你面前的前景展望更光明了。

凯塞林从其中央战区和右翼调来了七个师，因而在圣弗通纳托激战了三天。由于地空攻击的巧妙配合，这个地方终于拿下来了，敌人随即撤退，里米尼也于9月20日被攻克。

凯塞林的中央战区的削弱，给了亚历山大属下的第五集团军以等待已久的机会。敌人从其前沿阵地撤出以节约兵力，而我们却可以无须进行预备性的攻击而将兵力集结到敌人的主要阵地。9月13日，第五集团军出击，两天之后，第八印度师带领我们的第十三军越过没有路的山地向前推进，并在通往法恩札的路上突破了哥特防线。到了18日，英军和其左边的美国第二军便出现在分水岭的山顶。哥特防线的东端已遭到第八集团军的迂回攻击，现在它的中央地段也被突破。

尽管付出了严重伤亡的代价，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前途看来是乐观的。然而凯塞林得到了更多的增援部队，他的德国师最终增加到总共二十八个师。他从没有战事的战区搜罗来了两个师之后，开始猛烈反攻，这样一来，加上我们山路补给困难，使得我们的第十三军向伊莫拉的挺进受阻。因此克拉克将军把他的猛烈的攻势转向通往

波伦亚的公路，于是美国第二军连同四个师于10月1日向前推进。几天之后，他们达到了洛亚诺。敌人的防守是顽强的，地形崎岖不平，加之大雨滂沱，10月20日至24日之间，当他们到达离伊莫拉路上只有四公里的波伦亚东南的一个据点时，战斗形势达到了最高峰。我们从面对第八军的敌人背后插进去这一着的成功几乎唾手可得。然而，用亚历山大的话说："借助于倾盆大雨和狂风大作，以及第五集团军的筋疲力竭，德军防线得以坚守。"

10月份对第八集团军来说也是挫折的一个月。麦克里里将军已经接替了李斯将军的指挥，李斯将军刚被调去东南亚担任更高的职务。10月7日，他开始沿着里米尼——波伦亚公路的轴线前进，辅以英国第五军，随后加拿大军队也参加进来；同时，第十军则在南面的山区作战。气候十分恶劣，大雨把无数的河流和灌溉沟渠都淹没了，开垦过的田地也被淹没，又变成开垦前那样的沼泽了。离开路面常常无法行动，然而就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部队仍然跋涉前进，直趋波伦亚。

尽管如此，10月19日还是赶到了切泽纳，代替了在南翼的第十军的波兰军团，朝着弗利-佛罗伦萨公路奋战前进，这条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与马克·克拉克的集团军进行横的联络的捷径。如我们所已知道的，这个集团军正在迫近波伦亚，然而就在这个危急的形势下，德军司令采取大胆的决策，从东线调遣三个精良的师到他的中央战线来。这些师无疑地正好在他的防线的中部及时挽救危局。第八集团军又有所减员。第四印度师和希腊旅还得被派遣去对付希腊的危机，这件事留待后面一章再说。

※　　※　　※

10月10日我从莫斯科把到目前为止的事态进展的全部情况告知总统，并加进下面的话：

我感到似乎荷兰突出部所受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前进缓慢而损失很大。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曾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必须把"吸血鬼"行动〔对仰光的两栖进攻〕从3月份推迟到11月份，把英国第三师留在法国，同时把五十二师也调到那里去，这个师是我们最精锐的师之一，约有二万二千人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并且把第六空降师派往荷兰。艾森豪威尔正指望把这些部队用于即将到来

的莱茵河作战行动，当然这是输送增援部队到法国去的最快速的办法。

3．你能否调出两个美国师，三个师那就更好，到意大利战线，以便加入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并给亚历山大增添所需要的力量，他们最好能在三至四星期内到达那里。我觉得我们即将给艾森豪威尔派去这额外的两个师这件事，可以供你慷慨地加以考虑。

4．关于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等问题，威尔逊将军正在将他的计划提交联合参谋部。这个计划将与整个战略目标相协调一致，即把凯塞林军队从意大利逐出或就地予以摧毁。

过了几天他回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莫斯科）： 1994年10月16日

我感谢你提供关于意大利战役的报告，在那里至今为止，我们双方联合作战所付出的代价已达将近二十万人的伤亡数，其中九万名是美国人。我的参谋长们同意威尔逊的这种估计，即目前我们不能指望在今冬摧毁凯塞林的军队，波河流域的地形和气候会阻碍今年内有任何决定性的进展。他们进一步考虑到，德国人完全能够从意大利调遣五个或六个师到西战场，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比起把这些师用来牵制我们在波河南面的力量更为有利的话。提供另外的美国师不会影响今年的意大利战役。现在我们都面临不曾预料到的人力不足，而比一切其他军事问题更为迫切的事，是必须迅速准备新的部队增援艾森豪威尔打进德国和结束欧洲战争的战役。

由于参加从8月25日以来的现在这场战役的战斗，在意大利的这些师确实是疲惫不堪的，而艾森豪威尔现在正在进行对德国的决定性战斗，他的那些师自从6月初在诺曼底登陆以来一直处于连续不断的战斗之中。需要在从瑞士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集结增援的师，这是当务之急。然而更加刻不容缓的是要有新的部队使艾森豪威尔能给我们前线的士兵以一些休息，这些士兵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担任战斗的先锋。以马歇尔将军对目前形势的报告为根据，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紧急的步骤，先在其他部队派出这些增援师的步兵团，以便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够轮换一些我们前线筋疲力竭的士兵。

将任何部队转调至意大利就将不仅不给法国迫切需要的新的部队，反而把这些兵力投到无决定意义的北意大利冬季战役的高度消耗

战中去。对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所已经面临的和即将面临的艰巨任务，我是了解的，然而我们不能把德国战役这一主要作战努力所需要的兵力扣留下来。

鉴于马歇尔将军报告中提及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两人会赞同我不把派往法国这个目的地的任何的师调走的主张。

往后的事很快就要讲到。尽管决定性的胜利的希望已经消失，对那些在意大利的军队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仍然是保持压力，阻止敌人抽调部队去增援在莱茵河一带处于困境的德军。因此，第八集团军每逢天气稍有放晴便奋战前进，11月9日攻下了弗利之后，不久又迅速扫清通往佛罗伦萨的一切道路。此后便没有发动较大的攻势的可能。一有机会就发起小规模的进军，只是到了来年春季，军队才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本来在当年秋季几乎就要得到的胜利。

第十五章　十月在莫斯科

10月9日我到达莫斯科——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会见——半张纸——10月11日我致总统的电文——斯大林出席英国大使馆的宴会——我给哈里·霍普金斯的消息——巴尔干的纠纷——10月11日我对东欧问题所拟的信稿——10月12日我给内阁的报告——俄国与罗马尼亚——大不列颠与希腊——10月13日我与波兰人的会见——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招待演出——俄国对日作战计划——10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二次军事会议——寇松线——10月16日我吴英王的电文——波兰国庆节——10月22日我电告总统——德国的未来——与苏联的接触比以往更为紧密。

我们在10月9日下午飞抵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和许多俄国高级人员用全套礼仪盛情迎接。这次我们住在莫斯科市内，备受关照，起居舒适。我住在一幢设备完善的精选的小房子里，安东尼住在附近的另一幢。我们对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膳宿这一点感到满意。当天夜里十点钟，我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艾登和我，由伯尔斯少校和巴甫洛夫担任翻译。大家同意邀请波兰总理、外交部长罗默先生和格腊布斯基先生，一位胡子灰白、颇有魅力和才干的老院士，立即前来莫斯科。为此我电告米科莱契克先生，说我们希望他和他的朋友前来与苏联政府和我们，以及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讨论。我明确指出，不肯前来参加会谈等于是对我们的建议的断然拒绝，这将使我们不再承担对伦敦波兰政府的责任。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我也提起了德国总问题，会上同意由我们的两位外长以及哈里曼先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我告诉斯大林，在我们今后进行讨论时，美国人会把他们的1945年太平洋作战计划向他作略述。

※　　※　　※

于是我们给罗斯福发去一封联名信，介绍第一次会谈的情况。

1944年10月10日

我们同意不在我们的讨论中涉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问题，这些问题须待我们三方会见时再予提出。我们必须考虑采取最好的途径来取得一个对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各国的一致政策。我们已作出安排让哈里曼先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一切拟处理重大事务的

会议，并安排迪恩将军出席一切有关军事问题的会议。我们已对我们的高级军官和迪恩将军之间在军事方面的技术性接触作了安排，并对我们两人和两位外长今后可能有必要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商谈的会议都作出了安排。我们会亲自把我们取得的进展情况详细告知你。

借此向你致以衷心祝愿，并对美军的英勇善战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西线指挥作战表示祝贺。

我接着私下向总统作了报告。

1944年10月11日

我们感到这里有一种特别诚意的气氛，我们两人已向你发出了联名信。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在处理一切事情时不会使你受到约束。我们为艾夫里尔所作的安排，我认为是会使他感到满意的，而不会有碍于必要的私人接触，因为这是我们取得成效所必须的。关于这些情况，我会向你如实报告。

2．绝对有必要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尽量取得一个共同的观点，这样我们才可能防止一些国家发生内战，避免在内战发生时也许你和我同情这一边，而约大叔同情另一边。我会不断把这一切告知你，所有英国和俄国之间取得的初步协议，如果未经同你进一步讨论并和你协调一致，任何事情都不会确定下来。在这种基础上，我相信你对我们试同俄国人作开诚布公的会谈不致有什么介意。

3．我尚未接到你的说明，不知道对你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有哪些部分我们可以向斯大林及其军官们提及。我希望对这点心中有数，否则在与他交谈中我可能会越出你认为可以说的界限。同时我会十分谨慎。我们没有谈及敦巴顿橡胶树园会议，除了按你的希望说会议的事先放一边。然而斯大林在今天的午宴上对会议及会上已取得极大程度的一致意见表示赞赏。斯大林还在这个午宴上严厉谴责日本是一个侵略国。

根据我们会谈的情况，我对他在击败德国后将立即对日本宣战这一点很少怀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艾夫里尔和迪恩应当都能够不仅要求斯大林做某些事情，而且最少还能扼要地告诉他有关你自己想做的以及我们想协助你做的那一类事情。

※　　※　　※

10月11日晚上斯大林来到英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这是英国大使首次成功地做出这样的安排。一切戒备都由警察担任。我的一位客人维辛斯基先生在走过那些在阶梯上的俄国秘密警察的武装卫兵时说："显然，红军又取得了另一个胜利，把英国大使馆都占领了。"我们在一种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直至凌晨二三点钟。除开其他问题外我们还讨论了下一届的英国大选。斯大林说他深信大选的结果是保守党得胜。在政治舞台上，真是知己不易，知人更难。

※　　※　　※

我也把若干问题电告哈里·霍普金斯。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0月12日

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友好，然而巴尔干半岛各国却处于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铁托得到我们的保护在维斯岛住了三四个月，突然潜逃，不留地址，可又在他的洞穴留下守卫，让人以为他还在那里。随后他跑到莫斯科来了，就在这里商谈，昨天莫洛托夫先生已向艾登先生承认这个事实。俄国人把这种无礼举动说成是由于铁托的多疑的农民教养所致，并说他们没有通知我们是出于尊重他要求保密。保加利亚人对待我们很不好，逮捕了我们一些还留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军官。我看到一篇关于他们如何残酷对待那些成了俘虏的美国军官的描述。俄国的态度是，他们当然愿意向保加利亚指出许多不当之处，但只不过是以一种慈父的口吻说说——"这个事伤我的心比伤你的还多。"他们现在对匈牙利深表关切，他们错误地提及：这个国家是他们的邻居。他们要求对罗马尼亚负有完全责任，但对希腊准备采取公允的态度。所有这些问题正在由艾登先生与莫洛托夫尽力磋商解决之中。

2．在我们的严厉要挟之下，我们规劝米科莱契克和波兰人接受我们从俄国人那里硬争来的邀请。我们希望他们明天就到达这里。

3．我们常常和艾夫里尔见面，明天晚上他准备举行一个宴会，按德黑兰方式行事，即那里只有几个不露面的人物。他正在参加军事讨论和关于德国前途问题的谈判，当然波兰对话一开始他也会参加。我们目前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既然有这么多的有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在稍为深入一点的两人之间会谈，这样比起大型会议更能坦率地交换意见。我在一两天内会把有关的一切电告总统。是否烦您把这情况转告他？我很乐意听取他的意见。

总统给我们送来了令人鼓舞的讯息。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及斯大林元帅： 1944年10月12日

感谢你们10月10日发来的联名信。

我无比欣慰地得悉你们双方正在就国际政策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鉴于我们当前与今后必须共同努力阻止世界战争，我们对这些国际政策都是关切的。

※ ※ ※

在我们第一次会谈之后，我对我们与俄国在整个东欧的关系作了回顾。为了澄清我的主张，我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草拟了一封信，夹附一份备忘录，申明我们对那个在桌面上被接受的百分比的理解。后来因为考虑到事情已经办得满不错了，不要再去管它，所以我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我把这封信印出来仅仅是把它作为我的思想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而已。

莫斯科： 1944年10月11日

我认为英国和俄国必须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使美国也可以接受的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英国和俄国订有二十年的盟约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广泛协作和易于信任地一起共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事情，不外是为我们三方共同聚集在胜利的桌面上采取最后决定而作准备。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取得互相谅解，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达成协议，这样将有助于我们处理紧急的意外事情，并为世界持久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所写下来的百分比只不过是这么一种办法，即借此在我们的思想上看清我们彼此之间的接近程度如何，进而抉择必要的步骤以便我们取得全面协议。正如我说过的，倘若这些东西一摆出去让各国外交部和外交家一推敲，就会被认为是草率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这些东西绝不能作为任何公开文件的基础，尤其当前更是如此。然而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处理我们一些事情的指导方针。一旦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妥善，我们也许可能制止一些有关的小国家发生内战、流血事件和争执。我们的大原则就是让各国建立符合本国人民意愿的政府形式。我们绝不打算把君主政体或者共和体制强加给任何巴尔干国家。我们毕竟已同希腊国王和南斯拉夫国王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

他们向我们要求保护以免遭受纳粹敌人的危害，我们认为一旦正常的稳定状态得到恢复，敌人一经赶走，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应当有一个自由的公平的选择机会。也许甚至需要在大选期间在那里派驻三大国的监督人员，以便监督人民确有一个真正的自由选择。这一点是有些好的先例的。

尽管如此，除了体制问题之外，在所有这些国家之中还存在着极权主义式的政府与我们称为由普选制约的自由事业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你们自己宣布反对试图以武力或共产主义宣传来改变各巴尔干国家现有的制度，我们对于这一点深感欣慰。让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吧。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唯一的事，就是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这些东西给劳苦的民众带来的既不是你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也不是我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相反地，这些东西将导致在国内建立暴政，在国外进行侵略。原则上我觉得英国和俄国应该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府感到放心，一旦他们和我们自己所经历过来的这场可怕的血洗成为过去，社会安宁重新恢复之后，我们两国也不应当对这些国家感到担忧，更不应对他们进行干涉。

基于这个观点，我力求对我们各自在这些国家所感到的关切程度描出个轮廓，我们这样做要取得对方的完全同意，还得经过美国的认可，因为美国可能会长期间跑得远远，可是随后却会出人意料之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回到这里来的。

在我向你写信时，由于你富有经验和智慧，我用不着与你进行大量的争论。西欧对于这个咄咄迫人、诱人离经叛道的共产主义怀有的普遍恐惧心理，希特勒一直企图加以利用，而眼前他的失败却是注定无疑的了。然而，你很清楚，这种恐惧存在于每个国家，因为无论我们不同的制度是好是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采取流血革命的手段，尽管在人们社会的生活、习惯以及观点产生激烈变化之前，这种手段肯定是必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你们取消共产国际的做法就是表明苏联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决定。这一点愈是深入人心，事情的进展就愈是顺利。另一方面，我们（我肯定美国也是如此）有着建立在非常广阔的基础上的政府，这里面特权与阶级是在不断经受检查和纠正的。纵观横看一下，我们觉得我们在制度之间的分歧将趋于越

来越小，而我们为谋求群众生活得更富有更快乐的共同基础却是逐年增大。也许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保证，这些当前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麻烦的分歧，就会成为只是一些学院式的讨论而已。

基于这点，斯大林先生，我要求你深信，在英国的心目中，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愿望，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长久的坚实的友谊和合作，这样，再加上美国，我们就能把世界的火车头纳入轨道。

我给国内的同僚们发出如下信件：

1944年10月12日

百分比的方法并非想要规定参加各个巴尔干国家的委员会的名额，而是表示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接触这些国家的问题时所抱有的关切和感情而已；这样，两国便能通过一种彼此可以了解的方式开诚相见。这充其量只能当作一个指针；

当然绝不会给美国加上任何约束，也不是想要确立一个利益范围的严格体系。可是，当问题全部摆出来时，这个方法有助于美国看清她的两个主要盟国对于这些地区的感觉如何。

2．由此可见，苏俄很自然地在黑海沿岸的一些国家是有着重要利益的，其中之一就是罗马尼亚，苏俄一直遭受到罗马尼亚二十六个师的极为疯狂的进攻；另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苏俄与她有着悠久的关系。英国觉得应该将外尊重俄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观点，也应该格外尊重苏联希望以共同事业的名义，实际上领头指导这两个国家。

3．同样地，英国和希腊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而且作为一个地中海的强国对希腊的前途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在抵抗德意入侵希腊时丧失了三万人，现在英国仍希望在引导希腊摆脱当前困厄之中起领导作用，同时保持与美国紧密一致，这种一致至今为止还在这个区域显示着英美政策的特征。英国会在军事意义上率先帮助现存的希腊王国政府在尽可能广泛与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于雅典，这一点在这里也取得谅解。苏俄也将像英国承认俄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亲密关系那样，承认英国有这种地位和职责。这样便可防止希腊境内由于敌对派系的发展而彼此发生内战，进而避免英俄政府之间的争论纠纷以及政策上的接触。

4．至于南斯拉夫问题，数字标志五十比五十是用来作为目前两个密切介入进去的大国之间的联合行动和一致政策的基础的，以便于在

那里的各种成分在驱逐纳粹侵略者中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之后，创建出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譬如说，一方是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另一方是强有力而人员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双方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同时也便于制订一个对待铁托元帅的共同的友好的政策，同时保证提供给他的武器用来反对共同敌人纳粹而不是用来打内战。这样的政策如为英国和俄国所共同遵奉，而毫无偏私利己之意，就能真正于事有益。

5．由于苏军正在取得对匈牙利的控制，主要影响自然会来自他们，然而终究要得到英国也许还有美国的同意，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在匈牙利的作战，可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中欧国家而不是当作一个巴尔干国家看待的。

6．必须强调指出，苏联与英国对上述国家的感情的明确表态仅仅是作为最近的将来的战争期间的临时性指针而已，因而将由三大国在停战之后或在和平桌上对欧洲问题全面解决时再予审查。

※　　※　　※

10月13日傍晚五点钟，我们在名叫斯皮里多诺夫卡的苏联国家迎宾馆开会，听取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们阐明立场。谈判是为下一步会议作准备的，英美的代表将在会上与卢布林波兰人会见。我力劝米科莱契克考虑两件事，就是事实上接受寇松线，包括居民互为交换，和同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友好商讨，以便成立一个统一的波兰。我说，变化就要发生，但要是统一的问题能在当前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实现，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此我要求波兰人当天晚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艾登先生和我将听候他们的意见。与波兰委员会接触，接受寇松线作为初步的协议，以便于提交和平大会讨论，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同一天晚上十点钟，我们会见了所谓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马上就看透，卢布林波兰人只不过是俄国的走卒而已。这些人把自己的台词练习，预演得太认真了，甚至连他们的主子也显然觉得过分做作。譬如那个领头的贝鲁特先生就讲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代表波兰提出要求，利沃夫必须属于俄国。这是波兰人民的意志。"当这些话从波兰语译成英语和俄语时，我瞧了瞧斯大林，看到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在会意地一眨一眨，似乎是说："我们苏联教得不差

吧！"另一个卢布林头头奥索布卡-莫腊斯基作了一通冗长的发言，同样令人感到沉闷窒息。艾登先生对这三个卢布林波兰人的印象真是坏透了。

整个会议开了六个多钟头，可是收效甚微。

※　　※　　※

14日，大剧院举行招待演出，开始是一场芭蕾舞，接着是歌剧，最后由红军歌舞团表演精彩的歌舞。斯大林和我坐在贵宾包厢里，全体观众对我们发出了一阵热烈的鼓掌。戏看完后，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一次最有趣的最成功的军事讨论。斯大林由莫洛托夫和安东诺夫将军陪随，哈里曼随带迪恩将军，我由布鲁克、伊斯梅以及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使团团长伯罗斯将军等人陪同参加。

我们一开始就把我们对西北欧、意大利以及缅甸的意图告诉他们。迪恩将军接着发表了关于太平洋战役的讲话，并大略提到了一旦苏联对日作战，苏联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特别有价值的支援。之后，安东诺夫将军对东线的形势作了一番坦率的阐述，提出了苏军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今后的计划。

斯大林不时插话，把特别重要的各点加以强调，末了他向我们保证苏军一定大力进逼，直捣德国，并要我们不必有丝毫顾虑到德国人可能从东线抽出任何部队。

无庸置疑，苏联打算在战败德国之后，一俟它能在远东集中必要的兵力和物资，就立即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不愿意保证一个明确的日期，他只说要在德国战败之后的"几个月"期间内。我们的印象是这大概可以理解为三四个月之内。

俄国人同意立即着手储备粮食和在自己的远东油田储备燃料，并让美国人使用他们战略空军所需的沿海各省的机场和其他设施。斯大林似乎并不担心这些准备对日本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他希望他们会来个"不成熟的攻击"，这会鼓舞俄国人起来竭力奋战。他说，"俄国人必须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战斗。"

15日我发高烧，无法参加那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第二次军事会议。艾登代替我去，由布鲁克、伊斯梅和伯罗斯等人陪同；斯大林除莫洛托夫和安东诺夫陪同外，远东苏军参谋长舍甫琴科中将也参

加了。哈里曼又再次出席，同迪恩将军在一起。会上只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实质性的决议终于达成了。

斯大林首先赞成我们应协调我们的各项作战计划。他要求美国帮助在远东储备两三个月使用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他说如果这点能够做到，一些政治性问题能够澄清，苏联就可以作好准备在击败德国后三个月左右对日作战。同时他答应在沿海一些省份为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空军准备机场，并立即接受美国的四引擎飞机和教官。苏联与派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人员的会议可以立即召开，而且他还答应亲自参加第一次会议。

※　　※　　※

日子一天天过去，唯独苏波事务这个脓疮少有改善。波兰人准备承认寇松线"作为俄国与波兰的分界线"。俄国则坚持要使用"作为俄国与波兰双方国境线的基础"这些字眼。双方都不让步。米科莱契克宣称他会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而斯大林在我和他单独进行两小时又一刻钟的谈话结束时说，在那些与他共事的人当中，赞成对待米科莱契克"温和"一点的只有他和莫洛托夫两人。我确信在这个背景里面存在着党和军队两方面强大压力。

斯大林认为国境线问题如果未经取得一致意见，就不好着手组织波兰统一政府。倘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十分乐意让米科莱契克来领导新政府。我自己认为，在讨论波兰政府与卢布林波兰人合并的问题上，一定会碰到同样棘手的困难，卢布林的代表一直给我们留下极坏的印象，因此我对斯大林说，他们"只是苏联意志的表达而已"。他们无疑地也怀有统治波兰的野心，因而充当了吉斯林一类的角色。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两个波兰代表团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我深深感到我和外交大臣有责任为苏波问题的解决拟出一些提案。即使是只把寇松线强加于波兰都会引起责难。

在其他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苏联政府决心在消灭希特勒之后攻击日本这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整个斗争的缩短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所作的安排，我确信是再好不过了。这些安排再配合上军事行动方面的成功，现在在拯救希腊上必然是有效的。同时，鉴于铁托的行为和俄国指挥的俄国部队和保加利亚部队开到并

支援他的东翼的情况，我确信我们协同奉行对南斯拉夫五十比五十的政策，对解除我们的困难是最好的。

无庸置疑，在我们的狭小范围里，我们进行了两国之间从未有过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和诚心诚意的交谈。斯大林几次表示了个人的敬意，这些我觉得确实是真诚的。可是我更加确信的是：他绝非只是个人说了算。就像我回国时对我的同僚们所说的："骑马者的后面，总坐着个阴沉而忧虑的人。"①

①这句话出自罗马诗人霍勒斯（Horace）的一首诗。——译者

※　　※　　※

首相呈英王：　1944年10月16日

首相恭祝陛下躬临荷兰慰劳三军，旅途畅遂，视察成功，今已安抵国内。但愿陛下经过此次跋涉后，一切平安。

2．莫斯科气候既晴朗又寒冷，政治气氛十分融洽。此种情况过去从未有过。首相和艾登先生在几次与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的交谈中，都能以毫不挫伤感情的坦率和真诚态度处理一些最微妙的问题。首相观赏了一场专门演出的十分精彩的芭蕾舞，受到了许多观众的长时间的鼓掌欢迎。当斯大林在这战争期间第一次来到包厢站在我的身旁时，立即受到全场几乎是狂热的欢迎。无论是在漫长的宴会席间或席后，借着热情洋溢的频频祝酒，都能以轻松的方式谈及许多重大的事情。夜晚熬得很晚，甚至到了凌晨三四点钟，首相也同样坚持到很晚，而且一过中午就开始大量的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

3．我们花了三个钟头对整个军事局面进行研究。在布鲁克陆军元帅和首相分析了形势并解释了西方、意大利和缅甸的计划之后，美国的哈里曼先生和迪恩将军对太平洋战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全面介绍，斯大林对此深感兴趣。随后，俄国的副参谋长把俄国对德作战计划的许多情况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其中的要点十分令人满意。为了保密起见，在我回国之前，暂不进一步谈及他所说到的一切。今晚六点我们期待俄国发表一个对远东战场的声明，这个声明很可能是令人满意和极为关心的。

4．前天是"波兰国庆节"。我们的那些从伦敦来的人，正如陛下所知，看起来庄重正派，但却软弱无能，可是对卢布林代表，就我们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不能寄以任何幻想的。在我看来，这些人纯粹是工

具，讲话像背诵台词一样，精心训练得准确无误。我相当严厉地盘问过他们，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也支持我。今天我们要与我们的（伦敦）波兰人奋斗一天，我们要取得一个解决办法是有些希望的。否则，我们只好把事情秘而不宣，延迟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再说。①

①罗斯福先生于11月7日以超过三百五十万选票的多数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

5．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譬如德国未来的处理问题。

陛下之忠仆卑职丘吉尔先生。

※　　※　　※

10月17日晚上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好得到消息说因为德国在匈牙利的战线濒于崩溃，作为预防措施，霍尔蒂海军上将已被德国人逮捕起来。我表示希望尽快到达卢布尔雅那山峡，并且进而说明我不认为战争会在春季之前结束。接着我们举行了对德国问题的第一次会谈。我们对摩根索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决定欧洲咨询委员会务必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　　※　　※

在飞回国的途中，我把我们会谈的更多详细情况告诉了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22日

在我们逗留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米科莱契克见到了贝鲁特。贝鲁将承认了自己的困难。上个月他的人有五十名被处决了。许多波兰人宁愿逃到森林里去而不愿参加他的部队。

在俄国军队使用一切运输工具向前推进的时候，战线的后方在冬季临近的条件下是困难重重的。然而他坚持说如果米科莱契克出任总理，他（贝鲁特）必须在内阁里占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选。米科莱契克提议五个波兰政党都要有各自的代表，在这些政党的五名优秀人选中，要有四名由他挑选一些人品不致使斯大林感到讨厌的。

2．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斯大林会见了米科莱契克，同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极为友好的谈话。斯大林答应帮助他，米科莱契克答应组织和领导一个对俄国人完全友好的政府。他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但斯大林明确的表示卢布林波兰人必须占大多数。

3．克里姆林宫宴会之后，我们直截了当地向斯大林提出，除非米科莱契克取得五十对五十的比例再加上他本人，否则西方世界无法确信这个和解的办法是有诚意的，也无法相信一个独立的波兰政府业已组成。起初斯大林表示他是同意五十比五十的，可是一下子又自己纠正过来，提出一个更糟糕的数字。同时，艾登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同莫洛托夫商讨，后者似乎更为通情达理。我不认为一旦其他的一切都解决了，政府的组成问题还会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障碍。米科莱契克事先已向我解释，可能会有一个声明来挽救卢布林政府的威信，而且在幕后在这些波兰人中间另外有一个安排。

4．除上述情况之外，米科莱契克打算力劝他的伦敦同僚们接受寇松线，包括把利沃夫给俄国人。我希望在下两个星期之内我们能够取得一个解决办法。倘若如此，我会把准确的文本电告你，以便你决定此件是否需要发或是暂缓一下。

5．在主要战犯问题上，约大叔采取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极为可敬的方针，即未经审判不得处决，否则全世界将认为我们不敢审判他们。我指出国际法中的一些困难，可是他回答说如果不经审判就不要判处死刑，只能判处无期徒刑。

6．我们也对未来德国的划分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

约大叔要把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反纳粹、亲俄国的国家的独立区域，前两个国家可以合并起来。与他先前表明的观点相反，他希望看到维也纳成为南日耳曼联邦的首府，联邦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如您所知，把维也纳变为一个大多瑙河联邦的首府，这个主意一直吸引着我，然而我还更希望加上匈牙利，尽管斯大林对这一点是强烈反对的。

7．至于普鲁士问题，约大叔希望把鲁尔和萨尔分离出来，使其不起作用，或者置于国际管辖之下，组成莱茵兰的一个单独的国家。他同时希望把基尔运河国际化。我对这个主意也不反对，然而，你可以相信我们在三方会议之前并没有作出确定的结论。

8．我从约大叔那里欣悉你建议11月底左右在黑海的一个港口举行三方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希望你在适当的时候把有关情况告诉我。你们双方愿意在什么地方开会我都愿意奉陪。

9．约大叔也正式提到了蒙特勒公约①，希望作些修改以便俄国军舰自由通行。对这个问题我们原则上没有什么异议。

修改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日本是一个签字国，而且伊诺努也于去年12月丧失了市场。我们把这个问题留下来，由俄国方面去制定出详细的提案。他说他们会做到恰如其分。

10．关于承认目前法国行政机构为法国临时政府问题，我回国后将和内阁商讨。联合王国的意见是十分强烈要求立即承认的。戴高乐不再唯我独尊了，而是比以前更好驾驭了。我仍然认为一旦艾森豪威尔宣布把一个很大的内政地区移交给法国，那么这种有限的承认方式就不可能再拖延了。毫无疑问，戴高乐有着法国国民的大多数作其后盾，而且法国政府需要得到支持以便对付广大地区所潜在的无政府状态。总之，我会从伦敦再次电告你。

①指1936年7月20日订立的《海峡制度公约》，由土耳其出面邀请有关国家在蒙特勒签订关于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统称"海峡"的通行和航运的规定条例，该公约对各国军舰通过海峡有一定限制。——译者

此刻我正在给人幸福回忆的阿拉曼上空，谨致衷心问候。

他的回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0月22日

欣悉你在莫斯科为波兰问题的折衷解决方案取得了进展。

一旦解决的时间和条件到来时，务必与我商量在这样的观点上推迟大约两个星期发表是否恰当。你懂得这个意思。

当前这里的一切都很好。

你所说的约大叔日前在对待战犯、德国的未来和蒙特勒协议等问题的态度令人感到非常有趣。我们会在即将到来的三方会议上对这些事情连同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作出的努力一起进行讨论。

※　　※　　※

经过这次十分有趣的两周时间，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友比以往，或者说从今以后，更加密切了，因之，临别之时我给斯大林写道：

1944年10月20日

艾登和我现已离开苏联，我们从我们和你，斯大林元帅以及你的同事们的多次讨论中得到了鼓舞和勇气。这次令人难忘的莫斯科会见表明，只要我们开诚相见，友好讨论，我们之间的事情并非无可调整的。俄国的好客一向闻名遐迩，这次在我们访问期间，招待之周，远非一般能比。无论是在莫斯科或是在克里米亚，我们都度过了令人愉快的时刻，处处都为我和我的一行人员的舒适而精心考虑。对此，我向你和所有那些负责这一切安排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

第十六章　巴黎

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法国政府——戴高乐将军的民族委员会——9月28日我在下议院的讲话——10月14日我致罗斯福总统电——10月20日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法国临时政府——11月10日我飞抵巴黎——11月11日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欢迎队伍——孚日之行——11月15日我致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电——法国军队和德国的占领——和戴高乐互致贺电——11月20日斯大林来电——关于成立西方集团的谣言——11月25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西方的冬季战役——戴高乐将军访问莫斯科——建议签订法苏条约——法国战后在莱茵河的边界——与总统通信——12月10日法苏条约签字——关于签订英法条约问题。

随着我们的军队向东和向南推进，成立一个统一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法国政府就变得愈来愈迫切了。我们渴望不要从国外搞一个现成的委员会强加给法国。随着解放事业的进182展，我们希图首先估量一下法国人民的情绪。我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早在7月10日我就给艾登先生写了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7月10日

在罗斯福总统和戴高乐度蜜月的结果没公布以前，如果我们就作出决定〔向美、苏提议，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这将会是极不明智的。

显而易见，我们前进的步调一定要和美国取得一致。等美国公布了他们的决定以后，我们可以推他们前进一步。如果罗斯福总统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和戴高乐达成了协议，我们就可以向议会提出这个非常好的事实来说明过早地辩论这一问题是多么愚蠢。这样做也许早已将这次愉快的接触破坏掉了。

五星期后，从诺曼底出击告捷。巴顿已在巴黎门口，但我还是不愿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并再次写了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8月18日

在没有把战火所产生的结果弄得更清楚之前，关于法国问题我不赞成作任何决定。如果我们的作战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了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西部和南部（这一点看来是不难的），那将有一个

广大的地区，一个真正的临时政府可能会从这里产生，而不是只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单独组成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想取得代表整个法国的权利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非常不赞成在目前阶段对法国民族委员会作出那些已达成的协议之外的任何承诺。人们完全不知道将来事态会有怎样的变化，还是不受束缚为好。我认为应等打好较广阔的基础后再作承诺。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法国游击队集会以及社会舆论都趋向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民族委员会。迄今为止，民族委员会迫于环境，还不能成为代表整个法国的团体，但到了九月底，情况已有了进展。二十八日，我向下院发表战事评论说：

那个团体当然是已涌出一批新人物，特别是那些组织了游击队和抵抗运动的人；那些在巴黎举行了光荣的武装起义的人。这次武装起义使我们想起了有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和巴黎奋起战斗，为世界各国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当然，我相信美国、苏联也和我们一样，迫切想看到成立一个真正称得上代表法国人民——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说话的团体。现在看来，似乎可以执行阿尔及尔委员会法令了，凭着这个法令，作为一个暂时过渡阶段，可把咨询议会改为选举出来的团体，吸收法国国内的新成份来增强其力量。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对这个团体负责。这一步骤一旦采取，看来会得到法国人民的赞同，就会极大地增强法国的地位，法国临时政府就能够得到承认，从而也就使我们大家都希望实现的种种后果能够尽早成为事实。然而形势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我是不会关门的。

在我看来，游击队欢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决定性的一点，还有利于该委员会得到更正式的承认。为此，我致电美国总统：

首相（于莫斯科）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14日

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时刻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符合你的政策，也符合我在下议院最近的声明的决定。

2．你在来电里谈到：你认为在法国还没有肃清敌人以前，我们应该等待，意思是说，无论如何，戴高乐首先必须表示愿意从艾森豪威尔那儿，把法国的一部分作为内政地区的行政全部担当起来。就我而

论，我在议会里提出的方针是：应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的基础上，先改组咨询议会，然后才承认临时政府。

3．我知道艾森豪威尔急于答应法国人业已向他提出的要求，即把法国一大部分国土划定为内政地区。最高司令部和法国人之间的谈判正不断取得良好的进展。看来我们可望法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很快成为内政地区。

4．扩大咨询议会的工作也在取得很大的进展。据达夫·库珀报告：由于法国交通存在着种种实际困难，法国人认为继续执行原定的阿尔及尔计划，在解放了的地区通过选举来确认代表的委任，用这个方法来增加扩大了的议会成员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提出一项代替办法，即从抵抗运动和议会团体中增选一些代表。我理解人们希望很快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颁布新法令，确定改革后的咨询议会的职权，赋与它以比执行机关更高的权力。估计本月底应能召开扩大会议。

5．毫无疑义，法国人和最高司令部一直在进行合作，大多数法国人民支持法国临时政府。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为法国临时政府。

6．程序应是，现在通知法国人，一俟扩大会议召开并投了戴高乐政府的信任票，我们立即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

7．如换另一项程序则是一俟内政地区正式建立，我们立即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我认为采取这种做法较好。因为这就把承认法国政府一事和那将会成为法国当局跟盟军在反对德国的共同事业中令人满意的合作关系的标志联系了起来。

8．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假如你同意用上面提出的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外交部和贵国国务院即可就我们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具体条件交换意见。虽然我们不一定需要使用一模一样的词句，但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的方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也要把我们的打算通知苏联政府。

9．我们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当然不牵涉到我们对法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中会员国的问题的看法。

总统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0月20日

我认为在法国人建立一个真正的内政地区以前，我们不要在承认他们为临时政府方面采取行动。这个咨询议会虽然已经扩大，也加强了代表性，关于它的扩大的问题几乎依然很重要。我倾向于把有关承认的问题暂挂起来到这两件事都真正办好的时候。我是不满足于听戴高乐只是口头上说他要去办的事。

我同意你的看法，即使一旦我们承认了临时政府，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咨询委员会里就没有法国的席位，等等。这些事情要根据他们以后的实际情况处理。

目前，我切望这个问题只在你我之间直接处理，同时还认为最好目前美国国务院和贵国外交部之间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我切望你体温正常，身体康复。

※　　※　　※

我们的讨论就按此方式进行。法国咨询议会吸收了抗德组织和旧议会团体的成员，得到了增强和扩大。早在八月，我们和法国临时政府缔结了一项民政协定，把法国划分为两部分：前方地区归盟军最高司令部管理；内政地区由法国当局管辖。10月20日公布：经盟军最高司令部同意，包括巴黎在内的拥有大部分法国领土的内政地区业已建立。这样，民族解放委员会终于转变成为法国临时政府了。

这时我正准备和我们的盟邦一致行动，建议正式承认这个团体为法国解放区政府。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正当我和俄国人讨论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最后步骤时，美国国务院经过最后一分钟的踌躇之后，宣布了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公告。

消息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我于是致电总统：

首相（从莫斯科）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0月23日

贵国国务院采取急转的态度，不能不令我惊讶。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明天就要宣布。当然，我们要同时采取一致的行动。我想俄国人可能会生气。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曾说：他猜测他们会被当作在阻碍这事的人物出现，其实，他们〔俄国人〕如果不是尊重美英的愿望，早就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了。

所以，我希望能让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宣布。

※　　※　　※

10月27日我在下院发表的讲话中说：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确信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法国现政府不但赢得了广大法国人民的充分支持，而且是唯一能够担负起赋与它的繁重使命的政府，只有它才能在完成立宪程序和议会程序之前的一段必须经过的中间过渡时期里使法国能聚集力量，并宣布其目的在于恢复议会的职权，只有它才能恢复他们正常的作用。

我们就这样完成了从1940年以来那些黑暗而遥远的日子里就开始进行的工作。

※　　※　　※

人们认为我首次访问巴黎应在休战日为宜，并公布了这次访问。不少报导透露说有些通敌分子要谋害我，因此采取了一些极其严密的警戒措施。11月10日下午，我在奥利机场降落，戴高乐安排了仪仗队欢迎我。我们一起驱车经过巴黎郊外驶入市区，直抵法国外交部。我和我的妻子及女儿玛丽在这里受到隆重的接待。这座建筑物曾长期被德国人占据。人们使我确信，我睡的是戈林睡的床，用的是戈林用的浴室。这里的一切都修整、镶嵌得富丽堂皇，在这个华厦里，很难使人相信，我在前面有一卷谈到的1940年5月我和雷诺政府以及甘默将军在这里最后的会见，只不过是一场噩梦。11月11日上午十一点，戴高乐陪我乘坐敞篷汽车，在全副军装、身披胸铠的雄伟的共和国警卫队的护引下，驶过塞纳河，经过协和广场。好几百名警卫队员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壮观。著名的爱丽舍田园大街整条林荫道挤满了巴黎市民，排列着军队。每个窗口挤满了观看的人，悬挂着国旗。我们穿过狂热地欢呼的人群，来到凯旋门。我和戴高乐都向无名战士陵墓献了花圈。仪式完毕，在一群法国政界要人的跟随下，我和这位将军一起在我非常熟悉的公路上大约步行了半哩。于是我们登上一座高台，检阅雄壮的法国和英国军队分列前进。我们的警卫团分遣队很雄壮！检阅完毕，我向克雷孟梭塑像献了花圈。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克雷孟梭是我缅怀的人物。

戴高乐在陆军部举行盛大午宴招待我，致辞十分恭维我在战争中的贡献。不过，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

十二日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后，我和戴高乐去贝桑松。

这位将军很想让我看看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所指挥的即将发动的规模相当大的法军反击战。我们乘坐豪华的专用火车，这次旅行的安排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到达以后，离开打仗还有一段充裕的时间。我们本打算到山上一个瞭望哨去，但由于严寒和深雪，道路阻塞不通，整个军事行动只得延期。我和戴高乐坐了一整天的汽车。在长途劳累的旅程中，我们谈了很多东西，中间有时视察军队。这次安排的参观计划一直进行到天黑很晚。法国士兵看来精神极其抖擞，列队前进，气宇轩昂，满怀激情唱着名曲。由于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出来至少有十个小时了，我私人的随行人员——女儿玛丽和海军副官汤米怕我再得肺炎，但一切总算顺利。火车上的一顿晚餐是愉快而有趣的。戴高乐的军服上虽然只有一颗星，而其他六个高级将领军服上的星却是很多，但他们对戴高乐都怀着敬畏甚至畏惧，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夜间，我们的火车分途了。戴高乐回巴黎，我们这一半人继续往兰斯去，翌晨抵达那里。我前往艾克的司令部。下午，我乘飞机回到诺索尔特机场。

※　　※　　※

回到伦敦，我给总统写了一份报告，另抄一份给斯大林。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1月15日

……感谢你对我巴黎之行访问戴高乐的良好祝愿。在爱丽舍田园大街我受到五十万法国人的热烈欢迎，在市政府还受到部分在野党的隆重欢迎。我和戴高乐重建了友好的私人关系。

我看到法国报纸和其他方面谈论我们两人在巴黎把一切事情都决定下来了。你可以相信，我和戴高乐只是根据一切须经三国进一步研究的原则来讨论重大事情的，特别是贵国在法国的军队最多，更应经贵国进一步研究。十一日午餐后，我、艾登和戴高乐以及他的两三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戴高乐询问了许多问题，我感到他们对已经决定了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他当然迫切地想得到八个多师的现代化装备，这只有贵国才能提供。盟军最高司令部不无理由地主张：他那八个师不是准备用来在战场上打败德寇的，而海运一定要保证作战部队的给养，以便他们能赢得冬、春两季的战役的胜利。我支持这种主张。

同时，我对法国人的愿望寄予同情，他们希望多接管些战线，希望在战争中或在剩下的战争中——可能还有很多仗要打——贡献他们最大的力量；他们希望不要成为没有参加战斗的所谓战胜者走进德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但无论如何应予以考虑。对法国来说，重要的是它应有一支军队，准备执行它必须实际上担负起来的任务，即他们有责任首先在我们盟军前线的后方维持一个和平的有秩序的国家；

其次，以后协助管辖德国的部分地区。

在第二个问题上，法国人强烈要求占领德国也要有他们一份，不是简单的作为英国或美国司令部属下的一个参加者，而是以法国司令部的资格参加占领。我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情，因为我深知不要多少年，美军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所以我敦请他们研究建立一支适合于这种目的的军队，这种军队在组织形式上和以师为单位的军队迥然不同，因为以师为单位的军队是专为击溃久经沙场的现代化敌军的抵抗而建立的。我的意见虽然对他们有所影响，但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看到一则路透社消息，这无疑是巴黎非官方发出的，说什么我同意给法国划分一些地区，像鲁尔、莱茵兰等地驻军。

没有这回事。显而易见，这类问题如未经与你协商同意是不能作出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戴高乐说的全部内容是，我们把德国划分为俄国、英国、美国的范围；大体上俄国在东部，英国在北部，美国在南部。我在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发言时还说，我们分得越少越高兴，我们当然赞成法国也接管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份地方，但这一切必须在盟国会谈桌上解决。我当然可以就路透社不精确的报导发表否认声明，不过你可能会认为事情已经明白，不必多此一举。我打算把同样的意思立即电告约大叔。我们没打算对任何事情作出最后决定或是签订什么具体协定。

然而，很明显的是，有若干问题急待比最高司令部更高一级的机构作出决议。没有这些决议，就没有明确的方针可遵循。这就是为什么如约大叔不来，我们应该召开三方会议；

如约大叔来了就召开四方会议的另一个理由。如召开四方会议，法国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参加，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不参加。

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不出五年法军必须担任控制德国的主要任务。艾登和皮杜尔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叙利亚。这问题很麻烦，很花时间，又没什么结果，而主要的是伤我们的脑筋。

报上可能还会登载有倾向性的报导，因此我认为应把以上这些情况立即告诉你。

我很推崇皮杜尔，他活像个小雷诺，在言笑时尤其如此。

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无疑，他掌握有部分强大的权力。吉罗出席了宴会，他显然感到很满足。自从卡萨布兰卡以来，他的命运变化多大啊！总之，我感到面前是个有组织的、基础广泛、力量迅速增长的政府。我认为在这个困难而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作出任何在法国人看来是削弱它的事，都是最不明智的。虽然有共产党的威胁，我对这个政府却有相当大的稳定感。我们可以放心地对他们（法国人）更加信任。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替法国人说话。你的意见如何，望告。会议情况，另行电告……

我也和戴高乐将军交换了热情的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 1944年11月16日

我回国了。在法国刚度过的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和我的朋友们承蒙阁下和法国政府中你的同僚们给予隆重的接待，无限的亲切和礼遇，在此谨表深切感谢。我永远忘不了巴黎人民对他们的英国宾客首次访问解放后贵国首都的盛大欢迎，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使我自豪和感动的场面之一。

我也极为感谢能有机会亲自看到法军那热情和高尚的品格。

他们在精明能干的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领导下，正在完成解放自己的国土的事业。我们所受到的欢迎，确是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令人愉快的象征，这种友谊对欧洲未来的和平安全是很重要的。

戴高乐将军致首相： 1944年11月20日

来电收悉，我谨代表政府表示谢意。法兰西和它的首都及其武装部队向你致以崇高敬意。你不仅是一位伟大国家人民所敬爱的首相，

而且是一位在最暗淡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联合作战，并因此取得了胜利的光荣的战士。让我对你表示：我个人是多么高兴地再见到你。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巴黎）： 1944年11月25日

你若认为适当，请把我以下电文转给德·拉特尔：

谨向你那年青军队的辉煌战绩表示我的热烈祝贺。二十岁的法国人拿起良好的武器，为法兰西复仇并拯救法国，真是令人赞叹！

※ ※ ※

11月20日，斯大林就我11月15日的电报拍来友好的复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1月20日

承蒙告知你和戴高乐的会谈，谢谢。我以很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来电。你建议召开我们三方和法国的会议，只要总统也同意，我没意见，但必须先确定我们三方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戴高乐将军最近表示，希望来莫斯科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已答复表示同意。法国人可望于本月底时到达莫斯科。法国人尚未确定他们希望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和戴高乐将军会谈后，我一定把情况告知你。

于是，欧洲未来的组织的整个问题就提了出来。报纸和其他方面谣传战争结束后要建立一个西方集团。这一计划虽然会使我们承担繁重的军事义务，但在外交界却似乎很流传。

我感到内阁应很快磋商这个问题，特别是法苏会谈即将举行了。

经和艾登先生酌商，我给斯大林发出以下的复电：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11月25日

收悉你11月20日来电。我很高兴戴高乐即将和你会晤，希望你们一起讨论各方面的问题。报上已有关于建立西方集团的议论，对此我尚未考虑。首先，我信赖我们的同盟条约以及和美国的紧密合作是组成世界性组织的主要支柱，并以此确保和促使遭受苦难的世界实现和平。只有在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性机构以后并从属于它，才能着手建立欧洲各国之间的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绝不会对你保密，我深信你会同样把你的想法和需要告诉我们。

2．西线战争激烈，道路泥泞可怕。主要的冲突是在埃克斯位夏佩勒-科隆这一轴线上展开。虽然艾森豪威尔还有雄厚的后备力量可以投

入，但局势对我们显然绝非有利。西北的蒙哥马利部下各军正朝北方前进，把德国人逼退到荷兰马斯河战线上。马斯河使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节省了兵力。东面，我们的战斗虽然进展缓慢但稳步前进，并连续不断同敌军交战。必须赞扬美国人攻克了梅斯和把德寇赶回莱茵河的光辉胜利。南面，法国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特别是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直驱莱茵河，攻克了斯特拉斯堡。这些十八到二十一岁的法国青年士兵，证明他们无愧于担当洗净法国国土所蒙受的耻辱这一光荣使命。我很是钦佩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戴高乐和我曾到过那里，想要从一个良好的观察点看看这场战役怎样打响。但当夜下了一呎深的雪，一切行动只得推迟三天。

3．七天或十天后，就可估计德军是否会在莱茵河西面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如果德军受到决定性打击，我们就可以不管气候如何，继续挺进。否则，在严寒的冬季，可能会出现一个间歇期，等到冬季过后再大举进攻，击溃德国人在西部有组织的抵抗。

4．你是否认为今冬是个严寒的冬天？是否适合于你的战略？我们都很喜欢你最近所发表的讲话。如果发生什么麻烦事，务请秘密通知我，以便我们能排除障碍，并水泄不通地继续紧紧包围纳粹的国土。

与此同时，戴高乐已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和俄国人会谈。

斯大林及时告诉我会谈要点。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2日

戴高乐和他的法国朋友已经到了莫斯科，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会提出两个问题：

1．缔结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

我们大概不会反对，但我想知道你对这问题的看法，请提出意见。

2．戴高乐可能会提出改变法国东部边界，并把法国边界扩展到莱茵河左岸的问题。成立国际共管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省的计划是人所共知的。也曾考虑过法国可能参加国际共管的问题。这样一来法国改变边界的提议就和建立国际共管的莱茵省计划有矛盾了。

请你也谈谈对这问题的看法。

我已给总统发去一份同样的电报。

翌日斯大林又来了一份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3日

和戴高乐将军的会晤提供了一个就法苏关系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机会。在会谈中，正如我所料，戴高乐将军坚持两个主要问题：法国在莱茵河的边界；缔结英苏条约式的法苏互助条约。

关于法国在莱茵河的边界问题，我表示了我的看法，大意是说：我们主要盟国的军队正在法国国土上进行一场反击敌寇的解放战争，没有他们的了解和同意，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强调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法苏互助条约的提议，我指出有必要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有必要澄清这个条约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要弄清法国在目前条件下，谁来批准这个条约。

因此法国人还需要提供一些解释，但至今我们尚未接到他们的解释。

谨将情况奉告。如蒙复电并告知你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将十分感谢。

我已给总统发去同样的电报。

祝好！

12月4日，内阁开会研究成立西方集团的可能性以及戴高乐在莫斯科的会谈。我向同僚们宣读了我和斯大林最近的来往电报。12月5日清晨，我把我们考虑的结果电复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12月5日

承电告戴高乐的访问以及他将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不反对类似英苏条约的法苏互助条约。相反，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法苏条约是合乎愿望的，使我们大家之间增加了一层联系。

说真的，我们还想到最好在我们三国间缔结一个能体现现有的英苏条约，并且有所改进的三国条约。这样，我们各方的义务就会完全相同并联在一起了。请告诉我，你对这个想法是否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感到兴趣。当然，我们双方都应告知美国。

2．把法国的东部边界改到莱茵河左岸，或是另换一个方案：建立一个国际管制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省，以及其他方案，这个问题有

待于和平会议来解决。召开三国首脑会议时，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没有理由不作出比迄今为止更为接近的结论。你已知道，总统不希望戴高乐前来参加三方会议。我希望等我们讨论到特别影响到法国的决议时，情况会有所改变，让法国参加进来。

3．与此同时，让在伦敦召开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法国是会员国）去为我们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就不必交政府首脑去讨论，这不是很好吗?

4．我将把以上情况通知总统。

罗斯福先生也和我保持密切联系。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6日

今天，我给约大叔拍去以下的电报：

"感谢你12月2日和3日两份电报通知。

"关于按照英苏互助条约的精神缔结法苏条约的建议，如果你和戴高乐将军认为这样的条约总的说来有利于你们两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安全，本政府原则上不反对。

"我完全同意你给戴高乐将军关于战后法国边界问题的答复。我认为在现阶段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没有裨益；等德国崩溃以后再来解决较好。"

这以后又来一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6日

从我给斯大林的复电里，你一定会看到我们对戴高乐在和斯大林会谈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即：任何想让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的会议的企图，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的。

你向约大叔建议把法国战后边界问题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讨论，我认为委员会忙于讨论关于德国投降诸问题，因此现阶段如果在委员会上提出战后边界问题是错误的。我看还是把这个专门问题留待以后在我们中间再进一步探讨。

你认为可能缔结的英法苏三国条约有好处，我充分理解你这种看法。但我有点怀疑：这样的安排对国际安全组织问题会有什么效果！你知道我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组织的。我担心这里的舆论会认为这个

三国条约是未来世界组织的敌手，反之，类似英苏条约的苏法双边协定较能被人理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和三个国家主要有关的问题。

翌日，斯大林发来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7日

接到你就法苏条约和法国在莱茵河边界问题的复电，感谢你提出意见。

接到你的复电时，我们已经开始同法国人讨论条约了。你希望把英苏条约向前推进一步，扩大为英法苏三国条约，我和我的同事们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已向戴高乐建议缔结三国条约，但尚未得到他的答复。

我没能及时答复你其他的来电。我希望能尽快作答。

但是情况略有变化。法国人由于国内种种原因，决定离开莫斯科时要带走一个严格只限于法苏的条约。12月10日签订了该条约。当天斯大林发来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10日

我通知戴高乐将军有关你希望签订英法苏互相条约的意见，并表示我赞成你的提议。但戴高乐将军坚持签订法苏条约，认为三国条约应在下阶段签订，因为这个问题需要作准备。同时，我又接到总统来电，说他不反对法苏条约。于是，我们达成了签订这一条约的协议，并于今日签字。该条约将在戴高乐将军回到巴黎后公布。

我认为戴高乐将军的访问有积极的成果，它不仅将有助于加强法苏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我们盟国的共同事业都将作出贡献。

要是法国人愿意的话，现在该是他们和我们签订这一类协定的时候了。我诙谐地通知斯大林签订这一协定的可能性。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4年12月19日

昨晚第二次观看你馈赠的影片《库图佐夫》。看第一遍时，我就非常赞赏它；但由于是俄语对话，我不懂每个场面的确切意思。昨晚我看了附有英语字幕的影片，使我能真切理解影片的全部内容。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这是我看过的最出色的影片之一。从没见过两个意志力之间的矛盾这样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从没见过这样有力地运用

电影画面谆谆教导指挥官和士兵忠心为国的重要性。英国人从没在银幕上见过如此光辉的俄国士兵和民族的形象！我也没见过比这部电影运用得更精湛的摄影艺术了！

2．如蒙私下转达我对于努力创造这部具有高昂士气的艺术作品的人们的赞赏和谢忱，则不胜感激。同时，谨向你祝贺。

3．我喜欢回顾我们在那殊死的战斗中的共同作战的经过，正像在这一场三十年战争中一样。我想你不会给戴高乐看这部电影吧！如果他来我这儿签订像他和你或我们之间所签订的那样的条约的话，我也不会给他看《汉密尔顿夫人》的！

敬礼！

12月25日，斯大林复电说，他"当然欢迎签订英法条约"。我认为此事不必操之过急，应等法国人提出这个建议。

12月31日，我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你可能愿意看看提到谈判桌上成为英法双边条约之前的建议是怎样形成的。你对我讲，倘若戴高乐提出，等解决了叙利亚的所有问题以后才签订英法条约，那就让他等吧！这个建议应由他而不是由我们来提。

同时，从安全的观点看，我们没什么损失，因为法国人实际上没什么军队；而所有其他有关的国家不是被打败了的就是仍然受奴役。我们务必谨慎，不要承担我们做不到的义务，也不和其他国家签订得不到对等报酬的条约。我不知道战后我们的财政情况将会怎样，但我确信：即使所有这些无助的国家作出要重建他们自己的军队的姿态，我们也无法维持那么多的军队来保护他们。总之，首先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一切全靠它了。

第十七章　阿登的反扑

陆军元帅迪尔之死——美国的哀悼——向莱茵河挺进——鲁尔河坝——巴顿大军受阻于齐格菲防线——11月23日斯特拉斯堡解放——12月3日我将战局告知史末资——西线战略上挫折——12月6日我给总统的电报——12月10日他的乐观的回电——12月16日阿登的危机——德国人的突破——艾森豪威尔迅速采取行动——布雷德利将军指挥的战线被切断，任命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指挥北线——12月22日我给史末资的电报——马尔什的苦战——12月23日气候转好——巴斯托尼的争夺战——1月3日我军开始从北方反攻——1月6日我给总统的电报——美国人的英勇——1月6日我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呼吁——1月7日他的令人感动的回电——1月6日盟军占领乌法利兹——对斯特拉斯堡的威胁——蒙哥马利对美国士兵的赞扬——1月18日我在下议院的演说。

11月我们派驻华盛顿的三军代表团团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去世，这是同盟国事业的损失。约翰·迪尔从南非战争起，从军整整四十年，1940年5月任帝国总参谋长。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期间，他秉性坚定，判断事物不偏不倚，在我们危难的岁月里是个有力的支柱。珍珠港事变后，他调到华盛顿，负责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我们的观点。他很快就博得那里人们的欢心，并和马歇尔将军结下了牢固的个人友谊，这对克服同盟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是非常宝贵的。

这也是他事业上的最高峰。如果不是因为他忘我操荣，忠于他的职责，他的寿命本来会远远地超过六十三岁。即使当他病重的时候，他仍然不向病魔屈服。为了最后表彰他以及他毕生致力的一切，他被安葬在美国伟人安息的阿林顿国家公墓。美国军队还为他立了一尊骑姿铜像以示纪念。

总统致电给我："美国像英国一样哀悼你的杰出战士，在我国钦佩他的人是非常多的。"我很感谢他，我对马歇尔将军说："我激动地看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们的英国同事们的关于我们的朋友约翰·迪尔逝世的讣告。感谢你们的善意，他生前竭尽全力想把工作搞好，工作确实搞得很好。"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需要在我们的若干指挥机构内部作一些重要的调整。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驻意大利）： 1944年11月21日

陆军元帅迪尔的位置要有人接替，这个人得时常接近总统并处在一个得和马歇尔将军经常接触的地位，这件事非常重要。不用说一定要选一个和美国人合作得好，并对整个战局的大方向有充分了解的军官。我看只有你具备这些必要的条件和品德。因此我已向总统提议由你继迪尔担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及我个人驻华盛顿的正式军事代表。总统已亲切地表示同意，保证你在华盛顿受到欢迎。我希望你能够马上告诉我你接受这一极端重要的委任。

2．我已向总统提议亚历山大将军接替你担任同盟军驻地中海最高司令，麦克纳尼将军为副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接管意大利前线的集团军群。

3．总统回答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他本人完全同意以上提议。

4．我要你下星期回来一两天，初步讨论一下。我想你是能做到的。我的"约克"马上去接你，希望你把麦克米伦带来。

在这以前总统来电说："我很感谢你对克拉克将军的夸奖并建议他继亚历山大将军接管意大利的集团军群。"

※ ※ ※

与此同时，在西线为进军莱茵河作了许多准备工作。11月的雨天是多年来最糟糕一次，河川泛滥，形成沼泽地带，使步兵通过极为费力。在英军的战区里，登普西率领的第二集团军把敌人从他们在文洛以西的宽大的突出阵地赶过默兹河。更南面我们的第三十军开进马宰克和盖伦基尔亨之间的战线，在这里和美国第九集团军会师。在密集的炮火开路之后，这两支部队于11月19日攻克盖伦基尔亨，涉过泥泞的乡村向鲁尔河进发。第九集团军的右翼于12月3日到达于利赫附近的河流，而他们侧面的第一集团军在休特根森林遭遇到艰苦的战斗。盟军十七个师参战，敌人的数量差不多相等，战斗很激烈。

这个时候如果渡河那是很卤莽的，因为水位的高低是由这里以南二十哩的一些巨大拦河坝控制的。这些拦河坝仍在敌人手里，一打开闸门，就可以把我们的军队切断在遥远的对岸。重型轰炸机试图炸掉

大坝放水，虽炸中了几次，但没有炸开一个缺口。12月13日美国第一集团军不得不再一次进军去占领这些拦河坝。

与此同时，阿登区以南的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已在蒂翁维尔的两侧渡过摩泽尔河，向东挺进至德国边境。11月20日他们即已进入梅斯，虽然德国人仍然据守周围的堡垒群，直到12月13日才放弃最后一个堡垒。第三集团军从梅斯和南锡转向萨尔河，并占领沿河广阔的阵线，然后于12月4日在萨尔劳顿附近渡河并迅速建立桥头阵地。他们在这里碰到了齐格菲防线中最强的一部分，沿河北岸是前沿战线，后面纵深两哩的地带都设有互相支撑的钢筋水泥工事。敌人据险顽守这些堡垒，第三集团军无法前进。

在战线右边，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群从吕内维尔和埃皮纳尔强力通过孚日山区和贝尔福豁口。美国第七集团军争夺山头时打了一场硬仗。但法国第一集团军经过一星期的战斗（就是我曾经想看看怎样打响的战斗），于11月22日攻克贝尔福，到达巴塞尔以北的莱茵河段。从那里他们转了个方向顺河而下向科耳马尔进发，这就包抄了孚日的德国人侧翼，敌人撤退了。11月23日我们进入斯特拉斯堡。接着几星期第七集团军肃清整个北阿尔萨斯，然后转而到达第三集团军的右面，在宽阔的阵线上越过德国的边界，穿过维桑堡附近的齐格菲防线。但在法国境内的科耳马尔方圆三十哩的地方还有一大股德国孤军，法国人没能将其消灭掉。几星期后这成了祸害。

※　　※　　※

我给史末资写了一份关于整个形势的评论：

首相致陆军元帅史末资：　1944年12月3日

……2．虽有梅斯、斯特拉斯堡和其他的胜利，但在西线我们战略上当然还受到挫折。在发动这次攻势之前，我们的观点记录在案：全线进攻是错误的，在计划要突破的点上应该集中远为优势的部队。蒙哥马利事前的评论和预料都已证实。我猜想会作一些调整，归还一部分在蒙哥马利诺曼底获胜后，从他那里划出去的地域。你必须记住我们的军队只有美国军队的一半，不久就将等于三分之一强一些。在军事方面，虽然遭受到挫折，但大家都互相友好忠诚。我们必须重新组织和加强军队，准备一场春季攻势。我们至少还得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才能打到在北方的莱茵河，那里是我们进军路上的决定性关键，

同时我准备肃清我们后边荷兰的残敌，但现在办事可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3．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被"铁砧"作战行动耽误了，并因为它而大大地削弱了。因此我们肃清了亚平宁山脉之后，却陷入波河流域的一片沼泽地带。这样一来，不管在山上或在平原，我们在装甲设备上的强大优势就显示不出来。加之现在意大利的坏天气就像在西线一样，大大降低了我们非常优越的战术空军力量。迄今为止我们在意大利拖住了二十八个德国师，因此我们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相反我们干得这么好使马歇尔将军很惊讶。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德国人大概要从巴尔干半岛各国撤回他们的军队，拖延了经过勃伦纳和卢布尔雅那的撤退的缘故。目前在意大利北部，我们虽然还在进攻……，但我们不可能取得极为满意的战果。

5．在缅甸我们也不得不从北面向南进军，要经过我希望避开的丛林。蒙巴顿一直干得很好。然而现在中国国内，灾难已降临到昆明，而且不久可能会波及重庆。大元帅正撤回他那在缅甸南进的最精锐部队，以保卫他的首都、他的空运终点站，据我推测，还要保卫他的生命和政权。我不能责怪他，但这严重地影响了蒙巴顿那指挥得很好但已失去吸引力的战役的成功。看来我们注定了只能用半速度勉强打通这片丛林，而我到现在还不能够争取到同意从孟加拉湾彼岸发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广泛的两栖作战行动。每一件事都得经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再三考虑。而"安全第一"的考虑凌驾于每一项计划之上。美国人正在莱特湾艰苦作战，但他们今年在太平洋的进展是令人钦佩的。我希望1945年我们的舰队将参加他们的作战以不断增强实力。正如老费希尔说的那样："皇家海军一出动总是第一流的！"你可以想象到海军部会高高兴兴地提出人力、辅助船舰以及这样那样的物资准备的大量要求。

6．大选的阴影又接近了，不需几个月就会拆散英国至今曾组成的或今后可能组成的最能干的政府。总的来说明年是个愉快的年头。我们财政的前景并不是已被乌云所笼罩。即使我们没有强调存在极大的危险，不过我确信我们仍将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管它们是单独地或同时地向我们袭来。

7．忠诚可靠的老朋友！在所有给我的生日贺电中你的来电使我最感动，给我的鼓舞也最大。

三天后我致电总统。

首相给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6日

由于我们不能碰头，我感到现在应把今年年底我们所面临的使人失望的严重的战争局势向你提出来。虽然在西线我们赢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像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就是战利品，但事实上我们没达到五星期前给我们军队定下的战略目标。我们还没有到达莱茵河北段这个战线中最重要的战区。我们还得继续大战好些个星期，才有希望到达莱茵河并建立我们的桥头堡，然后，我们才能再向德国深入挺进。

2．在我们的意大利战场上，德国人还有二十六个师——相当于十六个或更多一些的整师。他们可以随时经由勃伦纳和卢布尔雅那撤退，据守加尔达湖至例如阿迪杰河口一带地方，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他们的战线。这样他们就可以腾出一半的意大利军队去保卫德国本土。以后他们甚至还可以退到阿尔卑斯山，又可以节省一些人力。我想他们之所以在意大利呆得那么久，可能是让巴尔干半岛等地的十二个师逃出来，现在这些师正向匈牙利和奥地利逃窜。除了空军、游击队和小量的突击队以外，无法阻止这一招。我看大部分会逃脱。其中大约有一半可能会用来加强从意大利腾出来的军队。这样就会成为德国本土一支强大的援军，随着事态的发展既可用于东线也可用于西线。

3．在主要战线的战争中我们从"龙骑兵"作战行动〔在法国南部登陆〕得到很大的好处。但第十五集团军群不能给凯塞林以决定性的打击，是因为"龙骑兵"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而误了战机。等到我们通过亚平宁山脉，波河流域已经是遍地泥泞了。因此在山区和平原我们都没能发挥装甲部队的优势。

4．由于德国在所有战线上的顽抗，我们没有从欧洲抽调五个英国师和英印师来帮助蒙巴顿在3月里进攻仰光，再加上其它原因，这一攻势实现不了。因此，蒙巴顿按照我们在魁北克所一致决定的，开始顺着河流从北面和西面在缅甸境内发动全面进军，这一路的进展令人满意。目前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挺进，严重威胁昆明甚至重庆，威胁大元帅和他的政府，因此两个或更多的中国师不得不撤回去保卫中国。我不怀疑这样做是对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就蒙巴顿的情况来说，

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至今还没决定怎样对付这一新的灾难，这灾难一下子不但使中国也使你的航运终点站以及缅北的战役陷入危险。我本想以横渡亚得里亚海或孟加拉湾来给敌人以真正沉重的打击，这些想法也都同样受到挫折。

5．你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太平洋战役，目前是我们作战中暂时没受到挫折的唯一部分。

6．幸好，我们也必须将俄国人的行动考虑在内。斯大林答应发动一个冬季战役，我估计约在1月开始。在他那大部分广阔的战线上，斯大林一直在休整、准备，虽然只有三四个德国师开过来对付艾森豪威尔。我现在不便于衡量他最近发动的对布达佩斯西南的进攻。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期望这场战役和俄国人其他的行动对我们的帮助会比最近所得到的更大。德国的情况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只要有重兵深入敌后，就可使他们纵然不全部至少也要局部垮台。

7．我曾力图从范围和比重两方面来对战争的全局加以审视，很清楚的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情况：

（1）我们会大大推迟到达，更不要说强渡，在通往柏林最近的道路上的莱茵河的时间。

（2）在意大利会受到明显的挫折。

（3）很大一部分德国军队会从巴尔干半岛逃回去。

（4）在缅甸受挫折。

（5）中国不再能成为一个作战国了。

我们的人的美好愿望和这些现实相差甚远，尽管我们一起努力不让他们头脑发热，但问题还是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三人及早会见的希望破灭了。你、我以及我们的参谋人员的会面也无限期延迟，使我更加焦虑。我们英国的计划是靠着你们的。我们英美的问题至少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过多的电报电话反而使事态更加混乱，所以我想2月份之前你如果不能亲自来的话，请你能否派你的参谋长们尽早来这里。到了这里他们和你们的主力部队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很近，我们就可以对整个激烈的战场形势进行平心静气的研究，目的是寻求一种双方紧密协作的行动，正如我们在1944年各战役中所表现的那样。

罗斯福先生虽然同情，但并不像我那样焦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10日

也许是因我离战场较远，或是六个月前我对时间方面的估计不像你那样乐观，因而对战争局势的看法也就不像你那样失望。

在欧洲战场上，我总感到要想一直打到莱茵河的左岸占领德国，非打一场硬仗不可。早年我曾骑自行车经过大部分地区，我从来不像许多指挥官那样认为我们的联合军队能轻而易举地渡过莱茵河，因而我不那么乐观。

不过我们制订的一般战略正在按计划进展。我们两人身居统帅地位，已经制定了作战方案，发布了命令，并根据这些方案和命令把物资送上了战场。纵使战斗的进展或许一时赶不上原来的进度，我想这些具体战役要如何进行，结果怎样，仍是前线指挥官的责任，我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我们要记得冬季正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正在一天天地吃掉敌人日益衰竭的人力和资源。随着安特卫普港的开放，我们补给物资的运转大大改善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在西线上他给敌人所造成的伤亡，超过敌人组织新队伍来进行弥补的能力。对我们有利的决定性突破不久一定会到来，虽然在什么时候到来我现在还不清楚。

至于意大利战场，亚历山大的军队正在尽力把那些德国师牵制在意大利。我们要记住，如果这些德国人想撤到阿尔卑斯山战线上去的话，他们是完全办得到的。

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德国军队，情况也是如此。我从不敢想象，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如果没有俄国人帮助，我们就能俘虏大量的德国军队。

在苏联战场上，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坏天气。看来俄国人目前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一点当然你知道得比我多。

远东的形势当然有些不同，我丝毫不乐观。

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除了采取魏德迈现在所采取的措施外，没什么办法使中国进行像样的抵抗。不过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在人力、物力、舰只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大很多倍，他们也无法维持下去。连上帝都在帮助我们。这次壮观的地震和海啸就是一个证据。

从现在到春天，解冻后，很多事情将会发生。到那时，很多情况会比现在清楚得多。

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全力以赴地指挥他们的机构执行我们所制订的计划，支持我们在全世界的军队。几乎所有这些军队一时都使用上了。我认为现在无须作很大的战略性决定以指导我们的战地指挥官，因此我的参谋长们不应离开他们的岗位……

※　　※　　※

一场严重的打击迫近了。不出六天，一场危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盟军决定从北方的亚琛以及经由南方的阿尔萨斯狠狠进攻敌人，这就使我们的中央极为空虚。在阿登战区，由四个师组成的美国第八军，单独据守着七十五哩长的一条战线。我们明知危险而又甘冒这种危险；但后果是严重的，而且本来可能还要更严重。敌人在他们的西线出奇地聚集了约七十个师，其中有十五个是装甲师，但有不少是兵员不足，需要休整和重新装备的。不过第六装甲集团军是一支大家公认的劲旅，士气也旺盛。当这支具有充当先锋潜力的部队还驻扎在亚琛以东作为后备队时，就已受到我们严密的注意了。12月初那条战线的战斗沉寂下去时，它也暂时逃脱了我方情报部门的监视。天气坏，飞机不能飞行，阻碍了我们对它的侦察。艾森豪威尔怀疑敌人在蠢动，但其规模和迅猛程度却很出意外。

德国人真的有一个大计划。龙德施泰特集合了第五和第六两个装甲集团军以及第七集团军，一共十个装甲师和十四个步兵师。这支大军以装甲部队开路企图突破我们阿登地区直达默兹河的薄弱中心，再转向北方和西北方，把盟军战线切成两半，攻占安特卫普港，把我们北方军队的生命线切断。

这大胆的一着是希特勒策划的，虽然他手下的将军有疑虑，但他不肯改变。为了支持这个冒险的行动，德国空军的残部被集中起来，作孤注一掷，伞兵、破坏分子和穿着盟军军服的特务一起出动。

12月16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这一进攻开始了。第六装甲集团军在向鲁尔河坝进发时，北侧翼冲进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右侧。经过反复激战，敌人被阻止住了。更南面德军从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突破冲入，但美国装甲第七师打得特别出色，坚决守卫圣维特，在危急的几天里顶住了他们的进攻。德国第六装甲集团军伸出另一个矛头向西，然后

向北直指列日上面的一段默兹河。同时德国第五集团军冲过美国第八军防线的中心，绕过圣维特和巴斯托尼，深深插进马尔什，直逼迪南边上的一段默兹河。

虽然这次进攻的时机和份量出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料之外，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目的。他们决定加强防卫突破口的"两肩"，守住那慕尔东面和南面的默兹河渡口，集中机动部队南北夹攻，歼灭突入之敌。艾森豪威尔迅速地行动起来。他停止盟军的一切进攻，调上来四个美国后备师，又从南面调来六个师。从英国调来两个空降师，其中一个就是英国第六师。在敌人突出阵地以北，由四个师组成的英国第三十军才从鲁尔河战线上开出来，集中在美国第一和第九集团军背后的列日和卢万之间。这两个集团军后来把所有的后备部队都投入，组成从马尔梅迪以西的侧翼防线。

德国人切断了布雷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的阵地，使他无法在卢森堡司令部里有效地指挥突出部以北的他那两个集团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因而非常明智地命令蒙哥马利暂时指挥北面所有的盟军，而布雷德利仍然指挥美国第三集团军，负责从南面堵住并反攻敌人。对战术空军部队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我打电报给史末资。

首相致陆军元帅史末资： 1944年12月22日

你知道蒙哥马利和我们在英国的这些人，几个月来一直强调进攻鲁尔以北，一再提出我们的力量不允许采取两个主要的攻势，像现在这样一个针对科隆，另一个要渡过萨尔河。

虽然天气条件很坏，我们的朋友却很自信地向前推进了。当敌人开始反击时，他们从北到南力量很分散。20日下午我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建议他让蒙哥马利指挥突破地区以北的部队，让奥马尔·布雷德利指挥突破地区以南的部队，他自己掌握两者间的协作。他回答他已于上午发出了内容刚好完全相同的命令。蒙哥马利现在实际上指挥十八个美国师，加上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约十六个师。他正在组织坚强的后备部队，并担负他所指挥的地区的全部作战任务。他应该能够以不可撼动之势挡住敌人。迄今还没有迹象说明德寇有力量发动对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正面阵地的大规模进攻。

2．突破口以南的情况就不像这样清楚了。美国人正在顽强地抵抗，但混乱状态很严重。当然由巴顿率领的一支军队已从梅斯地区集合，向北挺进。我觉得敌人的情况也不妙。我和平常一样是乐观的。这只乌龟已经把头伸得太长了。

※　　※　　※

我们赶来增援的三个师在那慕尔以南沿着默兹河防守。

布雷德利在阿尔隆集中一个军，派遣美国第一百零一空降师守卫巴斯托尼的重要交叉路口。德国装甲部队转向巴斯托尼以北，企图朝西北方向突破，留下步兵攻占巴斯托尼。第一百零一空降师以及一些装甲部队被分隔开来了，他们在与外界隔绝的一星期中打退了所有的进攻。

德国第五、六两个装甲集团军的旋转运动引起了敌我之间的马尔什周围的大激战，一直打到12月26日。尽管德军一度离默兹河只有四哩，并已深入达六十哩以上，但这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坏天气和地面上的低雾使我们的空军第一星期无法参加战斗，但到了12月23日飞行条件转好了，它们参加作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重型轰炸机袭击敌人战线后方的铁路和行动中心，战术空军部队严重破坏敌人的前沿地区，断绝其援军、燃料、粮食和军火。对德国炼油厂的战略性空袭使其缺乏汽油，延缓其前进步伐。

敌装甲兵进攻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默兹河受挫后，疯狂地扑向巴斯托尼。12月26日美国第四装甲师的一部分增援了美国第一百零一师。虽然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他们，他们又坚守巴斯托尼一个星期。12月底以前，德国最高司令部不管怎样不愿意，一定也已意识到这场战争输定了，因为巴顿22日从阿尔隆开始的反击战虽然缓慢，但却稳步前进地越过冰雪封冻的乡村向乌法利兹进发。敌人作了最后一次挣扎，这次是空袭。1月1日敌人出其不意地猛烈低空袭击我们前沿所有的飞机场。我们的损失是惨重的，虽然恢复得很快，而德国空军却在他们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集中袭击中遭受了无法补偿的损失。

※　　※　　※

1月3日蒙哥马利从北配合巴顿从南对乌法利兹发动反攻。这时我到前线视察，并打电报给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6日

帝国总参谋长和我这两天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在一起，他俩感到战争很吃紧，但相信一定会胜利。报刊可能会引起麻烦，我希望你了解英国政府完全信任艾森豪威尔将军，任何对他的攻击都使我们非常敏感。

2．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合作得很好，布雷德利和巴顿也合作得很好。如果拆散这种联合作战就会产生灾难。1944年就是这种联合作战使我们获得了梦想不到的军事上最大的成果。今天蒙哥马利告诉我幸亏英美军队团结一致，不然敌人的这场突破对整个前线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恶果。

3．虽然我很遗憾我们只有十七又三分之二个师，但所有这些师都是绝对足额的。此外我们在法国还有七八千名援军作好一切准备，等待调遣。我们又调了另外二十五万军队到前线或前线附近，这一措施使我充满信心，我敢说在即将来临的严酷的战役中我们至少可以始终保持现有的力量。

4．我深深感到需要支持步兵，他们承受了三分之二的损失，却常常最后才得到补充。保持业已投入战斗的师的步兵实力甚至比派去新的大部队还重要。因此我们正在准备相当数量的步兵旅，包括从海军的八万名陆战队中抽出来的。这些步兵旅将把若干机动师从半静止的战区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们要做需要他们做的特殊工作。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来说，蒙哥马利极其热烈地欢迎这个主意。我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了解到他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渴望得到更多步兵分遣队——即步枪兵和刺刀冲锋兵——以维持美国师的适当建制。

5．我最热烈地向你祝贺。你的军队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非常英勇，特别在巴斯托尼和蒙哥马利阵线上的两个地方（这是他告诉我的）——一处是在敌人突入阵地的制高点上，美军第一师和第九师在这里连续战斗，遭受非常重大的损失后，才赢得胜利；另一处是和美国第七装甲师有关的地方，这个师看来表现出了军人至高无上的献身精神。还有第一集团军的许多部队都坚持到底，守住敌人进犯地区的十字路口，以自己的重大牺牲，使北面的全部军队免遭严重的危险。

6．我看到美国报纸曾批评我们的部队没参加这次战役。

我乘此机会在这里向你保证，我们的部队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服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调遣。我相信他和他的下级蒙哥马利陆军

元帅在使用军队进行反攻和针对着纵横交错的交通线进行侧翼运动时，是完全按照严格的军事需要来部署的。在英美司令部里我没发现一点儿不和睦的迹象。不过总统阁下，无情的事实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斗部队来推动战事。

7．我感到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强烈的推动力——发自内心的友谊和竭尽所有的努力。任何你认为我们能做的事，务请立即告知。

※　　※　　※

这时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当然非常急于想知道俄国人那方面能否做点事以减轻对我们西方的压力。我们驻莫斯科的联络官员们虽作了种种努力，却无法从他们身份相等的对手那里获得任何回答。为了把这一问题以最有效的方式向苏联总参谋部提出来，艾森豪威尔派他的副司令特德空军上将率领一个特别使团去苏联。由于气候关系，他们耽误了很久。我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对艾森豪威尔说："在参谋部这一级时间可能会拖得很久，我想如果我问斯大林，他可能会告诉我。要不要我试试？"他要求我试试，因此我发了如下的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1月6日

西线的战斗非常激烈，最高统帅部随时都得作出大量的决定。你从你切身的经验也知道，暂时失去主动权后而不得不防守一条很长的战线时，这种处境是多么令人焦急。艾森豪威尔非常想也非常需要知道你大体上的行动计划，因为这显然关系到他的和我们的一切重大决定。昨晚接到报告说，我们的特使空军上将特德因天气受困在开罗。他的行程已耽误了很久，这不能怪你。如果他还没到你那里，请告诉我：我们能否指望苏联于1月份在维斯杜拉河战线或其他地方发动一次重大攻势？如承告知以上消息附以其他你愿意说明的细节，则感谢得很。除布鲁克陆军元帅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外，我绝不把这一最机密的情报告诉任何人，而且只有在最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告诉他们两人。我认为这件事是很迫切的。

当时人们想到我们要求他作出的决定是多么重大，而且牵涉到多少人，然而复电竟在第二天就收到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1月7日

我于1月7日傍晚收到你1945年1月6日来电。

不凑巧得很，特德空军上将还未抵达莫斯科。

利用我们在炮兵和空军方面对德军的优势，甚为重要。这要求有适合飞行的晴朗气候和地面没有阻碍炮火瞄准的雾气。我们正准备一场攻势，但目前天气不利。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盟军在西战场上的情况，最高统帅部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决定，不管天气如何，至迟在1月份的下半月，沿着整个中央战线向德国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你尽可放心我们一定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盟国的光荣部队。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1月9日

非常感谢你的令人感动的电报。我已经转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人过目。祝你们的高尚的进军一切顺利！

2．西线战事进行得不太坏。很有可能从突出阵地上把德军击溃并使他们遭到严重的损失。这场战斗主要是美国人打的，他们的军队打得很出色，损失也很重。我们两方把所能有的力量都投进去了。你告诉我的消息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会是很大的鼓舞，因为这将使他放心，这样一来德国增援军将不得不分用在两条战斗激烈的战线上。据负责指挥战斗的将军们报告，西线战斗将继续下去。

我引用这样的电文来往是为说明盟国首脑之间解决问题迅速的好例子，也是为了说明俄国人和他们的领袖显然不顾重大牺牲提早发动大攻势的义举。艾森豪威尔看到我转给他的消息当然很高兴。但他要求给他调去一些可能抽调出来的援军。三星期前我们向英国全国宣布说政府还要征募二十五万人员来做供应给养的工作支援在前线同敌人对阵的部队，并且在我们长期的战斗中，英国政府第一次援引它的职权去强迫我们各战斗军种中的妇女到海外服务。其实不需要什么强迫，到处一片热情。不过这种非常措施需要时间才能成熟。

我们虽能弥补秋天在战场上的损失，并维持充足的物资供应，但我们手头所剩无几了。美国人方面除六万步兵增援部队以外，准备从美国再调九个新师上来。

※　　※　　※

两个美国军团，连同西侧的英国第三十军从北面向敌人进逼。1月7日他们切断拉罗什——维尔萨尔姆公路，这是德国人准备逃跑的重要道路。这两翼的盟军进攻部队一面和暴风雪搏斗，一面徐徐地推进，于1月16日在乌法利兹会师。

德国人被迫节节东退，沿途受到我方空军的不断袭击。到月底，他们退到他们的边界之后，他们虽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得到的除了毁灭性的物资损失和十二万人的伤亡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场战役中发生了一个难以处理的情况，虽然幸而没有影响大局，但必须提一下。艾森豪威尔为了从第三集团军里抽出几个师，命令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接替巴顿的一部分战线，并批准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莱茵河撤至孚日山脉。这样就等于敞开斯特拉斯堡的门户让敌人可以自由进入，在法国政界和军界里引起一片可以理解的惊慌。敌人将会怎样对这些热烈拥护他们的解救者的斯特拉斯堡人民进行报复啊！

这当儿，我碰巧在艾森豪威尔设在圣日耳曼的总部里。他和比德尔·史密斯倾听了我的呼吁。敌人的确在这个集团军群的正面突然活跃起来，特别是在科耳马尔孤立据点，但总算被击退了。艾森豪威尔取消了他的命令，而急切要求放弃斯特拉斯堡的军事形势也没有发生。戴高乐对此表示感激。

这是敌人在这次战争中最后的一次攻势。在当时曾使我们很担心。我们的进攻不得不推迟了，但最后还是对我们有利。德军无法补偿他们的损失，而接下去我们在莱茵河的各个战役，尽管还很激烈，但毫无疑问变得轻松得多了。德国最高司令部，甚至希特勒的幻想一定已告破灭了。艾森豪威尔和他部下的指挥官们曾一时措手不及，但马上采取了对策，然而他们会同意主要应归功于别的方面。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阿登战役的大捷主要是因为美国士兵具有忠实坚定的战斗素质。"①至于我的看法，则可摘引1月18日我在下院讲话中的一段话：

①蒙哥马利陆军元帅著：《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第181页。

"我以为12月16日以来在美军战线上展开的激烈的战役是英美联合的战役。虽然几乎全部是美国军队在作战，并承受了几乎所有的损失……，但如果我们的士兵的成绩受到冷淡的对待、忽视或抹杀（这种情况有时是存在的），我毫不迟疑地起来为他们辩护……。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上个月有关个人伤亡和引人焦虑的电报是送往一家一家的美国家庭的……。从我掌握的军事材料来看，对付冯·龙德施泰特的反攻措施是坚决的、明智的、军事上正确的。在一条几百哩长的战线

上，总可以打开一个缺口，缺口一打开，艾森豪威尔将军马上命令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缺口以北，命令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指挥缺口以南。战争的结局证明，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司令员对于他们手下的百万大军指挥若定，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调度方略堪称后代兵家的楷模。

第十八章　英国对希腊的干涉

"灵粮"作战行动——德国人拖延撤离雅典——卡塞塔协议——10月14日雅典解放——废墟中的希腊——艾登先生访问雅典——混乱的滋长和蔓延——斯科比将军奉命对"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作反击的准备——游击队的遣散——"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辞职——12月3日内战开始——我命令斯科比将军镇压叛乱——雅典的激烈战斗，国内和美国的猛烈攻击——12月8日我在下院的发言——美国人的意见——在希腊建立摄政机构的建议——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和亚历山大元帅到达雅典——亚历山大奉命放手行事——一个惊人的泄密——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的忠诚——12月13日美国总统来电——12月14日史末资元帅来电——12月17日我给罗斯福先生的答复——给加拿大总理的电报——我们的政策得到英语世界的拥护。

我于8月底离开意大利之前，曾要求帝国总参谋长拟订一份英国远征希腊的详细计划，以便一旦德国人在希腊崩溃时即可付诸实施。①在密电的电码中，我们给这个计划起个代号叫作"灵粮"。因为我们的物资力量紧张，又因为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中的战略地位动荡不定，所以拟订这种计划，变得颇为复杂。但是我命令我们的军队必须在9月11日之前作好行动的准备，在意大利的希腊首相和希腊政府的代表们也应该毫不迟延地作好进入雅典的准备。在9月份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他们在卡塞塔附近的一个别墅里安顿下来。帕潘德里欧和他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新同事们就在这里开始工作。重要的是，在希腊不应该有政治上的真空。正如我在8月29日的备忘录中所写过的，"最好是晴空一声霹雳，猛然一击，连个初期的危急动荡局面都没有。这是先发制人，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无上策略。"那个计划的要点是，用一个伞兵旅去占领雅典和它的飞机场，调进去四个战斗机中队，清除比雷埃夫斯港的障碍物，以便以后从埃及进行增援，并保证希腊部长们早日到达。然后我们将加速运进救济物资，并从意大利把希腊旅运过来。

①见第7章。

德国人拖延撤离雅典，使我们不得不修改我们的计划。一万守军没有开拔的迹象，因此9月13日我打电报给威尔逊将军指示他准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预先降落，因为那儿的德国人正在向北撤退到科林思地区。从9月13日半夜起，担任"灵粮"作战行动的部队，奉令四十八小时以内开始行动。他们归斯科比将军指挥。最初一批军队包括从意大利派去的第二伞兵旅，作为步兵部队的第二十三装甲旅，从埃及去的后勤部队，以及希腊的得到承认的政府所能派出去的任何希腊部队。配有扫雷小舰队的第十五巡洋舰中队，四个英国的和三个希腊的飞机中队，再加上美国的运输机队将支援这支远征军。

德国人拖延从雅典撤退，却使我们能在作决定性的一击的前夕，加强对希腊事务的指导。我很高兴，因为希腊政府现在近在意大利。9月底威尔逊将军召集了"人民民族解放军"①的将军萨拉菲斯和他的敌手民族主义者泽尔瓦斯，跟帕潘德里欧在卡塞塔会见。当时麦克米伦先生以驻地中海国务大臣的身份和我们驻希腊政府的大使利珀先生也出席了会议，以便在这个重要会议的政治问题方面，当参谋作指导。这个会议必须为意大利境内和希腊国内的一切可用的希腊部队以及现在正在等待登陆的英国部队建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

①"人民民族解放军"和"民族解放阵线"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

9月26日签订了一个广泛的协议。协议中规定在这个国家内的一切游击部队都应该执行希腊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则又将这些部队置于斯科比将军的指挥之下。希腊游击队的领袖宣称他们的部下谁也不会私设刑堂，任意治罪。在雅典的任何行动只有英国司令可以发号施令。这个文件，通称为卡塞塔协议，制约着我们后来的行动。

直到10月份希腊才开始解放，当时一些突击队被派到希腊南部去，10月4日清晨我军占领了帕特雷。自从1941年悲剧性的撤退以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立足点。这支军队随后沿着科林思海湾的南岸奋力前进。10月12日威尔逊将军得悉德国人正在撤离雅典，于是第二天英国的伞兵在首都以西约八哩的梅加腊机场着陆。14日，其余的伞兵随后到达，紧跟在撤退的德军后面占领了雅典。我们的海军部队进入了比雷埃夫斯，随同进去的有斯科比将军和他的主力部队，两天后希腊政府和我们的大使也都到达。

※　　※　　※

现在到了考验我们的协议的时候了。在莫斯科会议上，我曾经以极大的代价换得了俄国人的不加干涉。我们保证支持帕潘德里欧的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面，"民族解放阵线"有着充分的代表。一切党派都受卡塞塔协议的约束，我们希望把政权及时交给一个稳定的希腊政府。但是希腊已成废墟。

德国人向北撤退时，把公路和铁路都毁坏了。在他们撤走的时候，我们的空军曾加以袭扰，但是在陆地上我们却无法去干涉他们。"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武装队伍填补了正在撤离的侵略者所留下的空隙，他们的指挥中心不曾努力遵守他们所作出的庄严的诺言。到处都是贫困和纷争。财政紊乱，食物匮乏。我们自己的军事物资也紧张到了极点。

10月底，艾登先生在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访问了雅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以纪念他1941年为希腊所作的努力。同他在一起的有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莫因勋爵和麦克米伦先生。当时曾讨论到整个救济问题，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都已做了。我们的军队自愿减去定额口粮的一半来增加食物的供应，英国工兵也开始建造紧急交通线。到了11月1日，德国人已经撤离萨洛尼卡和弗洛里纳。十天以后，他们最后一批军队已经越过了北部的边界。除了少数孤立的岛上还有德国驻军以外，希腊已经完全解放。

但是，在雅典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兵力控制全国和迫令"人民民族解放军"遵守卡塞塔协议。混乱日益滋长和扩大。

11月7日我致外交大臣的备忘录如下：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11月7日

照我的意见，我们既已对俄国付出代价以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我们不应迟疑径用英国军队来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所领导的希腊王国政府。

2．这种主张的含义是，英国军队对于目无法纪的行动当然应该出来制止。帕潘德里欧先生当然可以封闭"民族解放阵线"的报纸，如果他们号召报界罢工的话。

3．我希望希腊旅不久可以到达，而且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开枪弹压。为什么印度师中仅有一旅人将派到那边去？为现政府保卫首都和萨洛尼卡起见，我们还需要八千到一万步兵。

以后我们必须考虑扩展希腊政权的势力。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冲突，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只要能找到充分根据我们就不应回避这种冲突。

第二天我又发出了如下电文：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意大利）和利珀先生（雅典）1944年11月8日

鉴于希腊共产党分子的威胁日增，而且有种种迹象表示他们计划用武力夺取政权，我希望你们考虑立即派遣第四印度师的第三旅或其他编制的部队增援我们在雅典地区的部队……

※　　※　　※

"民族解放阵线"的叛乱已经迫在眼前，因此11月15日斯科比将军奉令采取应急的反措施。雅典被宣布为军事区，我授权他勒令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军队全部撤离雅典。第四印度师从意大利调往萨洛尼卡、雅典和帕特雷。希腊旅也从意大利调来，并且成为帕潘德里欧和他的"民族解放阵线"同僚之间争执的焦点。唯一能避免内战的方法，是通过双方协议把游击队及其他部队解除武装，建立一支新国军和警察部队，直接归雅典政府统率。此外还商定征集和装备"国民警卫大队"，每队拥有五百多人。最后我们一共编成了三十个这样的警卫大队；它们对于兜捕敌视我们的有武器的市民和保卫我军所肃清的地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帕潘德里欧先生的要求，"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亲自草拟了遣散游击队的命令草案并提交了混乱的内阁。根据这个草案，正规的希腊山地旅和神圣中队将保留下来。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可以保留他们的一个旅，希腊"民族民主军"可许其有一支小部队。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对于他们自己费了一周宝贵的光阴所草成的提案，竟然翻悔而要求把山地旅予以解散。共产党正在全力施展他们的策略。12月1日，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六个部长提出辞职，宣布第二天雅典城内要举行总罢工。留下来的内阁成员通过了一项解散游击队的命令，共产党于是将其总部迁出首都。斯科比将军发表了告希腊人民书，说明他坚决支持由宪法产生的现政府，"直到一个拥有合法军队的希腊国家能够建立起来，自由选举能够举行之日为止。"我在伦敦也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类似的声明。

12月3日，星期日，共产党的拥护者不顾禁令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跟警察冲突起来，从此爆发了内战。第二天，斯科比将军命令"人民民族解放军"立即撤离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然而他们的军队和执有武器的市民不仅没有撤离，反而试图用武力夺取首都。

在这个时刻，我对于这件事情采取了更直接的指挥。当我得悉共产党已经占领了雅典几乎所有的警察局，杀害了其中大部分已声明不再抵抗的人员，而且距离政府机关只有半哩时，我就命令斯科比将军和他的五千英军（十天前他们作为拯救者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出来干涉，并且向背信弃义的攻击者开火。做这样的事情，半途而废是没有用处的。共产党试图以暴力征服雅典并向世界表明他们才是希腊人民所要求的政府，对于暴徒的这种暴力我们只能用枪杆来对付。时间上来不及召集内阁讨论。

我和安东尼在一起，直到大约深夜两点钟，我们俩完全同意，必须开火。我看到他十分疲劳，对他说道，"如果你要去睡的话，留给我来解决好了。"他于是就寝去了。我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拟好了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斯科比将军（雅典），抄送威尔逊将军（意大利）①

1944年12月5日

我已经指令威尔逊将军务必把所有的部队都交给你，并把一切可能的增援部队都交给你。

①当时指挥权还没有移交。

2．你得负责维持雅典的秩，并且排除或歼灭迫近雅典的一切"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队伍。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订出任何条例以严格管制街道或围捕暴徒，有多少捉多少，在可能发生开枪射击的地方，"人民民族解放军"必然会把妇孺放在前列。为此你必须运用机智，以免造成过错，但是在雅典对于袭击英国当局或同我们合作共事的希腊当局的任何武装暴徒，不必迟疑，径予开枪。当然，最好是你的指挥部能得到希腊政府当局的授权而加强了权力，至于帕潘德里欧也正由利珀通知他停止其他工作专门协助靖乱。·无·论·如·何·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即·行·动·起·来，·好·像·你·处·在·一·个·已·经·被·征·服·而·局·部·叛·乱·正·在·进·行·的·城·市·里·一·样。①

①这儿和下面的着重点全是作者事后加的。

3．对于从外面迫近的"人民民族解放军"队伍，你一定能够用你的装甲部队给其中的一部分人一点教训，从而使其他人不敢再来尝试。你在这个基础上所采取的一切合理而明智的行动一定可以得到我的支持。·我·们·必·须·保·住·并·控·制·雅·典。

·你·如·果·能·不·经·流·血·而·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是·一·大·好·事，·但·必·要·时，·即·使·流·血·也·是·做·得·对·的。

这个电报是在5日清晨4点50分发出的。我必须承认，这个电报语调有点刺耳。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军事指挥员以坚强的领导，因此我有意用上最尖锐的措词。他手里有了这样一个命令，不仅能鼓励他采取果断的行动，而且给了他一定的保证，就是他所采取的任何经过周密考虑的行动，不论后果如何，定能得到我的支持。我对于整个局势感到严重不安，但是我深信没有犹疑或回避的余地。我记得阿瑟·鲍尔弗在八十年代①给爱尔兰的不列颠当局一个有名的电报中说道：

①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译者

"不必迟疑，立即射击。"这个电报是在公开的电报局中打出去的。当时在下院中引起了一场狂烈的风波，但确实因此而防止了生命的损失。鲍尔弗之所以能在权势之路上升堂入室，这正是一个重要进身之阶。今日政治舞台的背景固然完全不同，然而"不必迟疑，立即射击"这句话，从那遥远的日子起一直在激励着我，使我久久不能忘却。

在同一天，我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的大使：

首相致利珀先生（雅典）： 1944年12月5日

现在不是泛泛地研究希腊政局或推测各种不同色彩的希腊政客对于局势能发生什么影响的时候。你不必操心希腊政府的组成。事情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2．你必须劝帕潘德里欧坚守他的岗位，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这样做，就必能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任何一个希腊政客集团能影响这种暴徒叛乱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他唯一可能的出路是跟我们走到底。

3．我已经把保卫雅典和维持法律秩序的整个工作交给了斯科比将军，并且已经向他保证我们将支持他采取任何必要的武力。今后你和帕潘德里欧在一切有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问题上当按照他的指挥行

事。你们两人都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持斯科比，你们如果想到有什么措施，足以使他的行动格外果断有力，应即向他提出建议。

祝你一切顺利。

※　　※　　※

除了雅典市正中心以外，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已经迅速地控制了该城的大部分地区。我军首先在该市正中心控制住他们，然后转入反攻。斯科比的报告写道：

1944年12月8日

由于叛军方面的活动增加以及狙击行动的广泛展开，使昨天一整天的作战，在进展上受到了限制。到中午为止，我军看守下的被俘叛军共有军官三十一名，和士兵五百二十四名。这些数字并不包括警察所逮捕的人在内，因为这些人的准确数字不易得到。

第二十三旅在整个下午所作的逐户肃清叛军的活动，略有进展。市中心的另一部分地区则由伞兵旅加以肃清。

渗入利昂托斯港以南地区的叛军对比雷埃夫斯海军大厦进行了严重的狙击战，为了对付这件事，不得不令军舰"猎户星座"号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增援。在一个地区里，我军因遇到强烈的抵抗，被迫后撤。

希腊山地旅正在肃清的那个地区，受到了来自侧面的叛军的攻击。攻击已被控制住，但是使那个旅的进展迟滞了。

这表明了我们当时作战的规模。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意大利）： 1944年12月9日

你应该火速加派援军到雅典去。战争拖长下去有许多危险。我警告你，这次冲突在政治上极端重要。至少应该赶紧再派两旅人到出事地点去。

2．除此以外，海军为什么不经常提供协助，只是到了危急时才只有少数人登陆？你曾极力保证过，说你已经派去足够的军队了。

首相致斯科比将军： 1944年12月8日

今晚报纸盛传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提出了和平建议。

此事如能得到解决，我们固应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你必须十分小心，尽你力之所及，务使我们不因仁慈之故，而失去我军已得的或仍可获得的战果。据我看来，现在的条件，如果比叛乱发生以前所达成的协议更加不能令人满意，就不应予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双手沾满着希腊人和英国人的鲜血，就要在内阁官复原职，也是难以说得过去的事情。然而这一点或许还可以让它过去算了。重要的是应该谨慎行事，订立条件时应向我们请示。我们的明确目标是击败"民族解放阵线"。战事的结束应从属于这个目标。我正调拨大批援军到雅典去，亚历山大元帅可能在几天以内跟你见面。目前，现实的争端还没有解决，我们所需要的是坚定和清醒，而不是热烈的拥抱。

不论在你的方面，或利珀方面，如果要达成妥协，应该事先告诉我们。

共产党和他们一伙的人在伦敦散布谣言，说英国军队同情"民族解放阵线"。这些谣言绝对不确。

有关和平建议的答复如下：

斯科比将军致首相： 1944年12月10日

如果"人民民族解放军"提出任何和平建议，我们一定会立刻向你报告，但是大使和我都不知道有任何这类试探。

我十分清楚你所提出的主要目标。当任何一个党派得以把私有的军队作为其政见的后盾时，希腊就永远得不到和平和稳定。我希望战争能局限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范围内。但是我已有准备，遇必要时，在全国其他地方和他们干到底。可惜的是不许用催泪毒气。它在这种市区战斗中，是大有用处的。

你保证大批援军正在运来，板表欢迎。我从盟军总部得知首先派来的是第四师。

※　　※　　※

目前自由世界对于共产党在希腊和其它各地的行动比当初有更多的了解，许多读者对于当时英王陛下政府，尤其是为首的我，所受到的猛烈攻击，定将感到惊奇。当时大多数的美国报纸猛烈谴责我们的行动，指责这种行动违背了他们为之而参战的事业。如果所有这些出于善意的报馆的编辑们，回顾一下他们当时所写的东西，并且把它同

他们现在所想的比较一下，我深信他们也会感到惊讶。由斯退丁纽斯先生负责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显然含有批评性的声明，对这份东西，在以后的年份中，他们终于感到后悔，或者至少有相反的看法。在英国也颇有混乱。《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反动的并加以谴责。然而斯大林却严格和忠实地遵守我们的十月协定，在雅典对共产党作巷战的好几个星期中，《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始终不曾有一字的谴责。

在下院里也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我欣然地接受了由理查德·艾克兰爵士（联邦党的领袖，也是该党在议会里的唯一议员）所动议而得到欣韦尔先生和安奈林·比万先生支持的修正案中对我们所提出的挑战。当时有一股出于模糊见解的强烈舆论，甚至爆发为忿怒；这些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物便自认为是这股舆论的代表。任何政府，如果没有联合政府那样稳固的基础，这次很可能会经不起动荡而土崩瓦解。但是战时内阁稳如磐石，一切风浪的冲击；都归于无效。

当我们回忆起后来几年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遭遇时，我们或许要感谢命运之神，在这种紧急关头，给了我们各党各派果敢的领袖以应有的镇静和团结的力量。限于篇幅，我只能把12月8日为反对修正案而由我们要求投信任票前我所作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如下：

请让我先向议会介绍那个人们对我们所提出的指摘。他们说，我们正在运用英王陛下的军队解除希腊和欧洲其它部分的民主之友的武装，并且镇压曾经英勇地协助打败敌人的那些民众运动。这是一个相当直接了当的问题，也是我们今晚散会以前，议会必须表态的一个问题。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正在用国家军队解除民主之友的武装，那么它当然是不配信任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对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究竟谁是民主之友，"民主"这个词究竟应该怎样解释？我的意见是那些朴素、卑微、有妻室子女的普通老百姓，才是民主的基础，当国难当头，他们就应征为国而战；在适当的时间，他们就前往投票站，在选票上给他希望选进议会的候选人名字上画上个十字。这些人（不论男女）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无所恐惧，没有人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威胁或迫害。这对于民主的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写选票的，然后当选的代表开会决定他们要在国内建立起什么样的政

府，或者在紧急时期，甚至于决定哪一类型的政体。如果这就是民主，我向它致敬。我拥护它。我愿意为它而尽力……我坚持以普选为基础的自由选举，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民主的基础。但是我对于假民主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因为自己是左翼便自封为民主。要成为民主需具备种种条件，光有左翼不够，或者甚至有共产党也还不够。我不认为一个政党或团体因为他们愈走愈远，直到采取最极端的革命形式，便得自称为民主派。我不认为一个政党因为它一边行动愈趋激烈，一边人数却越来越少，便必然能代表民主。

我们对于民主必须有几分尊重，不可随随便便使用这个名词。跟民主最不相干的是暴民政治，成群的匪徒，拥有杀人利器，靠暴力杀进大城市，夺取警察局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力图建立一种运用铁腕的极权统治，并且叫嚣他们如果得势，就会像今日所作的那样……〔中间被打断〕抱歉得很，是我引起了这个恼人的局面。我有的是时间，如果引起了尊敬的反对党议员的吵嚷不满，我总是能够多花些时间把我所要说的再讲一遍，虽然我将为此感到遗憾。我说最不足以代表民主的是暴民政治和试图建立一种极权统治，这种统治叫嚣着要把政治上对他们碍手碍脚的人，全都枪毙，当作在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来进行清算。别对民主作这样低的评价，别把民主看成好像仅仅是窃夺政权和枪毙那些不赞同你的人。那是跟民主背道而驰的。

民主不是建立于暴力或恐怖政策之上，而是建立于理性、公平竞赛、自由和尊重他人的权利之上。民主不是街头的荡妇，可以同带手提冲锋枪的人随便一拍即合。我对于几乎任何一国的人民，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表示信任，但是我得弄清确是人民，而不是一群土匪，这些土匪以为凭借暴力就能推翻合法的政权，在有些场合是历史悠久的议会、政府和国家……。

我们沿着一条艰难痛苦的道路前进。可怜的老大的英国！

（或许我应该说"可怜的老大的不列颠！"）我们不得不肩负起最不受人感谢的重任，并且在肩负这种任务时，遭到各方面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懂得我们是向哪里前进，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应该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之下解放出来，并且在正常的平静的环境中，举行自由的普选

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形式（只要不是法西斯制度），并且决定他们的政府应该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有人却说我们希图解除民主之友的武装。有人因为我们不许大批全副武装的游击队从山上下来，用他们擅长的血腥的恐怖和暴力手段到大都会里来夺取政权，就说我们是民主的叛逆者。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也要加以驳斥。我要请求下院为表示信任英王陛下政府，信任我们的英勇气概，依靠这种气概我们一再度过危险，以迄现已在望的胜利，驳回上面那种虚伪的言词，给予它所应得的轻蔑。

如果我这种行动应受谴责，我甘愿接受下院的撤职处分；

但是如果我不因此被撤职——千万不要听错了——我们将坚决贯彻这个政策，就是要肃清雅典和雅典地区一切反抗希腊立宪政府法令的叛徒——要肃清违抗地中海最高统帅命令的叛军（所有的游击队员曾自愿为该统帅效劳）。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立场——包括它对全世界和战争大局的影响以及它对我们政府的影响——说清楚了。

在投票走廊里只有三十名议员反对我们。投信任票的将近三百人。在这里，下院再一次表示它的坚韧不拔力量和权威。

第二天我发出下面一个电报：

首相致利珀先生（雅典）： 1944年12月9日

你切勿为了来自下院里各方面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对你所必须应付的困难谁也不像我那样了解。我不屈服于一时的叫嚣，而且总是支持那些大胆和正确地执行指示的人。在雅典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的格言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　　※　　※

毫无疑问，当时美国舆论方面的感情用事，和国务院方面一时的思潮，影响到罗斯福总统和他的亲信。我在下院所发表的意见在美国政策和政治学说里，现在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而且还得到了联合国的赞许。但在当时，我的言论被人目为新奇；那些受旧观念束缚而对人类事务中的新逆流的袭击无所感觉的人，便感到惊异。基本上总统和我是站在一起的，霍普金斯还为了我的演说给我打来了一个友好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 1944年12月8日

哈里和吉姆·福雷斯特尔刚才来过电话，表示热烈赞成你关于希腊的演说，他们俩都认为这篇演说将大有好处。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2月9日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演说。我为了斯退丁纽斯的新闻公报的最后一句话而感到烦恼。①那句话似乎也牵涉到我们在比利时的整个外交政策，在那边我们是依照你们的命令来行事的；至于在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我们在那边的行动是在魁北克会议时完全经过大家同意的。当然，在雅典跟"人民民族解放军"战斗的延长和剧烈情况使我感到忧虑。

①发表谈话的日子是12月5日，其内容如下：

"国务院接到许多记者的询问，关于本届政府对于意大利最近的内阁危机抱什么立场。

"本届政府一贯主张，除了有关重要军事因素的任命以外，意大利政府的组成纯粹是意大利人的事。本届政府绝对没有向意大利政府表示过反对斯福札伯爵。

由于意大利是一个共同负责的地区，我们已经向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再次声明我们期望意大利人遵循民主方式，自行解决他们的政府问题，而不受外来的影响。·这·个·政·策·将·以·更·明·确·的·程·度·适·用·于·参·加·联·合·国·的·各·国·政·府·的·解·放·地·区。

祝你一切都好。

同一天，我又发出如下电报：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在雅典及其周围建立起法律和秩序，对于将来向希腊实行宽大和安抚的一切措施，是十分重要的。等法律和秩序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谈判的时间。我的指导原则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当我们满载着良好的礼物而来，渴望建立一个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统一的希腊时，却遭到了"人民民族解放军"这样的攻击，这使我大为失望。但是我们既已受到了攻击，我们就要自卫。我认为我们有权利要求总统支持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如果在雅典的街头竟也传说美国也反对我们，那么英国人将流更多的血，而希腊

人流的血还要多。当危险远离，派别兴起，正格外需要团结的时候，看到我们不自觉地分道扬镳的迹象，使我十分忧虑。

2．下面的话只供你本人参考。不要被昨天我们的多数所迷惑。我如发出了上面划有三条线的出席紧急命令而不是上面只有两条线的普通出席命令，我还会多得八十票。由于目前这里的交通不方便，议员们到了星期五就想外出度周末。谁不想呢?

祝你好。

不列颠军队还在雅典市中心区激烈作战，四面都被包围，而且敌众我寡。我们逐户巷战而敌人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穿便衣的。我们的部队不难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和雅典的许多盟国新闻记者有所不同。

帕潘德里欧和他的留下来的部长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先前建议设立一个由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领导的摄政机构，已被希腊国王所拒绝，但是到了12月10日利珀先生又重申前议。不过国王乔治仍然反对，而我们那时又不愿加以强迫。

在这些纷扰之中，亚历山大元帅和麦克米伦先生来到了雅典。12月11日我们接到了他们一行人的第一批报告。我们的处境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坏。亚历山大的电报说，"不列颠部队实际上是被包围在该城的市中心。"到飞机场的那条路并不安全。比雷埃夫斯港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船只不能在那里卸货。在城内作战的部队只剩有六天的口粮和三天的军火。亚历山大建议立即清除港口和通到雅典的道路上的障碍，马上从意大利调来援军，建立供应站，并且"把哑铃的两头①牢牢地连接起来之后，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肃清整个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他又极力主张实行利珀的建议，即：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并要求对叛乱分子采取严厉的措施，准许轰炸雅典城内的地区。

①指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译者

12月12日，战时内阁授予亚历山大以自由采取军事行动的全权。英军第四师正从意大利往埃及开拔，途中奉令改调希腊，因此当他们在下半月到达目的地时才挽回危局。我告诉亚历山大说，希腊国王不会同意摄政的计划。关于邀请大主教出来组织政府的建议是谁也不会满意的。国内对这些事情的政治反应显出一种更明确和更冷静的看法。

※　　※　　※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公文泄密的事件。读者还记得我在12月5日清晨4点50分钟发给斯科比将军的那份电报。电报上标明着："极密文件，亲收。首相发给斯科比将军。

抄送威尔逊将军"，而且当然是用密码电报的。几天以后，一个美国新闻专栏作家竟能登出一份实际上跟原文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一切函电来往因此受到威胁。

经过调查，我知道凡是通过意大利威尔逊将军最高指挥部发出的电信，除非另有特别限制的标志，都传达给某几个人，包括驻罗马的美国大使在内。美国大使读了我在5日天亮以前发给斯科比将军的电报全文以后，就把电报内容报告国务院。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至于他根据我的原电写成的汇报材料送到国务院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就无从探悉；至少没有披露出来，但是到了11日那个美国新闻记者把它公开出来，在当地，真是一桩难以应付的爆炸新闻。恰巧第二天工会代表大会要在伦敦开会。对于我们在希腊的政策当然有许多不安，而左翼势力也正在蠢蠢欲动。把我给斯科比将军电报的强烈措词公开出来，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印象。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而且竟然也没有在议会里引起任何注意。贝文先生代表战时内阁出席大会，他以特有的忠诚和勇敢，捍卫和拥护我们的希腊政策。他博得全体出席人员的同情，因此工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这又一次证明他们在大事情上具有坚定和负责的品质。

※　　※　　※

同时我收到了总统的一份措词非常恳切的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13日

你在希腊所遭遇到的令人难堪的困难，我跟你同样地深切关注。你所面临的忧劳艰巨的抉择，我是完全体会得到的。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处于一个忠实朋友和同盟者的地位，我唯一愿望就是在这种情况中尽可能作出帮助。请你相信，当我向你表达己见的时候，我牢牢记着这一点，就是在我们所着手进行的伟大工作中，任何事情都绝对不能动摇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我虽然迫切希望在这种困难局面之下能给你以最大的帮助，但是也受一定的限制，一半由于美国的传统政策，一半由于我国逐渐高涨的舆论方面的逆流。我不论作为个人或国家元首，不得不顾到公众的情绪，这一点，没有人比你更能理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当前的希腊局势中，我国政府还不可能跟贵国采取同样的立场。即使作了这样的尝试，也仅能对你们暂时有利，而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反而对我们两国的基本关系有害。我无需向你说明，我是如何厌恶你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情况。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种情况能得到纠正，以便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跟在其它一切事情上一样，并肩前进。我知道，肩负着这个重任的你，全心全意想给希腊问题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法，尤其是一个能使那个遭到蹂躏的国家得到和平的解决办法。无论是任何解决办法，只要能照顾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因素，我将诚恳地支持你。有了这样的想法，并迫切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现在随便把一些我所想到的意见告诉你。

我知道你已经派麦克米伦到那边去，授以大权去求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或许在你接到这份电报以前，他已经获得成功。当然我不知详情，离开当地又十分遥远，但是据我看来，"民族解放阵线"所以有此态度，其基本原因——或许是一个借口——在于不信任国王乔治二世的意图。我想，如果国王本人赞成在希腊建立一个摄政机构，并且公开声明，除非由于全民投票的要求，他绝不回来，这样，麦克米伦的工作是否会容易得多？如果再加以保证说，一旦人民有充分的机会来表示自己的意愿时，就会定下日期，举行选举，不论那日期是多么遥远，这或许更为有效。

同时，是否也有可能做到使大家同意把现在国内的一切武装集团都解除武装，并予以遣散，包括山地旅和神圣中队在内，只由你们的部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直至希腊全国的武装力量能够在无党无派的基础上配备齐全地重行建立起来？

我将把这一整个问题反复思考，并且希望你把你的想法和顾虑告诉我。

然而这份电报并没有给我实际的帮助。我的答复如下：

来电措词恳挚，表示感谢。过了周末，我将给你一个经过考虑的答复。我希望现在稳步开进阿提卡的英国援军能在雅典造成一个更健

康的局面。你可以体会到，如果我们撤退，这是容易办到的，但将形成如何严重的局面，其结果是一场可怕的屠杀，和一个受共产党支配的极端左倾的政权将在雅典建立起来，我的内阁中党派的同事们不准备去干那种对于我们的经历和声名这样不光荣的事。欧内斯特·贝文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博得了普遍的尊敬。残酷的战斗就在前头，我们在雅典市中心的军队甚至还有危险。根据斯退丁纽斯的新闻公报的最后一句话，有人认为你是反对我们的，这一事实已经（一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困难和负担。我可能要在星期日晚上向全世界作广播，说明我们的动机是完全纯洁无私的，也要表示我们的决心。

2．同时我寄给你一封希腊国王的来信。我们曾向他建议任命雅典大主教为摄政的策略。国王对此拒不同意。因此，我们如果坚决要这样做，势将产生破坏宪法的行为。我对于大主教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们在希腊的人员认为他或许可以在过渡时期起着看守的作用或在两派之间充当桥梁。

※　　※　　※

同时，我很高兴，接到了一个人的来电，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和本能的反应是我所倚重的。

史末资元帅致首相：1944年12月14日

希腊局势使你和内阁焦虑不安和困难，我为了这事感到十分苦恼。昨天我在伊丽莎白港发言，极力支持联合王国政府所继续执行的政策。我希望我的意见已经扼要电达。如果各党派的军队和地下活动还继续存在的话，恐怕我们会发现和平将沦为社会的紊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仅在希腊如此，在欧洲其它地方，也将如此……我希望大主教有可能更决断和更有权威地行事。在现阶段，坚定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对付那些党派利益至上的人们，如果过于软弱，最终反会在以后一个更不利的阶段里，变成一场真正的内战。

老实说，我们的大使在希腊政府的变动之中，担任这样重要的角色，我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将来或许有人会以此为借口来反对你，说你不适当地干涉希腊的事务。我自己的看法，不管正确与否，我认为镇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叛乱之后，希腊国王应该回来履行他在宪法

上的正当职权，而英王陛下的政府不应该再担负实际管理希腊的责任。

我又收到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忠心作战的希腊第三山地旅的来电。他们既感谢我们为保护他们的国家而出力，又因为不列颠人正在流血而感到难过。他们请我作他们的名誉司令。

但是从霍普金斯那里来了另一个警告。

1944年12月16日

这里的舆论，由于希腊的局势和你在议会里有关美国和波兰的讲话而很快地变坏起来了。

由于目前欧亚两洲的战事连接起来，由于每个人的全部精力需用于击败敌人，我承认我为了外交形势的转变而大大地感到不安，这些情况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我们的困难上来。

我不知道总统或斯退丁纽斯在公开的场合中或许要说些什么，但是很可能他们两人，或其中之一，要用毫不含糊的词句来说明我们决心尽力求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世界。

我们在这个目标上是大家一致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个目标，如果让共产党在雅典夺取一切权力的话。

这就是得失攸关的问题。

首相致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2月17日

接到你的来电，我感到苦恼和迷惑不解。我希望你毫不犹豫地来电指出，你认为我们或个人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有何见教，因为我对于你的判断和友谊极为信任，即使我有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总统所给我的电报向来都是极为恳挚而令人鼓舞的。他给约大叔的电报可能也有很大的好处。

2．美国方面的任何公开声明，只要是说明你来电中末一句所说的目标我当然都表示欢迎。这些目标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不为自己求得什么。

我也给总统发出我以前答应他的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17日

关于希腊。当前的情况是，我们在当地的代表，麦克米伦和利珀，都曾竭力建议由大主教担任摄政。这是帕潘德里欧政府所厌恶

的，虽然有可能说服他们采取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摄政机构，就是由大主教、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和德拉古米斯三人所组成。有人怀疑大主教有独揽大权的野心，而且得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拥护之后，他将无情地利用权力来对付现在的部长们。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许多事情随时随刻都在起变化。究竟建立起一个具有一人的摄政机构，是不是给希腊强加了一个独裁政权，这一点我觉得毫无把握。

2．还有一件事也得考虑，就是国王拒绝任命摄政，我看这是无可改变的。他当然更不会任命他所不信任而害怕的大主教去单独当摄政。按照希腊的宪法，当国王不在位时，应由皇太子担任摄政。国王又曾说过，帕潘德里欧内阁的全体部长们都劝他不要这样做，而且作为一个立宪君主，他也不能对这种事情负责。

3．战时内阁决定等待三四天看看军事行动的进展如何。

我们的援军正迅速地源源到达，而且据英国总参谋部情报处说，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人民民族解放军"不会超过一万二千人。希腊国王的估计是一万五千到二万二千。无论如何，到下星期中，我们的人数将大大超过他们。根据现在的情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打算屈服于违背宪法的暴力。

4．我们眼前的任务是取得对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控制。

根据最近的报告，"人民民族解放军"可能会同意撤离。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以便在希腊的交战党派之间谈判出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当然必须规定游击队应该解除武装。那支夺得里米尼的希腊山地旅及同英、美军队并肩作战得非常好的神圣中队如果被解除武装，将严重地削弱我们的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丢开任人屠杀。我们可以把他们转移到别处，作为全盘解决的一部分。

5．我深信你也不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放弃我们这桩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是完全得到你的同意而挑起这个重担的。我们不想从希腊得到什么东西，只求对于共同事业尽我们的职责罢了。我们在输送食品和救济品以及为一个没有武装力量的政府维持初步的秩序的过程中，已经卷入一场剧烈的斗争，虽然还未曾流很多的血。你对我们的行动未能给以片言只语的辩解，使我深有感触，但是我了解你的困难。

6．同时战时内阁是团结的，社会主义派的部长们赞成贝文先生在工会大会上的发言，而大会在这件事情上，以二百四十五万五千票对

十三万七千票的多数，拥护政府的立场。我相信我在下院中，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十与一之比的多数。

我深信你会尽力相助。如有消息，我一定随时奉告。

※　　※　　※

麦肯齐·金在加拿大听到美国有人在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我们希腊政策的谈话后，感到有些不利的反应。他在几份电报中透露出他的不安情绪。

首相致加拿大总理：　1944年12月15日

我在议会里已尽力澄清我们的立场。我想，主要的一点是，希腊首相得到了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各党派的书面同意后，邀请英军进入希腊以维持秩序和保障供给。我们接受了这个邀请，还须尽力执行下去。这种任务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既然双方的怒火在雅典燃烧着，局势不可避免地是困难的。但是亚历山大的访问极有价值，而且就整个局势来说，最近送来的报告更能令人鼓舞。

我又把8月间跟总统来往的电报①送给麦肯齐·金，并且叫他注意卡塞塔协议，这协议现在已经公布出来。我告诉他，我们进入希腊和解放雅典是得到斯大林的口头同意的。末了，我说，"虽然这事的根源在于共产党，但是直到现在，斯大林对于我们的行动，还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非难。"

①参看第7章，第99-100页。

麦肯齐·金先生由于尊重这些事实、理由和呼吁，就不再表示任何公开的分歧意见。

回顾到这些离现在已经有几年的事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初我跟我的同僚们为之而作顽强斗争的政策，如今已完全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关于这件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因为我看得十分清楚，在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后，文明所必须面临的危险将是共产主义。结束在希腊方面的任务并不落在我们身上。然而，1944年底，我没有想到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美国占压倒优势的舆论的支持，会不仅采取和进行我们所最先采取的行动方针，而且会作出热烈的和代价很高的努力，甚至属于军事性质的努

力，来实现我们的愿望。据报导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先生，于1947年3月21日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曾有下面的一句话："一个受共产党支配的希腊政府将被认为是危及美国的安全的。"

如果说希腊已经免遭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今天以自由国家之一存留下来，那不仅是由于1944年英国的行动，而且也是由于不久以后便成为英语世界联合力量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努力。

第十九章　在雅典过圣诞节

雅典的巷战——跟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往来的重要通信——12月22日我给史末资的电报——我对于摄政的怀疑——12月24日我和艾登先生飞往雅典——在英国军舰"埃阿斯"号上渡圣诞节之夜——我给艾德礼先生的一份报告——并给总统一份报告——12月26日我们在希腊外交部会见了共产党人——给丘吉尔夫人的电报——我们同意请希腊国王任命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为摄政——12月28日飞回本国——给总统的电报——一项费力的苦差使——希腊国王的公告——雷金纳德·利珀爵士的评语——1月3日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出任首相——史末资陆军元帅的忠告——1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被逐出雅典——斗争结束。

雅典的巷战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时进时退。12月15日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告诫我说，最重要的是迅速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大主教。他在电报中说道，"如果叛乱分子的抵抗继续像现在那样激烈，恐怕我非得从意大利战线上进一步抽调大量援军不可，否则就没有把握肃清整个比雷埃夫斯——雅典地区的敌人，这地区计有五十平方哩是住宅区。"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7日

据我看来，"人民民族解放军"向雅典市中心区推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突出事件。因此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凭着现在陆续到达的援军，我们是否可能坚守市中心的阵地，并把敌人击败。除了第四师、坦克团和第四十六师剩余的两旅以外，不知道你心目中还有什么其它的援军？现在被围困在雅典城内的英军有没有大批投降的危险；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希腊人会不会随之而遭受屠杀？战时内阁要求你就这方面的军事形势进行汇报。

2．我们并没有征服或占领希腊的意图。我们的目标是为一个具有广泛阶层参加的希腊政府打下基础，使其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作用，并且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以便它能在阿提卡维持下去。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就走，因为我们在希腊除了感情和荣誉之外，没有其它的兴趣。

3．希腊国王曾在一封逻辑性很强的长信里断然拒绝任命摄政，尤其不肯任命大主教，因为国王本人信不过他。我听到过关于大主教的各种说法，说他跟"民族解放阵线"联系十分密切，又说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我们至今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打消国王的反对。如果要的话，用何办法；如果无法打消，那么除诉诸武力以外，找不到什么宪法上的根据；而一旦使用武力，我们就卷入斗争双方的是非中去。如果他的首相和政府劝告他不要任命一个摄政，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往后的情况会证实这一点，也会像国王所断言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无异因为国王遵守宪法上的誓词而惩罚他，并由我们擅自来树立一个独裁者。因此内阁决定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军事形势向前发展的情况怎样，再来作出最后的重大决策。

4．我个人觉得在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在军事上确占优势，无论如何，我只愿站在有力的地位，而不愿站在软弱的地位去谈判。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在相当的时间以内不可能控制阿提卡，那么局势显然有困难，但是其他一切困难我们都已克服过来了，我们就不应该被这样的困难吓倒。

两天以后，我又去一电：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9日

内阁认为与其把我们的全部政治资本投在大主教身上，倒不如让肃清雅典和阿提卡的敌人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一段时间。你查过他的详细履历没有？要我抛弃一个不顾英国压力、按照部长们的正确建议行事、依据宪法设立的国王，以便另设一个很可能袒护极左分子的独裁者，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局势更明朗一些，然后，我们将发出一切必要的指示。

亚历山大的答复是严重的。他这时已经继威尔逊将军担任最高司令。

亚历山大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21日

在答复你12月19日的来电时，我最感关切的，是让你确切知道真实的局势，并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我的职责。你想要知道在希腊的英军实力如何，又要知道，我还可能从意大利前线派出多少援军，如果形势逼得要这样做的话。

假定"人民民族解放军"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估计我们可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而且以后也能守住它，但这并不能够击败"人民民族解放军"而迫使他们投降。

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超过这个限度而在希腊大陆上作战。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在大陆上保持六个至七个师，另外在希腊几个岛上还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即使如此，德军还不能经常保持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我怀疑我们将遇到的实力和决心，是否会比德军所遇到的较差些。

德国人在意大利战线上的动向需要密切注意。西线最近的事态以及跟美国第五集团军对阵的纳粹第十六党卫师的销声匿迹显得行动有些奇突，对此我们非加以防备不可。我提起这些因素是要让你了解军事形势，并强调我的看法：希腊问题不能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一定要到政治领域里去找寻答案。

最后，我想你也知道，你可以永远信任我会尽一切力量去贯彻你的愿望，但是我恳切希望你对希腊问题能够找出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我深信在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以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复电如下：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22日

我们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以外从事作战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然而我们在那儿必须打下个军事基础，以便某种希腊政府能据以行使它的职权。我个人对大主教有很大的怀疑，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到左翼拥护的独裁者。不过，这些怀疑在几天以后可能就会消除。我觉得很有希望，我们将在这几天内控制阿提卡，肃清雅典敌人。

2．在这之后，我们无意再留在希腊，除了下面这样一个必要的相当时期之外，即：使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或民团，以便能够指导选举及全民投票等事项。如果我们立足于一个软弱和失败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得不到政治上的解决。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只有通过胜利之门才能进入政治领域。

我把我对于希腊事务的见解告知史末资元帅。

首相致史末资元帅： 1944年12月22日

对我来说，希腊已经证明是无穷烦恼的来源，而我们确已在我们朋友的家里受到创伤。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利用这个新的机会，煽动起人们的同情心，而我们在希腊的声誉和威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新闻界拍回国内的新闻报导所损害。希腊国王重返国内，不能作为英国政策的基础。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利用刺刀来把他强加在希腊人民头上。

我对于摄政权有重大的怀疑，它很可能采取一种独裁的形式。我不能说它是否会成为一个左派的独裁政权，因为我对大主教没有足够的认识。所有的左派势力和我们在当地的人员当然都支持这个摄政权。亚历山大当然全副心神都倾注在北线，因此对整个希腊事务极不喜欢。但是恶势力如果在希腊占了上风（看来很有可能），我们就得准备对付一个半布尔什维化的、由俄国人领导的巴尔干半岛，而且这种局势可能发展到意大利和匈牙利。因此我预见到这些地区内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危险，但是除非给这个政府施加重大压力，并同美国吵架之外，我无力去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我希望几天以后能看到阿提卡方面军事行动有所进展，从而导致一种健康的气氛。同时我们的援军即将到来，就人数来说，当然已经大大超过了"人民民族解放军"。不过，局势还不能十分乐观。

※　　※　　※

两天以后，我决定亲自去看看。

那天是12月24日，我们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个家庭和儿童的晚会。我们有一棵圣诞树——是美国总统送给我们的——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的到来，或许因为周围都是黑影笼罩，所以格外显得明亮。但是当我看完电报以后，我深信我应该飞到雅典去看看当地的局势，特别要去认识一下大主教，有许多事情都跟着他转。我打电话叫人准备好一架飞机，那天夜里在诺索尔特机场等着。我向艾登先生建议要他和我一块儿去，他立刻答应，这样又把他的圣诞节破坏了。我为了丢开晚会而受到家人多方责备以后，就乘车到诺索尔特机场去和艾登会合。在那里有新近由阿诺德将军拨给我的一架空中霸王式飞机在等着，机上服务殷勤、效率高。我们睡得很好，直睡到八点钟左右才在那不勒斯着陆加油。这里有几个将军，我们大家有的在一

起，有的在邻桌上吃早餐。早餐不是我一天中最好的时间，从意大利前线和雅典来的消息都是令人沮丧的。一小时后，我们又起飞了。天气良好，我们飞过了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思海峡。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就像一幅大地图展开在我们下面，我们向下注视，不知道谁控制着什么地方。

大约在中午时候，我们在卡拉梅基机场降落，那边由大约二千名英国空军守卫着，都是全副武装，精力充沛。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利珀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都到这里迎接。他们登上了飞机，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把整个军事和政治局势作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最后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并且同意了应即采取的步骤。

我和我的一行人，准备睡在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外海面上的"埃阿斯"号军舰上。这条船是普拉特河口战役①中著名的轻巡洋舰，那场战役距离现在好像已经很久了。沿路，据称是平静的，我们有几辆装甲车保护着，走了几哩没有出什么事故。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了"埃阿斯"号，这时我才初次想到今天是圣诞节。船员们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欢度节日之夜，我们当然尽量不去打搅他们。

①参看第一卷第二十九章。

海员们打算以十二个人穿上各色服装，化装成为中国人、黑人、红色印第安人、伦敦人、小丑——大家唱着夜曲来让将校和准尉们开心，而且一般是以适合于这种场合的欢宴开始的。大主教和他的随员也来了——他的个子非常高大，所穿的长袍，所戴的高帽，都是希腊教会中高贵人物才有的。两批人碰在一起了。海员们以为他是来参加他们的节目表演的（虽然事先他们没有得到通知），因此围绕着他，热烈地跳起舞来。大主教以为这一批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小丑是存心侮辱他的。如果不是舰长及时赶到，很可能他已经登岸而去。舰长起初有些发窘，但终于把事情解释清楚，令人满意。这时，我老在等待着，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但是结果皆大欢喜。

※　　※　　※

我给战时内阁送上一份我们讨论各种问题的报告。

首相（雅典）致副首相及其他人员： 1944年12月26日

我们一到达雅典机场，外交大臣和我就跟亚历山大元帅、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开了一次会。

2．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对当前的军事形势作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报告。两星期以前形势是严重的，但是现在已经好转得多。不过，陆军元帅已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在"人民民族解放军"部队的背后，有一个顽强的抵抗核心，性质上是属于共产党的。它要比我们所预料的更为坚强，要消灭它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即使能够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部队逐出雅典周围地区，我们仍然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想把他们完全消灭的话。

3．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考虑召集所有的政治领袖来开会，把"人民民族解放军"也邀请来。我们觉得召集这样一个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终止希腊的自相残杀的斗争，即使"人民民族解放军"拒绝邀请，也可使我们的意图大白于世。我们还同意由大主教来担任这个会议的主席，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在会议上（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个公开的声明。麦克米伦先生和利珀先生打算把这份声明送给希腊首相和大主教。声明的原文已经用电报拍发给你了。

4．我们曾表示我们的愿望，就是这个会议应该很快地成为一个希腊人自己的会议，虽然我们也愿意呆在那里，只要对会议能有所帮助。当我们把这件事向大主教提出的时候，我们事先已经接到消息，知道他会同意发挥他的作用。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在"埃阿斯"号上），他谈到"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暴行和"民族解放阵线"后面那只阴险的黑手，表示深恶痛绝。听了他的话，不用怀疑，他是十分惧怕共产党（或者像他所称呼的：托洛茨基派）跟希腊事务纠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今天发表了一份通谕，谴责"人民民族解放军"的一伙人绑走了八千个人质，都属中产阶级，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并且每天枪毙几个。他又说道，他曾经声明：如果不把妇女们释放，他将把这些事件公诸全世界的报界。经过一场争论以后，他认为，妇女们将被释放。一般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大可信任的。他仪表堂堂，立刻接受了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建议。我们将邀请美国和苏联在雅典的代表们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列席。会议定于12月26日下午4时举行。

5．大主教应我的请求，将送给我一份关于这次会议议程的提案。我不能预言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人民民族解放军"也许会拒绝邀请。如果他们这样做，将在世界面前显出他们对权力贪得无

厌。如果他们接受的话，我对组织联合政府的希望估计不高。我的印象是希腊国内对于共产党的怨恨很深，特别从大主教的话里得到这种印象。在来到这里以前，我们对于这一点已经没有怀疑。当前的形势，因我们目前所已经听到的一切而得到了证实。毫无疑问，雅典人民会知道怎样投票，如果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见了"人民民族解放军"之后，当续有报告，如果他们明天来的话。

我当然也把情况转告美国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94年12月26日

我和安东尼正走出来看看我们能为解决希腊这次的纠纷做点什么。此行的原因：国王非要等到全民投他的信任票后，不肯回去。此外，我们不能抛弃那些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和我们共同作战的人，若有必要时，我们必须和他们共同战斗到取得胜利。必须时常使人了解，我们对于希腊，无论在领土或其他利益上都毫无所求。我们已经付出很多东西，今后只要我们的力量办得到，还要拿出更多的东西。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指望你能帮我们的忙。我尤其希望你通知你们驻雅典的大使同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根据上述的原则尽力帮助我们。

第二天他发来了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27日

我已经要求我们的大使尽快来拜访你，我也准备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之下尽力帮助。

我希望你莅临现场之后，一切将会得到十分满意的解决。

※　　※　　※

在26日，"馈赠日"①的早晨，我动身到大使馆去。我记得当我们正要登岸的时候，有三四颗炮弹从我们左面一哩外之远的战地飞过来，就在十分靠近"埃阿斯"号的地方，掀起了好多水柱。这里有一辆装甲车和武装护卫队在等待着我们。我对我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当他回答没有带来的时候，我责备他，因为我当然随身携带我自己的手枪。隔了一会儿，当我们挤进我们的钢制车箱里去的时候，他说道，"我得到了一支汤姆冲锋枪。"我问他，"你从哪里弄来的？"他答道，"我向司机借来的。"我问道，"那么他怎么办？""他将忙于开车。"我回答他，"麻烦是不会有的，除非我们被迫

停车，不过到那时候，他怎么办？"乔克没有作声。记一过！我们一路上车声隆隆地到达了大使馆，没有出什么岔子。

①"馈赠日"指圣诞节的次日，英俗于该天赠礼品与邮递员及送货员等。——译者

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大主教。在他身上我们将下一笔很大的赌注。他对我们所提的一切建议表示同意。我们计划了将于下午举行的会议的程序。我已经相信他是希腊混乱中的一个突出人物。除其他事情以外，我得知他在进入希腊正教教会以前，是一个角力选手。利珀先生曾注意我说过这句话，"大主教阁下以摄政的地位担任的任何新任务，无论如何总会妨害你的宗教职务，当我想到这一点，便苦恼不安。"他给了我一切必要的保证。

12月26日晚上大约6点钟左右，在希腊外交部里举行了会议。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在一间宽大而寒冷的房间里就座。雅典的冬天是寒冷的。室内没有取暖的设备，几盏风灯在会场上发出暗淡的光芒。我和艾登先生坐在大主教的右边，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坐在他的左边。美国大使麦克维先生、法国公使巴朗先生和苏联的军事代表都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三位共产党领袖迟到。这不是他们的过失。在前哨曾发生过拖延较久的争吵。过了半小时，我们着手进行我们的工作。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我已经在讲话了。他们都是相当漂亮的人物，穿着英国式的军服。在我的演说中，除了其它事情之外，我说道：

昨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认为能够坐下来谈谈是一件好事。最好是让每一份努力都用于重建希腊，使它成为胜利中的一个因素，而且现在就动手去做。因此我们跟帕潘德里欧首相谈了一下……我们向他建议应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虽然大战还在比利时和德国边界猛烈进行，但我和艾登先生到这里来了，想要作这样的努力来把希腊从悲惨的命运中挽救过来，而且把它抬高到享有盛名的地位。帕潘德里欧先生立刻向我表示，他欢迎这样一个会议，因此我们大家现在才会聚集在此地，聚集在这个每分钟都可以听到离此不远发出的枪炮声的城市。英国方面的下一个步骤是邀请大主教担任这个希腊人会议的主席。我们不想妨碍你们的讨论。我们英国人和其他联合在一起的胜利大国的代表们将让你们希腊人自己在这个最卓越和最可敬的公民的领导下，进行讨论。

我们不来打扰你们，除非你们再请我们来。我们可以等待一会儿，但是在这个狂风暴雨的世界里，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要完成。无论如何，我的希望是，今天下午在雅典这里开始的这个会议，将会使希腊在同盟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再次恢复它的声誉和力量，会保障希腊的国境不受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的侵扰，并且会使每一个希腊人在全世界面前，善于发挥他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因为全世界的眼睛此刻都在注视着这张桌子，而我们英国人相信不论在激烈的战争期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误会，我们将保持希腊跟大不列颠之间的传统友谊，这友谊在希腊取得独立之际，发挥过十分显著的作用。

亚历山大将军补充了一句尖锐的插话道，希腊军队应该在意大利作战，而不应该在希腊跟英国军队打仗。

既然我们已经打破了开头的难关，使本来自相残杀的希腊人在大主教的主持之下，围在一张桌子上谈判，并且已经作了正式的发言，因此会场上的英国人员，即行退席。

※　　※　　※

我高兴地回到了大使馆。那边有几只从总司令部里借来的油炉子，供我在访问期间使用。当我们在等待会议消息和晚餐的时间里，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我的妻子，因为圣诞节前夕未能与她团聚而觉得抱歉：

首相致丘吉尔夫人：　1944年12月26日

我们度过富有成果的一天，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必要放弃会得到某些重要成果的希望。英国军舰"埃阿斯"号极为舒适，我们可以在相当近的距离内看到北比雷埃夫斯的战斗情景，我们不得不再移远一哩。因为他们的掷弹筒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的太多了。我乘坐了护卫周密的装甲车，沿着从比雷埃夫斯到雅典的漫长公路到大使馆去，并对使馆里全体勇敢的女职员讲了话，她们已经在不断的危险和艰难中度过了好多个星期，但还是心情非常愉快。利珀夫人鼓舞了她们。

2．你或许已经看到关于阴谋爆炸设在大布列塔尼旅馆内司令部的消息。我想这不会是为了我的缘故罢。还有一吨炸药是在知道我到达时起到天亮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由技术非常熟练的人运用德国的机械

设备放进在阴沟里的。我已经跟大主教交了朋友，并且认为像我们这样做法，把他拉进来是很明智的，宪法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行处理。

3．在希腊外交部里的会议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围桌而坐的尽是那些面容憔悴的希腊人，还有大主教，据我看来，连他所戴的高帽子算在一起，使他具有七呎高的身材，他是我们请来当主席的。美国、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们全都高兴地应邀出席。你一定会在无线电中听到他们的演说，或在星期三的报纸上看到刊登出来。"人民民族解放军"来了三个人，迟到了。希腊政府建议，对我们到这里来表示感谢，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而且得到"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的附议。他们谈到大不列颠的时候称为"我们的伟大盟国"——所有这一切和就在不很遥远的地方，双方还在互相炮击，形成鲜明对照。

4．经过一度考虑之后，我跟"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握了手，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感到满意。他们都是头号人物。我们现在让他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一场希腊人的戏。

这场戏随时都可能散场。必要时我们将等一两天看看。我们至少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

※　　※　　※

希腊党派之间激烈的讨论占去了整个第二天的时间。那天傍晚五点半，我跟大主教作了最后一次讨论。由于他跟"人民民族解放军"代表们几席会谈的结果，大家同意要我去请求希腊国王任命他为摄政。他将着手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新政府。我们承担继续全力作战，直到"人民民族解放军"接受停战，或者把他们从雅典地区清除出去为止。我告诉他，我们不能承担雅典和阿提卡以外的任何军事任务，但是我们将尽量把英国军队留在希腊，直到希腊全国性的军队组成为止。

正在这次谈话开始以前，我接到共产党代表们的一封来信要求同我秘密会谈。大主教则请求我不要答应他们。我的答复是，会议的性质既然完全是属于希腊人的，我认为同意他们的请求是不合适的。

在下一天，12月28日的早晨，艾登先生和我乘飞机到那不勒斯和伦敦去。动身前，我没有机会向帕潘德里欧先生告别。他大约即将辞职，就整个事务来说，他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者。我关照我们的大使跟他保持友好的接触。

我给参谋长委员会发出下面的电报：

首相（雅典）致伊斯梅将军转帝国总参谋长及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2月28日

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赶快——就是说，在这二三个星期之内——使局势明朗化的话，雅典这里将发生足以影响我们在全世界地位的大灾祸。据亚历山大说，这需要从第四十六师调来两个旅，他们已经奉命待发。另一方面，亚平宁西部的军事形势是这样的：任何严重削弱第十五集团军群的后备队都会导致危险。

2．在这些情况之下，我希望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准备好等我一回来就和我讨论，让第五师的先头旅在第四师改调到希腊去以前，按照预定日程从巴勒斯坦开往意大利。如果我们明天，星期四，能够得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答复，将有很大的便利。我在午夜前不会离开卡塞塔。这当然意味着，在周围的形势缓和下来以前，不能在巴勒斯坦采取暴力的行动去激怒犹太人，例如大规模地搜查武器。

在刚要离开雅典以前，我又给总统发出下面一个电报，因为我曾收到他亲切来电询问情况。

首相（雅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8日

多谢你的来电，使我处在许多困难之中得到了鼓舞。麦克维大使昨天来看我，我们重新开始了上次的谈话。他像此地的任何人一样，深信在大主教领导之下的一个摄政机构是当前唯一行得通的途径。我曾经跟大主教见过几次面，他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感，以及他的果断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给我一种良好的印象。你不能指望我在这里告诉你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品质，因为我实在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衡量这些事情。

2．希腊会议（你会从别的文件得到有关它的详细报导），一致主张建立一个摄政机构。"民族解放阵线"大力支持这件事。然而我认为大主教绝对不是共产党所指的左翼。相反地，他似乎是一个极端果断的人物，一心要在希腊建立一个小而有力的行政机构，以防止内战继续打下去。

3．因此我即将和安东尼回国以力劝希腊国王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如果国王同意的话，其结果当然是大主教将建立一个由十来个具有"充分善意"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揣想他将任命普拉斯蒂拉斯为首相，而帕

潘德里欧将不包括在内。当这些事情还只是臆测的东西时，我自然不能推测得过远。

4．我们一回去，就要和我们的已经倾向于这条途径的同僚们商量，我们应该对希腊国王施加最大的压力，要他接受他的首相帕潘德里欧先生的劝告，此人的主张一日三变，但是现在他已经答应发出一份亲自拟稿的电报。

5．如果麦克维大使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跟我所说的相符合，那么我极希望你能在以后几天里，打一个私人电报给希腊国王，以支持我们将对他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当再行奉告。我的想法是，摄政的时间应以一年为期，或者等到全民投票能在所谓"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的时候。

大主教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交托我去办，因此我能够以最适宜的方式向国王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些困难已经克服而大主教当了摄政之后，你如果觉得能够给他打个支持的电报，这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进行。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损失了千人以上，现在雅典的大部分地区敌人虽然已经肃清，然而这个城市里的巷战，还在激烈进行，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看到这种景象，令人痛心，而可怜的人民都很贫困，在许多情况下仅依靠我们常冒着生命危险而在各仓库发给他们的口粮，以维持生命。当时机到来时，凡是你所能说的足以鼓励支持这个新计划的话，都将是很珍贵的，并且可能促使"人民民族解放军"接受斯科比将军所提出的停战条件。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因有必要，正在增援，而军事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绝大多数的人民渴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案，使他们能从共产党的恐怖中解放出来。

6．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临时的安排，等到我们盼望已久的会晤实现时，我们可以加以研究。这个日期现在应该不会离得太远了。到那时就有可能把我们的意见和行动联系起来。在这期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建议创立一个由大主教当摄政的能力更强的新政府，同时我们还得继续担负起非我们自己招来的沉重的任务，即把那些正在进逼这个地区来的十分危险、强大，而在组织和指挥上都很完善的分子驱逐出雅典。星期五早晨我回去时，如蒙电复，至感珍贵。

※　　※　　※

12月29日我们回到了伦敦，我又拍了一封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怀南特大使已经送给我一份你拍给希腊国王的电报复本。你的行动如此迅速，我们大家都十分感激。安东尼和我刚刚回来。战时内阁已经批准我们的行动，并且授权我们今晚力促希腊国王任命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听凭我去跟国王商讨摄政的任期，因此我的行动比较自由一些。

2．如果得不到国王同意，我国政府将建议大主教就任摄政之职，并向他保证，我们决定承认他和他所组成的政府为希腊政府。

当天夜里，我又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30日

安东尼和我跟希腊国王一直谈到今天凌晨4时30分，最后，国王对下面公告，表示同意。我已经把它送给在雅典的利珀大使，以便大主教立即开始工作。希腊文的文本正在翻译中，我当尽快送一份给你。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费力的苦差使。我不得不告诉国王说，如果他不同意，这件事没有他也得解决，我们将承认新政府而不承认他。我希望你能对于大主教和他的政府给以一切支持和鼓励。

公告如下：

我希腊国王乔治二世，深切考虑到我所热爱的人民由于空前的和不能控制的局势而陷入于可怕的境遇之中，并因为我已决定，除非得到全国自由和公正的民意的召唤，不再回到希腊；同时对于你的忠诚具有充分的信任，现在通过这个公告任命你，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在这个紧急时期担任我的摄政。为此，我授权与你，并要求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整个王国境内恢复秩序和安宁。朕还要进一步表示愿望，即等到这阵风潮过去之后，应该通过民主政治的手续来探知希腊人民自由发表的愿望，从而减轻我所热爱的国家所经受的令人心痛的苦难。

我立刻把这份王室的公告送给驻雅典的利珀先生，说明大主教从收到这份公告时起，应该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一切职权，大胆工作，并确信英国政府会坚决予以支持。

罗斯福总统当天答复道："得悉你已平安到达，甚为高兴，并且祝你在解决希腊问题上完全成功，看起来你的希腊之行卓有成效。"

我的复电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31日

希腊国王的行为颇有君子之风，而且具有高度的尊严，我深信你如给他一个私人电报，一定会令他得到安慰。对于"人民民族解放军"寄给我的那封公开信，我将只给他们一个礼节上的答谢，而把这件事交给大主教。现在这显然是他的事情了。

西线的大战似乎正稳步地转变为有利于我方，我仍然认为龙德施泰特的反击与其说它是延长战争，毋宁说它是缩短战争。

利珀先生（现在是利珀爵士，荣获英帝国大十字勋章、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在他的《当希腊人和希腊人碰在一起》一书中记述这些事迹时有如下的评论：

国王的公告批准了会议全体一致的主张，这是丘吉尔先生访问的直接结果。这终于攻破了一种流言，就是说英国人试图把国王重行强加于他的人民的头上。即使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丘吉尔先生到雅典访问也是大有道理的。如果他的本能不在那个时候使他到有纠纷的地点去，我十分怀疑是否有别的影响力能够诱导各方面凑集在一起来向国王建议那个摄政机构。①

①见该书第127页。

"人民民族解放军"在12月30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宣称他们已经履行了斯科比将军所提出的一切停战条件。这是不真实的，因此英国司令官坚持要求正式接受他的条件。

大主教答复国王，表示接受他的命令而担任摄政。希腊有一个生气蓬勃的新政府。1922年曾领导反叛国王康斯坦丁的军队领袖、激烈的共和主义者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于1月3日作了首相。

※　　※　　※

我又从史末资将军那里得到一些明智的建议。

史末资元帅致首相及外交大臣： 1944年12月30日

我们以深切的兴趣和极大的不安的情绪注视着你们的雅典之行。这件事将对世界舆论发生深刻而有益的影响。希腊的实际情况不幸被报界描绘成一幅完全歪曲的图画。因此"人民民族解放军"——"民族解放阵线"被当作与支持王室事业的英国人作斗争的民主战士。这虽然是捏造的，但是世界的反应，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应该趁此机

会，把局势的真相揭露出来，而报界也应该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真正面目描绘出来。这样全世界就会看清楚，大不列颠处于朋友和盟国的地位，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应该把希腊人民所受的残酷的痛苦加以真实的暴露，像炸毁人民的财产，无情的破坏和勒索，逮捕和处决无辜的人质，用道道地地的纳粹式的恐怖方法来压制平民等。你此次勇敢地执行使命以后，随手把事实作一详细而正确的说明，可以有益地扭转舆论。我们在伦敦和雅典的情报和新闻机构现在就应该把他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公布出来。

我们自己的部队并没有什么错觉。亚历山大将军以前曾寄给我一份关于他们的家信检查的报告。我读了之后十分感动，因此叫人把它印出来，分发给战时内阁。这完全攻破了共产党集团里流传的谎言，说我们的部队同情"人民民族解放军"那一边。

※　　※　　※

12月在雅典的继续战斗终于把叛军驱逐出首都。到了1月中旬，英国军队完全控制了阿提卡。共产党在开阔的乡村对我们的部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1月11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人民民族解放军"的全部军队都应撤出雅典、萨洛尼卡和帕特雷。在伯罗奔尼撒的一部分人，可以发给他们通行证，让他们回家去。英国军队将停止开火，但仍固守着。双方的战俘应予以释放。这些商定办法在15日开始生效。

这样结束了六个星期的雅典争夺战，而且最终证明了这是为了使希腊免遭共产党的征服的战斗。当三百万人正在西线的两边作战，而大量的美军正在太平洋上向日本展开阵势的时候，希腊的突发事变看起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须知这个事变是处于西方世界的权力、法律和自由的神经中枢啊！

下部　铁幕（1945年1月—7月底）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

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

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　　※　　※

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

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

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　　※　　※

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后面这个致命的危险。

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立刻搜集所有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如果获得任何结果，要平等地分享。于是，关于研究工厂应建在何处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担负的巨大费用，以及随之必须从战时工作其他系统方面大量地调拨资源和人才。鉴于英国正遭受频繁的轰炸和敌机的不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英伦三岛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至少也和我们伟大的盟邦同样地先进，而且，当然工厂也可建设在加拿大。加拿大通过自己积极采集的铀的供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既要花费数百万英镑，更要占用宝贵的作战能力，真是难于作出决定。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　　※　　※

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　　※　　※

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

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拔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　　※　　※

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

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　　※　　※

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　　※　　※

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

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　　※　　※

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我是否还认为应该履行原先经过精细安排的访问日程。当非洲和伦敦都发生了如此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如果在美国检阅军队，是否会引起误会？我回答说，我肯定要进行计划中的检阅，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激怒二十几位议员到议会来在信任问题上反对政府。事实上，这正是对政府不满的人们最后终于凑集的大致数字。

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下一天早晨，我们到达杰克逊炮台。火车停在空旷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车站上。这一天天气酷热，我们下车后直向检阅场走去，这使我回想起炎热气候下的印度平原。我们先走到一个凉篷下，去检阅美国装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后，我们观看跳伞演习。他们很令人感动，也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千人同时在空中跳伞。他们给我一个“报话机”让我背着。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一种方便的工具。下午，我们观看大批美国师进行实弹野战演习。结束时我对伊斯梅说（关于这一件事的叙述，我当向他致谢）：“你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用这些军队来对付德国军队，真是叫他们去送死。”

对此我回答说：“你错了。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很快就能学会的。”不过，对于我的美国主人，我始终强调说，培养一个兵需要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南卡罗来纳所看到的那些军队，两年以后，他们的举止肯定会同老兵一样。

我必须在此处记述一下我在战后1946年所说的话。那时我以一个在野的私人身分受到正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开会的美国三军长官们的接待。

我对美国军队的组建方式极为钦佩。我认为这是组织工作的奇迹，即兴之作的奇迹。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筹建大批军队，由于有金钱、时间、纪律和忠诚，能够建成大批军队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战前不久美军只有几十万人，在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的基础上，建成一支几百万人强大的军队，这种速度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

两三年以前，我来到美国，曾经同马歇尔将军参观在南卡罗来纳训练的美国陆军军团，在那里我们看到你们也许会称之为“大量生产”的各个师的情景。它们在大规模而迅速地轮训中组成，并且进一步向完善的阶段前进。我见到这支强大军队的建成——从原有人数很少的基础之上，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建成这支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各个战场对敌作战中总是战无不胜。这是每个国家的军人都应当永远怀着钦佩而羡慕的心情来学习的一种成就。

但是，那还不是全部经历，甚至还不是其经历的最大部分。建立大批军队是一回事；领导和管理他们则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尚无法解释的奥秘，那就是，美国在平时只保持着很少的军事工作人员，怎么能够不但建立各种陆军和空军部队，而且能够选出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凭这些人员就能管理大批军队，还能把他们调到比战前这些军队到过的更远的地方，调动得非常迅速。

※　　※　　※

24日下午，我们飞回华盛顿。在那儿，我收到各种报告。

有一封是奥金莱克将军的来信：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这样危急的时期，由于我所指挥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溃败，使你受到沉重的打击，对此我负疚实深。除了敌人现在已占领托卜鲁克之外，我恐怕现在的情势和我在一年前接任司令时相同；而托卜鲁克对敌人说来是非常有用的，这不仅是从供应方面来说，而且也由于敌人无须再派军队去牵制这个地方了。……

在解释他的部署之后，他又说道：

对于你和美国总统，我们深为感激；因为你向他建议给我们以慷慨的援助，而且，你还正在安排把它们尽快地送给我们。正如同“格兰特”式坦克和“李”式坦克将从印度调出那样，美国第二装甲师的确是受欢迎的援军。你保证印度步兵师和印度装甲旅现在无须调回印度，这大大减轻了我在伊拉克和波斯方面，特别是在产油地区治安问题方面的困难。

特德空军中将通知我说，调拨飞机到这个战场，将无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个人衷心地感激你在去年给我的帮助和支援，并且，对上月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深表遗憾。我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使奥金莱克确信我对他完全信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5日

我通知你，美国总统曾建议将美国第二装甲师拨给你，而且，该师将于7月5日左右调往苏伊士运河区。我们觉得在下个月内运送这个师，存在着极大的困难。马歇尔将军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而帝国总参谋长认为，从你方面考虑，这项建议更为有利，因为，你将得到大量最现代化的装备，同时，你从英国所得的增援也不受影响。我们因此接受了下列的建议。

美国人将运送三百辆“谢尔曼”式（M4）坦克和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到中东，作为一种紧急的行动。这些装备将在7月10日左右用从哈瓦那运糖船队中拨出的两支海上辎重船队运往苏伊士运河区；其航行速度分别为每小时十五海里和十三海里，而且尽可能加速开行。少量的美国必需人员将护送这些坦克和大炮。……

切勿对国内事务的发展稍存顾虑。不管我在战争是怎么打的、或者是否应当更早一些打等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你都获有我充分的信任，我也充分分担你的责任。……

请告诉哈伍德，我对于亚历山大港方面过分的沮丧和惊慌的气氛，以及海军急于撤往红海等报告，颇为不安。虽然可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尽早出坞，但我相信应该保持一种坚定而有信心的态度。总统从罗马得到的情报说，预料隆美尔在可

能猛攻马特鲁阵地之前，可能要拖延三四周之久。我想，拖延的时间或许要更长一些。

我希望这次危机将会促使在尼罗河三角洲所有的军事人员和一切可以作战的忠诚的人力鼓起最大的战斗精神。你在中东领军饷的人已超过七十万。凡能作战的男丁都应培养成为不怕死的、为胜利而战的战士。没有理由不派几千名军官和后勤人员去增强各营与各工作部门的实力，以使防守马特鲁阵地的各个部队得到增援。你现在的处境正如我们在万一英伦三岛遭到侵犯时的处境一样，而且，应当充满着同样紧张而果断的精神。

※　　※　　※

25日，我会见我们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天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我的水上飞机停泊在那儿。总统在白宫热情地和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来送行。那条狭长的而且有遮盖的通到河里的临时跳板，由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地护卫着。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警官们神态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值班的便衣人员被逮捕了；这个人手指摸弄着手枪，口中喃喃地说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些其他不好听的话。警察向他猛扑过去，将他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疯子在公职人员看来特别危险，因为，疯子对叫“走开，走开”是不理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饱餐一顿新鲜的龙虾之后又起飞了。此后，我在想吃的时候——那就是，在正常两餐之间的时间里——吃了点东西，而且，什么时候能睡就睡。在飞过北爱尔兰之后，黎明时临近克莱德河，那时我就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飞机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车在等着。我的私人秘书之一，佩克也在那儿；还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一小时内，我们又出发到南部去了。由于在莫尔顿选举中的彻底失败，我们丧失了一个补缺选举的席位。这是托卜鲁克的副产品之一。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倒霉的时期。我躺在铺上，随便翻阅了一会儿公文，然后睡了四五小时，一直睡到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战时内阁人员在月台上欢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内阁办公室工作了。

第二十章　一个新的会议的准备

红军的进展——在意大利的战斗——东欧的政治问题——总统和斯大林之间关于波兰的通信——需要召开三大国会议——我同意这个倡议——1月1日我给罗斯福先生的电报和他的复电——我努力安排一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1月21日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对雅尔塔地点的疑惧——1月29日我飞到马耳他——2月26日瓦莱塔港的情景——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的讨论——到萨基去的寒冬飞行——驱车直奔雅尔塔。

前面几章中已经叙述了苏军进军到波兰和匈牙利的边境。俄国人自从10月20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重又插进了多瑙河流域，但是当他们向匈牙利平原深入推进时，便遭到顽强的抵抗。11月29日他们在布达佩斯南面八十哩的地方进逼多瑙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并且向北进袭，12月底这个首都已经完全被包围，并且经受了六星期之久的若干极其残酷的巷战。在巴拉顿湖的沿岸德国人顽强的抵抗和猛烈的反攻，也使俄国人在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前只好停止前进。

俄国人在波兰经过夏季大举进军之后，把秋季的几个月用于重新集结军队。到了1月他们准备就绪了。从散多梅尔的前沿阵地向西出击，月底他们已经越过边境深深插入到上西里西亚的大工业盆地，再往北进，渡过华沙两旁的维斯杜拉河，他们在1月17日攻克了那个城市，并且在围攻波森的同时，以扇形阵势向奥得河下游前进，直趋什切青和但泽。他们同时从东、南两面攻进了东普鲁士。到1月底，除了敌人以重兵守卫的哥尼希斯贝格要塞以外，他们已经占领全境。这里的守军像但泽的一样，继续作顽强而无望的抵抗，直到四月为止。被切断于库尔兰德的德国军队，在德国投降以前，仍旧留在那里，因为希特勒不许他们撤走。

苏军最高统帅部以可能是三与一之比占优势的陆军兵力和占上风的空军，运用一种战略，使人回忆起1918年福煦的最后胜利。一系列的战斗，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打出许多连续的缺口，到后来使敌人的全线被迫退缩。

※　　※　　※

我们自己在西线的战役，虽然规模较小，也同样把我们带到了德国的边境。所以到1945年1月底，希特勒的军队，除了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仅有的一点脆弱的据点以外，实际上已被压缩进其国境以内。在意大利，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亚历山大的尽管巧妙但已被切断的无望的攻势，已经停止了。在11月间，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开始了对从德国到意大利的铁路线的一个六个月的空袭战役。由于变压站被摧毁，勃伦纳线的大部分被迫不得不停用电气而改用蒸汽来曳引，而其他地方敌人增援和补给的活动也受到严重的阻碍。关于美国空军总司令埃克将军手下坎农将军所指挥的盟军战术空军逐日的紧张作战情况，无法一一记录。他们冒着恶劣的天气压制住敌人，对于秋季战役大有帮助，所以大大值得亚历山大将军在电报中予以表扬：

我对于坎农将军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天赋，以及由于他的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而使我得到的鼓舞，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分。要衡量他的功绩，只要看我们已经完全不受敌人的空袭，以及地面部队所得到的密切和有力的支援就行了。当我们的军队进入敌境的时候，随处可以看到一连串一连串遭受毁坏的敌人的车辆、炸毁的桥梁和无用的铁路。

不过意大利的解放要等到明春才能完成。

以上就是即将举行的三国会议前夕的军事形势。

※　　※　　※

政治局势，至少是在东欧方面，绝不是那样令人满意的。

希腊只达到了不稳定的平静，似乎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以内可以成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但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已落入苏联军事占领的掌握之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已笼罩在战场的阴影里。波兰虽然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也不过是把一个征服者改换成另一个征服者。这广阔地区的前途，在德国一旦被击败之后，也不能受十月间我访问莫斯科时跟斯大林商定的非正式而暂时的安排的支配或影响，而且就我来说，原意也从来不是要这样的。

战后欧洲的整个模样和结构急需重新加以讨论。一旦纳粹被击败，应该怎样对待德国？在最后击败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估计能从苏联方面得到什么帮助？军事目的一旦达到以后，为了世界将来的和平和有效的管理，三大同盟国能提供什么样的措施和组织？敦巴顿橡树

园的讨论，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而告结束。在苏联所赞助的"卢布林波兰人"同从伦敦去的他们的同胞之间的谈判，是由艾登先生和我在1944年10月访问克里姆林宫时克服许多困难所促成的，这个谈判范围虽小，重要性却不小，但结果和敦巴顿谈判相同。随着米科莱契克跟他的伦敦的同事们脱离关系以后，总统和斯大林之间曾有过枯燥无味的通信往来（罗斯福先生一直把情况告诉我），而1月5日苏联人竟然违背英美两国的愿望，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临时政府。

※　　※　　※

总统已经告诉我他跟斯大林交换过如下的一些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7日

……自米科莱契克上次访问莫斯科以来所发生的几件事情，特别是我们从波兰逮捕的恐怖分子——波兰流亡政府的秘密代理人——那里所截获的他们跟米科莱契克政府的无线电通信，显然证明米科莱契克同波兰民族委员会的谈判被当作一种烟幕，以便那些人在米科莱契克的背后指挥对波兰境内的苏联军官和士兵们搞罪恶的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受波兰流亡者的指使，在波兰杀害红军的官兵，领导一场罪恶的斗争来反对解放波兰的苏军，并且直接帮助我们的敌人，他们实际上就是敌人的盟友，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情况。阿尔齐谢弗斯基接替了米科莱契克，以及波兰流亡政府部长的总的调换，已经使情况更加恶化，并且对波兰和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危机。在此期间，波兰民族委员会已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如加强波兰国家以及波兰境内的政府权力机构、扩大和加强波兰的军队、实施许多重要的行政措施，而首先是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改革。这一切已经导致波兰的民主力量的巩固，并使民族委员会在波兰的广大群众之间和国外广泛的波兰社会各界之间大大提高了威信。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支持波兰民族委员会和一切愿意并有能力跟它合作的人们，这对于盟国和对于我们共同任务——加快击败希特勒德国——的解决尤关重要。就苏联来说，它既已负起从德国占领者的手中解放波兰的全部责任，那么它跟波兰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其任务就在于同波兰人民在自己土坡上建立起来的政权

经常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这个政权已经壮大起来，有了它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在同红军并肩作战一起对付德国人。

我应该坦白地说，如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自行改为波兰临时政府，那么根据上述的情况，苏联政府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来推迟给予它以承认的问题。必须记住，苏联比之任何其他国家更关心于加强一个亲盟国的和民主的波兰，这不仅因为苏联承担解放波兰的战争的主要负担，也因为波兰是苏联的近邻，因此波兰问题跟苏联的安全问题是分不开的。我应当补充说，红军在波兰境内对德国作战的胜利，多半要靠在波兰有一个和平而可靠的后方。波兰民族委员会能充分注意到这种情况，而流亡政府和它的秘密代理人正用恐怖的行动，在红军的后方制造内战的威胁来抵消红军的胜利。

另一方面，在波兰目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理由要继续采取支持流亡政府的政策，它已完全失去波兰国内人民的信任，而且又在红军的后方制造内战的威胁，从而损害了我们战胜德国的共同利益。我认为，如果各盟国的政府协议，作为第一步立即与波兰民族委员会互派代表，以便民族委员会改变为波兰临时政府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即可承认其为波兰的合法政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将是既自然，又公正而有利的。否则，我恐怕波兰人民对于盟国的信任将会削弱。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波兰人民指责我们为了一小撮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利益而牺牲波兰的利益。

罗斯福先生在给我的电报中，告诉我他所作的答复。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2月30日

我今天已将给斯大林的下列信件发出。你会看到我们是步调一致的。

"我对于你12月27日有关波兰的来电感到不安，并且深为失望，你在来电中告诉我，你无法把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暂且搁置，等到我们有机会举行会议时再就这一整个问题作彻底的讨论。如果你能够把纯粹属于法律上的承认行为推迟一个月，即在我们见面之前的这一短时期，我想这不会对你们的政府和军队造成严重的不便。

"在我的请求中我并没提出要你跟卢布林委员会减少实际上的关系，也无意要你非跟目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打交道或照它现有的结构

予以承认不可。我所以极力主张你推迟一步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你会体会到，如果你们的政府正式承认波兰的另一个政府，而联合国里的大多数成员国，包括美、英两国在内，却继续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且和它保持外交关系，在战争的现阶段，这将对于世界舆论和敌人的士气产生多么极端不幸，甚至是极端严重的后果。

"我必须跟你一样坦率地告诉你，我国政府不会追随你们，丢开现在所承认的伦敦波兰政府而去承认处于目前状态中的卢布林委员会。这并不是因为对于伦敦〔波兰〕政府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或感情。事实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无论从卢布林委员会产生的方式或后来的发展来看，还找不到什么根据，断定按照目前那样构成的卢布林委员会，是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波兰人民的。我不能无视那个事实，就是到现在为止，波兰本部只有在寇松线以西的一小部分已经从德国的暴政统治下解放出来；所以波兰人民对于卢布林委员会不曾有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实际情况。

"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波兰解放以后，有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波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我国政府的态度当然以波兰人民的决定为转移。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米科莱契克离开了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后已使局势恶化。我确信米科莱契克是真诚愿意解决苏联同波兰之间一切争议问题的，我一直觉得他是目前似乎有可能使困难而危险的波兰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波兰的唯一领袖。据我个人对于米科莱契克的认识，和他在华盛顿时我跟他的谈话，以及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所作的努力和政策，使我极难相信他对于任何恐怖分子的指使会有所知情。

"我现在给你这封信，是要让你知道我国政府关于目前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临时政府的立场。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当我们三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对波兰问题作出解决，所以我仍然希望你们在这之前能暂缓正式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政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推迟一个月不会有多大的妨碍。"

斯大林作了如下的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日

我已经收到你12月30日的来电。

我深感遗憾未能使你确信苏联政府对于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我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你相信，波兰民族委员会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过去一向而且今后继续会对盟国，尤其对红军，提供重大的帮助，而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在战争中制造分裂来帮助德国人。

我当然十分理解你的建议，即苏联政府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承认应该推迟一个月。然而这里有一个情况使我不可能满足你的愿望。情况是这样的，早在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答复波兰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时，曾经通知他们，一俟波兰临时政府组织成立，它打算立即予以承认。这一情况使我不可能满足你的愿望。

让我向你祝贺新年并祝你身体健康和工作成功。

※　　※　　※

我现在收到斯大林关于波兰的直接来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1月4日

你当然已经知道在卢布林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公告，它已经决定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变成波兰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你也深知我们跟波兰民族委员会的关系，这个委员会，我们认为，已经在波兰享有很大的威信，并且是波兰民族意志的合法代表。把波兰民族委员会改变成临时政府，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及时的，特别是由于米科莱契克已经不再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而流亡政府也因而再不像个政府了。我认为波兰不可能没有一个政府。因此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承认波兰临时政府。

我深感遗憾，我完全没有能使你确信苏联政府对于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我希望以后事态的发展会证明我们承认在卢布林的波兰政府，符合于盟国共同事业的利益并且将有助于加速击败德国。

附上我致总统的两个有关波兰问题的电报。供你参考。

我知道，关于我们三个人将在本月底或二月初举行会议这件事总统已得到你的同意，我将高兴地在我们的国土上见到你和总统。希望我们的共同工作得到成功。

借此机会向你祝贺新年，并祝身体健康和工作成功。

据我看来，继续函电往还不会有多大益处。只有当面会晤才有希望。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1月5日

谢谢你给我附来两件关于波兰问题你致总统的电报。我和我的战时内阁同僚们当然对于目前事态发展的趋势感到苦恼。我十分清楚最好的办法是由我们三人在一起会晤，就这一切问题进行讨论，不只是把这些问题看作孤立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战争和过渡到和平的整个世界局势来讨论。在这段期间，我们的态度，像你所知道的，还是没有变更。

※ ※ ※

总统深信再度举行"三方"会议的必要，并且曾花了若干时间来讨论这个会议的安排。通常关于会议地点的辩论也跟着发生。总统说，"如果斯大林不能设法和我们在地中海会晤，我准备到克里米亚去，在雅尔塔开会，此地似乎是黑海上最适宜的地点，岸上既有最好的登陆设施，而且飞行的条件也最有利。我的随行人员和到德黑兰时一样，——约三十五人。我仍然希望军事局势可以促使斯大林元帅愿意和我们妥协。"

我作如下的答复：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8日

我送上海军部关于雅尔塔的报告。如果选定这个地点，最好有几条驱逐舰，以便必要时可供我们下榻之用。从卡塞塔的大空军基地和气象中心站启程，在飞行上是不会有困难的。

我自己曾乘着约克机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可是，我预料斯大林会在岸上作好安排。我们的随行人员将尽量压缩到最低限度。我考虑我们应该定在1月底。我一定带着安东尼和莱瑟斯同去。

30日，罗斯福先生来电说，一俟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后，他将立即乘战舰到地中海，然后飞往雅尔塔。我对此立即表示同意，并且答应派一客轮到塞瓦斯托波尔以补我们岸上寓所之不足。我自己准备取道卡塞塔直接飞往。12月31日，我去电说："这次的行动，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如果还没有，我建议用'阿果诺特'①，这个名称只有地方意义而没有推论上的联想。"

①古希腊传说中，有一帮约五十人的勇士在贾森带领下从塞萨利的约尔库斯乘"阿果号"船驶往科耳奇斯（在高加索和亚美尼亚之间）去寻找金羊毛。"阿果诺特"即指这些勇士。——译者

但是总统周围的人士主张改从卡塞塔起飞。他的顾问们、医生及其他人认为他不适宜在意大利和雅尔塔之间的山脉上的高空中飞行。海军上将休伊特建议循海道到马耳他，然后再从那里乘飞机前往。我也赞成。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日

如果你到马耳他来，我们将感到很高兴。我将在码头上迎接你。你还会看到一年以前你为马耳他写的极好的题词的镌刻。一切均可为你妥善安排。我们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就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吧！谁也不要变动了！

我把这意思雕琢成句，以供自娱：

让我们别再改动，动摇或含混。

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又从雅尔塔到马耳他。

或许，我不发出电报，也是一样。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日

我们预计2月2日午前早些时候，乘船抵达马耳他，并且希望立即乘飞机前往，不犹豫动摇了。在码头遇见你将使人多么高兴！

对于你所提出的"阿果诺特"的名称殊表欢迎。你我都是直接的后裔。

※　　※　　※

哈里法克斯勋爵从华盛顿报告说，他在前一天见到总统，他认为总统"看起来气色欠佳"。但是罗斯福先生告诉他说他很好，并且很盼望和我们见面。他说他认为我们在希腊的行动有极大价值；在这次行程中未能访问英国，他感到十分遗憾。对于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自杀飞机，他极为关注，因为这意味着经常要牺牲四五十个美国人才换来一个日本人，他对于随便哪一场的战争的早日结束，并不存多大希望。

这些话和其他的一些考虑使我很想安排一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在和斯大林会面以前我们两人可以担任会议主席或出席会议。所

以我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5日

你有没有可能在马耳他住上两三夜，并让参谋人员不引人注目地在一起谈一谈？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也都会在那里。我们认为对于并不影响俄国人的事情作一些商谈是很重要的——例如，关于日本——又如关于意大利军队将来的使用。只要你说一声，我们就能够作好一切安排。

2．我们觉得十分遗憾，你在这次旅程中将不能到我们的岛上来。如果你在到不列颠以前先去访问法国，我们将深感遗憾，并且将造成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实际上这将被认为对你们最亲密的盟国的轻视。但是据我推测，你将只到地中海和黑海去。如果是这样，那不过是德黑兰之行的重复罢了。

3．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已经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总部那里度过很有趣的两天。碰巧戴高乐也同时到达那里。他是为那件已有电报通知作为政府首脑的你我两人的事情而来的，即关于南部地区〔斯特拉斯堡〕的事情。我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就他来说，那件事情已经得到满意的调整。艾森豪威尔对他是十分慷慨的。

4．现在我正坐着艾森豪威尔的火车前往探望蒙哥马利，天气不好，不能飞行。全国遍地是雪。我希望星期六回到英国。祝你一切顺利。

起初，总统认为我们没有可能在马耳他开一个预备会议。

他说如果海上天气好，他能够在2月2日到达那里，并且必须当天起飞，继续前进以便不误和斯大林约定的日期。他来电说："由于这次旅行的时间关系，我引为遗憾，在我们去作'阿果诺特'之行以前，我们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而在马耳他开一个英美参谋长会议。我认为不在马耳他开会也不致在雅尔塔就失去任何时机。我羡慕你能到大前线去视察，我因路途遥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然而我坚持我的提议。读者当还记得我在12月6日①致总统的电报中曾表示我对于我们在西北欧方面军事行动的忧虑。我现在仍然在为这些问题担心。英美两国的参谋长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大有商谈的必要，我还希望他们的主要成员可以比我们早两三天到达马耳他，并且一同视察战地。我又希望总统会邀请艾森豪威尔，如果他能够暂时离开战地的话，我要亚历山大

也来。看来外长方面也应该有一个相似的会议，这跟这个军事预备会议的用意是相一致的。我不知道总统会不会带着新近任命的斯退丁纽斯同来，也不知道莫洛托夫是否会来，但是我希望在总统和我到达雅尔塔以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艾登、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能在亚历山大港或金字塔地区开一个会。

①第十七章，第234-6页（原书页码——译者）。

所以我在1月8日又发一通电报，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后，我接着说：

我仍然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到达雅尔塔以前，我们的军事人员应该有几天工夫在一起开会。毫无疑问，在我们商讨涉及政治而不需要咨询军事技术专家意见的日子里，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将有机会在一起会谈。尽管如此，还有大量的问题必须事前研究，就是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确也应该加以考虑。

我们在雅尔塔应该逗留多久，你的意思怎样？这很可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会议，它是正当大盟国意见如此分歧而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拉长了的时刻来临的。目前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要比上一次更加令人失望得多。

总统回答说，他已经指令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偕同他们的助理人员，及时抵达马耳他，以便在1月30日上午跟英国参谋人员在一起开会，但解释他不能让斯退丁纽斯去开外长预备会议。他本人既需出国远航，他的国务卿就不能同时长久离开本国。他本人则将在马耳他和我们会合，并一起前往参加三国会议。

末了他说："在雅尔塔逗留多久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应超过五天或六天。如果可能办到的话，我非常盼望遵守跟约大叔约定的日期。"

这样比没有这个会好些，但是据我看来，恐怕时间不够，所以我坚持我的意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0日

1．关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预备会议一事，我对你表示十分感谢。

2．艾登曾经特地请求我向你建议希望斯退丁纽斯能和美国参谋长们提前四十八小时到马耳他来，以便（艾登）能够事先和他在一起约略商量一下议事日程。即使没有邀请莫洛托夫，我确信这也将有很大

的用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在五六天内实现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希望。就是全能的上帝也需要用七天工夫。请你宽恕我的顽固。

3．我现在已经仔细阅读了你给国会的咨文，请允许我说那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文件。

祝你一切顺利。

但是总统回答说斯退丁纽斯因为华盛顿的公务太忙，所以不能在1月31日以前抵达马耳他。可是他答应派哈里·霍普金斯到英国跟艾登和我共同商谈。1月21日，霍普金斯飞到伦敦商量我们在三国会议中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以及我们之间在上月中关于希腊、波兰、意大利所发生的分歧。在这三天里面，我们有过许多极坦率的交谈。霍普金斯在记录中说，我的言论是"很激烈的"，但是这次访问"极为满意"。

据他说，我曾经告诉他，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关于雅尔塔的情况的报告，即使我们花上十年工夫去找，也找不到比它更坏的一个会议地点。无论如何，似乎总统的顾问们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在我动身的那一天，我接到下面的一个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9日

走向"阿果诺特"似乎要比当初所介绍的情况艰难得多。

我将向我的先遣人员征询意见，当我离开马耳他以后，应该怎样走法。

我同意，根据目前的情报，在我们能决定我们的日程时，就应当立即通知约大叔。

罗斯福先生现在已在海上，谁也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他的预感不久就得到证实。

※　　※　　※

1月29日我乘了阿诺德将军给我的"空中霸王式"飞机离开诺索尔特。我的女儿萨拉和正式的随行人员以及我的私人秘书马丁先生和罗恩先生，还有海军中校汤普森都跟我一起走。我个人的其余随员和各部一些官员则另外分乘两架飞机。我们在1月30日刚要天亮时抵达马耳他，我在那里得知这两架里头有一架在班泰雷利亚岛附近坠毁。飞机上三个空勤人员和两个乘客保全了生命。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思议。

在旅途中，我忽发高烧，因此在莫兰勋爵的嘱咐之下，我躺在飞机里的床上直到中午。然后我移住到"猎户星座"军舰上去，在那里我休息了一整天。晚上我觉得好一些，马耳他总督和哈里曼先生和我在一起用膳。

2月2日早晨，总统的一行人员坐了美国军舰"昆西"号驶进瓦莱塔港。那天天气温暖。在无云的天空之下，我在"猎户星座"号的甲板上瞰望着前面的景色。当美国巡洋舰徐徐驶过我们而向码头旁边的停泊处靠拢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坐在舰桥上的总统的轮廓，于是我们互相挥手致敬。天空中有"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加上礼炮声和港口轮船公司乐队奏着美国国歌，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我认为我已经好得多，可以在"昆西"号舰上进餐了，到了那天晚上六点钟，我们在总统的官舱里举行第一次正式的会议。在这里，我们审阅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以及前三天内在马耳他所进行的军事讨论的汇报。我们的参谋人员做了一种非常好的工作。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即：

把他的军队推进到莱茵河并且渡过莱茵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当在另一章中加以叙述。①这个机会，当然是要用来检查整个作战的过程，包括对德国潜水艇的作战、将来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战役、以及地中海的局势。我们勉强同意一旦可以从希腊撤出两个师，便立刻抽调出来。但是我明白地指出非等到希腊政府建立了它自己的军队，我们不能这样做。意大利方面也要撤出三个师以增援西北欧，但是我着重说明，如果把两栖部队大量撤出是不明智的。德国人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投降，我们应该紧跟上去，这是极为重要的。我还告诉总统，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占领奥地利，因为"西欧方面，除必要外，被俄国人占领得过多是不适宜的"。在这些军事问题上，我们大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这些讨论得到了有用的结果，就是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跟他们的俄国对手会谈以前，明确了他们各自的立场。

①第二十四章《渡过莱茵河》。

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昆西"号上聚餐，非正式地讨论前几天艾登和斯退丁纽斯之间所举行的政治问题的会谈，这些问题还应在雅尔塔提出来。那天夜里我们开始动身了。总统原来打算带"三十五"名随

员，后来我们双方都增加到十倍之数。运输机每十分钟起飞一次，以便把组成英美两国代表团的大约七百人，经过一千四百哩，送到克里米亚的萨基飞机场。两个月以前英国空军的分遣队已经到了那里驻屯，以便进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吃过晚饭，我登上我的飞机后，便去睡觉。经过一段漫长而寒冷的飞行以后，我们在深雪掩盖着的机场上降落。我的飞机比总统的先到，因此我们站了一会儿等他。当他从"圣牛"号的梯子上被扶下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虚弱和不健康。我们一同检阅仪仗队，总统坐在敞篷汽车里，我在他旁边走着。然后我们的代表团跟着来迎接我们的莫洛托夫和俄国代表团一起进入一个大帐篷去吃点心。

不久，我们乘车从萨基经过一大段路到雅尔塔去。莫兰勋爵、马丁先生和我同车。我们曾小心地带着夹肉面包，但是我们刚吃过以后，便来到一所房子。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莫洛托夫等候着我们。我们被邀请参加大约为十个人预备的丰盛午餐。总统的一行显然未被发现已开过去了，因此只有莫洛托夫自己和他的两个官员。他非常高兴，把俄国筵席上的一切佳肴都拿来款待客人。我们尽力地不让对方懂得，我们已经吃过饭，所以现在胃口不大了。

我们在途中花了差不多八个小时，路上常有俄国兵排列着，其中有些是妇女，并肩站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也有站在主要的桥梁上和山径上，还有分布在其他各点上的一些独立分遣部队。当我们越过山岭，向黑海海滨走下来时，我们突然沐浴在温暖而灿烂的阳光和极为温和的气候之中。

第二十一章　雅尔塔：世界和平计划

沃隆佐夫宫——俄国人的殷勤招待——2月4日斯大林来访——奥得河与阿登——2月5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德国的未来——支解与赔偿——罗斯福先生的重要发言——2月6日第二次会议——在德国境内必须有一个法国占领区——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讨论——斯大林的看法——世界组织与大国一致——莫洛托夫接受新计划——俄国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与世界组织——2月8日我致电战时内阁——2月8日第四次会议的协议——在约索波夫宫出席斯大林的宴会——认真而友好的谈话——斯大林谈过去的事。

苏联在雅尔塔的总部设在约索波夫宫内，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将军们就在这里处理俄国的政务并指挥他们正在剧烈进行着的广大战线的军事行动。罗斯福总统被安顿在附近一个更为宏丽的利瓦吉亚宫里，为了照顾他的行动不便，我们的全体大会都在这里举行。这样一来就把雅尔塔未受损坏的住房全都占用了。我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人员是指定住在约五哩外的一幢很大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在十九世纪初由一个英国建筑师为一个俄国亲王沃隆佐夫建造的，这个亲王曾一度出任过驻圣詹姆斯朝廷的帝国大使。

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亚历山大元帅、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伊斯梅将军和莫兰勋爵以及另外一些人和我同住。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则安顿在离我们大约二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两个招待所内。他们每五六个人睡在一间房间里，高级官员也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似乎对此都不介意。德国人从邻近地区撤退不过才十个月，周围的建筑物都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曾得到警告说，这个地区的地雷，除了别墅周围的园地之外，还没有完全清除。别墅像往常一样，有俄国卫兵严密巡逻。在我们来到之前，曾有一千多人在这里干活，门窗户扇已经修好，家具和用品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

我们住所的环境引人入胜。别墅是半哥特式半摩尔式的，背倚着崛起的积雪山岭，山的顶峰就成为克里米亚的最高峰。

在我们的前面，敞开着黝黑而浩瀚的黑海，在这个季节虽令人感到凛冽，但仍然有着温暖与舒适之感。大门口有几尊白石雕成的狮子守卫着，院子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公园，园内种有亚热带植物和松柏之类。餐厅里的壁炉两旁挂着两幅画，我认得出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顿的家庭画复本。看起来沃隆佐夫亲王曾经和这一家人的一个女儿结婚，所以把这些画像从英国带了回来。

我们的东道主尽一切努力来使我们住得舒适，甚至我们无意中脱口的每句话都受到亲切的关注。有一次波特尔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说道就是里边没有鱼。两天以后，便运来了一批金鱼。又有一次有人偶然说到鸡尾酒里没有柠檬片，第二天大厅里就长着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这一切一定是用飞机从远地运来的。

※　　※　　※

2月4日，就是我们到达后的次日，下午3点钟，斯大林来看我。我们畅谈了对德战争问题。他是乐观的。德国缺乏面包和煤，而且运输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我问他如果希特勒向南移动——譬如向德累斯顿移动的话，俄国将怎么办。

"我们追他。"他接着说奥得河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红军在对岸已经有几个桥头堡，而德国人正在用未经过训练的、组织松散和配备不良的人民冲锋队担任防御。他们曾打算从维斯杜拉河撤出经过训练的部队来保卫这条河，但俄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绕过了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二三十个训练不良的师作为机动的或战略性的后备军。他们有几个精良的师在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线，但总的情况是，他们的战线已被突破，而他们只在打算堵住这些缺口。

我问斯大林对于龙德施泰特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攻有什么看法。他把它称为一个愚蠢的调度，已使德国受到损伤，是为了挽回威信才这样干的。德国的军事机体已出了毛病，可是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救治。他们最优秀的将领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个古德里安，然而他是一个冒险家。如果德国在东普鲁士被切断的那几个师能够及时撤出，或许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保卫柏林，但是德国人太愚蠢了。他们还有十一个装甲师在布达佩斯，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已不能到处随意取得兵力了。时候一到他们自会明白，但已为时太晚了。

接着我给他看我的地图室，这里已由皮姆上校完全张挂好了。我在描述我们在西线的阵势之后，就请亚历山大元帅解释意大利的局势。斯大林的看法饶有风趣。德国人是未必会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留几师英军在前线而把其余的部队调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便直捣维也纳呢？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与红军会师包抄阿尔卑斯以南的德军侧翼。他还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兵力。他当时那么讲讲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也没有责怪他。

我回答："红军可能不给我们时间来完成这个行动。"

※　　※　　※

到了5点钟，总统、斯大林和我在一起审查军事形势，特别是俄国在东线的攻势。我们听到了关于俄国军队进展的详细情况，同时也为我们各自的参谋长之间下次讨论制定了范围。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是敌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意大利调动八个师到对俄作战的前线，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也许我们应从意大利北部调几个师去加强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攻击力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否试图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进攻，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与俄军的左翼会师。

会议的气氛是非常融洽诚恳的。马歇尔将军给我们作了关于英美在西线作战的卓越的简明介绍。斯大林说俄国在1月份发动的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所作出的决定没有丝毫关系，这时他还问到他应如何继续提供帮助。我回答说，现在三国参谋人员会集在一起，正是审查盟国之间整个军事协调问题的时机。

※　　※　　※

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月5日下午4时1刻开始的。我们会聚在利瓦吉亚宫，在一张圆桌旁边就座。连三个译员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的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巴甫洛夫当译员。美国代表团以罗斯福总统和斯退丁纽斯先生为首，成员有海军上将李海和贝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马修斯，还有国务院特别助理兼译员波伦。艾登坐在我身旁，我的代表团包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伯尔斯少校当我们的翻译，自从1942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以来，他一直是担任翻译的。

讨论一开始就谈到德国的前途。我当然曾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月前就已函告过艾登先生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1月4日

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显然，当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之后，第一阶段将是一个严格的军事管制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经历好多个月，如果德国的地下工作还在活动的话，也许要一二年。

2．我们还得解决分割德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鲁尔和萨尔区的工业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但是我怀疑那时是否能够作出最后的决议。目前谁也无法预见欧洲成为怎样的状态，或者大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或者他们人民的心情怎样。我可以肯定，德国在如此之多的国家里所激起的深仇大恨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对等的报应。

3．每当"重新扶助苦难德国"的政策引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我处处受到了打击。我很明白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主张，尽管目前有这么多的麻烦工作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应把将来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讨论和分裂的事，预先说成一定会出现。

我们将有一个新的议会来考虑问题，这个议会的见解我们无法预测。

4．我本人宁愿致力于研究今后二三年内要起作用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不去争论德国对于欧洲的长期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战后我由于下院和全体选民的发表粗暴意见而感到震惊，还由于彭加勒派遣法国人进入鲁尔而感到愤慨。然而几年之后议会和公众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亿万美元的金钱由美国借给了德国。我经历过对德国的实施宽大政策时期，一直到了洛迦诺公约和鲍德温政府的后半期，其理由是德国对我们已经无力为害了，但是这以后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特勒开始得势了。这以后我再度觉得自己对当时一般人的心情十分不表同情。

5．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无论是在斗争刚刚过去之后，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的时候，它那百感交集的情绪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要在小小的篇幅里全部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畏惧的感情浪潮会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但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没有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不过先走一二步而已。

因此明智的办法是，在目前所有那些将变为有效的事实和力量显示出来之前，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下来。也许我们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将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启发。

这时斯大林问起关于怎样肢解德国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或几个的政府，或者是只要有某种形式的行政机构？如果希特勒无条件投降，我们应当保存他的政府或是拒绝跟它打交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曾经建议把德国分成五个部分，斯大林也表示过同意。而我却反而踌躇不定，只希望把它分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巴伐利亚两个部分，而把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放在国际共管之下。他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德国应当肢解，但是实施的办法过于复杂，不能在五六天之内解决。对于历史方面的、人种研究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作一番十分深入的查考，并且需要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作长时间复查，该委员会要对各种建议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意见。要考虑的事情是很多的。普鲁士该怎样处置？哪些领土应当归于波兰和苏联？莱茵河流域和鲁尔及萨尔大工业区应该由谁来管？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英国政府也将慎重考虑两个大盟国的态度。

应该立即设立一个机构来研究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应该先听取它的报告。

当时我对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如果希特勒或希姆莱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十分清楚，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跟任何战犯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是德国人所能推举出来的唯一人选，那么我们只好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杀掉或失踪，而另外一班子人会出来请求无条件投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三大国应当立即进行商讨，决定是否值得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值得，那就应该

把已经准备好的投降条件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值得，战争就要继续打下去，而且把全德国置于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

罗斯福先生建议由我们的外长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制定出一个肢解德国的确切计划。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

其他问题也予以讨论，但没有得到解决。总统问是否应该让法国人在德国境内有一个占领区。我们都同意应当在英美占领区内划分一部分给他们，并由外长们考虑对这个地区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随后斯大林请麦斯基说明俄国所拟定的关于责成德国赔款和拆除其军火工业的计划。我说上次战争的经验是令人十分失望的，因此我不相信有可能从德国索取像麦斯基建议单独付给俄国的那样大的数目。英国也同样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外投资，并面临着如何大量增加出口以偿付我们所需的粮食进口的问题。我怀疑这些负担能否由德国赔款而得到切实的减轻。其他国家也受到损失，也应当予以考虑。如果德国陷于饥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可以存心袖手旁观，见危不救，甚至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吗？或者我们应当倡议赈济德国人，而如果要这样做，由谁来付款？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总是要发生的，我回答说，你要叫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最后我们同意将俄国的提案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审查，该委员会应在莫斯科秘密开会。

之后，我们对下一天的会议作了安排，同时对即将进行讨论的两个主题也作了考虑，就是有关世界安全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计划问题和波兰问题。

※　　※　　※

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先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来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三千哩的欧洲的军队上。因此美国的占领将以两年为限。可怕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得单独占领整个西德。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

2月6日在我们第二次开会时，我为此而竭力主张法国人帮助挑起这样一个重担。划一个占领区给法国并不等于事情就此了结。德国肯定是要再次复兴的，总有一天美国是要回老家去的，而法国人不得不

跟德国人贴邻而居。一个强大的法国不仅对欧洲是重要的，而且对英国也同样重要。只有法国才能取消在它海峡沿岸的火箭发射场，并且建立起一支军队来遏制德国人。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谋求和平的世界工具方面。总统说在美国舆论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有可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提议或与之相似的提议，他的国家似乎更有可能为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而全力以赴，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组织在美国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然而，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的，敦巴顿会议结束时并没有对安全理事会里十分重要的表决权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协议。

1944年12月5日，总统曾向斯大林和我提过新建议。建议内容如下：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应各有一票。任何一项决议，须在十一个理事国中取得七个理事国的投票赞同方能付之实行。这在程序细节上是够充分的了。至于一切较大事情，如接纳新会员国进组织或开除出组织，制止和解决争端，限制军备和提供武装力量等，均应取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除非"四大国"一致同意，否则安理会是没有实权的。如果美国、苏联、英国或中国不同意，那么就可以拒绝同意和制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否决权。

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含有另一个精辟独到之处。争端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法解决。这样的话，也要取得七票，而且常任理事国——就是说，"四大国"——都得同意才行。但是如果安理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包括"四大国"）牵涉在那个争端里面，该理事国只能有讨论权而不能有表决权。这样的计划是斯退丁纽斯先生在2月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　　※　　※

斯大林说他将对这个建议予以研究，看看能否理解，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说他担心的是，虽然三大国今天是同盟国，谁也不会进行侵略，但是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后，这三个领导人会隐退消失，新的一代要起来掌权，他们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因此会忘记我们所经受过的一切。他又说，"我们大家都愿意保持和平至少五十年之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如果我们保持团结，德国的威胁就不致十分严重。为此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如何保持我们将

来的团结，如何保证三大国（可能中国和法国也在内）能够维持一条统一的战线。必须制定出一种制度来防止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接着，他表示遗憾，因为其它事务使他至今未能对美国的计划予以仔细研究。照他的理解，这个建议可以把一切冲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那些必须加以制裁的，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制裁；第二类指那些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解决的。这两类都应予以充分的讨论。采取制裁手段只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时方能行使。如果这些理事国之一本身就是争端的一方，那么它既可参加讨论也可参加表决。另一方面，如果争端能够和平解决，那么卷入这个争端的各方不能参加表决。他说，有人指摘俄国人对表决权谈得太多。的确，他们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都得由表决来决定，而他们对表决的结果是很关心的。譬如说，假定中国是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它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认为他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大会里或在安理会里是会有朋友或维护者的。

我说，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列颠没有被说服并不表示同意，世界组织的权力就不能用来对付它。

斯大林问是否真是如此，我告诉他确是如此。

艾登先生接着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诉，但是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得采取含有强制执行的决议。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证实说，除非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否则不得加以制裁。和平解决的步骤——例如通过仲裁——也许还可予以推荐。

斯大林说他耽心关于香港或苏伊士问题的争端可能会破坏三大国的团结。

我回答说，我觉察到这个危险，但是世界组织绝不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世界组织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各个会员国仍然可以商讨他们之间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组织里提出一些可能会破坏大国之间团结的问题，那将是愚蠢的。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的同僚们不会忘记1939年12月苏芬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国际联盟来反对我们，并成功地把苏联孤立和开除出国联，他们后来还动员起来反对我们，

大谈什么派出十字军来对付俄国。难道我们不该取得不让这类事情再度出现的保证吗？"

艾登先生指出美国的建议将使这个成为不可能。

斯大林问："我们不能多创造出一些保障来么？"

我说关于大国的一致问题已经有了专门的条款。

他回答说，"我们今天才第一次听到。"

我承认存在着一种煽动反对一个大国的危险性——就说对英国人吧——我只能说与此同时正常的外交还可以不断发挥它的作用。我不认为总统会挑动或支持对于大不列颠的攻击，我肯定他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事情。我也同样深信斯大林元帅不致会不事先与我们打招呼并寻求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就对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攻击——当然这里是指口头上的。

他回答说，"我同意。"

罗斯福先生说大国之间将来会有分歧的。人人都会知道这些分歧，而且将在大会上予以讨论。但是把这些分歧提到安理会上加以讨论也不会造成不团结。相反的，这将显示出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并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将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团结。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而且答应研究这个计划，明天继续讨论。

※　　※　　※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次会谈时，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个新计划。他解释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俄国人曾尽其所能来保持战后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他们认为这个会议所提出的计划可以保障所有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现在对新的表决程序和三大国必须一致的条款感到满意。只有一件事情还得加以解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在大会里也拥有表决权？这个问题曾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过，可是他现在另有一些要求。苏联代表团认为他们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其中的二个，能够成为创始会员国，这样他们就满意了。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都很重要，而且在战争中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首先遭到侵犯而且经受了极大的苦难。英联邦的自治领已在逐步地、稳妥地取得独立。这

对于俄国是一个榜样，因此他们决定作出这种规模狭小得多的提案。他结束他的话说，"我们完全同意总统关于表决权的建议，我们要求三个，或者至少二个我们的加盟共和国应该成为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这使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罗斯福先生立即向莫洛托夫表示祝贺。

总统说，下一步是邀请各国都来开会。什么时候开，请谁来？苏联有许多人民群众由各加盟共和国组织起来；英帝国也有许多大的独立团体彼此相距很远，美国是一个单独的单位，只有一个外长，没有殖民地。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这个国家的领土比俄国小比美国大，而另一头又有许多很小的国家。我们能否在大会里坚决主张一国一票，或者较大的国家应该有一票以上的表决权？他建议把这一切问题交给三国的外长去研究。

我对斯大林迈开大步来接受总统的表决权方案也表示感谢，并说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安慰与满意。

莫洛托夫的建议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罗斯福总统说得很正确，在表决权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地位与英国是不同的。我们有四个自治领，它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曾在那个在1939年才垮台的国际和平组织中发挥过显著的作用。这四个自治领都曾为了和平与民主的进步出过力。当联合王国在1939年对德宣战时，它们全都奋起参战，尽管它们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当时无法强迫它们这样做。他们是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件事的，而关于这件事情只能同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磋商。因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任何制度把他们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业已取得的应得地位上排除出去。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同情来听取苏联政府的提案。我的心集注在强大的俄国上，尽管它的伤口还在淌血，然而它却不断地把自己道路上的暴君一个个地清除掉。我意识到一个拥有一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很可能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英联邦宪法上的安排，因为这个宪法上的安排使我们在大会里取得不止一个的发言权，为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罗斯福总统已经作出一个回答，对这个回答绝不能把它看作是对莫洛托夫先生的请求的拒绝。

不过我声明我绝不能超越我个人的权限。我希望有时间同艾登先生商讨莫洛托夫先生的提案，也许还要打个电报给内阁，因此我请求

原谅我不能在当天就作出最后的答复。所以我们同意把整个事件交给我们的外长们。罗斯福先生又提议各国应在3月份开会，把世界组织建立起来。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到那时候将是对德作战的高峰，但是目前我不表异议。

※　　※　　※

那天深夜我给艾德礼先生打了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1945年2月8日（早晨2点49分）

今天情况好得多了。美国关于敦巴顿橡树园组织的提案已为俄国人所全部接受，他们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作了解释，他们才觉得应该把这个计划全心全意地接受下来。他们也把他们要求在大会里占有十六个席位的表决权减少到两个，提出的理由是由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这么严重的损失，又战斗得那么英勇，因此必须考虑把这两个国家列入新的世界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之中。总统并没有拒绝这个计划，虽然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有着明显的困难。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提交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去，这个会议他打算3月份在美国召开。

在我看来，我们的地位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有四个或五个席位，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六个，而俄国却只有一个，在这方面她对大会提出的要求是很多的。

鉴于他们已经作了其他重要的让步，而且有些让步还悬而未决，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俄国作出友好的表示。他们除了主要席位以外还要两席，这不能算要求过多，而据我判断，我们将处于有力的地位，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将不再是唯一拥有多倍票数的投票国了。

当前我所要求的是内阁应当授权我们向俄国人保证，就是到了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论是在这里或是3月份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将会赞同他们的意见。我相信内阁将给我们这种权力，用与不用这种权力当视情况而定。这个保证应该是君子协定式的，跟我们很久以前保证在寇松线问题上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如果答应或实质上答应给俄国增加代表权，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整个事务就由一致同意而得到解决，我想无论如何这是会成功的。这件事应当看作是很大的好事，这件好事美国人认为在政治上、优势上和宣传上都有着很大的价值。

它也将成为我们关于世界组织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有着令人沮丧的警告和预兆，雅尔塔会议至今为止进展得相当好。这里一片浓荫掩映，有点像里维埃拉的淡抹宜人，科尼什式路径四下蜿蜒。一幢幢或多或少未遭损坏的别墅和行宫，都是一些帝政时代的贵族遗物。我们在这些房子里享用着花了很大的力量才从莫斯科弄来的家具。我们的主人不惜代价在几天之内就把水管安装和道路修缮完好，其慷慨程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所有的参谋长们今天都休假去参观巴拉克拉瓦的战场①。这事情在我们跟俄国朋友的交谈中并没有郑重提出来。

①巴拉克拉瓦战场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一个战场。战争中英、法、土耳其、撒丁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译者

由于时间短促，除非我们得悉你们有异议，否则我将按此电文的意见行事。

※　　※　　※

余下的细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2月8日下午我们再次集会的时候，一致同意支持俄国人请求让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意世界组织的第一次大会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邀请出席的仅限于3月1日以前对共同敌人宣战的国家，或已经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我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样做意味着邀请了某些没有积极参战而一直观望着直到看出谁胜谁负之后才参战的国家，然而，这样做大大有助于使德国丧气。

※　　※　　※

那天晚上我们都和斯大林一起参加约索波夫宫里的晚餐会。当时的发言都记了下来，不妨附在这里。除谈到其他一些事情外，我说：

无庸夸张，也无须用格外华丽的辞藻来恭维，我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诚挚地祝斯大林元帅健康长寿，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前进，到达一个比我们最近所经历过的这种痛苦少些的时期。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盛名不仅传扬于苏联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

斯大林用恭维的言辞来回答，他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说，即便是现在的盟国和将来可能有的盟国全都背弃英国而去，她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为了这位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

我说出了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我接着说了一些更严肃的话：

我必须说，自有这场战争以来，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像在这个会议里那样感到我的责任是这样的沉重。然而现在根据斯大林元帅所提到的理由，我们明白我们正是登临顶峰，面前展开一片宽阔的远景，然而也切勿低估我们的困难。在过去，许多民族，许多战友，总是在一场五年或十年的战争中疏远分开了。千百万劳苦人民就是这样地在恶性循环中周而复始，开头坠入地狱，随后靠着他们自己的牺牲终于又得以自拔。如今我们已有机会免于重蹈前辈错误，而且致力于建立巩固的和平了。人民为和平与欢乐而欢呼。一个个家庭能重得团圆吗？每个战士能返回家园吗？残破的家屋能重建吗？辛勤的劳动者能看到自己的家庭吗？保卫自己的国家固然光荣，然而更大的征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穷苦人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用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来保卫他们不受侵略，不罹祸害。我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德高望重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将找到和平的卫护者，他们在打败敌人之后，将引导我们从事于消灭贫穷、混乱、动荡与压迫。这就是我的希望，至于讲到英国，我们将尽量努力，不甘落后。在支持你们努力方面我们也必将尽力而为。元帅谈到了将来，这是一切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事。不然，血流成河也是枉然的，也是很残忍的。我提议为胜利的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而干杯！

斯大林答了话。我从来没想到他会谈得这样滔滔不绝。他说，"我像一个老头子那样讲话，所以话讲得很多。不过我要为我们的同盟关系而干杯，希望这一同盟保持着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

外交史上，我从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会认为这种讲法有点天真。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彼此欺骗。或许这也算是天真吗？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我欺骗我的盟友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天真的人吧，我认为最好不要欺骗我的盟友，即便他是一个笨蛋。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欺骗；或是因为彼此要欺骗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的巩固干杯！祝它坚强而稳固。希望我们尽量开诚相见。

接着又说：

让咱们为那一群工人们干杯吧！他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被认识，战争一过，他们的功绩很快地也就被遗忘了。在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些人不仅受到与他们同类的人敬爱，也受到女士们的敬爱。战争一过，他们的声望下降，女士们对他们掉转了头，连理睬也不理睬了。

让我向各位军事领导人举杯祝酒吧。

他对我们面前存在的困难不抱幻想。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战争中一些主要国家结成同盟，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这个同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同盟是显然易于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为复杂得多的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同盟。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难；另一方面，在这些日子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与加强和平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是一个转折点。

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圆满结束而干杯，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之下结成的同盟将在战后巩固与发展，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仅致力于自己的事务，而且将铭记除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有共同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以同样的热情来保卫团结一致的事业。

就连莫洛托夫也显得和蔼高兴，他说：

我提议为先于我们投入战争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代表们干杯。他们担负了艰巨的任务，而且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已毫无逊色地完成了任务。我祝愿他们赢得胜利，并迅速结束欧洲战争，从而盟国的胜利大军将进入柏林，把他们的旗帜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升起。我为英国的陆海空三军代表，布鲁克陆军元帅、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波特尔空军中将以及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干杯！

※　　※　　※

当我们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坐在宴会桌上时，斯大林开始和我谈起过去。他的话有一部分是记录下来的。

他说，"芬兰战争是这样开始的。芬兰的国境线离开列宁格勒〔他常称它为"彼得堡"〕大约有二十公里。俄国人要求芬兰人后移三十公里，而以北部领土作为交换，但是芬兰人拒绝了。后来有几个俄国边防军人被芬兰人开枪打死。边防军支队即向红军部队申诉，红军就对芬兰人开火。他们曾向莫斯科请示，复示中有还击的命令。事情接踵而来，战争就打起来了。俄国人是不愿意对芬兰打仗的。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39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其中有真正要跟俄国达成协议的人，苏联政府就不会跟里宾特洛甫签订条约。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告诉俄国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只是商人，他们绝不懂得打仗。

"如果我们三大国现在团结在一起，其他强国就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第二十二章　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

卢布林和伦敦——总统看到远景——英国的政策——新边界和自由选举——两个对立的波兰政府——斯大林的讲话——寇松线和西尼斯河——苏联对波兰地下军的指责——冲突的危险——罗斯福先生2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2月7日莫洛托夫的新建议——居民的迁移——2月8日我给内阁的电报——英美草案——组织一个波兰政府——会议中的决定性要点——同盟国的团结和公众的批评——需要一个新的开端——为了得到充分的情报——又是卢布林对伦敦——波兰对苏联的热情——斯大林允诺举行自由选举——莫洛托夫2月9日提出一个方案——莫斯科会议的计划——相当大的进展——2月10日艾登和我跟斯大林作密谈——雅尔塔宣言的最后草案。

雅尔塔会议的八次全体会议中，至少有七次讨论到波兰，在英国的记录中，关于这个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和我之间交换的意见约有一万八千字。我们的外长们和他们的属员在他们自己的各次会议上也进行了紧张而细致的辩论，我们由于他们的帮助终于拿出一个宣言来，这个宣言既代表我们对于世界的诺言，也代表我们之间关于将来的行动所达成的协议。这个痛苦的故事还没有完，人们也没有完全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这里的记载或许有助于对我们在这最后第二次的战时会议上所作的努力，作出公正的判断。所有的困难和问题是久已存在，为数甚多，而且是无可避免的。受苏联保护的波兰卢布林政府，或像俄国人所喜欢称呼的"华沙"政府，对伦敦的波兰政府十分仇视。自从我们十月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只有变坏，没有变好。苏联军队正潮涌那般越过波兰，而波兰的地下军被任意指控为杀害俄国士兵、破坏和袭击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西方大国既无法接触实际情况，也得不到情报。在意大利和西线上有十五万以上的波兰人正在为最后消灭纳粹军队而奋勇作战。他们和欧洲别处的许多波兰人都在热烈地盼望着他们的国家得到解放，从自愿的和光荣的流亡生活中再回到他们的故乡。在美国的为数很大的波兰人迫切地等待着三大国之间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怎样组成一个单一的波兰临时政府。

如何及何时举行自由选举。

怎样解决波兰的东、西边界。

怎样保障前进中的苏军的后方和交通线。

※　　※　　※

读者应该还记得前章所载的总统和斯大林之间（我也参预其事）关于波兰的重要通信。波兰确是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最迫切的理由，并且将证明是导致大同盟垮台的第一重大原因。

当2月6日我们会见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开始讨论时就说道，他从美国来，对波兰问题看到一个远景。在美国共有五六百万波兰人，其中大多数是第二代，大多赞成寇松线。

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东波兰。他们希望得到东普鲁士和德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要得到一些东西作为补偿。正像罗斯福在德黑兰所说过的，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作出一些让步，例如以利沃夫和某些产油地区，补偿科尼希斯贝格的损失，他就好办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有一个永久的政府。美国一般舆论是反对承认卢布林政府的，因为它只代表波兰和波兰民族的一小部分。要求有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可能要从五个主要政党中产生出来。

无论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或卢布林政府的成员他都不认识。当米科莱契克到华盛顿去的时候，他对他的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个诚实人。所以他希望看到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能为大多数波兰人所支持的波兰政府，即使它仅是一个临时政府。组织的方式有好多种，比如先建立一个小型的总统委员会来临时执政，然后再建立一个更具永久性的机构。

我接着说，我有责任来阐述英国政府的立场。我曾在议1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会和公众场合中反复地声明我决意支持苏联对寇松线（按照苏联政府的解释）的要求，意即把利沃夫划入苏联境内。我曾经为此而大受议会和保守党的批评（外交大臣也受到议会批评）。但是我经常这样想，俄国既然在抗德卫国战争中受到许多苦难，并且在驱逐德寇解放波兰方面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们的要求不是建立在武力上而是建立在权利上的。虽然如此，俄国如果对一个比她弱得多

的国家表示她的宽宏大量而让出一些领土，就像总统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当对苏联的行为表示敬佩，欢呼。

但是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要比个别的领土界线问题重要得多。我愿意波兰能够自由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他们的生活。那样的目标是我经常听到斯大林元帅以最坚定的口吻来宣布的。就因为我信任他关于波兰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声明，所以我把边界问题列为次要的问题。这件大事在不列颠民族和不列颠联邦的思想上是很看重的。就是为了波兰应享有自由，拥有主权，我们才对德作战。当1939年我们以劣势的装备而从事作战时，谁都知道我们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这使我们几乎牺牲了生命——不仅作为一个帝国的生命，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大不列颠在波兰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我们所以拔剑而起帮助波兰抗击希特勒的野蛮进攻，唯一理由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们对于不能给她以自由、独立和自主的任何解决办法，永远不能接受。波兰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做自己灵魂的主宰。这种自由绝不适用于波兰或任何波兰团体采取可能和德国阴谋勾结以反对俄国的任何敌对计划；而正在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绝不会容许这种行为，也不会让苏联去单独对付这种行为。

目前有两个波兰政府，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我没有见过目前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中的任何人。我们承认了他们，但是还没有打算和他们结成伙伴。另一方面，米科莱契克、罗默和格腊布斯基都是极有理智和诚实的人，我们跟他们保持着非正式的但是友好而亲密的关系。目前三大国还有种种重大的任务要着手去做，并具有各种共同的愿望，如果这时容许两个对立的政府在他们之间造成显著的分裂，那么三大国就应该受到批评。我们能否在实现普遍和自由的选举之前，为波兰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承认的政府或执政机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就能够为波兰人民做准备工作，以便对他们将来的宪法和政府进行自由投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我们就朝中欧将来的和平和繁荣迈进了一大步。我敢断言，目前正在向前推进胜利追击德军的俄军的交通线，是能够得到保护和保证的。

※　　※　　※

经过短时间的休会之后，斯大林讲话了。他说他理解英国政府感觉到波兰对她是一个荣誉的问题。但对俄国来说，它既是荣誉问题，

又是安全问题；是荣誉问题，因为俄国人跟波兰人曾经有过许多冲突，而苏联政府愿意消除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安全问题，不仅因为波兰是在俄国的边界上，而3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且因为俄国的敌人历来总是通过波兰这条走廊来攻击她。在过去三十年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取道波兰。他们之所以取道波兰，是因为它软弱。俄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封闭这条走廊。俄国不能从外面去关闭它，只能由波兰自己从里边把它关闭，就为了这个理由，所以波兰必须自由、独立和强大。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们的政策跟沙皇政府的大不相同。沙皇要镇压和同化波兰。苏联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尤其要跟一个独立的波兰友好。这就是苏联态度的整个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看到波兰独立、自由和强大。

接着他又谈论了罗斯福先生和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他说，总统主张寇松线应作某些改动，利沃夫，或许还有其它若干地区应该划归波兰，而我则说过这将是表示慷慨的一种姿态。可是寇松线并不是俄国人发明出来的。它是由寇松、克雷孟梭和美国的代表们在1918年的会议上划定的，俄国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个会议。寇松线被接受下来，是违背俄国的意志的，它没有人种学资料的根据。列宁不同意这条分界线。他不愿把比亚威斯托克的省市划归波兰。俄国人已经从列宁的立场上后退了，而现在有些人要俄国所得到的比寇松和克雷孟梭所承诺的更少。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耻的。当乌克兰人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为俄国的保卫者来说还不如寇松或克雷孟梭。倒不如让战争稍为延长一些，虽然俄国会因此多流些血，波兰却可以从德国身上得到补偿。当米科莱契克10月间在俄国的时候，他问起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在哪里。他听到俄国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该扩展到尼斯河时感到很高兴。斯大林说，以尼斯命名的河有两条，一条靠近布雷斯劳，另一条还要往西。他所考虑的是西面的那条尼斯河。他请求会议支持他的建议。

※　　※　　※

接着斯大林指出，除非得到波兰人自己的同意，我们不能创立一个波兰政府。当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米科莱契克和格腊布斯基也来到莫斯科。他们曾经跟卢布林政府碰过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

米科莱契克回到伦敦去，条件是他必须再回到这里来。但结果并不如此，就因为他赞成跟卢布林政府达成协议，他被他的同僚们解除了职务。伦敦的波兰政府对于卢布林政府这个概念本身是仇视的，把它描绘为一帮土匪和罪犯。卢布林政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现在这方面的事情很难办了。

卢布林政府，或者现在应该称为华沙政府，不想跟伦敦政府再打交道了。他们曾经告诉斯大林说，他们愿意接受泽利戈斯基将军和格腊布斯基，但是他们绝不考虑米科莱契克当总理。他实际上说，"如果你们愿意，就跟他们谈谈。""我可以叫他们在此地或在莫斯科跟你们会见，但是他们正像戴高乐一样的民主，而且他们能够在波兰保持和平，制止内战和对红军的攻击。"伦敦政府就办不到这个。他们的特务曾经杀害二百十二个俄国士兵，他们跟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有联系，534 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靠抢劫后勤仓库得到军火。他们的无线电台没有得到准许，也没有经过登记就进行活动。卢布林政府的人员曾给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伦敦政府的人员则做了许多坏事。红军需要有安全的后方，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作为一个军人来说，他只愿意支持一个能够保证他们的后方得到安全的政府。

※　　※　　※

现在时间很晚了，总统提议休会，第二天再开。但是我想应该说明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在波兰有着不同的情报来源，因此所得的事实报告也有所不同。我说，根据我们的情报，愿意支持卢布林政府的波兰人民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如果他们有表示他们意见的自由的话。这个估计，当然是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情报，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也可能会有错误。我告诉斯大林道，我们深怕波兰地下军跟卢布林政府之间会发生冲突。我们恐怕这会导致苦难、流血、逮捕和放逐，这就是我们迫切希望有个共同措施的原因。我们怕这一切对于已经很难解决的波兰问题会发生的影响。我们当然认为对红军进行袭击一事，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根据我们所知的事实，我不能认为卢布林政府有权说他们代表波兰民族。

总统这时迫切希望停止讨论。他说道，"五百多年来波兰一直是造成麻烦的根源。"我回答道，"因此我们格外应该尽力来根除这些麻烦。"于是我们散会。

※　　※　　※

那天晚上总统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这封信是跟我们商量并做了修改之后发出的，里面竭力主张应该由卢布林政府的两个代表和从伦敦来的或从波兰国内来的两个代表一起来参加会议，当着我们的面着手协商组成一个我们都能承认的临时政府，来尽快举行自由选举。我赞成这个办法，2月7日我们再开会的时候，我支持了总统的意见。罗斯福先生再度强调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说，边界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帮助波兰人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或者甚至由我们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直至他们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时为止。他说，"我们应该做点促进工作，使目前搞得乌烟瘴气的波兰问题得到一阵新鲜的空气。"他接着问斯大林对他前一天所说的话，是否还有什么补充。

斯大林回答道，他仅仅在大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才接到总统的信，立刻就关照人去找贝鲁特和奥索布卡-莫腊斯基，以便跟他们通电话。他刚才得知，他们分别在克拉科夫和罗兹，他答应去问他们怎样可以找到敌对阵营里的代表们，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万一来不及叫他们到会，莫洛托夫已经经过尽心竭力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有几分是跟总统的建议相符合的。

于是莫洛托夫登场，宣读了下面的提纲：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的西部边界应从什切青城（该城应划734俄国和波兰：苏联的诺言归波兰）起划，由该处向南沿奥得河及西尼斯河划界。

3．兹经考虑，认为对波兰流亡集团中某些民主领袖应接纳其加入波兰临时政府。

4．兹经考虑，认为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得到各同盟国政府的承认。

5．兹经考虑，认为按第三款扩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速举行波兰人民投票，经过普选建立波兰政府的永久机构。

6．授权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讨论波兰临时政府的扩大问题，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三个同盟国政府考虑。

罗斯福先生似乎得到了鼓舞，并且宣称我们已取得切实的进展，但是他要跟斯退丁纽斯先生商量。最后他说，"我不喜欢'流亡者'这个名词。我对那些有关的人，除了米科莱契克以外，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只需要跟流亡者接触。我们应当在波兰本土也找出几个人来。"斯大林同意暂缓讨论，但是这时我插了进来，下面这段交换意见的话，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可以认为是有意义的。

我说道，总统不喜欢"流亡者"一词，我也有同感。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指法国大革命以后被逐出的法国贵族，而且只适用于被本国人民逐出本国的那些人。但是在国外的波兰人是被德国人逐出本国的，所以我建议应该用"国外的波兰人"来代替"流亡者"。斯大林表示同意。关于莫洛托夫提案第二条中所提到的尼斯河，我提醒在场的人们道，在先前的谈话中，我一向谈到波兰边界的西移时，指的是波兰在西面应能自由地扩大她的领土，但是不应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或有能力妥善管理的范围。如果用德国食物把那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亡，岂非大为不幸。我知道大不列颠有一大部分的舆论由于听到有几百万人要被强迫迁移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震动。上次大战以后，成功地解开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人口纠纷的结子，从此以后，两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但是那时迁移的还不到二三百万人。如果波兰拿下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直达奥得河，那么单是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把六百万德国人迁回到德国去。要处理这件事有个道义上的问题，我必须先取得我国人民的同意方能解决。

斯大林说道，这些地区没有德国人，因为他们已经逃跑了。

我回答道，问题在于剩下来的德国人是否还有他们容身之地。有六七百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亡，在战争结束以前大概还有一百万（斯大林估计二百万）要被消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地方来容纳这些移民。可能也需要他们来填补空缺。我对移民问题并无顾虑，只要波兰人管理得了，而德国又容纳得下，一增一减，比例相称就行。但是这件事情，需要研究的倒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应该处理的数量问题。

在这一般性的讨论中，没有使用地图，东西尼斯河的区分，也没有按应该做到的，把它很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不久就得弄清楚的。

※　　※　　※

第二天清早我打电报给艾德礼：

……昨天晚上，总统在跟我们商量并经我们做了修改之后给斯大林发出一封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信。信中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波兰政府来代替现在的卢布林政府，包括有国内和国外波兰人的代表。俄国人今天（星期三）提出了一个包括五六个项目的答复。对于总的提法在原则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们要求推迟到明天讨论。下面是由外交大臣起草的反建议，现连同苏联的原提案一并都在电报中拍发给你。

这件事情一点也没有解决。我们的计划是竭力争得一个我们和美国所能承认的而且要能吸引一切参加联合国的国家都加以承认的波兰政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从我们目前有联系的波兰人中物色真正和有力的代表，特别像米科莱契克、格腊布斯基和罗默，还有美国人所提出的仍在波兰本国的一些波兰人，像维托斯、萨皮耶哈等。如果能够安排八个或十个这样的人加入卢布林政府，那么我们立刻承认这个政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然后我们可以派遣大使和其它使团到波兰去，从而至少可能知道一些那边的情况，并弄清究竟能否为自由、公正和不受限制的选举打下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选举才能赋与波兰政府以生命并保存下去。我们希望在这个困难的问题上你们会给我们采取行动和灵活掌握的充分自由。

在叙述苏联的提案以后，我接着说道：

下面是我们的〔英美的〕关于波兰的修正提案：

（1）兹经协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至八公里给波兰。

（2）兹经决定，波兰西部的领土应包括但泽自由市，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东普鲁士地区，西里西亚的奥珀林行政区，以及波兰所要求的在奥得河线以东的土地。兹经谅解，在上述地区里的德国人应予遣返德国，而所有在德国的波兰人应根据他们的志愿遣返波兰。

（3）鉴于波兰西部现经苏联军队解放，应即设法建立一个有全面代表性的波兰临时政府，以波兰一切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基础，并包括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该政府的构成应使三个同盟国的政府都能予以承认。

（4）兹经协议，这样一个临时政府的建立，主要是波兰人民的责任。在有可能举行自由选举之前，担任代表的波兰领袖应共同协商有关该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被授权去跟这些领袖们接洽并将他们的建议提交同盟国政府考虑。

（5）兹经同意，这样建立起来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可能迅速在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选举中，一切民主党派应有参加和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以便保证这个政府的建立能真正代表波兰人民的意志。

※　　※　　※

2月8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罗斯福先生宣读了他根据莫洛托夫草案加以修正的提案。他说，"苏联提案中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在某些地区调整五到八公里给波兰，我们并不反对。"这里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同意，因此我虽然此前曾请俄国人稍作让步，但似乎最好不要增加困难，现有的困难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总统对于西部边界的主张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他同意波兰应该从牺牲德国来取得补偿，"包括科尼希斯贝格线以南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直至奥得河线，"他接着说，"·但·如·果·要·一·直·延·长·到·西·尼·斯·河·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①我的见解也一向如此，因此五个月以后，我们在波茨坦再开会的时候，我就竭力坚持这种主张。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剩下来的问题是组织一个我们能一致承认而又能被波兰民族接受的波兰政府。罗斯福先生建议由三个波兰领袖组成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到莫斯科去，组织一个包括华沙、伦敦和波兰本土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政府，并且尽快地举行自由选举。

经过短暂的体会之后，莫洛托夫声明他不同意。他说，卢布林政府现在是波兰人民的领导。大多数的波兰人都对它表示热诚拥护，它享有很高的权力和威信。从伦敦来的波兰人就谈不上这些了。如果我

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波兰人是绝不会同意的，因此不如把现有的政府加以扩大。它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议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至于如何把它扩大，最好由美国和英国大使以及他本人在莫斯科共同讨论。他说他极希望能达成协议，他接受总统2月6日信中所提出的邀请五个人中的两个的建议。他说，卢布林政府随时都有可能拒绝跟他们之中某些人谈判，像米科莱契克便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如果派三个代表，而其中两个是罗斯福先生提名的，那么，会谈立刻就可以开始。

罗斯福先生问，"那么总统委员会怎样？"

他答道，"最好不要它。那将意味着要跟两个机构打交道而不是一个。"

我说，"这就是会议的关键所在。全世界正在等待着有个解决。如果我们仍然各承认各的不同的波兰政府，全世界将认为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后果将十分可悲，并将标志着我们会议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波兰的基本事实，当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或者至少对某些基本事实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英国的情报，卢布林政府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波兰人民的拥护，我们觉得国外波兰人不会认为它代表着他们。如果这个会议把现存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撇在一边，而让卢布林政府独负国家重任，那将引起全世界的公开反对。在国外的波兰人将提出一个实际上的联合抗议，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在我们指挥之下，有一支为数十五万人的波兰军队，他们是从波兰国外把所有能走到一起来的人召集起来的。这支军队过去曾十分勇敢地战斗，现在仍然如此。我不相信它会服从卢布林政府。大不列颠如果转而不承认它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承认的政府，他们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我接着说，"像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所深知的，我本人对于伦敦波兰政府的行为并不赞同，他们在每个阶段上所做的事情都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一向所承认的那些人，掉头置之不理，转而正式承认这个新政府，这将会引起最严厉的批评。人家会说英国政府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已完全屈服（事实上确已如此）并已接受和支持苏联的观点了。人家也会说，我们已经跟作战五年以来一向承认的波兰合法政府闹翻了，说我们对波兰国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我们

不能进入那个国家。我们不能看到和听到那边的意见。人家会说我们只会接受卢布林政府所宣称的波兰人民的意见，这样，英王陛下政府将在议会中被指摘为已经完全放弃了关于波兰的正义事业。纵使我们能够同意我的朋友莫洛托夫先生的提议，但由此引起的辩论将是令人痛苦的而不利于同盟国的团结的。"

我接着说，"我并不认为这些建议相当完善了。如果我们放弃了伦敦的波兰政府，双方应该在或多或少平等的条件之下，另起炉灶。英国政府在停止承认伦敦政府，转而承认另一政府以前，他们必须能够查明新政府是真正代表波兰民族的。我承认由于我们不能掌握全部事实，所以这只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已。如果用无记名投票和普选及自由推举候选人的办法，在波兰进行一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大选，我们的一切分歧当然就会消除。这件事一旦办到，英国政府将会欢迎新产生的政府而置伦敦的波兰政府于不顾。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正是选举前这段间隙的时间。"

莫洛托夫说，或许莫斯科的会谈会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

没有波兰人自己参加，这个问题将极难处理，他们必须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我说道，十分重要的是如果会议在协议的任何一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们大家应该耐心地争取达成协议。总统支持我。他说美国人的重大目标是波兰应该早日进行大选。唯一的问题是同时应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他希望有可能在年底以前进行选举。所以问题只限于时间方面。

斯大林现在又提起了我所埋怨的缺乏情报和无法取得情报一事。

我答道："我是有一些情报的。"

"跟我的情报不符，"他这样回答之后，又说了一套话，向我们保证卢布林政府实在是极得民心，尤其是贝鲁特、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和济米耶斯基将军。在德国人占领期间，他们并没有离开本国，而是一直住在华沙，进行地下活动。这在波兰人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应该记住在德国人占领下生活过的人的特殊心理。他对于在艰难时期不曾离开本国的一切人们表示同情，他们认为他所提起的三个人就是那一类人。他说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天才。伦敦的波兰政府里可能有比较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在波兰不受欢迎，因为当人民在希特勒的

占领之下吃苦的时候，他们并不在场。这也许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它的确存在。

他说道，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这是波兰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把一切都改变了。大家深知波兰人过去不喜欢俄国人，因为他们曾三次参加分割波兰。但是苏联军队的进军和波兰的解放把他们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了。过去的仇恨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俄国人的善意，甚至热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人民愉快地看到德国人逃走，并且感觉到自己获得了解放。斯大林说，他的印象是，波兰人民把赶走德国人当作波兰人生活中一个伟大的爱国节日，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伦敦的波兰政府完全没有参加这个波兰民族的节日活动。他们在街道上看到临时政府的成员，而问伦敦的波兰人到底在哪里。这使伦敦的波兰政府威信扫地，也说明为什么临时政府虽然没有伟大人物而能深得民心。

斯大林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波兰人民的感情，这些事实就不容忽视。我曾经说过，我怕在达成协议之前，会议会发生分裂。那么，怎么办？各个政府各有不同的情报，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同阵营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

他接着说道，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是有的，波兰政府不是选举出来的。有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当然更好，但直到现在由于战争之故不容许这样做。然而有可能举行选举的日子已经临近。在这之前，我们应像对待法国的戴高乐政府那样对待临时政府。需知戴高乐政府也不是选举出来的。他不知道贝鲁特和戴高乐哪一个享有更大的威信，但是，既然有可能跟戴高乐签订条约，为什么不能跟一个扩大的波兰政府同样打交道？它并不比戴高乐政府不民主。对波兰的要求高过对法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激发法国热情的改革，而波兰政府却已制定了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热情的土地改革方案。如果我们对待事情不抱成见，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情况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可悲，而且只要不把次要的事情看得过分重要，而集中精力于主要的方面，问题是能够获得解决的。

总统问："要多少时间才有可能进行选举？"

斯大林回答："在一个月以内，除非前线有什么重大的挫折，不过那是未必会有的。"

我说道，这样我们当然放心了，并且能全心全意来支持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将取代其它一切，但是凡是足以妨碍军事行动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提出任何要求。这些是最高的目的。无论如何，如果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或者甚至在两个月以内，把波兰人民的意志弄清楚，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谁也不会反对这样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同意让我们的外长们去商讨这件事情。

※　　※　　※

三个外长于是在2月9日中午开会。他们无法取得协议。

但是当天下午四点钟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莫洛托夫提出一些新的，比较更接近于美国草案的建议。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包括波兰国内和国外的民主领袖在内"。他和英美两国的大使应在莫斯科共同商议怎样进行这件事。卢布林政府一旦改组，就要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那时我们应当承认由此产生出来的任何政府。斯退丁纽斯曾要求书面保证在华沙的三个大使能够进行观察并汇报选举真是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但莫洛托夫反对这样做，因为据他说，这将引起波兰人的反感。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些小的修改以外，他接受了美国的计划。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我也这样说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提出一个一般的警告。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只有一次会议了。①

有一种彼此希望达成协议的气氛，但是也有一种踩上马镫急欲离去的愿望。我说道，我们不该为了不愿再花二十四小时，而让这些重要事情的解决草草收场，以致失去会议的成果。重大的收获已在眼前，但作出决定切不可太过匆忙。这很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①我们2月11日的会议只通过大会的报告。认真的讨论于2月10日结束。

罗斯福先生说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分歧现在主要是措辞上的问题，但是他跟我都切盼选举真能做到公正而自由。

我告诉斯大林说，我们目下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况之中，因为我们对波兰国内现在的局势了解得太少，却又不得不负起作出重大决定的责任。例如我知道波兰人相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恶感，奥索布卡-莫腊斯基就曾用过极其粗暴的语言。还有人告诉我，卢布林政府曾经公开宣布要把波兰国内军队和地下运动的一切人员作为叛徒进行审讯。我说，这引起了我的不安和痛苦。当然我把红军的安全放在首位，但是我请求斯大林考虑我们的困难。英国政府不知道波兰国内的局势，除了用降落伞空投一些勇士以及带出一些地下活动的人员之外，我们没有其它方法，我们并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得到情报。在不妨碍苏联军队行动的条件之下，试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能否给予英国人某些方便（当然也给美国人）让他们看到这些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是怎样解决的。铁托曾经说过，当南斯拉夫进行选举的时候，他不会反对俄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员出席，以便把公正执行选举的情况向世界作公开的报道。关于希腊方面，英国政府将十分欢迎美国的、俄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使大家确信选举是按照人民的愿望来进行的。意大利也将发生同样的问题。当意大利北部解放的时候，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将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在可能组成立宪议会或议会之前，必须举行一次选举。在那里，英国的方式是一样的——俄国的、美国的和英国的观察员应该出席，以便向世界报道一切事情都是秉公办理的。我说公正地进行选举的重要性，不可能已经是强调得太过分。例如米科莱契克能不能回到波兰去，并组织他的政党参加选举呢？

斯大林说，"这件事就让大使们和莫洛托夫会见波兰人的时候去考虑吧。"

我回答，"我必须能够告诉下议院说，选举将是自由的，而且将有效地保证在执行中做到自由而公正。"

斯大林指出，米科莱契克属于农民党，它不是一个法西斯党，所以可以参加选举并提出它的候选人。我说，如果农民党在波兰政府中已有代表，这件事就更加明确了。于是斯大林同意那个政府中应该包括他们的一个代表。

我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接着又补充一句道，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不致见怪，因为我所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答道，"我们必须听听波兰人有什么意见。"我解释道，我所要的是能够使这个东部边界问题在议会里通得过，我认为如果议会对波兰人已能自行决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一事感到满意，这件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他回答，"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很好的。""他们是优秀的战士，他们出了一些好的科学家和音乐家，但是他们都很爱争吵。"

我回答，"我无非要各方面都有发言的公平机会罢了。"

总统说，"选举一定要做到像恺撒的妻子那样无可批评。

我要对世界提供某种保证，而且我希望没有人对于选举的纯洁性能够提出疑问。这与其说是个原则问题倒不如说是个良好的政治问题。"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草案插进去，我恐怕波兰人会感到对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好跟他们讨论一下。"

我对此感到不满，决意以后向斯大林提出。第二天机会来了。

※　　※　　※

2月10日在最后给人印象极其深刻的会议刚要开始以前，艾登和我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约索波夫宫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谈。我再一次说明我们感到多么困难，因为我们在波兰没有代表可以把那里的情况报告给我们。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有两个；或者派驻一个大使及其使馆人员；或者派些新闻记者。后者不如前者。我又指出，议会有权问我关于卢布林政府和选举的情况，而我一定要能够说那边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斯大林回答，"新的波兰政府得到承认以后，就会向你们开放，你们就可以派遣个大使到华沙去。"

"他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自由行动么？"

"就红军来说，不会干涉他的行动，我也保证发出必要的指示，但是你们也应该自己跟波兰政府协商。"

斯大林又指出戴高乐有一个代表在波兰。

于是我们同意把下面的话加到我们的宣言里去：

作为上述的结果，承认之后，即互派大使，各国政府有了大使的报告就可以了解波兰的情况。

这就是我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　　※　　※

当四点三刻重行开会的时候，艾登先宣读了三国外长同意的一项声明。我关切地注意到这篇声明中没有提及边界，因此我说全世界将会问起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原则上已经对西部边界取得同意，唯一的问题是那条边界线究竟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和我们应该作怎样的说明。波兰人应该得到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一直伸展到奥得河线上。但是再前进一步，或者这个阶段对这个问题提出什么主张，我们表示十分怀疑。我也在会上说明我们曾从战时内阁收到一封电报，他们竭力反对把边界一直往西扩展到西尼斯河的任何条款，因为移民问题太大，无法办理。

罗斯福先生说道他愿意听听全国统一的波兰新政府对这一方面的意见，建议把一切关于西部界线的条款全部删除。

斯大林说，"我们当然应该提到东部的边界。"

在这一点上我支持了他，虽然我知道这会招来许多批评。

关于西部的边界；我说波兰新政府的愿望到底怎样，应该首先弄清楚，而且边界问题本身应该作为和平解决的一部分来决定。由于按照美国宪法，总统非经参议院许可无权解决这一类问题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经过进一步讨论我们终于在做法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发出的公报因此包括了关于波兰的联合宣言，其文如下：

1945年2月11日

我们前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决心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我们重申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看到建立起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商讨的结果，我们对于一个可以得到三大国承认的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条件，已经意见一致。

我们所达成的协议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

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可能建立的基础更广大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

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因此应该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克尔爵士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当保证：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其候选人。

当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已经依照上述原则正式成立时，目前和波兰现在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以及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要和新的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各该政府根据大使的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的情形。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应依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第二十三章　雅尔塔尾声

美国、俄国和远东——一个秘密协定——2月8日——我跟斯大林的秘密谈话——7月5日我给各自治领总理们的电报——2月10日我们在沃隆佐夫别墅的最后一次宴会——斯大林和对英王的祝酒——我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对英国大选的看法——"约大叔"——会议结束——我们驱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到巴拉克拉瓦访问——回到萨基——飞到雅典访问——我在宪法广场上的讲话——2月15日我们动身去埃及——跟总统同进家常午餐，作恳挚的话别——我会见了伊本·沙特国王——交换礼物——我在卡塞别墅停留——2月19日我们飞到英国——关于雅尔塔的辩论——关于波兰的深切忧虑。

我们在雅尔塔的正式讨论之中不曾谈到远东。我知道美国人打算向俄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我们在德黑兰曾经一般地谈到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关于俄国在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权利要求的若干详细的建议。美国的军事当局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还要十八个月才能打败日本。俄国的帮助可以减轻美国的严重伤亡。这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还处于计划的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日才进入马尼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性爆炸要再等五个月才实现。如果俄国仍旧保持中立，那么在满洲的大量日本军队就能够投入保卫日本本土的作战。

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带着这个问题在2月8日跟斯大林讨论俄国在远东的领土要求。除了一个俄国的译员之外，唯一在场的是国务院的查尔斯·E·波伦先生，他也当翻译。

两天以后又继续会谈，俄国的条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曾提到这些为交换的条件。俄国方面则允诺在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

当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谈话中，我问他关于俄国对远东的愿望。他说他们要有一个像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美国人认为那些港口最好由国际共管。但是俄国人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们将欢迎俄国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二天，2月11日，他们给我

看前一天下午由总统和斯大林草拟的协定，我就代表英国政府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在苏联政府跟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则肯定同意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支持。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们在波茨坦重行开会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有关这些谈判的记录，我保存在下面的一个电报的节录里面，电报是我在7月5日打给各自治领总理的。

以绝密的方式，斯大林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把苏联政府愿意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一节告知罗斯福和我本人，其条件如下：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恢复俄国在1904年所失去的权益，即：

（一）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一切岛屿。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三）对担任通往大连的出路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这些条件体现在罗斯福、斯大林和我三人之间的一个私人协定中。该协定认为这些条件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而罗斯福则答应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去取得蒋的同意。我们三人都同意设法使苏联的要求在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协定的内容，除了表示俄国为了协助中国摆脱日本的枷锁而准备跟中国订立同盟条约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但不论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这被认为是一件美国的事情，当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有巨大利害关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要求去拟定这一协定。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这样做了。对苏联的这些让步，在美国曾有许多谴责。责任是在他们自己的代表身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关系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

除非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　　※　　※

在2月10日最后一次的晚餐会时，轮到我们作主席。在斯大林预定到达的几小时以前，有一个班的俄国兵来到沃隆佐夫别墅。他们把要举行宴会的各会客室两边的门都锁上了。

警卫站了岗，任何人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背后都搜查到了。我的随员不得不走出这所房屋，以便从他们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里去。一切停当之后，元帅到来，态度极为热诚，过了一会儿，总统也来了。

在约索波夫宫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他这种做法虽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对我却不合意。他说他一般总是反对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在君王的一边，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他懂得了应尊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是尊敬他们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后，就实行我的新规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总统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说："首相的祝颂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她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她问空白的一块是什么，有人告诉她，他们是不许提到这块地方的，——那就是苏联。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之一。那是我们承认俄国的经过。"

现在来祝斯大林元帅的健康是我的任务了。我说：

我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地祝酒了，这一次我比以前会见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已得到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使他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过来的艰难时期中更为亲善。我觉得，不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颠有一个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繁荣和幸福。我愿意尽力相助，我确信总统一定也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善，我也记得我曾说了一些关于他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

患难和共同的忠诚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空了。战争之火已经把过去的误会烧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此同感。我祈祷上苍，愿他长寿，亲眼看到他所爱的俄罗斯不但在战争中是光荣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辞的时候，兴致极好，我感觉到他认为"国家的元首"的说法对于我们的三国会议极为合适。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录。我们连同译员一共不到十二个人，正式礼节性讲话之后，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谈起话来。我提到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联合王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斯大林认为我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我解释道，在不列颠我们有两个政党，而我只属于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坚信地说道，"一个政党要好得多。"接着我为了他殷勤招待最近访问俄国的英国议会代表团而向他致谢。斯大林说，殷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欢像洛瓦特勋爵那样的年轻战士。近来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兴趣，对军事的兴趣；实际上，这已几乎变成他唯一的兴趣了。

这样引起了总统谈到英国的宪法。他说我经常谈到什么是宪法所许可的，什么是宪法所不许可的，但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宪法。尽管如此，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要比一个成文的宪法好。正像大西洋宪章一样，并没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经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签名，但是说来奇怪，两个签名都是他自己的笔迹。我回答道大西洋宪章不是一种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我们继续谈下去，斯大林谈到他所称为"德皇时代的德国的盲目纪律性"，并且详细讲述了他年轻时在莱比锡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个德国共产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他们的火车准时到站，但是车站没有职员收票，于是所有的德国共产党员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点才离开月台。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他们远道而来出席的会议。

那天晚上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元帅离开的时候，许多英国代表团员聚集在别墅的客厅里，我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他们热烈地欢呼了。

※　　※　　※

我们在雅尔塔时还有一次，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罗斯福先生举行一次午餐会，他说他和我常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我本建议他私下告诉他，但是他却用诙谐的口吻讲给了在座的人听。这引起了一时的难堪。斯大林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席？"贝尔纳斯先生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才把局面挽救过来。他说，"谈到山姆大叔，你毕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约大叔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说，元帅平静下来了，莫洛托夫后来告诉我说他懂得这是开玩笑。

他已经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叫他"约大叔"，他也体会到这个名称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来的，表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

※　　※　　※

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们访问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会议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波兰公报用笼统的措词定下了一个政策，如果能忠诚地加以贯彻，当然可以发生效用，以等待总的和约。关于远东的协定，就是总统及其顾问为了使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而同他们订立的那个协定，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该协定以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急于要回去，归途中还要访问埃及，他在那里要跟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讨论中东的事务。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亚宫中以前沙皇的弹子房共进午餐。用膳时，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报上签了名。现在一切都看贯彻执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　　※　　※

当天下午萨拉和我驱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佛兰哥尼亚"号邮船停泊在那里。这只船是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来的，用作司令舰。即使雅尔塔岸上的设备遭到破坏，它也可以使用。

我们上了船，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其他参谋长们。从甲板上望见了实际上已全被德国人破坏的港口，虽然现在又充满了活动，并且夜里废墟上灯光照耀。

我很想看看巴拉克拉瓦战场，因此我请陆军部情报处的皮克准将把战争行动的详细情形查阅一下，准备作我们的响导。2月13日下午，我访问了那个地点。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参谋长们和俄国指挥黑海舰队的海军上将，他奉莫斯科之命，我不论什么时候登岸他都要来招待

我。对我们的主人，我们略为感到一些局促不安，并且处理得十分圆通，但是不必顾虑。当皮克指点着那个轻装旅当年曾被调上去防守的那条防线时，那个俄国海军上将也指着几乎相同的方向喊道，"德国坦克车就是从那边来袭击我们的。"过了一会，皮克解释当年俄国人的部署情况，并指着他们的步兵曾经据守的山头，俄国海军上将也接着带着显然自豪的神气插话说："那里就是一个俄国炮兵中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向他说明，我们是在研究另一个战争，"一个王朝时代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我们的主人对此并没有领会的表示，但是似乎十分满意，所以一切都很愉快地过去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山谷，那个轻装旅就是从那里下来进攻的，我们能够看到苏格兰高地人曾十分英勇地保卫过的那个山脊。看到前面的一片景象，一个人就能领会大约九十年以前拉格兰勋爵①所面临的那种形势。早上我们去探望过他的坟墓，看到俄国人怎样爱护和尊敬这个坟墓，我们大为感动。

①拉格兰勋爵（1788-1855）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统帅，曾战胜过俄国军队，1855年6月死于塞瓦斯托波尔之役。——译者

※　　※　　※

我本来很想走海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马耳他，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对雅典作一次闪电式旅行，察看经过最近一场纷乱以后的希腊景况。因此2月14日清早，我们乘汽车去萨基，我们的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艾登已经先走了。当我们的车子开过曲折的山路时，我们经过一个峡口，德国人曾经在这里抛弃了几十辆机车。在飞机场上，俄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一个漂亮的仪仗队排列在那里。我按照我所习惯的方式检阅了他们，直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他们至少有二百人，但这样做得到了苏联报纸的好评。在我进飞机以前，我发表了告别讲话。

我们飞到雅典，没有发生意外。在斯基罗斯岛上空绕了一圈飞过鲁珀特·布鲁克的坟墓。到了机场，英国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将军前来迎接我们。仅仅在七个星期以前，我离开希腊首都的时候，它正被巷战搞得四分五裂。现在我们坐着敞篷车开进去。上次我来时正在圣诞节边，在那有几百个人死亡的街道上，现在却只有一小列穿短裙的希腊兵在拦着一大群热情呼喊想挤过来的人民。那天晚上大概有五万

群众聚集在宪法广场上。晚上的灯光照射在这些古雅的景物上，是十分美妙的。我没有时间来准备演讲。我们的保卫人员认为我们必须在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到达。我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热情的演讲。

祝你们有福了，雅典的和希腊的战士和公民们，这是伟大的日子，这是曙光照耀、黑暗消失的日子。伟大的前途展示在你们国家的前面。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着许多误会和无知，也有对在雅典这里为之展开斗争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报导，但是这些事件现在已经明朗起来了，对于希腊在世界上起过的作用和将来还要起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

作为一个英国人此刻在这里发表演讲，我对英国军队在反击暴力和叛乱以保卫这个伟大而不朽的城市中能出一份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我们两国久已在友好和忠诚关系中一道在艰难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齐步前进。

自由、繁荣和幸福是不列颠联邦和帝国的一切民族所珍惜的。我们已经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为希腊的自由作了长期的斗争，还将和你们一同走到黑暗的幽谷的尽头，我们还要和你们一同走到正义与和平的广阔的高地上。

但愿没有一个人对祖国失职，但愿没有一个人背离真理和光荣的大道。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和光辉灿烂的日子里，但愿没有一个人萎靡不振。让希腊民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居首位，在每个男子和妇女的心里居于首位。让希腊的前途在他们的眼中焕发光芒。

我衷心祝愿你们繁荣。我衷心希望希腊在各胜利国家的行列中——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各个国家里——占有适当的地位。让正义抬头。让党派的仇恨消灭。愿你们团结，愿你们友好无间。

祝希腊万古常青！祝希腊全国同舟共济！

那天晚上我在弹痕累累的大使馆里进餐，2月15日清早我们就乘上我的飞机到埃及去。

※　　※　　※

我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了英国军舰"曙光"号。我不曾参加总统和中东三位元首之间的讨论。他们是法鲁克国王、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伊本·

沙特国王，都是被邀请来跟总统会面的。会谈是在停泊于苦湖里的"昆西"号上举行的。就在当天上午，那条美国巡洋舰驶进了亚历山大港。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上船去和总统作一次后来竟成永诀的谈话。后来我们聚在他的舱室里吃了一次家常便饭。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有萨拉和伦道夫，罗斯福先生的女儿伯蒂格尔夫人，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怀南特先生。总统似乎沉静而虚弱。我觉得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作了恳挚的告别。当天下午总统一行人员就由海道回国。

※　　※　　※

我们的美国朋友动身以后，我就跟伊本·沙特国王约定会见。他跟总统会谈时，是乘了美国驱逐舰"墨菲"号去的，旅行之中带着东方君主的一切豪华气概，约有随从人员五十人，包括两个儿子、他的首相、他的占星家和预备按穆斯林教仪式宰杀的羊群。2月17日我们在法尤姆绿洲的都拉克饭店里组织了对他的欢迎宴会，那里的居住者都被我们暂时请出去。那时发生了若干社交问题。有人告诉我在国王面前，吸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不许可的。我既然是午宴的主人，我就立刻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翻译员道，如果国王的宗教不许他吸烟饮酒，我必须指出我的生活规律却规定在吃饭前后，或吃饭中间，或两餐之间，吸雪茄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是绝对神圣的行为。承国王的好意，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麦加来的他的掌饮料官员馈赠我一杯从那里的圣井里取来的水，这是我生平所尝到的最美好的饮料。

事先有人告诉我，在会见之中，应该交换礼物，因此我就照我所认为适当的办了一些东西。"汤米"汤普森为我在开罗用公款一百镑买了一小盒极高贵的香水，我就把它送给对方。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嵌宝石的和柄上镶钻石的剑，还有其它华贵的礼物。萨拉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皮箱（是沙特国王说送给"你的女眷们"的）。在礼物方面，似乎我们相形见绌得太远了，所以我对国王说，"我们所带来的只是表示点小意思。英国政府已经决定送你一辆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有着一切舒适、安逸和防备敌人袭击的安全设备。"这件事后来是办到了。

沙特国王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对于我们忠贞不移。纵使在最黑暗的时刻里他也总是表现得很好。他现在已年过七十，但是还没有失去一点战士的旺盛的精力。他仍旧过着阿拉

伯沙漠中族长制的君王生活，现有四十个儿子，七十个女眷，并且在先知所规定的四个正式妻子中已娶了三个，还留下一个空额。

我们从法尤姆回到开罗途中，曾在英国大使馆的沙漠房屋中停下来喝茶。我在卡塞别墅住了几天，并且会见了法鲁克国王和叙利亚总统。我们谈到了中东最近的纠葛，其中有许多依然存在。同时萨拉打开了沙特国王送给她的那个旅行皮箱。里面装着许多华贵美丽的阿拉伯袍子，和几瓶极珍奇而精美的香水。在底层放有六个大小不同的纸板盒子。其中一个装有一颗估价约值一千二百镑的钻石，还有一些其它的宝石和几条红海的珍珠项练。安东尼也有相似的一份礼物，不过装在他盒子里的钻石是合乎他的身份的。后来我把这些事情向内阁汇报时，我们对他们说道，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这些贵重物品中的任何一件据为己有。实际上收受这礼物的国库，为了我主张送给沙特王国的那辆汽车，已差不多付出相等的代价。

2月19日我飞回英国。诺索尔特被雾所困，因此我们的飞机改在莱纳姆降落。我乘汽车前往伦敦，在雷丁停了一下，等待我的妻子，她是前来接我的。

※　　※　　※

2月27日中午，我请求下院批准克里米亚会议的协定。

我说：

我迫切希望所有各党在这个新的文件上能够团结一致，使这些崇高的事务能够像格拉德斯通所说的"超出党派政治的潮汐涨落，滴水不沾"。……克里米亚会议使同盟国不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比以前团结得更紧密了，让德国深深认识到希望同盟国之间发生分裂是白费心机的，它的彻底失败是无法避免的。继续抵抗只能造成不必要的苦难。同盟国决心要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必须摧毁，战犯必须迅速受到应得的惩处，一切能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应该加以拆毁或管制，而且德国应该尽其最大的力量对同盟国所受的损失给予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意图并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也不要剥夺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资料。

我们的政策不是报复，而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世界将来的和平和安全。将来有一天会使德国人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他们的地位，但

是必须等到一切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痕迹有效地和彻底地消灭以后才行。

使议院里发生波动的是波兰问题。

三大国一致认为，波兰人接受关于东部边界以及目前所能确定的关于西部边界的条款，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和全国一致的波兰及其将来幸福和安全的主要条件。……但是仅就现在所揭示出来的情况而论，比波兰边界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波兰人的居住范围是确定下来了。他们是不是能当家作主？他们是否能有自由，像我们在不列颠、美国或法国那样地自由？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是否不受束缚，还是仅是苏联的一种设计的产品，被拥有武力的少数人所强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采取一种共产主义的或极权的体制？我是直截了当地把事情摆出来的。这是比划定边界线更敏感而且重要得多的试金石。波兰站在哪里？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里？

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已经极郑重地宣称要维护波兰的独立的自主，大不列颠和美国现在也都参加了这个决定。在这方面，世界组织也将在适当时期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波兰人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前途，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他们必须和他们的同盟国协同一致，忠实地遵守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政策。

那是肯定合理的……

协议规定各方要通过协商行事，目的是在波兰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新波兰临时政府，这样三大国就都可以跟它建立外交关系，以免有些国家承认这个波兰政府，而另一些国家承认另一个……英国政府要竭其全力来保证……一切民主党派的有代表性的波兰人能有充分的自由站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必须宣布我是相信苏联怀有诚意希望做到这一点的。在这方面，我因斯大林对希腊的做法而受到鼓舞。

我从克里来亚和其他一切接触中带回来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的领袖们愿意跟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和平等的关系中共处。我也觉得他们说的话有信用。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政府能像苏俄政府那样，即使出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也能严格地遵守它的义务。我绝对拒绝在这里发起一次讨论有关俄国的诚意的问题。很显然这些事

件牵涉到世界的整个前途。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人类的命运必然会变得黯淡。

我继续说道：

我们正走进一个无法估量的世界，在每个阶段上都要进行反省自问。为未来考虑得太远是错误的。在一个时候只能掌握命运链索的一个环节。

我相信议会会感觉到，由于我们在克里米亚举行会议的结果，希望已大大地增加了。把三大国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都有所增进。美国已经积极地深入到欧洲的生活和救助事业中去。我们三国都已着手于既实际又严肃的远大事业了。

※　　※　　※

议会中一般的反应，是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中所抱的态度。不过关于我们对波兰人的义务方面存在强烈的道义上的感情，因为波兰人在德国人手中吃了那么大的苦头，而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最后一着是参加了战争。约有三十人的一群议员对这件事非常激动，以致他们有些人发言反对我的建议。有一种苦恼的感觉，深恐我们会看到一个英勇的民族遭到奴役。艾登先生支持了我。在第二天进行分组表决时，我们得到了压倒的多数，但是有二十五个议员，其中多数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政府，而且还有十一个政府成员弃权。城乡计划部的政务次官斯特劳斯先生提出了辞职。

对于那些负责处理战时或危急期间中大事的人们，不容许他们只谈为善良人民所同意的一般大原则。他们必须逐日作出具体的决定。他们必须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怎能维持联合一致的行动呢？在德国人被击败以后，对于曾尽全力鼓舞俄国努力作战并主张和我们受难如此深重的伟大同盟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人们，加以谴责是容易的。当德国人还有二三百个师在战线上，如果我们跟俄国人发生了争吵，试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种种设想不久即告落空，然而，这些设想是当时仅可能的设想。

第二十四章　渡过莱茵河

艾森豪威尔将军两路猛攻德国——英国的怀疑——蒙哥马利部队进抵莱茵河——3月10日把敌人从韦塞尔桥头堡赶出去——3月7日占领科隆——第十二集团军群交了好运——德军在西岸的最后据点——渡过莱茵河的计划和准备——3月23日我访问了蒙哥马利的总部——3月24日目击空降部队的降落——韦塞尔和雷斯的激烈战斗——在蒙哥马利的地图车中过一个晚上——3月25日我访问了艾森豪威尔——渡过莱茵河——美国军队的快速前进——德国西线的崩溃。

德国人尽管在阿登吃了败仗，①但仍决定在莱茵河以西作战，而不是撤退过河以求得喘息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将军计划分三步行动，首先他要消灭河西的敌人，进迫河边，然后建立桥头阵地，最后长驱直入德国。在最后的阶段中将兵分两路进逼。一路将从杜伊斯堡以下的莱茵河下游开始，绕过鲁尔的北边，这样就把鲁尔包围在当中然后加以攻占，再前进越过北德平原直趋不来梅、汉堡及波罗的海。第二路将从卡尔斯鲁厄到卡塞尔，到了那里以后看形势决定北进，还是东进。

①见十七章第238页及以下。（原书页码——译者）

我们在马耳他研究这个计划时有些担心，怀疑究竟我们是否有足够强的力量来同时发动两大作战行动，并且觉得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北进将比较重要得多。虽然或许只有三十五个师可以参加作战，但是我们主张不管兵力多少，最大的力量应该放在这里。而不应当为了开辟另一路的进攻而把这里的力量削弱。这件事曾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作过热烈的辩论。布雷德利将军①把所受的压力的大部分归咎于蒙哥马利。这样的评价是不公道的。英国的见解总的来说，是认为首要在于北进，其后果关系到鲁尔，所以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我们也曾对这个计划有过疑问。我们迫切希望蒙哥马利尽可能迅速渡过莱茵河，而不应该仅仅因为在河的这一边远处的某个地点上还有德军，就停滞不前。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到马耳他来给我们保证。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道，"多亏河以西作战的胜利，渡过莱茵河并在对岸配置一支大军的作战计划，跟我们1月份

的甚至进攻发起日以前的长期计划中所预拟的方案是基本相同的。基本的要点是向鲁尔以北发动一次总攻击，而另从法兰克福地区的桥头阵地进行一次坚强的辅助性攻击作为支援。随后将从各桥头阵地发动攻势以打击任何余留下来的有组织力量，并把他们彻底消灭。"②

①见奥马尔·布雷德利：《一个战士的故事》。

②艾森豪威尔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第118页。

按师的数目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在2月初艾森豪威尔和德国人大约各有八十二个师。但是质量上大有不同。同盟军士气旺盛，而德国人情绪十分低落。我们的军队是经过了战争的锻炼的并且满怀信心，而敌人却是把他们最后的后备队都搜罗上了。在1月间希特勒派他的第六装甲集团军的十个师去抢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油田，以免落入俄国人手里。

我们的轰炸已经严重地摧毁了他的工厂和交通。他的汽油奇缺，他的空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　　※　　※

第一件工作是肃清科耳马尔孤立据点里的敌人。这项工作是在2月初由法国第一集团军，在四个美国师的协助之下完成的。更重要的而且导致了一场长久而艰苦的战役的是，蒙哥马利进军科隆以北的莱茵河行动。克里勒将军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由英国第三十军和加拿大第二军所组成，在2月8日开始从奈梅亨的突出部分向东南猛力推进，目标在莱茵河和默兹河之间。敌人防御工事很强固，而且防守顽强。地面泥泞不堪，两条河的岸上都已泛滥。第一天的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以后的进展慢下来了。困难是极大的。有十一师人抵抗我们，因此我们直到2月21日才占领果克这一据点。敌人还守住克桑滕，这是他们的韦塞尔前沿阵地的中枢。

辛普森将军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在这次作战行动中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原定从鲁尔河向北进攻和英军会师，但是必须占领了上游二十哩处的大堤坝网之后，他们才能渡过鲁尔河。2月10日美国第一集团军夺得了这些大堤坝，但是德国人砸开了闸门，使下游渡河的工作无法进行，直到23日才开始。美国第九集团军当即发动进攻。正面的敌军因支援更北的战斗而力量遭到削弱，因此他们进展得很快。当他们的攻势逐渐增强起来的时候，加拿大集团军重又向克桑膝发动

攻击，第三十军则于3月3日跟格尔登的美军会师。至此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已经抵达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于是两军联合起来把敌人从他们的韦塞尔前沿阵地赶走。3月10日，十八个德国师全都撤过莱茵河，只剩下五万三千个俘虏和数不清的尸体。

※　　※　　※

更往南，布雷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也开始把杜塞尔多夫到科布伦茨之间整整八十哩长的地段上的敌人赶过莱茵河。在左面，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各军和第九集团军并驾齐驱地向前推进。3月7日他们出人意料地轻易占领了科隆。还有两个军渡过了埃尔夫特河，攻下奥伊斯基尔亨，然后分路向东面及东南进军。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两个军，取得特里尔之后，一路奋战抵达基尔河，并于3月5日开始他们的大攻势。他们沿着摩泽尔河的北岸进行扫荡，三天之后在莱茵河畔和第一集团军会师。7日那一天他们果敢地抓住了一次好机会。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第九装甲师发现雷马根的铁路桥虽已局部毁坏，但是还可以使用。他们立刻派他们的前卫部队过河。其它部队迅速跟上，不久就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到达对岸，建立起了一个几哩宽深的桥头阵地。这一个行动根本不在艾森豪威尔计划之中，成为一个很意外的大收获，德军不得不从遥远的北方调来大军以牵制美军。经过了这一个短短的战役，第十二集团军群一跃而越过了莱茵河，并且俘获了四万九千名德军。这群人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作战，但是主要因为缺乏汽油而动弹不得。

我向艾森豪威尔致以应得的祝贺。

首相致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　1945年3月9日

谨向你最热烈地祝贺在你指挥下的盟军所获得的辉煌胜利。有了这样的胜利，击败或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全部德军就可以实现。凡是研究战争的人，看到美国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令人钦佩的行动敏捷和灵活，以及他们的司令官和部下善于适应最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瞬息万变的情况的能力之后，谁也不会不深受感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北部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你的范围广大而胜利的联合作战中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

※　　※　　※

现在在莱茵河以西只剩下一大股孤立的德军。他们处于从科布伦茨到特里尔这一段的摩泽尔河，和从特里尔沿着齐格菲防线回到莱茵河这一线所形成的一个大的突出阵地里。

突出部顶端的正面，有美国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军，在它的右边有美国第七集团军，在靠近莱茵河那边，有一支法国部队。盟军在3月15日冒着顽强的抵抗进攻。在茨魏布吕肯以西进展很快，但是在其东面的德军却固守着阵地。这对于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巴顿已经到达了科布伦茨以北的莱茵河，并调转五个师向南渡过摩泽尔河的下游。这一行动切断了突出阵地的后路。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所以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到了3月21日这支部队已到达沃尔姆斯，并且跟已经冲过特里尔南面的突出部里的第二十军会师。

那条有名而令人生畏的齐格菲防线的守军就这样被切断，几天以后一切有组织的抵抗都完了。作为次要的战果之一的是，美军第五师在美因茨以南十五哩的地方未经事先准备完成了一次渡莱茵的作战，不久就把阵地扩张成为一个很深的桥头阵地，目标直指法兰克福。

这样结束了德国在西部的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抵抗。沿着一条二百五十多哩的战线上，经过六个星期的连续战斗把敌人赶过了莱茵河，并使他们在人力物力上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盟国的空军起了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战术空军的经常性袭击，加速了敌人的失败和瓦解，并且使我们免受日益削弱的德国空军的侵扰。我们的飞机在敌人新式的喷气推进的战斗机的机场上空作经常性的巡逻，使以往令人感到不安的威胁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重型轰炸机的不断袭击使德国汽油的产量降低到临界点，他们的许多机场被摧毁，他们的工厂和运输系统受到严重的摧损，几乎达到瘫痪的地步。

※　　※　　※

当南面的美国人靠近莱茵河的时候，蒙哥马利已经准备渡河。作战的策划和物资的集中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量的军需品、水陆两用车辆、突击船只和搭桥材料现在已经搬运到作战地区里来，军队在经常的烟幕的掩护下向我们这一边的莱茵河岸集结。

渡河地点是良好的，鲁尔受到了威胁，代替龙德施泰特当总司令的凯塞林也明白什么地方要受到打击。第一伞兵集团军的七个师是他

的剩下的最好部队，在东岸挖掘战壕固守，但是除了韦塞尔和雷斯的边缘防御工事以外，他们的野战工事还比不上盟军所已经攻克的工事，可是他们的炮队还是强大的，而且从鲁尔的强有力的空防部队调来了高射炮。我们能够愈早进攻愈有利，加以荷兰北部（还在德国魔爪之中）的困境使早日进攻显得更加迫切。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5年3月8日

格布兰迪博士寄来的这一封可怕的信和德斯蒙德·莫顿爵士附在那上面的评语应该立即引起你们的注意。

星期一深夜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主动到兰斯我的地方来，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他希望渡过莱茵河之后，立刻有可能腾出两师人把荷兰境内的敌人肃清。我懂得他所提的是美军的师。我的意见是现在双方应该商定一个计划以防止即将降临到荷兰人身上的可怕情况，并且尽早把在荷兰的火箭发射据点加以摧毁。我认为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对这点拿不稳），可以考虑推迟向柏林总攻的时间。关于这些做法我准备打一电报给总统，但是我要先征求你们的意见。考虑到水陆两用车及"水牛式"坦克等等过去我们在法国北部的军事行动中所起的推进作用，我想不必过多地去担心水上的问题了。如果在荷兰的德军现在真已陷于几乎完全无所作为、动弹不得的状态，而且一切有力的作战单位已经离开，那么就毋须多去研究作战任务，而把它看得过重。

蒙哥马利加紧他的准备工作，盟国空军也出动了全部力量。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他们开始轰炸从不来梅到科布伦茨一带，使敌人不能取给于鲁尔的兵工厂，并封锁作战区域的交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空袭越来越猛烈。在进攻以前的两星期中，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第八、第九大队的重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约有五万吨。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加上占压倒优势的战斗机队合力把战场的交通线切断，给德国的西部造成混乱和毁灭。

※　　※　　※

在蒙哥马利指挥下，有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后两个集团军将去夺取韦塞尔南北的桥头阵地，而居中路的英国第一突击旅则将占领韦塞尔。我方将用两千尊大炮作一小时的轰击，然后乘夜渡河，而以加拿大部队掩护左翼，然后加军也随

即渡河向北追赶。第二天早晨两个空降师就是英军第六空降师和美军第十七空降师，将在该镇以北的敌后降落，以便从后方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

这样的布置促使他们跟曾经在阿纳姆对我们不公正的其它部队早些会师。支援我方作战的有重轰炸机，和在科宁厄姆空军中将指挥下的为数不少于三千架的战斗机。

我要和我们的军队一起渡河，蒙哥马利表示欢迎。我只带了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和"汤米"于3月23日下午乘坐达科塔式飞机从诺索尔特飞到文洛附近的英军总部。总司令领我到他居住和出发时所用的大篷车内。我发现我是坐在我以前所用过的那个舒适的货车内。我们七点钟吃饭，一小时以后，准时到达蒙哥马利的地图车。这里陈列着由一班精选的军官所绘制的可以表示每一小时的战况的全部地图。看了这些地图，我们对于我们部队的部署和进攻的整个计划一目了然。从莱茵斯贝格到雷斯二十哩长的一条战线上我方将在十个地点强渡莱茵河。

我们要把一切力量都用出来。百万雄师中的八万前卫部队预定先投入战斗。大量的船只和浮桥都已备好待用。隔岸对峙的就是据垒防守、全部配备有现代化火力的有组织的德军。

我在战争中所看到过的，研究过的，或在平常的阅读中的体会，都使我怀疑一条河是否能作为一道好的防线来抵御一支优势的军力。汉姆莱写的《军事行动》一书，我从桑赫斯特①的日子起一直在揣摹着。他曾经说明一条真理，凡是一条河流如果跟进攻的战线平行要比一条笔直横穿战线的河流危险得多。他并且举出1814年拿破仑惊人的战役作为例证。

因此在元帅向我说明他的计划以前，我已经对于这场战争满怀希望。况且，我们现在掌握了无比优势的制空权。总司令特别要我看到的是第二天早晨那两个空降师（共计一万四千人），带着大炮和其它许多进攻性配备，要在敌人战线后面降落的情景。为此我们在10时以前就都睡了。

①英国陆军军校的名字，丘吉尔即从该校毕业。——译者

我打电报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3月23日

我现在跟蒙哥马利元帅一起在他的总部里。他刚才已经发出命令发动总攻，要在一条以韦塞尔为中心的广阔战线上强渡莱茵河。支援这次作战行动的是大约二千门大炮和一个军的空降部队。

希望在今夜和明天渡河并建立桥头堡，渡河一经完成，一支庞大的后备的装甲部队立即准备过河进一步扩大攻势。

蒙哥马利元帅要我向你致敬。明天我还要打一道电报给你。

※　　※　　※

率先进攻的光荣落在我们的第五十一师、第十五师及美国的第三十师、第七十九师身上。第五十一师的四个营最先出发，几分钟之后，他们已经抵达对岸。进攻的各师通宵达旦像潮水一般涌将过去，起先很少遇到抵抗，因为河岸本身防御较弱。到天亮的时候，桥头阵地已经牢牢建立起来，虽然深度还显得不够，同时，突击队已在韦塞尔展开肉搏战。

早晨，蒙哥马利已给我安排好在四周起伏不平的低地中的一座小山顶上观看空降部队降落的伟大场面。在机群带着压低了的但仍然很大的隆隆轰鸣声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上空时，天已经大亮了。在这以后半小时之间，二千架以上的飞机列成队形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我观看的地点挑选得很好。

那里的光线清晰，使人能清楚地看到部队在敌方降落的所在。

飞机渐渐从视线内消失，但是差不多立刻又从另一个高度飞回到我们这边来了。至于伞兵就是用最好的望远镜也看不出。

但是现在有着刚来增援的飞机和已经袭击完毕返航的飞机的双重轰鸣声和吼声。不久我们带着悲痛的心情看到三三两两的飞机回航，有的歪斜着，有的冒着烟，或者甚至于已在燃烧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小小的黑点慢慢飘到地上来。凭着由丰富的经验积累成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出已发生的残酷而痛苦的故事。但是看起来每二十架飞机中有十九架完成了任务而安然回来。一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司令部的时候，根据我们所听到的报告，这样的估计得到了证实。

现在全线在发动进攻，他们用汽车送我进行长时间的逐点的巡视。我还视察了各个军司令部。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我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因为要替我办事，所以不能和我同车出行。但是他自

己有一个安排，实际上那天的早晨他就随着那些渡河的船只渡过了莱茵河，在过河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军在对岸的立脚点却正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一颗炮弹就在他和跟他在说话的一位军官的附近爆炸。

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个空降师战士受了重伤，乔克浑身浸透了他的血。要不是他刚巧跟蒙哥马利和我同时回到司令部，他当然不会说出这桩意外事情。他那溅满血污的上衣给元帅瞧见了，因此他问出了什么事故。接着他抱怨说一个文职的公务人员竟然可以不经他亲自允许，擅自渡河。我在他的盛怒之下为科尔维尔解了围。并且保证当亲自训斥他一顿。后来我了解了他的经过情形后，向他指出如果他被炸死，会给我的私人办公室的工作带来多少不便，每隔几小时送来的密电有谁来为我翻译并交给我看？接着我用适当的言语责备了他几句。他表示悔恨，我关照他在吃饭的时候，尽可能跟元帅离得远些。他听了我的话就在别处就餐，一切就平静地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得到宽恕了。

※　　※　　※

那一整天的情况都很顺利，四个担任进攻的师已安然渡过了河，并且稳稳地驻进五千码纵深的桥头阵地里。最剧烈的战斗是在韦塞尔和雷斯方面。空降师奋勇作战。我们的空中作战也极成功。盟国空军攻势之盛仅次于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它不但包括从不列颠来的战略空军，而且也包括从意大利起飞的重轰炸机，他们深入到德国的国境。

下午八点钟。我们到地图车去。现在我得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看蒙哥马利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方法。差不多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一批大约少校级的青年军官川流不息地前来报告。每一个军官都是从前线的某一地段回来的。他们是直属于总司令的个人代表，他们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看什么东西，并且可以向师部或前进部队中的任何司令官随便提出任何问题。回来后他们既要提出报告，又要受他们长官的详细盘问，所以一天中的全部战斗情况都摆出来了。这样使蒙哥马利靠着他所熟识的具有可靠眼力的干练人员而得到战争的全部实况。从各司令部和各司令官那里来的报告，虽然已经过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将军加以挑选、衡量，再向蒙哥马利报告，这个做法却提

供了对上述的报告一个极有价值的反复核实的机会。利用这种方法他能够形成一个更生动、更直接而且有时更准确的概念。这些军官们冒了很大的危险，在这一夜和接连下去的几夜中，我所听过他们报告的那七八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阵亡了。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值得钦佩的，一个现代的总司令要能看到并且读到关于前线各部分的实际情况，这的确是唯一的方法。这样的过程完了以后，蒙哥马利对于德·甘冈发出一系列指示，再由参谋机构立刻把它们变为实际行动。这以后我们就去休息了。

※　　※　　※

第二天是3月25日，我们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在路上我对蒙哥马利说，他的办法跟马尔巴罗的办法和十八世纪指挥的方式何其相似，当时的总司令是通过副将们来行动的。那时总司令骑在马上，口头指挥五六哩长战线上的一个战役，那个战役在一天里头结束，而且决定了某几个大国在以后若干年或若干代的命运。为贯彻他的意图，他有四五个副将驻在前线各点上。这些人知道他的整个意图，他们的任务就是贯彻他的计划。

这些军官们并不带领部队，只要他们担任最高统帅的分身和代表，在现代，做统帅的必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战线之长要比从前超过十倍以上，而且每个战役往往延续七天或十天之久。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蒙哥马利派遣个人观察员的方法（这些人当然会得到前线各级司令官们的极端尊重），虽然是昔日遗风的局部恢复，却是很有趣的。

我们在中午以前会见了艾森豪威尔。这里有许多美国将军。经过彼此交谈各种问题以后，我们简单地吃了一顿午餐。

桌上，艾森豪威尔说，在我们这一边的莱茵河距离大约有十哩的地方，有一所房子已由美军用沙袋围护起来。从那里可以很清楚地观察莱茵河及其对岸。他建议我们一同去看看，并且亲自带领我们去。莱茵河——这里约有四百码宽——就在我的脚下流过。在敌人那一边，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军官们告诉我们，就他们所知，对岸河边并无驻军，于是我们惊奇地瞭望了一会儿。在适当的防卫措施下我们被引到那所房屋里去。最高统帅因另有事情必须离开。蒙哥马利和我正预备跟着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一条小轮船靠近我们这里准备停泊。

我就对蒙哥马利说，"我们为什么不渡河到对岸去看一下？"他多少出我意料之外回答道，"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略为查询几句之后，我们就带了三四个美国指挥官和六个武装人员，开始渡河。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和十分宁静的气氛中登上了德国人的河岸，在那里走动了半小时左右，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蒙哥马利对轮船上的船长说道，"我们能不能沿河下行向韦塞尔驶去？那边可以看到一些战斗。"

船长回答道，离此半哩，有一条拦河的铁链，用来防止漂浮的水雷干扰我们的作战行动。也许已有几个水雷被挡住了。蒙哥马利催逼他很紧，但是终于承认危险性太大不去了。我们登岸的时候，他对我说，"让我们到韦塞尔的铁路桥去，看看当地的情况如何。"因此我们就跨进了他的车子。陪我们去的还是那几个美国人，他们都为了有东西可看而高兴。我们开往巨大的用铁梁架筑的铁路桥。桥的中间已经损坏，但是它的扭曲的铁架正可充当很好的座位。德国人正在回击我们的炮火，他们的四发一起的排炮炮弹落在离开大约一哩的地方。

不久，炮弹落得更近了。然后有一阵排炮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在我们这一边桥旁的水中。炮弹似乎碰到了河底而爆炸，并且在大约一百码以外激起了巨大的水柱。还有几颗炮弹落在隐蔽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汽车之间。于是我们决定应该走了。

我爬下来跟我们喜欢冒险的主人一起坐了两个钟头的汽车回到他的司令部。在我看来，似乎他对于科尔维尔有一种标准而对于他自己却另有一种标准。

※　　※　　※

在以后的几天中间，我们在莱茵河以东继续有所进展，到了3月28日，美国第九集团军正迫近杜伊斯堡，并已进入格拉德贝克。空降师，在英军一个装甲旅的帮助下，向哈尔滕深入推进。又从那里把战线延伸到博尔肯和博霍尔特。左翼的战事是剧烈的，但是沿着莱茵河岸而下推进的加拿大第三师逐步迫近埃梅里赫，要和岸的这一边的加拿大集团军的其余部分会师。这样，到了月底，我们在莱茵河以东已经有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发动深入北德的大攻势。至于成为这场历史性战役主要部分的工程兵的功绩，我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足以

类推了。这就是，截到26日晚上止，这条大河上至少已经架好了十二座桥梁。

※　　※　　※

在这一段时间里，南面的美军，虽然没有遇到这样强烈的抵抗，也作了惊人的进展。由于他们的英勇行为而赢得的两个桥头阵地，天天得到加强和扩大，在科布伦茨以南和在沃尔姆斯地方渡河的部队越来越多。3月25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到达达姆施塔特，29日到达法兰克福。同一天，美国第七集团军占领了曼海姆，而从雷马根出发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已经到了吉森，并向北推进。4月2日，法军也在美国第七集团军的右边渡过莱茵河，而该集团军则越过海德尔贝格向东挺进。卡塞尔被攻陷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左翼跟哈姆以东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已经接上了。鲁尔和它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守军已被包围。德国的西线已经崩溃了。

第二十五章　关于波兰的争议

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罗斯福的健康日益衰退——3月6日一个苏联所指定的政府被强加给罗马尼亚——盟国抗议的危险和困难——莫洛托夫阻挠关于波兰问题的莫斯科会谈——3月8日我向总统提出的建议——3月10日我发出的电报——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还是通过我们的大使们进行谈判？——罗斯福先生建议政治休战——3月16日他的来电和我的复电——3月18日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巴鲁克先生的访问——莫斯科的僵局在继续着——3月27日我的电报——我们同意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4月1日我的电报——4月7日斯大林的答复——他给我的私人电报——进展的希望。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过好几个星期了，情况已经很明显，苏联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履行协定中关于扩大波兰政府使波兰所有党派和双方都能参加进去的规定。莫洛托夫对我们所提出的波兰人选，断然拒绝表态，甚至不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参加圆桌预备会议的讨论。他曾经建议让我们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却因为我们接受得那么爽快、迅速而感到狼狈。

当我们的大使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故意刁难，争辩说，这尤其可能影响到卢布林临时政府的威信。莫斯科的会谈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时间对俄国人和他们的波兰追随者有利，他们不愿意外面观察员看到他们所用的种种残酷手段来加紧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对这些残暴力量来说，越是拖延一天，就越有所得。

所以我向总统呼吁，希望我们能够在最高一级上共同向斯大林提出。接着我们发出了一封长信，概述了英美人所看到的波兰情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罗斯福的健康和精力都已经衰退。在我的一些长篇电文之中，我以为我像在这些年来所做的一样，是在跟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讲话。可是他已经不再能完全听到我的话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病得多重，否则的话，也许我会觉得再去紧逼他未免太狠心了。总统身边的忠实的幕僚切望他的健康状况只限在一个极小圈子内的人知道，因此文件的答复，都是由许多人共同起草，然后用他的名义发出。罗斯福的身体既已日益不支，对于这些他只能作一般的指示和批

准。这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努力。国务院的意图当然是希望在总统身体这样虚弱的时候，避免让事态发展到尖锐化的地步，而宁可把担子撂在驻莫斯科大使们的身上。哈里·霍普金斯本来可以作些私人的帮忙，但他自己也身罹重病，因此时常缺席或者未被邀约参加。这几个星期对于大家是多么沉重啊！

※　　※　　※

就在我对下院里谈到我们在雅尔塔努力的结果的那天晚上，俄国人在罗马尼亚所干的事情就是在精神和形式上对我们协定的第一次的违犯。根据最近刚刚签订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要在盟军所占领的国家内促使自由选举和建立民主政府二者的实现。2月27日，前一天已经突然出现在布加勒斯特的维辛斯基，他要求谒见米凯尔国王，并且坚持要国王解散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早在1944年8月王室政变之后即已成立，并且曾经导致把德国人赶出罗马尼亚以外去。这位年轻的国王在他的外交部长维索亚努的支持下，拒绝了上述要求，坚持到第二天。维辛斯基再度谒见，国王央求至少让他跟各政党的领袖们商量一下，他置之不理，而且用拳头敲打桌子，咆哮着逼迫国王立刻答应，随即砰然一声把门关上走了出去。与此同时，苏联的坦克和部队布满首都的大街上。3月6日，一个由苏联指定的政府执政掌权了。

我为了这个消息而大伤脑筋，因为这预示着日后事态的一种模式。俄国人已经用武力和颠倒是非的手段建立起一个居于少数派的共产党人的统治。我们的抗议受到了约束，因为艾登和我在10月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承认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大部分的优先发言权，而我们在希腊则居于领先的地位。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对于雅典城里历时六个星期的反对共产党人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战斗，虽然感到极不愉快，却始终严格遵守这个谅解。现在和平已经恢复，尽管还有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我们将有可能在几个月以内举行——最好是在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监督之下——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并且在大选以后能按照希腊人民不容争辩的意愿制定宪法和组成政府。

斯大林这时正在黑海的两个巴尔干国家走着相反的道路，这是同一切民主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于雅尔塔的原则，他曾经在纸上签

字同意，可是这些原则目前在罗马尼亚正被踩在脚下。然而如果我逼得他太急，他也许会说："我并没有干涉你们在希腊的行动，为什么你们不给我在罗马尼亚以同样的自由？"这将引起我们彼此各在目的上的比较。任何一方都不能使对方信服。顾虑到我跟斯大林的个人关系，我深信从事这样的争论将是错误的。

除此以外，我充分意识到波兰问题比这重要得多，因此我不想对罗马尼亚干些什么，以免妨碍波兰问题解决的前途。

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告诉斯大林，我们对于强制建立一个少数派共产党人政府所感到的苦恼，因为这件事跟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一致同意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是相矛盾的。我更特别担心这个政府的出现可能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清洗反共的罗马尼亚人，这些人将被指控犯有法西斯罪行，这就跟在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很相似。因此，我向罗斯福先生建议，应要求斯大林作出保证：这个新政府不要以雅尔塔宣言曾鼓励他们这样做为理由，而马上来一个对反共分子的清洗。

从莫斯科来的关于波兰的消息，也是极其令人失望。英国政府中的多数派，同存在于各阶级、各党派中反对苏俄独霸波兰的舆论的强有力的暗流完全不相称。工党党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反应都一样强烈。在议会里，我自己曾经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雅尔塔宣言形式精神都将会得到贯彻。一旦人们看到我们已经受骗，而人们所熟悉的共产党手法正在由俄国人直接地或者通过他们的卢布林傀儡在关起门来的波兰背地里加以运用的时候，英国舆论就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局势。正当军事上在欧洲和远东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和俄国之间却将会发生公开的破裂，这样一种意见至少在英国绝不限于政府内部，而是深入于人民大众之中的。

经过一段颇有希望的开端以后，莫洛托夫现在是除了他自己极端僵硬和狭隘的解释以外，对克里米亚方案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拒不接受。他正在企图实际上排斥我们提出参加协商的所有的候选人，采取一味支持贝鲁特及其一伙的观点的方针，并且撤回了让我们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的诺言。他显然要把跟"非卢布林派"波兰人协商一事变成一出滑稽戏——这意味着波兰的新政府只不过是把现有的政府乔装打扮得使无知的人看起来更体面些而已——并且在举行选举以前，甚至

于在新政府就职以前，也不允许我们看到像清算、驱逐出境以及建立一个极权政治制度的种种诡计。如果我们不把事情纠正过来，全世界会很快地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签署克里米亚议定书的时候，就已经承担了一项骗人的计划书了。

无论如何我曾向议会作过保证，如果不能按照雅尔塔精神来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我就要告诉他们。我深信抵制莫洛托夫策略的唯一方法是给斯大林发出一份私人电报，明白指出哪些事情我们非做不可，才能使我避免告诉议会我们已经失败了。其中牵涉的范围要比波兰问题大得多。这是我们跟俄国人之间关于民主、主权、独立、代议政体，以及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这些字眼含义的检验例子。所以我在3月8日向总统强调这些观点并且提出我应该以下列内容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我还希望他也能发出一份包括同样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电报。

我所希望打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如下：

……我必须告诉你如果在莫斯科的委员会终于不能在下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我就只好向议会发表我们业已失败的声明：

（1）莫洛托夫先生似乎还在争辩说，克里来亚公报的条款确定了现在的华沙政府取得了在任何事情上应该尽先和它协商的绝对权利。公报中的有关段落的英文文本，原是美国所拟的方案，并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因此莫洛托夫的解释不能被接受。

（2）所有由三国政府中任何一国提名的波兰人，除该委员会一致议决予以排除者外，应一律被接受以便参加协商，而且应当作出一切努力尽快将他们的名单提交该委员会。委员会应该保证：被邀请的波兰人有跟他们想要磋商的其他波兰人交往的方便，不论这些人是在波兰国内或在国外，而且有权向该委员会提名应该邀请出席会议的其他波兰人。凡在委员会面前出席会议的波兰人在莫斯科期间当然享有在他们彼此之间的行动和通信的完全自由，并在协商结束以后，可以随意离开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莫洛托夫曾反对邀请米科莱契克，但是他的出席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3）被邀请参加协商的波兰人，应该由他们自行讨论，以期在组成一个真正能代表波兰人各方面的意见的新政府问题上达成协议，并向委员会提出。讨论也应该包括总统的职权问题。该委员会在讨论时应该以公正仲裁的身份主持会议。

（4）在该委员会的讨论尚未结束以前，苏联政府应竭尽全力防止华沙政府进一步采取任何法律上或行政上的根本性措施以致影响波兰国内的社会的、宪法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状况。

（5）苏联政府应按照莫洛托夫在该委员会讨论的早期阶段所主动提出的那样，作出安排使英美观察员能前往波兰进行访问，并对当地情况作出报告。

我们绝不可以让波兰成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和误会的根源。为了这个理由，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们在雅尔塔决议的基础上尽快取得解决是何等重要，并且正因为我相信你会尽力促其实现，所以我现在打这个电报给你。

两天以后我再一次打电报给罗斯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0日

卢布林派的波兰人很可以利用他们的惯伎反驳说，他们的政府能够单独保证"国内最高度的政治稳定"，他们已经代表"波兰国内大部分的民主势力"，而且他们不能跟流亡的波兰卖国贼或与法西斯合作的通敌分子以及地主等携手。

当前他们不允许我们在波兰国内或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当地情况的消息。长时间的拖延对于苏联人极为有利，因为这样他们或他们的傀儡可以从容不迫地清洗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现在如果我们很笼统地根据克里米亚决议的精神和意图提出波兰各党派之间（他们之间有着刻骨的仇恨）政治休战的建议，这会促使这种清洗工作的继续发展，而且还可能意味着放弃我上次给你的电报中所提出的那些明确要求。所以我对于这个政治休战的意见，感到极难同意。

我曾经向你提到这里的反应十分强烈，已有四个部长拒绝参加表决，两个部长也已辞职。所以我请求你对我上次的那份电报给以充分的考虑。

3月11日总统向我保证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阻止卢布林的波兰人迫害他们的政敌和对方对他们的迫害。他说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之点在于策略方面。我想把要求照原样直截了当向苏联政府提出，而他却觉得提出一个总的政治休战对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在雅尔塔时，斯大林着重指出伦敦波兰政府的地下军反对红军和卢布林波兰人的恐怖活动。究竟有无其事不是问题的所在，但这正是苏联政府

所坚持的。我们如果仅仅要求它迫使卢布林波兰人单独停止迫害他们的政敌，斯大林肯定会拒绝。我们也有可能被指责为蓄意阻挠土地改革，而卢布林波兰人却自命为惟有他们才能保卫农民反对地主。

罗斯福先生同意派遣观察员进去，但是他认为最好等到我们的大使们向莫洛托夫提出呼吁以后，才由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亲自去跟斯大林打交道。他在电报中说："我觉得在促使苏联政府就范的其它一切方法都用尽之前，我们个人最好都暂不出面干预。所以我极其希望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写信给约大叔，尤其因为我感到你的电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引起同你意愿相反的反应。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密切联系。"

据我所知，在莫斯科方面事情已成僵局。我只是勉强地迁就总统的愿望，但是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不能做什么，而且我们的步调如果不一致，波兰注定要遭遇恶运。雅尔塔会议结束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任何进展。时间完全对卢布林方面有利，毫无疑问，他们非常努力地树立他们的权威，使它达到不可动摇的地步。

因此在3月13日，我同意暂且不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但是我要求罗斯福先生让我们的大使们提出我电稿中所列举的各点。我深信除非我们能够说服俄国人同意这些基本的工作程序，我们在雅尔塔的一切工作将是徒劳的。

雅尔塔会议之后，接着在莫斯科开始举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十分简单的目标，那就是要把波兰国内及其他地方有代表性的波兰人集合在一起来共同协商，并促使成立一个为我们所能承认的，经过改组而又能充分代表整个波兰的新政府。事情有无进展，其检验的例子在于是否邀请米科莱契克和他的两三个朋友，这些人为了必须同俄国达成良好谅解，已向伦敦的波兰政府辞职。

我担心罗斯福先生给他的大使的指令，对这些事情不能起什么促进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些指令唯一的明确建议只不过是波兰各党派之间的政治休战。这样我们双方都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地位。俄国人差不多立刻会说，休战正在被反对卢布林派的波兰人所破坏，因此卢布林没有责任。我并不怀疑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拥护者，尤其是极右翼的地下部队，即所谓波兰右翼地下军，或许会给俄国人和卢布林方面对于这种争论提供借口。既然不让我们到波兰国内

去了解实情，那么只有凭他们随便怎么说了。经过两星期左右关于休战的谈判以后，我们的地位将远不如雅尔塔以前那样，当时总统和我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该邀请米科莱契克参加。

我在一份私人电报里说明了这一点，并作出结论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3日

在雅尔塔我们也已经同意采纳俄国人的对于边界线的意见。波兰已经失去了她的边界，她现在是否还要失去她的自由？在这里的议会里和群众中间，无疑这是必然要斗争到底的问题。我不愿意暴露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但是我当然必须说明我们正面临着大失败，在雅尔塔所商定的事件全部归于破产，不过我们英国人不具备进一步推动这一事件的必要力量，我们可以说已经达到无能为力的地步了。当莫洛托夫看出他在波兰人协商组织新政府的整个过程中已经击败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容忍。另一方面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坚持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建议打给斯大林的电稿中的建议，我们倒有可能得到成功。

这份电报引起了一份强烈争辩的复电，无疑这是华盛顿收到我3月8日的长电后国务院所拟的答复。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3月16日

我对你本月13日来电中所表示的看法，不能不感到关切。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波兰的谈判存在着分歧指的是什么。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肯定不存在任何政策分歧的迹象。我们一直只是在讨论最有效的策略，而且在我们还没有作出努力去克服莫斯科谈判所发生的障碍以前，我不能同意说我们已面临雅尔塔协议的破产。我也很难理解你所说的在我们给〔大使〕哈里曼的指示中唯一明确的建议只是波兰国内的政治休战。那些指示，你也各有一个抄件，不仅说明我们对于雅尔塔协定的理解，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点：委员会本身应该同意被邀请参加协商的波兰人选名单，以及在改组的政府所从产生的三个集团中，没有一个集团可以指定其他两个集团中哪些人应该被邀请到莫斯科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没有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促使谈判继续进行，并且要首先解决谈判业已陷于停顿的问题。

我敦促你同意立即给我们的大使们发出指示，以便恢复谈判，这件事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基于这种见解，我已经考虑过你3月8日来电中拟向斯大林提出的各点，并提出意见如下：

我们同意第（1）点中所说的华沙政应不应在一切事情上享有优先协商的绝对权利，这一点已包括在我们给哈里曼的指示中。

我不相信莫洛托夫会同意第（2）点里所包含的建议，即任何波兰人均可以被邀请参加，除非委员会的所有三个成员一致反对，而且我也反对在这个时候提出像这样的建议，因为照我看来，这几乎必然会使我们陷于僵局，反而只会是使卢布林波兰人得到好处。我也认为提出行动和通信自由的要求会在谈判的现阶段中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关于第（3）点，我们同意被邀参加协商的波兰人应该自行讨论政府的组成问题，而由委员会尽可能以公正的仲裁的身份从中主持。哈里曼已经接到这样意旨的指示，但是他觉得，而且我也同意关于第（3）点的要求似乎可以放在后面再来坚持。

你所提的第（4）点〔关于停止在波兰作任何重大的改变〕，我已经把它包括在上一封的电报中，我仍然认为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最好要估计到怎样才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关于第（5）点〔派遣观察员一事〕，你会记起莫洛托夫曾对此表示同意，但当克拉克·克尔透露你打算派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派代表团去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愿意把你在第（5）点里所建议的措词包括在给艾夫里尔的指示中。

请你立即告诉我们，根据上述的考虑你是否同意我们的大使们可以按照给他们的指示进行……

我重又答复如下：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16日

你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这使我深感放心，而且我也同意我们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我确信像你知道我们的巨大愿望就是跟你保持一致步调，而且我们了解到，如果一旦被人看出我们之间并不完全协调，那么波兰的地位将变成多么没有希望……

3．哈利法克斯将向你详细解释我们对于各点的看法，这些我现在还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包括进去。我欢迎你对于第（1）点表示同意［即华沙政府不应在一切事情上享有优先协商的权利］。关于第（2）点〔即邀请波兰人参加协商〕如果莫洛托夫否决了我们的每一个建议，那该怎么办？再一层，如果被邀请的人没有行动和通信的自由，那还有什么用处！实际上我们不了解当我们先前向莫洛托夫提出后面这一点的时候，他曾经表示反对；但是米科莱契克却以此作为他前往莫斯科的一个条件，而且我十分怀疑我们是否能说服他离此前往，除非我们能向他传达一些确切的保证。同样地，我们应当对那些我们希望被邀请的反对卢布林派的波兰人作出保证，我很希望跟莫洛托夫对谈判的性质和委员会的仲裁身分达成协议〔我的第（3）点〕。如果你极力反对在现阶段把总统的职权问题提出来，我定当让步，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不许波兰人进行讨论。至于（4）点〔要求苏联政府阻止华沙政府再在波兰作任何重要的改变〕，我难于同意你所说的政治休战计划会达到所希望的结果。我们怎样能保证俄国人不把在波兰或在这里的波兰政府拥护者所说的一些话或所做的一些事夸大为破坏休战呢？我担心政治休战计划会把我们引到长期拖延和死胡同中去，而且由此而来的责备，至少有一部分很有可能会落到伦敦的波兰政府身上。所以我难于同意你的休战建议，因为我们认为那是会迅速增加危险的。我再一次最诚恳地请求你考虑能不能接受〔一个阻止波兰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过修改的建议〕。这将使得我们在观察员的工作方面〔第（5）点〕有一些根据，我很高兴得知我们在第（5）点上彼此意见一致。

4．目前我们的代表们要进入波兰是完全被阻挡住了。现场横着一幅穿不透的帷幕。甚至对我们那些旨在帮助领回获救的战俘的英、美联络军官也一律对待。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到达卢布林的官员，不论是美国的或英国的，都同样被要求离境。我心里明白苏联人十分害怕我们看到波兰所发生的事情。也许除了波兰人以外，他们正在十分粗暴地对待德国人。不管什么理由，就是不让我们看。这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辩护的状况。

尽管我对总统的健康状况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却有这样的感觉：除了偶而闪现出勇敢和睿智外，他所发给我们的这些电报都不是他的

手笔。因此我给他一封带私人语气的电报，使得他感到轻松，不必像处理公事时那样爬山般的费力气。

1945年3月18日

困难和纠缠的事这么多，使我不得不给你拍发相当多的电报，我希望它们不致使你感到厌烦。我们的友谊正是供我们在上面建设未来世界的磐石，只要我仍然是建设者中间的一员。我经常想起那些惊天动地的日子。如你规划租借法案，我们在阿根夏的会见，你得到我衷心的赞同作出向非洲进攻的决定，又如为了安慰我关于托卜鲁克的损失而给我以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随后在阿拉曼战役中享有盛名）。我记得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促进世界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目前正在接近这种事业的第一个军事目标。

2．我正在把我的大多数同僚为了这项或那项任务派到华盛顿和旧金出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将留在本国看家。一直盼望着你实现久已答应的访问。克莱美①为红十字会工作，定于下星期动身前往俄国作一次远达乌拉尔地区的旅行。这是约大叔（如果我们可以大胆地这样称呼他的话）的邀请，但她会及时赶回来欢迎你和埃利诺。你们大家无时不在我想念之中。

①作者对他的妻子克莱门丁的爱称。——译者

3．按照我们的条件同德、日两国媾和，并不会使你我（如果我还在负责的话）能有多少休息。正如我上次所评论过的一样，当巨人之战过去后，侏儒之战就开始了。一个疮痍满目和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恢复元气，不知道约大叔和他的继任者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又将有什么意见？几天前谈谈政党政治问题〔使我〕觉得轻松愉快。这好像做了炼钢铁的劳动之后再做木工一样。这封电报好在全然不涉及我们的本行业务，除了我曾经跟罗森曼①有益地交谈我们的生计以外。

①塞缪尔·罗森曼法官是罗斯福亲近的私人顾问之一，他曾经帮同起草总统关于雅尔塔会议致国会的报告，这时候他正到伦敦来看我。

祝你一切顺利！

温斯顿总统对于这个电报显然感到很愉快，因为两天后他给我下面一封电报，他知道我也会喜欢他的这封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3月20日

如果你感到方便能够尽快接见伯纳德·巴鲁克的话，我将十分感激。我还同样感谢，如果你能打一个电报给他，因为他是把你看作他的最老的朋友之一，并盼望在动身以前最好能先取得你的同意。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1日

我正在殷切盼望同伯纳德见面，他是我的最老的朋友之一。我正要打电报给他说，对他前来，我将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知道他哪一天能来。

以往我时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未曾更充分地利用巴鲁克所具有的关于美国政治和战时生产的十分渊博的知识和经验。

巴鲁克先生按照计划来了。我们作了长时间的、亲密的谈话，这使我跟总统之间能进一步情投意合地交换意见。我曾希望跟我的这位最重要的同事和战友在通信和交往上能有一种新的联系。谁知，我们永诀的时候竟为期不远了！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30日

我很高兴地从今天早晨我所收到你的许多来件中获悉你已回到华盛顿，并且精神如此健旺。昨天我已见过伯纳德，今天晚上他还要来和我共度周末。他看起来精神抖擞。正如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怀南特明天会来，克莱美正在飞向莫斯科的途中，她要在俄国各处飞行至少一个月光景，这一切都使我心中悬念着。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4月1日

我已收到你的令人十分愉快的电报。

伯纳德是个经验丰富的聪明人，他的努力应当对我们两个人都会大有帮助。

我们希望克莱美在俄国的长期飞行的视察，首先是一路平安，其次是富有成果，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战事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现在还可以希望，希特勒主义崩溃的日子比我们以前所预期的要来得快。

※　　※　　※

英美的策略和办法最后归于一致。同时，像我们在伦敦所预见到的，莫斯科的僵局在继续着。苏联的政策变得日益明显，他们对波兰

施行的不受约束的和看不到的控制也是日益明显。他们要求只能由卢布林政府在旧金山代表波兰。当西方国家不同意这样做的时候，苏联就不让莫洛托夫出席。这样做就使旧金山的一切进展受到威胁，甚至使大会本身都成为不可能。莫洛托夫在对我们大使们一致同意的3月19日的通信和3月23日的讨论所作的答复中，对他所谈到的每一点，都提出了一系列断然的否定意见；对于其他各点，则根本置之不理。他坚持雅尔塔公报只是意味着在充当俄国傀儡的现政府中可另外增加几个波兰人，而且还得首先跟这些傀儡们商量。他坚持他有权否决米科莱契克及我们可能提出的其他波兰人，并且推托说对于我们以前早经提出的人选他没有足够的情况资料。我们建议在波兰人自行讨论的时候，委员会应该以仲裁的身分主持会议一节，他却没有谈到。我们所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凡在波兰采取的任何足以影响波兰国家前途的措施，以及可能会扰乱安宁的反对某些个人和团体的行动都应该加以避免，他也没有涉及。莫洛托夫不顾自己所曾提议过的观察员这件事，只是叫我们自己去跟华沙的傀儡们去谈。显而易见，他的策略是把事情拖延下去，而卢布林委员会则得以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的大使们所进行的谈判没有希望在波兰问题上得到诚意的解决。那些谈判只意味着我们的通牒被搁在一旁，而浪费时间于寻找一些无助于解决重要问题的公式。

到了3月27日，我觉得我们必须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7日

……像你所知道的，如果我们对于波兰问题完全不可能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是上了俄国的当，艾登和我保证要把这个事实公开向下议院报告。在下院中我曾经劝告过批评雅尔塔决议的人们要信任斯大林。如果我不得不把事实在下院作公开声明；那么全世界会推断说，这样的劝告是错误的；尤其是我们在波兰的失败，结果又将在那里出现按照罗马尼亚新模型建立的一个组织。换句话说，东欧将显得被排除在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所规定的条件之外，而且你们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点影响，也将被排挤得一干二净。

我们断不可以受人操纵，成为把俄国版的民主强加给波兰——还强加给东欧多少家——的参与者。……除非自认我们完全失败，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坚持我们关于雅尔塔宣言的解释。但是我深

信试图再跟莫洛托夫辩论这件事是没有用处的。考虑到这个，现在难道不正是由我们两人出面就波兰问题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的时机吗？在下一封电报中，我将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大体意见向你提出。我希望你能够同意。

据我看来，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如果我们遭到拒绝，并把俄国人违反雅尔塔精神的其他行动——诸如，莫洛托夫在"纵横字谜"①事件中对我们的说法所提出的粗鲁的质问、对我们释放的德国俘虏的令人不满意的处置、罗马尼亚的政变、俄国人拒绝把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付诸实施，以及俄国人阻碍欧洲咨询委员会取得一切进展，等等——结合起来看，那将是一个很不祥的征兆。

①见第二十六章，《苏联的怀疑》。

你对莫洛托夫退出旧金山会议又有什么看法？这件事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意味着俄国人要走开呢，还是他们要讹诈我们呢？依照我们两个人的理解即将成为旧金山会议讨论基础的敦巴顿橡树园的方案，就是以大国团结一致的设想为根据的。如果在波兰问题上不存在这种一致，这个问题毕竟是战后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姑且不说刚才所提到的其他事件——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问一下：新的世界组织的成功的前景是些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是十分明显，我们将在沙滩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未来和平的整个结构？

因此我相信，如果要使旧金山会议得到成功而不致严重受到危害，我们两人现在就必须向斯大林提出关于波兰的尽可能强烈的呼吁，而且如果必要，其他有损克里米亚和谐一致的事情也可以一并提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使世界组织建立在我们各国舆论所赞成的路线上。诚然，我不能肯定我们现在应否向斯大林提出关于莫洛托夫不出席旧金山会议将会造成可悲的印象。

这一天晚些时候，我又加上一个积极的建议。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3月27日

我们两人可否告诉他〔斯大林〕，我们感到苦恼，因为波兰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对雅尔塔决定的解释彼此各执一见而停顿下来。在那些决定中一致同意的目标是，经过卢布林和波兰其他民主人士代表的协商以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而且能为我们双方政府所承认的新政府。我们所提名的那些波兰人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据说是因为缺乏

情况了解。我们曾对他提供充分的情况资料。绝不应该由一个国家把全部提名加以否决。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供讨论的人选是本着适合于盟国之间互相信赖的精神才这样做的，当然不存在允许卢布林方面出来阻挡他们的问题。我们将接受他所提出的任何人选，同样相信苏联政府绝不会提出亲纳粹的或反对民主的波兰人。集会在一起的波兰人应该在他们中自行讨论关于新政府的组成问题。委员会应该作为仲裁人主持会议，并监督他们公正行事。莫洛托夫要求首先跟卢布林人协商，公报中并没有作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不反对他先去看他们。我们却不能授权我们的代表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这同公报的精神相违背。还有，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遗憾的是，莫洛托夫在早先一个阶段原曾提议，我们也许乐意派遣观察员到波兰去，而现在却收回了这一建议。的确，他竟装作似乎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建议的样子，并且还要我们向现在的华沙政府去提出申请。斯大林一定懂得，雅尔塔决定的整个要点就在于产生一个我们能够承认的波兰政府，因此我们显然不能跟当前的政府打交道。我们深信他会尊重关于派遣观察员的诺言，而且他对他的华沙朋友有这样大的影响，即使他们有不愿意的表示，他也可以不费力地加以克服。

2．此外，斯大林一定会明白，正当三大盟国筹划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新政府的时候，目前的波兰当权者不应该损害其前途。我们已经要求苏联政府对他们在那里暂时掌握政权的朋友们施加影响。我们相信斯大林将会采取以此为目标的步骤。

3．斯大林将要看到，这一切已在3月19日我们〔大使们的〕通牒中使用最合理的措辞予以阐明。他会不会拨冗一看，判断一下究竟我们的建议是否与雅尔塔决定的精神根本不相符合，而且这些建议是否应全部为我们盟国所遵守，使得雅尔塔解决波兰问题的目标——即要建立一个英美两国能够予以承认的代议制政府——可以不再拖延地予以实现。

总统回答说，自从克里米亚会议以后，他也一直"抱着焦虑和关切注视着苏联态度的发展"，他阐述了他的建议以供我们的大使们进一步谈判之用，结尾说："可是，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就苏联态度的比较大的方面（特别关于波兰）跟斯大林进行直接

交涉，因此我的下一封电报将包括我所建议的去电的全文。我希望你尽快让我知道你的反应如何。"

我当然大为放心，因为我们终于同意跟斯大林直接打交道。我一直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我于3月30日打电报给总统说："我感到高兴，因为你同意时机已到，我们两人应直接向斯大林交涉。你的电报稿是一个严肃而有分量的文件，尽管还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诚恳地表示接受。在发给斯大林的一份相同的电报中，我也将说明我完全表示赞同。"

4月1日我自己拍发电报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日

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接到美国总统的电报①，承他的盛意，他在发出这个电报以前曾经给我看过。现在我有责任代表英国政府向你郑重说明，我们战时内阁要求我向你表示：我们衷心地赞同总统的这个电报，我们对这件事具有完全一致的见解。

①参阅附录（3），第63页（原书页码——译者）。

2．有两三点意见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首先，我们不认为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保持着雅尔塔的精神，而且在有些地方的确也没有按照它的文字办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经过我们三方面本着如此深厚的善意而指派出来的委员会竟不能迅速和顺利地以互相迁就的精神执行他们的任务。的确我们曾经以为一个"新的"和"改组过"的波兰政府到现在应该已经建立起来，而且为一切联合国所承认。这样才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具有为世界前途而协作的能力和决心。现在要达到这一目的为时还不太晚。

3．无论如何，在还没有组成这样一个新改组的波兰政府以前，委员会要先同意把波兰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召集在一起，他们倒不一定要参加政府，但可以只参加自由和坦率的协商。甚至这个起码的一步，都不能办到，因为对于任何人的邀请，哪怕仅仅只是参加协商，只要苏联或卢布林政府不表同意，就认为有权加以否决。我们绝对不会同意我们三国之间的任何一国有这样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在米科莱契克先生的事例中竟达到了顶点。英美世界普遍地认为他是在国外的波兰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

4．我们又惊奇又遗憾地得悉莫洛托夫前此曾自发地提出可以让观察员或代表团进入波兰，现在又已撤回。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几乎每天送来许多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却被剥夺了亲自核对这些消息的一切手段。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在波兰舞台之前，要拉下这么一幅保密的帷幕。

苏联政府如果要派代表团或个人到我们的任何军事占领的地区来访问，我们总是给以最充分的便利。已经有过好几起这种邀请曾被苏联人所接受，而且实际进行过访问，彼此双方都感到满意。我们请求在这些事情上大家应遵守礼尚往来的原则，这样可以有助于建立起我们持久合作关系的良好基础。

5．总统又给我看了他和你之间关于莫洛托夫未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来往电文。我们曾希望三国外长的出席也许可以使在雅尔塔愉快而充满希望的团结气氛之后，在一场风暴中又降落在我们身上的许多困难得以清除，然而我们并不怀疑，使莫洛托夫羁留在俄国的那些公务上的理由的重要性。

6．……如果我们寻求波兰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注定归于失败，那么在议会在复活节后复会的时候，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人曾像我那样热心地和有信心地力图为俄国的事业而辩护过。1941年6月22日，第一个大声疾呼的就是我。自从我向震惊的世界宣布了俄国西部以寇松线为边界线是公正的以后，一年多已经过去了，而且英国议会和美国总统都已接受这条边界线。我是作为俄国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向你和你的同事们提出个人呼吁，要求你们就波兰问题跟西方民主国家达成一个良好的谅解，而不要打落我们为了指导世界未来而伸出的友谊之手。

一星期以后，斯大林对于我们两人都作了答复。他责备英美大使们把"波兰事件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我们在雅尔塔曾经同意利用卢布林政府作为核心加以改造，以便组成一个新的波兰政府。相反地，我们的大使们却想把它取消而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政府。在雅尔塔，我们又曾同意跟波兰国内的五个波兰人和从伦敦来的大约三个波兰人协商。我们的大使们现在却主张莫斯科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从波兰内外邀请无限多的波兰人，苏联政府对于这件事自不能容许。

委员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谁该邀请，而这些被邀请的人必须只限于接受雅尔塔决定的——包括接受寇松线在内——波兰人，而且他们必须是真正切望保持波兰跟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人。他这样写着："苏联政府坚持这样主张，这是因为苏联士兵为了解放波兰而流了不少血，并且由于过去的三十年间，敌人曾经两次利用波兰领土来侵犯俄国。"然后斯大林总结出我们走出死胡同应采取的步骤。卢布林政府必须加以改造而不应一笔勾销，需要的只是在现有的部长中，从外面掉换几个新人进去；只应邀请八个波兰人参加协商，其中五个来自波兰本国，三个来自伦敦，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接受雅尔塔决定，并且对苏联政府是友好的；应该先跟卢布林政府协商，因为它在波兰有"极大的"影响，也因为任何其他办法都可能是对波兰人民的侮辱，使他们认为我们不征询舆论的意见，而把一个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他结束说，"我认为如果能够采纳上面所说的意见，那么波兰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斯大林给我的一个私人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7日

担任莫斯科委员会成员的英美大使们不顾波兰临时政府的意见，不考虑某些波兰人物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定和对于苏联的态度，硬要坚持邀请这些人来参加协商。例如他们绝对坚持要把米科莱契克邀请到莫斯科来协商，而且他们用最后通牒的方式来提出。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无视事实上米科莱契克已经公然出来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虽然如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就准备利用我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影响，使他们撤销对邀请来科莱契克的反对，如果后者愿意公开宣布接受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并且拥护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的话。

2．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军事行动中的波兰地区必须包藏在神秘之中，事实上这里没有神秘。你们不理会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英国的或其他外国的观察员被派到波兰去，波兰人会认为这是对于他们民族自尊心的一种侮辱，而且他们心中还记住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目前英国政府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至于苏联它不得不考虑到临时政府对于派遣外国观察员到波兰去的问题所抱的反对态度。还有，你也知道波兰临时政府并没有阻碍对它持有另一种态度的其它国

家的代表到波兰去，而且一点也不加阻挡，例如对于捷克政府、南斯拉夫政府及其他政府的代表就是这样。

3．我跟丘吉尔夫人作了一次畅谈，她使我大为感动。她带给我你所送给我的礼物，让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文件至少提供一些进展的希望。我立刻开始跟米科莱契克和其他波兰代表作很费周折的讨论，以期征得他们对于雅尔塔决定的无保留的同意。

总统于4月11日来电说，"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斯大林态度的含意和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我当然不会不跟你商量就采取什么行动或说什么话，我知道你也会是这样。"

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怀疑

无条件投降与军事性投降——3月8日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瑞士会见艾伦·杜勒斯先生——3月19日的第二次会见——莫洛托夫的侮辱——艾森豪威尔的愤怒——3月25日我给艾登的备忘录——4月3日斯大林致总统的电报——4月5日罗斯福先生的谴责——4月6日我致斯大林的电报——4月7日他的复电——貌似作个道歉——罗斯福先生4月12日的电报。

就在苏联背弃雅尔塔精神所造成的一切烦恼成为前章所说的长时间通信往来的主题的时候，英美政府和苏联之间发生了远比这个更加尖锐和更为重要的交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分章叙述的方法有其便利之处，但是切莫忘记各章里所叙述的事件是承上接下，有力地相互影响的。

到了2月中旬，纳粹已意识到失败迫在眉睫了。苏军的挺进、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军在阿登反攻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进军等等，除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党羽外，全都相信投降已是迫在眉睫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向谁投降？德国已经不能再两面作战了。跟苏联议和显然是不可能的。德国的统治者对极权压迫太熟悉了，绝不会从东方把它请进来。那么只有西方的盟国了。他们争论着有没有可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要是在西线能够达成个休战协定，他们就可以集中兵力抵抗苏军的前进。只有希特勒一人是顽固的。第三帝国完蛋了，他想和它同归于尽。然而他的党羽中有几个人却试图秘密与操英语的盟国接触。所有这些建议当然都被我们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全部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同时，我们对战地指挥官向来就授以全权，可以接受跟他们作战的敌军的纯粹军事性的投降。正当我们还在莱茵河作战的时候，一次打算进行这样安排的尝试，引起了俄国人和总统之间的一场严重的交锋，我是支持总统的。

2月间，驻意大利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沃尔夫将军通过意大利的中间人介绍跟美国驻瑞士的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当时决定为了查证有关人员的身份证件，便以"纵横字谜"作为联络的代号。3月8日沃尔夫将军亲自来到苏黎世与美国机构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先生会

见。杜勒斯当时就直率地告诉沃尔夫，无所谓谈判，如果事情要进行，只有以无条件投降作为基础。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和美、英、苏的政府。3月15日，英美在卡塞塔的参谋长艾雷将军和兰尼兹尔将军乔装来到瑞士，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9日，他们与沃尔夫将军进行了第二次试探性的会见。

我立刻意识到苏联政府会怀疑在南方会举行单独军事性投降，这将使我军的进军少遇抵抗而直抵维也纳及其更远的地方，甚或直指易北河或柏林。再就是，我们在德国周围的各条战线既然是整个盟军作战的一部分，任何一条战线一发生任何事情，俄国人当然要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跟敌人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都应及时通知他们。这条规定我们是审慎地遵守着的。因此3月12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就与德国密使挂钩这件事通知了苏联政府，并且申明未得俄国回复之前不会进行谈判。以前任何阶段从未发生过把任何事情隐瞒俄国人的问题。当时在瑞士的盟国代表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一位俄国军官偷带进去参加会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派人的话。但是，为苏联代表出席在伯尔尼的试探性碰头会的安排最终没有成功。因此3月13日便通知俄国人，说明只要这次接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会欢迎他们派代表到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来的。三天之后，莫洛托夫先生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说，苏联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不肯提供方便让苏联派代表前往伯尔尼，这种态度是完全无法解释和不可思议的"。对美国大使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照会。

3月21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奉命再次通知苏联政府，说明几次会见的唯一目的在于确定德国人是否有权谈判军事投降，并且准备邀请俄国代表前来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

他这样办了。第二天，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书面答复，其中带有以下这样的词句：

以德军指挥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双方代表，背着对德作战中首当其冲的苏联，在伯尔尼进行谈判已有两星期之久了。

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当然作了解释，说明苏联对这件事发生了误会，而且这些"谈判"只不过是审查一下沃尔夫将军的资格和权力罢了，然而莫洛托夫的评语却是鲁莽无礼的。他在书面答复中写

道："就这件事情来说，苏联政府认为不是一个误会，而是比误会更坏的事情。"他对美国人也同样严厉地进行了抨击。

面临着这样一种惊人的指责，我觉得保持缄默要比竞相辱骂好些，因此，我于3月24日给艾登先生一份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4日

目前这些谈判已经停止，可能今天在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区重新举行。在那里，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将会纠缠在一起。俄国人可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认为我们在西线搞了一笔买卖，以便把他们远远地阻挡在东线。总的说来，在我们未与华盛顿一起研究之前，最好不必答复〔莫洛托夫〕。

你应该把俄国的来电抄送一份给华盛顿。

※　　※　　※

同时，有必要提醒我们在西线的军事司令官们。因此，我把莫洛托去的侮辱性信件，交给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看，当时我正和他们在一起观看渡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颇为震动，他认为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最不公平最无根据的指责而似乎深为愤慨。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司令官，他将在自己的战线上接受任何一个敌军部队的无条件投降，从一个连到整个集团军都可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纯属军事性的问题，他负有全权接受这种投降，无须请示任何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发生了政治性问题，他将立即与各国政府商讨。他耽心如果跟俄国人商量像凯塞林部队的投降这类问题，本来他自己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也许就要拖长三四个星期才能解决，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明确地表示，他将坚持要那些投降军官所属的全体部队放下武器，原地不动，静候给他们进一步的命令，这样就没有可能把他们调出德境去抵抗俄国人。同时他还要通过这些投降部队，尽快地向东线推进。

我个人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由他自行决定，各国政府只有在发生什么政治问题时，才去过问。如果由于西线敌军大规模投降，我们因而先于斯大林到达易北河或更远的地区，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地方。乔克·科尔维尔提醒我说，那天晚上我曾经告诉过他，"在我对俄国的意图所抱的怀疑消除之前，我很不愿意考虑德国的分割问题。"

3月25日，我交给艾登先生一份备忘录：

我于再三考虑之后，决定我们对莫洛托夫的无礼信件应该不予置答。我料想你已将该信抄件一份送给国务院，并以不带埋怨的口吻指出，正是他们特别不愿意让俄国人到瑞士来，而让亚历山大在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处理这件事。我相信目前正确的办法就是与美国取得绝对一致，这应该是容易办得到的，同时让莫洛托夫和他的主子去等着吧。

我同意你的看法，旧金山会议的整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派葛罗米柯来代替莫洛托夫是在故意做作给人看。我料想总统对此一定甚为反感。

我们渡过了莱茵河，共同渡过了一个欢乐的日子。明天我们要到对岸的苏格兰第十五师那里去。我认为西线的整个德军阵线趋于分崩离析绝非不可能的事。目前北线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这股锐不可当之势似乎又像往常一样，是从我们所组成的左枢纽而来的。

当天接着写下：

……我们务必询问美国，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态度，他们现在是否同意总统和我打一个电报给斯大林？其次这个电报是否应该像你所说的，包括其他题目，例如，出入波兰的问题，处置我们的俘虏的问题，在伯尔尼问题上我们的好心反而受到诋毁以及罗马尼亚的问题，等等。

莫洛托夫拒绝到旧金山去，无疑是表示苏联的不满。我们务必向罗斯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去旧金山开会的整个问题已遭到反对，因此，如果要这样一个会议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前英美两国有必要十分坚定地站在一起来对付违背雅尔塔谅解的行为。

然而，我必须指明我们在坚持反对俄国的意见上不能超过我们能使美国一起行动的范围以外。最能使他们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的事，莫如旧金山会议的任何意图遭到损害。你能否根据上述意见给我拟一份草稿？我收到以后，明天这个时候可以送还给你一份由我个人出面致总统的电报。另外，对俄国的任何来信务必概不作答，即使时间上的耽延对我们不利，也得如此。一旦我们要回敬他们时，我们两国就要一致行动。这些事情在复活节之前还未成熟，不宜付诸辩论。

我们在这里过了极为愉快的一天，我希望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明天我将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去拜访他。我将莫洛托夫无礼的信件交给蒙哥马利看，因为谈判的地点显然很有可能改在他的战区里。我很了解俄国人的顾虑，他们惟恐我们在西线或南线接受一个军事投降，这样一来我军的前进就会少遭抵抗或不受抵抗地到达易北河，甚至比大熊抢先到达柏林。因此，如果军事谈判发生在这条战线上，而这条战线又不像意大利那样属于次要战线，那么军事局势与政治局势就不可能分割开来。照我看来，应当一开始就让俄国人参加进来，而我们则应当根据我们的职责、我们明显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的正当权利来行事。他们要求事事都得迁就他们，而他们自己则除了增加军事压力之外什么也不肯帮助人家。就是这个军事压力，也只有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肯运用。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看法，军事方面如果在谈判中发生分歧，就必须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向各自的政府请示。

我的妻子此时为了她的"援俄"基金正准备去苏联访问，但由于俄国人对伯尔尼会谈的怀疑如此之深，因此我甚至考虑延缓她的行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25日

紧接我刚发出的一个备忘录。我想克莱美在这种情况下动身是完全可以的。让我听听你的不带成见的看法，是否认为最好推迟几天或几个星期，还是这样做会被视为是一种表示个人的好意。我倾向于让她按原定的计划动身。

其实她还是走了，而且受到了最善意的欢迎。同时我也仔细地注视着谈判的进展，俾使苏联不致遭到不公正的排斥。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5年3月30日

我们不是已经告诉过俄国人下列的事吗？即：在瑞士接触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在意大利我们的司令部里开会的事宜；

如果俄国人愿意，可以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共同讨论军事问题；并且任何时候一旦会上涉及政治性问题，那么，整个问题可以向三国政府请示。看来瑞士的对话似乎会超过这个范围，尽管目前事实上还没有超过。我们已经决定对莫洛托夫的无礼来电置之不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任何涉及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放弃我们作为盟国的责任。

请对此加以考虑，并告知我是否还要给你多送其他任何情报。

※　　※　　※

4月5日我收到了总统与斯大林往来的电文，内容令人吃惊，电文如下：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3日

我已收到你关于在伯尔尼举行谈判的问题的来电。你说得非常正确，就是：英美指挥官与德军指挥官在伯尔尼某地或其他地方进行谈判一事"已经造成了一种应该令人遗憾的不安和不信任气氛"。

可是你坚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过谈判。

或许可以说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至于我的军事同事们，他们根据自己手头掌握的材料坚信谈判业已进行了，并且谈判结束时跟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德军西线司令官凯塞林元帅已同意开放战线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面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事们是接近于事实的。要不然，人们就难以理解英美方面拒绝让苏军司令部派代表到伯尔尼参加对德谈判这个事实了。

我对英国人的沉默也感到不理解，他们既然同意你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上与我通信，而自己却保持沉默，尽管人们知道，伯尔尼谈判的整个事件，是由英国人发起的。

我明白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单独谈判的结果，对于英美军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英美军队可以几乎不遇到德方任何抵抗而进入德国腹地。可是这件事有什么必要瞒着俄国人，不让你们的盟友俄国人知道呢?

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目前在西线上的德军事实上已停止对英美作战，而与此同时，德军对俄国，也就是英美的盟国，却继续作战。不言而喻，这种局面对继续加强我们国家之间的信任是绝无好处的。

我在上次给你的信中已经说过，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们，当时就绝不会采取这种冒险的步骤，因为我们知道此中纵使有什么一时的便宜，这种便宜如果同保持和加强盟国之间的信任这个主要利益相比，就会显得黯然无光。

这样的谴责使总统大为愤怒。他的体力不容许他亲自起草复信。马歇尔将军草拟了下面的答复，罗斯福同意了。这个答复当然不是没有魄力的。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5日

收到你4月3日来信，我感到惊讶。你宣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凯塞林双方在伯尔尼作出安排"让英美军队向东前进，而英美方也已答应放宽对德媾和条件作为交换"。

在我上次给你的电报中，关于试图在伯尔尼安排一个会议来讨论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问题时，我已告诉过你：（1）在伯尔尼没有举行过谈判；（2）会议没有包含任何政治方面的内容；（3）在意大利的敌军的任何投降，不得违背我们所商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4）欢迎苏联军官参加约定讨论投降事宜的任何会议。

我们对德共同作战的努力目前已大有希望促使德军早日崩溃，为了有利于这种努力，我一定要一如既往，继续假定你对于我的诚实和可信赖有着的高度信任，就像我一向对于你有着同样高度的信任一样。

我也充分重视你的英勇的军队在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可能渡过莱茵河所起的作用，以及你的部队今后在我们联合对德进攻中促使德军的抵抗最后溃败上所起的作用。

我完全信得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相信他在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之前一定会先让我知道。他奉命向他战线上可能被击败的敌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一定会这样去办。我们在西线的前进是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其前进的迅速主要应归功于我们空军的猛烈的命中的袭击，致使德军交通遭到摧毁，同时也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在德军还在莱茵河西面的时候就能够将他们的主力的大部分加以摧残。

我可以肯定，任何时候在伯尔尼都不曾举行过谈判，因此我觉得你的那种情报一定是从德国方面弄来的，他们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分裂，为的是想在某种程度上逃避自己的战争罪责。如果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目的就在于此，那么你的来电恰恰证实了他已经取得了几分成功。

由于我相信你对我本人的可靠性和我决心与你共同干到纳粹无条件投降是信得过的，因此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似乎苏联政府已经相信我

不先得到你的完全同意就已经和敌人达成了协议。

最后，我想说句话：如果在此胜利在握之际，在我们的生命、物资和财宝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还要让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缺乏信任，来损害我们的整个事业，那真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大悲剧。

·坦·率·地·说·一·句，·我·对·于·你·的·那·些·告·密·者，·不·管·他·们·是·谁，·把·我·的·行·为·或·我·所·信·任·的·僚·属·的·行·为·作·这·样·卑·劣·的·诬·蔑，·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

我深受最后这句话的感动，因此我给它加上着重号。我觉得罗斯福先生虽然不曾起草整个电文，但很可能是他亲自写上最后这一笔的。看起来这一笔好像是附加上去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小结，而且正像愤怒中的罗斯福。

我立刻写信给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5日

我对斯大林竟然给你这样一个侮辱美国和不列颠的荣誉的电报而感到惊骇。英国政府诚恳对你的答复表示拥护，战时内阁已责成我对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翌日我亲自向斯大林去信。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6日

总统已将他与你的来往函电送来给我，其中说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跟一个叫作沃尔夫的德国将军在瑞士进行了接触，涉及到北意大利凯塞林的部队可能投降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当向你确切地综述一下英王陛下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一听到这些接触的消息就立即在3月12日通知了苏联政府，而且我们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忠实地将发生的一切情况告知你。在瑞士，以任何方式谈到的或牵涉到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审查那个德国密使的资格，以及试图在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或北意大利某一个方便地点安排凯塞林指派的人与亚历山大元帅会面。在瑞士就连凯塞林部队的军事性投降问题也没有举行过谈判。我们更没有想到过像你在给总统的电报中所指责的什么政治军事性阴谋，我们的思想也绝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卑鄙。

2．接着立即邀请你的代表来参加我们想在意大利安排的会议。如果当时会议开了，你的代表也来了，他们就能听到会谈中的每一句话。

3．我们认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具有充分权利来接受在意大利他的战线上和他对阵的二十五个师的德军的投降，并且同受权谈判投降条件的德国密使讨论此类问题。然而这种商谈如果举行的话，我们仍然特别注意邀请你的代表前来他的司令部参加这个纯军事性的会谈。不过事实上在瑞士的接触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我们的军官并没有成功地为凯塞林的密使安排在意大利会见的地点就从瑞士回来了。有关这一切，已由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或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一步步地将全部情况告知了苏联政府，同时也通过美国的渠道转告你们。我再次重申在瑞士没有举行过甚至没有触及到任何谈判，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4．但是，德国将军沃尔夫这次请求谈判的整个事件可能是敌人企图挑拨盟国之间互不信任的阴谋之一。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3月11日的电报中提出了这点，他在电报中这样写道："请注意，主要人物中有两个是纳粹的党卫军分子而且是希姆莱的人，这事很使我怀疑。"这份电报于3月12日重复打给莫斯科的英国大使，由他通知苏联政府。如果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现在他们这样做确实已经取得了成功。

我摘引了莫洛托夫来信中一些格外有侮辱性的词句之后，继续写道：

为了英俄关系的利益，英国政府决定对这种肆意侮辱而又毫无根据的谴责不作任何答复，置之不理。这就是你给总统的电报中所称为"英国人的沉默"的理由。我们认为对莫洛托夫给我们的这样一份来电，与其答复，还不如保持沉默。

但是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为这通来电而感到震惊的，而且也因莫洛托夫竟把这种行为强加于我们而感到受侮辱。然而，这些毫不影响我们指示亚历山大元帅必须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你们。

6．你对总统说这件事情完全是由英国人发起的，这种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给亚历山大元帅通消息，说德国将军沃尔夫要求在瑞士接触的是一个美国的机构。

7．无论是在伯尔尼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接触，都与德军在西线的全面崩溃毫无关系。事实上他们的作战十分顽强，从我们的2月攻势开始到3月28日止，他们使我们与美军方面遭受伤亡达八万七千人以上。然而，由于我们地面部队的人数超过敌军，英美空军在空中具有压倒优势，单3月份一个月，英美空军就在德国投下了二十万吨以上的炸弹，因此西线的德军才遭到了决定性的摧毁。他们在西线地面部队的人数之所以远不及我们，这应当归功于苏军的伟大攻势和强大压力。

8．至于你在4月3日给总统的电报中提出的谴责也诽谤了英国政府，我跟我的同僚们都拥护总统的答复中的最后那句话。

4月7日斯大林对总统的谴责作了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7日

4月4日来电收悉。

4月3日我电报中所谈的不是诚实和可信赖的问题。我从未怀疑到你的诚实和可信赖，也从未怀疑到丘吉尔先生。我的意见是，在我们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在对待盟国之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上，我们是有不同观点的。我们俄国人认为，从当前各条战线上的形势来看，当敌人已不可避免地即将投降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个盟国的代表要与德国人会见商谈投降事宜，那么就应该让另一个盟国的代表有参加这种会见的机会。无论如何，如果所说的这个盟国提出这样要求，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想法不同，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拒绝了俄国人在瑞士参加会见德国人的权利。我已对你们写信提过，我想必须重申一下，要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俄国人绝不会不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议的权利。我仍然认为俄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可以排除互相怀疑的一切可能性，并使敌人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不能得逞。

2．至于说德国人在西线不抵抗是完全由于他们已被击败，这一点令人难以同意。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

他们可以不削弱自己的地位而从东线调出十五个至二十个师去增援他们在西线的部队。然而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现在也不这样做。他们却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无关紧要的铁路车站曾利恩尼察，而继续同俄国人作疯狂的搏斗。这个车站对他们的作用，有如热敷剂贴在死尸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他们对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奥斯纳

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却不加丝毫抵抗就放弃了。我想你会同意德国人的这种行径不仅仅是奇怪和无法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他们是一些极为诚实和谦逊的人，他们自觉地执行自己的职责，并无存心要冒犯任何人。我们常常对这些人进行实际的考验。请你自己判断一下。上次2月间，马歇尔将军送给苏联参谋部的若干重要报告中，他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警告俄国人道，3月份德国人在东线将有两个猛烈的反攻——一个是从波美拉尼亚指向托伦，另一个是从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进攻罗兹。实际上德国人当时正在准备的主要攻击，并非指向上面所说的地方，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即布达佩斯西南面的巴拉顿湖附近地带。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在这个地区曾经集中了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十一个坦克师。这是整个战争中最猛烈的攻击之一，因为使用了这样大量集中的坦克部队参加，多尔布亨元帅之所以能够避免一场灾祸，并在以后给德国人以迎头痛击，除其他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探得了（虽然迟了一点）德国人这个主要进攻的计划，并立即向多尔布亨元帅提出警告。这使得我本人能够再次地坚信苏联的情报人员是何等的谨慎，他们的消息是何等灵通。……

他也把这个电报的副本送一份给我，并随附了下面给我的个人来电：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4月7日

4月7日我致总统的电报，现我也送给你一份。我已答复了你来电中所提出的有关瑞士谈判的全部基本要点。至于你来电中提出的其他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以下说明。

1．我和莫洛托夫都不曾有"污蔑"任何人的任何意图。

这不是一件要"污蔑"任何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在对于一个盟国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上已形成不同观点的事情。你可以从我致总统的电报中看到俄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证每个盟国的权利，而且不使敌人有任何可能在我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2．我的电报是个人性质的，而且是严格保密的。这样做可使我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这是秘密通信的好处。不过，如果你把我的每一句直率的话看作冒犯，那么这种通信方式就很难进行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任何人的意图。

我把这个电报寄给罗斯福，并附了以下的评语：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1日

我觉得我们所能从他们得到的大概是以此为度了，的确这也是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道歉。不过，在考虑英国政府作出任何答复之前，务请示知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以使你我两方保持步调一致。

第二天总统来电答复道，他将给斯大林发去如下电报：

感谢你对苏联在伯尔尼事件上的观点作了坦率的解释，这件事现已似乎成为陈迹，也未曾产生过任何效果。

无论如何，不应该有互相怀疑，今后此类性质的小误会也不宜发生。我深信你我两军会师德国、并肩全力联合进攻之日，将是纳粹军队分崩离析之时。

以后他又发出一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1945年4月12日

我想把一般性的苏联问题尽量缩小，因为这类问题，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然而大多数都得像伯尔尼会议那样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务必坚定，至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途径是正确的。

第二十七章　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

战争和政治——一个致命的脱节——苏联的野心——几个现实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的战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3月31日我给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美国的反驳——3月31日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给总统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再次跟艾森豪威尔通信——拯救荷兰。

当一个联合行动的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政治方面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就逐渐上升了。特别在华盛顿，高瞻远瞩的看法会占上风的。诚然，在美国人的思想里对于获得领土这一类的事情至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当周围有狼的时候，牧羊人就必须保护他的羊群，即使他自己并不喜欢羊肉。在这个时候，所有争论的问题，在美国参谋长们看来似乎都不是极端重要的。群众当然不会觉察到有争论，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久，胜利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事情一时也就被人忘却了。然而，今天不会有人争辩：这些问题在欧洲的命运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它们大可以夺去我们大家长期奋斗而努力争取的持久和平。现在我们能够看出在罗斯福总统力量的逐渐衰退和杜鲁门总统对世界大问题的逐步理解掌握的过程之间存在着一段致命的脱节。在这个令人悲伤的真空之中，一个总统不能起作用了，而另一个总统还不能了解情况。军事长官们和国务院都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前者把他们自己局限于本行的范围以内，后者则领会不到牵涉进去的问题。

不可缺少的政治指导，在最紧要的关头，竟付缺如。处于胜利的舞台上的美国是世界命运的主宰，可是缺乏一个真实的前后一贯的宏图。英国虽然还很强大但不能单独断然行动。我在这个阶段，只能提出警告和呼吁而已。因此，这个显然是广大无涯的胜利达到顶峰的时刻，对我说来，却是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候。我往来于欢呼的人群之中，或坐在摆着从大同盟各地区来的祝贺和祝福电文的桌子旁边，而心中却感到沉痛，脑子里充满着不祥的预兆。

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已经给共产党俄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双方已经失去了共同敌人，那个共同敌人差不多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维系。从此以后，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信条都无需对他们的进展和最后的版图加以限制。这种情况经过了两年多以后，他们才重新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意志力量来和他们相抗衡。如果我不是当一切还在朦胧状态的时候，当战果辉煌的胜利只是加深人类事务内部黑暗的时候，已经有所知道，已经有所感觉，那么现在当一切都已昭明显著的时候，我也不来谈这件事了。关于这一点，必须由读者自行判断。

本章所要讨论的有关战略和政策的几点有决定性的现实问题如下：

第一，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一种致命的危险；

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阵线来阻止她的向前推进；

第三，欧洲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深入到东方；

第四，柏林是英美军队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

第五，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和美国部队的进入布拉格有很大的意义；

第六，维也纳及整个奥地利必须受西方大国的管制，他们至少应处于跟苏联平等的地位；

第七，铁托元帅对于意大利的侵略性的要求必须加以管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解散以前，或者在西方盟国让出它所攻占的或者（正如不久就会谈到的）从极权统治下所解放出来的德国领土的任何部分以前，欧洲的东西方国家之间须对一切主要的问题达成一项解决的办法。

有关希特勒的未来计划的形形色色的谣言非常流行，但在我们所得到的报告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证实。我认为，为了慎重起见应对谣言进行仔细的审查，因为我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里面对于这些谣言极为重视。的确，德国行政部门从柏林南迁的行动是看得出来的。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17日

我希望请情报委员会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希特勒在失去柏林和德国北部以后，是否有可能退到德国南部的山区和森林地带以图在那里延长战争。他在布达佩斯的奇怪的抵抗和目前在巴拉顿湖还在进行的抵抗，以及他把凯塞林的军队留在意大利那么长久，似乎都跟这样一种意图是相符合的。但是他既然在任何事情上都是那样愚蠢地固执，

也许在这些行动的背后同样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这些可能性是应该加以审查的。

虽然事情不能加以肯定，我们参谋长委员会总的结论是：

德国人在山区里进行长期的战争或甚至游击战，其规模大概不会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可能性置之度外，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也确然如此。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询问，照盟军总部的预见，英美军队前进的战略如何，我得到了这个答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3月30日

等到美军第九和第一两集团军会师，被包围在鲁尔区域里的敌人不能再作进攻的时候，我主张向东推进跟俄国人会师或者达到易北河的整条战线上。只要俄国人同意，卡塞尔-来比锡这一轴线最宜于进攻，因为它可以保证占领那个重要的工业区，即我们相信德国的部长们正在迁入的地区。这样可以把德国军队差不多切成两半。又可以使我们不必渡过易北河。这个计划是要把西方残余敌军的主力分开，并且加以歼灭。

我的主要攻势就将如此，而且除非到了形势十分清楚地说明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里的时候，我是准备投入全力来保证其成功的。这个主攻是在布雷德利的作战区域内，他将让第三、第一和第九各集团军来实行这个计划，还有第十五集团军也归他指挥，在后面遇机会肃清残敌。蒙哥马利将带着汉诺威-维滕贝格整条线以北的英国和加拿大各集团军来保护他的左翼，德弗斯将以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保护他的右翼。

主要攻势的成功一旦有把握了，我主张立即采取行动来肃清北方的港口，其中像基尔那样就需要强渡易北河。蒙哥马利将承担这些任务，而且如果为达到目的有此必要的话，我主张增加他的兵力。

此外当上面这些要求已经达到的时候，第六集团军群还应当作好准备沿纽伦堡——雷根斯堡轴线向东南推进以遏止德军可能在南方集中部队，并准备和多瑙河流域的俄军会师。

我相信这个补充情报可以把我当前的计划说明清楚。当然这些计划是灵活的，而且能够随时加以修改以适应事先没有料到的局势。

同时我们听到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把他的策略直接用电报告知斯大林元帅，而事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或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我们大家认为这样做超出了以前双方所理解的欧洲最高统帅跟苏联人商谈的范围。艾森豪威尔将军则认为他这样直接跟俄国首脑通信是做得对的，因为斯大林也是红军的最高统帅。但是他并不跟也是身兼三军统帅的美国总统直接通信，而是跟马歇尔将军直接通信的。

在这份电报里，艾森豪威尔说把鲁尔隔绝之后，他主张把他的主要攻势沿着埃尔富特-来比锡-德累斯顿轴线前进。这样，跟俄军会师以后，可以把残余的德军切为两半。次要的攻势是从雷根斯堡到林茨，在那里他也指望跟俄军会师，以防止"德军在南德的壁垒里加强他们的抵抗力"。斯大林欣然同意。他说这个建议"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正相吻合"。又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所以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把次等的兵力放在柏林那个方向。"这种说法跟后来的事实不符。

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对于新计划的利弊，和对于艾森豪威尔不请示军事上和宪法上的最高当局的越级行为表示担心。他们草拟了一份极长的电报给他们在华盛顿的同僚，这份电报等到发出以后，我才看到它的底稿。这种事情在双方参谋人员商谈时是极普通的。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参谋长们的意见。而且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他们的电报中弄进了许多次要的无关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最好的理由跟美国参谋长们辩论。为此，我给他们下面这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

我已经考虑了你们的电报，我认为把军事的论点提供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在进攻德国的兵力之中，我们只占四分之一，自从1944年6月以来局势就已经这样显著地变化了……

3．照我看来，艾森豪威尔的新计划，其主要的值得批评之处在于它把向柏林作主力进攻的轴线移转到通过来比锡到德累斯顿的方向，这样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会不会因这样拉长战线，以致失去它的进攻力量，特别在它被抽走了美国第九集团军以

后。我们在北方的部队可能因此降沦为一个几乎静止的角色，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渡过易北河，一直要等到战事达到最后的阶段；而且排除了英国人同美国人一起进入柏林的一切期望。

4．这样的批评是否确当要看敌人抵抗的程度。如果抵抗已经差不多濒于崩溃，那么也没有理由说主力部队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不应该在比目前更宽广的战线上推进。在这一点上应该听最高统帅作最后的决定。

5．再看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柏林已经大大地失去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设想，可能是错误的。即使德国政府的各部已经大部分迁到南方去，柏林的陷落，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性高出一切的事实，不应该加以忽视。把柏林撇在一边而让俄国人到后期去攻取，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并不正确。只要柏林能够坚持在被围困的废墟中进行抵抗（这样做并不难），德国人的抵抗就将得到鼓舞，而柏林的陷落可能会使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丧失希望。

6．如果提出我们希望掉头去收拾丹麦、挪威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局面，我们就削弱了自己要求增强汉诺威-柏林一线与海之间的兵力集中的论点。

7．总之，我认为我们的电文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几点可资争辩的论据，使他们可以抓住它向我们作机敏而得力的反驳。必须记住，艾森豪威尔在他们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可能自认为已经正确估计到目前敌人的抵抗力量，并且已经通过军事行动做到了：（甲）接近〔即到达〕莱茵河的全线；

（乙）有力量两路并进，而不是把所有的力量全用于北进上……这些事情加上美军的源源增援已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权力和威望大大增高，而美国人会觉得作为一个胜利的最高统帅，他有权，而且也确有极大的需要，试图探求俄国人关于东西两方最好在哪一个地方会师的意见。

8．最后，但泽的攻克和跟着而来的三个主要德国潜艇基地之一的毁灭是使海军部大大感到宽慰的新事件。德国再要在他们所预言的那种规模上重新发动潜艇战争，现在已明显地不可能了……所以，如果兵力的分散会降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前进速度和威力，那我就不同

意存在着任何紧急状态足以要求我们向左面派兵去肃清波罗的海各个港口。

附笔——上面的话是在我没有看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驳以前，由我口授的。

现在"反驳"已经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的大意是，据他们的看法，艾森豪威尔跟俄国人通信的手续在工作上是有此必要的。而且任何改变只能由他来作，不能由他们来作。至于他计划中所概述的行动路线似乎跟商定的战略和给他的指示是符合的。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正把他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部署在北方渡越莱茵河。在南方，次要的努力也正在取得一个突出的战果，而且正在补给品供应许可的范围以内，尽量加以扩大中。他们相信按照最高统帅的办法去攻取英国人所指的口岸和其他一切，会比用英国人所强调的计划来得更快，更有把握。

他们说德国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了应该由战场的指挥官来便宜行事的阶段。有意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似乎是不妥当的。

唯一的目标是快速而彻底的胜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识到有些因素同最高统帅并无直接关系，却认为他的战略概念是健全的，应该得到全力支持，而且他应该继续跟苏军的最高统帅畅通消息。

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主张应该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给斯大林元帅的电报加以详细说明后送一份给他们，还要他在今后莫斯科再要我们提供新的情报时，暂缓作答，先请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　　※　　※

我跟我的军事同僚们意见完全一致，就把我的备忘录中的大意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重述一遍。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3月11日

感谢得很。我个人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并未崩溃，却把前进的主轴大大向南转移，并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抽走美国第九集团军，会使蒙哥马利的战线拉得过宽以致会把他的进攻作用逐渐化为乌有。我不懂不渡易北河为什么倒是一个有利之点。如果敌人的抵抗力像你所明显预料地那样削弱下去（这的确大有可能实现的），我们为什么不

应该渡过易北河而尽可能向东前进？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南面的俄国军队似乎一定会进入维也纳，踏遍奥地利；现在再加上我们要把柏林拱手让人（即使它将处于我们掌握之中），那么这种无独有偶的事情可能会使俄国人较前益发自信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们了。

2．还有，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对于整个德国各个地方的抵抗将发生重大的心理影响。当柏林坚持下去的时候，大量的德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继续打下去。认为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和俄国人会师大有好处，我不敢赞同这种见解。德国政府各部所属的机构已经南迁的可以很快地再向南方迁移。但是只要柏林仍在德国的旗帜之下，据我看来，它就不可能不是德国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地点。

3．所以我宁愿十分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所根据的计划，就是，美国第九集团军应该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越过柏林。这跟你现在由于你军在鲁尔以南得到辉煌的战果而正如此正确地加以发展的伟大的中央突破攻势，毫无冲突。这不过把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移到北翼去罢了。

我又把那种局势扼要叙述在致总统的一个电报里。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日

你一定已经看到英国参谋长们跟他们的美国同僚之间来往的电报。我想双方都有一些误会，我极希望赶快把它们消除掉。

2．我们十分感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文使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有时间可以合理地交换意见。

3．但是我看到有人竟认为：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俄国战地司令官之间的日趋重要的交往中，我们有诋毁及贬低其声誉的微意。这使我感到难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前在马耳他商定好的而又经过你我两人批准的计划作几个重大的变更，而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用些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于那种毫不征求英国当局的意见而显然就决定英国陆军（它的人数虽然只有你们的三分之一，但毕竟也达到一百万以上）的命运的做法，自然感到担心。他们也不完全了解究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原谅，因为迪恩将军也同样感到迷

惑，并且为了问明背景曾耽搁了二十四小时才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电报送给斯大林。在这种事例中，我完全同意你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建议的手续，我们自己却没有想到。我觉得抱歉。

4．说到这里，我愿意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完全信任，我们为我们的军队能在他的指挥之下作战而感到高兴，而且对于他在执行处理一个盟军指挥部的一切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和超群的品德和人格，表示钦佩。

还有，我要向你，总统先生表示，像我在战场上已经口头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过的一样，我衷心祝贺美国中路各集团军在最近进军及渡过莱茵河战役中所获得的光辉胜利和进展……

5．在已解决了而且相信也已经消除了历来作为盟军并肩作战的最真诚的朋友和战友之间的这些误会以后，我想就艾森豪威尔将军现在对我们的原定各计划所要作的更改的利弊方面，冒昧地向你提出个人的几点考虑。在我看来，分歧之点是微小的，而且像往常一样，不在原则上而在着重点上。显然，如果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和避免一切兵力的分散，北路和中路的盟军现在应该能以最高的速度向易北河进军。到现在为止作战的轴线是指向柏林。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他对于敌人抵抗的估计（这一点我最为重视），现在要把轴线略向南移以便通过来比锡，也许甚至远达南面的德累斯顿。他把美国第九集团军从北路的集团军群中抽走，结果把后者的战线向南拉长。如果敌人的抵抗竟然摧毁了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进攻的实力和势头，以致他们一旦到达易北河的时候，将在那条河边陷于几乎不能动弹的状态，那我将感到很遗憾。我坦白地说，柏林仍然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柏林的陷落对于德国一切抵抗力量所发生的一种绝望的心理影响是没有其它事情可以比得上的。对于德国人这将是战败的最高信号。相反的一面，如果让它在废墟之中抵挡住俄国人的围困，那么只要德国旗飘扬在那里，它就会鼓舞一切武装的德国人进行抵抗。

6．还有一点也是你我所应当考虑的。俄国军队无疑将踏遍奥地利全境而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又拿下了柏林，他们的脑海中会不会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是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共同胜利贡献最大；这会不会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情绪，给将来增添严重而可怕的困难？所以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尽量向东深入德

国。柏林如果入于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把它拿下来。从军事上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7．总之，在艾森豪威尔的新计划和也们所主张的，也就是我们以前所商定的计划之间，可能存在分歧的似乎是下面这一点，就是，究竟重点应该放在指向柏林的轴线上呢，还是放在指向来比锡和德累斯顿的轴线上。像这样的事情，在向俄国人作最后的约定时，当然应该先让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作一番从容不迫的商议。

8．我几乎不必说明，这虽是我个人给你的电报，而不是给参谋部的通报，我十分希望你能交给马歇尔将军一看。

实际上由于总统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正是马歇尔将军在那里处理这些重大的问题。虽然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立即对我的3月31日的电报作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4月1日

读了你昨天的电报之后，知道你对于我所要做的事情还是有些误会。

第一，我再说明一下，我不曾改变任何计划。我把这支兵力分作几群。我特地把主攻放在北面以孤立鲁尔并分裂、包围、或歼灭守卫那个地区的德军。经过我所批准的这支兵力的战略目标就是这样了。显然，在我们对西面的德军取得这样一个胜利，对他们的工业力量给予这样一个打击之后，必定会产生新的情况，这些情况必然需要研究和分析，然后才能准确地拟订下一次作战的大体方案。

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形势正是一年多以来我在参谋人员面前所主张的作为我们争取目标的那种形势。就是说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从韦塞尔和法兰克福这两条路线渡过莱茵河面大约处于一个其顶点位于卡塞尔地区的大三角形中。从那里再往前去，问题就在于决定采取哪一条的打击方向才能促使残存的德军和德国的抵抗力量发生最大程度的瓦解。我从来没有忽视向最北方的海岸推进的高度重要性，虽然你的电报中倒是向我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早日到达某些目标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你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我看得很清楚。你的主张和我的计划之间惟一的不同之点在于时间的安排问题……为了保证我所计划的每一项作战努力得到成功，我首先集中在中路以取得我所需要的阵地。据我现在看来，今后下一个步骤应该让蒙哥马利渡过易北河，必要时

由美国部队加以支援，至少要达到包括沿岸的吕贝克湾在内的一条线。如果今后德国的抵抗逐步而确定趋于崩垮，你就会明白获得中路阵地和渡过易北河之间，在时间上即使有区别也是极小的。另一方面，如果抵抗有变为顽强的趋势，我也会意识到十分必要集中力量来逐步完成任务，而不应让所有这些计划同时并举，以免分散我自己的注意力。

十分自然的，如果任何时刻敌人全线突然崩溃，我们就会冲向前去，吕贝克和柏林都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

我即答复如下：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4月2日

再度感谢你非常亲切的来电……由于莫斯科给你的答复中的第三节里说道，"柏林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

使我益发感到进入柏林的重要，而且这城市很可能是向我们开放的。这应该从我所提出的政治的意义方面上去体会。我认为我们和俄国人握手的地方越深入东方越好，这件事情极为重要……

4．收到你的补充情况说明之后，我们参谋人员的顾虑也大大减少了，而且他们已经照这种意思打电报给他们在华盛顿的对手。我相信你一定会体谅到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件事，我们在看到你给斯大林的电报以前无论是正式地或从我们的副帅①那里，都绝对没有听到什么，而这个电报使他们认为曾经提出了极大的改变。

①指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里的特德空军上将。

5．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已相当满意地逐渐平息下去，虽然在我们双方参谋长委员会之间，还有一些函电的往返。

6．让我再一次对这伟大的进展致以祝贺。在斯大林总攻势的日子开始以前西方的形势还会发生许多变化。

我觉得有义务来把这种朋友之间的通信作一结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5日

我仍然感到遗憾的就是艾森豪威尔发电给斯大林而没有通知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或我们的副帅，特德空军上将，或我们的总司令，蒙哥马利元帅。现在看来总计划里的改变比我们起初预料的少得多。我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个人关系是最友好不过的。我把这件事情算作

结束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起见，引用了我所学过的仅有的几句拉丁成语之一：Amantiumiroeamorisintegratioest．（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　　※　　※

当然没有让这些讨论妨害我们的军事进展，而且大约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了解放欧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步骤。我们曾经接到许多关于"要塞荷兰"中荷兰人的悲惨境遇的可怕报告，因而命令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援救他们。于是它的第二军就把敌人赶出威廉半岛和荷兰的东北部，而它的第一军则攻占了阿纳姆，并且转而向阿姆斯特丹进军。接着，他们的前进被阻于须德海之南。德军的司令，只要其它地方的德军还在作战，就不肯率军投降。如果我们把这整个地势低洼而部分泛滥的地区变成战场，那么居民的痛苦将增加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我亲自向总统呼吁：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4月10日

被敌人占领的荷兰地区里平民的悲惨境遇陷于绝境。有二三百万人面临饥饿。我们相信每天有大批人濒于死亡，而且德国跟荷兰之间的交通实际上已经断绝，这种局势一定迅速恶化。我恐怕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悲剧。

2．艾森豪威尔已作好计划，在荷兰西部解放的时候，对那里的平民予以赈济，我们已经把作此用的物资贮备在附近适当地点。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荷兰解放，这种援助恐怕就太迟了。必须采取行动立即进行救济，在规模上应该远超过瑞典的救济计划的内容。

3．所以我请求你和我一起通过作为监护国的瑞士政府通知德国政府，其大意如下：德国政府有责任维持目前荷兰境内仍由德国占领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德国政府既然没有履行那个责任，我们准备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运送食物和药品以便分配给那里的居民。我们准备增加已从瑞典启运的有限物资的数额。如果能交涉办妥必要的通行证我们还准备另由海道或直接从同盟国军事控制的地区内运进供应品。我们要求德国政府给以便利使这件事能够完成。

4．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我想德国政府很可能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他们竟然拒绝，我建议我们应该在这时候警告在荷兰的德军司令以及在他指挥之下的一切部队，他们不让我们想法救济这个地区内的居

民，就是他们在世人面前标明自己是杀人犯，我们要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对荷兰人民所遭遇的命运负责。这个警告将广为宣传以便驻在荷兰境内的一切德国部队全都知晓。

5．如果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悲剧。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我们至少应该使世人明白谁应负这一责任。

6．对于通过监护国送给德国政府的照会的措词正在起草中，当在明天送给你。当前我希望你能够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这件事情大致已取得同意，就开始跟纳粹的高级长官赛斯·英夸特谈判。经商定我们应该停止西进。在他那方面，他将停止进一步灌水，停止对居民的一切镇压措施，并且帮助运进救济品。我们已经积存了大量的这些救济品，并且用一切手段从陆路、海道及空中把它们迅速地输送去了。这当然是可以办到的最好的安排了。荷兰民族对于我们在他们英勇地忍受患难之后所给他们的，连我们自己也非常引以自豪的帮助，从此极殷勤地以言行表示感谢。

第二十八章　高潮：罗斯福逝世

罗斯福总统在战争最高潮的时刻逝世——全世界哀悼——我在议会中致悼辞——我不克参加葬礼——在圣保罗教堂中开追悼会——跟杜鲁门总统的初次书信联系——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颇有助益的来电——4月14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4月15日和16日艾登由华盛顿来电。

4月1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突然在佐治亚温泉逝世，享年六十三岁。那天下午，正当人家给他画像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从此不省人事，隔了几个钟头就逝世了。

在前数章中已经指出，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其错综复杂性上可与战争中种种最严重的危险相提并论。的确，罗斯福可以说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我于13日，星期五清晨获悉此噩耗时，感到身上仿佛受了一次打击。

我跟这位卓越人物的关系，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漫长而充满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曾经起过极其巨大的作用。现在这些关系已经告终，一种深沉而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感把我压倒了。我到下议院去，原定十一点钟开会。我只用短短几句话建议：为了悼念我们卓越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因一个外国元首逝世而采取的空前的做法，是符合全体议员一致的愿望的，他们仅开了八分钟的会，便缓缓地鱼贯走出会议室。

一切国家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悼念罗斯福。一面面镶着黑边的旗帜挂在莫斯科。当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他们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领袖的美国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美国人今天的有利地位"归功于这位领袖。

德国无线电中所说的话却正相反，"罗斯福将在历史中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由于他的煽动才使现在的战争蔓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终于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敌手、布尔什维克苏联得势的这样一个总统。"

我在致罗斯福夫人的电报中说道：

请接受我对于你的悲痛的损失的最深切的同情。这也是英国和全世界各地自由事业的损失。我对你们全家深切同情。

对我个人来说，我失去了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一种亲爱而宝贵的友谊。我相信你会从他的伟大功绩和光荣声望中得到安慰。

哈里·霍布金斯曾经在许多场合中是我的宝贵的联系人，我去电如下：

我知道你的悲痛心情一定是多么的痛切。我和你都感觉到，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一位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最英勇的战士。我除了感到把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公事关系受到损失之外，还感到一种极其沉痛的个人损失。我对佛兰克林怀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战斗，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怖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在最亲密和最愉快的交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他阶段上得不到

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的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

像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边积极活动，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

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覆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在德国奴役下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险之下。当我们处于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

和他的无数同胞对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年那个严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感同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名的诗句：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想出了一种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这种办法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和最慷慨的财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战斗力，并且为所有的战争努力服务，使我们好像变得人数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跟总统会见于纽芬兰的阿根夏，我们共同起草了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将长久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这整个时间里，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极端秘密之中，准备着他们的背信弃义和贪婪的勾当。当我们下一次在华盛顿会见的时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对美国宣战，而我们两国已经在并肩作战了。从那时起，我们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挫折失望，但总是不断扩大战果，在陆上和海上前进。这里我无须多谈在西半球发生的一系列大战，更不必说世界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另一场大战了。我也无须谈到我们跟我们的伟大盟邦俄国在德黑兰所制定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现在已经完全付诸实施了。

"但是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有病痛。他的动人的微笑，他的愉快而潇洒的风度，并没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异常苍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已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之感，觉得他的健康和体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变他那不屈不挠的责任感。直到临终，他面对着他的无数任务毫不畏缩……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做了他一生应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谚语说的，他以身殉职，而且我们可以更恰切地说他就像那些跟我们的战士一起在世界各地并肩战斗、把任务执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员殉身战场一样。他的死真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他的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的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经投射在他的身上。

"在和平的日子里，他曾经扩大和稳定了美国的生活和团结的基础。在战争中，他把伟大的共和国的实力、威力和荣誉提高到历史上任何国家所从未达到的高度。美国用左手来领导得胜的盟军进入德国的心脏，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边，势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把船只、军火、补给品和各种食品大规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国……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这么许多的精力用于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事业，使之增添上一层光彩……从而将永久为世人所认识的话，那么，这一切充其量也不过是世俗的权势和威严罢了。他身后留下了一批坚决和能干的人，来处理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中无数互相关连的各个部门。他留下一个继承者，这个人以坚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来担当任务，以斯达到预定的目的。我们惟有这样说，在佛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了历来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来的最伟大的自由战士。"

※　　※　　※

虽然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令人感到震动和突然，但我前面已经说过，自从雅尔塔会议后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分别的时候起，就一直感到他的体力是在衰弱下去。由于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而在我们的公文来往中所引起的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我曾在我的私人电报中力图缓和这方面的紧张，但我没有充分了解总统的健康情况严重到什么程

度。我知道他所发出的公事电报，没有自行起草的习惯，所以看不出风格上有什么改变。奥利弗·利特尔顿在3月29日看到他，30日打电报来说，"他的形容使他大吃一惊。"

我开头时情不自禁地想飞去参加葬礼，而且我已经关照准备好一架飞机。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对于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并对我认为去了将大有好处的看法，都热烈赞成。后来杜鲁门又请他转告，他个人将如何重视尽可能早日和我见面的机会，他认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话，吊丧期间进行访问将是一个自然而方便的机会。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礼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作两三天的会谈。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务压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最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我只好顺从了朋友的愿望。

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总统：

我感到十分遗憾，我现在不可能改变今晨经英王和内阁批准的我的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已经作好了一切安排，准备下星期在议会里进行辩论，包括星期二我向已故总统致悼辞，以及陪同英王在圣保罗大教堂开追悼会等事宜。我竭诚盼望早日跟你会见。同时外交大臣知道我们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

后来我回顾此事时，惋惜当初不曾采纳新总统的建议。我过去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有许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谈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几天谈，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觉得奇怪的是，特别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内罗斯福不曾使他的副总统和可能的继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过程，也没有叫他参预正在执行的决议。这显得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的不利。亲历其境、躬预其事，同事过境迁之后靠阅读卷宗文件去了解情况，两者之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时刻都能够把我的全部领导工作接过去，尽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极充沛。但是美国的副总统是从原来知道得很少和权力较小的地位，一跃而掌握最高的权力。杜鲁门先生在这个战争的高潮时刻怎样能够了解和估量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呢？从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说明他是一个刚毅而无所畏惧的人，能够采取最大的决策。但在最初的几个

月里，他的地位是极端困难的，这使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卓越的才能。

※　　※　　※

新总统对我第一次正式的吊唁和致敬的电报，发来了一个极为友好的复电。

我是这样写的：1945年4月13日

我们最杰出的朋友的逝世，使你和美国人民遭到损失，请接受我个人的慰问。我希望我会有权利和你一起重温我们大家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中结成的亲密的战友之谊，这种战友之谊是在可怕的岁月里我同总统所享有的。当你在联合国胜利的行列中出而担任最艰巨的重任之际，我谨向你表示尊敬的良好祝愿。

杜鲁门先生向我保证他将尽力促进罗斯福总统为之献身的事业，并维护和增进他同我所缔造的两国之间的亲密牢固的关系。他希望能和我见面，同时答应拍给我一份电报，内容是有关斯大林对波兰问题给他的电报。①

①见第二十五章。

※　　※　　※

几天以后，我收到我们大使的一份颇有助益的电报。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1945年4月16日

安东尼和我今天早晨见到了哈里·霍普金斯。我们都觉得他看起来很虚弱而十分消瘦……他对于总统的死并不十分意外，并且表示幸而他不像威尔逊那样害了中风，一蹶不振。

他注意到总统身体的异常衰弱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他一直只能做极少的工作。

他认为总统逝世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只好一切从头做起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后的政策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出于参议院的一致行动。至于这件事情怎样进行，还不能预言。这多半要看他个人对于他所要周旋的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判断。

哈里认为，从整个来看，你决定现在不来倒是上策。让杜鲁门有几星期的工夫来独立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同时你可以跟他进行私人

通信，使他开始感觉到他对你有所了解。安东尼也认为那样比较好些，特别是将来事势的推移，有可能的话，或者如果杜鲁门要来巡视美国军队，最好让他在中途到伦敦停留一下。根据一般的理由，我们也欢迎他来，而且罗斯福也曾答应过要这样做的。哈里赞成那个主意……

至于杜鲁门本人，他已要求哈里给他有关外交和国际政策的情况摘要，哈里正在进行这一工作，但是他一定不能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杜鲁门也许不要地，而哈里无论如何，不会再干这个工作了。杜鲁门的方法将和罗斯福的方法不大相同：他喜欢自己来处理他的事务。因此哈里的专长将没有用武之地。昨天他们有过一次谈话，曾经提到过将来，但是只不过说等哈里身体好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再谈……

杜鲁门的嗜好是研究战略史，据说这方面的书，他看得很多，这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晚上，他在这里无疑地表现出他对于汉尼拔战役的惊人的知识。他很器重马歇尔。

※　　※　　※

我给斯大林去信说：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14日

我已经收到你4月7日的来电。谢谢你在电报中重申保证的语调，我相信"纵横字谜"的误会现在已经可以认为结束了。①

①第二十六章，第387页及以下。（原著页码——译者）

我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感到极大的痛苦，我和他在最近的五年半里，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友谊。

经过了这件悲痛的事情，使我格外觉得宝贵的是，由于许多愉快的礼节往来和回忆而把你我两人连结在一起，即使在我们已克服了的一切危险和困难之中，也是如此。

我的妻子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受到你们的殷勤招待，她在俄国旅行的途程中得到的一切照顾，我要借此机会向你和莫洛托夫致谢。因为她做了减轻英勇的红军伤兵的巨大痛苦的工作而得到了劳动红旗勋章，我们认为是极大的光荣。她所募集的钱也许为数不大，但是这一

种爱的捐献，不仅出于富人，而主要是穷人的小钱，他们以每周付出小额捐款而自豪。

在我们两国人民大众的友谊中，在两国政府的互相理解中，和在两国军队的互相尊重中，寄托着世界的未来的希望。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4月15日

我已经收到你因罗斯福总统逝世拍来的电报。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身上，苏联人民看到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一个促进三国密切合作的不屈不挠①的战士。

①我认为"坚定不移"是更正确的翻译。——丘吉尔

罗斯福总统对于苏联的友好态度将永远受到苏联人民最高的评价和怀念。就我个人来说，我格外深刻地感觉到丧失这个伟大人物的沉重心情，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艾登这时在华盛顿，他拍来了电报：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1945年4月15日

今晨我抵达此间之后，大使和我跟斯退丁纽斯作了一次谈话。斯退丁纽斯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于总统逝世，都深感悲痛。斯大林曾问哈里曼，在这样一个时刻，他是否能在帮助促进伟大盟国之间的团结上作出什么贡献。斯退丁纽斯说，幸而哈里曼没有立刻回答"波兰"，但是曾建议说，如果莫洛托夫能到旧金山来开会，将是一件好事。斯退丁纽斯抓住了这个机会，去电催促说，莫洛托夫不仅应该到旧金山，而且应该先到华盛顿来会谈。一小时前斯退丁纽斯打电话给我，说俄国人已答应这样办，而且莫洛托夫正坐着派去接他的美国飞机，就要来了。所以我预料他将于星期二到达这里。届时，我打算我们应该着手谈波兰问题。

2．这完全是好消息，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抱过大的希望，因为还要看莫洛托夫来了之后的态度如何。无论如何，能有机会竭力探讨问题是令人兴奋的……

3．今天下午斯退丁纽斯又跟我谈到这个星期下议院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并且说他希望你能指出，由于三国外长的会议，事情已有新的转机。我表示同意，但是我告诉他，据我看来，让俄国人知道我们对于莫斯科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根据雅尔塔决议取得进展深表关

切，并无害处。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对俄国人继续施加坚定的压力。现在还没有乐观的理由，而这里任何会谈的最大的成功的希望，是让俄国人充分了解，如果谈判失败，对我们大家都有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又来电：

外交大臣（华盛顿）致首相：1945年4月16日

爱德华和我今晨初次谒见总统。他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我告诉他，你接到他拍给你的第一个电报，非常感动而愉快。我一再表示，你因为在已故总统举行丧礼的时候不能亲到华盛顿来而感到遗憾，但是，我说你希望能够早日同他见面。总统说，他对这些情意极为感激。我们应当理解到，他继承了繁重的责任。他必须熟悉范围很广泛的各种问题。然而他的意图是要一模一样地继续执行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的路线……

然后我又把话题转到你跟总统会面的问题上去，总统或许会回忆到罗斯福总统曾打算早日访问欧洲而以伦敦为第一个要访问的地方。如果杜鲁门总统觉得能够执行这个计划，我知道英王陛下同你以及整个英国政府将大为高兴。总统说，他会很高兴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他此刻在这里有若干紧急的任务要完成。他必须应付若干迫切的国内问题。他又须亲自熟悉已故总统在许多问题上的政策。因此他现在不可能作肯定的答复。无论如何，我得到一个印象，他是高兴来的，虽然来的日期可能要比罗斯福总统原来打算的迟一些……

我把你的关于米科莱契克的电报连同米科莱契克所说的原文交给总统。他要我向你致谢，并说他似乎觉得米科莱契克的评论"很有道理"。我知道国务院对于这种发展极为高兴……

我谒见总统后所得到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

他意识到他的新的责任的艰巨，但是并没有被吓倒。他谈到你的时候真是再热情不过了。

我相信我们将在他身上得到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这初次谈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艾登先生（华盛顿）：1945年4月24日

虽然我很愿意亲自见到总统，但在今后的六十天内我不愿到美国去。很可能在那个时期以前，选举就要开始。这个，我们不能说定，要等我们对当前的军事结局能够看得更清楚些才行。我相信英王和英国政府将把最诚恳的请柬送给总统。

我认为从现在算起的九十天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那时大选或者已经举行过或者要推迟到十月份。

这个问题此时还不能决定。

这样，在大家都深感遭逢共同损失的情况之下，我们重又开始踏上艰苦的征途了。

第二十九章　跟苏联的摩擦不断增长

杜鲁门总统建议联名致电斯大林——我的答复——4月16日米科莱契克的重要声明——他关于寇松线的补充声明——在华盛顿跟莫洛托夫进行的讨论毫无结果——苏联跟华沙波兰人签订条约——4月24日我拍给斯大林的电报和他的复电——苏联的安全和西方的指令——一个回顾——4月29日我给斯大林的呼吁书——一个黯淡的前景——十六名波兰领袖被诱捕——5月5日斯大林的可怕的答复——欧洲的黑暗景象——迫切需要召开三国会议。

杜鲁门总统采取的与我们有关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就是着手处理仅仅四十八小时以前罗斯福逝世时那样情况的波兰问题。他建议由我们两人向斯大林发出一个联合声明。这一文件的内容，在新总统接任的时候，国务院当然老早作了准备。无论如何，在举行就职典礼和前任丧葬仪式之中，他能够这样迅速地把这件事担当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他承认斯大林的态度不太有希望，但是觉得我们应该"再作一次尝试"，因此他建议告诉斯大林，我们在莫斯科的大使们毫无疑问已经同意邀请华沙政府的三个领袖到莫斯科会商，并且向他保证我们从来没有否认他们在组织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中，将担当重要的职务。我们的大使们并没有要求从波兰国内外邀请无限数目的波兰人的那种权利。真正的问题在于华沙政府是否对于各个参加会商的候选人可以有否决权。据我们看来，雅尔塔协定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于是建议要求斯大林同意下列方案:

（1）贝鲁特、奥索布卡-莫腊斯基、罗拉-济米耶斯基、萨皮耶哈主教、一个由斯大林提名的与现在的华沙政府无关而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以及伦敦方面的米科莱契克、格腊布斯基和斯坦奇克，均应该立即被邀请前来莫斯科。

（2）邀请书一经发出，华沙的代表们如有必要还可以先来。

（3）波兰的领袖们应随即提出波兰国内外其他可以邀请前来参加协商的人选，这样才使得一切主要团体均有代表参加商讨。

（4）在波兰领袖们未被邀请参加协商以前，关于全国统一的新政府的组成，我们不作任何许诺，并且不认为南斯拉夫的先例适用于波兰。

我对于这个重要建议立即答复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4月15日

我十分高兴地接到你的第一号电报，其中所表达的友情和战友之谊，使我深为感激。我十分恳挚地以同样的友情回报。

2．刚才我读了你建议的我们应该发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的草稿。在原则上我完全同意其中的条款，但是有一个要点，艾登先生将向你提出，而且你和他既然能够在一起推敲全文，我相信任何细节都可以斟酌修正。如果最后的草稿星期一能够送到这里，我准备在那时候再同内阁商酌。而且我希望我们以我们两人联合的名义就在当天把电报发出，因为我十分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的答复刻不容缓。此外，在最初的时刻就表示我们在看法和行动上一致的口径也是很重要的。

3．同时艾登必然会跟你谈到我们对于莫斯科和华沙实际情况的印象。据我了解，卢布林政府现在感觉到波兰民族的强烈情绪，这个民族虽然对俄国并非不友好，却强烈地坚决地要求独立，并且对一个基本上是苏联傀儡的波兰临时政府愈来愈看不顺眼。卢布林政府正在努力按照苏联政府的意旨，组织一个比现有政府基础更广泛的政府，其办法是增加一些波兰人物（或许包括维托斯在内），这些人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是这些人的目的是他们所追求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一步，但还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或克里米亚会议的决议。

4．艾登在动身以前见过米科莱契克，而且米科莱契克答应照斯大林在4月7日给我的提出倡议的私人电报中所要求的那样发表声明，那个电报我已经转给罗斯福总统。……我希望今天下午能够看到这份声明的内容，他准备把这份东西于下星期四刊登在这里他自己的波兰报纸上。这个声明，如果我们感到满意的话，能在星期一拍发给斯大林，或者和我们的联名电报同时发出，或者作为联名电报的一部分发出，如果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我当继续争取要他做到满意为止，然后我再照转给你。

艾登先生那时在华盛顿，次日打电报给我说，他为我们对于总统建议方案的第一项，关于邀请波兰领袖们前往莫斯科协商一节不能同意。重要的是波兰国内的代表应当包括那些真能起作用，可以代表波兰各党派说话的人。我们必须有权从波兰国内提出波兰人选，而不能把这个选择之权完全让给俄国人。除非从国内挑选出来的波兰人是真正有代表性的，他怀疑米科莱契克和他的朋友们会去参加这种协商。

联名电报在形式上稍作修改后于15日发出。同时我从米科莱契克处（我在契克斯会见了他）得到了如下的声明：

1945年4月16日

我认为在联合国的更广泛的友好关系范围以内，跟俄国保持亲密而持久的友谊，这是将来波兰政策的拱心石。

2．为消除关于我的态度的一切怀疑起见，我愿声明我接受有关波兰前途的克里米亚决议，波兰拥有主权独立的地位并组成一个代表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

3．我拥护克里米亚作出的决议，召开一个波兰领导人物的会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政府，尽可能广泛地和公正地代表波兰人民，而且是一个能够得到三个主要国家承认的政府。

斯大林接到这个宣言之后，答复我说：

1945年4月17日

米科莱契克的声明当然表示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究竟米科莱契克是否也接受克里米亚决议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那一部分还不明确。我希望，首先接到米科莱契克声明的全文。其次接到他的解释，究竟他是否也接受克里米亚决议中关于波兰东疆的那一部分的条款。

因此我于22日将米科莱契克先生的一份公开声明送给他。这个声明曾发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我在电报中说，"没有疑问，他在末一句里已经答复了你向我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他接受了寇松线，包括把利沃夫割让给苏联在内。我希望这样会使你满意。"

米科莱契克的声明如下：

根据俄国的要求，三大国已经声明赞成把波兰的东疆按照寇松线划定，但可能有一些小的调整。我自己的观点是，至少利沃夫和产油地区应该留给波兰。然而考虑到，第一，在这方面，苏联方面有绝对

的要求；第二，我们两国的接壤共处要取决于这一条件的履行，我们波兰人不得不问问自己，是否要为了我们共和国的所谓完整而准备拒绝它，以致危及我们国家的全部利益。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否"。

由于我没有得到对这件事的答复，可以假定这位独裁者暂时是满意了。其它各点仍然悬而未决。艾登先生从华盛顿打来电报说，他跟斯退丁纽斯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要求让观察员进入波兰，而且我们应该再一次促使苏联政府停止同卢布林的波兰人商订条约的谈判。但是这件事情决定以后不久，就有消息传来条约已经签订了。

※　　※　　※

下一天，4月23日，斯退丁纽斯先生和艾登跟莫洛托夫就波兰问题进行了一小时又一刻钟的讨论。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斯退丁纽斯开了头，问他们先讨论波兰还是旧金山问题，莫洛托夫立刻说旧金山。艾登先生说旧金山问题要看波兰问题能取得怎样的进展，因此他们必须先讨论波兰。这一意见被接受了。艾登接着说，4月15日总统和首相曾发出一个关于波兰的联名电报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能否谈一谈他的政府对于这份电报有什么意见？莫洛托夫说，他知道有这份电报，但是他没有看到全文，而俄国大使说苏联大使馆没有收到这份电报。如果这是真话，这预示斯大林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是凶多吉少。于是把电文念给莫洛托夫听。他要求让他有一些时间来考虑。

他随即提到苏联政府跟华沙行政当局间所签订的条约。

艾登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组织波兰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问题迄未取得任何进展以前缔结的。莫洛托夫说，凡是可能做的事，他都愿意做，但是任何一个新政府必须以现有政府为基础，而且一定要对于苏联是友好的。他说他觉得奇怪，这个条约竟会引起不满。因为这只是苏联旨在促进波兰的亲苏感情的一个意图。苏联人对于不列颠或美国同法国或比利时之间订立的任何协议，并没有从中制造困难。

艾登指出我们三个国家都承认法国和比利时的政府，可是波兰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美国和我们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另一个是苏联政府所承认的。同我们和美国所不承认的华沙政府订立条约这完全是两码事，并且这会使人们认为苏联政府对于目前这样一个波兰政府是满意的。斯退丁纽斯对此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辩驳说，美国和不列颠并非波兰的邻邦，因此不妨推延决定，但是俄国必须不迟延地同地订立条约，这样才可以有助于协同对德作战。

艾登在电报中说，"我认为今晚跟莫洛托夫的会晤很不妙。我看不出你和总统的联名电报曾引起任何受重视的迹象。

因此看起来明天也不见得有取得进展的希望。此外，苏联政府对于跟华沙波兰人订约一事全无歉意。……我的印象是，苏联政府的态度仍然是傲慢的，除非叫它尖锐地面对现实，它不会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把会议开幕推迟几天，以便我们在华盛顿继续致力研究波兰问题。除非俄国人准备在雅尔塔决议的基础上跟我们和美国人合作，否则就没有旧金山会议所恃为基础的三强团结了。"

我在24日答复他说，"我一向寻求的是俄国人民的持久友谊。我深信，这个只能建立在他们承认英美实力的上面。我断定新总统不会被苏联所吓倒。"

※　　※　　※

同一天我拍电报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4日

我已经看到总统交由莫洛托夫先生转给你那封关于波兰的电报。鉴于它的特殊重要性，我已经跟战时内阁商讨过。现在我有责任告诉你，对于总统上述电报我们表示一致同意。我殷切地希望能找到措施来解决这些严重的纠纷，否则让它们继续下去，将会使胜利的时刻蒙上阴影。

斯大林的答复实际上是说，我们不是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将来全国统一的波兰政府的核心，而只把它当作几个集团中的一个集团，等同于波兰人的任何其它集团。他认为这不是我们在雅尔塔所作出的决议。他声言："在那里，我们三个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在进行讨论时，都认定目前事实上正在波兰行使职权的波兰临时政府，得到大多数波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应当是一个新的改组的全国统一的政府的核心——换句话说，它的主要部分。

"你们显然不同意对这个问题作这样一种理解。由于你们不承认南斯拉夫的先例可以作为波兰的范例，因而认定波兰临时政府不能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和核心。"

斯大林还争辩说，波兰跟大不列颠和美国不同，她跟苏联有一个共同的边疆。她的安全对于苏联的重要性，就像比利时和希腊的安全对于大不列颠的重要性一样。苏联有权利在波兰争取一个友好的政府而永远不同意有一个敌对的政府。他写道，"对于这一点，姑不论其他一切，我们是用苏联人民的血来保证的，他们为着波兰的解放，在波兰战场上流了大量的血。我不知道在希腊是否已经建立起一个真有代表性的政府，或者比利时的政府是否是真正民主的。"当它们建立起来的时娱，并没有跟苏联商量，苏联也没有要求有干涉的权利，"因为它理解比利时和希腊对于大不列颠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美国和大不列颠来预先商定给与苏联最有关系的波兰一种安排，就是把苏联放到一个不能容忍的地位。

他谢谢我把一份米科莱契克关于波兰东疆的声明送给他，而且答应去劝告波兰临时政府不要再反对邀请他去参加协商。

斯大林在结束时说，"总之，现在所需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先例应该作为波兰的榜样。"

这不成为一个答复。我们所以到雅尔塔去，就是希望把伦敦和卢布林的波兰政府一起撤销，而从有善意的波兰人中间组成一个新政府。在他们之中，贝鲁特政府的成员可以占显著的地位，但是斯大林不喜欢这个方案，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同意不撤销贝鲁特政府，但是它应该成为一个"新"政府，"在一个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加以改组，以便把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包括在内。"为了这个目标，才决定由莫洛托夫和两个大使在莫斯科开会，试图通过跟现在临时政府的成员和其他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协商后，成立这样一个政府。

然后由他们来挑选那些来参加协商的波兰人。我们每一次都试图找出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且小心地把那些我们认为是极端对俄国不友好的人排除在外。我们从伦敦的波兰政府里选出了三个适当人选，即米科莱契克、斯坦奇克和格腊布斯基，他们都接受斯大林和我所同意的东疆。

至于波兰国内外其它人选则由美国人和我们基于同样有助于事情的精神提出，但是在莫斯科的委员会经过九个星期的讨论迄未取得进展。莫洛托夫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波兰人选始终拒绝表示意见，因此他们中间甚至没有一个人曾被准许参加预备性的圆桌会议讨论。

4月29日我把整个事件向斯大林提出。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9日

……我们大家感到震惊的是，你竟然认为我们会赞成成立一个敌视苏联的波兰政府。这同我们的政策恰恰是相反的。

正是为了波兰，1939年英国人才奋起对德作战。我们从纳粹对待波兰的行为中，看出了希特勒卑鄙的和罪恶的征服和奴役欲望的一个象征，而且他侵入波兰是点燃地雷的火星。英国人民投入战争并不像有时人们所认为的，是为了有什么打算，而是为了感情。这些年来他们逐渐感觉到，希特勒的一切侵略和主张，对我国和对我们在欧洲所珍视的自由都是一种危险；因此当他在慕尼黑之后那样可耻地背弃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的时候，连极端爱好和平的张伯伦也向波兰提供我们共防希特勒的保证。到了德国侵入波兰需要引用那个保证时，我们整个民族便投入同希特勒的作战，虽然那时我们是那样没有准备的。人们心胸中燃起了火焰，正像你们的人民面对德国人背信弃义的、野蛮的，而且一度看来几乎具有压倒优势的进攻而庄严地奋起捍卫祖国时充满了胸膛的火焰一般。英国人的这种火焰至今还在这个岛上以及它的各自治领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燃烧着；并且他们永远不会感到这场战争已经公正地结束了，除非波兰在跟俄国友好的基础上，得到对它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充分承认的公平的对待。我认为我们在雅尔塔所同意的，就是这个。

一方面，我们对波兰的权利抱有这种强烈的感情，我相信在整个美国这种感情最少是同样强烈的；另一方面在整个英语世界里还产生了一种十分热烈和深切的愿望，愿意跟强大的苏联在平等和光荣的条件下做朋友；我们之间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光明和悠长的岁月中跟你们为整个世界而合作，这个世界唯有我们三大国能把它联合在一起。我在我担负重任的岁月中，既已为这种团结而忠诚地工作，当然将尽我的一切力量继续这样做，而我特别要向你保证，我们在大不列颠不会谋求或容忍一个对俄国不友好的波

兰政府。同样如果一个波兰政府并不真正符合我们雅尔塔联合宣言中的规定，适当地尊重个人的权利，像我们在西方世界中对这些问题所理解的那样，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样的波兰政府。

至于你所提到的希腊和比利时问题，我承认你曾尊重我的意见，当时我们不得不派重兵干涉。以镇压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人民民族解放军对雅典政府中心的进攻。我们也曾一再发出指示，应承认你们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权益是主要的。然而不能把我们完全排除在外，我们不喜欢在这两个国家里你们的属员对待我们的方式，跟我们高级人员经常从你们所得到的优渥待遇迥不相同。在希腊，我们除了长久的友谊以外别无要求，我们所愿望的也只是她的独立和完整而已，但是我们无意去试图决定她应该是一个君主国还是一个共和国。我们在那里的惟一政策是使局势尽快恢复正常，并且我希望在今后的四五个月之内能举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

这些选举将决定政体，然后是宪法。在自由和普选的条件下所表示出来的人民意志必须占上风；那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

如果希腊人决定要一个共和国，这对于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并无影响。我们要运用我们对于希腊政府的影响，邀请俄国代表来自由观察希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且希望在选举的时候，俄国、美国和英国专员任便在该国各地查明是否在竞选的各党派之间确实不存在威胁，或其他阻挠人民自由选择的事情。

在这之后，我们在希腊的工作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

关于比利时，我们并不要求什么条件，虽然……我们希望，不论他们的人民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体，他们会参加总的抵抗体系以防止德国西向攻击。比利时，像波兰一样，是一个战区和交通走廊地带，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些考虑因素的重要性，否则的话，纵有大兵团也不能有所行动。

诚然，关于波兰，我们曾跟美国人商定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这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一致的意见，而且两国都从心里感觉到，自从克里来亚会议以后我们受到相当不好的待遇……。无疑，如果从相反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便显得不同了。但是我们绝对一致地认为，我们曾保证应有一个具有主权、自由、独立的波兰，其政府应是一个能够充分和适当地代表波兰人中间一切民主分子的政

府。这个保证对我们来说是关系到荣誉和责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两国的态度没有丝毫变更的可能，而且我们既已一致同意了，我们就一定这样说。还在1944年初，毕竟主要由于我的主动倡议，我们和你一起宣布了你所要求的波俄疆界，即以寇松线为界，包括将利沃夫割归俄国。我认为你应当在那个政策的另一半满足我们，那一半的政策你也同样跟我们一起宣布过，即波兰的主权、独立和自由，只要它是一个跟俄国友好的波兰……

还有，目前困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从波兰传出来各式各样的消息。议会里的许多议员都认真听取这些消息，并且随时有可能在议会中或报纸上激烈地提出问题，尽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对于这些消息，虽然我们曾一再提出要求，莫洛托夫先生根本不供给我们任何情况。·例·如，·有·一·种·谈·论·说·是·四·个·多·星·期·以·前，·有·十·五·个·波·兰·人·曾·会·见·了·俄·国·当·局，·进·行·了·商·谈，·关·于·维·托·斯·先·生·也·有·类·似·的·报·道，·但·为·期·更·近；·此·外·尚·有·许·多·其·他·关·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的·说·法，·等·等。①你们既然不供给我任何情况，而又不让我或美国人派任何人到波兰去，亲自看看事情的真相，我又怎么能够反驳这样一些抱怨呢？在我们的占领区或解放地区内，没有一个地方你们不能自由派遣代表团，人们不明白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英国代表团前往你们所解放的外国去作类似访问。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你们和你们所控制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里的共产党都靠拢在一边，而一些操英语的国家和他们的伙伴或自治领的国家集合在另一边，这样一种前景不能使人感到有多大安慰。很显然，双方之间的争吵将把世界搞成四分五裂，而我们双方所有这些领导人要是同这些争吵有任何瓜葛都将会在历史面前遭到耻笑。即使只是长期互相猜疑、互相对骂，以及奉行敌对的政策，这也将成为一种灾祸，妨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世界繁荣昌盛的巨大发展，这些发展只有依靠我们的三国团结才能得到。我希望在我这篇倾心相见的谈话中，没有片言只字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你。如果有，请让我知道。但是，我的朋友斯大林，请别低估了在某些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分歧，这些问题在你或许以为对于我们是小事，但是它们却象征着操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　　※　　※

我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波兰人失踪的事件现在需要把它记载下来，虽然这一记载似乎比一般的叙述要追溯得稍早一些。

在1945年3月初，俄国政治警察邀请波兰的地下工作者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讨依照雅尔塔协定的方针组织一个统一的波兰政府。邀请时还附有一个对于个人安全的书面保证，并且有过谅解，就是谈判如果成功，可以让这一方的当事人到伦敦去跟波兰流亡政府洽谈。3月27日接替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指挥地下军的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将军、其他两个领袖和一个翻译员在华沙市郊跟一个苏联代表会见。第二天有代表波兰各主要党派的十一个领袖加入他们。此外有一个波兰领袖原已为俄国人所控制。没有一个人从约定会见的地方回来。4月6日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一个声明，叙述这一阴险的插曲的概况。波兰地下工作者中最受人尊敬的代表们已经失踪，下落不明，虽然有俄国官员所发给的正式通行证。议会里有人提出询问，此后又纷纷传说在目前红军占领区内有枪毙地方上波兰领袖的事，特别是在波兰东部谢德尔策有这种插曲。直到5月4日莫洛托夫才在旧金山承认说，这些人正在俄国拘留之中，次日俄国的一个官方通讯社宣称他们因被控"在红军后方搞牵制性破坏活动"一案正在等候审判。

5月18日斯大林公开否认这些被捕的波兰领袖有过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事，而且坚持说，他们只不过是"牵制性破坏活动分子"，将受到"一种类似英国保卫国土法案的法律"处理。苏联政府拒绝改变这种立场。关于这些被诱捕的受害者此后就毫无所闻，一直到6月18日对他们被控的案件开审。审理是按照共产党常用的方式进行的。犯人被控犯有颠覆、搞恐怖活动和间谍等罪名。除一个人外，其他被告或全部或部分承认被指控的罪状。十三个人被判罪，分别处以四个月到十年的有期徒刑，三个人被开释。实际上这是用司法手段清洗了曾经对希特勒进行过如此英勇作战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士兵则早已葬身在华沙的废墟之中。

※　　※　　※

我给杜鲁门总统写道：

1945年5月5日

我对于十五个波兰代表们的命运极感关怀，因为莫洛托夫曾在旧金山对斯退丁纽斯说他们已被红军逮捕，因此我认为你我应该就这件事十分慎重地共同商量。如果这些波兰人是被诓诱落到俄国人手中而现在已经不再活着，那么这种罪行对于将来会发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简直叫人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完全同意艾登的看法和措施。我指望他不久在回国途中会路经华盛顿，也盼望你跟他全面谈一谈。

我现在收到了斯大林对我4月29日长篇呼吁书的一封异常令人沮丧的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5日

我已经收到你4月29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来电。

我不得不表示我未能同意你为了支持你的立场所提出的论据。

1．你认为建议以南斯拉夫的例子作为波兰的榜样是对我们之间所商定的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波兰政府的程序的背离，这一点我不以为然。南斯拉夫的例子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对于怎样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政府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最有效而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2．来电中关于希腊问题你所建议的三大国应该监督选举一节，你的这一见解我也未能赞同。对于一个盟国的人民进行这样的监督，只能看作是对该国人民的侮辱和对它的内政的粗暴干涉。这种监督即使对于那些以前是卫星国而后来对德宣战并加入盟国一方的国家也是不必要的，例如芬兰选举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那里选举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已产生了建设性的结果。

你关于比利时和波兰是战区和交通走廊地带的意见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正是由于波兰作为苏联邻邦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就要求将来的波兰政府一定要积极争取波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这也是同样符合其它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是应该按照南斯拉夫的榜样的另一个论据。各联合国家是关心苏波之间应该有一种牢固而持久的友谊的。因此参加组织将来波兰政府的人选，如果只是像你所说的那种"不是根本反苏的"，或者说，按照你的意见，仅仅排斥那些"对俄国极端不友好"的人参加这项工作，那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这两个标准没有一个能使我们满意。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只有那些对苏联一直积极表示友好态度和那些忠实地真诚地准备跟苏联合作的人，才可以邀请参加协商组织未来波兰政府的问题。

3．我必须特地说明一下关于来电中的〔另一〕点，你曾经提到的由于谣传逮捕了十五个波兰人和驱逐出境等等所引起的困难。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所谈到的那一批波兰人，不是十五人而是十六人，为首的是那个著名的波兰将军奥库利茨基。由于他的品质特别恶劣，所以英国情报机关小心谨慎地对于这个跟其他十五个据说是失踪的波兰人同样地"失踪"的波兰将军避而不谈。但是我们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打算保持缄默。这一帮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十六个人是在苏联前线被军事当局逮捕的，现在正在莫斯科审讯中。奥库利茨基将军的一伙，尤其是将军本人，被控告在红军后方策划和实行牵制破坏活动，结果造成红军官兵一百名以上的损失，他们还被控告在我军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发报台，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根据审讯的结果，这批人全部或其中的一些人将被交付法庭裁判。这是红军为保护它的军队和后方以防牵制破坏活动分子和扰乱治安者的破坏所必须采取的方式。

英国情报机关目前正在散布在谢德尔策地方暗杀或枪毙波兰人的谣言。英国情报机关的这些消息完全是捏造的，而且显然是由阿尔齐谢夫斯基①的代理人所提供的。

①阿尔齐谢夫斯基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

4．从你的电报中看出，你不准备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占有理所应得的地位。我必须坦白地说，这样一种态度排除了达成一致同意解决波兰问题的可能性。

我把这封咄咄逼人的电报转达给杜鲁门总统并附以如下的按语：

据我看来，事情几乎不可能再用通信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一有可能，就应当召开一个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同·时·我·们·军·队·应·当·坚·守·在·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主·要·的·美·军·中·央·阵·线·上·和·在·英·国·前·线·上，·直·到·吕·贝·克，·包·括·丹·麦·在·内·所·已·取·得·的·或·即·将·取·得·的·阵·地·上。①今后几天内两国军队将大忙特忙于收容俘虏，同时我们相信国内群众的思想也将集中于庆祝欧洲胜利的活动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极认真地考虑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并且向他们表明我们有多少东西可以给的，有多少是不能答应的。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可是斯大林已经把一份副本寄给总统了。

※　　※　　※

正当旧金山会议在愉快地规划一个自由、文明和团结的未来世界的基础之际，正当伟大同盟的各国人民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暴政取得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时，我的内心却因迅速展现在我的视野之前的新的和更大的危险而感到忧郁。其次还有对大选的忧虑，无论其结果怎样，势必导致全国的分裂而削弱它在这一段期间里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在这一场正义战争中所赢得的一切，可能都丢失了。看起来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杜鲁门和我应该尽早会晤，不应有任何耽误。5月4日我把我所看到的欧洲景象描绘给艾登知道，他当时正在出席旧金山会议，跟斯退丁纽斯和莫洛托夫每天接触，而且不久将到华盛顿，再度谒见总统。

我认为波兰的僵局现在大概只能由三国首脑开会来解决，会议应在德国某一个未遭破坏的城镇中举行，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地点的话。这个会议至迟应该在7月初举行。我主张拍电报给杜鲁门总统，向他建议来此访问及召开这一个必不可少的三大国的会议。

2．波兰问题如果同现在许多极端严重而急需跟俄国人解决的突出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许要容易解决些。我担心在俄国军队向德国推进到易北河时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拟议中的把美军撤退到我们在魁北克会议中跟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商定的占领线以内，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研究地图时在上面所划成黄线的所在，那将意味着俄国人统治的势力，将在一条三百至四百哩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一百二十哩之远。此事如果实现，将成为历史上最可悲的事件之一。这件事一办完，这一地区被俄国人占领之后，波兰将完全被包围起来并且深深地隐没在俄国所占领的地区之内。事实上，俄国的边疆将从挪威的北角起，沿着芬兰-瑞典边界，越过波罗的海到达吕贝克正东的一点，再沿着现在所商定的占领线，然后沿着巴伐利亚到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直到奥地利的边界。奥地利名义上是由四国占领的，然而俄国人越过该国的一半而达到了伊松措河，在该河的后面铁托和俄国将对往东的一切地方提出要求。这样在俄国控制之下的领域将包括波罗的海地区，到占领线为止的德国全部，捷克斯洛伐克全部，奥地利的一大部分以及南斯

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全部，直到现正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希腊为止。这将包括中欧所有的大都会，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俱在其内。土耳其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必然会立即要讨论到。

3．这就构成为欧洲史上没有可以匹敌的一件事，也是盟国在他们长期而危险的斗争中所没有面临过的事情。俄国人对于德国的要求单就赔款一项来说就能使她几乎无限期地延长占领，至少要占领好多年，在那个时期里，波兰和许多其它国家将陷在苏联控制的欧洲的大块地带之中，在经济上尽管不一定苏维埃化，但是必然是警察统治的。

4．现在正好是把这些棘手的问题在主要的大国之间整个地来加以审查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一边，有几个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力的筹码，如果加以运用，或许可以达成和平的协议。第一，·在·我·们·对·于·波·兰，·对·于·俄·国·临·时·性·质·的·占·领·德·国，·以·及·对·于·在·多·瑙·河·流·域·里·俄·国·化·或·经·俄·国·控·制·的·国·家，·特·别·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国·家·里·面·应·该·建·立·起·来·的·情·况·感·到·满·意·之·前，·盟·国·不·应·该·从·他·们·现·在·的·阵·地·撤·退·到·占·领·线。①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第二，我们如把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口作为一个总的声明的一部分或许能使他们感到高兴。这一切问题，只有在欧洲美军力量未经减弱以前才能得到解决。如果在美军从欧洲撤退以及在西方世界收拾起他们的作战机器以前，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我看就不会有满意解决的希望，而且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希望也极微小。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希望转到及早和迅速跟俄国摊牌和解决上。同时我反对在波兰问题上在任何方面降低我们对俄国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总统和我的电报中所申明的立场。

第二天我补充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挽救我们脱出那个大灾祸，除非尽早开一个会来摊牌，地点则在德国境内某个受美国和英国控制的、能够供应适当住宿设备的地方。"

第三十章　最后的进军

罗斯福先生逝世时的形势——红军的冬季攻势——维也纳的陷落——美国第九集团军在4月12日渡过易北河——美国第一集团军跟俄国人会师——5月9日布拉格陷落——一个回顾——占领德国的初期计划——1944年9月的魁北克协议——雅尔塔之后的变化——在跟斯大林会商以前不从协议的地带撤退——4月5日我电请罗斯福总统提高警惕——4月7日我给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4月18日我亲自致电新总统——柏林和吕贝克——杜鲁门先生的答复——4月27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5月2日他的答复——俄国人在维也的的阻挠——三条战线的汇合——夺取丹麦的急行军——终局临近了。

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时刻正值最关紧要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在各方逐鹿胜负难分之际。希特勒的西线已经崩溃。艾森豪威尔已经渡过莱茵河，长驱直入德国和中欧。他面前的敌人，在有些地方还在作顽强的抵抗，但是显然已不能遏止我们胜利大军的猛烈攻击，看起来已无法阻止西方盟军攻占柏林。俄国人在东面离该市只有三十五哩，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攻。在他们和柏林之间隔着奥得河。德军在河的前面凭着工事固守，因此在红军能够强渡和继续推进以前，将有一番激烈的战斗。维也纳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抢在俄国人之前从意大利向这个古都进兵的机会已经在八个月以前放弃了，因为当时亚历山大的部队为要支援法国南部登陆已被抽调走很多。布拉格却还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

为了明了这种军事形势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必须回顾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俄国人的冬季大攻势使他们越过了德国的东部边界而进入西里西亚（一个工业区，其重要性仅次于鲁尔）和波美拉尼亚。在以后的两个月中，他们到达了从什切青到格沃戈夫这一段的奥得河下游，并且再往南在渡过了河以后建立了稳定的阵地。在奥珀林、波森和施奈德米尔等地被包围的德国守军已经降服，但泽在3月底攻克。科尼希斯贝格的现代化堡垒确是很坚固，经过四天非常剧烈的攻击之后，直到4月9日方始攻克。只有在布雷斯劳和遥远的库尔兰德还有大批的德军在俄军战线的后方坚持着。在多瑙河前线，布达佩斯的残杀到2月15日已告终止，但是在巴拉顿湖两端的德军的剧烈反扑直到3月里还继续

了好些时候。当这些反攻被击退后，俄国人进入了奥地利。他们从东南两路向维也纳进逼，到4月13日完全占领该城，并且沿多瑙河上游直捣林茨。

斯大林曾告诉艾森豪威尔说他的主要攻击"大约将在5月的下半月"开始，但是他却能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开始。或许西方军队的迅速接近易北河跟这方面有些关系。

在渡过莱茵河和包围鲁尔之后，艾森豪威尔把美国第一和第九两集团军的侧翼各军留下来制服那里的守军。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即第九、第一和第三各集团军向马格德堡、莱比锡和拜罗伊特进逼。抵抗是零零星星的，但在前面两个城市和在哈尔茨山区里抵抗是激烈的，但是到了4月19日三个地方全都陷落了，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并且已经跨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九集团军的确行动得非常迅速，所以他们在4月12日已在马格德堡附近渡过了易北河，大约离柏林六十哩。

4月16日，在奥得河边拥有雄厚兵力的俄军，在离这个首都三十五哩的地方，沿着一条二百哩宽的战线发动攻击，到4月25日包围了柏林。在同一天，从来比锡来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附近跟俄军会师。德国已被切成两半，第九和第一两集团军就地停留下来，在易北河边和穆尔德河边和俄军隔河相对。德国军队正在我们眼前瓦解。在4月份的前三个星期中所俘获的俘虏在一百万人以上，但是艾森豪威尔相信疯狂的纳粹党人将试图在巴伐利亚和西奥地利的山区里立足，因此他命令美国第三集团军掉转向南。它的右翼向多瑙河下游挺进而在5月5日抵达林茨，后来跟从维也纳来的俄国人会师。它的左翼深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杰约维策、比尔森和卡尔斯巴德。如果军事上可能的话，并没有什么协议可以阻拦他们占领布拉格。

因此我向总统提议。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4月30日

毫无疑问，由你们的军队来解放布拉格并尽量多多地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土地会使该国战后的形势完全改观，也许还可能大大影响附近各国的战后形势。反之，如果西方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中不起重要作用，那个国家将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

当然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的行止绝不可妨碍他对德军的主要作战行动，但是我认为上面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考虑应该引起他的注意。

5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艾森豪威尔将军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如下面所说的：

苏联总参谋部现正考虑进入伏尔塔瓦河流域的军事行动。我的意图是，一等到当前的军事行动许可的时候，就继续向前，歼灭任何残余的有组织的德国部队。

届时如果认为应当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这里的情况又许可，我们合乎逻辑的初步行动将向比尔森和卡尔斯巴德推进。我对于自己认为军事上不明智的行动将不去尝试。

总统补充道，"这个计划得到我的许可。"看起来这是已经决定的了。然而一星期后我又回到那个问题上。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5月7日

我希望你的计划并不妨碍你进兵布拉格，如果你有足够的兵力而又还没有较早跟俄国人会师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兵力而那个国家还处于真空状态的话，我想你也并不打算把自己束缚住。

不必用电报复我，只等我们下次面谈的时候，告诉我便行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大体是在易北河的西岸，并且沿着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停止前进。如果局势许可时，他才会渡河而抵达卡尔斯巴德-比尔森-布杰约维策为主的那条线。俄国人对于这是同意的，因此就这样行动了。但是在5月4日俄方对于美国第三集团军继续前进到伏尔塔瓦河的新建议，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因为那条河是流过布拉格的。

这样做法根本不适合他们的胃口。结果，美国人"停止前进而红军则肃清伏尔塔瓦河的东西两岸，并占领了布拉格"。①那个城市在5月9日陷落，就是在总的投降书在兰斯签字后的两天。

①艾森豪威尔：《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第140页。

※　　※　　※

此刻有必要作一回顾。关于由主要盟国占领德国一事曾经研究了很长时间。1943年夏季，我所设立的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一个内阁委

员会，在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下，建议：为了有效地解除德国的武装，应把德国全部占领；应该把同盟国的兵力分布在大小约略相等的三个主要区域，即英军在西北的区域，美军在南部和西南部的区域，俄军则在东部的区域；柏林应该单独成为一个共管的地区，由三个主要盟国分别占领其一部分。这些建议得到了批准，并且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苏联大使古剎夫、美国大使怀南特和外交部的威廉·斯特朗爵士。

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题目似乎纯粹空谈。没有人能够预见到战争将在何时结束和怎样结束。德军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还占有广大的地区。英美的军队过了一年之后，才插足到西欧，大约经过两年后，才进入德国。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当时被认为不是很急迫，不是很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正像其它许许多多着眼于未来的值得称赞的工作一样，它们在战争打得起劲的时候，被搁在一边。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俄国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它一旦恢复了它的边界以后，不会再继续作战，到了那个时候，西方盟国很可能还需要试图说服它，叫它不要松劲。因此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的问题，在我们的思想中，或在英美的讨论中，不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黑兰会议的领袖中，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1943年11月我们在归途中聚会于开罗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不是出于俄国的请求。在德国的俄国占领区仍然停留于一个空论的概念上，似乎认为那样的事情太好了，恐怕不会实现吧。但有人告诉我说，罗斯福总统想把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调换一下。他要把在德国的所有美国部队的交通线直接通到海口，而不必经过法国。这个问题牵涉到许多细致的技术上的争辩而且跟"霸王"作战行动计划的许多问题有关。这在开罗没有达成什么决议，但是以后引起了总统和我之间频繁的通信来往。英国的参谋部认为原计划比较好，又看到如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我的印象是他们的美国同僚们颇为同意这种看法。1944年9月在魁北克会议上我们之间达成了一个肯定的协议。

总统显然被军方的观点所说服，他把一张大地图摊在膝盖上。有一天下午，当着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多数人的面，他口头表示同意我维持现有的安排不变的意见，不过美军应该在附近的地方越过英占区

得到一条直接通海的出路。不来梅和附属于它的不来梅港，似乎合于美国的需要，因此我们同意了他们在这个地带上的控制权。这个决议当经标明在所附的地图上。我们大家觉得在德国设立一个法国占领区还嫌过早，至于俄国则连提也没有人提。

1945年2月，我们在雅尔塔未经进一步的考虑而采纳了这个魁北克方案，并把它作为指导基础来就将来德国的东面边界问题进行多次没有结果的讨论。于是这个问题留待给和平条约的会议去解决。就在这个时刻，苏联军队大批蜂涌越过战前的边界，而我们祝他们获全胜。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奥地利占领区的协定。斯大林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同意我的强烈呼吁，就是应该在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里划一部分给法国人，而且应该在盟军管制委员会上给他们一个席位。大家都很明确经过协议定下的占领区不应该妨碍军队的作战行动。

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谁先到那里，谁就可以拿下来。我们在克里米亚分别时，我们不仅是盟国；也是朋友，大家面对着一个还很强大的敌人，我们全部的军队正在激烈的不停顿的战斗中跟那个敌人作斗争。

在那时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扣人心弦的。希特勒的德国已经完蛋，他本人也即将灭亡。俄国人正在柏林作战。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大部分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俄国跟西方盟国的整个关系是处于变动之中。每一个涉及将来的问题在我们之间都悬而未决。雅尔塔的协议和谅解，当时是那样的，现在已经被胜利的克里姆林宫所撕毁而甩在一边。新的危险，或许像我们所已经克服过的一样可怕，已经幽然出现并瞪着四分五裂的受折磨的世界。

我对于这些不祥的发展所抱的忧虑，即使在总统逝世以前也已经明显。据我们看来，他本人也觉得不安和烦恼。关于他对莫洛托夫就伯尔尼事件的指摘感到愤慨一事已见前文。尽管有艾森豪威尔军队胜利前进，杜鲁门总统在4月的后半月仍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危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尽力要给美国政府一个印象，就是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当东西方盟军的前线互相接近而夹攻德军的时候，我们西方国家的军队不久将大大地越过我们占领区的界线。

下面的电报表明如果其它的协议也得到尊重的话，我绝不会主张取消我们关于议定的占领区的诺言。然而事实渐渐使我相信，在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或者甚至于撤退以前，我们应该设法跟斯大林当面会谈以便确能达到一个有关整个现状的协议。如果我们严格信守着一切协议，而苏联人却把一切能得到的东西都抓在手上，丝毫不顾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那真将引起一场灾难。

※　　※　　※

早在4月5日我就致文罗斯福，严肃地请他提高警惕。

……我心中相当明了，苏联的领袖们，不论是谁，对于盟军在西方迅速前进，和几乎全歼我们战线上的敌人，感到惊奇和仓惶失措。尤其因为他们说过，他们在5月中旬以前还不能发动决定性的攻势。所有这一切显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俄军会师的地点应该尽可能向东，而且形势许可的话，就进入柏林。

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我们建议过并且认为我们在六个星期以前已经商定过在奥地利的临时占领区，但是自从雅尔塔以来，俄国人还没有送出有关这些占领区的批准文件。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处于取得维也纳的前夕，而且很可能他们会占领奥地利的全境，我们为慎重起见，应该在北方尽量多占据一些地方。

我们应该经常关注，俄国人电报中的粗暴态度，是否预示他们正在准备作某些政策上的深远改变。就整个来说，我认为这不过是他们在烦恼或嫉妒时的自然表现。正为了那个理由，我认为极端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两国应该抱着坚定而直率的立场，澄清气氛而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忍受侮辱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相信目前这是挽救将来的最好机会。

如果他们永远以为我们怕他们，而且能凭吓唬来使我们屈服，那么，我对我们和他们的未来关系及其它许多事情，真要感到绝望。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建议，既然东西两方的军队应该不受分界线的约束而前进，那么任何地区逢到两军相遇的时候，任何一方应该可以不客气地建议另一方退到他们的占领区的界线以内。决定提出请求和命令撤退之权应该属于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这时，除作战上需要外，撤退当即开始。我认为这个建议提得过早，而且也超过了当前军事上

的需要。因此我把下面的一个备忘录发给参谋长委员会以便他们跟他们的美国对手们在讨论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提案时有一个指导方针。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7日

当双方军队相遇时，经过开头的互相招呼以后，他们应该彼此相对地停留在各自的阵地上，除非附近的实际军事行动需要他们作协调的行动。这样，如果我们渡过了易北河而推进到柏林，或者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一条线上（那是完全在俄国的地区以内），我们就不应当把它视作为军事上的问题而予以放弃。这是关系国家的事情，应该在三国政府之间加以考虑，并且应该和俄国人在南方的行动联系起来考虑，在那一边他们即将占领的不仅是维也纳而且是整个奥地利。

我们不应该过于急促地从已得到的任何地方撤退，以致连需要向华盛顿和伦敦政府请示的几天工夫也没有。我对于这件事情极为重视，不赞成让这一类建议交由参谋一级〔去决定〕。必须向总统和我请示。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我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所建议的拖延时间的行动。那跟我的意思完全符合。

事情就照那样办了。

※　　※　　※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使我必须征求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把有关占领区的整个建议重新提交给他的继任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14日

我向你们提出下面的方针：

"我们认为英美军队在从他们夺自敌人的超出于原议的占领区范围的土地上撤退之前，三国政府首脑应当先把届时有影响的政治争端加以讨论，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从整个局势来研究，要从苏、美、英三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着眼。应该由这些政府查明他们以前商定的占领区协议事实上是否已经友好地公正地履行了。由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这种事情已超出了前线司令员的纯属军事性质的决定权的范围之外。"

我在4月18日又直接向新总统提出这个问题。杜鲁门先生当然刚刚间接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纠纷，因此必须大大地借重于他的顾问们，所以纯军事观点的分量超过了它应占的比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4月18日

你们的军队不久就要，而我们的军队也即将跟苏联的军队遇上了。应尽速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给最高统帅以行动的指示。

我心目中有两种地区：

（1）战术上的地区。在这个地带里我们的军队必须驻扎在他们所已经达到的那一条线上，除非双方同意为了对付敌人的继续抵抗需要一种更好的战术部署。这个应该由最高统帅通过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而作出安排，或者就便由防线的双方在战地解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发出关于这方面的指示。

（2）占领地区。这个地区我跟罗斯福总统都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地区应该从欧洲胜利日起占领一段时间，不论这个日子在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至于由于我盟军的勇敢而有力的行动所赢得的广大得多的土地，我们只有在不失尊严的条件下才可从那里撤退。

2．我确然准备遵守占领地区的约定，但是我不愿我们的盟军部队或你们的美军在任何地点被当地的一个俄国将军的粗暴言词撵走。这种事情必须由政府之间的协议加以防止，以便艾森豪威尔有把握地用他自己卓越的方式去就地解决。

3．占领区是1944年9月于魁北克在相当匆忙之中决定的。当时没有预见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队会以这样浩大的军容攻入德国。这些占领区，是非跟俄国人达成协议，不能改变的。当欧洲胜利的日子一到，我们应当力图在柏林建立起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且应当坚决主张把德国所产的粮食在德国各地之间作公平的分配。根据目前的情况，俄国的占领区，人口比例最少而所产的粮食却占的比例最大。美国人占领的地区，粮食和被征服人口的比例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我们匮乏的英国人却要接收整个残破的鲁尔区和大片的工业区。那些地区像我们自己一样，在平时就需要输入大量的粮食。对于这个麻烦的问题，我建议在我们放弃现在既得的战术阵地以前，应该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在柏林解决。俄国人的意思是要把德国产粮区里的这些大量粮食运去供应他们自己食用，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所要争执的是，对德国人口的粮食供应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凡是可以得到的供应品必须在占领区之间按比例分配。

4．如果你能告诉我你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我将十分感激。据我从多方面所得到的情报，这些问题的影响极为重大，而且事情是非常迫切的。

艾登先生现在华盛顿，他对于我给他的电报中的意见，完全同意。

首相致艾登先生（华盛顿）：1945年4月19日

这个电报是只供你看的。似乎西方盟国目前还不可能强行闯入柏林。俄国人在攻击该城市的那一部分战线上现有二百五十万的军队。美国人只有他们的先头部队，也就是说二十五个师罢了，他们要照顾一条很长很长的前线，而且在许多地点正在跟德国人作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蒙哥马利应该尽可能迅速拿下吕贝克，而且他需要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个军的美国军队增援。我们在俄国朋友从什切青赶来以前，先到达吕贝克，可以省却以后许多唇舌。俄国人没有应该占领丹麦的理由，那是一个等待解放和恢复主权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取得吕贝克的话，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对于这件事情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此后最好是向林茨推进而在那里跟俄国人会师（这个行动部分已与前者同时进行），并且利用美国的包围行动去取得斯图加特以南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有关于德国原子研究的主要设备，为了得到有关这方面的特别机密材料起见，我们最好能够掌握这些设备。

艾登先生答复如下：

外交大臣（在华盛顿）致首相：1945年4月21日

我坚决同意蒙哥马利应该拿下吕贝克。俄国人如占领了丹麦，将使我们受到许多不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恐惧将大大增加，而且我似乎记得1940年俄国人跟德国人在蜜月期间发生纠纷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俄国人对于卡特加特的控制提出若干要求。

我相信你心中一定还有布拉格。如果美国能去占领捷克的首都，对于俄国人或将大有好处，那时候，他们必然愿意邀请苏联大使来和美国及我们一起参加，这将跟俄国人的对待我们成一个对照……

不过杜鲁门先生的答复无裨于大局。他建议一等到军事局势许可的时候，盟军应当撤退到以前议定的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以内。

他把为这个目的而拟给斯大林的一个电报稿子来征求我的意见。

对于他的来电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4月24日

谢谢你给我的复电。我同意你前面的概论，但是后面各节，只是听任俄国人按照他们所决定的地点，命令我们撤退到占领区以内，而没有必然地联系到各个战线的总的形势来考虑。这样一来，将来正是你们的军队受害最大。你们在中部将被推后大约一百二十哩，而把一大片土地让给在不受阻拦地前进的俄军。同时我们在维也纳的势力范围，或在柏林的三国占领等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4月27日，和总统讨论之后，我把这个电报发给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7日

英美军队不久将在德国跟苏联军队会师。德国抵抗即将停止，因而美、英、苏三国对于他们的军队即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区内实施占领一节，应该定出一套有秩序的程序来。

2．我们的最迫切任务是彻底击败德军。在这个期间，三个盟国的军队之间的界线必须由前线司令官加以决定，而且应该取决于作战上的考虑和要求。在这一阶段里面我们的军队将会发现自己占领的土地超出了最后占领区的界线，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3．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接下去的一个任务是在柏林和维也纳把盟国管制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把盟国的军队重行部署，使他们各自接管他们的占领区。在德国的各占领区的界线早经决定，而现在我们需要及早在你所主张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中，对于奥地利的占领区达成协议。

4．现在看来，马上不会有签过字的降书。如果确是如此，各盟国政府应该决定把各种盟国管制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授权它们订出详细办法以便各国军队撤退到他们所议定的占领区以内。

5．为了适应上面第二节中所谈到的形势的需要，就是专为作战地区而订立的临时和紧急处理办法，我们已经有指示发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些指示如下：

（1）为了避免两军之间的纷乱，并防止任何一方扩张到他方已经占领的地区以内，双方应该随时在相遇的地方停止前进。但不应影响

及当地两方的司令官旨在应付任何残存的抵抗而在后方或两翼所作的必要地域调整。

（2）关于一个地区里战事停止以后部队的调整，你们的军队应当按照军事上的需要来部置，而不必顾及占领区的界限。你们的重大调整（不同于为了作战上和行政上的理由所作的局部调整），在形势急迫的程度还能允许的范围内，应该先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

6．请你也发出类似的指示给你们前线的司令官。

7．我现在把这份电报同时发给你和杜鲁门总统。

答复是谨慎小心的。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2日

我已经接到你4月27日关于红军及英美武装部队占领德国和奥地利的程序问题的来电。

我应该告诉你，就我方来说，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发出指示，就是当苏军与盟军会师的时候，苏军的司令部应该跟美军或英军的司令部立即建立联系，并且应该共同协商：

（1）划定一条临时的战术分界线，并且（2）采取措施来制服他们临时分界线以内德军的任何反抗。

※　　※　　※

当俄军到达维也纳还没有多久，我们就已初步尝到俄军占领区的滋味。他们宣布说一个奥地利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而且不许我们的代表团飞往奥国。这一切引起我担心他们故意利用先到那里的机会在我们到达之前来"组织"那个国家，因此我在4月30日给杜鲁门先生一通电报如下：

据我看来，除非我们现在一同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否则在奥地利从纳粹解放出来的期间里我们就很难对它发生什么影响。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用下面的措词打电报给斯大林：

"我们感到非常关切，因为听到我们在莫斯科的代办说，尽管你在4月13日曾对哈里曼先生发出邀请，但是现在苏联政府却不同意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对维也纳的各占领区和临时管制机构达成协议之前，让盟国的代表团出发前往维也纳。还有使我们不愉快而且感到惊奇的是，

你们不顾我们需要时时以资考虑的请求，已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一个奥地利临时政府。

"我们的谅解一向是，处理奥地利的问题，正如处理德国的问题一样，是占领和管制这两个国家的四大国所共同关心的事情。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应被允许立刻进入维也纳，以便对当地情况作出汇报，然后欧洲咨询委员会才能就有关占领和管制那个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维也纳本身的问题作出最后的解决。我们希望你对多尔布亨元帅发出必要的指示，以便盟国的代表团可以立即从意大利乘飞机进去。"

5月3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道，他完全同意我的电报的内容，并且说他自己也在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这个抗议提醒俄国人说：斯大林曾建议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立即到维也纳去解决占领区的问题。这些代表们到那里去的计划都已经订好了，而现在苏联政府却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占领区达成协议以前，他们到那里去是"不适宜的"。咨询委员会所以不能达成协议，部分原因正是由于缺乏情报。唯一的办法是到当地去研究那个问题，因此苏联不让我们那样去做，是阻止了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杜鲁门先生的电报最后要求苏联政府让盟国代表立即飞到维也纳去。

这些抗议是十分有力的。

※　　※　　※

同时盟国军队以不断增加的势头继续前进。德弗斯将军的集团军群的美国第七军在4月30日经过慕尼黑而在5月3日抵达因斯布鲁克。法国第一军沿着康斯坦茨湖的北岸前进以后，转向南面，并且也越过了奥地利的边境。有一支部队从因斯布鲁克派到勃伦纳山口，而在5月4日在往南几哩的地方，跟美国第五军的先头部队会师，这支美军是在完成亚历山大的胜利战役之后从意大利赶来的。因此，所有西、东、南三条战线，一度相隔几千哩之远，终于汇集在一起，歼灭了德国军队。加上北方的蒙哥马利的军队构成了他们的包围圈。英国第二军打前锋的第八军团先头部队在4月19日抵离汉堡二十哩的易北河上游。在他们左边的第十二军受到主要由来自附近军官学校抽调出来而仓促编成的部队的顽强抵抗，但是他们在4月18日拿下了佐尔陶，并且向汉堡进逼。

第三十军在向不来梅进军的路上也经过一些激烈战斗。整个英军的前进，因需要修复敌人所破坏的跨过许多水道的几百座桥梁而遭到耽搁。不来梅是在4月26日陷落的。第八军在左翼有第十二军团，而在右翼有美国第十八空降军的保护，在4月29日渡过了易北河。他们向波罗的海方面前进以便跨过丹麦的国门。5月2日第十一装甲师抵达吕贝克，而丹麦为我军所解放，沉浸在狂欢之中。我们的第六空降师跟俄国人在维斯马会师。次日，第十二军进入了汉堡。在易北河以北，那个地区到处充满了大量的难民和土崩瓦解的军队，他们从俄国人方面逃过来，向西方盟国投降。战争即将结束了。

第三十一章　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胜利

我们的攻势推迟到春季——盟军的空袭——希特勒不准撤退——德国阵地的弱点——4月21日攻下波伦亚——盟军追过波河——海军方面的情况——德军提出新的媾和——4月29日在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被杀——我向各有关方面祝贺胜利——一个漂亮战役的结束。

我们在地中海的各战役以辉煌的胜利结束。12月亚历山大接替威尔逊作为最高统帅，同时马克·克拉克接任第十五集团军群的总司令。经过秋季的紧张战斗以后，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需要暂停进攻，休整以恢复他们的攻击力量。

德国人在各战线上的持久、顽强和出乎意料之外的抵抗使我们和美国人因损耗太多而极感缺乏大炮弹药，而且我们在意大利冬季作战中的艰苦经验迫使我们把总攻击推迟到春天。但是原属埃克将军后来又在坎农将军领导下的盟国空军，利用他们三十比一的优势对维持德军给养的补给线作了无情的袭击。最重要的一条线是从维罗纳到勃伦纳山口，后者就是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在他们走运的时候常在那里会晤的地016点。这条线上有许多地方差不多在整个三月份里都中断了交通。其他的山口，时常每次都要被封锁几个星期，准备转移到俄国前线去的两个师因之推迟了几乎一个月之久。

敌人有足够的军火和补给，但是缺乏燃料。尽管希特勒在莱茵河和奥得河方面吃了败仗，他们的部队一般都是足额的，而且斗志还高。在意大利北部，他们有二十七个师，其中四个师是属于意大利的。我们有着相当于二十三个师的兵力，都是从不列颠帝国、美国、波兰、巴西和意大利①抽调来的。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空军的压倒优势（事实是我们掌握了主动，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袭击敌人），和自己错误地选择背靠着宽阔波河的阵地防守，本来就用不着惊慌。对于他们更好的办法原应是退出北意大利，撤退到阿迪杰河的坚强防御线上；在那里他们只要用一支小得多的兵力就足以牵制住我们的大军，而可以分兵解救受到优势兵力压迫的地点。或者

可以在蒂罗尔山中的"民族堡垒"南面布下一道坚强的屏障。希特勒的盘算中或许就是把它当作"最后的防线"。

①四个意大利"战斗兵团"，每个约等于一个师的实力，已经编成并积极参加战役。

但是波河以南的失败给他们宣布了灾祸的临头。凯塞林一定明白这一点，这无疑是前面一章①中所讲到的谈判的理由之一。希特勒当然是阻碍这一件事情的绊脚石，因此当凯塞林的继任者菲廷霍夫建议作战术上的撤退时，曾受到批驳道："元首所期望的，现在和从前一样，就是保持极度的坚定来完成你现在的任务；你要保卫着你奉命指挥的北意大利地区的每一寸土地。"

①二十六章，《苏联的怀疑》

※　　※　　※

这样使我们的问题容易解决了。我们如果能够突破亚得里亚海侧翼的军队而迅速抵达波河，所有的德军将被切断而被迫投降。因此当最后的战役来临的时候，亚历山大和克拉克就把他们的努力用在这一点上面。波伦亚的攻占，在我们的秋季计划中曾显得很重要，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成为主要的目标了。现在的计划是由麦克里里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打通从巴斯蒂亚到阿尔靳塔的那条道路，那是一条狭隘而防守坚固的通道，两旁还有大水泛滥，但是它可以通到那边更空旷的地带。当这一步已经进行得相当顺手以后，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就从多山的中央阵线出击，经过波伦亚的西面而在波河边跟第八集团军会师，然后一同追击到阿迪杰河。盟国的海军要使敌人相信东西两海岸的两栖登陆已迫在眉睫。

在4月9日的晚上，经过一整天大规模的空袭和炮队轰击以后，第八集团军由第五军和波兰军团带头攻过了塞尼欧河。11日，他们抵达了下一条河，就是桑特尔诺河。第五十六师的最前面的一个旅和突击队出其不意地在敌后三哩的梅纳特登陆，他们是用一种叫作"水牛"的新式两栖运兵坦克渡水送过来的（这些车辆是从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基地海运过来的）。14日那天好消息传遍了第八集团军的全线。波兰人拿下了伊莫拉。新西兰师渡过了锡拉罗河。第七十八师在向北进攻中，拿下了巴斯蒂亚的桥梁，然后同第五十六师一起向阿尔勒塔公路进攻。德国人很明白这是他们的生死关头，因此拚命作战。

在同一天，第五集团军开始在皮斯托亚——波伦亚公路以西发起中路的攻击。经过一星期的激战，在盟国空军的全力支援下，他们冲出了山区，跨过了波伦亚以西的大道而向北进攻。到了20日，菲廷霍夫不顾希特勒的命令，下令部下撤退。他巧妙地报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静守的政策而采用机动的战略"。可是为时太晚了。阿尔靳塔已经落入我手，而英军第六装甲师正向费拉拉扫荡前进中。波伦亚受到紧紧包围的威胁，既有从东西来的波兰人，又有从南面来的美军第三十四师。4月21日，它被攻下了，波兰人就在这里歼灭了有名的德国第一伞兵师。第五集团军进迫波河，当时有战术空军沿着前面的道路进行破坏。它的美国第十山地师在23日渡过了河，而这一集团军的右翼，第六南非师跟第八集团军的左翼会师。在他们后面有好几千的德国人落网，他们因退路断绝，拥进俘虏营或步行被带到后方去。这次的攻势是陆军和空军协作的很好例子。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作战。战斗轰炸机炸毁了敌人的大炮、坦克和部队；

轻型和中型轰炸机袭击了补给线，还有我们的重轰炸机整天整夜地袭击敌人后方的设施。

※　　※　　※

我们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跟在敌人后面，渡过了波河。

一切永久性的桥梁已遭到我们空军的毁坏，还有渡船和临时浮桥也遭到这样的袭击，致使敌人陷于混乱。至于挣扎渡河过去的残余部分把一切重配备抛弃在后面，到了对岸已不能重行整队。盟军追赶他们到阿迪杰河。意大利游击队久已对山区和在他们背后地区的敌人不断袭扰。4月25日发出了一个总攻的信号，因此他们进行广泛的袭击。许多城市，如著名的米兰和威尼斯都被他们夺取并控制住了。在意大利西北部分的投降变为整批整批的。热那亚的四千守军向一个英国联络军官和游击队投降。二十七日第八军渡过了阿迪杰河，向帕多瓦、特雷维佐和威尼斯前进，而第五军已在维罗纳，向维琴察和特兰托前进，它的左翼伸展到布里西亚和亚历山大里亚。

海军的战役，虽然规模小得多，也同样的顺利。在一月份里，斯普利特和扎达尔的港口已被游击队占领，而这些基地上的海防部队扰乱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并且帮助了铁托的稳步前进，仅在四月份里，

至少有十次海战，使敌人受到重创以至丧失战斗力，而英国船舰没有受到损失。

海军在最后的战役中，曾经在两边作战。在西海岸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海军不断地在活动，轰击和不断袭扰敌人，击退敌人利用轻型舰只和蚊式潜艇进行的不断袭击，并且扫清已解放的港口内的水雷。这些活动为地中海最后真正的驱逐舰作战作了先导。从前属于南斯拉夫的"普雷穆达"号驱逐舰，在战争初期被意大利人夺去，另外还有两艘意大利驱逐舰现在都配备着德国人员，在三月十七日夜里离开了热那亚，准备去拦截从马塞开到里窝那的一个英国护航队。英国驱逐舰"瞭望台"号和"流星"号在科西嘉北端的巡逻中，得到了警告，即加以攻击。两艘意大利舰只都被击沉，而英国方面没有遭受损失或受创伤。等到我们的陆军达到阿迪杰的时候，海上的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

※　　※　　※

同时三月里的停战谈判可能已经传到希姆莱的耳朵里。

他确曾把驻意大利的主要使节兼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官员沃尔夫将军叫去作详细的询问。在事实迫使德国人放弃徘徊观望的态度以前，当然得经过一段的时间。但是到了4月24日，沃尔夫以菲廷霍夫全权代表的资格重又出现于瑞士。我及时地通知俄国人。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6日

这是有关于"纵横字谜"的消息。几天以前已被我们中断了一切接触的德国使者们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自称已经取得下令在意大利的军队投降的全权。因此，已发出通知给亚历山大元帅，授权他让这些使者到意大利的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来。他们可以先到法国，然后由我们的飞机把他们载到意大利，这样做是很便当的。请你立即派俄国代表到亚历山大元帅的总部去。

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的战线上的大批敌军的无条件投降，但是一切政治问题应该留待三国政府来解决。

2．你会注意到，几小时以前我因希姆莱请求在西方和北方投降而给你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意大利的投降。①我们在意大利曾经流了大量的血，因此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俘获大批德军这件事在不列颠民族心中是珍贵的战利品，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和我们共过患难。

①参阅第三十二章，《德国的投降》。

3．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给你个人的消息。我们的参谋部已经打电报给美国的参谋部以便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给亚历山大元帅发出意义相同的指示，知照他通过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代表团把全部详情告诉你们的最高统帅部。

有两个全权代表被带到亚历山大的总部里来，4月29日他们在英、美、苏三国的高级军官面前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

我及时通知了莫斯科。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9日

我刚才接到亚历山大元帅的一份电报，据称德国的代表在参加了包括你们的军官在内的一个会议之后，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并正把投降书的重要条文转给菲廷霍夫将军，请他指定实施停战的日期和钟点。这样看来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全部德军似将立刻投降。

5月2日将近一百万德国人投降成为俘虏，意大利的战争就此结束。

※　　※　　※

关于墨索里尼，他的末日也来到了。他像希特勒一样，似乎也一直把幻想几乎保持到了最后的一刻。在3月底，他最后一次访问了他的德国伙伴。当他回到他在加尔达湖畔的总部时，心中还满以为靠着那秘密武器还可以取得胜利。但是盟军从亚平宁山脉的迅速推进使这些希望落空了。当时盛传说敌人将在意大利与瑞士交界的山区里进行最后的抵抗，但是在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已经不再有战斗的意志了。

4月25日墨索里尼决定解散他的残余的武装部队，他请求米兰的红衣大主教跟意大利全国解放运动的地方军事委员会安排一次会谈。那天下午在大主教的府第中开始谈判，但是墨索里尼最后怒气冲忡地带着自恃的神态走出会场。当天晚上，他的车子开到科莫的县政府所在地。后面跟着由三十部汽车组成的车队，大部分幸存下来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们都在里面。墨索里尼根本提不出一个完整的计划。讨论既然无用，只有人自为谋了。他同一小撮拥护他的人一起跟着一个德国

小护送车队向瑞士边境出发。这个车队的指挥不希望跟意大利游击队发生麻烦。因而说服这位领袖穿上德国的大衣并戴上盔帽。但是这一小队还是被游击队的巡逻队所拦截住了；墨索里尼被认出来，当即被捕。其它人员，包括他的情妇贝塔西女士在内，也一起被捕。根据共产党的指示，那个领袖和他的情妇在第二天就被用一辆车子带出去枪毙了。

他们两人和其他人的尸体被送到米兰，在洛雷托广场上的一个加油站上，用肉钩倒挂起来。不久以前就是在这同一个广场上有一批意大利游击队员被当众枪毙了的。

这就是意大利独裁者的下场。

我收到了一张这最后一场情景的照片，不禁大吃一惊。

首相致亚历山大元帅（意大利）：1945年5月10日

我已经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个杀死墨索里尼的人曾有一篇自白，登载在《每日快报》上，他洋洋自得地道出他所用的阴险、卑怯的手段。尤其是他说到墨索里尼的情妇也是他枪毙的。难道她也在战犯的名单上么？难道他奉到谁的命令把这个妇人枪毙吗？据我看来，英军里整饬风纪的当局应该对于这些问题加以调查。

但是至少世界上可以省却一个意大利的纽伦堡。

※　　※　　※

我向胜利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士兵们祝贺。

首相致亚历山大元帅：1945年4月29日

第十五集团军群出于卓越的计划而进行的辉煌战役正以全歼或全俘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敌军而告结束。我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你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为支援西线而贡献出几个集团军的兵力后，竟然还能够以寡敌众，取得这样巨大而有决定意义的战果。这的确再一次证明了你们的作战天才，也证明了不列颠和英联邦各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的亲如手足的关系。我认为，从来没有这么许多国家在一条战线上前进和用兵如此成功。英国人、美国人、新西兰人、南非洲人、英国-印度人、波兰人、犹太人、巴西人和已解放的意大利人组成的有力部队，他们都本着争取自由和拯救人类的战士所应有的团结和崇高

的友谊，齐步向前。在意大利的这场伟大的最后战斗必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长垂史册。请你把我衷心的祝贺传达给你所属的全部指挥官和各军种的主要军官们，尤其要传达给他们以如此高明的技术所领导的英勇和热情的士兵们。

首相致克拉克将军：1945年5月3日

请你容许我对于你和你勇敢的部下为这个伟大的胜利所作的一切努力致以至诚的感谢。

我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3日

总统先生，来电奉悉，承对亚历山大元帅及其领导下的盟军表扬备至，已遵嘱将电文转发元帅并请其径向阁下致谢。

我相信他和所有参加各该战役的不列颠联邦的国家一起将深深地珍惜你所表达的热烈的感情。现在也让我来代表英国人向美国陆军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对他在赞襄策略和指挥战阵方面所作的至高贡献表示感谢。这位将军率领精锐的美军各师作战，他本人和亚历山大元帅所结成的，而惠及这个多国家多种族的大部队的战斗友谊必将长留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心中并扬名于史册。

我也给博诺米先生一个电报。

首相致博诺米先生：1945年5月3日

趁此在意大利的德国武装力量投降的机会，我代表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向阁下热烈祝贺意大利领土从我们的共同敌人占领下得到彻底解放，尤其祝贺意大利正规军和后方的爱国军队所发挥的作用。

2．我相信，意大利人民在了解到了他们曾经对于这个空前的胜利有所贡献，并且确实加速了他们国土的光复之后，必会在今后同样紧张的日子里把这种了解化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

3．我代表英国政府对现在意大利政府和人民所面临的伟大的建设事业向阁下致以良好祝愿。

4．意大利在战时既然使自己的军队和联合国家的军队协同作战，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她将在建设和平这个更有成果的劳动中，也跟联合国共同工作。

这样结束了我们在意大利的二十个月的战役。我们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是敌人的损失，即使在最后投降以前，就已比我们更严重得多。我军过去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牵制住最大数量的德军和把他们诱离主要战场。这个任务已出色地完成了。除了1944年夏季里的一段短时期以外，敌军的数量一直是超过我们的。在那一年8月里，正当他们危急的关头，部署在地中海各线上的德军还不少于五十五个师。不仅如此，我军原来只奉命牵制那里数量较大的敌军，结果却达到了把他们吞灭的伟绩。比这样登峰造极还要出色的战役，那是历来少有的。

第三十二章　德国的投降

4月22日希特勒决心在柏林作最后的抵抗——4月29日他在地下避弹室自杀——希姆莱求和——4月25日我跟杜鲁门总统通电话——斯大林发来一份亲切的电报——希姆莱的死——5月4日德国人向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5月7日在兰斯签订总投降书——德国空军完蛋——戈林在蒂罗尔被俘——德国潜艇投降——德国海面舰队的命运——盟国开往俄国的护航运输船队——杜鲁门总统的电报和我的答复——丘吉尔夫人在莫斯科——斯大林的电报——胜利声中我的警告。

到了4月中已经很明显，希特勒的德国很快就要被彻底打垮了。进攻的军队长驱直入，彼此之间相隔的距离一天天地缩小。希特勒曾经寻思要在什么地方作最后的抵抗。迟至4月20日，他还想离开柏林而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南方堡垒"去。这一天他召开了有主要的纳粹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当德国人的东西两线有即将被盟军先头部队的挺进切成两半的危险时，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海军上将邓尼茨将负责管理北方的军事和民政，特别要负责把东方约两百万的难民带回到德国本土来。在南方将由凯塞林将军指挥残余的德军。一旦柏林陷落，这些措施就立即付诸实行。

两天以后，4月22日，希特勒作了最后的和断然的决定，留在柏林直到最后一天。这个首都不久被俄国人完全包围起来，元首失去了控制事态的一切能力。给他留下要做的事只是如何在危城的废墟中安排自己的死法。他对留在他身边的纳粹首领宣布他要死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自从20日的会议以后都已离开，一心盘算着怎样进行和平谈判。已经到南方去的戈林以为希特勒既然决意留在柏林，实际上已经退位，因此请求确认他应正式行使元首继承人的权力，但所得到的答复是立即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　　※　　※

希特勒总部里最后的景象在别的书中已有很详细的描绘。在他的统治集团的头面人物中，一直跟他在一起到底的，只有戈培尔和博尔曼。俄国军队当时正在柏林进行巷战。4月29日清早希特勒立下了遗嘱。那一天，以在总理官邸底下的地下避弹室里照常进行例行公事开

始。墨索里尼的死讯传来了。时机来得这样冷酷无情地巧合。30日，希特勒安静地和他的随员一起吃午饭，吃过了饭他跟在场的那些人握了手，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寝室去休息。到了三点半钟，听到一声枪响，他的随从人员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躺在沙发上，身旁有一支左轮手枪。他是对准了自己的嘴巴开枪的。埃娃·布劳恩死在他的身边。在最后这几天里他跟她秘密结了婚。她是服毒死的。两人的尸体就在庭院里焚化。希特勒的火葬堆，伴以越来越大的俄国人的枪炮声，构成第三帝国阴惨的结束。

遗留下来的首领开了一次最后的会议。他们作了跟俄国人谈判的最后一分钟的尝试，但是朱可夫要求无条件投降。博尔曼试图冲过俄国人的前线，从此失踪。不知所终。戈培尔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然后命令纳粹党先锋队警卫员把他自己和妻子开枪打死。希特勒总部里的其他人员落在俄国人的手里。

那天晚上，邓尼茨海军上将在霍尔施泰因的总部里收到一封电报：

元首任命你，帝国海军上将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应根据形势需要立即采取一切措施。

博尔曼混乱开始了。邓尼茨曾经和希姆莱进行过接触，他原认为柏林如果陷落，希姆莱将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而现在最高的责任在未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落在他的身上，这样他就面对着部署投降的任务。

※　　※　　※

几个月来希姆莱曾被催促主动去跟西方盟国进行个人接触，希望能谈判出一个分开来投降的结果。纳粹党卫队的一位叫作舍伦贝格的将军，曾向他建议，可以请经常有机会来柏林访问的瑞典红十字会会长伯尔纳多特伯爵为中间人。起先在2月，后来在4月，当伯尔纳多特来到德国首都的时候，他和希姆莱之间曾有过秘密会晤。但是这一个纳粹首领觉得他无法摆脱对希特勒的效忠，因而不能有所作为。直到4月22日元首宣布了在柏林坚持到底以后，这才使他行动起来。

4月25日清早，伦敦收到英国驻瑞典公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的一封电报。他报告说，4月24日晚上十一点钟，他和他的美国同僚，赫谢

尔·约翰逊先生被邀请去会见瑞典外交部部长博希曼先生。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跟伯尔纳多特伯爵见面，后者负有一项紧急的使命。伯尔纳多特告诉他们，希姆莱现在东线，要求火速跟他在北德见面。伯尔纳多特建议在吕贝克会见，这样他们在头一天晚上已经见了面。希姆莱尽管疲乏并承认德国已经完蛋，但还是镇静而有条理。他说，希特勒已经病入膏肓，或许已经与世长辞了，要不然几天之内生命也会结束的。希姆莱又说，当元首还能活动的时候，他不能照他现在所提议的去做，但是希特勒既然完了，他就有了行动的全权。因此他问瑞典政府是否愿意替他安排跟艾森豪威尔将军见面，接洽在整个西线上有条件投降。伯尔纳多特说不需要这样做，他尽可以直截了当地命令他的军队投降；

而且无论如何，他不愿转达这个请求，除非向挪威和丹麦投降也包括在内。如果这一层办得到，那么或许还有会见的必要，因为也许需要安排关于德国人应该怎样和向谁缴械。希姆莱随即说，他准备命令在丹麦和挪威的德军向英美或瑞典军队投降。当问到如果西方盟国拒绝他的请求，他打算怎么办。希姆莱回答说，那他指挥东线作战，死在战场上。希姆莱说他宁愿西方盟国而不是俄国先进入梅克伦堡以便拯救平民。

伯尔纳多特伯爵最后说，舍伦贝格将军目前在丹麦边境附近的弗伦斯堡，迫切盼望消息，并且有把握把任何讯息立刻传递给希姆莱。两个公使评论说，希姆莱拒绝在东线投降，看来是最后还企图在西方盟国和俄国之间制造麻烦。显然纳粹应该同时向全体盟国投降。瑞典部长承认这可能是这样，但是他指出，如果德国在整个西线以及在挪威和丹麦的军队放下武器，这对于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盟国将大有帮助，并且将导致较早的全面投降。他认为无论如何应该把伯尔纳多特的情报传递给英美两国的政府。就他的本国政府来说，我们完全有自由去告诉苏联人，因为瑞典人绝不会，也不愿被人认为在盟国之间挑拨离间。瑞典政府所以不能直接通知苏联人，其惟一的理由是希姆莱曾约定他的情报只提供给西方国家。①

①伯尔纳多特伯爵所著《闭幕》一书第54页以下关于这一插曲的叙述略有不同。

※　　※　　※

4月25日清晨，我接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即召集战时内阁。我们的反应见于我拍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

你在几小时以前一定已经收到你们的大使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关于伯尔纳多特-希姆莱会谈的报告。我立刻召集战时内阁开会，他们赞成我们即时给斯大林元帅发出如下的一个电报，并循由通常途径抄送一份给你。我们希望请你斟酌能以同样的意思分别打电报给斯大林元帅和我们。虽然希姆莱显然是代表德国国家说话，像任何人能做出的一样，但是答复应该通过瑞典政府交给他。这件事在原则上是三大国共同的事情，因为我们三国中间谁也不能单独进行谈判。然而并不因此而取消艾森豪威尔将军或亚历山大元帅接受局部投降的权力，如果出现这类事情的话。

鉴于德国人的这个求和的重要性和我们在"纵横字谜"①事件上受到俄国人怀疑的经验，我认为应当把我们的态度详细纪录下来。

①参看二十六章《苏联的怀疑》。

那天晚上我跟总统通了电话，然后口授下面的备忘录备供下次内阁会议之用：

晚上八点十分我跟总统谈了话。当我要求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除了问我有什么事情以外，对于斯德哥尔摩所发生的事情竟毫无所知。因此我告诉他关于从斯德哥尔摩来的重要消息。他还没有收到那边美国大使的任何报告。所以我把马利特来电的全文念给他听。我也告诉他我们深信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而且要同时向三大国提出。他对于这一点深表同意。然后我又将我根据内阁的决议而发给斯大林元帅的电报向他宣读，他也表示十分同意。他请我再读一遍，我也照办，这样他可以立刻把一封类似的电报发给俄国人。此外我告诉了他我准备附在我们致斯大林一电前面的短文的主要内容。

在这次谈话的一个半小时以前，我已经将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连同附在电文前面的短文都各送一份给他，所以到这时候这两份东西的书面内容他应该都收到了。

2．他又对我说道他希望不久可以见到我。我答复他，我们即将用电报告诉他关于会见的建议，最好就在这里。我又对他说，我们热烈拥护他在波兰问题上的带头作用。这些加上客套话构成我们整个谈话的内容。

丘吉尔：1945年4月25日

※　　※　　※

这里是附在给斯大林一电前面的一段短文的内容：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5日

美国总统也已经获悉这个消息。就英国政府而言，毫无疑问，非完全做到同时向我们三个国家无条件投降不可。我们认为应该告诉希姆莱，德国军队不论个人或单位都应该在各处向盟国军队或盟军在当地的代表投降。除非做到这样，否则盟国军队在各方面和各战场上只要继续遇到抵抗，就一定用全力来予以打击……

他的答复是我所曾接到的他的来电中最亲切的一封。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4月27日

我感谢你4月25日关于希姆莱有意在西线投降一事的来电。

我认为你建议向希姆莱提出的应在包括苏联战线在内的各个战线上作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是惟一正确的要求。·我·是·了·解·你·的，·我·绝·不·怀·疑，·你·是·会·这·样·做·的。①我恳请你照你建议的精神去做吧，而红军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利益，将继续围攻柏林。

①作者加的着重号。

我应该告诉你，我已经把类似的答复送给杜鲁门总统，他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4月27日

得悉你对我在对待光荣的贵国和你自己方面所要采取以及将来始终要采取的行动深信不疑，我感到万分高兴。英国人和我都确信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也将本着你所赞成的方针而行动，而且我们三个人都要继续不断地互相充分通报情况。

伯尔纳多特伯爵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希姆莱。关于这一个纳粹首领，没有再听到什么下文，直到5月21日他在不来梅福尔特被一个英国的监视哨所逮捕。他化了装并未被识破，但是他的证件引起了哨兵的怀疑，于是被带到第二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兵营里。这时他向司令官坦白承认他是谁。他们把他置于武装看管之下，剥去了他的衣服，由

医生搜查有无毒品。在审问的最后阶段中，他咬开了装有氰化物的一个小瓶子，他显然把那个小瓶子暗藏在嘴巴里已经有几个钟头了。

他几乎立即死去，时间是5月23日，星期三夜里，刚过十一点钟。

※　　※　　※

在西北方面，那出戏结束得没有那样动人。5月2日传来在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同一天，我们的军队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吕贝克，在那里我们跟俄国人会师了，并且切断了所有在丹麦和挪威的德军的退路。3日我们进入汉堡，没有遇到抵抗，守军无条件投降了。有一个德国代表团来到蒙哥马利在吕内堡荒原上的总部。该代表团由邓尼茨的密使、海军上将弗里德堡率领，他企求得到一个包括北部和俄军对抗的德军在内的一个投降协议。这件事情遭到拒绝，由于这超过一个集团军群司令官的权限，而他只能处理他自己战线以内的事。

第二天弗里德堡接到了他上级的新指示以后，就签订了在德国西北部、荷兰、岛屿地区、施勒斯维希-霍尔施泰因和丹麦的全部德军的投降书。

5月5日我在给旧金山艾登先生的一个电报中告诉他说：

艾森豪威尔在北方用极巧妙的手法派遣美国的一个军去帮助向吕贝克推进的蒙哥马利。这使他比预定时间提前十二个小时就到达那里。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使馆海军武宫报告说，根据瑞典的情报，俄国人曾在哥本哈根以南几哩的地方投下了伞兵而且在该地已出现共产党的活动。我们正在进行核实。现在看来当时仅有两个伞兵。目前我们正在把一支中等规模的箝制部队空运到哥本哈根去，至于丹麦的其余部分，从此时起正在由我们快速前进的装甲纵队很快地予以占领。

所以把丹麦人的欢乐情绪、投降的德国人的垂头丧气的屈服以及投降后的德国兵的所谓同类倾向性统统考虑在内，我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也将比我们的苏联朋友占先一着。

这时候，你一定已听到所有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连人带船全部向蒙哥马利投降的重大消息。单就人来说，一定在一百万以上。因此在接连三天以内已经有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向我们的英国司令官投降了。这是我们军事史上一件令人十分满意的事件。艾克始终是伟大的。我们在运动员风度上，定要和他媲美。

弗里德堡接着到艾森豪威尔在兰斯的总部来。5月6日约德尔将军也到那里跟他在一起。他们是在争取时间以便使尽量多的士兵和难民可以摆脱俄国人而到西方盟国这一边来；同时试图向西线单独投降。艾森豪威尔限以一定的时间，而且坚持要有一个总的投降。约德尔向邓尼茨报告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字。否则的话，盟国各战线对于想作个别投降的人将予以封闭。我看没有其他的办法——不签字就是大乱。我请你立即用无线电批准我有签订投降书的全权。"

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是在5月7日上午二点四十一分由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同约德尔将军签订的，当时在场作证的有法国和俄国的军官。因此所有的战斗在5月8日午夜全面停止了。正式由德国最高统帅部追认的仪式，是在俄国人的安排之下，于5月9日清早，在柏林举行的。空军上将特德代表艾森豪威尔，朱可夫元帅代表俄国人，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分别签了字。

※　　※　　※

德国陆军的最后摧毁已经谈过；希特勒的其他战斗兵种的结束仍有待叙述。在前一个秋季里，德国的空军由于出色的组织曾经以减少远距离轰炸机的产量为代价，大大增加了战斗机的数量。我们的战略轰炸使它不能不处于守势，它的百分之七十的战斗机必须用于本土的防御。数量虽然更多而效力却更差，这主要由于我们袭击了他们的炼油设备造成他们燃料的缺乏。他们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防止这个。德国的高性能喷气式战斗机曾扰乱了我们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大力袭击他们的生产中心和他们的机场缓和了这种威胁。在整个1月和2月期间，我们的轰炸机继续不断地进行袭击，而且在较后的月份里我们对于当时德国东线的交通中心德累斯顿猛烈轰炸。敌人的空军逐渐变得七零八落了。当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时，德国空军的机场越来越被挤到一个愈来愈缩小的地区里，成为我们再好没有的攻击目标。

关于轰炸工业区的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胜利临近了，我们必须预先打算。"如果要我们去管理的完全是一个废墟，"我在4月1日写道，"那么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供应定将大感缺乏。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袭击只能使敌人在直接的作战努力上受到损害，而不要再使我们自己受到损害。"希特勒的想法却与此不同，

他想要把工厂和各种各样的公用事业设施统统破坏掉，但是能干的施佩尔和德国将军们不听他的命令。4月6日，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对轰炸机司令部下达指示说，"对于残余的工业中心进行袭击不能指望得到巨大或额外的利益，这是因为在战事停止以前，这样做不可能收到充分的效果。"在我们军队前面继续轰炸，今后将难免使俄国人不遭危险，但是英美飞机却做了其他许多有益的工作。前进中的军队，得到了空中的支持；荷兰免于饥荒；我们的被释放出来的战俘和伤员得以送回家乡。

在衡量战略空军力量对胜利的贡献时，应该记住这是第一次在战争中充分使用它，并发挥它的作用的。我们必须从千辛万苦得来的经验中学习。要成功就要靠从一大堆情报中作出正确的推断。而这些情报往往具有专门性和高度技术性，涉及敌人的国民生活的各方面，其中有许多必须在和平时期进行收集。我们的确曾经低估了德国工业的强大潜力，和她从欧洲被其占领的地方所得到的大量资源。由于有了组织得很好的救济措施、严格的警察活动和固有的纪律性与勇敢，德国人的持久力超过了我们认为可能的程度。虽然起初几年的结果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毕竟迫使敌人非有一个苦心经营、不断增长而终于还是力量不足的防空体系不可，而这种体系消耗了他们全部作战努力的一大部分，在战争结束以前，我们和美国发展的打击力量如此强大，它们对德国的经济崩溃是起了主要的作用的。英国联邦的兄弟国家，尤其是加拿大，曾在帝国训练计划中作出很大的努力，一共训练了二十万名飞行员，而且在1945年里头，不列颠轰炸机司令部的投入战斗的驾驶员中约有一半是从海外来的。

从4月16日开始，俄国人的最后攻势激起了德国空军作最后的孤注一掷，但是几天以后，庞大的柏林机场，连同许多完整的飞机已落到苏联手中，因此德国的空军像它的陆军一样，被分裂成两半。分崩离析的情况很快地蔓延开来。它无力恢复而崩溃了。它的总部有一部分人从柏林逃到南方，而且有几天企图从慕尼黑附近的一个疯人院那里有所行动。他们又从那里分散逃往奥地利。在蒂罗尔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约有一百名比较高级的军官，包括戈林自己在内，被美国人俘获。报应终于来了。

※　　※　　※

陆上和空中的丰功伟绩容易把海上并不逊色的胜利掩盖起来。英美方面在整个欧洲战役中，倚靠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船队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德国潜艇的情况一直谈到它的结束为止。尽管已经遭到惊人的损失，他们还是继续攻击，但是他们的成功越来越小，而我们航运的畅通并未受到阻碍。甚至到了1944年秋季以后，他们已被迫放弃比斯开湾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感到绝望。现在服役的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当潜在水底给蓄电池充电时，便可以通过一根管子来通气，这不过是按照邓尼茨计划采用于海战的新型潜艇的一种。他期待着这种新型船只的出现，那时正在大批建造之中。其中第一艘已在试用中。德国真正的成功寄托于它们能大批早日投入服役。它们的高速的潜航速度向我们提出了威胁我们的新问题，而且正像邓尼茨所预言的，将会使德国潜艇战争发生革命化。他的计划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建造这些潜艇所需要的特殊材料十分缺乏，因此它们的设计必须经常改变。但是普通的潜艇的零件仍在德国全国各地分散制造，随后在一些港口的防炸弹的掩蔽部里面进行装配，而且尽管盟国的轰炸机作剧烈和不断的轰炸，德国人在1944年11月里所建造的潜艇比战争中任何一个月都多得多。由于惊人的努力，尽管受到一切损失，大约还有六七十艘潜艇继续活动并几乎维持到最后。它们的成就并不大，但是能使海战保持僵持局面的希望不绝。这种革新的潜艇始终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作用。原来计划要在1945年内变成三百五十艘，但是在投降以前，投入服役的仅有几艘。落入苏联人手中的这种武器会成为将来的危险之一。

我们进攻的最后阶段系在德国的沿海水域和波罗的海的出口处，因此盟国空军对基尔、威廉港和汉堡进行袭击，摧毁了许多停泊在港里的潜艇。然而当邓尼茨命令潜艇投降的时候，在海上的至少还有四十九艘。此外还有一百多艘在港内投降，另外大约有二百二十艘被它们的船员凿沉或毁坏。这就是德国的顽强作战和潜艇服役人员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前面有一卷中所记录的德国潜艇在整个战争中所受的全部损失。①在六十八个月的战争中，德国潜艇共损失七百八十一艘。在这个时期大半段时间，敌人居于主动地位。1942年以后，局势倒转过来了，德国潜艇的被击毁的数目增加起来，而我们

的损失则降低下去。根据最后的统计，已知的盟国在海上击沉的六百三十二艘潜艇中，有五百艘是被英国或英国指挥的海军所击毁的。

①第二卷集7页（原书页码——译者）。

仅仅由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千一百万吨，而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如果我们加上由别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失，这两个总数将成为一千二百七十五万吨和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其中英国人在第一次大战中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第二次大战中占了半数以上。

德国海面上的舰队遭遇到更加被动的命运。大的船舰久已被封锁在波罗的海以内。在格丁尼亚，现已成为一只破船的战斗巡洋舰"格奈森诺"号落到了俄国人的手里。美国轰炸机于3月39日在威廉港击沉了"科隆"号，而英国轰炸机于4月9日在基尔港内击沉了"舍尔"号，又在4月16日在斯维讷明德，击沉了她的姐妹舰"卢佐夫"号。两艘老战舰，"施勒斯维希——霍尔施泰因"号和"施勒西恩"号是被凿沉的。只有沿海岸的小艇、小型潜艇和潜艇作战到底。当英国人于5月3日进入基尔的时候，在那个大军港里几乎没有一座建筑物不曾遭到轰击。巡洋舰"希佩尔"号和"埃姆登"号，受过炸弹的重创，孤单凄凉地搁浅在那里。只有几艘扫雷艇和小商船浮在水面上。在丹麦的海港里躺着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纽伦堡"号和"来比锡"号。这些和约十五艘的驱逐舰，加上十二艘的鱼雷艇，就是残存的德国舰队的全部了。

盟国对于俄国的援助是应该加以记述而不可忘掉的。初期护航运输船队的损失是重大的，但是在1944年和1945年，当时护航运输船队只在阴霾的冬季月份里航行，损失是小的。

在整个战争中，有九十一艘商船在北极航线上被击沉，在开往外国的载货船只中占百分之七点八，而在回航的船只中占百分之三点八。这些船只中只有五十五艘是有护航队护送的。

武装商船队在这项艰巨工作中丧失了八百二十九人的生命，而皇家海军所付的代价更重。有两艘巡洋舰和十七艘其它战舰被击沉，并且有一千八百四十名官兵死亡。

到俄国去的四十个运输船队，运送巨额物资，总值达四亿二千八百万英镑，包括单从英国运去的五千辆坦克和七千多架的飞机。约计数字如下：

年份	从联合王国或美国发送出去的货物的约计数量	在路上损失的货物的约计数量
1941	300，000吨	10，000吨
1942	1，350，000吨	270，000吨
1943	450，000吨	——吨
1944	1，250，000吨	10，000吨
1945	657，000吨	10，000吨
合计	4，000，000吨	300，000吨

我们就是这样实践我们的诺言的，我们不顾苏联领导人的许多激烈的语言和他们对于我们的救出的海员的粗暴态度。

※　　※　　※

在压倒一切的胜利时刻里，我却深深知道前途的困难和危险，但是这里至少可以有一刹那的欢乐。总统给我一个贺电，并且热烈地表达他的政府如何珍视我们对于胜利的贡献。

我答复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9日

你的来电受到英国整个民族的珍视，并且将被英王陛下所属的各地各种族的一切武装部队看作一种战斗的荣誉。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统帅下在法国和德国，以及在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统帅之下在意大利并肩作战的全体大军之间更特别是这样看待。在所有的战场上，我们两国的人员是战友，在空中、在海洋上和在海峡中都是如此。在欧洲的我们所有胜利的军队中，我们曾经像一支军队那样在作战。看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亚历山大元帅的参谋部，任何人都会以为它们是一个国家的组织，当然也是一群具有同一高尚目标的人。蒙哥马利元帅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及其勇敢的加拿大集团军，不论在我们去年6月光荣的登陆战中，以及在它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中，不论是在最关重要的作战转折关头，或是在保卫北部侧翼的战争中，或是在向北挺进的高潮中，都发挥了它的作用。

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地在一起战斗。

几天以前你拍电报给亚历山大元帅，而在他隶属之下，在意大利指挥该集团军前线作战的就有你们的猛勇的将军马克·克拉克。

让我来告诉你，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把各盟国军队的团结放在一切民族主义思想之上的一个人物。在他的总部里，团结和战略支配着一切的精神。团结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战线上可以搀和在一起，而且可以没有些微困难地把大批军队从一个司令部转移到另一个司令部。在伟大种族之间，同盟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贯彻、维持到这种高的程度。我以英帝国和联邦的名义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光明磊落的性格和品质，向你表示我们的钦佩。

我也必须表达英国人所怀有的感情，那就是对美国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所有的英勇和慷慨行为的感情，自从他在战斗中逝世以后，又由你，总统先生，这样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下去。它们将永远打动住在世界各地的不列颠人的心弦。

我相信，我们以和谐和崇高的思想共渡过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已激发起来的感情和关系，今后会更加密切。

这时候我的妻子正在莫斯科，因此我请她在当地递送我的电报。

首相致丘吉尔夫人（在莫斯科）：1945年5月8日

明天星期三，如果你向俄国人民作广播——只要克里姆林宫认为合适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如果这样，你可以把我下面这个电报向他们宣读，当然要由我们的大使馆去取得他们的同意：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致红军并致俄国人民。你们取得了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之外并击溃纳粹暴君的辉煌胜利，对此我代表英国人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我坚信，人类的未来系于英国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今天在我们岛国的家乡这里，我们时常想念你们大家，并从内心深处祝愿你们幸福和繁荣。而且在我们一起走过了忍受一切牺牲和苦难的幽谷之后，我们也应该能够本着忠实战友之谊和相互同情，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的大道上。我请我的妻子向你们大家转达这种友好和钦佩之意。"

请告诉我你后来怎么处理的。十分想念。温。

在这种广泛的亲善气氛之中斯大林作了答复。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10日

苏联人民致大不列颠武装部队和人民的贺电我向你们，英勇的不列颠武装部队和不列颠全国人民致以个人的庆贺，并衷心祝贺你们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德国帝国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是由苏联、英国和美国军队为了解放欧洲而共同战斗所取得的。

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在战争期间所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在战后会有进一步的顺利的和愉快的发展。

我已经指示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对我们所赢得的胜利向你们全体转达我的祝贺，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　　※　　※

我们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是在人类历史上迸发最大欢乐的信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确曾在欧洲死拚到底。现在被征服者和胜利者都同样感到说不出的轻松。但是就我们在英国和英帝国的人来说，从第一天孤军作战起到最后一天止，为最终的结果把我们的生存作孤注一掷，这里面的含义甚至我们最强大和最英勇的盟国也难以完全体会。劳累、疲乏、穷困，但是勇往直前，而现在胜利了，我们有了一个庄严崇高的时刻。

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最高贵的恩惠，其意义就是我们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

在这些激动喧闹的欢庆的日子里，当我被邀请对全国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在我们岛国肩负重任几乎整整五年了，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心中有像我那样沉重地负担着许多忧虑。我追述了我们的命运的变化多端的经历以后，弹出了一个忧郁的调子，不妨记在这里。

我说："我但愿我能够在今天晚上告诉你们说，我们的一切磨难和烦恼都已成为过去。那么我也真能愉快地结束我五年来的服务，而且如果你们认为不再需要我，而我应该退归林下，我当然欣然从命。但是，相反地，我要警告你们，像我当初在接受这五年任务时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会拖得这么长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你们必须准备为伟大事业在身心方面再作努力，作进一步牺牲，如果你们不想回到惰性、晕头转向和怯懦畏葸、胸无大志的老一套的话。你们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无论如何绝不可稍有松懈。节日的欢庆尽管是人类精神上所必需的，然而应该使每一个男女都能以迅速恢复的精力，

更大的劲头回到他们应当做的工作上去，并且在公共事务方面还应该要继续保持他们的见解和留心观察。

"在欧洲大陆上，在胜利后的岁月中，我们还得确保我们因参战的单纯而光荣的目的不致遭到摈弃或被漠视，而且'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要被歪曲而失去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意义。如果不受法律和正义的统治，如果竟由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来取代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分子一伙的罪行便没有多大用处了。我们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而战斗的那些主张能在和平会议桌上得到事实上和文字上的承认，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联合国正在旧金山创立的世界组织不致成为一个空名，不致成为强者的盾牌和对弱者的嘲弄。胜利者在兴高采烈之时正应该扪心自问，并且要使自己的高尚行为无愧于他们所掌握的这样庞大的武力。

"我们切不可忘记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日本尽管受到袭扰和日见衰败，但仍在窥测方向，她还是一个有一亿人口的民族，他们的战士是不怕死的。今天晚上我还不能告诉你们，要经过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力气才能迫使日本人从他们的可恨阴谋和残暴行为中改邪归正。我们，像中国一样地坚持这么长久而无所畏惧，我们本身曾受到他们的可怕的伤害，而且由于我们和美国有着光荣的盟谊和兄弟般的忠诚关系，我们必须在世界的那一边不畏缩、不失误地站在他们一边打这一场大战。我们要记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加拿大过去和现在都直接处在这个凶恶国家的威胁之下。在我们的黑暗时期里，这些自治领都曾援助过我们，我们绝不可使有关他们的安全和前途的任何任务半途而废。我在五年前，一开始就对你们说了一些艰苦的事情，你们不曾退缩。如果我不仍旧高呼着：前进，不畏缩，不动摇，不屈不挠，直到全部任务完成，全世界都变得安全和干净，我将不配接受你们的信任和宽容。"

第三十三章　一段令人不安的插曲

铁托的军队进入的里雅斯特——同杜鲁门总统的通信——德国驻军向弗赖伯格将军投降——我给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指示——5月12日美国总统发来一份有力而受欢迎的电报——我力劝向驻欧美军发出一个坚守阵地的命令——华盛顿的犹豫不决——在的里雅斯特有更多的困难——总统和我向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发出联名的指示——6月21日斯大林的来电和我的答复——地中海东岸国家的危机——2月27日我在下院的讲话——在贝鲁特、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战事——5月31日英军总司令恢复了秩序——跟法国在阿尔卑斯滨海省发生的纠纷——杜鲁门先生的愤慨和戴高乐将军的答复。

当德军从意大利撤出的时候，铁托的军队已经迅速地推进到意大利东北的国境内。他们希望夺得他们在这个地区里所要求的土地，尤其想在英美军队到来以前，占领的里雅斯特。美国人和我们都不但坚决要防止边界问题在签订和约以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而且也打算把的里雅斯特连同它的绝妙的港口拿到手，作为将来我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区的必要的物资供应点。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明确的，亚历山大将军既然于2月间曾在贝尔格莱德访问过铁托，因此即授权由他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稳定那里的局势。

还在德军投降以前，我已经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过的里雅斯特问题。我在4月27日说过，"在我看来，取得的里雅斯特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我们能够按照所建议的轻而易举的方式，并且冒着这类政治-军事行动方面所固有的危险，而做到这一点的话。已故总统一向异常重视的里雅斯特，他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港，成为多瑙河流域各个地区通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出口。关于这件事情有许多问题须加以考虑，但是南方应该有个出口的问题似乎对于许多有关国家的贸易都有利害关系。重要的事情是，乘铁托的游击队还不曾占领它以前，先赶到那里。因此，在我看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的里雅斯特的确定的地位可以留待将来从容解决……如果你能亲自来过问这件事情，我将十分感激。"

30日杜鲁门先生答复说，他同意在采取军事行动之际不必事先去问俄国人。在进入威尼西亚·朱利亚以前，亚历山大将向铁托解释他的意图，并且明白表示，在那个地区的任何南斯拉夫部队必须归我们指挥。给亚历山大的指示是：如果南斯拉夫拒绝合作，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前应该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信商量。总统认为这样做很重要，因为他希望避免用美国人打南斯拉夫军队，或用来在巴尔干作战。

5月1日亚历山大告诉我，他指望第八集团军的部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抵达的里雅斯特。对他们发出的命令是夺取的里雅斯特和普拉的停泊码头，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在跟南斯拉夫的正规部队接触时应该十分小心，以免发生武装冲突。

同时亚历山大打电报给铁托，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他说："那些计划是跟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讨论的大致相符……

我认为在我的军事行动范围地区内，如果有你的任何部队，应照我们最近在贝尔格莱德讨论时你所建议的那样，他们应该归我指挥，你现在就可照这个意思发出命令。"

他向我报告说：

1945年5月1日

铁托的正规部队现在正在的里雅斯特作战，而且已经占领了伊斯的利亚的大部分。我十分肯定，如果命令他的部队撤出，他不会照办，除非俄国人叫他这样做。

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命令我在必要时用武力去占领整个威尼西亚·朱利亚，我们当然就负责去跟南斯拉夫军队作战，他们至少得到了俄国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在我们还没有负此责任以前，我想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部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心情。他们对铁托的游击部队深为钦佩，并且对于他们的为自由而斗争十分同情。因此在叫他们从对共同的敌人掉转方向去攻打一个盟国以前，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当然我不应当擅自揣度我们国内人民的反应，你对于他们熟悉得多。

※　　※　　※

事实上铁托的部队在4月30日已经进入的里雅斯特，他们不仅希望夺占那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而且希望接受七千名德国驻防军的投降，收缴其全部装备。直到第二天下午，南斯拉夫的军队才在蒙法尔

科内以西的地方，跟新西兰第二师的先头部队接触。5月2日弗赖伯格将军和他的新西兰部队进入的里雅斯特，接受了德国驻防军的投降并且占领了船坞地区。

5月5日亚历山大来电称：

铁托……自己觉得在军事地位上，比起以前我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所预见的来得强，因此想拿赢到手的筹码来兑取现钱了。当初他曾希望在我最后离开的里雅斯特以后，他再走进去。现在他要盘踞在那里而仅许我有使用的权利。

我们必须记住自从我们上次会见以后，他曾经去过莫斯科。如果我能向他保证：当我不再需用的里雅斯特作为奥地利我军的基地时，就可以让他并入他的新南斯拉夫里边去，我相信他会遵守我们的原议的。

亚历山大电文中的最后一句，使我有必要把我们的政治见解说清楚。

5月6日我答复说："对于所有你同铁托的通信我完全感到满意。我很高兴你们已经进入了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和蒙法尔科内，你及时地把你们的脚跨进门槛。铁托有俄国作后盾，他要极力挺进，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敢于在你们现在的情况下攻击你们。除非你能够跟铁托商定一个满意的工作安排，如有什么争议的事情，必须由有关政府来处理。并不存在你同他订立什么关于把伊斯的利亚，或战前意大利的任何部分归并到他的'新南斯拉夫'的协定这样的问题。世界的这一地区的命运当留待和平会议桌上来解决，你务必让他了解这一点。"①我又加上：

①作者后来用的着垂体。

为避免引起铁托或南斯拉夫指挥官的任何妄想起见，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地区里驻有一支充实的军队，在现代武器上须占有极大的优势，并且时常有空军示威，但要尽可能不妨害你向维也纳的进军，那一方面，我相信你正以最高的速度在加紧进行。

我料想你已经清除了的里雅斯特入口处障碍物，这样你很快可以有若干强大的海军在那里。实力就是安全与和平。

你无疑已经看到关于我们在维也纳受到〔俄国人的〕待遇而表示不平的电报。你们显然有权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前进到从前的敌人的领土以内，直到你们跟俄国或南斯拉夫军队互相接触，那时候你们应该采取在西线上已证明为成功的友好招呼的方法。

※　　※　　※

一星期后，5月12日，在西战场已经出现一些伟大的事件以后，杜鲁门总统来了一个最受欢迎的强有力的电报。他说他对铁托在威尼西亚·朱利亚的行动越来越关切。铁托似乎无意放弃那块土地或让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等到战后作总的解决。总统说，我们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应该捍卫关于领土问题应由正规手续来解决的基本原则，而反对用武力、惆吓，或讹诈。如果铁托得逞，他或许还会要求南奥地利、匈牙利和希腊的一部分地区。尽管这可能危及意大利的稳定及其同俄国的关系，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争端上应偏袒哪一方，或者卷入巴尔干的政治问题中去，而是要决定英国和美国是否准备容许它们的盟国不受约束地从事攫取土地，或者采取一种令人很容易回忆到希特勒和日本所使用过的策略。南斯拉夫占领的里雅斯特，其后果要比眼前所牵涉到的领土问题远大得多。他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坚持让亚历山大元帅有权完全和独占地控制的里雅斯特和普拉，通过哥里齐亚和蒙法尔科内的交通线，以及东边很大的一块地区，足以保证适当的管理。杜鲁门先生说，我们应该准备考虑促使铁托实行撤兵的任何必要步骤。

他又附来一份将由我们的大使送交贝尔格莱德的电报稿。

他们建议我们根据雅尔塔协定把我们的计划通知斯大林，并且在结束时有下面几句话："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像我们正在波兰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有希望避免其他大量类似的侵占行为。"

我从我的新伙伴那里得到了这样无上宝贵的支持，不用说我感到怎样的放心。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2日

你所说的话，我字字同意，而且我要照你所建议的方针，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做……如果在我们的力量分散以前，我们能够牢牢地驾驭局势，欧洲也许可以避免另一次大屠杀。不然的话，我们的全部胜利

果实可能要付诸东流，而世界组织所要防止的领土侵略和未来战争这两个目标，将一个也达不到。

我希望对从欧洲〔向远东〕转移的美国陆、空军能发出一道停止移动的命令，无论如何在几周内应当这样。我们在复员方面也应当如此。这个停止移动的命令即使给人知道也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

我正在按照你的建议向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发出指示，照你提出的方针去同铁托会谈，并且要在每一个阶段跟你们的大使步调一致，不论是口头表示，还是递送相同的、平行的或联合的外交文件。

我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亚历山大。

首相致陆军元帅亚历山大：1945年5月12日

你即可看到我刚接到的总统关于铁托的一个最坚定和令人鼓舞的电报。我已经向他保证：我们将支持他的政策，并且正在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史蒂文森发出指示，要他跟那里的美国大使采取一致行动。在有关的十八个师中，我认为你都可以指望动用。六个英国和英印师是听帝国的命令的。我想那个巴西师大概会跟那七个美国师一致行动。据我想象，对那两个波兰人的〔波兰师〕，没有比这更加情愿的事了。英美一致行动这一个事实应该使所有部队对它有明确的理解。

看到有我们许多伟大盟国和这一个新总统给我们这么许多帮助，你一定十分高兴。这种行动如果坚持下去，大可以防止世界大战的再一次发生。我当然认识到它会影响每一个战区，因此，我深信杜鲁门总统也有同样的认识。

※　　※　　※

自从新总统给我大胆的电报以后，华盛顿内部看来有一些强烈反应的模样。

"别让我们绑在欧洲"，这种论调一向是可怕的。毫无疑问，从前因美国退出而使国际联盟遭到破坏，以致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前途未卜，那种论调起着几乎同样致命的作用。这时候还有一种愿望，就是想把一切可用和适合的力量集中于远东方面来消灭日本。这种愿望得到有势力的一派的支持，这一派从开头就把远东放在欧洲的前面。我主张发出"停止移动"或"坚守阵地"命令的建议，似乎已经在

总统的圈子里突然引起了这种争辩。无论如何，他的复文似乎比以前有关的里雅斯特的来电，在语气方面已略有不同。

5月14日他说，在考虑西方盟国应否继续占领——即使是暂时占领——在德国的苏占区时，他宁愿先看看事态的发展。杜鲁门先生说，至于南斯拉夫人，我们应该等待有关贝尔格莱德去电的报告，然后决定用什么兵力，如果我们的军队被攻击的话。除非铁托实行攻击，就不可能把美国卷入另一个战争中去。两天以后他又重申，他不能也不愿他的国家卷入一场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中去，除非他们攻击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用盟国的军队把他们打退到足够远的地方，以防止再发生任何侵略。

这时候，围绕的里雅斯特局部的事态变得尖锐化起来。起初亚历山大认为如果铁托能把他的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置于盟军司令部指挥之下也就可以满意了，至少在我们行动的地区里能做到这样，虽然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完全撤退。但是南斯拉夫的守军和哨兵正在限制我们的行动。他们在奥地利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行为在英美两个盟军中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们方面的人对于触犯他们正义感的行为也只能袖手旁观而无权干涉，因此感觉到他们是在宽恕不法行为。亚历山大来电说，"结果是，现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情绪是强烈的，而且日益增强。现在我们已经确信，跟南斯拉夫军队或游击队共占一个地区，或者允许南斯拉夫的行政机构发挥作用的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5月19日我给总统复电如下：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9日

我十分恭敬地请你对于"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以及"攻击我们"这些话作一些进一步的考虑，希望你不要有所介意。我并不指望跟南斯拉夫人有一场战争，而且除了战争之外，我认为我们的大使们就不应撤出。正是在危急关头，大使们应该留在当地。同时铁托的答复已经到来，完全是否定的。我们显然不能让事情这样下去，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否则将显出我们一向只是虚声恫吓，而事实上却是会让人吓跑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防止对我们前线军队的粗暴对待，或者表面上是和平的渗入而实际与盟军司令的指示相违反，并且在规模上足以危害

我军现在所处的地位。举例来说，假定他们在某一个英国或美国部队的周围占取阵地，以致那一个部队的命运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么我们是否不先要求他们退到你所指定的合适的界线以外，而等待他们向我们开火？我确信你的意思并不如此，但是我想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类的事。

我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亚历山大为保证他的军政府发挥固有的职能所采取的行动构成"对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但是我当然认为应该施加压力使他们离开的里雅斯特和普拉而回到划定的界线中去，这种压力应该视作为边界事件的性质而不作为主要的外交决策。我认为不能以我们自己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得开火为根据，而让他们在你我都认为有权占领的地带以内，挨打和受人虐待。今天已经有许多南斯拉夫人正在越过伊松佐回去，而且他们的凶焰已略有减退。我信赖你5月12日所给我的电报。

5月21日杜鲁门先生说，他也认为我们不能让事情这样下去。我们应该拒绝铁托的答复而立即加强我们的兵力，使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意图明确无疑。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应该在陆地上和空中显示一次力量，并且把它安排在与我们拒绝铁托要求的同一时间内。总统认为有一次厉害的示威也许可以使铁托清醒过来，但是如果发生冲突，他怀疑是否能当作边界事件看待。

因此他给我一份他发给亚历山大和艾森豪威尔的相应指示的文本，但是他在电报的结尾露出一句话来："对于美军向太平洋方面调动，我不应有任何可以避免的妨碍。"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21日

我完全同意你发给亚历山大和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而且我们的参谋长委员会将照此通知你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发出必要的指示。为节省时间起见，我正在秘密地通知陆军元帅亚历山大。

2．我想，如果我们展开的阵势令人感到可怕，那么我们很有希望或许可以不经战争而得到解决。我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坚决态度，在跟斯大林讨论的时候，将是有价值的。

据我看来，大有必要使我们三人尽早会见。在6月间，这里或将进行大选的竞选运动，但是各党在外交政策上既然意见一致，就不会有

延迟的必要。你能否告诉我关于适宜的日期和地点的意见，以便我们分别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我就怕他拖延时间，等到我们军队解散的时候，他可以留下来在欧洲称霸……

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陆军中将摩根终于跟南斯拉夫人在一条环绕的里雅斯特的分界线上达成协议。

※　　※　　※

跟苏联和铁托的摩擦继续增加，这样经过了一个月以后，斯大林本人才跟我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6月21日

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接受了美、英政府关于伊斯的里亚-的里雅斯特区域的建议，可是的里雅斯特的会谈似乎已陷于僵局。主要原因在于地中海盟军司令部代表们对南斯拉夫人哪怕是最起码的愿望，也不愿加以考虑。然而南斯拉夫人把这一地区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是立过功的，尤其是在这一地区内南斯拉夫的人口占大多数。从盟国的观点来看，这种局面是不能认为令人满意的。

由于我不愿使事情恶化，所以我一直没有在我们的通信中，对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行为唤起你的注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强调，我不能接受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这些会谈中有时候谈到南斯拉夫人时所用的傲慢的语调。尤其绝对不可容忍的是，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一件正式的公开的函电中，竟把铁托元帅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这种比拟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对南斯拉夫是一种侮辱。

苏联政府对于6月2日英、美代表送交南斯拉夫政府的使用最后通牒的语调的照会也感到出于意料之外。用这种方法怎么能够得到切实而积极的效果呢?

这一切使我不得不提请你注意已经产生的这种局面。

像以前一样，我希望关于的里雅斯特-伊斯的里亚问题，南斯拉夫的合法利益应予以满足。尤其因为在主要的问题上，南斯拉夫人已经向盟国作了妥协。

我的答复如下：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1945年6月23日

感谢你6月21日的来电。10月间我们在克里姆林宫中共同的意见是，处理南斯拉夫的事情应该做到俄国和英国大约各占一半势力。目前事实上却很像是百分之九十与十之比，甚至在那可怜的百分之十中，我们已经受到铁托元帅的猛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如此地猛烈，以致美国和英王陛下政府不得不调动好几十万军队以免受到铁托元帅的攻击。

2．南斯拉夫人对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意大利人很残酷，特别是在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而且总的说来，显示出一种倾向，就是他们想利用已经侵入的轻装部队来攫取那里的全部领土。如果没有你们那一方面从东方和北方来的受人欢迎的大规模进军，如果没有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他的意大利战线上控制了二十七个师的敌军而且终于迫使他们投降，那么，这些轻装部队绝不可能有什么进展。我认为不能说铁托元帅曾经攻克了这整个地区。这一地区的攻克是由于东西两方面强大得多的军队的行动，才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作战略的撤退。

3．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并建议付诸实施。

我们认为任何领土的永久改变，应该放到和平会议桌面上去解决，因此在和平会议举行以前，铁托元帅绝不会由于接受了我们所要求的目前的分界线而受到任何损害。在这中间的一段时期里，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在柏林共同商议。

4．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电报的措词，实际上大部分采用了美国总统的原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到处要受人攻击，尤其是受我们所帮助过的人的排挤。那些人，在你们能够和他们接触以前，我们已经加以帮助。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要为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请求原谅，虽然我并不知道他要用如你所说的方式来起草他的电报。

5．照我看来，从吕贝克经由艾森纳赫和的里雅斯特，往下直达到阿尔巴尼亚而连成一线的俄国化的边界，是一桩在好朋友之间需要一番大辩论的事情。

6．我们在不久就要举行的会议上必须共同来商量的正是这些事情。

在以下几页里，我们暂且把铁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放下不谈。

※　　※　　※

在德国投降和柏林三国会议之间这段令人不安的间隔时间里，戴高乐将军也决心既要维护法国在叙利亚的地位，在这方面他跟我们一贯追求的叙利亚独立的政策相违反；又要保持在意大利的地位，在那方面他跟美国有抵触。

早在2月27日那一天，我曾经在下院以明白的措词声明我们的政策。

我必须直接了当地把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对同法兰西盟国的关系的立场讲清楚。那种立场受着1941年作出的声明的约束，在声明里英法两国曾明确宣告这些地中海东岸国家的独立。在那个时候和从那以后，英王陛下政府一直表明他们绝不打算在地中海东岸国家中以英国势力取代法国势力。我们也决意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鉴于法国久已和叙利亚建立了许多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关系，我们竭尽全力来为法国保持一个特殊地位。我们希望法国人可能保持那种特殊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将得到世界组织的许可而能够牢固地建立起来，同时法国的权利也将得到承认。

然而我必须说明，不论是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或是法国的权利，都不能单由我们用武力来保卫。我们谋求二者，而且不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切不可把过重的担子让英国单独来挑。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俄国和美国已经承认和赞成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但是不赞成任何外国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法国的解放在地中海东岸国家方面引起一种严重的危机。若干时间以来，已显出需要一个新的条约来规定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权利。我从雅尔塔回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叙利亚的总统，并且极力劝他跟法国和平解决。地中海东岸国家本来不愿开始谈判，但是我们曾说服他们这样做，于是会谈开始。法国的代表贝内将军到巴黎去请示，而整个叙利亚抱着不安和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方案。由于发生了拖延，方案没有送来；消息随即传开，说法国援军已在路上。5月4日我曾经给戴高乐一份友好的电报，说明我们对地中海东岸国家没有任何野心，新的条约一经缔结实施，我们即将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全部军队。但是我也提到，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时交通必须保持，不受扰乱或阻碍。我向他说明，派遣援军到那里去，不管人数怎样少，必

然被看作一种高压的手段，并且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忠告没有被接受。5月17日法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了。

接着愤怒爆发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中断谈判，并且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盟国应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反对法国人的罢工和示威开始了。在阿勒颇被杀死的有八个人，受伤的有二十五人。叙利亚下议院下令征兵。5月26日我们外交部对于法军增援表示遗憾的声明引起了第二天巴黎方面的答复，扰乱是由人为的原因激起的，并且说英国军队调进去的更多，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却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经过法国人的同意。事实上我们在5月25日曾向叙利亚政府呼吁，请他们控制局势，但是28日他们告诉我们，事情太大，担当不了，因此他们对于国内秩序，不再能负责任。法国人已在霍姆斯和哈马开始炮轰；法国装甲车正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街道上巡逻；法国飞机正低飞在进行祈祷的伊斯兰教寺院屋顶上，而且机关枪架在建筑物的屋顶上。

5月29日晚上大约在七点钟的时候，法国军队和叙利亚人在大马士革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并且继续了好几小时直到深夜。法国炮队开火，使很多人丧命，财产也遭毁损，法国军队则占领了叙利亚议会的房屋。炮击时断时续地继续下去，直到5月31日的早晨为止，伤亡的人数大约有两千人。

霍姆斯的省长已恳求英国第九集团军来进行调停休战。

我们现在不可袖手旁观，因此在5月31日通知中东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将军恢复秩序。他把我们的要求传达给法国司令，后者奉到巴黎的指示后，宣布"停火"。我给戴高乐将军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巴黎）：1945年5月31日

鉴于贵国军队和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严重局势，和已经爆发出来的剧烈战斗，我们深感遗憾地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涉，以便防止更多的流血，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而且涉及对日本作战的交通线。为了避免英法两军的冲突起见，我们请求你立即命令法军停火并退回兵营。

一俟实现停火并且恢复秩序以后，我们将准备在伦敦举行一个三方会议。

由于传达的错误，而不是有意无礼，这份电报在送达这位将军以前的三刻钟，已被艾登先生在下院中当众宣读。于是他觉得不得不在6月1日在巴黎发出一个公开答复，大意说，法军曾受到叙利亚人攻击，但是现已控制各处，而且法国政府已经于5月31日自行下令"停火"。

我收到叙利亚共和国总统一份很激昂的抗议。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证明是有效的。除非万不得已，我渴望不要去激怒法国人。我了解戴高乐对于他怀有强烈感情的事业的观点和心境，但是他也发出有政治家风度的语调。他说："我们对于英国人没有感到丝毫的怨恨或愤慨。法国和我本人对于他们怀有最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情。但是既有利害冲突，就必须加以调和。我希望这一切不至于发生影响太过深远的后果。和我们密切有关的共同利益太多了。我们必须有和平。"

我对这种观点表示同意，因此6月5日当我向下院报告这些令人惋惜的事件时，我说这是一件"少说为妙"的事情。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1945年6月3日

你一控制了局势，就应对法国人表示充分的尊重。在欧洲，我们和法国是十分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的，而你的最大的胜利就在于产生一种不带怨恨的和平。除军事行动以外，你在任何一点上遇有需要，应即随时征求意见。

根据报道，曾有法国士兵被杀，请你竭尽全力来保护他们。

对于叙利亚总统，我认为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而能干的人，我打电报给他：

1945年6月3日

我们既已帮了你们的忙，我希望你们别用狂怒和过甚其词来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困难。法国人，正像你们一样，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而我们英国人绝不贪图你们所有的任何东西，而只指望你们能对我们的无私的效劳采取克制的态度和予以协助。

我们的介入立刻见效。大马士革的法国驻军于6月3日撤到城外的营地，由英国军舰"阿勒修泽"号运来，在贝鲁特登岸的一支英国分遣队也于同一天进入了叙利亚的首都。

6月4日，我们驻大马士革的公使肖恩先生，把我的电报递交叙利亚总统，他欣然接受，并作答如下：

5月31日我给阁下电报的时候，正是处在炮轰的重压之下，同时因叙利亚人民经受苦难而心情异常激动。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过甚其词。嗣后，阁下一定已经收到我6月1日的电报，表达叙利亚人民对英国政府干涉的感激，而且我和我的政府已经向英王陛下的公使和总司令保证：我们的惟一愿望是跟英国当局在他们恢复叙利亚的秩序和安全的工作中合作。阁下可以深信和英国当局这样的合作，不久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

肖恩先生说："当总统发出5月31日的电报时，他正卧病在床，现在已经起来了，而且看来十分镇静。他跟你完全一致，而且深为感激。关于对法国人公平待遇一事，他说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学校（如果还有叙利亚人想进那些学校的话）以及他们的商业利益，但是自从此次事件发生以后，不论叙利亚政府或议会或人民，都绝不能在这个国家里面再给他们任何特权。"

佩吉特将军应付这种局势极为小心。一切都很顺利，因此这个困难而不幸的叙利亚插曲即告结束。

※　　※　　※

在戴高乐和杜鲁门总统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较小而烦恼不小的争端。

在战事将近结束的日子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部队，越过边境前进到意大利的西北部，进入库内奥省内的地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发出命令要他们撤退。有关的法国部队在其政府授权下，对这些命令置之不理。

5月30日，指挥阿尔卑斯山区法军的杜瓦扬将军给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美国第四军司令克里顿伯格少将送去一封信，谈到打算在库内奥省内设立盟军军政府的问题。这封信的末尾有下面一段话："法国不能同意违背了它的意志而改变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现状。这会有损法国的荣誉和安全。我已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命占领和管理这个地区。这个任务跟在同一地区内设立盟军军事管制机构一事是不相容的，我认为不得不提出抗议。任何坚持这种做法的行动，显然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并且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①

①作者后来用的着重体。

6月2日，克里顿伯格将军又收到杜瓦扬将军的一封信：

戴高乐将军指示我尽可能明确地向盟军司令部说明：我已奉命·毫·无·例·外·地·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盟军在我军占领和已由我国管制的地区内建立军政府。

在任何情况之下，用这样的措词是令人惊骇的。当亚历山大报告这些事实时，我写信给总统说："我们以牺牲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为代价，使戴高乐将军得以在解放后的法国恢复政权，而他对我们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岂不令人大不愉快？我们对于法国的政策是一个友好的政策。"

杜鲁门先生是愤慨的。他发电报给戴高乐，指出这些信件含有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威胁，就是说手持美国武器的法国军队竟要攻打美国和盟国的士兵，由于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到最近才成功地帮助法国得到解放。总统说只要这种威胁存在，就不再有配备或军火供应法军。

这样一来，立刻发生效果。戴高乐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写了如下的信：

显然，无论在法国政府的命令中，或在指挥阿尔卑斯山陆军分遣部队的杜瓦扬将军的命令中，从来没有一种意图要用武力来反对美军留在法军所占领的位于1939年法、意边界以东的一小块地区。不仅如此，在这些地区里，现在美军跟法军相处在一起，正如别处一样，发扬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明天早晨朱安将军将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总部去，本着极其和好精神来讨论这件事情，以便得到一个解决。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即使不愉快，至少不再有争吵。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世界大事转移到大选上去，对于这些事情就不去关心了。

第三十四章　分歧的开始

苏联的威胁——华盛顿的各种压力和政策——有必要同斯大林一起开会——5月12日我发出有关"铁幕"的电报——我设法保存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实力——史末资的来电——5月26日约瑟夫·戴维斯先生前来访问——"结成一伙"——5月27日我的备忘录和总统的友好的答复——斯大林建议在柏林会晤——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去——他打开波兰僵局的努力——英美两国在7月5日承认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

当我在欢呼的伦敦人群中走动时，看到饱尝忧患的人们，正沉浸在得来不易的欢乐之中，我心中却充满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许多困惑。希特勒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考验和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已经消失在光荣的火焰之中。五年多来，他们曾与之搏斗过的强大敌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三个强大的战胜国未了的工作只不过是建立由一个世界机构来保障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遣送士兵还乡同他们的盼望已久的亲人团聚，从此进入一个繁荣与进步的黄金时代。的确，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想的，不多不少恰就是这些。

然而那幅图景还有它的另一面。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世界还处在混乱之中。由于有了共同危险这一条主要纽带曾把伟大盟国联合起来，但是这条纽带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了。而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但是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在国内，战时内阁赖以岿然不动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力量，曾经战胜过这么许多风暴，在灿烂阳光下却不再能维持下去了。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达成最后的解决，而只有它才能使这场斗争的艰辛痛苦得到补偿？我心上丢不开那种恐惧，就是民主国家的胜利的军队即将解散，而真正的和最严峻的考验还在我们的前头。这一切我过去全见过。我记起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欢乐的一天，那时我曾经同我的妻子驱车从军需部通过和今天相仿佛的热情沸腾的人群前往唐宁街，去向首相祝贺。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我对于世界整个局势有一个理解，但是那时候至少没有足以使我们需要惧怕的强大的军队。

※　　※　　※

我的主要考虑是三大国开一个会议，并且希望杜鲁门总统在赴会的路上会先到伦敦来一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不相同的意见，正从华盛顿的各个有势力的方面冲着新总统提出。以前在雅尔塔我们注意到的那种心情和看法一直有所加强。有人主张，美国必须留神别让它自己被引入到任何反苏的行动中去。他们认为，这种反苏行动将激起英国的野心而在欧洲造成一条新的鸿沟。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美国站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充当一个友好的调停者，甚或是一个仲裁者，力图缩小这两个国家之间关于波兰或奥地利的分歧，使问题得到解决，达成安定和幸福的和平，从而使美国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日本。这些意见对于杜鲁门的压力一定是十分强大的。从他的历史上著名的行动表现来看，他的本能反应可能与此迥不相同。我当然无法衡量在我们最亲密的同盟者的神经中枢上起着作用的是哪些力量，虽然不久以后我对于它们有所意识。我只觉得拥有巨大声势的苏维埃和俄国帝国主义正朝着那些无能为力的国土上席卷而前。

显然首要的一个目标是必须同斯大林开一次会。在德国投降的三天以内，我打一个电报给总统：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1日

我想我们应该联名或者同时分别地邀约斯大林于7月间在彼此同意的某一未遭破坏的德国城市同我们会见，召开一次三国会议。不应当在俄军目前占领地区中的任何地点会见。

我们已经两次奔走去会见他。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文明和各种技术器械，他们对我们还有所顾虑。但是一旦我们的军队解散，这种顾虑也将大大减少。

2．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大选将在什么时候举行，但我认为只要公职需要，就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因这事而影响你我的行动。如果你有意在7月初到这里来的话，英王陛下将向你发出最热诚的邀请，而你将受到不列颠民族的盛大欢迎。如果不是因为你提到贵国的会计年度〔6月30日〕关系，我本想建议在6月中举行，因为我觉得一分钟也不能轻易放过。然后，我们可以到商定好的德国的会晤地点去，慎重讨论最近将来世界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当然要带着我国的两党代表，而且两党在外交事务上将说完全相同的话，因为我们是密切一致的。因此我力劝你在7月的最初几天里到这里来，然后我们一同到俄国占领区以

外能吸引约大叔前往的任何最适宜的地点去同他会见。·同·时·我·殷·切·希·望·美·国·的·战·线·不·要·撤·离·现·经·一·致·同·意·的·战·术·战·线。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3．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能怂恿斯大林出来提议召开一个三国会议。但是我认为如果邀请他，他会答应来的。否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4．我很高兴，你现在的意向仍然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并且对所有争执问题坚持近来所宣示的态度。

总统先生，在最近的两个月内，我们将决定世界上一些最重大的问题。我想补充一句，通过我们之间的相互通信，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极大的信心。

5．按照你的希望，我们正在起草一份供我们三人之间讨论的问题一览表，这需要几天的工夫，一俟拟成，将立即送上。

他立刻回复道，他宁愿由斯大林来提议开会，他并且希望由我们的大使们去劝诱他作此提议。杜鲁门先生又说他和我应该分别前往出席会议，以避免"结成一伙"的嫌疑，等到会议结束以后，他希望前来英国访问，如果他的职务容许的话。

我不难看出这个电报所表达出来的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接受了总统所提出的程序。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3日

F．D．R．①曾答应我在到法国去以前——或者，按现在说已经变为德国——他将先到英国来访问。如果你不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将感到失望。但是考虑到以后几个月的严重情况起见，任何礼节上的问题不应该妨碍事情的先后缓急的次序。因此我对于三国会议，希望愈快愈好，并且在哪里都可以。

①罗斯福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2．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将会议放在6月间举行，并且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会计年度而把它推迟。我们十分希望你随后能到英国来。

3．我同意让我们的大使们尽力去劝诱斯大林来发起开会，我们当照此发出指示。我很怀疑他是否会同意。如果正当我们的力量冰消雪

化的时候，他却在巩固他的地位，时间对他是有利的。

4．我盼望你将同艾登会见。

就在这几天里，我又发给杜鲁门总统一份可以称为有关"铁幕"的电报。在我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公开文件中，我宁愿以这一份电报供人们对我作出判断。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5月12日

我对于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我得悉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已有一半开始向太平洋战区移动。报纸上充满了美军从欧洲大批开拔的消息。我们的军队，按照以前所拟定的办法，也很可能要有很大的裁减。加拿大军队当然要走。法国人力量薄弱，不足以应付。谁都能看出，我们在大陆上的武装力量，除留下少量部队用来管制德国以外，将在很短的时间以内消失。

2．同时俄国方面将会有些什么情况？我始终为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努力，但是，像你一样，我感到深切忧虑，因为他们对雅尔塔决定作了曲解，他们对波兰的态度，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除希腊以外，占有压倒的势力，他们在维也纳所造成的困难，他们把俄国的实力同在他们控制或占领之下的地区结合起来，再配合上他们在其他许多的国家里所施展的共产党伎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广大地区里长时间维持着的庞大的军事实力。一二年后，那时英美的军队已经散掉，法国军队还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起来，我们可能只有寥寥几个师，大部分是法国师，而俄国人可以随意保持现役的二三百个师，试问那时的局面将会怎样？

3．他们将在前沿地区拉下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这个铁幕后面将发生些什么事情。在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一线以东的整个地区看样子毫无疑问，不久将完全落到他们手中。此外，还得加上美军所攻占的在艾森纳赫和易北河之间的一大片地区，据我料想，当美军一撤回，这一地区在几个星期之内，又将被俄军占领。当俄军大举向欧洲中心前进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必须作好一切安排以防止又有一大批的德国人向西逃走。到那时候，铁幕又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地）降下来。这样，将有一个好几百哩宽的俄国占领区的广阔地带，把我们同波兰隔开。

4．同时，我们的人民方集中注意力严厉惩办已被摧毁残破并已屈服的德国，这就给了俄国人以可乘之机，如果他们想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水域，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进来。

5．的确，在我们军队极度削减，或退到占领区内以前，现在就十分需要同俄国达成一项谅解或者看看我们跟它的关系究竟如何。要做到这一层，只有亲自会面。余对于你的意见和指教将非常感激。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看法，即认为俄国的行径将是无可非议的，那无疑提供了最方便的解决办法。总而言之，在我们的力量还没有消散之前跟俄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　　※　　※

从一开头起，我就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实际步骤来保持我们的地位而防止西方军队的消散。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1945年5月9日

我很关切地听说德国人准备把他们的所有飞机就地销毁，我希望对武器及其他形式的装备不要采取这种政策。有一天，我们或许又很需要这些东西，就是现在，在法国，尤其在意大利，它们也都会有用处。我认为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都应该予以保存。我从上次大战保存下来的重炮在这次战争中就经常在多佛的高地上用来发炮。

我们这里正在热烈欢庆。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首相：1945年5月10日

我们在投降条件中所规定的政策是，德国人不得毁坏飞机，这种政策也适用于德国人对其他一切装备的行动。如果德国人正在毁坏装备，那是违反投降条件的，我欢迎提供有关这类事情的细节，以便惩处犯法者。

〔我们这里〕也在热烈欢庆。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1945年5月11日

今天报纸上有美军从现在起逐月大批撤走的通告。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内〕不久将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作部分的复员。很短时间内我们的军队势必风流云散，而俄国人却可能仍旧保持几百个师，占有从吕贝克到的里雅斯特这一部分的欧洲，并且达到亚得里亚海的希腊边境。这一切事情比世界宪法的修订重要得多。世界宪法很可能永

远不会订立出来，直等到经过一段姑息时期之后，再来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修订宪法也就用不着了。

艾登先生在华盛顿根据我的愿望，于14日向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先生询问关于美军从欧洲撤退的事情。就整个来说，那位将军所说的话是令人放心的。在以后几个月里撤退的实际数字，从总数三百万人中每月撤出的人数将不满五万名。艾登于是又转到从以前同意划归苏联占领地区里撤出英美军队的问题。马歇尔已经看到我给总统的电报，似乎对于我的建议表示同情。他说，俄国人可是已经从奥地利他们曾经占领的一小块划归美国占领地区内撤走。他认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以便将来他们要求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俄占区里撤走的时候，可以振振有词。

※　　※　　※

我至少能够保持英国空军的有效实力。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17日

轰炸机司令部的一切削减应予停止。首都空军的一切压缩，除沿海司令部以外，应予停止。在上述两方面有必要时都可以给假，但是中队的组织和数目，非战时内阁另有命令不得削减。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5月17日

在意大利的空军不得削弱，目前也不得进行复员。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并转所有有关人员：1945年5月17日

凡在英国控制之下而在作战上有使用价值的德国飞机，包括备件在内，非事前获得内阁的准许，一概不得由德国人或由我们加以毁坏。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20日

自从我发出空军不得再有复员事情，以及陆军在复员方面应当"稳步进行"的指示以来，大约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自然相信参谋长委员会能订出最妥善的措施，使这些必要的程序得以贯彻。

※　　※　　※

史末资当时正在旧金山，我曾把一切情节通知他，他和我的心情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5月14日他来电称：

来信已证实若干时间以来在我心中形成的危险的预感，当时俄国已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露出一手。现在同样的事情正以更为剧烈的形式发生于南斯拉夫，在那里，发出的声音虽是铁托的，而手腕却是俄国人的。此外还得加上斯大林对你的友好的去信所作的蛮横无礼的答复。看样子，好像把消除德国当作是俄国的机会，或者好像要它合作对付日本，它就要漫天要价一样。

我认为关于日本的那点理由并不是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想国务院方面或许会衡量过当，因此我打一个电报给我们的大使：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1945年5月14日

我们指望苏联尽早参加对日战争。鉴于他们自己在远东的重大利益，别人无须去恳求他们，也不应该为了他们参加而付出让步的代价，损害中欧或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自由与正义的统治。

※　　※　　※

关于那些重大问题，我已经有一个星期还没有得到杜鲁门先生的回信。后来在5月22日来了电报说，他已经派戴维斯先生在三国会议以前来看我，在许多事情上他还是不用电报处理的好。

戴维斯在战前曾任美国驻俄大使，以对苏联政权深表同情而著名。事实上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他出使莫斯科的书，那本书也曾拍成电影，那部电影似乎有许多地方为苏维埃制度辩解。我当然立即准备接待他。他于26日跟我一起在契克斯过夜。我同他进行了长谈。他所必须提出的难题是，总统在和我见面以前，先要在欧洲的某地会见斯大林。我对这样的建议的确感到惊讶。总统以前在一份电报中谈到他同我会见时，用"结成一伙"的字样，我也不高兴。英国和美国是根据原则上的结合和多方面政策的一致而联合起来的，而我们两国在许多最重大的问题上，都与苏联有深刻的分歧。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这个共同的立场上一起商谈，这在罗斯福时代，我们是时常那样做的，现在不应承受"结成一伙"那样轻蔑的措词。另一方面，总统绕过大不列颠而单独跟苏联国家元首会见，诚然不是一种"结成一伙"——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的例子，但毕竟是试图在我们和美国所由联合一致的主要问题上，单独同俄国达成谅解。我国自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为自由的事业而效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我国的迹近侮辱，即使出于无意，我也不能同意。我反对那种言外之意，认为同苏联发生的

新的争吵，只存在于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美国同我们一样也是十分关心和负有责任的。在谈话中我把这一点跟戴维斯先生说得很明白，谈话也涉及东欧和南欧事务的整个范围。

为避免误解起见，我在取得了现已回到伦敦的外交大臣的真诚同意之后，就写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交给戴维斯先生。

首相关于戴维斯先生所传口信的备忘录：1945年5月27日

三大国之间尽可能在最早的日期召开一次会议是十分必要的。首相准备在其他两大国同意的任何日期、任何地点，参加会议。但是他希望美国和大不列颠不至于认为有必要到俄国境内或俄国占领区去开会。我们到莫斯科去访问已经有好多次，最后一次雅尔塔会议，也是在俄国国土上举行的。首相声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在战争中遭到极严重的破坏，是三大国胜利聚会的自然而适当的地点。然而，如果对于这点不同意，英王陛下政府仍然愿意同美国和苏联讨论指定一个最适当的地点。

2．戴维斯先生传达称，杜鲁门总统将同斯大林总理在某一约定地点举行会议，而英王陛下政府的代表则于几天之后才被邀请参加会议，首相听到这个建议感到有些惊讶。·必·须·了·解，·英·国·政·府·的·代·表·除·非·一·开·头·就·以·平·等·的·伙·伴·身·份·参·加，·就·将·不·能·参·加·任·何·会·议，·这·样·做·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首·相·不·了·解·有·什·么·必·要·提·出·对·不·列·颠、·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如·此·有·伤·感·情·的·问·题。①

①作者于后来加的着重号。

像这样一类的会议，总需要历时二三天的预备会议，以便订立议事日程，并且使三国首脑之间，有时间作礼节上的往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三大国之间可以按照各自愿望自由接触和在他们愿意的时间接触。

3．首相体会到杜鲁门总统必然喜欢同斯大林总理结识一下，这种乐趣他以前没有享受过。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一个盟国曾试图对于政府首脑间或外长间极度自由的互相往来加以丝毫限制。首相本人就指望同杜鲁门总统初次见面认识。他并且满怀希望能在正式会议开始以前，同总统作几次私人谈话。然而在这样的会见中，一切是完全自由的，首脑们愿意怎样会见，在什么时候会见，和会见多久都可以，而

且可以讨论他们所要讨论的任何问题。这样当然并不妨碍一定的午餐和宴会，在那种场合，由于愉快的酬酢可使向来把三大国团结起来的强有力的维系更具有生气，并且常常成为意气相投的举杯祝贺的题材。据首相的经验，这些事情很容易当场实现。

4．如果三大国会议在7月5日以后举行，对于首相当然更为方便，那时英国的选举投票已经完毕。但是他认为比起趁欧洲大部分美军尚未解散前尽先开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这种考虑就无足轻重了。因此，如果能够得到斯大林总理的同意，他十分愿意尽早在6月15日开会。

5．必须记住英国和美国在这个时候是团结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即自由，以及在美国宪法中所宣示的，并以现代改变了的方式概括重现于大西洋宪章中的各项原则。苏联政府则有不同的哲学，即共产主义，并充分运用警察统治的办法，他们把这套办法也应用到落进他们解放武力的手里去了的每一个国家中去。首相不能轻易地接受这样的意见，即认为美国的立场是：英国和苏联就是两个外国强国，彼此半斤八两，它们需要调整这场战争中的一些纠纷。除了就力量强弱而论以外，是与非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的。英国和美国为之而受苦和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及其原则不仅仅是均势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世界的拯救问题。

6．首相在过去多年中曾日夜奋斗，以求在俄国和大不列颠的人民之间建立真正的友谊。而且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对于美国也是如此。在作这种努力中，他决心排除万难，坚持不懈。他绝不放弃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既使苏联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同时又使现被红军蹂躏的许多国家和民族获得主权的独立和内政的自由。波兰的自由、独立和主权曾使不列颠人民为之而参战，尽管当时并无充分的准备。对已经更好地武装起来的这个民族和帝国来说，现在它更成为攸关荣誉的问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利在不列颠人民的心目中是十分珍视的。马札尔人在匈牙利的地位，经过许多世纪以来的千辛万苦方得维持过来，因而必须永远当作一个完整的欧洲实体。它现在被淹没于俄国的洪流之中，将来不免或者成为冲突的根源，或者出现亡国的景象，使每一颗高尚的心感到恐怖。奥地利和它的文化以及有历史性的首都维也纳，则应该成为欧洲的生活和进步的自由中心。

7．巴尔干国家经过了这么许多世纪的战争而保存下来，已经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坚实的文明。南斯拉夫目前是被共产党训练出来的领袖铁托统治着，但他所以能获得权力，主要由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进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所以沉沦，主要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紧邻苏俄而在几次战争中它们又都站到错误的一边。然而这些国家应有生存的权利。至于希腊，由于希腊人和英国军队的艰苦作战，已经为希腊人民赢得了这样的权利，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没有受人阻挠的恐惧，而在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表达他们对政体和政府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选择。

8．首相认为，如果为了想满足苏维埃共产党俄国的帝国主义要求而把这一切问题抛开不谈，那是不明智的。尽管首相多么希望能达成一种妥善、友好和持久的安排，并使世界组织得以成立并多少发挥实际作用，但他深信包含在上述摘要中的一些欧洲关系中的重大事项却不能加以忽视。因此他竭力主张（1）尽速开会；（2）三大国应以平等地位被邀参加。

他强调这一件事：大不列颠将不可能参加任何具有另一种性质的会议，当然由此而发生的争论还将使他不得不公开捍卫英王陛下政府所矢忠的政策。

总统以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接受了这个备忘录，并且在5月29日答复说，他正在考虑三国会议的可能的日期。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而且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正义观点并没有不予理会。

5月27日斯大林建议，"我们三个人"应该"在最近的将来"在柏林会见。我答复他，我将十分高兴在该城的残余部分见到他和总统，并且希望这个会议能在6月中旬举行。我现在接到下面一个电报：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5月30日

在我接到你的电报几小时后，霍普金斯先生曾来访，并且告诉我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次三国会议的最方便的日期是7月15日。我对于那个日期并无异议，如果你也同意的话。

敬致最良好的祝愿！

※　　※　　※

大约就在杜鲁门总统派戴维斯先生来看我的时候，他已经让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莫斯科再作一次尝试，以期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种可以执行的协议。尽管身体很差，霍普金斯还是带了他的新婚夫人勇敢地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跟俄国的友谊是有名的，因此受到了一次极友好的欢迎。的确，第一次取得了一些进展。斯大林同意，按照我们对于雅尔塔协定的解释，邀请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二人从伦敦到莫斯科去进行协商。他也同意从波兰国内邀请几个重要的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

总统在给我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认为这是谈判中一个很令人鼓舞而积极的阶段。被捕的波兰领袖中大多数显然仅以非法使用无线电发报机的罪名被起诉，而且霍普金斯正在力劝斯大林答应给他们特赦，以便协商会议在尽可能良好的气氛之中进行。他请我力促米科莱契克接受斯大林的邀请。

我们当然同意这些建议，不论它们真有多大价值。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4日

……我同意你的意见，霍普金斯的忠诚努力已经打开了僵局。如果目前不能取得更多的进展的话，我乐意看到在那种基础上把邀请书送给非卢布林派的波兰人。我也同意十五六名被捕的波兰人的问题，不应该阻碍这些讨论的开始。然而我们也不能中止为他们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决意和你站在一起，或联名或分别地致电斯大林表示接受霍普金斯可能获得的最好的结果，当然，其条件是，一旦会谈重新开始，在邀请与会者的问题上，我们的大使们仍可敦促作出更多的改进。

虽然在目前这样做法是慎重而合适的，我深信你会同意，这些建议并没有比雅尔塔前进一步。它们只是在打开僵局上稍有前进，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根据雅尔塔会议及其精神，使一个有代表性的波兰政府建立起来。我们所已经得到的只是对于在国外的波兰人方面有若干让步，使他们能参加预备会议，从而可能使卢布林政府作出一些改进。因此，我认为我们只能把这件事看成本来不应让我们去跋涉的漫长山路的一块里程碑而已。我想我们应该提防任何报纸的臆断，认为波兰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跟苏联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

纠葛已经远不止是缓和了。我们目前只能认为又出现了希望，还不能恣情欢乐……

※　　※　　※

我向霍普金斯致贺。第二天他复电说：

十分感谢你的亲切的私人电报。

我希望你会同意：释放犯人〔十六个波兰犯人的释放〕只能列为一种提议，而不能当作此地开始协商的条件。我当竭尽我的一切可能，设法使这些人可以出狱，但是据我看来，更重要的事情是，使这些波兰人立刻一起到莫斯科来。

后面还有特殊语调的话：

今晨我将离开莫斯科，准备到柏林去略为观光一下，然后回国。这里事情还算解决得差强人意，艾夫里尔和我都觉得很有希望，至少这些犯人中有些人将得到释放。

我告诉你我对于"特赦"一词的意义毫无所知，并且希望英国内阁在这上面别花过多的时间去辩论。我对斯大林说过的仅仅是把这些可怜的波兰人释放出狱。如果你能找出"特赦"的专门定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我说服了米科莱契克到莫斯科去，结果是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了。根据杜鲁门的要求，这个政府在7月5日得到了英美两国的承认。很难看出我们还能作出什么更多的事来。五个月来，苏联人寸土必争。他们利用拖延的手法而达到目的。在这期间，贝鲁特领导下的卢布林政府，得到了俄国军队的实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完全控制波兰，时常厉行驱逐和清洗。他们始终不让我们的观察员进去，尽管他们曾经应允这样做。所有的波兰政党，除了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傀儡以外，在新获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中只占有毫无希望的少数。我们距离争取通过自由选举来表达波兰民族的意志的任何真正的有希望的努力还很远。但是还有一个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即将召开的"三大国"会议中可能得到一个真实而光荣的解决。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像尘土一般微不足道，而这些就是今天关于波兰民族自由所能留给我们的了。

第三十五章　联合政府的结束

联合政府的成就——两个竞选的政党组织的力量和弱点——1944年10月31日我对下院的演说——一旦打败德国，需要诉诸全国选民——6月和10月之间的选择——我渴望把大选推迟到日本投降时为止——同艾登先生的通信——我建议联合政府应延续到取得对日胜利以后——艾德礼先生拒绝这个建议——5月23日我向英王提出辞呈——"看守政府"——宣布投票结果日期定于7月26日。

无论国家或私人的问题，很少像决定大选日那样使我心中感到很为难。战时议会几已经历十年，或者说已达正常任期的一倍。各党派于1940年5月间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最高任务已经完成。全国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顶住漫长岁月的祸患、不幸以及由于战争中的错误和意外而造成的失望情绪，除了联合政府，再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使不列颠唤起它的巨大的潜力和持久力。现在，我们为之而联合在一起的关于欧洲的任务已告完成。它的果实尚待采集。

这一个过程包含着一系列虽不那么激烈但重要性并不减弱的问题，这些问题足以影响我们曾为之而战的一切。如果不用战时的干劲并处理得不好，就不能得到有成果的，更不用说持久的和平了。

从来没有别的首相能盼望得到比我在工党中所曾得到的更加忠实、坚定的同僚。尽管如此，当完全打败德国的前景越来越迫近的时候，他们的党派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开展了广泛的和越来越多的活动。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当战争日益深化情景趋于黯淡的时候，保守党的骨干几乎全部参加战时工作。许多比较年轻的则入了伍。工党，或者像我们在争论激昂时所称之为社会党，它的该心在当时是工会。工会中的许多领袖当然想到前线去，但是组织我们的生产和争取逐日取得最高成果的整个过程，却不容许他们脱身。他们全部在国内战线上做了别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而同时他们又维持着——谁又能责备他们？——他们的党派关系；等到我们的致命危险一旦过去以后，这些关系越发增加了党派的色彩。这样一来，这一边的政党完全去掉党派活动，而另一边的政党却不受阻拦地继续开展党派活动。这不是谴责而是事实。党派斗争和党派政府不应该加以贬低。在和平时期

中，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时候，那是自由的议会民主的条件之一，至今还不知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代替它。

在保守党方面，我们尖锐地意识到，当战争的危险缩小下去，而胜利的曙光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就政治组织来说，我们是站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突如其来地面临着通过大选投票诉诸全国人民的宪法上的需要。当大选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政府里的成员感觉到他们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分道扬镳，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整套新的标准。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友而变为竞争权力的敌手了。在不列颠，所谓党派的分歧其实主要是着重点的分歧，彼此势必争夺一切有利的地位，成群的男男女女都在为游说争取对他们的观点和组织的支持而日夜奔忙。

1944年10月31日当我动议延长议会任期的时候，我曾对下院说过：

让我们假定对德战争在3月、4月或5月间结束，参加联合政府的某一政党或所有其他各政党要从政府中撤回它们的部长，或者想要从那些日子起结束联合政府。这样，无论在公的或在私的立场上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但是德国一经击败之后，这样的事情无论在这个政府里，或者在这个议院里，在我们之间都不会成为一件受到责难或可悲的事……

当我们把整个日本问题加以审议的时候，单就军事上来看，如果假设在击溃希特勒之后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摧毁日本的斗志或作战能力，那肯定是不够慎重的，而且这段时期还必须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断地每隔几个月作一次修正。

把本届议会的寿命再延长两年式三年在宪法上将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就拿现在来说，没有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投过一次大选的票，甚至于在补缺选举上也没有投过票，因为选民登记在战争一开始就停止进行了。·因·此，·据·我·看·来，·除·非·所·有·的·党·派·决·定·把·现·在·的·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时·为·止，·我·们·惟·有·以·反·纳·粹·战·争·的·结·束·作·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指·针。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现政府的效率这样高而竟然要拆散，我是引为遗憾的。

这个政府不但在进行战争方面获得空前的成功，而且在过去两年内已经拟订出或已在实行一个革新的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方案。这在平时通常情况下很可能要占去整整一届议会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时间才能做到。实际上，我可以说——而且我在这一点上的确十分坦白——我在这个议会里，已经服务了四十二年，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政府使我能够一直给以更忠实、更信任和更始终一贯的支持。〔大笑〕。虽然我对于这些由于个人的善意、由于在伟大事业的战斗友谊，以及从这种战友之谊中产生的日益增长的胜利的意识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一旦拆散不免感到遗憾和惋惜，但是我对任何人主张在德国的危害消除后应诉诸于人民却不能有所责怪。·的·确，·我·自·己·也·清·楚·地·看·出，·本·届·议·会·在·对·德·战·争·时·期·终·了·以·后，·再·延·续·下·去·将·是·错·误·的①……

①作者后来加的着重号。

我可以向本院保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没有十分真诚的表示，我不能不在有效和正式结束对德战争之后，把解散议会一事，呈请国王裁可。我深信这是处理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空前局势的一个老实、公正和合乎宪法的办法，尽管这种局势还不至于破坏我们英国的灵活制度。同时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处境不会变得越来越顺利。解散的气味已经在扩散，各党正倾向于怀着日益增长的即将散伙的心情，在议会两边彼此侧目相看……

宣布议会解散必然会标志着现政府的结束。保守党在本届议会中拥有超过其他一切党派及无党派者一百席以上的多数，因此应该由我们来为不可避免的大选作好安排。我想不会有人希望在万分匆忙之中，或正当在庆祝胜利和感谢上帝拯救我们得免于难之际举行选举。势必要有一个间隙时期。还有，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务使实际上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能有公平的机会去参加选举。这对于士兵们尤其适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离开本国很远的地方服役……

因此可以肯定，从国王批准解散之日起，将需要有两三个月的一段时间。这对各个政党和候选人也是公平的，他们通常要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着手互相较量……最后，要政府继续任职到法定任期或法定展延任期的最后一刻，既与惯例不合，而且采用那一类的实例也是很不健全的。

※　　※　　※

可以看出，去年秋天我自己曾经怎样决然地许诺过，在对德战争结束时举行选举。回顾一下，如果我当时要求把期限比我所要求的放宽一些，那就更妥当些。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容易办得到的。

我没有这样做，而从德国投降的时刻起，公众的思想就很快地从举国欢庆转到党争上去。现在选择的就在于6月和10月之间。我现在希望并且竭力主张我们应该继续呆在一起直到击败了日本、签订了和约和军队回国以后。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站在党务的最前列，他终于提议工党的部长应该留在政府里直到10月底为止。我们从德国祸患中解救出来的感觉将逐渐减弱，而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对日本作战的负担势将加重，因此在10月15日开始实行新的选民登记将被认为对工党有更大的好处。我们既把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权划一起来，从而把市区的选民团体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他们可能期望在地方选举中得到胜利作为议会斗争的令人鼓舞的前奏。同样这些理由反过来，使保守党的党务经理人们倾向于6月。在保守党主要部长的一次会议上，我一反常例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意见写在一张纸条上。除两人以外，全都赞成6月。这当然不能作为定议。向国王提请解散的权利完全属于首相。除此以外，当我的同僚们从我的态度上看出我对党争是怎样的不欢迎，他们立即向我保证，不论我作出什么决定，他们均将予以支持。

我对于6月或10月都不喜欢。六个月以前，当打败德国的问题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不难以超然的姿态来谈论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有了前面各章中所述的新的严重问题压在我的身上，我殷切希望全国的战友之谊和团结一致能保持到对日战争结束时为止。这很可能再需要一年或甚至于一年半的联合。这样对于我们所服务得还不错的全国是否要求过多？看来这确实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但是这唯有在两党之间有一个友好协定才有实现的可能。鉴于我在1944年秋天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求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或以其他方式来认可我们这个有限而合理的任期的延长。

自从打败德国之日日益迫近之时起，竞选的气氛已经压迫着我们，但无论如何在年底以前势将归于消散，而对于摆在前面需要我们通力合作的各项重大任务，或许我们大家还能够一道工作。据我看来，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切办法中，最坏的无过于在10月里进行选

举了。这个时间太短，不能使政治上的紧张真正地松一口气，那种紧张气氛在以后的四五个月中，必然还要逐月加强起来，而且必然要损害到我们对国内外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如果一定要在1945年内进行选举的话，那么还是来得愈快愈好。

谁也不能说出将来的结果会怎样。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比工党准备得差很多。另一方面，许多人相信全国人民大概不至于收回我所执掌的权力。关于结果如何，双方的意见是分歧的，而相反的猜测占上风。我本人一想到从全国的领袖降为一党的领袖的前景就深感难过。我自然希望仍给我以权力来设法解决欧洲问题，结束对日战争，并且使士兵们回家。这倒不是因为过私人生活似乎不如执掌国家大事来得愉快。在这时候，我十分疲乏，身体是这样的衰弱，以至于在新楼的底层开完内阁会议之后，需要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我用椅子抬到楼上。然而我心中还是以整个世界局势为念，而且我自信拥有可能发挥作用的知识、影响，乃至权威。因此我认为我有试一试的义务，同时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相信会不让我这样做。

我把这个6月或10月的问题直率地向在旧金山的艾登先生提出。

1945年5月11日

国内政治问题。关于6月和10月之间的问题，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6月28日的选举登记，最迟要在5月17日定夺，因此在这三四天内必须作出决定。我们这边一致的意见是，6月对我党更有利；而10月将使目前这种不安的竞选气氛延长下去。在这样的气氛中，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从党派的角度来考虑，政府可能陷于瘫痪。你临走的时候是赞成6月的。你的意见如有改变，请即告诉我。如果你和克兰伯恩未能在16日以前赶回，那么这件事也得在你们不在的情况下解决了。

2．另一方面，我认为俄国的危险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对付得更好一些，我预料工党将提议维持到10月，没有疑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回电中，他把事情作公正的说明后，作了明确的答复。

外交大臣（在旧金山）致首相：1949年5月12日

我同意在6月进行选举，对我党来说，可能要比10月好，虽然工党会为结束联合政府而责备我们，我相信全国也是希望再保持一段时

间。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他们从这上面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大概也将消失。

2．还有不可避免的是，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那时必然要分手，却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面对着这种情况，可以让现在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那个时期里继续掌管复员计划，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这大概是有利的。

3．大问题是在外交方面。当前局势的危险已毋庸强调。

有时候我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仿佛是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搬到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时期。我们以全国联合政府来处理外交，显然处于更有力的地位，而今后几个月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0月，国际局势是否能更缓和些，或者到那个时候对联合政府的需要是否更少些？根据我的判断，一切迹象表明，10月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到那时举行选举，就国际局势的关系来说，要比在6月举行选举可能更为有害。但是到了10月就不可能再推延了。因此，是在忐忑不安的基础上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以得到有限的好处呢，还是到了国际事务比现在甚至更恶化的时期，并且社会党人取胜的机会更增多的10月里去冒选举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二者加以权衡。把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经过仔细的衡量以后，我仍然坚持我以前所发表的意见，即从全国的观点来看，在6月里进行选举的论据比较有力。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1944年5月13日

我已经收到你的电报，你的意见大体上跟我自己的和这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请容许我说，你对局势的衡量，多么令人钦佩。

2．但是，我随后接到总统于5月12日发出的关于的里雅斯特的电报①，我已照转给你。我必须把它看作历来我有幸读到的最有远见、最踏实和最坚决的电报之一。我已经复电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他。我将在紧接着的一封电报中把我的复电的原文送给你。另外还有一份电报，我也已经将抄件送给你，就是关于不要在一切胜利果实尚未采集以前，就把我们的军队解散的事。我深信你跟总统会谈时，对于这一切问题，你定能妥善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尤其是关于停止解散我们的军队这一点。

①见第三十三章，第483页（原书页码——译者）。

3．这一切在选举问题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在这样严重的担风险的事业中，我们绝不要一面要求工党同僚们的支持，一面又随即拆散政府。如果发生这一类的麻烦而向全国提出这件事的原委时，那么像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乔治·霍尔这些人的支持就是绝对必要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绝不同意在10月里进行选举，而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共同任期。我们这样一种联盟的结束，应该取决于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取决于固定的日期。然而，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别为了这件事情操心，我当步步留神。大有可能在7月5日进行选举，这样我们又多一个星期来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考虑。

工党正在布莱克普尔开会，莫里森先生是公认的掌握党务策略的领袖。贝文先生不愿意使联合政府垮台，其理由或许跟指导我的那些思想差不多。艾德礼先生现在已经从美国回来，并且在去布莱克普尔以前，先到唐宁街来看我。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选举推迟，不仅到10月为止，而且把它推迟到对日本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并不从狭隘的党派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而且显然很同情地听取我的呼吁。他走的时候，我确有一个印象，认为他将尽最大努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因此我就照这样告诉我的同僚们。可是，党的感情的浪潮，实在太强烈了。

※　　※　　※

我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便寄给艾德礼先生下面一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1945年5月18日

从我同你和你们工党的主要的同僚们的谈话中，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工党并不要在德国打败时就离开政府，而是愿意把联合政府继续维持到秋天。

我已经对这个建议予以最慎重和最殷切的考虑，我遗憾地说，按照目前的方式，我认为它是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的。像目前这样的各党联合应该是大家走到一起，通力协作。不能只为着一个特定的日期，而不顾到世界的大事；倒是应该为着达到某种全国性的大目标，而超脱于一切党派的分歧之上。

在过去的五六个月中，因大家认为德国战事结束后，大选即将到来，我们的各部事务和议会方面的事务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单就国内事务来说，这种情况对于全国利益是不利的。

因此我向你作如下的建议，我迫切希望你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即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共同努力集中于另一个目标上，而把我们分手的问题推延到实现这个目标以后。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在伦敦市的演说中，已经对于要在日本战事结束以前进行大选一事表示遗憾。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表示决心跟我们一起干下去直到对日本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为止，那将使我大大放心。同时我将共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执行我们已向议会提出的白皮书中所包含的社会安全和全部就业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以我们的悠久的、光荣的联合所特有的全副精力和战友之谊来一起工作。

虽然如此，由于我们职务的高度责任感，我意识到应通过全国意志的直接表现来加强我们自己。如果你们决定跟我们继续站到一起，大家团结在一起，直到日本被迫投降为止，那么让我们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来征求全国的意见——例如采取公民投票——以解决本届议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再延长其寿命的问题。

我正在给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和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发出措词与此相同的信件。

温斯顿·S·丘吉尔

艾德礼先生在答复我的信中拒绝我关于延长联合政府的建议，因此我又给他寄去如下的第二封信：

我亲爱的艾德礼：

我收到你5月21日的来信，感到很遗憾。你在信中拒绝了把我们的合作继续到打败日本、完成我们任务之时的建议。

在这封信里你告诉我，我们唯一的途径是把现在的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大选为止。这将意味着从现在起到10月，在政府外面，甚至于在政府内部，我们将不断地为选举而作准备。几个月来，我们已经受到这种竞选运动的气氛的影响，我深信这种气氛已经影响到行政的效率，而且我们的国家正当特别需要加强的时候，不久却可能因此在全世界面前削弱了地位。

我同意你信中所说的"党派的最尖锐的分歧在于全国经济生活的建设问题"。你说，"所需要的是果断的行动。这只能从一个在原则和政策上团结一致的政府产生出来。"我也同意你所说的，"我的同僚们和我认为，对于选举的期待既已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就不可能把政治

上的争论搁在一旁。"至于我，我深信长此动荡不定和鼓动下去将有害于恢复贸易和改变工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在即将来临的大选的吸引之下，经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对于任何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在局势像现在那样动荡和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这更绝无可能。……

我觉得遗憾的是，你竟然说要"突击"搞选举。你应当还记得，因为预见到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曾在战时内阁里详细讨论了整个程序问题。在解散议会和选举投票之间的正常期间是十七天，而正是你和你的同僚们提议，鉴于当前的特殊情况，至少应该有三个星期的外加的间隔时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合理的要求，而且内阁的一致决议是在1月17日由你宣布的，当时你在下院宣称此际已蒙国王恩准他至少预先在三个星期以前宣布他解散议会的意旨。

温斯顿·S·丘吉尔

※　　※　　※

5月23日，面对着党派之间的决然破裂，我向国王递了辞呈。这几乎是一个英国首相在宪法上所拥有的唯一特权。但是由于它涉及政府的结束，因而不失为权力的相当坚实的基础。我当然向国王陈明一切经过，他仁慈地欣然接受了我的辞呈，并且问我能否另行组织一个政府。保守党既然在下院中拥有超过其他各党加起来的总数达一百席的多数，我就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着手组成一个我把它当作全国性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只能叫作"看守政府"。它的主要骨干和核心当然是我们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同僚们，但是还有那些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即无党派的人物，他们在战时内阁中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毫无例外地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这些人包括财政大臣约翰·安得森爵士、莱瑟斯勋爵、安德鲁·邓肯爵士、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先生等。

组织一个现代式的英国内阁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包括将近八十个人和职务。当我想到格拉德斯通时代，组织政府采用私人通信或会晤等那些细致的步骤时，我觉得我只在极紧急时使用电话才情有可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新政府已经组成。对于它的特点或质量没有人加以指摘。它在下院里控制了多数，因此必要的财政议案和其它议案

均能获得通过。28日我在唐宁街举行茶会款待了前政府的主要部长们。当时的心情是友好的，但也是激动的。许多人为了离开他们的工作而真正感到难过，却没有人比我因失去他们的帮助而更加难过。我们已经在一起经历了这么许多事情；大家把过去的五年作为一生中的光辉时期。历史会承认这样的估计。

"看守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

首相兼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枢密院长	伍尔顿勋爵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贸易大臣兼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内政大臣	唐纳德·萨默维尔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印度及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先生
海军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空军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苏格兰事务大臣	罗斯伯里勋爵
农业与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
其他内阁级的大臣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教育大臣	理查德·劳先生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公共工程大臣　　邓肯·桑兹先生
粮食大臣　　卢埃林上校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燃料和动力大臣　　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少校
城乡计划大臣　　莫里森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国民保险大臣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先生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勋爵
新闻大臣　　杰弗里·劳埃德先生
邮政大臣　　克鲁克香克上尉
国务大臣　　威廉·马贝恩先生
驻中东大臣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驻西非大臣　　鲍尔福上尉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阿瑟·索尔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检察总长　　里德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副检察总长　　沃尔特·蒙克顿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关于各选举阶段的日期和时间，都已一一安排得使其他党派感到满意。国王已准许宣布，自从我接到他的新任命起经过三个星期后，他将同意解散议会。因此，议会在6月15日被解散了。在候选人提名以前应该有十天工夫，而在7月5日选节日以前还得再经过十天。关于把候选人从前线调回本国、关于制服和汽油的定量配给，一切都严格按照平等待遇作出安排，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没有受到丝毫的谴责。由于士兵的票数事实上必须等选票寄回来后计算，因此从联合王国内进行选举到计算票数和宣布结果之间又须经过二十一天。这个最后的一段定于7月26日。在有些大陆国家里，听说投票箱将由英国政府保管达三星期之久，便表示惊异，以为其结果不无可疑。然而，在我们的国家

里，这些事件完全当作板球比赛或其他体育运动竞赛一样严格看待，但愿此风能长此保持下去。

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斯大林同意于7月中在柏林举行三国会议——我试图安排及早召开——我邀请艾德礼先生同到波茨坦去——他同意——美军即将撤退到它自己的占领区去——欧洲有优先解决的必要——今天的形势——6月4日和9日我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为他草拟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6月14日我给总统的答复——6月15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他的答复——西方盟国军队的撤退——大选的负担——苏联军队占领了分配给它们的占领区——旧金山会议的结束——我对于一个世界机构组成的看法——同哈利法克斯勋爵通信——在昂代的假期。

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斯大林元帅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举行一个他所称为的"三人"会议。我立即答复说，我将很高兴地带着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我认为杜鲁门所提议的7月15日，对于要求我们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是太晚了，而且我们如果让我们个人或一个国的需要妨碍及早开会的话，我们还将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损害。我复电中有这样的话，"我虽然处于火热的竞选运动之中，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可以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鲁门先生答称，经过充分考虑后，就他来说，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说正在依此进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会期提前的。

这件事我不便再进一步坚持。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9日

我虽然原则上同意于7月15日在柏林举行三方会议，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意见，英、美、苏三国的代表团应该各有分属于他们的完全分开的寓所，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警卫，此外另有第四个场所供我们开会之用。我们所商定的是由我们三国或连法国在内，以四国平等地位到柏林去开会，而不能接受像从前前往雅尔塔时只作为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客人看待的那样的原则。我们应该由自己来预备一切东西，并且在平等的条件下开会。我愿意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同意各代表团应该按照我的建议来安排各自的住宿。每一个代表团应该有它自己的禁区，由它的首脑来决定应该在哪一种方式

之下加以管理。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王宫将作为共同的会场之用。附近有一个良好的飞机场。

※　　※　　※

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继任人，并且在国王召见的时候，我曾照这样禀明了国王。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6月15日我写信给他：

1945年6月15日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在最近期间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三方会议。

自从我向议会宣布了这个意图以后，我注意到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昨天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当然重要的是，如果艾德礼先生出席这次会议，他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分出席。"

英国政府当然必须对于一切决议负责，但是我的意思，你应当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前往，并且在我们久已意见一致和通过公开宣言被公认为意见一致的一切问题上帮助我们。实际上我认为英国代表团应当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地工作，不同的是，像我已经说过的，你除了枢密顾问的身分以外，对国王不负任何正式的责任。

如果仅仅以一个默不作声的观察员身分来参加，我想是有损于你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地位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有权利把这种负担推到你的身上去。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

艾德礼先生在他的来信中接受了邀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同下院里他的主要同僚们商量过，他们同意他应该在他信中所表明的基础上接受我的邀请。艾德礼先生补充说，从来没有人建议说他只应作为一个观察员去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叫作"终点"。

※　　※　　※

我所以一直着急要趁早开会，主要理由当然是因美军急于要从战争中所曾经赢到手的界线撤退到占领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中去。关于占领区协定的来历，以及赞成和反对把它们改变的论据，在前面的一章已有记述。①我所担忧的是华盛顿有一天会作出决定，让出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哩，最深处达一百二十哩。这里面拥有好几百万的德国人和捷克人。放弃它就将在我们同波兰领土之间设置一道很广阔的鸿沟，并将实际上结束我们影响她的命运的能力。俄国对我们的态度的改变，雅尔塔所达成的谅解经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麦的挺进幸被蒙哥马利及时的行动所挫败，对于奥地利的侵占，以及铁托元帅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胁性的压力，这一切，在我和我的顾问们看来，已经造成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完全不同的形势。的确，所有这些问题应该通盘考虑，而现在正是时候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未因复员及对日作战的压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作出总解决的最后时机。

①参看第三十章。

能早一个月那就更好，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另一方面，断送德国的整个中心和心脏——不，欧洲的中心和拱心石——作为一种孤立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顾到将来的严重的决策。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也只能作为一种总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到波茨坦去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而且欧洲未来和平的前途可能由于不履行责任而落空。然而事情不由我作主。我们自己撤退到占领区边界以内关系还不大。美国军队有三百万，而我们只有一百万。我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呼吁提早召开"三方"会议。

如果不成，其次是暂缓撤退，直等到我们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面对面地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整个提出来。

经过八年之后，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俄国的占领线已经是从吕贝克起直伸到林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席卷。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沦为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卫星国。奥地利问题完全得不到解决。南斯拉夫已经像一匹脱缰之马。只有希腊得到拯救。我们的军队已经散去，要对付俄国军队，就是要再集合六十个师也非经过一个长时间不可，而俄军在装甲力量和兵员上

都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这还没有把远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计算在内。

只有原子弹在我们面前展开它的一面凶恶的盾牌。除了这个新的可怕的武器以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在严重不利的条件下，把它的阴惨的影子笼罩在全世界自由国家头上。所以这个胜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机会，就这样被从从容容地听任其消失。6月4日我把下面这些话打了一个电报给总统，这些话现在不再有什么人争辩了：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4日

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为什么切望开会日期提早的理由，即提早到［7月］3号或4号的理由。对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因而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我认为是深可忧虑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将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许多重大事情连带一起解决。实际上，至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曾经获得解决，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将来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仍然希望日期可以提前些。

我提到俄国人在维也纳的高压手段来加强这种论据。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9日

我们派到维也纳去的代表团，接到托耳布金元帅的命令，限于6月10日或11日以前离开。他们不允许越出市区界限以外去看任何事物。而且只有一个飞机场允许盟国使用。这里是奥地利的首都，根据协定，应该像全国一样，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是在那里除俄国人以外，任何人没有一点权力，甚至于通常外交上的权利也不给。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步，我们就必须把奥地利视为已属于苏维埃化的半个欧洲之内。

2．另一方面，俄国人要求英美在德国的军队撤退到占领线里面去，这是很久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规定出来的，而柏林到那时势必已经完全苏维埃化了。

3．在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我们拒绝在主要的欧洲战线上撤出，会不会更好些？最少关于占领区的全部协定也要同时付诸实施，这是否更稳当些？

4．已经有一份电报发给国务院，说明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的真实情况。我推测他们将在提出抗议之后，按照命令于6月10日或11日离开。

两天以后，我给外交部一份节略，由于艾登先生因公留在华盛顿，我此时向该部作如下的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仍然希望美军从中心区撤退到占领线一事能够延缓到"三方"会议以后。而且我认为，我们如大规模调动以便使法国能接管同意它占领的那一部分占领区，这将刺激俄国人占领德国心脏的要求。当然，美国人可能在任何时刻迁就俄国人的要求，而我们也不得不顺从。到那时候才是和法国人作出这一局部安排［关于他们的占领区］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即使拖延时间会对军队的重新部署带来一些不方便。对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应当仓促作出决定。

同时也不反对把这件事交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去考虑。

6月12日总统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电。他说，关于占领德国的三方协定，是罗斯福总统同我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之后才批准了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为了促使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推迟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的撤出。盟国管制委员会非等到它们撤离不能开始行使职务，而原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的军政府应该即时结束，改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分任其事。他说，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如果把撤出的行动推迟到7月里我们召开会议时，那将损害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因此，他主张发一个电报给斯大林。

上述这一文件中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训令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关于德国占领区，他已准备命令全部美军从6月21日起开始撤出。军队指挥官应该为同时占领柏林及为便利美军由公路、铁路和空中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进入柏林作好安排。在奥地利，可由当地指挥官负责划定全境和维也纳的占领区；碰到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件，才由他们分别向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安排可以完成得更快而更令人满意。

这件事在我心头敲了一下丧钟，但是我除顺从外，没有选择的余地。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14日

显然我们不能不遵照你的决定，并即发出必要的指示。

2．至于说德国占领区的三方协定，是我同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的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当初在魁北克会议时只简单谈到，而且只涉及英美两方面的安排，关于这个，总统不愿意事前在通信中提出来讨论。这些意见后来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他们的确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3．关于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不认为可以由当地的指挥官们去负责解决。斯大林元帅在5月18日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奥地利的占领和管制的协定，必须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去解决。我不相信他会同意更改，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离开了维也纳。你给斯大林元帅电报稿中倒数第二段，我建议重新起草如下，供你参考：

"我认为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跟德国事件同样的迫切。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业经商定的原则，把军队重新分布到各占领区去，把国家警备部队调进维也纳，以及设立盟军对奥地利的管制委员会等事项，应该同在德国进行的这些事项齐头并进。因此我对解决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极端重视，以便德奥两国事务的通盘安排可以同时进行。我希望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访问的结果，能使欧洲咨询委员会毫不拖延地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出其余必要的决议。"

4．就我来说，我特别重视在英美军队从德国的俄占区撤出的同时，俄国人也应该从他们现在奥地利所占领的原划归由英军占领的地区中撤走。

5．我真诚希望你的行动终将有裨于欧洲的持久和平。

总统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所建议重新起草的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电文，并且于6月14日把电报发给斯大林。我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答复说，"我感谢你迁就我们关于奥地利的意见。像我所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们是在顺应你的愿望，而且我已经这样告诉了斯大林。"

翌日我给斯大林去电：

我已经看到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件，该信是关于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从6月21日起将全部撤退到他

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指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同样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调进大柏林；以及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运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尤其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军队在驻德国部队开始挪动的同一日期，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已商定的原则，从划归英国占领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地区里开始撤出。

不应忽视的是，在当初划定占领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未曾参加，也没有同他商量过。在他接掌权力不久，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要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动是得到他的文武顾问们的支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责任仅仅限于作出决定，究竟情况已否起了这样根本的变化，因而他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约的谴责，那些只是事后聪明的人，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结了这些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1945年6月17日

我已经收到你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在德、奥的各自的占领区去的电报。

很抱歉，我必须通知你，英美军队要从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里去并且要把军队开进柏林，这是有困难的，因为从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帅及我们所有其他战地司令官，都已被邀请来莫斯科去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要筹备并参加6月24日的检阅。他们将能在6月28——30日之间回到柏林。还应该考虑到，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还没有完成，大概要到6月底才能结束。

关于奥地利，我得重复一遍我上面所说的格苏联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以及他们回到维也纳的日期的话。还有必要在不久未来，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最近期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及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解决。

基于上述的一切，我建议有关部队开始调动和进驻它们各自在德、奥两国的占领区的日期，推迟到7月1日。

此外，关于德国和奥国，最好现在就确定法国军队在该两国的占领区。

在德国和奥国，我们将按照上面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也已经把整个情况电告杜鲁门总统。

7月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到指定给他们的占领区里去，有大量的难民跟着走。苏联从此在欧洲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一块里程牌。

※　　※　　※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投身于大选的纷扰之中。这次大选从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认真开始了。所以这个月是不容易度过的。我辛苦地坐了汽车周游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城市，一天之中，要对着人数众多而看样子很热心的群众讲演三四次，还要加上四次准备得很吃力的广播，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感觉到我们在欧洲为之而作长期斗争的许多东西正在悄悄溜掉；而早日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却正在黯淡起来。白天，在群众的喧嚷中度过；一到晚上，疲倦不堪，我回到作为我的总部的火车上去。那里又有众多的人员和一大堆寄来的电报在等待着我，我还得辛苦地继续工作许多小时。党派的激昂慷慨情绪和喧嚣的场面，同我脑海中充满着的阴沉忧郁的背景何等不调和，而这种不调和本身又是跟客观实际和平衡感相抵触的。当投票日终于到来的时候，我真高兴，而选举票就要安全地封存在投票箱之中经过三个星期之久。

※　　※　　※

当苏联军队像潮涌一般进入他们的指定的占领地区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为谋求和平而建立一个世界机构的旧金山会议，其工作也已经到达结束阶段。艾登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为了选举不得不先离开，但是在6月26日我发出贺电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克兰伯恩勋爵以及我们代表团中的其他一切成员，祝贺他们工作的成功以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成果的质量。"由于深思熟虑的智慧和信念的真诚，联合王国的代表们做了许多事情来取得意见的一致，一

个世界组织缺少了意见一致就没有什么现实性。你们对于为将来重建一个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希望实现的还很少。

我一向主张一个世界机构的基础应该在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去探求。浮现在我心中的大部分主要地区有：美国、联合的欧洲、英联邦及帝国、苏联、南美。其他部分在目前比较难于定出界限——像一个或几个亚洲集团，或非洲集团——然而经过研究是可以得出结论的。但目的是在于使各局部地区许多争执得很剧烈的问题在地区会议里经过讨论而得到解决，然后由地区会议选派三四个显要人物作为代表参加最高级的团体组织。这样将组成一个具有三四十个世界政治家的最高级团体，每人不仅负责代表他自己的地区并且负责处理全世界的事务，主要在于防止战争。对于达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目的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措施是不够有效的。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平等的地位上都召集到中心组织上来，这就像组织一支军队，不分最高司令官、师的和旅的指挥官，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总部里来一样。目前所达到的只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会议场所，靠熟练的会外活动以通过或否决议案而得到调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　　※　　※

几天以后，我拍给哈利法克斯一份电报，告诉他一些有关的细节，我想那是总统和他的僚属们所乐于知道的。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1945年7月6日

我自然十分盼望能跟总统会见。英国代表团里的政界成员将于7月25日离开［波茨坦］会议以便在英国等候选举结果。这样可以避免选举揭晓时的尴尬局面。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可以得到多数，但是，像总统所知道的，选举运动中常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除非投票结果等于是全国有极端不满的表示，我认为无论如何极不可能由于选举宣告失利而使我不得不卸任。我应当等待在英王致词后由下院投信任票的结果，并且接受议会对我的免职。这将使各党和个人能够通过投票而表示其立场。

2．因此英国代表团能够在27日回到柏林，而我个人如有必要可以留在那里直到8月5日或6日。议会在［8月］1日选举议长并且由议员宣

誓。但是要等到8日（星期三）才由英王正式召开议会，而有决定性的分组表决在10日（星期五）以前不会举行。我认为这一切细节，其中有些是极秘密的，是会使总统感到兴趣的。

3．我很高兴听到总统在考虑需要两周甚至三周的时间，我也认为，不论在英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议是不能草草结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会议就有点像突然缩短似的。我们在这里必须力求把具有极其重大后果的大量问题加以解决，并且为一个和平会议作好准备。那个会议大致将在今年晚一些时候或明年早春举行。

翌日，他回了下面一个电报，这表示他对于华盛顿的看法多么熟悉。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致首相：1945年7月7日

我接到你的电报的时候，总统已经动身到波茨坦去了。你的来电当即转送到他的船上去。我深信你会发觉杜鲁门迫切希望和我们合作，而且他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长远的含义和暂时的困难，都充分意识到。据我判断，美国人对付俄国人的策略是一开头就对于俄国人的愿意合作表示信任。我还预料到美国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中，对于我们根据欧洲各国经济混乱的危险而作出的论断，比对于·我·们·毫·不·隐·饰·地·谈·论·极·左·政·府·或·共·产·主·义·扩·散·的·危·险，①容易作出反应。他们对于我把欧洲描绘（不管事实怎样）成为思想冲突之地，苏联跟西方势力可能会在这里面互相抵触，发生对立，表示略感不安。在他们的思想后面，他们还怀疑我们仅仅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国家的本身而支持这些政府和国家。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遇必要时，他们也愿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反对俄国人。不过，他们可能小心行事，并且多半希望扮演成为或者至少表现出要充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角色。

①作者加的着重点。

经过几年以后，倒是英国和西欧却受到多方面的督促，出来扮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角色"。这才是命运之中的滑稽事情。

※　　※　　※

我决意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我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度一周假期。7月7日，选举投票日以后两天，我同丘吉尔夫人和玛丽一起飞

到波尔多去，被安顿舒适地住在布鲁廷内尔将军的别墅中。那是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昂代。有很好的沐浴场所和美丽的环境。早晨，我大多在床上读一位杰出的法国作家所写的一本关于波尔多停战及其在奥兰之悲惨结局的很好的记述。奇怪的是，它却唤醒了我自己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并且了解到了我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下午，我甚至带了精致的画具突然走出门去，在尼夫河上及圣让德路兹湾旁边找到动人的题材。我发现驻波尔多的英国领事的妻子、奈恩夫人是一位有天赋的画伴，我是一年以前在马拉喀什跟她成为朋友的。我只处理了几件有关即将召开的会议的电报，而努力把政党政治置之脑后。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投票箱和它的内容的神秘有一种邪恶的幻术，它会敲我的房门盯着我的窗口。当我打开调色板、手执画笔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些闯入思想中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人到处都热烈欢迎来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受了德国的占领，因此在再度获得自由呼吸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我毋须为那个会议作准备，因为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这么许多东西，哪怕在这么几天过得飞快的日子里把它摆脱一下，也是快活了。总统这时正在海上，他所乘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就是1941年载送罗斯福到我们的大西洋会议去的那条船。15日我乘汽车经过森林而到达波尔多机场，那里"空中霸王"式飞机把我送到柏林。

第三十七章　击败日本

东南亚的计划和难题——第十四集团军渡过了伊洛瓦底江——斯利姆将军在密铁拉战役打了胜仗——蒋介石召回了中国的几个师——我就美空军运输中队撤退事致电马歇尔将军——他的使人不安的答复——3月20日攻克曼德勒——抢占仰光——5月2日的两栖袭击——长期战斗的结束——5月9日我给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贺电——太平洋战争的最高潮——一个英国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美国进攻硫磺岛——拉姆斯登将军阵亡——6月22日攻克冲绳岛——我向总统祝贺——东印度群岛的解放——英国认真帮助最后袭击日本——幸免于更大的牺牲。

缅甸的冬季战役前面已经谈过①。有决定性的渡过伊洛瓦底江战役在1945年2月开始时，蒙巴顿上将在战略的决策上碰到了困难。他奉到的训令是解放缅甸，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靠现有的物资以外，不能希望有其它的东西；而且随后还要他占领马来亚和打通马六甲海峡。天气是起着支配作用的。首先的任务是要在雨季以前占领缅甸中部平原并攻取仰光。而雨季的来临是在5月初。他可以集中第十四集团军全部兵力在曼德勒平原作一次决战，然后急速南进；或者分兵对仰光作两栖作战行动，而同时北进打击日军的后方。克拉地峡海岸外的普吉岛是向马来亚进军的一块有价值的垫脚石，如果对仰光水陆两栖进攻，就意味着对普吉岛的占领将因而延搁。有些重要但又难以捉摸的因素使他在选择的时候感到棘手。航空补给对于胜利的关系很大。这方面，美国飞机起着重大的作用，而我们也希望一直在腊戍以北对日本两个师作战的萨尔顿将军指挥下的中美联合部队，能和我们共同作战到底。但是帮助中国仍然是美国的头等重要的政策，所以对我们的帮助或许会取消，而上将的计划就可能要遭到破坏。

①见第十一章，《在缅甸境内挺进》。

面临着即将加剧的危局，蒙巴顿决意用斯利姆将军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发动一次单独的、有充分支援的作战行动，来对付曼德勒以西的敌军主力，然后再向仰光进军。据他了解，4月15日可以到达该地。同时他命令在若开区的第十五军把在若开（阿恰布）和兰里岛上的空

军基地加以扩大，并且沿着海岸扩大占领，通过仅有的两个关口直奔伊洛瓦底江下游。

该军运输补给品的飞机虽有大量的减少，但它仍然完成了任务，并且阻止了一个师的日本军队去参加往东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战役。

※　　※　　※

这里的局势发展得很快。第十九师已经夺得了伊洛瓦底江对岸，大概在曼德勒以北四十哩地的桥头阵地。在整个2月份里，他们击退了一系列的猛烈反攻。2月12日第二十师在该江下游的地方渡过了江并到达曼德勒以西。他们一连苦战两个星期来保住既得阵地，最后才和英国第二师会合。这使日本的最高司令部相信一场有决定性的战役就有眼前，因此他们派出了大批的援军。他们相信在侧面不会有遭受严重攻击的可能，所以甚至于还勉强调派一个师到泰国去。然而这正是斯利姆将军筹思等待的一着棋。2月13日第七师在木各具以南渡过了伊洛瓦底江，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敌人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但是不久他们就明白过来了。

21日，第十七师的二个摩托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在渡江之后，从桥头阵地冲出来，28日他们抵达密铁拉。这里是日本主力线上的一个主要的后勤中心，交通枢纽和好几个飞机场的集中点。这个地方，守卫很顽强，敌人火速派两个师去援助守军，但是他们走了一段路，就给我们阻截住了，而我们的第十七师，则得到了它的空降旅和第五师的增援。经过一星期的苦战之后，那个城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敌人要想夺回该地的一切尝试都未得逞。日本人承认在这一战役里损失了五千人，受伤的人数相等，以后，他们的总指挥把这个战役称为"盟国战略上的巧妙的一击"。

※　　※　　※

在遥远的东北方面，萨尔顿将军也在活动。他所指挥的美国"战神"旅、三个师的中国军队，和英军第三十六师已经在1月底打通了到中国的道路，并且向南挺进。到了3月中旬，他们抵达了从腊戍到曼德勒的公路。但是现在蒋介石强令停止前进。他不让他的几个师的中国军队继续前进。他早就要求调回那个美国旅、几个中国师以及支持他们的几个中队的美国空军，供他在中国建成一支军队，以便把日本人从产米区域赶出去。他建议夺取了曼德勒以后，斯利姆将军应即停止

前进。这正是蒙巴顿将军在一个月以前订计划的时候所顾虑到的。但是蒋介石坚持要撤去他的地面部队，因此日本人能够在这条战线上从他们的三个师中抽出两个师来迎击我们的第十四集团军。

现在只剩下美国飞机了。3月30日我力请马歇尔将军让他们留在那里。

首相致威尔逊元帅（华盛顿）：1945年3月30日

请你把我下面的意见，凭口头或非正式地转达给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将军当还记得我们在魁北克的谈话，我们极不赞成将来在缅甸的丛林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我个人总是另有其他的想法。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战役看得最重要不过，尤其是打通滇缅公路。因此我们也用全力投入这个战役中去。虽然因对德战事的延长，使蒙巴顿不能如其愿望得到那三个英印师，但是他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瞩望……在交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目前同缅甸的日军主力所进行的这场大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攻克缅甸，在于作为夺取仰光的序幕战；而且对于全面消耗日本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的空军力量也会发挥作用。还有，一旦仰光夺取到手，我们在那边的强大的部队就可以放手从事于1946年的其它战役，或者还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参加美国的总攻……因此我觉得有权向马歇尔将军呼吁一下，我们之间应该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合理。现在蒙巴顿为了取得目前在缅甸进行的决定性的战役的胜利，在空军方面需要一些较小的增援，我深信马歇尔会尽力使他得到满足……

马歇尔将军向我们保证，如果仰光在6月1日之前攻下来，飞机在这之前不会撤退，但到了6月1日后就要撤走。这样使事情变得更为急促。假定我们不能在6月1日夺得仰光，那时运输机就要减少，第十四集团军势必要撤退一大段路，直到他们可以从陆地上得到主要的补给。整个战役将归于失败。

※　　※　　※

曼德勒和密铁拉两个相连的战役，在整个三月里进行得很激烈。第十九师从桥头阵地冲出去，沿着伊洛瓦底江东岸，向下游进军。到3月9日进入曼德勒。日本人的抵抗很顽强。

曼德勒山高出周围田野七百八十吋，花了两天的工夫才攻下的，但是杜佛林堡垒的坚壁，普通的炮弹是打不穿的。最后用二千磅的炸

弹才炸出一个缺口，到了3月20日敌人逃跑了。

第三十三军的其余部分同时向密铁拉进攻。他们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因为尽管自己战线的背后已被第十七师插入，日军总司令还没有表现出撤退的意思，敌我两军实力又是旗鼓相当。斯利姆将军有六个师和两个装甲旅对付着日本人的八个以上实力不足的师和一个师的"印度国民军"①，但是到了月底，敌人放弃战斗，开始沿着通到东吁和仰光的大路撤退，通过山区向东边后撤。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作战之后，我们的补给很紧张，然而敌人的情况一定还要坏得多。敌人的交通和后方设施受到战略空军的持久袭击，他们在撤退中的军队又经常受到战术空军的袭扰，因此在他们方面出现了危急的情况。

①印度战俘由日本人加以装备并为日本作战。

※　　※　　※

在我们这一边也到了成败紧要关头。战役比我们所预料的拉长了很多时间。萨尔顿将军现在被阻于腊戍公路上，曾经和他对垒过的两师日本军队的到来益发使战役拖延下来。

现在看不到第十四集团军有希望在4月中旬到达仰光，连他们是否能在雨季以前到达那边，也大有疑问。因此蒙巴顿终于决定对这个城市施用水陆两栖作战。这个行动的规模必然要比原先计划的小得多，而且对于普吉岛的攻击势必取消。就是这样，在5月里第一个星期以前，也还来不及发动攻击，而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已经太迟了。

斯利姆将军这个时候决定第四军沿着公路和铁路追赶敌人，而第三十三军则奋力沿着伊洛瓦底江前进。他不仅决心要到达仰光，而且要在缅甸南部张起天罗地网活捉敌人。因此第七师和第二十师即沿江直下采用同时冲锋的办法，在5月2日抵达卑谬。在漂贝跟日本三个师的残部作了一场激烈战斗之后，他们沿着公路和铁路的进军甚至于比沿江还要快。

部队只带半份口粮以便多带一些汽油。一个装甲纵队和第五师、第十七师的机械化旅交互跃进，在4月22日到达了东吁。

我们正迫切需要这里的飞机场，以便将航空补给转运到各单位，并使皇家空军第二百二十一大队的战斗机的航程伸展到仰光。下一个目的地是勃固，拿下了勃固就可以封闭敌人从缅甸逃走的最南面的去路。我们先头部队在4月29日到达了那边。当天下午，下了一场倾盆大

雨，这预示雨季将提早降临。前方的速成飞机场不能动用；坦克和其他车辆离开公路就不能开动。日本人尽力拼凑一切力量固守住这个城市和江上的桥梁。到了5月2日，第十七师终于突破敌人阵线。为了争先到达仰光，他们已准备好即向最后的几哩路进发。

但是5月2日也就是海陆联合攻击的进攻发起日。在前两天，盟军的重轰炸机袭击了象岬的防御工事，因这些防御封锁了仰光河的入口。5月1日，向守军那里投一个营的伞兵，开始扫除航道中的水雷。第二天，第二十六师的舰只，在皇家空军第二百二十四大队飞机的掩护下，到达了河口。一架蚊式飞机，飞过仰光的上空，看不到敌人的踪迹。飞行员把飞机停在附近的机场上，步行进城，受到我们的几个战俘的欢迎。日本守军因为认为不会再有水陆联合进攻，早在几天以前，已经出发去防守勃固。那天下午，雨季的暴雨骤然降临，仰光仅在这场暴雨之前几小时被攻克。

这一支两栖部队不久跟勃固的第十七师和卑谬的第二十师会合。有好几千日本人被包围住，在以后的三个月中，还有大批日本人在向东逃窜的路上死亡。

※　　※　　※

这样结束了在缅甸的长期斗争，但是这里也应当感谢其他军种的援助，否则，光靠陆军的战斗，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皇家海军毫无疑问已取得了制海权。他们能够而且的确做到把陆军安全地护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盟国的空军把日本飞机完全摧毁，他们的支援是从不间断的。空运补给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维持的规模极大。在第十四集团军后勤长官斯内林将军的领导之下，后勤工作办得非常出色。最后，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英美两国的工兵因地制宜地创造出许多工程上的奇迹，例如他们越过河流、森林和山脉而敷设了近三千哩的输油管。著名的第十四集团军在斯利姆将军卓越的指挥之下，英勇作战，克服了一切困难，并且做到了似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业。5月9日我发电报给最高司令官：

首相致海军上将蒙巴顿（东南亚）：1945年5月9日

我衷心祝贺你在缅甸战役中在仰光取得的最大胜利，1944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的艰苦作战，为后来在广大地区里进行辉煌的战役开辟了道路，而这些战役就是东南亚战区在1945年作战的最高成就。去年9

月当这些事情在魁北克研究的时候，总统和我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里得悉，他们和你的司令部都认为，为完成远比你和你的英勇部队及盟军现在实际上已完成的小得多的计划，需要大约六个英国师和英印师以及许多运输船、登陆艇等你所曾要求的全部力量或更多的力量。由于对德战争的延长，不可能把你所需要的英国师和英印师遣送给你，还有许多你所指望的其他部队也不得不留在有决定性的欧洲战场。尽管有这种力量削减及令人失望的情况，你和你的部下已经做到并且超过了对你的指令的要求。对于缅甸战役的光辉结束，举国同表感谢敬佩之情，请将国内此种心情传达给你的部下，和同你联合作战的每一个人。

为表彰东南亚战区这些伟大的功勋，英王陛下已经宣谕要铸造一种特别勋章，称作"缅甸之星"，当连同勋章上的大绶早日用飞机送上。

※　　※　　※

太平洋战争也同样迅速地走向高潮。在魁北克，我们曾答应，德国一经击败，我们立即派遣兵种齐全的英国部队到远东去。当我回到伦敦时，我向下院说明美国已接受我们所提供的一个舰队。至于我们在陆上和空中的贡献当视航运能力而定，所有的计划就照此进行。

1944年12月弗雷泽上将坐了他的旗舰——战列舰"豪"号——到达悉尼。我们的主力舰队第一次在太平洋上部署，而且在作战行动上受到一位美国军官的指挥。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补给和保养。在三年的作战中，美国人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供应机构和一个岛屿基地网。我们不能希望跟这种成就媲美，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舰队在后勤上不应完全倚赖我们的盟国。

1944年我们整年在研究这个问题。在6月里曾经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跟澳大利亚政府商量要建立一个基地，但是澳大利亚的人力已经完全参加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战役，并忙于为美军和自己的军队提供补给勤务，因此大部分的物资和技术工人显然须仰给于联合王国。悉尼的良好港口离开战场有四千哩。为一个舰队服务，我们需要一连串的供应燃料和运输补给的船舰、供应舰和修理舰、医疗救护船，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船只，而且有大量的补给品，须从不列颠群岛运来。这当然

要引起军事运输大臣莱瑟斯勋爵的忧虑，但是计划订好了，最重要的东西都得到了供给，而且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工作还在扩充中。

※　　※　　※

弗雷泽上将到任之后，马上就乘飞机拜访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上将。他本人和舰队都先后受到十分恳挚的招待，并且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战友式的情谊，这种情谊克服了一切困难，使各级之间能进行最密切的合作。下面是尼米兹上将的来电：

英国海军将大大增强我们的攻击力量，并显示了我们反击日本的目标的一致。美国太平洋舰队欢迎你们。

然而弗雷泽上将的老资历使他不便在海上指挥，因为这样他在军阶上将超过尼米兹的直接部属。罗林斯中将，在地中海曾有卓越的战绩，因此被选为副司令，得在海上指挥。

1945年2月初，他和主力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其中许多舰只已经在印度洋执行过任务。到了3月初舰队和附属的补给舰只集结在阿德米拉迪群岛的马努斯岛的美国基地里，然后在18日出发，在斯普鲁恩斯上将的领导之下，第一次参加太平洋上的战役。

这里正发生许多事情。进攻敌人本土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2月19日斯普鲁恩斯曾进袭小笠原群岛里边的硫磺岛，因为从那里美国战斗机可以护送从马利亚纳群岛来的轰炸机去袭击本州。这场战斗是激烈的，拖了一个多月，但是得到了胜利。同时现已改称为第五十七特遣舰队的原英国舰队拥有战列舰"乔治五世"号和"豪"号，四艘航空母舰（集中着二百五十架飞机），五艘巡洋舰，和十一艘驱逐舰。他们在3月26日抵达台湾以东的作战区域。那一天他们的轰炸机第一次袭击冲绳岛以南各岛中的机场和设施。斯普鲁恩斯本人忙于发动全面的空战，作为预定于4月1日开始的进攻冲绳的两栖作线的前奏。3月8日他的快速航空母舰舰队群袭击了靠近日本海岸的敌人基地，从3月23日起他们转向冲绳。英国舰队的任务是阻止敌人利用该岛以南各岛上和台湾北部的机场。

从3月26日一直到4月20日，这个舰队在海上添加燃料，继续执行它的任务。不久，由于飞机的损耗和供应的匮乏，不得不暂时退到莱特湾。敌人的抵抗一直并不强烈。"不倦"号在4月1日被一只自杀轰炸机击中，造成伤亡。有一条驱逐舰因受创而不得不撤退。

※　　※　　※

在1月里，像我前已叙述过的，我们因拉姆斯登中将的牺牲而遭到很大的损失。①他是我跟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个人联络员，已经完全得到了麦克阿瑟的信任。拉姆斯登的战功是辉煌的。在比利时战场的最初接触中，当他指挥第十二枪骑兵团的时候，他使装甲车重新获得应有的声誉，并且在以敦刻尔克为结束的战争中，卓著战功。后来他在沙漠战争中指挥了第一装甲师好多个月，就是根据这样的功绩我才选派他到麦克阿瑟那里去工作，他所写给我的报告，使我能够充分领悟到在远东这场战败日本的遥远而残酷的战争的种种新颖战术。1月6日他正站在"新墨西哥"号的舰桥上，跟弗雷泽上将说话。那位上将偶然走到桥的另一边去。一架日本自杀轰炸机突然盘旋下来。拉姆斯登将军和弗雷泽的副官立刻都牺牲了。信步走过舰桥是纯粹一件偶然之事，却救了我们的总司令。

①参看第五卷，第84页（原书页码——译者）。

※　　※　　※

同时在冲绳岛有着激烈的战争，攻取冲绳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和时间拖得最久的一次水陆联合作战。四个美国师首先登陆。这个高低不平的岛对于防御大大有利，而且十万以上的日本守军拚死战斗。日本把剩下的海空力量全部使用出来。4月7日，她的最后一艘现代化战列舰"大和"号，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保护下，试图出动挽回危局，但是中途遭到斯普鲁恩斯的航空母舰舰队拦击，除了几条驱逐舰外，全军覆没。

自杀轰炸机的袭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冲绳岛攻下之日，至少进行了一千九百次，而根据金上将的材料，被击沉的有三十四艘驱逐舰和其它小船，被击中的大约有二百艘其他舰只。这些袭击和几千架次的通常出击构成了日本人所发动过的最猖狂猛攻。但是一切都不中用。到了6月22日，在将及三个月的战斗后，那个岛被征服了。这场战役占用了尼米兹上将在中太平洋的全部兵力，包括四十五万人的一支陆军在内。

我在选举和其他繁忙的事务之中，对于这些动人的战斗仍天天都加以密切注意，使我立即体会到美国功绩的伟大。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1945年6月22日

我谨向你真诚祝贺美国陆、海、空三军在冲绳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美国在这项战斗任务中所表现的坚强意志和忠于职守的精神以及它所运用的技术力量，再加上敌人的拼死斗争（据报告其中被杀者有九万人之多），使这场战斗成为战争史中最剧烈、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对于美国人的英勇和不惜一切必要的牺牲以争取胜利的决心我们表示深切的钦佩，我代表你的忠诚的盟国和在国内外阵地上关心这个值得纪念的胜利的全体英国将士们，向你致敬。我们向你们从事作战的全体部队和指挥官们致敬。

※　　※　　※

英国舰队在5月1日又从莱特湾开出。在5月4日到25日中间，我们的机群仍旧攻击以前的那个地区，5月4日我们的船舰炮轰了宫古岛。敌人大多用自杀袭击来回击。航空母舰"可畏"号和"胜利"号受到了重创，前者还遭受严重的伤亡，但是他们的装甲甲板使他们免遭巨祸，两舰都还能继续航行。到了5月25日补给品逐渐告竭，舰只退到了马努斯岛，他们接到斯普鲁恩斯上将下面这一个来电，很受鼓舞：

在你们作为第五舰队的一支特遣舰队而参加作战了二个月之后，我谨向你，你的军官，和你的部下，对你们良好的工作和合作精神表示敬意。第五十七特遣舰队给美国的各特遣舰队看到皇家海军的伟大传统。

※　　※　　※

更向南面，解放东印度群岛的战争正在进行中。5月1日澳大利亚第九师，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海空军的支援，在荷属婆罗洲的塔拉坎登陆。6月里澳大利亚人重行攻占了文莱和沙劳越。随后7月1日，澳大利亚第七师，在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军的支援下，在巴里巴板登陆，但是这些鼓舞人心的事件不久和日益迫近的远东战争的最高潮一比便相形见绌了。

我们还是抱着决心要派军队和飞机去进攻日本本土，但是我们也得去解放马来亚、新加坡及其周围的地区。对于主要进攻，我们至多能贡献三个师，以后大概还可以有二个师。

麦克阿瑟将军答应予以最慷慨的援助，甚至愿意用美国的武器和配备来武装我们的部队，并且从美国送来补给品。这远远超过我们一向的希望，并且可以减轻我们海运的紧张程度，但是实行起来十分不

容易。在空军方面我们打算建立二十个航空中队，包括四百架重轰炸机，一半来自英国，其余来自靠近太平洋的自治领。但是这里又有困难。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大家知道这支部队必须自给自足，自行取得它的飞机场、设备、码头、道路和输油管。

当冲绳显然即将攻下的时候，马歇尔将军立即表示要让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发展空军的基地。我欢迎这个足以说明我们在对日本的主力攻击中也将发挥我们的作用的证明。

首相致马歇尔将军（华盛顿）：1945年6月12日

我真是十分高兴，因为你提供我们在冲绳岛一个基地，我们第一批十个空军中队可以从那边参加轰炸日本。这说明你们非常慷慨大方，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贯优待我们的精神完全一致。在你们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日本之际，我们的贡献虽难表达心意，但或亦有裨于大局。

然而到1945年10月，我们在冲绳只能希望有二个中队，到1946年初方才可以有十个，但是这一切计划都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在我们的飞机和士兵能够到达以前，日本已经投降了。所以只有我们的舰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合部队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参加了作战。

美国人本来打算在1945年11月初夺取日本最西端的九州岛，然后从那里进攻本州主岛。这里驻有一支百万人以上的日本军队，训练得很好，配备得很好，而且狂热地决心要战到最后一人为止。剩下的日本海空军也有同样的决心。这两大战役本来势将造成激烈的战斗及大量牺牲，但是永远不需要再打下去了，我们真是非常庆幸！

第三十八章　波茨坦：原子弹

我跟杜鲁门总统初次会见——我在柏林巡视一周——和总统同进午餐——关税和基地——和斯大林同进晚餐——他对英国选举结果的预测——俄国出海的通路——巴尔干纠纷和苏联的政策——欧洲的前途——来自墨西哥沙漠的消息——不靠苏联的帮助而迅速结束对日战争的前景——运用新武器的决定——和总统讨论——继续猛攻日本——"无条件投降"——7月26日我们发出最后通牒——1945年8月6日和9日轰炸广岛和长崎——8月14日日本投降——海军的力量对于击败日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杜鲁门总统和我在同一天到达柏林。我急于会见这一位当权人物，我跟他虽然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通过书信的来往（附在本卷内），我已同他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我在到达的那天上午就去访问他，他的愉快的、一丝不苟的、神彩奕奕的风度和明朗的决断能力给我深刻的印象。

7月16日总统和我分别在柏林巡视一周，城内只是断垣残壁，一片混乱。我们的访问，当然事先没有发出通知。街道上也只有寻常的行路人。在总理官邸前面的广场上却有相当多的人聚集在那里。当我步出汽车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除了一个老年人，摇头有不豫之色外，其他人都欢呼起来。他们投降之后，我的仇恨心已经随之消失。而且看到他们的表示，他们憔悴的形容和褴褛的衣服使我深受感动。随后我们走进了总理官邸。在残破的走廊和厅堂里走了好一阵。然后我们的俄国向导把我们带到希特勒的防空地下室里去。我走到底层，看到他和他的情妇在那里自杀的房间。当我们回到上面的时候，他们指给我们看他的尸体被焚化的地方，我们听到那时所能得到的关于最后几场情景的最好的第一手报道。

希特勒所采取的办法，并不是我所顾虑的那个办法，这对我们倒是方便得多。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的任何时间里，他可以飞到英国去自首，说道，"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但请宽恕被我引入歧途的人民。"毫无疑问他会得到纽伦堡战犯的同样命运。现代文明的道德原则似乎有规定，凡战败国的领袖应该由战胜者置之死地。这样，将来再

有战争的时候，势将促使这些人苦战到底，至于有多少生命将作不必要的牺牲与他们无干；反正他们不会有更多的损失。真正付出额外代价的是对于发动和结束战争都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广大人民。罗马人守着相反的原则，他们的胜利一半归功于他们的勇敢，也几乎同样归功于他们的宽大。

※　　※　　※

还有一次，我检阅了长达四哩的一列列军容壮盛的美国装甲队伍，以及许多英国部队和坦克。我为第七装甲师的士兵俱乐部举行了开幕礼。他们的不平凡的航海和从开罗远征直达胜利的目的地的事迹，在本书的前几卷中已经略有叙述。

他们中有三四百人聚集在俱乐部里。他们大家都唱"因为他是一个愉快的好伙伴"，而且态度十分友好。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一种忸怩的神气，或许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投了我的对方的票。

7月18日中午我同总统单独进餐。我们接触到许多问题。我谈起大不列颠凄惨的处境。我说当我们独力抗敌的时候，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用去了半数以上的国外投资，现在从战争中撑持起来，已负了三十亿英镑的巨额外债。所以有这笔债务，是因为不是通过租借办法而向印度、埃及和其他各地购买供应品而造成的。这将使我们每年必须从事输出，而得不到任何足资补偿的输入，以充实我们的工资基金。他以同情的态度，留心倾听，并且说道美国因英国在开始时守住堡垒而欠了英国一笔巨债。"如果你们像法国那样垮了下去，"他说道，"我们今天或许将在美国海岸跟德国人作战。这使我们有理由把这些事情看作超出于纯粹财政性质的问题。"我说，我告诉选民们，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而我们没有能力付钱；但是我们无意于依靠任何国家来养活我们，无论我们双方在友谊上是多么的亲密。

我们不得不请求他人帮助我们复兴起来，而且非等到我们的政府机构恢复正常，我们对于世界的安全，或对于旧金山会议的任何崇高的目标，就不能有什么效劳。总统说，他将尽其全力，但是我当然知道他在自己国内可能有的一切困难。

随后，我谈到帝国关税优惠的问题，并且说明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保守党的分裂。我原来听说美国正在大减关税。总统

说已经减了百分之五十，他现在有权再减去百分之五十，使它达到战前高度的四分之一。我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们的自治领将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总统提出了航空和交通的问题。在英国领土内的飞机场方面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非洲，美国人曾经花了大量的金钱去建筑飞机场。在这一点上他希望我们应该迁就他们一些，并且商量出一种共同使用的办法。我向他保证，如果我继续负责的话，我当亲自同他重谈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为了基地和空中交通的事而激动起来，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解决，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憾事。我们一定要为了共同的利益作出最妥善的安排。罗斯福总统深知我愿意就有关机场和其他基地的事情作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原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一礼尚往来的安排。英国的大国地位固然不及美国，但是它也能作出许多贡献。一艘美国战列舰在直布罗陀停靠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的鱼雷管取得鱼雷，给自己的大炮装上炮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共同享受遍布于全世界的防卫设施？我们能使美国舰队的机动性增加百分之五十。

杜鲁门先生回答说，这些想法他也深有同感。任何计划都应当在某种方式之下跟联合国的政策相配合。我说，那很好，只要所有的便利只是为英美两国所共享，那都不成问题。

如果把它们提供给每一个国家，那就谈不出什么东西来。一个男子可以向一个少女求婚，但是如果那个少女对他说，她将永远是他的姐妹，那就没有什么意思。我所要求的是，不论在什么形式或外衣之下，要把现在英美共同使用基地及燃料补给站的战时体制继续下去。

总统对这个意见似乎完全同意，只要能采取一种适当的形式，不使人家表面一看就认为是"两国之间"的一种军事同盟。后面这几个字虽然不是他说的，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我得到了这样的鼓舞，接着说出我久已酝酿着的意思，这就是要保持联合参谋委员会的组织，至少要保持到大风浪过后，等到世界平静下来，并且有了一个确有实力和能力的世界机构，使我们可以安心地把自己付托给它。

总统正在对于这一点作令人鼓舞的答复，这时他的官员来提醒他应该即刻去看斯大林元帅，因此打断了我们的话题。

总统情意殷勤地说道，当天的午餐是他多年以来最为愉快的一次，并且说他十分殷切希望我跟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可以在他和我之间延续下去。他欢迎建立个人之间的友谊和战友关系，并且在讨论中间使用了许多字眼，使我听了不得不为之感动。我觉得眼前有一个品格和能力优越的人物，他对于前途的看法，正合于英美关系一向发展的路线，他说话的方法是直截了当，并且富有自信和决心。

※　　※　　※

7月18日，那天晚上，我和斯大林共进晚餐。除了我们俩以外只有伯尔斯和巴甫洛夫。我们谈得很愉快，从晚上八时半起，直到凌晨一时半，还没有接触任何决定性的问题。伯尔斯少校作了一份相当长的笔记，我在这里略说大意。我的主人体力上确有些受不住的样子，但是他的平易友好的表情使人极为愉快。关于英国的选举，他说据他从共产党和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使他确信我可以获得大约近于八十个席位的多数票。他想工党将获得二百二十到二百三十席。我不想去作什么预言，但是我说我不知道军人方面怎样选法。他说军人宁可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因此将选举保守党。他的意思相当明显，似乎希望同我和艾登的接触不要中断。

他问起为什么英王不到柏林来。我说他来访问，将使我们的安全问题复杂化。他认定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需要一个君主制度，因为英王是整个帝国团结的力量，所以凡是英国的朋友，绝不会做出有损于这个君主国尊严的任何事情。

我们接着谈下去。我说我的政策是欢迎俄国成为海上的大国。我愿意看到俄国的船只航行在世界的大洋之中。俄国好像一个巨人，他的鼻孔被波罗的海和黑海两条狭隘的出路所捏住。我于是提出土耳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土耳其人当然是热切希望解决。斯大林解释过去发生的事。土耳其人曾和俄国人接洽订立一个同盟条约。俄国人答复，只有双方都没有所有权要求时，才有可能订立一个条约。然而俄国要收回上次大战结束时从它那里拿去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

土耳其人说对于这件事他们不能考虑。俄国于是提出了蒙特勒协定。土耳其说，那个问题她也不能加以讨论，因此俄国回答说，那么同盟条约无法讨论。

我说我个人赞成修订蒙特勒协定，把日本撵出去，而使俄国能通到地中海。我一再说明我欢迎俄国在海洋上出现，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达达尼尔海峡，而且也涉及基尔运河（它应该跟苏伊士运河有同样的制度），还涉及太平洋的温暖的水域。这并非出于感激俄国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是我的既定政策。

然后他问我关于德国舰队的问题。他说，如能分到一部分，对于俄国大有用处，因为它在海上受到惨重的损失。他感激我们在意大利海军投降以后交给他的船只，但是他同样希望分得几艘德国的军舰。我不曾表示异议。

他又谈起希腊对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边界的侵略。

他说有些人士在希腊挑起这些纠纷。我答复说，边界的局势是混乱的，因此希腊人对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感到忧虑震惊，但是我没有听到名符其实的战争。此次会议应该使这些较小的国家明了会议的意图，不许任何一国侵越国界或从事战争。应该把这一点明白地告诉他们，使他们了解任何边界的改变只能在和平会议中解决。希腊要举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国是，并进行自由选举，我建议大国应该派观察员到雅典去。斯大林认为这将表示对希腊人民的诚实缺乏信任。

他认为大国的大使们应该就选举情况作出报告。

随后他问我对于匈牙利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说我没有充分的情报，对于当前的局势不能发表意见，但是我将询问外交大臣。

斯大林说，在红军所解放的一切国家里，俄国的政策是要看到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反对那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苏维埃化。他们将有自由选举，除法西斯党派以外，其他一切党派都将参加。

我然后谈到在南斯拉夫的纠葛，我们在那边没有物质上的野心，但是曾有各占一半的协议。现在是九十九对一，而英国只占其一。斯大林抗辩说，英国占百分之九十，南斯拉夫占百分之十，而俄国的利益等于零。苏联政府往往不知道铁托要搞些什么。

斯大林也提到他因美国人要求改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而感到不快。他没有干涉希腊的事务，所以他们是没有道理的。我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建议。他解释道，在有流亡政府的国家里，他认为有必要去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本国政府。这当然不适用于罗马尼亚和保

加利亚，因为在那边一切都平安无事。当我问他为什么苏联政府给国王米凯尔一笔奖赏时，他说他认为是由于国王在政变的时候，他的行动勇敢而明智。

后来我说人们对于俄国的意图非常关心。我从北角到阿尔巴尼亚画了一条线，并指出线以东在俄国人手里的各国首都的名称。看样子好像俄国正在席卷而西。斯大林说他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地，他正从西方撤退军队。在以后的四个月里，将有二百万人复员并遣送回家。接下去的复员工作，仅仅是提供充分的铁路运输的问题。俄国人在战争中的损失计死亡和失踪的共有五百万人。德国人除工业方面不计外，共动员了一千八百万人，而俄国动员了一千二百万人。

我说我希望在会议结束以前，我们能够对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以及俄国通向海洋的出路和分配德国舰队等事项达成协议。聚在会议桌上的三大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强国，而他们的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德国的失败，虽然使我们感到满意，却是一个大悲剧。但是德国人民是像绵羊一般。斯大林又讲了1907年他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当时有二百个德国人，因为在火车站栅门口没有人去收他们的车票，而错过出席一次共产党集会的机会。①他然后表示歉意说对于英国在战争中的支援，送给他们的物资供应，还没有正式道谢。俄国将会作出答谢的表示。

①参阅第二十三章，第344页（原著页码——译者）。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解释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我们同意在俄国和英国都没有失业的恐惧。他说俄国已准备跟英国商谈贸易。我说对苏联最有利的对外宣传将是有关它的人民的幸福和福利方面。斯大林谈到苏维埃政策的一贯性。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二短，随时将有优秀的人物继承他的事业。他在想三十年以后的事。

※　　※　　※

7月17日震动世界的消息来了。下午史汀生到我的寓所里来访问，把一张纸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着，"孩子们满意地生下来了。"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有桩非常的事情发生了。

他说道，"这意思表示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原子弹已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了。"虽然我们靠着他们提供的每一片段的情报，得以抓住这项可怕的研究的线索，但是关于这个决定性的试验日期，我

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无论如何我是不知道的。当第一次的正式原子爆炸在进行试验的时候，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敢预言将产生什么结果。这些原子弹是否没有用处呢，还是有毁灭性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孩子们"已经满意地生下来了。然而还没有人能衡量这种发明在军事上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人估计到关于原子弹的其他一切。

第二天早晨一架飞机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一件惊人事件的详尽描绘。史汀生带给我那份报告，我现在就回忆所及，把情况讲一讲。这个炸弹，或威力相等的装置，是在一个一百呎高的塔顶上起爆的。周围十哩以内任何人都得离开。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蹲伏在大约距这样远的地方的坚厚的混凝土掩蔽部和防御物的后面。爆炸的威力可怕得很。一股巨大的火焰和烟雾直冲到我们可怜的地球表面的大气边缘。周围一哩以内的东西完全遭到毁灭。于是这里有迅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可能成为结束其它许多事情的简捷办法。

总统邀我立即跟他会谈。跟他在一起的有马歇尔将军和李海上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攻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以武士道的精神，拚命抵抗，到死方休。不仅在对阵作战是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每一条壕沟里也都是如此。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景象，那边有好几千日本人不愿投降，等他们的领袖庄严地实行切腹礼以后，就排成一队，用手榴弹毁灭自己。

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需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运到那边，损失还要大，因为我们决心要同美国共患难。现在这一个可怖的梦境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一二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丽。我立即想起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从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武器出现以后，或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脱卸他们战至最后一人的责任。

此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倚赖于他们的大军源源参战以从事于最后的和旷日持久的屠杀。

我们毋须乞求他们的恩惠。隔了几天，我写信给艾登先生说：

"事情十分清楚，美国现在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因此那一连串的欧洲问题，可以就他们本身的利害并且按照联合国的大原则来处理。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赐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屠杀，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我觉得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的心中也有这些思想。无论如何我们从来不曾花一刻工夫来讨论到底应否使用原子弹。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无止境的屠杀，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使世界得到和平，为了使苦难中的人民得到安抚，而不惜付出几次爆炸的代价，来显示一种无比的威力，这在我们历尽一切艰辛危险之后，不失为一种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在实行试验以前，英国对于这种武器的使用，已经在7月4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现在作最后决定的，主要在于拥有这个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从没有对他做法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争议过，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后代必然会加以判断的。至于在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是一致的、自动的和毫无异议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作过丝毫的暗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美国空军显然已经准备好用寻常的空中轰炸来对日本的城市和港口作大规模的袭击。这些城市和港口当然可以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遭到毁灭，但谁也不能说平民在生命上将遭到多少惨重的损失。现在，用了这种新的手段，虽然我们所毁灭的或许不限于城市，但是许许多多朋友和敌人的生命却都可以保全。

※　　※　　※

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跟斯大林谈些什么。总统和我感觉到我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来战胜日本。他曾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答应苏联一等到打败德国军队之后，即进攻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诺言，自从5月初起，他们就不断地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把俄国军队调动到远东去。照我们的意见，他们可以不必如此了。因此斯大林在雅尔塔对于美国人运用得这样有成效的讨价还价的本领，不中用了。不过他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这个消息应该怎样告诉他？是用书面，还是凭口头？应该在一个正式的特别会

议上，还是应该在日常会谈之中，还是在一次特别会议或日常会谈以后？总统的结论是，应该采取最后一种办法。他说，"我想，我最好是在一次会议之后告诉他说：我们有一种完全新型的炸弹，不同寻常一般，我们认为它对于日本人继续作战的意志将有决定性的效果。"我同意这样做法。

下面是我当时给内阁的一个通知：

1945年7月18日

总统给我看了关于最近试验的电报，并且问我应该怎样去告诉俄国人。他似乎已经决定要这样做，只是问问在什么时机最好，他说他想最好是在会议终了的时候。我回答他，如果他决心要告诉他的话，最好是着重在试验这一点上，因为那也是他和我们才知道的一种新的事实。因此如果斯大林问起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前告诉我们？"总统就可以作出很好的回答。他对于这个意见似乎很动容，他将加以考虑。

他提议明告这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有了这种武器，我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不曾加以拒绝。他反复说明，他无论如何绝不泄露任何详细情形……

※　　※　　※

这时候，以海、空军对日本作歼灭性的袭击仍在继续进行。列为主要目标的是现在四散躲藏在内海里面的日本舰队的残余部分。我们对大军舰一艘一艘地加以轰炸，因此到了7月底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日本本土陷于混乱，已经濒于崩溃。职业外交家们深信只有奉天皇之命，立即投降，才能够使日本免于土崩瓦解，但是权力差不多依然全部掌握在一个军人集团手中，他们决心宁可全国集体自杀，而不甘承认失败。这个疯狂的特权阶级面对着惊魂落魄的毁灭，无动于衷，还继续宣称他们相信某种奇迹会帮助他们转危为安。

在几次单独同总统或有他的顾问在场时的长谈之中，我谈到应该怎么办。那一星期的开头，斯大林曾秘密告诉我，当他的代表团将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由日本大使送给他一份没有抬头称呼的电报。推想起来或是给他本人，或是给加里宁主席，或给苏联政府的其他成员的，电报是由日本天皇那里拍来的。内中说，日本不能接受"无条件投

降"，但是准备在其他条件上妥协。斯大林曾答复道，电报中既然没有明确的提案，苏联政府不能采取什么行动。我向总统解释，斯大林不愿直接告诉他，是恐怕他要认为俄国人试图影响他，使他倾向议和。同样，我想只要美国认为应该打下去，我们应当避免说这些话，使人家以为我们不想把对日战争打下去了。

不过我详细谈到，如果我们一定要使日本人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人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在较小的范围内英国人生命的损失。这是让总统去考虑，是否可以换一种说法，既使我们可以得到将来和平及安全的主要保障，又让他们在满足战胜者一切必要的保障之后，还可以保留一些军事荣誉的外观，并且得到国家生存的一些保证。总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认为日本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不顾什么军事上的荣誉了。我只能说，无论如何他们为了某种理由，多么愿意慷慨就义，而我们对于这一项，或许还不像他们那样重视。

于是他变得十分同情，并且谈起像史汀生所说过的，他负着使美国人无限流血的可怕的责任。

我觉得除了为世界和平和未来的安全，以及惩罚罪恶阴谋的行为所必需的事情以外，不一定要严格地坚持"无条件投降"。史汀生先生、马歇尔将军和总统显然心中也在推敲盘算，因此我们不必去催促他们。我们当然知道日本人已准备放弃在战争中所得到的一切。

最后决定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无条件投降。这个文件是在7月26日发表的。

1945年7月26日

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2．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军队和空军的增援，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彼等军事力量受所有盟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

3．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

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也必终归全部摧毁。

4．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5．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绝不更改。也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6．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把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7．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8．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9．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10．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的重视，必须建立。

11．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

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允许。

12．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以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13．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①

①译文根据《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个别字句有改动。——译者

这些条件遭到日家军事统治者的拒绝，因此美国空军订出计划，准备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一个原子弹。

我们同意对于居民们给以一切准备机会。实施的程序都详详细细地拟出来。为了尽量减少生命的损失起见，在7月27日散发传单警告十一个日本城市，它们将遭受猛烈的空中轰炸。下一天其中六个受到袭击。7月31日另有十二个城市受到警告，其中四个在8月1日遭到轰炸。最后一次警告是在8月5日发出的。到了那个时候，据称超级空中堡垒每天散发了一百五十万张传单，还有三百万份最后通牒。到了8月6日方始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　　※　　※

在对日战争收场的时候，我已离职，我只简单地把它们记下来。8月9日，继广岛一弹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次日，日本政府不顾一些军阀极端分子的叛乱，表示：如果不损害天皇作为一国元首的特权，同意接受最后通牒。盟国政府，包括法国在内，答复他们，天皇应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节制，他应该授权并且保证降书的签订。盟国的武装部队将留驻在日本，直到波茨坦会议所提出的目标达到为止。

这些条件在8月14日都被接受。艾德礼先生在半夜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

盟国的舰队驶进了东京湾，9月2日早晨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正式投降书。俄国在8月8日对日宣战，离敌人崩溃只有一个星期。然而它照样要求交战国的全部权利。

对于执行投降条件，我们不容许有任何拖延。马来亚、香港和荷属东印度的大部地区仍然在敌人手中，还有其它地方的一些孤军可能不顾天皇的命令而继续作战。因此占领这些广大地区成为当务之急。蒙巴顿将军自缅甸战役以后，即一直在准备解放马来亚，并且已经为在瑞天咸港（巴生港）附近登陆作好一切准备。9月9日实行登陆。9月

初占领其它港口时，没有战事，到了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受降仪式。

一个英国军官，海军上将哈考特，在8月30日抵达香港，9月16日接受了该岛的正式投降。

※　　※　　※

在美国有些人相信多多利用以中国或以西伯利亚为基地的空军力量，可以更经济地击败日本。他们主张单凭空军的行动，一样可以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并且摧毁它本土的抵抗力量，而不必从海上作耗费很大的长途跋涉以进行进攻的序幕战，空军中先进的代表人物主张其他地区像缅甸、马来亚及东印度群岛的政治目标可以暂时放弃，等到空战取得胜利以后，可以不战而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赞成这些意见。

认为日本的命运决定于原子弹是错误的。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以前，它的失败已经注定，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只有这个使我们有可能夺得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进行最后的攻击，并且迫使它的京畿军队不打一仗即行投降。它的船只已遭到摧毁。它开始投入战争时有五百五十万吨以上的船只，后来由俘获和新造所得，更大有增加，但是它的护航制度和护送舰只，力量不足，并且组织得也不好。

被击沉的日本船只超过八百五十万吨，其中有五百万吨是被潜艇击沉的。我们是一个岛上的强国，同样依靠着海洋，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假如我们不能制胜德国的潜艇，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十九章　波茨坦：波兰边界问题

波兰、德国和苏联——波兰由于寇松线得到的补偿——居民的迁移——7月17日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7月18日第二次大会——和新闻界的纠纷——各项和平条约起草的计划——"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为流亡的波兰人呼吁——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德国的粮食和东部各省——我强调急需一个解决方案——7月24日我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人员——我主张自由选举——7月25日同贝鲁特谈话。

在波茨坦会议上，我们面临着的问题之中，对日战争的胜利既不是最难的问题，也不是影响最大的问题。德国已经打垮了，欧洲必须重建起来。士兵必须回家，难民只要可能，必须回国。尤其是，各国必须谋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适，至少应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们在正式会议和私人谈话中，关于压在我们身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所交换的详细意见加以复述。其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英国为了波兰而战，但波兰现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静；德国还是分裂的，同俄国还不和睦。俄国取自波兰的土地，波兰取自德国的土地，德国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是凌驾一切的话题。因篇幅关系，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这些问题。

我们在雅尔塔曾有约定，俄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推进到波兰境内的寇松线为止，因而一向承认波兰也应当大体上从德国领土取得补偿。问题是取得多少？它应该在德国挺进到多远？关于这个问题，颇有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沿奥得河推进到与西尼斯河合流处；而罗斯福、艾登和我坚持应该止于东尼斯河。三国首脑曾在雅尔塔公开约定，把这件事情就商于波兰政府，并且留待和平会议作最后解决。

我们竭尽全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俄国已经把她的边界推进到寇松线。

据罗斯福和我的体会，这意味着住在这条界线另一边的三四百万波兰人不得不向西迁移。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比这些情况要坏得

多。受苏联支配的波兰政府也已经向前推进，不是到东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这个地区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国人，虽然已经逃跑了几百万，还有许多留在后面。我们怎样来处置他们？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迁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这样的迁移即使认为可以完成的话，剩下的德国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上得来的。如果这片地不给我们，那么留给西方盟国的只是已经遭到破坏的工业地带和饥饿而膨胀的人口。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跟这个比较之下，显得渺小了。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　　※　　※

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是在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时举行的。斯大林提议应该由总统担任主席。我附议。因此杜鲁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会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问题。

杜鲁门先生提议意大利应该加入联合国，又提议英、俄、中、法和美国的外长应该起草各项和平条约和欧洲边界解决办法。我对于这两个建议都有怀疑。我们的海军在地中海虽然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对意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国要求从意大利舰队中取得的十五艘军舰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们给意国的。但是我直率地说，英国人民轻易不会忘掉当法国的抵抗已经濒于崩溃之际，在英联邦最危险的时刻意大利对它宣战；他们也不会忽视意大利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北非长期与它作战。

斯大林对于邀请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也同样感到怀疑。为什么要它去讨论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问题？而且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个新机构？我们有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而且我们在雅尔塔约定要有定期的三国外长会议。另设一个机构徒然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和平会议到底在什么时候开？总统坚持说，中国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会的一员，它对于欧洲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发言权，他也承认新的联合国机构将使"三大国"的外长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得很小。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还嫌太早。我顾虑大同盟将归于解散。一个对一切国家开放而事事主张宽大无边的世界组织，将会变成松散无力。波兰的自由选举是个更迫切的

问题，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们这个实际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说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　　※　　※

7月18日下午5时，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不在议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兰的时候新闻记者极不容易走近会场，在雅尔塔那简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现在就在代表团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个新闻记者以愤怒的心情在那里徘徊窥伺。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大事叫喊说他们没有得到采访的便利。斯大林问是谁让他们进来的。我解释道他们不是在代表团地区里面，大多数是在柏林。会议只能在安静和秘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这一点无论如何应该予以维持，因此我自告奋勇要去会见记者们，并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为什么在会议结束以前不能让消息泄漏出去。我希望杜鲁门先生也能接见他们。新闻记者需要予以安抚，而且我想如果把开会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静的重要性向他们说明以后，他们也会友好地情愿不进来。

斯大林动气地问新闻记者要些什么，杜鲁门先生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跟记者见面的代表。我们已经约定不让他们进来，事情就听其自然罢。我顺从了多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还认为，如果公开向他们说明理由要好些。

随后外长们拿出他们准备起草各个欧洲和平条约的计划。那个外长会议依然由总统所提出的五大国外长组成，但是限于曾在有关敌国的降书上签过字的国家才得参与和议条件的起草。这一点我们都同意了，但是美国方面提议把这些条款送到联合国去，我却有所顾虑。我指出，如果这意味着要同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去商量，这个过程冗长而麻烦，我很抱歉难以同意。贝尔纳斯先生说，我们确是这样受到联合国宣言的拘束，但是他和斯大林都认为提交联合国讨论，只有在五大国之间同意之后，才可实行。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以后是德国问题了。管制委员会的明确的权力、各种经济问题、纳粹舰队的处置，都没有为讨论而作好准备。我问，"'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斯大林说，"指它在战后的现状。"

杜鲁门先生说，"1937年的德国。"斯大林说不可能脱离战争来说。那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既没有确定的边界，又没有边界的守

卫，也没有军队，仅有四个占领区。最后我们同意把1937年的德国作为起点。这样把问题搁置起来，我们又转到波兰。

※　　※　　※

斯大林随即指出："凡原来属于波兰而现在仍然在伦敦波兰政府掌握中的股票、财产以及其他一切产业应立即移交给卢布林波兰人，不管财产的形式怎样，也不管这种财产经证明目前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人手里。"他又要把波兰的武装力量，包括海军和商船，归属于卢布林波兰人。这引起我讲了下面一段话。

这副担子搁在英国人的肩膀上。当他们的故乡遭到蹂躏，又从法国被赶出去的时候，许多波兰人躲避到我们这个岛国来。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财产。我说，我相信大概有二千万镑的黄金存在伦敦和加拿大。这笔款项由我们冻结起来，因为那是波兰中央银行的财产。要把这笔存款解冻和移交给一个属于波兰的中央银行必须按照移交的正常途径。那不是伦敦的波兰政府的财产，因此他们没有权力提取这笔存款。伦敦当然有波兰大使馆，只要波兰新政府愿意派出一位大使，那个使馆立即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愈快愈好。

这样说起来，有人要问那么在联合王国的波兰政府在过去的五年半里是怎样开支的。回答是，它靠英国政府来维持；

我们对于波兰人大约付出了一亿二千万英镑以供他们维持军队和在外交上的用度，并且使他们能够照顾那些从德国人折磨下逃出来求庇于我们这岛国的波兰人。当我们不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而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我们商定所有职工在给与三个月的工资后，应一律遣散。如果不付这笔钱就把他们遣散，那是不对的，而这笔费用又落在英国人的身上。

随后我请求总统容许我说明一件重要事情，因为我们关系到这件事的地位是特殊的，就是怎样使曾和我们共同作战的波兰部队复员，或把他们遣送回国。当法国陷落的时候，我们把愿意来的波兰人全都撤退下来——约四万五千人——并且从这些人和从瑞士及其他地方来的波兰人中建立了一支波兰军队，最后达到了大约五个师的实力。在德国约有三万人的波兰部队，在意大利有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波兰军，他们在心理上高度激动，而精神上非常痛苦。全部波兰军队，从前方到后方，共计约十八万人以上，他们在德国以及——在更大的规

模上——在意大利曾英勇作战而且纪律很好。在那边他们曾受到严重的损失，并且能像在意大利前线的任何军队一样，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因此这是与英国政府荣誉有关的事。当受过训练的部队极感缺乏之时，这些军队英勇地跟我们的军队并肩作战。许多人已经牺牲了，即使我没有在议会里提出保证，我们也希望会尊敬地对待他们。

斯大林说他对这一层表示同意。我接着说道，我们的政策是，不但要尽量说服军人，而且也要说服前波兰政府的文职雇员，使他们回到本国去，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些时间以渡过我们的困难。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波兰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诚意希望这个新政府的成功。这个政府虽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却有显著的进步，这是三大国耐心工作的结果。我曾在下院中说过，如果跟我们一起作战过的波兰士兵中，有人不愿回去，我们将在不列颠帝国中安顿他们。当然，波兰的情况越好，要回去的波兰人就越多，而且波兰新政府如果保证他们有生活出路，有自由，又不因他们过去的效忠问题而迫害他们，那对于事情即有所帮助。我希望随着波兰国内情况的不断进步，这些人中间大多数将回到苏联军队英勇地解放的他们的祖国去，而变成良好的公民。

斯大林说他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庇护了波兰以前的执政者，尽管我们优待照顾他们，他们却为我们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伦敦的波兰政府依然存在。他们在报纸和其他方面，拥有继续活动的手段，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一层对于所有的盟国产生不良的印象。

我说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伦敦的波兰政府在正式意义上和外交上已经结束，但是不能阻止它的个别成员过他的生活和跟他人谈话，包括同新闻记者和旧时的同情者交谈。还有一层，我们不得不提防波兰军队。如果对于当前的局势处理得不当，他们可能会发生叛变。我请斯大林信任英国政府，并且给我们相当的时间。另一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尽力使波兰成为鼓舞波兰人回去的地方。

杜鲁门先生说，他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我要求有相当的时间，而斯大林已经放弃会使问题复杂化的提议。最好的办法是由外长们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希望雅尔塔协议能够尽快实行。

于是斯大林建议把整个事件交给外长们去办。

我说，"包括选举在内。"

斯大林回答道，"临时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自由选举。"

第二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　　※　　※

波茨坦会议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结论。斯大林要联合国跟佛朗哥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帮助西班牙的民主势力"建立一个"为西班牙人民所欢迎的"政权。我反对这个建议，终于把这个议题取消。德国海军和商船的处理、对意大利的和平条件，以及盟国在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占领问题都引起了讨论而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所有的问题大部分都交给我们的外长们去审查后提出报告。我自己的方针是，先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等到我们选举结果揭晓以后，再着手解决。

※　　※　　※

我们直到7月21日第五次会议上方始再谈到波兰问题。

苏联代表团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延伸到斯维讷明德以西直达奥得河，把什切青归到波兰这一边，然后沿着奥得河上溯到它和西尼斯河的合流处，再由那里沿着西尼斯河直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

杜鲁门先生想起我们曾经约定根据1937年德国的边界而把她分成四个占领区。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把他们的军队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里，但是苏联政府显然不跟我们商量就划给了波兰人一个区。如果不把这个占领区作为德国的一部分，我们怎样能够解决赔偿问题和其他一切德国问题?

斯大林不承认是把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划了一个区给波兰人。他宣称苏联政府无法去阻止他们。德国居民已经跟了他们的军队一起向西撤退。只有波兰人留在那里。苏联军队需要一些人去管理他们的后方。他们不习惯于既要作战和肃清地方上的敌人，同时又要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那么为什么不让波兰人去做?

总统说，"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在雅尔塔所商定的占领区。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赔偿和其他一切事情将难以解决。"

斯大林说，"我们并不为赔偿而操心。"

杜鲁门先生答道，"美国反正得不到什么，但是他们也力求能避免付出什么。"

斯大林说，"关于西部边界，在雅尔塔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之间，谁也不受拘束。"

这是不错。总统说他认为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能解决。这件事必须留待和平会议来解决。

斯大林说，"要恢复一个德国的行政机构困难更多。"

总统说，"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德国占领区里利用一个波兰的行政机构。"

"那当前很好。"斯大林答道，"德国人既已逃走，自然的解决办法也的确只有建立一个由波兰人管理的友好的行政机构。这样并不使我们受到任何特定的边界的约束。如果会议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可以让它搁起来。"

我插言道，"行么？这些地区对于养活德国人十分重要。"

斯大林反驳道，"谁去生产粮食？除波兰人以外，没有留下别人去耕种田地。"

我们同声问道，"德国人怎样了？"

"他们已经逃跑了。"

在这些交谈之中，我一直很少发言，但是现在我说话了。

我问道，我们将怎样使已经逃出来的德国人得到粮食供应？德国将失去它的可耕土地的四分之一。如果英国和美国所建议的那个地区给了波兰，大约有三四百万波兰人须从寇松线以东移过来；但是苏联的计划将意味着移动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那么剩余下来的德国是否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我甚至于没有把握究竟斯大林所说德国人已全部逃跑是否正确。有人认为还有两百万以上的德国人留在那边。

斯大林于是对于我所说的数字加以反驳，说德国人曾从这些地区里征召许多人去服兵役。其余的人已经跑了。在他主张要给波兰人的那个地区里已经没有一个德国人。德国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土地。波兰人正在那里耕种，他们不会让德国人回去。

总统还是要我们把西部边界问题留到和平会议去解决，但是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说，波兰为了把寇松线以东的土地割让给俄国，应该得到补偿，但是它现在所要求的超过了它所放弃的。如果寇松线以东有三四百万波兰人，那么在线以西应该为他们留出地方。这样的大量移民将使英国人民为之吃惊，但是迁移八百二十五万人将使我无法为之辩解。补偿应该和损失大体相称。使波兰得到这样多的额外的领土，对它没有好处。如果德国人是逃走的，那么应该让他们回去。波兰人无权使德国人的吃饭问题遭受灾难。我们不愿意大批断绝粮食来源的德国人留在我们那一边。鲁尔是在我们的占领区里，如果那里的居民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我们将会碰到像德国集中营那样的情况。

斯大林说，"德国一向需要输入粮食。让它向波兰买好了。"我答道，"英国政府绝不能同意在战争中遭到蹂躏的东德领土变成波兰的领土。"斯大林说，"但是波兰人住在那里，并且已在那里耕种土地。我们不能强迫他们生产了粮食而白送给德国人。"我抗辩说，现在不是平常时候。波兰人明明在把西里西亚的煤卖给瑞典而大不列颠正遇到战争时期以来燃料最感缺乏的时候。在1937年德国国界以内所生产的粮食和燃料，应该供给住在这里面的全体德国人，不管他们住在哪一个占领区内。斯大林问道谁在那里产煤？德国人不在那里产煤，产煤的是波兰人。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已经逃跑了。如果他们回去，波兰人可能会把他们吊死。我提醒他，他在前一次的会议中曾说过，别让伤害的回忆或报复的情绪支配我们的政策，并且请他体会一下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大量的德国人挤在我们的地带里，他们只能从波兰人所占据的地区里得到粮食。

斯大林说，他以前的话不适用于战犯。我回答道，"但是逃跑的八百二十五万人并非都是战犯。"于是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而言。俄国本身也正缺煤而是向波兰买的。说到这里杜鲁门先生支持我。他说，德国东部已给了波兰，这似乎是个既成事实，但是谈到赔偿和给养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分开来对待。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即使只有等到和平会议时才能解决，他十分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不愿看到德国的各部分被分成碎片割掉。斯大林坚持只有波兰人才能在这些地区里耕种。俄国人既缺乏劳动力，那里又没有德国人。我们只能停止生产，或让波兰人去干。波兰人丢了一个宝贵的煤田给俄国，因此拿西里西亚的煤田作为补偿。我指出，波兰人一向在

西里西亚的矿上工作，因此我并不反对他们以俄国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这样去作，但是我反对把西里西亚当作好像已经是波兰的一部分。斯大林坚持不可能打乱现在的局面。德国人自己一向缺乏劳动力。当俄国人进入德国的时候，他们发现工业上雇用了被强迫离国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包括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在内。当红军到达的时候，这些外国劳动者已经回去。德国曾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而大部分或被打死或被俘虏。德国庞大的工业仅有少数德国工人，惟有依靠外国工人，而这些人现在已经散掉。这些工厂要么关闭，要么让波兰人去经营。

一切发生的情况并非出于经慎重考虑过的政策，而是由于时局的自然发展。这种情况，只有埋怨德国人。他也认为波兰政府的方案将给德国造成困难。我插言道，"也同样给英国人造成困难。"但是斯大林说，他不考虑给德国人造成困难的问题。这是他的政策，而且这将阻止他们再发动一次战争。与其使波兰人发生困难，不如让德国人受到困难，而且德国的工业越少，英国的市场越大。

※　　※　　※

第二天，7月22日，星期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我们在意见上并没有比昨天接近些。我重复说明并且强调更重要的理由，为什么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波兰的要求，我提出理由如下：

（1）一切边界问题的最后决定只能由和平会议去解决（斯大林说他同意这一点）。

（2）让波兰这个民族接收一大片土地，像他们现在所要求的那样，这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这将破坏德国的经济统一，并且把过重的负担，特别是粮食和燃料的负担，加在占领西部地区的国家的身上。

（4）英国人对于大量移民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严重的不安。从德国东部移出的德国人，如果等于从波兰东部的寇松线以东移来的波兰人的数量，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比方说二三百万人；但是波兰的要求，牵涉到八九百万德国人的迁移，那就人数太多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5）关于有争执的地区里德国人数的情报是不一致的。苏联政府说他们全都逃跑了。英国政府相信有很大的数目，约有几百万还留在

那里。我们当然无法到当地去核查人数，而不得不相信如此，直到有证据证明是错了为止。

斯大林依然坚持着德国可以从鲁尔和莱茵地区得到足够的燃料，并且说在波兰人占领的地区中已经没有德国人留下来。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如何把整个事情交给外长会议去解决。总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迫切。此事非等到和平会议不能得到最后解决。我们已经作了很有用处和有所帮助的讨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问题交给外长们。我抗辩说这事是十分迫切的。将来的后患会变得无可补救。波兰人取得这块土地，无论出于自己的意志或出于别人的授意，他们将深闭固守，自以为是那里的主人翁。这次会议应该作出一种决定，或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持什么立场。如果现在三大国的意见不能一致，那么请波兰人去和伦敦的外长会议一起讨论，没有什么用处。同时，燃料和粮食问题的整个负担依然存在，并且将特别落在英国人的身上。因为在英国占领区里粮食缺乏而人口最多。

如果外长会议听取了波兰人的意见后不能达成协议——看起来他们不会有一致的意见——冬天来临时将带来一切困难，那时非再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来解决问题不可。我迫切希望能解决斯大林前一天所说明的实际困难，那么困难起因于军队的行动和事态的进展。为什么不划一个界线，说明这一边是波兰当局能以波兰人的身分临时占领的，并且同意在线的西面一边波兰人将以苏联政府代理人的身分在那里工作?

我们同意新波兰的西部边界将推进到所谓奥得河界线。

斯大林跟我二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这条边界线将伸展到什么地步。"奥得河线"这几个字曾在德黑兰用过。这个说法意义并不明确，但是英国代表团有一条界线可以供外长们作比较详细的考虑。我指出我用"奥得河线"这几个字只是作为一般说法，非用地图不能加以适当的说明。我请求我的同事们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外长们在9月里开会讨论了波兰问题而又形成了僵局，正在那时，冬天一到，试问怎么办？例如柏林就一向从西里西亚得到一部分的燃料。

"不，从萨克森，"斯大林说。

我答道，"它的硬煤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西里西亚来的。"

在这时候，杜鲁门先生读给我们听雅尔塔宣言中一段关键性的文字，就是：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所决定的，而他本人也完全同意。现在占领德国的不是四个国家而是五个国家。

为波兰划出一个占领地区本来应该不难取得一致的同意，但是他不喜欢波兰人不先跟"三大国"商量就占领这个地区的做法。他理解斯大林的困难，也明白我的困难。关系重要的是这件事的做法。

斯大林说，"很对。我们在雅尔塔曾约定要同波兰政府商量。这一点已经做到。我们可以同意他们的方案，或者把他们招到会议上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在此地解决，但是我们既然意见不能一致，那么不如把它交给外长会议。"

他说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和我主张把边界沿着奥得河至该河和东尼斯河汇流的地方，而他坚持要达到西尼斯河那条线上。还有，罗斯福先生和我打算把什切青和布雷斯劳留在德国边界以内。我们是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把它搁置起来？

他又说道："如果总统认为有人应受责备，那么与其责备波兰人不如责备俄国人和实际情况。"

杜鲁门先生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这也正是我所想到的。"

同时，我在这些问题上也作了一番考虑，我当场说我们应该邀请波兰人立刻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和总统表示同意，我们就决定发出邀请书。

※　　※　　※

因此，在7月24日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以贝鲁特总统为首的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们到环行街我的寓所里来。艾登先生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以及亚历山大元帅都和我一起参加会见。

我一开头就提醒他们，英国是为了波兰受到侵犯而参加战争的。我们一向非常关心波兰，但是现在人家提供给它的，显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边界，意味着德国将失去它在1937年所拥有的可耕地的四分之一。有八九百万德国人将必须迁出，这样大量的移民，不仅震动了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也使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直接受到危害。因为我们不得不维持到那边求庇的难民的生活。结果将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握有粮食和燃料，而我们徒有吃饭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炉。我们反对这样的分割，而且我们深信波兰人向西推进得太远，正像他们一度向东推进得太远一样，是危险的。

我告诉他们还有别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国舆论对波兰问题的疑惧，那么选举应该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制，一切主要的民主党派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参加，并且宣布他们的政纲。民主党派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是民主主义者。要把每一个非共产党的人称为法西斯野兽是容易的，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坚强的力量，他们既不属于这一端，也不属于那一端，而且既无意要成为共产党也不想当法西斯。波兰应该尽量容纳这些温和分子参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应该把一切不符合极端分子的主观成见的规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欧洲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打击他的对方并定他们的罪。但是唯一的结果是把中间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为一个国家须容纳各种人在内。波兰还经得起国家分裂么？它应该力求广泛的团结，既和俄国朋友携手，也同样和西方携手。例如，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国家民主党里面没有同敌人积极合作过的一切人士，都应该参加选举。我们又期望报纸和我们的大使馆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观察和报道在选举以前和选举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唯有通过容忍，甚至有时还需要相互宽恕，才能使波兰继续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尊重和支持，因为英国可以给它一些东西，但也有一些东西是要保留的。

贝鲁特抗辩说，如果英国当初为了波兰而参战，现在却表示不了解它的要求，将犯严重的错误。这些要求都并不过分，并且也考虑到欧洲需要和平。波兰所要求得到的没有超过它的损失。必须移动的德国人仅有一百五十万（包括在东普鲁士的那些人在内）。所有留下来

的人全都在内了。从寇松线以东移来的四百万波兰人和将从国外回去的大约三百万人都需要新的土地来安顿他们，但是即使到那个时候，波兰的领土还赶不上战前。它已经失去了在维尔纳周围的肥沃的耕地，宝贵的森林（它一向缺乏木材），和加利西亚的油田。在战前约有八十万波兰雇农常到德国东部去当季节性的短工。

波兰人所要求的地区，特别是西里西亚，其中的居民，实际上大多数是波兰人，虽然曾试图把他们归化成为德国人。这些领土在历史上是波兰人的，而且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人中间至今还有大量的波兰人口。

我提醒贝鲁特道，把东普鲁士在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归波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坚持说，战败的德国仅丧失领土百分之十八，而波兰却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在战前波兰的人口是这样地拥挤（大约每平方公里有八十三人）以致有许多波兰人不得不迁居国外。波兰人仅仅请求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加以仔细的审查。他们所建议的界线是波兰和德国之间可能做到的最短的一条线。这将使波兰，为了它的损失和为了她对于盟国胜利的贡献，得到公正的补偿，而它相信英国人会愿意让它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

我提醒他，直到现在，我们无法亲自看到波兰的实际情况，由于那里是个关闭的地区。我们能不能派人到波兰去，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告诉我们那边的实况怎样？我赞成他的国家得到充分的补偿，但是我警告他，他们要求这么多是错误的。

※　　※　　※

艾登先生又在那天深夜在他的寓所里会见了波兰人。他们接触到许多问题。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跟贝鲁特单独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他说，战争为"新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波兰将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那是我所反对的，虽然这完全是波兰人的事情。贝鲁特向我保证，照他的意见，波兰跟共产党相去很远。它要跟苏联友好并且要向苏联学习，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传统，因此不愿抄袭苏联的制度，如果有人试图用强力把它强加于他们，波兰人可能要加以抵抗。我说，内部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会影响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在大的土地财产方面。

他答道，"波兰将在西方民主的原则上发展。"它并不是小国；它位于欧洲的中心；波兰的居民将达到二千六百万。大国对于它的发展不能漠视，如果按照民主的路线发展，尤其是以英国为楷模，有些改革将是无可避免的。

我再一次向他强调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方面能提出候选人，那是没有益处的。必须有言论自由才能使每个人把事情辩论明白，而且每个人都能选举，像英国的做法一样。我希望波兰能学英国的榜样并且引以自豪。我当尽全力来说服在国外的波兰人，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本国去。

但是他的临时政府必须鼓励他们回去。他们必须能够和他们的本国同胞一样在光荣的条件之下重新开始生活。我当然对某些波兰官员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主张所有回去的波兰人都应当送西伯利亚去，而过去确有许多波兰人被驱逐出境。

贝鲁特向我保证现在没有人被驱逐出去了。

我又说道，波兰必须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院。巴尔干各国最近的发展并不是趋于苏维埃化而是变成警察政府。政治警察奉了政府的命令而拘捕人民。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感到很遗憾。波兰将有所改进么？俄国秘密警察是否准备撤退？

贝鲁特答道，一般说来，全部俄国军队即将撤离。俄国秘密警察在波兰不发生作用。波兰的安全警察跟他们没有关系，而是隶属于波兰政府的。现在不能再指责苏联试图把这样的"协助方式"强加于波兰。战争既已终了，局势已趋正常。他声称在选举和民主方面，他和我的意见相同。并且向我保证，波兰将成为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波兰人不赞成警察制度，虽然为了弥合战争时期的严重分裂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全体人口之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并没有要压迫他们的意图，而且就一般来说，神父们是感到满意的。

我告诉他英国不打算在波兰取得什么，而仅仅希望看到波兰强大、幸福、繁荣和自由。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不曾有什么进步，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大有改进。现在已经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波兰政府。我希望它能使自己变得尽量地开明宽大起来，或者至少保证

尽可能在选举方面做到这一点。对于德国占领期间的恐怖的考验并不是人人都经得起的。强者抵抗，但是多数普通人俯首听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烈士或英雄。聪明的办法是使所有的人都回到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

贝鲁特说，他的政府并不要阻止人民发表政治上的意见，但是他们迫切希望避免有许多小党派。在选举中凡是愿意参加的小党派都可尽量参加竞选，但是平常只能有几个大团体，可能不超过四个或五个。这就是目前的趋势。波兰的选举甚至于比英国的选举还要民主，而且国内的政治将越来越和谐地发展。

我答道，我们绝不要妨碍波兰的前途，但是边界的问题跟赔偿和供应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已经有一大群德国人推给我们来安顿，而他们所赖以活命的肥沃土地却被波兰人拿去。

波兰人的要求过多了。我们和美国人可能在推行一种政策，而俄国人是在寻求另一种政策。那将发生严重的后果。

我的呼吁归于无效。我所预言的"严重后果"有待于世人去衡量。

第四十章　我的记载的结束

挫折——社交接触——7月23日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7月24日斯大林得到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他的反应——7月25日我出席了最后一次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我在波茨坦的政策——我飞到伦敦——大选的结果——1945年7月26日我致英国人民的告别书。

最后这一次"三大国"会议的命运是"挫折"。我不打算把我们历次会议中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全都加以叙述。

我只想对我当时所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事和对于可怕的德国-波兰边界问题说一个大概。这些事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获得解决。

其余，我只想提一些在我们沉闷的辩论之后使我们感到轻松的社交和个人之间的接触。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我的时候，我提议为"反对党领袖"举杯祝贺，附带说明"不管将来是谁"。艾德礼先生和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有趣。苏联的宴会也同样地使人感到愉快，还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由俄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后来我溜走了。

23日晚上轮到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我把它的规模搞得大一些。代表们和主要的指挥官都被邀请在内。我请总统坐在我的右边，请斯大林坐在我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斯大林甚至不问侍者和勤务兵是否已全部离场，就提议我们下次会议将在东京举行。毫无疑问，俄国的对日宣战，随时可以发布，而且他们的大军已经云集边界，准备踏破在满洲比较软弱得多的日本前线。为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些起见，我们时常掉换座位，因此总统坐在我的对面。我又跟斯大林作了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他非常高兴，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总统所告诉我的关于新型炸弹的重要消息。他热烈地谈到俄国的对日参战，似乎预料要有好多个月的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只是受着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限制。

席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显赫的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他回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照他的愿望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们彼此相顾而笑。斯大林

的眼睛闪烁着快乐，非常高兴。我以前曾提到过在这些宴会的祝酒中，苏联代表们一向用极小的杯子来喝酒，而斯大林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因此我用盛红葡萄酒的小号玻璃杯为他和我各斟了一杯白兰地。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看着。我们俩一下子都干了，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儿，斯大林说道，"如果你不可能在马尔莫拉海中给我一个要塞阵地，我们能不能在德德亚加奇①有一个基地？"我自己觉得回答得相当满意，我说，"我当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

①即现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译者

※　　※　　※

第二天，7月24日，我们的全体会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从圆桌上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我看见总统走到斯大林那边，他们俩单独谈起话来，只有译员在一起。我离他们大约只有五码，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我要窥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次谈话对于斯大林所发生的效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一种新型的炸弹！威力非常大！可能对于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多么好的运道！这是我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最方便的回答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我的这方面的核子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你们的专家？"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温和愉快，于是这两个统治者的谈话不久就告终止。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的身旁。我问他，"事情怎样？"他答道，"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押上了四万万英镑以上的赌注。

就波茨坦会议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苏联代表团就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人向他们再提起。

※　　※　　※

25日上午会议又重开。这是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我再度极力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非考虑到留在那个地区里的一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不能解决。总统郑重说明任何和平条约，只有参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他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他能如实推荐给美国人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我们容许波兰人取得第五个占领国家的地位，而没有定出办法把德国产出的粮食平均分配与全德人民，也不需我们商定关于赔偿和战利品办法，那么会议将归于失败。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焦点，而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争论就继续进行。斯大林说从鲁尔取得煤和金属比粮食更重要。我说它们将跟东方的粮食作物资交换。除此之外，矿工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煤？答复是，"他们以前也是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还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怎样能偿付赔款？冷酷的回答是，"德国还留下许多肥肉。"我反对因波兰人占据了东部一切产粮地区而使鲁尔陷于饥荒。英国本身也缺煤。斯大林说："那么在矿上用德国俘虏；我就在这样做，在挪威还有四万德国军队，你可以从那里把他们弄来。"我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自己的煤输送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为什么波兰人可以把煤出卖给瑞典而英国却为了被解放的国家而自己刻苦？"斯大林答道，"但是那是俄国的煤。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你们的还要困难。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五百万以上的人，因此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劳动力。"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我们当把鲁尔的煤送到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可以为产煤的矿工换得粮食。"

这样一说似乎使斯大林停了下来。他说须把整个问题加以考虑。我同意，并且说道，我只是要指出我们当前的困难。

就我而论，这事就到这里结束。

※　　※　　※

除了这里所说明的事以外，我对于在波茨坦所达成的任何结论，都不负责任。在会议过程中，我对于在圆桌会议上或每天的外长会议中无法调整的分歧，就让它们悬着。结果是，为数惊人的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都搁置下来。如果像一般的预料，选举人要重选我的话，我打算在这一连串的决议上跟苏联政府来一个肉搏。例如，我和艾登先

生都绝不会同意以西尼斯河为边界线。奥得河和东尼斯河那条界线已被承认为波兰退到寇松线的补偿，但是俄国军队侵占的领土一直到了西尼斯河，有的地方甚至越过了这条河，那是以我为首的任何政府无论以前或今后绝不会同意的。这里不仅是个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影响到又一批大约三百万的不愿遣返的政治难民。

还有许多事情应当跟苏联政府以及波兰人据理力争。这些波兰人一口吞下了许多大块的德国领土，显然已经成为苏联的热心的傀儡。然而由于大选的结果这一切谈判都被截为两段，并且作出了不合时宜的结论。这样说，并非责备新政府的部长们，他们是被迫着无所准备地重开谈判，当然也不知道我心中原来的想法和计划，就是：在会议临了的时候，预备摊牌，遇有必要时，宁可公开决裂，而不让超过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以外的任何土地割让给波兰。

然而前几章中已有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时候，是在强大的盟国在战场上列阵相对之时，而且应在美国人及范围较小的英国人在一条长达四百哩（有些地方甚至宽深达一百二十哩）的战线上还没有大规模撤退，从而把德国的腹地和大部分土地让给俄国人以前。在那个时候，我原想在我们作如此巨大的撤退以前和盟国军队还存在的时候，把事情解决。美国人认为我们应受固定的占领界线的约束，而我极力主张只有在从北到南的整个战线按照我们当初协议时的愿望和精神而得到满意的解决时，我们才能谈到这条占领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俄国人以波兰人为前驱，继续前进，把前面的德国人驱逐出去，使德国的大块地区居民减少，夺取了这些德国人的粮食，而把大批的吃粮的户口赶到人口已经过多的英美占领区里去。即使在波茨坦会议上，事情或许还可以挽救过来，但是英国联合政府的结束以前我在还有相当的影响和权力的时刻离任，这就使达成满意的解决成为不可能的了。

※　　※　　※

我在7月25日的下午带了玛丽乘飞机回去。我的妻子到诺索尔特飞机场来接我，我们大家在一起安静地吃了一顿饭。

皮姆上尉和地图室的工作人员事先已作了极好布置以便第二天在选举的结果开始揭晓时，作连续的报导。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我在忙于会议的重要事务之中，对

于这件事不曾负起过多的责任。基本上我接受了党务经理人的看法，因此就去睡觉，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我继续工作。我希望有可能按照新下院的比例来重组全国联合政府，我就这样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一刀似的猛醒过来。我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

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所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①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等我醒来，已经9点。当我走进地图室，初步的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我不利，正如我当时所预料的一样。到了中午，事情已经明显，社会党人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我的妻子对我说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②我答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顶像样呢。"

①飞机的平飞不坠，靠一种必要的速度，即所谓"飞行速度"。达不到这速度，飞机就要掉下来。——译者

②按原文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意。——译者

就通常的情况来说，我应该有几天工夫按照常规把政府事务作一结束。我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待几天以后议会开会，然后接受下院的解职。这样使我可以在辞职以前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全国。但是当时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正待处理，那里亟需一位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因此任何耽搁将违反国家利益。还有，选举人的抉择既已这样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因此在请求觐见之后，我在7点钟驱车入宫向英王提出辞呈，并请英王召见艾德礼先生。

我发表了下面的告全国人民书，我的叙述也就到此结束：

1945年7月26日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检得的选举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作好，而且结果的

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可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百折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

斯温顿子爵（迄1944年11月22日）　　鲍尔福上尉

上议院领袖　　克兰伯恩子爵

下议院领袖　　·安·东·尼…艾·登·先·生

附录（1）

缩写表

A．D．G．B．	大不列颠防空
A．F．H．Q．	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
A．K．	波兰地下军
A．R．P．	空袭预备警报
A．T．S．	本土防卫妇女辅助服务队
C．A．S．	空军参谋长
C．I．G．S．	帝国总参谋长
C．—in—C．	总司令
C．O．S．	参谋长委员会
D．D．tanks	“两栖”坦克
D．U．K．W．	水陆两用车辆
E．A．C．	欧洲咨询委员会
E．A．M．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
E．D．E．S．	希腊“民族民主军”
E．L．A．S．	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
G．H．Q．	总司令部
G．O．C．—in—C．	将级总指挥官
M．V．D．	波兰“内政部”
N．K．V．D．	俄国秘密警察
N．S．Z．	波兰右翼地下军
O．K．W．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P．M．	首相
S．C．A．E．F．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
S．E．A．C．	东南亚战区
S．H．A．E．F．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S．S．	纳粹党党卫队
U．N．R．R．A．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V1	飞弹（“战车”）
V2	喷气式火箭弹
V．C．A．S．	空军副参谋长
V．C．I．G．S．	帝国副总参谋长
V．C．N．S．	海军副参谋长
V．E．	欧洲的胜利
V．J．	远东的胜利

附录（2）

代号表

AdmiralQ（海军上将Q）：指罗斯福总统

Anvil（铁砧）：指1944年盟军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后来改为“龙骑兵”

Argonaut（阿果诺特）：指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国会议”

Buffalo（水牛）：指一种两栖运兵坦克

Capital（首都）：指从缅甸北部向缅甸中部进军

ColonelWarden：指首相（丘吉尔——译者。）（沃登上校）

Crossbow（石弓）：指为对付无人驾驶的武器而设立的委员会

Crossword：指德国人打算通过意大利中间（纵横字谜）人同盟军接触

Culverin（长炮）：指对北苏门答腊的军事行动

Dracula（吸血鬼）：指占领仰光并切断日军同他们在泰国的基地和交通线的联系

Dragoon（龙骑兵）：指盟军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原称“铁砧”

Manna（灵粮）：指1944年英国远征希腊

Mulberry（桑葚）：指人造港

Octagon（八边形）：指在1944年举行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OmahaBeach：指贝叶西北的一片海滩，就是美（奥马哈海滩）军在D日登陆的地点

Overlord（霸王）：指1944年诺曼底登陆

Phoenix（不死鸟）：指作防波堤用的钢筋混凝土沉箱

Pluto（冥王星）：指越过英吉利海峡输送汽油的海底油管

Quadrant（四分仪）：指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

Terminal（终点）：指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

TubeAlloye：指原子弹研究 （合金管）

Whale（鲸鱼）：指在建筑码头中所用的浮水行车路

Window（窗户）：指扰乱德国雷达用的锡箔带

附录（3-1）

首相所发出的指示、节略和电报

1944年6月——1945年7月

6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6月1日

请你给我一份关于陆军里面精神病科医生及其附属人员全部编制的报表。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4年6月5日

5月17日来信及所附用最新改良过的摄影机从空中摄取的照片已收到，谢谢。这些照片显示出技术上有显著的改进，我希望我们能有大量的特制照相机以供军事行动之用。

彻韦尔勋爵也给我看过一张用类似技术拍摄的夜间照片，其影像之清楚远胜于我以前所看到过的任何夜间摄影。毫无疑问，敌人有许多行动将于夜间进行，因此我们务必要准备好为这种工作用的照相机。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6月6日

前天在内阁会议上我得悉，陆军方面目前迫切感到兵员不足，所缺计达九万人之多，缺了这个数目就将造成毁掉五个师的后果。你这样砍掉师的数目，为什么不考虑到削减之后可能引起的一切反作用？例如，配合五个师的军直属部队和集团军直属部队就远远在十万人以上，这些兵员该如何处理？他们一定可以重行训练成为步兵，比较新兵或者甚至于比空军送来的青年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更短些吧？要编成新的师时，大约需要四万人。将现有的师加以拼凑调配，那么平均每师精简到一万八千人就行了。正是由于你们这样做法，使得别人难以帮助你们维持陆军的员额了。

2．我们在英格兰有一百六十万以上的壮丁。即使我们的部队渡海以后，在国内应该还有很多人可供选拔以补足所缺的九万之数。

3．上面的话并不意味着我将放松对于空军联队、海军陆战队或其他部队方面的压力。但若絮絮叨叨令人厌烦地说什么九万人的缺额就

意味着损失五个师，那是不会令人同意的。

首相致生产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及军需大臣：1944年6月7日

我高兴听到"桑葚"的生产已经及时胜利完成。这是一件大功。"不死鸟"的最后一道操作配备已于5月23日装好，"鲸鱼"的最低运转配件也在次日办好。因此全部设备已经交与海军部，且已在D日在集合地区准备好，听候使用。

这种新颖而复杂的设备的生产，以及把它拖运到最后的安装工地，然后再到集合地区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程。我觉得各有关部门都应该因这项工程的完成而受到祝贺。

首相致生产大臣、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军事运输大臣（外交大臣一阅）：1944年6月7日

我们在执行"霸王"作战行动中遭受轰炸的损失似乎比预计的要小得多，因此我希望你们在7月里组织一个到俄国去的护航运输船队，并且以后要定期行驶，只要美国有东西送去，或者依照现在的议定书，我们有什么到期应送的东西要送。就我们来说，或许有重订议定书的必要。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6月10日

为"霸王"作战行动而设置的安全措施中最讨厌、最费事的一条莫过于沿海岸三十哩的禁区。这一条应该立即废除。

执行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尽量做到不惹人注意，并且就在当地作出安排，不必公开宣扬。最好能做到禁令渐渐消失掉。

2．大家认为外交上的禁令也应该从D日后的第七天起悄悄地、不引人注意地予以撤销。对于爱尔兰不得放宽，除非有可以原谅的情况。此外，我同意有人建议其他禁令的撤销应该等到D日后的第十二天之后，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讨论后决定。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4年6月15日

这里附有一份官员们所拟的关于1944年下半年兵员状况的备忘录。请你再召集一下你们部里去年11月间研究这些事情的委员会，并且在下列的基础上拟订一个计划以供战时内阁考虑：

目前我们的计划必须以全欧战争继续进行到1945年上半年为根据；我们不能断定以后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到了1944年8月底左右，或许对于形势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看法，至于目前这种状况最好采取一种短期调整的办法来处理。

我认为在七八两月里，陆军吸收的人数应该暂有增加（每月不是六千人而是一万五千人）。这种增加要占用其他军种的员额，而不能影响军火工业及其他主要工业的人员。

军需部要求增加人员分配额，据我看来，不能同意，该部只有遵照批准的数额办理。

大约还短少十万人的劳动力。这个数目应该主要在海军部和飞机生产部中从事工业的人员之间分摊。民防方面也可摊派一些人，还有一些也可以从各种工业或其他地方调用。

"霸王"作战行动的伤亡人数到目前为止要比预计的少得多。你们的建议应当把这一项也估计进去。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6月18日

部长们要到诺曼底去访问，不论目的如何，应当先向我说明他们的意图。然后由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商量。其他访问人员除非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同意否则不得前往。

2．这件事应该通知一切有关人员。

首相致莫顿少校：1944年6月22日

你以后得提醒我要发出通知，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在法国设立一个新闻记者招待所，对于去访问的贵宾，要为招待他们及带他们到前线的适当地点去提供方便条件，而丝毫不影响前线的指挥所或总司令的工作。给我一份关于那个时候建造的那所别墅式建筑物的报告。内维尔·利顿少校曾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事应该同新闻大臣会商。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6月22日

请你们赶快告诉我你们准备用什么措施来维持轰击舰队。"沃斯派特"号只要它能够行驶，能够开炮，当然就得使用下去。我想，"马来亚"号是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去接收"沃斯派特"号上的机件，还是它已

经装配好了呢？用十五吋炮要比用十六吋炮好得多，因为弹药，替换炮架，及炮筒等都有更多的存货。据我了解，你们在利用"复仇"号和"坚决"号作为司炉练习舰。这些船只应该作更高级的利用。我们十分需要维持我们的轰击舰队，或许要用他们来对付瑟堡，并肯定要用于掩护解放部队的两翼。

2．让我看看你们对于"霸王"行动中所出动的英国舰队遭受损失的估计以及实际遭受的损失。

3．请你们告诉我"纳尔逊"——"罗德尼"一级和"马来亚"——"拉米伊"一级用的弹药储藏量。我还要知道关于"马来亚"型和"拉米伊"型军舰重装炮管的情况。把十五吋的炮从一只船移到另一只船上需要多久？在大战的高潮中，正急需利用重要的战舰，或利用战舰的军备和设备的时候，把这些战舰用作司炉练习舰，那肯定是不对的。

4．我以前就希望知道一些关于充实袭击舰队的情况。我也已准备就这方面的情况向美国人提意见，但是让我们先把我们家里的事情弄得井井有条。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6月22日

请你立刻给我一份关于人造港的报告。它们在最近是怎样抵挡得住恶劣的天气的，它们的建造耽搁了多少？在装运途中或其他情况之下，我们损失了多少机件？我们有补充设备么？

我一直盼望你能给我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6月23日

得悉陆军部发出一个通报，里面对于我们在把原是欧洲沦陷区的海港交还给各盟国政府以前，能否把那里的德国潜艇和鱼雷艇的修藏坞加以摧毁一事，表示怀疑，我感到很关切。

当然我们不可因为急欲从事爆破工作而使战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在得便的时候处理这些威胁我们的安全的东西的权利。如有任何同盟国政府，在他们自己不能保卫其本国从而使我们遭到了这么大的危险，而为了解放他们的人民又使我们流了这么多的血之后，现在却要出来反对这件事，那是不可容忍的。

请将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告诉我。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4年6月23日

我认为不应该把波兰伞兵旅轻易撇在一旁。它在波兰本土的价值或许要远胜于它的实际军事力量。我希望在该旅未在法国确定驻扎下以前，可以把这些意见转给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将军。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4年6月29日

谢谢你送来的关于截至本年8月止将到达联合王国的美国军队的分析报告。

我仍然绝不相信美国人不能多派些作战的师而少派些辅助部队来。例如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军直属部队和集团军直属部队的总人数（十三万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超过了各师的人数（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九人）竟达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四人之多。占总人数五分之一的后勤部队，他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编外人员不计在内"那个邪恶的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编外人员？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6月29日

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目前我不主张作出任何决定。大家深知我决心要保证在鲍尔福宣言中及在1921年我在殖民部时所作的补充声明中，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许下的诺言。非经内阁充分讨论，不得变更政策。目前我们要办的事很少，应当不难找个机会把它讨论一下。

7月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1日

关于空袭警报的使用应该立即加以研究。它们确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必要的紧张。广大人民只听见警报声，却从来没有听到或看到过炸弹。这个问题发生在乡村里和城市里，其情况是不同的，在炸弹经常降落的地带里（我上星期五在那里渡过），其情况当然尤其不同。这里"警报"和"解除警报"的信号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中间或许只隔一刻钟。

2．我们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听到警报后的各色人等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要耕田者停止耕田，或者令店主躲到地窟里去？是否要为某种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人散开？

你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如果除了他们本来在做的事情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要他们做，就像目前大家几乎都是这样，那么拉警报有

什么用处？至于旧式的空袭是忽而轰炸这里，忽而轰炸那里，遍及全国各地，拉警报的办法很有用，为此目的也应该予以保持。

3．我曾经从窗口望出去，要看公园里的许多人在拉警报时做些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一阵小小的阵雨可以叫他们散开，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报凶信的女妖置若罔闻。而且拿这些炸弹来说，也不可能就地发出警告，即使能做到，我也想不出人们在白天能做些什么。在晚上他们总应该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忘掉他们的忧虑。一到那边，他们就不需要警报来扰乱他们的好梦。

4．今天下午我曾经到几个出事地点去看看。在一个地方，大部分的爆炸发生在离防空壕四五呎的范围内。我问他们防空壕里的人多么，他们说挤满了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伤亡极微。至少在防空壕内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有许多地方情形就与此不同。我想要一份关于伦敦防空壕及其使用情况的报告。它们可以容纳多少人——我的意思有多少铺位——其中有多少是在使用的？我想到你已经及时开始加强街道防空壕的工作，但没有收到效果，似乎非常可惜。

首相致主计大臣：1944年7月3日

我所反对的是这一点。表列的［在意大利的］伤亡人数，是从各不相同的日子参差不齐的数字结算出来的总数，有的从1943年9月3日算起，有的从1944年1月22日算起。每星期把一星期里的伤亡人数加上去，得出累积的总数。我们所要知道的不是这个。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一个星期里的伤、亡和失踪人数有多少，然后回顾到总累计数以便对于战役加以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每星期必须把英、美及其他部队的伤、亡和失踪的总数累计起来，再从这些总累计数里减去前一星期汇报里的总累计数。这样做当然未尝不可；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陆军部方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做法强加于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把各军及各国的伤、亡、失踪总数列出来，然后把一星期或二星期里加起来的数目列在每一页的上方，究竟是一星期或二星期那倒是无所谓的。至于目前的编排我当然是不愿接受的。请你为我下一步的工作准备好条件。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1944年7月5日

我不同意把波兰第二师这样搞散掉。他们所仅有的这几个师体现了波兰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群普通的男人，作为补充人

员之用。把这一师送到意大利去和其他二个波兰师会合在一起，他们到了那边，既会受到欢迎，又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军，这样岂不更好？我不打算接受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建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7月5日

请你代我谢谢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请你告诉他我读了他的有关兵力集结计划的意见书感到莫大的兴趣。

2．在D日后的第九十天到D日后第一百二十天之间美国部队竟然没有增加，在D日后的第九十天到D日后的第一百五十天之间只增加了四［师］，这情形看来确是十分严重，为此之故，更有必要把圣纳泽尔和勒阿弗尔两个港口攻夺下来，把小港发展起来，并且不可浪费那可以大大提高小港效率的登陆艇。

3．据说在美国现有四十个以上受过训练的师，我们为了要通过法国进攻德国，当然需要一支比我们现有的或将来可能拥有的兵力大得多的部队，除非在俄国战线或德国战线上发生总崩溃。

4．在各种理由之中，我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反对把坦克登陆艇从有决定性的战场调到像现在为法国南部设计的那样遥远的战役中去。我看我们主要的目标应是开辟法国的港口并且维持它的充分使用，甚或对给我们留下的人造港加以扩充，以便于适应美国的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应用。如果有人说现有的派来此地的军队，已经具有作决定性打击的力量，那个人真是太大胆了。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能使美军渡过大西洋直接登陆这件事。要办到这件事，惟有把像上面我所列举的另两个港恢复使用，还要加上瑟堡。

我读了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意见书后已经初步表示了我的意见，但是我要把意见书留下来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

陆军部应该给我一份关于他们的兵力集结的与此类似计划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7月6日

现在我们要力争到一个明确的表态，使亚历山大知道他有些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权给他些什么。让他带领他们的七个师，三个美国的和四个法国的。让他们独占地使用他们所能得到的登陆艇，但是至少要让我们有机会用纯粹英国的力量和在英国司令官的领导之下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略袭击。我在这一点上不想向任何人让

步。亚历山大要打他的仗。如果美国人要把还留在他那边的两个师抽回去，那么我要你把在本国的第五十二师开出去填补空缺。我希望你能体会到，我们必须给美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受到了不良的待遇，因此感到非常愤慨。别让说好说歹来掩盖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会和好合作的；但是如果我们事事俯首帖耳，那么以后强加于我们的事情就没完没了。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7日

第三十六印度师怎么会是由两个英国旅组成的？世上谦虚的行为值得称道的多的是，但是把一个英国师称为一个印度师，那真是连卑躬屈节还嫌做得不够了。如果他们是英国部队那么就让他们称为英国部队吧。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4年7月8日

6月5日你的备忘录［关于把喷气推进的研究工作集中由一个人领导而尽量从政府机构内外采集意见］已收到，谢谢。

大凡研究和发展工作，过度集中，危险很大，目前的这个建议似乎要冒这种险，但是如果你极力主张采取这种建议，那么由你决定好了。

你知道，我个人对于喷气推进问题一向感到很大的兴趣，如果你每隔二个月能给我一份工作进展的报告。我很感激。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0日

关于陆军精神病服务站我很高兴收到你的关于你说的不足数额的报告。你能否告诉我，办这样一个服务站要多少经费？据我看，需要的军医、护士及从属人员约在二千人以上。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0日

上次大战中，我们曾一度大量发展一种轻型的潜艇防御网，这种防御网可以包住敌人潜艇，它在水面上拖着一个浮标。像这一类的东西现在能否改用于对付人控鱼雷？这些轻网当然可以布在港口周围，用浮标作记号以避免妨碍航行，还必须经常能够发出告警的浮标或信号弹以备我们进行反击。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0日

请你给我一份关于卡昂港容纳量的简短报告。我看到有些数字比以前所提到的要大得多。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7月10日

你的报告［关于战时内阁开会商讨组织一支犹太战斗部队］中说关于一个旅团的问题已经决定予以慎重的研究。我当然很了解并且竭力主张应该建立一个旅团，但是当陆军方面说要慎重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打消这件事；因此这件事情必须排在这个星期之初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而且应该事先提醒陆军大臣我有反对的意见。韦兹曼博士的再次来信也可以抄送一份给陆军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7月11日

你务必把那套小型的雷达设备交给土耳其，还要交给它一两个中队夜间战斗机，用以防卫君士坦丁堡。请让我知道事情办得如何。这事是很急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1日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犹太人在匈牙利受到的迫害及被从敌境驱逐出］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可怖的罪行，而且是由号称文明的人士利用科学的机构，以一个大国的名义，以欧洲领导民族之一的名义做出来的。事情非常清楚，凡是参加这种罪行的人，包括仅是奉命执行屠杀的人，如果落到我们手里，只要他们的参与杀害的事实得到证实，就应该一律处死。

因此我认为这不能同像那种经由监护国提出对于某一集中营里的犯人吃不饱或不注意卫生状况等寻常问题相比。所以我的意见是，对于这个问题用不到谈判。应该发出公开布告，就是说凡是同这种罪行有关的人应该予以通缉并处以死刑。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2日

韦兹曼博士于7月4日来信请求组织一支犹太战斗部队，该信已给了你一份抄件，我很想早些给他答复。据我了解，你在把组织犹太旅团的计划向内阁提出以前想先得到威尔逊将军和佩吉特将军的意见。由于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考虑了些时候，如果你能在下星期初提出一份报告，说明你的建议，送交内阁，我将很为高兴。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3日

牛津郡轻骑兵团是我出身的团，我至今是该团的名誉团长，我从该团得到了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它的任务已显然变成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组织选拔队，并且作为收容伤兵及受训人员的单位。这意味着该团今后将永远不能作为一个战斗单位，事实上将仅仅剩了一个虚名。让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和战绩的团队受到这样不良的待遇，似乎是很错误的。他们当然应该有机会上战场，对么?

请你把这事研究一下，并告诉我有什么补救办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3日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和法国人都曾允许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民获得独立。我常把这种诺言的意义解释为，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享的优惠和一切关系应该和我们在伊拉克所享有者相同——只有这样程度，不能再多。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翻悔倒退。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4年7月13日

请你注意这些数字［比较德国飞机和飞弹所投烈性炸弹的重量］，并且把它们同英、美空军在德国所投炸弹的数字作一比较。

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觉得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无人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的炸弹，连容器在内大约只有三四十吨就会产生这样显著的损害，而我们在柏林和慕尼黑上空所投的炸弹何止五十吨，简直有二三千吨，德国人民却能安然无事。你应该亲自带领一部分专家去看看这里某些地点所遭受的损害。为什么这样少量的德国飞弹所产生的效果比我们在德国城市里所投等量的炸弹要高八倍至十倍。

也应该请空军上将哈里斯发表意见。我们对给德国所造成的破坏大吹大擂，但人们不懂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所造成的破坏效果却这样严重。情况会不会恰恰相反：我们的飞机在德国的命中率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比自己所吹嘘的低得多。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7月14日关于犹太人逃出希腊事

这件事情应该审慎处理。很有可能那些犹太富人会付出很多的金钱以逃避德国人的杀戮。这笔钱如果流入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手里，是令人讨厌的；但是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要同美国争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阻止了犹太人脱逃，哪怕是很有钱的犹太人，我们就会承担起很大的责任来。我知道现代的观点是，不论哪里找到的富人都

应该处死。但遗憾的是，我们竟要在目前就采取那样的态度。毕竟，他们确已为了他们的解放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将来只能是贫穷的犹太人，因此他们应该享有做人的普通权利。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14日

"霸王"行动的初期需要既已满足，安全的考虑亦已没有必要，我希望在意大利的军队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最新装备，像发射十七磅重的炮弹的"谢尔曼"式坦克、"丘吉尔"式重型坦克车、喷火器、特种突击车辆以及弹底板弹药等等。

请你告诉我，你已经作了哪些安排，现在有什么打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佩克先生：1944年7月16日

我希望把从［诺曼底］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英国人的伤亡人数，在符合军事方面的考虑的情况下，每月定期公布出来，其起迄日期应和盟军每两周公布伤亡数字的日期一致。我特别关心到加拿大的伤亡人数，这个数字虽然分列，但也应当包括在英国伤亡人数的公告之中，否则很容易被认为是美国伤亡人数之一部分。此事有关帝国利益。你们应当跟自治领事务部会商。

用发表的方式，把加拿大的人数直接或暗中并入美国人数之内，以削减英国人在这些战役内所分担的牺牲，是很大的错误。不用说，军事方面的考虑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伤亡人数的公布。

我深信美国国内将要求公布美国的伤亡人数，据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数字超出我们的很多。如果艾森豪威尔以宽阔的心胸仅仅公布"盟军伤亡人数"的计划能够延长下去，我将以此为满足，至少听任其延长好几个月，但是，关于这件事，我想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然而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更审慎的研究。好在时间还从容，或许我得亲自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谈。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17日

现在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击败希特勒以后我们海军的实力和人员大部分可以保持现状。我想最好把值得供你们考虑的一些总的看法让你们知道。日本的力量已被美国超过而成为二与一之比。我们当然要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最现代化的军舰，并附有必要的补给舰和

附属船只。不过我想第一项拨款决议案通过的在对日战争期间的人数不会超过四十万人，对日战事结束之后，至少要恢复到战前的力量。

首相致内阁秘书和伊斯梅将军：1944年7月25日

请通知三军部门及邮政大臣，我要求他们每周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把信件送到诺曼底的海、陆、空军各部队，以及从他们那边送到这里的各收信地点的信件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4年7月26日

我从各方面听说此地和对岸海军单位之间的信件来往投递，在时间上耽误的情况很严重。陆军方面的邮务工作已改善了很多。船只往来如此便利，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了。请你给我一份关于过去和现在情况的报告，并且告诉我你将怎样处理。

同时我把本件的抄件发给邮政大臣。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26日

这个［关于建立飞弹紧急警报新办法商讨会议的］报告我是同意的，但要注意下列各点意见：

1．应该指明这种办法并非普遍适用，但在适当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可以逐渐推广。

2．"特殊人员"像公共汽车司机等应该给予十分清楚的指示。就公共汽车司机来说，责任在于军事运输大臣。你不能让每一个公共汽车司机自己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尤其是，他的乘客们或许不同意他的解决办法。在各种情况之下他要做的事情，应该很容易印在一张纸上。我倒认为，原则上，凡是到了有可能把公共汽车掩护起来的地方，车子就应该停下来，让车内的人离开车子。一辆四面都是玻璃的公共汽车，里面又装满了人，遇到这种轰炸时，其情况是非常可悲的。

3．当你定出任何一种信号时，你应当对公众作一种非常清楚的介绍——或者有必要时发出命令——关照他们采取一些你认为最适当的措施。我曾看到有关这个题目所写的几篇很好的文章。这些办法，应该凭你现在丰富的经验加以斟酌，在城市里则写得详细些，在乡村里则简化些。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7月26日

你的建议书［关于犹太作战部队］，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是我认为那个旅应该赶快成立，把它送到意大利去，然后逐渐添加其他部队使它发展成为一个旅团。

2．让犹太人去攻打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凶手，我觉得这主意很好，我想这样做在美国也可以大大使人满意。

3．关于细则方面我想到下列几点：

我认为这个旅不能因为军情十分紧急而比其他中东部队更容易遭到拆散。相反，考虑到它的代表性，只有在极严重的紧急情况下才能改变它的组织。

我相信犹太人自己的志愿就是到处去攻打德国人。他们就是与德国人有争执。不必订立这样一些条件，使人认为在陆军部的深谋远虑之中或许要把犹太人送去打日本人，否则就不需要有那个旅团。

当然在英国人指挥之下的任何部队，其复员或处理的决定要从军事上考虑也要从政治上考虑。像这样一个队伍，当然可能以政治上的理由来决定它战后的去留问题……。

关于［这支部队应该用它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建议］我当去请示英王。我不能想象为什么这样一个流落世界各地的殉难民族，此刻又遭受了其他民族所未曾受过的苦难，但求有自己的旗帜，还不能如愿以偿。虽然，关于这一点不仅国王而且内阁都可以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

4．如果我能到意大利去访问的话，我当同威尔逊将军详细讨论这件事，也很可能要去看看佩吉特将军。同时请你在建议的范围以内着手进行工作并与犹太代办处谈判。应该记住这事情的目的是使人高兴，也是一种正义感的表示，而且当然会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欢迎。通告写好了，请让我看看它的形式如何。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7月29日

除7月17日我给你们的［关于海军员额］的节略以外，你们应当再制订一份计划说明你们所能维持的那个舰队的大小和组成，这个计划是假定在击败德国十二个月后海军的员额已经减为四十万人。根据这个假定，你们应该把能在这里和远东维持的舰队的详细情况都加以说

明，并且要把船舰数字和第一项拨款决议案通过的1939年战争爆发动员完成时的船舰及人员数字列出作为比较。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7月29日

上星期蒙哥马利将军同我谈到女王的牛津郡轻骑兵团和其他有悠久历史的义勇骑兵团现在仅作为收容单位。我曾经向你指出，不要毁坏这些国防系统中的永久性的成分，这是很重要的。

2．蒙哥马利将军向我建议，当前线一个"专对敌作战"的或在战时募集起来的部队折损得非解散不可的时候，那个部队应该送回本国去成为补充军队的供应来源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受充分训练的永久性义勇骑兵部队之一应该派出去顶替它。他们现在实际上当然已受到了炮队或防坦克队的训练。这个建议我觉得十分满意。

3．我已经收到你的7月18日的备忘录，你告诉我你已经发出指令，目前不准从牛津郡轻骑兵团里抽调人员。那么对格罗斯特郡骑兵团和其他类似的部队又怎样，——即历代不论环境顺逆永远在国防中发挥作用的那些部队？也能这样对待他们么？如果能给我一张名单，十分感谢。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7月29日

你的7月28日的备忘录［附有关于飞弹紧急警报的修订草案］已收到了。

我看不出新的一段怎样经得起别人的反驳。公共汽车司机应该运用他们的判断力，而政府要依赖于人民的明智的判断。如果司机决定要这样做而车内的人根据明智的判断决定要那样做，那怎么办？当然可以订出一些更易理解的办法。怎样使车子里的人运用他们的明智的判断而使司机或售票员接受其意见？你最好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你的草案的其他方面我觉得都很好。①

①参阅7月26日致内政大臣的信。

附录（3-2）

8月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8月4日

处于陆军的西翼的海军正在做些什么？我原来的想法是，他们会在布雷斯特半岛的大西洋沿岸很活跃，驱逐掉所有的敌船，切断海峡群岛的粮食通路，阻止德国守兵的逃脱，并准备在基贝龙湾或其他地方同美国的前进纵队会师。我们不久将占有海港或海湾，在那里建立鱼雷艇或驱逐舰基地，这样可以控制布雷斯特半岛周围的水域，并且可以大大帮助陆上部队的行动。根据目前的情况，海军除在东北侧面担任攻击以外，似乎还做得很少。布雷斯特半岛上大有作为。拉姆齐上将一定不要怕好事做得太多。

2．你的答复来了之后，我要把这个问题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商谈。如果有人对我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说法是毫无益处的。他正忙于陆上的战争，对于海上，所知很少。我相信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3．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我都很高兴。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4年8月4日

你的关于飞弹袭击对于伦敦生产的影响的报告，已收到，谢谢。工作时间，特别是在无线电工业方面，受到这样的损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情况当然是严重的。我很高兴知道你和劳工大臣千方百计在改进本地的警报系统并提高工厂中空袭预备警报的一般效率。我希望经过你的努力和袭击的缓和，不久情况会有一些好转。

目前请你仍旧每两星期给我一份报告。应该促使无线电的生产逐渐移到伦敦以外去。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8月6日

这似乎是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匈牙利犹太人的事件］。

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或许花了十分之九的财产来买得他们的生命。我不愿人家认为英国人有意要迫害他们。遇有任何必要的事情，务必要告诉俄国人，但是请你不要阻止他们逃出去。

我不明白为什么任何对和平协商的怀疑要和这件不幸的事情联在一起。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8月10日

从"龙骑兵"作战行动和"霸王"作战行动的关系来说，我们不同意可以把前者视为一种"主要的作战行动"，因而必要时，为了它就不妨牺牲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及其作战的前途。这支部队，自从撤去了法国的军队及半数的美国军队以后，现在还有大约二十个师，其中有十六个师是英国的和英帝国的，或归英国所控制的。我们无论如何不承认这支部队的作战行动比起"龙骑兵"来要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龙骑兵"在基本需要上比它有优先权。还有，当我们考虑到战略方面的时候，在目前未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尚不能同意说，亚历山大将军部队的西进可能要比他的部队向的里雅斯特进军，或再配合着与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联合在伊斯的里亚半岛展开军事行动，更为相宜。当然，在这些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事情只有通过会议来解决，不仅是双方参谋长们之间的会议，也需要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议。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8月10日

第六警卫坦克旅怎样会没有那些配备有厚装甲的"丘吉尔"式坦克？这些装甲特厚的坦克都到哪里去了？请给我一个答复。

首相致陆军大臣和帝国副总参谋长：1944年8月18日

克拉克将军告诉我，大约在六个月以前，他曾经向陆军部建议派出二千名本土防卫妇女辅助服务队队员以便接替盟军总部及其他后勤工作中的男子，使他们可以参加作战，但是至今只派出了二百五十名。

2．为了急需支援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应该采取一切措施。

美国人在此地使用妇女的程度比我们广泛得多。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8月18日

据悉《大陆每日邮报》的经理部主任一直在要求为他们的报纸在法国复刊提供便利条件，而且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已经赞成这个建议。我也愿意看到《每日邮报》和其他有同样愿望的伦敦报纸能发行大陆版以供应在法国的部队阅读，如果这件事能够办到的话。但是

关于白报纸的分配问题，应该取得新闻业同业公会的同意，如果你对这个计划并不反对，希望你能和他们接洽一下。愈快愈好。

首相致外交大臣、海军大臣及陆军大臣：1944年8月18日

陆军部提出了一份报告说明在已收复的大陆港口内的德国潜艇和鱼雷艇修藏坞不可能在英、美政府移交以前，把它们摧毁掉，我已要求参谋长委员会把那份报告斟酌考虑过了。

我们的政策当然是尽快把占领地区的管理权移交给各本国当局，因此在移交以前难以把这些设施完全加以摧毁。

但是我肯定我们应通知各有关政府（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挪威、比利时及荷兰各政府），当我们移交给他们任何占领地区时，我们保留继续控制敌人所建立的一切军事设施，包括潜艇及鱼雷艇修藏坞在内之权，直等它们完全被拆除或摧毁为止。我希望陆军部和海军部能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能把这件事交给承包商去做，并请提出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4年8月23日

要搞垮德国的最高统帅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出一张战犯的名单，那些人一旦落到盟军手里便要处以死刑。这张名单无需超过五十到一百人（地方罪犯的惩处不在其内）。这样可以使在名单上的人同其他的人民之间划开一条鸿沟。目前，每一个德国领导人惟一关心的事是战至最后一人，而且希望他们自己就是那最后一人。要使德国人民知道他们跟必然要遭到毁灭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及其他罪大恶极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十分重要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8月23日

关于你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关于建议召开外长会议以讨论未来的世界组织］。

我当然同意这样一个会议应当在伦敦召开，因为这次该轮到我们主持。我希望不让法国人参加这种会议，要等到他们的政府扩大以后才行。法国的迅速解放应该使这件事容易实现，并且能产生能为我们所承认的全国政权。既然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经解放，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应该耽搁得太久了。

2．把中国当作世界四强之一完全是个笑话。我曾经对总统说过，美国既对这一点很坚持，我当对这事表示适度的尊重，但是我不同意我们对于这件事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最近从中国内部传来的消息说明，已经产生了一个要取代蒋介石的对立政府，而现在共产党的内战已经迫在眉睫。我虽然不反对总统的愿望，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种非完全消极的方针，我是十分反对的，让他去跟俄国人打必要的交道吧。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8月25日

海军及在海军服役的商船队的邮件在这样短距离之间的递送要比陆军和空军的邮件迟缓得多，这是极不光彩的。这不仅是邮局方面的丢脸的事，问题主要在于海军部方面。

请你们在这件事上加以改善①。

①参阅7月26日致海军大臣的节略。

首相致印度事务大臣：1944年8月28日

鉴于欧洲和平以后，印度无疑仍将处于战争之中，因此怎样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以安排好东方现有的和可能派往的英军的生活和福利条件，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不能预定何时可以着手运输，但据我看，首先应该订出一个计划。

首相致外交大臣和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8月29日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反对俄国人关于国际空军的建议。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原则上的问题，不能单凭军事上的理由来决定。我深信俄国人的这项建议会在大不列颠受到很大的欢迎，的确看起来它是要把各国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以确保持久的和平。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表示，在《战后》的开头几章里可以看到。就我所知，内阁里不曾有任何决议反对组织国际空军。

2．照我的意见，应该采用如下的办法。和平会议中的每一个成员国应该把它的空军分两部分，即国家空军和国际空军。国家空军应该维持现状。国际空军可以采取类似的组织和训练，但是服役期限应该定为十年。他们应该穿着一种特殊的制服，并可以用交替的方式同其他会员国里提供出来的类似分队互相自由混和起来。国际空军的任何部分不得令其采取反对其本国的行动。

3．采用国际空军的办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可能由部门的考虑来加以决定。

9月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9月1日

谢谢你的商船修理报告书，从中可以看出从1944年1月到6月的六个月中所修理的商船、运兵船和医院船共达二千五百万吨以上，这个数目比以前任何六个月中的数目要大上十分之一。由于我们战胜了德国潜艇，虽然现在的对修理损坏的需要程度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因为你同时还得为"霸王"作战行动作准备而从事许多特殊的工作，这件功绩仍是大大值得表扬的。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4年9月1日

在直布罗陀岛上饲养的猿猴①应该是二十四只，赶快用尽一切力量来达到这个数目并且注意今后要维持这个数目。②

①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66年7月号有关直布罗陀的专题报道，英国有个传说："只要直布罗陀的猿猴没有绝迹，该地就仍然归英国占有。"大战期间，猿猴的数目减少，所以丘吉尔下令保护，并从/摩洛哥补进若干。——译者

②1950年6月30日它们的数目达到三十个。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9月2日

我对于预制配成房屋政策实行的情况非常关怀。我们已经浪费了将近五个月的工夫把我们的图样展览给追逐房屋时尚的人、地方当局以及议员等等，以供他们提出吹毛求疵的批评，其结果是实际上工作毫无进展。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因为我曾亲自公开向军队作过保证。我们要想多讨好人家，但不够明智。房子是不是造得最好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事情是有房子给回来要想结婚的士兵住。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尽这样忙于设计图样，结果只能提供尼生式移动兵房①

①该兵房系用铁皮造成，形状像半个圆桶，设计者英国尼生中校。——译者

2．等到我从［魁北克］回来的时候，你们要把实际情况告诉我，而且要给我一个尽量加速生产大批活动房屋的计划。

为了这件事，我在内阁里指派一个以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的委员会，以波特尔勋爵和布雷肯爵士为委员。这个委员会必要时，可以请求贸易大臣和卫生大臣的协助，由佩克先生充任秘书。

3．我认为伍尔顿勋爵现正全力注意整个建设部门的总的规划，就不必再要他管这些琐事。无论如何我于两星期后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得到一份实施的计划。到那时那份计划可以在内阁中提出讨论。

4．请你把这件事的要点传达给各有关的大臣并且充分说明我对于这件事已下定决心要实行，因为我曾亲自许诺过军队，就我来说，我认为这种诺言是神圣的。

5．同时我希望贸易大臣能给我一份有力的报告，说明他对于日用必需品、陶器、家俱等等已经办到什么程度，又对于民用的服装等等的准备已有什么进展？战事的迅速进展使这一切东西变为非常急需，因此军火与家庭用品之间的优先地位可能要大大地改变过来。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关于订购临时房屋所需的装架和工具以及进行建筑这种房屋以供家屋被毁的人居住之用等事切不可拖延。我既授权与你，这些措施自可得到议会的批准。切勿迟延。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请你于二星期内给我一份关于应取消的管制或"命令"的全面报告，说明：（甲）欧洲战事停止后立即实行的；（乙）停战后两个月内实行的。

首相致建设大臣：1944年9月3日

战事结束的时候，居民对于衣着、家具以及家庭用品器皿将有很大的需要。

请你提出报告，你将采取什么步骤以便充分地满足这种需要。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4年9月4日

委托的范围如下：

尽可能订出一份最妥善的计划，并附程序表以便于最短期间筑成尽可能多的各式预制配成房屋而不致过分妨害正常的建筑业。委员会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个计划如果得到内阁的批准，

难免要同军火生产有所抵触。你们的报告应该在本月20日左右完成，以便我回来时，交由内阁决定。①

①参阅9月2日的节略。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4年9月10日

这份［1944年9月1日的西线各师列表］如能一直列到最近，我将很高兴。

2．你似乎没有把集团军坦克旅的数目算到英国人或美国人的师方面去，两个这样的旅加在一起就可以算作一个师。

3．即使这个不算在内，把意大利和法国两地兵力放在一起来说，则英帝国有三十四个师，而美国有三十个师。这个数字也许因为有新到的部队而有所改变，但是无论如何，这就表示我们前往开会（在魁北克）的坚强后盾。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9月14日

请看这一份电报①。虽然这件事正在国内解决，最好让参谋长委员会也发表他们的意见。

①生产大臣的来电谈到关于内阁的决定（人员的指标现在可以假定对德战争不超过1944年）对于生产的影响。

2．我已拟好下面的文稿预备发给利特尔顿，同时也希望他们发表意见：

"我自己非常怀疑究竟对德战争能否在本年年底结束。也许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拖到1945年。虽然如此，我赞成你所提出的切实步骤，只要内阁和国防委员会表示同意就可以。

因此你可以照你的意思把你的意见书送交内阁。"

10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0月23日

亚历山大将军极力向我呼吁要为在意大利的军队供应更多的啤酒。据称美军每星期可得四瓶，而英军每星期很难得到一瓶。你应该立即想办法，如果牵涉到别的部门，你可以要求我支持。关于这个啤酒问题请你给我一份附有时间表的计划书。关于输入配料问题，也应当予以考虑。首先应优先供应前线作战的军队，等到供应来源充裕的时候，才可逐步照顾到后方。

2．请假问题也是催得非常紧。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请得假，那就会使人非常感激。试订一个每月一千人的计划。这些人能通过法国回来么？据我知道马赛港非常拥挤，但是此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线可用？在这件事情上，也应当让曾经上过阵的军队享受优先权。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1944年10月28日

在冬季里，对于受到灯火管制之苦的公众尤其是伦敦的公众，应设法增加交通上的便利，这事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否给我一份关于乘公共汽车排队情况的报告，据我看来似乎越排越长，还要一份关于改善情况的建议。①

①参阅本书第五卷，第586、590、591页。（原书页码——译者）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1944年10月31日

我请杰弗里·劳埃德先生写了一份关于"冥王星"①进展的报告，他告诉我要使通过海峡输送汽油的容量达到每天一百万加仑的目标。这样大的一个数字可以大量节省油船和人力。我希望你能尽一切努力保证赶快敷设这一急需的油管。请你告诉我关于这件重要事情的进展情况。

①"冥王星"是通过海峡的输油管的代号。

11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帝国总参煤长：1944年11月3日

我们肯定要派人去华盛顿接替迪尔元帅①的空缺，我认为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以外，没有别的军官有资格可以补他的缺。他可以担任我们代表团的团长，以他的性格和资历，我相信他能够接近总统并且和马歇尔将军建立亲密的关系。

①当时迪尔元帅的病显然是不会好的了，他死于11月4日。

2．同时，今年年初成立的地中海战区在范围及规模上已经大受影响，地中海东岸诸国家都平静无事，希腊在迅速解放之中；各岛上的德军即将像烂梅子落地般崩垮下来。里维埃拉战线已为美军接收，德弗斯将军的军队已经成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之下的一部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完全受法国人的控制。剩下的只有在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之下的意大利战役，还有我们可能要发动的越过亚得里亚海的作战，然而这也不过是意大利战役的枝节而已。

3．因此我认为时机即将到来，由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接替迪尔元帅在华盛顿的位置，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地中海最高指挥官，或者说结束其未了事宜。亚历山大将军的调任最高指挥当然要引起目前意大利两个参谋部人数的压缩。这当然会引起副作用，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请你告诉我，你的意见如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1月5日

你看看这么多的参谋单位——辅佐的和随从的——源源进入希腊，而作战部队却为数极微。我们能不能派几营步兵去？那边似乎只有二个营，在全部人员二万二千六百名中，常规的英国步兵只有一千五百名。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1月6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我说过，如果我们在当前的作战中，能够到达靠近鲁尔区的莱茵河，那么美军的远射程炮队就可以控制该区并至少可以毁灭那个地区的一半。我们建立在多佛地区的重炮队，其中是否有一部分可以作这样的用途，特别是那些装在铁道炮架上的？美国的直径达二百四十毫米的中型大炮可以射击到三万码之远，不知我们的十二吋、十三吋，甚至十五吋口径大炮可否穿插进去使用？能够装在铁道炮架上的主要大炮，其射程有多远？我们的十八吋榴弹炮恐怕会被认为射程太短。

2．无论如何，应该把整个事件仔细审查一下，并且订出一个能够提供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运输重炮的计划，一旦安特卫普港畅通或许可以通过那里运出去约二十尊这样远射程的大重炮。凡人都有得意之日，这些大炮我已保留了二十五年之久，就希望有一天这些大炮可以发挥作用。

首相致生产大臣和粮食大臣：1944年11月16日为苏联提供罐头肉事

我不懂粮食大臣为什么不提这样的事实，就是为了这件事我们要付出二千万美元的代价，我也不懂他根据什么授权他在华盛顿的代表答应供给四万五千吨。这件事当然应该事先请示内阁并同财政大臣商量。同他们商量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现在一定要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2．我的话是根据粮食大臣的来文，但听说这同斯大林所说的滑稽话有关系的，斯大林说这是石器时代以来停止吃人肉以后所取得的进步，随后又有一段他以同样戏谑的语调所说的话，我认为不能仅凭这样一种表明我们意图的说话就使我们负起一种义务或签订买卖合同，关于这一点，只要一读这件事的秘密记录中的上下文，便可知道。

3．关于这件事还有过什么别的谈判？俄国人实际上有没有对于这种食品提出过要求？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们正式说了些什么话？提上面这些问题意思并不是说，即使于英国无损，我也不愿以这种肉食供应俄国人。不过我确然认为应该使这件事在更大的谈判中发挥它的作用，并认为目前并没有任何实行的要求。我们尽可等待俄国人提出要求，然后请美国人去解决。这件事应该提交下次的内阁会议考虑，那时我希望能得到粮食大臣的说明，把这件事搞个清楚。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1944年11月17日

我整天在思考那件事［我向下院提出的关于巴基斯坦及莫因勋爵被刺的声明］，并且想出了下列各点。停止移民或以停止移民相威胁会不会反而帮了极端分子的忙？目前一般的犹太人似乎因为莫因勋爵之死而受到震惊以致产生一种情绪，很可能会听从韦兹曼博士的温和的意见。所建议的通告可能会引起另一种不同的震动，不但不能增加他们的悔过之心，反而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未尝不受欢迎的转变，以激起一种痛恨政府的口号。韦兹曼博士无疑要参加抗议（说为了极少数人的行为使整个团体受到惩罚），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主动权将转移到极端分子手里。这样一来，那些对暗杀有责任的人反将变为受益的人。很可能会使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力量，甚至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而不是反对恐怖团体。

2．目前的形势当然需要采取非常的行动，但是否应该更明白地针对着这个社会上应该负责的那一部分人——例如遇有私带军火或参加非法团体者应该予以更严厉的处罚？特别是，这个党的极端分子就是这些政治罪行的主犯，对于这些表面上虽然可敬的党的领导人是否可以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不是巴基斯坦国籍，似乎可以递解出境；如果是巴基斯坦国籍，应该处以流放之刑。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4年11月19日

我不能同意为这委员会设置一个非大臣级的主席。这件事根本是属于行政上的事。我想我们过去都同意士兵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为此之故，亲自投票选举候选人和熟悉自己选区里双方争论的问题，无疑要比代理投票为优越，虽然逢到最遥远的地区，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也非用代理投票不可。我们在原则上既已同意，就不再需要公证人。我懂得你的委员会将要研究细则和消除困难，而我正等着发出电报给司令官们，请他们从他们的立场来对这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我特别有责任使士兵们能有适当的便利来给自己投上理智的一票。如有必要，战时内阁不得不亲自去研究细则，召集他们认为适当的证人。亚历山大将军不久就要到此地来，而且我预料蒙哥马利元帅在任何晴朗的一天也会飞来。这两个统帅的部下占全部陆军选票五分之四。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由内阁亲自决定。我们既然在原则上同意尽可能使士兵们有最好的机会，我认为我们之间就不应该有严重的分歧。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1月19日

我们已经同蒙哥马利商定由他把若干在战时募集起来而已残缺不全的部队予以遣散，而不是使几个历史悠久的已现代化的英国义勇骑兵团耗竭殆尽。根据奥康纳将军的来信（附件），却说要牛津郡轻骑兵团代替皇家炮队第九十一（阿盖尔和萨瑟兰郡的高地人部队）防坦克团，然而这说明又要拿一支优秀的永久性的地方部队开刀。一定还会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来安排牛津郡轻骑兵团吧。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时，我当打电报给蒙哥马利元帅。同时关于这个问题及所附信件上所特别提起的几点请你给我一个报告。

2．所附的那封信件，是由一位军官带给我的，他把这封信带给我以及奥康纳将军写这封信这两件事都由我来负完全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许有任何打击行为，因为这种通信必须视作特许的，而使用这封信的事是由我个人负责的。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1月20日

好的。加把劲吧。在后方的宴会上没有得到一滴啤酒以前，应该保证在敌人炮火之下的部队每星期非有四品脱不可。①

①参阅10月23日的节略。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20日

我真诚同意主计大臣的这个关于在法国及低地国家粮食救济的备忘录。我相信在过去四年中西欧的饭食要比英国的好，而且认为真正的帮忙在于解决运输上的困难。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26日

我认为在冬季战役结束的时候，正是把"伦敦荣誉市民权"赠给这位卓越的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适当时机。那时候显然不应另有别人。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4年11月27日

目前没有十分紧迫的情形，但是不能剥夺海军的捕获奖金。对于这件事我不同意。我想起我们上次也有过一番争执。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1月30日

请你切勿忘掉，我们随时可以对美国说，"你们来代管埃塞俄比亚好不好？我们当然不要代管。"你会发现他们马上非常谦和地把事推掉。

附录（3-3）

12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2日

第一件大事是法国人手中要有武器。第二步才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武器的质量和类型。我不懂，如果决定在今后二三年之内，以夺取到的德国武器来武装若干法国师怎样会影响到解除德国武装及摧毁德国军火工厂的一般处理？在没有别的武器可用时，先用一批德国武器，等到有了更好的和更合适的武器以后，它们将渐渐被淘汰。你的建议是从一个我们现在肯定还没有达到的基础上出发的。这个主张就好比说，"现在别用德国制造的手枪来射击那个德国人。倒不如让他把你杀死，等你埋葬了几年之后，得到一种在科学的规模上发展出来的类型完全相称的武器。"

首相致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帝国总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2月3日

（把经过情形通知劳工大臣）

我为了第五十师的面临裁并而感到痛心。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在西线上减少力量。我们必须调查一切可能的办法。例如，现有将近八万名皇家海军陆战队。这些人就指定开往远东的船只而言，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目前以他们的力量置身于未受日本人侵扰的海上的船只中，就没有必要。海军部应该作出一份报告说明所有陆战队人员详细的所在地点，他们在什么船上，这些船预备开往什么战区，有多少陆战队在岸上，有多少人在训练机构中，等等。我料想，仅仅这方面就可以找到至少一万人。这些人必须放到法国和意大利两地服役。第五十师可以把三个旅缩成两个旅，然后再加入一个皇家海军陆战旅。其余的陆战队可以陆续归入一个共同的预备队去，或者另一种办法是把他们全部纳入预备队里去。

2．你们还要给我一份关于今后六个月内海军吸收人数的确切数字，以及新兵训练学校中职工和学生的人数。我的意见，至少有五千名愿受海军训练而现在海军训练学校的学生应该转到陆军里去。

3．六个月以后，对德战事大有可能就要结束，到那时这些事情可能重行加以考虑。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把我国部队的最大数目保持在战场上。

4．我知道目前我国空军的任务要比海军紧，但是我毫不例外地将要求皇家空军从联队中再吸收一批人员用以补充共同的预备队。

5．同时我们在这几个月中应该毫不迟疑地吸收一批更年轻的人，他们因为我们对议会有过保证而被扣压住了，我准备随时以国防大臣的名义请求议会必须给我们免除一些义务。

6．参谋人员应该挑出一些精强力壮的人来充当作战官兵。我们希望能从卡塞塔总部的人员中抽出几千人来。陆军中每一所训练机构或特别的机构，都应该加以审查，不但应从缩小范围方面着眼，也应该注意到使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受伤新愈的人来替换。恐怕在全部穿着皇家制服的人当中，曾经听到过，或许今后可能会听到一次枪声的，还不到四分之一，甚至还不到五分之一，这是令人痛心的。他们极大多数的人比起英格兰南部的平民并没有冒过更多的危险。我以职责所在，谈到这些事情，其实是不愉快的。有一部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派到前线去，而极大多数人则被摈于战斗以外，使他们感到遗憾。

7．现在是欧洲陆军战线方面需要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因此我恳切请求三军部门的顾问们和他们的在议会的负责人用全力来满足国家的需要。

8．最后，关于解散第五十师的问题，非经过我们中间把以上各点加以详细讨论并由战时内阁作出决定以后，切勿继续进行。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4年12月3日

我打算于星期二把这个问题向国王提出［西线一个指挥官写来的一封信，诉说他的部属受奖迟缓的情形，特别是"立即"要发出的奖迟迟未发］，但是我希望能先得到你的意见。我感到愤慨的是有的人死前几个月已经被授给勋章了，但是临终时还没有拿到手。我想不用提醒你，不要去调查写信的是谁或者是哪个团，因为此事由我负责。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3日

我把这一件事记下来存案。在所有的中立国中，瑞士最应该享受荣誉。它是国际间唯一的力量能把我们和那些被可恨地隔断的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它的能否满足我们商业上的利益，或者为维持它的生活而对于德国人多给了一些，这有什么关系？它向来是个民主国家，在山中自卫，拥护自由，尽管种族与我们不同，思想上大体是和我们一致的。

2．约大叔对它的蛮横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对于这位伟大的好人，虽然相当敬重，但是我绝不为他这种态度所影响。他把他们叫作"蠢猪"。他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是有他的用意。我敢断言，我们应该支持瑞士，而且我们应该向约大叔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它。要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应该仔细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4年12月11日

我很希望你能再度召集一次人力委员会（包括你自己、贝文先生、利特尔顿先生和彻韦尔勋爵），其目的在于根据劳工大臣及全国兵役处的备忘录（说明1945年的人力情况及三军和其它的部对于1945年提出的要求）为战时内阁拟订一份关于1945年上半年分配人力到三个军种和工业方面的提案。

在将发生的问题之中，有一个是，海军和空军方面是否要调动相当多的人去补救陆军兵员不足的困难。决定之权当然在于战时内阁，但是如果你们委员会能把问题集中起来，而并不耽误他们提出分配新吸收人员的建议，那么对于内阁也有帮助。

你们的委员会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应当假定对德战争大约在1945年6月底结束，但是订出的计划应当有充分灵活性，以便有随时调整的余地，而不至于过分干扰作战的努力，万一对德战争结束日期的假定需要加以变更的话。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11日

我认为［在致佛朗哥的一封信中］，没有把战争期间西班牙对于我们的帮助和阻挠说得分量确当。1940年它不曾插手进来，1942年"火炬"行动以前几个月中它又不曾干涉我们使用飞机场和阿尔赫西拉斯湾，这些巨大的功绩远胜过那些被琐屑地列举出来的不关重要的令人愤慨的事。因此我希望把表示我们许多不满的几节压缩一些……把措

词稍稍改动一下便可显得公平和前后一致，我希望你能从这种观点出发，把信复阅一遍。

2．对于来稿的其余部分我都同意，就整个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然而我认为内阁会希望提到一些关于长枪党和独裁专制的话。请你考虑这是否要包括进去?

3．我希望这几点能在今晚或明天得到解决，然后把这个文件印好，分发给内阁……至于为什么我对于这件事情变得要这样急于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而过去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多少有些拖拉呢？其原因……在于我认为这封信等到一致通过后，马上用电报或派专人送一份给斯大林将大有用处。我相信这会使他感到十分满意，同时有助于消除戴高乐访问期间或许会引起的猜疑，即以为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反俄的西方集团。我深信戴高乐之所以扬言他反对这一种集团无非想尽量在斯大林面前讨好而已。

4．直到今天，我对斯大林有一种日益加深的好印象，就是他虽然在很大的引诱之下，甚至可能是在压力之下，仍能信守他和我们的协议，而不曾出来干涉希腊的事情。我相信给苏联人看到了我们是怎样思考问题的，可以提高我们对他的影响，并且加强一种对苏联人的温和政策。

5．最后，我可以说这封信草拟得非常之好，以适当的外交上的克制来谈这些最冷淡的事情。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4年12月18日

你的关于青霉素的报告，说明我们只能得到大约是今年预期产量的十分之一，这令人非常失望。使人感到沮丧的是，虽然青霉素是我国发明的，美国人却已经远远跑在我们的前面，不但在产量上如此，技术上也是如此。我希望你能确信，我们有的是适当的负责人，劳动力和原料的困难也早就努力加以克服了。

请你给我一份1945年产量的符合实际的估计。

首相致财政大臣、劳工大臣、生产大臣、陆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4年12月19日

依照我的口头指示，中东部队司令官已经拟好一份说明目前中东人力情况的备忘录。

从这份报告上可以看出计口授粮的人员约有六十六万二千人，加上直接作为文职雇用的二十四万二千人，两者共为九十万四千人。计口授粮的人员可分析如下：

联合王国军事人员154，000人

皇家空军66，000人

自治领部队29，000人

印度部队42，000人

地方招募和殖民地部队130，000人　　172，000人

盟军包括美国在中东陆军部队78，000人

难民、战俘及非正规军队人员163，000人　　662，000人

在十五万四千名的联合王国军事人员中，八万八千人是在各种部队单位、卫戍部队及基地兵站等等之中，五万人是在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基地上，还有一万六千人是属于总部及后勤部队。

中东虽然是个重要战区，却不应吸收这样多人员。所以要紧缩人员，有二层理由。当现在人力这样紧张的时候，应当把尽可能多的英国士兵用于对敌作战。因此我认为中东战区应该在总数之中拨出约五万现役人员到别的战区中去。此外，在当地工作的人员中也应减少人数。

还有，由于我们财政状况，我们在中东的经费不得不予以削减。在6月底的时候，在中东基地的两个主要地区，埃及和巴基斯坦积存的英镑数分别约三亿二千万镑和九千五百万镑。目前我们在这二个国家里，纯粹的军费，每月仍要达到六百万镑；而1942年和1943年每月的平均数是大约八百二十五万镑。这样地消耗我们的英镑财源是不能听任其继续下去的。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削减人员的时候了，我们在中东基地的人员第一次至少应该缩减四分之一；即原有按口授粮的六十六万二千人加上直接雇用的文职人员二十四万二千人共为九十万四千人，现在应把他们减为六十八万人。

陆军大臣应提出实行缩减这些人员的建议。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19日

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在波斯的驻军？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错误。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而且主要是印度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是

留在那里的好。离开是容易的，再去就困难了。目前我没有什么军事上的理由要催促作这样的撤退。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4年12月28日

我们当然可以再度向曾在波兰师中作战的这些人提出保证，不论他们在别的方面遭遇如何，大英帝国当为他们安排住家的地方。这里是奥布里·赫伯特的儿子来的一封可怜的信。他因为医生检查后认为不适合参加英军，所以过去两年中一直和波兰人在一起作战。1945年1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1月1日

根据目前所有的资料，我无法断定缅甸战役中疾病率所以如此之高，有多少是由于没有执行部队关于抗疟的命令，有多少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不足；但是这当中提出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1．国内国外，有多少热带卫生专家已经任命为军队顾问?

2．专家们是否给予独立的公民身份，还要安插在军队系统里当一名下级军官?

3．陆军大臣和军医总监在考虑医疗事务的时候，有什么民间的专家可以咨询意见？据我了解有二个为这种意图而设立的委员会。在以往五年中，他们每年开几次会。跟他们商量过哪些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含有责备皇家陆军医疗队的意思。我没有理由去批评他们的工作。然而我深信你也会同意热带疾病如此猖狂，也消耗军力，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件事情的每一个方面进行最彻底的审查。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1945年1月2日

关于德国飞机在比利时袭击我们的机场事。要把飞机分散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大的飞机可用沙袋等等隔开。我十分怀疑这个分散问题是否经过这样研究而未被采纳。看来更可能是听任飞机的拥挤情况发展下去，而未尝作出预防措施。毕竟，这些机场中有很多已经有几个月归我们所有。毫无疑问，就是因为飞机拥挤，才引起敌人来袭击的。现在有什么办法?

是让这些机场停留于拥挤状态呢，还是要加以适当的分散？我认为一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把分散飞机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不满意于这次的事件，希望你对于我所提出的几点能给我一个报告。

2．还有一起事件你务必加以注意，就是约有七百名皇家空军地勤部队在卡菲锡阿投降了。这些人多半属于非战斗员的一类，但是尽管经过了几次警告，他们仍旧被遗忘在离雅典七哩的这个孤孤零零的飞机场上。我相信他们有两排步兵保护着。看起来似乎陆军与空军之间联络得不好。在这一种场合，陆军［指挥部］早就应该把这批人召回，不应该让他们继续和居民们一起留在危险的地方。我恐怕俘虏们所受的痛苦是十分严重的。我当然要请亚历山大元帅把这件事彻底调查一下。这事现在进行之中，但是我特别要知道这些人中间多少人是有步枪的，他们受过多少步枪射击的训练？当我们一起在一个前进观察哨时，有一个空军士兵告诉元帅说，他们每年只有五颗子弹以供练习。每一个——我再说一遍，每一个——穿皇家制服的人应该能够作战，不管他所带的是一支手枪还是一支手提机枪。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5年1月8日对于欧洲的供应和救济

在考虑到对欧洲的供应和救济方面，我认为我们对于目前海运困难是不够重视的。

请你安排一下使解放区域供应委员会早日作出一份报告，特别应包括下列各项。对于每一项目之下对海运的要求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1．他们现在所请求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

2．该委员会对于比利时的粮食需要如作出某种建议时，各方对其一般供应情况的反应如何。

3．荷兰的堤坝如果被炸毁而海水进去了，可能为荷兰人民提出的要求。

4．为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按三百克的口粮定量计——还有巴尔干诸国。

5．把船只移交给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以便他们自己去搞进口，特别是从他们的殖民地上起运。

6．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提出的方案。

7．能否办到（1）至（6）项而与英国的进口计划不发生抵触？

8．如果把关于欧洲经济事务的详细项目放在伦敦处理，而仅把原则性的问题留在华盛顿讨论，是否可以避免耽搁？

你应当为今后六个月内的情况订出具体的方案，要说明需要的吨位，并提出怎样可以取得这个吨位的建议。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1月14日

我一直为了下面这件事而操心。去年9月我们到魁北克去开会以前，我们对于德国战争的结束表示非常乐观，根据记录上参谋部意见是，战争会在1944年圣诞节以前结束。因此，各部的计划曾作了很多改变。美国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2．然而目前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我认为我们为审慎起见，应当把那个可能到来的计划完成日期定于1945年10月1日。你是否肯定，军事形势的改变已经适当地反映到所有的军事部门及其他一切有关部门，而不需要我采取特别的措施?

根据目前的预测是，在整个夏季里，陆地上将有十分激烈的战争，2月或3月起德国潜艇将再肆猖狂地活动；德国喷气推进的飞机方面的领先和战斗机的倍增暗示他们的空军也要恢复挑战。

3．你同参谋长委员会会商以后，关于对德战争结束的计划达到的日期，如有应该采取的措施，请你向我提出。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召集一个参谋会议，和一个战时内阁会议。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让人乘我不备。我想大多数的部门已经因新的形势而调整了他们的年法。事实上他们总是不愿削减，在这件事上倒有好处了。上次官方规定的对德战争结束日期为1944年12月31日。以后我们定过新的日期么？如果没有，我们现在是否也要这样做，又怎样向各部门宣布?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1月14日

鉴于抵达莱茵河以前的大战迫在眉睫，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毁掉莱茵河上面的永久性桥梁。如果空军不能，那么漂浮水雷行么？在战争初期，我们采用这种水雷曾取得很大效果，但是当时的目标主要在于破坏莱茵河上的交通。①

①参阅第一卷，第456页（原著页码——译者）。

只要德国的主要部队还在莱茵河以西作战，毁坏莱茵河上的永久性桥梁，似乎是个很重要的目标。把它们炸毁，无损于我们越过那条河以后的战局，因为德国人一旦被驱逐过河以后，那些桥梁一定要被他们自己所摧毁。很可能目前所有的那种类型的漂浮水雷太小不顶

用；但是我们花了许多劳力在上面的那种原理或许是值得考虑的。然而空军或许愿意帮忙。无论如何，漂浮水雷对于破坏浮桥非常有效，德国人所有的浮桥为数一定相当多。

2．请勿迟疑，赶快把这件事的细节上的研究工作交给所属单位。

研究和发展的优先权

首相通令：1945年1月15日

在战争的现阶段，凡是可能要在1946年年底以前应用于作战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必须享有最高的优先权。

研究人员和制图员极感缺乏，工业上为准备转入和平时期的生产及民用航空的发展起见也需要此等人才。

因此现在手上所有的一切军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必须按现行的德国战事结束及日本战事持续的假定，立即重付审查。凡是不可能以相当大的规模用于1946年下半年的战役中者，应该放慢速度，或者暂时放弃，以便尽量集中力量于其余部分，而且可以腾出一些人力到民用的生产方面。

各部门也必须重行审查他们现在搞改进的实际工作，特别要注意到对将要过时的武器和配备（包括飞机在内）的改进工作，以便除对作战或保全生命有重大关系者以外，其他一切都可省却。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1月19日

应该作好安排，让大量搁置不用的固定的高射炮在原地得到保管和养护。我不赞成把辛勤设置的炮台拆散。其中的人员可以调动，仅留少数人维持看守。不然的话，我敢断言，几个月后，我们将发现我国西部和北部的防卫设施必会拆除得一干二净，万一局势有变，我们差不多得要从头做起。我们现在要的是人员。

2．我反对所谓"低级步兵旅"的说法。这种称呼断然不可再用。如有分别的必要，可以把他们称为"后备旅"。

首相致农业部：1945年1月22日

我对马铃薯的缺乏，感到非常关心，因为我们传统上一直以此为主要食品。

农业大臣既然远在美国，农业部应给我一份简单的报告，要说明这种东西缺乏的原因何在，现在已采取什么补救的措施，到什么时候

情况才可以好转？报告不得超过一页。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1月25日

请你把我们情报机关在以前的两个不同日期所作的预测［关于德国战略及抵抗意志］，及现在的预测各作一提要给我。

每一提要不得超过十五行。在我没有机会读到这些提要以前，不得传阅。也不要使有关的军官们知道我们正在把他们几个月以前所说的同现在所说的两相比较。这样只会使他们沮丧而已。

2月

首相致雅各布少将：1945年2月6日

这一切似乎都是形而上学的烦琐之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对德战争期间，我国要有二千六百万吨的输入额是不得减少的。还有，对目前已批准的我国现存货额不得有所侵占以至有所降低。如有短少应作为营运损耗来分摊。对于我国重要的必需品的输入如有侵犯，应该当作各政府之间头等重要的问题，加以力争。这样对于你的形而上学将发生什么影响，请你向我汇报。

首相致外交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及伊斯梅将军：1945年2月6日

地中海司令官告诉我，他听说希腊海军的俸给即将减去百分之九十七——就是从每星期五镑减到三先令。如果真要实行此事，或与此类似之事，以作为希腊经济方面最需要和最适宜的措施之一，在目前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无论如何不能听其实现。有一个办法是在三个月到半个月内由我们来付这笔差额。我深信希腊船舰对于地中海司令官是非常有用的。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1945年2月20日

不列颠部队的工作在报纸上很少被人提到，而英格兰部队的工作简直从来没有人看到论及。请你给我一份东西，要说明自战争开始以来英格兰人伤亡的最完全的数字。我想他们至少是联合王国和英帝国其余部分总数的两倍，也可能是三倍。平民的伤亡也应该包括在内。让我看看有什么补救办法。请你不要局限于我所提出的问题；你还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2．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以伦敦人的伤亡为根据。是否可以说伦敦的公民，包括军人和平民，所受的损失多于整个不列颠帝国，或多于联

合王国的其余部分，或整个不列颠帝国再加上联合王国的其余部分？我是否要利用这些事实，或怎样利用，我自己会加以判断。但是我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①我得悉从大战开始至1945年1月31日为止联合王国约有八十三万人死亡、受伤、失踪或被俘。其中六十六万四千人是英格兰人，而五个英格兰人中有一个是伦敦人。英联邦其余部分的伤亡约为三十一万七千人。

伦敦人的死亡率是一百二十人中有一人，英格兰人是一百六十五人中有一人。其次是新西兰，一百七十五人中有一人。其他自治领平均为三百七十二人中有一人，至于美国则为七百七十五人中有一人。

首相致财政大臣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2月23日

这种花费很大而大部分不必要的调查［对于轰炸机联合攻势的效果］，我是不赞成的。目前三军部门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当然要为大大扩充后的许多新人员寻找新的工作。

希望首先能依靠财政部来处理这样一类要求。我认为所提出的整个作法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可以放心说一句，这个特殊的组织不会总结出有助于对日轰炸的教训。如果美国喜欢从事于这样的调查，那不过是他们的浪费财力的方法之一，以我国的穷困是无力追随的。然而，以盟国的关系，他们或许会把调查的结果让我们知道。

2．关于这件事我本人准备力争到底。我认为财政部应该首先顶住，而财政大臣应该反对这样的计划，人力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指令：1945年2月26日

1．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显然超过了我们资源能力所允许的范围，而且我们制订计划时所依据的优先次序也有修订的必要，以便获得必要的缓和作用。惟有我们的民用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充实以后，才能维持我们的作战努力。我们特别要定一指标，即1945年上半年分配给贸易部的劳动力，一共约需增加二十七万五千人。

2．人力的分配应该受下列原则的指导：

（1）第一优先权当然依然属于为尽早击败德国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必先保持在欧洲的陆军的第一线实力，而且重要的必需品，像

炮弹之类必须满足供应。不过，在1945年下半年，欧洲方面我国空军实力的初期减缩是可以接受的。

凡是仅仅为供欧洲战区之用而设计的飞机制造或其他作战物资的制造，如果不能于1945年年底以前完成者，千万不要把人力用在那上面。

（2）除（1）项以外，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满足适当发展民用生产事业的基本要求。

（3）我并不主张改变最后要对日本部署的全面武装力量，但是这些武力的集结和配备，包括后备部队在内，不妨稍缓。军火的生产计划，可按这条总的原则来重行审查。

（4）现有的装备，如果类型虽然较旧，但适于对日作战之用，那么我们应该保证不把人力用于大量制造新式的和改良的装备上面。初期装备的尺度，假定的消耗率及预备补给品的等级都应该加以仔细审查。非十分必要的装备项目应该予以剔除。供应方面过求完备便是奢侈，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提供。

（5）这个指令的意思并非说当缺乏某种专用的装备时，要制造的新装备不需具有优良的品质。也不是说有了若干现成的较旧而可用的设备库存，便不许制造少数改进型号的装备。不过这限于有特殊重要性的项目而已。

3．应请大臣级的人力委员会遵照此令的精神，重行审查人力方面的情况，必要时并与参谋长委员会及战时联合生产参谋部共同商量。

3月

首相致军事运输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2日

雅尔塔会议既已开过，我们必须立即决定怎样解决接着出现的我国船远大量缺少的问题。

进口的计划切不可缩减。在其他方面也可能要实行节约，但是主要的削减似乎应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方面的军事航运。

三军要求今后四个月内到这些战区去的航行次数每月为一百二十二次。我则认为每月八十次已是最高之数。

请你赶快告诉我，这样对于我们的一般航运情况将起什么样的缓和作用，同时对于我们的军事计划将有什么影响。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3月5日

我一心一意要尽力使波兰能自己当家作主，并使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波兰军人乐于回到他们的本国去。如果这一层办不到，那么我们必须把波兰军人安插在不列颠帝国之内，要容纳这些勇敢而有用的人是容易的。首先，毫无疑问可以用他们来驻防德国，相应减轻我们的军事负担。

2．虽然，总有一定数量的波兰人，他们因为刻骨仇恨俄国而不愿回到波兰去。如果我们的劝说工作做得成功的话，这些人的数目是不会多的。对于这些人应该容许其有入英国国籍的机会，即使他们对于回波兰后的生活有着不合情理的看法。

首相致财政大臣及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3月5日

我即将通知有关的三军大臣，说明我要让他们把［英国轰炸研究团］这件事先同财政部会商，而且这个计划要像和平时期一样，先经过财政部的彻底审查，我们有了财政部对于这项开支的充分有效的保障，然后向内阁提出。尤其是，这样庞大的一个计划，应该精确算出它的费用共需多少，同时也要估计到它对于恢复民间生活的其它方面有什么损害。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5年3月5日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莫尔文学校的校舍曾被海军部征用。

后来，据我了解，又被飞机生产部接管以作研究之用。莫尔文学校的学生因而求庇于哈罗公学，哈罗当时因为伦敦空袭而学生一空；但是现在希望投考哈罗的学生已经大大增加了，如果莫尔文的学生依然留在那里，那他们将无处容身。两校的理事们都迫切希望目前的情况能够不再继续下去。我很乐于知道你的意见，你部是否有可能放弃莫尔文校舍的使用，以便该校重返旧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3月7日

我记得在意大利的波兰师是用英国配备装备起来的。难道这种东西现在没有了么？这两支额外的波兰部队，现在无论如何最好予以装备，为此之故，我们不用迟疑，就取之于后备队好了。

2．关于配备的规模，应当有很大的灵活性。某些军队编制，虽然不一定能挡得住战火的冲击，但当此战争将近结束之际，却是有用处

和需要的，对他们那就不应墨守成规，刻板对待。把这些波兰部队用于占领德国，可以减轻我们人力上的紧张，在德国一旦崩溃以后，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为此之故，他们就不需要全面备战时所需的配备和运输工具等等。

首相致粮食大臣及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3月9日

附件是农业大臣向我提出的关于增加生猪和蛋品的建议。这些建议似乎大有好处，小麦既然比几乎所有的粮食商品为多，那就不能把这些建议看作是不切实际的。

请你们给我一份你们关于此事的共同意见。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9日

我想起了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意见。

第一是关于儿童的补助金。这笔钱当然应该免除所得税而且应该视为儿童的财产，对吗？这样做是不是省却许多麻烦？这样要多花费多少钱？

2．今天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大臣们有权削减或停发男性军人和女性军人的家属所领的补助金的议案。想到我们的目的既在于鼓励生育和加强儿童的营养，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那类人不许有此额外的恩惠；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决议可能产生一种成见，使人对于我们每年仍须付出巨额金钱的措施，大大减少其好感……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3月9日

新的希腊陆军和海军现在按照中东英军的待遇来给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的报酬必须和希腊国内的情况相称。

2．不过我所耽心的是，他们的海军曾有出色的成绩，他们的陆军，人数虽少，却是将来新的希腊陆军的骨干分子，他们的工资突然大大削减是否妥当。有没有可能，先给他们一个通知，说明六个月以后他们将恢复到希腊的工资标准？在当前的时刻去搅乱他们的心情是不幸的，特别是在我们极力想把我们的军队撤离的时候。我想这个得失攸关的数目也不会太大。在以后六个月中，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和希望的标准之间的差额付给他们？这样要花费多少钱？

首相致劳工大臣：1945年3月10日

谢谢你的意见书［关于劳动管制及关于从武装部队中解除兵役的人员］。说实话，我不知道击败德国以后还要使用全权统制的办法。例如，有一个作家，一个剧作家，或一个艺术家，他本是从陆军甲类人员中解除兵役回来的，虽然他的研究并没有产生出直接有用的成果，你在理论上是否有权命令他离开他的专业，而到煤坑里去劳动？你是否有权叫一个属于前一类而现正照管自己耕地的人到钢铁厂里去，虽然他本身并非真正的农民？有一个士兵或军官，在海外打了四年仗，现在他说要休息一年过他的安闲生活，但并不要求政府维持其生活，你是否有权叫他到石矿上去？

2．在我看来，这些可怕的、压倒一切的权力，政府只能在危急存亡之际，才可使用。关于这些事情，在以前我同你的简短谈话中，我的了解一向是，甲类人员和那些服役期满而从军队里解除兵役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是未满服役期而因身为骨干人员优先解除兵役者，当然要服从分配到特定的工业部门去。

3．你提到"一种最紧急的基本性工作"。不知你所指的是何等工作？强迫一个人去担任十分高级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例如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当科学家，你却可以强迫他去打扫实验室。打扫之职当然不是所谓"不能找到适当人选的，最紧急的基本性工作"。你显然不能强迫一个医生去看病，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你是否将依据职权叫他去种植饲料蔬菜？

一个吉卜赛人服兵役期满后，你是否准许他回到他的吉卜赛篷车去？一个由于勇敢战斗而身上挂满勋章的退伍军人，如果他现在要当一个著作家，你是否准许？一个已经充分就业在从事自己的专长的人，你是否准备不顾他的志愿而把他调到一种基本工业中去？如果不，那么你认为哪些种类的职业才是适合这种目标的？对德战争终了以后贝文青年①的遭遇又将如何？如果其中有人要想上大学或者去打日本人，你是否也强迫他们到煤坑里去？

①贝文青年原文为BevinBoys，系指贝文（E．Bevin）任劳工大臣时以抽签方式征调到煤矿工作的青年工人。——译者

4．要求在战时出于无奈已经勉强还清当兵之债的人令其担任高级任务，要增加这些例子是容易的。至于强令他们担任寻常的体力劳动可能恰恰是挤掉那些需要工作的人罢了。

依照我的原则，只有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才可以作这些极端妨害个人自由的事。

5．我个人认为对德战争终了以后，这种对于全国男女全面统制的权力，不能维持很久。我不知道内阁曾经赞成过这种有深远影响的原则上的决定。许多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件事我当然主张要讨论或重行审查。

6．我可以说上面这些话都是以原则和理论为根据的。我相信，实际上你当劳工大臣的绝不会容许诸如此类的难题发生。一个英国人，除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以外，应该认为仍然是一个自由人。

首相致生产大臣：1945年3月10日

你2月19日关于青霉素的备忘录已收到，谢谢。我们终于能在此地真正大量生产，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听说我国所产的青霉素其质量不及美国制品，因此又不免感到不安。如果真有其事，我相信不久就会纠正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

等到产量除了供应军用之外显然已有多余的时候，你一定要再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怎样计划把更多的产品供给民用。

首相致枢密院长：1945年3月10日

"托管制度"一语仅仅用于雅尔塔会议，只适用于属于"领土代管"讨论范围内的土地。这是有必要的，由于托管所依附的权力机关，旧时的国联，已归于消失。将来再有任何安排，都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内。我们对于托管制度的维护，确然不受约束；但是不存在把非托管的英国属地交付任何形式的领土代管问题，除非我们自己自愿提出。我个人是反对这种偏离这个原则的做法，但是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很有可能受到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像美国、俄国和中国等的敦促去同意这样做。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5年3月10日

你们的文职大臣［在海军预算］的辩论中说，当此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正是扩建我们造船厂的大好时机，等等，我听到了大为吃惊。你们必须认识到，目前一直由皇家海军所执行的任务，战后将有很大一部分为空军所接替。无论如何，除非受和平时期财政部审查的通常限制（只要这种制度存在），不得作出影响战后政策的任何决议。请你

给我一份关于目前扩建皇家造船厂的方针和计划的报告，连同费用的估计。

首相致财政大臣、贸易大臣及农业大臣：1945年3月14日

我听说人们对于政府关于给与妇女耕作军①战时津贴的决议颇有不满。如果能作出一个计划而不会引起广泛的反感或招致重大的损失，那我们就应当明智而公正地采纳这个计划。有人向我提出了下面一个计划，我希望你能加以审查，并且告诉我是否合于上述原则。

①Women's LandArmy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志愿从事农林工作的组织。——译者

那个建议，主张妇女在离开耕作军的时候应该领受一份额外的配给票，还有一份数目相称的补助金，因为考虑到她们所放弃的配给券超过了她们治装所需的特种工业补贴。

请你们火速审查。我是一无成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一直在研究帝国总参谋长3月10日的总结报告中所记载的欧战中截至最近为止的伤亡数字。

在2月中，据我了解，美军的伤亡人数比我们的大二倍半，而在进攻发起日，双方的数字约略相等。从6月6日至（次年）2月中，以兵力数字平均计算，美军受伤亡危险者约为英军与加拿大军的两倍。

自从D日起，美国人丧失了七万一千人而我们损失了三万三千人，为二又八分之一与一之比。因此我们两盟国之间，兵力的比例同死亡的比例，大致相同，只是美军方面的损失略为重些罢了。

据美军的报告，美军阵亡与受伤人数为一与四又四分之一之比；至于英国或加拿大士兵阵亡与受伤人数则为一与三又四分之一之比。在意大利，亦是美军受伤者与死亡者之间的比率高出于英军，虽然在北欧，差异显然没有如此之大——三点五比三点一。除非我们假定英国士兵受伤后比美国士兵容易死亡，很难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要末是问题在于"受伤"这个名词的定义上面，因为两国军队所冒的险和所遇的武器都是相同的。我很想知道陆军部对于这一点有何解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3月18日

这份［从荷兰外交大臣］那里来的抱怨我们的材料在两个方面是影射到空军部和皇家空军的。首先，说明我们扰乱火箭的所作的努力多么无力。其次是瞄准方面非常之差，因此造成了荷兰人所遭受的屠杀。这件事必须加以详尽的解释。

我们曾收到许许多多的报告，都是关于我们对荷兰境内形迹可疑的德国秘密警察房屋和其它特定目标是如何进行高度准确的轰炸的。但是这篇材料却清楚地指出了那存放火箭的树林以及铁路线，如果切断铁路线就会减少火箭的供应。这一切目标，早就应该从空军情报处拿到。对于这些地点不去准确地和经常地袭击，却只在这个不幸的城市［海牙］上空，肆意投弹，对于火箭发射场，毫不发生效果，只伤害了无辜人民的生命，并挫伤了友好人民的情绪。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知道外交部的工资又增加了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三镑之数。这样大量地增加，其主要原因何在？此事是怎样同财政部解决的？你的官员们对此有没有作过仔细研究，还是仅仅凭战时的权限就这样办的？

现在欧洲战争的顶峰既已过去，财政方面的控制应当恢复有效。

首相致内政大臣：1945年3月18日

我不明白你现在为什么不投下你们的传单，你应该同新闻大臣商谈一下关于向海峡群岛广播的一些特写文章。我不大相信有可能把这个题目放到我的广播里去。这些广播应该作一整体的考虑，而不是像目录那样作一连串的讨好的通告而已。我已经有十五个月没有向全国广播了。

首相致总督导员：1945年3月18日

请你为我一查约在1888年时寇松、布罗德里克及沃尔默都因父丧而申请免上贵族院去的呈请或议案。

为了父亲之故而使儿子的政治生命归于消灭是何等可怕之事，凡是在时间上来不及进身下议院者，必然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遭遇。

首相致威尔逊元帅：1945年3月19日

我希望你能通过私人谈话把下面的话传达给马歇尔将军：

首相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援助他们，但却坐视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因缺乏军火而被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那历史对我们的评价将是很糟糕的。因此他希望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我们能一致同意不拘小节。你应该代我向他问好。①

①马歇尔将军第二天就采取措施了。

首相致阿什顿先生：1945年3月19日

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央总部或党的领袖们已发出通知，在应届的选举中，凡年过七十者不得充当候选人。我当然希望及早知道这种限制是否也适用于我。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3月25日

据我看来，已有人提出主张：（甲）已发还的拖网渔船应赶快更好地装备起来；（乙）发还更多的拖网渔船，特别是高级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准备怎么办。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就不得不向内阁提出。

首相致诺曼·布鲁克先生：1945年3月27日

房屋供应小组会议定于星期三下午十时举行。

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打败德国以后第一年内的劳动力供应问题，这当然包括从军队里解除兵役的，从建筑房屋的特别单位里让出来的，也包括从军火工厂等单位解雇出来的人。在战胜德国后第一年中，八十万的最高额和五十万的平均数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准备把从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停止时起，从陆军中解除兵役义务这一整个问题作一番研究。凡是不按照顺序而回来的人当然放在指定的类别里。我也在考虑怎样组织特别流动单位，订一个二三年的合同，从事准备基地或建筑平房。这方面的人力，当然主要从陆军工兵中吸收过来。

我们必须弄清地方当局的意见。当紧张状态依然存在的时候，全国政府的权力必须多占优势。

首相致空军大臣：1945年3月28日

你们没有理由说道皇家空军挫败了"V"武器的袭击。皇家空军参加了战斗，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显然赶不上高射炮部队，更远不及陆军在肃清加来海峡省的全部"V"武器发射设施时所取得的功

绩。不然的话，即使我国空军出其全力，敌人的飞弹不久仍将对我们发动一次新的歼灭性袭击。

关于V2武器，皇家空军至今无法对付，也没能力去对付。

我认为夸大自己在对付"V"武器方面的功绩以减损不列颠战役的光荣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只会引起广大人民的嘲笑而已。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29日

从我们在大陆上的进展看来，我们有理由把雅尔塔会议所定的欧战结束日期加以修改。我已经把这件事同参谋长委员会谈过，他们要求给予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二星期后，我们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但是为了作必要的研究起见，我们一天也不能耽搁。因此，你们的人力委员会现在订计划时，应该假定欧战结束之期，不会迟于5月31日，但要记住，如果我们在德国受到意外的挫折，我们可能仍然要以雅尔塔的日期为依据，相反地，也有可能德国会提前崩溃。

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元帅①：1945年3月29日

①参阅第二十五章，第382页（原书页码——译者）。

不瞒你说，自从我们具有成果的雅尔塔会议以来，我一直以关切的心情来观察与我们有共同利害的事态的发展。我们在那里达成的一些决议是一些很好的决议，而且多半已经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看到你能找出互相了解的一个共同基础，便是战后一个安全与和平的世界的最好保证。正因为这些决议引起了希望与期待，它们的实现情况也正受到最密切的注意。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感到失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会议中所达成的政治决议，特别是有关波兰问题的那些决议，在贯彻方面还缺少令人鼓舞的进展，不符合世界的期待。我实在感觉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在许多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你国政府有这样显然冷淡的态度。我们在雅尔塔既已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我相信我们三人能够，也一定要廓清从会议以后所产生的任何障碍。因此在这个电报中我要彻底坦白地把我所看到的问题提供你考虑。

虽然我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波兰谈判中所遭遇的困难，但我不得不简单提一下我们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体现出来的协议。我真不了解为什么罗马尼亚最近事态的发展被认为不在该项协议

的范围之内。我希望你有时间亲自查阅一下我们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来往函电。

毕竟，我们在雅尔塔所达成的协议中，其最足以引起大众注意而当前最为迫切的部分就是关于波兰问题的那部分。

你当然知道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委员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的政府对于克里米亚决议有着不同的解释。为了消除误会起见，我把我对于该协议中几点的解释提出如下，这几点同该委员会在莫斯科所遇到的困难有着深切的关系。

到此时为止，在历次讨论中，你国政府的主张似乎是，经我们同意应该组成的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府几乎是现在的华沙政府的继续而已。我认为这同我们的协议或讨论都是不相符的。诚然，卢布林政府要加以改组而且它的成员要起重要作用，但通过改组必须产生一个新的政府。这一点在协议的本文中有好几处的地方说得很明白。我必须向你说清楚，任何解决办法，如其结果仅仅是薄薄一层伪装下面的华沙现政权的继续，那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将使美国人民认为这是雅尔塔协议的失败。同样明白的事情是，由于同一理由，华沙政府根据协议无权主张由它来选择或排斥受该委员会邀请去莫斯科协商的波兰人。难道我们不能同意首先由该委员会来负责选择波兰领袖到莫斯科去协商，然后发出请柬么？如果这样办得到，那么我就不会强烈反对让卢布林集团先去，使他们可以充分熟悉雅尔塔决议在这一点上彼此同意过的解释。为便于取得协议起见，委员会可以先选出少数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由他们来提出其他人选以供委员会考虑。我们不曾也不会排斥或否决莫洛托夫先生可能提出来协商的任何候选人，因为我们相信他不会提出对克里米亚决议的意图抱有敌意的波兰人。我想请求对我的大使给以同样的信任，这不能算要求过高吧。事情很明显，如果委员会选择这些波兰人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要与华沙政府分享，那么协议的基础将遭到破坏。

上面所说的是一些直接的障碍，这些障碍，据我看来，曾使委员会在这件大事上不能取得进展。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建议，它们原不在协议范围以内，却对于我们所寻求的结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截至目前为止，这两个建议都没有被你国政府所采纳。我所指的就是：

（1）在波兰应该有最高度的政治安宁，政见不同的团体应该停止一切相互攻击的行为。我们各自运用我们的影响以达到这个目的，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2）鉴于协议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委员会中英、美两国成员的代表应该得到允许访问波兰，这似乎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希望能够向你表示，这个波兰问题的公正而迅速的解决对于我们的国际协作计划的成功发展是成败攸关的。当我们在克里米亚争取达成协议之时，那种种不利于盟国团结的困难和危险，使我们忧心忡忡。如今波兰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些困难和危险必将尖锐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深信你知道在美国要贯彻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对内的或对外的，必须得到人民的真正的支持。美国人民一旦下定了决心，政府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加以改变。我提出这一个事实，是因为你的来电中末一句提到莫洛托夫出席旧金山会议一事使我怀疑你对于这个因素是否予以充分的重视。

首相致财政大臣：1945年3月30日

你的备忘录（附有政府各部门新闻发布组委员会的报告）使我大为不安，而且这件事如果提到内阁，我多半要主张所有的发布消息的机构，一律削减经费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我主张设立一个部长级的委员会在各部中间分担其责。同时也许你会让我知道，大战前一年里发布消息的工作的费用是多少，今年预备提出的是多少，去年一年中实际报销的是多少。

我总是尽力在帮助调度支出。你认为我感到十分失望，你的想法很对。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3月30日

由于西线的进展及海军部所估计受德国潜艇攻击的船只损失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损失，我必须要求把百分之十的高级拖网船在4月内解除军役，5月内再解除百分之十。至于6月内解除的数字，以后视战事形势如何，我们可以再行讨论。我相信你能照此指示去办，无须我把这事作为密件向内阁提出。

英国的食品供应，对于军事及对于全国人民同样都是重要的。

2．请你们也告诉我，这些船只如何保留船上的炮，是否可以出海捕鱼，如果要改装作运输之用，估计每只船需要多少时间。当我要求把已解除兵役的那批较旧的拖网船加快改装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大部分已经破旧不堪，不适宜于往来港口之间，因此这件事对于你们损失不大。

附录（3-4）

4月

首相致自治领事务大臣：1945年4月3日

（把副本送交外交大臣）

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你我二人都抱定决心以最可能坚强的立场来对待俄国人对波兰的态度。惟一的问题在于怎样可以做得最有成效。很明显，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和美国已采取的路线，即力促俄国派遣最得力的代表团到旧金山去。无论如何，俄国的态度必须根据它对待总统和我以完全一致的意见拍发出去措词非常严肃的电报来作判断。在我们没有收到答复以前，谁也不能拿定主见。

2．如果答复完全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想俄国人大致不会到旧金山去。他们宁愿站在卢布林波兰人一边，斗争到底。

那么又提出一个问题即旧金山会议要不要开。我们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安东尼和我对这事预计一下，都认为如果俄国人由于执拗而阻挠这个世界会议的召开，那么对于我们的事业和威信以及对于一个自由波兰的事业，都是很大的打击。俄国人会觉得只要他们不出席，世界性的行动就瘫痪了。虽然对于这个会议我从来也没有热心过，但到那时候我倒要对它变得非常热心了。这样就等于是其他的整个友好世界方面自甘示弱，这远超过目前开会的不便条件。如果俄国加以拒绝，我深信，我们惟有拿事实给它看，文明世界是不怕它的，也不用依靠它，而且文明世界的组织，它不来也要照样召开，除非它自愿进来。毫无疑问，如果它坚决不理睬我们，我们应当作适当的变更。

3．如果仅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个傲慢的姿态，以英、美两国为首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大会的图画便搁笔画不成了，那给人们的印象该多坏啊。相反，美、英两国召开的会议，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其他各国都出席而独缺俄国，这却是对于俄国的大大谴责。不但如此，此刻英、美的军事力量大于俄国而且除俄国本土及其征服的卫星国以外，几乎达到全世界。人类的希望在于哪一方是不用置疑的。

4．因此事态的转变，即使不幸像我在这里所说的，我认为丝毫不用迟疑，会议仍旧要开。Lesabsentsonttoujourstort（缺席的人总是错的）。没有别的东西更能清楚说明苏联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逃避开会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最富于战术意义的道路，也是在讲英语国家的军队和其它各种力量领导之下，全世界人民大众所应该走的正正当当合乎道德的路。

5．我所提供给你的这些理由将决定我的行动，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后果。务必请你加以仔细的考虑，看它们是否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还得请你永远要记住，在各种不同的大问题上，我们所走的路不能超过美国所愿意走的。

无论如何，我们得等待：（甲）俄国人对于我们给斯大林的照会的答复；（乙）确悉俄国人是否拒绝出席旧金山会议；

（丙）确悉在那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是否坚持下去。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我一定竭力主张支持他们。

6．你说你"只能信托你自己的本能"，我却在漫长的一天的终了提供给你这些个理由。

首相致主计大臣、雅各布将军和机要室：1945年4月3日

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这些文件［关于法国北部火箭发射场］，但是我深知陆军在扫荡海岸地区所建立的功绩是使我们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要轮到高射炮队，至于空军可以和他们分享其功；但是如果遗漏了蒙哥马利元帅的军队，包括加拿大军队在内，他们在扫荡海岸地区方面所立下的唯一有决定性的大功，那是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4月3日

继上次我的关于解除托网船军役的备忘录以后，现在你或许要知道的是，我所提到的要减去百分之十的那个总数，大约是四百二十五艘被征用的内海英国拖网船；这些船只是渔船中的精华。这中间，4月份我要接收四十二艘，但是5月份，除非战局有变化，我要百分之二十。6月份我们可以再考虑。

我希望海军部能为国民作出贡献，使这些船只能最迅速地移交过来，并且检查一下它们是否可以作捕鱼之用，就海军部来说，是充分

发扬海军的机动精神。也许你不知道"英国人捕获的鲑鳕科鱼类"在1938年为七十五万吨，而在1944年仅有二十四万吨。

首相致农业大臣、粮食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4月3日

你们关于增加国产猪肉和蛋品的备忘录。

一切事情取决于对德战争的进展。我曾经根据推测定了一个1945年5月底的日期，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对德战争也很可能会提前结束。无论如何，在4月底以前，我们可以更有把握而看得更准确。没有理由说，不要根据4月30日作为战争结束之期而去准备并分配运输任务，但是把详细的计划给我看，以便参谋部可以考虑是否过于冒险。这是一桩好事。

2．请你们千万别放弃蛋品计划及为1946年春季十足生产所需的小鸡。

3．千万不可缩减制威士忌（酒）用的大麦的生产。这种酒，要陈上好几年才行，既是出口的珍品，又能换回美元外汇。想到出口方面其他种种困难，若不保持这种英国特产的珍品，真是太无见识。

4．军事运输大臣应该拿出勇气来，别让军事要求的重担压得他头昏脑胀。全国人民有权利得到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

如果在4月底以前由于德国投降而手上骤然承接了许多运输任务，岂非冒了很大的危险。

5．当然应该请财政部准许依照上述假定向普拉特河国家①购买谷类二十万吨。这要花多少钱?

①普拉特河国家系指南美的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译者

6．希望你们共同商量，根据我所给你们的值得考虑的提示，作出更大胆的决策，我当尽力予以支持。修订之后的文件可以分发给内阁。但请让我先看一看。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4月4日

同海军部商妥把移交战舰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处的事件提出于某一次的内阁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将有自治领的部长应邀出席。然后当场在会议桌上全部无代价地赠送给他们。

海军部应该首先提议。不要提出财政上的条件。单就金钱而言，我们欠加拿大的已经太多，而且我们表现这样的姿态，其效果要比同

这两个国家争论如何将军舰折价抵偿债务的作法好得多。目前的时刻不应该采取"贪小失大、尖刻计算"的政策。我们要么自己保留这些船舰，要么送给他们。如果海军部认为可以的话，现在正是以最友好的方式赠送给他们的时候了。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①把这件事向有关方面提出。

①引语出自《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意思是：真心行善，善报必不在远。——译者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4日

应该注意"inadmissable"①一词的拼写上的错误。我在外交部的电报上已经看到过好几次了。

①正确的拼写为inadmissible。——译者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7日

我的看法［关于东南亚将来的行动］有如下述，如有必要，我当循着这样一类的方针，通过威尔逊元帅同马歇尔将军商讨这个问题：

"在上次及此次战争中，我们发现在一切事务中有一件危害性极大的事情，就是把超过一切的绝对优先权给予某一系列的作战行动或某一类的补给品。一经规定之后，凡是享有绝对优先权的人就把他们所要的东西丝毫不剩的全部拿去，由他们独权支配，毫不考虑对于次一等的优先权造成的损失。

例如，享有绝对优先权的某部门需要某一种商品五吨，他们就毫不迟疑拿走了这五吨，虽然其他重大而紧要的优先权者一共只需要这种商品一百十二磅，他们也置之不理。这种普遍的损害是由于没有比例观念所造成的。

在此次战争的军务来往中（大西洋两岸多半如此），我们在派定第一优先权的同时，还跟着规定应该完成的任务，使前者所赋予的权利有所限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只顾主要作战方面的绝对优先权而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去兼顾其他行动所需的数量虽小而重要性不小的补给品。任何建议，如果提出时毫不顾到比主要行动规模显然微小而我们认为确然重要的其他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表示愤慨，并加以抗拒。因此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可用合理的讨论来得到解决。"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4月8日

关于拟议中的英国轰炸研究团。你要把这么许多钱和我们重建国家所需要的这么许多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用于我认为收获很小的一件工作，我非常遗憾，不能同意。你要求一千个人，而其中一半是高级专家。我不能想象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足以抵得上花去这许多我国所剩下的力量资源。

我主张给你三十个专家。这些人员配合上以后几个月内散处于德国各地、可以暂时抽调出来的大量空军地勤人员，是足以帮你发现你所感有兴趣的各点的。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8日

若不是在美国的和现代化的压力之下，我们把哈布斯堡皇室赶出奥地利和匈牙利，又把霍亨索伦皇室赶出德国，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造成了这些真空地带，才使希特勒这个怪物有隙可乘，从阴沟里爬出来登上了那些空着的宝座。毫无疑问，这些见解是不合时宜的……

首相致海军大臣：1945年8月8日

在本星期内我当然要找个机会同你和第一海务大臣见面，但是我仍然指望关于把拖网船解除军役的并不为高的要求能即时得到满足，以便我们的渔民能开始工作，也解除了我国食品的十分紧张状态。行动不得迟缓。

首相致贸易大臣：1945年4月14日

增加平民衣服的供应是绝对必要的。我看到的计划暗示说明欧战胜利之后民用衣着将感奇缺，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竟然发生这类事，这将严重损害贸易部的名誉。我2月26日的命令执行以后，你需要的劳动力可以逐渐大大增加，我相信服装业方面很早就可以分配到足够的人手。

如果这样还不足以保证秋天时人民可以有充分的衣服供应，我十分愿意考虑抽调多至百分之二十的军服制作人员，即使军服供应因而推迟，也在所不顾。1945年的人力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命令：1945年4月14日

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家同意，为了规划生产和支配人力起见，宜假定一个对德战争结束之期，最早为1945年7月1日，最迟为1945年12月

31日。自从会议以后几个星期以来，德国军事形势恶化之快远超出我们之预料。西线的瓦解，在西部有一大部分军队的被歼灭，以及实际上已等于枯竭的石油贮藏量使敌人处于一种无可挽回的局势。现在我们有把握可以看清楚了，有组织的抵抗将在这个夏天结束。因此我倡议我们现在一切计划应该决定以5月31日作为确定的日期。如果我们的工作都以这个日期为标准，即使战争的结束提早或推迟一二个星期，我们大体上不会有什么错失。

2．财政大臣的人力委员会将负起责任在全国复员期间交卸他们的任务，正像他们在全国动员期间承担起他们的任务一样。他们首先应要求三军部门作出一份报告，说明他们的机构什么时候可以做好解除兵役的准备工作。极端重要的事情是，三军人员解除兵役的开始之期不得超过对德战争结束后六个星期。

3．参谋长委员会应该立即送交国防委员会一份报告，说明他们计划部署多少兵力来参加对日战争。这些兵力应严格根据在假定的对日战争期间内能够及时派往参战的人数。等到这项估计完成之后，应当算出为支持这些兵力需用多少军火。还有，在印度及远东的后勤准备工作，如有必要，应予以调整。

4．然后，人力委员会应制备一份自1945年6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止的平衡表。我要求三军部门和劳工部保证在这个期间内，作出大大超过原来计划的进展，把兵役额和军火工业从现在所建议的标准降低到最高为国家二级的标准。

5．我相信我在上面所举出的各步骤的工作可以及时完成，以便将其结果能在5月中间提交战时内阁。

首相致劳埃德·乔治少校和杰弗里·劳埃德先生：1945年4月15日

据我了解，关于对德战事结束后，放松汽油配给的主张在华盛顿的讨论中曾提出考虑。

我认为从欧战胜利之日起尽快放宽居民使用汽油的限制是件重要的事情。如果对德战争很快结束而供应情况允许的话，那么6月1日应该可以恢复基本的配给。请你给我一份关于行政上准备的报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空军参谋长：1945年4月16日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英联邦在加拿大的全部空军训练计划要这样突然打消。有许多人为此事而感到苦恼。其核心力量原应予以保存。我对于你们的各次来电虽然同意，但请勿再催逼。

首相致公共工程大臣：1945年4月23日

我在星期六的报纸上看到一段文字说白金汉宫的修理工程，不能享受优先照顾，国王和王后将完全和平常人一样看待。我反对这种宣传。我认为这并不表达这个忠诚的国家的人民的感情。

不仅如此，皇宫是为全国而保存的，适合公共的用途。在以后的六个月内，白金汉宫或圣詹姆士宫中很可能要接待或款待许多欧洲的显要人物。如果这些地方不时常加以适当的修整，国际上的往来将会受到影响。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4月23日

我认为在英国世代相传的熟悉的地名不应该为了迎合当地外国人的时好而加以改变。如果一个地名没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就应当按照当地的习惯称呼。然而君士坦丁堡永不可改，虽然为了愚蠢的人起见，后面括弧之内可以注上一个［伊士坦布尔］。至于安戈拉，因安戈拉猫而久已为我们所熟悉，我竭力反对把它降格成为安卡拉①。

①安戈拉（Angora），为土耳其首都，1930年改名为安卡拉（Ankara）。——译者

2．顺便说一句，你应该注意到，凡是改变他们的城市名称的人们经常遭遇不幸。命运绝不饶恕那些破坏传统和过去的习惯的人。只要我对这事还有发言权，我就是禁止使用安卡拉这一名词，除非用在括弧里放在后面。如果我们不出来反对，几个星期以后，会有人要我们把来格霍恩改称为里窝那①，而英国广播公司会把佩黎斯（Paris）读成"巴黎"（"Paree"）。外国地名是为英国人的方便而称呼出来的，并不是英国人为外国地名而称呼的。我把写这个节略的日子写成为圣乔治日②。

①里窝那，意大利文为Livorno，英文译名为Leghorn（来格霍恩）。——译者

②圣乔治日就是4月23日。——译者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1945年4月25日

陆军部情报司认为俄国人使德国人遭受伤亡的数字实际上共有多少？他们是否可能已经杀死了或俘获了一千万德国人而留少许给我们和美国人？我个人认为大概半数是近情的。①

①陆军部估计俄国人杀伤了德国人七百万。

首相致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在布鲁塞尔）：1945年4月26日

英国政府的政策不是要追捕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公①奥托，或者把许多奥国友好人士效忠故国君主政体的行为看成为一种犯罪分子的结合。我们不应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出来积极干涉，我们始终抱定决心，如为事势所迫，不得不暂时放弃不干涉的理想，那么我们就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这种意志以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和不记名投票的方法表现出来。说也奇怪，君主立宪的原则如果是基于人民的意志，在英国人看来，并不觉得可憎。

①奥国皇子。——译者

2．我个人经历了这许多欧洲的变乱，并细细研究了其原因，我认为当初在凡尔赛的和平会议上，如果盟国不以肃清创立历史悠久的旧王朝作为一种进步的方式，如果他们容许霍亨索伦、韦特尔斯巴赫和哈布斯堡三个王朝的子孙回到他们各自的王位上，希特勒本来就不会上台的。对于德国，原可以找到一个为军人阶级所效忠的象征点，而且一个魏玛君主国与胜利的盟国接触之后原可以把社会的民主基础保留下来。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但是也许你愿意在这上面思索一番。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4月30日

大臣们有权保存自己所写和由自己签名而曾传阅于内阁中的电报、备忘录及其他文件。许多大臣有这些文件的副本，这些文件通常都打印多份的。这些应该认为是他们的私人所有物，除开应该遵守明确规定的公文使用规则外。以首相来说，除了这些以外，还应增加他和各国首脑的通信。所有其他的文件可以供有关各部的大臣们使用，他们随时可以调阅，虽然它们必须存放在政府保管库内。

至于在争辩中使用内阁的和其他的文件，这事经枢密院顾问官之宣誓而严格禁止，该誓言规定：凡为争辩问题而需调用内阁全体共同负责的文件时，不管使用得恰当与否，都要取得王室的许可。内阁级以下的大臣们必须缴还他们的一切文件。至于未来内阁的大臣要摘引联合内阁所用的文件，这个问题应该由各有关党派的领袖去协商解

决，最后可以由当时的首相去向国王请示。应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一方用了文件，另一方也有加以使用的必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4月30日

假定5月31日是欧洲取得和平的日子，你应该给我看看你的关于伤亡的估计，还要看看你的关于占领德国所需要的人力的简单说明，要能表示你所采用的广泛的根据及你所据以主张采取行动的制度。当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2．我偶然想到一些办法，希望能够予以尝试。第一，把我们的大量的占领部队变为有装甲车、吉普车等等的机动宪兵队；第二，编成机动的纵队，能从事巷战，配有喷火器及炮队，包括适合这个特殊任务的迫击炮在内；第三，在停战初期即把在国内训练中的青年军人全部开到德国去以便他们能继续受训，并且可以代替年纪较老的人；第四，如果有适当的房屋可找到的话，一定把国内若干训练机构迁移到我们在德国的占领区里去；第五，必须与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空军的建议。毫无疑问，空军的建议不免过于庞大，应该要经过非常仔细的审核。你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任何意见，我都欢迎，因为我在多方征求意见之后，准备写一份更详尽的文件。

当然，我们必须让德国人自己去管理自己和对付他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躺下来接受我们和美国的爱抚。

首相致燃料和动力大臣：1945年4月30日

上星期五战时内阁关于从部队里把矿工解除军役义务一事，作出了一些决定。如你能给我一个报告，说明这事对于煤炭生产将有什么作用，我将非常感激，你还得说明你所作的方案对于煤的缺乏能有多少补救。我们一定要保证下一个冬季不缺煤。

5月

首相致陆军大臣：1945年5月2日

在伦敦及全国举行庆祝［欧洲胜利日］之时，陆军的乐队有些什么事情可做?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5月3日

我很愿意写一个备忘录给莱瑟斯勋爵，如果在军队方面有丝毫的迹象可以看出他们在对有限的船只作无限制的使用上已知加以紧缩的

话。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不幸是在于——整个世界因为对日战争的进一步要求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这些要求跟能在那边作战的战舰、部队和飞机的数量是毫不相干的。有一种想法以为人人都要受苦而军事部门不必认真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在签发任何备忘录以前，先要有一份详尽的报告，说明三军方面在自己的问题上已有紧缩的处置。

首相致赫里欧先生（法国）：1945年5月4日

我非常高兴得悉你和赫里欧夫人在勇敢地经历了一场长久的考验之后现已安然脱险。请接受我的热烈祝贺。

首相致蒙哥马利元帅（德国）：1945年5月6日

在你这一地区里，那无依无靠的［德国平民］和伤兵数量大得惊人，你必然感到头痛。如果你嫌通常的途径太慢，请你不用迟疑，直接和我通信好了。

2．有何必要把作指挥的将军关在战俘的囚笼里？在对他们分别提出战犯起诉以前，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照常按军阶来安顿他们吗？

首相致雷诺先生、达拉第先生和勃鲁姆先生（法国）：1945年5月9日

我最热烈地祝贺你们获得解救。不用说，在你们多年的囚禁之中，我是怎样地时常想到你们，更不用说，在这个胜利的日子我是多么高兴能和你们同欢庆。

首相致外交部：1945年5月14日

要完成德国人的投降工作必须通过对他们有权力的代理人，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不认识邓尼茨，我也不关心他。他可能是个战犯。他曾用潜艇来击沉船只，虽然不像我们的第一海务大臣或金上将那样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他是否有权力叫德国人放下武器，并且很快地把他们移交过来，不再有丧失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跑到德国人所住的每一条陋巷中去，同每一个德国人争辩，告诉他必须投降，否则我们就要杀死他。一定要有一种能发命令的势力，他们听了命令以后，便会服从。他们一服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去做，贯彻无条件投降。

2．在这个但求避免纷乱的时刻，我反对提出这些宪法上的大问题。你们似乎因布施将军发命令而感到惊奇。这些命令看来正是教德国人去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永不可能抛开了德国人而去管理德国，除非你准备让每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学生把他的疲倦的头枕在你的负担已经过重的膝部上。有时候听任事情自流一下，却有很大的好处。过几天，等到我们对于那些需要采取措施，或者可能需要炮火来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也随之平息下来了。然后我们可以订出适用于各种广大团体的特性的大原则。

3．当然不可忘记，如果邓尼茨对于我们是个有用的工具，那可以抵消他在指挥潜艇时所犯下的罪行。你们是否需要掌握着一个便于使唤的工具，以便用来对付这些被征服的人，还是用你们的两手插到骚动的蚁穴中去?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1945年5月15日

请你们立即提给我方案，要说明你们将以你们所掌握的拖网船中最大的数量发还给渔民，还得说明你们将尽全力来修理船只并帮助他们尽早入海捕鱼。

我们还缺少三四十万吨鱼来帮助我们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鱼是都在那里等着的。

首相致农业大臣：1945年5月16日

如果所有的德国人都叫他们下田种粮食，而于6月1日开始耕地，要首先播种那些作物?

你有没有关于他们耕作情况的报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5月20日

你有没有关于多少俄国人被德国人俘虏而后来被我们释放的资料？你能不能分别出哪些仅仅是工人，而哪些是真正和我们对过阵的人?

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电报中所说的四万五千名哥萨克人，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报告？他们怎么会陷入现在的困境?

他们攻击过我们么？①

①我得悉西方盟国释放了近两百万俄国战俘和被逐出家园的难民。德国人募集了一支由四万五千名哥萨克人组成的骑兵军团，并且利用他们来攻击南斯拉夫的游击队。

首相致劳工大臣、海军大臣和军事运输大臣：1945年5月20日

我感到高兴，你们正以尽可能最高的速度发还最大数量的拖网船。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最大的和最现代化的船只立刻出海。但是仅仅把他们发还是不够的。还得把他们改装过来以便立刻到远距离的渔场去应用。这种改装工作应处处享受超过一切战舰的修理和建造的优先权。如果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希望劳工大臣能够供应。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应安排好运输以使把捕获回来的鱼从渔港转运各地。军事运输大臣应该保证不使捕得之鱼有糟蹋。我们正面对着缺少肉类的威胁，大家都应尽自己的力量，把最大数量的鱼供应市场。

首相致劳工大臣及其他有关人员：1945年5月21日

关于复员方面，我现在还不可能订出把医生解除军役的方案。但是现在一般人民所得到的医疗护理的质量非常之差，所以初步应该有一千六百个医生立即从军队中复员。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27日

重行部署和复员。这可以说是参谋长委员会现在所应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同我密切联系。一方面人们正在盼望解除兵役；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所有的师的数目不得减少，或者在遇有必要时我们必须能够重行建立起来。我们必须煞费苦心来保持这些师的编制。俄国的师只有六千或七千人。我准备保留更多的间接费用，更多的师数，至于人数多寡则可以放宽规定，这样可以减少师的人数，而仍可保持重行动员的力量。

2．你在此刻不能一心一意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复员事务中去。我本来也曾希望能够如此，但是我现在深信最好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方面得到一些解决。蒙哥马利元帅告诉我，他有六个师准备暂时留着，还有六个师准备占领之用。最好是把这六个作占领之用的师保持在机动的基础上。请你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想法如何。是不是在这样做，如果没有，怎样可以做到？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军队的光杆，而人数众多的俄国人则可以在欧洲为所欲为。

3．上面的话尤其适用于空军，如果俄军决意越过约定界线向前推进，空军将是我们袭击他们交通线的手段，参谋长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就我们想象所及，这些事情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等到三大国再开会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些。

首相致飞机生产大臣：1945年5月28日

谢谢你的3月27日关于喷气式飞机的备忘录。

我注意到答应于3月底交货的六十架"流星三型"飞机仅仅生产了三十五架，而"吸血鬼"式今年只能生产五十架，虽然配在这些飞机上用的"鬼怪"式发动机大约可以生产出一百五十台。难道我们不能弄到较多的喷气式飞机，足以装备成几个中队，以便在对日战争中取得作战的经验吗?

我希望罗尔斯-罗伊斯·尼恩式发动机的性能名不虚传。果真如此，那它可算是非常出色的发动机了。

首相致枢密院院长：1945年5月30日

我认为增加鱼类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在肉类要减少的以后几个月中。因此，我希望你能召集一个委员会，由收到这份备忘录的大臣组成，并且设法采取迅速而不断的措施以保证做到下列各点：

（a）尽快发还、修理并改装拖网船，特别是现代式的拖网船，以供捕鱼；有必要时，也需要扫雷舰。

（b）作出安排，保证配备人员，然后尽快出海捕鱼。

（c）作出安排，保证捕得之鱼都能利用，这里边包括保证全部收购及从港口运输和分配的必要安排。这件事遇必要时应该当作为军事行动的继续来执行；当鱼在港口上岸的时候，如果平民的劳动力不够，又无其他办法可以补充，海军部应该作出安排，令皇家海军人员予以协助。

能否请你尽快着手干起来，并且每两星期向我报告一次。

首相致外交部及陆军部：1945年5月31日

这位勇士［安德斯将军］长期以来和我们共同作战。在论功授勋的时候，我不愿意受布尔什维克的偏见所影响。我建议安德斯将军应该授予一枚勋章，用以表彰他历战沙场的功绩。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陆军大臣：1945年5月31日

我的意见如下：

那十二万八千名波兰部队曾为我们作战并且是由我们指挥的，他们应该编成为占领军的一个军团，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某部分地区内，但不要和俄国占领区为邻。至于他们经常需要招募新兵的问题以后再行研究。在我想来不会有什么大困难。我们极端需要这些人，而且我想俄国人对于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正像他们要流放几十万人到西伯利亚去也不会来同我们商量一样。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又不使他们同俄国发生政治冲突。陆军部对于再调一个师到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去的事，不应改变原定计划，今后行事要多多服从于复员的需要，为了这个缘故，目前我们多一个（人）好一个。在即将召开的三国会议之前，切勿作出与此相反的决定。

首相致陆军大臣及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5月31日

农业部长告诉我，除非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目前要艾森豪威尔将军逮捕德国粮食局全体成员的命令予以撤销，明年度德国没有希望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这道命令是在我们进入俄国以前制定的。当时是根据一种假定，以为所有有关的德国官吏都是恶毒的纳粹分子。个别的官吏应该凭他们的档案材料来判断，像在德国其他工业部门里一样。

我希望你把这个问题作为紧急事件来研究，也有必要与赫德森先生会商，然后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起采取适当的行动。

6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5年6月2日

在保加利亚发生的残暴行为。关于彼得洛夫的秘书受到折磨的恐怖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否通过我们的大使去通知俄国人，说我们准备按照我们所接到的消息，把事实公布出来，并且要把他们的可怕的情形完全说出来？

2．如果季米特洛夫曾经是个英国代理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英国国旗的可敬的权力来保护他。不论那里，如果这些布尔什维克们认为你在怕他们，他们为逞其私欲和凶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苏联政府是不愿意带着这些败坏它的名声的报导而同世人见面的。那么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守着文明的常礼行事吧。

首相致蒙哥马利元帅：1945年6月5日

关于禁止同占领区的敌国人民友善往来的问题上，我在这里看到许多改变意见的征兆。俄国人似乎在采取相反的计划，从而得到好处。

2．我为德国冬天的前景而感到惊慌。我料想你随便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肯干，只要你负责让他们都吃饱。我在想，除了由德国人自己负起责任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全体德国人民的协助。如果今年冬天德国竟又出现一个布痕瓦尔德①以致几百万人（而不是数千人）濒于死亡，那就不能认为这场战事有个好的结束。

①按此原为纳粹政权所设的最大集中营的所在地，在营中惨遭折磨致死的人不计其数。——译者

3．我不喜欢看到最近同我们打过交道的德国海、陆军将领们被迫站着，两手举在头上。我也不喜欢看到第十一装甲师的步兵被人使用来担任这个任务。我知道这全出于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4．我只把这些事情写在短信上告诉你，欢迎你作进一步的询问。

首相致新闻大臣布雷肯先生、布里奇斯爵士和机要室：1945年6月9日

关于大臣们为报纸写稿的规章起于鲍尔温先生的政府所通过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大臣们对于有关自己部门的任何题目不得为报纸写稿，不管有无报酬，也不得为报酬而撰写任何有关政府或政治方面的文章。他们当然可以参加辩论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一个大臣把某一种报纸作为他的机关报是不适宜的。

2．另一方面，大臣有权随意写作与当代政治无关而以文学、历史、科学或哲学为题材的东西，并且可以收受报酬，但应时刻注意免受疏忽职守的批评。许多大臣，连我在内，在职期间，在上述条件之下曾写了一些书，而且这些书已经在报纸上连载过。

3．在选举期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在当前的选举中，大臣们可以无偿地在任何报纸上发表文章以求贯彻政府的意图或为它的政策辩护。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如果对某些报纸的偏爱过于明显，就将引起其他报纸的反击。这件事情可以在内阁中提出。

首相致海军部：1945年6月11日

请传谕下列电报：

首相致"克尔文"号军舰舰长

请你转告你部下的司炉们，我十分感谢他们，他们送给我悦人的花朵，又拍给我热情的电报以纪念我乘"克尔文"号到诺曼底海滩视察一周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艘皇家军舰上作战。

首相致粮食大臣：1945年6月16日

每天把五百吨鱼运到伦敦来而其中只有一半是可以吃的，这是什么意思？其他一半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如果没有什么用处，能不能在交货地点把它们腌了？不能吃的鱼，由谁来负担费用？

2．你必须尽力设法加快供应以缩短买鱼的长队。同时你应该发布消息说，人们所以来买鱼是因为他们得到正确的消息说伦敦鱼类的供应量已大大增加。

首相致空军大臣和劳工大臣：1945年6月26日

关于建议重新使用梅德门南地方的空军摄影部队来为一个规模更大的计划——全欧洲的测量——服务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提出［公家的］工作要人民来做的时候，相反地应当尽量多遣散些人出来。花了这么多力量去找各种无益的工作给人民做，这是不能容许的。我对轰炸效果研究团也同样感到头痛。因为该团曾要求一千人之多。这整个计划必须立即送交财政大臣审核。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来测量全欧以增加我们的负担？

2．我希望你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能照顾到公共利益和国家财政。各方面将劝诱我们以保持那些不必要的职务。请你们务必亲手经办此事。我不准备用满额的薪金雇用大批妇女作为政府的雇员，当私人生活方面正有许多其它地方需要她们的时候。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1945年6月29日

关于禁止和占领区内敌国人民友善交往的问题上，我们会不会是在采取一种把奥国人和德国人一视同仁的政策？这一切事情应该受到严重和迫切的注意。我们显得高贵威严，傲慢无礼，而俄国人既能和人酒肉往来又会役使他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还在做这样愚蠢的事情。

7月1945年7月份的计划：1945年7月3日

紧接着欧洲胜利之后的就是联合政府的解体，在最近这几个星期里，大臣们的许多时间和注意力必然为大选的活动所占去。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有了这些决定我们才能对全国的力量重新进行计划和重行安排先后以适应欧战的结束。

2．我的同事们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忙着，但是从投票日起到选举揭晓的一段时间里，我非请求他们特别努力不可。在这个期间里内阁需要时常开会，可能一星期内要开三次，还有许多事情要内阁里的各种常务委员会去做，这些委员会现在都已经改组过了……。内务方面的计划

房屋建筑小组，必要时，还要会同内阁出来保证把房屋建筑计划作为军事行动来大力推进，在执行中将采用各种管理办法，要按特别优厚的条件以二年为期招募一批复员军人，组成特别旅，在国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把工作搞上去。在工兵中，有大批声望卓著的适当人选。第一批先组成五个团，每团一千人。建筑这些房屋应该完全像我们为打一场胜仗时那样的卖力。没有东西可以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几点应该予以特别注意：

（1）劳动力的供应，既要顾到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工业，又要顾到生产建筑材料和构件的工厂。

（2）永久性房屋：采取措施，以便早日由地方当局及私人企业进行建筑永久性房屋，并加速生产预制配成房屋及其构件。

（3）临时性房屋：采取措施，加快准备场地和这种房屋的生产。

（4）应急栖身处：采取手段，用临时变通的办法增加来冬可用之住房——例如，征用、改建大房屋等等。

（5）采取措施对于建筑事业建立适当的控制，保证可用的劳动力都集中于优先权等级高的工程方面……

8．出口——加速准备，推动出口。

9．煤——务必订出一份详细计划，使燃料和动力大臣在5月29日关于将来采煤工业的组织的政策说明得以实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保证煤炭有充分的供应以满足来冬的需求。

10．房租限制办法——里德利报告中的建议必须即速予以考虑。

11．国民保险——为实施这个计划起见，立法上和行政上的准备工作，应继续进行。

12．国民卫生事业——为实现修正计划所必需的立法形式现在应该加以考虑人力方面

首相的指示：1945年7月5日

妇女不应该与男子同样对待。我们为什么不叫我们需要的男子们回家来开动工业的机器，其理由在于这将引起甲级人员的愤怒。甲级位于最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他们的权利如有任何侵犯，可能要像上次一样引起最严重的灾祸。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带他们在一起。

2．但是妇女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她们不会叛变或引起骚乱，她们是愈早回家愈好。保持大批工资很高的年轻妇女于空军飞机场和陆军及海军的工作岗位上，还要用一批冗员专门来教她们如何把生活过得更好，这种主张是我们的制度所完全应予排斥的。所有的妇女应该有自由尽可能早日从部队退役，凡是自愿留下的人也足以担任必要的职务。经常有人越来越凶地威胁要抓住这些妇女不放。非于作战绝对有必要的人，无论如何不得保留。要到远东或印度去的人应该由愿意留在部队里的人中自动报名。我相信在几星期内我们或许可以宣布，凡是愿意离开军职的妇女，都可听其自由，只要愿意离开的人数，不是太大，不致影响甲级人员退役的比率。

3．请你们千方百计来实现这个目标。

首相致殖民地事务大臣和参谋长委员会：1945年7月6日

整个巴基斯坦问题应该留到和平会议去解决，虽然在波茨坦会议上可能要接触到。我认为我们不应负起责任来管理这个非常难搞的地方，而老让美国人坐在背后批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应该请他们来接收？我相信越把他们拉进地中海，我们的地位会变得越强。无论如何，我们表示无意于继续托管，这一事实将大有用处。我不知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到底给英国带来了那一分的好处。现在应该轮到别人了。不过，参谋长委员会应该从战略观点来审查这件事情。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5年7月7日

凡在三军中服役的或在战时军火工厂中工作的妇女，不管她们相当于男人的哪一个类别，如果自愿要走，应该一律允其退役。但是关于参加民用制造业像纺织厂等等的妇女的命令仍应予以维持。不能让妇女们混日子来等待复员的来临。

同时，不准叫人专门来替她们寻找职业。

2．我期望从现在起三个月后可以有五十万人从部队或军火工厂中退出来。

首相致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卫生大臣、自治领事务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1945年7月17日

在5月间我曾有命令要一千六百名医生立刻从部队中复员过平民生活。据我推想他们已经出来了，希望能给我一个报告以证实此事。现在已是再度削减军队中医生人数的时候了，以保证今冬平民方面能得到足够的医疗护理。因此到10月1日左右应该再有一千六百名医生复员过平民生活。至于三军方面放出这些医生的比例应按照第一批一千六百人同样办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1945年7月23日

你们在怎样处理德国人的步枪？毁掉步枪是大大的错误。

如有可能，至少要为我国保留几百万支。

附录（4）

向法国南部进攻①欧洲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4年6月28日

第一部分

我想应当把依我看来十分重要的几点写下来。

①见第四章《向法国南部进攻？》。

2．在欧战的现阶段，我们的全局战略概念应该是，同敌人进行最大规模的、最猛烈的和最持久的交战。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促使敌人早日崩溃。这就是首要的考验。

3．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得到足够的港口，以便直接、迅速地把尚在美国的三十个师或更多的师调到欧洲来部署阵地。

4．在选择登陆或攻击的地点时，应该注意到，首先，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西部进行的主要计划和战役之间的战术上的关系，其次，对德国的权力中心，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产生的紧张效果。最好是两者结合起来。

5．政治上的考虑，诸如人民反对敌人的起义，又如卫星国的降服与归顺，都是一种有效的和重要的因素。

6．最好是在两处冒险进攻而不是三处，当然现有的坦克登陆艇等等也不够作为两处以上主要冒险进攻之用。

7．在可以选择的各种办法之中应按上述的要求加以审议。

第二部分

8．对"霸王"行动的支援，自然应该赋予最优先的考虑，因为目前指定用于这一进攻的师的数目，到8月底也只四十多个师，肯定还不足压倒敌人在法国西部所能获得的兵力（且不说心理上的瓦解，那是不应指望的）。据了解，到了8月以后，美军将一直可以每月出动五个师直接增援"霸王"行动。在这期间，能提供支援"霸王"的师数，只是受到航运能力和法国西岸各港口设备的限制。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

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最大容量地接纳从各地来的师及其必要的后勤部队。

9．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不应该仅仅考虑到现在所着眼的一些港口。此外还有许多小港，如波尔-安-贝散、库尔塞尔和伍伊斯特朗等，每天共可卸货四千吨，这些港口甚至在极缜密研究"霸王"作战行动实际进攻海滩时，即已有所发现。登陆艇的使用会极大地增加这些小港口的卸载量。因此，如把大批登陆艇从这一跨过海峡的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转移到与这一战役并没有战术关系的任何别的地方去，看来是一个错误。问题在于如何立即在最短期间内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最大限度的支援而又不致在别处造成不必要的大损害。

10．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接受军队和车辆的一应设备，应该按照新近吸取的经验予以重新审查。此外，由于有了很快就可供我们利用的法国沿岸基地机场或加油站，这就大大有助于取得在我们"霸王"目前目标以南和以北的新港口。必须拿下勒阿弗尔港和圣纳泽尔港，这对于这一战役，比起地中海沿岸的任何港口有远为密切的关系。总之，"霸王"行动的主要利益，在于把现在在美国待命的大量部队接过来；如果港口能够容纳得下，部队又能够更快一些参加作战，还可以把地中海的部队也引进来。如果放过一切可能来扩大容纳直接从美国或分阶段地通过联合王国运到法国西岸的美军部队，那将是十分可惜的事。

11．不但容纳的数量要扩大到最高限度，而且其质量也要与今后几个月内作战的形势联系起来。本文附表系根据为我准备的一份材料，从中可以看到5月份到达联合王国的人数，以及6、7、8三个月内估计到达的人数。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在这四个月里已到及将到的美国士兵，其数目为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但是他们只组成七个师。七个师的野战部队，每师约有二万人，连作战的附属部队，像坦克旅及独立旅等等，每师作二万五千人计，七个师的总数就有十七万五千人。从五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减去这个数目，尚有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人。产生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严格调整，在目前航运安排的许可限度以内，至少给另外的四个或五个作战师以运输的更高优先权，而减少包括在那个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人的庞大数字内的后勤部队的许多分遣队。这个期间的法国战局，可能取

决于这些增援的作战部队能否迅速到来。这样一来，还剩有二十五万人的后勤部队。这里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在法国的伤亡人数幸而比为集结的进度所准备的人数少得多，单就5、6两月的结果来说，我们当时不派五万名替换的士兵，而派出另编的两个师的做法是对的。

12．有三个法国师可以从北非撤回来，另有四个法国师或许可以从意大利撤回来，如果能为他们准备好港口、航运和后勤部队的话，艾森豪威尔显然预见到这种可能性是他的第二步的选择。

13．因此，今后三个月中，在"霸王"作战行动的地区以内，存在着部队到达进程将有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当我们放弃这些可能性而改采取其他比较不明确的代替办法以前，我们必须确有把握那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肯定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给予"霸王"作战行动这样大和这样及时的增援。

第三部分

14．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把这一部分中所开列的原则联系到第二部分中关于从西方增援"霸王"作战行动的说明而运用于地中海方面。在当前的作战季节里，如果有办法冲进利翁湾去夺占波尔多，从而打开波尔多及附近其他较小的港口，供横渡大西洋的美国主力军进军之用的话，那么，这样的考虑显然要优先于纯粹针对地中海地区而可能发动的任何作战计划。因此，让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好多月来曾吸引住我们的思想的"铁砧"作战行动的种种变动进行一番检查。曾经提出过两种计划，一种是，比方说，用十个师登陆，三个师先开拔，七个师随后跟上来，其地点在塞特或在马赛。塞特有很大的优点，它离波尔多只有二百二十五哩，没有什么大山阻挡。据我了解，各方面都认为8月1日登陆是不可能的，最早也要到8月15日，就是8月15日也还有疑问。如果我们在8月15日到30日之间进攻塞特，据说可能在9月底或10月中登陆十师之多。即使不管敌人可能会作出的抵抗，也得要走完长达二百二十五哩的进军路线才行。倘若遇到名符其实的抵抗，一支扎实的军队能每天保持多于五哩的进度就是很惊人的了。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在12月初或中旬以前从背后去夺占波尔多。之后还得把那个港口整理好，因此，即使海军对登陆地点的反对意见被压下，塞特的作战行动也将无从影响1944年的战局，除了至多能把现在里维埃拉的德军或由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派遣的德国部

队牵制在"霸王"作战行动的战场以外。根据这个计划不能够大量地把从美国渡海而来的军队接引过来。这样步伐滞重地向波尔多逼近的办法是不能同从巴荣纳或从邻近的若干小的登陆点直捣波尔多所能获得的结果相比的。说不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可以得到一个港口和桥头堡，从那里使从非洲和地中海来的法国部队可以进入法境，同时又可以在大西洋沿岸直接开辟另一个大港口。无论如何，由于海军方面的反对，塞特登陆计划已经被排除掉了。

15．因此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土伦-马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我愈考虑愈觉得它更加黯淡而没有效果。要推进到波尔多还得再加上一百三十哩的路程，总共是三百五十五哩。这一推进将是侧面进攻北面的任何德国军队。就登陆本身而言，非要等到8月30日不能开始，而且只有坦克登陆艇等能在7月10日左右从"霸王"方面匀让出来才行。上面所有关于反对以塞特作为进军波尔多的途径的种种理由，加上这些事实，越发加强了反对从马赛登陆的论据。的确，从马赛向波尔多进发，如以十师兵力计，非要等到9月30日不能开始，而且大概非再过三个月不能完成。为此种种理由，我不相信从利翁湾登陆以进攻波尔多是件切实可行的事情。

16．但是如果8月30日能攻取土伦和马赛到手，并且十个师能于9月30日登陆成功，就可能以直趋罗纳河流域为目标，而以迤北一百六十哩的里昂作为第一个目标。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就会有一种好处，就是把可调用的全部法国军队，以及从意大利和非洲撤出的美国师，或在损及"霸王"作战行动下而从美国挪调过来的美国师，统通投到这方面来。我们还应当同法国境内已在山区发展中等规模游击战的抗德游击队加强联系。应有一个头等的港口，以便遇有需要或按照需要把美国部队通过该港倾注到法国这一部分地区来。向罗纳河流域前进正同从意大利向维也纳进军一样，谈起来是容易的。但是有很大的风险、困难和耽搁，都可能威胁着这些计划。我们一旦决定在马赛登陆，所有沿里维埃拉的敌军，目前有七八个师，将能够调来抵抗我们。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常有可能通过阿尔卑斯山中的隧道，或等到冬天，沿着山上所筑的大公路，抽调出他们在意大利的任何部队，选择在任何一点上来堵截我们的北进。这个地带是难对付的。敌人可以不必从"霸王"战役方面调一个师过来，而我们在向罗纳河流域

推进中，步步都会遭到优于我们的兵力。敌人从皮埃蒙特撤走，只需要防卫沿里维埃拉的科尔尼希公路和山间隘口就行，这在冬天来临时是不难办到的。敌人经常可以随意炸毁隧道。如果我们从空中加以炸毁，除冬天以外，敌人总可以从山顶上或沿着里维埃拉的海岸逃出来。

17．据我看来，很难证明塞特或马赛的军事行动，对于我们现在直到今年夏秋两季为"霸王"作战行动所必须进行的战役会有什么战术上的关系。如果循一直线计算，那么从马赛到瑟堡是六百哩，从马赛到巴黎是四百哩。事情似乎很明显，即使大获成功，不论哪一项行动，都不能直接影响1944年当前的战局。

18．不仅如此，不论我们采用"铁砧"行动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原期望其有助于"霸王"行动，因此在着手进行之前，最好预先估计一下分别应付的代价是多少。

第四部分

19．来自威尔逊、亚历山大和史末资陆军元帅的电报，向我们提出了越过亚得里亚海或并沿海岸向东进攻的计划，而且威尔逊将军认为根据这个计划，他和亚历山大将军有可能在9月底攻占的里雅斯特。这个行动当然同"铁砧"作战行动的变种一样。对"霸王"作战行动没有什么战术上的关系。

20．自从为了有许多局限性的"铁砧"计划而把我们正在如此迅速推进通过那个半岛的这支优良盟国军队拆散以后，我们应否断送在意大利及其全线的一场大胜利的所有希望，并让我们自己沦为该战区的一个消极角色，这确是一个应由英国政府、美国总统及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作出决定的严重问题。拿我来说，虽然极愿就力所能及对"霸王"行动作出有效和及时的支援，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地看到，为了在"霸王"的主要行动以外，要向罗纳河流域进军，亚历山大将军的军队被剥夺了在北意大利进攻的大部分力量。而向罗纳河进军一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自身也说是无益的。

附表

1944年5月至8月到达联合王国的美国陆军（包括空军）的人数

21．小结：

（1）让我们直接给"霸王"作战行动以增援，从西面作最大限度的登陆。

（2）其次让我们充分利用地中海各司令官们所遇到的大好机会，而我方在这一阶段仅略作牵制攻击和威胁行动，把敌人拖在利翁湾附近。

（3）让我们把所有登陆艇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他要使用多久就使用多久，俾扩大他的登陆能力。

（4）让我们查明，在"霸王"作战区内港口的吐纳量是否提高到最大的限度。

（5）让我们作出决定，不要为了一个大战役而搞毁另一个战役。两个战役都是能得胜的。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电：1944年6月29日

我已经亲自仔细考虑你的备忘录，并且已经请我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整个问题再作进一步考虑。

2．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全面的战略概念应该是同敌人进行最大规模的、最猛烈的和最持久的交战，但是我深信这必须以主要力量为根据，再配合着密切协调的支援力量直指德国心脏。

3．"霸王"作战行动的开展，我们在意大利的胜利前进，对法国南部的提早进攻，配合着苏联的向西推进——一切都如德黑兰时的预见一样——肯定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在这一方面，又使我想起我们与斯大林一致同意进攻法国南部，他对这一行动时常表示赞成的意见，把地中海方面所有其他军事行动一概列入对欧洲战役的主要目标是次要的一类。

4．我同意你所说的政治上的考虑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基于那些考虑的军事行动，比起攻击德国心脏的首要的军事行动来说，肯定应该居于从属的地位。

5．我同意"霸王"的集结必须予以继续注意，但是也认为这明确地是艾森豪威尔的责任。现在从美国派到他那里去的部队，是按照他的要求派的。如果他要先派作战师后派后勤部队，他只要提出要求就行，那些师都会作好准备。

6．直到我们把美国的部队调派完了，或者当艾森豪威尔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把部队调到他那里去，我反对用浪费的办法把地中海的部队调到"霸王"作战行动方面去。如果我们利用航运和港口容量把一个战区（地中海）的部队转到另一个战区（"霸王"）去，那肯定削弱从美国直接支援"霸王"作战行动的集结，其唯一结果恰恰是我们所要避免的东西——使各作战区的兵力减少了。

7．我的兴趣和希望集中于击败艾森豪威尔面前的德国人，以长驱直入德国，而不在于把这一行动局限于在意大利境内使出全部的主要力量。我相信，在把"铁砧"作战行动所需兵力撤出后，我们在意大利还会有充分的兵力可以在比萨-里米尼线以北追击凯塞林，并且对他的军队保持沉重的压力，至少达到足以牵制他现有兵力所需要的程度。我想德国人不会像威尔逊将军所估计的那样，为了把我们抗拒于北意大利之外，而另外付出十个师的代价。

8．我们能够——威尔逊也证实了这一点——为协助"铁砧"作战行动而立即从意大利抽出五个师（三个美国师，两个法国师）。剩下的二十一个师，再加上数量甚多的独立旅，肯定可以为亚历山大提供充分的地面的优势。由于我们空军的优势，显然在地中海有足够的空军力量能为意大利和"铁砧"两方面作战行动提供支援，并且在任何一个行动的危急的时刻，还可以提供压倒优势的空军力量，而且我们在地中海还具有实际的制海权。

9．我也认为将地中海部队用于波尔多或塞特的作战行动，是不合适的。至于伊斯的利亚半岛，我觉得亚历山大和史末资，由于若干自然而很合乎人情的理由，而有漠视两种极关重要的考虑的倾向：即我们坚信的为早日结束战争所需要的伟大的战略，以及从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军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里面所包含的时间因素。这一段进军的困难，似乎要比你所想象的罗纳河流域进军的困难大得多，即使不考虑到后者在法国存在有组织的抵抗的影响，及与"霸王"行动部队的接近的因素，我听说纯从后勤方面的理由来看，在一个决定性的时间内能否把六个师以上的兵力输送到卢布尔雅那山峡那一边去作战，也还是有疑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努力把目前尚在美国大陆的三十五个师的美军，加上相当于此数的军和集团军的直属战斗部队调遣到法国去，且不提必要的后勤的附属部队

了。我不能同意使用美国部队用去进攻伊斯的里亚并攻入巴尔干各国，①我想法国人也不会同意把法国部队作这样用。

①我加的着重号。——丘吉尔

10．土伦地区内的滩头、出口、交通和掩护都是非常适宜的。罗纳河走廊有它的局限性，但是比卢布尔雅那好，当然更远胜于我们一直在意大利作战的那一带的地形。

11．艾森豪威尔的报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铁砧"行动极其重要，他能够而且一定要对威尔逊提供他所需要的额外的协助，只要不过分妨害"霸王"的行动，威尔逊的报告则说，命令何时下达，他可以立即开始行动。

12．威尔逊关于"铁砧"的计划已准备就绪，因此可以随时发动，不要耽搁。

13．在德黑兰既已达成协议要发动"铁砧"作战计划，如非先与斯大林会商，我自不能同意放弃这个计划，而任便采取其他行动方针。如果你和我到了7月1日还不能同意对威尔逊将军发出指示，命令他尽快发动"铁砧"，那我们就必须立即通知斯大林。还有，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弃"铁砧"，我们必须立刻跟法国人会商关于他们部队的使用问题，他们的部队可能由于这个决定的影响而被摈于法国的战役之外，却在意大利或巴尔干的次要作战中遭受损失。

14．我再度敦促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建议的命令立即发给威尔逊将军。这样拖拉的讨论如果继续下去，将使"铁砧"可以及时给于"霸王"巨大帮助的前景丧失，这是十分明显的。

15．在德黑兰我们同意了一个确定的进攻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发生需要改变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全力以赴准备重大决战，如果犹豫不决争辩不休，以致丧失宝贵的时机与生命，历史绝不会宽恕我们。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让我们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进行吧。

16．最后，由于此间有一些纯政治上的理由，·如·果·人·们·知·道·有·相·当·大·的·兵·力·被·转·调·到·巴·尔·干·方·面·去·的·话①，"霸王"作战行动如果有丝毫挫折，我也担当不起。

①我加的着重号。——丘吉尔

附录（5）

英国、盟国和中立国船舶因敌人的行动而造成的损失每月统计

（截至1952年6月）

附录（6）

首相的胜利广播演说

1945年5月13日

在五年前的这一星期四，我奉英王陛下之命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来执掌我们的国家大事。在人的一生中，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时候更显得如此。但是这个联合的政府毕竟得到了议会、国内全体不列颠民族、我们在国外所有战士的支持，以及远在海外的自治领和处于全球各地的我们整个帝国的坚定的合作。经过了发生种种事件以后，到了上星期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英联邦及帝国同它的悠久的传奇般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显得更加团结、更加强有力。

的确，我认为凡是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我们在应付未来的问题和危险的能力方面，比五年前强多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强大的敌人德国曾经蹂躏了几乎整个欧洲。法国在上次大战中曾经经历了如此极度紧张的日子，这次更是一败涂地，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恢复。低地国家尽管竭力作战，终被征服。挪威也遭到蹂躏。

当墨索里尼以为我们已岌岌可危的时候，他的意大利就在我们背后刺了一刀。但是说到我们自己——我指的是我们大家，即英联邦及帝国——我们当时完全是单枪匹马。

在1940年7、8、9三个月内，四五十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在不列颠之战中狠狠打击了德国航空机队的凶焰，敌我损失为七与一或八与一之比。我想复述一遍我在最严重的时刻所说的话："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道丁空军上将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件光辉的事迹联系在一起。但是和空军在一起战斗的还有英国海军，它总是严阵以待，随时把德国人从荷兰、比利时运河里所征集得来的驳船轰击成碎片，当时德国侵略军的部队只有靠这种船只来输送。我就绝不相信，敌人用当时所拥有的那样的船只来侵犯不列颠会是一项很容易完成的任务。

随着秋季暴风雨的到来，1940年临到头上的入侵危险过去了。

闪电战随即开始了，当时希特勒说，他要"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这是他的原话。这个闪电战我们经受住了，没有叫一声苦，也没有丝毫畏缩的表现，当时有为数很多的人民——我向他们全体致敬——证明伦敦"吃得消"，其他遭到蹂躏的中心城市也都如此。但是1941年来临以后，我们仍旧处于危险之中。敌人的飞机可以飞临我们海岛的入口水道的上空，四千六百万人民每天的食粮的半数以及他们需用的全部其他战争物资或民用物资，都得经过这些入口水道才能输入。这些敌机能够在一次飞行中从布雷斯特飞过这些入口水道而到达挪威，然后再飞回去。他们能够观察我们进出于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之间的一切航运活动，因而能向大量的、日益增多的潜艇指出我们的护航队所在，敌人的这些潜艇当时散布在大西洋中——这些潜艇的残余或其接替者现在正被收集到我国的港口中来。

被包围的感觉，特别是这种包围随时有可能转变为绞杀我们，使我们很苦恼。当时我们要运进生活必需品和运出作战的军队，都只有通过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那一条西北入口的水道。都柏林政府跟好几千奔向战场表现出他们保有英勇古风的南爱尔兰人民的性情和气质迥然不同，由于他们的行动，南爱尔兰港口和机场本来很容易加以扼守的那些入口水道，竟然被敌机和潜艇所封锁。这真是我们一生中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没有北爱尔兰的忠诚和友谊，那我们要么被迫战斗，要么从此绝迹于地球之上。然而，我敢说，英王陛下政府以历史上少有可与伦比的克制和镇静，从来没有对都柏林政府下过毒手，尽管常常是很容易和很自然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却听凭他们尽情地先和德国人，后和日本代表在一起鬼混。

当我想到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也想起另一些插曲和人物。

我想起分别荣膺维多利亚勋章的埃斯蒙德海军少校、基尼利一等兵和费根上尉，还有我很容易记起他们姓名来的其他爱尔兰英雄们；于是，我必须坦白承认，不列颠对于爱尔兰民族的恼恨在我心中消失了。我惟有祈愿在我看不到的岁月里，这种耻辱将被忘却而光荣将永久保持下去，而且不列颠群岛的人民会像英联邦的人民一样能在互相理解互相原谅中并肩前进。

我的朋友们，当我们想到西北入口水道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商船海员们的忠诚，和每夜出动的扫雷舰，这些事情极少在报纸上用大标题登出。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庞大的、富有创造性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环列四方而且最后具有控制全局的能力的皇家海军和它的日益强大的新的同盟者——空军。这些力量使得我们的生命线一直得以保持畅通无阻。我们才能呼吸；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才能出击。可怕的事我们不得不干。我们不能不摧毁法国的舰队或将其夺取过来，假如让它完整地落入德国人之手，恐怕已经跟意大利的舰队合在一起，使得德国海军能在公海上同我们对峙了。

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了。我们不得不在最黑暗的时刻里把我们岛上实际上所有的坦克都绕道好望角送交给韦维尔将军，这件事使我们还在1940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保卫埃及免受侵略，并且在使意大利军队遭到被俘二十五万名的损失和惨重歼灭以后，将其击退，墨索里尼原已准备紧跟在那支军队后面进驻开罗和亚历山大。

罗斯福总统，其实还有美国全国有识之士对于1941年的春天我们将有什么遭遇都曾经深感忧虑。总统在思想深处感到要是英国遭到毁灭，不仅其本身是件可怕的事情，而且将使美国的巨大但大体上还未武装起来的潜力及其未来命运易遭受致命的危险。他非常担心我们将在1941年春天遭到入侵。无疑在他的背后还有可以同世界上知名的第一流的军事家相媲美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因此他派出了他的最近一次的总统竞选对手，即已故的温德尔·威尔基带来了他的亲笔信到我这里来，信中写着朗费罗的著名诗句，前些天我在下议院中曾经引述过。

毕竟，到了1941年的开头几个月里，我们已处于相当坚强的地位，而且我们自己觉得同法国刚刚崩溃以后的那几个月相比要好得多。我们的敦刻尔克部队和在英国的野战军部队，约有一百万兵力，差不多已经完全装备或者重新装备起来。自从去年6月以来，美国已经从大西洋彼岸给我们运来步枪一百万支和大炮一千门，而且都配有弹药。在我们的日益强大的兵工厂里，男男女女在机器旁边工作直到累得晕倒方才罢手。近乎一百万男工，在最多时增加到了二百万，除整天工作以外，又被编入国民自卫军。他们至少配有步枪，并且以"不战胜即死"的精神武装起来。

到了1941年的后期，当时我们仍然是独力支撑。为了援助希腊，我们出于无奈，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意识地牺牲了我们冬天在昔兰尼加和在利比亚所得到的胜利果实；希腊也永远不会忘掉我们从自己所仅有的一点点东西里支援了它多少，尽管并无效果。我们是为了道义而这样做的。我们镇压了由德国人挑拨起来的伊拉克的叛乱。我们保卫了巴基斯坦。

由于戴高乐将军的不屈不挠的自由法国的帮助，我们清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分子和德国的飞行员和阴谋家。到了1941年6月，另一件世界重大事件发生了。

你们在读英国史的时候无疑会注意到——我希望你们能够费一点力气去阅读它，因为只有借鉴过去才能判断未来，只有从阅读英国和英帝国的历史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住在这些岛上怀有一种充分根据的自豪感——你们在读英国史的时候，有时会注意到我们时常要单独作战，或在联合行动中作为主要推动力，借以抵御大陆上的一个暴君或独裁者，而且我们往往需要坚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反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时是这样；反对路易十四世的强权时也是这样；当时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指挥下，我们领导欧洲作战几达二十五年之久，一百五十年前，那时纳尔逊、皮特和威林顿曾击败过拿破仑，这同1812年得到俄国人的英勇战斗的帮助分不开。在这些世界战争里面，我们或者保持着欧洲的领导角色，或者独力奋战。

如果我们能独力坚持得够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时机总会到来，那时候这位暴君犯了严重的错误，就会使整个斗争的力量对比改变过来。希特勒自以为是全欧洲的主人——不，简直自以为不久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他于1941年6月22日背信弃义，没有一声警告，无缘无故地突然发动对俄国的猛烈进攻，而与斯大林元帅和千千万万的俄国人民为敌。随后，在这一年年底，日本对美国珍珠港进行罪恶的袭击，同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对我们进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即对美国共和国宣战。

从那时起已过了几个年头。的确，度过每一年，在我都宛如度了十年那么久。但是自从美国参战以来，我就绝不怀疑我们肯定可以得救，并且相信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只要尽力作战就行。我们在这一切过程之中都起了我们的作用，这些坏蛋如今已经被打倒了——我希望我

不是在这里自吹自擂，我说，自从1942年10月阿拉曼战争以来，经过英美联军攻入北非、西西里、意大利，以至占领了罗马，我们长途跋涉行军，但再也不知道什么叫作吃败仗了。到了去年，经过了两年耐心的准备，有了水陆两栖作战的巧妙设计，——再请你们注意，我们的科学家也是举世无双的，特别是当他们把心思用在海军事务方面的时候。——去年6月6日我们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土地上，夺得了经过审慎选择的小小的立足之地，随就从本岛和从大西洋彼岸把成百万的人倾注进去，直到塞纳河、松姆河和莱茵河都已落在向前推进的英美先头部队的后面了。法国解放了。她产生了一支英勇的优秀的军队来帮助自己的解放。德国被打开了。

另一方面，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军事成就，他们在他们的前线始终抵挡着比我们所能抵挡的多得多的德国军队，目前正席卷而前，同我们在德国的心脏和中心地区会师。同时，在意大利，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指挥的拥有这么多民族的军队——其中最大部分是属于英国和英帝国的——给敌人以彻底的打击，并已迫使百万以上的德国军队投降。我们所称为的第十五集团军群，则由彼此人数几乎相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联合组成，现在正深入奥地利国境，右边和俄国人、左边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并肩前进。你们或许记得——但记忆总是不够的——恰巧就在这三天内我们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足怜惜的死讯，也就在三天之内，这支非常好战的德国军队有二百五十万以上的人数向亚历山大元帅和蒙哥马利元帅投降了。

此刻我要讲清楚：我们从来没有忽视美国在拯救法国和击败德国时所使用的庞大而优越的力量。拿我们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来说，我们在那边的人数虽然仅约等于美国人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作战上却全力分担，这是从伤亡人数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的海军在大西洋、在英吉利海峡及爱尔兰海峡，以及在北冰洋到俄国去的护航舰队中，都曾经承受无可比拟的最沉重负担，而美国海军的庞大力量主要得用于对付日本。我们之间作了公正的分工，我们现在都可以报告，我们的工作有的是已经做了，有的是还有待去做。我们很正当也很自然地应该表扬我们自己的最著名的两位指挥官——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的美德和光辉的战绩。他们两人自从在阿拉曼一起开始作战以来都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们在非洲、在意大利、在诺曼底、在德国都曾

指挥过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后果的战役。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应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联合的、统一的指挥和他的高度的战略指导，表示十分深切的感谢。

乘此时刻，我个人要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表示敬意，我在这些艰巨的急风暴雨的年月里一直和他们保持极其亲密的合作。这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小组织，其成员很少变动，他们放弃了一切不同兵种的门户之见，而把战争上的问题作为整体来考虑，所以彼此之间能够十分融洽地协同工作。在布鲁克陆军元帅、庞德海军上将和他死后接替他的安得鲁·坎宁安海军上将，以及在波特尔空军元帅之间所组成的一个班子，在整个英国战略的指导上及同盟国战略的配合上，应该受到最高的荣誉。

很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战略的指挥使得最好的联合、最密切的协作能够贯彻到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行动中去，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俄国的军事领袖也来一起参加。而且还可以说，从来还没有见过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在各条战线上混和在一起，能够如此团结、友好、亲如手足，像英美两国的伟大军队一样。有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如果两国都讲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法律、有大部分共同的历史，并且有大体相同对待人生，以及一切希望和荣誉的见解，岂不是很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么？"另一些人也许会说："当全世界正需要有人出来为自由和公道做些事情的时候，而他们竟然不能协同合作，在陆上并肩前进，在海上同航与在空中齐飞，那才是全世界的不幸，也是他们两国的不幸。未来的伟大希望就在于此。"

德国的崩溃还使我们摆脱了一个最后的危险。一年来在伦敦及东南各郡我们曾遭受了各式各样飞弹——也许你们听说过——还有火箭的袭击，而我们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在阻击这些武器中都干得很出色。尤其是空军，当飞弹只是有很少可疑的迹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够及时予以轰炸，阻碍了并且大大耽误了德国人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是只是直等到我们的军队肃清了法国沿岸地区，攻占了所有的发射地点，直等到美国人在来比锡附近搜获了大批贮藏的各式各样的火箭以后——在我们已有的情报中，这是我们前天才知道的又一件事，——直等到我们能在法国和荷兰海岸，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作了详细检查，了解其中的科学的细节以后，方才知道我们过去处于多

么严重的危险之中，不但有火箭和飞弹，还有在准备中的对准伦敦的复式远射程大炮。恰好在最后一刻的时间里，盟国军队把毒蛇炸死在它的巢穴里。否则的话，别说1945年了，就是1944年的秋天也很可能会看到伦敦像柏林一样的残破了。

在同一个时期内，德国人已经准备一种新的潜艇舰队和新的战术，这些东西虽然最后也会被我们摧毁，但是很可能使反潜艇的战争再度达到1942年那样的高潮。所以我们应该庆幸和感谢，不但为了我们在孤军奋战时得以保全下来，而且也为了能及时地从难以衡量的新的苦难和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我但愿我能够在今天晚上告诉你们说，我们的一切磨难和烦恼已成过去。那么我也真能愉快地结束我五年来的服务，而且如果你们认为不再需要我，而我应该退归林下，我当欣然从命。但是，相反地，我要警告你们，像我当初在接受这五年的任务时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会拖得这么长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你们必须准备为伟大事业在身心方面再作努力，作进一步牺牲，如果你们不准备回到惰性、晕头转向和"怯懦畏葸，胸无大志"的老一套的话。你们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无论如何绝不可稍有松懈。节日的欢庆尽管是人类精神上所必需的，然而应该使每一个男女都能以迅速恢复的精力，更大的劲头回到他们应当做的工作上去，并且在公共事务方面还应该要继续保持他们的见解和留心观察。

在欧洲大陆上，在胜利后的岁月中，我们还得确保我们因而参战的单纯而光荣的目的不至遭到摈弃或被漠视，而且"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要被歪曲而失去了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意义。如果不受法律和正义的统治，如果竟由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来取代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分子一伙的罪行便没有多大用处了。我们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而战斗的那些主张能在和平会议桌上得到事实上和文字上的承认，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联合国正在旧金山创立的世界组织不致成为一个空名，不致成为强者的盾牌与对弱者的嘲弄。胜利者在兴高采烈之时正应该扪心自问，并且要使自己的高尚行为无愧于他们所掌握的这样的庞大的武力。

我们切不可忘记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日本尽管受到袭扰和日见衰败，但仍在窥测方向，她还是一个有一亿人口的民族，他们的战士是不怕死的。今天晚上我还不能告诉你们要经过多少时间，费多少力气才能迫使日本人从他们的可恨的阴谋和残暴行为中改邪归正。我们，像中国一样地坚持这么长久而无所畏惧，我们本身曾受到了他们的可怕的伤害，而且由于我们和美国有着光荣的结谊和兄弟般的忠诚关系，我们必须在世界的那一头不畏缩、不失误地站在他们一边打这一场大战。我们要记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加拿大过去和现在都直接处在这个凶恶国家的威胁之下。在我们的黑暗时期里，这些自治领都曾援助过我们，我们绝不可使有关他们的安全和前途的任何任务半途而废。我在五年前，一开始就对你们说了一些艰苦的事情，你们不曾退缩。如果我不仍旧高呼着：前进，不畏缩，不动摇，不屈不挠，直到全部任务完成，全世界变得安全和干净，我将不配受你们的信任和优容。

附录（7）

①参阅第二十二章《德国投降》

大西洋战役：最后阶段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情况。

附录（8）

大臣任命表

1944年6月——1945年5月

（战时内阁的成员用重点标出）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及国防大臣　　W．S．·丘·吉·尔·先·生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农业和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子爵（1944年10月9日任命）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上校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子爵

经济作战大臣　　塞尔伯恩伯爵

教育委员会主席（1944年教育法令改称教育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粮食大臣　　J．J．卢埃林上校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燃料和动力大臣　　G．劳埃德·乔治少校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内政大臣

国内安全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印度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新闻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司法官：

检察总长　　D．萨默维尔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J．S．C．里德先生

副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威尔·法伊夫爵士

苏格兰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枢密院长　　·克·莱·门·特…艾·德·礼·先·生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国务大臣　　R．K．劳先生

不管部大臣（迄1944年11月18日）

国民保险大臣　　威廉·乔伊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邮政大臣　　H．F．C．克鲁克香克上尉

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建设大臣　　·伍·尔·顿·勋·爵

苏格兰事务大臣　　托马斯·约翰斯顿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城乡计划大臣　　W．S．莫里森先生

贸易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公共工程大臣　　波特尔勋爵（迄1944年11月22日）　　邓肯·桑兹先生

驻外大臣：

驻中东国务大臣　　莫因勋爵（迄1944年11月22日）　　爱德华·格立格爵士

驻华盛顿军需大臣　　本·史密斯先生

驻盟军总部地中海战区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驻西非大臣　　斯温顿子爵（迄1944年11月22日）　　鲍尔福上尉

上议院领袖　　克兰伯恩子爵

下议院领袖　　·安·东·尼…艾·登·先·生